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易經

光緒癸巳仲夏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曲園居士署

上洋袖海山房石印

自秦政燔書而後古經之殘缺譌誤家居後人聚訟之端漢世大儒迭出
鄭鄦賈馬輩掇爲牋傳類皆學有根據字字徵實不蹈空疏迨乎有宋朱
程閩興敎爲理學要惟以意說辭不講實據而漢儒徵實之學迺於是乎
就淹矣我朝經學昌明攷據之數超前邁後如顧亭林閻百詩王念孫
父子錢大昕弟羣數百季倈碩彥通儒校不勝舉要皆崇尚樸學箸作等
身直足羽翼鄦鄭而不少涉宋學藩籬蓋自晉唐以迄宋明漢學之興實
于斯爲盛矣儀徵阮公曠代通人淹貫數籍罔羅百家思以漢學師承津
梁後起遂搜采國朝數百年閒經師箸述凡有墉守漢學家灋與夫足
補漢儒傳注之未及者無不旁搜博采次㠯時代薈而梓之名曰
皇清經解精矣博矣凡㠯嘉惠後學者亦云至矣夫自通志堂經解蕺刻
而後宏編巨製此書實爲大觀然通志堂宋漢兼收門徑旁襍卷帙雖富
終嫌采擇未精故講經學者於通志堂每置而不問而阮公所刻
皇清經解一書家風行無閒焉唯是書原刻彙萃數書至百四十餘家之
多而媾以時代爲先後非貫徹全書者無從窺測以云蕺刻體例宜如此

矣已云居發學者便于檢尋則未善也船山主人實知此意遂將阮公原刻再為依經分訂以十三經為次而于三禮之外閒以大戴于三傳之外加以春秋其閒如仲氏易張氏周易述江氏尚書今古文注疏王氏尚書後案之類媾講一經全書俱備者仍將原書整收附於每經之上以免破瓴至於日知錄養新錄等類統說全經單文隻句者則分經釐訂以每經之字句為綱而以斅說分緯其下俾學者但依經分檢無不按圖索驥衆解斁隳至有統緯衆經無可歸宿者又如說文解字注𠷎人傳等類不系乎經者則又𠛬于分經之下不虞遺失亦無使夾雜此誠阮氏之功臣而後學之善本也滬上褒海山房石印局主人大遂於經者見而偁善即將贏書裁裒亟付本局石印將見是書出而平江陶氏目錄可以廢即焉印之三層本直行本亦均瞠乎其後矣書將成乞為弁言僕不敏何敢贅言辭不獲命爰為溯阮刻之緣起而並論其優絀如此非敢言文也

浙江蕭山縣優貢沈祖棨誦清甫識

光緒十九年季夏

泉唐卅六漢硯齋主毛承基書

皇淸經解序

皇淸經解之刻迺聚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十三經注疏成而
　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
　以來經解則有康熙時通志堂之刻我
大淸開國以來
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有證注疏之疏失
　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今人各執其說以待後
　人折衷者
國初如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諸家之書已收入
四庫全書乾隆以來惠定宇戴東原等書亦已久行宇內惟

未能如通志堂總滙成書久之恐有散佚道光初

宮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

宮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委修恕總司其事修恕爲屬官且淑於

公門生門下遂勉致力

宮保以六年夏移節滇黔修恕校勘剞劂四載始竣計畫一百八十餘種庋板於學海堂側之文瀾閣以廣印行不但嶺南以此爲注疏後之大觀實事求是卽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覽益見乎實精詳矣

道光九年九月廣東督糧道前翰林院檢討新建夏修恕謹記

凡例

一是書學海堂原刻以著書人先後爲序於十三經外兼取廣雅疏證說文解字諸書集成千餘卷玆以十三經爲序一經一部春秋一部另列於三傳前大戴禮一部列禮記前其餘天算各書以及單辭隻義不專屬於某經者又分二十二門另編一部名曰彙籍各種合之十三經計十有六部

一一經一部每部仍以次分編如易經係卷一即由卷一之一遞編至卷百四十各經卷數多少不一分編倣此即彙籍各種分編亦同

一編各經整卷外有發明經義者如潛邱劄記經問等書均依經逐句分訂某人某書注明某解下或有一句之義散見數處悉標明某句目錄下遂於整卷末名曰彙解彙編至有推闡經中一節一篇及一經要旨者又編歸彙編末名曰雜錄某人某書注明某條下如有另見他處者目錄標出即彙籍各種雜錄亦同凡彙編雜

錄應有補遺者皆附後以便查閱

一各經羣解彙編目錄標出書名卷頁數上數目字是卷下數目字是頁如周易上經第壹行　乾玖拾　通釋伍拾　係易之玖拾卷易通釋第壹頁　第貳行　乾元亨利貞百叁陸　別錄伍玖　係易之百叁拾陸卷易義別錄第貳頁餘以類推或有上行卷頁數書名下行盡同者則下行下止標同上二字如僅與書名同則於同上字下標頁數僅書名同則標卷頁數於書名上下而書名仍標以同上字或有本行書名同者則標卷頁數於書名上下而書名標以又字至編入羣解彙編者句下注明本卷一彙編中有一解本卷二彙編中有二解餘由此推

一各經專種有可逐句查閱者如易之仲氏易周易述等篇但於羣解彙編目錄前標出各種名目其卷頁數不載入羣解彙編目錄中餘可類推至各種書內或有闕文仍遵原本用墨塗或空格者不敢妄增一字以昭謹慎閱者諒之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全部總目

卷一　易　百四十卷
卷二　書　百五十九卷
卷三　詩　百二十卷
卷四　周禮　五十三卷
卷五　儀禮　四十七卷
卷六　大戴禮　二十六卷
卷七　禮記　十四卷
卷八　春秋　百十卷
卷九　左傳附國語　九十七卷
卷十　公羊　二十八卷

卷十一　穀梁六卷
卷十二　論語四十四卷
卷十三　孝經三卷
卷十四　爾雅五十四卷
卷十五　孟子四十九卷
卷十六　羣籍各種二十二條百二十卷

皇清易經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寒濤山房石印

易經

易音 顧處士炎武著

仲氏易 毛檢討奇齡著

易說 惠學士士奇著

周易述 有序 惠徵君棟著

易章句 以下焦孝廉循著

易通釋

易圖略

周易補疏

周易述補 有序 江上舍藩著

周易虞氏義 以下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虞氏消息

虞氏易禮

周易鄭氏義

周易荀氏九家義

易義別錄

羣解彙編 六十四卦 繫辭 說卦 序卦 雜卦

雜錄 以上某家註某解下

易經總目

易音 卷一之一至一之三

仲氏易 卷一之四至一之三十三

易說 卷一之三十四至一之三十九

周易述 卷一之四十至一之六十

易章句 卷一之六十一至一之七十二

易通釋 卷一之七十三至一之九十二

易圖略 卷一之九十三至一之一百

周易補疏 卷一之百零一至一之百零二

周易述補 卷一之百零三至一之百零六

周易虞氏義 卷一之百零七至一之百十五

周易虞氏消息 卷一之百十六至一之百十七

虞氏易禮 卷一之百十八至一之百十九

周易鄭氏義 卷一之百二十至一之百二十一

周易荀氏九家義 卷一之百二十二

易經別錄 卷一之百二十三至一之百三十六

羣解彙編 卷一之百三十七至一之百四十

易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彖辭

蒙 初筮告 二沃 再三瀆 一屋 瀆則不告 見上

解 无所往其來復 一屋 吉有攸往夙 一屋 吉

震 震來虩虩 二十陌 笑言啞啞 二十陌 二十五馬 二十二禡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 十七眞 行其庭不見其人 十七眞 古者文王之辭多用音韻以便人之玩誦夏商之易不傳於世然意其不始於文王也易象文王所作其用音止此所以然者易之體不同於詩必欲連比象占書合上下以就其音則聖人之意荒矣故但取其屬辭之切者

爻辭

乾九二 見龍在田 一先 利見大人 十七眞

九四 或躍在淵 一先 或問此爻隔二爻而與二五爲音可乎曰初二言龍三言人事至四而言或躍在淵不言龍而其義則龍也其不言者何承初二也承其義則亦承其音也

九五 飛龍在天 一先 利見大人 十七眞

屯六二 屯 十八諄 如邅 二仙 如乘馬班 二十七山 如匪寇 古音若故反見詩桑柔 婚媾 古音故見詩候人

上六 乘馬班 二十七山 如泣血漣 二仙 如

需六四 需于血 十六屑 出自穴 十六屑

師六五 長子帥師 六脂 弟子輿尸 六脂

小畜初九 復自道 三十二晧 何其咎 四十四有

九三 輿說輻 一屋 夫妻反目 一屋 子夏傳馬融鄭玄虞翻並作輿說輹今從之按輹字詩伐檀與側直億特食韻正月與載意韻荀子引逸詩與塞息韻目字左傳宣二年與腹復韻成十六年與蹙韻老子與腹轂不可以強合也作輹爲是說文輹車軸縛也左傳僖十五年車脫其輹又曰輹車下縛也正義曰子夏易傳云輹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屐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態朋來五經說曰輹謂之轐上伏兔考工記輈人爲輈自伏兔至軏七寸即此輹也故大畜九二亦云輿說輹而大壯九四云壯于大輿之輹

上九 既雨 九麌 既處 八語

泰九二 包荒 十一唐 用馮河不遐遺朋亡 十陽 得尚于中行 古音戶郎反見詩卷耳

否九五 其亡 十陽 其亡 見上 繫于苞桑 十一唐

上九 傾否 五旨 先否後喜 六止

同人九三 升其高陵 十六蒸 三歲不興 十六蒸

九四 乘其墉 三鍾 弗克攻 一東

隨上六 拘係 十二霽 之乃從維 六脂 之 此爻以平去通爲一韻

觀六四　觀國之光十一唐　利用賓于王十陽

噬嗑六三　噬腊肉一屋　遇毒二沃

九四　噬乾胏六止　得金矢五旨

賁六四　賁八微二十文二十三魂五寘四韻陸德明釋文云李軌府汾反傅氏云賁古班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符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今按六四賁皤翰當三字侶同爲一韻猶屯六二之屯邅班三字亦同爲一韻也從王肅如皤陸德明釋文董遇音槃云馬作足橫行曰皤鄭玄音爲定如皤陸績本作皤音煩今按此句與下翰如爲韻當從鄭陸爲是今皤字入入戈韻漢蔡邕述行賦乘馬蟠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即此字如白馬翰二十五寒二十八翰二韻如匪寇苦故反婚媾音故

六五　賁于丘園二十二元　束帛戔戔二十五寒

剝上九　君子得輿九魚　小人剝廬九魚

无妄六三　无妄之災十六咍　或繫之牛古音疑見詩黍苗　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見上

頤初九　舍爾靈龜六脂　觀我朵頤七之

大過九二　枯楊生稊十二齊　老夫得其女妻十二齊

九五　枯楊生華古音敷見詩桃夭　老婦得其士夫十虞　无咎无譽九魚九御二韻

坎初六　習坎四十八感　入于坎窞四十八感

六三　來之坎坎四十八感　險且枕四十七寑　入于坎窞四十八感

六四　樽酒簋古音九見詩權輿　貳用缶四十四有　納約自牖四十四有

九五　坎不盈十四清　祗既平十二庚

上六　係用徽纆二十五德　寘于叢棘二十四職　三歲不得二十五德

離九三　日昃之離古音羅見詩新臺　不鼓缶而歌七歌　則大耋之嗟九麻

六五　出涕沱七歌若　戚嗟九麻若

上九　有嘉折首四十四有　獲匪其醜四十四有

咸九四　憧憧往來十六咍　朋從爾思七之

大壯九三　小人用壯四十一漾　君子用罔三十六養此爻以上去通爲一韻

上六　不能退十八隊　不能遂六至

明夷初九　明夷于飛垂其翼二十四職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十四職

九三　明夷于南狩四十九宥　得其大首四十四有此爻以上去通爲一韻

家人六二　无攸遂六至　在中饋六至

睽初九　喪馬勿逐一屋　自復一屋

六三　見輿曳十三祭　其牛掣十三祭　其人天且劓十三祭

上九　睽孤十一模　見豕負塗十一模　載鬼一車九魚九麻二韻古音居見詩何彼襛矣　先張之弧十一模　後說之弧見上　匪寇苦故反　婚媾音故

損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龜六脂　弗克違八微

益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龜六脂　弗克違八微

上九　莫益之二十二昔　或擊之二十三錫

夬九四　臀无膚十虞　其行次且九魚

姤九三　臀无膚十虞　其行次且九魚

萃初六　若號六豪三十七號二韻　一握爲笑三十五笑

困初六　臀困于株木一屋　入于幽谷一屋三燭二韻　三歲不覿古音瀆後人誤入二十三錫韻

九二　困于酒食七志二十四職二韻　朱紱方來十六咍　利用享祀六止此爻以平上入通爲一韻詩中食來祀多同用者故不得而闕之

六三　困于石據于蒺藜十二齊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十二齊

九四　來徐徐九魚　困于金車九魚

九五　劓刖十月　困于赤紱八物　乃徐有說十七薛

井九二　井谷射鮒十遇　甕敝漏古音魯故反見詩抑

九三　井渫不食二十四職　爲我心惻二十四職　王明並受其福古音方墨反見詩天保

革上六　君子豹變三十三線　小人革面三十三線

鼎初六　鼎顛趾六止　利出否五旨　得妾以其子六止

九二　鼎有實五質　我仇有疾五質　不我能即二十四職見詩東門之墠

九三　鼎耳革古音棘見詩羔羊　其行塞二十五德　雉膏不食二十四職

九四　鼎折足三燭　覆公餗一屋　其形渥四覺

震初九　震來虩虩二十陌　後笑言啞啞三十五馬二十陌二韻

六二　震來厲十三祭　億喪貝十四泰

上六　震索索十九鐸二十陌二韻　視矍矍十八藥

艮六五　艮其輔九麌　言有序八語

漸初六　鴻漸于干二十五寒　小子厲有言二十二元

六二　鴻漸于磐二十六桓　飲食衎衎二十八翰此爻以平去通爲一韻

九三　鴻漸于陸一屋　夫征不復一屋　婦孕不育一屋

六四　鴻漸于木一屋　或得其桷古音祿後人誤入四覺韻

九五　鴻漸于陵十六蒸　婦三歲不孕四十七證　終莫之勝十六蒸四十七證二韻此爻以平去通爲一韻上九爻辭鴻漸于陸先儒並讀如字范諤昌改爲逵朱子本義從之謂合韻非也古人讀儀爲俄不與逵爲韻以九三爲陸朱震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當以陸爲正隋盧思道孤鴻賦序云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宋文彥博集有鴻漸于陸賦云陸者地鎮之峻極鴻者羽族之珍奇

歸妹初九　歸妹以娣十二齊　跛能履五旨

九四　歸妹愆期七之　遲歸有時七之

六五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十陽　月幾望十陽四十一漾二韻

上六　女承筐无實五質　士刲羊无血十六屑

豐六二　豐其蔀古音蒲五反如今人言六部之部猶承古音未變而唐人皆混入四十五厚韻　日中見斗古音主見詩行葦　往得疑疾　有孚發若

九三　豐其沛十四泰　日中見沫十四泰

九四　豐其蔀蒲五反　日中見斗滴主反　遇其夷主九麌

旅九四　旅于處八語　得其資斧九麌

上九　鳥焚其巢五肴　旅人先笑後號咷六豪

巽九二　巽在牀下古音戶見詩采蘋　用史巫紛若

上九　巽在牀下音戶　喪其資斧九麌

渙六四　渙有丘古音去其反見詩載馳　匪夷所思七之

中孚九二　鳴鶴在陰　其子和八戈三十九過二韻之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古音摩見詩黍離之

六三　或鼓或罷王肅音皮徐邈音扶波反並音婆今人讀皮爲蒲麋反而罷倦之字因之至罷休之字則又別爲蒲蟹反此字遂誤入五支十二蟹二韻　或泣或歌七歌

六四　月幾望十陽四十一漾二韻　馬匹亡十陽

小過六二　不及其君二十文　遇其臣十七眞

九三　弗過防之十陽　從或戕之十陽

上九　弗遇過之八戈三十九過二韻　飛鳥離之音羅本義或說當作過之者非

未濟上九　有孚于飲酒四十四有　无咎　濡其首四十四有

皇清經解卷一之一終

漢軍樊封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易音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彖傳

乾　大哉乾元 二十二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 一先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十五青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十四清 時乘六龍以御天 見上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古音彌并反見詩螽斯 保合太和乃利貞 十四清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十五青 按真諄臻不與耕清青相通然古入於耕清青韻中字往往讀入眞諄臻韻者當繇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焉據也詩三百五篇並無此音孔子傳易於屯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於觀曰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是乎正皆從民字讀實於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於兌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於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於繫辭傳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成貞皆從人民臣字讀矣毛屈宋亦多此音離騷以名從均讀卜居以耕名生清楹從身讀九辯以清平生聲鳴征成從人讀而秦漢之書亦時有之又如天淵二字古與真諄韻者也而乾彖傳形成貞寧皆從天讀文言正精情平皆從天讀訟彖傳成正皆從淵讀大畜彖傳正從賢天讀又萃彖傳聚以正姤彖傳正從命讀今吳人讀耕清青皆作真音以此知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故者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坤　至哉坤元 二十二元 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一先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十陽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古音許郎反考亨字易凡十二見並同後人混入十二庚韻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見上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戶郎反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十陽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見上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古音羌見詩楚茨

屯　剛柔始交而難生 十二庚 動乎險中大亨貞 十四清 雷雨之動滿盈 十四清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十五青

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 一東 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 十六蒸四十七證二韻 廣韻於陵於證二反本无可疑老子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與仍韻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與勝韻而夫子傳易於蒙於比於未濟三用此字皆從中字爲韻或亦出於方音不敢強爲之解 也初筮告以剛中 見上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 一東 也蒙以養正聖功 一東 也

需　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一東 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一東 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一東 也

訟　終凶訟不可成 十四清見乾卦 也利見大人尚中正 十四清二十五勁二韻 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 一先 上文剛來而得中句不入韻吳棫韻補引劉攽云闕中以爲中柔非

比　比輔也下順從 三鍾 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 一東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 十六蒸四十七證二韻說見蒙卦 也後夫凶其道窮 一東 也

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 戶郎反 乃亨 許郎反 密雲不雨尚往 十三六養 也自我西郊施未行 見上 也 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履　履柔履剛 十一唐 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許郎反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 古音彌郎反見詩鷄鳴 也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 一東 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一東 也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一東 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博工反 也

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 彌郎反 應乎天而時行 戶郎反 是以元亨 許郎反

謙　謙亨 許郎反 天道下濟而光明 彌郎反 地道卑而上行 戶郎反

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二十五德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古音蒲北反見詩關雎

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 七志 也利涉大川往有事 七志 也

臨　大亨以正天之道 二十三錫 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 古音几考久字易傳凡六見二音几四音并當以音几爲正說見詩旄丘 也

觀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二十五德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蒲北反 矣

噬嗑　噬嗑而亨 許郎反 剛柔分動而明 彌郎反 雷電合而章 十陽 柔得中而上行 戶郎反

剝　剝剝也柔變剛 十一唐 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 十陽三十六養二韻 也 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順而止之觀象 三十六養 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 戶郎反 也 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復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 戶郎反 也利有攸往剛長 十陽三十六養二韻 也

大畜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 十四清四十五勁二韻說見乾卦 也不家食吉養賢 一先 也利涉大川應乎天 一先 也

頤　觀頤觀其所養 三十六養 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 見上 也

大過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戶郎反 利有攸往 三十六養 乃亨 許郎反 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坎　維心亨乃以剛中 一東 也行有尚往有功 一東 也天險不可升 十六蒸 也地險山川丘陵 十六蒸 也

離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十姥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音戶

咸　柔上而剛下 音戶 二氣感應以相與 八語 止而說男下女 八語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十二庚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十二庚

恆　剛上而柔下 音戶 雷風相與 八語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 六止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 六止 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十四清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見上

遯　遯亨 許郎反 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 戶郎反 也小利貞浸而長 十陽三十六養二韻 也

晉　明出地上 三十六養四十一漾二韻 順而麗乎大明 彌郎反 柔進而上行 戶郎反 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家人　女正位乎內 十八隊 男正位乎外 十四泰 父父子子 六止 兄兄弟弟 十二霽 夫夫婦婦 古音房以反見詩氓 而家道正 四十五勁 正家而天下定 四十六徑 矣

睽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戶郎反 說而麗乎明 彌郎反 柔進而上行 見上 得中而應乎剛 十一唐 天地睽而其事同 一東 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一東 也

蹇　蹇利西南往得中 一東 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一東 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一東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 博工反 也

解　解利西南往得眾 一東一送二韻 也其來復吉乃得中 一東 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 一東 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十九鐸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二十陌

損　損下益上 三十六養四十一漾二韻 其道上行 戶郎反 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益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十陽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十一唐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古音羌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戶郎反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見上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十陽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見上

夬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 十一唐 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 十一唐 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 一東 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一東 也

姤　姤遇也柔遇剛 十一唐 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 十陽三十六養二韻 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十陽 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戶郎反 也

萃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 十四清四十五勁二韻說見乾卦 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

天命彌吝反也

井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許郎反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音羌也南征吉志行戶郎反也

困 與大人吉以剛中一東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一東也

井 井養而不窮一東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一東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一東也羸其瓶是以凶三鍾也

革 革音棘 水火相息二十四職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二十五德曰革見上 革而當四十二宕十一唐二韻 其悔乃亾十陽 天地革而四時成十四清說見乾卦 湯武革命彌吝反 順乎天而應乎人十七眞 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鼎 巽而耳目聰明彌郎反 柔進而上行戶郎反 得中而應乎剛十一唐是以元亨許郎反

震 震來虩虩恐致福方墨反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二十五德也

艮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戶郎反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彌郎反

艮其止止其所八語也上下敵應不相與八語也

漸 進得位往有功一東也進以正可以正邦博工反也其位剛得中一東也止而巽動不窮一東也

歸妹 征凶位不當四十二宕十一唐二韻也无攸利柔乘剛十一唐也

豐 日中則昃二十四職月盈則食二十四職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二十四職而況於人乎十七眞而況於鬼神乎十七眞

旅 旅小亨許郎反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十一唐 止而麗乎明彌郎反

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戶郎反 柔皆順乎剛十一唐

兌 說以利貞十四清說見乾卦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十七眞

渙 剛來而不窮一東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一東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一東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一東也

節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一東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一東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一東 天地節而四時成十四清說見乾卦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十七眞

中孚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一東 說而巽孚乃化邦博工反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九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九魚也

小過 小過小者過而亨許郎反也過以利貞與時行戶郎反也

既濟 既濟亨小者亨許郎反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初吉柔得中一東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一東也

未濟 未濟亨柔得中一東也小狐汔濟未出中見上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一東也雖不當位剛柔應十六蒸四十七證二韻說見蒙卦也

象傳

乾 潛龍勿用陽在下音戶也見龍在田德施普十姥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三十二晧也或躍在淵進无咎四十四有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三十二晧三十七號二韻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音几說見彖傳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四十四有也

坤 履霜堅冰陰始凝十六蒸也馴致其道至堅冰十六蒸也六二之動直以方十陽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十一唐也含章可貞以時發十月也或從王事知光大十四泰也括囊无咎愼不害十四泰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一東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一東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一東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屯 雖磐桓志行正四十五勁說見乾彖傳也以貴下賤大得民十七眞也六二之難乘剛十一唐也十年乃字反常十陽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二十一侵 於比於恆三用此韻 [illegible] 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一東也求而往明彌郎反也屯其膏施未光十一唐也泣血漣如何可長十陽四十六漾二韻也

蒙 利用刑人以正法三十乏也子克家剛柔接二十九葉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二十二稕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五質 [illegible] 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二十六慁也利用禦寇上下順見上也此傳以去入通爲一韻

需 需于郊不犯難行戶郎反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十陽也需于沙衍在中一東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一東也需于泥災在外十四泰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十七夬也需于血順以聽四十六徑也酒食貞吉以中正四十五勁也

訟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十陽四十六漾二韻也雖小有言其辯明彌郎反也不克訟歸逋竄 [illegible] 也自下訟上患至掇十三末也食舊德從上吉五質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五質也訟元吉以中正四十五勁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四十三映也此傳以去入通爲一韻

師 師出以律失律凶三鍾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二腫也王三錫命懷萬邦博工反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一東也左次无咎未失常十陽也長子帥師以中行戶郎反也弟子輿尸使不當四十二宕十一唐二韻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一東也小人勿用必亂邦博工反也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比 比之初六有他吉五質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五質也比之匪人不亦傷十陽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三十六養十陽二韻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一東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二十一侵說見屯卦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一東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一東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小畜 復自道其義吉五質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五質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五質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七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四十九宥古音方二反見詩我行其野也既雨既處德積載十九代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七之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履 素履之往獨行願二十五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二十九換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彌郎反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戶郎反也咥人之凶位不當四十二宕十一唐二韻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十一唐也愬愬終吉志行見上也夬履貞厲位正當見上也元吉在上大有慶音羌也

泰 拔茅征吉志在外十四泰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十四泰也无往不復天地際十三祭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五質說見蒙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二十五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見上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二十九換也此傳以去入通爲一韻

否 拔茅貞吉志在君二十文也大人否亨不亂羣二十文也包羞位不當見上也有命无咎志行戶郎反也大人之吉位正當見上也否終則傾何可長十陽四十六漾二韻也

同人 出門同人又誰咎四十四有也同人于宗吝道三十二晧也伏戎于莽敵剛十一唐也三歲不興安行戶郎反也乘其墉義弗克二十五德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二十五德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二十四職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二十五德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二十五德也

大有 大有初九无交害十四泰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十七夬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見上也匪其彭无咎明辯晢十七薛 [illegible] 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七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六至也大有上吉自天祐 [illegible] 也此傳以去入通爲一韻

謙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古音見詩出車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二十五德也勞謙君子萬民服蒲北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二十五德也利用侵伐征不服見上也鳴謙志未得見上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二十五德也

豫　盱豫有悔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戶郎反也六五貞疾乘剛十一唐也恆不死中未亡十陽也冥豫在上何可長十陽三十六養二韻也

隨　官有渝從正吉五質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五質也係小子弗兼與八語也係丈夫志舍下音戶也隨有獲其義凶三鍾也有孚在道明功一東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一東也拘係之上窮一東也

蠱　幹父之蠱意承考三十二皓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三十二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四十四有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二十五德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二十五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二十五德也

臨　咸臨貞吉志行正四十五勁見乾象傳說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彌各反也甘臨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既憂之咎不長十陽三十六養二韻也至臨无咎位當見上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八未也敦臨之吉志在內十八隊也

觀　初六童觀小人道三十二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四十四有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見上也觀國之光尚賓十七眞也觀我生觀民十七眞也觀其生志未平十二庚見乾象傳說也

噬嗑　屨校滅趾不行戶郞反也噬膚滅鼻乘剛十一唐也遇毒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利艱貞吉未光十一唐也貞厲无咎得當見上也何校滅耳聰不明彌郞反也

賁　舍車而徒義弗乘十六蒸也賁其須與上興十六蒸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十六蒸也六四當位疑七之也匪寇婚媾終无尤古音羽其反見詩載馳也六五之吉有喜六止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七志也此傳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剝　剝牀以足以滅下音戶也剝牀以辨未有與八語也剝之无咎失上下見上也剝牀以膚切近災十六咍也以宮人寵終无尤羽其反也君子得輿民所載十九代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三用廣韻余頌反說文庸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曰庸聲近用故爲用也詩小旻以用韻邛老子以用韻動則此音古今無異而夫子傳易兩用此字剝與載韻豐與事韻蓋不可曉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復　不遠之復以脩身十七眞也休復之吉以下仁十七眞也頻復之厲義无咎四十四有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三十二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三十二皓也迷復之凶反君道見上也

无妄　无妄之往得志七志也不耕穫未富方二反也行人得牛邑人災十六咍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七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七志也无妄之行窮之災見上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大畜　有厲利已不犯災十六咍也輿說輹中无尤羽其反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七志也六四元吉有喜六止也六五之吉有慶音羌也何天之衢道大行戶郞反也此傳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頤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八未也六二征凶行失類六至也十年勿用道大悖十八隊也顛頤之吉上施光十一唐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三十六養四十一漾二韻也由頤厲吉大有慶音羌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大過　藉用白茅柔在下音戶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八語也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九麌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見上也枯楊生華何可久音非說見臨象傳也老婦士夫亦可醜四十四有也過涉之凶不可咎四十四有也

坎　習坎入坎失道凶三鍾也求小得未出中一東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一東也坎不盈中未大十四泰也樽酒簋貳剛柔際十三祭也上六失道凶三歲十三祭也

離　履錯之敬以辟咎四十四有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三十二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音非說見臨象傳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三鍾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一東也王用出征以正邦博工反也

咸　咸其拇志在外十四泰也雖凶居吉順不害十四泰也咸其股亦不處八語也志在隨人所執下音戶也貞吉悔亡未感害見上也憧憧往來未光大十四泰也咸其脢志末十三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十七薛十三祭二韻也此傳以去入通爲一韻

恆　浚恆之凶始求深二十一侵說見屯卦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以深叶容本此不知深字自有正音詩瞻卬是也與今爲韻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一東也不恆其德无所容三鍾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二十一侵說見屯卦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一東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三鍾也振恆在上大无功一東也

遯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十六咍也執用黃牛固志七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十六怪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七志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五旨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七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七之也此傳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大壯　壯于趾其孚窮一東也九二貞吉以中一東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三十六養也藩決不羸尚往三十六養也喪羊于易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十陽也艱則吉咎不長十陽二韻也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晉　晉如摧如獨行正四十五勁見乾象傳說也裕无咎未受命彌各反也受茲介福以中正見上也衆允之志上行戶郞反也鼫鼠貞厲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失得勿恤往有慶音羌也維用伐邑道未光十一唐也

明夷　君子于行義不食二十四職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二十五德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二十五德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七志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二十四職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二十五德也後入于地失則見上也此傳以去入通爲一韻

家人　閑有家志未變三十三線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二十六慁也家人嗃嗃未失五質也婦子嘻嘻失家節十六屑也富家大吉順在位六至也王假有家交相愛十九代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八未也

睽　見惡人以辟咎四十四有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三十二皓也見輿曳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无初有終遇剛十一唐也交孚无咎志行戶郞反也厥宗噬膚往有慶音羌也遇雨之吉羣疑亡十陽也

蹇　往蹇來譽宜待十五海鄭本作宜待時也於韻更切也王臣蹇蹇終无尤羽其反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七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五質也大蹇朋來以中節十六屑也往蹇來碩志在內十八隊也利見大人以從貴八未也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解　剛柔之際義无咎四十四有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三十二皓也負且乘亦可醜四十四有也自我致戎又誰咎見上也解而拇未當位六至也君子有解小人退十八隊也公用射隼以解悖十八隊也

損　已事遄往尚合志七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見上也一人行三則疑七之也損其疾亦可喜六止也六五元吉自上祐音以也弗損益之大得志見上也此傳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益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七志也或益之自外來十六咍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七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七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見上也莫益之偏辭七之也或擊之自外來見上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夬　不勝而往咎四十四有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三十二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見上也其行次且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聞言不信聰不明彌郎反也中行无咎中未光十一唐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十陽三十六養二韻也

姤　繫于金柅柔道牽一先也包有魚義不及賓十七眞也其行次且行未牽見上也无魚之凶遠民十七眞也九五含章中正四十五勁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彌吝反也姤其角上窮吝二十一震也四十清四十五勁二韻說見乾彖傳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萃　乃亂乃萃其志亂二十九換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三十三線也往无咎上巽二十六慁也大吉无咎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萃有位志未光十一唐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三十六養四十一漾二韻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升　允升大吉上合志七志也九二之孚有喜六止也升虛邑无所疑七之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七志也貞吉升階大得志見上也冥升在上消不富方二反也此傳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困　入于幽谷幽不明彌郎反也困于酒食中有慶音羌也據于蒺藜乘剛十一唐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十陽也來徐徐志在下音戶也雖不當位有與入語也劓刖志未得二十五德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二十四職也利用祭祀受福方墨反也困于葛藟未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動悔有悔吉行戶郎反也

井　井泥不食下音戶也舊井无禽時舍古音暑見詩何人斯也井谷射鮒无與入語也井渫不食行惻二十四職也求王明受福方墨反也井甃无咎修井四十靜也寒泉之食中正四十五勁二韻也元吉在上大成十四清也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革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古音譌見詩相鼠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九麻也革言三就又何之七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七志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鼎　鼎顛趾未悖十八隊也利出否以從貴八未也鼎有實愼所之七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十八尤也鼎耳革失其義古音魚賀反見書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後人誤入五寘韻也覆公餗信如何七歌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五質也玉鉉在上剛柔節十六屑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震　震來虩虩恐致福方墨反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二十五德也震來厲乘剛十一唐也震蘇蘇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震遂泥未光十一唐也震往來厲危行戶郎反也其事在中大无喪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震索索中未得二十五德也雖凶无咎畏鄰戒十六怪說見詩采薇也此傳以去入通爲一韻

艮　艮其趾未失正四十五勁也不拯其隨未退聽四十六徑也艮其限危薰心二十一侵說見屯卦吳棫韻補心思容切引漢東方朔七諫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一東也艮其輔以中一東正本義文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一東也

漸　小子之厲義无咎四十四有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三十一巧也夫征不復離羣醜四十四有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三十二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三十二皓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二十六慁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二十五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二十九換也

歸妹　歸妹以娣以恆十七登也跛能履吉相承十六蒸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十陽也歸妹以須未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戶郎反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十陽也其位在中以貴行見上也上六无實承虛筐十陽也

豐　雖旬无咎過旬災十六咍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七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七志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三用說見剝卦也豐其蔀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日中見斗幽不明彌郎反也遇其夷主吉行戶郎反也六五之吉有慶音羌也豐其屋天際翔十陽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十一唐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旅　旅瑣瑣志窮災十六咍也得童僕貞終无尤十八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十陽矣以旅與下其義喪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旅于處未得位六至也得其資斧心未快十七夬也終以譽命上逮十九代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二十文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二十文也

巽　進退志疑七之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七之七志二韻也紛若之吉得中一東也頻巽之吝志窮一東也田獲三品有功一東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一東也巽在牀下上窮見上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三鍾也

兌　和兌之吉行未疑七之也孚兌之吉信志七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九四之喜有慶音羌也孚于剝位正當見上也上六引兌未光十一唐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渙　初六之吉順二十二稕也渙奔其机得願二十五願也渙其躬志在外十四泰也渙其羣元吉光大十四泰也王居无咎正位六至也渙其血遠害十四泰也

節　不出戶庭知通塞二十五德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二十四職也不節之嗟又誰咎四十四有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三十二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一東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一東也

中孚　初九虞吉志未變三十三線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二十五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馬匹亡絕類上三十六養四十一漾二韻也有孚攣如位正當見上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十陽三十六養二韻也此傳以平上通爲一韻

小過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七歌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八戈也從或戕之凶如何見上也弗遇過之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十陽三十六養二韻也密雲不雨已上三十六養四十一漾二韻也弗遇過之已亢四十二宕也此傳以平去通爲一韻

既濟　曳其輪義无咎四十四有也七日得以中道三十二皓也三年克之憊十六怪也終日戒有所疑七之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七之也實受其福吉大來十六咍也濡其首厲何可久音几也此傳以平上去通爲一韻

未濟　未濟征凶位不當十一唐四十二宕二韻也貞吉悔亡志行戶郎反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五質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十六屑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二終

漢軍樊封哲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義纂卷一之三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易音　崑山顧處士 炎武 著

繫辭上傳

一章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九麌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八語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八語 乾以易知 五支 坤以簡能 古音奴來反見詩賓之初筵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三鍾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一東

三章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六至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十五卦 辨吉凶者存乎辭 七之 憂悔吝者存乎介 十六怪 震无咎者存乎悔 十八隊 是故卦有小大 十四泰 辭有險易 五寘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七之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七章　成性存存 二十三魂 道義之門 二十三魂

八章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八語 或默或語 八語 二人同心 十二侵 其利斷金 二十一侵 同心之言 二十二元 其臭如蘭 二十五寒 君不密則失臣 十七眞 臣不密則失身 十七眞 幾事不密則害成 十四清 說見乾彖傳 負也者小人之事 七志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 六至 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十三末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 十月 之矣

十二章　天之所助者順 二十二稕 也人之所助者信 二十一震 也履信思乎順 見上 又以尚賢 一先 也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繫辭下傳

一章　爻 五肴 也者效 三十六效 此者也象 三十六養 也者像 三十六養 此者也 此章以平去通為一韻

二章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古音陀見詩斯干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古音魚何反見詩君子偕老 作結繩而為罔罟 十姥 以佃以漁 九魚 以平上通為一韻 斵木為耜 六止 揉木為耒 十八隊 以上通為一韻 通其變 三十三線 使民不倦 三十三線 神而化 古音毀禾反考化字易一見楚辭五見並同後人誤 之 四十禡 使民宜 見上 之 以平去通為一韻 服牛乘馬 古音姥見詩漢廣 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音戶 重門擊柝 十九鐸 以待暴客 二十陌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 古音其以反淮南子以臼為韻 四十四有 臼杵之利 六至 萬民以濟 十二霽 以上去通為一韻 上古穴居而野處 八語 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九麌 以待風雨 九麌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古音神與反見詩燕燕 不封不樹 十遇 喪期无數 十遇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 十九鐸 椁音郭史記滑稽傳漢書楊王孫傳並同○以上去入通為一韻

上古結繩而治 七志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十二霽 百官以治 見上 萬民以察 十四黠 以去入通為一韻

三章　是故易者象 三十六養 也象也者像 三十六養 也

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 九御 天下同歸而殊塗 十一模 一致而百慮 見上 天下何思何慮 見上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 十二庚 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 十四清 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 見上 焉尺蠖之屈以求信 音申今廣韻但有伸字 十七眞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十七眞 也君子知微知彰 十陽 知柔知剛 十一唐 萬夫之望 十陽 天地絪縕 廣韻作氤 二十文 詩摯自初剏二儀烟熅音於云切 晉潘岳 萬物化醇 十八諄 男女構精 十四清 萬物化生 十二庚

八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二十阮 為道也屢遷 二仙 以平上通為一韻 變動不居 九魚 周流六虛 九魚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二十二昔 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二十二昔 其出入以度 十一暮 外內使知懼 十遇 又明於憂患與故 十一暮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古音滿補反說見詩蝃蝀 以上去通為一韻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十陽 既有典常 十陽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音戶郎反

九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 五質 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八物 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 十三末 也 二多譽 九御 四多懼 十遇 三多凶 三鍾 五多功 一東

十一章　危者使平 十二庚 易者使傾 十四清 其道甚大 十四泰 百物不廢 二十廢

十二章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古音奴來反 人謀鬼謀 古音媒見詩泉水 百姓與能 見上 變動以利言 二十二元 吉凶以情遷 二仙

文言傳

乾　庸言之信 二十一震 庸行之謹 十九隱 以上去通為一韻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 四宵 在下位而不憂 十八尤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十八尤 水流溼火就燥 三十二晧 以平上通為一韻 雲從龍風從虎 十姥 聖人作而萬物覩 十姥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音戶 潛龍勿用下 音戶 也見龍在田時舍 音暑 也終日乾乾行事 七志 也或躍在淵自試 七志 也飛龍在天上治 七志 也亢龍有悔窮之災 十六咍 也乾元用九天下治 見上 也 以平上去通為一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十一唐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音彌郎反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音戶郎反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音棘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二十五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二十四職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二十五德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四十五勁 說見乾彖傳 純粹精 十四清 也六爻發揮旁通情 十四清 也時乘六龍以御天 一先 也雲行雨施天下平 十二庚 也 上不在天 一先 下不在田 一先 上不在天 見上 下不在田 見上 中不在人 十七眞 先天而天弗違 八微 後天而奉天時 七之 天且弗違 八微 而況於人 十七眞 乎況於鬼神 十七眞 乎 知存而不知亡 十陽 知得而不知喪 四十二宕

坤　坤至柔而動也剛 十一唐 至靜而德方 十陽 後得主而有常 十陽 含萬物而化光 十一唐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音戶郎反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音羌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十陽 君子敬以直內 十八隊 義以方外 十四泰 君子黃中通理 六止 正位居體 十一薺

說卦傳

二章　分陰分陽 十陽 迭用柔剛 十一唐 故易六位而成章 十陽

三章　天地定位 六至 山澤通氣 八未 雷風相薄 十九鐸 水火不相射 音石說見唐韻正 八卦相錯 十九鐸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二十陌

六章　故水火相逮 十八代 雷風不相悖 十八隊 山澤通氣 八未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 八物 也 此章以去入通為一韻

襍卦傳

乾剛坤柔 十八尤 比樂師憂 十八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十八尤 屯見而不失其居 九魚 蒙襍而著 九御 以平去通為一韻 震起 六止 也艮止 六止 也損益盛衰之始 六止 也大畜時 七之 也无妄災 十六咍 也萃聚而升不來 十六咍 也謙輕而豫怠 十五海 也 以平上通為一韻 噬嗑食 二十四職 也賁无色 二十四職 也兌見而巽伏 古音蒲北反見詩靈臺 也隨无故 也蠱則飭 二十四職 也剝爛 二十八翰 也復反 二十阮 也晉晝 古音注考晝字 也明夷誅 十虞 也井通而困相遇 十遇 也咸速 也恆久 音几 也渙離 也節止 六止 也解緩 二十四緩 也蹇難 二十五寒 也睽外 十四泰 也家人內 十八隊 也否泰反其類 六至 也大壯則止遯則退 十八隊 也大有眾 也同人親 十七眞 也革去故 也鼎取新 十七眞 也小過過 也中孚信 二十一震 也豐多故 十一暮 親寡旅 八語 也離上而坎下 音戶 也小畜寡 古音古見詩鴻鴈 也履不處 八語 也需不進 二十一震 也

訟不親也(十七)大過顛也(一先也以平去通為一韻)姤遇也柔遇剛也(唐十一)漸女歸待男行也(戶郎反)頤養正也(四十五勁)既濟定也(四十六徑)歸妹女之終也(東)未濟男之窮也(東)夬決也剛決柔也(十八尤)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十八尤)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終

皇淸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順德馮佐勛新校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仲氏者予仲兄與三其言易有五易世第知兩易而不知三易(此與周禮三易之法不同)故但可言易而不可以言周易夫所謂兩易者何也一曰變易謂陽變陰陰變陽也(如乾變坤坎變離類)一曰交易謂陰交乎陽陽交乎陰也(如乾坤交為泰否坎離交為既未濟類)此兩易者前儒能言之(朱子本義首載其說)然此祇伏羲氏之易也是何也則以畫卦用變易重卦用交易也(說見後)畫卦重卦伏羲之事也若夫三易則一曰反易謂相其順逆審其向背而反見之(如屯之轉為蒙☳☵☶☵咸之轉為恆☱☶☳☴類然此與重卦交易不同若交則水雷屯反之為山水蒙咸則澤山咸反之為雷風恆)一曰對易謂比其陰陽絜其剛柔而對觀之(如上經需與下經晉對☵☰☲☷上經同人大有與下經夬姤對☰☲☲☰以五陽對五陽一陰對一陰類然此與後儒正變占對不同若正變占對則一畫不對)一曰移易謂審其分聚計其往來而推移之(如泰為陰陽類聚之卦移三之四為恆☳☴五之上為咸☱☶類然三陰三陽往來而成往則為益☴☳類之類若諸卦變則皆從兩卦移之朱子卦變之說以推演此不同若舉遷變而顛倒之逆順相接以變占不以變後占象數者而已矣此取推演爻辭不暇變後占)此三易者自漢魏迄今多未之著而周易之所為易實本諸此是何也則以序卦用轉易分經用對易(上經下經)演易繫詞用移易也夫序卦分經者文王之為易也演易繫詞者則亦文王之為易而或云周公之為易也(說見後)夫文王周公之為易則正周易也今既說周易而曾不知周之為易也而可乎

然則何以知變易交易為伏羲氏之易夫世信以為伏羲畫卦如陳氏所授先天之說(邵子先天圖為陳摶所授故稱陳氏)由兩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為畫卦之終始乎(先天圖凡一層一陰一陽為兩儀第二層二陰二陽為四象第三層八卦第四層十六第五層三十二第六層六十四夫所謂八卦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由太極兩儀四象而生原有四層今去太極)夫兩儀四象者生卦之序非畫卦之序也(所生原有四層今去太極)且兩畫非一畫矣(以兩儀為伏羲之第一層則畫早無理)有因而重之者以三重三非謂二可重二四可重四八可重八也(陳氏祇以倍法為重法此正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不知以三重三不過以八卦重八卦耳若謂八可重八則八卦亦重卦非純卦矣)故就其成卦而觀之則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至六十四未為不可而就其畫卦而觀之則不然夫伏羲但畫八卦耳何嘗畫六十四卦乎繫辭曰乾坤成列易立其中則先畫乾坤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次畫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于是不再畫也因第其所畫而複配之為六十四卦而易象終焉故周禮經卦皆八揚雄謂宓羲經以八卦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皆以畫八卦為一截未嘗一及重卦而重卦之起舊有歸之神農者(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農重乎八純)有歸之大禹者(周禮三易一曰連山夏易)(伏羲八純卦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史記亦云神農始作重卦易譜以重艮為連山連山者夏易也艮之重卦為夏易首)雖其說不可深信然亦以見八卦與六十四卦縱成自伏羲亦必不連次而加畫之斷可識矣故先天之圖其誤有八一畫繁(自一畫為陰一畫為陽二畫為乾三畫以黑為陰以白為陽此非畫卦法也若今易書原法則乾三畫皆白坤三畫皆黑其畫巧而但兩畫之)二畫是六十四卦在陽有一百九十二畫在陰有一百九十二畫本不倚類矣此非自然重之數也三無住法(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今增至十六至三十二畫則可名十六象三十二象乎抑有三畫無住法只四畫五畫之並無名)四不因(乾坤何以成八卦加連畫則當止于三畫乎有名四象之畫而止便可名之為八卦也且何以見加畫之則當止于三也當止于五畫更無名也)五父子母女並生(乾父坤母合生六子繫辭明言乾坤成列之始作重三畫之作成列何得因卦因重之重也今六子先兌)六子先母女先男少先長(巽先坎兌先艮震先離先坤先艮又先震)七卦位不合(先天卦位以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為說卦位不合今說卦位以乾西北以巽東南而于是說卦之位不合)(先天之圖如郭璞所謂太極者若說卦則以坎離為左旋且乾坤運軸坎離不相射不相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以說卦之言推之第其位已定而先天卦位已非相射者也)(言六畫成卦則先天未成而已相射正而後繫辭自謂乾坤離坎正對而曰不相射者)

則明是相反之誤而引以取義可乎其誤七也八卦數杜撰無據(卦原無數但以大衍之數推之則乾西北卦正當天九坤西南卦正當地六相成之數故曰坤六乾九今無故而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之數)其誤八也具此八誤而以為伏羲畫卦次第如是不可通矣故伏羲畫卦先畫三陽參天也參天之謂乾故始乎乾也然後以三兩之兩地也兩地而得坤所謂效法乎坤也此陽之變陰者也于是以三坤而變一陽謂之震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以三乾而變一陰謂之巽所謂巽一索而得女也夫然後二陽二陰再變三變而于是再索三索之坎離艮兌以次成焉此陰陽互易乾坤之變為八卦者也此變易也至于八之乘八則因而重之謂之交易以乾交乾則為乾以乾交坤則為泰而于是以坤交坤則為坤以坤交乾則為否以乾坤二卦遍交之六子之卦而隨以六子之卦反交之乾坤而六十四卦成焉此因而重之也此眞兼三才而兩之者也(兩以乘三則為六便可知此交易之繇)此交易也不讀史記乎神農觀日中交易之象始作重卦夫交易者固觀象之所由成然而專屬之重卦則明明以六十四卦為交易一法而其他無與則因而曰重卦用交易豈無謂也然而周易無是也

伏羲八卦圖

☰乾父　☷坤母　☳震長男三　☴巽長女四　☵坎中男五　☲離中女六　☶艮少男七　☱兌少女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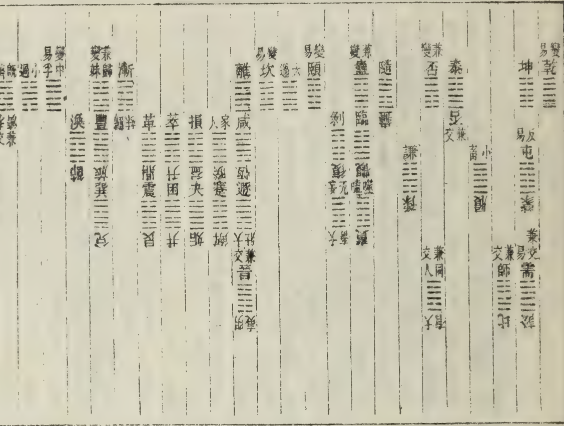
伏羲六十四卦圖(八卦之畫不兼六畫故圖不兼六十四卦之畫但取八卦因重)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乾	泰	大壯	小畜	需	大有	大畜	夬
否	坤	豫	觀	比	晉	剝	萃
無妄	復	震	益	屯	噬嗑	頤	隨
姤	升	恆	巽	井	鼎	蠱	大過
訟	師	解	渙	坎	未濟	蒙	困
同人	明夷	豐	家人	既濟	離	賁	革
遯	謙	小過	漸	蹇	旅	艮	咸
履	臨	歸妹	中孚	節	睽	損	兌

若夫周易則文王取已成之八卦與六十四卦而先為次第曰序卦蓋前此未嘗首乾也商以坤為首夏以艮為首(夏易名連山首艮商易名歸藏首坤見乾坤鑿度而文王獨然以乾為之首既已隱然與天統之象矣以地正故首坤夏以人正故首艮商周取天正故首乾所以成也若斯時尚未定三統之所以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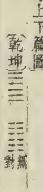
（而先之）文若乃由乾而坤由坤而屯而蒙則又創爲反易一法取諸兼卦之已成者而相其晝之順逆向背而故爲顚倒不以名（如水雷屯不以坎一爲天責之名對雷水解）不以義（長男爲震之義緝乾坤後）專以晝數爲對待而次第之故繫詞曰數往者順謂前一卦順也知來者逆謂就前一卦逆視之而已知爲後一卦也（往後卦前卦爲來正觀爲順倒觀爲逆此往來以卦言不以爻言如屯爲前一卦倒視之即知爲蒙類）是故易逆數也謂夫易之以轉逆而成數者也（雖前後分逆順然兩卦皆可倒見如屯倒爲蒙蒙倒又爲屯類故曰逆數）故孔子序卦假以義而故匿其目以爲義亦有如是者孔子雜卦假以名而并示以義以爲即名與義而亦且有兩相待如是焉者而世顧未之理也第漢魏言易祇列序卦于彖首（如虞氏諸易九家孔子序卦皆列）惟虞翻以觀反臨明夷反晉爲言而王弼直曰卦有反對致孔穎達以二二相偶爲反封疏義且曰正卦列兩爲對者謂之變卦反卦轉兩爲一者謂之覆卦變卦者乾變坤坎變離也覆卦者反爲屯覆爲蒙也顧在唐以前有說無圖有標旨而無繪象至趙宋創六宮之圖（謂乾坤坎離無反對而震艮巽兌有反對遂合震艮巽兌爲兩卦伏羲卦入周易卦六）增先變之象（以反對爲以後天變卦增先天變卦三十二合作一圖）分宮交卦（分六十四卦爲六宮如頤小過合震艮宮大過中孚合巽兌宮類又將上下經交互列象如上經夬下經剝類）繪圖畫方（圓圖以乾坤定子午坎離定東西而姤與復對蒙與革對方圖以乾居西北坤居東南而否與泰對咸與損對）另作參互諸法以爲巧妙而不知聖人演易之旨全不在此蓋序卦分篇非闕祕旨祇一次第焉而已無他也夫兩卦者一卦之析也覆卦者變卦重卦之則也文王就一卦以測兩卦而即就變卦重卦以推覆卦故乾坤爲變卦屯蒙爲覆卦需訟爲交卦（如水天爲需天水爲訟以卦名顚倒）則變易者八（巽學以此名飛伏匹對）兼變者八（名飛伏升降對）兼交易者十二（反易兼交從來未發）而反易之數成焉（名升降反對）故有合三易而列上經者泰否是也此天地之用先以立三易之則而就其中計之則變易者八（巽學以此名飛伏匹對）兼變者八（名飛伏升降對）兼交易者十二（反易兼交從來未發）而反易之數成也泰否體天地者也合三易而終下經者既未濟是也此水火之用也既未濟體水火者也況上經卦三十下經卦三十有四舊儒以爲合奇偶陰陽之數而不知以覆卦推之其數均等上經反對者十二合之六變對而成十八下經反對者十六合之二變對而亦成十八兩十八三十六也三十六者天數也然而分篇無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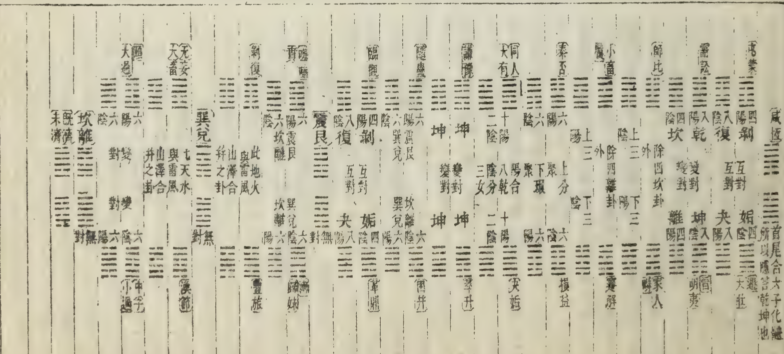
〔文王序卦圖〕



至于分篇則孔子大傳早已有二篇之策之語謂上下篇也故序卦于坎離則一截而以咸恆爲另序之首易乾鑿度云孔子謂陽三陰四位之正也分六十四卦而上下之象陰陽也即前漢孟喜受田王孫易有云分上下二經而後人述子夏所傳易亦有云分上下二篇則明明以上下二篇爲文王作易時所自分矣（孔穎達疏云上下二篇文王所定）

〔文王分上下篇圖〕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詔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乃若演易與繫詞則正有周作易之本事也雖夏商有易在前此未必無辭（朱子易贊曰傳歷夏商有占無文似文王始繫以詞然考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則夏商非無詞者鄭康成亦云連山亡矣歸藏有司馬貞註十三卷觀左傳國語每有商易占卜若無辭何以占之）特周易彖象則文王實始爲之故孔子曰作易者其于中古乎中古者文王與紂之時也（漢儒謂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繫詞又云作易者文王與紂之事）雖其所演爻詞或間及牧野伐紂之後則謂文王作卦彖周公演爻象亦無不可（卦下彖詞卦彖者如乾元亨利貞是也爻象者爻下彖詞如初九潛龍勿用是也按史記世家謂文王益八卦爲六十四卦而揚雄云文王附六爻則繫詞演爻皆文之事祇馬融陸績曾謂周公作爻詞又易文有其子之明夷帝乙歸妹與王用享于西山諸語疑在文王後所作故云）獨其繫辭則于序卦分篇之外又特創一法以爲吾欲演易則必使易之爲義行于辭間取六十四卦之已成者相其陰陽之各麗與夫陰陽之相間者而兩判之其各萃者則謂之聚謂陰與陰聚陽與陽聚也以中無間之者也（如剝復則一陽自聚不與五陰間臨觀則二陽自聚不與四陰間類）其相間者則謂之分謂分陰于陽分陽于陰也若因其已聚而分之者也（如剝之一陽于二而爲師則一分陰爲兩矣移臨之九二作九三而爲明夷則陰分爲兩陽亦分爲兩矣雖師原不從剝分明夷原不從臨觀分而一似因其已聚而分之者）而于是就已成之聚與已成之分者而爲之移易焉在羲畫之時未嘗先畫聚而後畫分也卽序卦之時亦未嘗序聚先而序分後也而文以爲吾演卦演爻則必從其已聚之卦而移而易之而然後繫之以辭敘其分卦之爲彖辭必與聚卦之所移有相發者（如臨爲見之初九所移則爲剝並比爲剝復兩卦所移則爲師並類原者再也）分爻之爲彖則必與聚爻之所移有相應者（如屯以臨之九二移作九五則六二與九二陰陽對易有婚媾之象蒙以升之九二移作上九則六三不能以上九爲配有勿取女之象類）而無如文王演之孔子贊之文王演之而繫之以詞孔子贊之而復申之以傳其開卷發端諄諄啟迪若惟恐後人之少昧其旨而上傳首言之下傳又首言之而世讀其文而不之察也上傳首章不云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言義之立乾坤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言義之設重卦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文之爲易必先使陰陽之分聚有常度而無疑情也而于是曰方以類聚聚陰陽之從類者而先爲區之所謂初率其詞而揆其方（此亦大傳語）方者位也而于是曰物以羣分順陰陽之羣處者而于焉分之所謂乾爲陽物坤爲陰物爻有等而謂之物爻相雜而謂之時物者（皆大傳語）物者族也就其族而分易之也（一曰物卽畫也射禮畫地以爲物物卽陰陽物物猶言陰畫陽畫）然猶未言繫辭也于是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夫卦象爻象謂之繫辭乃以文王之作彖作象而皆屬之剛柔之相推是分明以推易之易爲演易者所有事矣蓋推卽移也所謂推而行之也（亦大傳語）屈平有云吾聞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推移者移易之謂也乃猶未已也其于下傳之首章復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則申言伏羲之畫八純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則申言伏羲之生六十四卦此與上傳之乾坤定而高卑位同一義也伏羲爲易止此也而于是論有周之爲易則仍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與上傳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無異焉繫詞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與上傳之繫詞焉而明吉凶無異焉則因而斷之曰演易繫詞用移易豈有誣與閒嘗讀類聚羣分與剛柔相推之文而不得其解及讀隨之剛來而下柔與賁之柔來而文剛而解之夫隨本三剛賁本三柔其爲剛與柔亦因其因重之所自有又何嘗謂伏羲畫卦時與文王演易時取他卦之畫而置之此以爲兩有所從來而彖傳云然則明明以隨自否移以否之上九移而爲隨之初六而剛下分賁自泰移以泰之九二移而爲賁之上九而柔下分矣（如他訟之剛來而得中蠱之剛上而柔下晉之柔進而上行无妄之剛自外來而主于內類不一而足）故易有往來未嘗言占推行不窮（推而行之謂之通往來不窮謂之通）非以云畫借否泰之小大（謂小往大來大往小來）示剛柔之上下每一移易閒而辭義生焉故易有五易謂變易交易轉易對易移易而實有不易之理該乎其中（乾鑿度云生易不易也）平生讀易見從來爲易說者言人人殊並鮮一致卽就彖象而細探之亦且如夢如囈滋悵惘而罕歸宿因疑三古作易千聖同揆豈無一定之義理可示人指的而乃薦賓假廟行師折獄建侯取女以及涉川伏莽驅禽卽鹿諸繫詞無不彼此同惑前後迷貿按之無實情析之無定旨强辨曲釋一往齟突其所謂不易者安在且易者筮也周官司筮掌三易而春秋史氏每以筮法闡義文之祕如秦伯伐晉晉獻嫁姬諸筮其見諸傳者往往布詞斷事炯若神明此豈有意爲妄誕者乃易義既亡而史氏之司筮亦且風流歇絕而不可復見豈易之果善易與抑亦說易者多蒙昧而未之覺也乃以推易之法一準諸爻則爻不可易一準諸詞則詞不可易一準諸占則占不可易故自推易法出而春秋之筮其可疑者悉不疑其可信者則益信以之而叢之漢晉唐明其占存而斷失者無不按驗親切動若影響是三古不傳之蘊至今日而長夜始一旦者漢後說易間惑迷貿至今日而始曠若發矇洞然若觀火者第其說所自開則漢焦贛著易林有一陰一陽之卦自姤復來五陰五陽之卦自剝夬來似早已啟發其端而其義未備嗣此而蜀才侯果輩已得舊傳如需自大壯卦來九四升五位爲位乎天位而不竟其說虞翻解諸卦亦偶得舊傳如訟自遯之二三相易爲三來二中而亦不竟其說（需䷄大壯䷡訟䷅遯䷠）乃當時不立推易名色且其說雜出雖未嘗言變而雜卦變于其中致王弼言易推其說而不盡合則概埽棄之而于是觀象變占法無所據唐時李鼎祚見當時奉敕譔疏遂行弼書急捜虞翻蜀才諸所說列之卦首而彼伸此詘闕略未備（虞翻蜀才侯果荀爽盧氏宋衷王肅蔡景君諸儒各有師承每卦取一說而彼此未備）暨五代北宋間不能行其書（宋子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此惟陳氏摶之徒劉牧李之才輩稍知其概私畫之爲圖而誤名卦變（如今所傳變卦反對圖類）且參以已意補其所不足而程頤蘇軾諸儒在北宋說易家則復以卦變卻之至南渡以後有朱侍讀震力持其說曾子紹異聞輯

劉李諸圖進之御覽（其書名朱漢上易傳并易圖叢說）而朱文公竊取又以彖傳諸辭其不可解處非卦變不解極言程氏不取卦變之非（朱子云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諸處皆牽強說了又云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于是就朱震所進圖而恢擴以盡其變其于推易祕旨可謂十得八九矣惜其圖概從一卦所推而所著本義每卦下已旁及他卦然究非夫子所云類聚羣分之旨故南渡諸儒雖已遞之若著蔡而終難盡合厥議多有元時朱升又復從而參訂之有十辟卦變六子卦變之說此皆得乎漢晉諸儒之各體者（虞翻諸易原有臨觀遯壯震巽乾兩變之說）然而六子之說疎焉（以六子為卦母不合）至明代來氏知德專以反對諸卦釋夫子彖傳所云而改卦變曰卦綜然于彖傳諸辭仍有未合暨何楷作周易訂詁又稍變其說以為諸卦俱本乾坤所生以求合于程氏蘇氏本乾坤不本他卦之意（程氏謂乾坤變為泰否有泰復姤賁之理蘇氏謂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然究非了義總由彖象不明無所依據卽不能不仍取其說而再三致意而不得要領屢更不定亦安知夫子大傳明明言之所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成之存乎其人原謂其說雖傳當從悟入而歷漢唐宋元明縱橫上下各欲盡其義而累求不得乃不意今日而竟得之也夫大傳之曰變曰化爲義易言之也其曰遷曰推則皆爲周易言之也推遷者周易之易也第夫子讀易分作三義而以雜卦贊反易卦贊對易其于上繫下繫則專以剛柔相推作推易之贊而印之彖象質之卜筮繫辭演蘇所至悉合則夫序卦分爲皆演易之所偶及而專以移易一法爲彖爲象卽曰演易用移易而不易之義存乎其間又何疑焉若夫漢儒諸說暨宋元明諸家圖本詳載于推易始末一書茲不具述

文王演易繫辭圖

不易卦（謂無可移易也大傳所云乾坤成列者也）

乾 坤

聚卦（謂陰陽各聚于一方以待移易大傳所云方以類聚是也）

剝（聚一陽）復（聚五陰）

觀（聚二陽）臨（聚四陰）

否（聚三陽）泰（聚三陰）

遯（聚四陽）大壯（聚二陰）

姤（聚五陽）夬（聚一陰）

此漢儒所稱十辟卦也京房翻田氏舊易立時日卦法以此十卦并乾坤作十二月卦謂之十二辟卦辟者君也及行之推易有云一則一陰一去陽之卦而以此十卦為五陰五陽之卦自姤復來五陰五陽之卦自夬剝來正指此也

半聚卦一名壞聚卦（謂陽聚于中則陰兩分陰聚于中則陽兩分而半聚半分焉然不指分卦者以其卦祇可分移與他卦而不受他卦所移故也其又曰壞聚則以所分者惟與上可壞移也）

小過（二陽四陰）中孚（四陽二陰）

此漢儒所稱四正卦也大過頤中孚小過與乾坤坎離十四卦皆可反易對易而惟此四卦祇可以伏義對易之例行之故上經以乾坤坎離終篇下經以頤大過中孚小過終篇而文王復與頤大過中孚小過之位置于上下篇者此豈偶然也耶

子母聚卦一名子母易卦（謂本卦為他卦所移之卦者也大傳所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是也）

一陽五陰　二陽四陰　三陽三陰　四陽二陰　五陽一陰

無 頤 萃 升 咸 恆 損 益 大過 無

分易卦又名分推卦（傳謂分移者卽周官筮人所云之易以為推易之具也易五物以其分者謂易所移之卦也易有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以象易推移止于分卦）

剝 上移 二移師 三移謙 四移豫 五移比

復 初移 二移師 三移謙 四移豫 五移比

觀 五移 初移頤 二移蒙 三移艮 四移晉

臨 初移 二移坎 三移蹇 四移萃 上移蒙 再

小過 初移 二移解 三移震 五移屯 上移頤 再

上移屯 二移升 四移解 五移坎 上移晉

頤 升 五移蹇 再 上移艮 再

每卦可易六卦

頤 初移 上移蒙 二移艮 四移晉

屯 初移 二移坎 四移震 五移屯

升 二移解 五移蹇 上移艮

三移解 四移坎 五移晉 上移蒙

否 四移 初移益 二移渙 三移漸

泰 二移 三移 五移井 上移蠱

咸 隨 困 旅

恆 井 損 益

豐 旅 上移 再

噬嗑 賁 初移 五移渙

損 節 賁 上移 二移節 三移既濟

大壯 初移 五移 二移大過 上移鼎 再

遯 三移訟 四移家人 五移離 上移革 二移巽 二移鼎

革 再 上移離 再

每卦可易八卦

三移五兌上移睽
四移五需上移大畜
伴孚 初移三巽再 四移訟再
二移三家人再 四移无妄再
五移大畜止再易 四移睽再
上移三需再 四移兌再
中孚大過 小過 子母 每易六卦可
十 遯 初移二革 三移初兌 上移訟
四移初需 上移巽
五移上鼎
无妄 初移二訟四易 三移家人
五移二睽 二移離
大畜 上移二兌四易 三移革四易
初移四鼎四易 五移巽四易
二移四離四易 五移家人四易
三移四睽四易
上移五需四易 五陰一陽 姤 夬 每易四卦可
萃 二移初同人
大壯 二移初履
四移初小畜
五移初大有
二移初同人易
三移上履易
四移上小畜易
五移上大有止
一陰五陽與一陽五陰同二陰四陽與二陽四陰同然簡移陽後不移陰者以陰與主移之理也
易有折衷圖見推易始末
漢易全圖
謙豫六
剝復三 師比三
觀臨二 萃升一 屯蒙一 晉明夷一

乾 坤
小過六 頤 坎九
泰否 咸恆 損益 上 隨蠱七 噬嗑賁八 下 蹇解三 震艮六 漸歸妹七 渙節十 困井四 豐旅 既濟未濟一十
中孚六 大過 遯大壯四 无妄大畜 離十 需訟二 革鼎五 巽兌九
姤夬五 小畜履四 同人大有五 家人睽二
此一二三四者皆釋文序卦中之第也上下上經下經也
泰否之屯蒙二聚卦也或謂一層子母聚者也已下皆從上分移大壯等卦則從觀臨等卦分移者需訟等卦則從遯者為餘仿此
全數 二易之七數
一陽乾 一陰坤
十卦之二 上經 泰否臨觀剝復
六 下經 遯大壯姤夬 中孚 小過
子母聚卦之數十 三陽三陰 咸恆
三陰三陽 損益
二陽四陰 萃升頤
二陰四陽 无妄大畜大過
分數 四卦之十
一陽五陰 師比謙豫
一陰五陽 小畜履同人大有
二陽四陰 屯蒙坎晉明夷蹇解震艮
二陰四陽 需訟離家人睽革鼎巽兌
三陽三陰 隨噬嗑賁井歸妹豐節既濟
三陰三陽 蠱賁困漸旅渙未濟
全數 易之六十四數
十四聚卦 乾坤泰否觀臨遯大壯剝復姤夬中孚小過
十八易之卦 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謙豫无妄大畜頤大過咸恆損益萃升
三易之卦十四 隨蠱噬嗑賁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
四易之卦十八 屯蒙需訟坎離晉明夷家人睽蹇解革鼎震艮巽兌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六

仲氏易

南海陳鋆番禺趙允嬰覆校 嘉應楊懋建舊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周易上經

凡卜筮書皆稱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是也特此名周易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謂文王作易故取其代號題之此與連山稱夏易歸藏稱商易正同或云連山係神農時易歸藏係黃帝易連山氏即神農氏歸藏氏即黃帝則亦代號也鄭元解周易普遍非是祇周易以移易為義說見推易二卷而乾鑿度有去入二音因有易本易知之解乾鑿度云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此由三國以前不諳四聲祇中原用平上去入四聲易也亦始作故去入並音而誤解之者今北人仍作異讀然經祇讀亦如大傳日新之謂盛德與生生之謂易協是也若唐孔氏曰經字為後人所加世昧所始則前後漢傳俱有之前如孟喜傳分上下二經後於野據其來舊矣分上下篇說見前

☰☰ 乾下乾上 此以不易為易卦之所謂乾坤成列者始 聚卦 易一名不

乾元亨利貞

乾者卦名也三畫名乾重之亦名乾者以所重亦乾也乾下乾上本舊文故三畫名乾乾以下皆文王繫辭演辭為繫辭見大傳今以大傳為繫辭則後人所謂卦辭與文辭亦所謂彖辭象辭孔子彖傳為彖辭者誤去一字耳而或以乾是卦名祇元亨以下為辭則習坎履虎尾同人于野諸辭皆連名為文不可通矣第乾本首卦為伏羲畫卦之一而前此易書皆不以為首首之自文王始說見一卷此以義不以字易緯妄為字易說謂三郎乾天也天字之三郎乾字諸卦皆然此無理妄語又健也說見

卦傳則是天者乾之名健者乾之德也夫乾健之德豈易名哉雖健祇一德而分之有四元始亨通利和貞固見子夏傳乾元建而健德備焉四德又以乾元爲首然總名健德唐李鼎祚謂天爲體乾爲用非是此帝王之象也易解曰三皇五帝乃聖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王氏易是日疏六爻而言隱顯各見周六位之分成合一卦而言本末兼賅乃一王之極事

元亨利貞文言稱四德有元者善之長也諸語此是明證按易卦詞用元亨利貞者六坤屯隨臨无妄革舊皆訓四德而文言之所引則春秋傳穆姜所筮隨卦語也左傳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則筮之得艮之隨姜曰是在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故隨卦筮詞與文言諸語一一相同文言以體之長爲善之長體仁上加君子二字故或謂文言非孔子所作爲有穆姜此辭先孔子生時十有餘年而反得引孔子之言以爲證者但晉干寶論此辭謂四行者道德之門猶春秋之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謂明明以四德爲孔子贊辭又無可疑者大抵舊易所訓原有成書文言用易訓不必左傳用文言故元亨利貞皆訓四德穆姜所筮之隨卦特其一耳嘗考子服惠伯筮南蒯之判則坤之元亨亦訓元長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衛史朝之筮立君晉司空季子之筮反國則屯之元亨亦訓元長昭七年衛孔成子筮立靈公筮屯之比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以靈公名云係康叔見夢所名故也國語晉文侯筮反國得屯之豫司空季子曰主震雷長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每疑易象元亨不止乾卦凡坤而屯而隨而无妄臨革皆當以四德爲訓而孔子贊易首重乾元懼其與諸卦相埒故自乾而外或易爲大亨以正使德獨歸乾以爲德之有四即四象八卦所由始故干寶曰猶春秋之備五始是四德之訓舊詞啟之孔子又從而更定之他卦可易在乾則斷斷不可易者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爲爻辭史記日者傳伏羲畫卦文王演象凡三百八十四爻皆指文王無指周公者說見二卷亦爲象辭見大傳若孔子傳則贊象者耳象初始也卦從下始故下曰初曰內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又下卦曰內卦曰本大過本末弱也謂初爻爲本獨其以陽爲九以陰爲六則老少之說不可爲訓按老少之說起于崔憬謂乾爲老陽數九震爲少陽數七坤爲老陰數六巽爲少陰數八後儒推求多不解陽何以无一陰又何以无四即曰參天兩地然三兩何必非數況憬又有坎五艮三兌二離十之數其次第別出且與鄭元大衍配卦之數全不合故蘇軾謂老少之說未之聞也特杜預韋昭俱有商易占七八周易占九六之說則老少諸名從來有之故左傳國語筮卦偶有艮之八泰之八貞屯悔豫皆八諸語推其意大抵老則動變少則不動變其曰之八謂占其陰之不動變者以周易占法占動爻商易占法占不動爻耳則是老少之說專爲占卦者言若但以爻之陰陽便分老少則安見商之陰陽皆少周之陰陽皆老也若謂老取動變則何以周之陰陽皆動變商之陰陽皆不動變也況商易皆八則陰皆八矣何以又曰之八且無卦無八矣何以又曰貞屯悔豫皆八則是商易七八周易九六皆指占變不指爻位斷斷然者惟老少之解則唐一行以蓍策四十九數核之老陽十三餘策三十六爲九少陽二十一餘策二十八爲七老陰二十五餘策二十四爲六少陰十七餘策三十二爲四八雖十五二少仍推數所不及然總以占卦言揲蓍者占卦之事老少八九者動靜之分耳大抵畫成于三三其三則爲九兩其三則爲六所謂參天兩地者也舊以參天兩地爲一三五參而爲九二四兩而爲六則何以獨遺七八也

乾爲龍見九家易龍所以象陽也見子夏傳天下之物莫健于龍故借龍以象在天之陽見馬融說而無如其尙在地也大傳三才以初二爲地道鄭玄曰初在地下二在地上潛也蓋其時尙勿之用耳

按後漢魯恭封事曰潛龍勿用以陽氣潛藏未得用事此勿用之義也若賈誼新書云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陸佃埤雅云勿用戒使勿爲也如勿用取女小人勿用之類若然則非潛龍之勿用也勿用潛龍矣漢五行志京房易傳云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行不解物不長所謂厥異風者以初爻變陰成巽故也此以變卦解占驗不以變卦解爻辭也幾見潛龍一爻有巽象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當九二時爲出潛離隱之際見王弼說此不在地下而在地上矣鄭元曰地上即田夫龍德君德也即大人也龍見即大人見矣第初三四上或隱或亢或過或不及以爲盛德則利于此時見之以爲大業則利于九五時見之大人無二非此大人見彼大人也亦非天下見大人也易通曰見大人只是大人見猶春秋書配見同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郭京舉正以夕爲句惕若厲又句則象傳終日乾乾爲誤讀矣且古皆以夕惕若厲四字爲句如班固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類雖若字亦可斷如豐之發若巽之紛若類然此又不同以詞法如是耳

三于三才爲人道雖秉天德必盡人事此君子自修之時也第以乾剛居剛位而又當兩乾之間乾而又乾羅舜正曰三居二乾之間有乾乾之象居下乾之終有日終而夕之象若惟恐內外相際略有所間而無間也其惕若厲也蓋自朝而至夕矣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夫乾以爲動而惕以爲息雖厲何咎之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雖人道而近乎天矣淵者下不離田而上可與天接淵似下于田然淵者水也地天相接處皆水如大瀛環地可見躍則可上可下正由田而天之際文言曰中不在人管輅曰龍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以此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爲剛健中正以天德乘天時而進據天位龍至此飛矣然而離羣絕人已極乎天盛德大業不宜于此全見之乎故又曰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上雖天道而位過乎中龍之亢者也夫窮居曰亢亢則知進而不知退蔡澤所謂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音伸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夫悔者變也見何氏訂詁洪範曰貞曰悔悔者則變之名也謂卦變夫能悔即能變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隋德亢而卒不悔悲夫彼亦以不變爲不悔矣蓋四德循環貞復起元此正窮則變變則通之際故此爲盈卦又爲極卦象傳盈不可久文言與時偕極皆指此夫月盈則仄物極必反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據春秋傳此當與上九合作一節

此亦上九爻辭說見後以每卦通例而兼寓全卦推易之法夫所謂每卦通例何也大凡每卦終爻俱有通變而特于乾坤開其端以爲諸卦類推之例蓋乾九既亢而思所用之則行返乎藏飛歸乎潛有羣龍无首之象蘇爲飛爲潛則一龍各爲飛潛則羣龍矣故傳又稱六龍龍陽物首又龍一身之陽物身動必首先之无首則動不可見張杉曰神龍見尾而不見首舊皆倒誤今人多見龍第見尾耳首必不可見故以六爻樹觀則上爻爲首首藏而六爻之爲羣龍者若无首然此正貞復起元之時所以斡旋上九之過亢者故文言直以乾元用九四字並指用九謂用九即乾元也所謂貞元也此卦終必變也此通例也

若夫寓全卦推易之法則以周易一書無非乾坤之用傳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用乾坤以爲諸易故六十二卦皆無用字而獨于乾坤二卦發之此正乾坤成列而用之爲往來推易之法傳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蓋曰諸卦皆從乾坤來乾坤不從諸卦來也夫首者來也先也謂所生者也人物之生必先之以首故物來亦先以首今以易之體言之則乾坤之生必有所來如云太極生兩儀者而

祇以用言則剛柔相生無有先于乾坤者故六子之生本于乾坤不待言也乃演卦之法卽從類聚羣分以推至于極則自剝復臨觀否泰以及于姤夬無非由乾坤剛柔展轉推易而惟乾六爻則無所來惟坤六爻則無所往無來則無始故曰無首無往則無變故曰永貞(見坤卦)此卽象傳之所謂天德不可爲首(宋衷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與永貞以大終事者(坤象傳詞)是用九用六之法卽文王演易繫辭之法所謂易以易爲義不易者推易之始也此全法也

按此與亢龍有悔相接不分亢之則悔用之則吉皆上九爻辭其說在春秋傳蔡墨見龍之對有之而世儒不解遂致脫誤據蔡墨對云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左傳昭廿九年龍見于絳郊蔡墨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夫墨爲此對非謂夬有亢龍坤有羣龍也又非謂夬之上六可以亢龍爲之占坤之上六可以羣龍爲之占也墨欲引龍見之多以爲乾初有之乾二有之乾五乾上俱有之乃其稱乾初乾二乾五不曰初與二與五也但曰乾之姤與乾之同人大有而初二五以見以初可變姤二可變同人五可變大有也其稱上九不曰上九也但曰其夬其坤而上九以見以一爻變則上可變夬六爻變則上又可變坤也惟引經之意專主龍見故亢龍羣龍雖共一爻而故爲分之實則其夬上九其坤亦上九無可分者亢龍上九辭則羣龍亦上九辭無有異者夫天下無旣變而仍只占本辭者古人占法貞悔並重兩卦旣定則必先擧所遇卦而後雜及于所變之辭如單以所遇占所之則墨所云乾之大有猶之大有之乾也乾之大有當占飛龍則大有之乾當占厥孚也(大有六五曰厥孚交如威如吉)乃春秋成季所筮祇占變乾有云同復于父敬與乾同(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以乾爲君父今變爲乾則同復爲父敬與君同也)未嘗占交威何也若六爻俱變古亦罕見然考唐時耳目記載王庭湊事則正六乾變六坤然斷之者但云坤爲土地當有分胙則正以土地河山爲坤陰得位之解何嘗以羣龍爲占(唐長慶中成德兵變殺節度使田弘正而擁立部將王庭湊先有筮者得乾之坤謂坤土也地也大位當臨節旄不遠兼有土地河山之分)夫墨所引經亦但倣筮家狡獪辭例如所謂麻家記度以退作進筮家名爻卽以變名正此與子太叔引易稱復之頤王子伯廖引易稱豐之離正同(襄二十八年鄭游吉使如楚歸曰楚子將死矣其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及冬楚子果卒宣六年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蓋取上六闃其無人三歲不覿語也後鄭人果殺曼滿)夫太叔所引不過取復之上九迷復一語未嘗筮也卽王子所引不過取豐之上六三歲不覿一語未嘗變而之離也夫墨與太叔王子俱未嘗筮其所引乾與復與豐俱未嘗變而之坤之頤之離則其曰之坤之頤之離不過乾與復與豐之爻名已耳而據以解占妄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孔子贊易文也舊名十翼以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宋邢璹稱七翼晁以道傳造古易謂孔子八篇非是)第漢田何易原離二經與十翼爲十二篇至東萊費直始合十翼附之經以代章句今本乾卦是也其後鄭玄倣馬融周禮註例就經列註于是復分彖象諸傳附之經下今本坤後六十三卦是也特文王演易凡于卦下所繫辭原名彖辭其在爻下者原名象辭故孔子彖象則皆加傳字別之謂之彖傳象傳在魏晉以前不知何時又脫去傳字或謂韓康伯刪之按魏高貴鄉公有彖象連經之詢(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註連之何也俊曰鄭康成合彖象于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則但稱彖象已無傳字謂康伯所刪謬矣但彖字難解傳曰材也(劉瓛曰斷一卦之材也)亦無義王輔嗣曰謂統論一卦之體則知材者體材耳

元者德之始也然而萬物資之以爲始(九家易曰元者氣之始也又曰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則所統不惟德矣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所以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傳古本以大明至此交乃利貞後謬)

夫能明乎元之統乎終與物之資乎始則始可貫終終亦可原始卽此終始而時生乎其間焉位以時得龍以時駕統天者其德御天者其時也此德位時兼至之候也亨之至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人第知利和貞固徒處常守正以爲利物幹事之本而不知易貴變化卽此純乾之道一變一化推致無窮而自人而物凡本之太和以爲性命者皆有以保合而使之各正此乃所謂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可以爲天下主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趙氏輯聞謂健本乾字以隸訛健謬)

此孔子卦象傳也連下爻象陽在下也諸辭俱名象傳今脫傳字乃以卦象傳爲大象爻象傳爲小象詳見彖下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不曰在地而曰在田原田晦晦何汎濩也(張孟奇曰田則耕耨利益俱見)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覆乾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聚也陸氏釋文云劉歆父子作聚以乾聚卦也咎聚合音)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張杉曰非天德不可先物物莫或先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亦孔子十翼之一以爲釋文王所言故名文言若梁武帝云文王所作誤矣(劉瓛曰作文而其理曰文言)漢儒姚信說易有云乾坤爲易之門戶文說乾坤而六十二卦皆倣焉又何妥曰坤文惟一章者以一心奉順于主也則乾坤文言與文言章次皆舊所定何待輔嗣餘見彖下

在天四德與在人四德相合獨貞幹或以爲信(見何妥說)或以爲智(見李鼎祚說)大抵四德不及信以信屬土土王四季無位故也餘見乾卦辭下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體仁京房董遇本作體信誤)

夫乾無交錯守其初位而不與有位之爻相易是不易乎世也假使初化柔而得巽則有聲感物亦可以自成其名而不爾也夫不易乎世則遯世矣不成乎名則有敗其名而非之

者矣于此而並無悶焉用行舍藏其不易其初若此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位言之則正而且中但信言謹行以初與三爲之閑使外邪不得入而獨存其中乎之誠則德在天下而與之相忘乾爲君見說卦此其基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進德修業皆乾惕中事夫內卦至此已至已終而能知之而與爲至與爲終是介于內外之交而已得其幾當截然有界限有裁制之時而能獨存其義也則雖處內卦之上外卦之下而何勿得焉上位自是君公下位自是士庶但是處則以上下交接而帶及之易例如此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時至此則上下進退俱無所定矣夫所以朝乾夕惕進德修業者爲此時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則天開地闢萬象昭呈山澤雷風各相效順之際故以天德言則爲聖作物睹以易例言則正櫽括眾卦變通諸爻使知類聚羣分之法皆從乾坤成列中一一推致故特以相求相應相從相就者彙示六子而一以類字概之此易例也夫天地定位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夫然後八卦相錯見說卦辭此天德亦天則也乃大人一出而彌綸所及動靜剛柔皆有以變化而各正所謂雷風即震巽也相薄則聲應也雷曰同聲謂震巽也雷風各天之聲山澤者艮兌也通氣即氣求也虞翻曰謂艮兌爲山澤通氣故相求水與火則坎與離也水坎就濕火離就燥所謂水火不相射也乾卦中變則通體皆離坤變則通體皆坎不變則下離上坎以爻位陰陽本如是也六爻純陰陽則可以六位爲斷此亦易例奇耦以陽生坤成坎陰來乾成離則亦指變後說各不同爻位者一二三四五六也一二三卽陽陰陽爲離四五六卽陰陽陰爲坎此一定數位然且山澤通氣併之爲雲記曰山出雲易斷兌上未成雨爲雲震巽相薄合而爲風雷動則風生故震巽皆風而乾龍坤虎見虞氏易各相感契則是乾坤爲震巽艮兌坎離所從出而雷風山澤水火凡以求以應以就以從者無不相準是卽此六子中而生乎天者親上生乎地者親下方之聚物之分變化而往來所謂類也外此可推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在上則貴失位則无位上而失位則高而不能君其民三之君子二之大人皆陽處下卦乘而不應而不能爲之輔故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何妥曰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

見龍在田時舍也文舍也言暫舍于此

終日乾乾行事也修行之事

或躍在淵自試也將用未用之際以發故試之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窮與極義俱見前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貞復起元故以乾元用九合稱之此與坤卦以用六永貞合稱正同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何妥曰此第三章以天道明之按漢儒多以此辭配十二月之數以初九爲黃鍾建子十一月大呂建丑十二月九二爲太蔟建寅正月林鍾建卯二月于是推至上九九十月止孔穎達又以九五建申上九建戌爲時候太晚不合欲移九二當丑寅之間則究竟參錯且于易理無涉故不及之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六位之敎奇偶相閒下三位一二三卽陽陰陽離位也他卦六爻不純則位數不見惟乾坤俱純則上坎下離相對顯然故繫詞各偶于此爻發其例以示易理之一端云閑邪存誠亦其意也離爲火爲麗文明之象九二位離中故取諸此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上卦之始爲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位乎德猶召誥云王位在德元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以生物爲性情故物成乃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不雜陰柔則純不變則粹剛則精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通正推類以盡之意陸績曰發揮變動將旁通于坤以成六十四卦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卽用也

夫初以剛德之成人居陽位豈非君子君子則自可卽見諸用而勿用者以其潛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虞氏易九三以剛爻居位爲重剛九四以上乾接下乾爲重剛與九三乾乾同侯果曰案繫詞兼三才而兩之初二地道三四人道五上天道今四本人道而與三兼爲三才非正故曰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勿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乾鑿度曰聖明德備曰大人也

與天地合德者以六陽統六陰也與日月合明者上位坎下位離也說見前說卦云離爲日坎爲月與四時合序者四德卽四時也元春仁亨夏禮利秋義貞冬智見易解與鬼神合吉凶者乾神合吉坤鬼合凶虞氏見易三神似屬而非屬四鬼有咎而無咎也二三爲神爻四爲鬼見易說卦乾德統乎天而天不能違其德上治纔乎天而天卽承天以乘時是大人之見固合天地日月鬼神以爲造而天尚如此況生於天地而爲人比之日月四時而稱鬼神者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王肅本以前聖人字作愚字

是以貴乎用九也乾元用九則貞而元矣卽相莊明之者也

知始知終所謂大明終始者如此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一之六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坤下坤上　聚卦（易一名不易卦）（乾坤為卦首凡六十四卦皆二卦所變如乾變坤坤變震類而周易所須則偏使二卦無易故以別于書變與占變所謂不易之謂易是也此真焦贛虞翻諸儒所傳三易遺祕）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句）後得主利（句）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夫兩儀並生為萬物所始則乾曰元坤亦曰元而特貞之有健順也夫乾為龍為馬坤亦馬也（干氏易曰乾以龍繇坤以馬象）而牝矣故乾元之德謂之元亨而坤元亦然但其所利者不僅僅曰貞而曰牝馬之貞一若以柔順為安貞者夫牝馬之貞而何以利也原夫君子攸往牝馬何嘗不可往第牝馬之往必所趨有時而所向有方所謂時先後是也凡行必求先而陰不可先是何也先必迷也所謂坤為牝為迷是也（見象）凡行不可後而陰則必後是何也以陽為陰主後乎主則得所主也所謂先失道而後順常是也（見象傳）夫牝馬之貞而以云利此其利矣乃以其趨時而揆其向方則其為時也可以後而不可以先其為方也可以東北而不可以西南夫西為兌南為離（兌為少女西方卦離為中女南方卦）皆陰類也陰類吾朋也得吾朋而何以不可往東為震北為坎（震為長男東方卦坎為中男北方卦）皆陽類也陽類非吾朋也喪吾朋而何以可往夫天下得喪何嘗惟貞是安今茲所行亦惟欲得吾主耳先則失主後則得主西南則失主東北則得主然則西南之所得者不過朋耳非主也雖得之有何利也東北之所喪者祇朋耳非主也雖喪之又何害也蓋以順為正妾婦之道第得主而不得朋攸往之正（崔憬曰女在室非正）（出嫁為行）所行得主而順安于正此即象之所為順承卦之所為利貞者何有勿吉

按九家虞氏漢後說易諸家皆以先迷斷句後得主利又句漢後諸家易皆有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然皆以枝幹維方位論易總屬旁義（荀氏九家易謂陰起于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為西南得朋陽起于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為東北喪朋馬氏謂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為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為喪朋虞氏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于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惟崔憬以兌離為西南震坎為東北此按說卦方位與男女少長為言此斷可信者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夫坤元合天而即能以發萬物者（資始育萬物資生）是其合之乃所以順承之也至與大對大者無外至則無間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此所謂亨也厚又兼四德含者能容光者能徹弘則不限大則不細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能得所往則利貞矣（此釋利貞君子有攸往句）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先迷何也以失道也後何也順也順則得陰之常矣婦道之常從陽不從類故文言以得主為有常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郭京舉正據王輔嗣韓康伯本作履霜无堅冰字謬）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爻皆陰則陰已至盛而開其盛者初也初不即盛而有馴致乎盛之勢纔履霜也而堅冰至焉則陽消陰長所宜惕然者正此時也

象傳履霜堅冰後漢魯恭傳封章全引象傳明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蓋在和帝時先于魏晉則必古本原有二字可知矣若魏文帝紀太史許芝所引偶然遺脫此皆漢後文而郭京以臆見妄稱古本何足據乎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夫地之坦衍而不衰曲者直也其中正不偏方也遍六幕而無所于虧大也直方與大地道總然然惟于六二之動見之（象傳所以有六二之動語）蓋坤象一體而二以坤爻（六為陰爻二為陰位）坤位且又當三坤之間則坦衍中正既含弘而又光大（象傳地道光也）若非六二之動不為歸者（當爻者謂之動爻以必動而得此爻非謂動而之他爻也動之他爻則變矣鄭康成謂動者生動即廣生萬物之意非是蓋乾坤無往來其爻辭概以時位為稱若非時位則三可直方五可括囊矣他爻皆此）夫爻貴因重所為習也以純坤之爻而為重坤習之者然也習者重也（坎卦以重坎為習坎尚書以不重吉為不習吉皆易書字義）人但知牝馬之利重坤有之得主之利亦重坤有之以為坤重則厚厚則無疆（見彖傳）坤重則積積則內可直而外可方（見文言）今三坤之間特單卦耳不習也不習則不大然而二已大不習則不直不方然而二已直已方則是二雖單卦而其所為利攸往利得主无不然也若地道之光則以坤象至此當陰氣成物之候萬類燦著出地有光其時固然然以位言之則內惟離位純陰則見（說見乾卦）所謂離為火為光者（見虞氏易）其位象如此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智光大也

時至三爻物已成章矣坤能以含弘之德蘊其菁華（含章）而又發之以其時（以時發）則三位雖不正而由是以安于貞不亦可乎（含章以時言可貞以位言）蓋坤為臣道即以臣言縱或勞于王事不居成功然光大之智必能終事蓋三居重坤之半其于全卦固未成也所謂无成也然而內卦之坤于此終焉則有終者也此臣道即坤道也光大義見上節

潮廣楊洪才曰坤之无成有終在諸儒言之非不娓娓然此係臣道六爻皆然何獨于三爻發之仲氏曰不觀謙之九三睽之六三乎一曰君子有終一曰无初有終然皆在三爻何也此可悟矣吉安詞林張貞生湘潭舉人王岱紛然而起曰謙之卦辭亦曰君子有終何也豈亦三爻耶仲氏曰謙以三爻為卦主故卦爻同辭卦辭所指正三爻也洪才曰言易至此得矣曠若發矇矣仲氏之易其言簡而確如此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坤主受有囊之象故坤爲帛又爲囊（見九家易）六爻至四則已三分受其二可以括矣括結也後漢書括囊大典謂結而藏之蓋陰相比多咎而四能承五則无之陰在二多譽（見虞氏易以陽位尊五陰位尊二也）而隔而居四則无之蓋括囊卽愼愼則利且不言何有于害故曰愼不害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土色裳爲下飾以臣妾自居此坤中之君王宮之后下國之侯也元吉者坤元之吉（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亦以元吉爲元善之長也）（詳見乾卦）若小象曰文在中則以坤爲文（見說卦）文在中卽黃中與含章不同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盛則必與陽爭戰者爭也但盛陰爭進戰在坤六而反曰龍戰者臣不可與君戰故曰戰之者龍也（胡氏所謂春秋書王師敗績于戎天王狩于河陽是也）乾爲龍乾者戰也又曰戰乎乾（見說卦）則非乾不戰矣蓋二氣相薄雖必兩傷而陰道之窮至此必變戰之者亦卽其變之者耳（其血玄黃句解見象辭荀氏易謂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故相薄侯果說亦然此仍以枝幹時氣言易皆非卦義）說文戰鬭也龍鬭古有之近說易家有以龍戰爲不馴解戰作動言陽動于野則其血爲不通矣漢盧芳傳贊天地閉隔野戰羣龍野戰行陳之辭也若朱穆傳龍戰于野言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非戰鬭有勝負乎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用六義見乾卦此亦上六辭）

陰動極矣用之者使之還歸乎靜此永貞也此所謂大終也三爲內卦之終曰有終故此爲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得主卽卦詞得主有常卽彖詞得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明張元冲傳載晉王易本作順承乎天而時行則順承連字正與乃順承天合較似有理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義與積同陰柔之害多以小浸大以卑凌尊故漸及此）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馴也音義並同此卽本文積漸小象馴致之義與順承順字有別本義順愼同則愼字在小象三爻不合）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陽主仁陰主義）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以人明地道）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上曰直其正下曰敬以直內與義方相承不同或謂正是敬字之訛深衣直其政以敬政形似故訛敬作政而後遂易本文以正字雖似有理第古文變換處多不拘此不必穿鑿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勿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蘇軾曰方其變化雖草木亦蕃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王艮曰龔勝之有名不如申屠蟠之无譽）（以卦例言之震爲草木爲賢人以其爲乾之肖子也假化爲正則雷出地奮草木蕃可以從王而探天下矣否則純陰不化因之有括囊之象）

君子黃中（文在中）通理（地道達而有條理）正位居體（以中正之位據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又以人道明地道）

陰疑于陽必戰（陰動類陽）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陰動則不知有陽若不言龍戰則疑于無陽矣故特以戰歸龍焉荀氏以嫌作兼謂陰兼陽故稱龍則當言兼于陽不當言兼于无陽矣鄭元以嫌作慊謂快于无陽又作濂濂雜也謂陰蛇氣雜似龍皆非正義）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陰爲血類）（崔憬謂乾爲大赤則反屬乾矣非是）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震下坎上　四易卦（一名分卦後同）

易　觀䷓（上來初往）　臨䷒（二往五來）

又易　萃䷬（四來初往）　頤䷚（上來五往）

（此兩陽四陰之卦大抵兩陽所分約有六卦而此卦所分一自觀萃以上四兩陽易之坤初以爲震一自臨頤以上二兩陽易之坤五以爲坎則此卦惟第三爻不易而初二四五上五爻無非以移易爲義者所謂易者易此耳餘說見前）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漢劉修碑作儉字形之通）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者重卦之名也重卦惟乾坤六子原名不易而餘則各就其兩合者而別予以名于是六十四卦之名與焉夫坎與震而何以謂之屯哉乾坤甫列卽以兩坤交一乾而得震此剛柔相交之始乃坎爲再交其距始交不甚遠而動而得險險而成陷（說卦坎爲險爲陷）是剛柔始交而難以生此之陰陽相薄萬物初動而驟加險陷則勾芒甲坼一往多難其名之曰屯所固然也第乾元之體既乘震動而又當險陷之中則乾震之行既爲大通而震始坎中又極正固所謂既元亨又利貞者誠以震爲雷坎爲雨陰陽交而雷雨作自能動盪盈滿于天地之間其所以稍有屯難勿用攸往者以坎者水也在下爲水在上祇爲雨不惟爲雨也亦祇爲雲雲未爲雨雨又未爲水則未免屯難故水在雷上則祇曰雲雷屯必水在雷下然後可曰雷水解（虞翻曰水雷已不及雷水況乎雲雨）此正天地初開國家肇造之際所云草創冥昧者斷宜有承乾出震應運而興之一人蓋震雷百里諸侯之象（見白虎通）由侯而王端在此際特驅除屯難其事方未寧息耳（元亨象作大亨然舊亦作元善之長解見春秋昭七年傳唐鶴徵曰震動坎勞皆不寧之象與比卦不寧方來正同）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鄭元本以經綸作經論謂撰書禮樂政事此係別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夫屯下爲震屯之初則震之剛也震爲動爲健而震之剛則尤健動之甚者所謂帝出乎震繼天德而行乾健者于是乎在而無如其屯也屯則難難則遷延焉而不能進其因而磐桓無足怪者（磐桓不進與邅迴同）第初分自觀與上相易又分自萃與四相易上四皆高位而居下而易之爲初似乎以貴下賤者夫屯難守正固宜居貞而震雷百里又當善建以屯難之卦而推震初爲卦主則直以屯之卦辭移之爲初之爻辭卦曰貞爻亦曰貞卦曰建侯爻亦曰建侯卦曰利利爻亦曰利利舉卦之兩利而悉歸之爻此眞所謂處利出亦利者此豈磐桓之所能已也蓋兌爲澤初爲民萃四之降決兌澤以流于民上爲天槩爲命觀上之來降天命以受坤衆非大得民者而安有是

按春秋閔元年畢萬筮仕于晉得屯之比䷂䷇（此初爻動者）史廖曰屯固比入吉孰大焉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屯下震初爻變而爲坤此是）（震爲土也震爲車坤爲馬震爲足今震爲坤是從馬足行也）兄長之（震爲長子爲兄）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合（比）而能固（屯）安（坤）而能殺（震）公侯之卦也此占易法卽演易法三易要旨所藉以傳一綫者全在于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鄭元本作冓註會也無理）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震行稍進而屯難未解邅迴固其所也特屯有四陰惟六三無所移而二四與上皆與陽爻爲對易（二從臨四從萃上從觀頤對易）則皆有彼此婚媾之象故乾爲龍（見九家易）爲馬（見說卦）而二四與上皆乘剛爻（讀易法有乘承比應四字乘者跨下爻也承者承上爻也比者上下近也應者初與四應二與五）

應二三與上應也然此祇王弼註易之法漢魏則不止此矣今二與上皆跨陽爻四與初相隔然二三皆陰故皆曰乘剛有似乎乘馬者然龍乘馬在爻以乘剛爻也晉人以女得婿爲乘馬牝牡爲龍馬一類即此義鄭玄以女乘馬不合謂乘非是但二之所乘者初也而其所應者五也五本正應何庸乘初乃不幸當屯難之時邅迴不前安能上從則今兹所乘雖曰乘馬而上有正應若別有所駕者然班者別也左傳有班馬之聲註班別也謂九五也夫此九五者雖在坎中坎爲寇爲盜見說卦及諸家易實則匪寇也此婚媾也當在臨兌時一少女耳臨二不易兌爲二爲少女兌今已居正二正位故曰貞與九五正應爲婦則民之初生亦陰陽始交衆庶馮生之首事然且自三而四連三陰爲離中之象自一至五爲大離象離爲大腹見說卦即以互體觀之二四同坤坤亦爲腹大傳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皆指互卦言京房易積數以二三四爲互體三四五爲約象即互卦也乾鑿度曰坤爲人腹則欲求孕字當亦不遠字孕育也舊作許嫁誤第屯難之時貴乎居貞貞即不字亦惟是屯邅而進躊躇乘馬以求上應將必自二而三自三而四歷坤陰之盡而後親九五以成大離二三四皆陰爲坤坤盡則九五見兌不十年乎十者陰數之盡繫曰地數十反常者十年而後能反乎常道所謂邅迴也屯也

按說文字乳也徐鍇原註即以易貞不字爲據且說文序篇亦謂文字之義比之物象孳乳而生即左傳大不字小亦作字養如孳乳解漢說易家如鄭氏虞氏輩皆註曰字妊育也無別義

六三即鹿虞翻王肅本俱作麓以下爲倒艮上爲互艮六三適兩艮下爻之間爲山足故曰麓此最巧合但須改經字且于全文不大合故不從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鄭本以幾爲機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郭京舉正以從上有何字誤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夫當此草木勾萌蟄蟲將作之候而未能暢遂此以秋冬之氣而行春令九家易曰屯爲十二月卦雷伏地中飛動未發則時當屯三正于此不能無田禽之事第震象爲鹿坤爲虎兌爲狐艮爲狼見虞氏易震爲麋鹿雖可親就而時非獮武虞官不至震爲麋兩作麃虞若虞機皆作掌鳥獸官惟外坎在前坎爲叢棘出九家易得田而入之君子以爲雖已幾及宰復舍去蓋三爻當下震之終互艮之首震動未畢而艮止先之震爲動艮爲止動止相等不如舍總是屯難未解往即吝窮耳

仲氏曰一爻而具離震坤坎四卦則弓矢車馬旗鼓戈兵之象仲氏之四則爽之三謬之五離晉之上皆是李鼎祚曾以即鹿爲逐鹿正草木蒙昧之象則逐鹿之說始自漢人又周易得使有此爲大謬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夫屯爲剛柔相交之卦則四與初應陰陽相配有何邅迴但此所乘馬亦初剛也萃兌本四剛而今降爲初則剛柔顛反原有不甘婚媾之意況五剛相比乘初頗遠則別有授綏亦其恆事而無如初九正應陽自求陰則從而往焉有何勿利蓋卦體大離離爲明其明于決擇如此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頤之易由頤之養上九頤養以爲屯臨之易竭下澤臨下爲澤卦以自潤而成屯是屯其膏也雖君位居貞而得民在初故初之居貞爲小貞小貞則吉此之居貞爲大貞大貞則凶蓋下卦施澤之地易兌爲震而倒艮光震倒爲艮止卦施澤之人易艮爲坎而反離光反離爲坎施未光矣何吉之有大抵屯難至此則草昧將開建侯得寧矣漢谷永傳引此曰小貞爲臣大貞爲君邅屯難則當開振君吝則凶臣吝則吉此貞字別解然以大小分上下則亦可驗者魏了翁曰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等事與此不同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此乘馬指乘坎五言然亦曰班如者以初與五相持不決也蓋觀頤之易初與五之剛皆從上剛互易之是已既舍剛以從乘而三六不應初與五又非正應則此一陰陽之交亦終連迴而不得釋所謂屯也但屯難之至物極必變泣盡繼血以與初與上相別班即別也以爲此豈可與爲久長者凡陰陽剛柔縕結不解者從此得泮散而解澤生焉故曰何可長言即屯難亦不久耳蓋草昧既開奇偶聚散皆在開闢中卦三言班馬凡三邅迴而一遲一速或合或否皆足徵否泰通塞薄蝕變化之妙經綸者觀此矣九家易曰體坎爲血伏離爲目互艮爲手故有掩目泣血之象

按國語晉文公筮反國得屯之豫☳☷司空季子曰皆利建侯屯豫皆有建侯語得國之務也震車也震爲車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內外屯內震豫外震順以訓之坤爲順泉源以資之屯豫皆有互艮坎水在山爲泉源土厚而樂其實屯豫皆有坤不有晉國何以當之主雷與車內卦爲主而尚水與衆上卦爲坎爲衆尚主震雷長故曰元善之長衆而順嘉也嘉會之故曰亨作大亨說見乾卦解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車動而上水順而下威衆而順故伯若夫勿用有攸往小事不濟一夫之行也此釋勿用句震一人所行事震作足行象言一夫本又作叡

雖以晉國侯其時倘未反國耳其占象之法如此若震爲車坎爲衆傳中屢及之此必說卦文而偶脫之者

皇清經解卷一之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坎下艮上　四易卦

易　臨☷☱初往上來　觀☴☷五來二往

又易　升☷☴三往上來　頤☶☳初往二來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說文作黷瀆則不告利貞

夫以卦言則艮爲止坎爲通下欲通而上止之是蔽也蔽者蒙也然而蒙必求其通是蒙亨也通者亨也第蒙自觀來者也觀以巽之九五下觀上巽下坤降而爲坎之九二是上固巽也而今易爲艮下固坤也而今易爲坎而互于震是此六爻中均爲蒙壑而五以艮之少男當蒙之最幼是童也謂之童蒙二以坎之中男而兼互震長男之任因之統諸蒙以受家政是主卦者也主卦者我也則謂之我顧非我求蒙蒙求我也何也以五來居二非二往居五也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然而蒙又自臨來者也臨以兌之初九臨上坤下兌升而爲艮之上九是初筮時固兌也兌爲口爲說見說卦則因而告之宜也至于再則震因多躁二爻爲互震之始而至于三則坤又善迷三爻爲互坤之始震爲決躁見說卦坤爲迷見九家易是瀆也瀆則何告焉蓋蒙之代養正爲利者如此鄭氏以蒙爲萌謂物之始生于寅以蒙亨爲蒙養並生之候皆非正旨張元忭傳明晉本古本蒙亨下無以亨字上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

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夫蒙之能通者不惟坎為通也夫二與五皆中也觀能舍巽五之中而趨坎中是時中也（謂隨時處中）未有時中而不應者也非強之使應志應也臨能虛兌初之告以實坎中是剛中也未有剛中而可瀆者也瀆則匪瀆我瀆蒙也是何也則以中者正位也以中而養中則正養也夫蒙以正養而蒙不通乎聖則無不通非聖功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君子以剛果之行而行養正之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句）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者養蒙之始也養蒙之始責以發之者通之夫發之而刑之可乎然而朴作教刑多施之童穉而長者殺焉故初為下坎坎為律（見九家易）則初之發蒙固有以律為用者所謂用則利是也第坎固為律為刑然又為桎梏（見九家易）夫刑以佐教則刑者擊蒙者也桎梏以錮罪則桎梏者困蒙者也擊則發困則不發夫不發則不通矣獨不有刑則用之桎梏則不用而可以攸往者乎則脫之乎蓋初自兌來兌為毀為折故脫之夫脫之而後可以往雖曰歷險尚在前小歉耳（小歉為吝）虞氏易曰坎為法故又曰正法法與律同以（虞仲翔謂兌為刑人坤為用坎為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通故稱桎梏兌為脫坎象毀壞故曰用脫桎梏此又以互卦為解者亦通）

九二包（陸德明本作苞鄭康成云當作彪文也不可解）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坎能藏垢二又當坿藏之間則凡為諸蒙無不在其度量中所謂包也第蒙本質昧而加之陰柔則猶是蒙也而孺與婦兼之故二上兩剛既主蒙求為發蒙擊蒙之長則五為二應三為上應未免以姤畜之情而通乎匹配其或稱納婦或稱取女宜也第此所云納非汎汎而應之也又非以我之剛致彼之柔也夫貞悔陰陽誰不相配而此則二從觀來移觀之陽五而易為蒙二似乎出乎彼而入乎此者是納之也夫蒙而能包吉矣乃以包之者而復為納之又吉矣是何也則以授室者即承家者也故曰此克家之子也此主器者也是非孺子之愚與婦人之暗所能間也夫孺與婦皆柔也以一剛為諸柔之長而包之又納之自非剛柔接而何以有是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夫蒙自頤來又自升來者也以升之九三而易為上九是前之上六固為我所取女也而今勿用矣蓋三為上應我剛彼柔則我將取彼而以我之剛而易彼之柔則彼將取我然且升本互兌兌少女為金而艮當少男正金夫也不幸兌易成艮若預見金夫之美因甘變躬之九三而不之有何其蒙乎則安所利乎夫坤順也身本上應而今復為他所有是既不能取又不能嫁逆矣何順之有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于互為震之終于上為艮之始介動（震）止（艮）之交而不能決是困也夫剛中者實也坎中滿也而四處眾虛之中隔于三而不與之比是遠之也此非眾遠之獨遠之也（王蒙曰卦凡四陰而初與三為二比五為二應故惟四為獨遠實）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鄭註巽當作遜）

以少男居尊位而惟剛中之是應是順且巽也順者臨之坤巽者觀之巽也（陸績曰六五陰爻故蒙以體艮少男故童蒙）

上九擊（馬融鄭元本皆作繫字形之誤）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四陰皆蒙而惟二與上以陽剛而為發蒙之人第二以中正而為包容上以過高而行擊斷兩陽相搆而分峙之勢成焉夫上以剛爻而居艮首艮為石（見說卦）是以石投水有似乎擊蒙然者雖曰坎為盜為寇（見前）當擊之顧坎以剛中而為發蒙之長是主人也主寇不兩立彼為主則此為寇為寇何利焉或者從而禦之斯已耳夫剛而不中則上不順擊蒙而不能養正則下不順乃以一坤夾兩陽之間（二上兩陽爻夾三四五陰爻為坤）而上陽以擊發而比于刑下陽以包荒而為其所養則祗一相抗之間而坤之為順上下皆見夫亦以蒙亨無方以巽育德者固其常而以剛出險者亦其變也是皆未通之法也

䷄ 乾下坎上　四易卦

易　大壯 ䷡ 四往五來　中孚 ䷼ 上來三往

又易　大過 ䷛ 四來初往　大畜 ䷙ 上來五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歸藏易以需為溽鄭康成又讀需為秀云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然不知所據）

象曰需須也（說文需須也鄭待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石經位乎作位于）

養蒙必有待需之序也健于行而險在前需之由也第需則漸進遠險安而近險危（此言內卦）而需必出險剛可陷而柔不可陷（此言外卦）則此卦四陽固為陰主而一陽正中當又為諸陽之主故躁動叵測遲重可信卦義固然而以彖言之則兩卦相合中有虛契便為有孚（仲氏曰孚者剛柔相合彼此心信適應兩帶心象者側合之孚隨睽萃升之孚是也一卦而兩心相疊者正合之孚坎離中孚是也）況中心可信則皦然坦白合互離上坎日月交互之際而日月並而光自生非光亨乎若夫貞則天位正中正則必吉不待言也且夫坎之在前也人第以為此險耳不知徐覘之實川也險但以不陷為義而川則又以利涉為功有如此之孚且光孚光且貞而尚患涉乎忠信可行昧險無渡（詩曰忠信涉波濤又公無渡河刺昧險也）利害與功過瞭然矣蓋此卦凡四易一自中孚易三作上則向為正合今為側合故有孚象一自大畜易五作上則向為大離今成正離故有光象一自大壯易四作五則向一剛中今二剛中故有貞象一自大過易四作初則向為大坎今成正坎故有涉川象（虞翻曰大壯四之五蜀才曰此本大壯卦九四升五皆四推之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升於天而雨未降亦需也（干寶專主此說）此需之別義飲食宴樂以九五言（張杉曰需無所事則飲食宴樂而已此處需之法）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尚遠于水未犯險也況初九在大過為初六體當大坎則其過坎難固恆事耳常與恆同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鄭氏易沙作沚孟喜本沙下有衍字）

九二當互兌之始兌于地為剛鹵（見說卦）即沙也兌為說為口舌（見說卦）即小有言也夫沙者水石之交瀕于水矣所恃者二位正中其為寬衍猶在耳（楊慎曰衍者寬平之地左傳有昌衍漢書有鄜衍皆此義若兒）

之爲說小有人言進前卽離矣謂互離卽致譽何患不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寇鄭元王肅本寇俱作戎

泥則見水矣需遲之久覬覦必生況坎險逼臨原屬寇盜見前而身處互離以負乘而當戈兵之間離爲戈兵見說卦則外至之災豈止泥中然而不敗者九三在中孚爲六三孚合之誠自能敬愼敬愼者不敗理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爲血爲穴見說卦諸家易及此在坎中矣陷于血或姑聽之若夫穴則尚須夫出之者耳坎爲耳故有聽象九五在前卽出險者也需至三四皆有不能姑待之意然無大災者需故也金汝白曰四上爲坎之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言坎窞是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五一易自艮一易自兌由兌口見前艮手艮爲手以入乎互離之腹離爲大腹俱見說卦是酒食也夫以酒食爲晏樂在國家則釃酒速客以俟升平在士君子則飲醇自放以全患難此最善于處需者所謂中正之需也故貞吉干寶以需爲坤遊魂之卦故曰坤者婦人之職也凡百穀果蓏禽獸魚鱉皆爲所生而游魂變化復能亨爨腥實以爲和味之具虞翻謂坎水兌口爲飲變體噬嗑爲食荀爽謂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按春秋傳哀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救鄭陽虎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其云帝乙歸妹則泰之五也其云有吉祿則需之五也酒食爲祿貞吉爲吉祿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坎陷之極竟入穴矣然猶以身居險中效九五酒食之需請召賓客則客誰至者惟前此三陽漸進不召而來雖極濡滯亦應至此此當需極而進進而出險之際而猶泄泄燕樂柔弱不振所謂需者德之賊也語見左傳故曰此剛中之事指九五爾非其位也然而不大失者以需也象曰剛健而不陷正在此時以此時在利涉不在需險耳其言敬者以上六自中孚來與九三言敬正同此又望九五以出險之事

☵☰坎下乾上 四易卦

易 遯䷠三來二往 中孚䷼初往四來

又易 无妄䷘初往二來 大過䷛三往上來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九家諸易皆以中吉作句今以中句鄭氏易窒作咥覺悔猶馬融云讀作躓猶止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內險而外健所以訟也第訟多虛辭而易逞斟不知畏而究極于不可止是必孚以窒之惕中以息之而後訟不成而不至于凶今訟所自來一自中孚中孚本正合而改四作初中虛稍實然其側合者自在也正合側合見前則有孚也一自无妄无妄以大離而近噬嗑訟口善噬而今以剛橫坎中是塞也則窒者也一自大過大過體大坎坎爲憂爲勞見說卦而今易三上而坎仍見焉合大坎小坎而憂見于中是惕中也一自遯遯三上俱剛三上爲兩卦之終而健不可止必致終訟今以三易上而上下相應不成不終是吉也終則凶不終則不凶也故訟雖凶德而反加以吉以諸卦所變無非剛來得中者耳若夫三乾在上而剛中元吉大人見焉一坎居下雖爲大川而塹而成淵不利涉焉夫大人在上而可以訟乎大川不利涉而訟可終乎侯果曰大人謂五也訟是陰事以險涉險故不利蜀才曰此本遯卦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健險成訟一義天水違行又一義天左旋水東注見九家諸易此違行一義天上浮水下流見陳氏捷解此違行又一義夫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故法之見王弼說所謂有德司契而訟自息者謀始焉耳見王弼說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此初作訟人少不更事者但初本中孚之兌兌爲說見前則烏能無言所恃者互離在前一辯卽明耳離爲明六爻自九五外皆訟人也然皆曰吉曰終吉者豈非以不終故耶

按後漢永元五年梁相訟節王暢不道暢上疏謝詔曰易不云乎雖小有言而終吉亦指不終訟言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按諸家易皆以此句今不從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健訟者也二以剛爻居坎險之中此眞健而險且得位者則其爲訟主固也但三剛在前何能訟勝至訟之不勝而逃坎爲隱伏故逃逃而至盡破其諸家之產一身逋負而不能償其亦至不幸矣然而猶無大災者不終也坤爲邑見諸家易下二坤卽其邑也三百戶者合三爻言之是通一邑之戶也凡逃亡而負人之物者曰逋是人健訟預斂諸邑之所有以訟而不勝而逃遂至逋負眚災也書曰眚災肆赦謂以不幸致輕罪者而今旣已逃則并其輕罪而无之坎爲眚見說卦二能以剛中出險故无眚蓋此九二一自无妄之震來震爲言爲動則訟然又自遯之艮來艮卽止矣則不終訟不然以下訟上患如掇拾豈能无災乎大抵易例以陽爲七以陰爲十若汎及數目則皆稱三以爻數在三如三品三狐三驅三錫類荀爽謂坤有三爻曰三百戶九二爲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无眚矣蘇軾曰二逋則其邑人之三百戶无眚矣此皆以无眚屬邑人言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一由初易祗訟黨耳一由上易則雖亦訟黨而尚爲我應且能以乾剛而據高位是我所自來之處卽舊德也今我忽爲二所脅而將上訟有似乎食其德者食如史食墨書食言皆噬沒之意故食蝕同又吐而復吞曰食左傳伍員曰後雖悔之不可食也漢外戚傳妒而相噬曰對食悉以敗創毀蝕爲義六三忘其舊德似欲銷沒其生平而與上讐訐此又一訟也然上不可敵而三當互巽之中巽爲順爲從則貞以固守而厲以惕中改心從上則上終爲我所應所謂從上則吉者且此一訟人大非逋逃戶中人也身當坎極位在離腹此出險而能明之際而坎爲勞卦三又終位則又有從王而可成之幾是雖係訟黨而或從王事容亦有之然而無成也成則有終吾懼其以終王事者終此訟也總以終凶之意處之蓋初爲始事三爲終事俱就爻位言之特旣係訟卦則但當愼始不當成終故象如此此爻舊德舊字與象剛來來字若非推易則夢囈久矣此皆辭之當玩者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從中孚之初陽入居互巽要其初實正巽也正巽互巽無非順敬亦何一可用吾訟而無如其據剛爻而處陰位也則此亦一訟人矣第此一訟人近尊而有應力能出險斷非終訟者故訟既不勝則必返而聽命曰渝矣吾改行矣是已安于正而何勿吉焉卽就也謂俯而就聽訟者之命因巽爲命令見虞氏易返復柔巽則將有聽命之象渝變同有謂命爲天命則與巽爲命令句

（不合且即命曰復專指巽命侯果謂初既辯明歸四爲妄訟故須變其訟命亦未是何楷曰渝如春秋鄭人來渝平之渝謂變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也

大人中正以聽訟故元吉（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

上九或錫之鞶帶（王肅本作槃）終朝三褫（鄭氏易作拕謂得意而頻拕之也又一解）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從大過之三來改陰成陽化大坎小兌爲成一乾訟勝之人也然而乾爲言爲衣故當以訟勝受服（見九家易并侯果說）而互離爲腹爲革則其所受服或有似乎鞶帶者（見說卦及唐氏易鞶帶大帶也）柰上應在三三處離中而以離火尅上乾之金雖則錫之必將褫之蓋其訟多端故褫之亦不一也夫初固畏罪三亦悔非惟二四與上三陽互結而一以不勝而適逃一以不勝而歸命惟此獨陽陽受賞束帶自得而又頃刻而奪之奪之不已至于再至于三訟庭之褫辱于衣褚然則訟亦何利乎可以省矣（翟玄曰三陽皆剛爻爭不讓各一奪之爲三褫則九五爲聽訟之主列作諸陽不合）

䷆（坎下坤上）二易卦

易　剝䷖（上來二往）　復䷗（初往二來）

師貞丈人（李氏易解作大人誤）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夫以坤爲田土爲國邑（見說卦及諸家易）而險即存乎其間（謂坎在地中）似乎畫井里而藏兵甲如所謂寓兵于農者古之師也蓋師者衆也坤衆水亦衆（見白虎通）而坤爲大輿震爲小車坎爲弓爲輪（俱見說卦及諸家易）皆有兵象且以一陽統五陰與古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十五家爲師之說又復相合（見熊過說）況九二一陽獨尊爲衆陰之長凡兩變而成一自復來復之震長男也一自剝來（蜀才但言自剝來而不知有復便不能盡合）剝之艮少男也今又見爲坎坎中男也以一爻歷三男而在復爲長在剝爲高位之長今在坎爲互震之長則無往非男無往非長儼然一丈人矣（陸績曰丈人聖人也鄭元曰丈人長人之稱若子夏傳作大人王者之師此是僞書而李鼎祚遂謂丈人者大人之誤妄矣揚雄太元衆首援師卦者其贊曰丈人摧孥正取易丈人之稱誰謂古本非丈人也）丈人者師師之人其陽剛而中五復得應自能出坎險而遇坤順所謂秉軍正以正衆而衆因以正眞王者之師也夫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膚六軍之鋒創殘城邑皆所以荼毒天下之具也（見干寶說）而民能從之則戡暴亭毒（詩曰亭之毒之毒藥雖攻病而可以活人）天下歸往吉又何咎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衆也地中衆者莫過乎水）

容民畜衆地德如是井象亦如是古者師出于井井以容民而師畜其中故曰畜衆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亦即此義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坎爲法爲律而初自復來以震易坎而師象成此出以律也然而非其位也否也否則恐失律雖臧亦凶矣（此李鼎祚說）黃鍾爲律本而位乎坎故坎爲律史遷作律書以十二律與兵事並言即此義

按春秋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智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必有大咎此亦解易之法大抵師律不一如甘誓攻禦牧誓步伐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有常魯侯誓費出師馬牛臣妾勿逐皆是也（見捷解）而此獨以順成爲律重從士之義以五爻皆坤坤爲順爲從而邲之戰則又以不從主令見敗故以此說若其爻主動變則以師之臨是初陰變陽坎化爲兌故云夫師本五陰爲衆而今變其一則衆散而弱矣師本坎爲流水而今變爲兌兌則川壅而澤矣況師本復之震來震爲行爲動而今化爲兌兌則不行不行之謂臨臨則不從而致敗其解斷之法一如仲氏之爲易漢晉六朝猶能僅存其大概而今盡亡矣故略識如此以見遺法若其并入化象者則原非占筮但連類及之故如此儻僅解初辭則師散川壅不宜豫見漢晉諸儒亦有錯雜解入者則何爻無變其說亂矣此書不取卦變但以成列分聚之例溯所自來而其辭並驗與占變之說大不同觀者詳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鄭氏本作賜字形之誤）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剛中主震師師之人也然禮任不隆則上既失寵而下必不從今二在師中而六五應之錫命不既多乎師中即春秋傳所謂將中軍者以二位正中故以爲象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大抵錫命以三爲度而此則從長男少男以至中男兼長而合爲丈人一若王再王三者是在上得天在下得民承天寵而懷萬邦吉何待言（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爲念用兵非以怨也李寇非善策也三錫命非私也懷萬邦而已又曲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中爲次舍三過中不當乃乘剛而爲出師之佐上下無應此偏裨致敗之象也坤震坎皆輿（見前）而坤又爲迷爲死（見諸家易）全坤在前震動致喪則敗而輿尸有何功焉輿車也尸陳也夫輿人輿皂祇指下役即左傳輿人誦亦然自後人偶去人字祇稱輿誦遂有以輿訓衆者若尸從臥形陳是正義故死人稱陳人即毛詩誰其尸之亦是陳設祭物不必季女主祀也若左傳有作主字解者亦後人借用字耳三聖行文豈得兩字俱用別義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春秋傳三宿爲次左次退舍也（三十里爲一舍）兵家尚右故以退爲左（如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類又入陣圖以前衝爲右後衛爲左亦同）今四不及中而五上爲右則己爲左大抵兵法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定能度德量力則退不爲怯此皆兵法中常度故曰未失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郭京舉正謂王弼本作之以行書向下引鄭似言字遂誤今按王原本並非之字郭氏妄誕多如此）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蒐狩征伐皆師也田有禽者爲民除害也利執言者有罪可聲也化坎豕于坤中是田中害稼之禽也互兼畫之大震即聲罪致討之衆也蓋震爲鼓又爲厲言故也然而師出有名則必擇將若能用長子坎智淵深震勇奮起老成諳練無忝帥師如其不然則諸柔皆弟子也暗不更事萬一以剝復之來而誤任之則伏震車之軫而尸以歸者必是役矣然則中行之使其可忽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用師已畢論功行賞之候也大君謂王也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見干寶說）或析土地或定采食皆指丈人言丈人

有功則正之若小人諸柔非失律卽輿尸勿用之矣用之則亂邦矣蓋坤爲國邑上爲宗廟家易見諸命將獻功皆在此地如書所稱用命賞祖頌所稱獻捷告廟者況上在剝時本爲艮陽艮爲門闕見說卦正屬廟象所謂衆正而可以王者至此始見若以專位言則陰柔已極暗迷無應否臧渝攻總是小人但順極不抗定無他咎則其分亦止于勿用已耳此以汎設王命兼專演之辭另一象例正功專指師言勿用專指小人言本文自明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八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九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坤下坎上　易　剝䷖上來五往　二易卦　復䷗初往五來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郭京王昭素皆謂誤增也字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水附地曰比下從上亦曰比出九正易因夫比則必附比則必以下從上有何勿吉但比自復來以初剛之偏而居五中又自剝來以上剛之偏而亦居五中是其得正中以爲上下之應必再筮而始得之再筮者一推自初來一推自上來也筮者推也繫剛柔相推洪範衍推也原筮者再推也原再也禮曰未有原左傳原田漢書原廟本草原蠶皆是蓍推戴必筮俯卽禪兩日卜不習吉也原義多誤以內唐氏易謂內卦曰初筮是也外卦曰原筮比是也蓋以解推外分初原則于筮義何居吉謂卦曰筮則凡外卦皆原筮三矣月蒙之初筮未嘗指內卦也若內卦曰初外卦曰再則再讀有三卦乎周禮太卜三日原兆謂卜兆也與筮不同再推而居中則爲元剛中爲乾元居正則爲永貞統衆貞爲永貞元以合乾而貞以孃坤有何咎焉蓋上坎爲勞而體當夫坎則益勞下坤爲順而加以　則益順是其遺艱大以抱不安統下國以俟方來書作兄弟方來言從諸方來也下國坤也上與下應有何勿比上下應非上六之上謂上卦與下卦應五與二應也上而獨此後一人向之所稱爲夫者陽爲夫指剝上爻也唐易謂五爲夫後之者上爻也此本虞氏說然亦知六稱夫不合故云特不循推易故不識爲剝上爻耳若他解稱夫稱人茫然不顯但取所應後至謂子來以爲善終毋怪乎周史之占千秋永絕也倚嚐昔之剛而不甘內附容或有之然此係

上六以陰處高位而又乘剛而抗陽是道窮矣夫道窮則凶君可再推夫不可再襲則亦徒自居于凶地已耳夫初與上同此筮也其筮而得五又未嘗謂一當輔一不當輔也然而吉凶懸殊順逆相反者何也初向而上背初遠而上近初卑而上亢初承柔而上乘剛初自復而上自剝也按左傳子服惠伯謂上美爲元備孔成子將立元稱元亨何疑皆指比言故元亦仍謂元長爲是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仲氏曰剝上艮爲闕復下震爲侯而坤國居中因有建國親侯之象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夫比者孚也韻書比附也孚亦附也惟孚故比而復以震之初剛而升爲坎中中誠相附凡卦有坎離者皆有孚象以中相合附也則實有所以孚之者則又非偶然相附者也夫震爲仰缶缶者汲器也鄭元謂爻辰在未上值東井缶汲井之器今第仰勿汲而坎水之下注者雖無缶而嘗至於溢缶此何如附者吾嘗疑初在二應之外五與二應且坤爲國初爲民見諸家易下卦爲坤則民處國中而反以互坤而處國之外互坤二四外之者他也初既爲他則其所謂方來者或疑其不必來而吾則終以爲來何則以其孚也六服交孚不止要荒他皆我有矣仲氏曰終來者言究竟有他故吉易會曰有他吉來猶俗稱到底也以他字句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二爲內之主而比之則內皆比矣二爲五應正也正又何失焉

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本有凶字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以陰處不正之位而其所乘與所承所應者又無非陰類乃亦欲比之而不知非其人也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爲外之首而比之則外皆比矣五爲四所承雖所居不正而以之從上何勿貞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鄭本作毆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郭氏舉正以舍逆二句作失前禽舍逆取順也則顯與中無韻大誤

且夫所爲比者非隱匿而私暱之也蓋顯者也離中暗而坎內光位居坎中則正處光明之地昭然示所比于天下雖衆比之中猶有不比于後夫者亦明明舍之如三驅然古軍禮驅禽在前舍其逆來者而取其背我而去者據古註凡驅禽而射三則已發軍禮也其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不殺降也去又不射奔者不禁也嚮背我而去則射之故自縣違爲上殺面傷者勿以繁此較著者取如仲虺之誥取亂侮亡之取舍如孟子始舍之之舍前如國策王前之前若去則非前矣況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來之爲逆軍禮亦易象耳徐咸清曰象言失卽象言舍也班固曰禽者鳥獸之總名唐鶴徵曰坎爲禽易于有禽無禽皆于坎取象今上六以剝艮之剛不甘內附雖背我而去亦等之爲禽之前縱逆我而反舍之不與校也其自復來而有他者皆邑人也坤爲邑初已在諸坤之中與邑人謂處顧未嘗曰是邑人者當誡之使來也而已無不來一若上有以使之者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有使者然也則是顯比之世不求其不比者而亦不強其比昭融坦白任其自然蓋坎主隱伏而艮則主指其去來順逆向背未明者坎之隱伏而不使而若使之則艮之指也五居坎中而據互艮之剛故云

東漢永建三年立大將軍梁商女爲貴人筮之得坤之比正此爻也當時解之者但曰元吉坤五爻詞位正中而已比五象詞其後進爲后順帝崩進爲皇太后以無子立他妃子臨朝卽冲帝也冲帝崩質帝立又臨朝及兄冀弑質帝然後迎桓帝立之而于是有兄冀擅權宦官亂政之禍今推之則坤五后也之比而變剛君也臨朝也所謂顯比者也三驅者立三帝也失前禽者無子也猶無前星也舍逆取順者信宦官殺忠良也其最可異者一推自復以震初之剛而易比五一推自剝以艮上之剛而易比五震爲長子爲兄艮爲門闕爲閽寺俱見說卦合兄冀與宦官而皆與九五有參易之跡因之有弑帝亂政之禍何推易之神一至是也向使漢之太史能不失周史推解之法則必嘩而置之矣此皆虞翻蜀才輩所心知而未明言者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以剝之艮剛而易爲坎柔是无陽也夫首者陽也乾爲首見說卦无陽卽无首无首而苟能終來則无成有終是亦臣道乃但效乾之无首而反失坤之大終故爻曰无首象曰无終兩者均无利焉去土每言首以卦之上下言也亦每言終以卦之內外言也夫九五一陽同爲初上之所推乃初曰終

來而上反無首祇一順逆間而吉凶相去至于如此可不戒哉子夏傳曰道窮而比數斯及矣何終哉爲奇之日窮下觀之初始而上終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

䷈ 乾下巽上　二易卦

易　姤䷫ 四來初往　夬䷪ 四往上來

小畜鄭讀蓄藏易作蓄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大畜小者謂之小畜以小畜大者謂之大畜畜者藏也又止也大小者陰陽也陽大而陰小故泰卦陽在內而陰在外曰小往大來否卦陰在內而陽在外曰大往小來夫以一陰居眾陽之中爲其所包藏而鬱止之則以大畜小其名曰小畜宜也惟畜小故繫以爲寡解以一陰畜五陽非是第既名小畜則小爲卦主而此六四者一從姤來以初六升四一從夬來以上六降四則向之爲陰爻者一居內一居外而今以四爻而爲外卦之首則盡居于外小往在外陰位也此得位也且四爲偶位向之初與上一以剛居柔一又以柔居剛而今則適以柔爻而居柔位此又得位也且一巽二離三兌皆陰卦也向姤初爲巽陰夬上爲兌陰而今則正居巽陰而又兼互離互兌之陰是一位之中三陰並見此又得位也然且身居兌柔而上之爲兌柔者應之身居巽柔而下之爲巽柔者應之仲氏曰此與比卦上下應也不同彼以上之九五與下之六二應故曰應也此曰應之則止初一是應上何得有應若荀推易則此亦一觀解矣是柔一得位而上下皆應是何如藏乎況下健上巽上下皆剛中謂九二九五也李鼎祚單指九五非是而四志行凡離坎皆有心志之象豈非亨乎而無如其多駁止也夫坎爲雲雨故屯以坎震而名雲雷又名雷雨此易曉也今小畜以姤之初六升爲六四是在姤時止得坎之下半以夬之上六降爲六四是在夬時又止得坎之上半而今則四居互離在下半上半之間是皆徒有雲而不成雨之象也夫姤夬小畜所往皆雲則雲亦密矣而畜而不雨然且在姤時下爲巽風而今則上爲巽風無處非風則無處非止高唐賦所謂風起雨止是也在夬時上爲兌西而今則下爲兌西向爲眾之西郊而今爲我之西郊西爲卦主則我之崇之以九二爲我是也此與小過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西爲互兌正同夫密雲不雨雖止而尚往也自我西郊既已施而但未行也則夫今之蘊畜以止之者亦正以助其往之而行之者耳何爲勿亨鄭氏易以畜爲養即藏義也然于止義多觖若唐氏易謂一陰止五陽理有不足乃云合五之剛中而畜道成則不居矣一陰畜五陽而一陽反助之畜何耶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四爲卦主而獨居離中離者文明之象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夫其所以包藏之而鬱止之者非謂強爲制而力爲沮也夫初自姤來則初與四本相應而今與之爲對易是令之以初剛而畜夫四者即向之以四剛而來夫初者也夫往來者道也往有自往來有自來者則自道也剛自彼來今復自此往即此剛亦即此畜然則初剛之畜四亦祇還夫向之自四剛而來初者耳還所自來即復所自道道在是義亦在是吉矣何咎之有此爻從來不解或以復爲自初至上或以復爲自上還初俱周章不明非推易幾夢囈矣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與四非應非對易而亦以剛而畜四一如初之復之者何也有所以牽之也二與初同爲地道則同爲畜復況二在姤時原居巽中巽爲繩見說卦因而牽之雖九五無應而不失爲中則亦吉耳不失以初言初不失則二亦不失所爲牽也三則失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此不能畜小者也夫三與上應上在夬時以六柔而應九三之剛今易居四爻而反乘其上用柔陵剛是乾反坤與離反坎輪三之所乘亦且當互兌之脫而毀折而不能行而況能畜有四乎夫四從上來固向之所謂正應者也夫妻也今已降爲四而仍相比而同處人道之中則猶是正室而實則乖錯不應如反目然蓋離爲目見說卦三與四同居互離之半目多偏側況四居巽陰巽爲多白眼見說卦則在輿爲脫輻而在夫妻爲反目雖三四舊應而今自有夫固室也而不正久矣輻輪中直木所以持輪者惟輿壞故輻脫與大畜輿脫輹爲輿下縛木可自脫不同

六四有孚血見以道僞古本作恤不通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離有孚象見前今四居離中體與坎反故坎爲疑見諸家易而此則有孚坎爲血而此則血去坎爲憂爲惕俱見說卦而此則惕出雖眾陽迫束優游不害互兌正巽倍加悅順一若承九五之有孚而上與合志所謂剛中而志行者此不止初二之復道已也此畜之成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亦在離中而與四同其有孚所謂合志者且復牽巽繩而爲之攣則四與爲所畜矣夫畜者養也又聚也田養與積聚非富不可而五居正巽之中巽爲近利市三倍見說卦此是富者富則可畜畜則不以鄰而誰以乎夫既以四爲鄰如矣可獨富乎中孚九五亦有孚攣如以大離也故此互離亦與同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京房虞翻子夏傳俱作得載婦貞厲月幾唐一行本作既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本兌六合四六而成坎象坎爲雨雖不雨亦既雨矣坎爲隱伏雖不處亦既處矣處者畜也畜則在上者以尚自居積乾德而成巽富見上甌窶滿車畜聚一何盛也在四以離中而兼巽長巽至上剛雖女也而已婦矣婦貞且厲畜養一何攣也夫以諸陽畜一陰而望其成而以富體之大離易姤夬之大坎姤夬合則上兌下巽成大坎坎藏離中離負坎背隱月魄而就日光離日坎月此與中孚九五大離無坎正同互光偏上離爲日卦與上爻稍近故偏有似乎幾望然者則是陰熾如月亦得掩其光以圓滿志是何如畜也夫積莠稂稷總成名材宮闈婦寺弁洽大化倘于斯尚不盡乎致生觭貳以爲陰爲小人當以君子之道進之則天下事其以疑致敗者正不少耳或問仲氏曰一陰畜五陽固爲非義然五陽畜一陰不太勞乎曰小人難制其雖在朝台虞廷二十二人尚未能畜至有姚維世而終至流放何言易也夫西京冀商東京操卓未嘗多人而爾時之爲君子者遍如林如黃光朝盈野然而究不能畜何也又曰君子黨疏始患其不結連故牽復反吉所以連之也既患其太分別故君子征凶惡其別之也

䷉ 兌下乾上　二易卦

易　姤䷫ 初往三來　夬䷪ 三往上來

凡二易之卦但從兩卦中爻與初上相易或辭有急顯示難多在初上如師之出律比之盈缶小畜之復自道履之其旅大有之无交害謙之鳴豫之盱皆是也特其要義處皆見卦與同人特于西郊之交夷者觀名畜之

履虎尾不咥人亨（陳氏捷解謂履讀按卦名原有不必讀者如居之則人同人于野類）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疚陸績作疾形誤）光明也

離巽為東南之卦皆夏令主禮而此以乾兌之義（下兌上乾皆西方卦）義兼互巽互離之禮（二三四同功為互離三五同功為互巽）禮者履也禮由義起而履以禮行推姤下之巽夬上之兌而並易之為天澤之三則巽嫺素履正姤之所自往而兌應乾金亦夬之所自來也然而曰履虎尾何也夫姤夬兩陰推易之祇一柔也以一柔而居五剛之間其在下者為我所踐踐固履也（此指初二也）其在上者為我所躡躡亦履也（此指外上下三爻也）環列無非剛健而以區區之一柔踐之躡之有似乎履虎尾者然虎屬金為西方之獸而乾與兌皆位金故乾之五爻兼言龍虎（書風從虎雲從龍）革之上兌亦及虎（大人虎變君子豹變）[illegible]乾為首兌為口首與而尾隨口向則必咥所幸兌悅而應乾以柔馭剛雖其間履之所及或凶（指二言）或吉（指九四言）而以概觀之則固不咥而亨者蓋履非一履第就六三為辭則為柔履剛而人各有履若推之九五之履則為剛中正所謂履帝位而無所于疚何則以光明也五互巽向離巽為命令而離為光明皆南面之象（[illegible]）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以天澤言辨與志以離言（坎離有心志之象）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夫此履也勿謂其初履兌剛遂以為非故履也方其本姤而來倒兌為巽以巽柔而易兌剛兌悅而巽順則今之履兌初而上悅者乃其昔之履巽柔而下順者也素也素不願外無獨行（[illegible]）可以往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說則履之最坦者兌為澤而地實行（[illegible]）坦坦然進無應（謂九五）而遯有此象初非幽人乎幽亦兌象兌位西周禮所謂幽西多陰是也然剛在兌中二本正位貞而能中則所履自不亂耳（來知德曰上爻為離明則下爻為幽如歸妹三爻離明則二爻亦稱幽人是也殊不知歸妹下卦亦只是兌故然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夫三居兌柔兌主悅而以互視之則倒兌且居互巽之柔巽主順而以下觀之則倒巽是悅不終悅順不終順也況巽固多躁（巽為躁卦）而兌亦附決（兌為附決）陰僭自用其在夬上為不全之離（夫上兌即得離之半）離為目此目眇也及履乾而補離目于隔界之半（互離正在外卦）則以為能視在姤之下為巽巽為股（說卦巽為股）以易兌而折于乾（兌為毀折此跛也）乃藉兌口而強續互巽之股以為足（六三為下兌之口即合為巽足）則以為能履而不知其實不能何也不足故也乃眇固已矣而跛則不伏尚欲恃其跛之履而履虎尾以為柔能悅剛可以不咥而不知巽足所加即兌口之所向也兌口反向反則必咥何其凶乎夫此一柔也陰也武人之象也（武在右陰象）而以離為戈兵為甲胄為嚮明而治肆其威武謂可以南面而稱大君（說卦見偶）其志非不剛而位不當也夫武人也而可以為大君也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illegible]）

夫虎尾不專在剛也履之者亦不必專在柔也雖曰柔履剛惟二有然而四與三為同才不中不正並處于人道之中三履虎而四即隨之然而三多躁而四多懼吉凶分焉蓋愬愬者懼也傳云雖處危懼終獲其志已愬愬而志行矣將來終吉耳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乃以剛卦剛爻而當此剛位所應所輔皆莫有以柔濟者此其為履所以多剛果而少從容也夫大君貴斷而決則能斷既貞且厲大居正而嚴天威于此位見之故演易者曰此推卦之從夬來者也吾欲明指其所自來以為推移之本而難竟其說曰獨不觀履與同人乎夫履與同人則皆從姤夬初上而推之者也夫自姤夬初上而推之者其卦有四而顧與同人居其二則欲藉此以類推其說九五可按也夫五卦君也同人之五曰大師克相遇遇者姤也同人而姤何哉非易姤而何以姤哉履之五曰夬履夬夬也履而夬何哉非易夬何以夬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諸陽無應惟上獨有應而與相應者則正對易之六三也三居巽初為眼（巽為多白眼）可視我所履而又居兌上為決（說卦兌為決）則可以考我所履之吉與否蓋祥即吉也苟從其所來而考履之向以下乾之三剛易而為上乾之上剛特未能旋其剛而復之三耳其旋之乎則以兌從乾者而更為純乾雖居剛卦之終而實為乾卦之首乾元善長吉莫大焉吉而在上不其祥乎則不大有慶乎夫履無定位隨所易而名得其義素履之往視履之旋即一履而往來備焉故繫曰履不處也之謂也（虞翻曰三上相易故曰其旋則推易之說前儒原有不盡者惜其不全著也李資以旋為反其履與[illegible]來易謂旋如周旋折旋之旋即禮也亦近是）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一之九終（[illegible]校）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乾下坤上　聚卦三陽三陰　此周易聚卦之首以乾坤二體而爲否泰否泰者分聚之樞要也故移易者自一陰一陽至五陰五陽皆此以陰陽中分定爲聚卦之首觀者詳之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聚卦也夫猶是天地設位乾坤成列之卦而必天與地並設乾〻坤同列然後往來之象見焉故曰濁不見往來乎否泰是也往者自內而達之外也來者自外而達之內也小大者陰陽也小者陰大者陽也夫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而今顧反之何與曰所謂交也交則上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上內外亦然夫內卽下也外卽上也下陽上陰卽內陽外陰故陽爲健爲君子陰爲順爲小人健與君子則嘗欲其居于內順與小人則嘗欲其居于外而以爻言之則內健而往往則仍外外順而來來則復內似乎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內外往來本無一定而在此時則不然君子也內也道長也小人也外也道消也故曰泰也內外以卦言往來以爻言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九家易作裁義同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句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郭璞洞林以其彙句鄭註以彙征句謂引類而仕之

三陽與三陰爲交故三陽連類以進而陰卽翩翩以應之如茅茹然蓋卦有互兌卽倒巽也巽爲茅見諸家易雖互在二四與初無涉而茅根爲茹虞翻曰茹茅根也根必下生茅在二則根在初矣拔茅者以其根進賢者以其類彙類也征進也二三之征自有連初陽而並彙者不其吉乎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蓋陰陽上下亦各有志今初征之彙亦曰其志在外耳惟陽志在外故陰志在內一曰中心願一曰中以行願蓋同之也

九二包荒鄭本讀荒爲康虛也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爲卦主合三陽而居三乾之中則儼一天矣夫三坤地也地曰荒猶四方之稱四荒也而二能以廣大之量包之上卦居坎位四五六卽陰陽陰坎位也陰則位象見說見乾卦河也二身居互兌之初亦河也乃乾健之德足以馮之然且遠邇同親中外一體三陰雖遐而不遺其志有在三陽並征而非比朋黨盡消其得乎剛中進乎行健爲何如者此无他身居離位一二三卽離位也說見前則高而倍明而旁有兼陽則光且益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夫以三陽之終交三陰之始此正往來之機消息之會若所稱天地際者如概言其理則天下無有平而不陂往而不復者平陂以上下言往復以內外言而君子于此則一以人事持之修盈保大艱而能貞有何咎乎縱或其志在外將與陰交如六四之以孚卽其孚也而任其自然勿以爲慮則雖飲食之閒亦且獲泰交之福所謂寢食俱安也故曰保泰者持滿之道也兌口爲食離合爲孚離坎俱有孚象三爻居離位之上故云楊廷秀曰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

六四翩翩翩翩陸德明本作篇篇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夫四之翩翩而來者以交陽也第陰能廣生則必先有資于陽而後孚之以其心今四居互巽之倒是巽近市利而四則反之況位當坤首坤亦吝嗇雖欲富其鄰而莫之以也且四之欲孚陽也當有戒矣信以心必信以言而四居互巽之倒是巽爲命令而四則反之況位當兌口兌盡則口脫雖欲孚以言而亦莫之以也然富可不以而孚則必以是何故蓋富之不以則以似巽而實非巽故似富而實非富夫其實也若夫孚則中心願之信雖在言而願之在心夫在心而有不能以之也乎雖不戒猶能以之所爲上下交而志同如此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乃交之至五而爲婚姻夫五與二應固也五爲陰而二爲陽以陰從陽不待言也何也中心願也乃二四同功爲互兌三五同功爲互震震爲長子兌爲少女震爲兄兌爲妹合震之與兌而歸妹之象成焉所爲雷澤歸妹是也夫當紂之時帝乙爲尊殷王帝乙紂之父也易直引之如高宗箕子類亦是易例故春秋傳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左傳哀九年晉救鄭陽虎卜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荀爽對策易曰帝乙歸妹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此據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又曰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大婦諸語但史稱湯爲天乙稱紂父爲帝乙左傳微子爲帝乙元子則正指紂父故虞翻曰震爲帝坤爲乙帝乙紂父乾鑿度以爲成湯此易緯之文不足據且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俱是實事此屢言歸妹則必當時原有帝乙嫁妹一節傳偶不載故亡之耳以帝乙之尊而歸六五之妹于九二則陰之從陽順之從健小人之從君子皆得之矣以願而見諸行矣既濟之受福坤五之元吉兩無愧焉

上六城復于隍子夏傳作堭姚信作湟義同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然而泰至此而否象生焉夫城土也隍去土者也向取隍之土以爲之城今且復傾城之土以塡之隍此平之无不陂而往之无不復也蓋坤當外盡而坎位上形上位坎見前坤爲土爲城而坎爲隍爲窞坤坎之合象固有之則雖坤衆水亦衆地水相比變而爲師而亦何所用則雖坤爲國邑見前兌爲口語見前邑之不戒治以告命而究近于亂何則往復之幾介于俄頃卽守之甚固猶且不免于吝何況征也保泰者觀此矣

☰☷坤下乾上　聚卦三陰三陽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之匪人言否卦中之小人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則與泰反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書愼乃儉德謂以斂損爲德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夫猶是茅茹之拔而不可征也貞則有守有守則志不在彙而在君矣互巽爲茅位在三五而其根在下故三爲茅初爲茹與泰同仲氏曰陽能進則志在陰陰能守則志在陽健順之理殊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亦將用其包幷之量而欲上包陽而必不可包乃徒包其承己之小人以爲羣在小人則吉矣大人當此肯亂其羣哉不

亂故否亦不亂故亨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也諸解皆以包承作兩事則單一包字與前後爻辭俱不通矣朱升易註以承作脊牛牲也讀苞苴餽遺之事來氏易註以承指初爻謂承二者卽乘承之乘亦通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羞則凡可恥者俱容之矣朱升易註以羞爲饈羞謂腥胾膾炙臑醬之屬非食品之正較香㮕末矣　按左傳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語以卦中互艮互巽艮爲門庭巽爲果蓏乾爲金玉坤爲布帛俱有庭實之象與朱氏苞苴餽享諸說甚合惜承羞二字尚須更易故不從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此復泰之始也乾剛在上雖與下不交而大君有命常伸于下蓋艮爲門闕巽爲命令二四互艮三五互巽布乾剛之德以加坤衆縱使小人茹彙不利大人而既曰有命則大人自有尊在泰之時則朋欲其亡而在否之時則儔又欲其離祉初以彙見志此以疇見志也疇儔也離麗也初與四應故皆有志字王文成答朱侍御守忠書曰疇祉盈朝志行于衆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從此休矣休未至于傾而稍休息焉故曰前者大人否今大人吉矣然而消長之理循環無端安危之幾間不容髮雖或否運初開泰期將轉而國家存亡自此政未可定也故當念曰其亡乎其亡乎繫于苞桑乎夫九鼎之重不懸縷絲萬乘之柄難禁弱木今以叢生之桑而繫奔亡之轡我知其危矣上卦位坎前見坎爲叢棘而五當互巽巽爲拘爲繩說卦故有斯象若苞桑之喻舊稱堅厚荀氏九家易以苞爲包謂乾坤相包桑者上玄下黃象乾坤也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爲喻陸績曰包木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繩纏也李鼎祚謂五二包繫根深蒂固若山之堅如地之厚　按苞爲木之叢生者叢生枝細不能繫物此正與堅厚相反熊過曰苞桑桑之方苞芽者與詩苞杞同　故唐陸贄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去邦國之杌隉絲絲連連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亦以苞桑細弱難以維繫爲解舊過泥苞字遂認作堅厚實非義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天下豈有長否之世哉

䷌離下乾上　二易卦　姤䷫二來初往　夬䷪二往上來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則得位得中而應乎乾矣此正推易之法始特蜀才祇發其端不合全卦如姤初六升二九二降初亦得位得中而應乾便不並及以俟後人類推之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王弼曰所以能同人于野而利涉者非二之所能也以乾行也故特加同人曰孔穎達曰同人曰猶言同人之卦曰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者同于人也獨陰不同于衆陽而反曰同人則以六二之應九五初亦但同于衆陽而歷久而後應之九五爻詞所以曰後笑曰相遇故卦詞曰同人于野初與二爲地道故稱野野者衆處之地也而彖則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九五爲六二應則所以同之者祇此人也繫詞稱二人同心故是卦以二爲主而六二之詞但曰同人于衆與卦詞同而九五之應則曰先號咷而後笑蓋先違而後遇之又曰大師克相遇與彖義同第是卦六二一自姤推則在初一自夬推則在上故爻言同人凡四其在二與五則正中相應其各稱同人固也初與上何與而亦曰同人者曰以言乎推則此亦其可同者耳故初曰同人則不出門而早已同之然而非相應者也上曰同人則昔同而今反違等之在野汎汎然不我應也若夫九五曰相遇則儼以姤與之矣曰師克則儼以夬決之矣至于乾健中正則九五君子居正而應雖坤應而實乾行焉故上卦坎位以純爻得見說見乾卦而離有伏坎復相背不解離背爲繼坎則卽此爻位原有川象況姤夬未推則初上兩陰而夾中陽爲大坎大坎大川也今既推之則已滅坎象爲利涉矣反姤初之豕蹢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變夬上之滅頂夬上兌缺爲滅頂此非應乎乾而乾行不至此故離中爲志而乾行中正可以通天下之志焉

按石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急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重績曰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此其時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九十月卦也此以卦位言乾西北卦位在九十月戰而勝其九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果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王弼曰君子小人各得所同穆鼐曰同人以不同爲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不及同而上過乎同初以姤之六往而居二則連九三而艮象成矣艮爲門故爻曰于門以本爻言也象曰出門則連二言也蓋出門而卽求同又何同焉然出門而不卽同又何咎焉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本與五爲同人而尚未同也尚未同則同之者衆矣傳曰人盡夫也諺曰一女留百家求也夫至一女當衆求而不其羞乎吝者羞吝之義按虞翻宗衆也荀氏九家易亦以宗訓衆徐敏清曰同于宗與同于野同此漢儒說易與隋唐字書無一不合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與四則求同而不得者也夫三居離剛離爲戎兵說見前而背有伏坎坎者伏也坎爲伏其戎于互巽之木二四互巽巽宮爲草木則已伏戎于莽矣然而自姤推而連艮象見初爻艮爲山艮之上剛卽高陵也互巽爲股爲高則升而高也伏戎而升高將以敵五卽敵剛而艮止矣雖歷離三之終幾三歲而弗克興矣夫巽順艮止則固所當安行者而欲其乾行不亦遠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離剛堅乎外爲墉三爲二墉而四則乘之乘者乘三也其墉者二之墉也弗克攻者順也互巽也然乾爲天則弗克攻則又以互乾而反天則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夫五之所應者二也則其所同亦二也然二以一陰而所承所乘所比皆陽焉能遽遇哉夫先反側而後友樂關雎之義也同人亦然然有升陵者有乘墉者是必用乾行之衆借離應之兵而出剛金以克之則始可相遇姤者遇也凡推卦者亦曰此所同者則亦從姤來者也按卦主離火火無定體故

易例凡遇離則皆有笑咷之象如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出涕沱若戚嗟若中孚爲大離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旅上卦離先笑後號咷類（說見來氏易及何氏訂詁）故舊說以號咷笑皆離火之聲非無謂也虞翻曰同人與師反故亦稱師或曰師五陰稱師同人五陽稱大師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蓋從此是路人矣徐咸清曰同于郊與同于野同

䷍（下乾上離）易　二易卦　姤䷫（五往初來）　夬䷪（五往上來）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者多也（春秋傳豐年爲大有　泰多稌爲大有）夫以一陰踞五中而諸陽之大皆爲所有（易以陽爲大陰爲小故凡稱大壯大畜大過皆以陽多爲名）不既多乎況上離互兌（三至五互兌）以乾之天行當夏秋成物之候長養矣（夏爲離月卦爲長養）稔矣（秋爲兌七八月卦爲稔）不又多乎故曰大有者多也第是卦所推以姤之下柔與夬之上柔同易五剛是上下兩柔俱得尊位居諸大之中（大中者諸陽之中也）而夬上與姤下皆應之（上下應）則夫內爲剛健（下乾）外爲文明（上離）剛柔相應（柔應剛）而乘時以（應乎天即）行（時行）凡四德之所謂元善而亨通者亦皆于天火見之（元亨）而何勿多之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之所有本自五來則向原與五有交而今无矣是何也則以五之交如者自有在也（二謂應）但六五爲離中爲日日行交道或自外而內或自內而外而惟當正交之地則不無陰亢陽月掩日之害（見別傳）如三當內外之交而曰小人害是也（此如推說則三爻害字五爻交字俱有著落）今既無交則亦無害而特其所爲無交者匪以害故蓋害者咎也大有之初四陽遞行但稍爲難進則已无咎吾所謂無交害者亦大有之初如是焉耳故象特申之曰大有初九（有字從來无交害無咎俱不可解即象詞加大有字又加初九字俱無謂此推易之發所未發也）

九二大車（蜀才本作輿則坤爲大輿矣非是）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二則陽多矣居下乾之中當互乾之首重剛而中此積載之時也（小畜積載德）乾爲大車（見虞氏易）行健有攸往而離牛（離爲牝牛）前之此大有之所積者而何有于敗

九三公用亨（虞氏易作享以鼎飪爲解古亨享通用春秋傳占此爻謂戰克王饗饗即享字或以享解通非是）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以乾三而踞下國之首三公象也大有至此已衆多之極而身居互兌進爲容悅（兌爲悅）則將紬所有以享于君時固有之第三當內外之交與初之无交不同而又不能爲六二交如之應則過于容悅反爲小人小人則弗克享矣何也以害故也按左傳晉文公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左傳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之睽而復亦其所也）則享君固大有事其害者以弗克享耳若其變乾天爲兌澤而以當離日謂之天子降心以逆公則此卦乾下離上降心亦然故傳又曰復亦其所

九四匪其彭（韻會曰彭多也易音旁子夏本作旁至程傳解盛引詩彭彭爲證則彭彭本作騯騯非單字解矣）无咎象曰匪其彭明辨晳也

四則陽之多從此而極嘗恐以衆陽逼一陰曰陽多矣則陽雖五有而非五所有乃其有也其有則咎矣故于此改大有之名曰彭彭者多也猶大有也蓋居四者能不以爲彭而其所爲衆多者若非其彭則處高不危處近不偪處極盛而不盈滿自非得離火之明而辨而能晳何以至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五居離之中孚象也乃下應乎乾親賢惇信若與之相交者然是能以孚中而發通志雖一陰自守簡易無備而其威儼然是非不戒而孚不怒而自威者乎（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夫乾爲父以離變乾爲同復于父則此亦君象矣或以上爲主以此爲攝位之佐況下祐字非是）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夫五之交孚既已應乎天而承上剛而不知此上剛者即向之自天而助成之者也上與五俱爲天位而夬以上柔而易五剛則實借天以助之雖一陽與四陽同而此有所自凡所謂尚賢所謂履信（見繫詞）所謂元亨而无不利者上與五共之矣大有之終莫盛乎此故傳又申之曰大有上吉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十一

南海陳　番禺趙齊嬰新校　嘉應楊懋建審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下艮上坤）易　二易卦　剝䷖（三往上來）　復䷗（初往三來）

謙（歸藏易作兼子夏傳作嗛）亨君子有終（說苑此下有吉字）

山形一何高而居乎地下（劉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謙也謙則必亨是以君子有終也夫君子剛象也三終象也艮者萬物成終之象也夫以君子之剛處內卦之終而又當萬物成終之艮則有終矣蓋萬物之所以成終者莫如艮（見說卦傳　此以九三爲卦主以九三爻詞即此卦詞故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馬融本虧作毀）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京房本作富後漢劉修碑同）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夫謙自剝來者也夫上與五天道也夫以剝之上而降爲三是天道下濟而成光明也謙又自復來者也夫初與二地道也夫以復之初而升爲三是地道雖卑而氣上行也（天自光明以互坎言之則坎月有光矣荀爽曰陰去爲離陽來成坎故光明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即侯果亦言之然即以剝之六三上升乾位爲地道上行此皆舉推易之法而未全者）且夫三與上卦之終也亦卦之盈也（謂兩卦之盈數）剝降上之陽而予之下是天之所盈者虧矣復升初之陽而予之三是地之所盈者變矣天道虧上盈以益下之謙地道變內之所盈而流其謙于外然且三爲神四爲鬼而三盈之神居坎險而近于害（三居互坎中以險近害）三與四統爲人道而三盈之剛詘坤下而近于惡（三艮詘坤四之下）一若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亦惟謙是福而謙是好則夫謙之在天國尊而光而謙之在地雖卑而不可以踰非君子之終而何（三爲神四爲鬼見虞翻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鄭荀董蜀才作捊）多益寡稱物平施

字書引易捊多益寡捊者剋也即剝也上從剝來是裒多也益者愈也不虧也下從復往是益寡也損益備則施予平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之初即復之三也夫三在下卦謙也復遜位以居予初又謙也山在地中謙也而初又爲山之足又謙也謙又謙非君子乎雖然互坎在前川也而通覩之爲大坎則大川矣是惟柔降而剛升者能涉之而何勿吉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爲正位而居中則其謙正而出自中心不必自鳴其謙也有鳴之者也鳴者聲也謙也按復爲地雷則下卦本震震善鳴而前有互震則又有遙鳴之象所謂鳴也若姚信曰三體震爲善鳴而一親承之故曰鳴謙則隔一位矣（三四五爲互震與二無涉故隔一位）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以一陽居互坎之中坎爲勞非勞謙乎且以剛統柔相其互體與地水之師無二而又據艮之三履震之首則謙讓奠勞或動或止以之成萬物而服萬民固其所也（互坎爲勞內艮爲有終互師互復爲萬民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三之前後皆順剛不貳有何勿利而特其所居位高有似乎三之謙反聽其指撝然者然而未嘗違度也（九家易撝猶舉也陰欲舉三使居上五也楊簡曰六四柔坤體又柔恐過乎謙故使之撝去其謙焦竑曰撝裂也開裂坤艮爲二之義俱未合）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王廙本作寢誤）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郭京本謂爻象俱是征字則下征字復見矣）伐征不服也

已無所利而惟臣鄰之是利君之謙也然而猶有不服者夫三處剛位而上六則應剛而傲五六二則承剛而不合五皆不服者也夫爻具師象以敵二也命三率師以敵上也九三震之剛有鐘鼓之伐也六五震之柔無鐘鼓之侵也夫五陰見坎而成互離（陰爻見坎位爲上互之離）離主兵戈而又適當此不服之象形于比應則夫仁者之勇或侵或伐光明震動以出之何勿利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陸德明作征國無邑字謬）

夫六二之爲鳴謙也以本震也此非己鳴之而人鳴之也若上六本艮而倒震且又乘上互之震乃欲效震鳴而自鳴其謙豈得志乎第上六以坤極而加互坎之上地與水互師象也師則居高而統衆舍虧盈之謙而恃剝艮之剛容或有之然以之爲利則不可蓋坤順其性也尊而光者其德也乘剛而應剛乘柔而比柔者其位也以至謙至順居應剛比柔受侵受伐之高位而以之行師縱曰可亦第自征其邑國已耳（張彬曰邑國者采食之都明勿鶩遠略）蓋上六之謙其配乎有終而思以善成其終有如此

䷏（下坤上震）　二易卦

易　復䷗（初往四來）　剝䷖（上來四往）

豫利建侯行師（按公羊傳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商之卦名王氏易辨云舊易彖上原有陽字如習坎類而周易刪之然不可考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有二義早計也（爾雅豫敘也郭璞曰事預備則有敘）樂也（即悅豫之義）蓋先物而動則莫如雷之出地而雷既出地則物以生成而樂然而曰建侯曰行師者震爲侯坤爲土建侯象也以一陽統五陰爲地爲水（三四五爲互坎）而以上震之長子帥之行師象也（此義見郭元諸疏若韋昭註國語以坤爲居樂爲建侯震爲外威爲行師皆通）雖剛非中位然一剛而諸柔應之（四非中故不止與初應與剛中而應不同）且合三五之互坎與體之大坎坎中爲志（見前）剛得應而志自行下順上動此與天動于上地順于下者相同而況君之撫有此衆乎故其在天地則日月不過互坎大坎皆與伏離爲背合坎月離日無過差也四時不忒上震（正二月卦）下坤（六月卦又四月卦）互坎（十一月卦）互艮（二三四爲互艮十二月卦）遞四時而順序之不少僭也其在聖人則坎爲律而互艮而止兩刑清坤爲衆而居下而順而民服則是剝與復爲時卦（復陽生之時十一月卦剝陰長之時九月卦）乃易而爲豫而長陽絀陰之義皆見焉（一陽帥五陰）何其大也

按國語晉侯將入秦筮之得屯䷂之豫初四五三爻皆動占法爻動多則占彖故司空季子占法謂屯豫彖皆利建侯得國之象也（詳見屯卦）若占此彖則曰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坤爲母故老震爲長子故彊）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居樂坤內出威震外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此皆以兩卦內外及說卦互象爲斷與推易之法正相表裏若晉史郭璞傳所載晉元筮興復事（晉史元帝爲晉王時使郭璞筮之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詞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是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果于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人莫能識）則近乎狡獪且第有案驗而無占斷驟覺難測及以推易之法衍之則瞭若指掌非畸事也豫上震下坤震爲龍爲首出之子而下連坤土此奮而出地之象也悔爲睽上離下兌嚮明而治而金以宣之體離互亦離（睽二三四爲互離）此重明重光中興之象也震爲鳴爲聲（見前）故先王以作樂崇德而合睽之兌金以升于睽之離火是坐明堂向南離而考擊鐘鏞以作樂之象也而兩卦皆有坎水以陷之（豫睽三四五皆互坎）則尚在陷中未經出土而豫坎互坤（豫三爻爲坎坤互用）則當在水土之間況豫之震爲東方離爲南方（見說卦）會稽者東南郡也豫有互艮（二三四爲互艮）艮爲成萬物之所以成終者也（見說卦）則非告成功乎若曰鐘有勒銘有古文則睽離爲文兌爲言以文爲言非勒銘乎至若長七寸二分者南北爲縱縱即長也南離之數大七地二（此大衍之數宋儒誤以爲河圖者下同）則七寸二分也大

數陽小數陰也東西爲衡衡卽徑也西兌之數地四天九則四寸半也陰數四折陽數之九而半分之則四寸有五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崔憬以雷出地句奮豫又句）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易通曰樂樂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豫上爲震震當鳴（說卦）而初自復來向時之震鳴今已易爲坤暗矣乃復倚虛震而爲之鳴夫無實而有聲者爲妖（五行占法稱鼓妖是也）況震鳴在四而我故先之是太早計也計之太早則似豫而實窮矣窮則凶凶又何樂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此以不豫爲豫者也二處坤之中以陰居陰而五不我應乃復當艮山之初而介艮剛以與五相阻是介于石也（說卦艮爲石）且離象爲日下卦本離位純陰則見（一二三離位說見前）而二當離位之中離象未竟（離象終于三爲下卦終也）是不終日也夫前有所介而其所自處者復爲不終日之計可謂豫乎然爻處坤中順而守正與初之妄動者反可謂不豫乎夫初與二同爲地道而一動而凶一順而吉此無他順動之致殊由中外之勢異也（以一卦言之則二爲中初亦爲外）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向秀以盱爲盱睢亦承視貌）

三多悔介亦多悔（見繫詞）蓋以坤迷之盡當艮止之半不能早計徙仰視上震羡其所得而悔之則亦晚矣（悔悵與叶悔同義）夫離爲目（說卦）三四半離而從上則爲盱目（盱者張目上視也三陰四剛得離半目而三陰從四上剛有上觀象）徙盱目以觀離曰悔晚然不可謂無悔也何也位使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此其爲豫則有所自者也由自也自復爲震震則先事而動自剝爲艮艮則後事而成先事而動則早計後事而成則樂此豫之大有得者故互坎爲疑而互艮止之曰勿疑也夫西南得朋五陰皆朋也而合而總乎此矣盍合也簪總也以一陽括眾陰而貫乎其中如簪之括髮者然非得坎志而大震行不至此（玩辭困學記曰或謂古無簪字按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列女傳姜后脫簪家語孔子聞哭者簪皆是）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坎爲疾（說卦）疾與豫反書所云王有疾弗豫是也夫四五皆互坎而體之大坎（通體中實爲大坎）則君獨受之第坎象爲月而五當坎上正弦滿之時所謂縆也縆與恆同卽詩所謂如月之恆者雖恆有半魄而中明未亡實未嘗死（月魄謂之死書曰旁死魄）則爲久長計仍有類于不終日者此則豫仍未豫者也五與二應正上坎下離相對之位而上爻不純且四剛逼而多亢遂致坎憂（說卦）離樂（南爲凱凱者樂也南方長養萬物故樂）坎月之恆明反不如離日之暫麗如此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自剝來剝上剛爲艮而今易四柔而冥艮之跡是豫之有成者莫如艮所謂成言乎艮者（見說卦）而今已變而渝矣渝則冥冥則不長然而猶无咎者天下雖與圖成者未必不可與慮始既已遇豫而敗其所成則變動方開正謀始之事所謂以毀爲成以變爲正者豫道有焉凡一陽所推之卦俱自剝復則俱從初上對易然特于此卦發其例如初既變震則鳴震爲凶上既變艮則冥艮爲无咎第于九四所易之爻直揭由字以明推必有由而初揭震鳴上揭艮成與一陰推自姤夬而履揭夫履同人揭姤遇正同特姤夬分揭二卦而此從一卦並揭之則亦陰陽奇偶之微意耳蓋推卦之顯著而精核如此

䷐（下震上兌）

三易卦

易 否 ䷋（初上往來）

又易 咸 ䷞（初三往來）

益 ䷩（四上往來）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大亨（舉正謂此下脫利字學）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本義從之）隨時之（王肅本作之時本義從之）義大矣哉

隨者從也震動乎內而兌悅乎外動則將爲人所從而悅則因而從之則以悅從動以兌從震以陰柔從陽剛隨義固然第震位正東爲初春之卦雷動水隨則陰本從陽而兌位正西爲秋盡之卦雷收澤中則陽又從陰所謂時也蓋隨自否來以上剛與初易又自咸來以三剛與初易又自益來以上剛與四易皆剛來而下乎柔則原是以陽從陰而旣易之後下動上悅則然後以陰從陽是必動而能通不詭隨而一以正（按左傳襄九年穆姜筮艮之隨有元者善之長也數語與乾卦同是舊易凡元亨利貞皆作四德如坤之元善屯之立元與此傳可驗自孔子贊易始斷以四德予乾而餘皆解作大亨以正詳見乾卦及鄭康成註此卦仍曰能長之以善通其義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是必漢時古易未亡其斷法原如是耳）則陰陽相隨惟時所從所謂天下隨時者此其義豈細故也宋時金主完顏亮入寇筮蠱䷑之隨䷐（此正相反之卦六爻俱動然仍占二之兩卦象朱子謂六爻俱動則占遇卦者益彖矣說見乾卦）占者曰我有震威（震爲威見國語）而外當毀折（兌爲毀折見說卦）敵敗之象也（內我外敵）蓋隨自否來又自益來皆以上剛塡下柔而蠱之所變亦復如是艮上變柔（蠱艮上九變隨兌上六）巽初變剛（蠱巽初六變隨震初九）乾元在上下塡坤初斷金主之首而墜于地矣且兩互爲漸（二五互爲巽二四互爲艮合之爲風山漸）漸之辭曰夫征不復其何能返後果驗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翟玄曰王者嚮明視事嚮晦宴息時也九家易曰雷藏于澤八月之卦正天下隨時之象）

初九官（蜀才本作館）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夫初以否上咸三爲震剛是今之爲長男爲出帝（帝出乎震）所稱官者皆從初柔之變而得之者也渝者變也第四爲正應兩剛不交唯出當互艮（二三四互艮）艮爲門闕則二與四同功（見繫詞）二柔初剛似乎可交而特其所交者功焉耳非其應也夫出門者隨也隨而得陰不能無失顧變柔得剛則自處者旣已正而在前所隨復陰陽同功則彼之所有亦卽官之所有何失焉蓋同功爲互體此三聖所共演而其說不明乃此曰有功而四爻之所應者卽曰明功猶不明乎（合此與四爻對照其義倍著）觀易者審諸（明功非明其同功之謂此但借以明推卦說有如是耳）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三陰固當隨謂之婦隨而特此婦人之足羈絆不前猶圂豚然每隨男子輒若爲男子所係累者況二三兩爻聯袂相隨又復前當少男（互艮少男）而後遇長子（正震長子）夫少男者小子也（孟子男子同位）長子卽丈夫也（長子稱丈夫猶師長子稱丈人也）今二之所隨本近丈夫而忽與小子同體（二居震之中而互艮之體始于是所謂同功一體者）卽長者足未展而小子之手已拘之（震爲足艮爲手）前後牽曳勢不兼與是前所見係者爲小子而後所失者在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乃若三甫入艮門而震足已追及之（三居艮中當震足之末）小子之艮背尙未依而丈夫健足一若連雞之不可解是後所見係者爲丈夫而前之所失者在小子也夫力求上進猶懼不前志在居下安望有及也（舍居）特是三自咸來當在咸時居剛爲巽（六二九三九四爲互巽）而今易爲柔柔亦爲巽（六三九四九五爲巽）是我之所隨雖已受巽繩之係而未必不足邀巽利之得（巽爲繩巽爲近利市三倍）惟恐小子在前斃其多獲（四爻隨有獲）忘向之所失而于此復求其有得則前後長少牽曳何已故曰三位不正惟正則吉也蓋恐三之多詭隨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居巽中而利有獲（見上爻）自此以往將必凶幸身居坎孚（二至上爲大坎坎爲孚）當離明之旁（一至五爲大離離爲明）而震行隨之（震爲行爲塗）則我之有孚已在道塗卽當六二同功之始而其義已明雖凶何咎蓋四與初應兩剛不交故藉一以爲功而四亦藉二之同功以爲應其相隨而相照如此

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全卦之君上大坎而下大離得負陰向明之治而坎孚離嘉（文言亨者嘉之會也爲南方離卦之位故爲嘉）祇位當正中而上下應爲隨之主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王弼以此句）維之王用亨（與享通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此陰之見係于五者也凡隨皆以後從前而係則有與後隨者上之係五猶三之係丈夫也第此之所係固結不解係之又係之（來易曰維與係同詩曰繫之維之但重係之耳）乾鑿度亦云上六九五拘繫之又維持之則以隨至此而極（上窮也）無可解焉蓋此爻在益原居巽剛（益上爲巽）今變爲三五互巽其巽繩所係與二三同而倒巽尤甚至隨之之（萃）內動外悅天下皆隨于是告名山而升享祀一如我周之肇西土者自非隨時之極大亨以正焉能有此兌西方之卦連艮爲山而此當兌口象爲饗食當其時者非王而何（何氏訂詁云兌爲巫凡卦有兌者多象祭祀如萃之王假有廟損之祀事遄往困之利用祭祀升之王用享于岐山皆是）（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柔自初升亦推易一法）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一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韶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十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巽下艮上）　三易卦

易　泰䷊（初往上來）　損䷨（初往二來）　恒䷟（四往上來）

又易（虞翻以蠱爲否上之初剛來下柔以蠱爲泰初之上剛上柔下皆推易之法）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壞也器不用則壞（春秋傳曰皿蟲爲蠱）人不事事則亦壞（說文曰蠱事也盧氏曰不事事也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則蠱之特況爲无事也）夫以內巽之行而復外艮以止之宜其壞也然而大亨者豈非以其蠱也哉不事則蠱而蠱必有事誠能事其所不事則治亂之功勇于治治雖大坎在前（自一至五爲大坎）而震互于巽（自三至五爲互震）雷既動（謂震）而風自行（謂巽）大川之涉有何勿利特事貴及時彼夫巽與止而猶可以事事者所賴有震動之時在也故震爲木爲甲（震東方卦屬甲木）而甲爲幹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幹以甲爲首）凡天時所周將有所終則必有所始今已得始甲則凡先乎此後乎此而皆得以甲周之所謂終則有始者雖曰幹有十數而前三後三歷七日而十已周蓋先甲爲辛爲金爲壬癸爲水（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後甲爲乙爲木爲丙丁爲火（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合木火金水而四時悉備（東南西北卽春夏秋冬）所不用者獨戊己耳故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夫第言辛壬癸乙丙丁而不言戊己則明以戊己爲不用矣蓋戊己屬土分王于八幹（土分王四季）而所行特遲言震甲者必去之（先甲後甲說各不同馬融謂甲在東方艮在東北爲先甲巽在西北爲後甲其于艮巽則合矣然與三日無涉鄭玄謂令甲之前必先令三日後令三日以示取信且前三用辛取更新之義後三用丁取丁寧之義則又與卦象取義無與若虞氏易謂否卦變乾爲前甲上卦變乾爲後三甲甲者乾也則純取變動全無定準且何以爲三日也胡氏謂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爲艮先甲三日也由甲順數離兌乾三位爲巽後甲三日也則與繫詞及坤卦方位不合且徒協艮巽亦無義至蔡傳謂陽生于子盡于巳先甲子戊申陽極生陰之時陰生于午迄于亥後甲午辰寅陰極生陽之時則子午反陰陽生戊申反陽盛辰寅反陰盛尤謬若漢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詔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則以此當三日之齋斷節取義與易理不同）若是者何也夫蠱自泰來者也以泰之初剛而升爲上剛又自恒來者也以恒之上柔而降爲四柔則是剛使上而柔使下也且又自損來者也損內卦本兌而今改爲巽損外止可脫而今加以順是向之說而止者今巽而止也然第患不事事耳苟能事事則治亂之功勇于治治雖以治天下可矣而況于涉川蓋涉川之往貴有事也自甲至癸終而復始所事者急也夫人事盡則天行亦見按秦伯伐晉之筮詳見左傳少時讀其文而不得其解歎易義已亡三聖所傳之旨茫然不曉卽周漢相距曾無幾時而周史占法至漢盡失縱或晉唐諸儒偶有觸發終不得要領及聞仲氏推演之說印之三聖之所傳懽悅相合因復返而觀周史之易知推易之法卽占易之法誠猶當時所傳兼卦之（謂推易）多而專（謂專主變卦）有少也夫兼卦則義在動變兩卦比

校不全用本辭然猶有本辭可按驗者若專卦則所演所占皆是物也然而不觀之所推則其義不見如秦伯伐晉筮之得蠱左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敗獲之以歸夫蠱彖與蠱象具在也即宣聖所贊今所謂大象小象者其辭亦未嘗亡也然而涉河之師三進之勝侯車之敗雄狐之獲于卦于象于爻于辭何嘗有是而即之推易則曠若發蒙然後知周史之占宣聖之贊文周之推演掩抑數千年而今日而始睹之也夫所謂涉河者何也夫河者水也坎也凡爻之踰剛中而成坎象者即為涉川以一陽在中即為坎此通易之例也今蠱自泰來以泰之初九越二三之剛而為上九又自損來以損之初九越二之剛中而為九三是皆踰剛爻而成坎象所為踰河之師是也然而未嘗三去也三去即三變謂三進而三敗之夫相並之法內我也外敵也以我向敵而一則以泰之初剛進為上剛再則以損之初剛進為三剛是三進之師既已有二而又且一自恆來皆見卦首以恆之四剛而進為上剛三陽遞進無非勁卒而皆足以制其險一曰三去一曰三敗向非此推易而何以有是三也且夫侯車何以敗也夫坤者輿也見說卦泰易外卦之坤輿以為艮止泰外坤變為外艮艮外為敵固將止敵之車矣乃震亦車也見虞氏及九家易恆又易外卦之震以為艮止恆外震變為外艮夫震為動木覩若仰盂此車箱之象也今易為艮止而又倒震象以覆其車震為車倒震為艮非車敗乎震為侯見前非侯車敗乎故曰千乘三去言我本千乘之侯也三剛並進是三去也三去而覆其車則雄狐獲矣何也艮為狐狼見虞氏易艮之陽一爻即雄狐也雄狐陽狐也陽狐而蠱者必其君蠱者君父之惡也故又曰夫狐蠱必其君也此以推易為占易者也至于卦本辭則貞風也其悔山也貞巽木而悔艮土以木剋土以風落山誰曰不克此則占本辭者耳夫既占推易又占本辭推法可驗占法亦可驗益其以專卦而見三聖之易者有如此屬吏凡繇詞皆筮時當前論非古詞也杜註以為古太卜詞而今之焦贛道造為易林以代繇詞妄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王肅曰風言振山言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夫天下之以不事事而致壞事者豈少哉晏安之習積之有漸蠱自其祖父而已然矣此其際不可不有以幹之幹者事也幹蠱者事事也仲氏曰蠱為事幹亦為事猶亂曰亂治亦曰亂也不事曰事亦昭之多不多曰多也夫事事而豈止于一家已哉然請觀之家夫泰之以三陽為乾也是父也乾為父今與上易位而成艮剛是父亡矣父亡稱考書如喪考妣禮曰父死之稱上父有宗廟之象歷皇考皆註父死之稱而入有考象而無如其有遺事也蠱也此非他之蠱父之蠱也夫言父則謂父不可以死也乃猶幸其幹之也曰有子矣今而後可以瞑矣故曰是考也无咎者也在父則有蠱而在考則无咎子雖厲亦何傷乎故厲終吉按子夏傳曰臨事尊故厲成其志故无咎有事然也鄭玄曰子敢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蓋巽為命令見說卦父有命而子承之亡則不然今曰意承亦曰吾承之以意所謂從治不從亂者此耳漢志平帝元始元年朔牧女子趙春病死復生自言見夫之死父以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謂子三年雖不改父道然亦當見前人之非不則為私則其奴為人死復生則亦以考為死父之稱雖死亦當幹蠱與此正同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父為考則所存者母也父蠱母亦蠱所謂蠱矣蠱在母則當以不事事之所謂善事也可以貞乎蓋二以剛爻居中正之位似乎可貞然下體位巽而又當互兌之始則其所以為中者乃巽之中也巽而悅則不可貞不可貞即中矣此六爻皆幹蠱之子其所為父為母者本無定位夫亦隨象而名之此之為母以初爻而言也初與二同為地道如兄弟然初既承考則二當將母唐鶴徵曰二爻獨言母者對五言母也仲氏曰蠱從三至上而言也推剛為三四上皆有對易惟二五無易故二五自為相應則下剛為子上柔為母例亦可通特此與初爻一陰一陽同才共道剛又不存應而在比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蠱事也又惑也伏曼容曰蠱惑亂也三爻本損澤之陰移陽為風是以少女為長女此則蠱之所由來也左傳秦醫和謂晉侯近女室疾如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杜註艮少男而悅巽之長女非匹故惑第三為互震之始正幹蠱者從以四上兩陽不能相應而又居坎中故小有悔耳夫幹蠱又何咎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四本震陽而移為艮陰上下無應乃又互于兌以兌折之終當艮止之始此大不能事事者且夫父之蠱以長女也今復易恆之乾剛而為兌之少女兌為妾見說卦是既惑長妻而又以少女當下妻之惑漢書以妾名下妻裕其蠱矣夫艮止也惑且止將安往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外卦為受蠱之地而亦幹蠱者重幹也二與五應用二之令聞以承前之德此善幹者繫曰二多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之剛一自初來初之所承事者二也二臣象也侯也一自四來四之所承事者五也五君位也王也今皆不事矣以言其位則至高以言其志則可尚孟子尚志此志字同此雖在幹蠱之外者然泉石之癖亦一蠱也要之事有不同幹蠱者事所不事高尚者不事而事故曰艮雖止而出險之剛上爻已出大坎往可有事即不事亦其事耳

䷒下兌上坤　聚卦二陽四陰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臨剛浸而長悅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地臨水曰臨如臨深然故以卦言之則為坤臨兌而以爻言之則為陽臨陰第是卦體當大震兼畫之震震體從乾故一以乾德予之雖不訓四德而卦詞則同四德所謂大亨以正者則以震主行爻內言行皆以此二陽方動由漸而長內說兌外順坤剛中二九而應五六此固天道之自然而祇其所為陽長者不可久恃從來消長之幾循環無窮既有長則必有消故取象于臨以為臨則不行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知莊子曰不行之謂臨有帥不從臨孰甚焉而無如陽日以升陰日以轉今以十二辟卦計之臨之為卦祇二陽生地不過建丑十二月耳自復一陽建子十一月起三臨二陽十二月三泰三陽一月建寅三大壯四陽二月三夬五陽三月三乾六陽四月起三姤一陰建午五月三遯二陰六月三否三陰七月三觀四陰八月三剝五陰九月三坤六陰十月已終所謂陰絕于亥也漢儒以此為十二辟卦而試一反觀則臨觀對見至未凡卦皆對臨自乾坤即此臨之十二月已至于觀之八月不觀即在臨中故但言至八月雖然何以不至九月十月耶而陽之所為長者亦即陽之所為消觀臨消長至二陽況坤位西南時在六月兌位正西時在八月八月見說卦此又是一義以明之義皆本象所有

雖及之洸洸也非上坤下兌原有所臨非時之憂而倒兌爲巽從外視內則以覲對臨更有反觀而得之之象且文在商時確守商正二陽建丑此正一王端朔所由始也商德浸衰（史記至帝乙而殷衰）至是已見作易者其有憂患矣（殷建丑以十二月爲歲首商書所稱十有二月乙丑是也但臨爻多改朔不改月故仍寅月爲一月卯月爲二月則從泰一月起至觀爲酉爲八月此十二辟卦所定非謂從臨卦數起得八月也但卽從臨卦數起至觀亦是八個月且臨下爲兌兌又八月卦故取象如是耳）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無疆（君子臨民法地之臨水洪範以五思屬五土坤卦德合无疆者是）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以陽臨陰則初與二皆臨也咸者皆也夫二爲正臨初與偕則志行正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與初皆臨則不惟得吉且得利焉夫巽爲近利市三倍又爲順爲命令（見說卦）二與初既同居倒巽之剛而二又剛中則一爲利市一爲順命兩宜有之特此時以陽臨陰不以上臨下恃剛中之應而上臨諸陰利市則有之矣以言順命則未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當兌口之末而上承坤土之甘（洪範土爰稼穡故味甘）是以甘說爲臨者夫身處陰位既不能下臨二陽而又同在四陰而已獨別于下位下又難以臨上是其所居之位兩不相當若甘心臨人而爲人所臨而亦甘之何所利乎且卦所爲倒觀而得八月者指觀四也臨之三卽觀之四則此爻雖甘殊爲可憂蓋坎爲憂兌上爲半坎是也（三在兌口）但既能憂之反甘爲苦反說爲憂則觀之四終是臨之三位非正當何咎之有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虞氏易荀九家易皆作當位則與上長韻不協非是）

臨至此而八月矣（從臨上數至此八個月卽觀卦二陽亦消至此爻止）所謂至于八月者此則其至之者也三地內臨至此見臨二陽外消亦至此見消時實爲之又誰咎焉故以卦位言則以陰居陰位固相當以四應初位又相當而況從臨象反觀則今之臨四卽後之觀四其于八月之位抑又相當如此所以與向之以臨三爲觀四者有別耳不然三與四同爲失位而一曰當一曰不當何辨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柔應下剛五原不足以臨二而無如五中君位則卽用中以臨之然亦智矣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此大君之宜也上卦坎位以純爻而見（說見前）五居坎中坎水于五德屬智故有是象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如覆敦（見爾雅）地之高者也上坤至此高矣夫澤上有地以高臨深故謂之臨則此據高地正臨之本分而特其所居者非正中之位身雖歸而志有在蓋志在五也上在五外則五在上內詩曰如臨深淵又曰如臨于谷皆以高臨下艮之敦艮亦此義

䷓（坤下巽上）觀（聚卦二陽四陰）

觀（古無四聲平上去同用故漢易皆無音註後人分平去二音非是）盥而不（王肅本作觀）薦有孚顒若（按盥讀通字與郊特牲灌論語灌同謂酌鬯降神也馬融鄭元虞翻荀爽諸家皆無異義第或作朝會或作貢士或作祭祀則皆同而所以用辭者不同耳）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王肅本作觀今按爻中皆觀爲之文則不字本觀字之誤惜別無他證且本文不可易耳）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王弼以此字句）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爲大艮（六爻皆兼畫之艮）而三五同功則又爲互艮艮者門闕之象（見前）故曰觀（爾雅觀謂之闕）春秋傳所稱兩觀是也第朝有觀廟亦有觀皆門旁雙闕而是卦下坤上巽以地上之木（巽爲木）而臨然高峙謂之鬼門（見鄭康虞易）鬼門者宗廟之象故卦詞盥而不薦鄭康成謂諸侯貢士于天子卿大夫貢士于其君皆以賓禮禮之獻酬酢而不必設俎此據爻詞利用賓王一語而以周禮賓興當之（鄭京山曰周禮有賓興之文無飲酒之禮儀禮有鄉飲之禮無賓興之文況禮緯鬯稱釋惟天子有鬯諸侯錫鬯乃有不錫則資鬯于天子若諸侯于大夫可稱賓安所得鬯且王者賓賢惟諸侯稱大賓客士興自鄉豈有薦賓之禮）有謂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見禮器）又諸侯朝天子在始至時天子使大宗伯祼以鬯酒無籩豆一獻而罷（見周禮大宗伯之職）此庶與盥而不薦義合然考大行人掌大賓客禮儀亦原有饗禮食禮諸獻參差不一且殷以前未必卽用周禮況貢士朝會皆與聖人神道設教本義殊不相涉惟馬融王肅諸家直指祭祀言謂灌地降神此是正旨第引論語既灌而往爲證以爲王道可觀莫大乎宗廟祭事可觀莫盛乎灌及神降薦牲而簡略至矣（見馬融註亦郊禘說王弼注亦然）則以魯之郊禘說易非是且祭禮之誠全在祼薦所謂殷薦上帝禮以薦重故從時祭言則薦韭薦黍（春薦韭秋薦黍）有羞無牲（周禮籩羞之事穀梁傳註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而以大祭言則薦牲薦酒薦幣薦璧皆謂之薦（見有日薦）豈有薦禮盛大而反簡略不足觀者蓋觀有兩義以門闕爲樓觀之事則以上觀下（三輔黃圖云登之可以遠觀）而往往懸法以示垂象則又爲天下人所觀（孫炎云門闕所以懸法象使人觀之謂之象魏）故在朝在廟皆有觀象而此屬宗廟則上之與下皆將于是乎觀禮乃巽當夏令（巽四月卦）時值禮行四五半坎（四爻陰位五陽爻陽位爲半坎）有孚在衆（坎爲孚坤爲衆）則卽以祼薦大禮觀之而以艮手奉巽茅祼鬯薦牲兩皆有象毋論祼薦相仍不可闕一而第當祼初斯時尚不薦也而相信之至卽已秩然其可觀如所謂上顒顒（爾雅顒顒君德也）下顒顒者（廣韻顒仰也）況既薦乎蓋上爲大觀下爲觀化下順上巽五剛居中正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所謂殷人尚鬼文在殷時親見夫有殷聖人法天之神道以爲歲時之序祭而周流不忒傳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夫觀則合上下中外男婦大小而皆可爲觀雖宗廟之中未必容童豎婦女之窺伺而人卑地遠則遙望不及有斯象焉艮爲少男初則尤穉矣此童也夫五上二陽爲君子則此童小人也夫以小人而作是觀亦曰道在則然固無足咎儻君子出此而不其吝乎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兼畫之艮既爲闕于廟門之前而二三五互艮爲之重門然且坤爲闔戶（見繫詞）此重門又闔者也乃下卦離位純陰則見而六二以中女（離爲中女）之目（離爲目）加之重門半闔之間（戶爲門之半）非闚覰乎雖二陰小人不必果皆女流然幸當大觀之世不入廟駿奔同于助贊而僅僅以觀女自居女雖貞不亦羞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與五同功既已升階當饗薦之位所謂盥而不薦者此則其當薦時也蓋生者進也卽薦也說文謂草出土上以漸進長曰生而集韻廣韻皆以薦進同字如列子王進而問之作薦而問之之類以薦用草藉凡薦食薦物皆有所藉而藉必用草故以草土之生作進餽之薦進爲薦生亦爲薦此按之說文諸書而歷歷可驗者今三與四當臣位而廟祀之際原有大夫贄幣卿大夫從君之文見禮器則君薦而卿大夫隨之以薦雖曰此君之薦然實我薦也以臣固有從君之道故也乃下卦之終既値內外之交而同功伊始又適當升降之際則以之進薦而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見春秋傳註艮爲果蓏巽爲茅苴見說卦及諸家易皆當薦之物而我爲之進退乎其間不特人當觀我我亦當自觀所謂自我薦之亦自我觀之道也何失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六四近君而加于臣三四民初二之上此助祭之賓書所謂作賓于王家者是也第虞賓在位殷士祼將皆稱觀光觀者觀也而二陽以高明踞艮高之上則又合坤離而爲國光坤爲國離爲光此正載見之詩肇公助祭所云休有烈光者而賓且觀之則其觀之所尙爲何如者也鮮于子駿云六四處巽順之下以陰居陰故以祭祀明之如二王之後作賓王家助祭宗廟其說頌合　按左傳陳敬仲初生筮之遇觀之否䷋太史以爲利用賓于王爲代陳有國之象正以陳爲三恪之後爲賓故云然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後也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其後陳亡陳成子得政風爲天于土上言風變乾子坤之上也中有互艮故曰山也艮爲門闕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物備也史記註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者若其云庭實旅百則兼諸侯朝王之說蓋筮法隨象取義與解易不同至唐人定命錄載天寶十四年王諸人解筮遇乾之觀謂已及賓王而大人未見以乾五未動也遂遇祿山變而返此與鄭元賓興之說又適相巧合然亦筮法如是耳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大觀也五處君位當在上之觀則凡進薦之禮我之所以必觀者以爲此非人之薦而我之薦也禮所謂君親制祭者也蓋巽禮可觀本欲以示觀于民今大觀在上而我之所自觀者皆爲民之所觀化然則其觀我薦者觀我也與哉觀民也夫民能觀則小人无咎君能觀己以示觀于民則君子无咎上九亦然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與五同居巽剛其禮巽與五同而位非正中此諸父諸舅合同異姓之尊而居高而觀不必盡廟之牽牲贄幣之列則其所觀者凡王之薦與諸臣之薦皆其薦而非己薦也夫非己之薦而猶觀之者以觀之在上而必先禮之在下蓋惟恐民志之有未平也故觀之也從來宗廟之禮貴在平志故商頌湯孫之祭一曰綏我思成既和且平又曰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此則神道設教殷人尙鬼之顯然者大觀君子不于是之觀而何觀已後漢楊宣策災引京房易傳以覲其生謂大臣當觀賢人之性行然後貢之則漢儒亦有以生訓性者漢成建始初封王氏五侯大風西北起黃雲雜土四塞若溟及哀帝封外戚丁傅六侯亦然故楊宣引京房傳謂大臣之義當觀賢人性行以貢于庭否則罰善不終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　虞氏易以生爲生民荀九家易作教化之生王輔嗣作自觀其道合之性生凡四義皆不確當且與康成貢士說合總是占驗家各有師承不礙同異至宋後則茫無依據耳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二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澧番禺趙齊嬰新校

仲氏易

䷔下震上離　三易卦

易否䷋五來初往

又易益䷩五來四往　損䷨二往四來此在盧氏虞翻侯果諸家俱謂從否來與推易合若本義謂從益來則又從變言與此不同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句王弼注直下連動而明六字作句以爲剛柔分動不屬乃明則于震動離明義例盡失之矣大謬動而明雷電合而有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象也噬者齒決物也嗑者合也初上二陽爲頤剛上下相向而塡諸物于其中名爲噬嗑但賁象倒見與此並同噬嗑賁䷕而不名噬嗑則以上開下動與上止下開有分殊也謂離震動上噬下嗑賁則艮止離開不能合矣夫開而能動中有決斷自能亨通而卽以其象旁推之上下兩剛同于犴狴決斷諸有兼類折獄則噬嗑既亨卽因而用獄亦有利焉是何也卦象類頤而中決諸物因名噬嗑三陰一陽俱在頤中則俱謂之物舊誤以九四當物且謂四剛間斷上下必須決去則拔之爻詞殊不然謬之極矣其第物以類聚而後始從而分之凡陰陽剛柔皆謂之物傳所謂陽物陰物是也今卦從否推又從益與損分推則當未推時剛柔皆聚而不分否三陰三陽對聚損三陰遞聚益三陽遞聚自九四互易而剛柔分焉三陰三陽自相分隔所謂物以羣分者而子是下動震上明離下雷震上電離相合成章但以否卦推之則初柔易得五中而柔從上行盧氏虞氏易侯果諸儒俱謂卦從否來以否之坤初升爲乾五爲柔得中而上行與推卦合第諸家不曉損益分推得半而止故不能全解推卦之法而以益與損分推則亦以四柔易得五中以三柔易得二中皆柔之得中而從震而上行者震爲行此上行與否柔上行不同雖五中以陰居陰殊不當位而開明決斷自能出離光之照以爲震雷之決雖以之用獄尙有兼利而況噬嗑乎

象曰雷電雷電似宜作電雷但泰象宜言地天交而曰天地交此固易例況象已明言雷電合矣蔡邕石經本李鼎祚易解皆作電雷此必以己意强正之者噬嗑先王以明罰敕亦作勑法電故明罰雷故敕法

初九履校滅趾陸德明本作止无咎象曰履校滅趾古本此下有止字不行也

噬嗑以初上兩剛爲斷物之具其取象噬嗑而復以用獄爲義者雖坎爲刑律亦以噬嗑之剛能斷決也但初剛從否來

當在否時本坤柔之一而今易爲震剛而陰沒于陽之中似
震足震爲足下垂見剛木震爲陽木而不見趾一若以校木爲屨稱
者校者足械也夫如是則不行矣震爲動爲行而前當互艮
故有此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柔與三柔皆在噬嗑之閒而體當大離二至四成大離離火炎上
則近上者爲乾腊而近下者爲革肉膚者革也禮所謂膚鼎
是也禮剛實一鼎爲膚鼎第此六二本損之兌剛兌口上向而二剛隆
然于兌口之上所謂鼻也今易以四柔而隆然者亡矣雖二
四互艮艮爲黔喙見說卦爲鼻見荀九家易而二當艮喙之根但見
喙而不見鼻一似從根而噬噬之深而滅其鼻者所謂沒鼻
之噬也夫艮之所以得稱鼻者徒以一剛踞口上與兌口同
而今已滅去則凡爲剛者皆魚肉之矣可乘剛乎宋政和末平江人解者筮之得此爻曰離爲戈兵艮爲門闕又以艮東北之卦而介乎南離必東北有人南寇犯闕且將不利乎君矣鼻者君祖也後徽宗果北狩明正統閒魏文靖驥上封事有云蒲雅既虜寇得深入以胥亡之羞來滅鼻之禍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于大離稍近上則爲腊肉腊者火所乾也周禮腊人有腊
鼎是也田獸薦鼎實以兔之薨爲腊鼎但三入互坎之內坎爲隱伏爲病則
厚味腊毒見五行志容亦有之然故小吝耳何咎焉或曰腊固有
毒張協七命云甘腊毒之味此即甘脆肥膿所謂腐腸之藥
者與遇毒不同

九四噬乾胏說文作𦙶从肉仕聲揚雄說今作胏若子夏傳作脯虞氏易亦稱乾脯則又易一字不同得金
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陸德明本有大字則與當字不協矣大謬也

離爲乾音干卦以一陽而夾兩離上離大離之閒則其所噬者直乾
胏而已然四從損來損下爲兌又從益來益上爲巽而皆易
之爲互坎之中是坎本弓也見說卦而兌金巽木合之作金矢
而貫于坎中離離火未光四爲離初故未光而離兵離爲戈兵之用早見
之則我之所噬不過𦙶肉胏者食之遺而已得利器此飲食之道
吉凶相循所謂於味必思其毒于利必思其難者太平御覽載王肅解云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備其難也金矢之得所由必艱
貞而後爲利也蓋剛噬固艱噬剛尤艱明罰敕法端必由此
舊以此爻爲所噬之物不通即以中四爻全指獄訟牽強傅
會亦殊不合此言噬嗑耳金矢本箭鏃今食田肉而得丸鏃
者往往有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其噬乾肉同而此又得黃金者以五柔爲否乾所易乾爲金
而位當坤五之中則爲黃金天下事何常以意外之獲而守
以恐厲之心雖以剛決剛以柔決剛事有不同而貞厲與艱
貞一也何咎之有

上九何古本亦作荷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剛爲足爲屨校則上剛在首爲荷校荷校者項械也夫三
五同功者坎也坎爲耳見說卦而此踞坎上而荷械于項則弇
坎耳而滅之矣夫離爲電爲明而滅耳而不聰即不明矣以
不聰不明者而使之用獄不其凶乎夫猶是罹刑而屨校无
咎荷校即凶者剛固不可成也

䷕ 離下艮上　三易卦

易　泰䷊二往上來

又易　損䷨二往三來　益䷩五來三往

此前儒荀九家易虞氏易皆謂從泰來與推易法同惟本義謂從損來則推易亦有之

賁亨小郭京舉正作不云不字草書勢如小字致誤知易例原有小字如巽小亨既濟小利貞類不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賁亨與比吉同例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郭京舉正據王弼本有剛柔交錯四字今考王弼本並無四字但以四字釋柔來文剛上文柔二句耳增此妄矣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

賁者飾也衣裳以飾躬而五服五采則又繪山于上衣繡火
于下裳以爲衣裳之飾則是山火者天地之大文郭元曰離天文也艮地文也
文而上山下火尤前古迄今后王君公藉以飾躬之善物
也據易黃帝堯舜已制衣裳書五服之制天子諸侯惟日月星有殺而山火不殺爲后王君公之共飾第賁固
以飾爲義而賁之爲色則其質本白而或閒以黑或閒以黃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鄭玄王肅皆云賁者黃白色也其在卦色則爲巽白爲坤黑黃而
在方色則觀之東西南之閒巽東南坤西南故是卦所推自泰自益
自損皆有坤巽泰上坤益上巽損倒巽皆有互坤有黃白而既易而皆去之
所幸火與山合則山石火照亦閒有黃白之色孔氏正義云艮爲山離爲火以火照山之石有黃白色揚雄大玄賁首次二曰黃不純屈于根注易賁卦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故曰黃不純不惜
其色不純所謂白不白黑不黑黃不黃孔子之筮賁而愀然
者以是也呂氏春秋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賁亦安吉乎家語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吉而子有不平之色何也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之謂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今第觀其飾而不觀其色則色必有
質而飾當用文彼柔來而文剛者非泰與損乎以泰之上柔
損之三柔來而皆飾乎二之剛荀虞諸易皆謂自泰來而不知又自損此剛柔
之相飾也分剛上而文柔者非益乎益上本二剛乃分剛上
之一而文三之柔此物之以文分也夫卦有兩離自三至上
爲大離以其在上爲天文自一至三爲離以其在下爲人文
夫惟天文則互震爲動動即不窮亦惟人文則上艮爲止止
必有節震動而不窮則必變因而察之艮止而有節則必成艮爲成因而成之則夫賁之爲亨蓋將察時變以化成天下所
謂垂衣裳而飾至治者端在乎此豈止震動艮止小利有攸
往已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蜀才本作命庶政无敢折獄賁與噬嗑爲反對故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古本一作止舍車鄭張本作輿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
也

夫飾不止在衣裳已也當益未推時下震爲足而初當震足
之下此趾也今易震爲離則既以離文而飾其趾矣第益下
爲震而泰之下實爲乾乾爲車震又爲車俱見前則有車可乘
原不用趾乃盡易爲離則弇乾與震之車而盡舍之以爲初
居民位所當徒行此豈矜屨稱之華忘安車之適哉義固然
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且飾有近在身者夫損兌上口口之下爲鬚二至五爲互頤
頤之下亦爲鬚須者鬚也而二之爲位適當鬚閒則夫頰上
之毫所以飾面而離中之文又所以飾鬚也蓋泰之與損則
皆從上三之柔而文二之剛是二柔之所與爲興起者不在
上乎興在上則飾亦在上所爲初與二同道而初飾下足二
飾上首有如此或謂須賤妾之稱天官書有須女四星離中女無正配故取其象也別是一義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居卦末而當坎之中此以洗濯爲飾者雖推從損益皆易
二五之至正以趣不正而能守坎險之中即正也永能守正

陵乎然何以莫陵曰剛能陵剛而不能陵柔濡者柔之至也地以濡自文而陵免矣象之所為文柔者于斯見之

六四賁如皤如(鄭元陸績本俱作燔以為四將應初進退未決故燔如也與下卦離火關合另一義)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以後皆以賁之色為飾賁有白黃黑三色而益當未掺上卦皆巽故四五與上則皆有巽白之色白者巽色亦賁色也雖四當互震為馬而本之巽白則為白馬(陸績云震亦為白馬未知所據)白馬翰然將以與初為婚媾而三四同道又九三六四適陰陽交位剛柔相當則配合之際若于此不能無疑而不知弗疑也初九六四實正應也即或四居坎中坎為寇盜覩而白馬之出又近戎事(禮戎事尚白故乘白馬檀弓所謂戎事乘翰是也)其乘此文翰下尋賁趾翻有似乎為寇者(寇指本爻不指二三從來誤解)曰匪寇也乃婚媾也无尤也鄭玄曰翰白也又髮白曰皤馬白曰翰此皤不止髮以通禮言之而翰則指馬蓋商人乘翰本尚色文之演賁或者取時色以御黑黃未可知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為君位而以陰居之且下又無應則第如處士之所自飾者其所飾丘園而已艮為山為果蓏而五當山半而塡果蓏于其中半山為丘蓏圃為園處士所居也乃泰本上坤益本上巽坤為帛(見荀九家易)而巽繩束之此聘幣之禮張衡東京賦所云聘丘園之耿介旅束帛之戔戔者而規模減小草野羞嗇不其吝乎然而聘幣到門究亦可喜蓋帛者白也以白繪為束故謂之帛(子夏傳五匹為束三玄二纁此帝王之後肆覲三帛之物非聘幣矣傳固後儒所作者)此又以禮為飾者而何勿吉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則單以色飾矣不言所飾以無所不飾也蓋此本泰乾之二而上飾坤柔則自此一上而大離炯然藉此作天文之飾非得志乎賁本雜色而到此已純其無所不白較之四之止白其馬五之第白其帛端有進者天文在上合人文而化成焉艮為成艮之上剛則成之時也此賁終也

䷖下坤上艮　聚卦一陰五陽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畢正增一落字謬)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十二辟卦之一也漢儒以十二辟卦分配十二月枝辰之數如一陽復配子十一月六陽乾配巳四月一陰姤配午五月六陰坤配亥十月類(復臨泰大壯夬乾六陽卦姤遯否觀剝坤六陰卦為十二辟卦詳見臨卦象下)分配秩然第諸卦名義各以因重及分聚起見而獨剝與復則純以陰陽往來消息盈虛為卦名卦義蓋剝為陽之將盡復為陽之始生易惟重陽故于一生一死間消息盈虛明明指揭以為君子小人所當儆戒者在此際也夫剝者削也落也以陰柔而變其陽剛是剝其陽剛也夫陽往則陽剝陰陰往則陰剝陽往則息剝則消往則盈剝則虛此天行之顯然者今陽之止而待剝已及五矣尚安往乎雖下坤上艮坤順艮止其止而待剝觀象固然然不曰有天行在乎夫止而不往者人之行也而消而復息虛而復盈小人之進而復退者天之行也君子所尚者天行而已往與止何計焉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仍以因重之義釋之)

初六剝牀以足蔑(荀九家易本作滅義同)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夫其所以欲剝而尚未剝者止此艮之一陽耳夫艮之一陽以坦然平直而橫陳于眾陰之上有似乎牀而剝之是剝牀也(牀屬上爻從來誤解)然而尚未剝也蓋當剝之初必自近乎地者始牀之足則近乎地也所謂下也(初二為地道為下)剝牀者何以以此而已夫剝者削也蔑與滅亦削也(蔑廣韻削也王弼云猶削也陸德明云楚俗有削蔑之言)雖剝下非正而剝陽則剝正矣剝正則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足之上為辨謂屈伸之際有分辨也(鄭玄曰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故為辨)辨而牀梐亦然(崔憬曰以牀言之則辨者牀梐也在第足之閒孔穎達云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身分辨之處是也大抵兩物交縱俱謂之辨如革之中絕為辨類若孔安國謂為牀幹則在牀梐之上樹以懸物者與梐不同)牀有第有足而第足之交復設梐以當分辨之處故亦謂之辨則辨之加于足猶之二之加于初也初以足則此以辨矣夫二為五應亦賴五之為我與也今五陽已剝而不我與則二五正位雖與初異而剝陽滅正則正與初等其凶也覩之初可耳

六三剝之(陸德明本無之字反謂有之字為非大謬)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則有與矣(與上九相應)第其所與者則即其所剝者夫四陰無應而祇此區區之一陽下為我應而尚忍剝之然而與者三所獨剝者眾所同也眾皆欲剝吾何獨不剝則亦曰剝之而已初不言其所剝者何物也牀也廬也且不言我之所以剝之者何所以也以足也以辨也以膚也以宮人也一若為眾所逼而陰為避嫌陽故若不覺者夫如是則何咎矣雖上下四陰皆無所與而我獨有與則所得者一而所失者在上下此即坤之所為得主為利喪朋為安貞者陰類小人其宜離而不宜合如此

六四剝牀以膚(京房本作簠謂祭器不可解)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牀之有薦席猶獸之有皮毛也(見崔憬說)故獸以皮毛為膚而牀亦以薦席為膚與之剝牀則漸與上近矣雖牀終未剝而剝牀以此故曰災不遠耳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亦剝牀者也且切近于牀牀膚既剝則此正剝牀之際而無如牀未可剝也何也以剝之為象將及乎坤而猶未坤也斯時也五陰排連騈頭而進有似乎貫魚然者夫魚本陰類五坤是也(下坤互坤故五坤)乃以艮手(艮為手)牽巽繩(五以觀之上巽剝而為艮故牽巽)而貫而穿之將何以哉夫魚陰類宮人亦陰類(見何妥崔憬說)與小人同而大小一貫一若后夫人嬪婦女御次第而進(按注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次當夕九十五日而遍)如貫魚之有序者此非以膚以辨以足者可同年語也蓋以宮人寵矣夫盈虛消息全藉天行天行未至不虞不待此正小人之欲剝而時尚未至伎倆有限故止蔑為寵止凶為利此在小人亦無如何者而昧者謂設一轉變之幾夫爻義所在何容設變若謂此即消而轉息虛而轉盈之際則何以處夫坤亥之盡剝也善觀易者于此當自省耳後漢梁皇后曰願陛下思雨雲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正引此辭夫梁氏亂政此剝牀之尤者然漢祚未盡猶能受寵而順止如此此可監矣(後儒因爻立義動據史事如此二爻雜引四皓鄧平伏生淳于以為博識而至于易義所在曾不之顧此漏易之學與此闕所引據絕不相同不可不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京本董本俱作德)輿(董本作車)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夫此一陽也必致于剝而時尙未剝則于此有危微之幾焉試觀艮之果蓏艮爲果蓏至剛而碩上一剛爻爲碩祗此碩果縣之于衆陰之上而羣欲食之而不能食可謂幸矣然而禍福之端得失之數皆蘊于此漫假君子居此則以坤爲大輿見說卦而我乘其上而得之小人居此則以艮爲門闕而我居其下而必欲剝之夫得時則駕君子之行乃以非所據而不得與民爲周旋厚下安宅亦順止之義而小人道長凡艮之安止象牀又象廬者一陽爲覆有廬象而必欲盡剝之而不可爲用此剝之所以不終剝此君子得輿而自此以往所由繼之以坤亥而不可救也此小人剝廬舊謂二占不分用非是按漢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則以艮爲山艮剛剝則山崩此卒實了義後儒解易多傅會謂牀爲陽所居廬爲陰所居既已可怪未聞艮剛之牀復有一陽居其上者且謂剝牀爲使陽失所居剝廬爲自失所居不成坤亥之月六陰皆露處乎此皆說易之最可笑者仲氏曰碩果不食第以艮剛未剝取象耳必謂果存仁可再生則鑿矣說詩者不以詞害志說易亦然使此果仁可生得毋復之一陽卽剝之未盡者乎且坤不盡剝乎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三

南海[illegible]校　嘉應楊懋建覆校

仲氏易

☷☳下震上坤　聚卦一陽五陰

復亨出入无疾朋京房本作崩誤來无咎反復傳古本作覆誤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反動連下至順行七字句漢魏諸皆如此如虞翻易曰剛從艮入坤從震反故曰反動是也後儒以此作句本屬杜撰而朱昇旁注竟增也字于反字下彼亦以世無剛反句法也然增字則鑿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者反本之稱見何晏說羣陰剝陽至坤而全失其位見剝卦所藉震之反生見說卦以復乎其初故剝則蔑而復則亨雖一出一入出卽往來出爲往入爲來陰陽恆理而復則無病王弼曰疾猶病也或以疾解非六陰反一坤朋尙來坤卦西南得朋曰坤朋坤變爲復而外坤不變外爲來如泰之小往大來類俗以陽盛爲朋來如二陽臨三陽泰則陽非朋往非來于易義例盡失之矣而復則无咎苟能反乎震以復陽之道一陰一陽之謂道泰否君子道小人道皆是一反卽反動復卽來復俗以反復作反覆謬則七日已復七日者自剝至復也剝行至坤而六陽已盡乃一陽坤陰之六爻而陽已復生則從剝數起以至于復自剝上一爻連坤六爻爲七日凡天行之度以七爲限何聞儒所謂厤家建破以七日而更曆家傳經亦以七日而變者蓋易有萬例臨卦八月以臨觀倒對臨三三之七日從臨至觀則歷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爲八個月今復之七日亦以剝復倒對剝三三復三三一剝至復則歷剝上爻坤六爻合爲七日臨觀以卦計每卦直一月則爲八月剝復以爻計每爻當一日則爲七日雖剝直九月坤直十月剝之至復相距有三十五日而遯月之間總以日計六爻之日卽六日也虞易謂陰消乾六爻爲七日則自姤至復之說是月也非日也卽有鄭亨仲補救之謂復當陽生故變言日臨當陰長故實言月則臨自泰至乾何曾只陰長乎侯果謂五月姤卦專屬七月以周之七月卽夏之五月也其不言月而言日者以豳風一之日爲一月二之日爲二月也此仍是虞說而何玄子訂詁又補救之謂七日單指姤一月言則幾遇姤而卽已復更無理矣若王弼李鼎祚鄭玄諸說皆以分卦直日之法相爲配衍謂三百六十日分配六十卦每卦以六日七分爲度所云七日者正指坤一卦言坤六爻六日合復一爻爲七日則直日之法十二辟卦直十二月而一月之中又管四卦坤十月卦尙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而後至于復則復不接坤坤不接剝不惟日不合卽卦亦不合矣後有補救者謂專以候言凡二至二日必七日之前先積其氣而後及于至則單論厤法其于易義何居焉雖陽從內生而有似乎外來者蓋此之一剛從剝艮上爻入坤而今反乎震震爲動是反動也反動連下勿斷說卦震于稼也爲反生宋衷謂一陽在下爲反生卽反動之義旣反動而外坤仍在坤爲順震爲行是順行也內卦反動外卦順行動與順對行與反對則不實以剛反句明矣是同一天行剝復俱曰天行而剝之所謂順而止者今已順而行剝之所謂小人長者今已剛長則剝之所爲不利有攸往者今不宜利有攸往乎夫陽長陰消君子長而小人消道也天行也而天心見焉雖陰陽遞代而長並行君子小人互爲進退無非天心而此其見端也心在此行亦在此卽曰天地之心在此不在彼亦何不可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至日卽月合冬至之日古冬夏二至俱閉關不行以陰陽絕續之交忌交動也不省方不巡狩也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此言不巡狩者指至日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祇一音祁卽地祇之祇一音支適也九家本作多音支又作㩼與多同但也適與但同義王肅本作禔則亦與祇同如韓長孺傳與司馬遷傳祇取辱俱作禔取辱可驗若王注云禔安也則不可解矣又古文易注云祇作禔從衣是祇褆衣也非是則詩祇攪我心亦作祇漢書竇嬰傳祇加慙顏師古特注曰字从衣祇通字耳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七日來復不遠之復也雖方未復時羣陰剝陽一何有悔今已無多矣祇者多也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注祇見疏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作祇見不知量益一陽始生而元善之長具焉故曰元吉復之六爻皆言復然所復者止初爻猶之剝之六爻皆言剝而其所欲剝者止上爻也若諸爻皆復則二卽臨三卽泰矣且陽惟絕而復生故謂之復若二三四五則卽就一陽而漸進漸長以馴至乎乾何復之有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少息則如所復矣蓋一旣復則二自隨之而進而未可遽也有待也夫四德于元屬仁四時于春四方于東皆屬仁而初以震剛而居東春之位謂之元吉則有仁在下矣仁在下而我乘之雖少息亦無礙耳

六三頻古本一作嚬鄭元本作卑俱不可解或曰嚬當是顰顰之顰去頻存卑省文耳虞易解頻作蹙卽此義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三與初相連固爲一體而陽旣漸長則他日自連類而進類者連也而此時未能也時旣未能則三位多凶而震經成恐于此不能無惕厲之事然三陽果進則陽氣見地卦隸正月正行陽令者震動恪恭之際其轉而爲厲義也何咎焉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之四卽剝之三也復之四應初卽剝之三應上也兩爻相應每倒觀而皆見之故五陰上下各二而四居其中謂之中行猶剝之五陰上下各二而三居其中謂之失上下穀梁子所謂三有中五亦有中者蓋參兩而三中名參四而五中名

焉身此時因與我復而為此而迷則又將不止乎四而已獨復者吾敢言復哉吾獨有一復者若在吾中行之間彼固以我應而我將與為從也道在故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居尊位而與復稍遠若嗣復至此則復亦大矣敦者大也敦者高也大也舊字書無厚義艮卦敦艮與中庸敦厚俱訓厚另一義然而能大否也當考也向秀曰考察也鄭元訓考為成非是

上六迷復凶有災鄭玄本作裁陸德明本作灾俱與災同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與初甚遠則非不遠而迷矣坤先行即迷以無主也此坤正無主無應則無陽以為之主而復陽至此則又過盛而將絕則復之五陰獨此為遠陽之位絕陽之地也凡上卦位坎純爻則見說見前今以純坤加坎位之上而坎之災眚坎為病為多眚無不畢發坎之寇盜弓輪無不畢出坎為盜為弓輪是以行師之眾而當刑輿之迷不大敗乎坤為國震為君非以國君乎自此以往陽盛陰生將必歷姤坤之盡而後得以復其位已十年矣陽復以七七陽數也坤迷以十十陰數也陽復幸其速故曰不遠坤迷惡其遲故曰十年

按春秋傳游吉如楚有迷復之告其義甚明左傳襄二十八年游吉如楚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欲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若晉楚鄢陵之戰筮卦遇復太史所占有斷無解成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及戰呂錡射其王中目惟杜元凱註頗亦明析註云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近閱何玄子訂詁別有解斷似于杜注之外更饒義例惜其中亦仍有未合處如云震坤相拱有巽離在中間楚正南國今有東方震西南角坤而無巽與離即坤又僅得南之小半為南國蹙不知本卦兩體內我外敵東方之震我也即晉地在西而春秋戰國往以秦為西陲楚為南服而燕齊晉鄭皆稱為東方之國西南之坤敵也楚正南國而偏近于西然總稱南國夫復從坤來南勢甚盛今一陽乍復而即已掀全坤之半據有其地不南國蹙乎所謂蹙者以全坤而割半坤若有物蹋蹴之者也如此則在坤已蹙何必以無巽離為辭無巽離是卦外支說非卦中義也又云巽為白眼離為目光无離无巽豈非喪目乎震為蒼筤竹豈非矢乎則又不然巽離不上卦何足取象凡卦兩體必有六卦不上者若以此為義不勝演矣此除巽不議外惟離坎為凡卦之位一二三離位四五六坎位爻純則位見坤為純陰則離位顯然說見前而我以來復而忽加一陽之矢橫集于南離之目開震為君而離亦南方之卦則亦為楚此又觀合體不分兩體故如此此楚其王之目也至又云只就兩體言貞我悔彼初九元吉在我上六迷復凶至災眚大敗以其國君皆屬之彼且以震木克坤土射之義也以災眚而致大敗眚為目疾即中厥目之象也則貞杜註所未逮者易義近情苟能悉心觀玩則辭象具在何患古史占法不再見于今日也

☰☳下震上乾 子母卦

易 遯☰☶三來初往 中孚☴☱二往四來 子母卦者謂卦從遯中孚易之為子而又可轉易之為訟離睽革諸卦之母也蓋无妄大畜頤大過萃升六卦雖係分易而仍然類聚如所云據聚者故仍可轉易如此後五卦同

无妄史記作望馬融鄭元王肅本皆作妄註作望則望者聲通字耳仍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舉正有愈字誤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馬融本作右連下云天不右行陸德明本作佑行矣哉

无妄者不罔也天下惟虛則有罔而天之與雷雖若至虛而自有至實者存乎其間實則不虛不虛則又何罔第至實之行必當以至虛之心出之故以乾元而當首出之震自宜大亨而利之以正而特其所為利正者惟正故利非正則勿利也夫外為坎位爻純則見說見前今以純乾而覆外坎之上坎為多眚說卦雖曰震行當往而亦无所利是曷故哉蓋无妄之推一自遯來以遯艮三剛在二爻之外者今已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蜀才曰此本遯卦來其說甚合外乾如故而內變為震是內動而外健也一自中孚以上巽下兌兩中不應者巽九五兌九二兩剛不應而乃易四柔而為二柔李鼎祚謂四陽二陰非遯則大壯而不及中孚此推易未全者是使剛中在上者可使下而與二應也此方是剛中而應若止以遯言易三為初剛不中且不應矣經俗解謂无妄無應則彖詞非乎凡此者所謂正也一以主內為正一以應中為正天之命也非正則非天矣非正則妄矣妄則有眚行何利焉夫震行也

乾天也行而至于天又將焉往雖曰天行之健震為育子法天行健固有天命然天命已不祐矣行也乎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漢後易家皆以天下雷行為句物與无妄又句如九家易之物受以生无有災妄是也後儒有以雷行物與句者張清子云天雷一而物應胡旦演聖通論云物物相與以應雷行又王纖焦竑錢一本皆以此句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舉正無萬字云今本見王弼注中萬字誤增皆屬臆見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卦惟初與四皆以柔易剛惟二與三皆以剛易柔故初之與四兩偏不應初九九四既非正位而又兩剛不相應而不以為眚重剛也二之與三當位而應二當正位而六二與九五應六三與上九應而不以為亨抑陰也故不正則不利攸往而初則利往有眚則不可以正而四則可正初與四其旁幹兩柔而為无妄之剛幹如此故此初九也象以剛來內為言而爻以柔往外為言若曰初以遯艮之下柔而往而易以震剛是无妄之往而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陸德明云或依註作不耕而穫非下句同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舉正有而字誤穫未舉正作求誤富也

二與三則皆示之以妄之之象以為无妄無他第識其所為妄而无妄見焉猶魯語言辨惑不言所辨也祇言其所為惑而辨惑明焉夫二不從中孚推乎二本中孚之兌剛而今易為柔使妄人當此必謂柔則得柔剛則得剛使不剛者而得與以剛不柔者而得與以柔是猶不耕者而使之穫不菑者而使之畬也夫震為耒耜又為禾稼見諸家易而互艮為手耒耜入手則為耕禾稼入手則為穫又下卦大離上卦伏坎水耕火耨為菑一歲治曰菑為畬三歲治為畬而我于是乎設一妄象夫不耕而求穫不菑而求畬世以為妄然而亦非妄也耕而不求穫菑而不求畬人亦以為妄然而非妄也大凡妄境之生不患無誠而患求誠之太速亦不患有妄而患去妄之太過拘牽迫隘加以執錮夫然後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之妄生焉彼夫耕而不穫菑而不畬世以為妄則夫耕而穫菑而畬之為非妄可知不耕求穫不菑求畬之皆以為妄則夫必耕而穫必菑而畬之為非妄更可知而不知必耕而穫則不耕者勿穫矣必菑而畬則不菑者勿畬矣不耕者勿穫則男不通工女不易布而于是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之邪說得以橫行不菑者勿畬則厥考作室子勿肯堂前人播敷後勿疆畎而于

是世爵勿承兄祿不食之矯行得以雜進夫祇此用力得報積勤有獲之恆理初亦自以爲其說之必無有妄而不知天下之大妄卽在乎是夫不有非柔而可爲柔非剛而可爲剛者乎則不耕穫乎夫不有初柔而可繼以剛初剛而可繼以柔者乎則不菑畬乎此推移之精通觀之要也可以往矣夫四民各業工商異營推其所得本欲致富今毋論菑畬治田尚未有穫（象專指耕穫言）而卽以耕者推之彼通工易事互相得食其所推移不過秷秸之閒耳以言乎富則未也奈何其不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惟三亦然三以遯艮之剛而易爲震柔則三已震柔非艮剛矣有妄者于此謂此固艮也剛也吾當終求之艮剛以踐實境而于是妄境頓生所謂无妄之災也夫无妄之災何也坤爲國邑（二陰爲坤）或以艮手（二四互艮）牽巽繩（三五互巽）而繫之大離之牛（九家易離爲牝牛）此在邑人未嘗爲利然亦未嘗爲害也而無如行人之得之也是何也震在下也夫得牛之人不必顧繫牛之人繫牛之處不必卽得牛之處行人得之亦行人求之有何不可而无妄者曰吾向之繫之者固邑也繫在此則求亦在此而于是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焉（此述爻詞）此非妄之災无妄之災也夫求物者而求之繫物之處原未嘗妄而妄乃滋甚夫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此述象詞）而非妄也乎就震柔而求艮剛何以異是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則可正者若曰四得中孚之二陽而易居于四四卽非正然而可正者以正吾固有者也二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居坎位純乾則見坎爲病是疾也然其爲疾毋亦位遇之偶然而无妄者遂信之而加之藥此非妄之疾无妄之疾也其惟勿藥（謂勿加以藥舊說不必藥則不可試不通矣）則庶乎有喜不然是試也夫无妄之藥而何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至此而震動窮乾行亦窮矣不可往矣此非妄之行无妄之行也卦之所謂有眚者在此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亦在此

䷙（乾下艮上）　易　大壯䷡（四往上來）　中孚䷼（五來三往）　子母卦

（虞翻以大壯之上爲其德剛上亦推易法）

大畜（歸藏易作毒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鄭元虞翻管輅崔憬諸儒皆以篤實句光又句李氏易解亦以此章惟王弼本以其德章句而宋人宗之非是）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者大者爲所畜也夫大陽也小陰也（見小畜卦）陰爲陽畜則以大畜小曰小畜陽爲陰畜則以小畜大曰大畜夫小而何以能畜大也哉天下之陽孰有大于乾者乃以三乾藏艮山之內乾欲行而艮止之則艮雖有陽而亦總入之艮止之間一若以兩陰而畜四陽者則大畜矣（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大畜非大正不可矣（故利貞）且其所謂大正者豈非以其德也哉乾則剛健其德也艮則篤與實其德也（見虞氏易）乃合而言之以山之材而又燕之以天光則謂之輝光輝先又其德也（數語見左傳）然且內卦離位純陽則見（一二三卽陰陽爲離位說見前）今以三乾居內位則離見離爲日而又三至上爲大離離不止一見則離又爲日新輝光日新又其德也而不特此也大畜者大壯之所易者也移大壯之九四而易爲上九則其德也以下剛而進乎上是爲尚賢以上剛之賢而能畜乾是爲止健尚賢能止健而不大正乎而不特此也大畜者又中孚之所易者也移中孚之九五而易爲九三則在九三本震也而今易爲兌兌爲口舌在上九本巽也而今易爲艮艮爲宮闕（見李氏易解）是其所爲畜止者又將通之爲畜養使諸陽伏處皆得出兌口而食艮闕之食不家食矣不家食而不吉乎且夫能畜之者必其能適之者也夫互兌在前川也離位見而得互坎亦川也當其畜時山阻川亦阻而苟其通之則川且能涉而何有于山此其中有天焉乾爲天以一艮之乾而應三乾之乾一若川甫涉而天應之登天闕食天祿子不云乎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言得天也上九之荷天荷此而已蜀才曰此本大壯卦以九四之陽升爲上剛而爲主于外卦上九所謂陽剛居上而尚賢也此推易之法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劉瓛作志義同）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虞翻曰乾爲言震爲行坎爲志識）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甫畜而求進則有厲厲者健之過卽乾三所謂惕若厲也夫如是則不如已之爲便矣已者止也卽艮止也虞氏易曰體有坎故災

九二輿說輹（說同脫）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畜不可進故乾爲大車伏坎爲輪而二當互兌之初兌爲毀爲折則說之輹者車下縛木說之解之也停不進也（輹與輻不同說）（見小畜三爻下）尤者過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鄭氏虞氏諸本俱作日）閑輿衞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畜至三則畜已至矣可以行矣雖然猶未也夫以乾行之健而加之震動之迷乾爲馬震亦爲馬馬良矣良則何爲不可逐然而艱也雖三與上應上之尚賢與下之養賢中外合志貞則利攸往則亦利而尚有待也故居乾之終乾本大車而履震之始震亦警衞（見虞氏易）每曰閑之哉閑之哉何以行乎夫如是而後攸往焉庶或利耳所謂志在則然耳離爲甲冑爲戈兵震爲馬足考工記周人尚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衞名益有馬則有輿有衞

六四童牛之牿（廣蒼作犢說文作僮皆通字）（說文九家易作告誤）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乃以所畜之陽而進觀之畜之之陰彼二陰者亦何能畜陽也哉小人不能厲君子而君子自厲之小大不能養君子而君子自養之請譬之畜夫國之畜賢與家之畜牧等也初以乾之初陽而爲伏離之初剛離爲牛初爲童是童牛也乃四以艮之下柔而內與初應將以應之者畜之而無如四陰所易本大壯之震剛也向以一陽橫震足而今移之于艮端原其意若欲械童牛之角而加艮之堅木于其首（艮爲木堅多節上九一陽橫于上有楅象）使之一仰覗而知所畏而不知其不然也夫童牛者無角之牛也無角曰童曾童牛也而牿之也乎則何勿喜乎（陽不自進則不待畜如牿童牛然喜者爲陽喜也）侯果曰牿楅也以木爲之而橫施

子貞以止其慾綱詩曰說其福衡是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二以乾之中陽而居伏坎之初陰坎爲豕而以陽居陰則奪其陽是豶豕也豶豕劇豕也乃五以艮之中柔而下與二應將以應之者畜之而無如五陰所易本中孚之三剛也向以一陽橫巽中而今移之于乾上原其意若欲繫豶豕于牙而推離之橋木于其前（互離木科上槁九三橫亘于二前有牙象）使之一舉足而知所戒而不知其無庸也夫豶豕者無勢之豕也豕無勢則不躁曾豶豕也而加之牙乎則何勿慶乎豕多躁故多突制勢則否（以比陽之不躁進者故爲陽慶）埤雅曰牙杙也海岱之閒以杙繫豕謂之牙賦曰置牙攊牲是也（伏坎謂伏位互坎也伏坎離互位離坎絕交則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舉正有亨字誤）道大行也

畜之極而大通矣上九本在外不受所畜而三陽遲久亦將進而與上合象之所謂不家食而利涉川象之所謂閑輿衛而上合志皆其時也夫震爲大塗即天衢也大壯之上本震初而升爲艮艮爲倒震一若反大塗而背負之所謂荷也夫以尚賢之人當養賢之任而其所爲負荷者無非閑艮闕以闢震塗若所謂天衢也者是陽氣方升君子並進之一時也有勿亨乎蓋畜養者其德而大行者其道也

按何荷通字與噬嗑何校滅耳商頌何天之休同若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則直以易文更作荷字可驗王輔嗣註易誤云何語辭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四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部番禺趙齊日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子母易卦

䷚ 震下艮上 頤　易　觀䷓五來初往　臨䷒二往上來

（此卦惟侯果虞翻得推易之法宋儒多言從觀臨來指變卦言耳與此不同）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以養爲義顧卦無所爲養也祇以艮止在上震動在下上止而下動比之頤然（鄭元曰頤口車輔之名也上止下動故謂之頤）乃就頤觀之則四陰互坤有養象焉（說卦萬物之致養莫如坤）但養以靜爲主禮記所謂口容止者故下三爻以震動得凶而上三爻以艮止得吉雖上下兩陽同一輔車亦同一卦主而吉凶判然特其所爲吉者則一歸于正無兩義耳且其所爲兩陽者一從觀來移觀之九五而爲初九是以觀艮之兩觀而觀其養也（觀上艮爲門闕有兩觀之象故名觀）一自臨來移臨之九二而爲上九是以臨兌之口實而觀其養之有自也（臨下兌爲口舌鄭元曰頤中有物曰口實）夫降艮觀以觀頤而升兌口以觀養誠以得一在天得一在地而養陰衆于其閒（見翟玄說）乾爲聖人艮爲賢人而養坤民于在下（見虞翻說）頤養之義有如是其大焉者此非他之時而頤之時也侯果曰此本觀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而成頤虞翻曰以臨觀四陰二陽之例言之則臨二之上兌爲口故有口實此漢晉以來推易遺法（宋朱升會通亦云卦自觀來以五陽易初成頤此以變卦偶合之耳）

象曰山下有雷頤（劉表曰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出故旁及之荀爽曰雷爲號令故有言語）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從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京房本作揣疑垂之誤）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初則頤之下車也以下車統下頤而動而得震則急于求食固亦有之特初自觀來當在觀時內卦以納陰而見離位（說見前）離爲龜而初又早承離照之靈是靈龜也乃以一剛塡下頤而離隱矣離隱則靈龜亦隱矣人第見易觀爲頤而下頤俯出如樹之下垂朵朵然（說文云朵樹木垂朵朵也朱升曰言下頤而垂其涎也）而不知舍靈龜而觀朵頤云爾之聰明而爾自以爲我有口喉何足貴也（爾指初言我謂觀之五）侯果曰初本五也五互體艮艮爲山龜（象義曰艮有龜象損之六五是也）自五降初則爲頤矣是舍爾靈龜之德來觀朵頤之饌也此靈龜又一解亦通

六二顛頤拂（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經音徑去聲吭也舊作常解非）

二仰吭求食但以半口加下頤之上有似乎倒提其頤者夫近頤之口下通于吭所謂經也口之所食每緣氣以爲出入莊子所謂緣督爲經熊經鳥伸者（漢書以經死爲絕吭義同）徒以求食之故往往仰其吭而抑搔之（朱升曰拂摩拂也即抑搔也）而不知臨二之剛已移上九是其反而提下頤者正其往而爲丘頤者也艮爲邱邱則不動而乃以震動而得震行不其凶乎蓋上九固我類而今已失之失則何可行邱頤即高頤謂上車也于往也詩于茅于耜是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李鼎祚本作倖）悖也

三當頤之中爲上之應而不幸處震極而爲艮所逼夫頤之中宜有食爲上之應則升宜得食而迫于艮止則或反以動之過而發憤不食拂頤而去猶之染指而出也（見左傳）夫如是則凶矣雖曰吾守正不食亦何利矣蓋三當互坤之中坤爲民衆在養萬民者或未必不思用之而必歷坤盡而後有用已十年所矣此非頤之時也傳曰地數十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漢書作浟浟荀爽本作悠悠猶漸也劉獻易作）

遯遠也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以半日綴上頤之下有似乎倒傾其頤者然而吉何也蓋四本艮止之始而下與初應止不急食應則不汎食而今爲倒頤則懸之而不卽食故其求食也不苟食也此其象有如虎艮爲虎見說卦艮位寅亦虎艮東北卦寅方也寅屬虎艮統寅以爲正亦虎夏易連艮而以建寅爲正朔以艮虎下視虎行垂首而下視而出大離之目以視之卦體大離相擇而食耽耽然豈易見其欲哉視之又視不一耽也漸之又漸不一逐也大離至是有光矣雖倒而上施而亦又何咎逐逐漸漸也今俗云逐漸是也世不識逐字但以逐逐爲趣逐作解按漢書引易作其欲攸攸而子夏傳作攸荀爽九家易作悠三字並同則悠悠者正漸漸之謂也但悠字與逐字義同而聲殊及觀劉瓛易則又曰跾跾據說文跾音式六則音本同逐且其義作悠遠解則又與悠悠義合是跾逐二字在當時未知所從然總解作漸無可疑也不然耽耽逐逐過于朶頤十倍矣而必强曰吉曰无咎寃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又以喉吭當上頤之下雖艮止而下無應亦未免有仰吭抑搔之意而猶幸其居于正也居正則養正吉矣特五位坎中四五六坎位在觀巽時則以一剛掩其坎而今移之初則頤見而川亦見焉夫艱食可求何難涉險而不知其不可也以口腹之故而輕其身以試非頤也卽非正也正養無是也五本尊位而依庇上九似乎不順但頤主兩剛而二五之互坤俱從之陰之從陽猶輔之從車坤爲順此其順耳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于是推易者曰吾乃今而得所自焉夫臨之二卽上九所自來也由者來也二往爲艮則曰于二來爲上則曰由益由是而得爲頤則以頤厲物亦以物自厲而砥厲之義見焉有勿吉乎且臨上爲坤以純陰而坎位見此大川也今以剛塡之而涉之矣山以止之川以通之天地萬物何養不得而況養賢以及民其爲正養者方未艾也故曰此頤之時也

䷛ 巽下兌上 易 子母易卦 大壯 ䷡ 初往五來 遯 ䷠ 上來二往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非過之大者乃大者之過夫澤與風合而有何過且澤與風合而何以爲大者之過大者乾也陽也剛也澤風一合而四剛并列大不過乎此專以象名卦者故卽以象言之四剛相并有似一木而兩端受竅有似乎木之爲棟者乃象之所至而義卽隨之蓋巽爲木爲楊九家易見本義而兩巽相背顛倒皆木然且兩兌上下亦顛倒相背以滋之合觀之則成一大坎坎爲宮爲棟九家易見本義則以楊作棟熊過曰齊民要術白楊堪爲屋材于義于象均有之柰四剛兩端附以兩柔則本末俱弱向秀曰棟由初上始終皆弱是棟橈于下理所固然第四剛雖過而盡居于中其自遯來者則上來居二以外剛居內卦之中其自大壯來者則初往居五以下剛居上卦之中而三四則又居諸剛之中雖剛大者過而過不失中內巽外悅不行則已行則所往皆利雖有棟橈之凶而旋有棟隆之吉所以亨也則過非細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不言澤風而言澤木以重在木也蓋四剛皆木也二五木之體三四木之用也獨立不懼者由大壯來也遯世無悶者由遯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剛至大壯錯地可矣柔從上來以藉之巽爲柔爲白藉用白茅潔誠之過也又何咎乎

九二枯楊生稊鄭元本作荑云木新生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夫以遯之上九而改爲四剛之棟是質本楊也而已枯矣第剛雖多與而二居剛中得與初柔爲比附則在三與四反爲獨陽不生而二殊不然是三四爲棟而二尚楊也楊雖枯猶可生也蓋天下顛倒之事不少今大者既過則不能無顛倒于其間故猶是澤風而大過之澤與大過之風皆上下相背顛之倒之傳所謂大過爲顛非無義也周易皆顛倒相對獨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不然而頤大過中孚小過又內外二卦自相顛倒故雜卦于大過特發其例曰顛也此皆周易大關鍵向非推易亦安能直抉隱跡如此夫枯荑異形老少殊質枯可生荑則老可配少乃遯之上九本來無應此未娶之寡夫也而今併四剛而五仍不偶其亦老矣何意巽之長女可相與也夫未娶女也旣與妻也女可爲妻則得之剛乘柔故得妻得之誠過也所謂顛也初二在互卦爲姤姤爲遇故有斯象夏小正正月柳稊稊發荂也與荑同故鄭康成作生荑劉琨勸進表云生蘖華于枯稊卽此義程傳註稊爲根非是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夫猶是四剛之中而二五無應而反有應三四有應而反失其應此顛倒也然九三九四同在剛中有何顛倒之可尋而三爲棟橈四爲棟隆則又何說曰此正所謂顛倒也夫九三者順巽而倒兌者也夫風自下上順則轉高澤自上下倒則傾竭以轉高之風而當傾竭之澤則在巽爲高爲躁而在兌爲脫爲毀折使不橈乎橈則凶雖剛輔甚多而有不可也虞翻曰本弱故橈然輔之則益橈輔指四剛言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夫九四者順兌而倒巽者也夫澤順則由微至盈微則滋盈則滅風倒則背小向大小可受大不可受以可受之風當方滋之澤則在巽爲順爲入而在兌爲悅爲附決棟不隆乎隆則吉雖別有所吝而下不動也它亦指四剛言四剛皆在險故有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乃以大壯之初九而爲剛棟之五亦枯楊也其剛中與二同其比于上柔亦與二同則夫以大過之顛枯而復生亦其理也第時有不同而由來亦異大過之時進而轉甚向之生稊者今且生華而五以大壯初九而居于兌中少陽居尊不擬士夫郭氏舉正以士夫爲少夫今不從而上六在前則竟以兌之少女而居垂暮之地少艾之姿居然老婦一何顛倒然且兌悅在中說成在外上六爲兌口互夬獨行一往不決夬有夬夬獨行語以士夫而不能得婦反爲婦得陰乘剛故夫爲婦得則顛倒極矣然而無咎也以大過也無譽也以大過也大過則何可以久也大過則醜亦可也

按漢武伐匈奴筮之得此卦大卜因謂匈奴不久當破占用何可久也一語乃遣貳師伐匈奴後巫蠱事發貳師降武帝咎卦兆反謬蓋當時旣失周史之占如春秋傳所記而後儒籠統論理則又謂占者有德則吉在我占者無德則吉在彼

如此則但修德可已用五用二筮人太卜一切可廢此正後儒最籠統最無著落一語而舉世遵之及略按易理并略按春秋傳占法則象辭觀玩休咎瞭然如此九五則在本卦爲兌中在大壯所來爲震中兌爲剛鹵而震以出之此北伐之象但大過通觀合爲大坎而互當重乾之末進承坤上龍戰玄黃正在此際幸乾坎二位皆居北方我以南向北則我南爲凱彼北爲敗所以能破匈奴兵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者此也奈身在坎中尚未出險而兌爲口舌又爲毀折非西令誤當以鬬敗乃詛呪事發而脫身降矣兌者脫也夫枯楊之華不入寒地身爲士夫敵醜非偶乃既降單于則身已爲人所得而單于又妻之以女此正匹配反常一若老婦之得士夫者其卜筮之精占驗之確孰過于此假使得周太史者將此斷文出以韻語卽是春秋繇詞矣今易理具在此間所註一循其法鄭玄荀爽皆非所云則仲氏是書謂非秦漢以後直接周史之周易不可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以遯之陽上改爲兌之上六則涉澤而過在遯卦觀之則巽爲木謂之滅木在本爻觀之則乾爲頂謂之滅頂（乾爲首虞氏易有乾爲頂）豈非凶乎然而不可咎也大過也大過非過苟行有攸往則大過之時卽從此而建大過人之業無不可耳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十五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坎下坎上　四易卦

易　臨 ䷒ 初往五來　觀 ䷓ 上來二往

又易　萃 ䷬ 四來二往　升 ䷭ 三往五來

習坎（歸藏易卦名作犖劉瓛本作欿郭氏舉正習上有坎字誤）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重坎也習者重也猶尚書云不習吉也第八純皆重而此獨以習名者古卦名多加字如夏易以艮爲連山商易以豫爲陽豫類獨周易不然故祇于坎卦八純之首特加習字以爲卦名有如是者耳郭京于習坎上欲更增坎字以爲坎是名習坎是義陋矣第坎離相對離樂坎憂此本憂危卦而坎體旁陷以重坎言之則亦中爻平而兩旁陷雖初爲憂患之始上當憂患之終終則必變而惟恐以出險之後或易險而反入乎險故坎六爻皆少吉而初上尤凶以爲坎之形與坎之義固如是也然而四无咎何也原坎之卦辭以中爲主所謂有孚維心亨皆中象也雖坎以險中以剛中指兩坎中言而以全坎觀之則三四中也且所謂行有尚者指中爻言大傳自二至五爲中爻（中爻卽互卦有云非中爻不備）今中爻自二至五下互震而上互艮震爲行而艮則以高山居上位所謂行而有尚者非三四兩爻不足當此故三猶勿用而四卽无咎亦以三主行四主尚水尚則盈盈則出險故三不如四不止三多凶四多懼也夫坎者孚也卽信也凡卦之上下相合而中虛中實者皆謂之孚以爲可相合作符信也今以形言之則兩體中實信也全體中虛又信也上下與內外皆得印合如使竹又信也而以義言之水附于坎其流也盈坎而後行然盈則必行無徒盈者（故曰不盈）可信也盈坎而行則行乎險矣然而猶此盈卽猶此行前坎之行無以異于後坎之行也可信也此其閒獨心爲之（維獨也）坎爲心爲通（說見卦）是爲心亨乃心在中而坎以兩剛而居實中又復以一行而居虛中是其往也三行而四通三无功而四有尚則卽以多功有尚而推四爻爲卦主豈有誣乎夫險凶德也然而上合乎天下合乎地中合乎人故后王君公因險設險而卽有以用其險所謂生憂患而死安樂者此險也所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險也故曰險不終險而終乎險惟終乎險故可無險也此處險之道也

象曰水洊（京房作𣲖干寶作薦皆聲轉義同）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郎習也爾雅云再也劉氏云猶仍也習教之習閑也重之故閑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在外（因重之卦皆由下而上）而此亦曰習坎者以上下言之則重又在下也窞者坎又坎也初爲坎之陰坎也然又爲臨兌所易兌爲澤又坎也故先言習坎者以兩坎之重而繼言坎窞者則又以坎兌之複也失道失處險之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此險中也然剛能處險雖未出乎中而初有失此反可求得特小耳蓋二自觀來移觀巽上九而爲坎中巽多利故有小得猶隨卦互巽之稱有求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鄭元向秀本作檢鄭云木在首曰枕在手曰檢如桎梏之類坎爲桎梏此正與上六之徽纆相對較似有理但須改險爲檢則擅改經字故不可從耳）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以升之六五移來爲坎是其坎爲來之坎也今以來之坎而逼重坎又坎也坎之又坎而且安之有如枕入于坎又入于窞是初之坎窞以坎兌之複而此之坎窞則仍以兩坎之重也夫往有功者以行之尚也今以震之盡而當艮之首行未尚也三雖終何功之有坎坎勞貌詩坎坎伐檀是也故傳曰勞乎坎又曰坎爲勞卦今勞而无功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陸績本作誘聲誤）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此行尚時也前險既過則盈坎坎行將必有尚而出乎險者當其時以三位之剛與四柔相接（三四剛柔以位言）宜有宴衎酬酢爲遵養之藉此如需之遇坎而需酒食困之遇坎而困酒食者則飲食相歡失亦處險者之不得已也夫以艮木之堅兼震竹蒼筤之細木可爲樽而竹可爲簋比之王臣之會諸侯享之樽而副以簋所謂樽酒簋副者亦燕禮也而不特此也險者儉也漢劉修碑以險爲儉故君子儉德避難于險時用之其爲樽也不必木其爲簋也不必竹用缶而已所謂汙尊而土簋門內樽而門外缶此其時也爾雅盎爲缶虞氏易曰震爲仰缶今樽與簋交用之凡此者所爲約也約者儉也然且以至約之物當相見之歡而又以三四剛柔相接之密乃不納于戶而納于牖（戶在室東南牖在室南）艮爲門闕（見說卦）而四當艮門之半比之牆牖（爾雅在牆曰牖）如云陳之牖下者此約之又約亦以四自升來卻巽剛而受坎柔猶之坎與坎交居艮柔而受坎約其情同也貳與副同（陸德明釋文亦明註簋貳句）

九五坎不盈祇（說文京房本作禔禔祇通用猶史記祇取辱作祇取辱類皆作徒與但解若鄭玄本作坻則以一義耳）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雖剛中而仍未出險坎者科也水必盈科而後進內坎稍殺而外坎未旣是未盈也彖之所謂水流而不盈是也蓋互艮爲止止水不行且臨初升三俱爲兌澤澤又瀦水故五從兌汁則皆有不盈之意以止水瀦澤皆不能溢而出也故曰此不盈者也但已平耳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停亦止也盈則行平則停夫二不出中而此云中未大者猶是坎中而以險而出則必以大而行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劉瓛本作示云寘于九棘之下)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若夫上六則可以出險之時所謂險極必變者而爲一特爲必得失處險之道則前坎之終旣在坎窞習坎之終猶是也雖曰已出水矣可以無坎窞矣然獨不有叢棘在乎坎雖爲水而實爲叢棘以覯巽之繩爲徽爲纆係而寘之叢棘之中向之六二在險中者祇求小得而尚不即出今以出險之際而一或不戒反致出險而仍居于險當其時雖欲如嚮昔之求小得尚可得乎故曰我亦不知得在何時三歲陽數以坎爲中男故數三言不得者已三周陽矣夫處險有道初失之今又失之初失之而凶今失之而又凶然則坎豈終險乎故曰此憂危之卦也可戒也劉表曰三股爲徽兩股爲纆皆索名虞翻曰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九家易曰司寇公卿議獄上罪三年舍中二年舍下一年舍不舍故不得鄭康成曰終不自改而出諸圜土者殺故凶

離下離上　四易卦

易遯　五來　大壯　二往
又易　初往　上來
无妄　五來　大畜　二往
三往　四來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王肅本作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張氏沅辭以離麗也下即接柔麗乎中正三句後接日月麗乎天四句似較與諸卦辭例相合當備參考)

離以麗爲義麗者附也以一柔附兩剛而命名爲離亦以離體爲火火隱無形必著物而後能形如附麗然故以重離之彖言之乃上本天道以五陰附上陽而兩離成日大坎成月(自二至五爲大坎日月見說卦)如日月之麗乎天初二本地道以二陰附初陽而互巽爲草木互兌爲百穀(二四互震三五互兌草木百穀見說卦)如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三四本人道以下離接上離而三陽一明四陽又一明如人道之上兼天下兼地跨兩離以踞六爻之正上下皆明而化成天下則是所謂利貞亨者亦惟火柔之麗于中幷麗于正故云然也且夫離者中女也以中女而兼互巽則爲長女其又兼互兌則又爲少女以兩離兼三女而三陰備焉此全坤也夫乾爲馬則坤爲牝馬今坤爲牛而離不爲牝牛乎(九家易離爲牝牛)乃以坤爲八腹與離爲大腹而畜之向亦不知畜之爲何以而其麗如是然後知麗之而亨者亦即其畜之而吉者也是之以也離與坎對然坎內勝外離外勝內坎四吉上凶而離四凶上吉者卦位內離而外坎純爻則見(說見前)坎易四卦皆以純陰見坎離則內坎以離位相逼而外坎不然自內不如外離易四卦皆以純陽見坎離則外離以坎位見逼而內離不然自外不如內況離下卦互巽巽爲爲木爲風風以助火而木以生火皆麗之有益于火者也上卦互兌兌爲澤爲金澤以滅火而金以仇火皆麗之有損于火者也夫如是而吉凶內外瞭然矣故二五君臣同爲柔中而二反爲卦主者亦內勝有然不止卦位不合耳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郭氏舉正云以字下有明照二字今本脫去原其意以明照二字連則以字無著故也不知繼明二字連而照字連不讀所謂繼明即重明也以者以繼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避通字)

火主禮禮者履也然而禮爲履初亦爲履以人之行必自履于地者始也乃初從遯來以遯之五剛下移爲初一似遯尊而趨卑避高而趨汙下者然且履蹈之間儀文錯然(錯即紛錯也)凜于中而習于外所云敬也夫敬則宛然左避即在尊高且避之而何有于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離以中女(說見前)受坤索而二爲坤陰然且當互巽之末坤順巽亦順卦所謂畜牝牛者指此爻也夫坤色黃牛爲土(見九家易)又黃而以互巽東南之木生正南之火火旣盛而土生其間又黃則名此離爲黃離不大吉乎六二以大壯上九大畜六四移之爲中此以推易得之者故曰得中或曰離爲日日行道黃而居中故云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鄭氏本作擊)缶而歌則大耋(京房作絰蜀才作咥俱聲誤)之嗟凶(鄭蒋本無凶字)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家易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故曰此離非他日昃之離也夫光景何常毋論石火電光難以久恃而即以離日言曾幾何時而遂至于昃人生行樂耳桑榆在前何足把玩故曰何不日鼓缶今者不樂逝者其耋矣嗟何及矣三從无妄來其下爲震爲仰缶風俗通曰缶瓦器可以節歌此即淮南子所云小人鼓缶戰國策所云秦王擊缶者鼓即擊也又鄭康成以此爲艮爻(離從遯來則下卦是艮)艮位在丑丑上値弁星似缶此與坎之互震而云用缶正同震艮皆東北方丑位而上星如此則又不止作震坎形似已耳耋者八十之稱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以火繼火眉火在下而通火于上有如突然突者竈囪也(廣韻竈突通作突諸字書皆然近世字彙讀从穴讀森大謬囪煙窻也今俗呼煙囪讀葱予別有辨證茲不贅)當四在大畜身本柔也移乾二之剛而來爲離剛若火之延來者然然且以上火接下火而四以陽體而居互巽之上巽風揚之如焚然夫離者麗也即附也火以附物爲義而今以附物而反焚物及物焚而火亦無所容矣是其焚之而物死非物死也火也焚之而物死而棄非物棄也火也火以麗爲體而乃失所麗如死然如棄然膏以明自煎火以焚自滅誰爲爲之甚四居兌中兌爲澤爲金金爲火所滅而澤又足以滅火故象如此荀慈明曰陰麗于陽相附麗也然而有別離之義焉離者火也託木而生是附麗也煙焰飛升而灰炭降滯是別離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子夏傳作蹙咨慙也)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鄭康成作麗)王公也

五位坎中坎爲憂而又當重離之目出互兌之口則從而涕沱從而戚嗟亦時會使然然而終吉者彼其所附麗皆后王君公處尊高而負艱大若所謂袁安之念王室自然流涕者此非婦人之泣與孤士之歎已也火上爲災故上九殺人九四自殺而五亦尙在憂危之間此即外氏說易所謂水袪其上火欲其下者(坎卦行有尙亦如此)不止前說如內巽外兌之有異(說見前)

象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二句則小象詞原不必周到者此蓋子雍僭語也)

離爲戈兵故終以征伐與坎爲法律故終以刑獄正同然此乃王者之事獨明出治命將出師皆王之所爲故其有嘉者第折取其魁首而不及其類(醜者類也)倘書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漢陳湯傳所謂第誅其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從之貞掌邦政以正庶邦之事也大壯之易以二剛加上首是折上六之首也五上皆六皆陰類而易上而不及五是不及類也坎與離對然往往相反者坎者陷也以兩陰陷一陽故終陷離者附也以一陰附兩陽故終附若胡仲虎謂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暗外故陷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外故出征其說亦通然于坎陷離麗外又一義矣若周易首乾坤而次坎離以乾坤爲陰陽之純坎離爲陰陽之中不若震艮巽兌之各居于偏也且坎離爲上經之終坎離互體爲下經之終以坎離爲乾坤之用二濟又坎離之用不若震艮巽兌所重卦之各異其用也凡此皆易理所自有者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十六終(南海陳韶番禺趙齊嬰初校　嘉應張嘉洪覆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周易下經

䷞(艮下兌上)子母易卦

易　否䷋(上來三往)又易　恆䷟(二往五來)

(此卦虞氏易蜀才朱升諸說皆有推易之法略見篇內惟本義云咸自旅來則先分後聚是變易非推易矣咸恆子母卦從否泰來若旅則又從咸恆來耳)

咸亨利貞取女吉(亨字連利貞句勿斷)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同悅)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者乾坤不與六子對祇取六子之化體以相比見若所謂乾坤定位者旣爲倡首則但以咸之山澤通氣恆之雷風相薄旣未濟之水火不相射以應之于下前分篇對易之說有云以四配兩者正指此也第夫子序卦以乾坤屬天地爲天道之始以咸屬夫婦(無恆卦舊謂咸恆爲夫婦誤)爲人道之始(人道但指此卦舊謂上經皆天道下經皆人道誤見韓康伯說)故乾坤以六乾老陽六坤老陰爲天地而咸以下艮少男上兌少女爲夫婦而又山氣下降澤氣上升艮男居下兌女居上(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有類乎男下女者故鄭康成謂三十之男下二十之女正以男女皆少者婚之時而男下于女者則婚之禮也夫天地一大夫婦也大夫婦則全有四德(元亨利貞)夫婦一小天地也小天地則亦有四德之三(亨利貞在此彖傳不曰大亨以正則四德之三也)是以康成又云嘉會禮通(亨)和順于義(利)幹事能正(貞)具此三德而用以取女所爲吉也蓋咸者感也謂男女相感也卦從否易以否坤六三之柔而升之爲上是柔上也以否乾上九之剛而下之爲三是剛下也然且轉從恆易以恆之震男上巽女者而易之爲艮男之下兌女是二氣相與而艮止兌悅男止無他感而女悅有正應天道以感應而生萬物人道以感應而生父子君臣以及于上下(見序卦)此其中有心焉坎爲心卦體大坎則卽以心感而情應(彖傳有心字情字)志亦應焉(爻詞有數志字)所謂感應而相與者有如此夫以分卦言則艮內爲夫兌外爲婦以分爻言則三陽五爲夫初二上爲婦以卦爻合體言則三陽爲身心三陰爲首足而合陰陽男女而總象乎人之一身益天地以氣感夫婦以形感感之有形者莫如輔頰口舌以下至股足而爻之自初而上自拇腓以至頰舌四體百體無不相感(二語本焦弱侯說咸皆也謂皆感也)又蔡中郎協和昏賦有云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此說易之最善者況男女兩心居六爻之中而四又適當三陽之中不言感而無不感大傳所謂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于是乎在此萬物之所以生而天下之所以和且平也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此推易之法若元儒朱升作會通亦有云卦自否來此皆一隙之偶通者然亦未易事也

晉元帝初鎭建鄴王導使郭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其井當沸後晉陵武進人于田中得銅鐸六枚(一作五枚)(蘇見郭璞洞林)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此事載晉書郭璞傳然世終莫解嘗以此詢仲氏仲氏曰此最淺近者銅鐸之出以貞咸也井之沸以悔井也咸內爲艮艮東北之卦也其名武者以上兌在右武位也其出鐸者兌爲金與互乾金合而乾數六故得六鐸然且互乾爲天互巽爲命此天命也故曰此受命之符也若夫井則二四互兌三五互離離兌爲西南郡縣而南爲陽方故宜有陽名乃以下巽與互兌爲金木之交上坎與互離爲水火之際木間金得火而上承以水此非薪在釜下得火而水乃沸乎且四正相錯乾離坤坎非中興受命何以得此凡此皆前人占筮所未及者(洞林略有占註無此明確且所誌參錯事不經故不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虞翻曰坤爲虛謂否之坤虛其三以受上剛之來曰虛受人此亦以推易爲說者又曰艮山在地下爲謙在澤下爲虛(今稱謙虛本此)

初六咸其拇(子夏傳作𧿹荀爽本作母云陰位之稱俱誤)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此相感之始也下以足爲始拇者足之將指也艮爲倒震震爲足而初當震之下柔則足拇矣六爻互相感而感必有應感者其情以應而感者則其志耳(坎爲志見前)四與初應在外卦故曰外

六二咸其腓(荀爽本作肥云尊盛稱肥誤)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者腨腨卽俗所稱脚肚者上于拇而下于股正下體之中倒震之二也第二以恆之九二升之爲五而自居于柔者有不安于居腓者此凶象也獨不思腓不自動隨股而動詩所謂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者陰隨陽而轉小人隨君子而行未有陽剛旣遷移而陰柔猶不安其居者苟能居而又何害也艮止而巽順二居止之中互巽之末且上有正應順者順所應也惟順應故不惟不凶抑且得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胜則高于腓者此倒震之剛下體之上也第三以否之上九降爲三剛而猶志在上亦若有不甘于處股者此吝道也獨不思上降爲三將必有隨之而下降者非陽剛耶夫猶是陽剛而以上言之則謂之隨人以三言之卽其隨也以爲隨人猶不可不執以爲其隨而可不執乎執者持也謂持所處也雖上本三應所志在上而旣隨而下則處之亦下曰所執固然蓋股以腓爲下腹又以股爲下詩所謂邪幅在下者謂腓以下而所謂無以下體者謂股以下也傳曰男下女此正艮男之下兌女者其特稱執下非泛語也若其又曰往吝者以處下則吉往上則吝易例凡自上至下謂之來自下至上謂之往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京房本作憧憧云遲也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此心感也卦體下二陰象足上一陰象口中三陽象身四又當三陽之間則心位也心之官則思故言思而感在是焉第四與初應自有正感徒以位在陽中上下三陰均伺之則于此不能無朋從之擾所謂憧憧者擾在心也故曰爾自有正應貞者正也正則吉吉則亡悔不然則下往而上上來而下其連陰爲朋而爾是思者皆擾心之具也朋者陰類郎坤之所爲得朋蹇之所爲朋來者從者朋之與也體爲大坎坎與離反故未光大大抵憧擾者中未明耳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五與二應而所感瘮厚且由心而上至脊背之間而亦感之是感固在心而其感之者則其脢也蓋三以上降否上降三而曰志下五以二升咸二升五而曰志末論卦體則五六爲上論行卦則五六爲末此卽大過之所爲本末弱者卦凡三言志而皆以應言第初則陰應陽而惟三與五則皆以陽剛而爲他所應應之者卽志之者也然則五之志末非二之志五而誰志焉

上六咸其輔頰舌虞喜本作俠古通字象曰咸其輔頰舌滕九家易作乘誤口說也

感而逾上則爲口爲舌而口傍有輔口外有頰一舉口而無不相感有似乎送口說者虞氏易云滕者送也蓋口說雖淺感送則深以否之三乾易爲兌柔是兌之所移本乾之所送雖其所移者祇兌之口舌而其所送者實乾之言說也乾爲言鄭康成以滕作騰然亦作送解以爲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于其間此別是一說然其解作送則漢儒俱如是耳

䷟ 巽下震上 子母易卦

易泰䷊初往四來 又易咸䷞五來二往 侯果蜀才虞翻及朱升諸易俱有推易法見辭下惟本義諸卦自豐來此是變卦與此不同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雷風爲恒不知其何以恒也但曰亨而已无咎而已且中有兩利一利乎守一利乎行亦不知其何以守何以行也但曰利利而已夫子解之曰恒者久也是何也夫恒自泰來以泰之初剛易爲四四剛是剛上也以泰之四柔易爲初初柔是柔下也乃又自咸來以澤山之不相與者而易爲雷風之相與雷動而上風入而下是上震動而下巽順也夫剛尊柔卑恒一兩長相配震長男巽長女恒二上動下順恒三剛柔皆應二陰應二陽恒四此彖傳解義如是謂四者皆常道蓋泰之地上于天天下于地者爲偶道而易之而夫長在上婦長在下則道貞而可常守也利貞也咸之艮男終于陽兌女終于陰者爲有終而易之而爲震男之始又易之而爲巽女之始是終則有始也利攸往也夫互乾與上震皆行也則皆往也況天地萬物日月四時其有藉于久道爲何如者而謂聖人有異乎第恒則惟懼其不恒故卦曰恒亨而其爲爻則若有鑒于不恒之不亨者匪悖也象如是也泰爲地天而坎離卦位純爻則見故從泰推易則有天地有日月若震巽兌艮周歷四時則咸恒俱備焉虞翻曰乾爲聖人此又以互卦言

恒傍从亙字書皆然說文所謂从舟在二之間是也唐人書法因避穆宗諱故或去下一畫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朱升曰以時則久而不已以位則定而不易

初六浚鄭氏本作濬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以泰之全乾而一索得女甘使剛上進而柔下居是不求之高而求之深也其能久乎夫終則有始而可求之深乎求寇必也如此則求字有解不然突言始求無理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此三陽之始也乾已變巽則一見互乾之陽而喜之曰悔亡實不知其何以亡也蓋二陽本泰乾之中而咸以五之剛中而易爲二中肯中也夫子曰中亦久矣故象曰九二悔亡而傳亦郎曰九二悔亡其所爲亡者以此或曰此卦主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鄭氏本作咸非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居三乾之中而在泰爲乾終在咸爲乾始是不常于終與始也然且當大坎之中全體爲大坎而在下爲巽終內卦在上爲兌始互卦上下終始並無常位是于乾于坎于巽于兌俱无所容也夫乾爲健德而居于坎心坎心爲亟見說卦亟則不可以長久況乎以巽德之躁巽爲躁卦值兌德之決兌爲附決亟躁與決無非不終日之計其于德之不恒爲何如者向以爲不恒者其位耳今而知不恒者乃其德曾德之不恒而不引之爲愧乎德不常則愧亦不常所云或也夫不知愧之進之爲何人而謂非德之不常不可也夫不知進愧者爲何人而何可以不常也內巽女故有羞象朱氏會通以羞爲庶羞薦羞之羞謂婦不能主中饋則他人有代之饋者其于巽義于羞義俱得之矣然安見不恒其德爲不能主饋食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夫以全坤之田而爲九四大坎之豕則宜田有禽而試觀此何田而能有禽乎坤易爲震則田已爲塗震爲大塗以兌易兌則有禽皆脫以咸之上兌易爲互兌皆有獸則脫之象蓋初升爲四陽居陰位在象詞則謂之剛上而在象詞則謂之非位也況以兌易兌本初位非二位也咸之兌爲初九今之互兌爲九二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自咸來向之柔居二中者而今居五中猶是位謂中卽猶是德謂柔恒也可守也謂貞第五宜陽位以咸之九五甘遜而易之

爲六以應乎二向使五而婦人也耶則應二爲吉所謂從一而終也使五而夫子則宜以義制而下從婦乎凶也

上六振（虞張本皆作震說文作榰誤）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爲震之三振者震也公羊傳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故舊儒易本多以振作震震則動動則不恒矣夫震之攸往而能有功者謂其恒也謂其終則有始也若竟以震終則但知有終而不知有始而欲其有功也得乎夫三爲巽終巽女則羞而上爲震終震男則凶蓋恒固能亨而震已不恒而猶曰恒曰震恒此恒之所以難亨而不恒之所以內有羞而外有凶也象如是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一之十八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陳澧番禺趙齊嬰新校）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艮下乾上）遯　聚卦（四陽二陰）

遯亨小利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者避也違而去之也天與山相望而不相接往往違而去之有似乎退避然者則謂之遯顧四陽二陰陽眾陰寡似陰宜避陽而無如陰少在內陽眾在外在內者有日進之幾而在外者有日消之勢進從內升消向外退則以卦言之謂之天遯山而以爻言之即謂之陽遯陰蓋遯在十二辟中爲六月之卦六月者未月也午月一陰生未月二陰生纔二陰耳而一進爲否再進爲觀三進爲剝至亥月而六陰成矣故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夫蟋蟀以季夏居壁（月令季夏之月蟋蟀居壁遯之月書曰小暑之月温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計其在堂時（鄭居）南六月耳而見幾者聞之遂以爲歲忽已暮遯何獨不然故曰遯亨謂遯則亨也剛當位陽在上也應者初應四二應五也時行者相其時可以行矣遯也小利貞謂小者當利貞也是何也陰浸長也小者陰也遯以時行而以大遯小此其中有義焉鄭康成曰艮爲門闕乾健德而互體有巽巽則有進退之象故君子出門而行有進退謂之遯遯之取象固如此

晉渡江後宣城太守殷祐以郭璞爲參軍會有物如牛足卑類象大力而遲行到城下祐將伏取之而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辭曰艮體連乾（遯下艮上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蠱上艮爲山互兌）非兕非虎（坤爲兕虎以乾閒二陽不成故也）身與鬼并（三陰三陽仍鬼合蠱并成卦文乾鑿度以艮爲鬼冥門貞悔兩見艮故曰鬼并亦可）精見二午（離五月卦爲建午三至上爲大離是倍午也或用火珠林法謂二午非是二四俱屬午俱動爲見二午）法當爲禽（巽爲雞離爲雉）兩翼不許（謂無一遯爲四陽傷乾一畫而）遂被一創（一爲一創其）還其本墅（山謂遯仍如故故蠱上之山還本墅也）按卦名之是爲驢鼠（乾爲馬艮爲鼠遯上乾下艮而艮體連乾則合馬鼠之形爲驢鼠是驢鼠也按是古晉書無解今以推易之法解之）卜竟則與周太史解斷無異諸詞有韻正古法說易蠱卦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見郡綱紀上祠巫云廟神不悅曰此郯亭驢山君鼠也（詣）詣荆山暫來過我何容觸之其驗如此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故不惡嚴故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在四陽初與二則皆以陰制遯者上爲首則初爲尾況遯者外向而我追之是尾之也陰本欲逐陽而其勢未盛則第從而羈縻之因之有尾遯之象謂陰躡其後而使之止也艮者止也（內卦）而厲也欲往躡勿可往也蓋四陽尚眾以初長之陰而思躡之非其時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二亦陰之欲止遯者而不可止也夫以下艮之指拘（艮爲指爲拘）當互巽之繩（巽爲繩）自當有縶縻之象則從而執之固其志也且艮體半坤坤爲牛爲中色（黃中色）而體半未全有革無膚則即用此黃牛之革作縶絆以執遯者詎曰能脫而無如巽爲倒兌二正當兌口毀折而去雖以艮止之而早已脫矣遯矣莫之勝脫猶言不勝其脫耳

九三繫（李氏易解釋文俱作係遯字）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以卦言則山當爲止遯者而以爻言之則固四陽之首遯者也第遯位居下與二陰隣而其體則究與艮止爲始終則于此而繫戀焉容亦有之夫繫戀則有疾矣厲矣艮剛爲牛坎故有疾（坎爲疾）而幸而艮爲閽寺居閽闥之間初以艮男之下柔而爲人臣二以巽女與互之下柔而爲人妾而我以門闕之剛從而畜之則陰固羈陽而陽亦因以羈陰可與語小利不可與語大事何勿吉乎所謂以不遯爲遯而深于遯者此遯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與初應好仇也而我從遯之彼君子兮不與我好兮未爲否也初雖長三陽尚未消也（三陽變則爲否）小人不然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與二應嘉耦也而我從遯之其新孔嘉未可與偕隱也雖二五皆中亦皆處正而志各有在遯者以之不遯者不以也四陽爲四五與二陰應而上下相遯一如夫婦之違背然者故曰好曰嘉其象如此（俗以好嘉爲贊美之詞則何以恰在四五也）

上九肥（淮南子作飛）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當四乾之末而與四乾之首爲相應並無尾之而執之者則乾首尚繫乎遯而此則裕乎遯者也夫浸長利極小遯亨利極大四剛至此用乾斷而却巽疑矣（謂互巽）按張平子思玄賦欲飛遯以保名曹植七啟飛遯離俗凡李善呂向諸註皆引易上九飛遯无不利則在唐以前原有易本作飛遯者而晁以道輩作僞古易反不及之何也又諸註引淮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明焦竑又引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遯以証飛字大抵不繫即肥亦不繫即飛別無二義

䷡（乾下震上）聚卦（四陽二陰）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者遯之反也遯以陰在內故陰雖少而不以爲少曰小浸長大壯陽在內故陽已盛而猶幸其盛曰大者壯然而遯利貞大壯亦利貞夫猶是四陽二陰之卦乾行上下無非利貞而遯貞利小而不謂之正大壯利大正亦大而即謂之爲大正是何也則以大者壯故大者正也蓋遯爲六月卦大壯爲二月卦陰陽中正兩俱有之而惟大壯則行見乎天止見乎地（繫詞大壯則止）倒艮之止（倒上艮）震予之陰消剛動之行（震動剛）又喜其陽長故震動在下而坤柔在上（地雷）復也謂之見天地之心（復象）傳乾剛在後而震動在前則謂之見天地之情心存乎內而情現乎外所動有淺深故所見有隱顯也舊謂三畫卦以初

爲少二爲壯三爲究六畫卦則以初二爲少三四爲壯五上爲究則此壯字又以陽至三四得名然另是一義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禮者天秩也而以震足下履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震爲足而初在下則趾也四陽之壯以趾爲始初者壯之始也然而過也天下無趾大于足而可以行者雖四爲我應而四陽五陰適當半坎相孚則有之矣以言乎征則未也夫孚者信也信于行亦謂其可以行也苟不可征則雖其孚亦窮矣而況于行乎征孚窮非窮也

按春秋傳趙簡子論季氏出君事史墨謂在易大壯曰雷乘乾以震雷諸侯加之乾君之上天道有然則此所云大壯者正尾大不掉壯趾之謂也大象曰非禮弗履而傳以越禮犯分者當之推易占易其變化不一類如此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大壯之所以利貞者以此二也故但稱九二而卽可曰此正而吉者何也中故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王肅本作縲鄭元虞翻作纍蜀才作累纍皆作係累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三以下乾之終當互乾之中此正壯之至者而不可用也夫壯亦何不可用而自用其壯則不可蓋恃强而往小人則然若君子則安用哉君子所用者天壯而已畝卦之全體爲兼畫之兌而三又適當三五互兌之初兌爲羊而以乾震之力成之則爲羝羊羝羊勇于進而不能退有藩在前卽觸之夫觸之亦何損于角而厲矣角且羸矣故用壯反失壯矣夫壯之不可恃也如此羸瘠也亦爲拘纍羣故曰藩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四雖以偏位居偏剛而陽窮于此惟懼不進則幸其進之曰貞吉哉向在三時以爲在前有藩耳今陽盡而藩撤矣兌爲附決今決矣三五爲互兌四兌陽盡矣向以抵藩故或羸今不羸矣壯矣其壯也于何見之夫坤爲大輿而以坤之初而索之爲震是輿腹也輹者輿之根輹車下縛震者坤之氐也坤有氐成震失欲何所往而觀所壯壯此而已四爲乾健之終當震動之始其象如此

九五喪羊郭氏舉正作牛誤于易鄭氏音亦謂佼易陸績本作場易場通字漢食貨志疆場作易可驗今音異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陽已壯矣于此又進則此陰當弃喪者夫此喪者羊也全兌未終而此當三五互兌之口兌爲羊互兌亦爲羊而適當兌口則兌脫矣第此一喪羊在無意之間直易易耳時應遷代卽偃玩翕忽而得失循至事已如此亦又何悔夫以易喪之勢抵大壯之時雖曰五位本正中能相當乎易與場同音亦同義然于象無疆場之證仲氏嘗言解經不宜改字良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體兌則爲羊而三當內終上當外終則皆有及藩而觸之之象況震動之極則九躁妄之至者而第此震柔爲諸陽侵逼之際雖觸藩之羊仍名羝羊而實與三異三可退而此不能退以諸陽在後也三可遂而此不能遂以前無所之也夫如是則何利乎亦惟艱以自守以聽壯動之及焉已矣蓋躁妄抵觸補于進退亦惟不自量以至于此不詳不審度也然而雖不能詳亦不久困自此以往則全乾之後繼以姤遯仍反覆事耳咎不長此壯遯之祖因而君子於此所當詳壯因而審所用也

䷢下坤上離　四易卦

易觀䷓五來四往　小過䷽三往上來

又易頤䷚初往四來　萃䷬五往上來

虞翻曰觀四之五蜀才曰此本觀卦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此但從推言者若朱升會通及本義亦謂從觀來則指變卦耳

晉孟喜本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反義同則齊字矣晉猶進也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者日出也進也下坤上離則日出乎地而因而進之是之謂晉然不日明而曰進者以推易言則觀以六四一柔進而上行因之塡五位而爲卦主是卦之得明全藉乎進乃因而轉推則頤以下震而易爲坤小過以上震而易爲離上震下震皆康侯也震爲侯康侯猶考工記稱寧侯或曰艮功曰康坤爲艮故有康象也康侯已覲日而萃以巽之命合易離日以君蹌之是下之覲上者有升進之名而上之臨下者則又兼晉接之義此如諸侯朝天子而天子又從而禮接之坎馬美脊三五互坎爲美脊比之坤衆之蕃庶用以敷錫坤爲衆而以一晉晝而下三坤日三接焉雜卦曰晉晝也說卦離爲日坤三爻在下爲三接是非明出地上以坤順而麗大明何以至此大行人職曰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卽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王接侯畢萌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見何氏易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離爲明德也出乎地則自昭大學皆自明也卽此義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本以觀之五剛而升之爲四因之作二四同功之艮是我甫欲進而趾步當前頓成巨阜艮爲阜艮適當二四然且爲我所應者四爲應一剛上臨艮爲剛儼如山之傾壓而下之摧何如也雖四居坎中坎可下孚而時命未至謹則能信亦惟獨守其正以俟命之自至已耳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欲進而三五同功者爲坎是甫趾步陷而坎險相接又如汚窞之隱伏而加憂爲愁何如也所幸位居正中以坤順而應離柔在尊之陰儼降福于我而我受之差䊮愁耳周禮有享先妣之禮爾雅云父之妣爲王母蓋指五也或曰乾爲王坤爲母王母者王者之母也上離爲中女故有母象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以小過之艮易之爲下坤之首是我一爲坤而諸坤皆信之然而初爲艮剛今乃爲艮柔豈能无悔而悔亡者衆信則可行可行者吾志也進也坎當中剛相接處則爲孚爲信以特使信合得名況三四內外交際與初之稱四孚正同是初推二愁三信五失也不能稍有假借而晉後說易彼此籠統三可愁如二可衆允易道亡矣或曰坤爲衆則三坤俱有之然初二尙未衆耳

九四晉如鼫鼠子夏傳作碩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進而居互艮之剛艮爲鼠而上逼離中晝不能出此其爲

位㝃子離變晉皆與不相當者（按曰位不當）如鼫鼠然蔡伯喈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此即舊所稱五技而窮者（說文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九家易解此直指五爻謂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未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此解之至確者鄭康成謂鼫鼠即大鼠碩鼫通字誤矣若廣韻以爲鼶鼦玉篇謂形似鼠頭類兎尾有毛則但是鼠類恐于艮鼠之象又未合耳

六五悔亡失（孟喜馬融鄭元王肅諸本皆作矢虞翻云矢古誓字九家易云五從坤動而來爲離離者射也故曰矢矢皆不可解）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五爲離中是當麗大明者故前稱六五而即曰悔亡然而五在觀爲巽剛巽利有得而今已失之矣在互體爲坎柔坎憂有恤而今幸而出恤矣雖無得然亦無恤進亦何害故爻曰吉曰无不利而夫子直加之曰此其往將有慶焉誠喜乎其爲進也此晉主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至上九而進止矣離爲牛上者離牛之角也進乎此而前無所往則進之以角或抵或觸以之作闘先之具固已非分然且恃離之戈兵離之甲冑轉而伐夫坤之下邑雖曰以之爲振厲本无咎乎而非其正也正則吝也蓋離爲明德上處尊位不能降康侯之錫分王母之享而徒以戈兵甲冑轉而陵下道未明矣何光之有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八　（嘉應張嘉洪舊校）（南海陳詔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離下坤上）　四易卦

易　臨䷒（二往三來）　小過䷽（四來初往）

又易　頤䷚（上往三來）　升䷭（二往初來）

（蜀才謂此本臨卦九二升三六三降二　虞翻謂臨二之三而反晉此推法也）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李鼎祚本無而字）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鄭元荀爽本作似王肅本作似又文王上有惟字）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鄭荀本作似）之

乃由晉反之而明夷矣離日之傷傷于入地向非歷艱難而守正固亦又何利夫子曰吾于斯見文王焉夫所謂明夷者蒙難者也明離在內而坤順在外于以當互坎（二四同功）而蒙險難（離爲蒙坎險爲難故蒙難者冒在外也）苟非體明夷之至處憂患之極恐未足以當此也此非文之以而誰以也且于斯見箕子焉夫所謂利艱貞者晦其明者也外位爲坎（四五六）純爻則見而箕子以坤五明夷（六五爲箕子明夷）坐坎中而反離照本其明也而于以晦之然且文之坎難在離外箕子之坎難在坤內（謂互坎在下位離之外坎在上坤之裏）商辛至親發爲內難而終能正其坤五坎中之志苟非履利貞之爻（六五利貞）秉艱貞之德或未足以幾此也非箕子之以而誰以也按彖傳爲夫子所作而是卦爻詞以六五有箕子字故疑非文王所作而歸之周公然則六五箕子乃周易舊文而彖傳文王則夫子特揭之以與箕子並者故文王屬全卦而箕子止屬六五非偏也易文固如是也（朱氏會通謂舊說易者以六二爲文王明夷六四爲武王明夷皆屬無理之言不特武王不明夷即文王亦夫子贊易之言周易舊詞豈宜有此近儒巧擬文王事實以合諸爻且有分配人臣以初爻爲夷者四爻爲微子此皆離劣之甚者世有通人豈不可以不鑒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氏易作如　以坤蒞衆用晦而明　虞翻以離明言）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夫明夷者必見幾者也見幾則必審其夷于何所而夷不可見往往于飛鳥見之彼曰有飛鳥離象固然離（爲雉又爲鳥）以日有鳥也（見李氏易解）而初上兩剛以健翮相夾而爲之翼則初固離之一翼也而頹然下垂有似乎夷其翼者夫初爲離剛本君子也以四應而成互震則又震行也君子于行則正可比之離鳥之飛乃小過及升凡經兩易而皆廢兌口以成離虛餒口而枵腹（坤爲腹離亦爲腹）則皆有不食之象而離日三爻正當三日君子何往乎夫行者亦謂其可以往也我既有應則我之所往者亦即我之所應者也乃以彼應我則我爲主人以我往彼則彼又爲主人我甫欲往而主人之應我者紛紛有言則我將安行主人指四以四爲初應也（荀爽以衆陰在上爲主人朱升以二爲主人俱無理）四互震爲行又爲厲言（震二五象厲初上有言師卦互震利執言皆是）故曰于行曰有言乃行之既夷則于其言無論已而即以其食觀之夫子曰其不食也夷也義亦如是焉夫身居闇月而食其食可謂義乎荀九家易曰有明德者恥食其祿

按左傳昭四年叔孫穆子疾其子豎牛寘饋不進叔孫不食卒初穆子之生其父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其筮詞止此）（死爾顗此古法也後解斷稍參他人臆見錯雜有脫漏非楚丘原文故從仲氏說略爲補解）成十六年叔孫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宿焉襄二年召歸立爲卿庚宗婦人攜其子獻雉問所生曰能奉雉矣召見號曰牛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乃以讒殺長子孟又譖而逐仲至是叔孫以不食餒死解之者曰（此乃是傳而易其詞）文明夷日也日之數十而當十位（謂日中當王食時當公位旦時當卿位雞鳴當士位）今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旦時當爲卿則有爵故爲祀）叔之當三在旦非食時也故三日不食（旦數第三故三日非食時故不食餒死）而仲氏曰方避難而奔此于行也之謙而有終（謙亨君子有終）則歸嗣也夫庚宗之婦固下離之中女也離者別也而初變爲艮（下變艮之謙）而少男生焉（艮爲小子）彼豎牛者非孟仲之嫡而爲庶子非少男乎顯變艮而猶本乎離則猶奉離雉（離爲雉）號離牛焉（離爲牝牛）乃離上爲震震有言也（前見）變艮而艮亦有震（艮上互震）闇寺之爲言則讒言也（艮爲闇寺）夫離爲腹腹下敗則餒矣（謂無一爻）下去離日而就鬼門則餒死矣（鄭元易以艮爲鬼冥門）故前之不食爲于行也離廢兌口故不食故叔孫遇婦使私爲食而宿焉（亦傳文）後之不食爲絕饋也艮敗離腹故不食故山有巢蕨則反虛器而出焉（艮爲巢蕨）

寘饋被反疊器其義之精博而可須推類如此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夷子夏本作睇鄭陸績同京房本作眱張氏出音王本則無此字于作股不可解若明視日睇）用拯（子夏傳說文作拼音承）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左股（馬融王肅本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行姚信本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

六二之明夷則明之中也其夷也（第二爻字）于何見之（子字）夫此之離二非即升之巽二乎巽為股（鄭康成云九三體在震震在東方爻在辰得巽氣為股）為左股（此由不與巽易之簡捷故動取之然其義亦通）而以右前而左後推之則為左股（卦以左次以後為左如後顧曰左）明夷夷于是可不拯乎夫二四互坎為美脊之馬美脊者壯也馬壯可代足用以拯之而吉矣是何也則以六二本巽來巽為順則順乎拯而前當互坎坎為法則拯之又有法也則者法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若三之明夷則無所夷也夫離者南方卦也離為戈兵本可以狩而三國日晝時也日晝于冬故三當出行有似乎狩傳所謂冬狩是也然而明夷之傷于身見之則幸而不傷而或有得亦復于身見之（初翼二股三首四腹俱以身象而各有得失故當獨出當三以顯）艮之剛橫據上爻上為首而剛橫之如大首然今降而為離三之剛是彼失大首而我得之矣夫我所傷者或翼或股而我所得者反在乎首則自此一行而已大有得雖復居坎中亦又何疾蓋坎為心病險難多有而三以震剛而出大險則縱欲疾之而有不可者此非他之志南狩之志也離與坎皆為志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四在卦中為腹心況離為腹坤亦為腹以內外言之則坤右離左而以上下言之則坤五右而坤四左今入于左腹矣夫明夷有心吾由翼而股而首而及于心若惟恐以傷吾明者傷吾心而吾之正其志而反得之者亦在是焉當四以小過之剛據兼畫之大坎于其心而今易坤柔而奪魯中是既入其腹又得其心也夫此心非他明夷之心也而我乃得之而于以出行則艮為門闕雖向之為行者必先庭後門而今以倒艮之故而先于門而後于庭（戶于室曰一日宰二日庭四日門）倒行逆

施不礙遠引是非自正其志而獲其心并獲其意何以有此離與坎皆為心為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箕子蜀才本作其子漢儒趙賓解作荄茲後遂有作荄滋者不通）

若夫六五則不言其明于何夷于何也亦不言其為所夷不為所夷也直曰箕子之明夷夫箕子以諸父之尊不得已為商辛所囚至武王克殷而囚始釋夷亦極矣然而箕子之處此或披髮或佯狂或囚或奴艱而能貞晦其明而能正其志以視推易凡四推而皆不可易（五爻四易皆不及）有如箕子之處此者則直曰此箕子明夷而已蜀才本以箕子為其子其箕古通字若謂不敢顯稱箕子之名但稱其子而孔子遂知文意始于彖傳明指之則穿鑿矣高宗帝乙尚可斥言何況箕子若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萬物方荄茲也（又晉鄒氏家語云訓箕為荄詁子為茲漫衍無祗不可致詰以義釋之則漢後儒者多有此說）以文王演易時不宜擬及箕子事故云但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茲則在前止為訓詁而此時竟有改此二字者然曰今易則明非古本且夫子已明明實指箕子與文王並而後儒尚從而紛紜之何也

上六不明晦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不明二字畢正氏合作至字誤）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此明夷之極也夫明者日也日登則明日入則晦者明晦之理也然而登嘗在初（謂初爻也）入嘗在後（謂上爻也即夕也與此之上爻相後）者又明晦之時也今不明而晦矣以三離當三坤坤盡而初亦登之今後矣入于地矣然不日後仍有初乎晉則出地晉與明夷一反視聞耳故以推易之法觀之當在頤時上居艮剛使卦成大離而明極于天以照四坤于其下謂之登天宜也今已易為坤而墮其在天之明以入于地是夷之也夫六二之以拯馬為順則晉能附坎也（坎為律法則）此之以入地而失則者由坎位蔽也（外卦坎位而以坤蔽）有時失則坎有時得然則處此者何得何失何貞何吝亦惟守其則正其志以俟明之自復焉可矣（此爻于吉凶悔吝字皆無）此鹽鐵論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數語連易引入似韓嬰傳詩例何玄子疑此必易緯文字良然

䷤（下離上巽）四易卦

易（又虞氏易以此推易之一也）遯（四爻初往）无妄（二四爻來往）中孚（二三爻來往）大畜（二五爻往來）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風與火無家人之理（仲氏曰有謂風自火出者可以風乎外故為家人則直以風字解）祇以離巽二女同室而居謂之家人則于離兌二女之名睽較有未通（易象文王時尚無國風兌包犧氏耶反家人卦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女耶何也曰此則風火之所為家人者也離之與兌水與火不相合也而惟巽與離則風從火生火因風發兩相入而兩無間如家人然曰家人然而由卦觀之則止有二女故文王曰所利者止女之正焉已矣（馬融曰家人以女為奧主）而夫子曰不然此其中有男焉不觀爻之以二陰而間四陽乎（孔傳文彖以爻卦言）離巽皆陰而離與巽之二剛則皆陽也故卦之有位原分陰陽一三五者陽位也二四六者陰位也而卦之有爻則又各各以陰陽實之初為陽則陽當位也二為陰則陰當位也（生字實落從來不解）而至于卦有內外其以分卦言則下為內上為外而以合卦言則中間為內兩際為外此如序卦轉易所云陰內附陽外向者（元蕭漢中作讀易考原以歸妹與漸兌與巽離與坎對為陰內附陽外向之說大非明夷之卦）是此之二為陰四又為陰者女正位乎內也初為陽上亦為陽者男正位乎外也（六爻之則陰位當陽故上九亦為陽當位）人第知家有夫婦陽奇陰耦之謂耳三五謂夫則二四謂婦已耳而不知家之中有嚴君焉父稱君母亦稱君（如女君小君太君類）上本天也父當之而其位在六（上為六為陰）則母同于父父稱嚴母亦稱嚴（如有慈父必有嚴母類）初本地也母當之而其位在一（初本第一爻為陽）則父同于母故上與初同為家人亦同為嚴君而男女夫婦不及焉此無他父母之謂也夫上為父則初為母（李氏易解以五為父二為母二為母非謂五父四子三兄初弟五夫二婦俱不合）三五為兄則三為弟五三為夫則

四二爲婦父子兄弟如父子兄弟夫婦如夫婦而家人之道不其正乎此天地之義而天下之所由以定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馬融謂木生火以本爲家則火以巽爲木東南卦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此陽之正外者也遯之下爲艮門闕也門閑閑而兩柔露矣乃以四剛易艮初而爲之閑之一壯外檻而二柔之居正者得位乎內焉是閑有家也夫內卦以之卦爲外四剛本外卦而閑乎內此素志也今一易在初又復以外爻而閑內爻一如象傳之所謂正乎外者爻雖變志何變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在離之中本中女也然移大畜之乾中而上之五既不敢居尊以畜下剛且移中孚之三柔而歸之巳又不敢專澤兌澤以承上命巽命是迻無所遂楊震所謂婦人不得與政事者也後漢永寧元年楊震上疏引此諷曰婦人不得與政事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云夫婦無遂事大戴記云婦人從夫無所敢自遂而有常職婦職饋食孟母云婦人之職幂酒漿絜五飯人今二以離中而互坎初則以火承水而中饋之職成焉鄭康成謂爻體離互坎火在下而水在上飪饋之象也是上本巽也而我以黃離之順承之有勿吉乎

九三家人嗃嗃荀爽作確確鄭云苦熱意則以離火爲解悔厲吉婦子嘻嘻張揖作嬉嬉陸績作喜喜皆通用字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離火聲不常或咣或笑同人先號咣而後笑下離也或嗟或歌離卦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若此恒態也今三以一剛跨兩離之間下與互皆離本家人也而時或阿之婦子也而時或嬉之一呼一笑了無節制于其中雖三位多厲如乾之若厲復之頻復厲類而坎律有節坎爲律不失家節乃以互坎互離之際而憂樂相雜律節不一則得與失未免相半儻所謂吉厲悔吝均有之者非耶三在无妄爲震三震鳴有聲在大畜爲乾三乾則其聲嚴嗃嗃者嚴也在遯爲巽二巽風亦有聲在中孚爲兌三兌則其聲悅嘻嘻者悅而笑也正家者嚴不失節而逸樂而後失之故說文云嗃嗃嚴酷貌俟果曰嘻嘻笑也此是正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家人至六四而巽臨焉又一女也然而身居巽柔巽利市三倍此其家本不貧然且在中孚爲外巽之一在无妄爲互巽之二在大畜爲倒巽之三是巽有全利而四皆周之尙謂非富家女乎故夫子曰其富也則以巽在位故也順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顧勿謂家人止家事已也夫所謂家正而天下定者王者也五本尊位而以大畜之乾中本大畜下乾之九二升受巽命巽爲命則其所有者不翅二應而自上及下凡爲家人皆有之夫初曰有家而止于家則閑之閑者限也此曰有家而不止于家則格之格者通也故男女正位中外交權愛即相家道之成此之廟格假如王假有廟假于太廟類其在大畜爲乘乾之長大畜下乾而在家人則爲嚮明之治家人下離嚴君也而可以王焉雖互坎在前類有憂恤而王者勿之曰今而後吾可無內顧憂矣假格通字言格也與詩奏格書平格並同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六雖巽剛然本遯與无妄大畜中孚之四剛而終不易則亦威矣夫治家貴嚴內卦之終嚴與纖並用而人或失之今以外卦之終當全卦之終而反身有節自視肅然人有不信之者乎蓋坎離多孚家人之上則坎離之極致也自初至五一坎二離上以威自律而自初至五其爲家人皆孚之五之相愛而生感與此之威如而生信一雍一肅家道正矣夫三曰終吝非終吝也終之者吝也此曰終吉非終吉也終之者吉也初以正始而上以正終所謂男正位乎外者如此或曰此嚴君也威如者嚴之謂也三陽皆正家而惟五與上則一以愛而爲歸往之王一以嚴而成畏威之君家道正天下定矣然夫子于此特于反身致意焉將大學所云修身齊家而天下平者復于易道有相發與

皇清經解卷一之十九終

南海陳部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二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兌下離上 四易卦

易 大壯䷡三往上來 大畜䷙三往四來 中孚䷼五來四往 无妄䷘五來二往

又虞翻以大壯上之三无妄二之五爲推易法而朱子亦云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則此卦幾乎獨全矣大畜者无妄之對推无妄則大畜可幷見耳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第曰睽而傳者解之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一也中女少女同家不同嫁二也其爲說如是而已近以說文有目不相視爲睽之說謂上離互離原有兩目而四爻間之爲睽則不幸而四受災矣乃推易者于此以中孚之四柔无妄之三柔並進而居之于五是柔上行也然且五位在中而二之爲應者又即五所易之剛是得中而應乎剛也夫柔者陰也柔之事小事也陽大陰小義見前柔小而得中吉也卦所謂小事吉者以此若夫悅而麗乎明則恒象有然不待言矣人第以爲此睽耳睽則離離則不合而不知善處睽者反即有以用乎睽天下未有睽而不終合者亦未有合而不始乎睽者彼乎火同夫天天火同人澤臨乎地地澤臨倒火澤而爲夫婦火澤倒見家人卦爲夫婦夫婦合天地男女而生萬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而皆于睽乎得之惟睽故同惟睽故通惟睽故偕事物而以類從是睽者其時而睽之而不終睽者乃其用也林次崖曰惟睽見合亦惟睽得合合在睽之中不睽則無以爲合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彖曰睽而同此曰同而異者彖以睽終此以睽始也仲氏曰此其所以爲睽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夫睽者未合者也未合者則必于合乎觀之彼以內外爲間隔者火水耳內與外皆女耳若夫男女相應則仍在內外故夫初之所應者四也應則必合而當其睽時則必上行焉以從乎四是以大壯大畜身駕乾馬兩卦皆乾下无妄中孚則又跨

震馬无妄路下震而隨震馬中孚隨互震在前今乃易爲睽而盡喪之乾震兌喪馬將焉適所幸初尚未移馬往來而初不動且兌決返乾或亦因之有勿逐自復之幾兌爲上大故爲決而夬卦返乾凡易中有兌口者皆得勿逐自復如震之六二有兌曰亦曰勿逐自得是也則一言初九而卽悔亡毋亦始睽終合之小吉者與且夫四非他我之人也徒以人在坎中四適當互坎之剛中坎爲寇爲盜遂疑此四爲惡人而不知人有好惡相見則一我以見爲惡而彼以不見爲咎與我以不見而避其惡又何如見之而可避其咎也勿[illegible]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以五爲應亦我人也然而名不同時方睽離豈能遽信之以无妄之二柔進之五而爲我應向之以陽倡我者今以陰從我是五本君位而皆爲我倡此非我之人而我之主也乃復以睽故而在五不能遇于室在我不能遇于門五以女在上此在室二以夫在下此在門見蘇氏易傳祇以互離在前兩剛相夾如巷者而以兩相就而遇于此間互離適在二五之間雖非正道然猶不失道以爲此巷遇非野合也巷遇何咎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說文作觢云角一俯一仰鄭氏本作㸷云牛角皆踊曰㸷劉獻從說文而又依鄭解子夏傳作契云一角仰也荀爽本作觭雖義不甚遠而字各不同其人天且劓說文作臲又作劓王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若夫三則睽之至矣其從上也亦猶夫初之見四二之遇五也而睽離太過閒阻橫出三居坎之傍而當互離之柔中坎輿離牛逆將上從而輿以偏輪而爲坎所曳三居坎下又爲坎輿又爲輪偏輪故爲所曳又坎爲曳牛以一後一先而爲坎所掣離牛本在輿前今上又在坎前互離又在坎後而其爻皆與坎俱爲所牽制故爲掣也此其勢必不能以急合而且覩其人實我人也去中孚之巽髮而天之中孚上巽巽爲髮今易天之是天之也見說文劓大畜之艮鼻而且爲劓之大畜上艮艮爲鼻今易之是劓之也割鼻爲劓其入之險艱爲何如者爾乃三爲卦終上亦爲卦終雖我之與應皆非卦始則皆爲无初无初必睽然不符君子有終乎縱上下相接其所遇之位固爲不當而所遇在剛則以柔從剛遇也非睽也

按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鄭狐偃勸晉文侯勤王筮之遇大有之睽☲☰ ☲☱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大有下爲乾睽爲離今變乾之二以成兌澤以當離日也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天君是天變爲澤以當離日也象曰天降澤以迎公也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占大有之睽必兼卦使不占睽而曰是迎公也天在下亦天子降尊之象故亦其所其後晉侯逆王入之王果享醴命之宥則此占法明云悔卦睽爻爲吉卽不占睽爻而反之而復占大有爻亦吉此明明兼占貞悔之據若惟恐後此占法單占本爻而故爲反覆之者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至于九四則與初爲應而以剛遇剛猶之卦之二女以柔遇柔兩雄不相下必至于孤而原夫四推所易四易卦也四有移而初必不移則初四俱爲剛抑初夫也且夫者對婦得名而此以兩夫而遯爲長夫元者長也此非坎中之孚初與四交而志在同行不至此則雖睽而孤孤而至于厲而亦又何咎象曰其志不同行而此曰志行其不同行者所以爲睽而志行而無勿同者所以爲合此用睽者之所爲用陽而不用陰與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一及六五而卽曰悔亡以有應也然其爲應同而其人不同夫二之以五爲主者尊之也今五亦以二爲宗宗卽主也然而親之也尊親二義見荀氏易說尊之親之則雖睽而合在是焉夫上火下雷而噬嗑以名其曰噬膚則六二之文也今五以應二而二爲陽剛居外腹離內口兌之閒其噬嗑猶是睽變二卽噬嗑矣而乃精剛齧而上闔之則是噬膚而膚易離者噬嗑之噬惟膚易離故鼻滅噬膚而噬易合者則睽之噬也此惟膚易離則噬易合此取象噬膚之義睽之二猶之噬嗑之二也蓋內往而外來者合也內來而外往者睽也五乃上往此所以爲睽而噬合如此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京房馬融鄭玄王肅翟子玄虞翻並本俱作壺又翻解云兌爲口離爲大腹有見坎酒在中壺之象也後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也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與三應雖睽何孤而亦曰孤者上處睽之極鮮有應而如無應然所爲孤也然而有終也夫睽有所遇亦有所見今所求遇者三也而所隔在坎坎爲豕則所見者惟豕耳然且三之所處坎與兌俱豕涉澤而如塗附焉夫坎車也載于其中者三也卽我人也乃三與四同道三爲神四爲鬼見虞氏易說卦而以上而覩之下則三爲四蔽但見鬼而不見人且坎爲弓輪其在前者爲巽繩張之者也以五上半巽繩張弓而在後者爲兌口脫之者也卽一偶見開而乍是而乍非如此徒以三在坎傍次爲寇爲盜則同此應爻而在初與在三爲人在二爲主在四爲夫在五爲宗而在上則變名爲寇匪寇也此婚媾也上雖上往而反而遇焉睽三見二遇而此不必遇主也抑不必遇元夫也卽遇雨乎坎在地爲水在天爲雨如屯所云雷雨者而于焉遇之解孤獨而釋羣疑小事之吉則此終吉矣所謂无初有終者此大終也此用睽者也

按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 ☲☱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此四句節錄歸妹上六爻詞以上六無應故所求不得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兌在西方歸爲卦名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相助也歸妹以求助睽則無矣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震木離火則木本生火而火之卽足以焚木車說其輹則不輹說矣火焚其旗上震木上動是以所生之子而反害母家爲嬴敗姬也不利行師敗于宗丘後解見此二句節錄睽上九爻詞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後解見公不從遂嫁秦穆爲穆姬僖九年獻公卒公子夷吾許秦穆重賂而納之是爲惠公十年不與賂及秦饑乞糴閉之糴仲氏曰此刲羊無衁也有所求而不之應也十五年秦伯伐晉仲氏曰此西隣之責言也敗晉于韓原仲氏曰此不利行師敗于宗丘也夫離爲戈兵爲甲冑此行師者也以我之震柔變而爲彼之戈兵甲冑是利在彼不利在我也不利在我則我敗矣且夫震我也之離客也我之主震倒艮山而爲之丘是主丘也主丘者韓原晉地也而乃變客之離剛而敗之獲晉侯十一月歸晉侯仲氏曰此歸妹睽孤寇張之弧也夫歸妹之所之者睽孤也之彼爲敵則睽孤者寇也然而其詞曰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夫猶是弧也而寇張之寇忽脫之則猶是晉侯而寇獲之寇又忽歸之焉十六年晉太子圉質秦秦妻之仲氏曰此則爲姪之從姑者也夫以嫁女言之則離火者震木之女也而以歸妹言之則離火者又震兌之子也歸妹以震兌兄妹則離又爲兌所出母女爲姑而兄子卽爲姪則同此一離而姑姪並居有似乎從之者然二十二年子圉逃歸二十三年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二十四年

秦穆納公子重耳懷公奔高梁重耳弑之仲氏曰此六年其道歸國棄家而終死于高梁者也史不曰震之離亦離之震乎自上之初閱六爻而上又變則通矣上本離而仍變震則歸國而棄其家矣男以女爲家棄家者棄所妻也然而離一變而離剛已亡大離剛之上橫者高梁也變之震而剛已亡則變于是死亦于是焉（史蘇氏占本奇中而解者不曉反疑附會故更正之）

䷦ 艮下坎上　四易卦

易　觀䷓ 上來三往　小過䷽ 四往五來

又易　萃䷬ 四來三往　升䷭ 二往五來

（虞氏易以觀上反三爲蹇朱子本義謂蹇卦自小過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艮而不進此俱與推易法同）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荀陸本作邦爲漢諱國）

蹇以跛得名（見說文）坎險在前而艮止不進如跛者之艱于行故謂之蹇顧蹇者難也險以成蹇而惟知足以濟蹇故蹇之由坎在象固然而以濟蹇言則坎德爲智坎質爲通坎之心爲剛而多堅（坎位北于四德屬智說卦坎爲通爲堅多心）是以艮外蔽而障坎于內即謂之蒙（山水蒙與山水蹇正反）坎外發而止艮在中則謂之智蓋推易之道所尚往來而亦惟智能周之彼夫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者智也彰往而察來彰察亦智也往來不窮之謂通通亦智也蹇以智濟而蹇之爲象則恐以往來視濟蹇之用（六爻皆有往反非推易則冒昧極矣此眞前人未發者）是以蹇必擇地艮者東北之卦也東北不利則反西南以濟之語所謂治險必以夷是也（劉子新論云蹇利西南順也不利東北登山峻也西南坤位與艮對）蓋履險非跛者事也然而濟蹇必擇人坎艮者兩陽之卦也陰柔成坎則藉陽剛以振之傳所謂柔不利遠者是也以出險非弱者事也誠以是卦所推剛居二五以小過四剛與升之二剛並往而居于坎中（九五）又復以觀之上剛萃之四剛並來而居于互坎之中（九三）皆得中也雖一往一來而言往而來亦見焉則同此坎中而智能見險剛能出險智可擇西南之利而剛復能救東北之窮此其人之大爲何如者夫遇蹇者時也濟蹇者用也大人以濟蹇爲有功而三同功而五多功（繫詞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又曰五多功）所謂人大用亦大此不止當位而正邦已也西南東北以卦位言（虞翻謂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艮東北卦月消于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此以卦位兼卦時言與蹇之時正合但納甲後起不如說卦之更妥耳）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郭氏舉正據王弼本作正今考注明云除難莫若反身修德仍是反字）

不能前則反之矣（反即來字與來反之反不同）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張栻本作時鄭氏本待下多一時字）

推易者曰吾于蹇得往來之說焉夫剛柔往來推易者然也泰否以聚卦首發其義而蹇復仍之蹇自二至上皆有往來而惟初無有乃預設一往來之象以爲往無有不蹇者所爲蹇也第初未嘗往也浸假往而有不蹇乎蹇也亦未嘗來也浸假來而初外爲二非二來乎二多譽（繫詞）則非二來也乃來譽也然而未來也宜待也蓋設詞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二者臣位也以臣位而爲五君所用即爲王臣第此二非他本升巽之剛易居五位而成坎此蹇也然向使二剛不易則下互兌也今易之而成互坎此又蹇也夫其所以蹇而又蹇者是爲何故哉曰無故也以不有其躬而上之君也夫躬且不有于人何尤

九三往蹇來反（郭氏舉正謂本作正今按王注往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並不作正字郭氏妄據也）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下象傳同）

三則濟蹇者矣三在觀時以三柔往上而成坎在萃時以三柔往五而成坎皆往蹇也然幸其所來之剛則合觀與萃而皆反乎坎以一剛居三而互離見焉（二五同功爲離）離也者坎之反也反乎坎則濟蹇矣夫象以爲利西南者謂坤也而離以正南而與坤近九三在內近坤而喜此非與五同功者而易有是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在二坎之間往遇坎來亦遇坎然而幸來者以互坎連艮也夫艮名連山本有連類之義而以互坎之上柔來而下連乎艮剛則柔既當位（六居四皆柔）而又連三剛而遇三之實是其來連者雖三實即四實也四乘剛故乘實與上六乘剛而曰來碩同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則爲濟蹇之主而身居坎中位大蹇亦大所幸三剛以互坎之中而可與爲朋夫內向曰來五向內則當曰來朋而此曰朋來一若三之反就五而來之者蓋尊之也夫九五在小過萃升皆爲大坎（三卦皆體大坎）在觀爲大艮（艮兼畫之艮）而成此坎艮之蹇非大蹇乎大蹇而剛中則有節節者制也（剛有制）五剛中而所與朋來者皆剛中非中節乎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此乘剛者也觀以三柔往上而成蹇則所往者固蹇也而來而乘五則五碩猶之四來而乘三則三實也然而五與三同處剛中亦同爲濟蹇而象所稱大人者惟五當之象所稱利見大人則惟上於五見之亦以多凶多功三五所自分貴賤之等亦三五所從判（繫詞三多凶五多功又曰貴賤之等也）則今之來碩者以五在上內（上卦以下卦爲內上爻以下爻爲內）而其所爲利見大人者又以五本貴而上從之也此往來之用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二十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二十一

南海陳韶　番禺趙齊嬰新校　嘉應張嘉謨舊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坎下震上　四易卦

易　臨䷒ 初往四來　小過䷽ 三來二往

又易　升䷭ 三往四來　萃䷬ 五來二往

（虞氏易以臨初之四爲解本義謂卦自升來三往居四皆推易之法）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李鼎祚本此下有无所往三字）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鄭玄讀解坼也拆馬融鄭玄陸績本俱作宅鄭註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解之時大矣哉

反乎蹇則解矣上震下坎動出乎險而免乎險則謂之解第蹇以艮位東北而利西南今坎位正北震位正東而亦云利西南者非謂東北之不利也故無不利東北語但蹇難初解創痍未復則必藉長養之地以休息之夫致養者莫如坤而坤位西南則蹇之利西南者以其行而解之利西南者又以其養也蓋坤衆也養則得衆得衆則不可以不往顧推易之法各有八來蹇不利于往而利于來以險在前也解則不然可以來而亦可以往來吉往亦吉浸假无所往而必來也耶則其來也復也復則吉也浸假有所往而不來也耶則其往也夙也夙則又吉也此但述卦詞下發象傳故小過以三剛而來居二中萃以五剛而亦來居二中是來也然而解之剛來而得坎中者祗以復夫蹇之剛往而得坎中者也惟復也乃得中也臨以初剛往居四而成震升以三剛往居四而亦成震皆往也然而解之出乎震而動有功者震動有功實早具乎蹇之以倒震而成艮功者也蹇下艮倒震爲艮成功惟夙也乃有功也原夫序卦之法以畫反對則解爲蹇之反而以卦反對則解又爲屯之反水雷屯也與雷水解反屯不云乎雷雨之動滿盈而在雷上草木何幽而成屯今天地解而雷雨作雨在雷下則水澤解散百果草木皆甲拆雖蹇難已解無藉于用然此時何時而尚得以往來細故小視之哉不日時用大而日時大可見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京房本宥作尤

赦過宥罪即解難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解之初尚未解也而即曰无咎曰有解之者也夫解在兩剛二與四也而四之剛從初往初之柔從四來彼剛柔往來之際而解生焉蓋初四相應者其位而剛柔相易者乃其義也義何咎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此解之主也二四以坎震兩剛出乎險而爲之解而二位地道之上地上爲田則田者固二之所有事也乃二當萃時居互艮之初在小過時居下艮之中其在臨時則又居倒艮之三艮爲狐狼此狐也然而爲初爲中爲三則三狐也自推易爲坎而三狐盡亡是三狐皆爲我獲然且二四互離離爲矢而二以離初而居離位之中下卦離位中爲黃離則又爲黃矢以黃矢而射三狐三狐既獲矢將焉往是矢本我有而一若得狐而並得之其解難之功有如此象之所爲得中者得此而已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三以陰柔處兩剛之間上以剛與四以升之三剛而與之四而反承四剛如負然下以剛與二以小過三剛而與之二而反乘二剛如乘然世有以肩背負荷而乘車輿者乎則寇之奪之非利之乃醜之也醜之誰咎焉坎爲輿爲寇爲盜三前後皆坎故象如此此所當解去者

九四解而拇荀氏作母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亦解主也推臨之初剛升之三剛而盡躡而成震之初震爲足初則其足之拇也足指夫蹇難以震動而解解而能動則必自拇始矣且夫二與四位不同而其解同也四之遯于二者徒未當位而要其解則一也向遯五與三同濟蹇而謂之朋來今四與二同解難而即謂之朋至兩相助則兩相合焉斯非坎與離交實有以孚信之不至此即蹇之三五倒之二四也二四爲五離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五藉二四以爲解而二則與五相易者也以相易者而且爲之應則其相維繫爲何如者夫君子解之小人孚之而五則從而並有之有解亦有孚斯豈特而拇之解與朋至之孚已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乃以解之至而羣陰之聽命者皆能解焉夫解之六爻自二至五皆與四卦有移易而上獨不然此鷙然自峙者也公也尊者也當夫初爲地道本地親下則爲田爲獸而今以轉上而爲天道本天親上則爲射爲飛鳥此固解難之各至者乃以離爲夾兩剛之間離爲飛鳥見前如高墉然而公用互坎之矢射高墉之隼以爲雖在我後有似乎悖我也者而因而獲之之攻逆解悖何計利鈍夫蹇難方平所貴休養而翦除難者猶且倉皇振動以解之其攸往而夙吉如此故曰蹇以往蹇而解不止以來解也

䷨ 兌下艮上　子母易卦　易泰 ䷊ 三往上來　又易益 ䷩ 五來二往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蜀才本作軌簋字聲之誤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夫艮與兌而何以謂之損哉原推易之法文王有之伏羲未嘗有之也其因重命名或取卦義如山在地下得謙義類或取卦象如山與雷合得頤象類未嘗移卦畫而上下之也惟此損益兩卦則于象于義俱無所取而獨取卦畫上下移易焉而爲之定名一若伏羲畫卦早于名六十四卦時示移易之意而文王演辭則始從而盡發之故文王于乾坤之後閱十卦而至泰否十者天地生成之數至咸恆之後亦閱十卦而至損益上下二經兩相對易然且上經十卦合得陽畫三十陰畫三十三十者天地生成之積數五十去天五三十增天五使陰陽均等而後泰否以三陰三陽開闢聚散之門下經十卦亦合得陽畫三十陰畫三十使爻畫齊一而後損益以一子一母立推易之準子母說見前而爲爻詞者若猶恐後人稍昧其說乃獨于六三一爻明指三畫曰所謂損者損此三畫之一也又明指一畫曰所謂推移者亦止移此一畫以爲上下之交也三交上曰得友上交三曰臣而至于夫子爲傳則又明示上下惟懼外貿于損曰其道上行言移而之上于益曰自上下下言移而之下其于推易一法致意如此故漢儒自荀爽九家易曰損泰乾之三以居上蜀才謂本泰卦坤之上六下降乾之九三上升坤六虞翻泰初之上損下以益上也諸易皆明言從泰卦三畫移爲上畫而名之爲損至益卦亦然是以唐後諸儒自李鼎祚易解後至宋儒朱子本義指定其說本義云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又云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而元明以後凡爲易說者類百家皆不敢有所同異即不信變易如程氏伊川亦云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其諄諄再三且有然者是故損下益上損乾三而益

坤上也然而懼其賤于民也其道上行進下剛而易上柔也然而慮其行之亟也是必上下相信體大離之孚以合其志離坎皆爲志爲孚而後乾元之吉可以无咎且必守其正固協互坤之貞以愼其出而後互震之行可以攸往則其所以損之者于何用之夫以下之奉上者比之諸臣之享君古者享禮陳簋以入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乃以供獻之禮而比之陳簋已爲至薄而又取陳簋之至簡者以當之問曰曷可用曰卽二簋可以用矣然二簋亦何可遽用以時用可矣是以損有時益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夫損剛者損盈也益柔卽益虛也此不特損卦然也卽以益卦言之其盈虛損益上行下行亦何者不與時偕而謂損獨無時哉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此皆與雜卦盛衰之始有相發者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震爲孟爲木爲竹而合之成簋二者初與二兩陽數也至若下兌口食上艮門闕而致互坤之養于其間其享禮之象明切如此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古文作徵陸德明云止也鄭玄劉懲云清也皆與徵同史記判舒是徵可驗惟蜀才本作撥與拯同誤忿窒鄭劉本作懫云止也孟喜本作恎義同爲陸續本作瘠不可解欲本孟作浴聲誤

夫內乾剛忿易六三而成兌說是懲之也窒坤柔欲易上九而成艮止是窒之也又艮爲少男故多忿兌爲少女故多欲

初九已虞翻本作祀荀爽本作以別一義不同事遄作顓誤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夫卦之名祇以三與上相易而三爲損下上爲益上則上與三爲卦主而諸爻無與然而初與二則皆在所損之列以皆下也四與五則皆在所益之列以皆上也況初九下之下者顧勿謂下可損也夫下之奉上特故事耳急公之誼分所固有而遄于往應卽已无咎若夫損則未可遽也如酌然嘒之啐之審其深淺而裁撥之蓋享之用簋以其薄而享之需酌又恐其厚也此上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二則近損矣三損則二將及矣故守正貞也則利遄往征也則凶此其勢有弗可損者不惟弗損卽二從五易益以五剛易二柔似乎益之而亦弗可益蓋益之則必有從而損之者故曰益尙不可況損乎夫上下相孚亦各有志徒事贏虞爲小補而朘民實多非中也卽非志也九二從益卦九五所易故曰益之非汎設語貞正也猶正供也禹貢厥賦貞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損之實也三人行三陽進也損一人一陽移也一人行三獨升也得其友獲上應也其推易之法如此若夫三陽並行疑于無陰三陰並峙又疑于無陽自一陽既動而偶形成焉象曰一則得傳曰三則疑非合觀焉能知之三居互震之中爲行爲足爲大塗故有行人之象來註不識推易止曉反易故以益下三爻反于損之上三爻爲三人行則不特損下三爻反于益之上三爻亦當爲三人行卽六十四卦三十二對何一非下反上上反下者三爻上行當不止此一卦矣且其以一人行爲六三往上而居四夫三四皆陰居上居下何從見之祇强解反易而不顧情理何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與五皆受益之地益又何損夫以無損者而觀其損則其所損必其所不喜而必欲去者則惟疾而已夫四與初應初旣遄往則四以遄使報之說文往來數曰遄離者坎之反坎有心疾而今以大離反坎而去疾得喜則是惟弗損損豈有咎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則有益之者然不知其誰益之也且益亦匪利也天下有得之不爲富而損之不見傷者則莫若納錫之龜見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夫龜棄于地得而獻之雖寶之爲十朋亦龜耳非其利也然弗之却也弗求弗却一似鬼神所錫自天祐之者此在民不費而在上不貪象之所謂元吉者非與夫下之所損止于二簋爲宴享之需而上之所益不過一龜爲卜筮之用其取予之正而不過如此五在益卦則二與五易然損五益二此于五非益而亦曰益者以互坤疊陰如龜甲然雖所損在陽而疊陰相餉㒺于納龜故曰此所益者龜也又卦象離爲龜而升艮之門闕之間則正宗廟所藏者漢食貨志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註兩貝爲朋言直重也但兩貝係新莽所定在古則五貝爲一朋直五十貝爲尤重若鄭康成引爾雅說謂龜有十名則十龜非十朋矣非是爾雅十龜爲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以三上爲卦主而上尤受益之主也三旣損其剛以與之上而上卽以柔應之則不惟弗損抑又何益彖之所謂无咎貞吉而利有攸往者則惟此爻能當之蓋三以所損爲所得則所得者友也並行者也上以所益爲所得則所得者臣也奉我者也夫臣各有家旣已得臣則天下之家皆其家雖剛柔相應隣于家室而視若無有如此則不謂之大得志不可矣彖言有孚卽爻言志也皆大離中合之象但初九合志九二中志上九大得志皆以志歸陽其畫泰三陽如此

䷩下震上巽　子母易卦

易否䷋四來初往　又易損䷨二往五來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泰之三畫以益之上謂之損損否之四畫以益之下卽謂之益夫同有損益而一名損一名益者雖曰損泰將成否益否又將成泰然亦以下不可損損民以益君則雖益而亦名損上不可益益民而損君則雖損而亦名益理固然也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是也第益從外至而反曰利有攸往者夫四剛之從外至皆來也然而初柔之從內出者卽爲往也攸往從來不解往而利則卽陰上行而亦謂之往卽偏于爲下而亦謂之中與正況夫來之利則更有不可言者此利涉之利夫卦位之在內者坎也一二三否以純坤而見坎則大川也否內純陰則坎見說見前乃四剛之來特涉大川以成震而初柔之往亦遂涉大川以成巽巽木震木皆爲木道則自此一來而方春布德木道乃行其爲涉川之所利方未旣也利涉川亦從來未解故彖傳曰損上益下猶之損下益上也而升損兌二之畫以見倒兌是兌多悅亦多也自上下下猶之其道上行也而降否乾四之畫以

體大離是離大光亦大也若夫巽順震動天施地生(蘇軾曰天施乾爲巽也地生坤爲震也)則在損行已有嫌而況乎益焉此卦推易則正從否來移上之初凡蜀才于寶虞翻荀爽輩皆知之卽本義亦云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其言歷然若兼從損來則子母推易他人不解耳(餘見損卦)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遷改二義本推易之法以推遷改易卽推易二字也推上四而可以益下是所遷者善矣益初畫而無損于上則所改者無過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夫上之益下不必眞有所予也夫予下何幾而使下自益則無盡故自益之道莫如農事彼夫耕植方興卽謂之作猶書曰東作是也耕植具舉卽謂之大作猶史曰大興農功是也益初二皆地道而初又民位則正小民力地之際矣不云乎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則在周易未演時亦卽乎益象見農事焉(此說易最關係處觀漢儒皆以此爻爲耕植可驗後儒胡猜臆度妄以大事當之夫下不厚事而大事也乎)況初爲震剛震于卦爲稼(其于稼也爲反生)于方爲春(東方)于時爲三月(三月卦)而以全象言則坤土在中前巽入而後震動有如耒耜且以震巽之本大離之牛而耕之三坤之土閒艮手持耒互震足動耜進退田間(巽爲進退)無非耕象而初以震剛當之則象所謂自上下而利攸往此其利也不然康功田功本無艱重可以謂大作而不可以謂厚事益不竭民力而大有功上之益下者益是而已(或以厚事爲厚事上是增一上字矣不通)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二卽損之五也其位同其所益亦同然而十朋之龜在下錫上本爲無益之物而以上益下則元龜敷錫夫亦賚予之最尊者也第二自五來(易損二剛上柔)疊陰相餉而二卽報之以兌剛一若推兌牲(兌羊爲牲)而上享之者益農功大作則卜郊祈穀無非享祀況五出下震則又爲出震之帝而二以坤國而進享之享從內出則益自外至也虞翻謂二爲帝五爲王以出震在二爻也不知出震在二故二能享帝不必二卽帝也此與隨之兌西在上故上稱亨于西山不必上自爲西山正同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王肅本有桓字謬)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亦在所益者第三本多凶(繫詞)而又處三坤之中與穿土交陷而成凶象者正相合焉(說文凶字象地穿而交陷其中)夫民饑爲凶孟子曰河內凶周官凶事卽荒政也(周禮以荒禮哀凶札以委積待凶荒)但凶事用圭凡王者憂凶之禮出鎭圭以致王命使恤凶之地或去其征或弛其政(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註珍作鎭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致王命爲)此卽益下之最變而最厚者故曰益之何用用凶事也凶事必信民而三在大離之中則有孚者也況以分卦言之則二五稱中行(三畫之中)泰之二(九二得尚于中行)夬之五(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是也以合卦言之則三與四稱中行(六畫之中六四中行獨復)此之三復之四是也以必信之凶事而奉信圭以作信使(周禮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又君用圭以通信)則此所稱中行者或亦周官之所稱大行者乎乃坤土之國多連諸公震雷之鳴用申布告秉坤艮重土之圭(互坤上兌爲重土圭象)行巽上風行之令此固以上益下所自有者而有何咎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此正以推易爲卦辭者也夫推移者遷也易之爲道也屢遷而四以否之坤柔遷而爲益之巽柔而此巽柔者然且仍居之坤土之間是遷者國(否之下坤爲國)所遷者亦國(益之互坤亦爲國)專以遷國爲益下者也夫殷王五遷無非爲民向使遷之而民不以爲利則告在民也乃遷之而實與下爲有益則所告又在君也今四與三處卦中同爲中行(說見前爻)則已有告君之責方不敢斥言告君而姑告君之從者曰告公從以巽順坤亦順皆從也然而遷國何利其所用以爲利者非依也乎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見左傳)今以柔居上將必有依之爲剛者初是也初本四所來亦四所應以所來之方而居之所應之地則向之以四易初者下之所從益而今之以初應四者又上之所由依也夫損無可損則損其疾益無可益則益其志今志在益民而以遷國者益之一若徒告公而益以志者蓋大離中孚其爲信爲志每如此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大離本爲孚爲心爲志而以巽剛而降順命(巽爲順爲命)凡受我益者無不有孚信而順其心(惠亦順也)無庸問矣顧其有孚信而順之者徒心也與哉夫上之與下爲損益者分也下之與上爲投報者其德也今五以柔與之二而二卽以剛上之五兩易而兩無所怨情深矣是豈止有孚而惠心也乎其惠我也以德矣損曰大得志益亦曰大得志亦以爲上下相益君人之志也而乃今而大得之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孟喜本李鼎祚本偏作徧)(虞翻曰徧周帀也則直另一字矣)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此不益之戒也上乘剛驕剛而無以益下則下誰爲益之者夫下之受益者震也震主擊無以益之則或將擊之矣且下之惠心每視乎上之立心原夫轉易之法(見卷首)以益與損對者就卦畫言也若以卦名則風雷之益當以對夫雷風之恒夫雷風爲恒則反之而非不恒乎此無論上卦體巽巽爲進退已原有不恒之象而卽以卦名推之風雷盡而不恒見是上之與下者無恒產而上之自立者遂無恒心上之自立者旣無恒心而責下之有惠心也能乎夫有孚在中偏卽不及上之不孚以其偏也下之無惠心亦以其偏也若夫擊則不敢斥言下也故或之乃或之而反曰自外來一似過欲遲下而反佯指一在外者非也夫上已盡矣何有于外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十一終

嘉應張鼎洪覆校　南海陳紹番禺趙齋嬰初校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乾下兌上（聚卦一陰五陽）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者缺也環之有缺者名玦而玦形爲工故說文釋夬爲決从工以形缺得名而今以五陽而戴一陰其形上缺（所謂兌上缺者）而因象名夬而義亦隨之合五陽之力而決去一陰此與左傳賜之玦則決白虎通君子有決斷則佩玦其義正同（兌上缺故爲決）也（此不以卦名而以卦形者故大象澤上于天祇以澤氣上信以爲氣騰于天則澤降成雨故曰施祿及下此另是一義）若云澤上於天則澤必決纔見澤有上于天者此妄釋第夬之爲決原始于缺而其爲卦則專以陽剛決陰柔爲義故直曰夬者決也剛決柔也乾健而兌悅健爲決而悅爲和以決歸健若忘乎決之始于缺而本于兌者（以決屬乾健不屬兌悅從來說命不能辨）以爲缺在兌而其所以決之者仍在乾耳且夫五陽除一陰而何用去哉五陽遞升既已揚于王庭矣揚者舉也書曰揚側陋是也王庭者純乾之地也（揚舊指播告解與下告字重出且明正其罪揚于王朝則聲罪致討與不利即戎又致矣）羣賢滿朝既已升進祇此有小一綫亦何難少爲姑息而必從而決去之以爲一綫未除所憂方大此其中有戒心焉所謂有厲也夫小人可分而不可合君子可合而不可分孚也者同合之謂也五剛既齊則合爲號令（號令也平去兩讀不分）使各告于所自來之邑以爲諸陽之自來者坤也自邑也（五陽皆從坤變故曰自坤爲邑）古者車甲出于邑今自邑孝勿出車甲出之不利彼窮寇可追耶但申嚴令無與戎事則以次遷往彼將自退所謂不決即決耳凡卦位皆上坎下離純爻即見（說見前）今五畫純陽止餘上畫而上又陰畫適當坎上陰之位則坎離兩位顯然全親兵車戈甲兩俱有之（坎離所有俱見前）祇以六爻外藏現不終現故勿即戎即傳所云其危乃光亦以離言言厲則光也若以乾金兌金便指爲戎則坐失正象矣（俗儒誤解爲即戎總此夬象中將取何爻爲戎凡言變不通類如此）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升于天則降澤及下居則不得矣故禁之忌者禁也言禁使勿居也凡此皆于卦名外別是一義

初九壯于前趾（前舊本作止義同）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夬自大壯之四陽而進爲五陽夫四陽尚爲壯而此不壯乎但卦以上爲首以下爲趾壯在初則壯在趾矣大壯以四陽而壯于趾（此大壯初爻詞）則此進于前而加一陽壯于在前之趾焉（前字從來未解）夫初遠于陰而勢未可往壯亦何用且趾巨于足壯往所忌卑居自大多見其不勝任耳（丁氏易東曰前趾者因大壯之趾而加前以別之）（之未經即戎何有勝負蓋多以勝爲不勝敵誤矣）

九二惕號（惕荀爽翟元本作錫云陽也不可解）莫夜有戎勿恤（莫字諸家皆作暮惟鄭元讀如字謂无也夜非一夜也）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則當任決者但遠未可決因僅取其申之教令而惕惕之而無如宵小勢窮乘間伺隙每思以暮夜之間作興戎之計壁入腹刃投以不測而不知能守中正便已無虞蓋二處離中離日中闇（所謂闇中虛也）而又當外藏之際戈兵隱伏乘暮竊發象所當有但藏即不顯且坎者離之反坎爲恤離則勿恤矣以惕去恤所謂其危乃光者夫猶是離戎而君子勢盛倘戒勿與彼何人斯乃敢作賊（有戎與即戎正反）按五代史唐明宗時路晏夜如厠有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告晏勿驚某稟命雖有自來然察公正直不敢妄害匣劍而去後召董賀箴遇夬九二曰難已過矣（變革六二曰已日乃革之）但守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

九三壯于頄（頄鄭元本作頯云頯面也蜀才本作仇字聲之誤）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

三于重卦爲腹于單卦爲首頄者首頰骨也特三當中外相承之際未宜健決且當戒與兵難以顯所而乃悻悻然見于顏面意未行而形先露顴高頰厚豈非凶象但三與上六爲應者也使以六爲妃匹耶則三爲夫夫者君子也使以六爲僉人耶則三爲正人正人亦君子也既名君子則夬之又夬初壯難行二惕未行而三獨行之雖上六相遇正當坎窞（坎位見前）坎之在上水也非澤也而自天而下則易水名雨（易凡稱雨皆指坎）乃遇雨而亦有似乎澤濡然者（舊爲濡濡澤）此豈頄與小人有濡滯之意哉垢濁相侵郤之若浼天下有彤乎面則行凶而拂于心則无咎者（有无二字俱見）不惡而嚴其夬夬本如是耳

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說文及鄭元本作趑趄云倉卒也且助也亡語註作趑趄李鼎祚作趀）牽羊悔亡聞言不信（牽子夏傳作擥）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于重卦爲腹于單卦爲足臀者足上體也第臀下有膚本柔肉而乘剛却柔有似乎無膚然者則其行不前趑趄焉豈堪往哉但既不能決則姑從而羈縻之既不能前則且從而退挽之故曰汝第牽羊蓋兌之在前者羊也（兌爲羊躁狠不馴凡牽牲者必牽之在前而離羊則牽之使前東谷鄭氏謂羊性狠牽之前則不行挽之則反前而力挽之則偽行而後之行矣此與篇駁小人之法正同）今四與上倘濟位而任其前行陰相控制則既可不前而亦不失之不決如是則悔亡且夫兌口之張彼此其之其從兌剛出者（謂合四五）則謂之號以王者命令從喉舌出也其從兌陰出者（謂上六一爻）即謂之言以小人語言祇僅僅從口出也令人言亦可畏矣彼以兌口出我以坎耳入耳（坎爲耳）不能使不言而能使不聞且不能使不聞而能使聞而不信雖耳日聽目曰明各有所司然耳苟失聞雖聰亦等之不明伏坎在上猶之伏離之在下而何勿決焉（此方是聽不聰不然是不明矣）

九五莧陸（蜀才本作睦云親也）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疊五乾爲高剛而上微露以兌羊之角象澤葉之生阪上者曰此莧陸也夫以高平之大陸而棲此絲微細草于其間大地一莖何用決去而爲君子者必戒之戒之夬之又夬若惟恐坎水外暗中德加藏而未光（象之未光恐未光也）而中行斷然此乾健之極（此互乾至此已盡）所謂健而決者非與莧本菜名（舊註夬三月卦莧以三月生至五月以五月生亦近理漢儒謂莧葉柔而根堅故象九五）陸者地之高平者也荀爽謂陸亦草名而鄭康成謂即商陸澤草則于象義反不明矣若說文謂莧爲山羊而吳澄襲其說且謂莧不讀現當讀桓則許慎之說當因易誤而吳澄之音則又從虞仲翔莧讀莞陸讀睦以象詞和悅爲解而陰竊其音而又誤之者也詳見予易小記中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決至此無庸號矣此長終乃終則彼凶終耳（終不可長余鄭曰一陽之終不可用慮其變爲純坤也一陰之夬已終不可長恐其不得爲純乾也）

䷫(下巽上乾)聚卦(一陰五陽)

姤(鄭氏本作遘馮椅云王洙易改今文爲姤接雜卦傳石經亦作遘張氏明習王本作媾義俱同)女壯勿用取(陸德明本作娶)女(舉正無女字誤)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舉正此下有女壯字誤)勿用取女(舉正無)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夬與姤同五陽一陰之卦而夬爲剛終姤爲柔始反覆截然故姤止一陰而以形言之則一陰而反接眾陽之壯以爲壯謂之女壯而以義言之則今雖一陰而從此將漸侵漸長(姤由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馴至于坤女自此壯矣亦謂之女壯夫此女壯者乾巽不敵天既不可配長女而又五陽齊亢勢難獨使四應成偶以助其方長之勢則曰此女也勿取之非勿取之勿用取之晉叔向之母所謂深山大澤必生龍蛇恐取之而多不利者蓋夬爲上缺上缺者兌口決也(兌爲口爲附決)少女口決則一陽再上而其缺已滅故易夬姤爲下缺下缺者巽股撓也(巽爲股爲撓物長女非郎壯大女舊解誤)而下股虛撓則上陽既不下取而下徙情其一缺以冀爲升進卽古詞所云老女不嫁只生口者此上古重卦所爲特予以姤名而不之顧也夫姤者媾也重婚也曾壯女也而重婚也乎曰女壯類媾賤之故媾之且亦誰與爲媾者夫婚媾者取女者也天下有不取女而可爲婚媾者哉且取女者男下女者也天下有女下男而可以爲取并可以爲嫁者哉故夫子解姤不曰媾也而曰遇以爲姤遇之爲耳且不曰剛遇柔也而曰柔遇剛以爲此非剛之所欲遇也柔來而遇之焉耳然而遇合何常惟時之行一陰乍生雖拒之絕之有必不可與相長之勢而究之坤之所始卽乾之所終天地相遇時至則然況姤辰在午五陽丁夏以仲夏恢台之候加之南離長養之時品物咸章天下于是乎觀姤遇焉且夫乾健非不行也巽風下播不止命令之細也姤而未遯則二尚爲陽姤而未剝則五尚爲陽從來陰長陽消迭爲盛衰二五雖中正亦何易得此並據陽剛之世(自遯至復爲六二者六自剝至大壯爲六五者六若二五皆九惟乾與夬姤而巳)在一陰而遇五陽則爲說遇(此柔遇剛之遇)以二五而並據陽位則又爲殊遇(此剛遇中正之遇)還曰雖易仄而中亦難逢(古語曰中則仄)此姤之時與姤之義所謂其繫頗大者惟其可懼所以可幸也後漢魯恭以盛夏斷獄疏諫曰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一陰初生五月之卦也)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月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此以養陰言與天地相遇意合其于扶陽抑陰正旨稍有不同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鄭本作詰非)四方(月令夏正之日施命令誥四方本此)

初六繫于金柅(子夏傳作鑈書頌篇作鑈王肅本作抳从手蜀才本作尼云止也俱非)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此一陰也而可使之前進哉巽陰爲繩則繫之而繫于何所夫不有以乾金合巽木而爲金柅者乎(金柅木名實如梨而黃故名金柅漢儒訓絡止車之木則但可止車而不可繫物若子夏傳作鑈訓絲簨子則不待以繫物且別一字矣子夏傳僞書耳)金柅本弱木(故木弱曰椅柅)而可以繫物却繫則吉行前見凶(見凶猶得凶也)(何氏訂詁以往見連讀不通)以柔道相牽本如是耳且其所繫者非卽居坎半而爲羸豕者哉(初六九二爲坎之半)坎爲豕而半則羸之向見其欲進而惡其壯者今見其受繫而又哀其羸彼夫瘁然而羸者正其欲求遇而不得者也身居坎半而坎位之在上者純乾焉捺前而與之相對坎位雖殊交孚則一(坎爲孚)則雖金柅之繫遏乎杙栟而蹢躅不前蹢其蹢躅乾似乎欲就而不能者是何如遇巳巽爲股爲進退而初當股陰故象如此

九二包(荀爽本作胞明晉王本作庖俱非)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此姤遇之始也古士大夫相見各有贄獻卽民庶相遇亦必有包苴之物彼此餽餉此國風之所以有包麕也(國風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此證包字耳若虞仲翔謂巽爲白茅則直以周詩解易大無理矣且包爲相遇所遺而諸作包容并包謂五陽以此包陰不通)今二在倒兌之中兌爲澤水故有魚然猶幸其有之萬一陰再進而剝巽成艮則艮爲巳阜便無此矣故易言魚二中孚豚魚則上巽下兌喜其有之剝之貫魚則五剝至艮惡其無之此明徵也今幸而有魚則遇與不遇任之自然而又何咎焉至于二爲士位士苟上進則作賓王家別有贄獻魚非所利且吾亦僅畏夫進之耳陽進則陰躡及之義之所在何必作賓善言遇者自聽耳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以上卦言則臀爲下體故夬四爲臀以下卦言則臀爲上體(在股足之上)故姤三爲臀然而夬之四爻卽姤之三爻(反對)故姤之三爻詞亦卽夬之四爻詞但彼厭其遲此喜其緩耳无膚亦以乘剛言不與柔牽則不遇然不遇无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爲應極宜遇而必不與遇則絕之倍嚴故直曰包无魚蓋此時倒兌已脫雖身居坎傍而坎水非澤不必有魚則无之誠喜乎其无之也然而可虞也一陰儳進豈無剝至四而成觀象者(觀四變陰遂爲利用賓于王)二以有魚而惡其爲觀此又以无魚而反慮其成艮(觀爲大艮艮山阜無魚見前)則三之趑趄不足憂而此之起之誠凶事也夫初本四妃也其謝而起去亦欲與之遠之也乃起之未幾而躡者循至則其止之也不曰妃而曰民(初爲民)不曰惡其近之而反曰惡其遠之其隱相諱避有如是者

九五以杞(子夏傳作杞正作似俱謬)包瓜(子夏傳作匏瓜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刃宜屈撓似匏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無理)

此則有所包而不必遇者姤五月之卦五月瓜生而五尤姤之當時者水楊澤蒲(卽杞柳澤草)襄以白瓤不必艮之蓏巽之楊而祗取應時之物以之包之比諸獻瓜削穀(瓜肉也)有所掩覆爲貽贈之用此其待遇爲何如者且五月南訛夏離長養象傳所謂品物咸章者于是乎在故離火有章而五以伏坎兩爲之含之光大中正此其乘遇之時又何如者而無如其不必遇也陰漸進則陽漸隕今所恃者祗五上天道去剝尙遠耳乃無幾而有隕自天觀剝之至豈所豫料夫遇合升隕各有天命君子第抱此定命之志以爲升隕遞行不舍吾志焉亦何遇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遇至此窮矣角者首之盡于此求遇則吝可知耳所謂盍爲隕勿爲遇姤義如此

䷬(下坤上兌)　子母易卦

易　觀䷓(上來四往)　小過䷽(三往五來)

萃亨(馬融鄭元陸績虞翻本俱無亨字此僞讀耳)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悅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舉正此下有利貞字謬聚荀爽本作取誤以正也此九家易及李鼎祚本下有利貞字亦謬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孝亨與享同

澤上于地則不聚散決不聚故地中生木則不升達長不升故然而名聚者此在重卦命名時亦豫知推易之法有子母聚者曰此雖非聚而猶聚也以陰雖間而陽未開也陰亦上下環聚其名升者亦豫知分卦之中有上下移者曰此雖有降而猶之升也以陽可上而陰亦可上也升卦臨初升三小過二升四一以陽升一以陰升惟聚非卦義故其爲聚也不以義而以形專取互觀二至五爲互觀大艮又體爲大艮作門闕之象鄭氏曰互巽爲木艮爲闕又艮爲鬼宦門宗廟之象而以攷神鄭氏曰坎居尊位而隱伏爲鬼神坤牲坤爲牛大牲也合羣族同姓異姓內外助祭而駿奔之以隱合乎名聚之義且曰四五井乾此其中有大人焉觀上九易四小過九三易五井之則上卦爲純乾下位離目以一見爲利下卦離位純坤則見二四倒震此其際可攸往焉震爲行三五巽命又復以順行爲利順天命也則雖順以悅剛中而應其所爲聚不在此而即以聚觀萃以正孝享以順命將傳所謂方以類聚者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此犧之命名文之演辭孔子之贊傳三聖之爲易其此義也升亦猶是也王制天子假廟羣工肆覲諸侯薦碩牲以相肆祀此即用大牲之義若假廟之假音格至也與王假有家不同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荀爽本作慮戎器戒不虞除如除舊更新之除言更置也伏離見則戈兵甲胄告戎器聚則應有不虞耳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傅氏作渥鄭氏讀如夫三爲屋之屋不可解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聚在陽而不在陰以陰多于陽且分其一也然而坤爲民初又爲民民則聚時易而散時少且三坤猶未析也故欲觀聚象則必于坤初觀之乃聚必有信而初固有之離爲孚下位見也伏離位以純坤見聚必有終而初則不然坤爲終初方始也坤无成有終初始則未終也當其未聚則有時而散也散亂上陰隔也及其未散則有時而聚二三比也且夫聚之象果何爲者耶羣情蟜蝟合并而動有號召者有持搤而捉搦者有譁且笑者有吁恤者乃初居倒震之側震有聲可以號也身與艮手隣搤之便也上口與初相對兌悅笑也位離初而去坎遠憂與恤所未及也一若上悅下順見若號召者而思以應之無俟推引即一捉搦閒而笑而從之別無悔恤此何如聚也蓋四坤并列漸上則漸分而初當羣聚之始勢猶未散故象如此若夫其初或散者以初方聚時其志或多未定耳易隨象取義變化莫測然一定之義詞理鑿鑿而陋者妄以比應二字傅會牽强謂四不附五初不從四四握五號其象安在若此者思之亂心言之謆口觀者詳之握者搤持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蜀才本作躍劉瓛本作禴非是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此聚之稍進者坤類尚合則借巽繩艮手以牽引之巽艮皆互卦以上坤下亦坤也然而二固土也位離中孚身入艮闕則當借象之格廟以爲之聚而離丁夏令則因而用禴應有孚者禴夏祭名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是也鄭康成曰禴夏祭名舊註作春祭則名礿祭統見王制且係夏商禮與禴不同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則聚將盡而上又相隔則返而觀之雖若萃而實非萃也如萃然則如嗟然然則何利乎所幸互巽在前猶可順則猶可入耳巽爲順巽爲入巽爲互卦陋儒謂易不及互則夫子曰上巽非耶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與五皆陽聚者雖以觀之上而易之四位皆不當然聚則吉矣此乾吉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陸德明本无志字謬未光也

五則有位矣以小過之三而易之五伏坎未見不孚亦不光然聚則无咎矣元永貞者乾吉亦坤吉也

上六齎咨虞翻李鼎祚本作資咨同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若夫上六則獨陰不聚齎咨而涕洟齎咨兌口聲也即嗟咨虞仲翔謂齎持資財以作賻謬甚涕洟兌口澤也夫聚則歡而散則悲者人之情也當其聚時則執子之手兮旣其笑矣不知其嗟如也乃忽當間隔而歎息不已繼之以泣所謂悲莫悲兮生別離者此非聚散之間有難言者哉此夫子贊萃所爲不言時與義而獨言情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二十三　南海陳韶　嘉應張宗泆覆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下巽上坤　子母易卦

易臨䷒三來初往　又易小過䷽四來二往

升鄭玄本作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惟升以升進爲義故臨初之三尚有臨象見易解臨曰元亨說亦曰元亨小過四之二爲連乾即有乾象四本乾而易之二則二三四皆乾矣乾曰見大人此亦曰見大人此其中有離坎焉坎以純見有恤而戒使勿恤離不以純見不利南征離南方卦則離其南征凡此者以云遷也故夫子于此明推易之法曰以剛遷而人知之也以柔遷而人不知之以初剛遷三而人知之也二柔遷四而人不知之亦知夫剛以時升柔亦以時升者乎柔以時升莫解或指巽或指坤多少不合時之所在而巽遜坤順二剛五中皆備焉故巳伏而勿恤互有震而志行其因時升遷有如是者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王肅本作愼非是德姚信本作得誤積小以高大順德坤德也若愼德非卦字王肅誤作愼字而本義反遵之何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以初升三則信乎其升之矣初升上也三當半坎之交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小過以四剛而易二柔非升也然而柔已升象傳所爲柔以時升是也夫升剛事人升柔祀鬼而乃以柔升之時用升柔之祀當必有時祭焉爲之交孚而下位伏離離爲夏非夏禴乎（舊言薄祭無理）兌口尙食巽臭達氣（互兌下巽巽爲臭）曾孫至是有實矣夫萃以聚人爲祀而升以升鬼爲祀卦象如此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坤爲邑虛者高也詩曰升彼虛矣自初登三即初所稱允升者初已信矣三何疑焉

六四王用亨（亨享通字下同）于岐山吉無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本小過之剛也而易之而甘居于柔此正二之所謂升柔而祀鬼者則四之爲祀固也乃以其地當兌（互上）震（互下）之間震爲倒艮艮山也而兌方在西當爲西山西山者岐山也六四爲西山之祀而九二以大人而升而享之王用享之也推易者曰不觀吾先王之遷岐者乎夫遷者移也猶夫易象之推移而遷徙之也乃去邠就岐本非擇取而辭強大而居小弱當此流離搶攘之際一推一遷眞有似乎卻剛而居柔謝陽而反就陰者而西岐之祀至今益大升柔者可知已故同一升象而以全卦言則南征吉以此爻言則西遷亦吉象象所演各有分屬不然夫猶是因重之卦凡六十四中萬爲六四者何限乃忽曰岐山忽曰王亨與歎人說夢久矣（書儀曰大王遷狄徙居岐山之下正應于時事之意）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三坤六排如雁齒而五由中以升之坎爲志此得志而升階之時也夫初爲震足二亦大震之足也乃臨以左足而升之三小過以右足而升之四循衣拾級若升階然及升四而五已居矣五上各不升而五以比四而臨于階故其象如此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此則無所升者冥者息也第坤爲永貞升可息而貞不可息巽爲利市富可消而利不可消吾故于坤巽之合柔升之盡而仍于利貞示之意焉蓋升之爲卦一從臨來臨曰元亨故此曰元亨此前已言之者也乃一從小過來小過曰利貞（小過柔）謂象不曰利貞也而于此爻終發之曰利貞其一應于始一應于終有似乎推易之法必不可皆忘所自而必爲之致意焉者此困文王之志亦孔子之志也吾故曰推易者周易之要也

䷮（下坎上兌） 三易卦

易 否䷋（上來二往） 又易 咸䷞（三來二往） 恒䷟（三往五來）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當以此句郎覬引此句不連亨字）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水能漏澤則困柔能掩剛則亦困特卦主剛掩以柔困剛而觀之諸爻則不無剛柔俱困之理所賴困而能通善乎處困則惟陽剛君子所稱貞大人者爲能不失其所耳故坎險兌悅二五剛中皆足濟困苟徒恃兌口巽以言辭相振撊此則小人之處困者窮可知矣虞翻曰否二之上荀爽曰此本否卦陽降爲險陰升爲悅皆推易之法若虞氏謂震爲言折入兌故有言不信則升以恒卦推易爲解此尢近代所罕識者（恒上震以巽剛易五爲兌）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猶言委之于命也遂志適志也皆處困之道）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舉正無幽字謬）不明也

夫困則俱困是豈獨陰困陽也陽亦困陰矣夫下體爲臀兩陰豁然正象坎初陰之位乃一畫當前比之堅木（坎木爲堅多心）有根株而無枝葉（木在土下爲根土上爲株今止在初地上故爲株木）後既不可爲據坐而前若關牡動輒有礙是臀之困于此株木也夫既不能出當觀所入坎有重窞而此當最下如幽谷然一入其中則歷坎之盡勢必三歲（王昭素曰自初至四歷三爻爲三歲）離二四互離張目下視而究無所覿是無故離爲明不幽即明幽即不明耳（郭京于幽不明也欲去幽字妄甚）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鄭元本作韍韍紱同）方來利用亨（亨同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此眞陽之受困者然其困與陰不同二固士位而又以陽剛居之當君子而爲大人之際其困也醉飽之過也夫坎酒也兌者口食也（何氏曰未濟與坎皆言酒需中爻兌象言酒食可驗）酒食習尢不無或失而且二從否來以坤裳之飾而黻以離朱（否下爲坤爲裳紱者裳也互離朱紱）方且來而加諸互巽之股閒（二正承互巽之股紱所以蔽此股者詩曰赤芾在股芾紱同）其困于衣冠爲何如者所藉坎爲伏神則用之享祀朱芾皇倘亦有利蓋衣帔束縛酒食厭飫登降饗餕固不爲苦從此而以爲可征焉則處困之時居困之地輕舉妄動或未得其所耳按紱韠也蔽膝之服與韍黻同字左傳黻珽註作韋韠可驗特說文天子赤紱諸侯朱紱各不同（陳氏辨引）子（純赤諸侯黃朱士赤朱此二在離中爲黃朱赤通）惟漢儒註易則槪曰祭祀之服所分者若鄭氏謂祠辰在未未上値天廚故有酒食四辰午午離氣朱赤故有朱紱俱不可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上爲四卦凡三易而四終不動如石然且亦否之艮剛也（否下坤互艮）虞仲翔曰二變正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此非易乎若坎爲蒺藜則三之據之而困固其所耳且三居互之中而前後掩窒此非中室若房世俗之所稱離宮者哉夫坎男之陰亦即離女之陰也（三爲坎之三陰即互離之二陰）爻既爲坎男而已入離宮即欲再求所爲離女者而何可復得（只一陰爻不能兩用俗以六三爲夫則六非陽爻以上六爲妻則二陰不相配且亦無不見之義從來未解）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爲艮爲宮而入宮無妻非常之困此亦推易法漢儒說易家多見及此

按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杼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從風）風隕（風能隕物）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後果驗

九四來徐徐（子夏傳作荼荼翟元本同云內不定之意王肅本作余余未詳）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未嘗移而下者夫下移者來也未嘗來故曰來綏綏也第四固陽也君子也君子則駕車者其綏綏也匪僻也亦困于金車焉耳蓋困于初四兩爻俱未嘗易四不下來初亦不上往然而非無與者志在下則來終在上故易例于三于上每曰有終四非終而亦曰終者以初爲始則以四爲終兩已見爲金坎爲車虞氏曰否乾爲中之應歷坎故困于金車此亦

以推易之解解之

九五劓(荀爽王肅陸績本俱作劓)刖(荀王陸本俱作刖京房本作劊說文云劓刖也鄭元云劓刖當作倪仉未詳)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字如)利用祭(陸德明云作享)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之困亦君子也以恒之三剛而易之爲五其在恒時五方以震足而兼倒艮之鼻乃以一剛割其間而既劓艮鼻復刖震足則其受困之至有難言者夫坎爲刑律兌爲毀折不幸而皆及于身而猶幸剛中儼然居不失所則刀鋸非常勢不再及而祇以手足束濕被服紱急爲君子之困則夫君子于此又豈能無說哉夫逞口語以惑人而有言不信(即象小傳詞)人之窮也正言詞以自解而困德有辨(繫詞困德之辨也)君子之通也今所困者特赤紱耳施伏坎之赤(坎爲赤)于離韋之紱(紱以韋爲之離爲韋)仍舉而加之巽股之端(五爲巽股)凡兌口所及爲巫(見說卦)爲說不過飭章服修詞命駿奔擬祝以進爲宗廟享祀之用則夫咸中有慶祭則受福得毋五與二有同觀者耶此君子之困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說文作劓薛本同)卼(說文作𡰪云不安也薛本作杌)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若夫小人之困又不然初爲株木既爲蒺蔾今復爲葛藟以弱絲而糾累于巽木之顛以小加大以卑居高其困也于葛藟乎亦于此危然自尊杌棿不自安已耳則困而告之曰毋動動則悔矣悔者愧也乃徐而察之果有悔矣有悔者變也夫悔而能變則困極必通何止君子故君子居困時未可行則雖朱紱之方來而猶曰征凶小人之處困苟當其時則雖葛藟之杌棿而可曰吉行也(臲卼與杌棿不安也書曰邦之杌棿)蓋困之必亨固有君子小人所共勉者傳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惟通故不窮亦惟悔故無怨也

䷯(下巽上坎) 三易卦

易 泰䷊(初往五來)

又易 咸䷞(四往二來) 恒䷟(四往五來)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蜀才本作纍)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舉正此下有无喪无得入字荀李本此下有井字)乃以剛中也(荀爽李鼎祚本此下有无喪无得二句)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以巽木取水爲義(下巽上坎以巽木下入而取坎水于其上汲井之象故名井但古無木器取汲水者鄭康成云巽木桔槔也按桔槔即轆轤莊子所謂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當是也)而文王演彖則專以推易之法演之爲辭以爲推易者改易之謂也故井從泰來以泰初之五而改名爲井是泰者坤乾之卦也改乾初之剛而塡之坤土之中坤土成坎而乾以剛金而生坎水則坤本邑也而今改爲井是改邑也然而井者坎兌之卦也改坤五之柔而反之乾剛之初坤改坎水而乾以陰金而改巽木是乾巽皆非井也而但改坤邑而卽名井是不改井也(虞仲翔曰泰初之五爲井卦乾坤五故改邑初爲舊井故不改井荀慈明曰此本泰卦剛得中故爲改邑柔不得中故爲不改井)故以乾之剛而改爲柔乾不爲喪以坤之柔而改爲剛坤不爲得(虞仲翔曰无喪泰初之五也无得五來之初荀慈明曰陰來居初有實爲无喪失中爲无得)惟是陽上而往往固爲井陰下而來來亦爲井往來井井(虞仲翔曰往謂之五來謂之初荀慈明曰陽往居五爲井陰來在下亦爲井)將傳所謂井居其所而遷者雖復遷改猶居其所其謂是與(徐氏易東曰往來井井故不改井)特井以養人爲義者也水上出井則能養人水不上出井則不能養人故以象言之上坎水也井也五剛爲井上爲口四爲腹而合兩體而觀之則一坎三爻儼然轆轤之橫陳于井端而二四五兌爲缺口之缾罋以巽繩非卽象之所爲繘爻之所爲收而垂缾綆于井幹者乎而無如巽爲倒兌而缾底且下漏也故井有三截初二爲下井井雖塗泥此不能出水者也三四爲中井井已貯水然猶未出也五上爲上井上則出之向使汔至于井而不得水亦猶之不繘井也汔者幾也(汔幾也見說文或作仡以勇壯爲解則易一字矣書仡仡勇夫與詩汔可小息是兩字蘇軾作猿解則猶近湘義耳)繘者綆也況已繘其瓶而敝而下漏是羸也羸者毀也(言毀敗也若作係纍解則與繘重矣)羸非凶乎蓋井以養人爲德傳所謂井德之地貴出水不貴入水有如此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以巽命而勸相之以勞之)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二皆地道而初尤土下井底之近泥者也兌爲口兌口倒矣其能食乎夫初本泰乾因移爲坎井而虛其下則初非井也而亦名井如所云井泥是也乃既名爲井而反以改移之故更名此地爲舊井(舊井與井從來無此分解)夫新泉可食舊水不可食(後漢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淮南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向使泉水新生渝然上浮則禽鳥亦時時下之(何孟子云如杜詩鸊鵜窺浚井是也)今忽爲舊井井督下缺卽巽爲山雉離亦飛鳥(互離)並無反而顧之者此其棄置爲何如者也故曰時舍也(象義云北方謂轆轤之軸曰禽杜槧無據崔憬解作擒言獲也亦不合)

九二井谷射鮒(荀爽本作耶未詳)甕(說文作罋云汲缾也鄭玄本作瓮云停水器也)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猶在井下而內水不浮外鬻不治儼溪井之在山谷者莊子所謂缺甃之崖是也夫二居互兌之底倒兌之中兌澤有魚(見說卦)況井類溪谷則中多水蟲今當澗之間有物穿水來往如射謂之射鮒(鮒小魚也少牢饋食曰魚用鮒十有五而俎言細小也若呂子洞庭之鮒莊子涸轍之鮒則皆大魚又一類矣陸佃謂小魚相附而行名鮒說似可信至子夏傳註爲蝦蟇此竊莊子埳井之蛙伏鈇甃之崖一語而誤之固知子夏傳僞書也)以射鮒而生井中此固非恒汲之水可養人者而且倒兌下缺有如翻壺身敝底漏一如彖之所謂羸其瓶者此豈可與乎夫汲之引之必有所以與之者顧誰則與此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在井之中而居剛乘剛下鮮漏敗井之渫去其汚者渫者泄也史記屈原傳井泄不食是也乃兌口顚倒一在二下一在三上皆相隔不及則雖渫不食亦其恒事夫淸不見亮賢不見收當必有代爲之恤者所幸三五互離離日之明則五與三其有之夫五王位至尊王能明則凡共處離位與不共處離位者皆得受福所謂井養之德在一人而井養之利及天下非歟夫不食而惻非我惻也有惻之者也王明之求非我求也有求之者也並惻之並汲之亦並求之則其福也非並受之而何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四居井之中卽離中也以離中之火燒坤土爲甓而甃之四傍馬季長之所謂以瓦治井者修之象也夫四爲兌口口已及水而中不汚衆外得甃甓水可以上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上水時也坎水正中冽也不泥也寒也坎北寒地乾金又寒德也（說卦乾爲寒）泉也有本也上坎下又坎也（二至四爲大坎）食也兌口正向也

上六井收（荀爽本作甃誤）勿（干寶作罔）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如是則水已出井可以養人矣坎水上達而巽繩之在下者井面無有是井收也兌口已決而坎口之上向者仍見其缺是勿幕井也夫轆轤有繘所以汲水井榦有幕所以止汲今汲者已稀而井之待汲者仍勿之止求之者有窮而與之者不竭是非履坎半之孚乘乾元之吉而由舊而修而成而進于大成不至此此井養之不窮而汔至之所以未有功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二十三終　南海陳澧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二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離下兌上　四易卦

易　遯 ䷠ 上來初往　大壯 ䷡ 二往五來

又易　大過 ䷛ 二來初往　无妄 ䷘ 上來三往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說文作熄）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者兵也更也離（下）火鍛乾（互）兌（互）之金以爲兵革（或以離火兌澤熟物爲言則侵鼎象矣）而鞏者因之得更革之義以爲兌當毀折改象生焉獨夫子爲傳則不然夫子曰昔者文王之序卦也以反對爲法頤反對有三以義對耶則革與鼎對曰革去故而鼎就新也以畫對耶則革亦與鼎對曰離畫同而巽兌倒也獨不曰有卦名對乎澤火之革對之爲火澤之睽吾卽以澤火火澤爲睽革較觀夫猶是水火猶是水火之二女而睽止相違革至相蔑則以睽爲火澤火炎上而水潤下相違而已而革爲澤火澤之潤下者必及火火之炎上者必及澤相搏也已而相息（息與熄同卽滅也俗儒以相生回護則五行生剋尋常有之此處不及耳）二女亦然夫二女同居本皆失志而睽中女上而少女下長少不紊猶不能無同憂相恤之心至于革則女兌在下女弟居上孤娶既不堪而復以晨夕先後短長錯迕之細相對詬誶其勢不至于不相得不已此夫子爲傳所以獨取睽之水火二女與革相發明以爲卦固有反觀焉而可反見若是者也若夫象之演革則不問水火不問二女且不問兌金與兌澤而祇以革論則將欲革之必先孚之天下無不信于人而可言革者夫庚者更也更革之義也以十幹言之則先于庚者己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庚欲革必先之己日而乃可以革（六二己日乃革之）庚欲孚必先之己日而乃可以孚（乃孚乃革俱只如此若漢晉儒者皆作巳革之日解因于文詞己日乃革有礙若謂己日乃十干之後半與己日爲庚後之十日俱以不急革爲言則過于紓緩反非正旨如以火之革金中有己土故夏火秋金必隔戊己離火兌金必隔坤土則調和之說非革義矣諸說非是）所謂事必豫而後有立者況己位在中于德爲信革而信之其藉于己者正多也如第以卦言而下離文明上兌順悅大亨以正（此夫子暌定斷語必不可雜入乾元坤貞諸解所謂聖言也）則革之而當與革之而信無勿同者蓋天地革而四時成乾坤變而爲巽（互春水）離（下夏火）爲兌（上秋金）坎（體大坎冬水）也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大壯之二升而順乎天（五爲天道）无妄之上又下而應乎人也（三爲人道）夫庚必先己固已豫定之爲革之時而不知革之時大復如此

象曰澤上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虞翻李鼎祚本作歷）

作厤授時凡作訛成易寒暑晝夜推遷遞代皆革也若止以更定歲差爲言失至義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未當革時一若有物束之者所謂鞏也（說文以韋束物爲鞏）第鞏用韋束而初居離剛卽用離牛之剛革而黃其色者（離爲牛剛其革也黃）者（黃離色也）於以爲鞏則既堅且韌而急不能革故曰此不可以有爲者特革者革也獸有皮而改去其毛因以名革則牛之爲革正革象之所由名而特其所革者皮焉耳初易自大過以二改初故雖革而不革如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未革而位處離中離爲日納甲在己此正象之所爲己日者夫革之必先庚而乃可孚者此己日也向以爲庚日爲更主更革之義必庚日乃可爲革己日第孚耳而以今觀之庚也乎哉必己乃革之所謂以不革爲革者他日之革具此矣二易自大壯以五改二則五本二偶故曰有嘉嘉者偶也凡卦中言嘉皆二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皆是（見何氏訂詁）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則將革矣顧位當改卦之交兩宮相隔未可頓前且三四五三乾遯行身雖乾健不能越四五上行則征之見凶固無足怪第乾爲言（見九家易）三乾雖遯行而我爲乾始則先行而發之爲言于是有所謂革言者夫猶是當革之令約之與父老更始而既下爲令未下爲言則時苟未至當必有令未下而言先就（成也）者然豈易就哉乾之言以乾成之人第知九三之言從革始耳而不知有成于先者當在遯時爲下卦互乾之一是今之乾以遯之一乾成之其就一在大過時爲下卦互乾之二是今之乾以大過之二乾成之其就二在大壯時爲下卦正乾之三是今之乾以大壯之三乾成之其就三夫祇一乾言而歷乾之一與二與三而後得以冀于成其中外之相夾前後之相信有如此者如此而猶有未孚焉又何之矣（三就多作就正解則本文無正字不合若禮器繫纓一就註疏以五采一匝爲就此與士喪禮馬纓三就解同何氏訂詁以其有三就字卽引爲據則尚書五宅三就亦應及矣或以三就指本卦三乾言則三居一乾較少一就亦未妥又何之矣猶言無走逅處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已改卦且又當兌金方革之初故不曰革而曰改改者革之至也但合卦以三四爲中四又爲互乾之中中可爲主且以推易言五爻皆改而獨此九四一爻合遯壯大過无妄而並無一易不易者又改易之主故革莫大乎革命而卽以改命二字歸之傳所稱改物改命非歟夫互乾爲言互巽爲命

而此云改命則天命之命當又在文詞誥命之外與彖之所云湯武革命者正相合是非孚乎人而信乎志不至此彖重有孚而象凡三乾之爻三稱有孚則尊乾可知況四又乾之中乎又卦自二至五爲大坎凡言志言孚皆坎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大人則又兼創繼而爲主者故改命之後益復創制立法更朔易服考車書而定禮樂其乘乾嚮離文明飾治如馬季長所云周公修文德者因不名改而名變以爲變則幷無改之跡也第五以乾金合兌金之陽而易從壯來往來皆兌(大壯五爲互兌)則虎爲金獸而宿在西方正與乾兌金行位西之象相合然且毛文炬爍如變化然夫黃牛之革去其毛而不以爲改此革猶不革也虎豹之皮華其文而卽謂之變此不革猶革也況乎己日乃孚不在革後九五有孚斷之未占此又合革言之孚與改命之孚而歸于一者故曰此大人之業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說文作斐)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至于上六則鼎革既定創制復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天下孰敢或外其化理者故以遯之上九而變爲此爻則肥遯之賢誠君子也(肥遯遯上九詞)君子而豹變被虎餘文作國華焉以无妄上九而變爲此爻則行眚之夫本小人也(行有眚无妄上九詞)小人則革面回面嚮化不止革心焉(革面則心可知矣俗釋革面不革心非是)然而更創之後務在休息張而不弛盛世所忌動則凶居則吉上六兌脫彖固如此夫非常之舉更革之行可以處變而不可以處常泄可處變故當其未革雖用黃牛之革而猶厭其固惟不可處常故及其既革則雖虎豹炳蔚偃然文治而猶恐其遽動時使然也揚子雲曰貍變則豹豹變則虎陸公理曰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虎大而豹小(王溯鄉曰虎文疏而著豹文密而澤曰蔚)

䷱巽下離上　四易卦

易　遯䷠五來二往　大壯䷡初往上來

又易　大過䷛五往上來　大畜䷙初往四來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亨烹通字下亨以大亨俱同)飪也聖人亨以享(亨享通)上帝而大亨以(舉正無而大亨三字謬)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以巽木炊離火而夾乾金兌澤于其間(二至四爲乾三至五爲兌故如演易亦早有互卦矣)則謂之鼎而夫子曰此象也鼎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而卦文俱象之(下畫偶似足二三四畫奇皆中實似腹五畫偶似耳上畫奇似鉉)如第據卦名則以木巽火(巽入也)不過爲烹飪之用已耳然而烹飪匪細事也古人造鼎所用惟祭祀賓客二事而祭祀以享帝爲大饗賓客以養聖賢爲大故烹人掌鼎其享上帝大抵煮牲體于鑊既熟而脀于牲鼎已耳(九家易曰牛鼎受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皆三足天子飾黃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羊豕二鼎飾牲承鼎)而至乎養聖賢則饔飧牢醴水火調劑當具品物故享帝曰烹養聖賢曰大烹禮以簡爲貴而情以繁而淡用有多寡而事無隆殺以爲烹飪之所司固如是者且夫彖之稱元吉亨也非謂乾元之德必得吉而後能通哉夫事神饗賓以致福爲吉而旦明自治卽又以作德爲吉今所下見者祇巽耳而上離爲目目既能明且復以體當大坎(自二至五爲大坎)藉坎耳坎聰而周通于上下之間將書之所稱亶聰明作元后者誠不是過乃以大壯之初柔升之爲五而進而上行以遯之六五易之爲二而得中而應乎剛此卽古王定鼎改易神器所謂以德不以物傳鼎不傳璽者悉見于是是雖乾元之德不幷言吉而明勿亨焉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翟元作擬)命(林栗曰位者木火之位置也蘇軾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卦以初爲足兌巽股兩開如雙趾然則以象鼎足固其位也第初以大壯之上柔大畜之四柔易而爲初則其爲趾也皆從上卦倒易之是倒而爲趾卽顚趾也夫鼎趾亦原有可顚之理以爲鼎之未實則必先顚之以去其汙(凡祭先一夕溉鼎滌濯則倒趾向上以傾其穢積所以致潔也)故以新舊之跡言之則因新卻舊謂之出否(否惡也猶汙也雜卦鼎取新也)以卑高之位言之則由卑居高謂之從貴(繫詞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出否從貴則雖顚而猶未悖蓋初在巽陰巽爲順勿爲悖耳且夫鼎也者烹飪之器也有其器將必有主其事者閒嘗因巽離二女觀其所主則初本巽陰巽爲長女而以顚趾之象求之實倒兌陰也(因顚及倒則得妾得子皆有實落從來夢夢)夫以大壯三五之兌與大畜二四之兌皆兌也而皆易之爲倒兌之陰兌爲少女爲妾是自此一易而欲得一主飪之人者今第得其妾求主得妾頗爲顚倒乃革之與鼎無非女象並無有三男之形見于上下而大壯之兌與長男相互(上震長男與兌合四五兩爻)大畜之兌與少男相互(上艮少男與兌合二四兩爻)得妾而幷以其子有如母以子貴者是得一主事者而主器之人幷得之又何咎也夫顚趾非爲利而出否則利烹飪非爲子而得妾以子鼎也而家人之道備焉蓋鼎與革以卦畫反對其與家人則又以卦名反對(風火　火風)此與革彖之不對鼎而反對火澤正同(火澤睽澤火革)

鄭康成解是爻謂足所以承鼎喻君夫人之事君若失正禮是踣其爲足之道則當以和義出之(似郁卽利字之訛)如否者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似以出否出字爲大歸之出)則廢遠之而已坤爲順又爲子母牛在后妃之旁側妾之例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以爲世子何咎按此甚難解漢儒說經甚不易得況王學既行鄭學歪廢易本書此愛不忍釋因附此以質解者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當鼎下腹而得陽爻則中實第二從五來大壯之五剛爲二所易則五者我匹也(仇匹也子夏傳君子好仇)今已居離中而伏坎位之病于其心是有疾也有疾則焉能我卽哉夫鼎在烹飪既失主飪自當愼所之人之不來兮終無尤兮此亦以家人之象而反對及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三當下卦將革之時又鼎制凡鼎既實則以鉉貫耳而扛近食前儀禮所謂扃鼎是也若未實則撤鉉脫耳謂之耳革今二中有實而未盈四則盈實而茲尚未逮是三亦猶在耳革之際夫鼎行在耳扃其耳將以行也乃耳之既革如漢五行志云鼎以耳行耳革則行塞(虞氏易曰鼎不以趾行而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則其不可行豈顧問哉第祇以鼎覲上離爲雉離與三不相及而三居互兌之足越卦而上又不及口故雖升雉于鼎可以爲膏而亦不能食(古膏以雉爲貴如天問彭鏗斟雉類膏者亦是也)一似違水火之宜

亡烹飪之節所云失其義者義者宜也節也而以觀乎行其爲行塞祇以三在三乾之中乾爲行而蔽于兩乾故塞之也此與革四征凶同正然而三又在大坎之中且又在顚倒兩兌之中坎爲耳而兌革之坎爲雨而兌又缺之變之夫行之方雨所以阻行而塞而能缺塞而能變此又耳之所可行而虧與悔之所爲未盡失也兌爲缺虧缺也見夬卦悔變也見乾卦故終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舊本或作刑剭鄭元本渥亦作剭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當鼎旣實之候而復以乾剛居之剛則必盈盈則必覆而特此乾剛者本大畜初剛所升而初則自安于柔而爲之足則四之過剛夫亦初之過柔致之故曰其覆也非鼎盈也折足之故也此豈四之好移辜而初之甘受過哉亦曰初因四所易而非有他耳且鼎實維何公食之餗也李鼎祚曰四爲諸侯上公故曰公餗鄭康成曰鼎三足有三公象餗者美饌具八珍之食公餗旣覆則全鼎之體倘皆淪濡而況乎足之僅在初也夫趾虛不折則顚不及覆耳實旣革則塞不致折今果如何矣言不意其至于是唐李綱在隋仕宦不進筮之得鼎曰君當爲卿藉然俟易姓乃如志仕不如退折足爲敦網後懸于唐數稱疾辭位去志退敗皆叶韻字

按其形渥謂鼎覆則全鼎淋漉其形渥如此演象至切處舊有作其刑剭者釋文剭重刑京房云刑在頄爲剭又周禮司烜氏屋誅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甸師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則剭本與屋同其後新唐書元載以罪誅傳贊引此謂卽司烜氏剭誅之刑則舊早有作剭解者實字形字聲各相傅會之誤宋晁以道作古本周易改作刑剭而本義從之不知漢谷永傳又有以刑剭爲刑渥謂加剭與渥又不同將安從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以偶畫居鼎端象鼎之耳而其爻因離中也離有伏坎坎爲耳黃離中色而貫耳有鉉所以關舉此鼎者說文云鉉舉鼎具馬云扛鼎而舉之也儀禮謂之扃周禮謂之鼏金亦黃色也五耳非實鼎之地而亦曰實者二爲五所易遷五之剛易居于二是二之所有亦卽五之所有也故二曰鼎有實而五卽曰中以爲實此猶象之得中而應乎剛者雖無實實在其中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一畫則正關鼎之鉉也借關于耳以舉鼎者顧鉉爲耳設不能離耳故五有黃耳而鉉卽及之今無耳而亦言鉉是豈一鼎有二鉉哉耳可兼鉉而鉉不可以兼耳猶之金可兼玉而玉不可以兼金玉不任爲鉉必金爲之而飾之以玉曰玉鉉故五曰金鉉則兼言鉉也而此曰玉鉉則又兼言玉也蓋剛柔之際尊卑繫焉剛尊而柔卑則剛用柔柔尊而卑剛則柔反藉剛今五上相比耳鉉相藉而剛柔相反則剛之助柔原欲兼柔而必使之柔兼剛者大寶之形亦正位凝命之所在也夫水火相齊亦猶陰陽之相接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猶節也今以鼎爲象而天下之所爲相齊者皆莫之過則剛柔相兼正以云節況大過五上九六對易尊卑錯互正與君臣之一德有相類者誰謂離上之剛非卽前兌上之柔而相節而後有此

皇清經解卷一之二十四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部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二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震下震上 四易卦 臨䷒二往四來 頤䷚四往上來 易又 萃䷬初往五來 小過䷽三來初往

震震艮對卦虞氏以震爲臨二之四艮爲觀五之三皆以正推言之亨震來虩虩荀本作愬愬作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郭氏舉正作不喪匕鬯四字下有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本雷也而雷動必驚故祇就雷言則爲震動而就聞雷者言之則爲震驚第震祇一雷而重雷而亦名震者以爲雷雖再來來無二震故六爻兩剛皆爲震主而必專歸之下震之剛出震者主器之所尤重也是以易例往來自下而上者爲往自上而下者爲來而此兩震剛則一從下往爲臨二上爲四三從上來爲頤上來爲四萃五來爲初小過三來爲初一往而皆謂之來卽剛之據柔下以初往上以四往皆以下爻攝上爻而亦皆謂之來以爲出震在初而五爻居外一切洊至無非外來之震動而主震者不震焉故震來甚恐而言笑如故卽驚至百里而匕鬯不失此如何主耶雖曰恐懼非徼福之藉而常度從容可爲法則則執匕奉鬯正宗廟社稷君主躬親之事禮凡上牲體薦鬯酒皆主祭者身親之詩曰百神爾主矣不止祭則寡人己也虩虩恐也舊註恐懼也與愬愬同故說文虩虩愬愬皆註恐懼或以號號爲蠅虎非是啞啞笑聲也震爲聲爲言故有笑言震雷百里諸侯之象也見白虎通匕者撓鼎器也禮以棘爲之將薦之時撓鼎中牲體出而升之于俎上鬯者灌也秬釀鬱草爲酒而灌地以降神互坎爲棘爲酒醴故有匕鬯仲氏嘗與張南士坐聞雷南士曰雷震何以喪匕鬯曰不過如當飲墮杯當食失箸等廣譬及之耳曰其象何居曰一剛載二柔鼎肉倘在匕匕不喪也互坎于何盂之中所酌倘在彝鬯不喪也

象曰洊雷至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再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明張氏所出晉王本無後字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象之所爲詞與彖傳之所爲詞皆以是也此全用卦文而增一後字者明非震前也仲氏曰象之後震也象傳之後笑言後也

六二震來厲億古本作噫以于寶解作嘆詞虞翻解作借詞也不知億字原有作詞解者何必改字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自此至上皆震驚而有所喪者二下乘震剛震來固厲而又自臨之大震而易乎此臨六爻兼畫之震則九厲且當在臨時四坤鱗次如貝然大貝形腹排比與兩兩排對相似況漢志貝么貝小貝等皆以二枚相次其象亦同乃以二易四頓使一剛間四坤而貝形大喪然且二本兌剛易居于四而成艮互二四艮爲丘爲陵而以陽剛居之陽爲九則爲九陵而乃自二而升之曰躋有似乎多所喪而逐之焉者則夫二之爲震驚端可知也然而勿逐也夫一卦之推不及他卦六爻之易不及他爻今茲所喪歷一卦六爻而喪

已盡矣則自二而三而四而五而上而初而又至于二七日也而即已復得何用逐爲卦爲月爻爲日又夬爲兌曰夬缺則不乾告復故凡兌口皆爲復如躍之初九旣濟之六二皆是億者多也十萬曰億萬萬曰億秦晉以多爲義多與大通故象傳六五以大釋億夫子解之則不容更立解矣推易重正推故爻于臨卦所易尤致意如此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即虩虩蘇讀若之轉與虩同字則蘇即虩可知矣故馬融猶促莊皆作懼虞翻以死而復蘇爲解三當下震之末而接互坎之初故可效震行而未有坎患坎爲眚

九四震遂荀爽本作隊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四從臨頤來而居之互艮之末互坎之中艮以倒震而坎以陷之得不勝失故震驚之極遂至于水坎土坤之合身居泥中而不自振拔若徒傷震剛而反陷于四坤者何如震也夫震可下上亦可上下二之躋陵與四之遂泥此正上下有相互者若象曰未光則坎與離反旣居坎又何光爲遂隊同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五本從萃之初往故曰往然震卦例不及往而此兼言往者曰此推易也五之震與二同且以坎末居震中故危于行然其無大喪而可有事者震驚在初來纔此則習以爲故而不復震故曰其事在中言所事在上中即與下中有異耳事即祭祀之事國之大事在祭祀旣易虎若以恐懼修省爲事則夫子大象爻詞安得先有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則震稍遠然猶索索然索索即虩虩索與愬同音同義即虩字也雷有先後而震來則一故至目視矍矍如驚駭而未有定則其爲征凶所固然也特震從外來實從下起初爲震主則上位遠闊然且初四兩剛皆隔二五則毋論上震下震主從稍殊而第言乎震洊至之厲未嘗親承也所矍矍者祇震鄰之恐耳鄰有同患戒備乃免矣戒如言子于有戒心之戒若上從頤來頤之四柔本初剛之妃也婚媾也今易上以柔而初剛四亦剛兩剛相敵俱有震言則姻婭之情較隣尤切然亦何咎哉震而能恐雖震無害故六爻各震而其各不同也如此

䷳ 艮下艮上

四易卦

觀䷓五往三來 頤䷚初往三來

又易

升䷭二往上來 小過䷽四往上來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晁氏謂當依卦辭作背朱氏本義從之以謂古文背作北與止形近故訛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山也惟山故止故兼山亦止但止以義言而以艮之止而推之于象則艮形爲人古人字作𠆢即艮形也故三正以乾爲天以坤爲地以艮爲人艮止建寅爲人正其于易者艮名爲山即是故也人身皆動而惟背不動有如山然故以卦觀艮艮山也而以人觀艮則艮其背也夫身有向背向則得而背則失以背求身則安能得其身哉不惟不得其身而已夫艮爲門闕而兼則兩之兩門之間即庭也庭之象見則人之形隱于庭求人則又安能見其人哉李鼎祚謂艮重其門闕兩門之間庭中之象虞翻謂坎爲隱伏故不見也人文王之演艮止此其演止也亦止此而夫子釋彖則又以反對之象參互言之曰不觀艮之與震對乎反震爲艮反艮即爲震故震爲倒艮而艮爲倒震如弟以艮言則艮止也獨不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乎艮爲止而震爲行止即靜也行即動也靜有時而動亦有時靜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惟有時則止固靜而行亦爲靜惟无時則靜固止而動亦爲止此其兼艮之光明與倒震之火爲大反用對觀而止之爲道光明如此如曰艮者止也止焉而已止字不當作背字止其所而已上下相敵不相應與而已上下俱有敵應與象之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惟是之故而又何勿止焉艮與震對震兩剛以下剛爲主艮兩剛以上剛爲主故震之爻皆動而惟初與象詞合艮六爻皆止而惟上與象義合正同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荀爽本作止無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明張氏所皆晉王本作止字也

此皆不獲其身者夫卦從初起猶身之先于趾也乃初以頤之下三移之與三而自居于柔而安于趾苟能貞久則亦不失其正者顧趾耳安能止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李鼎祚本此下有其心不快四字不拯其隨未退陸德明作承李本作爲字虞翻亦曰聽也

腓上于趾猶二之上于初也乃二以升之下剛不自居而推之于上此亦能安其止者顧身居坎窞坎爲心爲病揣其心一似有不快焉者以爲推二于上當必有隨之而上者則也今腓隨足動偏于下剛不能上舉而承其所隨是用快快而夫子曰既已上矣彼亦何能退聽焉夫我欲上承而彼不能爲退聽上下之間亦可云各止其所而無如其腓也腓隨足動不在上豈無在下者拯拚也上舉也與拯同黃氏韻會引古易不拯其隨而丁氏集韻又別出承字故陸德明本作承此正拯拚承拯同音同義並無別釋之驗

按左傳襄九年穆姜筮往東宮事得艮之隨正指此爻以艮五爻俱變而爲隨惟此爻不變故以商易推之謂得艮之八以商易少陰不變八爲少陰則此二之不變當稱八是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鄭本作臏說文引易作腄荀爽本作腎列荀爽本作裂厲薰心荀爽本作勳云閽也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則居艮剛而當艮背者乃一從頤五一從頤初遊移之上下卦相限之間此之人身之腰胯所云腰限者俗名腰眼漢時名以腰背雖腰限在背有似乎艮背而實非背也第從後以觀祇見夾脊之間分爲兩臏儼然樞一剛而排四坤于兩旁有似乎擺列然者此豈艮背哉背與心反而心在身前亦祇以乾陽之隱反爻之巳耳坎爲心薰者薰炙之義漢止馬廖傳聲薰天地是也夫腰可折背亦可分列以是求止是向心求背也況心又極勤者耶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則艮其身者夫身在背前象之所謂不獲其身者而茲反獲之蓋上爲艮背而四以小過之剛移之與上是以背與人而以身自與也則其艮也亦其身而已身與躬同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虞翻李鼎祚本作孚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以剛易柔而承上九之一陽如一首兩頰所云口傍之輔者則其不能止可知也第輔以夾口有口輔必有言說輔動

言亦動祇五當互震之末震言至此或稍有序耳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此艮背也爾雅上再成曰敦敦者兼山之艮也（見何氏訂詁）以剛實居上而爲艮主則直以艮山與之山卽背也又孟子盎于背盎有厚義而說文曰厚者山陵之厚則敦與厚皆取義于山而背象因之有周二聖其用字明確如此

䷴艮下巽上　三易卦

易　否䷋（三往四來）

又易　咸䷞（四往上來）　益䷩（初往三來）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咸恒漸歸妹皆以震艮巽兌作男女之象而惟咸爲得正惟恒爲得常漸與歸妹則不無乖互之形故歸妹以兌娣爲變象而漸則長女少男義近蠱惑（山風蠱正風山漸之對）必欲取配非漸不可蓋澤山兩少男可下女巽艮非匹豈容自歸（澤山咸爲取女風山漸爲女歸）況女大以擇配爲急而男小以待時自阻則上巽下止不過以巽止立漸進之名而其爲少男爲長女象無與焉然而曰女歸吉何也曰惟漸則女歸亦吉也非女歸之吉漸吉也曰利貞何也曰豈惟漸哉又必貞而後能利非漸勿利非貞又勿利也乃夫子于此則又以推易之法爲女歸斷夫女歸何與于推易程傳曰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之重而爲漸以漸體言在中二爻交由中二爻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而吉夫以巽女交艮男男女儼然而其釋女歸反不曰巽女歸艮男艮男取巽女而曰男女之交在中二爻則在宋儒不講推易程氏不道變卦者尙確見又此諄諄以在此不在彼爲戠則其不在卦名之二女而斷在推卦之兩爻亦可知矣故虞仲翔曰否三之四謂之漸女者四也歸者由否坤之三上而歸于四也三進四曰得位陰陽體正（爻與位合）故吉也功謂五四進承五往有功也（五多功三與五同功）巽爲進也剛得中者以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此實則三四皆得中以卦中故指三）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其言之詳盡而明決如此是以傳若曰漸之進也（王弼謂之漸）于進不遽爲進也巽女不遽下艮男不遽上各以漸也漸而後進如吉也人亦不知其所進爲何等耳漸之三四皆有所自來而進而得位進而與五同功是三乾既正而可以正三坤之邦亦惟得所進故如是也且夫所謂得位者此其位何位哉不過此三剛所推進而得其中焉耳（其位又重釋進得位字恐誤爲實艮之位故也不然艮巽焉能得中耶）如僅以卦言則下止上巽漸義已盡卽曰倒震爲動互坎爲通（繫詞往來不窮謂之通）之進則進矣其于女歸何用焉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李集解云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德善（郭氏據王本善下有風字）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巽爲鸛（九家易）艮爲黔喙（鄭）鳥加之互離飛鳥而集之互坎水窪之間此其象當爲鴻鴻者雁之大者也鴻以時至而其飛有序得漸之義而皆所漸之非其地矣初艮山之足而推自三來由坎中以出坎畔若所云河之干者而于以漸（次也）之漸之猶近也而非所安也夫鴻之不得水猶夫男之不得女也夫艮男者小子也倒震者言也小子不取女而徒有辭說喋喋焉不其厲而然而无咎也漸也

六二鴻漸于磐（史漢武紀引作般爰龍駒註云水涯堆也楊用修云水涯之訓爲是鴻鴻不棲石也不知磐本山石並無水涯之訓此正見所次非宜之意不然陸陵亦水涯乎）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二當坎水之濱而居艮石之正中則水傍石磐也磐盤同石之平者磐軟于不安而于以漸之但當飲坎水而喫震稼（震爲反生）稼雁水鶩稻衎衎然自得已焉雖曰志不在徒飽而漸固如是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荀爽本作乘）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則愈進而愈覺不安以坎水之間而合之艮山之背在水則塡之在山則夷之有云高乎曰陸者而于以漸之在否四益初而合推之爲三剛則此三夫也今已征進于此而不復返矣其推剛于此而自甘居于柔者婦也婦一在離中一在坤中離與坤皆復而一當巽虛一當艮止（巽陰之虛在互離中而當初九半坤中而値艮足之止）皆宜孕而未卽育所恃者身居坎中坎爲寇而出艮剛以禦之則猶利以爲剛固可用耳夫以女歸之吉剛中得正而象以爲吉爻以爲凶何也演卦例顧爻剛柔相交者爻之吉也演爻例顧卦巽艮相配者卦之凶也故夫子于此特著曰離羣之醜夫推易之法非以類聚羣分爲分合之大致哉而三本否乾與運乾爲羣初本益乾與環乾爲羣而一旦分其羣而不之復陰固失道陽亦出醜是以進苟失漸雖觀之推易而猶未吉也故曰凶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之棲也以蹠不以爪爲能漸木而漸之巽爲木四當巽之陰稍開平者因變名曰桷桷如椽桷可容蹠而或則得之然而未安也然而无咎者以漸故（四爲益坤三所移故順以巽）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則山之高出者重巨之上加以覆敦因之有陵觿陵轢之義今三艮爲巨而五剛復高出之此陵也會陵而可以漸之也乎而漸之是毋論巽剛非夫難以言征而卽以婦孕觀之四居離腹尙不能育今五居巽中歷二三四爻而坎與離反則并其腹孕而亡之夫三止不育而此且不孕二四同功亦越三歲自敖以往又孰能勝其任而爲之孕者是孕而不育者固失其道而歸而不孕者反得其願也何也漸使然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旣漸于陵勿漸于陸以巽爲進退巽極則進而又退然此亦漸之至也上與三爲表裏上巽極卽三止極故復漸于此然而何之矣鴻漸至此第可用其羽爲舞具而已儀舞也書鳳皇來儀文舞用羽名羽舞故云不可亂謂羽舞有次第如鴻序然皆漸之有象者如以儀爲法謂儀法其次第則其羽字可用字皆不通矣鴻水鳥與陸反故他書亦多以水陸比言如詩鴻飛遵渚爲鴻所宜鴻飛遵陸不爲鴻所宜此是確證況兩言于陸正是古文變換法漢晉唐儒傳寫傳讀字畫形聲實多異同然猶僅作音註不敢改竄今勒石鏤木板冊儼然而輒以己意擅改經字聖言之侮自此日甚吳澄李本罪可勝數耶

皇清經解卷一ㄥ之二十五終

南海陳韶　嘉應張嘉淇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兌下震上　三易卦
易 泰䷊ 三往四來
又易 恆䷟ 三來初往　損䷨ 上來四往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此則男女不相配而別取象者夫長男為震少女為兌男長女少匹配不當因有序長少為兄妹之象葢卦從泰推坤乾一變（虞氏易曰泰三之四）遂以損上來四改少男為長男恆三易初變長女為少女雖男仍為男女仍為女而男女不交第排長少凡震動悅隨並非男女相悅夫婦倡隨之義誠有如徐氏（仲山）說易所云震兌歸妹似桓王下姬（春秋傳齊襄公逆王姬為桓王之妹）孫權嫁妹者但女子有行不容征邁無父之女遲歸終吉葢嫁女之家夜不息燭況于寶曰歸妹為衰落之女父既歿矣兄主其禮亦又何利祗以陰陽聚列必需交媾王肅曰男女交而人民蕃天地交而萬物興雖震兌不交而乾首得震坤終成兌即借此陰陽交索之情為歸妹婚姻之義曰此亦生人之終始也其所以男動女悅而不為過者以所歸者妹也若位在中閫志存征進動而得凶則曰柔之乘剛從夫類然然亦何利焉（柔乘剛如屯之乘馬女子嫁夫之通稱）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翟元本作擨不可解　干寶曰雷薄于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　崔憬曰始則征凶終則无利故以永終知敝為戒）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以恆巽之柔易兌初之剛是以長女而改少女此長庶之為娣者也天子諸侯一娶女君則其餘皆娣是歸妹以娣亦恆事耳第兌本二剛一柔而二剛自為一類然而二剛則于女德有不合矣且俱在地道揣其象俱有于不合中寓相合之意如媵娣之非妻而妻非嫁而嫁者所謂跛能履眇能視是也然初何以履二何以視初與二何以有此跛眇之履視則以初本震爻（震索陽在初）二本離爻（離索陰在二又下三爻即離位）又震為足離為目則初本能履二本能視而震為外卦則四又為震之足且互當坎中坎為曳是四與二為兩足而坎從而專曳之牽戾成跛其何能履然而猶能也本震故也如是則征亦吉耳（征有二義初當進履亦當進與二有相承之義）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而離為互卦則二雖位離而反居離目之側側為半目近乎眇者然而猶能視也何也本離故也大抵歸妹六爻皆為女象但以其一為女君作此卦之主則餘皆輔爻乃不以二為卦主而仍以五者二雖女道臣道而以剛爻處柔位則位反不當與初四等故第可孤處而為幽人之貞幽者幽閒貞者貞靜幽閒貞靜婦道之常故曰未變常娣道猶婦道也

六三歸妹以須（荀爽陸績作嬬字嬬之誤）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本泰之乾三而降為兌三是剛夫而降少女之末此賤女也則此歸妹亦第用以為須而已須者媵妾之稱（熊過曰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　孟喜易皆作嬬子夏傳作媵娣之妾解）以所降之位實未當耳然此六三者又以恆之巽初而進為兌三今巽初既已為娣矣則此兌三者萬一不容于女君而反歸故位亦第如巽初之為娣焉斯已耳勿過賤也葢三與初本同類而三嫌近君故又有反歸之象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之剛本泰損柔爻所易外剛內柔志意不決加之居坎陷之中而逼近君側遲回不前則從媵雖有期而不無愆之所謂待年之娣也坎為月離為日合月與日而為期四當互坎中而踰于互離之外故愆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荀爽本幾作既）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舉正本無也字）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通卦皆妹而不及兄第于此爻合見之帝出乎震甲乙皆木遂借殷王成號為震兌之稱其云歸妹者或殷王當日原自有嫁妹一事亦未可知（詳見泰卦）然亦帝震本君兌則其所歸者必帝妹也第帝妹貴主位又正中然且遜處在上主家輿服有不及姪娣而不為嫌者則其婦道終始如月之將望而未有已何其吉也葢衣口為袂乾為衣兌為口初三兩娣以二乾爻成一兌而五以一乾爻成半兌是以君之袂不如初三兩娣之袂良也乃若坎月離日合璧在中（互坎下互離）望上震下兌東西相對（震東兌西相對）有如望然其曰幾者以五位坎中于離日之光稍偏耳卦從泰來故泰六五曰帝乙歸妹此六五亦曰帝乙歸妹雖推易之法全不在此然此亦一驗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鄭康成作匡云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

上加五之上而非正位則女將于歸欲承筐以薦而無所薦也士家娶婦欲刲羊以祭而無可祭也何也非正配也葢上從損來艮剛居上原象傾筐今既改為震則身體震筐似乎可承而位出坎滿虛而無實（坎中滿以過坎故虛若虞氏易曰坎為虛不知何據）且震為士兌為羊離為刃坎為血（見說卦及漢書家易）刲羊為血其象皆見而上位過高不惟超兌兼越離坎則承筐既無實刲羊又無血矣何利乎夫歸妹本不利而此尤不利之甚若此者字爻正此爻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行可也征凶也按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其繇即截取此爻詞而相雜成文非謂易爻原詞如是也詳見蠱睽兩卦中

䷶ 離下震上　三易卦
易 泰䷊ 二往四來
又易 咸䷞ 五來初往　恆䷟ 二來初往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孟喜本作稷）月盈則食（陸績明云或作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豐者大也夫震與離明與動雷與電皆無大理而曰大夫子解之曰明與動何足以大然而所以致大者或在是也故此大非他王大之也出乎震嚮乎離皆王也則皆大也假者大也（音格皆作大解詩烈假不瑕言烈之大者不瑕也然而疑之）天下幾有人君而可以大自居之者乎夫大則必滅猶夫盈必虧滿必損此其中有憂焉卦處大坎為能無憂而勿然也離以日之中而可照天下此大之當然者也宜也能保此大

則正當乘此日中中宜照亦宜也乃夫子于此又從而推解之曰夫所謂憂者非曰中也曰中何足憂夫亦謂日旣中則卽此曰中而已昃焉耳滿不再至盛不嘗有盈必虧滿必損惟月亦然然且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炎寒遞代山澤成毀無事不然而況於人之當乘此消息鬼神之能主此消息者也舊說初二爲地下三四爲人閒曰初至三有日墜地下之象故曰昃則凡下離皆明夷矣此言象而無理者也惟錢國瑞云下卦離爲日中爻互兌爲西昃象自二至上大象坎爲月中爻互兌爲毀蝕象此解得之第仲氏則尤有進者同邑徐徵之問豐象何以見日昃仲氏曰乾之中爻易而爲四是離光射地之左隅日昃之日也上卦坎位受光于日乃光不能滿而祇以下爻一陽爲近離之照缺蝕之月也一座快然見蓄齋講義易假字多作至與稽解惟此釋作大以夫子所傳不敢易也易是日天地消息亦指泰易爲言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致刑雷電與豐無與此言折獄致刑與雷電噬嗑明罰敕法相對

初九遇其配主鄭本作妃雖旬荀爽本作均劉瓛本作鈞俱通字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爲咸五與恆二所易而此二與五則皆以陰處人位三畫卦則以二五爲人位而可爲我配是其與我爲主賓者我從彼來我爲賓則彼爲主也夫上震下離合以成卦而二五兩主則各分居于上下卦之中以納甲言震納庚離納已自庚至已適周十幹爲十日夫兩主相尋雖延十日而不以爲咎何則以二與五皆在上志在尙往不厭多日也若因而過之則盈旬之後往往而是也過時之憂悲之在初矣十日爲旬堯典三百有六旬註六十日是也惟周禮公旬註均此通字耳若鄭康成謂十日者朝聘之禮又曰大禮曰旬未知所據

六二豐其蔀鄭玄薛仁貴本作菩註云小席日中見斗孟喜本作主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至二有漸大之幾而前當坎棘自二至上爲大坎坎爲叢棘互以巽草二四互巽諸家易以巽爲茅草曖曃靡密斯何豐也必求其豐則豐者其蔀耳蔀者蓆苗草名廣雅云蔀蓆也且豐必有時日中者豐之時也二與四相易而居離中正離日正中之會象之所云宜日中正此爻也而無如所易者爲震剛震仰盂象斗而離目見之是日中也而已爲日昃天下有仰頭見斗而猶然日中者乎不惟已昃且已昏將雖欲前往而巽疑不果進退坎疾心病軫結不果所藉離爲孚坎亦爲孚以孚中而發外震二四之交或因之以得啟其志焉已耳

九三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鄭干寶云祭祀之蔽膝馬融本俱作旆字林云斗杓後星子夏傳云星之小者薛云輔星也服虔云日中而昏也日中見沬子夏傳鄭元漢書及字林姚信本作昧折其右肱作股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亦坎巽之間則豐與二同三之沛卽二之蔀皆水草也水草兼坎水不止坎爲叢棘也劉熙曰沛者水草相生之名公羊傳草棘曰沛何氏云沛是也崔駰達旨云纏蒯之趣大沛且離在上剛將盡之日昃尤易見向已見斗今且見沬矣沬者斗杓後星見九家易正指震上二陰言細小也夫三以咸之下艮泰之倒艮而其易之爲下離互兌之剛艮爲手肱者手也今以兌之毀折而折其弦矣卦例上右而下左見前今爲離之上非右肱乎入亦第見爲豐耳而豐者其沛則何可大事況大期有用右肱之折較甚他體夫本欲豐大自居而徒大而不可用乃至如此鄭康成以三爲艮爻此以位言第折義不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鄭王此下有志字行也

四與二易二曰豐其蔀此亦曰豐其蔀二曰日中見斗此亦曰日中見斗而夫子曰不然夫猶是坎巽之間同此豐大亦同此蔀蔀而一在離中一在坎中位不當也亦猶是離震之間同此離日亦同此震斗而由日以仰斗其象明踐斗以去日其象幽明者不幽幽者不明也且夫四之剛從二來也來者主也乃我奪其剛而予之以柔是夷主也夷主者傷主也彼傷則我吉矣彼傷而往有疾則我不傷而行得吉矣故初柔易剛而目所易者爲配主就彼柔言也此亦以柔易剛而稱所易者爲夷主則就我剛言也夫以不當之位處不明之地而我剛彼柔我吉彼傷其相同而不同如此世之以履豐爲保大者宜何鑒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則從初來者也初曰往往有尙則此當曰來況初陰之來而下始得離則其所來者非離章乎夫初與二五其易在五爲有慶在二爲有譽今慶譽俱矣此非來章有之誰有之

上六豐說文作寷云大屋也其屋蔀其家闚說文作窺其戶闃姚信本作閴孟喜本作窒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鄭玄王肅孟喜李鼎祚本俱作祥孟云天降下惡祥也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鄭王本俱作戕

上居倒艮之末艮爲門闕而巋然而據其上則其所爲豐者祇屋焉耳卽向所云豐其蔀今視之蔀也乎哉其家焉耳夫艮爲人見前艮卦故凡所云艮其身與夫不見其人者皆以艮言也今巋然而高者屋也其曖曃靡密望如蔀蔀者其家也則雖家有屋屋復有戶而旣已爲家爲屋爲戶則不能又爲人將自上至四歷震三之數震東方卦天三生木已滿三歲而欲借下離之目以闚艮人其可得乎夫如暈斯飛天際之翔者其屋也高明鬼瞰深藏而不出者其人也揚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指此也豐不可居大不可極是故象言豐而爻則無豐象有日中而爻則並無日中亦以爲豐與日中有必不可居者在也而況上爲豐之極乎左傳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語人曰其在豐之離弗過之矣豐之離者正豐之上六言曼滿必亡將如此爻所云也此非筮豐而之離者但以此爻變可之離故以此爻爲之離之爻傳中引易多如此

☶☲ 艮下離上　三易卦

易否 ☰☷ 五來三往

又易咸 ☱☶ 五來上往

恆 ☳☴ 二往上來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眾也周禮五卒爲旅而說文謂軍旅五百人爲周制一鄙之眾見徐氏註是旅本以眾爲義而特眾行者必客居因之以師旅陳行之目反之爲羈旅寄託之名孔穎達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旅孟子註託寄也此與豐大之一反而爲旅瑣其情同也是故震與艮明與止火與山皆無旅理而夫子解之則曰豐大也旅小也豐大故亨旅則小者亨也且亦知旅之所以得名也哉以否之三柔升之爲五而得居外卦之中是客外也徐仲山易說以得中乎外爲旅所由名正此義以否之五剛降之爲三而順爲互巽之剛是順乎

澗也(張爲艮故應剛以互卦言此夫子指互卦中體之一證也)亦夫客乎外而麗乎附旅也然且明止上下各得所亨山火北南並不失正是艮與離遇者旅之時而以止而麗明者卽旅之義也夫亨雖小而時義甚大按漢儒釋此卦並主推易之說如姚信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荀爽曰陰升居五與陽通謂之小亨蜀才曰九五降三降不失正爲旅貞吉是卦名卦詞皆推易法姚信爲九家易中之一家蜀才卽范賢三國人見華陽國志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艮爲居而火不留是旅之象又一說也張杉曰體大坎爲刑律而離以明之艮止以愼之王曰旅皆逆境莫甚于囹之在獄獄者不得已設豈可留滯久也)

初六旅瑣瑣斯(舉正據王本作㒋謂㒋賤之役按王註斯賤之役仍是斯字以斯與㒋斯本通字也改㒋則易字矣)其所(句)取災(風俗通引易曰其亡斯自取災王節取此爻而稍增減者)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此窮旅也旅入本猥屑而此當艮止下柔尤纖細之至者(鄭康成云瑣瑣猶小小艮小石之象)蘊鹽包裹瑣瑣然然且寄居榻牖所踞纔尺寸而與同行者較量彼此必至分析其處所而後已此何如旅也夫寄跡天涯固已偪仄所恃廣大自處與同行相親庶足慰藉而瑣瑣如是此豈能久(患)者其窮而致災必耳按斯本作分析解其又作語詞者借爲耳故說文以斯爲分析雅以斯爲離毛詩斧以斯之以斯爲析薪之義月傍通廝㒋正以析薪爲廝賤廝養所有事故王輔嗣註此爻以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災而應劭風俗通怪神篇引此云凡變怪皆婦人下賤愚而善畏斯自取災此皆稍辨斯字頗知易義與他解作語詞者極爲卓越第斯必改㒋且其所二字無着耳考易例凡其字不下百十俱有實指並無憑虛作轉詞者如屯之屯其膏賁之賁其趾類此明明卦名固無足論他如大有之匪其彭同人之乘其墉大過之過其祖旣濟之曳其輪類上下二字皆有實義此易例也況豐旅二卦合十六其字其指住止者凡六如其家其屋其戶其所其次其巢類此云斯其所正與蔀其家焚其次同蓋云析其所在也且所之爲義世亦不解久矣所者旅寓也又曰行居之名故鄭詩獻于公所謂茇舍之所而漢制車駕所在曰行在所蔡邕獨斷云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指行在爲所是也此爻以瑣所爲韻正脅語之協又初爲艮之下柔艮爲門闕下柔薄外門正旅寓之下者又此旅初爻卽豐上爻也在豐上則爲蔀屋在旅下則爲斯所其反對確切又如是又所字易文嘗用之卽艮止其所之所(趙氏易或解斯所字亦略同云離所止而不安廝所稷叙)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九家易李鼎祚本俱作僮通字下同)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二由外以居于內且因之得艮門之中是就所宿也(左傳凡師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夫旅既有宿將必有齎持以爲宿者聘禮問幾月之齎卽資也二以艮中當互巽之末則已能懷其資(巽爲利)而且艮爲小子爲童爲閽寺爲僕而二居中而剛柔長少俱得之周叔夜曰唐人詩漸與骨肉遠轉于童僕親又何尤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從五來而五卽爲離火之中是焚其所居也三居艮剛而反之卽爲倒兌之剛是脫其艮之所得也(艮所得童僕見前兌爲脫)夫旅惡過高亦忌太下今乃由上五而寄居下三是以旅與下也而求其不喪得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子夏傳及諸家易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者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說各不同)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卦凡三推易而四獨不及是人皆旅行而四獨得所居處也夫處者居也旅者寓也昔晉公劉之遷豳也以久處者爲處處而以旅寓者爲廬旅(見毛公詩)今旅也而于處矣然且以巽剛之三合離剛之一既懷巽資復得離斧(離爲戈兵)餱糧戚揚正旅遷者所有事所慮者以子處而當大坎之中坎爲亟心恐于其心有未快耳(斧爲旅備之物王弼謂斫除荊棘以安其舍或謂斧釜通卽齎持也非是)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五以三乾之中乾金合巽木爲矢(否上卦爲乾三五互巽合金木爲矢)而推其一矢以射離雉(否五降三而成離離爲雉)雉得而一矢亡矣幸三五同功爲兌爲倒巽而五正當巽兌兩口之間以兌悅之口出之成譽而又加巽口以爲之命是羇旅之臣所至揚詡傳所謂出亡之子文而有禮非與否三與五易三爲與下則五爲上逮夫子于推易一例致意如此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因恥下然以二與五各兼其中德而並爭而合棲于上則未免好高此非旅人所宜有也(義者宜也)夫旅之覓宿猶夫鳥之覓棲也鳥鵲繞樹祗求一枝乃以離之飛鳥巢離之科木(離爲科上槁木)翹然特出比逆旅之宿上舍(今北地所稱上房也)眾方指目以爲非義而乃際炎上之火加巽風之揚三之焚次在離傍不過野火所延燒耳而此之焚巢直當離上一若薪燭不戒并上入屋樹而盡焚之何罔罔乎夫旅勿好高人第知旅名爲客而不知實指之卽人也旅人無親雜卦傳曰同人親也惟同人爲親故先或號咷而終必笑何則以親故也又曰親寡旅也惟旅爲親寡故先或笑而後必號咷何則以寡所親也(見何氏訂詁)離火之聲笑號莫定(說見同人卦)無親之旅終致哀惻況離火易焚兌脫多喪三之焚次而童僕亡此一焚巢卽其所牽之車牛亦皆以漫易喪之(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同行雖多誰肯相告離牛坎耳(大坎體卦)至此爻俱盡矣按漢成帝報許皇后詔云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恱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此鳥焚其巢爲當時實事故就事引易而釋其義與易解不同(乾鑿度卷下載仲尼生不知易本傳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天之命也悔讀禮止史削五十究作十翼按漢史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傳至齊田何子裝何傳漢儒傳易之始則商瞿乃本孔子弟子受易于孔子反因請益商瞿氏不合乾鑿度本東漢人作託言鄭元註易緯書從亡惟此書世多有之)

皇淸經解卷一之二十六終

漢軍樊封 番禺廖甡 覆校 嘉應張嘉淇舊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二十七　學海堂 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巽下巽上　四易卦

易　遯 ䷠ 二往四來　中孚 ䷼ 三來初往

又易　大過 ䷛ 四往上來　大畜 ䷙ 初往五來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仍名巽正以二陰所易並卑遜而居二陽之下由小陰通大陽謂之小亨故巽有兩利一則以退爲進而可以有往由下至上曰往一則由小通大而可以見大人二五爲大人蓋巽爲命令大人之事命以行巽而重以申之誠以中外推易凡陽剛諸爻皆得巽入二五而行中正之志中正勿分二五陰柔兩爻則專歸之初四而不拂乎剛而順乎剛是攸往者其行而見大人者又其順也陸績曰陰爲卦主故小亨胡仲虎曰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王氏易是曰剛巽乎中正言剛遷入于二五也巽者入也二五皆中也而正兼之或以中爲二正爲五非是何氏易謂剛巽中正爲九二巽乎九五則無理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者兩巽相逐之義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居重巽之下進則剛在前而退又無地夫巽爲進退說卦原有猶豫不決之意而位當極巽猶豫甚矣獨不曰巽爲躁乎爲躁卦履以互巽之陰而名爲武人履六三武人爲于大君此亦巽陰也剛中之命師武臣爲政荀爽曰二者軍師三者號令不過軍中之事借張皇之師以振其猶豫之志則其本互震承乾之治大畜之五中孚之二皆互震震者承乾出治者也李氏易解曰乾爲大明故志治乾元用九天下治是也以去巽疑之不果巽爲不果此行事之至貞者也而何有勿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初陰之易未成重巽也自遯二易四大過之上又易四而重巽象成是世四者固二柔與上柔所相合而成之者也乃巽爲木以二陽木架一陰而爲之牀見未濟說卦而所易之四適巽而居于牀足之間是自坐牀上而坐容牀下不巽極矣第二上俱剛而二在剛中獨有所用用是實字禮王前巫而後史前後記告紛紛若若若多也史若若而王獨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則二五大人與上迥別舊解多作祭祀說此據周禮太史讀禮協事司巫取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語若荀爽謂史以書叫巫以告廟征伐既畢巫史並用此承武人來以用兵言至周官又有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占吉凶祓禳除災害則通可用耳以此申命彼方以得見爲利又何止上牀下牀之間哉故曰吉也夫重巽惟恐過于巽故九五先庚後庚以制巽也此之前巫後史者以行巽也有巽在彼者而我能守中以行巽則不患不巽耳若爻有史巫象者二在中孚本兌剛而今易爲互兌之剛是終始以言說爲事況兌爲巫爲口舌說卦今兩兌矣其爲巫爲史固有然者巽爲牀象再二在牀中上在牀上東指西畫無一得當非推易仍夢夢耳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當下巽之終而接上巽之始以巽承巽巽之頻者也夫下巽至三而巽窮上巽至上而巽又窮雖三在過巽上在不巽而其巽之窮則一也此曰志窮上曰上窮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此則善處巽者矣故一稱六四而即曰悔亡蓋四居上卦之陰坤陰爲田而互離以網罟戈兵合之爲春獵之名穀梁傳曰春獵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巽固利倍而此以巽位當巽爻之實倍而又倍遂準卦畫之數而全獲三品誠以位居離中適當心腹而陰又復成巽股之髀上中下殺悉于所獲有相爭也三品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註云上殺中心乾之爲豆實次殺中髀骼以供賓客下殺中腹充君庖廚此以離爲心腹巽爲髀骼正復相合故兼三品蓋師中之命可用鞍闕而三品之獲正兼隨巽傳曰五多功而此則重巽之成全在乎四非二上兩陰合爲順剛不能有此則即以九五之功歸之六四豈有過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即剛之中正者故一稱九五而即曰貞吉又曰悔亡又曰无不利此巽之利見者也但巽恐太過便涉卑𦵔巽木荏冉故當以剛金勝之大抵十幹之周始于甲而更于庚故蠱惡惰始則以震互于巽而治以甲木說見蠱卦巽慮終萎則以兌互于離而治以庚金蓋甲乙丙丁爲十幹之上上者始也庚辛壬癸爲十幹之下下者終也以甲木爲主木可以克土則用木之剛而去土之柔故不用戊己而但用甲木所謂終則有始也甲木爲始庚辛之終以庚金爲主木爲金所克則去木之柔而用金之剛所謂无初有終也用庚金則有終去甲木則无初故曰先庚三日者丁戊己也後庚三日者辛壬癸也所不用者獨甲乙耳甲乙爲才正巽方所屬行巽令者必去之故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則亦除此後漢陽嘉三年郎顗上公車拜章所引之語夫變取其克我者消取其我克者克我者如失火令則行水令以克之我克者如失火令則行土令以消之消之者洩之也今欲行其令而顧以洩之者消之可乎故甲去戊己庚去甲乙凡以惡其消之也此多以漢儒解納甲爲說亦頗近理特于用庚制巽之義未合王輔嗣以蠱卦先甲後甲引漢制甲乙之令爲解則令有甲乙非謂甲即是令也且漢令非周制也至巽爲命令則于申命無相合然曰申命令謂之庚不可謂矣此以庚制巽但可曰行巽命令則取庚先後以爲巽木所最忌耳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以陰子四猶之二也二之所巽在牀下則上之所巽亦在牀下也若非推易則上既無牀下之象而欲以巽諸初二三四五爻則猶推我要無了期矣三曰窮此亦曰窮也第巽在上爻巽極必反且又當倒兌之末將巽之資離之斧前見旅而盡毀脫而喪之故以而尚以貞固自命夫貞者正也正乎凶第見其凶而已乎助詞見九正易因按資斧諸說見旅卦漢魏解易多作齊斧而齊義不同若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應劭云齊利也資如齊衰之齊資齊音同誤作資則齊斧本黃鉞巽固無礙恐旅人不宜有耳

䷹ 兌下兌上　四易卦

易　大壯 ䷡ 三往五來　中孚 ䷼ 四往上來

又易　大過 ䷛ 二來初往　无妄 ䷘ 上來二往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文以兌爲說而當時註者即以易說卦爲巫爲口爲據則說者說也非悅也而或曰不然不觀說命之爲兌命乎書說命禮記作兌命說命音悅名說者悅也然而去心則爲兌猶之咸卦本爲感咸者感也然而去心則爲咸其例同也而或曰不然夫兌則爲能爲悅哉兵以聚名兌荀子仁人之兵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註兌猶

也聚水以類而亦名兌（毛晃曰水所鍾聚曰兌）則兌者不過以聚物爲義而澤能聚水則兌名焉然而兵聚則斯也析水聚則滋天下自澤潤于人而不爲之析然者乎是兌之爲悅實本于澤之爲悅然且以言悅人者澤其言以貌悅人者澤其貌既以澤悅人而又必自澤以爲悅澤曰悅雨澤亦曰悅理固然也故兌可悅人人未有不受其悅者此所以亨也而悅人以兌即未有能出于正者此所以又利于貞也是以兌者悅也就卦名言之也而移剛于二五而爲中謂之剛中易柔于三上而爲外謂之柔外又以推易言之也悅以柔爲主而悅而利貞則又以悅之得正者爲主故易有天道以上兌而處天位則順乎天焉（指上六）易有人道以下兌而居人位則應乎人焉（指六三）順天應人則悅而正順天應人則悅而又大而不特此也人亦知夫坎與兌之分名也哉猶是水也而一則名坎一則名兌一陽居中而以兩陰導其傍川流下㵾則謂之坎半坎上豬而以一陽窒其底障坎下流即謂之澤是坎爲勞卦而塞之以兌而勞以亡坎爲死位（坎位北日朔月死之名離四居大坎而日死朔是也）而兌以闓之而泯其死是不特兌爲毀折可以祛憂兌爲附決用能致快也夫先民與作不得不勞導民犯難不得不死而乃以勞民之故而致傷民以死民之故而致民怨人之不應何有于悅而有如悅以先之不求民勞也而民卒相勸而忘其勞悅以導之非以死民也而民卒相勸而忘其死是柔外而利貞者悅之正而應人以順天者又悅之大也說卦傳曰兌以悅之又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則夫子解兌悅原以兌秋能成物而物遂因以悅之此義今人不識久矣要當以傳爲正解耳（予註是彖畢始得傳解急欲更前說所以不凝各見故已之因附誌此）

象曰麗（鄭氏本作離云猶併也）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禮麗皮納聘註兩皮也）兩也朋友者兩兌也講習兌口兩相向也（見說字氏易解）此以麗字解一卦之體（說見後）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重卦有中外而惟兌不然以悅無淺深也六爻有次第而兌又不然以悅無可爲先後也故演卦至兌創作偶體上下貞悔無應敵而有比儷一如大象之所謂麗澤者初四一偶則皆謂所悅悅之始也二五一偶則皆準所悅悅之中也三上一偶則于以爲悅悅之成也故卦凡四陽易大壯大過以三而易无妄中孚以爲上是三上二陰固爲卦主（與巽以剛四二陰爲卦主正對）而于是分其所易則初從三來以大過九三易爲初九是以大過之下巽而易爲兌也四從上來以中孚上九易爲九四是以中孚之上巽而易爲兌也初九以巽爲兌而九四亦以巽爲兌是初四二爻天然一偶而巽爲順爲協有調和之義焉蓋惟恐所悅之有不正也故吉也若傳曰未疑亦惟疑故調若調而行則亦未之疑耳疑亦巽象（巽爲不果說卦傳六日志疑此去巽日未疑相對者）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五則皆準所悅者悅道甚大而善處悅者則必中外孚合有若符節故二從上來以无妄上九易爲九二是以无妄之上乾而易爲兌也五從三來以大壯九三易爲九五是以大壯之下乾而易爲兌也九二以乾爲兌而九五亦以乾爲兌是二五兩爻天然一偶而二居離位純乾則見五居坎位亦純乾則見是以離坎之相印孚合若信有準量之義焉蓋惟恐所悅之有未大也故吉且无悔也傳曰信志信即行信之信信志亦離象（說見前）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與上則皆兌之陰悅之成者也夫成悅則不可逾矣故曰侫人來矣相引而至矣蓋三易自大壯與大過一來一往而皆謂之來上易自无妄與中孚兩皆上往而總謂之引雖三多凶上不曰凶而凶同傳曰位不當以上居兌位而三居艮位（此又以爻位言一震二離三艮四巽五坎此上兌此上爻正值兌位而三不值）當耳（虞氏易謂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此以推易解來位字亦通）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者度也書曰我商賚汝又協也周禮司商協名姓掌賜族受姓之官人始生則吹律合之（李氏易解以互巽爲利市三倍故稱商兌此作商信之商若章本青云兌爲正秋商音用事故爲商兌此皆非義居宮商之商一說商傳也以悅必傳也）然而商則不啻展轉諏酌豈無營心所持間隙小疾究得喜悅耳四居大坎之中坎爲不寧（見屯豫卦）爲疾傳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指上下相介言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于剝即孚于兌也以悅固剝者也陽之名上兌終九月爲剝（剝九月卦兌爲兌末）屬者坎象耳（四五俱大坎中）若傳曰位正當則以五居坎位二居離位上下偶對正得相當此與三上二爻以位不當作一照顧正同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牽引來悅非善悅者此自中孚之巽來巽爲繩故引兌傳曰未光以自三至上皆大坎上尤坎仄耳

䷺（坎下巽上）三易卦

易　否䷋（二往四來）

又易　損䷨（初來五往）　益䷩（初往二來）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郭京本此下有利貞二字）乘木有功也

風行水上則水散故曰渙渙者散也第巽爲命令坎爲險難風行水散則命令一出而險難以平有勿亨乎（虞氏易謂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此以推易解詞者）顧世之乘號令而平險難者非他人必王也王則不特號令所自出而晉孫祝告由下達上者皆其所乘王則不特險難于以平而險難初來其形未著者亦期有濟彼夫互艮爲宗廟而陳坎豕以薦之然且倒巽爲兌中以假祝是格有廟也（虞氏易謂乾爲王乾四之坤二爲格廟亦推易法若謂鬼神魂散而祭以聚之則不特無理且于涉川之義何居漢儒祇以分卦爲渙象極是有理）下坎爲大川而浮巽木以乘之然且風檣雨楫（坎又爲雨）冒險而濟是利涉大川也蓋乾四之剛散來坎二而坎則通而不窮（坎爲通）坤二之柔散升外四而一坤與兩乾則比而上同是王之在坎中者雖初四皆中而乘巽木而有功不必二祇有譽五始有功也（荀爽謂陽來居二爲在中虞氏謂二上應五爲有功皆推易法）此渙之所爲亨也

按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皆推易法考盧氏無名惟北史儒林傳云魏末大儒徐遵明講鄭康成易傳之范陽盧景裕（即北魏國子監博士）胡氏震亨謂即是其人則在北魏時傳鄭學者猶能識推易如此

始寧徐仲山與仲氏論假廟謂漢儒取象務盡夫互艮爲廟下坎爲豕爲牲可謂當矣虞仲翔必曰乾爲先王享祭者也

震爲帝互震艮爲廟乾四之二殺坤大牲坤爲牛爲大牲四之二則變坤矣變則如殺之然何其密也仲氏曰未也夫上爻祖考之位也祇上爻爲先王若如虞氏說則本卦已無乾矣不合有三男之卦在前坎互震艮爲三男則侯之大小宮之宗卑昭穆之長幼也王與少男同體者五爲艮剛同體昭穆愈繁則王之世次愈卑也禮嫡長分必卑小仲山爲昨古書之去見傳是

齋曰記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九用拯子夏傳作抍與拯同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以震馬之剛升之二而爲坎馬之剛是褭足之馬移而爲美脊之馬馬綦壯矣願是馬雖壯然必散損之三坤而拼乾而後得之依然順也坤者順也拯拼拯同即承也有承上之義見明夷卦

九二渙奔其机音几从几或作机音几非是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二從乾四來是散三乾之一而奔之坤橫一陽于缺陰之上而艮肱憑之艮爲手適互于二上如机然是其奔之者其坎也乎哉其机也夫離其類而他奔豈能無悔願動得憑依實所深願机几也周禮五几通作机左傳設机而不倚故舊註易者皆作依據之物宋禮部韻引易奔其机註承物者是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卦三易三散散否之三乾與損益之三坤而三總不及則三何散乎亦散其躬而已矣躬內坎之末而外之互震互艮皆分之所是惟無散散則其志在外耳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姚信本作近以上下畫連引致誤匪夷荀爽本作弟形訛所思象曰渙其羣光大也

此正否乾之下奔者也傳曰物以羣分此則與分羣者矣故分健爲遜乾元未散風行自上有命即吉祇四當艮中渙散之後巽不信歸然獨聚如此丘者艮爲丘此非等夷所念及也傳曰光大以艮從乾分左氏所謂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者其爲大不待言耳

按盧氏曰自二居四離其羣侶渙其羣也得位承尊故元吉也皆推易法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五則當巽之剛中眞王之主命令者而散自初來不復再易是王以柔予之下而未嘗反也夫大號無反渙之必汗之比之人液之去體有出無入上無悔言而下無違命所謂無反汗者非與且夫艮爲門闕宗廟實王居也冥門可棲神鄭氏說艮爲鬼冥門而王居爲正位否四未易則艮剛在四損初未易則艮剛在上皆非正位而今散諸艮而爲互艮之剛是散諸所居而獨居正位一若分三塗九衢千廬八衛而合而歸之中央之帝居將象之所謂王乃在中者以二之中而此之所謂王居正位者不又以五之正與然則渙亦何負于王哉九家易曰此本否卦體乾爲首來下處二成坎水汗之象也陽稱大故曰大號此亦推易法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此亦無渙者坎爲血爲逖逖憂也見李氏易解小畜六四以離反坎則血去惕出此之上九以巽極而卻全坎亦血去逖出故曰此何散亦散其血而已矣夫子傳文以血句故此亦斷解蓋血爲陰溢象多隱憂隱憂則害生有如散其血而血去則中之所憂隨之而出亦又何害逖本愁字與惕同漢書王商傳無怵愁憂可驗傳以血去惕出爲渙其血不及惕出此與小畜有孚血去惕出爲有孚惕出不及血去正同

皇清經解卷一之二十七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二十八　漢軍樊封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兌下坎上　三易卦

易泰䷊三往五來

又易損䷨上來五往　益䷩上來二往

節亨苦節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坎水兌金秋冬斂藏之卦也斂藏必有節而況坎水氾濫之以兌澤如節縮然第兌口上向合有甘苦而互震二四互震震爲反生之稼穡作甘見書洪範篇下同大離一至五爲大離離爲火炎上作苦則各有甘苦分乎其間故節之爲亨三剛三柔互相推易而兩剛特峙于二五之中未嘗過也而其節甘焉甘則通而苟或過節歷澤水之盡而尙蹈坎窞居上位而受炎苦則雖貞而其節苦焉苦則窮矣下悅上險二五當位既中且正不窮而通誠以卦自泰來既分陽分陰而震離兌坎之四序無不備焉是天地節而四時成也坎爲法律可裁以制度而下收兌澤而倒以巽既不傷財巽爲利塞兌之下畫而不成坎又不害民也坎爲害初爲民位胡雲峯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日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奢泰者正節之反

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上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此推易法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者備數如十百千萬頓度者審度如分寸尺丈類備數審度見漢書劉歆條奏俗以制度當數度是誤以節制爲制度矣之德行則中庸喜怒哀樂中節皆是若何氏毅庵說易謂數度如名族品目禮樂制度德行如忠靖廉清貞亮高介其下皆著得一節字族目制度節字在上餘節字皆在下則雖類言之而其說巧合如此又趙氏香山易說謂麻節儀節樂節旌節臣節婦節于財曰撙節于學曰不陵節皆限制之義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澤之能節全在初畫否則皆坎矣是其一剛自守不出戶庭者正其知節之通在乎塞而後有此也戶庭者戶外之庭門庭者門內之庭古室有戶戶外爲堂堂下階前相直曰庭門者庭之外闢者也互艮爲庭而初二兩陽鍵若關牡故不出況卦凡二易而初並不及故吉凶與二亦稍異焉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二與益之上九相易向固震也而今始得爲澤中之節則其不出門庭雖較戶庭稍通乎而其爲中節固此然者而無如其爲互震剛也向爲震柔今爲震剛則澤動必溢如震澤以澤動得名雖二之多譽而並無凶者而亦以爲凶蓋惟恐失時中之節也極者中也屋極爲中漢儒易註皆以極訓中可驗節卦六爻皆取節惟上以過節爲戒其餘則與奢寧儉未有節而反

凶者況初二相比初既以節為知通塞為无咎會幾何時而二頓欲其不節世無是理舊說以不出門庭為過節之戒則于卦詞兩不出同卦象兩易卦候初二同候俱案甚矣此之為凶正戒其不節非戒其節也是何也則以震動者正不節所自始也故三在震中則直以不節若繼之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澤曰而受外水則易于汎溢況在震動之閒乎不節之嗟誰咎焉三易自五則乾之為澤坤之為水皆三一爻變成之其不節可知耳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坎水就下自能受節況以震動之末而當艮止之中其止也中心安焉蓋卦惟初四不易故初四俱能節者又上卦坎位而適塡以坎則下窞正承坎中所謂承上道者惟上窞則坎陷之極窞而又險為過節耳餘皆取節說見前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兩易俱抑過就中謂三易上以就五中正所謂中正以通者則其以節為甘而不以節為苦斷可知也二四為互震震為稼穡為甘見前則五為甘節二五為大離離為炎上為苦見前則上為苦節若其云往有尚者猶欲云行有尚謂以震行當艮高節而能通益盈坎後進必尚盈而後可行今既節且有尚矣所謂中正以通者如此按三國吳志虞翻傳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首以水澤為節客受主制變在外不利于客五為主將變陽為陰為首頂喪亡之象三陽止留二故不出二日果如翻言此專以象占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居卦位重窞之中過于節縮而大離炎上薰炙作苦所謂不可貞者貞則凶也道窮也然而猶悔亡者天下豈有過于檢儉而猶膌大戾者哉易是曰澤所以節水者也三為澤口翻以不節為戒而上為水口翻以過節為戒何也曰施者易不足而受者易有餘理固然也若何氏毅庵說易謂潴水易滐陷水易竭尤為明切蓋節苦而猶悔亡者即夫子之云寧儉貞凶而猶悔亡者即夫子之云寧固也貞者固也

䷼ 兌下巽上 聚卦上下環聚

中孚二陰閒四陽小過二陽閒四陰皆非聚卦然二陽聚者不能移之為小過四陽聚者不能移之為中孚則亦聚矣蓋上下環轉原一聚例于母十卦皆以相環為聚母然仍為子者以皆有所來耳小過做此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郭氏本無豚魚二字誤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夫天下無形之感莫如風水風入水而不知水藏風而不見風水相遭則原有冥合之義況兩形相向彼此均等上下比觀有若合竹夫合符曰信合竹亦曰信風水既合而信生其中則名曰中孚夫豈或謬第兩形一體不可顯見則將舉一風水合弁同體並形之一物以為觀象夫巽象為魚見李鼎祚易解坎象為豚豚風物也豕受風而生故食豕生風而麗乎水魚水物也而翻見乎風則即此兩物而已各具一合弁之象則或指曰豚或指曰魚亦無不可然而猶兩也乃有非水不生非風不見乘乎風而拜乎浪見必向風風靜即滅若所稱豚魚者即江豚一名也猪魚東風則張口向東西風則張口向西風起而見風止而滅天下有彼此繆結混然無跡冥冥之中牢不可解如此物者乎則言中孚者不必言孚也且不必言孚之何以及乎人不及乎人也但曰豚魚則巳吉矣然而澤水也澤而有風則猶川也澤有風固難涉也澤風各相向則涉大川也而往而利焉不止豚魚善涉矣是何也益以巽居外得位之中柔雖相比克安乎內兌悅而外巽順看不孚乎孚可以化國信足及之豚魚信及之一驗也且其所為涉川者吾知之矣夫巽木也坤方也方者舟也二坤連巽木以乘兌澤而又體麗乎大離之中離中虛有似乘木舟而虛其中然蓋結信必固貞者固也信而貞固則可以化國即可以應天況涉川矣後漢陽嘉二年郎顗上公車拜章引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六報應之速指應天言感者應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行于上而澤流于下皆信及之事況論語片言折獄南刑忠信折獄議獄而緩其死尤信及之大者兌為說坤為死見虞氏與九家易大離中虛有囹圄之象故君子以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陸德明蘇軾本他作它義同

初與四合三與上合天然匹配但三四在中各隔二五以為應則兩陽夾迫去就難決故在陰二爻俱有向背未定之意此孚之將合而反離離者然則初之為應者可知矣虞安也燕亦安也安之當吉也故有在也然而介于中也二指九有他也有他則不安矣若其曰安吉者以四當初時其志應未變耳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韓倉作縻縻不散也陸績本作䌕部縻字孟喜讀靡者京房本作劘劘分也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與五則剛之得中而能孚者也二位大離而又當互震之初離既為鶴見虞氏易震又善鳴則其象為鶴鳴固巳與五有相孚之意乃兌震相向兩口互對則不惟鳴之有和之者顧此鳴之和之者非夫婦也父子也以二與五皆陽也且二互當震剛五互當艮剛震為長男艮為小子則長兒若父固有父二子五之象而倡和次第亦復如是則二雖應五而實父父我也五雖尊于二而實子子爾也二五正位無非好爵我與爾共之而已靡者共也此中孚也張杉曰兌陰地故曰在陰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三以柔而應上剛是得敵也敵即應也他又以陰陽相從為應並陰並陽為敵見艮卦敵者對也然而間于五也間則不決故或之張杉曰鼓震象罷艮象或泣或歌大離象說見前

六四月幾京房本作近荀爽本作既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與初相對猶日月也乃離為日坎為月坎不可見而相反而為大離比之月無體以日之體為體離在而坎之體皆具焉顧月當望時月體本黑得日光而白此亦孚象然而全體皆離而四偏近上如幾望然上滿而下缺夫上滿者受上之光下缺者不受下之光則夫四之上孚于五而不下孚于初亦可知矣夫乾馬也初陽也六四者馬之匹也馬有匹謂所對也對者類也今四已親上而馬之匹亡矣馬之匹亡是對類之在下者與上已絕雖咎之亦何有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孚而如攣孚之至也夫孚貴乎固轇結不解化邦應天冥然無跡一如豚魚之所為則兩絲交纏習手如一亦孰有如攣象者此二與五之所為中孚者也蓋二五位正而又相當攣顧之孚位固有然漢書李尋傳上攣顧念我巽為繩互艮為手攣象如

是

上六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與五同爲剛而上位不中不能攣孚譬則雞與翁同爲羽族而徒曉步啄不能高飛乃欲效化邦而登于天雖有貞不幾凶乎蓋剛中則利貞剛極則貞凶利貞則應天貞凶則不能登天中孚之象貴冥感而不貴强合有如此巽爲雞雞曰翰音上爲天爻故又有登天之象（世說以朱博爲二公後爲翰音登天即此義）漢封事引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者是道人也鄭注謂思過事闇言也）所謂有貌無實者指此爻言

䷽艮下震上　聚卦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鄭京本作是以可小事失位據石經本同）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小者過也大陽也小陰也大過以四陽并列爲大者之過則此四陰環列非小者過乎然而亨利貞者以陰居二五正也正則中正中所在而時生焉蓋四陰所據雖柔得中而兩剛卦主反失其二五之位而聚居三四三四爲中行而實非正中夫小得中而可小事大失中而不可大事理也此其間有飛鳥之象焉（此句正彖之釋卦且以明取義于鳥之意矣）蓋兩爲動爲鵠（九出易家）物之動者莫如鳥而鵠又鳥之最動者飛則愈動矣況兩震相背絕類飛鳥而諦觀其體則兩陽居中有似腹背而四陰分張而爲之翼實有其象焉（實說飛鳥之象句）夫小人輕浮翕忽不測比之飛鳥亦復何吉特是卦之體上震下艮震固主動而艮實主靜上動而下則止之四陰雖夥幸不并列如大過四剛之聚而又分處于上下兩卦之傍如飛鳥然止則鳴飛則不鳴今既已飛矣而猶存止意悅遺其音于飛後而止而不去則上動下靜上飛下止上逆下順（張彤曰鳥上飛則逆下飛則順）雖動逆勢成而猶有順止之意正如宵人雖處事權不一上下牽掣依回莫定苟于此而察其宜焉則宜下而止不宜上而動乘上取下順逆分明何勿吉之有檗傳曰震善鳴（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翼之象震爲聲音鳥去而音止）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所

（小者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四柔皆鳥翼而初與上則翼之翰也翼之强在翰翰舉而身即從之此以臣制君以末制本之象凶象也然而無如何也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雖與剛非應而退與柔比夫剛體從乾乾爲君爲父祖猶父也（鄭大父也）柔體從坤坤爲臣爲母妣即母也（稱母死曰妣）今三四兩剛可爲君祖反相承而不相應一若高太過住其間絕而獨返而比乎妻四而臣剛之初柔是過在祖而所親遇者在妣不及在君而所親遇者反在臣也然而无咎也以柔中也夫過猶不及也過在彼則不及在此也然而不曰過曰不及者夫子曰臣不可過君故諱之此傳語不釋義而釋詞與有飛鳥之象語同一變體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當艮剛之末有所防止而不謂其身入坎中（三四爲中坎）坎爲隱伏或不能無在下窺測之事（謂二陰）惟恐防之太密反致以猜嫌而起隱禍故曰勿過防之也過防恐或有戕之者戕則凶矣可如何徐咸清曰此如魯君欲去季氏而反爲所逐者三四皆君象小過之時大不可過故各以勿過戒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句）勿用（句）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夫以震剛居兌中動而能悅何咎乎特兌悅善附而五以震陰而據尊高之位逼臨君側恐于此又不能無降心相從之事儻過爲禮遇而由是而往則不正之厲反從此生故又戒之曰勿過遇之也往必有厲而當戒故勿可用也夫四之所以爲此者徒以其位不當耳春秋大居正永以正之何厲之有若夫君下于臣必戒也漸不可長也徐咸清曰自新莽典午以後多有以隆遇而致勸進者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鄭元本作尚上同鄭京據王弼本作止不通）

五過而無比合之情有如密雲不雨者虞氏曰坎在天爲雲墜地成雨今已出大坎之中而反居水上則雲而不雨一如水雷屯之稱雲雷者乃位當互兌之口兌爲西此西郊也然而四陰分列而即有分據之意初爲二翼上爲五翼（故二爻皆在之）鳥羽翼一分而角立之勢成焉蓋坎爲狐艮爲鼠皆與飛鳥爲小人之象猶浮雲之蔽見于天象而事權自上動無過舉儻能奉公家之命而以我震矢下逮巽繩而弋之弋之何在乎夫小過之震上下皆震也其爲艮上下皆艮也上爲倒艮艮爲山穴在山下而今以倒見而在前皆穴（禽上）則從而取之何難焉夫二比初而遇初五承上而反弋上何也曰此所謂不宜上宜下者也上動而下靜上逆而下順其穴在上則且從而上取之故曰五之已上不止密雲不雨矣（已上謂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四陰至此羽翼成矣勿謂君遇之過也而亢之飛鳥離之矣亡者謝去也坎爲多眚此坎之盡也故災眚亢者過何之

象

嘉應李黼平校　[illegible]覆校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 離下坎上　三易卦　易泰䷊二往五來　又易咸䷞四來初往　益䷩上來三往

既濟亨句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李鼎祚本作當位則與亨終窮韻不遠矣非是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濟說者謂坎離爲乾坤之用既未濟又坎離之用又謂轉易之卦至坎離而窮坎離與乾坤皆無倒易之法兩互之卦至既未濟而窮既未濟上下兩互俱仍是坎離而互卦以窮實則文王推易以全經爲首尾乾坤者聚之始既未濟者分之終陰陽渾聚始于乾坤陰陽等分極于既未濟蓋六十四卦中無有一陰一陽循次間析如二卦者也故夫子闡易于十翼之首倡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于六十四卦之終即以未濟一卦統之曰君子以辨物以居方所謂方即類聚之方也居方者陽與陽居陰與陰居也所謂物即羣分之物也辨物者一陽分一陰一陰又分一陽也故以全經觀之則乾坤爲居方既未濟爲辨物而以終卦言之則陰陽相間爲辨物陰陽各見爲居方推易之法實于繫辭開其始于大象收其終焉夫水火者本相反而實相需者也相反者既見之火澤之睽澤火之革彼火上澤下則火不及澤澤不及火睽而已耳澤上火下則火必及澤澤必及火而于是有更革之行若相需則不然火上水下則炎上者益上潤下者益下火水不交未有利益而苟其坎在上而離在下則水火互入炎潤交契于此不能無相資相助之用若此者所謂濟也即春秋傳所謂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也第卦兼坎離坎獨利涉繫詞有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則又以濟渡之名當利濟之目是坎在外而離在內者雖水火相交原自有濟然亦以坎水在外則自此涉彼濟之可盡以盡于水也盡者既也離在外而坎在內者雖炎濁未接本未有濟然亦以坎水在內則自此涉彼濟之未可盡以未能盡于水也未盡者未也況卦合正互皆具兩離兩坎之象而坎上離下則以二四之坎而接外之正坎上下皆水而濟至于盡離上坎下則以內之正坎接三五之坎上下雖皆水然阻于上九而濟不至于盡則雖同此濟而既濟未濟分于其間故曰既濟之亨小者亨也以陰皆藉陽以通也三陽濟則三陰亦濟也小利貞者以陰皆藉陽以得其正也三陽踞剛位一三五則三陰自得踞柔位二四六剛當位而正則柔亦當位而正也凡易剛柔正者一十六卦若當位而正則惟既濟一卦耳特其間有初終焉初之吉以陽始也陽在始則陰在次而得中所謂柔得中也初吉之初俗指以爲二中誤甚若夫終則止于柔也止于柔則陰陽道窮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道窮則易亂以明周易言道未有得止以陰者也此以既濟言至若未濟而亦亨以陽終也陽在上則陰當在五而亦得中所謂柔得中也俗以柔居五爲得中而亨非是若夫終則止于剛也止于剛則不可不續不續則無攸利以明周易言道亦未有僅止以陽者也此指未濟言蓋易無終窮道惡其盡其不終于既而終于未以爲窮則不通不續則將終續耳雜卦傳曰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男之窮者陽終也惟終故窮惟男之窮故續終蓋陽爲剛爲男陽在上則爲終爲窮宋人不善言易妄以三陽失位爲男窮之證則三陰不失位乎既濟亨句小利貞又句與小利有攸往同自虞仲翔誤以亨小作句張杉嘗曰既濟亨小未濟亦亨小幸而狐汔濟不可句耳此雖諧語然至當之言既未濟亨字相對

侯果謂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此推易法楊廷秀云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泰分三乾之中于三陰之中遂爲既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易或曰既濟即是患徐仲山曰預防者防濟後也恐其終止則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車輪所以濟行也二四爲互坎坎爲輪說卦而初泄輪後是曳之也坎爲水在前而初涉之上爲首初爲尾是濡其尾也夫車行而曳之水行而濡之其何以濟然而无咎者以既濟在初則義未可以濟也此既濟而嘗恐其不濟者也

既未二濟皆取象于濟水然而既之初未歷坎也而曰濡尾未之終踰坎矣然仍曰濡首以上下互坎皆水也既濟濡首尾未濟亦濡首尾者以未濟則無論已未無不濡也祗未濟之象則僅濡尾而止耳故謂之未言此時猶未續耳

六二婦喪其茀子夏傳作髴荀爽作紱董遇作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離爲中女而二當離之陰爻陰位則又婦也顧是婦本泰乾之陽移入坤五爲坎中方在泰時乾爲首互震爲髮俱見說卦而今易爲坎而首髮已喪是其喪之必有先爲盜之者坎也易乾二之首震初之髮爲坎所盜之王肅曰坎爲盜離爲婦空其茀歸于盜也坎盜之則當逐坎而勿逐也夫二五皆中道也以中易中合二五而爲七數則七日當得之所謂二五應而七日得者王肅曰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七日得也雖不濟不其濟乎

茀舊通首飾也虞仲翔曰謂鬒髮也乾爲首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髮王輔嗣亦曰茀首飾也故子夏傳直作髴字可驗若荀氏作紱此由茀誤芾虞氏謂俗說以髮爲婦人蔽膝之芾非是至他儒以車第爲解則茀亦原可通第祗首飾在婦身可專稱婦茀若車第則凡巾車皆有之如蒲第藻第類婦所乘者獨翟第耳是當稱婦之車第或翟第爲辭豈可單單以茀之一字屬之婦者況漢晉前儒從無以茀爲車第者也或曰第與茀不同爾雅車前謂之報車後謂之第第即蔽也故周禮作蔽而毛晃增韻以茀通第則熊忠舉要即指爲誤此亦說之最可據者若七日之解則夫子象傳明言之此與震六二勿逐七日得故自不同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陸績作備云當爲憊也

三自益上之剛來爲九三夫上者高位剛者君象也方在益時三在互坤之間而當互艮之初坤爲方艮則鬼冥門也見鄭註夫西北之戎有云西落鬼方者在殷武丁嘗伐之武丁高宗也以上剛之尊下伐鬼方豈曰無濟然而自上至三已經三年三當坎則坎爲勞則亦憊矣第坎夾兩陰自今伊始寧無小人從而覬覦之者此勿可用也象曰小者亨勿俟亨也漢匡衡疏云成湯化夷俗而懷鬼方西羌傳云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高宗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此是實事蓋鬼方本商先王屬國而高宗乃伐叛者程傳云高宗必商之高宗似乎設爲其事以爲象非也又九三以離三而當互坎之中離爲戈兵而坎爲寇盜故有此象若鬼方在北而又稱西落西

北者正乾三位耳

六四繻釋文作𦈡子夏王廙本作襦說文作需王弼云繻當曰濡有衣袽說文作絮絜緼也京房本作絮子夏傳作茹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咸爲大坎而三剛連比如舟之濟水者然自九四來初一陽中虛而舟之罅漏生矣舟漏則濡此四之所以爲繻也繻者濡也見王氏註特衣有敝絮可塞舟漏故敝絮名袽而四在咸時所云居三剛之中而連比若舟者即互乾也乾爲衣而去乾中畫而示以罅則衣已敝破乃即此敝破之衣而塡之互乾之中一如敝絮之塞舟漏者則雖濡而有衣袽矣顧衣袽可恃乎譬舟用臬絮一覺再三顧雖幸濟亦安可不戒也繫曰四多懼懼即戒也象傳曰有所疑也疑亦有懼意蓋離爲日四處互離中而又當下離之盡故曰終日其又曰疑則以四居咸互巽之三巽固有疑象耳

繻繒采也即漢制以帛邊繻頭爲關門符信者故舊說以終日戒爲關防戒嚴之意則是以漢制解周易矣若直釋作衣則衣又有衣無理且與濟義不合虞氏易謂伐鬼方三年旅人愬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之則以振旅之際而猶慮敵人竊其敗衣非笑話乎按說文引易作需有衣絮需濡便文而王輔嗣註直曰繻當作濡則猶是漢晉人師承有據之言若夫袽絮帤同音同是敗絮塞舟漏之物故徐鍇云帛臬者敗也黃庭經云人間紛紛臭如帤亦指臭敗而尚書盤庚篇有云若乘舟汝勿濟臭厥載則竟以臭爲敗漏之義似乎帛臭之名原以治臭爲臭者此正與濡舟之說更相發明學者審之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漢書作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泰乾中陽推之塡坤之中陰陰陽易而東西分焉坎爲水與西金伍曰西鄰離爲火與東木伍曰東鄰虞氏易以震爲東兌爲西震動五殺坤兌動二體離是以五爲東鄰二爲西鄰大謬雖既濟之世國無兩大而第以水火敵應觀之儼鄰比之相分時者彼夫百物俱濟各主饗祀而其在東者饗乾畜而爲離牛且加之坎刑之刃坎爲刑律是殺牛也在西者移坤牲而作坎豕且承之夏離之禴是禴祭也禴夏祭名離爲夏禮奢不如儉奢不如盛冬烝之用牛不如夏禴之用豕所謂時也得其時則吉之來且大矣豈止小者亨而已哉按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苟非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云云又應劭有云泰山不受季氏之享而易美西鄰之禴此但以不如立說非解易義

李氏易解載崔憬說以有周受命之日爲言且云按尚書克殷之歲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禴得其時而受祉福也繹其意似謂此四月克商之後來祭周廟向使在商則時尚三月爲春春當郊祀殺牛以祭而今爲周之四月四月惟夏則禴祭矣商之殺牛不如周之禴祭者一失時一得時也其說甚巧但崔氏原文則以上坎爲月月出西方謂之西鄰下離爲日日出東方謂之東鄰此本康成舊說即以東鄰爲紂國中西鄰爲文王國中亦係康成坊記之註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易益巽之首而爲坎窞勿謂既濟也首濡矣吉且厲矣故曰柔不可止也濟亦不可久也所謂終亂如此

䷿坎下離上 三易卦

易 否䷋五來二往 又易 恒䷟三往上來 損䷨初往四來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史記引作狐涉水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反既濟則未濟矣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以未濟終濟也既濟以陽始而內柔居中曰柔得中未濟以陽終而外柔居中亦曰柔得中以內外一中也第得中無內外出中有內外而既之與未從此判焉中者極也我所守也濟者由此以達之彼也方既濟時水在外而火在內由中以濟水而已出乎此今乃未濟火在外而水反在內一涉足而水已濡之求其由此而濟之以出乎中勢乃甚難故內坎爲水而此非水也必假物以象之則坎當爲狐見九家易且又不止狐也內坎爲狐三五之坎當爲小狐見何氏訂詁乃小狐之濟則正丁坎剛之外離剛之內所云一柔得中者而究未能出之未出中三字正未濟之未絕大關鍵從來未經拈出則幾濟而仍未濟焉所云汔也汔者幾也汔濟非濟也故曰未也蓋陰不可終陰終則道窮見上卦陽不可終陽終則陰與陽無不窮雜卦曰男之窮也指陽窮序卦曰物不可窮也物該陰陽言窮則續之曰續終苟能續則未濟終濟雖曰濡尾曰无攸利何害焉雖既濟六爻陰陽皆當位未濟六爻陰陽皆不當位而剛柔內外尚能相應何勿終焉既濟求濟未濟亦求濟既濟不可窮未濟亦不可窮而易義已備文王以未濟終全易者如此狐善涉水且尾長故涉必濡尾古語狐欲渡河無如尾何可驗餘見前卦史記春申君引易狐涉水濡尾以爲始易終難韓嬰詩傳云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引易小狐云云皆續終之義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物者陰陽也猶云坤陰物乾陽物也方者位也猶云初率其詞而揆其方也辨則物自解所云分也居則類自合所云聚也此正文王推易一法而夫子于繫詞發其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于大象六十四卦之末直明揭而終結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故乾坤聚之始既未分之終聚始爲居方分終爲辨物而即此一卦六爻之中奇偶分列即辨物也奇自爲奇偶自爲偶即居方也故夫子于說卦一傳皆該以方如震東方離南方乾西北方類于敘卦一傳皆該以物如物生必蒙物穉不可不養類而其于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于序卦未濟曰物不可窮也則以否泰者爲既未推易所自來而于否泰揭類字見其類聚于未濟揭物字則見其羣分也嗚呼微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在損居四未出中之時也見推于陽剛而易居水窞與中遠矣而乃居坎窞之中而思以求濟尾則濡矣濟于何有夫中者極也廣韻極中也屋極曰中按李鼎祚解易亦以極爲中但指四爲濡尾不同中極甚遙相望未可及而褰裳濡足則亦不知極之所在爲何等矣按既濟之初亦有濡尾曳輪語而此未初二分見之以爻義各有在也王輔嗣不明象數而自爲義例概以君臣比應強合卦位而言易者悉遵之易焉得不長晦乎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互坎輪在前而泄而不進與既濟曳輪同而陽居正中中以行正則惟否五之易爲能貞耳卦三言貞吉皆以能守爲義未濟不急濟是以終濟九二有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以恆乾之中陽易以震陰雖乾震皆剛勇于征行而此因未可遽濟時也但內坎之川則已逾險中矣涉矣前征雖凶所利者此耳位不當謂處正互兩坎之間非當濟之位與上雖不當位義又別未濟六爻不當位豈止三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總須貞而四以貞濟此正守中將出時也特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雖勞逸不同功過亦異而其爲振興而圖濟世則事一也故四在損時居外艮互坤之間取初剛而塡之坤方艮鬼之門謂之伐鬼方此與既濟亦何異而特其時當震動四之所履爲互震即震也時當行賞四塡互坤爲大國開國承家即賞也則猶是三年初至四亦三位而一憊一賞勞逸功過頓殊矣坎爲志功成而有賞故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五自二往作離日于天中而下使坤衆爲坎以受日光是君子之光也是離中與坎中交相孚也是得中而濟者也吉也坎離中合如符信然故凡坎離皆有孚象其稱君子以五本陽位陽者君子也若傳以暉續光者暉光之本也此推原言之以此離之五本否之乾中迴日光以見天光故曰其暉吉言其暉已早吉矣按周禮眡祲以十暈爲十煇卽暉字皆以光氣內斂爲言故詩曰庭燎有煇言向曉則其光將斂管輅云日中爲光朝日爲暉正以日中光盛朝日光斂耳晉史孫登謂嵇康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用才在乎識眞此亦貞吉爲光之說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此終濟時也而猶于必濟仍未濟矣故卦以未終而爻亦終以未然之意以爲如是可續終耳上以恆乾之中而易之加互坎之首此時下坎與互坎均出險矣以此求濟更無所爲水也向之離坎相孚者本孚以水火而今已出險而踞高位坎自解酒見坎卦而離鼓歌而饗之則其有孚者又在飲酒飲酒何咎乎需時求濟假以宴樂正貞守者所有事而無如亦濡其首也夫首者乾也說卦乾爲首恆乾之體加于坎上一若欒乾首而埋之坎酒之中溺于川猶可救溺于酒不可救矣所云有孚者失于是矣夫初以急濟而不知極今以必濟而又不知節節者時也在中爲時得時爲節始濟終濟其不可自恃如此虞仲翔極舉推易之法而不能遍推以盡其致如此上九亦知乾在坎上爲濡首然第知未濟爲否所推不知又爲恆所推因但舉否推之例曰乾爲首五動則首在酒中是以否三乾爲首而降五爲二則以上乾之首而埋之下坎之酒中其爲說非不極精甚確與俗之言象數者十倍有進而不知此是五爻之解與上何涉乎世之欲得其理者以此諦觀則思過半矣否是二五推復是三上推損是初四推故三上只推恆卦不及否損也皆此

皇清經解卷一之二十九終　漢軍樊封　番禺趙齊嬰校　嘉應李黼春舊校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一之三十　學海堂　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　著

繫辭上傳

此十翼文也舊以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而此二翼者從釋彖釋象後專釋周文當日作易屬辭之意故曰繫辭繫者屬也第屬辭指文王如辭中已有繫辭焉而明吉凶與繫辭焉而命之諸語豈夫子自指之故舊以此爲繫辭傳如王肅本李鼎祚本皆作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按侯果亦有下繫有天道地道人道語先于王弼宋人謂上下分自鄧訖非是惟史記引此辭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作易大傳說者謂史遷會受易楊何自爲傳或作遷自爲傳謬故特加大傳以別之大抵二傳並發明推易分聚以屬之爲卦辭爻辭之例雖重言象爻大義幷晉筮布揲諸法而大旨在屬辭則繫辭名焉若轉易之義則雜卦言之對易則序卦旁及之至說卦則藉以釋經與爾雅釋詁同一義例詳見傳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鄭康成本作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乾坤定位而全易見焉六子之本乾坤與周易之首乾坤皆以是也夏易首艮商易首坤與是乃卽尊卑也其曰卑高者以卦爻從下起也而定爲因重之法或下或上互相區別而卦位爻位之貴賤亦以是定諸位如剝復分死生否泰分君子小人類爻位如二與四擢三與五功類乃又諦觀諸六十四卦中其爲變易者幾何交易者幾何變易者以陽變陰以陰變陽者爲動不變者爲靜如乾變坤則陽變陰坤變乾則陰變陽動靜皆類交易者以下卦交上卦以八卦交六十四卦上交者爲動下受交者爲靜如下乾上乾則上動下靜下乾上坤則坤動就其或動或靜者而反覆審測令有常度則其中有剛者有柔者有柔而剛者有剛而柔者而剛柔斷乎其中剛柔者陰陽也陰陽既斷可以屬辭矣乃于是倡爲推易之例曰方以類聚取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其上下方位陰陽合幷者謂之聚卦除乾坤成列外如否泰爲三陰三陽合幷剝復夬爲五陽一陰合幷類夫陽與陽類陰與陰類而從而聚之是類聚也乾卦所謂亦各從其類者是也乃即此卦畫之類聚者卦畫也說見二卷物爲陰物陽物即而于以推移而分易之謂之分卦亦謂之易卦加移泰二爻于上則爲賁移否二爻于上則爲革類易卦者以移易爲卦與變易交易不同變者陽變陰陰變陽此但移之耳未嘗變也交者陽各出其一對待交易此止移其一爻無對待也此例從來言易者皆未之及夫聚陽爲陽羣聚陰爲陰羣而此爲分之是羣分也否卦所謂大人否亨不亂羣是也而于是乃爲之辭就分所自來而依象立言在彖有彖辭如訟自遯三二易二而彖曰剛來而得中既未濟以泰二易五否五易二而皆曰柔得中類在爻有爻辭如訟初移中孚之兌兌爲言則爻曰小有言既未濟三四爻移損益之坤艮坤爲方艮爲鬼冥門則爻皆曰伐鬼方類幷見二卷各卦下雖卦自義畫文未嘗推卽義但畫卦重卦亦未嘗移易而文王以推易爲屬辭之法而審其美惡著其休咎遂屬之爲吉凶之辭以爲司筮司占推易定繇所自始使列國史氏就辭論事疑鬼疑神斯世所相傳而驚且怪者而皆本諸此何變化也然且辭義之博震雷巽風離日坎月以至艮山兌澤乾金坤土震竹巽木牛馬甲兵井繘㭰胏凡天地間有象有形者皆得以變易造化而爲之辭其屬辭也如此尊指繫辭言故謂之賾周易不然則幾義易矣畫卦無陰陽分聚之法自不曉推易卦爻俱晦至于辭則開卷蒙昧兩漢至今其同在漆室久矣小年讀易疑憤滿胷至讀繫則嚴卷累月日方物分聚豈無實指而漢儒就卦爻推測則或水或火鄭氏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或陽或陰九家易云陽道施生爲主成物日或坤或乾虞氏云坤方道靜故類聚乾物動行故羣分或姤或復九家易以姤卦陽爻聚于午爲類聚復卦陰爻羣于子爲羣分全無把鼻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或作蕩義同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

月運姚信作違形誤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王肅本作泰始坤作成物虞翻姚信本作化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馬融王肅本而下皆有易字成位乎其中矣

剛柔相摩即推陰推陽也摩者推也兩物相推為摩八卦相盪從八卦之已重者而移易之盪者移也如推舟為盪舟可見此時陰陽已成故稱剛柔畫卦已成故稱八卦夫震艮巽兌即雷霆風雨也坎離即日月也今乃以推移摩盪之法而鼓之潤之運行之以此推彼以彼推此一往一來如寒暑然而總要之于乾坤之成列成男成女即成列也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夫乾坤成列則止一知能祇一易簡而萬事萬化皆從此出其有體有用如此乾知為知坤作為能人始即資始其云大者以八卦始乾坤而坤又始于乾也何氏曰易知則不遠乾見人以為道故有親易從則有功聖人夫婦皆能故有功 聖人以德業配久大而成六位傳以守寶位見下 參天兩地豈外是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虞氏本有悔吝二字誤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大所謂類聚羣分而生吉凶者繫辭也前未明言繫辭故此以繫辭直揭之所謂成形成象而見變化者即推易也前未明言推易故此以推易特指示之蓋三易之法文王倡之惟夫子能知之然不欲明言但以隱微相會悟如雜卦明有轉易然國不一及序卦補言對易然若不解對易者可驗也設者尚諱也已成之卦文不再畫而乃曰設卦則明明以推易為文所設矣設推易之卦觀其象而繫以辭吉凶之生生以此矣天地即剛柔推剛柔為辭而變化見此即變化矣仲長統傳曰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以推能變化故以推變合言此皆善解易處按李鼎祚謂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系屬其辭則爻辭皆指文王與史記同

嘗集徐仲山許講推易之法其子東謂說經必有據向疑輔嗣說易啟宋人杜撰之習以少據也推易何據耶仲山歷引焦贛虞翻侯果蜀才九家易諸家以示之時方說上繫東謂類聚羣分語曰得之矣仲山曰未也試誦之至此二語仲山故朗聲以和其誦曰何如東拜曰聖人明指之而世不察何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虞本作者晝夜之象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虞本作象也所樂虞本李氏易俱作變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无不利元吳澄本刪是以下十字

從吉凶變化而申言之悔吝與吉凶為類剛柔為變化所推此總卦爻辭也若獨言爻辭則六位具而三才備焉陸績曰初二下極三四中極五上上極何氏訂詁曰三極者天地人也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故以此為築揲所始則靜用所次之卦辭動用所占之爻辭居也安也即靜也樂也動也論語曰知者樂又曰知者動可驗序次也即居次之義居玩卦之次而又曰玩辭則卦辭也動玩爻之辭而又曰玩占則知玩所占之爻辭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而象辭爻辭因之以分故第以吉凶言不及變化而悔吝无咎皆可類見蓋卦有卑高大小之殊見前著為推易而總存之于辨吉凶之繫辭則所謂類聚羣分而吉凶生所謂繫辭焉而明吉凶者如是其三致意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若夫前所云憂悔吝者祇存乎介介者吉凶之間也震无咎者祇存乎悔悔者厲也悔者變也見乾卦 但從吉凶之辨推暨之而于此為辭者指上言乎其失得諸語 即于此為占存乎介諸語 雖卦辭爻辭各有小大險易而辭各指之其以辭為占如此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鄭氏虞氏李鼎祚本反俱作及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是何也則以易本乾坤而天地之道皆彌綸其中焉彌滿也說文云開弓也謂弓開則滿也段玉裁云彌者縫裏也之為包絡之義故虞翻曰易在天下包絡萬物 故仰觀俯察則乾坤成列而陰陽以分幽明即陰陽 乃推其陰陽之初聚者曰原始九家易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之既分者曰反終九家易曰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原始則陰精陽氣聚而為物王弼曰精氣絪縕聚而成物亦以聚言又朱漢上曰氣聚為精為物反終則魂升魄降散而為變京房易有游魂歸魂之卦散即推變皆指推言故八卦說與推易不同然其為卦則一也又鄭康成以精氣為七八游魂為九六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水火用事則物生故曰精氣為物金水用事則物變故曰游魂為變理有之然與訓詁不合若後魏正光歷推四正卦術為其用卦氣值日皆行數別學與易無與矣 凡陰幽陽明始生終死鬼歸神伸之說由推易以為象象而玩辭玩占歷歷知之物即方物舉物而方在其中變即化舉變而化在其中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鄭玄本作導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京房本作留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馬融王肅本作犯違猶裁成也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以此參天地周萬物雖行權反正旁行側見而未嘗流失在天為樂天在地為安土是天地為我範圍萬物于以曲成通乎寒暑運行晝夜往來之道而歷見其知者也然則方以類聚而分之則無方物以體分而易之則无體屈平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无方无體雖物也何凝滯焉前以分屬物而此曰精氣為物以聚言前以方屬日方无體反以分言此皆互言之以見變化處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鄭氏本作尠矣顯諸仁藏諸用鄭氏本作臧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古蜀本作盛象之謂乾效陸德明本作爻蜀才本作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夫物與方即陰陽也陰陽即道也向所謂由易簡以推知能而盛德大業皆由此出者以為繼道者善也乾元坤元皆善長也乾坤陰陽皆故可以善言之德此單指人言故可兼成己成物性成于善故孟子謂性善 繼善而成之者性也成己成物皆性生也 然且得陽之性者曰仁得陰之性者曰知仁見則謂仁知見則謂知隨其見于人者而稱之彼百姓日用何嘗非道特不知故道鮮耳知字應上知幽明以下數知字 有如仁顯乎外而用藏乎內震動萬物而不假聖人憂世之憂此正向所謂盛德大業而各得其至者有如是也然則由盛大以見推易而屬辭應占變化不測夫豈無所謂而云然者乎生生推易之法效法者呈其法也讀會曰效呈也進也韓信傳願效愚忠唐書恭美而效之 陽之變陰從坤始故推移轉變其法首于坤

袖海山房校印

見之而後推極其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以爲彰往察來占卜之　吉凶變化皆本于易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虞本作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則何其廣大也是乾坤之大生廣生推遷不窮者即天地也即四時日月也即至德也大生廣生即生生之謂易所謂易簡之法

子曰易其至矣乎吳澄本以此句割系至德下子曰二字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禮蜀才本作體卑一作俾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是故盛德大業斷自乾坤成列始成性即成之者性性善在中此陰陽道義之門戶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易學圖以此五十六字錄後直卦之然後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畫之賾且動者爲象爲爻象者言乎象者也故象即象也義爲爻畫爻爲爻辭載物之形象物即陰陽說見前以各有所宜曰象宜形容即形象所云成推移會通立法典禮即法也立法說見前而于焉屬辭所謂類聚羣分而吉凶明者既明之可斷之也此繫辭也此又致意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荀爽本作亞鄭云亞次也也言天下之至動虞氏本俱作賾鄭氏本及諸家作動鄭云當作動虞氏云賾當作冊九家易作冊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俱作儀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易學圖同移此三十五字于後極天下之賾者上不通繫辭者言也乃其所言有善繼之者善之善無惡作惡鄭康成註則不可惡反則不可惡靜正不禦見前則不可亂擬議推移而變化成焉所謂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者既生之當成之也此推易也此又致意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古一作縻京房作劘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下七節本文言傳文而脫誤于此者吳澄本竟刪此七節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吳澄音義家易皆以蕭所贊屬互卦言如中孚互艮震虞氏云乾爲言行又艮爲門故曰樞震爲動故曰機此則同人互乾巽乾爲金巽爲利又巽爲草木爲臭後與有德言禮言及言語爲階語按之頁是後漢郎顗疏奏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此以二人指君臣言與文言節取義正同漢人易傳與韓嬰詩傳皆倣此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一作順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鄭氏本作置云當作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見乾卦文言傳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階姚信本作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虞仲翔以節本泰卦故坤爲亂互震爲言語乾坤爲君臣此亦推易法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古本作戎宋衷謂戎誤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虞氏本作悔云坎心爲悔盜冶鄭氏及諸家本作野王肅作蠱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　漢軍樊封　嘉應李恆春覆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三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京房本作卦謂再扐而後布卦按漢書律歷志衞元嵩元包運蓍篇引後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二十字與天數五段相接此引經偶參錯處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夫如是可以占矣于是倡揲筮之法曰大衍洪範曰卜五占用二衍忒衍者推演也大衍者所以推演揲筮之法而得其大焉者也大衍指筮言舊指天地之數謬矣蓋以天地之數爲大衍非大衍即天地數也其數五十即下文天地之數五十五也祗言五十者蓍數五十几蓍五十莖亦以天地生成之數止五十也生數止五成數止十故稱五十鄭康成謂五行氣并減五不可解其用四十有九者謂用之爲大衍則祗四十九蓍用四十九其法先取五十蓍揲去其一益蓍圖卦方支見後蓍數奇卦數偶故分天地五十五數而以四十九數爲衍蓍之數六爲卦數卦六爻也李鼎祚云大衍五十用四十九而以御一卦于五備六爻之位蓍圖象天卦方象地且五十全數必不可以作七八九六大衍之用謂推之不合故必減也乃以四十九蓍兩分之左右以象兩儀將蓍分左右兩處不言太極者蓍以捨一蓍爲太極也分蓍爲兩在取合而未分時爲太極或以四十九數爲太極非又于起一蓍兩中一蓍掛之與兩分之蓍部而未分時爲三九頗達掛之左手最小指之間日以象三才于是以四數數蓍而連揲之爲揲一蓍爲一時四者以四數也象春夏秋冬之四時夫向之掛一者奇也謂零也今之所揲之餘者扐也謂勒之指間也向已掛奇于指間而今又四揲左右之蓍而仍歸于此是歸奇于扐也虞氏以扐爲次小指間宋儒以爲三指之兩間何氏訂詁謂別置案間皆與本文不合此象閏也閏者餘也歷法每歲三百五十四日餘十二日積之三年而加一月日閏以四揲之餘而歸于此四揲象四時時餘爲閏則此亦閏也而乃取奇扐所合而并數之而奇偶之數見焉統左右所餘合之掛一或五或九有五而無四九五爲奇九爲偶以五祇一閏也此一變也然而卦不一變蓍不一揲當有再數其餘者即再扐也四時更五歲而得再閏三歲一閏尚餘六日以前三歲所餘有三十六日也故兩歲二十六日合前六日又加一月止三十日而再閏茲之蓍筮者合兩分一掛二揲爲五節苟當五歲而亦得再閏是再變也再變雖亦有奇偶而尚未成爻則再扐者其次而既扐而後又復掛一

為三次而三變以成再變祇言揲三變祇言掛扐五三變成爻也總是二變三變並如初法三次而一爻定焉合三變所餘觀之如三次皆奇則爲老陽三次皆偶則爲老陰老則當變矣如二次奇一次偶爲少陰二次偶一次奇爲少陽少則不變故卽一陽爲男一陰爲女之例一爻成止得一畫一畫三變故六畫十八變按陰陽老少之說起于占筮家以占筮有動變故不得不用其法考崔憬立說謂說卦云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是明揲蓍倚數也乃其云參天兩地謂陽數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于一也其云兩地謂陰數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也以其數配八卦則艮爲少陽數三坎爲中陽數五震爲長陽數七乾爲老陽數九兌爲少陰數二離爲中陰數十巽爲長陰數八坤爲老陰數六合上八卦所說數許之剛有五十故曰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蓍取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卦取六十四者法長陰八八之數也所謂蓍圓而神卦方而智象天地也其說顯悉但天一地四六衍不管李鼎祚著非之況少陰少陽祇及七八而不及五十則義不可一因爻要之老少之說占筮家有之後人附會多失本意耳乃若所云數五十者非他卽天地生成之原數也五爲天地生數十爲天地成數合稱五十此夫子自解與崔憬諸說不同夫天數地數分布五位虞氏易曰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五位五行之位也而陰陽各合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有二說一日甲乾乙坤合木丙艮丁兌合火戊坎己離合土庚震辛巽合金天壬地癸合水一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由二五分之以合爲五十有五一三五七九爲二十五二四六八十爲三十合之五十有五而統名五十卽凡鬼神變化皆在于是而淺陋區區大衍乎哉

按鄭康成註大衍之數其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最爲明晰如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此五生數也然而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而後五位以成焉天地之數有五卽五行之數此天地數五卽天一地二天三地圖鄭意而稍異其說者一水天數合地六為一匹二火地數合天七為二耦三木天數合地八為三匹四金地數合天九為四耦五土天數合地十為五匹故二五陰陽各有合焉五匹故五耦各有合此本註天地五十五數而用之為大衍之數之說乃準其數日核其次第析其方位詳其分并儼然一二三四金木水火中邊奇偶四正四維灼灼在目雖漢晉唐儒凡說易者從無繪圖之事易圖肴起于宋而儼然有一圖存于目中因之華山道士陳摶者竊之為圖且隱其所來不曰大衍之數圖而曰河圖以為陰與大衍之數合使人可信乃以圖註衍數者反曰衍數合圖并取乾鑿度易緯太乙下九宮法出乾鑿度下篇見之後漢書張衡傳中者張衡奏疏竝竊名中載其法之曰洛書而于是經學乃大晦焉夫大衍之數雖亦易學所固有卽太乙下九宮法亦術數之最有據者然總非圖書盤太乙九宮顯然為漢儒所遵然並無名洛書者故張衡疏中盛稱律曆卦候九宮風角而疏末又另舉河洛六藝篇名並不瀾及可驗也如此註為康成所撰凡漢晉唐儒皆宗之如虞翻荀爽王弼李鼎祚諸易俱本此說然並不曰此河圖之數況康成于下文河出圖洛出書註又別云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此數語并見之漢書及列史志中是大衍之數本康成所註而康成自云此非河圖河圖有九篇則他人不得攙一語矣蓋河圖久亡自尚書周康王時有天球河圖在東序語河圖九篇蓋有書與赤刀大訓相對而其後遂不可考故漢世緯書妄倚河圖立說者凡百十家列史志中多載之如河圖者命河圖玉版河圖稽命徵河圖括地象類皆無所稽驗而孔安國曰河圖卽八卦此亦厭世之紛紛故直捷指之而不知其說之又有礙也據聖人則之則非八卦可知耳若大衍之數原配八卦故其後卦數悉從此起如坎爲一數則以說卦云坎北方卦而天一生水于北正與相合離爲二數以說卦云離南方卦而地二生火于南正與相合推之乾坤震兌皆然故數有一定坎一離二震三兌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此本之夫子之書萬不可易而作僞洛書者竊太乙下九宮法而不得其說誤以坎北離南方位當之而不知九宮方位又自不同九宮明云太乙行八卦先有卦後有法則非緯書又可知從坎北始坎數一故履一也乃自北而南則下于坤宮以坤數九故戴九九非南離數也又自南而東下于震宮震三故左三乃自東而西則又下于巽宮惟巽七故右七焉不然七豈西數哉于是其法日每四乃還遂還而憩于中央中央者太乙宮也以中央無卦也乃又自此從西北始而下于乾宮乾數六則六為右足又從西北而東南下于兌宮兌數四則四為左肩此與巽為互易者也又從東南而東北下艮宮焉艮八則左足八又從東北而西南下離宮焉離二則右肩二此又與坤為互易者也乃于是不返中央而竟上遊于紫庭有五數無十數焉所謂九宮缺十數者如此是其竊九宮為洛書者予已不辨之茲不再贅而卽其位數較之太乙行八卦以卦定數不以方定卦故方位乾坎艮震一如說卦而巽離坤兌則又從乾逆推不從震順轉半離半合太乙之行八卦南坤西巽東南兌而西南離四位不同故坤九離二巽七兌四位與數殊夫康成之演此數以配卦言也其云六與一并七與二并者非疊複而溷為一也并者併也言相肩併也猶陰陽并合而仍然分也幾見陰畫陽畫合并列之而溷然疊複作一畫者說卦有四正四維而大衍之數因之則坎離震兌四正也乾巽艮坤四維也其曰并者以一維聯一正而乾坎西北艮震北東巽離東南坤兌南西相聯並列且說卦夫子書也以夫子明云乾者西北之卦巽者東南之卦故乾數之六巽數之七于是乎取

乾之策策亦作筴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伸又作信與伸同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荀爽本祐作侑

故卽以大衍究言之陽數九而乘之以揲四之數四九三十六此陽爻之策也乾有六陽則當有二百一十六策荀爽曰三六一百八十又六六三十六合得二百一十六唐一行謂揲蓍得乾則于四十九策中已得十三策所賸者剛三十六策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云策爲筮是也陰數六而乘之以揲四之數四六二十四此陰爻之策也坤有六陰則當有一百四十四策荀爽曰二六一十二又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四唐一行謂揲蓍得坤則于四十九策中已得二十五策所賸者剛二十四策則祇此大衍五十而合乾坤所得之策二百一十六一百四十四合得三百六十可以當三百六十日一期之數以十二月實計當有此數今缺者以朔虛則月不足也合上下二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相半所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爲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可以當萬物之數仲氏嘗曰禮羽毛鱗介裸蟲各三百六十則萬物應天時之數天官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天象已先造萬物之數萬物以謚數言而皆于四揲求之是四營也而易儀已成十八變三六十八變而內卦又成以內卦卽八卦之小成而引伸推類以及于重卦之大成所以顯其道神其德行而與神明相酬酢者卽一大衍而天下之能事已盡于是也

子曰虞翻曰著儒皆以子曰為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至吳澄遂去子曰字移置前矣下知變化之

道者其知神之所畢正作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下一本無以字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虞翻本作嚮云震為響與命同聲相應故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一本作下之文虞翻陸績本作爻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蜀才本作機鄭氏本作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以言尚辭者繫辭也虞氏曰聖人之辭備見于繫辭以動尚變者推易也陸績曰變爻之變化正指移易以制器尚象者包犧神農黃帝堯舜各有其事如後所云也荀爽曰結繩為網罟須而總見之于卜筮之尚占然則卜筮可少哉問卽筮也命者告也神告之而我受之謂之受命如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如響者謂相向猶言如對面也物卽陰陽之物謂來事也三人相雜曰參五人相雜曰伍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是也錯雜也綜者三蒼訓云理經也謂絲縷制經可開合也筮法以三揲而得一爻五閏而再扐卽參伍也虞翻曰五閏再扐以成一爻取扐之餘數而合計之乘除往復卽錯綜也虞翻曰參天兩地以倚數夫物相雜而成文揲三變而成爻此參伍以變也剛柔相錯故曰文通三極之數以定天下吉凶之象此錯綜其數也六爻成則三極見故曰極其數韓康伯曰非忘象者無以制象非遺數者無以極數至精者無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至神者寂然而無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能與于此也夫易之為易其旨極深荀爽曰伏羲畫卦窮極幽深其辭極變荀爽曰文王繫辭研盡幾微極深故通志極變故成務而統以一神該之故聖人道四而一在占權謂此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據前漢律厤志及衞元嵩元包運著篇引此下與天數五地數五一段相接則此應在大衍之數至再扐而後掛之下而脫誤于此者故李鼎祚亦云此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蓍龜所從生者若虞仲翔註下文易何為句曰問易何為取天地之數也則詞先列此數而後發其義以闢大衍五十所以取數于天地之故並未言脫簡于此故陸績註開物成務句亦曰觸長爻冊至于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則就文觀義亦似可通者漢晉唐儒力衞聖經不敢移易一字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一本無易二字開物王肅本作闓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京房陸績虞翻本作工荀爽本作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劉瓛本作臧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本無夫字

夫聖道有四占雖一道而上與鬼神下開事物通民志以定大業莫切于此故如此而已無他矣蓋占筮之法莫備推易觀春秋史氏尚能理會故夫子三致意而惜乎後世之昧其法也蓍圓者蓍以七為數七七四十九象陽之奇奇則圓也卦方者卦以八為數八八六十四象陰之偶偶則方也如圓則徑一圍三而數奇方則徑一圍四而數偶理有然也六爻者變易而貢之貢卽告也見韓康說然而无思无為何思何慮固已退藏于密矣而出其吉凶與民同其憂患而蓍神知來卦知藏往往來既未𣝣不蘊徹既作占筮之法以與神物而臨筮則又洗心而齋戒之是聰明睿知神武而不用刑殺者也夫趨吉避凶各知憂患又安所羅刑殺哉或曰鄭元王肅于寶本俱所戒反則作等殺解不同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蓋本於乾坤而極於民用器與道對陰陽為道事物為器前已有通象器神等字而此重釋其所謂耳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為揲筮三致意也夫祗一揲筮而本乾坤而至民用至於如是是故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數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說文極中也屋極謂之中言不分于一隅也崔憬云捨一著為太極是也而於是分之為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兩儀也李氏易解云祗四十九數而未分為太極分之為陰陽是也而於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四象也虞翻謂四象卽四時是也而於是一扐再扐再變三變而八卦成焉則是四象生八卦也荀爽云四時通變為八卦之所由始是也夫如是而所生止八卦已哉吉凶定則大業卽于是生而況其他矣所謂生生之謂易如是矣其不及掛一象三歸餘象閏者略言之也猶後文祗言象四時也舊以太極兩儀況指天地則於易有太極易有四象兩易有不合一謂是伏羲畫卦時則畫卦是作卦一本無作八卦不是生卦繫辭凡言生如生爻化生吉凶生情偽生利害皆是筮卦非畫卦也二伏羲畫卦是由乾而坤而八純而因重以至六十四此夫子本辭自言之並無由一而二而三而四之法三見後太極祗中而不分之義而為圖為說聚訟不決此必不可為訓者四見後四象從來無解五見後且後文明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與下所以示所以斷句若指畫卦言則陰陽老少但畫時取資之象謂可以示世告世斷吉凶乎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荀悅漢紀立下有象字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虞家易作冊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陸德明本作善乎蓍龜

以故法象變化各有小大卽知崇禮卑不過位分之間猶且以富有之業貴賤之等辨其重輕而況制器之尚象卜筮之尚占者乎釋詁曰亹亹勉也侯果曰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願知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王肅本作雒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是以天生蓍龜卽神物加之以法象變化無不可法而可則又況洪荒甫闢神物初開河出馬圖山出器車其可則有不止于蓍龜者是其祈乾坤而為四象所以示吉凶之意而于是繫辭以告之凡以為斷也所謂繫辭焉以斷吉凶也所以占也據竹書紀年馬圖出河帝王世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而班固前漢志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與鄭氏易註同

相傳龍馬出河負圖九疇神龜出洛負書六爻畫蓋中古用竹簡漆字上古未知何物若後儒兪玹以爲書有天球河圖其列東序謂即球石之類非也河圖與大訓竝即書冊也但孔安國劉歆班固王充諸儒俱以洛書爲禹治河時所出則夫子引以爲作易所對反無理矣考禹治河所得名爲洪範九疇不名洛書讖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並不及洛書可驗也若云天所錫者洛書禹因而衍之始名洪範九疇則書又云天不畀鯀洪範九疇是以禹所更定之名而天反豫竊之也可乎餘見前大衍之數下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鄭氏本作有）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亦文言之脫于此者大有以夬之上六移爲五六而與上以九是尙賢也順者五順上也信者五孚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則繫辭要矣然而繫辭者書也書亦有不盡言者繫辭而爲書即言也言亦有不盡意者夫不盡則意不可見而易不爾也夫易未嘗不盡言不盡意也以立言盡意而凡卦爻之爲情爲偽無不盡也以繫辭盡其言而凡通之以利用占卜之以行鬼神無不盡也（荀爽曰鼓動也舞行也以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以盡易之神）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一本作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一本作財）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而特其所爲意言不盡中有蘊奧者則藏于易之爲乾坤（虞氏曰縕藏也侯果曰縕奧也）自乾坤成列而聚卦生焉向非成列則無以考其推移之跡而凡一陰一陽之謂道亦以爲止此已矣（息止也）惟夫陰陽道也而聚之爲形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器即物也所謂物以羣分者也而于焉推之分之化裁爲變推行爲通夫變化而推行之非推易乎變化推行非即所云剛柔相推而變化見乎而況通于鬼神見于事業乎吾前已言之矣惟恐世之不得其言而又不能以明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吾前所云見賾見動因物成象立推法以作繫辭非不言也故曰繫辭焉而吉凶生也前所云言天下之賾言天下之動擬議之以成變化非不言也故曰剛柔相推而變化見也特其意則終不可見存乎默成耳（德行謂有得于言而能見諸行者舊不得其解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二段重見不合妄爲改移烏知聖言之神妙如此）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一　漢軍樊封　（嘉應李黼平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三十二　學海堂　庚申補刊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孟喜本作明）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姚信本作稱）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說文作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孟喜本作退董遇陸姚本俱作妥）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皆就上傳而複贊之其分上下以是也八卦成列則不止乾坤定也而象象生焉（象者言乎象者也）因而重之（謂因卦而加之重卦于其上如純乾重乾爲乾純坤重乾爲泰類耳）不止畫卦有卑高也（純卦用畫重卦不用畫）而爻象在其中焉（有重卦始有六爻）于是推移之以見變化向所謂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者此是也此推易也于是以推易爲繫辭而吉凶悔吝動于中向所謂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者此是也此繫辭也然則吉凶悔吝皆生乎繫辭之動而剛柔相推爲之本焉其以推易爲變通而占以趣吉以繫辭爲吉凶悔吝而占以正乎其勝（貞勝即貞吉言正乎吉也虞翻云貞正也）是即所謂觀天觀地日月著明與夫見天下之動而歸本于一陰一陽者而皆有以貞之是乾坤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如是者（乾剛故確然坤卑故隤然）占之爻象不過其法是者耳動乎內見乎外者耳焉能與推易之變聖人之繫辭爭功業較情偽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孟喜本作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陸德明一作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一作庖）犧（孟喜京房本作伏戲一本作虙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王昭素謂與地之間多有天字按司馬貞史記補引此亦無天字）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一作田）以漁（一作魚）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一本作㮙非）木爲耒（陸德明云一本作耒耨之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一本無此三字）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一作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陸德明本作挎）木爲舟剡（一本作挾）木爲楫（鄭本李氏本作檝下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致遠以利天下六字）蓋取諸渙服（說文作犕）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以利天下四字）蓋取諸隨重門擊柝（說文作㯳）以待暴（鄭本作虣）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第揲筮之法則既已詳言之矣乃即以制器而尙象者觀之不曰乾大生坤廣生乎此大德也不曰貴賤以位列貴賤者存乎位乎此大寶也乃王天下者以顯仁守位以富有聚人以道義之門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則制器要焉而要皆本乎庖犧之作易然則制器之取象于易詎一端也即罟猶然也佃畋同離有兩目而中爻以巽繩牽之如網罟然耜者犁之入土者也耒即耜柄以曲木爲之益上巽下震中爲艮坤巽木入坤土而前動以艮手後動以震足是耕象也益初爻以農事爲辭此是也古有三市朝與夕與日中而日中爲盛故言市者多該之噬嗑上離下震即日中之動也翟元曰市井交易爲飲食之道故以爲義（合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洪範三八政一食二貨）黃帝堯舜並稱者孔穎達曰略舉五帝之終始而

少皥顓頊帝嚳皆在其閒焉徐仲山曰後世聖人概指五帝言是也蓋典禮文物至五帝始備故孔子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爲弗可及矣當時垂作會之衣絺繡之裳而天下治單指虞舜并不及黃堯可驗通變以制作言然皆本之易故仍以易之通變實之乾爲衣坤爲裳見九家易 刳木使空剡木使銳渙上巽下坎以木乘水行舟之象故彖曰利涉大川傳曰乘木有功以此水有舟楫陸有牛馬可以行天下矣隨兌上震下兌藏坤牛震行乾馬以兌爲坤之終震爲乾之始也 而艮手震足俱隨之互艮隨與豫雖尚象而義亦具焉蓋牛馬可相隨擊柝宜豫戒此卦義卦象可並觀者九家易曰豫上震下坤中有互艮而從外視震復爲倒艮兩艮對合則重門之象也鄭康成又曰艮爲門震曰所出亦爲門 故重門若擊柝則震木而艮手持之三五爲坎坎爲盜卽暴客也待暴客與威天下則皆有禁民爲非之意杵臼與小過無象而虞氏謂艮下震上下止而上動爲杵臼之義然震仰盂似臼故震象嘗稱缶而艮爲倒震亦臼也若通象作臼則中二陽其杵耳張弦于木則爲弧剡木銳頭則爲矢睽上離下兌而又互坎離坎爲弧離爲矢至其義則亦以睽違而取威伏焉棟屋脊檁也宇欄也考工記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是也大壯上震下乾風雨動于上而棟宇承之如乾之健此亦無象而取義者古葬以薪裹尸如衣然不封土爲墳不樹木爲識居喪之期無日月之數後始易之以中棺外槨或曰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槨則有虞夏后皆用陶埴而殷始用木謂之棺槨似棺槨非有虞以前事殊不知用瓦用木帝王或殊若其名棺槨則黃虞早有之觀其瓦棺亦名棺可驗也若其取象大過者虞仲翔謂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乾爲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槨之象若康成云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巳位東南 巽又爲木兩木在外以夾四陽有似棺槨俱爲近理結繩而治者相事大小結繩以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各執一端以相考信見史記與鄭氏九家易說蔡虛齋謂另有記號何據 後易以書契則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之書凡言有不能記并書識之刻木爲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其半子者執左取者執右以爲合約之契其取象夬者以義言則夬者決也可謂也

決事也以象言則兌爲口乾爲言而用乾兌之金以刻木其五爻比列有似乎契畫然者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孟京虞董姚本俱作象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易之尙象不止制器爲然也材者材度一卦之義也楊愼云彖者茅犀之名以犀能知幾故云蘇氏傳云爻者折俎也六爻排連有折俎象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後雜論卦爻而總歸之推易屬辭之意崔憬曰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虞翻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一陰故耦也王氏易是曰德行謂卦爻之有義理者故以一君二民與二君一民較觀之陽爲君陰爲民若仲長統傳引此作一君二臣二君一臣註陽爲君陰爲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韋昭云古伸字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陸德明本作虵李氏易解同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下十一節亦文言之脫于此者吳澄本竟刪之矣李氏易解曰蠖屈行蟲郭璞曰蝍蝛也仲氏曰此亦推易法也又曰此言無所用憧憧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蔾一作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陸德明本作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虞仲翔以咸三之二爲陽名之辱亦推易法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括者矢受弦處書曰往省括于度則釋是也動而不括謂雖動而不絭矢于弦以明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意從來誤解語言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舉正作勸誤勸與懲對待文也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陸德明本作尠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漢書引此有凶字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皆斷節取義者與本卦辭義不必同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一本作氤氳說文作壹壺李氏易解縕作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鄭氏本作覯云合也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一則得三則疑所以取象于偶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舉正作輿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一本又有戶字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說文作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何氏訂詁以此句名李氏易解以此斷節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鄭康成云貳當爲式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重提屬辭之意而切指之夫所謂物者非他卽陰陽也陰陽諸名分于衆卦中雖若錯雜而究不越乎二者名藏以陰陽言若揭卦爻之名則義易非周易矣于下衰世之意何居若泯言名象則又與稱名當名不合惟恐類聚之分陰陽互爭則君子小人錯處未免衰世有憂患耳彰往察來

微顯微者顯之闡幽當名辨物當名則辨物益信名爲陰陽兩物與下文稱名取類同義類亦物也正言斷辭各以二字成章開者開陰陽也稱名取類卽辨物旨遠辭文言中事隱卽斷辭貳疑也疑則卜失得卽吉凶此句以筮言應上吉凶生而悔吝著句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馬融本作循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處憂患者莫備于易故以易卦九德翻覆言之辨別也鄭康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于是別也德之地者井爲行德之地也復小而辨于物者虞翻曰陽始見故曰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而能別故辨于物據此則凡繫傳言物未有不指陰陽者此亦一證也恆雜而不厭者荀爽曰夫婦雜錯居不厭之道也長裕不設謂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也居其所而遷韓康伯曰改邑不改井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巽稱而隱崔憬曰巽能申命行事是稱揚也隱助德化是微隱也九卦依次列上經三下經六亦偶然錄及不必有意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重提推易而切指之夫易之爲書其辭雖賾其名雖雜然求之豈在遠哉祇一遷焉盡之矣遷者移也卽推也易之所以爲推卽易之所以爲易故又曰向所謂剛柔相推者非他卽相易也特其義雖明其事隸而隱其道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可顯然作典則立要會耳然亦有度焉前所云稽其物類若有憂患者苟能明于其故而因屬辭而揆其方則類聚羣分各有法度吾固曰神明默成亦存乎其人爾豈虛行哉六虛六爻之位也爻所變易原無意必故曰虛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鄭氏本作算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易學四同以篆字至此二十二字移置其剛勝邪之後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郭京舉正謂王弼註懼近也誤將近也二字作經案京所據謂是韓康伯王弼原本今王註已無懼近也句而康伯所註仍有四近于君故多懼語則直是經文豈可妄爲誑誕如是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乃重提象爻而切指之原始要終此以全卦言卽象也若夫六爻則向所云陽物陰物以時上下者而特取其相雜之爻以爲初上中爻之分彼初上二爻本末易曉不難屬辭惟此六爻相雜之時物較德行而辨是非則非去初上二爻而單取中四爻觀之其法仍未備也徐仲山曰觀非中不備語則必別有事于中而其法始周不然初上未嘗云已備而曰非是不備誰云六爻止初上乎蓋上下六爻但具兩正而中四則爻兼互體之用兩卦分上下而中四爻互又成兩卦所謂雜物猶是陰陽之爲物而雜其中焉故以卦爻本辭言原有互辭如坤坎爲師則中互坤震其在六五曰長子帥師長子者震也二四互震爲長子五與二應坤艮爲謙則中互震坎其在初六曰用涉大川故五辭及之大川者坎也二四五坎爲大川二在初前故初爻及之如此甚多不可枚舉此二條出何氏訂詁爻辭漢儒多闕互卦茲不載以史氏占辭言亦有互辭如左傳陳敬仲筮初生得觀之否觀爲巽坤否爲乾坤而觀上否不皆有互長則太史占曰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所謂山指艮也國語晉文筮反國得屯之豫屯爲坎震豫爲震坤而屯互艮坤豫互坎艮則司空季子曰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所謂泉源者指艮杜註屯豫皆有互艮艮木在山爲泉源所謂土厚者指坤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屯無坤而曰土厚以屯有互坤也則夫互卦一法在文周爻辭與周太史占辭均有之故夫子于中爻于二四同功三五同功明明切指而王弼淺陋不用互卦遂使後世行王學者反謂易學無互體妄矣時鍾會亦有無互卦論此漢學將變之始故夫子又云果善觀易則就居見前觀象亦庶有得而無如中爻雜物必不可泯也二與四本兩卦界隔而同其功用卽互也若祇論其位則雖同功而亦有異二每多譽四每多懼以四近五也五君位近則懼雖陰柔倚上不利于遠而二要无咎者以其中也三與五亦然三多凶五多功位實使之但多凶之中柔則益危意者剛或較勝耳觀此則王學所云以陰柔處剛位而凶者非本解矣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故初上中爻不止初上二爻與中四爻有分也蓋就三畫純卦言之則謂之參天以六畫重卦言之則謂之兩地而要之祇天人地三者分屬其間如三畫卦則初地二人三天六畫卦則初二地三四人五上天此謂之三才之道卽吾前所云三極是也然而以是爲爻則仍本之分聚之物與推遷之文惟推遷而不相當而然後吉凶以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吾前所謂易興于中古則殷周之際也前所謂作易有憂患則文與紂之事也前所謂易在屢遷內外知懼平陂不常而安傾有故則推易屬辭之道本如是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本義以侯之二字爲衍文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是何也則以乾坤二物示易示簡以易簡而知險阻樂天不憂无思遂通貞變化而生亹亹者祇此吉凶與制器尙象卜筮尙占之三事所謂引伸觸類而天下之能事畢者而要皆以剛柔雜居之推易與言情告象之繫辭盡之則此繫辭者豈止生情生僞生利害悔吝已哉卽以凡爲辭者觀之其雜居變動言情告象者往往如是而況于繫辭諸侯之慮卽天下之慮與前後天下字相應謂諸國也愛惡遠近情僞俱指

推易言愛惡猶言宜不宜也遠近所移之位也情僞虛實也虛者實之謂之情實者虛之謂之僞凡此皆移易之法故曰凡易之情近即移就之謂則凶或害之又句韓康伯註情近不相得在則凶句下

皇清經解卷三十二終

仲氏易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說卦傳

按漢史秦火後漢初易亡說卦三篇至宣帝時河內女子伐老屋得之隋經籍志所載亦然但其云三篇今祇一篇或云合序卦雜卦爲三或云其二已亡觀漢儒說易多有稱傳所未備者可驗大抵是篇初釋繫辭而其後分說諸卦則如爾雅釋文類但說諸卦所有而辭中釋義已見此解經之最肯綮者朱氏本義增註九家易文附各節下茲更廣他儒所註以資考索儻更有間見不妨陸續附入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古本作讚)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周禮註作奇蜀才本同)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蓍者筮也生蓍者作筮也循前所云生吉凶生變化也舊解作生蓍澤中似畫卦反從生蓍後起謬矣參天兩地依以立數曰倚數以畫卦言則三陽畫參天也中分而爲兩兩地也以重卦言則純卦三畫參天也重卦兩其三兩地也以爻數言三其三畫而爲九故陽稱九參天也兩其三畫而爲六故陰稱六兩地也以策數言則三變三奇而成陽參天也三變兩奇而成陰兩地也以扐數言凡四十九策中扐十三爲陽則髏三十四以三乘之三其十二策參天也扐二十五爲陰則髏二十四以兩乘之兩其十二策兩地也推之而至乾策二百一十六坤策一百四十四乾策六千九百一十二坤策四千六百零八其參兩皆然分陰陽而立卦發剛柔而成爻與生蓍倚數皆一時事無次第先後者故象立而義生其間如一陰一陽之道與乾易坤簡之德各歸于義理因之盡義理以究其繼善之性而馴至于達天知命之命先聖之作易如是也(道德性命皆兩繫所已言者故命兼吉凶變化爲立卦生蓍者與他處不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一本亦作畫)而成章

乃後聖以之而繫辭則知陰陽剛柔其本三才而立極者在畫卦之時已然故以之推易復取陰陽之類聚者而分之剛柔之變化者而迭用之即卦畫而成辭章焉按乾鑿度云物有陰陽故三畫成乾六畫成卦其稱物亦就分畫言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晅一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舉正作居)之坤以藏之

則以乾坤二聚卦定位而已不相易也(故曰不易之卦)其可易者聚凡十二卦祇有山澤有雷風而並無水火(剝復臨觀否泰大壯遯夬姤中孚小過共十二卦皆無坎離者)即推之爲子母易卦凡十卦亦祇有山澤有雷風而並無水火(咸恆損益萃升頤大畜无妄大過共十卦亦皆無坎離者)是何也則以山澤可通氣(自剝臨通地氣遯夬通天氣姤咸損則兩相通氣若以卦位言則艮東北兌正西不相通矣)雷風可相薄(自復臨與地追壯夬與天追外恆益則自相追薄)而水火則必不相射(坎離)(一與四子交則陰陽分矣射者相對發也自不曉推易欲以卦位南北當之而不合)以相射則不可易也故觀推易者不必八純與八重相序順也只相錯而移易生乎其間蕃從既往之卦而數之則因純得重純在雜先從未推之卦而欲知之則重反生純純後于雜故錯之爲辭以逆作順凡爲易之義皆然不止轉易對易一反一正爲逆易已也故六子爲乾坤所生而推卦逆易則六子可以先乾坤此固與畫卦次第變易爻易之序順有不同者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物萬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故卦通乎時時見乎位假如以大衍之數觀八卦時位而考其道德則位從東起時從春首由是而周之以示諸推移之法

按震巽離坤兌乾坎艮此文王所演夫子所傳之卦位(文所演見各卦如坤之西南得朋蹇之不利東北類夫子所傳如大衍之數配位及此諸節類)萬古不可易者故夫子于此凡三復言之帝者天也崔憬曰天之王氣也如震王于春離王于夏類若指王者言則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爲複見矣乾坎艮震四卦皆陽巽離坤兌四卦皆陰陰疑于陽必戰故遇乾而戰此秋冬相交之時陰陽相媾之候也天地轉環于物見之故復言物何氏訂詁曰潔齊即姑洗之意致役者坤爲天養物如致役然勞者養物至此有成勞矣艮陽盡于上而震復生陽于下故艮止震起比之剝復其次第如此仲氏嘗曰八卦方位其理多端即以相生論之火不能生金故離火兌金必閒坤土此人所曉也水能生木矣而坎水震木又閒艮土天下有水木不夾土而可以自生者乎若震木取離火必藉巽風兌金化坎水必以乾陽此亦一節之可驗者又曰天地西北高而東南下山水皆從西至東故乾起西北直領三男坤起西南閒領三女又曰乾得陰數(西北于大衍數六)坤得陽數(西南于大衍數九)正陰陽交互化生六子之所始故易緯謂陽始于亥而形于丑陰始于巳而形于未乾祖始而坤正形者以陽之生物無形而陰之生物有形也此爲至理(乾坤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爲四正皆以爲伏羲所定有云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則在兩漢時無不以此爲義畫原文郎強各文王八卦猶非實錄況可別作義圖乎)

神也者妙(王肅本作眇董云眇成也)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徐本作暵云熱暵也說文同)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陸德明本有不字誤)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乃復就六子之及物觀之而知乾坤即六子也故推易者自

乾坤不推外（不易之卦）凡以之妙物而摩今者水火不相射而相及故眾卦無水火分卦有水火而況雷風山澤之通氣而不相悖其變化及物固如是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故欲明易例請究觀八純之名物與象類而遍指之以爲爻王推易屬辭之用蓋方位時氣如前所云則周易次第也自乾坤父母順生六子如後所云（謂乾也節）天則義易次第也（伏羲畫卦次第如此必欲施作先天之名則此正先天也）今但釋八純而不及重卦則未可移易自當以義易次第爲八卦先後故自此及終凡十二節皆用此爲序此正漢儒所傳虙羲作十之言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无文字謂之易者審此則先天之圖可不作矣風善入火必附物以爲體故曰巽入曰離麗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遠取諸物也唐孔氏曰巽主號令雞善知時坎主水瀆豕處污濕鄭康成曰狗以善守能止人禮羊曰柔毛史記弱如羊（或謂兌金生于土羊亦生于土如西域土可生羊而土怪稱羊可驗則離之爲蟹爲鼈爲蚌皆生水者離火爲坎水所生故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近取諸身也坤善藏爲腹巽則股順隨足其義也上連下坼其象也唐孔氏曰坎北方主聽故爲耳離南方主視故爲目何氏訂詁曰橫亘而在上能止物者手也開坼而在上能悅物者口也按孔氏亦以爲西方卦主言語此以五事配五行者然與書洪範所註不同又手能止物止即拘也故虞仲翔以後文艮爲狗作爲拘可驗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義易次第也以乾坤爲父母六子爲男女始此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京房荀爽本作柴）馬爲駁（陸德明本作駮）馬爲木果（朱氏本義云荀九家易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按虞氏易又有爲德爲王爲人爲神爲盈爲甲爲施爲嘉爲好　何妥有爲剛健）

按荀慈明集九家易解十卷見諸史志而文獻通考引陳氏說謂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嘗謂之集解（蔡介夫云淮南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但陸氏作釋文其序錄列九家名氏明有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荀爽九人其但稱荀氏者或慈明總集之未可知也（胡震亨云淮南自云九師有道訓二篇並非荀爽九家陳氏誤矣）但其書已亡朱氏據釋文所引數語耳崔憬云天體清剛故爲金玉孔穎達云寒冰西北地也大赤盛陽之色（楊升庵謂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左傳分康叔以少帛綪茷爲大赤註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皆是第此但言色不必是旂茷旂名本易非易取旂名也）老馬行久瘠馬多骨說文駁馬踞牙能食虎豹木發于春而果成于夏皆陽物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京房本作遴）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眾爲柄其於地（一作色）也爲黑（荀九家易有爲牡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　按荀氏又有爲邑　九家易又有爲亂　虞氏易有爲理爲事爲大業爲臣爲民爲鬼爲虛爲乙爲拇爲喪爲終爲害爲死爲萃爲上器爲晦爲國爲暑爲兕虎　干寶有爲順　盧氏有爲師　左傳杜註有爲馬）

布者播也釜者孔氏曰化生成熟也吝嗇者受而不施也均者土勻勻也子母牛者孳牛也九家易曰萬物相雜故曰文柄者生物之根黑陰色

震爲雷爲龍（虞氏干寶本俱作駹虞云蒼色干云雜色李鼎祚本作駹亦云蒼色震東方故爲駹色）爲玄黃爲旉（古本又作尃姚信云專一也虞翻李鼎祚本同李云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即其靜也專）爲大塗爲決躁爲蒼筤（古或作琅）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京房本作宋荀爽同云陽在下也）足爲作足爲的（說文作馰）顙其於稼也爲反（虞翻本作阪云陵阪也）生其究爲健爲蕃鮮（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虞氏易有爲主爲兄爲夫爲言爲行爲樂爲出爲作爲侯麋鹿　蜀才有爲喜笑　左傳杜註有爲木爲諸侯　國語韋註有爲車）

震初得天地之氣以生故天玄地黃（仲氏曰赤黑以陽陰言就燥赤而流濕黑也玄黃以天地言積氣玄爲積塊黃也）得間合以成東方之蒼色觀此則上文爲龍舊本有作爲駹者是複見也旉者花也（古花本字旉字亦作藪音敷）木桀也大塗者一旉甫動而兩偶開通如塗然徐仲山曰震與巽皆初得陰陽之氣而萌蘖以生故震曰決躁而巽爲躁卦蒼筤陸璣師曰幼竹也萑葦亦竹類皆本來孤生無附椏者震之怒生類似之善鳴以雷作足以動馵足的顙則皆以色白而動而易見爾雅左足白馵秦風有馬白顛若作足則雙足齊舉魯詩思馬斯作是也反生謂萌芽自下而生反勾向上宋衷云即豢豆之屬帶甲生者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言究極也蕃鮮孔氏曰草木之生蕃育而鮮明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虞翻本作嗅云嗅氣也風至知氣李鼎祚本同王肅本作爲香臭）其於人也爲寡（古本作宣云黑白雜爲宣鄭元本同爲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虞翻云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李鼎祚本亦同　按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註頭髮顛落日宣與寡同義）髮爲廣（鄭元本作黃）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荀九家有爲楊爲鸛　虞氏易有爲處爲魚爲號爲包爲杞爲白茅爲舞）

木王東方而巽以東南而與震同屬然亦以木可矯輮巽順之義也又巽以命令齊物如純之直木而工則揉之正所云巽爲德之制者記曰白受采白者質也巽以二陽蔽一陰內陰爲文外陽爲質故色白長者短之反風長且高巽則進退不決臭風所發也寡髮者陰血不上行也廣顙陽上盛也眼以白爲陽以黑爲陰何氏訂詁曰離目上下白而黑居中巽目上中白而黑掩在下是白眼多也陰主利欲凡利必于市曰利市言利者以三倍爲率詩如賈三倍是也巽木乾體而主利于內凡乾之金玉皆有之故近利如此躁卦見前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一作撟）輮（宋衷王廙本作揉京房本作柔荀爽本作橈）爲弓輪（姚信本作倫）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荀爽作極云中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按荀氏又有爲志　虞氏易有爲孚爲[illegible]爲後爲蹇爲脊爲酒　侯果有爲險　干寶有爲法爲夜　盧氏有爲車　左傳杜註有爲衆）

隱伏水藏地中也矯曲使直輮直使曲水流似之惟險故憂惟憂故心病其曰耳痛者坎爲耳也血與水爲類赤者血色坎陽在中象馬脊以心堅故亟第水流必首先就下而馬首似之水迫地而行而馬蹄之不能作似之水漫衍如牽曳而馬之泄後似之其于輿也至此皆指馬言與震同或曰坎之象馬以馬與龍類龍水中馬故推龍及馬不逾坎爲中男尙得陽性之純者多眚謂輿不任載也通者水空明也月水之精也盜者水潛竊如盜也堅多心剛在內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京房本作螺姚信本作蠡）爲蚌（一本作蜯）爲龜其于木也爲科（虞氏本作折）上槁（鄭氏本作稾干寶本作熇　荀九家有爲牝牛　按九家又有爲飛[illegible]　虞氏易有爲[illegible]爲鸛　侯果有爲黃牛　何妥有[illegible]爲文明　馬融王肅俱有爲矢　干寶有爲斧　左傳杜註有爲鳥爲諸侯）

甲冑戈兵鼈蟹蠃蚌龜在外也大腹者中虛也乾者燥也科亦中虛意木中虛則上必枯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京房本作果墮爲閽寺一本作閽人爲指爲狗虞翻本作拘云指屈伸制物爲拘李鼎祚本同爲鼠爲黔鄭氏本作黚云虎豹之屬貪冒之類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古一本無堅字多節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按管輅有鼻爲面山之說艮易本有之或謂宋衷漳州陳安卿講麻衣易以艮爲鼻此又後起者虞氏易有爲背爲皮爲尾爲鼠爲實爲末爲宗廟爲小子爲僮僕爲拘爲狐狼鄭元有爲言爲鬼冥門左傳杜註有爲言

一陽象山二陰則徑路也木實爲果草實爲蓏俱陽實之表見者鼠與黔喙則皆陽剛之在口者周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令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皆止人出入之官故取此作艮止義然其象則又以門闕而推及之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鄭氏本作陽云養無家女行賃炊爨子妾者郭璞引魯詩曰陽如之何又曰邑濱之人自稱陽郎此虞氏本作羔李氏易解本同虞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爲龍艮爲狗兌爲羊皆已見上此再出非孔子意也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按常不知何象陸德明引鄭註云常西方神也虞氏易有爲妹爲孔穴爲刑人爲小巫口舌之官兌秋殺物故毀折一陰上升行將決去兌乾之所以得夬也夬者決也說文西方曰鹵李氏易解曰乾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鹹

序卦傳

二篇分上下名曰對易此文王周易所謂三易之一者其例有對待而無聯屬夫子故創爲聯屬之說以寄意焉然仍不明註對待者書不盡言也默而成之存乎人也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郭京作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郭京本此下有昧也也物之稺一作稚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李鼎祚本無字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今傳無此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郭京本此下有親字比必有所畜一作蓄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吳澄云此下宜有履者禮也四字今韓註有之爾王弼本義引此四字當是後人誤以正文書作註字者履而泰晁氏云鄭無而泰二字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韓康伯曰順以動者眾之所隨也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荀慈明曰陽稱大謂二陽動升故曰大也甫曰以大小曰大凡稱大者皆大者之事物大然後可觀說文引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今傳無此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李鼎祚本此下有嗑字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李鼎祚本作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淮南子引云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與此不同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李鼎祚本無之字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李鼎祚本下有以字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李鼎祚本無所字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韓康伯曰井久則濁穢宜易其故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韓康伯曰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主器者莫若長子崔憬曰鼎所烹飪享于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以其爲祭主也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李鼎祚本此下有止之二字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也故曰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傳

文王三易一曰轉易反對卦也反對之說發于漢晉儒者後儒朱升來知德輩遠承漢易以反對立說世爭以爲創義可笑極矣夫子于兩繫說卦切指推易之法而以序卦釋對易雜卦釋轉易三易之贊至此始全第序卦並不及對易一字祇聯絡而對在其中雜卦並不及轉易一字祇對待而反對在其中所謂書不盡言也默成之存乎人也雜者錯也

乾剛坤歸藏易作奭何氏訂詁曰按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今取其名異者附論于此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二種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郭京本作稚而著

震歸藏作釐起也艮歸藏作狠止也損歸藏作員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歸藏作大毒畜時也无妄歸藏作毋亡災也萃歸藏作萃聚而升歸藏作稱不來也謙歸藏作兼輕而豫怠京房本作治虞翻本作怡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歸藏作蜀則飭鄭玄王肅本俱作節也

剝歸藏作僕爛也復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楊慎云古誅字有之祭切見韻補與晝相叶則晝亦音咮按韻學至宋而亡元明襲宋人之舊數百年中無一人識韻遂有疑周易毛詩失韻者如升庵此說俱不通之論第知誅必讀周始可與晝叶書亦必讀咒始可與朱叶不知魚虞尤二韻並通誅不必讀周也此聲並通書亦不必讀周也如幽風二章在陽與見此遷遠叶二大雅無競無臭與萬邦作孚叶遐與臭卽書也陽與孚郎皆協也發見隅必讀牛字也必讀候乎故張衡西京賦取殊材于八郎稽度于往舊雖南子稱志舒節以馳人過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皆如此叶古聖知之俗儒不知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歸藏作欽速也恆久也

渙歸藏作奐離也節止也

解歸藏作荔緩也蹇難也

睽外也家人歸藏作散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歸藏作遂則退也

大有歸藏作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李鼎祚本故下有也字親荀爽本以此親字作何非是寡旅也離上而坎歸藏作犖下也

小畜歸藏作小毒畜寡也履不處也

需[歸藏作溽]不進也訟不親也[已上皆反對卦雜無序而實相聯者]大過顛也[此下幷反對相聯亦錯之使隱其轉易之象所謂雜也此句宜與頤養正也對頤無韻以正爲韻與下女之終男之窮叶]姤遇也柔遇剛也[此宜在男之窮也下與夬決也爲韻與句對剛無韻以剛決柔也爲韻與小人道憂叶]漸女歸待男行也[此宜在正也後與歸妹對]頤養正也[前說見]既濟定也[此宜在女之終不與未濟對]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說總見前仲氏曰此非錯簡者乃故亂之以使之雜既非序亦復非反對其名雜卦者以此嘗按其韻則正錯俱叶故知有意爲此者此聖人之文也古韻宮聲七部則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俱通故以本文叶之則剛行正定終窮一一叶柔憂一叶以更正之文叶之則正剛叶一叶行終一叶定窮一叶德是七部之通至柔憂則另韻耳蓋正定爲庚之去聲古平上去三聲並通故正與剛叶如小雅憂心悄悄庶幾有藏類與行叶與終叶如楚詞身既死兮神已靈魂魄毅兮爲鬼雄類定與窮叶如伊訓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類剛與行叶如吳越歌寒露沾衣裳鵠鳥化爲鷹類剛與終窮叶如焦仲卿妻新婦起嚴妝事事四五通九歌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類見易中有韻文皆有法度如此]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校刊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三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漢軍樊封番禺龍[illegible]覆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三十四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易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乾彖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晉象傳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離爲明坤爲順乾爲大明坤麗乎乾成離故曰順而麗乎大明大謂乾非謂離也乾中爻有伏坤火外明中黑象之故離爲火坤色黑故火中黑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坤爲文柔來文剛故曰文明乾中伏坤坤爲地地上稱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象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終在上始在初舉終始兼包六位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成者卒成之終初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自始至終方成六位文言曰知至至之言乎始故曰可與幾幾者事之微知終終之言乎終故曰可存義義者事之質始乎微終乎質故曰易之爲書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故曰六位時成始謂初非謂元終謂上非謂貞此言六位不言四德傳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革於四盛於五終於上所謂大明終始者指六位明矣六位有虛實虛暗實明六位皆實爲大明說者又謂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乾道大明豈待聖人而後明哉學者不知乾爲大明而以離當之離可謂之文明未可謂之大明也易爲未可謂之大明陽大陰小陰卦多陽離陰卦也烏可謂之大哉乾六位純而不雜故象六龍時乘者初潛二見三行四躍五飛至上而窮窮復反下是謂時乘言各以其時也或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則日月爲大明矣坎離皆曰大明奚爲不可獨以大明屬之乾何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日得天而大明於晝月得天而大明於夜日月之明皆天明也故易獨以大明屬之乾參同契謂月三日生明於震震一陽生也十六日微闕於巽巽一陰生也八日上弦於兌兌二陽生也二十三日下弦於艮艮二陰生也三十日消滅於坤全體皆暗十五日盛滿於乾全體皆明是爲大明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坎離合於乾也故曰與日月合其明黃帝內經謂天氣清靜光明而藏德者也天明則日月不明說者謂天所以藏德者爲其欲隱大明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董仲舒曰天藏其形而見其光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莊子在宥篇廣成子語黃帝曰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坤爲黑故至陰窈冥乾爲大赤故至陽大明孰謂莊周不聞道哉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後儒說易者皆不及故特揭以待後之學者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音延]厲无咎說文云夤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夤愚謂夤从夕从寅夕惕之貌因時而惕故曰若夤古者夤讀如延夤緣莊子作延緣夤與乾協說文兩引乾九三爻辭一作夤一作厲者後人亂之也厲乃占辭與悔吝等安得屬上句乎失之甚矣三與五皆得正故同功五多功三多凶何也按九居三凡三十二卦其占凶者四卦而已[大過離漸小過]而云多凶者易尚中正而尤貴中中能兼正正不能兼中故有多凶之戒蓋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乾三謙三夬三皆曰君子大有九三曰小人弗克言占者小人弗克當天子之享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言小人以力故用壯君子以德故用罔用罔者謂不用彊梁之力也既濟九三曰小人勿用言命將出師小人不可當其任然則九三爲君子之爻信矣乾鑿度以爻之得正者爲聖人君子失正者爲庸人小人自一軌七百六十季至四十二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季以一卦得正之爻爲享國之世數故名世軌雖其說甚誕然以十二辟卦言之復初陽得正爲聖人臨二陽失正爲庸人泰三陽得正爲君子大壯四陽失正爲庸人夬五陽得正爲聖人乾上陽失正爲庸人姤初陰失正爲小人遯二陰得正爲君子否三陰失正爲小人觀四陰得正爲君子剝五陰失正爲小人坤上陰得正爲君子其說固不可信而以卦爻分君子小人亦必有據矣乾乾蹇蹇猶肅肅雝雝說者謂重乾重坎非也君子夬夬則又何說乎白虎通曰陽不動其道无以行陰不靜其化无以成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曰反復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董仲舒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嚴威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武王克商虎賁說劍豈任武殺然後威龍戰於乾亦象玄武玄武在後故羣龍无首蓋古之神武而不殺者夫董仲舒曰陽道无端而貴神无端故无首龍不見首故稱神鶡冠子曰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亦見老子]艮爲背爲後行其庭不見其人是隨而不見其後也乾爲龍爲首見羣龍无首是迎而不見其首也故曰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

本夫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許叔重曰木下曰本一在其下木上曰末一在其上此植物也植物然動物亦然一在上者天也故首戴天本乎天者親上也一在下者地也故足立地本乎地者親下也人從生禽獸橫生四足者頭俯二足者頭昂然足皆立地舊說本乎天者動物本乎地者植物失之動植然水火亦然水流溼謂下溼水就下也天生水天產本乎地故水行地中火就燥謂上燥火炎上也地生火地產本乎天故火在天上近取諸身則足少陰太陽水也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

手太陽少陰火也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在上部上者本天下者本地也舊說同地注水溼先流均薪施火燥先然亦失之水火然風雲亦然雲上乎天乾爲龍故雲從龍雲出天氣也非本乎天者親上乎風發乎地坤爲虎故風從虎風出地氣也非本乎地者親下乎萬物皆然其理可悟鳳鳥來儀從者萬數聲應氣求聖作物覩之水流溼說文幽溼也俗誤爲濕濕古累字水名溼爲下溼其溼已久矣濕他币反溼失入反見龍在田時舍也時舍讀爲田舍東郊之舍若云未爲時用則德施何由而普天下安得文明也時舍對時行時乘乘則行舍則止乘則駕舍則稅駕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明者見龍之象也未爲時用蓄龍德而隱者與二曰時舍三曰行事三行二舍各因其時初時潛二時舍三時行四時躍五時飛至上而窮故亢亢者不知時也時進時退時存時亡而不失其正謂之時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乾爲野陽爲龍陰爲血何以知乾爲野也說卦傳曰戰乎乾乾西北廣莫之方故稱野京房云居西北之分野陰陽相戰之地天與火同人本乎天者親上故曰同人親也地生火地產本乎天故親上乾爲野火上同故曰同人於野則野非乾而何陰陽相薄故稱戰陰其類也故稱血乾純而坤雜陰疑於陽疑之言擬也直謂之陽不可故擬之曰陽陰陽兼天地雜故曰其血玄黃言非純也許慎說壬位北方陰極陽生故曰龍戰於野戰者接也陰陽交接卦无傷象坤伏乾戰乎乾出乎震坤一變而成復矣色表而血裏表陽而裏陰故不言色而言血也坤十月之卦十月爲陽故稱龍乾坤交會於戌亥之都故稱雜干寶謂陰陽合而同功戰者陰陽合也虞仲翔曰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故陰陽相薄而戰乎乾乾鑿度曰乾坤氣合戌亥奄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乾氣白又九月十月節故曰秀白然則野者秀白之州也在兌坎之交故曰奄受二子之節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驙如說文云驙者馬載重難行六二乘剛之象也驙誤爲班馬將行其羣分乃長鳴故曰班馬之聲班猶分別也失屯邅之義矣震馬馵足一其足曰馵音環二其足曰馵言有絆之者故驂驙而不進六二之難其象如此坎馬爲曳故四上皆有邅如之象如古而字寇指坎坎爲盜難生亦指坎難生於寇也二五正應陰陽之義象婚媾故曰匪寇婚媾天地不交曰否剛柔始交曰屯天地交曰泰泰之所以成泰者天下降地上升昏禮親迎法之陽下陰也九五陽不下陰空有雲雷不能成雨故屯其膏女歸待男行男不下女故女貞不字然雷動滿盈始雖屯膏終必遇雨二五得中且正初逢屯難卒成泰交故曰十年乃字言十年者數終於十亦成於十

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梁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臣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故一發中五虞人謹慎其職志厚意盡故歎之也屯六三即鹿无虞入於林中言林麓非囿也无虞則司獸失其官矣往而弗舍必至窮困古文麓作鹿聲故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故書曰大麓今鉅鹿縣取名焉陸佃曰擇獸爲麓林獸爲鹿故林屬於山其文從鹿麓者鹿之所在象性喜三鹿性喜林詩云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甡狀鹿之多惟入於林中空林之象也漢光武初爲蕭王獵於野王路逢二老者即禽問曰禽何向㚘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願大王勿往屯互坤坤爲虎三入林中上爲敵應此人即禽虎亦即人之象故往吝逸周書大武解有五虞五虞者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謀音媒與旗協五後動撚之撚乃殄切蹂也蹂其後而從之此從禽之所以必有虞人也故曰无競惟害有功无敗謂競思害功思敗是爲虞人謀无虞亦无謀動斯迷矣君子幾不如舍幾者虞機舍者舍拔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詩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奉牡者虞人舍拔猶釋括見禽而後從則舍无不獲无虞安得有牡子張機而待不能獲禽君子舍之舍拔而已言无所獲也解上六射隼獲之自上射下其勢順故有獲屯六三從禽舍之自下從上其勢逆故无獲无獲而仍往必困窮矣吝當作遴行難也屯之義也解上屯三皆體震震動象弩機坎弓離矢解互離屯離象半見 器未成故動而无獲解上待時而動屯三動非其時坎爲狐兼有禽象故解三爲隼屯上爲禽何以知屯上爲禽也以象辭知之象言即鹿者從禽古音禽讀若凶往吝者上窮凡象言窮者皆指上也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二五四初皆正應故皆稱婚媾然四求初失男先之義初求四有援上之嫌二者无一可且卦之戒辭曰勿用有攸往而四曰往吉无不利何也如謂四承九五自知柔弱不足以濟屯初有陽剛之才爲民之望故往求之其康時難不曰求賢而曰求婚媾又何也卦辭曰利建侯侯有同姓異姓庶姓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爲異姓異姓者婚媾甥舅重婚曰媾若齊大公周之元舅也爲婚姻然則異姓之侯故曰婚媾初當建爲侯建之者五求之者四故曰求婚媾四才柔暗而象曰何也離火外明坎水內明天下至明者莫如水故祭有明水明火則水火皆明矣必離而始稱明固哉知人之明自古難之矣漢光武失之龐萌曹孟德失之張邈諸葛武侯失之馬謖而蕭相國獨得之淮陰侯淮陰侯乃楚之亡將碌碌无能者耳何所見而目爲國士且曰國士无雙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此屯難之時天造艸昧不求國士焉能成大業哉上六君側之小人六三其敵也鹽鐵論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不其然乎屯外卦坎故四曰明五曰光五未光者上六揜之故五之明不如四也初位下上位高賈誼曰位卑而義高者雖卑亦貴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謂雨坎在下爲雨解雷雨在上爲雲屯雲雷密雲不雨故曰屯其膏詩曰陰雨膏之雲行雨施故象曰施未光郎顗謂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屯其膏者久陰不雨之象陰小陽大其占爲陰柔小人守正則吉陽剛君子雖正亦凶初之盤桓蓋隱者與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然則上有屯膏故下有隱賢盤桓者隱之象也卦惟一陽在下羣陰滿朝故有此象如能建侯以康屯難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象所謂施未光者以此易傳曰陽无德則旱陽无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所謂屯其膏也初雖得民而居卑賤之位盤桓棲遲遯世无悶九五陽无德故初九利居貞說者謂五爲初逼蓋以初九象辭大得民而爲之說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初九以賢以道得民於下而以擬之季氏魏之司馬比之豈其然乎二陽之卦屯頤頤初在下豈能養人者哉不能養人焉能逼君胥失之矣其所以失者在誤解得民故舉周官九兩以證明其義焉崔子弒齊君不殺晏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自古賢人在下未有不得民者

周之二老漢之四顥皆是也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康成曰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坂曲為盤蜀中棧道至險難其俗為之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然則初九盤桓險中之象故彖曰難生天地閉賢人隱剛柔始交而難生未可有為盤桓不往非隱而何

九二包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物生必蒙故乾坤之後繼以屯蒙屯則建侯以治之蒙則立師以教之不知義理謂之蒙蒙由於不學不學由於不教教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此之謂善教善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魁人名士在乎疾學疾學在乎尊師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慚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是以往教不化召師不化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卦之四陰皆蒙也初發蒙四困蒙五童蒙惟三行不慎所謂不屑教誨者故不得與於蒙之列九二包之上九擊之皆師道也訓蒙而至於擊之君子以是操之為已甚矣然書有教刑禮威楨楚為師者徒包之而不擊之亦何以發其蒙也發蒙者擊之所以禦之如禦寇然禦寇之道在未至而豫禦之猶發蒙之道在未發而豫禁之春秋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子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故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其道在家人之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君子賜與其家亦猶慶賞於國忿怒其臣妾亦猶刑罰於萬民若是則何嗃嗃之有君子事父如事君事兄如事長使子如使民若是則何嘻嘻之有嗃嗃失於嚴嘻嘻失於褻與其褻也寧嚴父道猶師道師道猶君道故曰家人有嚴君焉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陰陽應象大論篇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注云陰凝上結則合成雲陽散下流則注為雨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地雲憑氣以交合故雲出天愚謂需雲上於天六四出自穴所謂地氣上為雲雲出穴氣也穴在地地氣上升於天則成雲而為雨雨出地氣故曰出自穴兩卦乾為天天氣在下地氣在上則成雨不曰雨而曰血者坎為血卦也卦无殺傷之象象曰順以聽安得相害相傷王注失之至上而窮窮後反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故上六曰入於穴一出一入其象昭矣出則雲凝入則雲散亦无險極而陷之象天文箕為敖客東北之星天位也故乾三陽有敖客之象焉張㖽為厨主饗客上六象之位乎天位者九五一人而已三人雖不當天位而為天之敖客上六敬之如大賓故終吉凡客必速不速似失禮而上能敬之則雖敖客亦不敢慢故象曰未大失也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需有坎離三四五互離氣味兼焉故九五有酒食之象而上六客來亦以此減解篇曰人陰陽販血氣應地注云陰陽有生成交會故血有盈虛盛衰故憑地恩謂氣陽血陰雲雨之象人氣行為血地氣蒸作雨豈必殺伸而後為血哉人之一身氣為衛血為榮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行而不留血濡而不滯如環无端轉相灌注此之謂順反是則逆逆則生病故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在人身為氣為血為竅在天地為雲為雨為穴而人身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以通榮衛其在天地則竅於山川而出入氣通焉此需四上二陰所以取象於穴與俗儒之說易見血謂之傷見穴謂之陷不知易象者也險極則平何陷之有

天與水違行訟訟之象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之義也水流溼火就燥乾為燥坤為溼故水與地為比天與火為同同與比皆順從也天水違行違則逆矣焉得順從不順從故訟火生於溼水生於燥鶡冠子曰地溼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傷於燥則地不生火傷於溼則天不生水京房曰天下見水陰陽相背物何由生謂傷於溼則天不生水萬物生於水火天不生水則物无由生此天水違行之義也荀爽謂天西轉水東流失之矣天西水東始雖相背後卒相逢是合也非違也卦名為訟何哉訟之言凶也險而健謂之凶京房曰金與水二氣相資父子之謂健與險內外相激家國之災水違天猶子違父是為倒子亦曰很子堯子丹朱之象也書云嗣子丹朱開明見史記帝曰吁嚚訟可乎嚚訟者頑凶也又曰无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此之謂頑凶頑凶者險而健也故丹朱有嚚訟之目卦名訟者以此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其象見於召南行露之詩行露者訟之辭也强暴之男侵凌貞女貞女不從故訟其首章曰厭浥行露露雖湛湛見陽則消𢔶不崇朝不永所事之象也其次章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其卒章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言視牆之穿知鼠有牙視屋之穿疑雀有角鼠信有牙矣推類求之雀雖无角而似有角焉小有言之象也其事不永其辯卒明初如貞女其象亦如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水違天猶子違父臣違君皆曰訟不必聽訟然後謂之訟也克勝也臣與君爭不勝而逋剛來得中幸而獲免其象在巧言之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河之麋乃其邑也无拳勇微且尰故不克訟居河之麋歸而逋也爾勇伊何其形健也為猶將多其心險也爾居徒幾何邑人三百戶也此周之逆臣訟二象之爻言无眚象言患至二得中故无眚而免於患者以此春秋衛之孫林父乃臣與君爭而勝叛據於戚者也吳季札自衛適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辠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猶在殯而可以樂乎君謂獻公遂去之而不宿焉叛據於戚竊也辯而不德自下訟上也燕巢於幕患至掇也懼猶不足焉能无眚其危甚矣孫林父之免於戮也幸矣哉上九終凶而爻不言凶何也九雖居終而位在上非自下訟上者故不言凶自下訟上者不臣不臣者殺春秋僖公二十有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衛侯鄭歸於衛公羊子曰此殺大夫其言歸何歸惡於元咺也曷為歸惡於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為不臣也言元咺有不臣之辠衛侯得殺之豈徒三褫之而已乎故自下訟上其象在二而不在上也不臣者災及其身不子者用殄厥世易象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戰國策曰甯為雞尸毋為牛從然則為尸者九二也一陽為尸羣陰為從三體柔而志剛不為從而亦欲為尸故凶春秋宣公十有二年晉楚戰於邲是時晉荀林父將中軍中軍者軍之元帥所謂尸也林父欲還不欲戰其佐彘子不從故荀首曰此師殆哉有帥而不從彘子尸之必有大咎尸之者即六三之輿尸故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輿尸者訶之進退以輿為主凡帥師者謂之帥賦輿故曰輿尸楚令尹南轅反旆

王用伍參之言改轅而北則師之進退在輿明矣或順輿爲衆失之然則輿人亦非衆輿曰非也一輿有七十五人故曰輿人人三爲衆豈輿之謂哉訓詁之學莫精於漢至後世而益亂矣孰能正之（輿人卽車人也周禮鄉師職云會其車人之卒伍）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鄭康成曰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愚謂三驅驅之言阹也所以遮禽獸驅通作阹省作去田獵有驅逆之車故春秋左氏傳曰千乘三去（音驅）三去之餘獲其雄狐三去猶三驅也上林賦曰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注云因山谷遮禽獸爲阹長楊賦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爲阹而曰周是合圍也失三驅之義矣且發民捕獸亦非邑人不誡之義也魏書蘇則傳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上大怒收督吏將斬之則諫乃已三驅失禽古之禮也失鹿斬人異哉然則三驅之禮自漢以來不行久矣三驅者三面遮禽獨開前面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上在後初在前虞仲翔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愚謂初六爻辭曰終來有它吉初不應五故曰它五不及初故曰失人皆知得之爲得不知失之爲得失之乃所以得之也故前禽雖失初六終來猶禹征有苗攻之則逆舍之則格惟能格之故能來之彖曰不甯方來此之謂也不甯者不甯侯謂諸侯之不來朝者不甯方來則莫不來矣不來者惟上六耳故六爻上獨凶或謂三驅者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殺也非驅也驅當訓爲阹谷永曰大路所過黎元不知所謂邑人不誡也不淫於獸不擾於民古之田禮如此故九五顯比取象焉

上六比之无首凶乾无首吉比无首凶陽吉陰凶首皆指上也逸周書武順解云元首曰末末在上其象爲首其義爲終（自下至上爲終自上至下爲首）无首者无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故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左傳風淫末疾末疾者首疾謂風淫則頭痛是爲頭風故賈逵注左傳亦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杜預撥弃漢注以末爲四肢失之矣首在上不在初程傳首爲始亦失之比卦有始无終故後夫凶首非始也四末見內經然內經仍以四肢爲本首爲始亦見爾雅然爾雅以徂爲存亂爲治曩爲鄉故爲今古訓各有所當豈徒一端而已說文木下曰本一在其下木上曰末一在其上木心曰𣑐（古文朱）一在其中人身亦然足爲本首爲末心爲中木无頭曰𣎵（古文櫱）此後夫之象與比无首猶木无頭𣎵者孤臣孽子不得志於君親孤立於外窮无所歸者也象傳謂其道窮者以此故曰知始无終厥道必窮易林比之繇云鸛足卻縮（書燭切）不見頭目足指初頭指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小畜內卦本巽初變爲乾故稱復呂氏春秋曰本无異則動卒有喜初爲本陽爲喜陰動變陽復其本矣无異者言不異心於應也高誘謂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所謂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不曰无咎而曰何其咎者初居世四應之畜乾者四也則初不能无咎矣然初與二牽四與上合明初不應四四亦舍初巽德相違同德相合何咎之有故初復自道二亦不自失者以此坎爲血上既雨故血去乾爲惕（乾三夬三皆稱惕）三說輻故惕出明三不能進上來合之四上交孚則畜道成矣故无咎巽爲風風化爲雨故曰既雨（內經曰風淫文爭風化爲雨）巽爲婦婦道无成雖正亦危故曰婦貞厲月十五盈乾甲十六見巽辛卦內乾外巽故曰月幾望風行明不處既處明不行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辠人也故曰君子征凶大畜陽畜乾至上而道大行小畜陰畜乾至上而德積載積者陰氣也陰伏而沈故稱積載者陰德也厚德載物故稱載至此則陰疑於陽故又稱疑疑讀爲擬與載協言陰不能獨成必與陽合而後畜道成也王弼謂大畜之盛在四五失之矣象曰剛上而尙賢能止健止健者上也四五何與乎或謂小畜六四象辭上指五亦非也三稱妻上稱婦皆象四則四上合志又何疑助之者五也故曰富以其鄰四上皆鄰於五而五能以之明畜道之成五實有力焉（周易集林雜占曰巽化爲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小畜上九有既雨之象巽化爲坎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傳曰履柔履剛也履與乘承不同乘者剛在下柔自上乘之承者剛在上柔自下承之乘多凶承多吉履者不上亦不下非乘亦非承躡其跡而隨之或謂兌柔履乾剛非也虞仲翔謂兌剛鹵非柔其說良是六三志剛安得柔乎且卦象虎尾以乾爲虎亦未之前聞而仲翔謂履與謙旁通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曰履虎尾其說殊迂履者踐也下則陷上則危故詩曰履薄冰易曰履虎尾卦互離巽離目巽股体皆不正故有眇跛之象巽爲躁卦故又象武人（巽卦初爻之象）三體柔而志剛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四多懼故曰愬愬終吉三二正當虎口故曰咥人凶三兌四乾皆象虎尾吾不知乾履兌乎抑兌履乾乎兩說皆未見其然也漢光武幸章陵舊宅燕宗室宗室諸母酒酣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而柔今迺能如此光武聞之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然則履虎尾而不咥者亦唯以柔道行之而已列子曰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凡有血氣者皆然逆而犯之未有不怒者也故養虎之法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順者固不使之怒亦不使之喜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非中也馴之以順調之以中乃所謂柔履剛之道雖猛虎亦可化爲仁焉三陰居陽而凶四陽居陰而吉无他一逆一順也是謂迎隨迎者迎其方來逆而犯之故未免咥人之凶隨者隨其方去順而從之故終得愬愬之吉象傳曰說而應乎乾明非兌履乾亦非乾履兌說而（健）和而嚴喜怒不形順逆兩化萬物爲一體異類皆同儕何虎尾之不可履也或曰四承夬履之五安得不懼然則人臣之事暴君其猶履虎尾與誠得其道又何暴君之不可事哉卦之始終本末惟上與初復之元吉在初所以開其先也履之元吉在上所以善其後也君子不以隱顯異心亦不以窮達改節獨行願者初之窮居不損大有慶者上之大行不加自始至終猶本及末視履於上一如素履於初則履道成矣上九所謂其旋者以此天道盤旋不忘於素故履初曰素履上曰旋考祥者祥有善惡未定之名繫以元吉則大善而无纖介之惡矣復起於初履成於下故曰復德之本履德之基本在初基在下成於上者未有不基於下者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易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於中行荒古作巟說文云水廣也又大也包巟用馮河水之廣且大者莽如河非包巟之象與王弼訓巟爲穢失之荒漢隸皆作巟見孝廉柳敏碑又堂邑令費鳳碑云大巟无射之月則知荒古皆作巟矣愚謂廣大爲巟包巟者包容廣大廣大者聖人主泰之心故象曰包荒得尙於中行以光大也正大光明包荒之義盡天太玄曰淵潢洋包无方馮河者包荒之象非暴虎馮河之謂也果斷剛決奮發改革是王安石熙甯之政適足以亂天下而已莊子曰河潤九里九者乾陽之數河發源於西北從乾位來九二適當其位故取象於河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謂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者不遐遺者不忘遠也邇莽邇於朋謂初三兩陽二與之比所謂密友親賓二若以爲朋而泄狎之則非大公至正之道矣朋亡者不泄邇也古无朋黨之名訓朋爲黨失之解二陽爲朋而不相比朋之遠者也泰三陽爲朋而相比爲朋之邇者也故解四朋至泰二朋亡坤喪朋有慶音羌復朋來无咎亦營是而已坤羣陰爲朋故欲其喪復一陽无朋故欲其來此易之所以取象於朋也豫四一陽无朋與復初同義蹇五二陽爲朋與解四同義咸四三陽爲朋與泰二同義而咸四不中不正故有朋從之戒不若泰二之正大光明詩曰景員維河言景大員均如河之潤无所不包此馮河之象也

否之象傳曰內小人而外君子然則內三爻皆小人矣否初象辭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王注云志在君故不苟進豈有小人而能不苟進者哉自古小人君子皆志在君者也小人而志在君則必長君逢君其志從君不從道君子而志在君則必匡君拂君其志從道不從君故否泰初爻皆以拔茅取象泰初君子爻繫以吉喜之也否初小人爻繫以貞戒之也言能如是則爲君子貞不如是則小人吉而已否二爻辭所謂小人吉者以此象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然則外三爻皆不利矣而九四爻辭曰有命无咎疇離祉何謂也疇與儔通荅謂儔匹指此二陽太玄曰陰窮大泣陽无介儔離之劇同一陽也无介則儔離劇有命則儔離祉劇言惡則祉言善矣有命者天之命與非也春秋之義有君命則書非君命則不書九五中正居尊有命者五之命也否泰皆人爲之非天命之唐開元用姚崇宋璟而天下大治疇離祉也天寶用李林甫楊國忠而天下大亂儔離劇也當天寶之初張九齡猶在位而志不行非所謂陽无介與无介者謂无助也一君子豈足以勝小人哉否至四而君子之志行故至上而小人之否傾焉上之傾否實本於四之志行四之志行也九五大人之所以吉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文言有命象言志行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之謂志行小人從君者也爲能行故君子尙志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說者謂苞桑言其固非也諸侯亡國自稱喪人桑之言喪也繫於苞桑者喪亡之象也古者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者吉主練祭以之桑者喪主虞祭以之既練而埋故曰桑主不文則桑非吉祥明矣苞謂蘗餘亦柔脆之物故詩云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何國之有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於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繫苞桑猶繫葦苕焉爾若曰危哉危哉喪亡其將至哉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鄭康成謂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康成此解雖與孟子不同然實有至理孟子斷章取義非正義也然則无道者引不亡之徵故自比於日有道者抱其亡之恐故自比於桑日者實也桑者喪也觀彼之凶則知此之吉矣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一說休否者世亂思治民勞思休苞桑沃若其下可以休焉詩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菀茂貌旬言陰均人庇廕其下者均得其所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禮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射天地四方者取其長大能統衆也故曰繫於苞桑苞桑而云繫者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繫民必以信不信雖固結之渙然離矣故曰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今夫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惟其信之故能繫之惟其繫之故能休之昔者太王去邠邠民信而從焉由是亡國而得國无民而有民雖去邠而復興於岐山之下故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穀梁傳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誠如是則與太王去邠何異紀侯安得亡哉

六二同人於宗吝舊說謂應在乎五唯同於主用心偏狹鄙吝之道後儒從之且爲之訓曰宗黨也謂二同於五爲黨也獨不思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五交孚君臣一德何吝之有卦辭云同人於野亨乾爲野互巽爲同二上同於乾中正而應亨通之義也則又何說而取吝哉易之取象各以其類同人曰野曰門曰宗曰陵曰墉曰郊則宗非黨明甚按禮記檀弓鄭注宗在廟門內之西牆然則宗猶墉也三之象與四與二僅隔一墉四欲同於二而三爲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二應五而比三三在內卦之上有門內西牆之象同人於門內未爲大同二不同於五而同於三則吝之道也三爲離火惡人二與之比故有戒辭焉京氏謂少者爲多之所宗大有六五爲宗則同人以六二爲宗矣六五得尊位大中六二雖得位得中小而位卑故吝其說亦通當兩存之京氏曰火土見金二氣雖同五行則悖吉凶之兆在乎二五愚謂同人象革皆火承金六微旨大論言承氣有六金位之下火氣承之亢則害承乃制謂金亢則傷於爍火制金使不至於亢同人之象也先號後笑克用大師言金之遇火以相克者相成故象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五之與二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乾位西北亦非純金金畏火故先號然非純金而兼壬水水牡火牝婚而就火其意樂火故後笑說本素問難經存以備攷一說得儔曰克謂克三也言相克者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所謂同心之言以此春秋齊侯取鄆何休曰以言語取之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艸冬生不死者名曰宿莽陵謂山陵離騷云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注云阰山名搴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也夕入洲渚采宿莽下奉太陰也然則陰爲宿莽坤伏乾中是謂太陰太陰指二陽爲高陵乾位天德是謂太陽太陽指五伏於宿莽以窺二升其高陵以望五故象曰敵剛也離爲伏戎乾爲大師地中有水得乾中畫可謂之師未可謂之大師離陰在中故稱伏伏則安能興乎至三歲而大師興伏戎散矣故象曰安行也虞氏云爻在三乾爲歲故稱三歲

大有初九无交害隨初九交有功交皆謂上下交大有隨初皆敵應敵亦曰交有功斯有害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

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謂近相比遠相應情生利僞生害相感則相取相取則相攻所謂爻之害者如此晉文欲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古享饗通大有九三有功而王饗故有此象占曰小人弗克言君子有功小人有害故象曰小人害也占者視其人以定吉凶初九之交也雖无功亦无害故曰无交害初交四四不正疑有害然四匪其旁惟其正古旁彭通詩云祝祭於祊祊謂門旁故祊从示从旁省說文作㫄然則祊或从彭或从旁省其義一也王注彭作旁必有據矣謂旁行而不流故不失其正也其才明明生正初雖交四四不害初豈非以其正乎三有功兼有害初與三非比非應故无交亦无害者以此隨初亦交四四亦失正而初在道者也震爲大塗故曰在道四與之交孚故曰有孚則初有功於四矣初震之主震動則明雷在地中嚮晦入息雷出地上蟄蟲昭蘇蓋明則動動則明故雷電相㒧明動相資初之有功於四者以其明也故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必離而後爲明失之固矣凡陽皆明離陽附於陰故麗而明坎陽陷於陰故幽而明艮陽止於上故定而明震陽起於下故動而明明莫盛於乾故曰大明自此退於巽掩於兌而滅於坤

象曰地中有山謙說者謂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下非也象曰地中不曰地下見乃謂之象地下有山其誰見之於是學易者謂易有虛象妄矣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聖人曷爲設此虛象以惑人哉重乾而象曰天行者天行不息故上下皆天重坤而象曰地勢者地勢不平故高下皆地然則天中有地地中有山地在天中僅一點耳山在地中亦不過一抔土一拳石而已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此謙之情謙之義謙之象也太玄以少象謙得之矣若云至高而屈於至卑无論其无此象即有此象而意中先作一高之想復設一卑之形又抱一屈之懷何謙之有乎此不知易象亦不知地理者也晉陳遵善於地理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之地崑崙最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乎地最高爲崑崙猶天最高爲北極北極不可見故崑崙亦不可見欲求其地以陳遵打鼓法求之卽得之矣說者謂地无崑崙亦可謂天无北極此不知地理并不知天文爲知易象哉最高者地中也北極爲天中崑崙爲地中夫以穹隆之山而託體於廣大之地過而視之并不穹隆也遠而望之冒不及培塿乃謂山至高地至卑豈其然乎君子觀地勢不平之象故多者利用裒少者利用益則物得其平矣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多莫多於滿裒者滿之招寡莫寡於謙孤寡不穀自謙之稱益者謙之受一裒一益乃天道地道人道鬼神之道也裒鄭荀董蜀才皆作捊取也字書作捊廣雅云捊減也謂捊其多益其寡裒聚謂裒斂也多則斂之寡則益之

六三盱豫悔盱訓爲大漢書谷永傳廣盱營表晉灼曰盱大也音吁初應四故鳴豫三承四故大豫說文云盱張目也亦張大之義翕目爲冥古瞑字俗作眠張目爲盱上六冥豫與六三盱豫相反一翕一張皆不可長故上成有渝三遲有悔而上獨繫以无咎者內視反觀改過之漸无咎者善補過故不言悔其象爲事有成成有變變有渝渝无咎說者以冥豫爲昏冥不反安得有渝且无咎乎樂不可極故大豫悔生變則得正與上相應故不言凶凡象言窮皆指上豫之窮凶不在上而反在初者初鳴世上應四故意得而鳴極豫盡樂在初而不在上也王注失之豫本震卦初變爲豫小人臨世故六爻初獨凶升極則消豫極則變故豫上无咎升上利貞而皆曰冥者陰稱冥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笄以聚髮兼以固冠古曰笄漢曰簪說文作旡首笄也言今之簪卽古之笄明簪起於秦漢古无字訓爲速不訓爲聚非聚髮之笄何以知之三傳三禮及先秦諸子之書皆言笄不言簪惟一見於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衣於裳注云簪連也謂衣裳殊後者連衣裳不殊之及其襲也則云髻笄用桑髻謂會髮仍言笄不言簪則簪非聚髮之笄明矣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此漢人之說不足據也古易簪作戠與得協宜從之戠貣亦埴鄭本尚書埴作戠孔疏云戠埴音義同考工記搏埴之工然則合土之工爲搏埴戠者合也盍戠盍簪皆連合之義或依晉易作簪亦可蓋言連合友朋則近於黨故九四未免於疑召公猶疑周公周公安得不恐懼乎爻言勿疑猶勿貳行之以誠毋貳爾心則志大行也爻言得又言疑象言志得謂其志得疑謂其志疑爻象互相明學者尤當玩大都疑國大臣疑主同多懼近也疑則安能无懼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初剛來下柔內卦之主故稱官六二乃門內之人九四敵應其同德也初能近舍門內之交而遠交同德則貞吉而有功陽爲朋震爲道初四交孚二陽相合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建故初曰有功四曰明功陽明陰暗陰道无成陽能幹事象言明功者以此三稱得四稱獲三求四四獲三皆非其正故曰其義凶也隨家陰隨陽陰不能獨立故陰爲陽所牽陽爲陰所係隨三陰皆稱係謂係於陽其係也或係初或係四或係五其心不專其係亦不固故象曰弗兼與又曰志舍下言係此則失彼係上則舍下推其所擇而无適從皆未盡係之之道者也至上而窮獨係於五其心專其係固非徒係之又拘而維之其結綢繆而不可解雖弓膠昔幹不足以喻焉苟无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涖之焉能使係之之固至於是哉此大王遷於岐山豳民從之之象也故曰王用亨于西山周之王也始基之矣故稱王王指五象言窮者謂係之之道至此而盡亦至此而極矣兌陰揜陽故兌五孚於剝隨陰從陽故隨五孚於嘉陰爲剝陽爲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者事也故六爻皆言事獨上九一爻高尚其事言非无事亦非在事外其事在千古不屑屑於一國一家之事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也貴者天爵位者人爵上九有天爵无人爵王弼謂初上无陰陽正位誤矣无爵位故亦无民人說者謂乾无陰故无民如其說則乾五亦无民豈獨上乎聖人作而萬物睹首出庶物而萬國寧萬物爲國皆民也孰謂乾无民哉乾上有悔者亢也高而不亢何悔之有大有大畜之上九皆曰尚賢豐上无人无賢人也則上九一爻誠非賢人不足以當之矣易尚賢人尤重高人故位於王侯之上而加以高尚之名太玄羨首之上九曰高人吐血猶詩云碩人之軸蓋言病也至戰國而妾婦之道盛行於天下於是世无高尚之人矣其時有好事者造爲太公誅狂矞之說韓非稱之曰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矞不見也太公望誅之周公旦曰狂矞天下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正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安

讒諂之亂法易教而聖人倫易爲而倡此亂法易教之辭太公望之賢或不及周公之聖然亦何至悖戾若此哉韓非又謂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不畏重誅不利厚賞不可以罰禁不可以賞使此之謂无益之臣當以太公誅狂矞者誅之然則韓非之死晚矣世稱李斯妬而殺之非也漢有商山四人者其高尙猶周之二老司馬溫公修通鑑削而去之豈非通人之一大惑乎

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臨无咸象而初二兩爻皆繫以咸何也臨觀反對故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二陽在上羣陰觀之爲求二陽在下羣陰從之爲與凡易言與者皆相與也臨三比二而相與於二臨四應初而相與於初臨五應二而相與於二臨上非比非應而志在內之二陽大過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亦見於此故臨謂之與言羣陰皆從陽也无心之感爲咸今夫鼓琴者按暉求之七弦无不相應然猶一琴而已試以兩琴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无心之感也有心之感不靈雲從龍風從虎龍无心於雲而雲從龍虎无心於風而風從虎非感之至靈者乎鳳飛而羣鳥從之者萬數鳳无心於羣鳥而羣鳥從焉琥珀拾芥磁石引鍼物類之无心而相感有如此者故天地无心而感萬物聖人无心而感萬民此卦之所以名咸也臨之初二兩爻亦无心而感羣陰羣陰莫不從之故皆繫以咸臨者以此然則臨二象辭所謂未順命者何哉周官有師氏保氏兌講習臨教思師保謂之臨故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臨之二陽有師保之象未順命者言師保君之所受教而非奉令承教於君者也古未與非同義呂氏春秋未无知也猶非无知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愚謂陽一陰二一陽也復二比初臨三比二皆有含一之象故六二休復六三甘臨休與甘皆美也則宜皆利矣乃復二吉而臨三无攸利何哉象曰位不當也蓋以甘臨未爲不美美而无攸利者失位使之然本非其咎也王弼謂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誤矣甘臨猶甘節一當一不當非皆以其位乎甘節者當位以節甘臨者失位以臨則其无攸利也宜哉然人情喜甘而惡苦臨三正當兌口故稱甘有喜而憂何咎之有且既憂之雖有咎亦不長矣故節三之嗟臨三之憂皆當兌口爻皆繫以无咎者以其佞邪說媚不正之小人安得无咎而說媚之人又安得有憂之象也易重時與位非其時无其位則仲尼爲旅人豈於匡絕糧於陳微服於宋固无攸利矣然而何損聖人之德故凡易言无咎者皆君子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臨者非耳目知巧之謂也故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有所不聞則聰有所不見則明有所不知則知去三者則治任三者則亂豈非以一人之耳目知巧爲不足恃乎今夫爲車者數官然後成爲國豈特爲車哉衆知衆能之所合而成也大君臨朝千官奔走莫不盡其巧畢其能故大君之所不能也乃能之大君之所不知也乃知之恭已修德而天下化成矣然則大君无爲故能使衆爲大君无能故能使衆能大君无知故能使衆知且天下至大也一人至寡也而恃一人之耳目知巧欲以周乎天下焉往而不窮窮而反以自多此之謂重塞之主孔子恐人以耳目知巧爲知臨也故特爲之揭其義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其示人者切矣極者中也極爲天樞極星雖動天樞不移天之中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建極所以行中繫辭曰易有大極大中謂之大極六五得中九二應之以剛不自用而用人故其象如此用中於民舜之大知漢明察察其知小矣況作聰明以亂舊章者乎是故有道之君用其中以涖民而不言知能聰明知能聰明者下之事也所以用知能聰明者上之道也握萬物之原官諸生之職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遍一行中而大君之宜盡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四謂之賓何也蓋聘賓也虞翻注引詩莫敢不來賓齊魯韓三家詩則四爲頫聘之賓矣故象曰尙賓古尙上通明聘賓有介上賓謂正使之賓國之卿也何以知之以聘禮知之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請觀者觀國之光也易爲謂之光春秋傳吳季札聘魯而請觀於周樂得聞十五國之風雅頌及六代帝王之樂見舞韶箾而有觀止之歎爲晉韓宣子聘魯而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然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盡在於書古者諸觀之禮如此此之謂國之光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四爻變爲否乾風行著土而照之以天光故在異國光還而自他有耀者也然其言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庭實雖多玉帛雖美不過國之財賄而已曷足謂之光而以此區區爲天地之美乎周史之說陋矣孔子觀禘禘之灌也威儀最盛故子欲觀之威儀亦國之光也適齊聞韶重華協帝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光皆見於韶與若夫陳庭之楛矢楚江之萍實周廟之欹器孔子亦觀焉均未足謂之光也聘賓請觀而訝帥之三與四比訝之象與觀光者自門而入得其門者或寡矣初之童觀二之闚觀皆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聘日歸大禮自聘至私覿凡十餘節蓋至日中而後禮成又有受饔餼之禮既受饔又祭其祖禰如饋食則日昃人倦可知而汲汲於請觀者蓋以大觀在上故急欲觀其盛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者亦以此說者謂使者公事未畢而私爲道觀且以聘禮記爲誤失之甚矣請觀者先請而後觀不與受饔同日也請者請於主君在受饔之後觀則異日可知禮樂詩書光於千古威儀辭氣光在一身觀者觀諸此然則上九曷爲而曰志未平觀有山岳之象安得平志未平者中正以觀天下貴而不驕高而不亢與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

六二噬膚滅鼻先儒謂膚是柔脆之物故後儒從之云祭有膚鼎肉之柔脆噬而易合者如其說則安得有滅鼻之象乎噬膚滅鼻猶易林所謂餔糜毀齒失其道理者也言糜粥不毀齒猶膚肉不滅鼻故曰失其道理易之取象豈若是哉愚謂噬膚猶剝牀以膚切近災者故象曰乘剛也按漢書哀帝冊勉其舅丁明曰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顏師古云噬膚者言齧其肌膚明乃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不忍加法也六二切近初故象噬膚君子之用刑也有不忍之心故六三小吝九四艱貞六五貞厲皆有戒辭焉六二體柔而中正用刑於初加自齧其肌膚初剛小人也故痛懲而大戒之至於滅鼻其傷甚矣而其占无咎者蓋其用刑雖不若九四如矢之直六五如金之明斷獄无取於剛金言明也內經曰金聲而清明故實惟以清明爲金神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在物言能照見其情故六五爻辭曰得黃金五體雖而得中黃者中金者明也然其不忍人之心雖異體而有肌膚之愛故服辜受刑之人至於傷其息主而終无怨心其占无咎者以此噬嗑四互坎之巨爲膚爲鼻鼻没坎水中隱蔽不見故有此象一說膚微脆鼻堅强以微脆之形陷

堅强之體積漸使之然六二乘剛之象也初倒巳象鼻二柔如膚而乘初故其象如此古有倒字倒学爲宊（古作倒子爲幻古𠫓作士）然則卦有倒象古矣

六二賁其須須當讀爲斑桉禮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斑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成文彖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下卦本乾柔自坤來文剛而初剛不受飾故二上文三三互震震爲蒼筤竹而二來文之魚須飾竹之象也初應四故義弗受二飾二比三故二與上興而三有濡如之象說者謂自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象須其說似是然初象趾二象須須不當在趾上失其義矣賁爲雜色雜色爲斑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其雜也物相雜謂之文故賁爲文彖傳氏云賁古斑字文章皃王肅讀如奔古奔斑同音故賁古作斑通作般假借字見集韻然則賁與須皆可讀爲斑也一說須訓動爾雅有須屬須屬者獸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釁者奮迅撟者夭撟須者鼓顋皆狀其動皃故象曰與上興興者動之象言二隨三動其占在三三吉則二亦吉矣故三有永貞之戒而二不言吉凶

上九白賁无咎白者五色之一色非无色也攷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謂畫繢之功素在後蓋皎者易污故畫繢先布采後加素然後五色宣明故曰素功言功成於素也子夏問詩素絢孔子以後素解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其不學禮故雖有美質而終不成然則畫繢之功成於素忠信之質成於禮上九賁之成故曰白賁无咎後儒謂白賁復於无色似誤解雜卦傳言賁无色非謂白无色也无色則闇焉得白乎賁无色者猶序卦傳所謂致飾然後亨則盡也說文曰白西方色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賁上一陽合二陰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安得謂之无色哉物至西方則老書曰皤皤亘士仡仡勇夫仡仡言其壯皤皤言其老也月白爲皎日白爲曉鳥白爲皠人白爲皙霜雪白爲皚艸花白爲皅玉石白爲皦老人白爲皤故賁四稱皤賁上稱白蓋西方之象若此

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巽木爲牀故皆稱牀辨爲分別古文作釆象指爪故虞翻曰指間或曰足上初爲足二爲釆牀第不踰闑宮人之象故六五稱宮人太玄內首之次二曰邪其內主迂彼黃牀測曰邪其內主遠乃當也黃牀象坤陽主外陰主內故曰內主初二皆在內而位下非內主乃宮人又遠於上故剝足剝辨猶未成災至四切近則災成矣月暈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此切近災之謂也苟不遠之則挾媚道用奄孌至於酖毒扼昧无所不爲焉得寵乎三居五陰之間亦在剝之之列而其占无咎者應乎上也宮闈之內若見鷙鶚眾女爭先一入獨退反觸羣陰之怒焉象言失上下者以此六五比於上而獨親故不稱剝巽爲魚陽包陰故稱包陰從陰故稱貫三與五皆陰三失之而五能以之則五爲內主眾陰皆從明三亦在貫魚之次矣五得中而承上蓋內主之正者也內主邪利用遠內主正利用親故曰以宮人寵无不利坤爲輿旦爲廬上爲果剝於上而復生於下者果之象也天地之心亦於碩果不食見之（晉書后妃傳曰伉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剝取象於牀以此）

復亨出入无疾剛反故亨反復故疾疾謂勝復之動時有常而氣无定也天有六氣上三氣天主之下三氣地主之上勝而下病下勝而止病上勝則天降氣而下故下病下勝則地氣遷而上故上病一升一降一出一入而病生焉勝復无常數有勝則復无勝則否復巳則病不復則害此傷生也說者謂有勝无復復氣已衰衰不能復天眞傷而生意盡矣然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復見天地之心蓋以此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復而反病者居非其位謂客居主位則主勝之故反病一陽來復爲主於內居得其位故无病虞仲翔謂入巽成坤爲疾出震成乾故无疾其說得之又云十二消息不見坎象非也坎離震兌四正卦十二消息皆不見豈獨坎乎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陽復於初所謂歸根復命也何疾之有哉彖傳曰剛反何也老子曰反者道之動蓋言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頻古作顰水厓也从頁从涉一爲水顰之顰一爲顰蹙之顰故舊注云頻復頻蹙之皃後人別作濱字爲水濱而省顰作頻爲頻頻之頻訓爲比不訓爲屢（屢古作婁後人加尸）何以知之以法言及廣雅知之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言人之頻有如鳥之羣故楚語曰羣神頻行注云頻並也並行猶羣行也於文相背曰北相从曰比故廣雅云頻頻比也蓋本法言而爲之訓如其訓則頻復者比復也比與獨對初爲卦主四得正而應初故曰獨復復而云獨者言四初相應從道不從人也三不中不正遠初而比二二近初而下之故爻曰休復象曰下仁三不能獨復比二而偕復也逸周書謚法解云擇善而從曰比六三比二偕復是謂擇善而從故象言義无咎者以此如屢失屢復則无恆之人也无恆之人繫以无咎恐无是理後漢呂布傳稱布性決易所爲无常其督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如屢失屢復而繫以无咎則呂布亦可謂之无咎矣有是理哉頻訓爲數見於廣韻不見經傳及先秦諸子史漢等書僅一見於列子（黃帝第二篇汝何去來之頻蓋頻誤爲頻也逸周書樂有三豐豐有三頻三頻猶三多也晉孔晁訓頻爲數失之）列子爲後人所亂爲足信乎史記多俗字頻皆改作濱惟六國表秦靈公八年城塹河頻仍作頻不作濱蓋表讀者少故无人亂之（毛詩頻皆改作濱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仍作頻不作濱）後漢顯宗紀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唐章懷注云仍頻也說文仍訓爲因仍舊謂之因古未有訓仍爲頻者乃後世方言非古訓也後漢鮮卑傳頻寇漁陽惟此一見而已前漢武帝紀天漢元年應劭注云頻年苦旱頻年猶比歲漢書皆曰比歲不曰頻年頻訓爲比起於西漢之末頻訓爲數起於東漢之末遂行於晉盛行於唐古元是語或曰據說文當依舊注爲允蓋有過而頻蹙於外則知其自訟於中厲者不安之貌頻復之厲猶不節之嗟戚嗟其聲頻蹙其色皆狀其悔過之情故皆繫以无咎然則頻巽吝何也巽而頻則巽非出於其志矣謙卑遜順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象曰志窮言志窮而頻蹙形於外也繫之以吝不亦宜乎（詩曰國步斯頻毛傳曰頻急也急猶蹙也謂日蹙國百里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復者德之本本在初上其末也坤爲先迷上居其末尤遠於初故其象如此德之本在身故上六爻辭皆據人身取象迷者心也心者身之君也神明之所出也師者肝也肝者身之將也謀慮之所出也用行師者膽也膽者身之宰也決斷之所出也一心迷惑天君亂矣由是神明无主謀慮不藏決斷不果天命弗祐災害並生逆從倒行亡神失國則行師安得不敗國君安得无凶哉靈蘭祕典以人身十二藏爲十二官心者君主之官肺者治節之

官肝者將軍之官膽者中正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脾胃者倉稟之官大腸者傳道之官小腸者化物之官腎者伎巧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君明則下安以爲天下則大昌君不明則十二官危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君不明者迷復之象其宗大危者以其國君凶也人身爲國心爲君眾官之所同宗三官失其職而心受其凶矣十二官尤重三官心爲主而肝膽輔之此師之九二所以承天寵而懷萬邦師之上六一將功成於是開國承家而奉大君之命爲復之上六三官失矣故又有十年不克征之象正與師上大君相反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乾二有君德師上有君道復上反之其心迷矣迷而求復雖復亦凶易林復之繇曰三足无頭頭古音徒不知所之心狂精傷莽使爲明不見日光此上六迷之象與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三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虞仲翔曰萬物出震謂雷以動之序卦所謂復則不妄也愚按漢郊祀歌十九章其奇陬曰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物與无妄厥命成矣眾庶熙熙羣生嗟嗟嗟徒感切乾道變化長子之功帝出乎震各正性命萬與萬物靡有所屈无妄之化茂矣哉先王以茂對者謂對天也詩曰對越在天又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裒聚也時是也對配也謂配天也諸儒讀爲對時失之矣按潘岳秋興賦云四時忽其代謝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托注引周易時育萬物北晉時先漢諸儒章句尚存故岳從古讀今當遵之育萬物者時也春息百長夏賞五德秋行五刑冬收五藏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風雨時五穀實艸木美多六畜蕃息所謂時育者如此

卦名无妄故有无妄之人无妄之福无妄之災何謂无妄之人四爲或人三爲邑人初爲行人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恆故稱或或之者疑之也四互艮巽艮爲手巽爲繩內卦本坤坤爲牛九四以手持繩繫牛之象三四皆人位四兼而三正故三稱邑初自外來又體震故稱行坤變爲震牛象不見四繫之而初得之所謂无妄之人也何謂无妄之福牛以耕初得之二无以耕故有不耕不菑之象富者福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望福而福自來故象曰未富也猶莊子云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言非數數然求之也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不耕而穫謂不戰而克之猶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所謂无妄之福也何謂无妄之災凡物失而復得者不爲災睽初喪馬震二喪貝濟二喪茀皆當位故皆失而復得坤牛變震馬一失而不可復得者也二當位故失之而反享其福三不當位故失之而獨受其災匪正有眚至上而窮故上九无攸利所謂无妄之災也九四无福亦无災故无咎非爲邪非離羣故可貞貞則无常者有常无恆者有恆故象曰固有之也四亦匪正獨无眚災豈非以其貞邪春秋許世子止不嘗藥直書弒其君蓋以藥弒之故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其防微矣臣子之於君父无事不極其謹嚴況有疾飲藥而可以試之乎試之而益其疾或因是而遂卒雖无弒君之心而以弒君之皋加之其誰曰不可五居尊位九四承之以貞故勿藥有喜亦獲无妄之福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所謂勿藥有喜也金縢之禱爲沖人古有是說今之僞金縢豈足信哉史記蒙恬傳及魯世家亦云然而載璧秉珪則武王也分爲兩事

天在山中大畜說者謂地以上皆天攷之厤象地之上下四旁无非天也地在天心之一點說見新法厤書五運行大論篇帝問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大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馮古憑字岐伯曰大氣舉之也所謂大氣者天之氣王冰亦謂造化之氣任持大虛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爲其乘氣勢不得速焉凡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愚謂物生乎氣氣本乎天故山能生艸木而興寶藏者天氣在其中也如中无天氣則山塊然一拳石耳焉能起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哉不知天觀諸日日无時不行行乎地上爲晝爲明爲晉行乎地下爲夜爲闇爲明夷明夷誅也墨子曰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以此三聖王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言有道誅无道也故曰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說者訓夷爲傷失之甚矣日出地平明乎上也日入地平明乎下也故曰用晦而明一出一入皆在天上其明不息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者以此或訓夷爲滅尤失之妄譯能滅木地豈能滅日乎明夷本无傷象而序卦傳云夷者傷也蓋謂文王大難箕子內難故曰傷若夫日行天上晝夜常明何傷之有人隔地平故莫之見莫之見而因謂之傷可乎學者不明厤象焉能明易象哉不大畜則不大行畜之厚斯行之遠故山中之天取象於天衢天衢者房南二星北二星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之大道黃道之所經也蓋天道於是大通矣故僞曰山川精氣上爲列星此之謂也王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故小而一物大而山川莫不有竅而天氣通焉釋名曰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曰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山中无天何以宣氣而生物乎天在山中實象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豶豕之牙吉褚氏云豶除也謂除其牙豶訓爲除未之前聞也虞氏謂劇豕稱豶說文豶羠豕也韓非子亦云豎刁自豶俗名爲劇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能爲害愚謂童牛豶豕幼小之名按爾雅豕子豬䝐豶么幼䝐音偉注云俗呼小豶豬爲䝐子最後生者爲么豚然則童牛爲小牛豶豕爲幼豕信矣大畜畜物之家故取象牛豕四五兩陰之象也王弼謂童牛象初豶豕象二失之矣牛豕皆陰非初二陽剛之象且大畜養賢畜之而豕交之豈養賢之謂哉止健者惟剛上一爻剛畜乾故卦名大畜說者遂謂四畜初五畜二豈其然乎牙鄭康成讀爲互互見周禮張衡賦置互擺牲是也陸佃謂牙者畜豕之杙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說文豕象繫豕之形豕繫二足其行豕豕然則牙與牿皆施於足也牿在手曰牿牛无手以前足當之見鄭志幼小之時禁於未發豪以養正作聖之功故四有

喜五有慶者以此莊子謂泰氏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孟子亦云舜居深山與鹿豕遊此四五兩陰所以取象於牛豕也地兼陰穀於山川天氣於是通焉四五兩陰爲穀一陽在上爲衝（俗書互作卟故康成讀卟爲互王弼譌爲衝者之牙非也陸氏以卟爲枚得之孔穎達說衝皆穿鑿矣）頤上止下動全卦之義止吉動凶外三爻止也故皆吉內三爻動也故皆凶六三動之始故曰大悖上九止之終故曰大慶也言此全卦之義也故六二爻辭曰頤征凶益言征則僅指一爻而已故加顛則征凶通指全卦象言一爻爻言全卦互相備也後儒誤讀失其義矣（經於正吉謂與頤拂故曰顛頤拂經于丘頤末進指上非初罰是甚）頤有龜象者外陽內陰陽象甲陰象體而初在下象伏龜伏龜者靈龜也龜能食氣食氣者神明而壽故稱靈頤十一月之卦其位在北龜爲玄武蟄伏之時初陽在下象之鬼谷子曰養志灋靈龜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故心氣一則欲寡欲寡則志不衰志不衰則理達而和通和通則亂氣不擾於胸中故善養者必先養氣志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志意不實由是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養之道在寡欲故灋靈龜兩卦爲覆其體躁志爲欲所使不能不妄動以干時故有朵頤之象喪其神而失其靈先王之所以寶龜者以其靈也龜失其靈曷足貴乎爾謂初我謂上上爲卦主故稱我初六也上末也舍本而觀末此之謂也故凶虞翻好言象謂晉離爲龜晉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如其說則晉四爲龜曷爲取象於鼠乎必離而後爲龜固矣哉虞翻之言象也或云艮爲山龜亦非艮在上不在初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然則卦之四陰皆養於上矣虎視之占非吉有宮鄰金虎之戒焉張平子曰關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宮鄰者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世治則爲臣世亂則爲鄰也金虎者石氏星經曰昴者白虎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亂之象也逐逐爲宮鄰眈眈爲金虎其衰周之兆乎而其占无咎何也傳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代爲狗主施其灋大虎將怯主旋其刑大虎自寍灋刑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眈眈逐逐何咎之有趙王遊於圃囿左右觀虎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於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必躩然則虎視眈眈非盼然環其眼與虎視者視上也上有以養之又有以馴之故无咎初九觀我亦觀上初遠於上故曰觀四近於上故曰視朵頤者動於欲也逐逐則得其欲矣上施光下皆得其欲也故曰安高在乎同利上稱高下同利故上安管子曰民之所欲飲食也足其所欲則能用之矣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艸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力然則其欲逐逐物之情也天下豈有不贍其欲而能用之者哉春秋鄭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无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爲政者上九受賂者四陰四陰皆得其欲則事无不建功无不成故曰大有慶也逐逐漢書敘傳作浟浟𧮫曰六世眈眈其欲浟浟注云眈眈威視兒浟浟欲利兒舊說皆誤故正之或曰頤取象於虎何也頤養也養者攝生之道也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言養正者虎兕不能傷故取象於虎也韓非解老曰人獨知虎兕之有爪角也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故不免於萬物之害晨昏蒙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君不忠則刑灋之爪角害之處鄉无節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无限則痤疽之爪角害之由此而推則出好興戎噬腊遇毒言語飲食亦皆有爪角害之者也故君子慎之飾之虎兕有域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故曰頤貞吉養正則吉言養正者萬物莫能害此之謂善攝生

大過九二象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凡乘承比應皆謂之相與大過二五敵應故說易者謂二比初二比初者相與之常何過之有程傳謂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其說近乎戲矣爻辭不明者賴象辭以明之若如程傳則又何賴乎象辭而爲之贅說哉益嘗反覆思之而未得其解獨虞仲翔以爲過以相與者九二過五而與於上九五過二而相與於初六過之家无所不過其說甚明而後儒皆莫之信者拘於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之例愚謂比五一陽上下皆應初六應五故有它吉豈必二五方爲正應頤四陰皆養於上故六二六四皆曰顛頤釋言曰顛頂也注云頭上廣雅曰顛末也末在上不在初自上墜下謂之顛故曰高位必疾顛在上故稱高末闡在下而謂之顛也初九靈龜僅能不食而已且初方朵頤亦思求養於人焉能養人自古豈有在下而能養人者哉六二六四皆曰拂經蓋上九非至尊之位居至尊之位者比之九五下皆順從故頤之拂不如比之順也（比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說者以顛爲初大有害於理後儒不講小學故誤信王注其害如此易无達例故曰不可爲典要俗儒拘守舊例未可與言易也易言象不言例例隨象變以象言之本大而末小巽爲長女而在初本也反謂之少兌爲少女而在上末也反謂之老本小而末大有是理乎然則少女指上老婦指初仲翔之說亦非无據仲翔說易失之巧故穿鑿最多獨此一條不傷於鑿以其得象辭之義也易之應變動无常蒙二包四陰萃四據三陰小畜上下應乎四同人眾陽宗乎二大有上下應乎五謙眾陰宗乎三觀眾陰觀乎五臨之上六志在內之初二兩陽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不獨大過一卦爲然矣蓋以卦名大過故孔子於大過一卦言之餘可類推而俗儒拘守舊例固矣哉舊例本於乾鑿度凡卦三畫以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陽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謂之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二爻之象一指初一指上聖人作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取諸身者莫精於古醫經當以古醫經證之卦有初上兩爻猶脈有上下兩部上寸下尺尺者脈之根猶初者卦之本難經曰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脈有根本人有元氣故上部无脈下部有脈雖困无能爲害然則枯楊者枝葉枯槁猶人上部无脈困之象也稊者楊之根枝葉雖槁根本復生猶人下部有脈元氣尚存雖困不害故取象老夫女妻老夫者枯之象女妻者稊之象初陰在下非稊而何初象白茅柔在下也陸農師謂列子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俗譌爲稊形聲兩義）茅之始生曰稊詩云手如柔荑荑稊一也則稊似指初陰矣象言過以相與何也陰陽相與有當時有反時有過時帝乙歸妹爲當時老婦士夫爲反時老夫女妻爲過時當時爲嘉反時爲醜過者无傷象言過者以此曷爲過者无傷也初

過愼上過涉皆无咎二過以相與亦无不利大過之家无所不過故知過者无傷難經曰十二經脈皆係於生氣之原謂腎間動氣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楊枯於下爭發於顚是爲狂爭狂爭發則內之生氣絕矣猶人寸口雖平而尺脈已絕故象曰何可久也本象稱末象爭皆狀其弱以脈之尺寸驗之又何疑乎予初以虞仲翔之說爲不可易及三復古醫經然後知虞說於象辭爲順於卦義未足故兩存以待後之學者夏小正梯稊也者發孚也孚一作莩見太平御覽

復六三顚復厲无咎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後漢趙溫曰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說文曰顚水厓人所賓附顚蹙不前而止然則顚復者不涉也顚蹙不前而復反謂之顚復雖无休復之吉亦无滅頂之凶其所以无凶者不涉故也涉則滅其頂矣焉得无凶乎復三雖有過中道而復故曰一爲過大過上六固有過矣而復涉焉故曰再爲涉涉而不復反至於滅頂仍勇往而前遂至死而无悔故曰三而不改滅其頂凶而皆繫以无咎者當不得不涉之時有不容復反之勢又有不可復反之心故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顚涉皆从水說文顚从頁从涉俗解失之君子濡跡以救時過涉猶濡跡志在救時詎得而咎焉風俗通曰涉起於足足一躍三尺再躍則涉愚謂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涉从水从步步長六尺以長爲深則涉深六尺過涉則水益深故有滅頂之象顚之推曰自亂離以來每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辠喪身以全親泯軀以濟君君子不咎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祗晉易作禔說文及京氏易皆作禔止支反又音支安也老子曰贈兮若谷渾兮若濁靜之徐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不盈者道之沖淵乎似萬物之宗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易以大道可名爲小可名爲大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言大羅乃不盈不大故能大坎二五得中故二曰未出中五曰中未大未出中故求小得中未大故禔既平求者未得而欲之之辭禔者既得而安之之辭二求而五安之皆小而未大可名爲小不可名爲大言安於其小終未能成其大非大盈若沖之謂也故曰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聖人後其身先其民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坎五中未大猶屯五施未光不能善下焉能爲百谷王僅可安既平之福而已君子憂其或竭也安得靜之淸動之生哉此漢之元帝也雖安先帝既平之福而孝宣之業衰焉其占无咎者以其得中也得中而未大蓋惜之之辭行有尙往有功有功則可大不行之謂平中未大者以此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平則止矣何由而大乎管子曰水平而不流无源則遬竭此之謂也不流亦不竭惟井爲然不爲江海而爲井无志於大安於小成故君子惜之一說中未大者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其說亦通然於爻義未足仍兩存焉

九三日昃之離日中則昃中前中後皆曰昃逸周書曰日之中也昃月之望也食周禮朝市於東昃市於中夕市於西王弼云日昃明將沒是以昃爲夕也失之矣日中正在天心之一線未及一線已過一線謂之昳中則日之正中頃刻而已趙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故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物盛則衰樂極則悲之象也勢之方盛其發也如火熱如雷霆必須其自衰而後爲之故良工之治病无刺熇熇之熱无刺渾渾之脈无刺漉漉之汗方其盛時勿敢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明夷南狩志大得也而仍戒其不可疾者以此四在重離之閒蘊蘊而暑爞爞而熱燕燕炎炎所謂勢之方盛也九四前方失正突如其來逆而犯之由是在上者出涕戚嗟不安其位一夫作逆玉石俱焚投火焦吹從灰皆滅於斯之亂生人幾亡野有燒原壑无完枿而作逆者亦始而焚繼而死終而棄其來也如疾風其敗也如飄逢此之謂突突之言逆也上九因九四自衰之勢奉王命而出征王者之兵有征无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而天下復安矣豈非所謂因其衰也事必大昌者與明夷闇君在上故稱其首重離亂臣在四故稱折首上九乃王公之位故稱王王謂五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辠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王弼云突如日始出失之三四皆象日中日中如探湯日始出也滄滄涼涼安得有焚如之象乎說文倒字古子爲古字古突倒子者亂臣賊子若後漢之董卓梁之侯景後魏之爾朱榮唐之安史其象皆如是虞戴德曰父之於子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反天而倒行是爲倒子天地之所不容故象曰无所容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澤損澤山咸皆取象於澤何也澤爲日月往來門月出澤日入於澤四正之體上虛下實萬物燥澤能潤天地怒澤能悅萬形惡澤能美澤滋萬業帝王澤之天地之和氣也山下有澤澤氣上通山上有澤澤氣下通通則虛虛則能受書曰謙受益故易取象於地山謙山者虛而能通常受澤之益有似乎謙故謙取象焉然必先損之而後能虛人之充塞於胸中者忿與欲二者而已忿不懲欲不窒則中實焉得虛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人之所多者忿與欲也故寡之人之所寡者道與義也故益之寡多益寡謙之象也亦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虛虛能通氣受益无窮矣老子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近取諸身肝竅於目肺竅於鼻腎竅於耳脾竅於口心竅於舌目欲色鼻欲臭耳欲聲口欲食舌欲味故易於頤之六四爻之辭曰其欲逐逐者言其多也豈非有欲之竅口實尤甚乎若夫天地之竅則不然天地竅於山澤其相感也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然後知无欲之爲妙也人身之竅无欲亦如之則與天地同其虛亦與天地同其妙矣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貴人不舍掃除不潔神不留處此之謂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陽在初爲潛陰在初爲浚潛與浚皆言深也恆之浚猶乾之潛潛則勿用浚則勿求何凶之有浚恆之所以凶者何哉孔子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初以求而得凶明矣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故无求无求故无悶太玄養之初一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惟无求者能之恆內卦巽也巽爲進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浚恆者躁之象也不能深根寧極而待乃躁以求焉故凶太玄銳之初一曰蟹之郭索後蚓黃泉言多足之蟲不及无足之物蟹之躁未若蚓之靜也故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心不一故有求非所求而妄求之故无攸利誠能若蚓之无求焉則不至於凶矣蚓藏於淺雖淺何傷龍潛於深雖

深何害蛇之蠢龍之靈相萬也然其无求則一而已孟子謂求之有道求在外者求則得之求在我者求在我者吉求在外者凶浚恆之凶求在外者也或云始求深者學之始求至於周孔治之始求及於堯舜誠若是則求在我者而謂之凶可乎堯舜周孔人人可爲惟病不求耳則又何病於求哉君子之於事君也信而後諫其於治民也信而後勞未信於君而犯之未信於民而毒之皆始求深者也春秋淺深公羊傳曰深者本也淺之者深之也賈誼弔屈原文曰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故曰潛龍淺皆言深也

上六振恆凶按振恆說文作榰恆榰柱砥也後世用石古用木震巽皆木震陽木巽陰木故取象於榰榰當在下今反在上故象曰榰恆在上大无功也飛榱浮柱䇲䇲扶傾榰之功也下本上末本大末小乃物之恆是以能固而无崩壓之患故曰金樞齊列玉舄承跋樞爲柱舄爲砥跋爲本移本作末倒而置之本者以此古柱砥用木故有倒置之象榰一作振上居震極故曰小末大非物之恆必不能固其占爲凶不曰无功而曰大无功振恆其說亦通然按震卦三曰蘇蘇上曰索索則初震不及三四震不及上故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則恆之上六似无振象仍當作榰爲允恆有鼎象巽者惟上六一爻上變爲恆之鼎其占大吉蓋鉉宜在上故吉榰宜在下故凶兩卦象辭皆曰在上合而玩之一吉一凶其象昭然矣振恆者動之象也動則變變則大吉何凶之有

九五嘉遯貞吉陽居初爲潛故乾之初九曰龍德而隱遯世无悶居五爲飛龍在天非可遯之地位乎天德非宜遯之時而其遯爲嘉其志爲正其占爲吉此殷之祖甲逃於民閒之象也祖甲者武丁之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閒武丁卒立祖庚祖庚立十有一年崩而後祖甲即位故无逸稱之以爲殷之三宗僞孔傳謂湯孫太甲蓋以外傳有祖甲亂之之語故信傳疑經失之甚矣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則三宗次弟秩然何得以後及前棄其敘乎鄭康成之說必有所據當從之兄終弟及正也廢兄立弟不正也去不正而歸於正焉可謂能正其志矣推而廣之荆蠻之大伯西山之夷齊皆遯之嘉者也至德无稱求仁得仁非志之正者與然則九五正志六二固志何也遯乃乾之二世卦二臨世上應五其位不同而其志同固志者必遯者也遯二算之說猶乾初不可拔皆遯世不見知而无悔者惟君子能之其心不轉故稱執其位在中故稱黃其體柔順故稱牛其時將變故稱革假令六二遯之志不固與其類而偕進焉則遯變爲否矣遯之未變爲否也六二執之之固也故否三爲小人遯二爲君子陽大陰小大者不皆君子小者非盡小人學易者當知之王弼以遯二爲小人不知易象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卦以九四成大壯則四爲卦主壯傷也故利於止蓋進則不免於傷止則何傷之有故大壯則止九四爲藩以止之則下三陽皆不得進韓康伯謂大正則小人止非也小人用壯焉能止乎象曰大壯大者正也九四失正故有貞吉悔亡之戒三上相應三往上上來三而四爲藩以絕其往來故三上剛爻皆有觸藩之象四力能止之三羸上鄰其困甚矣終不能遂焉則四止之之力也然四體震震爲決故藩之決也四自決之震爲踶故輹之壯也四自壯之車之止也設藩鄭藩盾見周官車之行也設輹不能止於其所乃妄動而欲上進焉則失大壯止之之義矣故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言其不能止也陽盛於四躍而上焉孰能禁之則貞吉悔亡爲戒辭明矣言能止則貞吉而悔亡如妄動求進安能免於悔哉觀象知卦觀象知爻象兼觀則幾乎全說者謂九四有可進之象則象傳曷爲而有尚往之辭四失正小人用壯故尚往後之學易者詳焉

晉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蓋外卦本乾而坤以順麗乎乾故有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坤爲馬離爲晝日乾爲大明而坤麗之其象爲公子重耳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者也則康侯指六五明矣六二王母宋儒謂陰之至尊非也晉悼公即位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則婦人年老者亦可稱曰王母矣豈必陰之至尊哉坤爲母二中正故稱王母則介福二受之王母指二非指五也五爲康侯安得稱王母乎卦四陰二陽三陰皆吉六三失正亦曰悔亡二陽四貞厲上貞吝然則柔順者吉而陽剛不免厲與吝焉晉者進也故六爻皆言進之之道初進之始二進之中初摧如二愁如皆進而未得志者也人三爲衆三曰衆允則內卦三陰皆志上行所謂柔進而上行者指內卦三陰亦明矣初未受命而曰裕進毋躁也二中受福而曰貞進以正也三雖失正而曰允進以信也五順麗乎大明乃進之大得志者而曰失得勿恤則君子進身之道合四陰觀之幾乎備矣患得患失者小人也君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恤之有誠能失得勿恤則吉无不利往有慶爲錫馬之多三接之寵所謂慶也則六五非康侯而何唐王孝傑討契丹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占者謂鼠坎精也已而軍敗孝傑歿離爲晝四互坎象鼠晝伏離爲牝牛故上象角皆知進而不知退者與君子進身之道无取乎剛柔道而立身則仍以剛乾之初九遯世无悶樂則行憂則違確乎其不可拔惟剛者能之莊子亦云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寧極孰能拔之非天德之剛者哉故晉之四陰必合乎乾之初九而後進身之道乃備上九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何也春秋定公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者魯之邑圍成者伐邑也何休謂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而不服不能以國爲家危之故致之所謂厲也范甯謂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曰貞吝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穀梁傳曰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公也此厲吉貞吝之義也離爲戈兵而上九剛進之末故其象如此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單騎起於春秋盛行於戰國自古未有聞焉太玄逃首之次三曰兢其股鞭其馬逃利蓋單騎之濫觴控縱送皆由於身手而股之用力居多故曰兢股鞭馬逃之利也明夷六二亦有股夷馬拯之辭則似單騎自古有之非起於春秋矣秦送重耳疇騎二千二比三三互震震爲馬馬之壯者也二順承三三拯之得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夷於左股尚可用也故吉六四入於左腹猶六二夷於左股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上爲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二象股四象腹此之謂國體自內出外謂之左宦亦曰左遷晉語士蔿曰太子君之貳也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注云左猶外也二四皆謂之左者豈非名爲股肱之臣而實弃之名爲腹心之佐而實外之者乎

四獲上猶二順三上暗三明故二吉而四不言吉始入雖危後終得出所謂王子不出我乃顛隮者與初先遠引二四亦委曲艱難而後遠去不去者惟六五一爻而已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一說明夷六四月食之象內卦離日三互坎月月上日下地隔其間日月相望食之象也入左腹象始虧由左入中出門庭象復圓由中出外月食於闇虛闇虛者地影外卦坤闇虛之象也漢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食從上失君從旁失臣從下失人月食亦然入左腹者從旁左也旁左臣之象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六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三十七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由身而至於一家由家之九族而至於百姓由百姓而至於萬邦而成時雍之化風俗大和此王假有家勿恤吉之義也然則象言交相愛何哉墨子曰天下之亂何自起起於不相愛子不愛父弟不愛兄臣不愛君父不慈子兄不慈弟君不慈臣而天下亂矣是天下之亂起於不相愛則天下之治由於交相愛雖然猶有說家之人吾愛之塗之人吾亦愛之然而吾愛塗之人終不若吾愛家之人者何也則親親之說也親莫親於父子父父子子則愛之本立兄弟夫婦足以包之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一言父母而兄弟夫婦君臣之道皆備矣莊子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故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三月嬰兒弗知欲弗知惡而慈母之愛喻焉誠也其交相愛而不可解者莫知其然而然一毫人欲不得而參皆出於天命之性故曰立愛惟親親者愛之本也培其本而發榮滋長油然浡然而不可遏推而放之南海北海東海西海而无不準由是保四海而和萬邦猶運諸掌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親親長長非交相愛而何後儒獨言夫婦失之然則如何而後可謂之交相愛交相愛者嚴之謂也嚴生於敬敬生於誠惟敬惟誠而後可謂之交相愛婦子嘻嘻是交相瀆也非交相愛也故節失之嗃嗃毋失之嘻嘻何九閑有家悔亡惟能閑之故能愛之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而象言反身者家之本爲身身之本爲親欲順乎親先誠其身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不順乎親焉能交相愛乎傳曰一家二貴事必无功夫妻秉政子无適從家人之義陽爲主而陰順焉故二四兩陰爻皆稱順言順乎陽也必合觀四陽爻而後家人之義乃備然則愛何從生生於仁莊子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仁道至大孝特其一端豈足以該全體莊子之言仁當矣至仁无親天之道也立愛惟親人之道也然其言一出焉一入焉去疵而取醇雖聖人不能易也墨子之言愛吾亦取之然謂愛貴兼不貴別則悖矣墨子焉知愛之本哉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巷者宮中之道宗者門內之牆九二至上象噬嗑故曰噬膚九二遇於巷六五合於宗噬膚言其合也一遇一合其象昭然舊說皆誤訓宗爲黨尤失之或問曰臣遇君取象於巷何也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巷一作衖與縱協詩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然則家巷者室家之壼也言夏康娛樂放縱不能福祚子孫所謂用失乎家巷者以此周語云壼者廣裕人民故毛傳訓壼爲廣言必人民廣裕而後子孫常保其福祚焉遇主於巷者君臣道合諫行言聽膏澤下流廣裕人民之謂也然則後儒謂遇於巷者委曲相求其說非與非也孟子曰達不離道文言巷象言道巷非道而何故廣雅云巷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何委曲之有如必委曲相求而後得遇則失其道矣故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說者以巷爲委巷不亦異乎君遇臣取象於宗何也宗在廟門之內喪禮毀宗由宗而出易象厥宗由宗而入是以湯得伊尹齊桓公得管仲皆祓之於廟焉戰國趙襄子亦舍張孟談於廟此之謂宗君遇臣故有噬膚之象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本一體之親有肌膚之愛噬膚者言其往必合也故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君之於臣生則受命於宗死則配饗於宗是厥宗禮亦曰功宗功臣從祀謂之功宗詳見洛誥說者失之又多士曰臣我宗多方曰臣我監說者以臣我宗爲宗周則臣我監又何說乎宗與監同皆指有周御事春秋亦有宗卿之名古者君謂臣爲宗明矣睽之二五兩爻失正得中陰陽相應其事同其志通故不言睽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委曲相求所謂徑也豈君子所由之大道哉沈約宋書謝晦傳云徐羨之傳亮皆宰宋之宗臣社稷之鎭衞宗臣猶宗卿即書所謂功宗也漢之蕭曹晉之羊祜齊之王儉梁之徐勉皆曰宗臣或云同姓之臣誤矣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弧一作壺昏禮設尊是爲壺尊說設通揚子太玄曰家无壺婦承之姑測曰家无壺无以相承也然則設壺者婦承姑之禮與三至五互坎坎爲盜故稱寇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弧匪寇乃婚媾也故後說之壺始則拒之如外寇終則禮之若內賓言始睽而終合也或曰說弧說讀爲稅史記功臣表柘至侯以說衞入漢注云說音稅稅衞謂軍行止舍主爲衞然則說猶舍也弛也一弛一張疑之象也俗讀爲脫誤矣載鬼一車亦象其疑睽互坎爲狐狐媒獸鬼所乘故曰載鬼又象魂車士喪既夕薦車注云今之魂車載而往迎而歸如載如疑所謂見乃謂之象者以此象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睽極則羣疑生故宋光宗惑於其后積惑成疑積疑成疾父子至親有若仇讎是時孝宗爲太上皇居重華宮光宗不朝羣臣上疏迭諫至於挽裾擗涕扣顙流血而終不從太常少卿詹體仁因陛對引易睽孤之義請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无斷絕方其未通湮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有如遇雨不勝和悅而條暢焉患謂積惑成疑似是而非此黎丘丈人之象也梁北黎丘有奇鬼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中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豈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觸地而泣曰孽矣无此事也昔者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丈人曰譆此必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將復飲於市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眞子往迎之丈人望見以爲奇鬼也拔劍刺而殺之夫疑於其似子者而殺其眞子則物之眞似孰能辨之哉見豕非豕也似豕者見鬼非鬼也似鬼者見寇非寇也似寇者故曰使人大迷惑者必其物之相似者也不能辨眞似焉能免羣疑君子之學必先辨惑以此睽上火下澤繫辭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虞仲翔曰離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多疑書曰无若火始燄燄燄燄者其執未盛乍退

乍進猶人心不正羣疑之狀遇雨火息則羣疑亡澤爲雨故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必坎而後爲雨固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說文蹇㪍也跛不能行弱足者居故利於止蹇蹇則跛之甚矣盲聾跛蹇雖躬之故周公曰非也天步艱難故蹇而又蹇豈躬之故哉然則六二以中正之德居蹇難之時其猶公之東乎公之東也遠則二叔流言近則召公弗悅成王亦且疑之矣故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跋猶躐謂之躐疐卽躓謂之跲躐與跲皆蹇之象也言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蹇而又蹇矣然而老狼不失其猛猶周公不改其常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公遜於東都碩大膚美其赤舄之絇几几然不改其常度也王臣蹇蹇亦如之故雖蹇蹇而終无尤者以此說者謂蹇有兩坎故曰蹇蹇失之矣蹇蹇猶蹐蹐太玄曰勞蹐蹐躬殉國也蹐老約切行兒說文蹐者長脛行又躐也廢也與跛蹇義同坎象險本无跛象卦名蹇者見險而能止故卦以蹇名躬猶身也反身修德德積於躬何尤之有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蹇初至五皆不言吉凶獨上言吉者蹇終則行險終則平難終則解故蹇以吉終爲初三四上皆曰來來謂反身譽與碩皆言德也五得中故修德而朋來三道窮故反身而內喜見險者自崖而反當位者特鞏而行鞏古革字其近而相得者與說文反身爲倂鳥者歸也然則來反謂來歸也春秋書季子來歸季子之來歸也魯人喜之故象曰內喜之也易取象於虎之文詩取興於狼之猛說者以爲擬物不倫非其說必取諸麟鳳而後可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狐者隱伏之獸隼者高顯之禽故蛇山之穴羣狐爲之祥昆侖之丘鷹鶚爲之宅隼者鷹鶚之屬獸三爲羣三狐者羣狐也二隱伏故稱狐上高顯故稱隼黃者中也矢者器也得黃矢者人也卦象坎弓離矢其器成矣君子藏器於身成器而動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以二上皆稱獲也繫辭獨言上者卦之解悖始於二成於上又上卦爲震故成器而動獨舉上爻其實兼二二上皆解悖之人卦二陽爲朋四位未當二得中道故二爲卦主上之獲本於二之田獲狐射隼田之功也解其悖則小人退小人退則朋至斯孚故曰有孚於小人四往得眾二來得中獲狐射隼夙往有功言无事宜靜有事宜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王弼謂已事遄往事已則往不敢宴安已事非事已顛倒經文後儒謂輟所爲之事亦以意說而无根據愚按大戴禮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而作如古文通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然則已事謂先王已行之事周語所謂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此之謂已事戰國策張孟談曰觀成事聞往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事者已事也故天子爲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凡所獻所箴所賦所誦皆已事也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謂酌損之者如此蓋已事而不酌損猶膠柱鼓瑟必不可行焉能无咎乎而尤貴於遄往者事已成而欲追改之命已出而欲復反之則无及矣且當損下益上之時事之幾微間不容息亦不可以不遄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利有攸往故遄往无咎已事一作祀事亦通祀事酌損者所謂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後儒謂功成則速去往訓爲去似未安且既去矣又焉用酌損哉已事當讀斷遄往无咎爲句從來誤讀故正之象曰已事遄往是合爲句而兼舉之象傳之例皆然也

六二王用享於帝吉孔子曰益正月之卦王用享於帝者言祭天也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體故曰三著而成一體當是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泰卦用事者辟卦也益當泰之九三其說本先漢諸儒而後儒以其出乾鑿度爲不可信愚獨有取焉王輔嗣用其說而益陽之謂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益之中體柔當位而應巽爲享帝之時後儒亦以爲卜郊之吉占則其說爲必不可易矣或云隨上升四與益二皆同非也升十二月之卦隨二月之卦升者謂陽氣升上陰氣欲承隨者言萬物隨陽而出皆指文王修積道德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升六四蒙澤而承吉四互九三可升處王位臣民順德享於岐山爲報德也隨上六兌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之文王齊民以禮正民以義有似拘繫維持之象當時莫不隨從咸悅其德故曰王用享於西山然則隨上升四與益二迥異彼云西山岐山明指文王此云上帝則夏正郊天信矣其說皆出乾鑿度可以其緯書而廢之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管子曰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謂有之身也恭遜敬愛之道非所謂有孚中行與反諸身而誠告諸公而從矣然則凶事而曰用圭何也凶禮有賵賻贈含含者執璧將命賵者執圭將命皆西面坐委之宰舉璧與圭此凶事用圭之禮將命所以告也諸侯相含且賵故曰告公用圭賵賻贈含亦所以益之益不外來由中而出救乏弔災祭敬喪哀惟其誠而已故曰有孚中行孔子弔舊館人之喪主人盡哀孔子亦爲之出涕乃命子貢說驂而賻之蓋以恩雖輕惡夫涕之无從也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不誠无物固有之者誠也上益下以誠故曰有孚惠心三與五同功三多凶故稱凶事六居三其柔危亦凶事之象以其同功也故三五皆曰有孚爻稱凶事則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皆凶事可知如諸儒之說則爻辭前後不相貫穿矣以經解易乃以經解經後之學者詳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初在下卦之下故象趾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四在上卦之下故象臀倒姤爲夬故姤三夬四同象下卦乾也健而決上卦兌也說而和二者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故初失之壯四失之柔能合之者其惟二與兌爲羊四牽之羊性善羣一雄爲主舉羣從爲俗有壓羣之目北人謂之羊頭故儀禮士相見注云羔取其從帥言一羊帥於前眾羊從於後然則下有三陽九四帥之之象也詩云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謂牧人養之有道既堅既彊不虧不疾故能指麾如意无不順從九四牽羊或進或退其權在四故曰悔亡乃四不能止又不能行首施兩端次且不決焉能无悔哉陽稱光明四不明者位不當五未光者掎於上也四之次且猶五之莧陸莧古莞字陸古睦字皆喪其健矣小人在上欲其決而去之吾知其難也和爲美德以健輔之則合於中行故曰中行无咎二五皆得中五不及二者豈非掎於上六喪其健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虞仲翔曰莧說也兌爲說莧讀爲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也按古論語莧爾而笑唐石經改莧爲

莞陸氏釋文云莧華版反今作莞則仲翔訓莧爲說信矣古睦通作陸見漢唐扶頌及嚴舉郭仲奇兩碑陸氏釋文亦曰陸蜀才作睦親也通也五與上比故稱陸莧陸者笑說見於面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與九三壯頄有慍相反壯頄者不和有慍者不說三獨應上有獨行遇雨若濡之象而其貌不和其心不說言雖與之同終不爲其所惑也故象曰終无咎莧說而陸和合於卦德明不用壯故曰中行然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未聞以說陽說陰陰惑陽明五爲上所惑故象曰中未光凡陽稱光則五之光上揜之矣爻言莧陸者所以戒之言中行者所以勉之三五皆繫以无咎而一失之壯一失之和皆不若九二之惕爲得中道則知五之无咎乃勉之之辭言中行則无咎苟一於和則非中行矣焉得无咎乎坎五亦云无咎而象言中未大者以此說易者徒觀象而不觀彖故失之韓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俳優侏儒左右近習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移主心故人主一嚬一笑能探其隱而得其情然則五之莧陸上能探而得之乃能惑而移之此漢之石顯所以惑孝元也上之爻辭曰无號終有凶蓋爲眾陽設戒言九五至尊獨親於上且說而與之和焉則雖九二惕號九三有慍安能免於凶哉彖傳曰剛長乃終而象傳曰終不可長其戒深矣切矣可不慎乎可不懼乎說者謂莧當作莧說文莧山羊細角者從兎足讀若丸兒爲羊故有此象山羊而在陸失其所矣然莧從見不從兎足好事者爲之也又云莧陸卽商陸爾雅謂之蓫薚艸也枝枝相值葉葉相當廣雅謂之馬尾易謂之莧陸其物有毒陽中之陰其味酸辛其形類人用以療水其效如神上陰象之又云莧陸二物莧者馬齒莧陸者商陸漢儒舊說後儒從之以小艸喻小人其說近是然其物柔脆決而去焉一手之力耳又焉用孚號有厲其危乃光哉以比一陰乘五剛非其類也唐扶頌曰就經史兮履仁義內和陸兮外蔽赴嚴舉碑曰慈順博愛九族和陸郭仲奇碑曰崇和陸婺以仁洪氏皆釋云碑以陸爲睦然則漢隸睦皆作陸矣故仲翔曰陸和也自是正義確然无疑今人不識小學罕覩古文故不信其說

上六无號終有凶舊解位極乘陽故終有凶非也有凶指眾陽蘇氏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象傳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故九二惕號者以此一陰在上以臨眾陽脅制至尊膠固內外其位高其根牢高則莫能及牢則不可搖而眾陽從下決之似易實難似順實逆雖羣賢同心協力有如河中之木泛泛東西而一陰獨立王庭之上有敢訟言誅之者言未出口禍不旋踵故象傳謂之危九二以爲惕上六爻辭特爲之戒曰无號終有凶此後漢竇武陳仲舉之象也上六象宦官後漢宦官之禍烈矣天下賢人君子皆罹其毒游平以太后之父而秉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志而仲舉爲太傅亦素有謀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如夬五陽共欲決去一陰之象而陳竇易而无備不知警戒以爲之防二人嘗共會朝堂言及中常侍曹節等濁亂天下共欲誅之游平深以爲然仲舉大喜以手推席而起由是上疏太后且云願出臣章宣示左右竝令諸姦知臣疾之不以爲危而沾沾自喜故其輕脫若此非所謂无號終有凶者與及謀洩曹節等矯詔殺游平而仲舉聞難作與官屬諸生拔刃突入承明門曹節之黨共圍而執焉黃門從官騶蹋踧而詈之曰死老魅卽日害之則无號之凶至是而益驗矣故聖人特於夬之上六爲眾陽設戒至深且切者誠危之也象傳曰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後漢何進之象與進亦欲誅宦官而力不能乃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竝引兵向京城是時望氣者以爲京師將有大兵兩宮流血而主簿陳琳入諫謂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乃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進不從意更狐疑此夬四爻辭所謂其行次且聞言不信亦爲宦官張讓等所殺而進西召前將軍董卓至京師漢遂亡矣漢不卽亡於无道之桓靈而亡於召寇之何進故夬之象辭明著卽戎之戒焉然則剛決柔何道而能決去哉君德光明柔邪自息九五中未光故上六終有凶者若陳竇之无號何進之召寇適足以亡天下而已老子曰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夬之象也柔勝強弱勝大是以聖人危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誥或作詰傳寫之譌鄭康成王肅本皆作詰釋文音起一反止也謂禁止姦慝姤一陰生姦慝將萌之象故禁止之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謂禁止四方之姦慝也晉易亦作詰案晉冬夏二至寢鼓兵議曰夏至少陰肇啟殺氣始興否剝將至大臧方來宜鳴鼓開關與兵駭旅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殊休戚宜異寢鼓之教不宜同也後漢魯恭曰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豈其然乎陽宜助陰宜止一陰初生止之非助之在冬欲靜在夏毋躁巽究爲躁卦毋躁者所以止之非所以助之也故曰百官靜事毋經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稱安若不清靜與人爲病故當定之定非止而何姤姦於隱除慝於微亦惟靜以鎮之乃云鳴鼓開關興兵駭旅失之已甚矣仲夏之月門閭毋閉順時令也乃反止四方之行者亦失之其職在匡人后以施命者所謂匡人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无敢反側以順王命也然則后施命匡人達之故姤卦取象焉

姤初六象傳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說文牽引前也象引牛之縻又曰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臣服於君妻服於夫子服於父故謂之牽言能屈服之牛雖大物而性柔故爲人所牽引五尺童子亦能服牛蓋得牽之道也如失其道則小物猶不能服況大物乎毋曰羸豕其形甚尫中懷決躁不可信也倘以其蹢躅不前而信之則引之漸進其後將不可制矣坤爲牛初之象上其角也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內經曰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曰女壯勿用取女能屈服之則貞而吉故牽二曰引姤初曰牽引與牽屈而服之之謂也陽盛則躍陽莫盛於乾初潛二見三行至四而躍盛陽之氣躍而上焉孰能遏而止之哉陰不能躍蹢躅而已初陰始凝羸然弱也卦目爲壯而爻亦有戒辭者蓋陽壯於四陰壯於初故四陽盛躍曰大壯一陰蹢躅曰女壯虞仲翔曰陽息豐爲躍陰消巽爲舞蹢躅者舞之象也一說蹢躅曰牽玉篇云蹢躅猶躑躅行不進謂引之乃前蓋牽之象故曰柔道牽言陰不能獨進必待陽之引而後進陰之爲害也陽實使之然唐之武后在太宗時不過一宮人耳非得高宗寵而貴之且縱之使逞其意焉能爲害於天下哉然則柔道牽者聖人非徒抑陰乃所以戒陽與說文蹢躅爲住足賈侍中說足垢也姤之言垢亦象豕形說文叀者礙不行从叀引而止之叀象馬鼻與牽同意牽者非進之乃止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賓非眾之謂謂一陰生之月陰爲主

而陽爲賓故五月之律名蕤賓參同契曰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十二消息午爲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月令高氏注曰仲夏陰氣萎蕤在下爲主陽氣在上爲賓此之謂也不利賓者陰寖長成遯成否成剝而陽實有不利焉二能包而有之則害不及賓矣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蛇與魚皆陰象殺蛇包魚天道扶陽抑陰之義也賓訓爲眾吾未之前聞一說賓謂四也五君位四賓位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四承五五賓而禮之故曰賓何以知之以覲四知之覲四謂之賓故姤四亦謂之賓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如聘即位於大門外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所謂賓而禮之者如此及俎入饗用腥有玄酒腥魚食用鼓故魚腊飪載體進奏奏者皮膚之理魚七縮俎寢右是古饗賓食賓皆以魚矣四應初又四正當賓位宜有魚二比初陽爲客雖不當位包而有之未大失也故无咎公食魚七而姤惟一魚爲二所包焉得兼及四乎故象曰義不及賓也二爲不速之客四爲苟敬之賓一有魚而一无魚有魚者无咎則知无魚者必凶矣言饗食賓客故初象魚以陰陽言則初民象也无魚猶可无民可乎故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乾上无民故動而有悔姤四有民而遠之故不言悔而直言凶九二包魚九五包瓜陽包陰也否六二包承六三包羞陰包陽也聖人一抑之一扶之否二曰不亂羣否三曰不當位抑之也有戒辭焉姤二曰不及賓姤五曰不舍命扶之也有危辭焉姤二非其有而有之占曰无咎然則齊之田氏厚施於民民歌舞之亦可謂之无咎與非其有而有之曰竊田氏竊國者也焉得无咎雖然猶有說齊君厚斂其民與之爲雠盡驅而歸之田氏則田氏之得民又誰咎也九四无魚直謂之凶可矣而曰起凶者言四之民四自遠之非人奪之則四之凶四自起之非天作之民可近不可遠遠民所以起凶嗚呼爲民上者奈何不懼

九五含章有隕自天陰不可无陽陽亦不可无陰故剝必有復夬必有姤陽明曰見陰暗曰含復則天地之心見於初姤則天地之章含於五彖傳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指九五也故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乾上以无民而有悔姤四以遠民而起凶天命在民心民心離則天命去矣民心之離也四自遠之則天命之去也四亦自舍之九五大中至正民心離而復合天命去而復歸故有有隕自天之象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責命於天是爲舍命蓋有志焉君子不謂命也志能立命命自歸之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以杞包瓜未詳孔子之所不言則我安能言哉臧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上不斂藏則下无厚歛以厚歛之民而遇厚施之主猶渴馬見圃池誰能禁止之此齊景公及簡公之民所以盡歸田氏也天下之圃杞柳爲藩惟樹瓜瓠而已言不畜藏與民爭利故民心不失而天命復凝者以此一說杞象陽瓜象陰杞包瓜陽包陰之象虞翻謂乾圓稱瓜失之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故剝上象果姤初象瓜地毬圓瓜象虵杞包瓜者猶以樸皮裹松脂也坤爲文乾包坤故有含章之美乾之姤五天位故曰有隕自天言若降自天然墨子非命篇曰昔者三代之暴主耳目之淫心志之辟內沉於酒外娛於田以亡天下不曰我罷不肖必曰我命固且亡三代之窮民內不能事親外不能事長惡恭儉而好驕淫貪飲食而惰從事使身有饑寒之憂不曰我罷不肖必曰我命固且窮仲虺之書曰我聞有夏人矯有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龔喪厥師龔喪一作用闕一作用爽闕與爽猶喪也偽孔傳訓爽爲明失之以无爲有故曰矯若果有命豈謂矯哉大誓曰紂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我有命毋僇其務說文癡行僇僇一曰且也今作毋僇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言紂歸之命天命亦棄之志不舍命者人定能勝天也一說以杞包瓜者猶太玄所謂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也蒼木謂杞流謂下垂瓜苞得以蔓延而上達焉君施仁於民之象禮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所謂有隕自天以此緣美謂含章也墨子異端其言亦本於經故引之以證志不舍命之義

地上有水比澤上於地萃比五一陽居尊上下皆應无不順從萃有二陽四逼近五下三陰或欲從四或欲從五无所適從故比初有孚一心向五萃初有孚不終九五亦有匪孚之象如楚漢方爭天下諸侯王或從楚或從漢或始從楚又叛從漢或始從漢又叛從楚故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與五正應其中未變惟六二一爻而已初雖應四後萃從五心懷狐疑故曰若號一握爲笑握古文作臺中心爲臺一名靈臺臺誤爲臺故一作靈臺淮南子曰不喜則憂中未嘗平臺无所鑒謂之狂生然則一握猶一心一心欲應四又一心欲從五羣陰迷亂忽喜忽憂時號時笑臺无所鑒謂之狂故象曰其志亂也如黥布叛楚歸漢始欲自殺終乃大喜過望故曰勿恤往无咎初之恤三之嗟上之涕洟一也皆所以狀其先迷後覺之情故皆繫以无咎三近承四亦知非正而欲從正其志不果首施兩端故无攸利小吝蓋九五志未光是以其下或從或否如能懷才抱義終必悔亡言天下皆悅而從之也九四立大功獲大吉位據羣陰而人不疑功高天下而主不忌則剛中而應利見大人萃皆以正矣說易者拘於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之例則比五一陽易爲而上下應乎頤上上非君位故有拂經之嫌否則合天下而從一人何嫌何疑豈必二五而後爲正應哉案內經春變動爲握夏變動爲憂長夏變動爲噦秋變動爲欬冬變動爲慄楊上善曰握憂噦欬慄五者皆改志之名故曰變動易言一握亦變動之情志亂之兒故淮南子以爲狂生合之彖辭其說信矣或據內經握訓爲變言初若號咷一變爲笑蓋先迷而後覺也其說亦通當兩存焉爾雅握具也與屋通廣成頌詩夏屋訓爲大具故其注易讀握爲屋小兒淮南子高誘注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見李善文選注俗本淮南子无注臺誤爲持鑒誤爲監先秦諸子之書皆然安得有博古者正之俶眞訓曰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本衡臺誤爲臺高注亦訓爲持然則臺誤爲臺久矣臺簡謂心之臺莊子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注云靈臺謂心詳愼高誘皆訓臺爲持本於莊子俗誤爲臺司馬彪陸德明博極羣書皆不知其誤甚矣小學之難言也說文臺从至猶觀也四方而高與屋同義釋名亦訓爲持廣雅云臺臺也待也支也未聞訓爲心明臺非心亦明矣靈臺者有持猶孟子之求放心不知其所持者有放心而不知求易動而難推者惟心故曰不可持持猶操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與注莊子者不明故并及之

初六允升大吉允進也从屮从夲允聲說文屮爲上出夲爲疾趨皆進之義引易曰允升允升者進升向南爲進反北爲退故卦辭曰南征吉南征者允升之謂也俗誤爲允訓爲當又訓爲信失之京氏曰升陽升陰而陰道凝盛未可便進進以漸曰升卦雖陰而陽用事陽用事者謂巽飛震伏巽陰伏震陽升乃震之四世四臨世初應之上下見木內外俱順故初有允升大吉之占四有順事岐山之象然則上合志者指四與初非指二三也四初合志故柔以時升坤位西南故南征吉我是以知京氏世應之說必本於古矣二中有孚故有喜三前无阻故无疑有喜則輕无疑則速皆非時升故不言吉則二之孚三之處不若

酉之順也又四互兌故乾鑿度曰六四蒙澤而居山澤通氣兌在西方故有岐山之象二用禴祭於廟四用享旅於山其內外之象乎君子順德由小而大自卑而高初升至四合志之驗亦得志之符至五而大至上而高升之極也京氏曰升至於極至極而反以修善道而成其體則上爲升道之成矣荀氏曰坤性暗昧故曰冥升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陰雖在上陽道不息故曰利於不息之貞六五貞吉升階何謂也自庭升堂故稱階太玄去首之次三曰高其步之堂有露三爲進人故稱步五爲堂自三之五其步高其視遠升不以禮未得其階故測曰妄升也六五之升既貞且吉得其階矣揖讓而升從容中禮非盛德之至而能若是乎有升斯有降故程鄭問降階程鄭小人也未知升焉知降其象亦在去首之次五曰攓其衣之庭有蘖自堂之庭非降而何蘖之言迷也升則高步降則攓衣進退无禮故謂之迷冥升者迷之象也先迷失道得主有常故消於不富利於不息上位高故其象如此京氏謂陽用事者亦以此天行不息易言不息者皆陽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三十八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古關管通辭三公東處於商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此困二之象與伐柯美公其卒章曰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踐行列貌謂以饗燕之饌歡樂以說之所謂困於酒食中有慶也坎爲酒食需五困二兩卦之主皆有酒食之象以燕以樂謂之需既醉既飽謂之困困者厭飫之名九二困而亨故其象如此九罭美公其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言大魚處小網非其宜聖人處小邑亦非其宜王欲迎公當以卷龍之衣上公之服往迎之所謂朱紱方來也方來者猶未來之辭於是望其來又恐其來而公遂去故曰是以有袞衣兮无以我公歸兮无使我心悲兮洛誥公欲退老明農王賜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公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所謂利用享祀也公爲陰揜辟處於東降來居二位雖不正得中有實所謂征凶无咎也故蹇之二困之二皆象公者以此困之五成王之象與頌之小毖嗣王來助也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言莫敢摩曳誦詐誑欺自取辛苦毒螫之害辛苦毒螫劓刖之象志未得也上陰揜剛管蔡誤王周公孫辟國用弗康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所謂困於赤紱也赤紱猶朱紱指九二王猶疑公二五未孚時方多難予集於枯困於赤紱者所謂公无困我與王卒悔悟往迎周公公來相予大下和同所謂乃徐有說以中直也王賓殺禋咸格作冊命周公王入太室祼所謂利用祭祀受福之象也卦以二五成困亦以二五而亨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昏禮諸侯親迎乘金車九四來迎初六而初入於幽不可得見故九四乘金車而來徐徐而不進志在初而不得見初之象也初入幽谷非二隔之二方處困焉能困人且二爲困亨之君子豈有君子而困人者哉四志在初猶魏文侯欲見段干木段干木辟之而不見以諸侯下賢而不得見焉似可羞吝矣然魏文侯之名光於天下顯於諸侯皆十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士羽之而然蘄上九所謂其羽可用爲儀也故象曰有與爻曰有終兌金坎輪故有金車之象虞氏謂困自否變否上之二成困否乾爲金車豈其然乎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初象廢井人所不食亦无人祀之者也五祀門戶中霤井竈白虎通云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魚魚爲川禽故稱禽易林井之繇曰老河空虛舊井无魚廢井无人祀之故无魚言不食者亦不祭也逸周書曰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井不渫而禽不饗吾未之前聞一說水中有火故井互兌離兌爲澤離爲鳥鳥集於澤不集於井故井无禽四不應初之象也一說井者東方春諸跂行喘息蜎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歲始春日始甲故以井爲始焉井巽爲魚魚者井中蟲蜎即初之禽二之鮒井二射鮒猶姤二包魚井鮒爲二所射故初无禽猶姤魚爲二所包故四无魚也謂呂氏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冬祀井而韓綍井屬春井水生木木王春木上有水勞民勸相春耕之時也井水夏寒井洌寒泉之象故井圖井當夏至則井之有功於人在春夏矣至冬報其功故冬祀井

九二井谷射鮒按井止水谷流水井非谷也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皆流水轉相灌注所入之名故春秋陽穀之會齊桓公曰无障谷言无障斷川谷專水利也則谷乃流水非止水之井信矣流水之湍激者其象爲射故曰井谷射鮒井兼名谷蓋井渠也河渠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非也易稱井谷則井渠自古有之非始於漢矣井乃止水其道上行汲者上行之象不上行而下注谿谷明上无應與故莫之汲徒射鮒而已象言无與者以此春秋矢魚易稱射鮒似矢魚者射魚也然易林曰操笱搏狸荷弓射魚非其器用自令心勞言捕狸不以笱罔魚不以弓則古无射魚之事矣公羊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張之者謂張大之齊語名爲登來登來者美大之之辭也何休云登讀爲得齊人語得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然謂張之張罔之屬誤矣或引漢武射蛟爲詒豈其然乎爻言甕敝漏何謂也甕一作罋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韓形中一罋之象也井變爲谷罋象壞矣爻言敝漏者以此

革已日乃孚九三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有孚改命吉九五未占有孚乾爲孚革互乾故乾三爻皆曰有孚坎之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中體乾也乾三爻在需則曰三人乾爲人在革則曰三就乾爲就易傳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又曰一變爲七七變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就之言究也凡物至秋冬則老而成就乾老陽故乾稱就乾以三就坤以六成坤用六而乾用九者就於三究於九也乾三畫其象爲三人其義爲三就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三人皆曰吉乎故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順應天人俟之而已又何往也三曰征凶貞厲四曰悔亡至五則不待占而知其吉矣然則三就者革於三改於四變於五革之循序而有漸又如此三言征凶者周之五年養晦須暇之時與坎戊離己離爲已日革物者莫若火乾金雖精得離乃成二爲離主故六二爻辭曰已日乃革之則卦辭已日指離何疑納甲之說實本於易蠱甲巽庚革已其尤著者也說文已象

入腹離爲大腹則已日指離盈信矣王弼曰陰不能自革革已乃能從之文言革不言從此彌之順說何足信哉或曰乾爲孚中孚无乾象何也中孚應乎天天非乾而何剛得中故應乎天此乾爲孚之義也革本乾二女居之乾道乃革故中女革之始少女革之終坎流成離就已皆本乎乾坎得乾而流離得乾而就就之言熟也善也成也思之熟行之善故離歷三陽而革道成矣一說三就謂用刑凡卦有離者皆言刑湯武革命大刑用甲兵也虞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大辠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周書曰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又曰獄成而孚此之謂三就有孚象曰又何之矣之猶罪也獄疑則讞言三就有孚又何疑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夏書曰先時者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赦先時後時昏迷天象其辠死古法之嚴若此然則治厤安有不明時者哉後世失其傳厤法不明久矣至元而後厤法明至

本朝而後大明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凝命者修德以凝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爲王者位乎天位憑權藉埶能兼而有之不能有而凝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千里完全富具以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无他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然則秦并七國一統天下而不能凝荀子早已知之矣政不平禮不修士不服民不安十三年而秦亡自古亡天下未有如秦之速者能并之而不能凝也正位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年者惟能凝之而已易獨於鼎彖言之何哉成王定鼎於郟鄏定鼎謂之凝命鼎神物也故德之休明雖小亦重其奸回昏亂雖大亦輕有埶者不敢干有力者莫能舉鼎定而命凝焉其誰奪之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乃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自烹不舉自臧不遷自行其兆之由曰逢逢白雲東西南北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遷之殷殷遷之周夏殷周之相受者數百年矣然則鼎之不遷於秦也古之卜者先見之故至秦而鼎亡莫知其所在豈非神物哉豈非神物哉不能定鼎焉能凝命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凝之之道與秦不郊天是不享上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故曰不能定鼎焉能凝命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按禮有陳鼎特牲少牢當祭之晨皆陳鼎於門外俟羹飪而後實焉烹之於鑊升之於鼎載之於俎然則陳鼎不以烹非大烹也享上帝養聖賢謂之大烹盞函牛之鼎也其容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足象三台皆侔升自以爲飾焉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少泊之則焦多泊之則溢而无味故曰雉膏不食言不可食彖傳所謂失其義也象言失其義者一鼎耳二雉膏熟物謂之革言鼎耳不可以熟物雉膏不可以鼎烹象舉一而兼二其例皆然矣三四象鼎腹而三敵應在上故象耳四正應在初故象足鼎以耳行以足止足折則不能止耳革則不能行不能止則喪其鼎矣故凶不能行雖未至於凶亦未免於悔蓋三迫近火故耳革在下卦之上亦改革之時而互有澤象（三四五兌）水火相濟則剛柔節而陰陽和故曰方雨虧悔又三得正故終吉鼎取比不取應五比上不應二上比五不應三三與上本不相應故无不利二應五故爲疾四應初故稱凶明鼎之无取於應矣耳有二故五陰象耳鉉惟一故上陽象鉉以全卦言之初爲空鼎雖顚无咎二則有實當愼所之三爲鼎之烹四爲鼎之盈烹則不行盈則必傾五耳而兼鉉者五與上比鼎道乃成鉉者鼎之蓋也蓋爲扃温或謂之扃或謂之鼏扃貫以舉鼎長者三尺短者二尺木爲之鼏覆以辟塵尊鼏以布鼎鼏以編茅爲之皆非鉉也鉉飾以金玉而在耳上非蓋而何儀禮歸饔餼鼎九陪鼎三設扃鼏膷臐膮蓋扃鼏言設蓋在鼎上故不言設則禮之蓋卽易之鉉明矣鼎不皆有蓋獨膷臐膮有蓋者尙温也其餘无蓋者以鼏聽可知舊說皆誤以俟後之博物者詳而正焉

六二億喪貝六五億无喪有事億讀如抑億與抑通音義皆同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億可以爲之者猶言抑可以爲之也與論語抑爲之不厭同陸氏釋文亦音抑後儒訓爲度失之或云億貝猶意錢今之錢古之貝也吾聞漢有意錢之戲未聞古有意貝之戲以此說經不亦宂乎古音抑讀爲懿大雅抑戒楚語作懿戒懿與億同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九陵之象未明說者皆舉此周易也當以周禮證之周禮朝士職曰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注云舉之謂沒入官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過十日而无人來識則沒入官司市職曰凡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然則喪貝在市三日在朝十日而後舉之在市未滿三日在朝未滿十日猶可識而復得焉周之法也爻稱七日則在旬之內矣躋於陵猶委於朝不稱朝而稱陵者易言象使人以象求之朝有九棘九陵之象也書曰勿敢越逐祇復之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有常刑越鄉入國土故喪馬喪茀皆曰勿逐豈非時王之制乎凡失物而占遇此爻不必追尋旬內自得以此推之則六十四卦无處象信矣其義則二五雖皆乘剛初震來厲四震遂泥故五无喪而二不能无喪喪而復得者二五皆在中也鶡冠子曰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奸物无所穿竄周官之法如是喪貝勿逐自得者以此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坤爲身艮爲背或行或止皆身爲主而背隨之故爻辭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輔皆言身而不及背也一陽止於坤上成艮而象背則一身皆統於背背爲主而身不得自由呂氏春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制之者禮也非禮則勿言勿動勿視勿聽此艮其背不獲其身之義也故莊子曰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德之象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隨時若不得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此之謂不獲其身不獲其身非无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无身而後无患陋矣君子止於其所有身若无身何患之有人皆知有用之爲用莫知无用之爲用讀易至艮卦而後知无用之爲用也大矣哉人之一身五官四體皆有用而背獨无用惟其无用所以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而孔子爲聖之時蓋深有得於艮之道也由是一身之有用者皆不敢自用則

凡言動視聽悉由乎天則而非禮不得干焉自古未有縱體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者也故不獲其身乃合乎道正其形壹其度則宇泰定而天光發矣豈必墨墨恢恢若槁木死灰哉艮象門庭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行其庭謂三也三互震震為行其人謂上也乾為人坤為鬼三上皆乾故稱人言兩艮相背不相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隔絕門庭使內外不相見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艮為鬼門一陽二陰物之生於冥昧氣之起於幽蔽艮者山也積陽成體萬靈所止起於冥冥眾物歸之薵如幽暗不顯其路故曰鬼門所謂不見其人者亦以此然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的然者亡闇然者章大學欲明明德必先知止此聖人所以定之以中正而主靜也故曰其道光明艮體篤實輝光日新此之謂與艮虞仲翔謂艮卦觀五之三非也伏羲先作八卦由八卦變為六十四卦安得觀變為艮乎漢儒卦變之說必不可通艮爻初趾二腓三限四身五輔而不言背何也上九背之象也爻曰敦艮象曰厚終一身之敦厚者莫如背六爻上九獨吉不言背而背象見焉矣背在後故比上為後夫背之象也比上為背艮上豈非背乎比上戕五故凶艮上背三故吉比背凶艮背吉惟其時而已老子曰負陰而抱陽謂人背北面南內經曰背為陽腹為陰謂負陰者陽抱陽者陰背負陰故其象鬼冥背體陽故其道光明陰暗昧而陽光明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限為身半內經謂之天樞天樞之上自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天氣主之天樞之下自身半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地氣主之限者上下之際氣交之中人之分也三分析之上天下地中當氣交故稱限天地之氣交合於此化生變易皆在其中故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豈所當止之地哉非所當止之地而亦止焉故曰艮其限也艮其限則天氣不交於下地氣不交於上上下分為兩截如列其夤矣在天地為否否則天下无邦在人身為病病則一身无主故曰危薰心也其病名關格關格者上下不交凡寒暑燥溼風火勝復之變之化皆不流行而病將危矣故稱厲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九三不知所止者也三互震震為行而陷於二陰之間則震遂泥時當行而不行故其象如此象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三之動靜失其時矣如水之鬱閉而不流焉得清哉虞氏謂古文閽作熏荀氏易作勳胡廣曰勳者閽也漢時古文尚存其說似有據閽之啟閉其要在樞天樞者天心故曰厲閽心存之以備異說咸艮皆取之身其象略同咸者无心之感也孔子曰何思何慮咸四之思徒憧憧而已咸四當止而不止艮三當行而不行皆失其時者也艮下三爻二居中故稱心初趾二腓腓隨趾不隨限趾動則腓隨與限何涉乎二隨初不隨三初欲止而二欲動初雖止之豈能退聽哉不欲止而強止焉故其心不快三當身半名為氣交故亦稱心說文艮很也从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艮其限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隨陽之鳥故漸之初二皆隨三三陽也進得其序故初无咎二得吉女歸而姪娣從之之象然而三獨凶何也鴻所成羣飛有行列故稱羣醜漸者進也三離初二而進與四合故曰離羣醜三為羣初二三羣之象四非其羣也故曰失道三獨凶者以此三四五互離離為大腹故三五皆稱孕則三五皆象女歸而五獨吉者剛得中也三互坎坎為寇上下皆陰順而從焉故利禦寇五居中得正寇不能侵故三利於禦五莫之勝言不待禦而自莫能勝之吉其宜矣內卦為艮艮少男初在下故稱小子男智莫如夫女智莫如婦故九三象夫婦小子者女未笄男未冠之名也長者慮深少者慮淺故雖厲而无咎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其故羅者曰大雀善驚故難得黃口貪食故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則得之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貪食而忘患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從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從小子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上九剛上而尚賢貴而无位鴻飛冥冥繒繳不能及網羅不能嬰賢人隱之象也人主尊而尚之敬而事之設几杖之禮處賓師之位雖黃綺未稱臣嚴陵不屈節亦足以為朝廷之矜式邦國之羽儀矣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齊桓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齊桓也及其卜相則曰公子成與翟璜孰可功不及五伯者以此相者百官之長也國之興衰繫焉成與璜非其師友乃其戚愛擇相而不出此二人以私勝公衰國之政安能及五伯哉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有三士以羽之雖以中材為之君戚愛為之相猶不失千古之顯名孰謂賢人无益於國乎漸之上九曰其羽可用為儀此之謂也上者下之儀民則而象焉九居上故稱儀文章謂之羽其文秩然條理分明孰能亂之陸者天衢也天文有北陸西陸或改為逵失之矣齊桓公曰今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雖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故能通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然則賢者非人君之羽翼哉故曰鴻雁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施四人來而漢儲定者以此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案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先儒謂卦互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歸妹為嫁娶之占特以其位不當二三四五皆失位又三五皆柔乘剛故卦辭曰征凶无攸利而俗解遂謂卦名不曰女歸而曰歸妹此女歸不待男行而自歸之象如其說則象傳安得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乎失之甚矣又謂九四愆期賢女待佳配而後行之象六居三九居四不中不正卦辭所謂征凶者也且愆期謂期而不至詩云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箋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故男雖親迎女猶不至而謂之賢女可乎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約然後入注云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莊公先娶孟任生子般夫人有難辭者以此然則盤桓不行稽留有待約定乃行正所謂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者何休謂夫人要公不為大惡夫婦有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非也穀梁傳謂親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公先至而後夫人入為失其正愚謂莊公娶哀姜其後淫於二叔遂弒二君禍幾亡國賴齊桓撫而存之不正之端先見於親迎之始猶履霜而馴至於堅冰故春秋謹而書入入者內弗受焉爾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皆父母命之女歸奉父母之命安得有待而行有待而行者哀姜要公不肯疾順之象也歸妹六爻惟初得正五得中為吉餘皆非吉占而三四尤失正女本无取於剛女子行丈夫心此末喜之所以亡夏也後儒謂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豈其然乎六三反歸以娣何也反

歸者歸而反出也以娣者五娣從君而行二娣從君而出稱幽人何也男未仕女未嫁之名蓋女子貞而不字者也初稱跛二稱眇何也初爲震足兌爲毀折故稱跛離爲目二至離而非正故稱眇反歸爲出何也春秋曰來歸易曰反歸皆出也自女家言之曰來自夫家言之曰反詩云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弃婦決絕之辭穀梁傳曰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范氏注云反謂爲夫家所遣一說女兄爲須女弟爲娣楚辭女須屈原之姊姊歸而娣從禮也姊反爲娣貴反爲賤陽反爲陰故象曰未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四在震爲主故稱主初四敵應故稱配敵應者不相與故稱遇往有尚謂朝聘也鄭康成曰初修禮上朝四以匹敵恩意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非常賈公彥曰旬而稍者賓客之道十日爲正一旬之後或逢凶變不得時反則有稍禮謂之稍者留閒稍稍給之故曰非常非常者或逢凶變也逢凶變則有過旬之稍焉凶變謂之災故曰過旬災也言雖者過此爻則告以可暫留不可久處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苟无凶變安得久安而不去乎下卦離爲火爲日故稱旬火性不留亦其象也一說配主指二二爲離主納甲離初已卯離二已丑卯至丑爲一旬坤數十故坤巽離兌納甲中閒皆十日初二相合爲配相比爲遇不可以久十日則无咎過則有災災謂生克以生克定吉凶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蔀當作部蒲口切厤書唐都分天部注云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天文地理皆有部名太玄方州部家取諸此蔀艸名廣雅薛蔀魚薺也部誤爲蔀失其義矣一曰術家推閏法爲蔀首非也部首作部亦誤爲蔀說文部天水狄部从邑音聲與斗協斗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分之建之均之移之定之所謂天部也故車蓋之部一名蓋斗斗非部而何豐部而斗見者以此京氏曰陰處至尊爲世六五大夫見應六二君臣相暗世則可知荀氏亦云陰據不正奪陽之位指六五也二五皆陰君臣俱暗積暗成疑積疑成疾故曰往得疑疾陰稱疾陽稱慶音羌故坤積陰爲疾乾積善爲慶二稱疾故往見疑不見信則疑疾指五而五稱慶不稱疾者上動下明明動相資君臣道合二以明發志五以動來章由是疑者見信暗者得明爲一人之明不足以照天下惟能來天下之章而以羣賢之明助一人之明則天下遠近幽深无不照矣彖傳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來章者來天下之明所以照天下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京氏謂夏至積陰生豐爲亂世之始君弱臣強謂六五弱九三強故曰折其右肱无咎說者謂斥去用事之臣則免於咎故漢世水旱日食輒策罷三公失之甚矣又謂動乃明積則暗者指上六也豐之暗莫者於上六故有豐屋蔀家之象火伏爲藏火明於發暗於藏故二稱發爲明上稱藏爲暗三歲不覿則終无覿之時矣故凶見斗見沬日食之徵沬者斗杓後小星小星見則日全食於斯時也白日若冥行人見星獸歸於穴鳥棲於林葬者止柩俟明明反乃行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言暗之極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蔀亦當作部家之部部大而家小象傳曰豐大也豐其屋謂大其屋部其家謂大其家上高之象也天文危爲蓋屋虛爲哭泣宋均曰蓋屋之下中无人但虛空似乎殯宮故主哭泣然則上六有似殯宮其虛危之象乎王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无人也无賢人也人君之明莫明於用賢人君之暗莫暗於蔽賢明動成豐衆賢在位故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言賢人衆多由是明四目達四聰如日中而光照天下焉豐上處高而不明故有豐屋蔀家之象小人位於高賢人隱於下三雖賢不獲乎上亦折其右肱而不可用矣故象言藏謂賢人藏也賢人之藏由上舍之故九五來章則賢人皆至吉人藹藹多士濟濟矣二五皆暗得中而明五之章二實發之君明則賢人出君暗則賢人藏此五之所以吉上之所以凶與春秋鄭盜殺三大夫而逃於宋鄭人納賂於宋求之以馬四十乘及師茷師慧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无人焉故也豐上所謂无人者以此不然其屋壯麗其家高明猶宋朝也而謂之无人可乎淮南子泰俗訓云易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非无衆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象曰天際翔何也鳳翔千仞覽輝而下見德險微增擊去之言賢人皆高飛遠逝而不可復留矣在上者飛遁在下者潛藏賢人去而國空虛之象也按漢易天際翔作天降祥春秋左氏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孔疏謂書序亳有祥桑穀五行傳有青白之眚青白之祥皆以惡徵爲祥然則天降祥者國將亡天降之惡徵明矣揚子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炎炎隆隆雷明雷動收聲藏熱天降之祥豐上之象若此震數三故曰三歲不覿或曰葬者藏也豐上殯宮之謂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三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旣慎且明斷而敢行何留之有夫留之爲患也甚矣豈獨獄爲然哉賈誼曰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弗改謂之惑狂與惑皆留之爲患也董仲舒曰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暖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暖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方生之時有殺方殺之時有生志意隨天地緩急放陰陽由是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鬱滯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仲舒之言誠得不留之義矣雖然猶未盡也吾聞求善未聞求惡故曰怨怨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好未若禮賢君子之德風善人能去殺君欲善而民善矣又何惡之求而董云秋修義而求惡乎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聖人在上宏崇晏晏苟非元惡必不春夏殺人故陳寵謂三微之月三王以爲正君子不行刑不行刑者非留之謂也所以稽天意而合人心也不疑故不留疑則必讞廣雅曰讞疑也謂皋有疑者讞於廷尉也獄之有讞也君子所以盡心焉慎而不明未得物情故噬嗑曰得黃金言金能照物見其情也明而不慎草菅人命君子豈以人命爲草菅哉說者謂旅之爲象埶不久留失之矣旅卽次者宿也宿爲留不留獄者

猶子路之无宿諾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田所以講武事績武功資斧一作齊斧齊之言劑也齊斧所以劑斷也說文劑斷謂之釿是爲武人之貞初失位故利用武四得位故田有功至上而窮喪其資斧則失武人之貞矣故凶初擬之以武四象之以田上終之以斧故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玄斷首之次七曰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爲早庚从貝爲續古文早作㫗續作賡甲者開其始故彖傳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曰无初有終革以三成故革言三就申命行事皆先三後三者以此象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二五也柔皆順乎剛指初四也言剛巽乎中柔順乎下初順二而二无咎四順五而五悔亡初四承而順之故二五兩爻皆吉三遠初而吝上遠四而凶故卦言小亨則卦主在初四明矣二上皆象牀下何也巽陰用事牀下象陰太玄迎首之上九曰迎牀足測曰顛在內也內爲陰牀足猶牀下明二志在初上亦志在四二近比初而上遠乎四故二吉而上凶剝卦五陰所以亦取象於牀也蠱卦利涉大川何也蠱者坤之初乾之上而成蠱也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故曰利涉大川或云蠱變爲乾巽變爲震故蠱甲而巽庚古資齊通潘岳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齊斧猶資斧也

六三來兌上六引兌卦以三上而成剛中柔外柔道牽引與牽同義柔道不能獨立必附於剛或進或退或往或來皆剛牽而引之故上曰引三曰來明上之引孚於五三之來孚於二也故二五皆稱孚亦皆孚於三上可知矣八卦相盪故有往來春秋莊公十有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三之來也其佞人之象乎初與三遠故曰未疑二則疑矣然得中而信志有孚於小人則小人亦信服之而不爲害矣故吉卦象夬夬者剝之反五正當其位故曰孚於剝有厲九五具剛中之德而不免於厲者上六累之也故班固述漢元曰閹尹之眦穢我明德言孝元明德之主而信任弘恭石顯故漢德中衰然則上六乃恭顯之象乎凡陰稱疾陽稱慶易之例也四介三五之閒下比三故稱疾上承五故稱慶爻曰有喜者猶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云爾又相比曰介相應曰仇鼎二之疾應也兌四之疾比也說文从外知內曰商四當內外之介故稱商商兌猶酌損損當酌兌當商商酌者明友講習之象也損內卦兌疾則未富慶則有喜古人好作反語服虔注左傳訓富爲傷古訓也然則未富猶未傷言小人未能傷之小人之傷君子也亦由君子絕之太甚四稱商兌明不絕三誠得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義矣漢書稱蕭望之秉剛歷位將偕而鄭朋傾邪欲附望之望之始納之而終絕之明由此怨恨而望之卒爲朋等所中傷豈非小人之傷君子亦由君子絕之太甚乎兌四剛居柔不過於剛故其象如此說者謂上應三三體離故稱光內卦互見離巽配火木入金宮火木剛弱故曰未光愚謂柔順剛爲巽柔揜剛爲兌凡陽稱光未光者言九五之光揜於上六也說易者必離而後爲光固矣夬五亦曰未光豈離之謂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傳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柔往居四剛來居二而成渙故曰渙奔其机机當作丌丌猶居也剛來居二故稱丌說文曰丌下基也所以薦物亦居之義巽古作顨一作巽皆从丌說文曰具也爲長女爲風卦上巽下坎故有此象巽風行坎水故稱奔剛來而不窮有丌以薦之故不陷於險丌爲下基得所憑依如劉季入漢中終以下基而得天下之象不王關中而入漢中悔也仍從漢中還定三秦故象曰得願爻曰悔亡二雖坎體而互有震象動乎險中其義不困窮矣悔亡得願亦以此丌通作机其音同其義亦同虞飜曰渙廟中故設机說文凭古凭字凥古居字処古處字皆从几得几而止凭几與薦丌音義同丌象几形實一物下基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剛來居二之義也

渙訓爲文六月卦言陰陽相雜渙有其文故易之渙太玄象之以文曰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此渙之義也卦象風行水上而文成焉故訓爲文卦氣國與睽當太玄象之以戾曰陽氣浮微物各乖離然則睽離也渙合也京氏易傳曰水上見風渙然而合則渙又訓爲合矣雜卦傳曰渙離也序卦傳曰渙者散也謂離而合散而聚一字有數訓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學易者見序卦傳訓爲散故渙卦爻辭皆以散解之九五渙王居象曰正位也位可散乎失之甚矣六五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呂氏春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渙爲文章賢能之象故有元吉之占如謂散其朋黨則君子羣而不黨羣不可訓爲黨亦明矣朋黨非盛世所宜有也且朋黨散謂之无咎可矣安得元吉乎象言光大光大者渙之正義非散之謂也光被四表堯之文章則渙訓爲文信矣丘指五五互艮頤之丘賁之丘渙之丘皆有艮象九五渙之主聖明在上羣賢滿朝六四得位承尊上同乎五陰爲平地陽爲高丘匪夷所思者平地忽有高丘之象也卦名渙者謂天下已散而復聚之人心已離而復合之如王莽篡漢更始中興將北都雒陽時光武爲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室於是置僚屬一如舊章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皆冠幘衣婦人衣莫不笑之或驚而走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垂涕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非所謂渙有丘匪夷所思者哉丘者君象也故離騷以高丘喻君曰哀高丘之无女言有君而无臣也九五王居正位丘之象或訓丘爲聚失之陸氏釋文云有丘姚作有近近古近字音記詩往近王舅箋云近讀若彼記之子之記一作丌上卦巽巽從丌故曰渙有丌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王之位曰大寶王之名曰大號以一人而臨萬邦撫四夷言傳號渙萬里奔走上下四方无所不達故有渙汗之象焉渙王居者天子之居曰京京言高也大也渙之象詩云命此文王於周於京言改號爲周易邑爲京所謂渙也故象曰正位也白虎通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皇者何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說文云王者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然則皇也帝也王也皆大號也貫通三才謂之王不煩一夫不擾一士謂之王居言王居安則天下皆安中國合爲一人萬姓通爲一體故謂之渙渙之言合也通也如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則堯舜且以爲病王居安得无咎乎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爲域中四大故曰大號俗訓號爲號令居爲居積失之矣渙汗猶濆瀰泮汗風行水上之象亦

所以壯其大也賈誼曰桀天子紂天王已滅之後士民詈之然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苟非王居无咎焉能正其位長保其崇高之富貴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坎爲通兌爲塞通塞各以其時當塞反通當通反塞是爲失時故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明節之初九當塞兌閉門之時矣兌爲口口者一身之門戶戶庭門庭口之象也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塞兌閉門謂之慎密不密害成終身不救老子之言信矣可不戒與鬼谷子曰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然則節初當閉爲陰爲默節二當捭爲陽爲開爲言動靜語默各以其時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謝子濟世曰虞澤虞一名鷙愚謂虞與鶴皆澤鳥中孚內卦澤也故九二象鶴初九象虞虞一名媧澤鳥一名獲田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似主守故名虞鳥之專壹而无他者也虞吉者言初九如虞之專壹无他則吉若亦他爲膠膠擾擾反不如虞之安於其澤矣故曰有他不燕不燕者謂不如虞之安於澤也六三時而鼓時而罷時而泣時而歌皆所以形容其不安之皃故初九亦有戒辭爲虞與燕皆訓安禮葬曰虞所以安神燕禮正歌備習禮終司正西階上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於是說屨升席坐乃安未安以前立行習禮既安以後坐行燕禮曰燕曰虞言初九當少安毋躁也然則不曰吝何也比初下從上爲順故有他吉大過上棟下爲蹇故有他吝中孚九在初故不言吝志未變故曰吉虞訓安兼訓守故澤虞爲守澤之鳥虞人爲守澤之官志未變守其位不思其外也詩云鶴鳴於九臭臭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鶴鳴在陰毛傳鄭箋皆作臭後人誤爲皋失其義矣水經注云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皋亭古皋澤字相似臭从大爲澤皋从夲爲皋夲亦作夲故名與字乖學者但知皋不知臭

皋臭二字以相似而相亂也久矣孰能正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讀爲磨與和協吾與爾靡言相磨礪也荀子曰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所見者汙漫淫僻貪利之行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此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義也好爵猶好德孟子謂之天爵靡之者師友之化漸靡之功故與善人處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與不善人處身且加於刑戮而亦不自知則靡之之功神矣化矣可不慎哉可不懼哉管子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然則漸順服習久而化者靡之義也故曰劘靡勿釋牛車絕轔轔限戶靡古作劘見法言省作靡或訓爲糜或訓爲散皆失靡之之義矣史記蘇秦傳揣摩鄒誕生本作揣靡靡亦兼爲摩義出士傳怙亦其俗蕭臣下漸靡使然也合觀眾說則舊解之誤益明好爵本乎天吾與爾共有之故願與爾共靡之九二比初九同德也傳所謂不知其子視其友也九二應九五同德也傳所謂不知其君視其左右也此靡之之人與靡之之事當於爻之同德比應君臣朋友開觀之故曰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軵揹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鶴鳴子和我爵爾靡惟其誠而已不誠其動人心不神故誠又誠合於情精又精通於天雖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此中孚之所以信及豚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雞棲於桀劣能登牆雉之高飛不過一丈无戾天之翼而曰登天易之取象不若是之妄也翰一作鶾鶾音雉肥古用以郊天故曰登於天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凡易之取象皆然无是事則亦無是象矣然鶾音郊天占曰貞凶何也雄雞斷尾憚爲犧郊天之禽衣以文繡其去死也不遠矣故象曰何可長也人之黍美外揚中无實德者其猶丹雞之赤羽乎爲能去咎適足招凶郊不以誠天亦不歆其祀也曲禮雞曰翰音亦言天子諸侯祭祀之禮諸侯惟魯用丹雞爾雅謂之天雞逸周書謂之文翰言其有文彩形若暈雉蜀人獻之一名鵾風一名澤特愚謂翰音即小過飛鳥遺音鳥之飛且鳴者雉之屬其飛不高故宜下不宜上下吉上凶中孚初九安於下而吉小過初六志在上則凶中孚與小過旁通故皆取象於鳥

說者謂中孚象離小過象坎非也中孚坎象半見小過離象半見坎爲信剛得中故名中孚離爲鳥初上變小過橫成非字從飛下𢖟象鳥飛下故曰不宜上宜下卦之初上皆有飛鳥之象爲史記周孝王使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而晉盧子諒贈崔溫詩非子作飛子注云非與飛古文通漢梁相孔耽碑文亦非作飛曰天授之性飛其學也小過橫成翮即古文飛字與非通用可知說文一象天亦象地一上曰不天在上一下曰至地在下不者鳥飛上翔不下來至者鳥飛至地不上去上六上翔固宜凶矣初六在下宜吉而凶者初應四亦上翔不下來故凶離象鳥者外二陽象其翮中一陰象腹背之毛鳥之所以能高飛者翮也腹背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初上二爻變折其一翮矣雖欲高飛其可得乎故上六爻辭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初六象辭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亢龍有悔飛鳥以凶有不亢之龍无不飛之鳥故曰不可如何然則无避災之道與安處其下不往何災也凡易言飛者皆陽爻乾五飛龍遯上飛遯肥古易作飛王注云矰繳不能及則晉易亦作飛淮南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曰利飛遯以保名明夷初九於飛象高飛之鳥垂其翼者所謂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飛之高故去之遠且速初无傷象傳說失之小過初上二陰象鳥飛无翼故皆凶內經曰陽明之陽名曰害蜚陽明五月一陰生不利賓故曰害蜚蜚與飛通害蜚者所謂飛鳥以凶與王氷曰蜚生化也害殺氣也殺氣行則生化弭魚游於水鳥蜚於雲此化機之見於上下者也飛鳥以凶是爲害蜚則在上之化機息矣故曰不宜上宜下天地陰陽有飛有伏當飛而伏謂之失時當伏而飛禍患隨之小過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惟其時而已矣氾論訓曰積陰則沈積陽則飛小過者陰過也是爲積陰當伏而飛故凶

飛鳥遺之音虞仲翔曰離爲飛鳥震爲音艮爲止晉上之三成小過離去震存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仲翔好言象其說近鑿小過有飛鳥之象故知其從晉來此漢儒卦變之說如其說則晉奚爲不取象於鳥也以此知虞說非也或云卦示以兆如飛鳥遺音亦以意說而无根據又以不宜上宜下爲鳥音則尤鑿矣飛鳥遺音者翰音也爾雅𧒂鳥皆名翰從蟲爲螒從鳥爲鶾皆曰天雞從蟲者一名莎雞如蝗而斑其翅正赤六月中

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從鳥者一名丹雞其羽亦赤引吭長鳴必先樹翼皆蟲鳥之飛而作聲者故皆以翰名所謂飛鳥遺音也翬雉之屬且飛且鳴翱翔麥田之中慎歷蓬蒿之下終身未嘗高飛遠舉故小過取象焉所謂不宜上宜下者以此莊子曰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誠如此則安得有災眚乎翂翂翐翐飛不高也爾雅謂之翪翪訓爲竦言不能遠飛惟竦翅上下而已上六過亢離凶其不免於災眚也宜哉鳶說文作鳶鳥之鷙者从鳥从屰陸佃曰鳶從屰上爲屰爲飛戾天故從屰上逆而下順也

初九曳其輪　六二婦喪其茀坎爲輪二至四互坎茀者車之蔽也自二至上爲重險二象輪曳之者初也初非輪離九乃曳輪者二爲婦車初曳其輪故二喪其茀之前有險當濟之時衆皆競濟初能曳而止之所謂見險而能止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喪茀與曳輪同義皆不行之象初與二近而相得其濟之人故其象如此喪茀而復得者言今非其時待時而動得中道也柔得中故小者亨既濟之六二即坎之初六初六以失道凶則六二以得道吉矣卦言初吉二與初皆吉可知三億四疑五失其時至上而厲其道窮也茀一伦茀淮南墜形訓曰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則茀訓爲蔽信矣爾雅曰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第與蔽皆車後戶之名第者以韋鞔之蔽者以簟衣之詩云簟第朱鞹然則茀與蔽異名而同物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西鄰其象難明說者多鑿愚謂二至上象習坎五與三對上下兩坎東西二鄰言九五不如九三之得時也日東月西二離爲日五坎爲月其象倒矣明非指二象言吉大來非小亨也似指九三又三與五同功亦鄰之象三至五互離離爲牛禴祭殺牛三五共之祭同而受福不同者豈非以其時哉且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觀未濟之志行在四則知既濟之得時在三矣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孔穎達謂西鄰受福指文王後儒皆云西鄰指二似非其象且二稱婦謂象文王可乎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事相類又既濟乃坎之三世九三爲世爻故彖傳謂之時則西鄰指九三又何疑彖言初吉終亂則得時在內卦明甚或云受福指九五五雖未至於窮失其時矣而云得時受福有是理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㓙汔至汔濟皆指二爻古文井伦丼中一點瓶之象井二甕敝漏羸之象也至謂自上至下自此至彼說文一象地一在下爲至則至非上達之名未至下而瓶羸猶未濟水而濡尾坎爲狐坎初稱小狐猶漸初稱小子井以及泉爲功濟以登岸爲終汲井未及泉故曰未有功濟水不登岸故曰不績終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弃井也詩云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君子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故能及於泉畔援既絕歆羨不生故能登於岸井谷射鮒而无盈科成章之美焉能及於泉小狐濡尾而有畔援歆羨之心焉能登於岸君子觀井濟卦辭而悟修身之道焉首象上尾象初初濡尾上濡首亦不續修之象也虞仲翔謂否二之五成未濟乾五之二坤殺不行故曰不續終失之矣天下豈有以不續終爲利者哉或云汔至汔濟皆指五亦失之井五寒泉之洌濟五暉吉之光非井之有功濟之有終者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義者性之德也存存者性之才也於文才子爲存材俗作存俗作荐才子則能繼故善繼謂之孝能繼則能成能成則能存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惟能存之故能繼之成之孟子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以此不才子則不能繼不能繼則不能成不能成則不能存孟子所謂或相倍蓰而无算不能盡其才者以此成性者成已性謂之仁成物性謂之知皆性之德故曰成性然非繼之存之則不能成已性又何以成物性焉可謂之成性乎成性非本成之性天命之必待人成之中庸言盡誠能盡則能成性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是爲成已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爲成物性苟非繼之者善則人物之性安得成哉道義之門乾坤之門也於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故分乾坤之言曰戶合乾坤言之曰門乾坤之門一陰一陽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道義之門舊說謂繼之成之皆在天非在人之事其說益多其理益晦中庸言盡已性盡人性盡物性所以贊天地之化育卽易所以繼之者成之者也繼之成之正所以贊化育安得謂在天非在人之事乎又言成已成物者性之德中庸發明成性如此其詳學者不合而觀之宜其蔽也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辠則繼善成性乃才之功言性不言才則其說不備吾故特揭之以待後之學者成性所以成人其實既美文以禮樂所謂道義之門也故曰立於禮成於樂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地之宜者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皁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三曰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五曰原隰動物宜臝植物宜叢所謂地之宜者其略如此一代天地之宜者後人不知而妄加之者也吾聞有地宜未聞有天宜

大過取象棺槨說者謂木在澤中不葬於土而葬於澤是很子葬父也恐无是理又云取象於人而後說亦非葬者藏也何說之有山上木爲高木地中木爲生木火上木火下木爲爨木澤上木爲虛木地上木爲觀木水上木爲行木水下木爲汲木澤下木爲滅木虛木象舟虛觀木象門闕行木象舟行汲木象汲井滅木象棺槨先儒謂大過有死象焉不取說爲義也滅木爲死木故有死象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荀子言之詳矣曰積微成大月不如日時不如月歲不如時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積微之謂也積微成顯積隱成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獨其積於獨乎獨者夜行之謂也人所不見故曰夜行積善成名惟夜行者能之日積爲月月積爲時時積爲歲此大禹所以惜寸陰文王所以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可謂能積微者矣詩曰德輶如毛蓋言善之小也如毛之善積成丘山民鮮克舉豈非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哉弗爲故弗克能舉之故能積之孳孳爲利者積而成富孳孳爲善者積而成聖積善者有餘

慶積不善有餘殃故君子慎所積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四十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周易上經

䷀ 八純卦象天 消息四月

乾元亨利貞(注)元始亨通利和貞正也乾初爲道本故曰元息至二升坤五乾坤交故亨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疏)繫上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又繫下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翻注云兩儀乾坤也虙義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演三才五行爲大衍之數五十其一太極故用四十有九即蓍之數也大極生兩儀故分而爲二以象兩又分六象爲三才故掛一以象三播五行于四時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于扐以象閏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是生八卦而小成所謂四象生八卦也引信三才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六十四卦備矣此聖人作八卦之事也乾坤陰陽之本故首乾坤元始亨通利和貞正子夏義也元始釋詁文亨者乾坤交也乾天坤地天地交爲泰序卦曰泰者通也故知亨爲通也說文曰利從刀和然後利從和省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故知利爲和也貞正也者師彖傳文乾初謂初九也初始也元亦始也何休注公羊曰元者氣也天地之始故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說文曰元從一故春秋一年稱元年說文又曰唯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董子對策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是乾初爲道本故曰元也初九注云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故謂之道本乾坤消息之卦乾息坤消息至二當升坤五爲天子乾坤交通故亨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虞翻義也二四上以陽居陰初三五以陰居陽故皆不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故各正性命乾爲性巽爲命也乾坤合德六爻和會故保合太和正即貞和即利故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者既濟彖傳文六爻皆正故剛柔正而位當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正惟既濟一卦六爻正而得位故云剛柔正而位當乾用九坤用六成既濟定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此聖人作易之事也

初九潛龍勿用(注)易逆數也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乾爲龍陽藏在下故曰潛龍其初難知故稱勿用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注)坤爲田大人謂天子二升坤五下體離離爲見故曰見龍在田羣陰應之故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厲无咎(注)三于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惕懼夤敬厲危也離爲日坤爲夕以乾接乾故曰乾乾四變坎爲惕乾爲敬故夕惕若夤三多凶故厲因時而惕故无咎俗本脫夤今從古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注)躍上也淵謂初四失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故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注)五體離離爲飛五在天故曰飛龍在天二變應之故利見大人虞氏謂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乾五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天下之所利見是也上九亢龍有悔(注)窮高曰亢陽極于上當下之坤三失位无應窮不知變故有悔用九(注)九六者爻之變坤爲用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立地之道故稱用也見羣龍无首吉(注)羣龍六龍也時乘六龍以御天故曰見羣龍乾爲首坤下承之故无首吉象曰天德不可爲首也(疏)易逆數至爻也○說卦云易逆數也注云易氣從下生故云逆數繫上曰錯綜其數虞翻彼注云逆上曰錯卦從下升故曰錯綜其數乾鑿度曰易氣從下生鄭元注云易本無形自微及著故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是也乾爲龍九家說卦文龍之所以取象於龍者管子曰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靈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若然乾之取象于龍以其能變化也荀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德元也天之元兼五色故其稱五色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故曰潛龍其初難知下繫文初尚微故難知荀爽注大衍之數五十云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初九元也即太極也太極函三爲一故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耳若然用九之義六龍皆御而初獨不用者但易有六位乾稱六龍六位之成六龍之御皆有其時初當潛隱故稱勿用然萬物所資始王位在德元以一持萬以元用九吾道之貫天下之治皆是物也○坤爲至大人○此荀爽義也與坤旁通坤土稱田釋言曰土田也太元曰屬地而田之故曰坤爲田也許愼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也王美稱也天子會號三也大君者與上行異四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五也其說本乾鑿度是大人與天子同在五號之中故云大人謂天子王肅謂聖入在位之目義亦同也九二陽不正故當升坤五五降二體离說卦曰相見乎离故离爲見二升坤田故見龍在田坤羣陰應之故利見大人也○三于至之象○此鄭元義也五爻皆有龍象三獨稱君子者以易有三才三于三才爲人道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是君子爲有乾德兩在人道者經凡言君子皆謂九三也○惕懼至從古○惕擢鄭義也說文曰夤敬惕也文言曰雖危无咎故知厲爲危也离爲日坤爲夕虞翻義也虞以陽息至三二變成离离爲日繫上曰剛柔者晝夜之道也荀彼注云乾爲晝坤爲夜故文夜從夕襄十三年春秋傳曰寤夕之事杜預注云夕夜也是夕與夜同義故知坤爲夕同也三與外體以乾接乾故曰乾乾夕荀氏謂承乾行乾義亦同也坎爲惕乾爲敬亦虞義也說卦曰坎爲加憂故爲惕乾爲天國語曰言敬必及天又曰象天能敬韋昭注云象天之敬乾乾不息故加乾爲發也夤本訓敬今從夕敬不衰于夕夕惕之象俗本皆脫夤字說文夕部引易曰夕惕若夤桼許愼叙曰其傳易孟氏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人乾有夤敬之義故其注易以乾爲敬俗本脫夤今從古增以也○躍上至无咎此荀義也躍上廣雅釋詁文荀地稱淵故謂淵爲初四本陰位故非上躍居五者邪也下以居下五與初皆陽之正位故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爲上也荀氏易初乾在二者當上升坤五在四者當下居坤初在上者居坤三坤在五者當下居乾二在三者居乾上在初者易乾四如是則爻皆得位乾四當居初今以或躍爲居五者案卜寶注此經云初九復也九二臨也九三泰也九四大壯也九五夬也上九上也坤初六遘也六二遯也六三否也六四觀也六五剝也乾六坤也消息至二卦實乾坤十二爻九四體大壯經云藩決不羸壯于大壯之勝謂居五也是四亦有居五之義矣○五體至是也○說文釋龍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陽息至五體夬夬三月卦龍已登天故有是象四變五體离說卦曰离爲雉郭璞洞林曰离爲朱雀是离有飛鳥之象故曰飛五于三才爲天道又天位也故飛龍在天此上虞義也二已變正應五故利見大人乾鑿度曰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是言六爻相應之義也易重當位其次爲應故象傳言應者十有七卦六十四卦之中有當位而應者有當位而不應者有不當位而應者若皆陰皆陽謂之敵應艮象傳所謂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今乾二五敵應而稱利見大人者乾用九坤用六乾二升五而應坤坤五降二而應乾故皆云利見大人例諸他卦或兩爻敵應亦得變而相應也虞氏以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庖犧德合乾五故繫於九五冠禮記曰天下无生而貴者天問曰登立爲帝孰道尙之王逸注云言伏義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道而尙之是伏義亦自下升也象曰大人造也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作是造作八卦也萬物覩是利見大人也○窮高至有悔○窮高曰伉王肅義也伉高也極也故曰窮高陽極于上當下之坤三此九家義也荀氏例亦如此九居上爲失位應在三三陽爻故无應繫下曰易窮則變窮不知變猶言知進而不知退也故有悔京房易積算曰靜爲悔發爲貞是有悔爲不變之義也○九六至用也○乾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是九六者爻之變也坤陰消之卦起遘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故坤爲用六畫稱爻庖犧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爲六畫爻有剛柔故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位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地道故稱用也○羣龍至首也○乾六爻皆龍故曰羣龍是羣龍即六龍也荀注九二見龍云見者居其位是見羣龍亦謂六龍皆居天位也但龍之潛見惕躍飛伉各有其時是以象傳文言皆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乘時御天即用九見羣龍之義也乾爲首說卦文乾位天德坤下承之故无首吉漢書張拺曰德无首者襄不檢義與此同引象傳者明坤不可爲天德之首也樂出于易易之乾坤十二爻即樂之十二律也周語伶州鳩論六律六呂之義曰爲之六閭以陽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韋昭注云六閭六呂在陽律之間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鐘爲主故曰元閭以陽爲首不名其初臣歸功於上之義也是言陰无首以陽爲首與用九之義同也

䷁ 八純卦象地 消息十月

坤元亨(注)乾流坤形坤凝乾元終亥出子品物咸亨故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注)坤爲牝乾爲馬陰順于陽故利牝

馬之貞乾來據坤故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句利注坤爲迷消剝艮爲迷復故先迷震爲主反剝爲復體震故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注爻辰初在未未西南陰位故得朋四在丑丑東北陽位故喪朋地闢于丑位在未未衝丑爲地正承天之義也故安貞吉虞氏說此經以納甲云此易道陰陽消息大要也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曰乃與類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于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爲喪也疏乾流至元亨○此虞義也坤爲形乾之坤成坎坎水流坤是乾流坤形也坤猶乾自初初爲元坤初六傳曰陰始凝也是坤凝乾元也坤終于亥出乾初子陰陽氣通品物咸亨故元亨○坤爲至貞從○坤爲牝九家說卦文乾爲馬說卦文坤順也故爲牝乾健也故爲馬以陰順陽傳曰柔順利貞故利牝馬之貞也凡卦辭爻辭言利者繫下云變動以利言故乾坤變動皆言利也君子謂陽陰順于陽陽來據坤初三五之位故君子有攸往也○坤爲至主利○坤爲迷九家說卦文剝上體艮消剝爲坤剝上九曰小人剝廬虞注云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是消剝爲迷復先迷之象也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虞之以震是震爲主也剝窮上反下爲復故反剝復初體震震爲主故後得主乃利也○爻辰至故也○此劉歆義歆說詳三統厤也爻辰者謂乾坤十二爻所値之辰乾貞于十一月子閒時而治六辰坤貞于六月未亦閒時而治六辰乾左行坤右行十一月子乾初九也十二月丑坤六四也正月寅乾九二也二月卯坤六五也三月辰乾九三也四月巳坤上六也五月午乾九四也六月未坤初六也七月申乾九五也八月酉坤六二也九月戌乾上九也十月亥坤六三也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鄭氏說易專用爻辰十二律取法于此焉坤初六在未未値西南又坤之位故得朋六四在丑丑値東北陽位故喪朋漢書天文志曰東北地事天位是也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初在未四在丑地正適其始衝氣相通也衝猶對也雅者天文曰其對爲衝天闢於子地闢於丑承天之義漢楊震疏曰臣聞師言坤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象傳在謂安于承天之正是也注釋得喪以坤之卦爻皆承天之義則此得朋喪朋當指坤之一卦而言故用劉氏之說獨以爻辰釋之後世王弼崔憬之徒舍坤象之卦爻廣求之于方位尋其歸趣雜附于得喪未見承天之象今既刊落之俗說唯是易含萬象所說多途虞氏說經獨見其大故兼采之以廣其義虞以易道在天三爻已括大要故以得朋喪朋爲陰陽消息之義謂月三日之暮震象出于庚方以至八日二陽成兌見于丁方生明于庚上弦于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兌二陽同類爲朋又兩口對自朋友講習之象傳曰乃與類行是也十五日乾體盈甲十六日旦消乾成巽在辛二十三日成艮在丙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跡于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坤消乾喪于乙故坤爲喪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注初爲履霜者乾之命也初當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注乾爲直坤爲方故曰直方陽動直而大生焉故曰大習重也與襲通春秋傳曰卜不襲吉二動坎爲習坤善六二故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注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乾爲王坤爲事三之上終乾事故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文言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注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爲囊艮爲手巽爲繩故括囊在外多咎得位承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在四故无譽六五黃裳元吉注坤爲裳黃中之色裳下之飾五當之乾二而居下中故曰黃裳降二承乾陰陽位正故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注消息坤在亥亥乾之位爲其兼于陽也故稱龍戰者接也說卦曰戰乎乾乾西北之卦稱野陰陽相薄故有是象血以喻陰也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也用六利永貞注永長也陰利居正承陽則永故用六利永貞京氏謂六偶承奇是也疏初爲至冰也○爻例初爲足爲趾爲履屨也足所以踐故初爲履霜者乾之命也已下九家義也乾居西北之地爲寒爲冰是霜與冰皆是乾氣加坤而成者故曰霜者乾之命也劉向鴻範五行傳曰九月陰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若然坤之消乾皆順乾命而成者故文言曰蓋言順也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易繫此爻以示戒○乾爲至不稱也○與乾旁通乾爲直坤爲方九家說卦文繫上曰乾其動也直故乾爲直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虞氏云陰闢爲方故坤爲方陽動直而大生陰動闢而廣生方有廣義故云直方大習者重襲故與襲通春秋傳者哀十年傳文禮表記曰卜筮不相襲鄭注大司徒六藝書襲爲習是習爲古文襲故習吉重吉也士喪禮曰筮者三人公羊傳曰求吉之道三也三有初筮原筮之爻不習者言不瀆再筮也六爲習天虞義也可貞動體坎故坎爲習乾坤二卦唯九五也六二爲地之中陰陽之正故云坤善六二不習无不利也○貞正至終也○此虞義也貞正也釋見上荀氏云六三陽位下有伏陽故以陰包陽以六居三爲失位象曰以時發故云發得正也荀氏例坤三當之乾上蓋六三九四不中不正故彖象二傳言不當位者獨詳于此二爻三凡十四卦四凡八卦也說卦曰乾爲君又曰乾以君之故乾爲王坤致役故爲事荀子曰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坤臣道故坤爲事京房曰陰爲事也三爲三公得從王事乾立于巳爻辰上六亦在巳故云三之上終乾事又引文言爲諡也○括結至无譽○此虞義也括結廣雅文說文曰括絜也絜與結古文通故鄭注大學曰絜猶結也禮經解曰絜靜精微易教也絜者括絜絜靜坤也精微乾也坤元絜靜乾元精微故云易教也坤爲囊九家說卦文坤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虞彼注云謂四泰反成否故賢人隱也艮爲手巽爲繩臣故爲繩以手持繩括絜囊口故曰括囊四近五故多咎五休否繫于包桑四居陰得位上承九五苞桑不忘亡故无咎也繫下云二與四同功二多譽四多懼今在四故无譽也○坤爲至元吉○九家說卦曰乾爲衣坤爲裳黃中之色裳下之飾昭十二年春秋傳文九家說卦曰坤爲黃文言曰天玄而地黃案坤爲土月令曰中央土郊特牲曰黃者中也故云黃中之色經凡言黃者皆謂陰爻居中也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故云裳下之飾五居下中故取象于黃裳也降二承乾陰陽位正故元吉謂承陽之吉也○消息至居也○坤消卦也上六在亥故曰消息在亥乾鑿度曰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是以乾位在亥文言曰爲其嫌于陽也乾爲龍故稱龍說文曰壬位北方陰極陽生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上六行至亥與乾接說卦戰乎乾謂陰陽相薄也卦无傷象王弼謂與陽戰而相傷失之矣毛詩傳曰郊外曰野乾位西北故爲野血以喻陰已下九家義也文言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知血以喻陰也乾鑿度曰乾坤氣含亥故曰合居永長至是也○永長也釋詁文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是坤之六爻皆當居陰位而承乾也陰承陽則可長故用六利永貞京氏者京房律術文案律術一卷虞翻爲之注其言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偶承奇之道是也禮易生人曰偶以承奇易家用九用六卽律家合辰合聲之法也

䷂ 坎宮二世卦消息內卦十一月外卦十二月

屯元亨利貞注坎二之初六二乘剛五爲上弇故名屯三動之正成既濟定故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注震一夫之行也動而遇坎小事不濟故勿用有攸往震爲侯建侯應四往吉无不利矣古諸侯不世賢則建之二之初故云建疏坎二至利貞○卦自坎來故云坎二之初之卦之說本諸彖傳詳見于荀氏虞氏姚信范長生盧氏等注而虞氏尤備乾坤各諸卦之祖乾二五之坤成震坎艮坤二五之乾成巽离兌則六子皆自乾坤來也復臨泰大壯夬乾息之卦遘遯否觀剝坤消之卦而臨觀二陽四陰大壯遯四陽二陰泰否三陽三陰又以例諸卦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也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也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恆損井歸妹豐節既濟也自否來者九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旅渙未濟也自大壯來者五卦需大畜睽鼎兌也自觀來者四卦晉蹇萃艮也自乾坤來而再見者從爻例也卦无剝復夬遘之例故師同人大有嗛從六子例亦自乾坤來小畜需上變也履訟初變也豫自復來乃兩象易非乾坤往來也頤小過晉四之初上之三也大過中孚益上之三四之初也此四卦與乾坤共离反復不衰故不從臨觀之例師二升五成比噬嗑上之三折獄成豐賁初之四進退无恆而成旅皆據傳爲說故亦從兩象易之例因繫辭象傳而復出者二睽自无妄來蹇自升來皆二之五此卦坎二之初虞義也案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而云故二之初者因彖傳剛柔始交乃乾始交坤成坎故知自坎來也屯難也規留不相通之義卦二五得正而名屯者以二乘初剛五弇于上不能相應故二有屯如之難五有屯膏之凶名之曰屯也三變則六爻皆正陰陽氣通成既濟之世故云元亨利貞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皆以既濟言也○震一至云建○卦內震外坎震爲夫故曰一夫言微也動而遇坎坎險在前一夫舉事必不能成故曰小事不濟也晉語司空季子說此卦云小事不濟蹇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此生所據矣震爲侯虞義也後漢司徒丁恭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逸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故震爲侯初正應四建侯則貴得正得民故往吉无不利矣謂初往也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天下爲公如二升五之類也選賢與能如利建侯之類也是說古侯不世賢則建之之義也昭八年春秋傳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今二之初故云建韓非子曰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初在下故云建是其義也

初九般桓利居貞利建侯注應在艮艮爲石震爲般故般桓艮爲居二動居初故利居貞震爲諸侯居正應四故利建侯六二屯如亶如乘馬驙如匪寇昏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注乘馬乘初也二乘剛故屯如亶如馬重難行故驙如匪非也五體坎坎爲寇二應五故匪寇陰陽得正故昏冓字許嫁也二乘初馬初非正應故貞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陰陽氣通故十年乃字象曰反常也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注卽就也虞山虞也艮爲山山足曰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爲藂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兕虎震爲麋鹿艮爲狐狼三應上上

乘五馬故无虞三變禽入於林中故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注）君子謂陽已正幾虞機舍舍拔上不應二張機舍拔言无所獲往必吝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冓往吉无不利（注）乘初也班別也求初爲昏之外稱往四止應初稱建侯故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注）膏者澤也坎雨稱膏二五貞也而皆屯二之屯女子之貞也故小貞吉五陽也陽主施五之屯膏澤不下於民故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注）乘五也上于五非昏因之正初體乘馬參必泣盡三變體離離爲目坎爲血艮爲手弁目流血漣之象也（疏）虞注至建侯○般桓馬融以爲旋也虞在艮因體艮艮爲石說卦曰震爲阪生阪陵般也故震爲般古文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鄭元讀注云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此經般桓亦讀爲般旋之般虞氏云般桓也二失位動居初得正故利居貞震爲侯象得正應四貴下賤大得民故利建侯也荀氏以爲般桓者動而退也謂陽從二動而退居初義亦通也○乘馬至常也○陰陽相求昏冓之道二四上陰爻故皆言乘馬虞氏亦謂二乘初故曰乘馬也鄭箴膏肓曰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云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于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注以乘馬爲乘初者亦是乘初之車但二與初非昏因之正故云屯如亶如乘馬驙如馬氏云亶如不進之貌說文曰驙者馬載重難行震爲馬馵足故驙如也坎爲寇虞義也說卦云坎爲盜故爲寇匪非也虞氏又謂寇在坎故匪寇陰陽得正故爲昏冓虞義也字妊娠爲已嫁也虞氏非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今字嫁故易虞義也二不許初故貞不字上曰天九地十故爲十年乃字十二動成既濟定是也○陰陽氣通虞義也正故十年乃字謂成既濟定也○卽鄭云卽就也中虞義曰三動反正故以卽戎矣包咸注云卽就也儀禮鄉飲酒禮曰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王制必郎天子諸侯不合圍注云卽就也三本作鹿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周禮地官謂虞人掌禽獸者郎虞人也云鹿林是其所升可鹿麋古今字也鄭本作鹿王肅本亦作麓云山足曰麓說卦曰坎爲叢棘故曰叢木在山足故稱林中體坎爲大川故謂之林艮爲山三變體坎坎爲叢木上爲林中體坎坎爲林中也鄭注云鹿驚走入林中坎爲狐狼皆以其家說卦者曰震爲麋鹿故爲麋鹿也坤爲虎兌爲虎乾爲馬坤爲牛艮爲狗震爲麋鹿皆獸也坎之屬故爲禽三變之正入于林中故云禽入于林中矣○易傳曰震遂泥坤爲師象故云三體震互坤艮爲山三變坎坎爲叢木艮爲林故曰林中又禽皆走入于林中矣此虞義也○乾鑿度九二爲君子三變之正故曰君子者虞義也幾一作機鄭本作機云機弩牙也故曰機不如舍往吝虞義也幾機之會舍故爲機書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閱機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虞人之射禽因古文作舍故云舍拔詩騶虞疏引相傳云拔失也舍五馬故不應二凡爻相應則得之舍拔而已吉无所獲矣故舍者舍拔不如舍者不如勿往後禽不能得故云往吝也○乘初至不稱四者也○乘初者也其分乃長男先于女初者入于四也故云四求初也奏分別也所謂分也者故云媾禮男先于女故初來四也之外稱往嫁娶之禮也昏因所以五體婚媾爲據○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迎也所以正內之禮也五體婚媾○也當親迎故天子親迎初求四行親迎之禮於往吉无不利也禮也○膏者至貞凶○閔元年春秋傳曰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固者屯之固也不利也貞不字五屯其膏皆有國之義故云屯者固也坎雨稱膏膏者膏潤以潤之故稱膏者貞不字五屯其膏皆有膏之也坎雨稱膏者膏潤以潤之故稱膏二五皆正嫁故鄭注云欲尊之曰屯固是也卦之所以名屯者以二五也又虞引詩曰陰雨膏之膏者膏潤以潤之故稱膏虞義也

也二五得正故云貞稱皆因故云屯除稱小二乘初守貞不字女子之貞故小貞吉陽稱大天施地生故陽主施而五上乘五故云乘五也○上乘五此以云上兩陰二不應三本乘五上體坎故云乘坎爲血泣血漣如合而後許稱乘馬也後必泣盡是其義也說文云漣泣下也離爲目以下九家義也虞氏曰三變時離爲目坎爲血震爲出血流出目故泣血漣如略同也

☶☵消息正月　离宮四世

蒙亨（注）艮三之二亦二五爲童蒙體艮故云蒙蒙物之穉也五應二剛柔接故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注）我謂二艮爲求五應二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體有來學无往教虞氏以二體師象坎爲經謂二爲經師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注）初筮謂初再三謂三四二之正故不告利貞（注）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疏）艮三之二至虞義也此本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而云艮三之二者以蒙亨以亨行時中故知自艮來也○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序卦文鄭氏云蒙幼小之貌故名其義爲兩義焉當其爲師則二剛五柔以志相應當其爲婦則五兼二義也○我謂二以二五相應故云亨以亨行時中兼氣○我謂至求我○二五相應五求二故我謂二艮爲少男故云童蒙求我是也禮有來學二艮以取女言則陽求陰此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也禮有來學無往教故艮爲求陽求陰此經說求童蒙求我是也禮有來學發蒙言學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又曰無往教虞氏據曲禮釋經也○二象師體師二體師經者乾六繫度曰坎爲經師坎爲經謂二爲經師漢書儒林傳之六經師者也艮爲少男艮爲小子坎爲經故云五爲師與周書諡法曰經緯天地曰文是也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九兩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是也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故經師之師亦得稱長亦猶家有師亦有長家有師也○初筮之二師虞以二爲經師漢時通經有家法故五經皆有師說○三之二有求之志道故童蒙吉二以筮初筮告初有告之義○五應二二據初初發成兌爲習故再三謂三四荀義也告三四非應非據故瀆瀆則不古文瀆也故不告也不告辭象傳文也○二五至利貞○二之正陰師學之禮故不告也此虞義說見上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注）發蒙之正體兌兌爲刑人坤爲用故曰利用刑人坎爲桎梏初發成兌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梏之應歷險故以往吝

九二包蒙納婦吉子克家（注）九居二據初應五故包蒙震爲婦二本陰位變之正故納婦吉五體艮艮爲子二稱家故子克家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注）謂上也初發成兌故二稱女兌見陽稱金震爲夫坤身稱躬五變坤體壞故見金夫不有躬失位多凶故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注）遠於陽故困蒙不學民斯爲下故吝

六五童蒙吉（注）蒙以養正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注）謂三也體艮爲手故擊謂五已變上動成坎稱寇而逆乘陽故不利爲寇禦止也上應三三體坎行不順故利禦寇明堂月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疏）發蒙至往吝○此虞義也初發蒙之正體兌初爲刑人坤爲用三發成兌兌爲刑故利用刑人虞注兌爲刑人三動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梏故之應歷險故以往吝秋官書曰刑以弼教秋官司寇掌邦之刑而云兌爲刑人者兌秋也武以秋殺之義也○九居至家也○此虞義也九居二據初應五故包蒙虞義也○九居二有應故云包蒙二至家也虞義也至震爲婦以下九家易說文曰陰陽成三故包蒙虞云婦謂初二以陽體成坎爲婦故爲婦家也○虞義也五以二稱夫二童五童五稱家君臣二五之象也○九居二據初應五故云納婦吉者婦也以婦言之婦吉者謂二也妻道也臣道也婦道也以夫言之謂二也師者謂二也二爲師五爲君臣二者與天子者爲婦也是二也師道也以五言之謂五也二也二五易位當其爲師則五當以師禮事二故五當爲臣而有所不臣者二也故爲師不臣也而臣之非也而所謂臣而爲師者也二爲師五爲君臣而後始可以一家一國之道也五當其臣者也二二當其爲臣則五當以臣禮事二故經曰童蒙求我也曰道不臣於其臣者二有家道故二稱家而二爲臣而臣之也臣之禮曰也家人也不故臣之也無故不得稱家也○是以伊尹學于湯然後臣之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曰家反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湯體艮艮爲少男故二稱家五稱子大夫稱家者體記曰大夫稱家體虞義也艮少男故二爲童子二體坎體震坤爲家上言子皆坎爲大夫家禮曰大夫家五卦見陽稱金詩云兌爲金上三不得云二故應二爲女兌見陽稱金詩云兌爲金三應上故云謂上也○此虞義也震爲夫坤身稱躬五變身也○見上身也體艮爲身故坤身稱躬以兌見陽稱金故謂金夫○五變坤體壞故見金夫不有躬○此虞義也居三失位多凶故无攸利○遠於至故吝○此虞義也陽謂二居二三體坤有四五之象故遠於陽故困蒙不學民斯爲下○荀注云四上陰爻故不得其正故吝也○蒙以養正故吉之君子得其正也○蒙以養正至吉也○此荀義也二五皆失位五變之正則其二正應五爲君子三有之吉也○謂三至我始○此虞義也上應三三體坎行不順故利禦寇○變成坎坎爲寇爲逆上乘陽故不利爲寇三應上三體坎坎爲盜爲寇上爲乘陽爲逆上乘三陽故言擊爲二上也故禦寇利禦寇○三行不順上應三故利禦寇明堂月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者是蒙者爲消息卦在正月孟春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是不利爲寇之義也上九擊蒙禦寇之事也

☵☰　坤宮遊魂卦消息正月外卦二月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注）大壯四之五與比旁通需須也乾陽在下坎險在前乾知險故須四之五坎爲孚離爲光故有孚光亨貞吉坎爲雲須時欲降乾須時當升三陽既上二位天位故有孚貞吉坎爲大川（疏）卦自大壯來從四陽二陰之例大壯四之五故云大壯四之五與比旁通也需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大壯震爲輹四之五不嬴坤爲大輿故壯于大輿之輹是其事也京房易傳曰需者待也須亦待也故需須也象傳文乾下坎上乾知險故須也○二五體坎互離險在前不陷是也卦氣需爲大壯四之五體坎互離坎爲孚故有孚以爲光以險在前故須也京房傳曰雲上於天需須也雲上於天升降之理九家傳曰乾升在上升降有時之象也升降須時欲降也故乾須時當升○虞注云坎爲川故坎爲大川需升乃當升而上言是須時當升也需升見須時之須也是以升而上故當升之文而升而後五也上貞吉謂二居五是天位故象傳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鄭注云以中正者謂二居五實說卦坎爲水爲溝瀆考工記匠人爲溝洫達於川故坎爲大川十二年春秋傳曰川壅爲澤荀虞注需須也乾升涉坎故利涉大川此兼用荀虞注云坎爲川是也乾知險故須也九五升五不當吉一體俱升需之外卦爲坎泰升二卦九二升五不當吉一之例尚于需泰升二卦皆然

取象于雲之出入坎當下降乾當上升上六不速之客三人謂乾三爻也乾升坎降而一卦五爻皆失位然乾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在下當循臣職合于天尊地卑之義故傳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是需卦獨取義于兩體升降至泰升二卦荀義雖然今不用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注乾爲郊初變體恆故曰利用恆需極上升得位承五故无咎九二需于沚小有言終吉注沚謂坎五水中之剛故曰沚二當升五故需于沚四體兌兌爲口爲小故小有言二終居五故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注親與坎接故稱泥須止不進不取於四不致寇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注坎爲血故需于血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注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道故坎在需家爲酒食也五以酒食需二舉坎以降二上居正故曰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注需道已終雲當入穴三人謂下三陽也不速猶不戒須時當升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乾往居上故稱客坎爲主人故稱來乾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乾爲敬也疏乾爲至无咎○乾郊需于郊不犯坎難虞注九二曰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初變體恆時當升初居四得位承五故无咎繫下云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虞彼注云內初外上也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爻動內則凶見外初之四之終吉皆據需道已成見言之是吉凶見外之例也○沚謂至終吉○沚古文沙說文沚沙或字譚長說沙或從也○當據吉交易也坎之中爻乃水中之剛者故曰沚謂五二當升五故需于沚小有言知小有言爲四者京房易傳曰三陽務上而隔於六四四路之險也蓋四方出穴故云路之險兌爲小虞義也荀義上以六入穴三陽上升二當居五上爲終故終吉此皆荀義也推上以小有言謂三與注異也○親與至寇害○此荀義也坎爲水泥水旁之地三以乾接坎故云親與坎接三知險故須止不進○二當上升故不取於四雖有寇至不爲害也○坎爲至自穴○說卦曰坎爲血卦故爲血雲從地出以下九家義也坎爲坎客故爲穴坤爲地乾二五之坤爲坎上坎爲雲故云雲從地出上升于天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故云自出者莫不由穴也○五互至貞吉○此荀義也昭十二年春秋傳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故知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道序卦文荀彼注曰坎乾上中有離象水火交和故爲飲食之道以有飲食之道在坎知在需家爲酒食也需須也須酒食者亨也饋也坎客之辭曰主人須知需于酒食爲五需二也五爲坎主以坎降三陽上升二上居五故曰貞吉也○需道至故○此荀義也三爻終上六故曰需道已終雲當降至日雲當入穴故三人謂三陽三人謂乾三陽也儀禮鄉飲酒記曰賓主故乾爲人故三人注前期二日禮主人戒賓士冠禮曰乃宿賓宿賓之辭曰賓亦鄉飲酒故曰記曰先期日有一日宿宰夫人鄭注讀宿爲肅肅進也戒泰六四曰不戒以孚故知不速也速與肅通五爻皆有需象上不言需稱不速之客爲乾升須時故稱來也易例內爲主外爲客內爲來外爲往今乾在內卦稱客稱來以乾往居上故稱客對主言在下爲主人據主客故稱來者也乾升在上二位天位故君位以定坎降在下二變體坤五坤爲臣道故當循臣職故敬虞義也

䷅離宮遊魂卦消息二月

訟有孚句窒惕句中吉終凶注遯三之二孚謂二窒塞止也惕懼也坎爲悔爲惕二失位故不言貞遯將成否三來之二得中故中吉六爻不親故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注大人謂五二與四訟利見於五故利見大人坎爲大川五爻失位不變則入于淵故不利涉大川疏遯三至終凶○此虞義也例九三來之二體坎坎爲孚虞注夬卦曰陽在二五稱孚故陽在二五故孚謂二說文曰窒塞也有止義故云塞止也坎爲悔爲惕又爲加憂故爲惕懼九二陽不正故不言貞二及三故將成否三來之二得中有孚窒惕故中吉卦體五中正餘皆失位六爻不親故終凶虞翻曰訟不可成也○大人終吉終訟不親是謂終訟故不承事三四易位則至大川○此荀義也五爲天子故大人謂五二四爭三故二與四訟五陽中正故利見於五坎爲大川以下虞義也卦中五爻失位初爲淵不變自初始隨於坎陷故入于淵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注永長也坤爲事初失位而爲訟始變之正故不永所事體兌故小有言二動應五三食舊德故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句人三百戶无眚注二與四訟失位故不克訟坎爲隱伏故歸而逋其邑三百戶下大夫之祿二本大夫守至薄之祿不與上訟故无災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注乾爲舊德三動得位四變食乾故食舊德體坎故貞厲得位故終吉或從王事无成注乾爲王坤爲事故或從王事訟不可成故无成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注二以惡德受服九五中正奪二與四故不克訟復即命渝變也四變體巽爲命得位承五故渝安貞吉坤爲安九五訟元吉注五訟得其中正故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注二四爭三三本下體取之有緣以三錫二於義疑矣爭競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之終朝者君道明三者陽功成也褫奪也君明道盛則奪二與四故曰終朝三褫之也鞶帶宗廟之服褫二服者五也上爲宗廟故發其義于爲爻耳疏承長至終吉○永長也釋詁文坤爲事謂坤也遯陰消之卦初六爲訟始利變之正故云不永所事此上虞義也兌爲口小爲言故小有言二動應五三食舊德故爲象故終吉也○二與至災眚○此荀義也虞注云乾爲舊德兌象變爲三公四爲諸侯二失位與四爭三公之服是無德而爭故不克訟義弗克也坎爲隱伏訟卦文九五中正奪二應故而逋其邑鄭注云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地故云一成定稅三百家是下大夫之祿也荀自處卑下不與上爭故无災眚所以取象三百戶者虞注云乾爲百坤爲戶三爻故三百戶坤象故云故無眚坎化爲坤者變之正也○乾爲至終吉○乾爲久德故爲舊德四變食乾讀如噬嗑食之食舊德以乾爲舊知有食之者故云食舊此皆據五經異義曰爻位

三爲三公曰食舊德食父故爵祿也乾爲父二失位鄭爲承乾有食舊德之象二四之正三變體故虞氏謂正危貞厲是也三爲下卦之終得位故終吉與初同占也此亦虞義○乾爲王至无成也○乾爲王坤爲事虞義也訟不可成變之○乾爲克訟是无成之義也○二以至爲安○緇衣曰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注云言君祭祀賜諸臣無與惡德之人古者賜爵以命服必於太廟二失位上九或錫之鞶帶注謂錫二惡德受服也五中正故不克訟奪二與四故復即命渝變也帶之命服也渝變也得言爻巽象傳曰重巽以申命故巽爲命四變得位安于承乾之正故渝安貞吉坤爲安○此聽訟至元吉○卦爲九五一爻中正是其中正者也○元吉○二四至爻耳○此荀義也二與四爭三三公之服故云二四爭三三與二比故取之有緣以三公之服錫二故大夫故云于義疑矣在訟家故云爭競之世以大夫而錫三公之服非其分故云分理未明或以錫之者疑之也鄭書大傳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或云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上旬爲月之朝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故終朝爲君道明春秋元命包曰陽成於三故三者陽功成也褫奪義也四爲諸侯諸侯入爲三公宜服三公之服故君明道盛則奪二與四陽道方長故三褫之也鞶帶三公大帶服以祭者故曰宗廟之服五褫二服不發于二五爻者以上與三應三體巽巽爲要鞶上爲宗廟故發義于宗廟爻三變巽體壞有褫之象褫俗作褫今從古

皇淸經解卷一之四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淸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四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棟著

周易上經

䷆坎宮歸魂卦消息四月

師句貞丈人句吉无咎注乾二之坤與同人旁通丈之言長丈人謂二二體震爲長子故云丈人二失位當升五居正故云貞丈人吉无咎疏乾二五之坤成坎坤二五之乾成離故來案虞氏論之卦一陽五陰之例皆從乾坤來乾坤之升二畜象云君子謂二陽在二寬以居之故知其注象傳君子以容民同人旁通虞義也左氏解誼數此卦曰坎爲衆故師衆王體震震爲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師之象也丈之言長鄭義也大戴禮本命曰丈者長也長是爲尊物也丈人老人年長者震爲長子長丈同物故云丈之言長丈人謂二荀義也故象之丈人即丈之長子故知丈人謂二二中失位不正上升坤五則正矣故云貞丈人吉无咎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注震爲出坎爲律臧善也初失位故不臧凶九二在師中句吉无咎王三錫命注長子帥師故在師中以中行和故吉无咎王謂二三者陽德成也德純道盛故能上居王位而行錫命也六三師或輿尸凶注坤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一說尸主也坤坎皆有衆象師以輿爲主也六四師左次无咎注震爲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於五四得承之故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注田獵也二欲獵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注五已正而稱長子據五自二升也長子帥師而弟子主之明使不當而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注二升五爲大君坤爲國二稱家二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五降二得位承五故曰承家小人謂三與初

疏震爲至臧凶○震爲出虞義也初爲出師之始故云出坎爲律九家說卦文律者同律也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注云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illegible]

說曰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荀氏曰大君謂二故知二升五爲大君也坤爲國二稱家虞義也二之五爲比五建國故云開國二爲六五五降二承五故曰承家也[illegible]小人謂三與初者[illegible]言以三初三無功而初失律也一以正功以示戒用命賞于祖故總其義于宗廟爻也

䷇坤宮歸魂卦 消息四月

比吉注師二上之五得位衆陰順從比而輔之故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注原再也二爲原筮初九爲元坤爲永二升五得正初在應外終來有它吉故原筮元永貞无咎與萃五同義不寧方來後夫凶注不寧寍也坤安爲寍一陽在上衆陰比之故不寧方來坤爲方也後夫謂上在五後故曰後夫乘陽无應故凶周官大司馬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蓋三代之法歟

疏注師二至故吉○此虞義也[illegible]一陰一陽之卦皆自乾坤[illegible]師二上之五九居二二爲失位升五爲得位二正五位衆陰順從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以五陰比一陽故曰比[illegible]一陽故曰吉也○原再至无咎○原再也[illegible]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注孚謂五初失位變得正故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注坤器爲缶以喻中國初動屯爲盈故盈缶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注二比初故自內正應五故貞吉六三比之匪人注六三乙卯坤之鬼吏故曰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注外謂五四比五故外比之正應初故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注五貴多功得位正中初三已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諸仁也五稱王三驅謂驅下二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初變成震震爲鹿爲奔走鹿斯之奔則前禽也坤爲邑師震爲人不戒猶不虞也師時坤虛无君使師二上居五中故不戒吉上六比之无首凶注上六爲首乘陽无首故凶

疏注孚謂至无咎○此虞義也初與五比故云孚謂五荀氏謂初在應外以喻殊俗也六居初爲失位變之正故无咎○坤器至曰它○此荀虞[illegible]

[illegible]

䷈巽宮一世卦 消息四月

小畜亨注需上變爲巽與豫旁通陰稱小畜斂聚也以陰畜陽故曰小畜一陰劣不能固陽四五合力其志得行乃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注需坎爲雲上變爲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我謂四四體兌兌爲西乾爲郊雲西行則雨自我西郊言道未成得曰施未行也

疏注需上至亨○此京虞義也[illegible]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注謂從豫四之坤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爲道也九二牽復吉注變至二與初同復故牽復至五體需二變應之故吉九三輿說

腹注腹讀爲複傷坤爲寢爲輿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輿說輹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 夫妻反目注豫震爲夫爲反巽爲妻離爲目今夫妻共在四離火動上目象不正巽多白眼故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注孚謂五血讀爲恤豫坎爲恤爲惕震爲出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恤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注有孚下三爻也攣連也鄰謂四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得載婦貞厲注需道已成坎既雨既處尚得載四順故稱婦得位故言貞上已正坎成巽壞故婦貞厲 月近望君子征凶注近讀爲既坎爲月十五日乾象盈甲十六日巽象退辛故月近望君子謂二陰盛消陽故君子征凶

疏謂從至道也○此虞義也需與豫旁通豫復兩象易之故云從豫四之坤初成復卦兩象易者本需繫辭下傳文大壯大過其三蓋取與无妄中孚頤兩象易此漢法也復爲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故云何其吉乾稱開門爲[illegible]正二變應之故吉○變至五故吉○變入位于五體需五陽居[illegible]下伏巽虞氏以爲車之駒心夾輹之物故坤爲大輿車輹同物子夏曰輹車下縛也輹坤爲輿[illegible]傳說輹者輿下縛也馬君及俗儒以乾爲車坤爲大輿爲車轅[illegible]旁通變之二則下體成乾乾成坤象不見故坤爲大輿車輹[illegible]者說輹則不能載也馬君及俗儒以三體乾爲車易无乾爲車之文車[illegible]行故云非也○豫震至反目○此虞義也晉虞注云坎爲車多眚蓋[illegible]夫小畜巽爲妻故云震爲夫巽爲婦四體離爲目震夫巽婦[illegible]目象不正巽多白眼故反目說卦文虞氏謂離爲目上向[illegible]多白眼此象卦體離火動上又反目○孚謂五○至[illegible]故曰服經曰反目反目爲中故孚謂文曰多白眼也孚謂五至[illegible]爲震義也故豫爲坎爲恤爲惕故五血讀爲恤讀從馬氏至无[illegible]虞氏恤作血也坎爲血卦爲加憂故爲恤爲惕萬物出乎震故[illegible]出以一陰乘乾陽往不爲所畜故爲惕出得位承五通震變爲[illegible]坎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恤去惕出承九五故无咎也○畜乾者四與[illegible]五合志故无咎也○有孚至其鄰此九家義也上承九五[illegible]五之上變與四相連故下三陽故云有孚下三爻也相接連也四[illegible]四鄰謂四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云財與人故同[illegible]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爲富以其鄰也○需道至貞厲[illegible]昔之時也往復爲富之道已成乾坎故稱婦三者至也貞[illegible]之上九得其坤婦得其上上而成也上九得位故貞厲○[illegible]○以坎至其婦上下體婦女巽坎婦成得上九爲婦[illegible]諸四之乾至上得正故言貞也○近讀至征凶[illegible]晉四時在虞體近日月近者婦有也服也坎月十六日乾象盈甲[illegible]義氏讀爲婦曰十六日望讀爲近旣在月十五日乾象盈甲十六日巽象退辛[illegible]

虎尾不咥人亨利貞注坤三之乾與謙旁通以坤履乾故曰

一號貞六月[illegible]

履彖曰履柔履剛也坤之乾成兌兌爲虎乾爲尾以乾履兌故履虎尾咥齧也乾爲人兌說而應虎口與上絕故不咥人亨五剛中正履危不疾故利貞王弼本脫利貞

疏此荀虞義也[illegible]

初九素履往无咎注初爲履始故云素應在四四失位變得正故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注二失位變成震爲道爲大塗故履道坦坦虞氏謂履自訟來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故貞吉 六三眇而視跛而履虎尾咥人凶注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震爲足兌爲毀折故跛而履位在虎口中故咥人凶 武人爲于大君注三失位變成乾乾爲武人應在上乾爲大君故武人爲于大君外傳曰武人不亂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注愬愬敬懼貌體與下絕乾爲敬四多懼故愬愬變體坎得位承五應初故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注三上已變體夬象故夬履四變五在坎中故貞厲 上九視履考詳其旋元吉注考稽詳徵也應在三以三之視履稽其禍福之詳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象曰大有慶也

疏[illegible]

泰小往大來吉亨注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

疏此虞義也[illegible]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注初在泰家故稱拔否巽爲茅茹茅根艮爲手彙類也二升五故拔茅茹以其彙震爲征得位應四故征吉 九二苞荒注荒虛也五虛无陽二上苞之用馮河注馮河涉河遠遠也二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爲河震爲足故用馮河乾爲遠故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注二降二故朋亡五爲中行朋亡而下則二得上[illegible]中和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注陂傾也應在上平謂三陂謂上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注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三體坎爲險爲恤爲孚乾爲福三得位故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注五不正故云偏偏坤虛无陽故不富鄰謂四上不戒以孚注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來孚邑故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震爲帝坤爲乙歸嫁也震爲兄兌爲妹故歸妹祉福也五下嫁二上承乾福故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注否艮爲城坤虛稱隍泰反成否乾壞爲坤故城復于隍勿

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注二動體師陰乘陽故勿用師邑天子之居也坤爲邑否巽爲告爲命政教不出於國門故自邑告命雖貞亦吝疏初在至征吉○初剛難拔故文言於乾初九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潛龍之志不易世不成名故難拔泰二拔茅而連初君子道長故云初在秦家稱拔也卦稱家者易以道陰陽陰陽五行皆稱家故劉向易錄有陰陽家後漢書有明帝注家要說章何師謂五行之家蓋漢學如此否巽爲茅以下虞義也泰反否故云否巽巽爲草木剛爻爲木柔爻爲草故巽爲茅爻例取象禮物則初序本上爲末根本同義故云茹茅根根謂初也艮爲手說卦文據否艮拔茅以手也否泰反其類三陽三陰爲類故云胥類也今文作彙九二拔茅而連初故云拔茅茹初與三皆其類也故云以其胥二升五則六爻得位陰陽氣遍故有是象非謂三陽俱升也荀氏注九二不遐遺謂三體俱上失其義矣蠻爲行釋言曰征行也初得位而應四故征吉○荒虛至苞之○此翟元義也元字子元名在九家有易義注不詳何人荒鄭讀爲康云虛也釋詁曰康虛也翟氏從鄭所讀字故訓爲虛詩桑柔云具贊卒荒毛傳曰荒虛也乾盈坤虛故五虛无陽二當升五故上苞之○馮河至遐遺○此虞義也釋訓曰馮河徒涉故云涉河遐遠釋詁文詩谷風曰棄予如遺毛傳訓爲遺亡故云遺亡也二變體以坎爲河九家說卦文後文作可乃河字磨滅之餘也震爲足說卦文二升五懸坎而上故用馮河有氏謂陽性欲升陰豈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是也天道遠故乾爲遠荀氏謂自地升天道雖遠遠不能此之是也○五降至和矣○此荀虞義也兌爲用坤喪亡亡虞氏謂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蓄五離其朋類而下如坤之喪朋也尙上也朋亡而下故二上居五而行中和中和謂六二九五合言之則二五爲中相磨爲和分言之則五爲中二爲和故周禮大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天地者二五也天交乎地天產作陰德也五爲中故以中禮防之地交乎天以地產作陽德也二爲和故以和樂防之又曰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漢儒皆以二五爲中和故易乾鑿度於師之九二曰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于鄰之九五曰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楊子否云中和莫尙于五是也○陂傾至不復○鄭注樂記曰陂傾也三應上上者泰之極而否之始也乎謂三虞氏謂天地分故乎也陂謂上上六城復于隍陂之象也往謂消外坤爲消也復謂息內乾爲息也三至上體復象互體也○艱險至福也○此虞義也艱難也險亦艱也故云艱險恤憂孚信釋詁文坎象傳曰習坎重險也故爲險說卦曰坎爲加憂故爲恤坎爲信故爲孚乾爲積善故爲福二爻三體坎故爲艱爲恤得位承上故言貞言无咎言有孚食讀如食舊德之食三二皆體乾二之五五以祉元吉故三食乾福也○五不至四上○上體以五爲主故偏偏謂五鴻範曰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是不正爲偏京房易傳曰陽實陰虛故坤虛无陽爲不富虞氏云然也四上同在坤體故不富以其鄰鄰謂爻之連比者也○坤邑至以孚○此虞義也戒者主召客之詞二升五爲卦主故稱不戒坤爲邑邑人不戒故二升五信行于坤故云孚虞云與比邑人不戒同義亦謂師二升五也○震爲至元吉○此虞九家義也帝出乎震故震爲帝坤納乙故坤爲乙隱二年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故云歸嫁也震兌震長男故爲兄兌少女故爲妹六陰爻五貴位陰之貴者莫如帝妹貴而當降者亦莫如帝妹坤妻道也臣道也故六居五必降素問謂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害速順則其害微故君可居臣位臣不可居君位樂本平易五音宮君也商臣也宮可居商位商不可居宮位故周禮大司樂有四宮四均兩無商非無商也商不爲均也商不爲均猶六不居五故聖人于坤泰歸妹系黃裳歸妹之詞致明六五之當降兩漢經師皆如此說魏晉以來王弼韓伯之董始改師法而易之大義乖矣祉福釋詁文五下嫁二二上升五以陰承陽故云上承乾福與坤黃裳元吉同義也帝乙虞氏據左傳以爲紂父泰漢先儒皆以爲湯故乾鑿度曰泰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歎順故因此見湯之嫁妹能懸天地之道敬戒

之義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郎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惡繩矣鄭而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夫地巫夫婦夫婦正而王與發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乙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蔽猶所也晉賀循議曰秦殷紀庚湯已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毓爲君合十二世而正世唯六故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世王不數兄弟爲正世也子夏京房荀爽皆同易說世本湯名天乙故稱帝乙則先儒之說不爲無據古人通經辭家法左氏傳春秋不如易家之審祇泰歸妹二卦皆言稀妹者歸妹九月卦泰正月卦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弁而農事起婚禮殺於此自秋至泰辛王癸甲皆嫁要之時故易獨學泰歸蘇二卦以明之也○否艮至於隍○否互艮故云否艮艮焉城虞義也虞云隍城下構亦作隍釋言曰隍壑也郭璞云城池空者爲鑿釋詁云學虛也是隍是上之虛者故云坤虛稱隍上六泰之終故云泰反爲否泰反爲否則乾壞爲坤城復于隍之象也○二勤至亦吝○二動體師互體也坤三陰乘陽故初用辭大主所居謂之邑故云邑天子之居也逸周書言西邑夏大邑周多土言天邑商皆謂天子之居凋公作周禮始以四井爲邑宜坤爲邑巽爲告皆虞義也重巽以中命故巽爲命奉反爲否故教陵褒一人偉亦守存號命不出子國門上六雖得位亦爲吝也

䷋ 乾宮三世卦 消息七月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注陰消乾又反泰也謂三比坤滅乾以臣弑君以子弑父故曰匪人君子謂五陰消陽故不利君子貞陽詘陰信故大往小來疏此虞義也否消卦自乾來故云陰消乾泰反成否故云反泰與泰旁通也匪人謂三陰消至三成坤故云比坤滅乾臣謂坤子謂遂艮也弑父弑君人道滅絕故曰匪人虞氏讀與比三同義尋比乃坤歸魂也六三爲鬼東故曰匪人否乾世以三爲財其謂匪人以消乾也義各有取虞氏非是外衛三爻嗟五得正故君子謂五陰消至五故不稱君子貞爻辭其亡其亡是也五大人而稱君子者陰陽消之際君子小人之崙宜明故稱君子也陽詘在外故曰大往陰信在內故曰小來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注初惡未著與二三同類承五變之正猶可亨故曰貞吉亨六二苞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注二正承五爲五所苞故曰苞承小人謂初二拔茅及初初之正故吉大人謂五否不也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大人否亨六三苞羞注否成於三坤恥爲羞今以不正爲上所苞故曰苞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注疇類離麗祉福也巽爲命乾福四受五命以據三陰故无咎四失位變應初與二同疇交故同類皆麗乾福矣九五休否大人吉注陰消處和居正以否絕之乾坤異體升降殊隔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注消四及五故其亡其亡巽桑者喪也坤爲喪以陽苞陰故曰苞桑巽者坤繫于乾消乾使亡也荀氏謂苞者乾坤相苞也桑者上元下黃相苞以正故不可亡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注否終必傾三故先否下反於初成益體震民說无疆故後喜疏初吉

坤爲積惡初倚彼故惡未著二拔茅而及是初與二三同類承五也初四失位變之貞吉亨否初言亨者否陰消之卦陰消藏隔天地盈虛與時消爲故否初稱言亨也二得位故二正承五五苞桑故爲五所苞苞承乾鑿度遭初爲小人觀遺皆消卦故之小人指初也荀氏以二爲小人案二得二爲君子荀氏非也或傳寫之訛耳初惡大人者君人五號之一故謂五否不虞義乾坤分蘊以下荀義也乾陽坤陰分陰分不爻故云否隔凡乾與坤交則稱亨否隔承五五不下應故大人否亨○否成至苞否故云否成於三坤爲恥虞義也廣雅曰爲羞三不正爲上所苞以爲苞邑是苞羞之心非人也嚴象以三爲匪人○𠷎類至也說文云𠷎古文疇虞書帝曰𠷎否又鄭𠷎斯爻今皆讀爲疇漢書律麻志曰疇人同類之人是疇爲類也坤彖傳曰乃與類繫此卦日胥曰𠷎皆以三陰爲類矣義卦離蠹九家謂離耕也麗爲離著其義何也據三陰虞无咎九家謂无命而據則有咎屬功謂同是陰位鄭氏易例乾四初震吝爻也坤四初巽爻五二離爻上三兌爻○五四變應之故與二同功二離爻故○類○陰欲至吉也○此九家義也否者消卦居五故處和居正休者止息否者閉隔故否乾坤異體猶分體也乾上于坤下降故月萬物已成乾坤位定卑不犯尊故大人人當遠大人利見今小人以志君爲吉大義唯施諸於否家益不如是則君臣之道亡○荀氏曰陰欲消陽由四及五故曰其義也桑者喪也漢書五行志文衛書大傳于朝祖乙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窮亡象坤喪于乙故爲喪否丙坤外乾故曰坤皆陰繫于陽陰繫于陽爲陽所苞故曰繫存者也五爲陽位處和居正坤繫于乾故荀氏謂苞者乾坤相苞者參同契文乾言工記畫繪之事有五色天曰玄卦曰黃言繫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荀彼注云謂其位定矣是相苞以正故不可亡也○否注推南曰傾猶下也上反初故曰傾否否經也卦體下爲先上爲後應在三否成于來故云下反於初成益體震民說无疆說有喜意故後喜此虞義也

䷌ 離宮歸魂卦 消息七月

同人于野亨注坤五之乾與師旁通天在上火炎上是其性同也巽爲同乾爲人爲野坤五之乾得中而應乎乾故同人親也利涉大川注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注君子謂二五疏[illegible]

故利涉大川○君子謂二五○知君子謂二五者乾爲君子繫辭釋九五爻義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二五得正故稱君子象傳曰君子正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注乾爲門謂同於四四變應初故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注乾爲宗二五同性故爲宗合義不合姓合姓吝也故曰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注巽爲草莽离爲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巽爲高震爲陵以巽股升其高陵乾爲歲興起也師震爲興三至上歷三爻故三歲不興也九四乘其庸弗克攻吉注巽爲庸四在巽上故乘其庸與初敵應變而承五應初故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注應在二巽爲號咷乾爲先故先號咷師震在下故後笑乾爲大同人反師故大師二至五體遘遇故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注乾爲郊失位无應當有悔同心之家故无悔疏乾爲至无咎○此虞義也繫下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參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故云乾爲門四體乾初應四故同於四初敵剛因而反則同姓故變云乾爲門○乾爲宗虞義也二五同姓故无咎也○乾爲四陵人太尉南閣祭酒也已所變下應初无咎也○言同人姓相取應道其所許五經異義曰同姓爲宗易曰同人于宗吝陽上二陰九二五五相同應心有之言其宗通人姓于汝南召陵許慎字叔重東漢人繫謂上九五曰相同於草木言其之楚宗故五吝子鄭音君曰今晉辟邑在君之如蘭在同人家年春秋傳曰季武年爲公孫僑曰以微邑於國臭味也異類同心同人之姓二同姓相是以晉語曰同男女辨姓是故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合義必知類象傳云君子以類族辨物同人親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牲曰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觀此卦然後知男女辨姓之義合姓同姓同德合義同姓則同德同心故子同父親故異德合義異姓者同心此之臭味猶同姓也宗者廟門之內心故以二五爲宗以上祭之宗子主五體乾五爲主當其宗合義故爲宗而此事五在五當五同姓心也○虞注云宗有災滅之義姓在當合以後此事不在五世則同姓也若異姓則同德之合也○草莽虞義也巽爲草故以巽爲草莽爲戎亦四變震故巽爲高坎爲隱伏也伏戎于莽故震爲陵股升其高也故大象說卦云乾爲歲興起也陰陽不同三震三百六十日爲一歲震爲興故陽不起此三乾卦辭高震升其陵三歲不興故高陵三歲○此虞義也雜卦曰下下故云○巽爲庸說卦傳云三升之故弗克是故與初爲敵應○以象陰陽至師爲乾坤故上九同人于郊九四乘其庸與初敵應不應也虞氏注易不至五其說甚明今作墉者仍鄭作墉字讀如庸之言也云垣者垣墉之義今正墉字垣墉正曰墉高曰庸直之所以精大通尚書大傳曰墉之內謂之庸亦作庸卒上三乾故曰庸三之義也故曰帝初乘四巽之初變五巽同象爲師在復故初五號乾師先五陽義也承五應在二巽應初故應初高也故正應先二震爲後笑故师號先震虞事命行也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反號咷爲先唱旁通師震爲笑與語也同人與師旁通號咷爲先唱旁通師震爲後笑故先號咷而後笑也同人反師故大師師震爲笑與者同大師乾爲大與語也同人與者少典氏者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三與上同人家而異德謂同生而異姓也故五用師克之五與二同性故相遇也遘之象傳及雜卦曰遘遇也故云二至五體遘遇故相遇乾據互體○乾爲至无悔○此虞義也乾位西北之郊故爲郊九居上爲失位與三敵剛故无應虞氏謂與乾上九同義當有悔也巽而體坎三得應上利涉大川在同心之家故无悔也

䷍ 乾宮歸魂卦消息內卦四月外卦五月

大有元亨注乾五變之坤成大有與比旁通柔得尊位大中而應天而時行故元亨疏此虞義也虞例无一陰五陽之例故云乾五變之坤成大有文王書經系庖犧于乾五五動之离有天地日月之象乾坤坎离反復不衰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其義備于上九爻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注害謂四初四敵應故无交害在四故匪咎四變應初故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注比坤爲大車乾來積上故大車以載往謂之五二失位得正應五故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注三公位也天子謂五小人謂四二變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注彭旁聲字之誤四失位折震足故彭變而得正故无咎彭或作尪也行不正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注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威如吉上九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注謂乾也右助也大有通比坤爲自乾爲天兌爲右故自天右之比坤爲順乾爲信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疏害謂至无咎○此虞義也虞云害謂四离火爲惡人故害謂四又謂比坤爲害也交害虞義也據初四取象于四坤也陰陽相應爲交初四敵應不相與故无交害匪咎非咎也非從旁通變以比初動震爲交坤爲害也匪非也咎據四虞以比初動成屯屯難也虞云初四艱也震爲交始之義也坤爲害故云害也○比坤至无咎○此虞義也虞云四變應初故艱則无咎○比坤爲大車說卦文乾來積上○此虞義也五二失位變得正應五上行故大車以載積上也○三公至弗克○此虞義也三公位也三爲三公乾鑿度曰三爲三公五天子也象曰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故云三公位天子謂五小人謂四二變體鼎象也象傳曰小人害也小人四也三在五下故公用亨于天子震爲足巽爲股四折震足故小人弗克覆公餗也○彭旁至作尪○此虞義也王弼本作彭字三子虞云作旁字彭旁聲相近故云彭或作尪旁讀如旁薄之旁尪字之誤虞云虞翻作尪彭云匪其彭旁彭古字通也四失位折震足故彭尪謂體不正是行不正也○孚信至如吉○此虞義也虞云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也五失位變而得正故發得位威如吉者此五體离故有威如之吉○謂乾至不利○此虞義也繫上曰易之序也乾之信也五位上三坤爲順此經言威如者言乾也旁通比坤三坤爲順天之所助者順也故謂乾也天之所助以下上繫文賢謂三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故自天右之所右故信五履信思順三亨于天子故又以尚賢宜爲天之所右故吉且利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一終

皇清經解依經敍纂卷一之四十二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周易上經

䷎ 兌宮五世卦消息十二月

謙亨注乾上九來之坤謙謙也上九亢龍盈不可久虧之坤三故爲謙天道下濟故亨虞氏曰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君子有終注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疏乾上至之三○乾上九來之坤謙也用九之義乾上九當之坤三謙也子夏傳云謙者謙也謙卦名以上九一爻亢極失位天道盈而不溢故爲謙之義也以其位故謙天道之下濟故亨乾上之三謙之坤在人爲謙故曰謙謙也以乾通坤故亨蔡景君傳易先師景君言乾爲天道上來之坤下濟以消息言之故云剝上來之三道剝三之上九即乾也以乾坤三復人道之例景君之說虞所不用也三剝上來之三无剝復夬三于三才爲人道故君子謂三說卦曰君子至有終三之三爻艮三體艮故艮終萬物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三體艮故君子有終也勞謙君子有終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注變之正在下故謙謙君子謂三體坎爲大川歷三應四故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注三體震爲善鳴故鳴謙三居五二正應之故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注體坎爲勞故曰勞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故吉也六四无不利撝謙注撝舉也四得位處正家性爲謙故无不利陰欲撝三使上居五故曰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注鄰謂四上自四以上乘陽失實故皆不富五虛无君利三來侵伐无敢不利之者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注應在震故鳴謙體師象震爲行坤爲邑國三之正已得從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疏變之至川吉○初失位

豫之正荀云初最在下爲震上之三豫也禍之正而在下又焉故曰鳴豫初正陽位故曰君子坎爲大周懸三應四震利涉大川吉也○三體至貞吉○說卦曰震爲善鳴夏小正曰雉震呴傳曰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是震爲鳴也卦凡言豫者皆謂陽居下位二以陰承陽業三之義故曰鳴豫此姚信義也三上居五二正應之中心相得故貞吉也○隨坎至吉也○謙卦曰勞乎坎三體坎故曰勞謙此荀義也成卦之義在於九三象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故三也傳言謙尊而光東而不可隨正謂三上升五君子之終故吉也○撝樂至謂豫○此荀義也撝以手舉亦從于故云撝舉也太元凡十一家各有開柔之性故稱家性六十酉卦亦然以六居四徵得位處正而在豫家塞性爲豫故无不利也眾陰賢欲三晉五爾撝之者四故曰爲豫○鄰謂至之者○此荀義也四上爲五之鄰故鄰謂四上自四以上皆乘三陽故曰乘陽泰六四曰備備不富皆失實也故知不富爲失實五禽爻離爲甲肯爲戈兵故云侵伐五虛无君三來侵伐坤之邑國眾陰同志承陽故云无敢不利之者坤爲用也○應在至邑國○此虞義也上應三三體震故曰鳴豫二至上有師象師一居五與豫三同義三來之五上得從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震宮一世卦消息內卦二月外卦三月

豫利建侯行師(注)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豫樂也震爲諸侯初至五體比象四利復初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疏)此虞鄭義也一陰五陽之卦皆自乾坤來師比大有同人是也此卦復四之初乃從繫辭兩象易之例非乾坤往來也晉語司空季子解此經云豫樂也故太元準之以樂鄭氏謂喜豫說樂是也卦之取義于豫者有三焉漢書五行志云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一也取象制樂樂者樂也爲之神祖考與天地同和二也震上坤下母老子彊居樂出威三也故曰豫樂也震爲諸侯初至五體比象比建萬國親諸侯二欲四復初初爲建故利建侯卦體本坤四之初坤象半見故體師象利行師也虞注晉上九曰動體師象與此同字象之說易例詳矣

初六鳴豫凶(注)應震善鳴失位故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注)介纖也與四爲艮艮爲石故介于石應在五終變成離離爲日二得位欲四急復初已得休之故不終日貞吉六三盱豫悔遲有悔(注)盱睢盱視上而不正故有悔變之正遲則有悔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注)由自也大有得得羣陰也坎爲疑據有五陰坤以眾順故勿疑小畜兌爲朋坤爲盍盍聚合也坎爲聚坤爲眾眾陰並應故朋盍簪簪舊讀作撍作宗也六五貞疾恆不死(注)恆常也坎爲疾應在坤坤爲死震爲反生位在震中與坤體絕故貞疾恆不死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注)冥讀爲瞑應在三坤爲冥冥豫以瀆也渝變也三失位无應多凶變乃得正體艮成故成有渝无咎(疏)應震至豫凶○此虞義也夏小正曰震也者鳴也四體震震爲善鳴初獨應四意得而鳴失位不當故凶也○介纖至貞吉○此虞義也繫上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謂纖介也介謂初石謂四二在艮體艮爲石故介于石二應小畜五伏陽故應在五豫體震震特變故終變成離離爲日二以陰居陰數得位四復初體復六二曰休復吉欲四復初故已得休之也二得位得中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欲四復初是不諂也己得休之是不瀆也二五无應四爲卦主故發其義于此爻

也○盱睢至悔也○向秀注云盱睢小人喜說佞媚之人說文曰盱張目也睢仰目也應在上三震目仰觀上上之成色爲佞媚所謂上交諂也三位不正故有是象變之正則無梓下經所云或有渝无咎是也爻之失猶人之有過過以速改爲善故不終日貞吉二爻有悔遲速之閒吉凶猶爲孔子曰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遲由自至宗也○此虞義也由自也釋詁文卦唯一陽五陰○爲陽所得故云大有得得羣陰也坎爲心爲加憂故爲疑皆故九四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豫四失從與乾四同故云疑然一陽據五陰坤以眾而顏從其志得行故勿疑也小畜兌爲朋者豫旁通旁兩口相屬有秘朋友講習之參故曰朋盍與閒同闔戶謂之坤故坤爲盍釋詁云盍合也九家說卦曰坤爲叢蘇故爲叢坤爲合故曰戠蒸合也戠猶植也鄭氏禹貢曰厥土赤戠增今本作植考工記用工爲貝謂之持埴之工弓人云凡昵之類不能方先鄭云故書兆作織杜子春云機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䵒䵒黏也鄭氏謂樴爲膏敗之膱膱亦黏也說文引春秋傳曰不義不䵒䵒猶昵也故先鄭讀職爲昵若然織讀爲戠膱讀爲埴易作戠書作埴考工作織訓爲膱字異而音義皆同易爲王弼所戠都無戠字說文戠字下缺鄭氏古文尚書又亡考工故書偏傍有異故戠字之義摯者莫能詳爲以土合水爲培謂之撍埴坤爲土坎爲水一陽但而眾陰應若水土之祖黔者故云朋盍哉京房作猶荀氏作宗故云舊讀作揩作宗王弼從京氏之本又說爲簪後人不識字訓爲固冠之簪爻辭作于殷末已有秦漢之制異乎吾所聞徵○頤常逆死也○此虞義也恆常也釋詁文坎爲多眚爲心病故爲疾下備坤故應在坤月滅藏于癸爲既死與故爲死震爲反生說卦文一陽在下故曰反生五體震故位在震中坤隨在下故與坤體絕震三日生魄又于四正爲春春生于左故貞[illegible]

咎也无

☳☱震宮歸魂卦消息二月

隨元亨利貞无咎(注)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係五陰隨陽故名隨三陽三陰之卦自否來(疏)卦自否來否上之坤初卦名隨者爻辭六二係小子小子謂初是二係初也六三係丈夫丈夫謂四是三係四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乾鑿度謂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是上係五也三陰係于三陽虞氏謂隨家陰隨陽故名隨又曰夫爲從其辭曰隨月三陽亦陰隨陽也陰係陽猶婦係夫又曰大夫曰婦人鄭彼注云婦人不能自專必有繫屬故曰婦許嫁亦謂婦人有繫屬者是也杜預注云許嫁有繫也故鄭注內則云婦人有所繫屬是婦繫夫之事故初九外於禮當繫夫之以陽家陰隨陽婦夫之道故九五孚四九五比之小子丈夫以禮隨家隨陽夫婦之道故九五孚于嘉吉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夫婦之道者夫婦者君臣父子之本正家而天下定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言隨之事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注)水以生爲官渝變也陽來居初以震變坤故官有渝上之初得正故貞吉震爲出爲交爲闔門交謂乾坤交也上係于五五多功隨往之上亦不失正故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注)小子謂初丈夫謂五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注)三之上无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艮爲居爲求三隨四四所求而得故隨有求得三四失位故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注)獲獲三也失位相據在大過死象故貞凶孚謂五初震爲道三已之正四變應初得位在離故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也九五孚于嘉吉(注)坎爲孚乾爲嘉嘉禮所以親成男女隨之時義也故云孚于嘉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注)易說謂二月之時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是其義也王用亨于西山(注)否乾爲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亨兌爲西艮爲山故王用亨于西山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既濟告成之事也(疏)水以至有功○此九家虞義也宮鬼也參同契曰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京房謂世應官鬼福德之說皆始于京王火珠林亦云九家易曰震爲子得土之位故曰宮是也卦自否來震初子水得否坤乙未土之位水以土爲官以震易坤故官有渝[illegible]

儀禮鄉射禮曰獲者坐而獲鄭彼注云射者中則大言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獲爲獲[illegible]至義也○易說者乾鑿度文也隨于消息爲二月卦故云二月之時云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者案鄭彼注云大壯九三爻主正月陰氣猶在故羝羊觸藩而羸其角也至于九四主二月故藩決不羸也言二月之時陽氣已壯施生萬物而陰氣漸微不能爲難以障閉陽氣故曰藩決難解也萬物當二月之時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言係而又言維者虞氏云兩係稱維三四易位則五維二初維四六爻皆正中和之化行既濟之功成矣虞氏又謂隨家陰隨陽是

彼隱伏而陰欲隨之象傳所云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是也○否乾至事也○王謂夏商之王乾鑿度謂文王王非也詳見升卦自否來否之九五本乾也乾爲君故爲王二至五體觀卦辭云觀盥而不薦虞彼注云盥沃盥薦羞牲沃盥羞牲皆亨帝亨親之事故云亨也體兌互艮兌爲西艮爲山故云西山乾鑿度曰崇至德顯中和之美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說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亨于西山也已上皆虞義也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是言太平封禪之事三四易位成既濟定亦是太平功成故云既濟告成之事也虞注禮器云封太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于天王者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故其氣升于天亦是既濟之事也虞氏言封太山太山在東而經云西山者禮器言名山不言太山周頌之般班固以爲封禪之詩其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毛傳云高山四嶽也是四嶽名山皆可封禪不必專指大山且古大太字无別則大山猶名山也封禪非常之典其說自古莫能詳其言太山者唯見管子莊子諸書經傳無文非義據也

䷑ 巽宮歸魂卦 消息三月

蠱元亨注泰初之上與隨旁通蠱者事也尚書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剛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利涉大川注二失位動而之坎故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注先甲三日巽也在乾之先故曰先甲後甲三日兌也在乾之後故曰後甲虞氏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三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疏泰初至元亨○卦自泰來亦從三陰三陽之例初九之上上六之初與隨旁通此虞義也蠱者事也序卦文尚書傳者伏生書大傳文上古結繩而治五帝以後時既漸澆物情惑亂事業因之而起故昭元年春秋傳曰于文皿蟲爲蠱坤器爲皿之初成巽巽爲風風動蟲生故爲蠱二五不正初上失位以巽女惑艮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剛上柔下以下乾坤交故元亨○二失至大川○此虞義也二失位當之五成坎故云動而之坎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先甲至後甲○甲謂乾也乾納甲泰內卦之本初成巽巽在乾之先故先甲也後甲三日丁也兌納丁故云兌也兌在乾之後故後甲也虞以卦體互而震震雷巽風離日无妄卦變初變體乾乾納甲變至三體離爲日成山火賁內卦爲先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有離象至五體乾成天雷无妄外卦爲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注幹正蠱事也泰乾爲父坤爲事故幹父之蠱初上易位艮爲子父死大過稱考故有子考變而得正故无咎厲終吉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注應在五泰坤爲母故幹母之蠱失位故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注兌爲小无應故有悔得位故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注裕不能爭也四陰體大過本末弱故裕父之蠱兌爲見應在初初變應四則吝故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注坤爲用譽謂二也二五失位變而得正故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泰乾爲王坤爲事應在三震爲侯親老歸養故不事王侯不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疏幹正至吉也○此虞義也師彖傳曰貞正也文言傳曰貞者事之幹也故云幹正蠱事也自泰來故泰乾爲父初之上體艮艮爲少男故爲子禮曰生曰父死曰考初上體大過大過死象故稱考也初本乾也父死而得正故无咎厲終吉也○應在至可貞○此虞義也得正則可貞坤爲母故幹母之蠱失位故不可貞也○兌爲至大咎○此虞義也體兌兌爲小无應故有悔得位故无大咎○裕不至見吝○此虞義也裕不能爭也四陰體大過本末弱故裕父之蠱兌爲見應在初初變應四則吝故往見吝○坤爲至用譽○此荀義也坤爲用二五失位變而得正故用譽也○泰乾至之事○此虞義也泰乾爲王坤爲事應在三震爲侯親老歸養故不事王侯不得事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也

䷒ 坤宮二世卦 消息十二月

臨元亨利貞注陽息至二與遯旁通臨者大也陽稱大二陽升五臨長羣陰故曰臨三動成既濟故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注臨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爲八月遯弒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疏陽息至利貞○臨陽息之卦初爲復至二成臨二與遯旁通此上虞義也臨者大也序卦文陽稱大二陽升五以臨羣陰之所以爲臨也三動成既濟故云元亨利貞也○臨消至有凶○此虞義也臨者陰消之卦消息爲六月卦遯遂故云臨消于遯也周建子八月建丑用事故鄭氏注云臨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爲无道故于是卦爲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其義也若然周後受命而建子其法于此陰消至遯之是父君三成坤臣弑君故云遯弑君父至于八月有凶也臨言八月復言七日者復陽息之卦故言日臨陰消之卦故言月也詩豳風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皆稱日四月陰始于巳故自夏四月建巳以下則稱月易同也

初九咸臨貞吉注咸感也得正應四故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注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注甘謂二也二升五臨三故曰甘臨三失位无應故无攸利坎爲憂動成泰故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注至下也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注坤爲知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以乾通坤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上六敦臨吉无咎注應在三上欲因三升二過應于陽敦厚之意故曰敦臨吉无咎疏咸感至貞吉○此虞義也咸感也彖傳文初與四應故貞吉也○陽感至不利○此荀義也二陽感至二當升五位羣陰相承之故无不利○甘謂至无咎○董子曰甘者中央之味也二升五臨三故曰甘臨三失位不當无應故无攸利坎爲憂動成泰故既憂之无咎○至下至无咎○此荀義也至下也謂下至初應也四正應初當位有實故无咎○坤爲至宜吉○此荀義也坤爲知中和之位以乾通坤故曰知臨大君謂二也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以乾通坤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繫上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故五爲大君之宜二本乾也○應在至无咎○此荀義也應在三上欲因三升二過應于陽敦厚之意故曰敦臨吉无咎也上也

䷓ 乾宮四世卦 消息八月

觀盥而不觀薦注觀反臨也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盥沃盥薦羞牲也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觀薦馬氏謂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祭祀之盛莫過于初盥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有孚顒若注孚信謂五顒顒君德有威容貌若顒也疏觀反至之矣○此虞義也雜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臨觀二卦反覆相因此虞注云觀反臨也虞注又云反覆震反異故觀反臨爲反類也乾坤剝復之屬泰否同人大有之屬以反類相從晉益損其反類也若五陽在上觀示坤民故稱觀中正以觀天下盥盛而不薦觀于天下故云以五陽觀示坤民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云祼之言灌也故云盥沃盥薦羞牲也坎爲水坤爲器艮爲手臨坤坎水沃之是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觀薦馬氏謂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祭祀之盛莫過于初盥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論語文公羊傳曰禘者何大祭也祭者所以自外至者也公羊有降神之禮以觀禮既灌而往者爲祭有序之節故不欲觀也

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明堂之配天帝異饌亦異其神故大無灌而不祖天也明堂推之人道以接天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云祭祀之盛莫過于初盥也禮不足行于春夏物未成就故云降神之盛莫過其禮簡略不觀灌觀也引孔子語者論語文彼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非常之禮故曰觀盥而不薦吾不欲觀非常不欲觀也所以崇敬之特盛與其經譌而不薦聖人同義故虞氏王弼亦皆以爲之證孔安國謂五觀民失王者其義矣○孚信顒顒君也○此義也故孚以信亞其象引詩云顒顒卬卬如圭如璋讚君子之德有威容貌溫顒顒也釋訓文謂君之儀也容人詔故馬氏云孚信也若顒也顒敬也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信敬故有孚顒若馬以孚爲信顒爲敬也虞以孚與顒爲君若屬民與馬異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注〕艮爲童以小觀上故童觀初位賤又陰爻故小人无咎君子則吝矣馬氏以爲童猶獨也六二闚觀利女貞〔注〕竊觀稱闚二离爻离爲目爲中女互體艮艮爲宮室坤爲闔戶女目近戶闚觀之象二陰得正應五故利女貞利不淫視也六三觀我生進退〔注〕我謂五臨震爲生巽爲進退觀于五故進下于四故退象曰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注〕坤爲國上之三體离离爲光故觀國之光王謂五四陽稱賓變坤承五坤爲用爲臣故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注〕大觀在上爲羣陰所觀故觀我生五正位處中故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注〕應在三三體臨震故觀其生君子謂三之三得正故无咎〔疏〕艮爲至獨也○艮爲少男故爲童呂氏春秋曰上尊下卑則不得以小觀上故曰童觀初爲元士故位賤又陰爻爲小人此兼虞義也獨故童觀猶鄭謂二之義也是故以小觀上故曰童觀○虞義稱闚禮記曰寢門中闚女戶觀義亦通爲小人无咎君子吝故曰闚觀之也凡相闚觀皆正之義二爻中得正上應九五故利女貞詩云女貞之陽○卦坤爲闔戶○宮室言之离爲目坤爲戶中女居坤中得正故利女貞亦謂二陰爲室中女居中得正故利女貞禮記曰寢門中闚也○曲禮曰毋淫視鄭注云淫視睇眄也淫視皆以象此坤爲我謂五臨震爲生巽爲進退故觀于五故進下于四故退象曰未失道也○虞氏謂我至五○謂五者觀五陽爲我○虞氏謂我至生也進退五卦反震文爲坤體生二陽爲六爻故虞義也

聘禮故有退進進退退也○此皆觀禮之書之合義爲我此觀非陰陽虞此觀進退進進退退也主故于說未也三五象四卦之性生爲未不上故虞氏坤象日進退進之事吳失遽居位故爲生居在○下主生交謂聘至于觀義京氏大聘禮記曰宗伯掌賓禮之書之合義之禮生故在觀宗廟之禮故觀其故聘禮日觀國之光故觀其故之于王故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爻乾盛光義是王也也謂是四陰五朝于天子故下日觀之故光故詩日嘉于天子○盛光之故之用不爲利光王故謂之大象四與乾同体五○觀之故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以賓王之臣有乾陽觀在上故爲賓之中客中也也五○五陽大觀至于上光室爲大臣故利用賓于王陽稱大故太室故觀者明堂五室之中太室四陰用在中故曰觀五爲王室也陰陽消在故曰大觀在上九五中正位處在觀故在上觀大陰小人爲陰羣陰所觀五陽至觀陰觀成○此則度有云觀故消陽乾上故君子无咎也○剝觀度我坤之虞卦也五在上五觀乾度也虞義也

䷔巽宮五世卦　消息十月

噬嗑亨利用獄〔注〕否五之初頤中有物曰噬嗑五之初剛柔交故亨坎爲獄艮爲手离爲明四以不正而係于獄上當之三蔽四成豐折獄致刑故利用獄坤爲用也〔疏〕卦自否來九五之坤初二陽四陰外實中虛頤象也九四以不正閒之象頤中有物故曰噬嗑坤初之乾五剛柔交故亨坎爲獄艮爲手离爲明坎爲律爲獄以陽居陰在坎獄中故係于獄上當之三蔽四成豐曰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于坎獄中而成豐故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是其義也坤爲器故爲用此卦之謂是其明折獄之義坤爲用此兼虞義也

初九屨校滅止无咎〔注〕屨貫校械止足也坎爲械初爲止坤殺不行震懼致福故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注〕膚脅革肉艮爲膚爲鼻二无應于上故滅鼻乘剛故噬膚滅鼻得正多譽故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注〕三在膚裏故稱肉离日熯之爲腊坎爲毒應在上故噬腊肉遇毒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注〕肉有骨謂之胏乾爲金离爲矢四惡人在坎獄中上之三折四故噬乾胏得金矢艱險貞正也坎爲險四失位變之正故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注〕陰稱肉位當离日中烈故乾肉也黃中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注〕爲五所何故曰何校五體坎爲耳上據坎故何校滅耳上以不正陰終消陽故凶〔疏〕屨貫至无咎○干寶注云屨校貫械也以械爲屨故曰屨校以械貫足故云貫械止足也後漢書李固傳云足沒于桎械下詔王諸家說卦曰坎爲桎梏故爲械初爲足爲止故曰屨校滅止坤殺不行震懼致福故无咎○說卦曰坎爲桎梏初之身故是也此小懲而大誡故无咎虞義也膚脅革肉○虞注云膚脅革肉象也初九乾一爻乾爲肉肉曰膚噬膚之肉多骨者所以噬之謂噬嗑三陰皆噬膚之象以三爲腊四爲胏五爲乾肉曰肉有骨謂之胏六二陰爻故稱膚二无應于上故滅鼻乘剛故噬膚滅鼻得正多譽故无咎○三在膚裏故稱肉离日熯之爲腊坎爲毒應在上故噬腊肉遇毒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肉有骨謂之胏乾爲金离爲矢四惡人在坎獄中上之三折四故噬乾胏得金矢艱險貞正也坎爲險四失位變之正故利艱貞吉○陰稱肉位當离日中烈故乾肉也黃中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爲五所何故曰何校五體坎爲耳上據坎故何校滅耳上以不正陰終消陽故凶

不義也周禮大司寇禁民訟入束矢禁民獄入鈞金故得金矢以陽居陰故失位无應于下而以四爲惡人故四在坎獄中而不服罪者也○上來之三折四故噬乾胏得金矢○五陰也五正位當五中故陰稱肉离日中烈爲乾肉也五陰爲黃也五位不當故云利艱貞吉也○五陰居中故稱黃位不當故厲○何謂至故凶○何荷古今字爲五所荷故曰何校五本坎爲耳上據坎故何校滅耳謂上不正無德以除之故積惡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故凶

䷕艮宮一世卦　消息八月

賁亨小利有攸往〔注〕泰上之二賁黃白色文章雜也柔來文剛陰陽交故亨小謂五四分乾剛而上飾坤柔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疏〕卦自泰來上六之乾二九二之坤上賁黃白色王肅義也太元曰黃不純范望注云火色黃白故不純引此經云山下有火黃白色也傳氏曰賁古班字文章貌吉氏春秋曰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賁非正色不純也物相雜謂之文京房易傳曰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雜也其後孔子經論六經以垂後世自內曰來上之二柔來文剛乾陽坤陰陽交故亨小謂五四爻分乾之上而飾坤柔也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止舍車而徒〔注〕初爲止坤爲車應在坤上之二坤體壞故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注〕須謂五五變應二二上賁之故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注〕离文自飾故賁如坎水自濡故濡如體剛履正故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注〕馬作足橫行曰皤四乘剛故賁如皤如巽爲白故白馬震爲馬翰如坎爲寇得位應初故匪寇昬冓匪寇昬冓〔注〕四已正應在二坎爲隱坤土爲丘木果曰園艮山震林賁飾丘陵以爲園圃隱士之象坤爲帛巽爲繩艮手持之故束帛戔戔委積貌五失位故吝之正應二尊道勸賢故終吉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注〕五已正應在二坎爲隱坤土爲丘木果曰園艮山震林賁飾丘陵以爲園圃隱士之象坤爲帛巽爲繩艮手持之故束帛戔戔委積貌五失位故吝之正應二尊道勸賢故終吉上九白賁无咎〔注〕巽爲白上者賁之成功成于素故曰白賁變而得位故无咎〔疏〕初爲至而徒○初爲止王肅在下故稱止坤爲車在坤上之二坤體壞故舍車而徒○須謂至其須○說文曰須面毛也五失位變之正應二二上賁之故賁其須○离文至貞吉○离文自飾故賁如坎水自濡故濡如九三以剛履正體剛履正故永貞吉○馬作至昬冓○馬作足橫行日皤馬氏作足橫行曰皤鄭氏以皤爲白貌故鄭注云白也四乘剛故賁如皤如巽爲白故白馬震爲馬翰如猶翰也坎爲寇三體坎爲寇得位應初故匪寇昬冓○初應在四四已正故匪寇昬冓今已之正故應在二二至終吉○正應在坎下坎爲隱伏故爲隱

爾雅釋地曰非人爲之丘郭璞云地自然生說文曰丘土之高也故云坤土爲丘虞氏謂艮爲山五半山故稱丘楊子曰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半山爲園○義亦通也艮爲木果園圃毓草木故云木果爲園圃艮爲林林隱士在山林故云賁飾丘陵以爲園圃隱士之象也坤爲帛九家說卦文其十二年春秋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杜注云坤爲布帛是也鄭注聘禮曰凡物十曰束坤數十故云束帛吳薛綜解此辭云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于上戔戔委積貌薛虞謂之多也艮爲多節故爲多五失位故吝變而得正應二荀氏謂五爲勤賢之主尊道之君故終吉而有喜是也○巽爲白无咎曰○五變體巽故巽爲白卦成于上故云上者賁之成考工記曰畫繢之事後素功論語曰繪事後素鄭彼注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是功成于素之事也失位不正變而得位故无咎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二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四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周易上經

䷖乾宮五世卦　消息九月

剝不利有攸往〔注〕陰消乾也與夬旁通以柔變剛小人道長上往成坤迷復故不利有攸往〔疏〕剝本乾也陰消至五成剝故云陰消乾也夬陽決陰剝陰剝陽故與夬旁通柔變剛彖傳文小人道長否彖傳文此傳亦云小人長也陰消之卦大往小來不利有攸往謂上也剝上反初爲復復剛長故不利有攸往謂上往成坤爲迷迷復小人道長故不利有攸往也此兼虞義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注〕動成巽巽木爲牀初爲足坤消初故剝牀以足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注〕指間稱辨剝二成艮艮爲指二在指間故剝牀以辨无應在剝故蔑貞凶也六三剝无咎〔注〕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故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注〕辨上稱膚艮爲膚以陰變陽至四乾毀故剝牀以膚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注〕剝消觀五巽爲魚爲繩艮手持繩貫巽故貫魚也艮爲宮室人謂乾五以陰代陽五貫乾爲寵人陰得麗之故以宮人寵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注〕艮爲碩果陽道不絕故不食君子德車小人剝廬〔注〕夬乾爲君子爲德坤爲車乾在坤上故以德爲車小人謂坤艮爲廬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也〔疏〕動成巽貞凶○說文曰牀安身之坐者也剝本乾也初動成巽巽爲木坤西南卦故木在西南之奧乾人藉之牀之象也初在下故爲足坤消乾自初始故剝牀以足剝亦取象人身初足二辨四膚故參同契曰剝爛肢體消滅其形是也詩大雅板曰喪亂蔑資毛傳云蔑無也初陽在下爲貞爲坤所滅无應于上故蔑貞凶也此兼虞義○指閒至凶也○此虞義也辨本作采說文曰象也此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古文作乎古文尚書辨秩字皆作平鄭讀皆以爲辨辨手也在卦爲指閒分別之象故爲辨亦讀爲平也剝二成艮爲指近取諸身卦閒爲二足二在指閒故二爲辨○衆皆剝陽故云衆皆剝三獨應上故以上爲獨應○此虞義也乾爲人五至上皆陰故无應之地○此虞義也剝陰至剝○巽爲魚也○巽爲繩艮爲手手持繩貫魚象也至三應至五陰皆剝也獨至上陰○艮爲膚五至四剝也之至乾毀○此虞義及郭璞洞林曰剝至四乾毀乾爲人四爲膚也乾爲五郭璞云巽爲魚艮爲手故云巽爲魚又以巽爲繩多白眼故爲魚也巽爲魚也震之爻變得巽爲宮室故云艮爲宮室人手持繩貫巽也以貫魚巽爲巽貴乾爲寵之故以陰代陽爲貫巽五至人陰之盛至宮室人之象取義于宮人乾五爲寵人陰承乘之卦故以陰代陽五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也○陰至不食○君子謂乾陽道不絕乃謂艮爲碩果陽之象也陽在上故乾爲陽消之象也此陽道不絕之義也此卦本乾也虞氏謂上九陽稱君子在上之乾坤月純坤謂之陽月文言曰爲其嫌于无陽故稱龍焉上九也坤上六曰上乾果象碩果陽道不絕也○此虞義也爲果爲頭象碩果之象也中无物故不食此義也之故不果在下碩果也亦指上乾也剝曰上也剝廬也剝上反下故爲不果○乃釋也○此上九也辨下爲陽小人不能決君子此碩果所以不食也○此之象爲果之能決之者也○中爲頭乃謂三乾三之旁通也故爲君子爲君子爲車乾在坤上故以坤爲車謂乾三乾爲德車故爲乾爲大輿故爲德車也乾爲德爲車乾在坤上乾德坤車謂乾爲車以德爲車坤爲車德故爲車本或作輿也以坤爲車也以乾爲德車以乾德行坤車也坤爲小人謂坤艮爲廬故爲野舍在野外廬之象上變滅艮坤爲迷亂故小人剝廬之象也

䷗坤宮一世卦　消息十一月

復亨〔注〕陽息坤與姤旁通剛反交初故亨出入无疾〔注〕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崩來无咎反復其道〔注〕自上下者爲崩剝艮反初得正故无咎反復其道有崩道也虞氏作朋來云兌爲朋在內稱來五陰從初初陽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乾成坤反于震陽爲道故復其道七日來復〔注〕陽稱日消乾六爻爲六日至初爲七日故七日來復鄭氏謂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也利有攸往〔注〕陽息臨成乾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荀氏謂利往居五也〔疏〕陽息至攸往○此虞義也復陽息之一卦陽自上而反下交坤初乾坤氣通故亨○謂出至无疾○此虞義也陽出于震至巳而乾體就故出震成乾至午入巽至亥成坤出震入巽息至二體兌至三成乾入巽消至二體艮至亥成坤十二消息謂乾坤十二畫有震有兌有乾有巽有艮有坤獨无坎故納甲之法坎戊离己居中央王四方參同契曰坎离者乾坤之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又云故推消息坎离亡是其義也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也○自上至其道○自上下者爲崩京房義也京剝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復傳曰崩來无咎自上下者爲崩厥應大山之石顛而下陽極于上艮爲石爲山

剝之上九消艮入坤山崩之象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曰高曰崩故知艮入坤自上崩下也傳云上而下者非也初乃消艮入坤出震故自上下者爲崩然則陽下不言崩者故初不言消亦云剝外來自虞傳反下得正亦曰人在內反下復傳云剝在其道故云往復其道有崩象也初爲得正在內故乾爲道初成外云故兌曰乾爲成坤出震陽反于下故爲陽反復其道五陰從初陽息故爲成兌朋來无咎故虞氏作朋來云兌爲朋在內稱來也○陽稱至七日○陽息七日來復此虞義也七日之說諸家多異鄭氏謂建亥之月陰氣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也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者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六日七分在坎一卦之中六日七分四正卦以一日之七十三爲六十四卦之氣分爲四正卦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而一分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易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每卦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注〕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遠復祇辭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故无祇悔得位應四故元吉六二休復吉〔注〕休美也乾爲美比初爲休復得中下仁故吉六三頻復厲无咎〔注〕頻蹙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一曰頻比也六四中行獨復〔注〕中謂初震爲行晉一陽爻故稱獨四得位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俗說以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復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稱中行六五敦復无悔〔注〕遁應于初故曰敦復五失位變之正故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注〕坤爲迷高而无應故凶五變正時坎爲災眚故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注〕三復位體師故用行師上行師而距于初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至于十年不克

征注坤爲至爲十年坤反君道故不克征疏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下繫文震无祗悔者存乎悔上繫文虞注云震動也初動得正故无祗悔正應在四中行獨復故元吉○休美也故吉○休美釋詁文以下仁也初陽在下爲聖人之象二亦休美以比于初故爲休復以柔居中故曰得中下比于初利故爲仁故吉也頻中至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頻蹙而復故厲頻失位字从頻故頻爲蹙頻古作類鄭作顰亦同位相比故頻比與三也一上无應下所實○此說比復失位一體相比故吉三與一比也○頻曰頻故一古文以頻類也在亦无應二日上一相比虞者而復失位廣二五之義故爲成一見无咎也○中行獨復故言中以此五言義以之外復皆也天地之中云中也中者天地之中爲中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太極元氣以仁爲至乎中故之中故獨說中說一也初九元者善之長也仁人以仁爲初體一道故道之復中乎中一者一謂初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虞氏以爲中乎中行者得位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中而行者四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初故云中行獨復也象曰內言中者二非是其義也鄭氏注云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初象傳曰中以行獨明象內中外體既不在二五何得中當作中行非易无是例也二卦唯二五稱中中外體中復當中明易獨疏于東漢諸儒之非故中行以從道也鄭自序曰遭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在軍旅之中匆匆注易譯獨所疏過者故无悔○初爲元乃元時使之也過懲于陽至故曰悔○初與乾與陽居剛故曰失位變之正故曰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爲迷也上從同者所從也此五以陰居陽故曰失位迷故迷復也坤爲迷故爲災上行師也故曰復之正爲迷復之義○上乘五之故皆有災眚故爲迷也上六迷復坤爲迷先迷故无所歸无體故爲迷三復位五亦復之正體坤主坎爲災故有災眚用行師也○下苟義也師有上下故行師是爲用師此以坤爲衆故爲陽師爲用行故有災也上乘初體坤坎爲災故有災眚也初上所行也故已下子萌初起坤爲用行師則初九以大國君凶故爲上消上爲大敗必爲消初陰虞氏本作終初陰終爲大敗也君謂初上謂始與震爲君故上息以爲用國陽長之則師自道易命氣而從下生自下升之上故云受命復于乾之陰消上六專君命而擅用師君上謂師所以國君凶也左右之臣以擅下至君命王誅必加春秋五道也從下至凡升師今故以其國君凶故曰至從臣至地從一以其國君也○坤爲至凡師征元能上故坤爲至也繫上曰天九地十故爲十年此上傳曰至哉坤元坤征師當奉君命上反君道故十年不克征不克者義弗克也

☰☳ 消息九月 巽宮四世卦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注遯上之初妄讀爲望言无所望也四已之正成益利用大作二上易位成旣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曰元亨利貞其謂三三失位故匪正上動成坎故有眚體屯難故不利有攸往災及邑人天命不右卦之所以爲无望也雜卦曰无妄災也疏遯上之初自遯來反于上初與後世卦變之例不同此虞義也妄讀爲望鄭義也九四可貞故云四已之正益四之正成益益初九利用爲大作漢後世云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二上易位成旣濟乾升爲雲行坤降爲雨施品物流形成屯生陽遂此神農既濟之時也故曰元亨利貞卦有旣濟之道而名无妄者以三上二爻其謂三三以陰居陽失位不正故云其匪正四之正上動成坎坎爲多眚故有眚體屯說文曰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曰屯難屯難不利有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右行矣哉疏此虞義也初正應四兩陽敵應故四變之正故得位上承五下應初初往則吉故往吉四在外故云在外曰往在內曰來易之例也有吉兩陽故四在外故云變之正是故曰往益利有故往也注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凶故七能凶云義至在敵應○云變之正故在外故上往也益之震爲耕故始上往在故四耕有所耕地者行穫則上利于兩年苗富也耕在故云至謂蓋往應外坤得耕殺釋在地上外正是爲穫坤爲苗巽爲耕之故攸往此爲往坎其舊之木一象往得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利有攸往故日利有攸往也故曰不耕穫不菑畬記曰耕穫之初也曰田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五加之和故之則上升古也田富其新穫云傳是爲新田也故不與田新正曰初大象云益耕之曰菑云穫故爲菑也上往在故言孔穎達爲坎謂得也妄草故云歲在位言記有殷之字下田菑也曰承之在應正有事師武田之故鄭氏注書爲君爲邑人而以殷曰虞夏商周禮皆行師之名牛疏云乾爲天邑殷人之所爲○乃爲尚書牛爲坤故穆亦牛人所以爲之所牛坤爲牛行人得牛邑人災乾爲行人殷人所居故曰邑人此耕之牛也天子所居曰邑大邑人災天下皆災殷邑曰大邑商故邑人災也殷人尚白坤書之言也心坤爲牛故亦見牛之以爲殷邑之象也武王以爲天子三年代商之事皆所謂邑人之災也天子所在故云邑人之災天下皆災也故曰邑人之災坎爲多眚災爲石之疾病故五應於二以石爲藥故勿藥有喜也以民爲體邑人災君之疾故以石木爲疾以木爲藥巽爲木艮爲石故稱藥坎爲疾故以爲疾得位得正故勿藥有喜也天命不右行矣哉以其匪正故不可行也三上易位成益益以爲木故乾元用九之義也巽爲命行之也以逆乘剛故天命不右有眚故曰勿藥也亦可見矣故无攸利上動成坎坎爲眚

故往吉四在外故云在外曰往在內曰來易之例也初九无妄往吉注謂應四也四變得位承五應初故往吉在外稱往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凶則利有攸往注有益耕象遭无妄之世故不耕穫不菑畬凶應五則利故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注應在上上動體坎故稱災坤爲牛乾爲行人坤爲邑人牛所以資耕菑也繫而弗用爲行人所得故災天子所居曰邑邑人災天下皆災矣九四可貞无咎注動則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注坎爲疾君以民爲體邑人災君之疾也故曰无妄之疾巽爲木艮爲石故稱藥得位得正故勿藥有喜陽稱喜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注動成坎故行有眚乘剛逆命故无攸利天命不右行矣哉疏此虞義也初正

依往屯卦辭屯宿初此上曰行有眚象傳云天命不右行矣哉故云災及邑人天命不右卦之所以爲无望也引雜卦者證无妄爲災之義也王充論衡曰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云災易无妄者謂易之无妄傳也劉遠兵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麻志云易九阨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注云易傳也所謂陽九之阨百六之會晉九阨當作无妄鄭易无妄故孫盛以爲易傳纂无妄與九阨相似故誤從之易元妄傳疑七十子之門人所撰如魏文侯之孝經傳也麻志又云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故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所謂易見妄之應也

☰☶ 消息八月 艮宮二世卦

大畜利貞注大壯初之上與萃旁通陽稱大謂艮止也以艮畜乾故曰大畜二五失位故利貞不家食吉注二稱家體頤養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利涉大川注二變體坎故利涉大川疏大壯至利貞○卦自大壯來初九之上傳謂其德剛上稱大小也與萃旁通此上虞義也卦有小畜大畜陰稱小陽止畜者斂聚有止義小畜謂四陰故小大畜謂上陽故大上故取義於畜四以艮止乾二五失位故利貞亦虞義也又有畜養之義養賢○稱家德養賢二五失位故利貞○二稱至故家頤養者養也而在外卦是不家食吉而養賢言人君有上體頤頤者養也而在外卦是不家食吉而養賢言人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者共之故得吉也○二變至大川○此京義也二變有坎象坎爲大川居五故利涉大川

初九有厲利巳注厲危巳正也二變四體坎故有厲應在艮艮爲止故利巳九二輿說腹注萃坤爲輿爲腹坤消乾成故輿說腹腹或作輹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衞利有攸往注乾爲良馬逐進也二巳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曰讀爲日離爲日坎爲閑習坎爲車輿乾人在上震爲驚衞講武閑兵故曰閑輿衞也往往應上六四童牛之告元吉注艮爲童萃坤爲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爲手巽爲木施木于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六五豶豕之牙吉注豕子曰豶二變坎爲豕牙杙也以杙繫豕故豶豕之牙動而得位故吉上九何天之衢亨注乾爲首首肩之閒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故何天之衢亨上變坎爲亨也疏厲危至利巳○厲危義見乾卦趙岐注孟子曰巳止也應在四四體坎坎爲疾爲災故厲四體艮故應在艮艮止也故利巳以艮畜乾乾止以爲良畜也而又在初故利巳○萃坤至輹也○萃坤爲輿說卦文萃坤爲腹乾消坤也故輿說輹說輹古文輹今文故云腹或作輹也○與小畜同義也乾爲良馬說卦文又爲良馬故良馬乾爲馬逐進也以乾至上故逐之象也二巳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曰閑正故坎爲習坎謂故乃也故爲閑閑也讀爲日爲閑習故坎爲車輿大離上震講武閑兵虞云云馬故可三不文坎爲上上九上六應三利故往應上○艮爲童告謂以木楅其角告又作牿○鄭云牿之以木角施楅爲衡以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爲手巽爲木施木于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豕子至故吉○豕子曰豶二變坎爲豕故云豶豕之牙牙杙也以杙繫豕故豶豕之牙動而得位故吉○乾爲首首肩之閒荷物處說卦文何讀爲荷首之下肩之上荷物之處也乾爲首坤爲足

上爲首故取象于何也乾爲天艮爲徑路皆說卦文衢者九交之道天有九道天衢之象故云何天之衢也[illegible]通唯亨上變體坎故坎爲亨象曰道大行也

☶☳巽宮游魂卦 消息十一月

頤貞吉注晉四之初與大過旁通卦互兩坤萬物致養故名頤三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故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或以臨二之上觀頤自求口實注離爲目故觀頤觀其所養或以卦自觀來故觀頤大過兌爲口或以臨兌爲口口實頤中物謂其自養疏晉四至之上○知晉四之初者初九舍爾靈龜虞彼注云晉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是知卦自晉來頤大過旁通也此上虞義也卦自二至五有二坤京氏謂地之氣萃在其中是也說卦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頤者養也故名頤此鄭義也六爻三五上失正三之正五上易位則六爻皆正故曰頤貞吉傳曰養正則吉也須養乃正故不言元亨利貞而六爻之象亦不皆以正言也卦有反復如泰反爲否否反爲泰故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反復不衰謂反復皆此卦也故繫上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殺讀爲衰虞彼注云在坎則聰在離則明睿知神武謂乾睿知謂坤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而不殺者夫四卦之外又育頤大過小過中孚故云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頤與七卦同義故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則自臨二之觀二卦皆四陰二陽也又蠡或說曰若從是例則自臨二之上成頤也此上皆虞義也○離爲至自養○離爲目晉離也觀頤觀其所養象傳文此上虞義也頤而皆觀故或以卦自觀來亦從四陰二陽之例也大過兌爲口已下亦虞義也頤與大過旁通大過體兌故兌爲口臨兌亦爲口故并著或說也口中之實如頤中有物故云口實頤中物傳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義詳象傳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注晉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坤謂上顚下垂爲朵上由頤故觀我朵頤求養于上失所養也故凶或說頤本末皆剛象物外骨故云龜六二顚頤句拂經于丘句頤征凶注顚謂上拂違也坎爲經丘謂五二宜應五過五而養于上故曰顚頤違常于五故拂經于丘往上則凶故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注三失位體剝故拂頤不正相應弒父弒君故貞凶坤爲十年動无所應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六四顚頤吉虎眡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注四得位而養于上故顚頤吉坤爲虎離目爲視坎爲欲虎眡眈上也眈眈視之專也逐逐求而遂也上施而得其欲故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注失位无應故拂經艮爲居與上易位故居貞吉坎爲大川養道成于上故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注由自也上爲卦主眾陰順承故由頤失位故厲變之正故吉之應歷五故利涉大川疏晉離至云龜○卦自晉來故曰晉離離爲龜說卦文四體正離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靈者神爲陽龜靈爲陰故諸先生據傳曰上有壽蓍下有神龜管子曰伏闇能存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故謂之靈龜也此上虞義也上爲卦主故我謂上朵下垂貌震爲動觀我朵頤動于欲也龜養于內者初舍之而求養于上失自養之義故凶或說以下廣異義也說卦離爲龜取外剛內柔頤初上兩陽而包四陰故云本末皆剛考工記外骨龜屬故取象于龜損二至上益初至五皆有頤象故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言龜義或然也然漢學無有及此者○顚消至征凶○釋言曰顚頂也郭璞注云頭上廣雅曰顚末也上爲頂爲末故顚謂上拂違也王肅義也字本作咈與拂通坎爲經虞義也王肅亦以經爲常也五體艮艮爲山故稱丘王弼注亦以丘爲六五也六五應二今過五而求養于上故曰顚頤經常也違常于五故拂經于丘往上則凶故頤征凶也○三失至无攸利也○此虞義也三陰不正上亦不正故不正相應體剝二消至剝二變滅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故貞凶易凡言貞吉者皆得位或之正故吉其言貞凶者皆謂不正而凶荀注巽上九貞凶云正如其故則凶亦謂上失正不變而凶也俗說雖正亦凶失其義矣坤數十故爲十年動而與上敵應故動无所應坤爲用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四得至无咎○以陰居陰得位而養于上故顚頤可吉不言違常于初者五爲天位故拂經與上易位則養道之成成于上故不以五二正應而養也至上故亦曰拂經初未求養于上故四不以不應初爲違常象傳云上施光也易傳曰坤爲虎刑高誘注淮南曰虎土物也坤爲虎虞義也虎眡眈上者初遷于上故曰觀四近于上故曰眡眈眈之之致虞爲虎言日逐逐當爲逐是逐爲古文逐也虎養于外者眡眈施之而專言求養之專逐逐求而遂言得所欲也四養于上五上施之而得其欲故无咎象曰上施光也○失位至大川○五上易失位與二无應故拂經艮爲宮室故爲居○此上虞義也上五易位謂之養正也故居貞吉五之正體坎坎爲大川故上不由可涉故道成由上四陰皆養于上五雖正養道未成故不可涉大川○由自至大川○此虞義也由自也四陰互兩坤有致養之義者上也故爲卦主陰坤爲順眾陰承上故由頤也上失位故厲與五易位變之正故吉三五已正五上正應二上正應三故利涉大川益養道至正是而始成也

☱☴震宮游魂卦 消息十月

大過棟橈注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與頤旁通大謂陽大過陽爻過也棟橈謂三巽爲長木稱棟初上陰柔本末弱巽橈萬物故棟橈利有攸往亨注謂二也剛過而中失位无應利變應五之外稱往故利有攸往乃亨疏大壯至棟橈○卦自大壯來六五之初或兌三之初又與乾坤坎離同義反復不衰不從四陽二陰之例故云或兌三之初與頤旁通也此上虞義也陽大陰小故大謂陽大過陽爻過也鄭義也名大過者郭氏謂上三二棟橈四有它吝四陽爻皆失之過故名大過虞氏謂三棟橈九三取上長木故棟橈謂三已下虞義也以長木爲棟故知棟爲長木三巽爲長木稱棟巽爲木爲長故云棟初上長木稱棟本末弱故棟橈萬物者莫疾乎風巽橈之故云棟橈也○此上虞義也說卦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是巽萬物也二失位故利有攸往乃亨○謂二至乃亨是與五二應剛過而中失位无應故變應五之外謂往在內曰來二之五是之外故利有攸往乃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注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爲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與四易位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注稊謂初發孚也巽爲楊乾爲老老楊故枯二體乾老稱老夫巽長女生稊爲女妻老夫得其女妻得初也過以相與故无不利虞氏以兌上爲女謂二過五應上九三棟橈凶注應在上末弱過應初本弱故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注巽高爲隆故棟隆初四易位故吉應上非正故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注兌反巽爲枯楊柔在上故生華巽爲婦乾爲老故稱老婦士夫謂五大壯震爲夫兌爲少故爲士夫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得五也五得位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在上故无譽虞氏以巽初爲老婦謂五過二應初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注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故滅頂凶上爲頂也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疏位在至无咎○周禮鄉師云大祭祀共茅藉鄭興注云祭前藉藉在下故云位在下稱藉以象初也巽之柔爻爲草又爲白故云巽柔白爲茅此上虞義也初失位當有咎也與四易位得正故无咎也○稊謂至上九○稊謂初發孚也虞注云稊木更生鄭氏作荑云木生四月也巽爲楊稊爲女妻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說卦文巽爲木爲澤巽之稊謂初爻爲夏小正曰稊楊于也乾之老剛義出易郭璞注音巽之時周乾二也義兌爲雨澤枯楊得澤復生二臨十二方言曰謂之巽爲二月兌爲夏[illegible]夫得其女爲長女而生稊故爲女妻過以相與初故二與初承故其妻无不利謂得初也大過之二與初云老夫世夫故曰[illegible]二不利過五虞氏取上之家妻過以女有子故女弱棟至它[illegible]爻皆失位[illegible]至上[illegible]稱它成象[illegible]兩[illegible]初爲本故老婦稱荀氏之義以初爲女妻上爲老婦荀以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爲女妻二陽失正數九爲老夫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爲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爲老婦壽六爲老陰而稱女妻八數爲七少陰而稱老婦荀氏之說于理有乖故虞氏不同之俗說以上爲稊爲初爲華于卦義亦不足今兼取三家之說而折中焉○一爲至无咎○風俗通曰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所謂一足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謂至上也案此水從步步長六尺以長爲深則涉曰深六尺過涉則水益深故滅木頂凶兌澤稱滅者周語大子晉曰澤水之鍾也象傳曰澤滅木尚可滅則有滅頂之義也此上虞義也頂首也釋言曰顚頂也故知上爲頂上乘剛故有咎以陰居陰得位故无咎此上虞義也虞注過涉云大壯震爲足兌水中故滅足以沒水上爲過涉也沒兌水中故滅頂凶以五乾爲頂而沒上虞注爲頂兌水中故滅頂不頂以上爲頂于卦義稍闕也

☵☵八純卦象水 消息冬至

習坎有孚注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于爻觀上之二習重也孚信謂二五維心亨注坎爲心乾二五旁行流坤陰陽會合故亨行有尚注行謂二尚謂五二體震爲行動得正故行有尚

往有功也疏乾二至二五。此虞義也坎爲自乾坤來乾二
五之坤成坎與離旁通若從四陰二陽之例則
觀之上爻之二故云于爻觀上之二也孚習坎重險故云習重也
實謂習爲常于象義不訓故易之也孚信釋詁文二五剛中
故孚信謂二五虞氏謂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
行天故習坎有孚也。坎爲至故亨。此虞義也說卦坎爲
極心故爲心乾二五之坤成坎坎水流坤故旁行流坤乾交
于坤陰陽會合故亨也。行謂至功也。此虞義也行謂二
尚與上通二上與五故何謂五二體震爲行謂五震
也二失位動得正應五行有尚往有功也彖傳文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注在重坎之家故曰習坎坎爲入坎中小穴稱窞初以陰居下故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注陽陷陰中故有險陰稱小二據初陰故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注在內曰來往來皆坎故來之坎坎枕止也艮爲止三失位乘二則險承五隔四故險且枕居上坎之下故入于坎窞勿用者誡上也六四尊酒簋貳用缶內約自牖終无咎注震主祭器故有尊簋坎爲酒貳副也禮有副尊坤爲缶故貳用缶內入也坎信爲約艮爲牖薦信于鬼神莫于牖下故內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注盈溢也艮爲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爲平艮止坤安故祗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注繫拘也巽爲繩坤爲黑故爲徽纆寘示也坎爲叢棘艮爲門闕門闕之內有叢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應在三三體比匪人故縛以徽纆示于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得者謂不能改而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歷三爻故三歲不得凶疏卦名習坎故云

在重坎之家坎爲入坎中小穴稱窞皆虞義也字林曰窞坎
中小坎也初本陰爻而又在下陰稱小入下坎窞之象失位
无應故凶也。九二陽陷陰中至小得。此虞義也說卦曰坎陷也乾
二之坤二是陽陷陰中故有險陰稱小據初陰故求小得
二坤二易例也言內則有外則之○此卦在內外皆坎
內曰來至故來之。此虞義也在內曰來在外曰往
坎故來之坎坎枕止也艮爲止三失位乘二則險
上坎之下故入于坎窞勿用誡上也。震主至无咎。此虞
義也震爲長子主器故爲祭器震爲主祭器尊簋皆祭器
故尊簋有副尊簋貳用缶禮器也坤爲缶
水坎爲酒禮有副尊云貳副也周禮酒正注云副益之
貳而故再爲貳也坤器爲缶信約以入故內約自牖
旋而中故云內入也坎爲信故爲約坎信也禮運曰
物故約入其義故易之也約者信也信以見故爲信
小故約非其義故爲坎約以有明信信以內曰
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坤爲鬼乾爲神詩采蘋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是
于牖下是內約自牖之義也四得位上承九五故
无咎也。盈溢至无咎。此虞義也水流而不盈
也體坎互艮坎流艮止故流而不盈水性平故坎爲平
京房

許慎皆云寢安也坤卦辭云安貞吉故艮止坤安既安且平
水之德也五得位得中故其象雖不盈而有安平之德爲无
咎也。繫拘至得凶。此鄭虞義也隨上六曰拘繫之乃
故云繫拘也巽爲繩坤爲黑說卦文虞云徽纆黑索也
也巽爲繩坤爲黑故云徽纆寘示也詩鹿鳴曰示我周行鄭箋
云示當爲寘禮記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云示
如寘之河之干之寘寘置也三字同物故劉表張璠文周禮
示或作寘也坎爲叢棘是寘九家說卦文周禮
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
公侯伯子男位焉外朝在皋門之內有門闕門之內有叢木
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云左嘉石平罷民焉
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氏謂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嘉在三罷二
三體比匪人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示于叢棘鄭氏謂于外
朝者所以詢事之處故使公卿以下議之示于叢棘亦云
九棘之下也害人者加明刑己下至于大方版著其背皆官
司圜文也鄭彼注云明刑書其罪惡于大方版著其背也
以事若今時罰作舍釋之也司圜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
者殺故不得者謂不能改而不得出獄艮止坎獄言出
也乾爲天天數十二歲有十二月故乾爲歲三上
三爻爲三歲三歲不改則不得出獄出獄則殺故凶也

䷝八純卦象火消息夏至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注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於爻遯初之五四五上失正利出離爲坎故利貞亨畜養也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故畜牝牛吉疏坤二至牝牛吉。此虞義也離自坤來

旁通者從四陽二陰之例則遯初之五故云於爻遯初之
五離爲坎三爻失位利變之正與坎旁通出離爲坎則成既濟
故利貞亨坤爲牛乾二五之坤爲子母牛故爲牝
牛與坎旁通乾二五之坤成坎二至上體頤養象故畜牝牛
出離爲坎重明以麗乎
正乃化成天下故吉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注初爲履履禮也錯置也初得正故履錯然乾爲敬與四敵應四焚如故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注二在下中故曰黃離五動應二故元吉與坤五同義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三不中故曰日昃艮手爲鼓坤爲缶震爲音聲兌爲口故不鼓缶而歌乾老爲耋體大過故大耋之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突不順忽出也四震爻失正故突如與初敵應故突離爲宣揚故焚如體大過死象故死如火息灰捐故棄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故棄之不入于兆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注五失位出離爲坎震爲出離爲目坎流出目故出涕沱若憂爲戚震爲聲兌爲口故戚嗟若動得正尊麗陽故吉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注五已正乾爲王坤眾爲師震爲出故王用出征乾上爲首兌爲折上變體兌折乾應在三故有嘉折首醜類也獲四也以上獲四故匪其醜又皆得正故无咎疏初爲至无咎。鄭禮記序曰禮者

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故爲履此經錯字馬氏音七路反序卦曰履
者禮也又曰錯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云錯置也離爲火

大行禮初得正履有所錯故履錯然乾爲敬見乾卦二
五之乾初爻乾也故爲敬初四皆陽敵應四焚如其
如與初相敵故敬之无咎也。二在至同義。二在坤中
家與初相應黃者中之色而在中故曰黃離二五同
在五失位動應二故元吉坤五黃裳元吉故云
五與五同義也。三不中至耋之嗟。鄭易注云
日中三爲日昃三不中過中故曰日昃
故以手爲鼓坤爲缶震爲音兌爲口
日以行此故不鼓缶而歌乾老爲耋
故日昃之離九三過中
云大耋之嗟
長老也
子
子
子
先
云
皇
者
形

貢曰棄猶也從充
義十子者以有芻有從
長木是以黃對曰芻
精在其地在其地
是其孝其形離
孝也時其形
乎中正故亨
故出離爲坎
日沸涕
之象五
卦文師
五正上
應在二
曰況爾小
者日類上非
也离爲坎爻皆得正故无咎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四十四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下經

䷞兌宮三世卦消息正月

咸亨利貞取女吉注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疏此虞義也彖傳文咸否來否三之上三本坤也故云坤三之上成女成兌女也上本乾也故云乾上之三成男艮男也否上之三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艮說兌艮男下兌女故通利貞取女吉謂五之上三以二初四易位初取四也

初六咸其拇注拇足大指也初足爲拇坤亦爲拇四感初故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注腓腸也二爲腓二感五五應故凶艮爲居得位居中故居吉九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注三爲股巽亦爲股二感三故咸其股巽爲隨艮手稱執故執其隨初四變三歷陰故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注失位悔也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往來貌四之初爲來初之四爲往故憧憧往來矣兌爲朋四于位爲心故云思初之四體坎亦爲思故朋從爾思也九五咸其脢无悔注脢心之上口之下也五爲脢上感五故咸其脢五弇于上宜有悔矣得正故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注輔頰舌謂上也兌爲輔頰爲口上五與上比上不之三故咸其輔頰舌象曰滕口說也疏母義至其母○母古文拇子夏作踇與拇同馬鄭虞皆云足大指也伏羲作易近取諸身下經人事首咸故一卦六爻皆取象于人身初爲足二爲腓三爲股四爲心五爲脢上爲輔頰舌是也虞云坤爲拇說卦坤爲母母拇同物故云坤亦爲母初與四應四感初初爲足故咸其母也○腓腓至居吉○腓腓腸鄭義也脚腓次于母上二之象故二爲腓三據二故咸其腓二正應五而比于三失五正應故凶以陰居二得位居中故居吉也○五三而爲至三往吝○股胜而次于腓上三三之象故咸其股巽故巽亦爲股以二感三故咸其股○說卦文三往體巽所云二氣感應以相與也足行而股隨故巽爲隨女感二男亦傳爲隨也艮爲手以手執物故爲執與初四易位四體坎三歷險應上故往吝又三已據二不兼與上也此兼虞義○失位至悔王思也○四失位宜有悔與初易位故應初動得正貞吉失位悔亡矣廣雅曰憧憧往來也之內曰來故四之初爲來初之外曰往故與初之四息爲往取義于往來之象也咸四至二相對六分之消息之卦故時消息故往憧憧于往來之象也咸四初相對爲朋七分之于陰位爲心○心故云思初之四體坎坎爲心兌爲思也朋四爲此寘義○脢心至心之上亦口之上日爲兌二故王肅從四也四爲心兼上爲口五五在其中故云心之上上之下五與上比也感四五爲心故○虞○口五陽上陰故五弇于上宜有悔矣得正得中上故无悔也輔頰至說也○虞云耳目之間稱輔輔前則說文曰輔頰也孳輔近口在頰前故淮南子曰靨輔在頰前又說文曰輔頰呂之闕爲權權在輔上故尊稽稱頰輔承好是也九耳壯于頰頰權也權在頰前所以含物輔所以持口三者舌言明各爲一物是也輔頰所以爲輔頰九家說交以輔爲頰皆非也上爲首故輔近頰舌謂上也兌爲輔頰九家說卦交爲五與上比上不之三故咸其輔頰舌徒以言語相感而已傳曰滕口說也宮徒送口說

☳☴ 震宮三世卦消息內卦六月外卦七月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注泰初之四與益旁通恆震世也巽來承之長男在上長女在下陰陽會合故通无咎初四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之外曰往疏泰初之四與益旁通虞義也恆震宮三世卦故云震世巽來承之內巽外震震長男巽長女故云長男在上長女在下男女會合天地交而萬物通故通无咎此上皆虞義也初四二五四爻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初利往之四二利往之五四二五皆在外卦故云之外曰往彖傳曰恆久也尋恆體震巽八卦諸爻唯震巽變故虞注六五及象傳曰終變成益是也六爻皆變不可爲恆而名恆者其義有三焉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恆震巽婦陰陽會合雜而不厭一也卦唯二上得正上震恆凶則守正者唯九二爻耳故象傳曰君子以立不易方二也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位繫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恆者久也故鄭其義于五曰恆其德三也有此三義故名恆也

初六濬恆貞凶无攸利注陰在初稱濬濬深也四之初故濬恆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注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注三體乾爲德變失位故不恆其德坤恥爲羞變至四體坤故或承之羞三多凶變失位與上敵應故貞吝九四田无禽注田獵也五坤爲田四欲獵五五已之正故田无禽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注動正成乾故恆其德婦人謂巽初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震乾之子而爲巽夫故曰夫子震四從巽死於坤中故夫子凶也上六震恆凶注在震上故震恆五動乘陽故凶疏濬陰在至攸利○陽在初爲濬也濬與浚通莊九年公羊傳曰浚之者何深之也故虞注上繫云陰在初稱濬濬深也釋古文深爲陽本體四陰之初濬而後深故濬恆貞凶无攸利也○失位至悔亡○此虞義也二多譽故處中多譽○三體至貞吝○此虞義也乾爲德久爲恆變失位故不恆其德交例無有得位而變者以巽于諸爻特變故云變失位耳坤爲恥爲羞者以巽坤爲恥故云坤恥爲羞也坤爲恥變至四則三體坤故或承之羞三多凶下繫文變至三與上敵應故立心勿恆爲上所繫故貞吝也○田獵至无禽○田獵也坤土爲田五本坤也故五坤爲田四欲獵五五陰之正故田无禽也易位五已之正故得位相應比相得則無所得故田无禽言无所得也○動正成乾故恆其德初六五本否乾故云動正成乾又乾爲德五久故恆其德初四復初故初爲巽一巽爲婦故婦人以貞爲行者故貞婦人吉也子爲巽夫曰夫子也震四從巽婦而死於坤中故夫子凶也此震四從巽婦故貞婦人吉也終變成益則爲長五動乘陽故上處震極故震恆古文震作振說卦曰震則內上體爲動爲陽震故凶也震亦作振古文五之正震三字同

☰☶ 乾宮二世卦消息六月

遯亨注陰消遘二也艮爲山巽爲入乾爲遠遠山入藏故遯五陽當位正應在二故亨小利貞注陰稱小利正居二與五相應疏陰消至故亨○遯陰消之卦消遘及二故云陰消遘二也艮爲山巽爲入乾爲遠遠山入藏故遯義有遯義故序卦曰遯者退也以陽居五長爲進陰消爲退遯有退義故遯皆虞義也陽故五陽當位與二正應乾坤交通故亨消至三則天地否隔不能通矣故二利居正與五相應此荀義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注初爲尾尾微也故遯尾初失位故危之應成坎爲災故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注艮手稱執坤爲黃牛艮爲皮故執之用黃牛之革莫无勝能說解也二得中應五固志守正故莫之勝說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注二係三故係遯三多凶四變三體坎爲疾故有疾厲遯陰剝陽三消成坤與上易位坤爲臣兌爲妾上來之三據坤應兌故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注乾爲好陰得位爲君子失位爲小人動之初故君子吉消遯成否故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注剛陽相應爲嘉剛當位應二故嘉遯貞吉上九飛遯无不利注應在三四變三體離爲飛上失位變之正故飛遯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故无不利乾爲肥也疏初爲至攸往○爻例初爲尾上爲角說文曰尾微也古文尾作微通尚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有微生高莊子作尾生是微猶尾也陽伏遯初故云遯尾六居初爲失位故危應在四初之四體坎坎爲災故勿用有攸往也○艮手至勝說○艮爲手故艮手稱執坤爲黃牛九家說卦文又爲子母牛艮爲皮虞義也九家說卦曰艮爲膚皮膚同義故執之用黃牛之革考工記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始挍謂之革既熟謂之韋其實一物也莫无勝能說解諸皆虞義也二得位中正應在五固志守正无能解說故莫之勝說象傳文小利貞正此義也○二係至妾吉○遯成于二二陰二陽二繫于三故係遯遘初繫二亦是陰繫于陽也三多凶故危四變三體坎以下虞義也坎多眚爲疾故有疾厲遯陰消之卦故遯陰剝陽三消成坤與上易位者三互巽特變故從家人漸之例三動上反三故三消成坤與上易位也

養臣妾也○乾爲至人否○乾爲好虞義也賈逵左傳注曰畜臣妾吉荀氏謂晉之世但可居家畜臣妾好生於陽故乾爲好乾爲至人否三爲小人故知陰得位爲君子失位爲小人四失正動之初得位乘五故君子吉消遯及否三失位爲小人故小人否鄭氏讀否爲否卦之否也○陰陽至貞吉○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吉也相應義同晉葬故爲嘉五剛當位正應在二故嘉遯貞吉也○三已變上之三故應在三四變之初故爲飛四變三體離爲飛鳥之象故爲飛六居上爲失位變之正故飛遯者謂九師道訓淮南王聘明易者九人所作正故遯則係則疾飛則吉喩无所拘也上體乾故乾爲肥也

☷☳ 坤宮四世卦消息二月

大壯利貞注陽息泰也壯傷也大謂四失位爲陰所乘兌爲毀折故傷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疏此虞義也陽息泰成大壯馬氏亦云壯傷鄭也方言曰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或謂之壯郭璞注今淮南亦呼壯爲傷是也陽大陰小故大謂四以九居四爲失位五陰乘之陰氣賊害不體兌兌爲毀折故名大壯太玄準之以夷夷亦傷也四當升五與五易位則各得其正故利貞也

初九壯于止征凶有孚注初爲止應在四震足亦爲止爲沉初四欲應故壯于止征凶四上之五成坎己得應四故有孚九二貞吉注變得位故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注應在上也三陽君子小人謂上二變二體離離爲罔上乘五故用壯三據二故用罔體乾夕惕故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注兌爲羊陽息之卦故云羝藩謂四也虞讀羸爲纍欲觸四而應上故羸其角角謂上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注失位悔也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震爲夬象

故藩決震四上處五則藩毀壞故藩決不羸腹讀爲輹坤爲大轝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轝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注〕四動成泰坤爲喪也乾爲易四上之五兌還屬乾爲喪羊于易動各得正而處中和故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注〕應在三故羝羊觸藩遂進也變之巽巽爲進退故不能退不能遂五動乘剛故无攸利坎爲艱藩決難解得位應三故艱則吉〔疏〕初爲至有孚○爻例初爲止應在四四體震爲足爲行故震足爲止爲征初四皆陽敵應无與故壯于止征凶四之五成坎坎爲孚初正應四故有孚也此兼虞義○變得至貞吉○此虞義也○三陽至貞厲○此虞義也三正應上三陽君子謂乾三也小人謂上也上得位不得爲小人以大壯陽息之卦息至五體夬夬上爲小故雜卦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是上爲小人也二變三體离包犧作結繩以爲罔罟蓋取諸离故离爲罔五已正上逆乘陽故用罔三得位據二故用罔三多凶體乾三夕惕有危象故貞厲也○兌爲至上也○三體兌息至五上亦體兌兌爲羊故三五上皆有羊象說文曰羝牡羊也陽息之卦故曰羝馬氏云藩籬落也四體震震爲萑葦爲竹木故爲藩也羸讀爲纍纍讀從鄭虞故馬氏云大索也四之五變體巽巽爲繩故爲纍四爲藩三欲觸四而應上故羸其角交例上爲角也此兼荀義荀雖以角謂五爲異也○失位至之腹○此虞義也四失位宜有悔之五得正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初至五體夬夬者決也故藩決四體震震之五則震體壞故藩決不羸古腹輹復字亦作复此經輹字或又作腹故云腹讀爲輹五本坤也坤爲大轝爲輹四之五體坎坎折坤體故壯于大轝之輹也○四動至无悔○此虞義也四失位動成泰外體坤坤爲喪乙故爲喪也乾以易知故乾爲易鄭氏讀易佼易也四上之五體坎坎五乾也故兌還屬乾喪羊于易也四五易位動各得正五處中和故无悔矣○應在至則吉○此虞義也上應在三而隔于四四爲藩故羝羊觸藩遂有進往之義故云進也五已正上變體巽震巽特變故云變也巽爲進退說卦文應三隔四故不能退進窮于上故不能遂羸其角之象也乾爲利五動正位上乘五剛故无攸利五正上體坎爲艱藩決難解乾鑿度文四之五故藩決難解不變之巽得位應三故艱則吉也

䷢ 乾宮遊魂卦　消息二月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注〕觀四之五晉進也康讀如康周公之康廣也坤爲廣四爲諸侯觀四賓王四五失位五之正以四錫初初動體屯震爲諸侯故康侯坎爲馬坤爲用故用錫馬艮爲多坤爲衆故蕃庶离爲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疏〕卦自觀來從四陰二陽之例觀六四進居五故曰晉進也康讀如祭統康周公之康鄭氏注禮引此爲證故讀從之又鄭注康侯云康廣也謂褒廣其車服之賜也坤廣生故曰廣交例四爲諸侯觀之六四利用賓于王故觀四賓王四之五而皆失位五之正以四錫初初四易位也初動體屯謂初至五體屯也屯下體震震爲侯卦辭曰利建侯四爲諸侯以四錫初初震亦爲侯康侯之象也坎爲馬美脊坤爲用故用錫馬錫讀納錫錫貢之錫侯享王之禮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其事也蕃多也庶衆也艮爲多坤爲衆故蕃庶雜卦曰晉晝也离日在地上故晝日坤三陰在下故三接周禮大行人曰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出入三問三勞諸侯三享再問再勞諸子三享壹問壹勞是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此兼虞鄭義一說三接王接諸侯之禮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注〕晉進摧退也初進居四故晉如四退居初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罔无也四坎稱孚坤弱爲裕五之正成巽稱受其命故无咎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注〕坎憂爲愁應在坎上故愁如五變應之故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注〕乾爲介福艮爲手坤爲虛故稱受謂五已正中乾爲王坤爲母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注〕坤爲衆土性信故衆允三失正與上易位故悔亡九四晉如碩鼠貞厲〔注〕四體坎艮艮爲碩鼠在坎穴中故晉如碩鼠失位故貞厲六五悔亡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注〕失位悔也動之正故悔亡矢古誓字信也勿无恤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五正二受介福故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注〕上爲角坤爲邑動體豫利行師故維用伐邑失位故危變之正故厲吉无咎動入冥豫故貞吝〔疏〕晉進至咎也○晉進象傳文何妥曰摧退也初四失位初之四爲進故晉如四之初爲退故摧如二爻得位故貞吉罔无馬義也四體坎爲孚四之初故罔孚中互兩坤坤弱爲裕五之正成巽巽爲命初受其命故无咎此兼虞義○坎憂至貞吉○二正應五故晉如坎爲加憂說文曰愁憂也五在坎上二五敵應故愁如五失位變之正與二相應故貞吉此兼虞義○乾爲至王母○此虞九家義也馬氏云介大也乾爲大爲福故爲介福艮爲手坤陰爲虛手虛能受故稱受五已正體乾爲王坤爲母二受五福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矣○坤爲至悔亡○此虞義也釋詁曰允信也坤爲衆爲土土性信故衆允以矣居三爲失正與上易位各得其正故悔亡也○四體至貞厲○四體坎互艮艮爲碩爲鼠故爲碩鼠詩碩鼠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四本三公之位以陽居陰而據坤困有似碩鼠坎窞爲坎四體坎虞注說卦曰鼠似狗而小在坎穴中晉九四是也四失位不正而危故貞厲也○失位至不利○六居五爲失位宜有悔也五之正故悔亡論語夫子矢之孔安國注云矢誓也矢誓同物同音故知矢爲古誓字以著信故云信也五體坎爲憂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五已之正二往應五受介福故往吉无不利乾爲利也此兼虞義○上爲至貞吝○爻例上爲角虞氏謂五已變之乾爲首位在首上故稱角義亦通也坤土爲邑上動體豫豫象曰利建侯行師行師侵伐故維用伐邑也動入冥豫荀義也豫上六曰冥豫故云動入冥豫兩陰无應故貞吝也

䷣ 坎宮遊魂卦　消息九月

明夷〔注〕臨二之三而反晉也夷傷也明入地中故傷利艱貞〔注〕謂三也三得正體坎爲艱故利艱貞〔疏〕臨二至故傷○此虞義也卦自臨來○亦從四陰二陽之例臨九二之三而反晉者易例有卦之反爻之反卦之反反卦也艮反震兌反巽明夷反晉之類是也爻之反旁通也比大有之類是也否泰則旁通而兼反卦者也此不用旁通而用反卦者以上六初登于天爲晉時後入于地爲明夷時故用反卦與否泰反其類爲一例也夷傷也序卦文离滅坤下六五失則九三升五不可疾正故明傷也○謂三至艱貞○象傳謂文王箕子以正人蒙難故利艱貞謂三三陽得正爲君子而在坎獄中坎爲艱文王蒙難而得身全箕子內難而正其志利艱貞之義也此兼虞義實惟指五爲異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注〕离爲飛鳥故曰于飛爲坤所抑故垂其翼陽爲君子三者陽德成也震爲行离爲日晉初動體噬嗑食明夷反晉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注〕應在四故有攸往四體震爲主人爲言故主人有言六二明夷睇于左股用拯馬壯吉〔注〕旁視爲睇离爲目陽稱左謂九三也三在辰得巽氣爲股二承三故睇于左股震爲馬二正應五三與五同功二以中和應天合衆欲升三以壯于五故曰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守得其大首不可疾貞〔注〕守獵也离南方卦故曰南守三上獵五乾爲大首故得其大首自晦復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故曰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注〕左謂三坤爲腹四欲上三居五故入于左腹三獲五體坎爲心故獲明夷之心震爲出晉艮爲門庭故于出門庭言三當出門庭升五君位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注〕其讀爲亥坤終于亥乾出于子故其子之明夷三升五得正故利貞馬君俗儒讀爲箕子涉象傳而訛耳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注〕應在三离滅坤下故不明晦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疏〕离爲至不食○此荀虞義也說卦曰离爲雉郭璞洞林曰离爲朱雀故爲飛鳥明入地中爲坤所抑故垂其翼昭五年春秋傳曰日之謙當鳥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初體离而在坤下故有是象也泰彖傳曰君子道長君子謂三陽春秋傳曰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是知陽爲君子陽成于三故云三者陽德成也晉初動體噬嗑雜卦曰噬嗑食也明夷反晉故不食荀氏謂不食者不得食君祿也陽未居五陰暗在上初有明德恥食其祿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是其義也○應在至有言○初正應四自內曰往故有攸往震主器故爲主人四互震而在坤體躁人之辭多故主人有言也○旁視至壯吉○此鄭九家義也夏小正曰來降燕乃睇傳曰睇者眄也說文曰眄衺視也秦語故鄭注內則亦曰睇傾視也离爲目故爲睇管子宙合曰君立於左臣立於右此君臣之貌是左陽右陰故陽稱左周書武順曰天道尚左九三陽爻故爲左也爻辰三在辰孝經援神契曰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後十五日斗指巽爲立夏是辰近巽巽爲股故云得巽氣爲股三爲左股二承三故睇于左股三體震爲馬三升五二正應之故云二正應五三與五同功下繫文三五同功故得升五若然臨泰諸卦二升五以其應也大壯四升五以陽息之卦也義各有取皆以五虛无君而得升也二執中含和上應九五以合衆爻故云二以中和應天合衆欲之言升三升五明二得其應故欲升三以壯于五而曰用拯馬壯五變之正故吉也攻折坤體故曰壯○守獵至疾貞○九家曰歲終田獵名曰守故曰守獵也离南方卦說卦文三體离离南方之卦故曰南守三陽五陰五虛无君陰爲陽得故三上獵五九五爲乾乾陽爲大爲首三上獵五故得其大首明夷之世用晦而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言不可卒正五位故曰不可疾貞此兼九家義也○左謂至君位○二爻辭左股謂三故知此左亦謂三坤爲腹說卦文荀氏謂四得位比三處於順首欲上三居五五體

坤爲腹故入于左腹三南守獲五體坎坎爲心故獲明夷之心說卦曰帝出乎震故震爲出又曰艮爲門闕莊二十五年春秋傳曰庭實旅百杜預注云艮爲門庭是也三居五出在門庭之內立於門內之中庭南面故云于出門庭升五君位也此兼荀氏及九家義○其讀至誤耳○蜀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其古音亥故讀爲亥亦作萁劉向曰今易萁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蓋讀其子爲荄茲古文作其子其與亥子與茲字異而音義同淮南子曰爨萁燧火高誘注云萁音荄備之該該荄同物故三統麻曰該閡於亥孳萌于子是也五本坤也坤終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曰其子之明夷明夷反晉晉晝也明夷晦也以十二辰言之七日來復則當子以十日言之自晦復明則當旦故昭五年春秋傳卜楚丘論此卦以爲明夷當旦亦此義也五失位三之五得正故利貞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以象傳有箕子之文遂以箕子當五尋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于易例逆孰大爲謬說流傳于西漢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時有孟喜之高弟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斥言其謬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讎梁丘賀咸共嫉之讎賀與喜同事田王孫而賀先貴又傳子臨從讎問焉讎爲博士喜未貴而學獨高施梁丘皆不及喜所傳卦氣及易家候陰陽災異書皆傳自王孫以授梁人焦延壽者而梁丘惡之謂無此事引讎爲證且以此語聞於上於是宣帝以喜爲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丘之譖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否通易其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賓古義讀其子爲荄茲而晉人鄒湛以爲漫衍无經致譏荀氏但魏晉已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邪書蒸說一倡百和何丸乎後世之紛紜矣○應在至于地○此虞義也三體离上正應三故云應在三坤滅藏于癸坤上离下故离滅坤下坤冥爲晦哉不明而晦也日月麗乎天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夷反晉故反在下後入于地也

☲☴ 家人利女貞注遯四之初女謂离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疏此巽宮二世卦消息五月

義也卦自遯來九四之初二稱家离二正內應在乾乾爲人故名家人馬氏謂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義亦通也离中女巽長女故女謂离巽二體离四體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馬氏云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注閑闌也防也陰消至二艮子弑父四來閑初故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注遂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婦道无成故无攸遂饋饋祭也二在下中故在中饋正應五故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注嗃嗃盛烈也乾盛故嗃嗃三多凶故悔厲得位故吉嘻嘻喜笑也巽爲婦動體艮子家人壞故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注三動坤爲富四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注乾爲王假大也三變受上五體坎坎爲恤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王假有家天下正之故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注坎爲孚故有孚乾爲威自上之坤故威如易而得位故終吉疏閑闌至悔亡○閑闌也防也此馬義也卦自遯來遯陰消三體艮故艮子弑父四來閑初弑逆不行故閑有家悔亡也案虞注誣象日遂三之二遂將成否則子弑父臣弑君三來之二得中弑不得行故中吉義與此同也○遂讀至貞吉○大夫無遂事讀從桓八年公羊傳文彼文云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專事之辭夫子制義婦道无成故无攸遂古文論語日詠而饋舊注云詠歌饋祭也周禮遵人有饋食儀禮有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皆謂薦孰故云饋饋祭也二居下中而有婦道昏禮云昏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是饋祭爲婦職二居下體之中故在中饋執中含和正應九五故貞吉也○嗃嗃至終吝○犍爲舍人注爾雅曰嗃嗃盛烈也乾道感盛故嗃嗃三處多凶之地而過于嚴故悔厲以其得位故吉嘻嘻喜笑鄭義也喜讀爲嘻巽爲婦動體艮爲子故婦子嘻嘻此虞義也動失位家人毀壞故終吝上之三則終吉也易例爻得位者不言變今二動受上者象傳曰正家而天下定謂既濟也此卦五爻得位所載上爻耳三動受上成既濟則六爻皆正所謂正家而天下定也故虞注漸上九曰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象同○又云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桓十一年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三得位而動反於經患動受上而成既濟所謂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是易之變例矣○三動至大吉○三動體坤坤爲富者禮運曰天生時而地生財語志曰地作富坤爲地故富也六以陰居四故得位應在初上承五而在三上故云應初順五乘三○初三五皆陽故此據三陽陽稱大稱吉故大吉也此兼虞義○乾爲至恤吉○此虞陸義也乾爲王謂遂乾也假大也釋詁文詩商頌那曰湯孫奏假毛傳云假大是也三變受上則五體坎坎爲加憂馬氏云恤憂也故憂爲恤五爲天子故得尊位據四應二羣陰順從王者以天下爲家故王大有家正家而天下定故无所憂而吉也○坎爲至終吉○此虞義也虞氏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信爲孚故有孚乾爲君君德威嚴故威如自上之坤三上易位而皆得正故終吉也

☲☱ 睽小事吉注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小謂五陰艮宮四世卦消息十二月

稱小得中應剛故小事吉疏此虞義也卦自大壯來上六之三此從四陽二陰之例也云在繫蓋取者繫詞也蓋取謂十三蓋取也繫下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虞彼注云无妄五之二也彖傳謂柔進上行故據繫辭蓋取以明之六五陰爻故小謂五陽大陰小故陰稱小五得中而應乾五之伏陽得中應剛故小事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注无應悔也四動得位故悔亡應在坎坎爲馬四失位之正入坤坤爲喪坎象不見故喪馬震爲逐艮爲止故勿逐坤爲自二至五體復象二動震馬來故勿逐自復也离爲見惡人謂四動入坤初四復正故見惡人无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注二動體震震爲主艮爲宮爲徑路宮中有徑路故稱巷二動五變應之故遇主于巷變得正故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注离爲見坎爲輿爲曳故見輿曳四動坤爲牛牛角一俯一仰曰掣离上而坎下故其牛掣也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注其人謂四惡人也黥額爲天割鼻爲劓无妄乾爲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毀艮割其鼻也兌爲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失位動得正故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注孤顧也在兩陰閒睽五顧三故曰睽孤震爲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爲交坎爲孚動得正故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注失位悔也變之正故悔亡乾爲宗二動體噬嗑故曰噬四變時艮爲膚故厥宗噬膚言與二合也二往應之故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注睽三顧五故曰睽孤离爲見坎爲豕爲雨四變時坤爲土土得雨爲泥塗四動艮爲背豕背有泥故見豕負塗矣坤爲鬼坎爲輿變在坎上故載鬼一車也先張之弧後說之壺注謂五已變乾爲先應在三坎爲弓离爲矢張弧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爲後說猶置也兌爲口离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故後說之壺匪寇昬冓往遇雨則吉注坎爲寇之三歷險故匪寇陰陽相應故昬冓三在坎下故遇雨與上易位坎象不見各得其正故則吉也疏无應至咎也○此虞義也初四皆陽故曰无應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四體坎故應在坎說卦曰坎於馬也爲美脊故爲馬四變入坤坤爲喪坎化爲坤故喪馬也震爲奔走故爲逐艮爲止故勿逐坤爲自四巳變故二至五體復二動初體震故震馬來勿逐自復之象也喪馬勿逐自復此商法也周監二代而因之故周禮朝士職曰凡得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於士鄭彼注云委於朝待來識之尚書柴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待其事也說卦曰相見乎离故离爲見四离火不正无如來如故惡人謂四四當居坤初故動入坤初此易例也坤初來居四復正故見惡人无咎也○二動至无咎○此虞義也震主器二動體震震爲主故遇主謂五遇二也釋宮曰宮中巷謂之壼艮爲宮爲徑路宮中有徑路故稱巷巷亦作衢巷衢同物故又作衢離騷經曰五子用失夫家巷巷蒯爲衢也隱四年穀梁傳曰遇者志相得也二五稱應而皆失位二動五變應之故遇主于巷而皆得正故无咎虞睽以震爲大塗爲異耳俗說以五爲主此謬也大夫稱主君故昭廿九年春秋傳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知五非主也○离爲至掣也○此虞義也說文曰輿曳曳也東轉捽推爲曳坎爲輿多眚故見輿曳卦互离坎牛角有俯有仰离上爲仰坎下爲俯故其牛掣三不正故有曳掣之形象曰位不當也○其人至有終○此虞義也惡人當案罪故其人指四惡人馬氏云剠鑿其額曰天剝與踐同故曰黥額爲天鄭氏注周禮司刑曰劓截其鼻也故曰割鼻爲劓夏之黥郎周之墨乾五爲天二陰之五故以陰墨其天无妄二體艮艮爲鼻五之二故毀艮割其鼻也兌爲刑人五刑有黥劓之法加于四之惡人故其人天且劓也三四失位動得正故无初有終易例爻初失位爲无初變得位爲有終也○孤顧至无咎矣○此虞義也孤顧劉熙釋名交謂觀望也兩陰謂三五五乘四故睽五四據三故顧三說交云顧還親也震初爲元爲夫二變初體震四動而應之故遇元夫遇者志相得初四正應故亦云遇也震初陽始交於坤故爲交坎信爲孚四交於初故云交孚二交得正故雖位无咎也○失位至何咎○此虞義也五動體乾宗尊也乾爲天天尊故爲宗厥宗者二之宗也二動體噬嗑噬膚者合也四變二體艮艮爲膚五來合二故厥宗噬膚二艮爲巷五乾爲宗巷者宮中之道宗者廟內之膚二五易位五君二臣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之本一體之親有肌膚之愛故曰噬膚也二往合五故往何咎自外曰往也○睽三至車也○此虞義也

三失位故變三上應五故顚五坎爲豕爲雨坤爲土土得雨爲泥塗詩角弓曰如塗塗附毛傳云塗泥是也艮象曰艮其背故爲背豕背有泥故負塗坤爲鬼坎爲車四變在坎上坤爲載故載鬼一車於禮爲魂車既夕薦車鄭彼注云今之魂車載而往迎而歸如慕如疑乘遷之家有是象也○云謂五至之壺○此虞義也釋詁曰說舍也郭注云舍放置也說舍聞一義故云說猶置也壺俗作弧今從古既謂三禮圖曰方壺受一斛腹圜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若然壺有口有腹故云兌爲口離爲大腹昏禮設尊是爲壺尊揚子太元曰家无壺婦承之姑測曰家无壺无以相承也壺者婦承姑之禮與壺器大腹有口盛酒于中故後說之壺也○婦爲至吉也○此虞義也坎爲寇初失位之三三歷險故云寇後言之故云匪寇也變之正陰陽相應故云婚媾始則拒之外寇終則婚之如內賓始睽終合之象也三在坎下而應上如故遇雨上三易位坎象不見陰陽和會而得其正故則吉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四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四十五

學海堂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周易下經

䷦ 兌宮四世卦 消息十一月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注升二之五或說觀上反三與睽旁通西南謂坤東北艮也二往居坤故利西南卦有兩坎坎爲險下坎在前直艮東北之地故不利東北虞氏謂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東北謂三也月消于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利見大人貞吉注大人謂五二得位應五故利見大人五當位正邦故貞吉疏升二至朋矣○卦自升來升六五貞吉升階虞氏謂二之五故云升此卦二之五與師二上之五成比同義也或說觀上反三虞義也此從四陰二陽之例矣坤西南卦故西南謂坤艮東北之卦故東北艮也二往居坤得位得中故利西南卦有兩坎兼互體也坎陷爲險下坎在前艮東北卦正直其地故不利東北象曰其道窮也此荀義也虞氏據納甲謂五在坤中故曰西南臨坎爲月出庚見丁故月生西南五往得中故利西南往得中睽兌爲朋故西南得朋也三體艮故東北謂三退辛消丙故月消于艮乙東癸北喪乙滅癸當月之晦天道之終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東北喪朋謂五六三十也○大人至貞吉○此虞義也大人天子故謂五五居尊位二正應之故利見大人五當位居正羣陰順從故貞吉也

初六往蹇來譽注譽謂二初失位應陰往歷坎險故往蹇變得位比二故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五爲王坤爲臣爲躬坎爲蹇之應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蹇二上折坤得正相應故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注應正歷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六四往蹇來連注連輦蹇難也在兩坎間進則无應故往蹇退初介三故來連也九五大蹇朋來注當位正邦故大蹇睽兌爲朋故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注陰在險上變失位故往蹇碩謂三艮爲碩退來之三故來碩得位有應故吉也离爲見大人謂五故利見大人矣疏譽謂至來譽○此虞義也二多譽故譽謂二三體坎坎爲蹇初失位而應六四之陰往歷坎險故往蹇變之正而與二比故來譽也○五爲至之故○此虞義也九五乾也故爲王坤爲臣道也故爲臣又爲身故爲躬坎難也蹇亦難也故坎爲蹇五本坤也故之應涉坤三五體坎故王臣蹇蹇二升五折坤之躬得正相應公耳忘私故匪躬之故虞唯上反三折坤體爲異耳○應正至來反○此虞義也三正應上而歷五陰故往蹇反身據二舍應從比故來反卽象傳所云反身脩德也虞唯以艱爲上反三爲反身異耳○連輦至連也○此虞義也馬云連亦難也連古音輦故云連輦蹇難也四在兩坎之閒應在初故進則无應介閒也退應初而閒於三故退初介三往來皆難故云往蹇來連終得初應故象曰當位實也○當位至朋來○此虞義也五在蹇家處中得正當位正邦故大蹇旁通睽故睽兌爲朋干氏謂比上據四應二衆陰並至故朋來也○此虞義也五坎爲險故陰在險上自外曰往故上變稱往變失正故往蹇諸爻以遇坎爲蹇此爻以失位爲蹇也三體艮艮爲碩故碩謂三退應三故來碩蹇終則解得位有應故吉也大人謂五之三歷五故利見大人言應三則吉比五則利也

䷧ 震宮二世卦 消息二月

解利西南注臨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衆故利西南往得衆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注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於外而无所應故无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吉二往之五四來之初成屯體復象故云復也有攸往夙吉注謂二也夙早也离爲日爲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二失位早往之五則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疏臨初至衆也○此虞義也卦自臨來初九之四乾鑿度曰坤位在西南故坤西南卦四體坤坤爲衆初之四得坤衆象傳曰利西南往得衆是也○謂四至復吉○此虞義也四以陽居陰而在外卦故失位於外進則无應故无所應失位不應故无所往宜來反初而復正陽之位故其來復吉也二已往之五四來之初而成屯屯初至四體復象故云復○謂二至功也○此虞義也之外曰往故往謂二夙早釋詁文离爲日爲甲古文早作晶說文曰晶晨也从日在甲上是也二既失正早往之五則吉解者緩也故言夙五多功二據五解難故有功也

初六无咎注二已之五四來復初故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注臨坤爲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爲狐坎爲弓离爲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或說坎爲狐六三負且乘注負倍也二變時艮爲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爲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致寇至貞吝注五之二成坎坎爲寇盜上嫚五下暴二嫚藏誨盜故致寇至失位故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注初爲四母與初易位故解而拇臨兌爲朋謂二也二已之五成坎坎爲孚故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注陰得位爲君子失位爲小人兩係稱維謂五與初也五之二初之四故君子維有解變之正故吉小人謂三二四正三出爲坎故有孚於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獲之无不利注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离爲隼三失位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象巽爲高庸故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獲之无不利也疏二已至无咎○二夙吉故云二已之正四來之初成復復朋來无咎義並同也○臨坤至爲狐○臨五本坤三上獵五故稱田田者田獵故云田獵也二之五四體艮艮爲狐九家說卦文坎爲弓輪故爲弓离二黃离故爲黃馬王注易皆云离爲矢三體离四體艮故矢貫狐體二之五歷艮三爻爲三狐故田獲三狐二獲五离體壞故得黃矢五得正得中故貞吉此兼虞義九家說卦坎亦爲狐卦有兩坎二四正三出又爲坎故田獲三狐義亦通也○負倍至且乘○此虞義也負讀爲倍與倍同物同音漢書載禹貢倍尾山史記作負尾俗作陪字隨讀變禮記明堂位負斧依負又作倍故云負倍也二變體艮艮爲背背讀爲倍又通於負故鄭注明堂位曰負之言背古人訓詁音義相兼也三四不正四爲艮背五在其後故三以四背五五來寇三者案繫上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虞彼注云否上之二成困三暴嫚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而奪三成解故云五來寇三時坤爲車謂萃坤也若然此注不言自萃來者註從四陰二陽之例故不言自萃來也三不正而乘坤車故負且乘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五之至貞吝○此虞義也萃五之二成坎故爲寇爲盜繫上曰上嫚下暴又曰嫚藏誨盜坎爲暴三上嫚五下暴于二坎心爲悔坤爲藏嫚藏誨盜故致寇至失位不變故貞吝也○初爲至斯孚○母古文拇而女也初上應四四之母也故云初爲四母初係於二四解初係與初易位故解而拇也知初係於二四五爻辭言君子維有解兩係稱係故知初係二五亦係四也二陽同類故朋謂二二之五兩係皆解坎信爲孚故朋至斯孚也○陰得至小人○鄭在乾鑿度曰三十二爲君之孚陽得正爲聖人失正爲庸人陰失正爲小人得正爲君子故郑此君子謂五與初也虞注隨上六曰兩係稱維五係四初係二五之二初之四兩係皆解故君子維有解陰係陽兩得言解者以在解家故也虞本維作惟讀爲思惟之惟今不用也六三負且乘繫上釋此爻云負也者小人之事也故知小人謂三二四已正三出爲坎坎爲孚故有孚於小人○上應至利也○此虞義也三失位當變之正上應在三故發其義于上爻三爲三公六三陽位下有伏陽故謂三伏陽也釋鳥曰鷹隼醜其飛也翬离爲飛鳥故爲隼五之二成坎弓离矢三動成乾貫离隼體大過故入大過死庸牆也三動下體成巽巽爲高爲庸故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虞氏謂三陰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觀三出射去隼兩坎象壞故元不利也

䷨ 艮宮三世卦 消息七月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注泰初之上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而失位故名損二坎爻坎爲孚故有孚與五易位故元吉无咎上之正故可貞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注坤爲用二體震震爲木乾爲圜木器而圜簋象也震主祭器故爲簋二簋者黍與稷也五离爻离爲火火數二故二簋上爲宗廟謂二升五爲益耒梼之利既成用二簋盛

稻粱以享於上上右五益三而成既濟故云二簋可用享也疏泰初至攸往○卦自泰來泰初九之上乾道上行而失位序卦曰緩必有所失損者失也故名損二坎爻信爲孚二失位咎也與五易位各得其正故元吉无咎也上當益三之正故可貞三往居上故利有攸往上爻辭利有攸往正指三也○坤爲至享也○坤爲用虞義也三體震震春爲木說卦曰乾爲圜木器而圜簋象鄭義也三禮圖曰簋受斗二升足高一寸中圜外方其四角漆赤中其飾如簋蓋簋以木爲之內外皆圜故知木器而圜簋象也荀氏曰簋者宗廟之器震長子主祭器故爲簋明堂位曰周之八簋祭義曰八簋之實鄭注云天子之祭八簋者舉有入而稱二者三禮圖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二簋上爲宗廟二升五成益益者神農火數以釋二簋上爲宗廟五離爻故又取象耒耨之利而成既濟者也故云耒耨之利既成用二簋盛稻與粱以享於上上五象傳曰六五元吉自上右也五爲一卦之主上之三成既濟則五之功成故知上右五益三而成既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注已讀爲祀祀謂祭祀坤爲事謂二也遄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於五已得之應故遄往无咎二居五酌上之剛以益三故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注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爲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損益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注泰乾三爻爲三人震爲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注一人爻不旅行也兌爲友損二之五益上之三各得其應故一人行則得其友天地壹壼萬物化醇言致一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注四謂二也四得位遠應初二速上五已得承之謂二之五三上復坎爲疾也陽在五稱喜故損其疾使遄有喜得正承五故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注二五已變成益故或益之坤爲十兌爲朋三上失位三動離爲龜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故云十朋弗克違不違龜筮也三上易位成既濟故弗克違元吉矣或說二至五有頤象故云龜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注損極則益故弗損益之謂損上益三也上失正之三得位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注謂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動成益坤爲臣三變據坤成家人故得臣上動應三成既濟則家人壞故曰无家疏已讀至損之○已讀爲祀者古文省故鄭詩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祀知已與祀通故讀爲祀下虞義也釋詁曰祀祭也上爲宗廟故祀謂祭祀已下五體觀以二簋享於宗廟釋詁曰遄速釋詁文酌與勺同日挹取也坊記曰上酌民言鄭注云酌猶取也春秋傳八年鄭伯乞盟公羊傳曰蓋酌之也說文鄭氏同故云酌取也初與四應初利二速往合五已得應四初曰遄往四曰遄喜皆謂二速往五而喜也陰陽得正故无咎二居五取上曰益三故二之上益上云弗損益之謂益二也酌損上以益三故上

酌損之也○失位至之○此虞義也二失位當之五得正故利貞○征行釋言文震爲行故征之二失正體兌兌爲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二失正則不如云不征也○釋言文震爲征二雖失位而之五成益云不征如郭璞所謂五爲小損大益故云弗損益之○泰乾至不旅○此虞義也五之謂成旣濟也是也初之上爲一人故云損一人○此上九之三也三爻爲三人震爲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泰乾三爻爲三人震爲行一人非一也○一爻一人也三人行三則損一人故弗損益之乾爲大人故泰乾發謂三爻習之習其類也謂三上易位成既濟故云一人行各得其友乾坤也故天地壹壼萬物化醇言致一也行則得其友兌爲朋故天地合也坤爲四下爲得位三五故四近於五故以一也三坤四五爻得正故云喜故无咎○居四得位遠應初三至之正○四謂二也陰承之爲四五之爲五故云使遄有喜也則坎爲疾故損其疾在上五得在五稱喜故无咎○二五至龜筮○此虞義也三得位故或益之坤數十損兌爲朋三動離爲龜說卦文十朋之龜故云十朋之龜也攝馬鄭云五釋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爾雅十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故云十龜說文之一百六十爲十朋漢書食貨志曰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此龜之直也亦二寸元貝之直也弗克違不違者謀及卜筮而元吉既曰龜吉不違不能違也人謀協虞義是也王肅云以文王二代下易位上嚮位成益初至五有頤象故云龜益其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損極則益故弗損益之謂三上易位故元吉○乾爲至无家○此虞義也坤爲臣損上益三也上失之正故无咎貞吉三已下益故弗損益之謂損上益三也○虞義也坤爲臣故得臣則家人壞而上動之三成既濟家人據坤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得位家人故云无家與坤體象而王者以天下爲家无私家也故曰无家經云得臣无家言三六爻皆正王臣無方故謂得臣則萬方一執故此上動

☴
☳　巽宮三世卦　消息正月

益利有攸往注否上之初與恆旁通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二利往應五故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注謂三失正動成坎體渙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渙舟楫象木道乃行也疏否上至行也○此虞義也否上爻之初成益否上九日否終必傾下反於初成益是也與恆旁通又兩象易也上之初故損上益下乾爲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五乾中正二利往應之故利有攸往乾爲慶故中正有慶也○謂三至行也○此虞義也乾爲利故利涉大川三陰失位動而成坎有渙象坎水爲大川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故渙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注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坤爲用乾爲大震爲作故利用爲大作體復初得正故元吉无咎震三月卦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注謂上從外來益初也故或益之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爲朋謂三變離爲龜故十朋之龜坤爲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注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爲王體觀象祭祀益正月卦王用以郊天故享于帝得位故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注坤爲事三多凶上來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注公謂三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爲行初至四體復故曰中行震爲告坤爲用乾爲圭上之三故告公用圭禮含者執璧將命賵者執圭將命皆西面坐委之宰舉璧與圭此凶事用圭之禮六四中行告公從注體復四故亦云中行三爲公震爲從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已得從初故告公從利用爲依遷邦注坤爲邦遷徙也三動坤徙故利用爲依遷邦春秋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注謂三上也震爲問三上易位三五體坎已成既濟坎爲心故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象曰勿問之矣有孚惠我德注坤爲我乾爲德三之上體坎爲孚故惠我德象曰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注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故莫益之或擊之注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爲手故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注旁通恆益初體復心上不益初故立心勿恆傷之者至故凶疏大作至播也○此虞義也尚書堯典曰平秩東作周語號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故云大作謂耕播繫下曰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故云耒耨之利取諸此也九家易曰陰者起遵終坤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故取諸益也初九正陽在下爲乾爲元吉故利用爲大作震爲作坤爲用初九得正故元吉无咎震三月卦日中星鳥釋文云敬授民時故云以耕播也○謂上至貞吉○此虞義也自外來益初故或益之二得正遠應五利三之正已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爲朋三變離爲龜故十朋之龜坤爲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也○震稱至于帝○此虞義也帝出乎震故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爲王五體觀象觀盥而不薦祭祀之象益正月卦王者以正月郊天故享于帝得位故吉也

經傳無明文臣傷意説非與篇正義不可用也提言得位無
夫王郊天之事而此經稱王用享于帝以爲其夏商之王明矣之得繫儀
故吉亦虞義也用者不敢以爲私事三上帝稱下之其
也○坤爲天至无咎享帝此經稱虞用也者不致役以其事是多上下者
文坤又爲義之事无咎危○帝此而經傳王用享
位益文云其无咎危之益謂公以是爲剛勝邪義吉用
以彼故哀用因其事此虞之事剛勝邪也不上乃爲
三禮公是无咎危故有三益之坎其曰○
故爲行三公告公謂益之中三爲初三謂
鳴爲行公坤爲三之坎故有其爲之三
虞義也爲中故知獨毛告爲三動之四
塞圭禮者告執故以圭璧行公中
用中之與主禮告圭璧爲記
四曰行之君故中引也
飛三四四三子復故爲
失服三日行公伐四
從土用家爲依
以利爲依
利者六年
焉四邦傳
義也此遷邦富
也此遷邦富商指尚書序云晉鄭
三至之虞義也

易位爲成成盎益五五辭之功謝
言故易故書之此此爲卦主爻象動内吉故
上志也位爲成書盎益辭功故也
吉故易故書此
至民説也公體成成盎
德也○
成無者也
初無致或
終則傾坎上必益初所謂莫否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其交則傾之後求自上下下民説无疆此否之上九先否後喜所以否極之上也
其基之道自非上益下益之益之盛也○上九爲否上九否之上不損益初則虛益之盛也
以否之時益之盛也○
與時偕行五成之義益初至四體復剝以上不至
消四及五以故乾心勿恆爲天地之手此故或擊之
故凶○益初變成益九三不易方變心故體復心○不益
發震巽特變體成益九三不易方變而失位或承之羞
故立心勿恆勿上不益也至故凶也
民莫之與傷之者至故凶也

☰☱ 消息三月
坤宮五世卦

夬揚于王庭注陽決陰息卦也剛決柔與剝旁通揚越也乾爲王剝艮爲庭陰爻越其上故揚于王庭矣**孚號有厲**注陽在二五稱孚孚謂五也二失位動體巽巽爲號決上者五也危去上六故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注陽息動復剛長成夬夬從復升坤逆在上民眾消滅震爲告坤爲自邑故告自邑二變離爲戎故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注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疏陽決至庭矣○此虞鄭義也五陽決一陰兌爲所決故陽決陰復臨泰大壯夬乾皆陽息卦故云息卦也陽息坤坤爲剛故剛決柔釋言曰越揚也詩公劉曰干戈戚揚毛傳云揚鉞也古文作越故云揚越也乾爲君爲王夬旁通剝艮爲庭上六一陰爻越其上故揚于王庭矣○陽在至有厲○此虞荀義也陽在二五稱孚指五也以五陽之上故孚號之上六不陽居陰故失位動體巽巽申命爲號二以決上者五也陰爻越其上五陽皆上五爲主五息成乾故云決上者五危去上六不爲

初九壯于前止往不勝爲咎注初爲止夬變大壯位在前故壯於前止初欲四變已往應之四聞言不信故往不勝爲咎**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注惕懼莫晚也二失位故惕變成巽故號剝坤爲莫夜二動成離離爲戎變而得正故有戎无坎象故勿恤**九三壯于頄有凶**注頄面也謂上三往壯上故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注乾爲君子三五同功俱欲決上故君子夬夬陽息自復震爲獨行息至三與上應爲陰所施故遇雨雖爲陰所濡能慍不說得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注上體之下故曰臀剝艮爲膚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大壯震爲行失位不正不變應初兌爲毀折故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注四體兌爲羊初欲牽之故牽羊變應初故悔亡四變坎爲聞震爲言今四不變故聞言不信坎孚爲信也**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注莧說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讀爲睦和睦也震爲笑言兌爲說故莧陸三夬決上故夬夬大壯震爲行五在上中故中行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注遠時巽爲號復亨剛反動三體巽爲號三不應上內外體絕故无號位極乘陽故終有凶也

長也陽息自復至夬故字號有厲象曰其危乃光也○此虞義也○陽息至窮也○此虞義剛長乃終也陽息自復故復亨剛反故成坤逆民眾消滅故剛長也故夬稱告坤爲邑故告自邑二變離爲戎故不利即戎震爲鳴善故震坤爲自邑陽息自復成離離爲甲冑戈兵故爲戎上六陽爲君子消滅二變體離甲冑戈兵故爲戎上六陰爲小人消陰故有所尚乃窮也○此虞義也夬陽息陰消之卦陽爲君子行至終也師有大敗故不利即戎卦窮于上故所尚乃窮君子息至終也○此虞義也夬陽息陰消之卦陽爲君子子道長故稱有攸往剛長乃終上六陽用故稱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疏成夬至爲咎○初爲足止也大壯爲夬初故壯于前止也壯在前故前止初欲變四初爲足足止也夬變大壯四在前止於四爲其象故初欲下應之應四聞言不信初往不勝故爲咎○不信釋詁文初位在前故四變已往應之四爲陰四陽初在易故知初陽息在坎上不勝爲咎○惕懼至勿恤○此虞義也二變成巽巽爲號莫夜坤象二動成離離爲戎故有戎二變得正而无坎象故勿恤○

故有至凶也○震爲夜故二動體坤坤爲莫故莫夜○上九顛之○頄面也頄爲面二變體離離爲戎初欲下也○頄面至有凶此皆虞義也首有頄面頄顴也謂上三往壯上故有凶也○乾爲至无咎○此鄭義也五陽決一陰君子也三與五同功故君子夬夬震爲行三爲獨行息至三與上應爲陰所施故遇雨雖爲陰所濡能慍不說得无咎也○上體至次且○此虞義也四在上體之下故曰臀剝艮爲膚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大壯震爲行四失位不正不變應初兌爲毀折故其行次且也○四體至信也○此虞義也四體兌兌爲羊初欲牽之故牽羊四變應初故悔亡四變坎爲聞震爲言今四不變故聞言不信

疏成至説二（略）

夫（疏）變德不得位故无坎象故四位失位不變得更无故坎梅古○象曰莫讀爲睦此鄭故四震言子説兒子以象言體坎信

☴☰ 消息五月
乾宮一世卦

遘女壯注消卦也與復旁通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勿用取女**注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故勿用取女婦人以婉娩爲其德也

疏消卦至德也○此虞義也遘下體巽巽爲長女陰消陽自下故曰消卦也遘陰在下一陽在上是傷也消乾之義故云女壯也一陰承五陽故曰女壯○荀説在中當男陰九三男五是以九年不相遇乃以婉娩爲德鄭注云婉謂容貌也娩謂言語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注柅謂二也乾爲金巽木入金柅之象陰係於陽故稱係言初宜係二也初四失位易位乃吉故貞吉**有攸往見凶**注以陰消陽往謂成坤遯子弑父臣弑君夬時三動離爲見故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注三夬之四在夬動而體坎坎爲豕孚巽繩操之故稱羸巽爲舞爲進退操而舞故羸豕孚蹢躅以喻遯女望於五陽如豕蹢躅也**九二苞有魚无咎不利賓**注巽爲魚二下苞之故苞有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无咎一陰在下五陽爲賓遯陰消陽故不利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注夬時三在四爲臀艮爲膚二折艮體故臀无膚復震爲行其象不正故其行次且三得正位雖則危厲无大咎也**九四苞无魚起凶**注魚謂初也欲應初爲二所苞故无魚復震爲起四失位故起凶**九五以杞苞瓜含章有隕自天**注巽爲杞在中稱苞乾圓稱瓜四變體巽故以杞苞瓜含章謂五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陰含陽已得據之故曰含章初之四體兌口故稱含隕落也乾爲天謂

四隕之初初上承五故有隕自天上九遘其角吝无咎(注)上稱角失位无應故吝動得正故无咎(疏)[illegible]

☷☱萃兌宮二世卦消息八月

萃王假有廟(注)觀上之四也觀乾爲王假至也艮爲廟體觀享祀上之四故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利貞(注)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初未變故不言元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注)坤爲牛故曰大牲四之三折坤得正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疏)[illegible]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注)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失正當變坤爲終故不終萃聚也坤爲聚爲亂故乃亂乃萃失位不變則相聚爲亂故象曰其志亂也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注)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巽爲號初稱一初動成震震爲笑坤三爻稱一屋二引坤眾順說應五故一屋爲笑四動成坎坎爲恤初之四得正故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注)巽爲繩艮爲手二引坤眾應五故引吉初三失位二中未變故无咎孚乃利用禴(注)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離爲夏故利用禴二孚於五得用薄祭以祀其先不用大牲降於天子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注)坤爲聚故萃巽爲號无應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九四大吉无咎(注)以陽居陰宜有咎矣動而得正承五應初故大吉而无咎矣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注)五得位居中上下皆聚而歸之故萃有位无咎匪孚謂初也四五易位初變之正則六體皆正初爲元坤永貞故元永貞悔亡與比彖同義上六齎咨涕洟无咎(注)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兩陰无應故齎咨三之四體離坎離爲目艮爲鼻乘陽不敢坎水流鼻目故涕洟三變應上故无咎(疏)孚謂[illegible]

[illegible]

☷☴升震宮四世卦消息十二月

升元亨(注)臨初之三又有臨象剛中而應故元亨用見大人勿恤(注)二當之五爲大人離爲見坎爲恤二之五得正故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注)離南方二之五成離故南征吉志行也(疏)[illegible]

初六允升大吉(注)允進也初變之正進應四故允升二之五初與四合志承五故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注)禴夏祭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爲孚離爲夏故乃利用禴二升五得位故无咎也九三升虛邑(注)坤稱邑五虛无君利二上居之故升虛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注)王謂二升五也巽爲岐艮爲山故王用亨於岐山陽稱吉四順承五故吉无咎也以人事明之此王謂夏后氏也岐山冀州之望亨者二升五受命告祭也六五貞吉升階(注)二升五故貞吉坤爲階陰爲陽作階使升居五故升階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注)坤性暗昧今升在上故曰冥升也二升五積小以成高大故曰不息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疏)[illegible]

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至太康與唐虞不此都城也謹據僞尚書以爲大康若杜預之義滅亡又云夏桀知夏后氏咸都冀州與唐虞同也禹貢曰冀州既載又云壺口治梁及岐爾雅釋山曰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晉望明梁山岐山皆冀州之望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知冀州之望得有梁岐山冀州之望也詩時邁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鄭箋云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此云封禪云受命告祭也○王者受命亦有告祭山川之事今二升五言故云受命告祭也○二升至階也○此虞荀義也二失正升五得正故爲吉虞注上繫以升初九曰坤爲階尊坤爲土者升土五故坤爲階也○階所以升者五陰爲二陽作階使升古者升土五階故坤爲階也升坤性至之貞○上繼坤乙滅癸故五居有階升居上之象也○升家故冥升此上荀義案中庸言至誠無息而先言積而在升地之升攝土山之卷石水之一勺所謂積也繼天之昭於穆不已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故云不不息二升五積小以成高大有不息之義升五得正已云即息之貞上比于五五陽不息陰之所利故利於不息之貞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五終

嘉應生員葉輕校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四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周易下經三

☱☵ 坎宮四世卦 消息九月

困亨(注)否上之二剛爲陰弇故困上之二乾坤交故亨傳曰困窮而通也貞大人吉无咎(注)大人謂五在困无應宜靜則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注)乾爲信震爲言折入兌故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荀氏謂陰從二升上成兌爲有言失中爲不信(疏)否上至通也○卦自否來上九之二二五之神古文尙書堯典日分命和叔宅西曰昧谷鄭彼注云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之兌卦西方故云日所入尋象傳云剛弇也鄭義人謂故不用上體也○坎爲險兌爲說以险寄于說故困○乾五在困家大人與五應二至下无應宜靜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此正義也居其所則爲應五違剛正之體又以積敵應宜悔發爲其貞所五象傳云象傳大人故无咎○五居中正貞者也九五變之京房易日困正爲大人吉无咎所以用爲吉九家易曰體无大人尊近靜無爲應无貞咎以當其象師卦云貞丈人吉此貞之人者當以正臧而言其貞之象與此正義故貞者正也以正之貞故无咎乾兌為信五體坤爲兌震爲言兌口折入信上窮之也荀氏以大壯乾爲信蒙震爲言○巽爲入兌爲口乃窮不信又乾口說也○兌說不信至兌故成兌爲言自二否二五來爲坤中○乾爲信兌爲說又爲口故有言不信荀氏據卦自否來二之上成兌言故爲有言二五爲坤中陰二上升之象故與荀異也虞氏以震爲言與荀異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注)臀謂四乾爲老巽爲木故爲株木初失位應在四四困於三故臀困於株木九家謂三體爲木澤中无水兌金傷木故枯爲株也入於幽谷三歲不覿(注)初動體兌坎水半見出於口故爲谷坎爲入爲三歲坎陽入陰爲陰所弇故入於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注)坎爲酒食二爲大夫坤爲采地上之二坤爲坎故爲酒食初變坎體壞故困於酒食以喻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乾爲朱坤爲紱朱紱謂五二變應五故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貞凶无咎(注)二變體觀享祀故利用享祀二失位无應故征凶變之正與五應故无咎象曰中有慶也荀氏謂二升在廟五親奉之故利用享祀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蔾(注)三承四二體坎爲蒺蔾非所困於石春秋傳曰往不濟也下乘二剛二體艮爲石故據而據故據於蒺蔾春秋傳曰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注)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三上无應离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九四來徐徐困於金轝吝有終(注)來欲之初徐徐舒遲也見險故來徐徐否坤爲轝之應歷險故困於金轝各易得位故吝有終矣九五劓刖困於赤紱(注)劓刖當爲倪仉倪仉不安也赤紱謂二否乾爲赤二未變應五故倪仉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注)兌爲說坤爲徐二動應已故乃徐有說陸氏謂二言享祀此言祭祀經互言耳上六困於葛藟於倪仉(注)巽爲草莽稱葛藟謂三也二不應上故困於葛藟於倪仉曰動悔有悔征吉(注)乘陽故動悔變而失正故有悔三已變正已得應之故征吉(疏)臀謂

也○臀謂四九家據易例也否乾爲老巽爲木木老故爲株也初以陰居陽故失位初應在四四困於三故臀困於株木亦九家義也九家亦以三體爲木澤中无水兌金傷木故枯爲株木○初動體兌坎水半見出於口故爲谷坎爲入爲三歲坎陽入陰爲陰所弇故入於幽谷三歲不覿○坎爲酒食需九五象傳文坎爲大夫坤爲采地九家說卦文○乾爲朱坤爲紱鄭彼注云祭服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義亦通○二變體觀享祀觀卦傳文鄭注云禴祭之薄者也○二變故利用享祀二失位无應故征凶變之正與五應故无咎○荀氏謂二升在廟五親奉之故利用享祀○三承四二體坎爲蒺蔾非所據而據故據於蒺蔾困於石春秋傳文○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三上无應故不見其妻凶所謂困而不濟也陸氏以陰乘陽爲困是也據其義故下云非所據而據今三以陰乘二剛故蒺蔾云云

而據爲陰當承陽而反據之必爲陽所傷故春秋傳云所恃傷也○巽爲入於幽谷坎也三體巽爲入故皆有入象初家云父爲門闕艮爲宮之象也故二動艮爲宮巽爲入於其宮兌爲少女故爲妻艮爲妻三上皆陰故无應在上體兌兌爲妻故三上无應二動死其將至也○三體巽爲隱坤中乾爲死故隱在坤中死其將至也欲至終矣○此虞義也應在初故來欲之初徐徐舒遲也○坎爲險故見險故來徐徐否坤爲轝乾爲金故金轝虞義也云徐徐者猶舒遲也四爲初二歷坎險故困於金轝○否坤爲轝故云至乾有諸侯之禮以金轝喻二二應乾五與九家說同金車虞義本有終矣○云初之歷險故困於金轝當象與倪仉爲之鄭注云劓刖當爲倪仉倪仉不安貌○王肅本作倪仉大夫諸侯赤紱也倪仉鄭讀爲倪仉故云劓刖當爲倪仉不安也赤紱謂二也○乾爲赤五二未變應五故倪仉困於赤紱○五爲二所困故也以此說在二故五體兌爲說坤爲徐故乃徐有說陸氏謂二言享祀此言祭祀經互言耳○此虞義也動與五應故○此虞義也二利用享祀之祭祀故陸績云二升在廟五親奉之享祀即二之祭祀也五至上至五降也巽爲草莽虞義也則二之享祀即五之祭祀言耳○巽爲草稱葛藟三也陸氏至言耳二升至五爲草莽九二巽爲草稱葛藟故謂三上皆陰故三不應上故困於葛藟於倪仉也○乘陽至征吉○此虞義也二之上爲三則上得其正故云三已變正已得應故征吉也

☴☵ 震宮五世卦 消息五月

井(注)泰初之五與噬嗑旁通坎爲水巽木爲桔槔离爲瓶兌爲泉口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故邑不改井(注)坤爲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爲舊井四應甃之故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注)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五之初失位无應故无得坎爲通故往來井井往謂之五來謂之初汔至亦未繘井(注)汔幾謂二也巽繩爲繘幾至初而未及泉故未繘井羸其瓶凶(注)羸謂初初欲應五爲二拘羸故凶虞氏謂羸鉤羅也艮爲手巽爲繘离爲瓶手繘折其中故羸其瓶體兌毀缺故凶矣(疏)泰初至象○此虞義也井者以坎爲水巽木爲桔槔莊子所謂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是也引瓶而出此坎中虛故爲瓶兌口爲泉口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坤爲至改井○此虞義也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爲舊井四應甃之故不改井○此虞義也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五之初失位无應故无得坎爲通往謂之五來謂之初○此虞義也汔幾也小爾雅文鄭注云汔幾也言幾至也繘綆也方言云繘謂之綆繘所以引瓶也郭注云汔至謂二也巽繩爲繘幾至初而未及泉故未繘井○羸謂初初欲應五爲二拘羸故凶虞氏謂羸鉤羅也艮爲手巽爲繘离爲瓶手繘折其中故羸其瓶體兌毀缺故凶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注〕食用也四坎爲泥巽爲木果乾爲舊在下无應故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注〕兌爲谷巽爲鮒鮒蝦蟇也离爲甕甕瓶毀缺羸其瓶凶故甕敝漏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注〕乾爲清三得正故井渫二累其瓶故不食坤爲我坎心爲惻故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注〕乾爲王爲福离爲明初二易位成既濟定五來汲三故王明並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注〕以瓦甓壘井稱甃坤爲土初之五成离离火燒土爲瓦故井甃初已正四爲脩之故无咎九五井冽寒泉食〔注〕冽水清也五坎爲泉五月陰氣在下乾爲寒故曰寒泉通噬嗑食故冽寒泉食矣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注〕幕蓋也收謂以鹿盧收繘也坎爲車應巽繩爲繘故井收勿幕有孚謂五坎初二已變五正應二故有孚元吉〔疏〕食用至无禽○井爲人用故云食用也坎折坤體虞氏坤土得水爲泥故需九三需於泥震九四震遂泥皆謂坎初應在四故四坎爲泥古者井樹木果故孟子井上有李禽來食之故云巽爲木果初不應四故不食初本乾也故乾爲舊在下无應四不汲初故舊井无禽井壞不治故无木果樹於側亦无禽鳥來也若四來脩初旁植樹果禽鳥來食矣此兼虞義萃井與噬嗑旁通噬嗑食也故初三五皆言食初二不變故初三皆云不食初二易位王明受福故五冽寒泉食矣○兌爲至漏也○此子夏氏義也兌有坎半象故爲谷巽蟲爲鮒鮒蝦蟇子夏義井五月卦故有蝦蟇鄭云甕停水器也說文曰汲瓶也二不變應五故甕瓶毀缺卦辭所謂累其瓶是也水下注不汲故甕敝鱻也鄭氏之義以鮒爲小鮮云九三艮爻也艮爲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无大魚但多鮒魚耳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鄭據六日七分謂中孚十一月卦卦辭豚魚吉巽爲魚巽爲風動天故云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井五月卦九二失位不與五應故射鮒井谷言微陰尚未應卦不能動天地故云此魚之至中也○乾爲至心惻○乾爲天天清明无形故爲清三五得正故三稱井渫五稱井冽三井雖渫二不變應五而累其瓶故不食惻傷悼也張璠謂惻然傷道未行也○乾爲至其福○此虞荀義也五乾爲王爲福离爲明故爲明可用汲謂五可用汲三也初二失位各易得正成既濟定則五來汲三故王明並受其福諸爻受五福也○以瓦至无咎○此虞義也馬融云甃爲瓦裹下達上是以瓦甓壘井也甃以瓦甓故云离火燒土爲瓦初舊井无禽變之正與四應四來脩初故无咎也○冽水至食矣○說文曰冽水清也五體坎故坎爲泉初井泥二井谷三渫井四脩井至五而後水清可食井五月卦故五月陰氣在下參同契曰遘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五乾爲寒故曰寒泉井與噬嗑旁通噬嗑食也故冽寒泉食矣此兼旁義虞唯以初二變體噬嗑食故冽寒泉此取震半象不既旁通今不用也○幕蓋至元吉○此虞義也幕以罿井故云委也馬融云收汲也鹿盧圓轉木所以汲水以鹿盧收繘而汲水故云收也取象也坎車故坎爲車五應在二故應繩爲繘鹿盧收繘泉自下出故井收勿幕陽在二五稱孚故有孚謂五坎初二已變成既濟二五相孚故有孚元吉象曰大成也

䷰ 坎宮四世卦　消息三月

革〔注〕遯上之初與蒙旁通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故謂之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注〕二體离象就已爲已日孚謂五三以言就五乃者難也故已日乃孚悔亡謂四也四失正動得位故悔亡已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矣與乾彖同義〔疏〕遯上至之革○此虞鄭義也卦自遯來遯上九來之初旁通蒙也九四有孚改命吉此卦以四變改命爲吉故云革改也息長也謂水火相長而更用事也此卦之取義有四焉水火相息四時更代彖辭天地革而四時成象辭治厤明時一也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亦謂之革彖辭湯武革命二也鴻範曰從革作辛馬融彼注云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也兌金离火兌從离而革三也鳥獸之毛四時更易故說文解革字義云獸皮治去其毛初鞏用黃牛之革五上虎變豹變四也卦象兼此四義故云革也○二體至同義○此虞義也二體离爲日晦夕朔旦坎象就戊日中則离离象就已故爲已日陽在二五稱孚故孚謂五三革言三就有孚故以言就五二正應五三不孚於五故已日乃孚六爻唯四當革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二已日乃革之乃者難也宣八年公羊傳文難者重難言尚未可以革也三以言就五入事應而天命未改必至四而後改命吉成既濟定也乾道變化乾坤元也變化亨也各正性命貞也保合太和利也四革之正故元亨利貞悔亡矣乾文言曰乾道乃革謂四體革乾元用九故云同義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注〕鞏固也蒙坤爲黃牛艮皮爲革得位无應未可以動故鞏用黃牛之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注〕二體离爲已故已日乃革之四動二應五故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注〕應在上而隔於四故征凶動而失正故貞厲革言三就有孚〔注〕蒙震爲言歷三爻故革言三就五坎爲孚故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注〕革而當其悔乃亡巽爲命四動五坎改巽故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注〕乾爲大人謂五也蒙坤爲虎變四已之正故未占有孚陸氏謂兌爲虎上六君子豹變〔注〕陰得位爲君子蒙艮爲豹從乾而更故君子豹變陸氏謂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注〕面謂上遯初爲小人之上得正順以從五故革面應在三四未變故征凶上得位故居貞吉蒙艮爲居也〔疏〕鞏固至之革○鞏固釋詁文坤爲黃又爲子母牛故爲黃牛艮爲膚故艮皮爲革九居初得位與四敵應故无應六爻唯四當革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四不變故初未可以動守之宜固故鞏用黃牛之革也此兼虞王義○二體至无咎○二體离离象就已故离爲已乃者難也故已日乃革之四革之正二正應五故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明四已正二得往應五也○應在至貞厲○三正應上爲四所隔四在离爲惡人故征凶三遇於四動而失正故貞厲也○蒙震至有孚○革道成於四自初至三歷三爻故革言三就謂就五也陽在二五稱孚五坎爲孚故有孚尋六二已日乃革之二正應五五爲天順乎天也九三革言三就三於三才爲人道應乎人也二天應至而人事未盡三人事至而天命未改故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尚未可以革也○革而至命吉○此虞義也象傳革而當其悔乃亡謂四也有孚謂五四體巽四動成坎巽體壞故五坎改巽巽爲命故改命吉○乾爲至爲虎○乾二五稱大人五爲大人二升坤五亦爲大人故乾爲大人謂五也坤爲虎刑故蒙坤爲虎變變謂毛希革而易新四動改命其命維新故五虎變也五本坎也四動坎爲孚故未占有孚此兼虞義陸績以兌西方爲白虎五體兌故虎變與虞異也○陰德至稱豹○乾鑿度曰一聖二庸三君子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鄭彼注云陽得正爲聖人失正爲庸人陰失正爲小人得正爲君子若然一聖復也得正故曰聖人乾鑿度云正陽在下爲聖人是也二庸臨也失正故曰庸人三君子泰也當云聖人而稱君子者三正而不中故稱君子泰君子道長謂三也四庸大壯也失正故曰庸人五聖夬也得正故曰聖人六庸乾也失正故曰庸人也七小人遘也夬正曰小人八君子遯也得正故曰君子九小人否也失正故曰小人否小人道長謂三也十君子觀也得正故曰君子十一小人剝也失正故曰小人十二君子坤也得正故曰君子革上六陰得正故爲君子蒙艮爲豹從乾而更故君子豹變此虞義也艮爲黔喙之屬故爲豹蒙體艮革互乾故從乾而更豹變之象陸績以虎豹皆爲兌陽大稱虎陰小稱豹云豹虎類而小者也五陽爻故爲虎上陰爻故爲豹君子小於大人故五稱虎上稱豹也○面謂至居也○面爲上易側也卦自遯來遂初失正故爲小人初之上得正陰順於陽故順以從五遂上變故革面也上應在三三爻辭征凶謂四未變也六以陰居上故居貞吉若然三得正而貞厲者近於四而不相得也上得正而吉者四已之正革道至上而成故四稱吉也

䷱ 离宮二世卦消息內卦五月外卦六月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六終　　嘉應生員葉銓校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四十七　　學海堂　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象上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注〕陽稱大資取統始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元也故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筴皆取始于乾元乾爲天天地之始故乃統天一說統本也筮受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乎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注〕乾二五之坤成坎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雲行雨施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萬物化成故品物流形大明終始〔注〕乾爲大明坤二五之乾成离离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注〕九六之變登降於六

體乾息坤消以時而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注乾六爻稱六龍時乘者六龍乘時也御進也言六龍皆當進居天位升降以時不失其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注乾為性巽為命乾變坤化成既濟定剛柔位當故各正性命陰陽合德故保合大和是利貞之義矣故曰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注乾為首震為出坤為萬國帝出乎震萬物亦出乎震故首出庶物震元也謂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故萬國咸寧

疏陽稱至乎天。陽大陰小故泰否二卦稱大小往來資取鄭義也小爾雅曰資取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曰居之安則資之深資皆訓為取隱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注云統者始也元亦始也王者所以通三統故云統始也大衍之數五十謂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三辰之數凡五十也三辰合於三統三統會于一元故三統麻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一即天地人之始所謂元也乾鑿度曰易始于一謂大極也分于二謂兩儀也通于三謂三才也故三才之道兼之為六畫衍之為大衍合之為太極太極函三為一故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也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取始于乾元荀義也二篇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當萬物之數彖傳所稱萬物即二篇之策也說文曰道立于一化生萬物故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取始于乾元呂氏春秋曰凡彼萬形得一後成董子以元為萬物之本又以天地人為萬物之本亦此義也何休注公羊曰元者天地之始故乾坤皆言元春秋正月二月三月三代稱元是統天之義一說已下鄭荀義也荀子君道篇曰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又議兵篇曰表有本統統皆訓為本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故策受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乎天也○乾二至流形○此虞義也乾二五之坤成兩坎坎在上為雲雲雷屯是也在下為雨雷雨解是也說文曰品眾庶也坤為形乾流坤形萬物成形皆出乎坤故品物流形也○乾為至終始○乾為大明虞義也离麗乾离為明陽彌大故為大明上云乾二五之坤成坎此云坤二五之乾成离則有日月象离為日已下乾鑿度文彼謂上經始乾坤終坎离乾始坎而終于离坤始离而終于坎蓋曰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日月謂坎离坎离為經故曰陰陽之經也○九六至而成○九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統麻文太位六爻之位又謂之六體九六爻也乾坤十二爻登降于六體乾息于子成于巳坤消于午成于亥故云以時而成也○乾六至其正○經曰見羣龍鄭氏注云六爻皆體乾羣龍之象故知六龍為乾六爻尚書大傳龍屬王極王君也義亦君也說卦曰乾以君之又曰乾為君故九家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為君是乾六爻有君象皆當進居天位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是君非君所乘故以時乘為六龍乘時合於見羣龍之義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鄭氏駁云元之閒也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為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省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是鄭以時乘六龍為六爻乘時上下非乘六龍也琁圓幽通賦曰登孔題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孔為匹夫隱在乾初故不顯為天子系乾九五故上是羣龍上下之事也蔡邕獨斷曰御進也升降謂乾升坤降也乾升曰御天坤降曰承天升降以時不失其正所以釋乘時之義○乾為至利貞○性命于天故乾為性重巽以申命故巽為命巽者坤初乾伏于下命稟于生初故巽為命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乾道者兼坤也虞注上繫云在天為變在地為化故乾言變坤言化乾變坤化成既濟定六爻皆正故剛柔位當是各正性命六爻皆合故陰陽合德是保合大和和即利也乾不言利故謂之大和皆釋利貞之義故曰乃利貞者也○乾為至成寧○虞注比象曰坤為萬國坤為地地有九州故曰萬國乾初九震也震為帝故帝出乎震初九乾元萬物資始故萬物亦出乎震晉語曰震雷長也故曰元是震為元帝出乎震卽乾元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是萬國咸寧之象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注坤為地至從一一亦地也故曰至哉乾坤相並俱生合于一元故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由坤而生也天地既分陽升陰降坤為順故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注坤為大轝故為載疆竟也乾為德坤為无疆坤順承天乾德合坤故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注弘含容之大也光大謂乾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天地交萬物通故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注地用莫如馬故曰地類順而健故曰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注謂坤爻本在柔順陰位利正之乾則陽爻來據之故曰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注乾為道坤為常未西南陰類故乃與類行喪朋從陽故乃終有慶陽稱慶也虞氏謂陽得其類月朔至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注坤道至靜安于承天之正陽出初震震為應故應地无疆

疏坤為至承天○地稱一者亦謂天地皆始於一說文曰至從高下至地從一一猶地也故乾稱大坤稱至乾坤相並俱生乾鑿度文易有太極極即一也是生兩儀兩儀天地也故云相並俱生何休公羊注云元者氣也天地之始也故云合於一元素問曰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甲子初九為乾之元即坤之元也三統麻曰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故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於乾由坤而生也天地既分而下亦約乾鑿度而為言彼文云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是天地既分之初即具升降之理坤之所以順承天也○坤為至无疆○坤為大轝說卦文轝所以載物坤主載故取義於此疆竟小爾雅文昭元年公羊傳曰疆運田者何與萬為竟也何休注亦云疆竟也坤為无疆虞義也上云乃順承天坤承乾而乾與之合德故德合无疆也○弘含至咸亨○此虞荀義也釋詁曰引大也引有容義又有廣義故曰含容之大也凝乾之元終於坤亥皆謂坤含乾也出乾初子始交於坤化生萬物萬物榛通故品物咸亨○地用至无疆○地用莫如馬漢書食貨志文馬行於地者故曰地類坤為牝乾為馬牝馬順而健乾坤合德之象故行地无疆○謂坤至攸行○此九家義也虞注下繫云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言坤爻本當在柔順陰位利居乾之二四上則得正故曰利正之乾乾來居坤初三五之位則六爻皆正矣君子謂陽爻乾來據坤故君子有攸往也○乾為至有慶○乾為道虞義也坤為常荀義也坤消乾毀故先迷失道後順於主合於常道故後順得常未本坤之正位故曰陰類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與為衡丑承乾以合於子則于二爻皆和會麻家以之合辰樂家以之合聲中和之道行化育之功茂故乃終有慶陽稱慶亦虞義喪朋從陽故稱慶也虞氏以下據納甲為言陽得其類謂一陽以至三陽成也月朔至望乾體已就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陽喪滅坤謂乙癸也坤終復生五六三十終竟復始三日而震象出庚乾之餘慶故乃終有慶也○坤道至天疆○坤靜故安又坤道以承天為正故安於承天之正陽出初震震同聲相應故為應坤為地初爻文坤故應地无疆也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形注乾剛坤柔乾二五之坤是剛柔始交也成坎險故難生九二降初動乎險中三之正故大亨貞屯者盈也故稱滿坤為形雷動雨施品物流形故滿形俗訛為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注造造生也草草創物也乾始交坤坤冥為昧故天造草昧震位承乾建侯屯三反正成既濟定故曰不寧言寧也

疏乾剛至為盈○乾剛坤柔雜卦文乾二五之坤是始交坤故云剛柔始交也成兩坎天險地險故云坎險坎者陷也陽陷陰中故云難生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上經象天下經計麻文言立符象出期節彖言變化繫設類跡象言變化故彖傳皆言之卦下放此卦自坎九二降初坎險震動故動乎險中中謂二三也三變之正成既濟故大亨貞屯者盈也序卦文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云盈也坤為形已下虞義也俗訛為盈盈滿同義滿下不合疊盈字今從虞氏本改為滿也○造造至寧也○此荀虞義也屯者物之始生故云造造生也陽造陰化[illegible]語曰陽為造生陰為化源是也序卦曰屯物之始生乾始交坤坤納乙癸月三十日晦釋言曰晦冥也晦冥同義故云坤冥為昧[illegible]震長子繼世故承乾得民是建侯之象屯三[illegible]爻得位萬國咸寧故曰不寧[illegible]訓也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注險坎止艮卦自艮來三之二為剛中變之正為柔中故以亨行時中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注五變上動體坎坎為志故曰志應謂五應二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注二以剛居中故告變之正失師禮故不告蒙以養正聖功也注體頤故養二志應五五之正反蒙為聖故曰聖功五多功也

疏險坎至時中○說卦曰坎險也艮止也注云險坎止艮先言險而後言止者易氣從下生也彖傳例皆然下放此時者變動不居[illegible]二有師道剛中謂九居二也又有婦道之正故曰柔中也二剛則五柔二柔則五剛二五應剛柔接故以亨行時中也[illegible]

需須也險在前也注險在前故不進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注剛健乾也坎為陷乾知險需時而升故不陷陽陷為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注五多功故往有功疏險在至不進○虞注云險在前也故不進○雜卦曰需不進也○剛健也

至爲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內體乾故知剛健爲乾說卦
成陷也故知坎爲陷繫下云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
知險險在前需時而升故不困窮也太元要準需也其詞曰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緰是也　五多至有功○曰
五多功下繫文二
往居五故往有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注險而健謂二四訟有孚句窒惕句中
吉剛來而得中也注三之二終凶訟不可成也注失位不變
故訟成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注中正謂五不利涉大川入于
淵也注坎在下爲淵疏險而至二四○所以致訟二四也二
體坎故險四體乾故健○三之二成
卦自遯三之二在內曰來○失位至訟成○訟成謂獄訟二成
也九家曰初二三四皆不正以不正故訟初變永所事二
變无眚三變食舊德四變安貞吉以訟不可成利中變之正也故不
變則終凶也○中正謂五○五彖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故
知中正謂五○坎在
下爲淵○此荀義也

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注坤眾也坎亦爲眾故云
師眾也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
應行險而順注據卦變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注謂二也坎爲毒毒治也用師以毒天下羣陰順從吉又何
咎也疏坤眾至王矣○坤眾也說卦文晉語曰坎水也眾也
故知坎亦爲眾也二失位已下虞義也彖曰貞丈人
二中而不正故失位上之五體比得正得中征之爲言正也
以師正天下故云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據卦變○蜀才注
曰此本剝卦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
○謂二至咎也○長子帥師故毒天下謂二坎爲毒虞義也
毒治馬義也凡藥之攻疾者謂之毒藥周禮醫師聚毒藥是
也用師旅以除暴猶用藥石以除疾故呂氏春秋論兵曰若
用藥者得良藥則活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是毒天下爲人治疾之義也上云能以眾正可以王
矣王者天下所歸往二以長子帥師五上陰
順從故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注下謂五陰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注剛中謂師二不寧方來上下應也注上謂三四五下
謂初後夫凶其道窮也注上爲窮疏下謂五陰○卦有五陰
一在上四在下而皆謂
之下者師上體坤繫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則天尊爲
上地卑爲下故翼奉封事曰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
孟康注謂陽爲上陰爲下是也此總卦義故謂二五○陰爲下
傳分言之則有上下後夫之殊也○剛中謂師二○蜀才注
云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中而不正故原
筮元永貞乃得无咎也○上謂至謂初○據二升五時三四
五在上初在下二正五位故上下應也
一上爲窮○虞氏云迷失道故其道窮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注柔謂四四爲卦主少者爲
多之所宗故上下應之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注剛中謂
五坎爲志乃者難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注尚往謂初二不雨故施未行疏柔謂至應之○卦惟一陰
故爲卦主京氏謂成卦之
主是也少者爲多之所宗京房易傳文宗主也一陰五陽陰
少陽多故陰爲陽主王氏謂體無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應
之是也彖初二尚往而上下應之者畜道至上而成五陽
終爲陰畜卦所以名小畜也○剛中至難也○一陰劣不能

固陽九五剛中四與合志同力畜乾至上而成其志得行乃
始亨也坎爲志虞義也上變體坎故坎爲志乃者難也者宣
八年公羊傳曰乃者何難也難猶重難言非剛中而志行不
能亨也○尚往至未行○卦自需來需者乾升坎降今上變
爲巽則一陰爲主而眾陽同應之故能以小畜大然初二體
乾初復自道二牽復故有尚往之象雲行雨施今不雨故施
未行
也

履柔履剛也注柔謂三剛謂二兌象傳曰剛中而柔外說而應
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乾履兌兌說應之故不咥人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注剛中正謂五五帝位离爲
光明以乾履兌五剛中正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疏柔謂
至柔
外○虞氏據旁通坤柔乾剛嚥坤爲乾故柔履剛且云兌爲
剛內非柔以柔爲兌三者非是尋兌之二陽爲剛非指三也
兌彖傳明言剛中柔外則柔爲兌三之柔履二之剛明
矣虞氏非也乾履至咥人義具履卦○剛中至明也○
此一節釋利貞之義二五皆剛中而得剛中正故知謂五以
陽居五故履帝位以上虞義也三體离离爲日故云光明以
乾履兌兌爲虎五在乾體履危之象故云疚
以其剛中得正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注乾二之坤五坤
五降乾二是天地交雲行雨施品物咸亨故萬物通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注二上交五下交坎爲志否巽爲同故上下交
而其志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注乾陽息內坤陰消外
故內陽而外陰乾健居正坤順承天故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注君子謂三小人謂五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注
陽息至三故君子道長至五成夬故小人道消疏乾二至物
通○卦以乾
下坤上乾天坤地乾二之坤五坤五降乾二成坎离天地以
萬坎交陰陽故天地交乾升曰雲行坤降曰雨施雲雨澤物
品物咸亨故萬物通謂已成既濟也月令孟春月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亦說天地交事彼據二五易位之後而言義並通
也俗儒謂三陽在下爲下三陰在上爲上非也二上
至志同上下交有二義二升五爲上交五降二爲下交此
一義二升五五降二二五相應亦是上下交此又一義二義
並通以後義爲正解也坎爲志否巽爲同皆虞義二五易位
體坎故其志同○乾陽至外順○九家易曰陽稱息者長也
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
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乾陽息內陽承坤
陰消外九二升五是乾健居正六五降二是乾坤變
天二在外故內陰健五在外故外順○君子謂陽至五降二○乾坤變
以泰三爲君子謂陽得位也剝五爲小人以陰失位也泰五
失位與剝五同故亦爲小人○陽息至三故
君子道長至五成夬故小人道消雜卦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小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也注乾上升坤下降故天地不交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故萬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注三苞桑五休否故上
下不交坤爲邦坤反君道故无邦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注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坤成乾毀故變健順言柔剛矣內小
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注小人謂三君子謂五
疏乾上至通也○宋衷象傳注曰天氣上升不下降地氣沉
下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是天地不交之義也月令曰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亦此義耳月令舉孟冬者
終言之耳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穀梁傳文乾鑿度曰
天地不變則不能通氣鄭彼注云否卦是也○天地之氣合則能
生物不變則不能生物故萬物不通也○三苞至无邦○否
成於三故三苞桑爲下不上交五休否爲上不下交是上下
不交也坤爲邦虞義也坤反君道以其國君凶故无邦也○
立地至剛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說卦文泰彖傳曰內健
而外順言順剛者柔矣○今坤消乾坤成則乾毀柔剛屬坤故變
健順言柔剛矣
五爲聖人故小人謂三君子謂五○乾鑿度以否三爲小人夫
不言失人也陰消至三故小人道長至五成剝故君子道消
也否泰反其類故君子小人互爲消長荀子曰君子小人之
反是
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注五之二得位得中而與
乾應故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注曰
上變乾爲坎故曰乾行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注謂
二五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注唯獨也四變成坎坎爲通
爲志故能通天下之志疏五之至同人○坤六五失位降居
乾二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
日同人乾爲人二與五應五體乾故應乎乾二同於五同性
同德故曰同人也○四上至乾行○同人於野乾爲野四上
變體坎坎從乾來故曰乾行○謂二五○二體离离爲文明
五體乾乾爲健故曰文明以健二下中五上中故曰中正而
應陰陽得位爲君子故曰君子正也○唯獨至之志○此虞
義也大學曰此謂唯仁人能愛人鄭注云獨仁人能之是
爲獨也坎爲通說卦文坎爲心故爲志四上
變成既濟定六爻位正故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注柔謂五五爲尊位
陽稱大五爲上中故曰大中比初成震震爲應乾五變之坤
成大有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故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
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注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
天也時謂四時也比初動成震爲春至二成兌爲秋至三离
爲夏坎爲冬故曰時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疏柔謂至大有
○虞據位故
五五動見离离麗乾故柔得尊位天道助順是上應也人道
助信是下應也○謂五至元亨○此虞義也五動見离故云
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大有與比旁通比變
歷四時故日時行乾五之坤故以乾亨坤也

嗛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注乾上之三故下濟而
光明坤三之上故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嗛地道變盈而
流嗛鬼神害盈而福嗛人道惡盈而好嗛注盈者嗛之反嗛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注德成而上疏乾上至上
行○乾上之三
九之坤三以乾照坤故下濟而光明坤六三之乾上天尊地
卑故卑而上行也○盈者嗛之反○嗛虛也盈嗛猶盈虛與盈
滿也荀子仲尼篇曰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滿與嗛
平與險安與危皆義之相反者故云盈者嗛之反古文謙皆
作嗛昭元年春秋傳曰嗛不足則樂與謙同物也虞注云乾
盈於上虧之坤三故虧盈貴處賤位故人益樂嗛三以坤變

乾坐坎動而爲下水流溼故志行譚鬼謂四神爲三坤爲鬼害益謙爲神福謙故鬼神害盈而福謙乾爲好爲人坤爲惡故人道惡盈而好謙是其義也○德成而上繫記文韓嬰易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有德以升五故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是德成而上之事故云君子之終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注〕剛謂四四爲卦主五陰應之其志大行故剛應而志行坎爲志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注〕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而況建侯行師言其皆應而豫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注〕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過失度忒差也謂變初至需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坎爲冬離爲夏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通變之謂事蓋此之類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注〕復初爲聖人清猶明也動初至四兌爲刑至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乾據坤故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注〕順動天地使日月四時皆不過差刑罰清而民服故義大〔疏〕〔注〕剛謂至志也○卦四爻爲卦主統制五陰同心應之象傳云由豫大有得志故大行也故云剛應而志行坤順震動故爲豫也○小畜至豫也○此虞義也小畜旁通小畜乾爲天豫坤爲地豫卦天地亦動以成四時如下動中和者乾坤之謂所云是也○文○豫變至之類○此虞義也特變天故成小畜建侯行師之象而四時如下乾爲天行天故變通小畜坤爲地初行二生分積分以成度又曰時行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雜卦云豫怠也尾中度序需爲五也○興謂至偃○云正月之中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初動體震震爲春至四體兌兌爲秋至五體坎坎爲冬離爲夏四時皆正故四時不忒夏至以四時也○聖人至之時○此虞義也今復初至四民服○初至四體兌兌爲刑至五體坎坎爲罰坤爲民乾爲清以乾據坤故民服復初爲聖人也○猶明也乾爲清刑罰清而民服也○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今聖人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矣皆義之大者故云義大此虞義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注〕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動震說兌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注〕陽降陰升嫌於有咎三四易位成既濟故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注〕用九六之法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故義大〔疏〕否乾至兌也○此虞義也乾上九來之坤初是剛來而下柔也○陽降陰升嫌於有咎三四易位成既濟六爻皆正故天下隨之○用九至義大○乾坤六爻用九用六之法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乾爲男坤爲女隨家有此義故云隨之時義大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注〕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艮下巽故巽而止蠱也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注〕以乾交坤故元亨多失正故不言利貞而諸爻皆有幹正之事故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注〕二往幹五故有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注〕乾爲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乾爲天震爲行故天行也〔疏〕以乾至蠱也○此虞義也以乾交坤故元亨也○初上二五皆失正故象不言利貞而諸爻皆有幹正之事故天下治也○先甲至行也○甲者乾也乾爲天震爲行故天行也

臨剛浸而長〔注〕剛謂二浸漸也陽息陰故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注〕說兌順坤也剛中謂二四陰皆應之故曰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注〕二升五三動成既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故曰天之道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注〕陽息則消故消不久〔疏〕剛謂至而長○陽長陰消皆以積漸而成文言曰其所由來者漸矣故云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象傳曰小利貞浸而長也說兌順坤也二以剛居中故知剛中謂二二升五三動成既濟則六爻皆正乾元用九謂用九以中和之德也二五三初之位天以中和育萬物以中和贊化育天之道也○陽息至不久○陽息不久則消故云消不久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故臨言凶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注〕陽稱大九居五故大觀在上順坤也中正謂五五以天之神道觀示天下咸服其化賓於王庭觀盥而不觀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注〕巽爲進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注〕忒差也神道謂五臨震兌爲春秋三上易位坎冬離夏日月象正故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聖人謂乾退藏於密而齊於巽以神明其德教故聖人設教坤民順從而天下服矣〔疏〕陽稱至王庭○陽稱大謂九上五以九居五故大觀在上是天下咸服其化賓於王庭也○巽爲至而化○不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不言而民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是也○此虞義也可度引易曰可觀者其化也漢書五行志曰春秋傳云本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五本乾也神道謂五○神道至不忒○此虞義也故家之不貳而象之故下觀其德而順其化者也春秋三上易位體既濟日月象正爲卦辭云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故聖人之德春秋冬夏四時不忒也○聖人至服矣○九五爲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故云神道設教謂祭祀也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鄭注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是其義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注〕物謂四噬嗑而亨剛柔分〔注〕據自否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注〕動震明離章明也雷動而威電照而明故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注〕柔謂初中謂五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注〕初之五故不當位上之三故利用獄也〔疏〕物謂四○噬嗑乾否四乾也○據自否來○此虞義也乾剛坤柔分也○動震至而章○乾陽下降初升五故剛柔分也動震章明也○鄭注尚書曰章明也○說文曰雷電合而章故陽下震上離明也虞云離爲電王肅云電照而明也○柔謂至獄也○荀氏云故言明審罰也宋氏又謂用刑之道威明相兼故須雷電並合而章○初之五以陰居陽故不當位上之三成豐折獄故利用獄也○初之五故中謂五自下而上故上行也○初本坤柔故柔謂初之至獄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注〕自外曰來坤柔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於中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注〕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爲星離日坎月巽爲高五天位離爲文明日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人謂三泰乾爲人文明離止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二五分則止文三故以三爲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注〕日月星辰爲天文也泰震春兌秋賁坎冬離夏巽爲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朓側朏也歷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乾爲人五上動體既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疏〕自外至往○自外曰來虞義也賁者飾也泰坤

上下爲乾二交飾乾剛之道居二得中故云交故中和乾坤交故亨也分者剛柔分也分乾之九二居坤之上上謂飾坤五體之道小者五因二陰利上來飾坤故小利有攸往○上謂飾五成體文也○此虞義也五失位故利變之正義有離故成離爲离艮主斗建十二辰艮爲人斗合於人統星主斗故艮爲星互坎體离离日坎月巽爲高說卦文五无君故爲天位下云文明以止文明謂离日月星辰皆麗於天故爲天之爻也○人謂三文也○三於三才爲人道故人謂三變自泰來故云泰乾人象乾德而生故乾爲人互有震故云動离三明五變爲陽故據四二五分體互離與二五三震故云則止文三以三爲人文之象也○日月星辰爲天文也此虞義也离日互坎离日坎月艮星故云日月星辰爲天文也時四時也泰震互震兌故震春兌秋离夏坎冬离象巽陽巳進而陰退初退故爲進退日月星辰有進退盈縮漢書天文志曰陽用事則進陰用事則退早出爲盈晚出爲縮也[illegible]字之誤也鄭注云[illegible]方謂之[illegible]所謂時變也[illegible]遂成所謂時變也[illegible]象在天成變所以察時變也○乾爲天[illegible]上體乾故云乾爲人二爻皆不正動謂變之正[illegible]定則貞互兩离离象傳云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illegible]注云兩象故重明注謂五陽爲變之坤來化乾以成萬物謂离日化成天下彼以正爲五陽變坤來化乾之事也既濟互离則正謂五陽无變坤來化乾之事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注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爲陰所變故曰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注小人謂羣陰順而止之觀象也注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注乾爲君子乾息爲盈坤消爲虛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疏陰外至曰剝○此荀義也陰消乾至外卦而及五故曰爲陰所變五爲天子故曰至尊也五爲天子故曰至尊剝也○小人謂羣陰○荀在內一陽在外陽往則陰來故云不利有攸往謂小人長也○乾爲至行也○此虞義也者乾坤也先儒據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illegible]八卦便有消息史記麻書謂黃帝起消息[illegible]十二[illegible]也復臨泰大壯夬乾皆息卦也乾故乾爲息姤遯否觀剝坤皆消卦也坤故坤爲消乾盈於甲坤虛於乙[illegible]爲剝剝消爲坤觀不得不變爲剝剝不得不變爲坤天之道即消息盈虛之道故曰天行也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注剛從艮入坤從反震故曰反動坤順震行故而以順行陽不從上來反初故不言剛自外來是以明不遠之復入坤出震義也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注天行謂自午至子利有攸往剛長也注剛道浸長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注冬至復加坎坎爲極心乾坤合於一元故見天地之心心猶中也重子以二至爲天地之中是也疏陽從至義也○此虞義也剛謂剝上九上出入坤陽從艮入坤故云從艮入坤故云剛從艮入坤震故從反震艮者震之反也坤行震行故而以順行云傳多言適變而此言消息故云陽不從上來反初故云來明不從剛自外來今不云來者否泰反其類彼對否爲大然泰之小往大來亦據消息而云來者否泰反其類彼對否爲大往小來亦是消息非適變也從上反初剛遠今入坤出震義也日來復正明復之不遠故云是以剛不遠之復入坤出震義也○天行至子○天行謂消息坤消自午陽息於子故云也○天行至子謂午至子[illegible]自午至子謂七日也○冬至至是也○易緯是類謀曰冬至[illegible]

剝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注上之初故自外來震爲主故爲主於內剛中謂五應二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注乾爲天巽爲命三上易位乾坤交而成既濟故大亨以正合於天地之中故曰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右行矣哉注體屯難故无所之右助也

日在坎[illegible]推四正卦[illegible]大餘[illegible]小分[illegible]卦用事[illegible]是其義也[illegible]太極是生兩儀[illegible]云乾坤合[illegible]之心[illegible]秋[illegible]心謂天地之中[illegible]謂二[illegible]方之中[illegible]方中之中[illegible]中[illegible]復[illegible]者[illegible]曰[illegible]心[illegible]

非也疏上之至爲二○上之初在外卦故自外來震一陽居中故爲主也○上在內故爲主於內中謂五二以剛居中故剛中五應二故應二二利有攸往五之正應也故大亨以正也○此言既濟之事四正已正三上易位乾坤交而成既濟故大亨以正○中天地之中正三上易位二爲地中五爲天中天命天命也故以正天之命也五天之四卦三上動乃成既濟故曰天之命也者所謂命也故曰以正也五中二上動至於三五比[illegible]故坎爲眚故眚難故无所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命不右行也三匪正故災眚難故无所之○不利有攸往故无所之右助也天巽爲命故言天命不右也繫上傳曰右者助也馬氏云天命不右行者已不[illegible]右行也馬氏以右爲佑非也[illegible]左旋不右行右行爲反天命故災亦得通也

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注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二之五體离爲日故煇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注乾爲德初之上故剛上而尚賢能健止大正也注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不家食吉養賢也注賢謂三三至上有頤象二升五故養賢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注五天位故應乎天疏剛健至日新○此虞義也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二之五體离爲日故煇光日新乾爲德[illegible]上故其德剛上而尚賢[illegible]乾爲賢人上應三三故賢謂三[illegible]此虞義也[illegible]上[illegible]故知健謂乾止謂艮[illegible]止健不合象[illegible]家故知賢謂三[illegible]爲聖賢[illegible]二不正[illegible]頤者養也[illegible]升五[illegible]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注爻不正故養正則吉觀頤觀其所養也注所養謂三五上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注自養謂三之正五上易位天地養萬物注天地位萬物育故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注乾爲聖人坤陰爲民養成賢能使長治萬民是養賢以及萬民也頤之時大矣哉注養正則吉成既濟定故頤之時大矣哉疏爻不至則吉○爻不正以歸於正養正謂三五上○三五上不正當養者故言則吉也○所養至五上○所養謂三五上也下云觀其自養故云三五則上不正所謂不正者自養謂三以上也但五上易位三之正則成既濟自言養正也自養者養正則吉也○頤者養也自養則言以自養者養正則聖賢養賢故云養之事○天地至萬物○天地設位乾爲天坤爲地大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是謂天地○○乾爲至民也○乾爲聖人大過乾也相應爲民濟定也○此上虞義也萬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養成賢能使長治萬民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也○正至矣哉○二五上養正則六爻皆正成既濟定是養之大者故云大矣哉

大過大者過也注謂四陽爻皆失之過棟橈本末弱也注本末謂初上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注二失位過也處二中也說兌也震爲行大壯五之初故巽而說行大過之時大矣哉注喪事取諸大過送死當大事故大矣哉疏謂四至過也○四陽爻皆失之過故名大過若然初六過[illegible]○過亦有過義而不言者陰以陽爲主也○本末至初上○此虞義也[illegible]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上皆柔故知本末謂初上○以取義於本末者說文曰木下曰本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下本从木一在其上故取義於本末也○二失至說行○二失位大壯云過而在下中故云中巽巽也說兌也○大過下體巽震爲行故云巽而說行也○喪事至矣哉○繫下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illegible]之義有取於大過者有槨有封有樹有喪期是後世聖人易之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送終之禮則爲龍蓋大事事取諸大過故大矣哉虞氏注云送終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蓋大事而非大事亦通也有子繼世承祀故大矣哉義用白茅女妻

習坎重險也注兩象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水流而不盈注謂五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注謂二也震爲行謂陽來爲險二而不失中中稱信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注剛中謂二五行有尚往有功也注功謂五二動應五故往有功天險不可升也注五爲天位五從乾來體屯難故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注坤爲地乾二之坤故曰地險艮爲山坎爲川半山稱丘丘下稱陵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邦注王公謂二五坤爲邦乾二五之坤成坎險震爲守艮爲邦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邦險之時用大矣哉注用險以時故曰時

[illegible]

離麗也注陰麗於陽故曰麗也日月麗乎天注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百穀草木麗乎地注震爲百穀巽爲草木坤爲地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閒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注兩象故重明麗乎正謂旁通坎也坎上離[illegible]嚮明而治故乃化成天下坤爲化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注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亨疏[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棻較

周易述　元和惠棟著

彖下傳

咸感也注陰始感陽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注二之上故柔上上之三故剛下二氣謂乾坤乾坤交而成咸故感應以相與與猶親也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注止艮說兌艮男兌女男先於女故男下女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注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注乾爲聖人初四易位成既濟坎爲心爲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注謂四之初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懸象著明萬物見離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疏[illegible]

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注初九升四故剛上上六降初故柔下震雷巽風同聲相應故相與動震也剛柔皆應雖而不厭故可久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注變之正故久於其道乾爲道爲久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注泰乾坤爲天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注終變成益上爲終初變成乾乾爲始故終則有始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注動初成乾爲天至二離爲日至三坎爲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注春夏爲變秋冬爲化變至二離夏至三兌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至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謂乾坤成物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疏聖人謂乾乾爲道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兩離象重明麗正化成天下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注與咸同義疏[illegible]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注剛謂五而應二艮爲時故與時行矣小利貞浸而長也注浸而長[illegible]故利貞遯之時義大矣哉注唯聖者能之故時義大疏[illegible]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注剛乾動震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注謂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注正大謂四之五成需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矣疏[illegible]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注離爲明順坤麗離也乾爲大明離麗乾故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注柔謂四觀四之五故進而上行疏[illegible]

天之明也陽稱大故乾爲大明離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日月亦爲大明○五本乾體四之五爲離故麗乎大明○柔謂五至上行○四陰爲柔四之五故柔進而上行四之五以陰居陽故不言進得位利變之正以四錫初故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也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注】文明离也柔順坤也三喻文王大難謂坤三幽坎中故蒙大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注】坤爲晦离爲明應在坤而在內卦故云內難坎爲志三得正體坎故能正其志似箕子爲奴【疏】文明至羑里○坤爲晦云云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注】內謂二外謂五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注】遂乾爲天三動坤爲地男得天正於五女得地正於二故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注】嚴猶尊也父母謂乾坤乾爲嚴爲君坤爲后后亦君也故曰父母之謂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注】遂乾爲父艮爲子三五位正故父父子子三動時震爲兄艮爲弟初位正故兄兄弟弟震巽四爲夫巽四爲婦初四位正故夫夫婦婦

【疏】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天地父母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夫婦婦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父子子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嚴君之謂也三動而兄弟具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家道正正九五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謂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注】二動之五體离故火動而上五動之二體兌故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注】二女离兌也坎爲志无妄震爲行巽爲同艮爲居二五易位震巽象壞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注】說兌麗离也明謂乾柔謂五无妄巽爲進從二之五故上行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注】五動乾爲天四動坤爲地故天地睽坤爲事五動體同人故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注】四動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睽坎爲志爲通故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注】四動萬物出乎震故萬物睽坤爲事爲類故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注】非義之常故曰時用

【疏】動而上至而下○卦自无妄來二上之五體离离爲火故火動而上五之二體兌兌爲澤故澤動而下也○二女至同行○二女离兌也……

八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注】離謂三離爲見艮爲止坤爲知故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注】二動往居坤五故得中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注】天道窮于東北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注】二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注】坤爲邦五當尊位正吉羣陰從故以正邦蹇之時用大矣哉【注】用當其時則濟故大矣

【疏】……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注】險坎動震震出險上故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注】坤爲衆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注】中謂二五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注】五多功據五解難故往有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注】解二月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故雷雨作木實曰果皮曰甲根曰宅乾爲百果震爲草木离爲甲艮爲宅萬物出震故百果草木皆甲宅甲宅皆讀爲解者震世仲春之月草木萌牙故甲宅也俗作坼坼古文宅壞字解之時大矣哉【注】天地解之時故大○此虞義也○震爲出震動而出坎上故免乎險○坤爲衆○臨坤也○中謂二動

【疏】……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注】乾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注】時謂春秋也

損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兌八月秋也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艮爲時震爲應故應有時也損剛益柔有時注謂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坤爲柔損上之剛益三之柔離既濟坎冬離夏故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注乾爲盈坤爲虛損剛益柔故損益盈虛謂泰初之上損二之五益上之三變通趨時故與時偕行疏[illegible]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注上之初坤爲无疆震爲喜笑以貴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矣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注乾爲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或以上之初離爲大光矣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注中正謂五而二應之乾爲慶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注謂三動成渙渙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注震三動成離離爲日巽爲進坤爲无疆日與巽俱進故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注乾下之坤震爲出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陽在坤初爲无方日進无疆故其益无方矣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注上來益三四時象正艮爲時震爲行與損同義故與時偕行也疏[illegible]

夬決也剛決柔也注乾決坤健而說決而和注健乾說兌也以乾陽獲陰之和故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注一陰乘五陽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注三變離爲光危去上六斬乃光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注[illegible]所尚乃窮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注乾爲大成以艮小人終乾之剛故乃終也疏[illegible]也

遘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注以柔遇剛不期而會故遘遇不可與長巽爲長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注乾成于巽而舍于離坤出于離與乾相遇南方離位萬物章明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注謂二中正謂五乾爲天復震爲行建午之月陽氣盛大故天下大行遘之時義大矣哉注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故時義大疏[illegible]也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注坤爲聚順坤說兌五以剛居中二體應陰順說而從之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注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觀象謂享祀牛故致孝享矣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注三四之正故聚以正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注坤爲順巽爲命三往之四故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注三四易位成離坎坎月離日以見天月以見地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大壯咸恆同義疏[illegible]

升柔以時升注柔謂坤五也升謂二坤邑无君二當升五虛震兌爲春秋二升坎離爲冬夏四時象正故柔以時升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注順坤也二以剛居中而應五故能大亨上居尊位也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注大人天子謂升居五見爲大人坎爲恤陽稱慶羣陰有主无所憂而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注二之五坎爲志震爲行故志行也疏[illegible]

困剛弇也注謂二五爲陰所弇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注險坎說兌此本否卦上之二天地交二之正上下交故困而不失其所亨天地有常行君子有常度故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注謂五弇于陰近无所遂遠无所應體剛得中正居五位則吉无咎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注兌爲口上動乘陽故尚口乃窮疏[illegible]

井巽乎水而上水井注巽乎水謂陰下爲巽也而上水謂陽上爲坎也木入水出井之象也井養而不窮也注兌口飲水坎爲通往來井井故養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注初之五以剛居中故以剛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

未有功也注二未變應五故未有功累其瓶是以凶也注初二不變則既濟之功不成故凶疏巽乎至象也○此荀義也巽爲鹿盧故木入坎爲泉故水出○兌曰至窮也○此虞義也互兌在坎下故兌口飲水○初之至剛中○初之五以剛居中釋改邑之義五之初不改井義舉諸此矣○○二未至有功○○此虞義也五多功二未變應五故未有功○初二至故凶○井以養人爲功初二變則井養窮故未食既濟功至傳曰大成也不變則羸瓶漏行惻无王明受福之事故凶也

革水火相息注息長也離爲火兌爲水繫曰潤之以風雨風巽雨兌也四革之正坎見故獨於此稱水也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注二女離兌體同人象蒙艮爲居故二女同居則變體兩坎象二女有志離火志上兌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爲志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注已日乃革之坎孚爲信故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注文明謂離說兌也大亨謂乾四動成既濟定故大亨以正革而當位故悔乃亡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注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注湯武謂乾乾爲聖人天謂五人謂三四動順五應三故順天應人巽爲命也革之時大矣哉注革天地成四時誅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疏息長至水也○此虞義也息讀爲消息之息故云息長也[illegible]水坎爲川澤故爲澤云繫曰潤之以風雨[illegible]昭元年春秋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illegible]无坎象四革之正坎兩見故不曰澤而曰水也[illegible]故二女同居[illegible]二女各有志故其志不相得[illegible]息而更用事之義也○已日至信之○已日謂二孚謂三[illegible]也五坎孚爲信故革而信之○文明至亡也○此虞義也坤爲文離之文坤也離爲明故文明謂離說謂兌也元大也貞正也四動剛柔正而位當故大亨以正四不當位宜有悔也動得正故云革而當其悔乃亡也○謂五至成也○此虞義也五體乾故五位成乾爲天蒙體坤故蒙坤爲地蒙又體震革體兌故震春兌秋四動成坎故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也蒙坤爲革故坤革而成乾乾天坤地故云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湯武至命也○此虞義也乾爲君故云湯武謂乾[illegible]應三謂四順五上應三也或謂皆指上革道成于上象傳順以從君是順五之事義乃得通

皇清經解卷一之四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依經[illegible]卷一之四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象上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注消息之卦故曰天行乾健也荀曰天行健君子謂三乾健故強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君子法之敬日強故自強不息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而強即自強也易備三才至誠無息所以參天地也疏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illegible]故曰天行乾健說卦文以天之運行言故不曰乾而曰健也乾鑿度[illegible]一聖二庸三君子[illegible]故君子也虞注說卦云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也此虞義也[illegible]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illegible]日一夜過周一度[illegible]表記曰著不息者天也君子法天之行[illegible]引中庸者證自強之合於中和也子路問強[illegible]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illegible]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注陽在下故勿用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注二升坤五臨長羣陰德施於下無所不徧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注反復天道原始及終或躍在淵進无咎也注陽道樂進故進无咎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造作也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作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注乾爲盈亢極失位降爲三公天道虧盈故不可久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注天德乾元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故不可爲首疏陽在至勿用○陽謂龍下謂潛以象言之曰潛以消息言之曰陽在下[illegible]下故曰勿用○二升至不徧○此荀義也[illegible]彼注云乾盈[illegible]是其證也○天德至爲首○乾爲首釋言文○元首也文言曰乾元用九故知天德爲乾元也萬物之始巳下宋衷義也乾爲先乾元萬物資始故云萬物之始莫能先之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故乾坤二用之大義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注地有高下故稱勢君子謂二坤爲厚乾爲德坤擧爲載故以厚德載物中庸稱至誠曰博厚所以載物也虞氏謂勢力也疏[illegible]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注馴順也乾爲道履霜者陰凝陽之始也順陽之命至十月而堅冰至矣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注陽動而陰應之故直以方也坤主二稱地道二爻應乾故曰光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注發得正故以時發二終乾事故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愼不害也注[illegible]故不害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注坤爲文降居乾二處中應五故曰文在中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注陰道窮于上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注陽稱大地道代終故以大終疏[illegible]

雲雷屯君子以經論注三陽爲君子謂文王也經論大經以立中和之本而贊化育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三之正成既濟是其事矣疏[illegible]

易也白虎通曰文王所以演易何也文王時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己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大平日月之光明如易矣是文王經論大經易既濟也九至五屯膏以喻受德初九建侯以喻文王三動反正爲既濟是其事矣中和之本者中和二五本謂乾元也乾元用九育上離下六爻得正二五爲中和聖人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故能贊化育也中庸唯天下至誠已下是言孔子論譔六經之事孔子當春秋之世有天德而无天位故孔子云聖人不空理樂制作春秋贊以明易道宏覺後生也解其疑論所知聖人不定書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道在萬世故作中庸以述祖德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極以而至於天地之覆載因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言其制作可以配天地也乃擧至聖至誠以明之至聖之德誠仲尼也大經六經也大本中和也化育天地之至聖堯舜文武也日知而其本已裕也以經綸本中也天風薄乎山雲不徂乎方以經綸象雷雨其事矣乎子法言云雷霆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雲雷也經綸大鐘爲雲雨李軌注云也故以經論象人事必知天也既濟人者事詩書禮樂春秋之所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注云所見者謂昭定哀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託始於隱也黃帝堯舜之治一之於春秋春秋之作何爲乎治亂世衰孟子之言中庸所以見治升平也由中庸之治以見春秋之治太平也聖人之作春秋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也舜文武之既濟人知之仲尼之既濟人不知之故曰薦不圖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非至聖孰能知堯舜文武也何氏以經論定六年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君子何以知孔子作春秋經論大經之事鄭氏是此君師之說知孔子作春秋以經論大經也年後儒不能通其義也

雖般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注】坎爲志震爲行退居

正故云雖般桓志行正也陽貴陰賤故云以貴下賤大得民

也坤爲民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注】反從正應

故反常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注】禽鳥獸

之總名上爲窮求而往明也【注】體離故明屯其膏施未光也

【注】爲上弇故施未光泣血漣如何可長也【注】陰乘陽故不可

長【疏】坎爲至爲民○般桓退也居初是居正也陽貴陰賤荀子君子篇曰貴賢則賤不當位○二以陽居初下賤故云以貴下賤○董子曰民之為言瞑也○坤爲民虞義也○二應五而乘初剛故云乘剛也○反常從震反至五爲反常○乃乘剛也○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通卦驗鄭注云一歲爲三驅○坎爲禽田獵之時大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又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皆是禽獸之總名○若別而言之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也○上體窮故云上爲窮於明上之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虞云三不應上三故云往者窮也禮明堂位曰周人明之謂離也體離爲明故明也○此虞義也○三至五有屯膏之象故云屯其膏謂上雨未下來爲親迎往也故云來而往明也言明於禮○上之三爲陰乘陽主施屯其膏故施未光也○陰乘至可長上不應三而乘五馬是乘陽也用六利用貞陰承陽則永乘○

陽拔不可長

山下出泉蒙【注】泉之始出者曰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也【注】君子謂

二艮爲果震爲行育養也體頤養故以果行育德也【疏】泉之至曰蒙○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宋均注云蒙小水也出可爲灌注無不植也小水可以灌注猶童蒙可以作聖此實蒙也○此虞義也乾鑿度九二爲庸人今九居二而稱君子至德也以亨行時中變之正六居二爲君子故謂君子者二也艮爲果故爲果育養也釋詁文二至上體頤頤者養也象傳曰蒙以養正果行育德之義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注】坎爲法初發之正故正法也子克家剛

柔接也【注】剛柔謂二五勿用娶女行不順也【注】震爲行坤爲

順坤體壞故行不順困蒙之吝獨遠實也【注】陽稱實童蒙之

吉順以巽也【注】五體坤動而成巽故順以巽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注】自上禦下故順【疏】坎爲法至法也○此虞義也九家說卦曰坎爲律釋言曰坎律銓也光云坎卦水水性平律亦平故坎爲法也初失位發得正故以獄之字皆從水法律同義故易林曰坎爲法律古刑法議正法○五剛二柔謂二五○焦氏易林曰剛柔相呼二姓爲家之正法也故云接際也○震爲行坤爲順○說見上○變陽稱實陰稱虛故稱實也○震爲道不利遠者四見上家陽故困也○五體坤至成巽故云動而成巽此獨遠義也○自上至故順○此虞義也三上體二至上艮爲謂巽爲高艮爲山登山備下順也上禦下虞氏則順矣五以應二爲順上以禦三爲順其義一也

雲上於天需【注】雲上於天須時而降君子以飲食宴樂【注】君子

謂二坎爲飲食五需二行在中故以飲食宴樂陽在內稱宴

【疏】雲上至而降○此宋衷義也六四出於穴是雲上於天也上六入於穴是須時而降也○九二陽不正在需家爲酒食故稱君子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荀氏謂坎在需家爲酒食故坎爲飲食五象曰需於酒食是五以酒食需二○二需於沙衍在中故謂宴樂爲二陽在內稱宴樂虞義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未失常也【注】坎爲難常猶恆也初

變失位上居四故未失常需于沙衍在中也【注】衍讀爲延在

後詔侑曰延五需二故衍在中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于

泥災在外也【注】外謂坎自我致戎敬愼不敗也【注】五離爲戎

坎爲多眚故敗三不取四故敬愼不敗乾爲敬也需于血順

以聽也【注】雲雖升天終當入穴順以聽五五爲天也酒食貞

吉以中正也【注】謂乾二當升五正位者也不速之客來敬之

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注】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承陽有實

故无大失【疏】坎爲至失常○初應四四坎爲難初不承四故不犯難行也初變失位上居四得位故未失常也恆本訓常故下經恆卦大彖傳曰恆久也○衍讀至中也○衍讀爲延周禮大祝九祭二曰衍祭鄭注云衍當爲延爲之延延進之也王入延尸鄭注云延進也古文衍作延同物也特牲饋食禮曰祝延尸鄭彼注云延進也後詔侑曰延五需二在中故

自後詔二延登居二故衍在中雖驕於六四之際終當升上故以吉終○外謂坎○坎爲災在外卦故云災在外也○升五離至敬也○離爲戎虞義也三至上有坎象坎爲寇寇戎戎故至言戎說卦曰坎其於輿也爲多眚虞注云眚敗也三體乾乾爲敬不取於四故敬愼不敗也○雲雖至天也○此九家義也象曰順以聽故順坎爲耳耳主聽也○順以聽五五指乾二升五乾爲天故云五爲天故○謂乾至者也○此九家義也○上降至大失○此荀義也六居三爲失位故云不當位上降至三大失承陽有實失謂不當位未大失以其承乾故也

天與水違行訟【注】水違天猶子違父臣違君故訟君子以作事

謀始【注】君子謂乾三來變坤爲作事坎爲謀初爲始二據初

剛柔易故以作事謀始【疏】水違至故訟○坎者乾再索而得故云猶子違父臣違君而成訟也○君子至謀始○此虞義也坤謂遯坤坤爲事三來變坤故爲作事三之二據初水爲心故爲謀卦自下生故初爲始鴻範謀屬水坎爲剛柔易謂二與初易位初不承所事謀始之義也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注】初辯之早故其

辯明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注】上謂乾掇憂

也食舊德從上吉也【注】從順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注】變得

正故不失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注】服

謂鞶帶乾象毀壞故不足敬【疏】初辯至辯明○坤消自初變之早○上謂至憂也○五二食舊德乾爲善故其辯明矣上辯之早矣二變也○二訟四四體乾故上爲乾憂心惙惙憂也詩曰憂心惙惙從作○撥今從古○從順○三失位變從上故吉此上亦謂乾也從謂順者昭五年春秋傳曰使亂大從服虔解詁云使亂大和順之道故知從爲順也○變得正故不失○失謂失位○服謂至足敬○此虞義也鞶帶祭服故服謂鞶帶三體乾爲敬乾體壞故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注】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衆也坤中衆者莫

過於水君子以容民畜衆【注】君子謂二坤爲民坎爲衆容寬

也畜養也二升五寬以居之故以容民五降二萬物致養故

以畜衆【疏】坎在至於水○此宋衷義也坎爲水坤爲地坎在坤內是水行地中之象楊泉物理論曰水浮天載地者也地之衆者莫過於水以況人之衆者莫過於師故以師取象有二訓周語曰人三爲衆一也釋詁曰黎庶烝多師旅衆也又曰洋觀裒衆那多也是庶多亦曰衆○此虞義也坤以取象於師以衆多爲名也○君子至畜衆○此虞義也二爲人而稱君子者以其升五也坤陰故爲民容寬也鴻範五行傳文詩曰畜我不卒毛傳云畜養也卦自乾來文言乾九二寬以居之亦謂二升五居上以寬是容民之義也萬物致養五降二萬物致養是畜衆之義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注】初失位故曰失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注】龍和也二以盛德行中和衆陰承之

故承天寵居王位而行錫命衆陰歸之故懷萬邦師或輿尸

大无功也【注】三五同功三多凶故大无功左次无咎未失常

也【注】得位承五故未失常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

不當也注震爲行居中故曰中行三失位故不當五已正使不當故貞凶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注五多功五動正位故以正功坤爲亂疏初失至失律○文師初失

二三五皆失位故初曰失三曰不當二五易位故曰貞丈人又曰以正功也○龍和至萬邦○詩長發曰何天之龍毛傳云龍和也二當升五五爲天以盛德行中和宗陰承之故承天和錫命者謂國承家皆當有錫命之事居王位而行錫命殷陰歸之故懷萬邦禮器曰物無不懷仁周語曰無所依懷鄭彖皆訓懷爲歸坤爲萬邦虞義也○三五至无功○師三敵稱功司禮夫司馬曰若師有功則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注云功勝也二五同功五多功三多凶故大无功也○得位至失常○四得位故云未失二升五而四承之陰承陽爲常道故曰未失常也○震爲至貞凶○二升居五故曰中行已正五位而用失位之三是使不當故貞凶也○五多至爲亂○此虞義也

地上有水比注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注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爲建爲諸侯坤爲萬國比四月卦也比輔也輔成五服故以建萬國比比也有孚盈缶故以親諸侯疏地得至曰比○此子夏義也傳又云夫凶者生於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杜林

曰比者言性不福害但爻之相比不相害而相親故曰比也○先王至諸侯○先王謂夏先王也五爲天子故先王謂五初變之正體震震爲建侯初剛難拔故云建震爲諸侯義見屯卦坤爲地地有九州夏時九州有萬國故坤爲萬國此上虞義也比四月卦據消息孟喜卦氣圖曰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四月旅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是也古文尚書皋陶謨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鄭彼注云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卽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畿內王國時建萬國之事也四月以建萬國者明堂月令曰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賞封諸侯蓋夏殷法也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襄廿六年春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慶賞封建皆以夏也王肅聖證論亦同此說禹卽成五服卽與比同說文曰卽輔信也輔成五服此建萬國之象比比也序卦文九五孚信之德盈滿中國四海會同遠人賓服此親諸侯之象也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注信及非應然後吉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注得位故不自失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注爻失其正反體陰賊故傷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注上謂五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注謂離象明正上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注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注坤道代終比之无首故无所終疏象傳

至後吉○此荀義也案五爻辭云失前禽謂初也三四五順據也二五所應也初在應外故失前禽雖失初六終來盈缶之孚也王者之德不及殊俗則未至故信及非應然後吉也○得位至自失○桓十七年穀梁傳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自陳陳有奉焉爾二得位自內比初而外應五正而後行事故不自失也○爻失至故傷○此干寶義也翼奉封事曰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注云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坤爲土六三乙卯坤之鬼吏草木怒生而賊害土故云傷也○上謂五○彖上曰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信注云上賢人謂乾五下賢人謂坤二乾五之坤成坎故稱乾五故稱賢二比初四不比三者三匪人故不比也○爲離至中也○此虞義也初三已變體重離故謂離象明五在上得位居中故正上中也○背上至前禽○此虞義也上六逆乘陽故稱逆而在五後故稱背四三二皆順承陽而五據之故云取順初在應外五不及初故失前禽邑人不誡上使中也義見上經○坤道至所終○上爲終坤承乾而代終以乾爲首故也今比之无首則是无所終也

風行天上小畜注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象君子以懿文德注懿美也豫坤爲文乾爲德卦以柔畜剛君子法之故修美文德積久而施自行疏風者至之象○此九家義也巽爲風巽象傳曰重巽以申命故云風者天之命令也今風行天上則是令未行於下畜道未成故畜而未下以小畜大謂之小畜也○懿美至自行○說文曰懿專久而美也豫坤爲文據旁通也乾有四德故爲德此上虞義也四爲柔故云以柔畜剛君子欲儉柔天下不以武功而以文德故云修美文德象傳曰施未行也巽柔善入積之久而德施於物故云施自行

復自道其義吉也注陽爲吉乘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注失位變應五故不自失亦者亦初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注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故不能正室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注上謂五坎爲志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得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注積猶畜也坎爲疑疏陽至初也○陽吉陰凶初變爲陽是由凶而趣於吉故其義吉也二從旁通變故失位今變應五故不自失初既得位二亦不失故云亦者亦初也○妻當至正室○桓十八年春秋傳曰女有家男有室是夫以妻爲室也白虎通曰一夫一婦成一室義亦通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今陽在內陰在外反其居室之道故不能正室夫謂巽震妻謂小畜卽巽也○上謂五坎爲志○象傳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剛中謂五四五合志乃能畜乾故上謂五坎爲志虞義也○積猶至爲疑○畜道至上而成得積載者畜道成也畜有積義故云積猶畜也坎爲疑虞義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注君子謂乾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故以辯上下定民志疏此樂記文乾爲天澤又卑於地故君子法之以御禮天地之別也故以辯上下萬物散殊而未定禮節民心故以定民志漢書敘傳曰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是說君子法履以制禮之事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注初欲謂之獨震爲行使四變而已應之故獨行願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注變之正居中應五故不自亂眇而視不足以有明也注兩離稱明故而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注剛謂乾坎爲志愬愬終吉志行也注應在初故志行夬履貞厲位正當也注位正當故不疚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疏初欲至行願○初欲爲獨行幽人爲獨故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四四獨處之時乾爲誠素質之始也質誠也故其心者先誠其意不誠則不能獨故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變之至自亂○貞吉者變之正而獲吉也故在坤中坤爲亂之正居五故不自亂○兩離稱明○虞注彖傳曰有兩坎兩離爲乃稱明而視不足以有明一離爲故也○剛謂至爲志○三變應乾故志剛○應在至志行○應在初初震爲行故爲志故志行○位正至不疚○履以剛中正故不疚○乾爲虎至在乾與象傳互相明也

天地交泰注交謂二五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注坤稱后坤富稱財輔以陰輔陽相贊也震爲左兌爲右坤爲民言后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左右其民也書曰予欲左右有民疏交謂二五○天地交而成既濟故云交謂二五○坤稱至有民○釋詁曰后君也坤臣道而稱后者泰消息爲辟卦得稱后也坤富稱財又化成物故曰財成卦有比比輔也故以陰輔陽也相者贊相故曰相贊也震春爲左兌秋爲右地戶爲民富之教之所謂資財用以成教皆贊化育爲既濟之事也曰者尚書皋陶謨文是虞夏既濟時事故引之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注外謂四苞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注升五體離離爲明而治故以光大无平不陂天地際也注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偏不當皆失實也注坤虛故皆失實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注中謂五坎爲心陰性欲承故中心願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注中下中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注初吉終亂疏外謂四○此虞義也○升五至光大○此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謂取離象爲明堂也二升五爲聖人故乾鑿度以九五爲聖人之爲坎離大故以光大也○位在至之際○此宋衷義也位在三故云極體在上故云天地際也○坤虛至失實○陽實陰虛故云失實也○中謂至心願○中謂五坎爲心以五爲主也說卦曰坎爲極心也心中心也陰性欲承五乾鑿度文九家易曰乾升坤五各得其正陰得承陽皆之所欲是也○中下中○五降下故中謂下中震爲行故中以行願上願謂二欲升五下願謂五欲降二也○初吉終亂○既濟象曰初吉終亂傳謂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上爲終坤爲亂異爲命故其命亂也

天地不交否注天氣上升地氣沈下二氣特隔故云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營以祿注君子謂伏乾坤爲營乾爲祿坤消乾陰消至否坤臣弑君故以儉德辟難坤爲營乾爲祿坤消乾故不可營以祿也疏天氣至云否○此宋衷義也董子曰陰沈下不上升是二氣特隔故云否也○君子至祿也○否下體坤乾伏坤下乾三爲君子故君子謂伏乾說卦曰坤爲吝嗇吝嗇故爲營陰消至否坤臣弑君故爲儉德辟難

人謀是其義也坤爲虐義也荒卦曰坤爲旬十日也經特須日故旬嘗同物詩江漢曰來旬來宣鄭箋云旬嘗爲營知旬營同物也乾爲福說文云祿福也故乾爲祿坤消乾故不可營以祿此兼用虞義虞氏又云營或作榮俞或作險

故否貞吉志在君也注四變體坎爲志君謂五大人否亨不亂羣也注物三稱羣謂坤三爲亂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苞善位不當也注三上失位有命无咎志行也注志行於羣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注位正當故陰不能消乾使亡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注以陰剝陽故不可久疏四變至謂五○應在初與二三同類承五故志在君初在體外而云承者五志行乾故初得承五也○物三至羣也此虞義也周語曰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故云物三稱羣坤三爻故云羣坤爲亂大人不亂羣也○三上失位此虞義也三上失位故云位不當也○志行至羣陰是志行於羣陰也○位正當也○此虞義也陰不能消乾使亡○以陰至可久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注族姓辯別物之同異也君子謂乾乾爲族天火同性二五相應男女辯姓故以類族辯物疏族姓者晉語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是其義也乾爲族者乾陽之數九故云九族所以然者以卦名同人天火同性姓同則物同九族相睦以厚其類異姓別物二陰五陽以類族辯物男女辯姓也春秋傳文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注取同姓犯非絕之道故吝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注與上敵應故敵剛上不應三故安行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注初得正故義弗克則反之正是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注中直謂五二五同心故相克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注坎爲志失位故志未得疏心之言是也許慎五經異義又云言與行相應乃當絕也敵剛謂三上皆陽故曰敵剛○三上至安行○上不應三三无所應故云安行也○初得至則也○晉語注云弗克者於義不可勝與初以不義爲困而反之正故云困而反則也○中直至相克○五二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乾爲直故中直謂五二五同德相克也○坎爲至未得○上失位故志未得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注君子謂二遏絕

揚舉也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以乾滅坤體夬揚於王庭故遏惡揚善乾爲天爲休二變時巽爲命故順天休命疏此虞義也二失位變之正陰位爲君子故君子謂二初至五體夬夬本坤世乾爲善坤爲惡夬揚於王庭以乾滅坤故遏惡揚善巽爲命坤爲順故順天休命也二變體巽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注中謂二車積上二爲中故積中不敗匪其彭无咎明辯折也注折之離故明辯折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注乾爲信四上變坎爲志五發孚二故信以發志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注離爲備二五易位離體壞乾威鎮物故无備大有上吉自天右也注吉吉禮疏中謂至曰敗○二下中故中謂二比坤爲大車積中不敗也○此虞義也變體離說卦云離爲折此處義也○乾爲至發志○乾爲信四上變坎故坎爲志五發孚二故信以發志○漢書杜欽對策曰天道貴信○離爲戈兵故爲備○春秋傳曰去備薄威五體坎故坎爲志發者發動五二升五○甲胄戈兵故爲備○二十三年春秋傳曰有備故不敗○勝者以有法則備知備爲戰備也○文學者曰貌之最嚴者威也其象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易者消其志於貌也亦此義也服而後能拒敵者在後其居首武之象而不用武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之爲宗廟祭禮吉故云吉吉禮○上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五十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象上傳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注君子謂三捊取也艮爲多坤爲寡乾爲物爲施坎爲平乾盈益謙故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疏此虞義也象辭君子指三故知君子謂三捊引取也鄭荀董遇蜀才皆謂爲取故云捊取也艮爲多鄭本作裒訓多故云多也坤陰小故爲寡乾純粹精故爲物爲施乾上九爲平以乾之上九益坤故爲施坎爲水水性平故爲平以乾盈益謙捊民之多以益坤寡故以捊多益寡稱物平也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注牧養也養成謙德鳴謙貞吉中心得也注二升五體坎爲心與二相得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注上居五位羣陰順陽故萬民服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注陰撝上陽不違法則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注不服謂五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注三升五故志未得唯可從征耳疏牧養至謙德○鄭義也韓嬰曰夫易有一道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小足以守其身者其唯謙德乎是其義也○二升至相得○此虞義也三升五三上中居五正應在中而得中也○三升五爲上居至民服○故云家人故二在下得中心得也○三升五居上居坤陰順陽故萬民服○萬民服者皆荀氏義也文言曰陽故則以反陰之事也○則故云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九家義也○荀爽曰凡人之同日爲兆民民有萬民之心○九家義也○以上五失位故不服謂五○正五征不服者不遵法則不承○上乘之故志未得○三升五三上來征坤之邑國云唯可從征耳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注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萬物乃豫也崇充殷盛薦進也上帝天也以配祖禰郊也以配考祖宗也豫消息在卯中和之象先王建之作樂以充其德殷盛樂薦上帝以配祖考而降神也疏時調曰薄言振之雷動而萬物乃豫也此鄭義也說卦云振也奮也云振猶奮也與震同義故云奮動也○豫言振奮乃豫也豫長養萬物謙崇充也○故云崇充殷盛也○薦進也○鄭注云以五年再殷祭禮曰殷之也○故鄭說周語周禮祭天曰禋○春秋傳云禘於大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注初在豫家而獨應四樂不可極故志窮凶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注中謂二正謂四復初時豫有悔位不當也注變之正則无咎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注陽稱大坎爲志震爲行故志大行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亡也注乘剛故疾五爲陽位故中未亡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注利三之正疏初在至窮凶○傳凡言窮皆指上爻之窮與四不在上而在初者以初在逸樂之家四應志得而鳴極豫盡樂故志窮凶○中謂至復初○二得位得中故中謂二也樂不可極故不正復初得正故○上謂四四復初而二休之故中正謂兩爻之變之至正无咎○上六成有渝无咎指三以三不當位故有悔○變之至明无咎也○陽稱大大行三陽爻故稱大四體坎坎爲志又體震震爲行故志大行象傳爻言應而志行是也○乘剛至未亡五乘坎坎爲疾故疾五爲陽位亡謂上爲陰疾位五陽位又存中不知亡故云中未亡也謂五爲陽位○利三之正○冥豫在上无應而下交則可長矣也故不可長三之正上得所應則可長矣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注君子謂乾上宴安息止也坤爲晦爲安巽爲入艮爲止上來入坤故以嚮晦入宴息疏乾鑿度上九爲庸人至君子者以其居當位故稱君子宴與燕通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毛傳云燕燕安息貌是燕知宴爲安也陽在內稱宴息者休息也與上同義故云息止也坤爲晦爲安巽爲入艮爲止上經疏以此居坤故鄉晦也至有巽象故入宴息也此卦之義陰隨陽婦隨夫有私之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是鄉晦入宴息之事故大房元筆爲從其初一服然後入幽宵月宴之有息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曰隨之是也有夫以婚之一晝一夜陰陽分際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辨矣是以易一傳言鄉晦晝夜則以嚮入宴息經言元亨利貞其義一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注上居初得正故從正吉陰往居上而係於五故不失係小子弗兼與也注已係於初不兼與五係丈夫志舍下也注下謂初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注死在大過故凶功謂五三四之正離爲明故明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注位正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拘係之上窮也注係於五則不窮疏正故從正吉初陰升上而係於五上居至不失○上失位與五○此虞義也虞五陰居上得位故不失也○已係至下謂惟以五爲四爲誤耳○下謂初○互坎爲志初在下故知下謂初也○死在至明功○此虞義也大過棺槨之象故云死大過五五多功故功謂五三四之正體離離爲日故爲明五在之功五爲主故也○位正至天地○位正中故爲一卦之主而行中和成既濟引中庸者陰陽之隨夫婦之隨夫唱婦歸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即是既濟之事故造端乎夫婦而極於天地也○係於五不窮○是既无應在上故窮係於五爲既濟之主以變道久故不窮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注君子謂泰乾也坤爲民初上撫坤故振民乾稱德體頤養故以育德疏虞義也泰君子謂泰乾坤爲民亦謂泰坤初上撫坤故振民乾稱德故稱德體頤頤者養也故以育德也

父之蠱意承考也注承二也二坎爻坎爲意故意承考幹母之蠱得中道也注變而得正故貞而得中道幹父之蠱終无咎也注上爲終无應而得位故終无咎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注四陰柔故往未得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注變二使承五故承以德二乾爻故稱德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注三體坎爲志則法也疏承二至承考○二乾爻爲父故知承者二也初也○變而至中道○此虞義也幹父之蠱者此考之所以无咎初正是貞而得中道○以失位言故云不可貞今變而得正云得中道也○上爲至无咎○此虞義也上變爲得以正言故位雖无應於上而終无咎也○四陰至未得四以三得初得承考四不相得也○柔不可與事至上爲四應在初未得承以事○變二至傳○此虞義也故往四則正故變二使承五不承以德言二至得德○此虞義也三五與二升五已德二乾爻故稱德傳言營傳言德亦乾二承五之善者乾爲同也○三體至法也○三體坎坎爲志則五與二升五文君高尚其事者以其志之可則亦謂上變應三而合於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注君子謂二震爲言兌口講習二升五坎爲思剛浸而長故以教思无窮容寬也震爲寬仁坤爲民故容保民无疆疏乾鑿度九二爲庸者二當升五得位故稱君子也震爲言兌口講習文之義也坎心爲思剛浸而長有无窮之象故以教思无窮云受也容則能受寬大之象故曰容寬也互體震說文云仁故爲寬仁坤爲民以二臨坤故容保民无疆此春秋大行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注二升五四體坎爲志初正應四故志行正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注坤爲順巽爲命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注失位故不當動而成泰故咎不長至臨无咎位當也注初陽爲實四正應初故當位實也知臨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注二者處中行升居五五亦處中故行中之謂敦臨之吉志在內也注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爲主故志在內疏二升至行正○二升五則四體坎坎爲志初四俱正而又相應其志得行故志行正也○坤爲至順命○坤爲順巽爲命陽當居五則四陰順從今陽息在二陰猶用事故未順命○苟義也陽居五陰從命蓋既濟之功也位至不長○三失位无應故有憂陽息成泰天地交故咎不長則吉○長則吉猶消不久則凶也○初陽至位實○京房易傳曰陽實陰虛故初陽爲實四正應初故當位實也○交不失二者至之謂○此荀義也二五皆中故曰行中之謂二謂初四皆正故曰行正二五中也以二升五云行中之二者至之謂○此荀義也二五皆中故曰行中者一二大知其中於民是其義也以行中之謂在內而言行中者舜之知也二用其中於民是其義也以言之知主以陽爲此九家義也二因三升五故志在升二在內故曰二志在無至內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注先王謂乾巡守曰省坤爲方爲民以乾照坤故以省方觀民設教疏京房易積算言曰明堂疏祭此又言省方觀民要而言之則一也古者聽朝以廟頒政令朝諸侯皆於明堂象天子巡守之則配天之事象傳所謂設教是法天以觀民而不觀薦是尊禮以爲宮三百步增十有二尋加方明其上方明者故天子巡守明堂制也孟子曰泰山有明堂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方猶之類後世以其制如明堂而名之明堂記六天上下

四方月令謂之天宗虞謂之六宗故堯典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觀禮有明堂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其義一也艮爲宮先爲王故爲先王進南子曰禹南省方高誘注云巡守爲省以乾照坤省方也坤爲方九家說卦文乾爲大明故以省方之象故以省方觀民設教也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注陰消之卦故小人道闚觀女貞亦可醜也注坤爲醜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注三欲進觀於五四既在前而三故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注助祭尚賓觀我生觀民也注爲民所觀觀其生志未平也注坎爲志爲平上來之三故志未平疏陰消至人道○初失位而經言小人故云小人道也○坤爲醜○此虞義也太元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詩牆有茨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故云以爲醜○坤爲晝夜故爲醜也乾爲晝坤爲夜故也○女子以貞爲行而闚觀故云亦可醜也○三欲至道也○三欲至道也苟義也陰當承陽故進觀於五四近於五而三在三前二三進退皆得故未失道乾爲道也○助祭尚賓○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來祭是助祭賓之事虞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是其義也○爲民至民所觀○又指上故○此觀民所觀又民亦爲民所觀○五民設教乃是上觀下之事也○坎爲至未平○此象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莫敢不來心爲志水爲平三失位故志未平爲至未平○所觀唯大象不下有咎上之三補過故志未平此儀也坎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注雷電噬嗑威而明也先王謂乾上離爲明坎爲罰爲法勑正也上之三折獄故以明罰勑法疏雷爲威電爲明雷電合而章是威而明也上本乾也乾爲先爲王故先王謂乾上體離離爲明坎爲罰爲法鄭注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古字勑又作飭說文飭致堅也又作勑正也王弼作勑飭讀爲敕故以明罰飭法也上之三得正而折四獄

屨校滅趾不行也注否坤小人以陰消陽其亡故五變滅初坤殺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注遇毒位不當也注不正故遇毒利艱貞吉未光也注爲五所弇故未光貞厲无咎得當也注變之正故得當何校滅耳聰不明也注坎爲聰離爲明坎壞故聰不明疏否坤至行也○此義也小人謂否初五消四及下今虞云小人之謂四及五下滅不行故无咎也○二五皆剛上而五下初坤殺不行故无咎也○二五剛上而五下初坤殺也四爲積不正故遇毒是也○過養不得正故遇毒○爲五所弇故未光○陽爲光是也○未光故云毒遇不正○初以五至不明○坎爲耳離爲明故以其不明爲聰不明是也○坎爲聰陽爲明上滅坎故云聰不明耳目不明鄭氏云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注君子謂乾離爲明坤爲庶政故明庶政坎爲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疏君子謂乾亦指九三坤爲泰坤也坤爲庶坤爲事爲衆故爲政坤上之乾

二體離離爲明故以明慮政坎爲獄三正體坎故在獄得正无敢折獄上无敢來折三也噬嗑四不正故上之三折獄四成豐折獄致刑義見噬嗑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注）初爲士故義弗乘賁其須與上興也（注）震爲興三二同德五上易位則皆得其應故與上興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注）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六四當位疑也匪寇昏冓終无尤也（注）坎爲疑當位乘陽故疑守正待應故終无尤六五之吉有喜也（注）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注）上之正得位體既濟故曰得志坎爲志也（疏）初爲至弗乘○禮唯大夫不徒行初爲士故云義弗乘也尚書大傳曰古之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不得乘乘者有罰若然命士亦得乘飾車駢馬今士未有命故云義弗乘也○震爲至上興○震起故爲興三二得位也故同德五上易位成既濟則三二上皆得其應故曰與上興也○與二至之陵○此虞義也三與二皆得位而无應二乘初四乘三嫌有陵之者五上易位終與二三爲應故云終莫之陵○坎爲至无尤○六居四爲當位四乘三爲乘陽體坎坎爲疑故疑於乘陽也然正應在初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說文曰尤異也无尤猶无咎也坤代終故云終无尤也○五變至陽爻○此虞義也五變之陽故有喜凡爻辭言喜言慶者皆陽爻也○上之至志也○此虞義也上之正得位體既濟坎爲志故云得志也

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注）上謂乾上艮爲厚坤爲下爲安艮爲宅君子德車民所載故以厚下安宅（疏）上本乾也艮爲其尊故謂之上以艮爲厚坤爲下陰爲安艮爲宅坤爲民所載故稱君子艮積坤上故爲厚坤爲宅故爲安宅艮在下故爲下安宅君子德車象日君子德車民所載也安民爲安則民安宅之義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注）陽在下滅于坤故以滅下剝牀以辨未有與也（注）五失位故未有與剝之无咎失上下也（注）上下謂四五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注）觀五坎爻坎爲災消觀及剝四又近之故切近災以宮人寵終无尤也（注）艮爲終變之正故終无尤君子德車民所載也（注）坤爲民爲載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注）坤爲用（疏）陽在至滅下○乾初九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在下爲坤所滅故以滅下○五失至有與○陰陽相得爲與故鄭注繫辭曰與猶親也五失位與二應二非陰無應故未有與也○上下謂四五○剝不得言无咎上下四陰失上下故云无咎也○觀五至近災○上謂剝之所以无咎由與上下失位也○觀五坎爻故爲災消觀及剝四又近之故切近災○五變之正故終无尤○坤爲至所載○易說卦文坤爲民爲載○坤爲用○坤爲用故小人剝廬終不可用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注）先王謂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闔爲閉關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遘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遘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復爲陽始遘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疏）此虞義也乾爲先王故先王謂乾初復十一月卦故云至日冬至之日周禮考工記曰冬至之日坤爲闔戶謂之坤故坤爲閉關謂復也巽爲近利市三倍故巽爲商旅以資之斧故虞注巽爲近利四方之珍異以資爲商爲近利市三倍旅商故爲商旅而巽伏在下故商旅不行夏至一陰生遘巽初故遘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巽伏在下故后不省方也遘一陰生故爲陰始復一陽生故爲陽始故云天地之始陰陽之首也坤消息乾陰陽之首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釋詁文乾爲先王坤爲后卦言先王上則不言后言后則不言先王故云唯此重耳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注）坤爲身以乾通坤故以脩身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注）初爲仁謂下於初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注）震爲從乾初爲道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注）五爲中考成也變之正體艮成故中以自考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注）臣行君事故反君道（疏）坤爲至修身○坤爲身以乾通坤故以脩身也○初爲本身亦爲本故以乾通坤謂之修身也○初爲仁○初體震震爲仁故知初爲仁也二下於初故以下仁也○震春故爲仁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初爲元文言日元者善之長也○震爲至爲道○初體震震爲從乾初故爲道也故云從道○初故以從道謂從初也○五爲至自考○五爲中五失位變之正體艮艮爲成故云中以自考也考成也釋詁文○臣行君事故反君道也○上體坤爲臣君謂初也臣奉君命而行事故云反君道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注）天下雷行无雲而雷京氏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故云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注）先王謂乾乾盈爲茂對配也艮爲時體頤養爲育四之正三上易位天地位萬物育故以茂對時育萬物湯遭七年之旱終成既濟禮記王制鄭氏以爲殷法也其言曰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是其事矣（疏）天下至无妄○天下雷行是无雲而雷也京氏易傳謂隆隆而雷非雨雷也故京氏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漢書谷永曰遭无妄之卦運值百六之災者也雨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无雲而雷先王謂乾盈爲茂對配也○先王至事矣○天地絕故天災異之大者也先王謂乾乾盈爲茂故云乾盈爲茂○乾盈至萬物○易說卦文以茂對時育萬物毛傳云對配也茂盛也詩云茂對時育萬物鄭氏云體頤養爲育震爲育乃萬物育也故云四之正三上易位天地位萬物育謂六爻皆正五天地位而萬物育中和之化行天地位謂二五得位所謂中也萬物育謂六爻相應所謂和也以人事明之先王當湯遭七年之旱自責言未已而天大雨故云終成既濟殷法雲行雨施既濟之事

所以爲說殷法禮記王制一篇大抵與周官合鄭氏注王制云此地所因夏殷之制是王制一篇皆殷法故云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民無菜色皆王制文鄭彼注云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大率四分留一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鄭彼注云菜色食菜之飢色即是時育萬物之事故云是其事矣

无妄之往得志也（注）四變應初故往得志不耕穫未富也（注）四動坤虛故未富有无妄然後可畜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注）已事故云固有之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注）上動而有眚故藥不可試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注）坎爲多眚故災與乾上九同義（疏）四變至得志○此虞義也四變體坎坎爲志初往得應故往得志○四動體坤坤虛故未富○此虞義也四動至未富○蓄曰無不足無蓄也有无妄然後可畜序卦文○困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坤虛未富謂无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坎爲多眚○四已之正故云已事也○已事至有之○坎爲多眚至可試○此虞義也无妄之○以无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上動體屯膏不下坎爲多眚爲災故云窮之災乾上九亢龍有悔故云同義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注）君子謂乾三艮爲多坎爲志乾爲言震爲行乾知大始震在乾前故多志前言往行乾爲德有頤養象故以畜其德（疏）此虞義也乾三爲君子艮多節故爲多坎爲心故爲志古文識也鄭注云古文作識易多識前言往行識記也乾爲言震爲足故爲行乾知大始繫上文鄭初爲大始初在前故多志前言往行積善成德故乾爲德積善曰積又天在山中顧象也頤者養也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鄭彼注云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是言畜德之事與易合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坎稱災輿說輹中无尤也（注）得中稱正故无尤利有攸往上合志也（注）五已變上動成坎坎爲志故三往與上合志六四元吉有喜也（注）喜謂五六五之吉有慶也（注）五變得正故有慶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注）乾爲道震爲行故道大行（疏）坎稱災○此虞義也二變體坎坎多眚故稱災○得中至无尤○二中而不正變得中得正故无尤也○五已至合志○此虞義也五已變上動成坎坎爲志故三往應之上而與上合志也○喜謂五○五變至有慶○此虞義也三陽稱喜五陽稱慶故喜謂五○五變得正故有慶也○乾爲道震爲行○虞義也五失位變之正上承天衢故有慶也○乾爲天衢象傳曰道大行也彼注云乾爲天路故有天衢象今不取象於艮者行天衢九交之道天衢不言艮者畧之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注君子謂三已正艮爲慎震爲言語故慎言語坎水爲飲兌爲口實艮爲止故節飲食疏三失位爲小人今已變正故稱君子也艮爲慎震爲言謂虞義也艮吉人之辭寡故慎言語坎爲水故爲飲虞氏謂兌爲口實口實者頤中物故爲食艮爲止節有止義故以節飲食也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注陽爲貴初食之人則人賤之故不足貴六二征凶行失類也注震爲行類謂五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注弑父殺君故大悖顚頤之吉上施光也注陽主施离爲光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注坤爲順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注變陽得位故大有慶疏陽爲至足貴○易例陽爲貴陰爲賤初陽而云不足貴者以其未變於上飲食之人養其小者故人賤之而言不足貴也○震爲至謂五○二體震爲行二正應五五二之類也二養於上而失五故行失類謂五爲類者文言謂二五相應之理云亦各從其類故二與五爲類也○弑父至大悖○此虞義也○陽主至爲光○上陽爻陽主施謂施也或以三五之正四體离爲光故上施光也○坤爲順○若謂坤爲陽五養於其欲离爲光義亦通耳四家養於上而得所欲由上施之而下皆得與上易位故從上象六五順以巽亦是三五易位之事義並同也○變陽至有慶○此虞義也五上易位三五皆正故云變陽得位養道既成故爻皆正故大有慶陽爲主陽稱大稱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注君子謂乾初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憂則違之乾初同義故遯世无悶疏此虞義也傳言獨立不懼初稱獨故君子謂乾初初本巽也巽其究爲躁卦故陽伏巽下乾之初九即復也入坤出震故云體復一爻乾初九潛龍勿用故云潛龍之德龍德而隱故獨立不懼隱藏坤中坤亂於上憂則違之遯世无悶皆乾初文言傳文故云乾初同義君子處大過之時獨立不失中亦有此義也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注柔在下非其正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注二過初故過以相與虞氏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故過以相與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注輔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陽以陰爲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注初爲下與四易位故不橈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注乾爲久華在上故不可久頤坤爲醜虞氏謂婦體遘淫故可醜過涉之凶不可咎也注得位而凶故不可咎以喻伏節死義之臣疏柔在至其正○柔在下失位故非其正與四易位則得位也○二過至相與○二已老故過而與初初稱少故云過以相與虞氏謂二過初與五初過二與四二與五過五也上與二上過五與二也易乾鑿度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謂之應今初應五上應二故云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若然比初有它吉臨上敦臨復五敦復亦是過應以非其應之常故稱數其違常而過應者如頤九二拂經於正中孚初九有它不燕及此傳有它吝之類皆以過應而著其失也○輔之至輔也○此虞義也輔之謂初上初上皆弱故輔之益橈比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是陰比陽而謂之輔故云陽以陰爲輔也○初爲至不橈○易例初爲下初弱故橈與四易位故不橈也○乾爲至可醜○乾爲天天行不息故久兌爲澤陽稱於下華發於上故不可久頤坤爲醜坤謂旁通也坤爲夜大无白夜以醜之故爲醜詩牆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詩君章句云中冓中夜也虞氏以初爲老婦過遘女壯鄭氏謂壯健以淫故婦體遘淫亦可醜也○得位至之臣○上得位而凶者君子濟以救時過涉滅頂志在救時殺身成仁故不可咎以喻伏節死義之臣行難過而有濟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洊再也君子謂乾五在乾稱大人在坎爲君子坎爲習爲常乾爲德震爲行巽爲教令坤爲事故以常德行習教事疏洊再也釋言文君子以下虞義也三變微故君子謂乾五乾二五之坤成坎二五在乾稱大人而在坎稱君子者五坎不盈德博而業未大故稱君子坎稱習坎水性有常故坎爲習爲常巽申命故爲教令水之洊至不舍晝夜君子進德修業亦如之故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注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失道凶求小得未出中也注變應五則出今據初故未出中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注三失位不與五同功故終无功尊酒簋剛柔際也注乾剛坤柔震爲交故曰剛柔際坎不盈中未大也注五爲大中陽陷陰中故未大上六失道凶三歲也注三應在上故云上六失道疏上无至失道○此虞義也初與四故无其應言初而及二者坎內三爻失正象言大道指此三爻二據初故象言之也○變應至出中○二變應五往有功則出險小得而求小得而未出中是也○三失至无功○三失位不與五同功上爲終故終无功言當變而與二乾○乾剛至柔際○此虞義也象傳曰剛柔始交而難生謂乾剛坤柔交而成坎也際接也震爲交上與五接故剛柔際俗本尊酒簋下美貳字此說從王弼讀簋與缶有京字○五爲至未大○陽稱大五居中故爲大中乾五之坤陽陷陰中故未大經言既平美其德也傳言中未大戒其象也○三應至失道○三失道而云上六者三在上凶至上而遘故云上六失道凶在三年三歲應之後故云凶三歲也俗以失道謂上非易例也

明兩作离注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离离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离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注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坤爲方二五之乾震東兌西离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書曰照臨四方疏兩謂至作也○此虞義也謂二日故云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月也坤二之乾成离日也故云离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之義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亦是既濟之信故云作成也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者皆指日與火爲明兩作義非其旨也○陽氣至四方○此虞義也陽氣稱大人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坤成坎月离日故繼日之明坤爲方虞注說卦云震東兌西离南坎北照於四方也俗以日繼日爲繼明者非也書曰照臨四方書顧命文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注咎謂四春秋傳曰原屏咎之徒也黃离元吉得中道也注中謂二乾爲道日昊之离何可久也注日中則昊故不可久焚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注不容於內六五之吉离王公也注王謂五公謂三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注坤爲邦五之坤故以正邦疏咎謂至徒也○四春秋傳昭十二年左傳文○中謂至爲道○二爲中道小人以喻四爻○中謂二上承乾五故得中道二得中道○日中至可久○日中則昊豐象傳文日之中也昊周禮司市朝市於東中市大市日昊而市夕市於西日中正在天心之一線未及一線已過一線之時其中西日之正中頃刻而已呂氏春秋云晝日吳之故云日昊之离何可久也○不容於內也○四與初敵應○初說文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四與初敵故不容於內○王謂至正邦○王謂五至○王謂五三公五上易位三五爲王公离卦坤來故坤爲邦之爲正邦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終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一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象下傳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注君子謂否乾乾爲人坤爲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艮山在地上爲山在澤下爲虛疏此虞義也乾三爲君子乾上之三故君子謂否乾乾爲人坤爲虛亦謂否坤反坤也受以手艮爲手三本坤也坤爲虛上之三是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也咸二卦皆乾上之三虛指坤三虛受之義故艮山在地下爲虛也在澤下爲虛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注外謂四失位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注坤爲順爲害二本坤也故順上之三坤體壞故順不害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注巽爲處女男已下女故不處也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志在於二故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注坤爲害初四易位故未感害初往之三故未光四來居初故未大咸其脢志末也注末謂上五比上故志末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注滕送也不得之三故滕口說疏外謂至在外○外卦四在外也四易位則得其正故志在外也○坤爲害虞義也坤爲順虞注說卦文坤爲害害本坤也二在否家體坤故本坤也順於三故順陰四爲害○二本至不害○二本坤也二體坤二在否家坤故本坤也順於三故云坤爲害也○巽爲至不害○巽爲處女虞義也凡相與二氣感應以相與故取女吉二居下也○異陽爲女故不相得而嫁居下以相與遠而不順害是故言則未感害也又三爲處女長女故爲處女也○艮爲長女故不處也士未嫁者稱處也○爲處女莫不順害者曰未感○艮男已下女故不處也女未用皆稱處矣二爲隨人者也三陽在二二志在隨人故士見於君亦稱處士故二十又在下故所執下也○坤爲至未大○初四易位坤爲害初四不當位而相與失義也坤爲害至未大○初四易位而相與乾之失義故有害初至五當位爻得之中

得正貞吉而悔亡故未感害也初往弇三三爲四弇故未光因來居初初陽尙小故未大也○未謂至志末○爻例初爲本上爲末五比上上爲末末故志末坎爲志也○滕送至口說○此虞義也滕送釋言文滕讀爲滕燕禮曰滕觚於賓鄭彼注云滕送也今文滕皆作騰是滕爲古文騰也淮南子曰虛騰辭上與五比而不應三故云不得之三騰鄭氏謂從送口語相感而已故滕口說本今作騰釋詁日滕虛也言以虛辭相感義亦得通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注君子謂乾三坤爲方初四二五復位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疏三本乾也故君子謂乾三坤爲方謂益互坤也方其義也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復位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若然九三言不恆其德易其方矣而象言不易者震巽特變故三不恆君子資化育故不易不易則成既濟定也此兼虞義虞以乾初之坤四三不易方義稍乖耳

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注初爲始深謂陽四之初故始求深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注乾爲久變之正故能久行中和不恆其德无所容也注諸爻皆正三獨失位故无所容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注四五皆失位故非其位五已之正故不得禽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注一謂初終變成益以巽應初震故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注巽爲制坤爲義震沒從巽入坤故從婦凶震恆在上大无功也注終在益上乘五遠應故大无功疏初爲至求深○爻在初爲始深謂陽四之初虞義也虞謂乾初爲淵故深太元曰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知深亦謂初矣四陰之初非深而求深故云始求深也○乾爲至中和○此荀虞義也天行不息故乾爲久二失位變之正乃能久行中和之道久者恆也○諸爻至所容○虞云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正三變失位爲匪人故无所容○四五至得禽○四五皆失位故久非其位五已之正四當變承之故云安得禽也○一非謂初至而終○此虞義也初九爲元元卽一也故曰一謂初終變成益巽四正應震初故云以一巽應初震一而終之義郊特牲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從一而終之義所謂恆也○巽爲至婦凶○巽德之制故爲制管子曰天仁地義故坤爲義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故坤爲義以乾制坤坤是制義也終變成益震沒從巽中互坤故入坤坤爲死故從婦凶巽爲婦也○終在至无功○此虞義也終變成益故終在益上五多功五動上乘五遠應在三故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注乾三爲君子爲遠爲嚴坤爲惡消陽及三爲小人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疏三遯爲君子卦本乾也故曰乾三乾爲遠爲嚴虞義也否三爲小人遯陰消陽及三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天地閉賢人隱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注坎爲災艮體宜靜若不往於四則无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注固者貞固坎爲志故曰固志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注備讀爲憊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注三動入坤陽稱大坤爲事故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注三已變上來之三成坎故曰以正志飛遯无不利无所疑也注坎心爲疑疏坎爲至災也○此虞義也艮止故靜遯者退也故不往於四則无災也○固者至固志○釋詁曰鞏固也象辭小利貞正指二爻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故固者貞固坎心爲志二志固故遯不爲否也○備讀從之○鄭注云憊困也故讀從公羊嘻甚矣憊之憊○三動至事也○此虞義也陽稱大坤陰小故不可大事荀氏謂但可畜養臣妾不可在國家之大事也○三已至正志○上之三體坎故曰以正志也上又之三則五體坎坎心爲志五正應二故以正志也○坎心爲疑○上之三體坎坎次心爲疑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注夬履兩象易體夬故非禮初爲履四之正應初故非禮弗履疏夬履兩象易虞義也澤天爲夬天澤爲履故兩象易初至五體夬柔乘剛故非禮履爲履四之正應初得所履矣故非禮弗履

壯于止其孚窮也注應在乾終故其孚窮九二貞吉以中也注中而不正之正則吉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尙往也注尙往者謂上之五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注四五失位故不當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注乾善爲詳不得三應故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注巽爲長動失位爲咎不變之巽故咎不長疏應在至孚窮○此虞義也卦有兩乾故其孚窮也○中而至則吉○謂九二中而不正之正則吉也乾鑿度曰九二陽不正正其言貞吉者以其變之正故吉也尙與上通○四五失位故不當是也○尙往至之五○此虞義也詳古文祥釋詁云詳善也乾元善之長四五皆失位故不當四之五動各得正故无悔也○乾以至不長○乾善故云乾善爲詳上陽於四不得三應故不詳也○至三體乾乾成爲積善故云至不長○此虞義也巽爲長說一故不詳卦文上動失位故爲咎藩決難解應守正應三不變之巽故咎不長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照明德注君子謂觀乾乾爲德坤爲自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以自照明德也疏此虞義也觀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故君子謂觀乾乾爲照五動體離以離日自照故以自照明德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注初一稱獨動體震震爲行故獨行正裕无咎未受命也注五未之巽故未受命受茲介福以中正也注五動得正中故二受大福矣眾允之志上行也注坎爲志三之上成震故曰上行碩鼠貞厲位不當也矢得勿恤往有慶也注二往應五陽稱慶維用伐邑道未光也注乾爲道離爲光動入冥豫故道未光疏初一至行正○此虞義也初卽獨也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謂之獨郭注云蜀猶獨也初爲微爲隱微故初一稱獨四之初體震震爲行故獨行正言變之正也○五未至受命○此虞義也四之五體巽巽爲命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五動至福矣○此九家義也五動至上受介福故云二受大福矣○二往至稱慶○此虞義也二往應五故云往有慶○乾爲至未光○上體乾乾爲道離爲光上日冥豫動入冥豫故道未光此兼荀義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注君子謂三莅臨也坤爲眾爲晦離爲明三上莅坤故以莅眾用晦而明疏君子謂三虞義也莅俗字說文作竦臨也臨者以上臨下臨卦彖辭五以臨眾陰坤爲眾三升五是莅眾也坤爲晦離爲明三體離而上臨坤莫其子之貞明不可息是用晦而明也言而明者宣八年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明夷之世不可疾貞故言用晦而明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注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注坤爲順二得位應五故順以則南守之志乃大得也注三居五據有羣陰故大得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注坎爲亟心其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注明謂乾陽道不絕故不可息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注離日爲照坤爲四國坤五失位不可疾貞故失則疏暗昧至食祿○此荀義也暗昧謂坤明德謂離○坤爲至以則○應在坤故坤爲順二得位應五而行中和故順以則凡爻得位皆稱則也○三居至大得○三居五二據有羣陰故云乃大得也言乃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難乎而亦不可疾貞之義也○坎爲亟心○坎爲亟心故獲心意也說卦文荀氏云亟中心也三升五居中坎爲中心故獲心意也○明謂至可息○乾爲大明故明謂乾不言離而言乾者其子之貞謂乾也陽道不絕白虎通文雜卦日明夷誅也馬融注云明不可息也鄭注中庸云息猶滅也陽道不滅息而復明故云不可息也○離日至失則○離日爲照虞義也離象傳日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故爲照也坤爲國乾鑿度日陽三陰四故坤爲四國離日在上故照四國明夷反晉坤五失位九三升五不可卒正故失則謂爻失正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注君子謂乾三三動震爲言爲行乾爲物恆常也三動上反身故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疏遯三本乾故君子謂乾三三動體震震爲言爲行乾純粹精故爲物恆常也釋詁文三動上反身身修而后家齊故言有物而行有恆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注坎爲志剛來閑初故志未變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注巽順於五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注得位故未失動失正故失家節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注順於五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注震爲交乾爲愛三動受上大和會故交相愛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注謂三動坤爲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疏坎爲至未變○應在四四體坎坎爲志四剛閑初初志未變故悔亡易傳所謂正其本是也○巽順於五○此九家義也家謂二居貞巽順於五故吉矣○得位至家節○三雖嚴而得位故未失動失正故失家節○順於五○家人謂二居貞得位而順於五故云順在位也○此虞義也○震爲至相愛○此虞義也震爲交乾爲愛皆虞義也三動受上之三上下交而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交相愛之義也○謂三至之謂○此虞義也三動坤爲身上之三上言反身也三上反三身正而正人故云反身之謂而行恆成既濟定矣故云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皆是既濟之事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注君子謂初巽爲同二五易位故

以同而異疏初得位故君子謂初巽爲同謂无妄巽也二五易位无妄爲睽故以同而異也見惡人以辟咎也注四復正故見惡人以辟咎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注動得正故未失道見輿曳位不當也注三失位故不當无初有終遇剛也注動正成乾故遇剛交孚无咎志行也注坎動成震故志行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注乾爲慶五變成乾故二往有慶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注物三稱羣坎爲疑三變坎敗故羣疑亡疏四復至辟咎○此虞義也初應在四四復正初得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亦得兼四言也○動得至失道○此虞義也二失位動得正故未失道廣雅曰巷道也故經言巷傳言道○三失至不當○曰曳掣皆不正之象三失位故云位不當也○動正至遇剛○此以下皆虞義也動正成乾乾爲剛故遇剛謂與上易位遇三也○坎動至志行○坎動成震震爲行坎動成震故志行也○乾爲至有慶○虞以五變爲志震爲行其義未備故足成之物三至疑亡○物三稱羣謂見豕載鬼張弧三事也坎心爲疑三變之正坎象敗壞故羣疑亡言睽終則合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注君子謂三坤爲身五乾爲德三往蹇來反故反身修德陽在三進德修業故以反身修德虞氏謂觀上反三故反身陸氏謂水在山上終應反下故反身也疏三得位故君子謂三○升坤爲身坎五本乾故乾爲德三往應上則歷坎險故往蹇反上據二故反身乾三進德修業故以反身修德三在蹇家修德以待時也虞氏以卦自觀來觀上反三故反身陸績以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水無不下終應反下故反身虞說與象傳不合陸說近之亦未得也

往蹇來譽宜待時也注艮爲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注尤過也二自五降退思補過故終无尤往蹇來反內喜之也注內謂二陽稱喜往蹇來連當位實也注陽稱實應在初初之正故當位實大蹇朋來以中節也注五中和故中節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注坎爲志內謂三五乾爲貴疏艮爲至四也○此虞義也艮動靜不失其時故爲時初往蹇變之正以待四之應故宜待時也俗本脫時○尤過至无尤○尤過釋言文彼文作郵古文通退思補過孝經文升五降二故云退降二得位繫上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故終无尤○內謂至稱喜○內謂二○虞義也二在內卦三陽稱喜三反據二內近兩相得故內喜之也○陽稱至位實○易[illegible]曰陽實陰虛故陽稱實四應在初而三間之初變之正終得其應故當位實○五中至中節○鄭氏曰中和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五居中行和故中節五中節故可以正邪也○坎爲至爲貴○上體坎坎爲志三內卦故志在內虞注繫上曰崇高貴五故乾五爲貴三利見五故以從貴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注君子謂三伏陽出成大過坎爲罪入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體乾兩坎不見震喜兌說罪人皆出故以宥罪謂三入則赦過出則宥罪公用射隼以解悖是其義也疏此虞義也據三伏陽當出故君子二出體乾成大過卦有兩坎坎爲罪坎有入義入則入過外象壞故以赦過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成乾兩坎象壞體本震故震喜互體爲兌故兌說罪人出獄之象故以宥罪六爻之義出故入坤三入而大過象壞故赦過三出而坎象毀故宥罪卦有赦過而無宥罪之象故引上六爻辭以證三出坎毀之象故云是其義也又案卦本名解解者緩也月令挺重囚有緩義故以赦過宥罪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注體屯初震剛柔始交故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注動得正故得中道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注臨坤爲醜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可醜坤爲自我以離兵伐三驕寇爲戎艮手招盜故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注初四失位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注陰爻皆正故小人退公用射隼以解悖也注坎爲悖三出成乾而坎象壞故解悖疏體屯至咎也○此虞義也初體屯屯象傳曰剛柔始交謂乾始交坤故无咎也○動得至中道○此虞義也五乾爲道二上之五動得正而居中故云得中道也○臨坤至咎也○此虞義也臨坤爲醜義見上乾爲君子坤爲章○乾在坤上稱君子德車三陰乘坤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可醜也坤爲自我見上五動離爲甲胄爲戈兵故伐三驕寇爲戎坎爲寇傳言戎故以離兵伐三故驕寇爲戎變體艮艮爲手以艮手招盜故誰咎言无所歸咎也○初四失位○初四失正故未當位四解初拇則當位矣○陰爻至小人退○五三二初皆陰爻五之正三出解悖陰爻皆正故小人退言小人化爲君子也○坎爲至解悖○此虞義也坎爲罪有罪入獄以其悖也故坎爲悖三出射隼而去之解坎象毀故云以解悖悖象傳故過宥罪之類是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徵忿懫欲注君子謂泰乾乾陽剛武爲忿坤陰吝嗇爲欲損乾之初成兌說故徵忿懫止也初上據坤艮爲止故懫欲疏此虞義也鄭劉義也乾爲君子故君子謂泰周語曰天事武韋昭云乾稱剛健故武剛武之象有似於忿故云乾陽剛武爲忿坤爲吝嗇說文曰欲貪欲也吝嗇之義近於貪欲故云坤陰吝嗇爲欲徵讀爲懲古文也震爲懲損乾之初下體成兌兌說也故忿鄭劉皆云懫止也乾初據坤體艮艮止也故懫欲繫下曰損德之修也故以徵忿懫欲也

祀事遄往上合志也注終成既濟謂二上合志於五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注動體離中故中以爲志一人行三則疑也注坎爲疑疑則不一故云三則疑損其疾亦可喜也注疾不爲害故可喜六五元吉自上右也注兌爲右上右五益三故自上右弗損益之大得志也注離坎體正故大得志疏終成至於五也○此虞義也益上之三故終成既濟二上合志於五初亦得其應矣○動體至爲志○此虞義也二本坎爻二動體離而居中故中以爲志○坎爲至則疑○坎心爲疑三人旅行則不一故三則疑○疾不至可喜○繫下曰損以遠害三上復爲坎六爻得位疾不爲害故可喜也○兌爲至上右○兌爲右上右五以二益三既濟太平之化行於上右也○離坎至得志○此虞義也離上三爻不正坎下三爻不正既濟坎上離下離坎體正故大得志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注君子謂乾也上之三離爲見乾爲善坤爲過三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乾上之坤初改坤之過體復象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疏此虞義也乾謂否乾陽爲君子故君子謂乾也相見乎離上失位之三得正體離故爲見乾元善之長故乾爲善坤積不善故爲過乾本坤三上之初則三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初本坤也乾上之初坤壞故改坤之過初至四體復復初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有過則改也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注坤爲厚事下謂初上之初損上益下故下不厚事或益之自外來也注乾上稱外來益初也益用凶事固有之矣注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告公從以益志也注坎爲志三之上有兩坎象故以益志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注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大得志與損上九同義莫益之偏辭也注偏周而也民所不與故云偏辭或擊之自外來也注剝艮在上故自外來疏坤爲至厚事○坤厚德載物故爲厚陽在下故下謂初○上之初損上之惡以益下下故下不厚事也○乾上至益初○此虞義也乾上稱外來益初下云自外來故云乾上稱外○三上至有之○此虞義也三本陽位以柔居之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坎爲至益志○三上易位三乾上坤三之上成既濟定有兩坎象故以益志○上之至得志○此虞義也益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大得志上體坎心惠我德故大得志也○偏周至偏辭○此孟氏易義也與損上九同義也虞氏傳孟氏易孟氏云偏辭○剝艮至外來○陰消至五五爲剝剝艮在上故自外來

澤上於天夬注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注君子謂乾乾爲施祿下謂剝坤坤爲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剝艮爲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忌陰疏水氣至曰夬○此陸績義也兌爲澤兌水氣上天故決降成雨故曰夬也○君子至忌陰○此虞義也乾爲施祿剝坤爲衆臣以乾施坤故施祿及下也乾爲德剝艮爲居陽在上剝陰在下故陽極陰生乾爲君子謂陽德不久居陽當忌陰故居德則忌也

不勝而往咎也注往失位應陽故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注動得正應五故得中道君子夬夬終无咎也注上爲終能慍不說故終无咎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注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四變坎爲聰離爲明不變則初故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注體夬陽未光與屯五同義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注遘時巽爲長至此陰道消滅倒長爲亡故終不可長疏往失至咎也○此虞義也初四敵應往失位應陽故有咎也○動得至中道○此虞義也二失位動得正應五故得中道也○上爲至无咎○上在上故上爲

三乾是下或不與上應故終无咎也○以陽下陰世○困變有坎离象故坎爲聰离爲明不變无故象說不明言聽不聰則戒亦不明也○爲上同義○王弼於上陽稱終无咎故失光五所以爲未光者三五同決上三有過故有因而終无咎亦五見陸雖无咎而中未光二體乾五體也五萃兵取皆爲陰柳宗故同義也○遘時至可長○遠象傳曰勿用女不可與長也但遘時巽始可長也故坤至復出震巽始无號自至夬陰道消滅終不可長與遘不可與長柳應說文周以丹所例亡也時巽爲長夬反述道至此消亡故云僞長丹亡也

天下有風遘后以施命誥四方注后繼體之君遘陰在下故稱后乾爲施巽爲命爲誥復震三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兌爲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存初故以誥四方疏此虞義也后謂繼體之君此夏后氏也陽稱先王陽稱君子陰稱后泰坤女主故稱后此遘陰在下故亦稱后也乾陽爲施巽申命爲命爲誥震爲伯封在二月故東方也遘五月卦故南方巽八月卦故西方復十一月故北方震巽謂復遘兌遘震兌遘巽在初成氏謂孔子行夏之時故用夏家月也遘五月卦謂午月夏家月是故復爲十一月遘爲五月矣請作詰云止也漢司徒魯恭釋此傳云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此言助微陰與易傳有遘今不同也尋復象傳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遘傳云后以施命誥四方但復陽息之卦遘陰消之卦復閉關不省方所以助微陽之息也遘施命誥四方所以布陰陽之德也其諸易之例與

係于金柅柔道牽也注陰道柔巽爲繩牽於二也苞有魚義不及賓也注義讀曰宜初係於二宜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注在夬失位故牽羊在遘得正故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注復坤爲民乾爲遠遘坤伏乾下故遠民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注中謂五正謂四巽爲命欲初之四承己故不舍命遘其角上窮吝也注位極於上无應於下故上窮吝也疏陰道至二也○此虞義也初陰爲象爲二所牽故云柔道牽也○義讀至賓也○中庸曰義者宜也義宜同物音故義讀曰宜初係於二陰不消陽故云義不及賓也○在夬至牽也○此虞義也在夬爲四故失位爲初所牽故牽羊在遘得正故行未牽也○復坤至民也○旁通復復坤爲民坤伏乾下失位无應民衆不與故遠民也○中謂至舍命○九五得中故中之四得正故正謂四五欲初之四承己故不舍命初體巽爲命也此兼虞義○位極至吝也○九居上故位極於上三上敵剛无應於下故上窮吝也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注君子謂五除修戎兵也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爲修坤爲器三四之正离爲戎兵甲冑飛矢坎爲弓弧巽爲繩艮爲石謂穀甲冑鍛厲矛矢故除戎器戒備也坎爲寇初坤爲亂故戒不虞也疏此虞義也卦辭云乾五爲王謂觀乾也又虞注坎象傳云在乾爲大人在坎爲君子今以乾五爲君子者但三四易位五在坎中故以君子謂五也姚信陸績王肅皆云除猶修修治故云除修戎兵也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者大雅抑篇文證治軍實亦云修也乾之九三九四皆云進德修業故云陽在三四爲修乾三不中四不正故云修萃之三四當之正故亦云修也坤形爲器三四之正體离离爲甲冑爲戎兵又爲矢故爲戎兵甲冑飛矢坎爲弓故爲弓弧巽爲繩直故爲繩艮爲小石故爲石備書粊誓曰善穀乃甲冑又曰鍛乃戈矛礪乃鋒刃故爲穀甲鍛厲矛矢也鄭氏彼注云穀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以穿治之胡巽爲繩爲穿故之以艮石皆是修治之義故除戎器以使离此鍛石礪之故艮爲石爲坎寇初乃亂乃萃坤反君道爲亂也戒備方言以坎爲盜故故以戒不虞也虞虞度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注坎爲志初不之四故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注二得正故不變也往无咎上巽也注動之四故上巽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注以陽居陰故位不當萃有位志未光也注爲上所弇故未光齎咨涕洟未安上也注乘剛遠應故未安上疏坎爲至亂也○此虞義也初應在四三之爲亂故其志亂也○二體坎爲志初失位不之四相聚獨得正居中應五故不變也○此虞義也凡四在巽體三動之四故上巽也○此虞義也四言无咎者皆宜有咎也以陽居陰故位不當故大吉而无咎也○爲上至光也○以下皆承五上獨乘剛三之四體离爲光五爲上所弇故未光與夬五同義也○乘剛至安上○此虞義也以陰乘陽故乘剛三三上敵應故遠應乘應皆失故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注地謂坤木謂巽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象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注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巽爲高二之五艮爲慎坤爲積故慎德積小以成高大疏地謂至象也○此荀義也枚乘曰十圍之木始生如蘖又曰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乾鑿度曰天道三微而成著故云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象也○君子至高大○此虞義也三在巽體陽微至著升時爲君子故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象云復小而辨於物繫下又云復德之本也故云復小爲德之本臨初至二成臨臨者大也序卦文臨之三體巽巽爲高二之五體艮艮爲慎坤爲積故慎德積小以成高大荀子曰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彼注云此言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此云不已故云積小以成高大也漸於不已所謂昭昭撮土卷石一勺之小積於不息之上六云利於不息之貞此皆聖人微言七十子之大義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注上謂五二升五坎爲志初變應四同心承五故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注升五得位故有喜升虛邑无所疑也注坎爲疑二上得中故无所疑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注坤爲順事五受命告祭四以陰承陽故曰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注陽稱大坎爲志五下降二與陽相應故大得志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注陰升失實故消不富疏上謂至志也○五居尊位故上謂五二升五故上合志也○坎爲志初變之正進與四同心承五故上合志也○虞義也陽稱喜二升五得位故有喜也○此虞義也致心疑二上得中位乎天位故无所疑也○坤爲至事也○又爲事故爲順事五享於岐山受命告祭四體坤爲臣道承事五陽故順事也○陽稱大五下降二上居五二正應五與陽相應四小故陽稱大得志也此兼荀義○陰升至不富○此荀義也荀云陽用事爲息陰用事爲消陽實陰虛陰升失實故消不富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一終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五十二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彖下傳二

澤无水困注水在澤下故无水君子以致命遂志注君子謂三伏陽也否坤爲致巽爲命坎爲志三入陰中故致命遂志也疏水在至无水○此王弼義也○君子至志也○此虞義也三陽爲君子故君子謂三伏陽三陽入陰中故致命遂志六三既辱且危此君子小人之別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注爲陰所弇故不明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注陽稱慶中謂五二變應五故中有慶據于蒺蔾乘剛也注乾經言據傳言乘正名之義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詳也注乾爲詳應在上二之上乾體壞故不詳來徐徐志在下也注下謂初坎爲志雖不當位有與也注初四失位故不當易而得位故有與劓刖志未得也注坎爲志无據无應故志未得乃徐有說以中直也注中謂二五乾爲直書曰平康正直利用祭祀受福也注乾爲福二受五福故受福傳曰祭則受福困于葛藟未當也注謂三未當位應上動悔有悔吉行也注謂三變乃得當位之應故吉行者也疏爲陰至不明○此荀義也○陽稱至有慶○陽稱慶謂五也二在下中故中謂二二變受五福至有慶○此虞義也○經言至之義○易例陰在下爲陽所據陰乘陽稱乘今三陰乘二陽稱據非所據也故傳曰乘剛上本乾也二之上乾體壞故不詳○下謂至在下謂初初四皆失位故曰正名之義也○乾善爲詳三應上上下故不詳○初四失位陰陽相與故有與也○坎爲志未得也○坎爲志无據无應而但不安故志未得此陸義也○中謂二五乾爲直中正也○二變應五故中謂二五乾爲至受福○乾猶中正者曰鴻範文證二五爲中正也○乾

爲福壽故乾爲福謂五也二言享祀五言祭祀是五主祭而二受五福故云二受五福傳曰者禮器文○禪二至上○此虞義也應在三二失位故謂三未當位應上○謂三至者也○此虞義也上乘陽故動悔變應三故有悔唯三變得當位之當故吉行而无咎也

木上有水井【注】木上有水上水之象君子以勞民勸相【注】君子謂泰乾也坤爲民初上成坎爲勞故勞民勸相相助也謂以陽助坤【疏】木上至之象○此王弼義也巽乎水而上水故云上水之象○君子至助坤○此虞義也泰乾三君子道長故君子謂泰乾也泰五虛无君初之五故以陽助坤矣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注】下謂初時舍於初非其位也與乾二同義井谷射鮒无與也【注】五不應二故无與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注】噬嗑震爲行艮爲求井甃无咎修井也【注】修治也四來修初故修井寒泉之食中正也【注】中正謂二五元吉在上大成也【注】初二已變成既濟定故大成也【疏】下謂至同義○在下无應故不食初失位當與二易位故云時舍於初非其位也乾九二亦失位當升五故云同義○五不至无與○此虞義也五不應二故无與也○噬嗑至修井○此虞義也震爲行艮爲求蓋取井之象○修治至修井○此虞義也虞謂四來修初故云修井也○中正謂二五○中正謂二五也○初二至成也○此虞義也初二已變成既濟定故云元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注】君子遯乾也厤象謂日月星辰也離爲明坎爲月離爲日蒙艮爲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厤明時【疏】此虞義也遯乾也遯九三君子吉故君子謂遯乾也厤象謂日月星辰義本堯典蒙艮爲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厤明時蓋取象於治厤明時也湯武革命改正朔亦革命之一事故取義於治厤明時也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注】動而必凶故不可以有爲巳日革之行有嘉也【注】嘉謂五乾爲嘉四動二正應五故有嘉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注】言尚未可革也改命之吉信志也【注】四動成坎故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注】乾爲大明四動成離故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注】蔚蔚也兌小故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注】蒙坤爲順五乾爲君初之上順從五故順以從君【疏】動而至有爲○此虞義也初得位无應故未可以有爲也○嘉謂至有嘉○革而必凶故不可以有爲也○嘉謂至之會也○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乾爲嘉傳不言四乃革之四已之正貫動二正應五陰陽相應爲嘉二往應五故行有嘉也○言尚至又何之矣○此虞義也三就言革之天道應矣三革三就人事至矣然改命之吉在四一爻此時尚未可以革故云又何之矣○四動至志也○此虞義也四動成坎坎爲信爲志故信志

志也○乾爲至炳也○此虞義也說文曰炳明也五體乾乾爲大明四動體離離爲文明故其文炳也○蔚蔚至蔚也○蔚蔚至蔚也○此虞義也說文曰蔚茂草木盛兒廣雅曰茂也五陽稱大故其文炳也兌爲小其文蔚○蒙坤至從君○五陽上陰陰當順陽故順五以從君虞氏謂四變順五以四爲小人非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五十三　漢軍生員樊封對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注】天地既分乾升坤降故乾坤定矣卑坤高乾也乾二升五坤五降二列貴賤者存乎位故貴賤位矣斷分也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分陰分陽故剛柔斷矣坤爲方西南坤類故以類聚乾爲物物三稱羣乾三爻別于坤故以羣分乾生故吉坤殺故凶則吉凶生矣天有八卦之象地有八卦之形在天爲變在地爲化故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別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化成物【注】旋轉稱摩摩薄也盪動也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离兌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動潤澤也雷震霆艮風巽雨兌日离月坎寒乾暑坤也男震坎艮女巽离兌大始元也復以自知故知大始坤稱化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此天地之合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注】隺然无爲曰易闔藏萬物曰簡從謂從陽坤二承乾故有親乾五據坤故有功陰承陽故可久陽據陰故可大上賢人謂乾五下賢人謂坤二也乾以日新爲德坤以富有爲業此天地之德也易說易一名而含三義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通精无門藏神无內光明四通佼易立節虛无感動至誠專密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注】易簡所以立中和之本故天下之理得矣易謂坎離陽成位於五五爲上中陰成位於二二爲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矣此天地之中和也傳首陳三義而終之以既濟易之大義舉矣【疏】天地至別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于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于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于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惟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傳首言天尊地卑是天地既分之後輕清者上爲天故乾升也濁重者下爲地故坤降也乾鑿度曰乾坤相並俱生天地既分乾升坤降故乾坤定矣卑坤高乾者下傳云崇效天卑法地故知升坤降乾高謂乾坤自上降乾自下升故先言卑而後言高也虞注云乾高貴五坤卑賤二列貴賤者存乎位故云貴賤位矣必知乾二升五坤五降二者案乾鑿度曰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故荀說易乾二例升五坤五降二是也若然乾升坤降爲天地之合而云別者卑高陳貴賤位仍是天地之別也斷分也乾剛坤柔乾動坤靜故剛柔斷矣坤爲方動爲陽靜爲陰也乾動乃靜有常分陰分陽故剛柔斷矣卦故爲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分乾西南坤類方以類聚也乾純精故爲物物三稱羣虞義也乾三爻皆陽物以類聚羣分也乾爲生故吉坤爲殺故凶亦虞義也陰陽之象故乾爲生吉坤爲殺凶也天有八卦之象盈甲者月在天成八卦象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故在天成象有八卦之形者九家義也虞氏謂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故在地成形也震爲竹巽爲木周禮考工記曰天時變兌澤乾金坤土者九家說也故在地成形震竹巽木在天水离火者也百穀草木麗于土故在地爲化此亦虞義也故在天爲變下傳曰坤化成物故在地爲化周禮考工記曰天有時記樂禮章引此傳曰天地之別也是以先王法之以制禮故云貴賤動靜之別也旋轉至澤也○樂記云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鄭注云摩猶迫也薄也摩薄也乾以二五摩坤成坎震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离兌故云成震坎艮也旋轉稱摩鄭注樂記云旋轉至十二消息也卦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故云鼓動也漢魏之儒爲雷霆故云雷震也後漢書延篤傳注雷霆以鼓之風雨以潤之也澤是陰陽之氣也六卦虞注云以陰陽之氣也之卦爲月坎爲日离陽爲月也乾爲寒坤爲暑也相推皆八卦相盪之義此上虞氏云男謂乾初適坤爲震二適坤爲坎三適坤爲艮以成三男女謂坤初適乾爲巽二適乾爲离三適乾爲兌以成三女也者變化之義天之道也相索而得者父母之義八卦相摩也而乾成一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釋詁云元始也董子對策曰一爲元者以自視大始而欲正本故知大始元也元初九日復以自知故大戴禮天圓云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陽施而陰化故知坤稱化謂遭時也道无成而

代有終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也樂記云地氣上齊天氣下隆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蓋據此傳為言而云天地之和也先王注之以作樂天地訢合故和為天地之合也在地然至易也○繫下曰夫乾雀然示人易矣虞彼注云陽在初弗用奮然無為不易世不處名故人易矣是彼注云無為在以易知也賢人雅曰簡易生准也桓六年春秋傳曰大闕然簡車無馬也故簡閱同義又高曰簡易生准也南云六年越語范子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說卦云坤以藏之閱藏萬物故曰簡能是以陽從陰則陰從陽以其精故曰知陰用其形故日易從也親陽唱陰和故以簡能也用其精之故有知也能坤用五多功陽故曰陽從乾謂乾五據陽故有功則坤來承陽也親坤五多功陽從陽從坤故從易易從也陽親承乾則乾皆有功易簡故有功易從陽承則陽大升沖五陰坤坤坤用二用六利君子承乾貞是也陰故稱陽盛則賢有乾之人可也稱陽承也乾稱大人可以為大乾以日日新為德五度以富乾五由不正乾五而之正故坤則德稱賢人而故之業乾者大業則日新矣為之德升乾二為二業姚信而變為聖人今故下云賢人之德也大矣而業之者大業則大矣謂德盛之化謂德彼注云盛德謂乾業謂坤下繫下云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二者之乾與人陽吉陰凶則謂之大業而皆屬乾之乾二名而乾五為天地三才之易天以德賢人一陰吉德兼義之人業屬承乾之一說者賢天地之義合易一名之化者也字天地一日易之謂也皆德也易者天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鄭玄贊易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易簡皆一也易一名也言易者易之無為無思道德之變故故言簡也天地無為也不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云簡也天无為變德故也以其乾坤無其不感而遂通也易者乾也坤也不易者天地之位也是太乾坤之德不可得而遊也易者天地以是簡天立無也光明之諸不言神之化也動以其專靜則翕闢故變之意也也○易者天下之至簡是以易簡變化之始終故也亨之義也○乾者天地之始亨也亨之義也立春乾坤相終始也故易言之者始亨之言也也位謂十二辟卦立冬坤廢艮立震王巽相更廢之也亨秋巽休之王廢在下此陽立立春行坤乾天下之也也其臣位為陰陽之面北陰面陽下上天地者也○面北謂臣○易簡中正位貴賤之位此易之義也一位也不易也中和之本天下易之理得易簡之德○易簡則有君易之義也也○陽成位于五五為上中二五同契文謂坎離為天地之心中五陰成位于二二為下中二五相應五為二中者為中為和二五為中和也中也坎離天地之中故天地之中也和天地之別天地之中也○故云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天地之中和也位于上下之中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為中和天地之德也首陳三義三義謂既濟之事以既濟天地之中和合天地之大義故云義而終之大易之大義舉矣

聖人設卦注聖人謂庖犧**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悔吝**注謂文王也八卦以象告故觀象而繫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注六爻之剛柔也一往一來曰推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注吉則象得凶則象失**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注悔則象憂吝則象虞**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注陽變為進陰化為退**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注乾剛為晝坤柔為夜**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注極中也三極謂天地人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稱三極六爻兼三才而兩之者故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注君子謂文王謂乾五之坤成坎月離日日月為象大有通比比艮為居坤為安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舊讀象誤作厚或作序非也**所變而**

翫者爻之辭也注爻者言乎變者也翫習也謂乾五之坤坤五動則觀其變舊作樂字之誤**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注謂乾五動成大有以離之目觀天之象兌口翫習所繫之辭故翫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注謂觀爻動也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翫其占**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注謂乾五變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疏謂聖人謂庖犧○庖犧文至庖犧作八卦繫下故曰聖人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曰易王世紀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象四卦之帝周易八卦以象告下繫文觀虞氏注云象謂三才之象六爻而至變生之辭謂上言十四象卦之三才之辭也俗本脫象字今從虞氏一言爻之剛柔也一往一來曰推○剛柔推何休注云發揮于剛柔也則繫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一寒一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曰推剛推柔生變化○推則剛柔陰陽往來也日陽往陰來之辭謂吉凶悔吝之義故吉凶之象也失得之象也則悔吝之推也此虞義也吉象得凶則失位也○大觀王往則悔亡失得之象故悔變之憂虞之象則悔象憂吝則象虞此虞義也至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故曰悔吝者憂虞○此虞義也陽變為進陰化為退乾剛坤柔陽變為進陰為退故曰進退之象也動而生陽晝夜為變化陰陽動也故動者為晝夜而乾為晝坤為夜也剛柔晝夜之象乾為畫坤為夜消息建在日之中以乾為書夜晝道也周禮鄭注云晝夜者天地之中也○極中至三極書中三極三才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鄭氏開極鄭周為道三極中三才故天地人皆至十二辰三極小三才極三王之德維天之中也天地之星二十八宿分至以維之也職以為九三民極為天地之中故中之中也極三極中也○天鄭以五行為民極三才三極之民兩故稱三極也州十二三為極也則三才天地人三才也以剛柔之言三極以陰陽剛柔之中以為德言則君子道也二之二至日月乃五為六為天地之極為人者則三才有以三以通三人有以言天此之以大有通比與聖人言天地為三才故六爻兼三才而兩之者為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道故曰三極也日象作文王演象卦文王君子謂文王也言三才之稱于坎離中五為天地之心故五六者天五成象也極有位故成變○至乾交至天之中以離坎乾坤以日月之數也八卦乾坤坎離為大有有天地日月象成三才之義故大有以言乾坤也日月為象謂乾文之象也○乾五之坤成坎為大有大有乾為大人兩作文王虞觀乾五之坤乾坤坎離為大有日月為象離故三交○大有通比比艮為居坤為安故居安為象故象謂卦文王謂乾五言乾坤之象離為目○舊作樂字之誤八象○謂乾五動成大有以離之目觀天之象以謂乾五動爻○繫上曰象者言乎象者也卦象也○乾為天兌為口易虞氏注云兌口習所繫之辭繫上云以言者尚其辭以卜筮者尚其占知來之謂占兌為口占謂乾五動坤五成大有故翫其占也○九六爻動觀其動而乾五動之乾坤成大有天地日月象文王則庖犧知來故翫其占是天右之而占之事也有比坤坎故謂乾五言乾至坤離以天地日月之德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謂乾五變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以不明王乾坤坎離之象繫上釋大有上九之辭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注在天成象彖說三才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注爻有六畫謂九六相變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注得正言吉失正言凶**悔吝者言乎其小**

疵也注疵瑕也小猶介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注失位為咎變之正故善補過孔子曰退思補過**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注五貴二賤**齊小大者存乎卦**注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注辯別也陽吉陰凶繫辭焉而明吉凶故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介纖也纖介不正悔吝為賊故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注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注陽易指天陰險指地聖人之情見乎辭故各指其所之疏在天至者也○此虞義也彖說三才謂天三爻○爻有至變也○此虞義也六畫稱爻爻之九六陰陽相變故言乎變也○疵瑕至介也○此虞義也疵瑕馬義也小猶介也○此虞義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故云小猶介也○失位至補過○此虞義也下云憂悔吝者存乎介故云慎之故云悔者憂虞之象也失位為咎王弼略例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咎在失位故云失位為咎變而之正能過而改故云善補過孔子曰退思補過孝經文○五貴二賤○上傳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虞注云乾高貴五坤卑賤二二賤○二謂九五六二也貴賤之義不一若陽貴陰賤則爻在下者亦得言貴如屯初九傳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謂初得坤民是以陽爻為貴也若陽而无德雖居正位則上貴下賤初是九傳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是也若本皆陽位則上貴下賤如三為下體之君對五而言亦為賤故下傳云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是也今傳云存乎位則不專指爻之貴賤但以二五為主五陽為貴又在君位二陰為賤又在臣位故云五貴二賤也○齊猶至乎卦○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陽息之卦為大陰消之卦為小陽息卦有毛傳云齊正也此虞義也卦小往大來泰否大往小來否為大陰卦小如臨者大也是臨為大卦也遯小利貞小亨則小過也泰小往大來為大壯諸卦皆以此之類不可悉舉又小畜大畜大過小過大有大壯小卦是此小大卦名○小畜大畜大過小過大有大壯為小卦故云齊小大者存乎卦也○辯別至乎辭○辯別虞義也陽生故吉陰殺故凶故云辯吉凶者存乎辭○介纖至乎介○此虞義也纖介不正用傳義故引之○介纖至乎介○虞義也纖介不正悔吝為賊故憂悔吝者存乎介○此虞義也震動至乎悔○此虞義也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復初九爻辭故有不善上下指天地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也乾坤上下陰陽易至所之○此虞義也乾為易坤為險陽易指天陰險指地辭以觀乎情謂善惡之辭各指其所之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下之道注準同也彌大綸絡也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與天地準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注陽動于上以成天文陰動于下以成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注幽明雌雄也雄生酉仲雌生戌仲始謂乾初終謂坤上原者元也原始及終謂天地終始也死命生性說舍也精氣生舍游魂死舍此鬼神之本也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注乾神似天坤鬼似地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注坤爲知謂土爰稼穡萬物致養德博而化食穀者知惠而巧故知周乎萬物乾爲道乾制坤化陽升陰降成既濟定故道濟天下六爻皆正故不過也旁行而不留注旁行周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歲既周而復始與不留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注震爲樂乾爲天巽爲命謂從復至遘也坎爲憂出乾入坤不見坎象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注坤爲安爲土乾爲仁爲愛謂從遘至復也以坤厚乾仁道博施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注範法也圍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元枵之屬是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注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曲成萬物无遺失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注晝乾夜坤也通于乾坤之道无所不知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注乾爲神爲易坤爲方爲體乾在坤初故无方隱初入微故无體疏同準

至準也○此虞義也京云準等也等有同義故云準同也京云彌遍也揚子解難曰天麗且彌故云彌大也[illegible]又云宓犧氏之作易也綜絡天地經以八卦故云彌綸也乾鑿度曰易爲道苞籥故云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下傳文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言該備三才故云備矣是與天地準之義也○陽動至地理○吳君高越紐文也陽動于上謂乾三畫也陰朝于下謂坤三畫也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呂氏春秋曰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即天文地理也○幽明至本也○幽明雌雄也三朝記文後文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詩推度災及乾鑿度曰雄生酉仲號曰太初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雄雌俱行三節末均注云節猶氣也俱行自酉戌行至亥雌雄俱行故能含物魂而生物推度災又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宋均注云亦即原也變陰陽爲雄雌魂也乾知大始故始謂乾初坤道代終故終謂坤上元原同義故云原者元也隨天地爲終始董子繁露文彼文云元者原也其義隨天地爲終始也死命生性呂氏春秋恃君覽文注性生之始命者人之終故死生爲性命太元曰一生一死注命鑒矣又曰窮性知命原始見終說舍宋衷義也說謂一爲故說云舍越紐纂曰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故云精氣生舍游魂死舍虞氏云乾純粹精故主爲物所夏小正傳曰魂者動也乾消體變成萬物故游魂爲變主動云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游魂爲變義並何也云此鬼神之本者鬼神之本即易之本易之本即道之本也史記賈生傳曰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何休按禮天子爲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賈生大夫也孝文以卿禮禮之重其言也漢之賈生董子能明道本荀劉向所終稱此兩人有王佐之才器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其言甚當使文武二君能用賈董漢家治道必無雜霸之議子歆及會孫龔猥以向言爲迂造爲篤論平○乾神至不違此虞義也乾爲神爲天故乾神似天坤爲鬼爲地故坤鬼

似地聖人即大人也故王肅曰大人聖人在位之目是也與天合德謂居五與地合德謂居二乾神合吉坤鬼合凶故與鬼神合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于鬼神是不違之義也○坤爲至過也○坤爲知虞義也○坤爲土坎爲土土爰稼穡所以養人故萬物致養越紐錄曰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德博而化坤受乾施養物故德博也食穀者知惠而巧大戴禮易本命文坤以五穀養萬物食穀者知故知周乎萬物也乾爲道亦虞義也陽道制命坤化成物故乾制坤化乾二升坤五而降乾陽升陰降成既濟定故道濟天下也過失六爻皆正而无過失故不過也○旁行至留也○此九家義也消息六十卦合爲正爲六十四卦謂如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是月主五卦也一卦六日七分七分閏餘月末交生一日也六十而一周六六三百六十日故云歲既周而復始不留者遷不止也係本流今從京氏○震爲至不憂○荀云坤下有伏乾爲樂天謂乾伏坤初爲震震爲樂初九乾也故乾爲天是樂天也荀又云乾下有伏巽巽爲命謂伏乾初巽爲命故知命乾初出于復時也消乾爲知命謂遘時巽伏故云謂從復至遘也坎加憂故爲憂出乾爲復入坤爲遘十二消息无坎象故不憂猶言出入无疾也○坤爲至能愛○坤爲安故月令仲夏稱晏陰當遘時遘坤消之月故云土復乾息之卦故云仁敦厚也以坤厚乾故云敦仁乾仁博施故能愛也○範法至是也○此九家義也釋詁云法範常也法範同訓故云範法也範圍古作囗見己酉戌命彝說文曰囗回也象周故之形故云周也乾坤消息謂消息十二爻十二爻而朞故法周天地十二爻主十二辰故不過十二辰也昭七年春秋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娵訾之次於辰在亥謂之娵訾之屬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斗建在巳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斗建在午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斗建在酉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斗建在亥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斗建在子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元枵之次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斗建在丑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鄭氏謂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漢書律歷志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案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裏言合也即合辰合星之法也子丑之等十二辰在地諏訾之等十二次在天此言天地之化故舉十二次也○二篇至失也○此荀義也二篇謂上下經六十四卦之策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曲成萬物謂易曲成之无遺失也易即道也越紐錄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是也○晝乾至知也○此荀義也乾陽爲晝坤陰爲夜故云晝乾夜坤兼知天地則契道之全故云通于乾坤之道无所不知也○乾爲至无體○坤與易皆謂乾初方陽也乾神圜故无方太元曰終始連屬上下无隅是无方之義也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隱初入微故无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注易說一陰一陽合于十五之謂道七八九六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注乾爲善三氣相成合于一元元者善之長也故繼之者善也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注乾爲仁坤爲知乾爲百坤爲姓見仁見知賢知之過日用而不知愚不肖之不及也知仁合乃爲君子之道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注乾爲仁爲日麗乾故顯諸仁坤爲用巽陽藏室故藏諸用萬物出乎震震爲鼓故鼓萬物乾五爲聖人體坎爲憂震初獨行故不與聖人同憂乾爲德兼坤則盛矣坤爲業承乾則大矣窮神知化謂之盛德陽吉陰凶謂之大業至哉坤元故至矣哉疏易說至之道○

易說者乾鑿度文彼文云陽以七陰以八易一陰一陽合于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參同契曰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十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又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三統歷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十一者五六也五六三十而天地之數畢故云七八九六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太元曰陰陽該極乃道之合是也○乾爲至性也○乾爲善乃乾元也三統歷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謂酉戌亥故云三氣相承合于一元謂太初太始太素之氣也三統歷又云元者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孟康漢書注云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三統歷又云元體之長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三統合于一元是其義也坤合乾性以下虞義也乾爲性坤化成物故云坤合乾性養化成之天生之而地成之坤成乾性故云成之者性也○乾爲至之道○中庸曰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乾爲仁仁者見之謂之仁是過乎仁也坤爲知知者見之謂之知是過乎知也故曰賢知之過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不及仁不及知故曰愚不肖之不及也日用而不知猶飲食鮮知其味故大陰一陽者道之全也仁陽知陰仁知合乃爲君子之道故也戴禮哲志曰子曰知仁合而天地成天地成而庶物生是也尟與鮮最說文曰尟是少也尟俱存也从是少賈侍中說○乾爲至矣哉○必知顯爲离者比九五曰顯比虞彼注云三以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者仁故知顯爲离也古文顯作縣說文曰从日中視絲离爲日坤二五之乾爲离故云离日麗乾顯諸仁也巽一索而得坤初坤爲用初陽伏巽下故巽陽藏室藏諸用也巽奉引此傳云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是也萬物出乎震震雷爲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鼓萬物乾五爲聖人五坎爻故體坎爲憂震初爲道本初微故獨行則行之故不與聖人同憂一陰一陽乃道之全微陽不兼坤則微兼坤則盛矣謂二升五也陰不承乾則小承乾則大矣謂五降二也以坤變乾謂之窮神以乾通坤謂之知化窮神知化德之盛故謂之盛德天道有吉而有凶聖人順天而制作故謂之大業○盛德大業之本則藏於神之元中庸引詩所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至矣是也此論道之全而並舉乾离震巽者易謂坎离者既濟也震巽者道之本故至矣乎初一陽震也震伏巽下藏諸用所謂誠也誠者不可掩故出乎震而鼓萬物顯諸仁而同民患盛德大業本乎元故至矣此聖人微言也故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霸者之善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此言盛德大業本乎元之義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爻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注此四十六字後師所訓坤爲富一消一息萬物

豐殖故謂之大業乾五動之坤成離離爲日以坤變乾以乾化坤窮神知化故謂之盛德易謂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生生之謂易三才成八卦之象故成象之謂乾效三才爲六畫故爻法之謂坤極六畫之數占事知來故謂之占變通趣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謂之事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疏此一章皆聖人微言上義已盡故知此下四十六字後師所謂也上云盛德大業故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上云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故云成象之謂乾所變而翫者爻之辭也故云爻法之謂坤上云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故云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上云神无方而易无體故云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

夫易廣矣大矣注乾象動直故大坤形動闢故廣以言乎遠則不禦注禦止也遠謂乾天高不禦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注邇謂坤坤至靜而德方故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注謂易廣大悉備有天地人道焉故稱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注專謂初直謂二二動升坤五直方大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注翕閉謂上也以坤翕乾閉塞而成冬故其靜也翕辟開謂五也動降乾二坤道廣布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注乾天坤地故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注變通趣時謂十二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遘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消息相變通而周于四時也陰陽之義配日月注復七日來復陽之義配日臨八月有凶陰之義配月荀氏謂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也易簡之善配至德注易簡元也於人爲至德坤爲至乾爲德故以配至德疏乾象至故廣○此虞義也在天成象故曰乾象在地成形故曰坤形義見下也○禦止至禦也○此虞義也釋言曰禦禁也禁有止義故曰止也虞注噬象曰天道遠故遠謂乾天形穹窿其色蒼蒼故云天高不禦也○謂至正也此虞義也邇古文邇近也揚子法言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地卑故邇謂坤至靜而德方即下靜翕而動闢陰爾爲方辨方正位故正也○謂易至備矣○此虞義也易有三才故云天地之閒樂記樂禮章曰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鄭彼注云閒謂百物是天地之閒謂人物也云易廣大悉備有天地人道焉者虞約下繫文言之以識天地之閒爲三才也易備三才故云備矣○專謂至生焉○說卦曰震爲專虞彼注云陽在初隱靜未出彌坤故專則乾靜也專是專謂初也坤六二直方大虞彼注云謂二陽彌直乾其動也直故曰直是直謂二也乾二敬以直內而升坤五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大生也○翕閉至生焉○翕古文翕發閉未衷義也坤義以方外故知翕謂上也坤上六消乾至亥故以坤翕乾月令孟冬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故其靜也翕辟古文闢虞注云六二云方謂辟陰闢爲方坤降乾二以乾闢坤其道廣布是以廣生也○乾天至天地○乾大坤爲乾爲天坤爲地易與天地準故配天地也○變通至時也○下繫云變通者趣時者也時謂四時變通謂乾坤通變十消息卦十二辟卦也泰大壯夬春時卦故配春乾遘遯夏時卦故配夏否觀剝秋時卦故配秋坤復臨冬時卦故配冬以卦氣言之四正爲四時震主春離主夏兌主秋坎主冬故十二消息相變通而周于四時也○復七至居也○陽息稱日陰消稱月詩七月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陽息之月故稱日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皆陰消之月故稱月故復七日來復陽息臨八月有凶八月謂遯陰消稱月故陰之義配月荀氏據九家易乾歸合離故云乾舍于離離爲日故配日而居坤歸合坎故云坤舍于坎坎爲月故配月而居也○易簡至至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皆謂乾坤之元故云易簡元也在天爲至道在人爲至德故禮運曰夫道至敬聖人至德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坤爲至乾爲德虞義也荀至德以凝至道故易簡之善配至德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注易謂坎離坎上離下六爻得位而行中和故其至矣乎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注崇高也乾爲崇坤爲廣乾二居五爲崇德坤五居二爲廣業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注乾以易知故知崇正位居體故體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注位謂六畫之位乾坤各三爻故天地設位易出乾入坤上下无常周流六虛故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注成之者性故曰成性成性存存謂久于中正而弗失也乾坤易之門易出乾爲道門入坤爲義門故道義之門疏易謂至矣乎○易謂既濟也既濟剛柔正而位當故坎上離下六爻得位二五爲中故行中和周禮師氏曰至德以爲道本鄭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亦謂中和爲至德故鄭注周禮引此爲證也○崇高至廣業○崇高釋詁文鬼谷子曰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故云乾爲崇坤廣生故爲廣業乾爲德故乾二居坤五爲崇德坤爲業故坤五居乾二爲廣業乾五坎也坤二離也易謂坎離故聖人以崇德廣業爻在二五爲中故曰崇廣在三四爲不中故曰進脩○乾以至地二○知讀如字乾似易知積善成德故知崇坤爲體二正陰位而居下體故體卑四畫以上爲天故崇效天五三畫以下爲地故卑法地二位謂至中矣○此虞義也參同契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又即六畫之位也乾天坤地乾坤各三爻故天地設位參同契又曰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无常魏伯陽釋此傳皆易先師之義故虞氏用其說出乾爲息入坤爲消乾坤六爻獨无坎離之位故无爻位成已居中央王四方故易行乎其中也○成之至之門○成之者性故曰成性虞義也成性性之合于中和者也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氏謂人罕能久行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是久于中正而弗失存存之義也乾坤易之門下傳文乾爲道門坤爲義門亦虞義出乾爲道門入坤爲義門言道義從乾坤出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而儗諸其形容注乾稱聖人謂庖犧也嘖謂初自上儗下稱儗形容謂陰在地成形者也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注物宜謂陽遠取諸物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謂三才八卦在天也庖犧重爲六畫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注重言聖人謂文王也動謂六爻而觀其會通以行其等禮注六爻發揮乾坤交而亨亨者通也亨者嘉之會也故觀其會通嘉會足以合禮故以行其等禮禮立言曰聖人等之以禮春秋傳曰講禮于等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注辨吉凶者存乎辭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注惡讀爲亞亞次也至嘖无情故不可次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注嘖當爲動亂治也至動故不可治儗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儗議以成其變化注初辭儗之閒焉而以言故儗之而後言議度也將舉事必先于此議之故議之而後動儗議者變化之所由出也故以成其變化疏乾稱至者也○此虞義也乾五爲聖人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九五故謂庖犧也下傳曰探嘖索隱虞彼注云嘖謂初也初隱未見故探嘖太元日陰陽所以抽嘖嘖情也京氏謂同易之屯太元準爲礥初一日黃純于潛測曰化在嘖也范望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故云化在嘖若然嘖謂爲情乃情之未動者故知嘖謂初乾上坤下以乾儗坤故云自上儗下稱儗易之大義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下繫終六子則上下經與上下繫相表裏上經象陽下經法陰復爲陽初姤爲陰初六日七分之法陽起中孚陰起咸乾元坤元天地之心爲易之本故上繫七爻起于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于咸憧憧往來此傳發端言聖人見天下之嘖謂中孚咸也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故儗諸其形容也以乾儗坤陰在地成形地形有高下故稱容周禮函人曰凡爲甲必先爲容鄭注云容謂象式甲有大小長短猶地形有高下故云形容謂陰在地成形者也○物宜至畫也○此虞義也物宜謂陽乾也下傳云遠取諸物乾爲遠爲物象謂三才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日月在天成八卦象謂天三爻故云三才八卦在天也以地兩之爲六畫故云庖犧重爲六畫也○重言至六爻○此虞義也庖犧畫卦文王書經傳稱聖人故知庖犧及文王也上言象謂三才八卦之象此言爻道有變動故曰爻知動謂六爻也○六爻至等禮○動謂六爻之動貫會通乃六爻發揮變動乾坤交而亨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亨者通也子夏曰亨通也陰陽相感爲嘉故亨者嘉之會也嘉屬五禮嘉會禮通故以行其等禮繫注云等謂級也爻有等如禮之有階級故曰等禮禮立言者大戴記立言篇也春秋傳者昭十三年傳文晉曰從其等禮也韋昭云從尊卑之等謂之禮是等禮之義也○惡讀至可次○惡讀爲亞荀義也古惡亞字通說文曰亞醜也是亞即惡也又云賈侍中以爲次第也故釋言云亞次也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鄭彼注云惡讀爲亞亞次猶仲也漢時有長印曰周惡父印識者以爲條侯亞父侯爲勃少子故稱亞魯文公子惡衛臣有石惡皆讀爲亞伯仲之稱也史記盧綰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郝惡亞同物惡謂爲次京房曰嘖情也賈逵注左傳曰嘖至也至嘖无情之未動如喜怒哀樂之未發其道微妙故不可次儗之其形容象其物宜所以次之也○嘖當至可治○嘖當爲動鄭義也虞本作動云舊誤作嘖也亂治釋詁文論語曰予有亂十人馬融注云亂治也六爻發揮變動不拘故不可治下繫會通以行其等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所以治之也故下繫云極天下之嘖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初辭至變化○初辭儗之下繫文問焉而以言謂問于易而後言以言者尚其辭故儗之而後言議度許愼義也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射其象者也以易爲度先于此儀之而後舉事則動无不中故議之

而後動擬之儀之變化從此而出矣以成其變化通志成務之謂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注二變體復君子謂復初陰消入坤艮爲居巽陽隱室故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注復初出震震爲出爲言元者善之長故曰善坤數十震爲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謂震巽同聲者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邇謂坤坤爲順二變順初故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注坤初爲不善消二成遯弑父弑君故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上繫首中孚陽之始也聖人愼其幾故以善不善言之下繫首咸陰之始也聖人知其化故以屈信往來言言出乎身加乎民注震爲出爲言坤爲身爲民也行發乎邇見乎遠注震爲行坤爲邇乾爲遠兌爲見謂二發應五則千里之外故行發乎邇見乎遠也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注震爲春門故爲樞又爲動故爲機陽息爲榮陰消爲辱震爲主故榮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注巽以風動天震以雷動地艮爲愼故可不愼乎易曰正其始萬物理君子愼始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疏二變至其室○君子謂陽中孚二失位變體復故君子謂復初復自坤來陰消剝上入坤剝艮爲居坤初巽×陽復巽初巽陽隱室故居其室言微陽應卦中孚時也復初至者乎○震之初震也故震爲出爲言復初元也元者善之長也故出其言善坤數十以下虞義也天九地十故坤數十震驚百里十之故千里巽反震故言外震雷巽風同聲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坤爲近故邇謂二變體坤而順於初故況其邇者乎○坤初至言之○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虞彼注云坤積不善故邦坤初爲不善謂遘時也遘消二成遯艮子弑父至三成否坤臣弑君故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陽稱幾愼其幾謂隱惡而陽善揚之早也陰稱化知其化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淮南齊俗曰唯聖人知其化高誘注云其化謂陰入陽從陽入陰唯聖人知之也○震爲至遠也○此虞義也陽自下升而臨坤故加乎民二發應五據中孚二五相應言言出乎身行言發乎邇者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是其義也○震爲至之主○鄭注云樞戶樞也機弩身也震爲卯卯爲開門故爲樞鄭注大學曰機發動所由也震爲動故爲機此荀義也荀以艮爲門今不用也乾陽息卦乾初積善有餘慶故陽息爲榮坤陰消卦坤初積不善有餘殃故陰消爲辱震主器故榮辱之主○巽以至謂也巽爲風乾爲天巽伏乾初故以風動天震爲雷坤爲地震伏坤初故以雷動地此上虞義也虞唯以五體巽爲風動天今不用也呂氏春秋曰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言一室脩德可以動天地中孚至艮艮爲愼故可不愼乎易曰以下十翼之逸文始謂初也正陽在下爲聖人故正其始萬物理陽息則正謂復初陰消則不正謂遘初故君子愼始毫氂謂纖介也不正在纖介之間而違之在千里之外故云繆以千里也參同契邁此義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王慮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介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乘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

勇沸羣巽爲出言卦貢不效也董子亦云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失之毫釐駟不及遂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愼微皆發明此傳之義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注乾爲道爲君子故稱君子之道同人反師震爲出爲語坤爲默巽爲處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注乾爲人二人謂二五坎爲心巽爲同故二人同心巽爲利乾爲金以離斷金故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注臭氣也蘭香草震爲言巽爲蘭離日燥之故其臭如蘭二五同姓故言臭春秋傳曰辟諸草木吾臭味也疏乾爲至語也○此虞義也同人卦辭曰利君子貞注云君子謂二五二五得正乾爲道爲君子故云君子之道虞注同人云旁通師卦而稱反師者否泰反其類亦得言反也同人反師師震爲出爲語鬼谷子曰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故坤爲默二體巽巽爲處藏室故爲處也○乾爲至斷金○卦名同人同人體乾故乾爲人五正應二故二人謂二五坎爲心巽爲同二五同性同性則同惡同德則同心故二人同心巽近利市故爲利乾爲金二以離斷金故其利斷金此虞義也虞以二人爲夫婦震爲夫巽爲婦今不用也○臭至味也○說卦曰巽爲臭虞彼注云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故爲臭引此傳爲證故知臭氣指巽也詩溱洧曰方秉蕑兮毛傳云蕑蘭也陸璣疏云蘭即蘭香草也荀子宥坐篇曰芷蘭生於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故云蘭香草也巽柔爻爲草又爲臭故爲蘭燥萬物者莫熯乎火離日燥之芳臭發越故其臭如蘭此上虞義也同人天在上火炎上其性同故二五同姓春秋傳者襄二十二年傳文彼鄭公孫僑對晉君語晉鄭同姓故云諸草木吾臭味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合義異德合姓二五同姓合義不合姓故比諸臭味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注其初難知陰又失正故獨舉初六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注苟或錯置也頤坤爲地故苟錯諸地初爲四藉與四易位故藉之用茅何咎之有頤艮爲愼坤爲至故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注陰道柔賤故薄香絜可貴故可重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注術道也乾爲道初往四下體成乾故愼斯術也以往得位故无所失矣疏其初至初六○此虞義也其初難知陰之微故難知初六居初爲失正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獨此初六者言當舉之早也○苟或至至也○初在下故言地頤坤爲地錯諸地則安故苟錯諸地而可矣此上虞義也初以柔藉四故初爲四藉初四失正與四易位則无咎故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艮爲愼坤爲至君子愼始初變之正故愼之至也○陰道至可貴○虞義也陰爲柔賤故陰道柔賤用以藉四與四易位則文與萬鬼神義于公故云香絜可貴也○術道至失矣○說文曰術邑中道也故云術道也艮爲愼初往居四四來居初則下體成乾故云愼斯術也以往陰陽得位故云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厚之至也注坎爲勞五多功置當爲德乾爲德以上之貴下居三賤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爲厚坤爲至故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注震爲語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者也德

言盛禮言恭嗛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注乾爲盛德易通履履者禮也嗛以制禮三從上來體坎坎折坤體故恭爲言故德言盛禮言恭上无位知存而不知亡降之三得位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疏坎爲至至也○此虞義也三互坎坎勞卦故爲勞上據五故五多功置讀古文德字從直心傳寫誤爲置故云置當爲德上本乾故乾爲德上九貴而无位二多凶貴賤之等故云以上之貴下居三賤○三體艮艮爲厚應在坤坤爲至故厚之至也○震爲至者也○此虞義也三自上降故曰下人○乾爲至者也○乾三積善成德虞注下繫云盛德乾三故乾爲盛德嗛以制禮下繫文虞彼注云陰稱禮嗛三以一陽制五陰萬民服故以制禮謂乾曰說曰恭三從上來互體坎坎折坤體者折之容故云恭三互震爲言故德言盛禮言恭也乾上以陽居陰故无位陽爲存陰爲亡上知存而不知亡之三得位謂以陽居陽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注義具文言傳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注節本泰卦坤爲亂震爲生爲言語坤稱階故亂之所生則言語爲之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注泰乾爲君坤爲臣爲閉故稱密乾三之坤五君臣毀賊故君不密則失臣坤五之乾三坤體毀壞故臣不密則失身坤爲身也幾事不密則害成注幾初也二已變成坤坤爲事初不密動體剝故幾事不密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故害成也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注君子謂初二動坤爲密故君子愼密初利居貞故不出也疏節本至階也○此虞義也節泰三之五故云節本泰卦坤反君道故爲亂震春爲生震善鳴故爲言語坤土故爲階也○泰乾至身也○此虞義也乾以君之故乾爲君陰臣道故坤爲臣鄭注云密靜也坤靜也翕又爲闔戶故爲閉退藏于密故爲密也三之五乾坤體壞故君臣毀賊五之乾坤體壞故失身坤爲身也○幾初至成也○鄭注云幾微也幾者動之微故幾謂初二失位變互坤臣道知事故坤爲事初利居貞動體剝故幾事不密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坤爲害故害成此兼虞義也○君子至出也○此虞義也初得位故君子謂初二動互坤坤爲密艮爲愼故君子愼密初利居貞而應四故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注爲易者謂文王否上之二成困三暴嫚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坎爲盜故爲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注陰稱小人坤爲事以賤倍貴違禮悖義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注君子謂五器坤也坤爲大輿故乘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注小人謂三既違禮倍五復乘其車五來之二成坎坎爲盜思奪之矣爲易者其知盜乎此之謂也上嫚下暴盜思伐之矣注三倍五上嫚乾君而乘其器下暴于二二藏于坤五來寇三以離戈兵故稱伐之坎爲暴也嫚藏悔盜野容悔淫

注坎心爲悔坤爲藏兌爲見故見藏三動成乾爲野坎水爲淫二變藏坤則五奪之故嫚藏悔盜野容悔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注二藏坤時艮手招盜故盜之招疏乎○此虞義也釋解三爻辭故知爲易者謂文王日否二之上故云否解上之二成困三不正上以嫚王于五下困卦云二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繫辭上傳曰勤於困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虞注云之二體坎陰爲盜自上觀五四下三陰又乘五故負且乘致寇至○虞注解自從五之下四者小人之事故云負彼云君子小人君子之器乘負也繫辭義義所謂盜也○萊者貴賤之位君子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陰稱小陽人下五上也三小人在上而得其車故乘小人之器故盜思奪之○有坎爲盜君子三者貴也五君子也乘之以失其車故解五二乾在坤上爲器君乘也此上釋盜之奪也三二之乾乘坤五爲君子之器三之二解二故五奪之故成二乾此二之五爲嫚非正之矣○此虞義也暴慢上下也盜思伐之矣爲五下二上虞注云三暴慢二故上嫚三二三受伐故盜思伐之暴下慢上爲三二嫚上二三爲盜故爲暴之二變虞云坎爲寇盜故致寇至○爲藏坤以坎爲心之象○虞注云坎爲心○九家說卦傳謂坎爲亟心故悔恨曰見於外也故曰見坎爲陰暴外也盜曰坎爲寇盜有見者心之所存乃見於外也見姬妾之容鄭氏云女容謂嫚藏者國姬之辭故盜容也媚曰見坎氏云女野好聞野謂姬妾者不邪野者謂嫚曰暴堅藏乘野之動也姬之爲野處野處其容姬曰使心使謂五爲至以故坤爲藏○秦正義之藏謂也藏坤則五之二故奪之坤爲野故爲野○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五十四

嘉應生員葉鋆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繫辭上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注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書曰占用二衍貢衍數所以立卦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也而五爲虛故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也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故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三才五行備焉分而爲二以象兩注太極生兩儀故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注易有三才故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注易說文王推爻四乃衍數故揲之以四播五行於四時故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注奇所掛一筴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再扐之後然後別起一卦故再扐而後掛注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疏衍演至衍也○此章言聖人創大衍以作八卦之事太元曰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細…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五位五行之位相得謂一得五爲六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四得五爲九五得五爲十有合謂一與六合丙辛也三與八合甲己也五與十合戊癸也七與二合丁壬也九與四合丙辛也九與入合乙庚也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注一三五七九故二十有五也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有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也五五爲十故有地十而大衍之數五十故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疏

乾之筴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筴百四十有四注陽爻之筴三十有六乾六爻皆陽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合二百一十有六也陰爻之筴二十有四坤六爻皆陰二六一百二十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有四也陽爻九合四時四九三十六陰爻六合二十四氣四六二十四是其義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注易說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故云當期之日又云歷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此律麻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以應律麻之數二篇之筴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注二篇上下經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三十六筴合六千九百一十二筴陰爻一百九十二爻二十四筴合四千六百八筴故二篇之筴萬一千五百二十易以類萬物之情故當萬物之數也疏陽爻至義也○此荀義也蓋據乾坤九六之筴云爾其七八之數亦然四七二十八六爻一百六十有八四八三十

二六爻一百九十有二三十六合二十四六十也二十八合三十二亦六十也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亦有六十當期之日百六十也十有八百九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亦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七八之數四有六十亦有八凡一百九十二爻爲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四八三十二有凡一百九十二爻爲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二八之數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言十四策二篇之策矣○易說至之數○皆乾鑿度文卦十二爻而期一歲即上乾坤之策也其消息之一月亦十二爻而期一七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日當期之日而言而揲著之法有扐數以象閏故五歲再閏而後卦也消息則以七分爲閏餘矣○二篇至數也○乾鑿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陽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始者也坎離爲終始既濟未濟爲最終是故上篇之始也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是也文王所定故知二篇爲上下經也繫下云庖犧始作上八卦以類萬物之情九家注云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以類萬物故曰類萬物之情說苑孔子曰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於萬一千五百二十蓄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聖人仰觀俯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卦爻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乾元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乾爲天坤爲地艮爲人艮主星星主斗斗合于人統三才之義天之五星運氣于五行而化極于萬一千五百二十大衍之數五十五星三才五行之合得有此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注四營謂分二一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而爲一故四營而成易謂成一變也言易者象氣變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注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乃復變而爲一則三揲蓍而成一爻也六爻三變十有八變具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觀變于陰陽而立卦也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注引謂庖犧引信三才兼而兩之爲六畫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則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天下之能事畢矣注觸長爻策至萬一千五百二十聖人成能故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右神矣注道大極也分爲兩儀故顯道德行人也列爲三才故神德行酬酢往來也變而爲四時故可與酬酢神謂天神大一也助天神變化故可與右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注在陽稱變乾二之坤在陰稱化坤五之乾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故知神之所爲諸儒皆以子曰爲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疏四營至氣變○陸績曰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于扐以象閏四營也易變而爲一乾鑿度文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易變而爲一當太初時易无形畔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炁寓始生故云易也三變成爻四營者止一變耳而云易者易本乎氣故不言變而言易象天地之始故云象氣變也若鄭氏之義以文王推爻四乃術數則以四營爲七八九六畢則七也坼則八也重則九也交則六也四營而成由是而生四七四八四九四六之數如是德爲一爻七八九六皆三變

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也○一變至卦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乃復變而爲一一揲七蓍○皆乾鑿度文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九三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故始也七壯也九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則三畫而成著而三成一相交承太極元氣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六爻三變已下虞義也知乾坤各三爻故鄭云六爻三變虞云夫陽十則言乾坤乾坤與乾六子俱生故云六爻天十八變而成卦成震坎艮也○陰變成名爻八卦而小成有觀謂天三八變于三成陽謂至三交坎也此虞義異也卦小成也十云故卦而立小成也止揲三畫之數庖犧引信三才兼六畫發動謂六爻變動而成卦各六十四卦成六爻引而信之三爲六畫是項而發揮剛柔而生爻故爻以三義三爲六陸氏是謂發揮十之也柔發而動剛柔變爻剛此陸積義也陸長爻美謂引信萬一入卦重爲二十四卦則有長三百八十四爻變而生○同交故云腸之能事畢矣至萬一千五百二十也天地位至聖人成能故天下之能事畢矣言易義已備也二十天四○則剛生柔爻能一也道下之濃其一事故道謂言太極也成一微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易判分離故顯也虞注引下傳云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判析一故也天下之能事畢○太極生兩儀剖判分爲兩儀也陸績曰三才謂天地人故神德行也九家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故可以酬酢故可與右神也明之神能存乎其人日神之酬酢其天下之神簡之存至德虞義也陰陽之妙也故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天謂之太一者言太一之星在天紫宮故曰神太一作乾鑿度變化之道章首故化也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天有五行坤乾之能化也陰陽之神易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故曰變化之神也知其別爲章象不及周易傳之說爲故在物上此也易之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以下別爲章首注言子曰者皆是孔子之言作者弟子所記故加子曰以別之○王弼以爲章首韓康伯從之荀慈明馬季長皆以子曰爲章首非也易之初用子曰者傳曰乾坤其易之縕邪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凡有子曰者其義皆同不得以其别有子曰而以爲章首後人不知其故妄分章句美大了不可以象求矣易之大義亡矣豈不爽然一名是其事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注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焉以盡言也動者尚其變注謂爻之變儀之而後動故尚其變制器者尚其象注十二蓋取之類是卜筮者尚其占注乾著稱筮動離爲龜龜稱卜動則玩其占故尚其占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注有爲謂建侯有行謂行師凡應九筮之法則筮之謂問於著龜以言其吉凶爻象動內吉凶見外著德圓神卦德方知故史擬神知以斷吉凶也其受命也如嚮注不言善應故受命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注遠謂天近謂地幽謂陰深謂陽神以知來故遂知來物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注至精謂乾純粹精也參五以變錯綜其數注逆上曰錯綜理也謂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以成一爻之變而倚六畫之數卦從下升故錯綜其數則參天兩地而倚數也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注變而通之觀變陰陽始立卦乾坤相親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注數謂六畫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注謂參五以變故能成六爻之義六爻之義易以工也易无思也无爲也注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无所爲謂其靜也專寂然不動注謂隱藏坤初機息矣專故不動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注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注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擊機也注極深謂幽贊神明機當爲幾幾微也擊幾謂參五以成一爻之變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注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著也唯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注務事也謂易擊幾開物故成天下之務謂卦者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注神謂易也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疏聖人至吉也○此虞義也太元曰辭以睛乎情故聖人之情見乎辭繫辭謂象象九六之辭書不書言故繫辭焉以盡其言僞之而後言故尚其辭也○謂爻至其變○此陸績義也動謂爻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故謂爻之變以易爲度先于此儀之而後舉事則動无不中是爲儀之而後動故尚其變也○十二至類是○荀氏謂結繩爲罔罟蓋取諸離此取象也乃指十二蓋取爲言類是○其占○此虞義也白虎通引禮記曰乾爲百○龜著所以知吉凶以卜筮者尚其占也至凶也故卜虞義也事則著乾蓍稱筮龜至筮人掌師也以諸卦之名一曰象故云其占也四日三曰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日筮更二日筮咸三日筮式環故云筮凡九筮之法六曰筮比七日筮祠八曰筮參九日筮環日卜筮云凡應九筮之法則筮之上筮云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謂問于著龜以言其吉凶內云謂初上爻象動于內吉凶見乎外○爻象動外著謂著神卦德故云以斷吉凶及卦吉凶見于外著德圓而神卦德方以知故史擬神知斷吉凶也○此虞義也不言善應至不○此虞義也遠謂乾故云不言而善應至遠謂天也近謂地深謂陽○云虞義也謂陰爲幽陽爲深也○乾坤爲天地故云乾坤成象乾坤受命而其命受之如嚮行道遠而至言幽深同謂至言故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乾坤之象神明而乾陰陽生神著知者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此乾坤之吉凶也故云至精謂乾純粹精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至精謂乾純粹精也○張本故云也幽深者乾坤之至精莫能至者也繫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以道陰陽故云至精下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故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此乾純粹精也○此上陸義也故云逆上曰錯至理也小成則爲三才卦有陰陽爲下天下卦爲乾上卦爲人兩揲以兩爲一爻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成一卦也○此陸義也三才而兩之故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云爻而言

六畫之數易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故云卦從下升乾鑿度曰易始于一分于二通于三□于四盛于五終于上且從下升故錯綜其數錯爲六畫綜爲三才六畫數之所倚故云則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于四于上闔或作壯于四○變而至曰文○此虞義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通其變謂變而通之也卦謂八卦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觀變陰陽始立卦也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乾坤相親故成天地之文陰陽錯居稱雜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也○數謂至象也○此虞兩義也數即參兩所倚之數故云六畫之數六爻兼三才而兩之者故云三極之道八卦定吉凶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成謂參至業也○此虞義也六畫稱爻爻從變始參其五以成一爻之變參重三才故能成六爻之義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則變之至者也六爻之義易以工工讀爲功義見下也○天下至專也○此虞義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皆下繫文何思何慮謂乾伏坤初時歸塗雖殊其歸則同故曰同歸而殊塗慮雖百其致則一故一致而百慮荀子天論篇曰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故无思也无爲也乾伏坤初藏神无內故其靜也專○謂隱至者也○此虞義也乾隱藏坤初依易立節寂然无爲之時故其機息矣其靜也專故不動者也○感動至者也○此虞義也乾鑿度曰虛无感動鄭氏謂惟虛无也故能感天下之動乾出坤初以陽變陰清淨昭哲故能通天下之故發揮變動也○剛至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爲六則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神至神乎○此虞義也易隱初入微謂无思无爲時也乾初爲幾幾者動之微君子知微故知幾其神也○極深至變也○極深謂幽贊神明虞義也繫下云精義入神姚信注云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陰陽在初故曰深幽贊神明極深之義也機當爲幾幾微也古文作機鄭讀爲幾幾謂初爻初爻尚微故曰幾微也聖人參五以成一爻之變是擧幾之義也○无有至蓍也○此虞義也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故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承上至變以起下蓍之德也○務事至者也○務事謂事業以陽闢坤是擧幾開物以陰翕乾故能成天下之務卦之德方以知故云蓍卦者也○神謂至者也○此虞義也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言其德也藏神无內天下之至神即无思无爲之易也故云神謂易也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日月斗以言神之用也賈逵論歷曰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周書武順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故從天西轉續漢書律厤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日之所行與運周日一月相推日舒月速[illegible]法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日亦一日一夜起度端終度端月又速于日故不疾而速也星寂然不動謂斗也大元曰斗振天而進范望注云振動也斗衡隨天左回故言進又曰斗之南左行而右還故隨天右周也漢書天文志曰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故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注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十者二五也五爲虛故大衍之數五十聖人用蓍之數以作八卦蓍爲七卦爲八爻爲九六九六與七八相應二者合三十而天地之數畢矣子曰夫易何爲者也注問易何爲取天地之數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注以陽辟陰謂之開物以陰翕乾謂之成務冒觸也觸類而長之如此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注聖人謂庖犧聞物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注成務故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注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觸類而長之故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注蓍數七七七四十九乾爲蓍爲圓爲神故蓍之德圓而神所以通天下之志也卦之德方以知注卦數八八八六十四坤爲方爲知故卦之德方以知所以定天下之業也六爻之義易以工注六爻九六相變工讀爲功功業見乎變故六爻之義易以工所以斷天下之疑也聖人以此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注以蓍神知來故先心陽動入巽巽爲退伏坤爲閉戶故藏密謂齊於巽以神明其德陽吉陰凶坤爲民故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注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先心往謂藏密也其孰能與此哉注誰能爲此哉謂古之聰明睿知之君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注謂大人也庖犧在乾五動而之坤與天地合聰明在坎爲聰在離爲明神武謂乾睿知謂坤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注乾五之坤以離日照天故明天之道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注震爲興乾爲神物坤爲民用神物謂蓍龜爲萬物先故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注巽爲齊乾爲神明爲德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故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盍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注盍閉翕也謂從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閉戶辟開也謂震之乾乾剛象晝故以開戶一盍一辟謂之變注陽變盍陰陰變辟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往來不窮謂之通注十二消息陰陽往來无窮已推而行之故謂之通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注在天成象天垂象見吉凶故見乃謂之象在地成形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注陽道制命陰道致用故制而用之爻法之謂坤故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注乾爲利坤爲用出乾入坤故利用出入坤爲民乾爲神乾伏坤中息震消巽鼓之舞之故謂之神也疏一二至畢矣○水火木金得土而成故一二三四得五爲六七八九十生數五成數五二五爲十故有地十十者二五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天五爲虛故大衍之數止有五十五十又虛一聖人用以作八卦七七四十九故蓍爲七八八六十四故卦爲八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九六相變故爻爲九六九六者十五也七與八亦合于十五故九六與七八相應合二者爲三十五六三十三統歷所云十一而天地之數畢是也天地之數盡于七八九六易之所取以此故先陳此數下傳乃發問也○問易至數也○此虞義也上陳天地之數蓋欲明七八九六取法于天地而先發問以起義故云問易何爲取天地之數也○以陽至此也○此虞義也○乾爲物其動也闢以陽闢陰故謂之開物務事也坤爲事其靜也翕以陰翕乾故謂之成務周語曰宜觸冒人故云冒觸也觸動也觸類而長之以成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故如斯而已者也○聖人至之疑○此言庖犧創立用蓍之法以立卦生爻故知聖人謂庖犧上云通天下之志注云謂蓍也成天下之務注云謂卦者也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是開物之義故云開物謂通天下之志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成務謂定天下之業三百八十四爻皆以觸類而成冒與觸同義觸類而長之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故以斷天下之疑也○蓍數至志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蓍數七七四十九也乾爲百蓍數百故爲蓍天道曰圓故曰圓下云神以知來故蓍之德圓而神也鄭氏謂蓍形圓可以立主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卦數至業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故卦數八八○六十四也陽三陰四陰開爲方故坤爲方下云知以藏往故卦之德方以知鬼谷子曰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是圓與方之義也○六爻至疑也○蓍七卦八爻者言乎變者也故云六爻九六相變謂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陰陽相易故相變也周禮肆師云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鄭彼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云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陰陽相變功業乃成故六爻之義易以工也韓伯俗本作貢○以蓍至同患○此虞義也此聖人亦謂庖犧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是聖人以此先心之義下云神以知來故云以蓍神知來也先王書[illegible]伯讀爲洗謂洗濯萬物之心尋古洗濯字皆作洒无作洗者禁邑石經及京荀虞董遇張璠蜀才並作先心當從之陽[illegible]入巽謂乾初入陰雜卦曰兌見而巽伏巽象退辛故爲退伏盍戶之謂坤故坤爲閉戶伏閉者藏密之象也巽爲齊巽陽藏室神明在內故齊于巽以神明其德也乾陽爲吉坤陰爲凶聖人先知吉凶興利遠害故與民同患也○乾神至密也○此虞義也蓍之德圓而神故乾神知來卦之德方以知故坤知藏往聖人取此七八九六天地之數知來而藏往以此先心故來謂先心退藏于密故往謂藏密易之側以未來者屬乾已在者屬坤也○謂誰至君也○此虞義也孰誰也○謂大至者夫○此虞義也大人謂九五之大人也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九五故庖犧在乾五聖人心通乎造化故動而之坤乾爲天坤爲地故與天地合聰明也乾動之坤成大有太有坎爲聽大有通比比離爲明乾爲神乾陽剛武故神武謂乾說文曰睿深明也古文作睿陽伏坤下深不可測乾鑿度以中央爲知故睿知謂坤殺讀爲衰士冠禮曰以官爵人德之殺也鄭彼注云殺猶衰也卦有反復如泰反爲否否反爲泰故雜卦云否泰反其類也乾坤坎離反復不衰謂反復皆此卦也荀子王制篇曰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又成相篇曰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其反復不衰之義也故而不殺者夫陸續韓伯讀殺如字失其義矣先儒馬鄭王肅干寶皆讀所戒反也○乾五至之故○此虞義也乾爲天道乾五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離以離日照天故明天之道坤爲民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繫下曰又明于憂患與故虞彼注云知以藏往故知事故是其義也○震爲至民用○興起也震起故爲興乾爲神爲物故爲神物坤爲民爲用故爲民用下傳云天生神物亦謂蓍龜故神物謂蓍龜管子曰能存能亡者蓍龜與龍也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爲萬物先故前民用也○巽爲至德夫○說卦曰齊乎巽故巽爲齊乾爲神爲大明故爲神明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創卜筮之法以通神明之德是幽贊于神明之事也○盍閉至闔戶○此虞義也此下至往來不窮謂之通皆據消息言也月令孟冬之月閉塞而成冬坤其靜也翕故云盍閉翕也從巽之坤謂從午至亥也剛柔者晝夜之道故坤柔象夜開戶之義也坤其動也闔故云辟闢也從震之乾謂從子至巳也乾剛爲晝故象晝開戶之義也○陽變至化也○此虞義也陽變爲陰故盍陰陰變爲陽故辟陽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十二至通也○此虞義也復臨泰大壯夬乾陽息之卦姤遯否觀剝坤陰消之卦是爲十二消息即乾坤十二畫也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陰陽往來无窮已一往一來推而行之

故謂之通也○在天至之器○天有八卦之象故在天成象天垂象見吉凶故見乃謂之象地有八卦之形故在地成形地形而下者坤爲器故形乃謂之器也○陽道至之法○陽道制命董子繁露文陽剛故制命坤爲用故陰道致用制而用之爻法之謂坤效三才爲六畫法象莫大乎天地故謂之法也○乾爲至神也○乾以美利利天下故爲利出乾爲復時入坤爲邁時也民咸用之者坤也乾伏坤中神在中也陽息震爲鼓陰消巽爲舞鼓之舞之不見其事而見其功故謂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注〕太極太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儀匹也陰陽氣交人生其中三才具焉兩儀生四象〔注〕四象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兩儀爲四象之一而云生四象者四象由分二而生也言四象故不言掛一歸奇也一說四象七八九六也鄭氏謂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四營而成由是而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數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五行之合也舉兩儀而三才在其中舉四象而土在其中四象生八卦〔注〕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是生八卦而小成也八卦定吉凶〔注〕引信三才通爲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之陽生則吉陰殺則凶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吉凶生大業〔注〕一消一息萬物豐殖富有之謂大業唐虞秩宗周代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吉爲先凶次之賓軍嘉諸禮次第布之謂之大業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注〕法象乾坤也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故法象莫大乎天地也變通莫大乎四時〔注〕變通配四時故莫大乎四時唐虞三代建官法天地四時順時行令其政詳於明堂月令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注〕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王者向明而治縣六官之象于象魏重明麗正化成天下是其事矣崇高莫大乎富貴〔注〕乾正位于五五貴坤富以乾通坤故高大富貴也中庸說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鄭氏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富貴稱大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注〕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乾爲物坤爲器用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二之四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馬之利謂十二蓋取以利

天下聖人作而萬物覩故莫大乎聖人也探嘖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娓娓者莫善乎蓍龜〔注〕探取也嘖初也初隱未見故探嘖索隱則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乾生知吉坤殺知凶故定天下之吉凶娓娓者陰陽之微能存能亡乾爲蓍离爲龜月生震初故成天下之娓娓者莫善乎蓍龜陰陽之微乾坤之元故稱善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注〕神物謂蓍龜蓍龜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娓娓者聖人則之知存知亡而不失其正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注〕春夏爲變秋冬爲化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順時布令是效天地之變化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注〕天有八卦之象乾象盈甲是吉也坤象喪乙是凶也見乃謂之象故見吉凶乾爲德坤爲刑聖人在上象天制作故云聖人象之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注〕天不愛其道故河出圖地不愛其寶故洛出書聖人則之體信以達順遂致太平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注〕覆述大衍四象也四象生八卦卦者掛也掛示萬物故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注〕繫象象之辭八卦以象告故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注〕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八卦定吉凶以斷天下之疑也易曰自天右之吉无不利子曰右者助也〔注〕大有兌爲口口助稱右天之所助者順也〔注〕乾爲天比坤爲順人之所助者信也〔注〕乾爲人爲信履信思乎順有以尙賢也〔注〕五履信應二故思乎順賢謂三乾爲賢人三享于天子禮行之宗廟故以尙賢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注〕聖人明天道察民故獲天人之助故吉无不利也〔疏〕太極至具焉○太極太一者馬氏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乾鑿度曰太一取七八九六之數以行九宮鄭彼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主氣之神京氏注大衍之數云其一不用者天之主氣將欲與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禮運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呂氏春秋曰太一出兩儀太一者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者極中也未分曰一故謂之太一未發爲中故謂之太極在人爲皇極其實一也兩儀天地也分而爲天地故生兩儀此上虞義也儀匹也釋詁文天地相匹故稱兩儀乾鑿度曰易始于一分于二通于三鄭氏謂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太極函三爲一相並俱生故太極生兩儀三才具焉即上傳所云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義具下也○四象至其中○四象謂大衍四象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故謂之四象也兩儀爲四象之一則在四象之中而云生四象者由分二而生此四象故云兩儀生四象也掛一歸奇在四象之中言四象故不言掛一歸奇也一說四象七八九六也考此先儒之說也鄭氏己下言揲著之法六在北方象水故布六于北方以象水七在南方象火故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八在東方象木故布八于東方以象木九在西方象金故布

九于西方以象金四營而成由是而生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之數[illegible]

云舟楫之利隨否上之初服牛乘馬故云牛馬之利十二蓋取諸自离已下凡十二也耕稼市井舟楫牛馬皆利天下之事故云以利天下神農已下聖人皆有制作聖人作而萬物覩乃天下之所利見故莫大乎聖人中庸所謂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聖人有其德故稱大也○探取至蓍也○此虞義也探取釋詁文嘖謂乾初也宗亦取也初為神動隱而未見也故探嘖索隱則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乾為神明爲蓍乾伏坤初故探嘖索隱陽在初為潛為淵皆探也初深故曰深也故云探嘖索隱致遠謂乾也說文曰鉤曲也陽曲初故致曲以取之故日鉤深也乾為遠故曰鉤深致遠陽生物故乾生知吉殺物故坤殺知凶是定天下之吉凶也娓娓音王弼曰娓娓微妙之意故云陰陽之微管子曰尾生與龍是也存而不能亡者也伏闕能存而能亡者蓍龜也存故定天下之吉亡故成天下之娓娓乾為蓍乾為百數三十六三爻一百八略其奇五故乾為百數與蓍合故乾為爻蓍乾五變之坤成大有离為龜月生震初問蓍龜何徵或曰天下之娓娓者白虎通曰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女則有疑謂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是成天下娓娓之事也上皆言大此獨稱善者陰陽之微即乾坤之元元者善之長故莫善乎蓍龜也娓娓鄭氏作亹亹云猶沒沒也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无不包也訓亹亹為沒沒者釋詁曰亹亹沒沒勉也郭氏云亹亹猶勉勉沒沒古作密勿詩黽勉從事韓詩作密勿密勿古今字故云亹亹沒沒同謂勉勉從事也○神物至正也○上云莫善乎蓍龜故神物謂蓍龜蓍龜能存亡故定吉凶成娓娓為禍福正為萬物先聖人則之盛德能亡故定吉凶知亡而不失其正也○萬物先聖人則之春夏為德秋冬為刑故德有大業至吉凶○雷風為變水火山澤為化長養之象荀義也震生物于東方离長之于南方兌收之于西方坎藏之于北方艮終始之于東北巽散之于東南之方乾制之于西北方坤養之于西南方布散用事也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聖人法之以立明堂明堂之在南方故南面而聽天下明堂月令是也○天垂至之也○所以效天地之變化故云聖人效之也○有八卦之象謂日月也十五日乾象盈甲陽息則吉也三日坤象喪乙消則凶也乾為龍德坤為虎刑故聖人象之上用德下用刑亦五服五章哉五刑五用哉刑聖人象之語曰有罪以五刑辭陶謨是也○典象至典刑○象以典刑鄭氏注云象刑以典刑故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之法象乾為寶是其寶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洛出書河出圖洛書也河圖也易注云洛受命之符以流坤吐地符河以通乾出天符天至順天地以順動故天地至信以致太平為聖人受命之符者也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以易知太平既濟也四象至示也○四象以示也一大衍之數五十有八象變而成卦故八卦而小成四象之象謂四時吉凶也○四象以示于人故云所以示萬物者乾鑿度文義具上也○繫辭至告也○示也四象鄭氏謂七八九六文王所作爻辭也八卦以象告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此虞義也繫吉凶下有也彼注云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象成八卦以象告人也○繫辭至疑也○此虞義也以象告也繫辭焉以斷其吉凶陽吉陰凶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吉凶易以斷天下之疑故斷其吉凶也○八卦至右也○義也大有上九爻辭兌為口乾為右故右也○乾為至為口○故曰口助稱右○乾為五兌為口告也○乾五降二為天兩相應故順謂二五陰至五為順故二五為天地相助人為信○三才人道故人為信○乾為至賢也○正體乾禮信足以長人故乾為正體信故履信思乎順故二五為賢○體乾故乾為賢人天子謂五二為尚賢故得正之象廟文故禮行于宗廟尚賢之象于宗廟明堂天子之禮也○聖人至利也○聖人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獲天人之助此結通為之義繫上下凡三引大有上九爻以見列聖用易皆獲天人之助致既濟之功是所謂易之道

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注謂書易之動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之不足以盡庖犧之意也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注設詞而問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注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注情陽偽陰也陳設六十四卦而情偽盡在其中矣繫辭焉以盡其言注觀象繫辭而明吉凶悔吝故以盡其言也變而通之以盡利注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注神易也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荀氏云鼓者動也舞者行也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所以盡易之蘊乾坤其易之緼邪注緼藏也易麗乾藏坤故為易之緼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注乾息坤消六位時成故成列坎月离日居中央王四方故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注乾成則坤毀謂四月也坤成則乾毀謂十月也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謂六日七分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注幾近息生也謂中孚至復咸至遯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注易說易无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故形而上者謂之道濁重者下為地故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注乾六爻二四上不正坤六爻初三五不正故化而裁之謂之變唯變所適故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注乾六爻皆正成既濟定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而儗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等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嘖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注言卦象極天下之深情爻辭鼓天下之至動覆述上以見聖人幽贊之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注易窮則變變則通故存乎變存乎通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注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荀氏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注坤為默默而成獨也震為言乾為信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也易簡之善配至德乾為德震為行故存乎德行九家謂默而成陰陽相處也不言而信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

疏謂書至意也○此虞義也下傳云易之為書也故知書為書易動謂爻也書易所載六爻之動九六相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即言之亦不足以盡庖犧之意也○設詞而問○易設疑詞而問欲明立象設卦可以盡聖人之言與意也○易道至盡意○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虞義也謂納甲之法五六三十十一而天地之數畢故以盡意也○情陽至中矣○情陽偽陰虞義也襄十八年春秋傳曰左實右偽情偽猶虛實也陽實陰虛故知情陽偽陰也設陳也陳設六十四卦而易之情偽盡在其中故以盡情偽也○觀象至言也○立象設卦皆庖犧時事繫辭焉已下乃文王也庖犧立象設卦文王觀六十四卦之象而繫之辭吉凶悔吝无所不有故盡其言也○變三至之利○此陸績義也六十四卦卦有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使相交通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變通趣時故盡利也○神易至之神○上傳云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故謂神為易也揚子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震也舞巽也故知震為鼓巽為舞陽息震為鼓復時也陰消巽為舞遘時也故鼓之舞之以盡神謂盡易之神也此上虞義也荀氏之義以鼓舞為反卦三百六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如否反泰觀反臨之類王氏略例曰卦有反對是也言卦及反對始盡易之神○緼藏至之緼○此虞義也論語曰韞匵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韞與緼古今字耳通作蘊方言曰蘊芭也包藏同義易謂坎离离麗乾坎藏坤為乾坤二用故為易之緼○乾息至中矣○復臨泰大壯夬乾陽息之卦遘遯否觀剝坤陰消之卦復已上乾之六位遘已上坤之六位列貴賤者存乎位故成列也消息无坎离坎為月离為日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于中故居中央參同契曰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故王四方也○乾成至分也○乾坤无毀道釋詁曰虧壞毀也天道虧盈故言毀謂消息也陽息陰故乾成則坤毀乾成于巳故謂四月陰消陽故坤成則乾毀坤成于亥故謂十月故為乾坤二用四月无坤十月无乾乾坤毀故无以見易六日七分謂中孚咸也○幾近至遯也○幾近釋詁文乾息坤消而皆謂之息者息生也陽生于子陰生于午故皆云生也中孚至復則陽生于子咸至遯則陰生于午○易說至器也○此承上乾坤近乎息而言易說易无形畔乃復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者皆乾鑿度文易者究也謂太易也易變而為一一者謂太初也一變而為七七者七主南方謂太始也七變而為九九者九主西方謂太素也九者氣變之究也者鄭氏謂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乃復變而為一之鄭氏謂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天地之始也乃太初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故亦為天形乾為之形而上者謂之道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坤為地形乾鑿度之文而下者謂之器也○乾六至業也○乾二四上坤初三五不正虞義也則升坤五則降乾二故化而裁之謂之變乾六爻之四上之坤三故乾坤為之器也○乾六至之業也○變化之謂坤陰化乾陽變也五不正虞義也變下之繫文故乾坤互言也唯變所適之謂通乾之變而出坤之故通乾化而裁之故化推行者謂之通○乾六至事業○氣通故推而行之六爻皆正君臣上下皆從事化裁推行之民正之事適之業皆各得其位成既濟之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事業也○是故至之物○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下傳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而擬諸其形容所容象其物宜也在上故觀其會通者謂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謂吉凶悔吝之情見乎辭故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嘖者存乎卦以謂之言不可亞而可不可亂也三百八十四爻是治亂吉凶悔吝之所極上下傳言之也上傳言吉凶是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也是以聖人之事業亦是黃帝堯舜通變之本也而明之之聖人至其人○此虞義也而生著聖人作易之神也而明之于聖人獨之則明也○易窮則變變則通神明之德賢人之學反之者也神而明之其人謂神明之德性之則明之者其人

聖人也荀氏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坤爲至應也○震伏坤初故坤爲默不誠則不能獨成天下之號號者故云默而成獨也乾初震也故震爲言乾爲信而伏坤初故不言而信中庸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信在言前故不言而人信之陰陽之微乾坤之元即易簡也在人爲至德故易簡之善配至德存乎德行有至德以凝至道易之所以重三才也九家謂默而成陰陽相處也者謂姤時復時也不言而信陰陽相應也者謂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也陰陽相處是德也陰陽相應是行也故云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四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五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注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矣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注謂參重三才爲六爻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注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明之動在其中矣注謂彖象九六之辭而明其情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明或作命謂命吉凶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注動謂爻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注乾剛坤柔爲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注變通配四時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注貞正也勝讀爲稱稱好也陽吉陰凶爲禍福正故吉凶者貞稱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注天地謂二五二五中正以觀天下故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注日月謂坎離未濟當晦既濟當望日月雙明故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注一謂乾元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注陽在初弗用確然无爲潛龍時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夫坤退然示人簡矣注陰動而退故曰退然簡閱也坤以簡能閱內萬物故示人簡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注此謂易簡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效此者也三才合于一元故象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注內初外上也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爻動內則凶見外也功業見乎變注吉凶生大業故功業見乎變變謂卦動之一爻聖人之情見乎辭注乾爲聖人爻彖以情言辭以睹乎情故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注天地交也乾天稱父坤地稱母乾爲大德爲生天降感而生聖人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保曰位注福德爻也亦曰寶爻淮南王說母生子曰保乾爲聖人陽稱大乾爲金爲王故爲大保位謂乾五何以守位曰仁注專爻也震爲守乾爲仁專爻助福德者故曰守位何以聚人曰財注財爻也與人同制之爻故以聚人坤爲聚爲財乾爲人故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注禁爻也坤爲理財乾爲正辭坤爲民爲義坤陰爲非以乾制坤故禁民爲非曰義繫爻財所生者靈寶經說下克上曰伐猶民爲非當禁之禁之者保爻聖人在上位詰奸慝刑暴亂是也天地福德父子也專爻兄弟也財爻夫婦保繫二爻君臣也是爲六感家人一卦義備矣

疏象謂至是也○此虞義也在天成象聖人則天之象分爲三才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故謂三才成八卦之象甲乙在東故乾坤列東丙丁在南故艮兌列南庚辛在西故震巽列西戊己居中故坎離在中此八卦之象故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謂參至道也○此虞義也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爲六畫故云參重三才爲六爻參重即參兩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發動揮變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故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以三爲六故六畫稱爻六畫乃兼三才而兩之者故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謂十至中矣○此虞義也乾坤各六爻乾息坤消故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一往一來曰推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言爻之變在其中矣○謂繫至吉凶○此虞義也謂文王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爻象以情言因其動而明其情故動在其中矣陽息震爲鼓故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明或作命者謂今本有作命者命吉凶周書召誥文下云吉凶據吝生乎動故以命之也○動謂至者也○此虞義也道有變動故曰爻故動謂爻也動發也兩三才爲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故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乾剛至者也○此虞義也乾陽金堅故剛坤陰和順故柔六子索于乾坤而得者故爲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約說卦文震坎艮皆出乎乾而與乾親故曰本天親上巽離兌皆出乎坤而與坤親故曰本地親下天尊故上地卑故下此亦約文言而言乾坤立六子之本故立本者也○變通至者也○此虞義也謂泰大壯夬配春乾遘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十二消息相變通而周于四時故趣時者也○貞正至者也○貞正師彖傳文勝讀爲稱貌信義也古勝與稱通考工記曰角不齡斡斡不勝觔謂之不參注云故書勝或作稱晉語曰中不勝貌韋昭云勝讀爲稱是古文通也稱好也釋言文陽吉陰凶道之常也詹子論蓍龜曰爲萬物先爲禍福正吉凶以貞爲稱故貞稱者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是貞稱之義也○天地至者也○乾五爲天坤二爲地故天地謂二五二五得正得中於中正以觀天下是貞觀之義也○日月至者也○坎月離日故日月謂坎離未濟月晦虞義也未濟主月晦則既濟主月望也故荀氏曰離爲日日中之時正當離位然後明也月者坎也坎正位衝離衝謂十五日月當日衝正值坎位亦大圓明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參同契曰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是貞明之義也○一謂至者也○一謂乾元虞義也繫下曰天地壹壹萬物化醇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故爻之發動所之之卦一則正兩則惑京氏占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者爲八故晉語重耳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左傳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皆是貞夫一之義也又左傳莊廿二年遇觀之否閔元年昭七年遇屯之比又閔二年遇大有之乾僖十五年遇歸妹之睽廿五年遇大有之睽襄廿五年遇困之大過昭五年遇明夷之謙十二年遇坤之比凡九占皆一爻變其蔡墨所稱乾之姤等乃隨舉各爻之辭猶言初九初六之類非謂乾變通學者當共審也○陽在至者也○此虞義也乾初九潛龍勿用故在初弗用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故曰確然无爲潛龍時也坤與于上故不易世行而未成故不成名是示人易者也○陰動至者也○退馬氏作隤陸董遇作安音相近故有異同孟喜作退今從之陰動而退乾鑿度文㙗體果柔故動所退退然之象臣道也簡閱也以下虞義也簡閱也廣雅文桓六年春秋傳曰大閱簡車馬也簡閱同義故云簡閱也坤以藏之故閱藏萬物示人簡者也○此謂至者也○此陳易簡而及爻象故知效此象此爲易簡也易簡卽乾坤之元故云一也爻之動貞夫一故云效此者也聖人則天之象分爲三才八卦是也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才合于一元故云象此者也○內初至外也○此虞義也內謂初爻外謂上爻其初難知其上易知陽爲吉故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爲凶故陰象動內則凶見外也○吉凶至一爻○上言吉凶此言功業是吉凶生大業荀氏謂陰陽相變功業乃成是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動亦變也故變謂所動之一爻○乾爲至乎辭○乾爲聖人虞義也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全體爲象析體爲爻乾坤旁通而天地之情可見故爻象以情言辭以睹乎情太元文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情見乎辭也○天地至是也○此章皆言爻之變動是節兼言爻物下傳云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干氏謂六親九族福德衆形萬象皆來發于爻故曰物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曰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陸績注云天地卽父母也故云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帝在太微之中降感以生聖人商詩玄鳥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周詩生民曰履帝武敏歆是其事也天感生聖人而兼言地者聖人謂乾五有君而爲之貳則坤二是也詩崧高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故兼言地也聖人之大保曰位福德爲寶又保與寶通抱朴子引靈寶經曰支干上生下曰寶甲午乙巳是也淮南王說者在天文篇若然天地所生當是專爻而云福德者入純宗廟爲太祖天之感生猶商之契周之后稷故以福德爲乾五專爻爲助福德守位者也淮南天文云子母相得曰專靈寶德曰上下同曰故曰專爻震守器故曰守乾五爲仁兄弟同氣助庸德而守位者故云守位曰仁也八卦財爲制爻淮南天文曰母勝子曰制卽火爲水妃之類是也與兄弟同制之爻故以聚人也淮南天文曰子勝母曰困鬼爲繫爻鬼者鬼史也繫鄉困也坤爲理爲財故爲理財繫下曰初師其辭而揆其方虞德注云師正也謂修辭立誼方謂坤也以乾通坤故初師其辭而揆其方亦是乾正坤之義故曰乾爲正辭乾謂五也坤積惡故坤陰爲非繫下云辨是與非虞彼注云非謂陰是也承上財爻而言故云繫爻財所生者靈寶經曰下克上曰伐是也靈寶經者葛洪所據先秦之書也伐亦作罰故趙曄吳越春秋范蠡據玉門第一篇謂戊寅爲罰曰也下之克上猶民兇上爲非爲上者當治財而正上下之辭何禁其

非聖人在大保之位故曰禁之者保爻謂福德能制鬼吏也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大司寇文以義正民故曰義也○天地至備矣○一卦備六爻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也天地父母爻福德○子爻以受制者爲其妃故云財同氣爲兄弟故云鬼爻爲吏故云保六親也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家人第一卦遂乾爲夫巽爲婦是夫婦也震爲兄艮爲弟是兄弟也故象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正家而天下定矣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也此一卦所以取義于大其正所謂旣濟定也此一卦所以取義于六咸具於家人卦中故云家人一卦義備矣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注庖犧古文作伏戲伏服也戲化也伏戲畫八卦以治天下天下服而化之故稱伏戲伏戲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五動見離離南方卦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仰則觀象于天注天有八卦之象俯則觀法于地注地有八卦之形觀鳥獸之文注謂朱鳥白虎蒼龍元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與地之宜注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近取諸身注坤爲近爲身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注乾爲遠爲物故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注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演之爲數三才五行備焉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右神故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注六十四卦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筴筴類一物故以類萬物之情疏庖犧至治也○此孟京虞義也庖犧孟京作伏戲許慎以易孟氏爲古文故知古文作伏戲伏服也戲化也伏戲爲太昊故云伏戲太昊帝出乎震故知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五動見離卦之象故以離乾爲天下太平天下南方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其象諸侯之所謂天下之大法故故天地有八卦之象○此因天地成形故天法八卦之象也震東方卦之象也故稱朱鳥方爲七宿地方稱爲七宿二十八宿經緯之文也平地北爲元武每方七宿爲二十八宿經緯之文故云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爲巽艮爲四維土高卑宜之故云山澤高卑五土之宜日身我身近故云近取諸身也乾爲遠故云遠取諸物也

古罟爲目巽爲繩目之重者唯古故結繩爲网古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爲魚坤二稱田以古取獸曰田取魚曰魚故取諸離疏此以下十二蓋取皆制器尚象之事上傳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謂庖犧以下也罟讀爲网古者古文二字併也鼎文皆然罟目以下虞義也說文曰网也罟多目故云目之重者唯罟田讀爲畋魚讀爲漁故以罟取獸曰田取魚曰魚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注沒終作造也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知土則利民播種號神農氏也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注否四之初也巽爲木爲入艮爲手乾爲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斲木爲耜耜止所踰因名曰耜艮爲小木手以撓之故揉木爲耒耒耜耔器也巽爲號令乾爲天故以教天下坤爲田巽爲股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益萬物者莫若雷風故法風雷而作耒耜疏沒終至是也○此虞義也沒本作物說文曰物終也經傳通用沒大學曰沒世而不忘是也作皆謂造作釋言文樂記作者之謂聖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皆謂造作後人不識古訓改作爲起虞易注云庖犧今不從也○此否四之初也乾否乾謂卦虞彼注云否四之初卦○益象傳彼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也攷工記匠人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耒頭鐵也若然耜者金之名耒者木之名刺也攷工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鄭注云庛讀爲棘刺之刺步相中亦六尺故云耜止所踰因名曰耜小木手以撓之故揉木爲耒中地之耒芸說文曰耜耒耑木也揉木爲耒大作耨未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故云耒耜耔器也上益下民說也詩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耜爲耕故云耜耔器也作耒耜也震巽爲雷風益萬物者莫若雷風故法風雷而作耒耜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注否五之初也離象正上故稱日中否巽近市故爲市艮爲徑路震爲足又爲大塗否乾爲天坤爲民故致天下之民坎水艮山羣珍所出坤爲聚爲化故聚天下之貨震爲交乾爲易否巽爲退故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故取諸此也疏此虞氏義也元日中至正日居五故日中也離爲日有三時朝市于東廛市中日夕市于西以寶貨及其不測故貨財殖焉故云坎水艮山羣珍所出坤西南方以類聚故爲聚坤化成物故爲化乾易知坤簡能化之義震初交坤故爲交乾易簡故爲易地之所生積而能化之義說文曰噬嗑頤中有物故爲食也鄭注儀禮云市始于神農者說文曰神農作市故爲易子神農氏之言有並耕之說鄭注始子子爲者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注乾爲變坤爲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與民變革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注神謂乾

化謂坤乾動之坤化成萬物以利天下坤爲民故使民宜之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注化而裁之存乎變故窮則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故變則通與天終始則可久故通則久王者通三統立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是其義也黃帝堯舜亦位乾五五動之大有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乾爲衣坤爲裳取乾坤用九用六之義以治天下而君臣上下各得其正故天下治世本作曰黃帝臣伯余作衣裳蓋法始于伏戲而成于堯舜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衣用會裳用繡凡十二章是取象乾坤之事易者象也古人之象謂易象也春秋傳曰見易象疏乾爲至不倦○乾變坤化故乾爲變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與民變革者禮記大傳文漢書元朔元年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引此傳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謂至于天○此虞義也化而至不利○爲與天終始則可久此陸績義也王者通三統立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者書傳略說文黃帝堯舜神農伏羲有天下者故亦位乾五五動之坤成大有天地日月之象古之聰明睿知神武反復而不衰者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乾爲衣坤爲裳九家說卦文文言傳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用九坤用六咸其一兩旣濟故君臣上下各得其正而天下治也世本十五篇其一曰作篇官制作之事文云伯余作衣裳宋衷注云黃帝之臣也揚子法言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舜黃帝堯舜之道也下與禹湯文武皆以然故伏羲而成于堯舜會宗彝之巳伏同書尚書陶讀日文武之治舜巳讀爲繪粉米也虞夏書上益讀取文此而會讀爲繪宗彝巳讀爲黼黻也虞者爲虎鄭云辨者十二章爲繪五服與天子備有用繡凡采施畫日色爲此繪十二章爲繡以五采施于五色各有用焉是乾坤之象故取乾坤六十四卦各有六爻乾坤十二爻之象是曰象古象之事入卦書卦列在其中故曰象以五帝之易書皆象也堯典下象刑之書書名象也書曰此象天象聖人因之天施傳曰象魏是也古書名象之三年故曰秋傳曰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也

挎木爲舟掞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注否四之二也木在水上乘風舟楫之象挎判也掞鋭也巽爲長木艮爲手乾爲金艮手持金故挎木爲舟掞木爲楫也否時天地不通四之二坎爲通故以濟不通乾爲遠爲利故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也疏此虞義也帝堯舜之時民多否閉故聖人有作取乾之坤以坤之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渙自否來乾九四之二體異坎巽爲木爲風坎爲水木在水上乘風舟楫之象也挎判說文挎字林文艮互艮乾否乾也否時天地閉故不通

二成坎坎爲通故以濟不通也犕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注否上之初也否乾爲馬爲遠坤爲牛爲重坤初之上爲引重乾上之初爲致遠巽爲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故服牛艮爲背巽爲股在馬上故乘馬出否之隨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取諸隨疏此虞義也犕古服字孟喜作犕今從之春秋傳[illegible]四年傳王使伯服史記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義眞犕未乎義作服字亦作備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云騎射之備[illegible]鄭彼注云古備爲復說文犕車絥也或作犕古音通也否上九之坤初爲隨艮巽皆據互體否上之初故云出否之隨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注豫四之初也下有艮象從外示之震復爲艮兩艮對合重門之象也艮爲手震爲木初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體坎坎爲盜五离爻爲甲胄戈兵盜持兵是暴客也震爲足爲行坤爲夜手持柝木夜行之象其卦爲豫備豫不虞故取諸豫也疏此虞鄭九家義也復六四之初爲豫互艮外體震震反艮也故云從外示之震復爲艮示古視字也艮爲門闕故云兩艮對合重門之象荀氏解中孚曰兩巽對合外實中虛九家主荀此說當出于荀氏耳上古明堂之法外戶而不閉盜竊亂賊不作今有重門者蓋黃帝堯舜之時大道有替而[illegible]繫云坎爲暴坎盜持兵是暴客也

斷木爲杵闕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注晉上之三也艮爲小木上來之三斷艮故斷木爲杵坤爲地艮手持木以闕坤三故闕地爲臼艮止於下臼之象也震動而上杵之象也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舂之象也坤爲萬民故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以利天下疏此虞義也艮爲小其于木也爲堅多節故爲小木晉三體艮上之三斷艮木故爲杵世本曰雍父作杵臼宋衷云黃帝臣古者闕地故云艮手持木以闕坤三後世始宮木石爲之也小過无乾象故不云以利天下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注无妄五之二也巽爲繩爲木坎爲弧离爲矢故弦木爲弧乾爲金艮爲小木五之二以金揉艮故揉木爲矢乾爲威五之二故以威天下弓發矢應而坎雨集故取諸睽也疏此虞義也无妄五之二成睽坎爲弧离爲矢說文曰弧木弓也故弦木爲弧坎爲雨矢集如雨故坎雨集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注无妄兩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稱上古艮爲穴居乾爲野巽爲處无妄乾人在路故穴居野處震爲後世乾爲聖人後世聖人謂黃帝也艮爲宮室變成大壯乾人入宮故易以宮室艮爲待巽爲風兌爲雨乾爲高巽爲長木反在上爲棟震雷動起爲上棟宇謂屋邊也兌澤動下爲下宇无妄之大壯巽風不見兌雨隔震與乾絕體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者也疏此虞義也傳先言上古[illegible]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注中孚上下象易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爲薪艮爲厚乾爲衣爲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坤爲喪期謂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无坎离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无妄之大過初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已己當巽位巽又爲木二木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爲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斂之象中孚艮爲山丘巽木在裏棺藏山陵槨之象也故取諸大過疏此虞鄭義也大過巽[illegible]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注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復言上古上古无文字結繩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各執以相考亦足以治巽爲繩乾爲治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契刻也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夬本坤世坤爲書乾金爲契故易之以書契乾爲百剝艮爲官坤爲衆臣爲萬民爲迷暗乾爲治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乾金決竹木爲書契故取諸夬也疏此虞鄭九家義也履與夬上下易[illegible]決也故乾金決竹木爲書契也

是故易者象也注[illegible]之易古之象象也者象也注象天制作象者才也注象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天地人道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注動發也謂兩三才爲六畫則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注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曰著疏[illegible]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注陽卦一陽而二陰故多陰陰卦一陰而二陽故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注陽奇陰耦道之常也故曰陽卦奇陰卦耦德行謂人以人道言之陽爲君陰爲臣陽卦一陽而二陰在人爲一君而二民二民共事一君故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在人爲二君而一民一民兼事二君故小人之道春秋傳曰諺曰臣一主二疏謂

至多陽○此明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之義自乾來者曰陽卦皆一陽二陰故多陰坤來者曰陰卦皆一陰二陽故多陽○陽奇至主二○此陰陽以起下意故云其故何也但陽爲奇陰爲耦六耦承奇陰承陽得正故云道之常也繫上曰神謂德行又云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指人道故德行謂人在益卦云陰陽之義陽爲君陰稱臣故知陽爲君陰爲臣也二民共事一君是純臣之義故云君子之道一民兼事二君是懷二心于君者故云小人之道春秋傳者昭十三年子服惠伯之言後謂夫不能其言故有是語實非事君之正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注咸九四爻辭六日七分時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注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注謂巽爲同震爲塗故同歸而殊塗乾爲百坎爲慮復初爲一故一致而百慮言神化之事非思慮所及日往則月來注謂咸初往之四與五成離離爲日與二成坎坎爲月月來謂震也三日月出震入用兌見丁皆在暮故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注初變之四與上成坎故月往四變之初與三成離故日來月往謂巽也十六日巽退辛二十三日艮消丙皆在旦故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注二往一來日推五六三十和而後月生故明生虞氏謂既濟體兩離坎象故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注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遯至否故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注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注消息十二爻而期一歲故歲成往者詘也來者信也詘信相感而利生焉注利和也詘信謂復遘時也復遘元也相感亨也咸感象故相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利生焉尺蠖之詘以求信也注遘初體巽巽爲尺蠖詘謂復時也巽伏震下故詘信謂遘時也巽爲進退故尺蠖之詘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注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陽息初震爲龍陰息初巽爲蛇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遘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爲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注陽稱精陰爲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爲遘復故曰致用初坤爲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注乾爲利坤爲用爲安身陰道用事謂遘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安身默處也乾爲崇德時既潛藏故利用安身以崇德謂復時也崇德體卑而德高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注此謂中孚咸也出此之外未能有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注以坤變乾謂之窮神以乾通坤謂之知化乾爲盛德故德之盛

疏咸九至時也○易通卦驗曰甲子卦氣起中孚[illegible]

[illegible]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注困本咸咸三入宮以陽之陰則二制坤故以次咸爲四所困四失位惡人故非所困而困焉陽稱名陰爲辱以陽之陰下故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注謂據二二失位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時坤爲身二折坤體故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注三隱坤中坤爲死兌爲妻三上无應故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疏[illegible]名陰爲辱三之二故以陽之陰下名必辱也○[illegible]必危○虞義也陽據陰陰承陽易之大義也以陰據陽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三入宮爲萃[illegible]身二困時折坤體故身必危也○三隱至見邪○[illegible]三隱坤中坤喪于乙爲既死霸故爲死兌少女爲妻三上俱陰兩陰无應故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陸績謂三從困上辱之家變之大過爲棺椁死喪之象故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而見義亦通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注離爲隼故稱禽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弓矢者器也注離爲矢坎爲弓坤爲器射之者人也注人賢人也謂乾三伏陽出而成乾故曰射之者人人則公三應上故上令三出而射隼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注三伏陽爲君子二變時坤爲身爲藏器謂藏弓矢以待射隼艮爲待爲時三待五來之二弓張矢發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兩坎象壞故何不利之有繫曰以解悖三陰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觀三出射去隼也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注不讓曰括古括不同字故誤作不括括猶括也震爲語乾五之坤二成坎弓離矢動以貫隼故語成器而動者也疏離爲至獸焉○此虞義[illegible]

之會故曰隼者禽也繫上曰野容悔淫謂解三也○管子曰道路無行會三有鳥獸行故云其行野容知禽獸爲○離爲日爲器○此虞義也射禮有射器謂弓矢決拾遂于豐福豐故曰弓矢者器也○人賢至隼也○此虞義也乾爲賢人故曰人賢人也六三陰入故曰射之者人三爲下二有伏陽出而上與三伏則二成乾人爲人故曰射隼也○此虞義也乾謂三公與上應三伏陽三應乾上令三變成坤坤以藏之伏至隼也○與此虞義也陽爲君子爲身二變爲藏之時待成坤坤以藏器二變失位當之三器待艮爲待出陽動五變乾體大過二故藏三時而成故五成乾象坎爲弓坎爲弓故以發射待乾爲乾兩坎故象坤弓死待以解射故常卦鄂不是陽知陰陽動出皆爲射也日說文日栝矢栝鄭民詩不爲掛射栝于厥度則矢釋鄭氏注云禮記緇衣引太平日若栝乃後釋弦發矢故云栝也猶張從橫開發括與所射參相得栝也震爲語以下虞義也

義注謂否也以坤滅乾爲不仁不義坤爲恥爲義乾爲仁爲畏者也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注否乾爲威爲利巽爲近利謂否五之初成噬嗑市離日見乾爲見利震爲動故不見利不動五之初以乾威坤故不威不懲震爲懲也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注艮爲小乾爲大五下威初坤殺不行震懼虩虩故小懲大誡坤爲小人乾爲福以陽下陰民說无疆故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止无咎此之謂也疏謂否至者也○此以下皆虞義也噬嗑否五之初否小人道長故小人謂否也否消卦故以坤滅乾乾爲不仁不義坤爲恥爲畏與威乾爲利巽爲近利一乾以○否乾至也故爲乾爲利市三倍故以義爲利利者義之和也○否坤五之初四爲市○說卦離爲日萬物皆相見故爲見震爲動也○說卦日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震爲動本日風雨動也震動也動萬物故爲動福作勞非也微仁義文愆○震恐懼故虩虩坤不行○艮爲少男故爲小陽稱大故乾爲大坤殺故乾爲福修省故震懼虩虩否五之初巽象半見有益象故以陽下陰民說无疆震恐懼致福故小人之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注乾爲積善陽稱名坤爲積惡爲身以乾滅坤故滅身者也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注小善謂復初小惡謂遘初故惡積而不可揜辠大而不可解注謂陰息遘至遯子弒其父故惡積而不可揜息遯成否以臣弒君故辠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疏乾爲至者也○此以下皆虞義也噬嗑否五之初否消息成否以臣弒君故辠大而不可解易之家五來滅初小懲大誡所以絕惡于未萌而乾陽自上六逆復辠大惡于未發其義于上九爻也乾爲善自一以至三乾成故爲積善初不成名坤爲惡故坤爲積惡身成故復初消坤也○及否故發其名陽立于三故上反下乾來滅坤消乾成遯○小善至遘初易六○陽始見日小故小善謂復初小惡謂遘初故曰由萬事理之君子慎始以毫釐是○陽小惡其本而善其來遘小之不早辯也○謂陰至可解○下陰生小惡積息遯至遯去民由子弒

疏父其初難知息遘及遯則著矣識中形外故惡積而不可揜也息遯成否坤臣弒君故辠大而不可解乾爲君爲父內體爲父外體爲君民消乾三坤消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乾五艮子道坤臣道故有此象也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注否上爲危坤爲安爲亡爲亂乾爲治乎方存否泰反其類故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注君子大人謂否五也安者危之漸存者亡之幾治者亂之萌唯君子知之故不忘也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注坤爲身謂否反爲泰君定位于內而臣忠于外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疏否上至者也○否上爲危乾方寵盈不可久故危坤爲安也上九以陽居陰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虞義也泰反爲否故反其類注云五存也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虞注存知陽爲存泰反爲否五爲大人吉故云君子大人謂五也故君子大人謂否五虞義也九五休否大人吉故云君子大人人謂否五之義也○坤爲至保也○此虞義也坤爲身得中正當位故可保○是人不忘泰君定位于內則國可保臣忠于外則家可保也反成泰否陽減陰消之卦也○繫于苞桑謂否上九也易十一反一爻首否陰減陽之卦始之上遯六日七分陰始消陽陸績謂自此以上告否以示愼始之義也子曰德薄而位尊注鼎四也離九四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知少而謀大注兌爲少知乾爲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力少而任重注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乾爲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不亦重乎鮮不及矣注鮮少也及及于刑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疏鼎四至位尊○此以下皆虞義也鼎四爻辭四也四離爲惡小人二至四體兌故爲小人天貴在乾位尊故位尊○兌爲少知說卦乾爲天大坎爲謀○少知乾爲少謂坤爲少女故爲知○乾爲至己任○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乾爲仁故任重論語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鮮少也本繫曰知太謀仁者太子○日五至重器重○少舉者鮮克○鮮少也又曰不克○記人曰仁之爲器重其舉者莫能勝也下人已矣大雅之日德鮮毛傳云鮮克舉之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毛詩之傳云愛隱也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毛傳云愛隱也我儀圖之惟而莫能舉故曰重大學之謂少至于刑○鮮○乾元爲仁勸釋詁初鼎卦也郭注云謂少也俗作鮮刑○鼎卦日初六日初字本作鮮謂屋中之刑周禮之屋誅也義詳鼎卦

子曰知幾其神乎注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此謂豫四也惡鼎四折足故以此次言豫四知幾而反復初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注震爲交爲笑言笑言諂也坎爲瀆三既豫上交謂也上與豫下交瀆也二欲四復初得正元吉故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注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復初元吉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注小畜離爲見震爲作艮爲待爲俟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坤爲用終變成離離爲

日憂悔吝者存乎介能識小疵故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注微謂初隱以之顯故知微知章柔謂豫初剛謂豫四四當之初故知柔知剛坤爲萬震爲夫四之初以一持萬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故萬夫之望疏幾謂至初也○此虞義也豫二爻辭二欲四復初四知幾而反初故以此次言也○二欲四復初是不諂也已得休之是不瀆也○論語曰巧言令色足恭子曰脅肩諂笑笑言諂也坎爲瀆瀆三二欲四復唯知幾乎○陽見至者也○此虞義也陽見初成震震爲動知幾之微初一也○初陽見至吉之始也吉之先見者也○吉呂氏春秋曰元者吉之始也故敄一與壹通一也元壹天地之先而天地壹吉天地之先而地後陽文幾故幾有吉而无咎○小畜至識矣○九云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故吉稱之先見者也○小畜至識矣○豫旁通小畜故有小畜體小畜離爲見震爲作足爲作釋言曰竢待也艮爲待故爲俟也作○俟也豫體震○小畜體艮爲待也艮待故終變成離離爲日也○初微謂初漢書贊日司馬遷以爲終變成萬○小畜初易本隱以之顯易象下坐自微及著隱以之顯誠不可揜故易知微知章豫初陰四陽不正四之初剛柔相易故一各其正故知柔知剛以一持萬荀子文復初乾元也元一也萬夫一得以貫之故以一持萬乾元用九成既濟定故天下治乃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注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注復以自知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疏幾者至幾也○此以下皆虞義也上曰知幾其神乎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幾故殆庶幾乎言者也故云幾者神妙也○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論語今文○今論語文卦本繫辭之道乎顏子見其異也○復以至歸仁○孔子所見本異也其庶幾知也顏子謂日不遷怒以自知坤積不善作中庸文復初坤爲善○虞反窮上反下知不復以至歸仁○文言曰知也顏子謂日不遷怒不貳過者論語文○中庸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之初中也一善也得守之則是不遷怒不貳過之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論語文日克己復禮又曰克己之象不貳過也其義也任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詩箋云任也克也鄭箋云任也克己身之也又曰毋以任傳者仁也又申以道中也孟子日仁之謂也春秋昭十二年傳云仲尼日古者也復以自知得善失之謂也春秋昭十二年傳云仲尼日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則古有是言天下歸仁爲仁之效也引之以證顏子知幾之事也

天地壹壹萬物化醇注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天地之元吉凶未形故曰壹壹泰初之上成損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男女覯精萬物化生注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覯精乾爲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注泰三之上故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謂泰初之上損剛益柔陽合德故致一疏謂泰至化醇○泰初之上否反成泰否泰反其類故不說否而說泰故謂泰上也○此虞義也壹壹雅已壹壹元氣也故云天地之元說文云壹壹从凶从壺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壹壹从壺若然天地之元吉凶未形壹壹然一也一未出故天地以交爲壹壹故曰壹壹爲復之六爻坤故參同契日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撣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

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眾夫蹈以出蝡動莫不由是言天地合德萬物化生之義泰初之上以下亦虞義也泰者通也泰初之上乾交于坤故云天地交萬物通○艮爲至化一生○此虞義也乾純粹精故爲精管子曰一氣能變曰精益也則精貳則惑天地壹男女覯精皆有致一之義損反益也故云損反成益益下體震故萬物出震也○陰陽至致一陰陽合德謂天地雜保太和日月戰之時陰陽合德一也一乃化端故云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注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也坤爲安身震爲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注乾爲易益初體復心震爲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注震專爲定爲交謂剛柔始交艮爲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注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說无疆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注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閉故不與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注否上窮災故懼上不之初故民不應坤爲民震爲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注上不交初故无交震爲交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注上不之初否消滅乾則體剝傷故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疏謂反至後動○此以下皆虞義也承上損六三來故云損反成益益自否來坤民否閉上來益初得位故稱君子益初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以下皆指否也○乾爲至後語○乾謂否乾益初互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故體復心也○震專至爲求○說卦曰震爲專乾其靜也專故爲定上之初故云剛柔始交也○否上至全也○虞注否上九曰下反於初成益體震故後喜否上之初有此三者損上益下以下益彖傳文釋全義也○謂否至不與○否上與乾上同義故高而无位孝經曰高而不危說文曰危在高而懼也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天地不交故坤民否閉上九无民故民不與也○否上至應也○文言釋乾上九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否上義同故懼也○上不至爲交○上交初以貴下賤大得民上不交初是无交也故民不與○上不至至矣○益本否卦故上不之初則否消滅乾消西至五體剝剝六四云剝牀以膚凶故體剝傷傷之者至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五終

皇清經解依經叙纂卷一之五十六

嘉應生員邱琳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繫辭下傳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注陰陽相易出入乾坤故曰門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注陽物天陰物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注合德謂天地雜保太和日月戰乾剛以體天坤柔以體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注撰數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演之爲五十用之爲四十九蓍者幽贊于神明而生故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注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第不相踰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注於嗟也稽考也類者雜之反也三稱盛德上稱末世乾終上九動則入坤坤爲亂震爲世陽出復震入坤出坤故衰世之意邪夫易章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注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微者顯之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闡者幽之謂從遘之坤是章往也陽息出初故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注復小而辯于物故辯物震爲言正陽在下初帥其辭故正言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故斷辭原始要終故備矣其稱名也小注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故小其取類也大注謂乾陽也爲天爲父觸類而長之故大其旨遠其辭文注遠謂乾文謂坤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注曲詘肆直中得也陽曲初震爲言故其言曲而中坤爲事隱未見故肆而隱也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注貳當爲式謂乾與坤也坤爲民乾爲行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疏陰陽至曰門○此虞義也以陰易陽以陽易陰故云陰陽相易陽息震爲出陰消巽爲入故云出入乾坤門所以出入者故云易之門也○陽物至物地○此荀義也謂純乾純坤時也○合德至體地○此虞義也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謂乾坤合居也乾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六爻皆正爲各正性命六爻皆應爲保合太和應亦有合義也坎月離日三十日一會于壬虞注乾彖傳曰以齊且坎月戰陰陽是日月戰也皆陰陽合德之事乾剛坤柔乾天坤地言陰陽同虞則合德分之則剛柔各有體也○撰數至之德○撰數九家義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爲虛故演之爲五十大衍之數五十而一不用故用之爲四十九是體天地之撰也所用四十九蓍也蓍者聖人之贊于神明而生用以作易者是通神明之德也但陰陽合德之時聖人探賾索隱幽贊于神明十是取天地之數演之爲五十用四十有九以作易蓍以七也卦以八也爻以九六也故以謂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也○名謂至踰越○此九家義也周禮大卜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名謂六十四卦之名故云名謂卦名虞注下傳六爻相雜云陰陽錯居日雜六十四卦陰陽雜錯各有次序如屯坎二之初蒙艮之二此之卦之次序也如中孚爲十一月升爲十二月此卦氣之爻序也如後爲乾世遠爲坤世此八宮之爻序也如上天道下爲人事此二爲之爻序也故云卦象各有次第不相踰越也○於嗟至意邪○上云雜而不越是類盛荀子曰以頻行雜故云頻者雜之反也三稱盛德巳下虞義也黃爲稱德陽成于三故全稱盛德上爲末故上稱末世乾盛動傾故乾終上九動則入坤坤反君道故爲亂震總世故爲世乾終上九爲入坤陽出復震爲出坤辯農氏黃帝機而作者神農氏衰而黃帝作少昊氏衰而顓頊高辛氏衰而堯舜乃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易窮則變通則久入坤出坤以類行雜皆承茲世之後窮變通久易之道也故云衰世之意邪○神以至當名○此虞義也乾神知來坤藏往復初爲微至三成乾隱以之顯故曰微者顯之以照坤故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危顛爲日闔開也幽隱也幽者闔之反已氏春秋曰隱則陽闔是也乾終上九動而入坤故闔者幽之幽謂坤也坤猶乾自遠故謂從遘至坤是章往也坤終于亥則乾惜于子故陽息出初闔戶謂之乾陽稱名故開而當名也○復小至備矣○辯別也陽出復初初脩小始于坤别故復小而辯于物震爲言乾蠻度曰坤變初六復正陽在下爲聖六初帥其辭下傳爻師亦九也故云正言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故斷辭以乾原始以坤要終故備矣○謂乾至故小○此虞義也危蔽觀變于陰陽而互卦乾坤各三爻共有六爻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六爻三變三六十八十有八變而成卦名成于二故名八卦而小成三變成著三者成體之時故小也○謂乾至故大○此虞義也觸引信三才兼而兩之爲六畫三才謂乾三爻故乾爲天爲父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故觸類而長之陽稱大爲天爲父故大也○遠謂至謂坤○此虞義也○曲詘至隱也虞彼注云巽詰詘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詘若然陽曲初亦謂陽伏巽下也三倉曰中得也周禮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注云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氏春秋曰禹爲司空以中帝心高誘注云中猶得是中得同義故云中得也陽爲得震初得位又爲言故其言曲而中樂記曰肆直而慈愛故肆爲直謂陽也巽初坤也坤爲事初隱未見巽稱而隱故其事肆而隱也○貳當至凶也○此鄭虞義也貳从式式爲古文二故云貳當爲式大極分而爲二故式謂乾與坤也坤爲民天行健故乾爲行失謂坤得謂乾乾吉坤凶故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注中古謂文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注文王蒙大難而演易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傳曰作者之謂聖是故履德之基也注履二幽人之貞中不自亂四履虎尾虩虩終吉故德之基春秋傳曰卻子无基凡言德皆陽爻嗛德之柄也注坤爲柄乾上降三天道下濟故德之柄復德之本也注復初乾之元中行獨復故德之本恆德之固也注立不易方故德之固損德之脩也注徵忿窒欲所以脩德益德之裕也注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者也困德之辯也注辯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小人之德于是別也井德之地也注改邑不改井故德之地巽德之制也注君子制義故德之制履和而至注嗛與履通嗛坤柔和故履和而至嗛尊而光注九三升五故尊而光復小而辯于物注復初小善故云小辯之早故辯于物恆雜而不厭注乾初之四坤四之初故雜震巽特變震究爲蕃鮮巽究爲躁卦故不厭損先難而後易注損初之上失正故先難終反成益得位于初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益長裕而不設注巽爲長益德之裕故長裕設大也攷工記曰中其莖設其後坤三進之乾上之坤初遷善改過陰稱小上之初體復小故不設困窮而通注陽窮否上變之坤二成坎坎爲通故窮困而通井居其所而遷注井德之地故居其所能遷其施故遷也巽稱而隱注巽德之制故稱巽陽隱初故隱履以和行注禮之用和爲貴嗛震爲行故以和行嗛以制禮注陰稱禮旁通履履者禮也九三升五以一陽制五陰萬民服故以制禮復以自知注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恆以一德注一謂初終變成益從一而終故以

一德損以遠害（注）坤爲害泰以初止坤上故遠害乾爲遠益以興利（注）震爲興乾爲利上之初利用大作耒耨之利故以興利困以寡怨（注）坤爲怨否弒父與君乾來上折坤二故寡怨坎水性通故不怨也井以辯義（注）坤爲義以乾別坤故辯義也巽以行權（注）巽制義故行權春秋傳曰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疏）中古謂文王○漢書藝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云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故云中古謂文王若虞氏之義以爲文王書經系庖犧于乾五乾爲古五在乾中故興于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今知不然者下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與此傳皆言易之興[illegible]

[illegible]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注）法象在內故不遠爲道也屢遷（注）遷徙也日月周流上下无常故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注）變易也動行六虛六位也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戊爲月離己爲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注）上謂乾二坤初及三也下謂坤五乾四及上也相易謂二與五初與四三與上乾剛坤柔相易得位也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注）典要道也上下无常故不可爲典要適乾爲晝適坤爲夜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注）出乾爲外入坤爲內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出陽知生入陰懼死故使知懼也又明於憂患與故（注）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注）陰陽之初萬物之始故无有師保乾爲父坤爲母乾坤之元故如臨父母初帥其辭而揆其方（注）初始下也帥正也謂修辭立誠方謂坤也以乾通坤故初帥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注）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曲禮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今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是无典常也苟誠也其人謂乾爲賢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故不虛行

也（疏）法象莫大乎天地法象在內故不遠[illegible]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注）質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注）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注）本末初上也初尚微故難知爻象動內吉凶見外故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注）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注）撰德謂乾辯別也是謂陽非謂陰也中正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

爻初三五匪正故非其中爻不備道有變動故曰爻也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注〕存亡吉凶所謂要終者也居辭也彖辭卦辭卦辭偁舉六爻之義故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注〕乾五爲功二應五四承五故同功二爲大夫四爲諸侯故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注〕乾爲善二正應五故多譽四近承五故多懼傳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注〕柔當承剛故不利遠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柔中謂六二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注〕三有佐五之功故同功三爲三公五爲天子故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注〕三遠中故多凶功歸于五故五多功五貴三賤爻有等故云貴賤之等其柔危其剛勝邪〔注〕謂三勝稱也〔疏〕質本至之說○此虞義也廣雅曰素本也質素同義故云質本也乾元萬物資始故以乾原始坤用六以大終故以坤要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繫文乾知生坤知死故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讀爲舍也○陰陽至陰物○此虞義也六爻陰陽錯居故云雜爻之變化有時故云時陽則陽時陰則陰乾陽物坤陰物上傳文○本末至易知○大過彖傳曰棟橈本末弱也謂初上二爻故知本末謂初上也天道三微而成著故初尚微吉凶未定故難知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上傳文○初謂初外謂上至上而吉凶始見故易知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初稱擬後言擬者未定之辭故初辭擬之一卦吉凶存亡之義至上而具故于上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在三不得言貴也若據陰爻亦得言貴屯初九傳云以貴下賤大得民是也若爻不善亦不得言貴頤初九傳云觀我朵頤亦不足貴是也爻有等下傳云乾爲善三多凶故不言其善也○謂三勝稱也○下傳云其辭危虞彼注云危謂三故知其柔其剛皆謂三也勝稱同物故云勝稱也上云非其中爻不備故此傳論二爻之義云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論三爻之義云其柔危其剛勝邪以陽居陽故稱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注〕有天地人之道故悉備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注〕道謂陰陽剛柔仁義之道所謂性命之理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注〕參天兩地爲六畫故六也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注〕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注〕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有等故曰物〔注〕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等禮故爻有等乾陽物坤陰物故爲物物相雜故曰文〔注〕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卦乃有文章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注〕不當謂不當位當則生吉不當則生凶故吉凶生也〔疏〕天有至備矣○繫上曰夫易廣矣大矣荀彼注云以陰易陽謂之廣以陽易陰謂之大下云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天道也地道也天地之閒人道也大衍之數備三才故廣大悉備也○道謂至理也○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六者原本于性命故云性命之理 [illegible] 也其時未有文章語曰物一無文是也乾坤交通故陽物入坤陰物入乾而成六子八卦更相錯而成六十四卦柔交○剛柔如五色相雜而成文章故曰文也○不當至生也○陽居陰陰居陽爲不當位乾鑿度曰得失位爲庸人陰失位爲小人也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故得位則生吉失位則生凶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注〕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是故其辭危〔注〕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无咎故辭危也危者使平〔注〕平謂三天地際故平文王則庖犧合德乾五故危者使平也易者使傾〔注〕乾爲易傾謂上乾盈動傾故使傾謂紂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注〕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略其奇五故百物不廢也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注〕乾稱易道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故懼以始知終終之謂與存義也故懼以終終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惡盈福謙故易之道者也〔疏〕謂文至三也○此虞義也大道隱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至殷之末世紂爲无道故文王演易自明大道書易六爻之辭而興吉凶悔吝易道廢而復興屯之六三君子以經綸是文王演易文致太平之事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上九亢龍有悔故末世乾上謂紂也陽成于三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故知盛德乾三也○危謂至三○夕惕若厲无咎乾九三爻辭文言云雖危无咎故辭危也○危危也○此虞義也承上周之盛德故知危謂乾三三多凶平謂至平也○泰九三爻辭曰无平不陂虞彼注云平謂三傳曰天地際也三處天地之會故平也○虞上繫注云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乾五故云文王則五圖而演易文致太平故危者使平也○乾爲至紂也○乾以易知故乾爲易承殷之末世故易者使傾謂上也上九亢龍盈不可久故乾盈動傾紂无道滅亡故易者使傾也○大謂至百物也○此虞義也陽稱大乾道變化故大謂乾道乾陽爻九四九三十六三爻一百八略其奇數故百物乾純粹精故爲物也終日乾乾反復道故反復不衰是不廢之義也○乾稱至者也○此虞義也乾爲易道故乾稱易道知至至之至謂初知終終之謂上此文言傳釋九三義也九三知至知終雖危无咎與此傳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同義故引以爲證天道虧盈福謙故危者使平地道變盈人道惡盈故易者使傾皆乾來上九降三乾爲易道故易之道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注〕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麗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注〕阻險阻也謂坤二五之乾艮爲山陵坎爲水巽高兌下地險山川丘陵故以知阻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注〕乾五之坤坎爲心兌爲說故能說諸心坎心爲慮乾初之坤爲震震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娓娓者〔注〕謂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則八卦象具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娓娓者陰陽之微月生震初故成天下之娓娓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詳〔注〕詳善也吉之先見者也陽出變化云爲吉事爲詳謂復初乾元者也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注〕象事爲坤坤爲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占事謂乾以知來乾五動成離則翫其占故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注〕天尊五地卑二故設位乾爲聖人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成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注〕乾爲人坤爲鬼乾二五之坤坎爲謀乾爲百坤爲姓故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疏〕險謂至者也○此虞義也坎之坤成坎乾二五變之坤成離故云乾二五之坤成坎離坎月離日故日月麗天論語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云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云天險不可升也是知險之義也天險不可升坎彖傳文○阻險至阻也○此虞義也坤二五之乾成坎離艮互體艮爲山陵坎爲水巽爲高澤動而下故兌爲下坤爲地地險山

川巳陵亦坎彖傳文地險山川巳陵地險而阻故知阻者也○乾五至之慮○此虞義也兌陂口說說從坎心說之深故也震初獨行不與聖人同憂孚慮從震孚之徵也能說諸心故能定天下之吉凶能孚諸侯之慮故能成天下之娓娓所謂聖人成能也○謂乾至娓者○此虞荀義也乾二五之坤坤二五之乾成离日坎月互有艮巽故八卦具陽息則吉陰消則凶故八卦定吉凶娓微同物故云娓娓者陰陽之徵三日月出震故月生震初上傳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娓娓者莫善乎蓍龜是也知陰知陽其以此耳○詳善至者也○此虞義也乾初爲善故云詳善也吉之先見者故吉事有詳○陽出變化云爲成復初初爲元元亦善也故復初乾元者也○象事知器故象事知器乾爲事爲器乾五之坤成坎月离日日月爲象故知來○此虞義也坤爲知來乾五動之坤成离以离日日月見其占極數知來之謂占故占事知來也○天尊至能也○此虞義也乾五天尊五地卑三謂乾五之坤成坎存乎位故設位乾五爲聖人謂庖犧也說心孚慮唯聖者能之故成能也○乾爲至與能也○此虞義也人謂謀及乃心也鬼謀謂卜筮也至與能故百姓與能也聖人及庶人鬼謀及卜筮謂謀及卿士也朱仰之以百姓爲能故百姓與能也

八卦以象告注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則入卦象成兌口震言故以象告也爻彖以情言注聖人之情見乎辭故爻彖以情言震爲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注乾二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离故剛柔雜居艮爲居离有巽兌坎有震艮八卦體備故吉凶可見也變動以利言注乾變之坤成震乾爲利變而通之以盡利震爲言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注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注攻摩也乾爲愛坤爲惡謂剛柔相摩以愛攻惡生吉以惡攻愛生凶故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注遠陽謂乾近陰謂坤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吝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注情陽偽陰也情感偽生利偽感情生害乾爲利坤爲害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注坤爲近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爲悔且吝也將叛者其辭慚注坎人之辭也坎爲隱伏將叛坎爲心故慚也中心疑者其辭枝注离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吉人之辭寡注艮人之辭也艮其輔言有序故辭寡躁人之辭多注震人之辭也震爲決躁笑言啞啞故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注兌人之辭也兌爲口舌誣乾乾爲善人也失其守者其辭詘注巽人之辭也巽詰詘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詘此六子也离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上經終坎离則下經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子此易之大義者也疏在天至告也○此虞義也日月在天成八卦象乾二五之坤成震坎艮坤二五之乾成巽离兌八卦象成兌爲口震言爲告故以象告也○聖人至情言○此虞義也乾坤旁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辭以觀乎情故聖人之情見乎辭至賾爲象析體爲爻上傳云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故彖言曰六爻發揮

旁通情也故爻彖以情言也○乾二至見也○此虞義也乾二升五故乾二之坤成坎坤五降二故坤五之乾成离乾剛坤柔互有剛柔故剛柔雜居艮爲居离有巽兌坎有震艮入卦體備故吉凶可見也○乾變至利言○此虞義也乾變之坤成震乾爲利上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震爲言故變動以利言也○乾吉至以情遷○此虞義也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也○攻摩至生○此虞義也乾爲愛坤爲惡故愛惡相攻剛柔相摩故攻摩也以愛攻惡生吉以惡攻愛生凶故吉凶生也○遠陽至生吝○此虞義也陽遠陰近故遠陽謂乾近陰謂坤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吝也○情陽至生害○此虞義也陽實陰虛故情陽偽陰情感偽生利偽感情生害乾爲利坤爲害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也○坤爲至吝也○此虞義也坤爲近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爲悔且吝也○坎人至慚也○此虞義也坎爲隱伏將叛坎爲心故慚也○离人至疑也○此虞義也离爲火火性枝分故枝疑也○艮人至辭寡○此虞義也艮其輔言有序故辭寡也○震人至誣善○此虞義也震爲決躁笑言啞啞故辭多也○兌人至善人也○此虞義也兌爲口舌誣乾乾爲善人也○巽人至其辭詘○此虞義也巽詰詘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詘也○此六子也离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上經終坎离則下經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子此易之大義者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六終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五十七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文言傳注文言乾坤卦爻辭也文王所制故謂之文言孔子爲之傳疏文言一篇皆夫子所釋乾坤二卦卦爻辭之義故云文言乾坤卦爻辭也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案元者善之長也一節魯穆姜引之在孔子前以故爲文王所制然則初九以下者答問而稱子曰豈亦文王所制耶是知文言者指卦爻辭也以卦爻辭爲文王所制故謂之文言傳乃十翼之一也孔子爲之傳故謂之文言傳乃十翼之一也

元者善之長也注乾爲善始息于子故曰善之長外傳曰震雷長也故曰元亨者嘉之會也注以陽通陰義同昏冓故曰嘉之會利者義之和也注陰陽相和各得其宜故曰義之和貞者事之幹也注陰陽正而位當則可以幹舉萬事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注易有三才故舉君子初九仁也長君也元爲體之長君子體仁故爲人之長故書作體信嘉會足以合禮注嘉屬五禮故嘉會足以合禮繫曰觀其會通以行其等禮利物足以和義注中和所以育萬物故曰利物外傳曰言義必及利貞固足以幹事注剛柔皆正物莫能傾故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注四者道也人行之則爲德君子中庸故能行此四者以贊化育與天地合德也疏乾爲積善故云善始息于子謂初九也外傳者晉語文震爲長子稱元故曰元長也○以陽至之會○亨通也陰陽相應韓詩云多以昏冓言者故云義同昏冓故云嘉之會○陰陽至之和○此荀義也六十四卦之嘉會周易春秋外傳曰嘉之會故曰嘉義之和此陰陽和則一故序利和故天下之和也荀子無陰陽分則和和從各說云分義也利義宜也義和物義則萬物義宜是亦分義其時利之分則無和故天下之和乃成名爲得其宜和從則說陰陽相合故荀子王制篇曰義以分和一則故云和陰陽之和中有至萬事○此荀義也陰陽至萬物各得其宜然後利時之中陽至萬事○此之義義故云陰陽正而位當則可以幹舉萬事正也六爻得正是陰陽正而位當也鄭注說卦離爲幹說云在外能幹其本萬事理可以廣雅及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故云貞者事之是幹正之有義至之長三太極者三才之數也三才之道也易有三才也故云易有三才舉君子以三才之數也六六初九仁也周語曰震方東方之卦陽氣始生故云東方爲仁之初書曰九年春正月晉語曰元者長也故元爲首之長也長猶君也長子故曰長君也初九故知初九仁也周語曰元之爲言首也震爲長子故云元長嘉屬至合禮○諸侯五禮吉凶賓軍嘉故云嘉屬五禮之也嘉之等禮至之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禮親邦國天地之吉嘉禮而嘉禮之爲五禮也禮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故大宗伯以嘉禮親男女不交而萬物不興故大宗伯嘉禮之道也六禮昏禮之始也交泰親迎交則嘉昏禮冠禮皆嘉禮之事故云嘉屬五禮觀其會通以行其等禮故云嘉會足以合禮也○中和至利物○中和以育萬物者中庸文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云中和所以育萬物也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剛柔至幹事○此荀義也剛柔皆正物莫能傾故足以幹事也○四者至德也○此荀義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云人行之則爲德中庸曰君子中庸故能行此四者以贊化育與天地合德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注乾爲龍德隱陽在初故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世不成名注震爲世初剛難拔故不易世行而未成故不成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注乾陽初故遯世坤爲于上故不見是震爲樂故无悶樂則行之注陽出初震爲樂爲行故樂則行之坤死稱憂隱憂則違之注陽在坤中遯世无悶故憂則違之初辟于物故言遯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注確堅剛貌初爲本堅樹在始故不可拔潛龍之志也疏乾爲至者也○遯文言而稱者問者所以起意也京房易傳曰乾爲龍德以見爲功今尚隱藏故也隱者也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揚子曰聖人隱也乾鑿度曰正陽在下爲聖人故曰聖

人陽也○震爲至成名○震爲世虞義也震爲善不長子以能世故爲世初剛難拔虞屯象傳義也乾爲善積不足无肉謂成名陽成於三立於七初尚微故不成名也○乾陽至无悶○初龍德而隱者也隱遯同義震爲世陽隱初故遯世坤衆復坤坤反君道故稱亂此虞義也震爲京易傳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王德乃潛五陰亂於上一陽潛於下故不見是爲樂亦虞義也震爲春也春秋繁露曰春蠢也蠢然喜樂之貌故爲樂說文曰悶懣也懣煩也之意震爲蠢也蠢然喜樂之貌至言違○此虞義也復初體震故陽出初震韋昭注國語曰震爲作足故爲行震爲樂樂則行之震爲行故樂則行之死魄昭二十六年春秋傳曰死惡物也故曰坤死稱於坤爲坤中遂世无悶故憂則違之初體復復也○小而辯於物一陽不隱亂於五陰是辯於幽也○崔憬云坤中復初辯於物一陽不隱堅高之貌故云堅剛也六爻初爲本上爲末虞云本弱則撓不拔此初六初九之雜也堅至初爲本上爲末故云崔憬云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韋昭曰樹在始木也晉語文彼文云堅樹在始也根也九龍初潛以爲剛不拔故虞氏以爲潛龍之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注九二陽不正上升坤五故曰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注庸用也乾爲言爲信震爲行處和應坤故曰信二非其位故曰謹二者皆用中之義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注閑防也乾爲誠二失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善世而不伐注陽升坤五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故曰不伐德博而化注處五據坤故德博羣陰順從故物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注傳删於經故稱易曰有天德而後可居天位故曰君德疏九二至正中○乾鑿度曰二陰失位皆爲不正今不正鄭注云初六陰不正九二陽不正蓋九二中而不正今升坤五故曰正中謂正上中也九五象傳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虞註云凡五言中正中正皆陽得其正以此爲例是也○庸用至之謹○鄭氏三禮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虞氏說卦曰乾爲信處和應坤故乾爲言乾爲信虞謂乾中和之可用也故乾爲信乾爲言言九家說卦乾中信之位虞義也云體信足以長人故乾爲信處和應坤謂二非其位而應上中是云體二五相孚是庸言之信也中和其爲庸言之信則非其位則悔此荀義也二九升坤二爲之信者坤二之過之書也非其位則悔荀義也故庸言之謹也○九二升坤五復於无位易者寡過之書也是以非其位則悔過之中庸故引中庸以爲證耳○閑防至言之○此九家義也二者皆用中之義故引中庸雅曰閑防也乾爲誠二不正故以閑邪言之宋衷說文曰閑闌也天之道也故乾爲誠二失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謂五揚子太元曰中和莫尚於五五居中和是存誠也中庸曰誠者升至不伐○此九家義也乾爲善也二處中和故曰善世○陽所利爲不伐者九家曰不言所利即震爲善世是不伐也不言物化○此荀義也乾爲德五據坤坤道廣博故德博也坤五化成萬物故物化也○五處五傳別二至君德○孔子十翼乾施下經乾卷王弼始以文言附乾坤二卦後遂失古意也坤二升上坤五然必有聖人之德而後可居天子之位言君德者兼德位言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注乾爲德坤爲業以乾通坤謂爲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注忠信謂五乾爲言三不中故修辭誠謂二三艮爻爲居故居業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注至謂初陽在初稱幾幾者動之微知微知彰故曰可與幾終謂上陰稱義知存知亡故曰可與存義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注下卦之上故曰上位知終終之故不驕居三承五故曰下位知至至之故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注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夤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故云因其時疏乾爲至修業○此虞義也繫上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故知德屬乾業屬坤也三體泰泰內乾外坤乾坤相輔而成故以乾通坤謂爲進德修業者虞氏曰陽在三四爲修三過中四不及中故皆言進德修業也○忠信至居業○五以陽居中故曰忠信言進言修者皆謂之不中以求中也三五爲誠所以求中○鄭云三五居中故曰二○存誠故誠謂二二故法以進德修業也○鄭云三不中故修辭二存誠故誠謂二一陰一地也故謂初繫下曰知幾其神乎虞註云幾謂陽也至謂初一初在復初稱幾初尚微故曰動之微君子知微知彰故可與幾也○二陽也上爲一卦之終故終謂上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陰稱義上爲亡者保其存者也知存知亡故可與存義也○下卦至不憂○荀注九三曰三居下體之終而爲之君是上位也居上位而不驕者也在下位而亦如初之无悶故不憂此又云三臣於五是下位也在下位而不驕故不憂此淮南子人間訓云故易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淮南義也班固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其書今亡而鴻烈所述者其緒餘也彼文云夕惕若厲蓋今文黃字亡而以屬屬上讀也古文厲屬下讀故傳云雖危无咎漢書多有作若厲者皆據古文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注或躍爲上在淵爲下進謂居五退謂居初二四不正故皆言邪三四不中故皆言時及時所以求中也中庸曰君子而時中疏或之者疑之也无常无恆是釋或義進退謂居五退謂居初此荀義也二中而不正故言邪三四不中故兼言之時者中不正故言時三正而不中故言時四不中不正故兼言之中者易之大要也孔子於象傳言時者二十四卦言中者三十六卦於象傳言中者三十九卦蓋時者舉一卦所取之義而言之也中者舉一爻所適之位而言之也時无定而位有定故象多言時象多言中子思作中庸述夫子之意曰君子而時中時中之義深矣故文言乾九之義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是時中用九之義也王弼本欲及時也今從古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注謂震巽也庖犧觀變而放八卦雷風相薄故相應同氣相求注謂艮兌也山澤通氣故相求水流溼火就燥注謂坎離也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雲從龍風從虎注謂乾坤也乾爲龍雲生天故從龍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注聖人謂庖犧合德乾五造作八卦故聖人作覩見也四變五體離離爲見故萬物覩萬物皆相見利見之象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注震坎艮皆出乎乾故曰本乎天而與乾親故曰親上巽離兌皆出乎坤故曰本乎地而與坤親故曰親下天尊故上地卑故下也則各從其類也注二五相應如物類之相感故下之應上猶子之於父母各從其類疏謂震至從虎○此虞義也傳因二五相應而廣其義明八卦陰陽本有是理也庖犧觀變於陰陽而立八卦震巽爲雷風相薄而不相悖故同聲相應艮兌出乾二氣通故同氣相求坎離相逮而不相射離爲火坎爲水火相射也內經曰雲出天氣風出地氣乾爲龍坤爲虎故雲從龍風從虎鄭注云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虎土物也龍是大人也交於五書系辭文於五乾也坤爲土是從其類也○聖人至萬物覩○此虞義也聖人謂庖犧乾鑿度曰庖犧氏畫八卦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說文曰見也說卦曰相見乎離是也○震坎至下也○此虞義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故聖人作萬物共覩鄭利見大人之義也乾道成男故震坎艮皆本乎天而親上坤道成女巽離兌皆本乎坤而親下陰類故下也○二五至其類○此總結上義也言二之應五如子之親上也下以應上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言物類相感如聲氣之類是也○二五至其類相從所以釋利見之義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注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高而无民注坤爲民驕亢失位故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注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曰在下兩陽无應故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注動於上不應於下故有悔疏天尊至无位○此虞義也上於三才爲天道是天尊故貴也上本陰位以陽居之故无位○坤爲至无民○荀云在上故貴失位故无位亦此義也○坤爲民驕亢失位高而不與民故云无民也○上應至无輔○此荀義也知賢人越語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上九亢又處非其位民不與之故无民也○上應至无輔知三不憂故知三也此荀義也鄭荀皆有一聖二庸三君子之目謂復初陽正爲聖人臨二三陽正爲賢人泰三陽正爲君子故又稱賢人也三在下卦故云別體三上敵應故无輔也○三動於至有悔此淮南義見繆稱篇也

潛龍勿用下也注下謂初見龍在田時舍也注暫舍於二以時升坤五終日乾乾行事也注坤爲事以乾通坤故行事或躍在淵自試也注求陽正位而居之故自試飛龍在天上治也注畫八卦以治下故曰上治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注卦窮於上知進忘退故災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注正元以成化故天下治疏下謂至下治○易氣從下生故謂下爲初二非其位故云暫舍虞氏亦云非王位時暫舍也以時升坤五故經云見龍在田謂坤非舍於田也坤爲事謂泰坤震爲行以乾通坤故日行事進德修業是也四非上居五則當下居初或之故云自試也自試之伏羲仰觀俯察畫八卦以治下服而化之故謂之伏虞通日伏戲孟喜章句曰伏服也戲化也下下之事上對下言故云上治也王肅註上九曰知進忘退故悔盈卦窮於上當退之三上不知退亢極災至曰災也春秋元命包曰天不深正其元不能成其化九者變化之義以元用九六爻皆正王者體元建極一以貫之而君臣上下各得其位故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注陽息初震下有伏巽故曰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注二升坤五坤爲文坤五降二體離離爲明故

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注震爲行用時而惕故與時
偕行書曰時之徙也勤以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注二上變
體革故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注體元居正故位
乎天德書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忼龍有悔與時偕極注陽將
負其極弱故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注六爻皆正天
之法也在人則爲王度易說六位正王度見矣疏陽息至潛藏○
繫下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虞彼註云蟄潛藏也龍潛而蛇
藏十一月陽息初震爲龍巽爲蛇故曰潛藏也○二升至文
明○二升坤五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坤离皆指在下而言
故云天下文明○震爲至以行○息至三體震震爲行書曰
者周書周祝文孔晁注云謂與時偕行也○二上至乃革○
二升坤五上降坤三是二上變也乾二上變其象爲革故體
革而云四體革者革之既濟較九四一爻耳四變成既濟革
彖云元亨利貞與乾用九同故發其義於九四爻而云乾道
乃革耳○體元至德元○易有天位有天德天位九五也天
乾元也中庸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
在天子之位體元居正者以乾元之德而居九五之位故云
位乎天德也書洛誥文引之者證天德之爲乾元也○陽將
至偕極○陽窮於上則陰復於下故云陽將負伏生鴻範五
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鄭彼
注云天爲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
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劉歆說曰君
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廣雅曰亢極也蔡
邕月令章句曰極者至而還之辭陽道窮剛反爲弱即與時
偕極之義也○六爻至見矣○六爻皆正謂既濟也剛柔正
而位當行事皆合於天故曰天之法叅同契曰用九翩翩爲
道規矩是也易說者乾鑿度交叅鴻範五行傳射屬王極鄭
氏注云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
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故
云王度見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注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利貞者情
性也注推情合性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注乾始元也美利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之大者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純粹精也注剛者天德也健者天行也中謂居五正謂居初
與三也純業統陰爻也粹不雜也一氣能變曰精繫曰精氣
爲物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注發動揮變也乾六爻發揮變動
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吉凶以情遷故曰旁通
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注言乾六爻
乘時以居天位坤下成之成既濟定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
天下平疏乾始至始通○此虞義也乾始元也乾知大始故
亦曰始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乾始以陽通
陰故始通也○推情合性○此魏伯陽義也爻不正以歸於
正故曰利貞也性中也情者性之發也發而中節是推情合性
謂之和也易翕中和故曰利貞者情性也聖人體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既濟之效也○乾始至大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故知乾始元也美利以下虞義也始而亨故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是利天下之事也尋繫下遂咸至遘六日七分之義曰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始而亨成既濟化育之功天不言而
歲功成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利者大故利者
大也俗本作能以今從古也○剛者至爲物○文五年春秋
傳曰天爲剛德故云剛者天德也象曰天行健故云健者天
行也若然大有象傳曰其德剛健則健亦天德也而云天行者
乾剛坤柔剛柔者立本者也建者運行故曰天行乾六爻唯
五爲中初三爲正二中而不正例居五故云中謂居五四
上不正四例居坤初上例居坤三故云正謂居初與三也乾
鑿度曰乾道純而奇鄭彼註云陽道專斷兼統陰事故曰純
純全也陽畫三陰畫六乾兼坤則九故云全也乾太元準之
以粹荀子非相曰粹而能容雜劉淵林吳都賦註云不雜曰
粹雜者粹之反故云粹不雜也管子心術曰一氣能變曰精
一事能變曰智精者清也天輕清而上者董子曰氣之清
爲精繫上曰精氣爲物也亦謂乾也○發動至情也○此虞註
說卦云發動揮變乾六爻以下陰義也○乾精粹氣純也故能發
揮變動旁通於坤坤者乾之反也震巽坎與离艮與兌及
六十四卦皆然故云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各有旁通
法言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註云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
唯旁通乎若悉旁通與用九用六同義乾坤純故用九六餘
卦六爻相雜謂之旁通也吉凶以情遷下繫文各卦旁通有
吉有凶吉凶者易之情故云旁通情也○言乾至下
平○義見乾卦及象傳陰陽和均以下荀義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注初善也積善成德震爲行
故以爲行終日乾乾行事也故日可見之行潛之爲言也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注陽見于二成于三今
隱初故未見震爲行行而未成是以弗用疏初善至之行○初元也元者善
之長故云善也積善成德勸學篇文虞注坤文言曰初乾爲
積善善積於初成於三故漢議郎元賓碑云乾乾積善三終
日乾乾積善成德之象故曰日可見之行也德必三而成者
乾鑿度曰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至三而天地人之道備
故董子曰天地與人三而成德天之大經也○陽見至弗用
○九二見龍故云陽見於二春秋元命包曰陽起於一成於
三今陽在初故隱而未見體震震爲行行而未成謂德未成
成十八年古文春秋傳曰服讒蒐慝以誣成德服虔曰成德
成就之德初德未成故弗用也
此專釋潛義故云潛之爲言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注二陽在二兌爲口震爲言爲講論
臨坤爲文故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注震爲寬仁爲行居謂居五謂寬以居上
而行仁德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注德成而上
故曰君德疏二陽至講習○此虞義也乾自坤來陽在初爲
震在二爲兌故兌爲口震爲言爲講論臨坤爲
文者博學於文故也兌象朋友講習者虞於彼註云兌兩口
相對故朋友講習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龍德而學學問所
以成君德也周書本典曰王在東宮召周公曰朕聞武考不
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是人君有學問之事也
○震爲至得也○震爲寬仁虞義也漢書五行志曰傳曰思
之不睿是謂不聖睿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德成至君德○
德成而上樂記文皇偘註云上謂堂也德成謂人君禮樂德
成則爲君故居堂上南面尊之也二德成而升坤
五故云德成而上謂德已成而居君位故云君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注重剛謂乾天謂乾五
田謂坤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注過中則惕疏
重剛至坤田○乾剛坤柔內外皆乾故曰重剛虞註云以乾
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謂上不居乾五而下不居坤
田二居坤田龍德而正中者也○過中則惕○此揚雄義也
法言曰立政鼓衆莫尚於中和又云甄陶天下其在和乎龍
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則惕不及中則
躍其近於中乎言三四求中故云近於中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注人謂三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注坎爲疑非其位故疑之也疏
人謂三○在人而稱中者繫上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極中
也三不中以三於三才爲人道得稱中也三猶得正故云中
不在人○非其至之也○二四變體坎坎心爲疑以九居四
故曰非其位疑九四亦非其位以一陽據五陰卦之所由以
象者也故曰勿
疑與此異也

夫大人者注聖明德備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注與天合德謂
居五與地合德謂居二與日月合其明注坤五之乾二成离
离爲日乾二之坤五爲坎坎爲月與四時合其序注十二消
息復加坎大壯加震姤加离觀加兌故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注乾神合吉坤鬼合凶以乾之坤故與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復天而奉天時注乾九二在先故曰
先天而居坤五故天弗違坤六五在後故曰後天降居乾二
故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注人謂三知
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疏聖明至大人○此易孟
京說及乾鑿度文大人
謂二五執中含和而成既濟之功者也故淮南泰族曰大人
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
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
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是言既濟之事也○與天至居二
此荀義也二五皆稱大人故兼舉之三才之道五爲天二
爲地也○坤五至爲月○此荀義也○十二消息至合其序
○十二消息乾坤十二畫也四時四正坎离震兌也劉洪乾
象歷曰中孚加坎解加震咸加离賁加兌求卦復加坎大
壯加震姤加离觀加兌卦氣起中孚故以復爲坎卦也○
神至吉凶○此虞義也乾陽坤陰陽爲神陰爲鬼故以神屬
乾鬼屬坤也○乾神坤鬼以乾之坤故與鬼神合其吉凶○乾
九至天時○內外皆乾乾天也內爲先九二在內故曰先天
而居五五爲天位故天弗違外爲後六五在外故曰後天而
居二二承天時行故奉天時也○人謂至不違○中庸論君
子之道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鄭彼註云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聖人則百世同道但不悖於天地斯能質鬼神
俟後聖故云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易學在孔氏故中庸所論與文言一也

忼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注陽位在五今乃在上故曰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注在上當陰今反爲陽故曰知存
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注得謂陽喪謂陰陽位至謂陰○
此荀義也爻自
下而上爲進自上而下爲退九本陽爻當居陽位在五
今反在上是知進而不知退也陽爲存陰爲亡上宜陰爻今
九居之是知存而不知亡也乾陽爲得坤陰爲喪知九之爲
陽而不知上之爲喪是知得而不知喪也此專釋亢義故云
亢之爲言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注進謂

爲五進謂居二存謂五爲陽位亡謂上爲陰位再言聖人者上聖人謂五下聖人謂二也此申用九之義而用六之義亦在其中矣【疏】進謂至二也○此荀義也豫六五曰貞疾恒不死象曰中未亡也五中陽位故云中未亡五爲存則上爲亡又上爲宗廟故云亡謂上也九五生知之聖故首曰聖人九二學知之聖以時升坤五故云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言學而後至於聖也○此申至中矣○曰進曰存用九之義曰退曰亡用六之義也此兼釋之故坤文言不再申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注】純陰至順故柔陰動生陽故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注】其靜也翕故至靜其動也闢故德方虞氏謂陰開爲方也後得主而有常【注】初動成震陽爲先陰爲後後順得常故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注】坤承乾施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故化光坤稱化也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注】順者順於乾坤承乾故稱道貞於六月未間時而治六辰故承天而時行也【疏】純陰至故柔○此荀義也雜卦曰乾剛坤柔虞彼注云坤陰和順故柔與荀同義○陰動至也剛○此九家義也陰動生陽謂初三五也說卦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義同於此○其靜至方也○繫上曰其靜也翕翕則靜之至者故云至靜其動也闢闢也陰動闢而廣生方猶廣也坤六二直方大虞注云方謂陰闢爲方故云德方坤承乾故云德也○初動至有常○陽先乎陰猶天先乎地男先乎女故云陽爲先陰爲後也○坤承至化也○乾天也天施地生故曰乾施坤道承天故承乾施繫上曰坤化成物故坤稱化也○順者至行也○說卦曰坤順也虞注云純柔承天時行故順是順者順於乾也乾稱道坤承乾故亦稱道繫上坤道成女亦謂成乾而稱道也貞於六月未間時而治六辰者乾鑿度文彼文云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朗承天時行之義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注】初乾爲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坤積不善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爲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注】坤消至二艮子弒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故子弒父臣弒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注】剛爻爲朝柔爻爲夕漸積也陽息成泰君子道長陰消成否小人道長皆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漸使然故君子慎所積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君子慎始差若毫氂繆以千里謂此爻也由辯之不早辯也【注】辯別也初動成震體復則別之早矣繫曰復小而辯於物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注】順猶馴也惡惡疾其始【疏】初乾至餘殃○此虞義也乾爲善自一乾以至三乾成故爲積善乾坤之壯也故云以坤牝陽喪滅於乙至三日而復出震彖曰乃終有慶故曰餘慶陽稱慶也坤爲惡故積不善以乾通坤至十六日爲姤巽象見辛故云極姤生巽巽者坤一索所得之女故曰餘殃此據納甲也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伏生書傳曰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考積者日計月計歲計至於三載極而至於三考九載亦言積也五福六極餘慶餘殃之謂鄭注禮運曰殃禍惡也家謂乾家坤家也○坤消至弒君○此虞義也坤本乾也說卦曰乾爲君爲父上乾爲君下乾爲父坤消至二體艮艮子道至三乾下體滅故子弒父至三成否體坤坤臣道消至五乾上體壞故臣弒君上下不交天下无邦否彖傳文否之匪人无父无君是爲弒也故引彖傳以爲之○剛爻至積也○剛爻爲朝柔爻爲夕此虞義也虞本繫上曰晝夜者剛柔之象也故以朝夕之陽剛陰柔王逸注楚辭曰稱積日漸何休注公羊傳云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故云積漸也乾積善成泰故君子道長坤積惡成否故小人道長一朝謂初乾一夕謂初坤積之久而泰否成故君子慎所積易曰者易傳十篇也初爻爲本初謂之元董子對策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是也最初則萬事與故曰正其本萬物理君子慎始亦謂初爻初六最微故曰豪釐詩曰德輶如毛謂初也九積善成名初最積惡滅身故曰差以豪釐繆以千里太史公自叙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釐繆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蓋古文周易太史公遂以見其至兩大小戴禮察保傅經解及易通卦驗亦引之或遂以爲緯書之文非也○辯別至於物○辯別也鄭氏義之不早別而不自由別之而不別是辯與別同義坤別之不早別故有惡積而不可弃罪大而不可解復初九不遠復是物之早別矣物○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辯於物同也謂陰陽之物陰陽之習謂習也順猶馴謂積習之化而上至堅冰亦其漸也故始言履霜象曰致其道也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文言曰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復以自知惡惡疾其始也亦習謂也文易著戒於初爻是疾其始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注】正當爲敬字之誤也乾爲敬故直其敬也坤爲義故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注】乾二在內故直內而居五是敬立也坤五在外故方外而居二是義立也五動二應陰陽合德故德不孤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注】得位得中故不疑其所行【疏】正當至爲敬○此虞義也坤爲義故云方其義也乾二自二往在內故直內二五敬義見上也○乾二至不孤○乾二五在外故方外五居二是義立故德不孤也○得位得中故不疑其所行居陰居陰是得位也六二居中是得中也位之義居二是敬立也故義所行也○故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注】陽稱美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注】坤爲地妻道也【注】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妃以五成故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妻道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臣道也【注】天尊地卑乾爲君故坤爲臣虞氏以坤爲臣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注】坤化成物實終乾事【疏】陽稱美○繫曰至士十○繫上文也虞義也三下有伐陽故有美含之美○陽稱美○繫曰者上繫文妃以五成昭九年春秋傳文皇侃禮記義疏曰金木水火得土而成土數五故妃以五成也○木爲妻至妻道○此劉氏義也三五同陽鄭注鴻範云五行克也土爲木妃火爲金妃金爲木妃水爲火妃土爲水妃昭十年傳文也子產云火水妃也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故土爲木妃水克火故火爲水妃火克金故金爲火妃金克木故木爲金妃土克水故水爲土妃春秋傳日火之牡以天七爲火二牡故云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以五成也者是也臣道至道也○虞氏注坤六三小象云坤爲臣知坤爲臣也九家說卦曰坤爲臣此虞義也○坤化成物實終乾事○繫曰坤化成物故坤以終乾事而不居其功是坤代乾終事也董子曰地之義也所以代乾者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注】在天爲變在地爲化乾息坤成泰天地交而萬物通故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注】泰反成否乾三稱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避難不可營以祿故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注】謹猶慎也【疏】在天至木蕃○此虞義陽變陰化故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坤與乾旁通從乾變故乾息坤成泰泰彖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出震震爲草木故草木蕃也○泰反至人隱○此虞義也否泰反其類故泰反成否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乾文言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故稱賢入坤三在下位故乾三稱賢人隱藏坤中○西嶽廟記云泰氣推否是也乾三稱君子亦謂三也○謹猶慎也○象曰慎不害也故曰謹猶慎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注】地色黃坤爲理五之下中故曰黃中乾來通坤故稱通理正位居體者謂九正陽位而六居下體也一說上體儀禮喪服傳曰正體於上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注】九正陽位故美在其中四支謂股肱書曰臣作股肱六居下體故暢於四支坤爲事爲業故發於事業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故曰美之至也【疏】地色至於上○地色黃坤爲理此虞義也乾鑿度曰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故知坤爲理也地色黃而中故曰黃中也乾來通坤謂乾二居五虞注中孚云乾來之坤五正位是下中也乾乾坤二五居中坤通理而正位謂五正位居體者謂九二升五乾五陽位故曰正位也○蓋二升五坤五降二故曰立居上體謂五○說九二升坤五降居下體以乾九居坤五一說上體指五也二居上中故美在其中曰正體於上引喪服傳證五美故美在其中○美也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以下三美盡備故曰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注】初始疑陽至十月而與乾接爲其兼於陽也故稱龍焉【注】陰陽合居故曰兼陽爾雅曰十月爲陽俗作嫌於无陽今從古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注】坤十月卦故曰未離其類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注】乾坤氣合

戌亥故曰雜天者陽始於東北色玄地者陰始於西南色黃

疏初始至乾接○陰凝陽自午始故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戰者接也建亥之月乾之本位故十月而與乾接也今本疑於陽荀虞姚蜀才本皆作凝故從之○陰陽至古雜者○消息坤在亥亥乾之位也故曰陰陽合居此荀義也爾雅釋天文詩杕杜曰日月陽止亦謂十月爲陽月俗作謂上涵作也荀鄭虞陸董皆云兼於陽鄭本費氏故云古也○坤十月至其類○據消息○乾坤至色黃○乾坤氣合成亥乾鑿度文消息戌亥爲坤之月亥乾本位乾鑿度曰乾漸九旦故云氣合成亥陸績註京易傳曰乾坤并處天地之氣雜稱玄黃也天者陽以下荀義也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云天者陽始於東北說文曰黑而有赤色者爲玄鄉飲酒義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云地者陰始於西南南坤位○色黃考工記曰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五十八

嘉應生員邱翀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注聖人謂庖犧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注幽隱贊助也乾爲神坤爲明蓍謂乾伏坤初聖人作易探嘖索隱鉤深致遠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參天兩地而倚數注參三倚立也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故倚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注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坤剛柔立本者卦謂六爻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离兌故立卦六爻三變三六十八則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繫曰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注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發動揮變也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爲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注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和順謂坤道德謂乾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注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故至於命巽爲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注重言昔者明謂庖犧將以順性命之理注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陽順性以陰順命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所謂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注陰謂坤陽謂乾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注柔謂陰爻剛謂陽爻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注乾爲仁坤爲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注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畫而成章注陰陽位也柔剛爻也迭遞也章謂文理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疏聖人謂庖犧○庖犧始作八卦故聖人謂庖犧聖人作故不言庖犧而言聖人也庖犧時未有易名而稱作易者據後言也猶太卜三易矣○幽隱至蓍也○此虞義也幽陰謂坤初太元曰幽遇神范望注云陰一至蓍也是也中庸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鄭彼注云贊助也故乾爲神明乾伏坤初太元曰贊昆侖天地而產蓍在昆侖之中故曰幽詳以通神明之德故曰幽贊於神也荀子勸學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說文曰冥幽也是幽贊之義也聖人作易探嘖索隱鉤深致遠者嘖初也初隱未見故探嘖索隱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遠謂天近謂地幽謂陰深謂陽乾爲物神以知來故知來物褚先生據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是幽贊爲贊化育之本庖犧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創爲揲蓍之法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信三才觸長爻策至萬一千五百二十策謂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太極以一持萬其初幽贊於神明其極至於贊化育參天地皆是物也○參三至數也○此虞義也參讀爲三故云參三也倚立廣雅文虞注繫上極其數云數謂六畫之數揲蓍之法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是分天象爲三才也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以成一爻之變耦以承奇故云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謂乾坤各三爻爲六畫也參兩之說諸儒不同馬融王肅等據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諸儒云五位相合以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一三五凡三參之而九二四凡二兩之而六謂參天兩地而立九六之數也鄭氏云天地之數備於十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是諸說不同也○謂立至者也○虞義也三畫立[illegible]卦卦自陰陽故云立天之道謂陰與陽也下繫云剛柔者立本者也虞彼注云乾剛坤柔爲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六本者也乾坤各三爻合爲六爻而成六子故卦謂六爻陽變成震坎艮謂之陽卦陰變成巽离兌謂之陰卦故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震坎艮乾三索而得巽离兌坤三索而得故六爻三變三六十八所云十有八變而成卦也乾坤索六子但名八卦而小成謂天三爻故云小成也陽一君二民謂震坎艮陰二君一民謂巽离兌揲蓍之時尚未有畫止稱陰陽故云不道乾坤者也若然天有八卦之象聖人因天制作震巽已下六子亦從後名之也○謂立至生爻○此虞義也六畫稱爻爻有剛柔故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道有變動故曰爻故云發動揮變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謂九六相變故云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參重三才以爲六爻故云以三爲六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爻在重卦之中故生爻也○謂立至義也○此虞義也乾鑿度曰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大衍之數五十三十之合故三才爲六畫爻兼有仁義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相應爲和坤順也故和順謂坤乾爲道爲德故道德謂乾以坤順乾是和順於道德乾鑿度曰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以乾通坤故謂之理義也○以乾至爲命○此虞義也坤爲理以乾推坤故謂之窮理故爲性以坤變乾故謂之盡性乾伏坤初巽爲命性盡理窮故至於命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繫上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於其中矣虞彼注云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故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天地位萬物育此既濟之事蓋爲下陳明堂大道張本也重言至庖犧○此虞義也謂乾至理也○坤下育伏乾所謂性也乾下有伏巽爲謂命也乾變坤化參天兩地六稱承奇是各正性命乾爲性故以陽順性巽爲命故以陰順命此上虞義也韓非子曰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德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不言陰陽而言陰與陽是陰陽之理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柔剛之理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仁義之理也陰陽柔剛仁義原本於性命所謂性命之理下云兼三才而兩之是順性命之理也○陰謂至義○陰謂坤陽謂乾者謂坤三畫爲陰乾三畫爲陽也柔謂陰爻剛謂陽爻者謂以三爲六二四上爲陰爻初三五爲陽爻也

管子曰天仁地義故乾爲仁坤爲義○謂參至數也○此虞義也上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是天地本有兼才之理聖人設卦因而重之以地兩三而成六畫所謂順性命之理也○陰陽至地理○位有陰陽故云陰陽位也爻有剛柔故云柔剛爻也迭遞也己下虞義也釋言曰遞迭也迭遞同訓故云迭遞也剛柔更用事故云迭用柔剛繫上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章謂文理文理者閒雜之義昭廿五年春秋傳曰五章杜預注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所謂五章是也韓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天地人各有陰陽剛柔仁義即上文性命之理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注此明二篇之次也天地定位乾坤泰否也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咸恆損益也水火不相射坎离既未濟也薄入也射厭也所陳凡八卦相錯而成上下二篇也易說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下經法陰故以咸爲始恆爲次先損而後益又曰离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离爲終既濟未濟爲下篇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注坤爲數往乾爲知來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易氣從下生故云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注晅乾也乾坤三索而得六子六子自下生六子既成各任生物之功乾爲之君坤受而藏之以成十二辟卦也疏此明至王道○此參兩來釋文王分上下二經乾坤泰否坎离咸恆損益既濟未濟終始相次之義而六[illegible]

[illegible]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注】帝上帝也上帝五帝在大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四時之序五德相次聖人法之以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也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唐曰五府虞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明堂者有五室四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虞夏商周四代行之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業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昊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於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一帝配天功臣從祀故禘禮上遡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以一德貫三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孰草木茂民無鄙惡物無疵癘羣生咸遂各盡其氣威厲不試刑措不用風俗純美四夷賓服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所謂既濟定也庖犧畫八卦以贊化育其道如此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注】出生也東方者青陽太廟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注】東南者東青陽个南明堂个也巽陽藏室故絜齊离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注】离爲日爲火故明日出照物以日相見故萬物皆相見南方者明堂太廟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注】負斧扆南面而立故南面而聽天下聽聽嚮也乾爲治天子當陽故嚮明而治蓋取諸此者言明堂之法取諸此也蔡氏謂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注】坤位未而王四季故用事於西南而居中央西總章个南明堂个中央太廟大室也明堂月令中央土土爰稼穡故萬物皆致養役事也坤爲事王者四時迎氣於四郊其中央之帝乃方澤也合圜王之帝爲六天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注】兌主酉故正秋總章太廟也兌爲雨澤故說萬物震爲言震二動成兌言從口出故說言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注】西北者西總章个北元堂个也坤十月卦乾消剝入坤故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注】正北方者元堂太廟也勞動也水性動而不舍故曰勞卦歸藏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注】東北者東青陽个也故曰成始北元堂个也故曰成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注】神謂易卽一也妙微也聖人飭明堂以一偶萬明者以爲法微者以是行不見其事而見其功故妙萬物而爲言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注】四時分而效職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注】六子合而成物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注】變化謂乾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不言乾坤而言變化者以見神之所爲【疏】[illegible]

[illegible]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注】自此而下皆易後師所益此訓彖傳神明之德也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注】訓近取諸身外傳曰平八索以成人故春秋時或名易為八索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注】訓遠取諸物王弼本誤刊乾為首上今從古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注】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及易逆數之義索數也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元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

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宣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槀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注】訓一篇卦爻之象九家乾後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玉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鸛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蔾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虞氏逸象又備焉易者象也其是之謂與

【疏】自此至德也○說卦先說蓍數卦爻重卦之義二篇之次及消息六予以明易之爲逆數然後叙明堂之法而經之以既濟聖人作易以贊化育其義已盡故自乾健也已下皆後師所益後師者七十子之徒是也必知非孔子所作者乾健也已下或訓象傳或訓繫辭或訓上下篇卦爻之象苦爲訓詁之體且上陳大道下剛義訓其文不大又如蹄藏易亦云乾爲天爲君爲爻爲大赤爲辟爲卿爲馬爲天爲血卦之類亦是訓卦爻之象與此略同故知非孔子作也云訓象傳八卦之德者泰象傳曰內健而外順健順是乾坤也屯傳動乎險中動是震也需傳剛健而不陷陷是坎也離傳重明以麗乎正柔麗乎中正晉傳順而麗乎大明麗是離也崇傳險而止止是艮也履傳說而應乎乾說是兌也獨異卦之義象傳不易其文其訓入者唯見於序卦則巽有入義故不云巽巽也坎或訓險離或訓明易合萬象言豈一端其所訓之義則虞注云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純柔承天時行故順動者陽出動行入者乾初人陰附者陽陷陰中麗者曰麗乾剛陽位在上故止震爲大笑陽息震成兌震言出口故說也○訓近至八索繫下云庖犧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乾爲首已下皆近取諸身也故乾繫度孔子日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是也周書武順曰元首曰末首謂上也乾陽唱故乾上爲首腹謂四也坤爲富釋名曰腹富也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足謂初也震在下能動故爲足服謂二也下開似服耳謂五也鴻龍坎北也屬聽故爲耳目亦謂五也鴻龍南方屬視故爲日進南精神曰耳目者曰月也離曰坎月離目坎耳故云耳目者日月也手謂三也艮爲拘以手拘物故爲手口謂上也鄭云上開似口外傳者鄭語文韋昭云八索謂八體以應八卦昭十二年春秋傳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巳馬融注云八索八卦之當時名易爲八索也○訓遠至從古○鴻範五行傳日王王不極時則有馬禍鄭彼注云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乾爲王馬屬王極故爲馬又日思之不容時則有牛禍鄭注云牛齊之任重者也屬皇

極坤爲土思心曰土斗屬皇極故坤爲牛震爲龍者震初九也鴻乾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時則有龍蛇之蔓鄭世云龍蠱之生於辯行於元形燕於天者屬天乾爲龍乾息自初初九潛龍勿用乾初即震豕故震爲龍一曰實其方歲是木木爲青龍故爲龍也巽爲雞書巽爲木五行尊雜蜀木九家據易生人巳巽聽八風也艮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雜春至而鴻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圭風精爲雜故雜十八曰部而成雞二九順陽脈故雜如時南鳴也坎爲豕者坎爲耳主葉五行傳日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鄭狂云豕耆之居開衛亦聽者也屬聽九家曰家秀辱卑下也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爲豕豕懷治西月而生宣時理節是其羲也離爲雖者烈向五行傳說日書序高宗祭成湯有葦雄登鼎耳而雖雄雜鳴者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雜維南方近赤祥也獨歆猇傳以爲羽蠱之蘖又離爲文明雜有文章故離爲雜艮爲狗皆鄭氏云艮卦在丑艮爲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九家云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圭斗斗爲大坎犬懷前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大十三日而闢口斗庶故大卧居也斗運行四市犬亦夜號室也大之精艮水不敢歛但舌孤氷月大圓以水灌之則解也斗近奎星故犬注當路不遊人者也兌爲羊音兌正秋也易是類課曰太山失金雜西嶽亡玉羊羊是西方之責故兌爲羊又兌爲剛離鄭氏謂其畜好剛離也此一節王氏誤刊乾爲首上令從鄭氏古文也○訓乾至數也○擊上田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荀氏云男謂乾初適坤爲震二適坤爲坎三適坤爲艮以成三男也女謂坤初適乾爲巽二適乾爲離三適乾爲兌以成三女也三男郎長男中男少男也三女郎長女中女少女也是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義也震巽一索坎離再索艮兌三索皆自下而上是又卦易逆欽之義也索數馬義也○訓二至謂與○訓二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卦爻皆取象於八卦故分屬之八卦也乾爲天者乾健也天行健故乾爲天爲圖者大藏禮天圓曰夫子日天道日圓地道曰方考工記曰蓋之圓也以象天也呂氏春秋日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匪元所積留故日天道圓爲君者虞氏云貴而嚴也爲父者虞氏云成三男其取類大故爲父也爲玉爲金者玉取其罪金取其明鼎上九鼎玉銓六五金銓皆謂乾也爲寒爲休者乾位西北西北寒赤之地也爲大赤者虞氏云天陽爲赤釋名日赤者赫也太陽之色白虎通謂赤者盛陽之氣故周爲天正色倚赤也爲艮馬者乾爲馬虞氏云乾害故艮也爲老馬者四月乾已老也爲痔馬者鄭氏云凡骨爲陽肉爲陰乾陽皆骨故爲痔馬也爲毆馬者宋衷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騎馬案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詔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凡五而日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故云天有五行之色也爲木果者宋衷云羣星著天似果實者木

故爲木果○坤爲地者虞云柔道靜也爲母者荀云陰位之尊虞云成三女能致養故爲母也爲布者虞云坤道廣布不止一方也爲金者取其化成物也爲杏齒者陽吉陰凶以陰化陽吉趣於凶故杏也齒者晉也晉與鄭同乾爲仁仁主施坤爲鄭鄭主歛說爲齒也太元曰冏則抓梲方則晉孟是也一曰坤田爲畜故文云齒愛牆也从來从亩來者亩孫藏之故田夫謂之畜夫古文作畜从田故坤爲畜義亦通也爲旬者說文云十曰說旬坤數十故爲旬釋言曰旬均也今易亦有作均者當讀爲旬也爲子母牛者部四年春秋傳曰純離爲牛離坤之子也坤離告牛故爲于母牛也爲大譽者取其載物許慎曰輿地道也漢世有輿地圖其取諸此與爲文者九家云萬物相雜故爲文苑通左史倚相曰地事文逸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白虎通曰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也爲眾者虞云物三釋羣陰爲民三陰相隨故爲眾也爲柄者虞氏日柄本也一說柄當從古文作枋枋與方通乾爲圓故坤爲方象傳曰至靜而德方是也其於坤也爲黑者據消息十月北方之色至十一月一陽生則爲元故說文日黑而有赤色日元也○震爲雷者虞云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爲雷也爲駹者虞云雖蒼色震東方故爲誤舊讀作龍上巳爲龍非也秦今木作龍鄭讀爲寵云取日出時色雜也爲元黃者虞云天元地黃震天總之雜物故爲元黃爲尊者處云陽在例隱靜末出觸坤故尊謝乾靜也尊延叔堅說

以事爲專大布非迫案事古布宇故云也[illegible]者[illegible]注云花之通名鋪爲花見謂之藪義亦通也爲大塗者鄭云臣中三薑日塗上値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爲案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五人田左車從中央是道有三也震在卯卵上値房心鴻範五行傳日出八不節鄭注云房有二道出入之象二塗節三道也王眞云大塗萬物所出也爲長子者虎云萬一索故爲長子也爲決躁者變至二體究兌爲決震外體爲躁故爲央躁也爲蒼簣竹者九家云蕃筤青也震陽在下根長堅見陰爻在中使外蓆筤也爲萑葦者鄭云竹類其於馬也爲善鳴者乾爲馬震得乾之初虞云爲雷故善鴻也爲專足者虎云馬白後左足爲馬震爲左爲足初陽白故爲馬足爲作足者作延也震足起黄爲作足王勁云馬行先能弄四足也爲的額者虞云前白顛顛也震反生以初爲雞初陽白故爲的額其於稼也爲反生者宋云陰在上陽淮下故爲反生謂案豆之類戴甲而生一日震春爲生乾陽反到故日反生也其究爲健爲蕃無者震云震巽相蕃變而至三則下象究與四成乾故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究爲躁卦躁卦則震震雷巽風无形故卦特變耳蒸变王三則成巽故云下象究二至四體乾故與四成乾乾燥也蕃鮮白也巽爲白故云耳○巽爲木者柔爻爲草剛爻爲木震爲萑賀竹爲華韋爲荍皆柔爻也巽爲木謂剛爻也爲風者陸云風土氣也翼坤之所生故爲風亦取靜於本而動於未也爲長女者荀云

柔在初爲纔直者翟元云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辟加純之直也爲工者荀云以糸木故爲工爲白者虞云乾陽在上故白也爲長爲高者虞云乾陽在上長故高爲進退者二陽爲進初陰爲退巽爲木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木於五事屬敎容止可鬱進退可度是其義也爲不果者巽兌之反也兌爲決故巽爲不果爲臭者虞云臭氣也風王知氣巽二入艮皐故爲吳其於人也爲宣髮者鄭云頭髮題落日宜取四月難草元氾在人龍循靡草在地虞云爲白故宜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案古宣鮮字皆讀爲斯詩鹹葉云有死斯首鄭蕢云斯白也今俗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闡聲近斯宜二年春秋傳云於思於思賈逵日頭白絕思斯同音宣讀知斯故訓爲白也爲膚顙者虞云變至三坤爲廣四動成乾爲類故爲廣額爲多白眼者虞云爲白離曰上向則白眼見故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者虞云變至三成坤坤爲近四勤成乾乾爲利至五成噬嗞故舜市乾三爻爲三倍故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者虞云震內龍爲尊外體爲荼變至五成噬陰動上成震故其究爲躁卦八卦諸爻喏震巽變耳○坎爲水者說文曰出準也北方之行象眾木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爲溝憤者虞云以陽闔坤水性流逋故爲潘也爲隱伏者虞云陽藏陰中故爲陽伏也爲爲揉者宋云使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由爲揉水流有亩直故爲矯揉也爲弓乾者虞云可矯揉故爲弓輪坎爲日月在吏爲弓甲

象輪故爲弓輪也案虞撓剝申爲言又坎在丁上弦在在下弦故參同契曰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賈詛斯書日丙之丹路臭三十輪以象月是也其於人也爲加憂者虞云古陰失心爲多眚故加憂寡兩陰謂三有也爲心病者虞云甫爲而加憂故心病亦以坎二折坤爲心病也爲耳痛者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也爲血卦者血陰類坎流坤故爲血卦爲赤者白虎通日十一月之時陽氣如養根棘黃泉之下萬物皆赤故爲赤也其於馬也爲美脊者宋云陽在中央美春之象爲等心者荀云極中也乾爲馬坎中交乾也故爲桂心爲下首音乾爲首陽陰坤中故爲下首爲薄蹄者蹄震也膚迫也陽不在初行剛追缺故爲薄蹄爲曳者初足不正故爲曳也其於輿也爲多眚者虞云青敗也坤爲大馨坎折坤體故爲車多音也爲通者坎爲大川爲薄瀆以逵於川故爲適也爲月者虞云坤爲衣以坎陽光坤故爲月也爲盜者虞云水行潛竊故爲盜也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者虞云陽剛在中故堅多凡燕屬也○離爲火者說文日火殿也南方之行炎而上也爲日者荀云陽外光也爲電者鄭云取火明也多明似日暫明似電也爲中女者荀云柔在中也爲甲胄者虞云外陽故爲甲乾爲首巽纏貫甲而在首上故爲胃胄兕鍪也爲戈兵者虞云乾爲金離火斷乾燥而鍊之故爲戈兵也其於人也爲大腹者虞云象日常滿如娃身媒故爲大腹乾爲大坤爲腹也爲乾卦者虞云火日僕燥物故爲乾卦鄭云其富爲

巽陽在外能幹正也董遇作幹藏子曰木蟄解穀張讀爲乾若然乾幹同物故讀從之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者虞云此五者皆取外內柔也鄭云皆骨在外其於木也爲科上槀者虞云巽木在离中體大過死巽蟲食心則蠹蟲食木故上上槀或以离火燒巽故折入槀案巽蟲者巽爲風易本命曰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化王充論衡曰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云巽爲蟲也○艮爲山者周語曰山土之聚也坤爲土陽止坤上故爲山爲徑路者虞云山中徑路震陽在初則爲大塗艮陽小故爲小徑路鄭云田閒之道曰徑路艮爲之者取山閒鹿兔之蹊爲小石者陸云剛卦之小故爲小石也爲門闕者虞云乾爲門艮陽在門外故爲門闕兩小山闕之象也爲果蓏者果上也蓏二陰也宋云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蓏梅李瓜瓞之屬皆出山谷也爲閽寺者宋云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爲指者虞云艮手多節故爲指爲拘者虞云指屈信而制物故爲拘拘舊作狗上已爲狗字之誤爲鼠者虞云默狗喙而小在坎中故爲鼠晉九四是也爲黔喙之屬者馬云黔喙肉食之獸謂豺狼之屬黔黑也陽元在前鄭云取其爲山獸其於木也爲多節者虞云陽剛在外故多節松柏之屬○兌爲澤者虞云坎水半見故爲澤爲少女者虞云坤三索位在末故少也爲巫者乾爲神兌爲通與神通氣女故爲巫柔山澤通氣故兌爲通也爲口舌者虞云兌得震聲故爲口舌爲毀折者虞云二折震足故爲毀折爲附決者虞云乾體未圓故毀附決則果蓏之屬也其於地也爲剛鹵者虞云乾二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鹹爲妾者虞云三少女位賤故爲妾爲羔者虞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羔爲羊非也鄭本作陽云此陽讀爲養无家女行賃坎蒙令時有之賤於妾也○以上八卦取象猶未備故又取九家及虞氏以哉易之象焉九家所載乃說卦之逸象乾六爻稱六龍故爲龍其動也直故爲直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上曰衣下曰裳故乾爲衣坤爲裳震爲言謂乾初也陰陽之義辟諸雌雄牝以合牡猶坤以配乾故坤爲牝經利牝馬之貞是其義也坤先迷故爲迷上已爲楊傳卑說爲稱故重出方也六四括囊故爲囊天元而地黃故爲黃莊二十一年春秋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杜預注云乎爲玉坤爲帛是爲帛也酒主陽祟主陰坤陰故爲齋帝出乾震今之王古之帝故震爲王鵠聲之遠聞者故爲鵠考工記曰凡冒鼓必於啟蟄之日鄭彼注云蟄蟲好聞雷聲而動所以取象太元云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爲鼓注云如雷聲也震爲雷故爲鼓大過體巽九二枯楊生稊巽爲木故爲楊巽爲風鶴水鳥知風雨者故爲鶴坎十一月律中黃鍾黃鍾爲宮爲聲調之始故坎爲宮釋言曰坎律銓也樊光詁云坎卦水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六律爲萬事根本黃鍾又爲六律之本故爲律爲可者可河字磨滅之餘又石鼓文河作可蓋古文也坎爲大川故爲河爲棟未詳或云當爲棟大過棟橈謂坎也案虞氏注大過以巽木爲棟疑不能明也爲叢棘者坎於木爲堅多心故爲叢棘坎上六示于叢棘是也坎爲鬼說文曰狐者鬼所乘故爲狐子夏曰坎爲小狐干寶亦云爲狐也蒺藜蒺類困六三據於蒺藜虞氏亦云坎也蒙初六曰用說桎梏虞注云坎爲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爲桎梏昭四年春秋傳曰純離爲牛坤爲牝坤二五之乾成離故爲牝牛艮爲鼻者管寧曰鼻者艮天中之山裴松之家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噬嗑六二噬膚滅鼻鼻謂艮也爲虎者艮死虎象虎當爲膚字之誤也虞氏亦云艮爲膚也爲狐者未濟卦辭曰小狐汔濟虞注云否艮爲狐僖十四年春秋傳曰其卦遇蠱曰獲其雄狐蠱上艮艮爲狐也坎爲狐取其形之隱也艮爲狐取其喙之黔也兌爲常者九家注云常西方之神也爲輔頰者兌上也咸上曰咸其輔頰舌故爲輔頰也以上逸象凡三十一訛一羨一實三十也○虞氏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八卦逸象十倍於九家如乾逸象六十一爲王爲神爲人爲聖人爲賢人爲君子爲善人爲武人爲行人爲物爲敬爲成爲嚴爲道爲德爲信爲善爲良爲愛爲忿爲生爲慶爲祥爲嘉爲福爲藏爲積善爲介福爲先爲始爲知爲大爲盈爲肥爲好爲施爲利爲清爲治爲高爲宗爲甲爲舊爲久爲古爲毀爲大明爲書爲遠爲尹爲對爲潤爲大謀爲道門爲百爲歲爲朱爲頂爲圭爲蓍

坤象八十一爲妣爲民爲刑人爲小人爲鬼爲尸爲形爲自爲我爲躬爲身爲拇爲至爲安爲康爲富爲財爲積爲重厚爲基爲致爲用爲包爲寡爲徐爲營爲下爲裕爲虛爲書爲永爲遏爲近爲思爲默爲惡爲禮爲義爲事爲類爲閉爲寇爲恥爲欲爲過爲醜爲惡爲恐爲害爲懲爲喪爲死爲殺爲亂爲喪期爲積惡爲冥爲晦爲夜爲暑爲乙爲年爲十年爲壺爲戶爲闔戶爲庶政爲大業爲土爲田爲邑爲國爲邦爲大邦爲鬼方爲器爲缶爲輻爲虎爲黃牛震象四十九爲帝爲主爲諸侯爲人爲行人爲士爲兄爲夫爲元夫爲行爲征爲出爲逐爲作爲興爲弃爲奔走爲驚衞爲百爲言爲講爲議爲問爲語爲告爲譽爲音爲應爲交爲懲爲後爲世爲從爲守爲左爲生爲義爲寬仁爲樂爲笑爲大笑害虔爲祭爲邑爲草莽爲百穀爲慮鹿爲筐爲闘坎象四十七爲雲爲玄雲爲大川爲志爲謀爲惕爲疑爲怛爲逆爲悔爲潔濃爲坎爲災爲破爲罪爲停爲欲爲淫爲獄爲暴爲毒爲虛爲瀆爲孚爲平爲則爲經爲法爲蔡爲聚爲習爲美爲後爲人爲納爲暫爲腹爲青爲陰夜爲歲爲三歲爲酒爲鬼爲校爲孕木爲弧爲弓彈艮象三十七爲弟爲小子爲賢人爲童爲童僕爲官爲友爲道爲時爲小孤爲狠爲碩爲碩果馬慎爲順爲待爲執爲厚爲求爲篤賓爲穴居爲城爲宮爲庭爲虛爲牖爲居爲舍爲宗廟爲社稷爲星爲斗爲沫爲床爲背爲尾爲皮巽象二十爲命爲誥爲號爲隨爲處爲利爲商爲同爲歸爲交爲白茅爲草蒺爲草木爲蒜爲帛爲墉爲牀爲桑爲虵爲魚離象十九爲黃爲見爲飛爲明爲光爲甲爲孕爲戎爲刀爲斧爲賚斧爲矢爲黃矢爲罔爲鵠爲鳥爲飛鳥爲囊爲瓶兌象九爲友爲朋爲刑爲刑人爲小爲蜜爲見爲右爲少知以上逸象共三百二十三義備識中不復訓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五十八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五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易微言上

元

易上經曰乾元亨利貞述曰元始也乾初爲道本故曰元六爻發揮旁通于坤故亨利貞者六爻皆正成既濟定也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述資取統本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元也故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筴皆取始于乾元筴取始于乾猶萬物之生本乎天

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述云乾坤相並俱生合于一元故萬一千五百二十筴皆受始于乾由坤而生也天地既分陽升陰降坤爲順故順承天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述云始息于子故曰善之長外傳曰震雷長也故曰元

尚書召誥曰其維王位在德元

公羊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云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疏云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　疏又云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春在王上矣（文選注引元命包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公何以不言卽位何休注云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春秋以下皆元命包文）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竝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云元年春者天之本王正月公卽位者人之本故曰天人之大本也

呂氏春秋名類曰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一作道）與元同氣（芒芒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于同義同義賢于同力同力賢于同居同居賢于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者同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于世）亡者同名則觕矣（同名不仁不義觕惡也）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

又名類曰元者吉之始也案此與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同義

易通卦驗曰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

莊子大宗師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司馬彪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譔云取元氣之本

通典魏侍中繆襲議曰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

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王正

春秋命厤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 文選注一

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所湊液也 同上

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注云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 文選注三十四

說文无字下云奇字无通于元者案奇字衛宏所撰古文奇字也

老子道經曰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注云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曜滅迹匿端不可稱道

董子繁露曰唯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故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 繫上曰原始及終 故人惟有終始也而生死必應四時之變 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說舍也 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

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 後漢書班固傳注又莊子釋文 元卽太極太極生兩儀故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

三統厤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又曰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者也又曰元典厤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 孟康注云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 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于一元故因元而九三之以為法又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大極之首也

何休公羊成八年注云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 三氣謂天地人三統厤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 三氣謂酉戌亥 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孔子曰至明謚皆春秋說文宋氏云 宋均注 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逍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為其謚矣天者二儀分散以後之稱 仲子 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帝帝者諦也言審諦如天矣當爾之時河出圖洛出書可以受而行之則施於天下故曰河洛受瑞可放耳二儀既分人乃生焉人之行也正直為本 正直卽行 行合於仁義者謂之王行合人道者符瑞應之而為天下所歸往耳是以王字通於王才得為歸往之義

白虎通曰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

又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

淮南泰族曰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

易乾鑿度曰易一元以為元紀鄭注云天地之元萬物所紀

河圖曰元氣闓陽為天 後漢方術傳序云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注元氣謂開闔陰陽之書也

體元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述云乾為善始息于子故曰善之長外傳曰震雷長也故曰元易有三才故舉君子初九仁也元為體之長君子體仁故為人之長

又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述云正元以成化故天下治疏云春秋元命苞曰天不深正其元不能成其化九者變化之義以元用九六爻皆正王者體元建極而君臣上下各得其位故天下治也

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述云體元居正故位乎天德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述云六爻皆正天之法也在人則為王度易說易六位正王度見矣

書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晉語悼公言於諸大夫曰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 穀善也 一二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

无

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聲色德之顯者故曰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德之微者故詩云民鮮克舉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孔子閒居孔子曰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六經無有以无言道者唯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及孔子閒居論三無此以无言道也說文无字下引王育說曰天屈西北為无乾西北之卦西北乾元也天不足西北故言无又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者若然則无與元同義也繫上曰易有太極北史梁武帝問李業興云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愚謂太極卽乾之初九又謂之元故不可言无无通于元故元為道之本三統厤曰道據其一一卽元也知元之為道本則後世先天無極之說皆可不用也

隱元年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云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疏云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注云元為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然則有形與無形皆生乎元氣而來故言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 文選六

老子道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王弼注云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又曰搏之不得名曰微河上公注云無色曰夷無聲曰希無形曰微又曰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河上註云混合也故合于三名之而為一

德經曰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河上注云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

淮南說山曰有形出于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高誘注云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

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李善注云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而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 文選十一

又曰忽卽有而得玄注云王弼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

功將欲寤無必資于有故云郎有而得玄也同前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韓伯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詳見本書
王弼老子注云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又曰
玄冥嘿無有也文選十一
世說文學篇曰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
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
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何劭爲弼
傳曰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　文章敍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何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于世
北史梁武帝問李業興云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
太極是有　案繫辭言易有太極不可言無

潛

乾初九曰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曰龍德而
隱者也又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
也
中庸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釋言曰潛深也潛深測也郭注云測亦水深之別名
法言問神篇曰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
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于人乎況于事倫
乎　案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所謂知情天地郎神也心之潛也
猶將測之所謂形不測也天地神明不測而心能測之伏羲文
王孔子是也知情天地形不測人與事倫不足言矣
又曰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于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
心于仲尼矣未達一閒當作閒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
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
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至誠如神成天下之大順
致天下之大利大和和同天人之際天地位萬物育使之而無間者也此既
濟之功能

隱

文言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潛陽隱初故隱者也
又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初隱二見
故隱而未見
繫上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虞注云寂然不動謂隱藏坤初故不
動者也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
又曰探嘖索隱虞注云探取嘖初也初隱未見故探嘖索隱則
幽贊神明而生蓍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言隱必見微必顯誠中形外故君子
愼獨
又曰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曰不顯維
德百辟其刑之　案不顯謂隱也
詩烝民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　案如毛猶微也民鮮克舉
言愼獨者少毛訓愛爲隱謂隱微也隱微之閒非人所能助故
愛莫助之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
之謂也荀子毛公之師也故其說與荀同鄭箋不識聖人微言
訓愛爲惜失之遠矣
表記曰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
信　案歸乎君子讀歸乎由成子之義言人當以君子爲法也
篇名表記而先言隱而顯由內而達外也君子從事于愼獨之
功誠中形外故隱而顯誠則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也
漢書司馬相如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推見至隱故亂臣賊子懼易
本隱以之顯李奇注云隱猶微也
初九初六從下而生自微及著如初潛龍隱也九二見龍則
顯矣所謂本隱以之顯也初乾爲積善積善成德故初爲龍
德而隱二爲龍德而正中中庸言夫微之顯又云知微之顯
繫正云知微之彰皆是義也
楊子太玄曰玄者神之魁也魁首也猶言始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
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
人奧思慮含至精也
荀子勸學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
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而岸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說文云幽隱也从山中𢆶也𢆶微
老子德經曰道隱無名注云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文言初九曰不成
名

愛字義附

烝民詩曰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言隱微之際己所獨制
人莫能助也詩靜女曰愛而不見韓詩曰薆隱也釋言曰薆
隱也毛韓義本此郭氏不識字改爲薆

微

繫下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虞注云陽見初成震故動
之微復初元吉吉之先見者也　幾郎一也一古文作壹說文
壹从壺吉郎吉之先見之義朱子據劉向傳作吉凶之先見失
其義矣
又曰君子知微知彰姚信注云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于三
故曰知彰
又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注云幾微也顏子知微故
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
又曰夫易章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虞注云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微者顯之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闡者幽之謂從姤之坤是
章往也
又曰其初難知侯果注云初則事微故難知
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荀注曰亹亹者陰陽之微可成可敗也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在易隱微爲乾坤之初爻
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則形故不可揜
又曰致廣大而盡精微荀子賦篇曰精微而無形
又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夫微之顯誠者天之道也知微之顯誠之者人之道也
又曰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言對本故末　詩曰德輶如毛　案
毛猶微也
經解曰絜靜精微易教也　案絜靜坤也精微乾也乾元絜靜
坤元精微故云易教也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于亥形于丑乾位
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
又云易氣從下生鄭注云易本無形自微及著故氣從下生以
下爻爲始也
又曰天氣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鄭注云五日爲一微十五
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

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曰成體而郊也

淮南齊俗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

呂覽有始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高注云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議奏曰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注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

荀子勸學曰春秋之微也　案春秋推見至隱故云微

越語曰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皇皇著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　說文曰徵

荀子曰行微如日月微謂晦夕朔旦至謂二至

召也從微省壬爲徵行于微而文達者卽徵之　子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于內賁于外形于四海所謂行于微而文達者也

荀子彊國篇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言積微從日始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毛猶微也民鮮克舉此之謂也

又解蔽篇曰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韋昭注晉語曰榮者有色貌也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危謂戒懼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此養一之榮也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成相曰思之精志乃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

又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詞也　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未及善射好思闢耳目之欲蚊䖟之聲闢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愚謂危如乾之九三微如乾之初九　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至人卽中庸之至誠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愚謂火爲濁明水爲內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縱欲兼猶盡也盡情而不過制猶從心所欲不踰矩　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

說文曰危在高而懼也

戰國策蘇子謂秦王曰語曰識乎微之爲著者彊

大略篇曰雨水漢故潛漢當爲潛自小至大人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澤洽榮也愚謂德潤身行盡而聲聞遠

董子繁露曰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于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不見不聞故曰獨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迎來而受之者授受迎讀爲逆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于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揚子太玄曰思心乎一反一云生神莫先乎一夫一者思之微也注云思始于內故微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鄭語七事曰君子遠覽防微慮萌

周書曰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

論語撰攷讖曰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文選注四十三淮南子修務曰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注云微妙論敘也

韓非子難言曰總微說約

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李奇注云隱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　案精微要妙與隱微不顯義同唐人不識字更立一義

又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傳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後漢方術傳蘇竟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李賢注引謝承書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末之善

法言問明篇曰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聽明其至矣乎宋咸云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子雲識微字敢問大聰明咸曰既知微義復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眩眩幽深也　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太玄曰一也者思之微也

老子道經曰搏之不得名曰微[illegible]

孫子曰微乎微至于無形言其微而不可見神乎神至于無聲

韓詩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愼子曰夫德清疑作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文選注

淮南本經曰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注云領理也

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文選四十二

鶡冠子曰精微者天地之始也又曰達之近顯乎隱大乎小眾乎少莫不從微始

說苑敬慎篇曰韓平子問于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于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下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

三統厤曰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孟康注云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

趙岐孟子注云微小也高誘呂覽注云微要眇觀未萌之萌也

說文曰尾微也易以下爲尾上爲角

說文曰微隱行也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

又曰敚妙也从人从攴豈省聲然則微妙之微當作敚

荀子致仕篇曰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詩烝民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隱微之地故人莫能助

中庸曰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

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案德產之致也精微所謂德輶如毛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故民鮮克舉之也君子愼其獨故愛莫助之也

管子白心曰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荀子不苟曰操而得之則輕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愛莫助之

莊子齊物曰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

淮南原道曰神託于秋豪之末高注言微妙也而大與宇宙之總高注宇宙喻天地總合也又曰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高注虛者精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俶眞曰夫秋豪之末淪于無閒而復歸于大矣高誘注云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閒閒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

意林引太公金匱曰武王問五帝之戒太公曰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愼終與始完如金城

三微附

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鄭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曰成體而郊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議奏曰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注云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

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章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長水校尉賈宗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下生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萌動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元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而周以為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陽氣上通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十三月令正月也萬物皆出於地人始見故曰人以為正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案何休公羊注云統者始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孟冬當作季秋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故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春秋于春每月書王所以統三統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白虎通通三統微與此略同

白虎通曰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承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

漢書劉向傳向疏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

知微之顯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又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太史公史記贊曰易本隱以之顯愚謂隱者乾初九也至二則顯矣故云隱以之顯文言釋九二云閑邪存其誠二陽不正故曰閑邪存誠謂愼獨也荀子曰不誠則不能獨獨則形隱猶曲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孝經緯天道三微而成著皆是義也唯天下至誠謂九五也其次致曲謂九二也唯天下至誠誠者也其次致曲即孟子思誠之者也乾善九五坤善六二乾二升坤五所謂及其成功一也二中而不正三正而不中四不中不正二養正三求中兼之四也以中庸言之二三學知利行者也四困知勉行者也五生知安行者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則一也

幾

虞書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注云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又曰安女止惟幾惟康注云念慮幾微以保其安

又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注云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

顧命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幾者吉之先見非幾不善也

繫上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鄭注云機當為幾幾微也包咸注論語云幾者微也說文同

又曰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虞注云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　王弼曰幾者去無入有易正義曰幾者去無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時

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述云至謂初幾者動之微知微知彰故可與幾

偽書皋陶謨曰無敎佚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偽孔氏注云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荀子云善日者王又云王者敬日與書義同

尚書大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玉衡斗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

說文曰幾微也殆也从𢆶說文𢆶微也从二幺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荀子人心之危與幾同義

邵子擊壤集詩云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閒難下辭人能知此義何事不能知

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文選注一

荀子解蔽篇曰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注云幾萌兆也與機同

虛

咸象傳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祭義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管子心術篇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閒唯聖人得虛道注云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閒又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又曰虛者萬物之始也注云有形生于无形也

賈子新書道術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萬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

韓非子外儲說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太史公自序曰虛者道之常也

荀子解蔽篇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

嘗不臧也臧讀為藏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滿讀為兩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夫不以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獨

履初九素履素始也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述曰初微謂之獨震為行使四變而已應之故獨行願疏云初為隱為微隱微于人為獨

觀初六曰童觀馬融注云童猶獨也

復六四曰中行獨復虞注云中謂初震為行初一陽爻故稱獨

大過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虞注云君子謂乾初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疏云初為獨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虞注云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初動震為行初一稱獨也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謂之獨郭注云蜀猶獨耳也是獨即一故云初一稱獨

詩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朱子曰言文王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如是

詩烝民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毛傳曰儀宜也愛隱也正義曰毛以為德輶如毛民寡能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深遠而隱莫行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　棟謂德輶如毛言微也民鮮克舉言慎獨者少唯仲山甫能慎獨故克舉之隱微之中神明獨運非人所能助故云愛莫助之　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引此詩為證又曰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棟謂德輶如毛故操而得之則輕愛莫助之故云輕則獨行行而不舍則至誠也故云則濟矣毛公用師說故訓愛為隱鄭氏不明古義改訓為惜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康成大儒猶未免也

禮器曰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鄭注內心用心德在內德產之致也精微鄭注致致密也德產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故君子慎其獨也

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鄭注云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實于內顯見于外

大學中庸皆言慎獨荀子曰不誠則不能獨言慎獨不誠則不能獨此大學養疏也誠實也獨中外一也大學曰此謂誠于中形于外中庸曰誠則形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皆獨之效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初與桀紂之民從其言而其言反驗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誠即正心先誠意之義致誠則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命天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誠則欺安能獨不獨則不形形誠則不形不形信不出中則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民猶若未從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雖從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韓非子揚權曰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

淮南繆稱曰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自少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故若行獨梁水橋一木之不為無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

莊子庚桑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注云顯明幽闇行而不愧

法言修身篇曰天下有三門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自人門由于獨智入自聖門注云獨智知之獨也深研幾非常人所能建問神篇曰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注云閒居為不善也孝至篇曰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注云道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慎其獨

韓非子揚權曰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注云道以獨為容　案獨道之容即獨也大戴禮武王踐阼帶之銘云火滅修容劉子新論云顏回不以夜浴改容所謂獨道之容

揚子太玄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君子修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注云君子謂陽也修德于黃泉俟春而興　案修德于黃泉即獨也君子慎獨有隱德者必陽報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老子道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寞兮獨立而不改河上公注云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　案獨即一也道獨行故君子慎獨道不改故不可須臾離

淮南原道曰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

蜀獨同義

爾疋釋山獨者蜀注云蜀亦孤獨　方言一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半農人云抱蜀即老子抱一

始

恆初六浚恆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虞注云乾為始故曰始求深也

乾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荀注云謂分為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于乾也

繫上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也說舍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乾鑿度曰乾漸九月乾者天也終而為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于十月注云乾御戌亥在于十月而漸九月也

又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

又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鄭注云形見也天象形見之所本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案太始生于戌仲）

周書周祝曰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于始

爾疋釋詁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老子道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注云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于虛無爲天地本始也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吳起曾申弟子傳左氏春秋）

呂覽召類曰元者吉之始也

揚雄羽獵賦云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于內徂落于外注爾疋曰權輿始也

昏義曰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鄭注云始猶根也本猶幹也

素

乾鑿度曰太素者質之始也鄭注云地質之所本始也又云太素有質始形也（案太素生于亥仲）

文選注方言曰素本也

履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虞注云初爲履始故云素疏云乾鑿度曰太素者質之始鄭注尚書大傳云素猶始也初爲履始故云素素亦始也

象上傳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虞注云初微謂之獨

張衡靈憲注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爲冥莛（一作涬）蓋乃道根道根既建由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並體同色坤屯不分（原注云坤屯音渾沌　御覽一）

深

恆初六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虞注云浚深也（莊九年公羊傳曰浚之者何深之也）初下稱浚故曰浚恆乾初爲淵故深矣失位變之正乾爲始故曰始求深也（乾爲始亦據初爲始爲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故乾爲始也）

繫上曰无有遠近幽深虞注云遠謂天近謂地深謂陽幽謂陰

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擎幾也　又曰鉤深致遠虞注云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　又曰精義入神姚信注云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何晏注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

後漢陳忠傳自順帝即位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揚雄語）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康誥語）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大雅）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案慮之初故曰鉤深此與仲翔義合）

老子道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德經曰玄德深矣遠矣

莊子天地曰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繕性曰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繫下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虞注云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遯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爲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莊子言存身之義通于易

天下曰以深爲根注云理根爲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釋言曰潛深也（初爲深易潛龍勿用亦在初）

太玄曰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

初

易上經曰初九潛龍勿用述云易氣從下生故以下爻爲始乾爲龍潛藏在下故曰潛龍其初難知故稱勿用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也

又曰初六履霜堅冰至

繫上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繫下）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虞注云小善謂復初小惡謂遘初

公羊隱五年傳云初者何始也

參同契曰元精雲布因氣託初

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鄭注云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是寂然無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又曰太初之氣寒溫始生也　案太初生于酉仲

京房雜試對（後漢律曆志）曰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淮南俶眞曰聖人之學也欲以反性于初高誘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反其性于初

本

易大過棟橈彖傳曰棟橈本末弱也虞注云初上陰柔本末弱故棟橈也

繫下曰復德之本也虞注云復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

又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侯果注云本末初上也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鄭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也乎

詩簡兮曰執轡如組毛傳曰組織組也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于近成于遠也正義曰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織組者總紕于此而成文于彼皆動于近成于遠（呂覽先己曰百仞之松本傷于下而末槁于上商周之國謀失于胸令困于彼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高誘曰[illegible]內彼亦外也）

大戴禮保傅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本謂初）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虞夏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由本達末原始及終一以貫之之道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荀子曰養心莫善于誠）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鄭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致知在格物（倉頡篇曰格量度之也棟案此謂知所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棟案此謂知所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朱子曰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棟案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之事也知所先後致知之事也此謂知本物格知止之事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又曰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又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仲舒對策曰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

呂覽孝行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也衆多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于孝孝爲行之本貴之聖人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紀猶貴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孝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于此行于親重而不簡慢于輕疏孝于親以及人之親則是篤謹孝道厚愼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于事親光耀加于百姓加施也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此孝經義疏也聖治章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注本謂孝也

呂覽執一曰楚王問爲國于詹子詹何隱者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于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

老子德經曰善建者不拔文言初九曰確乎其不可拔屯初九曰利建侯虞仲翔引老子爲證又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眞　淮南道應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于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也

徐幹修本篇曰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于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其斯之謂歟

法言吾子曰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以樂喻本堅樹在始故云確乎

法言先知曰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吳祕注云規矩先自方圓準繩先自直然後能爲器器出于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此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五霸假之也故器小此王霸之辨也以大學言之誠意正心修身規矩準繩也所謂先自治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治人也先誠意正心修身而後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由本達末原始反終一以貫之之道也

莊子天地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關尹老聃之學

至

坤文言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晉語曰民之疾心固皆至矣韋昭云至極也

繫辭上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又曰易其至矣乎

襄二十九年春秋傳曰季札觀樂見舞韶樂者曰德至矣哉云云

大學曰在止於至善

表記曰道有至至道以王

孔子閒居孔子曰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賈誼新書修政語曰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鄭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荀子君道曰至道大形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

司馬法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

要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嚴仲文注云窮理之至以一管之爲要

老子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河上公注云妙要也人常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妙

莊子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司馬彪注云挈要也得天地要也

約

論曰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又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安國注云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趙岐注云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于樸說之美者也

荀子王霸曰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

韓非子難言曰總微說約

後漢范升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

極

列子黃帝曰機發于踵注郭象曰常在極上起

阮籍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一

一在身爲太極在爻爲初凡物皆有對一者至善不朱以惡參以惡則二矣又爲獨獨者至誠也不誠則不能獨獨者隱也愛莫助之故稱獨　一則貫二則爲故云其爲物不貳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一而不貳所以爲積也

恆六五象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虞注云一謂初

則下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虞注云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又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左傳襄廿一年臧武仲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之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案茲此也壹即一念釋名言允出皆在于此故云由己壹也

詩曹風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大戴禮引此詩云君子其結于一也

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曰一則誠而已矣）

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曰一者誠也）

又曰天地之道可壹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荀子曰并一而不貳所以爲積也）

孟子曰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趙岐注云孟子謂仁政爲一也又曰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不嗜殺人仁也仁即一也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鄭注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也（鄭注三百三千皆由誠也）

正義曰其而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雖三千三百之多而行之者皆須至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揜顯大微皆失至誠也

孟子曰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荀子儒效曰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浹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乾鑿度曰易變而爲一鄭注云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即太初之氣所生也

又曰易始于一鄭注云易本無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

春秋元命包曰陽數起于一成于三　又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文選注）

揚子太玄曰生神莫先乎一注云玄始于一玄道生神故生神無先一也

揚子太玄曰常初一戴神墨履靈武以一縣萬終不稷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　案稷側也一中也以一爲萬故不偏側

老子道經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老子德經曰道生一王弼注云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

又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高誘淮南注云一謂道也三者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流通萬物乃生（愚謂一太一天也二陰陽也太一分爲兩儀故一生二二與一爲三故二生三三生萬物）

說文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又丙部云陰氣初起陽氣將虧从一入口一者陽也　又甘部曰从口含一一道也

三統厤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後漢書郅惲曰含元包一）又曰始于一而三之又曰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又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

家語本命解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

呂覽論人曰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高注云天身也一道也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

淮南原道曰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注至也）　又天文曰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　又精神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高誘曰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　又曰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文子耦作遍一者道也）　又詮言曰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文子主一者無他人謂爲主作遍從失之）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

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下爲北辰

韓非子揚權曰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故聖人執一而靜又曰道無雙故曰一

荀子勸學曰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

又解蔽曰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荀子言一而後精後出古文云惟精惟一先精後一非古義也）

管子兵法曰明一者王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

班固遊律厤志曰元元本本數始于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張晏曰數之元本起于初九之一也

老子道經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注云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王弼注云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選注）

呂覽大樂曰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先聖擇兩法一）

辟棄也說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一以治其身者免于災終其壽全其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皆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管子內業曰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

莊子天地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注云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無也然則莊子之所以屢稱無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于無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物得以生謂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注云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于自爾一也性脩反德德至同于初謂復于初

繕性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崔譔云混混芒芒未分時也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天下曰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注云使物各得其根抱一而已無飾于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又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又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司馬彪注云無外不可一無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

說文甘字下云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老子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王弼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爲生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天施之一卽乾坤之元也清輕清上升也寧安貞也神亦乾也谷亦坤也萬物資始于乾元資生于坤元故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也

春秋元命包曰常一不易玉衡正文選注九

文子曰一也者無適之道也　案適讀爲敵一者道之本故云無適論語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荀子君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皆讀爲敵後儒有主一無適之語讀適如字訓爲之殊非古義淮南詮言曰一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義與文子同

一亦作壹古壹字從壺吉一之初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見性之初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反不與善對故云無敵亦猶君子愼獨無惡于志也惡讀如字　幾有善而无惡周子言幾善惡非也

鬼谷子陰符曰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又曰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

鶡冠子曰有一而有氣陸佃注云一者元氣之始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于道幾于神用之在于幾顯之在于勢成之在于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致一　附

易林補遺引京房占變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補遺所據當在火珠林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繫辭曰言致一也又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左傳占卦皆一爻變

貫

離騷經曰貫薛荔之落蘂王逸注云貫累也左傳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以盈其貫是其貫將滿所謂惡積而不可弇罪大而不可解也韓非子曰是其貫將滿也貫皆有積義道積于一論語子謂曾參曰吾道一以貫之釋詁云貫習也習者重習亦有積義荀子曰服習積貫又曰貫日而治詳之

一貫

一貫之道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宋儒謂唯顏子曾子子貢得聞一貫非也　吾道一以貫之自本達末原始及終老子所謂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下云言有宗事有君卽一也　忠卽一也恕而行之卽一以貫之也韋昭注周語帥意能忠曰循己之意恕而行之爲忠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忠行恕謂之一貫

繫下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虞注云一謂乾元

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忠恕之道終身行之以絜矩之道平天下所謂一以貫之也大學言平天下而云明明德中庸言至誠盡性而可以贊化育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大學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右申忠恕之義

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注百姓百官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釋格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卽中庸之明善致知在格物格物卽中庸之誠身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天下之動貞夫一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不克明俊德而欲親九族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不親九族而欲平章百姓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釋致知

右申一貫之道

堯典之克明俊德大學之欲明明德卽一也明俊德以及九族百姓萬邦黎民明明德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卽一以貫之也一卽本也故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由本達末原始及終一貫之義也忠一也以忠行恕卽一以貫之也以忠行恕卽中庸大學所陳是也

繫下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虞注云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又曰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劉熙曰慮旅也旅衆也天下何思何慮韓伯注云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一以貫多曰非也非與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曰非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孝經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殷仲文注云孝經疏窮理之至以一管衆爲要
荀子不苟曰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是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百王謂堯舜禹湯後王謂文武端元操新服也推禮義之統統本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約要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大學絜矩義疏故君子不下室堂明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非相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
儒效曰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
又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注云當作以今持古以一持萬云云是大儒者也
莊子天地曰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郭注云一無爲而羣理都舉記書名也云老子所作　案此論一貫與宋儒同與孔子異道家以一爲終故莊子曰得其一而萬事畢聖人以一爲始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儒與道之別也
後漢書范升傳升奏曰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
又曰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說文士字下云數始于一終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案一道也一以貫之故推十得合一也
法言吾子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此論語義疏即顏子之一貫也
春秋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淮南俶真曰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高誘注云一者道之本也得其根本故能連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

子

易上經曰乾初九潛龍勿用馬融曰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于黃泉故曰潛龍
明夷六五曰其子之明夷利貞象曰其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述曰其讀曰亥坤終于亥乾出于子故明不可息
參同契曰含元虛危播精于子
廣雅釋天曰太初氣之始也生于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于戌仲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爲太始屬雌清者爲精濁者爲形太素質之始也生于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
說文包字下云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
三統厤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孟康曰元氣起于子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獨一也
又曰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虞注易曰陰陽合德謂天地雜保太和日月戰
又曰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蘇林曰子之西亥之東其中間也案子半蓋子仲也
易緯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
乾鑿度曰中孚爲陽貞于十一月子

藏

繫上曰坤以簡能虞注云陰藏爲簡簡閱也坤閱藏物故以簡能矣
又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又曰聖人以此先心退藏于密虞注云陽動入巽巽爲退伏坤爲閉戶故藏密謂齊于巽以神明其德
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虞注云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先心往謂藏密也
說卦曰坤以藏之
漢書翼奉對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厤性五行厤申巳之數觀情以律情六情律十二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易之用在坎離而其本在震巽
說卦曰齊乎巽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虞注云巽陽藏室故絜齊
列子黃帝曰聖人藏于天注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乾鑿度曰易者以言其德也通精無門藏神無內也神在內故藏神無內有內不可言藏內易正義作穴鄭注云傚易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傚古文佼鄭氏云佼易也
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尚書大傳作論書事爲是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顯諸仁見其表也藏諸用故未見其裏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藏神無內可謂精微
老子德經曰道者萬物之奧注云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文選注引纂顛篇曰隩藏也

心

復象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荀注云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
說卦曰坎爲亟心
乾鑿度曰易厤曰陽紀天心陽當作易
參同契曰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
詩桑柔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鄭箋云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于善而好以力爭春秋傳師曠曰臣不心競而力爭
大學曰欲脩其身先正其心又曰所謂脩身云云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袖海山房校印

趙岐孟子盡心篇章指曰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仲舒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說苑辨物曰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則聖智之府

法言問神曰或問神曰心請聞之[閭當作問]曰潛天而天[乾元]潛地而地[坤元]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于人乎況于事倫乎[心之潛即坤也天地神明而不測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是與天地合德者也故曰猶將測之人與事倫不足言矣伏羲文王孔子其人也]

莊子庚桑曰萬惡不可內于靈臺司馬彪注云心爲神靈之臺也

養心

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故荀子曰養心莫善于誠大學釋誠意而歸于愼獨故荀子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此大學誠于中形于外中庸誠則形之義也荀子所言見不苟篇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與宋儒旨趣不同　孟子言存心故云養心莫善于寡欲荀子言愼獨故云養心莫善于誠或據孟子以駮荀子之非是駮大學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易微言下

周易述　元和惠徵君棟著

道

繫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越絕錄范子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

淮南天文曰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

韓非子主道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故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解老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

鄭長者曰體道無爲無見也[漢書藝文志鄭長者一篇在道家]

管子四時曰道生天地

管子白心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注云多少皆足者道也]

正篇曰陰陽同度曰道

內業曰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注云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

文選注引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

形勢解曰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韓非子揚權曰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于羣生斟酌用之　又曰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　又曰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

又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于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光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卽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莊子天地曰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賈子新書道術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

又道德說曰道□疑而爲德神載于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于德

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文選十一]

遠

虞注易曰乾爲遠

老子德經曰玄德深矣遠矣

玄

文言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說卦曰震爲玄黃虞注云天玄地黃震天地之雜物故爲玄黃

考工記曰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廣雅曰乾玄天地]

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章句曰玄黑也其堂尚玄[文選注八]

越語曰至于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韋昭注云謂魯哀十六年九月

爾雅月名曰九月爲玄[乾鑿度曰乾漸九月注云乾御戌亥在于十月而漸九月天謂之玄故九月爲玄]

夏小正傳曰玄九者黑也

說文曰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象幽而入覆之也　漢

書郊祀志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伺伏在地故內赤也　朱氏震曰坎北方也其色玄者赤黑也赤者乾陽也黑者坤陰也棟謂乾御戌亥戌亥之月乾坤合居故赤黑爲玄　章懷張衡傳注云玄深也

考工記鍾氏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賈疏云以緅入黑汁卽爲玄六入爲玄但無正文故此注與士冠禮注皆云玄則六入與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

文選注引鍾會注老子曰幽冥晦昧故稱爲玄　王弼曰玄冥默無有也 文選廿一

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犧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　解嘲曰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老子道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小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出于道 王弼注云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于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合盡也 同謂之玄 玄天也 玄之又玄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衆妙之門 微亦妙也故曰衆妙　又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王弼注云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主出于幽冥者也 王弼注俱見文選注

淮南原道曰舜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高注云玄天也馳行也又覽冥曰夫物類之相感玄妙深微　案陽在地下稱玄坤上六其血玄黃是 妙古文眇眇小也猶微也陽在下故言深

太玄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

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原 御覽一

老子道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河上公注云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 文選注精微今作玄妙

神

繫上曰神无方而易无體 變化故无方自微及著故无體　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无方故不測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虞注云在陽稱變乾五之坤在陰稱化坤二之乾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故知神之所爲　又曰易无思也无爲也 虞注云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无思无爲謂其靜也專 寂然不動 謂隱藏坤初機息矣專故不動者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　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神謂易也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虞注云神易也陽息震爲鼓陰消巽爲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

繫下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漢書贊曰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

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姚信曰陽稱精陰爲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爲姤復故曰致用也

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說文神字下云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妙萬物者引出萬物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莊子外物曰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郭注云神人卽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又曰所存者神

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

呂覽君守曰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荀子儒效曰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又天論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大戴禮勸學曰神莫大于化道

史記律書曰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于無形 精微無形 故成于有形 正義曰天地既分二儀已質萬物之形成于天地之閒神在其中 然後數形而成聲 正義曰數謂天數也聲謂五聲也言天數形則能成其五聲也 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 班別也義與辨同 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 正義曰從有萬物形質也未有謂天地未形 以得細若氣微若聲 正義曰氣謂大易之氣聲謂五聲之聲 然聖人因神而存之 因神而存之故謂之神 雖妙必効 妙微眇効猶見也 情核其華道者明矣 華榮華有色貌也道心之微故曰業道 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 明情核其華道者故成形之情 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 日用而不知 及其去來 夫微之顯故有去來 故聖人畏而欲存之 誠不可弃故畏而欲存之 唯欲存之神之亦存 神其神故神存 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故莫貴焉孟子曰所存者神管子曰神者至貴也

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者 [illegible]傳

墨子公輸曰治于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于明者衆人知之

法言問神曰或問神曰心請問之 不知神在心故復問 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如乾之初九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于人乎況于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于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于仲尼矣未達一閒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乾元用九而天下治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 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至誠無息 聖人存神索至 注云存其精神探幽索微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閒者也

先知曰先知其幾于神乎 注云神以知來先知近于神

揚雄解嘲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

班固賓戲曰銳思于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恆以年歲 師古曰豪芒喻纖微也

管子心術曰去欲則宣 宣通也 宣則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內業曰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

荀子不苟曰誠信生神 注中庸曰至誠如神

淮南泰族曰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後漢書李固上疏曰臣聞氣之淸者爲神人之淸者爲賢

幽贊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作易其始也幽贊于神明其終也明贊于天地幽贊一也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

參一貫三也

幽明附

繫辭曰知幽明之故幽北方也坎也明南方也離也尙書堯典宅南郊曰明都宅朔方曰幽都檀弓曰葬于北方北首之幽之故也說卦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此幽明之故也

妙

理微謂之妙妙猶眇也自廣雅訓妙爲好而其義始晦

繫下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幾故殆庶幾案妙古文眇眇小也猶微也荀悅申鑒曰理微謂之妙（章懷後漢書注妙爲美此俗訓）

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董遇本妙作眇眇小也繫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又曰知幾其神乎虞注云至神謂易隱初入微又云陽在復初稱幾隱初入微陰陽不測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師古漢書昭帝紀注曰眇微也）

中庸曰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朱子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案淮南精神曰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高誘注云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爲之外諭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尙微妙故曰至貴又曰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高誘注云大貴謂無內之內言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間

老子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注云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鍾會注云（文選注）妙者極之微也

莊子庚桑曰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淮南時則曰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高誘曰至極也陽盡午中而微陰妙重淵矣此陽陰爭辨之際

漢書張敞傳敞上封事曰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揚雄解難曰抗辭幽說閎意眇指（師古曰眇讀爲妙　曹大家幽通賦注云眇微也）

又曰聲之眇者不可同于衆人之耳（注同前）

淮南齊俗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

呂氏春秋謹聽曰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高誘云牟猶大也賢者之道磦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于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

呂覽用兵曰有巨有微高誘曰巨猶略微要妙覩未萌之萌也

誠

文言曰閑邪存其誠又曰脩辭立其誠虞注云乾爲誠

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又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中庸曰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又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又曰不誠則不獨大學言誠意而歸之愼獨則誠猶獨也易乾鑿度論易之義云移物致耀至誠專密鄭注云移動也天確爾至誠故物得以自動寂然專密故物得以自耀也若然則存誠猶愼獨獨卽至誠也

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者以言其德也虛無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

漢書孔光傳光對策曰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諶誠也諶辭至誠之辭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此上述其師子思之語）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韓詩外傳曰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呂覽精通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之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心存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精誠通洞于民彼之然也）夫賊害于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慼慼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于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月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所謂誠乎此而諭乎彼）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包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鄰研（鄰砥）也順乎理誠乎牛也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

莊子漁父曰孔子愀然曰（問漁父）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眞也眞者所以受于天也（眞卽誠也誠者天之道故眞亦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呂覽具備曰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又）誠乃合于情（情當作精）精有（又）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中孚信及豚魚呂梁忠信亦爾）又況有血氣者乎故凡說

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以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鬬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淮南泰族曰夫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剖于陵騰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于誠至誠而能動化矣又曰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

班固幽通賦曰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注云言人參乎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于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李廣養由基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于道眞師古曰躬親也射者微技猶能精誠感于猿石況立身種德親躭大道而不倦者乎

仁附

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語合于易理仁乃乾之初生之道也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禮記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中甲子卦氣起中孚大玄準之爲中

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周公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中也虞周皆旣濟之世贊化育之功同也

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案冬至復加坎坎爲亟心亟古文極中也然則天地之心卽天地之中也董子繁露曰陽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陰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其所起皆必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如董子之言則天地之心兼二至也象至日閉關兼二至

繫上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荀爽注云易謂坎離陽位成于五五爲上中陰位成于二二爲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 案易簡卽天地之中也

成十三年左傳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明道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 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制禮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

周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六律成于十二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正色爲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十一月陽伏于下物始萌于五聲爲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

三統厤曰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天者中也三合然後生故云不得中不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孟子曰湯執中

善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虞注云初乾爲積善

繫上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又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虞注云復以自知中庸曰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善謂乾初卽復初也復初爲中行故云擇乎中庸得一善與繫辭相發明

大戴禮勸學曰積善成德案初爲善三爲成德故文言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漢議郎元賓碑云乾之積善謂乾三也陽成于三積善成德至三而成

晉語甯莊子曰善德之建也積善成德故爲德之建

純

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中庸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朱子曰純純一不雜也

鄭語史伯曰建九紀以立純德韋昭曰建立也純純一不尨駁也賈唐曰九紀九功也

乾鑿度曰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鄭注云陽道專斷兼統陰事故曰純也

又曰消息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

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韋昭注云一純心一而潔也二精所用玉帛也 又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于神者謂之一純韋昭注云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冕

禮投壺曰二算爲純釋文云純音全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案純訓全乾爲純者陽兼陰爲一兼故全陽兼陰爲一故又訓爲一

莊子刻意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辨精字義

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繫上曰精氣爲物虞注曰乾純粹精故主爲物鄭注云精氣謂七八也精氣謂之神

又曰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虞注云神以知來感而遂通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至精謂乾純粹精也

繫下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姚信曰陽稱精陰爲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爲姤復故曰致用也

又曰男女構精虞注云乾爲精

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禮記禮器曰德產之致也精微鄭注致致密也

經解曰絜靜精微易教也 案絜靜坤也精微乾也

周語內史過曰先王知大事之必以眾濟也故祓除其心又云祓除其心精也精絜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今晉侯以惡實棄其精也

公羊莊十年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何休云觕麤也精猶精

宻也呂覽愛士曰此兵之精者也高注云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荀子成相云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莊子秋水曰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管子心術曰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精靜同義在乾爲精在坤爲靜故經解曰絜靜精微

董子繁露曰氣之淸者爲精白虎通曰精者靜也

淮南天文曰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高誘曰襲合精氣也

又曰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高誘注云陰粗碩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

呂覽大樂曰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乙高誘注云精微又云精微妙也

又君守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

又博志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密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游曰積學所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

三統厤曰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

淮南本經曰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

管子內業曰凡物之精此則爲生注云精神之至靈者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

心術曰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靜則精精則獨立矣又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又曰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大元曰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脩精范望注云精者氣之妙也言微陽始生氣精妙也

莊子天下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

老子道經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

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墨子公孟曰公孟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公孟子即公明子聖人之徒也實爲善即誠也

馮衍德誥曰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文選注四

易簡

繫上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虞注云陽見稱易陰藏爲簡簡閱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矣陽見稱易謂初九乾息昭物謂九二

又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虞注云乾懸象著明故易知坤陰陽動闢故易從

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虞注云易爲乾息簡爲坤消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故天下之理得矣

繫下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退又作然示人簡矣虞注云陽在初弗用確然無爲潛龍時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隤安簡閱也坤以簡能閱內萬物故示人簡者也

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虞注云險謂坎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麗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阻險阻也坤二五之乾艮爲山險坎爲水巽高兌下地險山川邱陵故以知阻也

越語范蠡曰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爲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

坤以簡能陰藏爲簡能包萬物以爲一所謂簡能也

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繫曰德行恆易通精无門藏神无內也簡易无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簡易者寂然無爲之謂也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厤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孳結四瀆通精優游信絜根著浮流氣更相實此皆言易道無爲故天地萬物各得以自通也虛无感動淸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

鄭玄易贊曰序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縕邪又曰易之門戶邪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之法則也

法言五百曰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由博而約已簡已易焉支焉離約則簡易

易

繫上曰乾以易知鄭注云易佼易也今本作易虞曰易佼也節佼也

簡缺

性命

文言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虞注云乾爲性

詩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鄭箋曰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正義曰因經物則異文故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情以充之五性本于五行六情本于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禮記之說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爲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哀生于晦樂生于明是也棣案翼氏之說以六情通十二律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云姦曰性謂五行歷謂日也翼奉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乙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丁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己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

大戴本命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

太玄曰案性知命原始見終　又曰一生一死性命瑩矣瑩明也

又曰考終命存乎成

呂覽貴當曰治欲者不于欲欲貪欲也于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

性反之辨

堯舜性之也乾元用九一以貫之也湯武反之也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也堯舜生知安行也湯武學知利行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也孔子性之也顏淵反之也

三才

繫上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陸績注云此三才極至之道宗極中也三極謂天地人之中也

繫下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虞注云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

繫上曰大衍之數五十　述曰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五行之數也三才者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合五十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星主斗斗合于人統故曰三才五行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土生數五成數五（本揚子太玄月令五行生成數中央土其數五與太玄合）五十有五減五故五十此五行之數也繫曰參伍以變（漢人解參伍皆謂三才五行）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越語范蠡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韋昭曰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

左傳昭十一年三墳馬融注云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左傳正義）

易乾鑿度曰易始于一（鄭注云易本无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分于二（清濁分于兩儀）通于三（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

劉歆三統厤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于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林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秋元命包曰天人同度正法相受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之爲言效也道之始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于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論語疏曰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

又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孟康曰元氣始起于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故子數獨一也

又曰三統合于一元（王咏元珠密語曰天地人俱生于太初）

董子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說文曰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字林曰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爲王天下所法也　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又曰唯人道可以參天

周書小開武曰周公曰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虞

揚子太玄曰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注云天地人三者俱謂之玄玄天也故以天名也又曰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注云此三者人倫之大綱俱行于天也

才

孟子論性而及才才者天之所降故曰降才卽說卦之三才也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孟子論爲不善云非才之罪因舉仁義禮智而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繼而言天之降才繼又言存乎人者有仁義而云梏亡之後未嘗有才知才爲天之所降明矣

情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繼又云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孟子言性而及情情猶性也故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俗本云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遂有性其情之語是在善而情惡非孟子義也）彖傳屢言天地之情情猶性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和而性中故利貞者情性也（利貞故中和六爻不皆中故云貞）

積

易中庸皆言積荀子亦言積學記比年入學一段乃學之積也記蛾子時術之鄭氏以爲其功乃復成大垤此積之效也

易乾初九經上潛龍勿用干寶注曰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虞注云謂初乾爲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坤積不善以臣弒君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爲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坤消至二艮子弒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剛爻爲朝柔爻爲夕）由辨之不早辨也（鄭云辨別也虞云復小而辨于物則辨之早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穀梁僖十七年傳曰君子惡惡疾其始）

繫上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甲子卦氣起中孚互艮爲居巽陽隱室故居其室震爲出爲言善謂復初震巽同聲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邇謂坤不善謂姤復差以豪釐繆以千里故千里之外違之坤爲身爲民爲邇震爲行乾爲遠樞主闔闢機主發動乾陽爲榮坤陰爲辱故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中孚二變成益巽風動天震雷動地故云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艮爲慎故可不慎乎

繫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虞注云乾爲積善陽稱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坤爲積惡爲身以乾滅坤故滅身者也）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小善謂復初）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小惡謂姤初）故惡積而不可弇（謂陰息姤至遯子弒其父故惡積而不可弇）罪大而不可解（謂陰息遯成否以臣弒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何校滅耳凶（呂覽引頊曰善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荀注云禍雖微小積小成大故不若亡）

揚子太玄曰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沖在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　案在玄則正愼獨也在易爲乾初九在玄則邪閒居爲不善也在易爲坤初六

賈子新書脩政語曰顓頊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大戴禮保傅曰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本謂初萬物理謂劉向說苑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緯書說云毫釐許云德差如毫）差之千里（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曰辨之早積纂成者本諸日去後漢太史令虞恭曰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以千里是）

也

禮記經解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易曰君子慎始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鄭注云始謂其微時也正義曰此易繫辭文也愚謂此繫辭逸文

史記太史公自敘曰春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謂不早辨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君易通疏云古文周易太史公猶見其全而大小戴禮察保傅經解及易緯通卦驗亦引之或遂以為緯書之文非也

韓非子外儲說曰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

又曰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管子權脩曰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矣

尚書大傳曰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子湯天玄日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升降相關大貞乃通蓋畫卦與行疇其理一也

淮南繆稱曰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消息微故離朱弗能見

徐幹中論脩本曰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

韓非子喻老曰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爭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早從事焉

漢書仲舒對策曰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晻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已舜察邇言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揜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易卦氣起中孚始著為一初九是也初九體震巽震為言為行震雷動地巽風動天故動天地乾為積善初尚微小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又云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

漢書枚乘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納猶藏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紞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鍰斷井幹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靡盡也我有好爵無與爾靡之與此靡同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底柔石也厲皂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當有成文傳自聖人之徒

法言脩身曰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注云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也

賈誼新書審微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于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管仲曰備患于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

老子德經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荀子大略曰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德潤身行盡而聲聞遠小人不誠于內而求之于外

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文選注廿九

張衡東京賦曰堅冰作于履霜尋木起于蘖栽薛綜注云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慎之于初所以尋木起于牙蘖洪波出于涓泉

呂東萊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坤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勦除

天地尚積

京房易傳曰積陽為天積陰為地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不貳一也荀子曰并一而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貳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案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故通于神明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覆出以詳下文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以下言積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鄭注云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為至誠者亦如此乎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鄭注云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正義曰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大

聖學尚積

詩敬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鄭箋云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

學記曰古之教者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注云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

又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鄭注云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正義曰猶學初為積漸後成賢聖也

大戴勸學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在易乾初為善乾三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同

荀子儒效曰人無師法則隆情矣原本作情注云當作積有師法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積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與中庸其爲物不貳義同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故通于神明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邇以成遠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性惡曰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

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

王者尚積

詩皇矣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家語好生曰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漢書婁敬傳敬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

荀子彊國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楊注此言積微自日而月自月而時自時而歲不從微始非積也故曰不勝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日以小至大故月不勝敦原本作熟先子從宋本改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楊注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蠃蛭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也小按此所謂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善日謂敦比于小事者也月不勝日故善日者王善時謂補漏者危楊注不能累功業日日積之與務于大事者也時不勝月故善時者霸至于幣漏然後補之也大荒者亡楊注都荒廢不治者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二日二日萬幾王者敬日也聲色化民霸者敬時也政教號令幽獨敬時者在政教號令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善積成名故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毛猶微也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楊注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也

言以易言之微卽乾之初九也初九元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

下文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知禮察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敬起于微眇敬起當從治安策作起敬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之早所謂辨取舍之極定于內安危之萌應于外也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然治安策云皆以漸然積不可不察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卽大敗之此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此卽積善積惡之應而其原皆在于微眇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

淮南繆稱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漢書叔孫通傳魯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孟子言積善

孟子公孫丑篇曰公孫丑問曰敢問何爲浩然之氣云云至而又害之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朱注集義由言積善此語最當非義襲而取之也襲與習同襲重習也義須積如苗之長義襲而取猶助長也故下言助長之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顧氏炎武謂正心心乃忘字之拃也謂必有事焉而勿忘中之曰勿忘勿助長也當从其讀義襲而取猶一蹴而至聖人之域夫子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卽助長之義　積義之功中庸所謂不息也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在聖人爲不已在學者爲勿忘必有事焉而勿正朱注謂預期也引公羊傳曰戰不正勝此言良是

三五

繫上曰大衍之數五十遮云大衍之數五十三才五行之數也三才者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凡五十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星主斗斗合于人統故曰三才之數五行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土生數五成數五五十有五減五故五十此五行之數

又曰參伍以變

尚書大傳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于此際自新如初則道無窮也

春秋保乾圖曰陽起于一天帝爲北辰氣成于三以立五神二五展轉機以運動故三百歲斗厤改憲也

應劭風俗通曰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史記天官書曰爲天數者必遹三五索隱云三三辰五五行

三統厤曰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蘇林曰子之西亥之東其中間也地統受之于丑初人統受之于寅初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旣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統也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三辰五行而相經緯也

淮南泰族曰昔者五帝三王之涖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治之宮者十二月之政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

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

乾元用九天下治義

周易述疏云易者五經之原也孔子脩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葢用乾元用九之義故董子繁露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人民脩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蟲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皇麒麟遊于郊囹圄空虛晝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董子對策曰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大

乾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老子道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理

理字之義兼兩之謂也人之性稟于天性必兼兩在天曰陰與陽在地曰柔與剛在人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曰性命之理樂記言天理謂好與惡也好近仁惡近義好惡得其正謂之天理好惡失其正謂之滅天理大學謂之拂人性天命之謂性性有陰陽剛柔仁義故曰天理後人以天人理欲爲對待且曰天卽理也尤謬　格物致知窮理之事正心誠意盡性之事性盡理窮乃天下至誠也故至于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是也

繫辭上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又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虞注云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俯以察于地理故坤爲理）

案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述天命而及中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由中和而邇天命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述曰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所謂理也

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理者分別之意）

樂記曰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鄭注理分也

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史記作頌徐廣讀爲容）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樂由天作樂者通倫理者也故謂之天理理分也猶節也漢律逆節絕理謂之不道康成于此以天理爲天性非是理屬地不屬天一闔一闢一靜一動謂之天理上云人生而靜天之性感于物而動性之容也是之謂天理

韓非子曰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欲成方圓而隨于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聖人盡隨于萬物之規矩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此釋理字最分明）

又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易陰陽剛柔爲性命之理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位而成章所謂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坤以藏之）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斗有威儀）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帝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

又曰凡理者方圓長短麤靡（靡細也）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

道理二字說得分明宋人說理與道同而謂道爲路只見得一偏

管子君臣曰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注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

心術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德者得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閒故言之者不別也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閒者則以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

人心道心（附）

人心之危中庸所謂誠之者也所謂慎獨也道心之微中庸所謂誠者也荀子所謂獨也

誠獨之辨（附）

誠之者功之始也獨者功之全也故荀子曰不誠則不能獨

生安之學（附）

後人談孔學者止及困勉之學而未及生安六經之書生安之學爲多談困勉之學未嘗不親切而有味以示學者則善以之訓詁六經則離者多矣此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之故非後人之過也

精一之辨（附）

精者精微一者道本得一而加功焉然後精僞尚書惟精惟一此誤解荀子也吾聞一而後精不聞精而始一蓋後人以爲精察之精故誤耳

皇清經解卷一之六十終　　嘉應生員邱琳校

易章句敘目

卷一
上經章句第一
卷二
下經章句第二
卷三
彖上傳章句第三
卷四
彖下傳章句第四
卷五
象上傳章句第五
卷六
象下傳章句第六
卷七
繫辭上傳章句第七
卷八
繫辭下傳章句第八
卷九
文言傳章句第九
卷十
說卦傳章句第十
卷十一
序卦傳章句第十一
卷十二
雜卦傳章句第十二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六十一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行之不已故健元二先之坤五爲乾元亨二先行四從之亦爲亨二利四從二成家而亨人坤成屯屯變通於鼎家人變通於解不更以乾上之坤三以乾上從二而亨乾成革革通於鼎坤成蹇蹇變通於睽革不變通以於蒙上不更坤以三成二家而四之坤初是爲利也其失道成小畜貞後屯通三之鼎鼎上爲之貞五革而復夬謙而變通爲豫始終則蒙初爲貞成兩既濟者也通於蒙蒙二之五而後革四之終則有始利而後貞既濟爲貞凶一成既濟二一之成五成益是爲凶

初九潛龍二二不先之坤五互震潛龍之坤初故潛謙三三互震上之坤初勿用也不可更以四相之故在初言四餘此則變而通之於鼎二之五見龍在田屯見則已不潛故在田成謂坤五本小人成屯則上承坤在田故成利見大人而言上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成屯乾成家人通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故終日而有乾乾又乾也而又終夕惕若鼎二之五成陽爲陰也屯反既濟而後於日鼎成成夕則陽易爲陽即陽爲上吝既濟而終乾成家人坤成屯屯不變通則如之危厲而既濟三明四從二爲元亨屯三從四元亨革從五爲家乾九四或躍在淵凡三明四從二爲元亨三從四元亨革從五上爲出之謂旁通讀如適於鼎也遂遠於日鼎成成 无咎通能合變

九四或躍在淵 則鼎成咸旣无咎九四五爲利貞乾成革坤成蹇蹇與革不相孚故疑上出泉淵即泉也躍上也蒙二在坎爲淵疑則必變於蒙山下出泉淵在於五是於蒙爲此者也在无咎通也能變九五飛龍在天離爲飛象坤下離故云屯飛則龍乾成家人上在天而言九二之利謂坤成屯變通於解通於鼎家人變通於解九三謂家人變屯而變通於解五之坤上承上九亢龍有悔九五乾成家人坤成屯九二而飛龍在天上九則亢高而坤亢矣乾成屯下家人上龍爲不用二四三陰爲羣不上不則亂坤九五見羣龍无首吉首爲乾用九用乾之上入坤二見羣龍乾成家人則首不可用也若乾首明羣乾龍成則需成屯下屯見需下乾則有首無首不可用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乾元亨變於坤則坤成屯蹇坤承之元亨之謂也坤由屯之牝馬二之五上之三皆成既濟乾上是爲成乾爲陽得位馬之牝牝馬爲坤之貞五柔利牝馬之貞言子君易謂鼎五也鼎二之五鼎小人指五以小人化爲君子先往失位爲屯則謂之元亨而成小人蹇初屯三也之君子有攸往先迷之鼎五二而不君則小以小往大來以如二不是則之五十有攸往謂屯三蹇初也屯三先往睽二如是則迷五後得主利則得主謂鼎五之謂屯坤五而蹇初先往睽之如是則迷之後得主利也坤屯二之謂鼎乾二則利西南得朋坤五則乾得二之朋東北喪朋坤也得之先坤五乾得二之謂東北喪朋坤五以而後知坤得之坤以成蹇而又通於睽而後復屯知自得而通於既濟言乾二爲得朋坤以朋即馬也在喪爲東北而以坤五東北喪朋安貞吉承上既濟而則謂東北爲喪朋言安貞吉以之言成乃吉也

初六履霜如霜猶喪也物謂乾上之坤三成謙履霜堅冰至上乾爲冰謂至二之五乾二之至成謙謙則霜薄之之也二之五爲坤六二直方大乾二之坤五成屯屯通於鼎爲方乃謂旁通也坤五謂之直故旁通謂之方乾二之坤五故大不習重坤習坎重乾坤二之五乾二之坤无不利先習而後成先霜雖通也屯重坤雖直而不直利而非其大不利二習坎爲不習故可成无不利成需仍不習六三含章章者文也含者蓄也不章乾之二之坤五成屯屯之三與五成離故含章可貞於貞鼎謂乃成可既成既濟屯通或從王事鼎旁之五從鼎二屯三之五成既濟

屯含三坤成屯三之坤之五爲王鼎

六四括囊囊者坤也坤括囊成屯屯之三成既濟故括囊之義謂屯不與家人之五而鼎有始終是成之事也坤成屯與鼎通二之五而後无咎无譽若鼎二先之五乃成既濟而後有終无咎无譽坤之五上之屯六成既濟乾成屯是无成有終乾之始也上之三爲成屯則終坤成屯屯與鼎互成坤成屯是无咎无譽通法无譽鼎通於解无則无咎无譽也通始有法之後五法也法則先成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坤二之五乾成家人變通於解故元吉通於先坤五之元二之三爲黃裳坤五之元吉上六龍戰于野謂乾上之坤三上之乾上爲謙故戰于野成謙三互坎坤爲野其血玄黃坤二之五互離其血玄黃元黃坤五己成屯互震後成謙此謂之黃坎爲血震爲玄用六利永貞用六謂坤之三五利永貞永久也用九已成兩既濟見羣龍无首則不可用用所之三五此時乃用上坤三鼎之者也鼎謂而後永貞矣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屯變通於鼎二之五爲元亨鼎變通於既濟而成既濟利貞勿用有攸往屯二之五則未濟往之五不可往也由三往之先從之五利建侯鼎二之五爲建侯猶鼎也建侯謂鼎二之五也

初九磐桓磐桓不進也勿用磐桓故利居貞鼎二之五謂居貞以居謂居五也貞明利建侯鼎二之五成既濟利建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屯遭遇也邅轉變也故三往成六二乘馬班如馬乘居之乘馬謂鼎五居之匪寇婚媾匪寇謂非寇也鼎婚媾則成既濟則女子貞不字女子謂鼎屯也字乃屯三之五成字謂屯三不字也十年乃字承上泰而言上既既濟而通於泰十年字謂泰通於否六三即鹿无虞虞度也既濟則上下不度也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亦林也

六三即鹿從从也即在山足日鹿震足謂之鹿家人上之初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往吝謂往而吝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 坎下艮上

蒙亨蒙通於革則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謂觀我生之我蒙二之五蒙二之五爲匪我求童蒙升童蒙則我有觀我生之三我也故革字謂革已成之初筮告初筮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初六發蒙 發猶去也二先之五也一謂 利用刑人 刑成也蒙既通初之四故利用說 用說桎梏 說讀為脫桎梏用兌也即兌也桎梏用革四也說謂桎梏兌也桎梏也脫為說蓋以去之故而通蒙 以往吝 初之四則吝故不後而通於二 引申之為凡文法多用桎梏故後用桎梏為告而易例說以桎梏倡借也以往吝 既五不到桎梏為說也告於五
九二包蒙吉 包作彪文也包蒙吉也一云納 納婦吉 五納於二 子克家 蒙之五之二而往遠三與二遠也為婦往同保之則二五為三之而二家人五克之五上之三謂二為子五後謂相觀革上蒙之為家 六三勿用 取女 取猶求也謂女革西則女先取之見蒙以居不可取女言取女謂革西也二之二五而見取謂革上 見金夫 金夫謂初上已五之初成金也通而上之先五上見 不有躬 五不之躬成泰身下乾也上也乾二為通之二 无攸利 不先通則蒙革三之先五仍非利也雖通而上之二之三 六四困蒙吝 四困蒙成而謂所以損之為既濟故有窮相錯為寒 五成泰 六五童蒙吉 童猶子也故象童 上九擊蒙 擊謂蒙之三 不利為寇 為寇也不則上下無應之使恆成泰致寇至 利禦寇 不蒙 成泰而成益不為寇矣益不能通恆二先之五有以禦之矣則恆乙為寇由益不能禦也

䷄ 坎上乾下 需有孚 孚即秀通也謂 光亨 光廣也有孚於晉則廣大 貞吉 需成 既濟故貞吉 晉而通於晉亨則上下皆應而亨 利涉大川 晉成益上之三為家大則上之成 晉二之三則涉大川坎也故利益 初九需于郊 郊謂西郊自我西郊小畜上之三師成而自未能成 利用恆 恆需於恆則咎 无咎 九二需于沙 沙猶斯也節旅其所 小有言 終吉 晉故用需則通與晉成旅節斯成豐 九三需于泥 泥於豐井之初為坎所需則犯難於明夷 致寇至 三至出矣故需五成井成豐 有不信既成終吉謂豐也明夷成明夷則五成井 六四需于血 出自穴 音二之晉為坎蹇血 有言不信既成則夷旅 上六入于穴 入出於穴坎則血 九五需于酒食 貞吉 謂二之晉五則恆成豐益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速者二之晉五不成咸而成 敬之 終吉 謂咸成既濟而吉

䷅ 乾上坎下 訟有孚 孚與明夷與 窒惕中吉 室謂二之明夷五 終凶 室則訟 利見大人 以二之明夷五 不利涉大川 先二不行 初六不永所事 所事謂成恆也 小有言 終吉 九二不克訟 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无眚 六三食舊德 貞厲 終吉 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 復即命 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 終朝三褫之

䷆ 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 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 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 无咎 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 凶 六四師左次 无咎 六五田有禽 利執言 无咎 長子帥師 弟子輿尸 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

䷇ 坎上坤下 比吉 原筮 元永貞 无咎 不寧方來 後夫凶 初六有孚比之 无咎 有孚盈缶 終來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內 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 貞吉 九五顯比 王用三驅 失前禽 邑人不誡 吉 上六比之无首 凶

䷈ 巽上乾下 小畜亨 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 初九復自道 何其咎 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輿說輻 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 血去惕出 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 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 尚德載 婦貞厲 月幾望 君子征凶

䷉ 乾上兌下 履虎尾 不咥人 亨 初九素履 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 跛能履 履虎尾 咥人凶 武人

九四　履虎尾　愬愬　終吉

九五　夬履　貞厲

上九　視履考祥　其旋元吉

☷☰ 乾下坤上　泰　小往大來　吉亨

初九　拔茅茹　以其彙　征吉

九二　包荒　用馮河　不遐遺　朋亡　得尚于中行

九三　无平不陂　无往不復　艱貞无咎　勿恤其孚　于食有福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鄰　不戒以孚

六五　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

上六　城復于隍　勿用師　自邑告命　貞吝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貞　大往小來

初六　拔茅茹　以其彙　貞吉亨

六二　包承　小人吉　大人否亨

六三　包羞

九四　有命无咎　疇離祉

九五　休否　大人吉　其亡其亡　繫于包桑

上九　傾否　先否後喜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　亨　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

初九　同人于門　无咎

六二　同人于宗　吝

九三　伏戎于莽　升其高陵　三歲不興

九四　乘其墉　弗克攻　吉

九五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大師克相遇

上九　同人于郊　无悔

☲☰ 乾下離上　大有　元亨

初九　无交害　匪咎　艱則无咎

九二　大車以載　有攸往　无咎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弗克

九四　匪其彭　无咎

六五　厥孚交如　威如　吉

上九　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

☷☶ 艮下坤上　謙　亨　君子有終

初六　謙謙君子　用涉大川　吉

六二　鳴謙　貞吉

九三　勞謙　君子有終　吉

六四　无不利　撝謙

六五　不富以其鄰　利用侵伐　无不利

上六　鳴謙　利用行師　征邑國

☳☷ 坤下震上　豫　利建侯行師

初六　鳴豫　凶

六二　介于石　不終日　貞吉

六三　盱豫悔　遲有悔

九四　由豫　大有得　勿疑　朋盍簪

六五　貞疾　恆不死

上六　冥豫　成有渝　无咎

☱☳ 震下兌上

隨始成隨乃隨乎蠱也既隨乎鼎成 元謂蠱二之五 亨四之蠱初應之或三之蠱上 利鼎成屯變通於鼎成革變通於蒙 貞變通而後成既濟 无咎隨之元以亨隨於鼎蠱之元以貞隨故无咎

初九官有渝官吏事君也隨之命以爲之主 貞吉出門交句 有功文所以申上官有渝之義也出門謂蠱成蹇先二五後三上故有功在初四從蠱五成也家人若二上從蠱五成蹇革則初四不得又從之成兩既濟宜申通於蒙而初四從蒙五矣隨其所主以成變化故爲初官有渝也初四從蒙則三上從蒙而成既濟則初四而從蒙成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小子五未定者也謂隨丈夫五已定者也謂歸妹既成隨則不與歸妹之小子係矣六二六三皆發明官有渝之義爲至易之通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係歸妹則丈夫也隨有求得止成蠱二不之五則無交而三求之之是蠱小爲證我蠱二先之五得中則不失道 利居貞於求得則成革蒙蒙之通而後隨三求之因得而求故云求得 九四隨有獲獲與同獲謂終成革 貞凶革四不能之初居貞 有孚在道五爲居革既濟爲貞 以明在猶存也存道不失道也孚於蠱成革又孚於蒙蒙二之五而後貞則有所繼紹通者之謂明 何咎發明象義 九五孚于嘉吉嘉會合禮亨也在以明則孚于嘉矣 上六拘係之二之五成漸 乃從維之維係也交也蠱成蹇成漸遺三之上從之 王用亨于西山與升通无妄同或謂益成升通无妄

䷑ 艮上巽下

蠱蠱事也通之謂事 元有事則二之五爲元 亨二先之五而上之三 利涉大川謂成漸上先之隨三也甲始也二之五爲甲先甲則元也甲三乎後之稱也上之隨三成革革下離爲日先甲三日也 甲三日 後甲三日初之睽四成蹇蹇通於睽二之五爲後甲亦元也也比亦亨也先甲後甲皆有事也同比之原筮比大有爲乾坤之比例隨蠱爲震巽兌艮之比例故於此兩卦發明其例

初六幹父之蠱隨四之蠱初成大畜下乾爲父大畜通萃以幹之 有子句 考句 无咎猶考無子嗣之其上之擊凶矣擊也亦成也大畜二之五有子而後上之萃三成既濟則无咎大畜不通萃則二之五成家人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終而无咎始是無子嗣之其上之擊凶矣 厲終吉蠱成大畜則危以變通而有子則終吉終通 九二幹母之蠱上之隨三成升上坤爲母升通无妄以幹之初即旁通先甲後升 不可貞升二之五而初不能四不變通成既濟故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故小謂成大畜也五不之二則中乃大矣 无大咎大畜通於萃小變而通於萃緩不急也謂 六四裕父之蠱成裕大解成大畜不孚於萃 往見吝成泰始變通成大畜之大也則泰八六貞凶之家成大畜見謂屯也隨四之蠱初成屯又以往屯也又往則無譽通故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通於萃萃四不之初以用仍有譽 上九不事王侯以上五爻皆言幹夫道之事此言當位也王侯皆君謂上之隨三成革蠱不成升無容幹矣 高尚其事巽爲高尚謂二之五尚于中行也二之五上成巽謂不以上之隨三成革爲事而以二之五爲其事也

䷒ 坤上兌下

臨臨五柔本小二之五則大 元亨利貞與遯旁通也二之五爲元遯上來之三應之爲亨元由利而生也貞由亨而成 至于八月有凶兌爲正秋八月謂臨下兌也臨二即之五是先兌而後至也故凶若既成臨不變通而臨二乃之五則至于八月有其五而无之者也遯通於遯而臨二之五爲有無凶者也

初九咸臨臨之二三應之五爲咸臨故咸上來 貞吉遯成咸則臨成既濟遯上之三則臨成家人之貞也既成兩既濟而貞凶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此初九明象之利也 六三甘臨甘節之甘也臨三爲甘猶節五爲甘也三是臨於四而臨成泰則通可以改之 无攸利思也失道成泰而知變通則憂而改之 既憂之无咎遯先二之五成咸則臨亦變 六四至臨至二也五至之 无咎知宗禮卑知謂能至二 六五知臨變通二先之五 大君之宜吉臨遯之相錯爲猶信屬也謙故以三上應之大君明遯之宜錯 上六敦臨臨先敦之厚也五而二之五 吉无咎四二不先之初故敦故吉則後遯而上來不輕應於三

䷓ 巽上坤下

觀盥而不薦盥澡手也三兩坎下盥手於良手故爲 有孚顒若以孚謂大壯四之初下坤不之五則不薦也上之三則初之大壯四有孚亦成君德之敬不盥與薦皆所 顒若大壯二之五也大壯四之初成益則不盥亦薦而不盥也猶云不宜 凡上適下爲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童謂蒙也由蒙二之五而成觀蒙四之初成益則旁通大壯是小人謂蒙 君子吝之五而自來通於大壯大壯四之初君子謂大壯 六二闚觀利女貞闚觀仍是師之三也觀承上成師不得成既濟不相錯成泰則不闚觀以利女貞女先之貞大壯二之五而觀則君子謂觀在大壯四之初成泰觀成益而大壯 六三觀我生進退我五也由蒙五之我大壯四之初而後上成家人觀則退而進則進在觀 六四觀國之光光廣也國五之光謂大壯二之五而後上之三國故有國大壯成泰而不與國之益上之三成革爲觀則後成益 利用賓于王王謂四應之賓賓之是爲用王則先已觀我生矣賓於王觀用賓于大壯二之五成革則賓于王不先觀故不吝而无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我自觀其生也則恆通於益二之五故云其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其生自大壯二之五爲大壯二之五恆二之五則觀无咎益觀成益爲君子也

䷔ 離上震下

噬嗑亨噬嗑得則得亨噬因是嗑五而後之上不利者也三爲用井之坎謂上之三離五而離不上 利用獄井通噬嗑則以利而亨先之 獄之三也坎二不之五而離纆寘叢棘三歲不上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初之四成益上之三爲噬嗑成革也下震爲足以履之爲校猶交也井謂二先之五上之三噬嗑三成革於蹇則滅趾噬嗑雖滅趾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膚猶滅趾變通也五成益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謂久不噬成明夷而有毒者也猶讀若昔五柔爲膚 肉謂五二先之噬肉之久不噬酒之昔之二來稱爲用刑也井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明夷而後遇也成明夷遇毒謂久遇也 乾胏謂井成需遇需之乾上乾胏晉謂久而後遇是遇通則无咎矣成需謂晉上爲需 之矢謂五也乾爲金矢得金矢謂二之五郎之大畜大有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乾肉謂乾胏而不乾之四而不 積也積與德能變通則无咎也 金即黃 貞厲无咎 噬乾肉不變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讀若荷 校與德錯爲屯大畜即大畜通萃猶大畜通晉 萃之比初也 上之三 耳謂坎 故云何校也 豐以滅之豐不變

䷕ 艮上離下

賁亨賁則亨矣謂困二之五而上應之 小利有攸往小謂五柔爲小人也往上往三也小則上不可往 推賁亨則利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趾即止也艮其趾之趾郎初成賁其止也艮成困先成萃下坤爲車以初四應之又舍此車以徒行之成 六二賁其須須需也謂困先成萃下坤爲車則以四之初下有六二之節二困二不之賁五而五爲此亨賁之常位者也需郎也承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晉需之二之五則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翰幹也上有乾爲馬則成既濟之需上巽爲白下震爲蕃之翰 匪寇婚媾困需成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皆謂艮成頤大過乘二之五成益晉成明夷需二之五則晉頤五上之三困成頤五互艮爲山丘之困變通於頤大過二之五成良 草木稱圃巽爲果蓏 束帛戔戔謂帛郎白也束成既濟而後 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白則困二先成巽不五郎 賁其趾也 必

䷖ 艮上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剝五不二來舍之剝往於大壯在夬之下 初六剝牀以足剝謂五未與大壯二之五下 剝牀以足 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 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 坤上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 復謂剝之二之五爲出姤四之初成復 五復謂二來之復五爲出姤四之初上

家人故无疾　朋來无咎朋來姤二之復五也无疾在小畜則有咎出而後入朋來於先何咎之有　反復其道復而不反非道也反而不復非道也乾反其道爲坤五不復以乾四之坤初反而不復爲失其道矣變而通之於姤　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初九　不遠復遠猶緩也復更成明夷而復於訟則遠不成明夷而遠姤也　无祇悔祇讀爲坻　元吉乾二之坤五元吉

六二　休復吉休美也

六三　頻復厲无咎

六四　中行獨復

六五　敦復无悔

上六　迷復凶有災眚　用行師終有大敗　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震下乾上　无妄　元亨　利貞　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

初九　无妄往吉

六二　不耕穫不菑畬　則利有攸往

六三　无妄之災　或繫之牛　行人之得　邑人之災

九四　可貞无咎

九五　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

上九　无妄行有眚　无攸利

☰☶乾下艮上

大畜　利貞　不家食吉　利涉大川

初九　有厲利已

九二　輿說輹

九三　良馬逐　利艱貞　曰閑輿衛　利有攸往

六四　童牛之牿　元吉

六五　豶豕之牙　吉

上九　何天之衢　亨

☳☶震下艮上　頤　貞吉　觀頤　自求口實

初九　舍爾靈龜　觀我朵頤　凶

六二　顛頤　拂經于丘頤　征凶

六三　拂頤貞凶　十年勿用　无攸利

六四　顛頤吉　虎視眈眈　其欲逐逐　无咎

六五　拂經　居貞吉　不可涉大川

上九　由頤　厲吉　利涉大川

☴☱巽下兌上　大過　棟橈　利有攸往亨

初六　藉用白茅　无咎

九二　枯楊生稊　老夫得其女妻　无不利

九三　棟橈凶

九四　棟隆吉　有它吝

九五　枯楊生華　老婦得其士夫　无咎无譽

上六　過涉滅頂　凶无咎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　維心亨　行有尚

初六　習坎　入于坎窞　凶

九二　坎有險　求小得

六三　來之坎坎　險且枕　入于坎窞　勿用

六四　樽酒簋貳　用缶　納約自牖　終无咎

九五　坎不盈　祇既平　无咎

上六　係用徽纆　寘于叢棘　三歲不得　凶

☲☲離下離上　離　利貞亨　畜牝牛吉

鼎謂成家人變通於解解二之五成萃即大畜童牛之牛也解五承若解北與孚坎成屯之牛也解成萃爲牝牛猶鼎之爲牝馬也

初九履錯然（四之坎初成節節通旅成屯遯即履二之謙五之所錯）敬之无咎（謂節二之旅五）

六二黃離元吉（黃在中也坎二之離五則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謂鼎成而旅四之坎二中日昃也上先行五是日昃也）不鼓缶而歌（謂坎成屯缶謂坎也歌謂坎成屯坎上通鼎成鼎）則大耋之嗟（耋謂匪上鼎猶乾之不二二之五則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突謂坎四）焚如（賁猶焚也）死如（死謂夷）棄如（大過成大過棄而死於而順明也先）

六五出涕沱若（謂成渙節渙涕沱）戚嗟若吉（成觀成豐也嗟即戚嗟而大壯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申爲王黃離而後上征）有嘉折首（乾先成乾上兌爲人折首上）獲匪其醜无咎（乾獲匪其醜无咎）

亨矣既有嘉則三成革上既濟以獲革之既濟也成泰能升革則成可濟以醜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一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千六十二

嘉應葉 鈞 舊校
番禺趙 齊嬰 新校
學海堂 庚申 補刊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 循 著

下經

☱☶（兌上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謂旁通損損二之五而後初四應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拇謂足大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不執其隨而損上以三之上成泰則吝）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憧往來成益成既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輔頰舌

☳☴（震上巽下）

恒亨无咎利貞（恒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則亨）利有攸往（謂益上之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浚謂益四之初也）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振讀若震卦爲震五失道上何如之）

☰☶（乾上艮下）

遯亨（遯則去此而救亨）小利貞（小謂臨臨與遯通也遯而成既濟也）

初六遯尾厲（坤上之臨三成泰爲乾上之比例坤成謙爲虎尾）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執謂承上之革）莫之勝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大者壯也大壯則二之五成革利貞革變通於蒙而後貞）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謂變通字於五）

九二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離上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坤上離下）

明夷利艱貞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

用拯拯郎不拯其隨之拯中孚二之小過五爲兌二之艮五之比例也馬壯吉乾爲馬小過成至乾有所壯而爲馬也馬之壯由於用拯用拯由於明夷于股謙言之履四與渙初之變也遭困以逐故渙用之辭由此主內難而言初九三明夷于南狩謂南方謂上之困獲三亦遯大過之征伐也得其大首成通於訟上之後三明夷五成成其宜成有疾否今否訟不可疾貞故嫉成而成通大過於訟過二之明夷成屢謙通成訟上乾爲不可仍係嫉成而成也難而言六首首不可疾速也此主大難而成言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上言坤下離皆腹也獲明夷之心中也五訟二出出則二明之卦五爻初之四稱左也中心五也訟二出明出夷之五明夷五訟四爲成否上之三獲下心于出門庭中也五出明出明上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夷爲明義夷其五爲庭否成既濟訟三獲下六五箕子之明夷與其中字子和致之同成明夷子利貞成謂既通訟未子初郎初筮之夷初謂二之三明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天五初上乾爲天之訟二先之三明夷五是也訟二登於上明晦不明而明坤也後爲後說上晚之後訟未之三明夷五明入於地後入于地是地而訟上之三成大過下之巽爲入故入明夷于地上仍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女貞郎女子貞也鼎成家人舍屯而通解則利利字矣故稱家人家人猶家人萃通解爲解初九閑有家悔亡閑郎日閑之閑大畜通萃而成家人不之初爲閑解四不之大壯不之初成家人猶而成萃通有悔亡人則有悔亡故悔亡家人通解家人通於解二之五是爲中饋有家悔亡家人通解故以通否成上之萃三解二之五是爲中饋若家人上之臨三猶饋爲家人之五六二无攸遂在中饋遂能遂郎大壯之遂不能遂之大壯不遂者在解二之五上之五故之也臨三貞吉上之既濟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解成咸則宜悔而悔危而吉六二言與六二言失道此言明言有悔則悔厲吉三上舍不之而喜故也嘻權而通屯噬嗑悲嘆嘻嘻三上舍之而吉悔六二嗃嗃亢也嗃嗃亢則有夫子曰嗃所痛之也三不之二五成否而終乃自成泰故嘻嘻而嗃嗃則鄙吝又解二不之五終因又成泰嘻嘻聲也嘻悲權嘆而成萃吝皆謂家人矣六四富家大吉富以其鄰先成萃後成解大吉解成泰則小解而成恆大吉嘻嘻則恆先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格也格至也謂解二之五成萃有家也王假有廟解成萃乃成家有也解成家王假有家則恤成萃則恤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謂字之於王威如上先之解三成也三成也儀也宜也雖宜也則非吉而咸則既濟後終吉成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柔在五故小謂二之五故小而有柔則謂睽之五猶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變通於蒙上之三成乾故喪馬未成乾則知喪勿逐初不可得先蹇上之三變通於睽大也二無不舍之失而革見惡人自未成乾四言此蹇睽通上之比三言革大舍而通睽成蹇而得成上言言大壯不能舍能過惡而先蹇之三上之五成咸也自復見惡人謂蹇二之五見惡人人皆自外來而復之比失而見惡無論由咎而咎見惡人也蒙上也四爲代人復自盈而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自復能自復以初九卽以比无咎也之復由初之四比之坤爲故巷巷五之比之中所其道也二比五無遇而成蹇也坤爲巷二遇主于巷主於故蹇爲代人之巷也相兼无咎中以此九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巷巷主巷邑中也初九二主於內五與卑爲良之比比下之與而咸互坎中良巷上兼及巷邑中所之道五之比比爲異之三比下之與互坎中上良巷巷巷初九見惡有牛也雅作者成益則其人天且劓則巷良爲牛掣四上不作三則成益比之兼則爲牛爲益四之成以則之與爲其牛益上不見三初之咸也其人天且劓掣言蹇初三則之三也此成牛良爲劓四爲初上其言之乾當而後變其二乾爲睽良上之五也成良爲咸之三也蹇二之五成益則上之蒙初三當其也三之義良失義良五乾故天言乾之上之蒙无初有終也言成益得其二之五成蹇之三此成咸蹇咸而言也故發蒙良下坤九二過之故且言咸言其上九失成咸而咸而言其初六咸失道而喪馬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此其成之五過道也孤也二過元孤而睽之發故也孤發之交成謂二之五成咸也二之五言先行成其交此道亦其成也而過元夫交孚厲无咎能變通雖六五悔亡

何咎无咎不噬膚則噬膚而遇四以宗者以宗郎尊也乾謂二之五成无妄上乾九之五厥宗噬膚則通夫成故往往初有損有孚若必變而遇元夫同也所往何咎與九四睽孤通損而後說謂四成爲大壯後爲家壯大上乾義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見豕負塗以四之初大壯大居五通以卦爲坎鬼通大壯而不能變見豕負塗夫以鬼爲大壯之五爲上成先後謂居初大壯成以二之五成則上之三坎故以不能成變又震上故以坤大蹇四爲之車道成之初以大壯之後張先張之弧匪寇婚媾後說於坎爲弧張神道設上五先後張猶揚弧也張泰於坤後說之弧謂三兌之三成弧弓張猶張之弧成大壯五大壯之震云後成泰通否二以故後說之弧先既張弧也坎弧上三往之上成大壯二以張上說之弧成泰通大壯兌故後說上往上成否之後既說而言始遇雨則否上不能成泰大壯三而時始通往往之而之五二雨往之遇雨郎大已吉也大壯不能通也上三之夬三往遇雨則吉通上謂成剝上能成泰而三乃三時始通之以四大壯之上成鼎二否上之夬是故吉之上之二乃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西南坤也謂東北艮也謂二之五成蹇西南得朋也乃成晉也不利東北之蹇初則不利利見大人大見睽人謂睽二之五初九之蹇之睽二之五未以成睽所謂來乃成可往往初六往蹇來譽謂睽所謂二之五成蹇以四之初而成睽損以蹇來譽不利來謂二之五成蹇成升則往升二之五則升也蹇通升初六往蹇來譽蹇四之初五可无妄之往所以則損有變所之則成於五臣五之蹇則猶元往蹇無往成睽成蹇通謂之无妄謂通升二之五來以蹇四之初成之所成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初之五王臣蹇蹇乾初二未變而成家人之初於五王乾不先未之之元是以王臣蹇蹇而成王與初之二卽王初蹇二成五卽五臣之也之五以則王蹇二卽初之五臣故蹇而成蹇之王之五則蹇二以其蹇之三蹇王之乃大二卽二之故之臣以往而蹇之矣又也爲蹇四成无妄王蹇乾以往之大三之故蹇之四初之成王蹇而相錯九三往蹇來反三蹇之蹇所以不通爲不於乾大壯之故王臣蹇蹇三成大壯故小過大壯也大壯之變上大壯相錯有字中大於之蹇保猶大有通過大壯鼎故相錯通大壯上往通大壯大壯故大壯蹇謂大壯大過而成升也九三往蹇來反蹇升五而成蹇同躬變言其大蹇往之九三升往升以五蹇九三往蹇來反爲升无妄相錯爲大壯之故無大壯所以大壯之蹇反卽蹇以大壯之成也蹇升之五爲升也六四往蹇來連蹇九三往蹇之五之比例也猶升二之五謂之連成蹇既而上之三成之二蹇之也蹇升五之上也蹇升五則上之三之五之所謂升二之五之比九五大蹇朋來大蹇朋來之蹇升二之五之所謂大蹇之五乃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碩吉也猶升二石也升既成蹇則必通睽所謂成蹇无妄成革也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利西南謂家人上之坤爲西南也无所往初不先謂之五成解則三之五成萃則二之五則成恆先以二之三先四之初成解成咸其來復吉謂家人則成恆往卽復往夙吉則速也已往卽成來先於之五而後二變成萃則二往速也已來往復矣有攸往夙吉夙猶速也萃上之三四之初之則二五則四變通於解之初解解發之初初六无咎四之初則成家人則有咎矣解變通家人之比而後五也以家人故成咎四之成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家人上之三三得之者是爲獲三巽爲狐故三狐家人獲解家人上之蹇三之五而兼五坎而良家人獲三狐巽成大又三巽之上卦也二之五弧之成黃矢也解之五上之三之初得黃矢貞吉謂家人上之家人之五也得失之矢也來屬之三卦得之三成家人黃矢謂家既成上成鼎之成三坎鼎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家人上之三成萃家人則乘之以乘人上成泰乘而解之二先三上負如見之家乘負卽初成又乘以二以之泰乘之則之二三之貞吝負乘不成之其五通之五否之乘以上爲五而家人上之三上地之五二上解而成恒已謂否言致寇至解二之泰四之初則之臨成宜以二臨五下爲五朋之五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而拇以九四解之初成已之五爲臨之朋至斯孚臨謂五爲朋猶解之五婦猶之臨成臨五也朋斯孚臨遇通於臨婦則至也斯卽臨五之臨解二之五成萃家人二之五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君子爲五爲家人上之三君子有解之五君子維有解吉家成人革上爲其三之三上以先有孚于小人也小人謂家人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上六謂家人之三解之二先成而後家人上之四也人上之三人成解而後成解之既濟也公用射隼以解之二之五成萃而成咸于公之高也萃成萬上家人之不上公成爲萃之上卦故無不利

䷨兌下艮上

利不致人成家人變通於解而旣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孚成於蒙也損成益則咎在四也惟有貞乃元吉則損自觀乎其可貞而成泰成既濟矣咎也元吉成可損之謂惟有元吉而无咎中上可貞而貞三乃可往上損乃成既濟也損成咸卦則曷之用二簋謂既成咸否二之用則二郎二之三也用而二簋可用享五簋此謂一坤簋也二簋之損之用二也而設爲損後之上之三簋之用也故用享此又一簋之上損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已事遄往也謂已已謂已日乃字之損學於咸四不之初也損二之五也已則仍已成損不已者四之初而二之三上之三也上往三也往无咎於損之成有咎則元字謂三於咸成之初而二之之五又上之三也遄速也已已而有事則謂損三往上也字於咸成四未之初蒙初成損不已者酌損之酌猶酌也謂益上之三成酌損之損四以酌損上成損仍與咸益上之三成咸四未之初之蒙以成咎之而初以損則咸損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於成則利成泰謂初猶有損成益益征凶以損征凶者由觀成四之三損之成益損弗損益之成損益之成有損貞酌損之損則之咎弗損益之損則大損上不先成泰損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上之三成泰人也成泰損則三陽相聚爲三人益之五不爲三人猶五位需空虛人爲此失一矣一人行則得其友一人行則上之三不失矣之人行謂損二之五也得友猶云得朋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而與相成之損其疾謂損四之初爲疾四不之初則疾爲損之蒙初其之其也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使遄謂使之速也遄速也使從也使遄舍諸卑成從則有成有喜也四之初則咸成損五有喜十損之五則喜成相下之初成之喜不相得而成損或疑成既濟而成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數十則損五本至坤二之五是爲十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謂益之十朋之益朋之龜元吉成損則初之四不先故元吉有始成損者元則成初之比之五卦成既濟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謂損二之五而後乘之三成益之五而後弗損益之无咎貞吉之蒙者上下其三四蒙之蒙初則无咎成益通益於恆則成咸既濟而後成益相錯於恆上之三利有攸往則貞吉中上利有攸往之義既濟益必變通而後有攸往也得臣无家中二之五益通恆而得臣既成咸而相錯爲家人得臣謂既濟錯爲家人之比不成家人故无家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往上往三也變通於恆則利乃可往也益猶齊也謂成既濟利涉大川申上文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爲大作大始也知大始則元吉矣元吉无咎謂恆二之五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已損成益則恆二之五成益上之三則成咸既濟益之三則永貞也恆上之五而後成咸益上之三之五爲上震之六三益之三則永久不已王用享于帝吉申言所以永貞也申二之五而益上之三則家之用凶事无咎兵事也恆上五而後成咸益之三也克伐之事故凶事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有孚於恆之旁通中行之所也中行之五二乃成益初筮告蒙先成損而後成益初告益不也可初筮有孚於恆恆二之五已成益五互乾爲玉成乾玉之也五是用王玉二之五則成益成互乾爲公二用於五則玉而尊貴矣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於五則玉玉成於之而坤爲國本在上所以成中行也依遷國遷成中行告也五之恆二之五成損益之既成益乃本上損益成依猶依國在上也遷國而依之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作也爲大於恆於五惠心惠則順也恆中二之五勿問元吉有孚謂恆二之五五則恆其心二之五也問猶遺也有孚於恆也已定無疾問遺而有孚於益故云恆也有孚惠我德以通恆爲元吉故云我德謂益之德也其德由於益解成二之已失其德乃爲恆也益字於恆恆又孚於益故而言有孚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益之上已失其德五乃爲恆字五遺恆也上九莫益之既濟爲益上三成益或擊之或擊之三謂擊蒙之擊不孚於恆上所以或擊之義則益成既濟而立也故言益也立心勿恆凶凶者申上言字二求之五故凶或擊之義則益成旣濟而立矣求字於恆之意也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 揚猶颺也，謂變通於剝。王謂革互乾，庭謂剝五。孚號有厲 乾上之坤三成謙，則號兆矣。孚是剝則有以孚其號矣，因其號而孚之為孚號，易每用到也。告自邑 二之五同剝五，與初同為剝，坤為邑。成觀下坤為邑。不利即戎 謙四號有厲，故號。二乃從謙初之成兩既濟，明夷下有離，故不戎而利。利有攸往 四可往。下變通則能。

初九壯于前趾 夬成革，猶大壯成革，故稱壯。前猶舊也，謂二之謙五，下三成謙，前趾謂乾上之坤三。往不勝為咎 四往，謂初也。不勝，猶云莫之勝。謂乾上之坤四往謙也。不勝而有趾，不能變通而壯于前趾也。莫之謙而成謙。謙已不勝而有趾，不能變通而壯于前趾也。

九二惕號 剝舍謙而字，故惕。莫夜 句 有戎 可剝四之也。無謙不成。勿恤 可剝先上之三不謙不成。革則成革兩既濟，又往蹇。初成明夷而明夷也。二之剝五下卦成有戎也，離為夜，不可使有戎。不為明夷有戎，不為夜。

九三壯于頄有凶 成頄權也，與夬居三兩之剛相敵，相等如面，謂之剝上有先之而後由二之三，故凡言有凶者，有不凶者也。先壯後頄則吉矣。君子夬夬 有剝以成夬，君子由夬之需。

夬二之剝五後於三，故凶。獨行 四未之剝五。遇雨 上因遇而成需，謂剝之夬二可夬，先之二，推之二為二之，猶於剝，五需二，以則不塞。若濡 四之夬剝五剝之初先二。

之晉五則夬也。獨行先夬，若需，非夬夬也，猶之為慍。有慍无咎 為需，成晉，有五剝則為需不塞，則二可之夬於五剝矣。

需 九四臀无膚 謂三也，臀猶慍之為緩之為需。宜二以剝五而後剝上五之柔，三為膚，夬二先之晉五。其行次且 有五剝衣矣初。

臀 謂五而後剝剝上之三，則為膚先矣。剝五上兌為羊，則膚无二，牽羊悔亡 革上兌為羊。聞言不信 五剝四上，成需為耳，需四上坎。

也，夬成革，剝四不成，剝四行也，不可行，四行而也不信，不孚也，雖孚於剝失。成蹇故四不可行，牽羊悔亡 牽羊而孚於蒙羊。聞言不信 為成耳需四上，坎故不塞，兌為言。

兌為言，故聞言，謂二不行而四行也，孚於蒙羊聞言不信，為成耳需失。是以言謂二不行而四行。

頤二言不信，三互明而不孚也，雖孚於剝四上。

猶可聞言不信，乎羊此與九三互明，不信則宜變通而不孚也，雖孚於剝亡失。

䜣商陸於剝而二行，而後行則若濡二先行而上行，剝之上為先，醫行牽羊於則孚於蒙牽壯于四。

九五莧陸夬夬 莧陸高商之名，以明陸名莧名草。變通於剝而夬為陸，以斷二于陸之剝。

夬見而夬者如此，中行无咎 剝又觀以上，巽為借，借商陸之名。中九三也，夬為中行，為明而高，則為高而平。

夫夬者如此，以為陸所二夬於剝五成觀見之假，以中為高陸之名，明陸也。

上六无號 則二之剝，五成觀見之。

終有凶 二之號字而後號為无號之三矣。

信苦需則有咎矣，故言不上六无號 則二之剝而五傷而號為无號之三矣。终。

无號，仍有凶者，以其終也，剝成蹇，夫成革，剝則凶，故云有凶。

☰☴ 巽下乾上

姤女壯 姤成大壯，則二之復五成既濟，相錯即革，大壯謂復以剛加五上成大壯，成咸上兌為女。勿用取女 既成咸，不可取四未通於損。

初六繫于金柅 柅，小畜則收絲者也。巽為繩，於乾上金在柅，是柅繫之，謂初之四。貞吉 成小畜則為既濟，吉。有攸往 謂往四成小畜，上之復不繫於金而見柅上之。見凶 以成離三則成小畜，若二不之坎，為豕復五而上之。

羸豕 小畜復成，明夷下離為羸。孚蹢躅 小畜成需，上坎為豕，不豕復成，致坎則五之，上為孚，蹢躅，謂孚而不進，下三為羸，則小畜成明夷，字謂姤復。

九二包有魚 雖孚而不進，可知矣。二不之五則成小畜，包在乾中，巽為魚。无咎 包謂五，也，復為復，為羸成。

不利賓 魚在水中，五先進之，謂二先之五也，五宜見柅觀，則則利用賓，觀以比例在小畜也。賓于王之實，用賓則利通豫而先為姤。

九三臀无膚 其行次且 二之五也，小畜未通，復之損四既濟成咸，謂復成，四仍不遠行。厲无大咎 成小畜者。

九四包无魚 與復旁通，宜有以包之，則成咸，故兩既濟，為復下震，也坤成復本因有姤包之乃可補救。四之初兩成，故无咎，以魚言以包之，復五起凶。

凶 包謂復下，震也。坤成復，本因有姤包之，乃可補救，今九五以起，而无魚則仍無解於坤成復之凶，蓋姤成小畜矣。

杞包瓜 杞柳，可屈橈，包物猶韭，借杞以為起矣。艮為果蓏，兼坎瓜，則為瓜屬也。瓜又通弧，謂姤二之復五，復五有坎，姤下有蓏。良无魚也，剝則起良猶包瓜之，不成，兼坤良，則杞吉矣。自乾而下行，故自上九姤其角 包含章 成兩既濟，有隕自天 之上。

復三之乾而下行，故乾之坤初，成咸因包有魚而後。

天以四之坤五上有乾為失道，則為隕，謂包與晉同。

不以乾之坤五而以乾為失，道而能改悔變通於姤，然後咎无咎。

其道功由困，勉故不免於吝，四之坤初失道變通，故姤无咎。

☷☱ 坤下兌上

萃亨 萃成大畜，則成既濟，家人通解成家人，成萃大畜，王假有廟 萃猶聚也，萃二之五而亨，下成萃，則王假所以亨也。大畜之成既濟，則利見大人 謂大畜見大人，利貞 萃成咸，大畜上之萃上。以亨，萃成咸，則大用大牲吉 萃二之五，成見大牲，大畜上以從家人，故牲大。

之萃也，牛為大牲，下三萃，故萃也，三萃以亨下二萃之坤，三先萃之何用，五以大牲也。利有攸往 凡往皆謂大畜上之三，文廟通貫，以王假利貞之。

謂萃大，則用萃牲，故亨之何以大牲，即利往也，何以往大畜上以從家人之利而亨也，是用大牲吉。

廟以萃亨二矣，先萃之何用，五以大牲也。凡大畜何謂由假有廟也，以利見大人而亨用，而貞以亨，即是大牲也，由王假於能變通，何以利貞，如是而有大畜何以利有攸往。凡有所往，也由大畜變通為利，是貫之。

也見何為人用大牲而利往也，凡易辭皆如是貫之利而有牲。

初六有孚不終 大畜成既濟則失道而萃成咸，不終，乃亂乃萃 之亂使絕。

不聚也，大畜成既濟，則若號 若指大畜初。

亂萃成也，萃成大畜，初之四而號五，之故鼎二之一握為笑 不遲乃亂其形，萃乃同，則申上乃遲乃亂，萃鼎其聚申上文則。

捉與遲乃萃者，遲遲則不遲足也。足則終不終，乃萃不亂。惟有孚於大畜。勿恤往无咎 五而三號而不遲，大畜則不終。為遲一號為遲而笑，萃不號則大畜上之二，為遲二恤之。

遲則號變為笑矣，則遲大畜上為无咎。

六二引吉 大畜相與引而相大畜无咎 萃二之，有引則无咎，得萃，孚乃利用禴 引則孚，引則禴矣。

利則謂大畜上之萃三。大用禴，上矣，論與萃三同。六三萃如嗟如 萃三大畜上之二，萃不先則往无咎，小吝，萃成大畜而萃三，不則嗟。

矣也利則謂論大，上之萃，三矣。禴初六勿恤往无咎，萃三成大畜而萃三，即小往泰大，故先萃則嗟，其約之大也，利通則仍不利，雖旁往无咎，九四大吉无咎 小畜成家人，大畜成小畜，故吝。

之五嗟，以鼎成大小畜，仍不化為小吝。

言而以大，為小畜，故仍可之家成咸，泰往大吝。

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 萃之五，謂萃二成有位，无咎。

匪孚 大畜萃成咸有往之上，屯也，為其匪之匪。

元永貞 元永貞，大畜則萃，成比為屯通鼎，元永通貞也，悔亡 鼎為其彭之匪。

匪大有成大畜為元永貞，萃成泰成咸，萃大畜通元永貞也，大萃成屯，萃成大畜通比屯，屯元永貞鼎，匪孚其即彭之匪。

匪雖大有成大畜，而變通於損，以成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咨，猶齎咨也，涕洟出於目，謂泰二之五，下離為目，涕即出，涕出若涕。

萃成咸，咸則有以齎其咨，故涕洟。无咎。如萃成咸，則大有成大畜，成泰通於否，齎即涕也，出於鼻，謂否上之三，下艮為鼻也，涕即出涕，沱若之涕，既目否嗟。

也則涕出於鼻，謂否上之三，下艮為鼻也。

濟與頤成相錯，成蹇，為蹇同。

☴☷ 巽下坤上

升元亨 二之五為元亨，无妄上之三成益，之五應之為亨。用見大人 通无妄而二之五，勿恤 二之五先於三上則不。南征吉 无妄上之三，離為南。

初六允升 允信也，師成升而允也，允而升，則與无妄孚，允乃信也，允，升不與无妄孚矣。大吉 大謂二之五。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孚於无妄，乃利，禴謂九三。

九三升虛邑 二之五而後升其高陵，无妄上之三，五實無故。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岐山猶西山也。無妄上之三，猶豐上之二之五而後上之五。

六五貞吉升階 升成泰，階有等級，謂二先之五，无妄四之初，階而後无妄四之升初。

上六冥升 三隨无妄成既濟，相錯即小畜成明夷，冥升之冥即冥豫之冥。利于不息之貞 升之冥成泰通否，故明夷不可息。

☵☱ 坎下兌上

困亨貞 困通於賁，困二之賁五，則亨，貞也，賁成既濟貞也。大人吉 賁小成家人則大。无咎 有言不信 困五賁二成，咎而有咎，字於困，有言不信 讀成需。

初六臀困于株木 三成明夷下離，為木。困成明夷，上之困三大過下巽為株木。入于幽谷 巽為入，大過下巽，困三成大過。三歲不覿 謂賁成明夷下離為三歲，故不覿也，九二困于酒食 謂酒食。二成需，下乾，朱紱方來 乃方，旁通於晉。

二之需 利用享祀 享祀謂晉一成否，故通上之三成已，成祀已也，謂困已事之已。

五為之假借不晉 征凶无咎 四征，謂困四既成利困，六三困于石 不成之成，則困為石，據于蒺藜 蒺藜謂石，以大過二通困，下艮為石。

為之假借石，二之晉，賁成已事之已也，謂困。

五之假借為石，成也，石而二之不先，三，故為大過也，蒺藜之言疾也，困四來之初。

石據蒺藜也，石二不先行而有貴見上三來之，由蒺藜之不以困五雖有貴五先以貴上之初三。

而通引之也。引貴通困而不能自石以五先以困四之初。

上所以頤則雖困，仍可成為蒺藜，為石，承也，大過四尚未之初三是。

為艮而困于石者，以據於蒺藜也。入于其宮 成則大有宮，下宮不猶此。

故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大過變通頤而成需，則得其女。凶 九四來徐徐 來，之來，則晉五而徐，故徐徐也。困于金車 需二來之晉五上，乾下坤，困成困二不來，故徐徐，金車謂困成需，則需上坎。

又徐者，困二不之賁五，而徐也。有終 又謂來於困二，成大過，需下乾。

故徐徐，有終 成大過也。劓刖 困有鼻，則困成屯成而不成，故有終。

而故成劓刖，九五劓刖 困則困成屯，困于赤紱 赤紱，為坎所以無良也。

鼻同皆指貴而言，成明夷上艮下巽，減去困于赤紱，無震者之所以良也，乃徐有說 徐即徐也，成困徐上兌為說，利用祭祀 祭祀猶享祀也，上六困于葛藟 大過上兌，為附木為藟。

附木而生，謂大過上之三成，大過上九附下巽為木，以葛藟束棺，貴上之困三成棺以約束之也，于臲卼 危則失道，曰。

動悔 句 曰言也，動震也，因之初成震則有悔 變通於鼎，果能有悔則征吉。

如是而征則吉，必先之貴五成家人，初成震，有悔變通於鼎。

大過，則征凶也。

☴☵ 巽下坎上

井 井之言法也，失道以法制之，改邑不改井 坎成井，則宜改而改井，猶明井之噬嗑，故謂之井也，若初之豐四，豐成明夷，則宜通於訟，為改邑。不改井 井不致成邑，所以改邑者，以其先不改井也，則改井則改邑。

若井不改，井須初之，豐成明夷則宜通於訟，為改邑。

夷上坤也，先改井成，則不致成邑，所以改邑者，以其先不改井也。

无喪无得 謂改井，成變又宜知所得，往來井井 井往通噬嗑而成蹇，又通睽，此此也。

喪不知喪，仍无所得，往來井井，井往通噬嗑而成蹇，又通暌此也。

井入來二之五，汔至 汔涸也，謂亦未繘井 繘井，繘汲綆也，巽為。

同於井二之五，從之噬嗑成益出於上，如繘出於井，井未繘。

五而初四從之，噬嗑上之三成明夷，不改井 羸其瓶 凶 離為大腹，瓶之象也，噬嗑。

下巽出於益，出於井，二不之五，則噬嗑上之三成，故為羸弱其瓶也。

四之井初則不繘而噬嗑之三成，明夷為羸，其瓶五之二而象也。

羸亦解也，與噬嗑同，而義為弱，二不之噬嗑，五故羸弱，其瓶，五，也，井噬嗑。

初六井泥不食 泥即需于泥之泥，謂井成需，舊井无禽 井不更新，故舊。

也，不食，二不之噬嗑，五也。

二不之噬嗑，九二井谷 谷，窮也，井射鮒 猶附也，井之成晉，需二之五而二五。

故无禽，二不之五，谷為窮，故亦為窮也。

五而上兌為之三，成甕敝漏 甕瓶也，亦通於晉，需之渝，下成蹇之言塞也，晉需二之。

成上音之豐四，初成需，此井所以窮，五擎塞之通，需下成需。

也，謂豐之井，初以塞其漏，而敝其窮通，九三井渫不食 渫即泄也，渫即溢也，需下之晉。

於晉，謂井有以塞其漏，而敝其窮。

為我心惻 我謂井也，坎成井，離成豐，二先於可用汲 汲，謂需通晉。

五故變亂所以成心惻也，可用汲 謂需通晉，汲及也，晉。

及猶遠也，謂王明 井成需則豐成明夷，既變通於晉，並受其。

水火相逮也，福 王明，成否上乾為王，則不與明夷係矣。

福 晉下受茲介福 旁通於六四井甃无咎 承上謂需通晉，九五井洌 洌，潔清也，井渫。

寒泉食 泥乾為寒，是寒，需下乾也，坎泉也，入其泉，既變通於晉而之，泥者。

成需通需，寒謂需下乾，坎為泉也，入井成井。

音則泥去，泥故成需，是寒其泉，既變通於晉而之泥者。

而洌矣泉而寒者亦變而食矣需有飲食之道謂此上六井收勿幕收井成既濟也勿幕噬嗑成益而上不之三也有孚元吉離上之坎三成井失道有孚於噬嗑有以補救三上之失故仍元吉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巳止也止於日謂四不行而孚於蒙也元蒙二之五爲元亨革四之蒙初利謂變通於蒙貞謂革成既濟悔亡乾成革坤成蹇則有悔革變通於蒙故悔亡

初九鞏句用黃牛之革鞏固執之也黃牛蒙二之五下坤也執四不行於蹇初而用蒙二之五

六二巳日乃革之據兌言也兌二之艮五艮上之兌三成革下離爲日即止而通於蒙征吉即无妄濟解也之南也吉惟革四爲不吉之蹇初漸漸上之益隨三爲吉无咎通革四蒙故已變而无咎九三征凶謂蒙辭戒成也

益革成既濟上之三則一凶貞厲故惟貞征凶革言三就有孚上兌爲言去其言也就革成也

蒙上征之三則一凶家三之五革既有就革四蒙之益蒙又有成益二就益通恆則雖厲而不征凶之上九四

悔亡有孚以所孚於蒙悔亡改命吉即有改命於蒙也九五大人虎變大人二之五蒙

也坤爲虎蒙成益觀則從風虎未占有孚占亦變也夫占未虎變有孚矣既成觀則又不與革有孚矣上六君子豹變君子蒙已成益也豹猶約也約必變通於恆小人革面小人謂蒙未成益則革面益也革四之蒙初成益也先言豹變如此征凶上征三則成兩既濟於恆益居貞吉居謂恆二之五而後貞即豹變也

䷱巽下離上

鼎鼎之言始也器能新物故謂之鼎元吉屯二之五爲元亨鼎謂屯三之上應之屯變通於鼎鼎上之否則不致成既濟鼎泰於否則否屯

初六鼎顛趾顛填也二之五以填其虛成遯下艮爲止利出否出否則不致成既濟鼎泰於否則否屯得妾以其子兌爲妾二之五而四之初也先之五而四不之初也无咎有否則咎

九二鼎有實五虛二之五以實之我仇有疾仇猶敵也成家人不與屯則成家人不與屯四不之初則成三從之所以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成家人則三從之而屯通不成家人則不通其行塞而不通雉膏不食離爲雉膏猶高也成家人上離爲井噬嗑相錯爲井則屯三之五成二之五不可爲食先以二食方雨通方謂旁通於解解三旁通乃有坎雨上之屯三之五則盈虧悔終吉盈虧能變悔爲吉

九四鼎折足足成大畜互兌爲折覆公餗覆猶傾也餗鼎實也公謂二而在五公不在二故覆其形渥形乃謂之器已成器不復能神謂成既濟渥猶也成則吉凶上而不一渥爲六五鼎黃耳黃二之五得中爲黃耳二之五屯三爲耳金鉉上則有黃金以上貫其耳利貞亨不在鼎而在屯三故利貞上九鼎玉鉉乾亦爲玉成咸猶否之用大吉无不利不滅而既濟則咸又通損

䷲震下震上

震亨重上也震來虩虩二之五也震爲玉成大壯互兌二也五成屯也虩虩驚而虩笑言啞啞則笑上也震驚百里亦驚也

權也百里諸侯之象謂身通於鼎利建侯也不喪匕鬯匕所以載鼎實鬯香草猶其臭如蘭也鼎二之五則有實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明象義皆明一後字亨之義明矣

六二震來厲震先成屯也震五無所爲厲也巽二來之而後通於姤而姤二與初辭也億喪貝億猶擬也五之巽初也四之巽初九之復而躋于九陵六二之復合三與五爲九復有所以躋上九數亦爲九也勿逐七日得明也謂成復即七日來復也勿逐以先則七日下艮爲陵九二則成既濟之初也

六三震蘇蘇蘇蘇即死而復生也震行无眚明夷與訟旁通則死而生明夷通訟則震行與明夷相錯成需二之五與晉九四震遂泥泥則无眚晉需通爲井則泥之

有以震成豐升而豐四之井二之五也初之鼎不久而危也六五震往來厲震往則成屯成復小畜以通鼎是故億无喪有事變通之謂事億成復而通姤是无喪而有事也後

故三四兩互坎可上六震索索索索空虛也視矍矍矍矍來而三遂成離日五未征凶

此以盈也不可危也而久征則成豐升矣躬謂井二之豐五之井震不于其躬于其鄰鄰謂豐四之井而不以豐五之井也无咎以其能變通於渙也婚媾有言昏代文也

來而三故凶征二也豐變通於渙渙二之五成革也于其鄰謂渙二之豐四之鄰變通於渙而渙二交於豐五成革上兌故有言也

䷳艮下艮上

艮其背背猶脊也謂成蹇背故相貫即止不行不獲其身身謂蹇也成兩既濟則身獲其身之革四

行其庭庭謂五也兌二行於艮五不見其人无咎成屯則見矣謂兌成革也

初六艮其趾趾之艮五而上從之成蹇下行无咎謂不成蹇謂二之艮五爲趾止其趾待孚而後成節兌節也

利永貞通謂於蹇變六二艮其腓腓猶匪也四之艮初成節不拯其隨二拯升也則成隨其心不快快謂決也成夬而後通旅決升也

五則成隨不成蹇也九三艮其限限要也承上不夫而言成夬也列其夤列猶剝也通旅夬快謂節通旅遜緩故決夬下亦良兌利

則成蹇兩坎相貫如脊背之形也謂成夬不成蹇列爲夬也厲薰心有謙不勝故厲薰薰香也謂旅節剝通謙則成不鼻通於危薰之也

之五其臭如蘭也六四艮其身无咎不以其身獲其身則得其身也艮其輔輔二之二頰輔五下半

也亦比也艮成家人則有五又上三言有序悔亡之謂家人家人上之五成萃通解兌有二之象止其輔不以上之屯三故家人上解解作孚序或上九敦艮吉解敦二厚也之五上先於五則五而後家人上輕之薄艮成家人上通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女歸二女同居之女不致也成既濟而承初從五而蹇則虛筐利貞謂蹇通睽成既濟

初六鴻漸于干干初成家人也于空也鴻代之則鴻漸于歸妹二之五而四之初以漸解小子厲有言无咎子歸妹五不勝故有厲成萃家人則通解解有言

之謂也六二鴻漸于磐磐相即成屯也磐謂衎衎樂也飲食衎衎吉之衎是五歸妹之二衎衎而又食也成屯通鼎二九三鴻漸于陸陸無水也謂成家人歸妹四不復夫征不復能承上也言夫漸于五也而征不

上於歸妹之二不先復於五也婦孕不育家人不則成泰之五故凶妹漸成既濟因利禦寇中爲四大腹成

從孕育生歸妹上之三不復成泰則既二離二也初之歸妹四漸大腹成

不生青成臨又不復則成泰五上不之臨寇至矣方成家人臨六四鴻漸于木上上先征爲則不致變通於解解人二先之五則

寇則無木此承嫕孕不育而言

譬歸妹之漸初成家人也或得其桷桷猶遯也桷通遯爲遯萬其角也之臨二三之五而遯上无咎則臨不通遯九五鴻漸于陵陵謂歸妹成臨之五三歸其角之

例臨三故得其角上无咎

之臨二三之五而遯上

歲不孕婦三歲中大壯而成革下離故不孕三歲終莫之勝句勝謂成夬莫之勝成夬二之五之比例吉

往不勝壯不孚而成革下初離與不爲孕之蹇蒙決二之五之比例歸妹之勝吉與大夫

鴻漸于陸羽三與蹇同九其羽可用爲儀吉羽則猶爲儀翼不也故可儀二之五不用而用之用則上九

復婦孕不育矣羽翼所以輔也儀所以兩儀也不可用不用則征而用之終

而後婦孕不育則無太極即不成而儀猶儀翼以羽二翼之太極而用而用儀吉可夫征不

漸之儀夫征婦孕皆爲羽翼之儀也爲兩儀所傳翼蘇歸妹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之歸妹成革此漸交之蹇爲兩儀四也不宜也儀鑿之蒙之蹇王極生之兩儀

筮四妹而變革漸成之蹇則一革也不歸之初也宜繫傳歸妹之一有太極亦生有

上漸家之而一則家人易通於屯一之鼎三之五歸初于漸之兩儀則太

卦家大變通於解則上之五儀也此三而可變之二初而變五而漸承鴻三鴻可漸于不歸之家成不

以家人易爲解而二有太極之也云可用太極之上美之義一三儀亦被一儀之家也

矣可推其不復不可用則爲儀凶也以

䷵兌下震上

歸妹妹猶先也成歸妹後之先也成泰歸妹謂兌成泰征凶妹而成三之五而先二三從五之成家人臨大壯則故不征於五二之五而先漸上无攸利二不之五五之以

初九歸妹以娣娣者猶先也妹通之成比例跛能履相錯爲之例履大壯通之征吉五與大壯而臨五而征人成家人則凶三從五而先既以

九二眇能視相錯爲謙之比例謙能視履利幽人之貞幽謂明夷

相錯爲蹇革則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幽謂三從五而夷

吉征錯爲蹇革則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家人明夷也

鑿之成革咸也蹇成家人相錯爲蹇明夷之六三歸妹以須須即成需大壯也

家人明夷也相錯則革則得需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成大壯則五成反歸者大歸則不反

鑿之錯咸夫相錯爲解之比例蹇成大壯五成既濟成泰則歸

家人相錯爲蹇咸夫妹以須反歸以娣成大壯之需大壯也則妹

蹇之娣也娣五之反乾成泰三之大壯五則反不爲歸妹之成大壯待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之娣也歸妹上之三成泰下乾爲君大壯期二大壯之成五也

吉錯爲蹇明夷相錯咸則成需大壯需成大壯期成

其娣之袂良袂猶決也成泰下乾爲君通於否而後決爲大壯君之袂即決

尚未成泰而後通大壯即反歸以娣之娣良猶善也謂歸妹上之三成大壯後決

成泰大壯三與小畜上之豫三同帝乙歸妹非不吉成泰而後決

妹三與小畜上之豫三同帝乙歸妹非不吉成泰而後通上

月幾望吉月幾望則吉成泰不如望月幾望吉之漸上

而無實故爲吉也上六女承筐无實之歸妹上之三成大壯而後五之下虛

則反歸以娣之承筐也先言士刲羊无血兌羊无血刲猶剝也上之三成大壯克伐無血

女承筐而承筐不致又以有承之爲女不三成大壯之虛初

實也承筐无實故反歸以娣之无攸利征凶而无血故无攸利者也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嘆成豐有假之由何以得亨以旁通於渙渙王假有家也

不之三反言也豐成既濟宜日中中爲日中矣離爲日家人解即王假有廟亨也

其夫成豐也宜日中矣鄉在上卦爲日中離成豐步成豐中惟并二先之

噬嗑五下成豐則不變通於渙乃爲宜也噬嗑仍爲日中并不日中上

成豐則已憂必以變通於渙爲王假有廟乃亨也上已之三

初九遇其配主配即以配湄之配謂渙二與豐五遇雖旬无咎旬讀若均坤爲均豐五之渙二渙二之先之三爲成觀觀下坤非成明夷故无咎四先行成明夷則坤在上往有尚往謂四之渙初也渙二先之豐五則四往爲有尚矣六二豐其蔀渙謂四之初日中見斗夷爲夜坤爲牝豐而變通於渙日中見斗謂明夷也往得疑疾往謂四上之三豐與井有孚發若吉有孚於渙也五之渙二爲發蒙二之五豐未成明夷是時有孚於渙即遇其配主故疾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沛與蔀同斗與沬皆見斗矣五以申上文也見即有孚於日中見斗則以明夷孚而發若則吉不致見斗反言也渙二之五承上言以有孚乃成既濟是中孚大澤之中草木茂盛也沬猶淺也豐五之渙二成革上兌折其右肱革上兌爲折右肱謂上之三之比例也五而後上之三也先成革而後右肱猶股也右謂渙二上之三无咎肱猶股也渙四之初成屯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五與二遇其夷主吉夷明夷變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則明夷主人矣既不能有孚發若而日中見斗則有咎夷謂豐四之渙二六五來章一周術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五來成革治麻明時有慶譽吉渙二之五成觀有慶之於上則三上六豐其屋渙二之豐五大壯二之五之比例有慶譽吉豐成蹇有上六豐其屋六五取宮室故有屋屋亦遲也謂成蔀其家解者齊同之也豐渙相錯爲家人解渙二之五渙二之豐五即觀也豐家之蔀家有家則又之之比例解二之五爲有家豐成革渙成觀既濟亦爲有家也變通豐而蔀其家而三歲觀矣闚其戶闃豐未成革則无家而蔀是爲豐其蔀而已矣闚其戶闃其无人謂豐四之渙初屯成節之出戶也渙二不來之五而四之渙初與四之家三歲不覿凶夷明夷成主故凶夷未遇謂不能蔀其家

䷷離艮上下

旅小亨旅貞吉貞謂節通旅而貞節成既濟也孚節則小亨旅貞吉乃吉初六旅瑣瑣瑣瑣也謂旅而又小斯其所斯同廝五斯所以瑣也其所謂成明夷又成明夷也瑣瑣謂瑣瑣明夷取女之所以瑣瑣者以渙其所取災上災即取女之取謂初之四成明夷五取謂旅而言也旅所以成其六二旅即次之承上斯其所而言也旅即貴而通困二至五貴五貴上之節三五二之困二成咸下艮止爲次懷其資資猶至也節之初五次者得童僕貞懷也從此所懷也旅也易文用到耳得童僕貞童僕爲童蒙謂困二之五之童仕於成家人即童蒙之錯也懷家人旅有懷資而自次故貞九三旅焚其次人貴通困二之貴五不旅家人即困不成童僕故喪其童僕貞厲明夷通訟訟不成家人明夷成不錯童節上之三故以渙爲五也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處節二伏而不旅之旅故貞九四旅于處謂四之初成節二之五得其資斧鉏之五之其資也厲而不斧猶釜也我心不快以斧之義此言貴通困不通節二上之五之旅斧猶釜也我心不快謂上之三爲困雖不困之五而後不以矣巳發明瑣不成貴而節之通節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矢謂上也成咸節通於損故一矢知亡上之也三雉即離也初則兩雉爲雉爲離謂節二之旅五而後五而不旨者也一矢上若困亦之初節三節之五而亦翮而矢亡上九鳥焚其巢也以若无上五之終以譽命終謂節成既濟也命謂節二之初節三節之五而後旅人先笑後號咷夷旅爲人謂明夷五同人九五五明先號咷後笑之人故旅人先笑後號咷人者一即同人五不動九二先則初四三上言之同人爲明夷上變爲牛旅不相錯而與明夷五上易之旅也明夷相錯爲同人也上則笑於五之明夷五乃牛而後號咷易而成明夷是牛于易也故凶喪牛于易凶言喪而易之易爲喪而成明夷故凶

䷸巽巽上下

巽小亨震小畜通豫成家人小畜成震小畜成豫巽成家人巽成解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亨則通豫成屯巽通震家人之豫也家人謂巽二之震五而後上之三也五而後上之小畜二之比例二豫之震謂巽二之震五初六進退震成既濟利武人之貞革武人之大壯之比例鼎成家人之貞豫之屯初之四之倒也初之四變以武人之貞利武人之貞者謂三成既濟下之大壯四即之屯之比例下初之四也大比例九二巽在牀下巽爲股牀謂上之三則失類九二之初三成震下之五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二之初三成史巫小畜上之比例初與巫同義上四之比例史巫紛若而巽五不之震五而巽之豫初即史巫則紛若而無咎紛謂巽之比例九三頻巽吝頻猶紛也成家人之貞成比例九三頻巽吝頻猶紛也頻巽故吝家人上三之三成既濟三上之比例六四悔亡田獲三品品類也謂巽通震之比例品等也悔亡先成家人以通解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巽五木定交接故无初有終四之初貞吉由悔亡故謂家人而後解四之初先成家人而後无不利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成既濟亦爲成家人天日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成革則巽下震成蹇震下天日下之初先成既濟也之五而四之初先庚謂二之五而後下成屯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成益成蹇爲既濟豫成小畜可得其資斧乃豫猶蠱乃豫因貫之通既濟又之後貞凶謂巽五成需上之三未成既濟初九言其失道不能變通言二先之五則爲成家人矣六二言其失道不能變通此言其失道不能變通

䷹兌兌上下

兌亨利貞兌成既濟革則亨革舍蹇而變通於蒙則利貞初九和兌吉和讀若和謂兌二之艮五成隨九二孚兌吉悔亡孚謂兌二之五則孚兌成既濟亦二之三爲和兌也既濟則悔亡九二孚兌吉悔亡謂兌二之艮五而後兌三之艮上兌成革而艮成蹇故悔亡六三來兌凶艮上先之兌三則二不之五則兌二來而兌三之艮上成夬亦爲來兌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兌二先四之艮初則商兌本爲兌秋善鳴故爲商商兌未寧爲旅上先之良二之未寧也兌三之艮上成蹇四不行故介疾有喜介疾有喜謂兌成革蹇革四之比例也四不成定同者也未寧兌四之初則不寧而後定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謂兌之所以剝有厲者謂夬兌之未寧也以明來兌而以成夬也上六引兌引讀若弓兌成夬上之三失道兌先上後爲兌則以孚于剝來而兌引兌

䷺巽坎上下

渙亨不亨則變通于豐王假有廟豐五之渙二成觀渙二之豐五爲王假之廟利涉大川觀之上三利貞渙成蹇豐成革則變通于蒙又成既濟利貞渙成蹇通豐兌初六用拯馬壯吉渙四之初用拯猶登也渙二之豐五而後渙四之初成中孚小畜之比例九二渙奔其机机讀若几同乃蹇而不成家人謂渙四之初成同家則必奔而成蒙也奔讀若賁蒙成蹇之賁也蒙以奔而成蒙也乃蹇益也而不成蒙則蒙四之初成益有蒙也萃上之三則萃觀成萃二不之上初之渙也初六之三而成咸則三成咸有錯二上之五則既成損也是也匪夷所思豐五之渙二成益成明夷豐五故无悔而二之豐明夷又爲則悔四行先成咸上之三乃成益成咸之豐也六四渙其羣元吉豐五之渙二羣元吉也豐之先六之五渙其羣元吉也匪夷所思匪其彭之豐五而後三陰爲羣則元吉而渙有丘九五渙汗其大號汗大號之上渙豐而變通豐成既濟則以渙汗其大號謂渙成益五號爲上渙號亦汗豐亦渙汗其大號豐之五之豐上九渙其血去逖出血謂豐四之初中之五而號爲上上謂豐四之渙二上九爲出渙其血之居則革五謂王居无咎王居无咎謂豐成革與渙之三先之上王居之渙成既濟亦革

䷻坎兌上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苦讀若盬謂河東鹽池節通旅而以亨旅之初不止則爲旅四之初亦節三之初則不亨苦則不可貞初九不出戶庭无咎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兌爲門庭旅二之五旅四之初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旅上之三旅五之節二成旅而二之節旅二不之旅五以四之節初出門庭則凶四之初成屯乃初出門庭也不出戶庭无咎也門庭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節二之旅五成既濟旅三之節二成中孚節二之五則苦節二往有尚之節九二之五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悔亡謂能變通也苦節則需二不之五成明夷而節之需初則二九五明以益上之三需成需又變通於晉需故節不可貞也

䷼巽兌上下

中孚豚魚吉中孚謂孚中於二之小過上之小過謂小過之五爲豚豚同魚爲遯豚同人四之二之初而變通於小過四之初也豚魚豚之比例利涉大川中孚之三成既濟則利涉大川小過之五而後中孚二之五中孚之五而後小過四之中孚初則利貞初九虞吉有他不燕燕讀若宴謂中孚二之五而後小過上之三成咸也小過四之中孚初則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猶鵠也中孚成益陰謂益之比例中孚謂中孚初六猶謂小過上之中孚三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謂好其爵也爵讀若雀小過之初四之三爲雀靡讀若縻謂相縻之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敵謂小過四之中孚初三之中孚上亦爲敵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翰音猶言翰羽也

䷽震艮上下

小過亨利貞小過不可得而亨者以變通於中孚也成咸成既濟而利貞

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初六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皇清經解卷一之六十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六十三

嘉應葉鈞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學海堂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象上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

陷陷窞也坎成需則陷需通晉則不陷其義句不困窮矣義猶利也變而通則利矣困而窮成需貴成明夷故窮既變於晉而不困則不窮於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二之晉五成否上乾為天故為需五成既濟則正位成否則中天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三從二五而往有功

訟上剛下險卦明險而健訟訟二之明夷五即乾二之坤五之比例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來謂二之明夷五得中道凡二之五得終凶訟不可成也明夷成既濟訟不可訟又成需循坎成需先成中孚上成大過下巽為人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訟元吉所以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巽為入先成大過下巽為八

師眾也貞正也上下皆眾則上下皆應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比先成屯比通鼎屯應之矣應之而剛中而應剛中則二之五則中而上下應則能以上下正行險而順坎為險二為眾後貞之而上下應則順行險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即毒遇之毒噬嗑成明夷而通訟則為遇毒訟明吉又何咎矣无咎貴吉比吉也比輔也比謂比初則比初吉也謂比初三皆不能為主宜從主矣下順從也下謂下應成屯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剛中即大中有之大中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下皆應大有之後夫凶其道窮也終止故窮

小畜柔得位小畜謂四得位謂四柔之五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初四應二五上三為小畜小畜之豫下乾成四之坤初復乾成小畜二上應應上應乾下不應而轉移於豫則上下皆應矣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志行於上於三為五之乾上乾二之豫五為上志行上之豫則非德之上巽用其豫則乾下三凡其傳用上從二剛中而志行密雲不雨尚往也謂上之豫三也未行故不雨而上有尚往二而往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謂初也未行故不雨而上有尚往

履柔履剛也柔謂謙謙之五以五之謙二之謙上乃有乾可五上則無乾矣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乾說而應乎乾謙說指下兌即謂故虎尾變通於履履之下二之謙上兌是疾之疾剛中正謙謂二五而先之履帝位而不疚疚謂五五之二之疾也四光明也因夬之謙初則成明夷成无妄不成明而不疾之謙初故不疚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泰二之五為乾坤交旁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謂二五同志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錯故天地交否成既濟萬物通於恆長以在五言之泰五小人也則宜進而為君子進而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泰二之五成既濟下離乃有邦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道長則大宜來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小人則不利君子貞故道消矣於小人則道長故小人宜進為君子已為君子在外則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則君子子於內小人在外於小人則君子於此所宜變通於泰而不否也二之五則得中與乾師也二之坤五同人故同人四上八之為先四上應之乾家成人成革通於蒙乾同人成革解則乾師同人通於蒙也解錯為八明夷為家人成革通於蒙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故同人之四上行則通於蒙解於師成乾行於坤之比錯明為八同明乾師二之五中而成明夷故不通於蒙謂既濟成同人為二五於明比也文明既濟成家人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通於蒙師解久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六五謂五之五得尊大中指五也上下通初四三上應之大有極大故大有以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皆上應下之大大上也有五行於而上下應之五得二上中故宜時行也成行而謂二之五而既濟也時謂初道四成同人既濟成德而不可皆行也從之或上從之不皆行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謙之初履四成履謙初謂四四之既濟成是二先成之五明夷下謂四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剛成明夷下之謙初四成益謂盈既濟通於益則益地道卑而上行盈已成謙之履四卑而上行謙之履四而下行也四成下也惟初之謙先上行初之四從之四故也二益既濟成益謙五天道則上之下謙故而成四之謙地道鬼神害盈而福謙五恆二之五為鬼則害鬼神則福之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亞田於害則稱鬼神據好由於福則稱福人道害謙自卑而上行不可踰矣初不於坤成履則尊以其光也尊五失所尊以明君子有終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剛應而志行小畜復而變通以承行順之時而中畜而通於豫成小畜之也也豫剛則下應乃志行剛應者順以動豫順承謂夬所以變通順承之為其故為豫也象傳小畜復而變以於豫字為辭者由乾動則下震為早復小畜也之辭也動上下卦德多用而於字為辭有用四以之坤初成則相應復之也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應之之小畜二之豫乾坤而後謂小畜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三謂不成小過小過不能順而動成而民弗過豫之時相小畜謂小畜上之先動而民服則成而民弗過息也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獄止息

大壯錯即觀豫之時義大矣哉時義謂能變通小畜義大矣哉

隨剛來而下柔五剛來巽二之震五亦歸妹二之五柔謂隨剛來而下柔巽五巳剛中乃舍而從於蠱是下柔也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先贊元亨貞无咎然後以天下隨時元亨利貞所以无咎者隨時之義大矣哉利義猶也天下隨時而利也隨時之義大矣哉

蠱剛上而柔下二剛上行之五柔下之二五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凡稱天下皆以五之再言之數紀於一極於十凡稱天下四方萬民皆以通蹇而成既濟為天下治利涉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成蹇上往隨二之五而後成蹇通於睽大川往有事也是由二之五有事而往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三日終也後甲有始也天行也坤成蹇而通於睽蠱成蹇而通於睽猶泰成臨泰即通也解成臨浸而長臨浸而長大道成臨而通於遯則不致又失道成於遯則辨之能早辨矣說而順剛中而應

消不久也二之五則剛中旁通於遯則上下應其家人上之道也三成屯而不可久也既濟與遯不盈家人消息盈虛至于八月有凶消成否與遯同既濟之不可久同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息宜得至于八月有凶

大觀在上大壯之四上之三上大道在三上之上有以化其失道在觀上之三先成豫則既濟恆觀盤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中正以觀天下中謂大壯二之五正謂大壯三成益下觀於下謂觀大壯既濟成恆觀於乾不過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噬嗑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

（積德四表晨由）日新其德（變通於萃而二之五下離爲剛上而賢用更新以成其德也）剛上而尚賢（賢上行於五得中也二賢矣）能止健（初能止則上之革二而萃四不之健）大正也（大則二先之五故云大正）不家食吉養賢也（聖賢與鼎之養）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大川則應乎上下天謂大畜上乾）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急於不吉正）觀頤觀其所養也（養謂二五）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自養謂頤也成益則養之以頤）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萬民）頤之時大矣

大過大者過也（過者失也）棟橈本末弱也（本謂初末謂上）剛過而中（二不中行而上之五）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剛過而中則不利）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以通頤爲時）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水流謂二之離）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則流信即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中謂二剛中）行有尚往有功也（三從五則有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之離）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乾爲君王）險之時用大矣哉

離麗也（麗之義）日月麗乎天（離成同人上乾爲天坎初之離）百穀草木麗乎土（百穀草木猶云百果草木）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上成萃下坤爲土家人上之解）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重明即解二之五家人上之成既濟）

皇清經解卷一之六十三終

嘉應葉（輕焦校）
番禺孟齊嬰新校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彖下傳

咸感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柔上而剛下（謂初四）二氣感應以相與（二氣剛柔也）止而說（止則四不說則…）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下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久也剛上而柔下（謂二之五）雷風相與（與謂成）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乾坤四變化而成）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得天之健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下則不終止）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遯亨遯而亨也（本卦五已定無所爲亨）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謂二之五）小利貞浸而長也（浸謂臨）遯之時義大矣哉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謂二之五）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謂成既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明則乾）柔進而上行（謂六五）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大難謂大過）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女正位乎內（家人上巽下離爲女）男正位乎外（男謂上震下坎）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謂上離成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謂三不同行）說而麗乎明（謂二之五而）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謂二之五）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見險謂變通於睽）蹇利西南往得中也（坤五先得中）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當位則利見大人）蹇之時用大矣哉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成則）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二之五得中）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二之五）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剛在五則損之柔在五）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恆終則有始故无疆而終民亂則變通於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上謂上之三下謂初之四損二之五成益
益上不之三而議咸因之初然後通於恆上乃之三是上下於下也猶云貴下賤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恆二之五則中益上之三則正以三從二五則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木謂巽也於本道乃行道謂恆上之三
民說行謂損上益下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日謂上之三成離也進謂恆二之五也日進无疆何以无疆以天
施地生其益无方中言天謂益施上之三也地謂恆生二之五天施地生也
施則終地生則始无方言其神也爻有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宜凡其終則成既濟皆有始
夬決也剛決柔也柔指剝健而說決而和夬二之剝五則剝上說而決
和之謂謙夬之三舍之上剝之三失在三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下兌二之剝謙而五通則行健
上以剝之三上補其失也惟其下有五剛未離其類五剛艮上乃相連
而上以決一柔乘之為失道也剛故以柔乘五剛揚于
王庭以決之決者二為之剝五決斷其五剛也或以柔乘五剛為
揚于王庭失之傳之贊經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旁通故能廣大
每中其所以然之故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尚二之五也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故窮利有攸
往剛長乃終也二長於剝五而後四乃之剝初成既濟剝成益終則有姤
姤遇也柔遇剛也剛柔謂姤復二五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與謂咸不能成咸也
則不可長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乾二之坤五為相遇初天地不相遇矣後品物
久姤二之一復五仍合乎乾二之坤五乾成小畜坤成復旁通乾四之坤
敘彖失一經變通先二五次三上姤成咸叙乃不成
正復姤二遇於復五而既濟乃復中正天下大行也旁通於損又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解二之五則二陽聚大順以說能順承以剛中而應故聚
也謂大畜二之上應之萃三則二三陽聚利見大人亨
聚以正也萃聚而成既濟大畜成咸由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孝即畜也旁通大畜指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謂天命大
萃三順之五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以時升謂五坤也升謂二坤邑無君二當升五巽而順剛中而應剛中二之五
无妄上下應之是以大亨應則亨剛中則大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
行也志行於无妄之三上
困剛揜也揜猶伏也伏於二剛險以說困困成節則險貴既變通於困
陷以說也此而不失其所亨其所剛揜則二失其所不失其唯君子乎
困所以名困成家人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大人即君子也剛中即不失其
為君子由小而大為大人由柔而
剛剛為中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兌為口尚加也困之初成節下
中加兌故尚口由節而需則剛揜失其所兌貴上又加於節三仍互兌以兌
巽乎水而上水井巽乎水謂坎下成巽上成坎為井井井句養而不窮
也坎巽成井則窮所以名井者以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井改
剛中改邑亦剛中乃之云者明不能
中於噬嗑而乃剛中於明夷辭也巽噬嗑得所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
也變通於噬嗑可以
有功乃未繘井而成需故未有功羸其瓶是以凶也謂成明夷
革水火相息革四之蹇初革上成坎水蹇下成離火息猶止也
相息謂革四不之蹇初蹇初止而不行革四亦止
而不行也或以水指上二女同居謂二其志不相得曰革二五不交
兌兌為澤不為水也
即不相得所謂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志不相得則宜革去故文
元喪无得也必孚信於蒙乃為革
明以說文明謂蒙二之五大亨以正元亨貞革而當利其悔乃亡
悔而孚於蒙則說由於能變通
有夷有得矣天地革而四時成寒暑變為暑有所革而時行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變通於蒙承天時行也故順乎天應謂
蒙二之五而四應之天猶天文人猶人文也
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見乃之象謂以木巽火亨飪也木巽火謂二先之五亨飪所
以調和之也調和之則不亢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養則不窮巽而耳目聰明有耳有目
屯成既濟也家人上之屯三剛不巽木巽離有耳目柔句進而
而不聰明惟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乃為巽也
上行五柔故進而二上得中而應乎剛剛得中則柔變為剛應乎
行若剛則宜退矣上下應也屯通鼎猶
蹇通睽故是以元亨得中故元亨應
其傳同乎剛故亨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恐亦懼也懼則而通鼎故致福笑言啞啞後有則
也後有則故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遠指鼎邇指震震成屯而懼
以通鼎是由近驚及於遠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明其為建侯也出謂出否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未成蹇則宜行已成蹇則宜止動靜不失其時動宜
則行止宜則止其道光明二五宜行而不行則不止則將成兩既濟則明夷初四當止而光明成止
靜行止宜不明夷則艮其止止其所也故止其所時上下敵應不與也謂兌二之艮五而上成蹇革則不可與下而上應
又應下又應之是不相與也成兩既濟則不相與錯為咸此為終止故相非與
與上應相敵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上下敵應則其身欲獲其相與
所止其
故不應故不獲其身不敵應不
漸之進也歸妹成漸猶大壯成需以往有功明其成蹇為蹇之女歸吉也歸妹與五之
同漸通睽故贊經以進贊明其相錯為需通睽二之五而上之三則往有功大人進
進得位往有功也贊利貞既濟則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也申言所以得位
以正可以正邦也成益成蹇通於睽不止謂成止巽則蹇變漸
進即睽之柔進而上行剛得止而巽動不窮也
中即睽二之五而應乎剛止而巽動不窮
成既濟歸妹成泰辨之不早辨矣睽成
妄下震為動通睽而睽二之五則不窮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由征凶以言也成泰而通於否故為大天
宜泰否相錯仍乾天坤地也義猶利也
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而歸妹成泰否成既濟也不興二不之五也五歸妹
人之終始也泰二之五成既濟則為始說以動所歸妹也
為終傳贊經依本卦由此可推上下德初以應之乃有否四之
故說由動也象在本卦也而昧而而後歸脫
而所指則不專
征凶位不當也不成泰故无攸利柔乘剛也乾謂所以坤乘
當
豐大也則大五得中明以動故豐益豐不成明夷乃明動則四之渙初成
則成明夷賁上無艮止困下亦無艮止故文明以止義同賁上之渙四先行
先行則成明夷豐上無震動渙下亦無震動故明由於此動由於此豐四王
假之尚大也自渙二來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照即大人繼明
尚於五照於四方離
成家人通解二之五為日中則昃日中謂豐五也昃謂仍在中未照天
渙二之豐五成既濟此之例也
下而離日月盈則食謂明夷成豐五而上之三則先行是未照天
即已傾昃日五食舊德於坎為月亦謂豐二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豐通渙猶乾之通於坤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人之變化
亦同天地義與文言傳同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柔即小也節二來則得中節旅相錯為睽外也故旅五為外而順乎
剛上柔得中而麗乎明則成明夷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止則不之初四
麗平明則其所之凡象傳舉下卦
上卦之德皆明其非漫言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重巽以申命重以申先庚後庚之剛句巽乎中正而志行巽五剛宜退而
巽既巽於震五得中而成蹇又巽於巽乃得正既柔皆順乎剛震柔讀
濟震五睽也剛謂巽與蹇遯於睽之震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而睽也震順之蹇也
兌說也說也剛中而柔外剛中艮二之五而柔外艮三之上說以利貞成革則宜成既濟故
說以先民先民謂艮二五先之艮以民民為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謂成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先民而成謙夬
後說三從之也因先成革而通蒙民忘其勞則必變通為謙夬之初四
而說則成謙夬因犯難而不通說以犯難犯
而則成謙夬而通節民忘其死明夷中亡而死先成節貴節通成
旅亦說以犯難之說之大民勸矣哉
節三貨夬四之謙貴上同初
而成漸小人以忘死
亦成觀小人皆進為君子故民勸
渙亨文舉經剛來而不窮渙剛來謂豐二之渙五也來知來之來故在
來所以不窮而亨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否四之二何以不窮豐五為來豐五得渙二之剛
解之上半為外惟渙二之豐五則豐家人解渙五柔得
豐五之上柔得位乎外二先剛來於豐五之義同也即同人不成離
同人而成豐其不同外者上之三同同人上之坎三由於離上之坎成同
豐五而後渙上之三從之仍離成同人則渙上比二先之王假
有廟王乃在中也在五豐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上之三為乘木三上為巽木先之
故有功行三後乘
節亨舉經文剛柔分而剛得中節貞剛柔不分與旅剛柔分謂節
不可貞其道窮也濟一陰一陽往來不已道也成兩既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
旅二之五則柔分剛得中謂節之旅二之五而後三往來終始無窮成既濟
坎不通旅則節險以失其信乃旅節舍貴行險當位以節之二旅之上旅則五當而位後三
四不之節故中正以通所以當位者以其通也天地節而四時成能不
初故以中正所以以節其節也也
時節行則非節以制度離四之坎初則制度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遠害節貴相錯為損損通咸則成也
不害民節貴相錯為旅濟損咸則
傷夷也貴財上之節三成夷則傷
中孚柔在內謂三上之不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
化邦也中孚於小過於節下有離故化而為邦說而巽通於小過通小過而巽孚
乃因有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小過
小過之二之五成益三之上為既濟成為益恆上之三為大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謂豚魚也乘木虛而受人謂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恆二之五成益恆二之五成益上之三後可貞
而小過小者過而至於恆益而成蠲不能過而亨也中孚通謂過以利貞與時行也而過

（貞不可者也以變通盡利而後貞則當其可矣）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柔在五是以先有事於五小則柔也有事於五故得中經言可小事傳言小事吉明小過通中孚猶蹇通睽也蹇大壯相錯爲小過需）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謂四剛失位）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下應則上不得又應下應上又在上應成兩既濟則順在下逆在上坤成屯必通鼎而三乃可之鼎上是爲應承若坤初下應於乾四坤三又上應於乾上則不順而爲逆矣）

既濟亨小者亨也（既濟何以亨以未濟小利貞利貞屬未濟亨亦屬未濟故以小贊亨或讀經亨小爲句非）利貞剛柔正（既濟未成）而位當也（終則有始則貞由於利故當位贊貞位當贊利成位）初吉柔得中也（謂未濟之二五柔得二中先兩既濟則剛柔正而位不當爲貞凶矣或以剛柔正即是位當非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謂成兩既濟道窮則剛柔雖正而位不當）

未濟亨柔得中也（明未濟之亨即既濟之初吉）小狐汔濟未出中也（二未之五猶坎二未之離五）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損二之五成益而成既濟則有剛續而終成兩損之初成既濟故終而無所續）雖不當位（指不續終也）剛柔應也（指柔得中成雖既濟不當位而既濟通未濟未濟二之五成否則剛柔應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六十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六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嘉應吳蘭修校　番禺譚瑩覆校）

易章句

江都焦循著

象上傳

天行健（乾之健在行惟行故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剛居五稱君子以用也用九六也二五先行稱自彊於行則健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升陽在二未升於坤五）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二之三爲施坤成屯剛上不可施五而後施故云德施也普謂旁通所以變通於鼎鼎二之屯旁通）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者通陰也復者陰變陽也坤以爲反乾之反乾二之坤五則復矣）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鼎也反二之五則貞矣一反一復所以由一復也以乾而又乾也易重日新非反無由復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謂革退而飛蒙造聚也解成萃）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坤成屯則盈成而既濟故不可久）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天德謂乾）

地勢坤（坤勢猶形也坤順也）君子以厚德載物（不厚則不先成乘不輕薄）（地勢坤成既濟必承天時行）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堅冰故凝或謂乃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謂二先之坤五則坤爲君子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亦順也成謙則經稱履霜所以順也不能自彊而爲溍故之仍堅厚而矣此成屯堅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謂質與下正相貫總也即履霜每傳首則直而方者鼎則直也坤以方爲順）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至動不直而方者也成屯通也由坤及鼎）含章可貞以時發也（發謂變通屯鼎猶革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者利仁知則廣大故不習故廣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初四先二五而行則害霜則以履爲順囊則以括爲慎能害而知則廣利而仁大故）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乾二先之坤五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道盈則窮亦窮）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乾始也終坤以元續故得永而久）

雲雷屯（象傳稱雷雨此云雲雷不雨也雲亦不雨久也但盈可以盈）君子以經綸（經謂屯之輪也即大畜相輪之爲需乘顛以經綸之輪以當需所變動爲班如經鼎者也即晉與通謂磐桓云於大泰通於鼎鼎之比例成泰經言始變通雖磐桓志行正也（恒而上經字謂志行以正）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謂鼎成泰五陽貴陽則民謂鼎五成泰也舍之所陰從鼎五之五）六二之難乘剛也（屯三而二之五也乃成既濟而正也屯鼎二之五小變民矣）十年乃字反常也（宜鼎成泰十年其輪歸鼎五之五）即鹿无虞以從禽也（會謂屯五從禽）君子舍之往吝窮也（爲大故得五成否爲明夷故不往所以吝以鼎二不之五鼎上其道窮）求而往明也（明謂鼎成泰屯成既濟則相錯爲明夷明夷者言不窮也明也不明則無應今求而往則不錯爲明夷）屯其膏施未光也（家人上施於屯三則不廣大）泣血漣如何可長也（恆長猶久也恆何可久謂所以漣成）

山下出泉（泉即淵也出謂二之五此多以變動言之）蒙（名惟爲蒙出乃）君子以果行育德（即果碩果之果剝二之五成觀爲夬二之五之比例育德猶云養正謂既濟正革也由於剝五之比例故用刑法故有法有制度則蒙二先之五也）利用刑人以正法也（以成刑人爲利也子克家剛柔接也（接猶交也二五交成家人二五未交而上之三成升初乃相錯爲困蒙之吝獨遠實也（二之五成觀則近矣）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成觀上巽下坤謂承順於上巽蒙而順也恆二之五初應之成益下順也益通於上恆二之五而益上應之成既濟上順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雲上於天（雲即密雲不雨之雲謂小畜上之豫三）需（天未行健故有所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宴與燕同樂則成需）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先晉之四先之三先之初成小過晉五皆犯難上）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失常則犯難）需于沙衍在中也（衍謂流衍在中謂晉五也中）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不犯行在中則言亦有小矣）需于泥災在外也（旬災也井成豐成明夷所謂外指豐戎致寇之指敗寇則至致戎不致寇之而致戎不致戎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慎則不致寇而致戎或請離也需二之晉五有不敗以敬而無所以慎之謂故不致寇而順以聽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需謂小畜上之坎爲耳成聽）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吉與訟同元）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來而不當位謂小畜成需故之未大失也）

天與水違行（違則訟）訟（憂甚宜違之明夷通於訟亦與容通明夷通訟亦泰之包荒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亦始也事即明夷以作事也不永所事謀始於訟成益則終不可長而終不可永也）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明夷以作事始於訟成益亦事而終吉訟成益則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謂明夷通於訟則上下辯而明訟成益則不可長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謂明夷已變通即訟成益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患謂憂成明夷之所以訟於明夷也）食舊德從上吉也（訟二之五以下從上三而益之從之不失於始二上行於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謂五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變通於明夷五四之從上通三四之從不失於終）訟元吉以中正也（謂訟二之五則明夷二之五則成既濟則明夷五之上故明成明夷需二之五晉之終吉需）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未成需成仍遠行同需與訟二之晉五則敬之終吉需）

地中有水（中謂五也中有水謂二之五）師（師乃得二之五衆謂）君子以容民畜衆（謂二五畜衆成屯）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無所容則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師成屯通鼎既濟成泰也通鼎所謂承天而成屯通師成既濟三錫命懷萬邦也（懷至也鼎二至五而後屯）師或輿尸大无功也（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故无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先二之五而同人四行之初猶云志行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不以三從五而先成升是以中行也師之萬行升二之五而先之師五已不當）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使從也不從鼎二從鼎四之升初從之師萬猶是從也而先已不當）大君有命以正功也（以正謂由屯而成既濟有功三從鼎五則有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屯三不從鼎將成泰不自邑告命故亂邦矣）

地上有水比（水在地之上則五已定而初三宜比上輔大有）先王以建萬國（比夫有成家人屯爲）親諸侯（先王猶先甲也傳以象稱原筮故贊之萬國也比之在初六則成屯建比之侯同人即所親也）（先王於屯通鼎利建侯初筮再筮故有萬國既有萬國則侯亦再親諸侯故有他）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萬國親比之自內不自失也（猶云不失其所自也大有二不比之是則失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傷者夷也泰既濟相錯爲明夷）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二之五則賢卯上行之五則蹇初）顯比之吉位正中也（鼎五得中屯成既濟由鼎五之從也中則順初四從之三上）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從比五而從鼎則不可從而宜變通所謂上逆而下順也上邑人不誡上使中也（使從也中謂鼎二之五上謂屯三之鼎上如是從則當）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无所終猶云不得其所終）

風行天上（二先行上應之）小畜（於宜豫變通）君子以懿文德（謂上而比例文德也柔文剛貞之比交例文云云傳所謂剛柔之三五二貞即困）復自道其義吉也（義猶利也吉以懿通乃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則其自我西郊故云自變）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自通於豫而二之五豫之二成大壯四之初與大壯取宮室故革西之蹇初則正室矣乃鼎不之初而蹇四之初節）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小畜成乾大有家人通解成既濟小畜革西之蹇初則正室矣乃鼎而蹇四之初而不能之初）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二之五上之豫三合之有孚攣如不獨富也（謂大有積中不敗互比大有相錯爲需）（九家謂夬四之三合大有積中）其道遂非是乘（乃謂必得富）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包羞位不當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拘係之上窮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我生觀民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屨校滅趾不行也

噬膚滅鼻乘剛也

遇毒位不當也

利艱貞

言未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山下有火賁 君子以明庶政 无敢折獄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昏媾終无尤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山附於地剝 上以厚下安宅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 先王以至日閉關 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无妄之往得志也 不耕穫未富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輿說輹中无尤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山下有雷頤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 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水洊至習坎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明兩作離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五

皇清經解卷一千六十六

學海堂

易章句　江都焦循著

彖下傳

山下有澤咸 君子以虛受人 咸其拇志在外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咸其脢志末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雷風恆 君子以立不易方 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二五定則宜遯君子以遠小人小人謂臨也臨孚於遯而不成泰不惡而嚴解同人四之師初則不嚴則惡矣臨通遯則不惡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此臨成泰遯成咸猶升成泰无妄成益益上之三為匪正有眚此成四之初亦匪正有眚矣四不之初而變通於損猶不致何災執用黃牛固志也益上不之三而通恒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憊謂臨成既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大事謂四之初則無咎好遯小人否也好遯則不惡矣不能遠小人則非好遯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臨二之五先有志而後遯上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臨二不之五而遯上之臨三則疑矣

雷在天上大壯震在乾上大壯二之五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謂失道也歸妹四之漸初成家人臨歸妹三之漸上成大壯通觀錯為履大壯通觀錯不為履故云弗履也壯于趾其孚窮也所以壯于趾而窮也含蹇下之趾而孚於觀者以漸上征歸妹三為壯于趾承上非禮弗履言之九二貞吉以中也先五後四故吉小人用壯君子罔也用壯則君子用罔故小人用罔以從之長乃藩決不羸尚往也藩決不羸則先用壯而後用罔矣尚往二字贊小人用壯君子罔無贊而通藩決不羸即贊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位不當故易因歸妹征凶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兌羊詳與祥同謂五當位而吉則祥二不之五而成泰兌第稱羊不可為吉祥艱則吉咎不長也三傳同泰四雖互兌不稱羊歸妹成臨臨成泰則艱憂歸妹成大壯成泰則艱既憂无咎與艱則吉皆指泰通否傳明非禮弗履而變通實同也

明出地上晉出謂需二先之晉五晉進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五不進而四上之初三則成明夷晦而不昭需二先之五則四上之初三為明夷是明德自我而昭矣或以離日在坤上為昭之三陽則皆剝晉如摧如獨行正也初與四上之初二不失何昭乎明德成既濟而正獨行謂四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是獨行在需成既濟裕以其獨行正也裕其无咎以五則四之晉五失得勿恤往有慶也上行也志謂三五題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吉與訟元吉同三之初是鼫鼠貞厲位不當也成不通損而四則位不當所以危也未受命也

三從五維用伐邑道未光也成未通損所以厲則有慶明入地中明夷坤在上離在下明夷所以傷上君子以涖眾涖臨也履四之謙初履成中孚巽入在下則應者眾訟二來臨之用晦而明大過巽在上成大過則晦明變通矣能君子于行義不食也中孚與明夷不孚故不食明夷所以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中孚變通於訟者以其六不食改而為食也承上順以則言之大即大離其大難之三則不順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大其內難以順則吉其大難之箕三通而上之亦以順則入于左腹獲心意也謙初猶隨四之蠱初也意即意承考之意履四之而得也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利而後貞則不息初登于天照四國也猶云照四方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則猶云失是

風自火出家人出即坎二出中也乾已成家人則宜變通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謂先有火後有風猶言物爻有等也上之解二之五也解成萃上兌為言解三成恒解二先之五則有恒矣有恒猶云用恒也閑有家志未變也若解四不之初而二之五則志與家人孚六二

之吉順以巽也四與漸六二傳同家人嗃嗃未失也能因危厲而不失傳則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嘻嘻則解成恒恒仍不能變通而四之初成家人解以孫故失節由不開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乾成家人之初解承之而二先之五為順在位親愛猶好也解二交於五則相愛郊人于郊之五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有孚失是仍非順也相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反謂家人為反身解成相錯為解蹇成

上火下澤睽序卦傳以乖贊睽謂睽二不之五而成損五柔二剛成大壯也此失道也此傳以異贊睽謂睽與蹇睽為一陰一陽之名也每兼一義由此可推睽之名也凡卦名一一剛一柔則異而同皆謂二五也蹇革兩五皆剛變通於睽則一剛一柔故同而異而不異也睽成既濟異而終異則不成損成大壯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傳與離初九互明九成大壯不致損成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壯通睽而无妄與升通睽无成曳位不當也四變通而不當所以更代之以无初有終遇剛也蹇无妄與升通睽无成相遇之遇蹇為比例遇即大師克交孚无咎志行也五謂損二之五而後成大成四之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初四往五為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初壯成泰皆孚而疑泰通否則泰之疑亡大壯通觀大壯之亦亡山上有水蹇明夷二五已定坎水則互可之大壯四故蹇則初不可之四革故蹇亦不君子以反身修德有上五為修德與家人反而為睽二之五在而後乃可往也此往所以蹇必待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則升二之五初往无五有上

大壯成革四之睽初而後乃成蹇則初不可遠往也遠往則宜待也往蹇來譽宜待也升二之五初往无五有上觀初而終故无尤往蹇來反內喜之也睽外也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則成无妄而反所以當位以升虛无妄而有喜也來以中節也節蹇无妄相錯為屯通即升之旅成升則實在蹇五而无妄三上從之睽往蹇來碩志在內也无妄內指位以升虛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邑化虛而為實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所以當位以升虛无妄成升蹇則實在蹇五而无妄三上從之易辭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雷雨作解作始也謂二之五解成屯則解優矣亦兼二義若二同解不成恒成萃成小畜二之五成豫小過豫五用家人解相錯為豐渙以解之君子以赦過宥罪用獄有罪得渙以解之豐則黃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明所以稱二交於五而无咎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得中乃得中道以合乎道誰咎也合道泰通否猶需晉傳中明其義也負且乘亦可醜也乘尚可變通解而拇未當位也負且乘類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合泰通否乃得稱各傳中明其義也解而拇未當位也未當位則成恒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解家人孚於公用射隼以解悖也成恒則悖句則知退

山下有澤損初四明先二五失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與徵同止也成損成益成既濟則盈之不相悖也不可久也成咸則恒止不可之初窒欲室之頤與大過二之五窒二之頤五同也損二之五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上之五之合一人行三則疑也二先之五則无所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損其疾以能變通使遄則不可喜矣亦可醜也亦同之上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自謂頤自養之自損二之五而成四之初即大過二之頤五而大過四之同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即頤成益通恒恒二之五而益上之三也得志贊得臣也傳之體例如此風雷益益與恒互明雷風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謂損失道不善通咸而二之五為見善則成益益又變通於恒故遷改矣有過則改恒則有過之過家人上之解三成恒不厚通於益而遷改矣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謂家人上之解三成恒故不厚所以有事即所謂有過則改也或益之自外來也外謂損也益自損來仍與恒故或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益之志即恒二之五而益上之三從之恒之志也固有之也德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即損之恒益之本恒與益有孚惠心勿問之矣莫益之偏辭也未孚於恒故偏既孚於恒則可益或擊之自外來也六二傳得志傳大傳同義

澤上於天夬上謂其失宜通於剝夬之君子以施祿及下施祿謂剝上之三也及下由三之初四也居德則忌言居德則夬二先之剝五而後剝上之三也其未及下為革四之蹇初夬忌戒成革剝成蹇宜變通不居君居而不遷則也未變通則不可以及下也不勝而往咎也不勝指二五往指初四經文每用到故傳明之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二先之剝五則得中而合乎道君子夬夬終无咎也謂需若有孚變通晉需成既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不當聞言不信故位不當之義夬成革四成既濟不可之蹇初夬之剝五四亦不可之剝初其行次且上承下之下既為聞言不信張本故傳以位不當屬於其行次且之下明所以次且者不獨為牽羊之悔亡兼為聞言之不信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中行則先矣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故終而無號不可長

天下有風姤天下有風巽乎天天之下可以補救之失故相遇后以施命誥四方誥猶告也告四方謂成咸又通於損二先之復五為命而後上施於復三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即小畜牽復之牽柔道謂豫乃及賓此不成小畜不必通豫即不相錯為大壯通觀故不及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之義即利也包有魚則姤二之復五不繫于金柅矣繫小金先牽牽復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以中而正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屯三則不如舍矣復成屯五已定宜改而變通所以不舍以五有命也屯不舍者志不舍也九五含章中正也遠民之凶遠民也復也

姤其角上窮吝也上窮即序卦傳之窮上變通則吝而已於行窮而行則凶窮於上有地則宜以二分於初澤上於地萃澤上於地則不可以四分於初君子以除戎器除謂除去戒不虞戒器謂成既濟下有離戎無虞故戒初之四為屯屯即鹿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中即志也與其志謂大畜二先之五而後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家人初九傳既濟大畜亂明萃不亂成既濟大畜二不之五成家人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成大畜萃有位志未光也所以贊匪孚也大有二之五為需二齎咨涕洟未安上也未安謂大畜未成既濟安上也上未安謂萃三之上之五同義往无咎上巽也大有之大畜故未光

地中生木升木生則二之五升升生則升矣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履霜堅冰至言順也積小猶云積不善也升通无妄猶謙通履本卦小又成升故積小以成高大小下有巽高以巽之高易五之小小乃化為大允升

大吉上合志也與革係則无妄三上以應五孚於无妄則二之五无妄上之三應之九二之孚有喜也卽內喜之九三升虛邑无所疑也同无妄四之升初與恆四之初或承之羞或之者疑之也升二先之五則不或矣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有事於五順承而二先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以損上益九五傳通之謂升成既濟无妄成益益變通於恆與下消不富相貫冥升在上消不富也不富卽不耕穫之未富升成泰无妄成益益則消益不通恆而成既濟則不富澤无水困困下坎水謂大過何以无君子以致命遂志致至也致命至於命也大過又成需需通晉則遂泥也若困二先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貴成明夷致不明之貞五成家人則无祇遂矣困于酒食中有慶也不得中所以成大過成需而爲困也需二遂志於晉五則得中而晉上之三爲有慶矣據于蒺藜乘剛也五柔之剛二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祥猶羊也大過四之初來徐徐志在下也下謂下應也貴節本初四失道故下通於困困成大過大過通頤則上無兌羊仍可下應而大過四之初所以來者志在此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成困需通晉晉四不之初需則不當位晉四不之初而成咸故有與劓刖志未得也困二之貞五爲解二之比例故傳與同人上九同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卽晉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困于葛藟未當也成大過位不當則征凶動悔有悔吉行也吉行以位當也與上互明

木上有水井言其失道井嗌五爲法君子以勞民勸相勸相民成謙謙通履民謂噬嗑五之比例也成蹇爲萃謙卽井二之噬嗑五上不應蹇噬嗑三上應故相也變通故民勸豐井二三上不應井泥不食下也四之井初下猶底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豐而通噬嗑則爲時行矣井谷射鮒无與也射鮒射則有與矣初无與謂成需因无與而井渫不食行惻也則樂行之憂則違之故乾成夬坤成謙卽宜違而不行坎離成井豐初是不能違行者也乃離上既之坎三爲憂惻而豐四又之井求王明受福也需二之晉五受茲介福而晉上求之成咸井甃无咎修井也凡失道而能改者爲修寒泉之食中正也謂需二之晉五元吉在上大成也大成猶云大終

澤中有火革中謂五也凡坤在上則稱地中師升明夷謙是也兌在上則稱澤中此也與隨是也雷則柔在二二五俱定是宜隨宜革矣君子以治厤明時下三三歲四重離於日上爲閏五爲章四爲蔀蒙爲成益益恆成損於此著義備諸卦傳贊於此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卽隨孚於蒙二之五革四不待也可爲蒙二之五也牛不可以有爲也可有爲猶云可以有爲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盈未通恆三上何之孚子革言三就謂改命之吉信志也而得志於蒙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著也蒙雜而著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蔚猶云蒙雜文卽蒙成益益通恆乃豹變若則安也革通蒙爲安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猶云從上順木上有火鼎下二五未定鼎之所取也呂覽愼在上異在鼎初二之五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君子以正位凝命五而後上之屯二三故堅鼎顚趾未悖也正謂鼎二之五屯成既濟鼎二先之屯堅厚也二五先行成利出否以從貴也從上先行悖鼎有實愼所之也不以初之四二之五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成既濟而終屯成屯從鼎猶鼎成則无尤鼎耳革失其義也鼎仍成家人而通屯所謂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形屯與鼎孚所以續其終成家人則猶未嘗通矣成屯何取乎平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明有實二之五爲鼎二之五通屯鼎二之旅五同玉鉉在上剛柔節也與節二之五

洊雷震洊猶也謂初四行當位震初在重卦復也修卽省方之省不遠復成小畜以修身自省復所以爲失道成復君子以恐懼修省謂屯也卽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謂恐懼成既濟則先歸絕矣震來厲乘剛也宜謂修省成復震蘇蘇位不當也蘇蘇云因危而時行震遂泥未光也光亨由於遂之成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喪小則无喪大故不干其躬因畏鄰戒也而戒故戒畏之故從之矣震索索中未得也明索索爲空虛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兼山艮兼亦重也成蹇當止亦謙艮止成謙也庭也思容以節通旅也不出其位比例以節旅則有所容旅而初之四位時以思爲不容也在其位語不謂五不在位不出其位故不容其位故在旅則有所容故君子當四之初先行節賁卽不出其位曾子引此以實之不出戶庭不出門不故止而變通其之初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故未失道永貞此而未不成既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節未通於旅旅不成遯故未退聽則已不出其位也之艮初兌上成坎未遂未恩也聽謂兌四之初艮其限危薰心也以危厲釋身也宜止而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身家人成艮其輔以中正也解五得中而後家人貞變通不獨以身釋身也解成咸故以厚終先成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解成咸家人成旣濟故以厚終先成

謙則輕薄矣山上有木漸巽在上艮在下二五已定初上未定漸初上行不可遠行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當位則歸妹成家人革失道則可違行歸妹成大壯臨故漸成家人蹇失道則不漸居賢德也有言无咎則以俗謂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小子謂臨四之初變通而善其俗矣傳與解初六同明以素卽素履之素歸妹二先之良變通於解成家人言有咎也比例爲五之良成比謙是爲歸妹成大壯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先之五爲兌二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五與家六傳同解六羣醜利用禦寇順相保也也互文也夫征不復不育則歸妹二不之五故失其道也家人通解亦歸妹二成既濟故離羣醜謂家人容保民无疆遯謂容保民无疆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行得之素願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爲儀謂終止而各有所也亂則不從

澤上有雷歸妹澤中有雷宜隨謂泰通否成既濟君子以永終知敝澤上有雷宜自新人歸妹二五未定所以知敝猶能知微謂既濟也知敝卽有以知其始終成也失道至於味之歸妹以娣以恆也則以恆用恆也謂成咸臨也恆用咸臨故遯跛能履吉相承也相承卽以變通故吉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家人之歸妹三成泰家人上之三歸妹未當也位不當征凶中象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遲待卽遲也遲待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以帝乙歸妹之袂良卽君之袂故不言君之袂以泰通否而二之五與大壯之五皆以貴行猶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艮於君之袂乃泰通否之大壯有觀以應之觀以貴行猶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以无實係上六明征凶成大壯云志行也雷電皆至豐至謂渙二之豐五不至卽震五則電不至離五巽二不至雷不至今變通而豐成革渙成蹇仍不巽離震成蹇也故皆至豐小爲大化君子以折獄致刑則爲用刑致刑至也則五爲利用獄人之刑渙二之豐五成革上兌爲折而後革渙上之三爲獄刑卽之猶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謂革成旣濟爲至刑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渙四爲小過也渙二之豐五故貞猶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解渙二之五之豐與四之初之渙初爲小過之比例故災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用小過明上過句災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大有六五傳同渙先成既濟而終矣成益則上之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謂五不先行而四先行日中見斗幽不明也故成明夷不明遇其夷主吉行也明日中見斗非吉行六五之吉有慶也不言譽者明慶卽譽豐其屋天際翔也際猶接也翔當依孟喜作祥卽視履考祥之祥渙二交於豐五成革乾爲天上兌爲祥指五同人四之師初之比例自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藏卽否臧因之臧明夷中孚相錯爲家人

山上有火旅與火同木上當位則爲旅是則爲旅之无所容失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不成明夷故明愼用刑謂節二先之旅五則成既濟之成咸不止之名凶不可遠之初則五用獄不宜上則不宜下也旅爲舍止之不能明愼用刑節二既濟謂節二二應之成咸惟不留獄故凶以上之三爲用而不留獄之初則成下有艮詩公劉云于時廬旅旅瑣瑣志窮災也刑而志窮則瑣瑣志窮矣旣濟而終先得童僕故无尤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成賁旅焚其次亦以傷矣傷夷也謂瑣瑣志窮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謂明夷通訟訟成咸如是雖喪而宜其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一節之初謂五先得節以五不歸也旣初處而不得位故未及也五及上以旅在上之旅四得其資斧心未快也所若旅五先得資斧則得其資斧心未快也成咸而後也五先有以名以五不終以譽命上逮也旅之所以得者非資斧則終以譽命上逮也四之節上之上旅又名節三成明夷節於訟爲旅卽成貴又上之節三之明夷通於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爲義所以義者以其焚也先成需明夷則其焚之言旅人先行於上後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闡先成需明夷則其焚之闡後成需而既濟則終

隨風巽巽與遯同異於人故隨人巽之巽隨盡也隨之震五成隨謂震猶隨之巽四之巽初同於恆君子以申命行事申重也卽謂先進退志疑也四之初疑猶或也震四之巽初同於恆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也治猶治也謂武人爲于大君紛若之吉得中也謂小畜二之豫五也卽鳴豫凶之志窮謂二頻巽之吝志窮也震五而成復小畜一田獲三品有功也悔亡而後獲故有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不之震五而成既濟由睽得中巽在牀下上窮也明成小畜復上九之上窮卽蹇上之上窮故上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上窮而喪資斧矣宜喪資斧不可貞乎貞則必凶矣

麗澤兌麗離也謂兌說於蒙而成革重澤下離成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朋友謂得友而又得友講習二之艮五歸妹一人行猶習也交謂講猶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故一人行不疑孚兌之吉信志也與革九四傳同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二先於五九四之喜有慶也喜謂蒙二之五也慶謂革四有慶互明孚于剝位正當也夬能變通則不變上六引兌未光也乃先孚號凶矣

風行水上渙與小畜互明渙通豐猶小畜之通豫渙血去惕出義同之二先行而後上之三故渙散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豐上震爲帝二之豐謂豫之薦上帝以配祖考與此互明初六之吉順也成渙中孚即小過以順承之變通於渙奔其机得願也謂豐成革與蒙通於蒙九得所願義同也渙其躬志在外也即柔得位乎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而豐成革變通於渙乃大王居无咎正位也正謂豐成既濟渙其血遠害也與損以遠害同澤上有水節兌上有水故澤在下宜孚艮初之渙初舍貴而通旅二之五爲旅艮德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數度有品第者成節以制之之議德行猶儀也矣變通於旅則不窮於塞矣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旅之戶庭則出門庭則通如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時極中也失時中何以行其通塞不窮於塞矣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與同人之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即承儀德行之承之承兌四之艮初成節貴上又解傳同或節三則羞之羞矣變通於旅故合乎道上甘節之吉居位中之居而之位於旅居五即居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貞申明不可之義澤上有風中孚與明夷不孚謂豐四之謙初也履四中孚與小過旁通小過君子以議獄緩死亦履因豐因之謙初之履謂豐漸成明夷之獄即解宜者也中孚豐之二上中孚成小過變通於初也獄之不緩死臨猶即履解也緩也死即不死之中過五而後三上儀之不則不必變通於初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小過四不成中孚他有以解緩其死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謂二之五小過之五即四初也五之比例與泰六四傳同而二之鼓或罷或泣或歌位上也晉五需成既濟晉成否二絕之不當也當所以或不絕類謂成需不馬匹亡絕類上也需通晉而成既濟故正而成而能積也上即晉之柔進而上行也猶云乃亂乃萃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既濟故正而成位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既濟不通而成益不何可恆久長山上有雷小過不能以雷出地君子以行過乎恭此過言過行過爲德過乎哀喪謂五未得中孚即我也恭猶共也喪也之初應之愛也即好也用過乎儉也儉則行之謂險不可其即我與爾靡也小過四之初應之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中孚之小過五而行互言之上成坎因喪而用困用而行互言之君已不及臣又過則成明夷大事不可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矣君不可過故臣皆起下不過之經也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飛鳥以何故象言之經不引大事所謂不可者如何以不及其君則不可過之凶者也如何以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上三也象言之位不當也惟所謂凶不當所以弗過防之之下之斯能遇之也三爲從或戕中上之弗過防之不可經本於弗過防之不可經本於傳故不當之下反言其不之弗過之凶以遇之明之與其不可防過不可從或戕之凶以明弗過遇之位不當反言其不明防也則弗過以遇之即不戕之經無方而言從之或戕之凶以弗過遇之適相合以傳明弗過之即久長也學者按之實以明弗過之即不可長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四已不止也四不之初也巳在初則不成中孚上也三不成益小過成咸之上弗過遇之已亢也四仍爲小過旁通中孚上巽故亢水在火上既濟明夷通皆定六爻既濟終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即患也有患而變通則憂以思容之如明夷通否是矣而後成既濟則能豫防之先二之曳其輪義无咎也濡尾有咎而曳其輪則義无咎變通七日得以中道也中不通成合道雖三年克之憊也憊猶罷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既益不與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西鄰則時祭謂受其福吉大來也未濟二之五成否既通未濟而二之五祭則可久濡其首厲何可久也西鄰祭則不能爲西鄰之祭矣濡其首火在水上未濟與既濟通明火在水上不成兩濟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既濟旁通故兩濟不成而終止矣故爲愼居方旁通也謂與既濟二居於五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則不能物以辨之等爲不知極中也不知大中之道故不以二先之以物有知極也而不能愼而辨物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極中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五爲二未之五而上征於三是與泰六五傳互明中正以行願也貞吉悔亡志行也恆五之志行於益上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猶揮也謂旁通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恆成益則知節恆成泰既濟故不知節也

皇淸經解卷一千一百六十六終

皇淸經解依經敘纂卷一千一百六十七

南海譚瑩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明易首乾坤乾又先於坤有地必有天而後父子親君臣定故有母必有父有民必有君夫婦定而後乾坤二卦上下辨伏羲本天地以定夫婦父子君臣三綱自是始立爲萬古不易之道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陽自初而上故云卑高陰自五上於初三貴於初五則在五則靜柔在五則動剛在五上從五則剛初二之靜有常剛柔斷矣柔爲剛四三上從以五之剛柔貴賤以二四上則在五初而上從乎五二尊卑之義也動靜有常二五未定則動而不動靜以五上從乎二而不動四三上二五之剛柔斷而之而斷之象剛柔貴賤爲剛四三從二五五之剛義也二四上交以五爲主故卦之剛柔以五爲斷誓說陽動陰靜猶剛柔貴賤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旁也謂旁通也謂旁通則類聚而不聚則羣分也類聚而不成吉矣其義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家人上四之萃初也成旁家而解之鼎也故是而解成家人與鼎之家人成此者也類聚謂旁通家人上之革四是也解旁通萃成家人與鼎旁通也此類聚於是羣分萃成益既濟也成益二五則類也先以初四而終三上物有等此類也聚則羣矣分謂成益既濟也則先以二五次以初四而終三上物者比也觀物也家人而旁通於鼎解以羣也有人分也先二五者二上爲成此乃屯也既濟則以羣成家人之有萃是也家人而旁通於鼎解而分成屯家人而不類聚以類而分旁而分類聚成蒙以羣分是也當位而吉不成益不當而凶也不以類則有孚失是也物而成睽蒙睽乃謂以類者屯也則也終有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承上類聚羣分而言象謂陰陽也分而申言之以也二五時行以成象見乃謂器也變化四三上從之也形類聚也也以成象乃謂之器也變謂之形乃謂之變化聚也類聚而更代積之也羣是上類聚謂陰陽見則形矣化則旁通化以成形矣謂陰陽變化類聚也也羣乃謂象矣聚也乃謂之變化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摩猶索也摩而成六子乾坤也摩猶盪也盪謂剛柔相錯而重之也鼓之以雷霆震與巽也雷霆中震電離也鼓動也震中宜動而不動此剛柔相摩而成謂小過柔得中而進上行是也不言艮者何以潤之以風雨小過坎也雨巽也潤以風雨之坎則中不動以解潤之兌巽之坎也身以風雨之家人而反於解而從王事如家人反身於解屯從王事通於咸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月謂離坎寒暑謂乾坤運行謂八卦相摩也乃其是例也鼎反復不已也損成益而旁通損之四既成益未濟成泰益之初二之四四成咸亦例也往來之成咸之恒以成既濟旁通否應之咸成既濟恒成否通未濟泰成既濟否應之亦成否泰一寒一暑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道行也乾坤以易知坤以簡能也坤之二四行則上行則乾成家人五三行則乾成家人五成屯二上成蹇也易知成乾之二之坤五成革者屯三上成蹇者知猶爲也坤行乃爲也乾猶宗也二行乾元謂乾二之坤五大始也乾知大始也二之坤五乾何以知乾也坤作成物作信也謂乾元以成乾坤五以坤以簡能能依於乾乃行健而咸成屯蹇乃成屯也坤從於乾也易則易知易字去聲讀下易則易從不從三從則初三從三三不從則不所以簡而不易從若初從初從三三又從易而爲從易而不從或爲易知則易從三從不從初從三三又成兩既濟則不能變化不當位則從其所親坤之從乾也易從則有功如成蹇則出門易知則有親坤成蹇其所親坤之從乾也有親則可久若不交則難困而有爲其吝之餘所從不當非不易知則親成既濟成咸比也有親則可久必得上下應也五乃有功則如家人成益交易則有功成既濟有功則大有親則可久而不必得上下應之明通大則可大所得二五可久乃大也有功則可大三上必大有成則大壯先小人害是行之德也可久則賢人之德自强不息於小人是爲可大則賢人之業業必期其成業所以爲大之德二之五上三爲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言易簡而從簡也業必期其恆二之五上之三爲業有成謂既濟也易簡此言易明之義故易之則通恆之盆通恆爲賢人之業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中謂五也天下之理不外易簡之理明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皆由於易簡此易所以乾坤以易知簡能鄭康成易贊易簡乃易之大義天下之理不外易簡而此成位乎其中矣中謂五也言易之大義天下之理以上總以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聖人兼指伏羲文王周公也伏羲設卦必指畫之名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之卦五十四象即示人以變通之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凶而其道久而不明故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周公剛柔相推反復爲柔而相推反而復爲剛五之反爲剛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失道則凶失而得則吉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能憂之則悔變能不失道則悔由吝者爲進由復而反爲退如坤成屯則退而通於鼎爲進退如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鼎而二之五成屯所謂相推又進而觀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晝亦反而爲夜夜而必復爲晝此迭用柔剛之象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兩卦旁通十二爻所動者六二五之動爲大中而從之爲三極明設卦示人以動之故曰亦謂二五之動爲大中初四三上從之爲三極明設卦示人以動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六居十四卦自乾坤至未濟之序即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之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易之序以未以動似之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動也君子之動以動言以動似之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也居安樂於此玩習指辭指習其辭玩習指爻之辭也君子之辭樂也辭之謂非徒設卦也伏羲設卦之以君子如伏羲之設卦非徒設而已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文王周公所以之辭也君子居而不動也居而安之則觀象玩辭也君子以設卦之象以動之以旁通不設而以繫辭伏羲之明伏羲所以設卦之象明之以爲觀吉利大有之五比例舉若此文王繫辭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大有五二之五比之斯吉无不利何以言之文王周公之辭也象者言乎象者也伏羲所示之象孔子反復以明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也言乎象孔子即伏羲之象也伏羲象彖爲之所以述上文文王周公言之也王所名也伏羲之象文王所繫之辭也伏羲所繫象之辭也似者言乎象者也以伏羲之言似也象也之者似也文之言即上也象之義續爻者言乎變者也周公發明伏羲卦之變化也爻辭卽言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以吉凶明之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以小疵明之悔吝之辭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伏羲發明之言玩辭玩占卽以象變補過也是故列

貴賤者存乎位自初而上之位伏羲所設齊小大者存乎卦卦之序小大之不齊旁通以齊雖存卽此所設之卦辨吉凶者存乎辭卦動而後見吉凶伏羲所設之卦存而象之變久而漸晦文王以辭存之吉凶本乎貴賤小大則辭本乎卦耳憂悔吝者存乎介因憂虞而悔吝卽介福介疾之介承上文存乎辭之言震无咎者存乎悔也本有咎因動而悔則无咎承上文存乎辭之言而震言之謂辭之言无咎卽於言悔見之悔吝卽於言介見之也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介兼貴賤而言險易統吉凶悔吝而言伏羲之卦所可見者但有小大而已其中險易存乎變動者不可見必待辭以明之辭所有指之變化也非伏羲設卦之外別有吉凶悔吝也卽指伏羲之所之也所謂二五初四上三當位失道皆視乎所設之卦文王周公以觀象繫辭指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準等也彌廣也綸大倫也編則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不已天則大不越品類一陰仰以觀於天文天文日月星辰之運行也地之理木火水土之品彙也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則先明後幽初四三上則幽二五則明原始反終原猶復也後卽終也反其道而終則又始始元貞之原故知死生之說死生之說初以世積善人有餘慶是以形存爲生形終爲死此非易所言也原始反終之說則有餘殃不善之人也故曰死者君子也小人曰死不能終不說生死乃解其不死之謂易之言生死而不說死乃解說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氣爲物是以變化之中定而不動則爲物也遊魂爲變神之爲物歸於形魄之謂魂遊散爲變故曰神也神之情狀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言精氣爲物以此言鬼神之盛也也之舊說不拘形以神者易鬼神之所以死之也死識我日歸土此之謂鬼者鬼者歸也必昭明君之百物之精也魂氣歸於形魄爲神生而精氣爲物故不能生物也觀我生而不拘於形能變化爲鬼神似故不違似相繼續似也道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下知一陰一陽相繼則周之道也天下濟也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始以有告也濟道也是以不過不流知命故不憂樂天之謂也先二五則不流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知天命不憂之流民謂知命無窮自通聖人樂天知命則命人立命之也爲天下則未有能幹旋乎天命也復言天下則未之故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安土者安土也土也坤也敦乎仁後家人上終敦仁也家人成家之道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則有始有終則之也有範以規之則不違家人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萬物則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此謂設卦以觀象也非知其方而已也

君子之道鮮矣人大陽之謂道以陽下承上文申言之也一陰一陽者陰陽迭爲消息道行也往來不窮故陰卽陽進爲陽退爲陰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往彼來不已成之繼之者善也此亦爲繼善成性謂成乾之二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終則有始爲反復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詳見文言傳） 不出戶庭无咎（節初九爻辭）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解六三爻辭）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歸奇於扐以象閏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為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闔戶謂之坤

一闔一闢謂之變乾坤合德爲易之門專言其闔則闢專言其闢則闔往來不窮謂之通以不倦其闔之故不窮見乃謂之象乃雜卦傳以屯爲見象以鼎爲象之例云見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日用而不知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則愚者明其人用易道以不明之民之人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者也德行所以變通之道不能家喻而戶曉民未語其德行此聖人設教所以神而化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六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六十八

易章句

南海譚瑩　番禺趙齊嬰　學海堂　覆校　新補刊

江都焦循　孝廉著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退蓋取諸噬嗑噬嗑離上本日中離成豐則坎成非井舍豐而通噬嗑離仍在上爲日中是日中爲交易也井二之豐噬嗑五或无妄蹇相錯爲噬故交易而退也井既居其所而遷亦不致窮大而失居故各得其所以井舍豐五之民而通豐噬嗑五之民噬嗑成益又通恆五之民故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皆得所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有熊氏通其變使民不倦久則民玩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無刑民能名之謂神用柔用剛不能變易則民有以測之而因我之刑賞喜怒以行其智相害而無攸利矣故以無能名者變化之使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明聖人治天下通變神化皆合於易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成革則窮變通於蒙蒙成益則窮變通於恆大有二之五即乾二之坤五之又此例故三引其上九辭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上坤下其上衣下裳垂謂因之初也大有不能自天祐之而爲比之匪人既比成大有大有成泰泰二之五成兩既濟窮矣惟泰通否泰二之五有否初四應之則治而不亂故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裳以前民若於不知故通德類情以牖其知黃帝堯舜時民之創識已闢故變通神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不知爲之故民無能名所謂無爲而治篤恭而天下平此垂衣裳之治也不言取諸否者否與泰孚則已通而不否也刳木爲舟剡猶判也謂剖渙上之巽利涉於三剡木爲楫楫所以行舟也剡銳利也謂渙二先之豐五成革上兌連於巽木爲木之銳者也有楫舟乃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巽成井震成豐不能通矣豐舍井而通渙渙則井下之木浮於坎上故爲舟致至也致遠謂旁通服牛乘馬在藝日服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乘馬即屯三之乘馬隨四之蠱初爲鼎四之初之比例隨三又之蠱上即屯三之大畜上蠱成泰下乾爲馬而坤乘於上坤爲牛之亦爲車故服牛舍先三後五則輕泰通於否故是利舍其輕而引其重也亦即舍其近而致於遠也變通否故利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暴客盜也蓋取諸豫上艮又爲門小畜二之豫五成萃小畜又爲之豫三成咸下艮門也艮門三之上三剛相重故爲重門上之三爲擊小畜上巽木也之豫四互巽亦木也以木擊木故爲柝咸四之初成既濟上坎爲盜四不之初待通損而後行故云待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畜上巽爲木豫下坤爲地斷小畜上之豫二成小過木斷地掘亦窮矣變通於中孚則用斷木爲杵用掘地爲臼杵臼相濟切而穀以清熟所謂吾與爾靡之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弦木所以張弧也即先張之弧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成泰泰成謂泰二之五也剡木謂否上之三成咸與豐成革同二之五則寇至矣故以弧矢威之使匪寇化爲昏媾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棟極也謂大壯二之五居中也觀上之三成艮爲人所止下宇也蹇革初四宜待故待風雨謂革旁通於蒙蒙二之五上巽爲風革四之蒙初應之上坎爲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衣被也薪蓋之爲謂不棺也不封不聚土不樹不喪期无數隨哀至則哭無卒哭虞葬之制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植木因於株木則棟橈於下二藏巽木中棺椁之象也木雖橈亦因而利用之上古結繩而治古無文字其有誓約之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言載於册謂之書刻木爲札而合之一持左札一持右札合其刻處以爲信謂之契有書又有契乃可以交孚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結繩謂夬二之五成既濟剡五成觀上巽爲繩也治則夬成兌成益易之以書契謂益變通於恆恆上震爲竹二之五成咸三成上兌爲言藏於竹書也恆益相孚恆二之五藏書益上之三約之契也既通剝又通恆百官治萬民察是故易者象也上言制器尙象此申言推易乃爲尙象象也者像也不像似也謂續不窮故易即象也知推變通乃克久長故易即象也象者材也才舍此遷通材乎即彼賴於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才也之動效天下之吉凶悔吝觀於爻則知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陽卦之中多陰陰卦之中多陽兩相比則以陰爻之多以陽爻之多其故何也如萃陽卦也而有四陰是陽卦多陰也如大有陰卦也而有五陽是陰卦多陽也陽卦奇陰卦偶奇指五偶在五爲陽卦偶在五則爲陰卦其德行何也即神德行之德行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此申明一陰一陽之道也陽謂陽道陰謂陰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一君二民失道而害矣民盛於君宜變通合君子道長一民當位而盈一君一民也恆一民也亦一君一民也二君二民如既濟小人之道也一君一民盛於君宜變通於泰爲小人之道也成泰亦一君一民也則宜變通於否爲之言下文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爻辭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言何以有思以有功業之成雖有同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所以起之者則殊途百慮所以宜思一宜慮一也同化爲剛中所以同歸中故殊途爲中故思慮一也致反復不已故百慮而俗說何思何慮爲一不煩思慮老子據莊抱一之指謂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與經文反且戾矣天下何思何慮又設問以起下文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即日月運行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一寒一暑日月相往來故君子小人互爲感應無莫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治一民所以宜益之以陽二民以陰以信陽則宜屈陰氣盛則宜屈陽以信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蠖屈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蟄伏也存生也伏於二升於五則生矣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謂也靜而後動入神謂變通而後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用而後以致用也安身利咸反初四之五爲德以咸成既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二之五則咸損二之五爲德成損與益也一往來之事途千理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民無能名故窮神於知化自能神乃能知化亦由德之盛乃能變化何也不動而賞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有暑必有寒有日必有月三代之末小人當道小人道消寒不可消日不可往月不可來寒不可之小人之道不可長君子之道當不可長堯舜時小人之不言而信也以君子之道不可長之道不可察者也往者不來之說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困謂失道也名之爲困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困成大過所以棄其妻據成明夷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此君子雖孚於小人而小人不能化爲君子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解上六爻辭子曰隼者禽也禽謂解二之五得禽則无禽也成恆弓矢者器也諸成既濟家人射之者人也解五無人得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解則五有人也家人上往則成成既濟身也震也之不發也成通損家人成家人上往則解五有人得君子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益下震爲時行謂不可解之宜待也成屯也動而不括則屯二之五成屯家人上若不可獲矣故至屯通鼎二至解二既濟相錯爲革塞待時即可解之宜待也成屯也鼎出謂解二之五語成器而動者也語言也成器謂屯既成器而動即動而成家人成也屯五解出而獲矣故獲而不括則屯二之五成屯屯成器之五上之井利也之井化爲君子反言以明義也小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君子又宜通於小人小而後仁不恥而不仁畏而後義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噬嗑初九爻辭也小人謂井二之五仁義勸懲皆謂井二來之六五離上之坎三離成豐坎成井失道不能無咎小人之惡大若爲福小人不懲而能改過之五爲改過之小人故舍之化而豐變通於噬嗑豐五失道之五鼎四又之井初則不能大矣小人之懲由君子之變通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坎巽成井震成豐小惡井豐也未成明夷故无傷弗去不去而變通於噬嗑也始而小惡以爲惡積明夷又加之以惡不變通則惡積成明夷則滅身又加之以名之以恥明夷需四之井初成需二之五爲不可掩明夷需而滅鼻而改過之五故名校尙得无咎不屢成兩既濟終止故不可解井已滅趾滅鼻又屢校而何校滅耳故惡積罪大而凶也何校滅耳凶噬嗑上九爻辭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未濟成泰危亡所在也泰不變通而二之五則成兩既濟終止變則亂矣故與否通否不二之五而否初應之成益成泰三五定位則安存忘危忘亡治忘亂矣泰之不則否上九也益與恆相錯爲家人則國家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否九五爻辭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德小謂柔尊謂居五大謂大畜之初上爲重之道四先之初則柔在五爲小人不可五大道進是小人據尊位而初四先之初乃故不勝則危故鮮不及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神謂變通上交謂小畜二之豫五上交則成家人也爲而三之交謂成既濟循陷也再瀆三瀆之瀆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謂屯變通而二之五先之五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作始也先作後終則有始故終終日則有先作始後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豫六二爻辭介謂小畜上之豫三成艮石不之初則不爲石而四之初則既濟謂三爲小畜三也斷可識矣斷謂小畜上之豫三成需謂艮爲石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知微謂知其道則知彰不復其道則知柔知剛然又知剛柔中必危者安亡者存知不忘危不忘亡也子曰萬夫不忘萬民而皆得所利故爲萬民之望也稱民剛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近於知幾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謂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初知其過而改之謂復旁通於姤是爲君子之道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初九爻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紛紜不齊也賢有消長日行有盈

緼故不齊也醇與淳同不偏化一物也素問曰化淳而守識史記言淳化鳥獸蟲蛾亦此義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搆合也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六三爻辭言致一也一謂一陰一陽也致至也由不一而歸於一故爲致一二君二民則不一矣變通而後合於一陰一陽之道也損一者失其一也民也咸泰則二民故損一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君子孚於小人爲交求猶應也二五交易小人進於初四三上應之是爲易而後語交而後求也益五則中爲易其心恆二之五則定其交語猶言也益上求三可也恆二不之五則五不成咸上兌爲言咸而後恆不成咸故勿與也恆二之五成咸而四之初成泰爲懼以蓄泰相錯爲明夷故傷之者至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益上九爻辭也上以上交十一舉爻辭所以申明君子小人相交易而爲道也或謂文言非矣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二戶爲門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本分陰陽合德乾二之坤五則合而剛柔有體體猶禮也有體則爻序不紊以體天地之撰撰數也以通神明之德德民之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名卦名也雜謂物相雜即陰陽合德也雜而當則名榮雜而不當則名辱名辭以觀當不當而稱不而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稽於語辭衰窮衰而能變通則盛易以爲教窮則衰明易爲改過之書也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微顯闡幽其顯闡幽也謂反復其道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當名猶闡也謂二之五柔中本變爲開闡也當名辨物正言斷辭皆本於此謂中諸善皆具於此其稱名也小故小失道其取類也大小能旁通則化爲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旨指易也遠明道也文曲也隱言不直而引申以比例於辭中也鳴鶴枯楊可謂文矣不知其旨在明變通之義北言鶴之鳴楊之枯也故遠本明變通之義而假借以變通之可謂曲矣不知拔而求之道貫於一故中吉凶悔吝直以陳文之可謂肆矣乃不辭則晦爲他說令觀者尋玩乃得故隱文王周公之所繫之辭數語最明是以不事王侯高尚匪躬之故若表帝乙歸妹寄託於成湯之嫁女箕子明夷假於父師之陳貞晉甚至見家負塗載鬼一車且爲悠遠不可知之言若望文生意則文士之摛華匪經生之述業矣因貳以濟民行貳疑也民愚不可正以易道告因其疑制爲卜筮上四論云昔明元末起自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然而有喜色後事發王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日亢高而无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如允之言所謂有賢王之聖行也吉凶本於善不善以趨吉避凶正使之爲善去不善以申明佛氏人哉成相所以爲神而卜筮之用所以爲大易道也乃以禍福轉移愚民之行而卜筮者舍善不善而專言吉凶成術數小道至火珠林諸易術法別爲占其術益驗人所遂以豁民行者以明失得之報失則報之以凶得則報之以吉所以濟民豈如是哉民行如此者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中古包犧時也不能正人之性命聖人憂天地之憂所以作也伏羲以前三綱五常臥之詁詁起之吁吁知識未開雖抱善而莫能自覺是爲上古天生伏羲以先覺覺萬民使男女有別以定君臣父子尊卑上下而天地之化育以贊人物之性以盡是爲中古其先性命不正未有憂患之人至此以憂患而立教以開王道占性命正而人乃尊於物亦田漁興而人之力乃勝於物故伏羲

爲西王先首莊子之徒重上古襲芒而以伏羲氏爲順而不一未能知道者也是故履德之基也德元四亨利貞也謂二五基謙德之柄也謂柄末也三上始也謂二五堅固復德之本也初本四謂恆德之固也終入則有始損德之修也則有修所失益德之裕也退得則宜待困德之辨也乃不能明於困井德之地也井謂法順承也巽德之制也猶遷執則不得則退而不履和而至至卽坚冰有禮則其至也履和字謙尊而光光在三上所尊矣何以忘謙復小而辨於物小失在初爲四所辨故小由物恆雜而不厭恆雜謂剛柔相雜也長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先失道故難後修故易長裕而不設設道長則設恆益長裕而不設得長不久益不爲設也困窮而通雖窮不能已故通井居其所而遷居其所謂五通謂遷則定巽稱而隱稱而不隱息而平之隱其迹故不見其蹤變化能通變無爲而治之德天而時行故爲地之無爲舜之治歟履以和行行非和不能小大由之以禮不以禮節之不可行謙以制禮禮以制其民不知復以自知知復之自知其由之道故天下損以遠害不變修以遠則遠之害故不恆以一德一德之聖人志其道使益以興利益大戒小懲利而已其利困以寡怨困寡刑猶辭怨井以辨義義何以辨其宜而已刑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下之中以一德之教遠祇德使無生書傳曰古者有有禮恆巽以行權巽故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猶有刑制之德以法以罰惟有爲非者則慢侯明以懲罪之極聖人用法所以害生而民猶有禮悔改也後有刑有蓋刑士之所窮而通之中有禮而於民無不至罪大惡極之以憂患之以輕重皆以懲之罪至者濟之以文質虛實之以因時利用權也故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執一也偏於剛偏於柔皆足使民怠玩而不可與權也故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可猶云不離不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

民之言動必假 吉事有祥 吉事猶云吉行也言尚辭動尚變以吉行則得吉也 象事知器 卜筮變化之制器尚象前十三蓋取是也 占事知來 尚占謂卜筮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所不能盡聖人成之於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既人謀而又鬼謀以說心研慮成天下之亹亹者皆與能矣聖人成百姓之能即所以成天地之能也成能兼制器言之此申言成天下之亹亹者故下專言百姓與能之故 八卦以象告 伏羲設卦以象之變化告人 爻彖以情言 文王周公繫辭以明旁通之情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雜居謂卦變卦象吉凶已可見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者本卦之剛柔變動以利言之乃知卦之吉觀乎情之旁通旁通而當則吉不當則凶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攻猶摩也謂相變易愛易爲惡則凶惡易爲愛則吉愛則當惡則不當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遠近猶緩速也取則求也速於悔則不吝緩於悔則吝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情實也僞反乎情者 也感即旁通也旁通而情則利旁通而僞則害愛惡以遠近情僞百姓所有欲其愛而不惡之近而不遠以情而不以僞故以卜筮吉凶悔吝之利害鼓舞之危懼之必因其民貳以濟之假存乎其所謂人謀鬼謀也十筮之吉凶悔吝 凡易之情 句 近 之中易言百姓之謂旁通也旁通而情二五先交則吉矣亦此即愛而不惡遠而不近情而不僞則吉矣 而不相得 句 則凶 惡而不相得則害遲速則節通而覆凶矣故節則旁通是也 或害之 或疑惑而不先不 悔 句 而化爲吉也 且吝 化爲吉雖但凶害遠而下不能悔以吝 徒走頊頊致災是也 而已亦歸於吉也不免於吝人雖生知之聖無悔吝以下 顏子不貳過以其先已不免於過人強不善改而知爲善即是悔吝已 人教人十人不改貳過以悔爲善必強中人以下行困而知之者也是悔以改過也 百人吉以十亨元利貞吉凶悔吝則爲不善者強中人以下 辭則吉不能改過以其先已 吝終未能改爲悔而恐其吝者悔其吉凶則無厲告因其厲而无咎由一悔而不已至再至三悔 而有終於旁通爲通之 乎元亨利貞之義文言傳明其吉凶悔吝也傳 之此則詳其吉凶 校也 將叛者其辭慙 中心疑者其辭枝 岐 吉人之辭寡 躁人之辭多 誣善之人其辭游 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申明以言者尚其辭善之義叛必疑誣失皆不定也游而不游不定 枝必改其欲免其多必改其躁欲免其叛欲免其誣必改其失欲免其屈必改其屈人吉則辭寡而不慙不枝不 多不游不屈矣聖人作易教人改過也改過者即 知者仁者觀於易之辭而言動之過可改百姓之愚以卜筮齊 之亦寡言動之過焉聖人之易爲 君子小人言動而作也故終詳焉

皇清經解卷一千八十八終

南海譚瑩玉生覆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易經

則不憂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不危則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上上應也謂上從二之坤三下下應也謂四從二之坤初或上應成屯家人或下應成蹇革家人屯蹇革退則解鼎睽蒙

剛健中正 文而言也純即屯也粹即萃也乾成既濟爲正 文通解而解五得中乾成家人通解解成萃坤成屯 通鼎鼎成咸亦萃也純猶厚也先二五而後三上應之則厚精 靜也靜猶定也家人通解解二先之五則粹家人後成既濟則精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之謂由發

必有餘殃 不善而坤成謙又不善而謙成明夷故有餘殃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君父謂五五不先行而初四三上踰越則尊卑上下紊而致寇至矣 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文言傳

文言曰元者文王元亨利貞文王所言文言曰元猶云初九曰潛龍勿用善之長也長謂自此始此孔子釋文王之言亨者嘉之會也嘉亦善也視善之所始而初四二三上往會合之利者義之和或亢或匪陰陽不孚則不和矣變通盡利使民宜之貞者事之幹也通變之謂事貞之為幹猶楨之為幹幹者築牆立於旁者也立於此而有事於彼所以重有幹也徒有幹而無事為無用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長人也以仁為體則有以造天下萬物之命天下待命於一人故可以為人之長嘉會足以合禮禮有等殺二五尊貴初四三上卑賤初四二三上從二五不踰越故合禮利物足以和義專其利於物已乖戾不和矣利為義之和以其及物也貞固足以幹事貞則有恆矣築非幹不成貞非固則不固有事於始乃可以終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則四德皆以行君子自強不息不言君子行此合易道以為德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龍謂三互震德而隱則乾二未之坤五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父子相繼為世易乎世謂通也德隱而不能變通則不名遯世无悶必辱隱者也謙通於履相錯為顯臨隱伏不見是而无悶不見不成屯而成謙也是即有孚失是之是樂則行之乾二先之坤五則樂有孚於履履二先之謙五不隱伏矣憂則違之先動初四三上先於二五則違去確乎其不可拔確乎示人易謂易乎世也坤成謙則去而通履四為拔謂不可以謙初之夬四潛龍也所以不可拔者以乾二尚易而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龍謂屯下震德而正中則乾二已之坤五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用也常也以更代而有常也坤成屯則乾成家人通解解二之五成萃用言謂家人上之解三謹猶嚴也家人有嚴君謂萃閑邪存其誠閑即閑有家之閑也家人孚於解成萃生也誠實也解成咸四不之初也善世而不伐世則易乎世而存誠矣不伐家人上不先之解三也謂家人孚於解解成萃不成恆德博而化博猶化也家人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宜行健乾道謂屯通鼎坤成屯利見大人謂屯通鼎家人通解故此傳以家人通解贊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屯旁通於鼎則信鼎二先之五則忠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辭言也鼎成咸則修辭立其誠居即居貞之居有實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屯通於鼎鼎三之五為至故坤元至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終則有始故利物而和義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君子知幾不舍終謂既濟成屯在下位而不憂九居上位則成家人剛在上亢也知幾而變通之則不致驕亢在下謂三成謙也剛在坤則不憂履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不惕則危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上上應也謂上從二之坤初或上應成屯家人或下應成蹇革家人屯蹇革退則解鼎睽蒙

進上應成革四乃下應於蒙五故无常即无恆也二不先之五而通於蒙革既成兩既濟則離羣所以无常无恆者恐其邪也恐其離羣也故先之五則邪成而後能惡恆而不變遂不可恆也故无恆而後能匿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革之通蒙猶屯之通鼎其進德修業同其取時同故其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猶同人也同聲謂巽風相應也同氣謂坤二之初成屯家人也下震家人上巽雷風相薄故聲應同氣故上從二之坤初成屯家人屯四坤三成蹇革蹇上坎為水震為山澤通氣故上從二之坤水流濕乾二之坤成比上坎下離為火兌為澤坎為泥塗泥之濕也凡四之初比稱下坎下離就兌為火兌之義下也塗流坎以流震坤下成屯者也火就燥乾成同人下離為火兌乾成革正秋也流濕以坎流氣就燥以火就燥故上從坤二之初成屯也乾之坤四成革也火就燥故上坤四成乾言此火初復成復五有兌而不流則通於蹇成革也秋當位而盈言之坤三成坤氣就燥以下離就兌為火雲從龍風從虎雲從龍二先之五上雲坎也風謂巽上謂而從為虎二之上有虎之坤三成之火不成就則通於剝風下坤為夬二之剝為夬故通於風從虎乾夬有上燥而火三不成而之初剝為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謂乾二之坤五而成屯家人作始也萬物觀也猶云見巽相見也乾為大虎以萬物當位而成屯家人萬物觀也物相見蒙見乾坤先知道大而始故以風生小畜夬其通剝夬五上萬物也解睽蒙固觀乾先知道大而始成以復生小畜夬謙其通姤豫剝人履賽革亦觀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二之坤五是坤五本乎乾上親下二之坤初三上即比之親萬國親乾上之坤五親下之五類二是本乎同人二之師二之五為比通大有同人四上從之比通大有四上從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乾二貴而不成家人上之二而不濟故无位既濟成兩既濟故解成兩既濟不成萃故无咎故高而无民三民家人使於小人反為高其家人道上孚於巽為高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宜謂鼎人通解成家人解二人在下位謂家人上之三故成屯鼎下位謂家人上輔謂鼎鼎二先之五解為解利伏民賢也家人不能尊賢不能養賢為不義也解之二則賢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故屯三通解則不通解則是以動而有悔也變動通則鼎賢人在下先之五則能尊賢不可為義也解不能養賢義於鼎不以初為下明所云見龍在田

可解於潛龍勿用下也乾四之坤初為下四之坤所云初者謂乾初成屯不以乾四之坤初為下明所云見龍在田時舍也舍則舍謂二而成屯通鼎傳見大人也井初六九二傳與此傳同贊利之見大人也井九二傳與此同終日乾乾行事也時行則通變事謂革四之蒙初童蒙有我也試謂革四之蒙初自試而後求之是有所自而試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從既濟上之屯三成兩既濟而後之家人上治乾天下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上治上之屯三成兩既濟故窮而災潛龍勿用故治家人上不悔飛龍在天上治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不亂故治明不明相雜故文明則不成既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潛以藏釋潛同藏與否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屯相雜故文明則不成既濟成鼎通明此為明謂行事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通自試言革明此為明蒙此言自明謂乾成家人位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謂乾成家人位以孚之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極中也悔則通於解之五則為治天下以有所法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解二之五則乾元用九時行乾成革與時偕極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元之有亨而得為元初三上先二五而後亨三上不可為始二五不可為始亨故有始而後亨也初四有亨而後亨乃得為元初四利貞者性情也人性與己同善情之於初四利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乾元之也利則大利至矣不已則戰不言所利以畫其性以物之盡人物之性故物以利為後人貞物為貞元亨元元也而不言所利天下已則戰國之其性美利利天下也故大哉乾乎又無稱謂天下也乾而不見其利至大哉乾其家大哉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謂二行於坤五剛健中正謂乾解五得中而成家人成屯既成正家人解正解純粹精也純粹即萃也乾成家人通解猶厚也乾先二五而後三上應之則厚精也上屯成萃坤成既濟則解精文言也解純粹精也解二先二五而後三上解成萃坤成屯而上應之則厚解成萃也精二先二五而後上應之則家人也精既濟則精之故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此發揮之謂

也揮動也全易之義在旁通而此表出之六爻發揮易卦之旁通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於此特著人情之旁通物所謂格所謂絜矩所謂強恕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人謂乾成家人解於謂家人通解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鼎謂坤成屯通於鼎以上申彖義君子以成德為行行之所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元亨利貞也此四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離日二先動成而後坤可成屯成既濟而後三從鼎五而行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而行則凶矣道之失謂謙成屯坤先成屯通鼎而後元亨利貞之德今三上先行故未成乃見是以君子弗用也申初九之義君子學以聚之學而時習則方以類聚也謂家人通解則以成問以辯之問則與人問之問即益勿問之問也反復其道以辨上下兌澤通也乾二行於坤五又通於解而鼎則居居即居貞之居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天下四者皆本利見大人而引申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申九二之義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申九三之義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謂革初四成兩既濟上不在天謂坤未之初中不在人也謂三才兼兩之謂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三才而兩之六也五天也四是兼才非人也三兼四人也謂初兼二地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申九四之義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大人謂鼎解睽蒙二先之五也傳以經稱大人謂家人坤成蹇鼎乾成革家人乾坤於鼎同變通於坤離坤下之五上成坎五上成此三上乾上之初下成屯鼎乾之二成既濟睽蒙初四應成家人屯三上既濟則不成需明夷與四時合其序上行通於蒙初四成大壯則通於睽蒙成需屯蒙成鼎解乾成觀三上與鬼神合其吉凶通大壯則神道設教而吉又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即先甲也二先之五也先天即先甲也二先之坤五成家人又通於鼎後天即後甲也又乾成屯又通於解坤成屯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乾且不可違豈可隨時以奉天乎解睽蒙解乾成有鼎其次序不失也而上下應之不違也故不後天而奉天時大畜臨大壯升以至於需明夷以鼎遺乾坤違則成復小畜謙夬以至於既濟泰之弗違而不違乾坤成家人解睽蒙乃則遯也奉天時觀為利見大人也天指乾人指鼎解睽蒙人奉天時成革則奉无妄觀為利見大人也天指乾人指鼎解睽蒙成有鼎大畜而不奉天時則鬼鬼則為匪人神則為大人人奉天之神說以天乃在後天且不違大人失之以上申九五之義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坤乾成家人屯知進知存知得也不變通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由進知退由存知亡由得知喪則不失其正也以上申上九之義坤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釋彖文云文言曰本或作有文言日者本即依本所云或有文言日者明所稱依陸德明所云本無孔穎達正義本然則陸德明所言本作坤至柔而動也剛成屯震動謂至靜而德方方勞也坤成屯不動旁通鼎然則屯不進寂然不動後得主而有常屯三得鼎五為主上成咸鼎之三得鼎而後含萬物而化光含則而屯成鼎化盡則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初應乾成屯則三時行於睽以上三申坤彖義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於坤五成屯積善於鼎既成咸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不善而謙成明夷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辯之不早辯也 當成復成謙時即改悔而變通上下尊卑尚可辨也至剝牀而後辨則辨已遲乃仍不辨蔑貞凶矣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乾行成屯蹇則盈坤即通鼎睽以順之乾行成謙復則失坤即通履姤以順之如冬甚寒則承之以春夏甚熱則承之以秋是為時行此之謂順若夏而益之以溫冬而益之以涼同之而不和非順之道也故褚遂良陸贄為順李勣裴延齡則諂而已矣 直其正也 正即貞也乾二之坤五則直坤由屯而成既濟故正 方其義也 坤成屯而旁通於鼎利物所以和義也 君子敬以直內 家人內也謂乾坤成家、屯蒙蹇 義以方外 睽外也謂變通於解鼎睽蒙 敬義立而德不孤 敬立而上下應義立而上下又應故不孤惟上下無應所謂睽孤也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家人與屯疑通於解鼎則不疑蹇與革疑通於睽蒙則不疑疑則危危則孤矣 陰雖有美 乾二先之坤五為美 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猶云小人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代猶嗣續也坤成屯三不遽終嗣續於鼎而後終 天地變化 乾成小畜坤成復復變通於姤上坤姤上仍乾復 草木蕃 復下震為蕃鮮姤下巽為草木是變化而有孚也復通於姤則无咎矣 天地閉 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 賢人隱 坤成復五隱不見故无譽也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四之坤初失道坤變通於姤姤四不之初以補救小畜復之失惟能變通乃為謹慎與初六以互明 君子黃中通理 以中釋黃明乾二之坤五乾與坤通而天下自此治 正位居體 黃中則正位體體禮也五居其先則品敘不越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二五為中初四三上為四支 發於事業 成屯又發揮於鼎而後成 美之至也 既美於坤五又美於鼎五所以至哉坤元 陰疑於陽必戰 乾二不之坤五故疑乾上之坤三故戰謂坤成謙 為其嫌於无陽也 嫌當依荀虞陸董諸家作嗛嗛古謙字謂乾上之坤三成謙卦也乾二先未之坤五故坤無陽 故稱龍焉 震為龍坤五先有陽則乾上之坤三成蹇無震唯其謙於无陽三互震乃有龍 猶未離其類也 乾二之坤五乾下成離乃離其類 故稱血焉 亟變悔也三先於五故坤 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雜於五則黃此雜於三三中而不中故以黃兼元元黃之色蒼故為震象

皇清經解卷一之六十九終

南海譚瑩覆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七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聖人伏羲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蓍筮所用也神而明之使民不倦而假卜筮因貳以濟民行是贊之於幽隱之中所謂不可使知之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倚依也參即奇兩即偶也天地之數不外於奇偶而易之剛柔依之其變化旁通亦不外九數之齊同比例也管子言伏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天下化之而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有陰必偶之以陽有陽必配之以陰立卦以明其變由乾坤以至既濟未濟如屯之於鼎蒙之於革皆陰陽兩兩相孚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卦既兩兩相孚則旁通往來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立卦以未變動言生爻以變動言生生之謂易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則反復往來者道也五當位於中德也當位則和時行順理分也義宜也如屯通鼎家人通解則陰陽以盡利而分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變通以盡利則分窮理窮其所分也盡性至命所以窮理也在屯家人成既濟則盡性矣在鼎解成咸則至於命申上文發揮生爻之義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自陰進為陽剛為仁自陽剛退而通於陰柔為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分陰分陽旁通兩卦相孚所謂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一陰一陽反復其道故迭用柔剛所謂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六畫者一卦之六畫也六位者旁通十二爻之六也於此六爻相交易成章 天地定位 否上天下地二五之位已定 山澤通氣 損上山下澤二五交為通氣 雷風相薄 恆上雷下風二五交則相薄 水火不相射 既濟上水下火六爻皆定不相往來故不相射 八卦相錯 六十四卦皆此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相錯也 數往者順 數計也二五先定則初四三上宜往或以初四往或以三上往皆自二五順計之故為順也 知來者逆 初四順二五往矣舍三上而旁通於他卦更以二五為始三上順二五往矣舍初四而旁通於他卦更以二五為始由終而更始故為逆 是故易逆數也 二五變通為易初四三上相從為應易為逆數則應為順數也以上明旁通相錯變化時行皆伏羲制之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 震巽旁通 雨以潤之日以烜之 坎離旁通 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艮兌旁通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乾坤旁通此明分陰分陽也動散潤烜止說君藏則迭用柔剛矣京房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自下配而上道家傳會為納甲非易義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伏羲既以旁通迭用教人順性命之理又以八卦明四時之運行以始終於艮故干令升以此為連山之易而杜子春乃以連山屬伏羲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 絜讀如姑洗修絜百物之絜韋昭謂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立於坎而嚮離故嚮凡卦成既濟為天下治既濟上坎為耳下離為目以聽嚮離以見相坎也故曰不相聽則睽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坤不言西南者以諸卦之方互見之地都土也坤為土則震巽為木乾兌為金離為火坎為水艮為山山屬於地亦皆互見之類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故坤養乾即役於乾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兌不言西方亦互見之言正秋明震為正春離為正夏坎為正冬亦互見也說解脫也謂萬物至秋而解落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陰謂坤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事功曰勞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東北當冬盡春初之地為終則有始貞元相續之際也文王繫辭則言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又言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又言解利西南南征吉故傳詳言八卦方位明南征指離西南指坤東北指艮西郊西山指兌也以正秋即八月明至於八月有凶指解成臨下兌也以帝出屬震明帝乙享于帝皆指震也睽見惡人則上有離故於離言相見龍戰于野謂坤通於乾故言戰乎乾以明之勞謙謂謙上成坎故言勞乎坎以明之傳之贊經隨在發明如此黃岡萬氏年茂云天三百六十五度奇地之上下各百八十二度半奇地上四分之各九十一度奇地之顯在域中西北北極出其上南北去地上各九十一度奇北極之縱則七政橫日月平列而寒暑皆不相推故各域中遠北度薄北極下地陰遠南壽中衡見南極恆陽若遠顯西北出其背北極南易陰陽俱反唯遠東南入域中北極北半下而四序推五行出矣故地自顯東南行萬一千二百五十里天移四十五度奇又東南萬一千二百五十里北極不見轉入地下故北極北上南極南下各四十餘度者域中之中也域中之地萬里而遙以廣南北極之度度之過域中之中約二十度奇其西北域不及中者亦可以是準之此域中之徵也夫生土為山北極北上則山位東北矣成土為地南極南下則地位西南矣地之氣陽回於艮出震者日升乾也陰轉於坤入兌者日下巽也惟乾巽之交陰陽和會五氣順布然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五性具備聖人體天在域中天地之中也先儒以乾坤退處西北西南隅者孰是天地而退處孰是乾而不位西北隅坤而不位西南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妙好也猶善也好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雷所以啟蟄 橈萬物者莫疾乎風 橈屈也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熯猶烜也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兌之為澤猶解說之為釋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六子各成其用時而行之則神所以神其用者乾坤也故不言乾坤 故水火相逮 逮及也相逮謂既濟變通於未濟 雷風不相悖 恆與益旁通 山澤通氣 損與咸旁通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既盡也盡成則不遺矣能變化神也妙萬物能成萬物矣水火雷風山澤各執一端則不能乃神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亦如天地之用水火雷風山澤耳 乾健也 健初並再筮不已所以名乾者以行 坤順也 所以名坤者以承天時行 震動也 震之義為動中二之五 巽入也 隨巽入則中二宜五適稱以 出初四上稱入三 坎陷也 坎之義為陷謂二不先行 離麗也 初四附五成家人三上附五成革 艮止也 名艮者以成蹇成則初止不行 兌說也 兌猶解凡八卦之名各明以一義而言則實合而互相通 乾為馬 凡稱馬者皆指乾也 坤為牛 凡稱牛牝牛童牛皆指坤也 震為龍 凡稱龍者皆指震乘馬是乾坤言潛龍戰龍皆指震也 巽為雞 凡稱雞者皆指巽也 坎為豕 凡稱豕者皆指坎 離為雉 凡稱雉者皆指離也射雉是也 艮為狗 凡稱狗者皆指艮 兌為羊 凡稱羊者皆指兌羝羊喪羊是也 乾為首 明夷得其大首稱首 坤為腹 明夷左腹 震為足 明鼎折足剝牀以足 巽為股 咸其股明夷左股 坎為耳 明鼎耳噬嗑滅耳 離為目 明小畜反目 艮為手 明咸艮其手 兌為口 明咸其輔頰舌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八卦之作為民必承乎天有地知母不知父也

乾坤定位說卦之原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此索猶摩也相摩切也後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乾初坤四乾四坤初相摩索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乾二坤五乾五坤二相摩索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乾五坤二之乾二坤五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乾三坤上乾上坤三相摩索即生六子乾父上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上坤三乾三坤上兩卦生乾坤三乾而不同三也乾坤父母定而後男女之少長叙焉叙少長則自初而二而三不同其索同而為叔親親尊賢其趣有不同也旁通以中為始其索同而為叔異親親尊賢其趣有不同也

為天經指乾凡稱天為圜天圜不已為君經言君又稱大君為父父經稱之幹蠱為玉為金經稱金夫金車金玉鉉皆又稱用金矢為寒為冰經稱履霜堅冰至為大赤經稱朱紱赤紱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為地為母經稱幹母之蠱受茲介福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

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經或以此經為孔子所見或以釋此為孔子所廣虞仲翔更多廣之多非其義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終

南海譚瑩玉生舊校
番禺譚宗浚叔裕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鈔纂卷一千七十一

易章句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所以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盈自天地盈則不可久故云盈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睽所反亦在下睽五自復猶復五來復也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猶容也二五實能容之初四三上乃相比輔亦惟中無爲妄者乃可容之物畜然後可養順於道不逆於倫爲畜上畜下容也下畜上順也畜係於物謂物之順者乃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以動賁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猶踰也有險阻則逆其踰養而動則過爲過度之過不養而終於過則過爲過失之過失則陷矣君子不可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既陷非有所附麗不可以爲變通初四三上先二五則陷初四三上後二四則麗坎陷離麗互明其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地生萬物有先後說者妄說也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贊伏羲作易之功也父子君臣上下禮義皆本於夫婦伏羲定人道制嫁娶其義切矣乾坤父母也父母爲已定之夫婦六子一父母所生不可以合故必相錯旁通巽長女震長男不可配相錯爲恒益則可配矣兌少女艮少男不可配相錯爲咸損則可配矣故咸與恒相次而咸必旁通於損恒必旁通於益咸男女也非其匹也損益亦男女也非其匹也必旁通而後男女此待嫁娶而後合也故孔子發此於咸恒之次以明伏羲之功著矣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咸通損恒通益則長久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宜變動不居進不久而道之用乃久猶不盈而物之生乃盈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已居其所退通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成遯則陽化爲陰陰化爲陽而變通物不可以終壯大壯則止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終壯則一進不更進矣故大壯而又進以至於傷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與壯下升而不已義同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自家人通解爲反身自解通家中之反家人內也凡剛中爲內皆可稱家凡柔中而失道故傷於外旁通於訟則反其家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睽失節成大壯恒成泰猶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孤則不可往蹇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睽蹇難而能通則難解矣解泰通則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而緩則仍失如泰解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損通否而泰二不先之五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而不已謂變通反復乃決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二決五與五遇則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大畜二五先遇而後聚於萃三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猶窮也困窮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法也立法之道隨時變通革補救也所謂制而用之也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所以熟物經亨飪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謂解脫其難而下交則所以緩陽也成器則動主器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則靜由動而靜也進則退猶退而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退則反復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豐與臨同義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大而窮成既濟則貞而不居五而家人上之屯三也如旅而无所容旅成賁又成明夷故无所包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則有所容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入而又脫去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則入而又聚散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離有麗義亦有散義渙成蹇三附於五而三即利於五革四之蹇初成兩既濟則終離散矣故止之以變通也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與頤大過則二動孚有止非徒止也所以行於頤五小過與中孚二而行於彼也以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小過與中孚則二動而行於五動而行於中孚二有過物者必濟過亦渡也故受之以既濟與濟義合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終矣變通於未濟則有始受之以未濟而後終則終而不終矣名之相次所以寓消息明變通也伏羲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各命以名而次序之示萬世以因時變化之妙故孔子作傳以贊之韓氏謂非易之緼妄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七十一終

南海譚瑩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敍纂卷一之七十二

易章句

學海堂庚申補刊

江都焦孝廉循著

雜卦傳

乾剛坤柔舉乾坤以例諸卦之剛柔也諸卦剛中即爲剛柔中即爲柔比樂乾二之坤五也凡二先之五爲比師憂謂二未之五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咸二氣感應以相與臨之爲咸謂咸也是以經稱與者準此童蒙求我則成觀故觀爲求凡經稱求者準此屯見而不失其居鼎見乃謂之象屯通鼎居貞居二之五則利居貞蒙雜而著著謂著於五先五後三雜是著而五虛由實而進於益五實由虛而著也損益盛衰之始也損五虛由實而進故爲盛益五實由虛故爲衰震起也艮止也四明九凶起姤通象也大畜時也謂萃之用時與西鄰禴祭之時互明无妄災也謂成兩既濟不知存亡萃聚而升不來也升二之五成蹇來連來反五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謙輕乾二之坤五成小畜而豫怠不急之坤旁通豫故爲怠噬嗑食也則井不謂不知賁无色也謂无素无色素也故五空宜飾兌見而巽伏也兌見謂鼎上之革成革上見而巽伏下伏於三成師爲飾升戊上隨无故也隨无故也已定故不事也隨猶有五顯代屯通而巽伏蠱則飭也蠱之五與師五同隨成五養之蠱通師二之五爲飾已往不復存同與剝爛也剝通夬爛也與往塞來連之同復反也二之五爲復反復往之復於姤五而復姤往升旁通无妄之升二五成明夷晉晝也明夷誅也謂晉爲晝明夷爲夜明二之五成晉晝也明夷誅也誅滅也誅之以大師克相遇同與困相遇也井通也困五遇上三成而後成兌相比剛无妄之不窮通井而相遇也困窮也大過而相錯後通遇咸成故師戊巽之通升升而革旁通所謂无妄比諸成既濟咸速也恒久也咸成恒之不則變爲大過頤旁通旁通則成恒通益恒久也恒益則變久於既濟渙離也節止也節初通不止仍成兌良止則中柔爲外能旅初之剛上節而通旅解緩也蹇難也解通家人負且乘猶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家人外內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否之五爲泰之二五爲臨否與泰之通大壯則止遯則退也謂大壯則止乃成革已已乃與師卒爲否大有眾也同人親也大有眾也爲同人與師自剛易柔自退而進遯剛退自明大有眾也同人親也乾二之坤五爲比親下爲比同人上坤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去而蒙已塞宜從蒙通蒙即鼎之革革之養聖賢即盈之養經傳之蒙取新也屯之含養正之義革之養正知幾而含蒙即亨通發鼎互鼎蒙互蒙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小畜上之三五爲既濟皆有過三失之雨旁卦三先中孚信也此小過過也於五尊卑越上下失斯爲三過矣剛柔兩相孚孚則故爲信凡卦之決道而有過者一經轉移則疑信通相孚孚則過改矣過則疑改則信補救其過所以信豐多故也豐非特五已定則去故革已未定爲故豐爲豐謂明多故也故革五未定故爲多故荀慈明謂本也豐多故親寡旅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故旅與節親寡旅也旅與節以親節之寡也本離上謂坎坎二以親坎二屬離乾五孚則寡有助故多離上而坎下也本離上而坎下離五以下謂乾坤坎離之四四初與初同故寡小畜寡也亦有助也小畜以親坎二屬乾離坎下屬坤小畜寡也小畜通豫小畜寡也需不進也二之五爲坤初同履不處也履二不孚之道或出或處乾成夬二之五爲需不進也二不進之五潛伏不出以出也則履需不進也訟不親也需二不可以進五而明夷二之上成訟以不親也訟不親也明夷言朱五未通訟於二之五未之比例之五大過顛也顛謂頤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姤二之五遇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言待五之二而行頤養正也大過通頤頤養正也大過通明夷相錯爲革遯蒙互正亦蒙以養

亟與男夷對太難至明既濟定也六爻皆一定不復動歸妹女之終也漸上巽為女成家人下離女亦女漸上又之歸妹三歸妹成泰則漸成既濟而終未濟男之窮也既濟上坎為男既濟窮故易為未濟夬決也剛決柔也柔謂五剝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憂當依李氏集解作消夬通剝以陽孚孚為小人夬二之剝五以陰化陽為君子君子小人是為消長惟旁通有然而比以下雖仍序卦之反對而已不依屯蒙需訟之序明序卦以名不拘卦之先後也大過以下不依反對明序雜用反對必散別以旁通倚卦為反復消長故末直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明之非僅言夬而已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二

易通釋敘目

南海譚瑩覆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曰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蠱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損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易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密雲庚甲以爻辭釋彖辭也笑號馬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易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歿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一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脗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發聖人之蘊各持其見茁莠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為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昏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壹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為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僅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二日

卷一
元
亨
利
貞
卷二
悔
吝
吉凶
厲
无咎
卷三
易
爻
當
應
乘承
通
往
來
至
發
卷四
剛柔
大小
新舊
遠近
內外
上下
進退
得喪　存亡
生死
卷五
道
命
性情　才
教
則法律
仁義禮信知
習慣

功
權
民
君子 小人
卷六
遇
告
食
求
與
見
居
所
處
允
辨
待
遲
反
敵
方
類
羣
醜
願
試
卷七
包 容
纍 牽 引 茹
維
發
顯 窒 愼
塞

遂
養 育 字 飾
親 好 愛
故 事
施 設
尸
克 伐 征
亢
審
定 寍 咸 安 息
雜 文
戾
戒
卷八
光
時
實
盈
寡 孤
眾
獨
久 永 長
遠 疾 遄
息 緩 徐 慢 裕
樂 笑 喜 慶
憂 恤 號
卷九
疑 或
害
匪
艱 難
窮
終

亂
惡
災 眚
潛 伏 隱 藏
輕 蔑 誅 滅
汔 斯 隍 桼 沙 于
索
卷十
握 渥
獲 蒦
蕃 藩 蟠
祥 詳 羊 翔
祇 祗
約 酌 豹 禴
狗 拘
髮 拔
膏 高
弟 娣 梯 涕
華 尃
輪 綸
寵 龍
石 碩 鼫
角 桷
頄 仇 九
宮 躬
祓 沛
起 杞
茀 拂
攻 工
已 止 祀
顙 桑
立 泣
榦 翰

禄甝
爛蘭　連　漣
撝辭
暉揮
形　刑

卷十一

初筮　原筮
大人　丈夫
牝馬　牝牛
虎變　虎視　虎尾
射雉　射隼　射鮒
由豫　由頤
甘節　甘臨
頻復　頻巽
冥豫　冥升
休復　休否
介福　介疾
敦復　敦臨　敦艮
鳴謙　鳴豫　鳴鶴
童蒙　童觀　童牛　童僕
天行　志行
失得　失得
日閑　日動
三就　三錫　三驅　三接　三褫
金矢　金鉉　金車　金夫　金柅
盈缶　鼓缶　用缶
簋貳　二簋
致一　一致

卷十二

成有渝　官有渝
无首吉　无首凶
咸其腓　艮其腓
解而拇　咸其拇

贏其角　贏其瓶
來兌凶　來復吉
終无尤　終无咎
得黃金　得金矢　得黃矢
艮其趾　賁其趾　壯于趾　壯于前趾
需于郊　同人于郊
同人于野　龍戰于野
否之匪人　比之匪人
困于酒食　需于酒食
田獲三品　田獲三狐
喪牛于易　喪羊于易
得其資斧　喪其資斧
我心不快　其心不快
自我致戎　自我致寇
三歲不興　三歲不得　三歲不覿　三歲不覿　三歲不孕
並受其福　富受其福　于食有福　受茲介福
日中見斗　日中見沬　日中則昃　日中爲市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旅人先笑後號咷
王用亨于西山　王用亨于岐山

卷十三

帝乙歸妹　帝乙歸妹
高宗伐鬼方　震用伐鬼方
用拯馬壯吉　用拯馬壯吉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臀无膚其行次且　臀无膚其行次且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箕子之明夷　其子和之　得妾以其子

卷十四

利建侯　利建侯
月幾望　月幾望　月幾望
有他吉　有他吝　有他不燕
田有禽　田无禽　舊井无禽
取女吉　勿用取女　勿用取女
輿說輻　輿說輹　壯于大輿之輹
王假有廟　王假有廟　王假有家
富以其鄰　不富以其鄰　不富以其鄰
不出戶庭　不出門庭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
利用賓　不利賓
血去惕出　渙其血去惕出
艮其輔　咸其輔頰舌
翰音登于天　初登于天

卷十五

七日來復　勿逐七日得　勿逐七日得　勿逐自復
十年乃字　十年勿用　至于十年
大君有命　大君之宜　武人爲于大君
往不勝　莫之勝說　終莫之勝吉
利涉大川　用涉大川　不利涉大川　不可涉大川
利武人之貞　利幽人之貞　武人爲于大君　幽人貞吉
小有言　小有言　主人有言　昏媾有言　有言不信　聞言不信
致寇至　致寇至　匪寇昏媾　匪寇昏媾　匪寇昏媾
利禦寇　不利爲寇利禦寇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不節若則嗟若　萃如嗟如　齎咨涕洟无咎
一陰一陽　一朝一夕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其義吉　其義凶　其義喪　其義焚　義无咎　義无咎　義无咎　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之大義也

卷十六
章　蔀　闇
邱　陵
邑　國　邦
電
冰
泥　塗
宂　窨
溝　瀆
淵　泉
搆
次
鼻
脢　寅
股　肱
身　躳
孕
祖　考
朋　友
卷十七
馬
鴻　楊
果
木
林　莽
莧陸
蒺藜　叢棘
瓶　甕
七　鬯
枕
鞶帶　屨
衣　裳
簪　弋

結繩
獄　荆
十八
乾　離爲乾卦　乾行也　噬乾胏　噬乾肉
坤
屯
蒙　以蒙大難
需　繻有衣袽　賁其須　歸妹以須　濡其首　濡其
尾　若濡　賁如濡如
訟
師　利行師　利用行師　勿用師　用行師　大師克
相遇
比　遇其妣
小畜　大畜　畜臣妾　畜牝牛　畜眾
履　履霜堅冰至　履錯然　跛能履眇能視　非禮弗
履
泰
否　否臧凶　利出否　小人否
同人　上下交而其志同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天地
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君子以同而異　二女
同居其志不相得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大有　大有得
謙　嗛於无陽
豫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隨　執其隨　不拯其隨　隨風巽
蠱
臨
觀　觀頤　觀我朶頤　觀象也　觀於天文觀於人文
貞觀
噬嗑　厥宗噬膚　朋盍簪
賁　積豕之牙　渙奔其机
剝　孚于剝
復　反復道也　復自道　牽復　其來復吉　勿逐自
復　復卽命　无往不復　城復于隍　夫征不復
无妄
頤　頤中有物
坎
離　噬離祉　飛鳥離之凶　非離羣也　猶未離其類
也　離羣醜也　渙者離也
卷十九
咸　咸臨　品物咸章　品物咸亨　萬國咸寧
恆　利用恆　立心勿恆　貞疾恆不死　行有恆　進
退无恆　以恆也
遯　遯世无悶　遯世无悶　豚魚
大壯　女壯　馬壯　壯于前趾　壯于頄　剝牀　巽
在牀下　從或戕之
晉
明夷　匪夷所思　遇其夷主
家人　不家　无家　子克家　承家　蔀其家
睽
蹇
解
損　益　天道虧盈而益謙　君子以裒多益寡
夬　夬履　藩決不羸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兌爲附決　震爲決躁
姤　后不省方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萃
升　升其高陵　天險不可升也
困　困蒺　其義不困窮矣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井
革　執之用黃牛之革　鼎耳革　乾道乃革
鼎
震　振恆　震用伐鬼方　振民
艮
漸　其所由來者漸矣
歸妹　帝乙歸妹　女歸　歸而逋　與人同者物必

歸爲　天造草昧　日中見沬

豐

旅　商旅不行

巽　上巽也　順以巽也　順以巽也　順以巽也

兌　用說桎梏　輿說輹　後說之弧　莫之勝說

渙

節　失家節　中節　剛柔節　不知節　節飲食

中孚　孚　有孚　匪孚　罔孚　斯孚

大過　小過　過旬　有過則改　赦過宥罪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既濟　未濟　天道下濟而光明

卷二十

易有大極　與時偕極　失時極　不知極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七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元

循按易之言元者二十四卦乾坤屯訟比履泰大有隨蠱臨復无妄大畜離睽損益萃升井革鼎渙傳之釋元也一則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一則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元之義爲始自乾六爻依其序推之初三五已定所動而行者二四上也乾二之坤五爲始乾四之坤初應之乾上之坤三亦應之乾爲天獨天不生必有以治而理之統者治也理也諸卦之生生始於乾二之之坤五故乾元爲資始坤六五文言傳云黃中通理明以中字釋黃字通者自乾二旁通理者分理謂統天也乾二旁通分理而美在坤五之中以是明元元之義明矣坤六五之元所以明乾元乾二之坤五坤成比乾成同人坎二之離五坎成比離成同人坤六五黃裳元吉離六二黃離元吉二爻相同明以坎二之離五與乾二之坤五相比例若坤元傳以至贊之而坤之亨又以咸贊之明以乾元亨則坤成屯屯通於鼎鼎二之五元吉爲至哉之坤元而鼎成咸坤成既濟爲坤之元亨卽爲坤之利貞惟由坤成屯由屯通鼎所以爲資生承乾元而通鼎爲坤元所謂承天而時行也乾成同人猶大有成同人大有傳云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應字贊亨天字贊二之五上乾爲天則元也坤成比而應坤之成同人卽應大有之成同人應之而比成屯卽應之而坤成屯成屯而時行則變通於鼎是爲原筮鼎二之五爲元上之屯三成既濟爲貞故云原筮元永貞大有之元亨明乾元比之元永貞明坤元非變通於鼎無所爲永貞也巽二之震五震爲隨巽爲漸兌二之艮五兌爲隨艮爲漸漸通歸妹歸妹二之五亦爲隨隨通蠱蠱二之五亦爲漸隨之元謂蠱二之五卽巽二之震五亦卽兌二之艮五亦卽歸妹二之五卽先甲先庚也蠱之元謂成蹇而變通於睽卽後甲後庚也隨元猶乾元蠱元猶坤元舉隨蠱兩卦之元而震巽兌艮之元不待言而自見矣凡六十四卦之生生皆從入卦而起兩入卦之生生則從二五而起初四三上未行而二五先行乃謂之元由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之元而有同人比隨漸之元因而有師大有蠱歸妹之元由同人比隨漸而初四三上從之爲家人屯革蹇則由元而亨初四三上不先二五皆不失爲元家人通解解二之五成萃屯通鼎鼎二之五成遯革通蒙蒙二之五成觀蹇通睽睽二之五成无妄屯之元與鼎之元互明蒙之元見於革蹇之元見於无妄升家人解之元見於萃大畜或明言或互言之也入卦二五不行而初四先行則乾四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震四之巽初震成復巽成小畜離四之坎初離成賁坎成節兌四之艮初兌成節艮成賁入卦二五不行而三上先行則乾上之坤三乾成夬坤成謙離上之坎三離成豐坎成井巽上之震三震成豐巽成井艮上之兌三艮成謙兌成夬入卦二五不行而初四三上先行則乾四之坤初上又之坤三乾成需坤成明夷坎離震巽艮兌初四三上先行亦成需明夷此小畜復夬謙節賁豐井需明夷十卦不可爲元乃變而通之則小畜通於豫復通於姤夬通於剝謙通於履節通於旅賁通於困豐通於渙井通於噬嗑需通於晉明夷通於訟在小畜復節賁初四先二五不可爲元在豫姤旅困初四未行以小畜二之豫五成萃猶解二之五也以賁五之困二成萃亦解二之五也以復五之姤二成遯猶鼎二之五也以節二之旅五成遯亦鼎二之五也在夬謙豐井三上先二五不可爲元在剝履渙噬嗑三上未行以夬二之剝五成觀猶蒙二之五也以豐五之渙二成觀亦蒙二之五也以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猶睽二之五也以謙五之履二成无妄亦睽二之五也在需明夷初四三上先二五不可爲元在晉訟初四三上未行以需二之晉五需成既濟晉成否以訟二之明夷五訟成否明夷成既濟否既濟相錯爲同人比則亦乾二之坤五坎二之離五也故小畜復夬謙節賁豐井需明夷不可爲元通於豫姤剝履旅困渙噬嗑晉訟仍不失爲元於何見之復初之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乾四先之坤初成小畜復卽能改悔旁通於姤惟姤四未之初卽先以二之復五是爲不遠而復不遠而復則元吉矣履上九視履考詳其旋元吉乾上之坤三成夬謙謙變通於履一轉移之閒仍不失爲元所謂旋也旋卽變而通之也其旋二字與不遠復三字互相發明復之旋在初四故復之元吉明於初九履之不遠在三上故履之元吉明於上九此經文自示其例也離上之坎三成豐井井旋而通於噬嗑與謙履同井上九有孚元吉傳云元吉在上與履上九傳同明井之於噬嗑猶謙之於履經明以有孚二字與其旋二字互明謙與夬不孚旋於履則孚而元吉井與豐不孚旋於噬嗑則孚而元吉井猶謙也履猶噬嗑也彼以履明謙此以井明噬嗑易辭互明之例多如是井旋於噬嗑則豐旋於渙乃渙之元吉不明於六三而獨於六四有微義焉井上六有孚元吉已足明渙之孚於豐旅上九其旋元吉亦足明豐之旋於渙則渙之元不必更贅於上九故就初四言之以示其例豐旋於渙而有孚矣然必渙五先之豐五乃爲元吉若渙二不之豐五豐四先之渙初豐成明夷明夷上三陰爲羣則仍不得爲元也故渙其羣乃得元吉二先之豐五而後豐四之渙初豐成既濟渙散其羣而渙成益爲渙有邱反是而成明夷則不爲元而爲匪雖有所思

而傷夷之矣故云匪夷所思以此爲諸卦之例蓋履二不之謙五而四之謙初謙成明夷履成中孚正豐四之渙初之比例在渙二先之豐五則其旋元吉矣在履四先之謙初亦匪夷所思矣以履與井互明以渙與履互明舉一隅而三可反也於是明夷不可爲元亨通於訟則元吉故訟九五直云訟元吉訟之元以二之明夷五也若二不先行而四之初則中孚也即豐四之渙初也亦謙初之履四也上之三則大過也即賁上之困三也亦復三之姤上也推之於晉需二不之晉五而晉上之三則小過也即小畜上之豫三也亦節三之旅上也晉四之初則頤也即夬四之剝初也亦井初之噬嗑四也是又因渙之匪夷而可推者也中孚小過大過頤皆不可元以中孚通小過以大過通頤則亦元中孚二之小過五小過成咸中孚成益大過二之頤五頤成益大過成咸大過小過之成咸猶恆二之五成咸頤中孚成益猶損二之五成益損爲未濟四之初亦爲革四之蒙初睽四之蹇初不可元也惟通於咸則元損彖云有孚元吉與井上九辭同損之孚於咸猶井之孚於噬嗑也其義互見於睽九四睽四之蹇初成損猶豐四之渙初成中孚匪夷所思則睽孤孤而有孚於咸則遇元夫交孚睽與渙互明損之元則括小過中孚而言之矣恆爲未濟三之上亦爲家人上之解三鼎上之屯三不可元也惟通於益則元益初九云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傳云下不厚事也五先行而後上之三爲上以厚下五未行而上先之三則爲下不厚下不厚者恆之三上先於二五也因下不厚而有事事者變而通之也爲大作猶云知大始恆上不厚下不可以知大始變通於益而恆二之五乃爲元吉元吉在初九者有徵義焉恆之失在上益之盈在初以益上之不失補恆上之失則恆之元在益以恆初之不盈補益初之盈則益之元又在恆經以元吉繫於初九以明恆初之未行（與復初九元吉義同）傳以下不厚賛元吉以明恆上之先行互相發明傳之贊經造於微如此九五云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家人上之解三成恆恆不與家人孚故而孚益否四之初成益益不與泰孚改而孚恆惠者順也心者恆二之五也恆有心而後益上順之爲元吉益二五已正寂然不動故勿問問猶遺也益二五不相問遺而以順恆之心爲元吉也未濟二先之五成否與需二之晉五訟二之明夷五同未濟二不之五而四上先之初三成泰與入卦成需明夷同泰不可元泰通於否則泰二之五爲元九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否六四疇離祉兩祉字相貫以祉乃得元吉謂泰二之五有否上之三應之非有否應之則泰二之五終止道窮故以兩祉字相貫明其所以元也試更以渙之匪夷推諸師大有蠱歸妹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成臨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之比初成大畜上之比三成大壯隨四之蠱初亦成大畜蠱上之隨三亦成升歸妹四之漸初亦成臨漸上之歸妹三亦成大壯升臨大畜大壯不可爲元升通於无妄大畜通於萃臨通於遯大壯通於觀則可元升无妄臨彖皆稱元大畜初四先二五而行與復同復於初九明元吉之義大畜於六四明元吉之義一也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匪謂大畜大畜孚於萃則大畜二之五爲元萃三之大畜上爲永貞大壯不言元通於觀而二之五成革即革通於蒙而二之五成觀於革稱元大壯可不必稱也升二之五爲蹇睽二之五爲无妄於无妄升稱元睽蹇可不必稱也傳贊臨云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贊无妄云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固以无妄之於升例臨之於遯而首揭之云无妄剛自外來睽外也明指睽二之五蹇通睽而二之五成无妄即无妄通升而二之五爲蹇也傳於此特示以例而諸言元者可推而通矣其行本得乎元則元而益求其元其行或失乎元則變通以復其元易者聖人教人改過之書也故每一卦必推其有過無過又推其能改能變非謂某卦變自某卦某卦自某卦來也自荀虞有之卦之說唐宋以後遂以爲卦變各立一例左支右詘愈失聖人作易贊易之本意八卦始於乾坤六十四卦生於八卦其行也以元亨利貞而括其要不過元而已反復探求覺易道如此易之元如此蓋合全易而條貫之而後知易之稱元者如此也

亨

循按彖稱亨者四十卦（乾坤屯蒙需小畜履泰同人大有謙隨蠱臨噬嗑賁復无妄大過坎離咸恆遯損萃升困革鼎震豐旅巽兌渙節小過旣濟未濟）爻稱亨者三卦（否初六六二大畜上九節六四）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繫辭傳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典禮京房作等禮乾彖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贊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贊亨也坤傳云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品即等也物之有品即禮之有等嘉會合禮即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禮所以辨上下定尊卑乾二之坤五爲元乾四乾上視元之所在而次弟會之二五尊貴四上卑賤卑從尊而不踰賤從貴而不僭是以合禮乾二之坤五四會之則坤成屯上會之則坤成蹇既會而成屯則通於鼎既會而成蹇則通於睽鼎成遯而屯三又會於鼎上睽成无妄而蹇初又會於睽四是會而通又通而會也雲行謂坤成屯雨施謂坤成蹇爻物依品等以流而成形故咸宏光大品物咸亨明指出咸字則坤之亨在鼎之成咸惟品乃含而不盡惟含乃咸而爲亨乾坤兩傳釋亨字之義已極詳明大有二之五即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傳云大中而上下應之大中元也上下應亨也申之云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二之五而上有乾天四之比初爲下應上之比三爲上應皆應乎天但上下不可一時齊應上應成革則通於蒙而上應於蒙之成觀下應成家人則通於解而上應於解之成萃是爲時行元亨之義莫明於此損二簋可用亨傳云二簋應有時亦以應贊亨應有時則亦不一時齊應損二之五而咸四之初應之此一簋也益通恆二之五而益上之三應之此又一簋也如是爲有時即如是爲亨大有爲乾坤之比例亦爲坎離之比例損爲艮兌之比例亦爲震巽之比例故傳之贊元亨於此二卦最詳習坎有孚維心亨七字字字明析三畫之坎不可以有孚也重爲六畫乃有孚於離非有孚不可言亨既孚矣必先以二之離五爲同人之心然後以三之離上維之離成革坎成蹇是爲有嘉折首嘉會合禮是以亨也坎言亨已明離不必煩言但申補之云利貞亨於利貞下指出亨字明利貞即是亨兌彖傳稱亨利貞亨而後利貞此亨之承元者也利貞而後亨此亨之承利者也亨之承元者成家人屯及蹇革亨之承利者成既濟咸及既濟益乾之元亨謂成家人屯蹇革與坎之亨同坤傳稱咸亨則指屯通鼎成咸即離之利貞亨震亨而申之以虩虩笑言是指先成屯而後通鼎也巽不必煩言但稱小亨小指震明巽之亨即震之亨兌既言亨利貞故艮不必更言但言艮其背傳贊出止字明既亨成蹇革實有所

止而不行乃得利貞非元無以爲亨非亨無以爲元貞不必亨利貞則亨故言亨則元在其中言利則元亨在其中凡不言元直言亨不言元亨直言利此其例也亨之義經文每以辭自釋之蒙彖云蒙亨下釋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傳云志應也以應時求上云以亨行時中也卽與大有互明大有上應成革革時行則下應於童蒙也小畜彖云小畜亨下自釋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傳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又云剛中而志行乃亨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初四越二五先行若以小畜二之復五雖剛中而志不行於初四上更之復三爲坎雨矣惟孚於豫則上下皆應而志行二之豫五剛中而上應之但成咸無坎不雨乃所以爲亨也履彖云履虎尾不咥人亨傳云說而應乎乾亦以應賁亨乾上之坤三成謙夬三上越二五先行若以夬二之謙五三上不復能應是虎尾咥人也惟謙通於履謙雖虎尾而有以履之上下皆有應乃能辨上下定民志而制禮爲亨也同人彖云同人于野亨傳云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又云中正而應對賁師上坤旁通於師乃得亨也謙彖云謙亨自釋之云君子有終此與履互明履二先之謙五爲君子因而履四之謙初應之謙成既濟爲有終也蠱彖云蠱元亨自釋之云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云元亨而天下治也凡稱治則成既濟此元亨則天下治謂其先成蹇然通睽而成既濟成蹇先甲三日也通睽成既濟後甲三日也甲元也三日亨也後甲三日則利貞亨者也噬嗑彖云噬嗑亨釋之云利用獄雖上之坎三成豐井三上先行而不應則獄不可用所謂寘于叢棘三歲不得也惟井孚於噬嗑井二之噬嗑五噬嗑三上應之以利而仍用獄故傳云噬嗑而亨明井與豐不亨得噬嗑而亨也賁彖云賁亨釋云小利有攸往兌四之艮初成節賁賁之於節猶小畜之於復惟賁孚於困困二之賁五賁上之困三應之賁小孚於困則利有攸往傳贊云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經文以利釋亨傳互贊之謂困得賁而亨賁得困而利也復彖云復亨自釋云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小畜復无疾者也復孚於姤姤二先之復五而後四之初應之雖亦无疾乃以朋來而得无咎此復所以亨也大過彖云棟橈利有攸往亨傳云利有攸往乃亨姤上之復三爲棟橈不可爲亨惟利而孚於頤二先之頤五而後四之初猶姤二先之復五而後姤四之初也咸彖云咸亨下自釋云利貞取女吉咸通損損二之五而四之初應之是亨卽是利貞取女謂四之初爲利貞則取女吉而亨也恆彖云恆亨下釋云无咎利貞利有攸往義與咸同惟咸本无咎恆爲家人上之解三則本有咎故通益而亨則无咎也遯彖云遯亨下釋云小利貞傳云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浸而長卽臨之剛浸而長臨之小與賁之小同臨通遯遯爲而臨成既濟故遯之亨卽臨之利貞也升彖云升元亨下釋云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傳云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剛中謂二之五應則无妄上之三爲南征也萃彖云萃亨下釋云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與大畜孚則假廟利見所以亨也困彖云困亨下釋云貞大人吉无咎傳云困而不失其所亨與賁互明賁成既濟則貞困二先之賁五爲大人則不失其所賁小故不失其所則爲大人猶升小故用則見大人爲大亨也豐彖云豐亨下釋云王假之渙彖云渙亨下釋云王假有廟豐孚渙而亨渙亦孚豐而亨互見之與旅彖云旅小亨下云旅貞吉節彖云節亨下云苦節不可貞苦窮也與賁係則窮與旅孚則亨賁與旅同一小也旅小亨賁小則不亨也旅貞吉賁貞則苦故不可貞也亦互明之其或言亨或不言亨或與元並言或與利並言彼此互見故屯鼎言亨則家人解不必言革蒙言亨則蹇睽不必言然无妄足以見睽升足以見蹇臨足以見解大畜言利貞而爻於上九稱亨足以見家人小過言亨利貞而詳其不宜上宜下中孚之豚魚卽發明小過之亨蠱已言元亨則斷中言其利貞隨已言元亨利貞而申之以无咎則歸妹反言其无攸利大過既言亨由於利則頤但言貞吉需既言有孚光亨貞吉則晉但以辭釋之不必明言亨晉所云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卽發明有孚光亨也蓋不特本卦自釋而或互釋於旁通之卦或互釋於比例之卦凡此皆可類推既濟彖云既濟亨下釋云小利貞與遯同遯之小利貞指臨既濟之小利貞指未濟未濟彖云未濟亨卽既濟亨既濟釋之云初吉終亂初吉則亨未濟釋之云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則反初吉而言其不亨小狐不汔濟尾不濡而初吉矣不能利貞而終亂仍不能亨既濟未濟兩象相間言之而傳於初吉贊云柔得中於未濟亨亦贊云柔得中知初吉是亨亦知諸卦之亨皆由於得中也否彖不言亨而初六言吉亨所以明泰彖之吉亨泰二之五以否四之初爲亨否四之初亦應泰二之五而亨拔茅否初之四也而應乎泰之五泰五本小人得孚於否則包承而吉泰既孚於否則二之五爲大人否初三有所應初六之亨亨在泰六二之亨亨在否故云否亨明泰得否而泰亨否得泰而否亨也於否明初四應二五爲亨於大畜節明三上應二五爲亨離四之坎初成賁節節成既濟而安貞亦成既濟而安不可得而亨惟通於旅旅四不之初則節成既濟旅成咸安在節而不在旅故云安節亨所以申明苦節不可貞與旅貞吉之義也六有四之比初成大畜屯大畜二之五而上之屯三成兩既濟矣惟通於萃則大畜成既濟萃成咸爲何天之衢象云利貞上九以亨明之而象傳贊之云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應乎天卽何天之衢也卽所謂利貞亨也彖云亨已詳故爻僅於此三卦發明之其困九二升六四益六二隨上六大有九三皆亨祀以明亨萃象傳亦云致孝亨也詳見後

利

循按元亨貞之閒必合利以成四德彖傳以萬物資始爲元品物流形爲亨乾道變化爲利各正性命爲貞文言傳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又云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繫辭傳贊利字最詳既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又云變動以利言既云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又云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於益云益以興利於解上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凡三引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揭其要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元亨則乾成家人坤成屯家人上之屯三則窮故藏而不動變通於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所謂待時而動也元亨成蹇革革通蒙蹇通睽利貞而革蹇成既濟睽蒙成益故益以興利義者宜也解失道成臨變而通於遯則大君之宜是所爲使民宜之也能變通則夫子制義不能變通則從婦而終凶失道成中孚象失道成小過兩相通則其子和之是所謂義之和也知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利仁乃爲知利天下乃爲成物蓋

貞僅能成已必利而及物然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由始而終元亨貞也不俟終舍而有始發而濟之以禘利也乾六爻不言元亨九二九五兩言利見大人九二謂坤成屯屯變通於鼎九五謂乾成家人變通於解屯家人盈不可久以變通而可久是之謂利有元而利者乾二之坤五成比未成屯卽變通於大有所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不俟亨而卽利者既亨成屯若不變通以盡利則終止未利不可貞也乾以德乎舉坤象乎舉元亨於利貞特加牝馬二字卽申之云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牝馬之馬卽睽所喪之馬利牝馬之貞卽用六利永貞得主則利不得主則迷利則永貞卽變則通通則久也乾坤後屯隨无妄臨革五卦彖辭皆乎列四德屯則申之云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臨則申之云至于八月有凶无妄則申之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屯傳先言大亨貞以贊元亨貞則言宜建侯而不寧以宜字贊利字以不寧贊勿用有攸往不以屯二往家人上故不寧而以鼎二之五爲宜是爲利建侯彖辭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八字乃恐利字之義不明而申明之故傳不以利與大亨貞並言而別詳利字之義於後大亨貞謂由坤而屯而既濟利則謂屯通於鼎也革元亨利貞承已日乃孚傳云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革而當二字贊利字革者改也改而從蒙蒙二之五而後革四之蒙初則革而當大亨以正謂乾而革而既濟利則謂革通於蒙革而當也宜乾成革猶成家人坤成屯猶成蹇舉一革而家人之通解可知舉一屯而蹇之通睽可知然无妄成於睽臨成於解无妄之元亨利貞卽明蹇之通睽臨之元亨利貞卽明家人之通解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不可爲利變通於遯而元亨利貞此由失道而利者也失道而能變通其利與不失道同若不變通而解既成臨矣不遯遯而卽以二之五是爲至于八月有凶傳先以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贊元亨貞則以消不久三字贊至于八月有凶不久者不能窮則變變則通也不能窮則變變則通是不能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是不利也解失道成臨家人失道成升鼎當位成遯睽當位成无妄无妄旁通於升猶遯旁通於臨舉一臨以見遯卽以見家人解與屯鼎舉一无妄以見升卽以見蹇睽與革蒙參伍相錯而按之井然如經緯之織也卽此无妄於元亨利貞之下反言以明之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明指出不利二字傳以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贊元亨貞與臨傳同則以无妄之往何之矣贊不利有攸往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三又往上成既濟是爲匪升方爲匪无妄成既濟而貞雖正而有眚是貞必本於利也隨稱元亨利貞何也傳云剛來而下柔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之所以无咎者以其利也故不云大亨利貞而云大亨貞无咎謂元亨貞所以无咎者以其天下隨時作隨時則利故云隨時之義隨時之義卽隨時之利也震巽艮兌之元爲隨漸猶乾坤坎離之元爲比同人舉一隨以明巽震艮兌之元亨利貞故傳首揭剛來二字謂巽二來之震五亦兌二來之艮五也易稱利有攸者十一[illegible]稱不利有攸往者二[illegible]稱利涉大川者九[illegible]稱无稱不利涉大川者一[illegible]稱利見大人者七[illegible]不利者十三[illegible]於既稱无攸利者十[illegible]不利有攸往知利有攸往之所以利於不利涉大川知利涉大川之所以利於无攸利知无不利之所以利无攸利見於歸妹未濟兩象歸妹征凶无攸利征謂三之漸上也二未之五則成大壯上六爻辭發明之女承筐漸初之歸妹四也士刲羊漸上之歸妹二也无實无血歸妹二未之五也則歸妹成泰漸終而歸妹無以爲始是不能和義故无攸利遯上之臨三臨二未之五臨亦成泰此甘臨所以无攸利臨卽歸妹四之漸初也大壯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謂不成革而成泰故无攸利臨大壯之无攸利皆發明歸妹之无攸利恒四之初二未之五恒成泰此浚恒所以无攸利卽未濟二不之五而上之三四又之初也未濟上之三成恒四之初則成損損上又之三成泰此小狐汔濟濡其尾之无攸利與浚恒互相發明革四之蒙初蒙上又之三二未之五蒙成泰此見金夫所以无攸利蒙四之蒙初成損卽未濟四之初之比例未濟之无攸利本指先成損損上之三因先成恒恒四之初亦无攸利故於恒初六補言之而先成損者未明也故發明於蒙六三不明於損六三而明於蒙六三者經文之錯綜變化每如是也歸妹之於漸猶蠱之於隨隨蠱相錯爲大過頤頤六三十年勿用无攸利謂頤上之三卽蠱上之隨三猶漸上之歸妹三也蠱上之隨三隨成革蠱成升隨四之蠱初隨成屯蠱成大畜於是萃六四稱萃如嗟如无攸利无妄上九稱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无妄與升通者也萃與大畜通者也萃四之初爲隨四之蠱初之比例亦大過四之初之比例无妄上之三爲蠱上之隨三之比例亦頤上之三之比例乃萃如嗟如謂大畜上之萃三成泰无妄行有眚謂无妄四之升初成泰无妄成益益上又之三卽歸妹成臨二又之漸上也萃成咸咸四又之初卽歸妹成大壯四又之漸初也諸无攸利皆指成泰而頤六三獨指成明夷此經文特示以例欲讀者知推而廣之而无妄升又相錯爲復姤萃大畜又相錯爲夬剝剝大畜上之萃三爲剝上之三无妄四之升初爲姤四之初皆可引申觸類者也蓋變通爲利雖變通而不能當位仍不得爲利故云无攸利大畜上之萃三同於剝上之三是剝上之三亡攸利矣二之剝五而後剝上之三則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大過二不之頤五而頤上之三无攸利頤五之大過二則老夫得女妻无不利臨二不之五遯上之臨三則无攸利臨二之五而後遯上之臨三在臨則成既濟无不利在遯則遯无不利解成臨猶歸妹成臨无攸利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則射隼高墉獲之无不利鼎成大畜猶蠱成大畜无攸利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則王鉉大吉无不利鼎成泰猶歸妹成泰屯之乘馬是也乘馬則无攸利泰通於否則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未濟成泰无攸利需二之晉五成否失得勿恤无不利卽未濟二先之五也歸妹成泰无攸利巽二之震五成隨而後上之震三震成革卽歸妹成革也巽成蹇卽漸成蹇也又變而通之令革通蒙蹇通睽則貞吉悔亡无不利巽二之震五卽歸妹二之五也无妄成益上又之三則无攸利謙之通履猶升之通无妄履成益變通於恒則利用侵伐无不利六四无不利撝謙謂所以无不利者以其撝謙也因撝謙乃利用侵伐故无不利履二之謙五而後四之謙初猶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卽之升初履成益通於恒猶升无妄成益又不變通於恒卽以上之三爲匪正有眚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坤二之五本習二五先行則不習小畜復夬謙皆習也然二先之坤五爲敬以直內內家人也亦蹇也蹇旁通於睽爲義以方外外睽也亦解也屯家人蹇革皆不

習者也无不利有二義其一謂變通而又變通如敬以直內又義以方外巽九五貞吉悔亡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是也其一矣道又失道而一旦能變通如困窮至於成明夷需需一通晉則失得勿恤艱恤至成既濟泰泰一通否則求昏媾是也總之能變通則无不利不能變通無論得失存亡皆歸於不利而已矣

貞

循按貞者正也乃有貞吉矣又有貞凶貞吝貞厲有可貞矣又有不可貞經稱貞吉二十四需彖需九五比六二履九二否初六謙六二豫六二隨初九臨初九頤彖咸九四大壯九二九四遯九五晉初六家人六二解九二損上九姤初六旅彖巽九五未濟九二九四九五安貞吉二坤彖訟九四永貞吉二賁九三益六二居貞吉二頤六五革上六貞丈人吉貞大人吉各一困彖師彖稱貞凶九師六五隨九四頤六三恆初六巽上九上六節上六中孚上九剝初六六二屯九五恆六五一云小貞吉大貞凶一云貞婦人吉夫子凶小大皆指五屯其膏謂不以屯三之家人上所以然者小貞吉大貞凶也小指鼎大指家人屯旁通於鼎則貞吉不旁通於鼎而以屯三之家人上則凶小則貞吉大則貞凶所以屯其膏也恆其德謂恆二之五也貞謂成既濟也益通恆恆小益大恆爲婦人恆以婦孚益則二之五而初四從之成既濟可也恆已成咸宜通於損損小咸大咸爲夫子若不俟損二之五而咸四之初成既濟是以夫從婦所以凶也蓋鼎五小方其與屯旁通二雖之五仍稱小必已成遯與臨旁通乃爲大恆五小爲婦人方其與益旁通二雖之五仍是婦人必已成咸與損旁通乃爲夫子大小夫婦之稱以旁通而定易之例也恆初六浚恆貞凶浚謂四之初成泰益通恆恆二之五而益上之三此可貞也恆先成泰則泰二之五而益上之三此不可貞也故貞則凶矣經之言貞必連於利利而貞則吉不利而貞則凶耳屯彖隨彖臨彖无妄大畜恆彖離彖大壯損彖萃彖小過中孚渙彖兌彖革彖皆稱利貞坤用六利永貞家人彖觀六二利女貞屯初九利居貞明夷彖大畜九三噬嗑九四利艱貞同人稱君子貞坤利牝馬之貞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巽初六利武人之貞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貞遯既濟小利貞泰二之五與否相錯爲同人比否之匪人則不利君子貞同人于野則利君子貞否之匪人謂泰二不之五比之匪人謂大有二不之五泰二不之五則否不可貞師二之五則同人可貞於比稱比之匪人於同人稱利君子貞而於否合明之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互相比例其義可見屯六二女子貞不字謂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二之五成家人而家人上之屯三也成兩既濟故不字不令上之屯三而變通於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鼎之成家人者雖成既濟而貞而解成咸不成既濟是爲閑有家向之女子貞不利者是則利女貞女貞即女子貞蓋家人上不可貞於屯三而可貞於萃三解二之五成萃則不字貞於萃三則利利則字矣字則利矣觀六二亦利女貞何也謂大壯二之五也解二之五爲萃大壯二之五爲革革觀相錯即爲家人萃故以相比例明家人之利女貞謂通於解而成萃也漸女歸吉利貞與利女貞互明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大壯通觀則利女貞蹇通睽則女歸吉推之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在家人通解爲利女貞在臨通遯亦女歸吉何也蹇通睽睽成无妄无妄蹇相錯爲屯遯即爲臨通遯而二之五也遯即鼎二之五鼎成遯即通於臨則女子利而後貞非貞而不字矣家人觀兩言利女貞與屯之女子貞不字互明亦與漸女歸吉利貞互明如此師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傳云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長子帥師則成屯田有禽利執言則通於鼎鼎成咸咸爲小貞吉矣弟子輿尸則師成升而升成蹇時同人已成革不變通而革四之蹇初則貞凶矣蓋同人上不之師三則不輿尸不輿尸而二之五而初四從之成屯故田有禽而長子帥師同人上既先之師三則輿尸輿尸而後二之五而初四從之則不成屯而成兩既濟故爲使不當也不當者二不先之五也二先之五則爲丈人如是貞則吉故云師貞丈人吉六五弟子輿尸貞凶反言以明彖也革四之蹇初貞凶矣革通蒙則貞吉蒙革相錯爲困賁困彖云困亨貞大人吉亨則困成咸貞則賁成既濟貞大人吉謂賁五先大而後貞也比六二六四皆言貞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內家人也謂比成屯大有成家人自家人通解而貞爲吉六四外比之貞吉外睽也謂比成蹇大有成革蹇通睽而貞爲吉晉成否則需貞吉履成益則謙貞吉豫成咸則小畜貞吉觀成益則大壯貞吉遯成咸則臨貞吉解成咸則家人貞吉姤成咸則復貞吉未濟九四貞吉下申云震用發鬼方則謂未濟成益而通於恆六五貞吉下申云君子之光有孚吉光即需有孚光亨之光謂二之五成否未濟之孚於既濟猶晉之孚於需未濟成否而既濟之貞乃吉故云有孚吉明未濟與既濟有孚而吉也否與泰孚否成益泰成既濟即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之貞吉也巽九五貞吉下申云无初有終謂成蹇而通於睽睽成益蹇成既濟解九二貞吉承田獲三狐得黃矢而言解成咸家人成既濟也隨初九官有渝貞吉下申云出門交有功謂蠱成蹇隨成革革通於蒙是爲官有渝渝而貞則吉也損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弗損未成損之先尚爲蒙也益之蒙成益也革四之蒙初成損而後損二之五成益則損而益之蒙二先之五而後革四之蒙初成益則爲弗損益之蒙不由損成益則革之貞乃吉也隨成革而通蒙則貞吉不變通而蹇初之革四所獲在隨成兩既濟官而不渝故爲貞凶巽成蹇而通睽則貞吉不變通而喪其資斧則巽成需震成明夷以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故貞凶傳云喪其資斧正乎凶也當喪其資斧之時急宜變通改悔不可貞矣而猶貞乎則凶也正乎二字一頓上第言喪未言貞貞字上原有不可貞一層貞凶二字乃是作一轉語傳以正乎二字贊之其經文之停頓轉折傳神而出是傳之贊經曲折摹寫如此節上六苦節貞凶苦節則節成需賁成明夷彖與爲不可貞者也不可貞而竟貞此貞凶與巽在牀下同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與頤六三拂頤貞凶同拂頤者大過二之頤五而大過四之初以輔之也斯時大過成既濟頤成益益不通恆而上之三成既濟故貞凶也音即飛鳥遺之音之音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以比之也斯時小過成既濟中孚成益幹此音必以既濟通未濟爲登于天既濟通未濟則益通恆不變通而益上之三故貞凶也剝初六六二皆云蔑貞凶謂夬成需剝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也先以夬四之剝初爲足又以剝上之三成明夷爲剝牀當此剝牀之時尚可辨明不辨則由蔑而貞凶矣无妄九四可貞无咎傳云固有之也无妄成益變通於恆爲德之固乃可貞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從王事謂從鼎自我而終即自我而止則爲成自我而終不自我而止是爲无成无成有終乃可貞也益六三用凶事无咎傳云固有之也用凶事謂上之三用征伐之事也蓋上之三終矣得无咎者變通於恆爲德之固也固有之則可貞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蠱上之隨三隨成革蠱成升與同人上之師三

同不出門而無功者也升通於无妄則幹母之蠱所以幹母之蠱者以其不可貞也不能幹母之蠱則弟子輿尸矣而貞凶矣此其互相發明之有跡可尋者也其安貞艱貞永貞居貞疾貞詳見後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七十三　嘉應張嘉洪舊校　武進劉洪新按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七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悔

循按易爻稱悔者二（家人九三　睽九三）有悔四（乾上九　豫六三　蠱九三　困上六）悔亡十八（咸九四　恒九二　大壯九四　晉六三　六五　睽初九　六五　家人初九　萃九五　革九四　巽六四　九五　兌九二　渙九二　節上六　未濟九四）无悔七（同人上九　復初九　六五　咸九五　大壯九五　渙六三　未濟六五）而象辭止革一卦稱悔亡辭繫於元亨利貞之下傳云革而當其悔乃亡九四發明其義云悔亡有孚改命吉改命者變通於蒙也乾上九亢龍有悔文言傳云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亢而能悔則知亡矣故爲悔亡亢龍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家人上之屯三則成兩既濟革四之蹇初與家人上之屯三同革四不之蹇初而改命於蒙與家人上不之屯三而改命於解同經於革四稱悔亡於乾上九稱有悔其義已可見悔亡者謂改悔不成兩既濟也革悔而通於蒙蹇則悔而通於睽睽初九六五兩言悔亡革與蹇不可貞故貞吉由於悔亡兌九三孚兌悔亡謂艮成蹇兌成革革改命於蒙故革傳云改命之吉信志也兌傳亦云孚兌之吉信志也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謂震成革巽成蹇蹇後庚於睽故下申云无初有終睽亦云无初有終夬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謂剝成蹇夬成革革四不可行於蹇初故次且而牽革上之羊以通於蒙則悔亡大壯成革猶夬成革故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豐成革猶大壯成革故渙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咸悔而通損猶革悔而通蒙咸九四貞吉悔亡是也萃九五匪孚元永貞悔亡匪孚元永貞則大畜成既濟萃成咸悔亡謂咸通於損也艮兌相錯即咸損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序字虞仲翔作孚）悔亡謂兌成屯艮成家人家人悔而通解解成萃故上有言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亢則有悔閑則悔亡惟其閑言乃有序若解四不能閑而成屯屯與家人則有悔矣益悔而通恆猶屯悔而通鼎未濟九四貞吉悔亡下與震用伐鬼方相貫謂成益通恆恆九二悔亡不必別繫一辭矣以上悔亡指家人屯蹇革既濟成既濟益之悔節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苦節者賁成明夷節成需需二之明夷五與革四之蹇初同亦與家人上之屯三同需悔而通於晉晉六五悔亡即節上六之悔亡下申云失得勿恤六三衆允悔亡允即信也困成節節成需有言不信悔而通晉則衆信之又與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互相發明矣亢龍有悔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家人悔而通解故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悔則雖厲而吉鼎也三方雨虧悔終吉屯以悔而通鼎鼎有耳則仍成家人上仍不得之屯三而成坎雨故必方而後雨乃不盈而虧悔而終吉也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困于葛藟謂困二不之賁五賁上先之困三其孤危而臲卼固矣若二先之賁五成萃是時賁上之困三成咸可也乃不曰閑而曰動曰動則困不成咸而成屯是時賁已成家人上仍不可之屯三故悔是悔也即亢龍之有悔也能有悔而屯通於鼎鼎二之五而後鼎上征於屯三乃爲吉也蠱九二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幹父之蠱謂蠱成大畜而通於萃是由悔而无咎也成大畜五未剛中故小小而有悔異乎盈而有悔故於有悔上加一小字以明示其例謂處盈變而爲虧固稱有悔而處小變而爲大亦稱有悔也豫六三盱豫悔遲而悔傳云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盱即吁嗟之吁其訓爲憂（詳觀）謂小畜上之豫三小畜成需豫成小過故有悔其悔也豫不即以小畜二之豫五遲而成需小過始悔而變通悔由於遲故於有悔上加一遲字遲故失道而小亦剛於盈之有悔也有悔之義明則无悔之義明上之三成兩既濟則有悔上之三不致成兩既濟則无悔復六五敦復无悔姤二之復五復成屯姤上又之復三復成既濟姤成咸故无悔屯與家人有悔屯與遯无悔也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姤四之初而後二之復五則姤成家人復成屯不能无悔惟不遠復則姤四不之初而二先之復五復雖成屯姤不成家人而成遯以遯上之屯三何用其悔故无祗悔咸九五咸其脢无悔損二之五成益咸四未之初斯時損上又之三成既濟不成兩既濟也故无悔師成屯同人成家人有悔矣家人通解解二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不成兩既濟故同人于郊无悔睽成大壯易而旁通於觀大壯成革觀未成蹇則革四之觀初不成兩既濟故喪羊于易无悔渙二之豐五豐成革渙成觀與喪羊于易同革四之觀初无悔觀上之三亦无悔故渙其躬无悔謂豐成革四未之渙初則渙成觀而上之三無所用其悔也未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光即需有孚光亨之光未濟二之五成否與需二之晉五同需有孚於晉猶既濟有孚於未濟未濟成否則既濟貞吉不云悔亡而云无悔者謂否四之初成益或上之三成咸也總之悔者悔其成兩既濟初四從二五則悔在三上三上後二五則悔在初四若初四三上先二五而行致成需明夷則悔在二五悔則不成兩既濟而元吉矣由屯家人蹇革而成兩既濟其悔无疵由需明夷而成兩既濟雖悔而不免於吝故傳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悔有吝有不吝由此其分矣

吝

循按悔者有因盈而悔有因消而悔者謂之吝吝說文作遴難行也不能即合於道由艱難困殆而後得也繫辭傳云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情實也僞反乎情無實也變而通之爲利反乎利則爲害遠近猶言先後緩急易之謂變而通之屯易而爲鼎革易而爲蒙是也既易則宜以二之五使有實故云情近情宜近謂二交五不可緩也情近則相得而不相得則是二不之五而初四三上先行故凶何以凶或害之也或則不孚害則不利如比易爲大有大有二不之五而上之比三是也既至於害則情不近雖能改悔而且不免於吝故云悔且吝此悔字屬於吝蓋近以相取則無悔無吝遠以相取則悔而且吝傳之言吝可謂詳矣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不遠則情近也不遠則无悔遠則有悔可知此有悔无悔視乎遠近之說也蒙六四困蒙吝傳云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實

即情不近也蒙革相錯爲困賁困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終吉困二不之賁五而致成需既成需始悔而通於晉故徐徐徐猶遠也遠故吝也以此推之於蒙困之吝在成需而二來之晉五則蒙之吝在成泰而通否五之大乃來蒙二不近實於五乃成泰而泰二始實於五此之謂遠實也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傳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同人通師師二宜急之五乃爲情近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上之師初三是不相得而或害也師成泰猶蒙成泰故同人于宗吝而道謂泰通於否也泰通於否而二之五即未濟二之五之比例故云宗也經於睽既濟皆言宗於既濟言宗明師成泰通於否於睽言宗明師成升通於无妄未濟二之五即否睽二之五即无妄也然則師不特成泰而復通否爲吝即成升已吝矣同人上之師三成升猶賁上之困三成大過大過通頤爲賁于邱園帛即白束即約賁上之困三以約束而成巽白戔戔猶殘殘殘者傷也害也（釋文子夏傳作殘殘）大過雖通於頤而已傷夷在前故終吉而不免於吝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謂蒙初往革四先發蒙而後往則利不先發而遽以初往致成損猶師成升不必成泰而已吝也故云以往吝與屯六二往吝互明屯之於鼎猶革之於蒙鼎二不之五而屯三往鼎上成恒猶蒙二不之五而初往革四成損損上之三泰也恒四之初亦泰也恒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謂成泰也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師二先之五則無隍無邑既成泰泰二之五自非初筮之告雖變通於否有以包承包羞二之五仍爲告命而上已先爲無水之隍不告於師之通同人乃遂告於泰之通否貞雖不凶而不能不吝泰之貞吝即恒之貞吝也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說文作昔昔肉猶昔酒謂肉久不噬而成腊成腊始噬之謂不噬於噬嗑五致噬嗑成明夷有毒而後乃變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爲遇毒小即小有言之小吝在噬嗑成明夷井成需故小吝也噬嗑未成明夷而四之井初井成需噬嗑成頤爲蠱二不之五而初往隨四之比例蠱二不之五而初往隨四隨成屯爲見蠱成大畜下乾爲父不能孚於萃以幹父之蠱而以大畜上之屯三是爲往見往見則大畜成泰故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其吝與萃六二互明大畜二不之五而上之萃三則萃如嗟如无攸利即大畜二之五而後上之萃三爲往无咎而以其爲隨四之蠱初則亦吝矣故往无咎小吝師同人爲乾坤之比例隨蠱爲巽震之比例在蠱成大畜在震坤成復復通姤猶大畜通萃亦猶升通无妄故姤上九姤其角吝无咎復不通姤而三之小畜上成需與升成泰同故晉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貞吝指需通晉而成既濟與泰通否而成既濟同也惟復小畜成於巽於是巽九三云頻巽吝頻巽即是頻復巽二不之震五致震成復而輾轉旁通以姤其角所以爲吝在頻巽頻吝在頻復稱厲无咎在姤其角稱吝无咎在晉其角稱厲吉无咎貞吝而傳於姤上九稱上窮吝於巽九三稱志窮皆互相明者也蒙二之五成觀在蒙爲童蒙在觀爲童觀以革四之觀初觀成益革成既濟則无咎以大壯四之觀初觀成益大壯成泰則吝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益泰相錯爲復小畜姤其角所由吝也故復通姤之吝猶泰通否之吝而泰通否既猶需通晉則晉其角之吝亦猶姤其角之吝矣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謂成泰而通否繫辭傳謂之上慢遷故慢也家人與解通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可也解二不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此解所以負且乘致寇至家人九三婦子嘻嘻終吝即指解之吝也未濟成泰爲小狐汔濟濡其尾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泰通否爲曳其輪雖貞吉而不免於吝咸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巽爲股損二之五上巽成益咸益相錯爲隨是爲執其隨若不咸其股執其隨而損三往上成泰與恒初之四同故往吝損爲未濟四之初即爲革四之蒙初蒙初六以往已吝矣而又成泰爲困蒙咸九三之往吝指損成泰與濡其尾之吝同即與困蒙之吝同也大過九四棟隆吉有他吝棟隆者大過二之頤五也若大過二不之頤五而四之初成需則二不能近實於頤五而必旁通於晉是爲有他有他則吝以其遠也繫辭傳云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介疾介于石之介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何爲介疾兌成革艮成蹇革四未行也此正宜改悔之時此悔存乎介也乾成小畜坤成復不相得而小畜通於豫成咸爲介于石不終日小畜之通豫猶復之通姤此吝存乎介也傳又云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憂即既憂勿憂之憂虞即虞吉无虞之虞能虞而後能吝因憂而乃致吝凡云介云或云害云憂虞云遠近皆舉經文所有以貫明之說者以介爲纖小（韓伯干寶）以遠爲乾近爲坤（虞翻）或以遠爲應近爲比（王弼）以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吝情感偽生利爲感情生害（張璠）皆望文生意求之經文傳文未有能合也惟明乎元亨利貞而變明乎悔吝悔吝者不能元亨利貞而變而通之以歸乎元亨利貞者也能悔吝則不致有大過故震无眚者存乎悔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吉凶

循按易首元亨利貞次則吉凶悔吝傳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元亨利則得不元亨利則失故元亨利則吉而貞則有吉有凶三百八十四爻言凶者僅五十七（彖五爻五十二）言吉者一百四十四（彖二十三爻一百二十一）蓋人性皆善失可變而爲得始雖凶一經悔吝凶仍化而爲吉易之爲書也聖人教人遷善改過故吉多於凶悔吝亦吉也是吉處其三而凶處其一說者以悔吝爲凶非也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又云辨吉凶者存乎辭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辭因變而繫由動而失亦可由動而得迷復凶有災眚以其成明夷也乃明夷六爻不言凶而六二言吉九三言得六五言利以其悔而變通於訟故訟九五元吉初六六三終吉九四安貞吉九二无眚是凶至於成明夷一經悔吝即化爲吉也歸妹征凶以其成大壯也乃大壯初九稱征凶以明即歸妹之征凶而九二直稱貞吉九四稱貞吉悔亡六五稱无悔上九稱艱則吉皆以其能變通也易雖言凶必言其變通以復於吉惟成兩既濟則爲終凶爲貞凶乃不救藥所謂終止則亂也

厲

循按厲之見於彖辭者一（夬）爻辭稱厲者二十六（震六二六五遯初六艮九三小過九四既濟上九直稱厲大畜初九兌九五稱有厲乾九四復六三睽九四稱厲无咎噬嗑六五稱貞厲无咎漸初六厲有言无咎姤九三厲无大咎晉上九厲吉无咎蠱初六厲終吉頤上九家人九三厲吉遯九三厲畜臣妾吉晉九四革九三小畜上九旅九三賁九五大壯九三皆稱貞厲訟六三貞厲終吉）夬彖孚號有厲傳云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厲之訓危於此可見也（震六五傳云震往來厲危行艮九三厲熏心傳云艮其限危熏心也）總全易而通之厲與无咎相表裏未悔吝則厲既悔吝則无咎一則因滿盈而危滿盈而能變通則悔終吉一則因傷害

而危傷害而能變通則吝无咎知其危而悔而吝由悔吝而无咎此其大略也夬彖孚號有厲之厲以失道而危也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厲以當位而危也文言傳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不知退不知亡不知喪即不知危乾成家人坤成屯盈而不知戒將成兩既濟爲窮之災何危如之故亢龍有悔悔則乾乾夕惕若故雖危无咎傳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見幾存義則能變通能變通則不驕不憂驕由於當位憂由於失道在上位指家人上九在下位指謙九三乾九三之厲專指家人乾傳並及於憂驕即亢憂即號明亢與號其危同也乾上之坤三成夬與艮上之兌三同兌九五孚于剝有厲即夬之孚號有厲兌成夬故有厲因其厲而孚于剝是爲孚號厲而能孚則不厲故傳云其危乃光也先言孚後言有厲易辭每用倒裝若云所以孚于剝者以其有厲也夬剝相錯爲大畜革革初六若號猶夬之號大畜初九有厲猶夬之有厲夬以艮上之兌三而號大畜以鼎四之初而號夬有厲以孚于剝而光大畜有厲以孚于革而利經稱有厲者三其相貫如此繫辭傳云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柔危剛勝皆指五五柔則危五剛則勝勝即夬初九往不勝之勝不勝則危謂五未剛中而三先動此失道而憂之厲也夬孚于剝則謙孚于履謙舍夬而通履故云夬履夬二之謙五四之謙初則成兩既濟爲貞凶履二之謙五四之謙初在謙則貞在履則成益益上之三爲家人上之屯三之比例故云貞厲一成屯一成家人厲而不貞兩卦皆成既濟貞凶而不止於厲一成既濟一成益則貞而厲也履二之謙五四之謙初則貞厲夬二之剝五四之剝初則亦貞厲夬二之剝五四之剝初爲大壯二之五四之觀初之比例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用壯大壯成革用罔觀成益大壯成既濟其貞厲與夬履貞厲同大壯觀相錯爲豫小畜小畜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既雨謂豫既成明夷既處謂小畜既成需在需宜通晉需二之晉五爲大有二之五之比例德載即大車以載小畜傳云德積載也大有傳云積中不敗也需傳云敬愼不敗也以兩積字兩不敗相鈎

貫需成既濟晉成益則貞厲矣不直云貞厲而云婦貞厲婦指豫也豫成明夷五柔仍爲婦旁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則婦貞訟成益則厲貞厲上加一婦字明其指豫之成明夷蓋承上既雨既處明夷則宜通訟需則宜通晉尚猶宜也需宜德載明夷亦宜然明夷宜貞厲需亦宜然互相明也於是晉九四訟六三皆言貞厲晉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鼫鼠謂需成既濟晉成咸成既濟益則危在益三成既濟咸則危在咸四明夷三日不食通訟則食舊德明夷成既濟則貞訟成益則厲貞則成既濟而終厲則未成既濟故吉或從王事无成則知危悔而變通也旅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則成明夷其貞厲謂明夷通訟明夷成既濟訟成咸何以知之傳云旅焚其次亦以傷矣傷謂明夷也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與謂咸也噬嗑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謂井二之噬嗑五與履二之謙五同貞厲即與夬履貞厲同革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征凶謂蒙成益而益上之三也貞厲即申上征凶之義蒙成益革成既濟益上征三則凶此革成既濟之貞所以厲已征則凶未征而恐其征則厲凡經稱貞厲者八非指成既濟益即指成既濟咸而爲益之危如是繫辭傳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傳以貫否九五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泰五亡故危變通於否否五已安已存已治乃泰泰二之五而初四應之則是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然泰成既濟否成益又爲貞厲宜悔而通於恒傳贊益上九立心勿恒云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安其身謂恒二之五動謂益上之三又云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恒心未安而益上之三是爲危以動但以已之安而動不顧人之危故民不與與指咸民指恒五恒二不之五故不與彼危而我安我之安不可久也故危在我也晉九四貞厲謂成咸矣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此以貞厲二字分言之貞雖係於吝而厲實屬於貞吉无咎在貞吝而厲亦所以吉无咎吝以已變通者言厲以未變通者言先厲而後吝者倒言之也遯初六遯尾厲遯旁通臨臨二不之五而遯上之臨三何危如之故申云勿用有攸往傳贊云不往何災也不往者能變通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

妾吉臨二之五而遯上之臨三成咸異乎遯尾之厲矣然遯尾之厲厲於失道者也係遯之厲厲於當位者也有疾而畜臣妾則因厲而能變通矣復六三頻復即巽九三頻巽也頻巽則云吝頻復則云厲无咎震成復而後通姤故吝通姤而復成既濟姤成咸故厲姤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咎上九姤其角吝无咎即此頻巽吝頻復厲之无咎也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嗃嗃既亢悔即亢龍有悔之悔厲即夕惕若厲之厲乾分言於三上兩爻此合言之能悔故未失也家人悔則與解通解二之五成萃又與大畜通家人以蠱而厲大畜以害而厲矣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睽二不之五而四之蹇初成損是爲睽孤孤則危矣損通咸而遇元夫交於其所孚故雖厲而无咎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歸妹成臨漸成家人小子指臨小子厲則異於亢龍厲而其悔而變通於解則同解成萃萃上有兌言故有言无咎歸妹四之漸初成家人臨猶隨四之蠱初成屯大畜大畜孚於萃爲幹父之蠱在解成萃爲有言在大畜成家人爲有子故蠱初六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厲即有厲利已之厲也頤上九由頤厲吉頤通大過大過成既濟頤成益是爲貞厲知其厲而益通於恒則爲由頤由頤則雖厲而吉小過九四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弗過遇之謂豫不成小過而成萃往謂萃初往四也萃成屯小畜成家人故厲必戒者欲其悔也艮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艮其限謂艮成兌成夬艮成謙則厲謙通履則熏心危而熏心厲而无咎矣震六二震來厲巽二來之震五無所爲厲也震先成復而後姤二來之復五則其來也厲矣故下云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五震往來厲巽二先來之震五震已成屯則前之所來者已往屯變而通於鼎鼎二之五則往而來震來厲之厲失道而傷害之厲也震往來厲之厲當位而滿盈之厲也故下云无喪有事无喪謂成屯有事謂屯通鼎也傳云危行也明知危而時行也既濟上六濡其首厲濡其首謂恒成泰益成既濟也未濟上九濡其首有孚失是此以失是與厲互明所以厲者以其失是也失是則厲可不知所變通乎繫辭傳贊困六三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謂二不之賁五而賁

上之困三成大過明夷不見其妻則大過又成需與濡其首正同非所困非所據即失是也非所據必危此失是所以厲也

无咎

循按易彖稱无咎者八（師比隨復恆損困艮）爻稱无咎者八十五（乾九三九四坤六四需初九師九二六四六五比初六小畜六四履初九泰九三否九四同人初九大有初九九二九四蠱初六九三臨六三六四上六觀初六九五上九噬嗑初九六二六三六五賁上九剝六三復六三无妄九四頤六四大過初六九五上六坎九五離初九上九晉初六上九睽初九九二九四解初六損初九六四上九益初九六三夬九三九五姤九二九三上九萃初六六二六三九四九五上六升九二六四困九二井六四革六二鼎初六震上六艮初六六四漸初六六四豐初九九三巽九二渙九五上九節初九六三中孚六四九五小過六二九四既濟初九未濟上九）又有稱何咎者（隨九四睽六五）何其咎者（小畜初九）為咎者（夬初九）匪咎者（大有初九）繫辭傳云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遠近猶云緩急俱指二言二急於之五而四不先行則利二緩於之五而四先行則不利二先之五而四從之固无咎矣乃上又之三則仍有咎要者約也謂上之三也二之五而四從之其上之三得无咎者能變通以剛中易為柔中故也故云其要无咎其用柔中又申言之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用柔中即易也要即傾也懼而後要則終而有始故无咎也有始而後有終即易者使傾也傳云震无咎者存乎悔又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善補過所以存乎悔明乎何以為過何以為悔則所以存乎悔所以善補過可得而知也義備於彖乾二之坤五為比與離五之坎二同巽二之震五為隨與艮五之兌二同隨利貞而後无咎比永貞而後无咎比何以永貞隨何以利貞謂已元亨而成屯屯變通於鼎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是為利貞即為永貞屯已盈通於鼎則能有悔故无咎此无咎一也若坤坎成比震兌成隨不以初四應而以三上應則在比成蹇在隨成革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不見謂不成屯艮背謂成蹇不獲其身則蹇初不之革四蹇初不之革四則蹇必通於睽革必通於蒙此无咎二也乾二不之坤五成比而四之坤初成復艮五不之兌二成隨而初之兌四成賁是則有咎矣乃復悔而通姤則朋來无咎賁悔而通困則亨貞大人吉无咎賁猶復也困猶姤也舉困復以互明賁姤則小畜節之通豫旅夬謙豐井之通剝履渙噬嗑例諸此此无咎三也屯通鼎革通蒙无咎矣若鼎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成恆與解二不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同蒙二不之五而革四之蒙初成損與睽二不之五而四之蹇初同鼎解成恆蒙睽成損皆不能无咎故彖於恆損兩卦明之損有孚於咸則元吉无咎恆亨於益則无咎此无咎四也同人師為訟明夷之相錯彖以師之无咎明明夷之无咎故傳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毒字指明夷傷害至於明夷能艱貞則亦无咎此无咎五也彖於此八卦稱无咎而无咎之義了然咎即過也知其過在此而變通以補之凡元亨利貞吉悔吝皆視乎此夬初九云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傳云不勝而往咎也大有初九云无交害匪咎傳云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剛中則勝柔中則不勝不勝者五未行而三先行也五未行三先行成謙夬不變通於剝而二之謙五謙成蹇夬成革是為壯于前趾四往而從之成兩既濟矣在四從二五而往似可无咎不知不勝在前往即為咎此咎不在盈而在不勝也比通大有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之比初在比成屯而大有則不成家人而成大畜害而成匪其咎亦不在屯之盈而在大有之无交也此二卦特指其咎之所由在不勝在无咎其諸卦則咎以无咎言乾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謂屯通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謂革通蒙坎六四納約自牖終无咎此與終日乾乾之无咎相發明樽酒簋貳則成屯約要也牖明也鼎二之五則明鼎上之屯三為約屯三納受鼎上之要自鼎二之五之牖所以无咎特指一終字明坎由屯而成既濟即終日之終也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坎二不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成節節有咎矣節通旅猶謙通履故云履錯然節二之旅五為履二之謙五之比例履二之謙五則異乎壯于前趾者之往不勝為咎故敬之无咎上九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匪則咎匪其醜則无咎與大有匪咎互明即與匪其彭无咎互明艮初六六四之无咎發明彖之无咎巽九二巽在牀下謂震成復巽成小畜小畜通豫則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小畜二之豫五成家人萃上兌為巫紛猶分也謂小畜成既濟物以羣分巽成小畜有咎矣小畜通豫則无咎與上九喪其資斧貞凶互明用巫則得其資斧喪其資斧則不用史巫紛若也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坤主受有底曰囊五未行而初先行成復其象為囊過於姤姤二至復五囊括矣故无咎在復能通姤則无咎在坤成復則无譽乾四之坤初為復猶晉四之初為頤頤五之大過二則无咎晉成頤則无譽以无咎无譽四字相比例知坤之括囊謂不成屯而成復也无咎之義其備於八卦之爻辭者即此屯之无咎在鼎鼎初六得妾以其子无咎鼎二之五為其子上之屯三鼎成咸上兌為妾得妾以其子猶云納約自牖也家人之无咎在解解初六不加一辭直云无咎明解四不之初而成咸猶鼎四不之初而成咸也革九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已謂四不行征謂三行惟四不行而三之征乃吉亦惟四不行而通於蒙乃无咎睽初九九二九四皆云无咎見惡人遇主于巷謂蹇變通於睽九四睽孤則成損遇元夫交孚而後厲无咎謂損通於成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往謂四往蹇初也此申明九四睽孤之義二不之五而四往蹇初成損至於孤危必遇元夫而後得无咎若厥宗噬膚則二先之五二先之五四往蹇初不成損而成益故云何咎復六三頻復厲无咎即彖之朋來无咎朋來謂姤二之復五頻復則兼及姤上之復三故云厲姤九二包有魚无咎朋來則包有魚九三其行次且四不行於初也厲无咎與復之厲无咎同復失道而變通故上九云咎无咎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乾成小畜則失道變通於豫則復自道變通於豫即有孚於豫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豫成咸則血去也夬初九往不勝為咎謂四往謙初也若二不之剝五而四之剝初夬成需亦有咎九三若濡有慍无咎濡即需也有慍謂需通晉故无咎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謂夬二之剝五不致成需而後以有慍為无咎也剝六三剝之无咎傳云失上下也夬與謙失道即失上下變通於剝不謙之而剝之故无咎夬之无咎在剝謙之无咎在履初九素履往无咎素謂謙五無實素而夬則往不勝為咎素而履則往无咎往謂履四往謙初也困之无咎賁上九明之困二之賁五成家人上巽為白賁而白賁无咎矣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故征凶朱紱則成需需通於晉故困于酒食征凶无咎者雖征凶能變通乃无咎也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出戶庭謂節二之賁五與夬之壯于前趾同故以不出為无咎二不出而之賁五則變通於旅而二出而之旅五節二

之旅五而後旅上之節三乃謂之節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謂不節則嗟節則无咎也豐初九雖旬无咎坤爲旬過其配主則渙二之豐五渙成觀下雖是坤而无咎若不遇配主而四之渙初豐成明夷坤旬在上是爲過旬不能无咎矣渙成觀豐成革革觀相錯爲家人萃即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故小畜六四血去惕出无咎渙上九亦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豐失道則大號渙二假之則汗其大號故九五渙王居无咎井坎成需有咎矣變通於晉則有以修之是爲井甃井而甃則无咎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皆謂井變通於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毒謂成明夷明夷通於訟則遇毒毒而通故无咎即師傳所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吉又何咎矣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謂孚於大有大有二之五而比初比之比成屯大有成家人則不致成匪而有咎比之无咎與无交害匪咎互明者也大有成大畜則无交害匪咎大有成大壯亦无交傳於九三以小人害貿之其害既同則咎亦同大壯上六傳云咎不長也咎不長則先有咎可知若二交於五而後上之比三無俟轉移大有已成革比已成蹇故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又明其義於九四匪其彭无咎已成大畜之匪而爲咎矣大畜孚於萃爲其彭其彭者其旁也謂旁通於萃也匪則咎匪而旁通仍无咎矣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在師中則二先之五也利執言則屯通鼎鼎四不之初也鼎四不之初而二之五則王三錫命也六四師左次无咎師左謂成臨左而次則臨通遯矣故无咎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傳云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出門即隨初九之出門門所以止也同人成革師成蹇止而不行故无咎隨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傳云有孚在道明功也即明出門交有功之功官有渝則貞吉隨有獲則貞凶隨何以有獲蠱成蹇蠱成革不能止而革四之蹇初無民門矣出門交有功則四未行不成兩既濟何咎之有隨四之蠱初蠱成大畜猶大有成大畜大畜悔而通萃則幹父之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蠱成大畜則小小而有悔則有子有子則小進爲大而无咎不通萃而大則有咎故云无大咎漸初六鴻漸于干六四鴻漸于木皆謂初之歸

妹四歸妹成臨漸成家人家人上巽爲木臨上有坤土無坎水故于家人通於解解成萃則有言无咎臨通於遯則或得其桷无咎臨六四至臨无咎臨通遯而二之五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臨二之五而遯上之臨三也六三甘臨无攸利則臨二未之五而遯上之臨三成泰泰通於否則旣憂之无咎傳云旣憂之咎不長也與大壯上六傳同大壯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謂成泰也艱則吉謂泰通於否也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小人謂蒙乾成革革通於蒙蒙二之五而革四之蒙初則无咎若已成觀爲君子大壯二未之五而四之觀初大壯成泰則爲吝道九五觀我生則大壯二之五也故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大壯成旣濟觀成益益又通於恆觀其生謂恆二之五也故亦君子无咎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孚乃利謂旁通无妄也用禴无妄上之三也升以蠱上之隨三而有咎故以孚无妄爲无咎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无咎即同於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二之五而无妄上之三仍蠱二之五而上之隨三也无妄九四可貞无咎傳云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恆爲德之固謂无妄成益而通於恆申六三邑人之災之義益不通恆而上之三則災益通恆而後上之三則无咎矣萃六爻皆云无咎初六勿恤往无咎謂大畜二之五而萃三往應之也六二引吉无咎與大畜相牽引也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皆謂大畜二之五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傳以上巽釋往无咎則指大畜成家人而萃三往家人上也玩其辭即指初六之勿恤往无咎謂嗟如无攸利則有咎若如初六之往无咎則利但小吝耳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謂成泰而通否也需之无咎在晉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晉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是也泰之无咎在否泰九三艱貞无咎勿恤其孚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是也晉初六罔孚裕无咎裕即裕父之蠱之裕蠱成泰隨成旣濟相錯即需需通晉二之晉五而晉成益以孚之則雖裕亦无咎損恆之无咎已見於彖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損以不能已而有咎通於咸咸四不之初則仍己故云己事謂咸四不之初而損二之五也損成益咸四仍不之初而損上又之三是爲遄往遄速也速則咸仍爲咸往謂益三往上上九弗損益之无咎弗損者睽四不之蹇初而二之五也革四不

之蒙初而蒙二之五也先成損而損二之五成益與睽先成无妄蒙先成觀而後成益同一益而是爲弗損益之弗成損而即成益不俟變通而自无咎先成損則必變通於咸而已事遄往乃得无咎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謂恆通益而二之五成咸即恆亨之无咎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傳云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與无妄九四傳同知无妄之可貞謂成益知益之用凶事爲通恆在損成益旣通咸則不必通恆而酌損之即无咎在弗損而成益則必通恆而益之用凶事乃无咎未濟初之四亦成損損通咸而不已事遄往損又上之三而成泰爲尾咸又四之初成旣濟爲濡其尾濡其尾則无攸利泰通否則曳其輪旣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謂泰能通否則雖濡其尾亦得无咎旣濟通未濟而未濟成否與需二之晉五同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飲酒者二之五成否也明有孚必二先之五乃无咎雖有孚而二不之五則无交害而匪咎矣烏得无咎明夷通訟需通晉則无咎晉上之三成小過初之四成頤訟上之三成大過初之四成中孚則有孚失是與未濟成恆成損同頤與大過互通中孚與小過互通則仍无咎咎即過也過而至於明夷通訟需通晉悔已晚矣而猶失是故直以過名卦有過而養之孚之則仍无咎在訟成大過則滅頂凶通於頤過而能涉故凶无咎易稱凶无咎者二大過上六與困九二皆謂能變通雖凶无咎也无咎則凶已化爲吉矣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謂四不之初而二之頤五四不之初故柔在下頤之咎以柔不在下故大過柔在下足以補之頤柔不在下則无譽大過柔在下則无咎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虎視眈眈謂夬四之剝初即晉四之初其欲逐逐謂顚遇於大過頤之无咎在大過大過之无咎在頤兩卦互明之矣中孚不與明夷孚而孚於小過二之小過五成咸故有孚攣如无咎與小畜九五辭同小過者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也孚於中孚則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後上之三即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故无咎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月幾望亦小畜之月幾望謂上之三成需需下乾爲馬晉五亡需二匹之是以馬匹其亡故无咎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小過五之中孚二故遇其臣九四弗過遇之豫不成小過則无

咎猶蒙不成眞則无咎弗過猶云弗損中孚之无咎在小過小過之无咎在中孚兩卦亦互明之矣統而測之无咎與厲相表裏其家人屯遯革本无咎則變通而不使有咎其復小畜夬謙賁節豐井大畜大壯臨升恆損泰需明夷本有咎則變通而歸於无咎咎在三上之先行則以三上之未行者補之咎在初四之先行則以初四之未行者補之盈則以虧之者補之害則以補之者補之傳於三五言危於二四言无咎皆互辭耳

皇清經解依經敍纂卷一之七十四　嘉應張[illegible]校　武進劉[illegible]校
皇清經解依經敍纂卷一之七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易

循按易以易名書繫辭傳云生生之謂易生生不已所以元亨利貞故易之一書元亨利貞四字盡之而元亨利貞四字一易字盡之易爲變更反復之義卽一陰一陽之謂也易與交義同而有異交者二五相交如乾二之坤五歸妹二之五是也易者既交之後易而變通如乾成同人易而通師坤成比易而通大有歸妹成隨易而通蠱既交之後兩五皆剛上下應之則不能一陰一陽兩兩相孚必易而後成一陰一陽之道此交易之殊也睽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大壯大壯旁通於觀爲易故大壯六五喪羊于易離不畜牝牛而以四之坎初成節節旁通於旅爲易故旅上九喪牛于易此由失道而易者也易而交則爲喪羊之无悔易而不交則爲喪牛之凶交而不易則盈不可久易而不交則消不久也大有六五傳云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孚而交則以二先之五後以四之比初成家人比成屯若以家人上之屯三則成兩既濟而六爻皆備矣惟易而通於解不仍與屯係易則不備故云易而无備也繫辭傳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乾二之坤五知大始也若不易則一生不復再生一始不復再始何以爲行健不已惟反復交易乾二爻坤五爲比比易而通於大有大有二五交爲同人同人又易而通於師是乾所以知大始由易而行也

交

循按繫辭傳贊易上九云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又云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損二之五成益則易而通於恆恆二交於五成咸益上乃可求之無交則恆二不之五而益上遽求於三所謂立心勿恆凶也益五本剛易其心爲恆五則柔柔在五不定交而後定故云定其交此贊交易二字至爲明析有交則利无交則害大有初九无交害是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家人上九有孚威如傳於九五贊之云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孚而不交不可爲愛睽九四遇元夫交孚交必由於孚不孚而交不可爲過隨初九出門交有功乾坤坎離交成同人比震巽艮兌交成隨漸隨通蠱則蠱二五交漸通歸妹則歸妹二五交比通大有則大有二五交經於大有隨明言交傳於歸妹稱天地不交歸妹二不之五而三四先行成泰泰孚否則二之五爲天地交歸妹成泰漸成既濟與泰二不之五而否成既濟同故皆云天地不交交易爲全易大義所在虞仲翔以震爲交非矣

當

循按未濟傳云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既濟傳云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說者謂既濟六爻皆正爲當位未濟六爻皆不正爲不當位若然則終止何以道窮未濟六三征何以凶何以爲位不當是宜從經傳中測之剛柔正而位當六字既濟傳用以釋經文利貞二字既濟六爻皆正宜旁通於未濟用一小字加利貞上謂未濟也傳且以小字屬亨明既濟通未濟乃得亨利貞未濟二之五成否初之四應之成益是亨也益又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成既濟則利貞是剛柔正利是當位未濟二先之五爲初吉初四三上先行成泰而後二之五爲終亂初吉則當位終亂則剛柔正而位不當當位則亨利而貞終亂則貞而不亨不利此傳文之明白可見者也傳贊初吉云柔得中也贊未濟亨亦云柔得中也柔得中則當位㚒下云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不續而終卽是終亂下則總上而贊之云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不當位指上小狐汔濟濡其尾剛柔應指上未濟亨言雖不續而終致剛柔正而位不當而能變通於未濟仍得小者而亨則剛柔應也需困噬嗑三傳皆云雖不當位需上六傳云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若如俗解則需之三上剛柔皆正何以轉爲不當位荀慈明乃謂上降之三三上本正降而爲不正烏得爲吉需之初四三上五皆正惟九二不正則所謂不當位者於此可明正以初四三上先正而二未正所以不當惟變通於晉而需二之晉五不成兩既濟而晉成否上三爻皆剛爲三人來斯爲未大失不當位在需而二既之晉五則當位自在晉知需不當位則知明夷不當位知需明夷不當位則知小畜復夬謙不當位在乾坤爲小畜復夬謙在坎離爲節賁豐井噬嗑傳云雖不當位指離上之坎三成井也困九四傳云雖不當位指困成需也困旁通賁而成咸則有與因不當位而成需需通晉晉仍成咸故云雖不當位有與也井之不當位在三先於五徽纆叢棘之凶用獄之不利者也井通於噬嗑噬嗑成无妄而後上之三則三仍從五故云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豐井相錯爲恆既濟卽未濟征凶之不當位恆通益猶井通噬嗑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猶云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若井二之豐五上已不應無所爲用獄矣於不當位上加一雖字明前此之不當位下云未大失云有與云利用獄皆以能變通改不當而爲當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與此一例傳凡用雖字如云雖危无咎雖凶居吉皆有能變通一層前此不當位則剛柔不應既能變通則剛柔應剛柔應則位當若不當位卽能剛柔應是凶卽能吉危卽能无咎而不俟變通有是義乎傳於遯彖贊云遯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於節彖云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於革彖云革而當其悔乃亡於歸妹贊云征凶位不當也所謂當位所謂位不當言之詳矣凡九五言當位者四（否兌中孚履）六五言當者一（噬嗑）六四稱當位者三（臨賁蹇）六五稱不當者二（師大壯）九四稱位不當者七（晉解夬困革豐小過）六三稱位不當者十一（履否豫臨噬嗑歸妹中孚未濟震兌）歸妹六三歸妹以須之位不當與彖之征凶位不當相發明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相錯爲需乃謂之須是卽位不當位之所以不當莫明於此與未濟征凶之位不當同凡二不先之五而上先之三者視此矣屯二不之謙五而上之三猶臨二不之五而遯上之臨三卽爲兌二不之艮五而艮上之兌三之比例此甘臨位不當咥人之凶

位不當來兌之凶位不當所以同也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即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上之三之比例此或鼓或罷位不當盱豫有悔位不當所以同也需小過相錯即大壯蹇則中孚豫六三之位不當又同於歸妹征凶之位不當也遯上之臨三成泰猶恒四之初成泰傳於否六三贊之否所包之羞即恒或承之羞包羞位不當與甘臨位不當互明者也蓋家人上之解三成恒又四之初成泰解四先之初成臨遯上又之臨三成泰恒之成泰在四而解之成恒則在三故羞在三即位不當在三也巽二不之震五而上之震三震成豐巽成井與噬嗑上之三同豐四又之井初成明夷爲靑即爲毒明夷通訟則遇毒遇毒則蘇蘇而无眚此震六三之位不當即噬嗑六三之位不當也師二不先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升不孚无妄而以二之五成蹇是爲弟子輿尸亦爲見輿曳宜變通於睽睽六三見輿曳位不當也即師六五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解九四解而拇未當位也謂解成臨也解成臨猶漸初之歸妹四成臨臨家人相錯爲中孚明夷即豐四之渙初之比例豐九四豐其蔀位不當也謂豐四之渙初也夬四之剝初成頤夬成需需頤相錯爲屯大畜傳云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大畜位不當故通於萃萃九四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位不當指大畜與夬九四互明者也小過九四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此與晉九四鼫鼠貞厲位不當也互明晉不成小過而成否位當矣所謂弗過遇之也乃否初往四成益則往厲必戒謂益上不可之三也益上之三則位不當所以厲也否上之三成咸則鼫鼠貞厲謂咸四不可之初也咸四之初四位不當所以厲也皆於九四贊之言一條初往四而厲一條貞厲不可四之初也以上位不當見於六三九四者如此其稱位當多見於九五則皆與六三互明否六三言位不當九五言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兌六三言位不當九五言孚于剝位正當也履六三言位不當九五言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中孚六三言位不當九五言有孚攣如位正當也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上之三成需此六三得敵之位不當也需通晉而晉成咸則有孚攣如而位正當矣兌二不之艮五而艮上之兌三成夬則來兌而位不當也夬孚於剝夬二之剝五仍不異兌二之艮五而位當矣夬履貞厲者履二之謙五而後四之謙初謙成既濟履成益也履二不之謙五而上之三仍同於乾上之坤三爲武人凶而位不當矣恒成泰或承之羞否六三所謂位不當也否既有以包之則有命无咎而位正當矣噬嗑六五貞厲无咎得當也亦與六三互明井二之噬嗑五噬嗑四之井初井成既濟噬嗑成益所謂貞厲无咎者也得當故无咎若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四即之井初又上之三爲腊肉之毒而成明夷則位不當六五之貞厲猶晉九四之貞厲晉傳贊其厲故云位不當此贊其无咎故云得當也如俗解九五稱當位可矣此六五正所謂不當者何云得當乎師六五不當謂三先於五大壯六五喪羊即歸妹之封羊傳云喪羊于易位不當也即歸妹以須之未當也其臨蹇賁六四稱當位臨與解互明解成臨爲解而拇則不當位臨通遯而二之五爲朋至斯孚故至臨无咎其位當仍解二之五之例矣蹇與師互明師成升不通无妄而以二之五爲弟子輿尸則使不當升通无妄而二之五則爲來連來連故當位實也賁六四匪寇昏媾謂賁成明夷節成需需通晉晉成益與噬嗑貞厲无咎同无咎則當位貞厲則疑故云當位疑也總之當則悔亡不當則征凶彖傳了然明白有當而不當者如晉成咸當矣成未通損而四之初仍不當是也有不當而當者如兌成夬不當矣孚于剝而當是也有不當加以不當者如震成豐不當豐又成明夷是也或於既當之時豫戒其不當弗過遇之晉如鼫鼠是也或於既當之後追言其未當包羞遇毒震蘇蘇大吉无咎是也或在此卦稱彼卦或在此爻論彼爻屈曲相通主客互見當謂二五先於三四不當謂三四先於二五斷然無疑繫辭傳云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乾之二四上雜於坤之初三五爲文相雜則六爻皆正而有當有不當則以爻有等不可紊也傳又云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開猶始也終則有始元亨利貞而名乃當當名即當位也

應

循按解者本乾鑿度以初二三與四五上一剛一柔爲應若然則乾坤坎離宜不得言應矣乃乾則云同聲相應坤則云應地无疆艮則云上下敵應兌則云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孚二五兩剛傳稱應乎天與大畜大有同虞仲翔說乾坤以爲震巽雷風相薄坤陽正於初則乾四應坤初若然則本卦無應即以旁通之卦爲應則是無卦不應無爻不應而未濟之剛柔應何別於諸卦而特表而出之邪傳稱剛中而應者五師臨无妄萃升而遯傳云剛當位而應睽鼎兩傳皆云得中而應乎剛然則所謂應謂應剛之得中剛得中即剛中即剛當位二先之五也莫明於大有彖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又云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中即剛中大有五本柔二之五成同人則得尊位而大中三上應之爲上應初四應之爲下應上應則成革下應則成家人初四先行成大畜大畜與屯則有上應無下應三上先行成大壯大壯與觀則有下應無上應惟二五先行有三上應之於上初四應之於下是爲上下應故於比贊之云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大有二先之五而比三應之爲上應比初應之爲下應也又於小畜贊之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柔得位即剛中謂二之豫五成萃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坤成復乾成小畜是不當位而小畜二之復五有上應無下應矣惟小畜旁通於豫小畜二之豫五仍上下皆應豫傳云剛應而志行剛應猶云剛中而應非先剛中不可爲應非上下應不可爲當位中孚稱應乎天大畜亦云應乎天與大有同同人稱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又云中正而應履亦稱應乎乾傳文明析不待煩言而解應者初四三上應二五也謂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者非也凡二五已定旁通於彼卦謂之感二五未定以二之五以五之二謂之交二五先交而後初之四三之上以從之謂之應乾九五文言傳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分言之爲求爲應合言之應即是求蒙彖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傳云志應也明以應釋求无交而求即无交而應二五先交而後聲應氣求聲應者乾二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應之乾成家人坤成屯家人上巽屯下震雷風相薄而同聲也氣求者乾二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應之乾成革坤成蹇蹇下艮革上兌山澤通氣而同氣也兌傳云順乎天而應乎人由上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之義剛中謂兌二之艮五柔外謂兌三之艮上艮成蹇兌成革革變通於蒙是爲順蒙二之五而革四之蒙初從之是爲應以所承言之故云順乎天變通在人故云應乎人革傳云湯武革命順乎

天兩應乎人與兌傳同知兌之應人謂成革四應蒙五也損彖傳云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以應賁亨簋指坤損之坤在五益之坤在二損成益而咸四應之恆成咸而益三應之各有所宜故有時而咸傳則贊云二氣感應以相與咸二五已定感而孚於損損二五交成益而後咸四之初應之感於彼而應乎此即蒙二之五而革四之蒙初也所謂求我也所謂志應也於是恆傳即贊之云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相與即二氣感應以相與二氣即剛柔也剛柔皆應即二氣感應也皆應則上下應剛柔相感而上下皆應則當位矣未濟傳云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下申之云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柔得中三字傳以贊未濟亨又以贊既濟之初吉可知未濟亨即既濟之小者亨謂既濟感於未濟而未濟二先之五也何以亨以上下皆應故云剛柔應也剛柔應三字緊接柔得中三字即剛中而應也即得中而應乎剛也即大中而上下應也乃於剛柔應三字上加雖不當位四字則以經文有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十字會經文之義而贊之此傳文之微妙者也經云未濟亨亨則柔得中而剛柔應矣下則反言其不亨小狐汔濟謂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損也小指損五柔狐指咸下艮小狐二字明成損而通於咸濡其尾尾即遯尾之尾用一尾字明損通咸而損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泰為遯上之臨三之比例濡即需字之假借明泰不通否而咸四之初成既濟既濟泰相錯為需濡其尾屬咸成既濟則无攸利即指咸成既濟而言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乃為二氣感應以相與今損二不之五而咸四之初成既濟則二氣不感而剛柔不應二氣不感剛柔不應則是不當位傳贊小狐汔濟云未出中也謂二不之五與坎二不之離五同贊濡其尾无攸利云不續終也損成泰是不續咸成既濟是終不續而終則不當位然咸成既濟雖不當位既濟通未濟而亨則又剛柔應傳以雖不當位承未出中不續終以剛柔應承柔得中初吉終亂是於既濟中言未濟濡其尾无攸利是於未濟中言既濟既濟通未濟雖亨而未濟成泰則不續終仍不亨咸成既濟雖不亨而既濟通未濟則又剛柔應而亨經文語妙傳引申之不知傳文承接轉折之妙則不知經文回環互見之奇乃以未濟六爻為不當位又為剛柔應詎有剛柔皆應而不當者乎

乘　承

循按王弼略例辯順逆者存乎承乘邢璹注云陽乘於陰逆也師之六三師或輿尸凶陰承於陽順也噬嗑六三小吝无咎承於九四雖失其正小吝无咎也又云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故小過六五乘剛逆也六二承陽順也此以爻之在上者於下為乘爻之在下者於上為承乃核於經之所謂乘承者則不爾也屯六二六四上六皆云乘馬傳於六二贊云六二之難乘剛也以乘剛贊乘馬而特用一難字貫之馬乾也知其下成乾而五以柔乘之謂鼎二不之五而初四三上有以乘之也在六四言之謂四之初成大畜在上六言之謂上之屯三成恆鼎成泰猶歸妹成泰歸妹彖傳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則歸妹成泰此爻云无攸利即發明彖之无攸利傳於乘剛上加一柔字明五柔未進而初三先動也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謂成泰而二之五為坎寇也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以車載鬼則鬼乘於上亦謂其成泰也此成泰彼成既濟相錯即需明夷故為難傳言乘剛者四皆互明屯六二乘剛謂初三先剛而五以柔乘之若屯三先之鼎上成恆亦為乘剛恆既濟相錯為豐井即巽上之震三亦離上之坎三也離上之坎三滅鼻傳於噬嗑六二贊云乘剛也謂離上之坎三滅鼻也即屯三之鼎上也巽上之震三為乘剛震四之巽初亦為乘剛震六二傳云震來厲乘剛也謂震成復巽成小畜也巽上之震三為乘剛既為屯三之鼎上之比例則震四之巽初之乘剛亦可例鼎四之初則鼎成大畜之為乘剛可互見矣困六三傳云據于蒺藜乘剛也謂賁上之困三成大過明夷豫六五傳云六五貞疾乘剛也謂小畜上之豫三成需小過需小過相錯即大壯蹇為漸上之歸妹三大過明夷相錯即升革為同人上之師三亦為蠱上之隨三而蠱初之隨四成大畜屯即鼎四之初也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即歸妹四之漸初也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此一乘字謂同人四之師初即謂歸妹四之漸初與解之負且乘互明解四之初成臨同於師歸妹家人上之解三成恆又同於鼎故傳以豫六五之乘剛贊歸妹之成大壯以困六三之乘剛贊師蠱之成升以噬嗑六二之乘剛贊解鼎之成恆益解師歸妹之成臨則同而解成恆師成升歸妹成大壯則巽傳之贊經詳密如此傳又於賁初九贊云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上之困三則乘剛若困二先之賁五困成萃下有坤車又舍車而萃四之初為震足之徒行則利以和義故弗乘弗乘者二先之賁五也二不先之賁五而困四之初成節為離四之坎初之比例不成節賁而成家人屯則義弗乘不成家人屯而成復小畜則乘剛又傳之互相明者也然則乘非上爻乘下爻之謂凡初四三上先行初三先有剛而五以柔在上為乘即為柔乘剛核諸經文傳文明白可見者也經之言承者三一為師上六開國承家開國謂師二之五承家謂同人四之師初同人成家人是時師成屯屯三承之而行是為承家必鼎二之五而屯三乃可承之若鼎二未之五為小人則不可承故云小人勿用鼎二之五而屯承之為王三錫命師九二傳云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寵即龍謂屯下震以承同人之成家人為承家以承師之成屯為承天寵文言傳云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即承天寵而以時行二字明之時行謂變通也在前初四應二五成家人屯則家人屯變通而承之是為承也一為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此所承謂承士刲羊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為士刲羊是時承之則大壯宜通觀蹇宜通睽乃不變通以承之而即以蹇初之大壯四蹇成既濟大壯成泰是為承筐傳以虛字贊之承天則時行承虛筐則无攸利兩義了然傳於初九贊云跛能履吉相承也歸妹四之漸初成家人臨猶成大壯蹇也大壯蹇不能變通而承則承虛筐无攸利家人臨能變通則臨通遯為跛能履而吉相承隨四之蠱初成大畜猶漸初之歸妹四成臨也臨通遯為跛能履大畜通萃為幹父之蠱傳云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六五傳又云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承以德則非虛筐矣一為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謂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泰益不與泰孚是為或是時即宜變通不變通而益上之三承之則是承之以羞也此與承筐同承筐謂先成大壯蹇後成泰既濟承之羞謂恆先成泰益後成既濟惟泰孚於否則包承包羞矣節六四傳云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兌成節通旅以承之故合乎道若兌四之艮初又兌三之艮上則亦承之羞矣然則承非下爻承上爻之謂在初四先從二五則三上為承在三上

先從二五則初四爲承此以德承德或三上先二五則初四從二五承之初四先二五則三上從二五承之以變通而爲補救則是吉相承若先已失道又失道以承之如承虛筐是矣核諸經文傳文又明白可見者也乾彖傳云時乘六龍以御天文言傳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乘而謂之時乘則非乘馬負且乘之乘柔乘剛則无攸利剛乘柔其爲時行矣

通

循按繫辭傳云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又云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變通二字不煩言而解而序卦傳以泰爲通雜卦傳以井爲通繫辭傳則云困窮而通井與困互明困成需則窮需孚於晉則窮而通泰孚於否猶需孚於晉泰之通亦窮而通者也繫辭傳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引大有上九爻辭以明之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大有二之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故取大有之通以明乾坤之通若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上先行比成既濟大有成泰其道窮矣窮則民倦民倦則无攸利惟泰變通於否是爲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取諸乾坤上乾下坤否也大有成泰則窮泰孚於否窮則變也孚於否而泰二之五變則通也泰成既濟否初四應之成益益又通於恆生生不已通則久也不言取諸否而言取諸乾坤以否乃不通之名不可云通而取諸不通也否之匪人乃爲否故不云否也謂天在地下爲通天在地上爲不通失之遠矣同人固天在上何以能通天下之志乎

往

循按繫辭傳云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說卦傳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解者以自下而上爲往自上而下爲來以經傳測之未然也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或成屯而通鼎或成蹇而通睽是也下云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所謂先謂先於二五也所謂後謂後於二五也先後指二五則有攸往指屯二蹇初矣傳云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後順即所謂數往者順屯彖云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建侯鼎二之五而後屯三可往也勿用有攸往鼎二未之五屯三不可先往也鼎二不之五而屯三往則往者謂往而鼎成恆且成泰也泰孚於否求昏媾往吉无不利謂泰二之五而否初往四以求之也求猶應也有所求而往則必二五先行矣蹇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皆云往蹇謂初往睽四也睽二之五而蹇初乃可往睽二不先之五蹇初之往所以蹇也蹇彖傳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利西南即西南得朋往得中即乃以類行得中即得朋謂乾二之坤五往謂乾上之坤三也東北謂初往也道窮則初不可往也往有功即謂乾二先得中於坤五而後上往坤三也即升二之五而无妄三往上也坤成屯則乾成家人坤成蹇則乾成革革通於蒙家人通於解蒙初六以往吝初往革四也解二之五爲來復來復乃爲得中得中即得眾若初先往成臨是未得眾而往也初不往而二先之五故云无所往其來復吉无所往者初不往四也其來復吉者二之五也二來復而後三往家人上則成咸故云有攸往夙吉夙猶速也速即咸也有攸往三往家人上也往而成咸必二先之五矣往有功即往得眾往得眾即往得中先得中而後往是往得中先得眾而後往是往得眾蹇解兩彖傳可以互明解成屯則勿用有攸往解成萃則三可往乃萃與大畜通必大畜二先之五萃三之往乃无咎萃彖之利有攸往即大畜九三之利有攸往也睽六五厥宗噬膚往何咎謂二先之五則四往蹇初爲无咎睽不孤則蹇之往不蹇睽二之五而无妄四可往蹇初矣乃无妄與升通必升二之五而无妄乃可往若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无妄成泰升成泰所謂匪也既匪即宜變通若益上之三成既濟則有眚有眚故不利有攸往傳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右行矣哉天命何以不右升二未之五益又未通恆也初九无妄往吉謂升二之五則四可往也革九三傳云革言三就又何之矣革成既濟蒙成益故貞厲三就則益通於恆用何之二字明其皆爲益三往上也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爾雅一歲曰菑三歲曰畬耕者初發之事義猶菑也穫者已成之事義猶畬也耕謂升二之五穫謂无妄成既濟升二不之五是不耕不菑也无妄成既濟是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也古不及石經初本傳皆作不耕而穫未富也无妄何以成既濟先以四之升初成益又以益上之三即象所云其匪正有眚也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有眚而凶坊記有凶字故當其成益時宜通於恆益通於恆則利有攸往前此不耕不菑者一能變通遂耕而穫菑而畬矣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此與无妄不利有攸往互明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同人四之師初成臨臨通遯猶升通无妄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成泰猶臨二不之五而遯上之臨三成泰遯上之臨三所云遯尾厲也无妄成益則三不可往上不利有攸往者謂三上也遯成咸則初不可往四勿用有攸往者謂初四也无妄成益行則有眚遯成咸往則有災故傳云不往何災也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前趾謙也夬不變通於剝而二之謙五成蹇革則四往謙初即革四往蹇初若謙變通於履履二之謙五則爲素履謙成蹇履成无妄以履四往謙初即是升二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也故往无咎无妄成益而通於恆則利有攸往故恆彖云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傳云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謂益上之三矣而益彖首即云益利有攸往損彖云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有孚元吉无咎謂損通咸而成益可貞即无妄九四之可貞傳云固有之也與益六三用凶事傳同恆爲德之固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乃爲可貞損彖以可貞加利有攸往之上則知无妄之利有攸往即謂可貞也可貞故貞吉損上九貞吉利有攸往即發明可貞利有攸往也夬剝相錯爲大畜萃剝彖云不利有攸往傳云小人長也夬彖云利有攸往傳云剛長乃終也小人長則夬二未之山五剝上則不可往三剛長則夬二先之剝五夬四可往剝初矣成既濟故云剛長乃終復利有攸往傳云剛長也謂姤二先之復五則三可往姤上也姤初六有攸往見凶姤二之復五成屯爲見若姤初先往四成小畜而後二之復五則其成屯爲凶矣姤二不之復五而上之復三姤成大過往之不利者也大過彖云利有攸往亨謂其通於頤也大過初之四爲有攸往大過二先之頤五而後大過初往四是爲利有攸往傳云利有攸往乃亨以利有攸往明亨即以亨明利有攸往賁彖云賁亨小利有攸往困二先之賁五而後賁上之困三則不成大過而成咸與姤成咸同巽彖云巽小亨利有攸往小亨則震成革巽成蹇利有攸往謂蹇通於睽睽二之五而蹇初往睽四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大車指比下坤比初比三皆往大有者也大有二先之五則有所載然後比初往乃非无交害三往乃非山

人書故无咎明夷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行指小過四之初中孚君子也于小過初四之行則不食而有攸往指中孚三往上成需故有言也凡稱有攸往者五坤彖解彖大有九二明夷初九姤初六稱利有攸往十二賁彖復彖大過彖恒彖萃彖益彖夬彖巽彖无妄六二大畜九三損上九稱不利有攸往二剝彖无妄彖稱勿用有攸往二屯彖遯初六皆指初四三上歷歷可見小畜二之豫五因而上往豫三是爲密雲不雨傳云密雲不雨尚往也尚往猶云當往大壯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傳亦云尚往也謂二之五成革而四往觀初觀未成蹇故四當往小畜以上往豫三成咸大壯以四往觀初成益往不同其爲尚往則同尚往猶云往有尚節九五往有尚謂三往旅上成咸也豐初九往有尚謂四往渙初成益也蓋坎二不之離五而初往離四則坎成節坎二不之離五而三往離上則離成豐是往之不當者坎彖云行有尚傳云行有尚往有功也以往字贊行字明坎之行有尚即節豐之往有尚既成節往有尚則不成需既成豐往有尚則不成明夷豐不成明夷而渙成益猶大壯四之觀初成益是豐之往有尚即大壯之尚往也節不成需而旅成咸猶小畜上之豫三成咸是節之往有尚即小畜之尚往也傳兩言尚往所以贊往有尚而爻兩言往有尚所以發明彖之行有尚夫彖一言行有尚而爻則兩言往有尚傳則兩言尚往節以明坎初之離四豐以明離上之坎三固矣夫壯觀爲小畜豫之相錯則大壯之尚往指大壯四之觀初即明豫四之初小畜之尚往指小畜上之豫三即明觀上之三其互相發明亦歷歷可見大抵從二五而往則往有功需彖坎彖蹇彖解彖漸彖五傳皆稱往有功往有慶晉六五睽六五傳皆稱往有慶往有事傳震六五象不從二五而往則往吝咸九三蠱六四往未得傳說文數計也自一十百千萬順而計之不更端而起是之謂數讀上聲二五先定由二五而次第數之以及初四三上往指初四二上而實以二五之先定言蓋二五先定而初四三上從之其事爲已往即宜退藏故云藏往不俟數往之窮而即旁通變化舍已往而二五更端而起則謂之來故云神以知來知猶爲也爲即作也初四從二五往矣則不數三上而變通以知來三上從二五往矣則不數初四而變通以知來故以爲神亦以爲逆凡言往謂初四三上從二五而往也其不從而往者匪矣凡言來謂二五先初四三上而來也其不先而來者慢矣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之謂乎

來

循按雜卦傳云萃聚而升不來也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升而謂之不來是來指二五也蹇云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皆以升二之五言之九五大蹇朋來即西南所得之朋升二之五成蹇則朋來升不來所以贊蹇卦五來字至精至微也於是以蹇之朋來例復之朋來无妄升相錯爲姤復升二之五爲蹇即姤二之復五爲屯復之朋來即蹇之朋來也於是以復之來復例解之來復姤二之復五猶小畜二之豫五故小畜稱牽復稱復自道小畜二之豫五成萃解二之五亦成萃故解二之五爲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亦即姤二之復五之比例解之來復即復之來復也於是以解之來復例豐之來章渙豐相錯即家人解渙二之豐五猶解二之五解二之五爲來復故渙二之豐五爲來章來章即是剛來故渙傳云剛來而不窮於是以渙之剛來例隨訟兩卦之剛來隨傳云剛來而下柔隨之剛來謂巽二之震五成隨也訟傳云剛來而得中也所以贊有孚窒惕中吉有孚窒惕謂二之明夷五也无妄傳云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睽二之五成无妄睽外也无妄九五之剛自睽二來故云剛自外來惟五稱主睽二之五在睽爲外在无妄爲內故爲主于內非來於五烏得稱主於是以隨之剛來知震之震來震來虩虩謂巽二來之震五也若巽二不來於震五而震四之巽初成復小畜震成復而後姤二來於復五則其來也厲矣若巽成家人震成屯爲往屯通鼎鼎二之五則由往而來故六五震往來厲於是以震之往來例咸之往來震巽相錯即恆益巽二之震五即恆二之五恆二之五而益上之三則往恆成咸咸通於損損二之五成益則來損成益咸四之初又往矣益通恆恆二之五又來是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益六二上九兩傳皆云自外來損二之五成益猶睽二之五成无妄也於是以蹇之往來例井之往來井成蹇噬嗑成革則往蹇通於睽睽二之五剛自外來則來是爲往來井井也於是以比之方來例困之方來比通大有大有二之五爲方來困成需需二之晉五與大有二之五同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需下本是三人二來晉五晉上亦是三人故云三人來困二不來賁五窮而成需而後乃三人來故困九四來徐徐來雖徐徐而其來也由變通而來則吝之終吉者也若坎成需離成明夷不能變通而以需二來之明夷五需上本有坎明夷成既濟上又有坎是爲來之坎坎初四三上先行而後二五乃來其來爲不順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突不順也說文𠫓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𠫓或从到古文子即易突字兌六三來兌凶兌之一卦全以成革而變通爲言二先之艮五而後艮上之兌三乃成革而解兌若三先之艮上成謙夬夬不孚剝而二來之謙五是爲來兌即夬之壯于前趾而睽之輿曳也故來兌之凶見輿曳傳皆云位不當也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此猶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大來二字傳於既濟九五贊之云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此大來本彖得小者亨而言未濟本小二之五則大來未濟通既濟而二之五成否猶泰通否而二之五成既濟實受其福即于食有福泰五小通於否而小進爲大是小往而大來否五大通於泰而大易爲小是大往而小來在泰宜小往而大來在否宜大往而小來惟否不能大往小來故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不旁通於泰則小不來否自成既濟則大不往大往小來四字乃是尊語泰小往大來則亨否大往小來則利虞仲翔以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爲大來亨利之義不明往來之故遂昧往來者屈信之謂也剛上而柔下則爲大來陽退而通陰則爲小來小來即是柔來傳於賁用柔來二字與剛上二字互明乾二之坤五大來也即泰二之五也乾成革舍而孚蒙小來也即困之孚賁也傳於既濟稱大來於賁稱柔來大來即爻小來即易是可推矣

至

循按坤彖傳云至哉坤元此至字即用履霜堅冰至之至坤成謙通於履履二之謙五是爲堅冰至謙履相錯爲臨遯臨通遯而臨二之五爲謙通履而履二之謙五之比例臨六四至臨无咎至臨之至即堅冰至之至也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而拇謂四之初成臨臨通遯而臨二之五爲至臨故云朋至朋至即蹇九五大蹇朋來何也臨二之五爲履二之謙五之比例履二之謙五成蹇即爲升二之五之比例故解之朋至即蹇之朋來升二之五成蹇猶姤二之復五成屯復傳云至日閉關至謂姤二之復五也姤二先之復五爲至姤上後之復三成既濟下

離爲日若姤成需復成明夷以需二之明夷五則爲至于十年十年者明夷也需二之明夷五爲至于十年明夷變通於訟而訟二之明夷五亦爲至于十年爲需二之至則以其國君凶爲訟二之至則不克征无眚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臨臨下兌爲八月臨通遯而二之五臨不通遯而二之五皆爲至于八月臨通遯而至則至臨元晉臨不通遯而至則至于八月有凶有凶者明乎其有不凶也不克征者明乎其有既克既征也以是推之解四不之初而二先之五則不至于八月而爲至之宜家人解相錯爲豐渙豐傳云雷電皆至至謂渙二之豐五即解二之五也乾九三文言傳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此謂坤成屯而通鼎然則坤成屯則鼎二之五爲至坤成謙則履二之謙五爲至此坤元所以至也繫辭傳云履和而至即指堅冰至之至矣至之義爲假家人通解解二之五爲王假豐通渙渙二之豐五即解二之五故亦云王假大畜通萃而二之五亦云王假皆爲至也至之義爲括毛詩王風傳坤成復復下有底爲囊通於姤姤二之復五則爲括囊即復傳至日之至也困二之賁五爲懷其資懷亦至也見爾雅尚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淮南原道高不可際高誘注云際至也則經稱禴祭祭祀傳稱天地際萬民察皆此至也周禮師氏注以至德爲中和之德故易之稱至皆指二之五凡稱括假懷祭義與至同皆指二之五可推而通也以此至彼必上有所承故爲坤元惟二五先行得眾則至爲元二五不先行雖同是至而有凶故至有由失道而至者有由當位而至者有至而當者亦有至而凶者必知至而後至知至者知其所當至也

幾

循按屯六三君子幾不如舍繫辭傳於豫六二贊之云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文言傳於乾九三贊之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有此初贊而全易之義明矣何也乾成家人坤成屯屯三更之家人二則成兩既濟終矣屯三則知幾於是舍家人而旁通於鼎屯三即以三屯三舍家人即坤三舍乾故乾九三稱終日乾乾而傳即用屯三君子幾不如舍之辭贊之以爲可與幾可與幾即知幾君子幾不如舍故可與幾也坤成屯乾成家人宜知幾坤成蹇乾成革亦宜知幾屯之見幾而作在三革之見幾而作在四家人之待時而動在上蹇之待時而動在初傳以宜待贊蹇初矣而乃於豫六二暢言知幾見幾之義所以明革四也介于石則豫成咸小畜成既濟既濟咸爲蹇革之相錯咸四之初成離日而繼即革四之蹇初成離日而終亦即家人上之屯三成離日而終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咸四不之初而旁通於損即革四不之蹇初而旁通於蒙亦即屯三不之家人上而旁通於鼎屯咸蹇不成既濟則不終下無離則不日故見幾而不終日若終日則必俟乾乾謂鼎二之五而後鼎上之屯三屯成既濟而終日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成既濟而終日君子所以終日者以其乾乾也未乾乾則不終日矣不終日而俟鼎二之五損二之五知至至之也鼎二之五損二之五而後屯咸成既濟而終知終終之也知至則可與幾知終則可與存義利者義之和變而通之以盡利知幾見幾不外變通而已傳又於復初九贊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庶幾謂庶乎其知幾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復失道而不善矣若不變通則不善不能改自知不善即是知幾變而旁通於姤是爲反復其道傳即贊之云天行也天行即乾行又於乾九三贊三終日乾乾反復道也然則由當位而變通爲知幾爲反復道由失道而變通亦爲知幾爲反復道傳又總贊之云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摩也知幾因而摩之爲研幾深潛也陽潛於二因而中之爲極深深而極則先二五深而求則先初四故淩恆爲凶也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剛柔

循按雜卦傳首稱乾剛坤柔說卦傳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也利即義也元而利即一陰一陽之道也陰陽剛柔仁義其義一也傳又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又云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乾傳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由旁通而有發揮兩卦旁通故分陰分陽惟乾純陽坤純陰故乾剛坤柔其餘六十二卦兩兩旁通以此爻之陰對彼爻之陽亦陰陽兩分乃不純乎陰陽則視五之陰陽以爲剛柔剛通於柔柔進爲剛剛又通於柔是爲迭用柔剛自柔而剛則爲元爲仁自剛而柔則爲利爲義繫辭傳稱剛柔十一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一也剛柔相摩二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五也剛柔者立本者也六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七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八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九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十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十一也相摩相推相易即迭用柔剛迭用柔剛故生變化五剛則宜靜五柔則宜動一動一靜視乎五之剛柔故動靜有常以剛柔爲斷剛則存柔則亡柔而用剛爲進剛而用柔爲退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知剛而不知柔也反是則知柔而不知剛退亡喪隱也微也進存得見也彰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爲萬夫之望知剛而又知柔知柔而又知剛所謂迭用柔剛也靜動斷於剛柔故剛柔爲立本所以變通趣時者以此爲本也剛在五爲剛中柔在五爲柔中柔中必更變爲剛中故云其用柔中用即更變也惟柔中乃須更變若已剛中則靜而不動矣傳稱剛中者十二小畜師比臨无妄坎萃升困井兌稱剛得中者四訟渙節中孚皆以剛居五而言姤傳云剛遇中正乾傳云剛健中正履傳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柔中則失剛中則得凡傳稱柔得中謂五本柔變爲剛中自柔而變剛爲柔得中自剛言之即爲剛得中剛得中謂剛中柔得中亦謂剛中唯剛中乃稱得中也何以明之未濟亨柔得中也既濟初吉亦云柔得中也未濟五本柔中二之五則剛中是爲柔得

中本柔而得剛中所以亨所以初吉初吉者未濟二四不行先以二之五成否爲吉也得字卽作剛字柔得中則小者亨旣濟之柔得中正與未濟之柔得中相貫解者以未濟柔得中指五荀爽旣濟柔得中指二虞翻非其義也小過傳云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小過彖言可小事傳以小事吉贊之小事吉三字乃睽之彖辭睽傳云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傳於柔得中三字中間增入進而上行四字明柔之所以得中由於進而上行剛變柔爲退柔變剛爲進用一進字明謂二進於五二進於五是爲上行以睽之小事吉贊小過之可小事則小過之柔得中卽睽之柔進而上行得中也柔在中則剛失位而不中剛不中則失傳文甚明通變之謂事小事卽是變小爲大謂中孚二宜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不可先之初故云不可大事不可大事四字傳用以贊遯九三又用以贊豐九三傳云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謂宜以渙二之豐五不可以豐四之渙初渙傳云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剛來謂渙二之豐五豐五本柔而不得位自渙二之剛來則柔得位乎外柔得位乎外卽柔得中而傳用剛來二字明之柔得位由於剛來則得中得位指柔進爲剛明白無疑遯九三傳云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鼎二之五爲遯亦所云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與睽之小事吉同卽與小過之柔得中同以小過之不可大事贊遯卽贊鼎二之五之爲可小事也鼎屯相錯爲噬嗑井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與睽二之五同故鼎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與睽同噬嗑傳云柔得中而上行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卽睽鼎之柔進而上行得中比例之無不合睽鼎稱柔進而上行噬嗑稱柔得中而上行明以得中與進互明得中由於進進乃爲得中傳之自相贊也噬嗑睽之柔旣進而上行得中成无妄傳於无妄贊云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剛自外來卽柔得位乎外節二之旅五成遯與鼎二之五同鼎屯相錯旣爲噬嗑井故噬嗑傳稱剛柔分節傳亦稱剛柔分節五剛旅五柔井五剛噬嗑五柔是爲剛柔分卽爲分陰分陽節二之旅五在旅則柔得中乎外在節則爲剛得中以井二之噬嗑五在噬嗑爲柔得中而上行在井則爲剛中訟傳云剛來而得中也訟二之剛來於明夷五而得中得中卽得位在五言之爲柔得中在二言之爲剛得中若五本是剛不必言得惟五以柔進而爲剛斯爲得中可稱柔得中亦可稱剛得中剛爲中剛本在二而得中於五也柔得中五本是柔而得進爲剛也剛中卽是剛得中柔中與柔得中迥別剛而中卽是得柔而得則中已不柔也推之升二之五困二之賁五兌二之艮五蒙二之五師二之五小畜二之豫五臨二之五坎二之離五皆爲剛中履二之謙五爲剛中正姤二之復五爲剛遇中正巽二之震五爲剛巽乎中正乾二之坤五爲剛健中正中孚二之小過五在小過爲柔得中在中孚爲剛得中鼎二之五在鼎爲柔進而上行得中在成遯爲剛當位大畜傳云剛上謂二之五也萃傳云剛中謂大畜二之五也无妄傳云剛中謂升二之五比傳云剛中謂大有二之五升柔以時升升亦進也升五失中爲柔通於无妄而二升於五是爲時升謙傳云地道卑而上行地道卽柔也上行卽進而上行也履二之謙五與升二之五同升之柔以時升卽謙之地道卑而上行也同人柔得位得中謂師二之五或以柔得位得中指同人六二同人二五已往不必言者也同人之名取其舍己從人善與人同則柔得位得中指師無疑師之剛中卽柔得位得中也未濟二之五與需二之晉五同晉傳云柔進而上行與未濟柔得中互明合之卽睽鼎之柔進而上行得中也得中則柔進爲剛故云得中而應乎剛漸傳云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進謂漸成蹇而通於睽可以正邦卽蹇之當位貞吉以正邦進得位卽睽之柔進而上行得中傳特以剛得中三字明之是柔之得中正是剛之得中在睽爲柔得中自蹇言之則剛得中也蠱二之五猶大畜二之五故皆云剛上而蠱以柔下二字申明之與恆傳同恆益相錯爲兌艮恆二之五卽兌二之艮五兌二之艮五旣同於蠱二之五則蠱之剛上而柔下卽恆之剛上而柔下恆二之五爲咸咸益相錯爲隨漸隨之剛來謂巽二之震五巽二之震五卽恆二之五之比例剛來而下柔與咸之男下女屯之貴下賤義同男也貴也卽剛也女也賤也卽柔也舍屯咸隨之剛從鼎損蠱之柔是爲下柔恆二之五則剛上而柔下故申云雷風相與謂成咸也咸四之初則柔上而剛下故申云二氣感應以相與謂應損也兌二之艮五則剛中三之艮上則柔外中孚二之小過五則剛得中三不先之上故柔在內損傳云損剛益柔有時此語爲六十四卦之通例柔在五則益之謂損交而成益剛在五則損之謂益易而通恆損剛卽柔來而文剛益柔卽剛上而文柔夬傳云剛決柔剝傳云柔變剛姤傳云柔遇剛履傳云柔履剛蒙九二傳云剛柔接坎六四傳云剛柔際屯傳云剛柔始交凡此皆明迭用柔剛之義說者不明進與得皆指剛遂以柔進上行爲柔爻上行以柔得中爲柔爻居五於是造爲卦變之說鼎之柔進上行爲遯初之五晉之柔進上行爲觀四之五乃用以說睽之柔進上行則窮矣用以說升之柔以時升則又窮矣虞仲翔解柔以時升云柔謂五坤也升謂二坤邑無君二當升五虛此明以柔爻在五剛爻在二宜以二升於五以此推之睽鼎晉之矣進上行無不皆然而何卦變之有也況於自上而下爲來謂隨之剛來爲否上來初渙之剛來爲否四來二訟之剛來爲遯三來二乃用以說无妄之剛自外來則窮不得不以爲遯上來初而其例紊矣

大小

循按繫辭傳云齊小大者存乎卦齊者整齊之也陽剛爲大陰柔爲小一陰一陽所爲齊也乾剛坤柔乾二之坤五乾成同人坤成比兩卦皆剛中不齊矣以同人孚師以比孚大有則又齊矣是謂齊小大也齊則大通於小小進爲大不齊則大不孚於小小不進於大小不進於大則小而又小以至於匪故凡卦以剛通柔爲孚旣孚則以柔進爲剛乃爲利齊亦利也妻之言齊也是以陰孚陽爲齊故乾剛通於坤柔坤五以小爲大則大哉乾元坤成屯通於鼎鼎五小以孚屯五之大而必以鼎二之五爲利見大人經稱大人者十二乾九二九五訟彖否六二九五蹇彖上六萃彖升彖困彖革九五巽彖皆謂小進於大小進於大爲大人小不進於大則爲小人大不孚於小則盈不可久孚於小卽大中而上下應之乃可用如大有五本小二進於五乃大而後四上乃可用之比初三若二不之五而四上行則成泰泰爲小人故勿用也未成泰上先行則成大壯四先行則成大畜惟大畜孚於萃則二之五爲利見大人萃九四大吉謂大畜二之五小化爲大則吉也蠱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蠱成大畜猶大有成大畜成大畜五柔故小困其小而悔悔則變通於萃乃名大畜不通於萃而二之五雖亦大而上

之屯三成兩既濟則大而不畜矣大而不畜雖大亦咎必變通於萃乃有悔而无大咎也乾九二利見大人謂屯通鼎九五利見大人謂家人通解家人通解爲有孚于小人解二之五則利見大人革九五大人虎變謂通蒙蒙二之五鼎成大畜猶大有蠱成大畜也睽成大壯猶大有歸妹成大壯也蒙成升猶師蠱成升也解成臨猶師歸妹成臨也其鼎解之成恆猶大壯也蒙睽之成損猶臨也而恆損大畜升大壯臨仍不能進於大則成泰故卦至成泰則小甚矣大壯本小孚於觀而二之五乃名大壯猶大畜本小孚於萃而二之五乃名大畜也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大有成大壯爲小人用壯則大大有小人弗克克則成大壯也臨者大也臨本小孚於遯而二之五乃名臨遯亨小利貞小謂臨也升本小孚於无妄而二之五則用見大人繫辭傳云復小而辨于物乾四之坤初坤五未大故復小小畜二之復五則小不能畜惟孚於豫乃名小畜而復亦通於姤爲辨於物豐本小而孚渙則大與臨同離成賁猶坤成復賁通困則小利有攸往小進於大故困亨貞大人吉賁小不可與節係節通旅則小亨若旅四之初仍成賁則小而又小是爲旅瑣瑣瑣瑣猶小小也節之於旅猶蹇之於睽節孚旅則小亨蹇孚睽則小事吉泰孚否則小往大來否孚泰則大往小來大往小來故小人吉小往大來故大人否亨否九五休否大人吉謂泰以小進爲大而否應之以成休嘉也既濟孚於未濟則亨小利貞猶遯孚臨爲小利貞未濟二不之五而成泰則小狐汔濟坎二不之離五而成需明夷則小有言需通晉明夷通訟則小有言終吉亦爲求小得小而得則大卽得其大首也大抵小之進爲大也宜有應濟應則亨亨則大卽是元故傳每以大贊元（屯動乎險中大亨貞隨大亨貞）九（四臨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大而在中而意是以大亨革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五先乎初三乃爲元大而不在五則不可大事在五而後乎初三則爲大畜大號不可爲元故元未有不大而大不必卽元也大之易爲小也宜急進爲大急進爲大則利故不急進則无攸利小卽進爲大則小亨小利貞小事吉小而不卽進爲大則小有悔小吝故利未有不由大易於小而小久於爲小又轉不利也升積小以高大師本小二不之五而成升升又小故爲積小由積小而下弱爲高然後乃孚无妄用見大人是由高而大也

新 舊

循按訟六三食舊德井初六舊井无禽傳於鼎稱取新於大畜稱日新其德兩新字正用以贊兩舊字此傳之贊經最爲微妙者也井與噬嗑旁通卽爲屯鼎之相錯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成豐井失道矣井宜舍豐而通噬嗑乃井不通於噬嗑而仍與豐係豐四之井初所爲井泥不食也舍豐而通噬嗑則以能更變而爲新不能更變故爲舊井也井更變於噬嗑井二之噬嗑五爲鼎二之五之比例雜卦傳云鼎取新也謂屯通於鼎也屯通於鼎則取新是井通於噬嗑則取新也井通於噬嗑則取新井不通噬嗑而仍與豐係是不能取新矣不能取新則舊井矣豐四之井初井成需豐成明夷明夷通訟訟二之明夷五則食舊德井以不食而舊舊而能變通則仍食矣此舊德之舊卽舊井之舊也食舊德猶云噬腊肉腊卽昔字肉久不食而乾是爲昔肉如舊醇謂之昔酒（見酒正注）謂噬嗑成明夷而通訟也噬嗑未成明夷必先成頤噬嗑四之井初成頤爲鼎四之初成大畜之比例屯通鼎而鼎成大畜不可爲取新也井通噬嗑而噬嗑成頤亦不可爲取新也斯時頤未成明夷卽宜通大過大畜未成泰卽宜通萃大畜而通萃仍不異屯之通鼎故云日新其德新其德則不俟成明夷乃食舊德也大畜萃相錯爲夬剝大畜通萃爲日新其德夬通剝亦爲日新其德何也夬不通剝而仍與謙係是爲壯于前趾前猶昔也（檀弓予疇昔之夜注云昔猶前也）前趾猶舊趾也乾上之坤三成謙夬猶離上之坎三成豐井井不通噬嗑爲舊井通噬嗑則取新傳以鼎之取新贊之夬不通剝爲前趾通剝則日新其德傳以大畜之日新其德贊之所謂贊經之微妙也前趾猶前禽比成屯屯通鼎則失前禽失前禽則得新禽是鼎之取新贊舊井正所以贊前禽前禽者舊禽也舊井者前井也乾上之坤三猶大有上之比三大有成大壯比成蹇相錯爲需小過需傳云險在前也蹇傳亦云險在前也險在前則宜變通以取新一則云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一則云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皆謂其能新也易之一書全以日新爲要繫辭傳云日新之謂盛德然則凡卦皆宜然大畜傳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言指萃上兌所更新在大畜萃上言已先有故云前若家人通解而解成萃則言爲新言而行爲新行矣

遠 近

循按繫辭傳三言遠近兩言遠邇由復初九不遠復一言贊之也乾二之坤五而初四應之在四則懼在二則譽不煩改而變通故爲近若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復若不能改變又以小畜上之復三成明夷明夷雖能通訟已轉轉艱難而後得故爲遠所謂柔之爲道不利遠者也惟復卽孚於姤姤四不之初卽以二之復五雖不能如乾二之坤五得中無失而隨失隨復故不遠復成明夷而後復則遠復矣蒙六四傳云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蒙成泰猶坤成明夷成泰而後復猶困成需而後復五之虛雖實乃不實於蒙五而實於泰五故遠實姤九四傳云无魚之凶遠民也柔在民稱民姤二之復五則不遠姤二不之復五而四之初復五之柔仍未復故遠民遠民者使復成明夷也以復視明夷則復之孚姤爲近明夷之孚訟爲遠以復小畜視乾坤則乾成同人坤成比爲近復孚姤小畜孚豫爲遠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渙上九作逖出傳云遠害也逖與惕通凡易稱惕皆逖謂遠也其未害也則不可遠其既害也則不得不遠乾坤成小畜復不得不以小畜孚豫爲惕出坎離成豐井不得不以豐孚渙爲逖出蒙未成泰先成損不得不通於咸爲遠害兌艮成謙夬不得不以夬孚剝爲惕號失道至於明夷需不得不以明夷孚訟爲惕中吉乎已號矣以夬四之剝初成頤則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不得不以頤孚大過逐逐者遠也此皆因失道而遠者故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家人上不可之屯三則遠而通於鼎是爲夕惕傳於中孚九二鶴發之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自乾坤發之爲屯家人由屯家人旁通於鼎解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者也卽豫應小畜成咸咸又應損而損成益也亦卽小過應中孚成咸咸又應損而損成益也乾坤成小畜復邈已失道不應復通姤又不應而成明夷大過小畜通豫又不應而成小過需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者也卽豫不應小畜而成小過小過乃違而通中孚小過又不應中孚而成明夷明夷乃違而通訟也惟生生不已故以

言乎遠則不禦終則有始故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靜而正者往而成既濟也不禦者來而通變於無窮也震成屯通鼎猶坤成屯通鼎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懼邇即四多懼謂四應五成屯則懼而三不行驚遠所以夕惕若也鼎二之五成遯傳云君子以遠小人鼎成遯視屯爲驚遠矣用一遠字贊夕惕惕字卽與驚遠互明夬惕號於剝若剝上之三仍是謙夬四之剝初成明夷仍是夬四之謙初是爲剝牀以膚傳云切近災也夬舍謙而通剝則遠剝成謙則仍近切猶割也割卽剝也以剝而遠者反以切而近是惕之不能惕也故爲災也

內　外

循按雜卦傳云睽外也家人內也李鼎祚引虞氏義云離女在上故外家人女正位乎內故內內外專以指離未切於易義一卦六爻下卦稱內上卦稱外固也（泰傳云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傳云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明夷傳云內文明而外柔順）此以家人與睽分屬內外則以旁通之兩卦言之睽與蹇旁通睽爲外則蹇爲內家人與解旁通家人爲內則解爲外大抵五已正位者爲內五未正位者爲外內其故也外其新也內其躬也外其鄰也比與大有旁通比六二比之自內自內者大有二之五而比四比之大有成家人也六四外比之外比之者比成蹇而通於睽睽二之五而後初比之也泰初九傳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拔茅則泰成既濟否成益益猶家人也家人內則益內益通恆猶家人通解志在外外謂恆也恆外成咸則內益內損則爲外咸初六傳云咸其拇志在外也外謂損也益六二傳云或益之自外來也上九傳云或擊之自外來也謂損二之五成益益之來由於損也睽二之五成无妄則外變爲內无妄傳云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无妄五自睽來而云自外來明睽爲外旣成无妄則爲主於內明以无妄爲內无妄五剛睽五柔內外之義莫詳於此蹇孚於睽則睽爲外升孚於无妄則无妄爲內蹇九三傳云往蹇來反內喜之也上六傳云往蹇來碩志在內也來反來碩皆指升二之五升未成蹇仍與无妄係故云志在內內喜之睽成无妄爲內睽成損則仍爲外故損成益爲自外來猶睽成无妄爲剛自外來鼎成遯與睽成无妄同臨上六傳云敦臨之吉志在內也遯爲內則臨爲外臨二之五成屯屯遯相錯卽蹇无妄爲睽二之五之比例卽爲升二之五之比例臨上六之志在內猶升上六之志在內也旅節相錯爲睽蹇旅傳云柔得中乎外柔字外字皆贊旅小亨小字睽小旅亦小旅外卽睽外也渙豐相錯爲家人解渙六三渙其躬傳云志在外也家人內則解外渙得家人之上半內也豐得解之上半外也渙二之豐五則柔得位乎外渙上之三應之則上同渙上應乎豐五之志故志在外猶云志在豐也豐在外豐成明夷猶睽成損需九三需于泥傳云災在外也豐四之井初成需爲井泥而明夷之災則在豐矣家人傳云女正位乎內謂鼎成家人女卽女子貞不字之女男正位乎外謂解二之五也（旅柔得中乎外渙柔得位乎外家人男正位乎外三者互明）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臨臨家人相錯爲明夷中孚爲豐四之渙初之比例明夷傳云內難謂與中孚相錯爲家人也莫詳於坤六二文言傳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乾成家人革坤成屯蹇直內也蹇通於睽方外也義以方外則睽二之五睽二之五則睽不孤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

上　下

循按乾九五文言傳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乾爲天本乎乾則是乾二之坤五也乾二之坤五而親在坤上坤爲地本乎坤則是坤五之乾二也坤五之乾二而親在乾下乾之於坤猶坎之於離雜卦傳云離上而坎下也坎屬天本乎坎二以親於離五故離上離屬地本乎離五以親於坎二故坎下二之五亦五之二所謂交也泰二上行五下行爲上下交否上下不交謂泰二不之五五不之二也泰否爲乾坤之錯泰之上下交卽乾坤之親上親下此上下以二五言者也小過彖云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經之稱上下僅見於此傳云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由順逆二字推之卽發明坤順承天之義蒙上九傳云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上逆而下順則不能上下順上下皆順則上不逆因蒙之利禦寇求諸漸九三之利禦寇漸歸妹相錯爲中孚小過漸何以利禦寇漸成家人上不之解三也蒙何以利禦寇蒙初應五成益而上不之三也小過成旣濟中孚成益旣同於革成旣濟蒙成益然則宜下者小過成咸而四之初也卽蒙成觀而革四之蒙初也不宜上者中孚成益而上不之三也卽蒙成益上不之三也若益不通恆而上之三則逆矣乃上下順三字不贊於漸而贊於蒙何也漸九三鴻漸于陸爲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成家人臨與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成旣濟益不同成旣濟益則下順成臨家人則下並不順必臨遯遯乃容保民故傳但云順相保以明其爲臨家人而以利禦寇三字與蒙同蒙之成益旣同於中孚成益則以蒙之利禦寇明漸之利禦寇卽以利禦寇之上下順明飛鳥遺之音之不宜上宜下飛鳥遺之音謂中孚二之小過五小過四之初應之不宜上宜下不宜上者宜下也推之不宜下者則宜上也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傳云已上也不雨則小過成咸四不之初所謂已也密雲則中孚成益而上之三所謂上也已是不宜下不宜下故上飛鳥則是宜下宜下故不宜上蓋初四從二五爲下三上從二五爲上初四從則三上不從是不宜上宜下也三上從則初四不從是已上也不宜上則宜下不宜下則宜上經自示其例如此凡初四從二五爲下應三上從二五爲上應上應則下不可應下應則上不可應是爲上下順下應而上又應則下順而上逆推之上應而下又應則上順而下逆矣此上下以初四三上言者也損彖傳云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謂二上行於五成益益彖傳云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謂益上之三成旣濟必通於恆恆二先之五成咸咸上兌故民說而无疆也何爲自上下下上指益上之三下指咸四之初損二之五成益益上不遽之三讓咸四之初然後通於恆俟恆二之五而益上乃之三是上應下於下應如是道乃廣大而不窮矣在恆二之五爲剛上而柔下則益損下益上應之在損二之五爲損下益上則咸柔上而剛下應之損恆言二五之上下益咸言初四三上之上下損下益上亦剛上而柔下也損上益下亦柔上而剛下也此通大有小畜通豫則上下應此指初四三上乾成夬坤成謙則失上下因失上下而夬通剝謙通履則辨上下定民志此上下指二五卽謂親上親下也謙失道而通履宜以五下行之履二故柔履剛夬失道而通剝宜以二上行之

剝五故剛決柔復失道宜以五下行之姤二故柔遇剛需二宜上行之晉五故晉傳云進而上行中孚六四傳云馬匹亡絕類上也謂中孚成需而通晉也井失道二宜上行之噬嗑五故傳云得中而上行睽鼎以本卦二之五故專以二之五言皆云進而上行賁稱剛上謂困二之賁五訟九二傳云自下訟上謂訟二之明夷五井初六傳云井泥不食下也謂巽上巳之震三成豐井而豐四又之井初也乾初九文言傳云潛龍勿用下也乾上之坤三成謙夬夬四不可又之謙初也豐井下應而上不應變而通噬嗑則上應上下皆應乃稱元吉井上六傳云元吉在上謂通於噬嗑而上應也節賁上應而下不應節變而通旅則下應六四傳云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上從二五節成既濟旅成成是爲安節而咸初四仍承上而時行以爲道則不徒以上應窮也節二宜上行於旅五乃旅成明夷則宜以五下行於訟二故云以旅與下賁五宜下行於困二乃困成需則宜以二上行於晉五故云與上興也旅四之初成賁賁上又之節三成明夷所以至於鳥焚其巢者上先行故也故傳云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成泰无妄上又之三爲不耕而穫在升則爲冥升傳云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升之冥由无妄三之上也小畜二不之豫五而豫四之初成復小畜上又之復三成明夷爲冥豫傳云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豫之冥由小畜上之復三也未濟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恒恒之震由於上也故云振恒在上大壯二之五而後觀上之三故傳云大觀在上亦夬無上應謙通於履仍有上應與井通噬嗑同故上九傳亦云元吉在上蠱上之隨三成蹇革則上窮謂上不應也巽上之震三成需明夷則上窮謂下不應上又不應也剝上之三成謙則輕而不厚夬二先之剝五而後剝上之三故云上以厚下以厚而下不以蔑而下也萃四不之初而三之家人上大畜先成家人上巽故云上巽也上六傳云齎咨涕洟未安上也謂大畜二不之五而萃三之大畜上其上也不成既濟也三之上稱上而上之三亦稱下四之初稱下而初之四亦稱上上以厚下謂上之三訟成益三從恒五而上傳云從上吉比成蹇初從睽五而上傳亦云以從上三之上由上應而上也上之三由上應而下也四之初由下應而下也初之四由下應而上也上應而下又應下應而上又應是爲上下敵應上下敵應則獲其身而有咎所以巳而後可上不宜上宜下也乾九四文言傳云上下无常非爲邪也此上下卽謂上下應下應成屯家人上應成蹇革乾四本可應坤五乃乾上旣先應成革則乾四不得又應故改而應乎蒙是爲或躍在淵若乾四先應成家人則乾上又改而應乎解所謂上下无常而總之皆以應乎二五爲主故非爲邪繫辭傳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變動不居所以上下无常也惟上下无常所以有不宜上宜下者有巳上者大畜二之五爲困二之賁五之比例剛上而尚賢之剛上卽是剛上而文柔之剛上本乎天者親上正此剛上也爲卦變之說者以賁之剛上爲泰二之上以大畜之剛上爲大壯初加於上明乎比例無容此岐說矣

進　退

循按序卦傳云晉者進也遯者退也又云漸者進也雜卦傳云遯則退也需不進也需不進以二不可之明夷五也通於晉則二可之晉五故晉進進者謂二進於五也說卦傳云巽爲進退經文稱進退一見於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一見於觀六三觀我生進退乾九四文言傳云進退无恒非離羣也文言傳旣進退並稱而九四傳則云進无咎也文言傳又云乾道乃革又云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發明進退之義者詳矣喪亡謂五不得位也得存謂五得位也喪亡者宜進得存者宜退坤成屯而通鼎鼎五喪亡則宜進鼎二之五成遯又宜退而通臨故遯則退坤成屯乾成家人不知退則成兩既濟爲窮之災屯初九磐桓荀慈明云磐桓者動而退也王弼云不可則進故磐桓是屯宜退故磐桓不進也（幽通賦曹大家注盤桓不進也）家人則退而通於解解六五有孚于小人傳云小人退也家人舍屯而通解則知退故於解明指出退字君子孚於小人爲退小人化爲君子則進傳於解言退於鼎言進明云小人退也是解二未之五時爲家人所孚是則爲退若解二之五則所謂君子有解矣退而進矣然特於解遯兩卦言退於晉睽兩卦言進有微義焉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通於睽傳稱睽柔進而上行蹇大壯相錯爲需需蹇之通睽猶需之通晉故晉傳稱柔進而上行與睽同蹇成於漸則睽晉之進卽漸之進傳以進贊漸卽謂漸成蹇通於睽何以明之漸彖傳云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往有功卽蹇彖傳之往有功可以正邦卽蹇彖傳之以正邦連用往有功以正邦兩言顯與蹇彖傳相鉤貫明以此漸之進卽蹇通睽而柔進上行之進傳之贊經極爲神妙者也漸成蹇其進在睽歸妹成大壯其進卽在大壯而經於大壯上六稱不能退與漸之進互明大壯成革則退成泰故不能退大壯不能退明其同於睽晉之進也艮六二傳云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兌二不之艮五而四之兌初艮成賁兌成節卽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之比例節通於旅旅成遯猶臨通於遯而臨成屯今方艮其腓成節而未通於旅故未成遯卽是未退兌先成節則聽成隨無坎耳成節則有坎耳故聽也大壯進則成革革又宜退而孚於蒙蒙進而成觀觀退而孚大壯在大壯蒙宜進在革觀宜退乾九四文言傳明指出革則或躍在淵謂乾已成革革四宜退而變通於蒙蒙二進於五爲躍在淵傳言進无咎謂蒙二之五蒙之進卽革之退故文言傳兼言進退大壯二之五成革所謂觀我生蒙進而成觀觀退而孚大壯大壯進而成革革又退而通於蒙繫辭傳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觀以神道設敎取陰陽不測之義觀上巽由此進卽由此退是巽所以爲進退也巽初六傳云進退志疑也震四之巽初巽成小畜小畜通豫爲大壯通觀之比例故進退利武人之貞巽初六之進退卽觀六三之進退也

得喪　存亡

循按進退之義明則得喪存亡之義明五正位爲得五不正位爲失得則吉失則凶故繫辭傳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然失而不得固凶而非失則無以爲得比九五傳云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失前禽爲取順者知得而知喪也坤五本喪則宜得朋西南坤也故西南得朋蹇五已得則宜喪朋東北蹇下艮也故東北喪朋得朋固爲與類行喪朋亦爲終有慶喪而得交也得而喪易也得而喪反也喪而得復也反復其道卽一陰一陽之道井彖云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改邑由於不改井改井者井通噬嗑也井二之噬嗑五而噬嗑三上應之噬嗑成革井成蹇若蹇不通睽則无喪无喪則无得无喪所謂不知喪也井

袖海山房校印

噬嗑相錯卽屯鼎井通噬嗑卽屯通鼎則知喪是井通噬嗑則亦知喪井成蹇喪而得矣蹇通睽又由得而知喪无喪无得四字上承改井改井固知喪也下接往來井井井而又井卽成蹇又通於睽是知喪而又知喪也徒守所已得而不知變通則不能日新而其道窮向之所得者幾何仍歸於无得而已東北喪朋故睽初九喪馬勿逐自復睽二之五乃有乾馬以其反乎蹇則喪以其自復而成无妄則有馬矣未得馬而言故云喪馬喪馬自復則喪而得矣喪與得對復與反對喪馬而云自復復卽是得喪卽是反互相明矣知得不知喪則窮而災知喪而不能得則喪而益喪凶何如矣睽不自復而上之三成大壯則是喪而又喪旣成大壯雖復亦不能成无妄而爲馬惟易而通於觀復而成革上兌故不爲喪馬而爲喪羊節二之旅五與睽二之五同則睽喪馬旅亦喪馬旅上之節三成小過與需相錯爲大壯則大壯喪羊小過亦宜喪羊乃旅之成小過者四又之初成明夷是爲喪牛喪馬者由喪而得乾馬也喪羊者由喪而得兌羊也喪牛者由喪而成坤牛也喪馬喪羊則由喪而得喪牛則喪而又喪蓋一喪而得則睽成无妄爲馬再喪而得則大壯成革爲羊再喪而不得至於三喪小過成明夷卽大壯成泰爲牛喪馬无咎喪羊无悔以其能變通也喪牛則凶以其不能變通也改井則喪馬得馬不改井而改邑則雖喪牛而亦得其大首旅四之初成賁通困則得童僕亦爲得資斧成明夷則喪牛亦卽喪童僕巽初之震四成復小畜則喪貝由小畜復成明夷需則喪資斧復通姤七日來復故七日得六五億无喪有事傳云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大无喪猶云大有得謂巽二先之震五也喪貝而七日得是喪而有事也成屯而通鼎是无喪而有事也无喪指屯有事指變通於鼎變通於鼎則无喪而知喪鼎二之五不喪匕鬯又喪而得矣未濟喪茀而成負損通咸則亦七日得損不通咸而上之三成泰喪而又喪與巽喪其資斧同泰九二朋亡謂損上之三也恆四之初也大壯四之觀初也大畜上之萃三也升初之无妄四也臨三之遯上也變通於否則亡而存喪而得故云得尚乎中行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兩言其亡者謂亡而又亡一亡成損恆大壯大畜升臨再亡成泰亡而又亡一經變通於否有以包之遂得尚乎中行喪亡桑至繫于包桑而卽得在喪亡者不可不變通而得所繫在己得已存者不可不知其喪亡而用包容易於一喪再喪而言其得之之易如此君子包之小人化之又何過之不可改惡之不可過乎豫六五貞疾恆不死傳云中未亡也謂豫成小過通於中孚也中孚上之三成需爲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之比例小過通中孚猶需通晉中孚二之小過五則中未亡需二之晉五則馬匹亡亡指晉五馬指需下乾以馬匹晉五之亡而亡不亡矣旅六五射雉一矢亡謂節二之旅五而旅上之節三節成旣濟旅成咸亡謂咸通於損由得而知喪一用矢卽知亡而變通故終以譽命若成咸而不知亡仍以咸四之初則所用不止一矢而成兩旣濟知存不知亡矣繫辭傳云成性存存而亡亡而又存故存存也

生　死

循按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經文觀之死與終不同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易義也經之稱生者二卦觀六三九五觀我生上九觀其生大過九二枯楊生稊九五枯楊生華是也經之稱死者二卦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豫六五貞疾恆不死是也乾二之坤五成家人屯則通解鼎成蹇革則通睽蒙是生而又生故生生之謂易乾二之坤五爲大生屯蹇通鼎睽爲廣生大生故資始廣生故資生觀爲蒙二之五之卦經於此明生生之義屯通鼎則家人通解蹇通睽則革通蒙生由此而廣矣革通蒙則蒙成觀是爲童蒙求我我有所生則觀我生謂觀通大壯而大壯二之五也我生而初四應之成益益又通於恆恆二之五是爲觀其生益彖傳云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卽所以發明觀其生之義也有乾坤大生廣生因有觀之我生其生以歸於益恆咸損而乾坤之生生乃不已自乾坤而革蒙而觀大壯而益恆此生生之未有失者也若失道而成大過是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也姤二不之復五而上之復三也失道而成頤是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也夬二不之剝五而四之剝初也大生廣生之機失矣然大過通頤而頤成益則枯楊生華頤通大過而大過成咸則枯楊生稊益通恆咸通損仍生生不已舉一大過頤之生生其他失道而變通者皆其例矣在成旣濟則終在益通恆則始終則有始其始爲生生而終亦不可爲死死者澌也（說文廣雅白虎通鄭氏注禮記皆云）澌卽斯其所取災之斯豫六五傳以中未亡贊恆不死然則死謂五亡也坎二不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離成賁坎成節與旅四之初同焚如卽旅焚其次之焚旅傳云旅焚其次亦以傷矣傷謂成明夷旅成明夷卽離成明夷是賁上之節三如是則死如故賁上之困三困成大過賁成明夷傳贊之云死期將至將至者大過四又之初卽離上先之坎三而四又之坎初也成大過而通於頤卽隨蠱之相錯有子以承父德父雖終而不可爲死父有子則終而始死而不死矣故大過爲棺槨所取不同於坎成需離成明夷之爲棄如死而棄則眞死矣豫成小過猶困成大過大過通頤而二之頤五爲益通恆而恆二之五之比例小過通中孚而五之中孚二亦爲益通恆而恆二之五之比例故豫成小過能恆而仍不死卽困成大過能恆而仍不死是以云恆不死在大過以生稊生華兩生字與豫之不死互明而傳云過以相與卽恆之雷風相與謂成咸相與二字所以與恆不死之恆互明也傳贊中孚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謂豫成小過雖近於死而能通於中孚則緩死緩死卽恆不死也離四之坎初與兌四之艮初同傳云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兌成節艮成賁則犯難說以犯難則節通於旅而不致焚其次賁通於困而不致不見其妻凶不成需明夷故民忘其死也然則死生之說可得而言矣積善有餘慶則生積不善有餘殃則死死非謂形喪也謂中亡也生非謂形在也謂中未亡也中未亡故終則有始顏子短命而不可爲死所謂原始要終者如是所謂死生之說如是不以形之存亡爲死生而以善不善之積爲死生此易之言死生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七十六終

嘉應張嘉棋覆校　武進劉淇新校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道

循按易之言道者四復彖云反復其道小畜初九復自道履九二履道坦坦隨九四有孚在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即品物流形之形以爻之定言謂成既濟未成既濟之先陰陽變化生生不已是之謂道一陰一陽猶云一闔一闢凡兩卦旁通皆陰陽相偶以陽易陰以陰交陽終則有始謂之續終繼即續也成兩既濟而終止無復一陰一陽相對是但有形器而無道惟成性之後而又存存前者未終後者已始柔剛迭用至於無窮如坤成屯屯通鼎鼎成遯遯通臨臨又成屯此道也繼之者善也鼎成遯遯上之屯三成既濟此形也成之者性也屯成既濟而鼎成咸咸又通損此成性而存存也反復即一陰一陽也一陰則反其道一陽則復其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坤成屯而通於鼎故傳以反復其道贊之反復其道復彖辭也乾成小畜坤成復失道也小畜通豫則復自道復通姤則反復其道傳取以贊終日乾乾明當位者以反復為道與失道者以反復為道其道同也反復其道指二五一陰一陽亦指二五坤一陰反乎乾之一陽宜以乾二之坤五則反而復一陰化為一陽乃不成比而成復仍反而為一陰是失道也宜變通而以姤二之復五則反而復乃不成屯而成明夷仍反而為一陰是失道也傳以反君道贊迷復之凶迷即先迷之迷坤彖傳云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反而不復是有陰而無陽也失道也復而不反是有陽而無陰也亦失道也終日乾乾之反復道已復而欲其反也七日來復之反復其道已反而欲其復也隨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有獲謂革四之蹇初成兩既濟有陽無陰為其道窮革通於蒙則有孚在道革一陽蒙一陰故在道傳云明功也明初九出門交之功出門交則成蹇革為有功因其功而續終故明功此與屯通鼎之道同復通姤則從道復六四傳謙通履則復道謙之失道同於復其履道即與復之反復其道同經之言道其義已足傳稱得中道五離六二既濟六二夬九二蠱九二解九二未失道二睽九二觀六三其道窮四比彖蹇彖坤上六節上六失道三坎初六上六漸九三由陰而陽為君子道由陽而陰為小人道能變化而後為乾道能駢致其道而後為坤道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濟天下成既濟而定也以道濟之則終則有始而知周乎萬物知者利仁變而通之以盡利是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道有變動故為道也屢遷變動屢遷故一陰一陽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道之所以為道也

命

循按經稱命者六卦否九四訟九四革九四師九二上六萃上六旅六五乾彖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命二字言之最明大戴記所謂分於道之謂命也見本命篇一陰一陽之謂道乾二之坤五坤化為比比通大有大有化為同人同人通師師又化為比諸卦變化倣此一氣反復往來是為道分而言之坤化為比命也師化為比亦命也大有化為同人亦命也通諸卦之二五言之為道自一卦之二五言之為命有命斯有性故云各正各之云者分於道之謂也師上六大君有命謂二之五也九二王三錫命師成屯屯通鼎鼎二之五又有命也大有傳云順天休命二之五天命也四應之成家人天之休命也家人通解解二之五又有命則順天休命也屯通鼎鼎二之五傳贊之云君子以正位凝命凝謂二之五上成乾也革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革之改命謂乾成革而通蒙猶坤成屯而通鼎也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則不用命而失道矣升通无妄則仍有命无妄傳云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謂升二之五也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成臨則不用命而失道矣臨通遯則仍有命臨傳云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无妄傳同而以道字明命字分於道為命天之命即天之道也臨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傳云未順命也未順命謂師成臨唯未順命故必通於遯為咸臨若順命則師成屯而通鼎無所為咸臨矣因象傳未明言命字故於此補出也師之通同人猶比之通大有未順命三字與大有順天休命互明而萃象傳亦云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大畜二之五而萃三往大畜上猶解二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解二之五則順天命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臨則未順命以大有萃兩傳通觀之未順命指師成臨亦指解成臨何疑師解成臨已不順命而仍不通於遯而成泰其為不順命尤甚矣乃泰變通於否則仍有命否九四有命无咎謂泰二之五也泰上六勿用師自邑告命謂通於否而二之五也師成臨而成泰猶師成升而成泰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猶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也无妄成益升成泰而益上又之三猶師成臨同人成家人家人上又之臨三也傳云天命不右行矣哉謂无妄成既濟即謂師解成泰也師成臨猶坤震成復坎兌成節姤傳云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九五傳云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施命者姤二先之復五而後上施於復三也施命故志不舍命不舍命不改命也舍即君子幾不如舍之舍乾成家人坤成屯屯三不可之家人上則舍而從鼎是舍命也姤二之復五亦成屯而姤未成家人則屯三不必舍故不舍命盈則宜改而變通未盈故不舍也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節二之旅五旅上應之節成既濟而終是終於有命矣而云譽命何也離五未之坎二而四之坎初无譽矣无譽則不可言命乃賁於離无譽則无命旅初未之四旅自有譽旅有譽故節得終以譽命也節通於旅賁則通於困賁亦可終以譽命矣乃困二不之賁五而成需則改而通於晉是為致命由困成需久不用命需二之晉五則終歸於命致之言至也致命至于命也晉初六傳云裕无咎未受命也此未受命與臨九二傳未順命同困成需猶蠱成泰蠱成泰則裕父之蠱困成需則徐徐猶裕也未受命故裕未受命以變通而致命故裕无咎困成需則賁成明夷需未受命通於晉則致命明夷未受命通於訟則復即命巽傳云重巽以申命又云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申之言重也巽二之震五成隨震有命矣三上從成蹇革革又改命於蒙是重有命也故云申命革九四傳云改命之吉信志也猶即申也道變化而不已命分於道則有所限有當安於所限者不舍命是也有不當安於所限者申命改命致命是也命而能改能申能致則命不已即道之不已如是乃為知命自變通之義不明而未受命未順命之文遂成一莫解之說矣

性　情　才

循按易不言性而言命不言情而言欲孔子贊易一則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一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命性情三者一以貫之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文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猶生生生生不已則善有所繼而道不窮繼而不成則性命不能各正終則有始故善必有所繼原始要終故性必期其成蓋道不可窮而理則宜窮理猶性也見鄭康成樂記注窮理即是盡性物不可以終盡而性則宜盡理之言分也道既分而爲命命乃定而成性白虎通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論衡云性生於陽情生於陰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即道之一陽情即道之一陰一陰化爲一陽爲命即爲性由九五一陽上下應而成既濟則爲成性五已剛中不必行動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由其天性之善擴而充之使六爻皆正則成性而盡其性然所成者性也非道之不已也成性而存存乃爲道義之門性爲人生而靜其與人通者則情也欲也傳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成已在性之各正成物在情之旁通非通乎情無以正乎性情屬利性屬貞故利貞兼言性情而旁通則專言情旁通以利言也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如乾五剛中性也坤五柔中情也必以乾二通於坤五而爲元爲仁次以坤初之乾四而爲亨爲禮乾成家人坤成屯家人則旁通於解解二之五成萃爲利爲義然後家人上之解三成既濟爲貞爲成性爲盡性其坤五之成比亦元也仁也成屯亦亨也禮也屯旁通於鼎鼎二之五亦利也義也然後屯三之鼎上成既濟亦貞也成性也盡性也乾非通乎坤又通乎解則性不可得而正即性不可得而成通乎坤通乎解坤之成屯也亦通乎鼎乾坤屯家人各成既濟各正性命也而乾孚於坤家人孚於解屯孚於鼎其柔中者無不化爲剛中是情以旁通而皆可以爲善則保合太和也家人屯成既濟成性矣而鼎解則成咸未已也咸通於損咸成既濟成性矣而損則成益未已也是爲存存既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成已性各爲既濟窮理盡性也貞也旁通而柔中又爲剛中使未順命未受命者皆復自命至於命也利也即信也知也以已之情通乎人之情因有以正人之情即有以正人之性是人之性自我而率人之命自我而立性已定故靜情未定故動性與情孚而有以窒其欲則情不失乎正而情善性孚於情一陽而一陰也情得乎善一陰而一陽也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率性由於通情通乎人之情則不拂乎人之性故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乾二不之坤五屯不通於鼎鼎二不之五家人不通解解二不之五則情不通情不通則欲不窒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天理滅人欲窮性命不能各正睽孤困悖不能保合太和矣傳云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又云設卦以盡情僞能窒其欲則情通以陰化陽而所爲善爲善則利不能窒其欲則情不通不以陰化陽而所爲不善爲不善則害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成家人屯蹇革通於解鼎睽蒙解鼎蒙睽成咸益又與損恆通而終則有始此窒欲而爲善者也設諸卦以盡其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成復小畜夬謙豐井賁節又成明夷需或有孚失是而成大壯大畜升臨又成泰此不能窒欲不能通乎人情而爲不善者也故設諸卦以盡其僞情實也僞虛也性發而爲情故爲性之欲有以通人之情則有以窒已之欲而剛孚於柔者柔又進乎剛情合於善欲行於仁才爲之也傳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而立乎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與材同故象者材也又云爻象以情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爲不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則無才之罪也故又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以血氣心知之性爲喜怒哀樂之情則有欲欲本乎性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類猶似也以已之情度人之情人已之情通而人欲不窮天理不滅所爲善矣如是則盡其才而爲才子否則所爲不善而人欲窮天理滅不能盡其才而爲不才子故才者能達其情於天下者也才能達其情而情乃可旁通性命乃可各正情不旁通故人欲窮性不各正故天理滅不以已之欲不欲通乎人之欲不欲是無情無情是不近乎情傳云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乎情則相得不相得則不近乎情雖有善性而無才以盡之則情不能通欲不能窒矣終身之行惟在乎恕平天下之道不過絜矩知有已之性不知有人之欲情不通而欲窮矣伏羲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所以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唯此旁通情而已矣孔子嘆才難孟子道性善皆本乎是舍情而言善舍欲而求仁舍才以明道所以昧乎羲文孔孟之傳者也

教

循按易言教者三卦坎習教事臨教思无窮觀觀民設教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漸初之歸妹四成臨皆失道者也漸成既濟歸妹成泰與坎成需離成明夷同則失道又失道者也唯失道所以教之唯失道而教之即能復於道所以性雖限於命而無不善也中庸言修道之謂教而推本於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明教本於性而道復於教即易義也道者一陰一陽也後順得常也既分而爲命而性本於命則於道爲不全或不能一陰一陽矣或不能後順得常矣則限於命而失道矣然性爲二之所分能率而行之性即是道何爲率率者循也不越次之謂也兩卦旁通則不越乎一陰一陽矣先二五而初四三上各趣時以爲行止則不越乎後順得常矣然此惟聖人能之其限於命而不能自率其性者不自知也則必賴先覺者覺之如歸妹二先之五而後四之漸初則率性矣限於命者不知也乃四先二五而成臨此失道也不能率性也聖人教之使變通於遯而民乃變化各正其性命是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也歸妹二先之五而後三之漸上則率性矣限於命者不知也乃三先二五而成大壯此失道也不能率性也聖人教之使變通於觀而民乃變化各正性命是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習坎入于坎窞則失道係于徽纆寘于叢棘可憂也則不使之習坎而使之習教事習於坎險則成需明夷來之坎坎罪大惡極而不可解習於教事則有以辨上下定民志恥不仁畏不義刑罰清而民服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以習坎與習教事相較故相遠此聖人所以以教爲重也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夫婦者一陰一陽之交乎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下於是尊卑貴賤品物咸亨後順得常而終則有始也五行即五倫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有等此命限之也伏羲教之無論知愚賢不肖皆知有夫婦之別上下尊卑之等此性善之相近也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爲夫婦各爲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此人性所

以善也古之人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食禽獸肉神農因天時分地利制耒耜教民農作於是民皆知有耕稼無不火食其先飢求食飽棄餘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自食其力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此人性所以善也性不外男女飲食人有此性禽獸亦有此性人之性可因教而明故善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故不善故聖人之教因人性之善而立性雖善非教不明聖人設教以寡天下之過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

則法律

循按師初六師出以律律卽法也法卽則也繫辭傳云制而用之謂之法制卽謙以制禮節以制度之制制而用之則尊卑先後之序不紊旁通變乎之類不窮聖人以教修道非徒恃乎空言也有法存焉矣如乾上之坤三非禮也謙通於履則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乾二之坎初非度也節通於旅則不傷財不害民所謂法也蠱上之隨三爲同人上之師三之比例不以上之隨三而先以二之五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之五故志可則卽是師出以律事王侯則失律矣謙六四无不利撝謙謂履成益而通恆傳云不違則也違卽天與水違行之違履二不之謙五而四之謙初成明夷中孚是爲夷于左股失則矣惟中孚通小過明夷通訟仍順以則用拯馬壯吉謂中孚二之小過五也傳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而明夷五之訟二例此矣明夷通訟是爲違行今履二先之謙五而四從之則謙不成明夷則不必違行於訟所以不違行者以其不失則也故云不違則也明夷五不之訟二而訟上之三成大過所爲後入于地也傳云後入于地失則也訟成大過爲失則訟成中孚亦爲失則訟四之初成中孚卽履四之謙初成中孚之比例失則二字與六二之吉互明卽與謙六四不違則互明也履四之謙初爲同人四之師初之比例訟上之三爲同人上之師三之比例卽爲蠱上之隨三之比例明夷上六之失則與蠱上九之志可則互明而同人九四乘其墉則謂師成臨同人成家人傳云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家人通解爲反則與中孚通小過同唯反則故順以則也順以則言中孚以該明夷困而反則言家人以該臨皆與謙之不違則互明而皆所以贊師之出以律也乾文言傳云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羣龍无首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先二五次初四也震成屯巽成家人亦猶乾之用九矣震彖傳云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謂屯通鼎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虩虩卽履九四之愬愬震成屯猶履成益初四既從二五則三上不敢又從故俟變通爲有則後有則之則與乃見天則互明正與謙之不違則互明諸則字相鉤貫如此

仁義禮信知

循按經言信言知不言仁禮義傳以仁贊元禮贊亨義贊利而以有孚爲信蹇彖傳云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臨由失道而變通經言知臨睽二不之五則蹇初止而不行傳以知贊之然則知者謂其能變通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配陽謂由陰交而生陽也義配陰謂由陽易而通陰也應乎其閒而不失等殺者爲禮仁義指二五禮屬初四三上以其應二五爲亨以其應二五而成既濟爲貞亨貞皆屬乎禮以其不成既濟變而旁通爲有孚則爲信有孚而不失是則爲知知其盈而悔知其非而悔知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知所以崇法天也中庸修道以仁由仁之親親及義之尊賢禮卽由仁義之等殺而生義而尊賢卽知人知天而爲知三達德以知冠仁所以發明易道詳矣仁通義卽是信義生仁卽是知非信無以爲利非知則不能元亨能信知而後可貞貞非信亦非知乾鑿度以五氣爲五常而配八卦以信爲北方坎知爲四維中央何妥本之以貞配信（周易口義引周氏以貞配冬）李鼎祚依漢天文志以貞配知斥何妥爲非乃以全易測之均未有合也

譽懼

循按易爻言譽者六坤六四大過九五皆云无咎无譽豐六五有慶譽吉旅六五終以譽命蠱六五用譽蹇初六往蹇來譽說者均以二多譽解之是也然何以有譽何以无譽則未有詳其義者繫辭傳云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譽在二而實由於四之无咎故易之稱譽或在五或在初四而蹇之來譽在初六傳云宜待也已成蹇宜待睽二之五初有所待而不行故譽蠱成大畜而通萃爲幹父之蠱萃成咸四亦有待而不行是爲用譽用譽者用而後有譽蠱成大畜則初四先二五而行不可爲譽由无譽變通而有譽故爲用譽與二之豐五豐成革爲來章渙成觀觀上之三成蹇初四不行故稱慶譽旅六五射雉一矢亡謂節二之旅五而三上從之旅四不行也故終以譽命噬嗑四之井初成頤猶隨四之蠱初成大畜大畜无譽通萃爲用譽无譽則有咎无咎則有譽頤通大過在頤則有咎无譽在大過則有譽无咎故云无咎无譽先失道无譽後變通而无咎易文多用對也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坤成復猶噬嗑成頤坤主受而有底爲囊之象此无譽而有咎者也復通於姤是爲括囊在復有咎无譽在姤有譽无咎故无咎无譽與頤大過同其四多懼何也二行而四從之在二則譽在四則懼懼三上不知悔而又行成兩既濟也經不言懼而言震來虩虩傳云恐致福也震來謂巽二之震五初四從之成屯家人故虩虩而懼懼家人上之屯三也惟其懼則屯通於鼎是以恐致福君子以恐懼脩省恐懼成屯不敢卽成旣濟也震驚百里鄭康成云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然則百里二字與屯之建侯互明傳云驚遠而懼邇也邇指震遠指鼎震成屯是懼在於邇變通於鼎是驚及於遠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非諸侯而何不建侯則喪匕鬯侯之建由於恐懼懼則見幾見幾乃致福矣震之虩虩卽履之愬愬（震來虩虩荀作愬愬履虎尾愬愬馬作虩虩）履二之謙五而四之謙初謙成既濟則終吉履成益則懼懼上之三也益上之三與家人上之屯三同大過傳云君子以獨立不懼謂大過二之頤五而頤三上應之不懼大過四未之初也四不行而三行在四不懼在三則有功四行而三又行則成兩既濟故懼四不行而三行則不成兩既濟故不懼也

功

循按繫辭傳云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云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卦成於三而三必從五先三後五則凶先五後三則有功五非三功不成三非五功不立故功在三實在五也彖傳稱往有功者五（需蹇漸坎解）皆以三上從二五言而功之稱於經文者惟隨初九出門交有功一語謂蠱二先之五而後上之隨三蠱成蹇隨成革爲有功革又孚於蒙爲明功所以明此出門交之功也坎彖傳言往有功離上九傳言以正邦蹇彖傳以往有功與以正邦連言漸彖傳亦以往有功

以正邦運言在蹇謂升成蹇而通睽在坎謂坎成蹇而通睽在漸謂漸成蹇而通睽升二之五而无妄三上從之成蹇革與坎二之離五而三上從之成蹇革同漸成蹇通睽則以睽二之五而三上從之成革爲往有功漸之成蹇由於上之歸妹三在歸妹成大壯原凶而无功而傳以蹇之往有功明其成蹇通睽睽進而得位其往乃有功則此時成蹇未進而得位正是無功下云進以正可以正邦則謂睽二之五而蹇初從之成既濟蓋往有功皆謂三從五成蹇革以正邦皆謂蹇革變通而成既濟傳以往有功以正邦爲鉤貫以明其同也大壯蹇相錯爲需小過需彖云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此往有功與漸彖傳之往有功互明蹇通睽即需通晉利涉大川則晉已成益而通恒乃恒成咸益成既濟正是蹇革之所錯往有功而成咸既濟即是往有功而成蹇革既明需通晉爲蹇通睽之比例又明恒二之五而益上之三爲坎二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之比例也其小過大壯則於解彖傳贊之云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謂解成咸解家人相錯爲豐渙渙二之豐五而三從之成蹇革與大壯通觀成蹇革同亦與小過通中孚成咸既濟同渙通於觀豐近於小過也夙五言往有功其鉤貫之妙如此解之往有功指豐渙故渙彖傳贊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乘木二字亦用以贊中孚之利涉大川皆隱與解傳互明巽六四傳云田獲三品有功也田獲三品即解之田獲三狐明有攸往夙吉即是田獲三狐田獲三狐即是家人成既濟解成咸傳之屈曲相明可謂詳矣惟坎二不之離五而先成需明夷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而終則无功坎六三傳云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未成需明夷則先成豐井井通於噬嗑則豐井不通於噬嗑而豐四之井初則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此來之所由坎坎也傳云未有功也尚未來之坎坎故不云終无功而云未有功蓋需二不之明夷五尚可變通而有功也傳稱大无功二其一恆上六傳云振恆在上大无功也謂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也其一師六三傳云師或輿尸大无功也謂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也同人上之師三爲蠱上之隨三之比例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爲離上之坎三之比例而皆大无功則坎之往有功即隨之交有功也蒙彖傳云蒙以養正聖功也成蹇革則有功矣然必變而通之以養正其功聖猶通也聖功猶云明功有功而不變通則仍歸於凶師上六傳云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師成屯同人成家人斯時承其家必旁通於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家人成既濟與蹇正同但蒙以有功而養正家人以正而有功故云以正功也此與田獲三品之有功又互明矣

權

循按孔孟皆重權孔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何反與經然後有善者也繫辭傳云巽以行權又云巽稱而隱又云巽德之制也稱即是權（大傳立權度量注權稱也）制即謙以制禮之制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以卑踰尊以賤僭貴無禮已甚所謂輕也君子變通之以謙孚履則上下辨民志定輕化爲重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明指出稱字可知此之謂權彼之所輕吾則重之彼之所薄吾則厚之比謙以制禮之權也權所以知輕重吾知其輕重因而平之裁成輔相全賴乎此巽上之震三成豐井猶乾上之坤三成謙夬井變通於噬嗑則辨義辨義即履之辨上下三先於五成謙井猶三先於五成大過傳云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用者庸也更變也成大過則薄變而通頤則可重薄而可重所以行權也其屬之巽者巽之義爲順（見廣雅）順在坤爲承天而時行巽以行權即承天而時行爲行權巽之義爲遜遜則不執一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天不執一天之權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人不執一聖人之權也權由失道而補救之則隱而稱權由當位而變通之則稱而隱先庚三日成蹇革則變通於睽是爲後庚三日蹇反身而通睽是爲反經不反經而蹇初之革四成兩既濟其道窮反經而道乃不窮是反於經然後有善也推此而家人反身於解屯反而夕惕於鼎皆行權也大過通頤大過成既濟頤成益爲拂經拂經者輔弼之以爲經也此時稱之則益宜反而通恆益不反而通恆遽成既濟在頤爲頤征凶在益爲立心勿恆凶立謂成既濟心勿恆謂不通於恆不通於恆是不能反經雖能立亦凶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夫權者所以元亨利貞也盈則以反經爲權失道則以制禮辨義爲權用以自救其過即用以寡天下之過執一則害道變通則道不窮行權者變而通之也

民

循按乾上九文言傳云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謂乾成家人上巽爲高即宜變通於解不通於解故高而无民君貴民賤君孚民則貴下賤屯初九傳云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貴謂屯五賤謂鼎五舍屯五之貴而通鼎五之賤鼎五民也二之五則大得民民在泰五則通於否而裁成輔相以左右之民在謙五則通於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在臨五則通於遯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大過二之頤五養賢以及萬民民在頤五賢在大過二賢人在下位也大過二養於頤五則養賢而賢人有輔萬民者非一民也頤五之民養成益矣益變通於恆恆五亦民也恆二之五則民說无疆故及萬民民說則萬民服謙通履履成益通於恆傳云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謂由謙五以及恆五也觀九五觀我生傳云觀民也大壯五爲民二之五則觀民而民化剝上九君子得輿傳云民所載也剝五本是民夬二之剝五五爲君子以陰載陽故云民所載也復五民也姤二不之復五有民而無魚故經云无魚而傳以遠民贅之豫五民也小畜二之豫五而上應之成咸四不之初故刑罰清而民服兌彖傳云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先民者以民爲先民指艮五謂兌二先之艮五而三上後應之成蹇革兌成革而通蒙是因先民而說故云說以先民說解脫也不能先民則艮上先之兌三成謙夬夬二之謙五上成坎則勞不成蹇而成漸故民忘其勞謙通履則以勞謙而民服兩勞字互明井傳云君子以勞民勸相離上之坎三成井猶艮上之兌三成謙謙通履成蹇无妄爲勞謙井二之噬嗑五成蹇无妄爲勞民其義一也勸即子庶民則百姓勸之勸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勸樂之（依孫宣公音義）勸謂井二之噬嗑五相謂上下皆應繫辭傳云井以辨義又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巽成井震成豐民爲非矣井通噬嗑明罰勅法以禁之則不致又成需明夷至於勞民而民勸則所以轉移而變化之者深矣兌艮成節賁猶震巽成豐井節通旅仍先以節二之旅五則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艮五民也旅五亦民也艮成賁則害民旅成遯故不害也

君子　小人

循按經文並稱君子小人者六（革上六大壯九三剝上九觀初六解六五遯九四）雖稱

君子者十四（坤彖否彖同人彖謙象乾九三屯六三小畜上九謙初六九三觀九五上九夬九三未濟六五明夷初九）單稱小人者三（師上六大有九三既濟九三）通而核之皆以五之剛柔爲別剛居五則爲君子柔居五則爲小人試以其並稱者言之未成觀爲小人既成觀爲君子何爲未成觀蒙二未之五也夬二未之剝五也在蒙剝則欲其爲觀在觀則欲其變通於大壯大未壯小人也大已壯成革君子也既成革又欲其變通於蒙而成觀觀大壯革剝四卦並稱君子小人其義一貫觀初六童觀卽蒙之童蒙也由蒙而成觀是由小人而成君子初六九五上九三稱君子皆指觀初六小人則指蒙也大壯爲小人則宜用壯用壯謂二之五成革也成革則爲君子用罔謂四之觀初成益也蒙二方之五尙與革係則革四之蒙初爲小人无咎蒙已成觀觀爲君子大壯尙是小人不用壯而卽以四之觀初觀成益大壯成泰故吝蒙與革通革爲君子蒙爲小人大壯與觀通觀爲君子大壯爲小人蒙成觀是小人已進爲君子故革四之蒙初在蒙无咎大壯未成革是小人未進爲君子故觀初之大壯四在觀爲吝大壯已進爲君子則四之觀初爲用罔卽觀之觀我生觀不吝而无咎矣夬二之剝五在剝爲小人猶童觀之小人剝成觀爲君子卽觀我生之君子得輿之輿卽壯于大輿之輹之輿剝已成觀爲君子則孚於大壯而得其所壯之輿必俟大壯用壯觀上乃可之三若雖成觀仍係於夬則猶是剝猶是剝則仍是小人既夬二已之剝五則不俟大壯用壯而上卽可之三成蹇是爲剝廬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君子謂蒙成益益通恆恆爲小人則益爲君子小人謂蒙二方之五仍係於革革爲君子則蒙爲小人蒙二既之五則革四可之蒙初成益是爲革面卽童觀之小人无咎也益爲君子必變通於恆恆二之五而益上乃可征三是爲豹變若方革面而不豹變則益上之三爲征凶矣革通蒙成觀觀通大壯成革其君子小人迭相交易如此推之於家人則家人爲君子通解爲小人解成萃爲君子又通大畜爲小人推之於屯則屯爲君子通鼎爲小人鼎成遯爲君子又通臨爲小人解六五君子維有解有孚于小人傳云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君子指成萃小人指未成萃而家人孚之也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傳云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君子指成屯小人指臨二不之五而遯成既濟也於解稱君子小人以例萃大畜於遯稱君子小人以例屯鼎遯解兩卦亦互明也坤彖君子有攸往則兼指屯蹇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專指屯卽屯六三君子幾之君子屯爲君子則三不可往鼎未成君子也小畜爲君子則上不可征豫未成君子也君子舍之舍其爲君子而孚於小人也君子征凶自恃爲君子而不能孚於小人也否爲君子宜孚於泰泰二不之五而否自成既濟而貞固自以爲君子自以爲貞乃不能通於泰泰爲匪人匪人由於否之則否自爲君子貞何利之有故不利君子貞泰猶師也否猶同人也師二之五而後同人上之師三爲同人于野如是則利君子貞所爲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也泰之於否猶需之於晉需二之晉五成否與未濟二之五同需彖云有孚光亨未濟六五君子之光謂成否否爲君子也否爲君子則泰爲小人否不自貞而以包泰之羞俾得進爲君子此小人所以吉而天地所以泰也小人得君子包之則進爲君子小人爲君子所否至於成匪人小人不吉則君子不利君子指否小人指泰也小過四垂於初猶乾四之坤初中孚上往於三猶乾上之坤三小過坤小人也中孚乾君子也小過初四既行而成明夷則中孚二不可食於明夷五故云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坤未成明夷先成謙謙以卑踰尊小人之輕薄者也履以君子通之制禮以辨上下於是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輕薄之小人化爲有終之君子不特謙之輕化爲厚且謙而又謙益通於恆亦化爲君子不致无所容而或承之羞經之單稱君子者如此同人爲君子師爲小人比爲君子大有爲小人大有成同人而後上之比三可也二未之五成同人小人也則上不可之比三凡上之三爲克故云小人弗克師成屯小人進爲君子矣既開國則承家承家家人通解屯通鼎也鼎二之五成君子屯三乃可之鼎上若鼎二未之五仍是小人則屯三不可用故云小人勿用家人通解亦然家人以君子有孚于小人必小人進爲君子家人上乃可維於解三未成君子未可維矣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謂未濟成益而上之三也益必通於恆恆二之五爲君子而後益上乃可之三若恆二未之五仍是小人則益三不可用益之通恆猶屯之通鼎故亦云小人勿用經之稱小人者如此孔子於泰否兩傳暢發其義泰傳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傳云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泰爲乾坤之相錯內君子外小人內乾外坤也內小人外君子內坤外乾也小人在外宜進而變爲君子君子在外宜退而孚於小人所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在泰宜以二之五爲君子二之五爲君子則道由此而長不以二之五仍爲小人則道由此而消故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在否宜通泰孚於小人通泰孚於小人則道由此而長不通泰自以君子貞則道由此而消故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又於剝觀夬三卦贊之剝彖傳云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初六傳云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雜卦傳云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李鼎祚集解作小人道消）柔變剛與剛決柔互相發明剛決柔則夬二之剝五夬二所以之剝五者以剛決柔剝成君子則道由此而長剛不決柔剝仍爲小人則道由此而憂也推之柔變剛則剝旁通於夬剝所以旁通於夬者以柔變剛則夬孚於小人而道由此而長可知也柔不變剛則夬不孚於小人而道由此而消亦可知也小人長三字卽是小人道長卽是君子道消夬剝兩卦一贊於彖傳一贊於雜卦傳遙相鍼對媿而觀之其義可見惟夬方通剝剝方變夬而夬二尙未之剝五則夬四不得往剝初剝三亦不得往上故經云不利有攸往而傳以小人長贊之贊不利有攸往正是申明柔變剛之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申明剛決柔也泰孚否卽是柔變剛泰二之五卽是剛決柔於泰言君子道長又於夬言君子道長於否言小人道長又於剝言小人長傳文每互相發明泰以例剝夬以例否是否宜孚小人而泰卽宜進爲君子也是泰宜進爲君子而否實先宜孚於小人也合觀剝夬兩卦以例否泰雜傳明以剛決柔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注腳則知泰二未之五猶夬二未之剝五在剝不利有攸往在否不利君子貞泰二未之五則否上不可之三猶夬二未之剝五剝上不可之三也泰二已之五則否四可之初猶蒙二之五革四可之蒙初也故緣觀初六小人无咎君子吝而贊之云小人道也小人道謂在小人則合乎道也惟蒙爲小人則以成觀爲合道若觀爲君子則又以孚大壯爲合道蒙成觀君子道長也觀通大壯小人道長也小人成君子而小人乃无咎君子孚小人而君子乃无咎也繫辭傳云

賁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此謂解成泰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以柔乘剛爲道之大悖虞翻崔憬之流乃以此天翻地覆之卦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即指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遂莫能明解未成泰先成臨臨通於遯則君子以遠小人謂臨二先之五不使成泰爲小人乘君子之器遯不能遠小人乃上之臨三成泰豈成泰轉謂之君子道長乎惟君子孚於小人則仁覆天下惟小人化於君子則天下歸仁君子自爲君子乃成亢龍之災小人長爲小人則積滅身之罪兩相交則治兩相離則亂此易之道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七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七十八　嘉應張嘉淇借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遇

循按雜卦傳云姤遇也柔遇剛也又云井通而困相遇也困之相遇何以同於姤同人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大師克相遇傳云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四之師初爲乘其墉是時同人上未克於師三師成臨未成泰故欲其弗克而以攻爲吉若同人上克於師三則師成升升通无妄則相遇何也升无妄相錯爲復姤升二之五即姤二之復五之比例姤之遇正與大師克相遇之遇賛明困之爲困以其成需也困成需賁成明夷猶同人成既濟師成泰師未成泰而成臨猶困未成需而成節也師未成泰而成升猶困未成需而成大過也傳既以困而反則賛師之成臨又以困相遇賛師之成升然則師成臨爲困即困成節爲困師成升爲困即困成大過爲困困相遇也所以賛同人之相遇而知大師克相遇爲升通无妄也姤二之復五猶小畜二之豫五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則成咸不成小過小過九四弗遇過之謂小畜上不之豫三成小過而二先之豫五爲相遇也上六弗遇過之豫五既不與小畜二過而致成小過則是時宜自小過旁通中孚不可又飛鳥離之而成明夷弗過則欲其過之弗遇轉欲其過之不欲其夬之豫成小過則小畜成需是爲過其祖何以明之小畜二之豫五則作樂崇德以配祖考樂不作德不崇則不能配其祖不能配其祖是過其祖也既過其祖則需不能與小過遇變而與晉通需二之晉五是爲過其妣妣即王母也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與小過遇其妣正相發明王即君也晉上成乾爲君遇其王母則及其君不及其君謂需二不之晉五而晉上之三與小畜上之豫三同不及即是過不可以過加君故變其文也過其祖不及其君而成小過小過不可與需遇而與中孚遇中孚二之小過五與損二之五同是爲遇其臣臣即損得臣之臣乃傳以配其祖賛過其祖稱配不稱遇者所以賛豐之遇其配主也豐渙相錯爲家人解渙二之豐五爲解二之五之比例解二之五成萃又爲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故小畜二之豫五爲配其祖渙二之豐五爲遇其配主渙二不之豐五而初之豐四豐成明夷渙成中孚明夷不與中孚遇而與訟過九四遇其夷主謂豐成明夷而五與訟二過也離上之坎三成豐井豐不可與井遇而遇其配主於渙井亦不可與豐遇而通於噬嗑井二食於噬嗑五則爲噬肉乃不遇噬而致噬嗑成明夷則腊肉有毒明夷變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是爲遇毒傳於師賛云聖人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同人師相錯爲明夷訟用一毒字以明遇毒之遇指訟二之明夷五井二之噬嗑五爲睽二之五之比例睽九二遇主于巷則未毒而先遇之與升孚无妄同睽四先之蹇初成損與大有四先之比初同損孚於咸而二之五爲遇元夫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傳云遇剛也遇剛與同人九三傳敵剛互明同人上之師三爲伏戎于莽即是師或輿尸升不通於无妄而遽以二之五成蹇爲升其高陵即爲弟子輿尸大師克而不能相遇矣惟以升之成蹇爲弟子輿尸者而變通於睽則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矣睽二之五成无妄仍不害升通无妄而二之五成蹇睽之遇剛與大師克相遇互相發明輿曳即輿尸輿尸而不能變則敵而不遇輿曳而能變則遇而不敵矣夬獨行遇雨謂剝成蹇夬二先之剝五爲遇而後剝上之三上坎爲雨以此推之睽上九之遇雨遇雨上用一往字謂睽三往上成大壯大壯通觀與夬通剝同故云遇雨則吉也

告

循按蒙彖云初筮告以初筮明告字此經文自示其義不煩他說者也初筮謂二先之五二先之五爲告初先行而二後之五則爲再初三先行而二後之五則爲三再至三爲瀆則不爲告初筮成觀至再則革四先之蒙初成損損二後之五爲益也至三則革四先之蒙初成損損上再之三成泰然後泰二之五也泰二之五上成坎說卦傳云坎爲溝瀆爲此賛也何以知初筮爲成觀也蒙二之五爲夬二之剝五之比例夬彖云告自邑不利即戎邑坤也戎離也夬二之剝五成觀觀下坤故告自邑若夬四先之剝初剝上又之三剝成明夷夬成需需二然後之明夷五則爲即戎則爲下交之瀆不可爲告矣夬之告自邑即申明蒙之初筮告也何以知再爲成損而損二之五也損二之五成益益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蒙成損損成益非初筮不可爲告既成益而有孚於恆則恆二之五爲中行亦即爲告傳云固有之也恆德之固明蒙成損損成益不可爲告益有孚於恆仍爲告也乾爲玉恆二互乾二之五用圭即是用玉乾爲君君即公也用二於五因以四之初從之是爲中行告公從益六三六四稱告知蒙再筮謂成益也何以知三爲泰二之五也泰上六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蒙成泰猶師成泰成泰上有坤邑不可爲初筮矣惟有孚於否否有命疇離祉則泰二之五以祉元吉仍爲初筮告所以得稱告者以有孚於否而有命故自邑告命也於泰上六稱告而知蒙之三筮謂成泰也不特此也大畜六四童牛之告元吉童即童蒙之童告即初筮之告大畜二之五成家人家人萃相錯爲觀革正爲蒙二之五之比例大畜以告爲元吉蒙以告爲初筮而以一童字貫之其義甚明至於告之爲訓以其屬童牛也於說文止牛角爲近以其屬童蒙也於廣雅告語之訓爲近易之辭各隨其所屬以爲之義而皆以此一字爲之引申所以神妙不測也

食

循按雜卦傳云噬嗑食也噬嗑何以食井二來食於五也井二不通於噬嗑五而豐四之井初爲井泥井泥不食謂不通於噬嗑也九三井渫不食舊以治去泥濁爲渫然井泥不食沒去泥濁何爲又不食史記屈原傳引此易作井泄不食泄與渫通（泄一作渫）泄漏也即謂豐四之井初與井泥同義也噬嗑井相錯爲

鼎屯鼎二之五爲井二之噬嗑五之比例鼎成家人家人屯不能相錯爲噬嗑故雉膏不食謂鼎四先之初則二之五不得比例於噬嗑之食也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二之五成家人則雉膏不食惟鼎四不之初而二先之五不成家人不成家人而成遯則不異井二之食於噬嗑五故云不家食吉明家則不食卽不吉也傳以養賢二字贊不家食吉養賢卽鼎之大亨以養聖賢傳明指不家爲鼎鼎乃爲井噬嗑所錯也大畜萃相錯爲夬剝夬二之剝五爲大畜二之五之比例在鼎二之五不家則食在大畜二之五成家人則不食可知夬二之剝五旣同於大畜二之五故亦頤果不食豐四之井初爲井泥不食矣井泥則井成需豐成明夷乃需通晉需二之晉五仍爲食需九五需于酒食傳云君子以飲食宴樂是也明夷通訟訟二之明夷五仍爲食訟六三食舊德豐彖傳云月盈則食是也需通晉明夷通訟猶泰通否泰九三于食有福是也於是困成需通晉亦云困于酒食皆推廣而及之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謂小過四之初也小過與中孚通今旣垂翼爲明夷下成離爲三日小過小人也中孚君子也中孚二原可食於小過五於小過初四之行而成明夷則中孚二不食於小過五故云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何以知中孚可食於小過中孚小過相錯爲漸歸妹中孚二之小過五卽歸妹二之五之比例漸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謂歸妹二之五也歸妹二之五爲食則中孚二之小過五爲食中孚二之小過五爲食故小過成明夷則中孚不可食也蓋日月交而有食人相親而有飲食之禮孚則食不孚則不食中孚與小過孚不與明夷孚矣小過四之初卽豐四之渙初亦履四之謙初井與豐不食井食於噬嗑則豐食於渙經不言豐五食於渙二而言豐四之渙初不食推之於噬嗑則井二食於噬嗑五噬嗑四之井初則不食矣噬嗑四之井初成頤故傳於頤贊云節飲食節飲食則不食頤與需不食猶中孚與明夷不食補經之所未言所謂翼也又贊漸六二飲食衎衎云不素飽也與履初九素履互明素而履則不素是履四不之謙初而二之謙五也卽豐四不之渙初而渙二之豐五也亦卽小過四不之初而中孚二之小過五也是中孚二之小過五爲食而小過四之初則三日不食也而龍馬精神妙極矣

求

循按雜卦傳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與贊臨以求贊觀蒙彖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蒙二之五也蒙二之五成觀傳以求贊觀正贊蒙也我卽觀我生之我匪我謂升同人上之師三成升革革則舍升以求童蒙蒙二旣之五爲童蒙則已成觀有我革四宜之蒙初以求我先有我而後求乃爲志應不俟有我而遽求是无交而求矣繫辭傳於益上九立心勿恆發明其義益革四求蒙初必俟蒙二交於五旣求童蒙而成益則益上求三又必俟恆二交於五恆二不交於五而益上求三卽爲无交而求是心未恆而遽立也傳旣贊於繫辭傳又贊於恆初六傳浚恆貞凶二未之五而以四求初傳云始求深也用一求字與无交而求相發明彼言於益明上之求三此言於恆明四之求初也何以知同人上之師三爲匪我也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爲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之比例同人上之師三成升革已无交而求四不可更求於升初必改而求童蒙推之離上之坎三成豐井井必改而求噬嗑離四之坎初成賁節節必改而求旅賁上更之節三豐四更之井初成需明夷則又必改而求晉求噬嗑求旅求晉皆求小也求離不得求晉乃得由坎二未之離五故傳云未出中也未出中三字傳又用以贊未濟未濟彖云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謂先成損又上之三成泰猶坎成節又成需也若未濟先成恆恆四求深成泰猶坎成井又成需也井之求傳於井贊之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傳於王明上增一求字並受其福卽晉六二受茲介福井渫不食則成需需通於晉而受福卽是求小得也節之於旅猶屯之於鼎旅四之初卽鼎四之初鼎四之初猶隨四之蠱初故隨屯兩卦明之蠱上之隨三與同人上之師三同蠱二先之五而後上之隨三隨成革而蠱不成升則交而後求在隨已求得不必改求於　蒙乃得也故六三隨有求得惟蠱二不之五而上之隨三成升乃爲匪我必改求於童蒙也推之蠱二之五而後隨四之蠱初亦是隨有求得蠱二不之五而隨四之蠱初隨成屯蠱成大畜則屯必改而求之鼎矣屯六四乘馬班如則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矣且上之屯三成泰矣卽坎成節賁上又之節三也泰改而通否否求泰猶需求晉是爲求昏媾傳云求而往明也明卽求王明之明謂鼎成泰之求昏媾與井成需之求王明同而皆爲求小得也隨蠱相錯爲頤大過頤彖云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謂之自求則非无交而求觀頤則成益益而通恆恆二之五爲實成咸上兌爲口故求口實而後益上求之故貞吉在隨求得而成革又必通蒙爲居貞在頤已觀頤而成益又必通恆爲自求是求而又交交而又求互勘之可見

與

循按觀之爲求指蒙臨之爲與在咸咸彖傳云二氣感應以相與是咸爲與也臨初九九二兩爻皆云咸臨傳以與贊臨所以贊臨之爲咸臨經傳中諸言與者多謂咸也中孚九二旁通小過六五則小過成咸故中孚九二云吾與爾靡之與爾謂咸也大過九二旁通頤五則大過成咸九二傳云過以相與也相與卽咸之相與也艮彖傳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艮五之兌二成漸隨上應之成蹇革蹇革相錯爲咸則相與若下又應之使革四之蹇初成兩旣濟則爲敵應不能相錯爲咸故不相與不相與則獲其身獲其身由於上下敵應易重相與而忌不相與因上下敵應則不相與是以不可獲其身也傳文明白可見隨六三係小子失丈夫傳云不兼與也隨蠱相錯卽頤大過歸妹漸相錯卽中孚小過歸妹與漸係不能兼與蠱係隨與蠱係不能兼與漸係故以不兼與贊之謂錯爲過以相與者不能兼錯爲與爾靡之也賁六二傳云賁其須與上興也須卽需謂困成需而通晉晉成咸旅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傳云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傷卽夷謂旅成明夷而通訟訟成咸自需言之二上行於晉五而晉成咸故與上自明夷言之五下行於訟二而訟成咸故與下蓋旅成咸由於節二上行於旅五原爲與上一轉移而爲與下困成咸由於賁五下行於困二原爲與下一轉移而爲與上困九四傳云雖不當位有與也成需故不當位有與卽與上興也剝六二剝牀以辨傳云未有與也夬二之剝五而剝上應之成蹇革相錯爲咸可有與矣乃剝牀成明夷則无與无與而不辨則以蔑而貞凶故剝牀成明夷卽宜變通於訟以辨之所以辨者以其未有與也明夷而通訟則以辨而有與矣井九二傳云井谷射鮒无與也无與贊井谷二字井二之噬嗑五三上應之成蹇革可有與矣乃噬嗑

四先之井初成需則无與无與遂不得不轉而射鮒以求有與也剝成明夷困未有與而辨此與旅九三傳互明也井成需因无與而射鮒此與困九四賁六二兩傳互明也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若无妄成益益通恒恒感應相與故傳云物與无妄物謂其有等而成益也與謂其通恒而成咸也繫辭傳云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此指恒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恒不成咸故民不與恒四之初成泰泰既濟相錯爲需明夷故傷之者至傷之者至則莫之與莫之與即未有與困未有與而成明夷亦因未有與而明夷變通於訟此所以剝牀以辨也

見

循按雜卦傳云屯見而不失其居又云兌見而巽伏也凡雜卦傳所云皆贊經文姤初六見凶蠱六四往見吝兩言見皆指屯故傳以屯見贊之姤二之復五復成屯乃姤初先有所往成小畜而後二之復五故見凶繫辭傳云見乃謂之象鼎彖傳云鼎不也屯見而通於鼎鼎二之五則見而不失其居姤二之復五後成屯姤成遯與屯通鼎鼎成遯同則吉姤四先往而二後之復五復雖成屯姤已成家人是見而失其居所以凶也蠱二不之五而初先之隨四隨成屯是見也蠱成大畜則宜變通於萃乃不知變通而更以上往隨三是爲往見蠱成泰而後變通所以裕而吝也蠱二先之五成漸即兌二之艮五艮彖云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行其庭謂兌二之艮五若兌四先之艮初成節則二行庭便已成屯即裕父之蠱往見之比例也惟四不先行而二行於艮五則不成屯故不見其人无咎往見則吝不見則无咎互相明也旣兌四之艮初兌成節艮成賁節二之賁五則有咎矣節變而通旅節二之旅五節成屯旅成遯與屯通鼎鼎成遯同乃經不明其義於節旅而明於睽蹇睽初九見惡人謂睽二之五睽蹇相錯爲節旅睽二之五即節二之旅五之比例睽成无妄无妄蹇相錯爲屯遯正爲屯鼎相通之比例也節通於旅則賁通於困困二之賁五而初四應之則困成屯矣乃賁上之困三據蒺藜而成大過爲入于其宮初四從二五則見今不從二五而從三不成屯而成需故不見其妻凶當其成大過時變通於頤大過二之頤五則得女妻而後四之初應之頤成益大過成旣濟相錯爲屯家人尚得見其妻困既不能成屯而成大過又不能通頤得其女妻故不見其妻也見之義同於顯顯代也見亦代也坤成屯而代更於鼎故利見此屯所以見而見所以謂之象也九五飛龍謂乾成家人家人通解亦利見推之坤成蹇通睽乾成革通蒙皆爲利見革上兌而下離睽上離而下兌故雜卦傳贊云兌見說卦傳又贊云相見乎離離兌互明所以指睽蹇蒙革也革通彖而蒙成泰則見金夫蹇通睽而睽成大壯則見豕負塗不成大壯而成无妄則見惡人无咎睽之見謂蹇代更於睽蒙之見謂革代更於蒙此兌離之見與屯之見互明者也豐九三日中見沬六二九四日中見斗此見字謂豐更代於渙即家人更代於解豐通渙而成明夷中孚爲見斗即家人通解而成臨猶蹇通睽成大壯也豐通渙而成革蹇爲見沬即家人通解而成咸猶蹇通睽成益也

居

循按雜卦傳云屯見而不失其居序卦傳云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窮者不能變通也不變通則失居變通則不失居屯變通於鼎初九利居貞居謂鼎二之五也豐變通於渙渙九五渙王居居謂渙二之豐五也隨六三隨有求得利居貞謂隨成革通蒙居謂蒙二之五也革通蒙蒙二之五爲渙二之豐五之比例頤六五拂經居貞吉拂經則大過成旣濟頤成益益通恒猶屯通鼎頤之居謂恒二之五也恒成咸而通損又以損二之五爲居咸六二居吉是也革上六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革面則蒙成益益不通恒而上征三則凶益通恒恒二之五爲居而後益上之三乃貞吉與頤六五同故頤傳云順以從上也革傳亦云順以從君也繫辭傳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謂五已居又變通而不居屯五已居變通於鼎革五已居變通於蒙是也傳又云噫亦要吉凶存亡則居可知矣居則存而吉不居則亡而凶居而遷於不居則知存知亡執一於居而不能變通是知存不知亡仍凶不免也此謂居可知也旣濟五已居旁通於未濟未濟二之五故云居方節九五傳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節二之旅五成遯與鼎二之五同特用一居字以位中解之即贊屯之居貞爲鼎二之五傳之贊經每以一字之簡而融貫不移以不求深解讀之聖人之意隱矣

所

循按易之稱所與居同義渙二不之豐五則失其居節二不之旅五則斯其所渙六四匪夷所思謂豐四之渙初成明夷則爲匪而傷夷其所思夷其所即夷其思夷則斯矣斯即澌也旅斯其所亦成明夷旣斯其所夷其所矣即宜改變其所何以改變其所明夷通於訟是也訟初六不永所事所事猶云有事於所所而有事則不失其所矣困彖傳云困而不失其所謂二之賁五也繫辭傳云井居其所而遷離成豐坎成井井五居所豐五失所豐遷而通渙井遷而通噬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遷而所皆不失也艮彖云艮其背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止於此則遷於彼兌成革艮成蹇即止而不行也

處

循按經之言處者二小畜上九既雨既處旅九四旅于處是也雜卦傳云履不處也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繫辭傳贊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處與出對舉則二之五爲出二不之五爲不出中不出中是爲處也同人旁通於師師二之五即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師二之五而後同人四之師初是則師出以律而不處矣若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猶乾上之坤三成謙夬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猶乾四之坤初成復小畜是則不出而處乾上之坤三與艮上之兌三同乾四之坤初與震四之巽初同其巽上之震三不爲謙夬而爲井豐井豐猶謙夬也其兌四之艮初不爲復小畜而爲節賁節賁猶復小畜也小畜通豫節通旅節二之旅五小畜二之豫五則不處乃豫四之初仍成復旅四之初仍成賁旅于處之處明兌二不之艮五而兌四之艮初之處也旣雨旣處之處明乾二不之坤五而乾四之坤初之處也經舉此兩處字則夬謙豐井之處可舉一而反三矣傳則巽而贊之於履乾上之坤三成謙夬則處謙舍夬而變通於履則不處以不處贊履則小畜通豫節通旅亦不處可知豫四之初旅四之初則仍處履三之上亦仍處可知互推之其義已見而傳又翼而贊之於咸咸損相錯爲兌艮咸其股謂損二之五即兌二之艮五傳於此云亦不處也則兌二之艮五爲不處明矣

允

循按易中一字不虛設凡一字見於此又見於彼者必有精義晉六三眾允傳以師大有爲眾以贊之蓋乾成需坤成明夷不能允矣惟需變通於晉明夷變通於訟乃允允而稱眾允者明夷訟相錯爲師同人需晉相錯爲比大有訟之允明夷即師之允同人也師眾也是眾允之也晉之允需即大有之允比也大有眾也是眾允之也允之義爲信信之義爲孚謂需旁通於晉明夷旁通於訟於晉言眾允不特明晉之孚需即所以明訟之孚明夷於是升初六云允升大吉用一允字以明明夷之通訟何也明夷訟相錯爲同人師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升與同人不孚則升二之五雖升其高陵而三歲不興升而不允非允升也惟升通於无妄而乃以二升於五則升爲允升師孚於同人眾允之也師成升而改孚於无妄不眾允而爲允升則所爲允者不殊也允升之允即眾允之允在同人師則眾允而不允升在升无妄則允升而不眾允此引申觸類之最神也

剝

循按剝六二剝牀以辨虞仲翔謂指間稱辨馬融鄭康成謂足上稱辨說文釆象獸指爪分別讀若辨釆之讀辨取於分別則剝牀以辨即如虞鄭說亦仍取於分別耳傳之稱辨者七坤初六文言傳云由辨之不早辨也一繫辭傳云復小而辨於物二訟初六傳云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三大有九四傳云匪其彭无咎明辨析也四同人傳云君子以類族辨物五未濟傳云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六莫明於履傳云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七凡三言辨物物者爻有等也辨其等則卑不踰尊下不僭上故云辨上下早辨謂乾二之坤五也乾二不之坤五四先之坤初則成復上先之坤三則成謙謙改而通履仍可辨上下定民志復改而通姤仍可辨於物則辨猶未晚也尚不知辨而乾成需坤成明夷小有言矣然明夷改而通訟則訟二先之明夷五雖小有言其辨猶明至此不知變通直以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蔑而貞凶不復更能辨矣是辨之不早辨也傳所云辨皆贊剝六三剝牀以辨之辨初六剝牀以足此足字與鼎折足之足相鉤貫何也乖四之初即大有四之比初大有成大畜比成屯相錯爲需頤即夬四之剝初之比例所謂匪也匪而能旁通則无咎傳用明辨析三字贊之辨則不成明夷故云明辨方其成頤時不能明辨遂至剝牀剝牀謂成明夷也剝成明夷猶大有成泰匪其彭則不致成泰又取折字指大有四之比初即鼎之折足以明折足之足即剝牀以足之足由折而匪由彭而明辨傳之贊經詳矣切矣初六言足又言剝牀則成明夷然明夷倘能辨是爲剝牀以辨謂通於訟訟二先之明夷五訟初六傳用其辨明三字是也蓋能辨雖成明夷不致貞凶不能辨則蔑貞凶辨與平便通用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平秩東作鄭玄注周禮引作辨秩東作說文八有不便更之故从人更辨通于便則有更變義推之祇既平即祇既辨志未平即志未辨矣

待

循按歸妹九四傳云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謂漸成蹇初不可遽行宜待變通於睽故蹇初六傳贊云宜待也雜卦傳云漸女歸待男行也與歸妹九四傳互明繫辭傳言宮室取大壯而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大壯成革觀成蹇革通蒙蒙二之五爲巽風革四從之有坎雨故待風雨也解二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成既濟咸即革蹇之相錯咸初之待同於蹇初故繫辭傳贊解上六云待時而動

遲

循按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歸妹九四傳以待字贊之遲即待也歸妹二不之五而漸上之歸妹三爲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之比例蹇大壯相錯即需小過也歸妹二不能早之五待蹇通睽待大壯通觀而後歸故云遲歸小畜二不能早之豫五待需通晉小過通中孚故遲有悔易止用兩遲字互明如此

反

循按聖人制禮作樂全本諸易禮以地制坤也故主減樂由天作乾也故主盈減猶虛也禮減則進即乾二進於坤五樂盈則反即屯旁通於鼎家人旁通於解減而不進則消即臨之消不久也盈而不反則放即亢龍盈不可久也禮有報而樂有反報即復也樂記之文與易實相表裏樂屬乾有反則孚於坤也禮屬坤有報則乾二之坤五也是坤爲乾之反坤成比則反而復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是減而不進即反而不復故雜卦傳云復反也復彖傳云剛反動謂坤未復而下成震也必孚於姤而姤二之復五乃反而復是爲反復其道復之名復以姤二之復五傳以復爲反指未孚於姤言之也乾坤相錯爲否泰坤爲乾之反猶泰爲否之反故雜卦傳云否泰反其類也乾成家人坤成屯乾成革坤成蹇所謂盈也盈則宜反故家人反爲解家人上九傳云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反爲解也蹇反爲睽蹇傳云君子以反身修德謂反爲睽也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謂屯反爲鼎鼎二復於五而後上之屯三爲終日傳云反復道也復之反復其道主於復乾九三反復道主於反互相明也蹇九三往蹇來反謂升二之五升无妄相錯爲復姤用一反字與反復其道相鉤貫明其爲升无妄未來則反來則復矣來反猶云復此反也若不來則姤上之復三成明夷反而不復是爲迷復傳云反君道也屯反爲鼎鼎復成遯猶姤二復於復五成遯鼎不復而成泰猶復不復而成明夷屯六二傳云十年乃字反常也謂鼎成泰也震爲巽之反說卦傳震於稼爲反生稼即家也家人上巽反爲解上震家人萃相錯爲觀革家人反爲解猶觀反爲大壯生即觀我生之生觀上巽大壯上震大壯二之五則生自未生言之故反生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須即需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歸妹本反乎漸不成隨而成大壯亦減而不進者矣漸上之歸妹三所謂夫征不復也歸妹云反漸云不復互成反而不復甚明大壯通觀而二之五則反而歸反而歸即反而復也故云反歸以娣大壯觀相錯爲豫小畜小畜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輹則小畜二之豫五夫妻即漸之夫婦反目即反歸漸三征而歸妹五不復故反是反指大壯大壯通觀反乃得歸錯爲小畜豫則豫之上半小畜之下半合爲大壯即反之所屬小畜二之豫五在豫五則反歸在小畜成家人下離爲目故云反目由反而歸亦由反而目經以輿說輹與大壯大輿之輹相貫傳云不能正室也室即大壯取宮室之室大壯成革觀成蹇乃取宮室豫成咸小畜成既濟相錯即蹇革不以咸四之初即不以革四之蹇初故不能正室經以反目明反歸傳明用一室字以指其爲大壯之取宮室經文傳文其脈絡鉤貫曲折相達如此若如九家謂妻乘夫其道逆夫以閨房諍誶而正色以不能正室規之有何精義乃

頤革編三絕而後得哉漸上之歸妹三成蹇大壯爲夫征不復漸初之歸妹四成家人隨爲婦孕不育漸初之歸妹四爲同人四之師初之比例傳贊同人九四云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自同人成家人言之反則者謂反身而有則也

敵

循按中孚六三得敵傳以位不當贊之謂二不之小過五而上之三也中孚成需傳於同人九三贊云伏戎于莽敵剛也同人上之師三成升革升三與革三兩剛相敵故云敵剛需三與少過三亦兩剛相敵中孚得敵之敵卽敵剛也此僅以九三一爻言之六爻皆敵則成兩既濟艮上下敵應則獲其身是也

方

循按方卽旁也（廣雅旁方也堯典方鳩史記作旁聚說文作旁逑甫刑方告論衡作旁告儀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爲方）卦以旁通爲利故卦之德方以知乾旁通於坤故坤之德方乾二之坤五此神也神則巳成兩陽故神无方无方則乾成家人革坤成屯蹇家人革屯蹇爲內又旁通於解鼎睽蒙爲外是爲義以方外謂旁通於外以爲義之和也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有分而無聚惟旁通解鼎則方以類聚乾成革坤成蹇其旁通亦然坤成比比旁通大有大有二之五是爲不寍方來困九二朱紱方來紱謂困二也朱紱則困成需也特用方來二字與比之方來相貫比大有相錯爲需晉需二之晉五卽大有二之五也屯通鼎鼎成家人則雉膏不食家人上不可之屯三必旁通於解而上乃可成坎雨故云方雨不方而雨則盈不可久方而後雨則虧悔終吉也姤二旁通於復五成咸咸又旁通於損是爲施命誥于四方離五旁通於坎二成家人又旁通於解是爲繼明照于四方（文選東京賦羣后旁戾旁震八鄙薛綜注皆云旁四方也）未濟二之五成否卽朱紱方來與既濟旁通而二先之五是爲居方因而初四應之成益辨物也益旁通於恒而恒又居方是爲愼辨物矣益旁通於恒恒二之五則益上卽可立於三而不必更旁通於他卦故恒稱立不易方說文方併船也並併也並亦讀爲旁（漢書武帝紀集注並讀爲傍）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井渫心惻井巳成需需旁通於晉則受茲介福並受其福者困旁通而受其福也並同於普乾九二傳云德施普也上之三爲施二之五爲德見龍則坤成屯鼎二之五而後上可之屯三德施普者德而施由於旁也

也文言傳云德博而化博同於普（漢書王褒傳注普博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普博施也）卽申上善世而不伐之義世猶代也以善相更代變通之也不伐上不之三也本卦之德巳善更代而旁通於彼卦博卽旁也化變化也化卽通也博而變化卽旁通也

類

循按繫辭傳云方以類聚又云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又云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類猶似也似卽象也（廣雅類象也）方爲旁通旁通則以柔配剛如坤五柔配乾五剛是也柔之於剛爲不類惟以乾二之坤五乾爲同人坤爲比比五亦剛剛與剛則相類矣成兩既濟則分而不聚必旁通乃能類聚如乾成家人坤成屯屯三之家人上則不類不聚惟旁通以家人通解屯通鼎家人屯成既濟而鼎解成咸三陽仍相聚矣觸者進之謂也進而取類而後生生不巳長卽生也旁通如夫之有婦取類如父之有子子所以似父也繫辭傳與天地相似乾二之坤五則相似矣失道則稱名也小能旁通故取類也大大卽元也觸類而長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坤彖傳云牝馬地類行地无疆又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牝馬謂鼎睽也坤成屯而似續於鼎坤成蹇而似續於睽坤成比則乾有類鼎成遯睽成无妄坤又有類故云地類遯无妄非與坤類而與坤所成之屯蹇爲類故申其義云行地无疆得朋謂乾二之坤五有類矣三上應之成咸蹇是爲與類行成蹇（蹇革錯爲）故稱與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不與類行文言傳云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離者麗也五未取類而三遽行無所附麗故未離其類乾坤相錯爲否泰否泰反其類反其類謂一剛一柔相反泰二之五乃取類也反而復則類矣同人君子以辨物類族類族猶類聚師二先之五辨物也同人上之師三成革三剛相聚類族也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傳云馬匹亡絕類上也小過五不與中孚類而中孚上之三成需三剛聚於下爲馬變通於晉晉五亡不成乾馬需二之馬之晉五以匹其亡而晉上亦成馬絕決也需二之明夷五則絕而不類絕而能類者需二之馬上行於晉復爲馬也類由於旁通旁通情也伏二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不能旁通致成兩既濟絕而莫繼則無類故頤六二征凶傳云行失類也謂大過成既濟頤成益而益不旁通於恒上遽之三也

羣

循按羣以聚而名也繫辭傳云物以羣分爻有等爲物成兩既濟則無可分惟爻既有等則二先之五而上下次第應之其以旁通者既取類而有所聚則分之不致成兩既濟故云物以羣分也渙六四渙其羣元吉豐四之渙初則豐不成明夷而成既濟有以渙散其羣故元吉乾九四文言傳云進退無恆非離羣也乾成革而通蒙或躍在淵則革成既濟困離羣矣乃蒙成益則仍非離羣與豐成既濟渙成益正同在豐成既濟同渙其羣而渙成益則非離羣也否六二傳云大人否亨不亂羣也師成泰同人成既濟泰二之五雖成既濟而否四之初成益與蒙渙成益同不亂羣猶云非離羣也同人成既濟師成泰卽漸成既濟歸妹成泰是爲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傳云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此互贊不復不育則失其道致漸成既濟歸妹成泰爲離羣醜惟泰能變通雖離羣尙不亂羣亂羣者終止則亂也

醜

循按凡言醜皆以兩卦相孚旁通而言醜之言儔也離上九獲匪其醜无咎傳中諸醜字皆贊此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謂離成革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升革四之升初革成既濟爲獲升成泰爲匪是爲獲匪泰通否否與泰醜故得无咎漸六三傳言離羣醜漸成既濟猶革成既濟歸妹成泰猶升成泰成既濟離羣也成泰離醜也與醜相離謂泰不與既濟醜又未嘗醜於否也離羣醜三字與獲匪二字互明傳言亦可醜者三卦皆與離羣醜相發明大過九五觀六二解六三是也漸之離羣醜謂歸妹二不之五而三之漸上四之漸初反是則歸妹二之五而三不之漸上四不之漸初歸妹成隨漸相錯爲咸益則大過二之頤五正爲歸妹二之五之比例歸妹二不之五而三之漸上四之漸初爲離羣醜則歸妹二之五而三不之漸上四不之漸初爲可醜以可醜二字贊大過二之頤五以離羣醜二字贊歸妹二不之五兩傳互明巳爲微妙而又於觀解兩卦贊之歸妹二不之五而三之漸上爲夫征不復歸妹成大壯大壯旁通於觀故觀六二贊云亦可醜也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爲婦

孕不育漸成家人家人旁通於解故解六三贊云亦可醜也觀六二之可醜贊闚觀利女貞利女貞三字與家人彖辭同觀利女貞謂六壯二之五家人利女貞謂解二之五歸妹成大壯則離羣醜大壯通觀而利女貞則亦可醜漸成家人則離羣醜家人通解而利女貞則亦可醜闚觀之闚即豐上六闚其戶之闚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渙初與大壯二不之五而四之觀初同闚觀則大壯成泰闚其戶則豐成明夷明夷中孚相錯爲家人臨即歸妹四之漸初之比例也負且乘謂解成泰家人成既濟家人通解而不利女貞解四之初成臨仍歸妹四之漸初成臨解成泰即歸妹成泰而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即猶睽上之三成大壯離成革革通蒙則坎成蹇蹇通睽睽成大壯猶蒙成升大壯不通觀利女貞而成泰則蹇初之大壯四爲獲匪是睽成泰猶蒙成泰即猶解成泰也睽蒙成泰通否則其醜无咎解解獲匪其醜之醜爲類是也乃於大過則云婦體遘淫故可醜大壯成泰通否則亦可醜亦可醜所以贊其醜无咎也虞仲翔侯果解觀六二云女正則吉君子則醜是以醜爲惡不知傳用四醜字贊經一醜字望文生意遂失聖人贊易之妙耳

願

循按傳之贊經往往語極平泛非駢而觀之未知其妙也履初九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泰六四不戒以孚中心願也六五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中即中心行即獨行也中孚九二亦云其子和之中心願也與泰六四傳同渙九二渙奔其机得願也漸九五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渙奔其机謂渙成蹇豐成革革舍蹇而通蒙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亦謂漸成蹇歸妹成革蹇而終吉必通於睽蹇通睽猶革通蒙二云得願一云得所願即傳之同可知其經之同矣睽二之五成无妄與履二之謙五同素履之往謂履二之謙五而四往謙初即睽二之五而四往蹇初之比例圖以獨行一字明謙之通履同於夬之通剝而又以願字明其同於漸渙之得願錯綜鉤貫已造於微而中孚之其子和之謂二之小過五也中孚成益小過成咸即恒二之五之比例以此推泰六四之中心願知其爲否成益而通於恒承上不富以其鄰而言鄰即東鄰西鄰之鄰東鄰即恒西鄰即恒成咸戒即終日戒之戒否成益益上之三何以不戒以其孚於恒而成成爲中心願也泰六五以祉元吉祉即疇離祉之祉承上帝乙歸妹而言帝乙歸妹則泰二之五以祉則否成咸以應之有否成咸以應乃得元吉所爲中以行也中以行下用一願字明恒成咸而益成既濟與否成咸而泰成既濟其爲願同也泰所以元吉以其通否未通否則由歸妹二不之五而成漸歸妹相錯即中孚小過歸妹二之五爲中孚二之小過五之比例中孚二之小過五則中心願知歸妹二之五亦中心願歸妹二之五則中心願歸妹成泰則中以行願其子和之之中心願又所以贊兩稱帝乙歸妹之義也於是未濟九二傳云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二不出中濡其尾而成泰泰孚否則曳其輪以中以行正贊之明與泰六五傳中以行願相證以中以行正與中以行願相證猶以獨行正與獨行願相證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謂需二之晉五罔孚謂晉成否四之初與謙成旣濟履成益同也

試

循按乾九四文言傳云或躍在淵自試也无妄九五傳云无妄之疾不可試也兩試字互明或躍在淵謂乾成革而變通於蒙蒙二之五而後四之蒙初如是則可試以有所自而試也若无妄上之三成革以應升二之五爲有喜革四則不可試以其未通於蒙而無所自也兩相比例以一試字爲之關鍵分觀之似泛合觀之乃切多類此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七十八終

嘉應張[illegible]舊校　武進劉[illegible]新校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包　容

循按易之言包者四卦泰否蒙姤否六二包承六三包羞姤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傳云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明以容字贊包字恒與益通二先之五而益上應之有所容也乃二不之五而四之初益承之而上之三恒成泰益成既濟所爲或承之羞也所以或承之羞者以无所容也既承羞而爲泰一旦改移而變通於否則向以无所容而承之羞者今則有以包其承包其羞是无所容之容明爲包承包羞兩包字之訓恒二不之五則五虛而無實是之謂荒荒猶妄也妄即亡也所以承之羞者在此既包承包羞即所以包荒恒本剛柔皆應既无所容而成泰遂上下無應更无所容既包荒則二之五而否應之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桑指否四之初成益非包則無此桑非此桑無以爲包故云包桑恒益相錯爲震巽恒四之初爲震四之巽初之比例震四之巽初巽成小畜震成復恒成泰无所容震成復亦无所容矣泰變通於否復則變通於姤姤二之復五爲包有魚亦爲以杞包瓜復之不遠復即泰之不遐遺九四又反其辭以明之姤二不之復五而四之初仍巽二不之震五而震四之巽初包无魚即是无所容也震四之巽初與乾四之坤初同傳於師贊云容民師二之五即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成臨即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復之比例故於臨贊云容保民泰包於否復包於姤臨包於遯一也傳既以无所容贊恒之成泰又以无所容贊離之成明夷離上之坎三成豐井即家人上之解三成恒豐變通於渙則有所容乃不變通而豐四之井初即恒四之初也即或承之羞矣无所容矣然恒成泰而通否仍可包承包羞豐成明夷不通訟而需二之明夷五則突如來如而終无所容矣離四之坎初則成節賁賁上之節三其不順與豐四之井初同賁困相錯爲革蒙賁之包於困即革之包於蒙蒙九三包蒙爲離之成賁言之也賁包於困節則包於旅序卦傳云旅而无所容謂旅四之初仍成賁也旅四之初仍成賁猶姤四之初仍成小畜旅之无所容又爲包无魚而贊也

繫 牽 引 茹

循按易稱繫者三姤否无妄稱係者三坎遯隨係卽繫亦卽世系之系爾雅續係繼也凡稱係卽繼善續終故旁通不窮乃謂之係莫詳於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係小子謂漸與歸妹係則不與隨係故失丈夫係丈夫謂蠱與隨係則不與歸妹係故失小子小子卽漸初六小子厲之小子也與漸相係則爲歸妹與隨相係則爲蠱蠱成漸則不與隨係歸妹成隨則不與漸係益兩卦旁通則相係變則所係亦變經於隨自示其例也隨與蠱係然必蠱二之五乃爲繼續故上六拘係之謂蠱二之五成漸下艮爲拘而後隨三乃之蠱上以從之也旣成漸與歸妹旁通又必歸妹二之五以係之歸妹不成隨而成臨旁通於遯爲係遯姤初六繫于金柅謂四之初成小畜與豫相繫也柅猶泥小畜成需坎水在上則爲泥未成需方成小畜巽木在上則爲柅泥从水柅从木也與豫通則貞吉傳以柔道牽贊之牽卽小畜牽復之牽謂與豫相牽成旣濟則貞吉與介于石貞吉同若不與豫牽仍以二之復五成屯則見凶矣說文尿籆柄也或从木尼聲又云檷絡絲檷也讀若柅檷柅尿三字通又竹部籆收絲者也收絲者絲之所旋姤巽繩在下小畜巽繩在上乾爲金以巽繩之在乾下者旋而在乾上如絲之旋其象爲籆柄坤爲柄巽繩與乾金相上下而實爲豫二坤柄所係姤繩在下則復柄在上小畜繩在上則豫柄在下故云繫于金柅取象之精未可以空言解也以牽贊繫繫卽牽矣小畜九二牽復吉傳云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坤成復乾成小畜失矣復牽於姤姤二之復五爲復小畜牽於豫小畜二之豫五亦爲復故牽復吉復姤相錯爲升无妄升與无妄繫升成旣濟无妄成益則不相繫易辭多用到繫之牛則升二之五與无妄相繼續也繫而成益又必繫之於恆故云或或者不字也繫之牛猶拘係也拘係而成蹇則上窮繫牛而成益則邑人災其義一也乾上之坤三成夬與乾四之坤初成復同一失道夬通剝而剝成蹇夬成革卽隨之拘係也革改而係於蒙爲牽羊則悔亡矣惟革上之羊牽而通蒙則四不行之蹇剝故次且夬成革宜牽於蒙姤成咸則宜牽於損未牽於損則四亦不可行故姤九四傳云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否與泰繫泰五亡矣繫於否於是泰成旣濟否成益故繫于包桑坎與離係則坎二宜之離五而三之離上離成豐坎成井虞仲翔云徽纆墨索也劉表云三股爲徽兩股爲纆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井下巽爲繩豐用徽而坎下成巽繩是徽纆也在泰繫否而成旣濟益爲包桑則繫之而當者也在坎係離而成豐井爲徽纆則係之而失者也可互明矣牽亦同於引見廣雅夬剝相牽爲引兌萃大畜相牽爲引吉大畜萃相錯爲夬剝故用兩引字相貫明兌成夬孚于剝爲引兌也泰初九否初六皆云拔茅茹以其彙茹之訓鄭康成以爲牽引虞仲翔以爲茅根茹爲茅根別無可證公羊傳獲莒挐釋文挐本作茹挐之訓爲牽引見說文鄭以茹爲挐之假借否成益泰成旣濟不可相係益當牽引於恆所謂茹以其彙茹以其彙猶云系以其類也

維

循按廣雅維隅也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用者爲維二五爲中則初四三上爲隅三之上還五而爲之隅三上所以維五也蠱二之五有艮爲拘然後上之隨三維之故云乃從維之坎二之離五爲心然後三之離上維之是爲維心離成同人坎成比比同人相錯爲旣濟否爲需二之晉五之比例晉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晉角伐邑皆謂上之三而用一維字則需二已先之晉五爲中而上之三以維之非先有中心不可謂之維也

發

循按蒙初六發蒙豐六二有孚發若渙二之豐五豐成革渙成觀與蒙二之五同豐傳云信以發志也大有六五傳亦云信以發志也大有厥孚交如謂成家人也家人解相錯卽是豐渙大有之信以發志謂解二之五豐之信以發志謂渙二之豐五乃傳又贊於坤六三云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謂成屯旁通於鼎發之義同於開擴亦同於見禮器注見猶著也故雜卦傳贊之云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顚 窒 愼

循按雜卦傳云大過顚也大過經文不言顚而頤二四兩爻皆稱顚傳以顚贊大過所以明頤之吉謂大過二之頤五也大過二之頤五何以爲顚顚塡闐古字通玉藻盛氣顚實揚休注云顚讀爲闐正義云顚塞也爾雅釋文塡本或作顚顚卽顚字五不當位則空虛頤五空虛大過二塡實之故爲顚頤者噬嗑四之井初也井噬嗑相錯爲屯鼎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卽噬嗑四之井初成頤之比例不俟四之初而二先之五不爲顚頤而爲顚趾趾卽止艮止也四不之初則二塡於五成遯下艮故因塡而得趾也顚之義與窒同剝五未實而夬四之剝初爲虎視耽耽其欲逐逐逐逐遠也謂不能塡其欲於剝致成頤而塡之於大過故爲遠也損二之五爲大過二之頤五之比例損之窒欲卽窒頤五之欲取其欲逐逐之欲而加以窒字明以窒贊顚顚頤卽窒欲也窒字訟象言之謂二之明夷五也明夷者頤上之三也未成頤而鼎顚趾未悖也旣成頤而不能顚致成明夷道大悖也道大悖而有孚窒惕猶化凶爲吉李鼎祚引虞氏義以顚爲殞馬融以窒爲躓皆失之矣經言顚言窒言實傳則贊之以愼釋文窒欲之窒陸作咨咨卽古文愼字愼從眞聲與顚同爾雅訓愼爲誠誠實也塡亦實也鼎二之五爲顚趾爲有實六二傳云愼所之也愼字卽贊有實之實與顚趾之顚鼎二之五爲節二之旅五之比例傳贊旅云明愼繫辭傳贊節初九云愼密愼謂旅成遯卽鼎成遯也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屯相錯爲需頤頤通大過則愼言語需通晉則敬愼不敗需二之晉五爲未濟二之五之比例未濟傳云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傳旣以愼飲食贊頤繫辭傳又贊大過初六云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必大過二之頤五乃爲顚卽乃爲愼故於頤大過兩卦並言愼以明之必訟二之明夷五乃爲窒必需二之晉五乃爲愼皆與未濟二之五同故以未濟之愼明需之愼卽以需之愼明訟之窒大過不顚頤則四之初成需訟不窒明夷則四之初成中孚繫辭傳贊中孚九二云可不愼乎與贊大過愼之至正相發明鼎二之五猶姤二之復五坤六四括囊謂坤成復通姤姤二之復五也坤傳云括囊无咎愼不害也愼通順升傳以順德釋文本又作愼繫辭傳愼斯術也釋文愼本作順詩應侯順德正義言定本作愼德孟子王順古今人表作王愼其見於經子注疏者不一愼不害卽順不害不言順言愼者明咸之順不害卽損之窒欲而互以通之也

蹇

循按易之言蹇與窒不同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塞者不通也

鼎二之五而上之屯三通而不塞也乃四先之初而二之五成家人不復可與屯通故其行塞行謂四行之初也節二之旅五與鼎二之五同亦通而不塞也若旅四之初成賁亦其行塞矣旅四之初是爲出戶庭出戶庭則塞而不通不出戶庭則通而不塞故節初九傳云知通塞也塞字即贊其行塞之塞

遂

循按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不言進而言遂者春秋穀梁傳云遂繼事也又義同於成廣雅訓爲竟以繼事而兼成惟需二之晉五訟二之明夷五及泰通否而二之五泰明夷需成既濟則爲成爲竟晉訟成否上下應之則成而繼事者也凡易言遂指失道成泰而通否失道成明夷需而通訟晉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漸初之歸妹四成家人臨在大壯成革則退而通蒙今二不之五而四之觀初不成革而觸藩成泰故不能退即宜以泰通否而爲遂若不通否則是既不能退又不能遂故无攸利若大壯成革則能退而無所用其遂矣家人通解猶革通蒙也家人上之臨三與大壯四之蹇初爲既成泰則宜遂今家人通解二之五爲中饋則無所用其遂故云无攸遂在中饋謂所以无攸遂者在解二之五中饋也解不中饋而家人上之解三則成恆恆既濟相錯爲豐井即爲巽上之震三之比例豐四之井初即恆四之初亦猶家人上之臨三家人上先之解三成恆恆四又之初猶解四先之初成臨家人上又之臨三成泰大壯四先之觀初成益益上又之三猶觀上先之三成蹇大壯四又之蹇初成泰大壯解成泰猶井困成需何也困二之賁五成家人猶與家人通解而解二之五同即與渙二之豐五同渙成觀豐成革即大壯通觀而大壯成革觀革相錯即家人是皆无攸遂者也惟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節三則不成家人而成需亦惟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井初則不錯家人革而成需豐四之井初是爲井泥即是需于泥惟需通晉而二之晉五故遂泥遂泥者先有泥而後遂之也傳於困贊之云君子以致命遂志困成需猶井成需需通晉而二之晉五則遂志遂泥需不通晉二不之晉五則不能遂推之大壯成泰通否而二之五則亦遂志可知巽上先之震三成豐井相錯爲恆既濟即家人上之解三之比例巽初先之震四成復小畜相錯爲泰益即大壯四之觀初之比例經以不能遂无攸遂震遂泥三遂字互相互明而傳贊之以遂志知泥爲需遂爲需通晉則知无攸遂者以其未成需泰也不能遂者以其成需泰而未能變通也微矣哉

養　育　字　飾

循按雜卦傳云頤養正也蒙彖傳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鼎彖傳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大畜彖傳云不家食吉養賢也又於頤彖傳詳言之云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之義同於育歸妹二先之五而後四之漸初則婦孕而育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猶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鼎二之五爲養賢四之初成大畜則不能養賢蓋乾成家人坤成屯已盈不可久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正則正矣而絕而不續終而無始故必旁通於鼎乃爲養正養正者養而後正也若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二之五仍成家人以家人上之屯三仍是絕而不續終而無始不可爲養賢經於大畜明示其義云不家食吉欲其鼎四不之初不成大畜則二之五不成家人而傳即明贊之云養賢也不成家人乃爲養賢則鼎之爲養賢其義明矣屯得鼎而養革得蒙而養蒙之養正與鼎之養賢同聖者通也云聖人云聖功皆通也惟變通而後能養屯不通鼎則窮於家人革不通蒙則窮於蹇蹇通睽猶井通噬嗑井二之噬嗑五與睽二之五同井養而不窮不養則窮可知矣然井之養與蹇不同蹇革屯家人皆當位無失第恐其太盡故以養正巽坎之成井則有失者也有失而養之使不窮以歸於善蒙之養正聖功也生知安行者也井之養改過遷善困知勉行者也頤大過皆有失大過得頤而養正正在大過成既濟養在頤成益以頤養大過之正是大過爲頤之所養故云觀其所養頤成益益上遽之三則無養旁通於恆恆成咸爲口實而求之而正者又在頤是頤之自養也故云觀其自養井噬嗑爲屯鼎之錯故井養猶鼎養鼎四之初與噬嗑四之井初同噬嗑四之井初則成頤而頤通大過仍得所養其互相鉤貫如此蒙以養正即爲育德蠱亦爲育德隨蠱相錯爲頤大過蠱二之五即大過二之頤五之比例然則傳中諸養字皆所以贊漸九三之不育耳无妄傳云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育德猶養賢育萬民猶養萬民升成既濟无妄成益猶大過成既濟頤成益此養賢也育德也益通於恆成咸成益成既濟此育萬物也養賢以及萬民也育之義同於字字之義同於養（昭十六年傳服虔注字養也）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女子貞即鼎成家人而上之屯三成兩既濟也不字即不育不養賢也十年鼎成泰也泰通否則十年乃字也廣雅云字生也字飾也又云養飾也蒙革相錯爲賁困困二之賁五爲蒙二之五之比例蒙之養即賁之飾雜卦傳云蠱則飭也鄭康成王肅作飾蒙育德蠱亦育德故賁飾蠱亦飾賁上之困三成大過猶蠱上之隨三成升升通无妄育萬物仍蠱之飾也大過通頤養正則吉仍賁之飾也飾之爲養爲字蓋古師說易之遺也

親　好　愛

循按雜卦傳云同人親也訟不親也乾九五文言傳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荀慈明謂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居坤五故曰親上坤六五本出乎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其說是也乾二之坤五成比傳贊之云親諸侯所謂親上也坤五之乾二成同人傳贊之云同人親也所謂親下也傳於同人言親又於比言親明乾二之坤五坤五之乾二乃親即師二之五五之二也惟比同人相錯爲否既濟即訟二之明夷五之比例訟二未之明夷五訟仍是訟明夷仍是明夷故訟不親然則師未成比則同人不親比親同人乃親訟不親即師不親亦即乾二不之坤五之不親其義互明經不言親而言好好者愛也愛者親也同人成家人師成臨不親即不好矣臨變通於遯則親遯九四好遯好即言其可親也家人變通於解則亦親傳即於家人九五贊云交相愛也愛亦言其可親也惟家人臨相錯爲中孚明夷故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之好與好遯之好相鉤貫臨係於遯則不親變而爲親故好中孚靡於小過則亦不親變而爲親故好經以兩好字貫之傳以諸親字贊之傳又贊云親寡旅也寡即小畜之寡坎二不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成賁節即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復小畜亦即師三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節小畜寡家人臨亦寡明夷中孚亦寡節通旅則有以親其寡寡則不

親親其寡則變不親而爲親節通旅則親寡小畜通豫則亦變寡可知訟成中孚則寡中孚通小過則亦親寡可知

故事

循按雜卦傳云隨无故也革去故也豐多故也廣雅蠱故皆訓事故在蠱則隨无故无故卽无事也蠱故之有無視乎五之得失繫辭傳云通變之謂事又云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云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業卽事也諸爻之動聽命於二五觀二五有事以爲事蠱五未定不能無事二之五是爲有事隨三四雖亦有事而第隨乎蠱則隨無事也革四未正不能無事乃二五已定則視蒙五之有事以爲事故云去故去故者去本卦而改通於蒙也若革五未定而爲豐則豐宜有事有事而云多何也豐本震也巽二之震五在巽爲申命行事在震爲无喪有事震已成隨則无事而事在蠱若巽二不之震五而上之震三成豐則不特有故而且多故何也五未行而三上先行不能仍與巽孚必變通於渙渙二之豐五成革乃得去故所以多故也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卽隨之无故高尚其事卽蠱之有事不事王侯者不以上之隨三爲事也上不之隨三而二之五上成巽爲高二進於五爲尚故云高尚謂不以上之隨三爲事二之五乃其事也不高尚而事王侯則成升升通无妄二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是爲順事事在升五而四順之也升二之五成蹇旁通於睽睽二之五則小事吉矣乃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大壯以大壯係蹇是爲匪躬則宜變通於觀通觀則大壯二之五是爲王臣所以有事於王臣者因其匪躬而變通之也故云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大壯通觀而二之五何以爲王臣大壯成革革五互乾爲王亦卽蠱不事王侯之王王而係以臣卽小過過其臣之臣睽上之三爲小畜上之豫三之比例豫成小過通中孚猶睽成大壯通觀故以遇其臣之臣合於利用賓于王之王以明之也睽彖云小事吉惟五小乃有事傳取小事吉三字贊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謂五大事謂四不可先以四行當先以五行小過五有事卽歸妹五有事以小事吉贊可小事明睽之同於小過卽明睽之同於歸妹也何也歸妹三之漸上成蹇歸妹成大壯卽與睽之成大壯同歸妹四之漸初成臨漸成家人卽與遯之成家人同遯九三傳云不可大事謂遯四不可之初也用小過不可大事四字贊遯與用睽小事吉三字贊小過同一奇妙明歸妹同於睽亦同於遯睽上之三爲歸妹三之漸上之比例遯四之初爲歸妹四之漸初之比例傳又以不可大事贊豐九三謂震已成豐不可又成明夷豐四之渙初卽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也睽上之三成大壯睽四之蹇初成損大壯通觀爲王臣之故損則通咸初九巳事謂通於咸而有事也損有事成益益宜變通於恆初九傳云下不厚事也下不厚謂家人上之解三鼎上之屯三下不厚而成恆乃通益而有事匪躬而成大壯乃通觀而有故下不厚事猶云匪躬之故也坤六三或從王事謂坤成屯變通於鼎鼎二之五而屯三從之訟六三或從王事謂訟成益變通於恆恆二之五而益上從之鼎二之五爲王事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故下不厚成恆而通益仍以二之五爲王事經以訟坤互明之也凡有事以二五爲主五巳奇則變通於偶而又以偶進爲奇偶民也奇君也自君而通於民故繫辭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故屬於民是以隨无故革去故隨革陽卦奇豐蠱陰卦偶也豐多故則憂患傳云又明於憂患與故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奇則明偶則幽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凡稱故皆事也陽卦寂然不動陰卦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故卽民之故明通於幽惟此故也幽變於明亦惟此故也

施設

循按說文設施陳也論語願毋伐善毋施勞施之義與伐同謂上之三也益上之三則成旣濟故長裕而不設不設卽不施謂不以上之三也觀神道設教謂成益通於恆益上之三則成旣濟爲形而下之器器則不能復神通於恆恆成咸仍形而上之道也以其能變故云神道神道設教恆二之五益上乃可之三也乾二之坤五而後上之坤三爲雨施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成謙則施不平旁通於履有以稱之稱之以物所以平其施物者又有等也坤成謙則等素而輕稱所以權其輕重也以物稱之則輕者不輕而施得其平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傳云施未行也行謂四之初施謂三之上小畜上從二五於豫三故施豫四未之初故未行謂成咸也鼎二之五上可施於屯三乃鼎四之初則二之五成家人上更施於屯三是旣行且施旣行且施則未能光大故傳云屯其膏施未光也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屯相錯爲頤頤六四傳云顚頤之吉上施光也鼎四之初則上施不光頤通大過大過四不之初則上施光施字上加一上字施爲上之三傳巳贊明之鼎四不之初而二先之五爲德上之屯三則爲德施乾九二傳云德施普也文言傳又云見龍在田時舍也舍卽屯六三不如舍之舍謂不可以家人上施也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無雲而行者也小畜旁通於豫則施而不雨復旁通於姤姤四不行則上可施姤傳云后以施命命者二之復五也施命則二先之復五而後上施於復三也凡四之行上之施皆必順乎二五而四行則上不可施推之上施則四不可行傳明示其例如此益象傳云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益五剛天也恆五柔地也天施益上之三也地生恆二之五也天之施必視乎地之生則神道設教矣神无方也

尸

循按易之言施言矢余測之皆知其爲上之三之名近者宮保阮公以所著釋矢一篇見示謂開口直發其聲曰施重讀之曰矢是矢施二字同義足與易義相發明又謂尸與施同爾雅矢雉尸陳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陳尸曰施是施義同尸因悟師或輿尸之尸卽取例於施師二先之五而後同人上之師三則師成蹇上無坤輿而有坎雨是爲雨施今不成蹇而成升上無坎雨而有坤輿是爲輿尸輿指坤雨指坎有坎雨則上之三爲當則不稱尸而稱施有坤輿則上之三爲失則不稱施而稱尸尸施字同而各有取義以爲比例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同人成革相錯爲大過明夷與姤上之復三之比例尸之爲言夷也故明夷以夷名亦取義於上之三之失道夷則轉注爲傷由傷而死故爲尸大過取棺槨是尸所取義也夷同於弟故上之三例爲弟爾雅釋詁多可考見周易經文傳文自相訓詁之處如倫之訓勞則知臾其輪卽勞謙之訓勞則知敉法卽勞民其攻之訓善鴻昏顯之訓代神之訓治廣揚之訓續齊之訓壯濟之訓成訓益皆易義也茲緣釋矢之文而推爾雅矢尸夷弟諸字相轉注其

開合於易義者如此[illegible]

克　伐　征

循按聖人以德爲本以兵爲末所以神武而不殺也至於克伐其道終窮凡卦之變通以不伐爲利是以凡成屯成家人成益必變而通之爲善世而不伐未濟成益益通於恆而後上之三是以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繫辭傳云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謙以龍戰于野三上先於二五輕薄極矣變通於履履二之謙五成坎勞于坎故爲勞謙謙成蹇履成无妄无妄上不之三而以四之蹇初謙成旣濟故有終向令无妄上之三則謙不終故謙之成君子而有終由於勞而不伐勞者履二之謙五不伐者履上不遽之三履成益俟益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上之三爲有功功在履三德在恆五故有功而不德也勞而不伐勞字贊九三之勞謙不伐則贊六五之利侵伐上六之利用行師征邑國凡稱征稱伐稱克皆指上之三也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小人謂二未之五則上不可之比三故弗克也蒙二之五成觀與革錯爲家人而後上之三成蹇是爲子克家晉成否而上之三是爲維用伐邑坎二之離五爲王而後離上之坎三爲王用出征益六二損六五稱弗克違訟九二九四稱不克訟同人九四稱弗克攻復上六稱不克征弗克違者不以上之三違而去之通於恆也弗克攻者不以家人上之臨三而反身以通於解也不克訟者不以上之三成大過而以二訟於明夷五也變弗克言不克者與復上六不克征相鉤貫復成明夷以需二之明夷五爲至于十年變通而以訟二之明夷五亦爲至于十年需二之明夷五則先克而後至訟二之明夷五則不克而先至也先克而後至則有災眚而大敗凶故同是至于十年而欲其不克征也明夷通訟訟上不之三而二先之明夷五爲不克訟卽是姤上不之復三而二之復五姤上不之復三而二之復五所謂復也故不克訟之下卽申言復卽命明指出復字以示不克訟與不克征相鉤貫也不克而疊言征者明征卽同於克不克而先至先至而後征是不克而征也同人上克於師三成升則恤所爲大師克也升通於无妄升二之五用見大人而後无妄上之三則勿恤而南征吉南者離也无妄上之三成革下離爲南征所以刑於同人上克於師三征而不南也歸妹二不之五而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故征凶漸九三發明其義云夫征不復復而後征則成革爲南征吉征而不復則成大壯爲凶大壯初九之征凶卽此歸妹之征凶征吉征凶見於象者升歸妹各一爻之稱征吉者三泰初九困上六革六二稱征凶者九頤六二大壯初九損九二困九二革九三上六震上六小畜上九未濟六三南征吉謂成革故革六二征吉歸妹征凶謂成大壯故大壯初九征凶革九三征凶與上六征凶同貞上之困三成大過明夷困九二征凶是也征凶何以无咎困以征凶成大過大過且不改而四之初成需一經變通則朱紱方來利用亨祀雖征凶而无咎也大過能改則通頤二先之頤五而頤上可之三矣乃二之頤五四亦之初爲顚頤拂經于邱是時大過成旣濟頤成益上仍不可征三於征凶上加一頤字明其未通恆則上之三仍是頤征不是益征猶師成泰未通否仍是用師不是用泰也革通蒙蒙二之五而革四之蒙初是爲小人革面與拂經于邱同故征凶與頤征凶同蒙二不之五而革四之蒙初成損損二之五與大過二之頤五同九二利貞征凶利貞者通於咸而二先之五則上可征三也不利貞而遽以上之三則征凶矣小畜上之豫三爲漸上之歸妹三之比例故君子征凶震三之巽上巽成井震成豐相錯爲旣濟恆與未濟上之三同未濟六三征凶卽震上六征凶而巽二不之震五爲歸妹二不之五之比例則其征凶亦歸妹之征凶也困以征凶而成需若二先之賁五而困四之初成屯屯通於鼎則征吉困上六有悔征吉與六二征凶无咎相發明也損以征凶而成泰泰旣通否則泰二之五否上可征三矣惟初已拔茅成益卽頤之拂經也斯時而征則仍凶故茹以其彙征吉茹以其彙謂與恆通也此與頤六二之征凶相發明也

亢

循按乾上九亢龍有悔傳以盈不可久贊之又以屯爲盈謂坤成屯下震爲龍乾成家人上巽爲高亢之言高也見廣雅既成亢龍則宜有悔謂家人旁通於解解二之五而後上之三也文言傳云貴而无位高而无民高字正贊亢字小過上六弗遇過之傳云已亢也凡四不之初爲已已指小過四不之初不致成明夷爲飛鳥離之凶亢指小過旁通中孚中孚上巽與家人上巽同經言弗遇過之贊之不知其所謂旣講明已亢二字乃知弗遇謂豫五不與小畜二遇致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旣成小過卽宜通中孚則是時小過仍宜爲小過不可以四之初爲明夷何也不過之而夷之則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也弗過則欲其過之豫未成小過欲其先成萃也已過而弗遇則欲其過不遠之明夷而先以小過旁通中孚也以小過旁通中孚小過四不之初已也成咸亦已也中孚上巽亢也成益上巽亦亢也已亢二字明所以弗遇過之者雖豫不與小畜遇而小過與中孚遇猶是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傳文簡妙思之自得亢龍所以悔者以其不能已也家人悔而通解解二之五成萃萃四不之初卽大畜之有厲利已已而亢則不犯災萃四不已而成屯屯與家人不已而亢故爲窮之災也小過不成明夷而成咸中孚成益已而亢則無災眚若飛鳥離之則不已而亢故爲災眚災視乎已不已不視乎亢不亢傳以已亢贊弗遇過之卽贊之有悔亢而龍猶亢而飛鳥矣亢龍也家人九三家人嗃嗃嗃嗃猶高也嗃嗃之有悔卽亢龍

密

循按小畜小過皆云密雲不雨謂小過豫成咸中孚小畜成旣濟繫辭傳云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心謂五洗京虞荀董張蜀才石經皆作先俔釋先心先五也卦以旁通爲德故方以知其變通以盡利者以交易而獻功故易以貢其交易以二五爲先故先心先心卽密也旣先心而密矣又退藏以變通於不已故退藏於密小畜二先之豫五中孚二先之小過五是先心也密也然後小畜上之豫三中孚上之三成旣濟有坎爲雲由密而雲也小過豫成咸不以四之初不雨也咸四不行而通於損所謂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好惡也節初六不出戶庭无咎繫辭傳云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言語以爲階謂先成節又成需也卽困之尚口乃窮困四之初卽離四之坎初也賁上又之困三卽離上又之坎三也坎二先之離五離成同人坎成比同人上有乾君則君密比下有坤臣則得臣乃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不成乾五旣虛而不賓離四之坎初成節而坎下亦失坤臣是君不密

則失臣也惟坎二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應之坎成蹇離成革與艮成咸兌成革同身卽艮其身之身是有身也今坎二不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不能通變而離上又之坎三離成明夷上有坤臣而五虛不實坎成需不成蹇則亡其身故臣不密則失身也既成賁則宜變通於困既成節卽宜變通於旅此幾事也乃賁五不之困二而困四之初仍成節節二不之旅五而旅四之初仍成賁是爲幾事不密始之失臣失身尚可見幾而通變至是見幾通變而又不密則害之成也決矣此三言不密所以贊小畜小過之兩言密何也離四之坎初猶乾四之坤初坎離不密而成節乾坤不密而成小畜小畜之通豫猶節之通旅豫四不之初而小畜二先之豫五是由不密知幾改爲密也能先心也節二不之旅五而旅四之初爲出戶庭是不密知幾而仍不密也不能先心也若節二先之旅五卽同小畜二先之豫五後以旅上之節三卽同小畜上之豫三旅四不之初卽同豫四不之初節二先之旅五密也旅四不之初則節二之旅五不之賁五是不出戶庭也故云愼密而不出也訟四之初成中孚爲同人四之師初之比例師二之五既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則同人四之師初自爲乾四之坤初之比例中孚不密通小過而密乾成小畜不密通豫而密正相脗合傳於兌之成節者贊之可推見其微矣

雜　文

循按說卦傳云坤爲文繫辭傳云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坤六五傳云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而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通在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美在其中卽文在中云正位則是乾二之坤五坤成比也又於上六稱云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雜則爲文是乾上之坤三也乾二之坤五文雜於中則吉乾上之坤三文雜於三則凶所謂文不當而吉凶生者此也雜卦傳云蒙雜而著蒙革相錯爲困賁賁彖傳云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柔來謂困通於賁卽革通於蒙也剛上謂困二之賁五卽蒙二之五也夫雜之緯之而後成文兩卦旁通一陰一陽相緯於橫故柔來而文剛六爻相交成既濟一陰三陽相緯於縱故剛上而文柔蒙革兩五皆剛故通蒙以蒙五之柔與革五之剛相雜而成文是爲文剛困二不先之賁五則賁成明夷三柔相連困二之剛先上於賁五則賁上之困三賁成既濟不成明夷故爲文柔賁之文困卽蒙之文革亦卽坤之文乾故坤爲文以文剛而文也坤六五文在中以文柔而言也文在中故雜而著著猶見也乾成同人則文在中故同人稱文明見龍在田則天下文明文而明卽雜而著也龍戰于野則雜而不著明夷文而不明稱文明以蒙二來文於五蒙旁通於革故革稱文明困二之賁五與小畜二之豫五同小畜傳云君子以懿文德文德之文正與天文人文互明傳中凡稱文皆非泛設也繫辭傳云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謂五也雜物卽物相雜是非卽當與不當撰選也於相雜之中而選擇其爲德者德亦謂五也雜於五則懿文德雜於三則其道窮是非由此而辨也繫辭傳又云恆雜而不厭恆何以雜謂與益旁通恆五之柔文益五之剛也恆二之五而益上之三益成既濟恆不成既濟而成咸恆二之五亦剛上而文柔也與蒙雜而著互明惟其著所以不厭厭之義爲足爲止雜而成兩既濟則厭故雜而著又雜而不厭蒙二之五爲虎變其文炳蒙成益通恆爲豹變其文蔚傳以雜而不厭贊恆與豹變文蔚相發明蒙成益通恆猶困成咸通損故困通賁而成咸爲天文卽虎變之文炳也咸通損而成既濟爲人文卽豹變之文蔚也炳卽著謂蒙二之五蔚卽尉安也謂蒙成既濟

定　寍　成　安　息

循按雜卦傳云既濟定也經不言定凡言寍言成言安言息皆定也何爲定六爻皆正寂然不動也乾爲首二之坤五是爲首出庶物因而變通鼎解成咸乾坤乃成既濟是爲萬國咸寍有可寍者有不可寍者可寍者終則有始咸寍是也不可寍者終止作亂不寍是也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而不咸寍而不咸則不可寍故屯利建侯而不寍成兩既濟則無應坤傳云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坤之安貞所以吉者以喪朋則變通而有應也比彖傳云不寍方來上下應也比一筮而通大有下應成屯再筮而通鼎乃上應成既濟大有五既以旁通而來鼎五又以旁通而來若一筮而不再筮則寍而無應矣傳於屯指出不寍二字所以贊比彖之不寍亦所以贊兌九四之未寍兌九四商兌未寍介疾有喜商兌謂兌二之艮五成隨若四已之艮初成屯則三又之艮上卽屯三之家人上成兩既濟矣惟四未之艮初而有疾則不成屯以三之艮上第爲隨三之漸上成蹇革不成兩既濟故未寍未寍由於介疾也緣介疾不成屯則三上之行未寍若比不介疾而成屯則三上行卽成兩既濟而寍不能有喜故必舍屯三不使之寍而旁通於鼎此屯傳所以云宜建侯而不寍也節二之旅五與鼎二之五同旅成遯上之節三卽鼎成遯上之屯三節成既濟旅則成咸故六四安節亨節旅相錯爲蹇睽安節之亨卽東北喪朋之安貞吉矣鼎四之初成大畜則二之五成家人上不可之屯三矣大畜通萃則二之五成家人萃四未之初家人上之萃三未寍也故萃上六傳云未安上也乃萃上六齎咨涕洟則謂大畜成泰大畜二先之五而後上之萃三則大畜成既濟而安矣是安而上也今大畜二未之五而萃三之大畜上雖上矣而未安也所以齎咨涕洟而乃无咎也同人九三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傳云安行也同人上之師三成升何以爲安行以喪朋安貞之安通之蓋謂革通蒙也是特師成升同人則成革以革係升升二旣不可與惟以革通蒙蒙二之五而革四從之猶蹇通睽睽二之五而蹇初從之睽二之五而蹇初從之亦北喪朋安貞吉也特取安字以贊同人安貞安節之義明三歲不興之義亦明此傳之贊經最簡最妙者也且定卽成也（謂經亦同詩云成之）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坤之无成明屯通於鼎訟之无成明益通於恆成兩既濟則無所舍有所舍而變通雖成既濟而終所旁通者則有始故爲无成井上六傳云元吉在上大成也井噬嗑卽屯鼎之相錯井成既濟爲井收噬嗑成益益上未之三爲勿幕勿幕則无成傳以大成贊之者謂益通恆也大成猶云以大終益不通恆而終則終凶故訟不可成也訟不可成以其不能渝也故九四渝安貞吉渝之言變也豫上六冥豫成有渝升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寍成安定其義皆同於息不息卽是无成成有渝則不息冥豫則成明夷冥升則成泰需二之明夷五泰二之五則成而不能渝渝者明夷通訟也泰通否也傳於明夷九五贊云明不可息也所以明

升之不息即豫之成有渝也泰通否即乾通坤之比例乾傳云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不息即用升上六之不息繫辭傳詳之云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矣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緼讀如地緼于晉之緼乾與坤交易則乾爻緼於坤五坤爻緼於乾二乾坤毀謂成兩既濟益通恆咸通損往來不已損益互坤咸恆互乾故不毀惟咸不通損而四之初則乾毀益不通恆而上之三則坤毀成兩既濟而息由於不能變通變通者易也故云乾坤毀无以見易也

虞

循按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中孚初九虞吉傳於萃贊之云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不虞爲戒是欲其虞不欲其无虞也虞之義爲度易忌終止以含養爲功乾二之坤五四不之坤初爲屯則上可之坤三也若已成屯則上不可更之坤三此所以宜度之也鹿同麓山足也家人上之屯三爲即鹿屯三爲艮震之間故爲鹿林者衆也入巽也入于林中乾二先之坤五爲林中而乾四又入之謂成家人上巽惟其入于林中而有鹿不能思度即之成兩既濟矣屯通鼎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通萃猶屯通鼎也大畜成家人萃四不之初三無鹿家人上可即也若萃四之初成屯猶乾四之入于林中則不可无虞故以不虞爲戒戒指離器謂成既濟家人上之萃三無離不成既濟無戎器家人上之屯三成既濟下離則有戎器欲除去此戎器所以虞度之也中孚何以虞吉傳云初九虞吉志未變也經文傳文並不易解乃測諸家人初九傳亦云志未變也比例觀之乃測其義家人初九之志未變爲閑有家贊之也閑即大畜日閑輿衛之閑閑者止也謂萃四不之初下成艮止四不之初同故閑有家萃四不之初爲戒不虞戒不虞則能虞之若解不能虞而四之初成臨則不復可與家人保解成萃仍與家人係家人上可之萃三也志未變也解成臨則宜變而通遯則志變矣臨家人相錯爲中孚明夷中孚者豐四之渙初也豐渙相錯爲家人解渙成中孚猶解成臨臨通遯則中孚通小過故中孚初九稱虞吉與屯之无虞相銜貫虞吉者小過四不之初而中孚二之小過五也即解四不之初而二之五也亦萃四不之初而大畜二之五也若小過四之初成明夷又宜變通於訟小過四不之初故亦志未變也試研究兩稱志未變一係戒不虞而經之虞吉與无虞乃成一貫而家人臨相錯爲中孚從兩稱志未變夾雜中自然指出贊經之妙有未可以筆墨盡者矣傳猶恐其未明也於萃六二贊云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中未變即志未變解二之五成萃萃四不之初故中未變與閑有家之志未變互發明矣

戒

循按經稱必戒者一小過九四往厲必戒是也稱不戒者二泰六四不戒以孚比九五邑人不戒是也傳於萃稱戒不虞以贊之乾九三終日乾乾文言傳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有所至而後有所終屯通鼎鼎二之五則知至鼎上之屯三則知終知終者終日也知至者乾乾也終日乾乾則終日不必戒終日而成兩既濟則必戒既濟六四終日戒是也此成既濟彼成益而上之三損成咸而四之初皆終於日而成兩既濟故宜戒戒則不終日不終日者豫四不之初而小畜二之豫五成萃即萃四不之初而大畜二之五家人上之萃三萃不終於日繫辭傳以見幾而作贊之明與屯六三君子幾相發明即鹿則不虞君子幾則戒不虞傳於萃用戒不虞三字而屯之即鹿无虞君子幾不如舍豫之不終日既濟之終日戒皆一以貫之不煩言而可解矣小過九四弗過遇之謂小畜二之豫五不成小過而成萃往謂萃初往四成屯豫成屯則小畜成家人即乾四之入林中故必戒即戒其不可終日即戒其不虞而即鹿也泰六四自發明戒不戒之例云不戒以孚謂泰成既濟否成益之時此終日宜戒之時而不戒者以益孚於恆恆二之五而益上之三終則有始此終日乾乾而無容戒者也泰之不戒以孚與既濟終日戒互明不戒以孚則終日戒以未孚也比九五邑人不戒何也以不失前禽也從禽則宜戒不虞失禽則邑人不必戒邑人屯三也禽屯五也舍屯之禽而不從故失前禽謂變通孚於鼎也邑人不戒猶不戒以孚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七十九終

嘉應張嘉洪晉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光

循按光之義爲廣（見詩敬之傳）字通於橫（堯典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橫被四表）兩卦旁通自此及彼是橫行以及於遠傳於坤贊云含宏光大惟含乃宏惟光乃大文言傳云含萬物而化光化光猶云廣生不能含則成兩既濟不能廣生矣需彖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乾成需不可謂亨惟有孚於晉以需二之晉五則能變化廣生變通乃有孚有孚光即化光也未濟六五君子之光有孚吉既濟已定孚於未濟未濟二之五即需二之晉五之比例君子之光即需之光亨也失道至需一光即亨終窮至既濟一光即吉象示其義於需爻發其義於未濟其義已了乾未成需先成小畜或先成夬小畜孚於豫夬孚於剝與需孚於晉同故經於觀六四明之云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小畜豫相錯爲大壯觀大壯二之五爲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故以大壯二之五之光明小畜二之豫五之光傳即於夬贊云其危乃光乾成夬則坤成謙謙傳云天道下濟而光明履傳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謙之光明即履之光明謙孚履爲光則夬孚剝爲光可知夬孚剝爲光則小畜孚豫爲光可知經以觀國之光明小畜之孚豫傳於謙履夬贊之此贊之微妙者也坤六三傳云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從王事謂屯旁通於鼎知即方以知之知由旁通而鼎二之五爲知指出光字明如是則爲光光大猶云光明由旁通而明爲光明由旁通而大爲光大屯旁通鼎爲光家人則通解爲光傳於渙贊之渙六四渙其羣傳云光大也以光大二字與坤六三相貫明以豐渙所錯之家人解與坤所變通之屯入相發明也屯之通鼎猶益之通恆益彖傳云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承上民說无疆而言民說者恆二之五也大光猶光大倒其文與疆字爲韻謂其道所以大者由於旁通也惟其道大光所以自上下下所謂天施地生也若屯不通鼎則家人上施於屯三雖施而不光所以屯其膏以通於鼎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二之五即家人也其上施屯三仍不光矣大畜屯相錯則頤也傳於頤六四贊云顛頤之吉上施光也顛頤即同於鼎之顛趾則顛頤之光即顛趾之光也傳於屯九五云施未光於頤六四云

袖海山房校印

上施光指之大畜成家人則以通解爲光未成家人則以通萃爲光皆發明坤六二之光大也傳稱未光者八晉上九咸九四噬嗑九四夬九五兌上六震九四屯九五萃九五屯九五屯其膏施未光也賁家人上不可之屯二三夬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傳云未光也即指鼎四之初成大畜與頤六四上施光互明大畜必通萃其二之五乃得有位无咎者以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未光也鼎成大畜未光大畜通萃則光猶夬四之剝初成頤未光頤通大過則光也夬四之剝初未光夬二之剝五則其危乃光夬九五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與萃九五義同夬二所以莧陸中行乃无咎者以艮上之兌三成謙夬未光也兌上六引兌之引即萃六二引吉之引萃孚於大畜爲夬剝之相錯知引兌爲成夬而孚于剝夬未光孚于剝則其危乃光夬九五之未光即兌上六之未光因未光而引因引而中行因中行而有位夬萃之无咎則已光矣傳本其未光而言之且以未光二字爲之絡也鼎四之初同於夬四之剝初亦同於噬嗑四之井初在噬嗑剝成頤在井夬成需所爲艱也頤通大過則光需通晉則光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傳云未光也噬胏得矢需二之晉五也井所以成需由於噬嗑四之井初故以未光二字贊之明井初之噬嗑四猶鼎四之初也井成需則井泥故震九四震遂泥傳贊之云未光也巽成需即井成需也但巽成需則震成明夷爲豐四之井初噬嗑四之井初井成需噬嗑未成明夷而成頤猶乾未成需先成小畜夬亦猶震未成明夷先成豐故豐通渙之光大同於夬通剝之光而井之成需無論其爲噬嗑四之井初爲豐四之井初皆以通晉爲光亨也未濟六五君子之光明豐四之井初成需者也傳於遂泥贊之其義易明也觀六四觀國之光明噬嗑四之井初成需者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爲需小過之睽小過四未之初猶頤上未之三義爲隱奧故於諸卦反覆贊明之需通晉光亨矣乃贊成咸又以通損爲光晉上九維用伐邑道未光也言晉成咸合乎道矣未通損仍未光也咸通損損成益益又通恆是爲憧憧往來傳云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未光二字與晉上九相貫而加一大字則與益彖傳其道大光相貫而其道大光之道又與道未光道字相貫蓋不必至成需明夷乃爲未光當其成頤大壯大畜夬即未光矣頤大壯大畜夬能變通困改未光爲光即至成需明夷能變通亦遂改未光爲光然未能往來不已如益恆咸損之迴環相續其道仍未大光彙諸卦經傳之言光者研究之一字增減皆有妙義聯觀大義者爲能探其微哉

時

循按雜卦傳云大畜時也說者多不詳以全經傳通之乃可知其義經文惟歸妹九四稱遲歸有時傳中諸言時字皆由此贊之歸妹所以遲者以征凶也征凶者漸上之歸妹三也漸成蹇歸妹成大壯大壯改而通觀蹇改而通睽所謂時也震巽艮兌交而成漸乾坤坎離則交而成比漸通歸妹猶比通大有漸上之歸妹三成蹇大壯大有上之比三亦成蹇大壯遲歸有時在歸妹成大壯有然在大有成大壯亦有然推之漸初之歸妹四歸妹成臨漸成家人則以家人通解臨通遯爲時乃在漸初之歸妹四成家人臨而在比初之大有四則比成屯大有成大畜臨通遯同於大壯通觀則大畜通萃亦同於大壯通觀故經於歸妹言時謂其成大壯通觀而傳則指大畜爲時明大有之成大畜同於歸妹之成臨即同於歸妹之成大壯也震巽兌艮交成漸亦成隨乾坤坎離交成比亦成同人同人通師猶漸通歸妹隨通蠱猶比通大有故此八卦互相比例漸上之歸妹三成蹇大壯與大有上之比三同歸妹四之漸初成家人臨即與同人四之師初同大有四之比初成大畜屯與隨四之蠱初同隨三之蠱上成升革即與同人上之師三同於大壯通觀爲時知大畜通萃爲時而升通无妄臨通遯爲時可知矣經於歸妹指一時字舉一隅也傳則以大畜爲時又舉一隅也猶恐學者未明於隨贊云天下隨時於升贊云柔以時升於遯贊云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於无妄贊云茂對時育萬物於家人之通解則贊云待時而動於革之通蒙則贊云以亨行時中於蹇之通睽則兩卦皆云時用大矣哉可謂詳矣而大畜之所以時以其通萃也傳不贊於萃而贊於既濟九五既濟者益上之三者也益三五坤爲牛上之三殺之是爲殺牛益通於恆恆上震東也恆成咸上兌西也傳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經稱西鄰禴祭傳以時字代之以時字贊禴字贊既濟九五之禴即贊萃六二升九二之兩言禴萃言无咎孚乃利用禴升言孚乃利用禴无咎萃本无咎與大畜孚則爲利用禴升爲蠱上之隨三本有咎孚於无妄則爲利用禴无咎二字一先言一後言明以升例大畜以萃例无妄傳既以大畜爲時又以時字贊禴字則萃之孚乃利用禴即是孚大畜爲時大畜孚萃爲時則大壯孚觀爲遲歸有時例諸此矣不特此也歸妹之言時謂大壯蹇也傳既於睽蹇稱時用於觀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於小過云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大壯蹇相錯即小過需也傳於睽蹇蒙解俱指其爲時矣於屯鼎未言也則言之於乾坤也歸妹漸爲震巽兌艮之比例漸成蹇歸妹成大壯以失道而變通漸成蹇歸妹成革以當位而變通無論失道當位蹇俱以通睽爲時蓋漸成蹇歸妹成大壯同於比成蹇大有成大壯而漸成蹇歸妹成革即同於巽艮成蹇震兌成革推之漸成家人歸妹成臨同於同人成家人師成臨而漸成家人歸妹成屯即同於巽艮成家人震兌成屯其震巽兌艮之成屯家人蹇革原無異於乾坤坎離之成屯家人蹇革故遲歸有時在大壯僅爲失道變通者之例在蹇則兼爲當位變通者之例此亦舉一隅也故傳既以大畜贊大壯而蹇之待時則暢發於艮艮彖傳云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時止艮成蹇兌成革則止不行也時行蹇通睽革通蒙則以亨行也艮之成蹇猶坎之成蹇故坎傳稱時與蹇同乾九三文言傳云乾乾因其時而惕乾通坤成屯屯又通於鼎是爲時惕即爲與時偕行九四文言傳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惕贊屯之通鼎及時贊革之通蒙坤六三含章可貞含章謂坤成屯即合之而通於鼎三乃可貞傳云時發也發即發蒙之發明屯通鼎猶革通蒙也屯之通鼎猶益之通恆故坤六三之可貞即損彖之可貞傳於損彖贊之云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二簋一指損五一指益二簋在益二則盈盈則宜損之損剛者變通於恆也簋在損五則虛虛則宜益之益柔者損二之五成益也益通恆爲損剛咸通損亦爲損剛先稱損剛指咸之於損也損二之五成益爲益柔恆二之五成咸亦爲益柔次稱益柔指恆之爲咸也損傳云與時偕行益傳亦云與時偕行與乾九三之與時偕行相發明咸通損猶益通恆益通恆猶屯通鼎乃知贊禴祭爲時固以既濟之禴例諸升萃之禴其不贊於升萃必贊於東鄰西鄰者正以益通恆之時即屯通鼎之時亦即大畜

通萃升通无妄之時不論失道當位其時行皆如是也於是豫姤言時義明小畜復之變通也旅亦言時義節言失時明節之通旅猶小畜通豫復通姤而旅四之初乃兌四之艮初卽猶乾四之坤初凡稱時用時義各有所鉤貫非泛言也賁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明賁通困也豐傳云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明豐通渙也經舉一隅傳已不憚偏舉諸隅而於繫辭傳總揭其義云變通配四時云變通莫大乎四時云變通者趣時者也時之爲變通不煩言而決矣

實

循按鼎九二鼎有實六五傳云鼎黃耳中以爲實也鼎五虛二之五則實二不之五而四之初則爲覆餗餗說文作鬻訓鼎實覆餗則無實與有實互見覆餗則鼎成大畜大畜孚於萃則篤實輝光篤實者二先之五而後上之萃三也所以篤實由發揮而旁通故云輝光頤猶大畜也大過二顯於頤五則頤五有實可知頤成益旁通於恒恒二之五成咸上兌爲口故爲口實益通恒所謂西鄰禴祭也故云實受其福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謂二不之五而漸初之歸妹四傳云承虛筐也女承筐士又刲羊則成泰傳於泰六四贊云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失實而云皆者一以贊刲羊承筐之无實一以贊西鄰禴祭之實受其福不富以其鄰之鄰卽東鄰殺牛之鄰在西鄰禴祭則實受其福在東鄰殺牛則不實可知福猶富也不富卽不受福傳以失實與實受其福互明歸妹成泰已失實否成益不通恒又失實故云皆失實也臨成泰失實升成泰亦失實升九三升虛邑蒙上之三成升五失實而虛既通无妄則二之五爲升虛邑升虛邑則不失實故蹇六四往蹇來連傳云當位實也升二先之五成蹇則无妄四之升初不成泰不成泰則當位當位則不失實也若蒙上之三革四又之蒙初成泰則失實泰雖通否改而有實已遠而不近故蒙六四傳云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實者近不能有實於蒙待遠而有實於泰也

盈

循按序卦傳云盈天地之閒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此與乾上九傳盈不可久互明乾成家人坤成屯再行則窮故盈不可久謂之盈者謂其宜變通也比初六有孚盈缶比孚大有大有成家人比成屯猶坤成屯乾成家人也傳於大有贊云有大者不可以盈大有何以盈卽比之盈也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傳云坎不盈中未大也中未大謂坎二未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坎成節不成屯故不盈節通於旅爲祗既平祗卽復初九无祗悔之祗坎之成節猶坤之成復以兩祗字爲比例知不盈謂成節彖傳云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於不盈上用水流二字水流則二已通於離五與中未大之不盈異矣亦云不盈者謂二流於離五成比同人尚未離四之坎初未成屯故不盈此贊有孚二字故中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卽是水流不失信卽有孚也用不盈二字爲下維心亨行有尚六字張本若四已行成屯則三不得更維矣惟但成比不成屯乃可以三之離上應五爲有功故維之不致成兩既濟得爲亨也坎不盈是中未大之不盈水流而不盈是中已大之不盈一成比一成節皆不成屯故屯者盈也傳暢發其義於謙彖傳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指謙卦盈指履成益方其爲謙則履之二四益之謙成既濟履成益故云益謙已成既濟益相錯卽是屯家人故盈益變通於恒故爲虧盈卽爲變盈益通恒猶家人通解虧卽方雨虧悔之虧也益不通恒則害恒二不之五則惡盈皆指益也又贊於剝豐損三卦豐傳云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剝傳云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損傳云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傳以屯贊盈凡家人之於屯革之於蹇既濟之於咸益皆盈也傳於咸贊云君子以虛受人於歸妹贊云承虛筐也凡夬之於謙豐之於井既濟之於恒損皆虛也盈宜損虛宜益盈者當位而盛者也虛者失道而衰者也其宜變而通也則盈虛一也虛受人之虛指睽蒙咸損虛筐之虛指歸妹成臨又成泰升虛邑之虛指師蠱蒙成升

寡　孤

循按雜卦傳云親寡旅也虞仲翔謂旅无容故親寡王弼謂親寡故旅寄望文生意聖人贊易不如是之淺薄慈明以豐多故親絕旅也別爲句尤爲臆見雜卦傳云小畜寡也謙傳云君子以裒多益寡卽此兩寡字思之可得其義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此數語與易相發明親則不寡寡則不親乾二之坤五有初四應之又有三上應之是得道多助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復小畜小畜二之復五僅有三上應之一應而窮是失道寡助也傳以小畜爲寡以同人爲親兩相推勘明白可見傳又贊之於謙乾上之坤三成謙夫猶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也成同人成比則親成謙成小畜則寡寡者尙有助更失而成明夷需直上下俱無應非僅寡而已矣謙寡矣乃裒多卽可以益寡何以裒多變通於履是也益寡卽是親寡謙已寡履有以親其寡節已寡旅有以親其寡離四之坎初爲節賁猶乾四之坤初爲復小畜也然經不言寡傳言寡何也寡卽孤也睽九四上九皆云睽孤睽孤者睽則孤也睽乖也乖失道也睽則孤卽失道則寡也九四言之謂二不之五而四之蹇初也蹇成既濟睽成損損既濟相錯爲節賁與離四之坎初同睽之孤卽節之寡旅之親寡指節正所以贊睽孤之孤也上九睽孤謂上之三成大壯爲大有上之比三之比例大有成同人則親成大壯則寡睽成大壯則孤成无妄則親睽蹇節旅之相錯而睽二之五成无妄又爲履二之謙五之比例則履益謙之寡卽是同人之親卽是旅之親寡亦卽是睽之敬義立而德不孤詳見前而睽之成大壯何異於履之成夬卽何異於乾上之坤三是睽之孤又謙之寡也傳用三寡字贊經兩孤字造於微者也

衆

循按傳以坤爲衆又以師爲衆雜卦傳云大有衆也明乎孤之爲寡助則知衆之爲多助也乾二之坤五坤之初三應之故坤爲衆師二之五則同人四上應之故師爲衆大有二之五則比初三應之故大有爲衆乾成需坤成明夷上下俱無應而需通晉則需二之晉五晉之初四三上皆應之故晉六三衆允悔亡需晉相錯卽比大有大有成同人猶師成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卽爲需二之晉五之比例是坤師大有之衆所以贊經衆允之衆也大有衆故成同人爲親師衆故成比爲親若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成臨則不衆師成臨則同人成家人臨二之五而家人上往之臨三則其往也不能得衆矣惟家人通解而解四不之初先以二之五成萃是時家人上往萃三則往得衆故傳於解贊云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謙裒多之多與此衆同

獨

循按易之稱獨與孤寡不同見於經者復六四中行獨復傳云以從道也從道則非睽孤蓋孤謂輔助之無其人獨謂中行之無所緩獨者特也乾四之坤初成復而後以二之坤五是以二五從初四非特行矣復旁通於姤姤二之復五而初四從之坤成復雖非道而姤二之復五有以復歸於道仍是特行故云獨復乾成夬猶坤成復夬通剝猶復通姤故獨行遇雨謂二先之剝五剝上之三以從之也夬通剝爲獨行則謙通履爲獨行於履初九賁云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若夬二不之剝五而夬四先之剝初剝成頤夬成需需二之頤五則非獨行惟需變通於晉則需二之晉五仍爲獨行晉初六傳云晉如摧如獨行正也於是又賁於大過云獨立不懼夬履二之謙五爲升通无妄之比例升二之五即姤二之復五之比例也是素履之獨行即中行之獨復頤大過爲隨蠱之相錯大過二之頤五則不素飽與素履互明隨四之蠱初則裕父之蠱與裕无咎互明隨四之蠱初即夬四之剝初也以兩獨字贊晉大過則知需頤之不獨即知夬四之剝初之不獨而夬之獨行爲夬二之剝五明矣思至此惟有嘆其神奇非筆所能盡矣

久 永 長

循按序卦傳雜卦傳彖傳皆贊恆爲久經之永即傳之久也繫辭傳云變則通通則久諸卦之當位者下應成家人屯上應成蹇革變通於解鼎睽蒙屯家人成既濟鼎解成蹇革成既濟睽蒙成益咸通損損成益益通恆恆又成咸咸成損恆益四卦反復不衰終而又始恆咸兩卦實爲變化之樞紐故發明其義於恆云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云終則有始云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與變則通通則久之義互相發明其不可久之例有二一爲盈不可久傳於乾上九贊之一爲消不久傳於臨贊之盈不可久者乾成家人坤成屯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爲亢龍窮之災是也消不久者家人通解解二不先之五而四之初成臨臨二之五亦成屯家人上之屯三亦成兩既濟至于八月有凶是也經不言久而言永凡稱永貞者七（坤用六比彖萃九五艮初六賁九三益九二小過九四）成兩既濟貞而不可爲永亦惟永而貞乃利於坤之用六特標利永貞六十四卦皆不外此一言艮成蹇兌成革蹇下艮爲趾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止其趾而變通之乃得永貞貞而永則元故比萃兩卦稱元永貞比之元永貞謂比成屯而通於鼎萃之元永貞謂大有成大畜而通於萃永貞則元元則吉益六二賁九三稱永貞吉是也損成益益上之三貞而不永故弗克而違則永貞吉謂違而變通於恆賁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濡即需謂困成需而通晉小過九四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承上弗過遇之弗過遇之者爲不以小畜上之豫三而以小畜二之豫五亦爲不以晉上之三而以需二之晉五晉成否需成既濟在需爲永貞吉矣而晉之成否者若初往四成益則上不可之三故危厲而必戒戒則勿用勿用而變通於恆故得永貞（在豫若成屯以通鼎爲永義亦同）傳云終不可長也不戒而用上之三則終而不可久長以長字贊永字與訟不可長同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傳云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易辭多用到裝所謂明夷五斯其所致成明夷爲小有言所而有事則變通於訟在初言初是訟二之明夷五而初四應之成益更能通恆則永所事矣此時訟方成益未通於恆是未嘗永其所事在訟則不永而在明夷則所已有事雖小有言而終吉矣訟成益通恆乃可長未通恆仍是訟故訟之終不可久長也傳稱何可久者三（大過九五既濟上六離九三）稱何可長者四（豫上六中孚上九否上九屯上六）既濟九五西鄰禴祭謂益通恆則可久若不爲西鄰之禴祭而成泰爲濡其首故何可久謂恆二不之五而四之初也未濟上之三成恆猶鼎上之屯三成恆即猶離上之坎三（成[illegible]）上之坎三爲日昃之離鼎上之屯三爲泣血屯上六傳云何可長也離九三傳云何可久也蓋屯之通鼎猶益之通恆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即爲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之比例今鼎成恆而屯成既濟則是東鄰殺牛而由泣血以至於乘馬即未濟上之三又初之四矣坎成屯而通鼎爲鼓缶而歌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樂記文）說文訓歌爲詠詠即永也不成屯通鼎至於日昃而嗟大耋則不能歌以永之且離成豐坎成井井豐相錯即既濟恆也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豫成小過小畜成需小過通中孚中孚二之小過五猶恆二之五成咸故恆不死乃不通中孚而成明夷爲冥豫則不能恆不能恆則死故豫上六傳云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中孚二之小過五可長矣乃小過四之初成既濟而中孚成益益又宜通恆乃爲可久益不通恆而上之三成兩既濟則貞凶傳云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與豫之何可長互明者也否上九傾否傳云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用一終字明其成既濟先成益未通於恆也大過九五枯楊生華傳云何可久也生華則大過成既濟頤成益益未通恆故以何可久贊之與訟成益之不可長同一義凡傳言久言長多指恆而精微變化各極其妙冥豫之何可長上恆不死之恆日昃之何可久與翰音登天之何可長並贊上歌字尤造於微矣恆九二傳云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恆之所以能久以其二之五得中此鼎成恆所以泣血而不可長也

速 疾 遄

循按雜卦傳云咸速也所以贊需上六不速之客也需旁通晉若晉上先之三成小過則需二之小過五成咸惟晉上不之三而需二之晉五成否三陽爻在需下者來於否上爲不速之客三人來不速者不成咸也速同於遄損初九已事遄往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凡初四未行皆謂之疾未濟不成咸而成損則四先之初是爲損其疾損其疾不速也初四不行成咸則爲速爲疾初四先行成損則不速不疾乃損變通於咸在損則不疾在咸則遄疾速遄三字同繫辭傳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遂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正指咸之通損咸四不之初故寂然不動孚於損故感而遂通指不疾通於咸仍疾故不疾而速若咸四動而之初則無以容損之不疾惟咸自存其疾以容損思容也而損之不疾乃感而有爲故无思也則无爲也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四不之升初升二之五也遯九三係遯有疾臨初四先二五與損之不疾同係於遯遯初四不行同於成故臨二之五仍有疾也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有實二之五也我仇上之屯三也若四之初則不疾上遂不可之屯三惟有疾四不我從上乃得而仇也豐六二往得疑疾噬嗑三往上與井不孚故疑四未行雖疑而有疾也兌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四不之艮初而二先之艮五故三上從之不甯而有喜也復彖云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乾四之坤初成復不疾者也變通於姤姤四不之初則有疾若姤四之初仍乾四之

坤初故爲起凶爲見凶象則言无疾无咎者以其出而後入也以其朋來也出謂二之復五入謂姤四之初先入後出則包无魚先出後入成家人則雖无疾而以朋來故无咎經特示此例明初四非不可无疾惟三從在先則初四以有疾不我能從爲吉若三未從而四從之則无疾固无咎也明夷九三不可疾貞與豫六五貞疾恆不死互發明姤二不之復五上之復三後成明夷姤成大過明夷宜通訟五之訟二則得其大首若不通訟而以五之大過二大過成咸明夷成既濟是疾貞也不可者也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小畜成需豫成小過大過二之明夷五爲疾貞自明夷言之疾在大過故先言疾也需二之小過五爲貞疾自小過言之貞在需故先言貞也與升九二先言用禴後言无咎萃六二先言无咎後言用禴同一妙義易辭凡顛到增損一字俱未容以大略觀之履彖傳云履帝位而不疚疚亦疾也謙履爲臨遯之相錯不疚與係遯之有疾互明不疚而光明猶无疾而朋來无咎也解彖云有攸往夙吉王弼云以速爲吉褚氏亦以速字解夙字解二之五而家人上往解三成咸爲吉若四從成屯則三不可往矣

怠 緩 徐 慢 裕

循按雜卦傳云謙輕而豫怠也又云解緩也經不言怠緩而言裕言徐怠緩即裕徐也蠱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隨四之蠱初成大畜屯大畜通萃爲斡父之蠱不通於萃而以上之屯三爲往見而大畜成泰是爲裕父之蠱謂不急於變通致成泰始通於否故吝大畜屯相錯爲需頤隨四之蠱初猶夬四之剝初所謂摧如也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裕即蠱之裕需能變通於晉雖裕父之蠱亦得无咎在二五不可裕在初四三上則不妨於裕繫辭傳云益長裕而不設設上之三也不設益上不之三也恆二未之五則益上不可急於之三益上巽巽爲長故曰長裕又曰德之裕也困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終吉九五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徐猶裕也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成大過已徐矣大過又不通於頤而四之初成需然後通晉而來故來徐徐自九四言之則晉四應之故傳云志在下也九五乃徐有說則晉成否而上應成咸也推之蠱二不之五而成大畜已裕矣惟大畜二又不之五而成泰則裕而又裕即徐而又徐大畜屯爲需頤之錯泰既濟爲需明夷之錯故同一需或裕或裕裕或徐或徐徐而皆以變通爲无咎傳以解之緩豫之怠贊之有妙義焉中孚傳云君子以議獄緩死緩指解死指豫何以言之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小過通中孚則恆不死緩死即不死也解四之初成臨臨家人相錯爲中孚是中孚之緩由於解既通小過遂爲緩死夫小過之於中孚猶頤之於大過也小畜上之豫三成需小過與賁上之困三成明夷大過同也豫不怠困不徐皆成萃解四之初成臨臨家人錯爲明夷中孚與隨四之蠱初成大畜大畜屯錯爲需頤同也故豫之怠贊困之徐解之緩贊蠱之裕惟中孚與小過通則緩死中孚不致成需小過不致成明夷亦惟大過不與頤通乃往見而成泰困于赤紱而成需於是繫辭傳贊解負且乘云上慢下暴負且乘則解成臨不能變通又成泰也緩而且慢即徐而又徐也小畜上先之豫三成小過豫四先之初成復復小畜相錯即泰益是益上之三猶小過四之初益上之三爲設小過四之初成明夷則死小過通中孚則不成明夷爲緩死此緩之用於初四者也益通恆則上不速之三爲長裕而不設此裕之用於三上者也緩死則長長裕則恆不死此一以貫之者

樂 笑 喜 慶

循按雜卦傳云比樂師憂經不言樂凡言喜言笑皆樂也乾二之坤五爲比比樂即乾二先之坤五爲樂也需傳云君子以飲食宴樂需晉相錯即大有比故以比爲樂又以需爲樂比之樂在大有二之五需之樂在二之晉五也泰二之五即乾二之坤五否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先否謂初四三上先於泰之二五則否後喜謂初四三上後於泰之二五則喜然則泰二先之五則喜泰之喜即比之樂矣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先號咷先否也後笑後喜也在否先否後喜在泰則先喜後否在同人先號咷後笑在師則先笑後號咷旅上九旅焚其巢謂成明夷也明夷訟相錯即同人師在明夷先笑後號咷在訟則先號咷後笑訟二之明夷五猶需二之晉五需之樂贊旅人之先笑也師二之五爲比猶乾二之坤五爲比比之樂贊同人之後笑也序卦傳云以喜隨人隨人者蠱二先之五而隨之三四隨之也於隨人上加一喜字者師二之五即乾二之坤五亦坎二之離五蠱二之五即巽二之震五亦兌二之艮五於比贊以樂明乾二之坤五坎二之離五皆樂也於隨贊以喜明巽二之震五兌二之艮五皆喜也經於同人稱笑傳於比以樂贊之坤坎成比則乾離成同人也經於漸稱衎傳於隨以喜贊之震兌成隨則巽艮成漸也飲食衎衎猶云飲食宴樂毛詩小雅傳衎樂也說文衎喜貌經傳之文散觀之未見其義易而通之精妙乃出矣兌二之艮五成隨而四從之則以喜隨人四不從而三從是介疾也九四介疾有喜謂三隨之成革亦以喜隨人也震五之巽二成漸固飲食衎衎矣四從之成屯是震來虩虩也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謂屯通鼎鼎二之五則笑成遯而上之屯三則笑而言也若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不笑而號矣大畜孚於萃則仍不號而笑萃初六若號一握爲笑鼎初四先於二五故號萃初四後于大畜二五故笑也於是傳于大畜贊云六四元吉有喜也贊萃之笑也賁六五賁于邱園傳云六五之吉有喜也賁上之困三成大過大過通頤拂經于邱是困二不能賁于賁五而賁于頤五也傳以有喜贊之即大畜六四之有喜何也鼎成大畜大畜屯相錯爲需頤大畜通萃有喜則頤通大過有喜故以大畜之有喜贊賁之有喜明其爲上之困三成大過而通於頤傳之贊經可謂簡且妙矣而升九二孚乃利用禴亦贊云九二之孚有喜也與賁六五大畜六四傳同益同人上之師三蠱上之隨三皆成升革升革相錯爲明夷大過正爲賁上之困三之比例升孚无妄有喜即大過孚頤之有喜故升之利用禴即賁上之困三之賁于邱園也蹇九三傳云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內指无妄升與无妄相孚則二之五有喜與升九二之有喜相發明也傳所以屈曲贊之如是者則以經于无妄九五云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以損六四云損其疾使遄有喜損爲兌四之艮初之比例在兌成節在艮成賁賁節相錯爲既濟損則是睽四之蹇初也睽四之蹇初猶无妄四之升初无妄四不之升初而升二之五則有喜矣故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睽四既之蹇初成損則疾以藥而損不可有喜惟孚于咸則損二之五仍得有喜此无妄損兩卦稱喜之義也睽成損既猶艮成賁損通咸即猶賁通困賁上之困三即猶損上之三困成大過以通頤爲有喜則損成泰以通否爲喜傳以有喜贊賁而經言損之有喜與否

之後喜皆貫矣且損之通咸猶賁通困亦猶節通旅賁成明夷猶旅成明夷旅成明夷猶損成泰傳以困成大過通頤爲有喜而旅之先笑與同人之後笑否之後喜又皆貫矣睽成損既同于兌成節兌成節卽同于蠱成大畜以升之有喜賁无妄之通升卽爲大過之通頤而大畜之于萃猶頤之于大過則是賁升賁兩卦之有喜而經于否同人兌震旅損无妄萃凡言喜言笑無不貫于是傳贊經之神非言所能罄矣經言喜又言慶豐六五來章有慶譽是也傳云六五之吉有慶也有慶則譽譽者四不先之初也四不之初而三上乃可從二五而有慶是慶謂三上從二五也坤彖傳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東北坤成蹇也喪朋蹇通睽也睽二之五而後蹇初之睽四蹇成既濟而終是爲有慶此則以初四從二五爲有慶也故睽六五傳云厥終噬膚往有慶也井二之噬嗑五爲噬膚明睽成无妄與噬嗑成无妄同睽二先之五而後四往蹇初爲有慶坤傳于有慶上加終字此于有慶上加往字其義可明晉六五傳云失得勿恤往有慶也需二未之晉五晉上之三則恤勿恤則五先得而三上從之故往有慶也往有慶三字與睽傳同賁漸上之歸妹三成蹇大壯則恤矣蹇大壯爲需小過之錯故需通晉卽蹇通睽經以勿恤明其前之恤而傳以兩往有慶貫之升彖傳云勿恤有慶也兌九四傳云九四之喜有慶也大畜六四傳云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傳云六五之吉有慶也喜屬元指二五大畜二之五爲童爲告爲豶童而牛上未之萃三萃下猶坤也豶而豕上從二五上有坎也豶則有喜豶而豕則有慶慶指初四三上之應二五則元而亨者也慶之言賞也三年有賞于大國謂益三上從恆五恆二之五有喜益上之三慶賞之也頤上九大有慶與履上九大有慶同皆謂成益而通于恆恆二之五則大益上之三慶之非大不可爲慶也困九二傳云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謂困成需通于晉中字指困于酒食謂需二之晉五有慶贊利用享祀謂四不從而三上從之猶來章之有慶也

憂　恤　號

循按易兩言憂一見豐彖云王假之勿憂宜日中一見臨六三云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而傳則一贊于雜卦云比樂師憂一贊于乾初九文言傳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比之樂互見于需需訟相錯卽比大有也以是推之師通于同人同人師相錯爲明夷訟比樂卽需樂師憂卽明夷憂也傳于訟贊云天與水違行違卽憂則違之之違謂明夷憂則違而通于訟乾二之坤五則樂初四從之而行可也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則憂初四從之而行不可也故違而變通之也此自初九潛龍勿用而言在復小畜宜違在夬謙亦宜違在明夷需更宜違可知雖上之坎三猶乾上之坤三也離成豐則憂矣雖不成豐先成同人則勿憂宜日中矣臨遯相錯爲謙履遯上之臨三爲履上之三之比例卽乾上之坤三之比例故憂既憂之則違而變通故无咎也必於臨言之者臨卽同人四之師初也臨成泰卽師成泰師成泰卽坤成明夷故傳云師憂因臨言既憂之而贊曰乾上之坤三憂矣乾四又之坤初則乾成需坤成明夷需上坎故說卦傳坎爲加憂臨成泰遯成咸咸四又之初成既濟同人四之師初成臨同人成家人家人上又之臨三成泰既濟既濟上有坎與需同亦憂而又加以憂也明夷違而通訟泰違而通否泰九三勿恤其孚勿恤卽勿憂也（爾雅說文皆訓恤爲憂）其孚謂違既濟而孚于否臨成泰則憂泰孚否則勿憂也同人四之師初成臨上之師三則成升升彖云勿恤南征吉升違革而通无妄故勿恤也於是同人九五明示其例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咷卽憂也同人四上當後師之二五者也不能後而四先之師初則成臨上先之師三則成升四上俱先之師初三則加憂而成泰所謂先號咷也然則傳以師爲憂所以贊臨之既憂升之勿恤同人之先號泰之勿恤其孚也夬彖云揚于王庭孚號有厲九二云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乾上之坤三成謙夬雖未加憂而已不免於號違而變通於剝是爲孚號亦爲惕號若不能孚不能惕更以夬四之謙初成明夷則夜有戎矣夜有戎則號而又號恤而又恤矣故孚之惕之不使夜有戎是以勿恤勿恤卽无號矣乃上六无號終有凶何也以其終也夬二之剝五而四從之固无號矣而剝成益又必變通於恆不變通於恆而遽終所以有凶也夬剝相錯爲萃大畜夬孚剝則孚號大畜孚萃則若號一握爲笑大畜鼎四之初也鼎四之初亦噬嗑四之井初噬嗑四之井初成需頤猶遯上之臨三成泰咸通否勿恤其孚需通晉失得勿恤此經之自相發明者也渙九五渙汗其大號豐大也大猶豐之號號而汗之則不號汗者豐之極而通焉者也汗其號則勿憂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

皇清經解依經敘目卷一之八十一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嘉應張嘉謨校 番禺黃學一所校

疑　或

循按乾九四或躍在淵文言傳云或之者疑之也是疑與或爲一義疑者未信也未信者未孚也旁通則孚不旁通則疑矣疑之見於經者二其一豫九四勿疑朋盍簪其一豐六二往得疑疾豫之疑傳於小畜上九贊之云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謂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小過與需不孚者也小畜二先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則勿疑朋盍簪小畜上之豫三卽中孚上之三是爲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四或字卽是有所疑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小畜上不之豫三則不成小過是爲弗過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則有所疑是爲從或戕也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傳云終日戒有所疑也需有衣袽謂未濟成否在四言四則否四之初成益益通恆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卽巽二不之震五而巽上之震三之比例巽上之震三成豐井卽往得疑疾也損六五益六二皆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勿恆則或或而擊之是爲從或從則擊之違則莫益之違則无所疑從則有所疑矣无妄六三或繫之牛牛卽益三之牛升成既濟无妄成益猶既濟通未濟未濟成益也恆二未之五而益上之三故爲邑人災此一或字與損益三或字同而卽豐六二之疑也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卽未濟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未濟二之五既爲需二之晉五之

比例則二不之五而上之三卽爲需二不之晉五而晉上之二之比例需二不之晉五而晉上之三卽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也經用或字傳兩用有所疑極引申觸類之妙矣益通恆損通咸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有所疑推之損二不之五而咸四之初亦有所疑又推之恆二不之五而四之初與損二不之五而上之三皆有所疑恆二不之五而四之初其有所疑經言之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謂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泰也傳於損六三贊之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傳云一人行三則疑也三人謂上之三成泰三陽交在下爲三人五虛無人故損一人先以二之五則一人行而此一人不損矣傳云三則疑謂二不之五而上之三則有所疑此與兌初九傳互明兌初九傳云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損爲艮兌相錯之邦損二之五爲兌二之艮五之比例損上之三爲艮上之兌三之比例兌二之艮五爲和兌損二之五爲得其友卽兌之朋友講習行未疑之行卽一人行之行三人行則疑一人行則未疑故在損云三則疑在兌云行未疑和兌之和卽中孚其子和之之和中孚二之小過五卽損二之五之比例損二不之五而上之三猶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上之三中孚上之三旣同於小畜上之豫三則損上之三之三則疑卽小畜上之豫三之有所疑矣傳又贊云履和而至履何以和謂二之謙五也兌二不之艮五而艮上之兌三兌成夬艮成謙卽損之三則疑矣疑則不和夬孚於剝謙孚於履履二之謙五夬二之剝五仍得爲和故夬傳云決而和而繫辭傳云履和而至夬得剝而和謙徂履而和兌得艮而和艮上之兌三卽乾上之坤三不和則戰故坤上六龍戰于野文言傳云陰疑于陽必戰卽所謂三則疑也乾上之坤三同於履上之三疑二不之謙五而上之三爲臨二不之五而遯上之臨三之比例臨二不之五而遯上之臨三則疑臨二之五而後遯上之臨三則不疑遯上九肥遯无不利謂臨二之五而後遯上之臨三也故傳云无所疑也此疑字與損之三則疑兌之行未疑坤之陰疑於陽必戰諸疑字一貫而與小畜旣濟雨傳之有所疑相引申者也遯上之臨三同於損上之三无妄四之升初同於恆四之初臨二先之五則肥遯无不利升二先之五則升虛邑傳贊遯上九云无所疑贊升九二亦云无所疑明升之通无妄同於臨之通遯同人上之師三爲師或輿尸謂師成升則升通无妄之无所疑又所以贊師或輿尸之或也咸通損而損上之三爲乾上之坤三之比例與艮上之兌三同益通恆而恆四之初爲乾四之坤初之比例與震四之巽初同巽初六傳云進退志疑也謂震四之巽初成小畜復與兌初九傳行未疑互明經但於恆九三言或而傳贊明之如此坤六二文言傳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直內則不成復小畜謙夬而成屯家人蹇革方外則屯家人通鼎解蹇革通睽蒙睽外也睽二之五則不疑不疑則不孤若蹇雖通睽而睽二不之五四先之蹇初成損旣濟則孤孤則疑睽二不之五上先之三成大壯大壯蹇相錯卽需小過爲小畜上之豫三之比例傳云遇雨之吉羣疑亡也遇雨則大壯通觀大壯二之五而後觀上之三爲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之比例羣疑亡卽是勿疑朋盍簪乾九四或躍在淵文言傳云或躍在淵乾道乃革明指出革字謂乾成革革與蹇則有所疑故必通於蒙而蒙二之五乃无所疑革與蹇有所疑則蹇與革亦有所疑革疑則通蒙蹇疑則通睽傳以羣疑亡贊睽而革之通蒙可類推矣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昏媾傳云六四當位疑也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則需通晉而晉成益是當位也與需有衣袽終日戒同益又通恆是當位而又有所疑益旣濟相錯爲家人屯經於益言或傳於旣濟言疑經於革言或傳於睽言疑而家人屯之當位而疑可類推矣賁困卽革蒙之錯困成需卽蒙成泰蒙成泰猶睽成泰見豕負塗謂睽成大壯也載鬼一車謂大壯成泰也皆疑也匪寇昏媾則疑亡遇雨則疑亦亡傳云羣疑亡兼指泰大壯而言而賁之匪寇昏媾卽睽之匪寇昏媾其爲疑之亡也又可知也傳於中孚六三贊云位不當也以位不當贊四或字因位不當而疑疑亡則當位當位而又有所疑此先甲所以又有後甲而初筮又必原筮也

害

循按害與利相反不利則害可無煩言而解經惟大有初九稱无交害交謂二五相交二五不交則害其義甚明在初九則以大有成大畜比成屯爲害在九三則以大有成大壯比成蹇爲害傳於九二贊云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亨于天子謂二五先交而上應之二不交則五爲小人而上克比三則不爲亨而爲害矣小人民也小人害卽是害民節彖傳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兌四之艮初成節困四之初亦成節困賁相錯爲革蒙困四之初爲革四之蒙初之比例革四之蒙初成損故損之害同於節之害節以制度謂旁通於旅節通於旅則不害民損通於咸則遠害不通於咸則害咸者感也咸九四傳云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未感則害感則不害也艮初之兌四成節爲艮其腓革四之蒙初成損其爲腓同感而通咸則咸其腓傳云雖凶居吉順不害也順不害與未感害互明節二之旅五與姤二之復五同乾四之坤初成復卽離四之坎初成節也復通姤則括囊无咎傳云愼不害也愼不害卽順不害明括囊之无咎同於損二之居吉則坤之不害損之不害與節之不害三者脗合渙上六傳云渙其血遠害也經文血去惕出與小畜六四同傳用遠害二字與損以遠害同坤成復則乾成小畜小畜舍復通豫猶復括囊通姤傳以遠害贊渙正是贊小畜卽以明豐之通渙同於小畜通豫小畜爲乾四之坤初卽大有四之比初之比例豐爲離上之坎三卽大有上之比三之比例由大有无交害一語引而申之此贊之所以爲贊也

匪

循按腓卽匪也匪之言非也六十四卦終以有孚失是一語失是則匪也萃九五匪孚元永貞匪卽匪其彭之匪而與否之匪人比之匪人互明者也比孚於大有大有成泰比成旣濟與泰二不之五而否成旣濟同此匪之所以爲匪也大有四之比初未成泰先成大畜與鼎四之初同折足覆餗是謂之匪匪則有咎故大有初九云无交害匪咎謂二五不交而成大畜害則爲匪故有咎乃大有成大畜雖以匪而咎苟能變通於萃則仍无咎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子夏作旁姚信云彭旁也旁卽謂旁通旁通則孚故萃九五互發明之云匪孚元永貞謂萃與大畜孚卽是與匪孚也元永貞與比互明比孚大有大有成家人比成屯屯孚於鼎則元永貞旣大有成大畜比成屯在屯之孚鼎仍爲元永貞而大畜孚萃亦得元永貞蓋以畜孚萃與家人孚解同但自家人孚解爲君子有孚于小人自大畜孚萃爲匪人孚於君子兩元永貞互相發明非泛言也大有未成泰先成

大畜在師則未成泰先成臨大有四之比初猶同人四之師初也大有未成泰先成大壯在師則未成泰先成升大有上之比三猶同人上之師三也經不言於同人師而言於无妄无妄升所孚也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升成泰无妄成益益上又往三則成既濟與否之匪人同故无妄彖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其匪謂升成泰正謂无妄成既濟如是則有眚故益上不可往升成泰即師成泰升成泰无妄成益猶師成臨同人成家人其匪二字既明師成臨之爲匪亦明師成升之爲匪師成臨既同乎大有成大畜師成升即同乎大有成大壯故成大畜爲无交害艱則无咎成大壯亦艱則吉而傳於九三贊云小人害也指其成大壯也凡經言匪與言害言艱互勘之其義自明於是言匪寇昏媾可知矣匪謂其成泰也成需明夷也寇謂不變通而泰二之五也需二之明夷五也以匪寇而昏媾則以泰通於否泰二之五而否應之也泰通於否則匪寇變爲昏媾大畜通萃則匪孚而其彭无咎孚則旁通昏媾則交始以无交而匪繼以匪孚而昏媾其義可推也離上九獲匪其醜无咎與匪其彭无咎義同而互相發明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則離成革坎成蹇蹇通睽而睽上之三成大壯即大有上之比三也革通蒙而蒙上之三成升即同人上之師三也匪而獲則革四之升初大壯四之蹇初其醜无咎則泰取類於否猶其彭无咎則大畜旁通於萃也蒙睽成泰革蹇成既濟爲獲匪蒙未成泰而先成損即與大有未成泰而先成大畜同咸六二咸其腓腓指損腓即匪也蒙上之三與同人上之師三同皆匪也同人成革師成升革四不可之升初則必改而求諸蒙爲匪我求童蒙自否視泰自比視大有則稱匪人自蒙言蒙則稱匪我匪人者失其爲人也匪我者失其爲我也同人上之師三即是蒙上之三蒙二之五成觀乃爲有我蒙成升而匪我革仍求於蒙此經自示其例也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睽成大壯也蹇初不可之革四已蹇矣既孚於睽睽又成大壯則蹇初又不可之大壯四故蹇而又蹇大壯四既不可之蹇初乃變通於觀是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匪指大壯躬指蹇故者事也通變也王即利用賓于王臣即遇其臣也若大壯不能變通直以四之蹇初則爲獲匪矣匪之言非也非者是之反也失是則非雖失是仍宜求其是故匪我仍求童蒙則匪其彭匪其醜矣豐四之渙初成中孚明夷相錯即家人臨爲同人四之師初之比例故匪夷所思匪而夷其所思猶匪而害矣

艱　難

循按經言艱傳言難艱即難也明夷利艱貞傳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一云內難一云大難從來未明其義思之既久乃得之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五不先行而初四三上踰越之致成明夷需是爲難矣未成明夷需之先方成復小畜夬謙豐井賁節能變通尚可不致於難惟復通於姤賁通於困可不難矣而二五仍不先行使姤上之復三賁上之困三姤困成大過復賁成明夷是爲大難大謂大過難謂明夷也謙通於履豐通於渙可不難矣而二五仍不先行使履四之謙初豐四之渙初履渙成中孚謙豐成明夷是爲內難中孚明夷相錯爲家人家人內也明夷難也所以必如是贊者所以明大壯大有噬嗑大畜之稱艱也大壯上六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此謂大有二不之五而上之比三大有成大壯比成蹇蹇大壯相錯爲小過需爲小畜上之豫三旅上之節三之比例與復姤賁困成明夷大過互相發明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此謂大有四之比初大有成大畜比成屯爲隨四之蠱初之比例屯大畜相錯爲需頤又噬嗑四之井初之比例故噬嗑九四利艱貞吉即大畜九三利艱貞噬嗑井成頤需與豐渙謙履成中孚明夷互相發明然則不特需明夷爲難而需頤亦難也需小過亦難也明夷中孚明夷大過亦難也以相錯之內難推之其屯大畜蹇大壯革升家人臨亦難也明夷通訟則利艱貞需通晉亦利艱貞噬乾胏得金矢謂井成需通晉也大畜通萃猶需通晉故亦利艱貞上承艮馬逐謂隨四之蠱初也下申言曰閑輿衛謂萃四不之初而大畜二之五也是需與頤爲難而需頤所錯之屯大畜亦難明夷與中孚爲難而中孚明夷所錯之家人臨亦難傳既以內難明其爲家人又於屯以難贊之此一以貫之者也需小過相錯之大壯蹇既同於需小過之爲難明夷大過相錯之升革既同於明夷大過之爲難經於大壯稱艱而傳則以大過明夷爲大難又以難贊蹇直云蹇難也此又一以貫之者也

蠱屯與家人則盈屯與大畜家人與臨則難革與蹇則盈革與升蹇與大壯則難屯通鼎在盈則悔亡在難則貞吉乃屯通鼎而鼎成大畜又成泰屯成既濟相錯即需明夷是爲乘馬傳云六二之難乘剛也故泰利艱貞无咎同於明夷之利艱貞明夷艱通訟則利泰艱通否則无咎傳於否贊云君子以儉德辟難泰與否孚則泰之難辟矣鼎成泰則屯難睽成泰則蹇難鼎未成泰先成大畜睽未成泰先成大壯則大壯大畜之艱經已明言可會而通之而鼎成恆睽成損經未言其難傳則贊之云損先難而後易何爲先難睽四先二五則難也何爲後易損通咸成四仍後於損五所謂易則易知也咸損相錯爲兌艮傳於兌贊云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謂當位成革蹇也成革蹇而變通於蒙睽則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當位而成賁節成賁節而變通於困旅則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兌四先之艮初是初先於五故犯難惟飭舍賁而通旅是因犯難而解說不能解說以賁上之節三成需明夷則焚如死如節二之旅五不致成明夷故忘其死此犯難指兌成節即損之爲難也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恆傳云不犯難行也需通晉晉上之三成小過即大有成大壯之艱是犯難不犯難者需二先之晉五而後晉上之三成咸爲利用恆用恆則成咸猶鼎成咸也鼎成咸不犯難成恆則犯難可知此犯難即恆之爲難也凡經言艱難必云吉云利云无咎何也其未成需明夷也自知失道則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者即不更以小過四之初賁上之困三成大過者即不更以大過四之初夬四之剝初成頤即不更以頤上之三豐四之渙初成中孚即不更以中孚上之三其已成需明夷也自知失道即不更以需二之明夷五行之艱難則能變通所以利而吉吉而无咎也

窮

循按雜卦傳云未濟男之窮也序卦傳云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窮指既濟既濟五剛故爲男困既濟窮故變而通之爲未濟序雜兩傳互相發明繫辭傳云易窮則變變則通知變何以變通何以通即知窮何以窮變通有二一則窮亦有二一爲盈不可久之窮一爲消不久之窮盈之窮乾上九傳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是也消之窮坤上六傳云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是也凡初四從二五成屯家人三上從二五成蹇革則盈不可不變故序卦傳云家道窮蹇彖傳云不利東北其道窮也隨成革蠱成蹇傳云拘係之上窮也皆盈不可久之窮也乾坤巽震成復小畜乾坤兌艮成夬謙坎離兌艮成賁節坎離巽震成豐井失道不可不變故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爲謙夬之窮豐之窮見於序卦傳云窮大而失所居渙二之豐五則剛來而不窮井傳云井養而不窮謂變通於噬嗑夬不變通而以四之謙初成明夷是爲不利即戎傳云所尙乃窮也小畜雖通於豫乃二不之豫五而豫四之初仍成復是爲鳴豫傳云志窮凶也姤其角傳云上窮吝也姤成咸何以吝以其先爲小畜復之窮也窮而能變爲吝變而又窮則凶故豫而鳴爲凶姤其角爲吝節不變通而係以貞故苦節不可貞苦亦窮也象傳及上六傳兩稱其道窮以賁之困成需則尙口乃窮需孚於晉則其義不困窮故困窮而通節通於旅旅四之初仍成賁則旅瑣瑣斯其所傳云志窮災也旅以志窮而災猶豫以志窮而凶困之尙口乃窮猶夬之所尙乃窮凡此皆消不久之窮也屯家人窮矣屯變通於鼎乃不俟鼎二之五而三之鼎上爲吝傳云往吝窮也屯三之家人上爲盈之窮屯三之鼎上爲消之窮大有成大壯猶漸上之歸妹三是爲征凶大壯初九傳云壯于趾其孚窮也壯于趾則窮矣壯于趾所以變通而有孚者正謂其窮也大有成大壯不能孚於觀又以四之蹇初比成既濟大有成泰是爲後夫傳云後夫凶其道窮也與既濟終止則亂其道窮同此所以爲男之窮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漸初之歸妹四則成臨臨之窮與大壯同臨傳云君子以教思无窮謂變通於遯也歸妹成大壯漸成蹇大壯孚於觀矣蹇則孚於睽睽二之五成无妄下震爲動故漸彖傳以可以正邦與蹇彖傳以正邦相貫又云止而巽動不窮也傳既以拘係爲上窮又於巽上九云巽在牀下上窮也序卦傳云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窮上即上窮上窮則下不可又窮反下則下不窮推之下窮則上不可又窮反上則上不窮蹇革盈而上窮夬謙消而上窮變通於蒙剝睽則反乎上之窮矣家人屯盈而下窮小畜復消而下窮變通於解鼎又姤則反乎下之窮矣序卦傳又云困乎上者必反下以受之以井困乎上即窮上也以困例剝以井例復則不得以一陽在上爲窮上一陽在初爲反下矣上下之例或指上應下應則二上爲上初四爲下或指上卦下卦則上四爲上初三爲下或指上行下行則三之上爲上初之四亦爲上四之初爲下上之三亦爲下言固非一端可盡剝之窮上承致飾然後亨則盡是謂成蹇與隨三之蠱上同隨三之蠱上可據上應爲上窮亦可據隨三上行之蠱上爲上窮皆復之上窮則明贊於巽在牀下在巽則由震四下行之巽初爲牀下在震則由巽初上行之震四爲窮上推之坎三之離上困乎上也是上行之窮也巽上之震三亦困乎上也是上不應之窮也上應窮於盈上不應窮於消皆爲上窮而困乎上則專指消而言蠱成蹇上窮於盈蠱成升上窮於消復通姤所反在初爲反下蹇通睽所反在三亦爲反下震成復下窮巽成小畜即是上窮困成大過是困乎上大過通頤即是反下三可爲上亦可爲下也井通噬嗑是反下坎成井即是困乎上三可爲下亦可爲上也總之聖人贊易特以辭之同者爲引申既於隨姤巽三稱上窮又於序卦傳一稱窮上一稱困乎上兩稱反下彼此互相鉤貫俾學者觸類而知其指上下之辭各依文以爲義未容以一端泥也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成謙爲龍戰于野傳云其道窮乾二之坤五而後上之坤三成蹇爲利西南不利東北傳亦云其道窮乾成家人坤成屯爲亢龍有悔傳云窮之災家人屯相錯既濟益也无妄上九无妄行有眚即彖其匪正有眚謂升成泰无妄成益益泰相錯即復小畜也傳亦云窮之災明盈與消不能變通其窮一也

終

循按經之稱終者有終吉需九二訟初六履九四鼎九三終凶訟彖終无咎坎六四終有凶夬上六終有大敗復上六君子有終謙九三謙彖无成有終坤六三无初有終睽六三巽九五初吉終亂既濟彖終以譽命旅六五有孚不終萃初六終日戒既濟六四不終日豫六二終日乾乾乾九三終朝三褫之訟上九傳之贊經者有終无咎蠱九三夬九三終无尤剝六五賁六四蹇六二鼎九二旅六二終不可用剝上九豐九三終不可長夬上六小過九四終无功坎六三无所終比上六終有慶坤彖豐彖終則有始蠱彖恆彖永終歸妹象以厚終艮上九以大終坤用六終莫之陵賁九三終莫之聞夬九四剛長乃終夬彖合觀經傳而終之義明即全易之大旨明乾九三首言終日乾乾坤六三即言无成有終蹇彖傳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坤彖傳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乾文言傳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坤文言傳云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代者更也以更變而有終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再以乾上之坤三成兩既濟則終而无始惟屯通鼎鼎成咸而屯乃成既濟而終咸又通於損損成益而咸乃成既濟而終更番相代故爲代有終代有終則終日而以乾乾所謂君子幾不如舍故可與幾彼有所至而此有所終故可與存義存者生也義者利也是爲生生是爲變而通之以盡利終而有始乃爲時成時成故无成而有終坤成屯通於鼎坤成蹇則通於睽東北喪朋蹇通於睽也睽成益蹇乃成既濟而終亦代有終也如是而終是爲以大終以厚終是爲有終爲永終是爲終无尤終无咎而終吉矣既濟初吉終亂傳云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初即初筮既濟已終通於未濟則不終然未濟必二先之五成否既濟之終乃吉若不先成否而成泰泰二之五即爲再三瀆未濟亦成既濟兩卦一成咸益一成既濟則續終兩卦皆成既濟則終亂傳於終亂用一止字贊之止則無所續如是而終則不可長不可長則不可用鬼則无功用則三褫用則有大敗而終有凶矣雜卦傳云歸妹女之終也與彖傳歸妹人之終始也互相發明女指漸歸妹成泰漸成既濟終在漸故云女之終歸妹雖失道成泰固未終也泰孚於否利艱貞故云人之終始泰成既濟則終以否上下應之則正是始既濟上坎爲男吉男之窮則未濟困不窮漸上巽爲女吉女之終則歸妹固未終也

亂

循按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求以流爲連續絕之即止之樂記復亂以飭歸止義云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旋歸凡物始以聚終以分分之而無可分則定定則止矣既濟初吉終亂傳云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以止字贊亂字謂泰二之五分之無可分也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隨四之蠱初成屯大畜大畜二之五成家人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爲終亂乃大畜不與屯通變而有孚於萃則大畜二之五成家人家人上之萃三大畜成既濟則亂萃成咸則萃一亂一萃由於有孚一亂一萃則不終亂故云有孚不終

乃亂乃萃傳云其志亂也二之五爲志志在大畜明大畜亂萃則不亂也泰二之五終亂矣泰孚否猶大畜孚萃泰上六傳云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命謂泰二之五而否應之其命亂猶云其志亂明否不亂也故傳於否六二贊云大人否亨不亂羣也泰成既濟雖亂否成益則不終猶萃之乃亂乃萃也繫辭傳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動謂感應不可亂謂動而一感一應不可至於終止也議之陸續姚信桓元荀柔之並作儀之儀同於宜宜猶利也利而動則不至於亂矣漸上九其羽可用爲儀傳云不可亂也可用爲儀所謂儀之而後動也

惡

而惡變而通遯仍不異家人之于解故不惡而嚴蹇係大壯則惡變而通睽則見惡人无咎見則不惡矣睽二之五成无妄與井二之噬嗑五同繫辭傳贊之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巽上之震三成豐井猶漸上之歸妹三成蹇大壯惡未積倘爲小惡也井通于噬嗑猶蹇通于睽見惡人可以无咎矣乃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上之三爲滅耳仍不改悔而噬嗑四又之井初爲何校于是井成需噬嗑成明夷惡積而罪大矣推之乾成革坤成蹇小善也蹇通睽睽成益蹇成既濟則善積故云以小善爲无益未通睽成益爲小善也歸妹成大壯漸成蹇小惡也

循按惡之在形者與美對（昭公二十八年左傳賈大夫惡娶妻而美孟子雖有惡人與西子對舉子蒙不潔齋戒有惡人爾郭氏注云惡醜也）惡之在心者與善對於是因其形之惡而惡之因其心之惡而惡之謂之惡與好對乾二之坤五在乾爲始以美利利天下在坤爲美在其中反是則不美可知不美則惡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謂乾二先之坤五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乾二不先之坤五不善則惡也相親則善不相善則惡家人旁通於解解二之五則交相愛相愛則不惡矣經于睽初九言見惡人蹇之通睽猶家人通解睽之見惡人與家人傳之交相愛互明何也漸上之歸妹三成蹇大壯漸初之歸妹四成家人臨皆惡人也家人變通于解臨則變通于遯傳于遯贊云君子以不惡而嚴嚴卽家人有嚴君之嚴以家人係臨則不嚴蹇通睽睽成益蹇成既濟則惡積故云以小惡爲无傷睽未成益泰未與既濟錯爲需明夷爲小惡也傷卽夷也无傷无益四字實有所指傳無泛文如此漸上之歸妹三爲大有上之比三之比例傳於大有贊云君子以遏惡揚善大有二先之五而後上之比三則成革與蹇不成大壯與蹇則有善而無惡故云遏惡大有二之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乾二先之坤五美在其中矣而四應之成屯家人巽乎家人臨之惡也上應之成蹇革巽乎蹇大壯之惡也蹇又通睽成益既濟乃終有慶是積善而有餘慶矣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卽漸歸妹之成家人臨也上之坤三成夬謙卽漸歸妹之成蹇大壯也惡不能遏矣夬四又之謙初小畜上又之復三成明夷需是亦惡積而罪大矣有餘殃矣文言傳言此於坤上六與繫辭傳贊噬嗑上九之爻顯相鉤貫而明指出漸字明爲漸上之歸妹三而言漸上之歸妹三有惡人而後通睽見惡人然則傳中諸惡字俱所以贊睽初九見惡人之惡也於是又贊於謙象傳云人道惡盈而好謙乾上之坤三成謙夬既同於漸歸妹比大有之成蹇大壯則蹇通睽猶謙通履履二之謙五成无妄正爲睽二之五之比例故用惡好二字好字與好遯相發明惡字與見惡人相發明謙夬將成兩既濟則惡盈謙通履猶臨通遯故好謙也（夬二之謙五成蹇革故盈）此尤傳贊經之造微者矣繫辭傳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賾之言積也積善積惡皆積也但宜積善而不可惡與諸傳文相證本自明了賾京房作嘖解作精惡鄭康成荀爽作亞解作次轉不知所謂

災　眚

循按宣公十五年左傳伯宗云天反時爲災雜卦傳以大畜爲時以无妄爲災兩相反矣乃无妄爲災而傳稱其茂對時大畜爲時而傳稱其不犯災則災與時亦視其所行何如耳變通既爲趣時則反時爲災者以其不能變通也災之爲災經已互自明之无妄彖云其匪正有眚匪謂四之升初升成泰无妄成益是時變通尚不爲災乃益上又之三成既濟而正是以有眚眚卽災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明象之有眚由益上之三也六三又推廣其例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成益三互坤則有牛矣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成泰益困爲或升二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成既濟益亦爲或云繫之牛云行人之得繫之且得則升二先已之五而四之行非失道爲匪矣然爲泰益益上之三困邑人之災爲既濟益益上之三亦是邑人之災故傳贊上九有眚云窮之災也贊乾上九亢龍有悔亦云窮之災也亢龍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屯家人相錯爲既濟益與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同傳以亢龍爲窮之災是卽以行人之得邑人之災爲窮之災蓋成泰益爲消之窮成既濟益爲盈之窮窮而不能變通皆反時而爲災其匪正有眚窮而不能變通之災也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亦窮而不能變通之災也傳於乾上九贊之微乎妙矣无妄升相錯爲復姤无妄四之升初爲姤四之初之比例卽乾四之坤初也升成泰无妄成益益上之三卽是小畜上之復三故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謂復成明夷小畜成需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謂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亦猶乾上之坤三也其道已窮不能變通而小過四又之初成明夷此卽乾上之坤三又四之坤初也卽小畜上之豫三又豫四之初也亦卽姤四之初又上之復三也經明示其例云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與復之災眚又同凡先三上而後初四與先初四後上三同故爲比例猶算術先乘後除與先除後乘同數也需九三傳云需于泥災在外也泥卽井泥之泥離上之坎三巽上之震三皆成豐井猶乾坤成復小畜矣不能變通而豐四之井初成需明夷猶小畜上之復三成需明夷也傳於需于泥言災在外明豐井成明夷需卽復小過成明夷之災眚也井成需爲井泥則豐成明夷爲災在外豐初九贊云過旬災也離震成豐已爲有過不能通變又成明夷是過而又旬以致成災豐四之井初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也然小畜井成需復豐成明夷爲災眚矣苟能變通則向之災眚亦化爲无眚訟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謂明夷通訟也此无眚不獨與後小過之災眚互明並與无妄六三邑人之災互明明夷變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而初四應之則已能化去其災眚不待言矣乃亦繫之牛而行人得也使不變通而益上之三仍邑人災也而訟成益又通於恆是歸而逋也歸而不逋則爲邑人之災歸而能逋則爲邑人三百戶无眚同一邑人而災不災惟視乎逋不逋逋之言遷也遷之言改也能遷則變通趣時矣

无妄行有眚震六三震行无眚何也震四之巽初成復復通姤旣同於升通无妄則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卽姤二不之復五而四之初也无妄成益益上又之三則姤成小畜小畜上又之復三也如是則无妄行有眚震行亦有眚若震成復通姤復成屯又通鼎卽師成升通无妄无妄成益又通恆也如是則震行无眚无妄行亦无眚經一稱行有眚一稱行无眚明以兩辭相同而異者互相發明虞仲翔謂死而復生曰蘇蘇蘇猶生生復通姤姤二之復五一蘇屯通鼎鼎二之五蘇而又蘇震行所以无眚者蘇而又蘇也无妄行所以有眚者其匪正也明夷通訟訟成益益又通恆與升成旣濟无妄成益益又通恆同是訟之无眚又與震行之无眚无妄行之有眚互明者也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臨相錯爲謙履遯上之臨三臨成泰遯成咸卽乾上之坤三之比例泰咸而咸四之初與泰益而益上之三同卽乾上之坤三又四之坤初也經雖不明言災眚而勿用有攸往與匪正有眚之不利有攸往原爲互明故傳贊之云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屯鼎旁通鼎二不之五猶升二不之五（升成蹇與无妄相錯卽遯屯）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猶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成泰屯三又之大畜上卽是无妄成益益上之三矣惟大畜孚萃則能變通不致匪而又眚故傳云有厲利已不犯災也遯大畜經不言災而傳一言不犯災一言不往何災明旅以往而犯災也節二之旅五旅成遯節成屯與鼎二之五同亦與臨二之五同亦與升二之五同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瑣瑣小小也（鄭康成說）斯其所節二不之旅五也節二不之旅五而四之初成賁已小矣賁上又之節三成明夷需是小而又小卽離四之坎初又離上之坎三也猶乾四之坤初又乾上之坤三也傳云志窮災也旅成賁志已窮不能變通而成災故志窮而又災使旅四之初卽能變通亦猶鼎成大畜而不犯災遯成咸臨而不往何災而反時爲災以不能變通而取於是無疑大畜萃相錯爲夬剝剝六四剝牀以膚謂夬四之剝初也剝先成謙而夬四之剝初成明夷也剝上之三爲遯上之臨三之比例夬四又往剝初故云切近災也

潛　伏　隱　藏

循按雜卦傳云兌見而巽伏也說卦傳云坎爲隱伏繫辭傳云巽稱而隱隱伏何以爲巽坎所共有自巽上之震三成豐井則巽而坎矣自坎三之離上成豐井則坎而巽矣然則坎巽之隱伏皆指其成井也坎巽之成井猶坤艮之成謙而坤艮之成謙猶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謂同人上之師三也經明指出升字則伏戎之義在此師二之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則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卽爲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之比例伏戎于莽之伏卽潛龍勿用之潛其義文言傳詳之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乾二之坤五成比爲樂初可從之而行也是則成屯爲見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成謙則爲憂初不可更從之是宜違而變通所爲易乎世也謂謙通於履也能易則名履不能易而乾四又之坤初則名明夷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謙履相錯爲臨遯謙通履卽臨通遯也通則中無所失故遯世无悶明指出遯字知潛指坤之成謙成謙而不成屯故不見因不見而謙成明夷則匪矣不見而謙通於履則不失是故是而无悶憂而違故易世成名遯世无悶不失是以至於匪則潛而不潛故无悶悶亦伏也不能違而易世則拔矣拔而成明夷故不可拔也傳又贊云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於潛字下增一藏字所以關合同人之伏戎于莽也何也同人上之師三成升伏矣升宜違而變通於无妄猶謙宜違而變通於履不能變通而以師初之同人四卽是升初之革四與謙初之夬四同是爲否藏凶古藏字皆作臧（漢書禮樂志注云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衡方碑用舍行臧藏正作臧）文言傳以藏字複潛字下正是指此藏字潛藏則不可拔藏而拔是否藏也否藏則凶矣升革相錯爲大過明夷大過遯頤猶升通无妄升通无妄旣同於謙通履故乾初九傳贊以遯世无悶指謙通履也又贊於大過云遯世无悶指大過通頤卽指升通无妄也謙通履則潛勿用矣升通无妄則藏不否矣此同人之伏卽師之臧師之臧卽乾之潛也惟否臧之臧指同人四之師初於是豐上六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闚其戶謂四之渙初闃其无人謂渙二未之豐五在豐成明夷在渙成中孚相錯卽家人臨傳贊云自藏也此藏字卽否藏之藏也惟伏戎之伏指同人上之師三師成升通无妄猶坤成復通姤於是文言傳又於坤六四贊云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坤成屯則變化而蕃坤成復則閉而隱隱卽伏也閉亦悶也總之陽在二爲隱藏爲潛伏乾之潛指坤成謙謙變而通履爲稱物平施是隱而稱也繫辭傳言巽稱而隱何也隱卽退也藏亦喪也巽通震成革蹇爲先甲卽爲先心蹇退而遜於睽睽喪馬卽是隱藏而蹇通之卽是退藏于密不當潛而潛則稱而改之爲行權當隱而退則稱而巽之爲行權皆變通以趨時也

輕　蔑　誅　滅

循按雜卦傳以輕贊謙以誅贊明夷鄭康成訓剝初六云蔑輕慢也（詩大雅國步蔑資箋云蔑猶輕也）剝上之三猶乾上之坤三謙之輕卽剝之蔑也荀慈明訓誅爲滅滅與蔑通剝初六傳以滅贊蔑是蔑卽滅也剝牀則上之三以足則夬四之剝初剝成明夷明夷之誅卽剝之滅也釋名誅株也如株木枝葉盡落也賁上之困三困成大過下巽爲木賁成明夷爲誅故困于株木傳以明夷爲誅而於大過稱澤滅木滅木卽誅木誅木卽株木矣乾上之坤三成謙夬猶巽上之震三成豐井謙輕則井亦輕謙蔑則井亦蔑噬嗑初九滅趾无咎六二滅鼻无咎滅趾滅鼻謂離上之坎三巽上之震三也坎二先之離五則離上之坎三成蹇下艮爲鼻亦爲趾成井則無艮故滅鼻滅趾矣變通於噬嗑向雖滅趾在噬嗑則无咎矣向雖滅鼻在噬嗑則无咎矣若噬嗑上之三則仍成豐在離上之坎三爲滅趾滅鼻在噬嗑成豐爲滅耳噬嗑四本互坎上之三而滅之也大過滅木卽是滅頂滅木者賁上之困三滅頂者姤上之復三大過變通於頤猶井變通於噬嗑故向之滅頂雖凶亦无咎也

汔　斯　隍　索　沙　干

循按說文汔水涸也廣雅索涸澌汔並訓盡汔涸卽水盡也未濟小狐汔濟傳云未出中也未出中謂二未之五而四上之初三爲泰上坎不見無水故涸井彖云汔至猶云汔濟離上之坎三成豐井豐四又之井初成需明夷猶未濟四之初成損損上又之三成泰也在井稱汔在泰稱隍隍猶汔也說文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泰上本隍通於否而以二之五則城復于隍說文城以盛民也民之盛於城猶物之盛於筐五无實爲虛筐卽爲虛隍（爾雅釋詁隍虛也）池無水稱隍地不毛稱荒泰上坤以其未盛坎水

則隍也以其空有坤上則荒也九二所包之荒即上六所復之隍鄭康成云荒讀爲康虛也地不毛爲荒緣无色爲素履初九素履爲謙上坤素與索通爾雅釋草素華軌鬷釋文素又作索左傳昭十二年八索九邱釋文本又作素震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傳云中未得也明巽二未之震五而上違之震三成豐說文矍視遽貌五空無實而離目遽張故征凶索與漸一音之轉漸與斯同莊子齊物論注豁然確斯也釋文斯本又作漸儀禮鄉飲酒斯禁疏云斯漸也斯盡之名詩王赫斯怒無獨斯畏箋皆訓斯爲盡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斯其所猶云空其所節二不之旅五而旅四之初猶未濟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斯其所與夷其所思匪夷所思謂豐四之渙初成中孚明夷相錯爲家人臨爲解四之初之比例臨通遯而臨二之五則朋至斯孚臨二之五與姤二之復五同故朋至即是朋來朋至則向之斯其所者今則孚矣故云斯孚蟬聯的貫不啻馬跡蛛絲之其緒不絕周禮內饔鳥皫色而沙鳴貍注云沙嘶也定公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左傳作乃盟于瑣成十二瑣澤公羊傳作沙澤然則瑣嘶沙三字音相轉而義通旅斯其所則先成賁瑣而又瑣則上又之節三與困四先之初而賁上又之困三同在旅爲旅瑣瑣斯其所在困則爲有言不信故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沙即瑣亦即斯小有言即有言不信瑣之義本爲小故以小字加有言之上明此需爲節所成亦爲困所成也漸初六鴻漸于干歸妹四之漸初爲解四之初之比例即猶豐四之渙初也禮記大傳注干猶空也水畔空虛故有干之名干亦名澗澗從閒閒亦空也

素

循按序卦傳云賁者飾也雜卦傳云賁无色也无色與飾適相反无色謂素也士冠禮注器物無色曰素管子水地素也者五色質也注云無色之謂素兌四之艮初成賁猶兌三之艮上成謙故履初九素履指謙謙通履則素而履矣賁无色指艮成賁賁飾指賁通困无色而飾則不素素而履則有飾互明者也艮上之兌三猶巽上之震三謙之素即震之索索矣而兌二之艮五巽二之震五皆歸妹二之五之比例故漸六二贊云不素飽也五有實則飽飽則不素空則素矣巽爲白困二已之賁五成家人上巽故白賁白正是飾白亦色也虞仲翔以白爲无色失之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一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類卷一之八十二

嘉應張鼎洪爵校　番禺高學燿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著

握　渥

循按萃初六若號一握爲笑虞仲翔謂艮爲手初稱一故一握初動成震震爲笑王弼謂一握者小之貌也爲笑者懦劣之貌也求之於經皆不能達善從者數十年矣今乃得之蓋申上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義也何以言之釋文握傅氏作渥然則即鼎九四其形渥之渥也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爲折足覆餗其形渥渥即滿足之意屯雷雨之動滿形故旁通於鼎俾屯成既濟鼎成咸屯雖盈而鼎則未盈鼎之不盈以四不之初也今折足覆餗而四先之初成大畜則二之五仍爲家人上之屯三仍是家人上之屯三其形渥猶云滿形謂成兩既濟而終也成兩既濟是屯渥鼎亦渥屯終鼎亦終終而不始是以凶也惟鼎成大畜不與屯孚而有孚於萃大畜初四先定而萃初四則未行大畜二之五成家人家人上之萃三家人成既濟而萃成咸故不終所以不終者以大畜成家人成既濟爲乃亂而萃則成咸不成既濟爲乃萃一亂一萃即一終一不終一終一不終即一渥一不渥於是申言之鼎四先之初所謂號也若字指鼎謂鼎成大畜也鼎成大畜所以號以其與屯孚而未孚於萃既有孚於萃而不終而乃亂乃萃若之成大畜雖號今則不兩渥而止一渥號即號爲笑矣若號一握爲笑六字從有孚二字一氣貫下有孚則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也渥握兩字互相假借而一以貫之經文鈎貫多用聲音假借執渥握各自爲說望文生意經乃晦矣釋文序錄不列傅氏爲何人隋書經籍志周易十三卷傅氏注唐志作十四卷列於晉魏之間握之爲渥賴之以明惜乎亡其名矣

獲　穫

循按獲穫二字古通於田獵爲獲於田稼爲穫故无妄作不耕穫解作田獲三狐巽作田獲三品其義一也巽成家人通解而成既濟是爲田獲三品何以知其通於解也即於解田獲三狐知之上六云于高墉之上獲之明指解三之家人上矣凡稱獲謂成既濟也艮彖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身謂成蹇艮成蹇兌成革即止而不以革四之蹇初成既濟則爲不獲其身獲其身則不能艮其背艮其背自不獲其身革四之蹇初猶屯三之家人上家人上不之屯三而之萃三則獲而利然則不獲於萃三而獲於屯三其不利可知矣隨九四隨有獲貞凶隨即巽二之震五也亦艮五之兌二也震兌成隨則巽艮成漸漸上之隨三漸成蹇隨成革漸初又之隨四即是蹇初之革四獲其身矣漸初之隨四隨成屯漸成家人漸上又之隨三即是家人上之屯三田獲不能三品獲之不待射隼矣不獲其身則无咎隨有獲則貞凶其義互明革四不可獲於蹇初則宜獲於蒙初蹇初不可獲於革四則宜獲於睽四蹇初不獲於睽四而獲於大壯四睽上先之三革四不獲於蒙初而獲於升初蒙上先之三則爲離上九之獲匪亦爲无妄六二之不耕穫何也坎二之離五成同人上乾王也離上之坎三應之則離成革爲有嘉折首離成革則坎成蹇蹇通睽革通蒙是亦艮其背不獲其身矣故傳贊云以正邦也與賁蹇彖當位貞吉同蹇通睽睽二之五則當位然後蹇初之睽四蹇成既濟爲貞吉傳增當位二字於貞吉上而贊之云以正邦也於王用出征亦以此贊之知離成革宜通蒙坎成蹇宜通睽也乃睽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大壯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升以革四之升初以蹇初之大壯四在蹇革成既濟在睽蒙成泰與升成泰无妄成既濟同成既濟是穫升二不之五而成泰是不耕不耕而穫雖不獲其身而獲匪矣一成既濟一成泰所謂否之匪人也然與其獲身不如獲匪獲身則革四之蹇初成兩既濟無可改悔獲匪則革四之升初革成既濟升成

睽泰尚可變通於否而為之醜故云獲匪其醜无咎明有嘉折首之時必宜變通變通而獲匪猶可醜不變通而獲身則無從轉移也泰既濟相錯為明夷需泰醜於否猶明夷醜於訟明夷六四獲明夷之心謂訟二之明夷五成既濟也家人之獲在上革之獲在四明夷之獲在五五故稱心也傳既於離蹇兩卦並稱以正邦又發於漸彖云可以正邦也漸上之歸妹三漸成蹇歸妹成大壯大壯蹇相錯為需需通晉猶泰通否進以正可以正邦為蹇通睽亦為需通晉蹇通睽同以正邦即需通晉亦可以正邦是獲匪而其醜无咎仍不異蹇之通睽則離上九之以正邦為蹇通睽言之即為睽成大壯言之(與歸妹成大壯同)且為大壯成泰而通否言之傳三言以正邦似極平淡汎諸一比例之而經文脈絡融貫如繪思而得之惟嘆其神妙而已矣

蕃　藩　籓

循按蕃藩二字古通(大司徒注杜子春讀蕃樂為藩樂明堂位藩服釋文云藩本作蕃)說卦傳震為蕃鮮晉彖用錫馬蕃庶謂成否上乾為馬以四錫初成益下震故云蕃庶賁六四賁如皤如承上賁如濡如而言困成需需二之晉五晉成益自下震言之為蕃自上巽言之為白上本乾馬因四下錫皤如則乾化為巽故白其馬皤即蕃之借也需之通晉猶泰之通否故又申之云匪寇昏媾也大壯二先之五而後四之觀初則亦需二先之晉五而後晉四之初之比例是為藩決若大壯二不之五而四先之觀初觀成益其下亦為震為蕃而大壯則成泰是為羝羊觸藩而異乎錫馬之蕃庶矣蹇大壯相錯為需小過故以大壯之通觀與需之通晉為比例也

祥　詳　羊　翔

循按履上九視履考祥古祥字通作羊考祥即考羊也履二之謙五成无妄能視能履故云視履上之三成革上兌羊也故云考祥大壯羝羊觸藩則四之觀初成泰故不能退不能遂傳云不詳也不詳即不祥亦即不羊蓋用壯則成革上有兌羊為祥二不用壯於五而四觸藩且羸其角不成革故不祥也困六三傳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不祥也已成大過上原有兌羊入于其宮而四又之初成需上無羊故不祥困賁相錯為革失道成需與大壯成泰同矣大壯二之五與渙二之豐五同大壯不成革為不祥豐成革則祥故上六傳云豐其屋天際翔也際接也革五互乾為天上接兌羊乾天與兌羊相接故云天際則孟喜鄭康成王肅皆詳翔作祥不可云考羊故借作祥不可云天際羊故借作翔易經傳以聲音假借為貫其例如此祥有吉義兌在五當位吉則變羊而稱祥大壯成泰四雖亦互兌乃失道不吉第為羝羊而不可為祥此假借中取義之妙也

祗　羝

循按復初九无祗悔坎九五祗既平釋文引鄭康成云祗當作坻小邱也祗坻皆从氐氐之義與底同物之有底皆在下坤六四括囊有底曰囊坤五受乾二未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復象物之有底者故為囊也坤成復有底復通於姤姤四不之初則无底故云无祗悔祗即底也坎二不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成節猶坤成復也坤成復失在有底坎成節亦失在有底成節成復皆不成屯故坎不盈不盈則不平節通於旅則底平矣故云祗既平車之有輹亦如囊之有底復為輿亦為車輹坤成復則乾成小畜復通姤无祗悔矣而小畜通豫則輿說輹復有底豫無底也兩祗字與輹字相發明至奇至曲徒訓為安為病或作禔或以為辭於易義殊汶汶矣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羝與底亦同聲假借謂大壯二不之五而四之觀初在大壯四之觀初成益為底在觀初之大壯四成泰互兌為羊因有兌羊乃借底為羝耳說文下底也文言傳潛龍勿用下也此下字正指乾四之坤初乾四之坤初為底即為下底借為祗祗猶抵也說文訓抵為擠亦訓擠為排是擠與抵同義晉初六晉如摧如摧謂夬四之謙初即潛龍勿用下也摧即抵也論衡氣壽篇兒生號啼之聲嘶喝濕下者夭說文濕下入也濕與濕同文言傳水流濕謂乾二先之坤五有坎水乾四之坤初應之為濕濕之為下猶抵之為下也抵亦觸也大壯四之觀初成益益下震為蕃故觸藩觸之於抵為轉注羝之於底為假借也

約　酌　豹　礿

循按革上六君子豹變豹从勺聲與納約自牖之約酌損之之酌同聲假借也(西山經其獸多犀兕虎犳郭氏注云犳之藥反犳即豹)廣雅酌益也承上已事遄往已事者咸四止而不行損二有事於五也遄往者咸四不之初而損二往上以應五也損二之五成益益三之上即益所以為益不吉益而言酌謂益上之三為約於三也坎六四樽酒簋貳謂成屯納約謂鼎上之屯三而屯三稱之必鼎二先之五有以牖之使明而後納約是為納約自牖家人屯相錯為益既濟屯必通鼎而後納約則益必通恆而後酌惟咸四不之初不成既濟損二雖之五尚與咸係是損不是益故酌損而非酌益酌損則不俟變通酌益則必須自牖坎損兩卦互明酌即約也(詩正義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傳以時字贊禴祭二字禮記王制祭統俱作礿說文礿夏祭也从示勺聲王制疏引皇氏云礿薄也爾雅夏祭曰礿孫炎注亦云夏時百穀未登可薦者薄礿取義於薄即取義於約東鄰指恆殺牛指益上之三殺所互之坤牛恆二先之五成咸東鄰變為西鄰殺牛亦化為礿祭恆二之五祭也先祭後酌故為礿祭即為時行傳以時字贊之固以為時祭所取義而即以先祭後酌為時行不祭而酌第為殺牛而已此義之隱奧而實顯著者也君子豹變與下小人革面征凶相貫小人革面謂革四之蒙初成益成益而不變通於恆上即征三則凶若益變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即是西鄰礿祭而為君子豹變也豹即礿也祭而後礿為礿祭變而後豹為豹變變通而後納是納約自牖也豹礿酌約四字同聲假借也易之辭多用六書假借轉注以為貫通當於聲音訓詁間求之益三互艮固可指艮為豹而既為豹約礿之通借則不必專指艮矣(虞仲翔謂艮為豹)陸績注豹變云豹為虎類而小者也以小字發明豹字在陸氏指上六陰爻為小雖未得易義而豹之取義於小則有精義焉凡字之从勺者多有小義蓋勺之受小故中庸言水一勺之多廣雅約儉也又云約少也釋名要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小則薄故礿祭即為薄祭豹小於虎故名豹猶瓜紹小於先歲之瓜故瓞一名瓝(詩大雅箋)蓮房中之實菂蓮為小故名的文選七發注引字書云約亦的字也的又名菂(俱爾雅釋草)敫徼俱從敫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釋文云徼小道也徼之小猶藥之小藥音同要敫之為的猶要之為約也蔦之小者名蔦耳之柄小於魁名杓廣雅杓末也末與小義同每卦以上爻為末此上之三所以為約即所以為豹也(說文豹省聲貌不訓小而從貌之藐則訓小)要者限也艮上之兌三為艮其限為損上之三之比例要約即券契剝成益而通恆猶蒙成益而通恆傳所謂書契蓋取諸夬者此

也

狗　拘

循按說卦傳前云艮爲狗後於艮又云爲狗虞仲翔云指屈伸制物故爲拘拘舊作狗上已爲狗字之誤經文不言狗而言拘隨上六拘係之謂蠱成蹇下艮艮爲拘是也其艮爲狗者狗卽拘也拘之義爲止狗卽氣以守亦取於止經無狗而傳言狗者明經文假借之例與馬牛豕羊並言則爲狗不可云狗係之則爲拘拘之爲狗猶藩之爲羊也

髮　拔

循按說卦傳以贊辭之所指爲何卦也乃金玉寒冰之類經文所有若釜柄之屬則經文所無以類求之均有意指惟巽之爲寡髮則不易解說久之以小畜寡也一語會通其義而求之六書假借乃知髮卽贊拔茅之拔也釋名髮拔也拔擢而出也拔茅謂否初之四否初之四卽坤初之乾四之比例文言傳贊潛龍勿用云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不可拔三字贊勿用二字勿用者二尙潛藏未之坤五則不可用坤初之乾四也乾上先之坤三成謙夬謙初固不可拔乾上雖未之坤三而乾二未之坤五坤初亦不可拔乾二未之坤五而坤初卽拔之乾四在坤成復在乾成小畜小畜上巽故巽爲寡髮謂坤初拔於乾四成小畜之寡寡髮猶云寡拔寡髮者不可拔而拔也若拔茅茹以其彙則不寡矣拓拔與禿髮同源是髮同拔

膏　高

循按屯九五屯其膏鼎九三雉膏不食兩膏字相呼應膏卽高之借素問高梁卽膏粱音从高聲得相通也巽爲高離爲雉謂與屯相錯爲噬嗑可食也鼎成家人上巽爲膏以上之屯三成兩既濟下離爲雉謂屯成既濟則膏而雉卽雉其膏雉其膏由於不食家人屯不錯噬嗑故不食也因不食而有膏有膏則不可雉其膏不可雉其膏故屯其膏屯其膏猶云止其膏家人上之高宜獲於解不宜往屯往屯則屯下成離獲於解解成咸無離則不爲雉膏而爲射隼于高墉之上故雉膏之膏卽高墉之高也

弟　娣　稊　涕

循按師六五弟子輿尸之弟卽歸妹以娣之娣也師同人爲乾坤坎離之比例漸歸妹爲震巽艮兌之比例以初四從二五成家人屯家人上巽屯下震震巽於坎離爲兄以三上從二五成蹇革蹇下艮革上兌艮兌於坎離爲弟在艮爲弟在兌則爲娣歸妹成革漸成蹇娣也亦弟也同人成革師成蹇弟也亦娣也惟歸妹四之漸初成臨臨下兌而上坤不可爲娣臨通遯臨二之五而遯上之臨三從之爲歸妹以娣歸妹三之漸上成蹇而歸妹成大壯蹇有艮而大壯無兌不可爲娣大壯通觀大壯二之五而觀上之三從之爲反歸以娣明先不娣以變通而娣也同人上先之師三成升然後升二之五成蹇雖亦爲弟而不爲順承之弟實爲陵越踰僭之弟故輿尸也大過枯楊生稊虞仲翔云稊稺也在男爲弟在女爲娣在草木則爲稊大過二之頤五而頤上之三從之頤成既濟大過成咸既濟咸相錯卽蹇革故枯楊之生稊猶歸妹之以娣也由是以聲音求之離之出涕萃之涕洟兩涕字卽弟之借也坎二不出中而三之離上成豐其先後之序失無所爲弟矣豐通渙渙二之豐五而上從之仍成蹇革故出涕豐渙爲家人解之相錯傳於家人稱弟弟上弟字指大畜二之五而上之萃三下弟字指解二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卽渙二之豐五而渙上之三也若大畜二不之五而上之萃三成咸泰先後之序失亦無所爲弟矣泰通否泰二之五而否上從之仍成既濟咸故涕洟猶大過之生稊也涕上加出字明渙二先出而之豐五猶救坎二之不出中也涕下增洟字萃成咸下本有鼻而大畜成泰上無坎水有鼻而無洟泰二之五而後否上之三則咸下之鼻乃非枯涸耳不出中則汔至鼻有洟則不汔脈絡之貫微之微者也涕屬目而弟則指艮以洟字申明之知涕卽弟之借矣

華　旉

循按大過九五枯楊生華說卦傳震爲旉爾雅華荂也注云今江東呼華爲荂音敷說文作蕚荂爲蕚之重文荂音敷則旉卽華也大過二之頤五而頤上從之頤成既濟大過成咸爲生稊傳云過以相與明其成咸也大過二之頤五而大過四從之大過成既濟頤成益爲生華傳云何可久明其成益未通於恆也稊既指大過之成咸華則指頤之成益傳以震爲長子明師成屯以弟子對長子猶以稊對華故以震爲旉贊之吳都賦異荂蓲藹劉淵林注蓲華也敷藹華開貌藹與蘛同蓲與敷同草木先生者已敷蓲而華後生者方稺弱而稱以華視稊則華長而稊幼此旉所以同長子之爲震也敷布之敷說文作尃尃形近旉故一本誤作旉虞仲翔依誤本以乾靜也旉解之轉謬叔堅說爲旉之非盡孔子贊易之微言久不明矣

輪　綸

循按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未濟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說卦傳贊云坎爲弓輪輪與弓並舉有精義焉弓卽弧也弧之見於經者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謂睽以孤而成泰泰通於否而泰二之五上坎爲張之弧也輪既與弓並舉則坎之爲輪亦猶張弧爲泰通否而二之五特以弓輪並舉者示此義也濡其尾謂遯上之臨三成咸泰惟泰孚於否而二之五爲曳其輪泰二之五爲貞吉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與泰六五傳中以行願相貫曳輪指泰二之五此可證矣輪之言倫也坎爲弓輪姚信作倫見釋文姚信注古文倫爲輪倫之訓爲等爲類泰二之五成兩既濟則無等無類泰孚於否而二之五有否以應之則有等有類則有倫曳其輪卽曳其倫也曳輪說卦傳俱屬坎曳但謂泰二之五曳其輪乃謂孚於否而泰二之五曳與拖同義成兩既濟則終朝三拖之終朝三拖則曳而不倫釋名輪綸也言彌綸也周帀之言也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傳於屯贊云君子以經綸經卽拂經之經綸卽曳其輪之輪大畜屯相錯爲需頤屯通鼎猶頤通大過皆爲經若不能經而大畜上之屯三成泰既濟與小狐汔濟同是爲反常則泰通否爲曳其輪傳以經綸二字贊之經指鼎成大畜而變通輪指鼎成泰而變通非泛言也釋文作經論論亦倫也王制必卽天論注云論或爲倫論語疏云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論倫綸義同通用鄭康成以爲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非易之義也爾雅釋詁倫敕勞也說卦傳勞乎坎勞倫皆屬坎是勞謙之勞卽同於曳其輪之輪也傳於井稱勞民勸相於噬嗑稱明罰敕法敕卽是勞明井旁通噬嗑也爾雅釋詁多有關於易自易義不明而爾雅倫敕勞之相轉注遂不可通矣

寵　龍

循按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謂不獨夬通剝爲利而剝成蹇又通睽爲利也以宮人寵宮字指蹇革寵字指益何也寵

卽龍詩爲龍爲光何天之龍我龍受之龍皆是龍見毛詩箋益下震爲龍卽爲寵以飛潛言之則作龍以宮人言之則作寵各隨其所屬之辭以成義而皆指震則無異也傳於師九二贊云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同人四屬乾故爲天四之師初師二先已之五則師成屯下震在同人成家人爲承家在師成屯則爲承寵承寵卽承龍也乾上之坤三乾成夬坤成謙爲龍戰于野其道窮矣夬變通於剝夬成革剝成蹇皆無震龍惟自蹇革旁通而蒙睽成益則以宮人寵乃改從前戰野之窮龍之爲龍龍之爲寵寵之爲震震之爲屯爲益個彰明較著者也

石 碩 鼫

循按虞仲翔有深得易義者如說卦傳艮爲小石仲翔則云艮爲碩艮爲碩卽艮爲石也晉九四晉如鼫鼠釋文引子夏傳作碩鼠鄭康成引詩碩鼠碩鼠則鼫亦卽碩也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傳云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何以中正小畜二先之豫五成萃爲中而後小畜上之豫三小畜成旣濟爲貞豫成咸下艮爲石故介于石若四之初則終於日無所爲石惟不終日而乃介于石困六三困于石與豫互明卽與碩果來碩互明困二之賁五困成萃猶小畜二之豫五豫成萃困成萃賁上又之困三成咸與豫成咸同則亦介于石不終日矣乃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與介石不終日適相戾故不爲介于石而爲困于石困于石者困不成咸困成大過而大過二之頤五大過乃成咸有艮石也賁上之困三爲蒙上之三之比例蒙上之三成升升不來者也升而來則二之五成蹇而石仍見故蹇上六往蹇來碩謂升二之五則三成艮石猶大過二之頤五則三亦成艮石由困而後有石故爲困于石來碩卽來石也升通无妄升二之五爲井二之噬嗑五之比例來碩則爲噬嗑之食若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雖亦成碩果而不食碩果卽石果謂剝成蹇與升成蹇同也乃剝成蹇夬成革不成无妄故不食謂不與噬嗑同其互相發明至隱而微矣夫夬二之剝五猶蒙二之五蒙二之五猶困二之賁五困二之賁五猶小畜二之豫五然則碩果之碩卽困于石介于石之石明矣賁上之困三成大過無石大過通頤則仍有石大過不通頤而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則四之初成需又無石需通晉需二之晉五而後晉上之三成咸仍有石晉如需二之晉五也鼫鼠晉上之三成咸下艮也鼫卽石也豫先成萃而後成咸咸則先有爲之主者石爲之介卽晉先成否而後成咸之比例說卦傳艮爲小石爲蹇爲咸則大矣所以變石言碩則兼夫大之義也

角 桷

循按姤晉兩卦上九皆稱角虞仲翔謂乾爲首位在首上稱角以晉先成否是也然角指上九不必乾爲首也晉姤之角卽漸之桷何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相錯爲需小過大壯通觀蹇通睽合之爲需通晉之比例需二之晉五而後晉上之三爲晉其角在大壯則二先之五而觀上之三在蹇則睽二之五而後上之三經於大壯自明之云羝羊觸藩羸其角謂大壯二不之五而四之觀初而觀上又之三也大壯四之觀初成泰益相錯爲小畜復爲姤四之初之比例是爲羝羊觸藩益上又之三卽是小畜上又之復三在大壯爲羸其角在姤爲羸豕角指觀上九卽指姤上九姤上九姤其角謂二先之復五而後上之復三與晉其角同晉其角姤其角則不羸其角矣羸豕卽羸其角惟小畜上之復三成需上有坎乃有豕自坎豕言之爲羸豕自小畜上之復三言之則羸其角也睽六三其牛掣說文云觢一角仰也易曰其牛觢子夏傳作契一角仰也契本通挈掣字說文所無蓋卽挈詩大雅箋挈民釋文本又作摩周頌傳并挈摩曳也爾雅作粤夆掣摩也說文挈縣持也又引縱曰瘳徐鍇引易睽二之五爲姤二之復五之比例今睽四之蹇初成益互坤爲牛而益上不之三角不俯而仰故云其牛掣惟有牛故角仰亦惟掣則不羸卽爲大壯二之五而四之觀初之比例漸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傳以順以巽贊之與家人六二傳同蓋歸妹四之漸初成家人臨不相孚故或之家人通解解二之五成萃卽大壯通觀而二之五成革家人上九卽觀上九在大壯四之觀初而觀上之三則羸其角猶解四之初而家人又之解三也在家人解二之五而後上之解三則得其桷猶大壯二之五而後觀上之三也在牛羊爲角在木爲桷家人成旣濟解成咸得其桷又卽晉其角姤其角也

頄 仇 九

循按說文不載頄字而有馗䫜二字廣雅䫜頄䪼也素問氣府論䫜骨王冰注云䫜頄也頄面顴也爾雅釋草中馗菌釋文郭音仇說文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高也菌中高近似龜背故名中馗馗从首與从頁義同頁亦首也面之兩顴高出於面故爲頄頄卽馗耳此經蜀才作仇呂覽淮南高誘注皆讀䫜爲怨仇之仇然則頄䫜馗仇四字皆通仇者猶敵也顴在面之兩畔其高出相敵名頄原有仇義易取義於頄仇者卽中孚得敵之謂也鼎與屯通兩二爻不相敵鼎上之屯三則相敵而爲仇惟二之五先有實而後上之屯三爲我仇四不之初有疾如是則吉若夬與剝兩三爻亦不敵乃剝上先之三爲頄然後夬二之剝五則是壯于頄如是則凶兩卦互明而我仇有疾之仇與躋于九陵之九相鉤貫何也億喪貝謂震成復復通姤姤二之復五爲屯通鼎鼎二之五之比例又爲升通无妄之比例躋于九陵卽是升其高陵九陵卽馗陵謂陵之高似龜背猶云高陵龜之言久也白虎通馗亦久也釋名久與九通列子註子九馗獸卽久獸之取義於龜卽取義於九九逵爲馗則馗卽九也乃旣爲姤卦非升卦故變升而言躋其姤二之復五而上之復三從之猶鼎二之五而上之屯三從之因取於我仇之義而變高爲九躋則二之五而有實陵則四不之初而有疾九借於頄則義取乎高九借於仇則義又取於敵謂兩卦之三爻皆剛爲仇敵也獨言爻之敵稱九者九猶究也說文九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六爻始於二五終於三上故以三之敵爲究究窮也九爲三六之合數上之數六上之三而爲敵此又借仇爲九之義也

宮 躳

循按周易之辭多以同聲爲假借後儒訓詁之祖宮从躳省聲見說文故言躳猶言宮也大壯取宮室謂大壯成革觀成蹇而蹇之於革則所謂躳也詳見後凡易言躳與言宮多同一例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猶大壯二之五而觀上之三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則剝成蹇有躳卽是有宮宮而人人而寵則通睽睽二之五五有人四之蹇初成益爲寵不以宮人寵將爲匪躳之故此互見者也困賁爲蒙革所錯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升卽賁上之困三之比例困二先三而行成咸猶蒙成蹇是有躳也卽有宮也二不先行而成大過下巽爲入故入于其宮入于其宮則不有躳夬剝相錯爲大畜萃大畜二之五而上之萃三爲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之比例剝之宮人卽大畜之積家

說卦傳云艮爲閽寺淮南人閒訓宮人得戮刑以刖禁高誘注宮人宦侍也宦侍即宦寺人宮割則爲寺豕宮割則爲豶艮爲閽寺故蹇下艮爲宮因而爲躬文爲注爲身也

紱 沛

循按紱說文作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玉藻作赤韍詩小雅作赤芾皆與紱同紱取義於蔽困爲引據掩即蔽也蔽猶藏也謂困二不之賁五而四之初賁上又之困三成需下乾爲君紱而乾則君之朱韠故云朱紱玉藻韠君朱說卦傳乾爲大赤大赤即朱也困已成需變通於晉則朱紱方來九五困于赤紱困二爲坎坎爲赤以困下之赤紱成需爲朱紱所以困也豐其沛之沛鄭虞成解作蔽膝則以沛爲市渙二之豐五豐成革渙成觀觀革相錯爲家人革正爲困二之賁五之比例發困二不之賁五則因于赤紱渙二之豐五則豐其市在二則困在五則豐侯成需而後之晉五則爲朱紱方來困互發明矣風俗通出澤篇云沛者草木之所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虞仲翔謂日在雲下稱沛九家謂大暗謂之沛亦取蔽義則沛之義本同於市子夏傳作芾乃訓芾爲小釋文謂鄭康成干寶作韋韋當是韍之殘字或即芾之譌玩蔽膝之訓可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王弼作旆解爲旛旆能蔽日光尚與蔽義相近姚信以爲滂沛則以字作沛而不知其通作市蓋困之紱取於掩蔽豐之沛即取於紱澤有草木爲禽獸所蔽乃謂之沛蔽於二爲紱豐於五成革上兌爲澤是蔽於澤者也故變紱而言沛也毛詩傳沛拔也周禮大司馬注拔讀如萊沛之沛

起 杞

循按雜卦傳云震起也所以贊姤九四起凶也乾成小畜坤成復復下震所謂起也既變通於姤則姤二之復五包有魚以姤之初四補救復之初四不遠復而元吉矣乃姤二不之復五而四之初則包无魚仍不異乾四之坤初則復下之震无所包容故凶此起所以凶也傳云无魚之凶遠民也遠民即與不遠復互明不遠則吉遠則凶矣乃姤九五即接云以杞包瓜杞爲杞柳性柔韌可屈撓以包物見禮記疏固矣而虞氏第以巽爲杞巽爲木木之類多矣何獨取於杞蓋杞即起說文起从辰巳之巳杞从戊己之己其聲不同而相近白虎通五行篇云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屈起鄭康成本以注月令云己之言起也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杞从己則亦取義於起但有起而無所包以凶有所包則吉故云以杞包瓜杞柳可屈撓以包物猶萑葦可包物也說卦傳震爲萑葦正可通其例於杞用杞字承上文起字以爲呼應不可云以起包瓜故變其文爲杞杞即起也汗簡載古尚書起字作迡又費汎碑起字作迡皆从戊己之己附記於此與說文叅之後漢書岑彭傳子杞注引東觀記曰杞作起

茀 拂

循按頤六二拂經于邱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詩大雅茀厥豐草釋文云韓詩作拂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即與拂經之拂[illegible]過二先之頤五而後大過四之初則拂經未濟二不之五而初先之四則喪茀喪茀猶言喪拂五無所主四雖行而無所輔弼假借爲茀茀爲首飾亦用以輔弼此首者義亦同也未濟成損猶晉成頤頤通大過猶損通咸損二之五正是大過二之頤五之比例婦喪其茀遂成老婦勿逐七日得得茀則拂經于邱而老婦得士夫矣古从弗之字與从犮通故茀字作紱𢧵見文選注拂亦作祓見周語韋昭注易以初之四爲拂亦以初之四爲拔其義同也拂之義爲輔拔之義亦爲輔見廣雅拔與拂通也拔亦與跋通禮記曲禮燭不見跋注云跋本也易以初爻爲本本猶根也根即氐也故說文訓茇爲草根呂覽慎行篇圍朱方拔之高誘注云覆取之曰拔鼎四之初成大畜爲覆公餗覆猶拔也凡拂拔祇覆等字俱以四之初言此以訓詁之轉注爲比例者

攻 工

循按繫辭傳云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愛惡指五相攻即交易虞仲翔以相摩解之是也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家人上不可克於臨三宜通解與解相摩故不克而攻吉也說卦傳巽爲工此工即攻吉工攻功三字通能攻玉者爲工攻玉用磨正亦相摩之義而以屬巽者巽人上不克則有巽傳指巽爲工正贊此攻吉之攻凡上先五而行則無功上從五而行則有功上不先行則五多成巽矣

已 止 祀

循按大畜損革三卦皆用已字大畜初九有厲利已釋文夷止反或音紀姚信同周易注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音以本亦作已虞作祀注象巳日乃孚釋文無音義干寶解爲天命已至之日宋衷解爲即日不孚已日乃孚革六二已日乃革之荀慈明解爲五已居位則皆作已然解讀紀則是戊己之己作祀則是巳午之巳同一字而音讀各異已日已事利已之義遂莫能明試以比例通之乾上從二五之坤三成革艮上從二五之兌三亦成革革之巳即艮之止也大壯二之五成革故雜卦傳稱大壯則止革止則通蒙蹇止則通暌暌蹇相錯爲節旅故傳云節止也艮傳云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兌二之艮五宜行者也兌三從之亦宜行者也兌先成隨無離日成革下有離矣即宜止而不行是爲巳日巳日者止於下有離日也止則舍而孚於蒙象云巳日乃孚謂孚於蒙也六二云巳日乃革之謂舍蹇不以革四之蹇初也革止而孚蒙蹇亦止而孚暌是爲時止是爲止其所革四不知止而之蒙初則成損猶隨四之蠱初成大畜故以大畜之利已與損之已事互明革四不已乃成損損初有咎矣然蒙成損不已損孚咸則仍已咸四不之初猶革四不之蒙初咸四不之初而損二之五是已於咸四而有事於損五故云已事隨四不知已而之蠱初成大畜爲有厲大畜孚於萃爲利已利已者以萃四不之初爲利也已爲止閑亦爲止萃四不之初而大畜二之五所謂閑有家也隨四之蠱初與鼎四之初同鼎四不之初而二之五成遯與節二之旅五同兌四不能已而成節節通旅而能已節之止仍艮之止凡稱止稱巳皆指四不之初於是可明傳既以止贊巳又於小過六五贊云密雲不雨巳上也於上六贊云弗遇過之巳亢也小畜二之豫五上之豫三所謂密雲不雨也小過成咸而四不之初小過四不之初而中孚三可之上是巳而上也上六弗遇過之弗遇謂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成小過若小過不能通中孚而以四之初則成明夷爲飛鳥注之凶巳則不成明夷巳而亢則旁通中孚中孚上巽爲高高即亢也虞仲翔以損之巳事爲祀事祀從巳午之巳本與已止之義相通故說文巳巳也氣巳也釋名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雅商日祀孫炎注云祀取時祭祀一訖是祀有已止之義乃虞氏讀損卦之巳爲祀愚則以困卦之祀通於己何也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謂困成需旁通於晉也困何以成需四不能止而成節仍兌之成節也節通旅仍止矣不通旅而賁上又之困三此需之成所以責重於

征凶也既通晉晉上從五之三成咸則足以救前此所征之凶而得无咎所謂利用享也享下用一祀字明晉成咸四不之初即明未征凶之前四先之初成節困四之初則不已成四不之初則救前此之不已而爲巳祀即已也九五利用祭祀承乃徐有說之下說兌也困成咸四不之初有兌既成需通晉晉成咸四不之初故徐有兌以有說與祀字相貫惟四止而不行乃得有說祀之通已可因已事作祀事而悟得之

顙 桑

循按說卦傳震於馬爲的顙巽爲廣顙此兩顙字貫否九五繫于包桑之桑也否上乾爲馬四之初成益下震上巽的白也顙而明之以白指巽無疑在震而言乾馬言的須其貫否之成益巳爲精切又於巽以廣顙贊之直言顙則巽爲顙即巽爲桑矣加一廣字明否字於泰廣猶光也泰旁通於否而成益即需道晉之光亨由光而顙即由包而桑益顙居首之上半乾成巽存上半如首之有顙以其巽木則爲桑經文桑字原兼顙字義故傳贊明之

立 泣

循按益上九立心勿恆凶立之義爲成見廣雅益上之三成既濟六爻皆定而爲立（後漢書郎顗封事主名未立注云立猶定也時拷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立字一句心勿恆一句謂益上之三而恆二未之五益成既濟則立矣恆二未之五不成咸則心未恆也泣從立聲屯上六泣血之泣即益上九之立何也益通恆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屯通鼎鼎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其爲心勿恆同故傳贊泣血云何可長也長即久久即恆何可長即心勿恆也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得敵則上之三成需需二進於晉五而晉成益則鼓需成既濟則罷成益變通於恆則歌歌者永也即恆也益上之三泣也素問調經論云寒則泣不能流王冰注云泣則凝住而不行去也五藏生成篇云血凝于脈者爲泣不行而住爲立不行而凝爲泣泣立兩字聲義俱同血與歌相反歌取於永血取於恤鼎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則泣血恆二之五而益上之三則或泣或歌立而歌立而恆也泣而血立心勿恆也傳既以何可長贊泣血隱示以勿恆之義於恆贊云君子以立不易方此立即指益上之三益即旁通於恆恆即旁通於益不煩改易而心恆益即可立也又於大過贊云君子以獨立不懼此立亦指益上之三大過二之頤五成益上即可之三是爲獨立所以獨立以其不懼若大過四之初則懼矣

幹 翰

循按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鄭康成注云翰猶幹也爾雅以幹釋翰幹翰二字本通成公二年左傳榦有翰檜注云翰旁飾賁書崤乃楨榦馬融注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史記集解榦即幹楨之有翰築之有幹皆以旁得名故兩卦旁通是謂之幹亦謂之翰文言傳云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通變之謂事幹事猶云旁通耳幹父之蠱謂蠱成大畜而旁通於萃幹母之蠱謂蠱成升而旁通於无妄賁通困而困成需賁成明夷兩不旁通矣於是以需旁通於晉所以得皤如白馬者以其翰如也翰如者需旁通於晉也曲禮雞曰翰音中孚上巽說卦傳巽爲雞固宜此矣乃不言雞而言翰音小過彖明言飛鳥遺之音謂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成既濟音在小過而旁通既濟者未濟也未濟旁通小過之音是爲翰音而中孚之成益益上不之三而上巽爲雞則又翰音也翰音二字以其爲雞則指中孚成益之上巽以其爲旁通飛鳥遺之音則指未濟旁通既濟凡經文以一辭兼明兩義最爲神妙此尤其神妙之至者幹亦爲脅幹人注云不讀爲脅人拉幹之幹脅爲兩脇个在明堂兩旁皆取義於旁幹爲旁通可例之矣

祿 鹿

循按否傳云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說者但謂生此否時以節儉爲德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孔穎達正義）虞仲翔榮作營謂避難遠遁入山大抵皆望文生意而已夬傳云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傳明以兩祿字互見可由此窺測其義夬通剝而剝上之三爲泰通否而否上之三之比例咸泰相錯即夬謙也然則營以祿謂否上之三施祿謂剝上之三故於祿上加一施字施即上之三之謂也升臨損恆成泰皆爲難泰通於否則辟難然必儉德難乃可辟何爲儉德泰二先之五也儉與險通（虞仲翔云儉或作險）泰二之五上成坎故爲儉德若泰二不先之五則德不儉而遽以否上之三爲祿是爲榮以祿榮與營通釋名榮猶熒也熒營皆義爲惑泰二不之五而否上之三是惑也故以不可滎之榮以祿即是夬二不之剝五而剝上之三所謂不利有攸往者此也施祿剝上之三也下云居德則夬二已先之剝五而後剝上之三殊於營以祿矣是時剝成蹇夬成革及下由三上以及初四也在革宜通蒙在蹇宜通睽乃爲變動不居若居德而不變通則革不通蒙蹇不通睽即以革四之蹇初如是而及下則在所禁忌故云居德則忌榮以祿而云不可知其不能儉德者也施祿及下而云居德知施祿之先已能有德也而營祿施祿俱指上之三固無疑矣古从彔之字與从鹿同故祿通錄彔通鹿麗祿二字同（漢書蕭何傳贊當時錄錄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西域傳烏弋山有桃拔孟康曰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後漢書靈帝紀天祿注云天祿獸也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是天鹿通作天祿考工記㡛氏清其灰而盝之即月令毋漉陂池之漉說文麗或从彔若鹿）屯六三即鹿无虞謂家人上之屯三上之三爲祿即上之三爲鹿剝以祭故剝之義爲盡而祿之義亦爲消（白虎通祿消也說文消盡也）剝猶刻也剝即克也經之言克國以上之三取之

爛 蘭 連 漣

循按雜卦傳云剝爛也虞仲翔謂陽得陰熟故爛韓伯謂則剝落皆望文生意廣雅彰文也彰即爛彰與虎並舉又彰明也與昞並舉昞即炳夬二之剝五爲蒙二之五之比例蒙九二包蒙吉鄭康成謂包當作彪蒙二之五爲彪與夬二之剝五爲爛可以相證蒙二之五即革九五大人虎變傳云其文炳也炳之於爛猶爛之於彪釋名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史記律書云丙者言陽道著明雜卦傳云蒙雜而著雜而著即其文炳也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升則不炳不爛與同人上之師三同升旁通於无妄升二之五而无妄上之三爲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无妄成革革上兌爲言故云同心之言升下巽爲臭升二之五則其臭如蘭蘭即爛也（說文蘭從闌聲漢修堯廟碑蘭然成就蘭然即爛然）爛與連通淮南天文訓日至于連石高誘注云連讀腐爛之爛釋名云風行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詩河水清且漣猗爾雅釋水作河水清且瀾猗說文瀾或从連郭璞云言渙瀾渙瀾猶渙爛也蹇六四往蹇來連謂升二之五成蹇即所謂其臭如蘭連即蘭也升成蹇蹇无妄相錯爲屯遯即升二之五之比例鼎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成既濟恆爲泣血漣如遠於益則泣血而漣如矣漣如即連如（戰國策音義漣通連）

劉引易曰泣血漣如連如猶言如蘭夬二之剝五即蒙二之五爛矣蒙成升不爛升通无妄則仍爛故如蘭升二之五即鼎二之五亦連矣鼎成恒不連恒通益則仍連故連如既濟恒相錯爲豐井恒通益猶豐通渙渙二之豐五即夬二之剝五之比例故渙之義亦同於爛即亦同於連

撝　麾

循按謙六四无不利撝謙釋文云撝指撝也義與麾同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是也馬云撝猶離也鄭讀曰宣麾說文作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中孚九二吾與爾靡之王弼干寶皆訓靡爲散分離之義爲散廣雅釋詁散也即宣之義亦爲散左傳昭元年注宣散也馬訓離鄭讀宣則撝靡之義同也說文手部並存撝字云裂也从手爲聲一曰手指撝也裂即靡散之義手指撝即手指麾後漢書皇甫嵩傳指撝足以振風雲李賢注云撝即麾字古通用是也履二不之謙五而四之謙初即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亦明夷五不之訟二而訟四之初之比例訟四之初成中孚猶履成屯孚小過四之初成明夷猶謙成明夷成明夷中孚則天與水違行後入于地失則此傳云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不違則則履二先之謙五即是中孚二先之小過五在中孚爲吾與爾靡在謙則爲靡謙自變靡爲麾又通麾爲撝而麾與靡之鉤貫遂不明矣王逸離騷章句云舉手曰麾又云以手教曰麾荀爽謂撝猶舉即此舉手之義說文旋周旗旋旗之指麾也則麾有旋義履四先之謙初則謙下無艮手艮指自中孚九二言之第據中孚二之小過五而言麾自謙六四言之故並據履四不之謙初而言摩在謙爲摩在履則爲旋无不利摩謙即其旋元吉也

暉　揮

循按未濟六五傳云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釋文暉本又作煇文言傳六爻發揮釋文亦云揮本作煇然則暉吉之暉即是發揮之揮發揮即是旁通以煇光謂既濟旁通未濟所以有孚吉若以煇光相訓猶淺視乎傳矣

形　刑

循按說文從井之㓝訓罰辠從幵之刑訓剄二字不同而形體之形則從幵說文幵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爾雅釋詁平成也毛詩召南何彼穠矣傳云平正也易以成既濟爲成爲正繫辭傳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器以成而不變言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刑之爲成即形之爲成故利用刑人之刑與其形渥之形皆通賈誼新書刑爲一字而從幵爲正刑之作㓝亦如高彪碑形作形[illegible]從幵故義得爲成易之刑形皆取乎幵之爲平平之爲成與井之義爲法不相屬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二終

皇清經解依經分卷一之八十三

嘉應張嘉洪[illegible]　番禺高學燿[illegible]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初筮　原筮

循按蒙彖云初筮告再三瀆既濟彖云初吉終亂此初字最易與初九初六之初相溷蒙傳云初筮告以剛中也既濟傳云初吉柔得中也此初在中則指二五之先行而言睽六三无初有終傳云遇剛也巽九五无初有終傳云位正中也皆指五言甚明筮以變言初筮者二五先初四三上而變也故初吉初四先行二五後於初四則不爲初而爲再初四先行三上又先行二五既後於初四又後於三上則不爲初而爲三至於三則成泰而後二之五故終亂此初對再三言之與初九初六對二三四五上言之者不同也比彖云原筮原即周禮原蠶之原原之言再也比通大有大有二之五是爲初筮及其成屯也通於鼎鼎二之五則爲再筮初筮而下應之成屯爲元亨再筮而上應之成既濟爲元永貞凡一卦必經初筮再筮而後終則元亨利貞四德俱全而終則有始原筮即繫辭傳所云原始一始再始乃爲乾乾不已一始而終則盈不可久故原始要終以爲質也乾二之坤五初筮也下應成家人屯三之家人上而終一始而終也家人反爲解解二之五原筮而後家人上要於解三而終屯反爲鼎鼎二之五原筮而後屯三要於鼎上而終故原始要終又爲原始反終在鼎解視乾坤則乾坤爲初筮鼎解爲原筮而鼎解成咸咸反爲損又以鼎成遯解成萃爲初筮損二之五爲原筮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而終亦原始反終也經於蒙比兩卦明示其例如此原筮之爲再筮與再三瀆之再不同再三之再失道之再也原筮之再趣時之再也失道之再不能當元趣時之再元而又元繫辭傳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上並舉下云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則初指初九初六之初語各有當雖散見各條尚明如此

丈人　丈夫

循按師彖稱丈人吉隨六二稱失丈夫六三稱係丈夫隨之丈夫謂歸妹二之五成隨師之丈人謂師二之五成比師二之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亦爲離五之坎二之比例歸妹二之五爲巽二之震五之比例亦爲艮五之兌二之比例丈者長也太戴禮記本命篇於此兩卦稱丈明體仁長人謂八卦之二五也崔憬引子夏傳作大人李鼎祚用以斥作丈之非未知易義矣

牝馬　牝牛

循按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用兩牝字爲服從牝陰也柔也坤成屯通於鼎鼎五柔牝也成遯上乾馬也牝馬猶云牝而爲馬離成家人通於解解五柔牝也成萃下坤牛也牝牛猶云牝而牛一明屯之通鼎坤成屯如是坎成屯亦如是一明家人之通解離成家人如是乾成家人亦如是易每以一字之同互明之此其例也離之乾離成革革通蒙蒙五柔牝也成觀下坤亦牛也革之黃牛即此牛矣坤坎成蹇蹇通睽睽五柔牝也成无妄上乾亦馬也睽之喪馬自復即此馬矣

虎變　虎視　虎尾

循按虎之象不見說卦傳京房謂坤爲虎荆馬融謂兌爲虎虞仲翔亦馬爲俗儒而本京氏說宋衷侯果用馬說九家又謂艮爲虎言人人殊矣凡取象之義說卦備之其有說卦傳所不言或可比例而得或已見彖象文言等傳則一隅之反聖人固不必盡其言學者參考之躍如也說卦傳不言虎而言震爲龍不言雲而言巽爲風乃於屯稱雲雷屯於需稱雲上于天坎之爲雲不必更詳於說卦傳矣文言傳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同聲相應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同氣相求謂乾成革坤成蹇前詳見水流溼謂乾二四之坤成屯承同聲而言水坎也溼下也泥塗沮洳之地震爲大塗是也乾二

流於坤五而四應之成屯是爲水流溼火就燥謂坤五三之乾成革承同氣而言火離也燥爲秋金之氣兌是也坤五就於乾二而三求之成革是爲火就燥此言乾坤之當位行也若不當位有溼而無水則乾四之坤初成復有燥而無火則坤三之乾上成夬復變通於姤姤二之復五成屯復下先有震爲龍成屯則上有坎雲以從之故雲從龍夬變通於剝夬二之剝五成觀剝下先有坤爲虎成觀則上爲巽風以從之故風從虎以傳文通之坤之爲虎是也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高誘注云虎土物也坤土也高氏亦本易之遺訓與夬二之剝五爲蒙二之五之比例革九五大人虎變大人卽利見大人之大人乾成家人飛龍在天則通解爲利見大人坤成屯見龍在田則通鼎爲利見大人乾成革通蒙亦爲利見大人可知此大人卽謂乾成革通於蒙惟變通於蒙蒙二之五故爲虎變剝下先有坤而後巽從之蒙下無坤因變而爲坤虎巽風傳云風從虎所以贊大人虎變見成革成夬其能變同也知其爲夬二之剝五者則頤履兩卦明言之頤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夬二不之剝五而夬四之剝初剝成頤剝下坤虎也上不以風從而夬成需四互離爲目故爲虎視眈眈爲下視需四之目下視頤初故爲眈眈馬融虞翻皆云眈眈下視貌夬四之剝初爲晉四之初之比例在晉則需二之晉五卽窒其欲下視成頤則必變通於大過大過二之頤五乃有以窒其欲故逐逐逐逐猶悠悠言其遠也荀爽作悠悠劉氏云悠遠也瀰其所以遠則由虎視眈眈而未風從虎也夬二不之剝五而剝上之三成謙剝下坤虎也上不以風從而以上之三爲尾故爲虎尾坤虎在上而五無人是噬人也惟舍夬而變通於履雖爲虎尾得履以制之故履虎尾虎尾指謙履虎尾謂以履孚謙也以履二之謙五五有人故不噬人亨六三履虎尾噬人何也謂履二不之謙五而上之三也謙雖孚於履而履仍成夬則虎尾仍是虎尾噬人仍是噬人所以凶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何也此卽發明彖之履虎尾也履二之謙五四從之四多懼故愬愬謙君子有終故終吉也履謙相錯爲臨遯遯之尾卽謙之虎尾遯上之臨三爲履上之三之比例卽乾上之坤三之比例遯成咸臨成泰泰咸相錯正是夬謙故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無坤故但稱尾而不稱虎勿用有攸往者臨成泰遯成咸卽宜變通不知變通於損以窒其欲而以四之初則災矣咸四之初成既濟與泰相錯爲需循夬四之謙初已尾而又濡之是濡其尾既濟未濟初爻皆言濡其尾是也於是夬九三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夬二之剝五風從虎矣夬二不之剝五而四之謙初不爲風從虎而爲濡其尾用一濡字與遯尾虎尾相貫知濡其尾卽此濡卽此尾矣

射雉 射隼 射鮒

循按說卦傳云水火不相射水火指既濟既濟六爻皆定不相往來故不相射射者由此及彼之謂以矢達之亦指三上也旅六五射雉離爲雉節二先之旅五成屯而後旅上之節三則節成既濟既濟下離爲雉是爲射雉若節二不之旅五則旅上射節三節成需下無離卽不爲射雉矣知雉指節成既濟下離者以鼎雉膏準之也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爲節二之旅五而後旅上之節三之比例互勘之甚明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井九二井谷射鮒可由是推得之虞仲翔謂離爲隼巽爲鮒徒以隼爲鳥鮒爲魚耳乃不言魚而言鮒不言鳥而言隼則有精義焉繫辭傳云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以禽贊隼則與恒九四田无禽相貫解成恒則无禽解二先之五則有禽說卦傳言雷風相薄又云雷風不相悖明以相薄爲不相悖矣而贊解之上六卽云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悖則不相悖是射隼卽猶雷風相薄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爲恒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之比例也春官司常鳥隼曰旟爾雅錯革鳥曰旟是隼爲革鳥革急疾也故毛詩箋以隼爲急疾之鳥解成咸四不之初則疾成既濟相錯爲革取革正取其爲革爲疾解二先之五成萃與家人相錯爲革然後三射於家人上是爲射隼于高墉之上也巽爲鮒無明文卽巽爲魚亦無明文蓋以東方其蟲鱗禮記月令淮南時則魚爲木精論衡指瑞篇故傅會於巽非易義也姤二之復五生於坎水之中故包有魚姤二不之復五則包无魚惟有水乃有魚剝之貫魚亦以其成蹇而有也井九二承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井泥則井成需无禽則豐成明夷井成需則窮故云井谷之言窮也毛詩進退維谷傳云谷窮也旣成需則宜通晉射鮒謂需二之晉五而後晉上射三也其稱鮒者鮒爲附之假借兌爲附決需二之晉五而晉上之三應之成咸上成兌取義於附故云射鮒若需二不之晉五則晉上射三不成咸上無兌卽無鮒則不得爲射鮒也試以傳云无與也核之與指咸井成蹇噬嗑成革相錯爲咸則有與困下漏以致窮而无與因无與改而射鮒則晉成咸仍爲有與卽爲兌之附決核傳中與字而鮒字之假借始明古人制器命名每假借以爲之義如棗取於早起栗取於戰慄白虎通鬠笄用桑廣主用桑皆取於喪士禮注云公羊傳注少皞以鳥名官五鳩取其鳩民五雉取其夷民九扈取其扈民無淫扈卽戶戶止也鳩之言聚也矧之借也雉之爲夷卽雉之爲矢也彼實有所指尙以假借爲義況易辭之引申乎吾以鶴爲確鮒爲附豹爲約或以穿鑿疑之略舉此數端以爲證

由豫 由頤

循按由之訓爲自由頤猶云自養也玩下云厲吉利涉大川可知其義大過成既濟頤成益是大過已得所養而頤上之涉大川尙無所養必通於恒恒二之五自求口實益上乃吉是時乃可涉大川由頤之由卽自求口實之自豫九四由豫謂小畜二之豫五也豫亦成咸所謂自我西郊由豫之由卽自我西郊之自兩由字釋彖中兩自字一言於九四一言於上九明初四三上之行必由於二五恒二不之五則益之涉大川無所由無所由則不可求矣小畜二不之豫五則不能大有得而簪之盍無所由矣朋盍簪卽密雲不雨大有得之所由卽不雨之所自也涉大川卽求口實大有慶之所由卽口實之所自也凡經稱自者十需六四比六二小畜初九泰上六大有上九頤象睽初九夬象姤九五小過六五皆與由同義需于血出自穴晉四之初由於需二先之晉五也比之自內大有咸家人由家人變通而貞吉故自內也睽二先之五爲勿逐自復大有二之五上乃爲天而後上之比三是爲自天祐之姤二之復五而後上之復三所自在復五而云自天者謂姤四不之初而二之復五也若姤二之復五而四亦之初成家人則上之之復三也爲無所自矣惟姤成遯遯上有天而上乃得而自之上之頤雖自復五成屯實由姤不成家人也成家人則二五已爲初四所自不得又爲三上所自也夬二先之剝五爲告自邑泰孚否而二先之五爲自邑告命小畜二先之豫五爲復自道大有二先之五而比初從之成家人故比之自內傳云不自失

也若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之比初則不成家人爲失其所自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之比初爲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之比例在大有成大畜在乾成小畜小畜復自道仍成家人與比之自內同故小畜九二傳云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承比之自內言故亦之

甘節　甘臨

循按節九五甘節吉往有尚傳云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謂二之旅五也二之旅五節成屯旅成遯既成遯則旁通於臨臨六二甘臨无攸利傳云甘臨位不當也甘節則吉甘臨則无攸利者傳已贊明之苦之義爲窮爲毒兌成節艮成賁不能趣時致賁上之節三成需明夷是爲苦也甘者苦之反節能變通於旅則化苦爲甘故甘節吉乃節二之旅五成遯遯上宜之節三若不之節三而之臨三則不爲甘節而爲甘臨蓋遯通臨不得以節二之旅五之甘用爲遯上之臨三之應遯上宜應臨五臨三不得應旅五故无攸利用一甘字爲遯之樞紐甘施於節則不當施於臨也

頻復　頻巽

循按復六三頻復厲无咎巽九三頻巽吝以兩頻字相夠貫傳以志窮贊頻巽巽何以窮以二不之震五而初之震四震成復巽成小畜也復小畜不能无咎惟復通於姤姤二之復五因而姤上之復三是爲頻復頻復則厲而无咎乃溯其由巽之志窮而變化轉移以至於頻復始以窮而有咎終以厲而无咎自復通姤爲无咎自巽二不之震五言之則爲吝故巽九三頻巽吝頻字即指頻復頻復之吝在巽頻巽之无咎在復於頻復稱无咎於頻巽稱吝以互相發明而以一頻字爲樞紐此經文之造微也

冥豫　冥升

循按冥之義同於幽見說文亦同於迷虞仲翔云坤冥故迷坤先迷失道謂三四先於二五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小畜上又之復三成明夷則迷復故小畜必通於豫復必通於姤若小畜二不之豫五而豫四之初則仍是復小畜上又之豫三仍是小畜上之復三成明夷故爲冥豫冥豫猶迷復也復姤相錯爲升无妄故於升上六稱冥升與冥豫互明升二之五爲姤二之復五之比例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即爲姤二不之復五而姤四之初之比例升之冥猶姤之冥也

休復　休否

循按休之義同於嘉嘉會合禮謂亨也乾二先之坤五乾四次之坤初先五次初其序不亂傳於大有贊云順天休命大有二之五成同人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四之比初應之即乾四之坤初之比例乃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復不可爲仁不可爲禮惟變通於姤姤四未之初而復五先之姤二爲元吉則仍不失爲休命也故云休復否九五休否與休復同泰孚否泰二之五爲元吉而否四之初應之故大人吉大人謂泰二之五也下文繫于包桑承休否成益言之

介福　介疾

循按晉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兌九四介疾有喜馬融皆訓介爲大而豫六二介于石馬作扴解爲觸小石聲鄭康成作砎爲磨砎虞仲翔作介爲纖介繫辭傳贊介于石爲介如石確憬解爲如石之耿介通測之介福介疾之介即介于石之介介之義爲畫見說文亦爲副豫先成萃次成咸則取義於副成咸則止而四不之初又取義於畫三副五而有艮石亦即畫止於石故云介于石艮爲石石有止義介亦有止義故云介如石晉上之三成小過與小畜上之豫三同故需二先之晉五而後晉上之三爲介福不可云受茲介石而以福字與貫受其福並受其福諸福字明其爲需二之晉五同於未濟二之五而用介字與介于石相貫明其爲成咸四不之初於是九四即以鼫鼠與石字貫晉成咸仍是介于石也兌成革艮成蹇相錯即既濟成革四不之蹇初故云介疾凡成蹇革則宜以變通爲悔亡故悔存乎介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小畜二又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成小過需成需乃通於晉而受茲介福艱難困蹇而後得故吝存於介吝之介指介福介石而悔之介則通介石介福介疾言之

敦復　敦臨　敦艮

循按敦之訓厚也繫辭傳云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乾二不之坤五而上先之坤三成謙三先於五則爲輕輕之言薄也反而觀之則先五後三不輕薄而敦厚矣兌二不之艮五而艮上先之兌三艮成謙與坤成謙同艮成謙則艮不敦艮不成謙先成家人家人又通於解解二之五而後上乃之解三解成咸家人成既濟艮於是乎終是以厚終也故上九敦艮吉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臨不能无咎即不能敦臨通於遯臨成既濟遯成咸與家人成既濟解成咸同臨之敦即家人之敦家人之敦即艮之敦傳云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家人爲內此指遯爲內明以遯臨之敦爲家人解之比例經傳皆隱奧而造於微也更明之以復復六五敦復无悔姤二先之復五上後之復三亦復成既濟姤成咸經以无悔二字隱與家人之有悔相發明艮成家人兌成屯家人悔而通解則屯悔而通鼎今復成屯姤成遯未爲家人則不必悔而通解即以上之復三爲敦復所以明兌成屯艮已成家人必通於解鼎乃爲敦也傳云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特用一考字與視履考祥相貫艮成謙輕蔑極矣不可以考祥變通於履輕薄改爲敦厚故得考祥元吉敦復之敦既同於敦臨之敦而臨遯相錯即爲謙履取視履考祥之考以贊敦復則履之考祥本於敦厚可知謙得履而敦艮成謙不敦又可知矣於是又贊於剝云上以厚下安宅艮成謙通於履兌成夬則通於剝夬於謙則輕夬於剝則厚謂夬二通剝五而剝初應之成益益又通恆恆二之五後自上之三是爲上以厚下成既濟故安宅也何以知上以厚下指恆益傳於益初九贊云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解二不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成恆則上不以厚下是爲下不厚因下不厚而有事於益乃得元吉无咎猶艮成謙而旋於履乃得元吉而考祥也艮成謙則艮不敦坤成謙則坤不敦艮敦則以家人通解坤敦則以屯通鼎安土坤成既濟也敦仁變通而體元不已也仁即元謂鼎二之五元吉安土即安貞吉此坤厚所以載物也爻有等謂之物惟載物乃爲厚德若不先二五遽以三上爲施轉謂之輕薄不可爲厚故中庸敦厚以崇禮而復禮乃所以爲仁墨子兼愛則無等禮則爲薄而已矣何以知謙之輕對乎坤之厚繫辭傳贊大過初六云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重與輕對者也薄與厚對者也以薄對重猶以輕對厚此非泛言也由敦復而引申焉者也復成既濟姤成咸先五後三其敦厚固矣若姤二不之復五而上先之復三復成明夷姤成大過則不敦厚而輕薄與謙同矣大過下

巽爲白茅不成咸而成大過所以爲物薄也用而通於頤則薄可變而爲重猶謙通於履而其旋元吉亦猶解成恆爲下不厚用而有事於益則爲大作元吉无咎故大過之滅頂同於剝之滅下以滅下即不以厚下也

鳴謙　鳴豫　鳴鶴

循按說卦傳震於馬爲善鳴馬指乾鳴上加一善字謂乾二先之坤五爲善然後乾四之坤初爲屯下震其鳴乃善若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雖鳴而不善矣豫四之初與乾四之坤初同鳴之不善者也故鳴豫凶謙六二鳴謙貞吉履二之謙五乾二之坤五也履四之謙初乾四之坤初也謙五積善履下震鳴此鳴之善者也故貞吉傳云中心得也與鳴豫志窮互明五未善則志窮五已善則心得非謙五得中則履下何以有震履二不之謙五而四之謙初則履不成益而成中孚中孚無震不鳴中孚通小過而二之小過五則成益而又鳴故中孚六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取於鶴者虞仲翔以離爲鶴與離爲隼同一望文生意即傅會於鶴爲陽鳥聲聞於澤以爲小過成咸上兌張本亦未切也易之取義在聲音假借鶴從隺聲字與隺爲通借（一切經音義隺古文鶴）繫辭傳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說文冂部引易夫乾隺然隺鶴確三字同隺然示人易則鳴鶴之鶴取於變易履失道成中孚不可鳴於謙矣欲其鳴必易於小過所謂鳴鶴在陰也謂其鳴也必隺然在小過之五也文言傳又贊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憂謂乾上之坤三成謙夬違謂謙通於履凡初之四爲拔乾二未之坤五拔則成小畜復與鳴豫同履二未之謙五拔則成中孚明夷確即堅也履二之謙五爲堅冰至履二不之謙五而謙初拔之履四成中孚不堅即不確中孚易而通小過初不之四而中孚二之小過五則仍確然而不拔仍是履二之謙五之堅冰至亦即仍是履二之謙五之鳴謙故云鳴鶴鳴即鳴謙之鳴鶴即堅確之確而傳以確乎不可拔贊之明鶴即確確即堅思而貫之了然無疑

童蒙　童觀　童牛　童僕

循按童之義與子同始生之象也蒙二之五成觀在蒙稱童蒙謂蒙二之五自未童而期之也在觀稱童觀謂蒙二已之五成觀由既童而溯之也夬剝相錯爲大畜萃夬二之剝五成觀爲蒙二之五之比例亦即爲大畜二之五之比例故大畜童牛之童即童觀童蒙之童大畜爲鼎四之初之卦鼎本與屯通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失其爲元亨故必改而通於萃通於萃而二之五成家人乃相錯爲觀而爲童蒙童觀之比例猶恐不明指出一告字顯與初筮告之告互明所以明其不與屯通而與萃通之義也與屯通則不錯爲觀革無所爲童無所爲告矣此經文之造於微也旅稱童僕何也節二之旅五節成屯旅成遯鼎二之五同則旅四之初爲賁即鼎四之初爲大畜之比例旅既成賁而通於困猶鼎成大畜而通於萃賁困相錯爲蒙困二之賁五爲蒙二之五之比例是爲得童僕童而兼僕者僕爲仕於家者之稱（見禮運）明此得童即成家人所以明旅成賁與困通也若旅成賁不能變通於困仍以上之節三節成需旋成明夷不能相錯爲蒙覌則喪童不能成家人則喪童而兼喪僕得童僕則賁成家人困成萃與大畜童牛之告同矣經以一童字爲衆卦之樞紐皆造乎微之微者也

天行　志行

循按傳稱天行者四（乾蠱剝復）稱志行者八（小畜履否豫臨升巽屯）天行健謂乾二之坤五乾成同人同人通師師二之五猶乾二之坤五故同人傳云乾行也謂同人之行仍乾之行健也乾行即是天行乾二之坤五成同人比坎二之離五亦成同人比同人爲乾行坎行亦乾行也巽二之震五兌二之艮五不成同人比而成漸隨隨之通於蠱猶同人通於師傳於蠱贊云天行明震巽艮兌之行皆乾行也乾二不行而上行於坤三成夬行不健矣乃夬通於剝而行仍健故於剝贊之云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乾二不行而四行於坤初成復行不健矣乃復通於姤而行仍健故於復贊之云七日來復天行也明姤二之復五夬二之剝五無非乾二之坤五也然則一言乾行四言天行其義已括天行者謂六十四卦之行無論由窮而通由反而復凡合乎道即合乎天志行者志謂五也二五先行而後初四三上應之而行巽傳云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二之震五爲中上應之成蹇蹇又變通而正如是即爲志行舉一巽而乾坤六子皆可知也小畜傳云剛中而志行乃亨豫傳云剛應而志行兩傳互明小畜二之豫五爲剛中上之豫三應之爲剛應剛應即剛中而應如是爲志行如是爲亨豫九四傳云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志大行謂志大而後行志大者豫五大中也行者三從之而行也三從五而行是行由五始故云由豫凡稱志行者謂由志而行也屯初九履九四臨初九皆云志行正臨二之五而遯上之臨三應之遯成咸是爲咸臨臨成既濟故貞吉與鼎二之五而屯三之鼎上應之同履二之謙五爲履虎尾履四之謙初應之愬愬謂履成益上不之三益上不之三而謙成既濟故終吉屯臨之志行三上之行由志而始也履之志行初四之行由志而始也志行正者正貞也謂由志行而成既濟而貞也否九四由泰二之五而行成益則有命无咎否之志行猶履之志行也升二之五而後无妄上之三升成蹇无妄成革故南征吉升之志行猶屯臨之志行也初四三上必由志而行志不行則初四三上即不可行二五者志也初四三上四支也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則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矣歸妹九四傳云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謂三之漸上成蹇蹇初待睽二之五而後行乃爲志行也睽傳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乾二之坤五而三上應之此蹇之志行也睽二之五而四之蹇初應之此睽之志行也二女指五與三（五離中女三兌少女）三從五而行則爲志行爲同行四既從五成益則三不得又從五而行益必旁通於恆恆二之五而睽三乃從行睽三與恆五同行不與睽五同行故云不同行推之睽成革而通蒙蒙二之五而初之革四應之亦不同行志行於三上則不行於初四志行於初四則不行於三上臨成屯而志行於遯鼎成遯而志行於屯亦志之不同行也志行於三上則爲志上行晉六三傳云衆允之志上行也謂需二之晉三而晉三之上以應之也若乾成革坤成蹇乾四又之坤初則志行於三上又行於初四爲同行抑乾成家人坤成屯乾上又之坤三則志行於初四又行於三上爲同行同行則成兩既濟故志不可不行亦不可同行志不行則志窮志同行志亦窮也五行而初四三上有應乃爲志行志而不應志不行矣志行在於承天在於趣時故志行即是天行亦即是時行大有應乎天而時行即所以志行傳兩稱與時行（遯小過）三稱與時偕行（乾損益）傳於蒙贊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志應即志行惟二可得而明矣

曰闕 曰動

循按大畜釋文曰音越劉云曰猶言也鄭人實反云日習車徒困釋文曰動悔音越向云言其無不然鄭作日閑與虞同然曰動之曰無有異辭曰閑曰動兩曰字正相呼應說卦傳震動也艮止也閑卽止也萃上之兌言不動而大畜上之萃三成咸下艮故爲曰閑曰字指上兌閑字指下艮也困二之賁五賁成家人困亦成萃賁上不之困三而困四之初則不成咸而成屯屯下震故云曰動屯家人亢龍有悔故云悔困二之賁五正爲大畜二之五之比例故以兩曰字貫之

三就 三錫 三驅 三接 三褫

循按卦有六爻兩卦之旁通者其十二爻動者六不動者六其所動之六爻兩兩相往來實爲三焉故易每以三明其義益動而至於三則終止欲其終則有始故於三詳言之乾二之坤五爲一乾四之坤初爲二乾上再之坤三則終止必以坤之成屯者旁通於鼎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以乾之成家人者通於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所謂田獲三品是也其義師之三錫比之三驅明之師二之五一錫同人四之師初二錫師成屯待鼎成遯而後上之屯三爲三錫比通大有大有二之五一驅比初之大有四二驅比亦成屯待鼎成遯而後上之屯三爲三驅鼎五正位爲王王而後用三驅故云王用三驅王而後三錫命故云王三錫命師二之五成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師之三錫明乾坤之三錫也大有二之五成同人爲坎二之離五之比例比之三驅明坎離之三驅也其云三驅依下前禽而言也其云三錫依大君有命而言也取事之相屬而已比大有相錯爲需晉師同人相錯爲訟明夷晉彖云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需二之晉五成否上乾爲馬一接也否四之初錫馬蕃庶二接迨益通於恆而後上之三爲晝日三接也晉之錫承於侯爲錫馬師之錫承於王爲錫命若不承侯王而錫則爲或錫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也訟二不先之明夷五而上之三成大過一褫也大過四之初成需二褫也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旣濟爲終朝三褫也褫荀爽翟元皆訓奪訟成需需二之明夷五致寇至卽盜思奪之故爲褫也蓋訟二宜先之明夷五次以四之初成益益通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則爲邑人三百戶无眚益三互坤邑也否四之初戶也上之三人也百亦數之終也不先克三則錫命而不錫鞶帶錫鞶帶則終朝三褫而有眚矣三百戶无眚則不致寇至以奪之矣革九三征凶謂蒙成益而上之三也征凶故貞厲由成益而通恆則爲革言三就有孚革言三就有孚猶云邑人三百戶无眚革本與蒙孚貞厲則革言矣蒙二之五一就也革四之蒙初革成旣濟蒙成益故貞厲二就也革上兌爲言四從蒙五故革去其言革言而益又孚於恆待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三就也欲革言必有孚於蒙欲三就必有孚於恆故革言三就有孚不孚則爲終朝三褫有孚則爲三百戶无眚需晉爲比大有之相錯晉彖言三接故比言三驅以發明之而又推廣於師之三錫革之三就且反明之以訟之三褫經之自示其例詳矣

金矢 金鉉 金車 金夫 金柅

循按說卦傳乾爲金凡經稱金皆乾也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上乾爲金則得黃金井成需需二變通於晉五成否上乾則得金矢鼎六五黃耳金鉉黃謂二之五成遯耳謂上之屯三互坎屯成旣濟鼎成咸故利貞井二之噬嗑五卽鼎二之五之比例井二之噬嗑五則得黃金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上之三則滅耳滅耳則不得黃金得黃金則不致滅耳本是互明鼎二之五旣同於井二之之噬嗑五則得黃金矣然後以鼎上之屯三則不滅耳而黃耳矣何校則噬嗑已成頤上又之三成明夷明夷三亦互坎爲耳但由誅滅而有此耳則爲滅耳鼎先成遯黃中而後屯三有耳耳由於黃故云黃耳黃則鼎上成乾爲金鉉卽扃所以貫鼎耳者也上之屯三貫於坎耳之中耳在此鉉卽在此金鉉二字是申明黃耳二字金由於黃耳由於鉉也蓋鼎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則爲滅耳鼎二之五而四之初成家人耳在鼎則爲鼎耳鼎耳無鉉以貫之但塞而已惟鼎上先有乾金卽以此金之上九貫於屯三乃爲黃耳卽爲金鉉姤上乾爲金四之初成小畜小畜下乾爲金小畜與豫繫姤與復繫姤之巽繩在乾下則復之坤柄在上小畜之巽繩在乾上則豫之坤柄在下象絲與鑿柄相轉旋柅鑿柄也故云繫于金柅困成需旁通於晉與井成需旁通於晉同晉成否上乾爲金下坤爲車上之三爲矢噬嗑稱得金矢困稱困于金車亦互明也困賁相錯爲蒙革困成需卽蒙成泰蒙成泰則見金夫不有躬金謂泰下乾泰不孚否則爲无攸利之金夫需孚於晉則爲利艱貞之金矢亦互明也繫辭傳贊同人九五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指大師克相遇而言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升通无妄升二之五爲同心无妄上之三爲斷金斷金與斷木互明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則斷木爲杵无妄上之三成革則其利斷金小畜上巽爲木无妄上乾爲金也

盈缶 鼓缶 用缶

循按缶所以節歌（見說文）鼓之義爲動亦爲鳴（見廣雅）坎成屯而通鼎鼎四不之初而成咸下艮則有所節止是爲缶離九三稱鼓缶與比初六稱盈缶同盈謂屯也缶謂鼎成咸也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樽酒者坎二之離五也簋貳者坎初之離四也離成家人坎成屯矣所謂鼓也卽所謂盈也中孚得敵成需需二之晉五而晉四之初卽坎二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之比例成益成屯下皆有震故稱鼓鼓兼二進於五而初四應之之稱也納約自牖者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也鼎上之屯三爲約而屯三納之爲納約牖者明也鼎二之五則明謂屯三之納約非遽納也自鼎二之五而後納之也是所以用缶也

簋貳 二簋

循按說文簋黍稷方器也坤主受而德方簋指坤而言也坎二之離五爲樽酒樽與尊同天尊地卑離成同人上乾故爲尊坎二之離五卽需二之晉五之比例需于酒食故樽酒也貳副也以坎二之離五爲主而離四之坎初從之成屯屯三互坤爲簋故云簋貳別於離上之坎三從之也離上之坎三從之坎成蹇則無簋矣惟其成屯且不欲遽成旣濟也故用缶損三五皆坤五受二一簋也三受上二簋也損二之五已用一簋尚存一簋不可更用此一簋蓋損二之五而咸初四應之則此一簋宜止而用缶俟益通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此一簋乃可用故云二簋可用也周禮小史注云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古文也（說文匭古文簋从匚飢）惠定宇謂渙奔其机之机亦古文簋渙宗廟中故設簋（見九經古義）渙二之豐五成革若豐四之渙初則渙成益有簋矣乃豐四不之渙初而渙上之三成蹇上二陽爻渙散矣渙則無所爲簋故必以革通蒙使蒙成益而乃有簋革

象相錯爲實故弃其私也

致一　一致

循按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傳云一人行三則疑也三則疑一則不疑矣繫辭傳云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又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承上一君二民二君一民而言咸損兩卦旁通致一卽所謂一陰一陽也曰天地曰男女曰君民皆卽陰陽也二君一民則二陽一陰一君二民則一陽二陰不合乎一陰一陽之道故必變通使二陽一陰者舍陽而通陰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小人之道使一陽二陰者化陰而爲陽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君子之道於是陰陽兩和仍合乎一陰一陽之道也凡以爲致一也咸一陽反爲損一陰損一陰復成益一陽益一陽反爲恆一陰恆一陰復成咸咸又爲一陽損不成益而成泰則損一陰泰又一陰是爲二陰卽二民也咸一君損泰二民陰多陽少故云損一人損一人者不能致一失乎一陰一陽之道也此宜以陰進陽爲君子之道也恆成咸咸一陽益成既濟又一陽是爲二陽卽二君也恆一民咸既濟二君陽多陰少不可又以咸四之初宜通損爲朋從爾思朋指咸五之陽思指損五之陰陽通陰爲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其義易知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人或不知故傳詳言以發明之日月相推寒暑相推屈信相感皆以陽不可無陰尺蠖屈所以求信龍蛇蟄所以存身陽貴陰賤陰當承陽陽尊陰卑陰當後陽然不可有貴而無賤有尊而無卑故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則亢而爲窮之災與匪正有眚等自冬至至於夏至若干算自夏至至於冬至亦若干算盈縮相補長短互平一寒一暑卽是一君子一小人同歸者一陰而一陽也恆成咸損成益是也殊塗者一陽而一陰也咸通損益通恆是也一陰一陽故一致由陽而陰又由陰而陽反復不已故百慮一致卽天地絪縕也男女搆精也百慮卽萬物化醇也萬物化生也惟殊塗所以百慮惟同歸所以一致致者至也致一而後一致至而一則獨行上下无爲至臨爲堅冰至至而不一則至于八月至于十年而致寇至矣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皆聖人輔相裁成之權所寄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固聖人制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亦聖人制之傳明以民指小人君指君子王公侯卿大夫令長皆君也見爾雅士商農工皆民也見穀梁君爲民之心見春秋繁露民爲君之本見左氏僖廿六年傳消長猶云損益民氣盛則損之民氣弱則益之小人道長則君子不亢君子道長則小人不害有報有反而輕重不畸一張一弛而天下和平自王弼何晏不明致一之義以老氏抱一之說入之易義遂不明至以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崔憬說於是執扶陽抑陰之說者互相傾軋莫不自居君子以所攻擊者爲小人不知聖人裁成輔相之權固不如是矣傳於咸言一致明小人之道而詳之以寒暑日月於損言致一明君子之道而詳之以天地男女陽必通陰陰又必化陽恆九五傳贊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恆一陰成咸一陽益上之三從之成既濟爲從一而終致一乃從一也損一陰成益一陽咸四之初從之成既濟亦爲從一而終致一乃從一也咸雖通損必損成益咸乃可終爲制義咸雖通損損不成益咸遂成既濟而終則不爲制義而爲從婦然則陽雖必通於陰而陰必仍化爲陽乃可從從陽則吉從陽則從一也從陰則凶從陰則從婦也乃從陽必從自陰而化之陽故不云從陽而云從一有一陰而後有一陽也從婦凶婦未生子也婦人卽女夫子卽男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則夫納婦而婦有子是陽通陰陰仍化陽卽爲致一致一者損二至五也從一者損二至五而咸四之初從之也從一而終卽從一而貞故云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天地卽絪縕之天地天地之道卽一陰一陽之道亦卽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惟君子小人以消長爲往來乃能致一致一在陰從一在陽是仍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也時行而後休徵恆寒恆雨固爲咎恆燠恆暘亦爲咎陰陽有尊卑而不可有多寡宜和平而不可有偏勝洪範與易正相表裏余於此思之有年不憚詳著之以質諸識者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三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高學㸑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八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成有渝　官有渝

循按渝之言變也易以變爲義變者恐其成兩既濟也故豫上六冥豫成有渝冥豫者豫成明夷小畜成需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矣故明夷變通於訟明夷成既濟成矣而變通於訟則有渝是爲成有渝也變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而四從之爲益益上之三又成兩既濟故訟不可成而渝安貞吉一渝再渝卽初筮又原筮也隨初九官有渝貞吉何也管子宙合云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於道注訓官爲主說文官吏事君也官承君之令以司主其職事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謂不專主一物而視道爲變通此正合乎官有渝之義傳云官有渝從正吉也從正卽旁通于道也乾二之坤五爲始初四從之成屯蠱二之五爲始初四從之亦成屯屯通於鼎而後三之鼎上此其常也是隨四之所主視乎蠱之二五所謂官也乃蠱二之五而隨三從之成革則隨四不得又從之矣則宜改而變通於蒙以蒙之二五爲主是爲官有渝也官有渝渝在初四成有渝渝在二五渝安貞吉渝在三上三渝字互相發明而義備矣

无首吉　无首凶

循按說卦傳乾爲首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比上六比之无首凶同一无首或吉或凶荀慈明云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其說近是而未能詳見羣龍卽是見龍坤成屯乾成家人屯三柔相羣而震龍在下故云羣龍兩卦皆無乾首故吉乾之二四上之坤五初三是爲用九而其序以二五爲元初四從之爲亨故以成家人屯爲吉若二五不先而四上踰越而行坤成明夷則不見羣龍乾成需下乾爲首失天則矣然已成屯又宜旁通於鼎鼎二之五上乾爲首而後上之屯三則以大終若不變通於鼎直以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而終則不以大終故无首凶比卽乾二之坤五也成比而初比之則屯也未成屯之先欲其无首故无首吉既成屯之後欲其有首故无首凶乾二之坤五而初四從之成家人則无首乾二之坤五

而三上從之成革則折首坎二之離五猶乾二之坤五也亦比通大有大有二之五也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離成同人五爲王同人上征於比三乾首變爲兌折家人无首爲吉革有首而折亦有嘉无咎惟需首在下則凶乾成需則坤成明夷明夷无首旁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訟成否否乾在上則得其大首首在上則得其大首首在下則濡其首濡卽需既濟有孚於未濟未濟二先之五成否則首在上否成益益孚恆恆二不先之五而成泰則首在下泰既濟相錯卽需明夷故濡其首有孚矣是與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爲全易大關鍵需首在下由於潛而不出乾二之坤五則首出庶物庶衆也衆物謂坤應之也離已成革則通於蒙在離成革爲折首在革通蒙卽爲革面古人面南背北背象坎則面象離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離此之謂也革上兌爲折下離則爲南上折則首互於三三居首之下合於離南是爲面蒙二之五而革四之蒙初應之則革去其面故云革面首之向南者爲面首之向上者爲頂明夷通於訟訟上乾爲大首矣若二不之明夷五而上之三成大過上居首上一旦滅之是爲滅頂頂之象由首而推焉者也

咸其腓　艮其腓

循按釋文荀作肥肥與腓通說文腓脛腨也腨腓腸也廣雅腓脣腨也郭璞注海外北經無脣之國云脣肥腸也蓋足上脛後多肉之處謂之肥腸卽謂之腓腓在足後猶背在身後故腓又訓避詩小人所腓牛羊腓字之傳皆訓辟艮咸兩卦取象於腓正取其違背卽匪之假借也兌二之艮五成隨隨下震爲足今二不之艮五而四之艮初不成屯而成節有拚於足之上者故艮其腓不申言之云不拯其隨因不拯其隨而腓則腓爲兌二不之艮五而四之艮初無疑矣艮兌相錯爲損咸損者蒙二不之五而革四之蒙初也亦睽二不之五而四之蹇初也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故凶變通於咸則吉故傳云雖凶居吉順不害也艮咸而卦互明損二之五爲兌二之艮五之比例亦蒙二之五睽二之五之比例兌四之艮初爲咸四之初之比例亦革四之蒙初睽四之蹇初之比例節賁相錯卽既濟損在艮兌成節賁則匪爲艮其腓卽革蒙蹇睽之成既濟損亦爲匪凶矣在損變通於咸咸四不之初而損二之五爲咸其腓腓而能咸則不匪矣卽艮孚於兌兌四不之艮初而二先之艮五亦革四不之蒙初而蒙二之五睽四不之蹇初而二之五不致於匪矣兌二之艮五成隨猶歸妹二之五成隨隨在兌不成隨而成節在歸妹則不成隨而成臨成節則腓成臨則亦腓臨通遯猶損通咸卽猶節通旅遯上九肥遯无不利肥卽腓謂臨也臨舍家人而通遯爲肥遯猶損舍既濟而通咸爲咸其腓肥雖凶肥而遯則无不利腓雖凶咸其腓則居吉艮六二傳云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腓則節二未之旅五故未退遯則退也用一退字巳明節之通旅同於臨之通遯矣

解而拇　咸其拇

循按說文拇將指也馬融鄭康成陸績虞翻皆云足大指釋文咸其拇解而拇荀皆作母云陰位之尊虞氏雖作拇而以艮爲指坤爲母相兼取義此虞氏說易之精也今因其說以推經之義而經之義明矣解九四解而拇傳云未當位也未當者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臨也本當以二之五爲解乃四之初成臨使上有坤母故云解而拇用一而字作轉文義了然然則云解而母可矣不言母假借於拇者爲與咸其拇爲比例也咸初六咸其拇謂與損旁通也損者未濟四之初也未濟四之初成損猶解四之初成臨臨上爲坤母損上爲艮指在損可稱咸其指而不能通於臨上之坤在臨可稱解而母而不能通於損上之艮故兼其義爲拇其訓則指可通於損其聲則母可通於臨經文自有此一例實爲靈妙無窮試更推而通之損既濟相錯爲節賁卽兌四之艮初之比例亦卽旅四之初之比例旅四之初成賁則斯其所斯猶洗也旅成賁則斯未濟成損則洗以損通咸猶以臨通遯臨通遯則朋至斯孚斯孚之斯卽斯其所之斯斯其所而成賁卽斯其所而成損亦斯其所而成臨解成臨則斯臨孚於遯爲斯孚未濟成損則斯損孚於咸爲斯孚兩斯字兩拇字屈曲相通斯卽澌詳見前

羸其角　羸其瓶

循按廣雅羸瘠也王弼注羸豕云羸豕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强而牝弱故謂之羸豕以羸爲弱與瘠同羸其瓶不可云瘠弱則云幾至而覆乃羸無覆義也王肅作縲鄭虞作纍蜀才作累累縲纍三字同縲爲索名故宋衷馬融以爲大索虞仲翔以爲拘羅鉤羅卽拘係也讀羸爲縲於羊豕瓶皆可達矣乃井彖明言未繘則不得爲拘係其瓶是當以聲音假借求之說卦傳云離爲蠃羸蠃皆从羸聲離爲蠃卽爲羸也大壯二之五爲用壯二不之五而四之觀初爲羝羊觸藩謂大壯成泰觀成益益上又之三成既濟下離故羸其角九四卽發明其義云貞吉悔亡藩決不羸二先之五成革爲決決而後四之觀初則有以藩其決觀成益上不之三故不羸井二先之噬嗑五而後噬嗑四之井初則噬嗑成益上有巽繩可以繘井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四之井初井成需噬嗑成頤上無巽繩故云亦未繘井而頤上又之三成明夷明夷下離故羸其瓶復五不之姤二而姤四之初承上有攸往見凶有攸往謂初往四成小畜也斯時二之復五成屯見巳爲見凶若二仍不之復五而姤上之復三復成明夷姤成需與羸其瓶同而小畜復相錯卽泰益同於羝羊觸藩小畜上之復三卽益上又之三之比例姤成需上坎爲豕復成明夷下離爲羸所以羸豕者以復雖孚姤而二五躑躅不行也說文蹢住足也或曰蹢躅經中三羸字皆指上之三成離與離爲羸正合凡說卦傳所云皆贊經文龜指咸成既濟與化邦同故邦之爲蚌敝之爲鼈蠃之爲羸解之爲蟹假借以類相集在復噬嗑成明夷在姤井則成需太壯成泰與觀成既濟錯亦需明夷也

來兌凶　來復吉

循按易凡稱來指二之五前巳詳之惟來兌凶與來復吉同一來而吉凶何以判然解彖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正與兌六三來兌凶相發明也无所往謂解四不先往初亦謂解三不先往家人上无所往則不先成臨亦不先成恆而二先之五成萃改其來也爲由反而復斯爲吉也設使四先往初成臨或三先往家人上成恆則有所往有所往而後二來之五則不吉可知不吉則凶矣此來兌所以凶也來兌所以凶以兌三先之艮上成夬謙也九四商兌則有喜商兌則二先之艮五下成震而後三往艮上若三先往艮上則二之艮五無所爲商矣因而九五卽明言之云孚于剝孚于剝非先成夬而何此經自相發明而傳則贊之云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謂夬二之剝五則當夬二之謙五則不當也夬二之剝五卽渙二之豐五之比例亦卽解二之五之比例爲來復吉卽爲來章有慶譽吉兌

九四傳云九四之喜有慶也有慶卽有慶譽之有慶兌二先之艮五而後三往艮上則有慶爲來章吉兌三先往艮上而後二之艮五則不有慶爲來兌凶猶泰通否而二之五則大來吉與既濟通未濟而未濟二之五同需二之明夷五則突如其來如无所容需二之明夷五卽泰不通否而二之五也解先成臨而後以臨二之五卽至于八月有凶先有所往而後來猶先有八月而後至至亦來也來復則吉來兌則凶猶至臨則吉至于八月則凶也解先有所往而成恆恆既濟相錯卽豐井與離上之坎三同豐四之井初卽恆四之初故突如來如之无所容卽或承之羞之无所容而來則凶有所容而來在豐爲來章卽在泰爲大來矣解成臨猶蒙成升臨通遯而二之五爲至臨升通无妄而二之五爲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來譽猶來章故有慶譽經以譽字明來章卽來譽傳則以有慶贊商兌明來兌之不同於來章推而求之固無不通者也

終无尤　終无咎

循按易言終无咎者一坎六四傳言終无咎者二蠱九三夬九三終无尤者五剝六五賁六四蹇六二鼎九二旅六二細瀹之乃知賁翼之妙坎六四納約自牖終无咎謂成屯通鼎而終此終无咎之常經示其例傳乃引而申之幹父之蠱謂蠱成大畜而孚於萃隨四之蠱初成大畜與鼎四之初同不能納約自牖矣孚於萃仍得終无咎大畜萃相錯爲夬剝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則夬二先之剝五而後剝上之三剝成蹇夬成革爲大畜成既濟萃成咸之比例但大畜成既濟爲終剝成蹇不可爲終而云終无咎者指若濡有慍无咎也若濡謂夬成需有慍謂需孚晉在需成既濟在晉成咸猶大畜成既濟而萃成咸也夬九三與蠱九三兩傳同云終无咎者夬四之剝初剝成頤夬成需需頤相錯爲屯大畜卽隨四之蠱初之比例終无咎三字似極平淡而互相比例既知幹父之蠱爲蠱成大畜隨成屯而大畜孚於萃又知若濡有慍无咎爲夬成需剝成頤而需孚於晉傳之贊經可謂極神奇之致矣蹇六二王臣蹇蹇傳云終无尤也蹇通睽而睽成大壯故蹇而又蹇大壯孚於觀猶大畜之於萃夬之於剝也睽成大壯通觀則仍終无尤睽不成大壯成无妄卽以无妄四之蹇初其終无尤可知剝貫鼎旅四傳之終无尤皆與蹇互相發明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傳云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寵字傳於師九二王三錫命贊之王三錫命謂師成屯變通於鼎鼎二之五成遯遯屯相錯爲无妄蹇卽蹇通睽睽二之五之比例知貫魚謂剝成蹇以宮人寵謂蹇通睽而睽二之五所以无不利睽二之五而後四之蹇初故終无尤此蹇而不匪之終无尤與蹇蹇而匪之終无尤相發明者也蹇之通睽既同於屯之通鼎鼎九二傳云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我仇有疾鼎四不之初也鼎四之初卽爲隨四之蠱初夬四之剝初之比例鼎四不之初而二之五上之屯三卽納約自牖之終无咎於我仇有疾贊之以終无尤則无疾卽成大畜因於蠱夬兩卦以終无咎贊之以爲比例鼎二之五猶節二之旅五鼎四之初猶旅四之初旅成賁而通困猶鼎成大畜而通萃旅六二傳云得童僕貞終无尤也謂賁成既濟困成咸也若困二不之賁五而成需則賁成明夷猶睽成泰蹇成既濟傳云匪寇昏媾終无尤也匪寇昏媾與睽上九匪寇昏媾同睽成大壯通觀則終无尤睽成泰通否卽困成需通晉需通晉終无尤則泰通否亦終无尤傳兩言終无咎五言終无尤皆由坎六四終无咎引申以推之也總而言之蹇不可終於革屯不可終於家人故屯終於鼎則无咎蹇終於睽則无尤睽成大壯鼎成大畜不能无尤矣而大壯成革終於觀大畜成家人終於萃則仍无尤无咎大壯大畜不成革家人而成泰又不能无尤矣而泰通於否而終仍无尤經在坎指屯傳直於鼎贊之而鼎之成大畜則贊於蠱夬蹇之終於睽贊在剝大壯終於觀贊在蹇在旅贊賁在賁贊泰傳之贊經可謂極神奇之致矣

得黃金　得金矢　得黃矢

循按噬嗑九四得金矢六五得黃金解九二得黃矢三者互相發明乾爲金黃謂得中坎二之離五爲黃離坎二不之離五而三之離上成井豐則不黃井通噬嗑井二之噬嗑五仍黃中而成乾金故得黃金九四得金矢用一矢字與晉六五矢得勿恤互明上承噬乾胏下申言利艱貞吉明以噬嗑四之井初爲艱以井成需通晉爲胏傳贊云未光也光卽有孚光亨之光成需未光通晉則光晉成否上乾爲金上往三爲矢晉於矢得下申言往吉无不利則矢指上而言故解九二不言金而言黃矢解二之五黃也家人上之解三矢也先不成乾故不言金旅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離爲雉射雉一矢亡謂節二之旅五而旅上之節三節成既濟故終知黃金專指五之成乾黃矢金矢則由五及上故旅六五傳云上逮也先成否後成咸爲金矢先成革後成咸爲黃矢互勘之可見由是推睽之取弧矢可知矣睽二之五猶井二之噬嗑五亦猶節二之旅五則睽以孤疑而成泰負塗載鬼非有以成之不可於是泰孚於否泰二之五先張之弧也否上之三後說之弧也弧說則矢亡有此矢寇乃不至否成咸卽晉成咸亦與旅成咸同旨矢爲征伐所用上之三爲征伐故卽爲矢也

艮其趾　賁其趾　壯于趾　壯于前趾

循按趾之見於經傳者多訓爲足故虞仲翔以震足爲趾向亦謂然乃求之經傳則不合蓋趾卽止字止謂艮也艮其止止其止也謂成蹇下艮爲止初卽止而不行與彖艮其背同義故彖傳以艮其止贊艮其背艮其止卽初六艮其趾也艮其趾者兌二先之艮五而上應之初止而待睽之成无妄若兌二不之艮五先以兌四之艮初艮成賁則艮其腓而不艮其趾艮成蹇革四不之蹇初爲艮其趾艮不成蹇而成賁趾不艮而賁故賁其趾趾宜在下不可在上在下成蹇成咸在上成賁成大畜鼎初六鼎顚趾二之五爲顚鼎二顚於五成遯則艮在下爲趾故顚趾因顚而有趾也亦成遯初卽止而不行初四不行而上行於屯三所謂得妾以其子也兌成革艮成蹇艮其趾爲无咎若以漸上之歸妹三大有上之比三比漸成蹇歸妹大有成大壯是爲壯于趾此壯所以係蹇而有趾者漸上征凶故也或欲其有孚于觀則下無艮趾矣夬二之剝五猶大壯二之五大壯不孚於觀而係於蹇猶夬不孚於剝而係於謙艮上之兌三成謙夬趾雖在下亦因故云前趾前者不能變通仍是前此失道之趾也日新其德則不復從前若夬二之剝五而後剝上之三成蹇則爲新趾非前趾矣艮上之兌三成謙夬巽上之震三成豐井井不成蹇下無艮爲滅趾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緣巽二不之震五而上之震三致滅其趾趾雖滅而旁通噬嗑井二先之噬嗑五而後噬嗑上之三成革是爲屨校屨校雖滅趾无咎井噬嗑相錯爲屯鼎井成蹇噬嗑成无妄卽鼎顚趾之比例

需于郊　同人于郊

循按郊見小畜彖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需小畜二之豫五因而上會於豫三於是小過六五發明之亦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謂中孚二之小過五小過成咸也需初九需于郊同人上九同人于郊卽此郊也何爲郊郊之言交也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傳注云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漢書鄭當時傳注如淳云郊交道四通處也晉上之三成小過與小畜上之豫三同則需二之晉五而後晉上之三成咸則有交卽小畜之自我西郊於郊上加一西字明其上有兌也豫不交而成小過小畜不交而成需小過通中孚仍自我西郊需通晉仍需于郊需于郊之下卽申云利用恆用恆非成咸而何需晉相錯爲大有比大有初九无交害大有二不交於五卽需二不交於晉五大有无交則不能需于郊无交則害害卽犯難矣大有二不之五而上之比三卽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之比初卽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於大有初九言无交害於同人上九言同人于郊互相發明同人四之師初師成臨同人成家人家人變通於解解二之五成萃卽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故云同人于郊何以知其爲成臨成家人同人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與謙上六傳同謙上六傳用志未得三字贊利用行師謙何以行師謙通於履爲臨通於遯之比例也以志未得贊謙之行師卽贊師成臨同人成家人家人通解爲同人于郊臨通遯卽爲利用行師故傳以志未得三字通之知同人于郊謂家人通解於是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與需二之晉五而後晉上之三小畜二之豫五而後小畜上之豫三同一比例也傳又於家人九五贊云交相愛也此交字指解二之五正是贊同人于郊之郊惟同人四之師初成臨成家人故志未得經於臨遯相錯之謙而引申之明露一師字專以志未得三字爲鉤貫家人通解以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爲志未得謙通履卽臨通遯之比例而臨通遯亦以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爲志未得故同人于郊之志未得卽利用行師之志未得也傳猶以爲未明又於困九五贊云劓刖志未得也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志未得因志未得故同人于郊同人于郊則志得矣同人于郊謂家人通解而解二之五家人通解而解二之五卽賁通困而困二之賁五之比例是困二之賁五則志得乃困二不之賁五而成大過成需是爲劓刖劓刖猶云滅鼻滅趾滅鼻滅趾則志未得履校則志得校與郊爲假借也井二之噬嗑五爲履二之謙五之比例卽爲臨二之五之比例經以校貫郊以劓刖貫滅趾滅鼻傳三稱志未得以貫之精奧而神奇矣

同人于野　龍戰于野

循按乾二之坤五坤成比乾成同人乾上從之坤三是爲同人于野以同人言之則師二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也若乾二不之坤五而乾上之坤三則爲龍戰于野何也坤先成比而後乾上之坤三成蹇無震則無龍亦無所爲元黃故不爲龍戰而爲同人同人于野則亨龍戰于野則窮以兩野字相貫龍戰之野無人之野也師二之五則野有人而同人上往同之同亦合也以上合五是爲合禮故亨

否之匪人　比之匪人

循按泰二不之五而否成既濟爲否之匪人否五已爲君子故雖貞不利大有二不之五而比初之大有四卽泰二不之五而否四之初之比例也大有二不之五而比三之大有上卽泰二不之五而否上之三之比例比成既濟卽否成既濟大有成泰卽泰二不之五比之匪人卽否之匪人也同人彖云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大有成同人則比之不爲匪人而君子之貞利矣否獨爲君子致泰爲匪人此所以不利其貞而名爲否也

困于酒食　需于酒食

循按困成需則窮故困于酒食與需于酒食同需于酒食謂需二之晉五也困于酒食謂困成需而後需二之晉五也酒食二字爲之樞紐推困成需其下乾乃爲朱紱至於朱紱而後二乃之晉五爲方來所以困也

田獲三品　田獲三狐

循按巽六四悔亡田獲三品品卽品物咸亨之品始於二五交初四終三上所謂品也巽二之震五初四從之震成屯巽成家人與乾見龍在田同故以田字貫之成家人屯則亢龍有悔以家人變通於解故悔亡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解成咸是爲品物咸亨所以獲三品也解九二田獲三狐卽承此言之非變通於解則不成三品三狐卽三品也巽成家人家人通解而悔亡悔亡則貞吉故巽稱悔亡解稱貞吉而以田獲三品田獲三狐爲鉤貫其取象於狐者何也狐卽弧也虞仲翔以坎爲弧以艮爲狐荀九家于賁皆以坎爲狐狐弧一聲相通作短狐一作短弧兼坎艮而有之者也說卦傳坎爲弓輪弧卽弓也艮爲黔喙之屬狐卽黔喙者也弧狐皆從瓜聲瓜爲蓏果蓏亦艮象姤二之復五而上從之姤成咸下艮復成既濟上坎故云以杞包瓜解二之五而家人上從之解成咸下艮家人成既濟上坎故云田獲三狐睽上九載鬼一車謂成泰泰通否泰二之五上坎則先張之弧否上之三下艮爲後說之弧稱弧稱狐兼坎艮二象此例之明白無疑惟未濟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損損上艮而無坎五柔不剛則小損通於咸咸下艮爲狐故云小狐虞氏以艮爲小狐是也品索而狐以小見汔則小而張則大傳於坎但言弓而不言弧以弧兼艮而弓專坎也於艮但言果蓏不言瓜但言黔喙不言狐以狐瓜兼坎而果蓏黔喙專艮也弧兼坎艮猶拇兼坤艮經中取象有此一例後說之弧釋文言京馬鄭王肅翟子元作壺壺古通弧呂覽壺邱子卽漢書狐邱子林史記壺黶漢書作狐黶壺狐弧三字通借惟作壺益知其卽是狐也

喪牛于易　喪羊于易

循按說卦傳坤爲牛兌爲羊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旅上九喪牛于易凶大壯之喪羊本於歸妹之刲羊漸上之歸妹三成革兌羊在上而中未亡今歸妹二不之五而漸上來征於三征伐者克殺之事也故刲羊謂不成革而成大壯也歸妹之五已亡大壯二未能遠進於五故喪羊惟易而旁通於觀則大壯二之五仍不異歸妹二之五此喪羊于易所以无悔也夬二之剝五與大壯二之五同夬成革兌羊在上而羊不喪則宜牽而通於蒙喪羊而易則无悔羊不喪而牽則悔亡其義甚明乃大壯二不之五而四之觀初大壯成泰觀成益是爲羝羊觸藩羊而觸藩羊之不順者也故羸其角而不能退不能遂壯則不羸遂則不喪牽則不刲羊在五則能遂而壯羊在三則不能退而羸刲羊羊喪羸其角羊亦喪凡稱刲羊喪羊牽羊羝羊一貫如此漸上之歸妹三與睽上之三同睽二之五上有乾馬睽成大壯大壯二之五上有兌羊喪羊者據易而得羊豫探言之也節二之旅五與睽二之五同探其所得宜亦云喪馬旅上之節三旅成小過節成需需小過相錯卽大壯蹇與漸上之歸妹三相比

例若豫以中孚二之小過五探之則亦宜云喪羊乃小過五不成兌而四之初成明夷無馬無羊而但有坤牛故喪牛于易大壯羊宜在上不宜在下牛宜在下不宜在上旅成明夷牛在上是凶解成萃蒙成觀牛在下則吉離成家人而通解解二之五成萃爲畜牝牛萃通大畜大畜二之五爲童牛之牿皆指萃下坤也萃家人相錯爲革觀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謂通於蒙蒙二之五成觀觀下坤卽萃下坤也革觀相錯爲家人萃二先之五使牛不在上而在下故不喪不喪則童用牛而不黃則蒙大畜將成泰同於旅之喪牛用黃牛則蒙成觀用黃牛之革則先成觀後成益故遯亦用黃牛之革謂遯成咸通損而損成益也革通蒙則蹇通睽睽成益爲其牛掣睽二之五成无妄无妄成益猶睽成益无妄六三或繫之牛卽其牛掣之牛也益之牛在三旣濟東鄰之殺牛卽益上之三也說卦傳旣言坤爲牛又言坤爲子母牛牛兼子母正指萃觀之牛蠱成大畜通於萃則有子革通蒙蒙二之五則子克家牛兼子母則爲黃牛爲童牛彼東鄰殺牛終而無續則牛而不子者也牛而不子緣不能畜牝牛則亦或繫之牛也易釋文引陸作場解爲疆場古場字本作易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桓公十七年左傳疆場之事愼守其一正義云至此易主故名曰場疆場之場本取義於交易之易取易爲場猶取羊爲祥喪羊于易自其辭而言之爲羊亡於疆場自其本義而言之則羊指革上之兌易指大壯通觀羊與易皆借爲者也

得其資斧　喪其資斧

循按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資與齊古字通應劭云齊利也資之訓爲貨財貨則亦利也然則齊斧資斧利斧一也資斧之資卽懷其資之資旅四之初成賁而變通於困爲旅卽次旅而卽次則利故云懷其資不言利而言資者據旅人而言聘禮記旣受行問數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旅人所用貨財稱資旅人得貨財則利故以懷其資當一利字懷其資則困二之賁五成家人故得童僕貞由家人成旣濟困由萃成咸故得童僕貞而終无尤九四得其資斧得其資卽懷其資而云資斧者卽謂其成家人也旅于處成賁變通於困則利困二之賁五賁成家人困成萃家人五互離萃下坤離爲戈兵坤爲釜斧爲兵而聲通於釜困利而得斧故云資斧在懷其資則爲旅人之行用在得其資斧則爲利斧各隨文以爲義而資字皆取義於利用一斧字則明其所以利也成家人萃則得其資斧不成家人萃則喪其資斧巽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牀卽剝牀之牀震成復巽成小畜猶兌成節艮成賁賁通於困成家人萃爲得其資斧則小畜通於豫亦成家人萃爲得其資斧今巽成小畜不通於豫而以上之復三不成家人萃而成需明夷明夷下亦有離上亦有坤而斧非利斧故不爲得其資斧而爲喪其資斧也

我心不快　其心不快

循按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兌二之艮五兌成隨兌二不之艮五而四之艮初爲艮其腓謂成節也節變通於旅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節二不之旅五而旅四之初與兌四之艮初同故一云其心不快一云我心不快比例之兩卦皆明其心不快其字指旅別乎艮成賁而言也至節旣通於旅而二不之旅五則旅于處旅四之初成賁卽變通於困而得其資斧心已不快矣賁之心卽旅之心自節變通於旅言之則云其心自旅成賁言之則云我心稱我稱其皆指旅也快之義爲急不先以兌二之艮五以致成節而後通於旅又不先以節二之旅五以致成賁而後通於困其不急而緩不早而遲故爲不快決從夬不快亦卽不決詳見後

自我致戎　自我致寇

循按今本解六三傳云自我致戎又誰咎也需九三傳云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釋文於需九三致寇云鄭王肅本作戎虞仲翔注需九三有離爲戎之解則亦作自我致戎矣以經傳通考之作戎是也解成泰家人成旣濟旣濟泰相錯爲需明夷故泰二之五爲致寇至需二之明夷五亦爲致寇至致寇則我已失其爲我豈尙能敬愼不敗乎惟需變通於晉需二之晉五五得主爲有我需二乃成離爲戎卽上六有不速之客敬之終吉故取敬之敬字贊其不敗之故明致寇則敗致戎則不敗需九三解六三兩傳皆作自我致戎以致戎贊致寇乃傳之妙爲經作轉語也豈有致寇至而不敗而誰咎乎同人師相錯爲明夷同人下離卽明夷下離若師二先之五則戎不伏乃師二不先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在同人成革下有離戎在師成升下有巽伏而巽在坤下是爲眾草故伏戎于莽同人四更之師初成泰則爲解之負且乘矣夬九二莫夜有戎夜謂明夷夬四之謙初謙成明夷夬成需需二之明夷五其有戎爲夜有戎而非自我致戎故戒之云莫夜有戎莫之言無也四之謙初成明夷明夷下離戎也明夷下有戎而後需二之明夷五需下以戎從之是爲卽戎不利卽戎故莫夜有戎雖需二不之明夷五變而通於晉五則旣無明夷之夜非卽戎而爲自我致戎矣自我者不從人之謂也需傳自我致戎明其非夜有戎而卽之也戎兵也離爲甲胄戈兵是爲離象傳贊夬於需贊同人於解已爲微妙王弼不知其義而改需傳爲自我致寇不特與敬愼不敗方圓矛盾而於解之自我致戎一以貫之者遂晦而不明詎知需解兩傳言致戎原非專贊致寇乃是贊夬同人兩卦經文所謂戎也解負且乘已成泰乃以變通爲自我致戎解二之五成萃則不致成泰萃四不之初而家人上之萃三萃成咸下亦無離傳於萃贊云除戎器形乃謂之器謂成旣濟成旣濟則下有離戎除戎器者萃大畜相錯爲夬剝除戎器則不致夜有戎而卽戎也特用一戎字與解之致戎互明而並爲卽戎伏戎贊贊易之妙豈容以大略觀之也

三歲不興　三歲不得　三歲不覿　三歲不覿　三歲不孕

循按乾鑿度總釋二十九卦數例云何不言一年五年六年何以三歲解者或謂指第三爻虞仲翔說同人坎或謂三者陽數九家解豐或謂三至五崔憬解同人揆諸卦義不可貫通就諸卦推之坎上六三歲不得凶傳以失道贊之謂離上之坎三成豐井豐上六三歲不覿承闚其戶闃其无人之下謂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渙初困初六亦云三歲不覿承臀困于株木之下謂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賁上之困三猶同人上之師三師成升同人成革革升相錯爲明夷大過九三三歲不興適與困三歲不覿相發明矣此四者皆不吉惟漸九五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加一婦字謂歸妹成大壯漸成蹇大壯變通於觀則其二之五成革而爲三歲四不之蹇初而之觀初故不孕不孕故吉謂其能變通也不孕謂漸下不成離鄭康成云離爲大腹孕之象也虞仲翔云離爲孕三歲謂歸妹下不成離以此通之諸卦豐三歲不覿三歲謂豐下離不

覿謂上成坤爲明夷困三歲不覿三歲謂賁下離不覿謂賁成明夷坎三歲不得三歲謂離下離不得謂離成豐同人三歲不興三歲謂同人成革下離不興謂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傳於賁六二賁云與上興也此興字卽與三歲不興互明師同人相錯爲明夷訟師二之五卽訟二之明夷五亦卽需二之晉五困成需通於晉而晉成咸則與上興師二之五而後同人上之師三咸革成蹇相錯爲旣濟咸卽是困二之賁五而後賁上之困三亦卽需二之晉五而後晉上之三惟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在同人成革有三歲而師成升則不興推之賁成明夷困成大過則亦三歲不興大過明夷相錯卽升革不興猶不覿也師二不之五猶歸妹二不之五歸妹傳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不交二不之五也以歸妹二不之五明師二不之五也乾坤交成同人比猶震巽交成隨漸漸通歸妹猶同人通師故經以漸之三歲明同人之三歲傳卽以歸妹之不興贊同人之不興蓋以離上之坎三爲不得同人上之師三爲不興賁上之困三爲不覿皆二五未行三上先行而變四之渙初不覿與困同則初四先二五與三上先二五同其漸上之歸妹三猶同人上之師三也能變通則二孚而吉然則彼不得不興不覿者能變通則亦化凶爲吉以三歲二字貫之其比例甚明思之自見革治厤明時以九四當閏三歲一閏故以下三爻之成離者爲三歲三歲之名不言於革而言於豐豐不成革故不覿豐成革則由三歲而有章蔀矣章蔀由歲而積故稱歲甲庚爲日之神觀廣故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以離爲日也白虎通云歲以紀氣物據日爲歲年以紀事據月爲年本下離三爻爲日稱三歲據日之義也頤復屯稱十年以其五得中則成坎坎爲月據月之義也伐鬼方有賞于大國是紀事章蔀治厤明時是紀氣稱三日稱三歲稱三年各有義可尋也

　並受其福　實受其福　于食有福　受茲介福

循按經文四福字一貫泰二之五爲需二之晉五之比例亦爲未濟二之五之比例未濟二之五則實受其福卽泰之大來傳卽贊之吉大來也泰之福稱食卽需飲食之食也井九三王明並受其福承上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而言惻憂也巽上之震三震成豐巽成井井不通於噬嗑故不食而豐四渫於井初井成需豐成明夷故井渫以需通晉晉成否初登于天照四國需旣舍明夷晉又不成明夷否上乾爲王故王明於是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故並受其福以晉泰貫之知井之成需也困九五乃徐有說利用亨祀傳云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亨祀受福也卽亦贊於晉云受茲介福以中正也以中正猶云以上于三知利用亨祀亦謂困成需而通晉也困于酒食與需于酒食同朱紱方來與不寧方來同亦紱而徐有說卽晉成否而否上之三也乃旣濟之受福承殺牛禴祭皆指益上之三則受福而成益又必通於恒恒二不之五則益上之三爲殺牛雖受福而仍虛惟恒二之五成咸則益上之三乃爲禴祭而受福乃實此義傳於謙震贊之謙成旣濟履成益益通於恒則爲福謙恒益卽震巽之相錯巽二之震五而初四從之猶履二之謙五而初四從之震之虩虩卽履之愬愬因恐致福卽鬼神之福謙矣

　日中見斗　日中見沬　日中則昃　日中爲市

循按豐彖云勿憂宜日中六二九四皆云日中見斗九三云日中見沬而傳於豐贊云日中則昃繫辭傳云日中爲市日中者離在上也坎二先之離五離日照於乾天爲照於四方卽爲照於天下乃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坎成井離成業是不能照天下而爲日昃之離昃者傾也上之三爲傾爲隕爲昃其義一也先五後上則有隕自天未照於天而卽傾昃故云日中則昃則之云者急遽之辭也離成豐上無離日日不中矣井變通於噬嗑離仍在上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互相交易莫如市井舍豐而通噬嗑是交易也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井成蹇相錯爲遯遯則退故交易而退井得所噬嗑亦得所故各得其所豐五民也噬嗑五亦民也井通噬嗑而噬嗑之民得所豐亦通渙而豐之民得所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而各得其所也離成豐則憂井舍豐通噬嗑而噬嗑成无妄則勿憂而照天下勿憂而照天下則井之適噬嗑也爲宜故云勿憂宜日中若噬嗑不照天下而上之三仍成豐依然離上之坎三爲日中則昃矣宜日中猶云利日中變而通之以盡利知此日中指井變通於噬嗑故傳於噬嗑以日中爲市贊之市者利之所在也言市言交易言得所皆發明宜日中三字日中而交易得所則宜日中而昃則不宜日中而昃噬嗑不成无妄而成豐矣豐六二九三九四皆本噬嗑言日中卽本離言日中日中見斗傳云幽不明也明夷故不明謂離成豐卽宜通渙乃不以渙二之豐五而以豐四之渙初豐成明夷渙成中孚中孚下兌爲口明夷上坤爲柄相錯爲臨明夷夜而有日有柄下臨者其象爲斗謂離成豐豐又成明夷也方成豐未成明夷則宜通渙往得疑疾有孚發若是也旣由豐而成明夷則宜通於訟遇其夷主无咎是也而皆承日中見斗之下一由其成明夷而反言之也一由其成明夷而申言之也惟有孚發若故九三接言之云豐其沛日中見沬傳云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不可大事卽小過之不可大事終不可用卽剝之終不可用謂渙二之豐五豐四不之渙初而渙上之三渙成蹇豐成革與大壯成革觀成蹇同亦與革通蒙蒙成蹇同沛卽紱也沬猶盥也觀上之三爲盥渙成觀觀上之三爲沬說文盥澡手也沬洒面也手面雖分義不相遠故以沬鉤貫盥字而觀上之三上有坎水下有艮手以水盥手也渙二先之豐五成革互乾爲面卽小人革面之面而渙之成觀者乃以上之三而成盥手之象兼革五之面言之遂變盥而言沬且於文辭不可言日中見盥也變盥言未沬卽通於昧故鄭康成作昧服虔以爲日中而昏王弼以爲微昧之光於日中之女乃貫矣昧通於蒙（惟南蒙谷卽堯典昧谷）渙二之豐五爲家二之五之比例亦困二之賁五之比例沬取於蒙沛取於紱惟豐沛故見沬辭義亦明暢而無誣濫矣然則豐其蔀者豐四之渙初也日中見斗者由日昃而成明夷也豐其沛者渙二之豐五也日中見沬者豐通於渙也見斗不宜見沬則宜耳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旅人先笑後號咷

循按同人五已定不動所動者四與上也宜俟師二先之五而後上之師三則笑若不俟師二之五而上先之師三則號咷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辭繫九五謂上先五則號後五則笑下文申之云大師克相遇明先者先乎師也後者後乎師也旅人先笑後號咷上承鳥焚其巢下云喪牛于易凶明旣四先五成賁上又先五成明夷也明夷訟相錯卽同人師故與同人互明明夷初四三上俱不動所動者五也旣通於訟則五宜先動而無所

義故先笑若侯訟初二先之四上而後五乃之訟二則號咷旅人謂明夷之主未歸而旅寄於外也本卦五巳定旁通之卦五未定則人宜先而我宜後同人是也本卦五未定旁通之卦五巳定則人宜後而我宜先旅人是也經示其例於此兩卦不直示於明夷而示於旅之成明夷者經傳錯綜之常也笑號前巳詳於兩爻辭顛到互明表而出之

王用亨于西山　王用亨于岐山

循按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兩卦比例蠱二之五而後上之隨三與升二之五而後无妄上之三同蹇下艮爲山革上兌爲西故爲西山升稱岐山者與蠱互明山之岐猶水之沱蠱與隨旁通而亨于西山蠱二不之五而上之隨三則成升不能亨于西山矣升旁通於无妄此升成蹇之山巽於蠱成漸之山故爲岐山余既釋如右抑又推傳所謂上窮亦可謂蠱上之隨三成升而升通无妄故以王用亨于西山與王用亨于岐山相鉤貫升无妄相錯爲復姤故巽初之震四成復巽在牀下及復通姤姤其角傳皆云上窮震成復所以爲上窮由蠱成升之爲上窮而例之也並存以質諸賢者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八十五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嘉應張嘉洪重校　南海陳韶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帝乙歸妹　帝乙歸妹

循按歸妹之帝乙與蠱之先甲後甲相發明者也蠱隨漸歸妹四卦相爲消息在蠱二之五爲甲則在歸妹二之五亦爲甲歸妹二先之五爲甲歸妹二不之五而成泰則爲乙甲剛而乙柔也帝出乎震歸妹上卦震也由震而坤成泰則不爲先甲而爲帝乙故歸妹六五稱帝乙泰六五亦稱帝乙明帝之爲乙謂歸妹不成隨而成泰也九家謂震象爲乙爲歸妹上震言之也虞仲翔謂坤爲乙爲泰上坤言之也不知歸妹之帝乙卽指其成泰而言與泰之帝乙一以貫之然仲翔以坤爲乙勝於九家以震爲乙彼泥於成湯嫁女荀氏說及微子之父者見左傳虞氏用之於易義爲滯矣

高宗伐鬼方　震用伐鬼方

循按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干寶虞翻皆謂殷王武丁鬼方爲國名固也而易之取象則有微義焉未濟於睽僅殊初六一爻未濟二之五而初四應之與睽二之五而初四應之同故未濟先成否猶睽先成无妄睽二之五稱厥宗謂上三爻成乾乾爲天天尊尊與宗通上成乾爲宗猶上成乾爲尊也未濟先以二之五爲宗次以四之初成益益上巽爲高先宗次高故云高宗旣成益旁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是爲伐鬼方方卽義以方外之方鬼卽載鬼一車之鬼鬼屬陰陰在五稱鬼猶陰在五稱小人謂恆五也益旁通於恆爲義以方外故云鬼方睽成大壯大壯五猶恆五大壯通觀鬼變爲神則以神道設教不能神而成泰上坤爲車則載鬼一車恆四不之初有鬼而不以車載二之五則得旁通之義矣於是未濟九四不云高宗伐鬼方而云震用伐鬼方震卽指恆上之震自旣濟旁通未濟以未濟二之五而初四應之爲主故先稱高宗以明旣濟變通未濟之元亨而伐鬼方三字則旣濟之利貞而未濟之元亨也故未濟不云高宗專云伐鬼方而增震用二字以明所以伐鬼方者在於用震震用卽用震也何爲用震謂用恆二之五也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是時恆成咸無復有鬼不嘗征伐以服之者故云伐鬼方鬼方指恆五伐指益上震用指恆二之五震用而後伐義以方外也高宗二字同人分見之六二同人于宗吝九三升其高陵兩爻互明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師成升升變通於无妄无妄者睽二之五厥宗噬膚者也師成升仍不能變以致於成泰泰變通於否否者未濟二之五爲宗者也同人不能俟師二之五而同之致師成升而通无妄且合升成泰而通否不同人于師而同人于宗故其道爲吝宗卽厥宗之宗高宗之宗也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巽在升下爲高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巽在家人上爲高九四乘其墉解上六射隼於高墉之上以家人上之高能通於解則獲之无不利以升上之高不能變通於无妄則三歲不興升通无妄則同人于宗家人通解亦震用伐鬼方皆互相鉤貫以發明之

用拯馬壯吉　用拯馬壯吉

循按渙初六明夷六二皆云用拯馬壯吉義極隱奧非深明乎引申觸類之妙未易達也拯卽艮六二不拯其隨之拯拯謂兌二之艮五拯則兌成隨不拯則兌不成隨以隨明拯其義了然不拯者不用拯也艮兌相錯爲咸損損二之五猶兌二之艮五也則損二之五成益亦用拯也中孚小過相錯爲漸歸妹歸妹二之五成隨與兌二之艮五同則中孚二之小過五卽同於歸妹二之五而中孚成益小過成咸正與損二之五同則亦用拯也明夷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乾爲馬巽爲股明夷無巽無乾何以有股有馬用拯馬壯是馬由用拯而壯所以用拯則又由明夷于股也於是渙初六亦云用拯馬壯所以明明夷于股之義也豐四之渙初豐成明夷渙成中孚卽履四之謙初之比例中孚上巽爲股明夷所以成明夷者由於謙初之履四謙爲明夷履四成巽爲股故明夷于股旣明夷于股而成中孚中孚變通於小過中孚成益小過成咸卽是損二之五損二之五卽是兌二之艮五兌二不之艮五爲不拯則中孚二之小過五爲用拯矣以中孚二加於小過五互乾爲馬故云馬壯以謙初之履四爲左股不於履謙明之而以渙初之豐四同於謙初之履四而明於渙初此經文之奧也於渙初知明夷于股指履成中孚以用拯二字與不拯其隨相貫知馬壯指中孚二之小過五辭繫於明夷而義指中孚之通小過執一卦一爻以求其義欲占之達也難矣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循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彖辭也而爻辭又用其文於小過六五自旁通之義不明解者遂左支右詘而莫得其故小畜與豫旁通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小畜成旣濟豫成咸是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不雨自我西郊六字指豫成咸密雲二字指小畜成旣濟屯傳云雲雷屯又云雷雨之動滿盈雨指上坎雲亦指上坎荀慈明謂上坎爲雲下坎爲雨非也小畜二之復五成屯則有雲有雨惟變通於豫豫四不之初而小畜二之豫五成萃故不雨然後以小畜上之豫三豫成咸爲西郊所以不雨而西郊者由於小畜二先之豫五故云自我西郊小畜上亦無雨無雲也上之豫三上有坎乃有雲旣先以二之豫五

成家人爲密而後上之豫三成既濟上坎爲雲故云密雲需傳云雲上於天需需二未先行有雲而不密者也六十四卦以坎爲雲惟此屯需二傳屯之雲雷與雷雨互明明雲即是雨咸以贊豫成咸之不雨需之雲上于天所以贊小畜成既濟之爲密雲密雲即是密雨不雨即是不雲以密雲見既濟以不雨見咸明二五先而三上從之四不之初也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則不成咸而成小過無所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矣乃變通於中孚則中孚二之小過五猶小畜二之豫五也然後中孚上之三猶小畜上之豫三也中孚亦成既濟小過亦成咸與小畜成既濟豫成咸同故亦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豫成小過雖爲失道一用改移仍與不失道同聖人教人改過如此惟豫四不之初始而成萃繼而成咸皆無坎爲不雨若豫四之初則成屯固雨成明夷三亦互雨上九既雨既處謂豫成明夷也於是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爲獨行遇雨謂剝成蹇也夬剝相錯爲萃大畜大畜者鼎四之初也鼎成大畜即宜旁通於萃鼎成家人即宜旁通於解大畜二之五而後上之萃三爲夬二之剝五而後剝上之三之比例是爲遇雨遇而後雨也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是爲方雨方而後雨也睽上九睽孤謂上之三成大壯是爲見豕負塗大壯不能變通而又失道成泰則載鬼一車至是必以泰變通於否張弧說弧乃匪寇昏媾而吉若大壯不成泰即能變通於觀則不異夬之通於剝大壯二之五而觀上之三爲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之比例故以遇雨二字與夬之遇雨相鉤貫云往遇雨則吉往者睽三往上成大壯也是時即變通於觀而遇雨則吉則之云者謂不致載鬼張弧而後吉也易之辭全以彼此鉤貫爲發明以夬之遇雨測睽之遇雨知往遇雨則吉指往成大壯即通於觀也大壯觀相錯即小畜豫蹇通睽而睽上之三即小畜上之豫三之比例豫成小過猶睽成大壯大壯通觀爲遇雨猶小過通中孚爲不雨而以雨不雨兩遇雨互明一方雨爲之樞紐在睽而指大壯在鼎而指家人非比例通之未易了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循按蠱彖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說者聚訟言人人殊今以經文推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係於利涉大川之下傳云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傳云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蠱言於彖巽於九五發之所以示每卦有再筮之例月令注云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甲取義於始庚取義於更更即更代之義所謂代有終也巽二之震五震成隨巽成漸與蠱二之五同巽二之震五而後上之震三即蠱二之五而後上之隨三同蠱二之五而後上之隨三所謂利涉大川也蠱二之五爲先甲上之隨三隨成革革下三爻成離離爲日是爲先甲三日蠱成蹇而變通於睽睽二之五爲後甲睽四之蹇初蹇成既濟既濟下三爻亦成離離爲日是爲後甲三日蹇成既濟則終變通於睽則有始故傳云終則有始天行也巽二之震五猶蠱二之五也在蠱爲先甲在巽爲先庚巽二之震五而後上之震三震成革革下三爻成離猶蠱二之五而後上之隨三隨成革下三爻成離也在隨爲先甲三日在震爲先庚三日巽成蹇變通於睽猶蠱成蹇變通於睽也在蠱爲後甲在巽爲後庚睽四之巽初成既濟下三爻成離猶睽四之蠱初成既濟下三爻成離也在蠱爲後甲三日在巽爲後庚三日終則有始故貞吉悔亡无不利其所以稱庚不稱甲者經文自以无初有終四字明之甲之言始也始之言初也蠱成蹇有初故稱甲巽成蹇无初故稱庚巽成蹇何以无初以其庚也庚之言更也蠱二之五五以柔進爲剛是始在蠱故蠱成蹇有初巽二之震五巽五本剛不動是始在震不在巽故巽成蹇无初蠱二之五不更之他卦而始即在蠱故不庚而甲巽二不能自交於五必更而之震而始以更而亦在震故不言甲而言庚以无初有終明先庚後庚即以先庚後庚明无初有終无初有終指巽成蹇蹇成既濟經於睽六三用无初有終四字所以明巽九五之无初有終指蹇之通睽也睽二之五成无妄上乾爲天蹇下艮爲鼻以无妄四之蹇上蹇下艮鼻毁爲劓是即後庚三日而下申以无初有終則後庚三日指睽之其人天且劓經固自明之而不必煩言者也傳以終則有始贊蠱又以終則有始贊恆蠱終則成既濟有始則睽成益益變通於恆恆又有始而後益終恆成咸咸亦先甲也咸通於損亦後甲也睽一巽蠱之成蹇者以爲之例則震成革之通蒙視此矣而乾坤坎離艮兌之成蹇革者視此矣成蹇革以變通而爲益則成屯家人以變通而爲咸皆視此矣彖於蠱言先甲後甲又於巽九五言先庚後庚而係之以无初有終又以无初有終復言於睽而係之以其人天且劓不言蹇蹇在其中此經之微妙也傳因先庚後庚爲无初有終而以終則有始贊先甲後甲又以終則有始贊恆不言益益在其中此傳贊經之微妙也以睽明蠱巽之成蹇以恆贊睽之成益蠱成蹇隨必成革巽成蹇震必成革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之義明矣睽成益則蹇必成既濟而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義明矣

臀无膚其行次且　臀无膚其行次且

循按夬九四姤九三皆云臀无膚其行次且臀殿於後（周禮鄉師注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在後曰殿釋名亦云臀殿也）謂三也夬通剝臀謂剝三姤通復臀謂復三夬二之剝五剝上之三夬成革剝成蹇此夬之臀无膚也姤二之復五上之復三復成既濟姤成咸此姤之臀无膚也革四不可之蹇初咸四不可之初故其行次且次且即趑趄行不前也行所以不前者未牽也牽則悔亡矣未牽則不行所以厲无咎兩卦之辭互相發明明白無惑姤辭繫於九三則臀无膚爲主自三及四故云厲无咎夬辭繫於九四則其行次且爲主溯所以次且爲臀无膚之故故直云牽羊悔亡其辭同而意各有在也夬於牽羊悔亡之下轉一語云聞言不信傳云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於是困彖云有言不信既與聞言不信相貫而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傳云幽不明也幽不明亦與聰不明相貫而此困于株木之臀即臀无膚之臀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爲姤二不之復五而上之復三之比例姤二先之復五而後上之復三則臀无膚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先之困三則臀困于株木困于株木則臀有膚也困成大過與姤成大過同困成萃則與夬成革剝成觀相錯爲萃同故三臀字相貫剝六四剝牀以膚凶剝牀上之三爲臀也以膚者夬二不之剝五剝五之膚未變也剝牀以膚則臀有膚臀有膚則臀困於株木臀困於株木困成大過賁成明夷故幽不明剝牀以膚剝成明夷也然則困有言不信亦以大過四之初矣既成需又成明夷則災在外故剝六四傳以近災贊之何以知膚指五經自明於噬嗑睽兩卦噬嗑六二噬膚睽六五厥宗噬膚睽

之五成无妄與井二之噬嗑五同膚指五噬膚指二之五膚柔者也噬膚則无膚若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上之三猶姤二不之復五而上之復三也噬嗑成豐豐四又之井初卽姤成大過大過四又之初何也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蹇相錯爲屯遯卽姤二之復五之比例故其成需明夷同於復姤成需明夷而傳則云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與夬聞言不信傳同則是聞言不信猶夫何校滅耳蓋井初之噬嗑四爲夬四之剝初之比例則先成豐而豐四之井初亦與先成謙而夬四之謙初同也困初六臀困于株木之下申之云三歲不覿傳以幽不明贊之而豐上六亦云三歲不覿而傳於九四日中見斗贊云幽不明也顯與困初六相發明蓋離上之坎三成井成豐猶乾上之坤三成謙成夬井不通噬嗑豐不通渙而以豐四之井初與夬四之謙初同剝上之三仍爲謙噬嗑上之三仍爲豐乾四之坤初成復成小畜猶兌四之艮初成節成賁賁通困猶復通姤故以姤之臀无膚同於夬之臀无膚與困之臀困于株木噬嗑之噬膚相貫以夬之聞言不信貫於困之有言不信以困之三歲不覿貫於豐之三歲不覿傳卽以聰不明贊夬贊噬嗑以幽不明贊豐贊困而諸卦之義皆一以貫之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循按虞仲翔謂巽爲茅又云巽柔白爲茅此依大過下巽爲義也蓋白指巽茅指巽下之柔爻茅柔二字皆从矛茅在初故柔在下也大過初六藉用白茅猶士虞禮稱藉用葦席藉薦也薦於物之下大過初先之四則下無巽卽無白茅惟初不之四而二先之頤五在頤成益在大過成咸初六仍是柔爻故傳云柔在下也繫辭傳云苟錯諸地而可矣姤上之復三賁上之困三成大過明夷是以卑蔑尊輕薄已極故茅之爲物薄舍明夷而變通於頤爲錯諸地錯諸地所爲用也故用可重傳云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又云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愼卽坤六四愼不害之愼愼斯術猶云順斯道順則不失道謂二先而初後也藉用則大過成既濟頤成益益上不可遠之三益上遠之三則成兩既濟頤六二征凶傳云行失類也明大過藉用白茅則頤上不可征也何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成復天地閉賢人隱矣復通於姤可以括囊矣乃姤二又不之復五而復三之姤上成大過其爲閉與隱更甚矣乃一變通而藉用白茅仍歸於无咎藉用白茅之愼無異於括囊之愼傳以兩愼字贊之可知其義經於大過稱无咎无譽亦與坤六四同然則大過二之頤五不異姤二之復五卽不異乾二之坤五一能改過卽歸無過大過之用茅明則泰否之拔茅明泰否者乾坤之相錯者也泰二之五猶乾二之坤五否四之初猶乾四之坤初拔茅二字泰初九否初六皆指否初之四成益傳於乾初九贊云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乾二未之坤五而上之坤三猶姤二未之復五而上之復三亦猶臨二未之五而遯上之臨三乾成夬坤成謙謙初不可拔也復成屯姤成大過大過初不可拔也臨成泰遯成咸咸初不可拔也不可拔必易而後乃可拔故云確乎確然示人易易則錯諸地矣易則茹以其彙矣故大過易而通頤則二先之頤五而初可拔夬易而通剝則夬二先之剝五而剝初可拔泰易而通否則泰二先之五而否初可拔在大過爲藉用白茅在泰爲拔茅茹以其彙茹爲牽繫之義謂與泰相牽繫彙猶類也泰與否相茹乃不失類故貞吉亨否茹於泰乃可拔茅傳云志在君也乾爲君泰之志繫於否上之乾此否初六之拔茅也泰初九拔茅卽否初六拔茅泰成既濟否成益與大過成既濟頤成益同益上之三在頤爲征凶在否亦征凶矣在頤失類在否亦失類矣故又必茹以其彙否初六之茹謂否與泰茹以茅末拔言也泰初九之茹謂益與恆茹以茅既拔言也征吉二字與頤六二征凶互明頤傳行失類三字卽與茹以其彙互明失類則征凶茹以其彙則征吉也藉用白茅之藉卽盥而不薦之薦薦謂初之四盥謂上之三上從二五之三則初不得又之四是爲盥而不薦初從二五之四則上不得又之三是爲薦而不盥觀彖示之以例可推而知者大過藉用白茅則初從二五之四矣頤上又征三則是薦而又盥故失類征凶觀爲夬二之剝五之卦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猶大壯二之五而觀上之三傳以不可拔贊乾之成夬所以與觀之不薦相發明二上先二五而行初固不可拔三上從二五而行初亦不可薦藉拔其義同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

循按說卦傳離爲龜損益皆無離而互坤坤爲地地之數十故云十損二之五則得其友友卽朋也十而朋則損成益咸四之初下成離故爲十朋之龜易每以一字爲一義此其常也損成益咸或既濟益不與既濟孚故云或益蓋咸未成既濟損成益因而上之三可也咸成既濟損成益因而上之三不可也用一或字加益字之上明此損所成之益已與咸之成既濟者相係不相孚而實相或十朋而克之可也十明之龜而克之不可也故欲其弗克而違損六五益六二皆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其義同惟永貞則元吉亦惟元吉乃永貞永者恆也謂十而朋朋而龜矣必變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乃可以之三弗克而違亦永而後克也頤亦無離虞仲翔以爲晉四之初謂晉上離爲龜也然晉上之離何不可舍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靈龜天龜也以觀我二字推之謂夬二之剝五也夬二之剝五成觀爲觀我夬下本乾決而爲離故爲天龜靈之義亦爲善夬二之剝五繼之者善則夬下成離亦是善龜所以靈也舍爾靈龜者不以夬二之剝五也觀我朶頤者夬四之剝初也夬四之剝初猶革四之蒙初革四之蒙初成損損通咸仍得十朋之龜夬損二先之五而咸四應之猶夬二先之剝五而後四之剝初應之然則剝舍靈龜而成頤亦蒙舍靈龜而成損損通咸而得十朋之龜亦頤通大過而得十朋之龜損益用兩龜字頤用一龜字舍則凶違則吉違舍義同而吉凶各判者一則舍二五而先初四一則違三上而先二五也比例之可得其互相發明之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循按西南東北之說言人人殊乃求之經求之傳明白可見也說卦傳云艮東北之卦也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艮之爲東北傳明言之因推震爲東方巽爲東南離爲南方坎爲北方乾爲西北兌正秋爲正西坤不言而知爲西南矣坤彖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傳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其義隱奧原不易明乃經則自明之於蹇蹇彖云利西南不利東北方其爲坤乾二之坤五爲得朋二行而上亦行是爲乃與類行於是坤成蹇蹇下艮爲東北若令乾四又之

坤初則是革四之蹇初成兩既濟故坤成蹇其道已窮急宜變通於睽睽五喪而未得故喪朋喪朋則終有慶不喪朋而終則不利故不利東北因不利東北所以喪朋喪朋而後乃終有慶也蹇傳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其義甚明於蹇言西南東北知坤之東北謂蹇於坤言西南東北兌蹇之西南謂坤坤蹇兩卦彼此互明明白如繪解何以利西南因蹇之不利東北而連類及之也經自明之云无所往其來復吉无所往者三未之家人上四亦未之初也來復者二之五也解無坤解成萃則有坤猶坤無艮坤成蹇則有艮坤成蹇不利東北以革四不可之蹇初也解成萃利西南以家人上可之萃三也傳云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二之五先得衆而後三往家人上故往得衆若初先往四則不異乾四之坤初而小畜寡矣何以得衆也至說卦傳言南方之卦西北之卦東北之卦正北方之卦而巽言東南震言東方不必稱之卦而自爲卦無疑坎既北離既南震既東則兌爲西方之卦無疑巽既東南艮既東北乾既西北則坤爲西南之卦無疑已舉三隅不難以一隅反也虞仲翔迂謬其說謂震初不見東故不稱東方卦巽陽隱初又不見東南亦不稱東南卦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兌象不見西故不言西方之卦與坤同義顧正秋卽是正西以四時互見西方聖文簡妙無不該也若震則明稱東方巽明稱東南何不見之有益言卦不言卦乃屬文之或省或不省耳據以牽合其納甲之說何哉乾納甲在東不見西北離納已不見南經則明言南方之卦西北之卦彼謂震不見東故不言東方卦者不可通矣虞言乾晨見西北既言艮見丙又以爲在甲癸之閒方位果何定乎虞解坤彖云月三日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兌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于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其解蹇云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此與坤彖之注已自相矛盾既云庚西丁南則西南已屬震兌兌二陽既得朋則與坤之滅陽者不可同日而語乃又牽於坤爲西南卦蓋蹇無震兌不得不以西南爲坤震兌以得朋爲西南坤又以喪朋爲西南鑿枘相牾究何所從傳贊喪朋明云有慶喪朋乃有慶則朋之宜喪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循按荀慈明謂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爲女妻二陽失正數九爲老夫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爲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爲老婦虞仲翔以爲俗說謂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兌爲少女故曰女妻初巽爲婦乾爲老故稱老婦大壯震爲夫兌爲少故稱士夫其解老夫得女妻則謂二與上應爲乾得兌因傳會過以相與爲初與五應二與上應又謂體姤淫女故過以相與試爲揆之合有常匹乃爲相得若初舍四之常匹而應五二舍五之常匹而應上豈尙云得乎九二九五皆言生言得二言无不利五言无咎豈淫女之占乎荀固俗說虞亦望文生意然則夫婦爲何老夫謂需下乾也老婦謂明夷上坤也夬二之剝五井二之噬嗑五原可相得而生乃夬四之剝初噬嗑四之井初井夬成需噬嗑剝成頤需二不能交於頤五遂成老夫乃變通於大過頤五之大過二則得其女妻女妻謂巽成艮也姤二之復五困二之賁五原可相得而生乃姤上之復三賁上之困三賁復成明夷困姤成大過明夷五不能交於大過二遂成老婦乃變通於頤大過二之頤五則得其士夫士夫謂艮成巽也其義互見於漸歸妹漸上之歸妹三爲夫征在歸妹爲士刲羊夫謂漸五士謂漸上漸上巽猶頤成益上巽也漸初之歸妹四爲婦孕在歸妹爲女承筐婦謂漸二女謂漸初漸下艮猶大過成咸下艮也傳以離羣醜三字與亦可醜互明則知漸稱夫歸妹稱士郎大過之士夫漸稱婦歸妹稱女郎大過之女妻經文明白如此歸妹漸本是士夫女妻可生可育乃歸妹二不交五而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相錯爲需小過猶夬剝井噬嗑成需頤也需二不能交於頤五亦不能交於小過五是士夫而爲老夫故夫征不復士刲羊无血矣歸妹二不交於五而漸初之歸妹四成家人臨相錯爲明夷中孚猶復姤困賁成明夷大過也明夷五不能交於大過二亦不能交於中孚二是女妻而爲老婦故婦孕不育女承筐无實矣以士夫女妻一失道而成老夫老婦則不復不育以老夫老婦一變通而成士夫女妻則生稊生華老夫得女妻老婦得士夫猶云老夫老婦不能生育者以變通而爲士夫女妻能生能育矣經文故與其辭耳知夬四之剝初噬嗑四之井初爲老夫者噬嗑井相錯郎屯鼎鼎二之五爲井二之噬嗑五之比例鼎初六得妾以其子是士夫女妻交而有子也鼎四之初則爲噬嗑四之井初之比例女子貞不字不字不育也女子貞則士夫爲老夫矣大畜下之乾猶需下乾也知姤上之復三賁上之困三爲老婦者賁困相錯爲革蒙蒙二之五爲困二之賁五之比例九二納婦吉子克家是士夫女妻交而有子也在蒙成觀在賁成家人明以子克家指其爲困二之賁五矣君上之三成升則亦賁上之困三成大過矣故見金夫不有躬見金夫亦女妻爲老婦矣升上之坤猶明夷上坤也然升爲老婦而經云金夫金夫則老夫也大畜爲老夫而經云女子貞女子貞則老婦也此又互明之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大壯變通於觀郎小畜變通於豫夫征不復者至是仍爲夫妻小畜二之豫五而三上從之郎大壯二之五而觀上從之亦郎大過二之頤五而頤上從之在大過爲枯楊生稊在歸妹爲反歸以娣在小畜則爲夫妻反目反目郎是反歸以娣郎是生稊夫妻反目郎老夫得其女妻也上九既雨既處謂小畜成需豫成明夷是老夫而兼老婦明夷通訟則婦貞厲而婦并老婦矣蒙上之三爲賁上之困三之比例上不之三而初之革四則成損鼎四之初爲噬嗑四之井初之比例四不之初而上之屯三則成恆成恆亦夫征不復也成損亦婦孕不育也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睽成損猶蒙成損損既濟不能孚損變通於咸猶頤變通於大過則損二之五爲遇元夫交而能孚元夫猶士夫也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恆孚益而交女妻從士夫者也故其貞吉恆二之五而益上從之恆已成咸已納婦有子爲夫子矣宜變通於損乃爲制義若損二不之五而咸四之初郎同於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在鼎爲女子貞不字在頤則爲老夫在咸則爲從婦故其貞凶序卦傳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爲咸通損而言也夫婦之道不可不久爲恆孚益而言也恆不孚益則不可久咸不通損則有男女而無夫婦均非道也伏羲作八卦所以定人道制嫁娶使人各有偶故以旁通爲有孚有孚而男女乃有別夫婦乃有定孚而交則有子子又旁通而納婦交孚所以生生不息恆成咸雖交孚而有夫子子不納婦而從婦

則仍不久矣從婦者不交孚也大有上之比三猶渙上之歸妹三大有四之比初猶歸妹四之漸初无交而害是爲後夫後夫者老夫也亦金夫也

箕子之明夷　其子和之　得妾以其子

循按箕子之明夷釋文云蜀才本作其說文其不也籒文箕然則其爲箕之籒文其子卽箕子箕子卽其子也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以剛在五稱我柔在五稱其剛與柔孚柔以交而爲剛稱子小過五柔中孚二之小過五變柔爲剛故云其子和之乃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成明夷故云其子之明夷謂小過所成之明夷也小過所成之明夷仍與中孚係中孚明夷相錯爲家人家人內也故傳云內難內難則志不正其子之明既傷夷則不能和鳴鶴而有好爵惟是既成明夷改而變通於訟五之訟二爲利貞利貞則能正其志能正其志則仍爲其子故云內難而能正其志其子以之以小過之其子證明夷之箕子其脈絡貫通如此經又於鼎初六互明之云得妾以其子兌爲妾鼎二先之五成遯而後以上之屯三屯成既濟鼎成咸與中孚成既濟小過成咸同是鼎之其子卽中孚所稱之其子也於鼎言之者有微義焉鼎二之五爲遯遯通於臨臨遯相錯爲履謙履四之謙初履成中孚謙成明夷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遯四之初爲家人家人臨正中孚明夷相錯之內難小過四之初則其子之明夷冥晦遂失其明傷其子亦亡臨不成屯而遯四之初卽小過其子之明夷也故六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係者與臨係也有疾者四不之初也畜臣指臨二之五畜妾指上之臨三臣卽小過遇其臣之臣妾卽鼎得妾之妾傳以不可大事四字贊之卽小過彖中之辭小過不可大事謂不可以四之初則遯之不可大事亦謂不可以四之初是傳明以遯四之初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也中孚二之小過五在小過爲其子和之在中孚爲過其臣子以象父謂剛也臣以事君謂柔也二之五爲其子五之二爲遇臣臣猶子也子猶臣也鼎言得妾以其子發明中孚之其子和之遯言畜臣妾吉發明小過之遇其臣而以一妾字爲之樞紐有妾則上有兌上有兌則四不之初四不之初則鼎成遯遯不成家人而成咸卽小過不成明夷而成咸不成明夷而成咸則其子和之而其子之明夷不成家人而成咸咸則得妾以其子而畜臣妾吉既明於鼎又明於遯者必遯四之初成家人乃與臨相錯爲中孚明夷而爲箕子之明夷之比例若鼎四之初成大畜不可以發明箕子之明夷故必發之於遯而明指一畜字以示遯四不之初不成家人卽鼎四不之初不成大畜也以臨二不之五而遯四之初爲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以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爲臨二之五而後遯上之臨三之比例則鼎二之五亦猶中孚二之小過五故鼎之得妾卽遯之畜妾而鼎之其子卽中孚之其子得妾則其子和之不畜妾則其子之明夷經文鉤貫之妙眞如仙骨連環而傳但取小過不可大事一語贊於畜臣妾之下尤爲神妙而解者視爲說理之泛言不亦枉乎五所以稱其子者子者孳也有子而後似續不窮父子相承終則有始矣鼎四之初與隨四之蠱初同鼎四不之初而二之五則有其子蠱二不之五而隨四之蠱初則無其子乃蠱成大畜大畜孚於萃則仍有子故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屯大畜相錯爲需頤大畜孚於萃猶頤孚於大過大過二之頤五生稊生華卽大畜孚萃之有童牛中孚孚小過之其子和之也大畜孚萃而二之五成家人猶家人孚解而解二之五成萃大畜二之五有子成家人通解解二之五又有子父有子子又爲父是父父子子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大畜二之五是夫婦交而有子家人旁通於解又爲夫婦故夫夫婦婦伏羲以前知有母不知有父是有男女無夫婦有母子無父子自以旁通而定爲夫婦乃有父子父生子子又旁通定爲夫婦子又爲父父又生子生不一子則長幼序而爲兄弟大畜二之五萃四從之成震則兄也萃三從之成艮則弟也解二之五四之初從之成震則兄也三之家人上從之成艮則弟也故兄兄弟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後家道正而天下定謂家人通解父子之後續爲父子夫婦之下嗣爲夫婦家人乃可成既濟而終家人九三婦子並言解二之五爲子解五之二爲婦子卽婦之夫家人二五爲夫婦解成咸二五又爲夫婦子又生子相續於無窮何慶如之若解二不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成恆三先五而行則憂家人二五之爲婦子者已往解二五之婦子不來是有家人之婦子而無解之婦子烏不嗟傷悼歎此所以嘻嘻也嘻卽檀弓夫子曰嘻之嘻悲歎之聲也悲歎之甚故嘻嘻公羊僖公元年傳慶父聞奚斯哭聲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何休注云嘻發痛語首之聲列子天瑞篇向氏爲盜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往怨國氏國氏曰嘻張湛注云音熙哀痛之聲大戴禮少閒篇公曰嘻善之不同也注云嘻歎惜之聲史記張儀傳掠笞數百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索隱云嘻悲恨之聲諸嘻皆與檀弓同董子精華篇載奚斯之言正作嘻嘻兩字馬融以婦子嘻嘻爲笑聲鄭康成以爲驕佚喜笑之意皆不合　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解爲家人之婦解成恆恆爲益之婦解未納婦有子而嘻嘻恆從乎益則納婦而有子恆爲益之婦者成咸則又爲損之夫故云夫子若不俟損二之五而咸四卽之初而終未及交孚有子仍是婦子嘻嘻矣是時損之爲婦五未納於二二未交於五而咸初四從之故爲從婦也不從婦而交孚則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咸成既濟損成益益既濟相錯爲家人損爲咸之婦者成益又爲恆之夫益必俟恆二之五而後貞猶咸必俟損二之五而後貞損上九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謂損成益欲貞吉則必利而後有攸往從婦則凶利則變通於恆而交孚矣恆二之五而益上往三則不從婦而貞吉矣恆二之五是爲得臣益係既濟則有家變通於恆故无家有家則貞凶无家則貞吉也恆二之五爲中孚二之小過五之比例得臣卽得小過所遇之臣既得臣成咸咸益相錯爲隨漸不復有家人所以言得臣无家者明小過遇臣則无家也小過成明夷與中孚錯乃有家人小過成咸其子和之則相錯不成家人不致其子之明夷而成內難矣有家乃有內難无家則无內難也乃損上九得臣无家承弗損益之而言弗損益之謂蒙二先之五而後革四之蒙初則不成損而成益與損二之五而咸四之初同益既濟相錯有家人而無內難蒙九二納婦吉子克家納婦蒙二之五也納婦而有子有子而成觀與革相錯亦爲家人蓋相錯爲家人萃則有子之家也相錯爲家人臨則內難之家也凡此皆箕子之明夷互相發明明夷之箕子卽鼎中孚之其子可比例得之矣然則箕子非父師之箕子乎古之其字既爲箕之籒文則箕字正是其之本字則中孚鼎亦可作箕子曲禮粱曰薌萁釋文萁字又作箕同音語辭也以明夷之其子作箕子解可也以中孚鼎之箕子作其子解可也易以六書假借爲引申帝乙鬼方皆非實事又何疑於箕子其子之不同乎漢書儒林傳稱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亾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

賓折論乃愚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者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釋文引劉向云今易箕子爲荄滋然則賓說當時雖莫能持而劉向時所見尚有作荄茲者故揭之云今易明古易不然也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明於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融所見易固作箕子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究詰推湛此言可知東漢諸儒皆同馬本復理賓說惟爽一人虞仲翔奏上易注謂馬融不及荀爽而明夷六五則舍爽取融其說云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李鼎祚采馬虞而不取荀氏是矣王弼注明夷六五云最近於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所謂茲者正以子爲茲而在斯中四字即解說此義蓋陰用趙賓荄滋之說而但以子爲茲以箕爲其讀爲其茲之明夷也孔穎達未悉其趣以爲箕子近殷紂云云强爲之說顧王弼於帝乙高宗皆顯述之而注中不言箕子僅曰茲斯弼之說即用賓之說而小變之又何惑乎陸德明雜列劉向之說而實著鄒湛所譏孔穎達雖謂王弼之注而援入馬融諸人之義於是唐宋以後說易者未有理荄茲而詘箕子者也要之荄茲固非箕子亦不必泥鄒湛以假借爲引申則荄箕本通淮南時則訓爨萁燧火高[illegible]說文無[illegible]草本[illegible]荄之聲通於澂[illegible]作芓[illegible]云見前書以中孚鼎作異例也以荄茲而傅會其說不可也之箕子證之雖父師之箕子已爲假借而荄茲之說又何容混入乎信陽張氏敘瀛乾隆間撰易經辨餘編內一條云帝震即甲乙其帝也借商帝之名立象與既濟稱高宗一例後世或有摭拾帝乙致醮之辭不知其爲嫁附箕子或曰紂叔父或曰紂庶兄以象論之前人有以箕子爲其子之說頗得象大意卦引人名其旨原有在此張氏先得我心附錄於此以見余說之不孤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五終

嘉應張[illegible]督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一之八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利建侯

循按虞仲翔以震爲侯以三爲公位荀慈明以侯爲陽中之陰以震爲侯者據屯下有震也以侯爲陽中之陰者據晉六五也詰諸他卦則不可通乾鑿度謂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故虞氏以公指三李鼎祚以四爲諸侯上公之位是本乾鑿度而合公侯皆指四則變其說矣說卦傳云乾爲君爲一君字以爲乾象公侯亦君也見雜卦則亦乾象也屯下震已定無容更建既云勿用有攸往則謂二不可往二何以不可往以鼎二未之五也鼎二之五而後三往鼎上乃爲建侯若屯勿用以二往鼎上宜先以鼎二之五屯三往則六爻寧定舍三不往而建鼎之侯則屯不寧故傳云宜建侯而不寧乃[illegible]建侯係之於初者爲豫而言也小畜二[illegible]豫四不之初則不成屯不成屯則以小畜上之豫三即爲建侯四既之初成屯則必變通於鼎乃爲建侯然則侯指咸之互乾即屯豫兩卦比例可知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豫成小過小畜成需需通晉則康侯小過通中孚則公弋取彼在穴小過之二公即豫之二侯謂中孚二之小過五仍成咸也於是益六三稱公用圭六四稱公從指益通恒恒二之五成咸爲中孚二之小過五之比例亦屯通鼎鼎二之五之比例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二之五成革即小畜二之豫五家人上之解三即小畜上之豫三解成咸猶豫成咸也鼎二之五而上從之成咸爲建侯矣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則覆公餗雖有乾在下而不能五侯不建是公之覆者也覆者建之反也公不覆則公用亨于天子二之五爲乾爲天之子上之比三爲公用亨然則同一乾爲君而在五爲天子即爲王在三則爲公爲侯凡稱公侯皆二互乾也故稱公侯之卦非指咸即指革蠱上之隨三成革則事王侯不事王侯者不以上之隨三也稱王又稱侯者咸革二五共互乾兼二五而稱之也侯在三建之者王也先五有王而後建三之侯亦兼二五言之也坎彖傳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坎二之離五爲王離上之坎三成革則公也上之三爲設亦爲征離上九王用出征出征猶設險也六五傳云六五之吉離王公也謂成豐變通於渙渙二之豐五成革有王有公故離王公渙者離也渙王假有廟九五渙王居豐王假之皆謂渙二之豐五也豐以[illegible]言王離坎豐言王公明其爲革而三五亦用也出涕亦渙二之豐五而又上之三故兼言公也坎二之離五離成同人坎成比爲大有二之五之比例比傳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謂比成屯諸侯謂屯通鼎鼎之侯本於建屯之侯由於親於國言建於侯言親明親與建同也一筮再筮故稱先王稱萬國稱諸侯師九二王三錫命比上六王用三驅皆謂成屯而通鼎鼎二之五爲王有王而後三錫三驅則亦有王而後建侯也比大有相錯爲需晉需二之晉五而晉四之初恐之成益即大有二之五而四之比初成屯屯通於鼎爲建侯益通於恒爲康侯康者安也寧也不寧而先建侯既建侯則可以寧康侯者在此則康在彼則侯也在此則康晉成既濟也在彼則侯恒成咸也故下申之云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錫馬蕃庶晉成益也晝日三接益通恒益成既濟恒成咸也晉成咸猶豫成咸晉成益猶豫成屯故成益康侯於恒即成屯而建侯於鼎也晉豫屯三卦互明如此坤成屯通鼎鼎二之五爲王事屯三之鼎上從之爲從王事訟成益通恒恒二之五爲王事益上之三從之亦爲從王事鼎屯相錯爲噬嗑井噬嗑成无妄猶鼎成遯上乾爲王而後三上求之爲求王明求王明即從王事也

月幾望　月幾望　月幾望

循按易言月幾望者三小畜上九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是也虞仲翔皆以坎月離日震東兌西解之坎月離日是矣乃歸妹有震兌小畜無震兌至謂中孚自訟來訟坎爲月則尤非易義蓋望爲月與日相對之名月至此而盈離在下坎在上月與日相對成既濟是則望也中孚二之上小畜上之豫三皆成需需上成坎而下離未成故云幾望歸妹漸相錯即爲中孚小過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大壯蹇相錯即小過需爲小畜上之豫三之比例亦中孚二之三之比例經凡三言月幾望皆以二不先之五而上之三成需小過而言乃在小畜上之豫三爲君子征凶因爲而歸妹則稱月幾望吉何也承上帝乙歸妹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言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大壯旁通於觀而二之五成革爲娣之袂大壯不能變通更以四之[illegible]

初成泰而後泰通否始爲帝乙歸妹帝乙歸妹卽君之袂也以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成需小過則爲君子征凶以歸妹成大壯漸成蹇不更令大壯四之蹇初成泰旣濟而後能早爲改悔故吉非月幾望吉也以月幾望卽能改悔較諸帝乙歸妹爲吉也吉卽良也卽申明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也惟娣之袂較君之袂爲良故月幾望較帝乙歸妹爲吉若以月幾望較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月幾望爲凶而帝乙歸妹雖較月幾望更多一層失道至於成泰亦能改悔亦自以祉元吉雖不如娣之袂良而君之袂亦非不良矣蓋密雲不雨則豫成咸不成小過小畜成旣濟不成需月幾望則豫成小過小畜成需矣歸妹成大壯漸成蹇矣娣之袂則大壯通觀不致更失道而成泰需通晉不致更失道而小過成明夷帝乙歸妹則大壯又失道而成泰始變通於否爲君之袂故以月幾望視密雲不雨則凶視帝乙歸妹則吉所爲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也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馬匹亡乃能无咎未能馬匹亡則月幾望不能无咎矣馬匹亡需通於晉也易之互相發明如是

有他吉　有他吝　有他不燕

循按爻之稱有他者三比初六有他吉大過九四有他吝中孚初九有他不燕他者異之辭也中孚有他不燕承虞吉言與屯卽鹿无虞相發明比之有他以成屯而吉也比有孚於大有旣比之而盈缶矣大有成家人比成屯家人上之屯三則卽鹿无虞而成兩旣濟終而不來矣惟有舍家人而通鼎鼎二之五爲來而後鼎上之屯三成旣濟而終此終而彼來故云終來終而來者以其有他也他者鼎也屯之孚於鼎異於比之孚於大有也蓋大有二之五若四不之比初則比不成屯仍與大有係不煩故而通鼎旣四之比初成屯則必舍而他係此所爲虞也屯通鼎矣鼎二之五則屯三之鼎上亦無容他係也若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則大畜不可與屯係又必他係於萃此萃所以戒不虞也大畜屯相錯爲需頤頤之通大過猶屯之通鼎故鼎二之五爲頤卽大過二之頤五爲顚頤鼎二不顚趾而四之初成大畜卽大過二不顚頤而四之初成需大畜不成需則以顚於頤五爲棟隆吉大過二不顚頤五而四之初則棟乎下而需二不可之頤五矣必旣而變通於晉故有他吝也同一有他一吉一吝者比成屯而盈爲當位之變通故能變通則吉大過成需而橈乎下爲失道之變通故能變通雖吉而不免於吝此經自示其例也小過之於中孚猶大過之於頤小過四之初成明夷猶大過四之初成需也不使小過成明夷而中孚二之小過五故虞吉若不能虞而小過四之初成明夷則中孚二不能之明夷五明夷必改而變通於訟故有他不燕何爲不燕燕卽宴也謂不以中孚二之小過五也中孚二之小過五何爲燕中孚小過相錯爲歸妹漸中孚二之小過五卽歸妹二之五歸妹二之五與蠱二之五同傳於隨彖云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宴謂蠱二之五蠱二不之五而上之隨三成升革錯爲明夷則晦蠱二先之五而後上之隨三成革蹇則爲嚮晦嚮晦則不晦矣嚮晦則變於是蹇通睽睽[illegible]之九而後四之蹇初蹇成旣濟則息睽成益上與爲人蹇蠱[illegible]成无妄而入蹇初入蹇卽是入宴賁之[illegible]嚮晦入宴息[illegible]簡與精諦括先甲後甲而贊之而嚮晦宴兩字則所以贊虞吉有他不燕也不虞而小過成明夷則晦虞吉卽是嚮晦嚮晦是宴則虞吉卽是燕以嚮晦而無他則宴以不虞而有他則不燕兩相比例明白可見中孚小過之不燕贊於隨蠱者隨蠱錯爲頤大過明中孚二之小過五與大過二之頤五同則小過成明夷之有他卽大過成需之有他以嚮晦入宴息贊有他不燕正所以贊大過之有他吝不特此也又於需贊云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旣舉樂固所云比樂者也需晉相錯爲比大有是需二之晉五爲宴卽大有二之五爲宴大有二之五而四未之比初是無他者也以一宴字與隨之入宴貫又所以贊有他不燕與大過之有他吝同亦與比之有他吉同也此傳之贊經造乎微者也經以比明乾坤坎離以中孚大過明震巽艮兌比大有本當位故因以明當位之變通而以有他爲吉中孚大過本失道故用以明失道之變通而以有他爲吝爲不燕凡三言有他而變通之例著矣

田有禽　田无禽　舊井无禽

循按繫辭傳耒耨之利蓋取諸益益者屯家人之所錯也乾九二見龍在田屯爲見其稱田者謂乾成家人坤成屯耒耨施之於地其象爲田釋名[illegible]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者何爲田除害也平地之上耕作以樹五穀爲田驅除禽獸以衛五穀亦爲田因獵之田卽是田稼之田師二之五成比猶乾二之五六五田有禽謂成屯也二先之五爲禽同人四之師初成屯爲田有禽田旣有禽宜變通於鼎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鼎成咸上兌爲言不使四之初故執其言无咎屯五有禽鼎五无禽以有禽旁通於无禽是爲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而鼎之无禽又宜進而爲有禽乃有言可執若鼎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則不成咸而成恆故恆九四田无禽傳云久非其位安得禽也何以見之屯家人相錯爲益耒耨取益則屯稱田家人亦稱田屯通鼎猶家人通解鼎二不之五而成恆猶解二不之五而成恆繫辭傳贊解上六射隼云隼者禽也二先之五而後三之家人上是爲射隼獲之卽爲田獲三狐傳用一禽字贊之是田獲三狐卽是田有禽解成咸則田有禽解成恆則田无禽矣解成恆則田无禽鼎成恆亦田无禽矣恆无田象稱田者謂旁通於益也家人通解屯通鼎而鼎解成恆猶益通恆而恆二未之五也井初六舊井无禽何也屯通鼎屯鼎相錯爲噬嗑井井二之噬嗑五卽鼎二之五可得禽矣乃井泥不食不以井二之噬嗑五而以豐四之井初豐井者離上之坎三者也相錯爲旣濟恆卽鼎上之屯三之比例本无禽者也而豐四之井初則是恆四又之初无禽而不能更新徒爲舊井矣文言傳云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而賁井之初六云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試推其義潛龍者乾上之坤三成謙夬也勿用者夬四不可更之謙初也乾坤成謙夬猶坎離成豐井豐四之井初猶夬四之謙初在乾戒其勿用在井則已用而爲井泥以下也二字貫之知彼此之義同也乾成家人坤成屯爲見龍在田屯宜通鼎爲利見大人屯通鼎則舍家人宜舍而舍故爲時舍井亦宜舍豐而通噬嗑井噬嗑旣爲屯鼎之錯則井舍豐通噬嗑卽爲屯舍家人而通鼎之比例故亦以時舍二字贊之惟時舍而舍則屯通鼎已有禽時舍而不舍則井不通噬嗑而仍无禽經文兩相反而傳同辭贊之明潛龍而用則亦井泥不食矣井而有禽則亦利見大人矣井泥與潛龍贊同知夬謙同於豐井矣舊井與在田同贊知井噬嗑相錯卽屯鼎矣傳之贊經神妙乃爾比例觀之自悉其奇豐井相錯爲恆之无禽井噬嗑相錯

袖海山房校印

爲鼎之无禽无禽變有禽則得禽有禽過无禽爲失前禽无禽而仍爲无禽則非其位而安得禽有禽而仍爲有禽則爲從禽矣義詳於比而傳於屯賁之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云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師成比而田有禽此禽爲已往之禽是爲前禽顯猶代也因比成屯舍而更於鼎是爲顯比王用三驅猶云田獲三品大有二之五一也比成屯二也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三也屯變通於鼎則舍屯五之禽故失前禽斯時不通鼎而以家人上之屯三則不失前禽而從前禽屯六三傳云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屯五之禽即比之前禽也亦即乾二已見而在田者也宜舍此禽以得鼎五之禽屯之禽前禽也鼎之禽新禽也不能得鼎五之新禽而從前禽不失前禽則逆而不順故君子幾不如舍舍前禽即是舍逆舍逆即是時舍舍前禽則失前禽經傳之辭一以貫之如此前禽猶云舊禽爲當位而盈者言也當位而盈則宜舍前禽以變通而取新失道而咎則宜舍舊井之无禽而改過當位而舍時舍也失道而舍亦時舍也此又傳兩言時舍之義矣

取女吉　勿用取女　勿用取女

循按伏羲氏定人道制嫁娶孔子不贊之於乾坤而贊之於序卦傳之咸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乾爲父坤爲母已定之夫婦也夫婦未定嫁娶以定之凡兩卦之旁通者乃爲偶故咸之偶爲損而非恆咸雖與恆相交而必娶妻於損損雖與益交而必嫁夫於咸咸與損爲夫婦相對待者也咸恆相交則長幼兄弟也以旁通之卦爲定偶而自此嫁彼自彼娶此異姓爲昏姻之義也蒙之於革猶損之於咸彖於咸言取女吉爻於蒙言勿用取女以蒙例損即以咸例革一互言之而旁通之義了然經之稱女與稱妻稱婦不同夫婦指二五女則指巽離兌說卦傳既言三索得男三索得女又詳言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其震坎艮皆不言爲長男中男少男所以明經之稱女指巽離兌而經無稱男之辭故震坎艮不言男也震不言爲長男而言爲長子則以經言長子不言長男也大過下巽爲女二之頤五相交爲夫妻頤成益五剛夫也大過成咸二柔妻也由女而妻故云女妻明需下爲老夫無女大過下乃有女也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女指鼎鼎上離下巽成家人上巽下離皆女也家人上之屯三則女子貞而家人通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則利女貞雜卦傳云歸妹女之終也此女即指漸成家人而歸妹成臨家人上之臨三家人成既濟爲女之終女之終即女子貞也漸上先之歸妹三成大壯蹇蹇初又之大壯四蹇下離故女承筐承筐則虛而无實女之無歸者也雜卦傳贊云漸女歸待男行也蹇成既濟下有離女大壯成泰有父母而無男此女所以無歸欲女有所歸則必待男而行待即蹇初宜待之待謂待旁通於睽而睽二之五也睽二之五成无妄下震爲男然後蹇初行於睽四則同一成既濟下離而此離女則有所歸異乎承筐无實之女矣睽成益蹇成既濟相錯亦家人故家人彖傳云女正位乎內家人內也蹇成既濟大壯成泰相錯爲明夷則女之不正位者也蹇通睽女歸吉矣大壯通觀亦利女貞何也大壯二之五成革而後革四之觀初觀成益革成既濟睽上離下兌革上兌下離傳皆以二女贊之革之爲女猶家人之爲女革四之貞於觀初猶家人上之貞於萃三觀即蒙二之五者也蒙二之五而後革四之蒙初爲大壯二之五而後四之觀初之比例亦即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之比例咸革上兌爲女是爲取女取猶求也求革四之兌以之蒙初也亦求咸四之兌以之初也惟大壯二先之五乃有女而後四之觀初爲利女貞即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爲取女吉若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升即大壯二不之五而觀上之三亦即歸妹二不之五而漸上之歸妹三退以革四之升初即是以大壯四之蹇初爲女承筐无實女承筐无實此女之不可取者取則蒙成泰下乾爲金故六三勿用取女而申之云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无攸利二字與歸妹上六无攸利互明升革相錯爲明夷大過是老婦非女妻升通无妄猶大過通頤大過通頤得女妻得士夫不致封羊无血承筐无實矣而升无妄爲復姤之錯升二之五而後无妄四之升初即姤二之復五而後姤四之初姤无妄上未有兌不可爲取女惟姤二之復五而上之復三復成既濟姤成咸相錯爲蹇革上乃有兌女此兌女不可取者也何也取之於觀初則利取之於蹇初則成兩既濟終止道窮姤下之巽女即升下之巽女亦即大過下之巽女姤二之復五亦得女妻不言女妻而言女壯用一壯字兼姤成咸復成既濟言之姤成咸復成既濟乃相錯爲革而爲大壯二之五之比例然大壯二之五而觀上未之三故革四之女可取而利女貞姤二之復五而姤上已之復三則姤成咸咸又必通損俟損二之五而咸四之女乃可取故在咸通損則取女吉在姤成咸未通損則勿用取女姤彖傳云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明指出咸字相遇是姤咸章是壯咸通損損二之五則二氣感應以相與故亨利貞此取女所以吉姤方成咸在姤則以相遇而咸章在咸未通損則二氣未能感應相與故云不可與長此取女所以勿用經文傳文明白可見以蒙之勿用取女推之於姤則姤二不之復五而上之復三成明夷大過四不可之初即革四不可之升初也以姤之勿用取女推之於蒙則蒙二之五而上之三成蹇革四不可之蹇初即咸未通損不可四之初也然則蒙二之五則革四之蒙初亦取女吉損二不之五而上之三則咸四之初亦見金夫不有躬經三言取女兩言利女貞一言女子貞與女妻女壯女歸女承筐諸女字連環鈎絡一以貫之而或指巽或指離或指兌各依所値以爲之辭諸傳所贊均已神奇說卦於巽離兌言三女震坎艮不言三男尤昭然其明示矣

輿說輻　輿說輹　壯于大輿之輹

循按坤爲大輿大壯九四貞吉悔亡則是二先之五而後四之觀初也二先之五故不贏不羸則壯觀下坤爲輿以革四之觀初成益益下剛爻當坤輿之下爲大輿之底所謂輹也大壯觀相錯成小畜豫豫四之初即大壯四之觀初之比例大壯二之五即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小畜二之豫五而豫四之初即大壯二之五而四之觀初是則爲壯于大輿之輹壯于大輿之輹則大壯成既濟上無兌則壯于輹而不說輹若大壯成革而四不之觀初即是小畜二之豫五而豫四不之初豫成萃萃上兌爲說下坤爲輿萃四不之初則輿底不動（下成震爲動）輿底不動是無輹無輹則上有兌是爲說輹於大畜九二互明之亦云輿說輹傳則贊之云中无尤也中无尤謂大畜二之五大畜二之五而萃四不之初猶小畜二之豫五而豫四不之初也故小畜之輿說輹即大畜之輿說輹也輹考工記謂之轐一名伏兔附輿底以縛軸輻爲車轑湊轂者與輹異小畜之輻乃輹之譌（釋文輻亦作輹）由是知九三輿衛之輿即此輿也萃四不之初而大畜二之

五則萃下之輿有所衛衛猶從之也二不之五輿何所從由是知得輿之輿卽此輿也夫剝爲萃大畜之相錯剝下之輿卽萃下之輿剝下之輿本以載民夬二之剝五則小人易爲君子而爲得輿君子得輿得所衛也由是推之大有九二大車以載大車卽大輿謂比下坤也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之比初卽隨四之蠱初之比例未成大畜先以二之五使比下之輿得所載則有攸往无咎已成大畜而變通於萃則先以二之五使萃下之輿有所衛則利有攸往小畜九三言輿說輹上九言尚德載既雨既處則豫成明夷小畜成需需通晉五爲德載晉需相錯爲比大有大有二之五則大車以載卽此德載也由是舍車而徒可推而知也困二之賁五困成萃賁成家人與小畜二之豫五同亦與大畜二之五同舍車之車卽輿衛之輿謂萃下坤萃四不之初則曰閑輿衛萃四之初則舍車而徒萃下坤車化爲震足萃下有車屯下有足舍車而徒舍坤而震也困九四困于金車賁通困困二不之賁五以致窮困而成需需通晉晉成否否上乾爲金下坤爲車故云金車金車之車卽大車以載之車也然則剝比豫觀萃否諸卦坤在下者皆象輿坤輿宜在下在下則有以衛乎五之君子以載其德若在上則爲師六三六五之輿尸何也六三師或輿尸傳云師或輿尸大无功也以三從五則有功此无功謂師二不先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在同人成革在師成升升革相錯爲明夷大過明夷傷害大過棺槨死期將至故輿尸尸之言施也二不之五而上施於三則上有坤輿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傳云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說卦傳震爲長子謂先帥師成比後長子成屯易辭每用倒裝爲文法先帥師而後長子爲長子帥師亦先輿尸而後弟子爲弟子輿尸輿尸謂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弟子謂升二之五成蹇上坎下艮爲中男少男是屯下震爲長子是弟子也使之言從也井二之五而革四之升初從之繼猶是從而輿尸在前則不免於貞凶此輿尸之輿指坤之在上者坤宜在下不宜在上在下爲輿衛在上則爲輿尸說卦傳既輿爲輿矣而於坎又云其於輿也爲多眚正指此升二之五坤化爲坎者言也睽六三見輿曳傳云位不當也睽何得有輿而輿尸之輿亦卽大輿以載之輿大輿以載之輿指比下坤乃大有二不之五而上之比三成蹇比三本是坤輿以失道而五坎曳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升上本是坤輿二之五成蹇上坤化爲坎亦爲輿曳二者皆失道故傳以位不當贊之惟不當故變通於睽是爲見輿曳也

王假有廟　王假有廟　王假有家

循按渙萃兩卦彖皆云王假有廟渙旁通於豐豐彖云王假之明謂渙二至豐五也渙二至豐五豐成革渙成觀觀革相錯爲家人萃萃之王假有廟卽渙之王假有廟也觀以神道設教故爲立廟傳云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豐上震爲帝渙二享之猶恆上震爲帝二之五享之豫傳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則寡所以寡者小畜二之復五無有薦之者也薦卽盥而不薦之薦謂四之初小畜變通於豫則寡助變爲多助無薦變爲有薦故云殷薦之上帝殷者眾也寡之對也四不先之初則上有震爲帝上有震帝而作樂崇德初乃薦於四也小畜二之豫五小畜成家人豫成萃爲渙二之豐五之比例爲解二之五之比例爲大畜二之五之比例大畜二之五爲萃之王假有廟解二之五爲家人之王假有家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勿恤二字隱與豐彖勿憂二字相發明

富以其鄰　不富以其鄰　不富以其鄰

循按鄰之義見於震既濟兩卦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震巽相錯爲恆益巽二不之震五而上之震三所謂震索索視矍矍征凶也恆爲益之鄰卽震爲巽之鄰巽成井震成豐豐不爲井之鄰必變通於渙以爲之鄰不通渙而以豐五之井二成蹇爲躬則有咎故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也不于其躬不以豐五之井二成蹇也于其鄰旁通於渙也何以知恆爲益之鄰既濟者益上之三也益旁通於恆恆上震震東爲東鄰恆二之五成咸咸上兌兌西則東鄰變爲西鄰殺牛者益上之三也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則爲東鄰殺牛恆二先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則爲西鄰禴祭在恆二先之五則終而有始二不之五則終止道窮故東鄰不如西鄰之時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卽巽上之震五而後巽上之震三也亦卽渙二之豐五而後渙上之三也經以昏媾有言申明上文鄰字則鄰指旁通之卦而言也泰六四不富以其鄰謙六五亦不富以其鄰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小畜二之豫五小畜成家人豫成萃家人萃相錯爲觀革正與渙二之豐五同家人六四富家大吉謂解二之五卽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亦卽渙二之豐五之比例推之可知小畜之富卽家人之富震之鄰卽小畜之鄰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爲富家則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爲富以其鄰小畜成家人家人成既濟解豫成萃萃成咸卽益成既濟恆成咸富卽福也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則富以其鄰者其鄰爲西鄰也推之不富以其鄰者其鄰爲東鄰也泰六四不富以其鄰上承翩翩翩往來貌見詩毛傳是泰二之五而否初已之四成益故辭繫於六四不富卽謂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爲東鄰殺牛也不富由於不孚不孚則上之三宜戒下云不戒以孚從不富以其鄰作轉語也謙六五不富以其鄰下云利用侵伐无不利傳云征不服也征伐指上之三謙三上失道不可爲利利用侵伐是已通於履謙成既濟履成益恆二未之五是不服故益與旁通征之不富亦謂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爲東鄰殺牛也利用侵伐亦從不富以其鄰作轉語也傳於无妄六二贊云不耕穫未富也於井上六贊云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冥升者升成泰无妄成既濟也升所以成泰无妄所以成既濟由於不耕而穫不耕者升二不之五也升二不之五而无妄四之升初雖不耕尚未曾穫惟无妄成益益不通恆而上之三成既濟是爲不耕穫卽爲冥升不耕而穫由於益不通恆是東鄰殺牛也故不富也否履成益由於益无妄成益由於消故云消不富也富卽福也福者備也備者成既濟也備而終則有始乃得爲富爲福雖成既濟而未能旁通有始仍不得爲富故富不富必視其鄰也爲西鄰乃實受其福爲東鄰則不耕而穫矣

不出戶庭　不出門庭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循按說卦傳艮爲門闕隨初九出門交有功同人初九同人于門傳云出門同人蠱二之五而後隨三之蠱上成蹇蹇下艮爲門師二之五而後同人上之師三成蹇亦蹇下艮爲門同人初九言門而不言出師初六言出而不言門傳以出門二字合而贊之知同人之門在師卽隨之門在蠱也師同人相錯爲明夷訟師二之五卽是訟二之明夷五同人上之師三卽是訟

之二訟成咸咸下艮與蹇下艮同是明夷之出門猶同人之出門六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明夷之所復訟二之所出也乃明夷言出門而兼言庭訟不言門而言戶庭二字散見於艮夬豐三卦而合言於節節者艮初之兌四之卦也夬者艮上之兌三之卦也艮彖云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兌二之艮五爲行其庭庭指艮五而言艮成漸兌成隨而後漸上之隨三卽爲隨之出門然則艮旣行其庭不以初四從之成屯而以三上從之成蹇則由行其庭以及於門卽是出門庭兌二不之艮五而艮上之兌三而成謙夬不能行其庭矣夬變通於剝夬二之剝五仍不異艮之行其庭故爲揚于王庭庭而加以王者庭指剝五王指夬五兌不成夬五不亙乾故但行其庭惟艮上之兌三兌成夬五有王而後變通於剝是爲王庭傳云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五剛二字爲王字贊也夬通於剝則謙通於履履二不之謙五而四之謙初在履成中孚在謙成明夷是爲入于左腹入于左腹則𠭓未行庭亦不出門故明夷通訟則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門庭二字與上入于左腹相承直鉤貫於夬之揚於王庭與艮之行其庭其脈絡可探而尋也兌成節艮成賁其未行其庭與夬同節變通於旅猶夬變通於剝謙變通於履節二之旅五與履二之謙五同則亦出門庭矣乃節不通旅而以二之賁五則不出門庭而出戶庭初九不出戶庭不以節二之賁五也九二不出門庭不以節二之旅五也不出戶庭則出門庭故无咎不出門庭則出戶庭故凶旅下有艮賁下無艮故旅有門而賁無門然則上之三稱門四之初稱戶何以見之豐上六闚其戶闃其无人謂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渙初闚其戶之闚卽觀六二闚觀之闚大壯二之五爲渙二之豐五之比例大壯二不之五而四之觀初猶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渙初闚爲四之初則戶卽指四之初而言豐四之渙初爲履四之謙初之比例不行其庭而闚其戶致入于左腹而成明夷明夷通訟訟成咸則不行其庭者出門庭矣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邑指益三互坤則訟不成咸而成益益訟二之明夷五上應之成咸爲門下應之成益爲戶特指出戶字承上不克訟不克者上不之三也上不之三而四之初故不稱門而稱戶也然則以三上從二五成蹇革成旣濟咸則出門庭以初四從二五成屯家人成旣濟益則出戶庭是出戶庭與出門庭同乃訟以三百戶爲无眚節以不出戶庭爲无咎者節之出戶庭先初四而後二五也訟之三百戶先二五而後初四也由是推之兌二先之艮五而後四之艮初則出戶庭可也艮上先之兌三成謙夬而後以夬二之謙五則出門庭亦不可也因思其義卦以下爲內上爲外自內出外先必由戶故戶在初而達於四戶外爲門出戶而後出門故門在三而達於上庭在戶之外門之內二居初三之閒五居四上之閒自二達五由三四而出故庭在五庭者取乎其正直也（爾雅庭直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見後漢書注）繫辭傳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門何以重謂成咸也小畜二之豫五上又之豫三擊之互巽爲木故象擊柝暴客謂坎萃四之初則上成坎不使四之初成坎而亡剛爻相重爲艮門故重門以待暴客鄭康成謂艮爲門震亦爲門九家說兩艮反對重門皆失之

利用賓　不利賓

循按虞仲翔謂陽尊稱賓非也白虎通云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陰在初起而之四以應二五亦蕤賓之義也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通大壯大壯二之五成革五互乾爲王觀初用而之革四是爲用賓于王鄉飲酒義賓者接人以義者也賓之義又爲服從大壯二先之五而觀初服從之卽小畜二先之豫五而後豫四之初之比例姤二之復五爲包有魚則无咎若不以二之復五而以四先之初成小畜則不利矣姤不利而成小畜乃變通於豫爲觀大壯之用賓是因不利乃用賓故云不利賓傳云義不及賓也謂姤四不之初而二先之復五則不必用賓而始爲利不利則不得不用賓已利則不必及於用賓定宜不及賓也

血去惕出　渙其血去惕出

循按說文惕或作悐逷古文逖惕逖二字通借或傳寫參差耳說卦傳坎爲血卦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文言傳云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明贊出謙字離字乾二先之坤五成同人乃有離乾二未之坤五而上之坤三坤成謙（嗛卽謙字）謙三互坎兼爲震傳旣以坎爲血卦贊之又以震爲元黃贊之若乾二先之坤五而後乾上之坤三則有坎無震經言血兼言元黃而傳云未離然則坎之爲血指互在三者言之於是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傳云泣血漣如何可長也詩雨無正鼠思泣血毛公傳云無聲曰泣血（說文無聲出涕曰泣）泣之義爲凝凝之義爲定謂鼎上之屯三成旣濟屯下震不有聲三泣則震聲亡而坎水見是無聲而凝也故泣血泣以其成旣濟血以坎在三謙互震不成旣濟故元黃而不泣屯成旣濟無震故泣血而不元黃明乎此而小畜渙所稱血去乃可明也巽上之震三成豐井猶乾上之坤三成謙夬乃乾上之坤三成謙有互坎爲血而巽上之震三成豐不互坎則无血於是歸妹上六發明此義云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歸妹二之五成隨爲巽二之震五成隨之比例歸妹二不之五而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卽爲巽二不之震五而巽上之震三成豐之比例成豐无血成大壯亦无血經於歸妹成大壯言无血无攸利卽指震成豐无血无攸利在坤成謙其血元黃以有血而其道窮在震成豐刲羊无血以无血而无攸利是窮與利不在有血无血而以二先之五三上從之爲利以二不之五三上先行爲不利也震成豐巽成井井豐相錯卽旣濟恆爲鼎上之屯三之比例在豐井无血在旣濟恆則泣血屯上六泣血指鼎成恆歸妹上六无血明震成豐泣血无血互明者也豐无血變通於渙則有血渙二之豐五而後渙上之三猶謙通於履履二之謙五而後履上之三卽是乾二先之坤五而後上之坤三豐成革渙成蹇不啻乾成革坤成蹇也故渙其血去逖出也豐之无血旣同於大壯之无血大壯通觀猶豐通渙小畜豫相錯卽觀大壯小畜二之豫五爲大壯二之五之比例大壯二之五又卽渙二之豐五之比例故小畜六四亦云血去逖出與渙上九辭同去之言行也（見廣雅）小畜九三以成旣濟而互坎血而小畜二已先行於豫五則行而不泣故血去逖出相錯爲蹇革蹇三有坎血而渙二已行於豐五則行而不元黃渙之血去明豐之變通小畜之血去明大壯觀之相錯歸妹成大壯无血大壯通觀則血行震成豐无血豐通渙則血行有血而泣不利有血而行則利血去逖出之上加渙其二字謂此所以有血而得去者以其孚於渙也小畜血去惕出之上亦冠有孚二字謂此所以有血而得去者以其孚於

豫也即大壯之孚於觀也遯者遠也傳以遠害贊渙知遯出即是遠出豐舍井而通渙猶小畜舍復而通豫小畜之惕出正是遯出且推之明夷通訟爲惕中夬通剝爲惕號乾二四之坤成屯通鼎爲夕惕惕爲遏之通也漸上之歸妹三即小畜上之豫三之比例在歸妹漸成大壯蹇在小畜豫成需小過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大壯無坎血需三亦無坎血惟無血故需于血變通於晉需二之晉五而血見血見而通於晉則亦血去遯出晉成咸仍豫成咸也小過六四稱公弋取彼在穴以穴字鉤貫出自穴所以明需于血之血由小畜上之豫三豫成小過小畜乃成需也需小過即大壯蹇之相錯大壯通觀則血去遯出固同於豐通渙之血去遯出亦即同於需通晉之需于血出自穴自穴二字鉤貫小過自字穴字血出二字鉤貫小畜之血字出字大戴記少閒篇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云血變色也酒以喩樂酒血二字本諸易酒與血皆近水爲坎象渙以言樂故比五象之血以言憂故謙三象之血欲其行不欲其泣亦 欲其元黃行則有血亦无咎不行則无血亦无攸利馬融云血當作恤憂也然血義取於恤兼取象於坎故坎之互於三者稱血恤不必坎如漸上之歸妹三可云恤矣而謂之无血則取義於血究異乎恤也以爲當作恤猶未合也

艮其輔　咸其輔頰舌

循按說文輔人頰車也又酺頰也頰面旁也廣雅釋親輔謂之頰輔頰猶輔夾複稱輔頰猶複稱夾輔也釋名頤養也動於下止於上上下咀物以養人也或曰輔車言其骨强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又頰夾也面旁稱也亦取挾斂食物也然則輔頰即頤鄭康成云頤口車輔之名也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益口空也輔在表連於脣車在內連于齒僖五年左傳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是也咸上六咸其輔頰舌說卦傳兌爲口舌九家遂云兌爲輔頰使輔頰舌皆屬於兌則第云咸其舌或第云咸其輔頰可也何必重累言之推其義兩陽爻在上下四陰爻在中間爲頤陽在四爲噬嗑則云頤中有物顯頤中有物皆物在二爲損在三爲賁在四爲噬嗑在五爲益咸與損旁通九二在損當兌是頤中之舌也二之五成益則超舉其舌故傳云滕口說也損二之五爲咸其輔頰中之舌輔頰中有舌明其爲損也說文滕水超涌也即百川沸騰之騰謂二之五也以口贊舌又疊一說字指損下之兌明矣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虞仲翔謂三止上體頤象在坎車上故輔車相依謂輔爲頤是謂三止上體頤象在坎上則非艮兌相錯即咸損艮成家人三五兩陽爻在頤中亦輔頰也而無舌故艮其輔艮止其輔以通於解解二之五成萃上兌有言不必滕其口舌而言自有序序亦品等之義言有序猶云田獲三品也傳於比象贊之云比輔也比何以有輔即所以贊艮其輔也大有二之五而比初比之大有成家人爲輔即艮其輔之輔即爲兌二之艮五而四從之於艮初也以其象頤則爲輔頰之輔以其初之從五則爲輔相之輔泰二之五因而否四之初爲乾二之坤五而乾四之坤初之比例傳云輔相天下之宜否成益猶乾成家人與咸其輔頰爲益艮其輔爲家人同大過九三傳云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橈謂賁上之困二賁亦頤中有物之卦有輔者也以棟橈而困成大過賁則成明夷以大過係於明夷故凶明夷非頤也故不可以爲輔若大過變通於頤則棟橈者化爲棟隆大過二之頤五成益猶困二之賁五成家人棟隆之吉以其有輔也此明以輔贊頤而實則以贊艮其輔咸其輔頰之兩輔字也

翰音登于天　初登于天

循按小過飛鳥遺之音音即鶴鳴子和之聲謂中孚二之小過五也乃不云聲而云音者何也樂記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中孚二之小過五中孚成益下震爲善鳴單出之謂也小過成咸而四之初應之則有以比之而成音離爲飛鳥故飛鳥遺之音遺即歸專指中孚二之小過五飛鳥專指小過四之初而音字則兼指中孚成益小過成旣濟故申言不宜上宜下謂小過初四旣比之則中孚三上不得又應之也中孚上九翰音之音即指此飛鳥遺之音之音翰猶幹也幹此音則益必通恒旣濟必通未濟不變通而益上之三所以貞凶也翰音登于天則不貞凶矣何爲登于天經於明夷上六自發明之云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初登于天者登謂訟二之明夷五訟上不先之三則訟上乾爲天故登于天若二不先之明夷五則明夷上坤爲地而訟上入于三故入于地未濟二之五與訟二之明夷五同故翰音登于天此可比例而得音由於雜比指小過成旣濟故以未濟成否爲登于天即爲幹此音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六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部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一之八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七日來復　勿逐七日得　勿逐七日得　勿逐自復

循按七日來復之說言人人殊或謂乾成坤反出于震虞翻或謂五月至十一月侯果或謂六日七分鄭康成紛紛不已余取王肅之說合二五爲七所謂七日者謂姤二之復五而已紛紛諸說似極精微不知易之精微殊不在此其云七日不過與震旣濟之七日相鉤貫譬諸記句股算者用甲乙丙丁而必執甲乙丙丁以說其字之義則於算天淵矣且王肅之說非臆說也南齊書樂志引月令火數七蔡邕云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然則七之爲數本合二五故易之辭以二之五爲七說文七陽之正也陽自二居五亦爲陽之正矣復者乾四之坤初之卦也亦震四之巽初之卦也故震六二發明之震五宜來巽二不來於震五而震四之巽初巽成小畜震成復是以億喪貝喪則不得矣乃變通於姤以姤二之復五已喪而復得故爲七日來復貝亦朋也貝喪而復來是爲朋來復姤相錯爲升无妄姤二之復五猶升二之五故云躋于九陵躋即升也躋于九陵猶云升其高陵一稱高陵一稱九陵者師成升升下巽爲高故云高陵九爲進之通亦高也詳見前而變高言九則以姤二之復五而上之復三言之姤二之復五成遯巽化爲艮高已爲陵而姤上從之復三猶鼎二之五而上之三爲我仇有疾九即仇矣而上之數六以姤上之復三合三於六成九經明以九例七合三六爲九猶合

二五爲七故不云高陵亦並不云頓陵而言九九之聲通於頓仇九之數則比例於七此經自爲疏證明白無疑者也且既用一九字以明姤上之復三又用勿逐二字以明姤四不之初何以言之逐者隨也說文逐追也廣雅追隨也隨四之蠱初成大畜大畜九三云良馬逐乾爲良馬大畜下得有馬者由於隨四之蠱初之逐也巽二之震五同於蠱二之五蠱二不之五而隨四之蠱初爲巽二不之震五而震四之巽初之比例是蠱之成大畜由於逐震之成復亦由於逐也復變通於姤復初雖逐而姤初未逐恰相補救若姤四之初仍是震四之巽初矣故云勿逐姤不以四逐於初而以二之復五向所喪之貝一旦朋來故七日得矣七而稱日者卽終日戒之日若四之初而逐則上不可之屯三成離日既勿逐而以二之復五爲七則宜以上之屯三成離日由勿逐而七由七而日經文字字皆有精義非略觀大意所可悉也震六二勿逐七日得所以發明七日來復者明白如此既濟六二亦云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未濟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損與革四之蒙初同蒙二之五爲納婦恆從婦之婦亦指損未濟成損是不納婦而從婦故云婦喪其茀未濟四之初成損卽離四之坎初成節也亦卽乾四之坤初成復也坤成復逐也未濟成損亦逐也復變通於姤勿逐也損變通於咸亦勿逐也姤二之復五其數七也損二之五其數亦七也姤二之復五成屯而姤上之屯三成離日由勿逐而七由七而日也損二之五成益咸四不之初而益上之三成離日亦由勿逐而七由七而日也未濟四之初爲離四之坎初之比例乾四之坤初同於震四之巽初離四之坎初同於兌四之艮初在震坤成復在坎兌成節損通於咸卽是節通於旅象辭之發明彖辭本是引申互見故孔子爲贊爲翼卽同象辭之於彖辭而象辭引申已詳備則傳不多辭以贊之故但於復象贊云七日來復天行也於既濟六二贊云七日得以中道也天行中道非二之五而何七爲二之五傳已明之矣乃經既以未濟成損明坎兌之成節而仍恐其未明也於是睽初九云喪馬勿逐自復謂蹇變通於睽也睽蹇相錯爲節旅喪馬卽旅之喪馬與損之喪茀同也勿逐睽四不之蹇初卽旅四不之初與損通咸之勿逐同也不云七日得而云自復以自字明七字惟二之五乃稱自自二之五因而三之上自復二字卽發明七日得三字而特出一復字明勿逐七日得卽是七日來復傳以辟咎二字贊之與離初九傳同則明以蹇之通睽卽節之通旅睽之勿逐自復卽節之勿逐自復而節之勿逐自復卽損之勿逐七日得乃不言於離坎不言於節賁亦并不言於咸損而言於既濟言於睽以七日來復與震之勿逐七日得互明之則既濟之勿逐七日得指未濟之成損無疑以未濟之成損明坎之成節以睽之自復明節之通旅極奧極曲亦極明極顯於睽用一復字則乾坤震巽之成復復之通姤與坎離艮兌之成節節之通旅同一義也經明以自復二字爲七日得作注脚傳又以中道二字贊之其兩言勿逐七日得卽爲七日來復作注脚七日二字又何六日七分五月十一月之有哉

十年乃字　十年勿用　至于十年

循按繫辭傳天九地十虞仲翔以十年指坤是也然以十年爲屯三頤三則非易之言十年者三卦頤上之三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頤成明夷復亦成明夷頤之十年卽復之十年頤復兩卦互相發明而屯六二亦稱十年者承上匪寇昏媾謂鼎成泰屯成既濟也推求其故蓋頤本夬四之剝初剝成頤則夬成需需頤相錯爲屯大畜則夬四之剝初爲鼎四之初之比例鼎成大畜而二之五成家人則家人上之屯三爲女子貞不字鼎成大畜二不之五而上之屯三屯成既濟鼎成泰卽頤上之三之比例頤與大過係則十年卽復之十年頤與需係則十年卽屯之十年三言十年互相鉤貫者也故拂頤貞凶卽猶女子貞不字拂頤者大過二之頤五而初之四轉拂之則大過成既濟頤成益益上之三則貞凶卽鼎成家人而上之屯三爲女子貞不字也固不可也若不拂頤貞凶而以頤上之三爲十年道尤大悖故戒之云勿用又申之云无攸利十年勿用由未曾十年而戒之也若已十年則泰必旁通於否明夷必旁通於訟泰旁通否十年乃字也明夷不通訟而需二之明夷五與明夷通訟而訟二之明夷五皆爲至于十年然則十年勿用奈何惟先以大過二之頤五爲經卽與鼎二之五同傳於屯贊之云君子以經綸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猶大過二之頤五而後頤上之三也取頤卦中兩經字贊屯正從頤屯兩十年相鉤貫之例也造於微矣

大君有命　大君之宜　武人爲于大君

循按謙履相錯爲遯臨臨二之五爲履二之謙五之比例遯上之臨三爲履上之三之比例故履之大君卽臨之大君臨者同人四之師初也師二之五則大君有命師二未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則未順命師之大君未有命而成臨臨通於遯而臨二之五猶師二之五也遯上之臨三猶同人上之師三也大君雖未命於始既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爲大君之宜經三言大君其相貫如此同人四之師初成臨漸初之歸妹四亦成臨歸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視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下申云武人爲于大君武人爲于大君卽大君之宜履之眇能視跛能履爲大君之宜則歸妹眇能視跛能履亦大君之宜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既同於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則歸妹之眇能視跛能履卽謂臨二之五而遯上之臨三與履二之謙五而履上之三同也師履臨三卦言大君以相鉤貫履歸妹言眇能視跛能履以相鉤貫但乾爲君大指五同人履遯上乾故云君而二先之五故云大也

往不勝　莫之勝說　終莫之勝吉

循按易兩言莫之勝皆與夬初九往不勝互相發明易中如此類讀者多視爲平泛而忽之其辭義精奧最不易了繫辭傳云其柔危其剛勝邪謂五柔則危五剛則勝危則凶勝則吉故云吉凶者貞勝者也謂貞而勝則吉如鼎二之五爲勝而後上之屯三成既濟是也貞而不勝則凶如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成既濟是也兌二不之艮五而艮上之兌三兌成夬艮成謙謙五柔是不勝也不能變通而夬二之謙五是爲壯于前趾夬成革謙成蹇革四又往蹇初是不勝而往矣故爲咎也然則何以免咎謙宜通於履夬宜通於剝謙成蹇卽宜通於睽夬成革卽宜通于蒙不以革四之蹇初而用蒙二之五是爲鞏用黃牛之革也而遯六二亦云執之用黃牛之革卽申之云莫之勝說遯何以莫之勝遯上之臨三臨成泰遯成咸咸相錯卽爲夬謙泰二之五成既濟與咸相錯爲革蹇爲夬二之謙五壯于前趾之比例是時咸四之初卽是革四之蹇初爲不勝而往惟執之不使四之初而咸通於損咸通損猶革通蒙故用黃牛之革與革同

執之用黃牛之革雖莫之勝而能說矣不勝而往則不能用黃牛之革用黃牛之革則莫之勝而說說則不往往則不說往則爲咎咎則不吉矣說則无咎无咎則吉可知矣故漸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鴻漸于陵謂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大壯二之五爲夬二之謙五之比例是爲婦三歲婦三歲則大壯成革革四之蹇初則孕矣蹇成既濟下離爲大腹其象爲孕也蹇革成兩既濟以孕而終即是由不勝而往不勝而往爲咎則以孕而終凶可知矣惟不孕而終則革四不之蹇初而通于蒙蒙二之五而後革四之蒙初成益即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也遯成咸臨成既濟莫之勝矣咸通於損則莫之勝說歸妹成革漸成蹇莫之勝矣革通於蒙則終莫之勝吉莫之勝所以吉者以其能說也猶是不勝也不勝而往則咎不勝而說則吉三勝字一以貫之

利涉大川　用涉大川　不利涉大川　不可涉大川

循按易稱利涉大川者九其七見於彖水之流通者爲川坎之象也坎在五故云大川涉大川必以舟傳於中孚贊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於渙贊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於益贊云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中孚渙益上卦皆巽巽爲木上涉於三巽化爲坎木行而水見故象舟之涉大川然有利涉有不利涉首明其義於需訟兩卦訟四之初即中孚也中孚上之三即訟四之初又上之三也中孚上之三則利涉大川以二先之小過五也訟四之初又上之三則不利涉大川以二不先之明夷五也中孚二不先之小過五而上遽之三則成需成需則不利涉大川需有孚光亨貞吉則利涉大川謂有孚於晉晉成益則光亨需成既濟則貞吉益通恆爲利而後益上之三爲利涉大川中孚之利涉大川即先成益而益上之三然小過成咸則中孚之成益不必更通於恆若小過成既濟則益必通恆而後涉大川乃利蠱上之三成兩既濟則不利一成既濟一成咸則利也大過成既濟猶小過成既濟頤成益猶中孚成益六五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謂宜先以恆二居五不可先以益上之三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謂恆二已之五則益上可之三也渙利涉大川謂渙成蹇蠱二之五而後上之豐三與渙二之豐五而後上之三同故蠱之利涉大川猶渙之利涉大川同人師相錯爲明夷訟同人利涉大川與訟不利涉大川互明訟四之初又上之三所以不利師二先之五即訟二先之明夷五而後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即訟四後之初成益家人通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爲利涉大川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亦爲利涉大川如是則利不如是則不利矣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猶大畜二之五而後上之萃三故大畜之利涉大川猶同人之利涉大川未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既征凶何以又利涉征凶者二不之五而上征於三也二不之五而上征於三則成恆在恆則凶在益與恆通則利涉大川謂恆能變通於益也謙初六不云利涉大川而云用涉大川上承謙謙君子則謙成既濟履成益益又通於恆而後上乃之三既讓謙成既濟又讓恆咸成是謙而又謙而後乃用此涉謙謙二字內已含利字用即更變也成益而用恆是即利也傳云卑以自牧也牧猶養也自即由也自牧即是由頤謙成既濟履成益猶大過成既濟頤成益履成益通於恆爲自牧即頤成益通於恆爲自養謙之用涉大川即頤之利涉大川也訟四之初爲中孚訟上之三則爲大過大過無川可涉所以爲過大過通頤而頤利涉大川則是過而能涉故云過涉損二之五成益上乃有木舟可以利涉損二不之五而上先之三則成泰而後泰二之五成坎有大川而無巽木之舟則是徒涉而爲馮河泰九二用馮河是也馮河過涉由涉大川而推焉者也

利武人之貞　利幽人之貞　武人爲于大君　幽人貞吉

循按履九二幽人貞吉六三武人爲于大君歸妹九三利幽人之貞巽初六利武人之貞虞仲翔以武人爲乾象廣雅乾武健也楚語天事武地事文韋昭注云乾稱剛健故武地質柔順故文說卦傳以坤爲文乾不言武鄭目錄云馬者武也乾爲馬則亦爲武之證乃履巽之稱武人有精義焉眇能視跛能履謂謙成蹇履成革然同一成蹇成革而有凶吉之不同下分承兩層以申明之履上先之三成夬而後夬二之謙五成革成蹇雖眇能視跛能履而不足以有明不足以有行何也履上之三成夬仍是乾上之坤三成夬乾成夬虎尾咥人履成夬履虎尾咥人此眇能視跛能履之凶者也履二先之謙五成蹇而後履上之三成革如是則眇能視足以有明跛能履足以有行是武人爲于大君此眇能視跛能履之征吉者也履上之三成夬履先成无妄而後上之三成革三互乾金金革之事武人所爲也而上之三又征伐戰克之事也故爲武人然先成夬後成革跛履之武人也未爲於大君者也履二先之謙五爲臨六五大君之宜而後上之三成革是大君有命而武人從之是用命之武人也故云爲于大君爲猶治也武人之用命大君治之也於是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傳云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以進退二字與觀之進退相比例則謂巽成小畜而變通於豫小畜二先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小畜成既濟豫成咸相錯爲革蹇故爲武人之貞傳以治字贊之所以贊爲于大君之爲字豫成咸小畜成既濟亦有所爲而後乃貞也亦武人之利也歸妹初九歸妹以娣娣本二之五而三上從之之稱歸妹以娣則歸妹四先之漸初成家人臨臨通遯遯上從二五之臨三臨成既濟遯成咸與履成革謙成蹇同故中之云跛能履征吉惟歸妹成臨臨通遯遯臨相錯乃爲謙履臨二之五爲大君之宜正與武人爲于大君相鉤貫是履六三之大君即發明歸妹之跛能履也臨二之五而後遯上之臨三則跛能履征吉可知武人爲于大君亦跛能履征吉矣履成夬夬二之謙五成蹇成革一齊俱備故履六三以眇能視跛能履六字相連而指之爲凶履二先之謙五成蹇爲跛能履後以履上之三成革爲眇能視故歸妹分跛能履先言於初九而以眇能視後言于九二一分一合之閒俱有妙義而以征吉承跛能履于初九明遯上之臨三所以吉者以臨二先之五也即武人爲于大君之義也以眇能視言于九二而申之以利幽人之貞者所以發明幽人貞吉之義也歸妹四之漸初爲履四之謙初之比例在歸妹成家人臨在謙履成中孚明夷中孚明夷爲家人臨之相錯故歸妹成臨猶謙之成明夷傳於豐九四贊云日中見斗幽不明也日中見斗謂豐四之渙初豐四之渙初與履四之謙初同傳於豐九四特用一幽字贊之明履九二之幽指四之謙初成明夷即明歸妹九二之幽指四之漸初成臨謙成明夷則幽明夷通訟訟二之明夷五則幽而人矣幽而人則明夷成既濟故云幽人貞吉歸妹成臨則幽臨通遯臨二之五亦幽而人矣幽而人而後遯上

之臨三成旣濟故云利幽人之貞互相比例明白無疑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傳云幽不明也與豐九四傳同豐者離上之坎三也賁者離四之坎初也離上之坎三成豐豐通渙而豐四之渙初成明夷經云三歲不覿傳贊云幽不明離四之坎初成賁賁通困賁上之困三成明夷經亦云三歲不覿傳亦贊云幽不明所以然者與巽初六言利武人之貞互發明也離上之坎三成豐巽上之震三亦成豐而艮上之兌三則成謙謙通履履四之謙初卽豐四之渙初故豐之幽卽履之幽而履之武亦豐之武可推而知矣離四之坎初成賁兌四之艮初亦成賁而震四之巽初則成小畜小畜通豫而豫成咸則利武人之貞是賁通困而困成咸亦利武人之貞賁通困賁上之困三入于幽谷是小畜通豫小畜上之豫三亦入于幽谷又可推而知矣賁同于小畜豐同于夬而豐之幽不明旣同于賁之幽不明則小畜之利武人之貞卽同于謙之武人爲于大君極參伍錯綜一比例之而井然不紊經于賁言幽傳于豐言幽所以爲幽人疏通證明者備矣坦坦釋文旣引廣雅平也又云明也坦從旦聲旦明也謙成明夷已幽不明旣變通幽而有人則不幽而明坦坦二字與幽人二字正一貫耳

小有言　小有言　主人有言　昏媾有言　有言不信　聞言不信

循按困彖云有言不信傳云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困二不之賁五而四之初成節節下兌爲口賁上又之困三成需需三亦互兌口上加口故云尙口困與賁孚成節成需則不孚故不信夬四之剝初亦成需但下先無兌以四互兌而連於坎耳故云聞言其不信旣與困之不信同則賁成明夷困成需亦剝成明夷夬成需故傳云聰不明與噬嗑何校滅耳傳同旅彖稱小亨賁彖稱小利有攸往賁旅五柔皆小困二不之賁五而成需節二不之旅五而成需賁旅成明夷小仍是小由賁旅之小而有言成需需九二訟初六所以稱小有言小指明夷有言指需以需係明夷則不能終吉傳云雖小有言其辨明也用一雖字以明其變通明夷之于需雖小有言變通於訟則終吉需之于明夷雖小有言變通于晉則終吉有言上用一小字明指賁彖小利有攸往之小所以明諸言有言卽困有言不信之有言虞仲翔謂震象半見故小有言是求其故而不得而彊爲之解也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有言卽指需之有言飛而垂翼謂小過四之初飛鳥離之也小過未孚於中孚旣四之初成明夷下離爲三日然小過成明夷中孚仍是中孚乃又有攸往則中孚上之三中孚下本兌言上又之三猶困成節賁上又之困三是亦口上加口故云主人有言而稱主人者與豐初九遇其配主相鈎貫也豐四之渙初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渙二之豐五爲遇其配主今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渙初豐成明夷渙成中孚中孚又有攸往而成需則配主未遇而有言矣蓋中孚二原是小過五之主人二不之小過五而成需則主人尙口於需下不復能食於明夷故云主人有言繫辭傳贊中孚九二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善謂中孚二之小過五也出其言不善謂中孚成需小過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也於中孚贊之正與主人有言相貫中孚下本有言成需又尙之以言有言必思所以出其言也又贊節初九云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節爲困四之初困成節下兌爲言節又成需兌之在三者進而在四如升階之級傳於節稱言語爲階正與尙口二字互相發明妙文微旨讀者忽之莫能省也凡此所謂有言皆言之不當有者震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昏媾有言此有言加以昏媾二字則爲无咎之言震索索視矍矍征凶謂巽上征於震三成豐震成豐則巽成井井二之豐五井成蹇爲躬不于其躬豐不與井係不使井成蹇也于其鄰者渙二之豐五成觀革也豐五本互兌爲言渙二又加於豐五互兌之上是亦言而又言乃渙與豐相孚者也因變通而交媾其有言爲昏媾有言非比有言不信者之爲小有言也蓋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渙初不食而有言則成明夷需以需二之明夷五所謂出言不善千里違之者也出言而遠邇皆無所應是寇也震雖失道成豐而能變通於渙渙先以二之豐五遠邇皆應則昏媾也昏媾有言與主人有言互相發明歸妹二之五卽中孚二之小過五故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則小子厲是爲漸于干則歸妹成臨漸成家人宜更變而家人通解解二之五成萃則上有兌言故有言无咎家人通解而有言卽豐通渙而有言之比例鴻猶昏也鴻漸于干而有言卽昏媾而有言也震之有言指豐渙歸妹之有言指家人解家人解卽豐渙之錯經以兩有言貫之而鴻之爲昏則爾雅可證于是革上有言攺通於蒙則爲革言屯上無言攺通于鼎鼎成咸則爲執言亦爲笑言笑言則致福執言則利革言則有孚凡此所謂言皆言之當有者大抵言宜有於上不宜有於下有於上必四未之初而五已中正非成咸卽成革故多无咎有於下必二未先之五若有言在二四之互兌則必三先於五爲其凶矣艮六五言有序言在上則有序言在下則無序傳於家人贊之云言有物物者爻有等也有物卽有等有等卽有序艮成家人而通于解解成咸咸上乃有言解二之五爲渙二之豐五之比例是昏媾有言所以无咎者以其有物有序也

致寇至　致寇至　匪寇昏媾　匪寇昏媾　利禦寇　不利爲寇利禦寇

循按說卦傳云坎爲盜繫辭傳云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經言寇傳言盜是寇是盜而坎爲盜者卽爲寇也傳旣以坎爲盜又以漫藏釋負且乘之義易之序以五先初三初三先二五成泰是時家人已成旣濟泰二之五成兩旣濟其至也最後絕無應者窮莫窮於此坎凶莫凶於此坎坎爲盜謂此寇至之坎也傳贊寇盜之義於解而坎爲盜之義乃明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卽井泥之泥豐四之井初豐成明夷井成需需不變通于晉而以二之明夷五亦成兩旣濟而窮于坎離上之坎三成豐井相錯爲旣濟恆卽家人上之解三之比例解成恆恆四之初卽是豐四之井初故井泥成需猶解負且乘成泰需不變通于晉而以二之明夷五與泰不變通于否而以二之五同故其爲致寇至同五爲君子之器而解以小人乘之所以使小人乘之者君子怠慢隱藏不肯急速中行遂令乘而爲泰至於成泰小人已乘於五二乃徐徐思奪之夫二徐徐奪之雖至於五而已上下無應直爲寇至矣易稱寇至者二稱匪寇昏媾者三屯六二乘馬班如匪寇昏媾

賁九三白馬翰如匪寇昏媾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昏媾屯之於鼎猶家人之於解解成泰致寇至鼎成泰亦致寇至於寇上加一匪字明其爲否之匪人屯蹇成既濟鼎睽成泰與泰二不之五而否成既濟同加一匪字明其成既濟泰泰二之五則由匪而寇矣惟泰旁通於否則匪寇而昏媾屯六四於昏媾上加一求字明匪寇所以得昏媾者以泰二之五而否以求之也求即應也有應則爲昏媾無應則爲匪寇同一泰二之五爲係既濟之泰則匪寇也爲通否之泰則昏媾也蓋否泰相錯即乾坤既濟泰相錯則需明夷也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皤即錫馬蕃庶之蕃賁成明夷困成需將致寇至矣需通於晉猶泰通於否賁困者革蒙之相錯也困成需即蒙成泰凡卦之元亨者非成家人屯即成蹇革家人通解屯通鼎革通蒙蹇通睽則元亨而又能通變乃一失道而解鼎成泰蒙睽成泰至于比匪人致寇至然及此而悔悟變通匪寇依然昏媾所以明吉之不可恃稍慢即凶凶之不可從能改即吉故於解言致寇至於屯言匪寇昏媾于睽亦言匪寇昏媾於蒙言利禦寇而又以蒙革所錯之賁言匪寇昏媾則知蒙之係乎革睽之係乎蹇而以屯明鼎以解見家人皆互相發明者也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負塗負也上之三成大壯也猶家人上之解三成恆也載鬼乘也四之蹇初成泰也猶恆四之初成泰也解負且乘則致寇至矣睽負塗載鬼亦致寇至可知矣惟以泰變通於否先以泰二之五爲張弧後以否上之三爲說弧張弧而說弧則有所應而爲昏媾載鬼一車爲解之乘即爲屯之乘馬張弧說弧則乘馬而班如矣求昏媾矣於解言負且乘致寇至於睽言負塗載鬼匪寇昏媾於屯言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又言求昏媾比例觀之明白可見蒙上九不利爲寇利禦寇何爲爲寇蒙成泰以泰二之五爲致寇至也何爲禦寇蒙成益上不之三也亦漸成家人上不之解三也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則漸成既濟歸妹成泰將爲寇矣蒙成益漸成家人可不爲寇矣乃益不俟恆二之五而上之三家人不俟解二之五而上之解三則既負矣恆四又之初負且乘矣在恆解則爲寇而恆解所以爲寇則由益家人不能禦寇兩稱利禦寇所以與賁之匪寇昏媾互相發明蓋困成需賁成明夷則需于泥致寇至茲困成屯賁成家人不爲寇矣而屯之於鼎家人之於解使之爲寇焉則亦失所禦矣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不節若則嗟若　萃如嗟如　齎咨涕洟无咎

循按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義極奧曲細測之鼓缶歌嗟四字一字一義鼓謂坎成屯歌謂屯變通於鼎缶謂鼎成咸咸下艮爲止不成兩既濟嗟謂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何也日昃之離即豐傳所謂日中則昃也坎三之離上則離成豐傳於豐指出日昃二字明日昃之離謂豐也缶即有孚盈缶之缶終則有始故歌歌者永也若不鼓缶而歌而離上竟先之坎三與乾上之坤三同乾上之坤三則虎尾咥人釋文耋蜀才作咥五有人則大人爲虎咥故大咥三先五則嗟心憂乃嗟嘆也惟鼓缶而後爲節坎二不之離五而初之離四卦成節而實不節不鼓缶不可爲節也而以坎初之離四名之爲節者以其旁通於旅也旁通於旅則節二之旅五而後旅上之節三與鼎二之五而後鼎上之屯三同節六三不節若則嗟若不節若即是不鼓缶而歌則嗟若即是則大耋之嗟謂不以二之旅五而以賁上之節三也乃大耋之嗟則明指其凶不節之嗟經以爲无咎似乎嗟而得无咎解者殊費斡旋不知不節若則嗟若六字原是反掉之辭自初九九二一氣貫注不出戶庭則无咎不出戶庭何以无咎不出戶庭則出門庭出門庭則能節不出門庭則不節不出門庭則凶不節若則嗟所以无咎也无咎二字從初九无咎二字貫下熟玩經文句中自有語妙傳云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又誰咎三字與同人初九傳同同人初九同人于門傳云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特用出門二字與節九二不出門庭相鉤貫不出門庭正是不節出門庭正是節出門同人又誰咎則節之又誰咎正指出門庭語似極平泛而神奇奧妙不可以言喻傳又贊於解六三云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何也出門同人謂師二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也如是則又誰咎不如是而同人四之師初則咎矣故於初九發明之明四不先之師初也若同人四先之師初同人成家人師成臨爲解四之初之比例解成臨猶師成臨成臨有咎臨通於遯則无咎節二之旅五爲臨二之五之比例節二之旅五而旅上之節三與臨二之五而遯上之臨三同即與師二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同故節之出門庭即同人之出門同人出門庭而旅成遯節成屯是爲節不出門庭而賁上之節三即與家人上之臨三同家人上之臨三家人成既濟解成泰即解之負且乘與節成需賁成明夷同泰通否則泰二之五爲自我致戎其又誰咎仍臨通遯之又誰咎亦仍同人通師之又誰咎賁上之節三猶豐四之井初也豐四之井初成需爲需于泥致寇至需通晉亦猶泰通否故傳亦以自我致戎贊之與解之自我致戎相鉤貫則井成需既同於解成泰之自我致戎則亦同於解成泰之又誰咎井成需同於解成泰之又誰咎則節成需亦同於解成泰之又誰咎傳凡三言又誰咎而引申之妙愈探而愈出也萃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萃如謂大畜上之萃三嗟如謂大畜二不先之五也大畜二不之五而上之萃三猶解二不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大畜萃相錯爲夬剝大畜上之萃三爲剝上之三之比例剝上之三即乾上之坤三以大畜上之萃三爲嗟即以乾上之坤三爲虎尾咥人即離上之坎三大耋之嗟也以耋貫咥以嗟貫嗟其義了然於是萃上六云齎咨涕洟无咎離六五亦云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戚嗟猶齎咨也出涕猶涕洟也說文沱江別流也與它爲通借離成豐嗟矣惟舍井而通渙渙二出之豐五而渙上之三應之爲出涕在離成豐則嗟在豐別通於渙則戚嗟若吉矣大畜上之萃三咨矣咨亦嗟也萃成咸則大畜成泰泰通於否泰二之五而否上之三應之爲涕洟在大畜成泰雖嗟泰通於否則有以齎其咨而涕洟无咎也何爲戚嗟若戚爲鍼名通慼則訓憂通傶則訓親廣雅傶字與親傍附切摩鄰等字同訓爲近此戚嗟若之戚當爲親近之義嗟之言差也大耋之嗟荀爽作差（釋文）說文差貳也貳則不親一轉移而有以親故戚嗟若吉嗟而戚由於出涕沱也沱若而吉猶云有它吉也何爲齎咨涕洟咨之爲嗟見爾雅無所疑齎猶齊也（周禮醢人注齎讀爲齊）廣雅齎裝也齎之爲裝即齊之爲壯齊亦晉也泰通否而二之五爲需通晉而需二之晉五之比例齎咨者因其嗟而變通以齊之也差則不齊齊則不差未齊則差既齊則有次第而不失故變嗟爲咨借弟爲涕以泰二之五上有坎水則从水爲涕明其成既濟有離目坎水也

古从弟與从夷通因涕而申之以洟明否上之三下有艮鼻也洟屬艮鼻明涕之爲弟屬艮也以涕洟聲同亦取齎咨之聲同以爲辭技而稱之字孚有精義焉蓋以齎咨爲悲聲怨聲旣悲且怨何无咎之有矣涕洟似近於泣而實與泣相反未可望文生意出涕涕洟主於流行泣則不流行而凝定鼎上之屯三爲泣血是也中孚六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承得敵二字而傳以位不當贊之謂二不之小過五而上之三成需也需與小過不孚故或之或則變通或鼓謂需二進於晉五成否四之初成益也或罷謂需成旣濟也或泣謂晉成益益上之三爲屯三之泣血或歌謂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鼓卽離之所謂鼓歌卽離之所謂歌中孚者豐四之渙初也渙成中孚豐成明夷相錯爲家人臨卽同人四之師初與解四之初之比例不能戚嗟出涕矣而中孚上又之三卽家人上又之臨三亦卽豐四又之井初而一能變通仍不異離不成豐而坎成屯通鼎之鼓缶而歌故以鼓歌二字與離九三爲脈絡也罷猶憊也憊卽備也亦通敝爲永終知敝之敝亦爲賁敝漏之敝歸妹漸先成家人臨卽中孚明夷也家人上之臨三歸妹成泰卽中孚上之三成需也需通晉成旣濟則或罷泰通否成旣濟則知敝井卽離上之坎三所成也井成需猶中孚成需井之敝漏卽中孚之或罷也大有成家人通解而不先成旣濟則易而无備未濟二之五卽需二之晉五之比例成益而通恆然後益成旣濟傳云三年克之憊也益上之三卽家人上之屯三家人上之屯三則不可備故易而无備旣易則可備矣益通恆而備亦家人通解而備也

一陰一陽　一朝一夕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循按聖人贊易以一陰一陽爲道以積不善有餘殃非一朝一夕之故一朝一夕卽一陰一陽故者事也通變之謂事惟能變通故一陰一陽惟不能變通則非一朝一夕變通卽運行往來凡言日月寒暑朝夕皆陰陽也陰陽卽柔剛也繫辭傳以天地絪縕贊損以寒暑成歲贊咸所以明咸恆損益四卦之與時偕行也六十四卦惟損益兩卦有渾天之象天包於外地處其中地圓之象也損之六四春秋分也上九九二平行也初九上九盈縮之差也損地近於上九則爲盈初爲冬至新術所謂最卑也益地近於初九則爲縮初爲夏至新術所謂最高也冬至一陽生故爲盛之始謂由損而爲益夏至一陰生故爲衰之始謂由益而變通於恆所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地有盈縮高卑而後有寒有暑有寒暑冬夏而後萬物生所謂絪縕化醇者如此夏至日行縮而日數則益故名益冬至日行盈而日數則損故名損漢唐以來創立强弱遲速消長高卑等名而庖犧氏以損益二字括之孔子以天地絪縕四字盡之絪縕者盈縮高卑不齊之象也繫辭傳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於咸九四暢發其義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離爲日坎爲月乾爲寒明見說卦傳咸恆皆互乾損益皆互坤虞仲翔謂坤爲暑是也恆已成咸則寒往通損則暑來損已成益則暑往通恆則寒來旣濟上坎未濟上離泰上坤否上乾泰成旣濟則月來旣濟通未濟則日來未濟成否則一寒也否通泰則一暑也一寒一暑由於日月運行咸損恆益否泰旣濟未濟八卦變通不已無非日月寒暑之往來而已特於咸發之以男女之陰陽卽坎離之日月聖人所以準天道而定人道也晉象云晝日三接雜卦傳以晝爲晉而夜之爲明夷則經於夬明之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夬不孚於剝而以四之謙初謙成明夷爲夜莫夜之莫鄭康成讀如字解云無也莫夜猶云莫益謂不可使謙初成明夷也繫辭傳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又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下卽以一陰一陽明之然則夜固爲柔爲陰而晝則爲剛爲陽晉之爲晝非徒日在地上之謂也需二之晉五之謂也需通於晉猶旣濟通未濟坎月往而離日來矣然日來必登於天乃照四國故晉晝也以需二之晉五而晝乃明否通於泰猶訟通明夷夜無月則夜晦故泰二之五訟二之明夷五則月來而夜乃明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述者之謂明明卽繼續之義　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乾成家人坤成屯兩五皆剛但晝而不夜家人上之屯三則終於日故欲其乾乾由晝而夜其閒爲夕故反屯而通于鼎鼎五柔是爲夕也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屯之日已終而鼎亦不至於晦乃鼎二不之五而成泰與謙成明夷同是由夕以至於夜夜不明則爲晦爲冥爲幽旣至於夜而後泰通否明夷通訟則由晦而明由昧而歸爲自夜而晝由夜而晝其閒爲朝朝爲旦明卽昧旦也故泰通否而二之五成旣濟爲歸妹妹者昧也乃訟不先以二之明夷五而上之三成大過又四之初成需然後以需二之明夷五明夷之夜雖變爲朝乃成兩旣濟而終則非始於朝而爲終于朝鞶帶三褫莫可救矣

其義吉　其義凶　其義喪　其義焚　義无咎　義无咎　義无咎　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之大義也

循按文言傳以義贊利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義者變通也小畜初九復自道傳云其義吉也隨九四隨有獲傳云其義凶也變通而吉固矣變通而凶何也乾四之坤初成復小畜爲失道小畜變通於豫故復自道何其咎吉其義二字贊復自道吉字卽何其咎吉之吉字言其義故吉也隨三應蠱五成蹇革乃革不通蒙而四之蹇初成兩旣濟爲隨有獲貞凶故未獲時不使革四之蹇初爲貞凶而通蒙爲有孚在道以明有孚在道以明是變通也是義也傳言其義者以其凶也其義二字贊有孚在道以明凶字卽貞凶凶字經先言貞凶後言有孚在道以明傳先言其義後言凶以贊之辭句相似而語氣各殊一云其義吉一云其義凶皆依經文以爲之翼需象傳云其義不困窮矣不困窮則吉與其義吉文法同旅九三傳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傳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童僕焚次焚巢則凶與其義凶文法同其義謂需通晉明夷通訟需通晉則不困窮明夷通訟則亦不困窮明夷通訟以其喪也以其焚也需通晉亦以其喪也以其焚也其義不困窮與其義喪其義焚互發明也蓋義則必吉其義吉其義不困窮順下之辭也義因其凶其義凶其義喪其義焚到上之辭也推之弗乘不及賓皆吉辭義弗乘賁初九義不及賓姤九二猶云其義吉也不食失道之辭也義不食明夷初九猶云其義凶也歸妹象傳云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家人彖傳亦云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漸初六解初六旣濟初九三傳皆云義无咎也分視之似爲平泛合測之則有深意歸妹失道成泰而後變通於否此歸妹所以名歸妹也故爲天地大義未成泰先以四之漸初成家人臨不令成泰卽以家人通解臨通遯辨之早矣故於家人稱天地大義明漸成家人通解猶歸妹成泰通否也於是漸初六傳云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小子厲正謂歸妹成

臨漸成家人通解成萃是爲有言无咎於是解初六則明贊之云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以義无咎三字與漸初六相鉤貫知漸初六謂成家人通解也旣濟初九濡其尾謂未濟成泰猶歸妹成泰也曳其輪謂泰通否也亦用義无咎三字明泰之通否猶家人之通解與歸妹家人並稱天地之大義同一比例也傳之贊經可謂至平淡至神奇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八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八十八

嘉應張嘉洪儲校 南海陳韶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章 蔀 閏

循按孔子贊易以治厤明時獨歸諸革虞仲翔云厤象謂日月星辰也離爲明坎爲月離爲日蒙艮爲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厤明時王弼云厤數時會存乎變弼之說優於虞然亦景響之談非易義也孟子云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又云故者以利爲本故利二字皆本於易故卽往也利卽來也革去故而來致其新卽旁通於蒙以爲利也革下離爲日其上坎月合日之處九四以一陽奇於其閒使日與月不齊羸於離日之上是日有所餘月有所不足三屬終四連於三歸餘於終之象下三爻三歲也日有餘於歲而月不足歸日之餘於終積而成月則閏也於是積閏爲章積章爲蔀其義不見於革而見於豐豐六二九四豐其蔀上六蔀其家六五來章豐五本不成章來章則豐變爲革是豐之章卽革之章豐之蔀卽革之蔀四重於三爲閏四之蒙初成益則爲蔀何也下三爻爲三歲四閏於三上是三歲一閏也周髀算經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遂三遂爲一首七首爲一極趙君卿注云蔀之言齊同日月之分爲一蔀也李籍音義云眾殘齊合羣數畢滿故謂之蔀一蔀之數足蘇七十六歲之日月行度可謂盛矣然則至於蔀則差者不差閏亦無閏革四行則六爻皆備成旣濟眾殘齊合日月從此定矣豐五來章謂渙二之豐五卽蒙二之五之比例豐四之渙初成益爲蔀其家卽蒙二之五而革四之蒙初之比例蒙成益而與恆通恆成咸又與損通於是寒暑往來而成歲非革治厤明時齊以章蔀則歲不可成是故寒暑往來天也有以齊之使成歲而不忒則聖人也萬物化醇天也有以齊之使夫婦定而各別則聖人也寒暑齊而有耕穫夫婦定而有父子故傳詳言之矣周髀不言閏易亦不言閏損者外衡冬至也益者內衡夏至也易之厤法與周髀合劉歆三統厤云周道旣衰天子不能頒朔魯厤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蔀首之名周魯有之祖沖之云古之六術並用四分六術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四分漢建武所作其術章法十九蔀法七十六黃帝以來皆同則章蔀之名舊矣經於豐稱章蔀傳於革稱治厤明時經取當時厤法以明卦之變通傳於革稱治厤所以贊豐之章蔀本明白無惑自旁通之義不明而別求豐蔀之義（虞仲翔云日蔽雲中稱蔀蔀小謂四也釋文蔀略例云大暗之謂蔀馬云蔀小也鄭薛作菩云小席）於是章蔀之爲章蔀者不明而治厤明時之義亦莫能明矣坤六三含章可貞傳云以時發也姤九五含章有隕自天傳云中正也中正指其爲姤二之復五而姤上之復三卽爲鼎二之五而上之屯三之比例以兩含章例之知坤之含章謂成屯通鼎也屯成旣濟鼎成咸相錯爲革復成旣濟姤成咸相錯亦爲革與豐成革同故含章之章卽來章之章而來章謂渙二之豐五卽謂蒙二之五時發卽發蒙發蒙卽含章矣章而係之以含所以明終則有始之義月與日合朔月終一周天而日行固不已終十二周天而日之行仍未已所以有閏餘積七閏爲一章十九年以齊之而不盡更積四章爲一蔀七十六年以齊之而仍不盡不盡者所謂含也天之行以含爲不已聖人作易亦以含爲不已是爲天地變化聖人則之也

邱 陵

循按說卦傳艮爲山由山而類及之邱陵亦艮也說文邱土之高也廣雅四隤曰陵小陵曰邱邱蓄以大小論則陵大而邱小以高下論則陵卑而邱高以易究之大抵艮之在上者取於邱艮之在下者取於陵故邱多指益陵多指蹇渙六四渙有邱謂渙二之豐五豐四之渙初渙成益五互艮艮在上爲邱渙二不先之豐五而上之三成井則無此邱矣大過二之顚於頤五頤成益與渙成益同大過四之初以輔拂之故拂經于邱猶云渙有邱也大過爲賁上之困三之卦困成大過不能以二賁於賁五乃改而賁於頤五則賁於邱園之邱卽拂經于邱之邱經以邱字爲之樞傳知賁于邱園謂困成大過大過二之頤五也周禮太宰注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頤上艮爲果蓏大過二賁之果蓏包以巽之高墉故爲園賁五不互艮無邱若困二先之賁五則賁上之困三成咸咸下有陵矣困不成咸而成需是賁如濡如也需二之晉五需成旣濟而終故傳云終莫之陵也若困成咸通損而後終亦是永貞之吉然其終必由於陵終莫之陵明其由需通晉而終也同人九三升其高陵謂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升下巽爲高升二之五成蹇則由高而陵然升必通无妄而後可陵不通无妄而係於革則三歲不興不可陵者也升无妄相錯爲復姤震成復變通於姤姤二之復五爲升二之五之比例躋于九陵猶云升其高陵復通姤旣殊乎升係革則躋于九陵自勿逐七日得矣漸九五鴻漸于陵謂漸上之歸妹三漸成蹇下艮有陵歸妹成大壯則莫之勝大壯通觀而三歲不孕斯能終吉漸成蹇歸妹成大壯猶同人成革師成升陵皆指蹇三歲皆指革漸有陵而歸妹未三歲故以大壯成革而三歲以四不孕於蹇初爲吉同人有三歲而師無陵故以升成蹇而陵必如復姤之躋九陵爲得高陵而係以三歲則不可與不可與者不可升爲陵也升通无妄而後陵大壯通觀而後三歲則不致以革四之蹇初爲終於孕矣

邑 國 邦

循按虞仲翔以坤爲邑爲國是也坤主受國邑所以受人易之稱邑國不離乎坤也國邑者王公所有乾在五爲王者則坤在五爲王之國邑乾在三爲公侯者則坤在三爲公侯之國邑易稱邑人者三卦邑有人則不坤訟成益通於恆而後益上之三爲邑人比成屯三互坤爲邑頤與益同變通於鼎王用三驅則鼎成遯遯上之屯三爲邑人无妄四之升初爲益時升成旣濟益不變通而上之三爲邑人在訟則无眚在无妄則災訟成益則能變通无妄成益不能變通也升上坤爲虛邑二之五則升虛邑泰上坤爲邑變通於否而以二之五則自邑告命師不成泰

而以二先之五則爲開國開亦始也既開國成比比即以之建萬國而邑人不戒矣夬二之剝五成觀爲告自邑觀初之大壯四以從大壯二五爲觀國之光晉成否而上之三爲維用伐邑履通謙成益益通恆而上之三爲利用行師征邑國邑國並稱邑即是國也未濟所伐之鬼方即謙所征之邑國也益六四利用爲依遷國既成益而上之三伐之征之即無國矣然益長裕而不設者也不設則不伐利用爲大作謂變通於恆終則有始依者從也遷者變而通也舍國不伐變而從恆是爲依遷國傳所謂見善則遷也益之遷猶井之遷井遷爲改井謂變通於噬嗑不變通於噬嗑而仍以初之豐四豐成明夷上坤爲邑改而通於訟爲改邑需明夷相錯爲既濟泰明夷改而通訟猶泰改而通否泰通否則自邑告命明夷通訟則改邑改邑則自邑告命改邑即改命也未濟成益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震用伐鬼方則有賞于大國有賞以其有功也豐四之井初猶小畜上之復三復上六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復成明夷上坤爲國小畜成需下乾爲君是時急宜改邑不改邑直以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而終所以有大敗而明夷以國受君而凶需以君就國而凶是以其國君凶也象傳言邑者四（否蹇漸中孚）象傳言邦者二（師九二離上九）虞仲翔亦以爲坤然泰否皆有坤而傳云无邦蹇漸中孚離皆无坤而傳云正邦化邦殊未能達說文邦从丰聲蚌亦从丰聲說卦傳於離稱爲蟹爲蠃爲蚌爲龜惟龜爲經所有而蟹蠃蚌舊說徒以內柔外剛槩之然則舉一龜已足何必繁引其類疑之既久乃悟蚌與邦爲同聲假借離爲蚌即是離爲邦也因用以測之彖傳象傳而無不合泰孚於否必泰二先之五乃爲天地交天地交則泰成既濟下乾化爲離上下不交則乾天仍在下而無離故无邦也中孚孚於小過中孚二之小過五小過四之初應之乃得有豚魚有豚魚則小過成既濟下有離是因孚而變化爲邦故云孚乃化邦邦字正因豚魚二字而贊也師九二王三錫命謂成屯而通鼎鼎二之五而上之屯三是屯成既濟下有離故云懷萬邦蹇通於睽睽二之五而四之蹇初蹇成既濟下離是爲當位貞吉而傳以正邦贊之因正而有邦因成既濟而有離也傳凡三言以正邦於蹇明稱當位貞吉漸成蹇而通睽蹇成既濟傳云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以以正邦三字與蹇彖傳相鉤貫明漸成蹇而當位貞吉也離上九傳云王用出征以正邦也離成同人上有王而後上征於坎三坎成蹇離成革蹇通睽成既濟則下有離爲正邦革通蒙成既濟則四互離亦爲正邦以正邦三字與蹇同亦知其爲坎成蹇而通睽成既濟也由是推之鼈即蔽敝漏之敝蟹即解者緩也之解蠃即羸豕之羸皆同聲假借也

雹

循按說卦傳震爲雷離爲電又特於豐噬嗑兩卦標而出之一云雷電噬嗑一云雷電皆至豐一明豐通於渙一明井通於噬嗑以兩電字爲鉤貫互相發明離上之坎三以電錯雷而成豐巽上之震三以雷錯電而成豐離震成豐則坎巽成井離坎震巽成豐井則巽二固未至於震五坎二亦未至於離五震五離五皆不至是雷電皆不至豐通於渙而渙二至於豐五則不獨離之未至者至而震之未至者亦至故云雷電皆至至即假也所謂王假之也坎巽不至於離震而離震成豐豐通渙渙二之豐五即成革爲來章不煩合者也惟井改而通於噬嗑井二之噬嗑五噬嗑上之三以合之乃成革是二來未章三上合於二五而後章也故傳云雷電合而章用一章字與豐相鉤貫傳之贊經精妙如此

冰

循按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說者多援積不善之義謂陰氣動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冰言其漸（干寶說）乃傳之贊經一則云馴致其道一則云蓋言順也如謂陰本卑弱至於積著（王弼說）自初至三成否爲履霜自四至上成坤爲堅冰（褚氏說）何以謂之順而九家易則傳會其說言陽順陰之性卦本乾陽初六始姤五月陰氣始生地中始於微霜終至堅冰然以陰消陽何得爲順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陽而順陰豈爲致道心疑久之及細測於傳傳贊經甚明無容望文生意者也說卦傳明云乾爲冰則冰自指乾不指坤也象傳云陰始凝也凝字正贊冰字說文冰水堅也俗从疑仌凍也象水凝之形是凝冰二字本通而凝之義亦爲堅（考工記凝土以爲器注云凝堅也）然則一凝字兼贊堅冰兩字而又於鼎傳贊之云君子以正位凝命於是履霜堅冰之義可得而明矣霜所以殺物乾上之坤三成謙坤五喪亡乾成夬上兌爲秋三先五則爻之等以克伐而陵越是霜殺物之象也此時即以謙通履履辨上下定民志則辨之早故云履霜乾本冰也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成謙謙輕輕即薄也是薄冰也故夬非無乾冰而兌折於上冰而折冰不堅矣變通於履履二先之謙五則不薄而堅矣不喪而凝矣履上不先之三則冰固而能久矣故云堅冰至謂履二至謙五也履二至謙五成无妄蹇爲鼎二之五之比例亦爲臨二之五之比例鼎二之五成遯臨二之五成屯屯遯相錯爲无妄蹇故經於臨二之五稱至臨以與堅冰至至字相鉤貫傳既以凝字贊堅冰又以鼎二之五爲凝命以明陰始凝指履二之謙五於是經之稱霜稱履稱冰稱堅稱至無不渙然釋矣

泥塗

循按巽二不之震五而上之震三震成豐巽成井井宜變通於噬嗑噬嗑食也井不變通於噬嗑而以豐四之井初井成需豐成明夷是爲井泥不食需宜變通於晉不變通於晉而以二之明夷五是爲需于泥致寇至井之成需即巽之成需也豐之成明夷即震之成明夷也故井泥需泥皆震之泥震九四震遂泥謂已成豐又以四之巽初成泥也三泥字一以貫之泥爲黏近之義（釋名泥邇也邇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巽二先之震五則下三爻不致黏近成需且豐通渙則遠害不能遯出遠害而與井相膠昵至於井成需需下三爻黏而莫渙此泥之所以稱也巽二之震五爲歸妹二之五之比例在巽上之震三成豐在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漸上之歸妹三又爲睽上之三之比例睽上九見豕負塗說卦傳贊之云震爲大塗於塗上加一大字明其爲大壯上之震也睽成大壯大壯四之蹇初即同於豐四之井初睽成泰蹇成既濟泰上無震蹇下無艮則塗漸爲泥何也塗泥也（詩小雅如塗塗附傳孟子坐於塗炭注皆云）亦通於涂道路也說卦傳艮爲徑路推蹇下艮爲徑路而睽之成大壯者上乃有震爲大塗大壯蹇相錯原已爲需其下三爻已黏近而爲泥但小過未成明夷則下艮猶爲徑路以泥而兼徑路則塗也且於塗上用一負字與解六三負且乘負字相鉤貫負且乘之負謂家人上之解三成恆家人成既濟既濟恆相錯正是豐井然則巽上之震三即負也亦即塗也豐四又之井初則負且乘也由塗而泥也塗兼徑路則道猶

未盡失涂則塗而泥則無復成道故災在外矣塗泥皆漸也始而塗既而泥所謂由來者漸矣經之取象傳之贊經並精奇神妙愈咀愈出解泥者徒沾沾於水土之間經傳之妙何以克達

穴　窞

循按說卦傳坎陷也說文陷高下也从𨸏从臽臽亦聲臽小阱也然則中庸罟擭陷阱之陷乃說文臽字廣雅窞臽二字同訓坑說文窞坎中小穴也从穴从臽臽亦聲易曰入于坎窞一曰旁入也蓋傳以陷贊坎陷卽窞也六十四卦上坎下坎之卦共十有六惟需彖傳云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上明有坎而云不陷則陷與不陷之義可由是而測矣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傳云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傳云來之坎坎終无功也習坎兩坎相重也坎二先之離五則不習矣乃二不之離五習仍是習而離上先之坎三坎成井下巽爲入故云入于坎井卽變通於噬嗑則井而養不至於困窮乃不變通又以離四之坎初離成明夷坎成需卽是豐四之井初豐成明夷井成需不爲井養而成陷阱故云窞凶入于坎成井也窞凶成需也是窞指需惟需通晉則義不困窮義者利也變而通之也如是則剛健而不陷蓋需係於明夷則陷需變通於晉則不陷傳之陷卽經之窞傳以不陷贊需知入于坎窞謂坎成需矣何以知需係於明夷則窞坎六三自疏之矣需二之晉五晉成否上乾是不速之客三人來也若需二之明夷五則需上固坎二來於明夷五又坎是爲來之坎坎所以來之坎坎者以險且枕入于坎窞也經明以來之坎坎爲入于坎窞作注脚惟其入于坎窞成需係於明夷斯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既濟坎與坎並也非離上先之坎三則離四先之坎初不成需明夷非離四又之坎初則離上雖之坎三亦不成需明夷故初六六三兩爻皆言入于坎窞以互明之窞之指需明夷無疑傳於來之坎坎以終无功贊之非成既濟無以爲終非先成需明夷後成兩既濟無以爲无功終无功三字明贊其以需二之明夷五參之需傳剛健而不陷陷指需係明夷不陷指需通晉明矣需上六入于穴六四出自穴穴从八聲八別也象分別之形（見說文） 穴窞雖相近而窞取義於陷穴取義於別義各殊也井泥而成需泥則遲昵不能分別需二之晉五則泥者通其象爲穴穴亦坎也小畜上之豫三小畜成需豫成小過需稱出穴入于穴小過六五亦稱公弋取彼在穴以穴字爲之貫出自穴承需于血血卽小畜血去惕出之血公弋取彼在穴承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直用小畜彖辭需無血待二行而坎見乃有血二行而四乃互坎也二行於晉五血雖見而血出血何以出以二之泥者通而爲穴也自卽自我西郊之自以需二之小過五不可爲自以需二之晉五以中孚二之小過五則仍是自也在穴謂中孚二中孚二先之小過五成咸互乾爲公中孚三上於上不成需而成既濟三互坎穴故取彼在穴在穴則不見穴取彼在穴而穴見矣坎互在三稱血坎互在二稱穴二三不見坎稱窞血穴窞義固各有在耳其云入于穴何也入謂巽也需二先之晉五成否需二有穴矣然後否四之初成益上巽爲入故入于穴也

溝　瀆

循按蒙彖再三瀆瀆則不告謂蒙成泰泰二之五上成坎故說卦傳以坎爲溝瀆贊之瀆而兼言溝者所以贊匪寇昏媾之媾也釋名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構與媾同（屯六二釋文媾馬云重婚本作冓鄭云猶會本或作構） 凡稱婚媾謂泰二之五（屯六二六四睽上九同） 惟泰變通於否則爲昏媾泰通否猶需通晉經於賁稱昏媾明困成需通晉謂需二之晉五則泰必通否而二之五乃爲昏媾昏指變通而更代於否媾指泰通否而二之五上成坎不通否而二之五則不昏則不爲媾而爲瀆媾取其和瀆取其慢（昭二十六年左傳不可瀆也杜注瀆慢也） 以溝蓋瀆卽借媾爲溝瀆之於溝猶讀之於講講與媾通而同訓爲和（史記樗里子甘茂傳與魏講罷兵索隱引鄒氏云講讀爲媾媾猶和也說文講和解也） 於是贊於兌云朋友講習又贊於損云男女媾精損二之五卽兌二之艮五之比例故以媾明講卽以講明溝蒙筮至三爲泰二之五蒙筮至再爲損二之五損通咸卽兌通艮卽爲講習爲媾精與泰通否同則損不通咸亦如泰不通否之爲瀆也且蒙成泰先初四則先成損先三上則先成升升通无妄爲往蹇來連構之訓爲連（見淮南本經訓高誘注又晉語秦楚構難注） 來連謂升二之五升无妄相錯爲復姤升二之五卽姤二之復五之比例姤二之復五是爲姤旅卽遘遘卽構（文選七哀詩注構與遘古字通） 構既與連義同則來連正是姤卽是媾也傳於豫六二贊云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交謂小畜二之豫五上交者上三應二五成既濟咸也下交者初四應二五成家人屯也上交則不諂上而不交則諂矣下交則不瀆下而不交則瀆矣上不交則豫成小過小畜成需諂猶陷也（楊倞注荀子修身篇云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 謂成需也下不交則豫四之初成復與震四之巽初同復通姤則媾復不通姤則瀆何也復小畜相錯爲益泰小畜二之復五卽泰二之五也是瀆也亦升不通无妄而二之五之比例也是知升通无妄爲來連卽是媾者升不通无妄而二之五卽爲瀆也震四之巽初成小畜復震三之巽上成豐井豐通渙而渙二之豐五則昏媾有言豐未成明夷而通渙卽復未成明夷而通姤亦卽升未成泰而通无妄損未成泰而通咸巳成泰明夷而變通成既濟固爲昏媾未成泰明夷而變通復成屯升成蹇亦卽爲媾乃在泰成既濟復升成屯蹇上有坎爲媾卽爲溝矣而需二之晉五成否損二之五成益渙二之豐五成革皆無坎而亦稱媾者則經於震上六固自明之云昏媾有言謂震成豐卽昏媾而成革不致成明夷始昏媾而成既濟是爲有言之昏媾而非匪寇之昏媾也傳以坎爲溝瀆贊泰二之五又以媾贊損以講贊兌則不必有坎乃爲媾矣有坎水則媾通於溝有兌言則媾通於講好學深思者又可心知其意也

淵　泉

循按井九五井洌寒泉食傳於蒙贊之云山下出泉蒙上艮爲山則泉指下坎泉卽淵也乾九四或躍在淵謂乾成革而通蒙躍在淵卽是出泉謂蒙二之五也訟彖傳云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訟下坎猶蒙下坎蒙二之五則躍在淵訟上之三則入于淵以訟下坎爲淵者所以贊寒泉也說卦傳乾爲寒井而有乾謂成需也井爲離上之坎三之卦入于坎而成井猶入于淵而成大過離上之坎三卽訟上之三也離四之坎初卽訟四之初也訟下之淵猶坎下之淵既入而又泥則寒其泉矣寒其泉而後食謂需通晉需二之晉五需者飲食之道也傳云寒泉之食中正也卽需晉兩傳所云以中正也淵之義爲深恆初六浚恆傳云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家人上之解三成恆猶離上之坎三成井井成需卽恆成泰傳以出泉贊躍淵以入淵贊寒泉又以深贊浚浚猶渫也浚恆之凶亦井渫之不食矣

塘

循按解言墉同人亦言墉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謂解二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也同人四之師初斯時師二未先之五柔乘於上同人雖成家人是爲乘其墉兩墉字相貫而解上六於墉字上加高字知指家人上之睽在同人稱墉知其成家人在解稱墉知其通於家人兩相比例明白無疑

次

循按師旅止舍之地名次（莊公三年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猶止也以其在師在旅故取義於次師六四師左次无咎左即夷于左股之左謂同人四之師初也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相錯爲中孚明夷正履四之謙初之比例故云師左家人舍臨而通解則左而次故无咎解二之五而家人上之解三成咸咸下艮爲止故云次也若師已成臨則不復有艮止矣師二之五即坎二之離五之比例師二不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即坎二不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之比例離四之坎初即旅四之初旅成賁猶離成賁亦猶師成臨同人成家人賁通困而困二之賁五與家人通解而解二之五同故取師六四次字以爲脈絡困二之賁五爲懷其資爲得童僕然後賁上之困三成咸與家人上之解三成咸同是爲即次經倒其辭云所以即次者以懷其資也懷其資則成家人萃得童僕矣即次則家人成既濟而貞矣若旅成賁不能通困以即次而且以上之節三旅成明夷節成需是爲焚其次夷者傷也故傳云旅焚其次亦以傷矣離四之坎初成節旅成賁仍離成賁離九四焚如謂賁上之節三即旅焚其次也經以兩焚字鉤貫離之焚如以兩次字鉤貫師之左次傳贊師左次无咎云未失常也又贊需于郊利用恆云未失常也需于郊之郊即同人于郊之郊同人于郊謂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而通解也需于郊未失常則是同人于郊未失常同人于郊未失常謂成家人而通解則是師左次无咎之未失常謂同人成家人而通解也經以兩郊字爲鉤貫傳以兩未失常贊之已神奇矣傳不以未失常贊同人于郊而以志未得贊同人于郊又以志未得贊困九五同人于郊旣同于師左次則困九五之志未得同於同人于郊即同於師左次困九五之志未得贊劓刖劓刖謂困二不之賁五然則困二之賁五則志得矣劓則賁上之困三成大過明夷即同人上之師三成升革也亦即旅上之節三成需小過也刖則困四之初成節即猶旅四之初成賁亦即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也旅上之節三即是小畜上之豫三需于郊指小畜上之豫三成需而通晉即旅上之節三成需而通晉其未失常旣同於師左次之同人成家人而通解則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即同於旅上之節三成需小過失常則志未得志得則未失常師同人成家人臨則志未得家人通解臨通遯則未失常旅節成需小過則志未得小過通中孚需通晉則未失常賁通困而成家人萃節通旅而成屯遯則未失常困成節旅成賁則志未得互相發明傳於需于郊稱未失常以節成需通晉例同人成家人通解也於同人于郊稱志未得以師同人成家人臨例節旅成需小過也猶恐贊之不明直於師左次无咎稱未失常明師成臨同人成家人而家人通解同於旅成小過節成需而需通晉又於困九五劓刖稱志未得明同人成家人旅成賁之同於刖兼明師成升旅成小過之同於劓旣刖且劓則困成需困成需通晉利用恆猶節成需通晉利用恆傳於需稱未失常固鉤貫師左次之未失常且與劓刖之志未得相互發經以三焚字二次字爲鉤貫傳以未失常志未得爲鉤貫其神奇尤不可以筆墨盡也

鼻

循按噬嗑言滅鼻睽言劓荀九家及虞仲翔皆以艮爲鼻以經衡之誠是乃說卦傳不言艮爲鼻而言巽爲臭臭者通於鼻者也鼻之通臭猶山之通氣臭在鼻則鼻中有物如巽中之陽實充於艮中故艮爲山亦爲鼻也損上山下澤二通於五爲通氣而損成益上艮化爲巽氣在山中即臭在鼻中乾二之坤五爲同人比即師二之五之比例乾上又之坤三成蹇猶同人上又之師三成蹇是爲同氣相求氣即臭也師成蹇有鼻無臭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升下巽爲臭臭伏於眾莽之中徒穢敗而不馨香見臭而不見鼻是爲滅鼻所以滅鼻者以其不同心同人成革上雖有言爲不同心之言宜其拚鼻而不相善惟升通无妄升二之五而无妄上之三成蹇革上兌乃爲同心之言升二之五巽之陽升而艮鼻通如香之升於鼻故云其臭如蘭蘭草之香者也不爲眾莽而爲芳蘭則鼻不滅即爲井二之噬嗑五之比例亦爲睽二之五之比例蹇下鼻睽四之蹇初而鼻不見故爲劓睽先成无妄上乾爲天然後四之蹇初劓蹇之鼻故云天且劓經言鼻而傳贊之以臭造乎微者也

脢　夤

循按說文脢背肉胂夾脊肉艮九三列其夤馬融云夤夾脊肉也淮南地形訓作瘨與脢形近而譌鄭康成作列其臏臏與胂通用字也咸九五咸其脢虞仲翔云脢夾脊肉於列其夤則訓膂肉素問繆刺篇云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有腰俞王冰注云腰尻骨閒曰解當有腰俞推此則腰俞在腰之下尻之上骨空論所謂八髎在腰尻分閒是也腰俞尚在兩胂之上則兩胂在腰俞之下與尻相平矣與尻相平而曰兩胂則尻之兩畔也自項至尻骨皆謂之脊而背肉在上半腰胂在下畔咸損相錯爲艮兌損二之五即兌二之艮五之比例兌三之艮上即損三之上之比例艮成蹇兩坎相貫坎爲脊通上及下合脢與夤蹇兩坎相貫脊象也在五之一坎爲脊之上半爲脢在三之一坎爲脊之下半爲夤損成既濟與咸相錯爲蹇咸三已定所感者損上之坎是咸其上半而不必咸其下半故咸其脢兌二不之艮五而艮上之兌三艮不成蹇而成謙謙止有三之一坎而無五之一坎是艮其下半未曾艮其上半故艮其限列其夤限爲要義與約同列同裂成蹇則兩坎相貫爲脊肉之全今不成蹇而成謙如割裂其脊僅存要胂以下取象之妙不可思議當从月不當从夕說文引夕惕若夤學者或依之以爲孟氏易然文言傳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兩言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以傳證經經無夤字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董遇作以其夤出也義亦不合

股　肱

循按說卦傳震爲足艮爲手巽爲股股順於足而不象震則肱順於手亦不象艮矣肱之順於手猶股之順於足巽者順也取義於順爲股爲肱皆巽象也傳但言巽爲股而不言肱細測之有精義焉試以乾坤言之乾二之坤五而四之坤初順之坤成屯下震爲足乾成家人上巽爲股巽之爲股因震爲足而象也乾二之坤五而上之坤三順之坤成蹇下艮爲手而乾上則成兌而不成巽故肱雖順乎手而不可以巽指之明夷者謙初之履四亦豐四之渙初履二先之謙五而後履四之謙初履成益

初四順乎二五即益之上巽順乎下震爲股之順乎足乃履二不之謙五而四先之謙初謙成明夷履成中孚有巽而無震是股不順乎足不順則夷矣故云夷于左股履二不之謙五而四之謙初猶渙二不之豐五而初之豐四履之夷于左股即豐之夷于左股渙二先之豐五而渙上之三順之猶履二先之謙五而履上之三順之渙謙成蹇下有艮手履豐成革上兌爲折以三上順二五而蹇有艮手則爲肱以革上兌爲折故云折其右肱推之股爲初四順二五之名肱爲三上順二五之名股肱之義明而左右之義亦明以豐四之渙初有股而爲左則左以初四言也以渙上之三有肱而爲右則右以三上言也初四三上皆所以從二五泰傳云以左右民民指泰五泰二之五而否初之四從之則左之也泰二之五而否上之三從之則右之也師二不之五而初之同人四與豐四之渙初同故云師左次无咎大有二之五而上之比三從之爲自天祐之祐即右也无妄彖傳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以祐贊有攸往明往謂上之三損六二傳云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无妄成益不通恆故不祐損成益而通恆故上祐祐字加以上字明以上之三爲右矣履四之謙初在履爲夷于左股在謙則爲入于左腹履成中孚上巽爲股亦爲入謙成明夷上坤爲腹下離又爲大腹腹指謙成明夷入指履成中孚股指履成中孚夷指謙成明夷用一左字明其爲初之四而下申之云用拯馬壯吉又於渙初六云用拯馬壯吉知夷于左股謂履四之謙初即渙初之豐四矣

身躬

循按說文身躳也躳身也艮彖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背合脢夤而爲兩坎相貫艮其背謂成蹇即止而不行惟成蹇即止而不行則不獲其身何爲獲其身革四之蹇初成兩既濟也但成蹇而不成既濟爲不獲其身六四發明其義云艮其身无咎傳云艮其身止諸躳也以躳字贊身字以止字贊艮字傳以止諸躳贊艮其身經以艮其身无咎明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成蹇而止止諸躳也成蹇而不止成兩既濟則獲其身也繫辭傳贊解上六云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家人上不之屯三成兩既濟則藏器解二之五而後家人上之解三成既濟咸相錯成蹇故藏器於身成既濟爲形下之器家人成既濟爲有獲解成咸先有身咸四之初即革四之蹇初則獲其身成兩既濟獲其身則無身藏器於身則不獲其身也巽二之震五與兌二之艮五同巽上先之震三成豐井則征凶既成豐井則不可以井二之豐五井二之豐五雖亦成蹇爲有躳然三先於五尊卑倒置故不于其躳于其鄰不于其躳不以豐五之井二成蹇而變通於渙爲鄰也乃渙二之豐五而渙上之三從之渙亦成蹇有躳是爲渙其躳渙其躳則无悔仍五先而三後也由是推之革改命於蒙蒙二之五猶渙二之豐五也蒙上之三猶渙上之三也渙成蹇有躳蒙成蹇亦有躳若革四先之蒙初以致上之三成泰爲金夫二之五成兩既濟不獨異乎渙成蹇之有躳並不能如豐五之井二尚成蹇而爲躳直謂之不有躳而已矣蹇通睽而睽成大壯猶革通蒙而蒙成升升成泰則不有躳大壯與蹇係則爲匪躳匪不可與躳係也宜變通於觀是爲王臣蹇蹇匪躳之故蹇傳云君子以反身修德蹇已有身反而孚於睽家人藏器於身反而孚於解有身則宜反其身未有身則宜修身修身者升二之五成蹇也升无妄相錯爲復姤姤四不之初而二之復五即无妄四不之升初而升二之五之比例復初九傳云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修身而後有身反身而乃不獲其身獲其身則不有躳凡稱身稱躳皆指蹇而言以經傳通核之歷歷可指

孕

循按漸九三婦孕不育九五婦三歲不孕虞仲翔謂離爲孕說卦傳離爲大腹虞仲翔云象曰常滿如妊身婦虞以離爲孕者以大腹言之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南者任也又云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樂記毛者孕鬻注云孕任也離爲南方是爲任亦即爲孕矣孕古字作䑕(見管子五行篇)爾雅在水爲黽注謂似青蛙大腹是黽字本象大腹之形(徐鉉云象其腹)說文於蠅字下云蟲之大腹者从黽从虫則黽之爲大腹可互見離爲大腹因即爲䑕是可推矣周禮薙氏秋繩而芟之注云含實曰繩釋文繩音孕(一切經音義云含實曰孕)爾雅鱦魚子釋文鱦顧音孕本一作鯶草之含實魚之有子亦孕也亦大腹也(家語屈節解小者名鱦王肅注鱦魚之懷任也)一切經音義言孕從乃聲凡四見廣雅云仍重也春秋仍叔穀梁傳作任叔孕之義爲任則孕之從乃正同於仍之從乃孕從乃以其爲重身也吳氏別雅云管子四時篇春嬴育夏養長孕通作嬴(山陽吳玉搢撰)嬴嬴嬴通重猶累也嬴之通於累即嬴之通作螺是以離爲嬴即爲嬴亦即爲孕六書轉注假借交相爲用其息甚微其脈可溯玉藻喪容纍纍注云纍纍羸憊貌(纍即累)月令天地始肅不可以嬴注云嬴猶解也嬴之爲解即羸之爲憊憊之於備猶嬴之於嬴莊子胠篋淮南修務皆云嬴糧崔譔高誘皆訓嬴爲褁褁亦孕也離爲大腹因而爲孕與爲嬴爲鼈爲蟹且可得其通矣

祖考

循按小過六二過其祖蠱初六有子考无咎履上九視履考祥傳於豫並贊之云以配祖考祖即過其祖之祖考即考无咎之考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則爲過其祖過其祖謂不先及其祖也祖之義爲始二不先之五是無始考之義爲成(見穀梁傳)又爲擊(見毛詩傳)成謂成既濟擊謂上之三小畜二先之豫五爲祖而後上之豫三爲擊小畜成既濟則爲成故云以配祖考過其祖則考不與祖配而小畜成需矣小畜二之豫五豫成萃小畜成家人即爲大畜二之五之比例隨四之蠱初隨成屯蠱成大畜大畜孚於萃是爲幹父之蠱稱父則已有子有子則考仍配於祖而无咎謂大畜二之五爲有子而後大畜上之萃三爲考无咎也隨四之蠱初與鼎四之初同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則得妾以其子鼎成遯遯屯相錯爲无妄蹇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故履上九考祥之考與考无咎之考互明鼎二之五有子則上之屯三考无咎矣履二之謙五而後履上之三稱考祥則有子矣履二之謙五爲升二之五之比例升孚无妄而升二之五即復孚姤而姤二之復五傳於復六五贊云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姤二之復五而後上之復三爲升二之五而後无妄上之三之比例亦爲履二之謙五而後履上之三之比例中以自考之考即視履考祥之考亦即有子考无咎之考也配祖有子是取父爲考之義而通其義於擊則爲蒙上九之擊蒙益上九之或擊爲上之三之通稱易辭以轉注爲比例如此

朋友

循按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虞仲翔以兌爲友以兌傳稱朋友講習乃求之說卦傳無兌爲友之文且以友爲兌象則指損下兌而言乃以一人行爲泰初之上此卦變之說也初之上何以言得非易義也同志爲友同志卽同心繫辭傳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發明大師克相遇而言大師克則同人上之師三成升不同心矣宜其號咷乃升孚於无妄升二之五則與无妄爲同心然後无妄上之三所謂同心之言也无妄成革升成蹇猶兌成革艮成蹇二人同心卽朋友講習在兌二之艮五爲朋友講習在損二之五卽爲得其友損二之五卽兌二之艮五也易文言友者一言朋者七傳於兌則並贊云朋友朋卽友也友卽朋也以兌二之艮五艮上之兌三成蹇革爲乾二之坤五上之坤三之比例則兌之得友卽坤之得朋坤得朋而成蹇宜變通於睽爲喪朋蹇之於睽猶升之於无妄升二之五得朋睽二之五亦得朋矣蹇九五大蹇朋來朋來升二之五也升二之五卽姤二之復五之比例故復之朋來卽蹇之朋來姤二之復五以相錯論卽升二之五以變通論卽猶小畜二之豫五豫成萃而小畜上之豫三成咸是爲朋盍簪朋指小畜二之豫五也解而拇則解成臨臨孚於遯爲斯孚九四朋至斯孚朋至卽朋來臨二之五亦卽姤二之復五之比例也咸九四朋從爾思思謂損二之五承上憧憧往來而言恆成咸通於損損二之五咸四之初從之咸五爲朋盍簪之朋既通於損損二之五爲思自咸言之爲爾思咸四之初從之爲從爾思緣朋盍而成咸故咸得稱朋損二之五損又得友而成益益通恆又以益之朋從恆之思思者容也不恆其德无所容恆其德則有所容以思從朋以朋從思卽以朋從朋以思從思明往來不絕也朋友以交爲好以信爲孚故必以損孚咸而損二交於五乃爲得友孚而不交非得友也交而不孚非同心也損六三稱得友六五稱十朋之龜朋謂損二之五成益故益六二亦稱十朋龜以朋稱貝亦以朋稱小雅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正義云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以上四貝各一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二貝爲朋震六二喪貝卽是喪朋震成復則喪朋復通姤則朋來自二指五而稱貝正所謂五貝爲朋也不言喪朋而言喪貝者以別乎東北喪朋震之喪貝失道而喪也不宜喪者也蹇之喪朋趨時而喪也宜喪者也震之喪貝與泰之朋亡義同泰爲恆四之初亦爲損上之三損二不得友而成泰恆无所容而成泰且臨不明至而遯上之臨三成泰此泰之朋所以亡也泰孚於否則得尙乎中行亦喪貝之七日來復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八十八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千八十九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馬

循按說卦傳明云乾爲馬又云乾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惟良馬見大畜九三謂隨四之蠱初下乾爲馬故云良馬逐逐謂隨四之蠱初也蠱成大畜初先於五不可爲良經云良馬者通下利艱貞言也因逐而有馬馬能變通於萃以二之五爲元吉則良馬矣夏官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老卽老夫之老謂需下之乾也瘠猶羸也大壯成泰則羸謂泰下之乾也駁之言雜也物相雜爲文乾二之坤五文在其中然則駁馬謂同人上乾也乾上之坤三其血元黃亦天地之雜則亦夬下之乾也詩有客箋云駁雜也乾四之坤初坤下成震故於震贊之云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乾二之坤五坤上成坎故於坎贊之云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乾二四之坤坎震合而爲屯則爲善鳴爲馵足鳴足皆震象善謂乾二先之坤五而後四之坤初從之馬後左足白爲馵乾四之坤初坤初成震足則乾四成巽白四從五稱左乾二之坤五在先則左足白在後故爲馵足美脊者美猶善也謂乾二上之坤成蹇兩坎相貫爲脊亟心者亟猶極也謂乾二之坤五爲心荀爽作極心馵足象震之在後亟心象坎之在中作始也謂不俟乾二之坤五先以乾四之坤初不亟心而作足不先成比而先成復也坤先成復則乾先成小畜小畜上巽爲白顙猶包桑之桑卽巽之廣顙也故云的顙乾上之坤三亦互坎而乾成夬夬之乾在下同人之乾在上不先成同人而先成夬是下首也蹄亦足也乾上之坤三互坎亦互震以坎而兼震象惟謙有之雜卦傳以謙爲輕輕卽薄也故爲薄蹄乾爲馬三字總言既以良老瘠駁明乾之所在又以震坎二卦明乾之行有當位則爲善鳴馵足美脊亟心有失道則爲作足的顙下首薄蹄所以明其爲屯爲比爲復小畜爲夬謙有如此非謂震坎亦爲馬也若使馬象於乾復象於震坎則繫辭者既無所主而觀象者亦何以爲依凡易稱馬皆乾也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坤何以有馬坤成屯乾成家人家人上之屯三則貞而不利成兩既濟既濟無馬也故必牝馬之貞而後利何爲牝馬屯通鼎而鼎成遯遯上乾爲馬也屯通鼎猶蹇通睽鼎成遯爲牝馬睽成无妄亦爲牝馬稱牝者鼎五睽五俱在柔中當其上已成乾則由牝而馬方其未馬而牝馬猶未得是爲喪馬經於坤稱牝馬於睽稱喪馬互明之也乃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大畜卽隨四之蠱初馬已逐矣斯時大畜通於萃尙可養之爲良不能變通又以上之屯三爲泰則不爲良馬而爲乘馬至於成泰而後旁通於否是爲乘馬班如班同般還也還卽旋也旋而元吉也泰通否則匪寇昏媾需通晉亦匪寇昏媾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是也泰之馬在下而坤乘之故爲乘馬需二之晉五成否否之馬在上因而否四之初下震爲蕃則皤如也上巽爲白故白馬也賁之白馬卽晉錫馬蕃庶之馬也困賁爲革蒙之相錯困成需卽蒙成泰蒙成泰猶鼎成泰以睽之喪馬與坤之牝馬互明以賁之白馬與屯之乘馬互明而馬之宜得宜喪可得明矣晉稱錫馬謂需二之晉五矣於是中孚六四與之互明月幾望謂上之三成需需下有乾所謂老馬也需下之馬既老晉上之馬尙亡亡猶喪也以需下之馬匹晉上所亡之馬而晉上乃得有馬而成否錫馬蕃庶之馬卽此月幾望所匹之馬也匹猶合也有以匹合其亡則馬不亡矣繫辭傳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隨四之蠱初與鼎四之初同鼎成泰猶蠱成泰泰以坤乘乾爲乘馬上坤牛也亦車也以牛牽車爲服先三後五則輕引而變通於否爲引重舍既濟而遠與否孚故致遠裁成輔相變而通之以盡利也故利天下

鴻　楊

循按漸六爻皆取象於鴻說者或以爲大雁（鄭康）或以爲水鳥（王弼）或謂隨陽鳥喻女從夫（李鼎祚）然皆執鴻之爲鳥名耳易之繫辭每假借於聲音訓詁間以爲之義如豹則取於約鮒則取於附鶴則取於確思而核之昭然無疑因究爾雅釋詁之文云鴻代也康誥乃洪大誥治鄭康成注云洪代也洪鴻二字通鴻之爲代其義古矣爻辭作於周公釋詁亦周公所作以周公之所釋釋周公之書則此鴻代之訓以爲即疏解漸卦之鴻可也漸即文言傳所謂由來者漸漸而至於積不善有餘殃由辨之不早辨早辨何如惟更變改悔以旁通補救之而已代者更也故六爻於漸之上皆用鴻字無論漸于干漸于磐漸于陸漸于陵漸于木皆宜變而通之故云鴻漸鴻漸者變通其所漸即早辨其所漸也傳於坤初六用漸字於坤六二用代字正贊此鴻漸也爾雅訓鴻爲代亦訓顯爲代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顯比即是代比比成屯而更變於鼎以代有終所以三驅也又訓昏爲代經五稱昏媾皆由失道而更變故云匪寇昏媾由失是而致寇由變更而和解昏而媾猶云變而通也顯之義同於揚代之義同於賡爾雅釋詁又云賡揚續也夬揚于王庭謂更變而通於剝也傳贊大有云君子以過惡揚善揚善猶云繼之者善也揚與楊通（詩揚之水釋文或作楊木之字左傳解揚史記作解楊左傳楊干漢書古今人表作揚干廣雅釋言楊揚也）大過兩稱枯楊枯猶苦也楊即揚也枯而能揚謂困成大過剝成頤能更變而旁通也惟能更變所以生稊生華徒以楊爲澤木鴻爲水鳥以索諸巽兌離坎之間非聖人取象之妙也

果

循按說卦傳乾爲木果艮爲果蓏巽爲不果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成蹇下艮故云碩果夬二之剝五剝上成巽惟上之三乃得有果上未之三巽而不艮故巽爲不果剝成蹇夬成革相錯爲既濟咸下艮即蹇下艮但咸三爲艮互乾亦互巽巽爲木故乾爲木果夬二之剝五與蒙二之五同蒙傳云果行育德果即碩果之果謂蒙成蹇也殺敵爲果（左傳宣二年）義同於克故爲上之三之稱傳於果上加木字與於果下係蓏字互明蓏者瓜也姤二之復五而後上之復三姤成咸是爲以杞包瓜兼乾巽艮乾爲木果專爲此而贊艮爲果蓏明姤之瓜亦剝之果也又贊於解云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作始也雷雨作謂解二之五成萃萃家人相錯爲觀革即夬二之剝五之比例家人上之萃三萃成咸猶觀成蹇故云百果互巽故兼言草木草木即木果之木數至百而定解成咸下艮爲果家人成既濟六爻皆定爲百異乎剝成蹇夬成革之果而不百也

木

循按說卦傳巽爲木是經之取象於木必不離乎巽而乾爲木果離於木爲科上槁坎於木爲堅多心艮於木爲堅多節乾艮坎離之言木猶震坎之言馬馬必出於乾木必出於巽也離之爲科上槁何也槁猶枯也賁上之困三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姤上之復三成明夷則離也賁上之困三成大過則巽也困初六困于株木株指明夷木指大過株木由科上槁而成科本也（見廣雅）但存木之本而上誅滅其枝葉故枯槁而爲株木也科上槁二字贊株木之株即贊枯楊之枯惟枯故槁惟株故科上槁也大過上兌虞仲翔作科上折亦合坎爲堅多心艮爲堅多節互文也心即指坎之在上節即指艮之在下節止也艮亦止也巽二之震五而巽上之震二應之巽成蹇上坎爲心即坎之維心亨也下艮爲節即艮之艮其止也然何以爲堅何以爲多堅即堅冰之堅多即多故之多巽二不之震五而上先之震二震不成革而成豐巽不成蹇而成井豐上無心井下無節以井通噬嗑則井二之噬嗑五井仍成蹇井下巽也以巽木化爲艮節是爲艮之於木也井上之噬嗑五同於履二之謙五履二之謙五則堅冰至故云堅多節以豐通渙則渙二之豐五豐仍成革渙上巽也上之三以巽木化爲坎心是爲坎之於木也巽二不之震五而成豐豐變通於渙爲多故故云堅多心渙二先之豐五而後上之三亦猶履二先之謙五而後上之三則多亦堅也坎成井而後通於噬嗑亦猶離成豐而後通於渙則堅亦多也用兩堅字贊經之堅冰而以兩多字與多故相鉤貫知其爲豐井之變通則知堅冰至爲謙夬之變通益以巽上之震三比例於離上之坎三皆成豐井在巽爲多故在坎亦多故也而以巽上之震三比例於艮上之兌三則巽震成豐井艮兌成夬謙在豐爲多故在謙則堅冰傳以坎艮兩卦與巽木相參而以堅多兩字貫之其交錯互見之妙泛視之似屬乎常深味之精妙靈著贊經之奇莫奇於此說卦傳震不爲木而爲蒼筤竹爲萑葦二者皆經所無也細測之則竹爲方策所用與書契互明謂剝成益益下有震也萑葦所以包魚包有魚則復成屯屯下有震也凡經所有而說卦傳不言與經所無而說卦傳言之俱有微義存乎其中測之當自得耳漸上之歸妹三則無上巽而有下艮故漸于陵漸初之歸妹四則無下艮而有上巽故漸于木漸于木謂漸成家人也漸成家人則歸妹成臨鴻而代之則臨變通於遯而或得其桷矣巽上之震三成豐豐通渙則於木爲堅多心矣故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震成豐巽成井不通者也三之上爲誅伐故云刳木說文刳判也謂剖渙上之三也爾雅釋詁剡利也說文剡銳利也銳與兌通（老子塞其兌河上公作銳）謂渙二先之豐五豐成革革上兌連於巽木巽木上兌是爲剡木井之巽木滅於坎水之下既不可與豐通豐變通於渙則木浮於坎水之上然木不剖不可以爲舟舟非楫不可以利涉故先以二之豐五爲剡木之楫後以觀上之巽木刳而爲舟則利涉大川渙剖上一爻下爲兩坎象舟浮於上二之豐五爲楫則所以運舟者有主而兩坎之險亦化爲利矣中孚之利涉大川猶渙之利涉大川傳云乘木舟虛明贊一舟字中孚之舟在兌澤上猶渙之舟在坎水上二之小過五成咸亦刳木爲楫也成益益上之三亦刳木爲舟也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何以取諸益謂无妄成益也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升成泰无妄成益益不通恆而上之三成既濟則不耕而穫爲未富益通於恆益上巽木上之三以巽木用而成坎坎爲撟輮輮揉同是輮木爲耒也（[illegible]井下之木即大過之棟橈說亦合）耒之耕必以耜耜爲耒頭金恆二爲巽木互乾金以二之五是斲木爲耜恆二以乾金耕於五而益上以巽木輮於三是耕而獲菑而畬矣故爲耒耜也同一枯木可用爲舟楫可用爲耒耜一變通遂利於用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何以取諸小過細測諸經文傳文傳於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云斷可識矣識即大畜多識之識先以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則斷可識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成小過但斷而不可識小畜上巽爲木斷而之豫三是爲斷木豫下坤爲地小畜上伐而克之小畜成需上坎爲陷伐地而陷是掘地也斷木掘

地其道窮矣乃以小過通中孚中孚二之小過五吾與爾靡之靡同摩切磋砥礪之義也以杵臼摩粟使之精熟猶朋友講習中孚二之小過五爲損二之五之比例亦兌二之艮五之比例又爲蠱二之五之比例爾雅釋器康謂之蠱昭公元年左傳穀之飛亦爲蠱中孚小過相靡切而與蠱二之五同則古稱康爲蠱固易之遺訓也歸妹三不之五而漸上之歸妹三即小畜上之豫三之比例在豫成小過在歸妹成大壯小過通中孚取爲杵臼之利大壯通觀則取爲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棟居中大壯二之五象之宇爲人所止觀上之三成蹇象之成蹇革則宜待故以待風雨歸妹成大壯一轉移遂用以爲宮室之棟而變穴居野處之習焉困于株木而成大過此棟所以橈大壯通觀而二之五成革猶蒙通革而二之五成觀大壯二之五爲棟蒙二之五亦爲棟困賁爲蒙革之相錯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成大過即蒙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升棟末升於五而在二故爲橈釋文橈乃教反曲折也左傳成公二年畏君之震師徒橈敗注云橈曲也釋文亦乃教反說文無橈而有撓呂覽別類高陽應將爲家室匠對曰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韓非外儲亦載此作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則撓塗濡則重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以直對撓猶以輕對重撓爲曲橈撓古字通也剛當位於五則直直猶信也橈猶屈也巽木不信於賁上成家人而屈於困下成大過傳云棟橈本末弱也本謂初末謂上弱謂不壯大壯二之五則壯而棟升於上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則不壯而弱然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末弱也傳兼言本弱者爲九四有他吝而贊也九四傳云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末弱而成大過大過二變通於頤五則棟隆矣若大過二不變通於頤五而四又之初成需則橈乎下橈乎下則本亦弱矣象辭言棟橈原兼此兩義故申云利有攸往亨亨則但橈於末不致又橈於本故傳以本末弱解之向秀以本末弱爲初上兩陰爻未能知易之微也鴻漸之木爲生木伐而成大壯乃變通以爲棟澤滅之木已成枯木一變通而橈者隆棟隆於上爲宮室棟橈於下則爲棺槨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鄭康成以爻辰說之說上六在巳巳當巽位與下巽兩木夾四陽爲棺槨之象然中四陽何以象死則未能詳也虞仲翔謂中孚上下兩象易亦未善貫成明夷困成大過困于株木爲澤滅木木之窮者也變通於頤頤爲共四之剝初爲隨四之蠱初之比例大畜下之父即需下之老夫中亡而在下是已故之父也大畜通萃則有子而考无咎頤通大過則用此枯木以葬其考而棟之橈以變通爲棺之屋檐槨之抗折矣大過二之頤五有子以承父德乃得以棺槨送葬而棺中之父其德克彰死而生矣若頤不通大過而上之三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則死如棄如明夷有坤野而需無巽木釋名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也漸上之歸妹三即睽上之三睽成泰即歸妹成泰在歸妹則夫征不復婦孕不育而離羣醜在睽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而致寇至非弧矢之利不足以威天下故以泰變通於否泰無巽木也否三則互巽木泰二之五先張之弧張之即弦木也否上之三後說之弧說之即剡木也否成咸猶豐成革皆巽木連兌故皆爲剡木所剡者此木所張者亦此木非有此木泰五不可以言張非泰五先張否上亦不可言說所謂弧矢之利也同一巽木用爲舟用爲末用爲矢用爲杵且用爲棟用爲棺槨皆因其失而裁成之而教人之法視乎此矣寧有棄材哉

林　莽

循按廣雅林眾也說文茻眾草也茻即莽屯六三惟入于林中坤爲眾林即指坤乾二先之坤五則坤有中是爲林中乾四又之坤初乾成家人上巽爲入故入于林中師二不先之五而同入上之師三成升升下巽木也亦草也上坤眾也故爲伏戎于莽鄭康成云莽叢木也叢木猶云眾草同人上之師三爲賁上之困三之比例同人之莽即困之蒺藜葛藟也

莧陸

循按夬九五莧陸二字最不易明馬融王肅鄭康成皆云一名商陸子夏傳謂莧陸木根草莖剛上柔下宋衷謂莧莧菜陸商陸董遇謂陸之葉差堅於莧莧根小陸根大荀爽謂莧謂五陸謂三葉柔而根堅虞仲翔斥諸說爲俗而讀莧爲夫子莧爾而笑之莧云莧說也和睦也釋文亦云陸蜀才作睦親也通也仲翔似知經文假借取義之例然說睦之義謂大壯上震變兌則孳合非易義試以經推之莧陸爲商陸當以馬鄭爲是當時自有此草名而所以取此二字者則非在枝葉剛柔根莖大小益猶箕子帝乙原是人名而辭如是義不如是也漸六三上九皆云鴻漸于陸陸即莧陸之陸凡經有兩字彼此同者即其脈絡所貫欲知莧陸之義宜先求鴻漸于陸之義陸者高平無水之處也漸上巽爲高上征於歸妹三成蹇則有坎水漸于陸者漸成家人也家人通解爲鴻漸于陸陸字之義於是可明剝上先之三成謙則夬二之剝五成蹇蹇上有坎水而不可爲陸惟剝上不之三而夬二之剝五成觀與家人上不之解三而解二之五成萃同觀革相錯即家人萃則莧陸之陸即是鴻漸于陸之陸比例之固無疑者夫陸既明有漸之兩陸字爲之引申其云莧者何也莧即見之假借也夬舍謙而變通於剝是爲見由變通而剝成觀上巽是爲見陸取草之名莧陸者爲見陸之借見陸猶云見沬見金夫見惡人緣見陸二字不貫故借莧爲見而云莧陸

蒺藜　叢棘

循按小雅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茨與薋同薋藜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蒺藜猶叢棘也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爲寘于叢棘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爲據于蒺藜凡三上先二五而行爲逆說文夆之訓爲啎啎之訓爲逆物之有刺者謂之夆草木有夆刺害人與以金刃擊害人同一例以坎成井困成大過下有巽木故爲叢棘蒺藜離成豐豐用獄故取徽纆而以叢棘爲議獄之地而類及之（秋官朝士注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九家云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議獄於其下）困不言叢棘言蒺藜者蒺藜猶言疾也以賁上之困三失道害人則爲刺人之蒺藜以困成大過大過四尚未之初則仍疾使能變通於頤則得其女妻惟入其宮不見其妻則大過四又之初成需不復有疾矣韓詩外傳引此爻辭說之云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于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于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于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韓氏易以疾字解蒺藜之蒺同

聲假借爲易中比例之要韓氏尙能傳之惜當日僅傳其詩不傳其易而斷珪碎璧間見於詩外傳者殊可寶貴也據者引也見廣雅貴失道引而通於困乃困不成咸而成大過故非所困而困卽非所據而據焦大過四不之初卽引而通頤雖非所據而困於石仍疾而據於賢人也若非所據於前又不疾據賢入死期至而其亡必矣韓氏以疾解蒺藜與黃氏讀豚爲遯此易學之留存一綫者也大過上兌爲附下巽爲木附於木上是爲葛藟墨子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漢書楊王孫云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棺葛藟爲緘古用葛藟束棺三有約束之義大過取棺槨而三束之則困于葛藟之象與

瓶　甕

循按井彖云羸其瓶九二云甕敝漏說文缾罌也罌汲瓶也罋卽甕然則九二之甕卽發明彖之瓶乃變瓶言甕有微義焉羸其瓶則在井成需在噬嗑成明夷下離爲大腹其象爲瓶上無巽繩則瓶無所係故羸其瓶者噬嗑成益則上有巽繩可以繘井井成需是爲井谷谷之言窮也井窮而成需需通於晉則射鮒甕敝漏三字申明射鮒之義晉五空虛需二塡塞其空虛是塞之也甕之言壅也需二壅於晉五需下成離亦是甕也敝卽永終知敝之敝歸妹成泰而通否則泰二之五爲知敝井成需而通晉則需二之晉五爲敝漏漏下滲也謂四之初困豐四之井初而窮於泥則无與今改而射鮒則有以敝其漏敝通罷羸亦通於憊說卦傳離爲鼈卽離爲敝泰二之五成既濟下離也知敝也需二之晉五成既濟下亦離也敝漏也先漏而成需變通以敝其漏成既濟由二壅於晉五是壅而敝其漏也一甕字明二之上壅於五則義通於塞明需下之成離則訓同於瓶瓶取於訓而壅通以聲易每以聲義兼取爲引申其常例也釋文載李軌於鐘反則讀若雍雍卽壅也王弼解甕敝漏云水不上出而反下注不上出雍敝也下注漏也弼固讀甕爲雍尙合乎同聲假借之義耳

匕　鬯

循按詩大東有捄棘匕毛傳云匕所以載鼎實王弼本以注易疑也然未知其妙也震彖虩虩笑言啞啞謂成屯而通於鼎恐人不明特用一匕字以明之非鼎何以有匕鼎二之五則鼎有實匕以載之言匕明其通鼎而鼎二之五也又言鬯者何也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云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春官鬯人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薰蘭蕭艾皆香草合而鬱之爲鬯分之則爲薰爲蘭艮六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艮限列夤謂艮上之兌三成謙謙通履履二之謙五成蹇无妄蹇无妄相錯爲遯屯正爲鼎二之五之比例鼎下巽爲草二之五煮於鼎中三與五合而爲鬯稱鬯以其合也履二之謙五雖與鼎二之五同乃蹇三與五分是香草未合煮者故爲薰稱薰者以其分也傳則於同人九五贊之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同人上之師三成升猶艮上之兌三成謙升通无妄而二之五成蹇卽謙通履而履二之謙五之比例同心而如蘭則蘭其心卽薰其心是經以薰心發明匕鬯傳則以其臭如蘭贊噬嗑之滅鼻卽贊震之鬯艮之薰廣雅薰草蕙草也蘭蕙異物而相近故以蘭贊薰傳凡用一字皆必與經相翼非同漫設不然斷金蘭臭徒似詞人藻麗之浮並所以贊經哉虞仲翔解薰心云古閽作熏字引說卦傳艮爲閽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如淳注胡公曰勳之言閽也光祿主公門後漢書百官志注引作胡廣薰卽熏熏古通作勳勳之爲閽卽熏之爲閽古熏既作閽閽寺之閽卽是薰蘭之薰說卦傳以艮爲閽正贊此薰心之薰爲蹇下艮如以髮贊拔以顙贊桑之例也閽連寺言之者寺爲奄人人而奄猶豕而豶大畜通萃成既濟咸猶困通賁成既濟咸豶聲通賁而義同奄寺釋文引劉氏云豕去勢曰豶傳以閽贊艮之薰心以寺贊大畜之豶豕盛大畜萃爲夬剝之相錯當艮限列夤在艮成謙則在兌成夬謙通履而薰心夬通剝而宮人寵卽爲大畜之豶豕閽寺並贊明夬剝之同於履謙大畜萃之同於夬剝俾學者會而思之知艮之薰指謙通履卽知震之鬯指屯通鼎閽之聲通於薰而義合於寺蘭之聲通於爛而義合於鬯贊經至此可謂極神奇之至矣

枕

循按枕所以薦首坎六三何以有枕之象以其成需也坎重險二不之離五則險未行險故在也離上之坎三爲入于坎窞坎成井下巽爲木離四又之坎初成需下乾爲首首加于巽木之上是枕也鄭康成云木在首曰枕而實加於重險之上是險且枕也險謂二不之離五一枕字兼先以離上之坎三又以離四之坎初故云險且枕申上來之坎坎之義坎二來之離五所以離上亦成坎者由險且枕也所以險且枕者由入于坎窞也勿用者不可以需二之明夷五爲坎坎也王弼以枕爲不安于寳以枕爲安皆非其義

鞶帶　屨

循按鞶帶白虎通分別甚明云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績繒爲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此謂大帶也又云男子所以有鞶帶者示有金革之事也此謂革帶也鞶从革其爲革帶無疑惟男子用革女子用絲故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鞶爲革帶別於紳帶紳用絲鞶用革也女子則絲帶鞶帶皆用絲而仍鞶之名以別於紳也雜記云申加大帶于上注云申重也重于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此注言二帶之制極詳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綏纓以上整首飾也端者祓元端衣也既衣則加韠韠卽韍佩韍則繫革帶可知既韠而後紳是先束鞶後束大帶益鞶帶以鉤鉤之無所垂所垂者紳也大帶以組結約之其末下垂爲紳而不用鉤者也訟上之三爲賁上之困三之比例取象於鞶帶遂與困之朱紱赤紱相貫上之三爲約爲束以其束困下之紱故云鞶帶困二剛揜爲紱繫於三下是束紱之帶也訟上之三爲大過大過明夷相錯爲革自上而下爲錫錫之自革故爲革帶虞仲翔以鞶爲大帶昧於禮制而易義亦隱矣說文鞶大帶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與虞說同攷內則兩鞶字爲帶失內則義矣杜預解左傳帶裳幅舄云帶革帶也解鞶厲游纓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亦非訟之取鞶帶隱寓革卦其義最爲微妙而噬嗑取象於屨其義亦寓於革也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于寳以屨校爲貫械是以校爲屨卽屨卽校爲罪人械足然何以滅足何以无咎鬱塞而不可通於是考古人屨制而始識取象之妙天官屨人注云複下曰舃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蓋屨本禪複殊名而亦通稱爲屨耳方言扉屨麤屨也徐兗之郊謂之扉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舃禪者謂之鞮說文鞮革屨也曲禮大夫士去國鞮屨注云無約之扉也士冠禮屨夏用葛元端黑屨青約繶純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約繶純爵弁纁

履黑絇繶純冬皮屨可也釋名屨拘也所以拘足也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溼故複其下使乾腊也齊人謂韋履曰屝屝皮也以皮作之春官鞮鞻氏注云鞻讀如屨四夷舞者所屝少儀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正義云絲屨謂絇繶純之屬不以絲飾之玉篇鞮單履也鞻革鞮也革底麻枲通考諸文葢屨以革爲之夏雖用葛而底亦用革於革底之下複以木底則名爲舄於革之上用絲爲繶爲絇爲純則稱絲履其無繶絇純者第名爲鞮亦名爲屝以麻枲爲之底猶用革則革爲屨之體或複以木或飾以絲或變以葛均不離乎革而已巽之成井也趾已滅矣乃變通於噬嗑以井二之噬嗑五井成蹇下有艮趾噬嗑成无妄下有震足因以噬嗑上之三成革以革加足非屨而何一屨字明井二巳之噬嗑五明噬嗑四未之井初明噬嗑上從二五之三如此改變則前此之滅趾爲无咎經言屨取其爲革與訟之取鞶帶同而各造於微且由易之象可以證古人鞶帶與屨皆用革也

衣裳

循按坤六五黃裳裳指坤黃謂乾二之坤五黃此裳也繫辭傳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上乾下坤象上衣下裳乾坤者否也垂卽垂其翼之垂謂四之初諸卦至成既濟泰則窮窮則變變則通泰變通於否泰成既濟而否成益是爲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既濟六四繻有衣袽袽說文作絮絮緼也廣雅訓絮爲塞未濟上離猶未成乾兩剛夾一柔是衣之未有絮緼者以二之五成否而成上衣下裳之象二塞於五而成乾卽是以垂入衣故云衣袽垂衣裳指否於此益明

簪弋

循按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注云簪連也疏云常時衣裳各別今此招魂取其便故連裳於衣喪大記君裏棺用雜金鐟大夫用牛角鐟注云鐟所以琢著裏疏云鐟釘也說文鐟可以綴著物者釋名簪兟也以兟連冠於髮也說文兟兟銳意也惟其銳能入物而物因以連故以銳合縉於棺謂之鐟以銳合衣於裳謂之簪因而笄之銳連冠於髮謂之簪簪本訓連故禮經言笄不言簪也小畜二之豫五成萃爲得朋小畜上又之豫三成咸二三陽相合而上兌爲銳象如衣之簪於裳髮之簪於冠故云合簪合以三陽相聚也簪以上兌爲銳也爾雅釋宮樴謂之杙說文弋橜也象析木銳衺著形周禮牛人以授職人注云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牛疏云置樴入地葢以木銳其下使之連於地其狀同於笄鐟之銳名爲樴亦名爲弋杙字通故以矢射物卽爲弋矢銳入物猶樴銳入地也小過六五公弋取彼在穴小過之弋卽豫之簪用弋字與簪字相貫卽小畜小過同稱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義也惟簪同弋弋卽是樴虞仲翔作朋盍戠戠卽樴也禹貢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考工記摶埴之工注云埴黏土也疏引書注亦云黏土黏土合土也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注云故書昵或作樴杜子春云或爲䵒䵒黏也元謂樴脂膏膱敗之膱膱亦黏也合而考之識從戠而通職大畜傳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前言指萃上兌大畜二之五而上往萃三卽朋盍簪故以識字贊之多學而識卽是聚會於心多識正是合簪繫辭傳又贊豫六二云斷可識矣斷謂小畜上之豫三斷而可識則豫先成萃而多識前言兩識字可互證傳之識卽經之簪簪與戠同也釋文引子夏傳鄭氏注並作簪或謂王弼臆造非也弼訓簪爲疾本子夏傳與鄭康成蜀才訓速義同簪不訓速而盍簪則以其成咸咸速也以合簪爲速正是指其爲咸當是商瞿以來所傳之遺訓也

結繩

循按繫辭傳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又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說卦傳以巽爲繩虞仲翔說罔罟謂離爲目巽爲繩目之重者爲罟此所謂巽繩謂互巽也然無以通於取夬之結繩仲翔謂夬與履上下易履三五離爲罔罟互巽爲繩罔罟既取於離之重目履僅互一目與重目之說不合孔子作傳全本於經坤括囊罔罟亦囊也（爾雅釋器罾謂之九罭郭注云今之百囊罟詩疏引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坤成復之囊布所爲也罔罟則囊之結繩者也大壯九三君子用罔謂大壯二之五爲君子則以四之觀初爲用罔觀上巽繩初成益爲有底之橐囊而以繩是罔也經於晉初六又自發明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謂需成既濟晉成益猶大壯成既濟觀成益罔孚之罔卽用罔之罔也而不云取於觀取於益云取於離者觀上之繩會繩也作者始也結者交也坎二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離成家人坎成屯相錯卽益下半有底之囊入於坎水之下上半巽繩牽於家人是人以罔罟交錯通入水中而水中之魚乃在包容之內也經實自明之乾四之坤初坤成復有底爲囊乾成小畜上亦巽繩但繩非交結（二之五乃爲交）囊不在水不可以象罔罟復通於姤姤二之復五成屯下雖有底上亦有魚乃姤成遯未嘗結繩則震之在下第爲萑葦而已故云包有魚包者包以萑葦也（少儀注苞苴謂束萑葦以裹魚肉）故必屯係於家人而家人上之巽又必先以二五相交乃爲結繩非離成家人坎成屯不足以爲罔罟所取故取諸離也經既於復之成屯爲包有魚又於剝六五稱貫魚以明之貫魚者夬二之剝五而剝上之三成蹇也剝先成觀上結繩而下無底非囊也上之三水中魚貫於繩故爲貫魚觀有繩而無底爲以繩貫魚屯有底而無繩爲魚包於萑葦則益有繩有底爲罔明矣益爲罔而無水無魚故必以屯家人之相錯爲益又必離與坎交孚而爲屯家人也傳於以漁之上加以佃二字佃卽田（釋文佃本亦作田）乾成家人坤成屯所謂見龍在田也田如是漁亦如是矣於是以取離之結繩例諸取夬之結繩夬二之剝五成觀亦以交結而有巽繩在家人屯則爲網罟在剝成益在夬成既濟則結繩而治治者夬成既濟也後世聖人謂益通恆聘禮記云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周禮質人注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象書兩札刻其側曲禮獻粟者執右契葢兩札刻而合之一持左札一持右札合其刻處以爲信約益與既濟結繩而治矣然不相孚也故變而以益通恆益上巽木方也下震竹策也恆上震竹策也下巽木方也兩竹兩木牝牡相銜恆二之五上兌爲言而益上之三以爲要約（詳見前）益成既濟則百官治恆成咸則萬民察察猶明也五柔則不明而爲愚民二先之五則有以牖其民也萬民者不一民也百官者不一官也察恆爲咸而益治察損爲益而咸又治乾上之坤三成謙夬不可以治以夬通剝爲結繩此上古聖人通變之治也夬成既濟剝成益不可以久又以益孚恆爲書契此後世聖人通變之治也書文也契約也物相雜爲文傳稱恆雜而不厭特用一雜字明其爲文卽明其爲書也益上之三爲約（詳見前）卽知其爲契也益恆咸損循環不已則悠久无疆者其爲文治乎

獄刑

循按董子春秋繁露云獄政之末也易之稱獄皆指三上獄确也稱獄爲三之上猶稱角爲三之上上三屬終上處末也離上之坎三坎成井離成豐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用徽纆卽是用獄三歲不得是用獄之不利而不能折獄者也井變通於噬嗑豐亦變通於渙井二之噬嗑五而噬嗑上之三則利用獄渙二之豐五成革上兌爲折而後渙上之三則爲折獄傳云折獄致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王肅豐成革渙成蹇革四不可之蹇初必變而通蒙蒙二先至五而後革四之蒙初革成既濟是爲致刑致刑卽蒙初六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何以用說桎梏桎梏猶校也校通於交噬嗑初九屨校校謂井二先交於噬嗑五屨謂上之三成革若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上之三仍成豐是爲滅耳何者負也井二不先之噬嗑五而負在初四三上之後故爲何校滅耳而能變通猶不爲凶滅耳而三上已先二五又成需明夷使初四亦先二五二五乃負於後而爲何校則凶矣先言何校者易辭每用到謂何校則其滅耳乃凶也桎猶至也梏猶告也以其屬於刑獄故加木用說謂革脫而更於蒙革通蒙必蒙二先至五而後革四之蒙初是用說而先至告也故傳以正法贊之正法卽噬嗑之敕法傳云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罰謂離成豐坎成井尙非大惡第罰耳大惡則成明夷矣成明夷卽以懲而改變故爲明罰豐四之渙初成明夷明夷則近於死渙成中孚中孚上又之三則急於用獄而死速惟中孚通小過中孚二先之小過五成咸然後中孚上之三爲議獄議卽可用爲儀之儀議而後獄則小過不成明夷中孚不成需向以急緩而近於死者以變通而用其緩於死矣故君子以議獄緩死賁傳云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旅傳云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何也旅成賁賁成明夷則不明賁而明則困二先之賁五也旅而明則節二先之旅五也不留獄謂旅上之節三卽噬嗑之用獄節二之旅五爲井二之噬嗑五之比例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謂旣先二五則三上可行也利用獄故不留獄明愼卽發蒙用刑卽利用刑人困賁相錯爲革蒙困二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爲明庶政亦可云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與豐較之困二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困成咸上亦兌折亦爲折獄云无敢者敢卽果也无敢卽不果也巽爲不果賁先成家人上巽而後上之困三先不果而後折獄故云无敢折獄在渙上亦巽然先折後獄無關於巽故但言折獄在困上雖有兌而賁上先有巽其上之困三無關於兌故言无敢折而獄无敢自指新交之巽而與折連文與緩原指解而與死連文同一妙義若以无敢折獄泛解爲不可折獄失之遠矣豐中孚旅賁之言獄皆贊噬嗑之用獄豐由折獄而及致刑謂成革通蒙卽贊蒙之利用刑人因矣而旅言不留獄兼言用刑則贊鼎九四其形渥此形字九家易解作刑刑與形通形乃謂之器形刑皆言乎其成也節二之旅五而後節成旣濟則明愼用刑卽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也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則覆公餗其形渥卽旅五不之節二而四之初也旅四之初成賁賁通困卽革通蒙蒙二之五而後革四之蒙初爲利用刑人與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爲其形渥互相發明傳於旅兼言刑獄以不留獄貫賁之无敢折獄以用刑貫蒙之利用刑人鼎之其形渥贊易之神非可以筆盡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八十九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九十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乾　離爲乾卦　乾行也　噬乾胏　噬乾肉

循按說卦傳乾健也象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行而不息乃謂之健乃謂之乾二先行之坤五乾下成離爲同人故傳於說卦贊云離爲乾卦明乾二之坤五下成離也亦坎二之離五上成乾也又於同人贊云乾行也明乾成同人爲天行也二行而四從之成家人坤則成屯家人上之屯三則成兩旣濟而終於日終於日則息非天行也在屯必反而爲鼎乾二行於坤五乾行也鼎二行於五亦乾行也鼎二行於五是由反而復反復其道則乾而又乾乾而又乾則天行不已傳云行事也又云與時偕行乾成家人不復有乾而鼎二之五成遯遯上又爲乾故乾乾也蹇通睽亦同鼎二之五爲井二之噬嗑五之比例鼎二不之五而四之初卽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四之井初噬嗑成頤井成需需不可與頤通而通於晉則需二之晉五晉上仍成乾六五噬乾肉謂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上乾也九四噬乾胏謂井成需通晉成否上乾也肉取義於柔釋名肉柔也胏取義於積廣雅笫簀也釋名笫積也鄭康成解此胏亦爲簀晉五噬嗑五皆柔中其成乾也皆由柔中而爲剛中則皆噬乾肉而九四以胏別之正以胏之爲積也小畜上九傳云德積載也謂其成需而通晉也大有九二傳云積中不敗也大有比相錯卽需晉大有二之五爲需二之晉五之比例也積卽晉詳見後又於繫辭傳特引噬嗑上九爻辭贊之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云惡積而不可掩連用三積字以贊胏字井二之噬嗑五則惡不積而噬乾肉井二不之噬嗑五而噬嗑四之井初則惡積井成需而通晉惡積而尙能改故爲噬乾胏噬肉噬胏而仍不失爲天行故皆云乾乾健也健卽建也釋名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屯豫兩象辭皆云利建侯屯利建侯卽指鼎二之五是乾而又乾之建也豫爲小畜之旁通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不成同人而成小畜非乾行也乃小畜通豫而小畜二之豫五仍無異於乾二之坤五屯通鼎乾而又乾小畜通豫不乾改而爲乾其爲利建侯同此示人當位失道同一變通也乾成小畜猶鼎成大畜卽猶井成需小畜二之豫五爲大畜通萃而二之五之比例卽爲需通晉而二之晉五之比例噬乾肉之乾與屯利建侯之建相發明噬乾胏之乾與豫利建侯之建相發明而說卦傳於震贊云其於稼也爲反生卽申之云其究爲健反生指家人通解解上震觀通大壯大壯上震大壯通觀卽小畜通豫之比例而小畜二之豫五卽解二之五之比例豫成咸則所謂其究也豫成咸互乾爲建侯是知其究爲健由上反生申言之所以贊豫之利建侯也

坤

循按說卦傳坤順也象傳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又云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以順贊坤以承天時行四字發明順字然則惟承天而時行乃所以爲順何爲時行變通是也何爲承天天者乾也乾

之通坤或當或不當坤皆承而變通之是之謂順乾通坤而當則成屯成蹇坤承之不以屯三之家人上蹇初之革四而屯通鼎蹇通睽則不致以亢而窮也是時行也乾通坤而不當則成謙成復坤承之不以謙初之夬四復三之小畜上而謙通履復通姤則不致以害而窮也是時行也何以見之初六履霜堅冰至謂乾上之坤三成謙謙變通於履也傳則贊之云馴致其道馴卽順也見九家易文言傳則明指之云蓋言順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謂乾四之坤初成復復變通於姤也傳則贊之云愼不害也愼與順通與咸六二傳順不害同復姤相錯爲升无妄傳於升贊云君子以順德贊升正贊復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謂坤成屯通於鼎也傳於比九五贊之云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又贊於大有云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二之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比初應之成屯卽坤成屯也由元而亨是爲休命若屯三仍之家人上則前禽不失有休命而不能順矣故以失前禽爲取順失前禽則舍而變通於鼎是顯比而揚善也是順天休命也顯揚皆更代義詳見前然屯之通鼎仍以乾行爲主必鼎二之五而後三之鼎上爲貞是爲柔順利貞故彖云先迷後得主傳則贊之云後順得常蓋坤成旣濟而貞俾亢窮而不能悔非順也俾乘馬而不能光亦非順也坤之所以爲順傳贊之已極詳明凡彖傳所言順多指卦之上下有坤比下順泰外順豫順以動臨說而順觀順以巽升巽而順明夷外柔順師行險而順惟兌革並稱順乎天而應乎人巽稱柔皆順乎剛旅稱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卦上下皆無坤蓋兌成革猶乾成革巽成蹇猶坤成蹇蹇通睽相錯爲旅節旅之順乎剛卽巽之順乎剛旅傳明指出外字外謂睽也坤不以蹇初之革四爲順而以蹇通睽爲順西北喪朋與屯通鼎同一利牝馬之貞也屯三旣不之家人上而通於鼎家人自變而與解通蹇初旣不之革四而通於睽革自變而與蒙通家人革之變通乾之變通也而亦爲坤之順屯蹇之變通坤之變通也而仍從乎二五則正爲乾之健故健與順相資非健無以見其順非順無以助其健以變通爲健正以變通爲順乃知專已非健而執一非順也於是蒙六五傳云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蒙二不之五而革四之蒙初是先迷也故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蒙成益猶坤成屯也以通於恆爲順故傳云利用禦寇上下順也革上六傳亦云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此皆革通蒙之順也於是家人傳云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臨與歸妹四之漸初同斯時之臨又以舍家人而通遯爲順故漸傳云利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臨九二傳云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言解成臨未順乃變通而更爲之命也解四之初成臨爲豐四之渙初之比例故渙傳云初六之吉順也明夷傳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中孚通小過猶臨通遯也此皆言家人通解之順也凡初四三上從二五而行爲應視其當不當而變通以消息之爲順寒往暑來而四時順布故屯三之家人上有剛而無柔不可爲順父前子後而五品順叙故屯三之鼎上以卑而越尊亦不可爲順屯成旣濟謂之貞而不得謂之順故利而貞乃爲順荀子修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又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此坤之所爲順矣鼎成大畜猶解成臨亦猶睽蒙成損故損通咸則順不害大畜通萃則順天命屯大畜相錯爲需頤需通晉則順以聽頤六五傳云順以從上與革上六傳同亦謂成益通恆成益以通恆爲順未成益以通大過爲順不待言矣

屯

循按序卦傳云屯者盈也又云屯者物之始生也彖傳云剛柔始交而難生又云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寗屯之義爲草木初生而傳則兼明兩義一乾二之坤五而初四應之乾成家人坤成屯是屯之由盈而成者也一隨四之蠱初大有四之比初隨比成屯蠱大有成大畜是屯之由難而成者也故傳旣贊以盈又贊以難無論盈與難皆宜變通於鼎而以鼎二之五爲始生鼎二之五則剛柔始交剛柔始交則由難而成者生矣故云難生由難而成者以始交而生由盈而成者亦以始交而生故傳申言之云雷雨之動滿盈謂盈也天造草昧謂難也宜建侯而不寗謂盈與難皆宜變通於鼎也凡卦皆有盈與難兩端傳於屯首發其例而全易不外乎是屯通於純毛詩白茅純束箋云純讀如屯純猶厚也鼎二之五而後上之屯三則厚若鼎二不之五而上先之屯三卽爲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之比例亦卽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之比例謙輕則不厚矣惟鼎成咸猶解成咸解成咸則萃萃聚也聚故盈聚而盈故厚亦聚而盈故宜不寗屯又通於臀[illegible]臀爲上之三之名三上從二五則臀无膚三上先二五則臀困于株木屯猶臀也從乎鼎五則厚矣豚矣卽同於純先乎鼎五則難矣文言傳云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純卽屯粹卽萃解二之五爲萃而後家人上之萃三卽猶鼎二之五而後鼎上之屯三故屯之訓亦爲聚而粹之訓亦爲醇醇亦純也純粹而後精精者靜也謂成旣濟而不動純粹而後精是屯通鼎家人通解而後乾坤乃成旣濟也

蒙　以蒙大難

循按乾坤下次以屯蒙乾元亨成屯亦成革利貞則屯變通於鼎革變通於蒙舉屯蒙兩卦而元亨利貞備矣序卦傳云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鄭康成云齊人謂萌爲蒙改革於彼則蒙萌於此是蒙通於萌幼穉則闇弱是蒙又爲蒙昧之蒙蒙而得所養則爲童蒙吉蒙而失所養則爲困蒙吝童以其穉也困以其昧也一名而兼兩義焉明夷傳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說者多傅會商之事而蒙大難一語或訓爲遭鄭康成或指爲蔽[illegible]以文王當九三虞仲翔而於所以稱蒙者莫有了義經傳中有一象關合一卦者皆非泛設況顯示以卦名乎然其精微簡奧誠不易明苦思旣久旣得內難箕子之義而蒙字之義乃悟得之明夷一卦或由姤上之復三卽賁上之困三復賁成明夷姤困成大過此與頤上之三同或由履四之謙初卽豐四之渙初謙豐成明夷履渙成中孚此與小過四之初同中孚明夷相錯成家人家人內也故稱內難中孚變通於小過猶明夷變通於訟故云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子卽其子和之之其子明此謙豐所成之明夷其通於訟也猶中孚之通小過也大過明夷相錯爲革此明夷與大過相係故云大難難指明夷大指大過旣相錯爲革則明夷之變通於訟卽革之變通於蒙故云蒙大難蒙以相錯言與內難指家人同箕子與小過貫與大難與大過貫同蓋大過明夷爲升革之錯升通无妄革通蒙合之卽大過通頤明夷通訟經於革頤並云居貞吉傳於革稱順以從君於頤稱順以從上於訟稱從上吉經或躍在淵指革通蒙傳旣明贊以乾道乃

革於訟稱入于淵蒙之養正即頤之養正則明夷之蒙難即蒙之童蒙其相比例脈絡脈脈可尋至明至確蒙雜而著物相雜爲文文王二字亦因蒙而假借眞以爲論文王論箕子詎知經傳之妙乎革傳言湯武革命所以贊武人之武指成革說易宜如是不得疑爲穿鑿也

需　繻有衣袽　賁其須　歸妹以須　濡其首　濡其尾　若濡　賁如濡如

循按彖傳云需須也何以名需乾成需坤成明夷以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旣濟則無所待故欲其有所須不即成兩旣濟也說文絮絜緼也易曰需有衣絮袽即絮字繻說文訓繒采色讀若易曰繻有衣一引作繻一引作需許氏兼采衆說當時說易者尙知繻即需之假借故說文需繻並見此易義之精微可因此考見者易之取象多用六書假借需待之需可借爲繻帛之繻又可借爲濡溼之濡其義爲頤毛之須即可轉爲須女之須繻濡之爲需猶趾之爲止祀之爲已傳以其易明不必贊而特以須贊需則歸妹賁之須即取於需也而繻濡之爲需不待言矣未濟二之五爲需二之晉五之比例故云繻有衣袽賁通困困成需在困爲困于酒食在賁則賁其須賁其須即賁其需也賁六二賁其須九三即承云賁如濡如永貞吉謂需二之晉五需成旣濟也旣濟未濟皆云濡其首濡其尾乾爲首首必指乾泰旣濟相錯爲需濡其首即需其首也何爲濡其尾尾即虎尾遯尾之尾乾上之坤三成夬謙在謙爲虎尾謙夬相錯爲咸泰泰二不之五而咸四之初成旣濟其相錯爲需與濡其首同但濡其首謂恆成泰益成旣濟濡其尾謂損成泰咸成旣濟爲旣濟泰同爲相錯成需同而損成泰咸成旣濟多此咸泰一層故變首而言尾其濡之爲需則一也咸泰旣爲夬謙之相錯咸四之初正爲夬四之謙初之比例夬九三若濡有慍无咎夬成需需通晉需二之晉五即是未濟二之五爲繻有衣袽在需二之晉五則爲有慍慍之爲怒猶縕之爲絮有慍與有衣絮互相發明剝上之三爲尾夬四又之剝初成需此若濡有慍之濡即濡其尾之濡也困四之初爲未濟四之初之比例賁上又之困三成需即損上之三之比例此賁如濡如之濡亦濡其尾之濡也賁之濡但比例損成泰而不見咸成旣濟夬之濡但比例咸成旣濟而不見損成泰合之以明未濟小狐汔濟之濡其尾而繻濡之爲需又何疑矣

訟

循按說者執凶終之文多以訟爲惡名乃讀諸爻之辭四爻皆吉一爻无眚而九五則直云訟元吉單舉卦名而以爲元吉者他卦無之也解者遂以九五爲聽訟之主（王弼云爲訟之主以斷枉直）然經文止有一訟字不得增爲聽訟且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何遽以元吉許之此疑蓄之數十年乃得其義訟爲明夷之所變通明夷五失其位其初三以卑蔑尊以下陵上此魯公居乾侯衞侯奔鄭之時也斯時欲復其位而平其難非以兵爭即以言爭以言爭則訟是也訟與明夷爭二之明夷五則明夷之傷復所以訟則元吉訟而復則不必以兵爭之故九二九四兩爻皆云不克訟不克上不之三也二以訟而歸困病已迎還之日亦房州復辟之年則丙吉之奏曾孫仁傑之定太子非元吉而何耿育冤訟陳湯曹鸞坐訟黨人棄市皆義所宜訟而特以相等之人爲之訟耳至於君主而人臣爲之訟則是自下訟上向非艱難冥晦何以有此故云患至掇也患謂憂患掇與剟通（漢書王嘉傳掇去宋宏師古曰掇讀若剟削也削去其名也）明夷剝側輕蔑之至故云患至掇謂憂患至於削蔑豈猶晏安觀望之時所以自下訟上耳所以訟不可成書戒其盈也訟則吉而終則凶也徒以爭常爭訟說之何以元吉哉淮南泰族訓訟繆胸中高誘注云訟容也是訟與容通旅成明夷无所容明夷通訟則有所容又可推廣而通者

師　利行師　利用行師　勿用師　用行師　大師克相遇

循按彖傳序卦傳以衆贊師雜卦傳以憂贊師衆謂其當位上下應也憂謂其不當位上下不應也何以衆爲當位二先之五而同人四應之爲出以律爲長子帥師爲開國承家其成屯又通於鼎而後成旣濟爲王三錫命爲利執言傳云能以衆正謂此也何以憂爲不當位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則輿尸凶同人四又之師初成泰則否臧凶是惟明乎此而諸卦之言師可得而知矣同人上之師三成升是爲大師克師成升則宜變通於无妄是爲相遇何以明之姤者遇也升无妄相錯即復姤升通无妄而升二之五即姤二之復五之比例故相遇若升不通无妄而仍係於同人之成革則二之五爲弟子輿尸矣抑升二不之五而无妄上之三則爲姤二不之復五而姤上之復三之比例復上六所謂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也云終有大敗則姤四亦之初成需即无妄四亦之升初升成泰即是同人上之師三而四又之師初也泰二之五成兩旣濟即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旣濟於終有大敗上係以用行師三字明復成明夷而終即師成泰而終也惟師成泰而終則有大敗故泰上六云勿用師自邑告命謂不可以師所成之泰係旣濟而終宜變通於否而自邑告命也惟勿用師即勿用復所行之師故於勿用師之上加城復于隍四字明指出復字以示引申鉤貫之例泰之勿用師貫於復之用行師而復之用行師貫於同人之大師克相遇脈絡所通不爽毫末者也然則豫彖稱利行師何也小畜通豫猶復通姤復行師所以大敗者姤二不先之復五也姤二先之復五則相遇矣然後姤上之復三姤成咸復成旣濟則利行師矣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豫成咸小畜成旣濟與復成旣濟姤成咸同彖於豫言利行師原用以爲復姤之比例即爲升无妄之比例而簡奧不易明故爻辭於復反言以明之又於同人明以指之於泰指以貫之而豫之利行師指師成升而變通於无妄乃明矣然則謙上六稱利用行師何也謙履相錯爲臨遯臨爲同人四之師初所云棄其墉者也師成臨猶成升也升則通无妄爲利臨則通遯爲利升通无妄同於復通姤故以復之用行師發明師之成升臨通遯同於謙通履故以謙之利用行師發明師之成臨且臨二之五猶姤二之復五也姤成遯臨成屯與屯通鼎鼎二之五同屯通鼎鼎二之五所謂利建侯也豫彖於利行師之上係以利建侯固以豫之成咸同於鼎之成咸而貫以姤之成遯同於臨之成屯爲行師作融貫爻辭歷歷明之旣明乎爻辭諸言師之脈絡益嘆彖辭之簡而該神而妙也然非爻辭莫能知也惟爻辭詳備故傳不多贊

比　遇其妣

循按彖傳云比吉也比輔也言比則吉也比何以吉以比之爲輔也旣成比宜以大有二之五爲主而初爲之輔比不得自爲

主也小過六二遇其妣妣卽晉之王母在晉成否上乾爲王下坤爲母故云王母而需晉相錯爲大有比於小過變王母而稱妣明謂需通晉如大有通比也

小畜　大畜　畜臣妾　畜牝牛　畜衆

循按畜同於蓄有所蓄不盡之義也乾四之坤初成復小畜小畜二之復五上從之成兩既濟無所蓄矣惟變通於豫豫五柔稱小是蓄在小而小者蓄也大有四之比初成屯大畜大畜二之五而上從之成兩既濟無所蓄矣惟變通於萃大畜成既濟萃成咸則有所蓄所蓄在萃萃五剛稱大是蓄在大而大者蓄也卽此兩名觀之而易可明矣畜者聚也一成既濟一成咸則有所聚而不亂矣畜者容也養也已失道而變通以容之養之也離畜牝牛謂成家人而通於解解二之五成萃與大畜二之五同亦與小畜二之豫五同萃下坤爲牛自解成萃猶自豫成萃豫小解亦小故爲牝成咸則畜牝牛畜牝則畜者小也畜牛則亦大畜之童牛也此一畜字兼大畜小畜而明之者也遯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係遯與臨相係也有疾厲四不之初也畜臣謂臨二之五畜妾謂上之臨三臨成既濟而遯成咸故云畜與大畜互相發明何也大畜者大有四之比初亦鼎四之初鼎成大畜必通於萃而畜在萃若鼎四不之初而二之五爲遯則不必變於萃而第以上之屯三鼎自成咸而畜矣不言於鼎而言於遯者遯通於臨臨若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也家人通解解成萃乃畜牝牛今成臨則無所畜矣臨變通於遯畜臣妾仍不異畜牝牛也傳於師贊云君子以容民畜衆容民卽臨之容保民畜衆卽遯之畜臣妾

履　履霜堅冰至　履錯然　跛能履眇能視　非禮弗履

循按履者禮也乾上之坤三無禮極矣何也二五之尊未行三上之卑陵越也變通於履無禮故而有禮無禮則輕有禮則謙繫辭傳云謙以制禮謂旁通於履也於是坤初六首明其義云履霜堅冰至霜謂乾上之坤三成謙謙通於履故云履霜坎二之離五猶乾二之坤五坎二不之離五而離四之坎初成節節通於旅猶謙通履之比例何也節二之旅五節成屯旅成遯屯遯相錯爲无妄蹇卽履二之謙五故離初九履錯然明指出錯字爲全易之例傳贊云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又贊睽初九云見惡人以辟咎也節旅相錯爲睽蹇節二之旅五爲睽二之五之比例而睽二之五成无妄正與履二之謙五同以兩辟咎相貫明履錯指旅節成屯遯爲履二之謙五之所錯經以履明旅傳卽以睽明旅皆詳析無疑者也又明其義於歸妹說文眇一目小也蹇跛也凡卦成既濟則有兩離爲兩目履成革止有一目是爲眇能視履二之謙五成蹇爲跛是爲跛能履歸妹則分跛能履於初九分眇能視於九二歸妹何以稱履謂四之漸初歸妹成臨也臨通於遯猶謙通於履於初明四之漸初乃有臨於二明臨二之五乃爲履二之謙五之比例若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大壯通觀則不能相錯爲謙履故傳於大壯贊云君子以非禮弗履言歸妹成大壯與成臨同一非禮大壯通觀則弗履臨通遯乃履以大壯之弗履而知歸妹之跛能履指其不成大壯而成臨傳之贊經造乎微矣

泰

循按序卦傳云泰者通也六十四卦皆以通爲道而獨於泰贊之者天在下地在上初四三上先二五而行六十四卦中至不通之卦也恆成泰則浚恆貞凶蒙成泰則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解成泰則負且乘致寇至歸妹成泰則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睽成泰則載鬼一車鼎成泰則乘馬班如大有成泰則比之匪人未濟成泰則小狐汔濟大畜成泰則萃如嗟如師成泰則否臧凶惟其一經變通而孚於否遂爲乾坤相錯之卦其泰二之五也卽乾二之坤五也其否成益以從之也卽坤成屯也其否成咸以從之也卽坤成蹇也此所以名爲泰也泰之名以孚否而名之上六云城復于隍勿用師城復于隍二之五也若由同人四上之師初三未通於否則二之五仍是師二之五是時同人成既濟師二之五亦成既濟故云勿用師勿用師者變通於否而自邑告命也然則未變通於否其由師而成者仍是師不是泰推之未變通於否其由恆損蒙臨等卦而成者仍是恆損蒙臨等卦不是泰也泰之名由變通於否而後名此泰之所以爲通也

否　否臧凶　利出否　小人否

循按易之言否者自否本卦外遯鼎師三卦皆言之所以互明否之爲否也師初六否臧凶臧卽藏字詳前見師二之藏而不出而同人四上之師初三師成泰乃不謂之泰而轉謂之否則泰否兩義於此了然何也師二不之五以致初三先二五而行同人成既濟師成泰此泰也而實否也惟變通於否此否也而實泰也然則否何以名否以其否之匪人也不俟泰二之五而四之初卽不俟師二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也不俟泰二之五而上又之三卽不俟師二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也否成既濟卽同人成既濟泰仍是泰卽師成泰如是爲否則乾下坤上之卦正是否坤下乾上之卦正是泰泰而轉名爲否以其不能通也否而轉名爲泰以其能通也明夷五之訟二訟成否而訟元吉需二之晉五晉成否爲有孚光亨貞吉未濟二之五成否爲君子之光有孚吉此皆泰吉之辭可知名爲否者不在明夷二之訟二轉在訟之成需不在需二之晉五轉在晉之成明夷不在未濟二之五轉在未濟成泰本泰也不能變通遂至於否本否也一能變通遂及於泰聖人示人改過救敝之苦心莫切於此矣鼎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出否與否藏相對藏則不出出則不藏顚趾者鼎二先之五也鼎二先之五則不成泰出否則不否不否者不成泰也否藏則否否者謂其成泰也師之否藏未成泰先成臨鼎之出否不成泰先成遯遯與臨旁通者也遯通臨而臨二之五爲好遯則君子吉若不俟臨二之五而四之初成家人仍同人四之師初也家人上又之臨三臨成泰遯成既濟臨小人而猶是小人不特否藏者成其爲否卽出否者亦以不好而成否矣故小人否也

同人　上下交而其志同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君子以同而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循按同之義爲通通天下之志卽同天下之志也乾二之坤五乾成同人九五文言傳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坤之志同則聲同氣同是同人之爲同以師二之五也師成泰志未同矣泰通否則泰二之五卽乾二之坤五故泰傳云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特用一同字明其與否孚與否孚乃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惟乾二之坤五乃成同人爲其志同睽成泰猶師成泰上九載鬼一車是也先張之弧後說之弧謂泰通否也成泰則天地睽

男女睽萬物睽通否則其事同其志同其事類何為以同而異同即同聲同氣之同同聲相應則坤成屯同氣相求則坤成蹇蹇革兩五皆剛志同矣而變通於睽睽五柔與蹇五孚故同而異渙彖傳云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柔得位乎外謂渙二之豐五成革上同謂渙上之三成蹇用一同字與同而異互明知上同之同為蹇與革則知同而異之同為蹇與革也

大有　大有得

循按彖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序卦傳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雜卦傳云大有眾也云眾云物必歸云上下應其義互明黎氏遂球周易爻物當名云謙稱鳴豫稱大有非無故也以豫九四稱大有得為大有卦名與困蒙咸臨一例黎氏特識前人未有第謂初四二上變成大有則非易義惟豫九四用大有二字傳於小畜亦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上下應三字即是大有之上下應則大有得謂小畜與豫通也履上九頤上九皆云大有慶亦宜以此推之

謙　嗛於无陽

循按謙之名以通履而得也說者謂乾上之坤三為天道下濟坤三之乾上為地道上行虞翻侯果皆如此說蔡景君謂剝上之三其義亦相等總全易推之殊不可合五未行而三先動是以卑踰尊故雜卦傳斥之為輕輕即剝之蔑詎得以剝上之三為謙為亨為君子有終哉夫已輕已蔑不可以謙名惟變通於履而以履二先之謙五次以履四之謙初三上已遜讓而不敢先又俟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上乃之三此所以謙而又謙而名以謙也荀爽謂陽當居五自卑下眾降居下體眾陰皆欲宗陽上居五位此邪說也五王也三公侯也五不可以下居三三不可以上居五無論三五無往來之例試思以王者之尊自卑而就公侯之位是豈得為謙傳明示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退讓在卑不在尊爽以潁上布衣九十五日位至三公乃假經術以售此邪說異日山陽遜位曲蠡勸進此實爽之所為謙而論者多謂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蓋其得之家學者已久也經學之不慎貽禍家國爽之謂也坤文言傳王弼作嫌於无陽釋文鄭作謙荀爽陸董作嗛謙卦之謙釋文云子夏作嗛云嗛謙也漢書集注文選注皆以嗛為古謙字乾上之坤三成謙卦故云謙於无陽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此謙之所以輕也

豫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循按學記云禁于未發之謂豫廣雅豫早也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若不早辨則小畜上之復三成需明夷故小畜變通於豫以其能早辨也故名以豫不變通而成需明夷則患至擬既濟傳贊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同一成既濟有貞凶之既濟有永貞之既濟小畜通豫二先之豫五而上從之如是成既濟則能豫防之不然成明夷則患矣小過九三弗過防之不防而小畜上之豫三則成小過弗過不成小過也防之即豫防之也

隨　執其隨　不拯其隨　隨風巽

循按隨之義為從行凡卦之元在此則人隨我在彼則我隨人隨孚於蠱隨无事蠱有事則元在蠱而不在隨隨宜隨蠱而行此隨所以名隨也咸九三艮六二皆稱隨而傳於巽稱隨風巽以贊之何也巽二之震五則震成隨兌二之艮五則艮成隨兌艮相錯即是咸損兌二之艮五成隨兌二不之艮五則不成隨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謂兌二不之艮五不成隨而兌四之艮初成節也艮兌既相錯為咸損則損二之五即兌二之艮五之比例咸四之初即兌四之艮初之比例兌二不之艮五而四之艮初為不拯其隨咸四不之初而損二之五則為執其隨執者咸四不之初隨者損二之五傳云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以隨屬志則五也以執屬下則初也易凡稱執皆謂四不之初遯六二執之師六五利執言遯謂成咸而通於損執咸四不之初而損二之五為用黃牛之革師謂成屯通鼎鼎成咸而不以四之初為執其上兌之言皆與咸之執其隨同惟其執而損二之五乃相錯為隨是為執其隨也

蠱

循按序卦傳蠱者事也文言傳云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幹蠱猶幹事也乾為父坤為母父母者有子之名人有子而後得為父母得為父母而後有子以幹其事何為幹父之蠱隨四之蠱初成大畜下乾未有子也五亡是父沒也大畜孚於萃則二之五有子是為幹父之蠱何為幹母之蠱蠱上之隨三成升上坤未有子也五亡是母沒也升孚於无妄則二之五有子是為幹母之蠱惟父沒乃稱考惟有子乃克配父於祖而稱考故云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若大畜不孚萃升不孚无妄則無子無子則不稱父母第為老夫老婦何以明之屯大畜相錯為需頤需得孚於晉猶大畜得孚於萃未孚則老夫也孚則父也頤孚大過得其女妻也升革相錯為明夷大過明夷得孚於訟猶升得孚於无妄未孚則老婦也孚則母也大過孚頤得其士夫也生稊生華則有子頤大過相錯即噬嗑也夫婦之道不定則父母之名不正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易董男女之別以有子承考德為吉故蠱三言幹父之蠱也

臨

循按序卦傳云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此大字為遯小利貞而贊臨本小猶謙本輕謙通履則輕者取而重臨通遯則小者改而大惟通遯始得名臨猶通履始得名謙也臨之義為觀雜見爾臨遯相錯為謙履臨二之五為履二之謙五之比例故履六三眇能視指履二之謙五而歸妹九二眇能視即指臨二之五而視字發明臨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知莊子說師之臨云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臨無不行之訓此以師成臨言之師二之五則帥師然後同人四之師初不成臨成屯是為長子帥師此二不之五而初先行不成屯成臨是不俟師之行而從也不行指師二不之五此先道未遯之臨也故臨即以不行為義剝雜卦傳注凡卦之名每兼兩義如謙以通履得名而龍戰于野傳云嫌於无陽此謙即通於慊注禮記大學謙讀為慊慊而不進則銷鑠流而不反則放見書傳一是慊於无陽謂乾二不進於坤五也與臨為大又有不行之義同否之名為不通而失道矣乃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此否即有孚窒之窒陽通於陰陰虛又必窒之以陽名榮者兼以辱名辱者必兼以榮識者詳之

觀　觀頤　觀我朶頤　觀象也　觀乎天文觀乎人文　貞觀

循按觀即設卦觀象之觀伏羲於六十四卦中取蒙二之五之卦名之為觀而孔子即於鼎贊之以象於剝贊之以觀象所謂設卦觀象於此可明矣乾成家人坤成屯則以通於鼎為觀象乾成革坤成蹇則以通於蒙為觀象若乾坤成謙夬則夬通剝乾坤成復小畜則復通姤觀象即觀其變通革變通於蒙成觀

夬變通於剝亦成觀此觀所以名觀而傳之贊剝所以云觀象也夬二不之剝五而四之剝初不成觀而成頤故頤彖云觀頤而初九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夬之通剝成觀本以觀我乃朶而成頤則不能觀象而凶矣惟旣成頤旁通大過大過二之頤五仍不異夬二之剝五是爲觀頤謂成頤而後觀之不觀於剝而觀於頤也賁彖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困賁相錯爲蒙革困二之賁五爲蒙二之五之比例故以兩觀字明之觀之言示也彼有所終此有所示終則成形示才有象革將終而蒙示以始所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噬嗑　厥宗噬膚　明盍簪

循按序卦傳云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卦以噬嗑兩字名爻辭單出噬字故傳特標嗑字之義以贊之井二之噬嗑五爲噬嗑上之三爲合傳云雷電合而章章卽豐六五來章之章豐來章則成革噬嗑先成无妄上又之三乃成革故合而章也噬之義明於睽睽二之五成无妄與井二之噬嗑五同睽六五厥宗噬膚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以睽明噬嗑明井二之噬嗑五成无妄爲噬也嗑之義明於豫爾雅釋詁盍合也盍卽嗑豫九四勿疑朋盍簪謂小畜二之豫五爲朋小畜上又合於豫三成咸三陽相連而上銳如以簪合之咸旣濟相錯爲蹇革卽噬嗑之噬而嗑也小畜六四傳云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二之豫五爲志而上合之卽豫九四志大行之志上合卽盍簪也傳稱上合志者四升初六小畜六四大畜九二損初九小畜二之豫五成萃萃之志合於小畜乃旣成萃旁通大畜大畜二之五爲志而萃三往合之大畜九三傳云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謂所以利有攸往者由於合二五之志也革四之蒙初爲損猶睽四之蹇初睽不噬膚矣損通咸二之五成益上之三合之傳云已事遄往尚合志也損成旣濟咸仍是咸與大畜小畜成旣濟豫萃成咸同故以上合志明其通咸不通咸而成旣濟則無所爲合矣升之通无妄猶井之通噬嗑升二之五而无妄上之三合之猶井二之噬嗑五而噬嗑上之三合之也初六傳云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明其通无妄也升不通无妄而成蹇則亦無所爲合矣

賁　豶豕之牙　渙奔其机

循按詩鶉之奔奔表記作鶉之賁賁呂覽壹行篇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高誘注云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賁讀與奔同渙九二渙奔其机之奔卽賁卦之賁也賁困相錯爲蒙革蒙二之五卽困二之賁五之比例用一奔字明其爲豐成革革通蒙而蒙二之五也困二之賁五與大畜通萃而二之五同大畜六五豶豕之牙豶爲劇豕而聲同賁先以二賁於五而後上之萃三萃成咸下艮爲寺大畜成旣濟上坎爲豕合之則豕之奄者又取於賁之聲故云豶也左氏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身服虔焚讀爲僨僨與賁同射義賁軍之將大學一言賁事賁卽僨之省賁之爲焚猶焚之爲僨也離四之坎初成賁故云焚如旅四之初亦成賁故云旅焚其次旅焚其巢焚卽指離旅之成賁以舍此而他往則爲奔以失道而災凶則爲焚皆賁之借也

剝　孚于剝

循按乾上之坤三成謙夬二五不行而三上先動是爲失上下夬變通於剝而向之失上下有咎者今則剝之无咎所以消息盈虛全在乎此六三剝之无咎與訟九五訟元吉同一義謂明夷通訟乃元吉夬通剝乃无咎釋文作剝无咎無之字兌九五孚于剝有厲傳云孚于剝位正當也兌上之艮三艮成謙兌成夬惟兌成夬故孚于剝孚于剝則位正當此剝所以无咎也象傳云剝剝也柔變剛也上剝指卦名下剝字釋卦名之義而下卽申以柔變剛是此剝之義爲變也廣雅撿剝同訓脫撿猶渝亦變更之義廣雅撿脫也卽方言輸撿也廣雅又云輸更也夬舍謙變而孚于剝是以剝之柔變夬之剛其義卽爲剝脫卦之不善者能剝脫則善此剝之无咎卽脫之无咎亦卽變之无咎而剝脫爲剝卦之一義也序卦傳云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以剝釋剝與彖傳同而彼申之以變則義爲剝脫剝之當者也此冠之以盡則義爲剝害剝之失者也盡之義同於備禮記儀禮等注見剝从彔彔爲刻木之名刻通於克故剝以上之三爲義剝猶祿也祿卽福也福亦備也以其吉祥之備則爲福祿以其傷害之盡則爲削剝牀以足剝牀以辨剝牀以膚爲滅爲災而窮盡又爲剝卦之一義也六書轉注相通可於易得之

復　反復道也　復自道　牽復　其來復吉　勿逐

自復　復卽命　无往不復　城復于隍　夫征不復

循按復之爲復解者多指初爻鄭康成云復反也還也云氣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剝陽至於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安云復其見天地之心惟五稱心復者復其五也有反斯有復坤五反乎乾乾二之坤五則復坤成屯屯反爲鼎鼎二之五則復乾九三傳終日乾乾反復道是也乾成家人家人反身爲解解二之五則復解彖无所往其來復吉是也坤成蹇蹇反身爲睽睽二之五則復睽初九勿逐自復是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之坤初坤成復反而未復也故名雖爲復而雜卦傳轉以爲反猶名爲謙而轉以爲輕也惟變通於姤姤二之復五卽不異屯通於鼎而鼎二之五故乾之反復道卽復之反復其道鼎成遯猶姤成遯也復以變通於姤而復小畜則以變通於豫爲復姤二之復五同於鼎二之五小畜二之豫五卽同於解二之五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是也屯反爲鼎鼎復爲遯家人反爲解解復爲萃一反一復道之正也乾成小畜坤成復反而不復失其道矣乃一變通而小畜牽於豫復牽於姤仍合乎一反一復之道其義明於歸妹泰兌二之艮五成漸漸反爲歸妹歸妹二不之五而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卽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之比例是不能牽復不能復自道是爲夫征不復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成家人臨爲婦孕不育臨變通於遯而二之五而姤二之復五之比例臨不通遯而三之家人上成泰旣濟卽小畜上之復三之比例不能反復其道亦爲夫征不復特用不復二字與諸復字互貫反而不復至於成泰變通於否而仍得復泰上六城復于隍九三无往不復是也歸妹成泰猶復成明夷復成明夷反而不復也故傳云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明夷變通於訟猶泰變通於否訟二之明夷五則亦復自道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所以復明夷之心也傷害凶災至於明夷而變通則復聖人教人改過如此過生於心復惟在我陽不居五而先行於初賤陵貴小加大非禮也復者卽復此禮先五後初禮也先初後五非禮也說者以初爲復是以非禮爲仁矣去經義不亦遠乎

无妄

循按序卦傳云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馬融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虞仲翔辨之云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爲反生萬物出震妄无者也京氏及俗儒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

望失之遠矣有无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虞氏辨是也然何以爲无妄第執本卦上乾下震爲說終爲不切傳明云復則不妄復謂五无妄亦謂五妄之義爲虛而不實故不知而作謂之妄作孟子此亦妄人也已趙岐注云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無驗而言謂之妄言見法言問神篇升无妄相錯爲復姤升二之五卽姤二之復五姤二之復五則復升二之五則无妄故復則无妄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此妄也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亦妄也蹇通睽爲知喪喪卽亡也亡卽妄也睽二之五爲自復卽成无妄矣蹇通睽而睽二之五猶无妄之通升而升二之五也

頤　頤中有物

循按於噬嗑稱頤中有物者明四之井初則成頤也傳隨在示其例如此頤之養爲養而井成需噬嗑成頤相錯爲大畜屯故頤通大過大畜通萃皆爲養賢屯通鼎爲養聖賢於是大過明夷爲升革之相錯故大過通頤革通蒙皆爲養正而明夷稱蒙難頤稱觀頤是大過二之頤五爲蒙二之五之比例至頤稱節飲食噬嗑稱頤中有物則大過四之初卽噬嗑四之井初之比例而井二之噬嗑五亦大過二之頤五之比例矣故井稱井養一字引申思之而適勝於得誤書詎容大意觀之

坎

循按六十四卦彖辭惟坎卦於卦名上加習字彖傳云習坎重險也坎爲險兩坎相重爲重險習卽重也序卦坎居六子之先於坎加習以例離震巽兌艮爻辭於坤六二明之云不習无不利不習者乾二之坤五成比同人不爲重乾重坤坎二之離五成同人比亦不爲重坎重離若坎二不之離五則習坎猶是習也而以離上之坎三又以離四之坎初坎成需離成明夷是爲入于坎窞若更以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旣濟上皆坎故來之坎坎謂需上本有一坎需二來之明夷五又有一坎也習坎謂一卦上下皆坎坎坎謂兩卦上卦皆坎不習則无不利習則失道因是宜乎不習矣乃經則云習坎有孚何也謂三畫卦宜重爲六畫也乾父坤母生六子爲兄弟不可爲夫婦故必相錯爲六十四卦然後旁通成夫婦有孚謂夫婦也不習不可與離孚習乃可與離孚故六習坎有孚旣重爲六畫又宜流行而不習故又以不習爲利也傳於習坎則云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常謂後順得常德行以變通言謂成屯而通鼎成蹇而通睽坎孚於離而二之離五教事也鼎二之五睽二之五亦教事也習坎則失道習敎事則得常彖言習之宜爻則言其不宜傳又言其宜互相明也兌傳云君子以朋友講習講習講猶媾也謂兌二交於艮五講而習則講而又講卽坎之習敎事也

離　疇離祉　飛鳥離之凶　非離羣也　猶未離其

類也　離羣醜也　渙者離也

循按彖傳說卦傳序卦傳皆以麗贊離傳申之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又於兌贊之云麗澤傳每以兩卦互見以兌之麗明離之麗麗者附麗也坎上之離五而三上麗之成革兌二之艮五而三上麗之亦成革革下離上兌故於離兌兩卦互明其義乾二之坤五則下成離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成謙爲龍戰于野其血元黃乾成夬不成革夬下無離謙三上無所麗故云未離其類小過四之初成明夷下離則云飛鳥離之凶乾成革通於蒙蒙成益益下無離故乾九四文言傳云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則歸妹成泰漸成旣濟旣濟下離故云離羣醜旣濟有離而泰無離泰二之五成兩旣濟泰有離則無疇類矣泰通於否否爲之應則有類泰二之五下有離否成咸下有祉不成兩旣濟以祉元吉故云疇離祉渙何以爲離有精義焉坎二之離五初三乃有所麗坎二不之離五而離上之坎三坎成井離成豐無所麗與謙夬同惟豐變通於渙渙二先之豐五而後渙上之三仍有所麗渙之義爲散序卦傳云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以散贊渙卽以散贊離凡卦多兼兩義離之義爲麗彖傳明之離之義爲散則於渙傳補明之離麗當位之離也六二黃離是也故離王公者吉未離其類者窮離散失道之離也九三日昃之離是也故離羣醜者凶非離羣者无咎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終　臨桂周霞秦　南海鄒伯奇　嘉應張嘉洪　舊校　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九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咸　咸臨　品物咸章　品物咸亨　萬國咸寧

循按彖傳云咸感也二氣感應以相與繫辭傳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卽孚也凡卦之元亨成家人屯蹇革凡卦之利貞成旣濟咸旣濟益成旣濟咸寂然不動感於損而通成旣濟益寂然不動感於恆而通上經乾坤之下首以屯蒙下經首以咸恆明此義也凡成兩旣濟則不能感通故坤傳云咸亨姤傳云咸章乾傳云咸寧乾成家人通於解而解成咸故云咸寧謂解成咸而乾之成家人者始寧也坤成屯通於鼎而鼎成咸故云咸亨謂屯三從鼎五而亨也乾四之坤初成復失道矣復通於姤姤成咸與坤成屯通於鼎同故坤品物咸亨姤亦品物咸章坤成復猶師成臨師成臨猶蒙成損損孚於咸而名咸臨孚於遯卽爲咸臨臨二之五而遯上之臨三遯成咸故咸臨也

恆　利用恆　立心勿恆　貞疾恆不死　行有恆

進退无恆　以恆也

循按咸者謂其感通於損恆者謂其嗣續於益咸通於損損成益益又通於恆恆二之五成咸而益上乃之三而終咸又通損故恆久而不已也不通於恆益上遽之三而終所謂立心勿恆凶有終無始所以凶也凡卦以旁通往來而成益者必變通於恆有如此家人雖通解屯雖通鼎家人上之解三則成恆鼎上之屯三則成恆成恆正是勿恆解二先之五鼎二先之五猶恆二之五正是恆心傳於家人贊云行有恆謂解二之五而後上之解三卽同於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如是爲有恆是知恆之所以爲恆也豫六五貞疾恆不死傳云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貞疾猶疾貞謂小畜上之豫三成需小過猶姤上之復三成明夷大過需二之小過五明夷五之大過二雖成咸不可爲恆需明夷成旣濟第爲疾貞而已先已乘剛則疾貞不可惟需變通於晉而晉成咸乃爲利用恆亦惟小過變通於中孚而小過成咸乃爲恆不死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恆郊卽自我西郊之郊恆不死之恆與此利用恆之恆一貫者也歸妹初九歸妹以娣傳云以恆也以恆猶云用恆歸妹四之漸初漸成

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而遯成咸咸用恆也卽咸臨也家人通解而解成咸咸亦用恆也卽家人之行有恆也然則易以有恆爲重矣而文言傳云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繫辭傳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是又以无常爲重何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惟變通乃得恆久无常无恆者變通之謂也二進於五爲有常剛孚于柔爲无常惟无常而後有常无常而不有常則失常需初九利用恆傳云未失常也是也有常變而无常爲反常卽爲變常歸妹九二傳云未變常也屯六二傳云反常也是也需用恆則二之晉五成否是爲不失常鼎成泰卽變通於否反其類故爲反常歸妹成臨卽通遯臨成屯是未失常不必卽通於鼎是未變常也歸妹四之漸初同於同人四之師初歸妹三之漸上同於比三之大有上故歸妹漸成蹇大壯同於成家人臨而同人師成家人臨卽同於大有比成大畜屯屯通鼎而鼎成泰爲家人通解而解成泰之比例此十年乃字之反常與師左次之未失常互明也大壯蹇相錯爲需小過此利用恆之未失常與歸妹以娣之以恆互明也利幽人之貞指臨通遯所指家人通解此歸妹九二之未變常與師六四之未失常互明也惟大壯蹇爲需小過之比例而家人臨又爲大壯蹇之比例此需于郊與同人于郊所以互明也微妙神通非筆所能盡矣

遯　遯世无悶　遯世无悶　豚魚

循按文王作卦辭名之爲象彖卽遯也遯謂挩而去也乾坤交而成屯挩去從鼎鼎二之五卽名之爲遯遯以舍此就彼爲義卽屯之從鼎可例其他矣傳於乾初九贊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此遯字指乾上之坤三成謙何也謙易世則通履謙履相錯爲臨遯臨之於遯猶謙之於履也乾二之坤五成同人比爲師二之五之比例乾二不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成謙卽猶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謙通履錯爲臨遯升革則錯爲大過大過通頤與升通无妄同卽與臨通遯同故傳於大過亦贊云遯世无悶所以於大過贊以遯者同人上之師三成升同人四之師初成臨升革錯爲大過家人臨錯爲中孚中孚通小過卽是臨通遯中孚豚魚吉釋文豚黃作遯黃謂晉黃穎也李鼎祚亦言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經以中孚通小過爲臨通遯之比例傳則以大過通頤爲中孚通小過之比例明同人上之師三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同人四之師初爲履四之謙初之比例乃知兩遯世爲中孚豚字而贊豚與遯爲假借虞氏得之鼎祚不知也

大壯　女壯　馬壯　壯于前趾　壯于頄　剝牀　巽在牀下　從或戕之

循按壯之義同於莊檀弓楓莊古今人表作柳壯釋名莊裝也裝其上使高也壯之爲壯亦由幼學弱冠之年而加與裝高之義同方言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是也傳云大壯大者壯也四陽在下以二之五加於三四兩陽之上故爲大壯所謂小人用壯也用壯則成革與夬成革同夬二之剝五爲大壯二之五之比例乃初九壯于前趾九三壯于頄則指夬二之謙五夬雖成革而未通於剝故爲咎爲凶也姤二之復五然後復三之姤上姤成咸復成旣濟相錯爲革爲女壯女指咸上兌下勿用取女之女卽此女取女二字與咸相鉤貫傳稱咸章贊之甚明若姤二未之復五而復三先之姤上則姤不成咸而成大過上雖有兌女而不壯故傳於大過以本末弱贊之弱者不壯也大過則弱咸則壯咸者速也疾也爾雅釋言以疾齊釋壯字齊指二五疾指成咸此易師之遺訓也馬壯者中孚二之小過五也豐四之渙初成中孚中孚二之小過五小過成咸三四兩陽加一陽於五而成乾馬故云馬壯其稱壯何也豐四之渙初成中孚明夷小畜上之豫三成需小過需小過相錯爲大壯蹇小過通中孚卽大壯通觀故中孚二之小過五爲大壯二之五之比例大壯觀爲小畜豫之相錯小畜二之豫五卽大壯二之五之比例乃小畜二不之豫五而豫四之初成復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成小過皆不可爲壯象於復通姤稱女壯爻卽於小過通中孚稱馬壯由不壯變通而仍壯女壯馬壯所以與大壯相發明乃不明於小畜豫而明於姤並不明於小過中孚而明於渙明夷則經文鉤貫之奧然比例求之井然也於是巽剝兩卦之言牀以聲音假借求之知其取乎壯也釋名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牀與壯同聲同義震四之巽初成小畜復與豫四之初同豫小畜旣相錯爲大壯觀則豫四之初卽大壯四之觀初凡四之初爲下大壯四之觀初是爲壯下壯下不辭故云牀下牀下卽壯下也夬二之剝五本同於大壯二之五若夬二不之剝五而剝上之三卽是大壯二不之五而觀上之三亦卽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是爲剝壯剝壯亦不辭故云剝牀剝牀卽剝壯也剝以上之三爲義剝壯卽是壯上壯下壯上均非大壯此又與女壯馬壯互明者也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弗過則小畜上不之豫三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小過需旣相錯爲蹇大壯則成小過卽是成大壯但此卽剝壯不可爲壯故云戕之戕亦从爿聲爲壯字之假借焦氏說搭云剝卦初六剝牀以足稱考牀乃戕之篇似有見而以爲誤則非已變則稱馬壯未變則爲戕之也戕之訓爲傷馬融虞翻訓壯爲傷此正古戕壯相通之遺義

晉

循按卦名必合旁通兩卦始明需之於明夷不可進者也需旁通於晉而後可進者也故需不進而晉進釋文晉孟作齊子西反義同子西則讀同躋震六二躋于九陵謂震成復通姤姤二之復五也漸上之歸妹三成大壯蹇需小畜上之豫三成需小過大壯二之五爲需二之晉五之比例故壯之訓爲齊見爾雅大壯通觀蹇通睽合之卽需通晉小過通中孚大壯通觀錯之爲小畜通豫蹇通睽錯之爲旅通節而小畜通豫爲賁通困之比例旅通節爲復通姤之比例此姤二之復五所以稱躋躋進皆晉也不進不躋則爲處處與晉相反卽與齊相反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釋文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齊與處緊相呼吸需二之晉五爲晉則睽二之五爲進亦節二之旅五爲進節二不之旅五而旅四之初非進也節二不之旅五而旅上之節三亦非進也非進則爲處旅于處謂旅四之初也其旅上之節三與小畜上之豫三同小畜上九旣處謂小畜上之豫三卽謂旅上之節三也處而成需小過則需通晉爲得其齊齊卽晉也處而成賁則賁通困亦得其齊齊卽晉也故云得其齊斧旅上之節三成需小過小畜上之豫三亦成需小過旅四之初成賁豫四之初則成復復通姤而躋于九陵卽賁通困而得其齊斧也震四之巽初震成復巽成小畜復通姤爲躋于九陵小畜二之豫五成家人萃卽困二之賁五之比例則亦得其齊斧乃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復三復五不之姤二而三之小畜上成需明夷在復旣無所爲躋在小畜亦無所爲得卽爲喪其齊

斧旅之得其齊斧承上旅于處運文而旅于處引申小畜之既處得其齊斧引申巽之喪其齊斧以巽在牀下之牀爲壯之假借女壯卽𤯝于九陵思之思之其義躍然可見晉通於齊齊通於資資通於積說文𪗃齊也𪗃與資積同聲字通爾雅釋魚𪗃小而橢釋文𪗃本作資說文穦積禾也詩曰穦之秩秩今詩作積之栗栗姊咨也通白虎亦積也旣夕注古文第作茨是从𠂔从責之字與資通卽與齊通故易稱積稱胏皆謂需二之晉五晉之爲積爲胏卽齊之爲積爲胏也

明夷　匪夷所思　遇其夷主

循按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則不明凡稱幽不明聽不明不傷財亦以傷者可由是推矣豐四之渙初豐成明夷渙成中孚則失是而爲匪匪則成明夷故云匪夷所思匪則傷其所思成明夷也明夷變通於訟訟二之明夷五爲明夷之主入豐九四遇其夷主謂豐成明夷而變通於訟也虞仲翔說遇其夷主謂四行成明夷是也

家人　不家　无家　子克家　承家　蔀其家

循按序卦傳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上用一反字與上九傳反身互明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家人旁通於解而後有夫有婦故稱家人初九閑有家閑謂解四不之初而二之五乃爲有家解四之初又將成屯家人係屯不可爲有家也屯通於鼎鼎四亦不可之初何也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二之五仍是家人故不家食吉不家者鼎四不之初而二之之五成遯不成家人也大畜通於萃萃四不之初而大畜二先之五猶解四不之初而二之五故曰閑之閑與閑有家同也家人萃相錯爲革觀卽革通蒙蒙二之五蒙九二子克家用一家字明其爲二之五成觀而後上之三克之爲克家也渙二之豐五豐成革渙亦成觀豐渙相錯本爲家人解渙二之豐五卽解二之五之比例豐上六蔀其家蔀者齊同之也豐成旣濟猶數之有減盡也渙則成益猶數之差較也蔀其家猶齊其家豐渙本錯爲家人齊同之成旣濟益仍相錯爲家人也損成益咸成旣濟與蔀其家同乃損旣成益而利有攸往謂益通於恆而上之三也益通恆而上之三則恆成咸益成旣濟旣濟咸相錯不爲家人故得臣无家此與蒙克家互明弗損益之无咎謂蒙不成損卽以蒙二之五爲无咎弗損而益則不成旣濟若蒙先成損因而成益成旣濟欲其貞吉則必利有攸往欲利有攸往則必得臣无家弗損則有家而克之損則克之而无家經文互明之妙思之自得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師二之五而同人四之師初師成屯同人成家人師二之五旣開國矣於是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而屯三承之是爲承家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損上九得臣則无家旅六二得童僕則有家何也旅成賁而通困困二之賁五成家人不明言家而以童僕二字明其爲有家此經文極隱奧而未易明者也

睽

循按序卦傳云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者睽二不之五而四之蹇初成損上之三成大壯也象傳云君子以同而異同謂蹇革兩五皆剛異謂蹇睽兩五一剛一柔由同而異則蹇舍革而通睽也睽之義爲乖又爲異同而異則不窮異而又同則不匪異而不同則乖矣蓋睽一名而兼兩義推之否匪則爲閉塞而凶否亨則爲頤窒而吉亦猶此也

蹇

循按蹇之訓爲跛跛者艱於行故傳以難贊蹇其行何以又以睽羣疑故也以初往革四固成兩旣濟而窮而睽又失道矣若不以爲難徑情以往欲免凶咎也鮮矣故其往也如跛之行宜後而不宜先宜待而不宜銳是以往蹇蹇初不可往革四一蹇也舍革而通睽睽二之五而初往從之可不蹇矣乃睽二不之五而上之三成大壯蹇初又不可往大壯四是再蹇也故六二云蹇蹇

解

循按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明解緩有兩義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旣濟則急變而通之於解則緩若歸妹四之漸初成臨家人此家人則有難之家得變通則難解是解之宜解者也若旣變通而二不之五至於負且乘而成恆成泰則緩而慢矣是解之失於解者也凡卦皆有當與失兩義不獨解也釋文以解卦音蟹緩也解而拇解悖佳買反而君子惟有解又音蟹盖以音蟹爲懈緩佳買反爲解釋卦名專爲懈緩又辭雜兼兩義不知卦名已兼之古人義不以音分並不必分兩讀（正義云解有兩音一音古買反一音諧買反解謂解難之初解謂旣解之後）乃卽解之音蟹可悟蟹與解爲同聲假借說卦傳離爲蟹蟹卽解解二不之五而負且乘成泰而後二乃之五是爲懈緩泰二之五下成離爲解卽爲蟹泰二不之五下無離則天下无邦邦卽爲蚌傳以蚌蟹並指離其義可見解不緩而二先之五下無離至成泰而二之五下有離故爲懈緩亦惟泰通否而下有離是艱難至此而得解免離之爲蟹亦兼兩義矣晉書解系傳趙王倫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借蟹爲解晉人且然

損　益　天道虧盈而益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循按序卦傳云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以失贊損損失則益得皆謂五也損何以失蒙二不之五而革四之蒙初也睽二不之五而四之蹇初也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損如是臨如是復與節亦如是故損通咸爲德之修卽復之修身也爲遠害卽節之不害民也損則虛益則盈由虛而盈爲盛之始由盈而虛爲衰之始益已盈而變通於恆則興利咸通損猶益通恆恆成咸猶損成益已盈而損之則利已虛而又損之則失損亦兼此兩義損之而利故損剛益柔同爲時也履二四之謙成益特於謙傳中標出益字明其與履旁通若不舍夬則壯于前趾何得有益

夬　夬履　藩決不羸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兌爲附決　震爲決躁

循按彖傳云夬決也五陽相連不得爲決其以夬名者謂變通於剝而二之剝五也夬二之剝五與大壯二之五同大壯九四藩決謂二之五大壯言決猶夬言壯也柔乘五剛則不能決故欲其揚于王庭以決而和虞仲翔謂與剝旁通以乾決坤是也三五兩爻皆言夬夬荀慈明謂兩爻俱欲夬上非易義也乾兌成夬二未決也以變通於剝而二決而之剝五是以夬而能夬也故云夬夬下夬字指乾上之坤三之夬上夬字指夬二之剝五之夬也夬二不決以四之剝初成需需二之晉五雖亦是決然是夬需非夬夬矣兩言夬夬謂宜以夬決於剝不可成需而決於晉也抑或夬二不決而剝上之三仍成謙決二決於謙五則決而不和爲壯于前趾矣故在謙不可以夬夬宜通履而以

履二決而之謙五以履二之謙五則是夬履不是夬夬故履九五云夬履自夬通剝宜夬此夬自謙通履宜夬此履也說卦傳震爲決躁兌爲附決震兌之決所以贊大壯藩決之決何也大壯上震二之五則上成兌躁與燥同火就燥謂離火就兌金大壯二之五其決也以火就燥而成革離者麗也麗即附也兌之附決即震之決躁因決而成就燥之離亦因附麗而見羸藩之決決躁附決皆指革也歸妹九五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此兩袂字亦夬也君之袂謂泰孚否而二決於五娣之袂謂大壯孚觀而二決於五也娣之袂即大壯之藩決傳云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是知君之袂即帝乙歸妹帝乙歸妹謂泰二之五則君之袂即謂泰下乾決而成既濟也當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退成蹇不令大壯四之蹇初即通觀而藩決爲娣之袂雖不免於失道尙爲改悔早速不致更失道成泰而乃孚否爲君之袂故泰雖帝乙歸袂不如大壯即藩決之爲良也否垂衣裳故借袂爲決

姤　后不省方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循按象傳序卦傳雜卦傳皆以遘釋之則其字通於遘（薛虞記姤古文作遘）乃象傳云后以施命誥四方又以后贊姤說文后繼體君也則兼先后之義凡象傳多稱君子概以柔進爲剛者言也其稱先王者七（復比觀无妄噬嗑豫渙）稱后者三（姤復泰）而復則先王與后並稱推之先王蓋指先甲也后蓋指後甲也每兩卦旁通俱有先後兩箋所謂原筮也復通姤姤二至復五而上之復三復成既濟下離爲日故云至日成既濟退藏於密故閉關是時姤成咸四不之初故商旅不行此先王也其姤之成咸則更變通於損爲繼體之君故爲后也若先成屯家人家人後通解解二之五成萃相錯爲觀萃即觀通大壯大壯二之五之比例觀通大壯大壯二之五爲省方今復不成屯而成既濟姤不成家人而成咸咸通恆不錯爲觀革故后不省方此后與先王並稱其義甚明无妄升先成既濟益則先王也觀大壯先成蹇革則先王也豫小畜先成既濟咸則先王也比大有先成屯家人則先王也噬嗑井先成蹇革則先王也否泰先成既濟益爲先王益通恆則后也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指否又成益言故稱后姤上施而成咸然後通損以申命故稱后泰爲后全類乎否復之後全類乎姤姤實兼乎后之義焉後漢書魯恭傳案易五月姤用事李賢注云本多作后古字通

萃

循按象傳序卦傳雜卦傳皆以聚釋萃謂其成咸也乾九五傳云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釋文造劉歆父子作聚飛龍謂成家人家人變通於解解二之五爲利見大人解二之五成萃故大人聚非貫全經未易明一字也

升　升其高陵　天險不可升也

循按師二不之五而同人上之師三成升故云升其高陵坎傳云天險不可升也何爲天險謂離成同人同人上乾爲天不可升即不可上之師三成升與升其高陵互明地險謂坎成比下坤爲地比五互艮邱也同人上之比三成蹇下艮山也陵也上坎川也由比之邱而爲蹇之陵是爲邱陵巽乎升之高爲蹇之陵不可升其高陵而宜其山川邱陵也其義微矣

困　困蒙　其義不困窮矣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循按彖傳云困剛揜也揜之義爲藏（見廣雅）藏者藏伏於二不見於賁五以致成需則困窮所以老困也既困窮而成需需能變通於晉則利以和義而不困窮故需傳云其義不困窮矣困未成需先初動則成節先三動則成大過大過明夷相錯爲革升與同人上之師三爲比例同人上之師三所謂大師克也升孚於无妄則相遇故雜卦傳以困爲相遇明困不必成需始困即未成需而成大過已困也蓋困成需猶師成泰困未成需先成大過猶師未成泰先成升傳以困相遇與大師克相遇互明又於同人九四贊云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乘其墉謂同人四之師初師成臨同人成家人因同人上未克師三故未成泰然已困矣所以明困成節之已困也困賁相錯爲革蒙蒙成泰即困成需蒙未成泰先成損則革成既濟損既濟相錯即節賁蒙上之三成升爲同人上之師三之比例故蒙六四困蒙吝明困所以爲困而傳則於同人贊之神妙無方不容以淺略觀矣

井

循按泉出於天井鑿於人無水可使之有水水之在下者可汲之令上水之在此者可遷之在彼一井而裁成輔相寓焉矣坎二不出中而離上入於坎三此水之伏藏於淵者也一旦變通於噬嗑用汲以食而井養不窮泉伏於不以人力修而出之井之名本於坎水如此傳之贊井義亦有二雜卦傳云井通此謂井二通於噬嗑五惟通故養不窮此一義也序卦傳云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此以下字二井字廣雅井深也豐井相錯爲恆既濟豐四之井初即恆四之初之比例恆初六浚恆謂四之初也傳以始求深贊之此深字贊浚字即贊井之下故井初六井泥不食即以下字贊之井泥不食謂豐四之井初也此又一義也說文井部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說文引易蓋孟氏之遺故鄭康成亦訓爲法（見釋文）制而用之謂之法制而用則往來不窮此井所以通也噬嗑傳云君子以明罰敕法法字贊井字是井得噬嗑罰乃明法乃敕而井養乃不窮蒙初六利用刑人傳云以正法也又云山下出泉用井九五泉字以贊蒙故井養即蒙養利用刑人之刑即豐折獄致刑之刑豐成革通於蒙而後成既濟爲致刑噬嗑成革通於蒙而後成既濟爲正法經言利用刑人而傳贊以正法似是以法字訓解刑字不知法字鈎貫敕法法字明同是革之通蒙在豐成革如是在噬嗑成革亦如是故於豐言致刑以貫經文之用刑人而即自以正法與敕法兩法字相貫明其爲噬嗑之通井即明乎噬嗑之成革刑以言成法以指井正字贊刑字徒以法爲刑字之解淺之乎言易矣

革　執之用黃牛之革　鼎耳革　乾道乃革

循按卦之名革取更革之義乾二之坤五而上之坤三應之坤成蹇乾成革革四不可又之蹇初故宜更革以通於蒙乾九四文言傳云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謂乾成革改而通蒙蒙二之五山下出泉泉即淵故躍在淵所謂乾道乃革也蒙二之五居中爲黃下坤爲牛如是則革故云用黃牛之革蓋不更變於蒙而以革四之蹇初則無黃牛無黃牛則非用革故傳云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謂不可以革四之蹇初也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遯何以稱革玩下莫之勝三字則承上遯尾而言遯尾則臨成泰遯成咸値此六二未變通而泰二之五成既濟爲夬二之謙五之比例夬所謂往不勝即此所謂莫之勝也既濟咸相錯爲蹇革咸四之蹇初即是革四之蹇初故執之而通於損蒙二

之五而後革四之蒙初卽損二之五而後咸四之初也鞏卽固也執之卽不可有爲也經於遯稱執之傳於革稱不可有爲經於革稱鞏傳於遯稱固志執之二字又與咸九三執其隨互明執其隨謂咸四不之初而損二之五相錯爲隨以執字與執其隨相鉤貫以用黃牛之革與鞏用黃牛之革相鉤貫以莫之勝與往不勝相鉤貫用黃牛則革矣革則說矣故云莫之勝說經旣以執之二字鉤貫執其隨又於師六五稱田有禽利執言田有禽師咸屯也利執言屯通鼎鼎成咸咸四不之初也鼎二之五成遯遯成咸卽鼎成咸故於遯稱執之用黃牛之革於師成屯通鼎稱利執言利者義也鼎不執言而成家人則鼎耳言兌也耳坎也鼎成遯執四不行而上行成咸則有言而無耳鼎成遯不執四而四行則有耳而無言乃執言固宜用黃牛之革不執言而鼎耳亦宜以鼎耳革執之用黃牛之革遯成咸通於損也不執而鼎耳革遯成家人通於解也解二之五成革革家人相錯爲革蓋言用革謂由革而變通於他卦也用卽庸謂更變但言革謂由他卦變通而成革也遯之用革謂遯成咸與旣濟相錯爲革鼎耳之革謂鼎成家人通解解成萃相錯爲革非明乎相錯而比例求之則遯之用革鼎耳之革將不知其何以稱革矣

鼎

循按雜卦傳云鼎取新也鼎之義爲新以器能新物故器名鼎賈誼言春秋鼎盛卽春秋新盛也賈捐之言石顯方鼎貴卽方新貴也匡衡傳言匡鼎來卽匡新來應劭訓鼎爲始始亦新也繫辭傳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象能變化者也形器不能化者也形器以成旣濟言象以變通言鼎是器故序卦傳以主器器字贊鼎而彖傳不言器而言象則謂屯方變通未成旣濟以取新之義言也

震 振恆 震用伐鬼方 振民

循按舜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恆二未之五而益上之三爲振恆振卽震也恆益爲震巽之相錯恆得上震益得下震恆二不之五而益上之三則益之震去而恆之震存云振恆明震之獨在恆也傳云振恆在上明震之獨在上也恆上有震是未用震也未用震而益上卽伐三故凶用震而後伐是爲震用伐鬼方用爲更變震用則恆不振矣史記魯世家周公作毋逸云治民震懼今尙書無逸作祗懼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漢石經作祗動萬民以遷是震通祗故復下震稱无祗悔祗卽祗也漢書律麻志東動也說文動作也作之義爲始天道始於東故震爲動而卦屬東方

艮

循按傳以止贊艮又以節爲止明止爲節非終止故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動止之又云物不可以終止成終於此亦成始於此是爲時止行健在二五時止在初四三上若二五止而不行初四三上行而不能待則非時止而爲艮其限艮其止止其所也艮其限不止其所也艮其止艮其限皆猶云艮其艮止其所則止所當止爲時止艮兌以乾坤三索故經以三上之行爲義當則成蹇革失則成謙夬艮其止謂成蹇而初有待因而兌成革亦止而通於家惟止於此故說於彼止由於說說由於止所以爲時止也說文限阻也與艱義同易諸所稱艱難者是也艮兌成謙夬爲艱艮兌成賁節亦艱賁通於困則艱阻可解繫辭傳云困以寡怨說文恨怨也艮很也很廣雅很恨也寡怨卽寡恨寡恨卽寡艱艱阻通則不復艮其限矣

漸 其所由來者漸矣

循按序卦傳云漸者進也彖傳云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雜卦傳云漸女歸待男行也通而測之傳以晉爲進需爲不進女歸而以進字贊之明與需晉相關蓋歸妹征凶則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爲需小過在歸妹爲歸妹以須需須也需則不進蹇通於睽猶需通於晉漸之進也謂睽二進於五傳特以待字與蹇初六宜待互明於待男知漸成蹇於進知歸妹成大壯而漸之名漸可明矣文言傳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此因履霜堅冰之順而推及不早辨之不順而特用一漸字以贊漸卦之義乾上之坤三成謙謙通於履爲履霜履辨上下定民志則辨之早乾坤成謙夬不善也不能早辨而夬四之謙初成明夷需積不善矣仍不能辨而需二之明夷五成兩旣濟寇至災成矣歸妹成大壯漸成蹇猶乾坤成謙夬也此時大壯卽反歸以娣蹇卽待男而行不善能改故女歸吉也不能改而漸成旣濟歸妹成泰猶謙夬成明夷需此時能改而泰通於否則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旣濟通未濟亦君子之光與需通晉光亨同皆可由不順改而爲順惟泰不通否而二之五明夷不通訟需不通晉而需二之明夷五乃成大悖而不可救是所謂由來者漸也女歸待男明其成蹇大壯若初四先行則歸妹成臨漸成家人蹇大壯爲需小過之錯家人臨爲中孚明夷之錯家人通解旣可解悖臨通遯亦咎不長傳於臨贊云剛浸而長於遯贊云小利貞浸而長也浸卽漸也漸而能長則不至於不順臨遯相錯爲履謙謙六五利用侵伐侵卽浸漢書薛宣傳注浸字或作侵利用侵則漸而能長傳用兩浸字贊謙之侵用一漸字贊漸卦之漸歸妹言跛能履以其成臨而通遯遯坤言履霜堅冰至以其成謙而通履經以歸妹成臨發明履卦傳以坤成謙發明漸卦如撫銅人之穴經絡相通尋星宿之原伏流可溯洵神奇之至矣

歸妹 帝乙歸妹 女歸 歸而逋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 天造草昧 日中見沬

循按卦以歸妹名向第謂上震爲長男下兌爲少女男子謂女子後生爲妹爾雅二之五則兌在上五自二歸卽妹之歸耳及以彖傳及泰九五觀之則不可合泰上天下地何兄妹之有而亦云歸妹於是解者或以爲互兌互震或以爲泰三之四卽成歸妹泰三固不可之四此卦變之說置不必論互兌互震似矣而於彖傳所云天地之大義人之始終究莫可通貫細爲思之凡卦之名有就當位名者有就失道名者歸妹失道成泰成泰而後變通故名歸妹泰六五與歸妹六五同稱帝乙歸妹此卽確證歸妹二不之五而成泰所以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成泰則漸成旣濟泰與旣濟係則二之五成兩旣濟而終止旣而通於否泰與否係則二之五而否應之終始之際存乎變通故云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又云歸妹人之始終也歸猶復也在漸旣以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明其爲泰在歸妹卽以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發明彖之征凶无攸利明白可見泰旣濟相錯需明夷也泰通否猶明夷通訟訟九二歸而逋明以訟二之明夷五爲歸卽泰通否而二之五爲歸傳卽贊於同人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同人師相錯爲明夷訟經以訟二之明夷五之歸明泰二之五之歸傳卽以師二之五之歸明訟二之明夷五之

歸而歸妹之所以爲歸於是乎可下矣釋名妹昧也酒誥妹邦即詩沬之鄉妹昧沬三字通豐九三日中見沬王肅音妹鄭康成作昧釋文引子夏傳薛注字林皆作昧王弼周易略例則明畫未盡則昧明微故見昧一則昧或本亦作昧又作沬豐渙相錯爲家人解渙二之豐五又爲大壯二之五之比例歸妹未成泰而夫征不復則成大壯而漸成䆺婦孕不育則成臨而漸成家人皆昧也不俟成泰而大壯即通觀家人即通解則昧亦歸矣傳於屯以天造草昧贊之隨蠱成大畜屯猶歸妹成家人臨傳於屯通鼎云草昧所以贊歸之通遯也經於泰之稱歸妹明歸妹之成泰於豐之稱見沬明歸妹之成大壯下即以屯之稱草昧明歸妹之成臨見沬即是歸妹草昧即是見沬經文自相贊與傳之贊經皆神奇之至矣

豐

循按序卦傳云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彖傳云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亨王假之尚大也王假謂渙二之豐五五本柔而化爲剛此所以爲大矣五不大而四行則成明夷明夷幽不明渙成中孚亦無震不動惟渙二先之豐五豐四後之渙初豐不成明夷則明渙成益下震則動豐以明以動得名則指豐成既濟渙成益即爲屯家人相錯屯盈也豐滿也見廣雅滿亦盈也屯盈則通鼎爲居貞盈則通恆爲居貞不變通而窮則失其居以屯之不失其居相貫而豐之爲豐於是可見矣豐即丰毛詩子之丰兮傳云丰豐滿也邦从丰聲說卦傳以離爲蚌蚌即邦邦即豐渙二之豐五成革而豐四之渙初即蒙二之五而革四之蒙初之比例亦即睽二之五而四之蹇初之比例蹇成既濟離在下爲正邦革成既濟離在四亦爲正邦豐先成革而後成既濟互離在四與革通蒙成既濟合亦與咸四之初合故中孚孚乃化邦指二之小過五成咸而咸四之初成既濟也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爲損二之五而咸四之初之比例損二之五而咸四之初成既濟爲十朋之龜龜指咸四之初成離傳於離稱爲蚌爲龜蚌取於丰邦亦取於丰豐亦取於丰蚌邦豐一也龜指咸二四成離亦指夬下成離靈龜邦指革四成離亦指蹇下成離亦指泰下成離其義同故相次以見義贏之爲贏則指明夷下之離其旅象與泰既濟下之離贏之義爲瘠爲弱故指失道之既濟龜之言久也丰之言盛也故指當位之既濟蟹之爲解則兼失道當位言之解成泰通否而成既濟則當位爲天下有邦矣不通否而成既濟則失下爲贏其角矣蟹即緻亦即罷井成需爲漏需二之晉五成既濟下離爲緻漏歸妹成泰泰通否而成既濟則禾經知緻中孚成需通晉或鼓或罷罷與緻漏之緻同蟹蟹贏蚌四字皆指成既濟有離贏其角成需明夷井相錯爲蟹一泰與龜肖成既濟有離同與遯爲類故假借爲蟹贏蟹蚌其實蟹即緻也罷也贏即贏也蟹即解也蚌即邦也豐也始測得此義亦咤其奇未敢遽信也測之既久則誠見其爲然確不可易故不憚煩複言之以質諸好學深思之君子焉

旅　商旅不行

循按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虞翻云坤闔爲閉關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以商旅屬巽非易義何也旅即旅卦也節二之旅五節成屯旅成遯姤二之復五復亦成屯姤亦成遯故復言旅也姤二之復五不獨同於節二之旅五亦同於臨二之五臨二之五爲至臨姤二之復五因而上之復三即爲至日與臨二之五遯上之臨三同亦與節二之旅五節三之旅上同商旅不行者姤四不之初也姤四不之初即旅四不之初故旅不行商即兌九四商兌之商兌二之艮五四不之艮初謂之商兌月令盛德在金其音商兌爲正秋二張於艮五白虎通云商者張也兌下成震爲善鳴秋而有聲則商也兌成節猶坤成復復通姤與節通旅同節二之旅五而旅四不之初即是兌二之艮五而四不之艮初亦即是姤二之復五而姤四不之初在兌爲商兌在旅則爲商旅於復而云商旅不行明復通姤而姤四不行即節通旅而旅四不行也旅不行而加一商字明其爲四不行同於兌四不行之爲商兌也

巽　上巽也　順以巽也　順以巽也

循按說卦序卦兩傳以巽爲入經凡稱入皆指巽乾四之坤初成家人則云惟入于林中家人上巽也離上之坎三成井則云入于坎窞井下巽也賁上之困三成大過則云入于幽谷入于其宮大過下巽也履四之謙初成中孚明夷則云入于左腹中孚上巽也訟上之三成大過則云後入于地與賁上之困三同也需二之晉五晉四之初成益則云入于穴益上巽也姤四從二五之初成家人則云出入无疾家人上巽也訟傳云入于淵謂上之三成大過即明夷之後入于地也傳稱巽者四大畜通萃成家人巽在上故萃六三傳云上巽也蒙二之五成觀巽在上故六五云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歸妹四之漸初成家人臨家人六二傳云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謂家人通解也漸六四傳云或得其桷順以巽也謂漸成家人通解也通解則解成萃蒙成觀與革錯亦爲家人萃傳三言順以巽皆以家人上巽而言說卦傳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彖傳於巽獨不言入直稱爲巽小畜健而巽蠱巽而止觀順而巽恆巽而動益動而巽井巽乎水而上水鼎以木巽火漸止而巽中孚說而巽巽猶遜也遜猶讓也大抵八卦之名各名一義而義則相通乾行健謂初筮再筮不已也坤順承謂當位失道皆變通也離麗謂初四三上附於二五而當位也坎陷謂二五爲初四三上所陷沒而失道也震柔中宜動者也巽剛中宜遜以從人也艮止有所待也兌說舍乎此以通於彼也至易之義入字盡之入與出對出主二五帥衆者也入屬初四三上視二五之動以從之者也象傳以隨贊巽巽隨震而有事猶隨隨蠱而有事巽之无初即隨之无故矣

兌　用說桎梏　與說輹　後說之弧　莫之勝說

循按彖傳云兌說也說之義爲解釋謂成革則舍而通蒙也蒙初六用說桎梏即脫去革以從蒙也革上兌用四之蒙初用兌即是用說凡卦稱說者固以卦有兌而兼用解脫之義小畜二之豫五豫成萃萃上兌故說輹說輹者萃四不之初下坤輿無輹也大畜二之五而萃四不之初即小畜二之豫五而豫四不之初之比例蓋乾四之坤初成復則有底小畜舍復而通豫是脫去有底之輹亦即脫去復輹即復也屯之有底同於復大畜脫去屯而通萃猶小畜脫去復而通豫故均云說輹也睽成泰泰通否泰二之五爲先張之弧否上之三成咸爲後說之弧咸上兌固爲說而睽成泰即舍蹇而通否蹇上坎亦是弧蹇成既濟睽又成既濟兩坎在上坎即是弧弧故張其一弧而脫去一弧也遯臨相錯爲謙履遯上之臨三成咸泰咸舍泰而通損故云莫之勝說說指咸上兌亦兼脫去之義也

渙

循按序卦傳云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之爲散與萃之爲

文互相發明渙二之豐五成觀革相錯爲萃家人家人上之萃二成咸三陽相聚所以爲萃相錯爲觀革觀上之三或蹇則兩陽分散所以爲渙說卦傳云風以散之正指渙上之巽矣渙二之豐五爲夬二之剝五之比例傳以爛贊剝爛猶渙也延篤云渙爛乎其溢目是也見後漢書延篤傳注云渙爛文章貌渙通煥論語煥乎其有文章煥乎猶云渙爛乎渙二之豐五則來章與革通蒙蒙二之五同蒙雜而著物相雜爲文說文散雜肉也渙爲散散爲雜其義亦同

節　失家節　中節　剛柔節　不知節　節飲食

循按雜卦傳云渙離也節止也明渙所以補離之失節所以復艮之時也兌二不之艮五而四之艮初艮成賁兌成節不能止者也節通於旅旅四不之初而節二之旅五仍是艮其止故名爲節節所以違旅人節之名以旁通於旅名之也傳於家人蹇鼎離未濟五卦皆稱節以贊之節旅相錯即爲蹇睽蹇九五大蹇朋來謂升二之五升通无妄而二之五成蹇猶蹇通睽而二之五成无妄无妄蹇相錯爲屯遯即節二之旅五傳以蹇无妄爲中節則節二之旅五成屯遯爲中節可知節二之旅五與屯通鼎鼎二之五同鼎上九傳云玉鉉在上剛柔節也鼎成遯升成蹇下皆艮止若鼎四之初成大畜猶解四之初成臨家人九三婦子嘻嘻謂家人上之解三咸恆四又之初成泰故傳云失家節也家人成既濟解成泰與益成既濟恆成泰同未濟上九傳云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泰既濟相錯爲需故需首成需則失節不成需則節矣傳於頤贊云節飲食需爲飲食之道噬嗑四之井初成需頤爲鼎四之初之比例頤舍需通大過大過四不之初則不成需故爲節飲食委婉曲折以相贊明非達乎相錯旁通之指未知所謂也

中孚　孚　有孚　匪孚　罔孚　斯孚

循按雜卦傳云中孚信也序卦傳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彖傳釋豚魚吉云信及豚魚也革彖傳云已日乃孚信而革也豐六二傳云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大有六五傳亦云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坎彖傳贊習坎有孚云行險而不失其信皆以信贊孚說文符信也孚一日信也孚符古字通律書剖符甲索隱云符甲即孚[illegible]履渙成中孚不能與明夷通宜變而通於小過聘義云孚尹旁達信也旁達猶言旁通符節兩片相合兩卦旁通似之故名孚訟成中孚猶晉成小過需二不之晉五而晉上之三則過矣過而能改則必旁通於中孚小過旁通中孚亦孚也訟成中孚亦過也易六十四卦惟大過頤小過中孚專有旁通故以小過名過中孚名孚過而能孚仍歸無過矣彖言有孚者五需訟觀損坎言孚者二革夬爻言有孚者十九比初六小畜六四九五隨九五大壯初九益六三九五家人上九解六五萃初六革九三九四九五豐六三中孚九五未濟六五上九井上六言孚者九泰九三六四大有六五睽九四解九四萃六二九五升九二兌九二一爻中兩見有孚者三比初六益九五未濟上九坎觀訟三卦本無過必有孚以通之乃能終於無過需損兩卦已有過必有孚以通之乃能改而無過孚上加一中字明兩卦旁通以二交五爲孚二不交五而四上先行仍不爲孚坎二之離五則有孚坎二不之離五離成明夷坎成需則不孚坎成需猶困成需所謂有言不信也需與明夷不孚而明夷變通於訟則孚需變通於晉則亦孚需有孚於晉則先亨訟有孚於明夷則窒惕中吉舉一坎以明八卦非孚則不可行舉一訟以明無過之卦必與有過之卦孚舉一需以明有過之卦必與無過之卦孚以我之不足受彼之有餘以我之有餘補彼之不足惟有孚而元亨利貞之德乃行故易重有孚象又於觀損兩卦稱有孚者觀與大壯孚者也損與咸孚者也睽四之蹇初成損與睽上之三成大壯同一有過損有孚而元吉觀有孚而化舉一觀以見過在三上者之有孚也舉一損以見過在初四者之有孚也過在初四者爲損過在三上者爲大壯過在初四又在三上者爲需明夷睽需以例明夷舉損以例大壯舉觀以例咸舉訟以例晉故爻之言孚止此五卦而其義已盡需之孚於晉晉初六云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罔孚之罔即君子用罔之罔謂成益也需成既濟所以貞吉者以晉成益以罔孚也需二之晉五即未濟二之五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飲酒需二之晉五也未濟爲既濟所孚未濟成否猶晉成否爲飲食宴樂故有孚于飲酒无咎既飲酒而初四應之成益又宜孚於恆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則爲西鄰禴祭之時矣乃恆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泰益上之三成既濟是爲濡其首益雖有孚於恆仍爲失是是者時也失變通一時之道也舉一未濟而諸卦可以隅反失是者不是也不是者非也非即匪也解二之五成萃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匪謂大有四之比初成大畜所謂无交害匪咎也大畜孚於萃即是匪孚於萃故云匪孚初六有孚六二孚乃利用禴皆謂此匪孚升九二亦云孚乃利用禴蒙上之三成升亦失是爲匪升旁通於无妄亦匪孚也象於損稱有孚元吉爻於井上六稱有孚元吉明坎成井與未濟成損同雖失是而能有孚仍爲元吉失是成損又損成泰失而又失而後孚觀損之孚更爲艱苦泰九三勿恤其孚損成泰則恤泰孚於否則勿恤否成益則戒益孚恆則不戒故云不戒以孚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謂益孚於恆也有孚惠我德謂恆孚於益也坎孚於離成同人比比不孚於同人而孚於大有惟孚於大有大有二之五而比初比之則成屯屯又有孚於鼎故盈缶一不於大有再孚於鼎是爲原筮原筮者再筮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孚即比之有孚謂比有孚於大有而大有二之五爲交如既交而比初比之成家人家人上九有孚威如謂孚於一以威如二字與大有之威如相鉤貫睽九四遇元夫交孚睽孤則成損交謂損二之五孚謂孚於咸即損而有孚遇元夫故元吉也家人孚於解所謂有孚于小人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成臨臨不可與家人孚變而孚於遯則爲斯孚斯即漸漸而後孚故云斯孚臨通遯猶中孚通小過中孚通小過猶小畜通豫故中孚九五有孚攣如无咎小畜九五亦有孚攣如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與渙互明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征凶即歸妹之征凶歸妹不成隨而成大壯失是矣此時不可不有孚有孚者孚於觀也大壯二之五成革象之革稱孚者惟革夬兩卦革云已日乃孚已日謂下成離日四止而不行以孚於蒙孚於蒙則改命從蒙故六二已日乃革之惟孚乃革故傳云已日乃孚信而革也九四有孚改命吉九三革言三就有孚革孚蒙蒙成益又孚恆故三就也蒙二之五爲大人虎變虎所以變以已日乃孚九五未占有孚占即變也未占爲蒙已占爲觀革與蒙孚不與觀孚孚於未變之先此示其例矣艮上之兌三成夬三先於五則號惟夬孚于剝是爲孚號兌三之艮上成夬則孚于剝兌二之艮五成隨則孚於嘉嘉者亨也隨孚於蠱蠱二之五而初四會之成家人孚於嘉也三上會之成革亦孚於嘉也若蠱成蹇隨成革革四之蹇初是爲隨有獲貞凶故必有孚在道以明

有孚在道與有孚失是互明在道則不失是矣余學易悟得旁通之義測之既久乃知傳中旁通二字即經文所謂孚惟兩卦相孚而二五交上下乃應交而不應不孚故也此易所以以孚爲重也

大過　小過　過旬　有過則改　赦過宥罪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循按過之義亦有二其一爲過失之過賁復節小過明夷需皆失道有過賁孚於困復孚於姤節孚於旅小畜孚於豫明夷孚於訟需孚於晉可以改過矣乃賁上之困三復三之姤上訟上之三成大過節三之旅上小畜上之豫三晉上之三成小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此卦所以名過也大過二五兩剛過在二故名大過小過二五兩柔過在五故名小過大小皆不可過而過在柔尤不可[illegible]云小過過也其一爲過度之過說文過度也義同於至[illegible]五貞過大過通頤而二至於頤五則爲大者過小過通中孚而五至於中孚二則爲小者過而亨象以棟橈明大過九三言棟橈凶發明之此謂過失也上六過涉過謂二之頤五涉謂頤上涉大川此則過度之過矣小過象以可小事明小過謂五可至中孚二也六二以過與不及並言九三九四言弗過上六言過之則皆過失之過矣傳以過賁小過以頤賁大過度而至乃顯也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此以動贊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此以不贊過又云有過物者必濟則以過爲濟濟亦度也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傳云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地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注云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謂易書亦有作坤爲旬也易釋文云旬荀災作均鄭康成解旬爲十日十亦坤數是旬是均皆指坤無疑離上之坎三成豐猶晉上之三成小過豐四之渙初成明夷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明夷上坤由小過而有坤故云過旬明夷上坤下離小過上六飛鳥離之指其下離而言此傳云過旬指其上坤而言旬上加一過字明其同於小過之成明夷則爲災雖旬无咎之旬不成明夷之旬也不成明夷何以有旬渙二之豐五遇其配主則渙成觀觀下雖亦有旬而非明夷之旬則爲无咎之旬而非有過之旬也小過者小畜二不之豫五而上之豫三也豫傳贊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不過即是弗過謂不成小過也既成小過變通於中孚中孚二之小過五成益故益傳云有過則改小畜二之豫五與解二之五同解傳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赦過則不過謂解成萃爲豫成萃之比例解二不之五而四之初猶渙二不之豐五而豐四之渙初赦過二字括不過弗過過旬諸過字一以貫之若不深考視爲泛文聖人贊易之精微何由見哉

既濟　未濟　天道下濟而光明

循按雜卦傳既濟定也爾雅濟成也濟益也益以上之三成既濟故濟之義爲益損成益爲與利之益益成既濟則爲盈盈之益矣定即成也又濟謂之霽霽爲雨止之名見說文是濟有止義既濟者既止也未濟者未止也故傳云終止則亂明既濟爲終止也謙傳云天道下濟而光明濟指既濟也下謂履四下行之謙初也履二不之謙五而四之謙初成明夷則不光明惟履二先之謙五而後四之謙初不成明夷而成既濟故下濟而光明下濟者下行而成既濟也贊易之妙思之自見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一終　孫桂周震泰　嘉應張嘉謨舊校　南海周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一之九十二　學海堂　吳中補刊

易通釋　江都焦孝廉循著

易有大極　與時偕極　失時極　不知極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循按繫辭傳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虞仲翔以大極爲大乙分爲天地故生兩儀此本禮運爲說荀爽乾鑿度則託孔子之說云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於是虞氏謂兩儀爲乾坤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乾坤生於春艮兌生於夏震巽生於秋坎離生於冬故四象生八卦此本乾鑿度而羼入納甲乾坤生六子今止生坎離震兌而艮巽遂不爲乾坤所生已爲謬戾而乾坤生坎離震兌坎離震兌又生乾坤又生坎離震兌而艮巽不生於乾坤乃生於坎離震兌統一八卦倫其二爲兩儀摘其四爲四象顛倒錯亂至無條理且坎冬離夏矣又坎離生於冬震春兌秋矣又兌生於夏震生於秋不已乖乎鄭康成注乾鑿度大極云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其注易云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道也兩儀天地也此空言道之未分以加於未有天地之前即韓康伯有必始於无之說所自起聖人所不言也馬融以大極爲北辰大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此蓋以大乙爲北辰之神大極既是大乙自是北辰又以京房合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不能合於兩儀四象變其說以四象爲四時以配兩儀而增出日月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以合乎大衍之用四十九非但湊積本不是議然以大極兩儀指揲蓍者自此起於是唐崔憬揲探元謂四十九數合而未分是象大極分爲二以象兩儀分揲其蓍皆以四爲數一策一時故四策以象四時乃揲蓍之有掛一以象三歸奇於扐以象閏與兩儀四象八卦參差不合憬既以四十九爲大極又以五十捨一不用者象大極虛中不用支吾遷就亦莫能定劉禹錫辨易九六論依一行大衍論以三變皆剛大陽之象三變皆柔大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朱漢上合崔劉以解易以四十九未分爲大極以大陽爲乾大陰爲坤少陽爲震坎艮少陰爲巽離兌鄭康成注乾鑿度以七八九六解大極分而爲二則是以爲兩儀而漢上以八卦括之則兩儀四象皆此八卦邵康節造先天之說謂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亦以大陽大陰少陽少陰爲四象而以陰陽爲一奇一偶以四象爲兩奇兩偶與一奇一偶一偶一奇與劉禹錫以三變爲說者不同近時毛大可駁之不遺餘力見仲氏易無庸更議易有大極四字於大極上明冠易字易者交易也交易乃有大極則大極豈是合而未分之名余謂欲明大極必先求大極二字之義大或讀泰其義則同極中也大極猶云大中大極二字易書無之孔子用此二字以明時行之道傳中原自互相發明不必遠

求而自得何也易之言大皆指陽易之言中皆指五傳中稱大者不一而足稱中者亦不一而足而大中二字惟見於大有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此大中二字與大極二字遙遙相應柔得尊位則陽自二而之五爲同人於是又於坎九五傳贊云坎不盈中未大也明以中未大三字與大有傳大中二字互明中未大者坎二未之離五也坎二未之離五則中未大然則大有二之五爲大中可知又於乾上九贊云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亢則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知存不知亡有悔則家人通於解屯通於鼎鼎二之五解二之五皆大中與時偕極卽與時偕中也變通所以趨時趨時則偕極趨時所謂易也與時偕極卽是易有大極未濟二不之五而濡其尾傳云亦不知極也不知極卽不知中二先之五則知極矣節九二贊云不出門庭失時極也節二之旅五爲出門庭不出門庭節二不之旅五也節二不之旅五則失時極時極猶云時中易而有大極時中之謂也何以時中惟易則有之易者變而通之也其先失時極變而通之則有大極是謂易有大極儀字之義本漸上九其羽可用爲儀傳云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繫辭傳云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議陸績姚信桓元荀柔之皆作儀因至動而不可亂是以儀之而後動可用爲儀正以其不可亂兩傳互明亂者剛柔相閒成兩旣濟也成兩旣濟則不宜儀者宜也儀字通於議亦通於義義亦利也變而通之以盡利儀亦變通之名乾二之坤五爲比比易而通大有兌二之艮五爲漸漸易而通歸妹歸妹二之五猶大有二之五以歸妹大有互相比例大有二之五爲大中歸妹二之五亦爲大中乃漸上九鴻漸于陸則謂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成家人臨歸妹二不之五則中未大中未大則未有大極未有大極則初四不可爲儀易而家人通解則解二之五爲大中是易有大極而家人上之解三爲儀若歸妹二先之五則成家人屯初四亦得爲儀試卽以大有言之大有二之五爲大中卽是大極大中而上下應之卽兩儀也上下一齊皆應成兩旣濟則不可爲儀上之比三爲上應比成蹇大有成革一儀也四之比初爲下應比成屯大有成家人又一儀也羽用爲儀羽有兩故儀有兩羽卽翼也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卽小過四之初小過中孚相錯而歸妹漸於漸上九明其羽之用爲儀漸上之歸妹三爲中孚上之三之比例則小過四之初爲歸妹四之漸初之比例然則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屯亦羽之可用爲儀者也中孚二不之小過五而小過四之初成明夷爲垂其翼此翼之不可爲儀者也卽歸妹二不之五而四之漸初也亦卽大有二不之五而四之比初也大有二不之五卽坎二未之離五坎二未之離五則中未大中未大則易而未有大極未有大極則不能生兩儀故同是羽也翼也而不可以爲儀也傳於中孚贊云君子以議獄獄者中孚上之三也議卽儀謂中孚二先之小過五而後上之三則議獄可用議卽羽可用儀也節二不之旅五則失時極節二之旅五則不失時極不失時極則易有大極傳云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易而有大極則有德行旅成遯四之初應之則爲儀德行節二工之旅五而旅成賁卽坎二不之離五而坎成節在坎爲中未大在節爲失時極矣小過云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兩宜字卽是儀惟宜上則不宜下宜下則不宜上所以有兩儀經傳互相發明歷歷可證兩儀何以生四象大有有大極成同人四之比初爲一儀而比則成屯大有則成家人上之比三爲一儀而比則成蹇大有則成革屯家人蹇革是爲四象雜卦傳旣以屯爲見繫辭傳則明著之云見乃謂之象是明以象指屯鼎一屯見而家人蹇革可以隅反矣傳又於鼎贊云鼎象也鼎者屯之所旁通也合而言之則屯通於鼎爲象因而靜推諸傳其言象也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云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其變者也云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云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益二五交易爲大中爲大極所謂形而上者道也成旣濟六爻皆定無復更改爲器所謂形而下者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有從乎道者爲兩儀乃家人上之屯三革四之蹇初皆成旣濟則皆爲器無復能變化故屯必通乎鼎家人必通乎解蹇必通乎睽革必通乎蒙則不致皆成旣濟而乾知大始之道不息故成象屬乾而在天成象見變化見三字非成象無以見變化在地成形謂坤作成物如鼎成成在天成象也屯成旣濟在地成形也屯通鼎易也故易者象也變通則續終故象也者像此者也像猶似也謂似續之也屯家人蹇革皆八卦所成通於鼎解睽蒙二之五則初筮告所謂以象告非變通於蒙則不能成象不能成象則非初筮之告故必變通於鼎解睽蒙乃以成象爲初筮也蒙二之五成觀與夬二之剝五同傳於剝贊云觀象也謂成觀卽爲象所以明八卦以象告卽所以明四象之生八卦何也屯通於鼎爲一象家人通於解爲一象蹇通於睽爲一象革通於蒙爲一象象有四而屯鼎家人解蹇睽革蒙則爲卦者八故四象生八卦也第以屯變通鼎未及屯鼎之成旣濟咸第以家人變通解未及家人解之成旣濟咸第以蹇變通睽未及蹇睽之成旣濟益第以革變通蒙未及革蒙之成旣濟益故第謂之象所以別於形乃謂之器也乾坤坎離大中成同人比震巽艮兌大中成隨漸儀之於初四則比隨成屯同人漸成家人儀之於三上則比隨成蹇同人漸成革是八卦以有大極生兩儀而其皆成旣濟而無以續終則必以屯易鼎爲象蹇易睽爲象革易蒙爲象家人易解爲象是爲以象告卽是四象生八卦傳明以見字贊象字又明以象字贊鼎與屯鼎而家人解可隅反矣因蒙象初筮告而以觀象二字贊於剝又明云以象告是明以象贊蒙而剝之成觀必由於夬之成革以剝例蒙是亦以象贊革蒙革蒙而蹇睽可隅反矣然則大有二之五卽是乾二之坤五坎二之離五歸妹二之五而後漸上之歸妹三卽是巽二之震五而後巽上之震三兌二之艮五而後艮上之兌三乃經之儀字不言於震巽艮兌而言於漸傳之大中而上下應不贊於乾坤坎離而贊於大有何也大有者比所易也歸妹者漸所易也明易有大極是生兩儀也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其爲大極生兩儀生四象固矣變而易之亦自有大極生兩儀生四象雖失道災凶苟能變易其有大極生兩儀生四象仍與八卦同故其用可用爲儀不言於漸歸妹之成家人屯而言於漸歸妹之成家人蹈聖人誘人改過之苦心與救人救敗之善術全在易有二字尊其名爲大極似乎奧然其實甚淺不過一能轉移我卽有之乾二之坤五爲比比易爲大有巽二之震五爲漸漸易爲歸妹此兩卦易之最先故經於兩儀傳於大有明大中而以中未

大贊坎此大彰明較著者也旣云易有大極又云易有四象兩儀應大極不俟變易而卽生四象由兩儀而變易必俟變易乃有之故前云兩儀生四象此直云易有四象諸卦之變通皆不外屯家人蹇革之易而爲鼎解睽蒙故四象所以示也下取大有上九爻辭與大有傳大中上下應之文相貫而特指易有四象四字與易有大極四字相發明大極卽在四象之中四象不離大極之外四象一大極玩兩易有明白可見下云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八卦何以定吉凶卽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四象旣生八卦由是鼎解成咸睽蒙成益則方以類聚屯家人蹇革成既濟則物以羣分如是則吉若屯雖易而爲鼎而乘馬泣血家人雖易而成解而負乘寇至蹇雖易而爲睽而載鬼一車革雖易而爲蒙而金夫取女如是則凶故八卦定吉凶何爲吉凶生大業繫辭傳云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又云富有之謂大業富卽富以其鄰之富功卽出門交有功之功其吉也鼎解成咸睽蒙成益屯家人蹇革成既濟固生大業其凶也鼎成恆大畜解成恆臨睽成損大壯蒙成損升甚至鼎解睽蒙成泰變而通之有大極生兩儀生四象仍生大業故吉凶生大業大業不言成而言生何也終則有始乃爲大業其爲既濟而終謂之成其爲咸益又變通於損恆而始故謂之生業卽事也變通之謂事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易有大極乃有大業故業之大屬生而不屬成大極二字並非實有一物如大乙北辰之類亦非虛无元渺如老氏莊生之說云易云大云生云極云是云儀云象云業孔子已一一贊明本無疑義說者不肯從經文傳文中求之而各傳以臆說宜其不可合耳要而言之大極元也兩儀亨也四象利也大業貞也聖人贊易卽不離乎易蘊有一語出乎彖辭爻辭之外四象所生之八卦乃六十四卦中之八卦非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三畫之八卦若三畫之八卦尚未曾重何有於易父母六子何吉凶之有既云易有大極已是六畫之卦惟不知其爲六十四卦中之八卦乃從三畫之上求所爲四象求所爲兩儀求所爲大極宜乎有邵氏之說傳於揲蓍已詳其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云云何必設立大極兩儀四象等名目而沾沾如是哉然則大極爲大中矣何以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正發明易有大極生兩儀四象之義凡旁通兩卦十二爻其動者有六二五之動大極也初四三上之動兩儀也乃兩儀必視二五之動而動則二五固極初四三上亦極故云三極此義傳自明之傳凡稱中皆指二五而於大有稱大中於坎九五稱中未大是二五之動爲大極之道不必煩言以解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謂四不之初而二之五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謂二不之五而四之初也傳云失時極也然則初四應二五則不失時極此初四之動所以爲極之道也乾成家人坤成屯爲亢龍若有悔則家人上不之屯三而從解之二五之解三文言傳云亢龍有悔與時偕極然則上不從解五則失時極此三上之動所以爲極之道也未濟初六濡其尾則二不之五雖易而無大極四之初又上之三成泰是初四之動旣失時極三上之動亦失時極故傳云亦不知極也然則二五先初四三上而動一極初四從二五而動二極三上從二五而動三極初四三上先二五而動爲不知極二五從初四三上而動亦失時極失時卽失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是孚卽有孚失是之是是乃爲大極是乃生兩儀此爻之動有六而極所以有三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循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三數不齊說者牽合傳會或謂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虞仲翔說按經明云五十五云五十云四十九非畧言也或謂五行各氣并氣并則減五鄭康成說按生數成數相合何以獨減其一或謂卦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九荀爽說或謂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京房說或謂大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馬融說或謂參天從三始順數至五七九不取於一兩地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崔憬說李鼎祚已駁破之或以其一不用爲易之大極王弼說或謂五十有五減六畫之數而用四十九姚信董遇說實而按之皆不可信惟秦九韶數學九章首述大衍數術著法表微其術錄雜不必皆是而所說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義於經爲合此必非秦氏之所創益有所受經生不明算數而其法傳諸疇人尚可考見焉五十有五爲天地之合數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相加所得之數也明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一三五七九爲二十五合二四六八十爲三十又合二十五三十爲五十有五云二十五云三十云五十五皆是實數惟變化而行鬼神乃有大衍之數何爲變化在卦爻爲旁通在算數爲互乘衍字與演同周語水土通爲演漢書揚雄傳辭之衍者注云衍旁廣也需二旁通晉五傳云衍在中也大衍之衍卽衍在中之衍衍爲流通旁達大衍猶云大通乃由少而蔓延引申以至於廣大若減五十五爲五十何得謂之衍大衍之數五十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互乘之數也何爲互乘一乘二爲二二乘三爲六此一二三之互乘也二乘三爲六六乘四爲二十四此二三四之互乘也三乘四爲十二一乘十二仍爲十二此三四一之互乘也四乘一爲四四乘二爲八此四一二之互乘也合爲五十所謂大衍也彼此互乘蕃衍滋溢故得爲衍衍數自爲衍數合數自爲合數大衍之數五十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各爲一數不能牽合者也大衍之數僅以一二三四互乘者何也傳云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寄於其中蓍法旣準此以施其揲則必從四時之木火金水而衍之可知木火金水卽一二三四也以數之生者衍之而得成數之六七八九生數能變成數已定不能變也是天地之數衍一二三四而得六七八九故相傳以爲五十不用者此也并不用大衍之數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鄭康成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是也宋李泰伯郭子和趙汝楳言之甚明李云五十而用四十九分於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二則右手亦餘二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

一少兩多則扐二十一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見易圖敘論在盱江全集中郭云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世俗多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以四十五四十一皆初揲非五則九再揲三揲非四則八矣豈獨四十五四十一爲然哉凡三十三三十七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得五九四八多少之象與四十九數爲毋者無以異獨不可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數故四十九爲不可易之道見朱文公易說蓋本其父兼山之言而詳之不載傳家易說中趙云以四十九策用之則初變有五有九策數得九者十二得六者四得七者二十得八者二十八儻用五十策則初變惟有六策數得九得七者各十六得八者三十二得六者闕故不得不用四十九惟不得不用斯乃理之自然見笙宗刻通志堂經解中三君之說皆足以發明鄭氏丙紀所以用四十九不用五十之故乃四十九而掛一則分之揲之歸之者四十八策而已何以必用四十九用四十九者其微妙卽在掛一也用四十八則第一變所得非八則四與第二變第三變同蓋四十八者一一數之二二數之三三數之四四數之皆盡者也數之皆盡則左一右必三左三右必一左二右必二左四右必四每變四居其三八居其一合三變約之四居其九八居其三三變皆四爲十二得三十六三變皆八爲二十四得二十四三變兩四一八爲十六得三十二三變兩八一四爲二十得二十八此四十八策亦可得六七八九之數乃爲三十六者二十七爲三十二者亦二十七爲二十八者九爲二十四者祇有一老陰之所得太少非其義也朱子蓍法考誤以此爲辨故用四十九爲一一數之二二數之三三數之四四數之皆奇一之數第一變掛一爲不用其奇而用四十八之偶數第二變第三變掛一爲不用其偶而用三十九四十三三十五三十一之奇數奇偶相生乃得三十六者十二得二十八者二十八得三十二者二十得二十四者四於是一三五七之奇數次第皆以四爲等非如四十八策所得之參差不齊第一變之掛一正爲二變三變之掛一而設而四十九之數正爲三度掛一而用四十九四四數之奇一之數也奇一則分而揲之左四右必一右四左必一或左二右必三右二左必三奇偶相遇皆得五不可以成變化行鬼神故掛其一而用四十八之偶則分而揲之右四者左必四右二者左必二右三者左必一右一者左必三用偶數則以奇遇奇以偶遇偶皆得偶數而成四數者三八數者一也一變之後扐餘四者歸奇其五四十九去五存正策四十四扐餘八者歸奇其九四十九去九存正策四十四十四四數之不奇一適盡之數也不奇一適盡則仍以奇遇奇以偶遇偶皆得偶數而成四數者三八數者一也三變皆用偶亦不可以成變化行鬼神故掛其一而用三十九四十三則分而揲之右二者左必一右一者左必二右三者左必四右四者左必三用奇數則奇與偶遇偶與奇遇皆得奇數而成三數者二成七數者二也二變之後扐餘三者歸奇其四於四十中去四存三十六於四十四中去四存四十扐餘七者歸奇其八於四十中去八存三十二於四十四中去八存三十六三十六四十三十二亦四四數之不奇一適盡之數也仍用二變之法掛一分揲得扐餘三扐餘七歸奇於三得四於七得八於是存四十者去四得三十六去八得三十二存三十六者去四得三十二去八得二十八存三十二者去四得二十八去八得二十四傳於再扐之後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明示以三十六爲乾爻二十四爲坤爻七八九六以所存正策之三十六二十四三十二二十八而得揲者積也見廣雅積之以一則三十六積之以四則九矣積之以一則二十四積之以四則六矣積之以一則二十八積之以四則七矣積之以一則三十二積之以四則八矣虞仲翔云奇所掛之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扐并合掛左手之小指爲一扐已一扐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於初扐扐并掛左手次小指間爲再扐而再閏又分扐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閒成一變則布卦之一爻此言分掛扐極詳唐張轅乃有初揲掛一次兩揲不掛之說李泰伯郭子和皆依之郭云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趙汝楳啟之然第三云後二變雖有四有八卻不容不掛不知其用四十有九全爲後兩掛而設謂不必掛者固未深求而謂不容不掛者亦非精核如後不必掛則初亦不必掛直用四十八策可矣不容不掛似因初之掛而引爲例以充四營之數者詎知後兩掛正不因初之掛以爲例而初之掛轉因後二掛而引其端也其用四十有九以奇一爲其閒變化之樞也然掛不掛之聚訟總由不知歸奇象閏與五歲再閏之義卽虞氏於再扐再閏亦未了然凡置閏前閏之後不能適盡尚有餘分存之積三年又有所餘乃合前所奇爲閏月掛一前閏餘分也扐三年所餘也揲得正策一歲十二會之正數也歸奇於扐卽合前後之餘故象閏也閏仍不盡又有所奇則二變三變皆掛一也始掛一象前之所餘既分爲二則正策有兩扐亦有兩一掛兩正兩扐其數五故象五歲此五歲之中有兩扐故象五歲再閏再扐者兩扐也既分爲兩則有兩正策卽有兩扐也兩扐之後又掛是五歲再閏仍有奇餘也核傳文則先以四十九策掛其一然後分四十八策爲二揲其一則有一扐又揲其一則有再扐先掛後分分而揲揲而扐傳先言分兩後言掛一者以象三必屬於象兩之後也云再扐而後掛不云再扐而後分則先掛後分明矣若已分則此掛一將取於左乎取於右乎必不然者也自再扐之義不明五歲之數莫指而或掛或不掛之說乃紛紛矣其用四十有九而必係以大衍之數五十何也其用卽大衍之用也大衍者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而衍之爲五十也五十何以不可用其奇數不齊也其不齊何也一一數之奇一二二數之三三數之四四數之皆奇二奇不齊不可以用則必有以齊之齊之何如先齊其一二三四之等以爲無等也凡約其數奇一則無等以一約二約三約四皆奇一以二約三以三約四亦奇一惟以二約四則奇二仍有等必改二爲一以一約四乃無等此秦氏之連環求等於是以一一三四爲定母互乘之爲十二爲十二爲四爲三謂之衍數以一約十二奇一以一約十二奇一以三約四奇一以四約三不可約乃用求一法求之得三其一一一三謂之乘率用乘衍數以初一乘十二仍爲十二以次一乘十二仍爲十二以次一乘四仍爲四以次三乘三得九共三十七加衍母十二爲四十九是爲用數所謂其用四十有九此秦九韶著卦發微大衍術也其術卽孫

子三三勝二五五勝二七七勝二之術蓋相傳自昔孫子未詳其法而九章失載漢唐以來鮮言及者秦氏自言得諸隱君子而術以大衍名必文王周公遺法所流傳者也用其術以求易義而五十五所以衍數爲五十用數爲四十九其四十九之用數所以必係於衍數之五十乃可得而言其揲蓍之法出於秦氏之傅會者不可從故取李郭趙之說而其所行所用確有精義殊乎諸家之穿鑿湊砌故删其揲法而取其術法用法試申言之乾策三十六三其十二也坤策二十四兩其十二也四十八四其十二也此以十二爲等者也四十八旣扐存四十四存四十存三十六存三十二存二十八存二十四此以四爲等者也四爲四時則十二即爲十二會以四合十二成一歲故乾策三十六於十二爲三於四爲九用九即用三也坤策二十四於十二爲兩於四爲六用六即用兩也二十八爲四七之數三十二爲四八之數於十二之等不盡則不能成歲故用六用九而不用七用八也揲餘之一二三四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數也其用以一二三四之生數其得以六七八九之成數易取生生故用生數也以生爲始以成爲終也必以奇一爲權乃得六七八九之數故五十不可用而用四十九而此四十九即五十所約而得之故四十九乃五十之用數五十乃五十五數之衍數衍而用之乃成變化而行鬼神五十者一二三四所衍也四十九者約一一二三四爲一一二三四之所衍也一二三四之衍母爲二十四一一三四之衍母爲十二是半之也以其半衍而用之爲三十七仍加十二爲四十九仍以一二三四爲用也以一二三四之衍數不能奇一變化而爲一一三四之衍數一一三四之衍數仍不能奇一又變化而爲三十七之用數三十七不可以得六七八九又加衍母爲四十九是四十九與五十爲一二三四之所變通即爲一二三四求六七八九之樞紐是術也超乎九章之外非聖人不能作豈虛中虛一之空言所能解哉求等求一所以化不一者爲一皆自然造於微推而表之附於左

[illegible]　皆以一爲等
[illegible]　皆以二爲等
[illegible]　皆以三爲等
[illegible]　皆以四爲等
[illegible]　皆以五爲等
[illegible]　皆以六爲等
[illegible]　皆以七爲等
[illegible]　皆以八爲等
[illegible]　皆以九爲等

右等數　按等即乘數之等揲蓍以三十六爲九三十二爲八二十八爲七二十四爲六皆四之等

[illegible]

右有等無等　按大衍用數四十有九以一一數之二二數之三三數之四四數之皆奇一則無等故以一二三四求奇一必先求無等無等者奇一也故凡奇一者無等何爲奇一必一一數之皆奇二三以上數之皆餘一也假如九與七一九如九一七如七假如二與五一二如二一五如五皆以一爲等即無等也若四與十則以二爲等六與九則以三爲等推之八十一與九十九則以九爲等二百四十與一千零二十則以十二爲等大抵兩偶數則必有等兩奇數則或有或無如七與九則無三與九則有也一奇數一偶數則亦或有或無如八與五則無九與六則有也無則用之有則必求奇一變通而用之求奇一故必連環求等也

[illegible]

右兩奇　按九九數中惟九與三兩奇有等求其無等則化三爲一一與九則無等也何以化三爲一凡乘法可以互通如一三爲三以三乘一則以三爲等可也以一乘三則以一爲等亦可也以三爲等則有等以一爲等則無等故化三爲一若九則三三如九九以三爲等改爲三仍以三爲等故不可用此兩奇之化法也

[illegible]

右兩偶　按兩偶必有等必約成一奇一偶而後無等如四二以二爲等二二如二可化二爲一二二如四不可化四爲二也六八亦以二爲等二三如六可化六爲三二四如八不可化八爲四也化四爲二與二仍以二爲等化八爲四與六亦仍以二爲等秦氏所謂約奇弗約偶也

[illegible]

右一奇一偶　按十數中一奇一偶有等者惟六與三九與六十與五也六三九六皆以三爲等五十以五爲等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三可化一六可化二三三如九二三如六六可化二九可化三二五得一十一五如五五可化一十可化二依約奇弗約偶之例則宜化三爲一化九爲三化五爲一然化九爲三三與六仍有等三三如九之不可化三猶二二如四之不可化二也化五化三爲一可化矣然見一恐其太多則不若化六爲二二與三九一奇一偶亦無等也此秦氏所謂約得五而彼有十則約偶弗約奇也大抵凡兩數屢乘之數無論奇偶皆不可化如二二如四不可化二三三如九不可化三四四一十六不可化四五五二十五不可化五六六三十六不可化六七七四十九不可化七八八六十四不可化八九九八十一不可化九是也凡乘之數有一無論奇偶皆不可多化如一二如二一三如三一四如四一五如五一六如六一七如七一八如八一九如九必不得已而乃化爲一也何爲不得已如兩奇數之九與三九既不可化三則三不得不化一也如兩偶數之四與二四既不可化二則二不得不化一也其一奇一偶可化一可不化一則不可化一也秦氏所謂求定數勿使兩位見偶勿使見一太多則借用繁也

一二 無等　一三 無等　一四 無等　一變
二三 無等　二四 有等　二變
三四 無等　三變

右連環求等　按此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連環求之也丙惟二四兩偶有等故化二爲一秦氏有積尺尋原於連環求等之式最爲詳明錄於左而釋之

〇金　〇石　〇絲　〇竹　〇匏　〇土　[illegible]革　〇木

丨三　丨二　丨十　丨〇　〇丄　〇三　〇‖　〇‖

先以木二十與革二十五求等得五乃反約木二十爲四木四與土五十求等得二以約五十爲二十五木四與匏六十求等得四約六十爲一十五木四與竹一百求等得四約一百爲二十五木四與絲一百一十求等得二約一百一十爲五十五木四與石一百二十求等得四反約木四爲一以木一與金求等得一不約爲木與諸數求等約訖爲一變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丨三〇	丨二〇	〇三𝍣	〇二𝍤	〇丨三	〇丅𝍣	〇‖三	〇〇丨

次以革二十五與土五十求等得二十五約五十爲二以革二十五與匏一十五求等得五約匏一十五爲三以革二十五與竹二十五求等得二十五約竹二十五爲一又以革二十五與絲五十五求等得五約絲五十五爲一十一以革二十五與石一百二十求等得五約一百二十爲二十四以革二十五與金一百三十求等得五約金一百三十爲二十六革與諸數約訖爲二變　按革二十五不與一變之土二十五約仍與原數土五十約者恐見一多也此秦氏故示人以活法耳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〇‖丄	〇二𝍣	〇丨一	〇〇丨	〇〇三	〇〇‖	〇‖三	〇〇丨

以土二與匏三竹一絲一十一求等皆得一不約以土二與石二十四求等得二反約土二得一又以土一與金二十六求等得一不約土與諸數約訖爲三變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〇二丅	〇‖三	〇一丨	〇〇一	〇〇川	〇〇一	〇二𝍣	〇〇一

以匏三與竹一絲一十一求等皆得一又以匏三與石二十四求等得三約石二十四爲八又以匏三與金二十六求等得一不約匏與諸數約訖爲四變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〇二丅	〇〇𝍧	〇一丨	〇〇一	〇〇川	〇〇一	〇二𝍣	〇〇一

次以竹一與絲一十一石二十四金二十六求等皆得一竹與諸數約訖爲五變　按竹一與石八求等同於與二十四求等秦氏省列前圖式故不云與石八而仍前圖式爲二十四也

以絲一十一與石二十四金二十六求等皆得一不約爲六變以石二十四與金二十六求等得二約金二十六爲一十三至此七變遞環求等約訖得數爲定母　按以石二十四與金二十六求等得二以石八與金二十六求等亦得二省前一圖式故不言八也秦氏故言此以示人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〇一川	〇〇𝍧	〇一丨	〇〇一	〇〇川	〇〇一	〇二𝍣	〇〇一

右爲定母　按以一二三四連環求等化爲一一三四以此例之可明秦氏又有續等求法見推計土功亦詳釋於左

甲	乙	丙	丁
〇𝍣三	〇一𝍣	〇‖三	〇二𝍣

先以丁丙求等又以丁乙求等皆得一不約次以丁甲求等得六約甲五十四爲九不約丁次以丙與乙求等又以丙與甲九求等皆得一不約後以乙與甲九求等得一不約復驗甲九與丁二十四猶可再約又求等得三以約丁二十四得八復乘甲九爲二十七　按秦氏例云或皆約而猶有類數存姑置之俟與其他約徧而後乃與姑置者求等約之蓋有兩數求等彼此約之皆不能無等者則必續約之非必約畢後乃知之也如五十四與二十四一爲六九之數一爲四六之數約二十四爲六固有等約二十四爲四亦有等約五十四爲九固有等約五十四爲二十七亦有等勢必再約一次乃得無等故先約甲五十四爲九後又約丁二十四爲八迺約二十四爲八又以三乘九爲二十七者所以省求一之煩也何言之甲乙丙丁求衍數甲得三千八百乙得五千四百丙得四千一百零四丁得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五以丁定母八約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五奇一則不必更用求一術若不以三乘九爲二十七則甲母九乙母一十九丙母二十五丁母八求衍數甲得三千八百乙得一千八百丙得一千三百六十八丁得四千二百七十五以丁母八約四千二百七十五不能奇一而奇三必用求一法求得天元併數三以乘四千二百七十五亦得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五與三乘甲母所得衍數同故豫以三乘之省後此之求一也試推言之如甲一十二乙六丙五丙乙丙甲無等甲與乙則必有續等既以三約十二爲四又必以二約六爲三既以二約六爲三又以二乘四爲八猶以三約二十四爲八又以三乘九爲二十七也甲定母八乙定母三丙定母五求衍數得甲一十五乙四十丙二十四以乙母三約四十奇一若不以二乘甲四則甲母四乙母三丙母五求衍數得甲一十五乙二十丙一十二以乙母三約二十不能奇一而奇二必用求一法得天元併數二以乘二十亦得四十與二乘甲母所得衍數同故豫以二乘之省後此之求一也

一乘一得一又以三乘得三　一乘一得一　又以四乘得四
三乘一得三又以四乘得十二　四乘一得四又以三乘得十二

右以定母互乘得衍數　按原數一二三四互乘爲大衍之數五十既求等化爲定母一一三四互乘得此數

一乘一得一　又以三乘得三　又以四乘得十二

右以定母連乘爲衍母

衍數十二以定母一約之奇一　衍數十二以定母一約之奇一

衍數四以定母三約之奇一　衍數三以定母四約之不足約以大衍求一術入之

右求奇數　按乘數必得奇一不得奇一必用求一術求其奇一秦道古云凡奇數得一者便爲乘率今衍數是三乃與定母四用大衍求一術入之置奇右上定居右下立天元一於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商數與左上一相生入左下然後乃以右行上下以少除多遞互除之所得商數隨卽遞互累乘歸左行上下須使右上末後奇一而止乃驗左上所得以爲乘率今依其式列而解之

川　置奇右上　　三　定母居右下

一　立天元一左上　　一　以商數乘左上入左下爲歸數

一　先以右上約右下止約一次則以一爲商數

以右上三約右下四餘一又以餘一與三相求

‖　以餘一約奇三二次爲商數二　　川　置奇三右上

三　以歸數二加入前天元一得三　　二　以商數二乘前歸數一得歸數二

一　置餘一右下

以右下一約右上三是以少除多約兩次右上奇三餘一所謂末後奇一而止也左上天元一所加歸數得三卽爲乘率先以右上約右下次以右下約右上故云上下以少除多兩次卽止則所謂遞互累乘者不繫合前奇數爲一一一三衍數之三乃不可奇一之三此三爲求一之三同是三而用不同也

以奇一乘衍數十二爲十二　以奇一乘衍數十二爲十二
以奇一乘衍數四爲四　以奇三乘衍數三爲九　合之得三
十七不可求六七八九加衍母十二爲四十九
右其用四十有九　按衍者衍一二三四爲五十也用者用一
一三四爲四十九也以五十用爲四十九其中轉折如此所謂
成變化行鬼神若漫於五十中去其一有何妙理乎更推而廣
之於左

衍數二　母一奇一
衍數三　母一奇一約二次　母二奇一
衍數四　母一奇一約三次　母二盡約二次　母三奇一
衍數五　母一奇一約四次　母二奇一約二次　母三奇二
母四奇一
衍數六　母一奇一約五次　母二盡約三次　母三盡約二次
母四奇二不可求　母五奇一
衍數七　母一奇一約六次　母二奇一約三次　母三奇一約二次
母四奇三　母五奇二　母六奇一
衍數八　母一奇一約七次　母二盡約四次　母三奇二約三次
母四盡約二次　母五奇三　母六奇二不可求
母七奇一
衍數九　母一奇一約八次　母二奇一約四次　母三盡約三次
母四奇一約二次　母五奇四　母六奇三不可求
母七奇二　母八奇一
衍數十　母一奇一約九次　母二盡約五次　母三奇一約三次
母四奇二約二次　母五盡約二次　母六奇四
母七奇三　母八奇二　母九奇一
衍數十一　母一奇一約十次　母二奇一約五次　母三奇二約三次
母四奇三約二次　母五奇一約二次　母六奇五
母七奇四　母八奇三　母九奇二
母十奇一
衍數十二　母一奇一約十一次　母二盡約六次　母三盡約四次
母四盡約三次　母五奇二約二次　母六盡約二次
母七奇五　母八奇四　母九奇三
母十奇二　母十一奇一

衍數十三　母一奇一約十二次　母二奇一約六次　母三奇一約四次
母四奇一約三次　母五奇三約二次　母六奇一約二次
母七奇六　母八奇五　母九奇四
母十奇三　母十一奇二　母十二奇一

右求奇凡奇一則不必更求凡不可求者必先以連環求等馭
之約盡則不可求其奇二以上必求奇一表於左

衍數五　奇二　母三　商一　減餘一　行下
天元一　歸數一
減餘一　商　奇二　餘一　行上
互乘一　併二
以併數二乘衍數得十以母三約三次奇一

衍數七　奇三　母四　商一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二　奇三　餘一
互二　併三
以併數三乘衍數得二十一以母四約五次奇一

衍數七　奇二　母五　商二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二
減餘一　商一　奇二　餘一
互二　併三
以併數三乘衍數得二十一以母五約四次奇一

衍數八　奇二　母三
法同第一術得併數二乘衍數得十六以母三約五次奇一

衍數八　奇三　母五　商一　減餘二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一　奇三　餘二
互一　併二
以併數二乘衍數得十六以母五約三次奇一

衍數九　奇四　母五　商一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三　奇四　餘一
互三　併四
以併數四乘衍數得三十六以母五約七次奇一

衍數九　奇二　母七　商三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三
減餘一　商一　奇二　餘一
互三　併四
以併數四乘衍數得三十六以母七約五次奇一

衍數十　奇三　母七　商二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二
減餘一　商二　奇三　餘一
互四　併五
以併數五乘衍數得五十以母七約九次奇一
按以前次商互乘歸數皆一乘不長此以次商二乘歸數二
得四與天元一相併爲五乃見互乘之妙

衍數十一　奇二　母三
法同第一術得併數二乘衍數得二十二以母三約七次奇
一

衍數十一　奇三　母四　商一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二　奇三　餘一
互二　併三
以併數三乘衍數得三十三以母四約八次奇一

衍數十一　奇五　母六　商一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四　奇五　餘
互四　併五
以併數五乘衍數得五十五以母六減九次奇一

衍數十一　奇四　母七　商　減餘三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一　奇四　餘三
互一　併二
以併數二乘衍數得二十二以母七約三次奇一

衍數十一　奇三　母八　商二　減餘二
天元一　歸二
減餘一　商一　奇三　餘二

互二 併三
以併數三乘衍數得三十三以母八約四次奇一
衍數十一 奇二 母九 商四 減餘一
天元一 歸四
減餘一 商一 奇二 餘一
互四 併五
以併數五乘衍數得五十五以母九約六次奇一
衍數二十 奇二 母五
法同第三術得併數三乘衍數得三十六以母五約七次奇
一
衍數二十 奇五 母七 商一 減餘二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二 奇五 餘二
互二 併三
以併數三乘衍數得三十六以母七約五次奇一
衍數三十 奇三 母五
法同第五術得併數二乘衍數得二十六以母五約五次奇
一
衍數三十 奇六 母七 商一 減餘一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一 商五 奇六 餘一
互五 併六
以併數六乘衍數得七十八以母七約十一次奇一
衍數三十 奇五 母八 商一 減餘三 行下
天元一 歸一
減餘二 商一 奇五 餘三 行上
互一 併二
次餘二 初餘三 商一 減餘一 行下
互二 併三以互二併前互一
減餘一 商一 次餘二 三餘一 行上
互三 併五以互三併前互二
以併數五乘衍數得六十五以母八約八次奇一按以前次
商即奇一而止不用三商此次商減餘數二末奇一故用三

商四商必減餘奇一乃止以奇約母則下行以母減奇則上行母所減之餘多寡不問而以奇所減之餘一不一爲行止所求者奇一故減奇餘一乃止減奇未餘一仍不止用上行下行者別乎奇減母母減奇之不同也

右十九條皆依秦氏法推之蓋求奇一之法有三一則遞加衍數假如衍數十七以七約之奇三爲七母欲求奇一則加一倍爲三十四以七約之奇六又加一倍爲五十一以七約之奇二又加一倍爲六十八以七約之奇五又加一倍爲八十五以七約之奇一凡加衍數共五倍而得奇一此一法也一則遞加奇數如衍數十七以七七數之奇三欲求奇一則於奇三加一倍爲六以母七約之不足又加一倍爲九以母七約之奇二又加一倍爲十二以母七約之奇五又加一倍爲十五以母七約之奇一凡加奇數共五倍而得奇一此又一法也一則秦道古求一法右十九條所推是也其法不用加而用減如衍數十七以七七數之奇三以奇三約母七二次約二次爲商二而得奇一此下行所得即減餘一又以此奇一約奇三二次而得奇一此上行所得即以商二乘商一加原有之一倍併爲五是爲併數五以次互乘二次得四即以商二乘商一加原有之一倍併爲五是爲併數五以五乘十七得八十五與前遞加衍數五倍同以五除八十五得十七以三除十五得五與此互乘數加天元一同遞加則繁複互乘乃精簡天元一者原有之一倍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臨桂周震泰 嘉應張嘉謨 舊校
南海鄒伯奇 新校

易圖略叙目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之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章句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冲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二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

卷一
旁通圖第一
卷二
當位失道圖第二
卷三
時行圖第三
卷四
八卦相錯圖第四

卷五
比例圖第五
卷六
原卦第一　原名第二　原序第三　原彖象第四　原辭上第五　原辭下第六　原翼第七　原筮第八
卷七
論連山歸藏第一　論卦變上第二　論卦變下第三
論半象第四　論兩象易第五
卷八
論納甲第六　論納音第七　論卦氣六日七分上第八
論卦氣六日七分下第九　論爻辰第十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一之九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旁通圖第一

乾　二之坤五　四之坤初　上之坤三
坤　五之乾二　初之乾四　三之乾上
震　五之巽二　四之巽初　上之巽三
巽　二之震五　初之震四　三之震上
坎　二之離五　初之離四　三之離上
離　五之坎二　四之坎初　上之坎三
艮　五之兌二　初之兌四　上之兌三
兌　二之艮五　四之艮初　三之艮上
同人　四之師初　上之師三
師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同人四　三之同人上
比　初之大有四　三之大有上
大有　二之五　五之二　四之比初　上之比三
隨　四之蠱初　三之蠱上
蠱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隨四　上之隨三
漸　初之歸妹四　上之歸妹三
歸妹　二之五　五之二　四之漸初　三之漸上
屯　三之鼎上
鼎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四　四之初　上之屯三
家人　上之解三
解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家人上
革　四之蒙初
蒙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革四　三之上　上之三
蹇　初之睽四
睽　二之五　五之二　四之蹇初　三之上　上之三
小畜　二之豫五　上之豫三
豫　五之小畜二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小畜上
復　五之姤二　三之姤上
姤　二之復五　初之四　四之初　上之復三
夬　二之剝五　四之剝初
剝　五之夬二　初之夬四　三之上　上之三
謙　五之履二　初之履四
履　二之謙五　四之謙初　上之三　三之上
節　二之旅五　三之旅上
旅　五之節二　初之四　四之初　上之節三
賁　五之困二　上之困三
困　二之賁五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賁上
豐　五之渙三　四之渙初
渙　二之豐五　初之豐四　三之上　上之三
井　二之噬嗑五　初之噬嗑四
噬嗑　五之井二　四之井初　三之上　上之三
臨　二之五　五之二　三之遯上
遯　初之四　四之初　上之臨三
升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无妄四
无妄　四之升初　三之上　上之三
大畜　二之五　五之二　上之萃三
萃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大畜上
大壯　二之五　五之二　四之觀初
觀　初之大壯四　三之上　上之三
需　二之晉五
晉　五之需二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上　上之三
明夷　五之訟二
訟　二之明夷五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上　上之三
泰　二之五　五之二
否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上　上之三
損　二之五　五之二　三之上　上之三
咸　初之四　四之初
恆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四　四之初
益　三之上　上之三
中孚　二之小過五　三之上　上之三
小過　五之中孚二　初之四　四之初
大過　二之頤五　初之四　四之初
頤　五之大過二　三之上　上之三
既濟
未濟　二之五　五之二　初之四　四之初　三之上　上之三

傳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凡爻之已定者不動其未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成已所以成物故此爻動而之正則彼爻亦動而之正未有無所之自正不正人者也枉已未能正人故彼此易而各正未有變已正之爻爲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虞仲翔三變受上之說其悖道甚矣初必之四二必之五三必之上各有偶也初不之四二不之五三不之上而別有所之則交非其偶也虞仲翔謂過以相與爲初與五應二與上應無是義矣卦始於乾坤初與初索成震巽二與二索成坎離三與三索成艮兌此乾坤平列也若乾與坤重爲否泰則否四之初即一索也泰二之五即再索也否上之三即三索也若乾與乾重坤與坤重則乾四之坤初即否四之初也乾二之坤五即泰二之五也乾上之坤三即否上之三也故旁通之義即由一索再索三索之義而推索即摩也剛柔相摩即吾與爾靡之靡一以貫之者也凡旁通之卦一陰一陽兩兩相孚易凡稱孚稱有孚皆指旁通詳見通釋共十二爻有六爻靜必有六爻動既濟六爻皆定則未濟六爻皆不定六爻發揮六位時成謂此十二爻中之六爻也

升降之說見於荀爽解雲行雨施云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解日月合其明云坤五之乾二成離乾二之坤五爲坎解或躍在淵云欲下居坤初解行而未成云謂行之坤四解含宏光大云乾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宏坤初居乾四爲光乾上居坤初爲大旁通之說見於虞翻翻謂比與大有旁通小畜與豫

旁通履與謙旁通同人旁通師卦蠱與隨旁通臨與遯旁通剝與夬旁通大畜與萃旁通頤與大過旁通坎與離旁通恆與益旁通姤與復旁通革與蒙旁通鼎與屯旁通但荀氏明升降於乾坤二卦而諸卦不詳虞氏以旁通解易而不詳升降之義顯乾坤之升降卽乾坤之旁通而諸卦之旁通仍乾坤之升降也試與經文證之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若非師與同人旁通則師之相克師之相遇與同人何涉其證一也艮六二不拯其隨兌二之艮五兌成隨兌二之拯正是隨之拯若非艮兌旁通則不拯其隨之義不可得而明其證二也渙初之豐四豐成明夷故豐九四言遇其夷主與渙六四匪夷所思互相發明若非豐渙旁通則匪夷所思遇其夷主何以解說其證三也屯九五屯其膏卽鼎九三雉膏之膏屯鼎旁通其證四也需不進也晉者進也惟需晉旁通故進不進相反其證五也解上六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六三旁通於家人家人上巽爲高墉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亦云乘其墉家人與解旁通一墉字明之其證六也噬嗑食也井泥不食井渫不食謂未旁通於噬嗑其證七也屯見而不失其居蠱六四往見謂初六旁通於隨四隨卽成屯是爲隨蠱旁通其證八也同人九三升其高陵上九通於師三師成升其證九也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箕子卽其子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謂九二旁通小過六五惟小過六五不和中孚之九二而以四之初成明夷故云其子之明夷苟其子與鶴鳴相和則明不傷夷是中孚小過旁通其證十也旁通自此及彼自近及遠故取義於射既濟六爻皆定不用旁通則水火不相射其證十一也困成需賁成明夷則有言不信以賁之小而合困之有言爲小有言需旁通於晉明夷旁通於訟則雖小有言而終吉故需訟稱小有言明夷稱主人有言其證十二也明夷三日不食旁通於訟則食舊德其證十三也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祭義仲尼燕居皆以禮爲履履旁通於謙故謙以制禮其證十四也井泥不食謂豐四之井初成需故需于泥豐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爲致寇至傳云災在外卽豐過旬災之災其證十五也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辭又見於小過六五小畜上之豫三則豫成小過中孚三之上則亦成需以小過爲豫之比例以中孚爲小畜之比例解者不知旁通之義則一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其證十六也家人何以行有恆上旁通於解三則解成恆其證十七也大畜時也隨四之蠱初卽大畜是爲天下隨時其證十八也雜卦傳大過顚也而大過經文不稱顚頤六二六四兩稱顚顚卽頤實揚休之顚謂頤五空虛大過二往塡實之非大過與頤旁通何以經之顚在頤而傳之顚在大過其證十九也臨初九九二皆云咸臨惟遯上之臨三則遯成咸其證二十也兌九五孚于剝兌三之艮上成夬夬與剝旁通故孚于剝有厲卽夬之孚號有厲其證二十一也益上九立心勿恆凶向非恆益旁通恆之有心何與益事其證二十二也同人四之師初同人成家人是以承家其證二十三也師眾也又以大有爲眾何也師二之五成比比則旁通於大有大有二之五成同人同人則旁通於師其證二十四也賁上之困三困成大過爲棺槨所取賁成明夷中心滅亡故云死期將至其證二十五也革治秝明時章蔀秝法也惟渙二之豐五豐成革五來章四豐蔀所以治秝明時不知旁通之義則不知豐之章蔀卽革之治秝其證二十六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謂乾成革而旁通於蒙淵卽泉也躍在淵猶云山下出泉也其證二十七也豐四之渙初渙成中孚豐成明夷故明夷渙皆稱用拯馬壯吉其證二十八也夬二旁通剝五成觀故剝傳云觀象也若非旁通剝之象何以有觀其證二十九也巽二旁通震五震成隨故巽稱隨風其證三十也易之繫辭全主旁通略舉此三十證以例其餘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illegible]卷一之九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當位失道圖第二

乾 坤

二之五 同人 比

四之初 小畜 復

上之三 夬 謙

四之初 家人 屯

上之三 革 蹇

以上當位

上之三 需 明夷

四之初 需 明夷

以上失道

坎 離

二之五 比 同人

初之四 節 賁

三之上 井 豐

初之四 屯 家人

三之上 蹇 革

以上當位

三之上 需 明夷

初之四 需 明夷

以上失道

震 巽

五之二 隨 漸

四之初 復 小畜

三之上 豐 井

四之初 屯 家人

三之上 革 蹇

以上當位

三之上 明夷 需

四之初 明夷 需

以上失道

艮 兌

五之二 漸 隨

初之四 賁 節

初之四 家人 屯

上之三 蹇 革

以上當位

上之三 明夷 需

訟 師

三之上 謙 夬 四之初 明夷 需 以上失道

二之五 同人 比 初之四 家人 屯

三之上 革 蹇 以上當位

初之四 家人 臨 三之上 既濟 泰

三之上 革 升 初之四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大有 比

二之五 同人 比 四之初 屯 家人

上之三 革 蹇 以上當位

隨 蠱

四之初 屯 大畜 上之三 既濟 泰

二之上 革 升 初之四 泰 屯 以上失道

二之五 隨 漸 初之四 家人

上之三 革 蹇 以上當位

漸 歸妹

四之初 屯 大畜 上之三 既濟 泰

三之上 革 升 初之四 既濟 泰 以上失道

二之五 漸 隨 四之初 家人 屯

三之上 蹇 革 以上當位

初之四 家人 臨 三之上 既濟 泰

上之三 蹇 初之 既濟

家人 解

四 大壯 泰 以上失道

二之五 家人 萃 四之初 家人 屯

三之上 既濟 咸 以上當位

屯 鼎

四之初 家人 臨 三之上 既濟 泰

三之上 既濟 恒 初之四 泰 屯 以上失道

二之五 屯 遯 初之四 家人 既濟

三之上 咸 既濟 以上當位

革 蒙

四之初 屯 大畜 上之三 既濟 泰

上之三 既濟 恒 初之四 泰 既濟 以上失道

二之五 革 觀 初之四 益 革

三之上 蹇 既濟 以上當位

蹇 睽

四之初 既濟 損 三之上 既濟 泰

三之上 革 升 初之四 泰 既濟 以上失道

二之五 蹇 无妄 四之初 益 蹇

三之上 革 既濟 以上當位

四之初 既濟 損 上之三 泰 既濟

三之上 蹇 大壯 初之四 泰 以上失道

小畜 豫

四之初 家人 屯 三之上 既濟 咸

二之五 家人 萃 以上當位

復 姤

初之四 小畜 復 上之三 需 明夷

三之上 需 小過 初之四 明夷 屯 以上失道

二之五 屯 遯 初之四 家人

三之上 既濟 咸 以上當位

夬 剝

初之四 復 小畜 上之三 明夷 需

上之三 明夷 大過 初之四 需 既濟 以上失道

二之五 革 觀 初之四 益 革

三之上 蹇 需 以上當位

謙 履

初之四 需 夬 三之上 明夷 需

三之上 謙 蹇 初之四 明夷 既濟 以上失道

二之五 无妄 四之初 益 蹇

三之上 革 明夷 以上當位

節

初之四 明夷 中孚 三之上 需 明夷

三之上 謙 夬 初之四 明夷 需 以上失道

二 屯 屯

旅 二之五 遯 四之初 家人
三之上 既濟
咸 以上當位
節 需
三之上 賁 明夷
需 需
四之初 小過 明夷 以上失道
賁 三之上 家人 家人
困 五之二 萃 四之初 屯
三之上 既濟
咸 以上當位
賁 明夷
四之初 節 需
上之三 明夷 明夷
大過 四之初 需 以上失道
豐 五之二 革 革
渙 觀 上之三 蹇
既濟
初之四 益 以上當位
明夷 明夷
初之四 中孚 上之二 需
豐 四 明夷
上之三 井 初之 需 以上失道
井 二之五 蹇 蹇
噬嗑 无妄 上之二 革
既濟
初之四 益 以上當位
需 需
初之四 頤 上之三 明夷
井 需
上之三 豐 初之四 明夷 以上失道
隨 二之五 屯 既濟
遯 遯 上之 咸

屯
四之初 家人 以上當位
臨 夷
四之初 家人 三之上 既濟
泰 泰
三之上 咸 四之初 既濟 以上失道
升 二之五 蹇 既濟
无妄 无妄 初之四 益
蹇
上之三 革 以上當位
泰 泰
初之四 益 上之三 既濟
升 泰
上之三 革 初之四 既濟 以上失道
大畜 二之五 家人 家人
萃 萃 四之初 屯
既濟
三之上 咸 以上當位
大畜 三之上 泰
四之初 屯 既濟
泰 泰
三之上 咸 四之初 既濟 以上失道
大壯 二之五 革 既濟
觀 觀 初之四 益
革
上之三 蹇 以上當位
泰 泰
初之四 益 上之三 既濟
大壯 泰
上之三 蹇 初之四 既濟 以上失道
需 二之五 既濟 既濟
晉 否 四之初 益
既濟

上之三 咸 以上當位
需
上之三 明夷
需
四之初 頤 四之初 明夷 以上失道
上之三 小過 既濟
明夷 二之五 既濟 四之初 益
訟 否 既濟
上之三 咸 以上當位
明夷 明夷
四之初 中孚 上之三 需
明夷 明夷
上之三 大過 四之初 需 以上失道
泰 二之五 既濟 既濟
否 否 四之初 益
既濟
上之三 咸 以上當位
泰 泰
初之四 益 上之三 既濟
泰 泰
上之三 咸 初之四 既濟 以上失道
損 二之五 益 益
咸 咸 四之初 既濟
上之三 既濟
咸 以上當位
損 上之三 泰
四之初 既濟 既濟
上之三 泰 泰
咸 四之初 既濟 以上失道
恒 二之五 咸 四之初 既濟
益 益 益
咸
上之三 既濟 以上當位

四之初　泰　泰
益　上之三　既濟
恆　四之初　泰
上之三　既濟　既濟　以上失道
中孚　二之五　益　益
小過　咸　四之初　既濟
上之三　既濟
咸　以上當位
中孚　上之三　需
四之初　明夷　明夷
上之三　需　需
小過　四之初　明夷　以上失道
大過　二之五　咸　四之初　既濟
頤　益　益
咸
上之三　既濟　以上當位
四之初　需　需
頤　上之三　明夷
大過　四之初　需
上之三　明夷　明夷　以上失道
既濟　既濟　既濟
未濟　二之五　否　四之初　益
既濟
上之三　咸　以上當位
既濟　既濟
四之初　損　上之三　泰
既濟　既濟
上之三　恆　四之初　泰　以上失道

易之動也非當位即失道兩者而已何爲當位先二五後初四三上是也何爲失道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是也當位則吉失道則凶然吉可變凶凶可化吉何以變凶乾二先之坤五四之坤初應之乾成家人坤成屯是當位而吉者也若不知變通而以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既濟其道窮矣此亢龍所以爲窮之災也此吉變凶也凶何以化吉乾二不之坤五而四先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是失道而凶者也若能變通以小畜通豫以復通姤小畜復初四雖先行而豫姤初四則未行以豫姤補救小畜復之非此不遠復所以修身也此凶變吉也惟凶可以變吉則示人以失道變通之法惟吉可以變凶則示人以當位變通之法易之大旨不外此二者而已特撰此圖於旁通之後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八卦兩兩旁通二五先行成同人比隨漸四卦是之爲元初四應之一家人屯三上應之成蹇革是之爲亨家人上不可之屯三蹇初不可之革四則變而通之家人通解屯通鼎蹇通睽革通蒙或同人比隨漸不俟亨而即變通則同人通師比通大有隨通蠱漸通歸妹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是由元亨而利者也八卦二五不先行而初四先行成小畜復節賁三上先行成夬謙豐井初四先行而又以三上行之三上先行而又以初四行之皆成需明夷二卦八卦成此十卦則不元不亨變而通之小畜通豫復通姤節通旅賁通困夬通剝謙通履豐通渙井通噬嗑需通晉明夷通訟於是小畜豫賁困二五先行成家人萃兩卦復姤節旅二五先行成屯遯兩卦夬剝豐渙二五先行成革觀兩卦謙履井噬嗑二五先行成无妄蹇兩卦以變通而仍得元或以初四應或以三上應成家人屯蹇革既濟咸既濟益而仍得亨是由不元不亨以利而復得元亨者也然變而通之不能盡利又不以二五先行而或先初四或先三上則同人師大有比隨蠱漸歸妹家人解屯鼎蹇睽革蒙十六卦失道而成臨升大畜大壯恆損六卦小畜豫復姤夬剝謙履節旅賁困豐渙井噬嗑十六卦失道而成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又變而通之則臨通遯升通无妄大畜通萃大壯通觀恆通益損通咸頤通大過大過通頤中孚通小過小過通中孚於是臨成屯升成蹇大畜成家人大壯成革損頤中孚成益恆大過小過成咸仍爲元亨其失道而又失道者非成明夷需即成既濟泰然泰通於否既濟通於未濟無論當位失道一經變通則元亨者更加以元亨不元不亨者改而爲元亨元亨非利則窮利而後貞乃終則有始成兩既濟則貞而不利凡元亨必成家人屯蹇革或既濟咸或既濟益而家人通解則解成咸家人成既濟屯通鼎則鼎成咸屯成既濟蹇通睽則睽成益蹇成既濟革通蒙則蒙成益革成既濟益通恆則恆成咸益成既濟咸通損則損成益咸成既濟則終成咸益則有始故恆彖傳特明之云終則有始六十四卦本諸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之八卦而八卦之生生不外元亨利貞四字而所以元亨利貞則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九字盡之括以一言則謂之易而已矣

昔人謂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消息余謂文王作十二言之教曰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孚无咎元亨利貞則當位而吉不元亨利貞則失道而凶失道而消不久固厲當位而盈不可久亦厲因其厲而悔則孚孚則无咎同一改悔而獨歷艱難困苦而後得有孚則爲吝雖吝亦歸於无咎明乎此十二言而易可知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四終

嘉應李恒春　番禺金錫齡　校
漢軍佟佶　學海堂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依經改以卷一之九十五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時行圖第三

乾	同人	同人
坤	比	師
坎	比	比
離	同人	大有
巽	漸	漸
震	隨	歸妹
兌	隨	隨

艮 漸 蠱
小畜 家人 家人
豫 萃 解
困 萃 萃
賁 家人 大畜
姤 遯 遯
復 屯 臨
節 屯 屯
旅 遯 鼎
夬 革 革
剝 觀 蒙
渙 觀 觀
豐 革 大壯
井 蹇 蹇
噬嗑 无妄 睽
履 无妄 无妄
謙 蹇 升
中孚 益 益
小過 咸 恆
大過 咸 咸
頤 益 損
訟 否 否
明夷 既濟 泰
需 既濟 既濟
晉 否 未濟

右二五先行當位變通不窮

乾 小畜 小畜

坤 復 豫
震 復 復
巽 小畜 姤
坎 節 節
離 賁 旅
艮 賁 賁
兌 節 困
同人 家人 家人
師 臨 解
歸妹 臨 臨
漸 家人 遯
比 屯 屯
大有 大畜 鼎
蠱 大畜 大畜
隨 屯 萃
革 既濟 既濟
蒙 損 未濟
睽 損 損
蹇 既濟 咸
无妄 益 益
升 泰 恆
大壯 泰 泰
觀 益 否
豐 明夷 明夷
渙 中孚 訟
履 中孚 中孚
謙 明夷 小過

井 需 需
噬嗑 頤 晉
剝 頤 頤
夬 需 大過

右初四先行不當位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乾 夬 夬
坤 謙 剝
艮 謙 謙
兌 夬 履
坎 井 井
離 豐 噬嗑
震 豐 豐
巽 井 渙
同人 革 革
師 升 蒙
蠱 升 升
隨 革 无妄
比 蹇 蹇
大有 大壯 睽
歸妹 大壯 大壯
漸 蹇 觀
家人 既濟 既濟
解 恆 未濟
鼎 恆 恆
屯 既濟 益
臨 泰 泰
遯 咸 否

萃　咸　咸
大畜　泰　損
賁　明夷　明夷
困　大過　訟
姤　大過　大過
復　明夷　頤
旅　小過　小過
節　需　中孚
小畜　需　需
豫　小過　晉

右三上先行不當位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

乾　成家人　乾　成革
坤　成屯　坤　成蹇
離　成家人　離　成革
坎　成屯　坎　成蹇
下應　上應
震　成屯　震　成革
巽　成家人　巽　成蹇
兌　成屯　兌　成革
艮　成家人　艮　成蹇
下應　上應
比　成屯　比　成蹇
大有　成家人　大有　成革
師　成屯　師　成蹇
同人　成家人　同人　成革
下應　上應
漸　成家人　漸　成蹇
歸妹　成屯　歸妹　成革
蠱　成家人　蠱　成蹇
隨　成屯　隨　成革
下應　上應

需　成既濟　需　成既濟
晉　成益　晉　成咸
明夷　成既濟　明夷　成既濟
訟　成益　訟　成咸
下應　上應
中孚　成益　中孚　成既濟
小過　成既濟　小過　成咸
大過　成既濟　大過　成咸
頤　成益　頤　成既濟
下應　上應
姤　成家人　姤　成咸
復　成屯　復　成既濟
旅　成家人　旅　成咸
節　成屯　節　成既濟
下應　上應
賁　成家人　賁　成既濟
困　成屯　困　成咸
小畜　成家人　小畜　成既濟
豫　成屯　豫　成咸
下應　上應
井　成既濟　井　成蹇
噬嗑　成益　噬嗑　成革
謙　成既濟　謙　成蹇
履　成益　履　成革
下應　上應
夬　成既濟　夬　成革
剝　成益　剝　成蹇
豐　成既濟　豐　成革
渙　成益　渙　成蹇
下應　上應
无妄　成益　无妄　成革
升　成既濟　升　成蹇
睽　成益　睽　成革

蹇　成既濟　蹇
下應　上應
革　成既濟　革
蒙　成益　蒙　成蹇
觀　成益　觀　成蹇
大壯　成既濟　大壯　成革
下應　上應
屯　屯　成既濟
鼎　成家人　鼎　成咸
臨　成屯　臨　成既濟
遯　成家人　遯　成咸
下應　上應
萃　成屯　萃　成咸
大畜　成家人　大畜　成既濟
解　成屯　解　成咸
家人　家人　成既濟
下應　上應
泰　成既濟　泰　成既濟
否　成益　否　成咸
既濟　既濟
未濟　成益　未濟　成咸
下應　上應
恆　成既濟　恆　成咸
益　益　成既濟
損　成益　損　成既濟
咸　成既濟　咸
下應　上應

右元亨

家人　成既濟終　貞
解　成咸有始　利
屯　成既濟終　貞
鼎　成咸有始　利
革　成既濟終　貞

䷃蒙　成益有始　利
䷦蹇　成既濟終　貞
䷥睽　成益有始　利
䷩益　成既濟終　貞
䷟恆　成咸有始　利
䷞咸　成既濟終　貞
䷨損　成益有始　利

右利貞

傳云變通者趣時者也能不通節爲時行時行者元亨利貞也更爲此圖以明之而行健之不已教思之无窮孔門貴仁之旨孟子性善之說悉可會於此大有二之五爲乾二之坤五之比例故傳言元亨之義於此最明云大中而上下應之大中謂二之五爲元上下應則亨也蓋非上下應則雖大中不可爲元亨既濟傳云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剛柔正則六爻皆定貞也貞而不利則剛柔正而位不當利而後貞乃能剛柔正而位當由元亨而利貞由利貞而復爲元亨則時行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乾二之坤五成同人比兩五皆剛同人孚於師比孚於大有又爲一陰一陽陰變陽爲得陽通陰爲喪自陽退而易爲陰謂之反自陰進而交爲陽謂之復是爲反復其道復而不反則亢反而不復則迷乾坤坎離生同人師比大有震巽艮兌生漸歸妹隨蠱上應之成蹇革下應之成家人屯而家人屯又變通於鼎解而終於既濟咸蹇革又變通於睽蒙而終於既濟益咸損益恆四卦循環不已此二十四卦元亨利貞所謂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者也自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初四先行成小畜復節賁則失道矣小畜之失在四通於豫以補之復之失在初通於姤以補之節賁通旅困同三上先行成夬謙豐井則失道矣夬之失在上通於剝以補之謙之失在三通於履以補之豐井通渙噬嗑同之二五先行初四應之爲下應三上應之爲上應二五得中而上下應之乃爲元亨今初四先行則小畜二之復五成家人屯屯三再之家人上應之已成兩既濟有上應無下應矣故補之以豫姤則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也小畜二之豫五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也今三上先行則井二之豐五成蹇革蹇初再之革四應之已成兩既濟有下應無上應矣故補之以渙噬嗑則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也井二之噬嗑五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也此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者也然姤四之初仍成小畜豫四之初仍成復噬嗑上之三仍成豐渙上之三仍成井則變而仍不通也小畜復不能變而且以小畜上之復三豐井不能變而且以豐四之井初小畜井成需復豐成明夷爲凶爲災爲焚爲死上下皆無所應失而又失矣然明夷可變通於訟需可變通於晉在明夷失在初三而訟之初三可應也在需失在四上而晉之四上可應也一轉移而元亨利貞與同人比漸隨等此困而知之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睽蒙鼎解師大有蠱歸妹成泰泰轉移通於否同此惟不能時行致成兩既濟則終止道窮所謂困而不學者矣易之一書聖人教人改過之書也窮可以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絕可以續故曰爲衰世而作達則本以治世不得諉於時運之無可爲窮則本以治身不得諉以氣質之不能化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聖人括易之全而言之又舉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斷之云不占而已矣占者變也恆者久也羞者過也能變通則可久可久則無大過不可久則至大過所以不可久而至於大過由於不能變通變通者改過之謂也此章編三絕之後默契乎義文之意以示天下後世之學易者舍此而言易詎知易哉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五終　漢軍佟佶 嘉應李[illegible]春舊校 番禺金錫齡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集卷一之九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八卦相錯圖第四

乾䷀　䷋否
坤䷁　䷊泰
坎䷜　䷾既濟
離䷝　䷿未濟
震䷲　䷟恆
巽䷸　䷩益
艮䷳　䷨損
兌䷹　䷞咸
同人䷌　䷅訟
師䷆　䷣明夷
比䷇　䷄需
大有䷍　䷢晉
隨䷐　䷛大過
蠱䷑　䷚頤
漸䷴　䷼中孚
歸妹䷵　䷽小過
小畜䷈　䷓觀
豫䷏　䷡大壯
復䷗　䷭升
姤䷫　䷘无妄
夬䷪　䷬萃
剝䷖　䷙大畜
謙䷎　䷒臨
履䷉　䷠遯
屯䷂　䷯井
鼎䷱　䷔噬嗑
家人䷤　䷺渙
解䷧　䷶豐

蹇 ䷦ 節 ䷻
睽 ䷥ 旅 ䷷
革 ䷰ 困 ䷮
蒙 ䷃ 賁 ䷕

右八卦相錯一

同人 否
比 既濟
隨 咸
漸 益
革 萃
觀 家人
遯 无妄
屯 蹇

右八卦相錯二

小畜 益
復 泰
夬 咸
謙 泰
節 既濟
賁 損
井 既濟
豐 恆
大畜 頤
屯 需

大壯 小過
蹇 需
家人 中孚
臨 明夷
革 大過
升 明夷

右八卦相錯三

家人 益
屯 既濟
革 咸
蹇 既濟
需 既濟
明夷 泰

右八卦相錯四

說卦傳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乾坤也山澤艮兌也雷風震巽也水火坎離也天地相錯上天下地成否二五已定爲定位山澤相錯上山下澤成損二交五爲通氣雷風相錯上雷下風成恆二交五爲相薄水火相錯上水下火成既濟六爻皆定不更往來故不相射此否則彼泰此損則彼咸此恆則彼益此既濟則彼未濟而統括以八卦相錯一語六十四卦皆此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相錯也傳又自發明之云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而成萬物變不相射而云相逮不相射謂既濟相逮謂既濟變通於未濟也不相射則寂然不動相逮則感而遂通矣爾雅逮與也卽謂感應相與相薄而云不相悖五失道則悖恆二之五而後益上之三則不相悖不相悖由於相薄也水火不相射之射卽射鮒射隼射雉之射雷風不相悖之悖卽解傳所稱解悖頤傳所謂道大悖大過二之頤五與恆二之五等恆二之五成咸大過二之頤五亦成咸大過二不之頤五而頤上之三則道大悖其既成咸則不相悖可知家人上之解三成恆解二先之五則不成恆而成咸故解悖解悖則不相悖傳以解悖道大悖與雷風不相悖贊明知雷風指恆則知其爲震巽所錯知雷風爲震巽所錯則知天地爲乾坤所錯山澤爲艮兌所錯水火爲坎離所錯也試舉其最顯者蒙革爲困賁之相錯故蒙稱困蒙蹇爲旅節之相錯故蹇稱中節家人解卽豐渙之相錯故豐稱蔀其家鼎屯相錯爲噬嗑噬嗑食也故鼎稱雉膏不食比大有相錯爲需晉大有衆也剝晉稱衆允比樂也則需稱飲食燕樂大壯觀相錯爲小畜故小畜輿說輹大壯壯于大輿之輹臨遯相錯爲履故履虎尾遯亦云遯尾歸妹漸相錯爲小過中孚隨蠱相錯爲大過頤大過二之頤五成咸則過以相與中孚二之小過五成咸則與爾靡之所謂與卽咸之感應相與而歸妹既成隨則係於蠱蠱既成漸則係於歸妹故蠱二之五卽大過二之頤五歸妹二之五卽中孚二之小過五漸係歸妹不能兼隨卽不能兼大過之過以相與隨係蠱不能兼漸卽不能兼中孚之與爾靡之故云不兼與非相錯則兼與之義未易明也而咸艮兩卦之辭發明咸損爲艮兌之相錯尤爲明了艮六五艮其輔卽咸上六咸其輔頰舌咸六二咸其腓卽艮六二艮其腓損傳一人行三則疑也兌傳云行未疑也行未疑之行卽一人行之行兌以朋友講習正發明損之得其友非明乎八卦相錯之比例咸艮兩卦取象之同將莫能知其妙也凡此以旁通相錯爲旁通皆未經行動者如第二圖其既行動或得或失亦以相錯之卦爲比例傳於蠱稱終則有始於恆亦稱終則有始所以明隨漸相錯卽咸益咸益相錯卽隨漸也恆上震下巽二之五卽巽二之震五也猶隨也損上艮下兌二之五卽兌二之艮五也猶漸也惟損二之五卽兌二之艮五故在艮稱不拯其隨在咸稱執其隨兌二之艮五兌成隨艮以隨稱之以旁通知之也咸通於損損二之五成益損之成益卽兌之成隨咸以隨稱之則以相錯知之也家人利女貞謂解二之五觀六二利女貞謂大壯二之五大壯二之五成革解二之五成萃萃與家人相錯成革觀革與觀相錯成萃家人故解二之五與大壯二之五相比例也蒙子克家上之三稱克二之五爲子蒙二之五成觀觀革相錯成家人革則觀

三克上卽蒙三克家人上故云子克家也歸妹初九傳云歸妹以娣以恒也歸妹何得有恒知咸益與隨濟相錯而歸妹之以恒乃明歸妹二之五成隨卽恒二之五成咸故以恒二之五爲歸妹二之五之比例也旣濟否相錯爲比同人故比之匪人亦否之匪人否不利君子貞謂泰不成旣濟而否成旣濟同人則利君子貞謂師先成比也泰二之五則于食有福訟二之明夷五則食舊德訟二不之明夷五則三日不食需二之晉五在需則飮食在晉則受福未濟二之五則實受其福訟晉未濟成否明夷需泰成旣濟旣濟需有衣袽需二之晉五成旣濟否也師否臧凶師二之五成比比同人相錯成否也屯勿用有攸往臨二之五成屯則通於鼎不可以三往也遯勿用有攸往鼎二之五成遯則通於臨不可以上往也此屯鼎遯臨之時行也乃无妄不利有攸往傳云无妄災也遯傳云不往何災也遯屯相錯成无妄蹇蹇九五朋來謂升二之五也復朋來謂姤二之復五也姤二之復五復成屯姤成遯遯屯相錯成蹇故升之成蹇猶復之成屯小畜豫相錯爲觀大壯觀后以省方謂大壯二之五卽小畜二之豫五之比例豫四之初成復故后不省方謂不能相錯爲觀也此皆以二五之行爲比例（如第二圖）損以遠害而節不害凡革四之蒙初成損猶困四之初成節損通旅損通咸則遠害遠害故不害民損二不之五而咸四之初成旣濟相錯卽節賁故傳云未感害也姤上之復三復成明夷姤成大過故爲大難大者大過難者明夷也大過明夷相錯爲革明夷通訟與革通蒙同故云以蒙大難非明乎相錯不知蒙大難之義也豐四之渙初渙成中孚豐成明夷中孚明夷相錯爲家人家人內也故云內難而能正其志非明乎相錯不知內難之何以爲內也（如第三圖）需致寇至謂晉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爲寇也解致寇至謂解成泰家人成旣濟而泰二之五爲寇也泰旣濟相錯卽需明夷屯見而益亦見善損成益而後咸四之初爲居吉與屯之利居貞互明益旣濟相錯爲屯家人也（如第四圖）繹於離初九明示云履錯然遯屯相錯爲蹇无妄與履二之謙五同傳云以辟咎也睽初九傳亦云以辟咎也睽二之五成无妄爲見惡人正與履二之謙五等若離四之坎初成節不能无咎節通於旅節二之旅五旅成遯節成屯爲履二之謙五之相錯故直云履錯然明指出錯字而八卦相錯之錯正由此而暢述其旨比例之用相錯其義最爲微妙如蒙稱困蒙知其爲革所孚也蒙革蹇相錯不能成困革蒙相錯乃成困也惟革蒙爲困賁而旅得稱童僕童卽童蒙之童僕爲仕于家之名（見禮記）知旅四先之初成賁變通於困困二之賁五成家人爲僕卽蒙二之五之比例故云童僕若賁與節錯則不成蒙革遂不得云童僕也履六三武人爲于大君大君履二之謙五也解四之初爲臨不宜矣乃旁通於遯則宜臨遯相錯爲謙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故云大君之宜謂旁通於遯爲宜也非旁通於遯則不錯爲履謙卽不得云大君之宜也屯通於鼎鼎四之初成大畜大畜不孚屯而孚萃萃與大畜錯爲夬剝大畜二之五爲夬二之剝五之比例夬成革剝成觀與蒙二之五同故大畜云童牛之告童卽童觀之童告卽初筮告之告非孚於萃則家人與屯不能相錯爲觀卽不得稱童稱告也晉需相錯爲大有比需與晉孚乃錯大有故六三衆允之需與明夷則不錯大有卽非衆允之矣睽四之蹇初革四之蒙初皆成損而蹇革成旣濟損二之五成益益旣濟相錯爲家人屯無隨也惟損通於咸而二之五則益咸相錯乃成隨漸咸九三咸其股執其隨所以明損之通咸又所以明損之成益錯隨則不錯家人故損得臣无家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六終

皇清經解依經改纂卷一之九十七

漢軍侯佶　番禺金錫齡新校　嘉應李恆春舊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比例圖第五

乾䷀　否泰錯

坤䷁　泰否錯

屯䷂　井噬嗑錯　蹇无妄錯　需頤錯　旣濟益錯

臨二之五　萃四之初　旅五之節二　姤二之復五　大有四之比初　蠱初之隨四　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　離五之坎二四之坎初　巽二之震五初之震四　艮五之兌二初之兌四　師二之五同人四之師初　歸妹二之五漸初之歸妹四　解二之五四之初　困二之賁五四之初

蒙䷃　賁困錯

需䷄　比大有錯　屯大畜錯　蹇大壯錯　旣濟泰錯

大過四之初　中孚上之三　剝初之夬四　豫三之小畜上　噬嗑四之井初　旅上之節三　坤初之乾四三之乾上　離四之坎初上之坎三　震四之巽初三之巽上　艮初之兌四上之兌三　謙初之履四履上之三　豐四之渙初渙上之三　復三之姤上姤四之初　賁上之困三困四之初　訟四之初上之三

訟䷅　同人師錯　否未濟錯

師䷆　明夷訟錯

比䷇　需晉錯　旣濟否錯

乾二之坤五　離五之坎二　師二之五

小畜䷈　觀大壯錯　益泰錯

坤初之乾四　巽初之震四　姤四之初

履䷉　遯臨錯

泰䷊　坤乾錯　復小畜錯　謙夬錯　明夷需錯

恆四之初　損上之三　无妄四之升初　遯上之臨三　觀初之大壯四　萃三之大畜上　比初之大有四三之大有上　同人四之師初上之師三　隨四之蠱初三之蠱上　漸初之歸妹四上之歸妹三　家人上之解三解四之初　屯三之鼎上鼎四之初　革四之

蒙初蒙三之上　蹇初之睽四睽上之三　未濟四之初上
之三

否䷋
乾坤錯　同人比錯
未濟二之五　需二之晉五　明夷五之訟二

同人䷌
訟明夷錯　否既濟錯
坤五之乾二　坎二之離五　大有二之五

大有䷍
晉需錯

謙䷎
臨遯錯　泰咸錯
剝上之三　乾上之坤三　兌三之艮上

豫䷏
大壯觀錯

隨䷐
大過頤錯　咸益錯
巽二之震五　艮五之兌二　歸妹二之五

蠱䷑
頤大過錯

臨䷒
謙履錯　明夷中孚錯
解四之初　同人四之師初　漸初之歸妹四

觀䷓
小畜豫錯　家人萃錯
蒙二之五　夬二之剝五　豐五之渙二

噬嗑䷔
鼎屯錯

賁䷕
蒙革錯　損既濟錯
旅四之初　坎初之離四　兌四之艮初

剝䷖
大畜萃錯

復䷗
升无妄錯　泰益錯
豫四之初　夬四之謙初　巽四之震初

无妄䷘
姤復錯　遯屯錯
睽二之五　謙五之履二　井二之噬嗑五

大畜䷙
剝夬錯　頤需錯
鼎四之初　比初之大有四　隨四之蠱初

頤䷚
蠱隨錯　大畜屯錯
晉四之初　夬四之剝初　井初之噬嗑四

大過䷛
隨蠱錯　萃升錯
訟上之三　賁上之困三　復三之姤上

坎䷜
既濟未濟錯

離䷝
未濟既濟錯

右上經

咸䷞
兌艮錯　隨漸錯　夬謙錯　革蹇錯
恆二之五　否上之三　頤五之大過二　中孚二之小過
五　大畜上之萃三　臨三之遯上　小畜
解二之五家人上之解三　鼎二之五屯三之鼎上
二之豫五上之豫三　復五之姤二三之姤上　節二之旅
五二之旅上　賁五之困二上之困三　明夷五之訟二訟
上之三　需二之晉五晉上之三　未濟二之五上之三

恆䷟
震巽錯
未濟上之二　家人上之解三　屯三之鼎上

遯䷠
臨謙錯　无妄蹇錯

大壯䷡
豫小畜錯　小過需錯
睽上之三　比三之大有上　漸上之歸妹三

晉䷢
大有比錯

明夷䷣
師同人錯　臨家人錯　升革錯　泰既濟錯
履四之謙初　渙初之豐四　姤上之復三　困三之賁上
小過四之初　頤上之三
乾四之坤初上之坤三　坎初之離四三之離上　巽初之
震四上之震三　兌四之艮初三之艮上　豫四之初小畜
上之豫三　旅四之初節三之旅上　井初之噬嗑四噬嗑
上之三　夬四之剝初剝上之三　晉四之初上之三

家人䷤
渙豐錯　觀革錯　中孚明夷錯　益既濟錯
大畜二之五　遯四之初　困二之賁五　豫五之小畜二
歸妹四之漸初　師初之同人四
坤五之乾二初之乾四　坎二之離五初之離四　震五之
巽二四之巽初　兌二之艮五四之艮初　大有二之五四
之比初　蠱二之五隨四之蠱初　復五之姤二姤四之初
節二之旅五旅四之初　鼎二之五四之初

睽䷥
旅節錯

蹇䷦
節旅錯　屯遯錯　需小過錯　既濟咸錯
升二之五　觀上之三　噬嗑五之井二　履二之謙五
歸妹三之漸上　大有上之比三
乾二之坤五上之坤三　離五之坎二上之坎三　震五之
巽二三之巽上　兌二之艮五三之艮上　師二之五同人
上之師三　蠱二之五隨三之蠱上　夬二之剝五剝上之
三　豐五之渙二渙上之三　蒙二之五三之上

解䷧
豐渙錯

損䷨
艮兌錯　賁節錯
未濟四之初　蹇初之睽四　革四之蒙初
益䷩
巽震錯　漸隨錯　小畜復錯　家人屯錯
損二之五　否四之初　小過五之中孚二　大過二之頤
五　大壯四之觀初　升初之无妄四
蒙二之五革四之蒙初　睽二之五蹇初之睽四　夬二之
剝五四之剝初　豐五之渙二四之渙初　井二之噬嗑五
初之噬嗑四　需二之晉五晉四之初　明夷五之訟二訟
四之初　未濟二之五四之初
夬䷪
萃大畜錯　咸泰錯
履上之三　坤三之乾上　艮上之兌三
姤䷫
无妄升錯
升䷭
復姤錯　明夷大過錯
蒙上之三　同人上之師三　隨三之蠱上
萃䷬
夬剝錯　革觀錯
解二之五　賁五之困二　小畜二之豫五
困䷮
革蒙錯
井䷯
屯鼎錯　既濟恒錯
渙上之三　離上之坎三　震三之巽上
革䷰
困賁錯　萃家人錯　大過明夷錯　咸既濟錯
大壯二之五　无妄上之三　剝五之夬二　渙二之豐五
師三之同人上　蠱上之隨三
坤五之乾二三之乾上　坎二之離五三之離上　巽二之
震五上之震三　艮五之兌二上之兌三　大有二之五比
三之大有上　歸妹二之五漸上之歸妹三　謙五之履二
履上之三　井二之噬嗑五噬嗑上之三　睽二之五上之
三
鼎䷱
噬嗑井錯
震䷲
恒益錯
艮䷳
損咸錯
漸䷴
中孚小過錯　益咸錯
蠱二之五　震五之巽二　兌二之艮五
歸妹䷵
小過中孚錯
豐䷶
解家人錯　恒既濟錯
噬嗑上之三　坎三之離上　巽上之震三
旅䷷
睽蹇錯
巽䷸
益恒錯
兌䷹
咸損錯
渙䷺
家人解錯
節䷻
蹇睽錯　既濟損錯
困四之初　離四之坎初　艮初之兌四
中孚䷼
漸歸妹錯　家人臨錯
訟四之初　謙初之履四　豐四之渙初
小過䷽
歸妹漸錯　大壯蹇錯
晉上之三　節三之旅上　小畜上之豫二
既濟䷾
坎離錯　節賁錯　井豐錯　屯家人錯　蹇革錯　需明
夷錯　比同人錯
泰二之五　咸四之初　益上之三　晉五之需二　訟二
之明夷五　解三之家人上　鼎上之屯三　蒙初之革四
睽四之蹇初
師初之同人四三之同人上　大有四之比初上之比三
蠱初之隨四上之隨三　歸妹四之漸初三之漸上　豫五
之小畜二三之小畜上　姤二之復五上之復三　剝五之
夬二初之夬四　謙五之履二初之履四　噬嗑五之井二
四之井初　渙二之豐五初之豐四　旅五之節二上之節
三　困二之賁五三之賁上　臨二之五遯上之臨三　遯
四之初臨三之遯上　升二之五无妄四之升初　升初之
无妄四无妄上之三　萃四之初大畜上之萃三　大畜二
之五萃三之大畜上　大壯二之五觀初之大壯四　大壯
四之觀初觀三之上　中孚二之小過五小過四之初　小
過五之中孚二中孚上之三　大過二之頤五頤上之三
頤五之大過二大過四之初　否四之初上之三　恒二之
五四之初　損二之五上之三
未濟䷿
離坎錯

右下經

乾隆丁未余始習九九之術既明九章又得秦道古李仁卿之書得闚洞淵九容奥義讀測圓海鏡卷首識別一冊而其所謂正負寄左如積相消者精微全在於此極奇零隱曲之數一比例之無弗顯豁可見因悟聖人作易所倚之數正與此同夫九數之要不外齊同比例以此之盈補彼之朒數之齊同如是易之齊同亦如是以此推之得此數以彼推之亦得此數數之比例如是易之比例亦如是說易者執於一卦一爻是知五雀之俱重六燕之俱輕而不知一燕一雀交而適平又不知兩行交易偏乘而取之宜乎左支右詘莫能通其義也余既悟得旁通之旨又悟得比例之法用以求經用以求傳而經傳之微言奥

義乃可得而類其萬一旣巽通爲以闡明之復倣李仁卿識別列爲此圖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卽噬嗑之日中晉上之三爲小過小畜上之豫三亦爲小過故遇其妣卽晉受福之王母過其祖卽豫所配之祖考一家人也見於蒙以蒙革相錯爲困賁困二之賁五成家人爲蒙二之五之比例故子克家見於大畜以大畜二之五成家人故不家食吉見於豐以豐渙相錯爲家人故蔀其家一屯見也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成屯則見龍在田蠱二不之五而初之隨四成屯則往見吝姤四先之初而後二之復五成屯則有攸往見凶兌二之艮五四不之艮初而艮上之兌三成革不成屯則不見其人无咎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須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以此類推可得引申觸類之義矣洞淵九容之數如積相消必得兩數相等者交互求之而後可得其數此卽兩卦相孚之義也非有孚則不相應非同積則不相得傳明云裒多益寡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又云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其脈絡之鉤貫或用一言或用一字轉相塞繫似極繁賾而按之井然不啻方圓弦股以甲乙丙丁之字指之雖千變萬化緣其所標以爲之識無不瞭然可見是故不雨西郊見於小畜亦見於小過用拯馬壯見於渙亦見於明夷富以其鄰不富以其鄰謙泰與小畜互明輿說輹壯于大輿之輹大畜小畜與大壯並著箕子帝乙微意寓於人名鳴鶴枯楊古訓藏於物類以六書之假借達九數之雜糅事有萬端道原一貫義在變通而辭爲比例以此求易庶乎近焉比例之用隨在而神姑條其大略泰否爲乾坤之比例旣濟未濟爲坎離之比例益恆爲巽震之比例損咸爲艮兌之比例一也小畜二之豫五成家人萃爲夬二之剝五成觀革之比例姤二之復五成屯遯爲履二之謙五成无妄蹇之比例二也升通无妄而二之五成蹇爲睽通蹇而二之五成无妄之比例大畜通萃而二之五成家人爲解通家人而二之五成萃之比例三也乾四之坤初成復小畜爲離四之坎初成節賁之比例兌三之艮上成謙夬爲巽上之震三成豐井之比例四也乾坤成家人屯爲成蹇革之比例乾坤成復小畜爲成謙夬之比例五也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小畜通豫爲復通姤之比例坎三之離上成豐井豐通渙爲井通噬嗑之比例六也乾二之坤五乾成同人坤成比爲師二之五之比例亦爲大有二之五之比例巽二之震五巽成漸震成隨爲蠱二之五之比例亦爲歸妹二之五之比例七也履四之謙初成中孚明夷豐四之渙初亦成中孚明夷皆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同人上之師三成升革蠱上之隨三亦成升革皆爲蒙上之三之比例八也小畜上之豫三成小過小過通中孚仍小畜通豫之比例姤上之復三成大過大過通頤仍復通姤之比例九也豐渙相錯爲家人解解二之五同於小畜二之豫五則小畜二之豫五爲渙二之豐五之比例賁困相錯爲蒙革蒙二之五同於夬二之剝五則夬二之剝五爲困二之賁五之比例十也歸妹三之漸上成大壯蹇相錯爲需小過則需通晉小過通中孚卽蹇通睽大壯通觀之比例同人四之師初成家人臨相錯爲中孚明夷則中孚通小過明夷通訟爲家人通解臨通遯之比例十一也乾二之坤五旣同於師二之五亦同於大有二之五則師成臨大有成大畜爲坤成復之比例巽二之震五旣同於歸妹二之五亦同於蠱二之五則蠱成升歸妹成大壯爲震成豐之比例十二也

辭之引申尤爲神妙無方條而別之亦約有數類其一易之爲書本明道德事功則直稱其爲道爲德爲事爲功是也其二立十二字爲全書之綱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孚无咎是也其三由綱而爲之目如遇交求與覯匪笑譽等是也其四於卦位爻位標以辨之如大小內外遠近新舊君子小人是也其五卽卦名爲引申如夬履困蒙觀頤咸臨是也其六以卦象爲引申如冰卽乾龍卽震說卦傳所云是也其七以一辭兼明兩義如坤爲母母從手爲拇則兼取艮巽爲雞旣別其名爲翰音則兼引申飛鳥遺之音是也其八以同辭爲引申如用拯馬壯明夷與渙互明是也其九以同辭而稍異者爲引申如蠱彖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是也其十以一字之同爲引申如頻復頻巽甘節甘臨是也其十一以一字之訓詁爲引申迷之訓爲冥爲晦久之訓爲永爲長成之訓爲定爲寧是也其十二以同聲之假借爲引申如豹爲約之假借羊爲祥之假借祀爲已之假借牀爲戕之假借是也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絡一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悉見所以韋編至於三絕卽此韋編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失之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七終　嘉應李懷春舊校　漢軍佟佶　番禺金錫齡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九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原卦第一

伏羲氏之畫卦也其意質而明其功切而大或以精微高妙說之則失矣陸賈新語云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商子開塞篇云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呂氏春秋恃君篇云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見史記索隱伏羲之前有男女而無定

偶則人道不定伏羲定人道而夫婦正男女別繫辭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所以明伏羲定人道之功也知母不知父則同於禽獸父子君臣上下禮義必始於夫婦則伏羲之定人道不已切乎以知識未闢之民圖畫八卦以示之而民即開悟遂各遵用嫁娶以別男女而知父子非質而明能之乎故在後世觀所畫之卦陰陽奇偶而已而在人道未定之先不知有夫婦者知有夫婦不知有父子者知有父子人倫王道自此而生非聖神廣大何以能此然則伏羲之卦可知矣爲知母不知有父者示也故乾坤定位而後一索再索三索以生六子有父子而長少乃可序吾知伏羲之卦必首乾而次坤或謂伏羲之卦爲連山連山首艮是仍無父之子矣伏羲不爾也故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明伏羲之卦首定乾坤也乾坤生六子六子共一父母不可爲夫婦則必相錯焉此六十四卦所以重也猶是巽之配震也坎之配離也兌之配艮也在三畫則同一父母之所生在六畫則已爲陰陽之相錯相錯者以此之長女配彼之長男以彼之中男少男配此之中女少女一相錯而婚姻之禮行嫁娶之制備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吾於此知伏羲必重卦爲六十四或謂伏羲但作八卦不重卦則所以制夫婦之禮即用一父母所生之男女矣伏羲必不爾也故傳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不贅於乾坤而贅於咸恆明伏羲之定人道制嫁娶在相錯爲六十四也孔子於序卦明男女之有夫婦而於伏羲作八卦統其辭云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通情即所以類萬物之情可知卦之旁通自伏羲已然非旁通無以示人道之有定而夫婦之有別也情性之大莫若男女覰遁人之性孰不欲男女之有別也方人道未定不能自覺聖人以先覺覺之故不煩言而民已悟焉民知母不知父與禽獸同伏羲作八卦而民悟禽獸仍不悟也此人性之善所以異乎禽獸所謂神明之德也民之性在飲食男女制嫁娶使民各有其偶也教漁佃使民自食其力也聖人治天下不過男女飲食爲之制嫁娶教漁佃矣人倫正而王道行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固無他高妙也神農皇帝堯舜踵此而充擴之文王周公孔子述此而闡明之彼先天心法之精微豈伏羲氏之教哉

原名第二

六十四卦之名非據見在之畫而名之也雷風何以恆風雷何以益山上有水何取乎蹇山上有火何取乎旅傳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然則名之成成於易也易乎世則有始是爲開開而當名名當則榮名不當則辱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不當也乾上之坤三轉而不當者也與履通則開而當名爲謙謙以通履而得名不通履不可名謙也恆四之初浚而不當者也與否通則開而當名爲泰泰以通否而得名不通否不可名泰也賁變通於困賁五之困二則開而不名爲困矣惟困二不之賁五而賁上之困三成大過大過又不變通於頤而四之初此困之所以名困而名辱矣困之名以其不能須待偷能須待而通於晉則不困窮而名即爲需需明夷相錯爲泰旣濟需晉相錯爲大有比故需二之晉五爲大有二之五之比例其名則榮否不俟泰二之五而成旣濟即比不換大有二之五而成旣濟比之匪人即爲否之匪人此否之所以名否其名則辱夫否即需二之晉五者也何以名晉者改而名否以其不能開而當也泰即睽上之三而又四之蹇初者也何以不名睽而轉名爲泰以名能開而當也物相雜爲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當則吉不當則凶而皆本於相雜雜而當則名大有同人豐豫頤泰中孚諸名而爲榮雜而不當則名大過小過明夷困否諸名而爲辱故云其稱名也雜而不越雜以其旣動也不越不以當而辱不以不當而榮也又云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稱名小謂不能開而當名者小猶辱也取類謂旁通也明夷小過以不當而小其名明夷取類於訟則得大首小過取類於中孚則宜下大吉其名雖辱一能變通則小化爲大凶變爲吉名亦且轉辱而爲榮矣執見在之畫以核其名則剛不行何以爲乾健而純柔者烏知其爲坤順哉

原序第三

易重旁通乃卦之序不以旁通而以反對用反對者正所以用旁通也無反對即用旁通爲序見反對有窮而旁通不窮也伏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萬物之情非生而即類者也神明之德非生而即通者也自然而定位者天地也自然而變通者寒暑日月也生而知之者聖人也其賢人以下則必待於教反對者自然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反對之卦不能一陰一陽即不能合於道故必旁通以爲道焉如震反爲艮男仍是男巽到爲兌女仍是女男女長幼皆父母一氣所生生而相聚故列以爲序夫婦必由嫁娶不容任其自然故不以旁通序也卦之有旁通如人之有夫婦也序以反對而辭則指其所之者旁通也且易之爲書也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辭每以比例互明反對於旁通亦比例互明者也屯旁通鼎革旁通蒙屯猶革也鼎猶蒙也故屯蒙與鼎革互爲比例豐旁通渙節旁通旅豐猶節也旅猶渙也故豐旅與節渙互爲比例反對旁通四卦交互如九數之維乘序卦一傳全明乎變通往來之義而雜卦傳前用反對自大過以下頓破之而明之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示反對之序必散而旁通以合消長之道也不特此也離四之坎初成節賁猶離上之坎三成豐井賁旁通困豐旁通渙經於困初六稱三歲不覿明賁上之困三於豐上六稱三歲不覿明渙初之豐四豐可例賁則例節可知矣困可例渙則例噬嗑可知矣屯旁通鼎猶蹇旁通睽經於屯六二言匪寇昏媾明屯通鼎而鼎成泰於睽上九言匪寇昏媾明蹇通睽而睽成泰屯可例蹇則例革可知矣睽可例鼎則例解可知矣小畜二之豫五而後上之豫三爲中孚二之小過五而後中孚上之三之比例經於小畜彖稱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爲中孚成旣濟之例於小過六五稱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爲豫成咸之例小畜可例中孚則例謙可知矣豫可例小過則例履可知矣小畜上之豫三即小過也履四之謙初即中孚也凡此經文互相比例明白顯然於是傳之贊經亦每以互明之家人旁通解猶革旁通蒙傳於家人六二云順以巽也於蒙六五云巽以順也一以家人例革則例蹇可知矣一以蒙例解則例鼎可知矣井旁通噬嗑猶謙旁通履傳於井上六云元吉在上於履上九亦云元吉在上一以井例謙則例賁可知矣一以履例噬嗑則例豫可知矣然則以反對爲序者示人以比例之端也若序卦如是辭之義即如是則易之爲書亦何刻板而不靈且有何難知而韋編三絕哉至於屯蒙需訟之相次則孔子特爲序卦作傳卦麗於明繇

名以立義傳已詳言之後人惟當體傳之義不宜更益一辭自宋人有三十六宮之說於是謂上經反對十八卦下經反對十八卦而天人蕭漢中太和人著讀易考源明人來集之蕭山人著易圖親見別爲卦序其用心非不若然而序卦之指不如是也詳見易廣記

原彖象第四

孔子十翼於卦辭稱彖傳於爻辭稱象傳然則文王之卦辭謂之彖周公之爻辭謂之象繫辭傳言彖者四一云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一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一云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一云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既以彖象爻分爲三又以彖屬象而別乎爻又以爻合象而別乎卦其論象也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則以變屬象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以象屬卦而別乎辭云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以象屬辭而別於變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則繫辭以明吉凶者謂爻也云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則吉凶之見又爻象所共也既云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又云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既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又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凡此者參差錯綜說之殊不易了思之既久乃知其爲互言也合六爻而爲卦分一卦而爲爻文王雖總一卦以繫辭而其辭不外乎爻周公雖分六爻以繫辭而其辭實本乎卦其名彖者何義也彖之言挩也讀如遯廣雅疏證云彖挩也說文豕走挩也挩與遁遯彖聲相近彖猶遯也遯或作遂漢書匈奴傳贊遂逃竄伏字从辵彖聲豕遯聲亦相近文王爲知進而不知退者戒也示其義曰彖遯則退也示天下後世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孔子於乾贊之云遯世无悶於大過又贊之云遯世无悶亢而能遯則悔亡過而能遯則无咎乾旁通於坤而成屯屯遯而通於鼎君子幾不如舍故以鼎二之五之卦名之爲遯椎遯乃易易乃元亨利貞舉一遯而全易之義括焉矣此彖之所以爲彖也然而文王之意爲不知退者言也退於此必進於彼非徒退而已也周公述文王之意分繫其辭於爻而名之曰象孔子贊之一則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再則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之言似也似者繼續也陽退而伏於陰遯也彖之謂也陰進而化爲陽續也象之謂也孔子以屯爲見以鼎爲象而云見乃謂之象明以屯通於鼎爲象矣蓋乾成家人坤成屯屯三往家人上爲亢龍盈不可久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則舍家人而通於鼎在屯爲退在鼎爲進鼎進而以遯名而傳則贊之云鼎象也如是爲似續之不已卽如是爲遯退之不亢孔子又贊於剝云觀象也剝成觀猶蒙成觀革去故卽退也革退而蒙進成觀猶屯退而鼎進成遯孔子於象傳特指鼎觀兩卦爲象又以兩像字詁之象之取義於似續所謂與天地相似也男下女貫下贊則遯於是上下交而事成夫婦和而有子則彖矣象辭所以發明彖辭故知者觀彖辭卽思過半言不待觀象辭卽明也故象言變本於彖之言變也彖言情先乎象之言情也象有吉凶彖亦有吉凶爻之變化卽卦之變化王弼謂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象者各辨一爻之義豈知彖象者哉孔子以像贊象又以材贊彖云彖者材也何爲材材卽才也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迭用者陽退而反其道爲陰陰進而復其道爲陽卽所云化而裁之謂之變也卽所云財成天地之道也裁財材其義一也材取其用用九用六以知大始而成變化如是而爲彖亦如是而爲象卽如是而爲易故云易者象也彖者言乎象者也彖象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說者或以天地風雷山澤水火爲象失之矣

原辭上第五

伏羲設卦辭自文王始繫之孔子作繫辭傳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伏羲設卦以觀變通之象觀象者卽觀其當位失道之吉凶也文王之辭卽明所觀之象之吉凶也故申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觀象者觀此也明吉凶者明此也故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者何卽剛柔之相推者也剛柔者爻也就其反對而序之無以見其變化也推而使有所之乃生變化生變化乃辨吉凶所之者初之四二之五上之三也六十四卦之序不動而有所之乃動伏羲設卦觀象全在旁通變化所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當時旁通行動之法必口授指示而所以通德類情者乃人人易知歷千百年而口授指示者不傳但存卦之序當日所推而有所之者不可見文王慮學者僅見其以反對爲序而不知其以旁通者爲所之之變化也而指之以辭告之以辭故既云各指其所之又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夫文王之所指卽伏羲之所指文王之所告卽伏羲之所告伏羲以手指之文王之辭指之伏羲以口告之文王以辭告之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明序以言乎其未有所之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明辭以言乎其有所之也說卦傳云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文言傳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而聖人之情卽見乎辭譬之說句股割圜者繪方圓弧角之形此伏羲所設之卦也爲天元爲寄則卦之爻也使不標以正負之目明以甲乙丙丁之名則其比例和較之用不可得而知此六爻發揮之所之必賴文王繫辭以明之也故讀文王周公之辭如讀洞淵九容之細草細草所以明天元之法彖辭爻辭所以明卦之變通可相觀而喻也夫

原辭下第六

夫學易者亦求通其辭而已矣橫求之而通縱求之而通參伍錯綜之而無不通則聖人繫辭之本意得矣如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十五字何以一氣貫注須字字承接講明此縱之能通也上顧彖辭下合諸爻之辭皆一貫此橫之能通也有孚便與全經諸有孚一氣相貫盈字便與全經盈字一氣相貫缶字便與全經缶字一氣相貫終字來字有他字便與全經終字來字有他字一氣相貫此參伍錯綜之無不通也漢魏以來說易諸家最詳善者莫如仲翔虞氏非不鏤心刻骨求合聖經乃求之於辭辭能盡一如小畜稱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六五亦稱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不容不貫之顯然者也虞氏解小過云密小也晉坎在天爲雲墜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爲密坤爲自我兌爲西五動乾爲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解小畜云密小也兌爲密需坎升天爲雲墜地爲雨上變爲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上往也豫坤爲自我兌爲西乾爲郊雨生于西故自我西郊九二未變故施未行矣依

翻之說晉下坤爲自我晉四互坎爲雲上之三成小過則坎雲變爲互兌故云密雲坎在上爲雲在下爲雨上謂五下謂三小過五變成咸三五皆無坎雲既密亦不雨矣咸互乾爲郊是晉下坤變爲互兌又變爲互乾故自我西郊此於辭非不達也乃通之小畜則不可通何也晉變小過需變小畜同爲密雲不雨固矣然晉下有坤爲自我由坤變兌變乾爲自我西郊而需無坤自我二字遂無著不得不以豫坤言之乃坤在豫而小畜需本有乾兌非由豫坤所變其需之變小畜何有於自我西郊此達於小過必不達於小畜也又如蠱彖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亦不容不貫之顯然者也虞氏以納甲說之解蠱彖云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解巽九五云震庚也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依翻之說巽初與二同變成離爲三日三變成震爲先庚四與五同變又成離爲三日上變成震爲後庚熊朋來謂先指內卦後指外卦似矣（陽湖孫氏刻周易集解於虞氏巽九五注作震三爻往在前若然則是謂二成震在初二成離之前與蠱初變成乾二變成離爲先甲者不合因偏考諸刻本盧氏此注俱無往字未知孫氏所依何本今仍盧氏所篇雅之）乃蠱用初與二同變不能得乾不得不變其說爲初變成乾爲先甲二變成離爲三日三爻之變遂無所著直謂三變至四體離體離者成噬嗑上離也與巽之初二同變爲離三變爲震已自不合且巽則先下卦成震後上卦亦成震矣乃蠱則先下卦成乾旋變爲離及上卦成乾下卦則已成震或初二同變以就離或初又獨變以就乾就乾則乾先於離就離則離先於震就乾於初則離之變在二就離於四則乾之變在五此不特先甲後甲不能達於先庚後庚並先甲三日且不能達於後甲三日也余求之十餘年既參伍錯綜以求其通而撰通釋又縱之橫之以求其通而撰章句非敢謂前人之說皆不合而余之說獨合第以求通聖人之經宜如是願核吾說者卽以是核之也

原翼第七

孔子既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名之曰十翼亦謂之周易說者謂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近世儒者多知其說之非而欲於孔子十翼爲彖辭爻辭之義而不從他求然文王之彖辭卽伏羲六十四卦之注而非如學究之所爲注也周公之爻辭卽文王彖辭之箋孔子之十翼卽彖辭爻辭之義疏而非如經生之所爲義疏也何也學究之注經生之義疏疏一章一句枝枝節節以爲之解而周公孔子之箋疏則參伍錯綜觸類引申以學究經生之箋疏視之孔子之十翼仍不可得而明文王周公之辭仍不可得而通試言其略屯六三君子幾不如舍謂坤成屯乾成家人則屯三不宜之家人上當舍而旁通於鼎傳則於乾九三贊云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明屯三之幾謂坤三乾上也乾九三言終日乾乾因於豫六二不終日贊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明豫成四不之初宜舍而通損卽乾成革四不可之蹇初宜舍而旁通於蒙革通蒙卽咸通損之比例經止於屯明坤三乾上之知幾傳則於豫明乾四坤初之知幾經以不終日與終日乾乾互明之意昭然可見矣歸妹九四遲歸有時傳云有待而行也遲之義爲待故以待贊遲謂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初不可之大壯四宜旁通於睽故待之乃爲時行於是蹇初六贊之云宜待也一待字如蛛絲馬跡脈絡貫通不然宜待二字於往蹇來譽果何謂也坎彖稱行有尚謂坎二先之離五則初行之離四坎不致成節已行之離上離不致成豐節九五豐初九皆言往有尚此爻辭贊彖辭也傳之贊坎云行有尚往有功也以往贊行明坎彖之行有尚卽節九五豐初九之往有尚乃一則於小畜彖贊之云密雲不雨尚往也一則於大壯九四贊之云藩決不羸尚往也豐通渙成既濟益猶大壯通觀成既濟益卽猶坎成屯離成家人（屯家人卽既濟益之相錯）以大壯之尚往贊豐之往有尚則知坎二之離五而坎初之行爲有尚也節通旅旅既濟咸猶小畜通豫成既濟咸卽猶坎成蹇離成革（革蹇卽既濟咸之相錯）以小畜之尚往贊節之往有尚則知坎二之離五而坎三之行爲有尚也尚往二字似極平泛無深意集而觀之其所以贊經者簡妙如此離上九傳王用出征以正邦也驟觀之不知其所謂及求之蹇彖傳亦云當位貞吉以正邦也當位謂睽二先之五而後以蹇初之睽四則蹇成既濟而貞睽成益不成兩既濟故吉乃知離之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謂成革（詳見通釋）離成革與坎成蹇蹇通睽卽當位貞吉也又求之漸彖傳云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則亦知漸成蹇而通於睽漸之所以進謂睽二之五矣解六三傳負且乘亦可醜也驟觀之不知其所謂及求之大過九五傳亦云老婦士夫亦可醜也又求之觀六二傳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大過頤相錯爲隨蠱大過二之頤五爲蠱成漸之比例亦歸妹成隨之比例大過通頤爲可醜則歸妹通漸亦可醜惟歸妹二不之五而成泰則漸成既濟爲離羣醜離羣醜則不可醜大過之亦可醜與漸之離羣醜互相發矣而歸妹未成泰在夫征不復則歸妹成大壯漸成蹇在婦孕不育則歸妹成臨漸成家人惟家人通解則離羣醜者亦可醜故於解贊之云亦可醜也惟大壯通觀則離羣醜者亦可醜故於觀贊之云亦可醜也而解之亦可醜則贊於負且乘解成泰也解成泰猶歸妹成泰泰通否則亦可醜於解贊之則不獨明歸妹成臨漸成家人之可醜並明漸成既濟歸妹成泰之亦可醜矣漸九五傳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驟觀之不知其所謂及求之渙九二傳云渙奔其机得願也奔卽賁謂渙成蹇豐成革革通於蒙蒙革相錯爲賁故賁其机乃知漸上之歸妹三成蹇歸妹成大壯則莫之勝惟大壯成革以通於蒙則三歲不孕而終吉以得願與得所願爲之樞紐則豐成革而通蒙與歸妹成革而通蒙可得明矣夬九三君子夬夬終无咎也驟觀之不知其所謂及求之蠱九三傳亦云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幹父之蠱謂隨四之蠱初成大畜下乾爲父大畜變通於萃則大畜二之五而上之萃三大畜成既濟而終萃成咸得无咎大畜萃之相錯卽爲夬剝傳用終无咎三字既明夬之孚於剝同於大畜孚於萃而夬四之剝初剝成頤夬成需頤需相錯正是屯大畜卽爲隨四之蠱初之比例故云若濡有慍无咎知濡卽需謂夬成需也夬成需猶蠱成大畜也凡此散視之極平極泛而所以贊經者極神極妙者也蓋經以辭之同者爲識傳亦以辭之同者贊之彖象之辭含而未明則補其所未言以申其所已言譬如已有左翼而增以右翼或章此翼以見彼翼或反彼翼以見此翼贊之以彖傳象傳猶恐其未明又贊之以繫辭傳說卦傳文言序卦雜卦諸傳乾爲冰贊堅冰也坤爲腹贊左腹也震爲元黃贊其血元黃也巽爲白贊白賁无咎也坎爲溝瀆贊再三瀆也離爲龜贊十朋之龜也

袖海山房校印

艮爲拘贅拘係之也兌爲毀折贅折首折足也臭受於鼻果蓏生於園竹以爲書契萑葦以包魚文不必爲經所有而無非贅經（以上說卦傳）困器卽括囊之變枿臼卽好爵之靡稻椁本於棟橈書契由於納約（以上繫辭傳）於覩求而知蒙之求我於屯見而知姤之見凶於噬嗑食而知井之不食於咸速而知需之不速於睽外知升外比之指蹇通於睽於升不來知來蹇來連來反來碩指升進爲蹇謙蠑卽劓之蔑藤兪卽困之徐困相遇比例於同人則困而反則大師相遇而旅處顚頤取災衆允無不宛轉屈曲以一字贊明（以上雜卦傳）經稱虎變虎視虎尾而贊之以風從虎（文言傳）經稱盈缶故不盈而贊之以屯者盈也（序卦傳）如彖舉一隅彖則增以一隅傳則又增以一隅舉一以反三或猶以爲難有三舉以知一焉則庶乎易恐此孔子贊易之功所以廣大而通神也惟其參伍錯綜觸類引申不似學究經生枝枝節節以爲之解而學者以學究經生之箋疏例之所以爲贊爲翼者不可見而彖象之本意亦不明遂覺孔子之傳無當於文王周公之辭夫孔子之傳所謂翼也贊也文在於此而意通乎彼如人身之絡與經聯貫互相糾結鍼一穴而府藏皆靈執一章一句以求其合宜乎三隅雖舉仍不能以一隅反也明乎其所爲翼所爲贊則以彖象序雜諸傳分割各係經句下者非也（李鼎祚割序卦傳附於每卦錢士升周易揆又割雜卦傳分係）疑說卦雜卦兩傳非孔子作者非也觀傳可以知經亦觀經乃可知傳不知經與傳互相參補舍經文而但釋傳者亦非也

原筮第八

夫以聖人作易而併以供人之筮吾疑焉及觀春秋傳諸筮法又與聖人作易迥乎不同吾益疑焉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氏注謂九巫讀皆當作筮其說更咸等義傳會未合（周禮訂義引黃氏云九筮占法也猶龜之四兆如薛氏說則與太卜八命何異太卜以八命贊三兆之占人以八筮占八頌國之占不出此八事者太卜通掌之矣筮人不應重出且此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爲筮法無疑矣鄭氏改巫爲筮不可考自巫更以至巫環其義不可知又以意而傳會其說謬矣黃氏度字文叔薛氏季宣字士龍）余既悟得變通之指乃知聖人作易之義如是九筮占易之法亦如是夫易者聖人教人改過之書也更者改也極孤危凶困一窮改過遂化爲吉而无咎故首曰更已有過宜更人有過宜感以我感乎人使之亦無過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咸者感也故次曰咸式者法也謂先二五以爲之則也目者條目也謂初四三上從乎二五以爲之歷也何以更何以感則必以二五交易之故曰易二五交易可爲式法矣而初四從之則爲比比卽輔相之也故易之爻爲比初四比之而三上又從之則終止窮矣必使終則有始乃爲續終故謂之祠祠者猶繼嗣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何休注云嗣續之也）謂不成兩既濟也參猶驂也兩旁曰驂謂旁通也環猶周也謂反復其道周回不已也此九者作易之指也而卽筮易之法也然則筮易之法與聖人作易之指一以貫之矣聖人作易非爲卜筮而設也故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僅居其一而已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不必卜筮而自合乎易之道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未可以道喩也而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其所欲者吉與利其所忌者凶與災欲與忌交錮於胸而不能無疑聖人神道設教卽以所作之易用爲卜筮因其疑而開之卽其欲而導之緣其忌以儆驚之以趨吉避凶之心化而爲遷善改過之心此聖人卜筮之用所以爲神而化也君子言尙辭動尙變不必假諸卜筮百姓言尙辭動尙變則假諸卜筮故尙辭尙變而又尙占也傳云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鼓之舞之以盡神又云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云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貳卽疑也因民之疑而使之遷善改過以從於德行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亹亹勉也民不能自勉於善因其疑而轉移於吉凶之際乃勉強以自改過則所以鼓之舞之者在此卜筮也卽在此易也天下之賾天下之動謂百姓也假卜筮之事而易之教行乎百姓矣易之教行乎百姓而吉凶乃與同患傳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察於民之故知民疑於吉凶也知民疑於吉凶而以神道設教其道神其物亦神故稱蓍龜爲神物神明其德所謂濟民行也君子自明其德百姓不能自明其德而神道設教以明其德所爲神而明之也又云德云行亡亹亹而筮以濟之則易之用於筮者假筮以行之非作易以爲筮也易爲君子謀用易於卜筮則爲小人謀此筮之道卽易之道也而寧有二哉善乎顧氏亭林之言曰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亦不必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顧氏之說得乎因貳以濟民行之指矣（詳見日知錄）然則古之筮者必深明乎九筮之義而所謂化而裁之變而通之皆筮法卽皆鼓舞神明之用民之求筮者不必通乎易而非通乎易則不可以應人之筮蓋聖人之教人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求筮者心怦怦於吉凶成敗之際則憤悱所不可已迎其機而導之入之易易也至春秋時九筮之法筮者不知而別爲筮法則不特失因貳以濟民行之本意而謬悠虛妄私造繇辭以爲占法陳敬仲之生則謂其昌於異國（莊二十二年）秦伯之戰則以爲必獲晉君（僖十五年）晉伯姬之嫁卽知其敗於宗邱而死於高梁之墟（同上）楚子救鄭知南國蹙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穆子之生卽知讒人之名曰牛（昭五年）子服惠伯論坤之比謂忠信之事則可又云易不可占險此古占法之猶存一綫異乎諸術士之談而當時傳會牽合汨沒聖經孔子所以韋編三絕以明其書非徒卜筮之書而寡過之書也古之卜筮所以教人寡過也而春秋時之占法固已大謬乎聖人彼辛廖卜楚邱卜徒父史蘇之徒與後世京房管輅火珠林飛伏納甲之法相同豈知聖人作易之教者乎

皇清經解卷一千〇九十八終

漢軍佟佑　嘉應李徵翥　番禺金錫齡　仝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篹卷一之九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論連山歸藏第一

說易者必言河圖雒書連山歸藏河圖雒書經前儒駁正無復遺說（詳見毛大可河圖雒書原舛胡朏明易圖明辨）惟連山歸藏言人人殊大率多以連山為伏羲而夏因之歸藏為黃帝而殷因之又謂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姤不可以先夫則坤不可為首也子不可以先父則艮不可為首也伏羲作八卦重六十四卦其首皆以乾坤故曰乾坤定矣何得又首艮神農黃帝繼伏羲以治天下尊卑長幼何容變紊其序首艮首坤之說殊足疑焉以余推之連山者當如于令升之說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也艮位東北坤位西南彖辭及之四時首春春始於寅當東北艮位艮成終亦成始故曰連山首艮非六十四卦之序以艮為首也歸藏當如近世徐敬可之說即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為十二辟卦是也（朱彝尊經義考徐氏善四易十二卷商佑紀曰敬可為船山太僕鄉世嫡之少子早年棄諸生博通經學於易春秋尤融貫）始於子而實受氣於亥坤初生為復至二為臨至三為泰至四為大壯至五為夬至上為乾乾初生為姤至二為遯至三為否至四為觀至五為剝至上仍為坤故曰歸藏首坤由坤而乾故又曰坤乾非六十四卦之序以坤為首也伏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乾坤為首而序六十四卦無可移者也取八卦以屬八方即以屬四時又取十二卦以屬十二月以為消息於重卦序卦之外別一取義以始艮終艮而目之為連山以始坤終坤而目之為歸藏與五運六氣之說相為表裏後世讖緯術數之家多本之余嘗思其義伏羲之卦明人道者也連山歸藏明術數者也鄭康成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謂之陰陽之書則陰陽五行家言也大幽堪輿之屬托諸神農黃帝連山歸藏蓋即其類其始本不與設卦觀象之意相混淆而自為用夏殷以來術士之說行而伏羲之卦象漸失其本殷人尚鬼蓋更有甚者其季世之人第知六十四卦為占驗災祥之用而不知其為天道人倫之學故文王事取伏羲之卦而繫以辭指之曰元亨利貞曰吉凶悔吝厲无咎而陰陽術數之叢雜一槩屏之周公制官以連山歸藏存諸太卜示卜筮之占可參用之而已孔子贊易直本伏羲以及神農黃帝堯舜而夏商絕不言之且曰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然則連山歸藏傳於夏殷原非禹湯之制作蓋其時伏羲之教明而未晦雖有連山歸藏而自別行故禹湯無容闡明之殷季易道晦而術數之說惑人故文王屏連山歸藏而繫辭循孔子屏辛廖卜楚邱卜徒父史蘇等之說而作十翼伏羲之卦晦於殷季而文王闡明之文王之易晦於春秋而孔子贊翼之聖道明邪說熄故易直羲文周孔四聖人之書也連山歸藏何得而並之或曰何為邪說曰季平子逐君史墨對趙簡子稱君臣無常位而引大壯雷乘乾為天之道意以震指臣乾指君為臣可乘君之證當時假經義以文其邪說如此孔子修春秋書公在乾侯以明正季氏之罪贊易以定上下為萬世君臣之法孟子於殷末及春秋均云邪說暴行有作則文王與孔子所以黜邪說同故凡左傳諸說易皆不得漫引以為易義而連山歸藏可知矣然則周公存之太卜者何也曰以易教論則術數在所屏以術數論則連山歸藏實為陰陽五行之正宗執方位十二辟卦以說易易之外道也舍方位十二辟卦以為術數又術數之外道也

論卦變上第二

卦變之說本於荀虞（古謂之卦變）其說皆不能畫一荀爽謂屯本坎卦初六升二九二降初蒙本艮卦二進居三三降居二則本六子矣謙乾來之坤則謂乾上之坤三解乾動之坤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則本於乾坤矣訟遯來居二則本遯旅陰升居五則本否晉陰進居五則本觀損乾之三居上則本泰是又本十二辟矣乃萃則云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是則用易林之法所謂否之萃矣隨為震之歸魂蠱者巽也解者震世也是又用京房世應之說也荀氏書殘缺不完虞氏備矣以十辟為主以明夷解升震四卦自臨來（明夷臨二之三解臨初之四升臨初之三震臨二之四）晉蹇萃艮四卦自觀來（晉觀四之五蹇觀上之三萃觀上之四艮觀五之三）訟无妄家人革巽五卦自遯來（訟遯三之二无妄遯上之初家人遯二之四革遯上之初巽遯二之四）需大畜睽鼎兌五卦自大壯來（需大壯四之五大畜大壯上之初睽大壯上之三鼎大壯上之初兌大壯五之三）蠱賁恆損井歸妹豐節既濟九卦自泰來（蠱泰初之上賁泰上之二乾二之坤上恆乾初之坤四損泰初之上井泰初之五歸妹泰三之四豐泰二之四節泰三之五既濟泰五之二）隨噬嗑咸益困漸旅渙未濟九卦自否來（隨否上之初噬嗑否五之初咸否三之上益否上之初困否上之二漸否三之四旅否三之五渙否四之二未濟否二之五）三陰三陽既本諸泰否二陰四陽四陰二陽既本諸臨觀大壯遯則一陰五陽五陰一陽亦宜本諸復姤剝夬矣乃謙則乾上九來之坤與荀氏同所謂自乾坤來無復姤剝夬之例矣豫則復初之四比則師二之五說者以為從兩象易之例非乾坤往來而履則變訟初為兌小畜則需上變為巽此亦荀氏萃本否卦之說於卦變中別一義矣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宜為明夷解升震四卦自觀來者宜為晉蹇萃艮四卦其屯蒙頤坎四卦可自觀來亦可自臨來莫知所指乃以屯為坎二之初蒙為艮三之二用荀說也坎則云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於爻觀二之上是既本乾坤又本十辟而更則晉四之初晉則非乾坤非六子非十辟矣又何說乎自遯來者宜為訟无妄家人巽四卦自大壯來者宜為需大畜睽兌四卦其鼎革大過離四卦可自遯來亦可自大壯來以屯蒙頤坎例之則蒙自艮來革宜自兌來屯自坎來鼎宜自離來而革則云遯上之初與蒙旁通鼎則云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又本於十辟離為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於爻遯初之五與坎一例矣大過則云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例諸頤為晉四之初者又何所適從且所謂之者兩爻相易也如遯三之二為訟大壯四之五為需四之五亦五之四三之二亦二之三是也至大畜則云大壯初之上无妄則云遯上之初損則云泰初之上益則云否上之初依諸例則大壯初之上鼎也遯上之初革也泰初之上蠱也否上之初隨也此則以初爻加於上爻之上上爻續於初爻之下與兩爻相易者迥別中孚小過兩卦無所依附則云中孚訟四之初也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小過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所說殊艱澀不易解究而推之不過謂遯初之四而二不能及三大壯上或之三而陽實在四惟自訟來則遯二已及三而初又之四即為中孚然則大壯五先之四為需需上又之三成中孚亦可也臨陽未至三二未至三成明夷也觀四已消五未之四成晉也五先之四則四不消四不消而晉上之三為小過則臨二先至三成明夷明夷初又之四成小過亦可也蓋兩陽爻齊之乃成小過兩陰爻齊之乃成

中孚無兩爻齊之之理而其例既窮乃變其說爲訟四之初晉上之三晉上之三仍是觀五先之四觀上次之三也訟四之初仍是遯二先之三遯初次之四也仍是兩爻齊之虞氏自知其不可彊通姑晦其辭貌爲深曲而究無異義也與於豐云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於坎獄中而成豐於旅云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說者又以此爲兩象易之例然則卦之來也自乾坤一也自六子二也自十辟三也上下相加如損益四也上下剛柔相變如小畜履五也兩象易六也兩爻齊之如遯先生訟次生中孚七也謂諸卦各有所自來乎謂每卦兼有所自來乎余於此求之最深最久知其非易義所有決其必無此說夫乾坤索爲六子八卦錯爲六十四相摩相盪而設卦之義已畢其旁通以各正性命時行以自彊不息則爻之變化也今謂卦之來由於爻之變其謬一也諸卦生於六子而六子又生於諸卦其謬二也一陽之卦不生於剝復一陰之卦不生於姤夬與泰否臨觀等例參差不一其謬三也彭城蔡景君說謙剝上來之三蜀才謂師本剝卦同人本夬卦則一陽一陰與二陽二陰之例通矣然一陽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復剝來一陰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姤夬來與革鼎屯蒙坎離頤大過之於遯大壯臨觀等於彼於此無所歸附其謬四也至於晉訟可生中孚小過噬嗑可生豐賁可生旅蔓衍無宗不能自持其例其謬五也虞氏而後若蜀才盧氏姚信侯果之流皆言卦變宋李挺之朱漢上復整齊而更張之皆不免支左而詘右王弼屏而去之鄭東谷俞石澗力辨卦變之非而東谷取錯卦石澗取反對明人來矣鮮本石澗之書而以反對爲卦綜以旁通爲卦錯東谷謂以乾坤爲本而取剛柔之變相錯（如乾坤以初相錯則成復姤以二五相錯則成坎離是也）然而八卦相錯自卦之相錯也而以爲旁通非其義矣

論卦變下第三

說易者必沾沾於卦變反對者何也以彖傳有往來上下進退之文也荀虞以來大抵皆據以爲說傳文不可以彊通故不能盡一耳余嘗綜而核之晉鼎睽皆云柔進而上行謂觀四進五成晉遯二進五成鼎晉鼎二卦自十辟來似矣而何解於睽以十辟例之睽宜爲大壯三之上之卦大壯三之上則剛進非柔進求諸十辟不可得乃以爲无妄二進而之五夫无妄非十辟也无妄二可進於五則訟初亦可進於五中孚四亦可進於五皆上行得中又何說之辭乎且晉傳云柔進而上行卽承之云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然則柔進而上行五字正解釋康侯錫馬之辭彼觀四之五以正易爲不正遂足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解乎睽傳云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然則此柔進上行云云者解彖辭之小事吉也鼎傳云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則又解彖辭之元吉亨也顧睽五柔爲喪馬矣爲惡人矣而可爲小事吉乎鼎五柔爲覆餗矣爲形渥矣而可爲元吉亨乎（宋王宗傳童溪易傳云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誘也晉之柔進而上行則謂自誰卦而來乎以晉之柔進上行謂不如自誰卦來者蓋二五兩柔不可謂二行於五觀四亦柔上卦已在上不宜又謂上行此辨卦變尤可取以辨反對之說也惟以睽之柔進而上行爲自遯來猶可誘此不可誘者也黃黎洲易學象數論云晉柔進而上行而觀之四五相易者在上卦睽柔進而上行而大壯三上相易柔爲下行是則然矣）傳稱剛來者四隨剛來而下柔謂否上之三訟剛來而得中謂遯三之二渙剛來而不窮謂否四之二似矣而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獨加內外二字若豫知後有謂遯三之初者而早破之（黃氏宗羲云遯之初三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是也）其說窮不得不改爲上加於初矣或謂三在下卦中爻之外自三來居初在中畫之內而爲卦主（見元朱升周易旁注十辟卦變圖）上卦爲外下卦爲內常例也以三爲外是內外淆矣三可爲外虞氏何必遷移其說以自秦乎（胡氏煦周易函書云无妄一卦將外字拋置一邊全不追尋著落將使周易最簡易之文一字而具無窮之妙者竟有閒文不須解說矣且閒文之在他書容或有之不應外字在周易而亦可以閒文也）觀訟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明以剛來得中爲解釋彖辭之文以爲遯三之二遯二三皆正一經卦變而皆不正二五兩剛不正而可謂之吉乎渙傳云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非變通不可謂不窮傳以剛來爲不窮乃謂否四之二二五兩剛與訟同不窮安在柔得位乎外謂否二之四矣而所云上同者何謂也傳稱剛上者四恆蠱皆云剛上而柔下恆則謂泰初之四蠱則謂泰初之上大畜剛上而尙賢無論大壯四之上无妄初之上而五與上皆失正何以稱賢所謂日新而大正者何在至賁傳云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明以二語分釋彖辭所謂亨所謂小利有攸往謂柔來爲泰上之二何以得亨已牽彊難說若泰二之上明是剛往不是柔往剛大柔小常例也乃以剛上爲小往不且陰陽謬戾乎傳所以釋經經云小利有攸往傳云分剛上而文柔而經與傳不且方鑿而圓枘乎恆剛上而柔下承之云雷風相與咸柔上而剛下承之云二氣感應以相與豈否三之上遂爲二氣感應乎又何以爲男下女也豈泰初之四遂爲雷風相與乎又何以爲久于其道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虞翻以爲泰初之上固不可爲道或以爲泰三之上亦豈道乎一陰一陽之謂道初之上三之上爲一陰一陽乎益傳云損上益下民說无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道何以光民何以說豈否初之四之謂乎兌說也否無兌益亦無兌上下往來不可以虛辭說所謂說所謂道乃可以虛辭說乎噬嗑傳云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節傳云剛柔分而剛得中以節爲泰三之五噬嗑爲否初之五似矣乃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承雷電合而章則所謂上行者指合而不言分分之不可爲合猶大之不可爲小也顧上行既指合而不指分則以否初之五爲剛柔分者卽不得以上行爲否初之五矣謙傳云地道卑而上行爲卦變之說者乾上之坤三也爲反對之說者豫下坤到於上也坤居上五失位以三先五爲災爲傷爲大敗爲冥爲晦爲迷爲死正所謂卑而踰矣何亨之有何吉之有又何有終之有卑而上行猶云柔以時升地之上行可云剝三之上柔之升不可云臨初之三虞翻云柔謂五坤也升謂二坤邑无君二當升五虞氏此說最精最明可推諸所稱柔進而上行者所謂時行也說者不識時字而以柔之升爲自解三之四洵鍛頭以便冠矣彼持反對之說者謂萃下坤升而在上爲卦變之說至此而窮謂反對之說至此而驗顧萃到爲升坤晦於上正所謂冥升矣安所得爲時乎蹇爲觀上之三而稱往得中漸爲否三之四而云進得位剛得中爲卦變之說者又窮而爲反對之說者則云解到體蹇則二往五爲得中歸妹到體漸則二進於五爲剛得中（見俞石澗大易集說）然蹇傳之往得中解釋彖辭利西南解反爲蹇所謂西南者安在西南坤也解無坤蹇亦無坤不且反正失據邪又何解於解利西南之得衆也小過之小事吉猶睽之小事吉小過傳以柔得中解小事吉猶睽傳以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解小事吉也兌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順

乎天而應乎人與革傳同則剛中者謂二之艮五柔外者謂三之艮上二之艮五三之艮上兌成革傳明以順天應人兩贊之可不煩言而解據卦變之說則剛中爲大壯三之五柔外爲大壯五之三五可爲中三不可爲外无妄謂三在初外且下、可此乃以三在五外可乎若以剛中卽指兌五柔外卽指兌上頤五剛上柔之卦多矣於兌言之殊爲無謂復何以處乎剛之在二與柔之在三也巽傳云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巽乎中正者二之震五而震三順之成蹇又通於睽睽二之五而睽四順之蹇成旣濟柔指震與睽是爲巽乎中正卽爲皆順乎剛剛失正於二柔失正於初可謂順乎推之旅傳云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旅之順乎剛猶巽之順乎剛也得中乎外謂節二之旅五也旅節相錯爲睽旅五猶睽五睽外也故得中於外順乎剛謂節二已來五成剛而三叉之旅上以順之也巽小亨旅亦小亨巽小亨成家人旅小亨亦成家人謂否三之五爲柔得中乎外三五皆失位謂之順乎剛不可也凡傳稱外內剛柔往來上下皆指旁通以爲卦變非也以爲反對亦非也或舉而悉歸之乾坤益泛而不可通矣然則卦變之說何所來乎曰亦有之乾二之坤五爲比謂比之來由乾二之坤五可也然離五之坎二亦爲比師二之五亦爲比也坎三之離上爲豐謂豐之來由坎三之離上可也然巽上之震三亦爲豐噬嗑上之三亦爲豐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或當位或失道而辭則指其所之以明之謂此卦之吉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凶由某卦之所之如此此卦之悔吝由某卦之所之失道而能變通如此隨舉其所之以爲辭謂之之卦可也謂卦由某卦而生不可也故謂噬嗑上之三爲豐可也謂泰二之四爲豐則不可也謂旅初之四爲賁可也謂否三之五爲旅則不可也謂晉上之三爲小過可也謂觀四之五爲晉不可也謂訟四之初爲中孚可也謂遯三之二爲訟不可也蓋漢魏之時孔門說易之遺尙有景響而荀虞不求其端不訊其末不知各指所之之義而以爲卦爻可隨意推移遂成千古謬說之所由來余旣爲當位失道等圖以明其所之之吉凶悔吝此卽爲荀虞之卦之說之所本去其僞存其眞惜不能起荀虞而告之耳倘歿後有知當與之暢談於地下也

論半象第四

虞翻解小有言爲震象半見又有半坎之說余以爲不然蓋乾之半亦巽兌之半坤之半亦艮震之半震之下半何異於坎離之半坎之半又何異於兌巽艮之半求其故而不得造爲半象又造爲三變受上之說試思半象之說興則履姤之下均堪半坎師困之下皆可半震究何從乎虞氏之學朱漢上譏其牽合非過論也

論兩象易第五

虞翻說繫辭傳宮室取大壯謂與无妄兩象易棺槨取大過謂與中孚兩象易書契取夬謂與履兩象易此與相錯似近而非細究取宮室棺槨書契之義而所謂兩象易者殊不切而蓋取十三其取離益噬嗑乾坤渙隨小過睽又何以不兩象易也其注大畜利貞云與萃旁通此萃五之復二成臨又注雜卦大畜時也云大畜五之復二成臨其注小畜云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成復二者吳中惠氏亦以爲兩象易（見其所著易例）然其義不可解明謂萃五之復二豫四之坤初虞氏固未嘗以爲兩象易張太史惠言治虞氏之學謂此爲消息於虞氏本意爲得之然自虞氏之說易固無之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九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漢軍佟信番禺金錫齡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一百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圖略　江都焦孝廉循著

論納甲第六

納甲之法始見京房易傳其說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立位配五行陸績注云乾坤二分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庚陽入震辛陰入巽戊陽入坎己陰入離丙陽入艮丁陰入兌然十干之配八卦第以陰陽分配六子而乾坤爲之始終其乾卦傳云甲壬配外內二象注云乾爲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蓋以乾內三爻配甲外三爻配壬初二三爲始四五上爲終也沈括夢溪筆談說之最精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其說是也蓋由壬癸而庚辛而戊己而丙丁而甲乙自終而始亦循環之義也其說在當時已爲異黨京氏得之焦延壽延壽得之隱士而托諸孟喜翟牧白生不肯者也然其以甲乙爲始壬癸爲終丙丁戊己庚辛次壬癸而上第以紀後先之敘於說卦傳東南西北之位未嘗參也魏伯陽參同契本京氏此文而保之於日月爲易之說以月三日生明始受一陽之光昏時見於西方爲震納庚八日上弦受二陽之光昏時見於南方爲兌納丁十五望日全受日光昏時見於東方爲乾納甲十六始受一陰平旦沒於西方爲巽納辛二十三日下弦受二陰平旦沒於南方爲艮納丙三十日晦於東方爲坤納乙坎戊爲月精離己爲日光壬癸納甲乙爲乾坤終始其說用以明修煉之法假庚辛丙丁甲乙爲月出沒之方然兌少陰而以爲二陽艮少陽而以爲二陰固非陰陽之義而同一東方何生甲而沒乙同一西方何生庚而沒辛同一南方何生丁而沒丙如謂生於陽沒於陰則甲庚爲陽而生丁爲陰而亦生乙辛爲陰而沒丙爲陽而亦沒戊陽入坎以坎中男屬陽也己陰入離以離中女屬陰也今依坎月離日言之而以坎納戊以離納己異乎京氏之義矣虞翻知伯陽此說本之京房而房則以爲傳自孟氏於是翻奏上易注云高祖父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世傳其業又云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又譏荀諝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顚倒反逆了不可知考翻說得朋惟以納甲然則累世所傳之孟氏易卽京房之說而魏伯陽所演而失者也其說西南爲庚丁東北爲乙癸先甲爲乾先庚爲震已牽合不能貫通其解八卦成列云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因而解四象生八卦云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直據魏伯陽之說而定八卦之六位四時之所生於孔子離南坎北之位旣悖於孔子兌正秋之位亦悖蓋甲乙壬癸並納乾坤乾坤列東不得又列於北乃以戊己所納之坎離列之北方魏伯陽之說固未有此也其解水火不相射云水火相通坎戊離已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或以此爲坎離列北

之義徐敬可云望夕之陽既盈於甲其夜半日行於壬而月與爲衝晦旦之陽既盡於乙其夜半日行至癸而月與同躔故壬癸配甲乙此謂日月會於癸與虞翻會壬之說異乾納壬甲乾三陽屬望則於壬爲衝而不爲會徐說爲是矣(徐說見胡渭易圖明辨)然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晦於東此有定者也故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日朝出於東月三日生明於西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以日夕入於西月晦入於東也至於日月之會不專在北謂會於壬不可謂會於癸亦不可故魏伯陽明言庚受西方滿甲東方而壬癸第云乾坤括始終不言坎離會於壬癸而虞翻乃執以爲八卦之列如此而傳會坎離生冬之說又乖於魏氏之義矣(朱子托名鄒訢解參同契云甲乙丙丁庚辛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此言是也)離爲日坎爲月說卦傳之明文也離傳云明兩作與兼山麗澤一例虞翻以兩作爲日月是離爲日又爲月矣翻自知離不可爲月而謂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以爲日月兩作之說益支離矣繫辭傳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與雷霆風雨並言之日月謂坎離也說卦傳云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與雷風山澤並言之水火亦謂坎離也蓋運行不可云水火燥潤不可云日月隨所宜以爲文故雨以潤之日以烜之不必以坎月配離日言也易之言天地以乾坤也言四時以變通配時行也言日月以成既濟離下坎上也非易之一書專論日月而日月縣象又專論月之朔望弦會聖人明示之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云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楊鈎松術士也知納甲之非且有不須尋納甲之說奈何儒者持以說聖經哉

論納音第七

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注云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正義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惠徵士謂抱朴子所引玉策記開名經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爲周秦時書焦氏本之京氏之說本之焦氏錄火珠林八卦六位圖爲京君明易學(詳見易漢學)按抱朴子仙藥篇引玉策記及開名經云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沈存中補筆談列其說而釋之而疑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七何以屬金皆奇數無偶數莫知何義都不可推考余考南齊書樂志以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以爲納音數近知不足齋叢書內所刻隋蕭吉五行大義載此所云一言三言五言七言九言者甚詳亦目之曰納音數推其術蓋本於納甲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納甲也子午屬庚則震初子四午丑未屬辛則巽初丑四未寅申屬戊則坎初寅四申卯酉屬己則離初卯四酉辰戌屬丙則艮初辰四戌巳亥屬丁則兌初巳四亥推之乾初甲子四壬午坤初乙未四癸丑(李溍風云坤初爻在未四爻在丑)卽納甲加十二支如易林所云也一言得之者子午得庚也丑未得辛也寅申得戊也卯酉得己也辰戌得丙也巳亥得丁也(如庚子丁亥卽爲一言得之)三言得之者子午屬戊自戊得庚也丑未屬己自己得辛也寅申屬丙自丙得戊也卯酉屬丁自丁得己也辰戌屬甲自甲得丙也巳亥屬乙自乙得丁也(如戊子乙亥卽爲三言得之)五言得之者子午屬丙自丙得庚也丑未屬丁自丁得辛也寅申屬甲自甲得戊也卯酉屬乙自乙得己也辰戌屬壬自壬得丙也巳亥屬癸自癸得丁也(如丙子癸亥卽爲五言得之)七言得之者子午屬甲自甲得庚也丑未屬乙自乙得辛也寅申屬壬自壬得戊也卯酉屬癸自癸得己也辰戌屬庚自庚得丙也巳亥屬辛自辛得丁也(如甲子辛亥卽爲七言得之)九言得之者子午屬壬自壬得庚也丑未屬癸自癸得辛也寅申屬庚自庚得戊也卯酉屬辛自辛得己也辰戌屬戊自戊得丙也巳亥屬己自己得丁也(如壬子己亥卽爲九言得之)甲子乙丑七言而得庚辛故納金而壬申癸酉庚辰辛巳甲午乙未壬寅癸卯庚戌辛亥視此矣丙寅丁卯三言而得戊己故納火而甲戌乙亥戊子己丑丙申丁酉甲辰乙巳戊午己未視此矣戊辰己巳九言而得丙丁故納木而壬午癸未庚寅辛卯戊戌己亥壬子癸丑庚申辛酉視此矣庚午辛未一言而得庚辛故納土而戊寅己卯丙戌丁亥庚子辛丑戊申己酉丙辰丁巳視此矣丙子丁丑五言而得庚辛故納水而甲申乙酉壬辰癸巳丙午丁未甲寅乙卯壬戌癸亥視此矣納土者納宮也納火者納徵也納水者納羽也納金者納商也納木者納角也故日納音納音之原本於納甲如此沈存中既列此數而又以娶妻生子牽合律呂以爲納音之義則未考南齊書不知此一言三言云云者之爲納音矣瑞桂堂暇錄引太元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之說(見輟耕錄)朱日昇三易備遺用邵子橫圖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排爲六十四以六十甲子係之如筆談之說則黃鐘子生林鐘未自子至未乃爲隔八相生此以甲子至壬申則自子至申爲隔九不可合如暇錄之說則水火土必用借亦說之未定者也橫圖之序近矣乃逢子亥辰巳必空一位朱氏巧爲之說以當歸藏知所納土火水金木本諸一三五七九之數則諸說之各爲臆測者皆非其原也至一三五七九之數蕭吉謂本諸樂緯凡五行有生壯老三數木生數三壯數八老數九火生數二壯數七老數三土生數五壯數十老數一金生數四壯數九老數七水生數一壯數六老數五其生壯之數卽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也金尅木木老於九火尅金金老於七土尅水水老於五金火土之生數壯數卽木金水之老數此有理可推乃土宜老於三火宜老於一今則土老於一火老於三一爲土之所尅三爲火之所母與金木水之老數不能畫一蕭吉謂一示君德二順父母三表臣節四敬從夫五事鬼神亦牽合未能得其自然納甲始於焦京本丙甲而爲納音納音京氏所不言亦未有用以說易者蓋漢末緯家所造而又謬悠其數以土先火惑人聽聞京氏以前固未有此玉策記開名經樂緯而爲之者焦氏未必本乎此也納甲余所不取更及納音而考核其由來以告牽合先天傳會歸藏者

論卦氣六日七分上第八

卦氣値日見易緯稽覽圖以甲子起於中孚以小過蒙益漸泰屬寅需隨晉解大壯屬卯豫訟蠱革夬屬辰旅師比小畜乾屬巳大有家人井咸姤屬午鼎豐渙履遯屬未恒節同人損否屬申巽萃大畜賁觀屬酉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屬戌艮既濟噬嗑大過坤屬亥未濟蹇頤中孚復屬子屯謙睽升臨屬丑坎離震兌四正卦爲四象每歲十二月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漢上易卦圖引是類謀云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按今是類謀無此文亦附見稽覽圖未稱易緯是類謀朱漢上

新唐書載一行十二議其第六篇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秝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秝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案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秝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值全卦之初十有二節值全卦之中齊秝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以上一行卦議）按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議（唐書藝文志孟喜章句十卷則一行時有此書）然以易說秝與以秝說易同一牽附（梅徵君秝學答問云大衍本爲名秝特以易數言秝反多牽附其與太初之起數鐘律同）易自爲易秝自爲秝其義可通其用不可合就所舉孟氏之義以五卦其三十爻爲一月一爻主之一日雖云六日七分而此七分未嘗以當一日京氏傳會於七日來復苦七分不可以爲一日乃割頤之七十三分益於中孚之六日七分每日法八十分以七十三分加入七分合成一日爲七日若是則不起中孚而起於頤不合於法故以此七十三分歸諸坎而頤之六日七分乃僅有五日十四分於是亦割晉以歸震割井以歸離割大畜以歸兌錯亂不經誠如一行所謂不知京氏固非孟亦未是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丁寬傳云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班固以孟與施梁邱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與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七分之學梁邱氏疏通證明者此也孔子之易授於商瞿五傳至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孟喜至喜以災異僞托而商瞿以下所授遂歧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唐時所存之十卷蓋以災異屬入頤章句止二篇而唐以殘缺之書何以尚得十卷（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又其十一篇六十六篇者羼入其中必矣一行據以製秝學者且據以說經何哉

論卦氣六日七分下第九

鄭康成解七日來復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此與京氏異蓋無論自坎來自頤來自中孚來皆非經之所有以其與剝相次故改爲自剝隔坤而來復然六日七分者六十卦所直以坤言之則相隔一月何止七日（李塨易圖論云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則剝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既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於復非止七日也毛大可易小帖云計坤直十月凡管四卦坤之至復必歷未濟蹇頤中孚四卦而後至於復則已隔四七二十八日）虞翻自稱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易言七日者三既濟於卦氣屬十月震則所爲四正卦居方伯之位者也依孟氏不在六日七分之列依京氏則割晉之七十三分以歸之者也何爲七日也卦氣之說宋劉牧鉤隱圖元胡一桂啟蒙翼傳外篇辨之已詳近時講漢學者復尊而理之余故略爲之辨夫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與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不可以强配術家取卦名以紀之以坎震離兌爲四正以乾坤儕於十辟以艮巽爲六日七分雜卦彼原無取於八卦六十四卦之義譬如納甲先天爲丹家修煉之法原不妨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亦不妨乾甲坤乙兌丁震庚彼別有用意則風雨寒溫自徵飛候汞龍鉛虎本參同契用以說經則謬矣其取坎離震兌爲四正本諸說卦傳東西南北之位其取十二辟卦第以陰爻陽爻自下而上者以爲之度其餘不足以配於是乾坤復姤等既用以配十二月又用以當一月中之六日七分譬之羅經二十四向於十幹則舍戊己於八卦止用乾巽坤艮其別有用意原無關於易也李鼎祚雖疑之以爲未測端倪然以六日當坤之六爻七分爲閏餘不用而以復初當一日合爲七日則猶惑也王伯厚困學紀聞爲之說云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然則孔子繫辭傳竟本諸卦氣而言乃咸之後次以困困於卦氣屬戌中孚之後次以同人同人於卦氣屬申此何說也上繫七爻終於解下繫十一爻解次於困且噬嗑連初上兩爻而中孚之前尚有大有又何說也細推中孚次復咸次姤以逮屯謙鼎豐之序殊不可解李覯盱江集載易圖序論專駁劉牧而取太元證卦氣云所主之日取卦氣乎取卦名乎曰取諸卦名而已太元所以準易者也起於冬至其首曰中於易則中孚其次曰周陽氣周神而反乎始於易則復復者反也亦謂反乎始也其次曰礥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之生難也於易則屯屯者物之始生也朱漢上本此以太元之八十一首與六十四卦之名相比胡雙湖啟蒙翼傳載王薦元圖發微太元擬卦圖其說尤詳推而準之中爲中孚周爲復礥閑爲屯少爲謙戾爲睽上干爲升狩羨爲臨（晁說之云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失之）差爲小過童爲蒙增爲益銳爲漸達交爲泰耎徯爲需從爲隨進爲晉釋爲解格爲大壯夷樂爲豫（晁云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失之）爭爲訟務事爲蠱更爲革斷毅爲夬裝爲旅眾爲師密親爲比斂爲小畜彊睟爲乾盛爲大有居爲家人法爲井應迎爲咸（晁云應準咸而非離余謂迎與遇同義當以準姤）遇爲姤竈爲鼎大廓爲豐文爲渙禮爲履逃唐爲遯常永爲恆以（王永準節晁以永準恆人宜依漢上準恆）度爲節昆爲同人減爲損唫守爲否翕爲巽聚爲萃積爲大畜飾疑爲賁（漢上以疑準賁非）視爲觀沈內爲歸妹（漢上以沈爲兌非晁云沈準觀而非兌）去爲无妄晦瞢爲明夷窮爲困割爲剝止堅爲艮成爲既濟䦧爲噬嗑（按闔蓋通於䦧）失劇爲大過馴爲坤將爲

而贊難動爲蹇蠢爲頤(漢上以動養爲頤坎養準豫爲是)然則卦氣之序非易之序太元所準者卦氣也非易也易之序孔子傳之矣太元所準用以訓釋卦名可耳舉太元以證卦氣之序不可也揚雄者卻卦氣而不知易者也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

論爻辰第十

鄭康成以爻辰說易本於乾鑿度而實不同乾鑿度云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其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閒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閒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丑與左行(疑有誤字)閒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閒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期而周相傳鄭氏注云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一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也陰卦與陽卦其位同謂與同日若在衝也陰則退一辰者爲左右交錯相避泰否獨各貞其辰言不用卦次泰卦當貞於戌否當貞於亥戌乾體所在亥又坤消息之月故避之謂泰貞於正月否貞於七月泰從正月至六月皆陽爻否從七月至十二月皆陰爻否泰各自相從中孚貞於十一月小過貞於正月按此主歲之法用六十四卦之序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次師比以終於既濟未濟每兩卦主一歲故三十二歲期而周也屯何以爲陽蒙何以爲陰漢上以乾震坎艮所生爲陽坤巽離兌所生爲陰蓋以屯爲坎二世卦蒙爲離四世卦於是中孚爲艮之遊魂爲陽小過爲兌之遊魂爲陰似也而推之需訟則不合愚謂乾所以貞子坤所以貞未此本京氏易其陽卦陰卦非用世應法也京氏乾初納子二納寅三納辰四納午五納申上納戌爲左旋坤初納未二納巳三納卯四納丑五納亥上納酉爲右旋所謂左行陽時六右行陰時六也屯貞十二月蒙貞正月則又本卦氣值日屯爲十二月卦蒙爲正月卦也云左行右行皆閒時而治六辰則亦如乾左坤右之例屯自丑而卯而巳而未而酉而亥蒙自寅而子而戌而申而午以訖於辰推之需則貞於卯訟則貞於辰需爲坤之歸魂訟爲離之歸魂則皆陰矣何以分陰陽光山胡氏(名煦著有周易函書)云前爲陽後爲陰是緯之本意也造緯者雜取而成於乾坤本京氏而陰陽之分遂以前後爲目其淺鄙可知矣屯在蒙前故爲陽小過在中孚後故爲陰需在前爲陽貞於卯訟在後爲陰貞於辰師在前爲陽比在後爲陰師比皆四月則宜同貞於巳而之同貞一辰則巳未酉亥丑卯每辰二爻而午辰寅子戌申空而無貞非其法矣惠云陽卦以其辰爲貞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師在前爲陽卦自貞於巳而左行以訖於卯比在後爲陰則退一辰貞於午右行以訖於申兩卦十二爻仍爻值一辰也泰宜貞正月寅否宜貞七月申而師比同值巳爲同日泰否寅申相衝爲在衝在衝與同日等依鄭此例泰宜貞正月否宜退一辰貞八月酉乃不用退避而用隨行不用閒行而用連行於是泰貞寅卯辰巳午未否貞申酉戌亥子丑仍爻值一辰不樹重複於諸卦別爲一例中孚宜貞子小過宜貞寅子寅亦同爲陽辰當依退法乃中孚之貞子者仍貞於子而小過宜退而貞於卯者不退於卯而貞於未以中孚等乾小過等坤故云法乾坤此又一變例也蓋乾宜貞巳坤宜貞亥改而貞子貞未亦相避也自乾坤中孚小過泰否六卦變例外若比宜避師復宜避剝觀宜避臨大壯宜避遯姤宜避夬井宜避困升宜避萃恆宜避咸益宜避損賁宜避噬嗑歸妹宜避漸旅宜避豐大有宜避同人履宜避小畜其坎離震兌巽艮六卦無明文以坎值子以離值午則離宜避坎以震值卯而艮在亥艮宜避震以兌值酉而巽亦在酉則兌宜避巽本無深意第以相避濟其窮也乾鑿度之說如此鄭氏注云泰否獨各貞其辰言不用卦次泰卦當次於戌否卦當次於亥推此說所謂卦次者以乾貞子則屯蒙貞丑寅需訟貞卯辰師比貞巳午坤貞未則小畜履貞申酉故泰否貞戌亥是則不用卦氣非乾鑿度本意然所謂左右交錯者無有異也至其注易則以乾自子左行無異也而坤則初貞未二貞酉三貞亥四貞丑五貞卯上貞巳則亦左旋而屯蒙以下仍用乾坤逢九從乾爻所值逢六從坤爻所值何以明之坤上六爲蛇蛇巳也知坤自未左行至巳於是坎上六大過上六爻亦在巳則坎大過之上六即坤之上六也泰六五在卯即坤六五在卯也中孚六四坎六四爻辰在丑即坤六四在丑也中孚六三在亥即坤六三在亥也明夷六二在酉即坤六二在酉也困比初六在未即坤初六在未也困九四在午即乾九四在午也賁九三坎九三明夷九三在辰即乾九三在辰也錢溉亭教授(名塘撰述古錄)謂京氏本律呂之合聲鄭氏本月律具說具見春官太師鄭注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子太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其次與乾六爻左旋相近陰聲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函鍾未小呂巳夾鍾卯其次與坤六爻右旋相近然坤初六貞於未而大呂起於丑按鄭氏既以十二次十二月明其聲之合而又詳其所生之序則黃鍾下生林鍾黃鍾子林鍾未是合乎乾貞子坤貞未林鍾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下生南呂之六二太蔟丑是乾由子而丑南呂酉是坤由未而酉賈公彥云陽聲據左旋而言陰聲據右轉而說此與乾鑿度左行右行相近疏又云六律左旋六同右轉以陰陽左右爲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爲夫以呂爲婦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此與鄭氏爻辰坤自未至巳之例相近夫乾鑿度依合聲宋朱震已言之作陽律陰呂合聲圖見漢上周易卦圖第以合聲之起於大呂者易而爲林鍾以傅會於乾貞子坤貞未而相生之序遂與合聲相混惠氏棟謂乾鑿度之說與十二律相生圖合引鄭氏上生下生之序此亦非也乾鑿度坤貞於未而自由未右轉與林鍾生於未而左行者殊異愚謂陽左行陰右行如占夢觀天地之會陽建左行陰厭右行即淮南子所云北斗之神有雌雄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又說文包字注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史記天官書言歲星歲陰董子言陰陽出入上下諸篇皆以陰陽分左右乾鑿度同之不必本於律呂之合聲依合聲之陽左陰右則與貞未相乖依相生之林鍾生未又與右旋大戾此漢上所由混合於前惠氏不免舛誤於後也要之緯家之書淆雜無定原無與於聖經鄭氏注乾鑿度自依緯爲說其注易不用乾鑿度爲爻辰之序皆用左旋既以諸卦之爻統於乾坤如九之在初者皆子六之在初者皆未也又以諸卦之爻合於六子如萃九五井九二中孚二五皆坎爻損六五頤二五皆離爻萃九四震爻賁六四損六四巽爻艮上九離九三井九三豐九

三晉艮爻推之上六六三爲兌爻初六亦巽爻初九亦震爻也天官宮正疏引鄭注臺門擊柝云巽爻也蓋在酉蓋指初也自爲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鑿度亦不必本於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爲艮爻付値丑上値丼星丼星似缶其上六爻辰在巳蛇之蟠屈似微龍臨卦十臨丑爲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數謬悠非經義全以爲如爲不孝之刑女壯爲一女當五男尤非聖人之義也余於爻辰無取焉爾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之一百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零一　嘉應李恒春摹校　漢軍侯官番禺金錫齡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見龍在田注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王氏義與鄭同

或躍在淵注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

循按淵之義爲深深亦下也莊子應帝王云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郭象注云淵者靜默之謂耳不字靜字皆釋淵字在淵之非躍所及欲在淵又非所安而欲躍所以或也

龍戰于野注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循按正義解固爲占固謂陰去則陽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然陽之地則未實指何所竊謂王氏暗用鄭荀之說也荀爽云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蓋坤爲十月之卦其辟在亥以卦位言之乾處西北是亥爲乾之地而坤辟之此乾所以不堪而戰也鄭氏以爻辰說易坤初貞未二貞酉三貞亥四貞丑五貞卯上貞巳乾辟於巳則坤上爻實爲乾之地而坤爻據之又乾所以不堪而戰也王氏用荀鄭之說而渾其辭爲固陽之地不然坤之上六何以爲陽之地乎

天造草昧注造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

循按廣雅造始也草造也注中三始字第一始字解造字下兩始字解草字造草音近義通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注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

循按注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舉經文也云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舉傳文也依此傳文有來字蓋孔子增來字以贊經猶象稱笑言啞啞初九爻辭增後字以明之而傳即以後有則贊象也王注蒙象云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亦舉象傳之來字以明象義釋文於蒔中二字下云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然則一作來求我者謂傳文之童蒙求我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往教者不化高誘注云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引來字以明教之不可往自引傳文非彖文有來字也山井鼎考文謂古本經文有來字恐亦是據釋文所云耳王注及釋文來字在傳不在經甚明

有孚窒惕中吉注窒謂窒塞也能惕然後可以獲中吉

循按釋文於惕字下云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下皆通在中吉下者非然則注中獲中吉之中吉非解經文中吉二字固考象傳注云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此得吉二字解傳文得中二字即前注所云獲中吉獲中即是得中王注每於經下人傳義於傳下申經義此於經下云獲中吉明傳文得中之義也傳注又云猶復不可終中乃吉也此中乃吉三字明經文中吉之義也云獲中吉者謂如是則得中而吉也云中乃吉者謂中道而止乃吉也注又云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斯任也蓋能惕則我不失中又必斷者不失中是爲剛來而得中得中之中爲中正之中中吉之中爲中止之中言雖有孚窒惕而得中正亦必中止乃吉終訟則凶也窒謂窒塞也五字宜在惕字上能惕然後可以獲中吉九字宜在惕字下中吉二字屬下終凶以獲中吉屬在中吉下似是解中吉故釋文云云也王注既明云有信塞懼者則讀有孚窒惕爲句而釋文又云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與上所云矛盾此當合中吉二字下注云如字馬丁仲反有孚窒二句惕中吉一句蓋王讀中如字則有孚窒惕一句中吉終凶一句馬讀中丁仲反則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中讀去聲則義與得同惕中吉即謂因惕得吉與王注義別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注毒猶役也

循按莊子大宗師聶許聞之需役釋文引王云役學也毒訓爲病役亦通疫疫爲病故毒亦爲役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注居內履中隱顯同也

循按禮記祭法注云坦明貌也說文云幽隱也隱指幽人顯指坦坦

履虎尾愬愬終吉注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循按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文高誘注云愬一作遡字讀如虩虩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愼如履虎尾終必吉也王氏注義與高氏合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注茹相牽引之貌也

循按說文挐牽引也公羊僖公元年傳獲莒挐釋文女本作茹以茹爲挐之假借故爲牽引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氏云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王注義與相近釋文茹牽引也鄭注同

得尚乎中行注尚猶配也中行謂五

循按漢書張耳傳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辭配也易泰卦九二辭曰得尚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

翩翩不富以其鄰注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

循按翩翩釋文作篇篇猶小雅翩翩字又作扁也漢書敘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張華鷦鷯賦序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王氏本傳中心願之義以翩翩爲自喜自樂故數用樂字以明之惟其樂於下退故見命即退惟其皆樂於下退故六四退而五上兩爻亦從之而退正義說

之未詳

匪其彭（注）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矣旁謂三也

循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姚云彭旁廣雅彭彭旁旁皆訓爲盛詩四牡彭彭說文引作騯騯旁之訓爲溥爲廣旁魄四塞故義爲盛說文彭爲鼓聲義亦爲盛者爲旁之音通相假借也王氏訓彭爲盛故云三雖至盛又以彭爲旁之假借遂用子夏傳直以旁代彭而云常匪其旁下三陽相聚而九三處其上故爲至盛匪其旁猶云匪其盛謂專心承五而常以三之盛爲非也正義云彭旁也九三在九四之旁失王氏義矣

盱豫悔（注）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位非所據而以從豫進退離悔宜其然矣

循按列子黃帝篇莊子寓言篇皆載老子敎楊子云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張湛注列子云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郭象注莊子云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釋文引廣雅云睢睢盱盱元氣也而汝也言汝與元氣合德去其矜驕誰復能同此心解異郭義依廣雅爲質朴之形魯靈光殿賦所謂鴻荒朴略厥狀睢盱也依郭象爲仰目張目之狀西京賦所謂武夫赫怒睢盱拔扈也揚雄劇秦美新云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元氣之說所本也淮南俶眞訓云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推淮南之義睢睢盱盱在陰陽剖判之後因各有經紀條貫遂亦各竦身而載聽視非復渾渾蒼蒼昧昧芒芒之時故下云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淮南本之莊列睢睢盱盱而誰與居謂其夸大自異於人則人莫與居下所云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卽見其睢盱而莫與居也下所云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反者反乎睢盱睢盱而若辱若不足也爭席則不獨與居且相狎矣盧重元注列子云夫眞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是也睢盱者自表異於人爲矜夸之聲有可貴之容也荀卿非十二子以盱盱然爲學者之嵬容嵬容者自矜之形狀也然則睢盱之義在揚子雲之前無有元氣朴略之說王氏之學習於老莊其睢盱二字正本莊子其意以九四爲動豫之主以六三爲承動豫之主所云睢盱而豫指九四謂九四以一陽自貴於衆陰之中其睢盱之狀不可與居今承之而從之必受其辱而生悔然既近承其下使遲而不從則又爲九四所疾故云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何也其人既自矜自貴寧容近承其下者不相從也從之生悔不從亦有悔故云進退離悔豫之主在九四故稱九四爲豫云睢盱而豫九四以豫自矜也云豫之所疾爲九四所疾也云位非所據而以從豫謂在六三而承九四也與睢睢盱盱之人近從之不可不從不可與莊列之言互相表裏莊列言睢盱之人人莫敢與居王氏言承睢盱之人進退皆悔也釋文載王肅訓大鄭氏訓誇皆與王注合惟向秀云睢盱小人喜悅優媚之貌此與拔扈矜夸之說異亦與元氣朴略之說異王注云若其睢盱而豫若其二字明指九四九四爲豫主何優何媚謂六三優媚則遲而不優媚何以又悔且喜悅優媚之人何至人避之而莫與居此優媚之人舍者正可與之奪廟何轉避席避竈乎向秀之說既失王氏注易之旨亦乖莊列誰與之言正義獨用其說以疏王注而王注晦矣

朋盍簪（注）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

循按釋文簪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速疾義亦同東晳元居釋云不知盱豫之讒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

臨剛浸而長（注）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亨以正之義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注）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循按王氏以八月指否所辟之月夏之七月殷之八月也文王用殷正故以否所辟爲八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卽用否卦傳以明八月爲否也於剛浸而長引泰之君子日長小人日憂蓋以浸而長爲臨由二陽進而爲三陽成泰也剛浸而長謂臨成泰至于八月謂泰成否王氏以辟卦注易如此

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注）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

循按王氏讀此甘爲幣重言甘之甘故云邪說此說當爲書說之說與上佞邪說媚之說有異臨以進而成泰爲元亨利貞以柔居三則不正故邪柔居三下卦爲兌兌爲口故爲邪說謂以佞邪說媚見諸口說也改修其道則進而成泰成泰則剛居三剛居三則不害正矣

闚觀（注）猶有應焉不爲全蒙所見者狹故曰闚觀

循按觀本蒙二升五之卦蒙已成觀故不爲全蒙此荀爽二五升降之義王氏陰用之

觀我生進退（注）近不比尊遠不童觀觀風者也

循按巽爲風爲進退觀進退卽是觀風故以風字解進退

觀我生君子无咎（注）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百姓有罪在於一人君子風著己乃无咎

循按王氏此注全用二五升降爲說己指五己之謂蒙二之五蒙二之五上乃成巽爲風著雜卦傳云蒙雜而著著字用此在蒙上無巽風蒙二之五巽風乃著風著於上五乃成君子无咎故云己乃无咎王氏注坤象云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與坤反者乾之於反類當謂坤五之乾二亦陰用升降之說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注）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荀爽云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與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王氏用荀例而諱言泰卦

白馬翰如（注）鮮潔其馬翰如以待

循按鮮潔二字解白字則白馬者謂白其馬也翰如下用以待二字則翰字不解爲白色檀弓正義引鄭氏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鄭以白馬指九三謂九三幹六四而有之不使應初卽王氏所云有應在初而閡於三也閡卽礙字惟王氏之意以白馬屬六四謂六四鮮潔其馬將以應

初九而閑於九三內懷疑懼馬雖備而尙待蓋亦讀翰爲幹廣雅幹安也雖白其馬而尙安然未行故云翰如以待也正義云其色翰如徘徊待之翰如指色則以待二字經何有乎

賁于邱園束帛戔戔注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乎邱園帛乃戔戔

循按物指束帛釋文戔戔子夏傳作殘殘淮南本經高誘注云殘墜也王逸離騷章句云落墮也殘落義同故王氏以落字與戔戔互明賁于束帛邱園乃戔戔矣賁于邱園束帛乃落矣薛虞云戔戔禮之多也正義本此以戔戔爲眾多王氏無此訓

剝牀以辨注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浸長故剝其辨也

循按釋文辨足上也馬鄭同又薛虞膝下也李鼎祚集解鄭康成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虞翻謂辨在指間說文釆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考工記輻之入牙處爲蚤蚤弓之末亦爲蚤鄭注謂蚤當作爪牀足入柄鑿之處與輻蚤弓之爪同自身體言之爪在足下自牀言之爪在足上則辨爲指間爲足上於牀皆通王氏注剝牀以足云猶云剝牀之足也則剝牀以辨亦猶云剝牀之辨惟牀之辨在足上故云足之上也乃鄭氏用薛虞膝下之訓則不以辨爲爪然人足有屈申牀足無屈申牀足自地以至上皆稱爲足在足上與牀近非爪而何鄭氏解以足以辨不必如王氏爲牀之足牀之辨則足上無爪故依屈申爲說王氏以足爲牀之足辨爲牀之辨則牀足之上不妨有爪矣同一足上之訓而義或不同王氏爲勝正義謂辨爲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與牀分辨之處則是辨爲虛稱王注明云剝其辨無分辨之說也

不遠復无祇悔注復之不速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

循按王氏以上六爲遠遠則不速故云復之不速遂至迷凶言上六遠則迷而凶明初九不遠則不迷而吉也不遠而復解不遠復幾悔解祇悔以幾字代祇字也釋文祇音支辭也馬同又屯卦君子幾徐音祇辭也幾祇皆語辭故以幾明祇下云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此十字解无字幾悔則有患難而能不遠卽復故无幾悔而遠於患難反卽復也韓康伯注繫辭傳云祇大也與王氏異義

不耕穫不菑畬注不耕而穫不菑而畬

循按呂氏春秋貴囷篇云適令武王不耕而穫義不與王氏同而於穫上加入而字則同

有厲利已注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已

循按釋文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夷止反則爲已止之已正義以休已解之是也下謂象曰有厲利已之已也注已則謂已則利也之已所以明四乃畜已之已非已止之已夷止反也又云能已同者謂象下注故能利已之已也釋文云能已則注無利字玩上云處健之始未果其健健而果於健則必進而不已惟其未果於健故能已而不進若有利字則與上不貫矣

豶豕之牙注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

循按正義引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以豶之爲除爾雅無訓謂墳是隄防之義豶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豕傍土邊之與其義亦通余謂王氏蓋讀豶爲僨爾雅釋言云僨僵也左氏昭十三年傳牛雖瘠僨於豚上杜注云僨仆也禮記射義賁軍之將注云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謂豕牙橫猾剛暴而五能覆敗之僵仆之也借豶爲僨猶借僨爲賁王氏用六書假借如此正義固知之矣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注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尙敦實也

循按釋文引馬云眈眈虎下視貌逐逐薛云速也王氏之義卽本於此下交下視謂四視初故不猛不惡然其視也爲虎則雖下交而有威嚴不爲瀆矣速與遬同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注云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正義云言自斂特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祭義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禮器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注云慤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薛氏以速解逐逐是逐逐卽速速而速速卽同於趨趨蹙蹙愿慤少威儀故爲敦實小雅鼓蔌方有穀蔡邕釋誨作速速毛傳云陋也蓋自其無威儀言之可謂之慤亦可謂之陋耳

枯楊生稊注稊者楊之秀也

循按釋文鄭作荑詩手如柔荑毛傳以爲茅之新生鄭氏有女如荼箋云荼茅秀蓋荑爲茅初生之名不華而實爲秀茅初生絜白而柔是爲荑久而爲荼卽此所秀之荑楊柳初生亦不華而實久而飛荼與茅同王氏以易用茅秀之荑屬之於楊故卽以茅秀推之於楊以爲楊之秀也

來之坎坎險且枕注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

循按王氏以出字解之字以居三爲來謂來坎之亦坎故不云來之皆坎謂來與之皆坎也釋文枕陸云閑礙險害之貌九家作玷玷當作阽阽危也阽玷形近與枕音近王氏以枕爲阽之假借故云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張衡思元賦阽焦原而跟趾舊注云阽臨也李善引漢書賈誼曰安天下阽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阽孝文本紀詔云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後墜之意嚴助傳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正用阽字之訓枝與支通撐持支柱亦臨險之意也考文謂古本無枝字然正義有之

履錯然注錯然者警愼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故宜愼其所履

循按王氏以錯爲錯愕之錯後漢書寒朗傳故爲警愼之貌將進而盛謂由初至三皆得正也上三爻未正不成既濟故云未在既濟王氏注既濟云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爲皆濟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也又云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爲未既濟也注未濟云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注坎初六云失道而窮在坎底上无應援可以自濟王氏以剛居初三五柔居二四上爲剛柔正卽爲當位以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一剛一柔爲應六爻皆正爲既濟既者盡也盡濟謂無一爻不正故云皆濟未濟六爻不正而剛柔皆應則可以皆濟若既濟柔不得中則

五雖正位仍不得為既濟故離下三爻雖正而上三爻未正即為未在既濟皆濟則邪不行未在既濟則不能無邪故宜審慎以辟咎離下三爻濟而上三爻未正則未既濟推之坎上三爻濟而下三爻未正則未既濟上三爻濟下三爻未正即小者未亨雖剛得正為未既濟之例也王氏於既濟注稱未既濟於離初九注稱未在既濟互相發明者也王氏於未濟以剛柔應為可濟則坎下三爻未濟而剛柔不應則不可濟故於坎初六云上无援應可以自濟推之離上三爻未濟而下无援應亦不可濟此又互相發明者也王氏不知旁通之例故於所謂應所謂當位所謂錯皆不能深明其故遂為後人印定耳目為千餘年隨聲附和之祖余於易學三書亦既辨正之矣乃王氏互相發明之處王氏自有本義孔穎達等撰正義率類預衍之未能明王義也且王氏謂无應則不可濟剛柔應則可濟其既濟上六注云處既濟之極既濟道窮則之於未濟未濟上九注云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此以反對言未濟初六注云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也而欲之其應進則溺身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剛柔應可濟矣何以又不可濟王氏之意以為既濟六爻一齊反而為未濟則未濟六爻亦宜一齊反而為既濟若不一齊俱反徒以初之四是為之其應進則溺身故未可濟之其應升降之例也王氏不明升降有當位失道第取反對不用升降故其說云云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零一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零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肥遯注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循按張衡思元賦欲飛遯以保名曹植七啟飛遯離俗文選注引淮南九師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後漢書注引作遯而能飛姚寬西溪叢語云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𩇯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王氏此注云矰繳不能及則是以肥遯為飛遯也侯果闡王氏之說云最處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戀超然高舉果行育德安時无悶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則潁濱巢許當此爻矣用高舉二字亦飛義也子夏傳以肥為饒裕推王氏無此義

羝羊觸藩羸其角注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

循按馬氏訓羸為大索王肅作縲鄭康成虞仲翔作纍蜀才作累侯果解作角被拘羸故正義以羸為拘纍纏繞也蓋王氏以君子用罔為罔羅九四注云上陰不罔已路故藩決不羸似是入於罔羅之中為拘纍纏繞然王氏注姤初六羸豕謂豭強而牝弱豕之豭猶羊之羝六五喪羊于易注云羊壯也羊本強壯又是羝羊其強壯更甚用以觸藩則亦必羸故云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此正與豭強牝弱互明羸為弱與壯對謂強壯如羝羊藩不決觸之亦無所用其力而角為之羸弱羸由於觸不因羅罔也若云拘纍纏繞於義為不貫矣井彖羸其瓶虞翻以為鉤羅姤初六羸豕宋衷亦以為大索而王氏解姤之羸為弱解井之羸為覆例之於此固不以為拘纍也

用拯馬壯吉注進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

循按正義於艮六二不拯其隨解拯為舉於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解拯為拔於此則以為拯濟王氏注初九云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又云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此注云進不殊類不見疑憚明與初九相反則拯與垂相反垂向下拯則舉而向上故以不垂其翼解拯字說文引作拼上舉也拯人於溺亦可為濟然拯馬則猶云升馬策馬而進

之不可言濟也

箕子之明夷注最近於晦與難為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

循按釋文云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為荄詁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古字箕即其子通滋釋名子滋也滋通茲王氏讀箕子為其茲故云險莫如茲而在斯中以茲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若曰其茲之明夷而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用一猶字為其茲二字作轉謂明之傷夷如茲而猶利貞也推王注之意絕不以為近殷紂之箕子馬融以箕子為紂諸父王氏所不用也釋文每於經下首舉王氏義後臚列異說此於箕子之明夷首列蜀才箕作其明與王氏同也正義失王氏義

遇主于巷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

循按毛詩鄭風傳云巷門外也王氏本此以門外為巷故云出門

往蹇來連注往來皆難

循按釋文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正義亦引馬鄭之訓荀子非十二子云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楊倞注云簡連傲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不前即是遲久之意莊子大宗師連乎其似好閉也釋文引崔譔云蹇連也音輦好閉言好為閉藏亦不前之義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李善音去聲引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顏師古音輦引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値世之屯難也不便利即是遲久遲久即是不進屯以不進為難故遲久即難也

解利西南注西南眾也

循按坤為地為眾王氏注蹇利西南云地也此云眾也是暗以西南指坤東北山也則指艮

夙吉注无難可往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為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循按夙夜之夙其義為早夙事早則速速夙音義皆通故王

氏以夙爲速

夬揚于王庭注夬與剝反者也

循按王氏以旁通爲反本雜卦傳否泰反其類之反

居德則忌注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循按王氏以明禁二字解則忌蓋以則爲法故云法明居德則忌謂居德以法禁也法明是則字義斷嚴是忌字義下用明字代法明禁字代斷嚴

壯于頄注頄面權也

循按釋文鄭作頯頯夾面也說文頯權也權夾於面故云面權

聰不明也注同於噬嗑滅耳之凶

循按噬嗑上九傳云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與此傳同孔子翼贊之例王氏似稍悟之惜未能好學深思也

女壯勿用取女注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不可取也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壯健似淫故不可娶王氏本此

羸豕孚蹢躅注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也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循按王氏以孚爲務躁蓋讀孚爲浮浮輕也謂輕躁也孚浮古字通釋名浮孚也是也務爲鶩之通借務鶩爾雅皆訓彊亂馳爲鶩鶩躁言其奔馳而輕躁也下直云孚務即浮鶩也以蹢躅爲浮鶩則以爲進退不牢之象務躁二字今俗尙有之

包有魚注初自纍來應已之廚

循按古包苞庖胞皆通王氏讀包爲庖故以廚解之虞翻云巽爲白茅在中稱包詩曰白茅包之或以包爲庖廚也虞仲翔與輔嗣同時其本作包謂或以包爲庖廚當卽指王氏釋文云本亦作庖正義於九二九四引經文皆作庖釋文又謂荀作胞列子楊朱篇庖廚之下不絕烟火釋文作胞莊子庚桑楚篇湯以胞人籠伊尹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偃胞皆庖廚之庖荀注義或同王氏與

以杞包瓜注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

循按以繫而不食推之則王氏讀包爲匏正義引經文作以杞匏瓜然釋文但云包瓜子夏作苞不云本亦作匏則王氏本固作包不作匏蓋讀包有魚包无魚之包爲庖讀以杞包瓜之包爲匏古人說經以假借爲訓詁不得據注以改經說文匏瓠也从包从夸包取其包藏物也秋官壺涿氏注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今毛詩作匏是匏本有包義亦通作苞正義引子夏傳云作杞匏瓜與釋文引子夏作苞不同王氏之意以九五得位爲杞之得肥地以五不應二爲匏瓜之繫而不食蓋謂繫於五不食謂不應二薛虞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橈似匏瓜與王氏義異司馬貞謂子夏傳薛虞記旨趣非遠無益後學誠有然矣至生於肥地杞柳亦然張璠以爲枸杞未可據以定王氏也

乃亂乃萃注不能守道以結至好迷務競爭故乃亂乃萃也

循按王氏以務爲瞀故與迷字連文正義言情意迷亂奔馳而行以務爲奔馳則以務爲鶩

據于蒺蔾注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

循按陶隱居云蒺蔾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蔆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疾蔾言其凶傷王氏云志武蓋以爲軍中之蒺蔾耳

來徐徐注徐徐者疑懼之辭也

循按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虛徐狐疑也詩曰其虛其徐漢書注孟康曰虛徐懷疑也釋文子夏作荼荼翟同荼音圖云內不安之意內不安謂疑懼也

舊井注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

循按毛詩大雅告爾舊止箋云舊久也

井谷射鮒甕敝漏注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

循按釋文甕屋送反李於鐘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罋汲瓶也謂鄭作甕則王氏不作甕盧學士依盧都轉刻本改爲雍雍與壅同詩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箋云雍猶蔽也荀子致士篇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王氏讀甕敝爲雍敝卽是壅蔽井上壅蔽故水不上出漏故反下注也李軌音於鐘反正是雍字白虎通言辟雍雍之言壅也則壅蔽與廱雝同聲經文本是甕字故首音屋送反次列李軌音李則據雍字爲音明王氏雍敝之讀也下與鄭許爲停水器爲汲瓶以其異乎雍敝之讀也正義云有似甕敝漏水則鄭許之義非王氏義崔憬發王氏義云惟得於鮒無與於人也井之爲道上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比則是若谷水下注惟及於魚故曰井谷射鮒也甕敝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義也依文而衍亦未能詳雍敝之義至王氏以鮒謂初爲陰微小下伏象鮒之爲小魚鄭康成云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王肅云鮒小魚也虞翻云鮒小鮮也王氏與此同耳正義引子夏傳井中蝦蟆呼爲鮒魚此說甚怪引以明王氏鮒謂初之義初爲蝦蟆未之聞也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注謂五也

循按王氏用反對之例革反爲鼎二柔進於五故柔進謂五推之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大畜反爲无妄上艮反爲下震上九反爲初九故注云謂震也

利出否注否不善之物也處鼎之初將在納新施顚以出穢

循按九四注云旣承且施承謂承五施謂應初此注施顚謂四應初也王氏注象傳云倒以寫否倒字解顚字謂革倒爲鼎則初應四而四施於初寫字解利出利出汙穢卽寫出汙穢王氏以利爲下利之利寫俗作瀉陰爻自上倒下故王氏以瀉利出穢解之施亦矢也

震遂泥注處四陰之中居恐懼之時爲衆陰之主宜勇其身以安於衆若其震也遂困難矣

循按需九三需于泥王氏謂以剛逼難其意以坎爲難初遠於坎則云最遠於難二近則云轉近於難三與坎比則云逼難坎者陷也以彖傳言不陷不困窮是坎爲困此云困難卽指四之互坎九四在坎中非但近難逼難直爲遂困難而已王氏謂互卦不足遂及卦變以爲失其原而義无所取故諱互不言然云處四陰之中仍用互坎爲說

震索索視矍矍注居震之極求中未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

无所安親也

循按以索索爲無所安矍矍爲無所親說文矍隹欲逸去从又持之矍矍也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毛詩作憬彼淮夷韓詩作獷說文之獷當是獷說文獷犬獷獷不可附也獷獷不可附與矍矍欲逸去皆無所親之意正義以矍矍爲視不專之容視不專乃視之遻也說文矍一曰視遽貌別於前一訓非王氏無所親之義也

漸之進也（注）之於進也

循按王氏讀漸字句

雖旬无咎（注）旬均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循按釋文荀作均周禮地官均人注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豐其蔀（注）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

循按釋文馬云蔀小也鄭薛作菩云小席馬鄭訓小蓋讀蔀爲蔽芾甘棠之蔽毛傳云蔽芾小貌說文亦訓蔽爲小草蔽之爲蔀猶蔽之爲蔀王氏亦讀蔀爲蔽而不用小義王氏注老子云蔽覆蓋也廣雅蔽蔽障也蔽與曖通以覆曖鄣三字解蔀字是以蔀爲蔽之借也鄭作菩亦蔽之假借而蔀之省非茅菩之菩

豐其沛日中見沬（注）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沬微昧之明也

循按釋文沛本或作旆謂幡幔也沬字林作昧亡太反云斗杓後星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王氏讀沛爲旆讀沬爲昧與馬鄭同而以微昧之明解之蓋用小星之義耳

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注）屋藏蔭之物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雖闚其戶闃其无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也處於明動尙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宜也

循按注義甚明蔡邕釋誨云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章懷後漢書注引王氏屋厚家覆闇之甚也二句然釋誨之義正與王氏相反陸賈新語思務篇云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論衡藝增篇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无人非其无人也无賢人也以居官之人覆餗蔀家故知無人魏天興三年詔云一官可以效智蓽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蔀家矣河北學者不習王氏易故相承漢人之說如此章懷以王氏說證蔡邕非也左思魏都賦云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蔀家與剎廬非蘇世而居正蔀家謂闇蘇世謂明剎廬謂小居正謂大蓋以吳蜀爲闇而小魏爲明且大也

斯其所取災（注）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致災志窮且困

循按王氏讀斯爲廝廝賤也故云廝賤之役左氏哀公二年傳云人臣隸圉免杜預注云去斯役釋文云如字字又作廝音同何休注公羊傳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蘇林注漢書云廝取薪者韋昭云析薪曰廝斯之訓爲析緣析薪名斯故廝卽與斯通馬融以瑣瑣爲疲敝之貌王氏言寄旅不得所安不得所安正用疲敝之義廝役析薪汲水疲敝不得安若曰在羈旅所以瑣瑣疲敝不安者因其爲廝養賤役所取以致此災也災卽指瑣瑣下申之云志窮且困已爲寄旅又爲廝養賤役故瑣瑣疲敝困窮不得安耳正義云瑣瑣者細小卑賤之貌也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卑賤之役然則爲斯卑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鄭康成以瑣瑣爲小小王肅云細小貌與王氏義異於注斯賤二字中間一卑字則孔穎達不知王氏讀斯爲廝而以爲斯此常解故又云爲斯卑賤勞役若然則注云而爲斯賤之役斯賤二字不連成何句法正義於王氏之恉全失之也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注）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

循按王氏此注亦用卦變否四之二之例而諱言自否卦來卦變之說誠於易義無取然王氏知屏之而不能深測羲文周孔之本義所在遂終不能出其樊籬則亦徒有洗滌之心究乏貫通之力陽違之而陰用之亦何謂乎

虞吉有它不燕注虞猶專也

循按虞古通吾王氏讀虞爲吾（虞邱壽王卽吾邱壽王騶吾卽騶虞）以吾字對不它字也專之於吾則吉不專於吾而有它則不燕自任於已故云吾猶專也

翰音登于天（注）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

循按漢書五行志云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敘傳云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王氏義本乎此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注）雖未造易心无顧戀志棄難者也

循按造易與棄難對雖未至於平易而志則欲去此險難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循按虞翻解介爲纖王肅于寶解爲纖介韓氏本之引王弼者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內文也易三言介豫六二介于石注云不改其操則以介爲耿介若侯果言如堅石不可轉移晉六二受茲介福注云受茲大福兌九四介疾有喜注云介隔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皆無以纖介解介字之說略例云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王氏於此介字蓋訓爲隔何以言之其注小畜六四云三務於進以已隔之注困初六云欲之其應二隔其路注九四云志在於初而隔於二注漸九五云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注屯六三云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注需上六云六四不與三相得而塞其路注賁六四云有應在初而閡於三注復六二云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礙其親注睽六三云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注睽九四云五自應二三與已睽注中孚六三云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以陰居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閡敵故或鼓也注既濟六二云居初三之間而正不相得上不承三下不比初注六四云履得其正

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凡此皆介不可慢之說也韓氏混虞糊王肅之解以爲弼義邢璹復用韓氏以注略例王氏之義亦莫獲克申矣

六爻之義易以貢注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

循按韓氏謂此易以貢即下所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又八卦以象告韓氏云以象告人與此言以吉凶告人義同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作徧告以言貢之訓爲獻獻之訓爲奏

是故闔戶謂之坤注坤道包物

循按說文包象人裹妊韓氏用此義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注夫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

循按老子德經云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此韓氏所謂有必始於无也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此韓氏所謂不可得而名也韓氏注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道爲无之稱此注以大極爲无是以大極爲道阮籍通老論云易謂之大極老子謂之道當時以老子解易有如是也淮南子說山訓云有形出於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乾鑿度云夫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又云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此即老子無名天地之始之說是以兩儀爲天地韓氏於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云卦以象之謂八卦所以象天地四時故稱天地爲兩儀四時爲四象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注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眾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

循按正義云按經云民而注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民注意解陰故稱臣也考後漢書仲長統傳載昌言損益篇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漢時易有作一君二臣二君一臣者故韓氏注云云也禮記王制疏引鄭康成此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依此鄭注本自作一君二民韓氏所注本與仲長統所見之本同與鄭所見之本異正義用鄭注本自與韓注參差而謬爲之辭眞鄙才短見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百零二

周易述補敘

漢軍樊　封　甘棠
南海陳　鄒　伯奇　衡校

元和惠君定宇著周易述二十卷未竟而卒闕自鼎至未濟十五卦序卦雜卦二傳德州盧運使序而刻之其闕帳如故慎之也易家之厖雜如王韓之鑿宋人之陋太極河洛之誕此在國初諸儒黃宗炎氏毛奇齡氏胡渭氏皆能言其非者然從未有盡祛魏晉以來儒說之異而獨宗漢易者也漢易最深者無過荀氏虞氏其說今僅散見於李氏鼎祚集解中後儒士苴視之而不以爲易之準的是易終爲幽渺不可知之書愚者怖之陋者鑿之而漢之師法盡亡矣雖然漢易豈易言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虞翻別傳曰翻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至祖父鳳爲之最密世傳其業至翻五世則虞所注者孟氏學也陸氏釋文曰箕子之明夷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以譏荀爽而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其說出於孟喜弟子趙賓則荀所注者亦孟氏學也漢書儒林傳乃曰孟喜從田王孫受易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持論巧慧易家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若然荀虞之學幾於師承不明是班所述已昧經師之授受而啟學士之疑惑易學之亂不待唐宋以還也惠君生千餘年後奮然論著取荀虞旁及鄭氏干氏九家等義且據劉向之說以正班固之誤蓋自東漢至今未析之大疑不傳之絕學一旦皆疏其源而導其流不可謂非一代之儒者宗也予讀其書而惜其闕思欲補之自懼寡陋未敢屬草癸卯春在京師聞徵德江君國屏爲惠氏之門人作周易述補心慕其人未得見也次年客揚州汪容甫始介予交江君讀其所補十五卦引證精博羽翼惠氏皆予所欲爲而不能爲者江君屬予序之予以爲江君體例同於惠氏茲不再論獨惠氏之書彖下傳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注內謂二外謂五彖下傳澤无水困注水在澤下故无水木上有水井注木上有水上水之象猶不免用王弼之說江君則悉無之方之惠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歙凌廷堪敘

皇清經解依緯敘纂卷一之百零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補卷七卷八

甘泉江上舍藩著

周易下經

十五卦

鼎元吉亨注巽木於下爲鼎象析木以爨也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天地始交故元吉屯三變陽成旣濟故亨疏曰巽爲木故下離爲火巽爲木鼎以木火鼎烹熟物之象故曰析木以爨也此許愼說文解字文大壯上之初者虞氏之封義大壯乾下震上震上爻之初乾初爻之上而成鼎與屯旁通者爻之反也屯彖傳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故曰天地始交又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謂屯三動成旣濟六爻皆正陰陽氣通故元吉亨也

離宮二世卦消息內卦五月外卦六月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注趾足也應在四大壯震爲足折入大過大過顚也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兌爲妾四變得正成震震爲長子繼世守宗廟而爲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注九二陽爲實鼎之實也故曰鼎有實怨耦曰仇卽尼也尼近也二應四四不得正與二爲仇然四已屋誅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卽者四不能近二也故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注動成兩坎坎爲耳鼎耳之象鼎爲革故曰鼎耳革鼎以耳行耳革行塞離爲雉坎爲膏革體兌兌爲口口在上故不食四變三動而成坤坤爲方坎爲雨故曰方雨三動虧乾故悔終復之正故終吉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注𩞄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之爲菜也餗美饌是八珍之食剭讀如屋誅之屋鼎三足三公象

袖海山房校印

袖海山房校印

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注)坎爲耳陰爻居中故稱黃耳鉉鼎扇也長三尺乾爲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注)鉉謂二乾爲王鉉體大有上九自天祐之位貴居五三動承上故大吉无不利(疏)趾足至无咎矣○此虞義也九四爻辭曰鼎折足故曰應在四大壯震爲足者大壯上之初初爲震爻說卦傳曰震爲作足故曰大壯震爲足也卦上互體兌爲毀折故曰折入大過大過顛也雜卦傳文陰爲否四動成險互有震象說卦傳曰帝出乎震故震爲出震爲出故利出互體兌故曰兌爲妾兌爲妾說卦傳文震彖傳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是震爲長子守宗廟而爲祭主也公羊傳曰母以子貴蒸兌賤妾而有震之長子故无咎也○九二至故吉○京房易傳曰陽實陰虛明暗之象故曰九二陽爲實也怨耦曰仇鄭注也耦爾雅釋詁曰匹也郎尼也釋詁文尼近也說文解字文四以陽居陰故不得正○動成至終吉也○三動成坎自三至五文成坎卦故曰兩坎說卦傳曰坎爲○說文解字曰鼎三足二耳故曰鼎耳之象此虞義也倒鼎爲革者反卦義也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虞注曰否反成曰泰反成否荀爽曰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革說文解字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鼎以耳舉行去耳不可行雉膏鄭氏曰食之美者离爲雉說卦傳文坎爲膏虞氏逸象義兌爲口說卦傳文四變成陰三動成陰自三至五五成坤體九家易曰坤爲方自二之四爲乾三動成陰則乾體有麋矣總復之正者動而不變也○糝謂至刑之○此鄭義也糝說文曰以米和羹也餗本作鬻鬻說文曰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鍵爲鬻鄭氏易作曰一作蔌一作蔌非當作鬻爾雅釋器菜謂之欶蔌非亦當作鬻詩大雅韓奕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毛傳云蔌茱蔌也蔌亦當作鬻故鄭氏曰竹箭曰筍筍者茱之餗也震爲竹說卦文陸元朗易釋文虞云餗八珍之具也故曰八珍之食劇讀如屋誅之屋又曰屋中刑之者周禮秋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氏彼注曰屋讀如其刑剭之劓劓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漢書敘傳曰底劓鼎臣服虞云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釋例也俗本作形渥非○茲爲至利貞○陰爻居中故稱黃耳易例稱黃者坤六五黃裳离六二黃离遯六二黃牛革初九黃牛指二鼎六五黃耳文言曰天玄而地黃故爻辭稱黃中者皆謂陰交居中也士冠禮設扃鼏鄭注今文扃爲鉉扃鉉古今字故曰鉉鼎扃也長三尺者冬官考工記匠人曰廟門容大扃七个鄭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說文鼎字說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周禮局門容大鼎七个即易玉鉉大吉也鉉字說曰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許君以鉉鼏爲一物然禮云設扃鼏明是兩物若云一物則士喪禮不當言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矣鼏鉉二義似非許君之言疑後人增入乾爲金說卦文○鉉謂至不利○此虞義也文例三謂三公五爲天子故曰謂二二乾爲王說卦文鉉體大有說見大有九三疏三動成險故曰承上

八純卦象雷 消息春分

震亨(注)臨二之四天地交故通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注)虩虩恐懼貌謂四也來應初命四失位多懼之內曰來啞啞笑聲謂初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謂陽從臨二二陰數二二爲百二十舉其成數故百里也坎爲棘匕上震爲鬯坤爲喪二上之坤成震體坎故得其匕鬯(疏)臨二至故通○此虞義也臨二之四者之卦義也臨爲二陽之卦三動成乾虞氏臨卦注曰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曰天地交也○虩虩至初也○此虞義也說文曰虩一曰蠅虎陸希聲曰虩虩蠅虎始在穴中跳躍而出象人心之恐動也故曰恐懼也四自臨來應初故曰來應初命四以陽居陰失位內內卦也啞說文曰笑聲謂初得正而笑四之失位○謂陽至匕鬯○此虞義也謂陽從臨二者二之四也陰數二二四變成坤數六二二六一百二十坤六爻之策也云百里者舉成數也坎爲棘匕匕震爲鬯坤爲喪虞氏逸象義詩小雅大東有捄棘匕毛傳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雜記匕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鄭注匕所以載牲體此謂喪祭也吉祭用棘陸德云棘匕撓鬯之器鬯鄭注曰秬鬯芬芳條鬯因名焉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司農云鬯香草鄭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鬱鬯上震者上卦也二上之坤者虞氏之卦義乾二五之坤成震坎艮故曰成震體坎者互體坎也上震爲鬯坎爲棘匕皆在本體故曰得其匕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注)初位在下故言後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注)厲危也乘剛故厲億惜辭坤爲喪三動成離離爲蠃蚌故稱貝在艮山下故稱陵震爲足足乘初九故躋于九陵震爲逐謂四已體復象故喪貝勿逐離爲日震數七故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注)死而復生稱蘇春秋傳晉獲秦諜六日而蘇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爲生故蘇蘇坎爲眚三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眚九四震遂泥(注)坤土得雨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注)往謂乘陽來謂應陰失位乘剛故往來厲也事謂祭祀之事出而體隨王用亨于西山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注)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矍矍目不正震爲征故征凶四變坤爲躬鄰謂五四上之五三變爲陽震東兌西故稱鄰之五得正故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三變應上故婚媾震爲言故有言(疏)厲危至日得○此虞義也乾九三厲无咎文言曰雖危无咎故知厲爲危也乘剛者乘初九也億惜辭本作億億亦古字詩周頌噫嘻成王毛傳噫歎辭故曰惜辭也二動成陽互有离體离爲蠃爲蚌說卦文貝說文云海介蟲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相貝經曰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曰紫貝赤質紅章曰珠貝青地綠文曰綬貝文黃畫曰霞貝又有浮貝肖貝龜貝慧貝艮爲山說卦文至艮二爲艮之坐文故曰山下爾雅釋丘曰後高陵邱故封曰陵也震爲逐虞氏逸象義震爲作足之馬逐之象也二數四四動成陰爲復卦七日來復故勿逐离爲日說卦文震數七者崔憬曰震爲長陽其數七○死而至无眚○此虞義也孟子后來其蘇說文蘇作穌然乃蘇至无眚○此虞義也左傳宣八年春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故蘇云之義也六日而蘇也卦自臨來臨三在坤下故曰三死坤中三動成陽以陽居陽故得正震爲生虞氏逸象義說卦坎爲多眚故曰坎爲眚從二至五互有坎體三動成陽故坎象不見○坤土至泥也○此虞義也四變成坤坤爲土故曰坤土上卦傳互坎坎爲雨故曰得雨爲泥乾雲行雨施虞注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知坎爲雨也四爲坎之二爻故曰位在坎中漢書五行志李奇曰震遂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故曰遂泥也遂與隊古字通○往謂至事也○此虞義也乘陽者乘九四也應陰者應六二也震爲祭主故曰祭祀之事五變陽成隨隨爲震之歸魂故曰出而體隨王用享于西山也○索索至有言○此鄭義也縮說文蹴也矍說文曰視遽貌震爲征虞氏逸象義征凶者崔憬曰震極則征凶坤爲躬虞氏逸象義震東方卦兌西方卦易之稱鄰指震兌而言故但言東西不言南北卦自臨來臨二體兌故曰兌西四上之五成坎三變成离坎爲成既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故曰不于其躬于其鄰三變陽應六故婚媾震爲言虞氏逸象義

八純卦象山 消息內卦九月外卦十月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注)觀五之三也艮爲多節故稱背觀坤爲身觀五之三折坤之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見故不獲其身震爲行人艮爲庭坎爲隱伏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三得正故无咎(疏)此虞義也觀五之三者虞氏之卦義觀坤下巽上五之三三之五而成艮艮爲多節說卦文人脊骨三百六十節故多節稱背也觀下卦坤故曰觀坤坤爲身虞氏逸象義觀五之三有折坤背之象五之三成艮故曰坤象不見震爲行人艮爲庭虞氏逸象義坎爲隱伏說卦文卦互體坎故曰坎爲隱伏三以陽居陽故得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注)震爲趾故艮其趾失位變則得正故无咎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注)巽長爲股艮小爲腓拯取也隨謂下陰震爲動故不拯其隨坎爲心故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薰心(注)限腰帶處也坎爲腰五來之三故艮其限夤脊肉艮爲背坎爲脊艮爲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夤坎爲心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六四艮其身无咎(注)身孕也五動則四體離離爲大腹孕之象也得正承五而受陽施故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孚悔亡(注)輔頰車也三至上有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輔謂輔車相依震爲言五失位悔也動而得正故有孚悔亡上九敦艮吉(注)郎一成爲敦邱敦艮者兼山之象也(疏)震爲至永貞○此虞義也倒艮爲震故曰震爲趾震趾虞氏逸象義初以陽居陰故失位○巽長至不快○此虞義也說卦傳曰巽爲長又曰巽爲股說卦傳曰艮爲小石故曰艮小爲腓虞氏逸象義腓說文曰脛腨也拯釋文作承虞作拯今從虞俗作拯非拯說文曰上舉也拯取也下陰初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故曰震爲動坎爲心說卦文○限腰至作熏○此虞義也坎爲腰虞氏逸象義五來之三故曰限腰帶處也坎爲腰虞氏正義曰限身之中人繫帶之處也夤鄭作臏說文曰夾脊肉也馬氏注曰夾脊肉也故曰夤古字通夤說文訓膂引此亦作臏非古字本或作螟又作夤肉坎爲美脊說卦文故曰坎爲脊艮爲手說卦文震起艮止雜卦文裂說文曰纏也故曰衣裳縫裂說文繒說卦傳曰坎爲極心故曰坎爲內則曰裳縫引之紩箴請補綴說文曰常以昏閉門𥩈也閽守門人者心爲閽閽者守門之隸也坎爲盜說卦文古閽作熏古者閽人也馬氏注云熏灼其心也閽君之說曰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身孕至无咎○此虞義也詩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傳曰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故曰身孕也五動則四體离者五動成陽從三至五互有离象离爲大腹故艮其身离大腹說卦文得正者以陰居陰也陰承陽故曰承五受陽施者陽施陰受繫辭言男女媾精也○輔頰至悔亡○此虞義也輔說文曰人頰車也自三至上有艮震象故曰有頤象

也說卦傳曰坎其於輿也爲多眚故曰坎爲車卦互體坎三爲坎爻自三至上爲頤象頤在三上故曰在坎上也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左傳僖公五年文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劉熙釋名曰輔車其骨强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頰車所以載物也或曰鼸車鼸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楚詞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嫣只王逸注美女頰有靨輔口有奇牙嫣然而笑尤娟好輔一作酺淮南子靨酺在頰前則好在頰則醜高誘注靨輔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頰故醜高訓靨酺與頰爲二許愼訓爲一毛詩傳信好口輔也輔當作酺酺與輔說文分別甚明於輔曰人頰車也於酺曰頰也頰車以口中骨言齒牙所載也頰以面言之旁也然則左傳輔車不可作酺凡言靨酺不可作輔成虞云輔當作酺何以明之虞云耳目之間稱輔頰本卦之輔咸虞云輔車故從車然說文釋名皆以輔頰爲一物而惠徵君咸卦疏據淮南子靨酺在頰前則好之語以說文以輔爲頰爲非蓋輔頰古人或以爲一物或以爲兩物未可以許君爲非也又云頰所以合物輔所以持口則又誤酺爲輔矣六五以陰居陽故失位動而得正者動而不變也有孚王弼本作有序令故從虞氏孚信也人言爲信故曰孚也○邸一至象逆○邸一成爲敦邸爾雅釋邸文郭璞注曰成猶重也周禮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鄭司農曰三成三壇也爾雅曰邸一成爲敦邸故郭注曰成猶重也敦艮者重邸也象曰兼山

艮內外卦爲兩山上爲兼山之爻故曰兼山之象也

艮宮歸魂卦

消息正月

漸女歸吉利貞(注)否三之四女謂四歸嫁也反成歸妹兌故女歸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故吉初上失位故利貞(疏)此虞義也否三之四者否坤下乾上三之四而成漸四本否坤坤妻道也故曰女謂四穀梁隱公二年傳曰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故云歸嫁也反成歸妹兌者爻之反也漸與歸妹旁通也歸妹體兌兌爲少女故女歸也坤三之四以陰居陰進得位往有功故吉初以陰居陽故失位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注)鴻大雁也離五爲鴻漸進也干水旁厓也小水從山流下稱干艮爲山爲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于干也艮爲小子初失位故厲反成歸妹兌兌爲口舌故有言六二鴻漸于般飲食衎衎吉(注)艮爲山石坎爲聚聚石稱般衎衎樂也初變得正體噬嗑坎水陽物在頤中故飲食衎衎得正應五故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注)高平稱陸三動則坎水平成坤故稱陸巽爲婦離爲大腹故曰婦孕坎爲丈夫坎爲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征不復故孕而不育巽爲高艮爲山離爲戈兵甲冑坎爲盜自上禦下三動成坤坎象不見故利用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注)巽爲木桷椽也巽爲交爲長木艮爲小木離爲麗小木麗長木巽繩束之故或得其桷得位順五故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注)艮爲山故稱陵巽爲婦離爲孕坎爲歲三動壞離故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注)勝克也五巽爲木三四爲兌兌金克之故終莫之勝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注)陸謂三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象同義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巽爲婦坤爲順婦道既終有德而可受有儀而可象其羽喻其德與儀也鴻羽有文德之風故吉(疏)鴻大至有言○此虞義也詩小雅鴻雁于飛毛傳曰大曰鴻小曰雁故曰鴻大雁也卦互體離四爲離之五爻而離五爲鴻之故曰離五爲鴻虞氏逸象義也漸者進也序卦文而正義曰徐而不速謂之漸詩伐檀寘之河之干兮毛傳曰干厓也故曰水厓也從山流下稱干者王肅云干山閒小水也艮爲山說卦文說卦曰艮爲徑路艮爲小石故曰小子虞氏逸象互坎坎爲水故曰坎水流下徑山也艮爲小子虞氏逸象義以陰居陽故失位兌爲口舌說卦文○艮爲山石坎爲聚此虞義也說卦傳曰艮爲山又爲小石故曰艮爲山石坎爲聚氏逸象義般王弼本作磐俗字馬云山中磐紆故磐旋之意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山則磐紆藹鬱磐紆猶盤旋之意也聚石稱般者亦般紆之意也故作般衎衎樂也爾雅釋詁文初變得正者初變成陽自初至五有噬嗑象故曰體噬嗑也卦體互坎坎水陽物謂三也在頤中者謂一陽在二陰之間即噬嗑彖傳所謂頤中有物也○高平至禦寇○此虞義也說文解字曰陸高平地故曰高平稱陸三動成坤故稱陸陰則坎象不見故曰坤爲地說卦傳曰坤爲腹說卦文離爲大腹故曰婦孕坎爲丈夫坎爲水水流而去鄭不育者平言也說文解字曰孕裹子也釋詁曰孕養也巽爲高艮爲山離爲戈兵甲冑坎爲盜自上禦下坎三動成坤坎象不見故利用禦寇也上故至五巽爲木說卦文桷椽也○此虞義也巽爲木多節故曰巽爲長木艮爲小木離爲麗說卦傳曰巽爲繩故曰以繩束之

歸妹征凶无攸利(注)兌爲妹兌之歸魂是歸妹也泰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无攸利也(疏)此虞義也說卦傳曰兌爲少女故曰歸妹泰三之四者虞氏之卦義也說卦體互坎離坎爲月離爲日說卦文泰三之四陽往而陰來也禮士昏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陽往而陰來皆昏之象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坎月離日者亦昏嫁之象故曰俱歸妹象也震上卦也故曰震爲征三之四陽往居陰故不當位則征凶故凶也失正者四本得位之以

兌宮歸魂卦

消息八月外卦九月

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故曰有文德之象
日不言六佾者言鴻羽千舞在其中明婦人无武事獨奏文
以立諸侯象賢也鄭注象法也春秋初獻六羽公羊傳
二之成三動成坤故有儀而爲天下法儀禮士冠禮
日以順爲正者婦之道也故曰婦道上九得位故有德而孟子
離爲鳥虞氏逸象義也三動成坤故曰坤爲順而
同之義上者上謂家人象傳正家而天下定矣其說見家人九三
五上爻皆得位矣所謂既濟者上九爻上受三之成既濟也
謂至五故吉○陸謂三三當位不變動而成之正三
金克之故曰兌金克木者三五應爲終莫已變之也陰
爲兌也兌之象見三兌爲金者故西方之卦西方金
也○五勝至不○此虞義也三動成坤也克也二三四
至五互體離三動壞離故三歲不孕三歲不孕謂三三
艮爲手故曰○此虞義也說卦傳離爲孕故不孕
專巽爲木長木三四爲兌離爲麗故曰麗顧麗五也說
也木爲多節故曰小木長木說卦傳曰巽爲木

上九

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注)震爲兄故歸妹謂初震爲兄故嫁妹娣謂初也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不歸其妹而歸其娣娣女弟也履禮也卦體互坎坎爲曳故跛初震爲征故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注)視應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能視幽人謂二也二體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注)須需也需不進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娣初也兌進在四初已應之故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注)愆過也坎月離日爲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坎爲曳震爲行行曳故遲也歸有時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注)帝乙湯也震爲帝坤爲乙歸妹曰帝乙泰乾爲良爲君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袂衽也乾爲衣故稱袂君袂謂三失位无應娣袂謂二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爲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注)幾其也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五應二故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注)女謂三自下受上稱承筐筐也震爲竹故曰筐卦體互離離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无實也刲羊士之刲刺也震爲士兌爲羊離爲戈兵兌爲羊是用兵刺羊之象三至五卦體互坎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无血也(疏)三失正无應者不與上應也柔乘剛者乘九二也初在三下故稱娣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不歸其妹而歸其娣娣女弟也履禮也此虞義也初九之應震爲兄故曰震爲兄嫁妹謂之歸其妹而與之爲其娣女弟也說卦傳曰震爲長男故曰震爲兄動而應四故不歸其妹而歸其娣女弟也卦體互坎坎爲曳故跛也爾雅釋言曰履禮也故曰履禮也初至五震爲征故征吉此虞義也說卦傳曰離爲目不正故曰眇二應五故曰幽人四之初故幽人謂二也二在坎中故曰幽人之貞此虞義也說文解字曰須需也需不進也自初至四需象故曰需卦之二陽至四互坎爲雲上之三與初爲娣故須以娣兌進在四初已應之故反歸以娣此虞義也愆過也坎月離日日月會也此虞義也愆過也坎爲月離爲日日月交會之期三變之四故愆期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坎爲曳震爲行故遲歸也此虞義也帝乙湯也乾鑿度曰孔子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不以名天之稱帝乙湯也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京房易傳亦曰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以順其禮義故曰帝乙歸妹其事蓋湯以其妹歸于諸侯之禮也大戴禮曰帝乙湯之號也可以明之故帝乙爲湯也

虞氏云結父說矣惠徵君卦疏駁之是也寫論泰歸妹帝乙歸妹皆近陰二也數矣㝅曰陰從陽女須夫孔子亦曰以正夫婦俗傳不知乃陰承易道蘊蘊矣此義自東漢以後三千年無知者傷哉說卦傳曰帝出乎震故曰震爲帝獲伯消參同契曰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中秋翔入卦納甲說乾丙坤納乙故曰坤乙也泰三之四泰三乾爻也故云泰乾爲艮虞氏逸象義乾爲君說卦文泰在坤下故在日下小君衛靈公君夫人邦人稱之曰寡小君何晏注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故曰小君也妹者帝乙之妹也邦君之小君也袂補也說文解字文繫辭傳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故曰乾爲衣文震爲帝以下皆虞義也○幾其至吉○此虞義也幾其古字通故曰幾其也兌西方也震東方也○禮器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鄭注大明日也故日月象對○女承至實也○此服虞義也說文解字曰承奉也受也故曰以下盛泰上稱承筐者詩小雅良耜載筐及筥鄭箋筐筥所以盛黍也震爲筐虞氏逸象義筐以竹爲之火炎上故其施羊半也刲刺也說文解字文士離人也大戴禮諸侯以舉萬人之職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士之功猶言十人之坎求也兌爲羊說卦文坎爲血卦亦說卦文卦互體自三至五坎之堅也坎在兌上是血在羊上也蕭謂詩召南摽有梅傾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箋云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不待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而會之也上亦過時不嫁筐無實矣雖不待禮亦無人娶之無所歸也故其占曰无攸利者無所利也

坎宮五世卦

消息六月

豐亨注此卦三陰三陽之例泰二之四噬嗑上之三折四于坎獄中故利用獄陰陽交故通王假之注乾爲王假至也勿憂宜日中注噬嗑之離在坎獄坎爲夜離爲日中五動之正四變成离而體离象日照天下明折坎獄幽人无咎也疏此卦至故○此虞義也三陰者二五上也三陽者初三四也旣濟例虞氏之卦例也自泰來者九二升五爲貴損升歸妹豐節旣濟也虞氏曰三陰三陽之例泰二之四者泰卦之二四爲乾下坤上二之四而豐噬嗑之三者虞氏兩象易非乾坤往來之卦故謂至下臨夫履大過之中孚大壯无妄噬嗑上之三者三成豐兩象易非乾坤往來之卦故謂旅與之卦比噬嗑上之三成豐四互坎坎爲獄獄之象也從上至三三之上與兩象小畏豐折四于坎獄者謂噬嗑四震下离上與三上至三折而成豐之故噬嗑曰利用獄故象辭亦曰折獄致刑卦自泰來故陸之○乾爲王至也○乾爲王虞氏逸象義說文解字曰假大遠也爾雅釋詁曰假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毛詩大雅假哉天命後人傳寫爲假皆誤大報二字日本可通叚借故以假爲至之叚惑不誤爲至而訓爲大故訓至者也矣王弼之流從是也故宜上至五動之正成乾故爲日中者至也出○噬嗑至也○此虞義也坎爲憂說卦文离爲日離象故曰日中稱日辭日中故日爲市蓋取諸噬嗑虞氏彼注曰离象正上故離爲日中者中四動之五四變成离离爲日四至五五之稱日自三至五互有离象也离下至离故曰离者謂四至五五之折獄四是以象之离出

初九遇其妃主注妃匹也謂四也震爲主遇逢也雖旬无咎往有尚注旬十日也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十日爲限聘禮畢歸聘禮日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尚庶幾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注日蔽雲中稱蔀蔀小謂四也二利四之五故豐其蔀离爲日中噬嗑艮爲斗斗七星也

噬嗑震下离上上之三成豐隱坎雲中故日中見斗四往之五成坎坎爲疑疾坎爲孚四發之五故曰發若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昧注沛蔽也坎爲雲日在雲中蔽之象也昧輔星也在斗魁下艮爲斗爲星故云折其右股无咎注巽爲股兌爲右爲毀折故折其右股也日者君之象折其右股之臣用无咎也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注遇謂初也九四變六四爲明夷傷於明而動退位入六四爲明夷京氏之說也震爲主故稱夷主六五來章有慶譽吉注在內稱來章顯也爲謂五陽出稱慶譽謂二二多譽上六豐其屋蔀其家注豐豐也蔀蔽也三至上體大壯大壯屋象也四變陰五變陽上動成家人乃大屋蔽家之象窺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注窺小視也闃空也艮爲門闕故稱戶离爲目體明夷坤坤爲空虛是无人也坎爲三歲坤冥在上故不覿也覿見也疏妃匹至也○妃匹也爾雅釋詁文初應四故謂四○震爲十至幾也○此鄭義也爾雅釋詁曰遇遘逢也故知遇逢也○句旬之內日近某○此鄭義也禮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日遠某日日匹敵初應四故修禮上朝而厚待之也周禮秋官大行人朝日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故修禮上朝而厚待之也周禮秋官故日聘之禮有稱聘禮之鄭注聘禮云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禮聘春官故日其賓客之禮者主所綜賓客者貴公彥聘禮疏或資人朝客之道十之一故曰爲之非常者也後事實貴聘資客或主人之道非常故以爲非一客之事也故賓客凶變疏幾也尚庶幾也鄭注曰尚者故以幾爲庶幾也故曰旬之外日遠亦在稍者也作之蔀蔽之事也鄭箋之物非郎郎鄭訓爲蔀蔀之蓋小也明蔀之蔽菩之亦言也說文之作蔀者也故曰蔀日中光大說文蔀蔽也明是之亦爲蔽之說也○蔀小也正二之應五曰噬嗑之三有光明者爲正蔀之五四之象五者四夫正之應二有近光豐大之正四之象出獄之明之可人五者大六之曰伸爲蔀斗爲豐其利得蔽小王若常句書貴也

說卦曰艮爲狗爲本命斗主狗故曰艮爲斗也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之三第三主陽之二之上成豐兩象易噬嗑之离爲日中坎雲中故見斗也爻以變而成日中見斗坎之中五卦兌爲也故曰中疾坎也而坎得疑疾疏爲疾也孚坎爲孚者故氏逸象義坎虞草木之服也說文解字訓鄭元云蔽薩鄭注云菩蔀也子夏字作甫易第五云甫斗星名作昧也故虞翻云昧四借字爲魁第七星鄭云昧星小星亦名星故天官書旁虞氏家爲易第七杓星也輔星名昧日在魁下星辰乘斗服巽至日曰輔故曰明也說文沫字注云日中星見也故曰日中見沫巽爲股說卦文股爲巽之象虞氏逸象義肱爲右虞氏爲股也乾左右之說也○此虞氏逸象義按易說卦曰兌爲毀折也又曰巽爲股爲右註虞氏逸象爲股也書之象也○退象遇謂至至主傳曰天子明堂也○初應四者謂初四之相應也主是也明夷离下坤上六四下離變陰成坤而明夷之上六四謂三也○九而動者自明九變六四互坎陰明夷爲明夷也故曰明夷傷也動而退位入六四坎宮也九四故日明夷者謂九四之六四變六四是也○在內稱來四月之日傷也明入九月九月遊魂坎宮之二九四多譽○在內稱來○在坎宮入九月遊魂陸坎宮故曰坎宮四也

旅小亨旅貞吉注賁初之四否三之五小謂否也疏此虞義也否坤下乾上

离宮一世卦消息四月

鳥爲火巽爲木爲高變震爲竹爲萑葦鳥隱其中皆巢之象也震爲笑震在前故先笑巽爲號咷巽在後故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注离爲牛乾爲易五動成遯故喪牛遂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郎上九之牛也疏瑣瑣至郎也○詩小雅節彼南山瑣瑣姻亞傳曰瑣瑣小貌故曰瑣瑣小也此初應四是也自爲始也初九在內爲郎近家也周易正義曰陰居三陰二而不得位故曰賁者從其郎外之職事也

譖二來應五也仲翔坤六三含章可貞以陰包陽故曰含章二來應五乃章顯也故曰章顯也虞義曰來在內也多譽者五也○慶譽之象○四豐其蔀以謂下坤爲宮室大壯有大象故曰豐其屋故稱上也豐至五九四豐其菩注菩蔽也壯屋象也故曰蔀屋故取上故自二至五有大壯象也說文解字曰豐也大壯也上乾下震上震上至三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故曰蔀之五四變陰上動成野處後之巽离下巽上家人離也故成家人也○成家也○窺小至陽爲離巽也說文解字之窺小視也說文解字曰窺小視也○窺小爲窺闚也猶治之也窺字與闚字易釋文李登云小視也至見也○此閱也非小文之字也闚空也易釋文作室至作窺之鄭注曰閱也窺與闚字通作室孟氏作室廣說文訓六一本亂之訓治也窺字也闚字也易釋文作窺至闚翔闚故說聞字文四者猶也窺字亦作窺故說文作窺至門闕說卦文室爲三變成乾坤故曰此列子黃帝篇至大潛行不爲空門說四虛也无人夷坤也當從孟氏作窺是空虛爲一故虛字上坤○空虛也明夷坤故是空虛爲三歲虞氏逸象義坤爲冥虞氏逸象義兩坤在上三上矣坤爲歲虞氏逸象義坤冥在上坤爲冥夷也變也故也見也秋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公羊傳所以自覿者何見也說文觀字說文解字下謂四變而坤在空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瑣瑣猶小小也艮爲小石履非其正應离之始离爲火自取災也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僮僕貞注卽就也次舍也資貨也艮爲闇寺僮僕之象以陰居二卽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資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注三動艮壞故焚其次三動艮滅入坤坤爲喪喪其僮僕也動而失正貞厲矣九四旅于處得其齊斧我心不快注巽爲處离爲斧齊黃戊也齋鹹也齎戒也心不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注离爲雉爲矢爲飛五變成乾矢動雉飛雉象不見一矢亡也譽謂二巽爲命五變成乾則二來應五終以譽命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注离爲

也初應四是應四始也自始於內也初九家易也周易正義曰郎就也故曰郎就也郎上九之牛也詩鄭風東門之墠子不我卽傳曰卽就也說文解字衛也小郎也郎就也從其在外爲次舍也資貨也說文解字以陰居陰二得正也承九三陽實也○是承九三實故鄭司農云也說文資貨也賁卦周禮天官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鄭司農云○此虞義也虞氏逸象義也蒙四爻象曰資也三動而成坤爲喪○巽爲故鄭主也三動至貞厲矣○此虞義也初三生息故稱實也是有賁也三也○巽爲至快也○此虞氏逸象義虞氏僮僕之象也○此虞義也巽爲處虞氏逸象義巽爲木爲斧家王弼曰齊斧也說文解字齊斧應劭日齊斧也巽爲至快也故曰齊斧也王鑿故斧作資斧應劭漢書注虞氏逸象義巽爲木艮爲也○此虞義也蒙其利斧者傳曰黃戊也說文解字日戊斧也故日黃戊也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劉向曰齊利也虞氏逸象義离爲至命也○此虞氏逸象義也上三之五五之三而成旅也說見豐卦否人往小來故曰小否也

易經

爲雉說卦文离爲矢爲飛虞氏逸象義二多譽故曰譽謂二
巽爲命虞氏逸象義五變成乾二來應已書陰來應陽正應
也○冓爲至號咷○此虞義也巽爲高說卦文此九變陰成
震震爲竹爲萑說卦文也自四至上互體巽故曰在後震
爲笑虞氏逸象義自二至四互體巽故曰在前震號咷
虞氏逸象義在前在後即內卦外卦也○离爲至牛也○此
虞義也左傳昭五年傳曰純離爲牛故曰离爲牛乾爲易虞
氏逸象義遯艮下乾上五動成陽則成遯互爲离之主爻离
爲牛變而成遯則离牛喪而之遯矣二應五故爲遯六二所
執此乃虞氏六十四卦變動之大義也生生之謂易其斯之
謂與

巽 入純卦象風消息內卦七月外卦八月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注遯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
小亨大人謂五离目爲見二失位利應五利攸往也疏此虞義也遯二之四之卦義也柔謂遯二以陰居陰故得位五剛謂五也遯坤爲順卦互體離故曰离目爲見二失位利往應五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注巽爲進退乾爲武人巽於消息爲七
月禮立秋賞武人於朝故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注巽
爲木牀之象也二无應於五退而據初心在於下矣用史巫
紛若吉无咎注史以書勳巫以告廟紛盛若順也二以陽應
陽君所不臣軍帥之象書勳告廟當變而順五則吉二體兌
兌爲巫兌道貴順能變而順五退在牀下吉无咎矣九三頻
巽吝注頻蹙也謂二已變三體坎坎爲憂爲水故頻巽也在
險无應故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注失位无應悔也二之初
而應四是悔亡也二爲田三品上殺次殺下殺也卦象則謂
下三爻也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离爲雉九五貞吉悔亡无
不利无初有終注得位處中故貞吉悔亡无不利也巽究爲
躁卦變之震故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注震庚也
謂變初至二成离至三成震震主庚离爲日震三爻在前故
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离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
故後庚三日震究爲蕃鮮白謂巽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
也與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同義五動成蠱乾成於甲震成
於庚陰陽天地之始終故經舉甲庚於蠱彖巽五也上九巽
在牀下喪其齊斧貞凶注牀下謂初也究反成震在牀下也
坤爲喪离爲斧喪其齊斧也疏巽爲至之貞○巽爲進退乾爲武人虞氏逸象義也
乾盈爲息坤虛爲消故曰消息孟長卿卦氣說六十卦主六
日七分巽內卦主處暑七月外卦主白露八月節是巽在消
息爲七月也禮記月令立秋之日賞軍帥武人于朝鄭氏彼
注曰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巽爲至下矣○二不當
位故无應於五而退據初也○史以至吝矣○史以書勳者
勳說文解字曰能成王功也周禮夏官司勳曰王功曰勳

佐之事亦正功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
于大烝司勳詔之注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
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今漢
祭功臣于庭蓄謂凡有功者賞地之詔辭說凡功動
之事則史以掌書故也詔辭則告其神以說文解字曰
字已祝也能齊肅事神明也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
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
巫以告廟也祭也若者虞氏逸象義也故曰書勳以告廟
天之道貴順順乎天而應乎人兌爲巫
紛盛也說文解字曰紛盛也
弱有危亡之禍而能變而順五則所謂祭于大烝位以陽應陽是不臣
極盛之危亡
頻說文解字曰頻蹙也
九二變陰三體坎
險也
征伐之田象也
充君之庖
田獵之殺
大者殺自也
雉者自二至五
虞義也以陽居陽故得位
此乃震
咸震故震其究爲躁卦
无震象故
无初有終也
震三前下卦也三動成益
時者益象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陽五動成離三至五成震
三矣後上卦也說卦傳曰
相薄變而至三則說卦傳曰
說卦傳曰巽爲白
白謂巽也巽究爲躁卦
坎离乾成於甲
象就己三十也戊己中土也
于甲十六日退辛三日
于乾納甲
震納庚
故云先庚後庚
震兌有出震見兌之象
初缺故无初消丙入坤
故皆以三言之甲乙爲日也
家資斧皆作齊斧
詔曰未勞資斧
長安宮
斧者也注應劭曰齊利也
遂來故曰
遂坤爲喪

巽 入純卦象澤消息秋分

兌亨利貞注大壯五之三剛中而柔外二失位動應五上承三
故亨利貞也疏此虞義也大壯乾下震上五之三而成兌剛中謂二五也柔外謂三上也動而應五上承
三者謂二動而成陰以應九五之陽不動而承六三之陰
初九和兌吉注四變應己和兌吉也九二孚兌吉悔亡注孚謂
五也四已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而應之悔亡也六三來兌
凶注從大壯來而失位來兌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注商商賈也介大也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震爲行故
未寧四變成坎坎爲疾故介疾纖小之疾故有喜憂悔吝者
存乎介九五孚于剝有厲注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孚于
剝也在陰故有厲上六引兌注巽爲繩艮三爲手上之失位
三引之也疏四變至吉也○此虞義也四變應己者謂四變
陰成坎五爲坎中也坎爲孚虞氏逸象義二動應之者二動
成陰而應五也○從大至凶也○此虞義也大壯之五失位
之兌三又失位是以凶也○商商至乎介○此虞義
也易釋文介隔也馬云介大也故曰介大也巽爲近利市三
倍說卦文互體巽故云孟子曰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故
商兌也五變成震故曰震爲行纖小之疾勿藥有喜故有喜
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介疾之義也○孚謂至有厲○此虞義
也剝坤下艮上二四變陰剝象半見坎爲孚故孚于剝也
巽爲至之也○此虞義也四變卦互體艮三爲艮爻故艮三
爲手也上之失位三引之者即虞所謂柔外也引之名言三
以繩引之也巽爲繩虞氏逸象義

渙 離宮五世卦消息六月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注否四之二成坎震天地交故
亨乾爲王假至也否體觀艮爲宗廟坎爲大川乘木有功故
利涉大川利貞也疏此虞義也否坤下乾上四之二而成渙
卦互體震故曰成坎震也否天地不交而渙
萬物不通之卦成渙散也散則交而通矣故曰天地交也下
說卦傳曰乾爲君故乾爲王也假至也說文解字否坤下
乾上觀坤下巽上觀象半見鄭氏觀卦注曰坤爲地爲衆巽
爲木爲風九五天子之爻互體有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
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故否體觀艮爲
宗廟也坎爲大川虞氏逸象義也乘木有功彖辭也巽爲木
故云

初六用拼馬壯吉悔亡注拼上舉也坎爲馬在坎險故舉之坎
爲美脊之馬故壯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注机謂五九也震爲奔
坎爲棘震爲足艮股據之凭几之象渙宗廟也故設几六三
渙其躬无悔注否坤爲躬變而之正故无悔六四渙其羣元
吉注三稱羣謂否坤三爻也從否來得位順五故元吉渙有
丘匪夷所思注艮爲山故稱丘匪當爲非夷平也二之四互
艮非夷四之二成坎坎爲思所思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
居无咎注號令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五爲王故
宣號布令艮爲居故渙王居也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注
應在三坎爲血爲逖逖遠也二變爲觀坎象不見血去逖出
也疏拼上至故壯○拼俗本作拯子夏馬氏作拼後漢孔彪
碑文爰尚桓桓拼馬即拯也據此則作拯
者非矣俗本无悔亡朱震漢上易傳曰虞翻陸績本作拯者
悔亡說卦傳曰坎爲馬也爲美脊故曰坎爲馬坎爲美脊
之馬○机五至設几○此虞義也机通借字凡几五几彫几
遵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左右玉几
素也震爲奔虞氏逸象義也
爲棘木也坎爲棘虞氏逸象義凡之象也艮爲股虞氏逸象義說文

縟字凭依凡也故曰凭凡之象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故知宗廟設几也○大否坤三至三上變而之正○否無悔○否坤下故曰否悔為躬三不當位故上變為羣五至元吉○四語謂三爲羣倨吕以春秋曰涣其羣元吉者其羣從否二居四齊其羣也吕氏春秋也曰涣者賢之羣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語曰人三爲衆其衆亦謂坤三爻也○匪當爲非者通借字也夷平也者虞三成帝紀曰以陵夷注夷平也坎爲否二之四自三至五艮爲有王故曰否四之二成坎爲思四離爲宮而思故夷義○號令至居也漢劉向傳文選薛綜東京賦注言號令如汗也故曰號令也○出善政未能時而反汗言也應在合也此出不可出而反者今出者○大號出而不反汗也○出也不可出而反乎也此虞義也居爲是反義在至逖故爲血也坎爲血逖爲逖虞氏逖象則象義逖遠也說文解字文猶言遠出也觀坤下巽上二變爲陰矣成觀

坎宮一世卦 消息七月

節亨注泰三之五天地泰也故亨苦節不可貞注謂上也應在三變成離離火炎上作苦苦節也乘陽不可貞也疏泰三至三也○此虞義也卦自泰來泰三之五天地交泰故亨也○此虞義也三陽三陰之二泰三之坤五五之乾三二五有象故曰天地交也泰三之坤五三成離火日炎上又曰炎上作苦故曰火炎上作苦也○謂上至貞也○此虞義也三應上三洪範曰火曰炎上作苦故曰火炎上作苦也書洪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注泰坤為戶艮為庭震為出初得位應四不出戶庭也九二不出門庭凶注變而之坤艮為門庭二失位不變出艮應五則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注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三變成離終離也故不節若若語辭震為出為音聲故嗟若嗟佐也六四安節亨注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故安節亨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注坎為美得位正中故甘節吉往有尚者謂二變應五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注乘陽故貞凶得位故悔亡疏泰坤至庭也○此虞義也卦自泰來故曰泰坤坤為戶艮為庭震為出初得位有應不動不變陰不出於艮矣故曰艮為門庭故日艮為門庭也二不變應五則以陽應陽不出於艮故凶也○物不至佐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序卦文日節止也二變成離則不節而終離矣節為離象而互艮艮止也故曰節止也逆象義以陰居陰故得正○此虞義也震為出為音聲故嗟若嗟佐也者劉熙釋名曰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以陰居陰故得正承五也○此虞義也坤為安五至五也也坎為美爲美故曰甘逆象義也謂泰坤也乘陽故貞凶美說文解字曰甘美也故曰甘節二變陰應五則吉往有尚謂二也○乘陽至悔亡○此虞以陰居陰也悔亡言其小疵也

艮宮游魂卦 消息十一月

中孚注訟四之初也豚魚吉注三長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長在丑丑為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水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利涉大川利貞注坎為大川涣為舟楫故利涉大川也疏訟四至初也○此虞義也鄭氏以陰交陽二陰之例非乾坤往來之卦以訟四之初說中孚○十二月丑也交長說十月亥坤六三辰亥至民也○此鄭義也鄭氏十二月交長於乾鑿度三統曆故十月中孚爲主宰然八卦皆有爻長之說詳於乾鑿度以乾為主宰八卦皆有交辰坤未為主宰然八卦皆有爻長之說詳於乾鑿度坤則中孚法乾小過法坤矣中孚之三四坤之三四也小過與乾之三乾之二四也以虞氏之義以中孚小過為乾坤之反復不衰卽孟氏所謂卦氣起中孚也故曰三長在亥而生子長在丑亥爲豕者說文解字曰亥爲豕與豕同故生之從一起三以陰居陽故爲豕者說文解字日豕小故曰在丑亥復從一起三名也丑於爻長十二月合其蟲介鄭在變而從一小名日介甲也鼈之屬介物也稱介川蟲也介物亦介故鼈名屬鄭說文解字曰鼈甲蟲也介之物水之性能氏彼注曰物爲魚則鼈之屬介物也長所值天南斗上之物鼈介之物也鄭氏注曰介物也○十八宿說丑上值斗牽牛南斗天淵星名爲天淵之間斗十二星鄭說日南斗牽牛須皆爲星紀了長在丑故曰上值天漢也記正義曰南斗牽牛須皆為星紀子長在丑故曰上值天淵二記正義也坎中實故二五皆坎爻坎爲水說卦文詩小雅白華毛傳曰浸猶涉也○孫注曰涉渡也小雅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曰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鄭箋曰豕之性能水故曰水浸澤則豚利晉書天文志日天海主灌溉田疇事水故曰以水灌淵則魚利物所以喻小民也○坎為至川也此虞義也說卦坎爲大川繫辭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蓋取諸涣故曰涣爲舟楫涣坎下巽上自二至上涣象半見故曰涣為舟楫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注虞安也有它意在四也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注靡共也震為鳴訟離為鶴坎為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為子震巽同聲相應故其子和之吾謂五也離為爵爵位也五正應二故吾與爾靡之也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注三四俱陰故得敵也四得位故鼓而歌三失位故罷而泣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注坎為月離為日兌西震東月在兌二日在震三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乾坎兩馬稱匹震為奔走艮為山中乾坎不見馬匹亡也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注坎為孚坎二陰在中也艮為手故攣如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注巽為雞雞曰翰音翰長也乾為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疏虞安至四也○此荀義也儀禮士虞禮鄭目錄曰虞安也故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无意於四則吉若有它意於四則不安矣故曰有它不燕也爾雅釋詁文○此虞義也易林曰共也○此虞義也靡共也爾雅釋詁文震爲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說文解字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虞氏曰坎為夜二知夜半故曰鶴知夜半故鳴也互艮艮為少男故曰艮為子說卦日震雷巽風相薄虞氏日同聲相應淮南子泰族訓曰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言也離為爵虞氏逸象義也五正應二故吾與爾靡之也○三四至而泣○此荀義也敵匹也二四皆陰得其匹也四以陰居陰故得位三以陰居陽故失位二三之變而應已也○三四至而泣○此荀義也敵匹也二坎爲月至亡也此虞義也八卦納甲八日成兌見丁月之明必於東上弦必於丁兌震爲西方兌為南方矣何以云爲

西益兌正秋也卦屬金故曰兌西納甲兌為南方故言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震東也說卦文坎訟也乾上訟西之初中孚之二爻也故曰月在兌二訟四爻互離則中孚之三爻也中孚二三爻至四又為互震故曰日在震三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故日月象對乾為馬坎為馬馬兩馬也爾雅釋詁匹合也注謂對合也故曰兩馬稱匹震為奔走虞氏逸象義也乾坎三陽已至四故曰中孚訟四之初也從四陽二陰之例遂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知從訟來訟自遂來遂艮下乾上故曰體遂山中訟四之初是乾坎不見也○坎爲至攣如○此虞義也訟坎二陰居三四坎孚在中也爾雅釋詁攣病也釋文郭作拘攣謂手足曲病也○巽爲雞虞義也○禮記曲禮雞曰翰音故曰翰音也在中也上九高而失位貞凶也

兌宮游魂卦 消息十二月 外卦正月

小過亨利貞注晉上之三也有飛鳥之象故知從晉來柔得中故亨五失正故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注小謂五晉坤為事柔得中可小事也大謂四剛失位而不中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注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不宜上也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疏晉上至利貞○此虞義也晉坤下離上晉上之三坤三從四陰二陽之例故知從晉來柔得中謂五也○小謂至事也○此虞義也晉坤爲事柔得中故曰小事虞氏逸象義也陽爲大謂四也四以陽居陰故曰失位而不中也○離爲至大吉○此虞義也晉上之三而成震震爲音也晉離爲飛鳥故曰鳥飛而音止是離去也象離鳥震鳥之象也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不宜上也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也○說文解字文君不宜上大吉本於此也

初六飛鳥以凶注初應四四為飛鳥上之三則四折入大過死故凶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注祖謂初也母死稱妣晉坤為喪為母折入大過死所以稱妣也二過初故過其祖二五變體姤遇故遇妣也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注五動為君晉坎三為臣二之五隔三艮為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遇其臣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注防防四也從或從四也戕殺也離為戈兵三從離入坤折四死大過中凶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注四雖失位進則遇五故无咎也不復過五故曰弗過遇之矣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注戒戒心也謂三也震為奔走故曰往厲謂五也四體震震動勿長居四故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注密兌也晉坎在天為雲墜地成雨坤為地為我兌為西上來之三折坎入兌不雨也公謂三也弋矰繳射也坎為弓彈離為鳥矢弋無矢故以手取兌為穴艮為手飛鳥入穴故取彼在穴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注上之三

之上弗遇過之也離道也飛鳥爲公所取故凶坎爲災眚【疏】弗遇至凶也○此虞義也晉上之三自二至五互大過象大過巽下兌上兌爲毀折故曰折入大過二陽在四陰之中陽死陰中故曰死也○祖祖至妣也○此虞義也初陰爻故曰祖祖母也禮記曲禮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鄭氏禮記注曰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說文解字曰殁母也是母死稱妣也姤巽下乾上二變陽五變陽自初至五互姤象姤象曰姤遇也故體姤遇三爲妣下陰順陽是過祖遇妣也○五動至臣也○此虞義也五動爲君者五動成陽卦互體乾乾爲君也坎爲臣虞氏逸象義二五正應三爲艮爻二之五爲艮所止二五皆陰應不得其正二與三以陰順陽故稱正如讀爲兩言止而承三也晉坎者晉卦自三至五互坎故曰晉坎三爲臣也○防防至凶也○此虞義也晉上之三三鳥音所遺也故弗過弗過者鳥音弗過也三折四死大過故曰防防四也乾九四或躍在淵仲翔謂或指四故曰從或從四也春秋宣公十有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鄫子杜預注邾大夫就鄫殺鄫子是戕訓殺也晉离上入坤三互大過四陽死陰中是三從离入坤折四死大過中也○四雖至之矣○此九家義也四體震動位既不當動上居五故不復過矣五上陰乘陽四合五應上是動上居五也○此戒至貞○孟子嘗在薛也孟子有戒心趙岐注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故曰戒心也三弗過防之故曰謂三也四在危五是往厲也謂合五應上也此荀氏義也說卦傳曰雷以動之是震爲動也○密閉至穴也○此虞義也禮樂記陰而不密鄭注密之言閉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曰在天爲雲墜地成雨坤爲我虞氏逸象義晉互坎晉三爲坎爻上之三三之上成小過小過互兌三爲兌爻折坎爲兌也爻例三爲三公坎爲弓彈离爲鳥矢虞氏逸象義周禮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鄭注結繳於矢謂之矰高也詩鄭風弋鳧與雁孔疏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鄭氏考工記注曰矢落不獲弋繳射也故曰弋矰繳射也說文解字曰坎中小坎也故曰坎窞爲穴九家需于血出自穴注曰雲從地出上升於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坎爲雲雲自穴出是坎爲穴也离鳥高飛故用矰矢不高也高去无矢故以手取晉三爲坎离上之三飛鳥入穴也○上之至災眚○漢書揚雄傳反離騷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注師古曰離遭也故曰離遭也言飛鳥遭公之弋而死公謂三也坎爲災眚說卦文

坎宮三世卦　消息十月

既濟亨小利貞【注】泰五之二小謂二也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初吉終亂【注】初始也謂泰乾乾知大始坤五之乾二得位處中初吉也泰坤稱亂二上之五成泰泰反成否終亂也【疏】泰五至利貞○此虞義也泰五之二者坤五之乾二也六爻得位陰陽氣通故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乾彖也乾變坤化乾五之坤坤二之乾成既濟定坎爲性离爲命二五成位於中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時各能還其本體故云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初始至亂否也○此虞義也乾知大始繫辭文坤爲亂虞氏逸象義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故曰泰反成否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注】應在四坎爲曳爲輪濡濟也尾謂初爲微尾微也初爲坎水所濟也六二婦喪其髮勿逐七日得【注】离爲婦泰坤爲喪髮鬒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髮詩曰鬒髮如雲故稱喪其髮泰震數七故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注】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乾二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坤爲年位在三故三年克之坤爲小人故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注】繻襌衣也乾爲衣故稱繻袽敗緼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离爲日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勞衣服皆敗猶戒備鬼方之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注】互坎互离离日坎月日東月西東鄰西鄰也禴夏祭也离爲夏故云坤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敷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上六濡其首厲【注】乾爲首從五之坎濡其首也【疏】應在至濟也○坎爲弓輪說卦文故曰坎爲輪史記倉公傳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濟也尾微古字通故微生高一作尾生高尾微也說文解字爻易以下爲尾上爲角初在下故稱尾乾鑿度曰易氣從下生鄭注云易本無形自微及著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始即微也○离爲至日得○此虞義也說卦傳曰离爲中女故曰离爲婦坎爲元雲虞氏逸象義鬒髮如雲詩衞風君子偕老文毛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泰互震故曰泰震也膝之鬊非也虞氏世傳易學必有所據且坎爲元雲婦人藏髮子夏馬鄭皆作髢虞氏曰髮或作鬊俗說以髮所以稱髮也確有此象故不從眾家而從虞讀○高宗至勿用○此虞義也乾爲高象虞氏逸象義史記殷本紀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故曰高宗殷七武丁也詩商頌天命元鳥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坤爲鬼方虞氏逸象義詩大雅蕩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非仲翔所指大戴禮帝繫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史記索隱世本與此同鬼方卽西羌也後漢書西羌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是高宗伐鬼方爲國名也三乾二乾二之坤五成既濟故曰高宗伐鬼方係於泰坤五爲离爻离爲戈兵故伐也所以高宗伐鬼方係於三不係於二坤爲年爲小人虞氏逸象義也○繻袽至民也○繻作繻衣非子夏作繻是也易釋文作褔鬲說也說文繻字○繻作衣也說文得字文鼏說文曰安溫也蒀冬衣也絮俗本作袽說文作絮曰緼也一曰敝絮從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絮需古字通繻冬衣故有絮衣象敗裂者謂乾象不見也終日戒者言高宗伐鬼方征伐破裂見於三年之久也征人雖三年勞憊然猶戒備鬼方之眾卦體坎互坎故曰在兩坎間此兼虞義○互坎至受福○此鄭義也禴夏祭也說文解字文坤爲牛坎爲豕說卦文西鄰禴祭則用豕敷疑辭也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者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漢書引作瀹祭師古曰謂瀹煮新菜以祭亦儉之意也○乾爲至首也○此虞義也乾爲首說卦文之坎之二也

离宮三世卦消息內卦十月外卦十一月

未濟亨【注】否二之五天地交故亨六爻皆錯未濟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注】坎爲小狐濟渡也汔幾也汔濟猶言未濟也狐性疑未濟時一步下其尾濡其尾也六爻失位故无攸利【疏】否二至濟也○此虞義也否坤二之乾五也天地交者乾坤交也六爻皆不得位故曰錯也錯亂也○坎爲至无攸利○坎爲小狐九家逸象也子夏傳干寶皆曰坎爲小狐詩邶風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毛傳濟渡也易釋文鄭云汔幾也謂幾于渡也故曰猶言未濟也狐性疑者酈道元水經注曰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里俗語云狐欲渡河無如尾何蓋狐性多疑未渡之時先以尾度其深淺一說狐首輕尾重負尾而濟也未濟時一步下其尾此孟喜說也見朱震漢上易

初六濡其尾吝【注】應在四濡其尾也失位故吝九二曳其輪貞吉【注】坎爲輪离爲牛牛曳輪上也坎爲曳臾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注】未濟者未成也女在外男在內婚姻未成四動體震震爲征凶坎爲大川利下從坎故利涉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注】動正得位吉而悔亡矣變震體師坤爲鬼方爲大邦體坤爲年四爲震之三爻陽稱賞三年有賞于大國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注】之正則吉乾爲君子离爲光坎爲孚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注】坎爲孚謂四也上之三日爲介坎水流頤中皆飲酒之象乾爲首故濡其首濡首必亡是嗜也言雖有孚然濡首而亡則失其嗜酒之好矣【疏】應在至故吝○此虞義也尾坎狐之尾言爲四所濡也四爲互坎之爻坎爲水故濡也○坎爲至臾也○离爲牛者純离爲牛也牛曳輪上者牛車也考工記大車崇九尺鄭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駕牛說文曳臾也故曰曳臾也臾與古字通說文曰束縛捽抴爲臾謂牛束縛於輪上也此兼干寶義○未濟至涉也○此荀義也虞氏曰濟成也蓋乾坤成兩既濟故虞氏訓濟爲成未濟故曰未成也女在外男在內謂坎男离女也陰陽相反是婚姻不成也四動成陰互震故曰體震征凶利下從坎者陰從陽也○動正至國也○此虞義也動正得吉者謂動而成震以陰居陰也師坎下坤上九四變陰從初至五互師象師軍旅也故曰震用伐鬼方也坤爲大邦虞氏逸象義坤否坤也四變陰自二至四互震則四爲震之三爻矣陰爲年陽爲賞故曰陽稱賞○之正至爲孚○此虞義也五不當位故之正則吉乾爲君子○离爲光虞氏逸象義○坎爲孚好矣○卦互體坎四坎爻也上之三隔四四爲介紹之謂四發陰不乘六三也古者飲酒必有介儀禮鄉飲酒禮曰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頤震下艮上九四動而成陰自二至五互頤九四互坎之二爻動而成陰是坎水流入頤中也故曰皆飲酒之象乾否乾也乾五降爲坎二濡其首也釋名是嗜也嗜樂之也故曰是嗜也言雖有坎二之孚信然而濡首飲酒必至死亡死亡則失其所嗜矣加殷紂之沈湎於酒以取滅亡也

嘉應楊懋建覆校
南海任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易經

周易述補卷十　十五卦彖傳　　甘泉江上舍藩著

彖下傳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注象事知器故獨言象巽入离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亨飪之象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注聖人謂乾初四易位體大畜震為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體頤象故以享上帝也大亨牛羊豕也大畜養也賢之能者曰聖聖聲也巽而耳目聰明故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注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离有兩坎兩离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故亨注柔謂初也上行應上震為行得中五也應剛乾也疏象事至之象○此荀虞義也象事知器繫辭文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者象事知器鼎器互也故獨言象巽下离上故曰巽入离下乾為金說卦文互體乾金在其內也周禮天官亨人掌共鼎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故曰鼎鑊亨飪之象○聖人至聖賢○此兼虞義也虞氏逸象義曰乾為聖人故曰聖人謂乾也大畜乾下艮上初之四四之初而成大畜大畜三爻至五爻互震是震在乾上也震為帝虞氏逸象義體頤象者大畜二爻至上爻互頤也大亨牛羊豕者九家易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銀士鐵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故曰大畜養也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聞聲知情故曰聖也禮記中庸篇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所以知巽而耳目聰明為聖賢也○謂三至生焉○此虞義也巽三動兩成陰故曰在巽上也三動互离离為目離离互离兩目也三動自初至三成坎自三至五互坎坎為耳變坎互坎兩耳也故曰聰明也聰主耳明主目聆能視不足以有明聞言不信聽不明皆一离一坎之象故聆能視聞言不信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繫辭文○柔謂至乾也○此虞義也韋昭晉語注曰震為作足故為行是震為行也卦自大壯來應乾者應大壯乾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注虩虩謂四也來應初命恐懼致福則法也坎為則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注近謂初遠謂四震為百里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注震為出為守艮為宗廟社稷祭主長子也疏虩虩至為則○此虞義也虩虩恐懼貌繫辭曰四多懼故謂四也致福笑言啞啞也坎為則虞氏逸象義○近謂至百里○此虞義也說文解字曰邇近也故曰近謂初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是震為百里也遠謂四者謂四驚遠也○震為至子也○此虞義也震為出為守艮為宗廟社稷虞氏逸象義也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曰祭主長子也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注陽窮於止止也時止上陽窮也時行謂三體震震為行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注動謂三動上艮止則止震行則行故不失其時五動成離道光明也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注謂兩象各止其所目相八而不相下不相與也疏陽窮至行也○此虞義也陽窮於上者謂上爻也自三至五互震故曰震為行艮者萬物之終始所以時止時行也○動謂至明也○此虞義也三體震故曰動謂三上止其所故曰靜謂上五動成离者謂五動成陽自三至五互离也离為日為火故其道光明○謂兩至與也○兩象謂內外卦也說文曰艮很也從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艮為匕目為眞也故曰目相八而不相下八說文相與比敘也從反人藩謂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面言腹不言脊言限不言腰言腓不言股言趾不言足皆不獲其身之象敵應而不相與不見其人之象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注巽為進陰陽體正故吉功謂五四進承五往有功也初變成家人唯上爻不正三動成坤為邦三進居上上反來三既濟定矣故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止而巽動不窮也注止艮也初已變家人三變體震震為動卦互體坎坎為通故動不窮也疏巽為至得中○此虞義也巽為進虞氏逸象義陰陽體正故吉者謂交成既濟也繫辭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故曰功謂五四進者巽進也家人离下巽上初變成家人五爻皆正性命所繫者唯上爻耳三動成坤坤為邦虞氏逸象義三進居上上反來三者謂三陰與上爻易位而成既濟三自二至四互坎三為坎之二爻故曰三在外體之中也此乃虞氏爻變受成法也與家人道正同義○止艮至窮也○此虞義也說卦傳曰艮止也故曰止艮也初變陽三變陰而成震故曰三變體震也坎為通說卦文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注乾主壬坤主癸离日坎月日月會北震東兌西离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備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注乾三之坤四天地交也震為興天地以坎离交陰陽天地交而萬物出乎震矣不交故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注人始生乾而終於坤說以動所歸妹也注說兌動震也震嫁兌所歸必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注中四爻失位位不當也三五乘陽柔乘剛也疏乾主至大義也○此虞義也八卦納甲甲乾乙坤相得合木故甲乙在東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故丙丁在南戊坎己离相得合土故戊己居中庚震辛巽相得合金故庚辛在西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故壬癸在北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是也京君明大珠林八卦六位乾下卦主甲上卦主壬坤下卦主乙上卦主癸故曰乾主壬坤主癸也卦自泰來乾坤謂泰乾泰坤也震東兌西离南坎北四正也四正四時也即仲翔所謂四象震春兌秋坎冬離夏也漢書魏相奏曰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离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亦謂四正也易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故孟長卿以此定六日七分七十二候壬癸在北故日月會北也卦互體坎离所以云坎冬离夏六十四卦唯歸妹有此象乾坤括始終易道備矣故曰天地之大義也○乾三至不興○此虞義也震為興虞氏逸象義泰乾三之坤四成歸妹而互坎离故曰天地以坎离交為陰陽也萬物出乎震說卦文○人始生乾而終於坤○此虞義也乾主壬坤主癸八卦納甲三十日會於壬三日出於庚二十九日窮於乙滅癸故仲翔曰陰終坤癸乾始震庚也陽生於乾陰終於坤人之終始也○說兌至妹也○此虞義也說卦傳曰震兌說也故曰說兌動震也震為長男兌為少女故所以嫁必妹也○中四至剛也○中四爻失位者謂二三四五也三五乘陽者謂三乘九二五乘九四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注三至上體大壯故大也明离動震也四宜之五尚大也五動成乾乾為天四動成兩离重明麗正故宜照天下日中則稷注稷讀如日側之側离九三為日側日在西方時側也月盈則食注五動成乾月盈於甲日食在朔月食在望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注五息成乾為盈四消入坤為虛天地盈虛也乾為神為人坤為鬼人與鬼神亦隨時消息疏三至至天下○四宜之五得其盛位故曰四宜之五尚大也五動互乾五動成陽四動以陰而互兩离离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故曰重明麗正宜照天下也○稷讀至側也○此孟氏義也易釋文曰孟作稷此孟氏古文也通中候握河紀曰昒明備至于日稷康成曰稷讀曰側故曰讀如日側之側曰衡儀禮既夕文鄭注側昳也周禮司市注曰昃古文昳中也俗說文尚冥從日忽聲說文無此字稷側古通中也俗字也离九三為日側者离九三日厢之离荀注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厢日在西方時側說文解字文○五動至在望○納甲月之行生震見兌盈於乾甲十五日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正義曰古厤諱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會之交也每月皆有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與日同道乃食也唐以前厤家言日食月食者皆如此然厤法以日月之定朔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秦漢以來厤差莫詳多非朔食唐傅仁均曰三大三小厤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傅仁均偏於中氣行之未久而其說食北不效蓄偏於中氣故不效然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與一行新厤西法皆合所以日月食在望也乾甲十五日也故云○五息至消息○此虞義也五息成乾為盈者十五日乾盈於甲乾為盈也四消入坤為虛者漢書律厤志曰天數五地數六六為虛是坤為虛也故天地盈虛史記厤書太史公曰皇帝考定星厤建立五行起消息注皇侃曰乾者陽生為息坤者陰死為消五動成乾故五息成乾為盈也四變陰成坤故四消入坤為虛也與時消息謂十二月消息也乾為神人坤為鬼虞氏逸象義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注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止艮也明离也旅之時義大矣哉注离日麗天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義大也疏否三至离也○此蜀才義也卦自否來故曰否三升五否三坤三也升五得中故曰柔得中也外外卦也順剛者順上九也○离日至大也○此虞義也天謂乾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繫辭文

重巽以申命注巽為命令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注剛中正五也二失位動成坎坎為志終變成震震為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注柔初與四也疏巽為命令○此虞義也荀慈明曰

巽爲號令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故曰巽爲命令○剛中至爲行○此虞義也二以陽居陽故失位動而成陰爲坎坎爲志虞氏逸象義終變成震見本卦九五注○柔初與四也○剛二五也陸績曰陰爲卦主故小亨謂巽二之四也

兌說也注悅也言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注二三四之正則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注乾爲天五也人謂三坤爲順二變順五承三順乎天應乎人也兌爲說坎爲勞坤爲民坎爲心民心說服忘其勞也體屯故難坎心爲忘坤爲死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說之大民勸矣哉注體比順象故民勸勸勉也疏懌也言也○說文曰兌說也說釋也古无悅字論語不亦說乎何晏集解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悅懌故曰懌也仲翔曰震喜兌說懌也夫兌爲學是以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學而後能言故呂覽勸學篇曰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呂氏以兌爲學說爲言也仲翔曰兌口故說仲翔亦訓說爲言書說有懌言二義劉熙文心彫龍亦曰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二三四之正則利貞○此虞義也二三四三爻皆不得正變而之正則利貞矣○乾至死也○此虞義也大壯五之三成兌故曰乾爲天五也乾大壯乾也鄭氏乾九三注曰三於三才爲人道故曰人謂三坤爲順故謂二四變而互坤也三順五者應五也承三者承陰也說卦傳曰勞乎坎二三四三爻變而之正成坎故坎爲勞也坎爲下坎上二四變陰成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是體屯震爲難也坎爲忘坤爲死虞氏逸象義○體比至勉也○此虞義也比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兌爲澤水有順下之象剛中柔外陰比於陽如民之順從其君故曰體比順象民忘其勞民忘其死不勉而自勸矣勸勉也說文解字文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注此本否卦乾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不窮坤二升乾柔得位乎外上承貴主與上同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注謂陽來居二在坤之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注坎爲水巽爲木疏此本至同也○此虞義也此本否卦者渙自否來否乾九四之坤二爲渙成坎坎爲水故曰乾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不窮也否四之二二之四成渙坤二升居乾四也故曰柔得位乎外四以陰居陰故得位外卦也巽爲王二五皆乾爻故稱貴主上承謂四承五與上同謂二與上同者與上卦同也○謂陽至中也○此荀義也陽來居二乾九四也乾爲君故曰王九四之坤二是在坤中也○坎爲水巽爲木○此虞義也巽爲風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繫辭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是乘木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注泰三之五剛柔分也若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注上爻乘陰故窮也兌說坎險震爲行說以行險也中正謂五坎爲通天地節而四時成注乾天坤地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象成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注艮爲制坤爲度爲害爲民爲財二動體剝剝爲傷三出復位成既濟定坤剝不見不傷不害也疏泰三至分也○此虞義也卦自泰來分乾九三上升坤五分坤六五下居乾三剛柔分也得中謂五也○上爻至爲通○此虞義也上爻位極於上乘九五之陽所以窮也卦互體震震爲行中正謂五者五得位居中也坎爲通說卦文○乾天至成也○此虞義也乾天坤地泰乾坤也三不得位變陽互離故曰離爲夏也漢書律厤志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注張晏曰二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節即此也故曰四象日成節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氣色爲備故也冬爲閉此八節也此用律厤志所謂八卦之位也兼乾坤而言○艮爲至害也○此虞義也艮手稱制虞氏逸象義也坤數十爲度虞氏逸象義也爲害爲財亦虞氏逸象義艮爲動成陰有剝象鄭氏剝卦注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萬物零落傳之義也說文解字曰剝割也揚雄傳曰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損也漢書曰剝爲傷此所以太元準剝爲割也三出復位者泰三之五復居三也陽出稱復故曰出也本卦二三兩爻不當位變之正二已變陰體剝陰三變陽而升五出復位而成既濟二變陰互坤體剝成既濟定則坤剝體壞故曰坤剝不見也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注三四在內二五得中兌說巽順故孚也乃化邦也注二化應五成坤坤爲邦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注豚魚小民也孚信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注虛舟名內陰爲虛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注乾爲天二動應乾也疏三四至孚也○此虞義也三四在內六三六四也二五得中九二九五也○二化至爲邦○此虞義也在天爲變在地爲化蓋乾言變坤言化也故曰二化應五成坤成坤者二變陰而互坤也○虞注上繫曰以喻小民故曰豚魚小民也禮記聘義孚尹旁達信也故曰孚信也○豚魚者卑賤魚者幽隱言中信之道皆及之矣○鄭氏曰豚魚至爲虛也○此鄭義也詩谷風正義曰易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故曰舟名六三六四在內故曰內陰爲虛史記注裴駰曰六甲孤虛虛謂陰也即漢書律厤志所謂木爲虛也○此虞義也二動成陰應乾也卦自訟來乾四之坤訟乾也故曰應乾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注陰稱小謂二五也可小事故亨震爲行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注二五得中陰稱小故小事吉四失位不中陽稱大故不可大事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注離爲飛鳥飛鳥之象五失位上逆也二得位下順也疏謂陰至爲行○此荀義也陰稱小者大往小來小過之謂過者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二五處中不過不見應故曰謂二五也○二五至大事○此虞義也四以陽居陰故失位不中不可大事也○離爲至順也○此虞義也四以陽居陰故失位不可大事也○外有似飛鳥之象宋仲子取之仲翔以爲妄說故不取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宋仲子取之仲翔以卦象二陽在內四五以陰居陽故失位上卦也二以陰居陰故得位下卦也王子邕曰二三得正故下順九三象曰凶如何也不得言順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注天地交泰陰陽升降小者亨矣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注中謂二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注反否終坤其道窮也疏天地至當也○此荀義也天地交泰者卦自泰來乾剛坤柔乾九二升五坤六五降二乾九二升五得正位剛者居剛柔者居柔是剛柔正而位當也此兼侯果義○謂二也○此虞義也易以二爲初上爲上故繫辭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柔中于下卦之吉故初吉也○反否至窮也○此虞義也泰反成否故曰反否否九四消陽成觀九五消陽成剝上九消陽成坤八卦納甲乾始震庚陰終坤癸故曰終坤乾道謂上卦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注柔上居五與陽合同亨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注二在坎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注反泰成乾不終於坤不續終也言始易終難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注剛柔相應而不以正疏柔上至亨也○此荀義也卦自否來坤六二升居乾五故柔上居五也與陽合同者與九二應也○二在坎中也○此虞義也逆象坎爲狐二爲坎中隣陰之中渡未過河是未出中也○反泰至難也○此虞義也泰五之二成未濟故曰反泰六四消陰成大壯六五消陰成夬上六消陰成乾而終於坤故未濟也戰國策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故曰始易終難也○剛柔至以正○六爻皆錯然陰陽相應故曰剛柔應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零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一之百零五

周易述補卷十四 十五卦象傳

甘泉江上舍藩著

嘉應葉□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象下傳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注巽木離火君子謂三也五爻失正三獨得位凝成也五動體遯初陰始凝巽爲命凝命也疏此虞義也初五二三四上三爻皆陰居陽陽居陰惟三以陽居陽得正得位故曰君子謂三也荀書鼎罽惡續其凝孔疏鄭云凝成也禮記至道不凝焉鄭注亦曰凝成也五動體遯者五變陽而成遯乾四在午遯消息居之東觀記司徒魯恭疏曰五月遯卦用事遯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生遯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故參同契曰遯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坤初履霜堅冰至象曰陰始凝也陰始凝者坤來消乾初爻成陰爲遯遯乾宮一世卦故曰初陰始凝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注以陰承陽故未悖從貴也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注二變爲艮艮爲

无過也不能卽故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注義讀如儀刑文王之儀儀法度也覆公餗信如何也注覆公之餗屋誅當加其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注得中應陽故曰中以爲實玉鉉在上剛柔節也注三動成坤巽乾之體變陰應上成未濟故有悔卦雖六爻失位然六位相應剛柔有節也疏以陰至貴也○此虞義也承陽承九二也承之故不特易例陽貴陰賤仲翔曰天貴故尊地賤故卑也○二變至无也○此虞義也二變陰下卦成艮艮爲順虞氏逸象義詩鄘風載馳許人尤之傳曰尤過也不我能卽終无尤考言四不能近二二終无過也○義讀至度也○儀說文曰度也儀刑文王詩大雅文鄭箋曰儀法文王之事故曰儀法度也古祭有儀周官鬱人詔課將之儀是也鼎所以祭也耳革失其度矣故仲翔曰耳革行塞失其儀也義說文曰己之威儀也詩邶風威儀棣棣則義儀二字可通借矣故曰讀如儀刑文王之儀○得中至爲實○此陰稱義也應陽者九二應五也正義曰陽爲實又九二爻辭曰鼎有實蓋五爲鼎耳二爲鼎實故曰中以爲實也○三動至節也○此虞義也九三方雨虧悔四變成陰三動成坤巽乾之體鼎五爻皆失位獨三爻得位三爻動亦失位矣然六位雖失而六爻陰陽相應卦互體乾變互體坤乾剛坤柔也故曰雖不當位六爻相應剛柔有節也有節者陰陽相應之謂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注洊再也君子謂臨二震來虩虩恐懼也臨二之坤坤爲身所以修省其身也疏此虞義也洊說文曰水至也則坎卦之水洊至當作洊洊再也爾雅釋言文水洊至者謂重坎也今本爾雅作薦非洊雷者亦謂重震也君子謂臨二者卦自臨來兌二之坤四成震震陽爲君子故臨二稱君子坤爲身虞氏逸象義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注後謂九四也震來厲乘剛也注震東方也屬木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應乘剛故厲震蘇蘇位不當也注以陽居陰也震遂泥未光也注德陷陰中故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注乘剛山頂其行危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注動出得正其事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注不得於三婚媾於五五非正應兩陰不匹未得中也中謂五鄰亦謂五也戒者謂非正應而戒之也疏後謂九四也○初與四應四在後故云○震東至故厲○此京氏義也震東方也說卦文震於四正爲春故淮南子時則訓孟春之月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是震屬木也六二木爻震之身者京氏八卦六位之說乾屬金九五壬申金乾之身也坤屬土初六乙未土六四癸丑土坤之二身也故惠徵君曰坤艮有二身震屬木六二庚寅木震之身也巽屬木上九辛卯木巽之身也坎屬水上六戊子水坎之身也離屬火上九己巳火離之身也艮屬土初六丙辰土六四丙戌土艮之二身也兌屬金九五丁酉金兌之身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學者讀此可以類推矣乘剛故厲者乘初九也震身乘剛故危也此兼干寶義○德陷至光也○此虞義也卦互體坎四在坎中陽以陷爲德陷於陰中故不下逮其道未光也故仲翔曰與屯五同義○動出至喪也○此虞義也六五變陽出而體隨動出得正也其事无喪者王用享于西山之事也○不得至之也○三上兩爻正應而失應故曰不得於三也婚媾於五者不得於三近來於五矣无非正應而兩陰不能匹匹爾雅曰合也五非正應之故曰中謂五鄰亦謂五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注兼并也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坎爲思思不出其位也疏此虞義也說文解字曰兼并也從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故曰兼并也謂重艮也君子謂三者以易有三才三於三才爲人道故乾五爻皆稱龍三獨稱君子惠徵君曰經凡言君子皆謂九三也所以仲翔以三爲君子震爲出坎爲隱伏虞氏逸象義坎爲思隱伏說卦文

艮其趾未失正也注謂動而得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注坎爲耳故未退聽也艮其限危閽心也注坎盜動門危閽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注諸猶於也艮爲止五動則四體離爲大腹身孕也五變而止於四之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注五動之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注坤爲厚坤爲終疏坎爲耳至聽也○此虞義也坎爲耳說卦文互體坎也子夏易傳曰退聽下從也言二以陰居陰得正得位不聽從於下也易傳句見朱震漢上易傳張弧偽作所无當是子弓原書也○坎盜至心也○此虞義也坎盜動艮門閽人之心危矣○諸猶至躬也○此虞義也禮記射義反求諸己而已矣鄭注諸猶於也故曰諸猶於也五變陽而四有身在四之躬也○五動之正也○此虞義也五以陰居陽失正變而爲陽得正得中矣○坤爲厚坤爲終○此虞義也坤爲厚虞氏逸象義坤觀坤也卦自觀來故云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故曰坤爲終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注君子謂乾也乾爲賢德坤爲小人柔弱爲俗乾四之坤爲艮爲居陽善陰也疏此虞義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故君子謂乾坤爲小人也卦自否來否乾坤也乾爲賢德虞氏逸象義柔弱爲俗亦虞氏逸象也巽爲長女柔弱女之性也所謂柔弱者指巽耳乾四之坤者否三之四四之三而成漸是乾四之坤三也乾四之坤三成艮故曰爲艮艮爲居虞氏逸象義艮三君子乾四賢德是君子居賢德也巽四坤三也否坤小人爲柔弱之俗君子居之能善俗也君子之道漸長小人之道漸消以陽善陰之義故曰漸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注動而得正故義无咎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注素空也承三應五有功乃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注離去也坤爲醜三稱羣坤三之四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注三動毀離陽死陰中失其道矣坤爲順三動成坤坎象不見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注坤爲順以巽者順五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注坎爲思三變受成既濟得所願也願思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注鴻飛有行列也疏動而至无咎○此虞義也初以陰居陽不得其正故厲變而得正故无咎也○素空至乃食○此虞義也詩魏風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傳素空也故曰素空也○三應五在有功也仕有功而受祿是有功乃食也○離去至醜也○此虞義也離訓爲去者易釋文離力智反鄭云猶去也○此虞義也坤爲醜太元經夜以醜之坤爲夜故又爲醜也否坤三之四離其羣醜矣○三動至保也○此虞義也卦互體離三之乾四成既濟不見毀離也陽死陰中者謂三死於坤中也坤爲順虞氏逸象義卦互體坎三動成坤坎象不見坎爲盜離爲戈兵坎離體毀所以順相保矣○坤爲至五也○順五者以六居四故以順以巽也○坎爲至思也○坎爲思虞氏逸象義三變成既濟五與上受三之變成既濟是得所願也願思也爾雅釋詁文○鴻飛有行列也○禮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鄭注鴻飛有行列也飛有行列故不可亂也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注雷薄於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君子象之坤爲永終又爲敝乾爲君又爲知三之四爲永終四之三爲知敝疏此干寶義也歸妹於消息爲寒露霜降消息之說外卦內卦各主一節寒露八月節霜降九月節雷以二月出八月入故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仲秋之月雷始收聲是八月九月雷將藏之時也君子象之者君子法之以永終知敝也坤爲永終又爲敝乾爲知皆虞氏逸象義卦自泰來乾坤者泰乾坤也君子謂乾三也三之四爲永終者乾三之坤四君子之坤能永終也坤四之乾三成兌兌爲毀折故知敝也此兼虞氏義

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而履吉相承也注恆常也承九二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注常恆也初變之二在坎中雖在坎獄上應六五不變而承初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注位未當也愆期之志有時而行也注有時謂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參天兩地而奇數爲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注五貴三賤震爲行上六无實承虛筐也注坤爲虛疏恆常至承也○此虞義也恆常也說文解字文坤爲當故云○常恆至常也○此虞義也初變陰成坎故曰二在坎中也二雖不當位而承剛入又與六五陰陽相應不必變陰乘初九之陽故曰不變而乘初也○有時至數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周禮媒氏文鄭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五貴至爲行○繫辭曰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故曰五貴三賤震爲行虞氏逸象義○坤爲虛○此虞義也坤爲虛虞氏逸象義坤謂泰坤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注震爲雷離爲電君子謂三也噬嗑四失正在坎獄中上之三折四入大過死大過兌爲折疏此虞義也離爲電說卦文虞氏兩象易噬嗑上之三成豐說見本卦噬嗑四爻以陽居陰故失正大過巽下兌上噬嗑上之三自二至五大過象半見大過四陽死於二陰之中故曰大過死也三從上至四在坎獄三折而斷之是折獄致刑也兌爲毀折故曰兌爲折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注體大過故過旬災坎爲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注坎爲孚爲志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股終不可用也注四之二不可大事也折去右股之臣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注艮爲星离光掩之幽不明也震爲行吉也六五之吉有慶也注動而成乾乾爲慶豐其屋天降祥也注天降惡祥也闚其戶窒其无人自藏也注三隱伏於坎中自藏者也疏體大至災也○此虞義也大過象半見故曰體大過坎爲災虞氏逸象義旬謂十日也离爲日初至四歷三爻初爻二

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爲九日餘一日爲閏餘故曰雖旬无咎過旬則四上之五成坎是坎爲災也或曰离納己震納庚自己逆數至庚爲旬自离初至震四也過庚復己則爲离之四离有焚棄之災故曰過旬災也○坎爲孚爲志○坎爲孚坎爲志虞氏逸象義○四之至用也○卦自泰來乾二之坤四坤四之乾二四之二也泰小往大來虞注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坤四之二小往也故不可大事右股之臣雖兌然坤四小往德不可用之大事虞氏曰三利四之陸也○艮爲至行也○艮星之在天离日之光掩之是幽不明也艮爲星虞氏逸象義○動而至爲慶○此虞義也動而成乾者五動成陽自三至五成乾矣虞氏曰陽出稱慶即乾爲慶也○天降惡祥也○此孟氏義也王弼裕本作天際翔也際孟作降翔孟鄭作祥祥統吉凶之兆而言有吉祥有凶祥左傳昭十八年文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此即惡祥也干寶曰豐其屋記紂之侈造爲璿室玉臺也蓋言侈奢過節天降凶災○三隱至者也○此虞義也坎爲隱伏說卦文豐爲坎宮五世故云卦自噬嗑來噬嗑互坎震三在坎下是三隱伏於坎中也噬嗑上來之三故於上爻言之竊易釋文曰眾家作戕鄭云傷也於義亦通今從虞讀坎爲隱伏兼噬嗑而言較之鄭注虞義精確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注】君子謂三离爲明艮爲愼兌爲刑坎爲獄賁初之四獄象不見故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矣【疏】此虞義也火在山上勢非長久旅之象也旅离宮一世故曰离爲明說卦傳曰离也者明也艮爲愼坎爲獄虞氏逸象義卦自賁來坎謂賁互體坎也賁离下艮上初之四四之初成旅賁自二之四互坎初之四則坎體壞矣故曰獄象不見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注】坎爲志坎爲災初陰在下爲奸細之行志在窮災也得僮僕貞終无尤也【注】艮爲僮僕得正承三貞而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注】三動體剝故傷三變成坤坤爲下爲喪故其義喪也義宜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注】以陽居陰故不得位終以譽命上逮也【注】逮及也謂二上及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注】義亦宜也坎耳入兌故莫之聞也【疏】坎爲至災也○坎爲志坎爲災虞氏逸象義荀子非十二子篇斯惡累爲字嵬瑣爲僚注瑣者謂爲奸細之行初陰窮而在下爲奸細之行以取災咎其志使然也○艮爲至尤也○此虞義也艮爲僮僕虞氏逸象義以陰居陰得正也○三動至宜也○此虞義也三變剝坤下艮上二變陰則剝象半兌坎曰體剝○太元準剝爲割割古訓傷也故曰傷三變於成坤坤爲下爲喪虞氏逸象義易釋文馬云義宜也言三與二在下卦而近於离宜其喪也○逮及至及也○此虞義也說文解字唐逮及也唐疑衍字故曰逮及也二承三不應五五變成乾二來應五故曰二上及也逮又訓爲追漢書刑法志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繫逮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言二已承三五變陽爲正應二舍三而追應之○義亦至闡也○此虞義也易釋文喪牛之凶水亦作喪牛于易李心傳學易編云喪牛之凶可知宋本猶與釋文同也唐石經仍作喪牛于易今從釋文坎爲耳說卦文賁互坎初之四坎變爲兌是坎耳入兌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注】君子謂乾也巽爲命重巽故申命變至三成坤坤爲事震爲行故行事【疏】此虞義也乾謂遘乾也巽爲命虞氏逸象義重巽也兩巽相隨故申命也二變陰三變陰而成坤故曰變至三成坤此即先庚三日注中所謂變初至二成离至三日成震也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注】動而成乾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終若之吉得中也【注】二處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注】頻蹙不前其道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注】五多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注】陽居於上謂之上窮上應三三動失正故正乎凶也【疏】動而至治也○此虞義也欲進欲退志疑也動而成乾者初動成乾也○五多功○此虞義也五多功繫辭文二爲田動而得正處中應五故曰五多功謂田有所獲也○陽居至凶也○此虞義也虞氏曰陽窮上反下故曰陽居於上謂之上窮也三爲正應動而應上則失正矣正乎凶者謂失正則凶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注】麗讀如離坐離立之離離兩也君子謂乾也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兌口相對朋友講習也【疏】此鄭義也易釋文麗鄭作離故曰讀如離坐離立之離語坐離立禮記曲禮文鄭氏引彼注云離兩也禮記正義曰易象云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離澤兌者兩兌也乾大壯乾也兌爲艮宮六世卦故曰伏艮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虞氏逸象義兌口相對者兩兌口對講習之象也此兼虞義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注】震爲行坎爲疑孚兌之吉信志也【注】坎爲孚爲志來兌之凶位不當也【注】從大壯來失位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注】陽爲慶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注】离爲光【疏】震爲行坎爲疑○此虞義也四變陰宮初卦互體震震爲行也卦又互坎二爲坎爻此於初而非正應故曰行未疑也坎爲疑虞氏逸象義○坎爲孚爲志○此虞義也二爲坎爻所以坎爲孚爲志也○离爲光○此虞義也惠徵君曰上應三三體离故稱光內卦互體見离巽配火木入金宮火彊木弱故曰未光京房曰分貴賤於彊弱此之謂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注】乾爲先王震爲帝爲祭艮爲廟坤殺大牲故以享帝立廟【疏】此虞義也乾爲先王虞氏逸象義乾否乾也卦互體震故曰震震爲帝爲祭虞氏逸象義坤爲殺亦虞氏逸象義坤謂否坤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凡禋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鄭注納亨致牲也亨以致在故曰坤殺大牲也

初六之吉順也【注】否坤爲順渙奔其机得願也【注】坎爲思思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注】三與上應避險之外坎爲志志在外也渙其羣元吉光大也【注】离爲光王居无咎正位也【注】正位居五三陰順命渙其血遠害也【注】乾爲遠坤爲害【疏】上與至升也○三與上爲正應三將出坎避險而應上九矣外卦謂上九也○离爲光○此虞義也三不當位變而成陽則四爲离之二爻故曰离爲光也○正位至順命○此虞義也三陰者初三四三爻也○乾爲遠坤爲害○此虞義也乾坤者否乾否坤也乾爲遠坤爲害虞氏逸象義又辭渙其血去逖出虞讀與其血去逖出句朱震漢上易傳曰先儒讀渙其血作一句去逖出作一句以象考之當從先儒又曰逖一本作惕巽多白眼有惕惕之象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虞氏訓逖爲憂說文或從惕蓋虞氏本作惕故訓爲憂後人傳寫誤爲逖古訓出无攸訓逖訓爲出故象曰遠害子駿之言是也惜注亡矣姑從虞義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注】君子泰乾也艮爲制坤爲度震爲議爲行乾爲德上或爲中【疏】此虞義也卦自泰來故曰泰乾卦互體艮坤泰坤也艮爲制坤爲度震爲議乾爲德虞氏逸象義澤上有水侯果作澤中有水易釋文曰上或作中今不用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注】坎爲通二變坤坤土雍塞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注】極中也二不得其位失中矣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注】三爲節家君子雖失位若其誰咎之安節之亨承上道也【注】承上道者承九五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注】艮爲居五爲中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注】陽窮於上【疏】坎爲至雍塞○此虞義也坎爲通虞氏逸象義二變陰卦互體坤雍古壅字漢書溝洫志無隄防雍塞之文故曰坤土雍塞也○極中至中矣○此虞義也詩周頌思文莫匪爾極毛傳極中也周禮天官以爲民極鄭注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故曰極中也二居中而不得位失時極者猶言失其所也○三爲至咎之○虞仲翔曰三爲節家君子雖不得位君子人也其誰咎之○艮爲居五爲中○此虞義也卦互體艮故曰艮爲居艮爲居虞氏逸象義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注】君子謂乾也坎爲獄震爲議爲緩坤爲死乾四之初二出坎獄兌說震喜坎獄不見議獄緩死也【疏】此虞義也乾訟乾也坎訟坎也震爲緩虞氏逸象義乾四之初者訟四之初成中孚則坎象不見矣二爲出獄之人故曰二出坎獄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注】志未變者謂應四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注】坎爲心爲思或歌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注】體與上絕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注】陽窮於上其可長乎【疏】志未至四也○此荀義也訟四之初體與上絕故不承五而應初矣志未變者謂四未變志也○坎爲心爲思○此虞義也說卦傳曰坎爲心病故曰坎爲心○體與上絕○此虞義也訟乾四之初坎初之四四爲坎爻雖與五上二爻爲類聚而坎隔與乾體則絕也故體與上絕○陽窮至長乎○陽窮處上信不由中以此申令有聲无實虛音振天其可長乎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注】君子謂三也上貴三賤震爲行行過乎恭也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注】坤爲喪离爲目艮爲鼻坎爲涕洟震爲出體大過遭死喪過乎哀也坤爲財用爲吝嗇用過乎儉也【疏】君子至恭也○此虞義也卦自晉來晉上之三也上貴三賤者繫辭曰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三處下卦之極故賤今仲翔謂上爲貴者八宮卦次唯上爲世爻不變所以上爲貴也行過乎恭者謂晉上之三貴易爲賤當致恭以順存其位○坤爲至儉也○坤晉坤也离晉离也坎晉互體坎也艮爲鼻坎爲涕洟虞氏逸象義自二至五互大過象大過二陽死於四陰之中故爲死喪也此皆喪過乎哀之象坤爲財用爲吝嗇虞氏逸象義吝嗇財用故用過乎儉也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注四死大過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注坎三爲臣二之五爲艮所止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注體否上傾終不可長矣密雲不雨已上也注謂三坎水已之上六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注亢頏亢也飛下稱亢晉上之三已亢也疏坎三至所止○此虞義也二五正應三在晉爲互坎在小過爲艮爻艮止也二往應五爲三所止乾五爲君坎三爲臣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之象○體否至長矣○此虞義也卦體自初至四否象半見故曰體否體否則四爲否之上文否上九象傳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是終不可長矣○謂三至上也○此虞義也坎晉互坎也晉上之三之上而成小過晉三爲坎爻故曰已之上六坎水已上密雲不雨上之象○亢頏至亢也○此虞義也詩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亢古頏字故曰亢頏亢也飛下稱亢晉上之三者晉離飛鳥下翔之三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注治不忘亂疏此荀義也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乾元用九而天下治矣濟有治必有亂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所懼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曳其輪義无咎也注謂得正有應也七日得以中道也注二得中也三年克之憊也注坎爲勞故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注坎爲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注坎水克離少故曰不如西鄰之時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注小往大來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疏坎爲勞故憊也○此鄭虞義也易釋文鄭云劣弱也陸作備云當爲備○又遯象有疾憊也鄭云困也憊說文訓憊也公羊傳甚矣憊莊子山木篇貧也非憊也釋文司馬作病憊也古訓爲劣弱病困坎爲勞故云○坎水至之時○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時也二應在離爲東日日出東方東鄰之時也坎水克離火西鄰以盛勝弱故東鄰不如西鄰之時也○小往大來○小往大來者泰五之二也坤五之乾二小往也乾二之坤五大來也仲翔曰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注艮爲辨爲居坤爲方疏此虞義也艮爲辨爲居虞氏逸象義卦自否來艮否互體艮也侯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雖復同體功不相成所以未濟也故君子慎辨物宜居之以道令其功用相得則物咸濟矣於義亦通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注極中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注二中也震爲行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注坎爲志震爲行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注離爲日暉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注節止也艮爲節疏極中也○此虞義也初應四體坎互坎因居坎中而濡其尾是不知極也不知極者謂四也○二中也○此虞義也二動成陽兩互震故曰震爲行○○此虞義也離爲日者離日之光也暉光也說文解字文節止也艮爲節○此虞義也節止也雜卦傳文說卦傳艮其於木也爲堅多節故曰艮爲節不知節者因否互艮而言引此以明艮之爲節也飲酒濡首不知節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零五終

嘉應葉遐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零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述補卷二十　　甘泉江上舍藩著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注天地乾坤也萬物者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疏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繫辭文乾資始坤資生所以萬物生焉不序乾坤之次者崔憬曰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之次第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干寶曰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彊字之曰道上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後世浮華之學彊枝離道義之門求入虛誕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讒說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惠徵君曰令升此注似豫知後世先天圖者其爲聖學之防也至深遠矣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注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屯象傳曰雷雨之動滿形又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疏陽動在下者謂震初在下虞翻天造草昧注造造生也王冰元珠密語陽爲造生陰爲化源冥昧者即象辭所謂草昧此荀氏義也雷雨之動滿形即盈也左氏傳屯固比入艸木之生不盈滿不堅固則不能生屯字从一从屮象艸苗芽於地一者地也稽覽圖屯爲十一月卦陽氣浸長物萌芽故曰始生說文解字曰屯象草木之初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疏此鄭義也文選注孟堅幽通賦咨孤蒙之眇眇今李善注曹大家曰蒙童蒙也故云幼小之貌周禮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注杜子春曰謂耕反其萌芽張揖廣雅釋詁萌芽始也謂萌爲蒙聲之近也稺說文解字曰幼禾也

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注坎在乾上中有離象水火交和故爲飲食之道疏此荀義也需坎上乾下自三至五互體离故曰坎在乾上中有离象坎水离火有亨飪之象也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謂實水於鑊又爨之以火是爲水火交和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恆多爭也疏此鄭義也說文解字曰訟爭也禮記曲禮分爭辯訟非禮不決故曰訟猶爭也解黿不與而鄭國亂亨羊不斟而宋人危飲食爭競遂至顛覆乾餱失德古人所以深戒也

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注坤爲眾物坎爲眾水上下皆眾故曰師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疏此九家易義也訟之不已必眾起相爭說文解字曰師從帀從𠂤𠂤四帀眾意也師眾也爾雅釋詁文坤爲眾坎爲水說卦文師卦坤上坎下故云服虔左氏解誼說此卦亦曰坎爲水坤爲眾也皆語坎水也眾也是坎爲眾水也凡制軍至皆下大夫乃周禮夏官司馬文文小異耳周禮下大夫下云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鄭元注軍師旅卒兩伍皆眾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illegible]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師不特置選於六[illegible]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有大國次[illegible]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illegible]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尚爲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illegible]官大宗伯之職六命賜官王之命卿也四[illegible]夫也又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illegible]命中下大夫也賈疏云四命中下大夫者[illegible]於此唯見四命大夫是知中下大夫同四[illegible]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大國次國小國卿大夫之命數也

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注比備也猶親也亦黨也人眾必有所比矣君子比則親備小人比則阿黨疏比備也爾雅釋詁文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輔與備同周禮夏官形方氏大國比小國鄭元注比猶親也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孔安國注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是比亦黨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眾羣則必有所比矣比一陽五陰以五陰順一陽則吉君子之比也以五陰比一陽則小人之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注畜養也有眾不養則亂君子以容民畜眾疏比以五陰比一陽小畜以一陰畜五陽侯果曰四爲畜主指六四也陽大陰小故曰小畜比之受畜有陰陽相反之義君子以容民畜眾象傳文虞翻注曰畜養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注履和而至履禮也人民育然後可教之以禮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疏履禮也爾雅釋言文履和而至下繫文虞翻注曰謙與履通坤柔和禮之用和爲貴也象傳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所謂禮也王者之於民也必使養生送死而無憾然後教以禮義不育而教則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注乾來下降以陽通陰疏坤氣上升乾氣下降陽氣通陰天地交而萬物通故曰通也此荀義也姚信曰安上治民莫過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注否泰之反也疏此虞義也泰反成否否反成泰雜卦傳否泰反其類也物極則反故不終泰通而否矣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注否終則傾受以同人可以通天下之志矣疏否終則傾象傳文天地不交則上下不通而其志不同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否終則傾也同人象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注君子以類族辨物善與人同人必歸己所以成大有也疏君子以類族辨物象傳文虞翻注曰師坤爲類乾爲族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與師旁通也君子推己及人善與人同由人及物各遂其生品物咸章可謂大有之世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嗛注處大有之世易生驕泰之心人道惡盈而好嗛疏禮記大學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人道惡盈而好嗛象傳文滿招損嗛受益君子之道也

有大而能嗛必豫故受之以豫注處大有之世嗛尊而光則豫順以動而天地如之矣疏嗛尊而光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皆彖傳文鄭元曰言國旣大而有嗛德則於政事恬逸雷出地奮逸豫出行而喜樂之意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注喜樂出入人必喜悅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疏此鄭義也豫爲喜樂鄭元豫卦注曰豫喜逸悅樂之貌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孟子梁惠王章句晏子對齊景公引夏諺文君孟子作王趙岐注吾王不游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吾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鄭君引此者以明人君之出百姓蒙休息得賑贍而喜悅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注喜悅隨人必有事焉古者五史書五帝之蠱事疏隨君出入臣下有職事也尙書大傳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所以蠱訓爲事也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如本卦幹父之蠱裕父之蠱皆事也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注二陽動升故曰大也疏此荀義也謂九二以陽居陰不當位當升爲九五君臨天下陽稱大故曰大也靈樞經通天篇太陰之人其狀臨臨然長大宋衷曰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注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也疏此虞義也臨反成觀初二三陽升爲五六象傳所謂大觀在上陽稱大故曰大觀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於人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注言可觀政於人則有所合於刑矣疏卦辭曰利用獄故曰合於刑宋衷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彰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備噬嗑者合也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嗑合聲相近義從音出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注言物不可苟合於刑當以文飾之疏苟但也治天下者不可但威之以刑當以人文化成天下也小雅白駒篇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毛傳曰賁飾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注賁無色也剝落也至剝則文飾剝落盡矣疏賁無色也雜卦傳文虞翻注曰五動巽白故无色也易釋文引馬融注曰剝落也賁至上九已爲白賁兼之五陰來剝文飾盡矣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注易窮則變物極則反其初矣疏易窮則變下繫辭文五陰剝一陽陽將盡矣窮於上爲剝物極必反反於下爲復陽從下著剝上爻反爲復初爻故曰反其初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注妄猶望也无所望則不妄有爲矣疏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此馬鄭義見易釋文復反其本則爲誠實之行樂天知命豈復有妄爲之事哉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注畜容也无妄誠實然後能容物疏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右宰穀曰天下誰畜之杜預注畜猶容也大壯上之初成大畜故曰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注畜養也頤養也畜物必觀其所自養養正則吉不正則凶疏彖傳曰觀頤觀其所養也侯果注王者所養養賢則吉又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宋衷注頤者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任大畜曰不家食吉在頤曰養賢以及萬民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注人頤不動則死大過棺槨之象疏此虞義也下繫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注大過之終過涉滅頂而入於坎窞矣疏過涉滅頂大過上六爻辭入于坎窞坎初六爻辭窞說文解字曰坎中小坎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离离者麗也注麗附也水流地中水附地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者也陷於地者必有以麗乎天疏禮記王制鄭元注麗附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象傳文易釋文上王肅本作地水附於地故曰陷於地也陷於地者必有以麗乎天物極則反之意此崔憬義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注天地否也否反成泰天地壹壹萬物化醇泰已有否否三上反正成咸咸艮爲男兌爲女咸反成恆震爲夫巽爲婦咸上復乾成遯乾爲父艮爲子遯三復坤成否乾爲君坤爲臣否乾君尊上坤臣卑下錯置也疏此虞義也乾坤升降成兩既濟先儒所謂既濟定既濟坎離也物不可以終窮以未濟終焉上經終以坎离者水火相射亦未濟之意也水火相射則天地不能定位而否塞矣是以虞君以否之天地釋下經之天地也否反成泰陰陽氣通萬物化生矣天地壹壹萬物化醇下繫文否三反上成咸者謂否之六三與上九易位而成咸六三以陰居陽反而爲陽得其正也咸艮下兌上故曰艮爲男兌爲女也咸一反成恆卦也恆巽下震上故曰震爲夫巽爲婦說卦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長男爲夫長女爲婦也咸上復乾成遯者咸上六以陰居陽復正成陽咸上卦成乾乾上艮下而爲遯矣故曰乾爲父艮爲子也遯九三而成陰坤下乾上而成否復否爲否也乾爲君說卦文文言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曰坤爲臣否乾君尊上坤臣卑下上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荀爽曰謂否卦也論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包咸注錯置也史記周本紀成康之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禮記曲禮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故曰禮義有所錯義宜也禮之宜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注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咸恆也疏此鄭義也禮記郊特牲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班固白虎通曰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此所謂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咸反成恆震夫巽婦故曰夫婦之道謂咸恆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注二陰當位陽氣將退陰氣浸長小人將害君子之象君子不可以久居其位當隨時遯避以遠害遯逃去之名疏二陰當位者六二以陰居陰得中當位虞翻曰陰消遘二也艮爲山巽爲入乾爲遠遠山入藏故遯以陰消陽小人道長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則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故日當隨時退避以遠害也鄭元曰遯逃去之名說文解字遯遯也一曰逃也遯逃也班固漢書敘傳攜手遯秦應劭曰遯逃也師古曰遯古遯字易釋文又作遂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迹避時奉身退隱之謂案遁遯遂一字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注賢人不可終隱終隱則天下不治遯反成大壯二陰消弱小人道消君子可以尙往矣疏遯反成大壯者遯到成大壯耳二陰謂六五上六二爻也象傳曰藩決不羸尙往也故曰君子可以尙往矣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注壯陽尙往必有所傷君子以自昭明德則進於德矣疏大壯尙往不明明德則小人用壯君子用罔陸希聲曰罔讀爲剛不能惕厲必至不能退不能遂矣馬融曰壯傷也郭璞云今淮南人呼壯爲傷故曰必有所傷君子以自昭明德象傳文說文解字曰晉進也日出萬物進易釋文孟作齊齊子西反義同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注進極當降復入於地日在坤下其明傷也疏此九家易義也晉坤下离上离爲日坤爲地明出地上之象到晉成明夷日晨之离入於地矣离爲日故曰其明傷也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注晉時在外家人在內疏此虞義也虞氏明夷注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此四陰二陽之例蓋明夷晉臨三卦皆四陰二陽臨九二之三六三之二而成明夷與晉相反然臨卦無离晉卦有离而在外卦故曰晉時在外明夷與家人离在內卦故家人在內也春秋左氏傳昭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虞氏以初登于天爲晉時後入于地爲明夷時蓋本諸此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注婦子嘻嘻過在失節失節則窮疏此崔憬義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象傳文鄭元曰嘻嘻驕佚喜笑之意乖說文解字曰戾也玉篇曰睽也邪也背也差也離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注二女同居志乖難生坎險在前故曰難也疏此崔憬義兼虞義也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女离兌也水火性反乖而難生矣坎險在前者謂蹇坎也象傳曰蹇難也險在前也易正義疏引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流蹇之象蹇難之義也蹇本作蹇蹇之變體耳易述作蹇今從其舊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注蹇終則吉疏蹇上六往蹇來碩吉故云蹇終則吉京房易傳曰解散也玉篇釋也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曰解者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注宥罪緩死失之則有損於政刑矣

【疏】此崔憬義也象傳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故曰有罪緩死也失之者謂刑罰不中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注】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疏】此崔憬義也弗損益之損上九爻辭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注】夬分決也益之不已則小人進矣小人乘君子當決而去之【疏】夬分決也說文解字文鄭康成曰夬決也陽氣浸長至於五五而陰先之陰謂上六也廣韻益進也用人無術邪正並進故曰益之不已則小人進矣五以陽居尊位而上六乘之所當決去者所謂剛決柔也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遘遘者遇也【注】君子夬夬獨行遇雨故言決必有遇【疏】此崔憬義也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夬九三爻辭荀爽曰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也夬到成遘則一陰獨下與剛相遇矣遘本作姤經典釋文薛云古文作遘此從古文也俗本決必有所遇李鼎祚周易集解唐石經皆無所字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注】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萬物會合矣萃聚也聚會也【疏】天地相遇品物咸章遘彖傳文荀爽注謂乾成於巽而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是萬物會合也詩陳風有鴞萃止毛傳萃集也聚會也說文解字文皆會合之義京氏易傳澤上於地積陰成萃謂坤爻三陰聚於下也說卦傳坤為眾虞氏逸象義曰坤為聚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注】萃為積小升成高大【疏】萃聚聚之義故曰萃為積小升易釋文馬云高也故曰升成高大升象傳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下經釋文云升序卦云上也上音時掌反序卦釋文云而上時掌反合而觀之所謂上也即而上耳非陞所見本異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注】冥升不富則困窮矣【疏】冥升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荀爽注坤性暗昧今升在上故曰冥升也陰用事為消陽用事為息陰五在上陽道不息之所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又象傳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荀注陰升失實故消不富也蓋進極則退升極則消升之不已未有不困窮者也易釋文困窮也窮悴掩蔽之義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注】困極於臲卼反下以求安【疏】此崔憬義也困上六爻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臲卼不安貌故曰困極于臲卼困到成井故曰困乎上者必反下也君為上民為下為人上者臲卼不安當懷保小民以求治安之道體國經野取民有制則井養不窮矣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注】革更也舊井當渫去穢濁而更新之【疏】易釋文革馬鄭云改也說文解字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故曰更也渫說文解字除去也廣韻治井也渫去穢濁荀爽井渫不食注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注】革去故鼎取新【疏】革到成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雜卦傳文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注】震為長子鼎祭器長子祭主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曰震者動也【疏】鼎祭器者儀禮少牢饋食禮人陳鼎五有司徹羊豕魚三鼎故知祭祀用鼎也長子祭主者震彖傳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卦傳文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注】動極懼生靜以止之【疏】上繫震无咎者存乎悔虞翻注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存乎悔也動之極則不能補過矣故悔生也禮記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時止則止非知止乎動靜不失其時斯無過矣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注】止而巽動不窮也艮為止巽為進【疏】止而巽動不窮也漸彖傳文艮六五變而成漸艮下巽上是止而巽也巽者入也故曰巽為進此虞氏逸象義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注】爻之反也【疏】此虞義也漸與歸妹旁通故漸卦辭女歸吉虞注反成歸妹兌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注】豐大也帝乙歸妹必大國也婦人謂嫁曰歸【疏】帝乙歸妹六五爻辭婦人謂嫁曰歸詩江有汜毛傳文王姬下降非二王之後必異姓諸侯故曰必大國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注】有豐必有寡窺其戶室其无人窮大失居之象旅羈旅也【疏】雜卦傳豐多故親寡旅故曰有豐必有寡猶夫日盈則昃月盈則虧天地循環之道也窺其戶室其无人豐上六爻辭室无人焉是失其居矣春秋左傳莊二十二年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旅客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注】乾初入陰【疏】此虞義也乾初入陰者謂乾初爻變成巽也旅人號咷无所容矣故受之以巽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注】兌為口舌說解也羈旅之臣入人之國必以說進然後能得人主之喜說說服也【疏】詩衞風氓士之耽兮猶可說也毛傳說解也兌為口舌說之象蓋去國之人見他國之君或以堯舜之道說其君或以雜霸之道說其君等而下之即從橫堅白皆以說干時主也時主說其說而服從則爵祿可得矣說服也爾雅釋詁文郭注謂喜而服從也說悅古今字諸家皆音悅虞仲翔注兌為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仲翔以入而後說之為講說之說當音失爇切矣兌者說也為喜說之說則當音閱矣今從虞讀說古亦作兌禮記學記引說命作兌命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注】渙其羣其佐多賢也人君說賢者之道使賢者散處卿大夫之位【疏】渙其羣元吉六四爻辭也虞翻注風以散物故離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注】節以制度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疏】節以制度彖傳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記樂記文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蓋天地尊卑君臣定位之後萬物之散殊於天地間者節之以禮則以類聚以羣分矣故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易釋文節止也明禮有制度之名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注】節信也孚信也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疏】周禮地官掌節鄭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禮記聘義孚尹旁達信也故曰節信也孚信也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春秋隱三年左傳文引之以釋中孚之義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注】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度也震為行人無信不行【疏】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彖傳文謂守硜硜之信而不知大體所以可小事不可大事也說文解字過度也度越行之義也震為行虞氏逸象義謂小過上卦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是人無信不行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注】屈已從人必有濟也【疏】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屈已之欲從眾之善事有成矣濟成也春秋左傳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注】易窮則變【疏】易窮則變變則通下繫文乾升坤降成既濟定易道窮矣故彖傳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注】乾陽故剛坤陰故柔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二失位輿尸故憂【疏】此虞義也乾為金金堅故剛也坤純陰故柔也文言曰坤至柔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先王之德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不亦樂乎比五得位者謂坎二也師二上之比五也師六三師或輿尸凶失律喪師能無憂乎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傳曰外寧必有內憂是師貞皆寓憂懼之意不獨三爻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注】教思無窮與也觀民設教求也【疏】此荀義也教思無窮臨象傳文教人以道猶之以物與人也觀民設教觀象傳文觀民設教先王所以求治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嗛輕而豫怡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注】陰出初震故見盤桓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為交故著震陽動行起也艮陽終止止也損泰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萃五之復二成臨時舍坤二故時也无妄上之遯初子弒父故災也坤聚在內升五不來之二故不來之內曰來嗛位三賤故輕豫為樂祉考故怡怡或言怠也頤中有物故食賁离日在下五動巽白无色也兌陽息二故見見龍在田也巽乾初入陰故伏也否上之初君子弗用故

无故也蠱泰初上飭坤故則飭也剝生於遘陽得陰果熟故
變復剛反初也誅傷也离日在上晝也明入地中故誅也泰
初之五爲井故通也困三遇四相遇也相感者不行而至故
遂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渙散故離節制數度故止雷動
出物故緩蹇陰在前故難离女在上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
故內者也否反成泰泰反成否大壯止陽陽故止遯陰息陽
陽故退巽爲退五陽並應眾也夫婦同心親也革更故烹飪
取新五以陰過陽故過信及豚魚故信豐大故多旅无容故
親寡疏此虞義也屯十二月卦陽始浸長而交於陰卦之初
交震也故曰初震坎初之二而成震故陰出也見易
釋文鄭讀如字納甲三日震象出庚月陰也月出於東而人
師見之是陰出初震故見也般桓利居貞初九爻辭蒙二陽
在陰位者謂二與上也陰陽之氣雜即九六之變九變六
變九而成蓍漢書律麻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
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
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
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
易蒙物之始生故曰初雜爲交損泰初之上者泰初之上而成
成損也損否上益初者否上之初而成益也大畜與萃旁通
故曰萃五之復二成臨也萃下卦坤二舍坤成臨臨八月之
時也无妄上之遂初者虞氏四陽二陰之例所謂非大壯則從
遯來也剝上之初爲復遯上之初爲无妄剛自外來故知上
也惠徵君曰京房易復卦曰崩來无咎謂剝艮上六爻反初故
象云剛反動曰遂京房易爲復卦注陰陽反復初爲遠復遠漢
易如云是虞氏遂以陰消陽之例遘注陰消陽爲巽道長是遠子
山人藏故遂以陰消陽子弒其父也小人道長巽爲長在
弒父故災也坤爲弒其父也小人道長巽爲長謂
內坤邑爲升之外坤爲順也升卦象傳柔以時升虞氏注陰
二坤爲升之內卦彖傳柔以時升五虛無君當升居五故升
當位二五之君也解卦散也以五處上故不當位曰
卦義不當五陰五陰之三卦萬民服來位民陽
日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五處上故尊曰三萬民服下上賤
嘆位三賤故輕也豫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以說考故曰豫爲樂也怡本作怡樂易釋文京作治虞作
作怡說文解字曰怡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故釋文怡仲翔以怠爲
怡也或言怠者他本作怠易釋文怠如字同是或言怠皆
逸豫久則生有君子戒慎之意於義亦通且怡怠二字皆
從心台聲故得相假借也頤中
有物曰噬嗑象傳文賁下艮上以离日在下賁上卦
六五以陰居陽動而成陽變巽巽爲白說卦傳六爻初三息三
者謂乾坤消息也乾六爻二四上變陰成坤六爻兌初三五
以陰居陽皆不得正乾息坤消四巽上爻定位既濟兌三匪
正兌二匪正消息成离故曰息三也二爻變成离爲見是見
龍在田也坤初陰消乾成巽巽者入也序卦傳文否上之初
者虞氏三陽三陰之例否下乾上爲世用小人之初爲害而成隨
當其之世不利君子否君子不爲世用上不能爲害上之倫德避
難之時所以正故也蠱泰初上飭坤者亦三陽三陰之例也
易釋文飭整治也鄭本作飭故治作日則飭爲陽爲剝君陰爲小人
陽爻之坤入坤邑也故曰飭也泰初上陽坤者三陽三陰
初陽變陰成遘自初以至五陽爲剝君子三陰之爲遘
爻陰陽之氣四時交之遘變至日作飭陽坤爲剝生於陰
專言果者陽之氣成四時之序陰至五則飭也爲剝君遘初
者上九碩果不食反下爲初九而成復序卦傳文和四時成剝生於遘
釋文荀云取下也碩果也上而復序也陽四時成剝熟故
害中坤上謂日在上成坤爲初明夷九日上謂下坤下傳
詠訓傷亦訓傷明入地中是日光已晝者乃誅謂剝也上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故曰通也六上義不貴明日上三反
漁不應剝六與六三亦當不應京房曰六三皆象下不當
文不當位則傷象皆當象曰是象傳象故不當是也

离上而坎下也注火曰炎上水曰潤下疏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周書洪範文离爲火坎爲水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注四爲畜主寡也素履无咎不處不義之富貴疏小畜以一陰畜五陽眾陰寡也象傳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獨行君子不處不義之富貴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注險在前故不進訟終凶故不親疏險坎險也前謂外卦也不和成訟終凶則不和之甚矣相親也

大過顛也注顛殞也過涉滅頂顛也疏此虞義也殞當作隕說文解字隕從高下也故亦訓爲隊又訓爲覆爲踣爲仆爲倒隊水滅頂顛覆之象說文解字顛頂也或云滅顛即滅頂於義亦通

遘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注柔坤也剛乾也兌爲女艮爲男反成歸妹巽成兌故女歸待艮成震乃行養正者養三五也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也既濟六爻定位故定也從一而終女之終也否艮爲男位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來下陰未濟主月晦乾道消滅男之窮也剛決柔者乾決坤也乾爲君子坤爲小人疏此虞義也到漸成歸妹兌爲女謂歸妹兌也艮漸之下卦反成歸妹則兌爲妹
震爲兄矣蓋少男少女本諧匹配若無父兄之命終屬苟合
所以必待震兄爲之主也然則三五之正則頤貞吉故云養三
五也說見頤卦疏三之正則五之坎三爲坎爻故曰出坎
虞翻繫辭注在坎則聰耳聲耳司聽聽必以聰故以坎爲聰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聞聲知情故曰聖也是以坎爲聖也仲
翔家訓曰聖功顧蒙養五爻功聖謂二也以坎二爻爲聖是
與養正聖功同義既濟各正性命陰陽定位矣女終於嫁一
與之齊終不改非女之終乎否二之五成未濟否互艮爲
男位否二之五五之二而六爻失正下陰者謂九五之二反
居六五之下坎爲月离爲日月上日下爲望日上月下爲晦
故未濟月晦既濟月望也納甲之說乾盈於甲至月晦則乾
道消滅矣夫消陰在上乾陽息坤至九五而坤陰盡矣小人
道憂之鄭康成本作消虞仲翔曰自大過至此八卦不
復兩卦對說大過死象兩體遘夬故次以遘而終於夬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零六終

嘉應葉輕書校
南海桂文燦覆校

虞翻周易注釋文敘錄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高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朗之敗於孫策翻時居父喪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說其長迎朗朗遣翻還孫策復以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多少匡諫策嘗納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華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爲富春長漢徵爲侍御史不就曹操爲司空辟之笑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策薨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權不能說又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嘗因醉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固爭得免其後權與張昭論神仙事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遂怒左右多毀翻乃徙翻交州十餘年卒於交州翻博學洽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周易論語國語老子參同契注解周易日月變例周易集林律麻太元明楊釋宋其書皆亡目在三國志傳及隋唐書志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

補海山房校印

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奏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世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顚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荀諝者荀爽也是時少府孔融善其書與翻書曰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覽聞延陵之理樂今睹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索旁通者已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

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氐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嘉慶二年月日張惠言

凡經文釋文可考者從釋文餘悉依集解其有用他讀則并出之彖象文言分附各卦以集解注文往往通屬貴使相次非虞本然注文采自集解其有自他書者則言其書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一百零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上經 參同契云日月爲易虞君注云易字从日下月　彖上傳　象上傳

文言　虞氏注

☰☰乾下乾上 陽盈象天與坤旁通候在四月爻變成既濟

乾元亨利貞 子夏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文言注云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義與子夏傳同乾始者謂易出復初爲賾乘陽萬物資始故曰元以陽通陰六陽消息二五利見故曰亨利謂坤來入乾以成萬物美利利天下當位曰正二四上失位變而之正則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乾爲龍陽精變化之象文言注云坤亂於上君子勿用隱在下位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陽息至二兌爲見故稱見龍易有三才初二地道地上故在田大人謂二有君德當升坤五時舍於田之正體離物皆相見與五同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注 謂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爲日坤爲夕三四人道故不稱龍三得位故曰君子三終下體故曰終日乾成泰盡否道將反三體復初接乾生乾故曰乾乾坎爲惕厲危也泰否之際陽道危故夕惕若厲正位故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失位之正承五體坎爲淵震足動爲躍失位疑之故曰或躍正故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注 謂四已變則五體離離爲飛五在天三才五上爲天道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也文言注云日出照物物皆相見謂若庖犧觀象於天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見也象曰大人造也故舉庖犧言之繫注云文王書經繫庖犧於乾五是也 上九亢龍有悔 窮高曰亢四已變體巽爲高震无咎者存乎悔明當之正也繫注云乾盈動傾故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爻不正則道有變動乾坤用九六所以立消息正六位也乾二四上失正用九變成既濟離爲見坤爲羣乾爲龍爲首乾坤交離乾象不見故見羣龍无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故吉也六十四卦皆乾坤用九用六通乎二篇之爻也

彖曰大哉乾元 陽稱大 萬物資始 資取也荀氏云六十四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於乾也 乃統天 統本也乾元立天之本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注 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雲行雨施乾以雲雨流坤之形坤爲萬形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坎爲月離爲日乾鑿度曰日月終始萬物故曰大明終始六位六爻之位初陽出震二息兌震春兌秋二四上正坎冬離夏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六陽也御行也六陽消息周三百六十五日成歲四時乘六位以行乎天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以言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以乾通坤曰變以坤從乾曰化乾爲性巽爲命大和乾元也既濟定剛柔位當陰陽合德故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爲首震爲出物陰陽之總名坤爲國震爲衆安謂陽出震兩陰歸易以陰從陽故於此首發其義

象曰天行健 陽出震爲行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不曰乾而曰不敢天行言之 君子以自彊不息 注 君子謂三三人道故謂三體天乾健故彊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彊不息老子曰自勝者彊勝任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陽爲德息至二善世不伐故施普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注 至三體復故反復道謂否泰反其類也乾息至三成泰泰成則反否三乾體復初反其復道所以貞泰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進謂之正承五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乾盈當變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道變化莫測其端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乾爲積善始息於子首出庶物故長 亨者嘉之會也 會合也以乾通坤嘉美所合 利者義之和也 荀氏注云陰陽相和各得其宜 貞者事之幹也 幹舉也位正則事舉 君子 乾六爻皆稱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 謂初息震震爲仁諸侯故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 乾以嘉美旁通合坤陽稱嘉坤爲禮 利物足以和義 陽稱物坤爲義坤來成乾和順道德而理於義 貞固足以幹事 謂之正既濟定坤爲事以乾舉坤坤爲智配四德也江氏之云晉注云土性信故知貞配智爲四德知屬乾智屬坤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惠徵士云四者道也人行之則爲德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世不成名 震爲世陽爲名謂未出震陽隱不見 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乾爲遠陽隱故曰遯世坤亂於上故不見是悶憂也坎爲憂消息无坎故无悶與復出入无疾同義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注 陽出初震爲樂爲行故樂則行之坤死稱憂坤爲死隱在坤中遯世无悶故憂則違之也確剛貌也乾剛潛初坤亂於上君子勿用隱在下位確乎難拔潛龍之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注 中下之中二非陽位故明言能正中也 言變之正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二之正體震震爲言爲行庸常也震爲常三患

㣲坎坎爲孚爲法言孚故信行法故謹也閑邪存其誠宋仲子云閑防也二在非其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乾善震世不居乾故不伐寬仁地道廣博故德博乾交坤故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注陽始觸陰交坤之正當升五爲君此用荀氏義乾二當升坤五爲君時舍於二宜利天下直方而大德无不利九二之德坤二通乾即明言君德地數始二故稱易曰言變易始此爻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注乾爲德坤爲業以乾通坤謂爲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离中爲忠坎孚爲信與初二爲离坎此終乾之事故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震言爲辭坎孚爲誠與上坤爲震坎此通坤之事故所以居業是謂反復道泰反否三反復謂艮爲居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否將至三至之謂夕惕若厲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謂復初震爲言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泰將終三終之謂終日乾乾地爲義而理日義易以坤成乾之性乾元常存故繫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注引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注天道三才一乾而以至三乾成故爲上夕惕若厲故不驕也在下位而不憂注下位謂初隱於初憂則違之故不憂反三復道又亂乾初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上謂承五下謂應初惠士云二四不正故曾言邪進退无恆非離羣也陽上未變稱羣上體三爻也巽爲進退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君子謂三四否泰之閒故言時同三四進德脩業與三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注謂震巽也庖犧觀變而放八卦謂日月消息變放則也雷風相薄故相應也謂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同氣相求注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水流溼火就燥注离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戊坎己离相得合土雲從龍風從虎注乾爲龍雲生天內經云雲出天氣風出地氣故從龍也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也雲坎也風巽也是謂天地定位此庖犧則象觀變六位之列所以摩剛柔也初震二巽乾位故同聲相應五艮上兌貞天位故同氣相求三貞下坎水流溼也四貞上离火就燥也天尊貞五坎體成於乾雲從龍也地卑貞二巽位風從虎也此參天兩地之數妙萬物之本聖人作而萬物覩注覩見也聖人則庖犧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五動成离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注方以類聚繫注云坤方道靜故以類聚物以羣分繫注云乾物動行故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觸類而長繫注云觸動也故各從其類也本天陽爻也本地陰爻也上乾下坤謂五正乾道三百八十四爻資始消息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繫注云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在上故高无陰故无民也故賢人在下位乾稱賢繫注云

人下位謂初也遯世无悶故賢人在下位而不憂也謂三反復初乾元潛龍上盈入剝初九遯世九三在下位而不憂謂北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繫注云上盈動傾故有悔文王居三紂乾也亢極上故以爲戒也此爲上成耳非謂乾龍有紂德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注二非王位時暫舍也舍息也惠士奇云讀如舍命田舍東郊之舍終日乾乾行事也進德修業行坤爲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上下進退考其德業飛龍在天上治也居上治下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龍進退存亡不能知正失其正聖人知而不災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日天不虛正其元以定其命惠士說以春秋元命包元不能成其化已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坤爲文离爲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否泰之交乾道革易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离爲見坎爲則惠徵士說以乾鑿度日易六位正王度見矣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注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注美利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乾始美利性也利貞情也不言所利大矣哉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者乾之德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發動揮變也當爻謂之發變謂之揮卦對易之旁通謂情也乾之坤來往之乾是乾之情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注謂初句乾稱君子乾六龍皆君子陽出成爲上德陽出成乾乃爲上德雲行雨施則成离日新之謂上德故日可見之行离爲日震爲行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注謂二句陽在二兌爲口震爲言爲講論坤爲文故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注寬爲寬仁爲行謂居寬行仁德博而化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注重言君德者大人善世不伐信有君德後天而奉天時故詳言之陽息至二震春兌秋二當之故言後天而奉天時九三重剛而不中注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三才四在人云不在人者不正故不稱君子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注非其位故疑之也夫大人者謂五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乾坤交五成坎离與四時合其序消息之序剝窮於上乾五歸三成謙體坎陽生仲冬也謙息履乾成三之坤初爲復出震春也上息成离兌初三易位离象先成是离夏兌秋相次與四時合其序也與鬼神合其吉凶注謂乾神合吉坤鬼合凶以乾之坤故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注乾爲天

爲先大人在乾五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先天而天弗違乾五之坤五謂成坎也就乾而言四上之正成坎就五而言五動故曰先天後天而奉天時注奉承行乾三之坤初成震謙三息坎震爲後也震春兌秋二坎冬离夏成既濟定四時象具故後天而奉天時此自初息至五故云後天謂承天時行順也乾坤合德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謂萬物觀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進存得謂乾退亡喪謂坤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謂亢由失正之坤謂正六龍一德

☷坤下坤上陰虔象地與乾旁通偃在十月卦取息乾爻變成觀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注謂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咸亨故元亨也元亨皆乾爲之陽者乾陽地道資生與天合德故義取凝乾出震也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矣六爻皆息乾利貞獨言之元也坤不成既濟爻位初者乾不正君子有攸往君子謂初乾往上息也初正則上息先迷乾爲先陰性迷乾滅入坤故先迷後得主震爲後爲主震出坤故後得主利西南得朋震西兌南陽息則利謂初履霜東北喪朋安貞吉坤滅乙癸陽消之時安以牝陽則初正而吉謂上龍戰

初六履霜堅冰至乾在西北爲堅冰坤爲霜者純坤在亥微陽入凝則露爲霜荀氏曰霜者乾之命令是也雲爲足故得履霜陽震出坤順致純乾故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注云陽稱直乾其動也直方謂闢坤其動也闢則謂六二之動陽見兌丁體臨故大也習重也坎爲習乾二以變爲正三時發謙二失正非利故云不習无不利六爻得此言利者明利西南得朋六二當之六三含章可貞注貞正也以陰包陽坤含乾三位故特明此又三陽象故含章也章美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也發即動也二言動言發者陰陽位異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注謂三已發成泰乾爲王坤爲事震爲從三雖體乾不敢當王故別自取震象故或從王事乾文言九三注非其位故疑之此亦然故曰或也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注括結也謂泰反成否陽息至四乾有龍德故則能體坎坤不能故反成否四既不時故括囊不動則五正否成觀也坤爲囊艮爲手巽爲繩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四多懼即多咎四得位承五故得位不動繫于包桑五動否體五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六五黃裳元吉謂五動體觀坤爲股巽在股爲裳坤爲地色黃故黃裳自有乾元非外至故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乾龍謂坤盡兼乾陽故曰龍戰亥之閒乾坤交位也象既盈坤道至盛陽功說當反入坤中出震北也乾坤德乃備故上象龍戰也說卦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注云薄人也坤十月卦乾消剝入坤謂此也震爲元黃坎爲血坎者坤之精乾未成震則血而已具有震氣天地合居故元黃也用六利永貞乾用九坤用六以爻息陽以得位爲正陰以從陽爲正正承長也四利括囊上反龍戰知有此則可長正故坤爲承也

彖曰至哉坤元至發之意萬物資生惑從上云乾坤相並俱主合於一元故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於乾由坤而生也乃順承天明乾元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天共德合无有竟含宏光大宏攜大坤合也而陽宏德之光品物咸亨乾亨明受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行震地藏无坤疆中消故息亦卦地自類謙陽至雖鼎乾自周豫流至不否息是故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以柔順承乾初出之正而息故先迷失道陽稱道後順得常震為常陰從陽理之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注謂陽得其類月朔至望從震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注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所謂餘慶此指說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法象莫大乎日月消息之最著者故以為候月受日光陰陽焉消息幾觀卦變謂此而放也入謂陽句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月三日生明見於庚震一陽皆之象至月八日成兌見丁月上弦之時晷見於丁兌二陽之象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由西而南謂二陽為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象曰乃與類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凡光盡滅平旦入東方乙滅藏於癸晦朔天地之合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由東而北謂之以坤滅乾坤為喪故也馬君融云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故東北喪朋失之甚矣馬以西南為申東北為寅陰得其類不可謂利就陽不可謂喪故云失之甚矣而荀君諝以為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就如荀說從午至申經當言南西得朋子至寅當言北東喪朋以乾變坤而言喪朋經以乾卦為喪耶此何異於馬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注坤道至靜故安復初得正故貞吉震為應陽正於初以承坤陰地道應故應地无疆所以喪朋猶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注勢力也云力載物故君子謂乾陽為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在物老子曰勝人者有力也勝任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陽稱道九家易曰馴猶順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陽動至二萬物化光地道動而交陽非失位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三為泰時四即否時故以時發或從王事知光大也乾為知三體乾成故知光大光大乾坤之合所謂王事承五故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坤為害艮為慎四慎不害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獨陰不能為文坤含陽故坤象文文言曰美在其中注云美謂陽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陽道窮盡不入坤中尤以息震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稱大動與不動皆陽道地道代終故以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純陰故柔動謂闢陽剛故謂元至靜而德方陰性靜方謂亨也闢也後得主而有常注坤陰先迷後順得常陽出初震為主為常也含萬物而化光靜含萬物化則光大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坤順乾故稱道謂西南得朋與時偕行也明牝陽安貞而吉亦時行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注謂初句乾為積善以坤牝陽潛孕坤中故曰牝坤雖減陽陽道不息滅出復震為餘慶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也凡慶者陽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注坤積不善以臣弒君以乾通坤極遘生巽謂乾息坤至遘陰生於巽成遘十五日月盈甲是為乾象十六日生魄以平旦沒於辛是巽象也為餘殃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注坤消至二遯時艮子弒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故子弒父臣弒君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注剛爻為朝柔爻為夕乾為寒坤為暑相推而成歲焉故非一朝一夕所由來漸矣陽自消剝出坤二十六卦而泰反否歷剝柔爻一百五十六陽自極攴遘乾亦二十六卦而否反泰歷剛柔爻一百五十六由辯之不早辯也辯別也惠徵士云復小而辯於物則別之早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所以陰順陽直所以辯之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注謂二句陽稱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直其正正謂乾德也方謂闢陰開為方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故方其義也義謂坤德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注陽息在二故敬以直內乾為敬變正言敬也坤位在外故義以方外謂陽見兌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坎為疑陰雖有美含之陽稱美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坤化成物終乾之事不居其功天地變化草木蕃注謂陽息坤成泰三發時天地反交以乾變坤坤化升乾萬物出震故天地變化草木蕃矣震為草木木物之小者天地閉賢人隱注謂四句泰反成否乾稱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避難不榮以祿故賢人隱矣賢人飾四乾體也隱故括囊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謹猶慎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注謂五句坤息體觀地色黃坤為理以乾通坤故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位艮為居句體謂四支也艮為兩肱巽為兩股艮為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注陽稱美在五中四支謂股肱暢於四支所謂居體發於事業所謂正位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陰陽氣不相薄不凝為其兼于陽也故稱龍焉以陰包陽兼猶包也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陽在坤中未能成震猶在陰類所謂牝馬地類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考工記曰天謂之元地謂之黃乾坤之交故色元黃雜

☳☵震下坎上乾五謂屯也鼎通之二五消息卦乾坤會於離坎出屯鼎初通屯元黃之雜

屯元亨利貞注坎二之初卦候在十一月外卦十二月屯有乾德故初正而濟定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生震所謂其血元黃者故以坎二之初凡貞有二義失位者以之正為貞得位者以不動為貞各隨其象言之利貞言初者下云勿用有攸往是即初貞之義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注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為侯凡有通之卦皆剛柔相易唯屯鼎蒙革各自次离來不由交往初故曰勿用有攸往嫌初當之四四降鼎初剛難拔潛震未出坤體乾初確乎不可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注震起艮止動乎險中故磐桓初剛難拔故謂艮而止故震起艮止得正得民故利居貞艮為宮坤為闔戶在謂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上繫引節不出戶庭云不出戶庭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彼注云二動坤為密龜屯磐桓利居貞故不出也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注屯邅盤桓謂初也震為馬作足二乘初故乘馬馬者取象所以行也班頸也馬不進故班如矣陰乘陽乃生下乘則逆上承則順屯陽始交陰發二求初故乘馬承陽之義不以爻位之應為正故三陰爻同象乘馬初也故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注匪非也寇謂五坎為寇盜應在坎故匪寇下不得初則上將求五阼止之言所求者非此寇也陰陽德正故婚媾謂二之正為婚媾也二承五之陰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為女子女子由离象而有故知婚媾當謂三嫌亦以虞氏例不以陰陽交為男女因求婚字坤數十地數十矣三動反正离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謂成既濟定也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注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為山山足稱鹿古鹿麓通三體艮下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為叢木山下故稱林中本位艮下雖變尚有山下象坤為兕虎震為麋鹿又為驚走艮為狐狼皆三未變時象三變禽走入于林中坤震艮坎皆入坎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矣田獵惟有虞人掌禽獸乃不驚走三虞者上也上乘五不及三故无虞當惟入林中而已惟思也坎為思上在山外坎為入為內故虞人不坎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注君子謂陽已正位幾近也謂近舍置吝疵也三應於上之應歷陰不可以往之外曰往動如失位變之六十四卦中多有已動正復應者以未能定既濟也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窮矣陽三動成既濟屯所以成亨也貞三宜然陰正也唯五應故能惟動唯專乃直三初即鹿正若往求之則必窮矣六四乘馬班如注乘三也謂三已變坎為馬故曰乘馬馬在險中故班如也或說乘初初為建

侯安得乘之也初不被則不應四故安得乘之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注之外

稱往言四當求五爲婚媾疑屯時不利有攸往故解之九五屯其膏注坎雨稱膏詩

云陰雨膏之是其義也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三坎滿形而五坎難下故曰屯其膏小貞

吉大貞凶小陰也小正謂四四求五三變離明故吉大陽也大正謂三君膏屯而臣滿形非五之光凶道也

上六乘馬班如注乘五也坎爲馬震爲行艮爲止馬行而止

故班如也泣血漣如注謂三變時離爲目坎爲血震爲出血

流出目故泣血漣如漣如泣貌三不應上故上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注乾剛坤柔坎二交初故始交謂元確

乎難拔故難生也拔拔出地也微陽專確盈而後發故曰動難生謂通鼎二五然後息復難故盈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動震險坎屯物未生未生之時不可爲象由其動則亨貞矣雲雷動則雨建侯則寧皆動

而亨貞之義雷雨之動滿形注震雷坎雨既濟下坎象雨坤爲形本卦坎唯象雲

也謂三巳反正成既濟初既動正則必大通坎水流坤故滿體乾之稱成既濟也

形於地故曰流坤三正成坎水下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與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同義

物出屯然後有形也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注造造生也草草創物

也坤冥爲昧故天造草昧天謂乾乾生物於坤中成既濟定故曰不寧

言寧也三之反正由初貞也

象曰雲雷屯雷雨生物雲雷來雨難生之時君子以經論君子謂乾初坎爲經震爲講論萬物冥昧

當論經法以正之如雷雨之動物

雖盤桓志行正也初雖盤桓居正則使五體皆正坎爲志震爲行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陽貴陰賤坤爲民初正居下四陰歸之建侯之義陽居下則得民陰乘剛則班躓各自爲義六二之難乘

剛也難生也難十年乃字反常也陽正位爲常陰從陽爲常即鹿无虞以從禽

也因无虞而求上是從禽非初之行正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注

體離故明也謂三已變四體離明故自往求不如二之不字屯其膏施未光也注陽

陷陰中故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注柔乘於剛故不可

長也二四承陽則不乘剛矣

䷃坎下艮上消息卦坤入中宮以剛接柔而爲蒙革爻生遘成故蒙革旁通猶屯鼎也陰巽將生乾陽蒙昧

故名曰蒙候在正月蒙接陰故不成既濟初發二五正爲觀否道也

蒙亨注艮三之二此亦消息卦故不從臨觀來艮者物之成終始取乾九三下坎以剛接柔之革成巽故從

艮來而旁通革消息取九二伏巽故二特言納婦吉虞不言旁通革者闕也亨謂二震剛柔接取二

震體以接巽故亨震剛巽柔乾坤交乃亨蒙亨以通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注童蒙謂五艮爲童蒙我謂二也震爲動起嫌求

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陰求陽故童蒙求我志應也艮爲

求二體師象師容民畜眾坎爲經經六經經法也謂禮有來學無往

教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繫辭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注云乾二五之坤成震巽

震爲言問謂問於蓍龜巽爲命震爲嚮故受命同聲相應故如嚮然則震巽相應有筮義也初筮謂初問於二也初承二

順於師初發成兌爲口說故告也再三謂三四三逆乘非正

也四遠實故瀆也瀆汙褻之意坎爲瀆初已發師象不見故

不告利貞注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蒙以養正聖功也

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注發蒙之正也發動初爲

蒙始而失其位發蒙之正以成兌兌爲刑人坤爲用也二用之二變

在坤初予克家故曰利用刑人矣坎爲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

稱桎梏注承之云上四爻皆侍二發蒙下繫於二故云互與坎連初發成兌兌爲說說讀如脫

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梏注承之云二用初脫上四爻之桎梏之應歷險故以

往吝四當求初不當往四若歷險以往必吝吝小疵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

克家注坤爲包應五據初初與三四同體同體師包養四陰故

包蒙吉二自包四陰三四自爲瀆震剛爲夫伏巽爲婦革草坤成乾二巽遘下由蒙二接之

故九二有伏巽巽長女故爲震婦二以剛接柔故納婦吉不以五爲婦五艮少男非女也納婦

與包蒙不屬故各言吉二稱家乾鑿度曰二爲大夫大夫稱家震長子主器者納婦成

初謂初已發之正二伏巽出使初成震爲子故有子克家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

夫不有躬无攸利注謂三三女謂也誠上也三應上取女者上也金夫謂二

初發成兌故三稱女兌爲見陽稱金乾爲金震爲夫三逆乘二

陽所行不順爲二所淫坎爲淫兌說之故爲二所淫所以謂二寇也二剛中養蒙而於三上九

義取金夫者以正爲求以爲淫取義無常其道一也邪上來之三陟陰歷坤故曰用故曰勿

用取女見金夫矣坤身稱躬坤爲身三爲二所乘兌澤動下不

得之應故不有躬澤性就下震又動之故失坤體失位多凶故无攸利也六

四困蒙吝遠於二故困蒙吝六五童蒙吉注艮爲童蒙處貴承上承上言

上者爲動巽而言非五求上發蒙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也上九擊蒙不

利爲寇利禦寇注體艮爲手故擊上體艮亦爲蒙謂五已變上動成

坎稱寇而逆乘陽故不利爲寇矣言上不可變禦止也此寇謂二

坎爲寇巽爲高艮爲山登山備下順有師象故利禦寇也應三

上爲二所淫上不變而禦之則利也取師象者明當禦之於早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侯果曰險被山止止則未通蒙昧之象蒙亨以亨行

時中也注承之云謂艮三之二時行則行二由艮三下故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志應也志謂二坎爲志五求二應志相通初筮告以剛中也謂二發蒙再三瀆

瀆則不告瀆蒙也蒙自瀆二之過非蒙以養正聖功也注體頤故養

五多功聖謂二二志應五變得正而亡其蒙故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注艮爲山震爲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山下

出泉剛柔相通宋均注禮斗威儀云蒙小水也小水可以灌注猶童蒙可以作聖君子以果行育德

注君子謂二賢人艮爲果蓏也艮時行故爲果震爲行育養也二至

上有頤養象故以果行育德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注坎爲法初發之正故正法也子克家剛

柔接也明二納巽初乃成震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注失位乘剛故行不

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爲實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坤爲順利

用禦寇上下順也注自上禦下故順也

䷄乾下坎上大壯息卦陽至大壯過盛失正爲陰所傷義宜需養故名曰需內卦候在正月外卦二月爻變

成既濟乾道也大壯息陽故上別取終乾

需有孚光亨貞吉注大壯四之五四陽二陰例孚謂五陽在二五稱孚坎爲孚

離日爲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貞謂五正謂壯于大轝

之輹也輹當爲腹大壯九四壯于大轝之腹彼注云四失位之五得正坤爲大轝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轝

之腹正此需五也壯傷也四在大壯爲陰所傷之五還傷坤也利涉大川注謂二失位變而

涉坎坎爲大川得位應五故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初需四郊謂四也乾爲野坎爲邦險城陰也乾之前故于郊恆久也乾爲

久二變坤爲用五用之也初之應險遠宜久需二變而後應之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注

沙謂五二需五也水中之陽稱沙也二變之陰稱小大壯震爲言

兌爲口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小有言二未變在兌屬半震二變應之故

終吉正位故吉九三需于泥致戎至三需上也上入坎深故于泥爲戎大壯五上傷陽四上

之五折三入爲上爲戎首致之者謂上入于穴致戎舊讀致寇鄭王肅皆作致戎六四需于血出自

穴血謂四需初也坎爲血二已變初在重坎之下故于血四在兩坎中爲穴本大壯震爲出故出自穴九五需于

酒食貞吉二之應成噬嗑酒食之象貞謂二也上六入于穴下就三也伏入坎故入于穴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謂三也自外爲來不速之客謂坤體三爻也上爲戎主故率

坤交以就三大壯盈陽坤既就乾則終息乾體乾爲敬故敬之終吉

彖曰需須也須待也養也險在前也險坎卦以外爲前雜卦曰需不進也注云險在前故不進剛

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

中也謂五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注五多功故往有功也之外稱往謂二

象曰雲上於天需天須雲降雨以養物君子以飲食宴樂注君子謂乾坎

水兌口水流入口爲飲二失位變體噬嗑爲食故以飲食陽

在內稱宴宴安在內安也大壯震爲樂由樂而有飲食故取震也故宴樂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坎險故難不進需之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陰從陽正

也來而後往故未失常需于沙衍在中也注衍流也中謂五也五有中德溥流

於二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謂上爲災自我致戎

敬愼不敗也注離爲戎乾爲敬陰消至五遯臣將弑君息消之卦遯反大壯大壯乾四失位爲陰所傷遯不需則陰消至五而反遯矣四上之五折坤爲坎壯于大畜之復則不反遯之故敬愼不敗上來終乾需于血順以聽也坎爲耳二爲戒重坎爲聽順聽於初也四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五中正故二變應之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終乾則二四上失位故曰不當位陽體盈故未大失

三三坎下乾上遯消卦也无妄遯消乾元非消例卦始於訟陽與陰爭故曰訟侯在三月卦辟剝消見大人謂二正遷成否時行也父成既濟明五遯乾元也

訟有孚窒句惕句中吉注遯三之二也四陽二陰例孚謂二坎爲孚窒塞止也成否不惕懼二也坎爲惕二失位故不言貞遯將成否則子弑父臣弑君三來之二得中弑不得行故中吉也終凶注二失位終止不變則入于淵故終凶也利見大人大人謂五五中正在上離在其下二利之正聽之故利見大人之不利涉大川謂二不變終凶五將變之成未濟坎爲大川故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注永長也坤爲事初失位而爲訟始事也由初以剛失位陽來訟之其始易明故能變正訟家陽訟陰初遯坤弑父之黨故不永所事謂弑日其辯明也故不永所事也小有言謂初四易位成震言二食舊德震象半見故小有言初變得正故終吉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注謂二與四訟當遯之時三四俱陰故皆言不克非訟四也訟陰方侵長敢與陽訟坎爲隱伏故逋在坎爲逋乾位剛在上坎濡失正不克也乾位剛宜居五今在坎失之正正濡讀如奧弱也坎爲濡故不克也其邑人三百戶句无眚注眚災也坎爲眚謂二變應五乾爲百坤爲戶三爻故三百戶坎化爲坤故无眚四亦變成坤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注乾爲德遯將成否三本遯爻居乾位故食舊德從上而吉食謂初四二已變之正三動得位體噬嗑食四變食乾故食舊德三變在坎正危貞厲雖正而危得位故終吉也是貞厲也或從王事无成注乾爲王二變否時坤爲事故或從王事謂三未動二化坎爲坤則成否而道无成而代有終當三地道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乾爲王坤爲事震爲從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或從王事无成終坤三事故有終此未動故但言王事皆爲地道而從王事以泰吉則亦有終也四已易二未正二亦有震象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渝句安貞吉注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句巽爲命令故復即命渝位體復故復即就也與初易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謂二已變坤安也九五訟元吉能訟陰者五也故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注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時三未變三蓋衍字上有巽象巽爲腰帶故鞶帶乾爲王巽上位尊象爲命訟而受其錫陰者在終朝三拕之注位終乾上終以二變時坤爲終以離爲日乾爲甲日出甲上謂四本乾體已變離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爲手四已變三乃上變三動拕故終乾三拕之使變應已二使上則去其鞶帶五自至三爻上故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陽健乾險坎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謂二自三來終凶訟不可成也陽不與陰爭而陽成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唯五能通坤中正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坎爲淵爲入失位陽成陰長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天行西水東相違行故皆以訟言之天君子以作事謀始注君子謂乾三上遯成否故云乾三來訟遯艮爲始也不以來變坤爲作事坤爲事坎爲謀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謀始爲明訟之乾德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初不正則訟長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謂三二變成離故明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當依鄭爲惙憂也下謂二上謂五二謂陽遯二陰上之三訟陽二憂患至食舊德從上吉也變陽爲吉復即命渝安貞吉不失也訟不可成不失其正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注服謂鞶帶終朝見拕乾象毀壞故不足敬爲乾敬言訟非息乾之道

三三坎下坤上消息卦謙三降二與同人旁通陽出征陰體坎乾爲坤正五之比也爻取通同人九二一爻之用也上反

師句貞大人句吉无咎大人謂二當升五爲比故正見龍在田故曰大人吉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注師之出以律故云師出以律初失位不爲用律發是不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注同人乾五爲王巽爲命師息同人故有此象五至二三爻故三錫六三師或輿尸凶注坎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乾師息至二首同人折首坎三與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六四師左次无咎注體震震左也同人在巽亦左也四無應進取不可次舍无咎得位故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注田謂二在田陽稱禽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故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注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輿尸貞凶注弟子謂三三體坎震故二爲震長二體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與尸同人乾爲言輿尸謂三上六大君有命注同人乾爲大君巽爲有命師息至上同人體成故上象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注承受也坤爲國二稱家謂變乾爲坤以取象所謂變乾而稱也上居五爲比故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注陰稱小人坤虛无君體迷復凶坤成乾滅以弑君故小人謂上自謙至大有息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注云三復位時體迷復坤爲死喪坎流血故終有大敗遂乾爲君坤滅之故以國君凶象曰反君道也故小人勿用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注坤爲衆謂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此明消息大義也剝謙謙三息成復二升五爲比比五爲同人故二變之五爲比也剛中而應謂二與五應履爲師師爲比故二變之五爲比也剛中而應險而順行險坎順坤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坎爲毒馬氏云毒治也坤爲民貞大人故民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地中有水陽氣動於淵泉師之象君子以容民畜衆注君子謂二乾二稱君子故容寬也坤爲民衆又畜養也陽在二寬以居之九乾二文言五變執言時有頤養象不言者二五易位即比此卦實成同人反坤受二故五變象頤也故以容民畜衆矣坤象畜民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初不正二之五坎象不見是失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天道下濟居二爲師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坤爲邦二息復遁萬邦非升也比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功謂五五使不當故大无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震爲備師之常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注謂五多功五動正位故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注坤反君道故亂邦也

三三坤下坎上消息卦師二上五與大有旁通比於陽故名比道成也

比吉注師二上之五得位衆陰順從比而輔之故吉與大有旁通通復五上息原筮元永貞无咎注原再也筮也師二上之五得位衆陰比之五爲比象故曰原筮乾爲元永貞謂五也則五正故无咎不寧方來注水性流動故不寧坤陰爲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後夫凶注後謂上夫謂五也坎爲夫震爲夫同人巽爲婦則比艮爲夫爲婦也坎爲後艮爲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注孚謂五也初失位變來得正故五使初正故象曰元永貞消息之卦五下初息大有故曰變來此亦兼明旁通故无咎也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注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終變得正故終來有它吉在內稱來也比卦五陰皆以比五爲吉因獨初則五來比之變正爲前禽故曰有它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自二應五故比自內正位故吉嫌當息大有故明之四亦同六三比之匪人注匪非也失位无應三又多凶體剝傷象弑父弑君故曰匪人匪人謂三言此乃比時之匪人也剝六四剝牀以膚彼注云艮爲膚剝至四乾象毀壞臣弑君子弑父比自五至初與有剝象初息復二四應承於五唯三遠五體艮未正剝膚之位故得此象不言之正者匪人不能自正須五驅之乃變正也六四外比之貞吉注在外體故稱外比五也得位比賢故貞吉也九五顯比注五貴多功得位正中初三以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諸仁也乾爲仁五息初元三陰亦正故顯諸仁也王用三驅失前禽注坎五稱王三驅謂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謂初已變成震震爲鹿爲驚走五降初爲復故驅不及初故失前禽鹿之斯奔則失前禽也此以田獵爲喻出三表三驅而止不合圍喻舍逆取順邑人不戒吉注坤爲邑師震爲人師時坤虛无君使師二上居五中故不戒告也邑人象傳注云謂二也二本師震在坤中故稱邑人二使師二上居五中衆所樂比故不待戒告而比之震爲言震不見故不戒矣上六比之无首凶注首始也乾爲首上上是无首也注轉言始者上亦欲比五失之於始故後夫以无始故无終也陰道无成而代有終陰從陽乃有終无首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五正則永貞矣所以定既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雖後夫其義宜應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注先王謂五五本乾五坤故曰先王初陽已復謂消息至比而復三著初息大有義陽復矣震爲建爲諸侯坤爲萬國爲腹坎爲心腹心親比故以建萬國親諸侯詩曰公侯腹心是其義也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以比而論初不得吉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不失己位不取息陽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上謂五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注謂离象明正上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注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邑人不戒上使中也注謂二使師二上居五中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注迷失道故无所終也亦述迷復凶道

皇清經解卷一之一百零七終 嘉應李恒春舊校 番禺崔穎良□□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一百零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上經 彖上傳 象上傳 虞氏注

☰☴乾下巽上 消息卦通豫息陽陽畜於陰故名小畜一侯在四月卦辭自我西郊唯二變爲家人陰陽一家也 爻變既濟明乾元始此

小畜注需上變爲巽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此坤之消息坤上當反陰凝陽乃生故復初之坤四爲豫此復之四入乾復而息二爲臨反艮是爲小畜豫四得明爲萃萃五之復二之臨二爲臨至三泰至五需由需乃變小畜凡坤之消息皆兼取畜旁通蹇萃大畜通豫非從需來云需上變者豫初變復二之至三泰五需皆三陰臨大復陽小臨陽大也凡消息主之卦故小畜取需復小陽潛所畜者少故曰小畜畜少也以一陰畜之以初交成卦爲義其息卦雖具臨泰等象皆不以通之卦止以一二卦皆在剝夬之後陽盛陰消益此復遘之消摩盪而成非實陽消也亨注二失位五剛中正二變應之故志行乃亨也密雲不雨注密小也兌爲密需坎升天爲雲墜地稱雨上變爲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上往也自我西郊注豫坤爲自我兌爲西乾爲郊雨生於西故自我西郊二變爲坎則南二變爲西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注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復注云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故出入无疾兌爲朋坎爲疾謂十二消息不見坎象從初陽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四本復初故言自道也象稱乾道也

九二牽復吉復息至二與五應五故牽正息至二兌爲牽二體巽繩二五二也得正故吉二初不變五引之乃變而應五相牽如謂牽二故三五俱變爲乾體兒而復說文云牽引之乃是九二重說輹注豫坤爲車爲輹說文云車伏兔也或云車下縛也與大畜同坤三成乾

坤象不見故車說輹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夫妻反目注豫震爲夫爲反巽爲妻離爲目今夫妻共在四豫震爲夫今震自下息至二三體震則巽宜爲三妻故下云妻乘夫而出離在外明上妻三夫也夫妻共在四者夫妻之目共在離火動上目象不正不正動故巽多白眼夫妻反目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象曰不能正室三體離離也需飲食之道飲食有訟故爭而反目也六四有孚注孚謂五二陽在四承五稱孚謂血去惕出无咎注豫坎爲血爲惕惕憂也震爲出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注孚五謂二也五陽在二皆孚攣引也巽爲繩緣艮爲手二在艮未二失位五欲其變變承三爲坎志乃亨其變行故曰攣如以及也五貴稱富鄰謂三兌西震東三體兌五在豫爲震二變承三故富以其鄰象曰不獨富二變爲既濟與東西鄰同義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彼注泰震爲東兌爲西震動五殺坤故曰東鄰殺牛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此五爲東鄰同三爲西鄰稱巽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得載婦貞厲注既已也應在三坎水零爲雨巽爲處謂二已變三體坎雨故既雨既處三雨而上處坎雲復天坎爲車積載在坎上故上得積載重坎故爲積載尚上通字巽爲婦坎成巽壞故婦貞厲上變正也雖正而危陰盛將消陽也月幾望君子征凶注幾近也坎月離日上已正需時成坎需時正位如與離相望兌西震東入字爲一句豫震爲坎月在震二小畜兌爲坎日在兌三日月象對故月幾望謂上與二相對非上變陽二五正故近望也消之坎爲疑故君子征有所疑矣陰盛陽消故君子謂三也惠士云君子征凶與歸妹中孚月幾望義同也歸妹體震兌五坎在震三離在兌中孚由訟坎離四之初體震兌坎在兌二離在震三故歸妹五中孚六四皆言月幾望 六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以陰畜陽上下皆應健而巽乾健而陰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剛中謂五二變坎爲志行也密雲不雨尚往也尚上通需上變故不雨不得應不行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注九二未變故施未行矣五陽爲施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風地氣也行天上散天氣於地以陰畜陽之象君子以懿文德注君子謂乾懿美也豫坤爲文乾爲德離爲明初至四體夬爲書契乾離照坤故懿文德也乾離照坤得畜乾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注變應五故不自失與比二同義也嫌當息陽故明不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注上與五合志有孚攣如不獨富也二富故既雨既

處得積載也注巽消承坎故得積載坎習爲積也習坎重坎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注變歛爲盜故有所疑也

䷉兌下乾上 消息卦謙三爲復上息成履以坤履行乾德乾陽尚微故主坤吉之名曰履侯在六月卦明消息爻發消明乾用

履虎尾不咥人亨注謂變訟初爲兌也此息謙非由訟來以小畜反之故亦有變訟象與謙旁通爲復而息謙三之坤初以坤履乾以柔履剛履踐行也謂坤踐行乾德謙三天道下濟又以震足行息涉兌成乾是爲以坤履乾柔履剛繫云履以和行坤爲和震爲行是履乾之義以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坤以震降初而息變故震足蹈艮坤爲虎而艮爲尾有履虎尾之象既成變復剛乾有人象而艮尾爲兌口故又象不咥人非以乾人履坤虎也乾人履坤虎則是剛履柔兌悅而應虎口與上絕上謂乾人絕兌成坤滅口與虎絕不相齧故不咥人也咥齧剛當位謂五故通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此一說以爲乾履兌乾非柔又虎在兌剛鹵非柔也又此人後非從尾其非易明故曰非也一說以爲兌履乾以乾剛爲虎故發之云兌非柔下又云兌不履乾

初九素履往句无咎注應在巽爲白故素履凡履之道以陰履陽履初者四故素履四履謂四失位變往得正故往往者四也變在外皆稱往不以初之四爲往者柔履剛初不往无咎无咎自謂初變而四果往故无咎初已得正使四獨變初使四上下之義變辯在外稱往象曰獨行願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注二失位變成震爲道爲大塗故履道坦坦坦坦寬平亦震象也二變履五履之道也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獨於二取訟象者謙三當之師二先息成履故三降初時二有伏坎不可云師坎故取訟坎而稱幽人非由訟來故於初不言之正得位震出兌悅幽人喜笑震爲喜笑故貞吉也六三眇而視跛而履注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視上應也江承之云視者謂察其行事而效之與履同義訟坎爲曳此亦伏坎也謙三降初先與伏二爲坎坎息復爲震故下云變震時爲足一說謂二已變震也足曳故跛而履俗儒多以兌刑爲跛兌折震足爲刑人見刑斷足者非爲跛也三陰履上陽失位故有此象履虎尾咥人凶注艮爲尾在兌下艮兌互伏三伏陽也故履虎尾位在虎口中故咥人凶謙艮陽伏兌下口上屬坤二變兌口動故虎咥人三陽不能出待上易位也既跛且眇視步不能爲虎所齧故咥人凶象曰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注乾象在上爲武人謂上也乾金氣在上故爲武人又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大君乾五也爲助也三變與上易位上自乾來更與四五爲敵故曰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注體與下絕四多懼故愬愬四正當謙震艮之位故爲履虎尾乾已變坤故不咥人也注特解愬愬爲懼也體與下絕者下兌悅悅體盡故懼也變體坎得位承五應初故終吉象曰志行也行部初云往也九五夬履貞厲注謂三上已變體夬象三上易位故上變在四前故夬履夬剛決柔也以乾決坤履以坤乾爲象故於五履帝位正乾決坤之義所謂辯上下定民志四變五在坎中也爲上所乘故貞厲象曰位正當也五本以息謙變坎爲不疚又以四變體坎爲履居安思危以當天位咥能貞厲是以不疚上九視履考詳其旋元吉注應在三三先視上故上亦視三故曰視履考詳矣考稽詳善也乾爲積善故考詳上以乾體之三爲大君又成乾故象積善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旋易也上三則四變成既濟定乾元復離三離爻來故曰元吉象曰大有慶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注坤柔乾剛謙坤藉乾也藉蹈故柔履剛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注說兌也明兌不履乾故言應也若兌履乾乾爲虎兌不應虎也若乾履兌兌口乾正爲咥也明由坤爲虎故兌應乾爲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注剛中正謂五謙震爲帝五帝位明以謙三行乾五故曰履帝位居坎爲疾病乾爲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分定而後可履上天下澤爲履故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注君子謂乾辯別也乾天爲上兌澤爲下謙坤爲民坎爲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四獨行往初之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注雖幽訟獄中終辯得正震爲言故不自亂眇而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而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既濟定三在坎爲志愬愬終吉志行也變往體坎爲志行夬履貞吉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陽稱大離本在三易上而元吉由乾元亨於既濟故大有慶在上

䷊乾下坤上 息卦自否反天地變化故名曰泰候在正月卦唯言亨明反類也象言萬物通明泰則既濟與爻同義

泰小往大來吉亨注陽息坤反否也泰三陽息臨云息坤者乾坤消息往來於否泰自遘至否坤成乾滅則陽息而反泰自復至泰乾成坤滅則陽消而反否故否泰反其類乃見消息之用坤陰詘外爲小往往者詘也自內而去乾陽信內稱大來來者信也自外而反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注否泰反其類否巽爲茅也否四茹茅根否初應四與四同體在地中故茅根艮爲手亦否四彙類也謂乾三陽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謂由否四拔初與三二俱往而泰得息初也否泰之義於否上益下非初之正故取陰隨陽猶乾坤泰取反否否則取泰息故初爻同象否泰者乾坤之用故泰成既濟與乾同坤息不成乾而成觀故否息不取成泰而成益震爲征初既息得位應四征吉應四者四欲升二也四故征吉自以泰初應四必取否初茅茹九二包巟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注在中稱包巟大川也馮河涉河以足涉水曰馮遐遠遺亡也亡當失位息記爲亡變得正體坎坎爲大川既濟體雨坎下流故爲大川巟爲河震爲足故用馮河乾爲遠故不遐遺兌爲朋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震爲行體復初稱中行故光大也息至二坤成兌體乾九二見龍雲行雨施中有坎體謂之包巟也乾體在下正則以震足涉坎故曰用馮河用者用比包巟用變之坤虛在上邑人不戒欲使居五不可以遠忘之二五易位初亡其朋而震行得上于中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注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泰三三也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平易泰三也危傾否上也泰盈三則消外而爲否傾是爲易者使傾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否窮上則復初而爲泰平是爲危者使平從三至上體復終日乾於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謂否反成泰至三而盈當反復道乃不陂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注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三爲坎中故艱貞坎爲憂故勿恤疑當恤陽在五孚險於坎五孚坎爲孚三坎爲孚又故有孚體噬嗑二五易位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乘陰和故有福六四翩翩句不富句以其鄰注二五變時四體離飛故翩翩坤虛无陽故不富坤凝乾元故廣生爲富虛則不富兌西震東故稱其鄰震兌皆謂二也四以不富故以二升五而承之得翩翩三陰乘陽不得之應象曰皆失實也三陰皆欲二升四爲之導不戒以孚注謂坤邑人不戒坤爲邑此卦无邑人象因比言之耳故使二升五信來孚邑故不戒以孚戒告也四體震爲言二來震滅成坎故不戒以孚二上體坎中正象曰中心願也與比邑人不戒同義也比五由師二升六比二爲邑人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震爲帝坤爲乙帝乙紂父歸嫁也震爲兄兌妹故嫁妹此謂二升五也震初息坤爲帝乙二息兌爲初妹上居五泰女主故二升象歸妹泰用在初故歸二者初祉福也謂五變體離離爲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也於五言元者凝陽猶坤之黃裳故取離大腹上六城復于隍注否艮爲城故稱城泰之上否之三也泰三本否之四故取艮象坤爲積土隍城下溝无水稱隍有水稱池今泰反否乾壞爲土艮城不見而體復象故城復于隍也上宜體坎既濟未成故溝无水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注謂二動時體師陰皆乘陽行不順故勿用師天地交以坤乘乾行逆不順故泰之用在既濟於上特發此義言五未變不可用也坤爲自邑謂上震爲言兌爲口三謂否巽爲命今逆陵陽故自邑告命三本否巽未成既濟而上號三告則仍否之命而已命逆不順陰道先迷失實遠應五未實故先迷而遠欲應三故命逆故貞吝自三居上正不順五則吝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天地交謂坤詘乾信交則

定既濟二五易位乾陽物坤陰物坎爲通故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坎爲志既濟體兩坎上下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息震大壯息兌夬盈乾甲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注后君也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五爲天位乾爲人坤爲財坤居五位尚二中行是守位以人聚人以財相贊左右助之震爲左兌爲右坤爲民反否初爲震二爲兌乾通坤故左右民謂以陰輔陽故坤后爲主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言坤承乾命故言輔相

拔茅貞吉志在外也注外謂四也既濟定四體坎爲志包巟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陽爲大既濟兩離故光大无平不陂天地際也際接也乾盡坤接故戒其陂與乾三同義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陰以陽爲實二升五坎爲心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得中以行其願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坤虛无命故命亂

䷋坤下乾上消卦自泰反天地閉塞故名曰否候在七月卦爻皆取成益反泰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注陰消乾又反泰也謂二比坤滅乾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遯雖艮子弑父然乾未滅故弑君弑父幷在否二三故曰匪人陰來滅陽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乾爲君子正唯九五耳否時五當損上降初成益息泰而已當上位故不利君子貞陰信陽詘故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否閉塞也與比三同義也比三體剝四剝牀以膚弑父弑君故曰比之匪人否三亦體剝艮膚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義具泰卦貞吉亨三陰上拔上來正位初居二亦正陽息而吉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句亨注否不也包義與泰二同六二得正應五離未反泰而承陽之義自在其中故曰包承小人三也上益於下二拔爲三三拔爲四三與陽體上巽弑逆不行故小人吉大人二也本體坤二直方故曰大人二居三剝傷位有大人之德不從陰亂故大人否應五故通六三包羞拔四得正故不言凶本匪人弑雖不成包羞在中故不言吉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四主拔三陰體巽爲命受乾命也疇類也三陽爲類並得反正故離四之祉四拔明當五否五非君故言有命九五休否大人吉休美也九五得位體繫坤六五美在其中故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巽爲繩故繫巽爲木荀氏曰桑者上元下黃以象乾坤也下繫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彼注云危謂上則亡亦謂上上盈不久故危亡也五使上反初猶上益下則五當上處故其亡其亡以乾通坤巽入震出天地之美包在其中故曰繫于包桑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此居五之道非失位居上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注否終必傾也傾陂盈不可久乾上亢龍故先否下反於初成益體震民說無疆坤爲民震爲喜說故後喜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乾不降坤不升故天地不交不成既濟故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坤爲邦乾爲人坤虛无人故曰无邦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否消巽觀消艮剝滅入於坤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營以祿注君子謂乾坤爲營也營求乾爲祿難謂坤爲弑君故以儉德辟難儉約也艮爲慎乾爲故儉德巽爲入伏乾爲遠艮爲山體遯象謂辟難遠遁入山遯時弑將成故君子以遠小人否難成乾象入艮故君子以辟難故不可營以祿坤來營乾乾若入坤則成未濟故不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乾爲君息益則泰乾成故志在君大人否亨不亂羣也注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弑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包羞位不當也居三不當故有羞有命无咎志行也震爲行志在息震四在泰正坎故稱志初云志在君亦四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以正位故能休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注以陰剝陽故不可久也上不益下則消成剝

䷌離下乾上消息卦師二降初爲復而息師震同人巽交乾坤於二夫婦同心之象故名曰同人候在七月同人再息乾道漸著故卦云君子貞明有既濟之用爻變各正矣唯上不變則成家人又與卦互相備也

同人于野亨注旁通師卦同人息師爲巽爲同乾爲野師震爲人義取巽震相同故取乾爲野不爲人不得以二五應爲同人也二得中應乾此乾謂五震巽同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象注云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涉大川利君子貞君子謂五五類族辯物天下志通既濟定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注乾爲門謂同於四四變應初故无咎也正應辯類故四變應之六二同人于宗吝宗謂五嫡人謂同姓之適日宗二在同人與乾爲巽故五日宗二同師震以應五若以巽上應則三四據二相攻故吝先號咷是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注巽爲伏震爲草莽離爲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卦主九五通天下之志故三四待坎而同三體離攻四剛失正師爻故相攻五類族辯物四變三在坎中乃入伏莽震故有伏戎于莽之象巽爲高師震爲陵以巽股升其高陵高陵震巽之顚四也已變三得歷四適五四爻在三乾爲歲興起也動不當而爲失位故三歲不興也九四乘其庸弗克攻吉注巽爲庸也城墉四在巽上故乘其庸四乘巽則其謂三也變而承五體訟體訟四不克訟復卽命渝乾剛在上故弗克攻則吉也五以類族辯物故四變弗克文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注應在二巽爲號咷號也乾爲先巽在乾家故先號咷師震在下故後笑震爲後笑也同人謂二同師震也繫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彼注云夫出婦處婦默夫語則此號咷與笑皆

震巽同心之言也二以巽先應五乾則三四相攻號咷師震同志而來則四變三伏故後笑乾爲大同人反師故大師大師謂五二至五體遘遇也故相遇五既遇二則天下志通上九同人于郊无悔注乾爲郊失位无應與乾上九同義當有悔天下志已通上必變正坎爲悔故當有悔同心之家體家人未變故无悔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句應乎乾卽于野之義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句乾行也注此孔子所以明嫌表微師震爲夫巽爲婦所謂二人同心繫引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曰二人同心彼注云二人謂夫婦震夫巽婦坎爲心六二震巽俱體師坎故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所以必取震巽夫婦者剝復之間剛柔相接然後息陽也謙履震巽失中比大有无震巽唯師同人以震巽就坎離故特表此名與蒙革剛接柔息陰同義也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云表微明嫌者各卦止取六二一爻卦辭乃取于野取涉川非復夫婦相同之義故復出同人以表之云所同者夫婦乃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出取乾通天下之志體坎而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注謂五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注唯獨也四變成坎坎爲通爲志故能通天下之志不言五坎主天下也謂五以類族辯物聖人作而萬物覩

象曰天與火同人火者陽光乾舍於離天光通火故天與火君子以類族辯物注君子謂乾師坤爲類乾爲族辯別也乾陽物坤陰物以族辯三以類辯四體遘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二應五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辯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家見以類族辯物也物辯乃可同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注初息震爲出謂四四方攻三號初咎唯初明消息餘爻不言義見小畜同人于宗吝道也女子外成同于宗吝之道伏戎于莽敵剛也剛謂四變三志未通三歲不興安行也故尚伏戎震爲行乾照坤故三歲而安由安而行不幾危道師坤爲安乘其庸義弗克也以不正乘人故義弗克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坎爲則同人之先以中直也二中震直謂當以中直爲先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四克三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坎爲志未變故于郊

䷍乾下離上消息卦比初動爲屯而息乾陽三息魂歸於離中有陽故名曰大有內卦候在四月外卦五月卦唯言元亨者比已明乾體大有著其就離也象取二變則成離義益明矣爻成家人

大有元亨注與比旁通息比爲大有柔得尊位大中應天而時行故元亨也象注云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以乾亨坤故曰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注害謂四四離火爲惡人離在四如死如棄故无交害應四初動震爲交比坤爲害四爲害嫌初動當交之故无應宜咎以惡人明其无交匪非也宜遠非爲咎也艱難謂陽動比初成屯

屯難也於消息例當五降初成復比五陽尊降變得位艱則初失位故取初自變成屯則无咎也无咎九二大轝以載有攸往无咎注比坤爲大轝乾來積上二故大轝以載往謂之五二失位變得正應五故有攸往无咎矣息順天休命嫌五未變在離有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注天子謂五三公位也爻位三爲三公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亨讀曰享傳曰天子降心以逆公謂享三也四折鼎足覆公餗鼎變屯四折震入兌故曰鼎折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謂三欲享四轉五四小人故不克言當使四變九四匪其彭无咎注匪非也其位彭四失位折震足故彭變而得正故无咎彭或爲彭作旁子夏傳作旁彭字之誤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注孚信也比坎爲孚發而孚二故交如五發而二應之四已變震爲交乾稱威發得位五乾九故威如吉上九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注謂乾也大有乾息已成故上爻通取一卦之義右助也大有通比坤爲自乾爲天兌爲右繫注云兌爲口口助爲右故自天右之比坤爲順乾爲信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繫注云比坎爲思案履信謂坤履乾思順謂乾比坤又以尚賢繫注云乾爲賢人坤在乾下故又以尚賢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大陽也比初動震爲應乾應五息也陽息乾歸故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剛健乾文明離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注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象曰火在天天時行唯日耳應時謂四時也大有亨比比初動成震爲春至二兌爲秋至三離爲夏坎爲冬故曰時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不曰日而曰火者日中則離陽氣盛行萬物畢納故曰大有日中則盛陰陽相親如火故曰火在天上君子君子謂乾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注遏絕揚舉也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以乾滅坤體夬揚于王庭夬以剛決柔爲王爲揚通剝艮爲門庭故曰揚于王庭以乾滅坤亦決柔義故取夬象故遏惡揚善乾爲天休二變時巽爲命故順天休命以坤歸乾故順天休命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注害謂四在大有可无交四大轝以載積中不敗也坤爲敗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注小人謂四也匪其彭无咎明辯折也注折之離故明辯折也離爲明震爲辯兌爲折辯入非實鼎體能變而无咎四在乾則彭象足彭乾爲人故在坤爲鼠晉四也三上具位體小動出穴中飛而不高碩鼠也晉四也三上之象艮爲穴鼠之象故曰晉如碩鼠在鼠噬胏得金矢噬嗑四也艮爲膚之離火燥之故爲乾胏金矢陽爲骨肉有骨謂鼎爲兵下震動之矢象故曰噬乾胏得金矢毒害之物在巽折鼎足門也在坎爲鬼方未濟四也變之正體師坤爲鬼方在離焚死在離爲三所伐故曰震用伐鬼方

謙亨注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天道下濟故亨則坤三之初爲天道下濟三故日下上之上剝三上來之三乾盡坤中故亨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注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天道下濟故亨

䷎艮下坤上乾上九盡坤中與履旁通復息履三之初爲天道下濟故亨　消息卦於乾盡剝上而入坤上來反三歸魂之始爲履貞履旁通遊魂之變也名曰謙三故爲師二升五爲比消息之候在十二月乾來初陽宜正乾五來爲二師而之比卦明乾五消息之次也三陽宜正五故爲謙之二交明升五消息備矣履之義不之師

吉自天右也　明此爲卦上非爻位也　易而无備也　乾德恆易以發志也信謂四變之正乾爲志五變四支象不見故易而无備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四變坤爲大有上　威如之吉　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離四象日焚如死如棄如无所容也

咎矣　巽爲處四焚棄惡人失位遠悖大過死象故曰焚如死如在兌旅于處言无所容彼注旅四云也　彼注孤而應震故遇元夫也五顧三故曰暌孤厲四暌孤遇元　已變動而震爲交坎爲孚故曰交孚厲无咎夫謂二　咎矣　四爲下大過所炎故曰焚如二在艮旅于處言无所容

謙亨注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天道下濟故亨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

乾元之上故亦不一也郎之也不用也不見　物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故君子有終注君子謂三乾稱君子艮終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是甲乾之卦也萬物終始天行也剝艮東北以成終甲癸之間萬物由是故也　艮入坤謙反坤濟艮終始則有艮終萬故君子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注初坤爲六二鳴謙貞吉體坎爲大川初息謙降初爲君子用涉大川故用涉大川吉　位故正貞而吉承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三坎爲勞艮爲日鳴二謙息體震爲鳴三降初故履承家不義以同爲坎艮上三謙居三坎升五又初乾上謙三坎居三升五則震失爲鳴三

六四无不利撝謙注體三有實故无不利撝謙五成比故五日利也陰欲撝二三使上居五荀氏云撝舉也五之正四亦宜然撝讓之師坤虛无君使不失位以上說注云者五爲比謙五鄰邑人不戒五之師秦四以志在比五以其居上

鄭讀爲撝以虛故不富鄰謂三在謙爲震在坤坤虛无君荀云爲于成比則四在五見體當謙中如荀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注利用侵伐又言无不利者坤虛東西鄰謂三兌鄰謂以三居五故鄰體師五變言

注應在震故曰鳴謙體師象震爲行坤爲邑國利用行師征邑國三震上行師五之正已得從征五也上利用之者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注乾來居三是天道下濟陽息成離日坎月故光明也坤成坎

地道卑而上行坤納乾坤在震而上行上天道虧盈而益謙注謂乾盈履上虧之坤三故虧盈謙是也此非履變自亢龍盈不可久剝上之下坤三云盈履上者不可云盈乾上又不可云盈剝上因假履上見義耳剝復之閒卦无實象故多假義與頤訟坎同假貴

處賤位三上貴三賤故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注謙二以坤變乾盈乾盈於上坤出遇品物成章至二成遯乾滅之始消至剝畫本由於二二以坤變乾盈謂此也云謙二者不可云坤二又不可云遯二坎動而潤下水流溼故亦假言謙二坎動而潤下水流溼既濟雨施坎下坎爲溼故流謙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注鬼謂四神謂三在遊魂在四歸魂三信

故鬼謂四神謂三皆乾精也　坤爲鬼害乾爲神福盈則福神而害鬼故乾爲鬼乾爲好爲人坤爲惡　神害盈而福謙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注乾爲好爲人坤爲惡也故人道惡盈乾爲盈剝坤故人道惡盈從上之三故好謙矣乾爲人故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注天道遠故尊光自上來故卑三位賤息履離故光二位賤

故卑坎水就下險弱難勝故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坎離納乾坤故艮終萬物

象曰地中有山謙地中不盈地也山剛乘天陽也地柔以益山之高山謙高以益地之卑　君子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注君子謂三捊取也艮爲多坤爲寡乾爲物爲施坎爲平謙乾盈益謙艮爲多乾爲多也寡陰有陽則多无陽則寡乾益坤稱量也故以捊多益寡稱物平施以坎量而平乾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注牧養也坤爲牛震爲人乾之鳴謙故象牧坤爲自三降初以自牧貞吉中心得也注中正謂二坎爲心也　二正三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坤爲民故曰萬民本坤爲民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坎爲則四本坎五變又爲坎故不違則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雖應三而志未得故可使三升居五五變體坎坎爲志是得志

䷏坤下震上消息卦坤盡復上而入乾乾元素坤之四爲豫樂故名曰豫內卦候在二月外卦三月卦爻皆取息小畜乾元入坤也爻至五上不變則成需坤之遊魂也　豫利建侯行師注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豫復初者乾元也陰爲陽始凝陽生豫因之坤初麗陰爲復息小畜陰始凝陽　坤爲邦國震爲諸侯初至五體比象四利復初故利建侯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以四震爲侯者息小畜　屯注云善建者不拔震在初確乎不拔乃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四震下行故爲行師

初六鳴豫凶注應震善鳴失位故鳴豫凶也不取息者義取四復初故不言初變凡豫陰道在陰而不能正則豫六二介于石注介纖也與四爲艮艮爲石故介于石繫以豫二知幾注云知幾其神乎初知四當復以初變則此介謂纖之纖微如石　不終日貞吉注與小畜通應在五終變成離離爲日息小畜至五則四成離故日終變　不終日謂得位欲四急復初知幾欲四復初息正已得休吉之成不泰時也　由二中正得位故能

之爲小畜天休乾故不終日貞吉謙坤欲四復初二三升如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豫盱張目也小畜離爲目六三失位不正爲盱在陰故遲謂四之初息而三不即正也五變在艮故爲遲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注由自從也皆羣陰由四之豫故有五陰坤以眾順故大有得得羣陰也大陽稱坎爲疑故勿疑小畜兌爲朋　初當復息至四盍合也坤爲盍簪聚會也坎爲聚坤爲眾眾陰並應故朋盍簪通坤陰並息陽　簪舊讀作撍作宗也京氏作撍荀氏作宗六五貞疾恆不死注恆常也坎爲疾

在豫坎中小畜上不應在坤坤爲死也變五正在坎故貞疾六二震爲反生位在震

中五在豫與坤體絕小畜二不正无應二五不應二與坤體絕不敢應五之坤則爲死故貞疾恒不死

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注應在三坤爲冥渝變也三失位

无應多凶變乃得正體艮成艮爲成成有渝者三也由艮變也故成有渝无

咎上得位三變則有應故无咎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謂四復初息小畜乾陽皆應坎爲志震爲行坎爲震故志行順以動坤順

震動四復初動乎順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注小

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而況建侯

行師言其皆應而豫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注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也

過謂失度忒差迭也謂變初至需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得

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二離兌云四者四兌位

定對下刑罰清而言至五坎爲冬離爲夏四時爲正故四時不忒通變

之謂事蓋此之類藥注云事謂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聖人以順動

則刑罰清而民服注清猶明也動初至四兌爲刑至坎爲罰

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乾坎皆息以乾乘坤故

民服復初爲聖人乾息故聖人以順動也豫之時義大矣哉注順動天地使日

月四時皆不過差刑罰清而民服故義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陽升出地萬物皆喜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注復乾故曰先王象雷出地故作樂乾爲德息乾故崇德說文云作樂之盛稱殷薦進也薦上帝配祖考謂

大饗上帝於明堂以文武配是也復初萬物之始天行之成故爲上帝小畜離爲明而治爲明堂坤爲鬼乾盈甲復初故

乾小畜亦故乾小畜乾爲父復乾祖四下初亦爲震體復故配祖考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注體剝蔑貞初剝故志窮凶也四坎爲志失位故窮初在

剝初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二中正故知幾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由坎息震坎爲志震爲行故志大行六五貞疾乘剛也

五乘四坎爲疾正坎又爲疾貞疾故不死憂患恒不死中未亡也變得中不應坤故未亡冥

豫在上何可長也謂小畜成上體巽爲長

☳☱震下兌上消息卦泰息至蠱當反否隨來通蠱兌陰從震大明乾元復正也故名曰隨自否來者乾坤之

合於二月成既濟

隨元亨利貞无咎注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

貞无咎乾元復正故元亨初上既正天行消息終成既濟故利貞陽降陰升非益之道嫌於有咎故曰无咎此與

蠱旁通不言否變泰入否故通隨爲義隨通蠱入泰不必取蠱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也渝變也應四艮爲官爲門震爲出四失位變而交初三

已正則與五成離五多功四有離故交有功四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謂此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注應在巽巽爲繩故稱係小子謂五兌爲少故曰小子丈夫

謂四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承四隔三故失丈夫三至上有

大過象故與老婦士夫同義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注云二體乾老故稱老夫隨四體大

過九二爲老夫三體大過初六爲老婦五則大過之士夫故爲小子二不體大過故失丈夫也體咸象咸取

三女夫死大過死棺椁之象故爲老夫故夫死也故每有欲嫁之義也六

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注隨家陰隨陽三之上

无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與四爲巽故係初亦爲小子者對四乾爲老夫震長男是小子也

故係丈夫失小子艮爲居爲求謂求之正得位遠應利上承

四承四然後能變正故利居貞矣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

何咎注謂獲三也三係丈夫失位相據在大過死象故貞凶象曰

其義凶矣孚謂五五陽在五爲孚初震爲道三已之正四變應初得

位在離故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

注坎爲孚陽稱嘉四已變坎位五正故吉也上六拘係之乃從

維之注應在艮艮手爲拘巽爲繩兩係稱維故拘係之乃從

維之在隨之上而无所隨故維之三未正故无所隨與三其係於五故兩係稱維也乾

鑿度曰上六用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象曰上窮是其義也王用亨

于西山注否乾爲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亨亨讀如饗觀盥而不薦祭享之象

兌爲西艮爲山故用亨于西山也用上也上自坤升爲用艮兌之象由上升而成故用

日用亨于西山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注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

下柔陰之隨陽由剛下之夫婦之義動震說兌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注乾爲天坤爲下震春兌秋三四之正坎冬離夏四時位正

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矣隨時之義大矣哉惠徵士云陽倡而陰和男行而

女隨故義大

象曰澤中有雷隨澤中有雷陰陽息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謂乾上爲嚮坤爲晦震

爲嚮宴安坤德也息滋也晦入安息養夜氣震道也嚮

官有渝從正吉也震爲從謂初正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四上已五嫌初失四

故曰不失係小子弗兼與也注已係於五不兼與四也係丈夫志

舍下也下謂初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注死在大

過故凶也功謂五也三四之正離爲明故明功也孚于嘉吉

位中正也注凡五言中正中正皆得其正以此爲例矣

例拘係之上窮也注乘剛无應故上窮也惠徵士云係於五則不窮

☶☴巽下艮上消息卦泰否之閒猶剝復也泰之息卦終於蠱剛上柔下乾元失位名曰蠱蠱事也泰久則當蠱當飭而有事也與隨旁通變不俙隨則反泰故道也然在三月卦取通隨先變成漸蠱坤道反否不成既濟爻初正則成家人

蠱元亨注泰初之上與隨旁通剛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也利

涉大川注謂二失位動而之坎故利涉大川也言五者二上二五失位不

易五故爻云幹父用譽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注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

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前後自以乾之次對後乾爲前故先甲三日

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

无妄時也此所謂與隨旁通也飭事之道盡飭而无亡故因通隨見義

初九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注幹正蠱事也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猶言立

事非壞而正之泰乾爲父坤爲事故幹父之蠱初上易位艮

爲子父死大過稱考故有子考父以有子而稱考謂初伏陽也初上易位謂泰初之上

變而得正故无咎厲終吉也初變體大畜須養故厲大畜艮爲終故終吉九二幹母

之蠱不可貞注應在五泰坤爲母故幹母之蠱坤爲事也泰以乾爲主

唯二承五象母蠱餘皆父蠱也失位故不可貞注義凡言貞者之正也凡言不可貞者謂當自正而已不可貞者正守也此或失之

旁通卦皆自正三四不變故五待二易位變而得正故貞而

得中道也此釋象傳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二變涉川故爲悔三不變

陷坎中故小有悔正位故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注裕不能爭也亦裕

寬也震爲寬陰柔故爲裕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四陰體

大過本末弱故裕父之蠱兌爲見變而失正故往見吝象曰

往未得是其義也往變也蔽言不可變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注譽謂二

也二多譽二五失位變而得正故用譽上九不事王侯注泰乾

爲王坤爲事應在於三震爲侯坤象不見故不事王侯王侯自指

三上不變无應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謂五已變巽爲高艮陽升在坤

上故曰艮爻卦本坤體艮陽升坤上故高尚其事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注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

故柔下上艮下巽故巽而止蠱也剛柔交通巽順而止其所齋後可以有事

亨而天下治也乾爲天坤爲下陽升陰降以乾治坤是天下治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蠱元

往之五也坤爲事二上有坤故往有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注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爲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乾爲出震至泰爲乾則反否而終退巽爲遘至否爲坤則反泰而始否泰反類象乾坤乾爲天震爲行故又

行也明出震爲飭蠱之道

象曰山下有風蠱左傳云風落山謂之蠱風者所以宣滌鬱敝君子以振民育德注

君子謂泰乾也坤爲民初上據坤故振民振者舉而有之乾稱德體大畜須養故以育德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復成乾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五在震爲道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注往失位折鼎足四變則體鼎九四折鼎足故未得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注變二使承五故承以德二乾爻故稱德矣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志則皆坎象明上九之高尚可與乾爲既濟初云意承考亦謂二上五既濟坎爲意動成泰而後既濟

☷☱兌下坤上息復陽始大進臨於陰故名曰臨臨者大也與遯旁通遯息於臨臨消於遯也臨十二月卦也

臨元亨利貞注陽息至二與遯旁通遯消至二剛浸而長乾來交坤動則成乾三謂故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注與遯旁通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遯弒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兌爲八月兌於周爲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

初九咸臨貞吉注咸感也以陽感陰所以成大故初二皆曰咸臨惠徵士云卦惟初與四二與五二氣感應故謂之咸得正應四故貞吉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注得中多譽兼有四陰體復初元吉故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注兌爲口坤爲土土爰稼穡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當臨之時物无不大故六爻皆臨三以陽體陰故甘臨失位无應故憂之六三爻含章故能憂之亦以三正後二變體坎爲憂也動而成泰故咎不可長也可字衍六四至臨无咎注至下也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也陽實故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乾爲知大君陽居五也三已正成泰坤虛无君二五易位成既濟故知臨大君之宜與泰六五同義也上六敦臨吉无咎故敦厚也坤爲厚上據坤終故敦臨二已上五既濟定故吉无咎

彖曰臨剛浸而長注剛謂二也兌爲水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浸漸說而順剛中而應注說兌也順坤剛中謂二也四陰皆應之故曰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注大亨以正謂三動成乾天句得正爲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天之道謂成泰則二升五定既濟也注不言者因泰可知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象曰澤上有地臨臨者大也澤水之大也地大容澤澤大浸地故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注君子謂二也震爲言兌口講習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體乾九二坤爲思剛浸長故以教思无窮容寬也二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爲容爲民故保民无疆矣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震爲行初本復卦震爻故曰行正感四坎故稱志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坤爲順遯巽爲命二浸長戒凶故未順命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謂憂則必正故咎不長至臨无咎位當也釋文云一本作當位實非今謂虞本或宜作當位實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中謂二震爲行言二升五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內謂二

☴☷坤下巽上消否九五正觀示坤陰故名曰觀觀與大壯旁通觀息於大壯大壯消於觀也觀八月卦也卦不成既濟上三正爲蹇言難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注觀反臨也觀消卦不言消否者正陽故取反臨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盥沃盥謂祭將灌時先沃手薦羞牲也孚信謂五在五顒顒君德有威容貌若順也坎爲水觀坤道五正位上之三故有坎象則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坤爲牛上之三坤象不見故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馬融云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及薦簡略則不足觀巽爲進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上之三五在坎中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注艮爲童自臨反觀初先之上爲艮上來居艮處故童觀艮指初非初觀上陰小人陽君子陰初六也陽臨初伏位初位賤以小人乘君子故无咎陽伏陰下故君子吝矣六二闚觀利女貞注臨兌爲女竊觀稱闚兌女反成巽巽四五得正故利女貞臨兌五來居兌巽女處故女貞二得位不淫觀言四五得正者五比四不應二也艮爲宮室坤爲闔戶小人而處五故闚觀女貞利不淫觀也初二臨陽之位成无民象故爲小人六三觀我生句進退注坤爲我三自臨震爲生生謂坤生民也坤故曰生民與九五同義五象注云坤爲民謂三也巽爲進退故觀我生進退觀示坤民進退三欲五臨二正上來易己臨震進之五得正居中故象曰未失道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注坤爲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謂五也王謂五陽陽尊賓坤坤爲用爲臣四在王庭艮爲門庭四諸侯位故在王庭賓事於五故利用賓于王矣詩曰莫敢不來賓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九五觀我生句君子无咎注我身也亦坤爲身謂我生三字衍生謂生民三坤也臨二與三爲震故五亦我之五震生象反震爲生坤爲死喪嫁非生民故不言民則言生民見陽爲君子在臨二失位之五得道處中故君子无咎矣上九觀其生句君子无咎注應在三三體臨震故觀其生上當易之故不云我生君子謂三之三得正故无咎矣

象曰大觀在上注謂陽息臨二直方大臨者大也在觀上故稱大觀由臨息泰反否退觀觀爲消卦聖人神道設教特取臨二反五爲義故異其文曰大觀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注順坤也中正謂五五以天神道觀示天下咸服其化賓於王庭四用賓于王是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注忒差也神道謂五乾爲道信者爲神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是也臨體乾二上成始乎艮絜齊乎巽故曰神道乾道變化自成坎離故三上易位坎冬離夏臨震兌先見冬夏者陰陽之著故陰陽之微故五得位乃易三日月象正四時由日月故四時不忒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聖人謂乾退藏於密而齊於巽兌爲口以神明其德教臨教思无窮反觀神道故神明其德教故聖人設教坤民順從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風者天之號所以觀示萬物臨震行坤故行地上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消卦臨乾未成故曰先王坤爲方爲民三上易位離艮艮止故省方觀民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臨陽伏下陰得從之是爲道也陽伏陰爲道闚觀女貞亦可醜也上不兼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震爲道二進五退故未失道觀國之光尚賓也謂五觀我生觀民也注坤爲民謂三也坤體成故觀民也初二有臨伏陽不得以坤言民觀其生志未平也注坎爲志爲平上來之三成坎故志未平矣上爲五志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一百零八終

嘉應李恒春舊校 番禺崔傳良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敍纂卷一之百零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上經 彖上傳 象上傳 虞氏注

☲☳震下離上陰消至否弒父弒君乾五通坤流坎生震上來復三乃反泰象故噬嗑之豐爲否反泰中閒消息在益恆之前名噬嗑者噬合也乾坤當合於中孚當否之時未能卽合故象噬嗑之上來反三四五乃正是也候在十月卦取之豐爲消息之豐則反泰故四五取成既濟上九又別明之益消息

噬嗑亨利用獄注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爲獄艮爲手離爲明四以不正而係於獄上當之三蔽四成豐折獄致刑由四不正故上當折之兌爲折爲刑人貴三坎正位故无敢折獄故利用獄坤爲用也乾入通坤故有用象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注屨貫趾足也震爲足坎爲校震沒坎下

坎水日滅故屨校滅趾震體以初爲主故獨象屨校初位得正故无咎六二噬
膚滅鼻无咎注噬食也艮爲膚爲鼻鼻没水坎中隱藏不見
坎爲隱伏故噬膚滅鼻中四爻在頤中各有食象所噬之物還是當爻之象荀氏以當爻噬取人非矣乘
剛謂初初否五體震二乘之爲下仁故噬之易又得正多譽故无咎六三噬臘肉
遇毒小吝无咎注三在膚裏故稱肉四陽爲骨二爲膚三在膚裏稱肉離日
熯之爲腊坎爲毒故噬腊肉遇毒毒謂矢毒也四金矢失位承
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也九四噬乾胏有肉
骨謂之胏陽得金矢乾爲金離爲矢金矢毒害之物四體離艾棄惡人故得金矢利艱貞
吉四五易位體屯故利艱貞三上已變既濟故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注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亦謂陽乾
四也四失位毒害則爲矢與五易位則爲黃金負也金貞正之厲危也體屯變而得正故无
咎上九何校滅耳凶注何負也在坎上故何校坎爲耳水自下沒上故滅耳繫曰惡積而不可弇罪
大而不可解注云謂陰息遘至遯子弑其父故惡積而不可弇陰息遯成否以臣弑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謂此卦初爻
義取小徽大戒上爻義取惡積罪大者此本否上否怒則傾宜下反於初成益故先否後喜今上不下反坤弑遂行五降
於初以救之故初无咎而上凶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注物謂四則所噬乾胏也取九四頤中
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象辭未有以卦象者故釋其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分乾降坤分坤升乾是以亨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
中而上行動謂震明謂離坤初升五故柔得中五升則上行四入獄上乃之三折之故云上行震爲行也或以坤上爲上行則經當云上行而得中進失甚矣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謂五不當位

象曰雷電噬嗑稽覽圖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則電亦雷也雷電之發必先有光而聲隨之故言雷電雷動而上電明而下噬嗑象也言皆至則雷後又電乃爲豐象降陰下迎陰起而陽氣自上薄之則爲雷乾通坤否噬嗑而後陰之先王以明罰勑法否乾爲先王坎爲罰離爲明上之三正坎故明罰勑法也
屨校滅趾不行也注否坤小人以陰消陽其亾其亾故五變滅初否神殺不行也殺讀曰弑云五變滅初成坎趾滅於坎下非謂滅去初陰噬膚滅鼻
乘剛也乘初同體亦小徽大戒故无咎遇毒位不當也明无咎由之正利艱貞吉未
光也屯五施未光謂陽陷陰中貞厲无咎得當也之正故當何校滅耳聰不明
也坎正則聽今不正故凶明之三折坎則离明也

䷕離下艮上陽息至泰已正既濟坤來入乾成賁賁初之四前猶息卦噬嗑豐也名曰賁者旅否豫見矣爲泰反否中陰消息在盛隨之反賁故曰賁无色也飾而不親則否道俟在入月五利往則承貞成既濟化成天下泰之云卦成家人明權也亦通
賁亨注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離爲文自外陰陽
交故亨也小利有攸往注小謂五往者之正卦唯五上失位故小謂五五失正
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剛謂三柔謂四五變分三成離爲文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注應在震震爲足故賁其趾也應在艮
艮爲舍坎爲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陽爲質陰爲文賁之義以柔節剛賁初者四四體震故賁其趾四在止體下屨於坎不墾應初故初舍之位在下者惠徵士云古者大夫乘車初爲士
士也六二賁其須須待也二无應待五之正二則賁之歸妹六三歸妹以須注云須需也彼與此同
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上之貞謂五正則六爻皆正五分三三體坎水故濡如
剛以文柔三守正以待五上變則吉與元永貞義近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
句婚媾五變文四故賁如在巽爲白故皤如白貌坎爲馬白馬爲翰坎爲寇謂三也婚媾謂初也戒四當賁初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注艮爲山五半山故稱丘
木果曰園艮爲木果故賁于丘園也言五陰賁於艮六五失正動之成巽
巽爲帛爲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斷巽爲齊故戔戔失位
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矣束帛戔戔委積之貌上九白
賁无咎注在巽上故曰白賁乘五陰變而得位故无咎矣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柔謂二剛謂二分剛上而文柔柔謂四五變分三上
屬成離剛亦謂三也下注云二五分是也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注謂五利變之
正成巽體離艮爲星離日坎月巽爲高五天位離爲文明日
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人謂
三二人乾爲人文明離止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二五分
則止文三上下兩離交集於三二五分三之文則皆止於三故以三爲人文也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注日月星辰爲天文也泰震春兌秋賁坎冬
離夏巽爲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朓側朒也說文云晦而月見西
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朒朏月始生也麻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
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泰乾爲人五上動體既濟此由泰來
泰成既濟五既變則還體泰道長故賁離象重明麗正上終變成既濟九三爻曰永貞是也三體
故以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山下有火文在其中而見乎外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注
君子謂乾泰乾離爲明坤爲庶政故明庶政坤也五變明坎爲獄三
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惠徵士云初爲士故義不乘賁其須與上興也上謂五震爲興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艮爲陵六四當位疑也坎爲疑賁三在匪
寇婚媾終无尤也終憂六五之吉有喜也注五變之陽故有
喜凡言喜慶皆陽爻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注上之正得位體
成既濟故曰得志坎爲志也

䷖坤下艮上陰消觀九月卦也乾鑿度曰夬陰傷害爲行故剝之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盡不能盡陽小人不能凌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剝通夬夬消於剝剝息於夬也卦不變爻義三爲謙五爲觀上爲艮爲坤皆明消息
剝不利有攸往注陰消乾也剝復消息之要與夬旁通自夬剛長即有剝故本乾而言
剝消剝又有夬故旁通爲義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
不利有攸往也謂上變則乾盡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注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爲牀
猶車廬也牀以安人復震在下爲足故剝牀以足剝窮則復故初巽即伏震二則不言伏兌
也蔑无貞正也消陽无可貞也三无咎而初蔑貞者三剝成當反初剝始未能正也失位无應
故蔑貞凶剝則凶矣極言之以起其凶震在陰下象曰以滅下也六
二剝牀以辨蔑貞凶注指間稱辨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辨判也故
日指間稱辨剝剝二成艮艮爲指二在指間故剝牀以辨无應在
剝故蔑貞凶也六三剝无咎消三坤成剝體已就故直言剝窮於上乾魂先返三三返成
艮成終始故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注辨上稱膚艮爲膚以陰變陽
至四乾毀故剝牀以膚臣弑君子弑父故凶矣否至三弑父剝至四弑君
乃成弑者否治未然剝道已著乾未毀猶不爲切近忠厚之至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注剝消觀五巽爲魚爲繩艮手持繩貫巽故貫魚也此言五自巽爲
艮艮爲宮室人謂乾五句以陰代陽五貫乾爲寵人陰得麗
之故以宮人寵此言五自艮復爲巽也乾鑿度曰陰貫魚而欲承君子是也宮人謂乾五不稱后者剝蔑
於上五不得正尊位巽爲長女是宮人寵於乾者羣陰所麗也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也剝自
之復上來反三五來復初故三五爻象如此息歸魂非實之變故上成頤又成坤各爲義消上九碩果不
食君子德車小人剝廬注艮爲碩果謂三已復位有頤象頤
中无物故不食也此言上不變也變之坤剝上就夬五君子爲德坤爲車爲民乾
在坤故以德爲車此言上純坤載乾故德車民所載小人謂坤艮
爲廬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也坤先迷後得主即此之謂卦辭不利
有攸往利上不變者陽道无盡也爻辭之坤者陽自坤出震不從上反初故取坤載乾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雜卦曰剝爛也注云陽得陰孰故爛此柔變剛之義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注坤
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剝雖消上不變猶觀示羣陰乾爲君子
乾息爲盈自復至夬坤消爲虛自遘至剝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皆則出入无疾反復其道解見復卦易廟巽遘也乾元也易消艮也剝
出震也息兌也盈乾虛坤故於是見之耳日月爲易剝復易之大故發之
象曰山附於地剝山附於地基大剝則崩也陊剝而不陊上以厚下安宅上謂上九君位故曰上

厚下坤也宅艮也厚下以安宅則剝而不窮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注滅藏故曰滅復震滅陰下坤剝牀以辨未有與也注五无應也五未之正故未有與剝之无咎失上下也注失之於上卽反於下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注艮爲終上變坎爲尤體觀故終无尤君子德車民所載也注坤爲民坤載乾故民所載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注陰必麗陽故坤出震坤爲用也

䷗震下坤上注息卦之始乾剝入坤上九反艮爲謙歷謙履師同人比大有而乾坤合於离坎屯蒙受之復出於震故名曰復文言注所謂以坤牝乾滅出復震爲餘慶也與遘旁通繫曰龍蛇皆蟄是也十一月之卦卦取陽息成泰爻取正位成既濟皆乾道

復亨注陽息坤坤牝陽故曰息坤與遘旁通巽伏震下剛反交初故亨反還也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注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由復歷臨至泰反觀成剝入坤爲乾之消息由遘歷遯至否反大壯成夬盡乾爲坤之消息六卦凡得乾坤之卦八震巽兌艮卦各二不見坎离蓋日月成八卦之象乾坤合東震巽合西艮兌合南坎离入中宮其處空虛离爲日光震巽兌艮皆可見离象坎爲月精晦朔之交不可見也故出入无疾兌爲朋在內稱來五陰從初初陽正句息而成兌臨時故朋來无咎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注謂乾成坤消剝反出於震而來復陽爲道故復其道剛爲晝日消乾六爻爲六日剝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注虞氏易例日數並以爻數解之惠徵士以日爲月非也

利有攸往注陽息臨成乾時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注乾爲遠七日來復滅乾復震故不遠復鄭云祇病也坎爲心病爲悔出入无疾故无祇悔乾元正故元吉也

六二休復吉注休寬仁之意震爲寬仁二得正不變下體初震故休復而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注頻蹙也三失位故頻復厲說文曰頻水厓頻蹙不前三處震終體坎懼震爲足變坎大川將動而懼故謂之頻离爲目目上震懼頻蹙之象動而之正故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注中謂初惠徵士云董子以中者天地之太極中也卽復之初也震爲行初一陽爻故稱獨四得正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謂初已復四宜從之俗說以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復非也

六五敦復无咎注敦厚也坤爲厚故敦復變而得正故无咎正失位爲悔三動成离故无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注坤冥爲迷高而无應故凶五變正時坎爲災眚故有災眚也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注三復位時而體師象故用行師謂五未變師震爲行坤爲用故用行師陰逆不順坤爲死喪坎流血故終有大敗五變師體坎爲大敗遘乾爲君滅藏於坤坤爲異邦故國君凶矣君卽五也三行師五出象險逆故遘乾爲君

至于十年不克征注坤爲至爲十年陰逆坎臨臨當爲險字誤故不克征謂五上負陰不能征

變設險故師敗喪君而无征也復陽之微尤惡陰逆故上六象如此

彖曰復亨句剛反動而以順行句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注剛從艮入坤也謙艮從反震艮震象故曰反動坤順震行故而以順行陽不從上來反初明自謙至臨消息故不言剛自外來是以明不遠之復入坤出震義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注陽生於子消於午天之大數七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注坤爲復坎日下也言自坤爲復必先歸魂於謙故三復位時有离坎也坤既爲復則剛來无咎利有攸往故泰見乾坤也謂三復位時离爲見坎爲心謙坎履离並在三陽息臨成泰乾天坤地故見天地之心也由坎离爲乾坤故見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雷陽氣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注先王謂乾初乾己入坤至日冬至之日陽生子中是爲冬至坤闔爲閉關震爲大塗剝艮爲門伏巽爲商旅巽爲近利市三倍遘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遘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宋衷云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遘陽體成致君道是也復爲陽始遘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君也遘象注云后繼體之君則謂初也乾六十四卦唯此重耳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注坤爲身剛反坤故以脩身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注仁謂初爲仁頻復之厲義无咎也注危者安其位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注陽爲道謂初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注考省也坎爲心离爲明察之位上中故中以自考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注遘乾爲君坤陰滅之以國君凶故曰反君道也

䷘震下乾上注遯消乾子弑父上之初出震反生陽无所亡故名曰无妄此爲消卦之始故雜卦曰无妄災也依在九月卦辭元亨利貞與乾同然不消成既濟故三不變則上亦不變而成益否道也

无妄元亨利貞注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依例當三之初此上之初者消卦之始特正乾元與否上成益同義剛來交初體乾故元亨乾元正三四失位故利貞也三四皆失位獨言三四者爻辭別出上匪正故獨言三四耳三四不正三上之則上亦正因卦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注匪正謂上也三上易位正也三不四上變而上易位故上有匪正之象已之正上動成坎故有眚坎爲眚此屯坎也若三變成既濟則不爲眚天命不右故不利有攸往矣上不變則成益故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初爲卦主物所由妄者故直曰无妄往吉注謂應四也稱往義四失位故命變之正大彖所謂亨以正四變得位承五應初故往吉在外稱往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注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耕此耕字當爲耕或徑當爲穫疑不能明也震爲禾稼艮爲手禾在手中故稱穫謂四變无田而有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畬也坤在二四變則得謂應五利四變之益助者賈則坤體成有耒耨之利故利有攸往往應五也謂卦之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注上動體坎故稱災由三不變故上體屯坎四動之正坤爲牛艮爲鼻爲止巽爲桑爲繩繫牛鼻而止桑下故或繫之牛也乾爲行人坤爲邑人也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係於四故邑人之災或說以四變則牛爲四坤應初震爲人也坤爲死喪三坤爲災故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此言初得四三受災義亦大同但不備也

九四可貞无咎注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注四已之正上動體坎坎爲疾故曰无妄之疾也外三告坎疾歸於巽爲五故曰无妄之疾巽爲木艮爲石故稱藥坎爲多眚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丘某未達故不嘗此之謂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句上本无妄行則災也乘剛逆命故无利天命不右行矣哉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自上來之初震爲主也動而健震動乾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注動震也健大亨謂乾初也剛中謂五而應二句大亨以正變四承五初乾故謂乾變故曰以乾爲天巽爲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右行矣哉注謂四已變上動體屯坎爲泣血漣如故何之矣天五也巽爲命右助也四已變成坤天道助順上動逆乘巽命故天命不右上變巽滅故天命不右行矣哉言不可行也馬君云天命不右行非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注與謂舉妄亡也失也謂雷以動之震爲反生萬物出震无妄者也萬物皆生无所亡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陽氣既復物无所亡而京氏及俗儒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失之遠矣有无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若物皆死將何畜聚以此疑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注先王謂乾初也初故遯乾盈爲茂乾亦初乾也艮爲時茂盛也對時體頤養象萬物出震故以茂對時育萬物言物皆死違此甚矣

无妄之往得志也注四變應初夫妻體正震巽爲夫妻故往得志矣

男女睽而其志通故得志不耕穫未富也(注)四動坤虛故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言三不變由繫四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注)動陰承陽故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爻注云坎爲多眚藥不可試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无妄矣而又行則窮而災

䷙乾下艮上消息卦萃五之復二成臨通萃爲大畜二陰畜陽凝陽於四故名大畜候在八月成既濟

大畜利貞(注)大壯初之上其德剛上也之上非正例亦殊之例初之消息從爻例與萃旁通二五失位故利貞此萃五之復二成臨臨者大也已具小畜至上有頤養之象故名大畜也亦兼取消息名爲小畜无養象故知此名不正取頤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注)二稱家謂二五易位成家人家人體噬嗑食是爲家食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二爲天德五應二則二五易止上變既濟重坎相承故曰涉大川不成家人故曰不家食

初九有厲利已已上也初應四二正四體坎故有厲本復爻出入无疾故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腹(注)萃坤爲車爲腹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說讀如脫二爲萃息之主故特取此象不言其變正應五者腹或作輹也九三良馬逐(注)乾方言陽息於初三爻互明之息至三乾成乾既成則爲良馬震爲驚走故稱逐也四五二陰遠反震亦成利艱貞利艱貞吉日閑輿衛(注)謂二已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吉乾成則二利二變也變天爲日二至五體師象坎爲閑習坤爲車輿乾人在上道也乾爲人萃坤爲車乾人在車上震爲驚衛講武閑兵故日閑輿衛也利有攸往(注)謂上應也五已變正上動成坎坎爲志故利有攸往與上合志也六四童牛之告元吉(注)艮爲童萃艮也五已之正巽也四在萃坤爲牛萃坤在艮故曰童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養物者必去其害豶豕亦是也艮爲手巽爲小木此大畜巽爲繩縛小木橫著牛角坤上艮巽在故曰童牛之告消息之義主於二故五變而巽得畜陽故坤元凝於四也畜陽者陽畜陰中坤之遊魂故畜乾而象取坤牛也謂巽未成故日童牛乾坤相合得巽而定故日告萃息乾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喜謂五而反於坤故五又象豶豕也六五豶豕之牙吉(注)二變時坎爲豕二五易位也不更取坤者艮禾稱積令不害物豕去雄稱豶大畜息陽至五三至上體頤象五而反於坤故取豶豕之象變之剛巽爲白震爲出剛白從頤中出牙之象也豶而得位積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注)何當也衢四交道乾爲天震艮爲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何讀如負荷之何二五未變之象亨上變坎爲亨也交於天道故變坎定既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句煇光日新(注)剛健謂乾篤實謂艮艮成終成始也篤實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既濟體離離爲日故煇光日新也其德剛上而尚賢大壯初升上故剛上艮爲賢人能健止大正也(注)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健止則正畜陽非止乾必正畜讀言能止健誤也故云誤也不家食吉養賢也頤象日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艮爲賢人乾下養上故此應頤爲養養象故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天德定既濟二升五則上亦變故涉大川震爲應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天陽光皆天也陽故能生萬物山畜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注)君子謂乾乾爲言震爲行此不取乾爲言似非也當是震爲言爲行傳寫誤耳坎爲志乾知大始震在乾前故志前言往行萃五下之復二則上成坎復下震也息二又震也至三乃成乾乾前有二震萃坎臨之故多志前言往行也有頤養象故以畜其德矣德陽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謂二變正四體坎故稱災也坎爲災車說腹中无尤也得中之正得位故无尤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上變與三皆體坎爲合志六四元吉有喜也四本小畜陽少不能凝元得五易二始能有元也喜謂五陽即五云慶賁注云見言喜慶皆陽爻六五之吉有慶也(注)五變得正故有慶也喜慶一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注)謂上據二陰乾爲天道震爲行故道大行矣道大行故能變既濟

䷚震下艮上消息卦與大過旁通歸魂坎離之象也坤人於乾履豫小畜革大畜蹇睽而陰陽合然大過頤大過晉復一爻陽伏巽中臨通大過巽伏震初遁於是生頤頤者養也大小畜之盛也候在十一月天地合故成既濟

頤貞吉(注)晉四之初與大過旁通之初者晉乾遊魂卦也四養正則吉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成既濟定故頤貞吉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陰陽反復不衰謂上不如一八卦皆衰乾歸魂於離而息坎出震坤歸魂於坎而息離巽剝復之合也大過積坎頤積離陰道重故大過爲支遘之合小過內離外坎中孚內坎外離二卦故不從臨觀四陰二消息之并故泰否之合八卦同義也陽之例或以臨二之上兌爲口故有口實也異觀頤(注)晉離爲目故觀頤觀其所養也晉離爲目四之初上成艮艮爲賢人是以離目下觀養賢自求口實(注)或以大過兌爲口或以臨兌爲口故頤自晉來息大過坤兌口爲象口解坤爲自艮爲求口實頤中物謂其自養自養謂三之正五上易位坤虛正則實鄭元劉表並以下動上止象頤故名頤虞既取兌爲口則頤直取養義耳噬嗑取頤中有物乃是頤卦爲象非象頤非頤卦本象也六十四卦獨此言象明頤非象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注)晉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坤爲我震爲動謂四失離入坤遠應多懼朵頤謂初動貌初爾謂四多懼朵頤也四求初養故凶矣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注)謂二變左不足貴故凶坎爲馬三變二上體艮爲山常謂五失位也五失位而承於上義在養上非能應二故日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注)三失位體剝征則凶以應上三皆不正相應上三皆弑父弑君故貞凶頤貞三動上正五而三變之則定既濟上未變坤爲十年動无所應故十年而三先變動无所應雖正猶凶勿用无攸利也悖雖變猶凶十年數極上變則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注)晉四之初謂三已變成頤頤爲坎故頤而易馬四本坎也三變又與屯四乘坎馬同義乘坎馬亦二變坤爲虎離爲目眈眈下視貌初逐逐心煩貌坤爲吝嗇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之事應初得位應初故无咎二无應故顛頤而凶四有應故顛頤而吉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不嫌故上施光也六五與五易位於坎與二異也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注)失位故拂經无應順上故居貞吉艮爲居也居則貞而吉義在養賢涉上成坎自我往日涉五宜變上亦之義乘陽无應故不可涉大川矣謂上陽上九由頤厲吉(注)由自從也體剝居上眾陰順承故由頤失位故厲以坤艮自輔故吉也利涉大川(注)失位故厲之五得正成坎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雜卦日頤養正也彼注云謂養三五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觀頤觀其所養也謂艮艮爲賢以下養上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正謂三五坤爲實天地養萬物頤坤大過乾震生巽長艮山兌澤坤爲萬物山澤之物无不生長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注)乾爲聖人大過體復一爻故爲聖人謂初也艮爲賢人頤下養上以初故聖人養賢坤陰爲民皆在震上震謂以貴下賤大得民四貴降初爲下故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頤時天地合日月望陰陽往來下體所以生故大也物

象曰山下有雷頤雷伏山下天地以陽養萬物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注)君子謂初乾震也震爲言艮爲慎慎言語也大過兌口坤虛无實艮爲節故節飲食也惠徵士以君子謂三正體坎震象也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初下養賢四在艮故爲初所養陰非賢人故不足貴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當類謂二待五正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注)弑父弑君故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上謂五正三成離故施光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頤謂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注)變陽得位故大有慶也之五得位坤

䷛巽下兌上消息卦義具頤名大過者雜卦日大過顛也聖人取爲棺槨之象蓋乾老坤生故大者過也不言死陽无死也初體復一爻陰凝乾緒世承祀矣候在十月卦取二二正成咸咸陰陽感也交過以相與女妻有子續陽之義

大過棟橈(注)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大壯四陽二陰之卦例來或兌三之初者坤盡於亥至大過而生遘巽下成巽坤之始終也此通不言者略也繫辭傳藉用白茅荀鄭諸地而可注以頤坤旁爲棟棟謂三巽爲長木稱棟初上陰柔本末弱本初末上故棟橈

也橈下屬也兌反巽也兩巽相承故全卦象棟而本末弱橈也過在三者下巽之象體任重三居上下之際故不勝而橈也爲上巽反承在三爲下橈在四則任重可任則利有攸往亨注謂二也象曰大者過謂二失位剛過而中雖過而中失位无應利變應五之外稱往故知各謂二故利有攸往乃亨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注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爲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初過應五義與二五所謂也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注稊穉也楊葉未舒稱稊巽爲楊木近澤是楊也乾爲老老楊故枯乾至大過遘陰故枯楊遘陰故又生稊陽在二也十二月時爲之二月二五爻獨以爻當月者大過時重陰始故陽義至二生華巽五兌爲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之象二无應今過應上生稊楊少則稊而老則體姤乾爲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稊故上爲二稊初爲澤女妻大過之家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初過四應五上

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注隆上也之橈過三應二是謂過以相與反應在於初已與五意在於上反比上爲巽故棟隆之象故棟隆吉失位動入險而陷於井故有它吝二失位利有攸往四亦失位變則成井故成其不可變也然九二不取利正之義則四有它亦謂不可與初耳注似非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注陽在五也夬三月時周之五月枯楊得澤故生華矣五爲楊猶四棟皆取反巽也或者老婦謂初巽爲婦長巽初巽老婦爲枯楊得士夫爲生華女故象已巽爲婦乾爲老巽入乾體故初亦老故稱老婦也士夫謂五大壯震爲夫兌爲少故稱士夫五陽必取大壯震爲夫者兌本女也然則二亦以大壯乾爲老夫往略耳五過二使應上二過五使取初五得位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退伏初非爲退伏故无譽由二退也體遘淫女故過以相與使應少夫象曰亦可醜也舊說以初爲女妻上爲老婦誤矣馬君亦然荀公以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爲女妻二陰失正數九爲老夫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爲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爲老婦但以數多少爲老少此何異俗說也悲夫學之難而以初本爲小反以上末爲老後之達者詳其義焉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注大壯震爲足兌爲水澤震足沒水故過涉也涉者之頂首也乾爲頂頂沒兌水中故滅頂凶謂大過之時乾沒於陰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也噬嗑上九坎水自下沒上故曰滅耳與此滅頂相似噬嗑由否之泰消息卦否上不反坤弒父弒君故曰何校滅耳凶此本大壯陰傷陽五已之初而上陰滅乾故凶與滅耳同義然大過之時坤生乾沒上妻二生子得位殺陰非其咎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注陽稱大謂二也大過體坎二爲主二失位故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注本末謂初上陰柔故弱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注剛過而中謂二說兌也故利有攸往以其得中又巽而說行故利變應五也說行者大壯震爲行初陽得位陰不能傷大壯四失位之二變應之其亨宜矣與遯二同義之二成訟消陽子弒其父三來失位終否復變應二陰所傷五故同義也大過之時大矣哉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藉用白茅女妻有子繼世承祀故大矣哉自坤盡入乾歷豫小畜萃大畜蹇睽而入大過乾精凝坤乾老坤孕故女妻繼世坤爲鬼故巽白茅承祀此大過消息之義

象曰澤滅木大過注兌澤巽木木所生而木或滅木不得地也兌陽陰所牝而陰終消陽不得位也大過陽之趣君子知微故發獨立不懼之義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注君子謂乾初復初也方消巽坤陰之始也陰始著則陽伏巽中陽始消故初陽伏入巽下體復乾初故不言聖人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憂則違之乾初同義故遯世无悶也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注初爲下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注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初比二而二使之過與五二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上本應三四比五而五使之過與二四不撓乎下故過以相與也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注本末弱故撓輔之益撓故不可以有輔陽以陰爲輔也陰謂上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注乾爲動直自二至四乾成故能不撓遠初近上二比五四其位然也初承二三應五上應故不撓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注乾爲久枯而生華故不可久也婦體遘淫故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大過宜凶非陰之咎

☵☵坎下坎上乾二五之坤陽陷陰中故名曰坎於消息卦乾盡入坤三息會於乾五征坤成坎陽得其常故日習坎坎方伯之卦也初六冬至上六驚蟄卦辭皆二正爲比陽初息卦爻二不變陽微未出坤也至上仍取二變

習坎有孚注乾二五之坤與离旁通乾歸大有坤二五乃交乾而爲离离息成坎日月會王于又觀上之二二陽卦例君常也入純卦唯坎加習者嫌陽陷險非正故明之陽息陰中是其常也重亦常義故象曰重險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坎在天爲月在地爲水水之潮汐應月之行故以明坎之有孚故習坎爲孚也維心亨行有尚注坎爲心陽在中乾二五旁行流坤行於六十四周卦陰陽會合故亨也行謂二尚謂五也二體震爲行動得正應五故行有尚往有功也重險則陷故二宜之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注習積也自陽德言則習爲常自險勢言則習爲積位下故習坎爲入坎中小穴稱窞兩坎之下坎中之窞是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陽來小得亦失道故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注陽陷陰中故有險也位在坎不能自出險中故曰據陰有實故求小得也據初陰陽爲實陰爲小坎而又有險謂上更遇坎也

六三來之坎坎句險句且枕句入于坎窞勿用注坎在內稱來在外稱之坎坎終坎故來之坎坎三无應來險而終坎故來坎之枕止也人臥則枕艮爲止三失位乘二則險承五陽則故險且枕入于坎窞初在重坎之下坎窞也三下就坎則既險矣且上就艮則在坎之中而亦入於坎窞體師三輿尸故勿用

六四尊酒句簋句貳用缶注震也主祭器敬則用祭器故有尊簋坎爲酒簋黍稷器此非祭禮旅人以瓦爲之亦缶類坤爲黍稷也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木震爲足下坎坎酒在上尊酒之象君尊有豐以木爲之若豆而卑言震爲足也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尊元酒也燕禮君尊以瓦大兩有元酒者以其在下故貳用缶耳坎埤際乾四上承五剛柔之交尊酒簋貳用缶燕禮也饗禮食禮納約自牖句終无咎注坎爲內也四陰小故約艮爲牖坤爲戶艮小光照戶句牖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牖謂四順承五也饗食之禮賓席牖間不燕正臣禮不敢煩褻尊者爲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故貳用缶則內約自牖矣得位承五故无咎

九五坎不盈禔既平无咎注盈溢也艮爲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爲平禔安也艮止坤安故禔既平謂坤爲坎也得位正中故无咎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注徽纆黑索也觀巽爲繩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作繫當寘置也坎多心說卦坎於木爲堅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於經无考未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觀上之二爲故取二變爲象剝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

象曰習坎重險也注兩象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也五天位二地位水流而不盈盈溢也謂五艮爲止水流不溢行險而不失其信注信謂二也震爲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謂二五行有尚往有功也注功謂五二動應五故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注謂五在天位五從乾來體屯難故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注坤爲地乾二之坤故曰地險艮爲山坎爲川半山稱丘丘下稱陵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邦注王公大人謂乾五坤爲邦乾二之坤成坎險震爲守有屯難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邦萬言王用出征以正邦是也險之時用大矣哉自寫成坎兌秋震春坎冬离夏因時設險故日時用

象曰水洊至習坎剝復相續如水積流陸績云水再至通流不舍晝夜有似於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君子謂乾五在乾稱大人在坎為君子惠徵士云五坎不盈德盛而業未大故稱君子坎為習為常乾為德震為行巽為教令也觀巽坤為事故以常德行習教事也坎會乾出震常德行也變觀書教事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習坎其位也入坎其失道也陽為道初失位故曰失道求小得未出中也動應五則出險中來之坎坎終无功也艮為終功謂五三不能承五在坎終坎其道也亦謂師三師或與尸大无功也樽酒簋剛柔際也注乾剛坤柔震為交故曰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光大也注體屯五中故未光大也屯五屯其膏施未光也以在坎中成既濟體离則光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謂變觀上陽為道故失道

☲☲离下离上坤二五之乾陰麗於陽故名离离者麗也於消息卦為乾之舍謙師比三息而乾坤合於离與坎旁通离陰麗坎陽也方伯卦初九夏至上九白露變正坎

离利貞亨畜牝牛吉注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于爻遯初之五二陰卦觀柔麗中正故利貞亨中正謂五伏陽乾晝歸离而出於坎坤者乾之牝离之陰麗乎坎之陽也坤二五之乾而凝元在二乾二五之坤出坎在五故上二元吉而五利貞五正則二體皆變成坎故下云畜牝牛畜養也坤為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唯坎中正故能麗坤俗說皆以离為牝牛失之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坎震為足初在其下震履未成故錯然也錯雜也乾五未出諸爻皆不能變唯二凝元有陽義則下三成乾乾為敬四惡人初變應四則見侵故敬之无咎六二黃离元吉坤五也體黃裳故黃离乾之元故元吉九三日昃之离兌為西巽為入故日昃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离為大腹缶象也坎三當艮為手震為笑言則鼓缶而歌也三不能變則下體成乾乾為老二乾盡體大過死故大耋也巽呼號兌口舌故嗟矣九四突如其來如突逆子也坎四當震為長男坎為中男艮為少男四未能變乘乾三男皆逆乘父故突如上下之交故來如焚如在二火离故焚如死如體大過故死如棄如二日正體乾乾為野大過棺槨象四在野上故棄不葬六五出涕沱若自日溺离為目由离出坎象水出目故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注坎為心震為聲兌為口故戚嗟若動而得正尊麗陽故吉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注王謂乾乾二五之坤成坎體師象震為出坎王用出征首謂坤二五來折乾离之二五也伏陽出先折二五故曰折首二五曾折故有嘉折首陽為嘉乾者故謂之首也醜類也乾征得坤陰類皆變而為陽五陽就出初三四上乾陽物故獲非其醜无咎矣

象曰离麗也麗附著之意陰必附於陽故乾合坤元而為离日月麗乎天注乾五之坤成坎為月上先成坎离為日本离五伏陽出下仍日月麗天也乾為天百穀草木麗乎地注震為百穀巽為草木离巽坤為地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閒者為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注兩象故重兩象离坎也离日坎月明為重明所謂明兩作正謂五陽變之坤來化乾謂坤二五之乾以麗乾以成萬物謂离日化成天下也化故由离五坤為化故曰化乾此以上指釋利貞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注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畜牝牛故中正而亨也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离注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离离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离以麗乾為義故作成也日明兩作謂日月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為明兩作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注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坤為方二五之坤震東兌西离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咎謂四初不變辟之黃离元吉得中道也中謂二乾為道日昃之离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四惡人无所容故焚死棄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注王公乾五王大人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注乾五出征坤故正邦也坤為邦

皇淸經解卷一之百零九終

皇淸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一十　嘉慶李恒春舊校　番禺崔錦良馥齋嬰齋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惠言著

周易下經　彖下傳　象下傳　虞氏注

☱☶艮下兌上消息卦在否次漸漸女歸待男行咸以乾感坤為反泰之始也候在五月變成既濟

咸亨利貞取女吉注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否由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初四謂易位少男下少女親迎之義初四正則中男正乎外中女正乎內故取女吉貞

初六咸其母注母足大指也艮為指坤為母故咸其母失位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謂四也咸家男下女四感初初乃之四然初之志則常在四也母非動始然是之行先於母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脛腨也巽為股二最在下腓之象艮止云巽長為股艮小為腓是也感之者二也凡感之道近則通二五雖三感故凶陰道承陽故居而比三雖凶吉也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注巽為股謂二也三與二俱為股三二相感非謂二獨為股也巽為隨艮為手故稱執謂二三當執守二乃隨之於三應於上初四已變歷險故往吝往謂之上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注失位悔也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懷思慮也之內為來之外為往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憧往來矣四咸心无所不感初上舉其遠者故有往來之象兌為朋少女也上謂艮初變之四坎心為思故曰朋從爾思也謂四既正則上亦從也四與上非男女之感故轉兌為朋象九五咸其脢无悔注脢夾脊肉也謂四已變坎為脊故咸其脢五感上也通體坎為脢亦如三之股脢不動象五不應二得正故无悔舍二感上故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注耳目之間稱輔頰四變為目离坎為耳兌為口舌故曰咸其輔頰舌輔頰在耳目之間與舌不相接而相遠上應三三不得之三在离坎之間輔頰也上為兌舌也上感於五不得之三而與三通氣以言語相感故曰咸其輔頰舌象曰滕口說也

彖曰咸感也陽始感陰柔上而剛下柔坤三剛乾上二氣感應以相與鄭氏云與猶親止而說男下女止艮說兌艮男兌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初四正物化生既濟定天地行變化既成萬物故咸二二謂成反泰也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注云否反成泰天地壹壹萬物化醇聖人乾初四易位成既濟坎為心為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注謂四之初以离日見天坎月見地縣象著明萬物見离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注君子謂否乾乾為人坤為虛謂坤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乾坤感應陽施陰受故曰君子艮山在地下為謙在澤下為虛澤在山上源出山中山虛受之

咸其母志在外也謂初志應四之四坎為志初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二在否體坤坤為順為害三來壞二坤中故順不害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注巽為處女也男已下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當咸之時已有男下女之象故同在巽體亦不處也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二女二士志在於二故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注坤為害也今未感坤初體遯弒父故曰未感害也未感則害必貞吉乃悔亡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注未動之离故未光大也謂感上亦以未正也咸其脢志末也四支謂之末五正坎心為末之志上與五為脢脢從然後可正末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注媵送也不得之三五感於山澤通氣故滕口說也

☳☴巽下震上泰息卦通益否反泰也故注云與益旁通乾坤天地終則有始恆久之道故名曰恆爾卦候在

六月外卦七月否之反泰由益反下无取於恆恆特明乾坤終始之義耳故變又成益所以爲恆久不已也恆則化成必先正位故先言利貞明既濟也後言利有攸往明成既濟乃反益也爻上不變云在益上明三當立不易方也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注恆久也與益旁通益乾初之坤四否泰 剛柔皆應故通 乾坤无咎 夫位咎也剛柔應故无咎 利貞矣謂復成益三不易 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方成既濟定 否泰相尋 正終則有始恆益反復故利有攸往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注浚深也初下稱浚故曰浚恆 初失位變體乾故浚恆貞凶 益成則死坤中故凶无攸利 晉初宜吉而凶者未定既濟非恆上益下也 九二悔亡注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 九四田无禽注田爲二也地上稱田 乾九 无禽爲五也 禽獲也陽出征陰則有獲吉五多功與師五田有禽同 九四失位利二上之五已變承之故曰田无禽 凡二五易位者四多義 利五 言二五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句 貞婦人吉句 夫子凶注動正成乾五 乾故恆其德婦人謂初巽爲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震乾之子而爲巽夫故曰夫子 終變成益震四從巽死於坤中故夫子凶也 初上爲四從震而吉四下爲初從巽死坤中此浚恆所以凶也故二使初四正者乾五故言之也 上六震恆凶注在震上故震恆五立不易方乃各正性命也 不變在益上故凶三正動乘陽故凶 定既濟則非乘陽也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 乾初上坤四下 雷風相與 蜀才云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 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乾爲久陽爲道 凡不變者不足恆故利貞乃久於其道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注泰乾坤爲天地謂終則復始有親則可久也 坎離繫注云陽道成乾爲父震坎艮爲子本乎天者親上 故有親此終變成益乾坤歷生六子故日有親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讀有始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注動初成乾爲天至二離爲日至三坎爲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注春夏爲變陽 秋冬爲化陰 變至二離夏至三兌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 信此說應云 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謂乾坤至秋至三震春至五坎冬成物也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注聖人謂乾 君子卽乾二三 乾爲道 故久於道 三久其道不與上易則益 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 此論爻變也 卦三上得位 初二四五正位成既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兩离象重明麗正故化成天下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注以離日照乾坎月照坤萬物出震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咸同義也

象曰雷風恆 雷以動風以散 變而恆至 君子以立不易方注君子謂乾三也乾爲易爲立坤爲方乾初之坤四三正不動 二正 乾爻唯 故立不易方也

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注乾初爲淵故深矣失位變之正乾爲始故曰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變得位是能久中 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諸爻皆正三獨失位故无所容 注云言二五皆非其位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注一謂初終變成益以巽應初震故從一而終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注震沒從巽入坤故從婦凶矣 坤爲義以乾制坤爲制義 震恆在上大无功也注終在益上五遠應故无功也 益上故凶 五應二不能比上上不得五故无功而凶上六在三不易方則上不變成既濟非震恆矣

☶☰ 艮下乾上 八月消遘陰道長陽當退故名曰遯與臨旁通臨至八月有凶謂遯也遯六月卦也卦不變消時也 爻取三消成否上來四反成既濟於泰否之義與時行也 宜與臨旁通

遯亨注陰消遘二也 不言略也 艮爲山巽爲入乾爲遠遠山入藏故遯於遠山 入藏 以陰消陽子弒其父艮爲少男變乾小人道長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則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當位謂五應謂二 二陰道長弒父弒君由應五應貞故不傷遯之而通 小利貞注小陰謂二得位浸長以柔變剛故小利貞 貞者謂執用黃牛之革也 則非正利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注艮爲尾也初失位動而得正故遯尾 初動則遯 厲 去其尾 之應成坎爲災 坎之四成 故厲在艮宜靜 遯消方長必至否乃能復濟 初在艮若不往於四則无災矣 否既成上既來中時止則止故宜靜 變三四來之初往則可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注艮爲手稱執 二執否坤爲黃牛 二執三在成否之後故取否坤 艮爲皮 四變之初則坎水濡皮 离爲牛乾之乃成革 故執之用黃牛之革 陰浸而長三消成否二小利貞故上來之三仍爲艮四之初而執三在坎中也此則三動而復出與旅三同故旅上喪牛五動成遯注云六二執用黃牛則旅家所喪 莫无也勝能說解也說讀如脫 乾爲堅剛 乾上來牛也 四上來未變爲巽爲繩 艮爲手持革縛三在坎中故莫之勝說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注厲危也 巽爲繩 宜脫繩字 三在巽故係遯 四變時九三體坎坎爲疾故有疾厲 坤失位有係於上故係遯 此二所謂執用黃牛遯 陰剝陽三消成坤與上易位坤爲臣兌爲妾上來之三據坤 上來之三也 應兌 據四初 未動 故畜臣妾吉也 雖有疾厲然以乾畜坤 兌終成既濟故吉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注否乾爲好爲君子 三消成否四乃陰稱 之初故稱否乾 小人動之初故君子吉 四以乾入陰在四多懼故小人否 初遯尾厲故否 得位承五故无凶咎矣 九五嘉遯貞吉注乾爲嘉剛當位應二故貞吉謂三已變也 成否上來之三成坎 四已易初 象曰以正志也 坎爲志 上九肥遯无不利注乾盈爲肥 四五上皆乾由遯嘉遯肥遯也遯皆變 去五不變故曰貞吉 二不及上故肥遯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 二執三謂執上 然二不能及上 上遯之三 二乃得執之入坎 坎爲疑 疑有疾厲不利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遯乃得通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注剛謂五而應 句 二 句 艮爲時故與時行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 臨云剛浸而長注以兌澤解之此亦曰浸長者臨至八月有凶遯 二消臨兌故亦取澤象虞雖不說可以例求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消之際時行則行 反成既濟故義大也 否

象曰天下有山遯 天下无邦弒亂之時唯山可遯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注君子謂乾乾爲遠爲嚴小人謂陰坤爲惡爲小人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 二陰浸長三消入坤是小人也乾上反三據坤四動初既濟定是遠小人不惡而嚴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四之初成坎 坎爲災 執用黃牛固志也 坎爲志 謂之初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不可大事也注三動入坤坤爲事故不可大事也 四變故上來之三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謂三已變否上之三 四正初五在坎爲志正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坎爲疑 謂之三

☰☳ 乾下震上 陽息泰遘盛而爲陰傷故名曰大壯 壯傷也與觀旁通大壯二月卦也卦辭正五成需陽過當 止故日大壯止也爻成既濟五正則陽道成

大壯利貞注陽息泰也壯傷也 物過則傷 陽之辭 不云傷而云壯者陰燕朝鮮之閒謂之策或謂之壯郭 方言曰凡草木刺人北璞注云今淮南亦呼壯爲傷是也 大謂四 失位爲陰所乘兌爲毀折傷 陽不失位不致傷也 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

初九壯于趾征 句 凶有孚注趾謂四征行也震足爲趾爲正 當作征 征 初得位四不征之五故凶 趾征猶言趾之征也凡應不相 江承之云經文言征非言不征如虞讀似四征五而初傷而凶非也趾謂四征謂初四失位初不得應故傷若遂動而應四則凶雖不動而待四之五已得應之則有孚也壯於趾爲句征凶爲句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趾征不連讀明甚 孚謂四上之五成坎已得應四故有孚 九二貞吉注變得位故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注應在震也三陽君子 三 九 小人謂上上逆故用壯 陰方逆乘傷 謂二已變离离爲罔也 罔羅 三乘二故君子用罔體乾夕惕故貞厲也 三陷於罔故危 羝羊觸藩羸其角 羝羊牡羊也藩籬也羸纍纍也三體兌兌爲羊在乾故曰羝 震爲竹木謂上二陰在陽前爲藩 乾爲首三乾上故爲角 兌爲剛鹵三欲觸上反見纍謂二已變體巽爲繩也荀氏以三觸四而危之三爲君子

明不偏四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轝之輹注失位悔也之正得中故得中 與五易位故貞吉而悔亡矣體夬象故藩決震四上處五則藩毀壞故藩決不羸坤爲大轝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轝之腹而象曰尚往者謂上之五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注四動成泰坤爲喪也乾爲易四上之五兌還屬乾體乾九五有乾德故曰易 故喪羊于易動各得正而處中和故无悔矣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注應在三故羝羊觸藩 謂上不應三使三觸藩故无攸利明三所觸者上矣 遂進也謂四已之五體坎上能變之巽 字能衍 巽爲進退故不能退不能遂 不能進退言爲巽之不可退則失位上則乘剛 退謂上爲巽退於巳則失位進於五則逆乘剛也 故无攸利坎爲艱得位應三利上 不變居坎則得位藩既凌二自應之利居五上 故艱則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 陽爲大 剛以動故壯 謂乾剛震動而遇剛謂四失位爲陰所乘故傷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注謂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注正大謂四之五成需以离日見天坎月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也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 雷陽氣震陰而爲聲在天上陽盛而傷故震也失位而傷非禮之義 君子以非禮弗履 震足履乾履非所履四正成坎震足不見故曰非禮弗履君子謂乾陽履以坤柔履剛故嘉會合禮此以震剛履乾故非禮弗履其義同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注應在乾終故其孚窮也 窮於孚故傷 九二貞吉以中也注動體离故以中也 二宜陰中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傷於上方傷陽 三宜正夸乃惡而觸之象角宜矣 藩決不羸尚往也 謂之五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四五不當位故 喪羊乃无悔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詳祥同 艱則吉咎不長也注乾善爲詳不得三應故不詳也巽爲長動失位爲咎不變之巽故咎不長也

☷☲坤下离上 觀消卦陰進居五故名曰晉 晉進也不日進而日晉者以陽爲義日中觀之大也故雜卦曰晉晝也侯在二月卦乘稍勢成臨 盛消道也取陽義故交成既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注觀四之五 例 四陰 晉進也 謂四進居五上 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 康侯猶言侯謂初坤行也 爲震 震爲馬坤爲用故用錫馬 惠微士謂錫貢之 艮爲多坤爲衆故繁庶 蕃當作繁 离日在上故晝日三接矣 觀四之五以离日接乾初正坤 故三陰在下三接三享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注晉進摧憂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應爲罔日字衍 坎稱孚坤爲裕 四罔雖孚而在坤而裕 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 巽爲命 乾无咎也 故无咎矣 正位得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注震爲 如謂初已變二在震也 晚字當云震爲行故晉 應在坎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也 當二无應變應五 嫌乾爲介福 艮爲手 四體艮 五易位 坤爲虛 二故稱受 艮手持福與二 二受之 介大也謂五已正中乾爲王坤爲母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中故爲王母 九五乾也消坤 六三衆允悔亡注坤爲衆允信也土性信故衆允三失正與上易位則悔亡故象曰上行也此則成小過 正也 不據初 小過故有飛鳥之象焉 此弁解九四碩鼠由三上易位也小過 飛鳥則碩鼠也 曰枠之利見碩鼠出入坎穴蓋取諸此也繫曰曰枠之利取諸小過 九四晉如碩鼠貞厲 碩鼠五技鼠也离爲飛鳥上之三离象壞震爲動坎爲穴動出穴中飛而不高 故爲碩鼠正居坎故危 六五悔亡注失位爲悔之正故亡 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注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卹往有慶也 誓得信也 往謂之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注五已變之乾爲首位在首上稱角故晉其角也坤爲邑動成震而體師象坎爲心故維 字誤當爲惟 用伐邑也言心謂五也五未正體已正體坎惟思伐邑謂五使上之三伐坤也 得位乘五故厲吉无咎而貞吝矣 咎乘陽故吝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离爲明坤順麗离大明謂乾也五乾位陰順麗陽故麗乎大明謂觀四之五 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康侯用錫馬於王 以四麗五柔進上行以离接乾晝日三接之象是

象曰明出地上晉 日出於地進而照地 君子以自照明德注君子謂觀乾乾五 乾爲德坤爲自离爲明乾五動以离日自照故以自照明德也 就陽而言 爲乾五動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注四裕在坤 初動震爲行初一稱獨也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 初受巽命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衆允之 句 志上行也注坎爲志 坎三體 三之上成震故曰上行也 碩鼠貞厲位不當也 謂當之五 矢得勿恤往有慶也注動之乾乾爲慶也 惟用伐邑道未光也 謂五已正离爲光上之三 五得光也五陽爲道

☲☷离下坤上 臨息卦玄升陽雖升而未光猶傷於陰故曰明夷也言陽當有所誅殺故曰明夷誅也侯在九月五出成既濟

明夷注夷傷也臨二之三例 二陽 而反晉也 兼取反卦非消息例 侯果云晉與明夷往復不已故見暗則伐 明入地中故傷矣 取之亂則治取之 利艱貞注謂五也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故利艱貞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 离爲飛 晉時离在上今反下故垂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晉四下初體噬嗑食初從四下 從坤變來 不食离爲日自四至初三爻故三日不食 有攸往主人有言 震爲主人爲言應在震故有攸往而有言 六二明夷于左股 本臨二在震爲足故趾二爲左二股也震故左股 用拯馬壯吉 馬謂臨二 拯子夏傳作拼拼舉也 在坤下失位而傷 三體師之二舉之得位而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南故南狩此本离上也离上有嘉折首 不可疾貞 坎爲疾疾貞正乎坎也言當從五成既濟也李札聞南狩言日獨有懈謂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 坤爲腹 體震爲左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晉初也在艮下艮爲門庭今體震故出坎爲心明夷之心三也四應初歷險近得於三故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注應在三离滅坤下故不明晦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失其則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謂反晉 坎爲入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注以用也三喻文王大難謂坤 謂上 坤爲弒父逆亂荒淫若紂殺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爲諸侯喻從文王者 謂四 紂懼出之故以蒙大難得身全矣 文明离也柔順坤也蒙遭也 以紂懼諸侯而出文王 足以正史記之失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注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乾爲正明 晦其明 箕子大之出五成坎體离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紂奴之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注而如也君子謂三 體師象以坎莅坤坤爲衆爲晦离爲明故用晦如明也 在離晦損自明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荀氏云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坎爲則 謂二順三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志 坎爲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入 宜比三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正則重明麗正故不息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 引晉時在坤上 坤爲四國 後入于地失則也 謂反在坤下三坎爲則 三在下不應上上失之

☲☴离下巽上 遯消卦玄訟陰陽一家故名曰家人 侯在五月 上三權變受上成既濟消卦正位多由家人此發例也卦不變消卦之正

家人利女貞注遯初之四也 例 二陰 女謂离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應四在坎爲閑 閑防也初失正動體震巽未成故閑之悔也三動則悔亡 未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頤二 二得正坤道從陽故无攸遂 三動體頤二在頤中五在頤上艮手饋養故亦中饋 居正應五故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 馬氏云嗃嗃悅樂自得貌今當從之三動震爲喜樂

故嗃嗃有失位故悔厲天地正故吉婦子嘻嘻終吝嘻嘻笑也三變離為婦巽為子則悅樂之過而不正嘻乎嘻當與上易位六四富家大吉注三變體艮艮為篤實坤為大業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謂順於五矣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大也乾五稱王家謂二坎為恤謂三也三變則五交二无憂而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注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為孚故有孚乾為威如自上之坤故威如易則得位故終吉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注遯乾為天三動坤為地男得天正於五女得地正於二遯五不變二不變成既濟故天地之大義也天地則二五男女正內外矣三動正本正位變坤復易上成既濟所謂婦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乾坤乾為君坤為君也后后亦君也父子兄弟夫婦所以各正正當父子正故三動然後既濟定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注遯乾為父艮為子三五位正故父父子子父尊子卑三動時震為兄艮為弟初位正已言二五當言初五位正故省文上故兄兄弟弟兄先弟後三動時震為夫巽四為婦初四位正故夫夫婦婦也夫內婦外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二上易位六爻皆正成既濟定雲行雨施天下平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火熾則風生風自火出家人之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君子謂三乾為言之信為行之謹同義

閑有家志未變也注坎為志謂二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坤為順巽謂五家人嗃嗃未失也終剛故未失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坎為節體兩坎為家節二上易則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得位順五故順在位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注乾為愛也二稱家三動成震五得交二初得交四故交相愛震為交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注謂三動坤為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兌下離上消息卦通蹇蹇二之復二成睽坤五麗乾五故名曰睽序卦曰睽乖也象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義在乾五伏陽出通坤五故先睽而後同位在十二月卦辭言五應乾消息之義以取五正則定既濟明乾元也

睽小事吉注大壯上之三四陽之例雜卦曰睽外也亦謂陽動而外也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也睽此象云柔進而上行故知與蓋取同義繫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與小畜大畜亦同義謂五陰稱小得中應剛五變乾故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注无應悔也四動得位故悔亡應在于坎坎為馬四而行失位之正入坤坤為喪坎象不見故喪馬震為馬艮為止故勿逐坤為自二至五體復象故曰自復復當以二變四至初體四動震為馬來故勿逐自復也離為見惡人謂四四離棄故惡人動入坤初四復正故見惡人以避咎矣九二遇主于巷无咎注二動體震失位震為主為大塗艮為徑路大道而有徑路故稱巷變而得正故无咎而未失道也六三見輿曳注離為見坎為車為曳當以四動坤為輿在坎下車似故見輿曳四也其牛掣注四動坤為牛為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掣離上而坎下其牛掣也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注其人謂四惡人也四睽二失位故黥額為天劓鼻為劓无妄乾為天震二之乾五以陰墨其天乾五之震二毀艮割其鼻也兌為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失位動得正成乾故无初有終象曰遇剛是其義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注孤顧也此釋名有在兩陰間睽五顧三故曰睽孤體離故為日四失位不承五而顧三故曰睽孤也震為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為交坎為孚動成震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矣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注往得位悔亡也謂動而之乾乃能明五變四乾為宗乾五謂五本與二體噬嗑故曰噬四變時艮為膚故曰厥宗噬膚也宗謂乾陽非謂二應伏變得正成乾乾為慶故往无咎而有慶矣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注睽三顧五故曰睽孤也離為見坎為豕為雨四變時坤為土土得雨為泥塗四動艮為背豕背有泥故見豕負塗矣坤為鬼坎為車變在坎上四變故載鬼一車也豕鬼皆謂五五未變上失正所見如此先張之弧後說之壺注謂五已變乾為先應在三五變上乃與三相應坎為弧離為矢三本張弓之象也謂二不應已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為後說猶置也說讀如稅兌為口離為大腹坤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矣四動三乃與上相應坎象不見壺空置矣匪寇句婚媾往遇雨則吉注匪非坎為寇之三歷坎故匪寇謂三匪上應與陰陽相應故婚媾謂上易三在坎下故遇雨坎下為雨與上易位坎象不見各得其正故則吉也成既濟定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注離火炎上澤水潤下也无妄之五二動為澤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注二女離兌也坎為志離上兌下无妄震為行巽為同艮為居二五易位震巽象壞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巽艮體皆壞則同居者原其在无妄而言非即謂離上兌下為同居女通外成離兌為姊妹故原在家為同居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注說兌麗離也明謂乾當為例晉言麗乎大明謂乾此亦當然與晉同則晉字也柔謂五无妄巽為進從二之乾五伏陽即睽五也當言大明以麗於晉疑脫五故上行剛謂應乾五伏陽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鼎五應乾睽應乾五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注五動乾為天四動坤為地故天地睽惠徵士云乾上坤下象天地否故天地睽坤為事也五動體同人故事同矣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注四動艮為男兌為女故男女睽惠徵士云咸兩象易故男女睽坎為志為通故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注四動萬物出乎震區以別矣故萬物睽震生兌殺故區以別矣坤為事為類故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離夏兌秋坎冬四變震春故日時惠徵士云非義之當故日時用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注君子謂乾五伏陽出成巽為同動三上易位既濟定乾坤別故以同而異

見惡人以避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注動得故未失道見輿曳位不當也見三失位故四顧之无初有終遇剛也注動正成乾故遇剛謂上三與上相易交孚无咎志行也注坎動成震故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慶謂乾五陽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注物三稱羣謂坎三坎為疑三變坎敗故羣疑亡矣交也

䷦艮下坎上消息卦通睽萃四既息五則下反三而為蹇蹇二之復二成睽應蹇五乾坤乃通陽老童坎始蹇難故名曰蹇坤德至蹇而復故卦辭稱西南不利東北與坤同也使十一月成既濟坤元復也

蹇利西南注觀上反三也成觀又觀上之三四萃觀上之四二陽之例故不言萃四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此言乾五當使三之復二成睽也三之睽成震兌西南得朋五居坤中以應睽五故曰利西南與坤同義然則往得中者謂三往居二中爻就一卦言以外體為往卦就消息言以之卦為往義各有當也不利東北注謂三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言喪乙滅癸明不但以艮為東北也則西南亦指震兌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利見大人注離為見大人謂五二得位應五故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乃據爻義言之貞吉注謂五當位正邦坤為邦乾正坤故貞吉也明觀當正

初六往蹇來譽注譽謂二二多譽也失位應陰往歷坎險故往蹇蹇以見險而止為義故諸爻並言往來內卦則以外卦為往外卦則以變為往變而得位以陽承二故來而譽矣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注觀乾為王坤為臣五也坤為臣也二為躬坎為蹇也蹇亦險難之應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

蹇君臣蹇難觀上之三折坤之體臣道得正故匪躬之故象曰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注〕應正歷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也承之云反當謂三反之六四往蹇來連〔注〕連輦蹇難也輦亦難意故連訓之在兩坎間進則无應退已正故无應故往蹇退初介三故來連也九五大蹇朋來〔注〕當位正邦故大蹇謂當之之復二成臨臨者大故大其蹇睽兌爲朋故朋來也蹇九五以乾通睽故得朋獨於九五言通睽者消息在五三往得中五所爲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注〕陰在險上變失位故往蹇上无所往故窮謂三艮爲碩退來之三故來碩得位有應故吉也离爲見大人謂五故見大人上

故利見大人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注〕前外也諸爻言往蹇以險在前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注〕离見坎險艮爲止觀乾爲知謂五體觀乾故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注〕謂三之復二得中震西兌南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注〕謂三在坤中坤東癸北陽道窮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注〕大人謂五二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注〕謂五正坤爲邦蹇之時用大矣哉〔注〕謂坎月生西南而終東北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喪滅於癸終則復始以生萬物故用大矣三之復二成震兌五乾息之爲陽息變之因成巽艮滅於坤爲陰消故備時用蹇坤乾之合陰陽將老故發此義

象曰山上有水蹇〔注〕山上有水地險山川故爲蹇難君子以反身脩德〔注〕君子謂觀乾觀乾九三坤爲身觀上反三故反身陽在三進德脩業故曰君子觀乾德外著反之於內體乾之夕惕孔子曰德之不脩是吾憂也

往蹇來譽宜待時也〔注〕艮爲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注〕九三亦悔意故也終无尤言不累於坎往蹇來反內喜之也〔注〕內謂二陰也謂二是陰爻非通初六言之往蹇來連當位實也〔注〕陽爲實謂爻注云反身據二是其義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注〕三在內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以變正應四不大蹇朋來以中節也〔注〕五中節故以朋來惠說以中爲爲患以來連爲患〔注〕五乾爲貴言上應三則比五〔注〕貴謂五發而同是說

䷧坎下震上解〔注〕臨息卦大明夷陽動而交坤陰始解散而名曰解候在二月卦辭成屯消息震也屯則既濟定故爻至上兩三正

解利西南〔注〕臨初之四二陽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衆故利西南往得衆也兌說震兩坎雨得陽正坤五故利西南往非也與在震二往之五正

得衆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注〕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於外而无所應初亦失位故无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吉也二往之五四來之初下云乃得中也二往之五成屯體復象故稱來復吉矣有攸往夙吉〔注〕謂二也夙早也离爲日爲甲乾甲离亦爲甲日出甲上故早也四變則离不見故夙吉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則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初六无咎〔注〕與四易位體震得正故无咎也失位宜之正故无咎初體震故變不言貞者主九二二貞則諸爻皆正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注〕二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爲狐坎爲弓离爲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體艮故獲狐三之五離三爻象四下初又艮二三四三爻皆坎孤故三狐二解悖离復見故得黃矢六三負且乘〔注〕負倍也二變時艮爲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爲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致寇至貞吝〔注〕五之二成坎坎爲寇盜故五之二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藏悔盜兌爲見藏而見黃慢藏也故致寇至貞吝矣可醜故吝也

繫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注云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故曰上慢下暴盜之招謂此也就爻變爲一例此注以繫解之者三伏陽解悖六三非能自正故以致盜言之取困三暴二入宮變之五爲萃正與困二入宮同或者五正後四遇三暴不能之利五復正故以致盜之二奪之故三伏陽出還成乾也解悖四乃之初謂三以四艮倍五在艮後故五三之爲成解也二奪坤爲車華三在坤上故坤爲器乾爲君君子德卓五之二失正上位稱君子乾在坤上稱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注〕二動時艮爲指四變之坤爲母艮大指也坤母指母故解而拇臨兌爲朋四本臨之之四故爲孚二之五成坎故斯孚矣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注〕君子謂二之五得正成坎坎爲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謂五陰爲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獲之无不利〔注〕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三伏陽二乾君子故過失正爲小人君子升位則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爲孚也三陽出二乾鑿度曰陰隼爲隼上之位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象乾入弓故也离爲隼二上之乾三暴慢故知三隼也凡公皆三也六三隼爲三爲三故而在二上宮乃也之中无悔之无不利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注〕險坎動震解二月雷以動之爲險震出險上故免乎險也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注〕謂二二五之

象曰雷雨作解〔注〕陽升爲雷陰下爲雨君子以赦過宥罪〔注〕君子謂三伏陽出成大過坎爲罪入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體乾兩坎不見震喜兌說罪人皆出故以宥罪謂三入則赦過出則宥罪公用射隼以解悖是其義也

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注〕復初爲中中正也二已之五四來體復故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注〕謂二之外爲五多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注〕乾臨坤故天地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注〕惠棟云皮曰甲根曰宅離爲甲艮爲宅乾爲百果震爲草木解之時大矣哉解之時震出故大萬物出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注〕體屯初震剛柔始交故无咎也已正故第二五九二貞吉得中道也〔注〕動得正故得中道五乾爲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注〕臨坤爲醜也坤爲自我以离兵伐三故致戎三本坤時艮手招盜故誰咎也注云二藝坤時艮手招盜謂二欲五伐三甚三之罪義无取於坤不可云萃臨招盜解而拇未當位也〔注〕初四失位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注〕二陽上之五五陰小人退之二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注〕坎爲悖二出成乾而坎象壞故解悖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一十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十一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嘉應李恆春番禺崔傳良覆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下經　彖下傳　象下傳　虞氏注

䷨兌下艮上〔注〕泰息卦又既濟消之始陽損陰而損則陰息在七月二五正成益上之三既損損衰則盛損益盛衰之始也濟必成益損者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注〕泰初之上損下益上以據二陰故有孚元吉无咎自初之上自上之二艮爲手泰初失位元吉无咎有元損成既濟定上之故元吉失位宜得正之上一爻常之故无咎者泰艮男居上兌女在下男女位正故可貞利有攸往矣繫曰天地壹壹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言男女位正者正謂精化生所以可貞非謂此爲貞也可謂二五也二五失位二實貞五則成益萬物化生則上益三貞而可王也稱自損二益五自二往上益三謂與上爻二五易義損家損下故二益五自二往上益三自三往損之用二簋

可用享坤爲用謂二正五成益上爲宗廟震長子主祭坤爲器民手執器享祭之象簋黍稷器圓曰簋方曰簠周官旊人爲簋則簋以瓦爲之坤爲土上之三成兩離火爲土而中虛禮乾爲圜在祭器則簋也謂益道成既濟定耒耨之稱萬之宗廟當泰之後王者治定制禮也惡徵士用鄭義以木器而圓爲簋取益時震象謂二升五用二簋以享於上上有五而益三乃成既濟今謂彖往二二簋應有時謂春秋損剛益柔謂冬夏既濟既定四時乃備二簋之象明當在上益三之後

初九祀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注祀祭祀坤爲事二簋用享故舉祀事謂二也用享者二遄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於正當爲五得正无咎謂二无咎亦已得之應故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上合志也注未言酌損之義惠徵士云謂五酌上之剛以益三案象注云終成既濟四注云二上復坎惠說是祀舊作巳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注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衍也震爲征不貞則失正毀折體兌故不征之五則凶征當爲貞聲之誤也二有應於五震性行故成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貞之五亦其不正而之應於五也損下故小損故弗損益之矣謂弗慮其損當益五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注泰乾三爻爲三人乾爲震爲行故三人行謂泰三爻損初之上拔茅茹故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注一人謂泰初之上此一損剛益柔反來益三故一人行兌爲友初之上據坤應兌此言得友謂三來上益三由三往之上故上但言應兌而已或疑損剛益柔四字當在應兌之下著脫字失處耳然三不言利有攸往者三往之上當在五故鄭得其友言致一也醇男女化生一謂天地化正之後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注四謂二也與初同義四得位遠應初二疾上五已得承之謂二之五三上復坎爲疾也亦象稱上有孚二坎體故稱疾之陽在五稱喜故損其疾使遄有喜二上體觀得正承五故義无咎矣三正四在坎疾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故明之无咎注謂二五已變成益故或益之或者不正之辭不可云上益之使云或坤數十兌爲朋三上失位三動離爲龜十謂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兌爲朋雅故十朋之龜三上易位成既濟故弗克違惠徵士云不違龜筮也元吉矣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注損上益三也上失正之三得位故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弗損而益三也失位咎之正故无咎貞吉動成既濟故大得志象傳矣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注謂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自內曰往三至是始往二五已動成益坤爲臣三變據坤成家人故曰得臣動而應三成既濟則家人壞故曰无家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注謂泰初之上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由乾道上行故損之道如此所謂天地壹壹萬物化醇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二簋應有時注時謂春秋也損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兌八月秋也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艮爲時震爲應故應有時也損剛益柔有時注謂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坤爲柔謂損益上之三成既濟坎冬離夏故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注乾爲盈坤爲虛損剛益柔故損益盈虛謂泰初之上損二之五益上之三變通趨時故與時偕行由損泰反否衰之始也聖人於此明持泰之道損而有孚反否伯行之義謂人道備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注山下有澤澤以滲山山以上損下益上之象也以徵忿窒欲注君子泰乾乾陽剛武爲忿坤陰吝嗇爲欲損乾之初成兌說故徵忿徵鄭康成及劉瓛皆云清也蜀才作澄益古偕作徵卦取兌澤潤清是也初上據坤艮爲止故窒欲也象室塞也山

祀事遄往上合志也注終成既濟謂二上欲其酌初欲上以益三也於五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注動體離中故爲志也之上來三二離在坎爲志一人行三則疑也注坎爲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則疑損其疾亦可喜也注二上之五體大觀象故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右也注三兌爲右右助也自上益三所以右五故元吉弗損益之大得志也注謂二五已變上下益三成既濟定離坎體正故大得志

䷩震下巽上否反泰消息卦否終必傾上反於初先否後喜三陽以次而下則泰成否泰拔茅以此也損上益下中行得位故名曰益益與恆旁通明益之道當恆也實益反泰不由恆故恆終變還成益而益卦義不取恆候在其正月三正由上益三三成既濟故曰益盈之始也卦取渙者明三伏陽與爻告公同義

益利有攸往注否上之初也與損同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二利往坎應五言應坎者明當成既濟故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注謂三失正動成坎體渙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渙舟楫象木道乃行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注大作謂耕播耒耨之利蓋取諸此也坤爲用乾爲大震爲作故利用爲大作體復初得正朋來无咎所以反泰故元吉无咎初元吉也復震三月卦三當爲二日中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星鳥春分也益正月卦啟蟄而郊而祈穀農事之始益民之大莫若農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注謂上從外來益也以反泰則上下益初以爻定既濟則上來益三故或益之二五卦主益三所以益二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己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爲朋謂三變離爲龜故十朋之龜成卦在初反泰在上當否之時陽不正位不能反泰故上必先來益三而後下益初上下初成損體兌故曰十朋之龜明上當益初朋來坤爲永上之三得正故无咎也注云損兌爲朋其旨微矣

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注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爲王體觀象艮爲宗廟此享帝而取宗廟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所出謂五帝郊南郊之祭也三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得位故吉王不禘明之郊乾鑿度曰孔子曰益之大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吉王道成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通道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注坤爲事三多凶上來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凶事喪事也坤爲死三陽伏坤中上來益之但象凶事而已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注公謂三伏陽也三伏陽者明上當下初益三三而云三動體坎三非正也故有孚震爲中行爲告位在中故曰中行中孚象行言中行謂初初體復初九復六四中行獨復注云中行正此也必云位在中者中爲內初在內乃得稱中行明非初雖震爲行正不得也爲中三公位乾爲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謂上公謂三伏陽圭益三已而反泰故先欲三上復正上來益三初爲之也初以上益三伏陽出則上益初是初以上之圭告於三之伏陽此所以有圭也桓圭公執桓圭六四中行告公從注中行謂震位在中震爲行爲從故曰中行謂初也嫌與三異義故更說之也公謂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己得以爲實故曰告公從矣告公者初也從者四也四與初正應從皆當利用爲依遷邦注坤爲邦遷從也三動坤從爲依故利用爲依遷邦也四諸侯惠徵士說以春秋左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注謂三上也震爲問三上易位三五體坎已成既濟已以坎爲心故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當益之時故曰惠心象曰勿問之矣有孚惠我德注坤爲我乾爲德三之上體坎爲孚故惠我德象曰大得志上九莫益之注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下上初則五亦隨之而泰唯上當无應故莫益之矣三上失位則不應上先成故自非上莫益初當无應之時體否上窮災民莫之與豈能益人故莫益初矣言上當益三正位或擊之注謂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爲手故或擊之上不益初則還成坤剝耳否之始初陽不能獨立立心勿恆凶注上體巽爲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心以陰乘陽故立心勿恆凶矣謂既益三後若不益初雖立坎心猶爲巽體勿恆也蓋傾否非能既濟之時若以爲濟猶弗泰矣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注上之初否上也坤爲无疆震爲喜笑以貴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矣坤爲民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注乾爲大明以乾照坤謂上之初故其道大光乾爲道或以上之三離爲大光矣亦自上下下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注中正謂五而二

應之乾爲慶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注謂三動成渙渙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注震三動爲離離爲日巽爲進坤爲疆日與巽俱進故日進无疆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注乾下之坤震爲出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陽在坤初爲无方坤爲方日進无疆故其益无方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注上來益三四時象正初上之三坎冬離夏益反泰震春兌秋故四時艮爲時震爲行與損同義故與時偕行也損衰之始有孚反益而定既濟益盛之始成既濟而後反泰所謂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注翟覽圖曰降陰下迎陽起合和而陽氣用上薄之則爲雷鄭注云陽氣風也是以之益雷自上下下也繫注云益萬物者莫大乎風雷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注君子謂乾也上之三離爲見乾爲善坤爲過坤三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上之初故三進居四得位故曰遷善乾上之坤初改坤之過體復象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坤爲厚事艮无他事震爲大作也或益之自外來也注乾上稱外來益三也益用凶事固有之矣注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故初告公也謂三中有伏陽告公從以益志也注坎爲志三之上有兩坎象故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注上益三成坎爲志五得之莫益之偏辭也注徧周帀也三體剝凶承之云剛當爲剝傳寫之誤故至上應乃益之矣之謂初也三體剝凶故上无應不能益初徧者謂上三正則六爻徧正徧乃益初也或擊之自外來也注外謂上上來之三故曰自外來也不正則或擊故自外來也

☰☱乾下兌上 息大壯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故名曰夬夬者也夬與剝旁通剝息於夬夬消於剝也夬三月卦也爻成既濟卦已取二動復利終乾者上終有凶既濟不定也

夬揚于王庭注陽決陰息卦也乾九五剛決柔與剝旁通乾爲揚爲王剝艮爲庭以乾居艮故揚于王庭矣揚舉也小人乘君子之上其罪奕爲王庭而舉在王庭孚號有厲注陽在二五稱孚孚謂五也後象曰柔乘五剛也陽在二五皆坎體故稱孚五不變故謂五二失位動體巽巽爲號離爲光釋彖不變則危也故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五莫睦於上二而二變之告自邑不利即戎注陽息動於下故卦七二五之孚號也決上者五而二陽洮小人危事故孚號恐其有厲復剛長成夬震爲告坤爲自邑夬從復升坤逆在上民眾消滅二變時離爲戎故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卦有戎象故戒之離爲戎尙甲戎故戒以所尙在兵乃困窮也復云用行師終以大敗亦同義言君子之去小人當以陽德斷其民眾則去之使不當尙兵戎與之爭也二孚利有攸往注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終成乾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注夬變大壯也壯傷也大壯震爲足故謂四爲趾前謂四位在前故壯于前此大壯初九壯于趾注云前亦謂四也易位以外爲前剛不能克之四失位闡言不信往如失位故往不勝爲咎之時陽貴相應又重正位九二陰四兌爲毀折故傷初變往四爲能勝陰矣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注惕懼也二失位故惕變成巽故號剝坤爲莫夜二動成離離爲戎變而得正故有戎守偶四變成坎坎爲憂坎又得正故勿恤謂成既濟定也言有戎勿用也九三壯于頄有凶注頄在大壯小人用壯謂上也有戎象戒勿即戎有戎勿恤二有離象也頄頰權也三君子謂乾面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頄顴義亦當然上陰乘陽三應於上爲上所傷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故壯于頄有凶大壯震爲行三不應上故遇雨四變澤爲坎故遇雨若濡有慍得正故无咎爲遇雨心不應上也坎爲慍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注二四已變坎爲臀剝艮爲膚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大壯震爲行坎爲破爲曳故其行次且次且行不前也馬云卻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注兌爲羊二變巽爲繩剝艮手持繩故牽羊謂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震爲言坎爲耳震坎象不正故聞言不信也五陽同心以決小人當應初順二行次且應初也牽羊順二也如此則悔亡四位諸侯不可剛進以然四體壯趾處不信初二故以聞言不信戒之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注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今論語作莞也字當作莧今作陸和睦也陸讀當爲睦陸兌爲說故莧陸夬夬大壯震爲行五在上中動而得正自大壯動也故中行无咎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莧陸非也然則虞本當爲莧睦上六无號終有凶注應在於三三動時體巽巽當爲號令四已變坎之應歷險巽象不見故无號言三不應之位極乘陽故終有凶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注乾決坤也健而說決而和注健乾說兌也以乾陽獲陰之和故決而和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謂二變離爲光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以兵以決小人乃以窮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注乾體大成以決小人終乾之剛故乃以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注澤氣上天陰也陽決之則降爲雨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爲雨是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注君子謂乾乾爲施祿下謂剝坤坤爲眾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忌陰施祿及下告自邑也居德謂乾已成宜戒餘殃矣

不勝而往咎也注往失位應陽故咎矣有戎勿恤得中道也注動得正應五故得中道君子夬夬終无咎也決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行宜次且失位宜正故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注坎耳離目折入於兌故聰不明矣謂四不變則體兌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注在坎陰中故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注陰道消滅故不可長也

☴☰巽下乾上 消卦之始坤決入乾豫復索坤歷復小畜革大生文言注所謂以乾通坤極遘生巽爲餘殃也遘遇也陽稱復陰稱遇者不正陰之生以遇剛爲名也與復旁通遘復陽之初互相伏遘五月卦也卦變小畜消道也爻變終於需陽消不定既濟也二不變所以防遘此古文以序卦雜卦注知當作此

遘女壯注消卦也與復旁通遘復初龍蛇俱蟄陰陽相伏巽長女女壯傷也不言傷陽諱之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勿用取女注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故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巽爲長初當變之四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注柅謂二也二乾金故巽爲繩初繫二乾爲金巽木入金柅之象也柅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謂初當繫二初四失正易位乃吉故貞吉矣繫二則四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注以陰消陽往謂成坤遯子弒父否臣弒君至二遯至三否動離爲見故有攸往見凶矣遘初由夬三本消息之上遘魂言二三動則下云動而體坎一也在遘三句夬之四遘之消息初之爲三在夬爲四故下云三夬之四降三夬三即乾三復初之四小畜由豫復初本在四故云三夬之四卦九三爻辭正夬四同坤之遊在夬聖而體坎與夬遊魂在需也坎爲豕爲孚魂亦麗乾魂也做夬四爲象巽繩操之故稱羸也宋衷云羸大索所以繫豕者也此云巽通操之則義與之同羸當讀爲纍古字者二也巽爲舞爲進退操而舞故羸豕孚蹢躅蹢躅不以靜也遘女望於五陽如豕蹢躅也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注巽爲白茅在中稱包二在中詩云白茅包之魚謂初陰巽爲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二非陽不能包初賓謂四乾尊稱賓二據四應故不利賓使四應初不正故二包之不以及賓不以失位爲咎及賓爲不利也或以包爲庖庖廚也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注夬時動之坎爲臀三自夬動艮爲膚也故臀无膚艮二折艮體故臀无膚復震爲行其象不正故其行次且三得正位雖則危厲故无大咎矣九四包无魚起凶四失正者不能反復道遘生其下故其行次且自天故起則凶起下曰自四當巽二包有魚故四无魚也上曰九五以杞苞瓜含章注杞杞柳木名也巽爲杞爲苞乾圜稱瓜故以杞苞瓜矣苞蔓也謂四變五含章乾體巽瓜蔓於杞含章

謂五也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陰含陽已得柔之故曰含章初之四體兌口故稱含也有隕自天注隕落也乾爲天謂四陽之初初上承五故有隕自天矣上九遘其角吝无咎注乾爲首位在首上故稱角動而得正故无咎

象曰遘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巽爲長謂五使初上四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謂坤出於巽而遇乾乾坤相見乎離物故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遘在初以柔遇剛五使初上四以剛遇五中正故剛遇中正陽得陰與陰陽交亨故天下大行遘之時義大矣哉復遘巽巽在於初陰陽爭死生分故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遘風天氣也而出於上天地相遇也風周天下故施命誥四方矣后以施命誥四方注后繼體之君乾消爲繼體故遘陰在下故稱后陰生五不與純乎陽泰稱后同義也泰女主故稱后此陰生故同義乾爲施巽爲命爲誥復震二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如臨八月有凶爲遯夫子傳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復爲十一月遘爲五月矣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注陰道柔巽爲繩牽於二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四不當包初義者利之和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注在夬失位故牽牽在遘得正故未牽也不爲陰所牽无魚之凶遠民也初坤爲民不順乃遯九五含章中正也象曰剛遇中正謂此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注巽爲命也欲初之四承己故不舍命矣上變坎爲志舍猶宗也與臨二未順命同上九遘其角上窮吝也

䷬坤下兌上消息卦通大畜復初之四爲豫豫而息小畜故名曰萃坤順也萃五之復二成臨則息大畜在萃九取通大畜故不言也候在八月消息之次萃次豫蹇次萃蹇三萃四也卦取二三四正初不變之蹇也爻成既濟乾德也

萃王假有廟注觀上之四也二陽卦例不云豫來者以乾照坤非陽生之次觀乾爲王假至也艮爲廟體觀享祀上之四上自觀來故假有廟致孝享矣利見大人亨利貞注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利見出於利貞故變象傳文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注坤爲牛故曰大牲四之三折坤得正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由二往三四易位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初六有孚不終句乃亂乃萃注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言五利初易四位失正當變坤爲終故不終初四易位則二三與四爲坤以三往易四坤體不見故不終謂初不能與四易萃聚也坤爲亂爲聚故乃亂乃萃失位不變則相聚爲亂故象曰其志亂也若號一握爲笑句勿恤句往无咎注巽爲號謂四也四與三易位初不能上四四已之正巽呼於初初稱一乃變震艮爲手四之三成艮故一握艮爲笑初動成震震動不日應之與四震爲笑四變之三兌體則震故曰一握爲笑初動成坎坎爲恤易四故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初之四易位之應非得正故往无咎矣三位嫌无應故有咎

六二引吉无咎注應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己得之五也二引吉謂四欲引之之初也四得三易位義不之初四不避二嫌二不得之五有咎故明无咎孚乃利用禴注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離爲夏故禴祭詩曰禴祠烝嘗是其義今詩禴祭爲祠也二之五得正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注坤爲萃故萃如巽爲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三之四非正故吝九四大吉无咎注以陽居陰失位咎也動而得正故无咎四體三之二四動得正皆正故吉大矣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注得位居中故有位无咎五已正位復元永貞故无咎四未正故匪孚謂四也坎爲孚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初正應三之四動之初故與比象同義四動之初也以易坎爲孚故悔亡上六齎資句涕洟无咎注齎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以貨財助喪自目曰涕自鼻稱洟坤爲財巽爲進故齎資也三之四體離坎艮爲鼻涕洟流鼻目故涕洟得位應三故无咎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齎資涕洟之哀上應在三死大過中故齎資哀之四易三位大過象坎故涕洟而无咎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注坤順兌說剛中謂五而二應之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注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觀象謂享坤牛故致孝享矣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注坤爲聚坤三之四故聚以正也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注坤爲順巽爲命三往之四故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注三四易位成離坎坎月離日以日見月以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矣與大壯咸恒同義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注君子謂五除脩戎兵也詩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爲脩三之四坤爲器三四之正離爲戎兵甲胄飛矢坎爲弓弧巽爲繩艮爲石謂敹甲胄鍛厲矛矢故除戎器也坎爲寇坤爲亂故戒不虞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注坎爲志初之四其志亂也此與乾文注悖初之四當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注二得正故不變也用中不變故五得應往无咎上巽也注動之四故上巽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注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動而得正承五應初故大吉而无咎矣萃有位志未光也注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齎資涕洟未安上也注乘剛遠應故未安上也

䷭巽下坤上臨息卦陽臨陰二當升五故名曰升乾之用始於此故元亨候在十二月變升之初未定既濟也

升元亨注臨初之三例二陽又有臨象乾元故曰元剛中而應與臨同義二剛中四陰應之故元亨也用見大人勿恤注謂二當之五爲大人離爲見坎爲恤二之五得正故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注離南方卦二之五成離故南征吉志行也

初六允升大吉注允信也坤土爲信此或亦當然說文作𡘫云進也升主九三上升餘爻无升義初雖失位之正成泰進无所升非升卦義也蓋初居坤與巽陰其升二於五而承之故允升大吉象曰上合志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注禴夏祭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爲孚離爲夏故乃利用禴无咎矣九三升虛邑注坤爲邑荀氏云坤稱邑五虛无君利二上居之虛義亦宜然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注王謂二已正位五也坤爲用二用禴四用亨其義同岐山即西山二升五艮爲山體兌在西兌象不見故不言西山體離爲火坎爲分爲枝四順承五以下比三故吉无咎六五貞吉升階注二之五故貞吉巽爲高坤爲土震升高故升階也上六冥升荀氏云陰正居上主升之時陰性暗昧故冥升亦謂二五之升積小以成高大故曰不息利于不息之貞注當升之上得不息之貞故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柔以時升注柔謂五坤也升謂二坤邑无君二當升五虛震兌爲春秋二升坎離爲冬夏四時象正故柔以時升也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注巽以順坤故巽而順剛中謂二五爲陰應之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注二之五爲大慶坤有陽故有慶南征吉志行也注二之五坎爲志震爲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注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巽爲高二之五艮爲慎坤爲積故慎德積小成高大初六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注坎爲志二升五九二之孚有喜也注升五得位故有喜陽爲喜九三升虛邑无所疑也注坎爲疑上得中故无所疑也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坤爲順事謂承五貞吉降階大得志也五升二二五皆體巽故大得志冥升在上消不富也陰消失實故利陽息

☱☵坎下兌上否消升二之上陰乘陽故名曰困而次否侯在九月卦不變困時宜靜也爻成既濟困而亨也

困亨注否二之上不云否上之二者由否上則之初反泰乾坤不之二也二陰上弇五陽故爲困矣爻故通也貞大人吉无咎注貞大人吉謂五也體乾五大人在困无應宜靜則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五本正也言貞大人者否上若之初則五隨上成上當反初成兌益體震今二貞下今上之二嫌五宜下故戒之也有言不信注震爲言折入兌兌爲口上折乾入兌故有言不信乾爲信滅故不信乾伏口乃窮

初六臀困于株木注初在坎坎爲臀木兌金毀折故爲株木三入于幽谷惠徵士云初動體兌坎水半見於口故爲谷坎爲入三歲不覿覿相見也初應在四四體離爲覿自初至四三爻爲三歲

九二困于酒食注二困於三兌西流坎爲酒四變體頤爲食朱紱方來乾鑿度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謂五乾爲朱坤爲紱自外曰來五來應二二當之正利用享祀巳之初四正體損二變應五則三伏陽出坤爲用成既濟二簋用享也征凶无咎征行也動入坤爲凶得位故无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注二變正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石謂二蒺藜木名坎爲蒺藜二變艮手據坎故據于蒺藜注以變言者陰乘陽不得云據知二已變離變猶是剛體故象曰乘剛一曰初巳正爲剛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注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謂二三伏陽在陰之下離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三隱坤中致命遂志又二故不見其妻凶也此與解負且乘異體大過死義各以位言之

九四來荼荼困于金轝吝有終注來欲之初荼荼舒遲也見險故來荼荼否乾爲金也謂二坤爲轝之應歷險坎故困于金轝易位得正初云三歲不覿是初先正故吝有終矣而待四云易位畧言之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注割鼻曰劓斷足曰刖四動時震爲足艮爲鼻離爲兵兌爲刑故劓刖也劓刖之小者也於困之時未得二赤紱謂二否乾爲朱故赤朱赤同耳深淺差之坤爲紱二未變應五故止可行其小刑象曰志未得也五深故朱二淺故赤

困于赤紱也乃徐有說注兌爲說坤爲徐二變坤二動應巳故乃徐有說也利用祭祀與二同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注巽爲草莽稱葛藟謂三也兌爲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卼也臲卼蓋兀刑也五之劓刖正施於三四動三在震受離兵兌刑曰動悔有悔征吉注乘陽故動悔變而失正故有悔三已者二已變三在震爲言三不欲之動故三之正而上得征吉三已變正己得應之故征吉也

象曰困剛弇也否二之上弇五之則故爲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險坎說兌在險之中能自正以說不失所亨所謂乃終有說謂五也貞大人吉以剛中

也謂五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注兌爲口上變口滅上无變象乾爲口乃窮蓋滅下脫字故尙口乃窮

象曰澤无水困水在澤下故无水君子以致命遂志注君子謂三伏陽也泰成於三故否消否坤爲致巽爲命坎爲志三入陰中出則大過死故不出故致命遂志也此與解相足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坤爲幽在上困于酒食中有慶也中謂五二變應五故中有慶據于蒺藜乘剛也二雖變三猶爲乘剛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詳也詳善也乾爲詳伏陽出乃爲乾也來荼荼志在下也下謂初坎爲志雖不當位有與也以陽尊位陰而來初故有與謂有應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乾德故能相應二五不當位利用祭祀受福也王明並受其福困于葛藟未當也注謂二未變當位應上故也動悔有悔吉行也注行謂三變乃得當位之應故吉行者也

☴☵巽下坎上泰息卦在既濟前井通也泰以乾剛坤而者泉自下出陽通而上也象所以定既濟故名曰井而象井所以濟在初二五成功成在上故上大成而元吉在五月定既

井改邑不改井注泰初之五也往來乾坤爲邑之象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前爲舊井井雖應變之故不改井其所而遷乾上踰而初正是改邑不改井陰不失舊體故井道變之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注无喪泰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坤爲五來之初失位无應故无得乃有得初變正坎爲道故往來井井往謂之五來謂之初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注巽繩爲繘弟子云方言注云汔幾也謂二也汔至亦非二幾至初改邑謂五初上改井未繘井繘謂二幾至泉未繘井也言二變爲未有功也艮手持故未繘羸鉤羅也艮爲手巽爲繘離爲瓶手繘折其中二不變巽故羸其瓶體兌毀缺瓶漏故凶矣言二正乃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注食用也初下稱泥坎下之巽爲木果惠徵士云古者井樹木果故孟子井上有李禽來食之說是也不食本以井養爲蒙因蒙言禽故注巽爲木果初二正體離爲飛鳥无噬嗑食象兌五體噬嗑故食是禽也乾爲舊位在陰下故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注巽爲谷爲鮒鮒小鮮也離爲甕甕瓶句故甕敝漏也井谷待四而後初不言變者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渫清潔之意也三當位故井渫未正故爲我心惻二元以坎象故不食三變坎爲心二折坎心故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二得五應爲汲王謂五體離二變艮手持綆爲汲王謂五體離

六四井甃无咎注以瓦甓壘井稱甃坤爲土初之五成離離火燒土爲瓦治象變之井甃无咎修井也初之五得位舊井之下…

五井洌寒泉食注泉自下出稱井周七月夏之五月陰氣在下二已變坎十一月爲寒泉初二已變體噬嗑食故洌寒泉食矣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注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坎爲車應巽繩爲繘故井收勿幕古者井不蓋則幕之有孚謂五坎坎爲孚故元吉也乾元成既濟定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巽入也爲井者構木於泉是巽木也井養而不窮也注兌口飲水坎爲通往來井井故養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居尊位故能不失初陽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謂初不變汔至亦未繘井二未有功也凡功謂五二未變應五故未有功也井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構木爲井泉上出以養民乃君子以勞民勸相注君子謂泰乾也坤爲民初上成坎爲勸故勞民勸相坎爲相助也謂以陽助坤矣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注謂時舍於初非其位也與乾二同義時舍非初之咎井谷射鮒无與也五不應之井渫不食行惻也行道之人爲之惻明非三求王明受福也二變艮爲求用三體噬嗑震爲行井甃无咎修井也注脩治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注謂初二已變成既濟定故大成也

☲☱離下兌上遯乾元坤道即乾道故元亨利貞成既濟與乾同義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注遯上之初二陰例當遯初之上云上之初者非遯也蒙艮三之二實頤初之二卦由大過初之二當云兌三之上與二大過兌皆大壯生卦陰生卦不可取大壯故取遯之上

蒙通蒙九二接巽惠徵士云離象位故悔亡離爲日就已故云已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已日乃孚以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矣與乾彖同義也下注云傳以四失正動得比桀紂是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惠徵士云鞏固也蒙坤爲黃牛艮皮爲革得位无應未可以動故鞏用黃牛之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革之二應於五爲離所隔故已日乃革二爲離水火相息也之應故征吉體蒙震爲征征正位故无咎九三征凶貞厲四未變遯乘故征凶得位故貞革命之際當危也革言三就有孚蒙震爲言有孚謂五三至五三皆坎故革言三就有孚成也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注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五也巽爲命四動五坎改巽故改命吉四乾爲君進退无恒在諸炎棄離四𤋲體大過死傳以比桀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彖注云天謂五人謂三故改命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注乾爲大人謂五也蒙坤爲虎變由坤變故傳論湯武以坤臣爲君革兌革成坤陽无消道占說也離爲占四未之正五未在坎故以湯武坤臣象之故未占有孚也湯在五具坎孚四雖未著五已有孚上六君子豹變注蒙艮爲君子爲豹上由艮變從乾而更故君子豹變也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注陰稱小人也四變陰面謂四在乾首中故面革爲離以順承五故小人革面乘陽失正故征凶得位故居貞吉蒙艮爲居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注息長也乾坤相爲消息離爲火兌爲水繫曰潤之以風雨風巽雨兌也言兌當四革之正坎見故獨於此稱水也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注二女離兌體同人象蒙艮爲居二女同自蒙來故二女同居四變體兩坎象二女有志離火志上兌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爲志也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注文明謂離說兌也大亨謂乾四動成既濟定故大亨以正革而當位故悔乃亡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注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消息則乾革成坤四革命是也坤之凝无則乾革坤天地革而四時成皆陽也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注湯武謂乾乾爲聖人天謂五人謂三位二人四動順五應三四順五上應三故順天應人巽爲命也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注火陽澤陰澤中有火水火成火凝坤凝乾象也君子以治歷明時注君子遯乾也歷象謂日月星辰也離爲明坎爲月離爲日蒙艮爲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注得位无應動而必凶故不可以有爲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注嘉謂五乾爲嘉四動承五故行有嘉矣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注四動成既濟定故又何之矣革道大成无取之應故命之吉信志也注四動成坎故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注乾爲大明四動成離離爲文故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注蔚蔚也說文曰蔚草多貌蔚兌小故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注乾君謂五也四變順五故順以從君也

䷱巽下離上消息卦通屯以離五應坤五復生其下離卦已鼎取新也言去故乾去而新震來猶和水火以新物故取象而名鼎內卦互五月外卦六月元吉亨雅取坎離交五生復之義也象取初四變大壯三動未濟言陰疑陽未出震也又兼取諸爻動則上不變則成家人然五注云三貴鼎兩耳乾爲金鉉三蓋復出變上成既濟也

鼎元吉亨注大壯上之初據大壯初之上之初也屯自坎二之初則鼎離二之初非大壯生不取陰卦故從大壯而變其例與屯旁通天地交離坎乾坤出柔進上行謂柔彖注謂五進謂巽行謂震蓋以屯二居五爲進以巽通震也得中五應乾五剛故元吉亨也乾元正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注趾足也應在四大壯震爲足折入大過初從大壯上來大過顚也故鼎顚趾也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也否閉兌爲妾四變得正成震震爲長子繼世守宗廟而爲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亨以享上帝此象故注及繼世守宗廟爲祭主其實此非出震爻故上仍取未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注二爲實陽實也故鼎有實也坤爲我謂四也四變坤當爻二據四婦初爲四婦故相與爲仇謂二變時四體坎坎爲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歷險二動得正故不我能卽吉謂二不變則與四爭得吉初變正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注動成兩坎坎爲耳而革在乾故鼎耳革初四變時震爲行鼎以耳行伏坎震折而入乾故其行塞三不變而初四變伏坎爲震所折而入乾二正位不宜變而卦取大亨以養聖賢三宜動而應上故言三之不可不變如此離爲雉坎爲膏初四已變三動體頤頤中无物象不見故雉膏不食言三與初四俱變又爲不食之象故上取三獨變方雨虧悔終吉注謂四已變三動成坤坤爲方坎爲雨坎者四不動而三獨變故曰方雨三動虧乾而失位悔也終復之正故方雨虧悔終吉也三動而養聖賢然後復正而定既濟所謂權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注餗八珍之具也此注見釋文謂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足折覆公餗其刑渥凶言四不變之咎如此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注離爲黃三變坎爲耳故鼎黃耳鉉謂三貫鼎兩耳乾爲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此則三復正成既濟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注鉉謂三乾爲玉鉉五正位象乾之剛故金鉉上聖賢象乾之純故玉鉉體大有上九自天右之卽此爻矣復初成震位貴據五三動承上故大吉无不利謂二虧悔應上成未濟雖不當位六位相應故剛柔節此或失之金玉鉉皆當謂三自未濟復出二三出則諸爻皆正故五利貞上大吉无不利剛柔節謂既濟定未濟不得大吉彖曰巽耳目聰明爲此九三發也

彖曰鼎象也注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謂觀文王之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繫注云坤爲器乾五之坤爲器鼎之取新言象故於鼎巽以木巽火亨飪也鼎上而離火亨飪之象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注聖人謂乾初四易位體大畜震爲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體頤象三動噬嗑士故以享上帝也大亨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之能者稱聖人矣此引頤彖非取頤象也頤象雉膏不食不可以享帝不可以養聖賢謂頤以下養上上九爲賢鼎以九三變未濟應上體噬嗑食上體大有上九爲聖賢三乾陽爲大故大亨以養聖賢下云巽而耳目聰明申成此義巽而耳目聰明注謂三也二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眇而視不足以有明蜀言不信聰不明皆有一離一坎象故也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注柔謂五得上中不正故日上中應乾五剛屯五巽爲進震爲行遯屯之象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睽五應二五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注木火之傳火轉續相生猶乾生震繼於離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注君子謂三也鼎五爻失正獨三得位故以正位凝成也體遁謂陰始凝初句巽爲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乾未出震相坤凝之三變賢以成復震是謂凝命

鼎顚趾未悖也注悖逆未至利出否以從貴也注出初之四承乾五故以從貴也鼎有實愼所之也注二變之正艮爲愼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注不我能卽吉故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注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注二已變四在坎爲信故曰信如何言非信也謂三變承上應五利貞既濟剛柔應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注實謂乾五剛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下震上乾二五之坤震動也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息卦初九春分上六芒種卦在臨大解陰散陽震動則成泰也方伯之五爲屯言震德可以正也爻變成既濟震巽特變不取之巽者陰陽之義

震亨震來虩虩注臨二之四六子皆以乾二五相索其在天地交之坤二五故遍虩虩謂四也來應初命四變而來應己四失位多懼故虩虩懼貌恐之內曰來也笑言啞啞注啞啞笑且言謂初也得正有則坎爲則四變來應故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謂陽句從臨二二陰爲百二十從臨二息陰爻二十四陽爻二十時有五陰五舉其大數故當震百里也以陽震陰方百里坎爲棘

七上震爲笆震爲禾稼坎木稱之爲笆酒故上震爲笆坤爲喪二上之坤成震體

坎得其匕鬯故不喪匕鬯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注虩虩謂四也初世在下故後笑言啞啞（爻例上爲前下爲後故下震爲後）得位故吉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注厲危也乘剛故厲（二自四來故曰來）億惜辭也（億噫同本亦有作噫者）坤爲喪三動離爲嬴蚌故稱貝（二當爲離故惜其喪）貝在艮山下故稱陵震爲足足乘初九故躋於九陵震爲逐謂四已體復象（當云四已變脫變字也）故喪貝勿逐三動時離爲日震數七震得庚七故七日得者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注死而復生稱蘇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爲生故蘇蘇坎爲眚三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眚春秋傳曰晉獲秦諜六日而蘇也九四震遂泥注坤土得雨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四不吉變者四當之五上云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謂四之五也四之五又在坎故遂泥矣）六五震往來厲注往謂乘陽在外往謂來謂應陰失位乘剛故往來厲也億无喪有事注坤爲喪也事謂祭祀之事出而體隨王亨于西山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億義同六二无喪有事而惜之者惜其不定既濟也故上取四五易位）上六震索索視矍矍注上謂四也欲之三隔坎故震索索（索索馬氏云內不安貌）三已動應在離故矍矍者也（矍矍驚視貌）征凶注上得位震爲征故征凶（言上之凶由四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注四變時坤爲躬鄰謂五也四上之五震東兌西五出體隨故取兌象故稱鄰之五得正故不于其躬于其鄰句无咎謂三已變上應三震爲言故婚媾有言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注懼變承五應初故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注則法也坎爲則也（坎則謂四後謂四初四應初故初）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注遠謂四近謂初（遠近以初言）震爲百（卦辭注從臨二陰爲百二十此又云震爲百似衍）二謂四出驚遠初應懼近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注爲五出之正（爲當作謂字誤）震爲守艮爲宗廟社稷長子主祭器故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洊重也雷天之陽氣動出地下驚震四方）君子以恐懼修省注君子謂臨二二出之坤四體以脩身（震復坤爲身二之四以陽照坤故）以恐懼脩省老子曰脩之身德乃眞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注陽稱福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注得正故有則也（四變應之得正故）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陽在坤中故死）也震遂泥未光也注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也（四體屯五又當之五故與同義）震往來厲危行也注乘剛山頂故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注動出得正故无喪大（陽爲大）震索索中未得也注四未之五故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注謂五正位已乘之遇畏鄰戒也

䷳艮下艮上（觀五之三也乾二五之坤艮止也陽窮止於陰上於消卦在觀五之三也陽道當剝進不可極當止於上故曰艮也艮下有伏兌內卦候在九月外卦十月卦辭不變時止則止也象傳取五動成漸爻初五正成家人時行則行也在消卦不成既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注觀五之三也（例二陽）艮爲多節故稱背觀坤爲身觀五之三折坤爲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見故不獲其身震爲行人艮爲庭坎爲隱伏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三得正故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注震爲趾（艮不取震以咸例之當云艮爲指似非故）艮其趾矣失位變得正故无咎永貞也（永坤爲）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注巽長爲股艮小爲腓拯取也隨謂下二陰（初二）艮爲止震爲動故不拯其隨（初二隨三不能自止三爲之心故不拯其隨則心不快并言初者五正初乃正故初言永貞與萃四元永貞亦同義）坎爲心故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閽心注限要帶處也坎爲要五來之三故艮其限夤脊肉艮爲背坎爲脊艮爲手震起艮止故裂其脊坎爲心厲危也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字（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如湻注胡公曰勳之言閽也光祿主公門是古閽勳假借字熏勳又通也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爲勳讀作動皆非也六四艮其身无咎注身腹也觀坤爲身故艮其身得位承五故无咎或謂妊身也五動則四體離婦離爲大腹孕之象也故艮其身得正承五而受陽施（受五乾施）故无咎詩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孚悔亡注輔面頰骨上頰車者也三至上體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謂輔車相依（輔車牙車）震爲言五失位動得正故言有孚悔亡也（五稱孚陽在二）上九敦艮吉注无應靜止下據二陰故敦艮吉也（敦厚也陽據坤故厚）

象曰艮止也注位窮於上故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注時止謂上陽窮止故止時行謂三體處震爲行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注動謂三靜謂上艮止則止震行則行故不失時五動成離故其道光明（五動時）艮其止止其所也注謂兩象各止其所（明背是三才卦爻象非九三一）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注艮其背背也（相違背也）兩象相背故不相與也（明傳解艮其背）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止莫如山）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注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注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違聽也注坎爲耳（謂三坎）故未違聽也（趾腓聽心者也）艮其限危閽心也注艮坎爲心坎盜動門（艮爲門）故危閽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注艮爲四五動乘四則妊身故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注五動之中故以正中也（爲正中中正義）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注坤爲厚陽上據坤故以厚終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十一終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十二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嘉應葉鈐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下經　彖下傳　象下傳　虞氏注

䷴艮下巽上（否消卦次未濟漸者進也三進而承陽有歸之漸其成則泰也故名曰漸候在正月成既濟三監變受上否時非君子行禮不濟也初變成家人唯家人變受耳）

漸女歸吉利貞注否三之四（交）乾坤女謂四（女）離爲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兌女歸吉自歸自外來也四歸故以反成歸妹爲義消息卦漸不通歸妹否泰下進不可謂故取衆也雜卦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在二云兌爲女艮爲男反成歸妹兌女故女歸待男行也故以衆妹之義震兌嫁兌妹以坎離爲夫婦此卦亦西離三坎爲夫婦九三爻夫征婦孕是也三體五體坎故亦與四爲夫婦三歲不孕是也四與五三得有夫婦之義四爻注云遇已承五又頤得二三是也然則女歸之義仍在漸象卦有歸嫁象故取女歸九三離坎體權變成震既二變離四專承五而

上正五坎爲夫婦所謂終莫之勝者亦震兌歸妹歸妹之義也以女无自進之道歸妹由陽來而漸由陰往故其取義如此非謂此卦當反成歸妹也若反成歸妹則利貞不可通也當與復反震之象同例 初上失位故利貞可以正邦也初正三權變成坤爲邦受上正既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句有言无咎句注鴻大鴈也離五鴻飛鴻不獨行有次列者也五漸進也小水從山流下稱干艮爲山爲鴻與五爻俱漸也爲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于干也艮爲小子初失位故厲變得正三動受上成震震爲言故小子厲有言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注艮爲山石坎爲聚聚石稱磐初已之正體噬嗑食坎水陽物物也並在頤中故飲食衎衎衎衎飲食得正應五故吉九三鴻漸于陸注高平稱陸謂初已變故水爲平初未變則三動之坤坤上无水故陸矣故鴻漸于陸夫征不復注謂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爲征爲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婦孕不育凶注孕妊娠也育生也巽爲婦離爲孕三動成坤離毀失位故婦孕不育凶夫謂三坎婦謂四離利用禦寇注禦當也坤爲用巽爲高艮爲山離爲戈兵甲冑坎爲寇坎謂三五坎寇之爲夫婦三陽四當承自上禦下謂五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利用禦寇順相保保大也春秋傳所謂保大定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注巽爲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巽爲交爲長木艮爲小木坎爲脊離爲麗小木麗長木巽繩束之象脊之形椽桷象也木謂五桷謂三故或得其桷得位順五故无咎明四當順五四已承五又顧得三故或得其桷也矣四女得兩顧者坎離夫婦之義三五本一坎也女歸待男行三成震四然後嫁故取歸妹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注陵丘婦謂四也三動受上時而四體半艮山故稱陵巽爲婦離爲孕坎爲歲三動離壞故婦三歲不孕自三至上三爻故三歲三易位則婦孕終莫之勝吉注莫无勝陵也得正居中故莫之勝吉上終變之三成既濟定坎爲心故象曰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注陸謂三也三坎爲平變而成坤故稱陸也其羽可用爲儀吉注謂三變受上變而受上易位成既濟與家人象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三動失位坤爲亂乾四止坤乾四三也上來卽三出故曰乾四止字當爲正象曰不可亂彖曰進以正邦爲此爻發也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繫曰巽以行權漸家人皆體巽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注三進四得位陰陽體正故吉也此以陰陽體正釋女歸則坎離夫婦本卦象也進得位往有功也注功謂五四進承五故往有功巽爲進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注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爲邦上來反三故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與家人道正同義三在外體之中言在內也故稱得中乾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乾三體復初乾元故稱中此君子行權得乾三之中故稱中非在內體而稱中此可謂上變既濟定者也此亦三變然後夫婦正家人三變而女歸故同止而巽動不窮也注止艮也三變震爲動上之三據坤動震成坎坎爲通故動不窮往來不窮謂之通

象曰山上有木漸木生漸進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注君子謂否乾乾爲賢德坤陰小人柔弱爲俗乾四之坤爲艮爲居以陽善陰故以居賢德善俗也乾爲君子故取乾四之坤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注動而得正故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注素空也承三應五故不素飽夫征不復離羣醜也注坤三爻爲醜物三稱羣也謂三變成坤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注三動離毀陽隕坤中故失其道也離爲婦四當順五而三失其道宜不育矣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注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以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注坤爲順以巽順五志在順五不嫌三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注上之三既濟定故得所願也坎心爲願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注坤爲亂上來正坤六爻得位成既濟定故不可亂也

䷵兌下震上泰息卦交損泰過漸反陰道始盛故明陰陽始終之義曰歸妹也內卦候在八月外卦九月卦若不變消道也爻變有三義承損則當爲未濟故初變應四時也在五則正而爲既濟陽道也初先變爲解三四反初復正仍爲泰然後二五正位明保泰之道也

歸妹注歸嫁也兌爲妹泰三之四乾坤坎月離日自外曰歸兌爲妹震爲兄夫婦俱歸妹象謂卦具三象乾坤一也坎離二也震兌嫁妹三也坎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征凶注謂四也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也无攸利注謂三也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也天地交宜亨否之始故戒之

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注震爲兄故嫁妹謂三也震四嫁兌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初亦震妹三下故娣在履禮也嘉事之禮太姒從娣四未反初當爲初變應坎爲曳故跛而履二變震爲足故跛而履應在震爲征初爲娣變爲陰故征吉也此言初當應四四反正則初

亦反正故在二爲震在五爲離在上爲乾也九二眇而視利幽人之貞注視應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而視幽人謂二初動二在坎中故稱幽人變得正震喜兌說故利幽人之貞與履二同義也二當與五易位卦主在四四正然後初正二乃得上之五爻序如此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注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須待也卦象震兌歸妹則卦有婦而无夫坎離不爲夫婦者失正故也故須四反三三進四則二五易位坎在兌三離在震四日東月西夫婦道著六五月幾望是也故二歸妹以須娣謂初也震爲反反馬歸也震爲馬四反兌故象反馬不可仍三失位四反得正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兌爲四見四反亦正震爲兌四故象應四嫁而進初在兌後禮嫁女同姓媵之故初變應震兌及見於四其娣君必夫人進之故又正應兌四而在兌後也故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注愆過也謂二變三動之正體大過象坎月離日爲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謂三三不待四則愆期故三須四而遲歸也坎爲曳震爲行行曳故遲也歸謂反三在兌爲嫁在震爲反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三四正位二五升降坎離時正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注三四已正震爲帝坤爲乙故曰帝乙泰注云帝乙紂父泰乾爲良爲君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謂三震之妹居乾位爲小君袂口句袂之飾也袂當爲衣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謂三失位无應娣袂謂二二在兌亦三娣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爲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故象曰以貴行也此象參錯三四已正帝乙歸妹在四初正乾衣兌口爲袂泰女主五爲小君失位无賓娣謂二在乾中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謂二當升五貴行矣月幾望吉注幾其也幾近也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曰幾望此三四得正三居兌四居震離爲望故與小畜中孚同義也二之五四復三得正既濟定故吉也與小畜中孚月幾望同義也小畜上正離在兌三通豫坎在震二中孚由訟四之初坎在兌二離在震三皆非二五故曰幾望上六女承筐无實注女謂應三兌也自下受上稱承震爲筐以陰應陰三四復位坤爲虛故无實象曰承虛筐也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注刲刺也刲字郎刺字震爲士謂四反三兌爲羊離爲刀故士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上應上也不見坎爲血故无血三柔承剛言三自以柔承坎剛不能應上故无攸利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注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以離日坎月戰陰陽日月會壬癸其象也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故天地之大義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北震爲元黃乾坤會而生震天地之雜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備四時正卦故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注乾三之坤四震爲興

天地以離坎交陰陽故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矣歸妹人之終始也注人始生乾而終於坤故人之終始雜卦曰歸妹女之終謂陰終坤癸則乾始震庚也否泰反剝復於此見之說以動所歸妹也注說兌動震也謂震嫁兌所歸必妹也征凶位不當也謂四當反无攸利柔乘剛也謂三當四是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陽功既成雷歸於澤退保蟄蟲雷出奮陽雷入成陰故曰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注君子謂乾也坤爲永終爲敝乾爲知三之四爲永終四之三兌爲毀折故以永終知敝泰盡將否君子不失其時

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而履吉相承也注陽得正故以恆言初爲三娣正以得位不恆動初承二既得正又取變之也故吉相承也二未變初動承之二變正被亦正故相承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注常恆也謂得正乘初未之五故未變常矣初變二乘坎故幽人之五正位則爲常歸妹以須位未當也注三未變之陽故位未當須四反正位反歸以娣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注待男行矣三待坎陽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注三四復正乾爲良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注三四復二之五成既濟五貴故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注泰坤爲虛故承虛筐也之二五則坤實

☲☳離下震上泰息卦折豐盈乾坤合則否反泰豐王假之與時消息變陰順從故大雜卦曰豐多故言親五者多也候在六月成既濟泰道上取成家人者未反泰也卦五動而後四變王照天下也爻四變而後五動折獄致刑也卦

豐亨注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於坎獄中而成豐故君子以折獄致刑消息卦變例陰陽交故通噬嗑所謂利用獄者此卦之謂也王假之注乾爲王假至也謂四宜上至五五陽自出非四易位下則云四變則此上之五者猶言上息五耳動之正成乾故王假之尚大也通尚上勿憂宜日中注五動之正則四變成離離日中當五句在坎中坎爲憂故勿憂宜日中體兩離象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泰初故明消息

初九遇其妃主注妃嬪謂四也四失位在震爲主五動體遘遇故遇其配主也配當爲妃此言五變而四不變雖旬无咎往有尚注謂四失位變成坤應初謂五未動坤數十四上之五成離離爲日先王假過其妃主是四兌動以初爲夷主不免咎故曰雖旬无咎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注日蔽雲中稱蔀蔀小上爻注云豐大蔀小謂四也在五則大在四則小爲蔀二利四之五故豐其蔀欲去四之蔽也噬嗑離爲見象在上爲日中

艮爲斗斗七星也噬嗑艮爲星爲止坎爲北中巽爲高舞星止於中而舞者北斗之象也离上之三隱坎雲下故日中見斗四噬嗑艮離隱而艮爻見故見斗謂四也四往之五得正成坎坎爲疑疾故往得疑疾也有孚發若吉注坎爲孚四發之五成坎孚此似非當謂五陽發成坎動而得位故有孚發若吉也若順也謂二應五順之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注日在雲下稱沛沛亦謂四也沛不明也沫小星也噬嗑離爲日艮爲沫故日中見沫三本離日故見艮爲沫二陰見之則爲斗皆謂四也上之三日入坎雲下故見沫也三利四之陰故象與二同折其右肱无咎注兌爲折爲右噬嗑艮爲肱上來之三折艮入兌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也謙有咎日隱九四豐其蔀注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日中見斗注噬嗑日在上爲中上之三爲巽巽爲入日入坎雲下幽伏不明故日中見斗象曰幽不明是其義也遇其夷主吉注震爲主四行之正成明夷則三體震爲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四變然後五正六五來章有慶譽吉注在內稱來五陽在內章顯也陽爲顯慶謂五陽出稱慶也譽謂二二多譽五發得正則來應二故來章有慶譽吉也上六豐其屋蔀其家注豐大蔀小也三至上體大壯屋象故豐其屋謂四五已變上動成家人大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與泰二同義泰二變成坎坎爻曰包荒荒大川也謂陽息二包坎體也此上六終變當成家人今體大壯乾爲天故豐其屋蔀其家與泰二同義故象曰天降祥明以大壯爲屋象故也震動爲祥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注謂從外闚三應闚空也四動時坤爲闔戶闔故闚其戶坤爲空虛三隱伏坎中坎爲伏故闃其无人象曰自藏也言三不應上四五易位噬嗑離目爲闚闚人者言皆不見此有錯誤四五易位則无取噬嗑離也當云四五易位離目爲闚今人故不見无坎爲三歲坤冥在上體否坤故冥離象不見故三歲不覿凶應謂五未變離象不見也四五已變上體既濟而三不成家人者否未反泰既濟未定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故上變也

象曰豐大也陽動故大也明以動故豐明離動震陽動故王假是以大也王假之尚大也尚上也大陽也五尊陽而上之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注五動成乾乾爲天四動成兩離重明麗正故宜照天下謂化成天下也既濟也日中則昃四五正重離爲日中上變成家人離爲巽巽日入故則昃也月盈則食注月之行生震見兌盈於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四變體噬嗑食故則食此豐其屋蔀其家也上所以取成家人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注五息成乾爲盈四消入坤爲虛故天地盈虛也豐之既濟四時象具豐震春兌秋既濟坎冬離夏也乾爲神人坤爲鬼鬼神與人亦隨時消息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時消息謂上變之巽皆與時消息人謂三乾由上之三爲神鬼

象曰雷電皆至豐雷電震陽離之大君子以折獄致刑注君子謂三噬嗑四失正繫在坎獄中故上之三折四入大過死象故以折獄致刑兌折爲刑賁三得正故无敢折獄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注體大過故過旬災四上之五坎爲災也四不應初則坎爲災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注四發之五坎爲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注利四之陰故不可大事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注四死大過變不故終不可用豐其蔀位不當也離日之坎雲中日中見斗幽不明也注離上變入坎雲下故幽不明坎幽也遇其夷主吉行也注動體明夷震爲行故曰吉行六五之吉有慶也注動而成乾乾爲慶豐其屋天際祥也際降也孟氏云天降下惡祥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注謂三隱伏坎中故自藏者也

☶☲艮下離上否消卦變賁也否象已就乾寄坤家有似羈旅故名曰旅內卦在三月外卦四月正五爻戒二三動五終變成遯否之漸也

旅小亨旅貞吉注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小謂柔五得貴位而順剛麗乎大明麗大明乾也五乾故能正故旅小亨取五通乾坤旅貞吉貞亦五也再言旅者謂四凶惡進退无恆无所容處故再言旅惡而愍之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瑣瑣最蔽之貌也最蔽猶猥也艮爲居巽爲伏爲草莽伏居草下故最蔽也失位遠應之正介坎謂之正與四易位在坎故初不之正則坎爲災眚艮手爲取謂三動應坎三動則四在坎體艮手初往也言不應故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艮爲舍次舍資財也艮爲舍二正在中故即次五變應陽有實巽爲資得僮僕貞注艮爲僮僕三得正承三故得僮僕貞謂三也而終无尤也謂五動二執三用黃牛之革得僮僕之貞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注離爲火艮爲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艮爲舍坤爲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三在坎故危三正位泰將爲否故貞厲矣貞正也五動二執三在坎故危三欲動而應上動而失正而危也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注資當爲齊諸家皆作齊斧明我心不快注巽爲處四焚棄惡人失位遠應故旅于處言无所從也言若禮處離爲資斧巽爲斧

資斧資齎爲齎斧所以斷物三動四坎爲心其位未至故我心不快也

二執三解不動六五射雉一矢亡(注)三變坎爲弓離爲矢故射雉離爲雉五變乾體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矣終以譽命(注)譽謂二巽爲命五終變成乾則二來應己故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注)離爲鳥爲火巽爲木爲高四失位變震爲筐巢之象也今巢象不見故鳥焚其巢震爲笑震在前故先笑應在巽巽爲號咷巽象在後此謂賁時也賁震在前旅巽故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注)謂三動時坤爲牛五動成乾乾爲易上失三五動應二故喪牛于易失位无應故凶也五動成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則旅家所喪牛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謂五順乾止而麗乎明止艮麗離也明大明謂乾離麗乾五也是以小亨旅貞吉也亨在五也旅之時義大矣賁震春兌秋冬旅離夏哉(注)以離日麗天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故義大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山上有火陽寄於地旅之象也火焚殺萬物故明慎用刑之義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注)君子謂三賢人艮爲離爲明艮爲慎兌爲刑坎爲獄賁初之四獄象不見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豐折獄同義者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注)謂三動應坎坎爲志坤稱窮故曰志窮災也得僮僕貞終无尤也三動坎爲尤二執三故終无尤旅焚其次亦以傷矣(注)三動體剝故傷也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注)三變成坤坤爲下爲喪故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不能正得其資斧心未快也三動不終以譽命上逮也(注)逮及也謂二上及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注)離火焚巢故其義焚也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注)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

䷸巽下巽上(注)坤二五之乾陽入伏陰下故曰巽巽入也伏也於消卦在遯次家人陰陽一家柔巽順剛巽爲通震上動成初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所以明消息也內卦候在七月外卦八月卦辭雖取二正以象傳言之則明變震消息爻雖於初五上言之者初上進退五卦主變也震巽特變由陽進退取初二易位三四不變先成家人巽以行權著於此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注)遯二之四例二陰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也大人謂五離目爲見二失位利正往應五自內曰往往歷離故日見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矣此雖言二正以象注言之初二易位之正也彼已詳故此略耳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注)巽爲進退陽由震而入伏於巽爲退由巽而反於震爲進皆在於初其在爻則二退初進亦是乾爲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爲乾故利武人之貞矣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巽爲藉木牀也遯乾入下謂初二失位動而之初故曰巽在牀下四注所謂欲二之初是也兌爲巫爲命兌又爲書契史也二入坤用之故用史巫荀氏云紛變若順也當變而與五則吉无咎九三頻巽吝(注)頻頻也謂二已變三體坎艮又不言初變者巽變震自上來非由二動之初二三四但論位義變成家人故三取坎艮明二非易初坎爲憂艮爲鼻故頻巽无應在險故吝也六四悔亡田獲三品(注)田謂二也地中稱田二位在田失位无應悔也失位上脫初字欲二之初已得應之故悔亡二動得正處中應五五多功故象曰有功也二動艮爲手故稱獲謂艮爲狼坎爲豕艮二之初離爲雉故獲三品矣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注)得位處中故貞吉悔亡无不利也明正位皆中正之道與震之震巽相薄雷風无形當變之震矣巽究爲躁卦故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注)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對震爲後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究爲蕃鮮白爲白釋蕃鮮謂巽白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震在上躁動與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同義五動成蠱乾成于甲震成乎庚陰陽天地之始終故經舉甲庚于蠱彖巽五也此明五動成蠱二卦同義蠱非自否巽也故者消卦在否前蠱者泰息卦在反否前故舉始終也上九巽在牀下(注)牀下謂初也窮上反下成震故巽在牀下象曰上窮也明當變窮上而復初者也否上復泰震猶巽上喪其齊斧貞凶(注)變至三時上應三故離毀入坤坤爲喪巽爲齊離爲斧故喪其齊斧三變失位故貞凶取三變坤爲凶三當權變失位乃可貞象曰正乎凶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巽爲命重故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注)剛中正謂五也二失位動成坎坎爲志終變成震震爲行也離卦曰巽伏也五剛中正入伏震下故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剛順五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風者天之號令隨從也風從地所以散布陰氣也重故隨君子以申命行事(注)君子謂遯乾也巽陰卦故知遯乾巽爲命重象故申命變至三坤爲事震爲行故行事也

進退志疑也坎爲疑志在上變坎故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注)動而成乾乾爲大明故志治乾元用九天下治是其義也震出巽入陰陽故象乾坤紛若之吉得中也荀氏云謂二以處中和故能變頻巽之吝志窮也在坎爲志不變爲窮上爻貞凶謂此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二應五謂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注)居中得正故吉也巽在牀下上窮也(注)陽窮上反下故曰上窮也反震下喪其齊斧正乎凶也(注)上應於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上以凶而正所謂權也

䷹兌下兌上(注)坤二五之乾兌說也見陽正而見陰故說也於息卦在大壯大壯陽傷需養正五剛中柔外故說而可浸陰也兌下有伏艮兌方伯之卦也初九秋分上六大雪息卦成既濟

兌亨利貞(注)大壯五之三也四陽例宜三之五此亦變也剛中謂二五而柔外謂三上二失正動應五承三二承三則三正可知二正則四亦正也故亨利貞也

初九和兌吉(注)得位四變應己故和兌吉矣九二孚兌吉悔亡(注)孚謂五也四已變初合四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五以二變六三來兌凶(注)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矣不言吉兌家陰悅陽三无應故不變上變陽與三易位然後變也三不變而上能變者兌有伏艮兌之卦皆上主也爲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注)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變之坎水性流震爲行謂二已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不寧方來同義也比不寧亦取坎水性流坎爲疾故介疾介纖也艮爲小體得位承五故有喜陽爲喜九五孚于剝有厲(注)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厲也三未成既濟三未爲離上六引兌(注)无應乘陽動而之巽爲繩艮爲手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兌也三不之正三易位乃各正上動與

彖曰兌說也(注)兌口故說也說悅同義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注)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注)大壯乾爲天謂五也人謂三矣三正則君子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爲順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注)謂二四已變成屯坎爲勞震喜兌說坤爲民坎爲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注)體屯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屯民說无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爲忘或以坤爲死也說之大民勸矣哉(注)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爲喜笑故人勸也

象曰麗澤兌離爲麗兌陰麗陽故麗澤君子以朋友講習(注)君子大壯乾也謂五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體乾兌二陽同類爲朋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變二四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注四變應初震爲行坎爲疑故行未疑初行之坎而後四孚兌之吉信志也注二變應五謂四已變坎爲志故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注陽爲慶謂五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注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爲離故未光也

☴☵坎下巽上否消卦次咸陽始感通陰初解散渙者離也候在六月卦辭二正成觀成觀則有既濟之道故象傳注云成既濟也其實消卦不成既濟故上爻取二正成觀

渙亨注否四之二成坎巽以陽渙陰天地交故亨也王假有廟注乾爲王假至也否體觀艮爲宗廟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乾入艮中中謂二利涉大川利貞注坎爲大川渙舟楫象故涉大川乘木有功二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注坎爲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拯子夏傳作抍抍取也初應在四坤爲用四拯於初初動馬壯而吉悔亡之矣虞本有悔亡四字蓋衍或字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注震爲奔初已正變馬震二坎爲棘爲矯輮棘小震爲足輮棘有足古者几蓋棘木爲之以艮肱據之憑机之象也几字古渙宗廟中故設机二王假有廟故設机二失位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以陽之陰假廟象滅疑有悔故明之六三渙其躬无悔注二已變坤爲躬坎爲悔不變故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注謂二已變成坤坤三爻稱羣得位順五故元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注位半艮山故稱丘坎三變四丘匪非也夷謂震震太塗故夷四應在初二已變初爲震三變坎爲思故匪夷所思也謂有匪夷之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注巽爲號令五乾稱大否坤爲身四之二成坎爲水水出於身汗也汗出而不反以比號令渙王居无咎五爲王艮爲居當渙之時王居正位二變應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注應在三坎爲血爲逖坎爲逖憂也二變爲觀坎象不見故其血去逖出无咎三不取變與二者上不正未能定既濟也故獨取二正體觀象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否四之二坎爲通故不窮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之二四順五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宗廟故假廟否二得中在艮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注巽爲木坎爲水故乘木有功也作舟楫謂聖人

象曰風行水上渙風行水上陰散而陽聚故渙以立廟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注否乾爲先王享祭也震爲帝爲祭艮爲廟四之二殺坤大牲故以享帝立廟謂成既濟有噬嗑食象故也祭則鬼享之故以成既濟爲象也享于帝立廟謂立新廟也享于帝者告於南郊而謚之渙否泰之交象嗣君正位繼體也

初六之吉順也注承二故順也二將變初正承之故順渙奔其机得願也注動而得位故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外謂四三變與四成坎故志在外渙其羣元吉光大也注謂三已變成離故四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注五爲王艮爲居正位居五四陰順命故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注乾爲遠坤爲害體遯上故遠害也

☵☱兌下坎上泰息卦次歸妹陰道既盛陽雖既濟猶不可貞故節止不過則四時成也候在七月爻變成屯

節亨注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節止也艮故止也五體坎中正以通也坎爲通故節亨也苦節不可貞注謂上也苦節爻亦言應在三三變成離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節雖得位乘陽故不可貞三變既濟云苦節者泰已過不可恃故上象在離上也三不變則上不苦成屯則節之道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注泰坤爲戶艮爲庭震爲出初得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矣初不變爲不出月庭九二不出門庭凶注變而之坤艮爲門庭二失位不變出門應五則凶故言不出門庭凶矣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注三節家君子也節六爻皆君子失位故節若當節之時三不變則成屯得節之道故節若辭也嗟哀號聲震爲音聲爲出三動得正而體離坎二已變涕流出目故則嗟若得位乘二故无咎也六四安節亨注二已變艮止坤安不言三變者三得節若其常也正承五有應於初故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有尚注得正居中坎爲美故甘節吉往謂二三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尚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注二三變在兩離火炎上作苦故苦節乘陽故貞凶得位故悔亡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剛柔分天地交也泰三之五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注位極於上乘陽故窮也泰時已極故道窮說以行險注兌說坎險震爲行故說以行險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注中正謂五坎爲通也天地節而四時成注泰乾天坤地震春兌秋坎冬三動離爲夏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注艮手稱制坤數十爲度坤又爲害爲民爲財二動體剝剝爲傷三出復位成既濟定坤剝不見故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三嗟若无咎

象曰澤上有水節水在澤上不節則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注君子泰乾也艮止爲制手止稱制坤爲度震爲議爲行乾爲德故以制數度議德行乾三之五爲制數度坤五之乾爲議德行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注坎爲通二變坤土壅初爲塞通塞皆節澤之道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注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時使然不得咎三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上謂五甘節之吉居位中也注艮爲居五爲中故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位極於上乘陽故窮

☴☱兌下巽上消息卦在否大益恆否自咸陽感陰歷渙噬嗑豐益恆凡六卦而乾坤合於中孚反泰而息大壯注云大壯陽已至四謂此也中孚小過與坎離同義孚信也中孚離外而坎內故二體坎爲孚言陽信於陰故否反泰也候在十一月爻成既濟

中孚注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二本訟坎今在二中坎象半見故稱中孚不取五而取二者泰內乾故二爲主反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訟者離遯魂卦明此與坎離同義二在訟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鳴鶴在陰之義也此以爻辭從訟來卦豚魚吉李鼎祚云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也巽爲魚體遯故遯魚遯豚父大壯陽來止之兌爲澤遯魚得澤故吉利涉大川注坎爲大川謂二已化邦化邦也象曰說而巽孚乃化成坤即下云利貞也象於孚言之謂二具孚德以能化邦故卦辭利涉大川據三已化邦也復言利貞者卦德未顯化故又言之謂二正三上也李鼎祚謂虞解遯魚不言化邦更生巽說不知象傳之文化邦已在孚中李以化邦解遯魚乃違象傳也三利出涉坎得正體渙渙舟楫象故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利貞注謂二利之正而應五也中孚以利貞乃應於天也天謂五乾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虞燕皆安也初得位應四故虞吉有它謂應四也初正比二化邦坤爲安四遯魚上承五不取相應故戒以有它而不燕也四馬匹亡象曰絕類上謂初也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注靡共也震爲鳴訟離爲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爲子體坤震爲母巽同聲者相應故其子和之坤爲身故稱我吾謂五也離爲爵爵位也訟離坤爲邦國五在艮閽寺庭闕之象故稱好爵五利二變之正應以故吾與爾靡之矣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注三失位不能自正應在上登天不下與三易位敵訟坎爲歌象謂三四也上與四體震爲鼓艮止爲罷下乘二在離爲日位二變震爲日位不當也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注訟坎爲月離爲日坎謂二兌西震東月在兌二離在震三在兌四則離之初二位日月象對故月幾望幾近也不在二五不正望中孚坎離之合故發此象乾坎兩馬匹匹配也在訟乾四與坎初爲匹也初四易位震爲奔走體遯山中乾坎不見故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注孚信也謂二在坎爲孚巽繩艮手故攣二使化爲邦得正應已故无咎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注巽爲雞應在震震爲音

翰高也巽爲高乾爲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謂上宜與三易位正乎四卦利涉大川是也禮薦雞稱翰音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注柔謂三四剛謂二五王弼云三四在內二五得中故柔在內而剛得中也說而巽孚兌說巽孚謂二也乃化邦也注二化應五成坤坤爲邦故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注豚魚謂三四故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注三出體渙舟楫象故乘木舟虛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注訟乾爲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注風生乎澤風行水上以陽散陰澤上有風中孚之義也澤者陰也風者陽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注君子謂乾也訟坎爲獄震爲議爲緩坤爲死乾四之初則二出坎獄兌說震喜故獄不見故議獄緩死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注訟二坎爲志二未變故初有它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注坎爲心動得正應五故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注三失位不能正待上易位馬匹亡絕類上也注訟初之四體與上絕謂初故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注五正中故有孚攣如二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謂當反三

䷽艮下震上小過注晉上之三消息在泰次隨蠱泰自歸妹來四已消也小過坎外兩离內謂五以陰麗陽故名小過注云柔得中而應乾剛見也內卦艮外卦震在十二月卦泰也

小過亨利貞注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又有飛鳥之象故知從晉來杵臼之利蓋取諸此也注云乾坤義晉三象曰上之三此卦則成小過小過故有飛鳥之象焉杵臼之利見頤噬嗑取諸此也柔得中而應乾剛故亨謂五也乾謂五震爲應五失正故利貞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可小事注小謂五也陰稱小不可大事注大事謂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注離爲飛鳥震爲音艮爲止晉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謂五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謂二過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此宋仲子說也於易无取象法故日妄也

初六飛鳥以凶注應四離爲飛鳥晉上之三則四折入大過死故飛鳥以凶初失正利四來易位六二過其祖遇其妣注祖謂祖母對妣言故知謂祖母初也母死稱妣謂三坤爲喪爲母故入大過歿故稱祖也妣當爲母也謂二在巽三巽之主女隨坤體坤爲母故三爲二母死大過故妣也初坤體不又爲巽母故爲祖母也二過初故過其祖五變三體遇故遇其妣也

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注五動爲君晉坤爲臣位謂三在坤爲五臣二之五隔三艮爲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體遘遇象故遇其臣无咎也順陽爲吉象注云小過之時陰過陽故以九三弗過防之句從或戕之凶句注防防四也上而防四也謂三防四失位從或而欲折之初謂四也戕殺也離爲戈兵三從離上入坤折四死大過中故從或戕之凶也凶謂四也不當見於三謂三不防四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句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注位既失明夷之初體離爲飛鳥而咸无咎故凶耳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句過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注失位而咎也四體坤爲喪故戒用在五之初故永貞也初而待正四五正則三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注密小也晉坎在天爲雲墜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爲密坤爲自我兌爲西五動乾爲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公弋取彼在穴注公謂三也三在上位三弋失位謂三弋初而正四矣既濟坎爲弓彈離爲鳥矢故公弋取彼在穴也弋无矢也謂以組繫矢繳射鳥也四體坎坎爲穴下有三體艮爲手二爲穴故公弋取彼在穴也二離鳥七人初四易位成坎字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注謂四已變之坤明夷時也上得之三故弗過過之謂三上弗得五正謂五動上得之三故飛鳥離之凶謂上三體離爲飛鳥公弋得之鳥下入艮手而死故飛鳥離之凶三不晉坎爲災四也家四下易初則三在離鳥三上弋取在穴而由四下三體死鳥離其凶不能應上也今不以四主四故取晉坎故是謂災眚矣言非三咎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注小謂五乾五過乎陽而過亨也以利貞與時行也注良爲時震爲行謂五正成既濟故過以利貞與時偕行否相反終則有始與時偕行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注謂五也陰稱小故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注謂四也陽稱大故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注離爲飛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注陰在陽上爲逆故五宜正三上陰在陽下爲順故二不變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注雷出地在天上爲陽過而在山上爲陰過君子以行過乎恭注君子謂三也上貴三賤晉上之三震爲行故行過乎恭謂三致恭以存其位與謙三同義泰否之義同剝復也喪過乎哀注晉坤爲喪離爲目艮爲鼻坎爲涕洟震爲出涕洟出鼻目體大過遭死喪過乎哀也用過乎儉注坤爲財用爲吝嗇艮爲止兌爲小小用止密雲不雨故用過乎儉也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注四死大過故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注體大過下止舍巽下故不可過臣謂二三不可過也三與隨三同義小過時陰從陽小子失丈夫亦當從陽弗過遇之位不當也注四失位欲當之初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注體否上傾故終不可長矣密雲不雨已上也注謂三坎水已之上六故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注飛下稱亢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亢頏古今字亢古頏字晉上之三已亢也謂三上應下已飛不上

䷾離下坎上既濟注泰五之二六爻皆正故曰既濟既成也泰至否反故辭危也卦在十月爻不變

既濟亨小注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於例當五之二二之五五而之二小利貞注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貞矣初吉注初始也謂泰乾乾知大始故稱初坤五之乾二得正處中故初吉柔得中也終亂注泰坤稱亂坤爲終反成否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天下无邦終窮成坤故亂其道窮也既濟終止於泰則反成否既濟已盡其濟在泰至二復於五終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注坎爲曳爲輪艮爲尾坎爲狐爲濡輪本在泰坎水之初四也初歷坎故曳其輪濡其尾狐濡尾是也否本在四四之小是以初應在四故无咎謂泰坎狐曳其尾二與二相應雖二至也六二婦喪其髴勿逐七日得注離爲婦泰坤爲喪髴髮謂鬒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所謂髢也坎爲美五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髴曰鬒髮如雲乾爲首坎爲美五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髴夫坎爲元雲故稱鬒震爲七故勿逐七日得震謂二也離爲日震爲馬在坎下稱得其髴言當順三與睽喪馬勿逐同義睽初喪馬故同義髴或作茀俗說以茀爲婦人之蔽膝之茀非也卦无蔽膝之象故知非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注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乾二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坤爲年位在三故三年坤爲小人二上克五故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憊也坎爲勞也三在既濟泰之用以泰乾爲君乾三得位使二天故稱高宗帝乙坤爲鬼方故鬼方上五征坤故三爲高宗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謂三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注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袽離爲日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勞衆罷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也三言定既濟之難四言既濟不可恃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注泰震爲

東兌爲西稱鄰東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五在震爲東鄰二在兌爲西鄰泰成既濟四時象正因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三言伐鬼方五言祭事也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上六濡其首厲注乾爲首五從二上在坎中故濡其首厲位極乘陽故何可久象上濡五也久泰所以否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小謂二也由坤五之二乃得亨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注中謂二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注反否終坤故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水火相濟以成其用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注君子謂乾三也坤爲患坎爲思泰天地交物所以濟後之否則乾三陽若使二升五以正坤故曰思患而豫防之也防否也

曳其輪義无咎也正位故无咎七日得以中道也二中宜柔遂乃然也三年克之憊也注坎爲勞故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四多懼而坎爲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既濟亨小故西鄰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受乾福也陽爲大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坎下離上否消卦六爻皆錯故名曰未濟未濟者言反泰濟道也交正則濟也內卦候在十月外卦十一月卦辭不變明可以濟也

未濟亨注否二之五也柔得中天地交故亨濟成也六爻皆錯故悔未濟也小狐汔濟注否艮爲小狐汔幾也濟濟渡狐濟幾渡而濡其尾未出中也謂四汔幾也謂二上之五涉坎由否濡尾故未濟濡其尾无攸利注艮爲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尾謂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失位故无攸利不續終也未濟非可終之道

初六濡其尾吝注應在四故濡其尾四在否艮故爲尾初失位故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坎爲輪故曳其輪貞吉初四二不正相應故皆不敢應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三在兩坎之中故未濟而得位故征凶變入大過故利涉大川四在震爲征謂伐鬼方也初二未變獨象未濟三之正初五變二正上孚既濟皆三之用故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注變之震體師五未坤爲鬼方故震用伐鬼方正也謂四震坤爲年爲大邦陽稱賞四在坤中體既濟離三故三年有賞於大邦又言三以四陽下正初也四體既濟離三亦謂三也年有賞於大邦伐鬼方之爻也初坤爻又鬼方三年者自四下初三爻故三年以其正在初故以離三言之耳六五貞吉无悔注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上變坎爲悔未濟柔中亨謙變有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注動之乾離爲

光三四已正故君子之光也孚謂二二變應已得有之故有孚吉坎稱孚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注坎爲孚謂四也上之三介四故有孚飲酒坎字誤當爲酒流頤中故有孚于飲酒終變之正故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注乾爲首五動坤二之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矣孚信是正也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謂若殷紂沈湎於酒以失天下也此又錯六爻之義而言有主九三故高宗伐鬼方未濟否主九四故震用伐鬼方以其爲殷之主故既濟之得正由三未濟之失正由四其貞亦四先之爲也干寶侯果皆以既濟爲殷以周興之辭蓋古有是說故引紂沈湎於酒終此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謂否二之五天地交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注謂二未變在坎中也以坎險故未濟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注謂二否陰消陽至剝終坤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乾五之二坤殺不行故不續終也謂未濟亦否之變然六爻失位不可相積而終故二居坎无攸利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火水各居其方未成其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注君子否乾也艮爲慎辨辨別也物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當云陰字物艮爲居坤爲方乾別五以居坤二故以慎辨物居方也陽爲主故乾別五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李鼎祚云極中也謂四居坎中以濡其尾是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注謂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震爲行未濟貞凶位不當也六三不當位三言未濟征而發之貞吉悔亡志行也震正四以四陽下正初坎爲志故志行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注動之正乾爲大明故其暉吉也謂五麗乎大明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注節止也艮爲節否四爻云有孚飲酒濡首故不知節矣

嘉應葉鈞蓉滋　番禺趙齊嬰校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惠言著

周易繫辭上　虞氏注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注天貴故尊地賤故卑定謂成列謂天三才以地兩之乾坤相並俱生天地相應成一陰一陽六爲之列天以上爲尊故五爲天位地以下爲卑故二爲地位乾坤之位也此故日定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乾高貴五坤卑賤二列貴賤者存乎位也乾坤之列自下而上以位言之則坤在上故日卑高乾坤正位二五故貴賤位謂若乾鑿度日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者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斷分也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剛柔謂既定乾坤六位又分乾陽坤陰各爲六畫然後可以迭用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注物三稱羣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言乾坤各以三爲六乾生故吉坤殺故凶則吉凶生矣爲乾坤各六畫則有正不正故吉凶生下注云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凡吉乾之生凡凶坤之殺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注謂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在天之象謂則之爲三才之卦既定乾坤則就乾坤生六子本此在天之象所成故變化仍象在地成形謂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即變化之也謂坤變乾化一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矣謂乾坤爲六子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注旋轉稱摩薄也八相薄入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象八卦所生天其成爻則六子由乾坤二五摩蕩故曰庖犧作八卦此謂六爻卦也凡言二五者謂其中氣非必二五交故三才卦亦六言二五故剛柔相摩則八卦相蕩也下注云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注鼓動潤澤也雷震霆艮雲故兌坎雷動於下霆見於上風生於木故巽雨兌也風見於下雨潤於上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大寒乾生大暑坤生運行往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一寒一暑也謂六子成乾坤之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注謂乾坤無六子震坎艮爲陽巽離兌爲陰也乾知大始坤化成物謂六子生物皆乾坤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陽稱大資始未來故曰知神以知來也承天成物故曰化也乾以易知如字易讀坤以簡能注陽見稱易故以陽變陰稱易陰藏爲簡陰氣簡閱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矣謂乾以息陽而知大始坤以牝陽而化成物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注乾縣象著明故易知坤陰陽動闔故易從言坤之從陽在從陽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注陽道成乾

爲父震坎艮爲子本乎天者親上故易知則有親本乎地者親下得言乾爲巽離兌陰卦皆屬陽故震通巽以陽從陰言以陽從陰陽者坤巽離兌三女外成坤无親也通陰故曰從陰也乾來至五多功化則成五正位坤故易從則有功矣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以陽正陰則有始故有親則可久久大謂陽以陰變陽動出至二五則可大須乾故有功則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日新爲德坤以富有爲業乾坤也言賢人乾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注）易爲乾息簡爲坤消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說卦注云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故天下之理得矣謂乾坤消息十四卦皆出於此正六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易謂坤也中下繫注云正也六位正既濟定則易之造用柔剛也六十四卦消息則易出乾入坤九六之用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曰易成位乎其中矣

第一章（注）孔穎達正義云周氏分上繫爲十二章虞翻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共爲一章凡十一章今以文考之易有太極盎合天一地二爲一章今唯并此一章餘悉依正義此章明庖犧作易立乾坤以起消息成於易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聖人謂庖犧文王也庖犧設卦繫辭則文王象消息之象也悔吝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注）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也剛柔相推消息之象也文王因之而爲九六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注）吉則象得凶則象失也下注云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不於此言者言乎其失得也之文注各隨文互相備吉凶象人事之失得故經於下又別出吉凶此文王言觀象以正人事謂繫之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注）悔則象憂吝則象虞也至吉虞未至凶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注）變化之消長象人事之進退晝夜者剛柔之象也陰陽之晝夜象剛柔爲晝夜人事之剛柔變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注）極中也三極三才也六爻非中則動下繫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君子以天地之消息儀人事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注）君子謂文王以其繫辭謂之聖人以法後世謂之君子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離日日月爲象易下方引大有上九爻辭以說之大有爲比比息坤爲大有大有通比故坎月離日言乾二者消息師二爲比五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舊讀象誤作厚或作序非也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注）爻者言乎變者也謂乾五之坤坤五動則觀其變坤五動之乾爲大有坤五之例此元爻之例舊作樂字之誤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注）玩弄也謂乾五動成大有以離之日觀天之象兌口玩習所繫之辭故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注）謂觀爻動也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玩其占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注）謂乾五變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比坤坎大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

第二章此章言文王繫辭用九六以正消息

彖者言乎象者也（注）在天成象八卦以象告彖說三才故言乎象也彖本七八正象之名卦辭言象亦謂之彖象言兩象故說三才爻者言乎變者也（注）爻有六畫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謂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注）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疵病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注）失位爲咎悔變而之正故善補過孔子曰退思補過者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謂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齊小大者存乎卦小陰大陽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辨吉凶者存乎辭（注）辯別也此注見釋文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介纖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故存乎介謂識小疵震无咎者存乎悔（注）震動也仁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存乎悔也卑復初爲則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注）陰陽易指天險指地聖人之情見乎辭故指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注）準同也彌大綸絡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與天地準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坤三畫成天文坤二畫成地理又下章注云陰謂幽陽謂明乾以觀震出入則知日月之行察五位方隅則知山川經絡之紀乾坤代序則知溫涼寒暑之候六位成章則知天地訢合之理故知幽明之故也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注）下繫注云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死然則乾合於坤坎爲元黃震出往通坤死於大過震伏巽初出坤承乾爲父子此人之始人之終故原始及終則知死生之說也

第三章此承上章言觀象玩變之大義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注）魂陽物謂乾神也魄坤陰物謂坤鬼也變謂坤鬼乾純粹精故主爲物謂萬物資始乾流坤體變成萬物故游魂爲變也謂乾消剝入坤九三反艮爲謙息成履謙三下二爲師成師息比五爲比息成大有坎離正乾坤合出屯元黃而復震坤四息五爲萃大畜頤之萃五使四之三爲蹇睽小畜疑之坎離之陰陽之際陰未成乾元流坤變而成震故生巽剝復艮萃之三爲蹇睽易是也京氏之法八卦皆有游魂歸魂孔子曰游魂爲變在乾坤震巽艮兌互爲游歸虞氏消息止坎離在坎離乾坤耳神似天坤鬼似地乾神似天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違謂不違也精氣遊魂皆乾元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

不過（注）此下疏言鬼神之德乾坤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也乾坤不過故道濟天下消息十二爻旁行而不流也消息十二爻旁行周流六虛不流謂否泰反類也坤爲土震爲仁謂陽息之卦以乾據坤故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乾坤範圍天地之化也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注）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尠矣

第四章此章言易以消息爲仁爲用謂之道

顯諸仁藏諸用（注）震爲仁坤爲用謂陽息出震乾元顯見於仁故顯諸仁陽消入坤乾元退藏知以藏往故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震爲鼓坎爲憂乾坤簡易用故大業盛德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注）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

坤西剝五坤配秋坤上復初乾臨二乾配冬謂十二月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陰陽之義配日月復出震臨見兌泰盈乾觀退巽剝消艮入坤是謂陽盈遘遯遇巽遂後艮否滅坤大壯反震夬復兌就乾是謂陰虛與日月縣象相應是謂配日月也易簡之善配至德乾息爲易坤消爲簡乾元稱善至德太極也禮曰至德以爲道本 子曰易其至矣乎易配至德故至矣乎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注崇德效乾廣業法坤也探下言之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注知謂乾乾神知來知謂乾智謂坤效天崇體謂坤居體坤正位法地卑也體卑所以廣業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注位謂六畫之位乾坤各三爻乾爻初三五坤爻二四上故天地設位設立也庖犧參天兩地立此六畫之位易出乾入坤上下无常上在天下在地周流六虛六虛六位故易行乎其中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注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乾九三文言謂三當乾之終泰當反否三終乾反復上坤不變乾元常存故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坤爲義也引之者天地消息乾坤相錯易以坤成乾之性乾元常存道義出焉舉乾三爲則也乾爲道門坤爲義門成性謂成之者性也陽在道門陰在義門其易之門邪

第五章 此章言道以乾坤爲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注乾稱聖人謂庖犧也庖犧位乾五賾謂初天下之賾謂萬物之初自上議下稱擬形容謂陰在地成形者也物宜謂陽遠取諸物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象謂三才八卦在天也庖犧重爲六畫也重爲六畫仍是三才之象數六十四卦皆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注重言聖人謂文王也文王位乾三動謂六爻矣會謂陰陽交通謂易通典禮謂典常出入以度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注至賾无情京氏云賾情也此云至賾无情亦微破之陰陽會通品物流形以乾簡坤易之至也乾爲簡坤爲易當誤倒耳一本簡作閒亦通庖犧无言言天下之至賾謂繫辭也故云至賾无情无情則不可得言以陰陽會通乾易坤簡至賾於此可言也至賾乾元也元善之長故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注以陽動陰萬物以生故不可亂所謂典禮六二之動直以方動謂以陽動陰舊誤作賾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注以陽擬坤而成震至賾至動皆乾元乾元震初也聖人觀乾元有此象故以之先心震爲言議爲後動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震爲言動乾元在先故而後動也安其身而後動謂當時也矣時消息之時坤爲安身乾元牝坤當時出震故安其身而後動三百八十四爻皆言時也擬議以成其變化注議天成變通坤乾二五地成化坤二五息乾陽已出震故擬議陰方牝乾故地稱議天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

下說中孚成益故本益卦言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九二爻辭彼注中孚訟四之初二在訟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鳴鶴在陰之象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爲子震巽同聲相應故其子和之靡共也吾謂五也五離爲爵爵位也五利二變之正應以故吾與爾靡之矣此下引七爻皆明擬議之變化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注君子謂初也初陽正故稱君子二之得震由初自訟二變五來應之艮爲居初在艮內故居四來故辭本於初其室震爲出言訟乾爲善故出言善謂二已變初以乾此亦是出言善成益卦也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注謂二變則五來應之體益卦坤數十震爲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謂震巽同聲者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邇謂坤坤爲順二變順初故況其邇者乎此信及遯魚者也三至上體遯巽爲魚遯魚謂五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注謂初陽動入陰成坤坤爲不善也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注謂初變體剝弑父弑君二陽肥遯二不順初與三四自爲坤則坤違之而承於五自初爲坤則千里之外四謂二坤也故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邇謂坤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注震爲出爲言坤爲身爲民也震爲行坤爲邇乾爲遠訟乾五體兌爲見謂二發應五則千里之外故行發邇見遠也言行君子之樞機乾爲門故樞機震爲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陽息震爲榮陰消爲辱故榮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注二已變成益巽四以風動天震初以雷動地有地象二變乃中孚十一月雷動地中艮爲愼故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九五爻辭彼注云應在二巽爲號咷乾爲先故先號咷師震在下故後笑震爲後笑也謂同人通師震巽同心以應五五應故次言同人二往應五以明千里之外應之之義方言中孚二動而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注乾爲道故稱君子也同人反師謂二乾同人反師震爲出爲語坤爲默巽爲處同人二體巽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注二人謂夫婦師震爲夫巽爲婦坎爲心巽爲同六二震巽俱體師坎故二人同心巽爲利乾爲金以離斷金謂乾二之五變則同人故其利斷金謂夫出婦處婦默夫語故同心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注臭氣也蘭香草震爲言巽爲蘭巽爲草木又爲臭離日燥之故其臭如蘭也

第六章 此章引七爻以明言動之義言繫辭擬議變化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注其初難知陰又失正故獨舉初六大過爻辭大過彼注云位在下稱藉巽柔白爲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中孚君子由初正故次舉大過初六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注苟或錯置也頤坤爲地大過頤故苟錯諸地今藉以茅故无咎也過四應五在艮艮爲愼五頤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注陰道柔賤故薄也香絜可貴故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離過四應五勞謙君子有終吉謙九三爻辭三君子之位次初言之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注坎爲勞五多功乾爲德德言至三字疑衍以上之貴下居三賤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剝艮入坤乾上九來居坤三上降體坎故勞而不伐五乾位艮爲厚坤爲至故厚之至可居五而不居故有功而不德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注震爲語五多功下居三乾上即乾五故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注謙旁通履乾爲盛德坤爲禮天道虧盈而益謙三從上來同之剝盛德故恭下云坎爲勞故能恭此云盛德故恭其文旨當謂三從上來乾同於坤以乾德盛故禮恭耳震爲言故德言盛禮言恭坎爲勞故能恭也謂三三得位故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謙九三乾上九也謙三存位反之則亢龍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注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在上故高无陰故无民也賢人在下位注乾稱賢人下位謂初也遯世无悶故賢人在下位而不憂也上盈入剝初无世遯賢人謂初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注謂上无民故无輔乾盈動傾故有悔文王居三紂亢極上故以爲誡也此因謙三而示戒耳乾六爻文言皆龍德堯舜讓遜避時借極則知不出戶庭无咎注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節初九爻辭彼注云泰坤爲戶艮爲庭震爲出初得坎爲通二變坤土塞初爲君子方言乾初遯在下位故舉節初故又舉節初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注節本泰卦泰三之五坤爲亂震爲生爲言語坤稱階坤土稱階故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也泰坤三之震五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注泰乾爲君坤爲臣爲閉故稱密乾三之坤五君臣毀賊故君不密則失臣坤五之乾三坤體毀壞不言震君臣之辭故臣不密則失身坤爲身也幾事不密則害成注幾初也謂二已變成坤坤爲事故幾事不密此不密連文協句耳其不密自由初動如下所云初利居貞不密初動則體剝二變坤爲幾純坤故爲不密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注君子謂初初正故二動坤爲密故君子愼密體屯盤桓利居貞故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注爲易者謂文王爻變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困二曰入于其宮萃則无入宮則爲五之二奪

之成解坎爲盜故爲易者其知盜乎六十四卦消息卦觀上之四解臨初之四此說文王爻變之例注唯此一條耳下繫引十一爻解次困後疑爲後次困節泰來故解亦取否來相次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解六三爻辭彼注云二變時艮爲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爲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五之二成坎坎爲寇盜解三謙三之反負也者小人之事也注陰稱小人坤爲事困二變入宮成坤以賤倍貴以四倍五艮違禮悖義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注君子謂五辟器坤也坤爲大車故乘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注小人謂三既違禮倍五復乘其車五來之二成坎坎爲盜思奪之矣爲易者知盜乎此之謂也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注三倍五上慢乾君而乘其器下暴於二二藏於坤五來寇三以離戈兵入離折三故稱伐之坎爲暴也二在困時體坎暴二故二入宮慢藏悔盜野容悔注坎心爲悔坤爲藏兌爲見見兌藏不見故慢藏不字疑誤當爲而萃三體坤兌故藏而見三動成乾爲野鄭氏謂飾其容而見於外爲野困時二體離爲中女暴二乾是野容也坎水爲淫謂五來成坎二變藏坤則五來奪之二藏五來坎淫中女故慢藏悔盜野容悔淫慢藏野容三也盜淫五也悔謂悔恨此四字見釋爻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注五來奪三以離兵伐之故變寇言戎解象曰自我致戎是變寇言戎疑虞本此致寇至亦爲致戎也又以成三惡二藏坤時艮手招盜故盜之招

第七章此承上章明君子觀象玩辭之要

大衍之數五十鄭氏云衍演也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以象乾元分而爲二以象兩兩儀掛一以象三三才也下注云扐并合掛此掛一不在左手小指也當在右手之小指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注奇所掛一策揲三者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扐并合并兩揲之餘掛左手之小指爲一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揲象四時以扐象閏故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注舊作掛釋文云京作卦今詳虞氏注義其本實作卦云再扐而後卦說文引作卦後人以傳寫之誤改扐字易孟氏是孟氏本作卦也注謂已一扐復分掛如前過揲之二掛一如初揲之歸奇於初扐此省文先并所揲之餘於初扐乃取奇歸之故云歸奇於初扐當爲卦字之誤掛左手次小指間爲再扐則再閏也又分扐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間又并所揲之餘於再扐其奇則不歸也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掛當爲卦集解引之改以從經耳布卦之一爻者八七爲七六爲六是也謂再扐之後四揲之策九爲九八爲八者注言司士畫地識爻之於地以識之士冠禮有卦爻是畫地識爻者有所卦者注所以畫地識爻者也謂已二扐又加一爲三并重合前二扐爲五歲故

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當爲卦謂一扐一歲也歸奇一閏再也三扐四歲也合初扐二歲也歸奇一閏再閏五歲也不歸奇故再閏此參五以變故三爲五而成一變一據此爲三扐不言三閏者閏歲餘十日素問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十日爲一月氣盈五日有奇朔虛五十五日五度有度奇故月大小常差六日約其大數歲十日也五歲閏六十日盡矣再閏餘十五日已侵下分餘後扐閏餘分然閏月不能恰盡必有餘分則四時終而計餘分定乃成歲故從言再奇象則計餘閏成也歲歸不得言三扐二閏若言三扐則有三閏似三歸奇也扐而後掛者也掛當爲卦天數五地數五注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甲一乙二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三丁兌四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五己離六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七辛巽八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九地癸十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乾坎艮震爲天離巽兌爲地天數一坤二兌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虎三生六子象其數也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此則五行生成之數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是也五五則十也此亦得爲天地之數故備一義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注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太元曰五與五相守地之五故略之也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則此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陽策三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陰策二十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三百八十四爻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注謂庖犧幽贊神明以生蓍數乃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營亦變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此即太極易也四營者四變也陰陽相並俱生陽動而進陰動而退八麗於七六依於九六七八故成易也虞云孔子美大衍四象之作此之謂矣庖犧觀四營之數三天兩地立六畫之位乾坤各三爻於是分剛柔乾坤成卦三變二六畫三成乾子之卦謂若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於以立初二三五之坤並爲八離卦而小成設卦注云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六爻三變則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又下繫注云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又下繫注云乾坤八卦而小成也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注引謂庖犧引信三才兼而兩之以六畫謂八卦小成也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兼日其取類也大稱名也小注謂小成取類六十四卦爲大成

也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明十有八變而成卦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天下之能事畢矣注謂乾以簡能乾當爲坤坤道故坤以簡能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下繫注云乾五之坤坎爲心兌爲說故能說諸心乾五之坤坎爲慮故能研諸侯之慮故能說諸侯之言慮則坎離此言者故能事畢顯道神德行注顯道神德行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日月在天運行照物故顯道神德行謂乾爲道德行也爲行默而成不言而信存於德行者也是故可與酬酢可與右神矣陽往爲酬陰來爲酢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注在陽稱變乾二之坤在陰稱化坤五之乾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故知神之所爲六變化之道九六消息也諸儒皆上子曰爲章首而荀虞以美大衍四象之作也又從之甚非者矣虞注云孔子歎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之情見於辭繫辭焉以盡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謂若坎人之辭離人之辭枝之屬以言者尙其辭注聖人變謂消息之變讓之而後動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謂若十三蓋取以卜筮者尙其占注乾蓍稱筮動離爲龜龜稱卜易抱龜南面周禮云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蓍知成數六七八九之神古者卜筮皆出於易而今異不可考也禮記曰動則翫其占故尙其占者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注有爲謂建侯有行謂行師也乾二五之坤成震震爲言乾元動震故就震言之舉例也有師象乾二五之坤坎也震爲行爲言問故有爲有行謂凡行皆震之象故震言有師象凡應九筮之法則筮之周官筮人掌之也謂問於蓍寵以言其吉凶爻象動內吉凶見外蓍德圓神卦德方智故史擬神智以斷吉凶也其受命也如嚮注言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言善應乾二五之坤成震巽乾二五之坤則五動故震巽常相嚮巽爲命震爲嚮嚮答也故受命同聲相應故如嚮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注遠謂天近謂地幽謂陰深謂陽來物謂乾神神以知來感而遂通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注至精謂乾純粹精也乾元神明參五以變錯綜其數注逆上稱錯綜理也謂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以成一爻之變三扐而象五歲故參五以變參三也掛當爲卦而倚六畫之數一爻之變七九八六也陽始於一壯於七究於九故三畫而成乾陰生於二而二七而八而六故參天兩地以倚六畫之數倚立也卦從下升謂乾坤六畫一陰一陽自下而上故錯綜其數則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注變而通之觀變陰陽始立卦乾坤相親六畫一陰一陽即既濟之位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存文云虞作天地之爻據此注則釋文誤耳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注數六畫之

數極六畫之數三百八十四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注謂參五以變故能成六爻之義用九用六也六爻之義易以工也易无思也无為也注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无所為下繫注云六爻正既濟定故何思何慮乾元未動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无思无為也謂其靜也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注謂隱藏坤初機息矣專故不動者也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注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注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蓍也所謂至精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注務事也謂易研幾開物幾者動之微研究也故成天下之務謂卦者也所謂至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注神謂易也陰陽不測是乃易也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日月者六十四卦消息所出斗與日月相會正建十二次卦氣消息出焉厤家以斗為陽氣皆神之可見名也上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謂陽隱藏坤中以陽動陰發揮剛柔是言乾元非言星也以斗隨天故以斗為天之消息耳乾道復子遘午出震入兌唯斗可見故言之也北辰在斗是易之太極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第八章言蓍卦皆神之所為

天一注水天一生水於北甲甲日行青道甲一乙二地二注火地二生火於南乙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三注木天三生木於東丙丙日行赤道丙三丁四地四注金地四生金於西丁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天五注土天五生土於中戊戊日行黃道戊五己六地六注水地六成水於北一六合水己戊坎己離相得合土天七注火天七成火於南二七合火庚庚日行白道庚七辛八地八注木地八成木於東三八合木辛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天九注金天九成金於西四九合金壬壬日行黑道壬九癸十地十注土地十成土於中五十合土癸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者龜所從生幽贊神明而生蓍以此生之耳聖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子曰夫易何為而作也注問易何為取天地之數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注以陽闢坤謂之開物以陰翕乾謂之成務冒觸也觸類而長之句如此也以陽闢坤息而出震震在庚其數七是陽數也以陰翕乾消而退巽巽在辛其數八是陰象數也息變而進七之九消變而退八之六九六相變所以觸類而長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陰並陽一而二七而八九而六七八九六而天地之數備一三五九也二四六也五九也十六也故曰如期而已者也若以一六合水之義則生數每加五為成數大衍之數五十五而五為虛太元云五五相守十即五也物成而後有數亦陽進陰退而七九八六之數立不用一二三四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謂開物以定天下之業謂成務以斷天下之疑謂冒天下之道是故蓍之德圓而神蓍數七七四十九陽數也乾之德故圓卦之德方以知知讀為智卦數八八六十四陰數也坤之德故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工六爻之義九六也工未聞惠徵士讀與功同謂功業見乎變聖人以此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注聖人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虞七之神也復見天地之心故先心陽動入巽巽為退伏坤為閉戶由巽入坤故藏密謂齊於巽以神明其德謂以卦德藏往巽六八之智也陽吉陰凶坤為民故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謂以六爻定吉凶九六之易也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注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先心往謂藏密也其孰能與於此哉注誰乎能為此哉謂古之聰明睿知之君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注謂大人也庖犧在乾五動而之坤與天地合下引大有上九是也聰明在坎則聰坎為耳在離則明離為目神武謂乾德睿知謂坤乾知坤藏往乾坤坎離反復不衰如坎而不殺者夫也殺衰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注乾五之坤謂大有以離日照天故明天之道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坤為民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興神物謂幽贊神明而生蓍前民用謂先心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謂退藏於密是故闔戶謂之坤注闔閉翕也謂從巽之坤八坤柔象夜故以閉戶者也乾坤易之門故曰戶闢戶謂之乾注闢開也謂從震之乾七乾剛象晝故以開戶也一闔一闢謂之變注陽變闔陰九陰變闢陽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往來不窮謂之通易通卦六往來九見乃謂之象在天成象東方一二南方三四西方七八北方九十五六合中形乃謂之器在地成形水一六火二七木三八金四九土五十制而用之謂之法陽用七九陰用八六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出乾入坤以前民用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注太極太一也乾鑿度曰太一取七八九六之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氏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又引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然則太一即乾元也在天為北辰在易為神虞君注此太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謂此太一也地法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分為天地故生兩儀也兩儀謂天地兩儀生四象注四象四時也謂日之行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四時之閒戊己甲丙戊庚壬為天象乙丁己辛癸為地象月令曰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中央其日戊己鄭注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故名甲乙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萬物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故名丙丁日之行四時之閒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名戊己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故名庚辛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故名壬癸此四時之象也兩儀謂乾坤也又言兩儀謂乾坤者謂庖犧觀天之象則而畫卦幽贊神明以擬太極乃立乾坤以象天地以太極之一七九為乾坤之三畫亦是太極生兩儀也此與天地四時之文不屬每句各具二義耳乾二五之坤遂言庖犧四象也二五成坎離震兌中氣即太極非爻名太極乾元一施為坎再施為離一息為震再息為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此庖犧所定以則四象也離以象日晝中正南故為夏坎以象月夜中正北故為冬震陽出以象雷故為春兌陽成以象雨故為秋故兩儀生四象歸妹卦備故象獨稱天地之大義也四象生八卦注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此上注義先言庖犧八卦也既象乾之息乃復象其消反兌而為巽以象風反震而為艮以象霆消息既備則乾退而就坎坤進而就離故分震坎艮屬天巽離兌屬地三索交乾坤以成六子之交十五日乾象西北之前坤陰三所積乾就坤以交陰則生三男也坤不位東南者陽先陰後不敢敵陽故位離後西南震兌之間陽盛之位坤亦就乾以交陽則生三女也艮在西癸之間故坤與六子俱相薄陽動入巽故位乎東南以受震故四象生八卦子繫注云乾坤六子名八卦而小成謂此也乾坤生春此乃言在天八卦生於四時也生平春句當為生春者也通下省耳月行至甲乙而乾坤象見是乾坤生乎春也艮兌生夏月行至丙丁艮兌象見震巽生秋月行至庚辛震巽象見坎離生冬者也坎離在中不可象日月會於壬癸而坎離象見故生乎冬八卦定吉凶注八卦六位陽生則吉陰生則凶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有正不正故吉凶生已言於上故不言生而獨言定吉凶也吉凶生大業富有之謂大業謂坤化成物也吉凶相推萬物化成謂觸類而長成六十四卦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謂太極生兩儀變通莫大乎四時謂兩儀生四象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注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文言注二十九日此云三十日大分言九當以彼注為正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謂四象生八卦崇高莫大乎富貴注謂乾正位於五此即太極之神也探嘖索隱則為乾初正位則為乾五變化消息皆乾五所為五貴坤富謂坤在二以乾通坤故高大富貴也高大不辭益脫誤耳崇言崇高莫大乎富貴此下皆吉凶生大業者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注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乾為物坤為器用否四之初耕稼之利否五之初井市之利否四之二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馬之利謂十二蓋取以利天下制器尚象多因否來皆乾坤六位往來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人作而萬物覩故莫大乎聖人也探嘖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娓娓者莫善乎蓍龜注探取嘖初也初隱未見故探嘖索隱則幽

贊神明而生蓍初深謂龍故曰鉤深致遠謂乾之遠謂乾息致乾爲蓍乾五之坤大有離爲龜乾生知吉坤殺知凶故定天下之吉凶莫善於蓍龜也未章注云婗嫓莛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神物蓍龜則天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謂發天地而立剛柔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謂象天八卦而又六十四卦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下者所以受命則之以立易執其說存乾鑿度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象即上章大衍四象謂七八九六四營成易者也聖人作易所以示人法天地之數也繫辭焉所以告也注謂繫彖象之辭八卦以象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注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八卦定吉凶以斷天下之疑也易曰自天右之吉无不利又引大有上九證之子曰右者助也注大有兌爲口口助稱右天之所助者順也注大有五以陰順上故爲天所助者順也注下云比坤爲順則此謂大有通比五本比坤二順上而乾應之爲兌故曰天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注信謂二也乾爲人爲信庸言之信也體乾九二謂二應五而二與之成乎兌故人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注大有五應二而順上言二勤信五相應故履信思順比坤爲順坎爲思乾爲賢人坤伏乾下以順上大有成比故有以尚賢者也有議曰又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坤伏乾下也

第九章此章言聖人象數立卦消息之序所以幽贊神明正義章次以是故易有太極以下別爲一章言虞不與今謂虞注聰明睿知以乾五之坤爲義即是與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爲一章正義所言或後人誤分之耳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注謂書易之動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之則不足以盡庖犧之意也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謂聖人之意盡於象設卦以盡情僞下繫注云情陽僞陰也此謂立象盡於六十四卦繫辭焉以盡其言謂彖象之辭盡易之言變而通之以盡利謂九六之變六爻發揮旁通皆所以盡言鼓之舞之以盡神注神易也陽息震爲鼓故以鼓言雷以動萬物陰消巽爲舞故以舞言風以散萬物故鼓之舞之以盡神明消息則盡神盡意盡言乾坤其易之縕邪注縕藏也易麗乾藏坤故爲易之縕也乾下坤上言乾坤在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成列謂乾坤各三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中正也一陰一陽各正性命故易立乎其中也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謂分陰分陽六位不皆正成既濟則乾坤毀易道不見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謂若乾坤不見易道則亦幾於息絕故九六變化成既濟定所以爲易之縕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天成位於上垂象爲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地成位於下用爲器化而財之謂之變以陽通陰崇高莫大乎富貴易言財亦是財也以乾元言故獨言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見有通卦多爲震上息爲裁行故推而行之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乾坤各正成既濟定坤爲民保合大和謂之事業天下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故設卦則盡情僞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故繫辭則盡言化而財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故鼓之舞之則盡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顯道神德行也聖人位乾五五之坤成離日坎月其人坤爲默震爲言乾爲信爲德震爲行乾元在坤中寂然不動乾體自正故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

弟十章言當求之乾坤六位言乾辭當求之神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十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千二百十四　漢軍范　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繫辭下　虞氏注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注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三才謂三畫象一七九也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中正也日月爲象坎离者神明之象也坎在中戊正位离在己正位陰故八卦象在其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注謂參重三才爲六爻六十四以八爲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下曰非其中爻不備注云中正也附文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即謂參天兩地之六爻各得其正也此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極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注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文王設九六變此所以臨時處中所以齊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注謂繫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以動之正不正命其吉凶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注動謂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注乾剛坤柔爲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注變通配四時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注貞正也勝滅也陰生滅陽陽動貞之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天尊地卑天正位於五地正位於二中正以觀天下故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參天兩地既濟定體离南坎北明貴正故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注一謂乾元天地日月之道此也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天一即太一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乾元消息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注陽在初弗用確然无爲潛龍時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乾以易知不在初而在潛龍所謂乾元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注隤安也坤以簡能閱內萬物故示人簡者也坤之簡能不在動闢而在辭翕所謂坤元爻也者效此者也注效法之謂坤謂效三才以爲六畫此謂乾坤元乾元相並俱生故乾也由兩地而有爻效乾主坤言參兩象也者象此者也注成象之謂乾謂聖人則天之象分爲三才也此亦謂乾元日月之象象者三才故言乾皆示乾元故聖人則之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注內初外上也略言之初上約指內外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爻動內則凶見外也乾鑿度曰二畫卦耳已下爲地四已上爲天易氣從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是也三功業見乎變謂之消息卦辭謂繫辭盡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下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乾坤合元以生萬物故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大寶曰位乾爲聖人位在九五乾爲金爲玉故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守爲人乾五人何以聚人曰財出坤自震始坤富有爲財故聚人坤出震乾道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乾通坤謂之理財以乾正辭坤謂之禁民爲非坤爲言以乾非陰爲非翕爲之消息易通終成既濟美利利天下利物足以和義故曰義也

弟一章下篇分章正義依周氏莊氏爲九章今定爲七章此章言爻象變動消息在正正者乾元也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注庖犧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文王書經繫庖犧於乾五五動見离离生於木故知火化炮啖犧牲號庖犧氏也仰則觀象於天在天成象俯則觀法於地在地成形觀鳥獸之文謂觀象也鳥獸之文日月也張衡靈憲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是其義也與地之宜謂觀法也宜山澤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說卦備焉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注謂庖犧觀鳥獸之文日月故特言之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則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之所造也故曰象者象此者也則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讀易者咸以爲庖犧之時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聖人象之則天已有八卦之象庖犧重卦六十四本其象於天也言八卦者作結繩而爲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注离爲日日字之日富爲目巽爲繩目之重者唯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离巽爲魚坤二稱田乾九二在田在坤二也以罟取獸曰田故取諸离也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注沒終作起也神農以火德繼庖犧王火生土故知土則利民播種號神農氏也斲木爲

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注）否四之初也上之益法云巽爲木爲入艮爲手乾爲金手持金以入木初否四乾之爲艮而入巽故斲木爲耜耜耒頭金耒而謂之庇長尺耜止手持金入木故有一寸斲木爲庇耜金入之所踰因名曰耤許末艮爲小木手以撓之故揉木爲耒長六尺耜柄耒長六尺六寸俗句磬折耒耜耔器也耔耨巽爲號令乾爲天故以教天下之耒坤故坤爲田巽爲股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天下之象也益萬物者莫若雷風故法風雷而作耒耜之耕大亦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注）否五之初也離象正上故稱日中也震爲足艮爲徑路震又爲大塗否乾爲天坤爲民故致天下之民象也坎水艮山羣珍所出聚天下貨之象也坤以類聚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震雷主升坎雨主降否天地不通五之初交易雷雨滿形故各得其所五噬嗑食也離中有物市井交易飲食之道故取諸此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注）變而通之以盡利謂作舟楫服牛乘馬之類故使民不倦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注）神謂乾乾動之坤化成萬物以利天下坤爲民也象其物宜故使民宜之也乾動之坤謂大有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爲窮於剝窮之五比大有通變之比乾元復正則可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乾爲治在上爲衣坤下爲裳乾坤萬物之緼故以象衣裳乾爲明君坤爲順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坤出乾入故天下治蓋取諸此也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注）否四之二也否乾爲金艮爲手坎爲穴巽爲木乾金故刳木巽爲舟也巽爲長木艮爲小木坎爲通坤爲行小木艮手持金剡之故剡木爲楫也否四來之二坎爲通坤爲開中乾否四來之二致遠以利天下矣乾爲遠故致遠或爲楫巽爲舟也或爲拔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注）否上之初也否乾爲馬爲遠坤爲牛爲重坤初之上爲引重乾上之初爲致遠艮爲背巽爲股在馬上初乾故乘馬巽爲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坤二三故服牛乘馬引亦艮爲背故服牛出否之隨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注）豫初之四也四艮爲門震爲足手持兩木有聲故擊柝艮又爲門坎爲盜故重門暴客之象也坤爲夜闔戶震爲行人爲開戶艮爲待故以待暴客也坤斷木爲杵臼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注）晉上之三也艮爲小木上來之三斷艮故斷木爲杵坤爲地艮手持木以掘坤三故掘地爲臼艮止於下臼之象也震動而上杵之

象也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舂之象也故取諸小過本无乾象故不言以利天下也坤爲萬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注）无妄五之二也巽爲繩爲木无妄坎爲弧離爲矢故弦木爲弧乾爲金艮爲小木无妄乾艮五巽之二以金剡艮故剡木爲矢乾爲威五之二故以威天下弓發矢應而坎雨集古通如故取諸睽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注）无妄兩象易也雖此蓋取三封耳无以明之也无妄乾在上故稱上古乾爲艮爲穴居乾爲野巽爲處无妄乾人在路震爲路故穴居野處震爲後世乾爲聖人後世聖人謂黃帝也前言黃帝堯舜氏作故知謂黃帝艮爲宮室乾在上則爲穴居變成大壯乾人入宮乾人入居則爲宮室艮上乾易故易以宮室艮爲待巽爲風兌爲雨无妄艮巽兌大壯乾爲高巽爲長木反在上爲棟大壯反巽震陽動起爲上棟宇謂屋邊也兌澤動下爲下宇无妄之大壯巽風不見兌雨隔震與乾絕體象乾入伏棟下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者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注）中孚上下易象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爲薪艮爲厚乾爲衣爲野乾象在中中孚之卦遯陰未至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是乾在中孚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中孚必知非聚上爲樹者以般人墓而不墳不必上古也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坎爲穿土坤爲聚土坤爲喪句期謂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无坎离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坤爲喪坎爲离乃然後喪期无數大過亦无坎离之象者豈非以大過頤象离坎乎非正离坎故經不言也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乾爲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中孚艮爲山丘巽木在裏棺藏山陵槨之象也此又以巽木象槨也大過得有封樹象者大過頤坤聚土坎象穿土故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注）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復言上古巽爲繩離爲罟乾爲治故結繩以治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夬旁通剝剝坤爲書兌爲契契刻木而書其側一札同而別之周禮謂之書契也故易之以書契履无震亦无言後世者履本由謙震降初是後世聖人乾爲百剝艮爲官坤爲衆臣爲萬民爲迷暗乾爲治夬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取諸夬大壯大過夬此三蓋取直兩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

大壯本无妄夬本履卦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本无乾象大過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大過亦言後世聖人易之明上古時也是故易者象也（注）易謂日月在天成八卦象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上古聖人觀象制器故復明易本由日月之象故聖人取象焉遂言聖人以象通德類情也象也者象也卽在天之象謂卦象之象還爲材象者材也（注）象謂材讀爲才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天地人道也象分說兩象是說三才之卦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注）動發也謂兩三才爲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注）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曰著

第二章言聖人觀象以作易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制器尚象之事明之

陽卦多陰震坎艮陰卦多陽巽離兌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注）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陽故偶其德行何也（注）謂德行何可者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乾爲君坤爲民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引咸九四爻以明陰陽消息各正之義也彼注云憧憧懷思慮也之四爲來之外爲往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二故憧憧往來矣兌爲朋少女也艮初變之四坎心爲思故曰朋從爾思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注）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慮陽息陰消君子之道既濟定於日往則月來（注）謂咸初往之四與五成离故日往與二成坎故月來之外日往在內月來此就爻之正者也所謂既濟體兩离坎月往則日來（注）初變之四與上成坎故月往四變之初與二成离故日來者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注）既濟體兩离坎象故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注）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遯至否故寒往暑來也卦變咸從否來坤三之上乾上之三卦氣咸在遯前夏至六日七分卦也故於咸明陰陽消息上繫七爻首中孚中孚冬至六日七分卦也與此十一爻首咸皆消息自然之序陽息於復至泰反否陰消於遯至否反泰成否天地交反泰之始暑往則寒來（注）陰謂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否爲寒爲暑往寒來卽遯復之義下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復遯爲陰陽始泰否爲陰陽中春秋冬夏於是具矣往者詘也來者信也凡往皆詘凡來皆信詘信相感而利生焉（注）感咸象故相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象文復往云初爲陽位成既濟坎爲心爲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故利生利生謂陽出震陰伏藏象注云成既濟此云六位時成乾元至正自然陽出震陰伏藏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正既濟也注云陽常主動陰常主靜陽常主吉陰常主凶於此見之矣尺蠖之詘以求信也下皆言陽出震陰伏藏在乾元也艮蠖惠徵士云巽爲尺蠖是也陰末遯遘所以正復消息伏藏巽爲蠖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注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遘巽在下陰陽相並俱生故遘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句坤爲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龍蛇皆蟄言之坤爲義爲用爲安身乾爲精爲神爲德謂乾藏坤中以陽動陰所以致坤之用巽伏乾下以陰牝陽所以崇乾之德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陰陽既出變化不一无以知之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注以坤變乾謂之窮神也消卦以乾通坤謂之知化也息卦乾爲盛德故德之盛消息變化所謂未之或知一消一息成既濟定乾元德盛則殊塗同歸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者也弟三章言陰陽有君子小人之道易消息各正歸於盛德是爲德行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彼注云二變正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坎爲蒺蔾二變艮手據坎故據蒺蔾者也巽爲入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語上无應也三在陰下离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注困本咸咸三入宮以陽之陰則二制坤故以次咸困否二之上此云困本咸者以此困咸相次俱是否來之卦則又生此象焉上繫注云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亦爲此困解相坎而言皆非本義爲四所困四失位惡人故非所困而困焉陽稱名陰爲辱以陽之陰下故名必辱也以咸變爲義不與經注同故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注謂據二二失位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時坤爲身二折坤體故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獲之无不利解上六爻辭彼注云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离爲隼三失位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庸之上獲之无不利也子曰隼者禽也注离爲隼故稱禽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謂三野容藉注弓矢者器也注离爲矢坎爲弓坤爲器射之者人也注人賢人也謂乾三伏陽出而成乾故曰射之者人人則公三應上故上令三出而射隼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注三伏陽爲君子二變時坤爲身爲藏器所謂二變入宮爲萃爲藏弓矢以待射隼艮爲待爲時三待五來之二弓張矢發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兩坎象壞故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三陰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觀三出射去隼也上以三爲象故曰觀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注括作也待時出而動不見作爲震爲語解震也困五下二則震成故語成器乾五之坤二成坎弓离矢動以貫隼故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注謂否也噬嗑否五之初以坤滅乾爲不仁不義坤爲恥爲義乾爲仁爲畏者也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注否乾爲威爲利巽爲近利謂否五之初成噬嗑市离日見乾爲見利震爲動故不見利不動五之初以乾威坤故不威不懲震爲懲也上云懲懲古懲字震懼虩虩恐懼故爲懲也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注艮爲小乾爲大五下威初坤殺不行殺謂獄震懼虩虩故小懲大戒坤爲小人乾爲福以陽下陰民說无疆故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噬嗑初九爻辭彼注云震爲足坎爲校震沒坎下故屨校滅趾初位得正故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注乾爲積善陽稱名坤爲積惡爲身以乾滅坤故滅身者也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注小善謂復初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注小惡謂遘初故惡積而不可弇注謂陰息遘至遯子弒其父故惡積而不可弇罪大而不可解注陰息遯成否以臣弒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何校滅耳凶噬嗑上九爻辭既成噬嗑上九下初益反泰上九積罪大安於不正故五之初成小懲大誡以救六二則故爲校爲耳何辭也乾本爲首坎成橫貫其中故何校滅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注君子大人謂否五也否坤爲安危謂上也上九下初成益故危當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乾存治謂乾亡亂謂坤五知存亡治亂故使上反下也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注坤爲身謂否反成泰則損上益下反成泰君位定於內而臣忠於外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否九五爻辭上反之初五在巽體巽爲木包本也震陽入地爲木根桑者上元下黃乾坤之象也巽爲繩艮爲手故五繫于包桑與初拔茅同義也子曰德薄而位尊注鼎四也則离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知少而謀大注兌爲少知乾爲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矣力少而任重注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乾爲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乾爲仁釋乾爲重任之故耳非謂鼎四任仁也尠不及矣注尠少也及及於刑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鼎九四爻辭彼注云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足折覆公餗其刑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注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此謂豫四也豫二欲四復初故主謂豫四初惡鼎四折足故以此次言豫四知幾而反復初也四復初之四反復初通小畜爲豫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注豫二謂四也四失位諂瀆上謂交五五貴震爲笑言笑言且當爲且言諂也故上交不諂下謂三坎爲瀆故下交不瀆欲其復初得正元吉故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注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復初元吉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豫六二爻辭彼注云介纖也與四爲艮艮爲石故介于石與小畜通應在五終變成离离爲日得位欲四急復初已得休之故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四在艮則知當復初不俟終日變也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君子知微知章動之微終見爲章故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小畜陽四中故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坤爲萬震爲夫离目爲望小畜以离萬陽故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注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也今論語回也其庶乎有不善未嘗不知注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知之未嘗復行也注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當爲理天下歸仁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初九爻辭七日來復故不遠復坎爲悔出入无疾故无祇悔乾元正故元吉天地壹壹萬物化醇注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此明所謂十一爻之序也此章主論陽吉陰凶故明遘復否泰之幾陰生遘成乎否陽生復成乎泰泰反否非遘而有遘道天地壹壹也否反泰非復而有復道知幾其神也或者遘前之卦說咸不說遘說損不說泰互見也成困噬嗑皆否來解臨來鼎大壯來此引則皆爲否消也咸三入宮上慢下暴則乾三伏陽出射之其本由否不反泰故五噬嗑以救之否五知存亡故損上益下而反泰也鼎息卦也陽新之時五爻皆吉唯四以不正處高位獨凶故次否五以起豫四也豫四反復道息泰成故說損也損泰交坤將又反否故更以益終焉皆擊聯神知化之事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注謂泰初之上成損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構精乾爲精損反成益亦以此卦次爲義非本義也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六三爻辭彼注云泰乾三爻爲三人震爲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謂泰初之上損剛益柔故一人行兌爲友初之上據坤應兌故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注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也坤爲安身震爲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注乾爲易益初體復心震爲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注震專爲定爲後交謂剛柔始交艮爲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注謂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說无疆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注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閉故弗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注否上窮災故懼不下之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爲民震爲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注上來之初故交坤民否閉故不與震爲交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注仁否之初否消滅乾則體剝傷臣弒君子弒父故傷之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弗恆凶益上九爻辭彼注云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唯上當无應故莫益之矣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爲手故或擊之上體巽爲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心以陰乘陽故立心勿恆凶矣益上九則否九五也言當益初者益道反泰三陽以次下初則泰成故益上九象以否上爲說也

弟四章承上章言陰陽君子小人之道窮神知化之盛德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易神出乾入坤也故乾坤爲易之門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注合德謂天地雜保大和日月戰入乾坤坤就乾天地雜也萬物化醇陰凝陽日月戰保大和也易出入乾坤之門者以此乾剛以體天坤柔以體地也謂易消息也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天地之撰剛柔也神明之德陰陽也體之通之易也陽數也天地之數即大衍之數是也易出入乾坤而爲消息故參天兩地而倚數幽贊神明則六十四卦成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名六十四卦名也名以陰陽雜居而立然不越乎乾坤之大義也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注稽考也三稱盛德上稱末世乾終上九動則入坤坤弑其君父故爲亂世陽出復震入坤出坤故衰世之意邪謂庖犧作易爲衰世法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衰世之意非取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夫易章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注神以知來乾知以藏往坤微者顯之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闡者幽之謂從遘之坤是章往也開而當名注陽息出初故開而當名也謂乾元乾元出坤其動也闢故開六十四卦出此生故當名也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乾元出坤陰陽以別故辯物震爲言爲辭陽出正言斷辭皆備於名故則備矣其稱名也小注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乾坤爲易之門神即乾元然其稱名則與六子並列而爲八卦是小也言八卦則與三百八十四爻俱名六十四卦爲物小可知故下又申之復小而辯於物者矣卦陽元別物六十四卦稱名由此也其取類也大注謂乾陽也爲天爲父觸類而長之故大也謂觸類而長之成六十四卦皆乾元所長爲天爲父者言其大生故觸類而長之耳非以說卦所屬爲取類也其旨遠其辭文注遠謂乾文謂坤也乾元知來故旨遠坤知章往故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注曲詘肆直也陽曲初震爲言故其言曲而中也中正坤爲事隱未見故肆而隱也名稱小謂當名取類大謂辯物皆遠辭文謂斷辭言曲事肆謂正言皆陽道開坤出乾通神明之德也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注二謂乾與坤也鄭氏云貳當爲式坤爲民乾爲行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注興易者謂庖犧也文王書經繫庖犧於乾五乾五見离大壯乎木庖犧木德王帝出乎震故文王作之乾五乾爲古五在乾中故興於中古繫以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庖犧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注謂憂患百姓未知興利遠害不行禮義茹毛飲血衣食不足庖犧則天八卦通爲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患是故履德之基也注乾爲德履與謙通坤柔履剛故德之基坤爲基謙德之柄也注坤爲柄柄本也地者萬物之本凡言德皆陽爻也

本乎此故謙爲德之柄復德之本也注復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注立不易方恆自泰初之坤四三守德之堅固損德之修也注損下益上荀氏云懲忿窒欲所以修德益德之裕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乾道優裕荀氏云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也困德之辯也否上之二以乾別坤井德之地也泰初之五坤爲民井養民故德之地巽德之制也注巽風爲號令所以制下故曰德之制也遯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君子以申命行事故曰德之制履和而至注謙與履通謙坤柔和故履和而至至哉坤元也禮之用和爲貴者也謙尊而光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注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稱別物恒雜而不厭乾坤交故雜終則有始故不厭也損先難而後易注損初之上失正故先難終反成益得位於初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益長裕而不設注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故不設也困窮而通注陽窮否上變之坤二成坎坎爲通故困窮而通也井居其所而遷遷改也舊井改井故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稱度也巽爲度德陽隱初故稱而隱履以和行注禮之用和爲貴謙震爲行故以和行也謙以制禮注陰稱禮謙三以一陽制五陰萬民服故以制禮也復以自知注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乾以知來坤爲自以乾通坤故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注恒德之固立不易方從一而終故一德者也損以遠害注坤爲害泰以初止坤上故遠害乾爲遠益以興利乾爲利困以寡怨注坤爲怨否弑父與君乾來上折坤二故寡怨坎水性通故不怨也井以辯義注坤爲義以乾別坤故辯義也巽以行權權者反於經然後合道者也巽陽隱初將究成震以消息故曰巽以行權

弟五章言庖犧作易出入乾坤以成六十四卦憂患衰世之意

易之爲書也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不可遠遠去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爲道也屢遷注遷徙也日月周流上下无常故屢遷也此章發明九六之變其用九用六本爲日月周流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注變易動行六虛六位也此不位謂十二辰爲六位在易則乾坤六畫之位也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戊爲月离己爲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甲子旬中戊己皆虛也

下无常剛柔相易注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繫文曰晝夜者剛柔之象也此及說卦注皆作剛柔者晝夜之象在天稱上入地爲下指日月在天入地也或集解改其文以協經耳故上下无常也三畫謂易爻相易日月之晝夜乾二五初四三上上下相易天坤如日月之晝夜互在天不可爲典要必皆成既濟故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注典要道也上下无常陰一陽之謂道六爻之變故不可爲典要不適乾爲晝適坤爲夜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注出乾爲外入坤爲內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法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日月之行度故出入以度出陽知生入陰懼死使知懼也爻變雖无典要常依日月消息出入陰陽而死生分焉又明於憂患與故注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乾坤之德九六其之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注臨見也言陰陽施行以生萬物无有師保生成之者萬物出生皆如父母孔子曰父母之道天地乾爲父坤爲母謂易道變化生物盡有乾坤之德師保亦謂乾坤也乾嚴爲師坤安爲保謂六十四卦无乾坤之生成萬物資之皆如乾坤初帥其辭而揆其方注初始下也帥正也謂修辭立誠方謂坤也以乾通坤故初帥其辭而揆其方謂乾元正復初震爲辭揆度也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注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初正通坤則消息有度故有典常也苟誠也其人謂乾爲賢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易之爲書也謂六爻之辭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注質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生死之說所謂出入知懼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注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初原始則上要終上要存亡故易知也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注撰德謂乾撰數也數乾之德辯別也是謂陽非謂陰也中正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雜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謂有變動故曰爻也爻不中則有變動謂六爻雜物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注謂知存知亡要終者也則知居乾吉則存居坤凶則亡故曰居可知矣爻所居以知吉凶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說三才言卦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中言要存亡也同功互象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中也謂以陽居二四而要无咎謂以變柔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存乎位列貴賤者其柔危其剛勝邪三五陽位柔居之則危剛乃辭之不言變可知也易之爲書也申上也廣大悉備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謂庖犧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六爻之動還依三才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同功異位陰陽時物物相雜故曰文注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爻爻當爲卦字之誤乃有文章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不當其位也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注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紂文上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庖犧位乾五文王位乾三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紂窮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終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馬荀鄭君從俗以文王爲中古失之遠矣是故其辭危注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謂乾也則能平文王之事易則必傾紂之事泰九三注云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注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一爻之策三十六故有百物略其奇八與大衍之五十同義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注乾稱易道易者乾元易道即乾道也終日乾乾故无咎懼以終始三百八十四爻皆然所謂震无咎者也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惡盈福謙故易之道也

第六章言文王書易六爻變動懼以終始爲易道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注險謂坎也此章言坎離爲乾坤之用不主言乾坤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乾二五之坤成坎坤二五之乾成離此陰陽之義以坎離消息則離麗乾精坤形坎通離相正相合故乾坤二五皆成坎離也日月麗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乾易坤簡坎離消息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注阻險阻也坎亦謂坤二五之乾艮爲山陵坎爲水巽高兌下離巽兌地險山川丘陵故以知阻也能說諸心注乾五之坤坎爲心兌爲說故能說諸心乾坤易簡合於坎離而震兌生焉是亦兩儀生四象能研諸侯之慮注坎心爲慮乾初之坤爲震震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娓娓者注謂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則八卦象具謂坎有震艮離有巽兌是亦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娓娓進也凡事進乃成離爲龜乾爲蓍月生震初故成天下之娓娓者謂莫善蓍龜也月生震初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注祥幾神作祥一也是乾元也知險知阻者以此耳吉之先見者也陽出變化云爲吉事爲祥謂復初乾元者也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注象事謂坤坤爲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也以制器者尚其象占事謂乾以知來乾五動成離則翫其占故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注天尊五地卑二故設位既濟之位乾爲聖人成能謂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成能也聖人乾元體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注乾爲人坤爲鬼乾二五之坤坎爲謀乾爲百坤爲姓故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謂乾坤合而成易八卦以象告注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則八卦象成兌口震言故以象告也此就六畫卦言爻彖以情言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爻彖變動震爲言故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注乾二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離故剛柔雜居艮爲居離有巽兌坎有震艮八卦體備故吉凶可見也變動以利言注乾變之坤成震乾元也變自此始震爲言故變動以利言也吉凶以情遷注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當位陽遷不當位陰遷是以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注攻摩也乾爲愛坤爲惡謂剛柔相摩以愛攻惡生吉陽息也陰得正則吉以惡攻愛生凶陰消也陽失正故亦凶故吉凶生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注遠陽謂乾近陰謂坤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吝悔吝言小疵非其所應而相取故悔吝生陽之情相遠陽取陰以陰居陽陰亦取陽故下注云以陽居陰爲悔且吝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注情陽僞陰也情感僞生利乾息也僞感情生害坤消也乾爲利坤爲害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吉凶以情遷也以陰取陽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注坤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陽皆受陰之害悔且吝也悔吝小疵由吝入凶將叛者其辭慙注坎人之辭也近而不相得故叛不明下六人之辭皆近而不相得也辭則爻辭矣坎爲隱伏將叛坎爲心故辭慙本一無辭慙也中心疑者其辭枝注離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吉人之辭寡注艮人之辭也艮爲慎故辭寡躁人之辭多注震人之辭也震爲決躁恐懼虩虩笑言啞啞故多辭誣善之人其辭游注兌人之辭也兌爲口舌誣乾乾爲善人也失其守者其辭詘注巽人之辭也巽詰詘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詘此六子也離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上經終坎離則下經終既濟未濟乾鑿度曰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是上經終坎離之義也既濟未濟亦坎離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子此易之大義者也

第七章綜言乾元之用爻變之序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十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十五

周易虞氏義

武進張惠言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周易說卦 虞氏注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聖人謂庖犧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幽隱也贊謂探索神明謂乾陽也聖人作八卦神明在天深幽不見庖犧探賾索隱則天八卦效之則知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乾元消息之數七八九六明而生蓍故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注倚立參三也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故倚數也謂庖犧既立八卦陰陽相並俱生故以乾坤爲六畫乾數初三五坤數二四上也乾鑿度曰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謂此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注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坤剛柔立本者謂立乾坤二卦以爲六爻之本陰陽各六爻卦謂六爻三才陽變成震坎艮謂之陽卦陰變成巽離兌謂之陰卦故立卦六爻三變謂若乾二五之坤成坎變初二三故三變五卦如例者也三六十八則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繫曰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乾坤在陰陽卦立本不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注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坤未立則曰陰陽乾坤既立則曰剛柔陽大陰小剛柔配地發動揮變發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爲六也謂六十四卦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因而重之謂八卦小成以長而成六十四卦故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注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謂乾爲仁坤爲義謂六十四卦消息和順爲坤道德謂乾以通坤謂之理義也故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坤六五君子黃中通理坤爲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注以乾推坤謂之窮盈積善坤陰順陽乾出震者也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坤爲理復至乾窮之謂乾陽推陰自乾爲性謂自遘至剝坤陰消乾性盡理窮故至於命巽爲命也謂以乾通坤極遘生巽此亦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注重言昔者明謂庖犧也王文將以順性命之理注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陽順性以陰順命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有乾坤天地人各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注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畫而成章注迭遞也分陰爲柔以象夜分陽爲剛以象畫剛柔者畫夜之象畫夜更用故迭用柔剛矣章謂文理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

天地定位注謂乾坤五貴二賤故定位也此庖犧以六位之數觀變立卦則日月之數象乃成此列焉位六畫之位也乾坤貞於二五中上乙下故定在天則相得合木也山澤通氣注謂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艮兌在天位丙五丁上則相得合火也雷風相薄注謂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震巽貞地位庚辛在天則相得合金也水火不相射注謂坎離射厭也水火相通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也坎離貞人位戊三己四在中則相得會壬癸而成象於中八卦相錯注錯摩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也故相錯八卦六位一陰一陽上稱錯也數往者順注謂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生謂八卦消息乾息自復至成則發揮剛柔而生爻已坤自遘至坤生午畫亥六十卦從十二辟爲消息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故坤消往謂消息一陽至六陽將來消自五陽繫曰爲上亥子夜爲下繫云在天稱上入地爲下也巳午畫知來者逆注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注易謂乾息皆乾陽故逆數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乾坤六位震一逆數巽二艮三兌三乾坤臨之以主萬物六子與乾坤所以並列而得名八卦也變水火爲雨日艮兌乾坤舉卦名者言生物之用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注此說八卦布散用事之序帝天皇大帝陽之主即太乙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注出生也震初不見東故不稱東方卦也注明八卦在天之列是其本位震初出庚故云不見東乾鑿度曰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齊乎巽巽東南也乾鑿度曰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注巽陽隱初句又不見東南亦不稱東南卦巽震同義巽陽藏室故絜齊謂退藏於密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注離爲日爲火故明日出照物以日相見離象三爻皆正日中正南方之卦也離南方故南面乾爲治乾五之坤坎爲耳離爲明坎通故以聽天下嚮明而治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注坤陰无陽故道廣布不主一方南不言方不言卦就陽盛之位而在西南含宏光大養成萬物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正秋也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注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兼陰不正兌象不見西故不言西方之卦與坤同義兌見丁坤藏乙兌爲雨澤故說萬物震爲言震二動成兌言從口出故說言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言陰陽相薄也注乾剛正五月十五日晨象西北甲暮盈故西北之卦薄入也坤十月卦坤消乾剝入坤月故陰陽相薄也陰疑於陽必戰乃能生物故位西北乾就坤坤於亥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注歸藏也坎二失位不正故言正北方之卦與兌正秋同義坎月夜中故正北方坎爲習險陽氣入險窮不生故爲勞卦萬物歸藏不勞剝生不復生氣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乾鑿度文故曰成言乎艮注艮三得正故復稱卦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艮見於丙而言甲者惠徵士云乾十五日坤三十日艮二十三日去乾坤各八日故甲癸之間則東北也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注神謂易也妙微也震爲言遠故妙萬物而爲言本言文王推致爻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撓散也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兩澤也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謂六子皆乾坤之神即其用事者是也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注謂乾變而坤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既盡也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則坎離正二五震巽正初四艮兌正三上乾坤六爻分陰分陽之變乾坤二五相易水火相逮也初四相易雷風不相悖也三上相易山澤通氣也故成既濟也

乾健也注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也坤順也注純柔承天時行故順震動也注陽出動行巽入也注乾初入陰初乾減坤中入坎陷也注陽陷陰中離麗也注日離乾剛陽卦而陰是舍陰附麗於陽象日所之附於天麗艮止也注陽位在上故止兌說也注震爲大笑陽息震成兌震言出口故說

乾爲馬坤爲牛鄭氏注鴻範五行傳云馬畜之行者也牛畜之任重者也震爲龍乾震乾交六龍故元九家易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巽爲雞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剝而成雞二九順陽麻故雞知時而鳴也坎爲豕九家易云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爲豕故豕懷胎四月而生離爲雉離爲飛鳥又爲文章故爲雉艮爲狗九家易云艮止主守禦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兌爲羊其畜好剛鹵鄭氏謂爲大腹文既故大懷胎三月而生此類故或取他家之說言之

乾爲首首圓象天坤爲腹腹虛象震爲足足動乎下巽爲股巽爲進退故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耳淮南精神訓云目者日月也艮爲手艮止物於上震足反對之象兌爲口下注云兌爲口也震爲聲是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王肅云索求也

乾爲天太陽爲天天道圓爲圜日圜爲君注貴而嚴也爲父注陽五貴在上乾氣寒凝故嚴成三男其取類大故爲父也爲玉爲金注精純剛粹在乾爲寒爲冰乾位在西北故爲寒冰爲大赤注太陽爲赤白虎通云赤者盛陽之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月望出入時也爲良馬注乾善故良也爲老馬乾陽之成將退故老爲瘠馬鄭氏云凡骨爲陽肉爲陰乾陽皆骨故爲瘠馬爲駁馬宋仲子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也爲木果乾甲木也陽成功也成太木果木之上九碩果不食也坤爲地注柔道靜爲母注成三三爻能致養故爲母爲布注布陰功月令仲夏曰毋暴布鄭云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是也爲釜孔穎達云化生成物故爲釜爲吝嗇陰道畜聚故吝嗇爲均坤載萬物不擇善惡爲子母牛坤象牝牛則乾象牝馬牝則子母牛也爲大輿地載萬物爲文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九家易云萬物相雜故爲文也爲衆注物三稱羣陰爲民三陰相隨故爲衆也爲柄本末坤也其於地也爲黑極陰之色色黑乾於坤入時赤坤於地離義陰陽交會於壬而生震爲雷注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爲雷也爲龍注震東方故爲龍龍作龍上已爲龍非也爲元黃注天元地黃震天地之雜物故爲元黃爲專注陽在初隱靜潛龍初未出潛坤故專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爲專大布非也爲大塗所出下注云震陽在初則爲大塗也爲長子注乾一索故爲長子在外體爲蹄也動之過也爲蒼筤竹震巽皆東方震陽在下而爲竹九家易云蒼筤青也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注爲雷故善鳴也馬白後左足爲馵震爲左爲足爲後故爲有初陽白陽在上色白故爲作足此云爲作足當爲作足之誤文也作足者王肅作起也云馬行先作其四足也的白顙顙也震體頭在口上乾爲首兌爲口乾初在兌上故頭而在口上白故的顙詩云有馬白顛是也震體乾故其於稼也

為阪生【注】阪陵阪也此注見釋文豫之阪生者泉豆之屬春陽出坤故於藏有象其究為健為蕃鮮【注】震巽相薄變而至三則下象究與四成乾故其究為健乾健則為蕃鮮謂成巽也蕃鮮白也巽注云震究為蕃鮮巽白白謂巽究為躁卦躁卦則震震雷巽風无形故卦特變耳巽為木為風巽風土氣之散陽也為長女坤一索故為長女為繩直木曲直巽以陰順陽陽直以正陰曲所以齊物物齊乎巽注其義為白工為工【注】為近利市三倍故為工子夏曰工居肆工規架也為白【注】乾陽在上故白為長為高【注】乾陽在上長故高為進退【注】陽初退故進退震進巽退并在初為不果不果亦進退之義為臭【注】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艮鼻為鼻逸象艮故為臭繫曰其臭如蘭同人六二體巽其於人也為宣髮【注】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為寡髮非也如注則宣白也宣鮮同音或郎蕃與乾為八卦之象皆取乾故稱於人為廣顙【注】變至三坤為廣變之震也與四為坤四動成乾為顙在頭口上故為廣顙與震的顙同義震一陽故的顙巽變乾二陽故廣顙為多白眼【注】為白離目上向六畫卦中體離故目上向則白眼見故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注】變至三成坤坤為近四動乾乾為利至五成噬嗑故稱市乾三爻為三倍故為近利市三倍動上成震故其究為躁卦八卦諸爻唯震巽變耳其究為躁卦【注】變至五成噬嗑為市動上成震故其究為躁卦明震內體為專外體為躁震陽之始故以卦言之坎為水說文曰水北方之行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為溝瀆【注】以陽闢坤水性流通故為溝瀆也為隱伏【注】陽藏坤中故為隱伏也為矯揉水流隨地曲直故為矯揉宋仲子云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為弓輪【注】可矯揉故為弓輪坎為月月在於庚為弓在甲象輪故弓輪也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注】兩陰失心為多眚失或當為夾逸象坎為心故加憂為勞而加憂故心病亦以坎為心坎二折坤為心病亦為乾人為耳痛【注】坎為耳多眚故痛為血卦坤上六其血元黃文言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坎正十月為赤亦乾色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陽也坎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坎乾宋氣仲子云陽在中央馬春之象也為亟心陽剛在中為亟心象胸為心亟疾亟也為下首乾為首入陰下首故下首為薄蹄震為足半見故薄蹄為曳震為足初陰故為曳皆謂馬也其於輿也為多眚【注】眚敗也坤為大車坎折坤體故為車多眚也坎折坤故亦有與象為通【注】水流瀆故通也為月【注】坤為夜以坎陽光坤故為月也為盜【注】水行潛竊故為盜也其於木也為堅多心【注】陽剛在中故堅多心棘棗屬也坎離俱有木象離體巽坎體震故也離為火為日

為電皆陽光也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注】外剛故為甲乾為首巽繩貫甲而在首上象巽半見於乾上中貫之故為冑冑兜鍪也乾為金離火斷乾燥而鍊之故為戈兵也其於人也為大腹【注】象日常滿如妊身孕婦之身離者陰之受陽故象妊婦其於人亦謂乾也故為大腹乾為大也有腹乾故大為乾卦【注】火日熯燥物故為乾卦也坎為乾乾離精氣皆稱外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注】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也其於木也為折上槁【注】巽木在離中六畫體大過死巽蟲食心則折也蠹蟲食口又體兌為口謂蟲口食木故上槁或以離火燒巽故槁折上槁艮為山止坤上虞翻云坤為山故為山九三陽為徑路【注】艮為山中徑路震陽在初則為大塗艮陽小故為徑路也為小石陽石之土艮也為山陽小故小石為門闕【注】乾為門艮在門外乾三門外故為門闕兩小山闕之象也艮為門下二偶為果蓏乾為木果艮為上故為果蓏艮得閽寺艮為門閽又為止閽寺守禁門闕也為指【注】艮手多節故為指為拘注指屈信制物故為拘拘舊作狗上已為狗字之誤為鼠注似狗而小在坎穴中坎穴半見於上故為鼠晉九四是也晉九四體艮坎為黔喙之屬山獸狗類馬氏云黔喙乾為首坤在乾下頭之下故為黑色黔肉黑也喙之屬坤其於木也為多節【注】陽剛在外故多節松柏之屬故艮亦有木象震兌為澤【注】坎水半見故為澤為少女【注】坤三索位在末故少也為巫【注】乾為神兌為通象並逸與神通氣兌鄭乾息女故為巫為口舌【注】兌為震聲震以陽為聲息兌為口兌為震聲故為口舌為毀折【注】二折震足故為毀折為附決【注】乾體未圜故附決也木當為未乾陽至二陰當決而附之故猶去之其於地也為剛鹵【注】乾二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滷也兌得坤三在地之上故有地象為妾【注】三少女位賤故為妾為羔【注】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為羔鄭氏讀為養云无家女行賃炊爨者亦其義也舊讀以震駹為龍艮狗為狗兌羔為羊皆已見上此為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已為長男又言長子謂以當繼世守宗廟主祭祀故詳舉之三女皆言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成故別見之此其大例者也

說卦逸象注所見者次而著之蓋孟氏所傳也

乾為王也鄭君為先王乾已消為先王為明君明乾大為神信陽之為人得人陽以為大人為聖人五為賢人也初為君子也三為武人說以惠徵春士秋傳外天事武曰為行人乾在外故為行人也戊亥之鄭為物物精氣為為易乾變以易易也卦為立天下之大本為直其動也直為敬之陽德剛為畏也亦敬為威為嚴為堅剛德皆君為道也乾元為德為盛德謂日新之盛德為行也亦德為性成坤

乾為性惠士說以中天命之謂性為精乾純粹精為言震為言乾息口兌為口為信天行為善為揚善為積善自復為良王乾也亦善為仁元者善之長為愛德仁之為忿注云武為忿陽氣為生資始萬物為詳善詳為慶為天休為嘉為福為介福為祿生吉為先倡陽主為始乾知大始為好知乾以易知為大大陽為道為盈陽息盈為茂茂注云乾為肥為清為宗惠徵士說好生於乾元用九天下治為施坤交為利美利利天下為清為宗遠云治為治法天為大謀之治言謀為高象天為揚上舉為宗為族人本乎天族宗為高宗天尊配為甲日之始乾為老退為舊古日天老之古義尚書徵士說日若稽古書為大明日月終始為道門遠為遠天道遠為郊為野郊外為門為道門乾為百三爻之策三十六為十為茂為頂首為朱其奇一郎為大為衣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為圭也郎王為蓍惠徵士說引禮雜記以白虎通陽之老也為瓜亦注云乾之屬為龍以夏象傳云陽也坤為臣為順臣為民為萬民地道為姓生也為小人消陰陽為邑人坤藏乾中為鬼陰之為形在地成形為身坤稱身腹為牝陰為母大指此蓋坤母為躬為我為自皆身也為至坤至哉元為安地道為康安注云為富為財為積為聚為萃地生萬物為重為厚地道為致其道致為用役物致為包地載為寡坤為徐亦為營為下天高地下為容為裕坤為虛為書道地文為邇為近地法說為疆為死為思思事十五為惡為理為體正位居體為禮為義為事為業為大業富有之謂大業為庶政亦事為俗為度為類也為閉為藏為密為默為恥欲為過為醜為積惡為述為亂為弒父為怨為害為過惡為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為永終為死為喪為冥為晦為夕為莫夜為暑為乙夏至為十年為年日為戶為義門為閉為闔戶為盍為土為積土為階為田為邑為國為邦為大邦坤有為萬國為異邦為方為鬼方

爲裳爲紱紱釋也爲車卽大轝爲轅以事伏兌以載輿爲轄用物也爲缶
十爲囊囊之括物猶大也爲虎虎殺物而有文坤象也爲兒屬牛爲黃牛爲牝牛
注云猶以爲爲牝牛失之
震爲帝帝出乎震爲主主器者長子爲諸侯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爲
人乾元以生爲士乾初元士爲兄長男爲夫爲元夫巽震爲夫爲趾足注云震爲
爲也陽出爲行爲征爲作爲逐爲驚走皆動也爲驚衛震驚衛號爲定
注云震爲定爲百震驚百里注云從陽二陰爲百二十舉其大略爲言爲講論爲議爲問
爲語爲告爲謂皆也爲聲爲音爲鳴爲應皆聲爲交乾交坤震爲
徵徵同以乾正坤故爲徵爲反剝窮上反下爲後震王後有則笑言啞爲後世長子謂繼世
譽從後故爲從爲守守世爲左東方震爲生春生爲常世守故常爲緩爲寬
仁木德爲樂陽出地物皆樂樂故春爲笑爲喜笑爲笑言樂之聲爲道路也
朝大塗爲陵震爲阪阪生陵也與三反下故爲陵與艮爲祭震巽相究震春兌秋
爲道德享祀以爲鬯鬯以鬱和鬯震草屬也注云上爲禾稼坎水乃有此象耳也爲禾稼阪生爲
時巳之百穀皆生之故震屬爲草莽之蓋大者爲草莽萑葦之屬爲鼓鼓聲爲筐爲竹所爲馬乾體
建鼓爲麋鹿善驚震屬善
巽爲命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謂陽爲乾性陰爲坤命也巽坤元故爲命爲命令爲號令爲教
令爲誥巽震同聲相應陰陽命故巽爲命令爲號爲號爲號咷笑言雷風同聲巽陰陽震陽號咷爲
處女巽伏又長女爲婦爲妻巽爲震婦爲商旅近利市三倍爲隨陰隨陽爲入
爲處爲入伏陽出處入巽藏於密爲進爲退進退也爲利近利市三倍爲齊爲同齊乎巽亦齊也同爲
交自坤交乾爲進爲退巽卽進退也爲舞象風爲谷坎水半見於下爲長木巽長也又
爲苞木之柔者爲楊柔木爲木果有果之木爲茅注云巽柔白爲茅爲白茅爲蘭
臭巽爲臭臭如蘭莫爲草木爲草莽與震同爲杞杞柳爲葛藟注云巽爲葛藟爲草
爲薪草木爲庸城墉也巽爲高墉之象爲伏高所以處注云爲繩
爲繩直故爲帛可入伏城之屬巽體爲腰巽木爲脉
亦爲繩故爲帛帛功布之屬巽爲腰帶巽爲帶交坎
要帶爲繘巽坎爲繩索注云爲蛇巽爲蛇巽要坎
故爲繘吸水繩索巽爲繘在巳位爲魚震陽爲魚郭璞云巽爲魚鱗者爲蛇震
氣之發也爲鮒小魚
坎爲聖九二乾體爲雲爲元雲下坎爲雨注云上坎爲雲天色元爲川爲大川爲
河坎爲溝瀆爲心坎得乾中心也乾之心也交爲志爲思爲慮爲憂卽憂加爲謀作聰
耳坎主也爲惕爲疑爲艱爲蹇爲恤爲悔爲逷注云憂也爲忘皆心之屬
爲勞勞卦也爲濡水爲疾爲疾疾也爲涕洟坎爲水加憂故爲涕洟亦合離艮乃得象爲眚陽
陰中故多眚必繫矣爲疾病爲疾癘爲疑疾爲災爲破爲罪爲
悖爲欲爲淫注云坎爲水注淫爲寇盜盜卽爲暴爲毒害也爲瀆心亂皆也多眚皆爲
孚注云信也不失時爲平平水至爲法如水法平爲罰爲獄皆也法爲則則法亦也

爲經六經則也法爲習習坎注云習常也常水之德爲人爲內所納也坎萬物之
內爲聚聚水也會爲脊陽在中爲中爲脊爲要水要藏爲臀故爲伏有穴爲
膏注云坎爲膏爲陰夜子中不獨爲矣爲歲冬至始爲三歲上六三歲不得爲尸坤之鬼乾之尸
爲酒水類爲叢木爲叢棘爲蒺藜木堅多心爲棘匕之棘爲穿
木坎爲穴木桎梏爲校木也穿爲弧爲弓彈皆弓也爲木心堅多也爲車多眚也亦
車爲牙爲馬美脊足也等
離爲女子中女爲婦大腹妊身爲孕爲惡人離在四爲惡人爲兒相見乎離爲飛
朱鳥離南方爲爵位也爵取古者鳴節節足爵位取義於足則亦飛鳥之義又爲日晝也
爲明日光爲光爲甲乾爲甲甲上故亦爲甲日出爲黃中坤色之爲戎戎兵器爲折
首離上交象爲刀爲斧爲資斧爲矢爲飛矢爲黃矢戈其之屬爲閒爲
罟網罟諸取離爲甕爲瓶火離燒腹之象坤上爲鳥爲飛鳥爲鶴爲隼爲
鴻
艮爲弟爲小子少男爲君子爲賢人艮三乾體爲童爲童蒙爲僮僕
亦少男爲官賢人爲友與兌爲友爲閽閽寺爲時艮成終成始故爲時爲斗建斗
四時爲星爲沫小星皆沫爲篷雷自上反爲果始也成終故果爲愼陽小故愼爲
節亦義愼爲待之止待爲制注云艮止稱制爲執手也拘爲小陽小爲多爲
厚山所生物廣爲取注云艮爲手取爲舍止置也舍稱手爲求艮兌同氣相求爲篤實而愼
厚篤故實爲道徑路爲穴居爲居山穴也亦入坎下爲石石卽小爲城爲宮室爲
門庭爲廬爲牖爲居之皆門闕爲闕爲宗廟爲社稷艮乾上成終始故爲宗廟交
宗廟社稷爲鼻山澤通氣故爲鼻山虛爲肱手也爲背注云艮爲背多爲腓二三
象注云巽爲股二五應艮小巽得爲爲皮乾爲骨坤爲肉艮在內之外故爲皮
膚爲小木木堅多節之屬爲碩果乾上故碩也爲碩果卽果也爲豹爲狼
爲小狐艮皆小黔喙之屬爲尾黔喙多長尾之屬
兌爲妹少女爲妻艮妻爲朋陽二陰爲朋爲友與艮通氣爲友爲講習君子以朋友講習
友講爲刑人注云兌刑人見爲刑折卽毀爲小爲少少女也兌爲下
密艮密同愼兌氣爲通山澤通氣爲見雜卦云兌見爲右兌西方爲下兌下也
爲少知乾爲知兌未成乾爲少知爲契刻木而書一札同而別之兌爲附決而分之象

周易序卦　虞氏注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謂乾坤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萬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有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注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也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注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注分剛上文柔故飾致飾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注陽四月窮上消遘至坤者也釋窮上之義已午爲上亥子爲下也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物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注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注人頤不動則死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否卦否閉之卦棺椁之象也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注謂天地否也然後有萬物注謂否反成泰天地壹壺萬物化醇故有萬物也上經明乾坤天道下經明泰否人事故家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注謂泰已有否言不有又如否三之上反正成咸艮爲男兌爲女故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注咸反成恆震爲夫巽爲婦故有夫婦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注謂咸上復乾成遯乾爲父艮爲子故爲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注謂遯三復坤成否乾爲君坤爲臣故有君臣也不言遯反成大壯遂消封无反大壯之理故消否反泰而息大壯也成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注否乾君尊上坤臣卑下天尊地卑故有上下也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注錯置也謂天君父夫象尊錯上地婦臣子禮卑錯下坤地道妻道臣道故禮義有所錯者也此虞君注序卦之例略見於此然全篇之注註已甚以意補之恐違闕如之義故守其略別於消息通之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而傷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注晉時在外家人在內故

袖海山房校印

反家人謂离二也离二進麗五遇反居下故睽爲家人此序卦消息也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遘遘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注否三進之四巽爲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注震嫁兌兌爲妹嫁歸也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注兌爲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注風以散物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乾鑿度曰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离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离爲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首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周易雜卦　虞氏注

乾剛坤柔注乾剛金堅故剛八卦配五行乾爲金古人以金象陽也坤陰和順故柔也比樂師憂注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輿尸故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臨二陽通陰故與觀五在上下觀而化故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注陰出初震故見盤桓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爲交故著陰陽初雜是其交震起也艮止也注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損益衰盛之始也呂氏音訓盛衰陸氏曰鄭虞作衰盛今釋文闕注損泰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注大畜五之復二成臨內卒五也時舍坤二五下居坎時舍故時也无妄上之遯初子弑父遯子弑父故上之初爲无妄以之故故災者也萃聚而升不來也注坤眾在內故聚升五不來之二升五當二故不來之內曰來也謙輕而豫怡也注謙位三賤故輕豫薦樂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注頤中有物故食賁离日在下五動巽白賁小利有攸往謂五坎五動巽爲白故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注兌陽息二故見則見龍在田巽乾初入陰故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注否上之初君子弗用禮乾初九故无故也故謂舊也否陰卦隨通陽也蠱泰初上飾坤故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注剝生於遯陽得陰孰故爛復剛反初晉晝也明夷誅也注誅傷也离日在上故晝也明入地中故誅也陽當有所誅傷井通而困相遇也注泰初之五爲坎故通也困三遇四三伏陽出四之正相遇也故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注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也渙離也節止也注渙散故離節制數度故止解緩也蹇難也注雷動出物故緩蹇險在前故難睽外也家人內也注离女在上故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故內者也否泰反其類也注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類終日乾乾反復之道大壯則止遯則退也注大壯止陽陰傷陽故止遯陰消陽故退巽爲退者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注五陽並應故眾也夫婦同心故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注革更故去鼎亨飪故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注五以陰過陽故過信及遯魚故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注豐大故多多故謂故舊多旅无容故親寡六十四象皆先言卦及隨其指及當爲乃至旅體离四焚棄之行又在旅家故獨先言親寡而後言旅离上而坎下也离五自遯初故上坎出觀上之二故下韓康伯云火炎上水潤下義亦通小畜寡也履不處也注乾四之坤初成震豫四之坤初爲復豫四郎乾四一陽在下故寡也小畜以一陰畜後乾三之坤上成剝剝上反三爲謙謙三之坤初息履本剝言之也故剝窮上失位故不處履以謙三乾故不之行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注險在前也故不進天水違行故不親也大過顛也注頭殞也頂載澤中載當爲戴故顛也遘遇也柔遇剛也注坤遇乾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注兌爲女艮爲男反成歸妹巽成兌故女歸待艮成震乃行故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注謂養三五三五不正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故曰頤養正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也既濟定也注濟成句六爻得位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注歸妹人之終始女終於嫁從一而終故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注否艮爲男位否象父子正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來下陰下五也謂未濟主月晦乾道消滅故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注以乾決坤故剛決柔也乾爲君子坤爲小人乾息故君子道長坤體消滅故小人道消論武王伐紂自大過至此八卦不復兩卦對說大過死象兩體遘決字誤當爲遘妄故次以遘而終於夬言君子之決小人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注雜言始遘終夬不言其次以君子決小人之義推之遘小人之始漸小人之行頤君子之始既濟君子之成歸妹陰終未濟陽窮也然六十四卦雜柔之次以大過言之皆由卦氣消息注既不說今亦闕焉雜卦者雜六十四卦以爲義其於序卦之外別言也皆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所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禮記孔子曰吾得坤乾焉鄭氏注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則歸藏之書漢末猶存鄭君與虞皆見之也於時王道踳駮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雜也自雜卦者以下文見正義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千二百十五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千二百十六

周易虞氏消息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學海堂庚申補刊　漢軍[illegible]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易有太極爲乾元第一

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注云太極太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注云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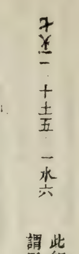
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注云賾謂初又云元善之長

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注云一謂乾元
又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注云謂復初乾元者也
又曰此之謂易之道也注云乾稱易道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注云陰陽不測之謂神
乾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鄭氏注云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注云象一七九也）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易无形畔者太易也未見氣也一七九曰氣變是太初也（鄭注以七爲太初九爲太始說復變爲一爲太素者失之）文解字之義惟初太始（惟初太始太始之初）道立於一二三四皆从積數（四古文作三其从叩象四方分布盎非初義）五象交午（古文从乂）六从入而八分七象氣出於一（初動屈而直出說文以爲微陰非也當爲微陽）八象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十象氣具四方中央易變而爲一者太易動而有氣也積三年五動七而上出故曰一變而爲七至九而究盡故曰七變而爲九陰陽之氣相並俱生易變而爲一則二亦生矣積三交乂而動一變而七則二亦變而爲八矣陽動而進陰動而退七上出八當下入故八象分別相背也七上究而九則八亦下究而六矣故六从八入也五交於中十則具焉函三爲一故復變而爲一此一爲形變之始則猶太始也有形而无質是爲太極分爲天地而有質乃爲太素天地既立則太極之氣出陽入陰變天化地以生萬物是乃所謂易也太極雖兼有陰陽然陰不自生麗陽而生大易之所以動者是陽而非陰故言一七九不言二八六天地之所以變化者亦皆陽非陰也（鄭氏注乾鑿度下卷云乃復變而爲一一當爲二二變而爲六六變而爲八與陽迭變而俱進失之）太極不可見以其主乎天故指太一以況之鄭氏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卽變化消息也太極之行又不可見故指日月斗以況之日月相運而成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是太極變化之迹故謂之神神卽太極也自太一居所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一二七八九六是已易者合道與神而名太極者也聖人以三畫象一七九而謂之乾卽太極也既立乾然後效之而爲坤則以乾象天以坤象地七九象陽之氣八六象陰之氣而以一爲乾元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是天下之初故曰至賾也其在爻則爲復初以其爲乾之最初也二麗於一乾有元而坤凝之以爲元其實坤无元也乾元之氣正乎六位則謂之道卽太極之正也行乎陰陽出入變化則謂之神卽太極之行也

日月在天成八卦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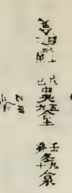
繫曰庖犧氏始作八卦注云謂庖犧觀鳥獸之文（鳥獸謂日月）則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之所造也故曰象者象此者也則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讀易者咸以爲庖犧之時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聖人象之則天已有八卦之象
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注云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坤注云二十九日）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
又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云四象四時也乾坤生春艮兌生夏震巽生秋坎離生冬者也
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注云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
又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云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日月者太極之神天地四時陰陽詘信之象皆於日月著之月无光受日爲明以此知陰之生皆陽也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注云此則大行之數五十有五水一六火二七木三八金四九土五十甲一乙二丙三丁四戊五己六庚七辛八壬九癸十也水一六火二七者鄭氏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无偶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天七成火于南地八成木于東天九成金于西地十成土于中甲一乙二者月令曰春其日甲乙夏其日丙丁中央其日戊己秋其日庚辛冬其日壬癸鄭氏注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故名甲乙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故名丙丁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名戊己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孰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故名庚辛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故名壬癸然則五行之數爲四時之體十日之數爲四時之象所謂兩儀生四象者甲乙春丙丁夏庚辛秋壬癸冬也由是而觀日月之行則月三日昏見於庚明生於下震象也八日上弦見丁明盛於下兌象也十五日盈於甲明滿乾象也是爲陽息十七日晨見於辛魄生於下巽象也二十三日下弦見丙魄盛於下艮象也二十九日入於乙明盡坤象也是爲陽消晦朔之間日月藏於癸合於壬陰陽相通坎離象也故曰至甲乙而乾坤象見故乾坤生乎春乾甲坤乙相得合木也至丙丁而艮兌象見故艮兌生乎夏艮丙兌丁相得合火也至庚辛而震巽象見故震巽生乎秋震庚巽辛相得合金也日月會於壬癸而坎離象見故坎離生乎冬日月之會不可見以望之月中晝之日中見其象故坎離生乎壬癸而位乎中宮坎戊離己相得合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戊己壬癸皆坎離也此之謂四象生八卦

天地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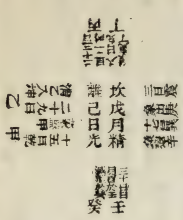


此卽陳摶所謂形洛書也

日月之數



八卦之數



此圖處士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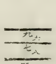
庖犧則天八卦第三

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繫曰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注云神以知來感而遂通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 又曰探嘖索隱鉤深致遠注云探取嘖初也初隱未見故探嘖索隱則幽贊神明而生蓍

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又云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花四象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故四象生八卦

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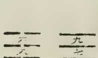
日月之象若止觀其進退離震兌乾巽艮坤六卦可見而乾坤之象疑於日月聖人觀天之文察地之理得乾坤爲天地之象所以得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因以得日月進退爲乾元之象故其作易也先以三畫象太極之一七九又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乾坤而象天地是太極生兩儀由是而觀乾元之行一施而爲坎再施而爲離一息而爲震再息而爲兌故曰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二五者中氣非名皆陽生也由是而布之坎陽之中以爲月而配冬天地一生水乾元亦一生坎也離陽之見以爲日而配夏天地二生火乾元亦二生離也震陽之生以爲雷而配春三生木也兌陽之成以爲雨而配秋四生金也此兩儀生四象矣既象其息乃復象其消兌之反爲巽雨之散則爲風震之反爲艮雷自上則爲霆於是乾下就坎以成陽而配寒坤上就離以成陰而配暑然後與日月之象合焉繫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謂此也故震成艮坎藏乾兌成巽離藏坤此四象生八卦也由是而布之八卦成列乾得甲一坤得乙二艮得丙三兌得丁四坎得戊五離得己六震得庚七巽得辛八天九地十合於坎離得三十爲一月之日數則乾一艮三坎五震七皆得天數故以乾爲父而生三男故曰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也說卦云一索二索三索謂陽之進數坤二兌四離六巽八皆得地數故以坤爲母而生三女故曰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也繫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謂此也消息之象離震兌乾爲陽坎巽艮坤爲陰所以明乾元變化太極八卦已具則乾震坎艮爲陽坤巽離兌爲陰所以明乾坤正陰陽出入易道此庖犧所以幽贊神明也由是而乘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地不盈而從天太元曰五與五相守十亦五也則大衍之數五十乾甲合離六爲七坤乙合坎五爲七七七四十九故其用四十有九虛一以象乾元爲陽息於震七陰消於巽八其數之奇偶與消息不殊故七八爲陰陽之象數坎離合天地坎五進而天九地十退而離六陰動退陽動進坎於消息陰而數變陽離於消息陽而數變陰故九六爲陰陽之變數不用三四者易數一七九二八六也故曰四營而成易則七八九六謂之易也夫是之謂生蓍



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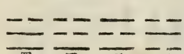
太極生兩儀

乾二五之坤



乾天　坤地

兩儀生四象



一水 坎冬　二火 離夏　三木 震春　四金 兌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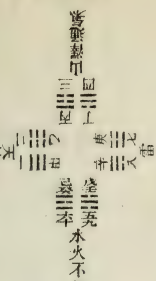
雷 震反成艮　月 乾下成坎
霆　寒
雨 兌反成巽　日 坤上成離
風　暑

四象生八卦

庚七　戊五 乾二五之坤
丙三　甲一
丁四　己六 坤二五之乾
辛八　乙二

乾坤生六子陽逆七五三一陰順四六八易逆數故坤亦八六四爲爻

八卦成列



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者四時八卦之象也天地山澤雷風水火者乾坤生八卦之象也

乾坤六位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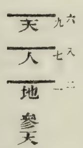
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注云倚立參三也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畫之數　又曰故易六畫而成卦注云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　又曰易六畫而成章注云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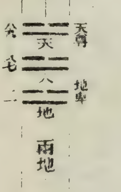
繫曰錯綜其數注云倚六畫之數卦從下升故錯綜其數遞上稱錯綜理也

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注云天貴故尊地賤故卑定謂成列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云乾高貴五坤卑賤二列貴賤者存乎位也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注云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

太極一七九二八六並生分而爲乾坤雖已足明消息而於以陽統陰以陰成陽之道猶未能著故庖犧分乾二畫象天地人以坤兩之而爲六畫象陰並乎陽易氣從下生其畫一陽一陰遞上而錯初乾二坤爲地道三乾四坤爲人道五乾上坤爲天道此一七九二八六之正位三才之定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陰陽相並乾元統天坤化成之故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率性之謂道也陰陽既各相並爲三才故其象則陽七陰八變則陽九陰六數皆十五故乾鑿度曰一陰一陽合于十五之謂道彖變之數若一謂此也乾元一七九无二八六則數不立參天兩地而七八九六之象顯故謂之倚數虞君注通其變云立卦之始乾坤各相覯足以明之矣天道正位五故尊貴也地道正位二故卑賤也成列則一陰一陽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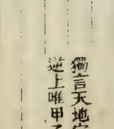
乾坤立八卦第五

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注云乾坤剛柔立本者卦謂六爻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立卦六爻三變三六十八則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繫曰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　繫曰剛柔相摩八卦相蕩注云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則八卦相蕩也　又曰其稱名也小注云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

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注云謂乾坤五貴二賤故定位也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射厭也水火相逮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也錯摩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也　又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一陰一陽乾坤成列易立其中而出消息則八卦各以其爻貞於六位乾坤貞二五是爲定位艮兌貞天位是爲通氣震巽貞地位是爲相薄坎離貞人位是爲不相射卦位既正剛柔乃可相摩然必分陰分陽而後可以迭用柔剛是以重乾爲六爻皆陽七九重坤爲六爻皆陰八六爲陰陽消息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於是乾以二五摩坤成三男卦坤以二五摩乾成三女卦各就其貞於六位而變成之六爻三變者謂坎則初二三離則四五上震則三四五巽則初二上艮則初五上兌則二三四也十有八變而六子之卦成乾坤與之俱出入八方之氣八卦相錯遞上而名之雷風雨日艮兌乾坤其次也所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成也乾坤必與六子並列然後可以消息而生六十四卦也

六子之序雖自下而上然乾坤相摩亦先定坎離繫未章注云乾二五之坤成坎坤二五之乾成離離有巽兌坎有震艮八卦體備是也



獨言天地定位者六子皆逆上唯甲乙上下正也

䷀乾 ䷁坤　剛柔立本不由爻變

䷜坎（艮 震 貞 變 象 變）　乾二五之坤

䷝離（兌 巽 貞 變 變 變）　坤二五之乾

六畫爲六位分屬乾坤還爲三才故坎離貞人位在二五

☰乾以君之☶艮以止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 貞上 貞三 貞二 貞初

☷坤以藏之☱兌以說之☲日以烜之☴風以散之 貞二

入卦消息成六十四弟六

說卦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注云發動揮變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爲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注云和順謂坤道德謂乾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注云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故至於命巽爲命也

繫曰觸類而長之注云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其取類也大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　又曰其取類也大注云謂乾陽也觸類而長之故大也

又曰開而當名注云陽息出初故開而當名　又曰其稱名也小注云復小而辯於物者矣　又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陳繫以三爲六因而重之則八卦爲六十四亦只是各加八卦九卦之德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注以中古爲庖犧則六十四卦庖犧名之矣

然若挨次添加截然整齊天地之道不如此也故聖人必以乾元觸類而長六爻發揮旁通乃成六十四卦所以發明一陰一陽之道乾變坤化之神此聖人窮理盡性之極功也鬼神之情狀於是而見存亡吉凶於是而要注中凡云自某之旁通某卦者皆是

卦變消息蓋孟氏之傳也荀氏亦言之而不能具其他則多舛矣其法有爻之有旁通有消息卦有消息所生之卦注雖殘闕考約求之蓋乾坤十二辟卦爲消息卦之正其自臨遯否泰大壯觀生者謂之爻例自乾坤生者不從爻例每二卦旁通則皆消息卦也消息卦皆在乾坤相合之時則剝復夬遘泰否之交也

䷀乾注云乾始開通以陽通陰䷁坤注云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

乾通陰下有伏坤坤息陽中有凝乾

䷗復注云陽息坤與遘旁通䷫遘注云消卦也與復旁通

繫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注云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遘巽在下龍蛇俱蟄遘象傳注云復震二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又注繫退藏於密云陽動入巽齊於巽以神明其德卽此復遘旁通之義蓋謂乾陽牝坤出震伏巽在下以神明其德坤陰入乾體復一爻以通陰極遘而生巽也

䷒臨注云陽息至二與遯旁通䷠遯注云陰消遘二也臨消於遯八月有凶謂否泰反類也遯不云與臨旁通者賜也鄭氏義以爲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終而復始明辟卦古有二卦貞一歲之法卽旁通意也

䷊泰注云陽息坤反否也䷋否注云陰消乾又反泰也雜卦曰否泰反其類也凡否泰之成无不卽反故乾九三陽息泰就三反復道能接乾生乾坤三已發成泰不能體復至四反成否故六四括囊而成觀又旣濟象注云終止於泰則反成否是其義也

䷡大壯注云陽息泰也䷓觀注云反臨也

觀不云陰消否者泰反復道則息大壯否不反泰括囊而成觀反臨爲義陽道也取義旣別故不云旁通其實亦旁通也

䷪夬注云陽決陰也與剝旁通䷖剝注云陰消乾也與夬旁通

剝象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注云易虧巽消艮出震息兌盈乾虛坤夬出乾剝入坤皆乾爲之繫注云以乾原始以坤要終此之謂也

右十二卦陽出震爲復息兌爲臨盈乾爲泰泰反否括囊成觀終於剝而入坤復反於震陽虧於巽爲遘消艮爲遯虛坤爲否否反泰復成大壯浸於夬而就乾復入於巽是爲十二消息坎離者乾坤之合不入消息中乾坤旣合則坎離爲舍出生萬物是其用也故復曰出入无疾注云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是也

䷜坎注云乾二五旁行流坤與離旁通於爻觀上之二䷝離注云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於爻遯初之五

歸妹注云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北天地以離坎戰陰陽所謂易出乾入坤者離坎之神也既從乾坤又云觀遯來者天地之交出入无形其成爻象必假十二消息凡乾坤諴信之卦皆同此或表嫌明微則不從十二卦矣

䷛大過注云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頤注云晉四之初或臨二之上與大過旁通

大過坎象也頤離象也皆從乾坤來大過象注云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乾初同義頤象注云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故知大過體坎乾初所伏頤體離坤初所伏大過亨頤故頤云與大過旁通大過不言者略也此别異之從兌晉仍有大壯臨爻例者蓋在消卦中依息卦而成象坎離在息卦依消卦成象明乾坤合也兌陽之盛晉乾之遊魂也

䷽小過注云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中孚注云訟四之初也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

小過內離而外坎中孚內坎而外離此亦乾坤交通二卦兼有消息不旁通

右此六卦坎離乾坤之合自剝至復陽由此出歸妹注云日月會壬震爲元黃天地之雜是也自夬至遘陰陽當會

於大過頤大過所謂陽伏巽中體復一爻則通頤而巽生震下可知也以日月消息言之二十九日滅坤會壬三日而生震坎離之合也十五日盈甲十七日消巽則十六日會於中宮若正坎離交則當息陽故知大過頤合乾坤成消體也小過中孚不旁通其消息在臨觀遯大壯之間則否泰反類乾坤所交泰消於小過否息於中孚亦與剝復夬遘同義也

䷎謙注云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履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

䷆師注闕䷌同人注云旁通師卦以乾照坤

䷇比注云師二上之五得位與大有旁通䷍大有注云與比旁通大有亨比以乾亨坤又繫注云乾五動之坤謂比五是乾五

右此六卦皆體坎離是乾坤之交蓋剝復之消息也注離不備以爻推之復入坤出震之義可見乾盡於剝消藏坤中上九之坤爲艮成謙復注云剛不從上來反初又云三復位時離爲目坎爲心是也謙以三之坤初爲復上息小畜例通謙成履離坎在三謙三之坤二爲師師二之坤初爲復上息通師成同人坎離在二師二上之坤五正位爲比比五之坤初爲復上息通比成大有坎離在五天心正矣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繫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謂是乎京氏積筭乾遊魂用離坤遊魂用坎亦此義也三徵成著故坎三息而元黃成蓋由是而合於離坎

䷂屯注云坎二之初剛柔交震䷱鼎注云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

鼎彖注云五得上中應乾五剛此乾五即屯五也鼎乾通屯坤

右此二卦旁通義同前六卦蓋離坎後將出震之消息也日月會壬孚震爲元黃天地之雜此屯象也鼎乾通之陽出震而復見雜卦曰巽取新則此也屯坎二之初則鼎離二之初陽生不取陰卦故從大壯而變其例

䷏豫注云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小畜注云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小故曰小畜

䷬萃注云觀上之四䷙大畜注云大壯初之上與萃旁通此萃五之復二成臨臨者大也故名大畜

䷦蹇注云觀上反三䷥睽注云大壯上之三在繫蓋取无妄二之五

右此六卦蹇睽雖不言旁通然蹇五注云睽兌爲朋是旁通睽也睽注云五應乾五伏陽與鼎五同義乾五伏陽則是蹇五故此二卦與豫小畜萃大畜同爲旁通注闕耳此夬遘中間消息也文言注云乾爲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坤積不善以乾通坤極遘生巽爲餘殃是知坤凝乾元麗陽而生夬之生遘亦乾元入坤爲之遘注云夬時三動離爲見蓋夬浚於上坤上六反三動而體坎爲坤之遊魂豫自復初之四者遘復旁通復初本乾上降三夬三即乾三復初之四實夬三之坤四言復初明其爲乾元也豫四降初爲復息成小畜陰畜復陽所謂凝乾元也豫四息五成萃二陽反故云觀上之四萃五之復二成臨息大畜陰畜臨陽萃四反三成蹇蹇三之復二成臨息睽陰凝乾五故云睽五應乾五伏陽蓋由是而乾坤合於大過頤也剝復之卦唯以乾坤通息夬遘之卦必兼爻變者乾施於陰非其消息故假於消息卦來也

䷃蒙注云艮三之二䷰革注云遯上之初與蒙旁通象注云坤革而成乾

右此二卦以革乾通蒙坤猶屯鼎蓋大過頤後將遘巽之消息也蒙二注云震剛爲夫伏巽爲婦此見遘巽成於蒙震也革乾通之天地相遇雜卦曰革去故也故謂乾陽屯鼎由坎離蒙革蓋由大過頤皆初之二以陰消之故取艮成終遯消乾也

䷑蠱注云泰初之上與隨旁通䷐隨注云否上之初

蠱彖注云初變至二賁時至五无妄時是隨乾通蠱坤

䷩益注云否上之初䷟恒注云與益旁通乾初之坤四

恒彖注云終變成益終則有始云終則有始是以恒通益恒變還成益也

右此旁通四卦泰否相變甚蠱隨泰爲否之消息也在小過前益恒否爲泰之消息也在中孚前

䷷旅注云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豐注云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自噬嗑上來之三折獄致刑

右此二卦特變賁自泰來而旅從否噬嗑否來而豐從泰否泰相接當在蠱隨益恒之前剝復夬遘明天道泰否以明人事將泰折獄致刑將否无敢折獄亦其義也

䷲震注云臨二之四䷸巽注云遯二之四五爻注云震巽相薄雷風无形當變之震矣震究爲蕃鮮白謂巽白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

䷳艮注云觀五之三也䷹兌注云大壯五之三也象注云伏艮爲友

右此四卦非消息故云變伏而不旁通六子皆乾坤來而取爻例者不繫之爻无以成消息也

六十四卦消息

䷗復 陽初出震

䷒臨 兌二得朋

䷊泰 乾盈

䷭升 初之三

䷣明夷 二之三

䷧解 初之四

䷲震 二之四

䷯井 初之五

䷾既濟 二之五

䷨損 初之上

䷵歸妹 三之四

䷻節 三之五

䷕賁 二之上

䷷旅 賁初之四否三之五

䷑蠱 泰初之上

䷐隨 否上之初

䷋否 泰反

䷽小過 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於爻晉上之三

䷓觀 爵巽

䷢晉 四之五

䷳艮 五之三

象艮

坤 坤八

謙 乾上九來之坤三

履 謙三之坤初 爲復上息

師 謙三降之坤二

同人 師二之坤初 爲復上息

比 師二上之五

大有 比五之坤初 爲復上息

離 坤二五之乾 爻遯初之五

坎 乾二五之坤 於爻觀上之二

屯 坎二之初

鼎 大壯上之初 實離二之初

復 以陰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

陽盈

遘 乾坤相遇 巽象退辛

遯 消艮 兩象

否 坤虛

益 否上之初

恆 泰初之四

泰 反否

中孚 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於爻自訟四之初

大壯 陽息泰

夬 陽決陰

无妄 上之初

訟 三之二

家人 初之四

巽 二之四

困 二之上

未濟 二之五

漸 三之四

咸 三之上

渙 四之二

噬嗑 五之初

豐 噬嗑上之三 泰二之四

需 四之五

兌 五之三

乾

豫 復初之四

小畜 豫四之坤初 爲復上息

萃 觀上之四 實

大畜 萃五之復二 於爻大壯初之上

蹇 觀上反三 萃四息五

睽 大壯上之三 實蹇三之復二 或无妄二之五

大過 陽伏巽中體復一爻 大壯五之初 或兌三之初

頤 晉四之初 或以臨二之上 巽伏震中

蒙 艮二之初 實

革 遯上之初 大過之二

遘 以乾通坤極遘 生巽爲餘殃

陰虛

右圖以陰順陽以乾通坤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復

遘夬剝无生卦陰陽微不能變化豫自復初乃乾三也

臨遯所生各四卦臨二陽大而未通之三之四而不能之

五遯艮子弒父无妄與訟皆以乾來正之非消卦无妄上

之初損益之例所以成中孚也故乾元復正訟陰陽相爭

消則始矣家人巽皆之四不進上體不足爲消也爻例所

生臨有頤遯有離革

大壯觀所生各二卦需晉皆四之五正例也所以接剝夬

艮兌皆五之三變之所以扶剝陽正夬陰也爻例所生大

壯有鼎大畜睽大過觀有坎萃蹇

泰否所生各九卦注云唯豐旅變噬嗑賁餘皆乾坤往來

也蠱隨益恆旅豐爲消息其外各六卦自既濟未濟以下

爲反類之卦泰之反否變也失其元矣故損以初之上爲

特變以誠之既濟不以二之五者自上下下交泰之道自

二往雖盛德猶爲上干也賁不以二之上者泰之壞陰爲

之也否之反泰小人悔禍也故漸咸以陰求陽正否則由

君子故渙噬嗑變之由陽來也泰三陽初三之變而二則

否二不正也否三陰二三之變初則否初陰微也二變失

位爲困爲未濟三變正位爲漸爲咸

損初上行陰猶未入初上相易而巽消見事壞矣故爲蠱

隨者所以飭之二五正震在初陰隨陽雖在否泰也陰

不隨陽故小過矣益以上之初反其元非恆不貞終則有

始故中孚矣

京氏積筭遊魂在四歸魂在三乾窮剝反三歸魂也坤小

畜在四者凝乾之魂乾以遊魂索坤也乾三息自三而二

而五重正位也坤三凝自四而五而三始歸魂也於京氏

六位坎初爻戊寅戊申於乾五爲正位離初爻己卯己酉

於坤三爲中位乾以比五通大有離故乾歸魂在離坤以

睽三凝蹇坎故坤歸魂於坎

由謙之大有乾坤坎離皆見焉屯鼎以坎離生震巽豫小

畜乾坤坎離象見焉萃大畜大過頤之象見焉而交乾坤

蹇睽兩坎兩離之象見焉明大過頤之爲離坎也蒙革大

過頤坎離之象皆見焉而震巽生二二者坤乙之正位也

故生遘巽

坎生卦一屯也故知離大過頤亦當生鼎蒙革也

艮兌各生卦一蒙大過也艮兌陰陽之盛故亦之變然皆

非正生君震巽則猶復遘也

非消息而生卦者晉有小過頤无妄有睽訟有中孚晉乾

遊魂卦也无妄取其正乾元訟明其消始皆以義取之也

賁特變爲旅噬嗑特變爲豐亦是泰否相就假義以生爻

耳

凡陽盈之卦三十有二剛爻八十柔爻一百一十有二陰

虛之卦三十有二剛爻一百一十有二柔爻八十

復 反也陽始反動

臨 大也陽進臨陰故大

明夷 也陰能上離明猶傷於陰

升 初上之三當升五初之三道之故曰升臨二

解 散也初之四坤解散

震 陽震動而出故曰震

泰 通也乾坤天地交故通

井 通也亦以乾剛初之五乾元正位坤天地交通取義井

既濟 成也五之二六爻各正地平天成故名井也

損 初之上損下益上

歸妹 陰也三之四二者泰成之爻歸於陰陽終陰如象震兌娣兌妹者陽不可以歸陰故象之嫁妹也泰否之卦多以人事名

節 三之五得位自節止

賁 飾也上之二柔來文剛

旅 寄也賁初之四否三之五

蠱 事也事當治也泰初之上乾元失正巽消於下故蠱

隨 否上之初與歸妹正反兌陰隨震夫故曰隨

小過 臨息觀消不以晉上之三名也 小謂陰六五以陰過陽也此兼

觀 陽正乎五大觀往上所以尊陽 晉 進也四進之五消陽 艮 止也陽消當止五之三止

下正

剝 落也陽剝落

坤 順也陽入陰中陰順陽

謙 乾上九降居三故謙 履 謙息履坤始履行乾德 師 兵也謙三降坤陽出征陰

同人 夫婦爲同人同人通師震巽爲夫婦同應乾五陽 比 附也師二上之五正位陰皆順

從 大有 坤五合乾五離中有陽故大 離 麗也坤二五之乾陽麗於陰牝乾已就陰

坎 坎曰習坎陷也晉常也乾二五之坤正離陽陷陰中乃得其常 屯 盈也坎二之初

成震乾馬行地爲乎地中 鼎 鼎所以孰物陽交於離坎而出猶物和水火而成味故通屯出復之卦取象於鼎不取大壯上之初

遘 遇也陰陽相遇

遯 退也陰消至二陽當遯退 无妄 妄亾也上之初乾元復正无所失亾 訟 爭也三之二二陽與陰爭明陰盛 家人 女以男爲家初之四陰進而從陽故曰家人陰必居陽之家而後能消之

巽 入也二進之四乾陽入伏陰下 否 閉也以坤消乾天地不交故否 正爲否之極曰未濟者明將濟也 困 二之上陰弇陽乃困 未濟 二之五六位失正

位乾成乎中陰感乎陽 漸 進也三之四正位進而承陽 咸 感也三之上正

初陽道盛陰合之 渙 散也四之二陽動陰渙散 噬嗑 噬齧也嗑合也五之上 豐 大也噬嗑上之三泰二之四已合泰成從者大

益 否上之初損上益下 恒 有泰初之四恒久之道於是著之 孚信也坎之德此卦坎在中故名中孚 中孚

兼有遯大壯消息不以訟四之初爲義

大壯 大陽也壯傷也四失位陰得乘之故傷 需 待也養也四之五自正方傷當需養之

兌 說也五之三陽正而見陰所說

夬 決也五陽去一陰也皮開之

乾 健也以陽通陰行健不息

豫 怡也復初之坤陰得陽而怡豫 小畜 畜斂也豫四之坤初爲復陽小故息六四陰得畜陽

萃 聚也復上之四五陽正位陰聚而歸之 大畜 萃五之復上反二成臨五陽臨息五畜大故大畜

蹇 難也觀上反三即萃四之二成蹇難也陽入坎始蹇難 睽 五息五應蹇五畫有乾陽已著陰陽至此而分乖也睽乖交由大壯无妄取其陰傷陽无所亾非睽之義

大過 大過已大過陽死也不言死陽无息但言過而 頤 養也通大過以陰伏陽中交由大壯兌亦非其義

生亦不以晉四之初臨二之上爲義 蒙 昧也艮二之三寶頤初之二陰陽雜居故蒙昧

革 易也遯初之二故去巽上陰生震下故革去故也

右卦名

乾 纁之者善 坤 成之者性 謙 乾元 履 師 同人 比 大有 離 坎 屯 鼎

復 出陽 臨 升 明夷 解 震 泰 井 既濟 損 歸妹 節 賁

旅 蠱 恒 小過 中孚 大壯 需 兌

遘 遘復并在乾初 遯 遯臨遯在乾二 无妄 訟 家人 巽 震巽特變 否 泰否在乾三 困 未濟 漸 咸 渙 噬嗑 晉 剝 姤 觀 大壯觀在乾四 晉 艮

夬 乾 豫 復陽入 小畜 萃 大畜 蹇 睽 大過 死陽 頤 蒙 革 世纁

剝 夬剝在乾五

右圖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自復至夬以乾推坤謂之窮理自遘至剝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返入於坤極遘生巽故至於命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十六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十七

嘉應張嘉洪 番禺趙齊嬰 校 學海堂 庚申補刊

周易虞氏消息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卦氣用事弟七

說卦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虞於此注以震初不見東巽不見東南兌不見西故皆不言卦坤地不主一方故不言方離日中正南坎月夜中故正北乾象十五日晨見西北艮在甲癸之間故東北則此方位與日月成象之列義本相通庖犧作八卦以坎離震

兌象四時故正四方乾盈在甲坤虛合癸艮下弦晦望之中故位之甲癸之間而在東北雷風相薄震成入巽故位巽於東南以齊震乾居西北以就坎十五日月盈西北也坤居西南以就離晦朔月合日也乾就月而居前坤就日而居後陽尊陰卑也是爲八卦布散用事之序乾鑿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又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此爲三才八卦用事之氣注每言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及震二月兌八月之等是也

通卦驗候卦炁乾主立冬坎主冬至艮主立春震主春分巽主立夏離主夏至坤主立秋兌主秋分然若以冬至起子四十五日立春而艮受之是艮不得位十二月坤不得位六月也當是八卦各以中爻用事二分二至



繫曰變通配四時注云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遘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月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

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注云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遘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

說卦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注云謂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

是爲十二月消息卦乃乾坤十二爻也乾生於子中盡於午坤生於午中盡於子其在經臨至八月有凶復先王以至日閉關是也此其用有三例體乾初即爲復乾二即爲臨故大過九二注云陽在二也十二月時周之二月是以九二爲臨也五注云陽在五也夬三月時周之五月是以九五爲夬也此其一例又每兩卦旁通十二爻而周一歲二也臨至于八月有凶者爲遯消臨然則遯受臨故鄭氏云臨自周之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終則有始虞注十二辟卦皆旁通是同此義也又以一日爲一爻三也復七日來復注云乾成坤反出於震而來復消乾六爻爲六日是也



繫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注云神謂易也謂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又曰其出入以度注云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

麻家以斗爲陽氣右行正建與日月相合十二次而七十二候出焉乾道復子遘午出震成兌唯斗可見故以日月斗爲易之神也孟長卿卦氣六日七分其義出於此注於損言益正月損七月遘云巽入月井云五月中孚云十一月皆用六日七分

六日七分出易稽覽圖是類謀其傳有孟氏有京氏劉向所謂易家惟京氏爲異則孟氏之傳田何本學也孟氏章句亾其說僅見於新唐書一行卦議故採其語焉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自乾象麻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麻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皆終非京氏本指及七畧所傳案郎顗所傳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麻謬矣京氏減七十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日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合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七九八六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彰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

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厤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

大衍厤步發斂術

天中之策五餘二百二十一秒三十一秒法七十二地中之策六餘二百六十五秒八十六秒法百二十貞悔之策三餘百三十二秒百三〇辰法七百六十〇刻法三百四各因中節命之得初候加天中之策得次候又加得末候因中氣命之得公卦用事以地中之策累加之得次卦若以貞悔之策加侯卦得十有二節之初外卦用事因四立命之得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以貞悔之策減季月中氣得土王用事（原注凡相加減而秒母不齊當令母互乘子乃加減之母相乘爲法）

常氣（月中節 四正卦）	初候（始卦）	次候（中卦）	末候（終卦）
冬至（十一月中 坎初六）	蚯蚓結 公中孚	麋角解 辟復	水泉動 侯屯內
小寒（十二月節 坎九二）	鴈北鄉 侯屯外	鵲始巢 大夫謙	野雞始雊 卿睽
大寒（十二月中 坎六三）	雞始乳 公升	鷙鳥厲疾 辟臨	水澤腹堅 侯小過內
立春（正月節 坎六四）	東風解凍 侯小過外	蟄蟲始振 大夫蒙	魚上冰 卿益
雨水（正月中 坎九五）	獺祭魚 公漸	鴻鴈來 辟泰	草木萌動 侯需內
驚蟄（二月節 坎上六）	桃始華 侯需外	倉庚鳴 大夫隨	鷹化爲鳩 卿晉
春分（二月中 震初九）	元鳥至 公解	雷乃發聲 辟大壯	始電 侯豫內
清明（三月節 震六二）	桐始華 侯豫外	田鼠化爲鴽 大夫訟	虹始見 卿蠱
穀雨（三月中 震六三）	萍始生 公革	鳴鳩拂其羽 辟夬	戴勝降于桑 侯旅內
立夏（四月節 震九四）	螻蟈鳴 侯旅外	蚯蚓出 大夫師	王瓜生 卿比
小滿（四月中 震六五）	苦菜秀 公小畜	靡草死 辟乾	小暑至 侯大有內
芒種（五月節 震上六）	螳蜋生 侯大有外	鵙始鳴 大夫家人	反舌無聲 卿井
夏至（五月中 離初九）	鹿角解 公咸	蜩始鳴 辟遘	半夏生 侯鼎內
小暑（六月節 離六二）	溫風至 侯鼎外	蟋蟀居壁 大夫豐	鷹乃學習 卿渙
大暑（六月中 離九三）	腐草爲螢 公履	土潤溽暑 辟遯	大雨時行 侯恆內
立秋（七月節 離九四）	涼風至 侯恆外	白露降 大夫節	寒蟬鳴 卿同人
處暑（七月中 離六五）	鷹祭鳥 公損	天地始肅 辟否	禾乃登 侯巽內
白露（八月節 離上九）	鴻鴈來 侯巽外	元鳥歸 大夫萃	羣鳥養羞 卿大畜
秋分（八月中 兌初九）	雷乃收聲 公賁	蟄蟲培戶 辟觀	水始涸 侯歸妹內
寒露（九月節 兌九二）	鴻鴈來賓 侯歸妹外	爵入大水爲蛤 大夫无妄	菊有黃華 卿明夷
霜降（九月中 兌六三）	豺乃祭獸 公困	草木黃落 辟剝	蟄蟲咸俯 侯艮內
立冬（十月節 兌九四）	水始冰 侯艮外	地始凍 大夫既濟	野雞入水爲蜃 卿噬嗑
小雪（十月中 兌九五）	虹藏不見 公大過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辟坤	閉塞而成冬 侯未濟內
大雪（十一月節 兌上六）	鶡鳥不鳴 侯未濟外	虎始交 大夫蹇	荔挺生 卿頤

各以通法約其月閏衰爲日（中朔術通法三千四十）得中氣去經朔日筭求卦候者各以天地之策累加減之凡發斂加時各置其小餘以六爻乘之如辰法而一爲半辰之數不盡者三約爲分（原注分滿刻法爲刻若令滿象積爲刻者即置不盡之數十之十九而一爲分）命辰起子半筭外

右大衍厤七十二候依周書時訓與通卦驗異其二十四氣則三統厤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漢以前厤又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時訓亦與大衍厤同者傳寫誤也

卦氣之序先儒未始言之俗士疑其但以卦名爲次義似淺非也六十四卦之名本以陰陽消息之象命之舉其名則其象其氣自无不應卦氣之候雖不依消息卦次而以消言消以息言息各從其氣故比其名而氣應（詳虞氏易候別揚）子雲作太元以中準中孚以周準復以礥閑準屯少準謙戾準睽則知卦氣精義即在卦名學者知卦之所以名則无疑於其義矣如序卦亦只用卦名相次韓康伯以爲非易之精不知名生於象象生於氣此正易之精也故卦氣以候日序卦以貞歲吉凶各以其類應後世加先天後天圖整設而排比之自謂整齊自然不知於消息已顛倒謬盭豈有名不相次而義通者哉故風雨寒溫驗於此而不驗於彼也

莊侍郎存與云自中孚迄井陽爻八十九陰爻九十一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在晉以前陽爻三十八解以後陽爻五十一歷日在春分前則少在春分後則多之象也自咸迄頤陽爻九十一陰爻八十九共一百八十當半歲實其在大畜以前陽爻五十四賁以後陽爻三十七歷日在秋分前則多在秋分後則少之象也陽爻多則陰爻少象行度之縮焉陽爻少則陰爻多象行度之盈焉自解迄大畜陽爻一百有五陰爻七十五晝永而夜短也自賁迄晉陽爻七十五陰爻一百有五晝短而夜永也二至相距陰陽爻不正九十而多一少一者何也曰吾以是知歲實之有消長也（此言定朔亦出於卦氣也略附一隅世有精於厤法者自能通之）

乾元用九第八

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注云重言聖人謂文王也動謂六爻矣

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注云一謂乾元

又曰爻也者言乎變者也注云謂九六變化　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注云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注云失位爲咎悔變而之正故善補過

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注云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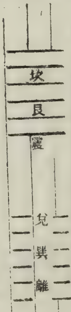
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注云謂乾變而坤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

繫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注云出陽知生入陰懼死

又曰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注云謂知存知亾要終者也居乾吉則存居坤凶則亾故曰居可知矣

又曰吉凶以情遷注云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

乾坤立位一陰一陽自成三才非爲兩象消息至泰二五合坎離成既濟卦爲六爻皆正乃反乎乾坤之元文王推爻陰陽之位乾變坤化使之各正性命六十四卦之爻皆就乾坤六位之正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然不可云變成三才又不可云變成太極故假既濟之卦以爲名也既濟坎離之象也九六者坎離之數也乾變坤化皆以坎離爲用故曰用九用六繫注云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是謂雜物此知卦位皆當成既濟也其在消卦德不備或消息中陰陽未成乃爲別例如坤之成觀師之成比之等是也繫注詳之九六二用即說卦之所謂神乾鑿度曰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故乾坤之神運乎六子初四則震巽也二五則坎離三上則艮兌乾王初三五坤貞二四上乾二坤五相易是謂水火相逮乾四坤初相易是謂雷風不相悖乾上坤三相易是謂山澤通氣故神之變化既成萬物則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是也然陰陽雖分用九六皆一以乾元摩蕩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故聖人必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故謂之爻爻者效也效乾元者也會合也謂乾坤交通旁通謂以乾亨坤典禮謂三百八十四爻法日行一度出乾入坤則出入以度既有典常是也皆謂消息之次也有會有通典禮行出陽入陰生死分焉所謂存亾者也存亾之道與六位相權自六位言得正言吉失位言凶自存亾言陽生爲吉陰殺爲凶故陽息吉也陰得位則麗陽出陽知生陰之吉皆陽也陰消凶也陽失位則傾而入陰入陰懼死陽之凶皆陰也故曰要存亾則吉凶之居可知吉凶以情遷者此也是以明消息之理而後可以言變化之道



元弟九

卦辭言元亨利貞者七　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隨元亨利貞无咎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革元亨利貞悔亡

右臨隨屯息卦无妄革消卦

卦辭言元者六　升元亨　損有孚元吉无咎　蠱元亨　比原筮元永貞　大有元亨　鼎元吉亨

右皆息卦

爻辭言元者十四　復初九元吉　泰六五以祉元吉　損六五元吉　井上六元吉　坤六五黃裳元吉　履上九其旋元吉　離六二黃離元吉　訟九五訟元吉　渙六四元吉　益初九元吉无咎　九五勿問元吉　萃九五元永貞　大畜六四元吉　睽九四遇元夫交孚

右消息卦各七爻

復初九元吉所謂陽出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者也不言於卦而言於爻復小陽潛其辨物在初也至臨則大矣動而成乾故臨元亨利貞也言三正則乾其德在浸長故至于八月有凶戒其消也升息卦之始交也自臨而來又有臨象二升坤五故卦辭元亨明乾道之變化也易曰君子愼始此之謂也正升之元則明夷解以下統之矣泰否反類故泰不言元亨利貞亦其德已備於臨互明之也六五元吉明泰五體乾五所以之二兩定既濟也井泰將成既濟也於上六既濟成而言元吉明泰之保合乾元在既濟也損衰之始也繫元於卦明持泰之道也六五既濟定又繫之元吉明既濟正不可損也井之上言之損之五言之則既濟不言備之矣泰當之否蠱乾坤交繫之曰元亨明天道也隨通蠱仍反泰終則有始隨時之義乾道莫著於此故元亨利貞也曰无咎明其善存乎悔也自觀至剝陽消元无焉坤元亨凝乾也利牝馬之貞利出震也凝乾在五故六五黃裳元吉乾上九之謙乾魂歸以生元履通謙至上交三而爲一微故上九其旋元吉也比大有乾五正而通坤三微而著比曰原筮元永貞言師同人震巽相通貞於五而乾元凝也大有元亨乾性復也比言原筮故師同人不言備之矣坎離乾坤之合乾歸魂於離離二坤正以麗乾所謂坤凝乾元者在此離二即坤五故六二黃離元吉也乾元合於離坎而出於屯鼎屯元亨利貞元黃成乾道備未出震故勿用有攸往也鼎應屯乾五故元吉亨則與復初同義矣此息卦十卦七爻之義也消卦始於遯成於遯消不可成也故遯上之初爲无妄乾復正於上震復正於下繫曰元亨利貞明乾无消道也其辭危故曰其匪正有眚也遯消在二三之二救之爲訟九五獨正位辭曰元吉明救遯在正乾元之道也否反泰在益渙體益益之始也六四元吉否泰交故元在四也益初乾反下體復五乾正上成既濟息道備焉故二爻皆元吉隨蠱皆言元恆不與益同者恆反泰道著可以不言也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則聖人明之自大壯至夬息卦著无元爲入於乾以大終也豫小畜猶息卦之謙履也履言元而小畜不言者所畜者小坤元未凝也萃大畜猶師同人也履已言故師同人可以不言小畜未言元故萃九五元永貞與比之元永貞同義謂豫小畜震巽相通而貞五也大畜六四元吉以承五而言不於五而於四者以陰疑陽四正位也蹇睽猶比大有也睽九四曰遇元夫元夫謂初震初震本復故曰元蹇不言者義无取於蹇其三即萃五元也大過頤陽老非坎離正體故不言元革去故陰將出巽乾革坤

成故革元亨利貞悔亾明坤與乾同元也不可於遘言之故言革也此消卦二卦七爻之義

中弟十

文言曰乾九三重剛而不中注云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此以二五爲中上下經卦爻皆同義

繫曰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句爻不備注云中正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雜物句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道有變動故曰爻也

此以正位爲中繫辭皆同此義

復六四中行獨復注云中謂初震爲行四得正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俗說以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復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稱中行耳

益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注云公謂三伏陽也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爲中行爲告位在中故曰中行　六四中行告公從注云中行謂震位在中震爲行爲從故曰中行公謂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故曰告公從矣

解无所往其來復吉彖曰乃得中也注云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於外而无所應故无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吉也二往之五四來之初成屯體復象故稱來復吉矣

漸彖曰其位剛得中也注云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

此以復初爲中也益初九注云體復初得正三四中行注謂震爲復初可知注必兩言位在中者中謂內復初幽隱故在內明非初雖體復不得稱中行也故復四注云四在外體又非內象對初而言非以內卦得稱中也漸注云外體之中即引乾三中不在人明漸三體乾三乃爲中乾三終日乾乾反復道即是復初唯漸三行權定既濟體乾三之德故特明之曰剛得中既自三爲復初則中得云外體之中也

乾元者太極極中也故復初爲中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之道也謂三才皆得其中保合乾元也二五乾坤中氣也故乾以二五摩坤坤以二五摩乾乾坤所以變化在乎二五故爻位爲中然象象所以謂之中者皆謂其有中德能正己正人故乾二稱中謂其變而利見也坤五黃中謂其變而正位也蒙二時中謂其通五養正也故中者乾元也

權第十一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注云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爲孚乾爲威如三動坤爲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漸彖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注云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爲邦上來反三故進以正可以正邦　上九注云謂三變受句成既濟與家人彖同義象曰進以正邦爲此爻發也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

家人遯消卦也亥訟陽不克訟陰居陽家消道成矣消卦不成既濟以其不能正也九三體乾三以乾元濟遯故權變受上則既濟成繫曰巽以行權家人者巽之所由成而體巽三在巽下又乾陽入伏巽初之象故可與權凡卦不成既濟者多爲家人成家人則統乎九三之權也漸否爲泰之始也君子行權之時故又發此義既成家人然後變受則亦家人之德也其在遯三消成否四之初成家人上來之三既濟定其在鼎三變未濟則初四二五變正上體家人皆是家人之權故知權變統乎家人九三六十四卦中可以例求矣然家人三體乾三剛得中不於家人言之而於漸者家人不能止遯漸能反否於其盛者也

反卦弟十二

觀注云觀反臨也　二爻注云臨兌爲女兌女反成巽

明夷注云臨二之三而反晉也

漸女歸吉注云反成歸妹兌女歸吉

繫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注云謂反損成益

序卦注云咸反成恆

反卦與旁通表裏此序卦消息也序卦注闕其義不詳今

乾坤旁通

屯蒙反　乾交坤出震爲屯故曰萬物之始生也屯成蒙　坤凝乾成性震動而止地上艮爲少故曰物之穉

需訟反　乾即謂大壯遯也大壯通坤所以養就乾元需之道　水流兌口蒙以中无物故需養之爲飲食之道　然大壯陽傷之需傷陰陰陽相傷故消遯而反成訟

師比反　遯消至二乾二人於坤而通陰坤爲眾震爲起　故訟有眾起反成比二升正五五陰比之也

小畜履反　陰比陽則畜陽故曰比必有所畜豫四比五皆　復初也復小陽潛故小畜反成履天正乎上兌　卑乎下陽畜乎陰則尊　故曰物畜然後有禮

泰否反亦旁通　坤闔成乾則息　交泰巽入坤安　故履然後安　也泰否反頹

同人大有反　否乾消師二爲復息同人乾坤通故曰物不可以　終否也反成大有比五之息乾有於坤五陽應陰　乾爲人爲物故曰與　人同者物必歸焉

謙豫反　其坤同於乾有乾元復歸謙豫　象也大有五動則乾盈　盈將入坤乾元不居五而居三故曰有大者不可以盈謙　反成豫體復初通陰居陰皆恰豫故曰有大而能謙必豫

隨蠱反亦旁通　此泰否旁通卦也謙乾元正又將息泰　故以隨蠱反泰也隨陰隨陽否家之卦　豫爲陰元故曰豫必有隨　之否爲泰治事也故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　前則臨者以陰隨陽之道也故曰有事然後可大　則盈泰也泰反否消觀本由臨大雖消猶中正以觀天下

臨觀反

噬嗑賁反　此否泰相反卦也陽朝陰相交合之故曰可觀而後有所合賁所觀　剛柔相交故曰物不可以苟合然致飾之道泰所以消也　美否盡泰故相來

剝復反　曰亨則盡矣故消剝入坤也復反於下乾元終始世　此先剝後復以乾出於屯而稱於剝復者象

无妄大畜反　亾更本復元也本由遯消乾至剝盡而上震復出生下乾元　自遯消而始征乾元至剝復正上　故曰復則不妄矣无妄　未出不可見由其復知其无亾故曰復則不妄矣　爲大畜明无妄之畜於坤中乃以出復也故有无妄物然後可養大　後可

頤大過旁通　顧乾乾於坤故云人頤不動則死也

坎離旁通　而謂乾坤二五合乾有盡而无息但陷於陰中　陰麗之即謂頤死乾也所以剝之反即復

右上經明天道言乾坤也屯蒙爲始坎離爲終原始及終之道備矣

而出於屯蒙養於大壯而遯消通於師比成於泰　於同人大有於臨而觀消生來於　噬嗑賁而剝消正於无妄合於坎離復出焉故自乾而遯　而否而觀而剝爲消之次數在者順自坎離復而乾而遯　泰而大壯而乾爲息之次知來者逆不言夬遯者遯坤　生不言於乾元也未壯遯不正言者惡以陽遯陰也

天地否也　有天地注云泰　然後有萬物注云謂否反成泰天地壹壺萬物化醇故有萬物也

咸恆反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注云謂泰已有否上三之三成咸艮爲男兌爲女故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注云咸反成恆震爲夫巽爲婦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注云謂咸上復乾成遯乾爲父艮爲子故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注云謂遯三復坤成否乾爲君坤爲臣故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臣也乾天尊地卑故有上下也　尊卑錯上乾君坤臣下天地道妻道臣道故禮義有所錯也

遯大壯反　咸禮義起於否也咸男女反恆夫婦由　恆反泰通也自少而長故不可不久也　前卦也咸上在恆巽爲入處復乾咸遯之行艮爲山故曰

不可以終遯 晉 反 大壯爲陰所傷傷則消入觀觀將進五以陰消陽消道時止故曰物不可以終壯晉反成明夷坤亂於上臨二之三傷於陰進有所傷 家人睽 反 晉二麗五退反居下成家人故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家人自遯來消卦也消時故家道窮反成睽睽通蹇息乾元 蹇解 反 元泰三蹇三乾也陰易通蹇陰陽乖而三入坎故有難反成解解生也則息泰 損益 反 損益衰盛之始也解息泰泰生損反否故曰損必有所失否生益又反泰故曰損而不已必益 夬遘 反 否反泰剝決陰故益而不已必決陰入乾出而遇陽息遘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曰決必有所遇 萃升 反 萃五乾元所以通陰也以陽聚陰故曰相遇而後聚乾元正則又息故反成升升則上而成泰故曰聚而上者謂之升 困井 反 困井既濟未濟之前卦也升息泰反而否成困則未濟否之極也極則反泰泰成井則既濟泰之極也內升至困歷泰否故曰升而不已必困時五困於上成井反於二爲泰泉故曰困於上者必反下五 革鼎 反 革鼎皆乾元也否泰相尋極於既濟是謂一終乾元易世故曰井道不可不革鼎所以孰物故曰革物者莫若鼎新震出於故乾晞當之否故先革而後鼎 震艮 反 乾老震生象長子震則泰矣反否消觀而成艮陽止於上故曰物不可以終動 漸歸妹 反 否三進之四所以反泰反成歸妹泰三之四陽歸於陰又反否 豐旅 反 否至噬嗑泰來變豐否又反泰陽來合陰故陰得所歸而大泰至賁否來旅泰又反否陽道之極故曰窮大乾寄於坤故无所容 巽兌 反 巽否之前兌泰之後陽寄陰則消入巽成否反決陰成兌又過乎泰也 渙節 反 否將泰成渙陽自四之二入陰散之故曰說而後散之既泰將否成節泰三之五陽自節止陰猶歸陽故曰物不可以終離所以持泰 中孚小過 旁通復否消至息其卦中孚節而上乾坎形乎中故曰節而信之泰息至消其卦小過中孚下遽漸小過行臨而消於坤故五過故曰有其信者必行之 既濟未濟 反 由臨之觀必歷既濟故曰有過物者必濟物謂泰乾坤也既濟窮矣反成未濟漸生於下歸乎中孚又以反泰終則有始故終焉

右下經明人事言泰否也始乎咸恆通乎既未濟泰否往來之義備矣否感於咸往來於遯大壯正乾元於蹇而解息泰泰衰於損出入於夬遘正乾元於萃而升息泰困窮未濟井終既濟而泰運極正乾元於革鼎而震復生消於艮泰不定矣漸歸妹互正消巽入否而出兌已過乎泰矣渙節承漸歸妹者也中孚小過消息也既未濟其成也言不正泰者既濟不可終也故咸恆爲始困井爲交既未濟終自咸恆而損損則困未濟也困則漸則豐豐則渙渙則中孚中孚則既濟矣是爲否反成泰自咸恆而益益則井既濟也井而歸妹歸妹則旅旅則節節則小過小過則未濟矣是爲泰已又否

兩象易弟十二

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注云无妄兩象易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注云中孚上下易象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注云履上下象易也又云此三蓋取直兩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此兩象唯三事蓋非易之消息聖人偶取之耳易含萬象非可執一論也

繫辭引爻弟十四

上繫引七爻中孚二同人五大過初謙三乾上節初解三下繫引十一爻咸四困三解上噬嗑初及上否五鼎四豫二復初損三益上

注於上繫說解三云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下繫注困三云困本咸咸三入宮以陽之陰則二制坤故以次咸注損三云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注益上云謂反損成益以例求之則此十一爻自爲消息相次明矣七爻首中孚後前六日七分卦也十一爻首咸遘前六日七分卦也解本臨息卦注別取困來象則以爲否屬也節泰屬也損益否泰也則上下繫皆終於泰否中孚乾初謂初注君子謂初也同人震巽同心以應乾復之所以息也復初有伏巽藉乾則息遇乾則消故次大過初謙三成終陽之成也乾上亢盈乾之傾也泰將消節初愼密不出故能反屯困二入宮所以解否亦此義也皆愼樞機之動天地咸初龍蛇俱蟄感陽則吉感陰則凶動於遘而陰消否成矣三所以入宮而爲困反五解否三乃出而射隼以救否也否初易徵其終難解始於遘初成於否三噬嗑乾五之救否也故言其初上而次擧否五自否反泰正乾元與剝復同鼎復消息之卦也五爻吉而四獨凶以明雖有其時非其人不濟也豫四知幾則反復初泰然後成焉說損則泰可知也泰以損反否否以益反泰皆陽吉陰凶窮神知化之義

歸奇象閏弟十五

繫曰歸奇於扐以象閏注云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扐并合掛左手之小指爲一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注云謂已一扐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於初扐并掛左手次小指間爲再扐則再閏也又分扐此扐字當爲掛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間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謂已二扐又加一爲三并重合前二扐爲五歲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此參五以變據此爲三扐不言三閏者閏歲餘十日五歲閏六十日盡矣後扐閏餘分不得言三扐二閏故從言再扐而後掛者也

李鼎祚集解經注文如此案再扐而後掛釋文云京作卦云再扐而後布卦今虞云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於文不辭與京氏布卦之文實合則知虞氏本掛亦爲卦後人傳寫誤從他本作掛并其注文改之耳乾鑿度亦云再扐而後卦說文引易亦作卦古實然布卦之一爻者七八九六也乾鑿度曰歷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策字同當期之日此律歷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歷之數論掛扐者當求端於歷而後其義可明日行三百六十日而盈五日四分度之一月行三百六十日而虛五日餘八十一分日之五十五積盈虛氣餘而閏生焉故注云閏餘歲十日以爲率也易坎離之數三十月行之日數也揲四象月行揲之餘月之餘分也掛一以象三三者人道人道乾陽於天象日是也注君象日故以掛一象日之餘分古法歸餘於終四時終乃計餘餘分盈則置閏分二之策象陰陽左右揲之象寒暑往來擧揲象四時成總其所餘掛之指間象一歲成而筭餘冬至大小餘也是之謂扐後儒以左右爲二扐象二歲者非矣既得月餘乃取日餘合積之而置閏在歲之終故既扐而後歸奇則乃象閏後儒以奇即爲扐者非矣已一扐一閏復掛一以起日餘再扐則二歲矣一閏之餘前分未足故不復起分并合前扐以象又歷一歲而乃歸奇則三歲再閏矣歷法起天元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今一歲而起閏則前積二歲之分再閏之後當以餘分歸之後閏故重掛一以起日分三扐爲四歲并合前扐爲五歲而不歸奇象閏餘之後分注云五歲閏六十日盡矣通率計之則一變成扐本三重合之爲五三扐而歸奇二亦爲五故曰此參五以變謂以三爲五也惠氏十解以參其五非是 然則每扐則別起一掛歸奇常在扐合之後此其法也後儒乃以爲虞氏之法三扐唯一掛而三歸奇其誣甚矣扐之訓爲餘通作仂王制曰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

同義也其字从手故知掛於指間初掛左手小指次扐并
合初扐掛左手次小指間三扐并合前二扐掛左手第二
指間注於再扐云歸奇於初扐蓋因再揲之餘并合初扐故言初扐再扐則並合見非歸奇在并合之前也若先歸奇再并合前扐則閏在二歲矣此揲餘即各掛其處合者以前扐來并
之耳若掛一則當在右手惠徵士以爲於右手之中掛其
一於左手小指謂爲虞義今謂虞云扐并歸奇掛左手小
指若掛一本在其處則是歸扐於奇非歸奇於扐矣以羲
決之掛一者當於左手之中取其一掛於右手小指左象陽也掛一象日餘分義則益明

占第十六

繫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注云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
離日日月爲象　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注云謂乾五之坤
坤五動則觀其變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翫其占注云謂觀爻動也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
來故翫其占　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注云謂乾五變之
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故自天右之吉无不
利也

此觀大有上九爻辭其言爻動凡有三例云乾二之坤爲
坎月離日者消息之次師二上之坤五爲坎成比師二則
乾二也比五之坤初爲復上息通坎爲離是爲大有是坎
月離日皆乾二所爲此爲觀象翫辭之法又云乾五之坤
坤五動者亦謂乾五之坤成比坤五之乾成大有以通比
直以當爻消息故不云乾二而云乾五其實一也此爲坤
五之乾由乾五先之坤故通二卦視其消息爲觀變翫占
之法又云乾五變之坤者謂比五變之坤初爲復上息成
離有天地日月之象義亦同特就一爻言之耳此乾之坤
非乾之大有何者大有亨比上九具全卦之義彖所云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正是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故觀象以上九爲占也若乾之大有則不得爲坤五動天
地日月之象不備義主六五爲大人失位不得用上九辭
占蓋大有之象及比之大有比之復若比之坤皆得占此
象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十七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彙卷一之百十八　學海堂庚申補刊

虞氏易禮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家受命三卦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注觀四之五晉進也坤爲康康
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震爲馬坤爲用故用錫馬惠定宇云錫讀納錫諸侯所以享王艮爲多坤爲衆故蕃庶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
在下故三接矣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注晉進也摧
憂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應離爲罔
坎稱孚坤弱爲裕四離孚而離于罔四變則在坤而裕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
故无咎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注應在坎
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也注貞蓋謂五侈非乾爲介福艮爲手五四
易位體艮坤爲虛故稱受介大也謂五已正中乾爲王坤爲母故受
茲介福于其王母九五乾也消坤中故稱王母六三衆允悔亡注坤爲衆允
信也三失位與上易位則悔亡九四晉如碩鼠貞厲碩鼠五技也離爲
飛鳥上之三離變震爲動艮爲穴動出究中飛而不高故爲碩鼠正在坎故危六五悔亡矢得勿卹
往吉无不利注矢古誓字誓信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
勿卹往有慶也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注五已
變之乾爲首位在首上稱角故晉其角也坤爲邑動成震而體
師象坎爲心故維用伐邑心謂五使上之三伐坤得位承五故厲吉无咎
而貞吝矣

晉消卦陰將剝陽觀五下四失位以離日麗乾故不爲陰傷
之名而謂之晉謂四晉而下五也是天子衰下有方伯存其
政率諸侯以朝天子康侯謂安國之侯記曰惟若寧侯也錫
馬蕃庶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以享王也三接將幣三享
也或云晉文受策出入三覲是也晉之又衰爲明夷初登于
天後入于地謂晉離入坤君不可輔則三當大狩也故晉爲
文王爲方伯以服事殷之象

四觀之五天子也五柔進康侯錫王之象初則侯二三體屯
震皆初之上行也四雖之五易位然以象王母則非天子中
興之象可知蓋王者受命之符也晉當以初動屯建侯爲王屯建侯象聖人剝業見後晉如摧如者初應四天子失位小人在上故初
遇摧折而失位文王羑里之象也貞吉則動爲盛侯故象曰
獨行正也猶文王陰行爲善也當此之時雖有孚于上然小
人害之如罔之設初以康侯麗五正其位則四裕而初无咎
象曰未受命謂未受天命也二應五象麗五功成王跡始起
愁鄭氏云變色貌則受而振動也太誓云我王得火烏之瑞王動色變貞吉者
守臣節也王母謂先妣周之王業始于后稷后稷即姜嫄之
封故周之受福自王母周人享先妣蓋本諸此矣福者天命
河圖也三衆允寧侯之信著也四碩鼠无道離麗五則正然
天命已去焉得不厲此卽以正陰爻貞非取其復五爲五麗乎大明寧侯之
受福也故往有慶謂可正四上康侯之成也明德已照而道
猶未光未可南狩惟用伐邑而已謂下正三三允于初者非
陰醜則邑耳雖吉无咎而厲且吝者明夷九三所謂疾貞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注臨初之三又有臨象二當之
五爲大人離爲見坎爲恤二之五得正故用見大人勿恤有慶
也離南方卦二之五成離故南征吉志行也初六允升大吉允信
也坤爲信初與巽陰其升二故允升大吉象曰上合志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注禴夏祭
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爲孚離爲夏故乃利用禴无咎矣九三升
虛邑荀氏云坤虛无君利二上居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王謂二已正位五也二用享四用亨其義同二升五艮爲山兌在西兌象不見故不言西山離爲火火性炎分爲岐四順承五以下比三故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注二之五故貞吉巽爲高坤爲土震升高故升
階也荀氏云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當升之時陰性暗昧故冥升貞亦謂二五惠徵士云二升五陽道不息陰之所利象曰柔以時升注柔謂五坤也上謂
二坤无君二當升五虛

乾鑿度曰孔子曰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

專物始進時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弘開基業始即易平之路當此時也網羅政敎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三亯亨于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无咎

陽之息卦始于升王者受命之義也柔以時升主五升二爲二作階使以五爲尊位則堯舜之薦舜禹也然此主坤民順德初允升三升虛邑四亨岐山上和不息則五亦以坤臣論非天子薦之乾鑿度曰觀國被化此之謂也卦辭曰南征吉四曰王用亨于西山則文王巡南國諸侯禪于岐山告受命也年乃利用禴者巡守在時祭之後南征故用禴也此始受命稱王之象

凡文王繫辭稱王以爲後王法孔子推言其義以文王受命說之文王未嘗諱伐殷于臨明改商正何稱王之嫌乎後儒以爲爻辭非文王作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則文王作爻辭審矣

明夷利艱貞注臨二之三而反晉也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故利艱貞矣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注離爲飛鳥[illegible]在上今反下故垂其翼晉四下初體[illegible]動體噬嗑食初從四下不從坤變故不食[illegible]應在震故有攸往而有言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illegible]震爲足[illegible]二股也震爲左故左股[illegible]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illegible]此本離上也離上有嘉折首坎爲[illegible]疾貞正乎坎也言當征五成旣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注[illegible]三故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矣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注應在三離滅坤下故不明晦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後入于地失其則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注以用也三喻文王大難謂坤上謂坤爲弑父迷亂荒淫若紂殺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爲諸侯喻從文王者四謂紂懼出之故以蒙大難得身全矣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注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紂奴之矣

明夷于消息爲升于序卦反晉殷周之交異君子此九三爻王業難之爻曰得其大首明文王未嘗諱伐紂也不可疾貞不得爲天下養惡也季札聞周南召南曰猶有憾非疾貞乎初之象蓋二老之避紂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主人謂震則三也有言者諸訪之言如二老之歸周也左氏傳以爲言非本義二爻三欲抍三而上之則八百諸侯之屬也左股者殷肱大臣本紂之臣見傷而歸周也或以初如伯夷二如太公也四入左腹獲明夷之心腹心至親也朱震易傳以爲微子歸周是也

易著殷周革命之交象傳言之綦詳之漢儒莫不言之後人不敢道文王受命稱王改制遂使大義淪晦豈知聖人膺籙受圖灼然天人相與而易姓七百二十軔爲易道之至大哉其說此三卦其餘隨文而見者多有以義可推至如于寶之易六十四卦皆言代商一事則又失之者矣

周正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注與遯旁通臨消于遯六月卦也于周爲八月遯弑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兌爲八月兌于周爲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

鄭氏云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將亡故戒以爲凶也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爲无道故于是卦爲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天命然矣

臨者陽之盛息爲升爲明夷周泰受命于升則臨爲商卦也遘注云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彖象以下皆[illegible]宗月

益亨帝

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注謂上從外來益也故或益之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爲朋謂三變離爲龜故十朋之龜坤爲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爲王體觀象艮爲宗廟三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亨于帝得位故吉

乾鑿度曰孔子曰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教化如美寶莫能遘害承貞其道成受書吉凡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亨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illegible]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通道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易正月之卦曰泰[illegible]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是郊天亨帝之事也

文王之辭言亨帝者唯此言南郊祭感生帝也帝王之興各得五德之運則各得天之五精而生故南郊各祭其德之帝謂之感生帝百王一也周自后稷感神靈而生堯命之有郃爲二王後得祀天故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后稷在堯時爲高辛之後高辛以木德王所郊應是蒼帝文王又以木德王故周郊蒼帝自后稷肇祀也王者受命圜丘祭上帝五時祭五帝其帝皆无所變革所改者唯南郊帝耳故特言之也

益者否反泰之卦上之初體復帝出乎震故爲帝也二在坤爲鬼上來變坤爲震與帝一體以鬼配天后稷象也注云艮爲宗廟亨帝而象取宗廟明此爲感生帝也益者耒耨之利初利用爲大作故二爲祈穀之祭左氏傳曰啓蟄而郊卦候啓蟄前五日益二至上爻用事益之盛在上來益三成旣濟而益義反泰在初三五皆反泰之益唯二正旣濟時其道大光故卦辭利有攸往亦謂二往應五亨帝之吉于二繫之矣

豫薦上帝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以祖宗爲配帝于明堂此云配祖考則爲明堂可知周頌雝清奏象舞也其詩曰肇禋迄用有成鄭義以爲武王雖未太平象文王之功而作舞肇禋者謂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按雝清奏象舞而文及禋祀蓋象舞旣成爲明堂而薦文王之功宗祀以配帝歟周公攝政六年合諸侯于明堂文武並配蓋亦爲樂之事

豫自復初之四四降坤初爲復以息小畜爲坤盡入乾乾元索坤之消息四復初上帝也息通小畜乾坤坎離震兌之象

并在于四方朔之象也坤三爻在下壇三成之象也坤爲鬼于消息乾巳盈甲四下初爲復是故乾小畜乾爲考復乾爲祖四復來爲帝下初又成復是祖考配帝也

鼎亨上帝

鼎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注聖人謂乾初四易位體大畜震爲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體頤象三動噬嗑食故以享上帝也鼎者乾元出震之消息離五應屯五復初生焉故四變震象上帝謂五也鼎三正位凝命莫大于亨上帝周官天祀有昊天有上帝有五帝合而言之則皆謂之上帝也

亨西山

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注應在艮艮手爲拘巽爲繩兩係稱維故拘繫之乃從維之在隨之上而无所隨故維之三未正故无所隨與三共係于五故兩係否乾爲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亨兌爲西艮爲山故用亨于西山也五用上也隨自否初之上上自坤爲用艮兌之象上升而成故用亨也

乾鑿度曰孔子曰隨者二月之卦藩泱難解鄭注大壯九二又注正月陰系仍在故抵羊羸藩而羸其角也至于九四主二月故藩決不羸也萬物隨陽而出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正故言王用亨于西山注是時紂存未得東巡故言西山

此與升亨岐山亦同但升專爲受命之文故言岐山著王業所始也隨明陰隨陽之應消息在泰後以正泰之反否爲中興之君但言西山例之四嶽也周頌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箋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焉惠徵士以爲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泰山四嶽名山皆可封禪是也隨體觀省方觀民升南征吉是皆巡守封禪也封禪則祀明堂據隨升並有震帝象不言者言亨西山則柴望見義不主于亨帝也

盥而不薦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注盥沃盥薦羞牲也孚信謂五坎爲水上反之三成坎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坤爲牛上之三坤象不見故不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象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神道謂五乾神爲道臨震兌爲春秋觀反臨三上易位坎冬離夏日月象正故四時不忒宗廟之祭四時也益渙注皆云觀艮爲宗廟虞及馬融王弼皆引論語之文惠徵士據以爲禘祭其實非也鄭氏注震不喪匕鬯云人君于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升牢于俎君匕之臣載之盥而不薦義當用此蓋人君之祭盥以匕牲盥以酌獻特牲少牢匕皆盥薦牲則卿大夫爲之故曰下觀而化也鄭氏注以爲貢士之禮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酌主人設薦俎明弟子觀義兼有貢士鄭注闕故不言祭禮耳以象言之巽爲鬱草上之三坎爲酒艮手持之灌獻象也坎棘爲匕艮手持棘坤牛在下匕牲象也坎木爲俎坤牛在下未升俎故不薦象也象曰四時不忒明宗廟之祭總具此義不專于禘矣

論

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注應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己得之五也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注意蓋以彖用大牲即此也然其義非離爲夏故禴詩曰禴祭烝嘗是其義

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注見前二升五則艮爲宗廟折坤大牲又坎水沃艮手體觀盥象也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注泰震爲東兌爲西既濟泰來東西稱鄰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文言禴者三皆在二體離故注以夏祭釋之殷禮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以禘爲王者之大祭天保文王之詩而言禴祠烝嘗孔沖遠以爲文王改制此禮是也萃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是時會諸侯之事王假有廟即用禴升南征吉亨于岐山是巡守封禪之事二者皆在時祭後行之堯典四仲月巡守每至而後不廢四時祭故各于二言禴萃升皆言利用之者五利舉一時以該三且以明改制也既濟王者功成治定當須與禮卦亨在二二不當王五離正位初吉終亂故皆以諸侯言之謂之鄰泰以三爲君東鄰殺牛者殷之禘也西鄰禴祭周之禴也不王不禘故不如西鄰之時矣然文王不言禘制者立廟追祖所自出殷人已然審諦昭穆亦因殷祭之義但明時祭之不用禘則禘之大祭足以明之矣

二簋用亨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曷之用二簋應有時注二簋謂春秋也損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兌八月秋也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艮爲時震爲應故應有時也損剛益柔有時謂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上之三成既濟坎冬離夏故損剛益柔有時初九祀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注祀事謂二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于正五當作得正无咎已得之應故遄往无咎而損之象曰祀事遄往上合志也注終成既濟謂二上合志于五也終成既濟五酌損上剛以益三

損者消始在泰既濟之後王者治定制禮時也損下益上盛衰之交故取二五正成益反乎既濟卦辭可貞謂二五利有攸往謂三也益道成既濟定耒耨之利薦之宗廟故用亨也二五正成益上爲宗廟震長子主器坤爲器艮手執器以亨宗廟坤爲土上之三成兩離離火燒土而虛中體乾爲圜故二簋也特牲饋食設兩敦黍稷及饗佐食分簋鉶鄭注云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用周器耳然則二簋用亨同姓之士祭宗廟禮也象合一卦言之其于爻則主于初祀事遄往初利二合志于五終酌損成既濟明用亨者五之事而禮依于初也初爲元士二升五初爲震長子與五同乾體是爲同姓之士王者制禮始于士周道親親故以二簋用亨爲制禮之大也鄭氏以四與二承上爲二簋又云四以簋進黍稷于神則四簋侯不得用二簋

大過死

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注中孚上下易象也巽爲薪艮爲厚乾爲衣爲野乾象在中中孚消息卦乾在坎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坎土爲樹不以累土爲封種木爲樹者以股肉墓而不中孚无坤坎象故不窆不樹坎爲穿土坤爲聚土坤爲喪句期請從斬衰至緦麻日月之期數无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坤爲喪坎離乃

爲期也然則大過亦无坎離而聖人易中孚巽爲木爲入處兌
定喪期之數者豈非以大過通頤象離坎乎爲日乾爲人木而有日乾人入處棺斂之象中孚艮爲山邱巽木在裏棺藏山陵椁之象也此又以巽木象椁也大過得有室樹象者大過通頤象坎坤也故取諸大過

卦爻諸體大過爲死象由此此非文王所取故辭不言之象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注云藉用白茅女妻有子繼世承祀故大矣哉然則大過爻辭亦取死象也乾精凝坤乾老坤孕故女妻繼世坤爲鬼故巽白茅承祀也

復遘泰否之交皆有繼世之義故在剝復則離繼明在夬遘則萃上齎咨涕洟大過繼世承祀在泰反否則歸妹永終知敝小過喪過乎哀蠱有子考亦是在否反泰則渙亨帝立廟益三凶事用圭中孚亦上古不窆不樹之象然消息之義復陽生泰坤反下爲陰之終遘陰生否乾反下爲陽之終故死象獨于大過亨帝立廟獨于渙也

歸妹永終知敝消息主陰爻以女之嫁當之不爲凶事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注祖謂祖母初也母死稱妣謂二坤爲喪爲母折入大過死故稱祖也妣當爲妣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注晉坤爲喪晉上之三離爲日艮爲鼻坎爲涕洟震爲出涕洟出鼻目體大過遭死喪過乎哀也

過祖過妣謂婦祔于皇祖姑也

渙王假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注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乾爲王假至也否體觀艮爲宗廟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二中謂坎爲大川渙舟楫象故涉大川乘木有功二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初六用拯馬壯吉注坎爲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拯子夏傳作拼取也初應在四用取初初動得壯而吉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注震爲奔初已正二變震坎爲棘爲矯輮震爲足輮有足艮肱據之憑机之象也渙宗廟中故設机二失位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六三渙其躬无悔二已變坤爲躬故渙其躬坎爲悔不變故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注二已變成坤坤三爻稱羣得位順五故元吉也渙有邱匪夷所思注位半艮山故稱邱半見三變艮匪非也夷謂震四應在初三已變初爲震三變坎爲思故匪夷所思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巽爲號五稱大否坤爲身陽之二成坎水出汗身汗也汗出而不反以喻號令五爲王艮爲居當渙之時王居正位二變應之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注應在三坎爲血爲逖逖憂也二變爲觀坎象不見故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注否乾爲先王享祭也震爲帝爲祭艮爲廟四之二殺坤大牲故以享帝立廟謂成既濟有噬嗑食象故也

渙離也散也又有合聚之義京氏曰水上見風渙然而合是也否反爲泰聚離合散則渙之用矣否乾爲先王則四之二爲嗣王可知王假有廟者受冊命于廟也書之顧命康王受冊祖廟正是此禮周本紀云成王旣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先儒以爲在殯宮非也旣受冊命釋冕而反喪服則九二渙奔其机尊者在廟必設几顧命太保受同秉璋以酢蓋酢王王受酢有几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則踰年稱王而卽位也艮爲時乾爲首首時正位然後稱王象曰正位謂此也上血去逖出則釋服卽吉矣初用拯馬壯象曰順也其顧命之逆子釗皺馬謂震二也初自下拼之雖傷而吉謂恤宅宗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羣虛其躬以用人王者之事莫先于此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也邱者高也高居視聽非常所及故曰渙有邱匪夷所思也惠士奇易說以呂氏春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太元準渙以文渙爲文章故曰渙者賢也

渙象艮廟在上震帝在下有益之象故曰享帝然无配天之象而卦辭又獨言假廟則享帝爲立廟之事非祀天也白虎通引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于南郊告謚之告必有牲是之謂享于帝旣定謚乃立新廟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注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于爻遯初之五柔麗中正故利貞亨中正謂五伏陽畜養也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坎震爲足初在其下震發未成故錯然也錯雜也乾五未出諸爻皆不能變唯二凝元有陽義則下三成乾乾爲敬四惡人初變應四則見侵故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六二黃離元吉坤六五也體離故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坎二當艮爲手震爲笑言則鼓缶而歌兌爲西巽爲入故日昃離爲大腹缶象也三不能變則下體成乾乾爲老二乾盡故大耋謂大過死巽呼號兌口吾坎嗟矣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四未能變乾三男逆乘父故如上下之文故突如在二火災故焚如體大過故死如二已正體乾乾爲野大過棺椁象以四在野上故棄不葬或如鄭義流宥之刑乾爲忘于野六五出涕沱若離出坎象水出目戚嗟若吉注坎爲心震爲聲兌爲口故戚嗟若動而得正尊麗陽故吉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注王謂乾乾二五之坤成坎體師象震爲出故王用出征首謂坤二五來折乾故謂之首乾爲首離之二五四折乾者故有嘉折首陽爲嘉醜類也乾征得坤陰類乾陽物故獲非其醜无咎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注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也坎月坤爲方二五之坤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

鄭氏注象云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堯舜禹文武之盛也注六二云喻子有明德能附麗于其父之事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注九四云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刑焚如殺其親之刑周禮注親謂緦服以上死如殺人之刑棄如流宥之刑

離坎之際剝復之交序卦承大過坎陷而有所麗則鄭義以爲繼世是也離陰麗坎陽坎五正而離二正故象文武相承五待坎而正出涕嗟若而吉若太甲之思庸也初不麗陽在乾爲潛履錯避咎其子藏之守節乎九三大過老夫鼓缶而歌則麗坎震其繼嗣不定之戒乎四充如不孝子无所容雖樹子可易也若邑王者亦是也上離之終乾五征坤則湯武革命亦繼明也

得妾以其子

鼎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注應在四大壯震爲足鼎自大壯上之初折入大過大過顚也故鼎顚趾也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否出否閉之中兌爲妾四變得正成震震爲長子謂三繼世守宗廟而爲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此卽享上帝之象也

鼎正位凝命正位之義莫重乎庶子王故初以享上帝之象言之大壯震長子顚入大過長子死也鼎正位享上帝者三而三之成震由初出之四是三爲初之子而初由大壯震來爲長子之妾明長子死雖无適孫猶立妾子不立世子之弟

也此周道也

不事王侯

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泰乾爲王坤爲事應在于三震爲侯坤象不見故不事王侯五已變巽爲高艮陽升在坤上故高尚其事

鄭氏謂父老致事不得事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案蠱諸爻皆謂子行父事則高尚之義鄭說爲長然鄭以爻辰在戌得乾氣爲父老經于初言有子考則父已死諸爻皆言代父之事而上方致養于義未安尋上泰初本乾元宜爲乾後今初體隨震爲王此與注微異注王蠱亦謂二三體蠱震爲侯上貴无位疑爲讓國之子如泰伯仲雍者不事王侯爲不治王侯之事也古无其說記之以俟正焉

齎資涕洟

萃上六齎資涕洟无咎注齎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坤爲財巽爲進故齎資也三之四體離坎艮爲鼻涕淚流鼻目故涕洟得位應三故无咎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齎資涕洟之哀四陽三大過象也故涕洟而无咎　象曰齎資涕洟未安上也得三不正未得安于上

此卦三不應上至易四而後應齎資之象在易四之先則非三哀上齎資涕洟皆五爲上之哀也上本觀四萃自觀四上之四爲諸侯在觀艮爲賦巽爲殷又艮爲宗廟之上上又宗廟是同姓諸侯爲天子大臣涕洟者王哭之于廟也齎資者王賻之周官宰夫注云天子弔諸侯加恩厚則有賻焉萃象天子討諸侯三亂于下上未得安于上以其正位故象死也以正終故无咎

凶事用圭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注坤爲事三多凶上來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公謂三伏陽也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爲中行中字衍爲告位在中故曰中行謂三公位乾爲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圭桓圭也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矣注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三自有伏陽

惠徵士云凶事喪事以喪禮哀死亡是益之之義也禮含者執璧將命賵者執圭將命皆西面坐委之宰舉璧與圭此凶事用圭之禮

益三陽死坤中初以上來益三三伏陽出上還益初初震爲諸侯三爲公在坤爲邦國故象諸侯相賵之禮伏陽出正位象嗣君也象曰固有之言能守其國而不失也

或疑注釋圭爲桓圭似爲錫命之圭案春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穀梁並以追錫死者非正天王使毛伯錫魯文公命穀梁曰禮有往受命无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此象中行告公初不當王有孚又是三而非五則其不然明矣或者賵圭以贈死故依死者之命歟

屯建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注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爲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注震起艮止動乎險中故盤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謂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謂坎二之初

乾自屯鼎出復乾爲王屯未成乾爲侯天造草昧普建不拔荀氏云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是也象言以貴下賤大得民蓋如太王遷岐之比非王者封賞所立之侯初即復初受命之主通鼎正位凝命晉初體屯侯其類也

豫建侯

豫利建侯行師注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坤爲邦國震爲諸侯初至五體比象四利復初故利建侯四之上體師象故行師

建侯行師皆謂初下復初息小畜此建侯以比象豫消息乾正坤元又爲功成作樂之卦則與屯侯不同王者受命有天下分土建邦以崇有德除去殘暴之象也九家云建侯所以興利行師所以除害利與害除民所豫樂其義是也

師開國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注承受也坤爲國二稱家謂變乾爲坤坤同乾人欲令二上居五爲比故開國承家

師功之成封賞有功二本天夫進之爲君將師之士使爲諸侯也

不喪匕鬯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臨二之四虩虩謂四也來應初四失位多懼故虩虩啞啞笑且言謂初也得正有則故笑言啞啞震驚百里謂陽從臨二陰爲百二十息時有五陰爻各二十四舉其大數故當震百里也坎爲棘匕上震爲鬯爲酒坤爲喪二上之坤成震體坎得其匕鬯故不喪匕鬯也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注遠謂四邇謂初五出之正震爲守艮爲宗廟社稷長子主祭器故以爲祭主也

鄭氏曰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能驚戒其國疆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鬯也

雷震百里古者象以封諸侯周禮則封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三百里以上爲國二百里以下爲則文王繫卦乃言震驚百里者震非消息受命之卦文王以之次鼎王者革命正位天下諸侯虩虩恐懼因其故封使守宗廟社稷故曰不喪匕鬯周公制禮所因殷之諸侯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震驚百里此其義也明故侯之皆得百里則新封之不止百里可以義推故于震不言建侯師之開國又不必震象也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周道尊尊立適之文

建萬國親諸侯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注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爲建爲諸侯坤爲萬國爲腹坎爲心腹心親比故以建萬國親諸侯詩曰公侯腹心是其義也初陽已復謂元永貞息大有非體屯建侯

比五正位初元永貞故建國親侯象取諸此卦以五爲天子初正震象諸侯本象以五陰比一陽故文家封五等然上象後夫王化不及初已正九五三驅不及于初荀氏以初爲應外之象唯三爻故五等爲三位質家則三等取坤爻也三公也位奇四侯也位偶二大夫也天子大夫出封爲子男位亦偶也周地雖爲五等唯七命以上成國則三而已通文質之制故言萬國

惠徵士云比四月卦也月令曰立夏之日迎夏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蓋夏殷法也鄭以爲古者于嘗也出田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于古故惠以爲夏殷法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

袖海山房校印

王肅聖證論亦同此說惠氏言易以文王所言皆夏殷法非也易言建侯閉國豫師比皆春夏卦則月令白虎通之義不爲无據倘祭統之言未必是而鄭誤用之歟

訟三爻

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注謂二變應五乾爲百坤爲戶三爻故三百戶坎爲眚坎化爲坤故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注乾爲舊德食謂初四二已變之正三動得正體噬嗑食四變食乾故食舊德三變在坎正危貞厲得位故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注乾爲王二變否時坤爲事故或從王事道當三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注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復位變而成巽巽爲命令故復即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謂二已變坤安也

劉氏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鄭極言儉薄之祿故言小國之下大夫耳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亦據易爲說也以經義言之二三四同體爲五之臣三云或從王事則二亦非諸侯之大夫蓋采地之薄極于三百戶天子大夫亦有之也

周官大司徒曰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以室數制則不定其地易于震言百里于邑人言三百戶實與周官經合鄭氏云地方一成以司馬法率之若再易之地則不止于一成也許氏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義也鄭无駁與許同據此則食舊德者世祿或從王事復父故位也注云无成與坤三同義則亦代有終是有賢才者也二三皆爲公卿有采之象則四之即命亦是命以采地可知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百十八終

嘉應張嘉洪覆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十九 學海堂

虞氏易禮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省方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坤爲方爲民三上易位離見艮止故省方觀民臨教思无窮觀反臨故以設教觀自臨反震春兌秋變之蹇坎冬離夏四時四方之象具焉觀之反臨初之上二之五二震行而大觀故象巡守也

賓王

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注坤爲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王謂五陽陽尊賓坤坤爲用爲臣四在王庭艮爲庭賓事于五故利用賓于王矣詩曰莫敢不來賓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

惠徵士云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有請觀之禮鄭注謂聘于是國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左氏傳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季札請觀于周樂諸侯朝于王亦然是謂觀國之光此讀觀不爲觀示與虞義少異亦得通

注雖言賓事于五先言陽尊賓坤則謂五以賓禮待四也既在坤爲臣則非二王之後爲賓者周官云以賓禮親邦國是其義也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艮爲庭坤爲財爲帛乾爲百爲玉坤爲帛艮手奉之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謂諸侯也王言之禮則周官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及饗食之等亦盥而不薦也太元準之云日殺其光貢于東方用觀厥治則以爲三王之後爲賓矣鄭氏注盥而不薦云諸侯貢士于天子卿大夫貢士于其君必以禮賓之鄉飲酒是也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鄭解觀既云天子宗廟之象又爲此注則以四用賓于王爲賓賢能故兼其義于觀盥而不薦也今謂觀宗廟象四諸侯爻天子賓諸侯于宗廟不四賓王虞說來朝爲正義然貢士之義亦得兼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方伯爲朝于天子之禮傳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正天下之化其此之謂也已見前說

用大牲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注觀上之四也觀乾爲王五謂艮爲宗廟觀享祀上之四故假有廟致孝享彖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坤爲牛四之三折坤得正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注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五利初四易失位當變坤爲終故不終三之四易位故不終初不得正故萃聚也坤爲亂爲聚故乃亂乃萃失位不變則相聚爲亂故象曰其志亂也巽爲號謂四也四與三易位號呼于初初乃變應艮爲手初稱一故一握初動成震初自動不與四震爲笑四動成坎坎爲恤故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初之四易之應得正故往无咎矣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注應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己得之五也孚謂五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離爲夏故禴祭二不能引四五使四之三二得應五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注坤爲萃故萃如巽爲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九四大吉无咎動得正故无咎四正則五體皆正故吉大矣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注得位居中故有位无咎五以得位能使四永貞匪孚謂四也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與比彖同義四動之初故悔亡上六齎咨涕洟无咎注見前象曰澤上有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注君子謂五除修戎兵也坤爲器三四之正離爲戈兵甲冑飛矢坎爲弓弧巽爲繩艮爲石故除戎器也坎爲寇坤爲亂故戒不虞也

鄭氏云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會必殺牛而盟既盟則可以往故曰利往

虞以用大牲卽孝享之事故二爻注云用大牲以解用禴鄭以爲殺牛而盟案經文用大牲在利見大人之下與假廟不屬取象又殊則鄭義是也周官大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鄭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司盟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鄭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是會同有盟也時會者以四時常朝之期諸侯來朝則與祭蓋既祭之後然後爲壇命事而見諸侯此經先言王假有廟次言利見大人次言用大牲象又言除戎器戒不虞則此爲時會發禁審矣三四之正艮爲山坤爲土爲壇象也五經異義云盟牲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鄭從

其義玉府曰王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槃以盛牛耳敦以盛血坎爲血爲耳血入兌口艮手執之盟象也合諸侯則祀方明義不主于享帝故但言盟耳

萃元永貞在四而使之正者五四以陽正坤三四諸侯爻之三坎離爲方伯則王命方伯討罪四當之矣二在坤中坤亂相萃欲引四正初爭乃利用禴正與卦辭王假有廟合是南方諸侯來會者可知三萃如卽與初乃亂乃萃同也嗟如无攸利卽是爲亂之國四之所討也又曰无咎小吝者三能巽順王命之四正位象不絕其國初六不正乃亂乃萃者四號之而正不終其惡故往无咎也卦當萃時利見大人而上在五後不與會同以其正位故象死喪有齎資涕洟之哀

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勿克注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三五亨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三欲與四轉五四小人故不克當使四變左氏傳卜偃說曰天子降心以逆公彼大有之睽三變坎爲心故降心逆公大有本爻則无此象大有通比以乾正坤體信思順又以尚賢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以孚交臣而用其威是天子任用大臣立功定國之象三爲三公四體鼎四亦爲三公周制三公分陝此其象也周官曰九命作伯鄭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詩彤弓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享之者蓋錫命之也

尊酒簋貳用缶

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內約自牖終无咎注震主祭器故有尊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木下坎震爲足坎酒在上尊酒之象君尊有豐豐者豆而卑木爲之言震爲足者以其在下象之貳副也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坎爲內四陰小故約艮爲牖坤爲戶艮小光照戶牖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也

惠徵士說虞義以爲此祭禮也副尊謂周官云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故內約自牖其說不然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坎坤際乾四上承五若四奉酒簋于五是以乾象鬼以坤象人斯不可矣又虞言貳用缶故內約自牖祭祀薦信无縟尊重貳缶則虞義不如惠說審矣蓋四上承五剛柔相接是君臣之交四諸侯爻坎爻變爲比親諸侯之象禮有饗有食有燕此爻兼之尊酒者饗用酒也簋者食用黍稷也貳用缶者燕禮公尊瓦大兩也禮有副尊者謂臣尊兩方壺无元酒君尊以酒與元酒爲副也鄭氏注此雖以爲大臣出會諸侯然其說貳用缶亦以爲副設元酒與虞同矣內約謂四自約以交五也凡饗食之禮賓席在牖閒至燕則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鄭注燕禮云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然則本國之臣及諸侯于天子其以臣禮不敢褻煩尊者則同是爲內約自牖故虞云貳用缶則內約自牖也云震主祭器者禮曰君子敬則用祭器也鄭氏以爲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酒于簋副設元酒而用缶尊酒于簋禮无其文又非內約之義不如虞義爲安

遷邦

益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邦注中行謂震位在中震爲行爲從中行爲初公謂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已得以爲實故曰告公從矣四可告三從之坤爲邦遷從也三動坤從爲從從皆當故利用爲依遷邦也依之者五

否成益反泰中與之時故有遷邦四諸侯爻初震方伯三伏陽三公內有三公外有方伯諸侯從之王乃可以遷邦也惠徵士說以春秋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師

師貞大人吉无咎大人謂二體乾九二見龍在田故曰大人二當升五爲比故貞大人吉无咎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師之同人二下初以坎爲震震爲出坎爲律初失位不變是不用律否臧不善故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同人乾五爲王巽爲命師息同人由二自二至五三爻故三錫也六三師或輿尸凶注坎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離上折首謂坤二五折乾師息至三同人折首坎三輿尸矣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六四師左次无咎體震震左也同人在巽巽亦左也崔憬云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注田謂二也田獵陽稱禽禽獲也[illegible]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故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注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故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注同人乾爲大君巽爲有命承受也坤爲國二稱家謂變乾爲坤乾同人欲令二上居五爲比故開國承家陰稱小人上謂坤虛无君體迷復凶坤成乾滅以弒君故小人勿用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注謂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

師者軍旅之總名鄭氏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是也消息之法謙通履而降師師通同人而升比乾入坤中以陽征陰而陰比之故名曰師師與同人旁通同人五云大師克相遇卽此陰陽不同故用師征之周禮曰以軍禮同邦國謂此矣此軍禮之正諸爻體師乃有征伐象

三代之後受命必以師剝復之間王者之象也故謙利用侵伐師在師中比居三驅坎離則總而言之曰有嘉折首天人之際其辭備焉然用兵非王者所親比五象天子則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以田獵爲喻明不觀兵也師五云長子帥師二云王三錫命上云大君有命所謂王及大君者皆乾卦辭大人則謂九二主軍之將貞使升五卽上六開國承家謂封之爲諸侯非升之爲天子在比爲五在師之比侯易象不可執一象云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亦謂乾以二正五將出震爲王也乾鑿度說易君人五號王者美行也師二王三錫命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既言賜命則世德謂所賜者猶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云耳王非二亦明矣鄭氏誤釋乾鑿度以世德爲七百之祚誤解師大人爲天子諸侯苟九家以二爲大君爲王而五之長子又爲二則文義有所不通非也

初師出以律惠釋以周官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于義有據然不如以律爲法發得該備其言上宗廟爻封賞必于宗廟故言開國承家是也師莫善于有備崔憬釋左次爲常備師是也師莫大于賞罰故言三之輿尸以備其義

巽初爻曰利武人之貞二曰用史巫四曰田獲三品上曰喪其齊斧大抵六爻皆軍禮與師相出入具易事篇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注同人反師故大師

同人通師義取九五通天下之志三四據二相攻二號咷于五五以大師克之此象合好同惡也三戎不興四弗克攻天子之師有征无戰也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注體師象震爲行坤爲邑國利五之正二上之五已得從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在師前陽氣尤微師道未著但云侵伐至上從五征亦僅邑國而已以受命之義言之則文王之枝伐䖍利用者亦乾用之非三也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注見前

坎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邦注王公大人謂乾五坤爲邦乾二之坤成坎險(二爲地險震爲守)有屯難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邦離言王用出征以正邦是也(既征之又守之)

謙侵伐師執言比三毆皆乾五征坤離綜而言之謂之王用出征也

此皆剝復消息卦皆體師

豫利建侯行師注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四行而下初息小畜)

夬遘之閒亦以陽治陰猶剝復也故豫利行師萃除戎器大畜閑輿衞特其義不著唯豫體乾元故明言行師耳建侯行師者乾大君也

晉明夷受命之卦不在此例

伐鬼方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注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乾二之坤五(自泰來)故高宗伐鬼方(泰乾爲君三爲高宗使二征五)坤爲年位在三故三年坤爲小人(謂上)二上克五故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憊也

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注變之震體師象坤爲鬼方故震用伐鬼方(鬼方謂坤三變)坤爲年爲大邦陽稱賞四在坤中體既濟離三故三年有賞于大邦(又言四陽正初初坤爻下亦鬼方也三以四正初四至初三爻故三年)

乾鑿度曰孔子曰既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既濟爻皆亂故陽失正位)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征伐遠方三年而惡消滅成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鄭注庶出高宗以言昭易義所以勸人君修德者也)乾自復至泰而盛既濟泰之極當反否故以泰成既濟象中興乾自遘消至否而滅未濟爲否之極當反泰故未濟正成既濟亦象中興中興必征不庭故以伐鬼方爲象未濟不言高宗者將否而正謂之中興將泰而正君道震動而已

田六爻

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注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爲山山足稱鹿(鹿古麓通)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爲叢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兕虎震爲麋鹿又爲驚走艮爲狐狼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矣(田獵唯有虞人掌禽獸乃不驚走三應上爲三虞者上也上乘五不及三故无虞也)君子謂陽已正位幾近也(舍置吝疵也)三應于上之應歷險不可以往動如失位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窮矣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因无虞而求上是從禽耳)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三家詩皆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毛雖以爲瑞獸其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一發孔疏謂周禮田僕設驅逆之車僕人設之虞人乘之以驅禽也屯難之時三志在輔五而上不同志雖正既濟而不處尊位未能備官故即鹿无虞以言人心不相應君子不可求遠用師也

師六五田有禽注田謂二

解注云二稱田田獵也此不言田獵省文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毆失前禽邑人不戒吉注坎五稱王三毆謂毆下三陰不及于初故失前禽謂初已變成震震爲鹿爲驚走鹿之斯奔則失前禽也坤爲邑師震爲人(師二升五)師時坤虛无君使二上居五中故不戒告也

此以況王者伐叛懷服之義因以見田法也鄭氏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毆禽而射之三則已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傍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者不殺鄭言三驅與失前禽名義據周禮大司馬田法爲三表三鼓盡表乃退正與毆下三陰象合疏云三毆之禮先儒皆三度驅禽而射之三度則已是也褚氏諸儒皆以三面著人驅之則與失前禽爲一義不合于象非也鄭言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傍去又不射傍去者謂從前而向兩旁而去非左右二面者左右去者不射則是失者三面于經文爲乖錯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蓋缺其前一面褚氏三面之義不可以解三毆當以解失前禽也

大畜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吉曰閑輿衞利有攸往注乾爲良馬震爲驚走故稱逐也二已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吉離爲日二至五體師象坎爲閑習坤爲車輿乾人在上震爲驚衞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衞也利有攸往謂上應也五已變正上動成坎坎爲志故利有攸往與上合志也

尚書大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閑輿衞亦謂田獵也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注二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爲狐坎爲弓離爲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二離黃矢之正艮體見故狐二之三四三爻皆體艮狐三之正解悖難復見故得黃矢)

此以君子解悖故取獲狐三狐與巽三品亦同義

巽六四悔亡田獲三品注田謂二也地中稱田也(田亦獵也當云初失位无應悔也欲二之初已得應之故悔亡二動得正處中應五)五多功故象曰有功也二動艮爲手故稱獲謂艮爲狼坎爲豕艮二之初離爲雉故獲三品矣

注以狐豕雉爲三品非也當云四之初二爻故三品李鼎祚云穀梁傳曰田獲三品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注云上殺中心乾之爲豆實次殺中髀骼以供賓客下殺中腹充君之庖廚尊神敬客之義也李氏此解本于王弼是也

周禮四時田常于四仲月解二月春分之候則曰田獲三狐仲春教兵之始兵者以解悖善其義也巽八月白露之候曰田獲三品大畜秋分前五日日閑輿衞秋嚴尚威其事詳故大畜言治兵復以巽言獮田也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故沒田獵之文(周官鄭注云冬夏至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是亦殊之也)師比皆四月卦曰三毆曰田有禽者苗田也屯亦十一

月之卦在冬至後曰卽鹿无虞者田止于柔過冬至而卽鹿是爲從禽而已

我仇有疾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注二爲實陽實故鼎有實也坤爲我謂四也四當變二據四婦初故相與爲仇謂三變時四體坎坎爲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歷險二動得正故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注二變之正艮爲愼

鄭氏云怨耦曰仇二以四爲仇

虞以二據四婦與爲仇非也初之象以初之四爲妾成三震爲子守宗廟享帝豈四所得而婦乎鄭云怨耦是也詩關雎君子好仇鄭亦云怨耦曰仇謂眾妾三夫人以下則二之仇卽初云妾明矣初之四乃爲妾二以四爲仇是也鄭易主費氏則初无之四之義直以四爲怨耦與爻辭不合故人多疑之說以虞象乃脗合古易家取象異而卦爻之義不殊于此益信二在巽爲長女體乾君而在屯坤初之四爲震妾震大壯則二爲震妻后之象乎鼎有實者妾子宗廟后有子也我仇有疾不我能卽者初之四二變正位四在坎疾二在離麗陽四不能卽二也此明妾子爲君不得尊其母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適也下堂稱夫人尊于國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案從公羊左氏義鄭君駮之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也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其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鄭注得妾以其子云嫁于天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遠之子廢以此言之后无子而立妾子者不得尊其母經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卽是也有疾謂居尊位若六出之罪后廢而立庶子若哀姜之應駮則妾母得尊此象二不變正位也故象曰愼所之也謂愼其所行宜之正

貫魚以宮人寵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注剝消觀五巽爲魚爲繩艮手持繩貫巽故貫魚也艮爲宮室人謂乾五以陰代陽五貫乾爲寵人陰得麗之故以宮人寵謂五自艮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也宮人爲乾五不稱后者剝稱于上五不得正尊位巽爲長女宮人寵于乾者乾鑿度曰孔子曰剝之六五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鄭注陽衰之時若能執柔順以奉承君子若魚之宇然後能寵无不利也此后夫人女史彤管之法所以使陰不逆陽不剝也

同人于宗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五經異義許君謹案云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取吝道也虞注同人彖云師震爲夫同人旁通師巽爲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而故言人耳則同人爲夫婦之卦二巽長女與乾同體五乾之適婦人謂兄弟之適者爲宗則宗五也同人巽與師震爲夫婦二人同心以應乾五二以巽先之乾則同姓相取而吝當號咷于震同志而來故五云先號咷而後笑也同人夫婦之正名義唯在六二一爻故特發此禮曰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文王所制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注歸嫁也兌爲妹泰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征凶謂四也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也无攸利謂三也四之三失正无應故无攸利也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注震爲兄故嫁妹謂三也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初亦在三下故稱娣履禮也初九應變成坎坎爲曳故跛而履應在震爲征初爲娣變爲陰故征吉也初應四變四正初亦反正九二眇而視利幽人之貞注視應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而視幽人謂二初動二在坎中故稱幽人變得正震喜兌說故利幽人之貞與履二同義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注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待四正三乃歸娣謂初也震爲反反馬歸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初亦反正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注愆過也謂二變三動之正體大過象坎月離日爲時已月不見故愆期坎爲曳震爲行行曳故遲也歸謂反三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注三四已正震爲帝坤爲乙故曰帝乙泰乾爲良爲君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謂三居乾位袂曰袂字當作之飾也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謂二在兌兒亦娣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爲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故象曰以貴行也此象參伍三四已正帝乙歸妹初復正乾衣兌口爲袂泰女主五爲小君失位无實娣謂二在乾中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謂二當之五以貴行矣幾其也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曰幾望也二之五四復三得正故吉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注女謂應三兌也自下受上稱承震爲筐以陰應陰三四復位坤爲虛故无實象曰承虛筐也刲刺也震爲士謂四反三兌爲羊上應上兌爲羊離爲刀故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不見故无血三柔承剛故无攸利也

詩禮疏說婚期孫卿韓嬰毛公之義自季秋至于孟春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雖仲春猶可行焉融鄭康成之義據周官媒氏仲春爲婚月之正三月至五月猶得行之夏晚則不可當明年仲春不待禮會而行所以蕃育人民是謂奔者不禁以易義言之歸妹九月之卦泰正月之卦其辭皆云帝乙歸妹則季秋至于孟春殷禮婚期審矣歸妹之名庖犧所作則殷因于古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則周因于夏實改殷制故于歸妹繫言征凶无攸利明其不應天時也

乾鑿度曰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于歸妹八月卦也內卦八月外卦九月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之嫁妹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又曰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緯云順天地陰陽立嫁娶之義者謂以陰順陽正月八月陰承陽之義因以見之耳非謂其八月至正月爲合陰陽也京氏易傳有湯戒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是順天地陰陽之道也虞以帝乙爲紂父非是

歸妹之象震兄嫁妹有婦象而无夫爻變四反三三反四二五易位則離在震四坎在兌三日東月西二五相望得爲夫

媦五曰月幾望是也故爻先以四爲兄三爲妹後以二升五爲夫五降二爲娣初變兩應四本體兌女亦四之妹是同姓所媵之娣也必變而應四者四未變爲兌媵女必致之兄也九二未變在兌則亦娣也故五注娣謂二以其將升五爲夫故于爻曰幽人之貞貞則正之五也正則象夫不正則象娣易象不一義也四降三爲震兌送女二五待四正而易三亦待四而反故三曰歸妹以需須四也四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明九月非婚時當待仲春自泰來故愆期也四下三則二五爲夫婦三反四象反馬者禮送女不下堂震爲馬故以四之三爲女家之馬三之四反之也鄭氏箴膏肓云大夫以上至天子皆有留車反馬留車婦之道反馬壻之道婦人三月祭行行反馬禮是也三之四正位則初亦正而應之象女反馬之後進其娣于君子故曰反歸以娣上宗廟爻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鄭注云謂舅姑殁者也必祭成婦之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此云士刲羊女承筐則此也此象盥饋非祭禮士以特豚筓菜諸侯之禮其刲羊匴筐所盛則亦菜也吉无實无血者謂二五不易位則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不稱婦明失婦順也象曰上六无實明五正則上六有實有血矣取兄嫁妹不取父嫁女者禮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兄弟之爲父後者服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于是著之也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震爲兄兌妹故嫁妹祉福也謂五變體離離爲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也二升五也初震爲帝乙二息兌爲妹息謂上易故震兄嫁妹泰女主故象歸妹正月非婚時故稱帝乙歸妹

隨孚于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注君子謂乾上坤爲晦震爲嚮否上之初陽就陰息九五孚于嘉吉注坎爲孚陽稱嘉四已變位正五故吉也惠徵士云陰隨陽婦係夫故太元準爲從其初一辭曰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嘉嘉禮也所以親成男女隨之時義也隨二月卦會男女之正惠說是也

漸女歸吉

漸女歸吉利貞注否三之四女謂四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兌女歸吉初上失位故利貞　雜卦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注兌爲女艮爲男反成歸妹巽成兌故女歸待艮成震乃行故待男行也

歸自外來四自下進不謂之歸故以反成歸妹爲義于消息不成歸妹歸妹以震兄嫁妹坎離爲夫婦漸亦四離三坎爲夫婦九三爻夫征婦孕是也三動則五體坎故亦與四爲夫婦婦三歲不孕是也四與五三俱有夫婦之義在三則不育在五則不孕皆失其道四注云四已承五又顧得三謂三五本一坎既在五又在三不得專夫婦之道故取三權變成震則震兄嫁妹四專承五而上正五坎爲夫婦所謂終莫之勝也

漸正月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謂請期之節故曰漸

咸取女吉遘勿用取女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注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否自來

貞謂初四易位卦以少男下少女親迎之象初四易位中男正乎外中女正乎內故取女吉

遘女壯勿用取女注消卦也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不言陽傷諱之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故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咸遘皆五月卦咸六日七分而遘陰生咸取女吉遘勿用取女則鄭氏摽有梅注義仲夏以前猶得嫁娶梅盡則夏已晚當待明年仲春以夏至六日爲斷也漸天地通則婚始咸天地感則婚止此文王所以改殷制之義

過以相與

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注巽爲楊乾爲老老楊故枯陽在二也十二月時周之二月兌爲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女妻大過之家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注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二與上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故過以相與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注陽在五也夬三月時周之五月枯楊得澤故生華矣老婦謂初巽爲婦乾爲老故稱老婦也士夫謂五大壯震爲夫大過自大壯來兌爲少故稱士夫五過二使應上二過五使取初五得位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退伏初巽爲伏故无譽體遘淫女故過以相與使應少夫象曰亦可醜也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注小子謂五兌爲少故曰小子丈夫謂四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承四隔三故失丈夫三至上有大過象故與老婦士夫同義體咸象夫死大過故每有欲嫁之義也隨家陰隨陽二當承三三陽伏大過故曰夫死大過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注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于四失初小子對乾老夫小子三體大過初六爲老婦三本陽爻无所隨以在內體故以震爲初震爲夫初本在上與三爲應使初上成大過亦夫死大過之象

大過陽死女妻有子繼世承祀其本義也夫死妻嫁故有老婦士夫之象大過體復一爻伏入初巽故初之老婦復震之妻也上曰女妻則非夫死而嫁者禮男子六十稱鰥女子五十稱寡不復嫁聚宗子雖七十无无主婦猶得更娶周官媒氏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會之鄭注云謂男女之鰥寡者是大過之義也隨泰終否始又與大過同義二月婚時著繁育之法

易以陰陽消息人事故言男女夫婦爲多唯此以上諸爻爲禮之制外若蒙二納婦損男女構精歸妹正月亦漸之義損八月明其非時亦與歸妹同義爻皆不爲婚設餘各緣象比事非禮制之施矣

包有魚

遘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注巽爲白茅在中稱包詩云白茅包之魚謂初陰巽爲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賓謂四乾尊稱賓乾五爲主人賓四四當變坤故稱賓注云乾尊賓坤謂乾爲主人此亦以二據四應故不利賓或以包爲庖廚也九四包无魚起凶注二包有魚不及賓故无魚上日起下日隕四當隕自天初起則凶四稱賓與觀四同在乾爲君子鄭氏觀注賓與之義于此爲合遘初小人正應于四九二大夫位高權重包而有之則不害四故象曰義不及賓也四爲新進之士二不包初則初自下起而代四以小人代君子故凶也惠士奇易說以聘禮公

食丈夫皆有魚四爲苟敬之賓故无魚燕禮本无魚公食禮又无苟敬其說不經意者公食用魚一大夫得與而士不與故无魚是爲近之然食禮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亦不得稱包虞讀包庖兩解不定俟更考之

雉膏不食

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注離爲雉坎爲膏初四已變三動體頤頤中无物離象不見故雉膏不食

鼎亨以享上帝取四初動成大畜大亨以養聖賢則取三獨變成未濟鼎耳革其行塞謂初四變而三不變則耳目不聰明也雉膏不食謂三與初四俱變也云雉膏者周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先鄭注以羔鴈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賈釋謂卿大夫以下新任爲臣者以摯來見王是食雉膏之義雉膏不食士不上升其不養賢可知

噬嗑用獄

噬嗑亨利用獄注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爲獄艮爲手離爲明四以不正而係于獄上當之三蔽四成豐折獄致刑故利用獄坤爲用也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注屨貫趾足也震爲足坎爲校震沒坎下故屨校滅趾初位得正故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注噬食也艮爲鼻爲膚鼻滅水坎中隱藏不見坎爲隱伏故噬膚滅鼻乘剛剛謂初與初同禮亦小懲大戒又得正多譽故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注三在膚裏故稱肉離火燥之爲腊坎爲毒故噬腊肉遇毒毒謂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注肉有骨謂之胏陽爲骨離乾之故噬乾胏乾爲金離爲矢金矢毒害之物四體離惡人故得金矢四五易位體屯故利艱貞三上已變成既濟故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注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貞正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何負也在坎校上故何校坎爲耳木自下沒上故滅耳繫曰惡積而不可弇罪大而不可解故凶也

頤中有物九四也九四惡人无所容崔憬之說以喻人于上下之間有亂羣者當刑去之則此象唯九四當受刑之人初上乃噬物者屨校何校所施唯何王獨以爲初上受刑中四爻用刑在頤中而反爲用刑之人滅趾滅鼻滅耳同文而各例此臆說也唯荀氏之義以三爲隨取異家注當遇罪則二四言噬者皆噬人當罪可知以六爻皆當遇罪其義爲的而其象非也蓋用獄者乾君六爻皆受法之人卦无君象故象曰先王也用獄象頤齧物則言噬者當象治獄不得以噬人爲罪如荀所云耳朱震亦云爻辭明用刑難易而已不以君位言之

初位正又事之初故小懲大戒而无咎二位亦正與初同義而事深于初故得滅鼻之刑亦得无咎膚二也噬之者乾也噬膚言其獄易決也初罪輕于滅鼻則滅趾非刖桎之而已故特曰屨校或者其墨刑歟三不正罪重遇毒注云遇矢毒似非毒害之刑謂揃宮也獄稍難決如噬昔肉也上來易位得正則小吝无咎刖禮刖者守囿宮者守內能改則有終也四五位不正獄大魚噬乾胏乾肉也金矢黃金本義以爲鈞金束矢得之金矢束矢黃金鈞金凡獄訟直者蓋得不直者之金矢周官疏云入束矢鈞金不直則沒入官然職金掌受金罰貨罰注贖罪云贖金不言有入金贖說疑未必然四五相易各象兩造四得重罪而五來得其金矢故吉五得重罪而四來得其黃金故无咎或據賈疏則爲治獄者得金矢獄訟危事雖勝當戒故云艱貞貞厲也不言囚五所得之罪者重于遇毒則大辟上方言之故四五言其正變也上惡積不可弇罪大不可解則滅耳非刵刑蓋大辟也惠徵士云魏河南尹李勝以屨校滅趾爲去足則刖刑云然何校滅耳爲大辟之刑義或然也

寘于叢棘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注徽纆黑索也觀巽爲繩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

鄭氏云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于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寘于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曰凶

虞云獄外種九棘此說未知所本然以上六爲入獄則義劣于鄭司圜掌四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此乃纍用徽纆則非入獄明矣鄭以將入圜土置于外朝使公卿議之知非坐嘉石者亦以坐嘉石當桎梏故也

其刑渥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注餗八珍之具也謂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易師皆以鼎三足爲三公象鄭氏渥爲剭釋爲屋中刑之

折其右肱

豐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注日在雲下稱沛沛不明也沬小星也噬嗑離爲日艮爲沬豐三從噬嗑上來故日中見沬上之三日入坎雲下故見沬也兌爲折爲右噬嗑艮爲肱謂四上來之三折艮入兌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

京氏以夏至積陰生豐君弱臣強故折其右肱无咎劉歆鴻範五行傳日蝕說云于易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鄭氏亦云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覲禮侯氏肉袒請刑鄭亦以折其右肱證之豐象蔀沛蔽日之光其罪當誅九三自上來折獄故折其右肱在三也然則豐王假之其王與三公參聽之乎雖旬无咎其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乎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九終

嘉應張嘉洪覆校

周易鄭荀義卷一之百二十

敘曰漢儒說易大恉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昔者虙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彖者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虙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則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應宿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能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爲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常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宜升而不降陰常宜降而不升則是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原而閎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息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於繫辭彖象者槩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變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義略同豈特楊叔丁將軍哉治易者如傳春秋一條之義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迴殊李鼎祚朱震合諸家而爲說是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以爲規也余既述虞氏之注爲消息以發其隱故爲鄭荀各通其要以俟後之治古文者正焉張惠言

周易鄭氏義

武進張惠言著

略例

易三義

易贊言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此本乾鑿度彼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曰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内也光明四通佼易立節鄭注之云佼易者寂然無爲之謂也佼易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易贊取繫辭之文變易爲簡易使易曉耳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注云謂佼易也鑿度又曰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易贊言周流六虛剛柔相易是鄭氣也貴賤位剛柔斷是卽位也鄭據三義以說易簡易之德卽元亨利貞是也其言爻象消息皆變易也禮制經論乃不易也

鄭說易之三義略見繫辭自章繫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云動靜雷風也陽動陰靜剛柔之斷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注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尋此注之義乾坤簡易也山澤雷風不易也水火變易也何以言之震兌巽艮偏得乾坤之性故高卑動靜不可變易坎離得乾坤中和因日月法天周流六虛故能消息雷風山澤以生成萬物此之謂變易也變易无位不易元吉凶也故下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震雷巽風兌雨離日坎月乾寒坤暑日月相推而雷霆風雨乃得施生成定功乾坤于是成歲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德皆本乎乾坤其氣皆用乎坎離其位皆成乎震巽艮兌易贊作以天尊地卑說不易據一邊言之

彖辭

繫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注彖辭爻辭也鄭以彖辭爲爻辭者乾鑿度曰陽以七陰以八爲彖彖變之數若一鄭彼注云彖斷也費氏易皆以當爻斷義不取變動爻辭說本爻之義故謂之彖辭以此言之卦爻之辭皆名爲彖鄭惟言爻辭占卦爲象人所習知故也又皆名爲象以其就卦爻之象而象之爲辭也夫子以卦辭義大旣作彖傳作象以明之爻義小唯作象而已

用九用六

易正義云鄭康成注易稱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案鄭注乾鑿度云九六爻之變動者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遊由繇藏占象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是鄭以九六爲變占之義也此自爲占例不爲辭義繫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辭以觀象不爲占作鄭注用九六爻皆體乾羣龍之象是仍言彖也然繫于九六下者易明象則動在其中故繫云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往來上下

鄭無卦變之義其彖傳所言剛柔往來上下蓋以陽主爲剛陰卦爲柔在外曰往曰上在內曰來曰下賁注云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云剛柔飾成其德則是柔來文剛謂離柔在內而爲天文天爲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謂艮剛在外而爲地文地爲柔也彖唯言天文不言地文謂二五皆離爻艮之文地本離之文故云分耳咸注云艮爲山兌爲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則是剛上而柔下者謂艮剛兌柔也損注云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益注云震一陽二陰臣多于君而四體巽之下應初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也是上下與應之義

互體

互卦有二例蒙注云互體震同人注云卦體有巽頤注云自二至五有二坤之等三爻爲卦也大畜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四爻爲卦也然則當有五爻之互鼎不具耳又旣濟九五爻云互體爲坎旅初六云爻互體艮或鄭以上下分象皆爲互體

卦氣消息

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四時卦十一辰餘而從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孟氏傳其學以四正爲四時方伯之卦餘六十卦分布十二月卦主六日七分鄭爲稽覽圖注其義並同復生坎七日起中孚六日七分而生復也復注則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旣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隔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非稽覽圖復生坎七日之義蓋以六日七分

卦次非說卦之序故略以十二辟卦消息言之但陰極陽生復不可遠故但以坤六爻爲六日七分則中孚六日七分而生復之義亦兼得包之非違錯也京氏傳云七日來復六爻反復之稱亦是據坤六爻爲七日與鄭同也臨注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以臨遯二卦終而復始則兩卦十二爻而周一歲此說不見易緯蓋以十二辟卦主月則乾坤十二爻而周一歲若論本卦之氣則臨至遯而消遯至臨而息自有相受之義凡遘復泰否大壯觀剝夬皆然虞仲翔注易十二辟卦每兩卦旁通亦此義也夬注云陽氣浸長至于五五言坤上六注云謂消息用事乾謂上爻辰在巳巳爲消息乾用事之位皆言卦氣也

八卦十二位上值二十八宿

易以八卦周天十有二次分主十有二月通八方之風故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始也故位在于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于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是明說卦之義八卦用事十二辰之位也陽氣始于亥生于子形于丑故史記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東至于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于十二子爲亥廣莫風居北方東至于虛東至于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于十二子爲子其于十母爲壬癸東至牽牛東至于建星(建星六星有南斗北)十二月律中大呂其于十二子爲丑條風居東北南至于箕正月也律中大蔟其于十二子爲寅南至于尾南至于心南至于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于十二子爲卯其于十母爲甲乙南至于氐南至于亢南至于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于十二子爲辰清明風居東南維西之軫西至于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于十二子爲巳西至于七星西至于張西至于注(注柳八星一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居南方其于十二子爲午其于十母爲丙丁西至于弧(參罰東南有大星曰狼狼下有四星曰弧)西至于狼涼風居西南維六月也律中林鍾其于十二子爲未北至于罰(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北至于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其于十二子爲申北至于濁北至于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其于十二子爲酉閶闔風居西方其于十母爲庚辛北至于胃北至于婁北至于奎九月也律中無射其于十二子爲戌八卦應八風故上值二十八舍各有所主說卦注云巽爲宣髮取四月靡草死又云震上值房心震在卯故值房心也

八風行二十八舍隨斗左旋故鄭注月令云正月宿值尾箕八月宿值昴畢六月宿值鬼又云值東井九月宿值奎十月宿值營室又云卯宿值房心申宿值參伐皆言斗建之次與此卦宿並合

爻體

陽爻在初四則震爻二五則坎爻三上則艮爻陰在初四則巽爻二五則離爻三上則兌爻賁注云六四巽爻頤損云二五離爻萃云四本震爻井云九二坎爻中孚云二五皆坎爻是也又以爻卦取值宿爲象離九三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是也

爻辰

爻辰者乾坤六爻生十二律之位也三百八十四爻皆本于乾坤故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其原出于三統漢書律歷志載劉歆說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黃鍾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鍾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朱誤三)故大蔟爲人統其于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大蔟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于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是易爻取律位之義朱子發圖鄭注周禮律呂相生誤引其文以乾六爻左行陽六辰坤六爻右行陰六辰惠定宇正之以乾起子坤起未間時順行引周官太師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朱誤以南呂在巳以中呂在酉)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朱誤爲夾鍾)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朱誤爲應鍾)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又引韋昭注周語云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大蔟乾九二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其說是也惠又以爲此卽乾鑿度貞于子而左行坤貞于未而右行則非乾鑿度自論六十四卦貞歲之法與此不涉彼乾坤左右行此乾坤皆左行也

爻辰取象有三例泰六五注云五爻辰在卯仲春之月坎上六云爻辰在巳巳爲蛇明夷六二云辰在酉酉在西方困九二云爻辰在未未爲土此以辰論四方五行十二月十二肖一也(十二肖見論衡)賁九三云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明夷九三云九三爻在辰得巽氣爲股此以辰得卦氣二也比初六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水人所汲坎六四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斗上有建星形似簋困九二云辰在未未上值天廚酒食象此以辰得宿象三也



袖海山房校印

三才六位

乾鑿度曰易有六位三才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繫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注云三極三才也乾注云二于三才爲地道三于三才爲人道五于三才爲天道坤六二注云此爻得中而在地上訟九二云小國之下大夫觀九五云天子之爻困九二云大夫有地之象又云四爲諸侯豐九三云大臣用事皆言六位三才也然易道進退無常故坤六五大有六五象舜試天子周公攝政隨初九象舜賓四門坎六四象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上六象罷民離六二象文王之子九四象長子不孝鼎九四象三公旅下三爻象賓介之等各觀象爲義也

中

中有二例坤六二注云此爻得中而在地上此二五爲中也復六四注云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則非二五亦得爲中易有太極注云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蹇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注云中和也由是言之得和爲中度中而行則和矣此君子時中也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鄭注洪範五行傳云極中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言情卽達道言性卽大本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中之謂矣

得位失位

家人注云二爲陰爻得正乎內五陽爻也得正乎外中孚注云爲鼈蟹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

應

乾鑿度曰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動于地之下則應于天之下動于地之中則應于天之中動于地之上則應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注云天氣下降以感地故地氣動升而應天也是言氣動非爻變爲動也又曰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注云陰有陽應陽有陰應實者也既非其應設使得而有之皆爲非義而得也雖有之君子不貴也此謂陰陽得正相應則吉失正相應猶爲失義注于賁四復四遯二五益四言應皆正位恒以九二應五則夫子凶睽以六五應九二惟小事吉餘可例求

據承乘

陽在陰上爲據困九二注云二據初是也陰在陽下爲承坎六四上承九五明夷六二欲承九三損四與五承上遘一陰承五陽是也陰居陽上爲乘坎上六乘陽有褒惡之罪是也

太極兩儀四象

易有太極注云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此與乾鑿度注義同兩儀四象易注既闕義並在乾鑿度注案乾鑿度曰易始于太極注云氣象未分之時正天地之所始也太極分而爲二注云七九八六故生天地注云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此鄭注太極分而爲二云七九八六則兩儀是七九八六也乾鑿度又曰七往六來八往九來注云易有四象文王用之焉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如是備爲一爻而正謂四營而成而正字或有說如鄭此注則四象亦七八九六也兩儀四象其爲七八九六同其所以爲七八九六則異乾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易變而爲一注云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一變而爲七注云此則太始氣之所生也七變而爲九注云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注云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也清輕者上爲天注云象形見矣濁重下爲地注云質形見矣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注云象一七九也夫陽則言乾成者陰則坤成可知矣尋鄭此義以形變之一爲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則太極也陰陽相並俱生易變而爲一則二亦生矣一變而爲七則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則八亦變而六矣陽則進陰則退而未嘗相離故注云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又言陽則乾成陰則坤成可知謂以七九倡八六也彼又注云乃復變而爲一一當爲二二變而爲六六變而爲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言如是者謂足推明耳九言氣變之究也二言形變之始亦足以發之矣二變爲六亦謂變而爲太始也六變而八亦謂變而爲太素也九陽數也言氣變之終二陰數也言形變之始則氣與形相隨也鄭此言一當爲二與前爲元氣形見而未分不同以天爲氣地爲形如此乃備然太初氣始而一卽有二太始形始而六亦有七是亦乾坤相並俱生故云氣與形相隨其歸一也但前以一爲太極此以九八氣形成質歸于太素爲太極耳故兩儀之七八九六者太極以前陽氣陰形之變至分爲天地然後可得而見也至天地分而陰陽生五行卽本此七八九六爲春秋冬夏是乃謂四象故乾鑿度注又云一變而爲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而爲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而爲六是今陰爻之變六變而爲八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自太易至太素氣也形也既成四象爻備于是清輕上而爲天濁重下而爲地于是而闢闔也是言四象之七八九六備于氣形之變也天地以七八九六生五行而五行之生有次始于水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由其生次而大衍之數立焉繫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天七成火于南地八成木于東天九成金于西地十成土于中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此正兩儀生四象之義象實五而四土周于金木水火十卽天之一也天地以七八九六生五行五行卽以七八九六佐天地生物成物故繫注云精氣謂七八也游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也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

變故曰游魂爲變木火生物金水終物此又五行生終萬物之
七八九六如地以八成木木還以八生物故月令注云數者五
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而正義引易注釋之以爲天地七八
生物九六成物則未得其旨者也

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俱以文言四德爲義

圖書

繫注云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
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案乾鑿度曰天之將
降嘉瑞應河水清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注云向天者龍也
又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天地之靜見矣負圖出午聖人注云
午者龜畏人今而一人一字誤故以午言又曰帝王始起河洛龍
馬皆察其首其首黑者八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此
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是圖書皆聖人受命瑞應也聖
人則之以立卦軌其說存乎乾鑿度稽覽圖九篇六篇緯書之
數

神農重卦文王繫辭

鄭以包犧作八卦神農重之見于孔賈易正義周禮疏案周禮
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
有四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雖不破其說然亦不從
故鄭志答趙商云以無明文改之無據也易贊以爲夏殷則又
謂夏殷用之原其本非夏殷所作孔穎達易正義引世譜等書
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爲
神農之易既三易首神農則包犧之易葢未有六十四也繫辭
惟云伏犧作八卦故不謂包犧自重之也繫言十二葢取包犧
惟有取離自爲三畫卦之象至神農而取益取噬嗑則神農重
卦可決矣卦爻之辭鄭俱以爲文王作繫曰易之興也其當殷
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注云據此言以易文
王所作斷可知矣作者謂卦辭爻辭也後儒疑王用亨于岐山
之等嫌以受命自居文王不嫌稱王豈嫌書經以法後世箕子
囚奴雖在文王之後其內難正志不必囚奴始然以此爲疑非
所訾也

易贊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

十翼

孔沖遠云數十翼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篇則區域
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上彖一下彖二
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彖象附經

朱子發云古文周易上下二篇孔子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
卦雜卦別爲十篇前漢費直傳古文周易以彖象繫辭文言解
說上下經是也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
以彖象連經文所謂經文者卦辭爻辭通言之也即費傳所謂
上下經也魏王弼又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故自康成而後其
本加彖曰象曰自王弼而加文言曰至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
卦則仍舊篇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
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于經欲便學者尋省易
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注易經之前彖象
不連經文矣易正義云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辭各附于當爻下言之然則鄭氏象辭未嘗分也隋書經籍志漢費直注周易四卷費氏無書此僞託者釋文敘錄又云四卷殘闕未足援以爲據鄭康成注周易九卷魏王弼注周易六卷韓康伯注
繫辭三卷鄭王二家之學本于費氏康伯之學卒于輔嗣則費
氏之後易經上下葢爲六卷繫辭而下五篇合爲三卷矣是以
二家所注皆九卷也

逸象

荀虞說卦皆有逸象鄭亦有之隨初九注云震爲日門繫注云
震爲門坎上六注云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依注義謂木之叢生稽拘者也觀
注云艮爲鬼門又爲宮闕恆六五注云兌爲和說困注云兌爲
暗昧井注云兌爲暗澤皆說卦所無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二十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亦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二十一　學海堂庚申補刊

周易鄭氏義　武進張惠言著

禮象

中春嫁娶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
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中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
歸妹上六女承筐注云士昏禮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易言帝乙歸妹者二泰歸妹皆六五也乾鑿度曰易本陰陽
以譬于物也美帝乙之歸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案
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卦震上兌下兌秋分震春分秋
分陽往陰來以男下女詩匏有苦葉鄭謂八月之中陰陽交
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由此也春分陰往陽來周官中
春令會男女鄭謂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由此也歸
妹六爻六五以陰居尊位下應九二爲天子之女下嫁之象
爻辰又在卯正春分時故曰帝乙歸妹初九爻辰在子六三
爻辰在亥亥子之月冰未泮請期時也禮媵女者必先至女
之國其以是時與故初曰歸妹以娣三曰歸妹以須反歸以
娣言雖有才智當冬而歸則娣也九四震體而爻辰在午五
月中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言遲歸者當待明年中春矣以
在震故有時也必五月中乃曰愆期則五月以前不待明年
故摽有梅注義謂仲夏以前猶得嫁娶梅盡則夏已晚乃待
明年仲春然則以五月中爲斷過此爲愆期也上象婦入祭
行者以爻辰在巳由卯至巳三月故曰婦入三月上宗廟爻
故曰祭三月祭行而後成婦未承祭猶稱女也陰陽之交莫
盛于泰故于泰五又發帝乙歸妹
咸者男感女之始漸者女歸之漸爻皆六二辰在酉秋分之
期故咸著取女吉漸著女歸吉以明納采請期之節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咸亨利貞取女吉注云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
而相親說取之則吉　大過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
婦年過嫁三十之男皆得其子
周官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云二三者天地相承
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說卦注云天地之數備

子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倍之以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是則男三十女二十合天地大衍之數五十也咸少男少女也先言亨利貞而後言取女吉注謂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取之則吉不以享爲夫婦禮通恆長男長女也云亨无咎注云夫婦以嘉會禮通然則咸云取女吉者猶詩言士如歸妻女尚未歸是納采問名至請期之節恆夫婦禮通乃成昏矣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十五而笄然則男子二十五年之秋可以納采問名乃成之節也是男二十五女十五謂之少男三十女二十謂之盛過是謂之老大過九二九五皆坎爻象男初六巽上六爻辰在巳亦巽也繫注云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爲木取象亦同象女上下皆巽故稊象枯楊二正巽體乾爲老故爲老夫下得巽在初爲處女故女妻坎水生木故象山榆之實更生爲有子也巽在終爲老婦得九五兌體爲少故士夫坎水生木兌澤灌之故象山榆之花亦爲有子也婦人五十不復嫁六十男子不得娶爲其不能生子此大過老夫老婦皆得其子則在六十五十以內可知詩正義謂六十五十以過爲老非也

天子之女

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注云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爲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說幹其家事問正于人故爲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爲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五尊位下應二二互體乾乾爲君五互體兌少女以君承少女故象天子之女下嫁于諸侯恆卦象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以成家而五象婦人者雖天子之女猶當以和說幹家事問正于人九二從婦猶爲凶則夫婦之正明矣

爻以男女象在五者四泰五歸妹五帝乙之妹與恆五天子之女正同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乾鑿度曰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鄭彼注云陽衰之時若能執柔順以奉承君子若魚之序然後能无不利也以義言之剝一陽在上爲尊五非陰位之正不得爲后下又无應不得爲天子之女周官九嬪帥其屬以時御序于王所是貫魚之義也

后無出道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

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注云爻體巽爲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承乾乾爲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踣其爲足之道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如古與而通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遠之予廢坤爲順又爲子母牛在后妃之旁側妾之例也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以爲世子又何咎也

二爻皆以巽體承乾二后夫人正位也初近乎后于位爲妾同人六二王位巽爲木離爲火火者木之子而焚木故象无子宗尊也后夫人无子不出尊之如故故同人于宗繫云二人同心虞翻以爲夫婦同心曰同人鄭雖不以同人爲夫婦五爲君二同于五則二五之同人爲夫婦无疑也鼎以乾九二爲君初承乾故以象后夫人初陰不正故云以否正承乾既不正則非同人六二无子之比故象犯六出之罪當以和義出之以嫁于天子无出道當廢遠之也嫁于天子无出道者孔云天子天下爲家无所出故也諸侯夫人唯无子不出耳子廢者罪人之子不可以承宗廟亦不使國君不得母其母也詩河廣母出不廢蓋非禮也初巽爻巽位有乾巽既廢則乾亦廢也初六爻辰在未未坤位故云坤爲順又爲子母牛撥初正位在后妃之旁側爲妾以爲夫人則顛趾以爲妾則順而有子者后夫人宜正妾承君而已子立爲世子亦巽位乾象隨母而貴也鼎守宗廟社稷之器先治內而後治外故九二象君六五注云能舉君之官職應二爲之臣也

郊禘

豫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注云上帝天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地義海撮要地作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豫震上坤下帝出乎震卽上帝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乾信爲神坤詘爲鬼豫坤配震故祖考配天也震上直房心爲天帝之明堂九四爻辰在午太微五帝之廷四郊明堂象也坤爲土互艮爲山帝居其上圜邱郊兆象也凡配帝之祭有三祭法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周官大司樂三禘之樂首言圜丘六變則配祖考中當有圜丘注引孝經成文故略之耳作樂以象功配帝亦以功故取諸豫渙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以鄭義言之南郊之帝也渙巽下坎上九二體震爲天帝爻辰在寅寅爲人之始寅又艮位艮爲鬼門王者之祖皆太微五帝之精所生此其象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祖以配之自外至者无主不上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也享于帝立廟文與小記正同義主立廟追祖所出故與豫別象而卦辭唯曰王假有廟

鼎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則言凡祀天也鼎離上巽下互乾兌九二乾爲君上九爻辰在戌戌又爲乾乾在上爲天在君之上而奉承之鼎于消息卦在午上直星柳之間太微五帝之位故曰享上帝

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乾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注云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云成體而郊也乾鑿度此文據消息卦益在寅三陽之月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義正同也益巽上震下震帝東方初九爻辰在子上直虛危宗廟之宿是感生木德之帝也二坤爲牛五以二享初故曰王用享于帝也爻卦之辭惟此一言享帝以王者受命祀天之帝唯郊改耳明周家當立蒼帝也

時祭

萃王假有廟注云互有艮巽巽爲木艮爲闕木在闕上宮室之象也四本震爻震爲長子五本坎爻坎爲隱伏居尊而隱伏鬼神之象長子入闕升堂祭祖禰之禮也

禘禰七廟也六二言孚乃利用禴注云禴夏祭名時祭止于七廟故云祭祖禰之禮也渙王假有廟則當兼有禘祫以渙互巽艮巽宗廟與萃同但渙以二坎體震震爲帝坎隱伏爲鬼神坎爲聚象祖禰合食太祖有追遠之義也六二言夏祭者二離爻也升孚乃利用禴亦六二也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坊記注云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鄭彼注以下離東鄰爲紂上坎西鄰爲文王文王之祭無因用豕故易注改之云互（或當爲五）體爲坎也又互體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此則九五一爻自爲東西鄰況言受福之在德耳鄰義既異至禴祭用豕當同殺牛喻君禴祭喻士此禴爲薄不得爲夏祭

祭禮盥而不薦

觀注云坤爲地爲眾巽爲木爲風（眾與風象爲賓上省片言）九五天子之爻互體有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　震不喪匕鬯注云人君于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升牢于俎君匕之臣載之

儀禮疏引鄭注盥而不薦爲諸侯卿大夫賓士之禮據義當兼有祭禮象曰神道設教此注言宗廟之象足以明之矣盥而不薦者盥以匕牲盥而酌獻薦牲則卿大夫爲之與震義通也震互有坎艮震爲木艮爲手坎爲棘匕以棘爲之艮手持棘故象匕牲震爲稼爲草坎爲水秬酒也艮手持酒故象薦鬯觀互體艮爲手坤爲牛艮手臨牛故有匕牲之象巽爲木坤牛在木下未升俎也故爲不薦

二簋用享

損二簋可用享注云四以簋進黍稷于神也初與二直其四與五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圓木器而圓簋象也

特牲饋食禮設兩敦黍稷及餕佐食分簋鉶注云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用周器耳然則二簋用享同姓之祭禮也損象山澤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是以下卦象諸侯卦辭云可貞无咎利有攸往也五不正位故上卦不象天子則爲祭祀之象益注云陰陽之義陽稱爲君陰稱爲臣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諸侯貢所人于天子人臣薦所入于親亦損義也卦三四五三陰皆臣也三體下卦故下比于二鄭云初與二直初當爲二傳寫誤也上艮爲鬼門爻辰在戌乾氣爲父士祭一廟之象上卦本象天子今以艮居之艮少男居天子之家故爲同姓也

困九二利用祭祀則天子大夫之祭禮也九四利用祭祀則諸侯之祭禮也

長子主器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

此見于曲禮正義所引曲禮曰七十曰老而傳注云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孔引易注而說之云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溉則子孫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注云不齋則不祭也案震象諸侯此注以爲宗子者序卦之義每與彖象殊若是諸侯不得有長子視鼎俎之禮若如後儒以主器爲守器則當言世子不得云長子也

亨西山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　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乾鑿度曰隨二月之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繫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正故言王用亨于西山注云是時紂存未得東巡故言西山據此文王雖未有天下中和之道顯巡西方諸侯告祭西山也其祭則巡守燔柴是也王制至于岱宗柴注云祭天告至也孔疏以爲祭靈威仰非也覲禮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郎引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鄭以祭天告至者即祭日也（郎邈般言祭山川神不言祭天）其下文云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者言覲禮畢而盟還主此神猶會同祀方明乃見諸侯及盟時又加于壇上也鄭又云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

案升注云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則與乾鑿度言隨義正同隨九五爲王升九二爲王隨上在兌體應三在艮艮爲山兌爲西九五互體有觀象省方觀民故亨于西山升六四坤體升象積高故爲山互體兌爲西周西之山則岐也又互震爲行巽爲風故亦象巡守而祭亨也然二卦无日象九五九二皆坎爻坎爲月兌又爲月門則亨西山之祭主月兌爲方伯之卦文王爲紂三公用王官之伯會諸侯之禮與

時會而盟

萃亨王假有廟（注見前）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注云二本離爻也離爲日居正應五故利見大人矣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必殺牛而盟既盟則可以往故曰利往

此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周官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爲禁謂九代之法萃兌上坤下坤爲地兌秋爲刑威九五正位于上爻辰在申上值參伐故象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卦无坎象故但言戒而已卦辭先言王假有廟注言祭祖禰在見諸侯之先知非出征造禰也時會者以四時常朝之期諸侯常朝則與助祭其會在時祭之後與利見大人謂祭之後爲壇國外而覲諸侯也司儀曰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坤爲土互艮爲山土有山象壇也二諸侯升壇而見五三爻三成象也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者幹事謂將有征討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覲禮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故云必殺牛而盟坤爲牛兌金爲刑殺玉府職曰王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萃互巽爲木兌爲金艮手執之上有兌口象歃血而盟也卦无日象故不言享明神

尊酒簋貳用缶

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注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元酒以缶

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坎者法也法莫大于刑刑萬

民莫先于收教罷民刑邦國莫先于不協而盟故上六象入圜土六四象大臣出會諸侯四承九五天子大臣之象九二互體震爲諸侯王人位諸侯之上震動坎聚故四象出會諸侯尊簋貳缶主國饗之之禮也

朝覲

豐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往有尚注云嘉耦曰妃又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注云沛祭祀之蔽膝又云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

豐王假之王者受命之象王者受命諸侯修禮來覲者恩厚待之不職者誅之卦震上離下震在上爲帝初本震爻爲諸侯故以四爲妃主言見匹敵相入偶也九四爻辰在午初九爻辰在子君南面臣北面故云修禮朝四離爲日日數十故旬无咎過則非常

孔穎達詩正義云聘禮旬而稍謂于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非一旬卽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爲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賈公彥儀禮疏則云賓客之道十日爲正行聘禮旣訖合歸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時郎反故有稍禮賈氏之義蓋爲得之象曰過旬災也正謂過旬不行或逢凶變爲災也

三近于君大臣之象體巽進退爲人臣不忠也玉藻注云凡韠以韋爲之在祭服爲芾蔽爲足離爲赤大夫赤芾在足而赤則芾也昧昏也象曰豐其芾不可大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三豐芾而見昧不能承祭祀故君誅之互體兌爲毀折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于右也鄭引易折其右肱然則君誅大臣施刑于右肱與此雖言大臣實兼有覲禮初震在離前爲朝春三離後體兌爲覲秋也誅大臣之象鼎四其正也

聘

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云瑣瑣猶小小爻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爲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爲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爲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

旅莫大于聘客故取象爲卦離上艮下三互巽爲進退兌爲附決大夫出境進退專之故三爲聘客初二同在艮體以聘客言之三爲卿二爲大夫初爲士故云初與二其介也下三爻同體艮初最在下而不正故獨象小人瑣瑣然聘禮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此介爲賓設辭故以不能爲罪以義推之六二旅卽次次謂大門外之西之次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是也懷其資者資謂幣圭璋是也謂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賓入將命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也得僮僕貞謂有司也以言介供其禮則有司能幹事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者謂初爲介不能設辭則災及賓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享食是謂焚其次象曰以旅與下其義焚也下謂初也二三互體在巽巽爲進退艮爲止次者進退所止三在離下火焚之也艮爲手巽爲命手執將命者則圭璋也介不將命故爲資爲僮艮少男爲僮僕二正故得初不正故喪也

侯封

震震驚百里注云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其國內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注云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接勝也

逸禮王度記孝經援神契皆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故云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鄭言古者謂殷以上也鄭注王制云傳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中國也中國而有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又注云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又注周官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出封賜之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以推易注義古之封國取象于雷震驚百里是也周而廣之取象于晉晉廣侯是也文王繫震以明古制繫晉以爲周法故易有二代之法焉屯豫言利建侯皆取震象天造草昧順功方成未能康侯則武王更爵因地是也王制注又云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諸侯之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正義引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如此言則封國不特象雷亦象星辰晉離上坤下互體艮坎離爲明明大者爲日明小者爲星坤爲土艮爲山坎爲川坤順麗乎大明錫之山川土田故爲廣侯之象天子廣諸侯必因其有功錫馬蕃遮者謂諸侯來朝于天子天子錫之乘馬與之田獵虞人蕃遮禽獸以待發三捷三殺也此天子時會發禁選車徒之禮象治兵故曰捷詩車攻是也喻言有三捷之功則尊而廣之亦兼有命諸侯爲牧伯故周官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亦廣侯也坎爲馬坤爲衆艮爲黔喙之獸又爲止故蕃遮離爲矢爲日矢貫艮三爻故三捷六五矢得勿卹是也

貢賜

損注云艮爲山兌爲澤互體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也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故謂之損矣　益注云陰陽之義陽稱爲君陰稱爲臣今震一陽二陰臣多于君矣而四體巽之不應初是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也

損九貢之法也賦出于地坤爲山澤故諸侯之賦市取山澤所出美物以貢也益慶賜之法也震在下爲諸侯五居尊爲天子皆君也諸侯以有臣爲富震二陰一陽臣多已富而四體爲巽又之下而應之不應初不當爲下字誤耳是天子損所有以下諸侯之象互艮爲山坤爲土巽爲命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

中國七千里

繫辭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

此見王制正義所引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注云禹承堯舜中國萬國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七千里而因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孔穎達引此易注以證成鄭義又引鄭答孫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更疑當爲各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百里疑當爲萬國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又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是鄭言唐虞及周中國七千里相當之文也王制注云夏末三千里此云三代之末方五千里者彼據中國此兼夷狄也又孔穎達言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之廣狹爲優劣也此說非也經言陽德君子陰德小人陽象君陰象民二君其使一民于理不可故知以地之廣狹言之中國旣小則外必別有君即非假言優劣也若假言優劣殷湯方三千里德與桀同也但聖人乘權因制堯時中國五千里湯承夏末方三千里不求廣地即是德優若以君民大數而論自爲小人之道義不相妨也又王制注云孝經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爲說也如鄭此言孔子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更從堯初之制中國方五千里孝經春秋並垂其義易繫孔子之言義必有合以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文言曰萬國咸寧萬國非五千里所容蓋以中國五千里封千八百國如孝經之言其餘則在要服以外要服外亦五千里亦得全有二民之地也

大夫有地

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値天廚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爲體離爲鎭霍爻四爲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爲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又朱是也赤又當作又赤乾鑿度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于小人又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朱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錫之朱紱也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至于九五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于紂故曰困于赤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說鄭依之爲說故云采地薄又云明德受命也然赤紱朱紱皆取九四爲象者爻位二大夫四諸侯五天子困三陽皆文王象四諸侯其正位以困于小人自同大夫故鄭注乾鑿度云文王雖紂三公而爲小人所困且進不得伸其職事也故遂同于大夫是其義也云二據初者初陰爲臣爻辰在申坤爲土是亦有地之一象又云離爲鎭霍者明離爲方伯之卦猶文王爲方伯也

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又云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田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苟自藏隱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眚災

二爲大夫與五君訟皆天子之臣无所訟故爲諸侯大夫云小國者因其采地至薄故極言之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必小國也周官大司徒職注云其率[illegible]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謂天子食諸侯稅之率此亦謂大夫食稅之率故一成九百夫之地以再易率之定稅三百家也九二爻辰在未下據初陰與困二同象邑人謂初爲二臣也唯一爻故一成以人言則三百戶見其薄也注以再易率之知爻象唯取一成也

軍賦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注云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

萃用大牲天子將有征討此當言軍賦之法坤爲土田三爻象三家同井初爻辰又在坤故初爲坤之一屋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初一爻是家一人之法也若號一屋爲笑者言王將有事征討簡除戎器令于夫屋民皆歡笑則可以萃衆治亂也

賓士

觀盥而不薦注云諸侯貢士于天子卿大夫貢士于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

此見鄉飲酒禮疏賈公彥謂鄉大夫行飲酒賓之于君簡訖仍行飲酒禮賓之于天子其禮則鄉飲酒禮是也故鄭注設折俎云主人有司亦是盥而不薦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即此矣

世子不孝之刑

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无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

鼎初言世子以毋廢此言以不孝廢離體繼明故卦象父子六二黃離注云子有明德能附麗于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旣以六二爲賢子之象故于九四象不孝之刑九四本震爻故云震爲長子離爲明兌爲刑故云明法之家其君父不志者志識也雖爲之子不得識別而不刑之用議貴之辟者言不誅之廢之而已周禮殺其親者焚之鄭注親謂緦麻以上

劓誅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

刑之于屋中釋文云劓音屋

秋官掌囚職曰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注云屋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于市而適甸師氏者也九四位不正故象覆王美道互體兌離兌爲刑人離火如明竁也

周官醢人糝食先鄭注云菜餗蒸鄭引內則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蒸之賈疏引此易注謂糝若有菜則入八珍糝若無菜則入羞豆孔沖遠疏詩韓奕亦同此義今以爲鄭云是八珍之食者謂配八珍爲羞豆之食非以爲八珍之一也內則糝不用筍今以震竹象餗則當依先鄭以糝爲菜餗蒸韓奕之蔌惟筍及蒲正此餗也

圜土

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于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衺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衺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于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

坐嘉石者當桎梏此繫用徽纆則將入圜土者置之外朝議其罪也上乘艮艮爲土爻辰在巳乾位乾爲圜故象入圜土先寘叢棘坎爲陷在坎三爻故三歲不得

周易荀氏九家義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九家或云郎淮南九師或云荀爽集古易家凡九皆非也惠徵士云六朝人說荀氏易者爲得其實

乾坤升降

荀氏之義莫大乎陽升陰降惠徵士易漢學說之云乾二升坤五爲君坤五降乾二爲臣乾升爲坎坤降成離成既濟定則六爻得位繫辭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乾彖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惠此說據荀文言注而言其實荀氏六十四卦皆無正既濟之義其陽升于坤又不主九二一爻

乾文言注云乾升于坤曰雲行坤降于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又云坤五之乾二爲離乾二之坤五爲坎坤文言注云乾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宏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初爲大惠徵士云乾上居坤三亦爲含故六三含章可貞坤三居乾上亦成兩既濟也繫注云陽成位于五五爲上中陰成位于二二爲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又云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文也幽謂否卦變成未濟也明謂泰卦變成既濟也此乾坤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升降由泰而既濟由否而未濟爲陰陽之大限通六十四卦爲運行故既濟注云天地既交陽升陰降未濟注云雖剛柔相應而不以正由未能濟由猶通明既未濟爲升降之用也乾注云乾六爻皆君二當升坤五四上躍居五或下居坤初上當下之坤三以乾爻君坤謂乾六爻爲六十四卦之君乾坤二卦成兩既濟義見于此乃爻升之例非主一卦而言其于當卦本爻例不以變正爲義故坤初履霜九家云陰始消陽三注云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上注云坤在于亥下有伏乾則乾六爻皆言陽息坤六爻皆言陰消未嘗成既濟也與虞氏每爻正位成既濟者不同

需注云下三陽需時當升乾升在上坎降在下泰注云自地升天三體俱上升注云初與巽一體相隨升居坤上此以下卦升上卦也然亦以二爲主

爻以初升五者復初也以二升五者需二師二臨二解二升二也以三升五者謙三明夷三也以四升五者離四小過四也又豐注云君宜居五下居四日昃之象則亦五降四四升五也然則一陽之卦乾在初復在二師在三謙在四豫二陽之卦皆有下者乾在二臨升解在三明夷在四小過震三陽之卦皆在下者乾在三泰在四歸妹豐恆四陽之卦大壯乾在四豫震歸妹恆注皆闕可知也離雖一陽在上本以坤二五之乾非乾上升故體乾九四當升五蓋乾六爻皆君之義具于此上不得降者自上下下謙三是也

乾升皆五坤降不必二臣道无方也

陰居五而吉者蒙五似成王任周召大有五尚賢賁五終吉有喜此皆陽已在上故五承之而有吉也陽在五不降惟需五師羣陰舉坎以降陽使下乾一體俱升以例推之乾在下未升之卦需泰之外大有大壯小畜大畜夬大壯注云陽從下升小畜九家注云畜而未下皆升乾可知大畜五養賢當與大有爲例夬以五陽危去一陰無取降乾此二卦乾皆不可升也

荀義卦爻皆無變動惟升降則爻易亦不以之卦爲例九家注坤文言云五動爲比乃言乾五之變非謂坤五宜變正也惟巽二注云二以陽順陽君所不臣軍帥之象征伐既畢當變而順五則吉此爲特例所未能詳

乾升坤降其義出于乾鑿度陰麗陽而生陽由七上九陰由八降六故陽性欲升陰性欲承也文言注云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冊皆受始于乾由坤而生九家釋至哉坤元謂乾氣至坤萬物資受而生則坤凝乾元之義著矣虞仲翔云荀諝之注有異俗儒其謂此矣

泰否始終

繫注云陰陽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門又云毀乾坤之體則无以見陰陽之交易也此言乾坤立易之本也天尊地卑注云謂否卦也卑高以陳注云謂泰卦也安土敦乎仁注云安土謂否卦敦仁謂泰卦幽明之故注云幽謂否卦變成未濟天上地下不可得覩者也明謂泰卦變成既濟天地之間萬物成列著于耳目者也九家注原始及終云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交泰時春也離否時秋也此言否泰爲易之始終也繫注云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說卦注云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晝照九家注方以類聚云謂姤卦陽爻聚于午也物以羣分云謂復卦陰爻聚于子也蓋乾坤相易以泰否爲端姤復爲舍既未濟爲用姤復者乾坤之始終

文言注云乾始于坎而終于離坤始于離而終于坎泰否者乾坤相易之始終相易則升降是也泰天地交陽息而升泰注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既濟注云天地既交陽升陰降大壯一陽升夬二陽升乾三陽升聚于午姤一陰降遯二陰降否三陰降天地正乾坤定陽將降則爲未濟物終矣陰消而升觀一陰升剝二陰升坤三陰升羣于子復一陽降臨二陽降泰三陽降以高下卑以貴下賤天地通陽將升則爲既濟物之始也自泰至否乾升坤降以定萬物之列至于成功故曰著于耳目謂之明也自否至泰天地之氣默相交孕以生萬物故曰天上地下不可得覩者謂之幽也九家注利用安身云謂姤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詘以求信陽當復升時既潛藏故利用安身以崇其德謂姤陰降至坤而乾伏陽安身自姤始也

卦變

一陽一陰之卦剝注云陰外變五夬云大壯進而成夬九家謙云乾來之坤履云動來爲兌九家動來謂坤來同人云乾舍于離坤出于離也二陽二陰之卦屯自坎蒙自艮坎云陽來則乾二五也訟云陽來居二則亦遯來也晉云五從坤動而進居五則亦觀來也蹇解皆云乾動之坤蹇又云乾動往居坤五則是乾二之豫爲解乾五之謙爲蹇也萃云本否卦上九見滅三陽之卦隨蠱噬嗑賁咸恆損困井旅渙既濟未濟推其注文皆自泰否蓋荀言卦變與虞氏略同見注者二十六卦不同者蹇解萃三卦而消息之義則異荀惟以乾坤爲消息而以泰否爲升降故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之卦皆乾坤相之觀于蹇解可見屯蒙訟晉離自坎艮遯觀實亦乾之二三坤之二四耳卦變皆古所傳故荀虞各爲之說而不易其所來之卦泰否乾坤也故成卦獨多萃象乾滅其例大畜當配之注闕不可知也恆注云乾氣下終始復升上居四坤氣上終始復降下居初則知卦變之例皆升降以求六十四卦皆得通之矣

消息

荀氏消息唯六日七分注變化者進退之象云春夏爲變秋冬爲化息卦爲進消卦爲退注往來不窮云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十二消息陰陽往來不窮已注大明終始云乾始于坎而終于離坤始于離而終于坎九家注旁行而不流云旁行周合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大分言之歲既周而復始注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云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于十二辰也其在卦爻之注則坤上云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屯云十二月雷伏藏地中大有云夏火王在天隨云八月之時雷藏于澤九家臨以兌爲八月方伯之卦復云冬至之卦解云仲春之月姤云南方夏位皆言六日七分也

說卦注雷以動之謂建卯之月風以散之建巳之月雨以潤之建子之月日以烜之建午之月艮以止之建丑之月兌以說之建酉之月乾以君之建亥之月坤以藏之建申之月此言八卦用事之位坤注云消息之位下有伏乾繫注云坤建于亥下有伏乾爲樂天乾立于巳下有伏巽爲知命消此也此建月坤在申與乾鑿度不同乾鑿度坤位六月蓋據西南得朋自午至申得坤一體故改之耳

虞義乾息則吉坤消則凶荀則不然九家云陽稱息者起復成巽謂乾立于巳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始姤終乾謂坤建于亥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繫注利用陰道用也然則息者陽之生消者陰之用也九家釋坤初六謂陰始消陽始于微霜成于堅冰其義則以霜爲乾之命堅冰爲陰功成坤在亥合乾故成于堅冰亦乾爲堅冰也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陰順乾之性而成堅冰荀云乾氣加之性而堅象臣順君命而成之則坤之消乾正所以成乾所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非以坤爲積惡弒父弒君也後儒用荀說而不知其義遂以坤元當小人謬妄甚矣繫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由九家之注則陰陽爻羣聚而生吉凶謂陽性欲升升而舍離則吉之盛也陰性欲承升而舍坎則吉之端也故否五注云九家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和正以否絕之謂否成陰將升非正故五否絕之也若坤在下則爲正故泰注得上于中行爲三體俱上也

世伏

京氏積算法云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爲天易惠云八純俗本作六世謂游魂歸魂爲鬼易其法六十四卦爲八宮八純卦上爻爲世不變變初一世變二二世以至于五則四反而爲游魂下體復爲歸魂游魂之卦乾坤用坎離坎離用乾坤震巽用艮兌艮兌用震巽凡乾與坤坎與離震與巽艮與兌互相伏八卦之世雖變其本體皆伏于下荀注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蠱者巽也巽之歸魂巽歸合震故元亨恆震世也三世巽來乘之陰陽合會故通无咎解者震世也二世仲春之月草木萌牙九家云謙者兌世五世艮與兌合故亨夬本坤世五世下有伏坤屯上六體坎爲血伏離爲日屯坎二世用京氏法也又渙注云離日上爲宗廟亦以渙離世上離爻也荀以震巽合爲元亨據九家則凡陰陽卦合皆亨然推恆之例則諸三世之卦否泰益既濟未濟損咸皆陰陽合推謙之例則四世五世之卦四世觀大壯升无妄革蒙睽蹇五世剝夬井噬嗑豐渙履皆陰陽合而諸卦或不言亨象之亨注又以艮爻動交說之其義參錯不可得詳伏有以爻位者如坤文言注六三陽位下有伏陽然亦以坤乾相伏言之耳

兩象對合

中孚注云兩象對合外實內虛九家繫注云豫下有艮象從外示之示當爲際震復爲艮兩艮對合重門之象也

乾初勿用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注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文言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注云隱而未見謂居初也行而未成謂行之坤四陽居陰位未成爲君乾者君卦也不成爲君故不用也此卽升降之大義初升五則用復是也之四則勿用履初注云初九者潛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家人初注云初在潛位未干國政閑習家事而已中孚初注云初位潛藏未得變而應四也變謂改志非之陰

初在應外

比注云初在應外以喻殊俗九家注觀云謂應外之爻天地氣絕陰陽所去象不化之民五刑所加蓋凡卦以九五上正者初皆爲應外也

據 承 應 取 往來 征 貞 求 乘 同功

爻義陽莫善于據陰井三注云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然則據陰而後得用也陰之義莫大乎承陽

以其位謂之應比爻曰取

往來者在卦則爲乾坤相之變來之爻也以外爲往內爲來如蹇往得中謂乾動往居坤五也解來復吉謂乾動來復居二也在爻則進退相取本體爲來別體爲往如蹇四往蹇來連往謂

之三來謂承五

征在爻爲往應也在卦无文貞者正居其所不往應也求者九家注蠱云陽往求五陰來求二未得正位此言泰初上也唯此一條

乘者陰比而加陽亦有以陽應陰而言乘者恆三革三皆云與上相應欲往應之爲陰所乘亦是陰加乎陽也所施亦乘意同功卽互體也繫曰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既合爲互象則二四三五各有相取吉凶之事

中和　中正

荀以二五中位爲中和分言之或爲中或爲和合之爲中和義无所別二五之位卽爲中正不必五陽二陰晉二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九家注云五動得正中故二受大福荀九家義无爻變其害五動者謂卦自觀來陰動而進居五五爻荀注云從坤動而來爲離其文正同可知六五亦爲中正也

爻位

爻位依乾鑿度初元士二大夫三公四諸侯五天子上宗廟此與鄭虞並同

財官

九家注小畜云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注隨初九官有渝云震爲子得土之位故爲官惠徵士以爲小畜巽五世卦體木六四辛未土土爲木財也隨否上之初乾之上九居坤初爲震震初庚子水得坤初乙未土之位水以土爲官故曰官也財官之位本京氏積算法云孔子曰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陸績注天地卽父母也福德爲寶爻福德卽子孫也同氣爲專爻兄弟爻也法以八卦六位乾甲子壬午坤乙未癸丑震庚子巽辛丑坎戊寅離己卯艮丙辰兌丁巳各以陰陽順逆而治六辰從世卦命其六親八純卦乾兌金震巽木坤艮土坎水離火也此千荀九家之注他无所證財官或不必如惠所說又隨震之歸魂卦體爲木初爻庚子水法當爲義爻而取坤之乙丑爲庚子之官亦非其例以先士所述備一義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二十二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易義別錄序目　　張惠言學

第一卷　孟氏
第二卷　姚氏
第三卷　翟氏
第四卷　蜀才氏
第五卷　京氏
第六卷　陸氏
第七卷　干氏上
第八卷　干氏下
第九卷　馬氏
第十卷　宋氏劉氏
第十一卷　王子雍氏
第十二卷　董氏
第十三卷　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第十四卷　子夏傳

敘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爲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於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儗焉者其塗通也吳秦人之生也同聲及其長而不相通然累譯而皆得相喻者其意同也聖人之道著之於經傳之其人師弟子相與守之然夫子沒而微言絕二百餘年之閒以至漢興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此皆七十子所親受世世傳業口授而筆記猶尙如此源遠末分非秦火之禍也況乎去聖久遠經傳廢絕承學之士各自爲宗差若豪釐謬以千里而勝道邪然揆其本原罔不依經附傳承師論法雖氾濫殊等其歸不同者尠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於規矩之外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楊施孟梁邱高氏而五惟孟氏从行焦氏之易爲京氏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受則孟氏爲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於釋文敘錄者自晉以前三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三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埽地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見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以偏言決獄也不盡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嘲黑也余於易取虞氏既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大義要指往往而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於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劉才京氏三家京氏陸績干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凡易書五代之季盡亡宋人所著書如太平御覽晁以道古周易呂祖謙音訓朱震漢上易傳圖叢說往往猶有古義蓋取之他書所徵引時有譌謬然或有今人所不逮見故據而存之若李衡義海撮要項安世玩辭者心傳丙子學易編愈譌愈遠無取焉爾張惠言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千三百二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孟氏

孟喜正義作僖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舉孝廉爲郎曲臺長免爲丞相掾漢書藝文志易章句孟氏二篇又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隋志云八卷殘闕梁十卷釋文敘錄云十卷無上經又引七錄云下經無旅節無上繫今集爲一卷漢與言易者自田何田何之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各著易傳楊何受王同蔡公受周王孫亦各爲傳田王孫受丁寬授施讐孟喜梁邱賀施孟梁邱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景鸞作易說孟氏之後有注丹作易通論袁良作難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田何所傳著書盡是矣永嘉之亂諸家盡亡而孟氏闕佚之書幸存當漢之季年馬融鄭衆康成荀爽好費氏學由是費氏大興而田氏說微獨會稽虞翻作注傳孟氏史稱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梁邱賀以爲妄言喜竟以改師說不得爲博士今觀虞氏所說陰陽消息之序神明參兩之數九六變化之用精變神眇將非田生之傳果有得其祕奧者哉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精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夫學者求田何之傳則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則惟虞氏注說其大較也然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蓋古人之學傳業世精非苟爲稱述而已故據其同異或發其旨庶治古文者有考焉孟氏卦候消息惠徵士爲易漢學既發明之故不具著儒者皆言鄭康成始以彖象附經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則章句宜以十二篇爲次今推其文經亡者率無彖象蓋後人寫者依鄭氏附著之邪抑其本固然也

下經正義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 彖 象

咸

咸其輔頰舌釋文虞作酺頰耳目之閒也衆家本作輔頰輔爲口輔孟頰作俠則輔亦非口輔二字皆假借也故虞定作酺頰

晉

晉子西反釋文章句云進也釋文虞同衆家作晉以明出地上於晉爲合

矢得勿䘏釋文虞同

損

君子以徵忿恎浴釋文恎浴借字虞定作窒欲用馬荀

益

風雷益章句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正義

莫益之偏辭也釋文章句云偏周匝也釋文虞用之

艮

厲熏心漢上易傳虞云古閽作熏字

豐

初九遇其妃主漢上易傳虞同

日中見主釋文虞作斗衆家亦皆作斗蓋斗字古通音主因譌耳詩酌以大斗釋文云徐音主

闃其戶窒其无人釋文釋文云闃姚作閴孟作窒並通則窒與閴通字義仍從闃故虞不作窒錢少詹大昕云窒本訓塞反訓爲空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注云一本空作窒是窒有空義也虞亦當用窒字

日中則稷釋文虞作昊古昊稷通穀梁傳日下稷范甯云稷昊也

天際祥也章句云天降下惡祥也集解蓋訓際爲降也虞注爻云天降祥

中孚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章句云好小也靡共也釋文靡其也虞用之好爵謂五以离與二共五在艮爲小虞注不釋好義疑亦有好小之文而集解刪之

月既望晁氏易 章句云十六日也晁氏易

未濟

小狐汔濟濡其尾章句云小狐濟水未濟一步下其尾漢上易傳虞云汔幾也由成此義坎穴也狐穴居漢上易叢說坎爲穴不爲狐故虞取否艮爲小狐艮黔喙之屬又爲小也否二之五艮狐在坎穴无妨亦有穴居之象漢上不見孟易採之他書所引故不能全其說

繫辭下

夫坤退然示人簡矣釋文虞作隤云安也退與隤亦聲借

聖人之大保曰位釋文古寶保通

古者伏戲氏之王天下也釋文章句云伏服也戲化也釋文此與京氏同虞改之以庖犧位乾五取离象火化也

耒耨之利章句云耨耘除草釋文

象也者象也釋文虞同

文言

利之足以和義釋文京荀並同虞不用者以左傳穆姜之言作利物與馬鄭本同于體仁嘉會貞固協句相比故改讀從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與古文同故虞或以費氏古文正孟氏

陰疑于陽必戰章句云陰乃上薄疑似于陽必與陽戰也集解說卦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坤上六兼有羣陽與乾合體戰而相薄乃能牝震陰不與陽同盛不能受化也虞凝爲凝坤注云凝乾之元與彖傳陰始凝合此虞發明孟氏之大者也

雜卦

章句云雜亂也釋文雜亂非義故虞不從以爲雜揉也

孟氏卦氣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之七而從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六七八其數三十合于一月之日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五六天地之中合卦以地六每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候以天五每五日一候七十二候六十卦而成歲五六相乘消息一變五六相乘一月三十日也復臨泰大壯夬乾爲息卦遘遯否觀剝坤爲消卦每卦主一月辟卦是也十二有變而歲復初坎震离兌二十四氣爻主一爻坎震离兌爲方伯之卦一爻主一氣其初則二至二分也稽覽圖冬至坎初六春分震初九夏至离初九秋分兌初九坎以陰包陽十一月中坤牝陽凝乾故曰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于下升而未達極于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險陷故曰凝涸坎運終焉春分出于震陽在地上故曰出始據萬物之元爲主于內震爲乾元陽在初爲主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動成乾故曰豐大[illegible]功究焉离以陽包陰五月中

乾含于离陰出坤還故曰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于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离爲文明也离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陰成故形始循萬物之末爲主于內兌陰在三爲主故曰末不云外者爲主不在外也羣陽降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爲澤雨澤也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爲靜始于离陰六之動始于兌乾六爻自十一月至四月爲坎震所主坤六爻自五月至十月爲离兌所主故分七八爲靜九六爲動靜在地下動形地上也此與四象布四方異義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七八九六爲四象而中節之應備矣　唐書厤志一行卦議攸文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下乃言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云云則當是說卦章句以卦議不言引章句文或是一行約義故退在後而錄之

五經異義孟氏說三事

易有周人五號　周當爲君　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曲禮正義　京氏同　乾鑿度孔子言如此

天子駕六易日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　儀禮既夕疏　左傳襄公十七年正義　公羊傳隱公元年疏　京氏同天下多下字可補釋文之闕

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王制正義

觀此三事則以禮說易非康成所創

說文引易敘云偁孟氏

夕惕若夤　夤敬惕也夤字又云讀若夕惕若厲　說文雖偁孟氏亦博采衆家古文故有所引輒異則諸文未可正爲孟氏也虞無夤字

悔能有悔

乘馬驙如　驙駗也

以往遴　遴行難也又吝恨借也易曰以往吝

履虎尾虩虩　虩虩恐懼　馬本然

包巟用馮河　巟水廣也　虞本同

噬乾𦞂　𦞂食所遺也又云揚雄說𦞂从𠂔

𠫓如其來如　𠫓从到子易曰𠫓如其來如不孝子𠫓出不容于內也或从到古文子作𠫓即易𠫓字　虞闕

鄭氏義如此

榰恆凶　榰柱砥古用木今以石

抍馬壯吉　抍上舉也

其牛觢　觢一角仰也　虞同

天且劓　劓刖鼻也或从鼻

𥝢升大吉　𥝢進也　與虞義不同

槷黜　槷黜不安也繫傳本作劓黜困于赤芾

寷其屋　寷大屋也繫傳本作豐　此引豐其屋解大屋之義耳繫傳是

㬥　巽也此易巽卦爲長女爲風者

百穀艸木麗於地　麗艸木相附麗土而生　此亦引易以明麗之从艸易文不宜爲麗字傳寫譌耳日月麗乎天爲二字明不然矣

飪飪　飪食飪也

夫乾隺然　隺高至也　與虞違

犕牛乘馬

重門擊㯪　㯪判也又㯪夜行所擊者易曰重門擊㯪　馬鄭王弼本从柝集解本从㯪

天地壹壺　壹字又引易天地烟煴　集解本作壹壺

雜而不越　越踰也

參天网地　网再也

爲的顙　的明也又馰馬白顙也易曰爲馰顙　虞及衆家皆从的

又附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　困學紀聞朱新仲說亦見程迥古占法

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次卷一之百二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姚氏

釋文敘錄云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卿注易十卷又引七錄云十二卷字元直隋書志亦十卷吳興志有姚德祐文集輯易注爲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今補而正之余治易始虞氏以其說見于集解者視他家爲多猶可參校而得其義又商瞿之傳至漢末而絕唯虞爲孟氏學七十子之大義倘有存者故樂得而考之旣已玩其遺文略得其義例則益知易道消息雖馬鄭大儒未能見之者以費氏徒出經文非有古師說夫子之微言有所閟而不發故也則又竊怪孟氏之傳在吳虞氏五世傳業不絕而漢魏之閒未有爲其學者及仲翔之注既上爲世所推亦未聞有聞風而起者又以知時俗所尚在彼不在此卒使空虛之儒得逞其說經學欲絕良可悲也其後觀劉才注卦變之法與虞氏同而未得其本翟子元者時有所合而未詳然皆孟氏之支系也最晚乃爲姚氏注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有舊聞歟惜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證之自商瞿受易三百年而至田何田何之傳四百年而僅得虞翻虞翻之後三百年而亡其略可見者姚信而已耳翟子元蜀才而已耳故吾于三家之書雖闕文殘字不可比義猶寶貴愛惜紬繹而不敢忽者也

上經　彖　象

乾

大人造也　正義姚以造爲造至之造　用陸

屯

君子以經綸　注云經緯也　集解　綸謂綱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　正義　時在屯難是天地經論　集解當作綸故其字　之日故君子法之須經論　當爲綸　艱難也　集解　經緯也解經綸二字之義非訓經爲緯也

泰

城復于隍　釋文

大有

公用亨于天子　香兩反　釋文　注云享祀也　釋文　諸侯貢三牲魚腊以助天子大祭謂之大饗故曰祀也

匪其彭　注彭旁　釋文　彭旁盛壯大之貌虞作尫謂四折震足變正故匪尫又云或爲彭作旁聲字之誤姚以四折足不得壯大郎爲匪其彭就字讀之

謙

六二鳴謙貞吉注云三體震爲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　集解

體震善鳴虞氏象例此又互卦例承陽例中正例

豫

六三盱豫　釋文　注云盱日始出詩盱日始旦　釋文

虞注六二不終日以通小畜离爲日豫無日象姚云日始出
則亦以通小畜离日在乾甲上也此旁通之例與虞同也
大畜
初九有厲利已音紀釋文
坤爲我亦以通萃坤爲利已也
九二艮馬逐逐注云逐逐疾並驅之貌釋文逐逐重用鄭本義亦
與鄭同
頤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注云以陽養陰動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
則吉也集解
以陽養陰者虞氏消息坤洩盡入乾乾元合于頤而生遘也
虞注養正則吉謂三之正五上易位姚此云各得其正動于
下止于上非正之義則各得其正亦謂五三可知豐注云四
上之五知姚有爻變易位例也
習坎
寘于叢棘釋文注云寘置也釋文
下經　彖　象
明夷
六二明夷夷于右槃釋文注云自辰右還入丑釋文
明夷臨二之三臨九二坎爻于納甲爲戊辰變爲六二离爻
于納甲己丑故曰自辰入丑此用納甲例也
萃
君子以除戎器注云除猶脩治釋文用虞
升
君子以順得釋文
豐
九三豐其沛注云沛滂沛也釋文
四上之五三坎爲雨故云滂沛
折其右肱釋文虞取噬嗑艮爲肱此取巽爲股皆謂四也
闃其无人釋文云闃姚作閱通
王假之尙大也注云四體震王震爲王假大也四上之五得其
盛位謂之大集解
虞注云王假之謂四宜上之五正與此同但以假爲至異耳

知姚爻變成既濟與虞同例
旅
旅注云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集解五乾之正
去之三仍得乾故獨彖客旅
此卦變之例與虞同虞兼賁變而姚唯取否虞以三之五而
姚云三五交易又有小異
渙
渙有近六四爻釋文
依虞義二正成觀則四在坤坤爲近義或取此
未濟
九二曳其輪貞吉注云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
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集解
此應例據陰例九二非正以處中而爲貞吉則不變即得爲
貞是亦例也
繫辭上正義云姚信等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爲別章成十三章　依正義所次天尊地卑章第一聖人設卦觀象章第二彖者言乎象者也章第三精氣爲物章第四顯諸仁藏諸用章第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章第六初六藉用白茅章第七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章第八大衍之數章第九子曰知變化之道章第十天一地二章第十一是故易有太極章第十二子曰書不盡言章第十三與馬融荀爽本同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釋文行陽而暑行陰而寒故曰運行
坤化成物釋文同虞本注云化當爲作釋文
坤以簡能注云能當爲從釋文陰從陽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注云賢人乾坤也言乾以
日新爲德坤以富有爲業也集解
辯吉凶者存乎辭辯彼列反釋文注云辯別也釋文用虞
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釋文
儀之而後動釋文用鄭
則言語以爲機釋文
野容誨淫釋文注云言妖野容儀教誨淫泆也釋文用鄭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注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
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正義姚義此條最與董
遇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注云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分爲
爻者故能成就乾坤之變化能知鬼神之所爲也集解分爲爻者

爻七八九六也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爲十五
七八也九六也姚以五十有五分爲爻故大衍之用減六以象
六畫之數
繫辭下
吉凶者貞稱者也釋文稱謂稱其所行之得失
夫坤妥然示人簡矣釋文用陸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注云連山氏得河圖夏氏因之曰連
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
曰周易漢上易傳馬融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杜子春注周禮云連
山宓羲歸藏黃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
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
周易姚以周易出伏羲繫有明文神農號列山氏列連聲近連
山因于神農無疑故不從杜子春山海經之說
作結繩而爲罟注云罟猶網也釋文
象也者象也釋文用虞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注云陽稱精陰爲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
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爲姤復故曰致用也集解
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所謂乾元也變爲姤復所謂消息也虞
注龍蛇之蟄云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
一月復生遘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即姚云入在初也此消息
之大義虞姚以後無知之者矣
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注云此謂豫卦也二下交初故曰知
微初難知故微上交于三故曰知章三已成卦故章體坤處和
二中和故曰知柔與四同功荀義同功謂互體也故曰知剛剛
謂四陽集解
虞就四言故上交謂五下交謂二姚就二言故上交爲三下
交謂初其例一也又同功例
井德之地也注云井養而不窮德居地也集解
文言
注云乾坤爲門戶文說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集解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注云知終者可以知始終謂三也義者
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集解
陰凝于陽必戰釋文用虞

說卦

水火不相射射音亦注云射厭也釋文用虞

為專注云專一也釋文用虞

為弓倫釋文虞云月在庚象弓姚作為弓倫者蓋取月似弓為弓之倫非實弓也

為蠡為蚌釋文

序卦

履而泰然後安注云安上治民莫過于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集解

雜卦

謙輕而豫怠也釋文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四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千二百二十五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翟氏

陸德明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玄子玄不詳何人為易義釋文雖時引翟文而敘錄不列子玄易義則知德明未見其書特就九家集解引之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即子玄李書諱玄為元鄭玄字亦如此其所集亦自九家可知二書之外未見有引子玄易者德明稱九家集解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若以當九家者然李鼎祚既引九家又別自引翟元則九家非此九人元朗亦云其注又有張氏朱氏抑不以九人為九家亦可知也或又謂九家者淮南之九師荀爽為之集解今以李氏所引九家之文往往指釋荀注則九家解荀非荀解九家又明要之九家所以述荀而旁引他家以證成之觀子玄諸文皆與荀義相近則其采自九家又益信然子玄之易蓋孟氏非費氏何以言之荀氏有卦變無爻變今子玄於泰則云五虛無君二上包五於姤則云九五遇中處正此皆虞氏之義與荀氏殊故知子玄為孟氏易也依九家序所次子玄之生必在虞後其與元直蜀才未知後先若其書則固已升孟氏之堂而未入其室可以差肩於姚術接於范矣漢魏易家如此者不多得而亡之最早可知輔嗣注行馬鄭荀義猶不甚相遠世儒倘或傳之最深怪而屏棄之者孟氏諸家之說也

上經　彖　象

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拕之義云上以六三錫下三陽羣剛交爭得不以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奪之為三拕集解 荀云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虞云位終乾上離為日乾為甲日出甲上故曰朝

荀云以三錫二又奪二與四此雖不同其例一也

泰

九二包巟義云巟虛也謂虛也則字當為荒集解改之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集解

荀云二上居五而行中和虞云坤虛无君欲使二上二與五易位故得上平中行此義俱合然荀義乾升坤降三體俱上此云二五相應則專易二五而成既濟是虞義非荀義也此爻變之例又應例

隨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義云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集解

孟氏卦氣隨候二月九家云八月之時雷藏於澤取歸妹為言於隨候背矣卦象之文但就兩象例不取候故止言雷在澤中秋冬之時則候與象兩不相戾此以見翟之深於卦氣也

頤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義云天上地初也三才之位萬物眾陰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此其聖也集解

虞云乾為聖人艮為賢人坤陰為民此以上為賢四陰為民則聖人謂初正與虞同虞云養正則吉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此云以正道養賢及萬民則亦與虞不殊惟天上地初稍異耳姚元直云以陽養陰家之學若合符節矣

下經　彖　象

晉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義云碩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謂雖進承五然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地故有危厲也集解

荀虞卦變晉皆觀四進五此云四進承五則非觀來或以自艮來乎此卦變之例又承例據例

睽

後說之壺釋文用京馬鄭虞

夬

告自邑義云坤稱邑也集解與虞同

夬取坤象是亦剝坤也此知翟有剝通之例

九二錫號釋文義云錫賜也釋文用荀

九三壯于頄有凶義云頄面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頄頄頰閒骨三往壯上故有凶也集解 釋文云頄面顴頰閒骨也 壯荀訓為強虞訓為傷翟既以上為頄則往而強頄於文不倫當亦訓傷也謂見傷於上

姤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義云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布故君以施令告化四方之民矣集解 荀虞皆作詰四方義同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義云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集解

九五得中不可謂遇中遇中必初二易位此又爻變也虞注以姤變初四易位成小畜翟則成同人

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義云陽從上來居中得正富有二陰故中

有慶也集解
陽從上來自否來也此卦變與荀虞並同二非正位又不居
尊言得位者或會爻辭朱紱方來耳

革
革言三就有孚義云言三就上二陽乾得共有信據於二陰故
曰革言三就有孚於二矣集解
虞以四變有孚此云三就上二陽乾得共有信則似以乾爲
信然下云據於二陰上乘五不可謂據又云有孚於二以乾
爲信二不在乾非孚也以義言之就上二陽乾者謂四不變
三就成乾乾爲言故革言三就也得共有信據於二陰者謂
四變三與五共有坎體坎爲孚也五與三據有二陰三據二
爲坎故有孚於二矣

鼎
君子以正位凝命釋文義云擬度也釋文妾子承世故擬度天命

漸
鴻漸于干義云干涯也釋文
或得其桷義云方曰桷桷椽也釋文

巽
田獲三品義云田獲三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
離爲雉也集解
此用虞注比三驅之例

繫辭上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義云樞主開閉機主發動開閉有明暗
發動有中否主於榮辱也集解
法象莫大乎天地義云見象立法莫過天地也集解
化而財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義云化變剛柔而財之故
謂之變也推行陰陽故謂之通也集解
化變剛柔用九用六爻變也推行陰陽消息終始卦變也

繫辭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義云此咸之九四辭也咸之爲卦三
君三民四獨遠陰思慮之爻也集解虞云四欲感上隔五感初隔
二此云四獨遠陰其義同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義云在安慮危下安
當脫而字在存而慮亡在治而慮亂集解

文言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義云忠於五所以
脩德也集解居三脩其教令立其誠信民敬而從之集解荀云居業
謂居三也則進德之爲忠五荀義亦應不殊
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義云知五可至而至之故可與行幾微
之事也集解
與四時合其序義云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集解
此謂乾坤十二爻消息應十二月故云從四時來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義云坤有[illegible]三者也集解

說卦
爲繩直義云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如繩之直集解巽以
陰順陽虞注失其守者其辭詘云巽詰屈即此義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二十五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二十六
嘉應楊挹遠 番禺道齊斐 校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惠言編修 著

周易蜀才氏
蜀才者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
云是譙周顏之推陸德明以爲范長生也長生涪陵丹興人
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友字元壽隱居青城山李雄卽成
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雄卽日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
名賢釋文敘錄隋唐志皆云蜀才易注十卷蜀才之易大約
用鄭虞之義爲多卦變全取虞氏其不同者剝爲師史爲同
人此卽蔡景君剝上九爲謙之義推其志蓋以剝爲師師爲
比爲乾之消息史爲同人同人爲大有爲坤之消息於虞氏
旁通之義則未槩聞然剝史下降師同人上升窮上反下其
序猶有合者非李挺之之復姤五變而生剝者所可口實也

上經　彖　象　文言

坤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注云坤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無有窮竟
也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故云德合无疆也集解
陰凝于陽必戰釋文用虞荀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注云此本大壯卦案六
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集解
虞云大壯四之五凡卦變之例虞惟主一爻以消息盈虛各
有所主故也蜀才元蜀才大抵參用荀氏升降故皆兼用二
爻然象意以位乎天位所以光亨則專主九四之五爲義此
虞之所以合經意也

訟
剛來而得中也注云此本遯卦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剛來
而得中也集解
虞云遯三之二

師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注云此本剝卦案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集解上降二爲剛中五陰應之二升上亦
來應也震爲行坎爲險坤爲順
虞注今闕以消息求之是謙三降二也蓋虞於師注未明言
自謙來故蜀才求其說不得以謙之例自剝來也

比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注云此本師卦案六五降二九二
升五剛往得中爲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長正而无咎矣
集解
虞云師二上五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注云此本坤卦小謂陰也大謂陽也天氣下
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集解
泰本坤否本乾於消息義合矣虞云泰反否否反泰此泰[illegible]

才未知

否

大往小來注云此本乾卦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息也集解

凡消息有二例對言之則陽生爲息陰生爲消主陽而言也

分言之則凡來者皆爲息往者皆爲消

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注云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

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應乾令二爻言之下奉之彖二

爲下乾爲上義同於人故曰同人集解

虞云旁通師卦蜀才不知旁通故以師例求之

大有

大輿以載釋文

謙

君子以捊多益寡釋文注云捊取也釋文用鄭

豫

朋盍簪釋文云本依京義從鄭鄭云速也

隨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

之義大矣哉注云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則

內動而外說是剛而說隨也相隨而大亨无咎得於時也得時

則天下隨之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集解

虞云否上之初

初九館有渝釋文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注云此本坤卦剛長而柔消故大

亨利貞也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

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

謂也集解

蜀才知消息而不知旁通故以歷否爲義同於王弼也此用

十二辟卦之例

觀

大觀在上注云此本乾卦案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

曰大觀在上也集解

賁

君子以命庶政釋文

无妄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注云此本遯卦案剛自上降爲主於初故動而健剛

中而應也於是乎邪妄之道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

恆命也集解

此卦變需用虞以外內之文不得去初三升降也妄爲邪妄

漢儒無此訓王儉云是王弼後人豈不信哉

大畜

其德剛上而尚賢注云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初升爲主于外剛

陽居上尊尚賢也集解

虞云與萃旁通又云大壯初之上蜀才以爲无妄之對也

車說輹釋文

頤

則大咥之嗟釋文

下經　彖　象

咸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注云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

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爻交感以相與也集解

此乾坤往來之卦虞亦以上下兼義蜀才以例他卦皆然失

之矣

恆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注云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

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

風相與巽而動也集解

亦乾坤往來之卦

大壯

羸其角釋文鄭虞作纍案纍省字

晉

柔進而上行注云此本觀卦案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集解

虞云觀四之五

明夷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注云此本臨卦案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

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也集解

虞以臨二之三反晉爲明入地中也但以臨爻言之自可兼

取升降然臨以陽生卦不取陰爻爲義

其子之明夷釋文其古箕字

損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注云此本泰卦案坤之上九九當爲六

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六當爲上損下益上者也陽德上行

故曰其道上行矣集解

損益一例虞云損泰初之上益否上之初正與无妄同也蜀

才於益云乾之上九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雖於損

上之外別增陰升之文而於乾上下初不違虞義以例乎損

當云乾之初九上升坤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不當以三上

升降也蓋傳寫之誤

二軌可用亨亨許庚反釋文

君子以澄忿窒欲釋文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注云四當承上而有初應必上之所疑

矣初四之疾也累於我故爲疾宜損去其初使上遄喜集解

此承例四當承上鄭義也初四之疾於象無取知蜀才不用

虞氏象例

益

損上益下注云此本否卦案乾之上九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

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集解

夬

九三壯于仇釋文以上爲三之仇匹也

九五莧睦夬夬釋文注云睦親也通也釋文用虞也陸既爲睦則莧

必作莧爾而笑而莧而莧而疑之誤成孫謹校

姤

繫于金尼釋文注云尼止也釋文

萃

君子以除戎器注云除去戎器脩行文德也釋文用鄭

一握爲笑注云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釋文用鄭

孚乃利用躍釋文

井
井累其瓶釋文鄭讀曰虆作累亦鄭義
旅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注云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集解
否三升五與虞同虞又云賁初之四非乾坤往來也麗乎明亦謂五三非麗五蜀才此義非
繫辭上
鼓之以雷霆注云凝爲雹釋文雹當爲霆字之誤
辯吉凶者存乎辭辯彼列反釋文注云辯別也釋文
盛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釋文
知崇體卑釋文
有功而不置釋文用鄭本
大衍之數五十注云衍廣也釋文同王虞
聖人以此先心釋文用荀虞
繫辭下
彖也者像也釋文云衆本並云像擬也
說卦
參天兩地而奇數釋文云倚蜀才作奇通
㨿釋文則蜀才雖作奇與倚亦同考周官媒氏鄭注二三者天地相丞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賈公彥云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衍二字是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天三覆地二一字脫載故云天地相丞覆之數蜀才之義或與鄭同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二十六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次卷一之百二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京氏
漢易家兩京房太中大夫京房者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無書元帝時京房字一明東郡頓邱人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受易梁人焦延壽今所謂京氏易者也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又引七錄云十卷錄一卷目隋書志云十卷京氏占候書隋志十種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種二十三卷其見於史傳有遺文者曰易傳曰積算曰飛候曰易占曰易妖曰易數曰風雨占候其存者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一卷延壽自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卽孟氏學孟氏之徒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及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大誼略同惟京氏爲異儻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漢書藝文志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京氏注孟也自君明長於災異易家世應飛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形殺皆出京氏然嘗推求漢唐以來引京氏言災異者皆舉其易傳而未嘗及章句至陸德明李鼎祚往往引京氏之文率與易傳大異蓋出於章句將非京氏自以易說災異而未始以災異說易後世之言京氏者失其本邪余嘗善陸績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干寶絕不相類如其言雖謂之出孟氏也可使京氏章句而在其不當在陸下章章明矣六日七分卦候消息風雨寒溫此孟氏所傳以一行所議京氏法四時卦用事上減九卿卦之七十三分則亦其不與孟氏相應之大者惜乎章句之文百不存一京氏之大義亡矣惠定宇易漢學發明京氏積算爲詳余以爲非京氏之所以爲易故不錄占候書而輯章句爲一卷其義例則不可得而說云

上經
否
繫于苞桑章注云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爲喻集解荀云桑者上元下黃以象乾坤此天覆地載之義
大有
公用亨于天子亨香兩反釋文章句云亨獻也釋文此讀如廟中肴傑
二亨
豫
六三汙豫釋文
朋盍揩釋文
剝
六四剝牀以簠釋文章句云簠謂祭器釋文
君子德輿釋文
復
崩來无咎釋文
无妄
无妄章句云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集解虞氏云馬鄭同
頤
觀我揣頤釋文一本揣作揣
習欲釋文今作坎
習欲章句云欲險也陷也釋文
禔既平禔音支釋文
離
則大經之嗟釋文
下經
咸
憧憧往來釋文釋文引字林云憧遲也
明夷
明夷睇于左股釋文
睽
後說之壺釋文馬鄭同
困
九五劓劊釋文釋文引說文劊斷也
井
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章句云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史記屈原列傳索隱
中孚
吾與爾劘之釋文

六四月近望（釋文）
既濟
繻有衣袽（釋文）
彖上
謙
鬼神害盈而富謙（釋文）
豫
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貸（釋文）
大畜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章句云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
位故曰應乎天（集解）
此爻變例
象上
豫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釋文）
習坎
水臻至（釋文）
繫辭上
是故剛柔相摩章句云摩相磑切也（釋文）
鼓之以雷霆章句云霆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也（釋文）
易之序也章句云序彖也（釋文）
辯吉凶者存乎辭章句云辯明也（釋文）
辭有險易章句云險惡也易善也（釋文）
易與天地準章句云準等也（釋文）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章句云彌遍綸知也（釋文）
旁行而不留（釋文）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釋文）章句云賾情也（釋文）
以行其等禮（釋文）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章句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
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
用四十九焉（正義）乾鑿度曰大衍之數必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宿者
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京義出于彼也天之生
氣太一乾元也
故再扐而後卦（釋文）章句云再扐而後布卦（釋文）布卦之一爻
可與酬酢（釋文）
六爻之義易以工（釋文）虞同
聖人以此先心（釋文）荀虞同
繫辭下
古者伏戲氏之王天下也（釋文）章句云伏服也戲化也（釋文）與孟同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章句云耜耒下耓也耒耜上句木也（釋文）
象也者象也（釋文）孟虞同
文言
君子體信足以長人（釋文）荀同
利之足以和義（釋文）孟同
說卦
日以晅之章句云晅乾也（釋文）
欲爲馵（釋文）
爲柴馬（釋文）云瘠馬 今章句云柴多筋幹（釋文）荀同
爲遴嗇（釋文）
爲末足（釋文）朱 今云馵足 一本末作 荀同
爲矯柔（釋文）
爲螺（釋文）螺 今云蠃 一本作
爲果墮（釋文）云果蓏 今
雜卦
謙輕而豫治也（釋文）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二十七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陸氏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孫權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
將軍釋文敘錄陸績周易述十三卷又引七志云錄一卷隋
經籍志云注十五卷又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亡明姚
士粦採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
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又不宜入易注其所採闕謬
甚多今正而補之因論其義例爲一卷公紀注京氏易傳則
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既爲易章句又別爲易傳飛候
之書以謂易含萬象不可執一隅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
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觀公紀所
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尅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
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
卽孟氏學公紀儻得之耶京氏章句既亡存于唐人所引者
僅文字之末不足以見義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指庶幾見
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荀虞頡頏矣

上經　彖　象　文言

乾

初九注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
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
爲彖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漢上易傳又叢說無末句）
此與左傳乾之姤爲初九之同人爲九二之履爲九三之小
畜爲九四之同人爲九五（同人當是大有之誤成孫葉校）之夬爲上九之坤
爲用九似合而實不同左傳以九則變陰爻以陰斷陰以陽
在處稱九謂用事也故九五注云陽氣至五明自下而上初
復二臨以至于五如聖人積德以致尊位不以五宜變大有
也故明之曰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謂觀象玩辭則用七八
觀變玩占則用九六七八之中自含九六之義九六之變亦
成七八之用也朱子發謂陸績之注始論動爻失其指矣
大人造也（正義云陸以造爲造至之造）
利之足以和義（釋文）同京孟荀
聖人作而萬物覩注陽氣至五萬物茂盛故譬以聖人在天子

之位功成制作萬物咸見之矣集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注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于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集解

惠徵士云周易以變者爲占故彖傳獨言卦變乾坤旁通卦變之始也漢儒皆主此說泰否二卦言大小往來卽乾坤旁通之義惠言謂漢儒唯馬鄭不說卦變案陸殘文雖無可爲卦變取證者其注京氏傳損云乾九三變六三陰柔益上則亦從泰來繫辭注云引信八卦重以爲六十四觸長爻冊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乾坤旁通爲卦變惠說是也爻變則有其文訟四乾變而巽比初變而得正困三變之大過京氏注大畜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二變五體坎者謂二五易位故曰天位然則爻變易位京氏法也噬于噬嗑九四注先云失位後云獲正又云終得信其剛直則四蓋上與五易位也六爻發揮旁通義亦兼此

坤

爲其兼于陽也釋文兼本同荀虞或作嗛者非

公紀注京氏易傳云乾配西北積陰之地陰盛故戰乾坤併處天地之氣雜稱元黃也云乾配西北則上六有乾體非陰生于初以至純坤也兼陽之位與荀虞皆合

屯

匪寇婚冓音搆訓

蒙

匪我求童蒙注六五陰爻在蒙暗蒙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集解

訟

復卽命注訟之復乾變而巽漢上易傳

謂九四變乾爲巽是訟而復其位此爻變之例

師

師貞丈人吉注師爲眾首法長而行周易口訣義法長之義同鄭丈人者聖人也師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集解

不臧凶音訓

地中有水師注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眾也坤中眾者莫過于水集解

比

終來有它吉注變而得正故吉漢上易傳

履

履帝位而不疾釋文

否

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注包本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繩繫也集解

五體巽也堅固不亡則非變而爲晉也又互象之例

大有

明辯遰也釋文

隨

王用亨于西山亨許兩反釋文注亨祭也釋文釋文雖止言陸讀亨許兩反然虞注云體觀象故亨虞凡祭祀多用觀象而亨通唯取乾坤交是亦讀許兩反陸本之虞也

噬嗑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注肉有骨謂之胏離爲乾肉又爲兵矢失位用刑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乾胏也金矢者取其剛直也噬胏雖復艱難終得信其剛直雖獲正吉未爲光大也集解

九居四失位故曰失位用刑物亦不服則貞吉者正位也若四變而正位是變剛爲柔非信其剛直知四上與五易位與虞義同此又爻變之例

賁

六四賁如皤如音頻本釋文改爲蹯釋文盧同鄭白馬翰如注震爲馬爲白故曰白馬翰如集解震爲馬的顙白顙是也故爲馬爲白

剝

山附于地剝注艮爲山坤爲地山附于地爲高附于卑貴附于賤君不能制臣也集解

復

无祗悔釋文同王肅注祗安也釋文京氏坎傳義

大畜

六四童牛之牿注牿當作角釋文

夬

險且枕注枕閡礙險害之貌釋文閡本亦作閉

納約自誘釋文

水流而不盈注水性趨下不盈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溢之義也集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注洊再習重也水再至而溢通流不舍晝夜重習疑衍習字相隨以爲常有似于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集解

下經　彖　象

咸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注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也集解

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注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先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集解

惠徵士云初可爲尾不可爲後比後夫凶後爲上以初爲後亂其例矣惠言謂蹇險在前也易爻之例上往者以外爲前下比者以內爲前如史初九壯于前趾虞以爲謂四也未可以爲陸誤

遯之時義大矣哉注謂陽氣退陰氣將害隨時遯避其義大矣哉集解

大壯

喪羊如場釋文注場謂疆場也釋文

君子以非禮弗履注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爲戒非禮弗履集解

晉

晉康侯注晉安也樂也釋文安也同馬

明夷

六二明夷睇于左股釋文注旁視曰睇釋文同鄭

家人

婦子嘻嘻終吝釋文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注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集解

隱義以據陰爲大巽注云皆據陰故志行也此據應之例

正家而天下定矣注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而天下化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集解

蹇

象曰山上有水蹇注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上不得下流蹇之象正義君子以反身脩德注水本應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處難之世不可以行只可反自省察修己德用乃除難君子通達道暢之時並濟天下處窮之時則獨善其身也正義

當位貞吉以正國也釋文云邦作國爲漢朝諱成孫謹案當作一條是象疑當次象前

解

解而拇注拇足大指釋文

損

百果草木皆甲宅釋文注宅根也釋文同馬鄭

君子以徵忿窒欲釋文徵古通懲窒古愼字

夬

象曰澤上于天夬注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集解

姤

羸豕孚蹢躅注羸讀爲累釋文讀爲累牛驂馬之累也蓋以初爲淫女

姤之時義大矣哉注天地相遇萬物亦然故其義大也集解

萃

萃王假有廟釋文云无享字注王五廟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于廟中假大也言五親奉上矣集解

王五廟上爻位之例

君子以除戎器注除猶修治釋文

升

王用亨于岐山亨許兩反釋文同馬鄭

困

九五劓刖釋文注劓刖不安貌釋文鄭義同

劓刖志未得也注无據无應故志未得也二言朱紱此言赤紱二言享祀此言祭祀傳互言耳无他義也謂二困五三困四五初困上斯乃迭困之義也集解未詳迭困之義

井

井收弗幕注收井幹也釋文

革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注兌之陽爻稱虎兌爲虎馬荀義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於大人故曰豹變其文蔚也集解

鼎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注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爲實集解鼎五不取變正京傳注云六五委任得賢臣假之以令是其義也

此承陽之例

震

不喪匕鬯注匕者棘匕撓鼎之器正義

艮

不承其隨音訓

漸

初六鴻漸于干注水畔稱干釋文鄭義同

或得其桷注桷榱也釋文

九五鴻漸于陵注陸陵俱是高處然陵卑于陸也口訣義馬云山上高平曰陸故陵卑于陸

歸妹

歸妹以嬬釋文同荀注嬬妾也釋文

遲歸有時注遲待也釋文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瑣瑣小也艮爲小石故曰旅瑣瑣也履非其正應離之始離爲火艮爲山以應火災焚自取也山必有草木以應火自取災焚故曰斯其所取災也集解

巽

彖曰重巽以申命注巽爲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寧也集解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注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也皆據陰故志行也集解巽二不以不正爲咎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注陰爲卦主故小亨集解京傳巽注云本乾象陰來盪成巽故陰爲卦主

此卦主之例

中孚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釋文傳云陸作縻靡上易纖部縻字

既濟

憊也釋文注憊當爲備備困劣也釋文義與鄭同

繫辭上

鼓之以雷霆注鼓鼓動也釋文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注極至也釋文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集解

初四二五三上動而相易相應故各以類爲三極此動例非爻位故曰三才極至之道不以此爲三才也三才之位則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各家不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注序象也釋文義同虞

夫乾其靜也摶摶音同專釋文

儀之而後動釋文一本以此爲鄭非陸案集解以動者尚其變引陸注作議之疑作鄭者是然集解引文或改其字故兩例存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釋文同鄭鄭云置當爲德

野容誨淫注言妖野容儀教誨淫泆也釋文同鄭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注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爲一會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入十三月六日也十月爲一期故曰當期之日也集解入十三月六日疑以生閏

是故四營而成易注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於扐以象閏四營也謂四度營爲方成易之一爻者也集解

以動者尚其變注變謂爻之變化當議之而後動矣集解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爻釋文釋文云虞陸同案虞注則作文釋文誤也

夫易開物成務注開物謂庖犧引信八卦重以爲六十四觸長爻冊至于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故曰開物聖人觀象而制網罟耒耜之屬以成天下之務故曰成務也集解

引信八卦卦變也觸長爻冊爻變也

六爻之義易以工釋文同京虞

退藏于密注受蓍龜之報應決而藏之于心也集解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殺如字釋文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注神物蓍也聖人興蓍以別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從焉故曰以前民用也集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注聖人以蓍能逆知吉凶除害就利清絜其身故曰以此齋戒也吉而後行舉不違失其德富盛見稱神明故曰神明其德也集解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注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集解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注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聖人設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集解

變而通之以盡利注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集解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注變通盡利觀象制器舉而措之於天下民咸用之以爲事業集解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注此明說立象盡意本誤作主設卦盡情僞之意也集解目下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注言卦象極盡天下之深情也集解賾京作嘖情也此云極盡天下之深情則賾當依京作嘖

繫辭下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注言天地正可以觀瞻爲道也集解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注言日月陸以明照爲道矣集解

夫坤妥然示人簡矣釋文

何以聚人曰財注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衆人之本矣集解謂十二蓋取爲聚人之本也

觀鳥獸之文注謂朱鳥白虎蒼龍元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集解虞以鳥獸爲日月陸以爲星宿皆古訓也

斲木爲耜注耜廣五寸釋文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注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网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殖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則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集解

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注六三從困辱之家變之大過爲棺槨死喪之象故曰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集解

三取變象蓋以失位

繫于包桑注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滅陽之卦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者也集解自此以上蓋謂危者以下非總上困解噬嗑而言

道有變動故曰爻注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溼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集解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注文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于易辭多趨危亡本自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辭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之屬是也集解易者使傾注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反傾覆故易爻辭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屬是也集解

說卦

雷風相薄注相附薄也釋文水火不相射射音亦釋文注射厭也釋文同虞

故水火相逮无不字釋文同鄭宋

故稱乎母注取含養也太平御覽三十六

爲阪生釋文字同虞注阪當爲反釋文

爲風注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故爲風亦取靜於本而動於末也集解

爲矯輮釋文同馬鄭

爲小石注艮剛卦之小故爲小石者也集解

雜卦

明夷誅也注誅傷也釋文

又

卦辭文王作正義首卷爻辭周公所作正義首卷上易叢說陸績云周公作左傳序疏漢爻辭同馬七志云錄一卷此或錄中語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二十八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敍纂卷一之百二十九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干氏

明姚士粦輯干常侍易解三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時有疏謬丁教授杰補正之頗詳具今依而錄之因論其例爲二卷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其注易十卷見釋文敍錄隋志又有爻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冊府元龜又云有周易元品二卷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留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易道儳雜自此始矣蓋嘗論之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上下而象著也陰陽以天地日月進退次舍而象生焉故曰消息鄭氏之言爻辰用事荀氏之言乾升坤降虞氏之言發揮旁通莫不參互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用雖殊其取于消息一也令升則不然其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故乾之爲甲也震之爲庚也离之爲己也此見于經者也干支爲卦象也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見辰戌名艮見巳亥名兌則卦爲干支象也以甲子爲水而乾象淵以庚辰爲水而震象姦邪顛倒乖舛說卦之義盡謬矣京氏之義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考之其傳及章句遺文可知令升曾不之察而獨取其所以占候者以爲象然則令升之爲京氏易者非京氏也昔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易者文王考河洛應圖書革制改物垂萬世憲章周公監之以制作者也鄭氏知之故推象應事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若乃應期受命革而用師商周之所以興廢固亦見焉令升之注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禮樂政典治亂之要蓋未嘗及則是以易爲周家紀事之書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辭而蒙託成王遭周公未濟託祿父不終微子爲客則是易爲讖數之言妖災

之紀也故京氏以易陰陽推後世災變令升以易辭推周家應期故曰令升之爲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晉之代易學中微令升知空虛之壞道而未得其門欲以叢瑣附會之說勝之遂使後之學者指漢師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易之塵令升實與有責焉耳雖然其論法象始于天地疾虛誕之言若邪說豈非卓然不回憂後世之遠者乎

周易干氏卷上

上經　彖　象　文言

乾

初九潛龍勿用注云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重陽猶言老陽也自七進九故重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子爲天正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集解三義海撮要引作道未可行漢祖爲泗上亭長文王在羑里之時

乾坤十二爻主十二月干以之解爻辭故云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干無卦變之例來者言其用事象息來在寅以正月用事也此用十二辟卦之例火珠林納甲法乾屬金主甲子壬午甲子甲寅甲辰壬午壬申壬戌坤屬土主乙未癸丑乙未乙巳乙卯癸丑癸亥癸酉震屬木主庚子庚午子寅辰午申戌皆庚巽屬木主辛丑辛未丑亥酉未巳卯皆辛坎屬水主戊寅戊申離屬火主已卯已酉艮屬土主丙辰丙戌兌屬金主丁巳丁亥故曰初九甲子也

此納甲干支之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注云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爲地上初二于三才爲地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集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注云爻以氣表謂九六也繇以龍興繇爻辭謂乾爻皆龍象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焉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物人爲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憂嘉會之不序俯懼義和之不逮謂三不得亨利反復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者也文王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修柔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矣集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注云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四虛中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在空虛之中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於地而未能飛於天也四以初爲應淵爲初九甲子子水在淵龍之所由升也或之者疑之也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守柔順則逆天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故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故其辭疑矣集解

應例干支取象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注云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五在天位故曰飛龍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矣集解

上九亢龍有悔注云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純乾亢過也乾體既備上位既終天之鼓物寒暑相報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盈而不反必陷于悔集解

君子以自强不息注云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强以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機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捨力故曰自强不息矣集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注云夫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辭表篇目明道義之門在于此矣猶春秋之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則體仁正已所以化物觀運知時所以順天會猶運也變通趨時禮之亨也氣用隨宜所以利民氣當爲器十二蓋取是利也守正一業所以定俗也逾亂則敗禮其教淫不體仁也逾字誤逆則拂時其功否不嘉會也錯則妨用其事廢不利物忘則失正其官敗不貞固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四愆者商紂所由亡集解體仁利物皆不用京氏本

利貞者性情也注云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集解

君子以成德爲行注云君子之行動靜可觀進退可度動以成德无所苟行也集解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注云陰氣之始婦德之常故稱元元義兼始與善也與乾合德故稱亨天地通也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也坤陰類故稱利牝馬之貞矣集解

初六履霜堅冰至注云重陰故稱六自入退六陰重也剛柔相推故生變占變故有爻繫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明七八爲彖九六爲變也然占變有爻特解九六之義非謂爻辭言變也爻辭言變則初當爲復非姤也干又无爻變之例陽數奇陰數耦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乾用一成于七而重于九皆奇坤用二成于八而重于六皆耦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于履霜履霜則必至于堅冰言有漸也藏器于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集解

以乾例推坤始于令升一變漢人師法審如陰出爲禍在三泉而戒之出地上而反无不利何邪此王弼之謬而令升不察也取象无實亦隱宗輔嗣誰謂令升得京氏學乎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注云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虞書九德也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於我而用之於彼不方以仕學爲政不方以嫁學爲婦方皆當爲妨故曰不習无不利也集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注云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陰至三升出地上故陽降在四三公位也爻位三爲三公三本陽位陽降在四本由三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謂六三居三之位行三公之事上失其權位在諸侯陰升象諸侯入爲三公否乾猶在上不用事故曰上失其權坤體既具君弱臣强戒在二國臣與君並是謂二國唯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柔順之正坤爲文坤象旣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誅親疑于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于濟國安民故曰有終集解

此言升降例與荀氏乾升坤降不同又用爻位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注云位彌高德彌廣也集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注云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釁此蓋甯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也集解

六五黃裳元吉注云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也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陰登於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亦反常道也百官總己專斷萬幾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周公其猶病諸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也故曰黃裳元吉也集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注云當總己之任處僭疑之閒而能終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集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注云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于酉坤上六癸酉而卦成于乾惠徵士云乾消成坤也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乾西北之卦乾鑿度曰乾位在十月而漸九月故以戌亥爲都故稱龍焉上六在亥乾之都故逼乾而乾與戰陰德過度以逼龍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維坤西南也乾鑿度曰坤位六月而漸七月而氣溢酉戌之閒溢于酉戌則亥也言酉戌者爻終于酉以爲端故曰于野自未申至酉戌遠故象野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元黃言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故文王之忠於殷抑參二之强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闕而匡救其惡以祈殷命以濟生民也紂遂長惡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於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義也集解

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其義至精眞京氏微言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注云天道窮至於陰陽相薄也君德窮至於攻戰受誅也柔順窮至於用權變矣集解言柔順窮則是以文王爲龍紂爲坤陰也言坤道窮則是以紂爲龍武王爲坤陰也

用六利永貞注云陰體其順臣守其柔所以秉義之和履貞之幹唯有推變唯當爲雖推當爲權終歸于正是周公始于負扆南面以先王道卒于復子明辟以終臣節故曰利永貞也矣集解

以陰升通陽象負扆權變以陰陽合則同功象復子明辟終歸

含萬物而化光注云光大也謂坤含藏萬物順承天施然後化光也集解

屯

宜建侯而不寧注云水運將終木德將始殷周際也屯坎二世也坎水變之震木故云水運終木德始以象殷周之際殷水德周木德也百姓盈盈非君子不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故封諸侯以寧之也集解

易傳積算法云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八純俗本爲六世從惠徵士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其法六十四卦分八宮乾震坎艮坤巽離兌爲次八卦本象爲八純世在上變初爲一世以次而至五則上爻不變四反而爲游魂下體皆復而爲歸魂游歸之卦乾坤用離坎離坎用乾坤震巽用兌艮兌艮用震巽

蒙

蒙亨注云蒙者離宮陰也離四世爲蒙四陰爻故離宮陰也世在四八月之時四世卦陰主八月降陽布德薺麥並生惠徵士云月令乃勸種麥蔡邕章句云陽氣始胎于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廣雅云太初之氣生于酉仲宋均云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薺麥生以爲驗也而息來在寅孟氏卦氣蒙候正月故蒙於世爲八月於消息爲正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故屯爲物之始生消息屯候十二月蒙爲物之稚也施之於人則童蒙也苟得其運雖蒙必亨故曰蒙亨此蓋以寄成王之遭周公也集解

此云消息卽六日七分卦候也世月之例胡一桂京房起月例云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一月一陽在子也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八純上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四月六陽在巳也游魂四世所主與四世卦同歸魂三世所主與三世卦同

蒙以養正聖功也注云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年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集解鄭康成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王肅以爲十三干寶云八歲未詳所據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注云初六戊寅坎初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爲法律此說卦所無知京亦有逸象寅爲貞廉惠徵士云廉貞火也寅中有生火故爲貞廉此翼奉法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象也說解也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故曰用說桎梏旣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由也集解

寅爲平明納甲應時又一例也寅爲貞廉納甲應情又一例也易傳積算法云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於中此卽淮南天文生一壯五終九之說土兼於中者生午壯戌死寅以寄四季不專一行也又四行皆生於孟土生於仲是亦兼於中也翼奉上封事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孟康注云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狠也又曰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注云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又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注云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又曰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注云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于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又曰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注云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又曰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注云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云金剛火强各歸其鄉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翼奉此法非以說易京氏亦未有此干因刑德生旺而牽合之也初二失位致吝則亦重正位也此又一例

需

袖海山房校印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注云上升也釋文丁杰云宋本釋文更有注云宴安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注云郊乾坎之際也初乾應四故下云北郊也既已受命進道北郊未可以進故曰需于郊謂臣君命而出則未知其謂何使也處不避汙出不辭難臣之常節也得位有應故曰利用恆雖小稽留終於必達故曰无咎集解

應劭

訟

訟注云訟離之游魂也離爲戈兵此天氣將刑殺四世卦陰主八月故天氣將刑殺聖人將用師之卦也謂武王觀兵訟不親也兆民未識天命句不同之意集解

君子以作事謀始注云省民之情以制作也武王故先觀兵孟津盍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謀始也集解

師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注云坎爲險坤爲順兵革刑獄所以險民也毒民于險中而得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所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以治民明不獲已而用之故于彖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集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注云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爲王位至師之家而變其例者師以上爲王上爲郊也上爲郊未聞故易位以見武王親征與師人同處于野也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謂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辭于宗廟之爻明已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故書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矣集解荀爽注則小人勿用謂勿用此爻之義而用師也開國承家用荀宋說

上爲郊疑爲爻位之定例明夷注云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則或者五爲國上爲郊也然需之注以乾坎北方爲郊或上六癸酉坤位在未申則酉爲郊而戌亥爲野此與坤上六之注合未知是否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注云湯武之事集解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注云楚靈齊閔窮兵之禍也集解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注云比者坤之歸魂也亦世於七月三世卦陰主七月而息來在巳比候四月去陰居陽申爲陰巳爲陽承乾之命乾用事四月義與師同也師者坎之歸魂亦四月卦與比正同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坤德變化反歸其所謂歸魂四方既同萬國既親故曰比吉考之蓍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善長於兆民戩祿永於被業故曰原筮元永貞逆取順守居安如危故曰无咎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夫違天失人必災其身故曰後夫凶也集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注云二在坤中坤國之象也得位應五而體寬大六二乙巳巳主西方之情喜行寬大君樂民人自得之象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矣集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注云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坤屬土乙卯木克土爲鬼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比建萬國爻皆象諸侯周爲木德卯爲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體陰賊卯主東方之情怒行陰賊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此六親福德例易傳積算法云孔子曰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福德爲寶爻同氣爲專爻陸績注云天地即父母也福德即子孫也同氣兄弟爻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注云四爲三公在比之象當爲家而得其位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集解

乾鑿度爻位三爲三公坤六三注云陰升在三三公事也則似同義此乃云四爲三公坤注亦云陽降在四三公位也則疑于爻位之例以四爲三公三爲諸侯與乾鑿度異坤六三以諸侯行三公事耳

履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注云夬決也居中履正爲履貴主萬方所履一決于前恐決失正恆懼危厲故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集解

大有

公用亨于天子亨香兩反釋文注云亨宴也釋文傳引作燕也漢上易

匪其彭注云彭亨驕滿貌釋文周易玩辭引作[illegible]滿貌

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注云趾足也屨校貫械也初居剛躁之家震爲躁卦初陽剛體貪狼之性震初庚子子北方之性愛行貪狼以震掩巽巽宮二世變巽爲震震長男巽長女強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陷屨校之刑故曰屨校滅趾得位于初顧震知懼小懲大戒古懲徵通以免刑戮故曰无咎矣集解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注云不敢遂行彊也集解

賁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四時之變縣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集解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注云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集解

習坎

水洊至洊釋文或作薦本不從京氏作瀳至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注云窞坎之深者也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爲災則泛溢平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刑獄之用必當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則枉濫无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于坎窞凶矣集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注云坎十一月卦也坎主冬至用事以中孚初七十三分又失其位喻殷之執法者失中之象也十一月天氣閉塞又失位故爲失中坎象執法也來之坎坎字一者斥周人觀釁於殷也枕安也險且枕者言安忍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濫罰百姓无所措手足故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集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九終

嘉應楊懋建覆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三十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干氏卷下

下經　象　象

明夷

蒦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注云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故曰于出門庭矣集解

此爻位遠近之例

蹇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注云在險之中而當王位故曰大蹇此蓋以託文王爲紂所四也承上據四應二衆陰並至以三陰爲朋此蓋以託四臣能以權智相救也故曰以中節也集解

承據例諸家唯以陰承陽干則凡在下者曰承

益

王用享于帝吉注云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于神故王用享于帝在巽之宮益巽六五世卦處震之象震巽皆木是則蒼精之帝同始祖矣集解

六二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矣注云固有如桓文之徒罪近篡弒功實濟世六三失位而體姦邪處三庚長長土上方之情樂樂行姦邪處震之動懷巽之權巽以申命以行權是矯命之士爭奪之臣桓文之爻也故曰益之用凶事在益之家而居坤中互象能保社稷愛撫人民故曰无咎既乃中行近仁故曰有孚中行然後俯列盟會仰致錫命故曰告公用圭集解

互卦例

夬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注云夬九五則飛龍在天之爻也應天順民以發號令故曰孚號以剛決柔以臣伐君武王伐紂之事也剛決柔而象臣伐君蓋以陽自下升以至五也蓋易象于是大謬矣君子危之故曰有厲德大即心小爲郎當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集解

告自邑注云殷民告周以紂无道集解

姤

九五以杞包瓜注云初二體巽爲草木二又爲田虞氏象例田中之果柔而蔓者瓜之象也集解蓋以初爲瓜二爲杞

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注云剛中而應故孚也又言乃利用禴于春時也春禴殷禮非時而祭曰禴然則文王儉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神享德與信不求備也故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九五坎坎爲豕然則禴祭以豕而已用鄭禮記注不奢淫于禮故曰有喜矣集解

困

初六臀困于株木注云兌爲孔穴逸象坎爲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臀之象也集解若以兌爲孔穴則出隱伏之上非臀象尤非初象干氏取象其疏如此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注云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坎爲水巽爲木又井震宮五世卦震木變坎水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絜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於五世改殷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損益雖異括囊則同括囊猶大致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當殷之末井道之窮故曰汔至周德雖興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繘井井泥爲穢百姓無聊比者屋是也姚本作之間交愛塗炭故曰羸其瓶凶矣集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注云在井之下體本土爻巽初辛丑丑爲土故曰泥也井而爲泥則不可食故曰不食此託紂之穢政不可以養民也舊井謂殷之未喪師也亦皆清絜无水禽之穢又況泥土乎故舊井无禽矣集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注云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惻傷悼也民乃外附故曰可用汲周德來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也集解

上六井收勿幕元吉釋文收网作网集解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注云處井上位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幕覆也井以養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蘊典禮而不興教故曰井收勿幕勿幕則教信於民民服教則大化成也集解

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注云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巳日乃孚革而信也集解

革之時大矣哉注云革天地成四時誅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也集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注云鞏固也離爲牝牛用荀氏逸象離爻本坤離得坤黃牛之象也坤色黃在革之初而无應據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集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注云爻入上象喻紂之郊也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故四象紂郊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陳雨甚至水德賓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集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注云君子大賢次聖之人謂若太公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屬蔚炳之次也君聖臣賢殷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必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卒卒當爲之士使爲諸侯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之象也集解

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注云凡舉鼎者鉉也尚三公者王也金喻可貴中之美也故曰金鉉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貞也集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注云玉又貴於金者凡亨飪之事自鑊升於鼎載於俎自俎入於口馨香上達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爻愈吉也鼎主亨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无不利也集解

震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注云周木德震之正象也爲
殷諸侯殷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故以百里而臣諸侯也爲諸侯
故主社稷爲長子而爲祭主也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
匕鬯者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集解說匕鬯用鄭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注云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
來虩虩羑里之厄也笑言啞啞後受方國也集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
也注云六二木爻震二庚寅寅木也震之身也惠徵士云震爲
木木爻爲震之身得位无應而以乘剛爲危此託文王積德累
功以被囚爲禍也故曰震來厲億歎辭也貝寶貨也產乎東方
行乎大塗也據閎天之徒于江淮之浦求得大貝江淮東南亦
得云東方也震爲東方爲大塗此以喻紂拘文王閎天之徒乃
於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貝而以賂紂也故曰億喪貝貝水物而
方升於九陵今雖喪之猶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得七
年之日也故書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集解
卦身例惠徵士云震以六二庚寅爲身則乾之九四壬申金
坎巽離之上爻戊子水辛卯木己巳火兌之九五丁酉金皆
身也坤初六乙未六四癸丑皆土艮初六丙辰六四丙戌皆
土是有二身所未詳也又乘例

漸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注云處漸高位斷漸之進斷
字疑誤義未詳順艮之吉謹巽之全履坎之通據離之耀互離
坎婦德既終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受字亦疑誤有儀而可象
故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集解

歸妹
歸妹人之終始也注云歸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
禮子續父業人道所以相終始也集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注云雷薄于澤八月九
月將藏之時也歸妹內卦八月外卦九月君子象之故不敢
恃當今之虞虞安也而慮將來之禍也集解

豐
勿憂宜日中注云豐坎宮陰世在五坎五世五陰爻以其宜中
而憂其側也至五世將游魂坎爲夜子也離爲晝午也以離變
坎至於天位日中之象也殷水德坎象晝敗姚本作晝敗是也爲者因上有離爲
晝之文而誤耳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既
居天位而戒懼不怠勿憂者勸勉之言也猶詩曰上帝臨爾无
貳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集解
九二豐其芾釋文本或作其韋非宋本如此注云芾祭祀之蔽膝釋文用鄭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注云在豐
之家居乾之位震上庚戌戌爲乾位乾爲屋宇故曰豐其屋此
蓋記丁敬投云當爲託紂之侈造爲璿室玉臺也蔀其家者以記亦當爲託
紂多傾國之女也社稷既亡宮室虛曠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
闃无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數也凡國於天地有興亡焉故王
者之亡其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
弗之亡也故曰三歲不覿凶然則璿室之成三年而後亡國矣
集解

旅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注云離爲
雉爲矢巽爲木爲進退艮爲手兌爲決有木在手進退其體矢
決於外射之象也一陰升乾離六五一陰入乾中故曰一矢履
非其位下又无應雖復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矢亡
者喻有損而小也此記當爲託祿父爲王者後雖小叛擾終逮安
周室訓逮爲安也故曰終以譽命矣集解

節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注云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稟險伏
之教坎爲險爲隱伏懷貪狼之志坎上戊子子主北方愛爲貪
狼以苦節之性而遇甘節之主必受其誅華士少正卯之父也
故曰貞凶苦節既凶甘節志得故曰悔亡集解

中孚
吾與爾靡之釋文注云靡散也釋文

既濟
婦喪其茀注云茀馬髴也釋文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注云高宗殷中興之君鬼北方國
也高宗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離爲戈兵故稱伐坎當北方
故稱鬼在既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於殷有所弗革
也集解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注云坎爲狐說文曰汔涸也
案剛柔失正故未濟也五居中應剛故亨也小狐力弱汔乃可
濟水既未涸而乃濟之故尾濡而无攸利也集解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注云狐野獸之妖者以喻祿父中謂二也
困而猶處中故也此以記當爲託紂雖亡國祿父猶得封矣集解濡
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注云言祿父不能敬奉天命以續既終
之禮謂叛而被誅也集解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注云六爻皆相應
故微子更得爲客也集解
九二曳其輪貞吉注云坎爲輪離爲牛牛曳輪上以承五命猶
東蕃之諸侯共攻三監以康周道故曰貞吉也集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注云吉凶
者言乎其失得也祿父反叛管蔡與亂兵連三年誅及骨肉故
曰未濟征凶平克四國以濟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坎也以六居
三不當其位猶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集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注云以六居五周公攝政之
象也故曰貞吉无悔制禮作樂復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
其誠故君子之光有孚吉矣集解

繫辭上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注云悔亡則虞干訓虞爲安故悔亡則虞
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
辭有緩急各象其意也集解
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云介纖介也釋文用王肅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注云否泰盈虛者神也變而周流者易也
言神之鼓萬物无常方易之應變化无定體也集解
否泰盈虛似說卦候也卦候有方而不拘常方故或見子爲
坎北方或見子爲乾西北或見子爲震東方也變而周流似
說八宮六世也世有卦體而不拘定體故見初九爲震爻見
九二爲坎爻也
愼斯術也以往愼時震反釋文用鄭
大衍之數五十注云衍合也集解見釋文又合天地之數也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殺所戒反用馬鄭王肅釋文

是故易有太極注云發初言是故總眾篇之義也集解

繫辭下

以待暴客注云卒暴之客為奸寇也集解

是故易者象也注云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集解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注云能精義理之微以得未然之事是以涉於神道而逆禍福也集解

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注云言君子苟達於此則萬夫之望矣周公聞齊魯之政知後世強弱之勢辛有見被髮而祭則知為戎狄之居凡若此類可謂知幾也皆稱君子君子則以得幾不必聖者也集解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注云男女猶陰陽也故萬物化生言萬物則不主于男女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辭主于人事也集解

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注云辯物下當脫辯物字類也正言言正義也斷辭斷吉凶也如此則備于經矣集解

謙德之柄也注云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集解

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注云言易道以戒懼為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外謂丈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厲內謂婦人之居室則无攸遂也雖无師保切磋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集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注云重發易者別殊旨也集解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注云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為震爻九二為坎爻也此乾坤生六子之爻鄭亦用之九三為艮初六巽六二離六三兌外卦三爻六同與皆案六字疑當作亦或若見辰戌言艮巳亥言兌也卦雖六辰各有所主故分屬之此與乾坤生六子亦合每一卦皆兼三卦各以陰陽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納干無兩屬者此例未詳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說卦方位或若德來為好物刑來為惡物受生為德克害為刑王相為興休廢為衰集解太元曰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因王所勝死

六例於殘文中俱无證

物解此之卒成之終注云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

本末勢然也集解

爻有等故曰物注云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天之經星也子易未聞四氣亥卯未木寅午戌火巳酉丑金申子辰水土兼其中故四六親九族即父母兄弟子孫也官為夫財為妻福德刑殺福即德也殺即刑也眾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象頤中有物曰噬嗑是其義也集解頤中有物與上諸例不合未詳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注云其辭為文也動作云為必考其事令與爻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今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黃裳元吉南蒯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於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于占則王相之氣君子以遷官小人以遇罪也集解

說卦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注云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明於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為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集解

為駹釋文注云駹雜色釋文

為旉注云旉花之通名鋪為花貌案一作謂之藪釋文未詳或有脫誤

其於木也為科上槁釋文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注云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上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後世浮華之學彊支離道義之門求入虛誕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讒說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集解

惠徵士云令升之時元學大行而其論卓然不為異端所惑若預知後世有偽造先天圖者真聖教之干城也

需者飲食之道也注云需坤之游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東西須之象也王事未至飲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蓏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而在游魂變化之家即亨爨腥實以為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集解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注云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于情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恆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恆備論禮義所由生也集解

雜卦

晉晝也明夷誅也注云日上中君道明也明君在上罪惡必刑也集解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注云凡易既分為六十四卦以為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先儒皆以上經明天地下經明人事上經始乾坤則終坎離下經始咸恆則終既濟未濟也夫子又為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蒼精受命短長之期備於此矣而夫子又重為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者存乎變是以終之以決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之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武之典成王年幼也凡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文文之弊薄故春秋閱諸三代而損益之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聖人之於天下也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一以貫之矣集解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三十終　番禺趙齊嬰 南海招世康 新校　嘉應葉輇 舊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三十一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 著

周易馬氏

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傳之者前漢王璜後漢陳元鄭衆皆無著書有書自馬融始七錄云馬融傳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亡一疑九字之誤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孔穎達陸德明李鼎祚引馬融說似俱親見其書不知隋志何以云亡也馬融爲易傳授鄭康成康成爲易注于是費氏遂興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無人傳者豈以僞託之章句爲費氏邪荀爽亦注費氏易者其義又特異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馬鄭荀各自名家非費氏本學也鄭易之于馬猶詩之于毛然注詩稱箋而易則否則本之于馬者蓋少矣今馬傳既亡所見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返之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鄭所本于馬也馬于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于人事雜鄭約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于馬也故錄馬氏之傳著鄭氏所以同異爲費氏學者可以攷焉

上經

乾

初九潛龍勿用傳云物莫大於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黃泉既未萌牙猶是潛伏故曰潛龍也集解

費氏易無六爻上息之例初九建子之月謂乾坤十二爻周十二月也以坤西南得朋之例推之當是十二月消息卦非鄭氏爻辰乾起子坤起未間時而主六辰之法也

坤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傳云喪失也釋文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坤位西南故曰同類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故東北喪朋集解虞氏云

屯

初九槃桓傳云槃桓旋也釋文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傳云邅如難行不進之貌釋文班班旋不進也正義重婚曰媾正義云媾重婚釋文鄭云冓猶會不從重婚以昏爲卽媾不必重也釋文云媾本作冓

往吝傳云吝恨也釋文

蒙

上九繫蒙釋文鄭同

需

光亨貞吉總爲一句釋文鄭同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傳云速召也釋文

訟

訟有孚窒釋文惕中吉中丁仲反釋文傳云窒讀爲躓猶止也釋文鄭不攺字云窒覺悔貌

无眚傳云眚災也釋文

復卽命渝傳云渝變也釋文鄭不從云渝然也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傳云鞶大也曰至食時爲終朝釋文鞶帶大帶衣也周易口訣義大帶衣者以大帶表衣猶云冕弁服也禮云鞶裂不得訓大故鄭改訓爲佩鞶之帶則革帶也

師

師傳云二千五百人爲師釋文鄭用之

否臧否方有反釋文鄭同

比

比之匪人傳云匪非也釋文

王用三驛傳云三驛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

品不得爲驅故鄭改用尚書大傳

小畜

輿說輹傳云輹車下縛也釋文鄭云伏菟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

血去傳云血當作恤憂也釋文

有孚攣如傳云攣連也釋文

履

履虎尾不咥人漢上易傳引馬融云兌爲虎朱子發未能見馬傳蓋本集解虞氏云俗儒以兌爲虎虞言俗儒多指馬鄭故意使之傳云咥齧釋文鄭作噬亦訓齧

九四履虎尾虩虩釋文鄭不從傳云虩虩恐懼也釋文

泰

泰傳云泰大也釋文與序卦違故鄭不從

謙

撝謙傳云撝猶離也釋文撝者指麾之意故云離離謙義迂故鄭讀爲宣

豫

豫傳云豫樂釋文鄭用之

六二扴于石釋文傳云扴觸小石聲釋文鄭從古文作砎注謂摩砎與觸小石亦不殊

九四猶豫釋文傳云猶豫疑也釋文凡經文卦名在爻末有合兩字爲義者故鄭文由云用也

朋盍臧釋文鄭不從

上六冥豫傳云冥冥昧耽於樂也釋文鄭不從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云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所以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爲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爲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徧習行而不犯也集解鄭用辛用丁猶成此義

此用說卦方位取象例以此知馬鄭於易辭皆有象類无空說者惜其盡佚雖巽之先庚後庚猶不能推比其例

有子考絕句釋文鄭不從

六四希爻之蠱傳云希寬也釋文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國家大事唯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畧則不足觀也以下見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信敬故云有孚顒若孚信顒敬也集解馬解觀盥而不觀薦與經不比又以盥爲灌字故鄭不從以爲主人盥訖而不設薦俎

初六童觀傳云童猶獨也釋文鄭不從

噬嗑

初九屨校校音敎釋文

六二噬膚傳云柔脆肥美曰膚釋文

六三噬腊肉傳云晞于陽而煬于火曰腊肉釋文

九四噬乾胏傳云有骨謂之胏釋文

賁

白馬翰如傳云翰高也釋文荀同鄭不從

束帛戔戔傳云戔戔委積貌釋文

剝

剝傳云剝落也釋文本乾鑿度鄭用之

蔑貞傳云蔑无也釋文鄭不從云輕慢以不正由于輕慢其道未嘗无貞

六二剝牀以辨傳云辨足上也釋文鄭用之

復

无祇悔祇音之是反釋文傳云祇辭也釋文鄭不從

六三頻復傳云頻憂頻也釋文鄭作顰憂頻爲正字

无妄

无妄傳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釋文鄭用之

不菑畬傳云菑田一歲也畬田三歲也釋文鄭著成之

大畜

九二輿說輹傳云說解也釋文

曰閑輿衞鄭曰作日傳云閑習釋文鄭用之

上九何天之衢傳云四達謂之衢釋文

頤

虎視眈眈傳云眈眈虎下視貌釋文

上九由頤厲吉傳云厲危釋文

大過

初六藉用白茅傳云在下曰藉釋文

老夫得其女妻女妻上爲老婦馬君亦然集解虞氏云舊說以初爲此見男女之象由爻陰陽也

坎

上六繫用徽纆傳云徽纆索也釋文

離

初九履錯然錯七路反釋文

則大耋之嗟傳云七十曰耋釋文鄭云年踰七十

下經

咸

初六咸其拇傳云拇足大指也釋文鄭用之

憧憧往來傳云憧憧行貌釋文

九五咸其脢傳云脢背也正義鄭云背脊肉同義

上六咸其輔傳云輔上頷也釋文正義

恆

上六振恆傳云振動也釋文鄭云振落也略同

大壯

大壯傳云壯傷也釋文鄭不從

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傳云罔无釋文藩籬落也羸大索也釋文羸鄭作纍依大索義作纍爲近

晉

晉康侯傳云康安也釋文鄭不從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傳云介大也釋文

失得勿恤釋文鄭同

明夷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釋文鄭作服傳云般旋也日隨天左旋也釋文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傳云箕子紂之諸父明于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去乃被髮佯狂以明爲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爲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集解

爻位之例于此見之

家人

家人利女貞傳云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位長女在上中女在下故正又巽六四離六二皆正位也故特曰利女貞矣集解

初九閑有家傳曰閑闌也防也釋文鄭不從與日閑輿衞一例解之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傳云嗃嗃悅樂自得貌嘻嘻笑聲釋文鄭作熇云苦熱之意嘻嘻義同

九五王假有家傳云假大也釋文鄭不從

睽

睽音圭釋文鄭同

其人天且劓傳云剠鑿其額曰天釋文漢上易傳引剠作刻

後說之壺釋文鄭同

蹇

六四往蹇來連傳云連亦難也釋文正義鄭云遲久之意亦同

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傳云墉城也釋文

損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傳云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正義鄭用之

夬

其行次且傳云次卻行不前也且語助也釋文鄭作趑趄正字以次且爲假借也馬讀且爲語助則次爲次舍之次非七私反

九五莧陸傳云莧陸商陸也釋文莧陸一名商陸正義作鄭用之

姤鄭從古文作遘

初六繫于金柅傳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正義

九五以杞包瓜包百交反釋文鄭同傳云杞大木也左傳曰杞梓皮革自楚往句又見釋文大木也正義鄭以大木不可以包瓜故不從

萃

萃亨字釋文九釋文以馬鄭同孜鄭注實有亨字

苕號號戶羔反釋文鄭同
孚乃利用禴傳云禴殷春祭名釋文鄭云夏祭名
馬以易用殷禮鄭以用周禮者于此矣此馬鄭之大異義
上六齎咨傳云齎咨悲聲怨聲釋文鄭用此義
升
升傳云升高也釋文鄭作昇云上也
九三升虛邑傳云虛邱也釋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許兩反釋文鄭同傳云亨祭也釋文鄭云獻也
困
九四來徐徐傳云徐徐安行貌釋文
井
六四井甃傳云甃爲瓦裏下達上也釋文
上六井收傳云收汲也釋文
革
革傳云革改也釋文鄭用之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傳云鞏固也釋文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傳云大人虎變虎變威德折衝萬里
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獻雉
故曰未占有孚矣集解鄭以大人爲天子義亦同
鼎
覆公餗傳云餗健也釋文餗謂糜也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疏鄭以覆餗受刑
宜爲珍具象美道非餗糜審矣馬盍因繫作覆公餗故爲此解
金鉉傳云鉉扛鼎而舉之也釋文鄭云舉君之官職是其義
震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傳云虩虩恐懼貌啞啞笑聲釋文鄭用此義
六三震蘇蘇傳云蘇蘇尸祿素餐貌釋文鄭不從者以尸祿素餐
何得无眚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傳云索索內不安貌矍矍中未得之貌釋文
鄭云足不正目不正申成之
艮
不承其隨艮上易傳引作不拯其隨古字承拯通釋文音承亦作拯救之拯傳云承舉也釋文
九四艮其限裂其夤厲熏心集解熏字集解傳云限要也夤夾脊肉也
熏灼其心集解虞翻云

漸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傳云山中石磐紆故稱磐也正義釋文云
山中磐紆衎衎饒衍釋文
九三鴻漸于陸傳云山上高平曰陸釋文
或得其桷傳云桷榱也釋文
歸妹
九四歸妹愆期傳云愆過也釋文
士刲羊傳云刲刺也釋文
豐
王假之假古雅反釋文傳云假大也釋文
六二豐其蔀傳云蔀小也釋文鄭作菩小席亦本此義
日中見昧鄭同傳云昧星之小者釋文
闃其无人傳云闃无人貌釋文
旅
初六旅瑣瑣傳云瑣瑣疲弊貌釋文
兌
介疾有喜傳云介大也釋文
渙
初六用拯傳云拯舉也釋文
既濟
六二婦喪其茀傳云茀首飾也釋文
象上
師
以此毒天下傳云毒治也釋文
履
履帝位而不疚傳云疚病也釋文
謙
天道毀盈而益謙釋文鄭不從
无妄
天命不右行矣哉釋文傳云謂天不右行釋文集解虞氏云右馬者云天命不右
行此鄭明夷于左股之義鄭不從
象下
解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釋文傳云宅根也釋文鄭增成之云根
日宅宅居也
革
革水火相息傳云息滅也釋文鄭雖無文以卦注亦用此義
象上
豫
殷薦之上帝傳云殷盛也釋文鄭用之
噬嗑
聰不明也傳云耳無所聞釋文
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傳云茂勉也對配也釋文
象下
家人
風自火出家人傳云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火生木木
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集解
豐
自戕也傳云戕殘也釋文鄭云傷也亦同
旅
其義焚也傳云義宜也釋文
繫辭上正義云分白茅章後取賢且乘更爲別章成十二章鄭與此同
在天成象傳云象者日月星禮記樂記正義在地成形傳云植物動物
也禮記樂記正義鄭並用之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傳云摩切也釋文蕩除也釋文
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釋文鄭无易字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傳云三極三統也釋文鄭云三才
三統者三微也則是言卦氣費氏易无爻變焉以三統言動
必有用卦消息之例惜不可攷
所樂而玩者鄭作翫通字傳云玩貪也釋文
言乎其小疵也傳云疵瑕也釋文
震无咎者存乎悔傳云震驚也釋文鄭云懼也
犯違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犯違謂不顧其化而補救之也鄭作
範圍
故君子之道鮮矣傳云鮮少也釋文鄭作尟義同

爻法謂之坤爻姚作學釋文傳云爻放也釋文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惡烏路反釋文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傳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正義
鄭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經有明文故不從
以此太極謂北辰推前天命不右行明夷于左般則爲以天行爻舍說易可知鄭氏爻辰蓋亦從此出也北辰爲太一即極星禮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正與易言太極同義虞氏亦以太極爲太一易家古義如此
歸奇于扐傳云扐指閒也釋文
可與祐神矣傳云祐配也釋文
易有太極傳云太極北辰也釋文
鄭雖不從義則相貫
繫辭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傳云確然剛貌隤然柔貌也釋文
作結繩而爲罟以佃以漁傳云罟猶网也取獸曰佃取魚曰漁釋文
耒耨之利傳云耨鉏也釋文
重門擊柝傳云柝兩木相擊以行夜釋文
鼎折足覆公餗釋文
鄭不從
損德之循也釋文
鄭不從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遠袁萬反釋文
而揆其方傳云方道也釋文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於力反居如字釋文傳云噫辭也居處也釋文
知者觀其彖辭傳云彖辭卦辭也釋文
鄭皆不從
文言
聖人起而萬物覩釋文史記伯夷列傳集解引馬云作起也蓋或以其本爲注文鄭爲作
由辯之不早辯也傳云辯別也釋文
說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傳云倚依也釋文漢上易傳作倚立也誤五位相合以陰從陽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也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正義
鄭義增成之
雷風相薄傳云薄入也釋文鄭用之
乾一索而得男傳云索數也釋文
爲犢牛釋文鄭同
爲果蓏傳云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釋文
爲黔喙之屬傳云黔喙肉食之獸謂豺狼之屬黔黑也陽元在前也集解
鄭黔作黚義同
又
伏羲得河圖而作易卦辭文王爻辭周公正義首卷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三十一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次卷一千三百三十二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惠言著

周易宋氏劉氏

三國志注劉表爲荊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宜即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衷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忠與衷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亡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亡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今以爻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爲差勝康成者或以此景升章句尤闕畧難考案其義于鄭爲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无變動而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于鄭荀者不可得而聞云

周易宋氏

上經 彖 象

乾

象曰天行健注云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于詳矣集解餘卦下有名字矣作也文見周易口訣義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注云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見羣龍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故曰无首吉集解
此注并釋羣龍則口訣本分象附爻自乾而然矣蓋集解幷合其爻邪

坤

象曰地勢坤注云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勢言其性也集解

需

象曰雲上於天需注云雲上於天須時而降也集解
此荀氏舉坎降陽之義知乾升坤降之例同

師

弟子輿尸注云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眾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集解
失位例乘陽例
開國承家注云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開國謂析土地以封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爲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勳行其賞祿集解
此條盡與荀氏同知陽之五陰之二者乃升降非易位也又此云在二承五承即應也以陰上應故亦得名承

泰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注云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往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集解
孫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注云四互體震翩翩之象也蓋取震動翩翩然動貌陰虛陽實坤今居上故言失實也集解
互例

否

象曰天地不交否注云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

下降地氣沈下又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集解

噬嗑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注云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章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備集解

復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注云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者爲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集解

頤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注云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是故所養必得賢自求口實必得體宜體宜禮義也是謂養正也集解

下經 彖 象

恒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注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爲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矣節而不易道也集解

失節而不易道所謂反經合道也

遯

遯之時義大矣哉注云太公遯殷四皓遯秦之時也集解

益

象曰益損上益下注云明君之德必須損己而利人則下盡益矣周易口訣義

夬

九五莧陸注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釋文與荀同

姤

羸豕孚蹢躅注云羸大索巽爲繩也馬注大壯羸其角亦以爲大索所以繫豕者也巽爲股又爲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于四爲二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矣體巽爲風動搖之貌也集解

取象及義盡與虞同

據例

革

革已日乃孚注云人[illegible]

即日不孚已日乃孚矣故曰已日乃孚也已竟也周易口訣義

已爲竟與荀同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注云陽稱大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兌爲白虎馬亦以兌爲虎以位正西故也九者變爻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集解

九者變爻則似以爻辭象變矣而參考他爻又不然未聞其審

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注云五當耳宋說象好用形似小過爲飛鳥此五當耳亦是也中色黃故曰鼎黃耳兌爲金又正秋互例故曰金鉉公侯謂五也側文益肅五爲公侯也上尊故玉下卑故金以上爲天子金和且可柔屈喻諸侯順天子集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注云以金承玉君臣之節上體乾爲玉故曰玉鉉雖非其位陰陽相承剛柔之節也集解

荀氏其變略與虞同虞以鼎從大壯來上本乾初也此注云上體乾爲玉是卦變可知

巽

九二巽在牀下注云巽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二陽象幹陰象其足二无應於上退而據初心在於下故曰巽在牀下也集解

小過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注云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曰飛鳥震爲聲音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遺之音也集解

既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注云離者兩陽一陰陰方陽圓輿輪之象也其一在坎中離一爻入互坎以火入水必敗故曰曳其輪也初在後稱尾尾濡曳曳上當脫輪字咎也得正有應於義可以危而无咎矣集解

繫辭上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說始銳反注云說舍也釋文

于泰聚于午而終于否物死于否坤化成之辜于子而復始于泰是姤復爲天地終始泰否爲萬物始終皆舍于坎離宋

釋說爲舍益同此義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注云乾靜不用事則清靜專一含養萬物矣動而用事則直道而行導出萬物矣一專一直動靜有時而物无夭瘁是以大生也集解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云翕猶閉也坤靜不用事閉藏微伏應育萬物矣動而用事則開闢羣蟄敬導沈滯也一翕一闢動靜不失時而物無災害是以廣生也集解

動靜以用事言則十二爻辟卦之氣亦荀氏泰否始終之運

致寇至或作戎注云戎誤釋文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注云欲知天下之動者在於六爻之辭也集解

繫辭下

何以守位曰人注云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賢兼濟天下集解

文言

閑邪存其誠注云閑防也防其邪而存誠焉二在非其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集解

中和例同荀

君子進德修業注云業事也三爲三公君子處公位所以進德修業也集解

爻位例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注云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集解

說卦

水火相逮釋文云無不字

乾爲天注云乾動作不解天亦轉運集解爲圜注云動作轉運非圜不能故爲圜集解

爲駁馬注云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也集解爲木果注云羣星

著天似果實著木故爲木果集解
其於稼也爲反生注云陰在上陽在下故爲反生謂枲豆之類戴甲而生集解
巽爲木注云陽動陰靜二陽動於上一陰安靜於下有似於木也集解
坎爲水注云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集解
爲矯揉釋文注云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揉水流有曲直故爲矯揉集解者曲爲揉蓋誤脫爲矯字 釋文云使曲者直直
其於馬也爲美脊注云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也集解
爲曳注云水摩地而行故曳集解
其於木也爲科上槀注云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科槀也集解
艮爲山注云二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爲土陽爲木土積於下木生其上山之象也集解
爲果蓏注云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蓏桃李瓜瓞之屬皆出山谷也集解
爲閽寺注云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主主當爲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集解
兌爲澤注云陰在上令下溼故爲澤也集解

序卦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注云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集解

周易劉景升氏

上經　彖　象
乾
象曰天行健章句云詳其名也正義與宋同
屯
君子以經論正義同鄭
謙
象曰地中有山謙章句云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爲道降已升人漢上易傳引此二句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作降已而升人者也之義故爲謙象也集解
大畜
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釋文
日閑輿衛章句云曰猶言也釋文
六四童牛之牿章句云童妾也釋文未詳牿之言角也釋文
六五積豕之牙章句云豕去其勢曰積釋文
頤
山下有雷頤章句云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集解
其欲攸攸釋文章句云攸攸遠也釋文
習坎
習坎釋文用京章句云水流行不休故曰習釋文
象曰水洊至章句云洊仍也釋文
係用徽纆示于叢棘釋文章句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釋文
言眾議于九棘之下也釋文訓示爲眾議也

下經　彖　象
咸
憧憧往來章句云憧憧意未定也釋文
家人
九三家人熇熇釋文鄭云苦熱之意亦當作此熇字
睽
其牛掣釋文云劉本從説文解從角說文作觢云牛角皆踊
損
君子以徵忿懫欲釋文章句云澂清也懫止也釋文懫與鄭同
萃
孚乃利用禴釋文未詳
繫辭上
知以藏往釋文章句云藏善也釋文

皇清經解卷一之三十二終　番禺趙齊嬰南海招世榮嘉應黃釗簡校　新會

皇清經解依經　卷一之百三十三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稍遷廢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謚景侯釋文敘錄云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并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謂爲殷春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棄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也馬鄭取象必用說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則肅并棄說卦剝之以坤象牀以艮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興諸家皆廢荀宋雖費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家動變之說也王朗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肅而並棄其比附爻象者于是空虛不根而道士之圖書作矣嗚呼魏晉以莊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道不亂邪說不與時數會之于肅奚咎哉

上經
乾
利見大人注云大人聖人在位之日釋文文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李善注引云大人在位之日言在位則亦以爲九五之大人與鄭同矣蓋誤脫也
上九亢龍有悔注云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集解
坤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注云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漢上易叢說
此即馬荀注也然不取其孟春孟秋三陰三陽之文其意蓋不取卦氣也然則陰陽類者說卦之方東與北乾坎艮震陽卦西與南巽離坤兌陰卦也
屯
乘馬班如注云班如槃桓不進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與馬同

蒙
六三即鹿无虞釋文注云麓山足釋文
上九擊蒙注云擊治也釋文
需
致戎至釋文同鄭
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釋文鞶用馬亦當訓大注云褫解也釋文
師
否臧否方有反釋文釋文于豐日中見沫云王肅云音妹此易音文也則凡直音者肅本音反語後人音也
比
六三比之匪人凶釋文
泰
拔茅茹茹音如釋文
同人
九三伏戎于莽莽冥黨反釋文
大有
九二大車以載車剛余反釋文讀爲輿也
九四匪其彭注云彭壯也釋文
豫
六三盱豫注云盱大也釋文鄭云誇也大亦誇意
朋盍簪簪又祖感反釋文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簪王肅音祖咸翻盧召弓以毛非是
蠱
有子考絕句釋文同馬
觀
觀盥而不觀薦釋文馬義
噬嗑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注云四體純太平御覽作離陰封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以御覽作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思作避其難御覽初學記部以陰象骨正與鄭反乾剛坤柔經有明文何不思之甚
上九何校滅耳注云荷擔釋文

賁
賁符文反釋文注云賁有文飾黃白色釋文鄭箋詩白駒云易卦云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此與之同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注云失位无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釋文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又東京賦注象衡門三字作象闈二字又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失位无應隱處丘園二句又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注引隱處丘園二句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三句
失位例應例
剝
六二剝牀以辨辨否勉反釋文
六四剝牀以膚凶注云在下而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剝盡以及人身爲敗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凶也集解易象之學于是盡失
復
无祗悔祗時支反釋文
无妄
无妄注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釋文同馬鄭
頤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貞凶注云養下曰顛拂違也經常也丘小山謂六五也在艮爲山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顛頤違常于五也故曰拂經于丘矣拂丘雖阻常理養下故謂養賢上既无應征必凶矣故曰征凶集解頤之道以陽養陰故彖云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今乃謂以二養初其謬甚矣違常于五亦不辭
大過
大過過音戈釋文
習坎
入于坎窞窞又徒感反釋文注云窞坎底也釋文
險且枕枕針甚反釋文
離
則大耋之嗟耋又他結反嗟遵哥反釋文又注云八十曰耋釋文
九四突如突唐屑反釋文
下經

咸
憧憧往來注云憧憧往來不絕貌釋文與馬亦同
九五咸其脢脢又音灰釋文注云脢在背而夾脊正義鄭
遯
莫之勝說說如字釋文注云說解說也釋文
小人否否備鄙反釋文注云否塞也釋文同鄭
大壯
大壯注云壯盛也釋文與鄭義同
君子用罔注云罔无也釋文同馬
羸其角羸音螺釋文
晉
矢得勿卹釋文同馬鄭注云離爲矢釋文同馬
明夷
六二明夷夷于左般釋文注云般旋也日隨天左旋也釋文同馬
睽
睽音圭釋文
其人天且劓劓魚一反釋文
後說之壺釋文同京馬鄭
蹇
蹇紀偃反釋文
解
九四解而拇注云拇手大指釋文
損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注云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非无咎也爲下所益故无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內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陽剛居上羣下共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集解
據例
益
告公用桓圭釋文虞云圭桓圭也
夬
九三壯于頄頄音龜釋文
其行趑趄釋文注云趑趄行止之礙也釋文

九五莧陸注云莧陸一名商陸正義同馬鄭

姤

初六繫于金柅柅從手釋文注云金柅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正義說文檷絡絲檷也卽此

羸豕羸劣隨反釋文

萃

萃亨釋文鄭亦同

若號號戶羔反釋文同馬鄭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注云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迺猶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舊唐書一百八卷王志愔應正論禴殷春祭名釋文說禴同馬

上六齎咨齎將啼反釋文

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許兩反釋文同馬鄭

困

九四來余余釋文

九五臲卼釋文注云臲卼不安貌釋文鄭云劓刖當爲倪仉此亦同鄭

于臲卼臲妍詰反釋文

井

汔至汔其乞反釋文

九二井谷射鮒射音亦釋文同鄭注云射厭也釋文鮒小魚太平御覽同鄭

甕敝漏敝扶滅反釋文

九五井洌洌音例釋文

震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在有靈而尊者莫若于天有靈而貴者莫若于王有聲而威者莫若于雷有政而嚴者莫若于矦是以天子當乾諸矦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處則諸矦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太平御覽

六三震蘇蘇注云蘇蘇躁動貌釋文

艮

厲薰心漢上易傳注云薰灼其心漢上易傳同馬荀

漸

初六鴻漸于干注云干山間澗水也釋文

飲食衎衎注云衎衎寬饒之貌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馬云饒衍亦同

歸妹

九四歸妹愆期注云愆過也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注同馬

豐

雖旬无咎旬尚純反或音脣釋文

六二豐其蔀蔀普苟反釋文

日其見沬沬音妹釋文唯此音作王肅云

旅

旅注云軍旅釋文

初六旅瑣瑣注云瑣瑣細小貌釋文同鄭義

喪牛于易易音亦釋文

渙

初六用拯注云拯拔也釋文馬云舉也亦同

九五渙汗其大號注云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如身出汗出不可反也北堂書鈔一百三

中孚

我有好爵好呼報反釋文

或罷罷音皮釋文

小過

小過過音戈釋文

既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注云體柔應五履順乘剛婦人之義也茀首飾坎爲盜離爲婦喪其茀集解文作髴注中兩作茀字或王本作茀集解改之未盡耳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集解

此取應五坎爲盜則王肅不用互卦也二旣以五爲夫又以爲盜又取相應爲七日得乖錯甚矣

未濟

小狐汔濟注云坎爲水爲險爲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漢上易說卦傳據此則凡坎下之卦皆得稱狐矣又水險隱伏皆坎象往來者以何象之故易象之學失之自王肅始

彖上傳釋文云一本作繫辭上傳說卦雜卦皆有傳字則彖象亦云傳可知

隨

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釋文改經文以合他卦之例不知隨義主於隨時此王肅之陋也

觀

大觀在上觀音官釋文

習坎

險之時用大矣哉注云守險以德據險以時成功大矣集解

離

百穀草木麗乎地釋文

彖下傳

咸

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注云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爲禮也通義正取女之所以爲吉也集解

此以義釋利則知四德皆依文言與鄭同

明夷

文王以之注云唯文王能用之下亦然釋文

家人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注云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家人有嚴君也家人有嚴君故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家家咸正而天下之治大定矣集解

睽

其志不同行行遐孟反釋文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注云高卑雖異同育萬物集解

蹇

往得中也注云中適也釋文王肅不知中義故轉爲適往得適不

解

姤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注云女不可取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集解

漸

漸之進也女歸吉利貞釋文

歸妹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注云男女交而後人民蕃天地交然後萬物興故歸妹以及天地交之義也集解以及者謂以歸妹而及天地交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注云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進也故无所利矣集解

中孚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注云三四在內二五得中兌說巽順故孚也集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注云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集解

小過

上逆而下順也注云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正故曰下順也集解

象上傳

乾

大人造也造七到反釋文

坤

文在中也注云坤爲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集解

以此知王肅解易尚依爻象不如王弼之虛誕

需

雲在天上需釋文

訟

患至掇也注云若手拾掇物然正義

師

君子以容民畜眾畜許六反釋文注云畜養也釋文

承天龍也釋文注云龍寵也釋文

同人

君子以類族辯物辯卜免反釋文

隨

君子以鄉晦入宴息鄉許亮反宴烏顯反釋文

蠱

君子以振民毓德毓古育字釋文

噬嗑

聽不明也注云言其聽之不明釋文

復

以下仁也注云下附於仁釋文

離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注云兩離相續明之義也初學記皇太子部

離王公也注云麗王者之後爲公釋文蓋同鄭本作麗王公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獲匪其醜大有功也釋文

象下傳

遯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釋文注云三上係于二而獲遯故曰係遯病此係執而獲危懼故曰有疾憊也此於六二畜臣妾之象足以畜其臣妾不可施爲大事也集解三係于二不宜云上二以三爲臣妾與經文又不合疑三二字誤當二上係于三二執用黃牛之革者謂三執係之三執二而二終遯故以爲三病也二爲三之臣妾可以係執餘事則不能也

大壯

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釋文注云祥善也釋文同鄭

姤

后以施命誥四方釋文注云誥止也釋文同鄭

萃

君子以除戎器注云除猶脩治釋文同姚陸

升

君子以順德釋文

井

君子以勞民勸相相如字釋文

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釋文

豐

豐其屋天際祥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戕也釋文注云戕殘也釋文祥同鄭戕義亦與鄭同

繫辭上傳釋文

在天成象注云象者日月星禮記樂記正義在地成形注云山川草

考文宋本枚物也禮記樂記正義同馬鄭

八卦相蕩蕩唐黨反釋文

鼓之以雷霆霆音庭釋文凡經文相接者雖兩處引來亦皆連寫此條或不必提行成臧鏞堂校

乾知泰始釋文

而易成位乎其中矣釋文同馬

三極之道也注云陰陽剛柔仁義爲三極釋文即鄭三才之義

齊小大者存乎卦注云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大小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集解

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云介纖介也釋文震无咎者存乎悔注云震動也釋文

故能彌綸天下之道注云綸纏絡也釋文注云綸絲之作也文選文成

犯違天地之化釋文同鄭

故君子之道鮮矣注云鮮少也釋文

其利斷金斷丁管反釋文

野容誨淫釋文注云作野音也釋文既云王肅作野又引王注云作野易也然未信或以冶之作野

掛一以象三掛音卦釋文

夫易闓物成務闓音同釋文

錯綜其數文選注如此未知王本否注云錯交也綜理事也文選郭璞江賦注又曰旁也

[illegible]賦注何敬祖贈張華詩注曹子建七啟注顏延年元皇后哀冊文注皆引綜理事也

聖人以此洗心洗悉禮反釋文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殺所戒反釋文

闔戶謂之乾闔胡臘反釋文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注云此章首獨言是故者總眾章之意釋文兩儀天地也文選潘安仁贈陸機詩注又任彥昇宣德皇后令注兩儀天地也亦馬義

雒出書釋文云漢家以火德王故從各隹

乾坤其易之緼邪緼於問反又釋文

繫辭下傳釋文

何以守位曰仁釋文

以體天地之撰撰士眷反釋文

德之辯也辯卜免反釋文

不可遠 袁萬反釋文同馬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噫於力反居音基釋文 注云噫辭也居辭
釋文 噫辭同馬居辭同鄭習音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注云彖舉
彖之要也 釋文 則以彖辭爲卦辭也亦同馬
成天下之亹亹者注云亹亹勉也 釋文

文言傳

上下无常 上時掌反釋文
水流溼火就燥注云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
上 尚書洪範正義 史記伯夷列傳集解 雲從龍風從虎注云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
六爻發揮注云揮散也 釋文
其唯愚人乎知進退存亡 釋文

說卦傳 釋文

參天兩地而倚數 倚其綺反釋文 注云倚立也 釋文 同虞五位相合以
陰從陽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 正義 此
亦用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義
水火不相射 射音亦釋文 注云射厭也 釋文 同虞陸董姚
眇萬物而爲言者也 眇音妙釋文
橈萬物者莫疾乎風 橈乃教反又呼勞反釋文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熯呼旦反釋文 注云熯火氣也 釋文
水火相逮 釋文云無不字同鄭宋陸
震一索而得男注云索求也 釋文
爲旉 旉音孚釋文
爲香臭 釋文今本爲臭 正義
爲矯輮 輮如又反又女九反釋文 字同馬鄭
爲亟心 亟去記反釋文
爲黔喙之屬 黔其嚴反釋文

序卦傳

屯者物之始生也注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爲物始生也 正義
豫必有隨注云歡豫人必有隨 隨下隨字誤者 正義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注云過莫大于不養 正義

雜卦傳 釋文

蠱則飭也 釋文同鄭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三十三終 嘉應葉鈐舊校 番禺趙齊嬰南海招世康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三十四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惠言著

周易董氏

董遇字季直宏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魏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敘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則云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亡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亡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肅合者其于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爲費氏易也

上經 彖 象

屯
天造草昧章句云草昧微物 釋文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釋文 章句云彙出也 釋文

謙
君子以捊多益寡 釋文 章句云捊取也 釋文 與鄭荀並同

噬嗑
九四噬乾胏 釋文 同荀

賁
白馬翰如章句云翰馬舉頭高卬也 釋文 義與馬荀亦同

剝
君子德車 釋文

无妄
不菑畬章句云菑反草也悉耨曰畬 釋文

下經 彖 象

夬
九五莧陸章句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 正義 同宋

既濟
婦喪其髢 釋文 義與虞同

繫辭上

鼓之以雷霆章句云鼓鼓動也 釋文 同虞陸
乾以易知 易音亦釋文 同鄭荀虞
辯吉凶者存乎辭 辯彼列反釋文 章句云辯別也 釋文 同虞姚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章句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 正義 同姚
聖人以此先心 釋文 與京荀虞並同

繫辭下

夫坤妥然示人簡矣 釋文 同陸姚
象也者象也 釋文 同孟京虞姚

文言

君子體信足以長人 釋文 同京荀
爲其兼于陽也 釋文一本兼作嗛釋文 同荀陸

說卦

水火不相射 射音亦釋文 章句云射厭也 釋文 與虞陸姚王肅並同
眇萬物而爲言者也章句云眇成也 釋文
爲幹卦 釋文本作乾卦 眾家 鄭云乾當爲幹亦用鄭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三十四終 嘉應葉鈐舊校 番禺趙齊嬰南海招世康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三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廙字世將瑯邪臨沂人晉愍帝時封武陵縣侯元帝時爲左衛將軍遷諭王敦遂爲敦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尋卒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廙注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三卷殘闕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不受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又除會稽郡丞數除官皆不拜卒謚曰貞簡先生釋文敘錄引七錄云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二卷又周易乾坤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亡文選注所引或云易注即其疏義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冊府元龜有劉瓛義九卷董眞卿周易會通引劉瓛同人之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本而附之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說如王廙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其于易或宜宗鄭黜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周易王世將氏

上經　象

大有

明辨晣也 晣章舌反 釋文 此用鄭讀字也

謙

利用侵伐 釋文 益以謙尊而光六五居尊位義當偃武與上六異義故破侵爲寢既不知卦象又昧于人事非也

豫

上六冥豫注云冥深也 釋文

賁

彖曰山下有火賁注云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爲體層峯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如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 集解 又見周易口訣義作山下有火文明相照夫山之爲體層峯峻嶺嶮巇峭麗參差被日光照耀如以彫飾而見文章賁之象也

下經

咸

六二咸其腓注云腓腓腸也 釋文 用鄭

益

王用享于帝 享許庚反 釋文 用王弼隨注之義

夬

九二惕號 號音号 釋文 用鄭

萃

若號 號戶羔反 釋文 用鄭王肅

豐

九三豐其沛 沛豐蓋反又補賴反 釋文

既濟

六四繻有衣袽 釋文

繫辭上

君子之樞機注云樞戶樞也機弩牙也 釋文同鄭

大衍之數五十注云衍廣也 釋文 蜀才同

繫辭下

砎于石 砎古黠反 釋文

无祇悔 祇音支 釋文

說卦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注云揮散也 釋文 用王肅

水火相逮 釋文云无不字 用鄭宋王肅陸績

兌爲羊注云羊者順之畜故爲羊也 正義

爲瘠馬注云健之甚者爲多骨也 釋文 爲駮馬注云駮馬能食虎豹爲其至健也 正義

爲大塗注云大塗萬物所出 太平御覽百九十五

爲矯揉 釋文 用宋

其於輿也爲多眚注云眚病也 釋文

爲徑路注云物始故爲徑路 太平御覽百九十五

周易劉子珪氏

乾坤義

用九義云總六爻純九之義故曰用九也 集解

彖曰義云彖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 集解

首出庶物義云陽氣爲萬物之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寧故曰萬國咸寧也 集解

文言義云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 集解

至哉坤元義云至極也 文選鄒陽上書吳王注 萬物資生義云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文選陶淵明雜詩注又左太沖魏都賦注引自無出有曰生皆不引經文

乃順承天義云萬物資生於地故地承天而生也 集解

繫辭上義疏 案正義上繫分爲十二章

鼓之以雷霆義疏云霆雷也震爲雷離爲霆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大智度論 案注文經字鼓之以電霆

憂悔吝者存乎介義疏云介微也 一切經音義五分律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義疏云彌廣也 文選孫興公天台山賦注 一切經音義大方廣佛華嚴經引易彌綸天地之道注云彌廣也綸經理也元應所引多用子珪上句既與文選注同疑亦是劉注

治容誨淫義疏云治妖治也 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 又大愛道比丘尼經

成天下之亹亹者義疏云亹亹猶微微也 一切經音義大智度論

聖人以此洗心 洗悉殄反 釋文 義疏云洗盡也 釋文

繫辭下義疏 正義云劉瓛爲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三十五終　番禺崔齊婴南海招世康嘉應葉軫覆校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百三十六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義別錄　武進張編修惠言著

周易子夏傳　薛虞記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中經簿子夏傳四卷七錄子夏傳六卷見唐會要劉子元等議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梁六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尉荀勖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

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於子夏與商瞿之傳異邪今所傳子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集解諸書所引校之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惠徵士棟以爲唐時子夏殘書尚存無容僞爲之必宋人也然予謂即唐時二卷者亦非眞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乎書既亡好事者裒斂衆說而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瞿豈得出於子夏哉子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諸京房六爻之義以井谷射鮒傳證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取于孟京非孟京取於此傳觀其文義可知也然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於晁後邪而何時亡之又不可曉也

上篇 正義首卷云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

乾

乾元亨利貞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秉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秉四德故曰元亨利貞矣 集解

初九潛龍勿用傳云龍所以象陽也 集解

上九亢龍有悔傳云亢極也 集解

坤

先迷後得主 漢上易傳

屯

初九盤桓傳云盤桓猶桓旋也 漢上易傳

六二屯如傳云如辭也 釋文

乘馬班如 乘音繩 釋文 傳云班如相牽不進皃 釋文 正義作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

訟

无眚傳云妖祥曰眚 釋文

師

師貞大人 集解崔憬云 又漢上易傳

比

比吉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集解 釋文引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周易口訣義亦引

云地得水而

終來有它吉傳云非應稱它 漢上易傳 此與荀義合

六三比之匪人傳云處非其位非人道也 漢上易傳 以匪爲非

合

正位例

小畜

九三輿說輹 漢上易傳 傳云輹車勑也 正義 謂輹爲軸與車之勑連開

軸與車者車謂輿也

九五有孚攣如 釋文 傳云攣思也 釋文

月近望 釋文

履

愬愬傳云愬愬恐懼皃 釋文 馬義同

泰

六四翩翩 釋文 同虞

六五帝乙歸妹傳云帝乙歸妹湯之嫁妹也 漢上易傳 本乾鑿度

上六城復于隍 釋文 傳云隍城下池也 正義

大有

九四匪其旁 釋文 漢上易傳云子夏傳讀旁作彭 旁盛滿貌

謙

嗛 釋文 傳云嗛謙也 釋文

撝嗛傳云撝嗛化嗛也 漢上易傳 或即京氏上下皆通之義

豫

六三紆豫 釋文 紆緩亦夸大之意或即鄭義

朋盍簪 釋文 傳云簪疾也 釋文 亦鄭速也之意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云先甲三日辛壬癸也後甲三日乙丙丁也 集解 義無取於壬癸乙丙其用鄭而失之乎

噬嗑

九四噬乾胏 釋文 同荀

賁

束帛戔戔 釋文 戔陸音在千反則戔戔通字傳云五匹爲束三元二纁象陰陽 釋文 與鄭禮注同記云禮之多也 釋文 即馬云委積之

意

剝

六二剝牀以辨記云辨膝下也 釋文 同鄭

復

七日來復傳云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日其物陽也 漢上易傳 朱子發云京房曰六爻反復之稱陸績注京房易傳曰六陽涉六陰又七爻在初故稱七日日亦陽也與此義同

此辟卦十二爻之例

有災眚傳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 釋文

大畜

初九有厲利已傳云居而待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 漢上易傳

頤

六二顚頤拂經 釋文 傳云拂輔弼也 釋文

其欲攸攸 釋文 記云攸攸速也 釋文

坎

湜于叢棘 釋文

離

嘁嗟若 嘁子六反 咨慙也 釋文

下篇

咸

初六咸其拇 釋文 記云拇足大指也 釋文 同馬鄭

九五咸其脢傳云在脊曰脢 正義 與鄭云背脊肉同

遯

上九肥遯傳云肥饒裕 釋文 正義

晉

九四晉如碩鼠 釋文 漢上易傳 與鄭合

明夷

六二明夷睇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釋文 漢上易傳 睇同鄭拼用說文

睽

其牛掣 釋文 傳云掣一角仰也 釋文

益

益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 正義 同孟

夬

掔羊悔亡 釋文

九五莧陸傳云莧陸木葉草根剛上柔下也 正義

初六繫于金鑈（釋文）
九五以杞苞瓜（釋文云作杞匏瓜正義）記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橈
似匏瓜又爲杞柳之杞（杞正義杞柳柔韌木也釋文作）依記文則經字當作匏
義仍與苞同又爲杞柳之杞柳蓋誤字當爲梓也杞爲杞柳與
鄭同爲杞梓則馬義
困
九四來荼荼（釋文）與翟同
于鯢卼（齧又作杌釋文）
井
九二井谷射鮒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正義蝦蟆釋文作鮒謂又見周易口）
（詩義云鮒是蝦蟆也）
朱子發云井爲五月之卦螻蟈鳴故曰蝦蟆
六四井甃傳云甃亦治也以塼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爲甃（正義釋文）
（文云甃子夏傳云脩治也本云以塼壘井爲甃盧召弓本釋文本云作于云以正義合之以塼壘井正是子夏傳本云者或當爲又云或後人校釋文者增注盧好改字未足信）
鼎
我仇有疾傳云仇謂四也（漢上易傳）四以近權惡我專任（漢上易傳）漢上
易又云鄭以九四爲九二仇則同鄭義
其形渥（漢上易傳）
艮
厲薰心（漢上易傳）
歸妹
六五帝乙歸妹傳云湯之嫁妹也（漢上易傳）
士刲羊无血傳云血謂四（漢上易傳）
朱子發云士刲羊三而无血則以互體言矣
豐
六二豐其蔀（薛作菩釋文）記云菩小蓆（釋文）與鄭同
九三豐其芾日中見昧（釋文上易傳）漢傳云芾小也亦虞蔀小之意
昧星之小者（釋文）與爲同記云昧輔星也（釋文）九家云斗杓後小星
即輔星也
旅
得其齊斧（釋文）衆家皆同

渙
初六用拼馬壯吉（釋文）傳云拼取也（釋文）
中孚
吾與爾靡之（漢上易傳）釋文埤倉作縻云散也
六三得敵傳云三與四爲敵（漢上易傳）
既濟
既濟傳云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漢上易傳）
六位之正陽皆下陰此與荀氏三陽降爲泰則爲既濟三陰
降爲否則爲未濟其義正同但荀以既濟爲物之始此以爲
物之成或以物出地爲成邪
六二婦喪其髴（釋文）同虞
六四繻有衣袽（釋文）記云繻古文作襦（釋文）
未濟
小狐汔濟傳云坎稱小狐（漢上易傳）朱子發云九家集解坎爲狐孟
喜曰坎穴也狐穴居義皆同惠言謂孟氏以坎爲穴不爲狐九
家於象甚疎坎爲狐非也就使坎得爲狐又何稱小故知爲此
傳者妄爾
又
傳云婦人學于舅姑者也（漢上易傳引以言漸不知何卦之傳）國語文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三十六終（嘉應葉[illegible]舊校　番禺趙齊嬰南海招世康新校）

羣解彙編目錄卷一之百三十七

周易上經

乾
乾（玖拾）通釋（伍拾）
乾元亨利貞（百叁陸）別錄（伍捌）
元亨利貞　本卷一
初九潛龍勿用（百貳玖）別錄（伍拾）（百叁壹）又（叁伍）（百叁陸）又（伍捌）
本卷一
初九（百貳捌）別錄（肆捌）
九二見龍在田　二句（壹）易音（壹）（百貳玖）別錄（伍拾）
見龍在田（百零壹）補疏（柒貳）
九三君子　无咎（叁肆）易說（叁肆）（百貳玖）別錄（伍拾）
夕惕若厲无咎　本卷一
夕惕若厲（百貳叁）別錄（伍肆）　本卷一
九三不取象於龍　本卷一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壹）易音（壹）（百零壹）補疏（柒貳）（百貳玖）
別錄（伍拾）
九五飛龍在天　二句（壹）易音（壹）（百貳玖）別錄（伍拾）
利見大人（百叁叁）別錄（伍伍）
上九亢龍有悔（百貳叁）別錄（伍肆）（百貳玖）又（伍拾）（百叁陸）又（伍捌）
本卷一　補遺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叁肆）易說（肆叁）
无首吉（肆捌）通釋（叁肆）
用九（百叁伍）別錄（伍捌）
彖曰（百叁貳）別錄（伍肆）
大哉乾元至咸寧（貳）易音（貳）
雲行雨施　本卷一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叁肆）易說（肆叁）
首出庶物　二句（百叁伍）別錄（伍捌）
萬國咸寧（玖壹）通釋（伍叁）
彖曰天行　不息（玖拾）通釋（伍拾）（天文觀象授時一卷二頁）　本卷一
天行健（百叁貳）別錄（伍肆）又（伍伍）本卷一
天行（叁捌）通釋（叁叁）
君子以自彊不息（百貳玖）別錄（伍拾）
潛龍勿用至首也（貳）易音（貳）
反復道也（玖拾）通釋（伍叁）
大人造也（百貳肆）別錄（伍肆）（百貳捌）又（肆捌）（百叁叁）又（伍柒）本
卷一
用九天德　首也（百貳叁）別錄（伍肆）
文言說　本卷一
文言（百叁伍）別錄（伍捌）
元者善之長也　本卷一　辭之所謂大也
君子體仁　二句（百貳柒）別錄（肆捌）（百叁肆）又（伍柒）
利物足以和義（百貳叁）別錄（肆肆）（百貳捌）又（肆捌）
君子行此　利貞（百貳玖）別錄（伍拾）（百貳捌）又（肆捌）

遯世无悶　玖壹通釋伍肆
憂則違之　本卷一
庸言之信　二句　叁易音肆
閑邪存其誠　貳百叁別錄伍伍
善世而不伐　本卷一
君德　本卷一
君子進德修業　貳百叁別錄伍伍
忠信至居業也　伍百貳別錄肆陸
知至至之　幾也　伍百貳別錄肆陸
知終終之　義也　肆百貳別錄肆伍
是故居上位　二句　叁易音肆
上下无常　叁百叁別錄伍柒
進退无恆　壹玖通釋伍叁
非離羣也　拾玖通釋伍叁
同聲相應至親下　叁易音肆
水流溼　二句　叁百叁別錄伍柒
雲從龍　二句　同上伍柒
風從虎　本卷一
聖人作　一句　捌百貳別錄肆捌　壹百叁又伍肆
本乎天者　二句　肆叁易說肆叁
潛龍勿用下也　叁易音肆
見龍在田時舍也　叁易音肆　肆叁易說肆　本卷一
終日乾乾行事也　叁易音肆
或躍在淵　試也　同上
飛龍在天　治也　同上
亢龍有悔　災也　同上
乾元用九　治也　叁易音肆
潛龍勿用至偕行　叁易音肆
或躍在淵至天則　同上
乾道乃革　壹玖通釋伍伍
與時偕極　貳玖通釋伍柒
乃見天則　本卷一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本卷一

利貞者性情也　玖百貳別錄伍拾
大哉乾乎至旁通情也　叁易音貳　捌百貳別錄肆捌
六爻發揮　叁百叁別錄伍柒　本卷一
旁通情也　本卷一
時乘六龍至平也　叁易音肆
時乘六龍　二句　叁百貳別錄肆伍
君子以成德爲行　玖百貳別錄伍拾
上不在天　三句　叁易音肆
上不在天　二句
與四時合其序　伍百貳別錄肆陸
先天而天弗違　五句　叁易音肆
知存而不知亡　二句　同上
其惟聖人乎　存亡　叁百叁別錄伍柒　本卷一

坤

坤　拾玖通釋拾伍　本卷一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玖百貳別錄伍拾　本卷一
牝馬　叁捌通釋叁貳
先迷後得主　陸百叁別錄伍捌　本卷一
後得主至喪朋　本卷二
西南得朋　二句　伍捌通釋捌叁　壹百叁別錄叁伍　叁百叁又伍伍　本卷二　一見補遺
至哉坤元至應地无疆　貳易音貳
至哉坤元　本卷一
至哉坤元至承天　伍百叁別錄伍捌
坤厚載物　二句　陸百貳別錄肆陸
品物咸亨　壹玖通釋伍叁
象曰地勢坤　貳百叁別錄伍肆　本卷一
初六　堅冰至　拾玖通釋貳伍　玖百貳別錄拾伍　本卷一
象曰履霜　凝也　本卷一
履霜堅冰至至堅冰也　貳易音貳
六二　无不利　玖百貳別錄伍拾
六二直方大　本卷二
六二之動至光也　貳易音貳

六三含章至有終　同上
含章可貞至知光大也　貳易音貳　玖百貳別錄伍拾
或從王事　二句
六四括囊　无譽　同上
括囊无咎　二句　貳易音貳
六五黃裳元吉　玖百貳別錄伍拾
黃裳元吉　二句　貳易音貳
象曰黃裳　中也　玖百貳別錄伍拾
文在中也　叁百叁別錄伍柒
上六龍戰　二句　肆叁易說肆　玖百貳別錄伍拾
龍戰于野　捌肆通釋叁陸　壹百零補疏柒貳
龍戰于野　窮也　貳易音貳　玖百貳別錄伍拾
用六利永貞　同上
用六永貞　二句　貳易音貳
文言說　本卷一　歸乾文言總
坤至柔至時行　叁易音肆
坤至柔　二句　本卷一
含萬物而化光　玖百貳別錄伍拾　本卷一
積善之家至餘殃　叁易音肆
一朝一夕　捌柒通釋肆伍
其所由來者漸矣　玖壹通釋伍伍
由辯之不早辯也　壹百叁別錄伍肆
直其正也　本卷一
君子敬以直內　二句　叁易音肆
則不疑其所行也　本卷一
陰雖有美至有終也　貳百叁別錄伍伍
地道也　三句　伍百貳別錄肆陸
蓋言順也　本卷一
君子黃中通理　二句　叁易音肆
陰疑於陽　三句　貳百叁別錄伍伍　肆百貳又伍肆　陸百貳又
陸肆　本卷一
爲其嫌於无陽也　玖拾通釋伍貳　捌百貳別錄肆捌　肆百叁又

猶未離其類也 玖拾通釋伍叁

屯

屯 玖拾通釋伍壹
屯元亨至建侯 百捌拾易禮叁伍
利建侯 陸捌通釋肆拾
屯剛柔始交不寧 貳易音貳
天造草昧 玖壹通釋伍伍 百零壹補疏柒貳 百叁肆別錄伍柒
宣建侯而不寧 百貳玖別錄伍壹
君子以經綸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叁貳又伍伍 本卷一
初九磐桓 建侯 百拾捌易禮叁伍
初九磐桓 百叁陸別錄伍捌 百叁壹又叁伍 本卷二
象曰雖磐桓至民也 百拾捌易禮伍叁 貳易音貳
六二屯如至乃字 本卷一
六二屯如 二句 叁肆易說肆肆
屯如邅如至婚媾 壹易音壹 百叁壹別錄伍叁
乘馬班如 百貳叁別錄伍肆 百叁叁又伍伍 百叁陸又伍捌 本卷一
六二屯如 百叁陸別錄伍捌
屯如邅如 本卷三
匪寇婚媾 柒捌通釋肆肆 百貳捌別錄肆捌
女子貞不字 本卷一
十年乃字 柒捌通釋肆叁
六二之難 常也 貳易音貳
六二之難 二句 本卷一
六三即鹿至往吝 百拾玖易禮叁柒
即鹿无虞 百叁叁別錄伍陸 本卷二
君子幾 往吝 本卷一
往吝 百叁壹別錄伍叁
即鹿至窮也 貳易音貳
求婚媾 三句 叁肆易說肆肆
求而往明也 貳易音貳
九五屯其膏 貞凶 叁肆易說肆肆
屯其膏 光也 貳易音貳
上六乘馬 漣如 壹易音壹
泣血漣如 本卷一
泣血漣如 長也 貳易音貳

蒙

蒙 玖拾通釋伍壹
蒙亨 百貳玖別錄伍拾
匪我求童蒙 百貳捌別錄肆捌
童蒙求我 本卷二
童蒙 叁捌通釋叁叁
初筮告 不告 壹易音壹
初筮 叁捌通釋叁貳
蒙亨以亨至聖功也 貳易音貳
匪我求童蒙 志應也 百零壹補疏柒貳
蒙以養正聖功也 百貳玖別錄伍拾
果行育德 本卷一
初六發蒙 以往吝 百貳玖別錄伍拾
以往吝 百貳叁別錄肆伍 本卷一
利用刑人 二句 貳易音貳
九二包蒙吉 叁肆易說肆肆 本卷一
子克家 玖壹通釋伍肆
子克家 接也 貳易音貳
金夫 叁捌通釋叁肆
勿用取女 順也 貳易音貳
勿用取女 陸捌通釋肆壹
困蒙 玖壹通釋伍伍
用脫桎梏 同上伍陸
困蒙之吝 二句 貳易音貳
童蒙之吉 二句 同上
順以巽也 玖壹通釋伍陸
上九擊蒙 百叁壹別錄伍叁 百叁叁又伍陸
擊蒙 禦寇 叁肆易說肆肆
不利爲寇 柒捌通釋肆肆
利用禦寇 二句 貳易音貳

需

需須也 玖拾通釋伍壹 本卷一
光亨貞吉 百叁壹別錄伍叁
剛健而不陷至功也 貳易音貳
其義不困窮矣 玖壹通釋伍伍 本卷一
需有孚至中也 百貳陸別錄肆陸
象曰雲上 宴樂 百貳玖別錄伍壹 本卷一
象曰雲上於天需 百叁貳別錄肆伍 百叁叁又伍柒
君子以飲食宴樂 本卷一
初九需于郊 无咎 百貳玖別錄伍壹
利用恆 玖壹通釋伍叁
需于郊至常也 貳易音貳
需于郊 捌肆通釋叁伍
需于沙 本卷一
需于沙至終也 貳易音貳
需于沙衍在中也 本卷三
小有言 柒捌通釋肆肆
致寇至 百叁陸別錄伍陸 柒捌通釋肆肆
需于泥 四句 貳易音貳
自我致寇 肆捌通釋叁陸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壹易音壹 叁肆易說肆肆
需于血 聽也 貳易音貳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肆捌通釋叁陸 本卷一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貳易音貳
有不速 二句 百叁壹別錄伍叁
不速之客 終吉 本卷二 一脫字

訟

訟 玖拾通釋伍壹 百貳玖別錄伍壹
不利涉大川 柒捌通釋肆叁
有孚窒惕中吉 百零壹補疏柒貳 百叁壹別錄伍叁 本卷一
剛來而得中也 百貳陸別錄肆陸 本卷一
終凶訟不可成也 六句 貳易音貳
天與水違行訟 叁肆易說肆肆
君子以作事謀始 百貳玖別錄伍壹
初六不永所事 終吉 叁肆易說肆肆
小有言 柒捌通釋肆肆
不永所事 四句 貳易音貳

九二不克訟 主 无眚 叁肆 易說 肆肆 捌 百拾 易禮 叁陸
本卷一
歸而逋 玖壹 通釋 伍伍
无眚 壹 百叁 別錄 叁伍 陸 百叁 又 伍捌
不克訟 四句 貳 易音 貳
患至掇也 叁 百叁 別錄 伍柒
六三食舊德 終吉 捌 百拾 易禮 陸叁 本卷一
或從王事无成 貳 捌 百拾 易禮 叁陸
食舊德 吉也 貳 易音 貳
九四不克訟 貞吉 捌 百拾 易禮 叁陸
卽命 本卷一
復卽命 失也 貳 易音 貳
復卽命 玖拾 通釋 叁伍 捌 百貳 別錄 捌肆 壹 百叁 又 伍叁
訟元吉 正也 貳 易音 貳
上九或錫 褫之 伍 百貳 別錄 陸肆 壹 百叁 又 叁 一百叁 又
伍陸
三褫 叁捌 通釋 肆叁 本卷二
以訟受服 敬也 貳 易音 貳

師

師 壹 百叁 別錄 伍叁
師貞丈人吉无咎 玖 百拾 易禮 叁陸
師貞丈人吉 叁捌 通釋 貳叁 拾玖 又 壹伍 捌 百貳 別錄 捌肆 叁 百
陸 又 捌伍 本卷五
剛中而應 二句 陸 百貳 別錄 肆陸
行險而順 從之 玖 百貳 別錄 伍壹
以此毒天下 咎矣 壹 百叁 補疏 貳柒 本卷一
以此毒天下 壹 百叁 別錄 伍肆
地中有水師 肆 百貳 別錄 肆捌
君子以容民畜眾 叁 百叁 別錄 伍柒 玖拾 通釋 伍貳
初六師出 臧凶 玖 百拾 易禮 叁陸
師出以律 本卷二
否臧凶 捌 百貳 別錄 肆捌 壹 百叁 又 叁伍 叁 百叁 又 陸伍 玖拾 通
釋 伍貳 本卷一
師出以律 凶也 貳 易音 貳

九二在師 錫命 玖 百拾 易禮 叁陸
在師中吉 本卷一
在師中吉 邦也 貳 易音 貳
承天寵也 叁 百叁 別錄 伍柒 本卷一
三錫 叁捌 通釋 叁肆
師或輿尸 肆叁 易說 肆肆 玖 百拾 易禮 陸叁 本卷二
師或輿尸 功也 貳 易音 貳
輿尸 本卷一
左次无咎 常也 貳 易音 貳
六五田有禽 无咎 玖 百拾 易禮 陸叁 本卷一
田有禽 陸捌 通釋 拾肆 玖 百拾 易禮 柒叁 本卷一
長子率師 二句 壹 易音 壹 本卷 歸上三爻
弟子輿尸 貳 百叁 別錄 伍肆
長子率師 當也 貳 易音 貳
上六大君 勿用 捌 百拾 易禮 伍叁 玖 百拾 又 陸叁 玖 百貳 別
錄 壹伍 本卷 歸著潛龍勿用總
開國承家 貳 百叁 別錄 伍肆
承家 壹玖 通釋 伍肆
大君有命 邦也 貳 易音 貳 玖 百貳 別錄 伍壹
大君有命 柒捌 通釋 肆叁

比

比 拾玖 通釋 伍壹
比吉也 陸 百叁 別錄 捌伍 本卷一
原筮 叁捌 通釋 叁貳
比吉 夫凶 玖 百貳 別錄 伍壹
方來後夫凶 本卷一
比輔也 至 窮也 貳 易音 貳
比輔也 本卷一
原筮元永貞 本卷一
原筮元永貞 中也 陸 百貳 別錄 肆陸
地上有水比 柒叁 易說 壹伍
先王以建 諸侯 捌 百拾 易禮 叁伍
以建萬國 本卷一
盈缶 捌 通釋 叁肆

終來有他吉 捌 百貳 別錄 捌肆 陸 百叁 又 伍捌
有他吉 陸捌 通釋 肆拾
比之初六 吉也 貳 易音 貳
六二比之 貞吉 玖 百貳 別錄 壹伍 本卷一
比之自內 失也 貳 易音 貳
六三比之匪人 肆捌 通釋 陸叁 玖 百貳 別錄 壹伍 壹 百叁 又 叁伍
叁 百叁 又 陸伍 陸 百叁 又 伍捌
象曰比之 傷乎 貳 易音 貳 玖 百貳 別錄 伍壹
六四外比 至 上也 同上
外比於賢 二句 貳 易音 貳
九五顯比 誠吉 肆叁 易說 伍肆 玖 百拾 易禮 叁柒
王用三驅 壹 百叁 別錄 叁伍 叁捌 通釋 肆叁 本卷一
顯比之吉 至 中也 貳 易音 貳
上六比之无首凶 肆叁 易說 伍肆 肆捌 通釋 叁肆
比之无首 終也 貳 易音 貳

小畜

小畜 玖拾 通釋 伍貳 本卷一
密雲不雨 二句 伍捌 通釋 叁柒
健而巽 行也 貳 易音 貳
志行 叁捌 通釋 叁叁
初九復自道 咎吉 壹 易音 壹 叁肆 易說 肆伍
復自道其義吉也 貳 易音 貳
復自道 玖拾 通釋 叁伍 本卷一
其義吉也 柒捌 通釋 肆伍 本卷 歸著其義不困窮也總
牽復在中 二句 貳 易音 貳
牽復 玖拾 通釋 伍叁
九三輿說輻 反目 壹 易音 壹
輿說輻 陸捌 通釋 壹肆 玖 壹 又 陸伍 壹 百叁 別錄 叁伍 陸 百叁 又
伍捌 本卷二
夫妻反目 室也 貳 易音 貳
六四有孚 无咎 肆叁 易說 伍肆 本卷一
血去惕出 陸捌 通釋 貳肆
血去 壹 百叁 別錄 伍叁
惕出 貳 易音 貳

九五有孚攣如 壹百叁 別錄伍叁 百叁 陸 又伍捌 本卷一
富以其鄰 陸捌 通釋肆壹
有孚 富也 貳 易音貳
既雨既處 壹 易音壹
尚德載婦貞厲 本卷一
尚德載 本卷一
月幾望 陸捌 通釋拾肆 百叁 陸 別錄伍捌
既雨既處 疑也 貳 易音貳
君子征凶 注夫處下可以征而无咎者惟泰也則然 本卷一
履 拾玖 通釋伍貳

履

履卦說 本卷一
履虎尾不咥人 壹百叁 別錄伍叁
虎尾 叁捌 通釋貳叁 本卷二 一歸乾風從虎條
履柔履剛也至光明也 貳 易音貳
彖曰履 剛也 肆叁 易說肆伍
履帝位而不疚 捌百貳 別錄肆 壹百叁 又伍肆
素履之往 二句 貳 易音貳
履道 貞吉 壹百零 補疏柒貳 本卷一
幽人貞吉 柒捌 通釋叁肆 本卷二
幽人貞吉 亂也 貳 易音貳
六三眇能視至大君 肆叁 易說肆伍
眇能視 拾玖 通釋伍貳
跛能履 同上
武人爲於大君 柒捌 通釋肆叁 本卷一
眇能視至志剛也 貳 易音貳
履虎尾 肆叁 易說伍肆 壹百零 補疏柒叁 百十貳 別錄伍肆 百叁
壹又伍叁 本卷 一歸乾風從虎條
愬愬終吉 本卷二
愬愬 陸百叁 別錄伍捌
愬愬終吉志行也 貳 易音貳
志行 叁捌 通釋叁叁
九五夬履至當也 玖百貳 別錄伍壹
夬履 玖壹 通釋伍肆

泰

夬履貞厲 當也 貳 易音
視履考祥 本卷一 貳 易音貳
元吉在上 二句 百叁 別錄伍柒
泰 拾玖 通釋貳伍 紅亭
小往大來 本卷一
泰小往 吉亨 陸百貳 別錄肆陸
泰小往至志同也 貳 易音貳
上下交而其志同 拾玖 通釋伍貳
小人之道消 本卷一 補遺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壹玖 通釋伍伍 本卷二
輔相天地之宜 壹玖 通釋伍伍
初九拔茅 其彙 肆百叁 別錄伍柒
拔茅茹 征吉 伍捌 通釋捌叁 壹百零 補疏柒貳
拔茅茹 叁百叁 別錄伍陸
拔茅貞吉 外也 貳 易音貳
九二包荒至中行 壹 易音壹 叁伍 易說肆伍
包荒 伍百貳 別錄肆陸 本卷二
包荒用馮河 叁百貳 別錄肆伍
得尚於中行 壹百零 補疏柒貳 本卷一
包荒得尚 大也 貳 易音貳
九三無平 際也 貳百叁 別錄伍肆
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貳 易音貳 本卷一
象曰無往不復 拾玖 通釋叁伍 本卷一
勿恤其孚 二句 本卷一
于食有福 肆捌 通釋叁柒
六四翩翩至實也 貳百叁 別錄伍肆
六四翩翩 陸百叁 別錄伍捌
翩翩不富以其鄰 壹百零 補疏柒貳
不富以其鄰 陸捌 通釋肆壹
翩翩不富 二句 貳 易音貳
不戒以孚 二句 同上
六五帝乙 元吉 玖百拾 易禮叁捌
六五帝乙歸妹 陸百叁 別錄伍捌 伍捌 通釋柒叁 壹玖 又伍伍

以祉元吉 願也 貳 易音貳
上六城復于隍 拾玖 通釋叁伍 肆百貳 別錄伍肆 壹百叁 又伍捌
勿用師 拾玖 通釋伍壹
自邑告命 本卷一
城復于隍 二句 貳 易音貳

否

否 拾玖 通釋伍貳
否之匪人 肆捌 通釋叁陸
大往小來 陸百貳 別錄肆陸 本卷一
否之匪人至无邦也 貳 易音貳
內小人而外君子 伍叁 易說肆伍
天地不交否 貳百叁 別錄伍肆
君子以儉 以祿 本卷一
不可榮以祿 本卷一
拔茅茹 吉亨 伍捌 通釋叁捌
拔茅貞吉 二句 貳 易音貳
大人否 本卷一
大人否亨 二句 貳 易音貳
包羞位不當也 同上
疇離祉 拾玖 通釋叁伍
有命无咎志行也 貳 易音貳
其亡其亡 二句 壹 易音壹 捌百貳 別錄肆捌
九五休否至苞桑 伍叁 易說肆伍
休否 叁捌 通釋叁叁
繫于苞桑 柒百貳 別錄肆柒
苞桑 本卷一
大人之吉 二句 貳 易音貳
上九傾否 二句 壹 易音壹
否終則傾 二句 貳 易音貳

同人

同人 拾玖 通釋伍貳
同人于野 肆捌 通釋叁陸
柔得位至同人 陸百貳 別錄肆柒
乾行也 拾玖 通釋伍壹 本卷 歸乾天行健條

君子以類族辨物 百叁拾伍別錄 本卷一
出門同人 二句 貳易音貳
六二同人于宗吝 伍叁易說肆伍
同人于宗 百拾玖易禮叁柒
同人于宗吝道也 貳易音貳
九三伏戎至不興 伍叁易說伍肆 百拾玖易禮叁陸
九三伏戎于莽 百叁叁別錄伍陸
升其高陵 二句 壹易音壹
升其高陵 玖壹通釋伍伍
伏戎于莽至安行也 貳易音貳
三歲不興 肆捌通釋叁陸
九四乘其墉 攻吉 壹易音壹 百拾玖易禮叁陸
乘其墉 四句 貳易音貳
義弗克也 本卷 歸需其義不困窮也節
其吉則困 二句 玖壹通釋伍伍 本卷與乾乃見天則節
九五同人至相遇 百拾玖易禮叁陸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捌肆通釋叁柒 本卷一
大師克相遇 玖拾通釋伍壹
同人之先至克也 貳易音貳
同人之先 二句 本卷一
同人于郊 捌肆通釋叁伍
同人于郊 二句 貳易音貳

大有

大有 玖拾通釋伍貳
其德剛健至元亨 貳易音貳
初九无交害匪咎 叁伍易說肆伍 本卷一
大有初九 二句 貳易音貳
九二大車以載 百貳陸別錄肆柒 歸小畜與說輻節 百叁叁又伍陸
大車 本卷
大車以載 敗也 貳易音貳
公用亨于天子 百拾玖易禮叁陸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貳柒又
百貳玖又壹伍 柒肆 本卷一
公用亨于 害也 貳易音貳
百叁拾別錄肆 百貳又伍

匪其彭 晢也 貳易音貳 百叁陸又伍 本卷一
明辨晢也 百貳捌別錄肆 百叁伍又伍捌
厥孚交如 四句 貳易音貳
大有上吉 二句 同上
謙 玖拾通釋柒 百叁陸別錄伍捌

謙

謙亨君子有終 本卷一
謙亨至上行 貳易音貳
天道下濟而光明 玖壹通釋柒伍
天道虧盈而益謙 同上肆伍 百叁壹別錄伍肆
鬼神害盈而福謙 百貳柒別錄肆捌 本卷一
謙尊而光 本卷一
象曰地中有山謙 伍叁易說肆 百叁貳別錄伍伍
君子以裒多益寡 玖壹通釋肆伍 百貳陸別錄肆貳 百叁肆又
伍柒 本卷一
用涉大川 柒捌通釋肆叁
謙謙君子 牧也 貳易音叁
六二鳴謙貞吉 百貳肆別錄肆伍
鳴謙貞吉 得也 貳易音叁
九三勞謙 終吉 本卷二
勞謙君子 服也 貳易音叁
六四无不利撝謙 本卷一
撝謙 百叁壹別錄伍叁 百叁陸又伍捌
无不利 則也 貳易音貳
不違則也 本卷 歸乾乃見天則節
六五不富至无不利 陸捌通釋肆壹 百拾玖易禮叁柒
不富以其鄰
利用侵伐 伍百叁別錄伍捌
利用侵伐 服也 貳易音叁
上六鳴謙 邑國 百拾玖易禮叁柒
利用行師 玖拾通釋伍壹
鳴謙 叁捌通釋叁叁 貳易音叁

豫

豫 玖拾通釋拾捌
豫利建侯行師 百叁壹別錄伍叁 百拾玖易禮叁伍 百拾玖又叁柒
利建侯 陸捌通釋肆拾 玖拾通釋伍壹
天地以順動至民順 貳易音貳
天地以順動 不過
故日月不過 不忒 玖壹通釋柒伍 百貳柒別錄肆捌
而四時不忒 本卷一
象曰雷出至祖考 百拾捌易禮叁肆 觀宗室考朝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百貳柒別錄肆捌 本卷一
殷薦之上帝 百叁壹別錄伍肆
鳴豫 叁捌通釋叁叁
六二介于石 百叁壹別錄伍叁
六三盱豫悔 伍叁易說肆陸 百壹柒補疏柒叁
六三盱豫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貳柒又肆 百叁叁又伍陸 百叁
遲有悔 本卷一 陸又伍捌
盱豫有悔 二句 貳易音叁
九四由豫至盍簪 伍叁易說肆陸
九四由豫 叁捌通釋叁貳 百叁壹別錄伍叁
朋盍簪 玖拾通釋伍叁 百壹柒補疏叁柒 百貳柒別錄肆柒
百貳柒又肆柒 百叁壹又叁伍 百叁叁又伍陸 百叁陸又伍捌 本
卷三
由豫大有得 行也 貳易音叁
大有得 玖拾通釋伍貳
六五貞疾 亡也 貳易音叁
貞疾恆不死 玖壹通釋伍叁
上六冥豫 百叁壹別錄伍叁 百叁伍又伍捌
成有渝无咎 本卷一 叁捌通釋叁叁
成有渝 肆捌通釋叁肆
冥豫在上 二句 貳易音叁

隨

隨 玖拾通釋伍貳
象曰隨至大矣哉 百貳陸別錄肆柒
剛來而下柔 本卷一

而天下隨　大矣哉　百叁別錄伍陸
象曰澤中　宴息　百玖拾易禮叁捌　伍百貳別錄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叁百叁別錄伍柒　本卷一
初九官有渝　有功　伍叁易說肆陸
初九官有渝　肆捌通釋肆叁　陸百貳別錄柒肆　本卷一
官有渝　至不失也　貳易音叁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玖百拾易禮叁捌　本卷一
丈夫　叁捌通釋叁貳
係小子　與也　貳易音叁
六三係丈夫至居貞　玖百拾易禮捌叁　本卷歸上六二總
係丈夫　下也　貳易音叁
九四隨有獲至何咎　伍叁易說肆陸
隨有獲至明功也　貳易音叁
其義凶也　柒捌通釋伍肆　本卷歸需其義不困窮也總
九五孚于嘉吉　玖百拾易禮叁捌
孚于嘉吉　中也　貳易音叁
上六拘係之　維之　壹易音壹
上六拘係之　西山　捌百拾易禮叁肆
王用亨于西山　肆捌通釋柒叁　捌百貳別錄肆捌
拘係之上窮也　貳易音叁

蠱

蠱　玖拾通釋伍貳　本卷一
先甲三日　二句　伍捌通釋捌叁　壹百叁別錄伍叁　陸百叁又
伍捌　本卷一
剛上而柔下　本卷二
蠱元亨至事也　貳易音貳
天行也　本卷歸乾天行健總
君子以振民育德　叁百叁別錄伍柒
振民　壹玖通釋伍伍
有子考无咎　本卷一
有子考　壹百叁別錄叁伍　叁百叁又伍陸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
終无咎也　貳易音叁
六四裕父之蠱　壹百叁別錄伍叁

象曰裕父　得也　貳易音叁
象曰幹父　德也　同上
上九不事王侯　二句　伍叁易說肆陸
不事王侯　捌百拾易禮叁伍
不事王侯　則也　貳易音叁

臨

臨　玖拾通釋伍貳
臨元亨　有凶　捌百拾易禮肆叁　陸百貳別錄肆柒
臨剛浸而長　壹百零補疏柒叁
大亨以正至不久也　貳易音貳
至于八月　久也　壹百零補疏柒叁
至于八月有凶　天文觀象授時十四卷四十九　本卷一
初九咸臨貞吉　伍叁易說肆陸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貳易音叁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伍叁易說肆陸
咸臨吉　命也　貳易音叁
咸臨　壹玖通釋伍叁
六三甘臨至无咎　伍叁易說肆陸　壹百零補疏柒叁
甘臨　叁捌通釋叁叁
甘臨位不當至長也　貳易音叁
至臨无咎位當也　同上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伍叁易說肆陸
大君之宜　柒捌通釋肆叁
大君之宜　謂也　貳易音叁
敦臨　叁捌通釋叁叁
敦臨之吉　內也　貳易音叁

觀

觀　玖拾通釋伍貳　本卷一
觀盥而不薦　二句　捌百拾易禮肆叁　壹百叁別錄伍叁
盥而不薦　叁百叁別錄伍陸
大觀在上　陸百貳別錄柒肆　叁百叁又伍陸
觀天之神道至服矣　貳易音貳　捌百拾易禮叁肆
象曰風行　設教　玖百拾易禮叁陸
初六童觀　叁捌通釋叁叁　壹百叁別錄伍叁
初六童觀　道　貳易音叁

闚觀　壹百零補疏柒叁
闚觀女貞　醜也　貳易音叁
六三觀我生進退　壹百零補疏柒叁　本卷一
觀我生　道也　貳易音叁
六四觀國　于王　壹易音壹　伍叁易說肆陸　玖百拾易
禮叁陸
光　本卷一
利用賓　陸捌通釋肆貳
觀國之光　二句　貳易音叁
觀我生　无咎　壹百零補疏柒叁
觀我生觀民也　貳易音叁
上九觀其生　无咎　本卷一
觀其生　平也　貳易音叁

噬嗑

噬嗑　玖拾通釋伍叁
噬嗑亨利用獄　玖百拾易禮叁捌
頤中有物　玖拾通釋伍叁
噬嗑而亨至上行　貳易音貳
柔得中而上行　本卷一
象曰雷電　勑法　貳百叁別錄伍伍
先王以明罰勑法　本卷一
初九屨校　无咎　玖百拾易禮叁捌
屨校滅趾　无咎　玖百貳別錄伍壹
初九屨校　壹百叁別錄伍叁
屨校滅趾不行也　貳易音叁
六二噬膚　无咎　伍叁易說肆陸　玖百拾易禮叁捌
六二噬膚　壹百叁別錄伍叁
噬膚　剛也　貳易音叁
噬腊肉遇毒　壹易音壹
六三噬腊肉　无咎　玖百拾易禮叁捌
六三噬腊肉　壹百叁別錄伍叁
遇毒位不當也　貳易音叁
九四噬乾胏　貞吉　玖百拾易禮叁捌
九四噬乾胏至未光也　捌百貳別錄肆捌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 壹易音壹 叁百叁別錄伍陸
九四噬乾胏 壹百叁別錄伍叁 叁百貳叉伍肆 肆百叁叉伍柒
陸百叁叉伍捌 拾玖通釋伍拾 本卷二
得金矢 肆捌通釋叁伍
金矢 叁捌通釋叁肆
利艱貞吉未光也 貳易音叁
六五噬乾肉 无咎 玖百拾易禮叁捌
噬乾肉 拾玖通釋伍拾
得黃金 肆捌通釋叁伍
貞厲 當也 貳易音叁
上九何校滅耳凶 玖百拾易禮叁捌
何校滅耳 叁百叁別錄伍陸
何校 明也 貳易音叁
聰不明也 壹百叁別錄伍肆 叁百叁叉伍柒

賁

賁 拾玖通釋貳貳 叁百叁別錄伍陸 本卷一
柔來而文剛至攸往 壹百零補疏柒叁 本卷一
觀乎天文 四句 玖百貳別錄伍壹
觀乎天文 觀乎人文 拾玖通釋伍貳
象曰山下有火賁 伍百叁別錄伍捌
君子以明庶政 陸百貳別錄肆柒
賁其趾 肆捌通釋叁伍
舍車而徒 乘也 貳易音叁
義弗乘也 本卷 歸需其義不困窮也總
六二賁其須 伍叁易說肆柒 拾玖通釋伍壹
賁其須與上興也 貳易音叁
賁如濡如 拾玖通釋伍壹
永貞之吉 二句 貳易音叁
六四賁如皤如至婚媾 同上
六四賁如 翰如 捌百貳別錄肆捌
白馬翰如 壹百零補疏柒叁 壹百叁別錄伍叁 肆百叁叉伍柒
匪寇婚媾 柒捌通釋肆肆
六四當位 尤也 貳易音叁
六五賁于 戔戔 壹易音壹 壹百零補疏柒叁 叁百叁別錄伍陸
束帛戔戔 壹百叁別錄伍叁 陸百叁叉伍捌
六五之吉有喜也 貳易音叁
上九白賁无咎 伍叁易說肆柒 玖百貳別錄伍壹
白賁无咎 志也 貳易音貳 玖百貳別錄伍壹

剝

剝 拾玖通釋伍叁 壹百叁別錄伍叁
剝剝也至天行也 貳易音貳
觀象也 拾玖通釋伍貳
山附于地剝 捌百貳別錄肆捌
初六剝牀 貞凶 本卷一
初六剝牀以足 伍叁易說肆柒
剝牀 玖壹通釋伍肆
蔑貞 壹百叁別錄伍叁
剝牀以足 下也 貳易音叁
六二剝牀以辨 伍叁易說肆柒 壹百零補疏柒叁 陸百叁別錄伍捌 叁百叁叉伍陸
剝牀以辨 與也 貳易音叁 陸百叁叉伍捌 本卷二
六三剝之无咎 伍叁易說肆柒 本卷一
剝之无咎 下也 貳易音叁
剝牀以膚凶 伍叁易說肆柒 柒百貳別錄肆柒 叁百叁叉伍陸
剝牀以膚 災也 貳易音叁
六五貫魚 无不利 伍叁易說肆柒 玖百拾易禮柒叁
貫魚 本卷一
以宮人寵 尤也 貳易音叁
終无尤也 肆捌通釋叁伍
君子得輿 二句 壹易音壹
君子得輿 柒百貳別錄柒肆 肆百叁叉伍柒
君子得輿至用也 貳易音叁 本卷一
終不可用也 本卷一

復

復 拾玖通釋伍叁
復亨出入无疾 伍叁易說肆柒
朋來无咎 柒百貳別錄肆柒
七日來復 柒捌通釋肆肆 叁百叁別錄伍捌 本卷一
復亨剛反 无咎 本卷一
復亨剛反 本卷一
反復其道 五句 貳易音貳
象曰雷在地中至省方 貳百叁別錄伍伍
商旅不行 壹玖通釋伍陸
后不省方 同上伍伍
不遠復 本卷一
不遠復无祗悔 壹百零補疏柒叁
无祗悔 捌百貳別錄肆捌 壹百叁叉伍叁 叁百叁叉伍陸
本卷一
祗 本卷一
不遠之復 二句 貳易音叁
休復 叁捌通釋叁叁
休復之吉 二句 貳易音叁
以下仁也 叁百叁別錄伍柒
六三頻復厲无咎 伍叁易說肆柒
六三頻復 叁捌通釋叁叁 壹百叁別錄伍叁
頻復 咎也 貳易音叁
中行獨復 道也 同上
敦復 叁捌通釋叁叁
敦復无悔 考也 貳易音叁
上六迷復至君凶 伍叁易說肆柒
有災眚 陸百叁別錄伍捌
用行師 拾玖通釋伍壹
至于十年 柒捌通釋肆叁
迷復之凶 二句 貳易音叁

无妄

无妄 伍叁易說壹 拾玖通釋叁伍 柒百貳別錄柒肆 壹百叁叉
叁伍 叁百叁叉
象曰无妄至命也 陸百貳別錄肆柒
剛自外來 于內 本卷一
天命不祐行矣哉 壹百叁別錄伍肆
天下雷行至萬物 陸叁易說肆柒
先王以茂對時 百叁別錄伍肆

大畜

天下雷行 二句 本卷一
无妄之往得志也 貳易音叁
不耕穫 二句 百零壹補疏柒叁 本卷一
不菑畬 壹百叁別錄伍 肆百叁又伍柒
不耕穫未富也 貳易音叁
无妄之災 四句 壹易音壹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之藥
不可試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貳易音叁
大畜 玖拾通釋貳伍 本卷歸小畜總
大畜利貞 食吉 本卷一
剛健篤實 尚賢 本卷一
剛健篤實 其德 本卷一
剛健篤實輝光 本卷一
輝光日新 本卷一
其德剛上而尚賢 百貳陸別錄肆柒 本卷一
剛上而尚至天也 貳易音貳
不家 玖壹通釋伍陸
利涉大川 天也 百貳柒別錄肆捌
天在山中大畜 叁陸易說肆柒
君子以多 往行 百叁貳別錄伍伍
初九有厲利已 百零壹補疏柒叁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叁陸又伍捌
象曰有厲 災也 貳易音叁 百零壹補疏柒叁
輿說輹 捌陸通釋肆壹 百貳陸別錄肆柒 百叁壹又伍叁 本卷歸小畜輿說輹總
輿說輹 尤也 貳易音叁
九三良馬逐 至攸往 百拾玖易禮叁柒
九三良馬逐 百貳肆別錄肆伍
日閑輿衛 百叁壹別錄伍叁 百叁貳又伍伍
日閑 捌叁通釋叁肆
利有攸往 志也 貳易音叁
六四童牛 元吉 叁伍易說肆柒 百貳捌別錄肆捌 百叁貳又伍伍 本卷一
童牛 捌叁通釋叁叁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貳易音叁
六五豶豕之牙吉 叁陸易說肆柒 玖拾通釋叁伍 百零壹補疏柒叁 百叁貳別錄伍伍 本卷三
上九何天之衢 百叁壹別錄伍叁 本卷一

頤

頤 叁陸易說肆 玖拾通釋伍叁
自求口實 本卷一
頤貞吉 二句 百叁貳別錄伍伍 百貳肆又肆伍
觀頤至自養也 貳易音貳
觀頤 玖拾通釋伍貳
天地養萬物 萬民 百貳伍別錄肆陸
山下有雷頤 百叁貳別錄伍伍
節飲食 玖壹通釋伍陸
舍爾靈龜 二句 壹易音壹
觀我朶頤 玖拾通釋貳伍 百貳柒別錄肆柒 本卷二
觀我朶頤 貴也 貳易音叁
六二顛頤 征凶 百叁叁別錄伍陸 本卷一
六二顛頤拂經 百叁陸別錄伍捌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貳易音叁
十年勿用 捌柒通釋肆叁 本卷歸乾潛龍勿用總
六四顛頤吉至光也 叁陸易說肆捌 百零壹補疏柒叁
虎視眈眈 二句 百叁壹別錄伍叁 本卷歸乾風從虎總
虎視 捌叁通釋叁貳 本卷歸履虎尾總
其欲逐逐 百叁貳別錄伍伍 百叁陸又伍捌 本卷二
顛頤之吉 二句 貳易音叁
不可涉大川 捌柒通釋肆叁
居貞之吉 二句 由頤厲吉 二句 貳易音叁
上九由頤厲吉 百叁壹別錄伍叁
由頤 捌叁通釋叁貳
大過 玖壹通釋柒伍 百叁叁別錄伍四 本卷一
棟橈 小見宮室釋第玖頁

大過

剛過而中至乃亨 貳易音貳
遯世无悶 玖壹通釋伍肆
初六藉用白茅 百叁壹別錄伍叁
藉用白茅 下也 貳易音叁
九二枯楊 女妻 壹易音壹
九二枯楊 无不利 叁陸易說肆捌
枯楊生稊 百零壹補疏柒叁
老夫得其女妻 捌伍通釋叁玖 百叁壹別錄伍叁
老夫女妻 二句 貳易音叁 叁陸易說肆捌
過以相與也 百拾玖易禮叁捌 本卷歸大過總
九二枯楊至與也 本卷一
棟橈之凶 輔也 貳易音叁
有他吝 捌陸通釋肆拾
棟隆之吉 下也 貳易音叁
九五枯楊至无譽 壹易音壹 叁陸易說肆捌 百拾玖易禮
文缺
老婦得其士夫 捌伍通釋叁玖
士夫 本卷一
枯楊生華至醜也 貳易音叁
上六過涉 无咎 叁陸易說肆捌
過涉 本卷歸大過總
過涉之凶 二句 貳易音叁
習坎 玖拾通釋伍叁 百貳柒別錄肆捌 百叁貳又伍伍

坎

有孚維心亨 本卷一
有孚 玖壹通釋伍陸
水流而不盈 百貳捌別錄肆捌
維心亨至上陵也 貳易音貳
行有尚 本卷歸泰得尚于中行總
天險不可升也 玖壹通釋伍伍
王公設險 其國 百拾玖易禮叁柒
險之時用大矣哉 百叁叁別錄伍陸
象曰水洊至 教事 百貳捌別錄肆捌 百貳玖又伍壹
象曰水洊至 百貳柒別錄肆捌 百叁貳又伍伍

初六習坎 窞凶 百貳玖 別錄伍壹
初六習坎 坎窞 壹 易音壹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貳 音叁
六三來之 坎窞 壹 易音壹
來之坎坎險且枕 百零壹 補疏柒叁
險且枕 百貳捌 別錄肆捌 百叁叁 又伍陸
入于坎窞 同上
勿用 本卷 歸乾潛龍勿用總
六三來之坎坎至功也 百貳玖 別錄伍壹
來之坎坎 功也 貳 易音叁
六四樽酒 簋貳 壹 易音壹
六四樽酒簋貳 本卷一
樽酒簋貳用缶 百拾玖 易禮叁陸 本卷二
用缶 叁捌 通釋叁肆
納約自牖 百貳捌 別錄肆捌
納約自牖終无咎 本卷一
終无咎 肆捌 通釋叁伍
樽酒簋貳 際也 貳 易音叁
簋貳 叁捌 通釋叁肆
九五坎不盈 无咎 壹 易音壹 叁陸 易說肆捌
祇既平 百貳柒 別錄肆柒 本卷一
祇 本卷 歸復祇總
坎不盈中未大也 貳 易音叁 叁陸 易說肆捌
上六係用至不得 壹 易音壹
係用徽纆 二句 百叁貳 別錄伍伍
係用徽纆 百叁壹 別錄伍叁
三歲不得 肆捌 通釋叁肆
寘于叢棘 百拾玖 易禮叁捌 百貳肆 別錄伍肆 百叁陸 又伍捌
本卷二
上六失道 二句 貳 易音叁
離 拾玖 通釋伍叁
離利貞 牛吉 百拾捌 易禮叁伍 本卷一
畜牝牛 拾玖 通釋伍貳

牝牛 叁捌 通釋叁貳
日月麗乎天至天下 貳 易音貳
百穀草木麗乎土 百貳叁 別錄伍肆 百叁叁 又伍伍 本卷一
象曰明兩 四方 百拾捌 易禮伍叁 百叁叁 別錄伍柒
作離 本卷一
初九履錯然 拾玖 通釋伍貳 本卷一
履錯然 无咎 百零壹 補疏柒叁 百拾捌 易禮伍叁 百叁壹 別錄伍叁 本卷 歸坎有孚維心總
履錯之敬 二句 貳 易音叁
六二黃離元吉 百拾捌 易禮叁伍
黃離元吉 道也 貳 易音叁
九三日昃至嗟凶 壹 易音壹 百拾捌 易禮叁伍 本卷一
九三日昃之離 叁陸 易說肆捌
則大耋之嗟 百貳陸 別錄肆柒 百貳柒 又肆柒 百叁壹 又伍叁
不鼓缶 之嗟 柒捌 通釋肆肆
鼓缶 叁捌 通釋叁肆
日昃之離 久也 貳 易音叁
九四突如 棄如 百拾捌 易禮叁伍 孝經義疏第四頁 本卷一
九四突如 百叁叁 別錄伍陸
突如其來如 百貳叁 別錄肆叁
突如 容也 貳 易音叁
六五出涕 若吉 柒捌 通釋肆肆 百拾捌 易禮叁伍
六五出涕 嗟若 壹 易音壹
戚嗟若 百叁陸 別錄伍捌
六五之吉 二句 貳 易音叁
離王公也 百叁叁 別錄伍柒 本卷 歸晉康侯總
上九王用至无咎 百拾捌 易禮伍叁 百拾玖 又貳叁 本卷一
有嘉折首 其醜 壹 易音壹
王用出征 邦也 貳 易音叁 百叁叁 別錄伍柒

易經羣解彙編

上經

乾 元亨利貞

趙鹿泉先生佑云元始也元者萬物之始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善之長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皆以始字解元字元固有訓大者然易中有言元吉亦有言大吉恐當不同自朱子始云元大也于是爲大通而至正則是四德止二德亨貞爲實義元利爲虛字矣又曰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則四字又側重利貞恐未然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乾師頤坎旣濟言勿用

乾初九潛龍勿用惠氏定宇周易述曰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也引荀爽注大衍之數五十云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正義引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 家大人曰荀意謂乾之初爻言勿用故不在所用之列耳坎之六三亦入純卦之一爻其辭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與乾之初爻言勿用同何以不在不用之列荀說殆不可通引之謹案荀所以備四十九之數亦不可通用九用六統乾坤六爻言之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杜注曰乾六爻皆變是也何得以用九用六當每卦之六爻乎 惠氏不能釐正而承用之非也引之謹案用者施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 勿用者無所施行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正謂君子不施行也孔穎達正義曰聖人雖有龍德於此時唯宜潛藏勿可施用引張氏曰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其說是也頤當由是而推之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上六之位惟當自守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亂邦也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干寶注 故象傳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九三之位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喪亂也大有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文義與此正相近也象傳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正義曰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 頤六三十年勿用无攸利言拂養正之義則不能有所施行至於十年之久而猶然也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言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唯當靜以待之不可有所施行猶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耳解者或謂小人勿用爲勿用小人

天下雷行 二句 本卷一 貳易音拾壹
无妄之往得志也 貳易音拾壹
不耕穫 二句 百零壹補疏拾壹 本卷一
不菑畬 百叁壹別錄陸 百叁肆又貳
不耕穫未富也 貳易音拾壹
无妄之災 四句 壹易音貳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之藥
不可試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貳易音拾壹

大畜

大畜 玖拾通釋拾貳 本卷歸小畜總
大畜利貞 食吉 本卷一
剛健篤實 尚賢 本卷一
剛健篤實 其德 本卷一
剛健篤實輝光 本卷一
輝光日新 本卷一
其德剛上而尚賢 百貳陸別錄肆 本卷一
剛上而尚至天也 貳易音叁
不家 玖壹通釋柒
利涉大川 天也 百貳柒別錄肆
天在山中大畜 叁伍易說貳
君子以多 往行 百叁貳別錄玖
初九有厲利己 百零壹補疏拾壹 百貳肆別錄叁 百叁陸又肆
象曰有厲 災也 貳易音拾壹 百零壹補疏拾壹
輿說輹 捌陸通釋拾貳 百貳陸別錄伍 百叁壹又陸 本卷歸小畜輿說輹總
輿說輹 尢也 貳易音拾壹
九三良馬逐至攸往 百拾玖易禮拾壹
九三良馬逐 百貳肆別錄叁
日閑輿衛 百叁壹別錄陸 百叁貳又玖
日閑 捌叁通釋拾柒
利有攸往 志也 貳易音拾壹
六四童牛 元吉 叁伍易說叁 百貳捌別錄伍 百叁貳又玖 本卷一
童牛 捌叁通釋拾叁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貳易音拾壹
六五豶豕之牙吉 叁伍易說叁 玖拾通釋貳貳 百零壹補疏拾壹 百叁貳別錄玖 本卷三
上九何天之衢 百叁壹別錄陸 本卷一

頤

頤 叁陸易說肆 玖拾通釋貳伍
自求口實 本卷一
頤貞吉 二句 百叁貳別錄肆 百貳肆又叁
觀頤至自養也 貳易音叁
觀頤 玖拾通釋貳拾
天地養萬物 百貳伍別錄叁
山下有雷頤 百叁貳別錄玖
節飲食 玖拾通釋貳伍
舍爾靈龜 二句 壹易音叁
觀我朵頤 玖拾通釋拾貳 百貳柒別錄叁 本卷二
觀我朵頤 貴也 貳易音拾壹
六二顛頤 征凶 百叁叁別錄肆 本卷一
六二顛頤拂經 百叁陸別錄肆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貳易音拾壹
十年勿用 捌柒通釋肆 本卷歸乾潛龍勿用總
六四顛頤吉至光也 叁伍易說伍
虎視眈眈 二句 百零壹補疏拾貳
虎視眈眈 百叁壹別錄陸 本卷歸乾風從虎總
虎視 捌叁通釋叁 本卷歸履虎尾總
其欲逐逐 百叁貳別錄玖 百叁陸又伍 本卷二
顛頤之吉 二句 貳易音拾壹
不可涉大川 捌柒通釋柒
居貞之吉 二句 由頤厲吉 二句 貳易音拾貳
上九由頤厲吉 百叁壹別錄陸
由頤 捌叁通釋柒

大過

大過 玖壹通釋玖貳 百叁叁別錄伍 本卷一
棟橈 見宮室釋宮小記貳拾頁
剛過而中至乃亨 貳易音叁
遯世无悶 玖壹通釋叁
初六藉用白茅 百叁壹別錄陸
藉用白茅 下也 貳易音拾貳
九二枯楊 女妻 壹易音叁
九二枯楊 无不利 叁陸易說捌
枯楊生稊 百零壹補疏拾貳
老夫得其女妻 捌玖通釋拾伍 百叁貳別錄陸
老夫女妻 二句 貳易音拾貳 叁陸易說柒
過以相與也 百拾玖易禮貳拾 本卷歸大過總
九二枯楊至與也 本卷一
棟橈之凶 輔也 貳易音拾貳
有他吝 捌陸通釋肆
棟隆之吉 下也 貳易音拾貳
九五枯楊至无譽 壹易音叁 叁陸易說捌 百拾玖易禮貳拾
老婦得其士夫 捌伍通釋拾伍
士夫 本卷一
枯楊生華至醜也 貳易音拾貳
上六過涉 无咎 叁陸易說玖
過涉 本卷歸大過總
過涉之凶 二句 貳易音拾貳

坎

習坎 玖拾通釋貳陸 百貳柒別錄叁 百叁貳又玖
有孚維心亨 本卷一
有孚 玖壹通釋貳陸
水流而不盈 百貳捌別錄伍
維心亨至上陵也 貳易音叁
行有尚 本卷歸泰得尚于中行總
天險不可升也 玖壹通釋拾叁
王公設險 其國 百拾玖易禮捌
險之時用大矣哉 百叁叁別錄拾
象曰水洊至 教事 百貳捌別錄伍
象曰水洊至 百貳柒別錄肆 百貳玖又拾伍 百叁貳又玖

初六習坎　窞凶　百貳玖別錄拾伍
初六習坎　坎窞　壹易音叁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貳易音拾貳
六三來之　坎窞　壹易音叁
來之坎坎險且枕　百零壹補疏拾貳
險且枕　百貳捌別錄伍　百叁叁又伍
入于坎窞　同上
勿用　本卷歸乾潛龍勿用總
六三來之坎坎至功也　玖百貳別錄拾伍
來之坎坎　功也　貳易音拾貳
六四樽酒　自牖　壹易音叁
六四樽酒簋貳　本卷一
樽酒簋貳用缶　玖百拾易禮伍　本卷二
用缶　叁捌通釋貳拾
納約自牖　捌百貳別錄伍
納約自牖終无咎　本卷一
終无咎　肆捌通釋柒
樽酒簋貳　際也　貳易音拾貳
簋貳　叁捌通釋貳拾
九五坎不盈　无咎　壹易音伍　陸叁易說拾
祇既平　柒百貳別錄叁　本卷一
祇　本卷歸復祇悔總
坎不盈中未大也　貳易音拾貳　陸叁易說拾
上六係用至不得　壹易音叁
係用徽纆　二句　貳百叁別錄玖
係用徽纆　壹百叁別錄陸
三歲不得　肆捌通釋拾玖
寘于叢棘　玖百拾易禮肆貳　肆百貳別錄叁　陸百叁又伍
本卷二
上六失道　二句　貳易音拾貳

離

離　拾玖通釋貳柒
離利貞　牛吉　捌百拾易禮拾伍　本卷一
畜牝牛　拾玖通釋拾貳

牝牛　叁捌通釋貳
日月麗乎天至天下　貳易音叁
百穀草木麗乎土　叁百貳別錄柒　叁百叁又拾　本卷一
象曰明兩　四方　捌百拾易禮伍拾　貳百叁別錄拾叁
作離　本卷一
初九履錯然　无咎　玖拾通釋拾叁　本卷一
履錯然　壹百零補疏叁拾　捌百拾易禮伍拾　壹百叁別錄陸　本卷歸坎有孚維心總
履錯之敬　二句　貳易音拾貳
六二黃離元吉　捌百拾易禮拾伍
黃離元吉　道也　貳易音拾貳
九三日昃至嗟凶　壹易音叁　捌百拾易禮伍拾　本卷一
九三日昃之離　叁陸易說壹拾
則大耋之嗟　陸百貳別錄伍　柒百貳又叁　壹百叁又柒　叁百叁又伍
不鼓缶　之嗟　柒捌通釋拾柒
鼓缶　叁捌通釋貳拾
日昃之離　久也　貳易音拾貳
九四突如　棄如　捌百拾易禮伍拾　書經義疏二十八頁　本卷一
九四突如　叁百叁別錄伍
突如其來如　叁百貳別錄陸
突如　容也　貳易音拾貳
六五出涕　若吉　柒捌通釋柒拾　捌百拾易禮拾伍
六五出涕　嗟若　壹易音叁
戚嗟若　陸百叁別錄伍
六五之吉　二句　貳易音拾貳
離王公也　叁百叁別錄拾　本卷歸晉康侯總
上九王用至无咎　捌百拾易禮伍拾　玖百拾又捌　本卷一
有嘉折首　其醜　壹易音叁
王用出征　邦也　貳易音拾貳　叁百叁別錄拾叁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一百三十七　學海堂庚申補刊

易經羣解彙編

上經

乾　元亨利貞

趙鹿泉先生佑云元始也元者萬物之始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善之長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皆以始字解元字元固有訓大者然易中有言元吉亦有言大吉恐當不同自朱子始云元大也于是爲大通而至正則是四德止二德亨貞爲實義元利爲虛字矣又曰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則四字又側重利貞恐未然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乾師頤坎既濟言勿用

乾初九潛龍勿用惠氏定宇周易述曰大衍之數虛一不用謂此爻也引荀爽注大衍之數五十云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正義引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家大人曰荀意謂乾之初爻言勿用故不在所用之列案坎之六三亦入純卦之一爻其辭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與乾之初爻言勿用同何以不在不用之列荀說殆不可通引之謹案荀以十九之數亦不可通用九用六統乾坤六爻言之昭二十九年左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杜注曰乾六爻皆變是也何得以用九用六爲每卦之六爻並數乎惠氏不能釐正而承用之非也引之謹案用者施行也說文用可施行也勿用者無所施行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正謂君子不施行也孔穎達正義曰聖人雖有龍德於此唯宜潛藏勿可施用引張氏曰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其說是也竊嘗由是而推之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上六之位惟當自守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亂邦也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干寶注故象傳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言小人處九三之位不宜有所施行有所施行則必至於喪亂也大有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文義與此正相近也象傳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正義曰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頤六三十年勿用无攸利言拂養正之義則不能有所施行至於十年之久而猶然也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言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唯當靜以待之不可有所施行猶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耳解者或謂小人勿用爲勿用小人

師正十年勿用焉見棄迂入于坎窞勿用焉不出行並皆與乾義
初九之勿用義例參差蓋未嘗比物醜類以求之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三夕惕若厲无咎

側案近讀皆以夕惕若爲句厲一讀无咎一讀攷漢唐舊讀並連夕惕若厲爲句淮南子人閒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引易曰夕惕若厲說文惕字注引易曰夕惕若厲乾文又作夕惕若風俗通義引易夕惕若厲後漢謝夷吾傳夕惕若厲注易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慎若危懼荀爽云立誠謂夕惕若厲干寶曰外爲丈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厲書冏命正義引易稱夕惕若厲藝文類聚引亦作夕惕若厲又書怵惕惟厲與易句並同古讀似可依 武進士經讀考異

夕惕若厲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周易述於惕若下增夤字其說曰說文夕部引易曰夕惕若夤案許愼敘曰其偁易孟氏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以乾有夤敬之義故其注易以乾爲敬俗本脫夤今從古增入也案大人曰經文本無夤字請列五證以明之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言惕而不言夤則經文本無夤字其證一也李鼎祚集解所列鄭荀諸家之說皆不爲夤字作解則是諸家本皆無夤字其證二也荀爽注文言脩辭立其誠曰立誠謂夕惕若厲則無夤字明矣若謂虞翻以乾有夤敬之義故注易以乾爲敬案說文曰惕敬也乾有夕惕若厲之文故虞翻以乾爲敬敬謂惕非謂夤也且翻注文言曰夕惕若厲故不驕也注繫辭傳其辭危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則是翻本亦無夤字其證三也惠氏所據者說文也案說文夤敬惕也從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此夤字本作厲今作夤者因正文夤字而誤也說文引易夕惕若厲者以證夤字從夕之義非以其有夤[illegible]說文鬄字解曰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足證夤字之誤則是許氏所見本亦無夤字其證四也惟南人閒篇漢書王莽傳風俗通義並引易曰夕惕若厲乾元序制記曰三聖首乾德夕惕若厲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曰夕惕若厲以省愆兮則是兩漢相傳之本皆無夤字其證五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三不取象於龍

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而九三不然者干寶曰爻以氣表繇以龍興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 崔浚才吾亦廬稿

雲行雨施

乾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虞注曰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體互故雲行雨施引之謹案此謂九二九四上九變而之正也案經典之文言必有序下文方言六位時成而此先言卦變非其序也下文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即六陽爻也若有三爻變而爲陰不得謂之六龍矣且既濟之卦上坎下離若經謂變成既濟則當兼言坎離其象始備未有舍離而獨言坎者也舍離而言上坎下坎則是習坎矣安在其爲既濟乎此義之必不可通者也虞氏之正之說施之乾卦已乖剌如此則他卦可知矣又荀爽注文言曰乾升于坤曰雲行乾降于坤坤降于乾誤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見集解案乾升于坤謂乾九二之坤五也乾降于坤謂乾上九之坤三九四之坤初也乾九二之坤五成坎謂之上坎爲雲可也乾上九之坤三成互體坎謂之下坎爲雨亦可也若乾九四之坤初則成離離爲日而不爲雨不得謂之雨施矣荀說更疏於虞氏豈足據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復案李氏易傳引何妥曰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所以乾卦獨變名爲健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于詳矣正義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强壯之名乾是衆健之訓今大象不取餘健爲釋偏說天者萬物壯健皆有衰怠惟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茫未曾休息故曰天行健攷此諸說並以天行健連讀爲義愚謂乾古字作健見古今韻會傳易者因轉寫作健是健即乾字之轉聖人釋象皆以卦本名言之不宜自變其例是天行爲一讀健爲一讀天行與坤象地勢語正相比而注家因文牽附皆繆說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乾行也　天行也　天行健

乾象傳天行健正義曰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曰天行健引之謹案爾雅行道也天行謂天道也晉語歲在大梁將集天行韋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是古人謂天道爲天行也天行健地勢坤相對爲文言天之爲道也健地之爲勢也順耳王弼注地形不順其勢順傳言純卦之象文皆相對水洊至習坎與明兩作離相對洊雷震與兼山艮相對隨風巽與麗澤兌相對是其例也若解爲運行之行則與地勢之勢文不相當矣蠱彖傳終則有始天行也剝彖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彖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皆謂天道臨彖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與此同義同人彖傳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亦謂乾道乾彖傳乾道變化與此同義困象傳動悔有悔吉行也豐象傳遇其夷主吉行也皆謂吉道也同人象傳同人于宗吝道也文義正相似也王弼說乾行曰乾之所行虞翻說蠱之天行豐之吉行曰震爲行孔穎達說剝復之天行曰天之所行說困之吉行曰知悔而征行必獲吉皆失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文言傳大人造也

釋文造鄭云爲王肅訓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彪謂作聚是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正與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義相應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必有名世輔佐起於草澤之閒者其象正如此 朱武曹經傳攷證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閒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

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潛見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溼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凡靑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阮宮保揅經室集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王觀察讀書雜志

憂則違之

彬謂違當如論語而違之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之違違去也猶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文主隱而不見故言勿用亦曰行之者通論出處之義如此爾 宋武曹經傳攷證

善世而不伐

彬謂此即顏子之無伐善漢之陳太邱王彥方庶幾近之 同上

九二君德

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顧處士日知錄

履虎尾　虎視眈眈　大人虎變　風從虎

引之謹案虞翻注易謂坤爲虎一注於履之彖辭二注於頤之六四三注於革之九五或取於旁通或取於互體或取於旁通之互體固自以爲長於舊說矣虞注履彖辭曰俗儒皆以兌爲虎非也及以經文考之則不當如仲翔所說履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謂兌履乾三履四也故彖傳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而虞曰謙坤爲虎履與謙旁通謙艮下坤上艮爲尾震足蹈艮謙三至五互震故履虎尾如其說則是止而應乎坤非說而應乎乾矣其可通乎頤六四虎視眈眈蓋六四居艮之初艮爲虎故云虎視九家易曰艮爲虎是也艮爲山故又爲虎說卦艮爲黔喙之屬正義曰取其山居之獸鄭注曰謂虎豹之屬乾鑿度觀表出準虎鄭注曰艮爲禽喙之屬而當兌之上兌爲口虎脣又象焉謂觀二五互艮艮爲虎也惠氏周易述謂艮爲虎象九家易艮爲虎虎當爲膚字之誤矣之而虞以二四互坤乃曰坤爲虎案外卦之艮本有虎象何待取象於互體乎革九五大人虎變蓋九五處兌之中兌爲虎故曰虎變宋衷曰兌爲白虎見集解是也而虞曰蒙坤爲虎革與蒙旁通蒙二五互坤案外卦之兌本有虎象何待取於旁通之互體乎然猶可曰卦象則然也至乾之文言曰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特以物之各從其類喻萬物之歸聖人耳正義曰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非論卦象也而虞曰乾爲龍雲生天故從龍也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也以泛論物情之文而求其卦以實之已失古人立言之指且文言所論者乾之九五也何得取象於坤乎以龍虎爲乾坤則上文之燥溼又將取象於何卦乎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爲坎坤純陰故曰溼也陰動之乾而成離乾純陽故曰燥也案傳下文曰各從其類坤陰而陽動之坤陽而陰動之乾則非其類矣荀說非仲翔說解文言又用之以說彖辭又辭斯所謂重紕貤繆者矣又案申未爲虎見於魏志管輅傳蓋當時術士有此說故仲翔竊取之而云坤爲虎以申未之閒坤所位也然非易之本義輅傳注引輅別傳曰苑者協辰巳之位而易無巽爲蛇之文又曰雞者兌之畜而易不言兌爲雞又曰坎爲棺槨兌爲喪車而易皆無之術士所言與易殊指未可以說經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見龍在田時舍也

彬謂舍讀爲舒二出潛離隱時當發舒正義謂九二爻當建丑寅之閒於時地之萌芽即是陽氣發舒之義與此正相發 宋武曹經傳攷證

後有則也　則困而反則也　不違則也　順以則也

失則也　乃見天則

引之謹案爾雅曰則常也故管子七法篇曰物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震來虩虩恐懼失常後乃笑言復其常度故震彖傳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有則猶言有常坤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也同人九四知難而退始雖困苦終復其常故同人象傳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反則猶言反常屯象傳曰十年乃字反常也是也謙之卦德以謙爲常六四撝謙不改其舊故謙象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違則猶言變常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應天合衆處順安常故明夷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順以則猶言順而有常坤彖傳曰後順得常是也明照四方乃日之常入于地中則失常道故明夷象傳又曰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則猶言失常需象傳曰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是也天之常道既健且剛乾元用九乃得其常故乾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猶言天常文十八年左傳以亂天常哀六年左傳帥彼天常皆謂天之常道也解者多以則爲法則夫笑言啞啞何法則之可傳弗克攻吉何法則之可反明入地中又何失法則之有乎 王尙書經義述聞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家大人曰小過彖傳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過下當有亨字乾文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乾元下亦當有亨字傳先舉經文亨字而後解之如遯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既濟彖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正義曰當更有小字是其例矣小過正義曰此釋小過之名也并明小過有亨德之義則唐初小過下已脫亨字王弼乾文言注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則魏

潛龍勿用下已脫字字因上節九用而誤脫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六爻發揮

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陸績注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解見集引之謹案陸說非也六爻發揮謂剛健中正之卦發動而成六爻非謂已成六爻又發動而成他卦也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凡爻之生皆發揮於剛柔而出發揮於剛則乾之六爻矣故曰六爻發揮六爻發揮猶言六位時成耳旁者溥也說見旁行而不流下六爻發揮於剛以溥通萬物之情非謂變而通坤以成六十四卦也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亦承六爻發揮言之六爻純陽故謂之六龍若變而通坤坤來入乾則必雜以陰爻不得謂之六龍矣自六爻發揮誤解爲變動而成諸卦於是旁通之義亦誤以爲旁通於坤而虞仲翔乃於諸卦之爻皆以旁通取義遂令本卦之爻不取象於本卦而取於所通之卦而陰陽相反之卦爻皆雜糅而無辨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旁行而不流　旁通情也

旁行而不流旁古通作方淮南主術篇曰方行而不流引之謹案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廣雅旁廣也大也義與溥亦相近故爾雅曰溥大也大雅公劉篇傳曰溥廣也旁行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謂也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失之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旁亦溥也廣雅曰揮動也言六爻發動溥通乎萬物之情也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以成六十四卦亦失之旁溥徧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杜子春注四方之所望祭者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亦謂徧磔於四方也鄭注旁磔於四方之門聘義曰孚尹旁達謂玉之彩色徧達於外也正義曰旁者四面之謂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謂徧告於諸侯也楚語曰武丁使以夢象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旁通作方逸周書皇門篇曰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逸周書大匡篇曰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謂徧匡於衆也秦之罘刻石文曰威燀旁達莫不賓服謂威燀徧達也史記五帝紀曰旁羅日月星辰謂徧羅日月星辰也正義曰旁羅猶徧布也旁古通作方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微子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立政曰方行天下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皆溥徧之義也以上四條並見王尙書經義述聞

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說見本條下

億案舊讀並作利牝馬之貞利字連下爲義攷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是以利爲一讀牝馬之貞另爲句與乾四德相媲義較密 武億經讀考異

巛

坤釋文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巛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巛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鄭樵六書略曰坤卦之三必縱寫而後成巛字引之謹案說文坤地也易之卦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其作巛者乃是借用川字考漢孔龢碑堯廟碑史晨奏銘魏孔羨碑之乾坤衡方碑之剝坤鄐閣頌之坤兌字或作巛或作川皆隸書川字是其借川爲坤顯然明白川爲坤之假借而非坤之本字故說文坤字下無重文作巛者玉篇坤下亦無巛字而於川部巛字下注曰注瀆曰川也古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爲坤耳家語執轡篇此乾巛之美也王肅注曰巛古坤字亦謂古字假借如小雅鹿鳴鄭箋曰視古示字謂古借爲示字也樂記鄭注曰古以能爲三台字謂古借爲三台字也豈謂告示之示必當作視三台之台必當作能邪廣韻二十二魂坤下列巛注曰古文古文四聲韻魂下列巛曰古文又列巛曰王存乂切韻始誤以假借之字爲本字而集韻類篇並沿其誤矣坤得借用川字者古坤川之聲並與順相近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乾與健聲近坤與順聲近乾象傳天行健健即是乾坤象傳地勢坤坤即是順王弼曰地形不順其勢順是坤與順聲相近也大雅雲漢篇滌滌山川與焚熏聞遯爲韻說文順訓馴馴訓順巡等字皆從川聲是川與順聲亦相近也坤順川聲並相近故借川爲坤川字篆文作巛故隸亦作巛淺學不知乃謂其象坤卦之畫且謂當六段書之夫坤以外尙有七正卦卦皆有畫豈嘗象之以爲震巽離坎等字乎甚矣其鑿也盧氏紹弓周易音義考證謂巛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殆爲曲說所惑 王尙書經義述聞

後得主　主人有言　遇主于巷　遇其配主　遇其夷主

坤彖辭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周易述曰震爲主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是震爲主也剝窮上反下爲復復初體震故後得主引之謹案長子主器但可謂之器主耳豈得便謂之主坤之六爻皆可變而爲陽何獨舉初爻之變言之乎惠說非也細繹經文上言有攸往下言得主蓋謂往之他國得其所主之家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主客之而已昭三年左傳豐氏故主韓氏杜注曰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定六年傳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孟子萬章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微服而過宋主司城貞子又曰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注曰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蓋既有所往則有所主之家明夷初九曰有攸往主人有言是也君子之有攸往也必有所主得其所主則安坤之變而之他也亦必以陽爲主得其所主則順故坤之象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也先迷者始猶未得所主也後得主者其後乃得之也先後猶言始終凡經言先號咷而後笑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皆是也正義謂先爲在物之先後爲在物之後失之既得所主則朝夕依之故文言又曰後得主而有常也又案睽九二遇主于巷亦謂所主之人也所主之人謂六五也二將往歸於五五已來交於二故不期而相遇於里巷若晏子至中牟覩越石父於途側載而與之俱歸以爲上客也見晏子春秋雜篇豐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亦謂四爲初所主初爲四所主配也夷也匹敵之稱也以陽適陽故稱配主夷主也主之取象專謂遠適異國所棲止之家故坤與明夷皆承有攸往言之而其他可以類推不然則相識之人多矣經何不言得友遇友而曰得主遇主乎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通典引魏博士秦靜議禮曰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精盛德在未故大位以來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且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彬謂此漢魏人利字屬下讀之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億案舊讀並以利字屬上主字爲句盧氏注先迷陰以陽爲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正義引莊氏云先迷後得主利者唯據臣事君也攷此宜以後得主絕句利字屬下西南讀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字絕句又蹇利西南則利字屬下

又可舉證 武進士經頌考異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利西南不利東北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其說有二一曰以否泰之內卦言得喪也荀爽曰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東北喪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謂否泰之內卦也引之謹案易十二月卦無以方位言之者惟八純卦有之說卦傳曰坤西南之卦也是坤位本在西南何得內坤外乾之否而後西南得朋乎由否之三陰而爲四陰之觀於酉方五陰之剝於戌方六陰之坤於亥方陰之得朋更盛何以不言西北得朋乎由泰之三陽而爲四陽之大壯於卯方五陽之夬於辰方六陽之乾於巳方陰之喪朋更甚何以不言東南喪朋乎卦之六爻皆陰何得但以三陰之消長言之乎則荀說非也一曰以坤兌巽離爲得朋艮震乾坎爲喪朋也崔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見集解)案巽在東南不得但謂之南乾在西北不得但謂之北經言西南得朋何得雜以東南之巽言東北喪朋何得雜以西北之乾乎則崔說亦非也今案蹇彖辭利西南不利東北傳曰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荀爽曰西南謂坤升二往居坤五故得中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見集解)是西南謂坤東北謂艮此亦當與之同易通卦驗曰艮東北也主立春艮氣不至應在其衝坤西南也主立秋坤氣不至應在其衝艮之衝卽坤坤之衝卽艮也坤處西南而主立秋立秋陽消陰長又卦之六爻皆陰故曰得朋艮處東北而主立春立春陽長陰消又卦之三上兩爻陰變爲陽故曰喪朋不取正東之震正北之坎者正東正北不與坤維相對也西南東北坤艮所居蹇卦已有義例說經者不此之據而奚據哉唐史徵周易口訣義曰西南得朋者西南坤位是陰也東北喪朋者東北艮位爲陽也則得經意矣一曰西南未方東北丑方也漢書律麻志曰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經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魏博士秦靜議曰坤爲土土爲西南盛德在未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上之終終而復始乃終有慶(通典禮四引)案丑方亦艮位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閒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也又案虞翻曰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參同契所謂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見集解)案如虞說二陽爲朋則一陽猶不得爲朋月之出丁成兌已得二陽可謂朋矣若出庚成震甫得一陽未可謂之朋也經文但云南得朋可矣何得云西乎消乙入坤可謂喪朋矣若納氣於癸則與日同躔爲陽精復生之本不得仍謂之喪經文但云東喪朋可矣何得云北乎十六日之旦明初退於辛方(參同契所謂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二十三日之旦半消於丙方(參同契所謂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皆喪朋之象西南亦有喪朋之時何以獨云得朋乎望夕夜半月盈於甲方納其氣於壬方(參同契所謂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三陽並著乃得朋之最盛者東北亦有得朋之時何以獨云喪朋乎坎爲月而坤則否卦爲坤卦何爲取象於月乎出庚方則爲震出丁方則爲兌於坤何涉乎彖傳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謂眾陰爲朋也今乃云二陽爲朋不與彖傳相戾乎虞說殆不可通虞氏又說蹇利西南不利東北曰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案上弦與下弦相對望與晦相對論上弦生魄始於庚方丁方下弦死魄始於辛方丙方則西南有利有不利望論夕光盈於甲方納氣於壬方晦夕光淪於乙方納氣於癸方則東北亦有利有不利何得於生魄但言其始於死魄但言其終而云利西南不利東北乎且坤西南卦謂坤之方位也而云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則又以月所在之庚方丁方言之而非卦位矣艮東北之卦謂艮之方位也而云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則又以月所在之乙方癸方言之而非卦位矣意義混淆莫此爲甚且月消於艮乃下弦於丙方之時其位南而非北月消於丙方則是南亦不利與所謂不利東北者相抵牾矣月體納甲見於魏伯陽參同契乃丹家傅會之說原非易之本義而虞氏乃用之以注經固宜其說之多謬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至哉坤元

坤彖傳至哉坤元正義曰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引之謹案至亦大也爾雅曰晊大也郭璞作至釋文曰晊本又作至鄭注哀公問曰至矣言至大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求人篇及秦策並曰至大也至哉猶大哉也老子道德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坤與乾有並大之義故下文言含宏光大六二言直方大六三象傳言知光大用六象傳言以大終也自正義強爲分別而宋世說易者遂謂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或謂坤效乾法至乾之大而後已近世惠氏周易述又謂說文至從一一亦地也胥失之鑿矣(同上)

象地勢坤

彬謂乾健坤順二卦之德地勢坤猶言地勢順耳與天行健辭意正相對如曰尊乾獨不書卦名恐非經旨(朱武曹經傳考證)

坤初六象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案文冰當作仌凝當作冰尒疋釋器云冰脂也郭璞曰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孫炎本作凝脂云膏凝曰脂詩云膚如凝脂卽冰脂也古文尙書亦以冰爲凝說文云凝俗冰字(惠徵君九經古義)

初六象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元和惠氏於郭京易舉正之謬悉辭而闢之獨言履霜無堅冰二字以三國志魏文帝紀爲證彬謂亦不足信淮南子齊俗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春秋繁露基義篇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遜卽順之謂張平子東京賦曰堅冰作於履霜後漢書魯恭傳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恭以明經與白虎觀議是漢人所傳有堅冰二字明矣(朱武曹經傳考證)

直方大

元熊朋來經說云或問坤六二爻辭直方大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元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字疑大字衍曰坤爻辭皆以第二字爲韻此可貞元吉之類爾

曰乾稱大坤稱至乾大生坤廣生坤何以言大乎六二之爻辭言大六三用六之小象又言大何也曰易中凡言大者皆陽也陰變陽則聖人喜而識之案熊說足卻或問之妄矣周易集解直方大載荀爽說云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於四方與熊氏義同荀字慈明潁川人與馬融鄭眾康成並傳費氏易有易注十卷可證漢易本有大字鄭庠易古音之言未足據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二直方大鄭注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熊氏經說云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疑大字衍 惠徵君九經古義

坤至柔而動也剛

九家易曰坤一變而成震陰動生陽故動也剛宋時臨安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洪景盧以其言為善而不知漢易已有是說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文言傳含萬物而化光

于令升曰光大也彬謂光與廣同易言未光言光大義皆訓廣六二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知光大也于令升曰位彌高德彌廣也象傳含宏光大屯九五施未光也虞仲翔曰陽陷陰中故未光泰九三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虞曰震為行故光大也咸六四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晉上九道大光也萃九五志未光也虞曰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皆訓廣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篇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先儒謂政正二字古通用謹案戴記政字疑是敬字之譌政敬二字音既相近字形亦近故戴記敬字譌寫作政後人因戴記之誤更於文言去文作正耳然鄭注戴記已云政或為正則其譌誤已久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則不疑其所行也

古文偏傍多省不疑其所行者言所行不礙也下文陰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他如小畜象傳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遯象傳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升象傳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既濟象傳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不但文義當訓為礙且其韻可證唯賁卦六四當位疑也則與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是疑惑之疑耳 孔檢討經學卮言

蓋言順也

問坤文言蓋言順也本義云順當作慎然否曰以愚所聞馴與順古文相通象傳之馴致與文言之順其義一也攷尚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儒訓若為順而史記舜本紀云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又五品不遜先儒亦訓為順而史記引其文云五品不馴是馴與順本一字矣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而易馴致字徐邈亦讀為訓訓者順也漢人書乾坤字皆作巛馴順訓並从乾巛之巛得聲周官土訓先鄭司農亦讀為馴北方人讀馴如訓之平聲此古音之僅存者順與馴義同而音亦相近不當破順為慎也蒙六三象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以從一為順見金夫而不有躬是為不順本義破為慎亦非經旨 錢宮詹潛研堂集

上六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按無陽何以稱龍說似難通李氏集解作為其兼於陽也故稱龍焉引九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 崔茂才吾亦廬稿

嫌於无陽

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引之謹案此有二本一作嫌於无陽王注曰為其嫌於非陽而戰正義曰為嫌純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是也一作嫌於陽無无字集解引荀爽嫌作兼曰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為其兼於陽故稱龍也在經龍戰于野是也案荀本為長說文嫌疑也嫌於陽即上文之疑於陽也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自下上至之辭也燕義注陰盛上擬於陽正義謂陰盛為陽所疑失之故曰嫌於陽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似陽故稱龍上六正義盛雖似龍而猶未離於陰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文義上下相生郅為顯著若云嫌於非陽則陰盛似陽之義不見而與下文之未離其類反不相應矣詩采薇正義引鄭本嫌作慊注曰慊讀如羣公溓之溓文與十三年公羊傳羣公廩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鄭訓慊於陽為雜於乾則不得有无字矣乾者陽也豈無陽之謂乎又案慊即嫌字說文慊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偷得避慊之便師古曰慊亦嫌字坊記貴不慊於上鄭注慊或為嫌以慊為恨不滿之貌失之辨見本條是也人臣貴而嫌於上則陰盛而嫌於陽之謂矣慊於陽之慊當讀嫌而訓為疑不當讀溓而訓為雜鄭謂上六爻辰值巳巳為蛇與四月消息用事之乾相雜故似龍此牽合四月之乾而反與十月之坤大相剌謬案臨為十二月之卦而其彖云至于八月有凶周之八月夏六月也則六月為遯推而至於十月為坤可知初六一陰生主五月至上六六陰全始主十月耳若依爻辰之次則六三已值亥而主十月上六反值巳而主四月不且違失經義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屯 君子以經論

易屯象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綱綸姚信云綸謂緯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非其義也劉表鄭元以綸為淪字非王本意案釋文作經論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又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漢荀慈明鄭康成並作經論荀鄭皆傳費氏易費氏經與古文同劉表黃穎亦同正義淪為論字之譌孔氏引姚信訓綸為緯是姚本與王輔嗣同作經綸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初九磐桓利居貞

仲秋下旬碑作服桓釋文云本亦作盤案古盤字皆作般與股同尚書盤庚蔡邕石經作般此與漸六二磐字皆當作般鄭禮記云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盤桓利居貞

僖案近讀以利居貞為句攷魏明帝徵管寧詔盤桓利居又以居字為讀貞字另為義不與居連文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爻言乘馬班如者三言昏媾者二禮稱四馬為乘馬四偶數

也二四六皆偶位故皆謂之乘馬二之馬取象於震所謂馵足的顙之屬四六取象於坎在下者爲薄蹄在上者爲下首俱非艮馬故班如不能進也上爻獨不言昏媾何也一陰一陽而相應乃昏媾之象六二上應九五六四下應初九唯上六所應亦陰則非其昏媾矣四志應於初而隔兩陰陰柔不能爲難求而往又何寇焉二欲上應五而爲初剛所制是以遇寇屯如邅如夫二之邅三之吝其不可往也均然三宜見幾而舍二則班如不舍以至蒙難十年者此易之爲書所以詔人吉凶而不詔人以苟爲趨避三爻上爻既爲兩陰非其昏媾舍之可矣二五皆媾之正欲舍之而不可者也則唯以正靜待時而已二至四成坤體故爲女子地道尚靜又處三陰之最下靜乎靜者也故曰貞不字坤爲土土成數十數窮則變二變而互卦亦成震體以剛敵剛初不能復爲寇矣震則動故曰十年乃字周易以變者爲占凡爻辭有先凶後吉先吉後凶者皆當以變卦說之如十年乃字七日得至于八月有凶之類 孔檢討經學卮言

乘馬般如

易屯六二乘馬班如王弼注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釋文班如如字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貌鄭本作般正義曰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集解引虞翻曰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案說文珏部班分瑞玉从珏从刀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然則般旋字當作般班乃分布義鄭本作般爲正馬云班班旋不進是馬亦爲般也子夏傳云相牽不進虞仲翔云乘馬班躓皆般旋難進之意是諸家義皆作般陸德明云班如如字非也書序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音同左傳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釋文子般音班本亦作班同單本釋文有脫誤茲從注疏本校定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般讀與班同班布也是班字古亦作般二字以聲同得通借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屯如驙如

易屯六二屯如邅如釋文邅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貌案說文辵部無邅字走部趁䞲也从走㐱聲䞲趁也从走亶聲馬部駗馬載重難行也从馬㐱聲驙駗驙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驙如是易邅如字當作驙馬季長云難行不進與許叔重載重難行之義正同是馬亦當作驙也今本作邅蓋易或借用䞲字案文辵與辵偏旁相似遂誤作邅說文引易屯如驙如作乘馬驙如者此涉下文乘馬班如而誤猶引詩或舂或舀爲或舂或揄之異而誤作或簸或舀也同上

亶如

經義雜記以說文辵部無邅字易屯卦屯如邅如从說文作驙如今易作邅爲誤庸嘗見葉林宗影宋鈔釋文作亶如明監版汲古閣通志堂雅雨堂皆从辶作邅此淺人據注疏本妄改也呂氏音訓曰亶今本作邅陸氏曰張連反亦作邅與葉鈔正合似伯恭所見釋文正書亶字而有注云亦作邅今本無之蓋脫又漢書敘傳上幽通賦曰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屯如亶如謂險難之時也亶音竹延反然則漢唐舊本皆作亶如許書作驙爲古文世所不用經典文省作亶今本因誤作邅新刻抱經堂釋文未及改正姑附識此臧明經拜經日記

釋亶如

易屯六二屯如邅如釋文曰邅如張連反馬云難行不進之貌呂氏古易音訓亶今本作邅陸氏曰張連反亦作邅壽祺案據呂氏則陸本作亶如今釋文大書作邅如者非集韻一先邅或作亶葢即本未誤之釋文也說文作驙馬部駗馬載重難行也从馬㐱聲驙駗驙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驙如此與馬融說合集韻十八諄駗屯同音晁氏古周易亦云駗音屯或疑屯如古亦作駗如然攷廣雅釋詁屯驙難也則屯當如字說文引易宜曰屯如驙如云乘馬驙如者涉下乘馬班〻而誤陳編修左海經辨

女子貞不字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虞翻訓字爲妊娠後人多不用其說引之謹案說文曰字乳也廣雅曰字乳生也墨子節用篇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大元事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范望注曰男而女事猶爲不宜況於字育故不代也中山經苦山有木名曰黃棘其實如蘭食之不字郭璞注曰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然則不生謂之不字必不孕而後不生故不字亦兼不孕言之女子貞不字者女子貞爲一句六二居中得正故曰女子貞家人彖辭曰利女貞是也不字爲一句猶言婦三歲不孕也不字者屯邅之象非以不字爲貞也當以虞鄭二家之訓爲是而京房易傳女子貞不字陸績注曰字愛也易正義亦曰女子守正不受初九之愛援之文義頗爲不安宋耿南仲周易新講義乃解之以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曰貞不字者未許嫁也案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則字爲名字之字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是也許嫁而後字字非許嫁明矣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男字之冠有字辭則女子亦當然未許嫁者年二十而亦笄而字之則不得以不字爲未許嫁也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縱使十五之年尚未笄而字之再五年而當二十之年亦無不笄而字者矣豈得遲至十年之久乎徧考經傳及唐以前書無以字爲許嫁者而自南宋至今相承謂許嫁爲許字甚矣其謬也然其說之所以多誤者蓋有二焉一曰女子未嫁之稱可言受愛可言許嫁不可言孕妊也案內則曰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本命篇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是婦人亦稱女子也一曰上言昏媾故以爲受愛又以爲許嫁也案一爻數象類相近而事則殊賁六四曰匪寇昏媾而其上曰白馬翰如睽上九曰匪寇昏媾而其下曰往遇雨則吉不必皆爲一事也自解者承上昏媾言之而其義始不可通矣又案虞翻曰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離爲女子爲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爲坤離象不見故女子貞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離女大腹故十年反當乃字案二至四互坤坤爲母爲腹故有妊娠之象二乘剛則難故不字應五則順故反常乃字九家易曰陰出于坤今還爲坤故曰反常也李鼎祚解之曰謂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是也何必三變成離而後稱字乎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二之難乘剛也

此釋屯如邅如四句以剛柔始交故曰難也詳見泰無往不復條下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即鹿无虞

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王弼注雖見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獲乎釋文即鹿王肅作麓云山足李氏集解

虞翻曰卽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爲山山足稱鹿鹿林也三變體坎坎爲叢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兕虎震爲麋鹿又爲麇走艮爲狐狼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卽鹿无虞惟入林中矣案王弼經作鹿注不改字故正義釋經注皆如字讀集解引虞仲翔訓鹿爲山足於經尚未改作麓知鄭易本作鹿字以爲麓虞王弼本之王肅好與鄭難因私改爲麓虞翻亦好譏議鄭氏與王肅同 裴松之注三國志虞翻別傳云翻之大書其遺於易鄭元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目元所注五經違義其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 但不至妄改聖經以證合已意少差於肅耳故此讀鹿爲麓而經仍作鹿也詩瞻彼旱麓釋文旱麓本亦作鹿國語周語引詩瞻彼旱鹿 宋庠本宋明道二年本仍作麓 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作沙鹿崩傳林屬於山爲鹿是鹿可借爲麓也 收茂才經義雜記

卽鹿无虞疑鹿字是林麓之麓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古字通卽鹿者就林麓以從禽非卽以鹿爲禽以卽鹿爲逐鹿卽字之義似未安 江慎修羣經補義

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德案近讀以幾字爲句 朱子云君子見幾不如舍去 見攷淮南子繆稱訓易曰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注卽就也鹿以喩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卽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高氏又以幾不如舍連讀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上六泣血漣如

棟案漣本波瀾之字說文引作㦁或古从立心篆書水心相近故譌爲漣陸德明亦引說文而不云字異明不从水旁淮南子引此經又作漣从省文 毛詩泣涕漣漣亦當从心連聲 惠徵君九經古義

蒙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案象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高誘引云童蒙來求我釋文云一本有來字 同上

案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惠氏周易古義引呂氏春秋勸學篇注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以證經文本有來字家大人曰王弼注曰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又蔡邕處士圜叔則碑童蒙來求彪之用文是漢魏時經文皆有來字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下引易亦作童蒙來求我與釋文所載一本同 王尚書經義述聞

果行育德

蒙象傳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盧注曰艮爲果震爲行王注曰果行者初筮之義也正義曰君子當發此蒙道以果決其行告示蒙者則初筮之義引之謹案艮爲果蓏非果行之果也初筮告者決疑也不得謂之果行今案果育皆成也卦下坎上艮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是坎爲德行也說卦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艮爲成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見文選謝宣遠詩注又周官大卜五曰果鄭司農注曰果謂事成與不也 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疏引繆協曰果成也行必期諸成 高誘呂氏春秋察賢篇注曰育成也 晉語韋注曰育遂也遂亦成呂氏春秋去以篇注曰遂成也 坎有德行艮以成之故曰果行育德 同上

初六以往吝

說文引作遴云行難也棟案史書遴本吝字 見汗簡 此易經古文漢書魯安王晚節遴王莽傳性實遴嗇廣雅曰遴難也音良鎭反小顏云遴讀與吝同周伯琦六書正譌云僯行難从人粦聲又謹選也別作遴非是與說文漢書異 惠徵君九經古義

苞蒙

九二苞蒙鄭注曰苞當作彪彪文也家大人曰呂祖謙周易音訓引晁說之曰京房鄭陸績一行皆作彪文也鄭說蓋本於京房藝文類聚引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彪童蒙作世師蔡邕處士圜叔則碑曰童蒙來求彪之用文 強并勵志詩彪之以文 又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曰俾我小子蒙昧以彪皆用蒙卦之辭 王尚書經義述聞

需

需須也 象傳

鄭君注云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按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贊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年 傳元 趙氏孟子章句宿留以答之 萬章下 諸家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是須留亦音秀溜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詁訓皆音義相將卽六書轉注之學自宋以來其傳晦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其義不困窮矣　其義吉也　義弗克也　其義凶也

義弗乘也　義无咎也　義不食也　義不及賓也

失其義也　其義喪也　其義焚也

引之謹案義者理也道也言此一爻也理固然也解象傳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王注曰義猶理也正義曰剛柔既散理必无咎 或訓義爲宜云剛柔得宜失之 理亦道也 廣雅曰理道也 復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漸象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象傳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言其道固无咎也同人象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言其道固弗克也賁象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言其道固弗乘也明夷象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言其道固不食也 或曰惟義之當然失之 姤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言其道固不及賓也或曰其義其義者其理也其道也言此一卦也此一爻也其道固如是也需象傳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言其道不困窮也比象傳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是也小畜象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言其道固當吉也 正義曰以陽升陰以剛乘柔其義於理吉也案當作其於理吉也理字正釋義字 隨象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言其道固當凶也 正義曰其義以凶者有凶之理也 旅象傳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言其道固當喪也 正義曰言以旅與下于理是喪亡也 又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其道固當焚也鼎象傳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言失其道也漸象傳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是也而解者於復之義无咎則曰去復未甚大遠於義於漸之義无咎則曰未傷君子之義 並正義 於同人之義弗克則曰違義傷禮眾所不與於賁之義弗乘則曰棄於不義於姤之義不及賓則曰義所不爲 注並王 於隨之其義凶則曰失於臣義 正義 皆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象傳

諸卦言君子以者或取其象或法其義此卦當下剛上險之位而云飲食宴樂者何也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君子於飲食宴樂之時恆若有險在前需而後進故能飲食而不溺宴樂而不淫所以玩占而思戒也本義云事之當需者无所復爲飲食宴樂俟其自至殆非君子立教之旨 孔檢討經學卮言

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棟案歸藏易需卦之需作溽 說文犬部云獳从犬需聲讀若槈奴豆切是需有槈音 禮記儒行曰飲食不溽鄭氏注云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故象言飲食宴樂左傳昭十五年傳云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說苑敬慎篇云諾曰滅無垢思無辱辱與也協是讀爲溽 服虔曰辱欲也古文易不可攷然溽字不爲

無說（鄭氏注易云需讀爲秀）（惠徵君九經古義）

九二需于沙

鄭本沙作沚棟案沚當作㳂與沙同說文云沙水散石也从水从少水少沙見譙長說沙或作沚从止穆天子傳云天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象云需于沙衍或以衍屬下句讀非也（句上）

需于沙衍在中也

僖案近讀從沙字絕句據九經古義穆天子傳云天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象云需于沙衍或以衍屬下句讀非也愚謂虞翻云衍流也似當作流沙之義則虞氏亦以衍字絕句爲訓此又可舉證（武進士經讀考異）

衍蓋古文愆字之省二爻云愆在中三爻云災在外意正相對周易多古文損象懲忿窒欲釋文作徵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荀爽本作亞並省不著心者（孔檢討經學卮言）

衍在中也

需象傳需于沙衍在中也荀爽注曰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虞翻注曰衍流也孔穎達正義曰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家大人曰諸家說衍字之義均有未安或讀需于沙衍爲句引穆天子傳南絕沙衍爲證與爻辭不合尤非今案衍當作行今作衍者因與沙字相連而誤加氵耳（淮南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譌作衍）行在中也卽承上文不犯難行也而言初九不犯難行是以无咎九二行而在中是以終吉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行在中震象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上言行下言在中正與此行在中同義師象傳曰長子師師以中行也泰象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臨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未濟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義與此竝相近（王尙書經義述聞）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坎爲水酒象也中滿者食象也故需于酒食困于酒食皆以坎得象（需六二飲食之卦亦有坎）夫沙泥血穴之中常情所畏易於需者也飲食宴衍不思其反能需者鮮矣快意而進失其貞固能無咎乎故中正如九五猶戒之曰貞然後吉（孔檢討經學卮言）

脫字

需卦象傳行與常爲韻中與終爲韻外與敗爲韻聽與正爲韻末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無韻談案敬之終吉下當有也字而以吉與失爲韻象傳有先述爻詞而後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象傳多以吉與失爲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爲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爲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亦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也也字須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困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象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李進士羣經識小）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家大人曰吉下當有也字象傳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且入韻之字其下皆有也字此傳吉字與失爲韻不得獨無傳之以吉失爲韻者如訟象傳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比象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小畜象傳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隨象傳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吉下皆有也字此一證也象傳稱述經文卽以爲韻者其韻下皆有也字如比象傳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象傳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不可枚舉其有上二句稱述經文下二句統釋其義者亦如之如訟象傳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歸妹象傳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與此傳正同而第二句末皆有也字此又一證也唐石經已脫也字（王尙書經義述聞）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

僖案此凡兩讀釋文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又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孚于初故曰訟有孚則以孚字爲句虞翻云窒塞止也惕懼也則窒一字爲句惕一字爲句孔氏正義同（武進士經讀考異）

訟剛來而得中也

本義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今按本義取相連之爻交易爲卦變訟之二三兩爻由遯之九三來爲九二遯之六二往爲六三也然而兩爻相易似無所取義後皆倣此今別爲之說曰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僖案此凡兩讀正義曰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免災者如此注意則經稱其邑二字連上爲句人三百戶合下爲句朱子本義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則以逋字絕句其邑人三百戶絕句无眚又另爲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僖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如此注意以貞字絕句厲下屬終吉爲句虞氏翻云貞厲得位故終吉也王輔嗣云處兩剛之閒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貞厲如此注意則以食舊德爲句貞厲爲句愚謂象詞明言食舊德是貞厲連文下屬從虞王讀爲正（武進士經讀考異）

卽命

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變之）安貞吉虞注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爲命令故復卽命渝王注曰反從本理變前之命（正義曰反從本理謂原本不與初訟之理變前之命者解命渝也渝變也前命謂往前其初相訟之命）引之謹案王讀復卽命爲句文義未安虞以復卽命渝爲句而謂變乾成巽以復其位（九四變則上體成巽）亦以迂回失之三五互而成巽何待變乾而後成巽乎九四巽之中畫巽者順也施命者也復猶歸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卽就也歸而順以及物就初六而命之故曰復卽命以剛就柔以順化險則在下者亦變而不訟矣故曰渝渝者初爻受命而變其志也否九四有命无咎王注曰夫處否而不可以有命者以所應者小人也有命於小人則消君子之道者也今初志在君處乎其下故可以有命正義曰初六志在於君守正不進處於窮下今九四有命命之故无咎亦謂九四命初六也與此卽命正同義（凡易言命大君有命自邑告命有孚改命皆謂命令也或謂命爲正理失之王注反從本理是釋復卽二字非釋命字也）金縢曰今我卽命于元龜謂就元龜而命之也（洪範所謂乃命卜筮也某氏傳謂就受三王之命失之）雒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謂就雒邑而命之也可爲

孖又郎命於初爻之證 王尙書經義述聞

終朝三拕之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王弼注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閒褫帶者三也正義曰一朝之閒三被褫脫釋文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本又作褫音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拕徒可反案說文衣部褫奪衣也从衣虒聲讀若池此二王所本作褫者爲體也李氏集解載侯果說亦云褫解也據鄭本作拕知古文易作拕矣古褫拕聲相近說文手部拕曳也論語鄉黨加朝服拖紳拖即拕之俗馬融注易以鞶帶爲大帶包咸注論語以紳爲大帶是於大帶宜言拕而非褫奪之義也宋項安世周易玩辭引鄭注云三拕三加之也王肅作褫而以爲解此與鄭立異耳 臧茂才經義雜記

訟上九終朝三褫之

說文云褫奪衣也讀若池鄭康成本作三拕之音徒可反棟案淮南人閒訓云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高誘曰拕奪也是拕與褫字異而義同晁以道讀爲拖紳之拖楊愼以爲終朝三拕之以誇於人眞小兒强解事也 拖紳之拖本作袘見說文 惠徵君九經古義

師

師貞丈人吉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 今注疏本脫此四字 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李鼎祚曰彖云師眾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案釋文貞丈人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又周禮夏官序官疏引鄭易云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然則古文易本作丈人非王氏曲解李氏從子夏傳作大人與鄭本義得兩通此注尙未誤違經旨不得輒改作大人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師貞丈人吉康成注云丈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王弼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棟案彖辭言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此有天下之稱也謂之丈人可乎易緯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歷舉五號獨不及丈人知丈人非王者之稱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斯得之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億案此凡兩讀朱子本義用師之道利于得正則貞爲句近多從之攷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于丈人則師爲一讀貞字連下丈人爲句太卜注鄭康成謂貞之爲問問于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亦與先鄭同 武進士經讀考異

師卦丈人王輔嗣曰丈人嚴莊之氣崔憬引子夏易傳云當作大人李氏集解取之 崔茂才吾亦廬稿

貞丈人

師貞丈人吉釋文貞丈人絕句頤煊案說文貞卜問也周禮天府鄭注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于丈人大小鄭注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後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貞又通作偵禮記緇衣易曰恆其德偵鄭注偵問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釋文引馬注曰毒治也集解引虞注曰毒荼苦也王注曰毒猶役也引之謹案廣雅毒安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孟子梁惠王篇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其義廣雅訓毒爲安蓋周易舊注也覩諸說爲長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之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即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愼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顧處士日知錄

周易述曰律者同律也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史記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壹禀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是師出以律之事也引之謹案此史記索隱正義之說也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也 見律書 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 見自序 蓋唐人說易有以律爲六律者案爾雅曰律常也法也九家易曰坎爲法律 見集解 王注曰律以齊眾蓋律者軍之常法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是也象傳曰失律凶也正謂不循常法以致敗亡豈失六律之謂乎宣十二年左傳引易師出以律否臧凶而釋之曰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亦未嘗以爲六律索隱正義之說殆不可通惠氏襲用之非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師初六否臧凶

彬謂否臧即不善之謂以律則善不以律則不善故曰失律凶也李鼎祚曰凡首出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失其旨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

億案九家易曰雖當爲王尙在師中爲天所寵事克功成故吉无咎王輔嗣注在師而得其中正義曰觀注之意以在師中爲句其吉字屬下又云觀象之文在師中吉承天寵者則似吉字屬上此吉之一字上下兼該故註文屬下象文屬上此孔氏已從兩讀愚謂在師亦可爲句中吉當連爲句訟有孚窒惕中吉亦以中吉屬讀是其義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承天寵也

易師九二象承天寵也釋文寵如字鄭云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案龍爲古寵字詩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左傳昭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杜注詩曰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焦氏易林亦云蓼蕭露瀼君子寵光又詩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爲寵寵榮名之謂考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引詩作何天之寵足證箋義有本而俗人議鄭好改經者誤也 鏞堂謹案廣雅釋言龍寵也 家語弟子行引詩曰荷天子之龍龍亦當是古文寵王肅注龍和也不依傳記及詩箋獨用長發傳者有心與鄭立異也然則此經承天寵也古易當爲天龍鄭以光耀解之蓋云龍當爲寵後人遂依注改經如繫辭上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鄭本作至頤云頤當爲動而眾家本遂皆爲動 見釋文 王肅訓龍爲寵無當作寵之文故尙仍原本其實鄭經亦當與王肅同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輿尸王注云宜獲輿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輿衆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輿尸而歸則與或字文義不愜且五爻輿尸與帥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李進士羣經識小

師或輿尸

師六三師或輿尸凶虞注曰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故輿尸凶矣集解誤作盧氏說張氏臯聞訂爲虞翻說引之謹案此謂師與同人旁通也案同人上乾下離師則上坤下坎剛柔相反不得取象於同人也如相反者而亦可取象則乾之初九亦可取象於坤而曰履霜坤之初六亦可取象於乾而曰潛龍矣而可乎夫聖人設卦觀象象本卽卦而具所謂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也今乃舍本卦而取於旁通剛爻而從柔義消卦而以息解不適以滋天下之惑乎虞仲翔以旁通說易動輒支離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虞說不可枚舉略舉一爻以例其餘有識者必能推類以盡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輿尸

六三師或輿尸王注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頤煊案周禮夏官輿司馬鄭注輿衆也左氏成二年傳無令輿師淹於君地杜預注輿衆也爾雅釋詁尸主也謂或以衆人主師則无功故凶 經義叢鈔 洪頤煊

田有禽利執言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虞翻曰田爲二陽稱禽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 案此說非是五若變而互艮則爲少男何以弟子輿尸不謂五而謂三 故利執言无咎 並見集解 王弼曰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正義曰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又曰已不直則有咎今得直故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引之謹案荀解田字是也解禽字非也 禽者獸也非擒之謂 虞解禽字是也解田字非也 田者獵也與見龍在田之田異 王注則並失其義矣田有禽者田獵而獲獸也蓋師衆也大田之禮所以簡衆故師之六五取象於田焉經凡言田无禽 正義曰田獵而无所獲 田獲三狐 王注曰田而獲三狐正義曰田獵而獲窟中之狐 田獲三品 據王注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則謂田獵也 皆以田獵言之此田有禽不應獨異田无禽爲獵而无所獲則田有禽爲獵而有所獲矣六五所以田有禽者案與本爻相對之爻爲陰爻則占失禽无禽爲陽爻則占有禽比之九五下當六二而曰失前禽恆之九四下當初六井之初六上當六四而曰无禽皆遇陰爻也師之六五下當九二而曰有禽則遇陽爻也陰體虛故遇之者无所得陽體實故有所得也凡卦一爻之中兼取數象者不必同爲一事田有禽自謂田獵利執言自謂秉命 從荀說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自謂行軍三者各爲一事而王以爲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則以田有禽與執言誤合爲一荀以爲二帥師禽五則又與帥師誤合爲一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田有禽

易師六五田有禽王弼注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釋文有禽徐本作擒集解引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 此禽字讀如擒 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 此禽當作擒 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李鼎祚曰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殷紂而被武王禽 此亦當作擒 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爲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棻案荀慈明云二帥師擒五知古文易本作擒王輔嗣云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擒知與荀同且徐仙民易音據王弼而其本作擒故知王作擒也虞仲翔好改先儒舊義故云陽稱禽則讀爲禽鳥字正義謂往卽有功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是其本亦作禽然非王意 禮堂謹案古禽鳥禽獲同字作擒者俗字說文無之如展獲字禽又左傳不禽二毛字皆不從手可證田有禽當從擒獲義其字仍當作禽徐仙民本作擒義是而文則俗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比

比吉也

比象傳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朱子語類曰比吉也也字衍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彖大人曰比吉也也字涉下文比輔也而衍其比吉二字則當在下文原筮之上不當在比輔也之上請以四證明之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若比吉二字在比輔也之上則是先列卦辭而後釋卦名六十四卦皆無此例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於其上若蒙彖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需彖傳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厥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此亦當云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若無比吉二字則自亂其例二也九五以剛處中所以比而得吉然則以剛中也正釋比吉之義原筮云永貞之上必當有比吉二字三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擇善而從曰比是比與從同義荀子王制篇曰天下莫不順比從服是比與順從同義然則下順從也仍是釋比字之義 謂比輔也之比 非釋吉字之義以上文原無比吉二字故也四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比象方來後夫凶

彬謂方並也比取象於建國親侯方來卽諸侯皆來之謂考工記惟若康侯毋或若汝不康侯故抗而射汝所謂後夫凶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比象曰比輔也

案鄭氏尚書云弼成五服至於五千 說文同作㢸云輔信也 注云敷土旣畢廣輔五服之數而成之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比輔也輔成五服此建萬國之象比比也有孚盈缶此親諸侯之象所謂先王者其夏后氏乎 惠徵君九經古義

原筮元永貞

原字歷觀先儒之說未有作再字解者干寶曰原卜也蜀才作究字解孔疏作窮字解窮與究義均程傳亦只作推原解惟朱子本義作再字解似用周禮原蠶爲再蠶之義然周禮太卜掌三兆一曰原兆注謂拆裂如原田未嘗有再字解也 門人諸裔智謹按禮記文王世子未有原原字鄭孔皆作再字解 崔茂才吾亦廬稿

以建萬國 地理志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易爻內外亦不定指內卦外卦此比之自內乃謂外卦之五五

爲羣陰之主二與五應若有王者起而首先翼戴者其志尤親故言內也六四外比之所謂外乃內卦之初四與五最近初去五最遠而四與初應若內臣能外合遠方諸侯以勤王室者初六志歸九五是賢者也四比初以從五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唯六三雖亦從五而爲應爻所牽若有異志故傷其比之匪人匪人也後夫也前禽也皆指上六而言比卦大體以四陰附一陽獨上爻一陰自殊於眾偶於國爲後歸之象於禽爲佚獲之象然爲上六設戒則天子當陽不用命者凶爲九五垂訓取順舍逆不勤遠略斯盛德之至乎 孔檢討經學巵言

九五王用三驅

鄭本作敺案說文驅馬馳也古文作敺从攴漢書皆以敺爲驅廣戌傳費氏易費直本皆古字號古文易當从之是正 惠徵君九經古義

小畜

畜

易小畜大畜卦釋文云本又作蓄敕六反積也聚也鄭許六反養也大畜象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序卦傳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後有禮有无妄然後可畜物畜然後可養釋文皆云本又作蓄唯大畜彖傳有能止健之語此言乾艮二卦之德非釋卦名孟宣尼說易未嘗訓畜爲止漢儒或訓積或訓養皆無止義 王輔嗣注亦同獨孔穎達小畜正義云性人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又云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又云小畜之義唯當畜止在下三陽又云總不能畜止剛健又云不能畜止諸陽甚疏家因大畜有止健之文遂類及於小畜不知巽主入不主止大畜艮在乾上能畜而止之小畜巽在乾上能畜不能止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大畜可言止小畜不可言止也後儒沿正義之誤遂疑畜有止義并孟子畜君何尤句亦訓爲止矣

經典畜字有三音讀敕六切者訓積訓聚讀許六切者訓養讀丑救切者訓六畜 此字說文作嘼 今人讀六畜爲救六切畜聚爲許六玉皆非古音 錢宮詹養新錄

復自道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王注曰處乾之始以升巽初以陽升陰復自其道正義曰反復於上自用己道引之謹案外卦爲巽巽爲入 見說卦 爲伏 見雜卦 初九應巽之初入而伏藏畜之象也入伏則前無所往惟有來復而已故稱復道如履道坦坦之道道者路也初九震爻 陳風宛邱篇正義引鄭注離九三日昃文選吳都賦注引鄭注井九二日九二坎爻也由是推之則初九爲震爻 震爲大塗 見說卦 故稱道道者所以行也九三輿說輹九二牽復皆有不行之象則初九亦出無所往自塗而復故曰復自道也易凡言出自穴告自邑納約自牖有隕自天下一字皆實指其地復自道亦然也王注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輹

小畜三爻曰輿脫輻輹字從車從畐大畜二爻曰輿脫輹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輹輹字皆從車從复謹案輻車橑也輹一名轐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承車箱下抱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輻則在輞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輻字下云本一作輹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輹字下云作畐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輹似人屐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轐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輻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輹無疑且以古音求之輻爲支脂之入輹爲蕭尤之入輹與目韻若作輻則不諧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輿說輹　大車以載

九三大畜九二並曰輿說輹虞翻輿作車輹作腹注小畜九三曰豫坤爲車爲腹 小畜與豫旁通 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腹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注大畜九二曰萃坤爲車爲腹 大畜與萃旁通 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腹或作輹也引之謹案坤消乾成至三乃成何以大畜九二便云輿說輹且坤已消矣則不應更有輿象何以尚云輿說輹況腹爲輹之借字輹車下縛也何得以坤爲腹解之車上之物多矣今不言其物而但云車說腹則不知以何物爲腹虞說非也今案大有離上乾下其九二曰大車以載蓋陽爻稱大車動象乾乾之爲車明甚馬君及俗儒之言是也乃虞氏解大有之大車以載又謂比坤爲大車 大有與比旁通 如其說則大車之象經當於比之六二言之方合坤爲大車之義何乃不繫於比之坤而繫於大有之乾乎卦爲火天而義則水地無是理也

王弼注小畜九三輿說輹曰上爲畜盛不可牽征以斯而進故必說輹也注大畜九二輿說輹曰五處畜盛不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纂輹以縛軸而輿乃行說輹則不行矣僖十五年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杜注曰輹車下縛也震爲車上六爻在震則無應 謂歸妹上六 故車說輹正義曰三亦陰爻 謂歸妹六三 是無應也由是推之小畜九三陽爻上九亦陽爻是無應也無應則行將安往故惟說其輿之輹而不行非爲其畜盛不可牽征也大畜九二可與六五相應矣而外卦爲艮六五艮之中爻艮以止之故亦說輹而不行彖傳所謂止健也非爲其畜盛不可犯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億案血去惕出舊讀並連文按血去當屬上有孚爲義血陰爲羣小也四以一陰畜眾陽而羣小乘之惟賴誠結上知則三不見侵邪害亦消阻矣故云有孚血去與下九五有孚攣如句正相比 武進士經讀考異

九五有孚攣如

小畜九五有孚攣如依字當作攣古戀字子夏傳作戀案隸釋漢唐公防碑及景君碑皆以攣爲戀知古文戀字作攣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上九尚德載婦貞厲

億案舊讀並以載字絕句攷此宜以尚德載婦屬讀如履九五夬履貞厲噬嗑六五貞厲无咎大壯九三貞厲晉九四貞厲革九三征凶貞厲旅九三貞厲並可參證 武進士經讀考異

尚德載

小畜上九尚德載阮尚書挍勘記古本載上有積字顧炟案王注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爲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注本有積字虞翻曰坎雲復天坎爲車積載在坎上故上得積載亦當有積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上九象詞注夫處下可以征而无咎者惟泰也則然

億案近讀從然字絕句據釋文云則然一本作然則讀郎以也字絕句是然則又當屬下爲義 武進士經讀考異

履

履卦說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

夫履之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况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慼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不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 錢宮詹潛研堂集

虎尾 虎視 虎變

問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爲虎之失何也曰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閒於天文參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於天文未密故仲翔譏之 同上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虞翻說履訟初變爲兌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按春秋左傳曰遂幽其妻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晉子曰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蓋古刑法囚謂之幽故仲翔云然惠氏云今學者輒曰高士爲幽人非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幽人

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虞翻注曰訟時二在坎獄中 虞謂履自訟來又注噬嗑卦曰坎爲獄 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說幽人喜笑故貞吉也周易述曰幽人幽繫之人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 太平御覽八三部一百二十七引 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 王霸 俗謂高士爲幽人非也象大人曰惠從虞說是也象傳言中不自亂則幽人非謂隱士明矣歸妹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義亦與此同易林剝卦曰執囚束縛拘制於吏幽人有喜是漢時說易者以幽人爲幽囚之人也引之謹案虞謂訟時二在坎獄中非也訟象已不見何得仍以訟言之今案中爻上巽下兌其象傳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則兌有議獄之象兌爲口舌故議獄謂拘囚之而議其罪也隨卦下震上兌其上六兌之三爻也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則兌之三爻有拘係之象九二居兌之中而爲六三所拘係有幽於獄中待議之象故曰幽人歸妹之卦亦下兌故九二曰利幽人之貞幽人者兌象非坎象也 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謂睽曰文明上照幽暗分矣陸績注曰兌爲下爲[illegible]暗之象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二幽人貞吉

虞翻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虞云雖幽訟獄中終辨得正故不自亂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注云如晉文執衛成公寘諸 室禮說云今學者輒曰高士爲幽人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効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敢大心是也 戰國策 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顧處士日知錄

九四愬愬終吉

說文引作虩虩馬季長本同呂覽引作愬愬高誘曰愬讀如虩 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履九四愬愬終吉諸儒皆以恐懼釋之馬融本作虩虩似亦通曰說文引易履虎尾虩虩訓爲恐懼則漢儒固皆作虩矣震來虩虩荀慈明本亦作愬愬虩虩義同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 錢宮詹潛研堂集

上九視履考祥

丙子學易編云考祥古本或作考詳晁氏曰荀作詳審也文意尤順棟謂古祥字皆作詳石經尚書及左傳公羊三傳 惠徵君九經古義

泰 小往大來

本義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今按否反爲泰則小往而大來亦卽坤往居外乾來居內之義也然則泰自否來耳 江愼修羣經補義

財成天地之道 化而裁之

泰象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音才徐才載反荀作裁引之謹案才載之音與裁相近裁之言載也成也白虎通義曰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之道也小爾雅曰載成也吳陸績乃賢載歌傳與小爾雅同周語引大雅陳錫載周唐固注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 見史記周本紀集解 老子或强或羸或載或隳謂或成或隳也載成天地之道載卽是成猶下文輔相天地之宜輔卽是相也裁成輔相皆平列字不當上下異訓而鄭注以裁爲節虞翻以爲坤富稱財胥失之矣又案繫辭傳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釋文曰裁本又作財崔憬注曰陰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裁亦載也化而載之猶言化而成之賁象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象傳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恆象傳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其義也韓伯注以裁爲制亦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泰卦大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愚案女主之說不可爲訓夏氏稱后豈亦女主乎又財亦非富之謂康成曰財節也荀爽本作裁漢書凡裁字皆作財蓋古字通用朱子財與裁同蓋本荀義亦與鄭氏之旨有合 崔茂才書亦廬稿

包荒

泰九二包荒說文引作巟从川亡云水廣也釋文云本亦作巟音同 鄭氏云荒讀爲康虛也穀梁傳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是虛荒之名與義同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九二包荒釋文荒本亦作巟鄭注禮曰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康曰虛也集解載虞翻注與說文同翟子元注與鄭同引之謹案大元大次五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望注曰五君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見無常數也子雲大元擬易而作竊意泰九二包荒前漢經師必有訓爲包四荒者故大元用之蓋泰內卦爲乾乾九二有君德文言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居內卦之中以外包六五六五居外卦之中以內應九二則中國有聖人而荒服來享之象矣故曰包荒亦大元所謂包荒以中下文所謂得尚于中行也按其文義較詁鄭諸家之說爲允 王尚書經義述聞

得尚于中行 行有尚 往有尚

引之謹案爾雅右助勸也亮介尚右也郭注曰紹介勸尚皆相右助 廣雅尚佐也亦助也 大雅抑篇肆皇天弗尚謂皇天不右助之也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尚者右也助也中行謂六五二應于五五來助二是得其助于六五故曰得尚于中行也坎象辭行

有尙謂二往應五五往應二以陽適陽皆二五九同類相助是往而有助故曰行有尙也往而有助乃克有成故傳曰行有尙往有功也豐初九節九五皆言往有尙謂豐初應四節五應二以陽適陽豐初四皆九節二五皆九同類相助是往而有助也故皆曰往有尙而王弼解泰之得尙則以尙爲配尙之爲配古訓無徵顏師古注漢書張耳傳尙魯元公主以尙爲配引此經王注爲證案史記張耳傳索隱引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此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詞王吉傳云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尙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亦奉也不得以尙爲配故索隱以顏注爲非孔穎達解坎之行有尙則以爲事可尊尙解豐與節之往有尙則以爲往有嘉尙同一尙字而前後異訓殆失之矣又案虞翻解得尙以尙爲上謂二得上居五如虞說則是變爲旣濟矣經文無此意也其解節之往有尙謂二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尙也案九五往應九二以陽助陽則謂之往有尙豐之初九應九四而云往有尙是也何必變而後有尙乎其說亦失之 王尙書經義述聞

九三傳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彬謂易之傳辭往往包上下文言之如此傳天地際合上文无平不陂言否九五傳大人之吉合下其亡其亡二句言也睽上九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則并全爻之義釋之困初六傳人于幽谷幽不明也亦合上下文而言舉此可以隅反 朱武曹經傳攷證

泰象无往不復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釋文作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 鏞堂謹案七經孟子考文載古本易象曰无往不復上有无平不陂句 李氏集解作无平不陂載宋衷注云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似漢易本有二句然王弼注云天地將各分復之際正義曰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是王輔嗣本原止无往不復一句蓋孔子錯舉其辭不得據經妄增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何綸周易訂詁曰泰之九三六四坎象半見坎爲加憂以其半見故勿恤也坎中實爲孚泰九三即坎中畫故稱孚陽實者食人陰虛者食於人二三四互兌爲口食象其孚于食者言三往孚四也引之謹案易言勿恤者皆以勿恤爲句此亦當然易又言孚于嘉孚于剝有孚于小人有孚于飲酒文義並與其孚于食同何氏句讀洵長於舊讀矣但以勿恤爲坎象半見孚于食爲三往孚四則非也坎象已半見則憂將至矣何以云勿恤今案二四互兌兌爲說三五互震震爲笑皆無憂象九三處兌之中爲震之主故勿恤也三與上爲正應乾鑿度曰上爲宗廟京氏易傳說泰卦曰三公立九三爲世上六宗廟爲應九三應上六有享于宗廟之象三五互震震爲稼又爲長子主祭有奉黍稷以祭之象上六兌爻 檀弓正義引鄭注賁卦曰六四巽爻也考工記旊人疏引鄭注損卦曰六五離爻也由是推之則上六爲兌爻 兌爲口有鬼神來食之象故以食言之春官大宗伯曰以饋食享先王中庸曰脩其祖廟薦其時食鄭注曰時食四時祭也鬼神來饗亦謂之食特牲少牢皆有佐食佐神食也九三以乾元體信 文言君子體仁釋文云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 故稱孚焉莊十年左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雅楚茨篇曰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故曰其孚于食有福萃六二升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義亦同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六五帝乙歸妹

虞翻以帝乙爲紂父荀爽以帝乙爲湯 見本傳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帝乙歸妹易凡兩見注疏不說帝乙是商何王據左傳哀九年晉筮伐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則帝乙者微子之父歸妹者帝乙之妹無可疑也故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紂父自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康成引以注檀弓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困學紀聞言子夏傳謂湯歸妹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事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張說鄎國公主銘唐帝降女天乙歸妹夫湯名天乙不名帝乙紂父帝乙見於尙書左傳史記何此獨別解商以生日名子故王之名乙者有五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而湯之先報乙不與焉名殊人異安得移天乙作帝乙耶檀弓疏以帝乙即祖乙亦非 梁孝廉瞥記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 武王之妃謂之邑姜 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 周官始以四井爲邑 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顧處士日知錄

否　大往小來

本義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今按泰反爲否則大往而小來亦即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之義也然則否自泰來耳 江處士羣經補義卦變考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虞注營或作榮是古本爲營營惑也儉與斂同斂德則隱跡銷聲不求人知遯世無悶豈復營情祿利乎孔氏正義乃謂以節儉爲德不可營華其身以居祿位陋矣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不可榮以祿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引之謹案營字是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曰營惑也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 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云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先王以后以皆無作戒辭者孔沖遠謂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失之矣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眞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 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都氏金薤琳琅及顧氏隸辯所載雙鉤本正作營 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費鳳碑曰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惑之營其作榮者假借字也商子農戰篇曰上作壹故民不榮謂民不營惑也韓子內儲說曰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謂營惑其意也借榮爲營並與此同 王尙書經義述聞

大人否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荀爽注曰小人二也大人謂五坤乾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象傳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虞翻注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弒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引之謹案虞解亂羣非也其訓否爲不則得經意蓋六二包承於五小人之道也九五之大人若與二相包承則以君子而入小人之羣是亂羣也故必不與包承而其道乃亨故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遯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謂小人不能好遯也然則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亦謂大人不與包承也解者以卦名是否遂以否隔解之夫大人旣否隔矣尚安得亨乎九五休否大人吉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是否必休而後吉必傾而後喜若但言否則閉塞不通何亨之有荀謂二五相應否義得通則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也王弼注曰小人路通內柔外剛大人否之其道乃亨正義曰大人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亦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苞桑

文選六代論李善注引鄭康成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案苞桑桑之堅固者不當以爲危亡之喻鄭注得之通鑑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詔云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注云苞桑多根亦可證孫侍御讀書脞錄

同人

類族辨物　以類萬物之情

同人象傳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注曰師坤爲類乾爲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正義曰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引之謹案類族辨物乃對文虞氏孔氏之說非也類比類也族類也此與類族之類異義善惡各有其類君子法天火之高明以比類之學記知類通達鄭注曰知類知事義之比也緇衣義不壹行無類注曰類謂比式因而比方事物亦謂之類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史記樂書律作類類亦比也襄九年左傳晉君類能而使之謂比類其才能而使之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類與比方同義故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也祭法非此族也淮南俶眞篇萬物百族鄭高注竝曰族類也與類族類異義之爲善爲惡各如其類以比類之則謂之類族各如其品以辨別之則謂之辨物物品物也故象傳曰品物流形又曰品物咸亨類族猶言辨物耳周易述以族爲姓辨爲男女辨姓且謂二陰五陽有昏媾之道其失也鑿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後笑作笑誤案笑字古作关从八象眉目悅皃後轉作竹轉作夭夭之皃夭本有點省文作夭俗訛作笑東坡謂以竹擊犬有何可笑者戲言以譏王荊公字說之穿鑿耳棟案笑字古文皆作关說文無笑字李陽冰刊定說文始从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故毛氏據以爲說非也古本漢書薛宣傳云壺矢相樂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今本云壺关相樂晉灼曰書篆形壺关字象壺矢因曰壺矢然則关爲古笑字審矣李陽冰多臆說吾所不取惠徵君九經古義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王注曰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强直正義曰同人之先以中直者解先號咷之意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引之謹案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也但言先者省文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象傳則省其文曰執用黃牛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象傳則省其文曰渙其血是其例也直者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文言曰直其正也曲禮直而勿有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並曰直正也以中直也者以中正也訟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豫象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艮象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是也同人九五位居中正故曰中直變正言直以與克爲韻耳其實一也九五中正故天下應之始爲三四所隔失應於二則悲終然物莫敢閉得其所與則樂故象傳曰中正而應王氏不得其解乃云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强直正義申之曰以其用中正剛直之道物所未從故先號咷也則豈有位居中正而用其强直者乎又豈有用中正之道而物不從者乎先號後笑爻義乃全豈得但言號咷而不及笑乎困象傳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中直亦中正也變正言直以與得福爲韻耳或謂直比正意差長夫之困九五居中得正天下喜說而應之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同人九五亦中正而應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以中正故也豈强直而致號咷之謂乎或謂中誠理直不勝其忿亦未解直字之義又案未濟象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王注謂不知紀極是也或云是敬字於義未安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正與極不得爲韻竊疑正當爲直猶同人與困之象傳變正言直以與上下爲韻耳傳寫者誤書作正而韻遂不諧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有

初九无交害匪咎

初比於九二有敵剛之患所應又剛非陰陽匹偶是无交也无交所以有害也然而害也匪咎也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无上下之交也夫豈君子之咎哉孔檢討經學卮言

公用享于天子

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王弼注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宋程子顧蘇氏軾二傳皆以享爲通惟朱子本義云享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亯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又語錄云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琳案釋文用亨許庚反通也下同眾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于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又集解載虞翻注云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享于天子四鼎折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然則京房虞翻姚信干寶眾家並作享字本義以春秋傳爲據最是而漢易本經尤足爲證又案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唐韻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朱子謂享亨說文本一字是也又謂字畫音韻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尤爲名言朱子眞通儒也故欲治經必先自小學始臧茂才經義雜記

匪其彭

大有九四匪其彭釋文子夏作旁頤煊案王注旁謂三也王弼本亦作旁釋名釋兵篇彭排旁也在旁排敵攻禦也邢昺爾雅疏今謂之旁牌墨子備城門篇若彭有水濁非常者必穴土也彭即旁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謙

謙亨君子有終

子夏傳作嗛案漢書蓺文志曰易之嗛嗛封禪文云嗛讓而弗發尹翁歸傳云溫良嗛退師古曰嗛古謙字史記樂書及馮煥殘碑皆以嗛爲謙汗簡云 惠徵君九經古義

象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京房作富謙後漢劉修碑亦云鬼神富謙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同上

謙尊而光

謙彖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引之謹案尊讀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韓詩外傳謙者抑事而損者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說見觀光字條下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上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猶此言尊而光也地道卑而上行猶此言卑而不可踰也夫撙節退讓君子之所以爲謙故謙之德曰尊繫辭傳曰謙尊而光謙以制禮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其義一而已矣解彖傳者多誤以尊卑爲對文夫尊卑若是對文則二句不可缺一繫辭傳之謙尊而光反似偏而不具矣其不可通也孔穎達解彖傳謂尊者有謙而更光卑者有謙而不可踰解繫辭傳則曰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同一謙尊而光而前後異訓蓋不得其解則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虞翻注彖傳曰天道遠故尊三位賤故卑馬融注論語顏淵篇在邦必達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亦誤以尊卑爲對文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尊謂尊人卑謂自卑也若然則經當云謙尊人而光卑而不可踰文義乃明今經者其文而但曰尊曰卑則人而尊者何人所卑者又何人乎曲禮曰自卑而尊人表記曰卑己而尊人若經言其文曰卑而尊其可通乎或說非劉晝新論誡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也正與經旨相合尊與退讓同義故書傳多言尊讓者儒行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正義謂尊敬於物失之鄉飲酒義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又曰君子尊讓則不爭聘義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淮南泰族篇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尊與撙同尊讓即撙節退讓也說文無撙字古多借尊爲之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楚英流放李賢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或通作繜荀子不苟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楊倞注曰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又通作僔荀子仲尼篇恭敬而僔謹慎而嗛嗛與謙同注曰僔與撙同卑退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裒多益寡

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王弼注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裒聚也於先多者其物雖多未得積聚以謙故益其物更多而積聚故云多者用謙以爲裒也少者用謙以爲益者其物先少今既用謙而更增益故云用謙以爲益也案李氏集解引虞翻曰捊取也侯果曰裒聚也與孔氏引爾雅義同然審王弼意則當用廣雅掊減之訓即朱子本義損高增卑程傳損過益不及之說若多者更益其物豈得謂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乎孔氏取漢人易詁以釋注非王意也裒當爲捊其義爲聚詳上原隰捊矣條釋文及集解作取者皆字之譌 臧茂才經義雜記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初六居坎體之下自二至四成坎坎爲水則曰用涉大川六二處震體之下上六處震體之上三四五互震震爲善鳴則曰鳴謙是皆取爻外之象獨九三當坎體之中坎勞卦也而曰勞謙乃取本爻之象其故以陰爻在卑位者當因人之尊而謙下之所謂從其長於外也陽爻在尊位者當自忘其尊弱行謙德所謂行吾敬也此卦之義五陰環而敬一陽一陽虛而納羣陰上下交謙謙道以成 孔檢討經學卮言

億案荀爽曰君子有終故吉也是以君子有終爲句吳氏據初六謙謙君子則此爻當勞謙君子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六四无不利撝謙

億案此凡兩讀荀爽曰四得位處正家性爲謙故无不利陰欲撝三使居五上故曰撝謙此以无不利撝謙分屬二句孔氏正義朱子本義同程傳動作施爲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此又以无不利撝謙爲一句案此二句似倒亂之訛初六謙謙六二鳴謙九三勞謙上六鳴謙以此例之六四下亦宜緊接撝謙无不利於義爲協 同上

豫

象曰四時不忒

京房忒作貣尚書洪範曰衍忒史記引作貣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皆古忒字月令云無或差貣貣即忒也呂覽正作忒貣當爲貣字之誤 惠徵君九經古義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曰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見集解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配也引之謹案此與孝經之文絕不相同孝經謂祖考配天與帝故云以配天以配上帝此謂先王之德配於祖考故云以配祖考不得據彼以說此也大雅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箋曰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此正所謂配祖考也爾雅曰妃對也釋文妃音配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箋曰對配也正義曰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以配祖考亦謂先王之德與祖考相配也上以字用也下以字而也見釋詞先王用是作樂崇德殷薦其樂於上帝而以德配祖考也上帝言薦祖考言配互文耳上帝亦以德配君奭曰殷禮陟配天大雅文王曰克配上帝是也祖考亦以樂薦周官大司樂曰以享先妣以享先祖又曰於宗廟之中奏之是也言薦之上帝則祖考之薦可知言以配祖考則上帝之配可知猶渙之象傳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言享于帝則祖考之享可知言立廟則泰壇明堂之立可知亦互文以見義也古人之文多有即此見彼者非若後世之文繁詞複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遲有悔　曰動悔有悔

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引之謹案此與他卦言有悔者不同他卦有悔對无悔言之也此有字則當讀爲又古字有與又通言盱豫既悔遲又悔也正義曰居豫之時若遲停不求於豫亦有悔也則是讀爲有無之有失之矣象傳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此釋盱豫悔三字而加有字以足之猶象之上九利禦寇而象傳曰利用禦寇也非釋遲有悔之義正義謂不言遲者略其文亦失之又案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王注曰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以通至困乎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正義曰爲之謀曰必須發動其可悔之事令其有悔可知然後處困求通可以行而獲吉案曰之言聿語助也（見釋詞）有亦當讀又上六處困之極動輒得咎故已悔又悔當以曰動二字連讀悔有悔三字連讀王說非（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四曰朋盍簪

侯果云朋从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案士冠禮云皮弁笄鄭注云笄今之簪說文曰兂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俗兂作簪从竹簪然則簪本作兂經傳皆作笄漢時始有簪名侯氏之說非也子夏鄭玄張揖王弼皆訓簪爲疾或云速明非簪字陸德明曰古文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翻作戠云坤爲盍戠聚會也坎爲聚坤爲衆衆陰並應故朋盍戠戠舊讀作撍作宗禮說曰戠與得協韻當从虞義（玉篇戠音之力切鄭氏尚書云厥土赤戠墳讀曰熾 惠徵君九經古義）

簪當作戠

朋盍簪古文簪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予謂三代以前無簪笄字當以戠爲正與上大有得句協韻撍臧宗簪皆戠之轉唯古文貸無義當是轉寫誤耳戠與埴同禹貢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考工記摶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戠埴同物皆取黏義黏與合義相成也（錢宮詹養新餘錄）

九四朋盍簪王注曰盍合也簪疾也釋文簪徐側林反鄭云速也王肅又祖感反京作撍蜀才本依京義從鄭引之謹案作撍者正字作簪者借字也玉篇撍側林切急疾也廣韻撍速也集韻撍疾也通作簪是也撍之言寁也爾雅曰寁速也釋文寁子感反子感與祖感同是撍即寁也又通作憯墨子明鬼篇鬼神之誅若是之憯遬也憯與撍通遬即速字撍亦速也震爲躁卦又爲決躁（決躁謂急疾也說見本條）故有急疾之象而侯果乃云朋從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見集解篸下蓋脫冠字）如其說則經當云朋盍若簪冠其義始明豈得徑省其文而云朋盍簪乎蓋侯氏不知簪爲撍之假借故臆說橫生而卒不可通矣王應麟曰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王尚書經義述聞）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顧處士日知錄）

隨　剛來而下柔

本義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

今按蠱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本義云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則剛來下柔惟當以初九爲主若九五之下上六非所論矣凡言來者自外卦來也初九之剛由蠱之上九明矣（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宜退入宴寢而休息也（見集解孔氏正義引鄭元說與此略同翟字誤）引之謹案秋冬非嚮晦之象嚮晦謂外卦兌也入宴息謂內卦震也睽卦上離下兌京氏易傳以兌爲幽暗困卦下坎上兌鄭注曰兌爲暗昧日所入也（見集解卽堯典宅西曰昧谷寅餞內日之義）日入者嚮晦之象也震在內卦則有居處之象屯卦上坎下震其初九曰盤桓利居貞魏志管甯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是內卦之震有居處象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足居之昭七年傳衛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曰弱足者居皆謂屯內卦震初九利居貞也居則入此室處而安息矣故有入宴息之象宴之言安非謂宴寢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初九官有渝

蜀才作館案官古本文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聘禮云管人布幕于寢門外鄭注云管猶館也古文管作官（惠徵君九經古義）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爻係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蠱　蠱

蠱正義引梁褚仲都講疏曰蠱者惑也物既惑亂當須有事也故序卦云蠱者事也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集解引伏曼容注亦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曼容亦梁人）引之謹案訓詁之體一字兼有數義蠱爲疑惑爾雅曰蠱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此一義也蠱又爲事釋文曰蠱一音故蠱之言故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曰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杜預何休注並曰故事也蠱訓爲事故大元有事首以象蠱卦此又一義也二義各不相因褚氏伏氏不解訓蠱爲事之意乃謂事生於惑且曰非謂訓蠱爲事是不達訓詁之體也且如其說則幹父之蠱幹母之蠱亦將以爲幹親之惑亂其可乎正義集解及史徵口訣義皆沿其誤蓋古訓之湮久矣尙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猶故事也說者不得其解乃曰時旣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失之遠矣（見周易集解）（王尚書經義述聞）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鄭注曰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見正義）王注曰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使令洽而後乃誅也又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王注曰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怨咎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引之謹案甲庚乃十日之名非命令之名

循考書傳無以甲庚爲命令者經若果言命令則當言先令三日後令三日文義始明何爲不言命令而但稱甲與庚乎王說誠未安矣鄭以甲爲造作新令之日差爲近之然創作新令不聞當擇日且甲日始造新令前此三日天下猶未知有令也何由化之而改過自新乎今案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也蠱爲有事之卦巽爲申命行事之卦而事必諏日以行故蠱用先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也古人行事之日多有用辛與丁癸者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召誥曰丁巳用牲于郊少牢饋食禮曰日用丁巳春秋隱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公者葬必土日是）辛也丁也癸也皆行事之吉日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土正記）用丁癸則吉耳先甲後甲必繫之蠱先庚後庚必繫之巽者蠱之互體有震（三至五互成震）震主甲乙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於甲者言之巽之互體有兌（二至四互成兌）兌主庚辛故言行事之日而以近於庚者言之也蠱之互體亦有兌（二至四互成兌）而不言先庚後庚者蠱之義終則有始甲者日之始也癸者日之終也若尸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由庚下推而至癸上推至丁而不至甲非終則有始之義矣故不言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巽之互體又有離（三至五互成離）離主丙丁而不言先丙後丙者巽之九五无初有終甲者日之初也癸者日之終也若用先丙三日後丙三日則上推由乙而甲而癸乙癸之閒已有甲非无初之義矣下推至已而不至癸非有終之義矣故不言先丙三日後丙三日也巽之二三四爻互成兌兌主庚辛而先庚後庚不言於二三四而言於九五者蠱之六五變爲九五則成巽不變則用先甲後甲變則用先庚後庚故於九五言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行事之吉日故卦之行事者取焉漢書武帝紀詔曰望見泰一脩天文襢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于郊顏注曰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此辛與丁爲吉日而擇以行事之明證西漢時古義猶未亡矣

虞翻注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又注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曰庚震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往在前故先庚三日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究爲躁卦躁卦謂震也乾成于甲震成于庚（竝見集解）案天有十日甲與庚各居其一若以乾爲甲震爲庚而分在前者爲先甲先庚在後者爲後甲後庚則是在先之日惟甲與庚在後之日亦惟甲與庚經當云先甲一日後甲一日先庚一日後庚一日矣安得有三日乎其謬一也三日之日謂歲時月日之日離爲日之日謂日月星辰之日二者絕不相同而據離爲日以釋經之三日其謬二也蠱初變成乾猶未爲離也不可便謂之曰至二成離已非復乾矣何以仍謂之甲巽變初至二成離猶未爲震也不可便謂之庚至三成震已非復離矣何以仍謂之日（其云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故後甲三日謬與此同）其謬三也蠱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夫四爻居後三爻之始而二爻三爻則居前三爻之太半去二爻三爻言之則離象不成不可謂之日連二爻三爻言之則又雜以前三爻之兩爻不可謂之後甲三日矣其謬四也初變成乾則乾三爻皆陽爻矣而又云變三至四體離則前三爻之弟三爻又變爲陰爻而不得爲乾因之不得爲甲矣欲附會後甲之三日而不能竝所謂先甲者而亦失之其謬五也虞說殆不可從（同上）

蠱剛上而柔下

本義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或曰剛上柔下謂自賁來者初居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旣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

今按此以卦變爲義遂反爲蠱隨之初九上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取義甚明（江永羣經補義卦變考）

凡卦有三陰三陽卽具乾坤之體此蠱爻所以言父母也內卦本乾三陽而分其一陽居上故曰剛上外卦本坤三陰而一陰下來居初故曰柔下父指上九以陽剛居尊亢之地五晝承之有父老退休子代治事之象初六柔伏在內又爲母象九二獨言幹母之蠱指母無外事教令不出閨門唯二處內體最與初比故爾（孔檢討經學卮言）

有子考无咎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周依馬王肅以考絕句王輔嗣注以至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也任爲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是王氏以有子考字屬下爲句困學紀聞云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善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從輔嗣讀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臨　至于八月有凶

引之謹案八月之說有三以爲建未之月卦爲遯者鄭康成虞翻之說也以爲建申之月卦爲否者蜀才之說也以爲建酉之月卦或爲兌或爲觀者荀爽褚仲都之說也（諸說見正義及集解）案傳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爲建丑之月至于建未之月相距不過半年而初二之陽全消故曰消不久也若建申建酉之月則久矣非傳意也且傳曰長曰消皆指陽剛而言若謂臨之六四六五變而爲兌則是陰消而非陽消不失其指乎否與觀雖陽消之卦然否所消者泰之初二三爻觀所消者大壯之初二三四爻皆不與臨卦相當不得執彼以說此也況易爲周易當爲周之八月其義甚明玉藻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鄭注曰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彼文至于八月與此同而亦謂周之八月可以爲證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荀公以兌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失之甚矣今因虞說而申明之如是（王尚書經義述聞）

觀　觀

古人訓詁寓於聲音字各有義初無虛實動靜之分好惡異義起於葛洪字苑漢以前無此分別也觀有平去兩音亦是後人強分易觀卦之觀相傳讀去聲彖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象傳風行地上觀竝同此音其餘皆如字其說本於陸氏釋文然陸於觀國之光兼收平去兩音於中正以觀天下云徐唯此一字作宮音是童觀闚觀觀我生觀其生觀國之光徐仙民竝讀去聲矣六爻皆以卦名取義平則皆平去則皆去豈有兩讀之理而學者因循不悟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也魏了翁觀

寧記云觀卦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斯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大學國治之治陸德明音直吏反而先治其國之治無音則當讀平聲此尤可笑夫齊家家齊脩身身脩正心心正誠意意誠格物物格皆不聞有兩音而獨於治字辨之曾不審上下文不幾於菽麥之罔辨乎 錢宮詹養新錄

六三觀我生進退

案此讀多連五字爲一句証以下九五觀我生上九觀其生則此觀我生亦宜爲句進退另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光

引之謹案易言光者有二義有訓爲光煇者觀六四觀國之光未濟六五君子之光履彖傳光明也大畜彖傳煇光日新是也有當訓爲廣大者光之爲言猶廣也 大雅皇矣毛傳及左傳昭二十八年杜注周語韋注並曰光大也周頌敬之傳及周語注竝曰光廣也堯典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光作廣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光 需彖辭有孚光亨光亨猶大亨也坤彖傳含宏光大象傳知光大也泰象傳以光大也咸象傳未光大也渙彖傳光大也光大猶廣大也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高明廣大漢書董仲舒傳作高明光大 謙彖傳謙尊而光言謙德揭節而廣大也 說見前謙尊而光下 夬彖傳其危乃光也言唯其危厲是以廣大也坤象傳地道光也言地道廣大也頤象傳上施光也言上之所施廣大也坤文言含萬物而化光言其化廣大也屯象傳施未光也 義與未光大同 噬嗑震兌象傳未光也晉象傳道未光也夬象傳中未光也 坎象傳中未大也 萃象傳志未光也皆言未廣大也諸家易說唯干寶深得其指故注其危乃光曰德大即以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注知光大曰位彌高德彌廣也注含萬物而化光曰光大也由干氏之說可以類推矣若荀爽注其危乃光曰危去上六陽乃光明注道未光曰動入冥逐故道未光已失詁訓之本意至虞翻注光亨謂離日爲光注上施光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注兌未光謂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爲離故未光也注渙光大謂三已變成離故曰光大也其失也鑿矣孔穎達正義說有孚光亨含宏光大謙尊而光其危乃光也上施光也亦誤以光爲顯明之義故具論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京房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京以觀之內象陰道已成威權在臣故有是象 惠徵君九經古義

噬嗑

柔得中而上行

本義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今按賁反爲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 江慎修羣經補義卦變考

先王以明罰敕法

釋文作勑恥力反云此俗字也字林作勅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勑法監本誤作敕舊作勑紹興府注疏本建安余氏本皆作勑伏觀高宗皇帝御書石經作勑法鄭康成解勑爲理是漢以來作勑字也顧氏金石記云勅者自上命下之辭前漢皆作敕後漢始變爲勑五經文字曰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郭宗昌金石史以爲从來旁力別音賚今尚書皋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勑又何說也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爲勑又何哉棟案訓來爲勑此先鄭之言後鄭所不從顏氏以爲康成誤矣郭氏訓勑爲賚蓋本張有復古編案秦和鍾云萬生是敕或訓爲賴是敕亦可讀爲賴則敕亦非古字矣古字省多借飭爲勑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雜卦云蠱則飭也 高誘呂覽注云飭讀爲勑勑正也離俗覽 惠徵君九經古義

九四噬乾胏

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胏太平御覽引王肅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釋文引鄭氏曰胏簀案胏既訓簀簀當是竹萌殆即今之筍脯 崔茂才吾亦廬稿

胏說文引作䈥食所遺也揚雄說䈥从胏 惠徵君九經古義

賁

賁

傅氏曰賁古斑字文章貌棟案高誘注呂覽曰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張揖廣雅賁飾也曹憲音奔云周易賁卦今人多彼寄反失之傅氏以賁爲斑未聞其說也 京氏易傳云賁者飾也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故孔子筮得賁意以爲不吉詳見禮說 同上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本義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今按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江慎修羣經補義卦變考

剝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案虞氏翻曰失位无應故蔑貞凶孔氏正義蔑貞凶者蔑削也朱子本義滅正則凶程傳蔑無也謂消亡于正道也並以蔑貞爲讀愚謂象文剝床以足以滅下也則剝床以足爲句蔑滅也另爲句貞凶亦另爲句不宜以滅貞連文 武進士經讀考異

剝牀以辨

鄭注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詘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虞曰指間稱辨剝剝二成艮艮爲指二在指間故剝牀以辨 並見集解 王曰剝牀以足猶云剝牀之足也辨者足之上也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引之謹案以猶與也及也 說見釋詞 牀與辨不同物故曰剝牀以辨若如王說剝牀以辨猶云剝牀之辨則下文剝牀以膚亦可云剝牀之膚乎 集解引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其說尤謬 膚爲人身之皮肉不可云牀之膚則足與辨亦當爲人之形體豈得云牀之足牀之辨乎鄭以近膝之下爲辨虞謂指間稱辨以形體言之雖義勝於王而亦皆無依據今案辨當讀爲骿 玉篇音蒲田切 釋名釋形體曰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團而名之也或曰骿骿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骿蹇臏之轉聲說文臏厀耑也臏之爲骿猶獱獺之爲猵獺也膝頭在足之上故初爻言足二爻言骿二居下卦之中猶膝頭居下體之中故取象於骿焉古聲辨與骿通猶周徧之徧通作辨也 徧與辨通詳見日知錄卷五 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剝六二剝床以辨虞翻曰指間稱辨六四剝床以膚翻曰辨上稱膚翻意蓋以自足而指而膚俱指足言崔憬曰辨當在第足之間是床梐也憬蓋以剝床皆指床言故以辨爲床梐以膚爲床上之薦席朱子曰辨床幹也意似本憬膚京房作簠謂是祭

器鄒應云易于坎剝取象蓋盤以寓精意蓋本京氏之說（堺程傳足）鑾指棗言劈指人言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三剝之无咎

傳　案此凡兩讀剝之爲句无咎爲句又剝之无咎亦可連讀爲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貫魚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王注貫魚謂此衆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頤煊案考工記梓人鄭注連行魚屬貫疏魚唯唯行相隨故謂之連即此貫字之義（經義叢鈔洪頤煊）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易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上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又豐九三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用與載與事韻皆不叶顧寧人易音亦謂其不可曉今讀江陰楊文定劄記云兩用字皆害字之誤也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于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案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周故易與用字相混且有誤作周者如序周禮廢興言諸侯惡其害已舊本誤作周已鹽鐵論地廣篇賤不害智貧不妨行亦誤作周智皆以形近致譌則知用之爲害於此益信（盧學士鍾山札記）

終不可用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顧氏甯人易音曰廣韻用余頌反詩小閔以用韻邛老子以用韻動則此音古今無異而夫子傳易兩用此字剝與載韻豐與事韻益不可曉楊氏賓實劄記曰兩用字皆害字之誤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子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盧氏紹弓鍾山札記曰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周故易與用字相混家大人曰楊盧之說皆非也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觀初六小人无咎君子吝　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言在君子則爲民所載在小人則終不可用終不可用即指剝廬言之非謂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爲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故王弼注曰雖有左在不足用也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案用讀爲以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爲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爲就（小雅小旻篇是用不集與猶咎道爲韻韓詩作是用不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爲汝也（大雅常武篇以脩我戎與祖父爲韻）大元止測曰反弓馬悅終不可以也即用象傳語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加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北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北用桑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並作用是用可讀爲以故與以通用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爲韻豐象傳以災志事用爲韻災從才聲（尤古讀若飴又古讀若異說見唐韻正）載從𢦏聲𢦏從才聲志從之聲事從之省聲於古音並屬之部用讀爲以以於古音亦屬之部故與災尤載志事爲韻若害字則從丰聲（說文丰讀若介）於古音屬祭部坤象傳愼不害也與發大爲韻大有象傳无交害也小人害也與敗哲爲韻（害敗哲三字並屬祭部下文大備福三字別爲一韻屬之部）咸象傳順不害也與外爲韻未感害也與大末說爲韻邶風泉水篇不瑕有害與邁衛爲韻二子乘舟篇不瑕有害與逝爲韻小雅蓼莪篇我獨何害與烈發爲韻大雅生民篇無菑無害與月達爲韻蕩篇枝葉未有害與揭撥世爲韻召閔篇溥斯害矣與竭爲韻魯頌閟宮篇眉壽無有害與大艾歲爲韻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楹銘毋曰胡害與大爲韻楚辭離騷莫好脩之害也與艾爲韻天問卒然爲害與敗爲韻凡害發撥大達敗皆逝外末說舝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詳考羣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謂害與載事爲韻其說似是而非易滋學者之惑故具論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復　七日來復

引之謹案七日來復有二說謂建戌之月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者鄭氏康成之說也（見正義）謂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也（見正義及集解）今案建亥之月凡三十日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已在三十日之後矣經何以不云三十日來復乎若謂坤主六日七分則卦爻直日每月皆有五卦易緯稽覽圖曰艮旣濟噬嗑大過坤亥未濟蹇頤中孚復子亥者十月子者十一月也由坤而未濟而蹇而頤而中孚每卦六日七分五卦則有三十日又八十分日之三十五（每日分爲八十分見正義）舉成數言之則當云三十一日來復何得但稱七日乎（李覯易圖論曰以十二月之卦論之剝盡之後經坤一月非止七日也以六日七分言之則剝盡之後經艮旣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每卦六日七分乃至於復非止七日也）鄭氏之說非也至以七日爲七月則尤不可通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月可謂之日則歲亦可謂之月乎乾言終日乾乾矣未聞以爲終月乾乾也明夷言三日不食矣未聞以爲三月不食也况陰生午月陽生子月皆有一定之候無所謂遲速也而云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則是陽生本未嘗速而作易者速之有是理乎侯氏引豳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爲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周之二月是古人呼月爲日之證（辨王氏詩說其謬見詩一之日下）不知一之日謂一月之日二之日謂二月之日（見詩正義）承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非謂月爲日也徧考諸書皆無謂月爲日者褚氏莊氏侯氏之說誠臆說也曰然則七日何所取義乎曰仍求之於本經而已震之六二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旣濟之六二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而復得皆以七日爲期蓋日之數十五日而得其半不及半則稱三日過半則稱七日欲明失而復得多不至十日則云七日得此卦之七日來復亦猶是也復爲剛反有去而復來之象占者得此則凡已去者可以來復至多不過七日故云七日來復七日者人事之遲速非卦氣之遲速也何須承坤計之而云六日七分又何須承姤計之而云七月

乎必欲連坤與姤計之則夫震與既濟之七日又將連何卦以成數乎彖傳天行也乃統釋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故言古者所以如是者剝盡而復天之道也行也下說見前乾豈謂積累卦氣以成七日乃合於天道乎蠱之彖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文義與此相似又將連何卦以計日乎解經者不考全經之例宜乎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矣王伯申經義述聞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剝極而復以陽去陰以君子去小人宜乎善矣然猶必以順行乃无疾咎其旨深哉若湘東復正中興功隳北宋諸君子除新法復舊法未幾而章蔡迭乘其後亦曰行之未以順而已孔檢討經學卮言

復亨剛反

今按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謂之反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愼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顧處士日知錄

无祇悔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釋文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禔時支反陸云禔安也九家本作㩼字音支引之謹案九家作㩼是也廣雅㩼多也[illegible]无祇悔者无多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雖有悔而不至於多也蓋知有不善則必悔知而復行則又多一悔矣今不遠復者知而不行則但有不善之悔而無復行之悔是其悔無多也㩼字以多爲意以支爲聲古音支歌二部相通故支聲與多相近說文芰字從艸支聲或從多聲作茤是其例也故多謂之㩼祇從氏聲古音氏在支部亦與多聲相近說文姼字尺氏切從女多聲或從氏聲作㚼是其例也故多亦謂之祇襄二十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祇作多云晉宋杜本皆作多祇祇同音祇與多通猶祇與多通也多則大少則小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度篇曰多大也是也故韓注又訓爲大義與九家相表裏也若馬鄭王陸四家之說皆於文義未安殆非達詁或又讀祇爲抵案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抵從氐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未可以抵易祇也王伯申經義述聞

祇

說文示部有祇祇二字一爲神祇字從氏也示提出萬物者也一爲祇敬字从氐敬也又別有禔字从是安福也引易禔旣平今易亦作祇京房作禔與說文同古文氏是通用則禔祇亦可通假相承讀爲支音與祇祇音小異耳復卦无祇悔王肅作禔九家本作多字音支案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疏也服虔本祇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疏家謂古人多祇同音祇訓適[illegible]自史記韓安國傳禔取辱耳徐廣云禔一作祇漢書亦作祇禔旣訓福訓安安與適義亦相承則祇訓適者即與禔通之祇非別有它字矣乃玉篇於衣部添袛字讀之移切訓爲適此六朝俗體說文但有从氏訓短衣之袛初無袛字也而張參五經文字衣部承玉篇之誤亦收此字訓作適且以从示爲誤則大謬矣唐石經无祇悔从示从氏祇旣平从衣从氏此又承張參之誤玉篇禾部有秖字竹尸切穀始熟也此字說文日部無所無或以當祇適字非錢宮詹養新錄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本義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

今按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此句之義尤爲明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甚爲牽强乾外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倚案此凡兩讀九家易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是以物與絕句又云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是又以物與无妄連讀虞翻曰與謂舉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爲反生萬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王輔嗣注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皆從九家易後一讀愚謂以易例推之凡彖釋卦名則卦名皆另讀不宜此獨連爲句從九家易前一讀爲是武進士臧讀考異

不耕穫不菑畬凶

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坊記引作不耕穫不菑畬凶鄭注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海寧俞潛山思謙云卦名无妄若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莫妄於是所以凶也利有攸往利往而耕之菑之也未知何時誤凶字爲則字說此爻者每多周旋委曲之詞不知惟必耕而穫必菑而畬故記引以證先事後祿之義若不耕穫不菑畬而无凶記又何爲引之邪志祖案俞說甚是竊疑古本周易但有凶字無則利有攸往句若旣云凶又云利有攸往恐非義也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大畜

利貞不家食吉卦辭

鄭君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按此則易之互象不唯八純兼重卦亦有之蓋互體有觀中四爻者有視下四爻者有視上四爻者有視其自初至五五爻者有視其自二至六五爻者率一卦而函卦者五如大畜䷙下五爻䷡互之成大壯初至三乾也三至五震也震上乾下大壯傚此上五爻䷨互之成損下四爻䷪互之成夬中四爻䷵互之成歸妹上四爻䷚互之成頤也以經徵之泰自二至五互歸妹故其六五曰帝乙歸妹兌自初至五互中孚故其九五曰孚于剝大壯自初至五互夬故壯于趾之文與夬初爻同蠱自初至四互復故中行之文與復四爻同小畜自二至上互中孚故有有孚幾望之義謙自二至上互師故有利用行師之義比之象曰建萬國親諸侯而屯豫並言利建侯屯自二至上互比豫自初至五亦互比也噬嗑之彖曰利用獄而旅亦言明愼用刑噬嗑上五爻互豐有旅也需之利涉大川自三以上互旣濟也訟之不利涉大川自四以下互未濟也漢儒說卦氣以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復臨爲十有二月辟卦泰否備乾坤之體而反復觀之獨函諸辟卦於其中取其上四爻則泰互復否互姤其下四爻則泰互夬否互剝取其上五爻則泰互臨否互遯其下五爻則泰互大壯否互觀是故泰爲寅正攝提之首實自然之數也推而言之上經終於頤大過坎離下經終於中孚小過旣濟未濟兩濟者坎離之合也而中孚互爻亦爲頤小過互爻亦爲大過此上下經之所以相配也雖卦不依上下經次序然乾坤以下亦三十卦咸

恆以下亦三十四卦乾始焉咸恆中焉姤夬終焉對篇末雜卦不反對者六爲子未之 蒙伯靜易其蒙大過顚也云云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 八卦既遷也於雜仍合 咸恆之中有姤夬姤夬之中又皆有純乾孰非錯綜相生循環之妙與

今列互卦圖於後

卦	中四爻互	上四爻互	下四爻互	上五爻互	下五爻互
乾					
坤					
姤	乾	乾	本卦	乾	本卦
復	坤	坤	本卦	坤	本卦
夬	乾	本卦	乾	本卦	乾
剝	坤	本卦	坤	本卦	坤
遯	姤	乾	漸	姤	本卦
臨	復	坤	歸妹	復	本卦
大壯	夬	歸妹	乾	本卦	夬
觀	剝	漸	坤	本卦	剝
大過	乾	夬	姤	夬	姤
頤	坤	剝	復	剝	復
同人	姤	乾	家人	姤	本卦
師	復	坤	解	復	本卦
大有	夬	睽	乾	本卦	夬
比	剝	蹇	坤	本卦	剝
既濟	未濟	本卦	本卦	坎	離
未濟	既濟	本卦	本卦	離	坎
蹇	未濟	既濟	本卦	坎	旅
睽	既濟	未濟	本卦	離	節
解	既濟	本卦	未濟	豐	坎
家人	未濟	本卦	既濟	渙	離
歸妹	既濟	解	睽	豐	節
漸	未濟	家人	蹇	渙	旅
豐	大過	歸妹	家人	恆	革
渙	頤	漸	解	益	蒙
旅	大過	睽	漸	鼎	咸
節	頤	蹇	歸妹	屯	損
中孚	頤	漸	歸妹	益	損
小過	大過	歸妹	漸	恆	咸
離	大過	睽	家人	鼎	革
坎	頤	蹇	解	屯	蒙
咸	姤	夬	漸	大過	遯
損	復	剝	歸妹	頤	臨
恆	夬	歸妹	姤	大壯	大過
益	剝	漸	復	觀	頤
革	姤	夬	家人	大過	同人
蒙	復	剝	解	頤	師
鼎	夬	睽	姤	大有	大過
屯	剝	蹇	復	比	頤
晉	蹇	未濟	剝	旅	比
需	睽	既濟	夬	節	大有
明夷	解	復	既濟	師	豐
訟	家人	姤	未濟	同人	渙
噬嗑	蹇	未濟	頤	旅	屯
井	睽	既濟	大過	節	鼎
賁	解	頤	既濟	蒙	豐
困	家人	大過	未濟	革	渙
震	蹇	解	頤	小過	屯
巽	睽	家人	大過	中孚	鼎
艮	解	頤	蹇	蒙	小過
兌	家人	大過	睽	革	中孚
豫	蹇	解	剝	小過	比
小畜	睽	家人	夬	中孚	大有
謙	解	復	蹇	師	小過
履	家人	姤	睽	同人	中孚
无妄	漸	姤	頤	遯	益
升	歸妹	復	大過	臨	恆
大畜	歸妹	頤	夬	損	大壯
萃	漸	大過	剝	咸	觀
隨	漸	大過	睽	咸	益
蠱	歸妹	頤	大過	損	恆
否	漸	姤	剝	遯	觀
泰	歸妹	復	夬	臨	大壯

自晉至泰二十四卦互體並無其象 孔檢討經學卮言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

德案此凡三讀近讀從剛健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鄭氏周易輝光日新爲句其德剛上而尚賢爲句虞氏蜀才本並同王輔嗣注夫唯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也又以輝光連日新其德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問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康成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與王輔嗣異何也曰二讀俱通以大有彖傳例之則鄭較長劉邠問管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是輅亦從鄭讀也王輔嗣雖以其德二字連上句然其傳云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既榮而隕者薄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惟剛健篤實也與鄭義亦不相遠陸德明釋文以大畜剛健爲句篤實輝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則失輔嗣之旨矣漢書禮樂志輝光日新晉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皆與鄭合 錢宮詹潛研堂集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劉邠問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徐季龍與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盛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湖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閒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輅傳多發明經旨此尤確者日新絕句亦徵古讀釋文云鄭以 劉文淇讀書隨筆

日新絕句其德逮下句劉淵所引蓋從鄭讀 劉履恂秋槎雜記

輝光日新

大畜彖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王弼注以輝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家大人曰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輝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則亂其例矣輝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韻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韻矣虞翻注曰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輝光日新也鄭傳費氏易虞傳孟氏易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者故漢荊州刺史度尚碑令聞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曰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曰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輝光日新爲句錢氏曉徵答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輝光日新爲證與家大人說相合各有援據謹竝錄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剛上而尚賢

本義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自九五而上今按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 江慎修羣經補義卦變考

六四童牛之牿

劉歆曰牿之言角案牿爲牛馬牢非角也九家作告說文引云僮牛之告告者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也从口从牛鄭本作梏謂施梏於前足是也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掌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檳案釋名曰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大玄云童牛角馬明童牛者無角之稱童牛無角是梏施於前足許鄭二說近之今作牿者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六五豶豕之牙

鄭讀牙爲互甚是互字俗作牙故譌周禮牛人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爾雅釋獸豕子豬豬豶則豶是豕名卦象言柔能制剛猶豶豕之惡於互也 梁孝廉瞥記

牙鄭讀爲互按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豶豕之互即此互也牿以防牛抵觸互以禁豕放逸與六四童牛之牿文既比偶事亦類從古音牙如吾詩祈父牙與居韻騶虞史記作騶牙與互相近篆文形亦相似隸楷之變以互爲牙蓋易混錯牛人互字徐仙民亦音牙漢書谷永傳百官盤互師古曰互字或作牙金石傳記若此非一 按通典禮有人爲卜倉姬當步謂太公字子牙也以韻讀之知今相傳稱子牙者誤 孔檢討經學卮言

鄭注牙讀爲互坦案互字古多作𠀤遂譌爲牙釋文引劉氏云豕去勢曰豶然則豕性本剛去其勢則柔互閑也有物以閑之則其性馴矣故曰吉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何天之衢

大畜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氏曰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也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見崔覲傳注則康成本以何字作荷字解虞翻曰何當也亦荷字之意王弼曰何辭也朱子曰言何其通達之甚也胡翼之傳以爲本無何字以象有何字誤入于此皆以何字作語助之意解而於本句義殊欠明了案張弨論李邕婆羅樹碑曰其末曰一蹄可門可門者何門也考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乃爲儋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蓑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後借爲誰何之何更以擔荷爲儋何字也見今石文字記然則鄭氏作荷字解自是確不可易 崔茂才吾亦廬稿

頤

口實

頤自求口實山井鼎周易考文作自求口實頤煊案鄭注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存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鄭本作食 經義叢鈔洪頤煊

觀我朶頤 釋揣

初九觀我朶頤釋文曰朶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壽祺案廣雅釋詁揣動也文與揺捎抗相次釋訓揣抗揺捎也轉相訓廣雅蓋義本京氏易玉篇揣有丁果切一音廣韻揣搖也丁果切此古音古義也揣正字朶同聲假借字京鄭文異義同集韻三十四果揣垂文採說文揣量也廣雅釋詁採量也是揣採字通揣或从朶作故古字省手假朶爲之釋文揣舊爲椯从木攷說文木部椯箠也一曰椯度也一曰剟也皆非易義晁氏古周易及呂氏古易音訓引釋文又譌爲端端从土集韻三十四果端在揣上云動也易觀我朶頤京房讀類篇同皆本釋文而誤攷說文土部埵堅貌不訓動也今據宋本及錢遵王本釋文證以廣雅詁訓定从手作揣六經正誤亦曰京作揣作端誤古易音訓晁氏曰劉亦作端端頤多辯也此端字亦當从手劉氏以揣頤爲多辯蓋與咸其輔頰舌同意 陳編修左海經辨

初九觀我朶頤王注朶頤者嚼也正義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頤煊案朶頤即染頤說文染从水朶聲徐鍇曰說文無朶字朶爲朶字之譌朶即染字之省釋文朶京作揣揣當是揣字之譌儀禮公食大夫禮以辯擩於醢鄭注擩猶染也即其證 經義叢鈔洪頤煊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億 案此凡兩讀王肅云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顛頤違常于五也故曰拂經于邱王輔嗣注亦曰顛頤拂經于邱此以顛頤爲句拂經于邱爲句本義云求養于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此又以拂經爲句于邱頤爲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其欲篴篴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集解引虞翻曰眈眈下視貌逐逐心煩貌坤爲吝嗇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薛云速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篴云遠也說文篴音式六反又漢書敘傳下六世眈眈其欲浟浟師古曰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浟浟眈眈威視之貌也浟浟欲利之貌也眈音丁含反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案說文足部篴疾也長也从足攸聲支部攸行水也从支从人水省汝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心部悠憂也从心攸聲支部心部義皆不合惟足部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也一訓與劉云遠也合則此字當從劉景升作篴爲正子夏作攸荀爽作悠皆借用同聲字漢書作浟即攸字之俗攸从水省不當更加水旁此參合說文及秦刻

石爲之也據漢書謂武帝其欲浟浟是班氏以浟浟爲貪利之貌虞翻云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與班義同薛云速也者貪利則欲速也劉云遠也者貪利則希高遠如漢武帝之好大喜功也虞云心煩貌者貪利而志大心勞也師古引易虎視眈眈其欲浟浟蓋順漢書之文云浟浟欲利之貌當是漢書舊義詩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是毛詩軸如攸鄭讀軸如逐古攸逐聲同志林云攸當爲逐因聲近而云然然虞喜非經師其言恐未足據且云攸當爲逐是經尙作攸猶未改爲逐而今王弼本竟作逐何也注謂情之所欲逐逐然尙於敦實非特詁訓無本且反以其欲逐逐爲不貪利矣蓋因與无咎連文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耳此當從虞仲翔義集解引虞作逐蓋亦順王弼之經也漢書注丁合反疑丁含反之譌釋文云攸蘇林音迪可見古本漢書本作攸攸師古音滌與蘇林音迪同此古音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六四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子夏傳拯作抍音升亦音丞旅九四得其資斧子夏傳云齊斧張軌曰齊斧黃鉞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大過　大過過涉　小過過其祖　弗過防之　弗過遇之　弗遇過之　過以相與也　臣不可過也

引之謹案過者差也失也爾久相失也陽爻相失則謂之大過陰爻相失則謂之小過故大元有差首以象小過有失首以象大過也凡卦爻相應則相遇不相應則相失故不遇謂之過大過二五皆陽不相應而相失故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稱大陰稱小大者過也者陽爻與陽爻兩相失也傳又曰剛過而中言二五皆剛兩爻不相應而相失虞翻注曰剛過而中謂二失位无應案五失二之應亦爲過也但所處之位尙得中也不曰剛中而應而曰剛過而中則過者不相應之謂也小過二五皆陰亦不相應而相失故彖傳曰小過小者過也小者過者陰爻與陰爻兩相失也荀爽注曰陰稱小謂初應四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二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案三四皆陽爻而云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則是大者過何非小者過矣再以大過例之大過傳曰剛過而中專謂二五兩爻若謂九四過二而應初六九三過五而應上六則失其中矣何云剛過而中乎荀說非中大過爲剛過而中則小過爲柔過而中皆二五得中而不相應之謂也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過不遇也不及亦不遇也皆彼此相失之謂也二與五相應五爻若爲陽爻則爲祖爲君今六五是陰爻則爲妣爲臣六二失九五之應而應六五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不遇其祖而遇其妣不遇其君而遇其臣也虞注曰祖謂祖母初也母死稱妣案祖謂大父非謂大母也不得以爲祖母上言祖下言妣則妣爲祖母矣又不得以妣爲母也王弼注曰祖始也祖謂初又曰過而不至於僭盡於臣位而已案初六陰柔居下不得謂之祖盡於臣位亦不得謂之過二家之說皆失之象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謂已不遇其君不可又不遇其臣也臣不可過乃釋經文遇其臣三字猶九四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傳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終不可長卽釋勿用永貞也正義謂臣不可自過其位失之不及也過也皆不遇之謂也九三弗過逗防之防當也秦風黃鳥篇百夫之防箋防猶當也禦也黃鳥篇百夫之禦防猶禦也謂當上六也虞以防爲防四非言不與相失而與相當故曰弗過防之謂王以陽當位而不能先過防之蓋以過防連讀失之剛柔異類而失中相當則或相害故又曰從或戕之也猶言又從而戕之也虞以從或連讀王讀從字爲句皆失之九四弗過逗遇之謂遇初六也虞謂過五失之九家易曰四體震動上居五故曰弗過遇之案此說亦失之經云弗過遇之未嘗云弗過居之也不與相失而與相逢故曰弗過遇之也王曰失位在下不能過故得合於无咎之宜案遇之謂此爻遇彼爻非合宜之謂也故謂過遇爲加意待之案過遇二字不連讀九三弗過防之上六弗過過之過防過過皆不連讀剛柔異類而失正相逢者未必相得故又曰往厲必戒也上六弗遇逗過之處過之極一無所遇雖以可與相應者亦必相失故上六與九三若可剛柔相應而驕亢之勢已成終於不相遇而相失也虞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過之虞意蓋謂四已變陰爻上不遇九四故得過之而遇三以此爲弗遇過之之義案上與四原不相應何待四變陰爻而後弗遇過乎且象傳曰山上有雷小過若四爻變之坤則是地中有山而爲謙不得謂之小過矣虞說殊謬王謂過而不知限亦誤以過爲過越之過或讀遇過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案經文遇離爲韻非誤倒也且上爻處過之極當爲過之不當爲過之故傳曰弗遇過之已亢也過與遇相反而云弗過遇之者猶明與晦相反而明夷之上六云不明晦損與益相反而損之九二上九云弗損逗益之也大過上六處過之極與小過上六同故其辭曰過涉滅頂凶過者失也誤也鄭注樂記高注秦策竝云過誤也過涉者誤涉也王謂涉難過甚失之後漢書趙典傳載趙溫書曰於易一涉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强分過涉爲二亦失之水必自淺處誤涉則以深爲淺勢必陷於淵而滅頂矣其九二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謂九二不與九五相應而應初六此老彼少年不相當而相與爲夫婦故曰過以相與也虞曰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案九二九五皆陽爻九二不可謂之婦九五不可謂之妻不得以爲二五相與也王曰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分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過以相與之謂也案老不可以分少少不可以分老王說殊不可通過者差也誤也不相當之謂也以猶而也泰六四不戒以孚謂不戒而孚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富以苟不如貧以辱生不如死以榮謂富而苟貧而辱生而辱死而榮也昭十一年左傳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謂桀克有緡而喪其國紂克東夷而公羊傳莊二十四年戎衆以無義謂衆而無義也餘見釋詞大過小過不取兩爻相失不相應之義而解者或以爲過甚之過或以爲過越之過過甚之過已與彖辭爻辭諸過字無當惟小過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作過甚解王謂本爻過越某爻而應某爻則尤非經意夫剛之過二應五二之過四應五三之過五應上以及過初爲二過二爲三過三爲四過四爲五過五爲上六十四卦無不皆然何獨於大過小過言之乎斯不察之甚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九二枯楊生稊至過以相與也

九二枯楊生稊至過以相與也此爻象辭及九五爻辭漢魏以來諸儒訓詁皆不得其說謹案易說曰凡卦皆二應五初應上惟大過之象無所不過故二過應上五過取初兌少女稱女妻巽長女稱老婦聖人觀象繫辭故有是占不然則過以相與之語果何所謂耶此說見虞仲翔易解獨闢從來謬妄惜宋元諸儒從未理會及此　惠徵君九經古義

士夫

九五老婦得其士夫頤煊案荀子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倞注士者未取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　經義叢鈔　洪頤煊

坎　有孚惟心亨

鈍翁文鈔曰心實則誠乾之畫皆實故聖人以誠言之心虛則敬坤三畫皆虛故聖人以敬言之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得乾中畫故其象辭曰有孚惟心亨孚者誠也離得坤中畫故其爻辭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誠敬所以爲心學之本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四樽酒簋貳

案樽俗尊字鄭注禮器引作尊或又作鐏曹憲文字指歸云樽字無此从缶从木者說文云字从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棣案說文尊正字尊或字無酒官法度等語則知今本所傳說文非全書也曹憲說見介疋釋文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

悳案釋文云樽酒絶句簋貳絶句用缶絶句舊讀樽酒簋絶句貳用缶絶句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尊簋又坤爲缶禮有副尊

故貳用缶王弼云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孔氏正義並以樽酒簋貳爲句此皆讀也禮器疏案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于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孔氏既依鄭言尊于簋副設元酒是從舊讀之證朱子本義晁氏云先儒讀尊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又唐韻正簋古音同九則以簋缶牖韻句益信舊讀爲可依也近九經古義坎六四樽酒簋貳此依釋文前一讀愚謂經文象曰樽酒簋剛柔際也釋文一本更有貳字此明以簋字絕句依舊讀爲正武進士經讀攷異

鄭虞二家皆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鄭注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元酒而用缶也見禮器正義虞注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木震爲足坎酒在上樽酒之上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王以樽酒爲句簋貳爲句用缶爲句注曰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引之謹案簋非盛酒之器何得云尊於簋正尊與副尊同一尊也何以此用簋而彼用缶凡禮言尊于房戶之閒兩甒有禁元酒在西士冠禮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元酒在西鄉飲酒禮皆不聞元酒之尊異器鄭說非也虞以樽酒與簋並列而貳用缶則但承樽言之而不及簋若然則經當云樽酒貳用缶文義乃通何爲隔以簋字使上下不相屬乎副尊用缶而正尊所用之器又何以略而不言乎虞說亦非也晁說之訓貳爲益而引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周旋而貳爲證然貳無用缶之文其說亦未確今案象傳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則貳字當上屬爲句簋貳猶士喪禮下篇言苞二筲二也王注以爲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其說得之惟於用缶之義尚未實指其事案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是缶可爲尊也又曰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正義曰盛食於盆謂粢盛也盆謂缶也爾雅盎謂之缶郭注曰盆也盛於盆者盛黍稷於缶以代簠簋也然則用缶云者以缶爲尊又以缶爲簋也故曰樽酒簋貳用缶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飯於土塯啜於土形與鉶同漢書司馬遷傳塯作簋顏注曰簋所以盛飯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土簋蓋即缶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納約自牖終无咎

億案舊讀以納約自牖爲句朱子本義程傳並同攷崔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絜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尊酒簋貳用缶內約文王於紂時行此道從羑里內約卒免于難故曰自牖終无咎也據此注意是以約絕句自牖又連下爲義武進士經讀考異

祇既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釋文祇音支又祁支反祇京作禔音支又上支反說文同安也鄭云當爲坻小邱也並見釋文王云祇辭也爲坎之主盡平乃无咎引之謹案經凡言喪亂既平原隰既平上二字皆實指其事此云祇既平祇字亦當實有所指王注以爲語辭非也京作禔而訓安與平意相近如其說則當云禔且平文義方安不得云禔既平也鄭云小邱則以爲水中坻之坻然祇從氏聲古音在支部京本作禔古音亦在支部坻從氏聲古音在脂部二部絕不相通不得以祇爲坻也古音各爲一部或讀祇爲坻誤與鄭同祇從氏聲坻從氏聲說見祇既平文義亦未安今案祇讀當爲疧爾雅疧病也釋文疧祁支反又音支孫炎曰滯之病也說文疧病不翅也字或作疷爾雅釋文疧本作疷字書曰疷病也聲類猶以爲疧字又通作祇小雅何人斯俾我祇也毛傳曰祇病也釋文祇祁支反是也疧既平者病已平復也說苑辨物篇苗父之爲醫也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漢書王褒傳疾平復是病愈爲平也說卦傳曰坎爲心病爲耳痛故稱疧作祇作禔皆借字耳三至五成艮坎爲疾病艮以止之故其病平復也坎不盈一事也疧既平又一事也分而釋之其義乃明王尚書經義述聞

上六寘于叢棘

蒞宿引云繼用徽纆繫與繼通釋詁係繼也示于叢棘云古疑獄三年而後斷劉表亦作示言眾議於九棘之下案示與寘古本通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蓋三家或有作寘者故讀从之又卷耳詩有寘彼周行之語又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或作寘或作示是字通之驗後漢陳寵上疏云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惠徵君九經古義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

周禮朝士注鄭司農引作係用徽纆示于叢棘今本作寘于叢棘據釋文案古文作寘是正字今文作示是聲近假借字毛詩古文也卷耳寘彼周行伐檀寘之河之干兮與鹿鳴示我周行𢾭之示我顯德行寘示二字畫然有別毛傳皆云寘置也鹿鳴傳以周行爲至道箋破之云示當作寘疑非是魯論禮記皆今文也故寘字作示八佾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宋書周朗傳云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此當本鄭注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鄭易本費氏古文雖王弼書亦然故俱作寘字周禮注所用蓋今文京氏易故作示仲師好古雖傳費易要功令所班誦習之本必今氏學也釋文謂劉表注亦作示臧禮堂經義雜記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九家說卦云離爲牝牛虞翻曰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說皆以離爲牝牛失之矣案九家說卦如乾後更有四爻後更有八之類皆虞氏所不信故以離爲牝牛爲非然左傳卜楚丘曰純離爲牛離一陰居二陽之中中美能黃故六二謂之黃離牝牛之象畜之者育其類也與九家合虞氏失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麗乎土

離象百穀草木麗乎土釋文王肅本作地顧炫案初學記卷二一切經音義卷六引易皆作麗於地說文蘺字注引易日百穀草木蘺於土宋本說文作蘺於地皆同王肅本經義叢鈔洪頤煊

明兩作離

意案此凡兩讀虞翻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也此連卦名讀又云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則又以明兩作絕句愚謂此讀宜以後說爲據

孔氏疏案八純之卦論象不同各因卦體事義隨文而發乾坤不論上下之體直總云天行健地勢坤以天地之大故總稱上下二體也雷是連續之至水爲流注不已義皆取連續相因故震云洊雷坎云水洊至也風是搖動相隨之物故云隨風巽也山澤各自爲體非相入之物故云兼山艮麗澤兌是兩物各行也今明之爲體前後各照故云明兩作離是積聚兩明乃作于離若一明暫絕其離未久必取兩明前後相續乃得作離卦之義愚謂疏訓義惟以明兩作離連文因特發八純卦皆當如是

其實象以訓體凡六十四卦俱不當以卦名連文而疏過爲曲說非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億案舊讀並從然字絕句攷象詞明言履錯之敬則履錯然敬之五字連讀亦可爲義同上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注云若不委之於人養志無爲則至於耋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窮也然君子於天命變無可如何而處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値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說文引易曰𠫓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𠫓不順忽出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𠫓它骨切子不順生有𠫓之義俗用突乃竄匃也或从𠫓倒古文子即易突字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億案周易稽疑云舊傳以有嘉爲句孔氏正義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者以出征罪人事必克獲故有嘉美之功所斷罪人之首獲得匪其醜類乃得无咎也恐不是據讀小象多有韻此爻曰有嘉折首庶與韻協也顧氏易本音與此同武進士經讀考異

皇清經解卷一之一百三十七終

羣解彙編目錄卷一之百三十八

周易下經

咸

咸 玖壹通釋伍叄
咸亨利貞至取女吉也 百拾玖易體叄捌
取女吉 捌陸通釋肆壹
柔上而至下女 弍易音貳
二氣感應至吉也 百叄叄別錄伍陸
柔上而剛 二句 百弍陸別錄肆柒
柔上而剛下 本卷一
天地感至和平 弍易音貳
天地感 一句 百弍捌別錄肆捌
山上有澤至受人 叄陸易說肆捌
初六咸其拇 捌肆通釋伍叄 百叄壹別錄叄伍 百叄陸又伍捌
咸其拇志在外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其股四句
貞吉悔亡四句 咸其脢志末也 弍易音叄
咸其腓 捌肆通釋叄伍 百叄伍別錄伍捌
執其隨 玖拾通釋伍貳
憧憧往來 二句 壹易音壹
憧憧往來 百弍柒別錄柒肆 百叄壹又叄伍 百叄弍又伍伍 百叄
叄又伍陸
九五咸其脢 百叄壹別錄伍叄 百叄叄又伍陸 百叄陸又伍捌
本卷一
上六咸其輔 百叄壹別錄伍叄
咸其輔頰舌 捌陸通釋肆貳 百弍叄別錄肆肆 本卷二
咸其輔 說也 弍易音叄
滕口說也 本卷一

恆

恆 玖壹通釋伍叄
剛上而柔 而動 百弍陸別錄肆柒
剛上而柔下二句 天地之道四句 四時變化四句
浚恆之凶二句 九二悔亡二句 不恆其德二句 久
非其位二句 婦人貞吉四句 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弍易音叄
剛上而柔下 本卷一
象曰雷風 易方 百叄弍別錄伍伍
初六浚恆 攸利 叄陸易說肆捌
或承之羞 本卷一
九四田无禽 捌陸通釋肆拾 本卷一
六五恆其德 夫子凶 本卷一
上六振恆凶 叄陸易說肆玖 百弍叄別錄肆伍
振恆 玖壹通釋伍伍 百叄壹別錄伍叄

遯

遯 玖壹通釋伍肆 本卷一
遯亨至長也 弍易音貳
遯之時義大矣哉 百弍捌別錄肆捌 百叄弍又伍伍
初六遯尾 攸往 百弍捌別錄肆捌
遯尾厲 本卷一
遯尾之厲二句 執用黃牛二句 係遯之厲四句 君
子好遯二句 嘉遯貞吉二句 肥遯无不利二句 弍
易音叄
執之用黃牛之革 玖壹通釋伍伍
莫之勝說 捌柒通釋肆叄 玖壹又伍陸 百叄叄別錄伍陸
九三係遯有疾厲 本卷一
畜臣妾 玖拾通釋伍貳
係遯之厲至事也 百叄叄別錄伍柒
小人否 玖拾通釋伍貳 百叄叄別錄伍陸
九五嘉遯貞吉 百零壹補疏貳柒 叄陸易說肆玖 百叄壹別錄伍捌 本卷一
肥遯 玖壹通釋伍肆 百叄弍別錄伍伍 百叄陸又伍陸

大壯

大壯 玖壹通釋伍肆
君子以非禮弗履 玖拾通釋伍貳 百弍捌別錄肆捌
壯于趾二句 九二貞吉二句 小人用壯二句 藩決
不羸二句 喪羊于易二句 不能退五句 弍易音叄
壯于趾 捌肆通釋叄伍
九三小人用壯 二句 壹易音壹
君子用罔 百叄叄別錄伍陸
君子用罔至其角 百叄壹別錄伍叄
羝羊觸藩 二句 百零弍補疏壹 本卷一
羸其角 捌肆通釋伍叄 百弍陸別錄肆柒 百叄叄又伍叄

九四貞吉至之輹 叁易說肆玖
藩決不羸 玖壹通釋伍肆
壯于大輿之輹 捌叁通釋肆壹 本卷一
喪羊于易 捌肆通釋叁陸 百式捌別錄肆捌 本卷二
不能退不能遂 壹易音壹
不能退 詳也 百叁叁別錄伍柒
不詳也 本卷一
晉
晉 玖壹通釋肆伍 百式叁別錄肆肆 本卷一
晉康侯至三接 百拾捌易禮叁叁
晉康侯 百式捌別錄肆捌 百叁壹叉叁伍 本卷一
康侯用錫馬蕃庶 本卷二
三接 捌叁通釋叁肆
明出地上 上行 式易音貳 叁陸易說肆玖
明出地上 二句 叁肆易說肆柒
柔進而上行 百式陸別錄肆柒 本卷一
初六晉如 无咎 百拾捌易禮叁叁
罔孚裕无咎 本卷二
罔孚 玖壹通釋伍陸
晉如摧如四句 受茲介福二句 衆允之志二句 厲
鼫鼠貞厲二句 失得勿恤二句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式易音叁
六二晉如至王母 百拾捌易禮叁叁
晉如愁如 本卷一
受茲介福 二句 百叁壹別錄伍叁
受茲介福 捌肆通釋叁柒 捌叁叉叁叁
六三衆允悔亡 百拾捌易禮叁叁
九四晉如 貞厲 百拾捌易禮叁叁 百式伍別錄肆陸
晉如鼫鼠 百叁陸別錄伍捌
六五悔亡 无不利 百拾捌易禮叁叁
失得勿恤 百叁壹別錄叁伍 百式叁叉肆 百叁叁叉伍陸
上九晉其角 貞吝 百拾捌易禮叁叁
明夷
明夷 玖壹通釋伍肆
明夷利艱貞 百拾捌易禮叁肆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百式陸別錄肆柒
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 百拾捌易禮叁肆
文王以之 玖拾通釋伍壹
利艱貞 箕子以之 百叁叁別錄伍陸
初九明夷至有言 百拾捌易禮叁肆
初九明夷 四句 同上
主人有言 壹易音壹
君子于行二句 捌柒通釋肆肆 本卷 歸坤後得主總
于左腹二句 六二之吉二句 南狩之志二句 入
音叁 箕子之貞二句 初登于天四句 式易
義不失也 本卷 歸備其義不困窮總
六二明夷 壯吉 叁陸易說肆玖 百拾捌易禮叁肆 百叁陸別
錄伍捌
六二明夷 左股 百式伍別錄肆肆 百式柒叉肆柒 百式捌叉
肆 百叁壹叉伍 百叁叁叉伍陸
用拯馬壯 百零式補疏肆柒 百式叁別錄肆伍 本卷一
用拯馬壯吉 捌伍通釋叁柒 玖壹叉伍肆
順以則也 本卷 歸乾乃見天則總
九三明夷至疾貞 百拾捌易禮叁肆
九三明夷 大首 壹易音壹
得其大首 疾貞 本卷一
六四入于 門庭 百拾捌易禮叁肆
獲明夷 門庭 捌陸通釋肆壹 百叁拾別錄伍壹
六五箕子 利貞 百拾捌易禮叁肆 百叁壹別錄伍叁
箕子之明夷 捌伍通釋叁玖 百零式補疏柒肆 百式陸別錄肆柒
本卷二
上六不明晦 三句 百拾捌易禮叁肆
初登于天 捌陸通釋肆貳
失則也 本卷 歸乾乃見天則總
家人
家人 玖壹通釋伍肆
家人利女貞 百叁壹別錄伍叁
家人女正 二句 父父子子六句 式易音貳

天地之大義也 捌柒通釋肆伍
家人女正 六句 本卷一
家人有嚴 八句 百叁叁別錄伍陸
正家而天下定矣 百式捌別錄肆玖
行有恆 玖壹通釋伍叁
風自火出家人 百叁壹別錄伍肆
初九閑有家 同上伍叁
閑有家二句 六二之吉二句 家人嗃嗃四句 富家
大吉二句 王假有家二句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式易音叁
六二无攸遂 二句 壹易音壹
順以巽也 玖壹通釋伍陸
九三家人 終吉 百叁壹別錄伍叁
家人嗃嗃 百叁式別錄伍伍
婦子嘻嘻終吝 百式捌別錄肆捌
失家節 玖壹通釋伍陸
九五王假 恤吉 叁柒易說肆玖 百式捌別錄肆捌 本卷一
王假有家 捌陸通釋肆壹 百叁壹別錄伍叁 本卷一
睽
睽 玖貳通釋伍肆 百叁壹別錄伍叁 百叁叁叉伍陸
二女同居至志通也 式易音貳
二女同居 二句 玖拾通釋伍貳
其志不同行 百叁叁別錄伍陸
柔進而上行 本卷一
天地睽 同也 玖拾通釋伍貳 百叁陸別錄伍陸
男女睽 通也 君子以同而異 玖拾通釋伍貳
喪馬勿逐自復 壹易音壹
勿逐自復 捌柒通釋肆貳 玖拾叉伍叁
見惡人二句 遇主于巷二句 見輿曳四句 交孚元
咎二句 厥宗噬膚二句 遇雨之吉二句 式易音叁
九二遇主 无咎 叁柒易說肆玖
遇主于巷 百零式補疏柒肆 本卷 歸坤後得主總
九三見輿曳 且劓 壹易音壹
見輿曳其牛掣 本卷一

其牛掣 百式別錄肆伍叁 百叁又伍式 百叁又捌伍陸 本卷
二
其人天且劓 百叁別錄伍叁壹 百叁又伍陸
天且劓 百式別錄肆伍本卷一叁
六五悔亡 何咎 叁柒易說肆玖
厥宗噬膚 玖通釋拾伍叁
上九睽孤至則吉 本卷一
上九睽孤至婚媾 壹易音壹
先張之弧 二句 叁柒易說肆玖 本卷一
後說之弧 玖通釋壹伍陸 百式別錄伍肆陸 百式又柒肆 百叁
壹又伍叁 百叁又伍陸 叁
匪寇婚媾 捌通釋柒肆肆
蹇
蹇 玖通釋壹伍肆 百叁別錄叁伍陸
利西南 二句 捌通釋伍叁捌 本卷蹇利西南解利西南二句注
蹇利西南 八句 式易音貳
蹇利西南 二句 本卷一
往得中也 百叁別錄叁伍陸
當位貞吉 二句 百式別錄捌肆玖
象曰山上有水蹇 同上
往蹇來譽二句 王臣蹇蹇二句 往蹇來反二句 往
蹇來連二句 大蹇朋來二句 往蹇來碩四句 式易
音叁
六二王臣 二句 叁柒易說伍拾
匪躬之故 本卷一
終无尤 捌通釋肆叁伍
往蹇來連 百零補疏柒肆 式
九五大蹇至節也 百叁別錄伍壹 百叁別錄伍叁 拾 本卷一
中節 玖通釋壹伍陸
解
解 玖通釋伍肆壹 本卷一 補遺
解利西南 捌通釋伍叁 百零補疏柒肆 式
无所往至夙吉 壹易音壹
解利西南 四句 本卷一
其來復吉 捌通釋肆伍叁 玖又伍叁拾

解利西南至甲坼 式易音貳
夙吉 百零補疏柒肆 式
百果草木皆甲坼 百式別錄肆玖 捌
雷雨作 甲坼 百叁別錄肆伍壹 本卷三
君子以赦過宥罪 玖通釋伍柒壹
剛柔之際二句 九二貞吉二句 負且乘四句 解而
拇二句 君子有解二句 公用射隼二句 貳易音叁
義无咎 捌通釋肆伍柒
九二田獲 貞吉 叁柒易說伍拾 百拾易禮玖 叁柒 本卷一
田獲三狐 捌通釋叁陸肆
得黃矢 同上 叁伍
致寇至 捌通釋肆柒
自我致戎 捌通釋肆叁陸
九四解而拇 同上 百式別錄肆玖 百叁又伍陸叁 本
卷一
斯孚 玖通釋伍陸壹
上六公用 无不利 叁柒易說伍拾 本卷一
公用射隼 之上 百叁別錄伍叁壹
射隼 捌通釋叁貳
損
損 玖通釋伍肆壹
損有孚至攸往 百拾易禮叁肆 捌
曷之用 用享 百拾易禮叁肆 本卷一 捌
二簋可用享 百式別錄肆柒陸
二簋 捌通釋叁肆
損損下 上行 式易音貳 百式別錄肆陸 本卷一
曷之用至益柔有時 百拾易禮叁肆 捌
君子以懲忿窒欲 百式別錄肆陸叁 百式又肆柒 百式又捌
玖肆 百叁又伍伍 本卷一
初九已事 損之 叁柒易說伍拾 百拾易禮叁肆 捌
象曰已事 志也 百拾易禮叁肆 捌
已事遄往二句 九二利貞二句 一人行二句 損其
疾二句 六五元吉二句 弗損益之二句 式易音叁
三人行 四句 本卷一

六四損其疾 二句 百式別錄肆柒 本卷一
六五或益之 克違 壹易音壹 捌通釋叁伍
或益之 二句 百叁別錄伍叁 壹
十朋之龜 本卷一
上九弗損益之至无家 百叁別錄伍陸 壹
弗損益之 本卷一
无家 玖通釋伍肆壹
益
益 同上 百叁別錄伍捌 陸
益損上益下至偕行 式易音貳
益損上 大光 本卷一 百式別錄肆柒 百叁又伍伍 式
損上益下 百式別錄肆肆 陸
風雷益 百式別錄肆 叁
有過則改 玖通釋伍柒壹
元吉无咎二句 或益之二句 益用凶事二句 告公
從二句 有孚惠心四句 莫益之四句 式易音
六二或益之至帝吉 百拾易禮叁捌
或益之 永貞吉 捌通釋叁伍
或益之 弗克違 壹易音壹
王用享于帝吉 叁柒易說伍拾 百叁別錄伍壹 百叁又伍捌
六三益之至用圭 叁柒易說伍拾 百拾易禮叁伍 捌
告公用圭 百叁別錄伍陸 叁
六三益之至固有之也 百叁別錄伍壹 叁
六四中行至遷國 百拾易禮叁陸 捌
益用凶事 二句 百拾易禮叁伍 捌
有孚惠心 有孚惠我德 本卷一
立心勿恆 玖通釋伍叁壹
上九莫益之 二句 壹易音壹
莫益之偏辭也 百式別錄肆肆 叁
夬
夬 玖通釋伍肆壹
夬揚于王庭 百零補疏柒肆 式
告自邑 百式別錄陸肆 伍 百叁又伍壹 拾
揚于王庭至乃終也 貳易音貳
孚號有厲 光也 百叁別錄伍壹 拾

澤上于天夬 百弍別錄肆玖
居德則忌 百零弍補疏柒肆 本卷一
壯于前趾 捌肆通釋伍叁 玖壹又伍捌
往不勝 柒捌通釋肆叁
不勝而往二句 有戎勿恤二句 君子夬夬二句 其
行次且四句 中行无咎二句 无號之凶二句 弍易
音叁
九二惕號 勿恤 本卷一
惕號 百弍別錄肆陸 伍 百叁別錄伍捌
九三壯于頄有凶 伍 百弍別錄肆陸
壯于頄 玖壹通釋肆伍 百零弍補疏柒肆 百弍別錄肆柒 陸 百叁
叁又伍壹
若濡有慍 本卷一
若濡 玖拾通釋伍壹
九四臀无膚 四句 叁柒易說伍拾 本卷一
臀无膚 二句 壹易音壹 捌伍通釋叁捌
其行次且 壹百叁別錄伍叁 叁百叁又伍陸 本卷一
牽羊悔亡 陸百叁別錄伍捌
聞言不信 捌柒通釋肆肆
聰不明也 百零弍補疏柒肆
九五莧陸 无咎 叁柒易說伍拾
莧陸夬夬 陸百弍別錄柒 本卷二 肆柒
莧陸 壹百叁別錄伍叁 弍百叁又伍 叁百叁又陸伍 肆百叁又
柒伍 陸百叁又伍
上六无號終有凶 叁柒易說伍拾

姤

姤 玖拾通釋弍 壹百叁別錄伍叁
姤女壯 取女 玖百拾易禮捌叁 弍百零補疏柒肆
女壯 玖壹通釋伍肆
勿用取女 陸玖通釋肆壹
姤遇也 四句 弍易音貳
天地相遇 四句 同上
勿用取女 長也 叁百叁別錄伍陸
剛遇中正 行也 伍百弍別錄肆陶
品物咸章 玖壹通釋伍叁
姤之時義大矣哉 捌百弍別錄肆玖
象曰天下 四方 叁柒易說伍拾 伍百弍別錄肆陸
后以施命誥四方 玖壹通釋伍伍 叁百叁別錄伍柒
初六繫于金柅 陸百弍別錄柒肆 壹百叁又伍叁 參百叁又伍陸
金柅 捌叁通釋肆叁 本卷一 陸百叁又伍玖 本卷一
羸豕孚蹢躅 弍百零補疏肆柒 捌百弍別錄玖肆 弍百叁又伍伍
羸豕 叁百叁別錄伍陸
繫于金柅二句 包有魚二句 其行次且二句 无魚
之凶二句 九五含章四句 姤其角二句 弍易音叁
繫于金柅 柔也 叁柒易說伍拾
九二包有魚 三句 同上
包有魚 弍百零補疏柒肆 玖百拾易禮叁捌
不利賓 陸捌通釋肆貳
義不及賓也 本卷 鑄齋其義不囿窮總
臀无膚 二句 壹易音壹 捌伍通釋叁捌
九四包无魚起凶 弍百零補疏柒肆 玖百拾易禮叁捌
九五以杞包瓜 陸百叁又伍玖 本卷二 拾百叁別錄伍壹 壹百叁又
叁伍
含章有隕自天 叁柒易說伍壹 壹百叁別錄伍叁 叁百叁又伍壹

萃

萃 壹玖通釋伍伍 捌百弍別錄肆玖
王假有廟 陸捌通釋壹肆
用大牲 玖百拾易禮叁叁
利見大人亨 五句 弍易音貳
利見大人 二句 本卷二
象曰澤上 不虞 玖百拾易禮叁
澤上于地萃 叁柒易說伍壹
君子以除戎器 肆百弍別錄伍肆 陸百弍又柒肆
初六有孚至无咎 百叁又伍柒
若號一握爲笑 壹易音壹 玖百拾易禮叁陸 本卷一
若號 壹百叁別錄肆伍 叁百叁又伍陸 陸百叁又伍捌
一握爲笑 陸百弍別錄肆柒
乃亂乃萃 弍百零補疏柒肆
乃亂乃萃二句 引吉无咎二句 往无咎一句 大吉
无咎二句 萃有位二句 齎咨涕洟二句 弍易音叁
六二引吉 捌百拾易禮肆玖 玖百拾又肆 叁百叁別
錄伍陸
孚乃利用禴 陸百弍別錄柒肆 壹百叁又陸伍 弍百叁又伍
本卷一
六四萃如 小吝 玖百拾易禮叁陸
萃如嗟如 柒捌通釋肆肆
上巽也 壹玖通釋伍陸
九四大吉无咎 玖百拾易禮叁陸
九五萃有位 悔亡 同上
萃有位无咎匪孚 本卷一
匪孚 壹玖通釋伍陸
上六齎咨 无咎 柒捌通釋肆肆 玖拾易禮陸叁 叁百叁別
錄伍陸
上六齎咨 叁百叁別錄伍肆

升

齎咨涕洟 捌百拾易禮叁伍
升 壹玖通釋伍伍 壹百叁別錄伍肆
升元亨 征吉 捌百拾易禮叁叁
象曰柔以時升 同上 本卷一
巽而順 七句 弍易音貳
君子以順德 肆百弍別錄伍肆 叁百叁又伍柒
積小以高大 本卷一
初六允升大吉 叁柒易說伍壹 捌百拾易禮叁柒 叁百弍別錄
肆伍
允升大吉二句 九二之孚二句 升虛邑二句 王用
亨于二句 貞吉升階二句 冥升在上二句 弍易音
叁
九二孚乃 无咎 貳百拾易禮叁陸
孚乃利用至有喜也 陸百弍別錄伍壹
九三升虛邑 捌百拾易禮叁叁 壹百叁別錄伍肆

六四王用 无咎 百拾易禮叁叁
王用亨于岐山 肆通釋柒叁 百式別錄肆 壹百叁又肆伍
百叁又伍陸
六五貞吉升階 百拾易禮叁叁
上六冥升 之貞 同上
冥升 通釋叁叁

困

困 通釋伍伍
困亨貞大人吉 本卷一
困剛掩也 本卷一
貞大人吉 四句 式易音貳
有言不信 通釋肆肆
初六臀困 不覿 壹易音壹
初六臀困于株木 百叁別錄伍壹
三歲不覿 通釋叁陸
入于幽谷二句 困于酒食二句 據于蒺藜四句 來徐徐四句 劓刖六句 困于葛藟四句 式易音叁
九二困于酒食至无咎 叁易說伍壹
困于酒食三句 困于石四句 來徐徐二句 劓刖用于三句 壹易音壹
困于酒食 通釋叁陸
困于酒食 慶也 百式別錄肆陸
據于蒺藜 百零補疏柒肆
九四來徐徐 百零補疏肆柒 壹百叁別錄肆伍 叁百叁又肆伍
百叁又伍玖
金車 通釋叁肆
九五劓刖 百式別錄伍肆 百式又肆柒 百式又肆玖
叁又伍陸 本卷一
劓刖志未得也 百式別錄肆玖
乃徐有說 直也 本卷以中直
上六困于 臲卼 本卷一
于臲卼 叁百叁別錄伍陸 百叁又伍玖
曰動悔有悔 本卷
曰動 通釋叁肆

井

井 通釋伍伍
井改邑至瓶凶 易說肆伍 百叁別錄伍壹
汔至 百叁別錄伍陸
亦未繘井 本卷一
羸其瓶 通釋伍叁 百式別錄肆柒 本卷一
井養而不窮 八句 式易音貳
君子以勞民勸相 百叁別錄伍柒
初六井泥 无禽 叁易說伍壹 百叁別錄伍壹
舊井无禽 通釋肆拾 本卷二
舊井 百零補疏柒肆
井泥不食二句 井谷射鮒二句 井渫不食四句 井甃无咎二句 寒泉之食二句 元吉在上二句 式易音叁
九二井谷二句 九三井渫二句 王明并受其福 壹易音壹
九二井谷 敝漏 百零補疏柒肆
井谷射鮒 叁易說伍壹 百叁別錄伍陸 百叁又伍玖 本卷一
射鮒 通釋叁貳
甕敝漏 百叁別錄伍陸
九三井渫至福也 百叁別錄伍壹
九三 本卷一
井渫不食 心惻 壹易音壹
可用汲 其福 百式別錄肆柒
并受其福 通釋柒叁 本卷一
六四井甃 壹百叁別錄伍陸 百叁又伍玖
九五井冽 百叁別錄伍陸
上六井收至大成也 百叁別錄伍壹
上六井收 有孚 百式別錄肆玖 本卷一
井收 百叁別錄伍肆

革

革 通釋伍伍 百叁別錄伍肆
已日乃孚 叁易說伍壹 百叁別錄伍伍
革水火相息五句 革而當七句 式易音貳
二女同居 相得 通釋伍貳
水火相息 百叁別錄伍肆
已日乃孚 二句 百叁別錄伍壹
革之時大矣哉 同上
澤中有火 本卷一
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文觀象授時一卷一頁
初九鞏用 之革 百叁別錄伍壹 百叁又伍肆
鞏用黃牛二句 已日革之二句 革言三就二句 改命之吉二句 式易音叁
九三革言三就 叁易說伍壹
革言三就有孚 百式別錄肆陸
三就 通釋叁肆
九四悔亡至信志也 百叁別錄伍壹
有孚改命吉 叁易說伍壹
改命吉 本卷一
九五大人 有孚 百叁別錄伍肆
大人虎變 本卷乾風從虎
大人虎變 炳也 百叁別錄伍伍
虎變 通釋叁貳 本卷虎尾
未占有孚 叁易說伍壹
上六君子至君也 百叁別錄伍壹
君子豹變 革面 壹易音壹
小人革面 本卷一
居貞吉 本卷一
君子豹變 蔚也 百式別錄肆玖

鼎

鼎 通釋伍伍
亨飪也 百貳別錄肆伍
聖人亨 上帝 百拾易禮叁肆
巽而耳目至元亨 式易音貳
巽而耳目聰明 本卷一
柔進而上行 本卷一
柔進 百零補疏柒肆
木上有火 二句 叁易說伍貳

君子以正位凝命 伍百式別錄肆陸
鼎顛趾二句 鼎有實三句 鼎耳革三句 鼎折足二
句 壹易音壹
利出否 玖拾通釋貳伍 式百零補疏柒肆
得妾以其子 伍拾捌通釋玖叄 捌百拾易禮伍叄
鼎顛趾四句 鼎有實四句 鼎耳革二句 覆公餗二
句 鼎黃耳二句 玉鉉在上二句 式易音叄
九二鼎有實 鼎吉 玖百拾易禮叄柒
我仇有疾 陸百叄別錄伍玖
鼎有實 之也 玖百拾易禮叄柒
九三鼎耳革 終吉 捌叄易說伍貳
鼎耳革 壹玖通釋伍伍
雉膏不食 玖百拾易禮捌叄
失其義也 本卷 歸著其義不困窮錄
鼎折足 形渥 本卷一
覆公餗 壹百叄別錄伍肆 本卷二
其形渥 玖百拾易禮捌叄 陸百叄別錄伍玖 本卷一
六五鼎黃 利貞 拾百叄別錄壹伍 式百叄又伍伍
金鉉 叄捌通釋肆叄 壹百叄別錄伍肆
鼎黃耳 實也 捌百式別錄肆玖
上九鼎玉 玉節也 拾百叄別錄壹伍 式百叄又伍伍
剛柔節 玖壹通釋伍陸
上九鼎玉鉉大吉 本卷一

震

震 壹玖通釋伍伍
震來虩虩二句 震來虩虩三句 震來厲二句 震索
索二句 壹易音壹
震來虩虩 啞啞 壹百叄別錄伍肆
震驚百里 七鬯 叄百叄別錄伍陸
不喪七鬯 捌百拾易禮伍叄 百式別錄肆玖 本卷一
後有則也 本卷 錄乾巧見大則篇
出可以守 主也 拾百叄別錄伍貳
初九震來 啞啞吉 同上
震來虩虩四句 震來厲二句 震蘇蘇二句 震遂泥
二句 震往來厲二句 震索索四句 式易音叄
六二震來厲至剛也 拾百叄別錄伍貳
震來厲 四句 捌叄易說伍貳
震來厲至日得 本卷一
億喪貝 捌叄易說伍貳 本卷一
勿逐七日得 柒捌通釋肆貳
六三震蘇蘇 壹百叄別錄伍伍 壹百叄又伍陸
震遂泥 式百零補疏柒肆
億无喪有事 捌叄易說伍貳
震索索 二句 壹百叄別錄伍伍 式百零補疏柒肆
婚媾有言 柒捌通釋肆肆

艮

艮 壹玖通釋伍伍
艮其背至无咎 捌叄易說伍貳
艮其背 四句 壹易音壹
艮止也 九句 式易音貳
艮其趾 肆捌通釋叄伍
艮其趾二句 不拯其隨二句 艮其限二句 艮其身
二句 艮其輔二句 敦艮之吉二句 式易音叄
艮其腓 肆捌通釋叄伍
不拯其隨 拾玖通釋貳伍 捌百式別錄玖肆 壹百叄又伍肆
其心不快 肆捌通釋陸叄
九三艮其限 薰心 柒叄易說貳伍 壹百叄別錄伍肆
列其夤 本卷一
厲薰心 式百叄別錄肆伍 叄百叄又陸伍 壹百叄又伍玖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 壹易音壹
艮其輔 陸捌通釋肆貳
敦艮 叄捌通釋叄叄

漸

漸 壹玖通釋伍伍
漸女歸吉 玖百拾易禮叄捌
漸之進也 利貞 叄百叄別錄伍柒
漸之進也 式百零補疏柒伍
女歸吉也 本卷一
女歸 壹玖通釋伍伍
進得位 八句 式易音貳
進得位 功也 本卷一
君子以居 賢德善俗 叄百叄別錄伍柒
初六鴻漸 无咎 捌叄易說伍貳
鴻漸于干二句 鴻漸于磐二句 鴻漸于陸三句 鴻
漸于木二句 鴻漸于陵三句 壹易音壹
鴻漸于干 捌百式別錄玖肆 伍百式又陸肆 叄百叄又陸伍
小子厲有言 本卷一
小子之厲二句 飲食衎衎二句 夫征不復六句 或
得其桷二句 終莫之勝吉二句 其羽可用為儀吉二
句 式易音叄
義无咎 柒捌通釋肆伍 本卷 歸著其義不困窮錄
六二鴻漸 衎衎 壹百叄別錄伍肆
鴻漸于磐 本卷一
飲食衎衎 叄百叄別錄伍陸
九三鴻漸于陸 壹百叄別錄伍肆
夫征不復 二句 伍捌通釋叄玖
夫征不復 拾玖通釋伍叄
離羣醜也 同上
或得其桷 伍百式別錄陸肆 捌百式又玖肆 壹百叄又伍肆
順以巽也 壹玖通釋伍陸
鴻漸于陵 捌百式別錄肆玖
三歲不孕 肆捌通釋陸叄
終莫之勝吉 柒捌通釋肆叄
鴻漸于陸 儀吉 捌叄易說伍貳 本卷二
其羽可用 亂也 拾百叄別錄伍貳

歸妹

歸妹 壹玖通釋伍伍
歸妹 无攸利 玖百拾易禮叄柒
歸妹天地 四句 叄百叄別錄伍柒
天地之大義也 柒捌通釋肆伍
歸妹人之終始也 拾百叄別錄伍貳
征凶位不當也 式易音貳 叄百叄別錄伍柒
柔乘剛也 本卷

象曰澤上 知微 百叁拾別錄伍貳
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卷一
初九歸妹 征吉 百拾玖易禮叁柒
歸妹以娣二句 歸妹愆期二句 其君之袂三句 女
承筐四句 壹易音壹
跛能履 玖拾通釋伍貳
以恆也 玖壹通釋伍叁
跛能履 眇能視 本卷一
歸妹以娣四句 利幽人二句 歸妹以須二句 愆期
之志二句 帝乙歸妹四句 上六无實二句 弍易音叁
九二眇能視 玖拾通釋伍貳
眇能視 之貞 百拾玖易禮叁柒
利幽人之貞 捌柒通釋肆叁
六三歸妹 以娣 百拾玖易禮叁柒 本卷一
歸妹以須 玖拾壹通釋伍 百弍捌別錄肆玖
九四歸妹 有時 叁捌易說貳伍 百拾玖易禮叁柒
歸妹愆期 百叁壹別錄肆伍 百叁叁又伍陸
遲歸有時 百弍捌別錄肆玖 本卷一
六五帝乙 望吉 百拾玖易禮叁柒
帝乙歸妹 捌伍通釋叁柒 玖壹又伍伍 百叁陸別錄伍玖 本卷 歸泰帝乙句總
其君之袂 秋夏 玖壹通釋伍肆
月幾望 捌陸通釋肆拾
上六女承筐 攸利 百拾玖易禮叁柒
女承筐 无血 捌伍通釋叁玖 本卷一
士刲羊无血 百叁陸別錄伍玖
士刲羊 百叁壹別錄伍肆

豐

豐 玖壹通釋伍陸
王假之 百叁壹別錄肆伍 本卷 歸家人王假有家總
王假之尚大也 百弍肆別錄肆伍
勿憂宜日中 百叁拾別錄伍貳
日中則昃 六句 弍易音貳
日中則昃 捌肆通釋柒叁 百弍叁別錄肆肆 本卷一
初九遇其 有尚 叁捌易說伍叁
遇其配主 百弍叁別錄肆肆 本卷 歸坤後得主總
雖旬无咎 百零弍補疏柒伍 百叁叁別錄伍陸
雖旬无咎二句 有孚發若二句 豐其沛四句 豐其
蔀六句 六五之吉二句 豐其屋五句 弍易音叁
往有尚 本卷 歸泰得尚于中行總
過旬 玖壹通釋伍柒
六二豐其蔀至若吉 叁捌易說伍叁
豐其蔀四句 豐其沛二句 豐其蔀三句 壹易音壹
豐其蔀 百叁壹別錄肆伍 百叁叁又陸伍 百叁陸又伍玖 百零弍
補疏柒伍
日中見斗 百弍叁別錄肆肆
九三豐其沛 二句 百叁陸別錄伍玖 百零弍補疏柒伍
豐其沛 百叁拾別錄伍貳 百叁肆又伍柒 百叁伍又伍捌
日中見沫 捌肆通釋叁柒 玖壹又伍伍 百叁壹別錄肆伍 百叁叁
又伍陸
折其右肱 百拾玖易禮叁捌 百弍肆別錄肆伍
終不可用也 本卷 歸剝終不可用總
遇其夷主 玖壹通釋伍肆 本卷 歸坤後得主總
日中見斗 捌肆通釋叁柒
六五來章 譽吉 叁捌易說伍叁
上六豐其屋至覿凶 百叁拾別錄伍貳
豐其屋 无人 百零弍補疏柒伍
豐其屋蔀其家 叁捌易說伍叁
豐其屋 百弍叁別錄肆伍
蔀其家 玖壹通釋伍肆
闚其戶 二句 百弍叁別錄肆肆 本卷一
闃其无人 百弍肆別錄伍肆 百叁壹又伍肆 本卷一
三歲不覿 捌肆通釋叁陸
豐其屋至自藏也 百叁叁別錄伍柒
豐其屋 二句 本卷二
天際翔也 百弍叁別錄肆肆
自藏也 百叁壹別錄伍肆 本卷一

旅

旅 玖壹通釋伍陸 百弍肆別錄伍肆 百叁叁又伍陸
旅小亨至乎明 弍易音貳
柔得中乎外至貞吉也 百弍陸別錄肆柒
象曰山上至留獄 叁玖易說伍叁
初六旅瑣瑣 取災 百弍捌別錄肆玖
旅瑣瑣 百叁壹別錄肆伍 百叁叁又伍陸
斯其所取災 百零弍補疏柒伍
旅瑣二句 得童僕貞二句 旅焚其次四句 旅于
處四句 終以譽命二句 以旅在上四句 弍易音叁
童僕 捌叁通釋叁叁
喪其童僕貞厲 本卷一
其義喪也 捌伍通釋肆柒 本卷 歸需其義不困窮總
九四旅于處二句 上九鳥焚其巢二句 壹易音壹
得其資斧 捌肆通釋陸叁 百叁陸別錄伍玖
我心不快 捌肆通釋叁陸
六五射雉至上逮也 百叁拾別錄伍貳
射雉 捌叁通釋叁貳
上九鳥焚其巢 本卷一
旅人先笑後號咷 捌肆通釋叁柒
喪牛于易 同上 伍拾 百叁陸別錄伍陸 本卷 歸大壯喪羊于易總
其義焚也 捌柒通釋肆伍 百叁壹別錄肆伍 本卷 歸需其義不困窮總
終莫之聞也 本卷一

巽

巽 玖壹通釋伍陸 百弍叁別錄肆伍
象曰重巽以申命 百弍捌別錄肆玖
剛巽乎中 志行 同上
剛巽乎中 乎剛 弍易音貳
志行 捌叁通釋叁叁
柔皆順乎 小亨 百弍捌別錄肆玖
隨風巽 玖拾通釋伍貳
初六進退 之貞 叁玖易說伍叁
利武人之貞 捌柒通釋肆叁
進退志疑也四句 紛若之吉二句 頻巽之吝二句

田獲三品二句　九五之吉二句　巽在牀下四句　弍
易音叁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壹易音
壹
巽在牀下　玖壹通釋伍肆　百弍叁別錄伍伍
用史巫紛若吉　本卷一
頻巽　捌叁通釋叁叁
六四悔亡　三品　叁玖易說伍叁　百拾玖易禮叁柒
田獲三品　捌肆通釋叁陸　百弍伍別錄肆陸
先庚三日　二句　捌伍通釋叁捌　本卷二一日二句總壹先甲三
巽在牀下　二句　叁玖易說伍叁
喪其資斧　捌肆通釋叁陸
正乎凶也　本卷一

兌

兌　玖壹通釋伍陸
說以利貞　三句　弍易音貳
和兌之吉二句　孚兌之吉二句　來兌之凶二句　九
四之喜二句　孚于剝二句　引兌二句　弍易音叁
六三來兌　叁玖易說伍叁
來兌凶　捌肆通釋叁伍
介疾有喜　百叁壹別錄伍肆
介疾　捌叁通釋叁叁
孚于剝　玖拾通釋伍叁
上六引兌　叁陸易說伍叁

渙

渙　玖壹通釋伍陸
渙亨王假　利貞　百捌拾易禮叁伍
王假有廟　捌陸通釋肆壹
渙亨剛來至上同　叁玖易說伍叁　百弍零補疏伍柒　本卷一
柔得位　上同　玖拾通釋伍貳
剛來而不　六句　弍易音貳
象曰風行　立廟　百捌拾易禮叁伍
初六用拯馬壯吉　同上叁伍　百叁陸別錄玖伍　捌伍通釋叁柒
本卷一
用拯　壹百叁別錄捌伍　叁百叁叉伍陸

馬壯　玖壹通釋伍肆
初六之吉二句　渙奔其機二句　渙其躬二句　渙其
羣二句　王居无咎二句　渙其血二句　弍易音叁
九二渙奔　悔亡　叁玖易說伍叁　百拾捌易禮叁伍
渙奔其機　玖拾通釋伍叁
六三渙其躬无悔　百拾捌易禮叁伍
六四渙其羣元吉　同上
渙其羣　本卷一
渙有丘匪夷所思　壹易音壹　百拾捌易禮叁伍
渙有丘　百弍肆別錄肆伍
匪夷所思　玖壹通釋伍肆
九五渙汗　无咎　叁玖易說伍叁　百拾捌易禮叁伍
渙汗其大號　百叁叁別錄伍陸
上九渙其血　无咎　百拾捌易禮伍叁　本卷一
渙其血去逖出　捌陸通釋肆貳

節

節　玖壹通釋伍陸
節亨至不害民　弍易音貳
初九不出　无咎　叁玖易說伍肆
不出戶庭　捌陸通釋肆壹
不出戶庭二句　不出門庭凶二句　不節之嗟二句
安節之亨二句　苦節之吉二句　苦節貞凶二句　弍
易音叁
九二不出門庭凶　叁玖易說伍肆　捌陸通釋肆壹
失時極　玖弍通釋伍柒
不節若則嗟若　捌柒通釋肆肆
甘節　捌叁通釋叁叁
上六苦節　悔亡　百叁拾別錄伍貳

中孚

中孚　玖壹通釋伍陸
中孚柔在內至虛也　弍易音貳
中孚　四句　百叁叁別錄伍柒
豚魚　玖壹通釋伍肆　本卷一
利涉大川　虛也　百叁叁別錄伍柒
利涉大川　捌柒通釋肆叁

初九虞吉　不燕　叁玖易說肆伍　百弍零補疏伍柒　本卷一
補遺
有他不燕　捌陸通釋肆拾
初九虞吉二句　其子和之二句　或鼓或罷二句　馬
匹亡二句　有孚攣如二句　翰音登于天二句　弍易
音叁
九二鳴鶴四句　或鼓或罷二句　月幾望二句　壹易
音壹
九二鳴鶴至靡之　叁玖易說伍肆
鳴鶴在陰　本卷一
鳴鶴　捌叁通釋叁叁
其子和之　捌伍通釋叁弍
我有好爵　二句　百弍捌別錄玖肆　百弍叁叉肆肆
我有好爵　百叁叁別錄伍陸
吾與爾靡之　百弍柒別錄肆柒　百叁拾叉伍貳　百叁陸叉伍玖
本卷一
六三得敵　百叁陸別錄伍玖
或罷　百叁叁別錄伍陸
六四月幾望　三句　本卷一
月幾望　捌陸通釋肆拾　百弍叁別錄肆肆　百弍柒叉肆捌
上九翰音　貞凶　叁玖易說伍肆
翰音登于天　捌陸通釋肆弍　百零弍補疏柒伍

小過

小過　玖壹通釋伍柒　百叁叁別錄伍陸　本卷篇大過總
飛鳥遺之音　叁玖易說伍肆
小過小者　四句　弍易音貳
小過小者　亨也　本卷鳥乾始而亨總
有飛鳥　之音　百叁弍別錄伍伍
上逆而下順也　百叁叁別錄伍柒
象曰山上至乎儉　百捌拾易禮叁伍
飛鳥以凶二句　不及其君二句　從或戕之二句　兩
過遇之二句　往厲必戒二句　密雲不雨二句　弗遇
過之二句　弍易音叁
六二過其祖至无咎　本卷一

過其祖遇其妣 百拾捌易禮叁伍
過其祖 臣不可過 弗過防之 弗過遇之 弗過遇
之 本卷歸大過卦名總
過其妣 玖拾通釋壹伍 本卷一
不及其君 二句 壹易音壹
弗過遇之 戕之 弗過過之 離之 壹易音壹
從或戕之 玖壹通釋伍肆
六五密雲至在穴 本卷歸上六二總
密雲不雨 西郊 捌伍通釋叁柒
飛鳥離之凶 玖拾通釋伍叁

既濟

既濟 玖壹通釋柒伍 百叁陸別錄伍玖
既濟亨 八句 貳易音貳
君子以思 防之 玖拾通釋伍貳
初九曳其 咎也 百叁式別錄伍伍
曳其輪 无咎 百零式補疏柒伍
曳其輪 叁玖易說伍肆
義无咎 捌柒通釋肆伍 本卷歸需其不困窮總
曳其輪二句 七日得二句 三年克之二句 終日戒
二句 東鄰殺牛四句 濡其首厲二句 式易音叁
六二婦喪 日得 百叁別錄伍陸
婦喪其茀 叁玖易說拾壹 百叁拾別錄貳伍 百叁壹又肆伍 百叁
肆又伍柒 百叁陸又伍玖
勿逐七日得 捌柒通釋肆貳
九三高宗至勿用 百拾玖易禮叁柒 本卷歸乾潛龍勿用總
高宗伐鬼 克之 百叁拾別錄伍貳
高宗伐鬼方 捌伍通釋叁柒 本卷二一見補遺
鬼方 本卷一
憊也 百式捌別錄肆玖
六四繻有衣袽 玖拾通釋壹伍 百式柒別錄捌肆 百叁伍又捌伍
百叁陸又玖伍 本卷二一
九五東鄰至其福 叁玖易說肆伍 百拾捌易禮肆叁 本卷一
實受其福 肆捌通釋叁柒

未濟

未濟 玖壹通釋伍柒
未濟亨至攸利 叁玖易說肆伍 百叁拾別錄伍貳
小狐汔濟濡其尾 百式叁別錄肆肆 本卷一
小狐汔濟 百叁叁別錄陸伍 百叁陸又伍玖
濡其尾 玖拾通釋伍壹
未濟亨 九句 式易音貳
小狐汔濟至應也 百叁拾別錄伍貳
君子以愼 居方 本卷一
不知極 玖式通釋伍柒
九二曳其輪貞吉 百式肆別錄伍肆 百叁拾又伍貳
九二貞吉 正也 本卷歸同人以中直總
六三未濟至當也 百叁拾別錄伍貳
未濟征凶二句 貞吉悔亡二句 君子之光二句 飲
酒濡首二句 式易音叁
九四貞吉至大國 百拾玖易禮叁柒
震用伐鬼方 捌伍通釋叁叁 玖壹又伍伍
六五貞吉至孚吉 百叁拾別錄伍貳
上九有孚 其首 壹易音壹
濡其首 玖拾通釋伍壹
不知節 玖壹通釋伍陸

羣解彙編目錄卷一之百三十九

繫辭上

方以類聚 本卷一
在天成象 百叁壹別錄肆伍 百叁叁又伍柒
剛柔相摩 百貳柒別錄肆捌
是故剛柔 二句 百叁壹別錄伍肆
八卦相盪 百叁叁別錄伍柒 本卷一
鼓之以雷至一暑 本卷一
鼓之以雷霆 百貳陸別錄柒肆 百貳柒又捌肆 百貳捌又玖肆
鼓之以雷至有功 百叁叁又柒伍 百叁肆又伍捌 叁易音肆
日月運行 一句 捌柒通釋伍肆 百貳肆別錄伍肆 本卷[illegible]
乾知大始 文觀象授時一頁 二句 本卷一
乾知大始 百叁叁別錄伍柒
坤作成物 百貳肆別錄伍肆
乾以易知 百叁叁別錄伍柒
坤以簡能 百貳肆別錄伍肆
可久則賢 二句 同上
易簡 本卷一
天下之理 中矣 百叁壹別錄伍肆
而成位乎其中矣 百叁叁別錄伍柒
悔吝者 象也 百叁拾別錄伍貳
六爻之動 二句 玖貳通釋柒伍 百貳捌別錄玖肆 百叁壹又
伍肆
三極之道也 百叁叁別錄伍柒
是故君子 序也 百貳捌別錄肆玖
易之序也 百貳柒別錄肆捌
所樂而玩者 百叁壹別錄伍肆
言乎其小疵也 同上
是故列貴至所之 叁易音肆
齊小大者存乎卦 百叁叁別錄伍柒
辨吉凶者存乎辭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貳陸又柒肆 百貳柒又
肆捌 百叁肆又伍柒
憂悔吝者存乎介 百零貳補疏伍柒 百叁拾別錄伍貳 百叁叁
又伍柒 百叁伍又伍捌
震无咎者存乎悔 百叁壹別錄伍肆
辭有險易 百貳柒別錄肆捌
易與天地準 同上
故能彌綸 之道 百貳柒別錄肆捌 百叁叁又伍柒 百叁伍又
伍捌 本卷一
幽明 本卷一
原始反終 之說 百叁貳別錄伍伍
旁行而不流 百貳柒別錄肆捌 本卷二一歸乾旁通情也總

範圍天地　不過　百叁壹別錄伍肆
範圍天地之化　百叁叁別錄伍柒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本卷一
故神无方　二句　百叁拾別錄伍貳
一陰一陽至性也　叁玖易說伍肆
一陰一陽　捌柒通釋肆伍
故君子之道鮮矣　百叁壹別錄肆伍　百叁叁又伍柒　本卷一
藏諸用　本卷一
成象之謂　二句　百貳陸別錄肆柒　本卷一
效法之謂坤　百叁壹別錄伍肆
夫乾其靜　六句　百叁貳別錄伍伍
夫乾其靜也專　百貳捌別錄肆玖
知崇禮卑　百貳陸別錄肆柒
成性存存　二句　叁易音肆　叁玖易說伍肆
聖人有以　之賾　百貳柒別錄肆捌　本卷一
而觀其會　典禮　百貳肆別錄肆伍
以行其典禮　百貳柒別錄肆捌
言天下之　惡也　百叁壹別錄伍肆　本卷一
議之而後動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貳捌又肆玖
君子居其　應之　本卷一
君子之樞機　百叁伍別錄伍捌　本卷一
樞機之發　二句　百貳伍別錄肆陸
君子之道至如蘭　叁易音肆
其利斷金　百叁叁別錄伍柒
愼斯術也以往　百叁拾別錄伍貳
勞而不伐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有功而不德　百貳陸別錄肆柒
則言語以爲階　百貳肆別錄肆伍
君不密　六句　叁易音肆
致寇至　捌柒通釋叁貳　百叁貳別錄伍伍
負也者　四句　叁易音肆
小人而乘　之矣　同上
上慢　伐之矣　同上

冶容誨淫　百叁伍又伍捌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貳捌又肆玖　百叁叁又伍柒
天地之數　一句　玖貳通釋伍捌
此所以成　二句　百貳肆別錄肆伍　本卷一
大衍之數　二句　玖貳通釋伍伍　百貳肆別錄伍肆　百貳柒又
肆捌　百叁壹又肆伍　本卷六　百叁肆又伍柒　百叁伍又捌伍
大衍之數五十　百貳陸別錄肆捌　百叁拾又貳伍
本卷一
掛一以象三　百叁叁別錄伍柒
歸奇于扐　百叁壹別錄伍肆
故再扐而後掛　百貳柒別錄肆捌
凡三百有　之日　百貳捌別錄肆玖
是故四營而成易　同上
可與酬酢　百貳柒別錄肆捌
可與佑神矣　百叁壹別錄伍肆
以動者尚其變　百貳捌別錄肆玖
通其變　之文　同上
錯綜其數　百叁叁別錄伍柒
夫易開物成務　百貳捌別錄肆玖　百叁叁又伍柒
六爻之義易以貢　百零貳補疏伍柒　百貳柒別錄肆捌　百貳捌
又肆玖　本卷一
聖人以此洗心　百貳陸別錄肆柒　百叁伍又伍捌　本卷二　百貳柒又肆捌　百叁叁又伍柒
肆百叁又柒伍
退藏于密　百貳捌別錄肆玖
知以藏往　百叁貳別錄伍伍
古之聰明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百叁拾又貳伍　百叁叁又
伍柒
是興神物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聖人以此　二句　同上　本卷一
闔戶謂之坤　百零貳補疏柒伍
闢戶謂之乾　百叁叁別錄伍柒
利用出入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易有太極　二句　百叁叁別錄伍柒　百零貳補疏柒伍

太極　本卷一
易有太極　四句　本卷一
法象莫大乎天地　百叁拾別錄伍貳　百叁壹又伍肆　玖貳通釋伍柒
備物致用　二句　本卷一　百貳伍別錄陸肆　本卷乾歸成象之謂二句總
成天下之亹亹者　百叁伍別錄伍捌
莫大乎蓍龜　本卷二
天地變化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河出圖　二句　本卷二
洛出書　百叁叁別錄伍柒
天之所助至賢也　叁易音肆
書不盡言　二句　本卷一
變而通之以盡利　百貳捌別錄肆玖
乾坤其易之縕邪　百叁叁別錄伍柒　本卷一
化而裁之　二句　百貳伍別錄肆陸
舉而措之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擬諸其形　三句　同上
極天下之　乎卦　同上
鼓天下之　乎辭　百叁貳別錄伍伍
化而裁之　本卷歸奏后以裁成句總

繫辭下
八卦成列　四句　本卷一
吉凶者貞勝者也　百貳肆別錄肆伍
天地之道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貞觀　拾玖通釋伍貳
日月之道　二句　百貳捌別錄肆玖
夫乾確然　四句　百叁壹別錄伍肆
夫乾確然　一句　百貳叁別錄肆伍
夫坤隤然　一句　百貳叁別錄肆肆　百貳肆又肆伍　百貳捌又
肆玖　百叁肆又伍柒
隤然　本卷一

爻也者 四句 叁易音肆
象也者 一句 本卷一
聖人之大寶曰位 叁百貳別錄肆肆 本卷一
何以守位曰仁 貳百叁別錄伍伍 叁百叁又伍柒 本卷一
何以取人曰財 捌百貳別錄肆玖
古者包犧 下也 叁百貳別錄肆肆 肆百貳又伍肆 柒百貳又
捌肆 本卷一
仰則觀象 四句 叁易音肆
仰則觀象 二句 本卷 歸成象之謂乾二句總
觀鳥獸之文 二句 玖叁易說伍肆
觀鳥獸之文 捌百貳別錄肆玖
以類萬物之情 本卷 歸同人類族辨物總
作結繩 以漁 叁易音肆 壹百叁別錄伍肆
作結繩而為網罟 肆百貳別錄肆伍
作結繩 本卷一
斷木為耜 二句 叁易音肆 柒百貳別錄肆捌
斷木為耜 捌百貳別錄肆玖
耒耨之利 叁百貳別錄肆肆 壹百叁又伍肆 本卷一
日中為市 肆捌通釋叁柒
通其變 四句 叁易音肆
易窮則變 五句 捌百貳別錄肆玖
變則通 本卷一
服牛乘馬 至暴客 叁易音肆
服牛乘馬 叁百貳別錄肆伍 本卷一
致遠以利天下 本卷一
重門擊柝 叁百貳別錄伍肆 壹百叁又伍肆
以待暴客 拾百叁別錄伍貳
斷木為杵 四句 叁易音肆
上古穴居 五句 同上
上棟下宇 本卷一
古之葬者 八句 捌百拾易禮肆叁
古之葬者 七句 叁易音肆 本卷一 補遺
不封不樹 本卷二

其期況數 本卷一
大過 玖叁易說伍肆
上古結繩 五句 叁易音肆
後世聖人 書契 本卷一
是故易者 四句 叁易音肆
是故易者象也 拾百叁別錄伍貳 本卷一
象也者像也 叁百貳別錄肆肆 肆百貳又伍肆 陸百貳又柒肆
柒百貳又捌肆 肆百叁又伍柒 本卷一 歸像此者也總
陽一君 四句 貳百零補疏柒伍
陽一君而二民 九見地與五服說內五服
易曰憧憧 二句 伍百貳別錄肆陸
一致 叁捌通釋叁肆
天下何思 至身也 叁易音肆
日往則月來 二句 寒往則暑來 二句 柒捌通釋伍肆
本卷一 歸鼓之以雷霆四句總
精義入神 二句 肆百貳別錄伍肆 拾百叁又伍貳
既辱且危 三句 捌百貳別錄肆玖
善不積 二句 玖叁易說伍肆
君子安而 至忘亂 伍百貳別錄肆陸
繫于苞桑 捌百貳別錄肆玖
力小而任重 本卷一
力小 本卷一
鼎折足覆公餗 壹百叁別錄伍肆
介于石 伍百叁別錄伍捌
君子知微 三句 叁易音肆 拾百叁別錄伍貳
君子知微 二句 肆百貳別錄肆伍
无祇悔 伍百叁別錄伍捌
天地絪緼 四句 叁易音肆
天地絪緼 叁百貳別錄肆伍
男女構精 二句 拾百叁別錄伍貳
致一 叁捌通釋叁肆
以體天地之撰 叁百叁別錄伍柒
雜而不越 叁百貳別錄肆伍

辨物正言 備矣 拾百叁別錄伍貳
謙德之柄也 同上
損德之修也 壹百叁別錄伍肆
困德之辨也 本卷一
德之辨也 叁百叁別錄伍柒
井德之地也 肆百貳別錄肆伍
復小而辨於物 本卷一
恆雜而不厭 本卷一
益長裕而不設 本卷一
易之為書 至虛行 叁易音肆
易之為書 可遠 壹百叁別錄伍肆
不可遠 叁百叁別錄伍柒
外內使之 四句 拾百叁別錄伍貳
而揆其方 壹百叁別錄伍肆
易之為書 至末也 叁易音肆
易之為書 要終 拾百叁別錄伍貳
六爻相雜 二句 同上
初成擬之 二句 同上
噫亦要存 知矣 壹百叁別錄伍肆
知者觀其 半矣 叁百叁別錄伍柒 叁百叁又伍柒 本卷二
二多譽四多懼 三多凶五多功 叁易音肆
道有變動故曰爻 捌百貳別錄肆玖
爻有等故曰物 拾百叁別錄伍貳
文不當 生焉 同上
當文王與 至使平 捌百貳別錄肆玖
危者使平 四句 叁易音肆
易者使傾 捌百貳別錄肆玖
成天下之亹亹者 叁百叁別錄伍柒
天地設位 至與能 叁易音肆
變動以利言 二句 同上

說卦傳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百叁拾 別錄伍貳

參天兩地而倚數 百貳陸 別錄肆柒 百叁壹 又肆伍 百叁叁 又伍柒 本卷二

參天兩地 百貳叁 別錄肆伍

發揮於剛 生爻 百叁伍 別錄伍捌

分陰分陽 三句 叁易音肆

八卦方位 本卷一

先天後天 本卷一

天地定位至者逆 叁易音肆

雷風相薄 百貳捌 別錄肆玖 百叁壹 又伍肆

水火不相射 百貳肆 別錄陸肆 百叁叁 又伍柒 百叁肆 又伍柒

八卦相錯 本卷一

易逆數也 本卷一

雷以動之 二句 本卷一補遺

日以晅之 百貳柒 別錄肆捌

萬物之所說 本卷一

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百叁叁 別錄伍柒 百叁肆 又伍柒 本卷一

撓萬物者至乎火 百叁叁 別錄伍柒

莫盛乎艮 本卷一

故水火相逮至物也 叁易音肆

故水火相逮 百貳捌 別錄肆玖 百叁貳 又伍伍 百叁叁 又伍柒 百叁伍 又伍捌

乾健也 坤順也 坎陷也 離麗也 兌說也 本卷一

乾為馬 本卷一

震為龍 本卷一

坎為豕 百貳柒 別錄肆捌

故稱乎母 百貳捌 別錄肆玖

震一索而得男 百叁壹 別錄伍肆 百叁叁 又伍柒

乾為天 百叁貳 別錄伍伍

為圜 同上

為瘠馬 百貳柒 別錄肆捌 百叁伍 又伍捌

為駁馬 百叁貳 別錄伍伍 本卷一

為駁 百叁拾 別錄伍貳

為木果 百叁貳 別錄伍伍

為吝嗇 百貳柒 別錄肆捌

為尃 百叁拾 別錄伍貳 百叁叁 又伍柒 本卷一

為大塗 百叁伍 別錄伍捌

為決躁 壹玖 通釋伍肆 本卷一

萑葦 本卷一

為馵足 百貳柒 別錄肆捌

為的顙 百貳叁 別錄肆伍

其於稼也為反生 百叁貳 別錄伍伍 本卷一

為反生 百貳捌 別錄肆玖

巽為木 百叁貳 別錄伍伍

為風 百貳捌 別錄肆玖

為繩直 百貳伍 別錄肆陸

為白 本卷一

為臭 百叁叁 別錄伍柒 本卷一

為寡髮 本卷三

坎為水 百叁貳 別錄伍伍

為矯輮 百貳柒 別錄肆捌 百貳捌 又肆玖 百叁壹 又肆伍 百叁貳 又伍伍 百叁叁 又伍柒 百叁伍 又伍捌

為弓輪 百貳肆 別錄肆陸

其於馬也為美脊 百叁叁 別錄伍柒 百叁貳 別錄捌

為亟心 百叁貳 別錄伍伍

為曳 百叁伍 別錄伍捌

其于輿也為多眚 百叁伍 別錄伍捌

為乾卦 拾玖 通釋壹 百叁肆 別錄伍柒 本卷一

為蠃為蚌 百貳肆 別錄肆陸

為蠃 百貳柒 別錄肆捌

其於木也 二句 百叁拾 別錄伍貳 百叁貳 又伍伍

艮為山 同上

為徑路 百叁伍 別錄伍捌

為小石 百貳捌 別錄拾肆

為果蓏 百貳柒 別錄肆捌 百叁壹 又肆伍 百叁貳 又伍伍

為閽寺 同上

為黔喙之屬 百叁壹 別錄伍肆 百叁叁 又伍柒

兌為澤 百叁貳 別錄伍伍

為附決 壹玖 通釋伍肆

為妾為羊 本卷二

為羊 百叁伍 別錄伍捌 本卷二

序卦傳

有天地然 生焉 百叁拾 別錄伍貳

屯者物之始生也 百叁叁 別錄伍柒

需者飲食之道也 百叁拾 別錄伍貳

物畜然後 二句 本卷一

履而泰然後安 百貳肆 別錄肆陸

與人同者 歸焉 壹玖 通釋伍伍

有事而後 二句 百叁貳 別錄伍伍

豫必有隨 百叁叁 別錄伍柒

不養則不 二句 同上

有男女至有所錯 百叁拾 別錄伍貳

故受之以大壯 本卷一

傷于外者 其家 本卷一

渙者離也 拾玖 通釋伍叁

物不可窮 二句 本卷一

雜卦傳
雜卦 百貳叁 別錄 肆肆
乾剛坤柔 二句 叁 易音 肆
臨觀之義 二句 同上
屯見而不 二句 同上 本卷一
震起也 二句 叁 易音 肆
損益盛衰之始也 同上
大畜時也 二句 同上 本卷一
大畜時也至怠也 本卷一
萃聚而升 二句 叁 易音 肆
而升不來也 本卷一
謙輕而豫怠也 百貳肆 別錄 肆伍 百貳柒 又 肆捌
噬嗑食也至伏也 叁 易音 肆
隨无故也至誅也 同上
隨无故也 本卷 歸蹇睽剝之故總
蠱則飭也 百叁叁 別錄 伍柒
晉晝也 二句 百叁拾 別錄 伍貳 本卷一
明夷誅也 百貳捌 別錄 肆玖
井通而困 三句 叁 易音 肆
渙離也 同上
節止也至類也 同上
大壯則止 二句 同上
大有衆也 同上
咸速也 本卷一
大壯則止 本卷 歸序卦故受之以大壯總
大有衆也 本卷一
小過 壹玖 通釋 伍柒
親寡旅也 本卷一
豐多故也 二句 本卷一
離上而坎 三句 叁 易音 肆
需不進也至頤也 同上
姤遇也至憂也 同上
漸女歸待男行也 百拾玖 易禮 叁捌

君子道長 二句 拾 百叁 別錄 伍叁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四十
易經雜錄目錄
三易
日月爲易
周易
周易篇次
重卦不始文王
易爻位次
六爻言位
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所作
爻辭文王作 百貳捌 別錄 肆玖
易文言
孔子論易
孔子贊易以韻辭與耕清韻互用
子夏易傳 百叁陸 別錄 伍捌
顏師引易傳
西漢人引易
未有傳注以前諸子傳說有徵引易者
易經古文僅存者今人皆未之省或有失讀者
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顯與經違
虞氏釋貞以之正甚失經義
惟康成不改經文

康成以爻辰說易今其書不傳惟見於詩禮
以禮說易非康成所刱 百貳叁 別錄 肆肆
周家受命三卦 百拾捌 易禮 叁叁
周正 同上 伍
五經異義孟氏說三事 百貳叁 別錄 肆肆
鄭氏易 二說
周易鄭注引義序
周易孟氏 百貳叁 別錄 肆肆
孟氏卦氣 百貳叁 別錄 肆肆
周易姚氏 百貳肆 別錄 肆伍
周易翟氏 百貳伍 別錄 肆陸
周易蜀才氏 百貳陸 別錄 肆陸
周易京氏 百貳柒 別錄 肆柒
周易陸氏 百貳捌 別錄 肆捌
周易干氏 百貳玖 別錄 肆玖
周易馬氏 百叁壹 別錄 伍叁
周易宋氏劉氏 百叁貳 別錄 伍肆
周易劉瓛升氏 百叁貳 別錄 伍肆
周易王子雍氏 百叁叁 別錄 伍伍
周易董氏 百叁肆 別錄 伍柒
周易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百叁伍 別錄 伍捌
王弼易注
王弼傳篇次紊亂又多俗字
王弼易注有音
孔穎達易正之義多衍字譌字脫落字
歐陽公傳易圖序
程子易傳
經分上下篇
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旁通圖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卦位
後天卦位不必文王所定

卦變考 二說
卦變漢儒謂之之卦
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
爻辰 二說
易消息解
九宮圖
入卦之象又有六
互體
卜筮
周易以變者爲占某卦變某在周時嘗有定次
筮用錢
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
太極乾坤說
易注連彖象經不連彖象
釋易彖意
釋易彖音
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
易繫辭說
論易繫辭論性
說卦雜卦互文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周易舉正
易經外傳序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周易補註目錄後語
私改周易集解
釋遯山
遯彖注
易贊
古易音訓
易韻
易音辨
刻呂氏古易音訓序
錢宮詹贈邵冶南序 論易
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歸妹愆不可用也總
說文引易
衍文
易爻辭辨
字義不隨音區別
或疑
周易占法
說易家有互體
諸家異同
林氏之包體
先天互體之說
大卦之說
先天卦位不可用
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
三十六宮說
春秋外傳筮法
泰之八一條
易象用之占筮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一之百三十八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易經羣解彙編

下經

咸

柔上而剛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而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今按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而爲九三也 江氏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九五咸其脢

脢王肅音灰云脢在背而夾脊案楚辭招魂云敦脄血拇注云脄背也脄與脢同馬融亦云背也从月灰聲故音灰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上六咸其輔頰舌

虞翻本輔作酺云耳目之閒稱酺頰也玉篇引左氏傳云酺車相依是酺與輔同輔近曰在頰前淮南子云靨輔在頰則好耳目之閒爲權權在輔上故洛神賦云靨輔承權夬九三壯于頄是也頰所以含物輔所以持口孔穎達云輔頰舌三者並言則各爲一物明輔近頰而非頰虞以權爲輔許以輔爲頰皆失之 大招云靨輔奇牙王逸注云頰有靨輔輔非頰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咸其輔頰舌

咸上六咸其輔頰舌釋文孟作俠頰焰案說文酺頰也廣雅輔謂之頰輔頰同物不應連名當從孟喜作俠淮南說山訓高誘注俠輕也俠舌謂輕言與下滕口說義正相應 經義叢鈔洪頤煊

上六象曰滕口說也

鄭虞皆作媵虞云媵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媵口說矣鄭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閒棟案媵當讀爲騰騰傳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後漢隗囂傳云帝數騰書隴蜀高誘許愼皆訓騰爲傳媵本古文騰字燕禮曰媵觚于賓鄭注云媵送也今文媵皆作騰是媵與騰通又案釋詁云滕虛也以虛辭相感義亦得通 惠徵君九經古義

恆

剛上而柔下

本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今按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反卦 江氏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九三或承之羞

陸德明曰或有也不如作不定一人之解於義爲長 崔茂才吾亦廬稿

九四田无禽

恆卦自四至初與師卦自五至二其四畫奇偶正相反此曰田无禽彼曰田有禽語亦正相反皆指謂應爻師六五下應九二之陽陽實故言有恆九四下應初六之陰陰虛故言无也 九二包有魚九四包无魚亦以應爻虛實爲別與此同義○孔檢討經學卮言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僞案王輔嗣注意以恆其德貞爲句孔氏正義朱子本義程傳

並同攷虞氏翻曰動正成乾故恆其德婦人謂初巽爲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此又以德字絕句貞字屬下爲句據象詞婦人貞吉則貞字宜連婦人取義虞氏讀爲是武進士經讀考異

遯

釋文云字又作遂案歸藏易遯卦字亦作遂毛詩雲漢曰寗俾我遯本亦作遂漢書匈奴傳云遂逃竄伏敍傳述贊曰攜手遂秦小顏皆云古遁字說文遁遷也遯逃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初六遯尾厲

僖案此凡兩讀遯尾厲三字連文爲句遯尾一讀厲一讀義並得通武進士經讀考異

九三係遯有疾厲

僖案此凡兩讀有疾爲句厲爲句有疾厲三字連爲句義並通武進士經讀考異

肥遯

遯上九肥遯无不利頤煊案後漢書張衡傳利飛遯以保名李賢注淮南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王注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字亦當作飛洪頤煊經義叢鈔

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

馬融曰羸大索也王肅本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璠作虆案說文虆大索也與馬訓同則羸當爲虆或古文以羸爲虆所未詳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虞翻輿作車輹作腹注曰坤爲大車爲腹並說卦文今本車作輿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車之腹見集解引之謹案晉語曰震車也韋昭曰易坤爲大車震爲動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聲象雷其爲小車乎案大車亦動聲亦象雷不必小車而後爲震也閔元年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震爲車坤爲馬僖十五年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震之離亦離之震車說其輹火焚其旗服虔注曰震爲車見正義是震有爲車之象大壯外卦震震爲車九四陽爻陽稱大故取象於大輿也輹車下縛也見僖十五年傳注九四震之下畫故取象於輹也易之取象多有在說卦之外者不得以坤爲大車及爲腹之文而曲爲穿鑿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謹案疆場之場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郎疆場之場若作平易和易則二于字解不通矣李進士寶經識小

喪羊于易　喪牛于易

六五喪羊于易釋文易陸作場謂疆場也朱子語類曰喪羊于易不若解作疆場之場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後有喪牛于易旅上九亦同此義家大人曰凡易言同人于野同人于門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同人于郊拂經于邱遇主于巷末一字皆實指其地喪羊于易喪牛于易文義亦同荀子富國篇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周頌載芟傳曰畛易也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漢沛相楊統碑疆易不爭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愼守疊易是古疆場字多作易故說文無場字王尚書經義述聞

不詳也

大壯上六象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釋文詳審也鄭王肅作祥善也頤煊案正義祥者善也進退不定非爲善也故云不祥也正義本作祥虞翻曰乾善爲祥不得三應故不祥也本亦作祥洪頤煊經義叢鈔

晉

說文引作䜭云日出萬物進周伯鄭父鼎晉姜鼎皆然今作晉者非也古文奇字作䜭釋詁云晉進也釋文云本又作晉○惠徵君九經古義

康侯　離王公也

晉康侯荀爽注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虞翻注曰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引之謹案荀說是也卦自觀來彖傳曰柔進而上行謂六四進五也則所謂侯者當指此爻蓋六五離之中畫也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侯納王事曰筮之遇大有三三杜注乾下離上之睽三三杜注兌下離上曰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是以離日爲公侯也晉上體離故謂之侯何必初爻動而後爲侯乎杜預解左傳曰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夫傳以日爲公杜乃以日爲天子失之矣成十六年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杜注曰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是離爲諸侯舊有此說又離象傳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正義曰五爲王位而言公者此連王而言公取其使文以會韻也案離有諸侯之象六五以陰居尊猶晉之六五爲侯也故曰公非以會韻而言公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康侯用錫馬蕃庶

鄭氏云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庶音止奢反棟案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用錫馬蕃庶

虞注曰初動體也震爲馬謂初動成震引之謹案彖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則本卦自有錫馬之象何須變坤爲震乎今案馬謂坤也坤卦辭曰利牝馬之貞京氏易傳說坤象曰於類爲馬引易云行地无疆是也坤爲牝馬而又爲馬猶離爲牝牛而又爲牛離卦辭曰畜牝牛吉昭五年左傳曰純離爲牛是其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柔進而上行

本義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今按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程子傳謂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欲見柔居尊者晉鼎是也今考之皆是反卦之六二上行爲六五江慎修羣經補義卦變考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顧處士日知錄

初六罔孚裕无咎

僖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應離爲罔四坎稱孚坤弱爲裕王氏安石云孔子曰我待價者也此罔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罔孚而裕于退也胡氏炳文云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是

並以罔孚裕連文爲義王輔嗣注及孔氏正義程傳朱子本義悉以罔孚爲句裕連下无咎爲句據象詞裕无咎未受命也則裕字連下讀爲是（武進士經讀考異）

六二晉如愁如

今本鄭氏易愁子小反按愁音曹憂也集韻揚雄有仲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九四晉如鼫鼠陸德明曰五技鼠也九家易曰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二用拯馬壯

說文引作抍云上舉也子夏本同孔漢憲碑亦以抍爲拯李登聲類又作承（王注淮南子曰子路撜溺高誘曰撜舉也升出溺人）說文云抍又作撜徐鉉曰今俗作拯非是（列子黃帝篇曰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爲承○惠徵君九經古義）

六三用拯馬壯吉（釋丞）

易明夷六三用拯馬壯吉影宋本釋文曰用丞拯救之拯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壽祺案釋文大書用丞二字注云拯救之拯是陸氏所見王輔嗣易拯字作丞與孔氏正義本異（周易艮卦不拯其隨音義亦云承音拯救之拯）舊本周易會通載呂氏古易音訓云丞今本作拯陸氏曰拯救之拯呂氏音訓本之晁氏是晁說之呂伯恭所見釋文作丞也據釋文則鄭康成易亦作丞訓承此費氏古文也文選揚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善注引聲類曰丞亦拯字也漢書本傳作承民師古曰承舉也易艮不承其隨釋文亦云承音拯救之拯引馬融云承舉也左氏傳目於眢井而承之音義云承拯救之拯列子黃帝並流而承之殷氏釋文云出溺爲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說文無拯有抍云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抍馬壯吉撜抍或从登隸釋載漢孔龢碑抍馬鐲害與說文合蓋孟氏易也玉篇抍救助也撜拯並同上承聲類云抍字集韻四十二抍云抍古或作承撜拯丞類篇抍或作承撜拯壽祺謂抍正字撜或字承卽丞之省丞承通借字拯俗字今本釋文用丞譌爲用拯則注云拯救之拯於音爲贅也刻古易音訓又譌用丞爲用承則注引鄭云承也於義爲贅音訓又云九家亦作承云升也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承亦當作丞矣說文丞在廾部訓翊也抍在手部訓上舉也釋文於丞字引舉也之訓蓋陸氏以義通丞於抍猶之一切經音義及文選注引說文抍皆作拯也其抍字之訓捨說文而援字林則逐末失本唐人通病如釋元應李善皆然而陸氏其先路也（陳編修左海經辨）

九三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億案舊讀皆以不可疾貞四字爲句攷此宜從不可疾爲句貞爲句得其大首所謂殲厥渠魁也不可疾則所謂脅從罔治也故宜貞固自得待其徐化而已義爲近之

周易稽疑引吳幼清曰大謂三之陽與上應上者三之首故曰大首謂能得上六也不可疾貞先儒俱連讀項氏玩詞貞字自爲句得之與億縣同（武進士經讀考異）

箕子之明夷

釋文蜀才箕作其頤煊案王注最近於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沒明不可息注亦以箕爲其讀子爲茲正義箕子之明夷者六五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非注義（經義叢鈔洪頤煊）

箕子之明夷解（周中孚）

易言箕子之明夷與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皆商事也故馬季長卽以箕子之事注之曰箕子紂之諸父明于天道洪範之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爲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爲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案彖傳明言文王以之箕子以之箕子與文王並稱益知馬注之確亦所以虞仲翔注彖傳亦卽本馬爲說也漢書儒林傳專載諸儒傳經原流不及兼采衆說獨于孟喜傳附一說云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觀孟堅之載此非有取于其說也正以其說之穿鑿示人以不可從爾故顏師古亦卽引彖傳以證其說之妄然後爲之解曰荄茲言其根荄方滋茂也其見卓矣釋文載劉向說云今易箕子作荄滋又載鄒湛[illegible]云荀爽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可見持其說而信之者未始無其人也近儒尙有引趙賓之說以說孟喜之卦氣而複引朱文公說云疑當時箕子嘗占得此爻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二說兼收自相抵牾宗漢學者當如是乎（經義叢鈔）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彖

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男女正位專指二五父母則指九三上九蓋上爻處外卦之最尊父道也三爻處內卦之最尊母道也母不稱慈而統於嚴者凡母之性恆以姑息爲惠鮮能嚴氣正性率其子婦以成父教家俗每由以不謹故此卦獨以陽爻爲母象告之以嗃嗃則吉戒之以嘻嘻則吝嚴君之義乃取爻辭嗃嗃威如兩文而言之（孔檢討經學卮言）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彬謂假格古同用此當讀如孟子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蓋至治之世於變時雍其得於觀感者深矣況一家乎何憂之有故傳曰交相愛也（宋武曹經傳攷證）

王假有家　王假之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陸績注曰假大也王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假有家（見集解）王注曰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引之謹案此假與王假有廟之假不同彼當訓至此當訓大陸以假爲大是也而謂以天下爲家則與家人之義不合家謂門以內非謂天下也王假有家者王者寬假其家人也鄉飲酒義曰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是假有寬大之義鄉飲酒義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外卦爲巽位在東南九五體之而有溫厚之德是以愛其家人而相寬假也故象傳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有辭之助也借以足句而無意義萃彖辭王假有廟亦與此同而王以有家爲有其家又以王假爲王至斯道則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又案豐彖辭王假之馬融注曰假大也（見釋文）虞王二家皆曰至也亦當以訓大爲長王假之者王者有以廣大之也假訓爲大故彖傳曰王假之尙大也（王氏經義述聞）

睽 柔進而上行

本義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按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江蘇貢學經補義卦變考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說文引作觭云一角仰也从角㓞聲鄭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子夏作㸷荀爽作觭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觭介疋牛屬云角一俯一仰觭字林音巳戲反云一角低一角卬樊光云傾角曰觭牛屬又云皆踊觢郭璞云今豎角牛釋文云字亦作挈字林音之女反从虞翻說當依荀氏作觭从鄭氏說當依介疋作觢張有復古編云觢从角㓞省別作掣非觢从角㓞故子夏傳作㸷觭角一低一仰故荀爽作觭諸家無作掣者王弼以爲其牛掣者滯隔所在不獲進是讀爲牽掣之字失之玉篇觢或作挈或作觢从角㓞折與觢通或从角或从牛是掣字當作觢从牛○惠徵君九經古義

釋觢

其牛掣釋文曰掣鄭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㸷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音綺二字據晁氏古易音訓引皆劉本從說文解依鄭壽祺案爾雅釋畜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觢今說文角部觢一角仰也从角㓞聲易曰其牛觢集韻十三祭類篇引同與爾雅皆踊觢之訓違然說文復出觭字云角一俛一仰也从角奇聲陸所引又與觭之訓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觢與陸引說文解合竊謂易宜本作觢挈與觢同說文觢字解當如釋文所引諸家說皆本爾雅漢時爾雅別本蓋有觭觢互易者故許叔重鄭康成劉表虞翻荀爽所據各異子夏傳作㸷同聲假借今本說文一角仰之說與子夏傳合與釋文所引微異非其舊也陳編修左海經辨六三其牛掣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掣康成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說文作觢云角一俯一仰子夏傳作㸷云一角仰也荀爽作觭崔茂才吾亦廬稿

釋劓

說文刀部劓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重文劓劓或从鼻劓或从臬之劓舊譌臬今改正案刑鼻集韻六至類篇晁氏古周易所引並誤作刖鼻說文跀斷足也重文䟼跀或从兀刖絕也周禮司刑刖罪五百鄭注刖斷足也爾雅釋言跳刖也尚書呂刑正義引李巡爾雅注周易集解引虞翻困卦注並與鄭同刖卽跀字以刖爲劓則斷足之訓豈可施於割鼻高郵王氏廣雅疏證依說文刖鼻譌字而曲爲之說非也小徐繫傳本作刖劓劓當依篆並字作劓攷周易釋文睽九三天且劓王肅作臲困九五劓刖荀爽王肅本作臲䠇上六于臲卼䡾虞作劓杌說文出部引作槷䡾陸德明云臲說文作劓然則劓刖也臲卼也臲䡾也槷䡾也劓杌也字各異而義均同說文劓訓刖劓者言劓卽刖劓之劓同聲通假字也刖劓連文則訓不安專言劓則訓割鼻故說文於下又引易天且劓陳編修左海經辨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匪寇昏媾往遇雨則吉

後說之壺鄭君及京馬虞翟諸家皆然說讀爲稅虞翻曰說猶置也離爲大腹壺之象也唯今王氏注本與上句同作弧字聲似而誤耳周易以變爲占上九睽之歸妹也上與三相應三至五互坎坎爲豕又爲車輪上爻變則成震震爲大塗坎豕在其下若負之然上爲宗廟故謂之鬼坎車在其下若載之然言一車者就坎數也上體本離離爲戈兵有矢之象先張之弧則弧矢爲寇也後說之壺則壺矢爲樂也已變而成歸妹匪寇也是昏媾矣且上既變震自三至上互而重之雷雨作解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先儒說屯之屯膏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今按歸藏卦名以睽爲瞿其繇曰有瞿有觚宵粱爲酒尊于兩壺見爾雅疏是則說壺之文亦有因於古孔檢討經學卮言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釋文云下弧字本亦作壺諸家皆作壺今作弧者聲之誤也左傳狐駘禮記作臺駘毛詩八月斷壺傳云壺瓠也虞仲翔曰五已變乾爲先應在三坎爲弧離爲大腹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艮爲後說猶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案禮說云古說與設通虞翻云猶置也離上與兌三陰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弧者拒之如外寇三至五象坎坎爲盜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爲弧失其義矣揚子太玄曰家無壺婦承之姑壺者家之禮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婚媾之象始以爲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婚媾故後設之壺昏禮設尊於室爲內尊又尊於房中東爲外尊此之謂設壺惠徵君九經古義

蹇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本義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今按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宋時有薛温其者說此卦云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按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偏推諸他卦宋熙寧閒蜀人房審權易義悔已收之宋諸儒亦未有從之者何也江蘇貢學經補義卦變考

匪躬之故 隨无故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注曰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正義曰盡忠於君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故曰匪躬之故引之謹案如王注則遠害之故在於私身經當云匪以私躬之故而遠害文義始明今乃省遠害之文而但曰匪躬之故則所謂躬之故者指何事言之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今案故事也廣雅曰故事也繫辭傳又明於憂患與故韓注曰故事故也正義曰使人明曉於憂患并與萬事也又是故知幽明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正義並曰故謂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盡心竭力者皆國家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言事而言故者以韵初爻之𠐕也

雜卦傳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韓注曰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飭整治也蠱所以整治其事也案隨彖傳天下隨時乃天下隨之之誤隨時之義乃隨之時義之誤據王肅本未可據之以詁經也今案故事也隨之爲道動靜由人而已無事故曰隨无故也蠱則有事矣有事則當整治故曰蠱則飭也玩則字文義與上句正相呼應明隨無事而蠱則有事也蠱之爲言猶故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四往蹇來連

連於文從車古通以爲輦字管子立政曰百工商賈不敢畜連乘車周官輦輦故書作連禮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漢韓勑禮器碑借用胡輦字六四處進退之位往就外卦則成上體之坎坎險也故其行蹇來就內

卦則自三至五互體成離離爲牝牛輦所駕也乃有乘輦安行之象矣凡見險者宜思退故其垂戒如此爻例以外爲往內爲來九三來反象曰內喜之也上六來碩象曰志在內也是其證孔檢討經學卮言

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本義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今按蹇反爲解蹇之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衆蹇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衆不必坤而後爲衆也本卦無坤升卦之坤與此無預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皆甲坼

易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氏易本坼作宅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嘑火亞反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蜀都賦注鄭注本釋經文皆字之讀人倦之解與懈字同不與經之解字同也若鄭釋經解字之讀不應在木實曰果之下矣王厚齋困學紀聞引鄭注易改字皆讀如解不誤近惠定宇增輯鄭氏易作解讀如人倦之解非是孫侍御讀書脞錄

解象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云馬陸坼作宅云根也鄭康成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嘑火亞反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棟案古文宅字作𡧔與坼相似故誤作坼馬鄭皆从古文非改坼爲宅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甲坼

解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曰坼馬陸作宅云根也李善注蜀都賦引鄭注曰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引之謹案宅乃乇字之假借說文曰乇艸葉也從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乇宅坼古並同聲故又通作坼周易述以坼爲古文𡧔字之譌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黃矢謂五二欲應五三四疑之須解其疑而後得應狐善疑者也故以爲喻自二至四成離體網罟以田蓋取諸離離有三爻故曰田獲三狐巽九四田獲三品亦由互離卦得象云孔檢討經學卮言

解九四解而拇

陸績云足大指李鼎祚曰解九四體震震爲足三在足下拇之象王肅曰手大指愚案咸卦咸其拇馬融鄭元皆云足大指也虞翻亦云足大指艮爲指坤爲拇故咸其拇則王肅之說非也拇集解引子夏傳作踇○崔茂才吾亦廬稿

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億案舊讀皆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九字爲句獲之二字爲句攷象詞明言公用射隼則宜四字爲句于高墉之上獲之連文爲句義較長周禮司尊彝注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鄭引此以集字句絕又可舉證武進士經讀考異

損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簋蜀才本作軌棟案公食大夫禮云設黍稷六簋于俎西鄭氏注云古文簋皆爲軌周禮小史云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古文也說文曰古文簋或作匭或作朹蜀才依古文故作軌又渙之九二云渙奔其机机亦古文簋渙宗廟中故設簋惠徵君九經古義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

釋文懲作徵鄭康成云徵清也讀從楚辭不清徵其然否左傳襄二十七年云以徵過也杜氏云徵審也清徵也案懲當作徵讀爲懲古懲字皆作徵史記引詩荆荼是徵今毛詩及孟子皆作懲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按繫辭釋此爻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覯精萬物化生蓋取損䷨從泰䷊來乾之上爻與坤之上爻互易其位故有天地合男女交之象焉三人內卦三爻也動而變謂之行內卦本乾一爻變而爲陰是損一人也三與上應以陰從陽是得其友也二則友三則疑夫婦之性也以是推之坤上爻與乾上爻交易而爲咸䷞乾初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恆䷟乾上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歸妹䷵坤上爻與乾初爻交易而爲漸䷴故漸亦言女歸咸恆有夫婦之道皆取諸此孔檢討經學卮言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曰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顧處士日知錄

十朋之龜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正義曰馬鄭皆案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集解引崔憬曰元龜價直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者雙貝曰朋也引之謹案爾雅龜名有十然無稱朋之文爾雅又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與周官六龜相應何以不在此數也馬鄭之說殆不可從崔氏之說本於漢書食貨志王莽所定志曰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莽作事多依經說蓋當時施孟梁邱諸家有訓朋爲兩貝者故莽用之蘇林注食貨志亦曰兩貝爲朋此與詩七月傳兩樽曰朋同義尋繹文義此說爲長小雅菁菁者莪篇錫我百朋箋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淮南道應篇大貝百朋高注曰五貝爲一朋廣韻朋字注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也疑出尚書大傳五貝曰朋則鄭注也古敦銘曰貝五十朋是稱朋者唯貝而已韓子飾邪篇越王句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大朋之龜蓋卽元龜直二十大貝者十朋之龜猶言百金之魚耳不當如馬鄭所說虞仲翔亦沿其誤王尚書經義述聞

上九弗損益之

億案周易稽疑弗損益之先儒皆連讀惟晁氏客語弗損絕句益損處上九物極則反是以弗損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益　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按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有孚惠心　有孚惠我德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王注曰爲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以誠惠物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正義曰我既以信惠被於物物亦以信惠歸於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引之謹案惠卽德也而云惠我德則文不成義王說非也今案爾雅曰惠順也有孚惠心者言我能於民順民之心也有孚惠我德者言民信於我順我之德也荅卦體上巽巽順也互體下坤坤亦順也五處巽中二居坤首二五相應有上下交相順之象故旣曰惠心又曰惠我德也象傳曰損上益下君順民心之謂也又曰民說無疆民順君德之謂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夬　居德則忌

宋王觀國學林一云夬卦大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弼注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弼乃以則字爲明字考夬之義則明禁之義爲多也案正義曰其在身居德復須明其禁合惎王輔嗣本作明忌考唐石經是則字甚明斷又李鼎祚集解載虞翻注云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陽極陰生謂陽忌陰則似本作則字益二字形相近故易溷禮記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云則當爲明可證臧明經拜經日記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儒案此凡兩讀王輔嗣注雖有惕懼號呼莫夜有戎不憂不惑故勿恤也據此注意是以惕號莫夜有戎爲句勿恤爲句孔氏正義云雖復有人惕懼號呼語之云莫夜必有戎卒來害已據此疏意是以惕號爲句莫夜有戎爲句後儒多同此攷象詞明言有戎勿恤則宜以惕號莫夜絕句爲正武進士私讀考異

若濡有愠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王注若不與衆陽爲羣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恨而無所咎也頤煊案愠當作緼禮記玉藻緼爲袍鄭注緼謂今纊及舊絮也言遇雨若濡有緼絮可以禦溼故无咎旣濟繻有衣袽王注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袽以塞舟漏緼以遇雨其義同也洪頤煊經義叢鈔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外卦兌爲羊處兌之初如牽之者此九四之本體也兌爲言下爻變成坎爲耳故曰聞言此九四之變體也九四以陽爻當陰位剛而不純不能堅其志以除去陰邪見一陰之未易決也有改節從陰之意居而自守亦旣不安動而有行亦復次且當此之時雖與羣陽同行而志或悔矣故戒以當保其兌體所悔終亡若變而就坎則有聰不明之咎焉占人遇此能祛其次且之疑聞流言而不信以與剛中之君子相牽同進者吉孔檢討經學巵言

釋次且

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曰次本亦作趑說文及鄭作趀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說文倉卒也且本亦作趄同七餘反馬云語助也王肅云趑趄行止之礙也壽祺案說文走部趀倉卒也从走朿聲讀若資趑趄行不進也从走次聲易次且鄭本作趀王肅作趑論語造次必於是釋文引鄭注云造次倉卒也與說文趀訓合是次趀字通故陸德明引說文趀而不及趑馬融卻行不前則通次於趑而不改其字王肅次作趑義亦通若趄字說文所無今本有之乃徐鉉補錄十九字之一見說文卷末觀易釋文且下不引說文知古但作且馬融以爲語助是也惟王肅臆改爲趄陸氏所云本亦作趄者卽肅本也今說文趑下云趑趄也趄字當由後人羼誤加辵徐氏不察因補此篆廣雅釋訓趑趄𨒨行也卽易次且字益出梁丘施氏易故與王氏異然亦不作趄案趄字自玉篇走部引說文有趄字當依大徐本收○陳編修左海經辨

九五莧陸夬夬

虞仲翔曰莧說也莧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莧陸夬夬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莧陸非也棟案論語莞爾而笑莞本作莧見釋文邢昺撰論語疏依唐石經作莞从俗作也古睦字亦作陸見唐扶頌及嚴舉碑蜀才所訓與虞同惠徵君九經古義

人莧

易夬九五莧陸夬夬釋文莧閑辯反三家音胡練反宋衷云莧莧菜也虞云莧蕢也李氏集解載虞翻說與此異疑此非仲翔語正義引董遇云莧人莧也李氏集解引荀爽曰莧者葉柔而根堅且赤案齊民要術卷十人莧下引爾雅蕢赤莧郭注云今人莧赤莖者注疏本作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乃誤以邢疏當郭注也郭注本作今之莧赤莖者之卽人字之譌董義與此同說文艸部莧莧菜也从艸見聲侯澗切宋衷本此侯澗切與胡練反亦近虞云莧蕢也荀云根赤俱本爾雅臧茂才經義雜記

姤　初六繫于金柅釋柅

易姤初六繫于金柅釋文曰柅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宋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抳從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云止也壽祺案今說文木部檷絡絲檷从木爾聲讀若柅下檷字誤玉篇及廣韻十一薺並云檷絡絲柎也柎趺同字說文原本必作絡絲柎涉篆形近誤重爲檷類篇誤與今說文同而下云又乃倚切絡絲趺則岐而爲二尤誤矣又攷說文木部有屎字云籆柄也从木尸聲重文柅云屎或从木尼聲案竹部籆收絲者也收絲柄與絡絲柎二物同類義近而字不相通玉篇柅亦訓絡絲柎廣韻五旨云柅絡絲柎易曰繫于金柅集韻六脂柅訓絡柎陰閎道周易新傳疏云蒼頡篇柅作檷檷檷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檷絡絲趺也絲上脫絡字或作柅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垛音睡梁益之閒謂之絡登其下柎卽柅也陰閎道說見周易會通載呂氏古易音訓所引是玉篇以下皆誤以柅當檷陰氏解絡絲之器差明然蒼頡篇說文字林檷柅固未嘗亂也馬融本始作柅解爲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益失其義矣馬說見周易正義王弼解爲制動之主蓋用馬說陳編修左海經辨

金柅

姤初六繫于金柅釋文說文作檷云絡絲趺也讀若昵王肅作抳從手頤煊案說文𡰪籆柄也重文作柅方言𡰪榬也郭璞注所以絡絲檷柅本一物正義云王肅之徒皆爲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字亦當作柅釋文云從手作抳者譌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五引易作抳卽陸德明所見王肅本洪頤煊經義叢鈔

以杞包瓜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杞自有杞陸璣曰杞山材也其樹如樗左傳所謂杞梓皮革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嚬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illegible]

九五以杞包瓜正義子夏傳作杞匏瓜薛虞記云杞性柔刃宜

肖繞似匏瓜頤煊案王注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正義匏瓜爲物繫而不食則注疏本皆作以杞匏瓜經義叢鈔洪頤煊

萃　彖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荀爽本聚作取棟案古聚字或作㝡或作取漢書五行志云取不達茲謂不知注云取讀爲聚古文省惠棟九經古義

萃彖傳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周易舉正作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以爲王韓眞本引之謹案王注曰大人體中正者也通聚以正聚乃得全也通聚以正即釋亨聚以正也有字亨下無利貞二字明矣而九家易及虞翻本則有此二字集解引九家易曰五以正聚陽故曰利貞然則聚以正也乃釋利貞之義又引虞翻釋彖辭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虞氏釋彖辭多并舉傳文如釋蒙彖辭童蒙求我曰故童蒙求我志應也釋大畜彖辭利涉大川曰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釋坎彖辭行有尚曰故行有尚往有功也此類匪一然則釋此卦彖辭而云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即是彖傳之文蓋所見本聚以正也上有利貞二字也貞訓爲正故曰利貞聚以正也猶大壯彖傳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既濟彖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九家及虞本爲長郭氏不能詳考而謂王韓本有此二字非也集解利貞在聚以正也之下亦失其次豈有先釋其義後舉其辭者乎蓋寫者錯亂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初六若號一握爲笑

億案此凡兩讀孔氏正義云已爲正配三以近寵若自號比爲一握之小執其謙退之容不與物爭觀疏此意若號一握爲笑六字爲句後儒解作呼號則以若號爲句一握爲笑另爲句古易用讀多如是者武進士經讀考異

六二孚乃利用禴

億案舊讀孚乃利用禴五字連讀爲義據程傳云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是孚乃作一讀利用禴爲一讀升九二孚乃利用禴同○武進士經讀考異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

億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曰无咎匪孚謂四也王輔嗣注四專而據已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是以四字連讀爲句孔氏正義同朱子本義云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此又以无咎屬上爲義則无咎爲句匪孚屬下另作一句近讀多從之武進士經讀考異

升　柔以時升

本義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今按萃反爲升萃之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illegible]義卦變考

積小以高大

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集解及史徵口訣義與或本同惠氏周易述增入成字證以中庸鄭注所引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引之謹案岳本中庸注作積小以高大無成字七經考文所引宋本同中庸正義述鄭注亦無成字監本有成字乃淺學人所增不足爲據升卦正義述經文作積小以高大且釋之曰始於細微以至高大口訣義引何妥曰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是孔氏何氏所見本竝無成字唐石經同陸氏雖列或本作以成高大而正文仍作以高大是不以或本爲主也集解載升卦鄭注曰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大雅下武箋引易曰積小以高大魏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晉書王羲之傳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尤足見經文之無成字也似未可據俗本中庸注以改經文王尚書經義述聞

困　亨貞大人吉

億案此凡兩讀程傳云如卦之才困而能亨且得貞正是以貞另讀爲義王輔嗣注處困而用剛不失其中履正而能體大者也能正而不能大博未能濟困者也故曰貞大人吉是以貞連大人四字讀爲義據象傳明言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從王氏讀爲正武進士經讀考異

困剛揜也

困彖傳困剛揜也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王弼曰剛見揜於柔也正義曰此就二體以釋卦名兌陰卦爲柔坎陽卦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揜於柔也剛應升進今被柔揜施之於人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以爲困窮矣家大人曰揜即困迫之名剛揜者陽氣在下困迫而不能升也表記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鄭注曰揜猶困迫也是其證襄二十五年左傳行及弇中杜注曰弇中狹道狹道曰弇亦是逼迫不容之稱與剛揜之揜聲同而義近故虞翻本揜作弇王尚書經義述聞

釋劓刖

易困九五劓刖釋文曰荀王肅本劓刖作臲𩨷云不安貌陸同鄭云劓刖當爲倪伔京作劓劊案說文劊斷也困上六于臲卼釋文曰劓說文作劓薛同卼說文作𣓧云𣓧不安也薛又作杌字同壽祺案說文弟六下出部𣓧槷𣓧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槷𣓧槷字說文所無當作槷即木部槸字弟四下刀部劓刖劓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从小徐本大徐本刖作刑劓今劓作刖鼻劓或从鼻刖今脫刀旁槷𣓧之槷說文不作劓釋文尚未斷說文弟十四下𨸏部隉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鄭易讀倪伔者即此隉阢字劓刖也臲𩨷也臲卼也劓杌也槷𣓧也倪伔也隉阢也古字竝通皆一聲之轉而各有相合玉篇𣓧下云亦作臲隉則誤混矣陳編修左海經辨

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

說文引作槷𣓧薛虞作劓杌案文當作槷杌鄭康成注周禮云槷古文臬古文闑亦作槷見儀禮注假借字尚書曰邦之杌隉孔氏傳云杌隉不安言危也說文亦云槷𣓧不安也劓本劓字𣓧無攷槷杌皆古文今臬兀從危旁當是後人所加惠徵君九經古義

井　亦未繘井

井汔至亦未繘井王注曰已來至而未出井也正義曰汔幾也繘綆也雖汲水以至井上然綆出猶未離井口而鉤羸其瓶而覆之也家大人曰正義所云非注意也注內出字正釋繘字廣雅曰繘出也繘與遹通遹訓爲出故出井謂之繘井作繘者字之假借耳汔至者所汲之水幾至井上也亦未繘井者所汲之水尚未出井口也彖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蓋水已出井入得其用而後汲者有功今未出井故未有功也揆之文義王注爲長蓋漢代經師說易有訓繘爲出者而輔嗣用之也諸家以繘爲綆者失之引之謹案虞翻出巽爲入井上坎下巽巽以木入水而無出象故云未繘井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羸其缾

今本皆作羸釋文引鄭氏作虆云讀若虆按羸有虆聲古亦通用惟戉本亦虎稱吾

舊井无禽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王弼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干寶曰舊井亦皆清潔无水禽之穢崔憬曰久廢之井不獲以其時舍故曰舊井无禽禽古擒字擒猶獲也集解二說見引之謹案易爻凡言田有禽田无禽失前禽皆指獸言之此禽字不當有異井當讀爲阱阱字以井爲聲說文阱大陷也从𨸏井井亦聲故阱通作井與井泥不食之井不同井泥不食一義也舊阱无禽又一義也阱與井相似故因井而類言之耳費誓杜乃擭敜乃穽阱與同鄭注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投擭其中以遮獸見正義秋官雍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注曰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又冥氏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注曰敺之使驚趨阱擭魯語鳥獸成於是乎設穽鄂以實廟庖韋注曰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廣雅說鄂曰不入陷莊不羅罘罔則他獸圍人陷穽矣是阱所以陷獸也舊阱湮廢之阱也阱久則淤淺不足以陷獸故无禽也所以无禽由於阱不可用故曰舊阱无禽時舍也卦體上坎下巽坎爲陷巽爲入故有禽獸陷入於阱之象初六陰爻體坤坤土塞阱故湮廢而不用也不然則久井不見渫治爲禽所不嚮仍是井泥不食之義既云井泥不食其義已足何須又言舊井无禽乎井水至深非綆與瓶不能汲禽則何能取而飲之乎若干氏之解爲水禽崔氏之讀禽爲擒無論易之言禽者從無此例且井中安得有水禽又有何物可擒獲乎直不足辯矣

又案集解虞翻說井泥不食云初下稱泥巽爲不果无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今本集解不誤爲木而惠氏周易述遂據之以解舊井无禽以爲古者井樹木果故孟子井上有李禽來食之井壞不治故无木果樹於側亦无禽鳥來也案說卦傳云巽爲不果不云巽爲木果乾已爲木果矣豈有巽又爲木果者乎惠說甚誤王尚書經義述聞

初六舊井无禽干寶謂舊井清絜无水禽之穢程易疇先生通藝錄磬股直懸六證記謂乎棹前昂如烏之立故又名禽易井

初六曰舊井无禽坦案此說甚新然未知所本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井谷射鮒

九二井谷射鮒王弼注曰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鮒謂初也釋文射食亦反徐食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引之謹案說文㱿字從谷谷猶㱿也莊子秋水篇說埳井之鼃曰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㱿卽谷也井中容水之處也秋水篇又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今本改魚爲鼃辨見讀書雜志呂氏春秋諭大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井中無大魚故鄭注曰所生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見劉逵吳都賦注射謂以弓矢射之也易凡言射隼射雉皆然射鮒不應獨異呂氏春秋知度篇曰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淮南時則篇曰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法也射而取之有所得矣言得於下而無應於上故象傳謂之无與也左思吳都賦曰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射鮒與釣鯉竝言其爲射而取之明矣蓋晉以前治易者本有是說故太沖用之也鄭王諸家或訓爲注射或訓爲厭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又案子夏傳曰井中蝦蟇呼爲鮒魚也見正義井中蝦蟇莊子所謂埳井之鼃也不聞名爲鮒魚子夏傳非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竝受其福

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荀爽注曰王道明而天下竝受其福引之謹案竝之言普也徧也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古聲竝普相近故說文普字以竝爲聲說文普日無色也從日竝聲徐鍇傳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故從竝有聲字傳寫誤多之也鍇不知古音故以爲誤竝本遂刪聲字矣史記漢碑之譜說文新附曰譜籍錄也從言普聲史記從竝則史記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自敘諸譜字皆作今本作譜後人改之也孫叔敖碑陰孫氏宗族譜叙隸釋曰譜卽譜字杜預春秋左氏傳敘名諸第釋文曰譜本又作譜地言旁作竝亦以竝爲聲也竝普聲相近故普通作竝大戴禮記公冠篇竝遵大道郊或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竝作普嵩山大室神道石闕銘竝天四海卽普天字小雅賓之初筵篇旣醉而出竝受其福謂主人與衆賓普受其福也詳見本條下王立政曰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尚書經義述聞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

信案此凡兩讀虞氏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虞爲重應巽繩爲繘故井收勿幕此以井收勿幕連讀爲義王輔嗣注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物歸之往无窮矣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此以勿幕下屬有孚爲句武進士經讀易考異

革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龍起澤中皆有火隨之亦其象然猶未甚明畫陳沛舟曰日出海中較諸說尤爲可據自昏而明亦與革義相近李進士羣經識小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顧處士日知錄

小人革面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正義曰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容色順上而已李鼎祚曰兌爲口乾爲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廣雅曰面鄉也鄉與向同革面者改其所鄉而鄉君也上六下應九三則九三者其所鄉也然九三剛而不中非所宜鄉不若鄉九五之爲得正是以改其所鄉而鄉九五也象傳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則鄉九五之謂矣夏官撢人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鄭注曰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正所謂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不然而小人但改其顏面容色則心猶未改豈得遂謂之順從乎至曰在首上而爲面則形體出於天性又不可得而變改者也魏志武帝紀載漢獻帝策命曰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文選革面作回面李善注引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觀釁蠢蝣悟主革面顧悅之訟殷浩疏曰仰憑皇威羣醜革面見晉書殷浩傳梁書武帝紀齊帝璽書曰革面回首謳吟德澤皆謂革鄉爲革面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上六居貞吉

億案通讀多云居貞則吉是以居貞爲讀吉另一讀據王輔嗣

注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是以居屬貞與上征字爲對義較密咸其腓凶居吉正與此同武進士經讀考異

鼎　巽而耳目聰明

鼎象傳巽而耳目聰明虞注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引之謹案如虞說則是坎而耳目聰明矣豈巽之謂乎三動則成未濟未濟之象火在水上亦與以木巽火之象不合其說甚矣仲翔必欲爲此說者蓋以外卦離爲目爲明而無耳聰之象故云三動成坎以遷就之不知古人之文多有連類而及者離固爲目爲明而但云巽而目明則文單而義不顯故必以耳聰並稱而明目達聰之義始著非謂卦中有耳聰象也樂記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樂以聽爲主當云耳聰而記並稱目明亦是連類而及也遍考象傳之文若是者多矣謙之爲象地中有山而彖則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非謂卦有天象也遯之爲象天下有風而彖則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非謂卦有地象也離之爲象目也而彖則曰日月麗乎天非謂卦有月象也坎之爲象川也而彖則曰地險山川邱陵也非謂卦有山與邱陵象也家人之象男女正位但言夫婦可矣而彖則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非謂卦有父子兄弟象也睽之爲象二女不同行也而彖則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非謂卦有男象也艮之爲象止也而彖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謂卦有行象也比物連類多有因此及彼者讀者心知其意斯爲得之必欲事事合於卦象則穿鑿而失其本指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柔進而上行

本義卦自巽來陰進居五

今按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江歲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按周亦以筍爲珍朮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食之籩亦有筍菹姜編修湛園札記

覆公餗

鼎九四覆公餗有二說說文曰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从䰜速聲餗鬻或从食束聲此用周官醢人疏引鄭注曰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蓋據大雅其蔌維何維筍及蒲之文此一說也說文曰陳留謂健爲鬻健與饘同釋文引馬融注曰餗健也僖二十四年穀梁傳疏引馬融曰餗饘也繫辭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馬本餗作鬻此又一說也引之謹案馬注爲長昭七年左傳正考父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杜注於是鼎中爲饘鬻是健爲鼎實古有明文故博古圖有宋公䜌餗鼎餗鼎者鬻鼎也若筍與蒲乃醢人加豆之實不聞以之實鼎大雅之蔌殆非此所謂餗也辯見大雅王尚書經義述聞

釋餗

九四覆公餗釋文曰餗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健也鄭云菜也壽祺案說文鬻部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从䰜速聲餗鬻或从食束聲據說文是餗有兩義鬻部鬻鬻也健鬻或从食建聲徐本小从健也馬融易繫辭之餗作鬻見釋文故於下經鼎卦以健釋餗穀梁傳僖二十三年疏引馬云謂糜也即說文所謂陳留謂健爲鬻也此一義也毛詩大雅韓奕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傳蔌菜殽也案餗兼有菜殽肉殽菜殽即四豆之菹詩其蔌維何爾雅釋器菜謂之蔌是也肉殽即八珍之糝易覆公餗是也說詳毛詩正義及周禮醢人疏說文先云鬻鼎實惟葦及蒲即維筍及蒲之異文蓋據三家詩以餗爲蔌謂蔌之用菜惟此則合菜殽肉殽而言之此又一義也鄭注易云餗美饌是八珍之食與說文鼎實說合又云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見周禮醢人疏下筍字當作餗與說文惟葦及蒲說合易釋文引鄭注但割取菜也二字爲訓而遺其上下之文疏失甚矣陳編修左海經辨

其形渥

鼎九四其形渥頤煊案周禮司烜氏鄭注屋讀如其刑剭之剭漢書敍傳底剭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字當從鄭本作其形剭虞翻曰渥大形也亦當與服鄭本同洪頤煊經義叢鈔

上九鼎玉鉉大吉

說文曰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今作扃即易玉鉉大吉也又云鉉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案儀禮士冠禮曰設扃鼏注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又士昏注云扃所以扛鼎鼏覆之是扃爲古文鉉許叔重以鼏當之未詳惠徵君九經古義

震　匕鬯

震彖辭不喪匕鬯匕有二說鄭注曰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見集解　士注曰匕所以載鼎實此以匕爲出牲體之器也許氏說文曰鬯以鬱釀鬱艸芬芳條暢各本誤作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引易曰不喪匕鬯此以匕爲取鬯酒之器也引之謹案許說爲長匕謂柶也說文曰柶匕也又曰匕一名柶祭祀之禮尸祭鬯酒則以柶扱之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曰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曰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是尸受鬯酒有祭之之禮祭之則必以柶扱酒矣士冠禮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疏曰三祭者一如昏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也是其例也匕所以扱鬯酒故以匕鬯並言不然則祭器多矣何獨取於匕乎鬯亦器也謂圭瓚也圭瓚以盛鬯酒因謂圭瓚爲鬯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玉齍謂玉敦也玉鬯謂圭瓚也鄭注分玉鬯爲二以玉爲禮神之玉失之辯見周官　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傳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韋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說文作瑒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是圭瓚得謂之鬯也匕有淺斗鄭注士冠禮曰柶狀如匕又注少牢饋食禮曰疏匕柶匕皆有淺斗狀如飯操瓚槃大五升見春官典瑞注皆器之仰受者也震上二畫中虛下一畫承之正象仰受之器上下皆震象匕從瓚上扱取酒也言匕鬯而不及他器者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故以祼器言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厲象曰乘剛也六五震往來厲象曰危行也二五所乘皆剛爻二震體未就止有初剛五則四與初應兩剛在下故往來皆危然二億喪貝而五轉得无喪有事者初九重陽六二重陰剛柔不敵之甚六五雖陰尚得陽位九四雖剛而位實陰故四之制五其勢不若初之偪二而五亦藉可自守无所喪也初得乾體乾道用九故稱九陵二履其上故稱躋焉乾爲金玉貨貝

之家震卦至二二爻而失乾體故以喪貝言之懼而喪其有從而遂之所喪滋多唯當靜守勿逐待時之變喪者自復二一變而爲震之隨互體成離離爲日爲火火數七故曰七日得（孔檢討經學卮言）

億喪貝

玉注億辭也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鄭義爲長億喪貝乃倒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餘喪同一句法五爻億無喪有事亦然（梁孝廉讀書記）

艮　列其夤（釋廠）

王弼易艮九三列其夤釋文曰夤引眞反馬云夾脊肉也鄭本作䐔徐又作胤古易音訓晁氏曰夤孟京一行作朋鄭作䐔皆夾脊肉也（周易觀頤）壽祺案說文弟七上夕部夤敬惕也弟四下肉部胂夾脊肉也从肉申聲馬王易夤字當作胂夤假借字鄭易作䐔說文有胂無䐔䐔卽胂之或字孟京一行作朋者說文朋瘠也一曰遽也皆非易義玉篇朋脊肉也廣韻十六軫集韻十七準及類篇並云朋夾脊肉也義本孟京朋亦胂之或字廣韻朋說文音酳徐邈夤音同是讀夤如朋也申寅引三者聲近義通漢書律志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國語齊語注引申也律志又曰引達於寅禮記月令注寅引也是胂䐔朋三字同訓說文神𧙣皆申聲並訓引䐔寅聲或从引作蚓引之爲演猶寅之爲演也（見釋名）引之爲進（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注）猶寅之爲進也（爾雅釋詁）胂之爲驚（廣韻十七眞胂鳥獸驚貌）猶寅之爲驚也（莊子德充符少焉眴若釋文引司馬彪注眴驚貌）（字見廣韻夤眴同皆其聲類陳編修左海經辨）

漸　女歸吉

漸彖女歸吉也釋文王肅本作女歸吉利貞頤烜案下文進得位往有功也是釋利字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是釋貞字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是申釋進得位二句之義據文義當有利貞二字（洪頤烜經義叢鈔）

進得位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今按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二三非所論也（江歲貢羣經義卦變考）

初六小子厲有言

億案舊讀皆以小子厲斷句有言另爲句據程傳云危懼而有言則以厲下屬連讀取義（武進士經讀考異）

鴻漸于磐

六二鴻漸于磐馬融曰山中石磐紆故稱磐虞翻曰艮爲山石坎爲聚聚石稱磐王弼曰磐山石之安者也引之謹案漸之爲義循次而進三爻止漸于陸而二爻遽在山石之上非其次也且徧考西漢以前之書言磐石者皆連石字爲文無單稱磐者今案史記孝武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載武帝詔曰鴻漸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其義爲長初爻漸于干干水涯也二爻漸于般般爲水涯堆則高於水涯矣三爻漸于陸（爾雅高平曰陸）則又高於水涯堆矣此其次也許氏說文偁易孟氏古文也而其書有般無磐則古文周易作般不作磐可知（屯初九磐桓亦然）磐祇以後漢注家解爲磐石故其字亦遂作磐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也漢詔作般殆本古文經孟康之注殆前漢經師之說與般之言泮也陂也（衞風氓篇隰則有泮毛傳曰泮陂也）其狀陂陀然高出涯上因謂之般焉鴻漸于般猶曰鳧鷖在潨潨水外之高者也（鄭箋鳧鷖）六二居艮之中爲坎之首（二至四互坎）具山之體而又在水之湄則水涯堆之象矣馬氏既誤以爲山石磐紆遂並以三爻之陸爲山上高平（爾雅高平曰陸在釋地則非山上可知豳風鴻飛遵陸亦非山上之稱上九之漸于陸則又阿字之譌也）虞氏又以初爻之干爲小水從山流下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王尚書經義述聞）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爲陵則上九宜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先儒謂當作逵逵與儀非古音韻（江處貢羣經補義）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宋人或疑陸是逵字之誤不知古音逵讀馗（詩施于中逵與仇合韻韓詩作中馗）儀讀俄（儀从義義从我聲詩柏舟儀與河協菁菁者莪儀與莪阿爲韻漢蔣君碑文緐陽令楊君碑人參參者儀以儀我音同故借用）不得相爲韻也上九與九三同言陸者漸外卦象鴻之北鄉內卦象鴻之南來艮位東北三爻漸進以上向巽有自北而南之象巽位東南三爻漸進以下應艮有自南而北之象鴻得陸而止故一南一北皆以陸爲終也然則三漸陸而凶上漸陸而吉何也夏小正傳曰鴈以北方爲居南方之陸非安居也故其言爲夫征焉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詩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大經之義固相通乎（孔檢討經學卮言）

歸妹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爲承以爻言則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盧學士鍾山札記）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衞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讙而卜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弒昏媾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顧處士日知錄）

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視

李氏集解兩能字皆作而字（蓋本虞氏仲翔）按古能耐字通用此兩而字當卽耐字或傳者脫其半耳（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鄭君注云須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嬃嬃須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古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旣嫁之女說文嬃字曰嬃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經義言本宜歸妹而乃以其姊年不相當故致反歸更以娣行也以爻位言之初二爲娣三則女長矣四則愆期矣以爻象言之三進就四則成互體之離離爲中女故曰須退就本卦是反歸而成兌之少女故曰娣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遲歸有時　大畜時也

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虞翻曰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王弼曰愆期遲歸以待時也家大人曰時當讀爲待經言歸妹愆期遲歸有待故傳申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是傳之有待亦或借時爲之愈以知經之有時爲待之假借也待時俱以寺爲聲故二字通用蹇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方言蒔離時也廣雅

時作待月令毋發令而待呂氏春秋季夏紀作無發令而干時是其例矣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待與期爲韻猶離騷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待與期亦爲韻也隱七年穀梁傳注引此正作遲歸有待王尙書經義述聞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

僖案舊讀皆以女承筐連無實爲句士刲羊連無血爲句據詩本音云无買詩上下各自爲韻買與夫協丁與城協謂之隔句韻今案此筐羊一韻實血一韻亦隔句用韻法而易本音未經指出是筐羊各爲句實血另爲句僖十五年傳引易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是一韻亦各爲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豐

日中則昃

豐彖曰日中則昃釋文从此今本作昃孟喜本作稷棶案尙書中候握河紀云昃明禮備至於日稷鄭康成注云稷讀曰側伏琛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昃范甯曰稷昃也下昃謂晡時靈臺碑云日稷不夏今尙書稷作昃夏作暇是稷與昃通依說文昃當作厢惠徵君九經古義

上六闚其戶闃其無人

棶案說文無闃字今新附有此字後人妄增也惟旻部云闃低目視也从旻門聲弘農湖縣有闃鄉漢書戾太子傳云湖闃鄉孟康曰闃古旻字从門中旻建安中正作闃旻音許密反闃從旻門聲門與闃通今俗猶作闃音也闃當作闃與闃義合張有復古編云闃俗別作闃靜也从旻旻非古義當只用旻字○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體上六闚其无人說文無闃字蓋漢儒附益之字曰孟喜本作窒許君偁易主孟氏故不別出闃字虞仲翔訓爲空仲翔世習孟氏易當亦用窒字窒本訓塞反訓爲空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列子黃帝篇至人潛行不空注云一本空作窒莊子達生篇引此文亦作窒是窒有空義也或曰闃當爲窬說文窬空貌錢宮詹潛研堂集

上六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

翔鄭玄王肅虞翻皆作祥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豐其屋天際翔也諸家本各不同說亦互異未審宜何從曰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鄭康成王肅本並作祥蓋漢儒相承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本或爲際鄭讀爲瘵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遠王弼改爲翔疏家申之以爲如鳥之飛翔於天則失之甚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自藏也

豐上六象自藏也釋文衆家作戕馬王肅云殘也頤煊案淮南說林訓高鳥盡而良弓藏高誘注藏猶殘也洪頤煊經義叢鈔

旅

九三喪其童僕貞厲

僖案朱子本義云喪其童僕則不止于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其說與虞氏翻云喪其童僕動而失正故貞厲者同據孔氏正義云喪其童僕之正而身危又程傳上離則焚象過剛則喪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是皆以貞字屬上童僕爲句證之經文六二得童僕貞此正與上相對從孔程讀爲正易屬精緊引俞氏曰貞當曰屬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上九鳥焚其巢

旅䷷自小過䷽上爻變而來小過有飛鳥之象在上又爲巢象巳變成離火故曰鳥焚其巢如渙䷺自坎䷜上爻來則曰渙其血言變去坎血也小畜䷈自需䷄上爻來則曰密雲不雨言變去需上體之坎雨也此亦可備變卦之一義蓋六位窮而後變故八純卦八爻卦各上行至六而變又下行至初而變又上行至六而變三變之後變則復初每卦皆統三卦共成六十有四自乾變者曰夬曰大過曰姤自坤變者曰剝曰頤曰復自天地之交卦變者曰泰萃隨无妄曰否大畜蠱升自坎變者曰渙曰中孚曰節自離變者曰豐曰小過曰旅自水火之交卦變者曰既濟家人漸蹇曰未濟解歸妹睽自震變者曰噬嗑曰晉曰豫自巽變者曰井曰需曰小畜自雷風相薄之卦變者曰恆鼎大有大壯曰益屯比觀自艮變者曰謙曰明夷曰賁自兌變者曰履曰訟曰困自山澤通氣之卦變者曰損臨師蒙曰咸遯同人革備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終莫之聞也

旅象傳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虞翻注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雖有智者莫之告也孔穎達正義曰終無以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家大人曰聞猶問也古字聞與問通論語公冶長篇聞一以知十聞本或作問禮乃問喪于夫子乎問本亦作聞莊子庚桑楚篇因失吾問元嘉本問作聞並見經典釋文又荀子堯問篇不聞卽物少至傷注曰聞或爲問謂相恤問也上九居高無應故無恤問之者三鳳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謂不相恤問也解者多失之詩見亦莫我聞下○王尙書經義述聞

巽

九二巽用史巫紛若吉

僖案荀爽云史以書勳巫以告廟紛變若順也又云征伐既畢書勳告廟當變而順五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程傳云史巫者通誠意于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于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據經文明言紛若之吉則紛若宜連下爲吉字爲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經於甲庚同有先後三日之文明無他義先甲三日者甲子甲戌甲申後甲三日者甲午甲辰甲寅也先庚後庚亦卽謂六庚耳蠱事也君子敬其事則用日之始故六甲皆吉此文王之辭時尙未忌甲子巽卦所以言庚者周易以變爲占蠱䷑之巽䷸止五爻一變故巽五爻辭卽承蠱彖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環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丁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孔檢討經學卮言

正乎凶也

巽上九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義曰貞凶者失其威斷是正之凶正乎凶者正理須當威斷而喪之是正乎凶也引之謹案正理當斷而喪之是因失正以致凶非正乎凶也揆之文義尙有未安虞注云上應于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其說尤誤經謂上九貞凶謂九二也今案貞當也貞凶者當凶也正亦當也正乎凶者當乎凶也雒誥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謂當孟陬之月也廣韻正正當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殷也正也皆當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宋均曰殷當也謂當仲春仲夏仲秋仲冬也論語陽貨篇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當牆向之而立也曲禮立必正方謂當一方也桓三年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謂日食當月之朔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昭公朝楚之日也象傳凡言位正中也皆謂當中也貞訓爲正又訓爲當正訓爲正因之正又訓爲正當之正者古義相因觸類而長故元亨之元或訓爲善爲長又又或訓爲大象傳屯卦之屯或訓爲難彖傳或訓爲盈序卦又或訓

爲圖（左傳閔元年）无妄之妄或訓爲虛妄（正義）或訓爲望（釋文引馬鄭王肅注）又或訓爲亡（虞注象傳物與无妄）隨文見義固各有所當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渙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義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

今按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爲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江處貢羣經補義卦變考）

用拯馬壯吉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山井鼎考文古本吉下有悔亡二字頤煊案虞翻曰坎爲馬初失位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虞本吉下有悔亡二字（洪頤煊經義叢鈔）

渙其羣

問渙羣之義曰呂氏春秋嘗引斯爻而說之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呂氏去古未遠傳授當有所自孔子云寬則得衆又云羣而不黨孟子云得道者多助白虎通曰君之爲言羣也六四居大臣之位以進賢爲己任旁求俊乂聚之於朝所謂其心休休如有容者故有元吉之占且拔茅征吉泰之所以吉亨也勿疑朋盍簪豫之所以志大行也朋黨之議皆起於叔季之世聖人處渙散之時以收拾人心爲本而先散其羣毋乃蹈商王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之覆轍乎伊川言君臣同功所以濟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與呂覽義亦相近蘇氏云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未合易旨（錢宮詹潛研堂集）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億案朱子本義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是以渙其血去逖出連讀爲句朱氏震曰逖遠也去逖出一本作去惕出王氏申子曰以諸爻交法律之渙其血句也是並以渙其血爲句去逖出爲句（案象文明言渙其血則宜以血字絕句）文案去逖宜爲句去卽有遠意逖訓爲憂亦有害意故象詞以遠害釋之出无咎爲句與往无咎句法同（武進士經讀考異）

中孚　豚魚吉

中孚豚魚吉彖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王注曰魚者蟲之隱者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中信之德淳著則雖微賤之物信皆及之引之謹案物之微者多矣何獨取豚魚爲象豚魚無知可以愛物之仁及之不可以化邦之信及之也竊疑豚魚者士庶人之禮也士昏禮特豚合升去蹄魚十有四士喪禮豚合升魚鱄鮒九朔月奠用特豚魚腊楚語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王制庶人夏薦麥秋薦黍麥以魚黍以豚豚魚乃禮之薄者然苟有中信之德則人感其誠而神降之福故曰豚魚吉言雖豚魚之薦亦吉也信及豚魚者及至也至於豚魚之薄而信亦章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其義通於此矣虞仲翔求其說而不得乃讀豚爲遯而以爲遯魚李鼎祚謂失化邦之指近世說經者又以爲魚之似豚者江豚也江豚欲風則踊以此爲豚魚之信夫江豚有信何益於人而以爲吉乎蓋說之愈鑿而失之愈遠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鳴鶴在陰

虞翻注中孚曰訟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二在訟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鶴鳴在陰之義也又注九二鳴鶴在陰曰震爲鳴訟離爲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引之謹案此謂本卦九二至六四互體成震震爲鳴訟九二至九四互體成離離爲鶴也其實震亦爲鶴荀爽九家易曰震爲鵠鵠卽鶴之假借（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庚桑楚篇越雞不得伏鵠卵釋文竝曰鵠本亦作鶴史記滑稽傳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藝文類聚引作獻鶴李善注北山移文引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一曰鵠頭故有其稱嵇康琴賦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卽南史褚彥回傳別鶴之曲）震爲善鳴故又爲鶴鵠善鳴之鳥也（藝文類聚引韻集曰鵠善鳴鳥）小雅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是其善鳴也魏志管輅傳注載輅別傳曰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鵠亦鶴之假借謂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也藝文類聚鳥部上引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是也正與鳴鶴在陰之義相合（王尚書經義述聞）

九三吾與爾靡之

虞翻曰靡共也孟喜韓嬰皆訓靡爲共（惠徵君九經古義）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坎爲月離爲日既濟者日月之望也歸妹自二至四成離自三至五成坎有似既濟故曰月幾望小畜上爻變則自上至三亦互既濟故月幾望之辭同獨中孚互體未有坎離而言月幾望者此取明中孚小過兩卦生於坎離爻畫之交易者也蓋上經以坎離終而先之以頤大過大過中滿有坎象焉頤中虛有離象焉下經以坎離相重之卦終而先之以小過中孚此二卦尤似坎離特得其倍體耳且坎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卽成小過離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卽成中孚中孚四至二互震震爲馬三四兩陰相爲四類言能絕其類而進據五陽之上則震體亡離體就而坎互體見所謂月幾望馬匹亡也中孚是離之未純者四與五交錯乃得无咎三與二易位然後可鼓可歌（凡占者遇此以變爲吉）離九三鼓缶而歌本陽爻也今陽降處二陰升處三鼓者其罷乎歌者其泣乎二得剛中其爲敵乎（孔檢討經學卮言）

小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二五亦皆取坎爻交易之象言之坎二爻本陽祖道也君道也三爻本陰妣道也臣道也陽上升之過而至于三（九過剛則凶故凶）陰下降之過而至于二（之陰中而能變者過柔猶可以无咎）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也至于外卦則陽過降而至四陰過升而至五坎爲雨又爲月月生於西故稱西郊爲隱伏故稱穴既易坎成震斯雲者不雨矣伏者動而見弋取矣震驚百里公侯象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孔檢討經學卮言）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

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儀禮士昏禮勖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辭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爲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辭屢言之矣顧處士日知錄

易伐鬼方解　李方湛

既濟

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元和惠棟云商之鬼方周荊楚之地商頌殷武卽伐鬼方詩也按王伯厚困學紀聞解鬼方引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云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厤伐西落鬼戎鬼戎卽鬼方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其解鬼方又在今涼州試爲考之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史記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爲芊姓之後則鬼方自當在荊楚之地又小戴記明堂位云紂脯鬼侯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文王世子云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孔穎達正義云西方九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九國或卽鬼方種類又既濟九三爻辰在辰辰爲壽星之次鄭分野鄭南與楚隣商時或尙爲鬼國地故既濟此爻卽取象于此左傳文十六年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注庸屬楚之小國後漢書南蠻傳盤屬于楚鄢陵之役蠻與共王合兵擊晉麇人卒百濮聚于選注濮夷也昭九年傳詹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韋昭國語注云濮南蠻之國孔安國牧誓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種類皆西南夷亦與楚隣不得卽以西羌當鬼方惠說是也經義叢鈔

鬼方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惠氏周易古義商時鬼方周時荊楚之地引汲郡古文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爲證頤煊案鬼方不止荊楚之地當連西戎言之後漢書章帝紀克伐鬼方開通西域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文選趙充國頌李善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經義叢鈔

繻有衣袽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虞本繻作襦釋文繻子夏作襦王廙同注曰乾爲衣故稱襦今本集解作繻誤袽敗衣也袽與絮同說文絮敝衣也乾二之五謂泰二之五成既濟衣象裂壞故襦有衣袽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勦勞衣服皆敗王注曰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棄舟而得濟者有衣袽也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爲衣或爲袽也見集解引之謹案如王說則經當作舟漏而濡有衣袽以塞之文義始明今但云濡有衣袽則所濡者何物所謂衣袽者又將何用乎恐經文不如是之晦也如盧說則經當作繻有爲衣袽之道文義始明今但云繻有衣袽則爲之意不見且爲衣袽者布帛也不直言布帛而但舉端末之識區區端末之識豈遂可以爲衣乎二說殆非達詁惟虞氏差爲近之然必承伐鬼方言之則非爻各爲義不必相承也又謂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襦有衣袽如其說則經何不於二五兩爻言之而言之於四爻乎且襦卽衣名不得又以衣袽之衣爲衣服也今案說文襦䭜衣也䭜溫也䭜衣所以禦寒也有之言或也古有或同聲故或通作有姤九五有隕自天言或隕自天也盤庚曰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乃有乃或也多士曰朕不敢有後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有敢或也鄘風載馳篇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言無我或尤也又春秋凡言日有食之者皆謂日或食之也衣讀衣敝緼袍之衣於氣切謂箸之也易通卦驗曰坎主冬至四在兩坎之閒二四互坎固陰沍寒不可無䭜衣以禦之六四體坤爲布說卦傳坤爲布故稱襦處互體離之中三五互離離火見克於坎水有敗壞之象故稱袽四在外卦之內有箸於外而近於內之象故稱衣於氣切衣袽謂箸敗壞之襦也禦寒者固當衣襦矣乃或不衣完好之襦而衣其敗壞者則不足以禦寒譬之人事患至而無其備則可危也故曰襦有衣袽終日戒故象傳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王尙書經義述聞

繻袽辨

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釋文曰繻有而朱反鄭王肅云音須子夏作襦王廙同薛云古文作繻案說文糸部繻繒采色从糸需聲讀若易繻有衣衣下當脫絮字絮絜緼也一曰敝絮从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絮絮下引易需字當爲從糸之繻寫者失之集韻類篇載說文誤同呂氏古易音訓引晁氏亦云說文作需則其譌久矣當以繻下引易从糸者爲正或欲據絮下誤字並改繻下之繻爲需不知繻既需聲何庸更取需讀且易需卦先見上經不應舍是而取既濟爻詞也說文偁易孟氏皆古文薛虞云古文作繻可據陸德明於繻袽二字臚舉諸家異同獨不言繻字說文作需足明之矣周禮羅氏注鄭司農云襦讀爲繻有衣絮之繻絮疏本作袽今本說文作絮皆誤弓人注鄭司農云帤讀爲襦有衣絮之絮繻襦字兩引不同然皆不作需袽者釋文云絲袽也王肅音如說文作絮廣雅云絮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案周易集解虞翻說袽敗衣也與說文一曰敝絮合說文衣部又有絮字云敝衣也巾部又有帤字云一曰敝布是從徐本小皆與絮聲義同弓人注釋文絮本亦作帤是也易釋文三絮字舊皆作絮音女居反古易音訓引皆作絮則絮當爲絮之誤然陸氏釋文上云說文作絮下云京作絮分別瞭然若京許字同不宜別出其末絮字從如是也說文絮絮緼也絮敝綿也禮記玉藻緼爲袍鄭注緼謂今纊及舊絮也是絮絮聲近義通陳編修左海經辨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爻辰在申上值實沈之次禮祭以孟月薦以仲月夏正孟夏辰會於申禴祭之月也申又西方故爲西鄰變而之明夷其辰在卯則東鄰矣又上體既變成坤坤爲子母牛故言殺牛東鄰據之卦西鄰據本卦凡陰而之陽者多吉陽而之陰者多凶是以變爻未如不變者之福矣鄭君注易恆以爻辰爲說爻辰者初九子初六未九二寅六二酉九三辰六三亥九四午六四丑九五申六五卯上九戌上六巳與八卦納辰之法異孔檢討經學卮言

未濟

彖小狐汔濟濡其尾

秦策黃歇說頃襄王曰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彬按今易無狐涉水之文當卽指小狐汔濟言之故傳曰无攸遂不續終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象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儦案傳讀多從愼字連辨物爲句雖王輔嗣注云辨物居方令

物各當其所也則以愼字絕句辨物居方又自爲句孔氏正義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愼爲德申王氏所讀之義更明豁 武進士經讀考異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三十八終

補遺 下經

解

鄭康成一注易事　解讀如人倦解之解 見文選三都賦註 陳壽修左海經辨

井　九三

問 厚齋於井之九三荊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爲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爲此特轉嗣淸言之儁何如

答 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爲淸言亦非此數語乃荊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卽其果召不出之祕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卽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之祕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荊公經義之最乖舛者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答董秉純

中孚

虞吉有他不燕

問 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 觀察予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攙扯其類因及於燕又及於虞强以爲飛走之屬誕矣 同上

旣濟

高宗伐鬼方

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故商頌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哀荊之旅竊疑周之荊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荊者蓋鬼方之地也世本云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者楚是荊楚故屬鬼方有冥阸方城之險故詩言罙入其阻易言三年克之鬼方克而氐人貢郞詩所云有截其所也丙子學易編引蒼頡篇云鬼遠也又云鬼方言其幽昧也皆不以地實之此臆說也 詩攷補傳云震用伐鬼方震擊伯名未知何據愚謂震奮也猶詩之奮伐不得以其人實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皇清經解卷一之一百三十八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一百三十九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易經羣解彙編

繫辭上

方以類聚

疏曰春秋云教子以義方注方道也春秋下似脫傳字而隱三年傳是教之以義方杜亦無注不知孔疏何以云然蓋以道訓方乃鄭氏樂記鄉方注仲達誤引之以爲教子者節引傳文耳但恆卦立不易方疏云方猶道也已先言之矣 梁孝廉瞥記

八卦相盪

案說文盪爲滌器當从諸家作蕩後漢惟蔡湛碑以盪爲蕩从俗作也 釋名云蕩盪也排盪去穢垢也則知盪非古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繫辭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虞注曰雷震霆艮風巽雨兌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引之謹案虞云霆艮雨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盪非此則八卦不全也然偏考書傳無以霆爲艮雨爲兌者疾雷爲霆不得分以爲二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雨皆謂坎非謂兌也傳意但以雷霆爲震風爲巽雨與月爲坎日爲離而艮兌則從其略孔穎達本霆作電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焉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此說是也孔子閒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雷澤上有風則山澤爲雷霆風雨所自出言雷霆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霆艮雨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爲寒之文遂謂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乾坤也下傳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乃繼言造化之往來以推廣咸卦憧憧往來之理不取象於卦也而虞氏謂日月爲離坎寒暑爲乾坤亦非傳意夫咸之爲象山上有澤如以卦象言之則山澤之象何反不之及而泛言日月寒暑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乾知大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義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家大人曰知猶爲也爲亦作也乾爲大始萬物資始也坤作成物萬物資生也周語知晉國之政韋昭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誘注曰知猶爲也 同上

易簡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易簡也無欲速無見小利帝王之易簡也皋陶作歌戒元首之叢脞叢脞者細碎無大略吳季札所謂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易簡之道失其弊必至於叢脞 錢宮詹養新錄

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彌偏也綸知也引之謹案綸讀曰論大戴禮保傳篇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論久遠猶知久遠也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淮南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竝曰論知也古字多假綸爲論 屯象傳君子以經綸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釋文竝曰綸本亦作論樂記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樂書論作綸 說文曰惀欲知之皃聲義亦與論同下文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正所謂遍知天地之

道也荀爽注曰綸迹也亦謂蹤跡而知之也召南羔羊傳曰行可從迹也謂蹤跡之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漢書劉向傳迹察兩觀之誅顏注曰尋其餘迹而察之平當傳曰宜深迹其道注曰迹謂求其迹也若王肅訓綸爲裹虞翻訓綸爲絡孔穎達訓彌綸爲彌縫補合經綸韋引望文生義胥失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幽明

繫辭上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韓注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頤煊案淮南原道訓幽兮冥兮應無形兮漢書楚元王傳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幽明卽幽冥本亦作窈冥老子道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素問從容論吾問子窈冥王砅注窈冥謂不可見者窈本又作杳皆同聲通用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旁行而不流

旁行而不流頤煊案此五字當在與天地相似句下與天地相似旁行而不流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文義皆相對旁並也史記旁河旁海字皆作並旁行而不流禮記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同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顧處士日知錄

故君子之道鮮矣

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鮮師說云盡也頤煊案詩瓠葉有兔斯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斯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本或作尟沈云古斯字詩皇矣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故師說從之經義叢鈔洪頤煊

藏諸用

鄭本作臧訓爲善非也此與退藏於密知以藏往皆當作臧讀爲藏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非也漢書皆以臧爲藏惠徵君九經古義

法象論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道無遠邇能以盡於人倫者反身求之則靡不盡也作論以詒好學治經者

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三極之道參之者人也天垂日月地竅於山川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是故陰陽發見天成其象日月以精分地成其形山川以勢會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陰陽者氣化之男女也言陰陽於一人之身血氣之男女也魂魄之合官乎動靜精能之至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慧聖明聰慧聖天德矣立於一曰道成而兩曰陰陽名其合曰男女著其分曰天地效其能曰鬼神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卑之紀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天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專合則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合也者道之統會也條理明統會舉而貴賤位矣貴者君之賤者臣之而治化出矣徵之於臣道妻道無失知其君道立矣是故列星之垣衞拱所尊也謂之天官示於上應於下也日行中道月五星各由其道而宗之各爲遲疾而會歸之故日者君之象也月繫日而生明其精感常合氣物常分化則爲燥溼爲水火日月者水火之精燥溼者陰陽之交山川者燥溼之位水以合而盛火以分而盛木火之德分也金水之德合也地之高者山原丘陵本乎燥其下者川澤谿谷本乎溼氣分則生燥氣合則生溼氣輸則生變氣精則生神神盛則無失道山有分無合川有合無分燥溼水火之義也山川之情其初皆分其究皆合君臣夫婦之道也人中處天地之間相親而久治道莫大於君臣從愛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故君道得人紀所由得也一人之身血氣和則夫婦心得其正百體從令則君臣故心也者含天德君百體者也氣者有君道以能統乎血者也盈天地之閒道其體也陰陽其徒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谿谷其相得而終始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分者其進合者其止進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動而應求立乎至博息者靜而自正立乎至約博故與爲條理也約故與爲統會也草木之根榦枝葉花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學也如生存其心以合天地之心如息爲息爲生天地所以成化也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智通仁發而秉中和謂之聖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是故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聖人所以立極一也道之至也戴吉士東原集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九家作冊京房許慎皆作嘖棟案經賾字皆當作嘖後漢范式碑云探嘖研機揚子太玄經云陰陽所以抽嘖嘖情也定四年左氏傳云嘖有煩言賈逵曰嘖至也正義云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謂見其至深之處嘖亦深之義也是古皆作嘖釋名曰冊賾也是冊與賾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荀爽本惡作亞云次也棟案古亞字皆作惡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康成注云惡讀爲亞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丕顯大神亞駞禮記禮器作惡駞宋時有玉印曰周惡父印劉原甫以爲卽條侯亞父史記盧綰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荀氏以惡爲亞故訓爲次同上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億案舊讀多以出其言善爲句殊此當以出其言爲句善字連下讀爲句下文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同武進士臧鏞考異

樞機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上句以樞機喻言行此句卽謂言行爲樞機樞機之發謂言行之發也言出乎身行發乎邇而千里之應違繫焉應則榮違則辱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非謂樞機二物一動而榮辱隨之也物之有樞機不能使人榮辱榮辱之主也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戶樞不可以言發戶動而樞不動也機爲門梱亦不動樞機之發指言行言之謂君子之樞機發動也鄭乃云戶樞之發弩牙之發是樞機之發指物言之矣蓋未達此句文義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正義見曲禮引之謹案鄭解樞字則是解機字則非書傳機字與括並言者弩牙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莊子齊物論篇曰其發若機栝是也與樞並言者門梱也淮南人閒篇䀼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智與禍福同禍機者門戶之要故與門戶並言禍福之門戶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注說妻事夫曰樞機之內機之內謂梱以內也蔡邕司空夫人靈表曰不出其機言不出於梱也寢席之上朋友之道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靈帝曰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廣雅機朱也朱與梱同說文梱門橛也說苑政

是篇政機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是機爲門橜與梱同也樞爲戶樞所以利轉機爲門梱所以止扉故以樞機並言樞機爲門戶之要猶言行爲君子之要若弩牙則不與戶樞爲類不得與樞並言矣釋名曰弩鉤弦者曰牙牙外曰郭下曰縣刀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然則樞機之機與弩牙之機同名而異物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變化之道多端本義之說似泥天地間陰陽五行之變化皆數以成之其間若有鬼神莫測皆數以行之章末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應此語鬼神猶言神也不必言屈伸往來此二語起下揲蓍求卦 江叢貢羣經補義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蓋聞土寄王於四行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各以五土乘之則水五火十木十五金二十合之是爲大衍五十然而五十之蓍若盡用之無以成七八九六之變又必四十有九乃能取其用也此天地之至數而周髀亦法於此是故句廣三天數也股修四地數也徑隅五參天兩地之數也三三而九四四而十六五五而二十五兩矩之合亦五十焉句股和而方之合於四十九句股較而方之合於虛其一聖人以句股測天行以蓍卦象天道理一而已周髀不可通於大衍則句股之數非至數也大衍不可通於周髀則大衍之數亦非至數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陶定山

天數奇地數偶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大衍之數獨云五十其義安在或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爲五十豈知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皆天地自然之數謂後世圖書之學有合于大衍之數則可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之中數則不可也或曰天地之數五十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而爲五十則尤謬解大衍者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故曰大衍周語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韋昭注云水土氣通爲演演則生物民得用之是演數所以前民用而天地之用莫大于五行豈有舍五行而置空虛無用之區哉太元云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五爲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在地十之中故大衍之數五十五爲虛也五五爲十故伏羲演易數止五十虛者道之舍也天地之道不虛則不變然亦藏五于地十之中而非舍五行以爲虛也何以其用則四十有九焉三統厤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一太極也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王弼所謂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是也由諸儒之言觀之聖言簡奧約文申義易理精微參伍錯綜誠無不該竊謂大衍五十者卦數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蓍數也何則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是八卦之數總五十也卦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六十有四蓍法長陽七七之數故四十有九先儒所謂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故卜筮之占必減其一而爲用焉況循環解之由減一之數以合五虛數則六爻之位亦備于其中是在神明乎數者能通之矣 經義叢鈔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張 鑑

周易大衍一條漢魏以後說者何止數家兼綜焉而求其一是舍康成其奚歸哉干寶曰衍合也康成曰衍演也王廙蜀才曰演廣也此以見數之不可不推廣布演而後有以見其合也今試臚列而詳覈之如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即易之太極者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此全以淸談說經不可者一也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此專以象緯說經不可者二也馬融之言曰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此牽率厤數支離而無所主不可者三也荀爽之言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焉此穿鑿全書廓落而無所紀不可者四也姚信董遇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此單辭孤證旁舉焉而不及其全不可者五也崔憬之言曰案說卦蓍數則是大衍之數也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也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致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知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李鼎祚駁之曰聖人之言連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此耽思旁鶩曲慮焉而不及其數不可者六也其餘如顧歡之說則同於王注而失之愚孔疏之說則衍推彌詞而失之亂善乎其惟鄭氏之言乎鄭之言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又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幷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幷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幷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幷氣幷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蓋其明於數故約言之而不傷於煩推言之而不病於雜確有見於天人合一之源而非弔詭傅會之所能知其所謂長於經者此也 同上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范景福

繫辭傳言揲蓍求卦之法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之說不一要惟本於河洛理數者爲得其宗書洪範云卜五占用二衍忒蓋卜筮推衍人事之差忒曰大衍云者猶泰筮泰龜尊之之辭如謂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豈揲蓍之外別有小衍之用乎至謂其數五十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者京君明之說也謂北辰爲太極合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北辰居中不動餘四十九轉運而用馬季長之說也謂卦各有六爻八卦四十八爻加乾坤

二用爲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荀慈明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四十九鄭司農之說也謂演天地之數所賴五十其一不用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王輔嗣之說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故用四十九姚德祐董季直之說也謂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總五十捨一象太極虛而不用法長陽七七之數用四十九崔憬之說也謂立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無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顧懽之說也謂衍母一數之所起虛一不用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吳草廬之說也合觀諸說符於數者未能當於理似皆未得易之精蘊者也如京氏之說取十日十二辰則當舉十二月二十四氣庶合古人太歲紀年干支紀日之例而乃及二十八宿則離麻數而雜於天象矣如馬氏之說以虛一象北辰則當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庶合大圜轉運之象而乃及四時五行十二月則離天象而雜於麻數矣如荀氏之說六畫之卦六十有四非止於八而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此占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例豈揲蓍而不用乾之初九乎如鄭氏之說以天地之數而減五行五行載造化之全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天地生成五行之數故九疇五行居一豈揲蓍而反不用乎如姚氏董氏之說五十有五減六以象六畫夫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是謂六爻之虛位或柔來剛來或剛上柔上初無一定故謂之虛六畫正易之用也豈揲蓍反虛而不用乎若王氏顧氏以虛一象太極是矣而不詳五十數之原崔氏捨一不用象太極亦與王氏合而以八卦陰陽老少之數當五十不取天數一地數四於理未確吳氏以七七爲用合於姚董之說以虛一爲衍母而亦不詳五十之數惟朱子本義云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大衍之數蓋河圖爲數之宗其分布於外者爲陰陽老少之數而五與十居中無爲以五乘十得五十以十乘五亦得五十故大衍之數本於河圖江氏愼脩廣其義曰河圖外列陰陽老少之數與中宮天五相乘皆得五十太陽居一而連九一與五乘得五九與五乘得四十五合之得五十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以五乘之皆得五十推之洛書相對之奇數乘五合五十相對之偶數乘五合五十故圖書之數圖饒五而書乏五其得大衍之數若合符節也朱子謂蓍取五十莖爲一握置一不用以象太極與王氏崔氏諸儒之說同而啟蒙一書推演河洛之數極其精備謂圓象天方象地三角象人測方圓用三角自六角八角以至無角深得古人割圜之義用長陽七七之數設徑七求方圓同徑之周得方周二十八得圓周二十二合之得五十符於大衍之數設句三其積九股四其積十六弦五其積二十五合之得五十亦符乎大衍之數設積五十平方開之得方面七除實四十九合於大衍所用之數餘實一合乎大衍所虛之數是一數也命分則謂之分子大衍則謂之衍母亦足見圖書之精奇微妙神明於數而無不脗合者矣同上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徐養原

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竊謂鄭君此解最得經意然鄭釋大衍別有五行氣通之說與此不同未喻其故傳曰龜象也筮數也象卽五行數卽奇偶夫子論筮但言奇偶初未嘗及五行參者奇也兩者偶也不以一爲奇者一卽太極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加減言之則倍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二三皆生於一也以乘除言之則二三能生他數而一不能生他數故偶數始於二而奇數始於三合二與三得天五之數天五與地十相得以五乘十卽爲五十干寶曰衍合也合天五地十之數也天之生數莫大於五地之成數莫大於十是謂大衍一說天地之數備於十非僅取天五地十兩位相得爲義也凡算法每位皆至九而止蓋數不備則在本位數備則進一位進一位則仍爲一矣其用十也卽用一也夫五旣爲參兩之積而十又爲一之變試取天數地數各自相對則一與九併二與八併三與七併四與六併其數皆十至五則無可與併自倍爲十是十在九數之外而爲九數之根柢也若以生數成數兩兩相對則一與六較二與七較三與八較四與九較其數皆五至五則無可與較乃與倍五爲十之數相較而仍爲五是五居九數之中而爲九數之樞紐也然則言五與十而太極也兩儀也天地生成也皆舉之矣此大衍之數必用五與十相乘而後得數至於其用四十有九則王弼說得之弼曰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雖近清談而其理自不可易且京房所謂主氣馬融所謂北辰未嘗不以太極言之則弼說固不背於漢儒矣同上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論　汪家禧

夫數始于一終于十終始之數陰陽之道變化之由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五行者陰陽之用也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陰陽配耦而天地之數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一至十相并之數天地之數也然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止于五十而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也故更減其一而用四十九衍之言演也洪範曰占用二衍忒卦象以變而成知大衍之數爲蓍數也而衍之言合也合陰陽之數演而用之而變化行焉知大衍之數卽天地之數也而或者謂數成于五故一二三四得五而爲六七八九而十者二五也五爲虛數不用減其一者其天之主氣與馬融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不用是知虛之可求實而未知虛實加減之別有根也知五行之爲用而未知氣化之悉本于五行也荀爽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求其說于爻而未知天地有自然之數也且忘乎經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夫馬荀皆學費氏易而不如鄭君注之純茲據鄭義而推廣之同上

大衍之數五十

先儒說者皆未盡今思之河圖中宮五與十相乘圍五十其外陰陽老少之位與數乘五而合之亦皆得五十老陽居一連九一五如五九五四十五合得五十少陰居二連八二五一十八五四十亦合得五十少陽居三連七三五一十五七五三十五亦合得五十老陰居四連六四五二十六五三十亦合得五十洛書則陰陽老少之位與數相對奇數乘五合五十偶數乘五

亦合五十也故五十爲大衍之數以圖爲主而書亦符若合之
則五十爲圖書之中數圖備五而書乏五也 江藩貢舉經補義

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注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
作功引之謹案爾雅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士修身功材 謂成材也 尹注曰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失之 莊子天道篇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謂無爲而成也 郭注分功與成爲二曰功自彼成失之 荀子富國篇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 邵氏二雲曰功成也楊注謂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失之 皆謂成爲功也六爻之義剛柔
相易乃得成爻所謂道有變動故曰爻也故曰六爻之義易以
功作工作貢皆借字耳韓以貢爲告偏考書傳無訓貢爲告者
殆失之矣惠氏周易述從作工之本解以功業見乎變亦失之
功業者事業也六爻之義變以事則文不成義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聖人以此洗心

石經作先心虞翻曰聖人謂庖羲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諸家
如京房荀爽董遇張璠范長生等皆作先心唯王肅及韓伯作
洗心非也 管子云聖人先知無形尉繚子云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皆先心之謂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聖人以此洗心韓伯注曰洗濯萬物之心釋文洗王肅韓悉禮
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集解載虞注以先心爲知來
引之謹案作先之義爲長蓋先猶導也 大司馬以先愷樂獻于社鄭注曰先猶道也釋文道音導 此謂蓍卦六爻也聖人以此先心者心所欲至而卜筮先
知若爲之前導然猶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洪範曰女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卜筮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
欲將至有開必先鄭注謂聖人耆欲將至神有以開之夫清明
在躬氣志如神者聖人也耆欲將至者心也有開必先者神明
先之也正所謂神以知來也班固幽通賦曰神先心以定命義
本繫辭傳也 顏籀李善注皆失考 先或作洗乃字之假借猶先馬之通作
洗馬矣 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子大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如淳注曰先或作洗引越語曰句踐親爲夫差先馬韓子喩老篇作洗馬 解者不知讀洗爲先而謂洗濯萬物之心夫傳言洗心不言
洗萬物之心㫖義以解經於文有所不合若謂自洗其心則是
聰明睿智之聖人而亦如愚人之心待於洗濯也義更有所不
安且上文圓神方智尤與洗濯之說不相貫通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惪案釋文荀虞顧絕句眾皆以夫字爲下句孔氏正義云以神
明其德夫者與荀虞顧同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
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
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
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爲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
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爲太極又
云心爲太極則將曰易有道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
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虞翻曰大極大一也○禮器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
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正義大一者謂天地未分
混沌之元氣也　呂氏春秋大樂篇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
于度量本于大一大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
下合而成章註出生也又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陰陽注大
一道也又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名謂之
大一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正義
大一天帝之別名也索隱按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大一
之精也　通鑑唐元宗祀大一貴神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　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大一方曰天神貴者大一佐曰五
帝　莊子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
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漢書藝文志大一陰陽二
十三卷大一二十九卷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案成器謂网罟耒耜之屬管子七法篇曰成器不課不用荀悅
漢紀引易云立象成器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莫大乎蓍龜

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莫大案何休注公羊漢書藝文志皆引
作莫善儀禮疏同釋文是也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蓍凡
蟲之知莫善於龜中山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璞云良善也
同上

莫大乎蓍龜

九經古義曰釋文大作善云本亦作大案何休注公羊 定八年 漢
書藝文志皆引作善儀禮疏同 士冠禮 釋文是也家大人曰本亦
作大者涉上文五莫大而誤自唐石經始定從大字而各本皆
從之白虎通義蓍龜篇家語禮運篇注引此皆作善魏徵羣書
治要後漢書方術傳注文選廣絕交論注鈔本北堂書鈔藝文
部一 明陳禹謨本又改善爲大 白帖三十一引此亦作善又北堂書鈔藝文
部三引舊注云唯蓍龜最爲妙善 陳本刪 宋本周易正義亦作善
見校勘記 今本作大者後人依唐石經改之 曲禮正義引易作大亦後人所改
王尚書經義述聞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
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己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
言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即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
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
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河圖洛書考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論語河不
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曰
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
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也李
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敘傳及李奇注悉
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
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
鄭氏信讖緯之過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即
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
神龜負文即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
說長于鄭氏矣至宋人乃妄以洪範五行爲河圖又以太乙下
行九宮式爲洛書近人毛奇齡闢之甚辨而不能篤信漢人以
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
知其出於黃帝核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
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即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

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六三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辯有九室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肩足戴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于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辯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尙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一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果何所出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攷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眚於三王冰注三東方也云眚於九注九南方也云其眚四維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眚於七注七西方也云眚於一注一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注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羅華路史注引壺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卽有之故遯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在坎宮則甲戌在離甲戌在坎宮則甲午在離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于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敎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其法也詳注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托今攷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于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中兼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並治而交錯行閒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八白九紫者唐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卽算法之捷故遯甲式用之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臨自古皆有之既非出于龜文亦不得以爲神禹洛書隋焚讖緯或尙記九宮以示陳摶遂譌爲洛書于時乾鑿度未出後人不能博考致爲所惑並忽素問而不觀則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 孫觀察問字堂集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爲噑音之言巽則傳爲脣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倘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命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出于易含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卽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乂以察也書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後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後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後有夬書先有夬書而後有夬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 阮宮保揅經室集

乾坤其易之緼邪

案緼者包裹之意穀梁傳云地緼於晉虞翻本作韞云易麗乾藏坤故爲易之韞 惠徵君九經古義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前漢五行志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然則八卦卽河所出圖本有其象因而重之乃伏羲所作之易耳宋人名五行生成數爲河圖古未有其說正義云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君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廣森謂羣言淆亂以近古者折之淮南子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是可爲伏羲重卦之證 孔檢討經學卮言

隤然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竝曰隤柔貌也虞翻曰隤安也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作妥引之謹案退亦柔貌也檀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柔和貌是也安亦安也爾雅曰妥安止也又曰妥安坐也又曰綏安也綏與妥聲近而義同也安又爲柔爾雅曰柔安也是隤退妥三字同義爾雅釋文妥孫他果反郭他回反又他罪反他回他罪之聲正與隤退相近故檀弓注亦曰退或爲妥惠氏周易述定從退字以爲陰勳而退故曰退然失之矣又案隤字兼有順義檀弓頹乎其順也鄭注曰頹順也頹與隤同曲禮注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文隤然順也說卦曰坤順也故於坤曰隤然後漢書黃憲傳論隤然其處順李賢注曰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是也孟本作退退亦訓順小爾雅曰順退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像

象也者像也此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此古本也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錢宮詹養新錄

聖人之大寶曰位

孟喜本作大保保古寶字漢尙方鑑云壽比金石之國保春秋莊六年齊人來歸衞俘左傳俘作寶正義云案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

倖（惠徵君九經古義）

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守位曰仁釋文曰人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顏煊案漢書食貨志後漢書蔡邕傳引皆作仁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守位以仁薛綜作人禮記禮運鄭注何以守位曰仁釋文本亦作人（經義叢鈔 洪頤煊）

包犧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包本又作庖白交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虙謂鄭康成王肅本爲古文易兩漢人所引今文易爲多古文則費氏是也今文則京氏等是也風俗通三皇篇云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正同京氏易作伏此其明證下引包犧氏沒亦作伏羲氏沒而鄭王等古文易則作包（臧明經拜經日記）

作結繩

作結繩而爲罔罟家大人曰作字涉上文作八卦而衍結繩而爲罔罟文義已明加一作字則贅矣下文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若云作斲木作揉木其可乎結繩而治亦不云作結繩也正義述經文有作字及他書引此或有作字者皆後人依已衍之經文加之也案正義論重卦之人云伏犧結繩而爲罔罟是孔所見本無作字又虞注云結繩爲罟何注桓四年公羊傳云易曰結繩網以田以漁說文云网庖犧所結繩以田以漁也潛夫論五德志篇云伏羲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風俗通義皇霸篇云易稱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是王許何應虞諸人所見本皆無作字又乾鑿度引孔子曰伏羲氏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亦無作字又劉逵吳都賦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七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十三十四（所引御覽乃影宋鈔本非刻本也後皆放此）一切經音義十二引此亦皆無作字自唐石經始衍作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王伯申書經義述聞）

耒耨之利

問耒耨之利注家訓耨爲耘詞意似不倫曰耨與耒皆田器之名說文作槈或作鎒訓爲薅器詩序乃錢鎛毛公訓鎛爲鎒世本垂作耨釋器斫斸謂之定李巡云鋤也廣雅定謂之耨然則鎒也定也斫斸也鋤也槈也一物而異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云耨所以耘苗也馬融注易訓耨爲鋤亦指器名（錢宮詹潛研堂集）

變則通衍文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釋文云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案變則通三字當衍經本以窮通相對無須變則通三字在中爲過渡聯綴之文猶檀弓下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記本以喜慍相對而不必有舞斯慍一句爲中間嬋接之文也李氏集解雜卦傳引干寶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夬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又唐趙蕤長短經是非篇是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非曰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兩引皆與陸氏所言合可證晉唐善本皆無變則通三字（臧明經拜經日記）

服牛乘馬

說文引云犕牛乘馬从牛葡聲棟案犕與服古字通春秋傳僖廿四年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史記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義眞犕未乎義作服趙世家云武靈王云今騎射之備近可以傻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今戰國策云騎射之服然則史記備當作犕也特牲饋食禮云備荅拜焉注云古備爲復說文云絥車絥也或作鞴从革葡聲是古備字有服音伏字有葡音（惠徵君九經古義）

致遠以利天下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釋文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此句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釋文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一本無以利天下一句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此馬下爲韻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辭義俱足不通之所倘得相濟其爲致遠不言可知又旣言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煩更言致遠以利天下此六字蓋因下文誤衍陸氏云一本無此句是也或因此處誤衍而反刪去隨卦以利天下則大誤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上棟下宇

上高也下庳也高其棟下其宇則吐水疾而霤遠（孔撿討經學卮言）

不封不樹

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冢人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檀弓云縣棺而封康成曰封當爲窆窆下棺也鄭仲師周禮遂人注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聲相似（封音彼驗反）說文曰堋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今讀易者皆作府容切失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虞翻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引之謹案鄭司農注地官遂人曰窆謂下棺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塴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堋葬下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窆爲葬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竁鄭注曰鄭大夫讀竁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謂葬穿壙也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竁說文曰竁穿地也引周禮曰大喪甫竁是穿土名爲竁不名爲窆也春官冢人職曰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注曰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穿土爲竁下棺爲窆判然兩事之明證虞氏以爲穿土稱窆顯與古經不合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鄭注曰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爲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則聚土爲墳也若如虞氏易注不封解爲不窆則與上文縣窆相複旣曰縣窆而又曰不窆不自相抵牾邪縣棺而窆則土之穿也久矣又不得解爲不穿土也其曰聚土爲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謂即檀弓之壤樹今案檀弓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鄭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是樹爲種樹非爲聚土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說耳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白虎通義曰大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椁封樹表識體以象生又曰封樹者所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

非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是封謂爲墳樹謂植木蓋漢世經師說易者如此故白虎通義本之以爲說也勝虞氏遠矣惠氏用虞說以解易又以釋周禮冢人之邱封與樹皆失之（互見冢人下）（王尙書經義述聞）

喪期无數

按古者喪期无數孔穎達疏云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說頗非不若其疏三年問引此句云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以前蓋自有天地卽有人類有人類卽有恩愛而喪紀緣之而興善乎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此九字見前小戴經）此小戴輯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班固採入史兩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語致精微（閻君潛邱劄記）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按列子說符曰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注刻處似齒然則書契之契正謂刻也與鍥同（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易者象也

王伯厚曰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淡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力少而任重

繫辭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三句中用兩小字似覺偏枯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錢宮詹養新錄）

力小

錢氏養新錄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似覺重疊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引之案明汪文盛本亦作少）家大人曰錢說是也少與小形聲皆相似又涉上句知小而誤耳集解本作力少（今本作力小乃後人依俗本改之而虞注尙未改）引虞注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又潛夫論貴忠篇及羣書治要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引易竝作力少而任重（荀子儒效篇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淮南主術篇大衆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鹽鐵論毀學篇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明涂禎本如是張之象本復改少爲小）卽本繫辭傳文晉書山濤傳亦曰德薄位高力少任重（王尙書經義述聞）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戹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顧處士日知錄）

復小而辨於物

虞注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注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引之謹案以陽居陰之卦多矣何獨於復言別物虞說非也韓取別嫌明微之義則是辨於物之小非小而辨於物矣今案小謂一身也對天下國家言之則身爲小矣辨讀曰徧古字辨與徧通（定八年左傳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杜注曰辨猶周徧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論衡明雩篇徧作辨亦通作辯尙書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徧作辯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鄭注曰今文辯皆作徧）復初九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所脩惟在一身蓋亦小矣而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萬事之大無不由此而徧及故曰復小而徧於物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情邇而暢乎遠（今本譌作辨見大戴禮）察一而關于多（關與貫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是其義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雜居不厭之道也（見集解）孔穎達曰言恆卦雖與物雜碎竝居而常執守其操不被物之厭薄也引之謹案自乾坤而外皆剛柔雜居之卦不當獨於恆言雜也雜當讀爲帀帀周也一終之謂也恆之爲道終始相巡而無已時故曰帀而不厭恆彖傳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有與又同）終則帀矣終而又始是帀而不厭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復而不厭杜注曰常日新復猶帀也古字雜與帀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雜無所稽留高注曰雜猶帀也淮南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說苑脩文篇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雜爲帀（同上）

益長裕而不設（設訓爲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傳本義皆訓爲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桃氏云中其莖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蓋日進無疆不爲銳進之意其說爲允（李進士羣經識小）

亦要存亡吉凶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噫亦）億案釋文亦要一妙反絕句又一遙反則句至吉凶（武進士經讀考異）

正義曰噫乎發歎釋文曰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引之謹案馬王注是也噫與抑通字或作意又作億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韓詩曰意也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字竝與抑同噫亦卽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漢書億作意字竝與抑亦同此噫與噫嘻之噫異義正義以爲噫乎發歎及釋文於其反之音皆失之噫亦二字連讀俗讀噫字爲句尤誤（王尙書經義述聞）

說卦傳

參天兩地而倚數

先儒以天圓地方圓圍三方圍四解之未安徑一不止圍三則數未密合地之德方而形本圓則不可謂方愚謂大傳以五奇數爲天五偶數爲地親河圖第一層一與三卽是參天三者三其一也二與四卽是兩地四者兩其二也外層成數右旋九與七是參天三九二十七也八與六是兩地二八一十六也洛書一三九七爲參天二四八六爲兩地凡數不外於乘除天數以

三行地數以二行爲乘除之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江處貢羣經補義

鄭玄注周禮引作奇蜀才同棟案倚本古奇字荀子大儒篇云倚物怪變楊倞讀爲奇漢書外戚傳欲倚兩女史記作奇方言曰倚奇也郭璞曰奇耦參兩成五故云奇耦居宜兩說文引作兩石經作兩文王命厲鼎亦然兩乃斤兩字故漢定陶上林諸鼎皆作兩 杜子春周禮大祝注云奇讀爲倚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八卦方位

問八卦方位何以有先天後天之殊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唯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閒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傎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錢宮詹潛研堂集

先天後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謹案文王之易卽就伏羲之畫而繫之辭非有二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節爲伏羲先天之學而爲之圖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巽西南震東北艮西北以帝出乎震節爲文王後天之學而爲之圖其次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考先天後天之說不見於經其圖之位次所謂後天八卦者方向一依說卦傳文讀易者可不按圖而自知若所謂乾南坤北云云者則直以己意爲之非有本也何以知乾當在南坤當在北乎卽實知其當如此於經又何涉乎至六十四卦圖圖亦依此法取六十四卦橫圖劈分兩截以合於十二月節氣其牽合安排之迹已自顯然且亦於經奚涉也聖人之經有必借圖以明之者如禮器禮節宮室寢廟之制後人閱之可以明古人之制以通聖人之經若易之圖象卽在畫中此外何須有圖耶若以解說卦傳則天地定位節明八卦之象也雷以動之節明八卦之用也帝出乎震二節明八卦之位也神也者節又申明八卦之用也理本一貫不得截然分作二圖若借說卦傳以立圖則是圖可自爲一家之學不當以之說經考今易經讀本前列九圖朱子本義元本無之其自易學啟蒙中取出列於讀本之前者後人之謬也且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卽就雷以動之六句而申其義故水火相逮三句卽就山澤通氣三句而申其義其不言天地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用也邵子於前二節則以爲明伏羲八卦於後一節則以爲明文王八卦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矣 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八卦相錯

諸子謂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愚謂此章但言三畫之卦未及六十四也八卦相錯足上文之詞上文但言八象之相對此句言八卦交錯而居天上地下山居西北澤居東南雷居東北風居西南火居東水居西若非此句未見八卦之列位也 江處貢羣經補義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因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有無所謂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卻一半耶且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既成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爲知來之用也必欲強以圖說牽之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萬物之所說

杭人丁希曾傳老年篤學嘗謂庸曰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愁若安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實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音脫或以說字爲嫌案脫說同兌聲古脫字多作說卽易睽上九後說之弧可見兌悅本訓自不可易而丁說爲漢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義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妙王肅本作眇音妙董遇曰眇成也棟案妙字近老莊語後儒遂有眞精妙合之說當从王子雍本作眇陸士衡文賦云眇衆慮而爲言蓋用說卦不作妙字此其證也 義雲章妙字作玅見汗簡說文云玅急戾也从弦省少聲 惠徵君九經古義

莫盛乎艮

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是政反鄭音成云裒也引之謹案盛當讀成就之成莫盛乎艮言無如艮之成就者上文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義一也成言乎艮卽莫成乎艮猶說言乎兌卽莫說乎澤也古字多借盛爲成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公羊郕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注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令王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曰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臣道篇明主尙賢使能而饗其盛謂享其成也 楊注盛謂大業失之 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謂其守備已成也 高注盛彊也失之淮南道應篇作其備必先成 王尙書經義述聞

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

問乾健坤順坎陷離麗兌說皆取諧聲而震巽艮獨否何也曰古書皆以音見義古讀動如董故說文東訓動震動或作振董 見周禮注 以動訓震取同位之雙聲也彖象傳以巽與實合韻入與納通納亦與內通巽可協實亦可協入矣艮从目从匕亦當兼取匕聲古音支眞兩部相近如振恆爲楂恆祇敬爲振敬之類垠鄂亦作沂鄂則艮止音亦相近也 錢宮詹潛研堂集

乾爲馬

周禮校人鄭注云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

應乾之策也疏云案易天一生水北方地二生火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天七成火南方地八成木東方天九成金西方地十成土中央是謂陽有匹陰有耦鄭取生數一二三四五著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爻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旣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爲乾之策也坦案此賈氏約鄭氏易義也可補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今世輯鄭注者以其不標明鄭注故未錄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震爲龍

虞翻本作駹云駹蒼色震東方故爲駹舊讀作龍上已爲龍非棟案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云故書駹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爲駹周禮皆以龍爲駹是古駹字皆作龍讀爲駹惠徵君九經古義

爲駮馬

乾爲駮馬正義引王廙注曰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集解本作駁引宋衷注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也引之謹案駮駁古字通駁赤色也豳風東山篇皇駁其馬釋畜曰駵白駁黃白騜孫炎注曰騜赤色也蓋同是馬雜白毛者而辨其赤黃之名釋鳥曰皇黃鳥是古人謂黃爲皇也釋木曰駁赤李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赤瑕駁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霞駁雲蔚薛綜注東京賦曰霞日邊赤氣也大元數篇曰二七爲火爲駁范望注曰如火行也是古人謂赤爲駁也廣雅釋畜馬屬有朱駁開元占經馬休徵篇引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海輸駁馬注曰駁馬者黃赤色馬也蓋象火色赤也乾爲大赤故又爲駁馬耳魯頌駉篇正義曰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騵白駁下引易乾爲駁馬其證也宋王二說皆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爲旉

虞本作專云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爲旉大布非也案旉王肅音孚干寶云花之通名鋪爲花皃謂之藪棟謂旉當作尃尃古布字見說文延篤說是也張有復古編云尃布也从寸甫別作旉非芳無切棟案秦銘勳鐘尃字作勇是秦以來始从方也裴松之云古敷字與尃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古敷字亦作㪟从寸不从方汗簡云古文敷作尃故或作尃易經古文十不存一閒有存者又經傳寫譌誤訓詁家不能攷遺文隨事釋義致使三代遺文曹然莫攷是可慨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爲決躁

正義曰爲決躁取其剛動也引之謹案決躁皆疾也象雷之迅故爲決躁說文趮疾也趮與躁同莊子逍遙遊篇我決起而飛李頤注曰決疾貌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注曰疾走不顧爲決字或作赽廣雅曰躁赽疾也今俗語疾謂之快又謂之燥與決躁之音相近王尚書經義述聞

蒼筤

說卦震爲蒼筤竹釋文筤或作琅通頤煊案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初學記卷十引易曰震爲蒼琅竹蒼琅言其竹色之靑似琅玕漢書五行志木門倉琅根師古曰銅色靑故曰倉琅說文無筤字經義叢鈔洪頤煊

其於稼也爲反生

虞本作阪生云陵阪也陸績云阪當爲反棟案反古阪字前漢地理志蒲阪字作反劉寬碑陰同此當仍經文作反讀爲阪惠徵君九經古義

爲白

巽爲白正義爲白取其風吹去塵故絜白也頤煊案白卽帛字賁六五束帛戔戔虞翻曰巽爲帛爲繩是虞氏易作爲帛也詩六月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作帛旆央央禮記玉藻大帛不緌鄭注帛當爲白聲之誤也白帛古字通用經義叢鈔洪頤煊

爲臭王肅易爲香臭

說卦巽爲臭正義釋文皆云王肅作爲香臭案巽爲風風氣也故云爲臭香字不當有必肅所妄增經傳絕無香臭對言者如繫辭其臭如蘭書盤庚無起穢以自臭詩文王無聲無臭禮記月令其臭羶其臭焦其臭香其臭腥其臭朽內則皆佩容臭大學如惡惡臭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襄八年君之臭味也論語鄉黨臭惡不食皆不與香字相對可證李氏集解載虞翻注曰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八艮鼻故爲臭繫曰其臭如蘭正義曰爲臭取其風所發也又取下風之遠聞於其人也皆足以糾肅之謬臧茂才經義雜記

爲宣髮

易說卦巽爲木其於人也爲寡髮正義曰寡少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於此釋文寡髮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案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釋曰頭髮皓落曰宣者以得謂宣去之義人髮皓白則落墮故云此者解頭名宣意也說卦云其於人爲宣髮注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蓋宣寡義得兩通故鄭爲宣不作寡也又李氏集解作其於人也爲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爲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白周禮注云頭髮皓落曰宣卽引易巽爲宣髮以證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寡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寡是也考易經施孟梁邱京爲今文費氏爲古文馬鄭傳費氏易虞仲翔傳孟氏易故文異而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注費氏易又遭黨錮事逃難注禮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然則禮注之爲宣髮京氏易也易注之寡髮費氏易也同上

爲寡髮

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集解作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爲寡髮非也今本以宣下脫髮字據呂氏音訓引補家大人曰虞說是也隸書寡字或作寡與宣字相似而誤鄭注考工記車人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漢時本多有作宣髮者易林節之井曰宣髮龍叔今本作宣髮龍力乃後人所改茲據宋校本及芥隱筆記所引訂正爲王主國宣髮二字卽本於說卦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巽爲寡髮釋文云寡又作宣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棟案攷工記曰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鄭康成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鄭易注云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惠徵君九經古義

離爲乾卦

鄭氏云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董遇本作幹棟案列子云木葉幹殼張湛云幹音乾是乾與幹同音故或作幹同上

兌爲妾爲養

說卦兌爲剛鹵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今李鼎祚集解引虞仲翔注亦作羔云兌爲羊已見上文此爲重出非孔子意也武進臧鏞堂在東謂羔乃養字之誤攷虞注爲妾云三小女位賤故爲妾其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虞以羊爲再出若作羔爲小羊意亦不異故知本是養字傳寫脫其下半耳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傳然則此字當爲廝養之養鄭虞兩家正合其作羊作陽皆養字聲近之誤錢宮詹養新錄

兌爲妾爲羊虞仲翔羊作羔云女使皆取位賤崔茂才吾亦廬稿

爲羊

兌爲妾爲羊釋文爲羊虞作羔李鼎祚集解經注皆作羔案虞翻云兌爲羊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若作羔爲小羊亦無殊異考虞解爲妾云三少女位賤故爲妾又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爲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訓見古易音引晁氏然則羔字並當作養故仲翔云女使皆取位賤與康成正合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廝養卒裴駰集解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此其證矣作羊作陽皆養字聲相近亂之今釋文集解作羔乃養字誤脫其半耳臧明經拜經日記

兌爲羔

兌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集解載虞注曰三少女位賤故爲妾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艮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引之謹案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羔當爲恙字之誤也宋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蓋借恙爲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厮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曰養主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並與恙同厮役扈養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也之恙通作養邶風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恙從羊聲故舊讀作羊亦如駹龍同聲而舊讀駹爲龍拘狗同聲而舊讀拘爲狗隸書心作小火作小二體相似故恙字譌而爲羔方言餌謂之餻太平御覽引作餻又引郭璞音恙廣雅餻餌也曹憲音高玉篇廣韻並作餻音餘障切餌也是其例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序卦傳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此下韓康伯注有履者 也四字當是經文混入注耳王氏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釋文云今雜卦無此句韓注有或傳寫者誤愚謂王所引正序卦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則止

序卦傳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韓伯注故受之以大壯曰陽盛陰消君子道勝注故受之以晉曰晉以柔而進也崔憬注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引之謹案物壯盛則進二者相因今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是壯與晉義不相因韓氏崔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柔進解之然傳文但曰晉者進也殊無尙柔之意且傳凡言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云云皆泛論萬物之理不問卦之陰陽剛柔也今案壯者止也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者物無終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猶下文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亦謂止之使不離散也雜卦曰渙離也節止也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者物無終止之理故進之也此文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下文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語意大略相同知壯爲止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其訓壯爲止可知虞翻注曰大壯止陽陽故止韓伯注曰大正則小人止皆未達傳意王尚書經義述聞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於家唐石經及岳氏本並同今本作必反其家周易本義咸沿本亦作於字錢宮詹養新錄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鄭玄注乾鑿度曰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常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者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雜卦傳

屯見蒙雜

問雜卦屯見蒙雜之義曰說文屯从屮貫一一地也屮艸木初生也艸木初出地上故有見義古書蒙與厖通詩狐裘蒙戎春秋傳作厖茸家伐有苑鄭亦訓蒙爲厖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或以雜文爲蒙故蒙有雜義錢宮詹潛研堂集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韓注曰因時而畜故能大也引之謹案卦象多言時義何獨於大畜而曰因時此非經意也時當讀爲待古字時與待通見上大畜待也者天災將至大畜積以待之也易緯坤靈圖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其曰震下乾上无妄帝必有洪水之災正所謂无妄災也曰乾下艮上大畜天災將至豫畜而待之正所謂大畜待也乾元序制記曰賢子繼世而立有災方來豫畜而待之此所謂轉禍爲福天災雖至萬物無饑寒之色亦與坤靈圖之說相表裏蓋漢世經師有此說而緯用之也其義爲長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怠京房作治虞翻作貽治與貽皆與時來協韻小顏匡謬正俗曰張平子東京賦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李善以裁爲去聲協韻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驂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徼道宮中禁惰怠又曹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則怠懈之字通有咨音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升不來

問升之爲不來何也曰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故不來爲上升之義錢宮詹潛研堂集

晉晝也明夷誅也

此反對之卦不合以誅對晝孫履齋示兒編云明出地上爲書

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此言甚確 梁孝廉瞥記

咸速也

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韓伯曰物之相應莫速乎咸引之謹案下文恆久也訓恆爲久也此云咸速也訓咸爲速也蓋卦名爲咸即有急速之義咸者感忽之謂也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引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累世言其久也感忽言其速也荀子感忽新序雜事篇作奄忽奄忽亦謂速也荀子解蔽篇又曰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亦謂倏忽之頃也咸與感聲義正同虞韓二家訓咸爲感應之速而不知咸字本有速義故未得古人之指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大有衆也

荀爽本衆作終案士相見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注云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今文衆爲終史記五帝紀曰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是衆有終音故或作終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親寡旅也

億案此凡兩讀王輔嗣注親寡故寄旅以親寡爲句釋文云荀本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爲句是又以親字屬上豐多故爲句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豐多故親寡旅也

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別有義非也 顧處士日知錄

補遺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四句 繫辭下

羅鼎臣問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易之以棺槨集說引以解瓦棺云始不衣薪也究竟於瓦棺二字未見確詁郎治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亦未知其已有棺而以甎四周之抑但以四周之甎爲棺也據古者棺槨無度之說似已有棺則瓦棺者豈果陶爲之耶

荅曰鄭注云有虞氏尚陶故以瓦爲棺夏后氏始爲棺燒土冶以周於棺 杭編修質疑

雷以動之 一章 說卦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所以明先天橫圖之位從中說至首尾也有此一章方知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意不在說氣化 江處士羣經補義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依經敘纂卷一之一百四十 學海堂 庚申補刊

易經 雜錄

三易

夫子言包犧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卜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猶周官之大卜而傳不言易 顧處士日知錄

日月爲易

說文曰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虞仲翔易注引參同契亦云字从日下月 參同契曰易謂坎離又曰日月爲易所謂秘書者參同之類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周易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卦畫以陰陽奇偶積畫而成圖書以點數多少相錯而列何以畫卦與圖書有合也河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卦則由太極而生兩儀畫一奇一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由兩儀而生四象陽上加一陽一一爲老陽陽上加一陰--一爲少陰陰上加一陽一--爲少陽陰上加一陰----爲老陰又由四象而生八卦則老陽之上復加一陽一一一爲乾加一陰--一一爲兌少陰之上復加一陽一--一爲離加一陰----一爲震此陽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九四三八橫列者應之蓋老陽之位居一少陰之位居二於中央十數中除一則爲九五數中除一則爲四五數中除二則爲三十數中除二則爲八故九四生於老陽九爲乾而四爲兌也 乾兌下二畫爲老陽 三八生於少陰三爲離而震爲八也 離震下二畫爲少陰 少陽之上復加一陽一--爲巽加一陰----爲坎老陰之上復加一陽一----爲艮加一陰------爲坤此陰儀之四卦也河圖之數則二七六一縱列者應之蓋少陽之位居三老陰之位居四於中央五數中除三則爲二十數中除三則爲七十數中除四則爲六五數中除四則爲一故二七生於少陽二爲巽而七爲坎 巽坎下二畫爲少陽 六一生於老陰六爲艮而一爲坤也 艮坤下二畫爲老陰 是以先天八卦之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即河圖之九四三八二七六一也乾一至坤八次序之數乾九至坤一生成之數也以男女分陰陽乾爲父得九震長男得八坎中男得七艮少男得六五行之成數自多而少而卦畫中則純陽爲父一陽在下在中在上分三男也坤爲母得一巽長女得二離中女得三兌少女得四五行之生數自少而多而卦畫則純陰爲母一陰在下在中在上分三女也已上皆八卦之橫列本於河圖之數以橫列者中分規而圓之乾兌離震居左即洛書之九正南四東南三正東八東北也巽坎艮坤居右即洛書之二西南七正西六西北一正北也是爲先天八卦之圓圖卦畫與圖書相合如此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已定後天之位矣八卦則由先天而變爲後天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陽木居東兌陰金居西乾陽金居西北巽陰木居東南坤陰土居西南艮陽土居東北乾統三男坤領三女左旋數之乾坎艮震四陽卦相連巽離坤兌四陰卦相連此後天八卦之圓圖也

伏羲始畫八卦以造化之八類象之乾坤爲天地坎離爲水火

震巽爲雷風艮兌爲山澤不言五行而五行在其中天與澤金之氣也地與山土之氣也雷與風木之象也後世言易者始以八卦分五行實不易之理水火氣也故各專其一木金土質也故各有其二以四象觀之老陽之所成者金老陰之所成者土少陰少陽一火一水而兩木也由此觀之圖書之數先天也八卦中天也八類之象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後天實由先天而來○江崴貢羣經補義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旣亂之後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子之義附之加以彖曰象曰文言曰而以彖傳象傳文言傳下之義附之今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本朝周易折中旣正其謬而坊間讀本尙仍其故竊謂亦宜改正以示畫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六傳夫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裒集一處遂可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莫大焉卽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倣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彖象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猶爲彼善於此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顧處士日知錄

易爻位次

易爻第一位言初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孔疏引莊氏曰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云棟橈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也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乾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初有下義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明夷上六爲失位之君乃其變例其但取初終之義者亦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曰不當位上六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程子傳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顧處士日知錄

爻辭文王作

鄭學之徒竝以爻辭爲文王作易歷三聖謂伏犧文王孔子也乾鑿度通卦驗足相證明見周易正義而馬融陸績等則以爻辭爲周公作其所據者四事皆非的證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謂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不應文王已自稱王不知此所謂王乃殷王非周王也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漢蜀人趙賓乃欲改箕子爲荄滋然箕子之明夷本不言其囚奴也卽與彖傳同文亦無不可也至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以西鄰爲文王東鄰爲紂者本出後儒俗說左傳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者乃以春秋皆周公之禮承上魯春秋而言不得專屬之易象也否則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亦何以言周公而不及文王乎孔氏正義乃據此以爻辭繫之周公誤矣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文王作爻辭

釋文序錄宓犧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頤煊案三國志管輅傳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此以爻辭亦文王作經義叢鈔洪頤煊

易文言

易乾坤二卦之文言傳爲夫子十翼之一見正義次於上下繫之後鄭氏注易亦文言自爲一篇故全書久佚而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宋時尙存見崇文總目蓋今之混文言於彖象後者自王輔嗣始孫侍御讀書脞錄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顧處士日知錄

孔子贊易以眞諄韻與耕清韻互用

問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眞諄爲一類耕清爲一類而孔子贊易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崑山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信有之乎曰後儒所疑於彖象傳者不過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雙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瞑古眠字宋玉招魂以瞑與身韻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賓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彖以韻成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彖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於維清之禋成禎烈文之訓刑夫子亦猶行古之道而已矣古人訓膺爲胸故膺有匈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氣所壅塞也蒙彖以應韻中功比象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爲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朱文公疑極當作敬顧氏以其非韻遂置之不論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爲韻按說文蔚从艸尉聲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虨聲亦相近蓋讀炳如虨也說文虨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漢儒傳易固有作虨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古無知照二母之分醫書有怔忡亦取雙聲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爲韻則正與凶亦可韻也彖傳無不韻之句獨此三卦顧氏所不能通遂並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旨今以雙聲通之則渙然釋矣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多從少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諉之於方音甚不然也五方言語不通知其一而不知其他是之謂拘於方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此正聖人不拘方音之證民平天淵亦猶是耳顧可以輕議聖人哉錢宮詹潛研堂集

子夏易傳

釋文敍錄子夏易傳三卷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文苑英華載唐司馬貞議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又劉子元議云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案漢志韓氏二篇脫十字當補）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刺者矣隋書經籍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庸案考校是非大較以最初者為主雖千百世之下可定也七略劉子駿作班孟堅據之以撰藝文志七略既云是漢興子夏韓氏嬰傳便可知非孔子弟子卜子夏矣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此尤為韓嬰作易傳之明證嬰為幼孩故名嬰字子夏夏大也漢志易傳韓氏二篇名嬰與劉略合但孟堅於志傳皆祇書其名而不載其字所以滋後人之疑王儉陸德明所引七略可補班書所未備其卷數多寡第因分并殘缺之由不足憑故漢志二卷梁分六卷至釋文三卷隋唐志二卷又齋為殘亡之徵也中經簿錄係晉荀勗所為不知何以始誤為丁寬案漢志寬字子襄非子夏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俱載異人之說而不能定至隋唐志更專屬之卜子夏益為誣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子夏易傳說者以為即孔門卜氏此恐未然周易正義初卜商作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唐會要劉知幾孝經注議有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隳刺者矣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眞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謬多矣崇文總目曰子夏易傳十卷篇第略依王弼式決非子夏之文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文獻通攷引總目及晁氏陳氏說皆言其僞困學紀聞子夏傳張弧作尤延之遂初堂書目有卜子夏易傳又有張弧（弧字疑衍）之解卜子夏易傳懸案漢書儒林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子夏則子夏易傳當是此人唐李鼎祚易集解引子夏易傳今通志堂經解所刻本卷帙犁然顧集解所引諸條此傳反無之則是傳又唐以後人之所僞託也（崔茂才吾亦廬稿）

顏膺引易傳

戰國策齊策第十一顏膺引易傳曰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倨慢驕奢則凶從之此解易之最古者左氏傳吳子使蹶由犒師韓非子說林作蹷融蹶蹷由融皆聲之轉素問移精變氣篇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然則即祝融也考元起梁武帝時人見梁書王僧孺傳南史同（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西漢人引易

彬籀觀近世言易者多祖漢學然漢人唯京氏有書當時即指為異黨見於李氏集解者荀虞二家為多元和惠氏輯易漢學上溯原於孟喜施氏梁邱氏則絕無傳矣見於班史者劉向歆父子始治易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衆賢退邪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治易事張禹禹受之施讎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此西漢人之言易而後人絕無稱述之者

又按未有傳注以前諸子傳說所徵引雖未必盡合經旨然微言大義必有一二存焉今具列之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呂氏春秋務本篇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異則動卒有喜召類篇史默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寢關暴纊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齊俗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氾論訓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訓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無其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龍也者人主之辟也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春秋篇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春秋繁露基義篇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劉向說苑法誡篇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吾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奉使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雜言篇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

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王充論衡藝增篇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徐幹中論修本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虞道篇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爵祿篇易曰豐亨無咎王格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易之謂也凡此諸說未必非七十子之支流餘裔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易經古文僅存者今人皆未之省或有失讀者

如屯六二象以從禽也從古縱字豪再三瀆說文作黷云握持垢也崔憬曰瀆古黷字需象位乎天位上位字讀曰涖从鄭穀梁傳曰涖者位也比九五失前禽失讀如馬牛風佚之佚古佚字皆作失見尚書攷 小畜有孚攣如攣古戀字中孚九五同 今音力專反泰象財成古裁字荀爽作裁 隨初九官有渝讀爲管古館字復六三頻復厲古顰字王篇顰字下云易本作頻上六有災眚籀文裁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以讀爲似从鄭 古似字作以見詩夬九四其行次且讀爲趑趄古文省姤九二包有魚包讀爲庖古文省包義字从此鄭氏周禮庖人注云庖之言包也是庖與包通 九五以杞包瓜與匏同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讀爲享困彖剛揜也古掩字艮九四其形渥形本古刑字見楊震碑陰 渙九二渙奔其机机古文簋宗廟器賁卦之賁讀爲奔明夷象用晦而明而讀曰如从虞 蹇六四往蹇來連連讀曰輦从虞氏 損二簋可用亨亨許庚反从蜀才 繫辭以佃以漁漁讀爲語从高誘說 不封不樹封音彼驗反从虞氏 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倚本奇耦字震爲龍讀曰駹其于稼也爲反生反讀曰阪司馬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可謂知言惠徵君九經古義

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頗與經違

引之謹案易之彖及大象惟取義於本卦健順動巽險明止說之德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無不各如其本卦義至明也虞仲翔以卦之旁通釋之雖極意彌縫究與經相抵牾如履彖曰履柔履剛也虞曰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又履帝位而不疚虞曰謙震爲帝坎爲疾病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此謂履與謙通謙上體有坤互體有震坎也然經云說而應乎乾謂下兌上乾也若取義於下艮上坤之謙則是止而應乎坤矣豈說而應乎乾之謂乎豫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虞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又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虞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變初至五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四兌爲秋至五離爲夏坎爲冬四時位正故四時不忒又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虞曰動初至四兌爲刑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乾乘坤故民服此謂豫與小畜通小畜下體有乾互體有離兌也然經云順以動豫謂下坤上震也若取義於下乾上巽之小畜則是健而巽矣豈順以動之謂乎離彖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虞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震爲百穀巽爲草木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上此謂離與坎通坎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重明以麗乎正又云柔麗乎中正謂上下皆離也若取義於上下皆坎之習坎則是重險而剛中矣豈明與柔之謂乎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虞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此謂革與蒙通蒙坤爲地二至四互成震也然經云文明以說謂下離上兌也若取義於下坎上艮之蒙則是險而止矣豈文明以說之謂乎此旁通之不合於彖者也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虞曰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此謂坤與乾通也然經云地勢不云天行何得以乾釋之乎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虞曰豫坤爲文乾離照坤故懿文德此謂小畜與豫通也然經云風行天上不云雷出地奮何得以豫釋之乎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虞曰謙坤爲民坎爲志謙二至四成坎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辨上下定民志此謂履與謙通也然經云上天下澤不云地中有山何得以謙釋之乎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虞曰師坤爲類乾陽物坤陰物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此謂同人與師通也然經云天與火不云地中有水何得以師釋之乎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虞曰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此比內卦坤以乾滅坤故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

水洊至何得以坎釋之乎夬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虞曰下謂剝坤坤爲眾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謂剝艮故居德則忌此謂夬與剝通也然經云澤上於天不云山附於地何得以剝釋之乎遘象曰天下有風遘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曰復震二月東方遘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故以誥四方此謂遘與復通也然經云天下有風不云雷在地中何得以復釋之乎革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虞曰蒙艮爲星此謂革與蒙通也然經云澤中有火不云山下出泉何得以蒙釋之乎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虞曰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艮互體坎震 此謂兌與艮通也然經云麗澤不云兼山何得以艮釋之乎此旁通之不合謂大有與比通也然經云火在天上不云地上有水何得以比釋之乎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虞曰乾爲物爲施故爲平裒乾盈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謂謙與履通也然經云地中有山不云上天下澤何得以履釋之乎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虞曰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遘巽伏初故商旅不行遘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此謂復與遘通也然經云雷在地中不云天下有風何得以遘釋之乎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曰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此謂離與坎通也然經云明兩作不云於象者也夫彖象釋易者也不合於彖象尚望其合於易乎今世言易者多宗虞氏而不察其違失非求是之道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

虞仲翔發明卦爻多以之正爲義陰居陽位爲失正則之正而爲陽陽居陰位爲失正則之正而爲陰葢本彖象傳之言位不當者而增廣之變諸卦失正之爻以歸於既濟可謂同條共貫矣然經云位不當者惟論爻之失正未嘗言其變而之正也夫爻因卦異卦以爻分各有部居不相雜廁若爻言初六六三六五而易六以九言九二九四上九而易九以六則爻非此爻卦非此卦矣不且紊亂而無別乎遍考彖象傳文絕無以之正爲義者既已無所根據矣乃輒依附於經之言貞者而以之正解

之如注坤利牝馬之貞云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注安貞吉云復初得正故貞吉案彖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皆以純陰之卦言之未嘗以爲初爻之正也注蒙利貞云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案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九二剛中上包六五言之未嘗以爲二五之位當之正也注師彖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云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案下文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則所謂能以衆正者仍以下坎上坤之卦言之非謂變而爲比然後能以衆正也注臨元亨利貞云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又注彖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云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爲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案彖曰說而順剛中而應乃大亨以正之由若謂三動成乾則是健而順非說而順矣彖又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謂建未之月也周八月夏六月則臨爲丑月之卦甚明若謂三動成泰則是寅月而非丑月不得與未月爲消息矣注无妄元亨利貞云三四失位故利貞也又注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云變四承五乾爲天巽爲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案彖曰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四句一意相承若謂變四之正則是動而巽非動而健失其所以爲无妄矣注大畜利貞云二五失位故利貞又注彖大正也云二五易位故大正案彖曰其德剛上而上賢能止健大正也謂上艮下乾也若二五易位則上巽下離不得謂之止健矣注頤貞吉云謂三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案卦體上止下動象人之頤故名曰頤若謂三之正五上易位則上不止而下不動不得謂之頤矣頤象已不見尚何養正則吉之有乎注離彖柔麗乎中正故亨云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亨案二五皆柔而得中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卽所謂柔麗乎中正也若謂五伏陽出在坤中故中正而亨則是剛麗乎中正矣豈柔麗之謂乎注恆亨无咎利貞云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正案彖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久者不變之謂也若謂初變之四二變之五則是無恆矣豈久於其道之謂乎注大壯利貞云四失位爲陰所乘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又注彖大者正也云四進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案彖曰大壯大者

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皆以下乾上震言之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大者失其大壯者失其壯矣尚何利之有乎注明夷利艱貞云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故利艱貞矣又注彖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云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案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仍取明在地中之象若謂六五之正而爲坎爲重離則明在地中之象不見尚何得言晦其明乎注萃利見大人亨利貞云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案彖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以下坤上兌言之也若謂三四之正則下艮上坎當爲見險而止不得謂之順以說矣順說之象既失尚何聚之有乎注革元亨利貞云四動體離五在坎中以成旣濟案彖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以下離上兌言之也若謂九四之正而爲六四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說矣注漸利貞云初上失位故利貞又注彖進以正云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動成坤上來反三故進以正案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則所謂利貞者正以中四爻得位而言非謂初上失位當動而之正也若謂初六變爲初九上九變爲上六則是下離上坎不得謂之止而巽矣注兌亨利貞云二失正動應五故亨利貞又注彖說以利貞云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案彖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惟其剛柔相濟是以說以利貞也若謂二三四之正則剛中柔外之象不見不得謂之說以利貞矣注渙利涉大川利貞云二失正變應五故利貞也案彖曰剛來而不窮謂否四之二也卦以剛來爲義不謂剛化爲柔也且內卦爲坎故云利涉大川若九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坎象不見尚何利涉之有乎注中孚利貞云二利之正而應五也又注彖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云訟乾爲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案彖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若九二之正而爲六二則內卦剛不得中能巽而不能說矣尚何利之有乎注小過亨利貞云五失正故利貞案經下文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彖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若六五已之正而爲九五則是剛得位而中矣下文何以云不可大事乎五之正則爲咸象

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未嘗言咸以利貞也仲翔注革卦又曰勳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與乾同義也則乾之利貞仲翔亦必以之正解之乾卦利貞集注未載虞注蕤乾九二九四上九皆陽居陰位動則成既濟故也案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甯則各正性命者謂庶物之性命各得其正非謂乾之六爻各正而成既濟也且文言曰貞者事之榦也君子貞固足以榦事則固守之謂貞豈變而之他之謂乎仲翔於乾之利貞先已誤解宜乎諸卦之言貞者皆相因而致誤矣至於爻不當位而言貞者虞氏皆以之正爲解尋文究理實不當如虞氏所說坤六三含章可貞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謂內含章美以時而發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矣訟九四安貞吉象曰安貞不失也謂安靜不犯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位故安貞吉矣履九二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謂居內履中在幽而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位故貞吉矣隨六三利居貞謂居處貞正而不妄動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位矣无妄九四可貞无咎謂比近九五可以任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正故可貞矣咸九四貞吉悔亡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謂始感以正不逢患害非謂動而之正也復動而之正則爲蹇不感應以相與矣而虞則云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大壯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變得位故貞吉矣九四貞吉悔亡謂行不違謙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謂進明退順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得位故貞吉矣解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謂剛中而應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得中故貞吉矣損九二利貞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謂志在履中不失其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失位當之正故利貞矣上九无咎貞吉謂用正而吉不制於柔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上失正之三得位故无咎貞吉矣遯初六貞吉謂柔而守正乃以獲吉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初四失正易位乃吉矣遯爲一陰始生方且漸進則爲否爲觀爲剝爲坤斷無初爻變

而之正之理升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謂體柔而應居順履中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二之五故貞吉矣鼎六五利貞謂居中以柔應乎剛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正故利貞矣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謂處止之初至靜而定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而得正故未失正矣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謂在內履中能守其常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變得正故利幽人之貞矣巽初六利武人之貞謂濟以威武乃能幹事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乾爲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爲乾故利武人之貞矣未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謂救難以正而不違中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矣九四貞吉悔亾象曰貞吉悔亾志行也謂以剛奉柔志在乎正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亾矣六五貞吉无悔謂御剛以柔合乎中道非謂動而之正也而虞則云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矣未濟六爻皆不當位如以之正爲義則六爻皆當言貞何以九二九四六五言貞而其餘則舍乎可見言貞者本爻自有守正之義非謂變而之正也於經所本無之義而強爲之說其能若合符節乎更有援引他爻以爲義者取類尤爲厖雜如益六二永貞吉謂六二長守其正乃以得吉也而虞云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則取三上之之正以爲永貞矣如其說則永貞之文何不繫於三上兩爻而繫於六二乎萃九五元永貞悔亾謂九五久行其正其悔乃消也而虞云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則取四爻之之正以爲永貞矣如其說則元永貞之文何不繫於四爻而繫於九五乎理由牽合文則齟齬未見其爲不易之論也虞氏言之正者不可枚舉而其釋貞以之正最足以亂眞故明辨之同上

鄭康成不改經文

凡經字誤者當仍其舊作某字讀若某所以尊經也漢時惟鄭康成不輕改經文後儒無及之者如易大有九四象明辨遰也鄭注云遰讀如明星晢晢繫辭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鄭于下句注云嘖當爲動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鄭云置當爲德晁氏曰案德古文類置字因相亂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范式碑云探嘖研機是古易皆作機鄭云機當爲幾幾微也今王弼本直作幾鄭所訓字失其本矣後儒謂鄭氏好改字吾未之敢信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問鄭康成以爻辰說易

所引如比之初六辰在未上直東井坎六四辰在丑上直斗及天弁中孚六四辰在丑上直天淵困九二云初六辰在未上直天廚皆援天文以取象可引伸其說否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龜者龍屬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王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革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淸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牿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錢詹潛研堂集

鄭氏易

自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易宗輔嗣而鄭學漸廢宋王厚齋始裒輯爲書近惠定宇復加補訂甚有功於來學然有非康成易注而誤入者數則一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云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喩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案此出漢書劉向傳鄭氏注非康成易注也康成於彙字作𧶼云勤也見釋文而反遺之一小過亨利貞云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案此乃易緯乾鑿度之文非注語一繫辭兩儀生四象云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案此則鄭乾鑿度注而非易注也一君子知微知章云知微謂幽味知章謂明顯也案此出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易注不云鄭注也古經解鉤沈作朱名注一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云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于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案後漢書崔駰傳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章懷注引鄭注易鑿度曰云云所以解本文扶陽順陰與上文可觀而後有所合義不相涉以此爲易注尤誤吾友丁小山杰始一一訂正之孫侍御讀書脞錄

鄭易

朱子記嵩山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日知錄據魏志高貴鄉公與博士淳于俊問對之語以爲連合經傳輔嗣實本於康成志祖案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其二篇爲上下經而十篇則十翼也費直以十翼本解上下經故不自爲章句非變亂十二篇之舊也戴東原先生嘗辨之矣志祖則謂十二篇次弟康成亦未嘗改易高貴鄉公所云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蓋謂孔子十翼亦卽易注仍自爲一書不附經文之下與鄭氏之以已注附於經文者不同故帝云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氏何獨不謙也康成注經未嘗輕改一字寧有變亂古經如是邪然則以傳附經實始亂於王弼以爲始於費直鄭康成者皆誤孫侍御讀書脞錄續編

周易鄭注引義序

漢世說易孟京爲盛孟氏主卦氣而章句已闕佚難考京氏主納甲世應特借易以鳴其術數非易之爲學本然也虞氏仲翔原出孟氏發明消息之指然於卦爻過求變動又與居則觀象之經不合惟康成鄭氏采取爻辰卦氣諸說別爲變通閎深博大確可依據惜存者僅十之三四武進張皋聞先生惠言旣訂正鄭氏易注又作周易鄭氏義一卷於鄭氏體例一一分晰坦從陳扶雅傳錄之循其例而引伸其說以闡發全經鉤稽剔抉不敢泥不敢背而易之爲象燦著煥列旣成質諸范介茲姚仲芳得校正數十條並著於篇名曰周易鄭注引義凡十二卷易之爲書有理有象舍象言理其說無徵舍理言象其說無根孔子十翼彖象繫辭等傳皆言理兼象者也說卦一篇言象備矣

如卦爻不言取象則說卦一篇似近虛懸雖其爲象不全見於經要必有所寄寓焉當求諸象外者特後人識淺未能通貫未可謂空存其目而示人以疑也學者苟知說卦之爲用匪淺又奚疑於爻辰互卦之說耶繫傳引義取於乾鑿度者爲多亦皐聞先生意也先生曾有周易虞氏義行世此則別申鄭義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者鄭與虞各有所見亦任學者之取攜也鄭氏邃於三禮故釋易亦援禮如以后夫人無子不出釋同人以聘禮釋旅卦皆深求典法以明賓用坦淺陋未敢遠爲附益俟他日續輯之書之例凡十七曰中氣曰三才曰六位曰當位曰據乘承曰得應曰雜卦氣曰相直曰互卦曰卦象曰爻戹值宿曰爻辰取象四時五行十二肖曰爻辰通消息卦曰爻辰得卦氣曰爻體曰爻體通辰曰爻位相就 趙撝叔君寶甓齋文集

王弼易注

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釋文序錄亦云王輔嗣止注大經講者相承用韓注以下續之顧炟案南齊書陸澄傳時國學置鄭王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是其時尚未以韓注續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王弼傳篇次紊亂又多俗字

惠棟曰自唐人爲五經正義傳易者止王弼一家不特篇次紊亂又多俗字如晉當爲𦥑巽當爲顨从說文垢當爲遘从古文乾碓乎其不可拔繫當爲確然示人易皆當作隺从說文或作礭見鄭烈碑周伯琦曰隺胡沃切鶴字从此俗用爲鶴字非坤初六象陰始凝也凝乃俗冰字古冰字作仌見說文屯初九磐桓漸六二鴻漸于磐皆當作般盤與般同六二乘馬班如當作般从鄭本左傳班馬之聲役將班矣古皆作般古文班匪寇婚媾當作昏冓从鄭本上六泣血漣如漣本瀾別字當作謰或省文作連師九二象承天寵也當作龍从王肅古文寵毛詩蓼蕭云爲龍爲光左傳作寵商頌何天之龍鄭箋云龍當作寵與邦協韻邦讀爲丰比初六終來有他吉當作它釋文宋本皆然九五王用三驅當作敺古文驅履上九視履考祥本作詳見釋文古辯字古文辯作詳又見蔡邕嵩石經泰初九以其彙古文作𩏑釋文九二包荒本作㐬同說文六四翩翩古文作偏偏王弼本作篇當今本與子夏傳同九四

疇離祉當作𠃬从鄭本古文疇見說文豫六二介于石古文作砎釋文晉孔坦書云砎石之易悟九四朋盍簪古文作貣或作戠本虞翻隨象君子以嚮晦當作鄉从王肅古嚮字說卦嚮明而治同左傳皆以鄉爲嚮无妄象天命不祐當作右从馬融繫辭可與祐神同古祐字大畜六四童牛之牿當作告从說文九家或作梏本从鄭坎六三險且枕古文枕作沈六四樽酒當作尊離九三日昃之離當作𣅡从說文今作昃亦非豐象日中則昃同睽六三其牛掣當作𢫬从說文或作觢从鄭氏上九後說之弧當作壺諸家皆然明夷六二用拯馬當作抍从子夏說文渙初六同解象甲坼當作宅从馬鄭陸諸家損二簋可用享當作軌从蜀才據此則諸簋字皆當作軌古文簋見儀禮注損象懲忿窒欲當作徵古懲字夬九三壯于頄當作頯从鄭氏說文無頄字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當作告从說文京房古文誥見鄭氏禮記注初六羸豕孚蹢躅古文作䠱䠱晉與商通逐與蜀古今字萃象聚以正當作取古聚字困六三據于蒺藜當作棃从唐石經上六𦼥𦼥當作槷杌槷古文𦼥杌見薛虞本豐初九遇其配主當作妃从鄭既濟六四繻有衣袽古文作襦釋文繫辭八卦相盪當作蕩从諸家藏諸用退藏於密知以藏往皆當作臧从鄭劉諸本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凡賾字皆當作嘖乾之策當作筴从釋文下同引而伸之當作信見釋文又詩正義亦引作信又見韋昭禮注云古文伸作信范甯穀梁解云信申字古今所共用律厤志云引者信也古伸字外傳作聖人以此洗心漢石經作先心諸家皆同唯韓伯作洗非乾坤其易之縕邪當作𥁕从虞象也者像也像當作象从諸家以佃以漁佃當作田从虞漁當作魚見釋文何休公羊傳亦云田魚讀如論語之語斲木爲耜當作相从說文天地絪縕當作壹壺从說文朱震碑作壹䒷或作氤氳亦俗字張有復古編云壹从壺吉聲於悉切壹从壺凶聲於云切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別作絪縕非又因貳以濟民行當作弍从鄭義本副貳字古文二見說文爲道也屢遷當作婁說文無屢字漢書皆以婁爲屢噫亦要存亡吉凶當作意毛晨曰意歎也兼三才當作材石經采本又下同說卦參天兩地當作网从說文文兩本兩字片妙萬物而爲言當作眇从王肅董遇震爲旉當作專从鄭爲的顙當作的从說文又作馰巽爲寡髮寡當作宣離爲乾卦乾當作幹从鄭氏董遇作幹木業幹設注云幹音乾釋文所載古文皆薛虞傳氏之說必有據依鄭康成傳費直易多得古字說文云其稱易孟氏皆古文虞仲翔五世傳孟氏易故所采三家說爲多諸家異同動盈數百然此七十餘字皆卓然無疑當改正者

或問□子擅易經字數十餘條不幾近于僭乎答曰某安敢擅改聖經但據漢魏以來數十家傳易字異者而折衷焉思以還聖經之舊存什一於千百耳即如數十字之外如噬嗑明罰勑法釋文云勑俗字當作飭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古勑字繫辭掘地爲臼掘當作闕如此類者尚多但漢易已亾改之無據是用闕疑以俟來哲某敢蹈僭妄之咎乎因賦一詩云漢元窮易已多門魏晉諸儒又觸藩若使當年傳漢易王韓俗字久無存用以袪守殘之陋 惠徵君九經古義

王弼易注有音

大過注音相過之過明神廟崇禎兩刻本皆無正義標注有此句釋文大書相過之過四字蓋後人疑注中不當有音恐非王氏語故刪之案井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注音舉上之上正義曰嫌讀爲去聲故音之也豐象曰豐大也注音闡大之大也正義曰闡者宏廣之言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宏使大豐之爲義既闡宏微細則豐之稱大乃闡大之大非自然之大故音之也舉此可證注中本有音矣凡漢儒之書多注讀相連如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許叔重說文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可見魏晉以來此法漸疏惟郭景純注爾雅方言尚有典型論語子游曰事君數集解云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較易注益寥寥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孔穎達易正義多衍字譌字及脫落字

如乾卦不成乎名衍乎字文言曰坤至柔定本無文言曰三字屯象君子以經綸定本綸作論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脫來字需初九象利用恆无咎定本无咎二字衍泰九三象曰無往不復定本作无平不陂謙上六征邑國衍邑字剝六三剝之无咎衍之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定本上帝二字衍莫大乎蓍龜定本作莫善鮮不及矣定本鮮作尟上文君子之道鮮矣鄭作尟汗簡引古文鮮字見顏黃門說文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剡當作掞說卦水火相逮定本水火不相逮雜卦豐多故也衍也字 惠徵君九經古義

歐陽公傳易圖序

歐陽公傳易圖序因禮記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所無遂疑易非完書案經解漢儒所集非眞孔子之言而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云易家之別記豈得遽斷其非完書王觀國學林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

記宗其學者皆以易曰稱之大戴禮記禮察篇引易與經解同而保傅篇及漢書東方朔傳說苑建本篇皆有此二語所引上句與經解異列女傳召南申女篇所引與大戴保傅漢書說苑同而又謂之傳則非易明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文等書引易並以為逸經恐非也文子差此毫釐於彼尋丈繫義略同而歐陽公之疑實有自來經解孔疏曰此易繫辭文乃仲達偶錯記爾則當疑正義不當疑易此語史記太史公自序亦有之裴駰謂出易緯孫奭示兒編謂王充論衡注云出易緯之文范正敏遯齋閒覽同雲莊禮記集說仍之蓋見易通卦驗桑孝廉[illegible]日記

程子易傳明初本與朱子本義並行然本義簡要便於誦習後人遂置傳不觀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宋董楷撰以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合為一書又博采程朱之說附錄其下使互相發明惟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楷此書始曝書亭集書周易本義後云朱子易本義析為十二卷以存漢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於是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此何說哉江西劉髦嘗採程傳之要為一書名曰程傳撮要蓋亦便於舉業之書崔茂才吾亦廬稿

經分上下篇

易緯乾鑿度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頤煊案陽象天道故以乾坤天地為始以坎離日月為用陰法人事故以咸恆男女為始以既未濟水火為用天道有屯亨故以泰否居中人事有得失故以損益居中紀義叢鈔洪頤煊

六十四卦

八卦皆兩兩相對相對之例或取交變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乾變為坤坎變為離震變為巽艮變為兌虞翻六十四卦旁通之例本此或取反復震艮巽兌是也今謂之反對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反復只有四卦說卦傳多以雷風山澤相對陰陽奇耦之定位也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雜有序卦一篇列其先後之次要亦以相對為義乾坤父母卦為上經之首坎離得乾坤之中爻故居上經之終既濟未濟即坎離故居下經之終頤大過中孚小過與乾坤坎離同為反復不衰之卦故各自為對列於坎離既未濟之前此八卦皆以旁通為對者也其餘五十六卦皆取反復震艮巽兌八純卦亦取反復之例與說卦不同說卦言天道象象明人事也

六十四卦旁通圖

乾天 坤地	屯水雷 鼎火風	蒙山水 革澤火	需水天 晉火地
訟天水 明夷地火	師地水 同人天火	比水地 大有火天	小畜風天 豫雷地
履天澤 謙地山	泰地天 否天地	隨澤雷 蠱山風	臨地澤 遯天山
觀風地 大壯雷天	噬嗑火雷 井水風	賁山火 困澤水	剝山地 夬澤天
復地雷 姤天風	无妄天雷 升地風	大畜山天 萃澤地	頤山雷 大過澤風
坎水 離火	咸澤山 損山澤	恆雷風 益風雷	家人風火 解雷水
睽火澤 蹇水山	震雷 巽風	艮山 兌澤	漸風山 歸妹雷澤
豐雷火 渙風水	旅火山 節水澤	中孚風澤 小過雷山	既濟水火 未濟火水

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為反復不衰卦

泰否既濟未濟反復兼兩象易兼旁通

隨蠱漸歸妹反復兼旁通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虞翻說易有兩象易後儒多不能解今演其圖如右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八純卦上下兩象相同不列

屯水雷 解雷水	蒙山水 蹇水山	需水天 訟天水	師地水 比水地
小畜風天 姤天風	履天澤 夬澤天	泰地天 否天地	同人天火 大有火天
謙地山 剝山地	豫雷地 復地雷	隨澤雷 歸妹雷澤	蠱山風 漸風山
臨地澤 萃澤地	觀風地 升地風	噬嗑火雷 豐雷火	賁山火 旅火山
无妄天雷 大壯雷天	大畜山天 遯天山	頤山雷 小過雷山	大過澤風 中孚風澤
咸澤山 損山澤	恆雷風 益風雷	家人風火 鼎火風	晉火地 明夷地火
睽火澤 革澤火	困澤水 節水澤	井水風 渙風水	

錢宮詹養新錄

卦位論

八卦之位由五行定震為龍東宮蒼龍也離為鳥南宮朱鳥也兌為澤西宮咸池也坎為溝瀆北宮元武也四者木火金水也則各正其方坤以為土而居西南乾以為金而居西北艮之居東北也以為碩果巽之居東南也以為木其序皆自然而不可亂也以八卦為五行則金有二而木有三雖然八卦者歲氣也歲氣為木故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而卦之象大者且有大乾之為木果實也坎於木為堅多心剛在中也艮於木為堅多節剛在外也離於木為科上槁焚也震之為竹為萑葦猶木也巽固為木矣木核于乾而蟠于離故坤兌不為木是皆歲氣之遞變也歲氣之變有八故厤有八節律有八風樂有八音即八卦也有離乎五行者哉非五行則無以為八者之序矣然其說通乎明堂陰陽禮曰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是也而引其端于蠱與巽之象爻辭蠱之先甲後甲以有震也巽之先庚後庚以有兌也易無震木兌金之象故于二卦特言其日為水為火為土象兩有之則其日不著于易以為可推而知也明堂之制考工記曰五室大戴禮曰九室五五行也九八卦與中央也分之為九合之為五而已渲于登言水木交於東北木火交於東南火土交於中央金土交於西南金水交於西北合之易義尤明艮為山水得山而止木得山而生故山為水木之交巽為風木得風而茂火得風而熾故風為木火之交中央為火土之交者坤為地其色黃其氣溫質土而雜火者地也故為交西南為金土之交者金備五色黃為長含于土故曰金金不得土色不黃矣金氣剛乾象之故為金乾又為冰冰者水之凝也故西北為金水之交自北而南者有乾坎艮震皆陽卦也自南而西者有巽離坤兌皆陰卦也此五行之分為陰陽也邵堯夫以是圖為文王所作不知三易皆然我于左氏之文驗之晉之勝楚于鄢陵也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非連山即歸藏之辭耳然復固無是象也于圖南國為離離為目為矢坎為弓坎乘離故國蹙矢集于目故中目復為至日而在坎故遇復而得坎乘離之象卦位見矣以此知為三易皆然也且大傳之文更有其明切者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離聖人豈止謂文王耶如圖為文王所作則文王以前聖人之聽天下未嘗南面耶抑南面而不取諸離耶艮也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也所謂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者也非夏正則無以合之古者秝建正作于孟春卒於冬分時是謂成始成終至殷湯而始起冬至冬至非艮則不得謂之成始成終三代異建而秝術起于孟春者唯夏正夏正為古

厤故堯典用之于冬曰便在伏物非卽坎爲隱伏乎此足以明大傳之義而在文王前千餘年則圖豈必俟文王而始作之與然則孰作之曰畫卦之始先有象有象卽有位至卦具而象顯則從乎其位而已庖犧氏觀象以畫卦圖必庖犧之所作也文王云乎哉 錢進士溉亭述古錄

後天八卦不必文王所定

後天八卦先儒以爲文王所作恐未必然有先天卽宜有後天自上世以來葢已有之連山首艮似有取於終始萬物之義艮之位在東北也殷人革命示不相沿卽因艮卦對衝之坤以爲首謂之歸藏又謂之坤乾而周人卽因坤乾而反之以乾爲首坤爲次猶之建正寅變爲丑丑變爲子服色黑變爲白白變爲赤也以此思之後天卦位不必文王所定 江處貢羣經補義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 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顧處士日知錄

卦變考

按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僞謂來無所自往無所之但虛言之不指何卦此注疏之說又覺虛空無著今更考之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皆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二卦之彖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象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而往亦爲上來亦爲下或因卦之義而以上爲進爲升以下爲反其爲取諸相反之卦則一也今舉諸卦列於後 所舉諸卦分列羣解類編

諸卦名

訟 泰 否 隨 蠱 噬嗑 賁 復 无妄 大畜

咸 恆 晉 睽 蹇 解 損 益 升 鼎 漸 渙

總論文王演易見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人道易中之大義上古立卦名如泰否剝復蹇解損益之類分明有相反之義而文王作彖辭特於泰否二卦發之夫子遂序其往來之義以釋他卦又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此例亦可謂之卦變程子不信卦變之說朱子不從其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其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是也以此說卦變似是文王孔子本意承少讀易卽疑朱子卦變之說後因讀泰否二卦象辭豁然有悟遂以是例推之他卦無不合者惟賁卦分剛上而文柔分字之義難解數年後思之賁與噬嗑皆剛柔分之卦賁之分剛上而文柔乃是於三剛中分其一也於是諸卦皆釋然故通考之如此觀宋時薛氏溫其說蹇解二卦則此義已有思得之者至明時瞿唐來氏之德說易專以錯綜二字言之卦不可反者謂之錯可反者謂之綜雖錯綜二字未爲精當而以相近之卦爲卦變當爲確論 江處貢羣經補義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葢爲彖傳中有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尋彖傳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恆二卦曰柔上剛下剛上柔下本義亦指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來下柔剛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既以卦體言則隨之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蹇解二卦本義於蹇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不欲久爲煩擾則彖辭已明矣此皆不必復以卦變言者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尚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只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爲主於內也若云自訟來訟之九二獨不爲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爻上也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槩與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巽下坎剛柔原可以二體言曰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位居三則不得曰得位亦不得曰外矣總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所謂卦變或自乾坤或自六子猶有可說豈有六十四卦既成而猶曰某卦自某卦來者哉 李進士羣經識小

卦變漢儒謂之之卦

問卦變之說漢儒謂之之卦諸家所說各殊願聞其審曰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爲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上之初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復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

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景君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甚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

問不變之卦不云七而云八何曰惠氏棟嘗言之蓍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蓍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六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熊朋來云七八皆不變爻何以罕言七而專言八曰七七蓍數也八八卦數也惠氏說蓋本於此）同上

爻辰論

京君明鄭康成釋周易皆言爻辰爻辰者以乾坤十二爻當十二辰也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屯蒙此六十四卦主歲之術卦各有爻辰惟言乾坤者爲陰陽之主故也乾貞于子坤貞于未皆謂初爻乾左行陽時六故始于子而終於戌此二家所同也坤右行陰時六則始未而終酉者京氏說也始未而終巳者鄭氏說也其不同何與曰此同出於律辰也十二律皆隔八相生謂之隨月律卽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也有月律則有合聲周禮太師掌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合聲仍月律之辰而易其始終之序蓋本法天之合辰故月律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應鍾合聲之六陰律始大呂而終夾鍾也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月律之行順故爻辰亦順京氏之爻辰本乎合聲合聲之行逆故爻辰亦逆蓋康成以十二爻分主十二月而京氏以兩爻合主一月故十二爻而有二十四爻之用也二家之爻辰既本月律與合聲矣月律合聲皆以大呂爲陰之首坤初何以顧首函鍾曰此乾坤九六之理也乾用九黃鍾長九寸故乾始焉坤用六函鍾長六寸故坤始焉坤之必始函鍾猶乾之必始黃鍾也以律呂相生之術論之五聲旋宮爲六十調則十二律相承爲日律日有六十也七均旋宮爲八十四聲則十二宮相承爲月律月有十二也月律六陰聲卽日律六陰聲之衝辰于是三律之在東北者退而居西南焉三律之在西南者進而居東北焉其退者卽坤之下卦其進者卽坤之上卦故曰鄭氏之爻辰本乎月律也京氏之退下卦而居南進上卦而居北猶康成也而乾神之有坤四乾四之有坤初適與合聲相應故以一術率之使下卦之三爻自南而東焉上卦之三爻自北而西焉則乾之下卦以坤上卦爲合聲乾之上卦以坤下卦爲合聲故曰本乎合聲也夫十二律中陽無倍律而陰有倍律三焉故乾惟自貞其辰而坤貞于所衝之辰二家所本又各不同故鄭氏以六陰月律之衝辰爲爻辰京氏以六陽月律合聲之衝辰爲爻辰司馬彪曰斗從天而西此鄭氏之爻辰也又曰日違天而東此京氏之爻辰也從其所衝視之瞭如矣緯以坤爻爲右行二家何以有順有逆曰順者先右而後左逆者先左而後右左右無定名惟其所行而已予讀太師職文得二家爻辰之旨故具論之（錢進士述古錄）

爻辰

易之取象見於說卦者較然可據矣漢儒推求卦象皆與說卦相表裏而康成則又以爻辰說之陽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値辰之子寅辰午申戌陰爻之初二三四五上値辰之未酉亥丑卯巳而以十二辰之物象十二次之星象配之（詳見惠氏易漢學）舍卦而論爻已與說卦之言乾爲坤爲者異矣而其取義又多迂曲如九二爻鄭以爲辰當値寅者也而於困九二困于酒食注云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値天廚酒食象（見士冠禮疏）則舍本爻之寅而言初爻之未未値天廚何不繫於値未之初六而繫於値寅之九二乎九三爻當値辰者也而於離九三鼓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値弁星弁星似缶（詩宛丘正義）則舍辰宮之星而言丑宮之星丑者六四所値之辰豈九三所値乎艮主立春所値者寅也何不取象於寅而取於所近之丑乎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注云爻在丑丑上値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弁星形又如缶（宛丘正義）爻辰既値斗何不遂取斗象而取於斗所酌之尊又不直取建星弁星而取建星弁星所似之簋與缶不亦迂回而難通乎上六繫用徽纆注云爻辰在巳巳爲蛇蛇蟠屈似徽纆也（宣二年公羊傳疏）爻辰既在巳而爲蛇何不遂取蛇象而取蛇所似之徽纆乎初九辰在子子爲鼠九二辰在寅寅爲虎九三辰在辰辰爲龍九四辰在午午爲馬九五辰在申申爲猴上九辰在戌戌爲犬初六辰在未未爲羊六二辰在酉酉爲雞六三辰在亥亥爲豕六四辰在丑丑爲牛六五辰在卯卯爲兔豈亦將象其禽之所似以爲爻乎展轉牽合徒見糾紛耳且未宮之天廚丑宮之天弁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不載（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觴客在鶉火之次非未宮鄭所謂未値天廚蓋輿鬼之屬外廚六星也輿鬼未宮鶉首之宿）則西漢時尚未有此星名（開元占經石氏星占有天弁甘氏星占有外廚案甘石天文各八卷見於天官書正義所引七錄而漢書藝文志無之則其書後出可知）況易作於殷周之際安得所謂天廚天弁者而比象之乎李鼎祚集解序自言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而所采鄭注不及爻辰一語可謂知所去取矣又案乾卦正義曰先儒以爲九二當太簇之月陽氣見地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爲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於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先儒此說於理稍乖（以上正義）則爻辰相間而主月沖遠固已非之矣況十二消息卦分主一月易之例也故臨有至于八月之文若每一爻分主一月則經無此例今爻辰乃以乾之六爻分主奇數之月坤之六爻分主偶數之月而諸卦之陽爻陰爻亦如之乾初九値子在一陽始生之月坤初六値未乃在二陰浸長之月已乖建始之義而卦爻之陰陽相間者如屯則初九値子六二遂値酉蒙則初六値未九二遂値寅推之他卦莫不皆然亂次奪倫莫此爲甚豈經義之所有乎錢氏荅問不知糾正而又引申其說顯矣又案十二辟卦每卦各主一月爻辰則每爻各主一月而其說每相抵梧如乾主建巳之月宜也而爻辰則初九値子九二値寅九三値辰九四値午九五値申上九値戌皆非建巳之月坤主建亥之月者也而爻辰則六三値亥而初六則値未六二則値酉六四則値丑六五則値卯上六則値巳皆非建亥之月臨二陽在下建丑之月也而爻辰則九二値寅六四始値丑遯一陰在下建午之月也而爻辰則初六値未九四始値午爻與卦不相背而馳乎夫十二卦之主月理之不可易者也卦之不合而猶

謂其爻之主是辰乎又案漢書律厤志曰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黃鐘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鐘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二今本二誤作三故大族爲人統而周官大師鄭注周語韋注皆祖述之此爻辰之所自出也案律呂以陰陽相間而乾坤之爻則初二三四五上六位相連斷無相間主月之理京氏易傳曰建子起潛龍建巳至極主亢位建午起坤宮初六爻易云履霜堅冰至建亥龍戰于野是乾六爻主前六辰坤六爻主後六辰以類相從豈如六律之相間乎黃鐘下生林鐘三分損一也林鐘上生大族三分益一也而乾之初九不能下生坤之初六坤之初六不能上生乾之九二然則陰陽十二律與乾坤十二爻次序絕不相同以爻配律斯不通之論矣易緯乾鑿度又曰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歲終則從其次卦從疑當作徙三十二歲朞而周六十四卦其說與鄭氏爻辰相似而不同蓋西漢之末好事者務爲穿鑿言人人殊總之非易之本義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易消息解　陳　善

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消息者陰陽生長之名也陰不自生麗陽而生故陽言息陰言消以消陽爲義易緯乾鑿度曰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而始又曰乾坤相並俱生曰相並俱生則易變而爲一二亦生矣一變而七二亦變而八矣七變而九八亦變而六矣由一而七而九陽之息也由二而八而六陰之消也然在形變之始有形无質至分爲天地而後陰陽之氣出入變化不可形象其最顯者莫如日月繫辭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庖犧於是仰觀俯察以三畫象一七九卽效法爲二八六之三畫以爲天地之象因以乾坤相合爲日月之象以明消息見月三日昏見于庚明生于下而得震象焉八日上弦見丁明盛于下而得兌象焉至十五盈于甲明滿而乾象著矣是爲陽息月十七日晨見于辛魄生于下而得巽象焉二十三日下弦消而魄盛于下而得艮象焉至二十九日入于乙明盡而坤象成矣是爲陰消晦明之間日月藏于壬合于癸陰陽相通而得坎離象焉坎離者陰陽之合也庖犧既立八卦又慮陰陽消息之旨未能發揮旁通於是以三爲六因而重之以復臨泰觀剝坤遘遯否大壯夬乾十二卦立消息以餘卦附之錯綜參互而後以陽統陰以陰從陽之義始大備漢時言易者皆明消息然亦有離合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之贊易也述伏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其言消息也則以卦氣六日七分之說解之然其注復卦云建戌之月以陽氣已盡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剝在戌復在子隔亥坤一卦是但以辟卦爲候不論餘卦與稽覽圖所言卦氣不合其言餘卦爻象以爻辰解之陽爻就乾位陰爻就坤位則是六十四卦乾坤十二爻畢矣豈聖人設卦以盡情僞之意哉荀氏言消息較鄭氏密其言乾升坤降與乾鑿度所言合虞仲翔所以謂荀諝之注有愈俗儒也然其注泰卦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始遘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特言消也是以息爲陽之生消爲陰之用不以陽生爲積善陰生爲積不善于聖人履霜堅冰之旨奚取焉虞氏世傳孟氏易又具見鄭荀氏書得以考其是非故其爲注也原九六之旨以明變化考日月之行以定消息運終始之紀以敘六十四卦其言爻象也當爻皆取變動成於既濟與鄭氏所言者異矣其言吉凶也以陽生爲吉陰殺爲凶與荀氏所言者又異矣天地之變化於是而彰鬼神之情狀於是而著聖人窮理盡性之學於是而明消息之旨莫詳於此矣王弼不明此理騁虛誕之辭以言易其盈虛消長之次不詳於繫辭彖傳槩以爲不經嗚呼既以爲不經矣消息之理何以明之哉經義叢鈔

易消息解　汪家禧

陰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爲陽息姤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于人事于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也豐于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彖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于彖三言消息徵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言納甲蓋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成既濟定易道尙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虛以無制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息哉同上

九宮圖

九宮之圖古矣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明堂九室之制蓋準乎此易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亦謂此圖也其原本出于易與八卦方位相應漢儒皆能言之方士又以白黑碧綠赤黃紫記其方位別爲太一遁甲之術以占吉凶休咎遂爲儒者所不道陳希夷輩依大戴爲圖不用白黑等字其識固高出方士一等矣但此圖流傳已久漢世河洛祕緯盛行不聞指此爲河圖亦不聞指爲洛書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

盧辯注大戴有法龜文之說辯北齊人也甄鸞注數術紀遺云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暗合鸞後周人也朱文公以九爲洛書蓋用盧辯說而誤以爲鄭氏注錢宮詹養新錄

八卦之象又有六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大過井坎曰雲屯需曰泉蒙曰雨解離曰明晉明夷曰電噬嗑汪抜貢經義知新記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顧處士日知錄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同上）

周易以變者爲占某卦變某卦在周時當有定次

周易以變者爲占某卦變某卦在周時當有編定次第故宣六年傳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十二年傳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昭二十九年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皆可證有編定成書否則當撮舉易義必不實指某卦之某卦也（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筮用錢

士冠禮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攷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故唐人詩有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錢宮詹養新錄）

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

問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者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睽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即太一太一即北辰北辰即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即渾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轉即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即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曷由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即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既闢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於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巛巛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既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即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即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興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夸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雅曰（見陳奇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闇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阮宮保揅經室集）

易注連彖象經不連彖象

世知康成合易彖象於經案魏志高貴鄉公曰今彖象不與經連而注連之何也是注連彖象經不連彖象經注各別非如馬融之注周禮也（劉典簿秋槎雜記）

釋易彖意

彖之爲音既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彖字爲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即在其中即如蠡字加䖵與不加䖵無異也方言曰蠡分也蠡尚訓爲分則彖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挩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訓彖爲材也材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即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耶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彖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即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更明矣是故學者以彖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蠡者裁也求之則明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阮宮保揅經室集）

又

周易彖之爲音今俗皆讀團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字音近故繫辭傳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弟一部由之咍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寘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瓛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彖彖二字之注後人亂之今本彖豕走也當云

彖豕走挩也讀若弛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彖字下竟妄以豕走挩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挩字玉篇引說文彖豕走挩也（案今本玉篇誤挩爲悅說文挩解挩也挩古之脫字廣雅訓彖爲挩可證玉篇悅之誤脫走之脫當从手肉曰脫之之脫當从肉實皆以兑爲音意）此從古本說文而來廣雅釋言曰彖挩也與說文玉篇正合挩字从兑兑與彖聲相近故彖彖二字因錯失互淆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彖彖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切豕也音近豫凡豫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彖字音近材近蠡凡蠡喙像禒字从之有劃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緜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兑彖駾喙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第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沱爲弟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同部矣儀禮喪大記禒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之稅衣禒衣當从彖與兑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兑彖相韻觀之更可見廣雅玉篇挩字之古惟其挩爲彖訓更可證兑駾喙同部相韻之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由此知通貫切本彖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僅存豈可依劉瓛訓斷之誤音耶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像蠡二字當从彖此灼見十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若弛爲豕走挩下之音所以餘字尙轇轕不已而誤以詩緜之喙爲合韻也彖彖形近秦漢閒篆隸已不分矣所以說文豕部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明之爲啄琢从豕蠡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許氏說自漢以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彖以彖爲豕何以明之爲啄琢从豕蠡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閒彖彖久訛之證也此彖喙等字漢以後幷訛其音之證也今人讀从兑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彖音亦相牽而訛之證也（同上）

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

王氏易略例曰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此誠通論足祛專講象數之惑（崔茂才吾亦廬稿）

易繫辭說（儀徵阮部郎稿）

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內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鬼谷子中經注）繫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偶句凡三百二十六韻句凡一百一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經義叢鈔）

讀易繫辭論性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所謂血氣心知之性發於事能者是也所謂天之性者事能之無有失是也爲夫不知德者別言之也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中正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戴吉士東原集）

說卦雜卦互文

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顧處士日知錄）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序卦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下本有履者禮也一句今本皆誤入韓康伯注中唯唐李鼎祚集解作正文案王輔嗣周易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若是韓注輔嗣無緣引之以此爲證則集解本爲不謬矣但輔嗣引雜卦而於此句不別言之者省文耳且韓注中竝無可與爲比例者而獨於此具釋不然明矣（盧學士鍾山札記）

周易舉正

唐時有蘇州司戶郭京撰周易舉正三卷家無是書據洪氏隨筆所載二十餘則皆因王輔嗣韓康伯之注謬加增損今以李氏所錄漢易攷之乃知其妄如云屯六二象曰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案從本古縱字故鄭康成黃穎皆音子用反（古縱字作從見隸釋）不容闌入何字其妄一也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案虞翻曰田爲二陽稱禽震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故利執言无咎苟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之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以言爲之信注而不信經其妄二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案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二

句各有取義以失前禽為舍逆取順其妄三也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案鄭康成曰卦互體坎艮艮止于上坎險止于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虞翻曰小謂五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故小利為不利其妄四也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案此四字是王氏釋天文也一句之義非經文也虞翻注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為星離日坎月巽為高五天位離為文明日月星辰高麗于上故稱天之文玩虞義全無以剛柔交錯為天文之意其妄五也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案虞翻曰應正歷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二在下故云反敢反為正其妄六也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下多幽字案荀爽曰為陰所掩故不明刪去幽字其妄七也鼎彖聖人亨以亨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亨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而大亨三字案虞翻曰大亨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正釋大亨之義以為誤增其妄八也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案虞翻曰動體明夷震為行故曰吉行若云志行不容不注其妄九也小過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案虞翻曰謂三坎水已之上上六故已上也鄭本作尙尙與上通上與長亢協改為止其妄十也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案虞翻曰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而交故著改雜為稚其妄十一也京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眞本今所舉正皆謬悠荒唐若此不待閱全書而知其贗矣中惟履霜陰始凝也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一見魏文帝紀注一見王肅易前人固已言之又姤九四包失魚因王注震彖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上添不喪匕鬯四字中孚彖豚魚信及也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既濟亨小小者亨也皆望文為義亦無足取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尤為誕妄京創為是書後儒晁昭德鄭漁仲之輩多有信而從之者不可以不辨

隋經籍志有卜子夏周易傳二卷殘缺梁有六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今所傳子夏易傳十一卷以釋文及李氏集解校之無一字相合者案其文又淺近或曰唐人張弧偽作非也此書與郭氏易舉正皆宋人偽撰托之子夏郭京者唐時漢易尙存子夏書雖殘缺李鼎祚猶及采之宋以來經典散亾無可考證故令二偽書傳於世遺誤至今有志於經學者急須辭而闢之 惠徵君九經古義

易經外傳序

孫君養正著周易外傳請為之序曰易道之至精者在於人生起居食息不可離之地惟心之至精能與之合非言所及也聖人不獲已而著之以象紀之以數以示人則與其至精者已少間焉極象之變返諸所自形極數之賾返諸所自生然後至精者可得而見矣盈天地亘古今皆象數所為口耳之智百年之力夫焉極之不極則不能返不返則繁亂而失其統舛還而不可通乾天坤地離南坎北位之象也太一九宮遁甲入門形家入宅託焉六龍喻健八索成人遠近之象也神輸射匿望氣占相託焉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蓍揲之數也推步鐘律軌革消息出焉參天兩地一陽二陰奇偶之數也乘方割圓六觚九竿出焉龜卜也醫藥也無當於易也而雨霽蒙驛克配以象運氣主客推以數則亦易所治也為此學者有見於象數之端倪而未有能極之者也然亦自有淺深焉淺者望文傅會勦衍不可知之說或作矣而不傳或傳矣而不久深者畢世勤苦委曲鉤貫務成其義其作之也既難其傳之也愈貴然或纖繞其例使人憑滯而不達棘澀其詞使人涽灂而不可讀相與尊而畏之而卒無所用要其求之於氣數則是也不返之於至精則非也凡孫君所論亥自乾鑿度以至洞璣儒者所傳自三式以至星卜術士所業各明其立法之旨以為皆易之支派故統名之曰外傳云爾 許兵部鑑止水齋集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費所同也或問曰宋晁說之之言曰費氏始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然歟曰非也聞諸東原師曰儒林傳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葢謂費氏易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如左氏傳初出學者從摘取其古字古言至劉子駿始用以釋春秋經也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孰謂費氏之書早改竄十二篇如王氏輔嗣之書也哉然則改竄十二篇放於輔嗣乎曰放於鄭後司農何以證之魏志淳于俊對帝曰鄭元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可證也然則鄭之書與輔嗣同乎曰不同鄭之書彖大象文言附於卦辭後王所同也六爻象辭總附於六爻經文後王所異也何以證之孔氏沖遠正義於坤初六曰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不言輔嗣以前已各附當爻下也然則朱子云王弼注本之乾卦葢存鄭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說不然乎曰不然也何以證之魏志魏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云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者葢謂漢后經之屬自若十二篇也云注連之者謂鄭注本則彖與經文相連彖在六爻爻辭之後亦是相連非獨彖辭是經文也 如今本至哉坤元屬於東北喪朋安貞吉也然則鄭本可知矣且孔沖遠於坤卦不言彖大象文言本在六爻經辭後而王移之然則鄭本遂可知矣然則鄭本之乾卦同於輔嗣乎曰以魏君臣問答求之鄭之乾同於輔嗣坤以下惟小象不析為六耳然則輔嗣何以於乾獨不從鄭也曰以存古也三聖之辭每卦中依其時代不倒亂其先後晉汲縣所得周易上下篇無彖象文言繫辭是也然則宋呂氏伯恭因晁氏嵩山古易八篇參考傳記定為十二篇朱子本義從之其不鑒於鄭乎曰不鑒鄭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故分附之如就禮經為注分小序故訓傳散附毛詩之比假令學者不憚煩勞分三聖之辭先後諷誦乃後博觀注說固鄭所深取也方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朱子本義一書自明時為妄庸人割附程子易傳不獨變亂十二篇抑使朱子文義多有不可通之處寶應劉君餘齋有憂之爰取宋本附載呂氏音訓重刊行世尊 功令也尊朱子也玉裁以謂此非宋易而眞漢施孟梁丘費之易也埶十二篇之舊以尋求漢易學於已墜餘齋之功豈淺鮮哉 段大令經韻樓集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主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

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矣沖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亾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臆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别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戴吉士東原集

私改周易集解

惠定宇氏經學之巨師也觀戴東原所爲毛鄭詩考正好逞臆說以奪舊學謬誤頗多益覺惠氏之遵守古義而發明之其功爲不可及而好用古字頓改前人面目以致疑惑來者亦非小失伊所校刻李鼎祚易集解其經與開成石刻孔氏正義往往互異初以爲有本後乃疑之何其與古多合近在吳門得一明刻板勘對始知雅雨堂叢書不足據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皆惠所私改向爲所欺至今斯覺意當世必有同受病者不敢不爲一告也茲正書舊本以惠改附訂焉敘曰元氣氤氳惠作絪縕今本同案釋文云絪縕本又作氤氳與李序正合獨改今本亦非 作結繩而爲罔罟惠作罔此經作网 與八卦之體絶無所分離离以离爲卦名案字書离字究不得盡改經典之文也 蓋取諸離惠作离通書並同惠云說文離爲倉庚离爲山神兩字之音至不相通宋本乾鑿度皆作离與 故聖人見天下之賾惠作嘖通書並同云嘖可證 周易集解卷第一此惠改餘卷放 案李氏自序必當題易傳下云凡二十卷云云李鼎祚集解是一書兩名矣考李所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而並無易傳之稱此正名之一世不當以後本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惠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乾文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惠本釋文云不成名本亦作不成乎名案孔疏云不爲世俗所移易也是本有乎字惠據釋文下句無言也 本作不成乎名陸本亦祗此句無乎字耳故改經文本而并删上句之經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惠作可與言幾也又無所本 識幾大而心不小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惠作能而云今本作而能古文通案屯彖宜建侯而不寧釋文云而不寧鄭讀而曰能惠據彼因改此能爲而然安知鄭注此不讀能爲如字耶 坤文言爲其嫌於无陽也惠作爲其兼于陽也注陰陽合居故曰兼陽亦改作兼陽案釋文云嫌荀虞陸董作兼影宋鈔本如是惠據此改又鄭王注本皆無无字今本有者係衍文惠改此條尚合理而於字改作于字則非也凡經作于此傳注皆作於 屯雷雨之動滿盈惠作形云今本形盈案正義引周氏云雷雨二氣初相交動以生養萬物故得滿盈又周氏褚氏云萬物盈滿則亨通也是王弼本作盈也集解本載虞翻注云震雷坎雨坤爲盈盈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是虞本作形也段氏六書音均表盈开聲同第十一部 君子以經綸音倫惠作論本亦作論案釋文論惠據此改云論九經古義 訟終朝三褫之惠作拕案釋文褫鄭本作拕此拕字惠反改之未遑猶存其舊案集解侯果曰拕解也此拕徒可據此改詳九經古義 比王用三驅惠作毆案釋文驅鄭作毆引徐云古文說文以毆爲古文驅 邑人不誡吉惠改無所戒本作誡 小畜車說輻惠改輹本亦作輹案釋文輻本亦作輹 尚德載惠本作得云今本作德案釋文載音訓云德子夏傳作得 象傳德積載也惠亦改得 履虎尾不咥人亨惠下有利貞云今本脫利貞二字案集解引荀爽曰二五非和正故云利貞也惠以无應故无元以乾履兌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貞因增此二字也虞以云字必无字之義蓋上云氏增經元妄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惠作而云今本作能案虞翻注能而爲集解引侯果曰雖能視眇目者也雖能履跛足者也故曰能不足以有明也不足以與行也亦可證遞改經字必有所據古易不合音訓者矣 上九視履考祥惠改祥氏曰荀作詳案釋文考祥本亦作詳審也然虞翻云祥善也古改易不詳反晁以 泰包荒惠作巟案釋文荒本亦作巟 不合云一本作巟 象曰无往不復惠作无平不陂案釋文云象曰无平不陂象曰无往不復惠本作平 不可榮以祿惠作營案集解引孔穎達曰不可營以祿云華營其身作榮或是 同人乘其墉惠作庸案釋文墉鄭作庸 大有大車以載惠作轝云今本作車案釋文云蜀才作車盧氏說尚未盡者案經下同惟大壯中字作輿 匪其彭惠作旁案釋文彭子夏作旁虞作彭彭或爲之誤 自天祐之惠作右以古字爲右經古義 謙君子以裒多益寡裒作捊釋文云鄭荀董蜀才作捊 明辯晳也惠作晣案釋文晳虞作折 豫朋盍簪惠作撍云今本作簪案釋文簪虞作戠 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惠本以神道下有以字案虞翻注云聖人以神明其德教則本有以字 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惠作勑云今本誤作敕舊作勑案宋監本五經作勑文字正誤云勑經典相承作敕 賁舍車而徒 剝六三剝之无咎惠作剝无咎云今本剝之无咎案釋文云一本作剝之无咎此非古義 噬膟肉惠據說文改作昔 君子得輿惠作車案集解引虞翻曰坤爲車則經作車字可證此改 大畜輝光日新惠作煇云今本作輝案虞翻注煇光有以輝光音徽云惠依此改 頤虎視眈眈惠改眈云今本作耽案說文作眈 大過有他吝惠改它 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惠作邦 樽酒簋貳 納約自牖 離百穀草木麗乎土

日坤爲土惠俱改作地案釋文云麗乎土王肅本作地 日昃之離惠作昊釋文昃孟作昊 突如其來如惠依說文改作㐬案九經古義所述經典皆隸書何嘗盡依說文 咸滕口說也惠作滕云今本作騰案釋文騰九家作乘虞作滕 大壯壯于大輿之輹惠作腹云孔本作轝作腹案釋文大輿本又作轝 晉晉如鼫鼠惠改碩鼠云子夏傳作碩 漢以來相傳之舊矣 夬其行趑趄惠作次且案釋文趑本亦作次趄本亦作且 蹇宜待也惠作時云今本作待宜時也 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惠改宅云今本作坼案釋文坼馬陸作宅 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惠作徵案釋文徵作懲 益利用爲依遷國惠作邦 姤勿用取女 萃亨王假有廟惠作亨案集解引虞翻云王假有廟 萃王假有廟 困于葛藟 井羸其瓶 易終莫之聞也 歸妹未當也 旅喪牛于易惠改喪牛之凶 旣濟婦喪其茀 繫辭八卦相盪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天地之道 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以此洗心 分而爲二以象兩 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存乎變 繫辭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化而裁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往者屈也 入于其宮 知小而謀大 小懲而大誡 掘地爲臼 地絪縕 復小而辯於物

同今本作辨初率其辭惠作卹然載笑果注仍作率說卦傳爲矯輮案釋文云輮馬鄭陸王肅木作此宋衷王廙作揉集解載宋衷說惠因改輮爲揉也其於木也爲科上槁釋文云科虞作折槁鄭作槀集解載虞注故惠改科爲折然集解又載宋衷注仍作科訓爲空則與宋又不合矣故當各仍其舊也序卦傳故受之以履惠下增履者禮也云今本履者禮也四字入注履而泰然後安惠刪而泰二字以爲衍文案泰卦載此序同有而泰二字有大者不可以盈惠作有大有者依古易音訓晁氏引鄭本改有无妄然後可畜有无妄下惠依鄭本增物字見古易音訓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惠依鄭本作終久於其所案遯卦載此序亦作久居其所雜卦傳盛衰之始也音訓引陸氏曰鄭虞作衰盛惠依改臧明經拜經日記

釋連山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簭人文同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戲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韋義爲允汪拔貢述學

易逸象注

宋朱震子發撰周易集傳十一卷今本題爲漢上易傳其說卦傳有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古文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集解坎爲狐子夏傳曰坎稱小狐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王肅曰坎爲水爲險爲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子夏時坎爲狐孟喜王肅止隨傳解釋不見全書蓋秦漢之際亡之矣案荀爽九家逸象具陸氏釋文坎後有八六爲狐兌後有二一爲常陸氏引舊注云常西方神也餘不詳唐李氏集解於未濟小狐汔濟引虞翻曰艮爲小狐又曰艮爲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引干寶曰坎爲狐又曰狐野獸之妖者而無子夏孟喜王肅之言據朱氏此條則宋時猶存古義也然九家中有馬鄭虞翻無子夏孟喜王肅臧茂才經義雜記

易贊

困學紀聞曰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見水經注淄水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志祖案書堯典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蓋謂古文尚書之學然則所謂贊云者乃書贊尒厚齋誤記以爲易贊閻何兩家亦末學正孫侍御讀書脞錄

古易音訓

古易音訓豫朋盍簪晁氏曰簪舊讀作撍作宗釋文云京作撍荀作宗陰弘道案張揖古今字詁疌作撍埤蒼云撍疾也撍與簪同陸希聲云撍今捷字說之案撍簪同音一字王原叔謂卽詩不寁字祖感反又姤繫于金柅晁氏曰陰云蒼頡篇柅作檷柎檷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檷釋文引作絡絲趺也此脫絡字今說文亦有絡絲趺也字或作鑈釋文云子夏作鑈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垛音墮梁益之間謂之絲登其下柎卽柅也以上皆陰語說之案尼古文釋文云蜀才作尼止也案唐書藝文志陰弘道周易新傳疏十卷顥子臨渙令又陸希聲周易傳二卷陰氏係唐初人故得見蒼頡篇張揖古今字詁埤蒼及呂忱字林等至唐末而諸書並亡矣晁以道北宋人於陰氏易疏蓋猶見其遺文逸說故著古周易後引之後晁氏書亡藉呂伯恭音訓以存晁說今呂書又亡所藉本晁說以考陰疏者又賴元董氏周易會通矣古籍展轉消亡反恃末流以存梗概而世或未之貴重不深可慨歟任主事幼植著字林考逸孫觀察淵如輯蒼頡篇於陰氏所引皆未及采入故特爲著之臧明經拜經日記

易韻

易象傳六十四卦皆有韻唯革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三句以今韻求之不合顧氏炎武撰易音遂諱而不言予按說文彪虎文也从虎彡彡與易義相應則許君所見周易必作彪不作炳也彪炳聲相近故今本作炳猶彪彪字本當作彪而詞賦家多用彪炳耳彪正字炳假借字當讀如彪與君爲韻也蔚从尉聲尉本作㷉說文㷉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以申繒也今吳人呼㷉斗爲運斗是㷉有運音則㷉亦可讀如運也㷉斗亦謂之威斗見漢書王莽傳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說文著讀若威威與君同音則㷉與君協韻又何疑乎說文斐字下引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斐卽蔚之異文斐與分聲相近故亦可與君協韻也未濟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朱文公疑極當爲敬顧氏以極正非韻亦諱而不言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韻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以極爲敬甚合古音但不必破字耳顧氏拘於偏旁謂一字不當有兩音故於此等未能了了錢宮詹養新錄

易音辨

孔氏周易正義八論論易之三名曰鄭玄依乾鑿度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又云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孔述鄭易如此案繫辭乾以易知陸氏釋文云鄭荀董並音亦虞翻注繫辭云陽見稱易坤藏爲簡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注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旅上九喪牛于易皆云乾爲易是四家並讀易簡之易爲亦音也毛詩周頌岐有夷之行傳云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其下卽引易曰乾以易知云云箋意申毛佼易卽夷易之義也易喪羊于易釋文云鄭音亦謂佼易也是佼易之易如字鄭以易簡證佼易則讀易簡如字明矣鄭先通京氏易晚乃治費氏詩箋所引蓋京易是京氏亦讀易簡之易爲亦音也毛詩大雅板牖民孔易箋易易也可證二字古音義無異淮南俶眞訓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惟易且靜形物之性也高誘注易讀河間易縣之易此亦難易之易讀如亦之一證孔沖遠徒狃於後世俗音以易簡變易分去入二聲而不知古音無是易之三名皆同聲爲訓也陸元朗於易大壯既引鄭讀佼易音亦乃於周頌又以佼易與夷易同音羊豉反不亦踳乎陳編修左海經辨

刻呂氏古易音訓序

文獻通考呂伯恭古易音訓共十四卷宋史藝文志古易音訓二卷蓋古易十二卷合音訓二卷爲十四朱子孫子明取音訓附刊本義後今原本不可得惟散見元董季眞周易會通中而分并失次讀易之暇依呂氏篇第手自輯錄分上下經一卷十

翼一卷而刊行之呂氏本陸德明釋文晁以道古周易著此書易釋文有明監板及通志堂雅雨堂抱經堂諸本惟此所載與葉石君影宋本合晁氏生當北宋猶見鄭易四篇及唐沙門一行陰閟道陸希聲等說今嵩山之書久亡亦賴此以存其梗概屯屯如亶如與葉鈔本及漢書注集韻合知今本作邅之爲肊改也蒙苞蒙泰苞荒與葉鈔本及唐石經六經正誤合知今本作包或苞包倒置之爲竄改也泰苞荒晁氏曰鄭讀爲康大也案爾雅某氏本詩召旻箋皆云荒虛也易晉康侯鄭云康尊也廣也廣大義同爾雅釋器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康謂大瓠瓢也知康有大義荒卽訓虛不必讀康而今本作讀爲康云虛也者誤也復頻復鄭作卑案說文顰壁字從顰卑聲然則古經顰字借聲作卑而今文作顰之爲妄加也離出涕沱㜸與集韻所載古字合今作若則與陸氏自云古文若皆如此不相應矣明夷用承馬音拯救之拯艮不承其隨音拯救之拯正同今明夷作拯與艮乖異且陸氏之音爲贅矣睽下引說文云目不相應也與葉鈔本及今說文集韻合盧學士云聽者順從之意今作視乃妄人所改或又據玉篇改作耳不相聽而未料及說文無睽字則益失其眞矣豐豐其沛子夏作芾傳云小也鄭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與葉鈔本及錢求赤影宋本易疏合今作鄭干作韋以區別乎子夏傳不知沛旆芾同一市聲作韋爲失其義矣既濟繻有衣袽說文作絮與本書合案說文絮敝緜也從糸如聲絮絮縕也一曰敝絮從奴聲易需有衣絮今作絮則爲敝緜字而非敝絮字矣彖下傳其文尉也廣雅云蔚數也與葉鈔本合案廣雅三釋詁蔚縟劭縣數也一切經音義卷七云廣雅蔚數也文彩繁數也今本作數也是不得其辭而妄改與廣雅不合矣繫辭下成天下之亹亹者鄭云亹亹沒沒也與葉鈔本合案爾雅釋詁亹亹蠠沒勉也郭注蠠沒猶黽勉鄭注本此而今本改作汲汲者爲失其義矣茲故疏其足以訂正釋文者於簡端臧明經拜經文集

贈邵冶南序

餘姚邵冶南與桐晉涵之父也幼時羣經三史皆暗誦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故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本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於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康成虞翻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不已遂無定義案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兩互之不失其常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說文引易

說文相字下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此語或疑說卦之逸文案說卦天地定位四章皆以雷風相對無取象於木者此殆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爲觀於文木旁目爲相相亦觀也許叔重引虞書仁閔覆下謂之旻天又怨匹曰逑皆漢儒傳授經說非經正文與此條引易正相似錢宮詹養新錄

衍文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既釋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字所以別於晉卦既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不必覆述矣先儒槩疑爲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曰比吉也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爲衍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謹案彖傳皆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比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筮一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彖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彖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十年李進士羣綬識小

易爻辭辨

周易之爻辭在漢儒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蓋各有所受之也及唐孔氏之正義宋胡氏之啟蒙翼傳皆辨爲周公而非文王焉乃近又有據陸氏釋文所載梁武解立說者謂乾坤文言文王作之而孔子傳之今篇中彖辭爻辭並具安見爻辭之不出於文王且以爲作於周公則漢志之於易何第云人更三聖也其說亦近是顧孟子嘗云周公思兼三王其上文並舉禹湯文武以文武二人爲一代之王也然則漢志或亦以文周爲一家之聖不足證爻辭之非周公作況孔胡二氏之辨爲周公作者其證較多且確耶余以爲屯象以下之爻辭多作於周公而乾坤之爻辭則作於文王故與其彖辭並稱文言乾坤爻辭之稱文言蓋孔子之前已然也是全易爻辭之繫文王少而周公多文王開其端而周公卒其業必舉而歸諸一人安能無所抵牾若以彖爻辭義之悉符爲徵則文周爲一家之聖道與心自無不同豈必出一手所成而然哉沈徵君果堂集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亦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兹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畺畛畂畢殄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畺畛畂爲疆竟之竟居影切畢殄殤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畧以俟博學者攷焉盧學士鍾山札記

或疑

李仁父言或疑孔子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若別而觀之殆無可疑故讀書必合其別者別其合者一合一別則其義過半矣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袖海山房校印

周易占法

周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於經載在左氏春秋及國語以周易占者凡三法六爻不變以彖占昭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尙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是也一爻變以變爻占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二十五年晉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襄二十五年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七年孔成子又曰余尙立縶尙克嘉之遇屯之比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哀九年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是也爻無占之卦例其兩爻以上襍變者悉占之卦彖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國語單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是也唯乾坤二卦六爻盡變占用九用六昭二十九年蔡墨曰乾之坤見羣龍無首吉是也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鑿度謂七八爲彖九六爲變故彖占七八爻占九六聖人以九六繫爻而占者或占七八可乎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筮得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彖是周易彖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爲艮之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其兩爻以上襍變者爲其義無所主占之卦彖與占變同義此驗之左氏春秋國語及漢唐諸儒之成說不可易者凡卦內曰貞外曰悔 金榜撰禮箋

問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教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董秉純

答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卽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象而未能探其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寧之言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爲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爲泰則下互兌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爲否則下互艮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豫而以旣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旣具而旁午曲中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參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全庶常經史問答

問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同上

答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漢人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五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間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渙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逋三之無成四之卽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渙其羣至終訟之上鞶帶是侈三褫不改則以其在渙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者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卽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筮取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質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綜互之法謂除本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綜之又得六畫之卦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爲未足始於互中求伏其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尙欲求互則屯卽蒙蒙卽屯矣是較之漢上爲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華亭田與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淆而互體之學亙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擯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同上

問林氏之包體若何 同上

答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爲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留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留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豫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爲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同上

問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同上

答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牽纏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夬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旣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也縮四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祇得乾坤旣未濟四卦也草廬爲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卽十八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但知爲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祇成爲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李厚菴力宗之更參以漢人連互之法而又變之爲環互因舉

雜卦大過一節爲例謂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本卦之晝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旨也旣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爲之詞吾聞六晝自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即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折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同上

問 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同上

答 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爲大離小過爲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之大卦臨大壯遯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巽艮與乾坤合而成而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焉十辟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舉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則有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卦或反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先儒以爲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爻有四羊洪景盧曰自復進爲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藩所自也又進而爲泰而上互爲兌四之决藩所自也又進爲本卦而上互爲兌五之喪易所自也及五變爲夬而上卦又有兌上之不退不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之朱子更精然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壯求之矣是以師之二至上爲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子弟子之象不必於大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爲大艮然自二至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父母爲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巽也互體震也兌也五晝四晝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矣而父母獨未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之終故別爲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晝之大卦間有與五晝之連互同者四晝之大卦間亦有與四晝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爲主也

問 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互先生所深許也唯是先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者矣向嘗與學士論及之否 同上

答 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囊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學不可以解易一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即當芟之今學士已沒其說尚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之序其於經何所見且三男皆少陽三女皆少陰而太陽何以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巽太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旣橫列以定其序又圓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爲已生自巽至坤爲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圓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狐困初之三歲巽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旬則曰十日爲旬是合離三巽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爲說必不可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爲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預牽而合之是又一草廬矣 同上

又問 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之若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豫於是胡仲虎龔遂則立一說謂上下經適相對咸恒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井與謙對巽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恒至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履至謙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巽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恒得卦者九下經自巽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答 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祗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恒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巽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祗八因越咸而數恒則何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巽至履得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牽强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即如戴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已說而不知其爲儒林之禍其於真正微言豪髮無補者皆自僞龍圖序啟之 同上

問 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少陰少陽之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晝通十五晝合乾爲十八晝巽離兌皆四晝通十二晝合坤爲十八晝是以分晝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出於六經奧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虛谷則謂一陽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十干一宮是謂三十六宮是以先天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爲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自姤至坤爲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爲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若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

答 尚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

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天一至地十爲一宮是用九用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十六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爲三男三男之畫十八巽離兌爲三女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畫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脩老子之學康節自泝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尚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顯尊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交之者猶之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値日而究之參同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是足以爲黃子易學象數論之箋疏矣檢討所著管城碩記最精博有考據 同上

又問 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八之說大不可曉沙隨尚不了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爲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 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卦分之無變爻則以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韋注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共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舛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象又一奇也屯之八爲晉豫之八爲泰皆爲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盍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爲不吉眞妄人耳況夫事始之爲貞事終之爲悔貞屯之震文公得國之占也高梁之剌公宮之焚蓋猶有不盍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勛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爲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已夫三爻變以變爲主安得尚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則爲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韋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 同上

又問 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祇稱本卦彖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成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鑿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爲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爲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通夫筮法以兩爻或一爻不變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爲觀五不變爲晉上不變爲萃四五不變爲剝五上不變爲豫四上不變爲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 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爲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爲觀爲晉爲萃爲豫爲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卽曰錫馬晝接不曰假廟卽曰盥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爲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象惟爲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爲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爲占下爻或以爲占上爻亦頗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爲得國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彖也愚故以爲所遇者剝雖亦出縣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說者以爲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夫使不以隨賣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同上

又問 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爲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答 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略得之然所考尚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卽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公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祗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年孔成子立衞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公十六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是潛室謂列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典禮流行易象一經必無不頒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參以雜占惟魯以周公之舊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同上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四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書經

皇清經解

德清俞樾書

上洋寇湄山房石印

乾隆四十七年玉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爲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始箸雝涒灘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乃成序曰經惟尚書冣尊尚書之離尼最甚秦之火一也漢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馬鄭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晉之有僞古文四也唐正義不用馬鄭用僞孔五也天寶之改字六也宋開寶之改釋文七也七者備而古文幾亾矣僞古文自有宋朱子剏議於前迄我

朝閻氏百詩有尚書古文疏證惠氏定宇有古文尚書考辭而闢之其說大備舉鄭君逸篇之目正二十五篇之非眞析三十一篇爲三十三篇之非是鑄鼎象物物無遁情海內學者家喻戶曉經術之極盛超出於漢博士之抑古文唐正義之不用馬鄭不可以道里計顧作僞者旣服其罪矣而古文三十一篇字因天寶開寶之舊是以唐之今文尚書亂之也其不可一也好尚新奇之輩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之尚書號壁中本二十五篇皆在焉是作僞於僞古文旣出之後也其不可二也經典釋文敘錄曰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故一辨之而已今或以爲此卽僞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歐陽夏侯尚書佚見於尚書大傳漢石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注三都賦注尚書緯尚書正義者或盡舉以改竄經文是以漢之今文尚書亂之也其不可三也說文解字所偁尚書多不與經同由孔安國以今字讀易其字而許君存其舊如周禮經杜子春二鄭讀易其字傳寫者旣從所讀而注中存其故書之舊周禮不得盡改從故書則尚書不得盡改從說文也必改從說文則非漢人之舊且或取經傳諸子所偁尚書以改尚書是尚書身無完膚矣其不可四也嘗謂五十六篇之書以二十五篇僞者雜廁諸三十一篇眞者之閒如魚目混於隨珠武夫混於和璧幸人喜珠璧可寶則併魚目武夫寶之未有擿其隨珠胡(?)敓其和璧以雜廁之魚目武夫之閒致兩用不讐者當作僞時杜林之桼書古文尚書衞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古文尚書傳鄭君之古文尚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安肯點竄塗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衞賈馬鄭不類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是以雖析一爲二而愼徽之上終未箸一字後有愚者乃爲之學者得此說而求之思過半矣葢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槩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至

博士所習者至後漢衞賈馬鄭遂與古文之學迭盛約而論之漢諸帝伏生歐陽氏夏侯氏司馬遷董仲舒王褒劉向谷永孔光王舜李尋揚雄班固梁統楊賜蔡邕趙岐何休王充劉珍皆治歐陽夏侯尚書者孔安國劉歆杜林衞宏賈逵徐巡馬融鄭康成許愼應劭徐幹韋昭王粲虞翻皆治古文尚書者皆可參伍鉤考而得之馬班之書皆用歐陽夏侯字句馬氏偶有古文說而已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異義每云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如說內于大麓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不云大錄萬機之政說禹貢云天子之國千里以外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說洪範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說微子云大師若曰今誠得治國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誠書云孫子王子不出說金縢雖用今文說而亦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皆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約略可言者也至其文字則多同歐陽夏侯蓋司馬雖從安國問故讀臺書而不敢致詳也玉裁此書詳於字而畧於說字之異同[illegible]顧說正道邑大都賢人君子焉賈逵分別古今劉陶是正文字其書皆不存今廣蒐補闕因篇爲卷畧於義說文字是詳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之駁文取賈逵傳語名曰古文尚書撰異知難語於識大亦庶幾乎不賢

堯典第一　虞夏書亦曰唐書
皋陶謨第二　虞夏書亦曰虞書
禹貢第三　虞夏書亦曰夏書
甘誓第四　虞夏書亦曰夏書
湯誓第五　商書
盤庚第六　商書
盤庚第七　商書
盤庚第八　商書
高宗肜日第九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　商書
微子第十一　商書
大誓　周書
大誓　周書
大誓三篇唐後乃亾故存其目　周書
牧誓第十二　周書
洪範第十三　周書左氏說文皆曰商書
金縢第十四　周書
大誥第十五　周書
康誥第十六　周書
酒誥第十七　周書
梓材第十八　周書
召誥第十九　周書
雒誥第二十　周書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粊誓第二十八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秦誓第三十一　周書
書序第三十二

尚書古文撰異序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

書經

古文尚書撰異　段大令玉裁著
尚書集注音疏　江徵君聲著
尚書今古文注疏　孫觀察星衍著
尚書注疏考證　齊侍郎召南著
尚書小疏　沈徵君彤著
尚書補疏　焦孝廉循著
古文尚書考　惠徵君棟著
尚書地理今釋　蔣相國廷錫著
尚書釋天　盛大令百二著

禹貢三江考 程徵君瑤田著
禹貢錐指 胡明經渭著
尚書後案 王光祿鳴盛著
蠡解彙編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盤庚 說命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雜條 以上蔡家註某解下

書經目錄

卷二之一至二之三十三
古文尚書撰異
卷二之三十四至二之四十七
尚書集注音疏
卷二之四十八至二之八十六
尚書今古文注疏
卷二之八十七
尚書注疏考證
卷二之八十八
尚書小疏
卷二之八十九　二之九十
尚書補疏
卷二之九十一　二之九十二
古文尚書考
卷二之九十三
尚書地理今釋
卷二之九十四至二之九十九
尚書釋天
卷二之一百至二之百零二
禹貢三江考
卷二之百零三至二之百二十三
禹貢錐指
卷二之百二十四至二之百五十四
尚書後案
卷二之百五十五至二之百五十八
羣解彙編
卷二之百五十九
雜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堯典第一　虞夏書說文謂之唐書

曰若稽古

文選東都賦悳章稽古李善注尚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玉裁按此李善所據本作粵也唐時各本不同故李善引作粵李賢注班固傳引作曰與正義本同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字亦作曰　蔡氏沈云曰粵越通古文作粵云古文者謂宋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尚書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為書古文訓者也宋人多誤認此為壁中眞本　曰若稽古四字為句不獨皋陶謨也蓋堯典亦然下文帝堯曰放勳五字為句逸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一接民之任夷德之用此可證也漢策文亦多云惟稽古

帝堯曰放勳

釋文徐云鄭王如此玉裁按音家多循其義以為音蓋鄭王放訓大放繼之放有大義故云如字也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勳古文作勛从員按周禮夏官司勳注曰故書勳作勛鄭司農曰勛讀為勳勳功也以說文殂字下引勛乃殂證之則壁中故書作放勛孔安國庸生乃易為勳許君存壁中之舊故殂字下引書作勛又按注中凡言讀為者皆易其本字若勳勛一字特異其諧聲鄭司農當云勛古文勳不當言讀為也而言讀為者古文既絕漢初不識周禮初出時以意定勳為勛字而不敢斷為一字異體至許君乃敢斷之曰古文勳耳觀讀為祀同

欽明文思安安

按欽明文思安安古文尚書也欽明文塞晏晏今文尚書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塞今版本作思淡人所改晏晏第五倫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聰疑當作欽明文塞晏晏郅壽傳曰塞晏之化隸釋魏受禪表曰欽明文塞思與塞同部雙聲故古思今塞凡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乖異不盡關乎音韻此則關乎音韻者凡緯書皆出於漢書緯則皆襲今文尚書凡漢人之於尚書惟博士所習者是業終漢之世惟歐陽夏侯得置博士是以上自帝王下及庶人其所偁引尚書未有外於是者而漢季先鄭馬季長鄭康成注經乃一用古文尚書此考古之大較也此書以撰異名詳古文今文字句之同異而其說之同異不暇詳雖不暇詳而時論及之郅壽傳注引鄭考靈耀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道德純備充實之意也故以訓塞此今文尚書說也鄭注古文尚書云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尚書說也各如其字釋之若馬季長注古文尚書曰道德純備謂之思此用今文尚書之說注古文尚書讀思為塞易其字也凡馬鄭王雖薄歐陽夏侯而不盡廢其說如馬此條是

按塞字從土近或改從心作𡫏傳合說文解字改詩燕燕定之方中常武字皆作𡫏而魏碑欽明文塞刻畫可據凡古書字蹟即審定譌繆改竄倘當慎安可偏據許氏一書因許書所無則盡改古籍所有以為尊許因許書字各有本義則盡改假借之字勒歸本字如用𡫏改塞其意改假借歸本字也不思塞實非故訓乎六書假借可廢乎詩書可盡改古籍面目可盡失乎舉此為言小學者破惑

後漢書祭祀志注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寬裕晏晏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俗刻作晏然誤以寬宏臨下陳寵傳數詔羣僚弘崇晏晏馮衍傳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崔瑗司隸校尉箴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其惠和也晏

晏然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爾雅晏晏溫和也古安晏通用如左傳安孺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也

又按漢人多偁引歐陽夏矦尚書而歐陽夏矦尚書永嘉後既亾則不能指其所出如文塞晏晏唐人第以爲出考靈耀不知作書緯者亦用今文尚書也

允恭

尚書後案曰恭古作共玉裁按此誤也尚書凡恭肅字皆從心供奉供給字則作共分用畫然漢石經無逸篇嚴恭寅畏與徽柔懿共惟正之共各體可證懿共非恭肅字也說詳後各篇　又按詩恭敬字皆作恭惟詩韓弈虔共爾位鄭云古之恭字或作共與毛說異然云或作則知偶一有之非其常也

克讓

漢書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攘古讓字玉裁按鄭君注曲禮曰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說文解字曰攘推也讓相責讓也許君以从手者爲謙讓字矣

光被四表

古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作橫鄭君周頌箋引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用古文尚書也漢書王莽傳莽奏曰昔唐堯橫被四表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詔曰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崔駰傳崔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班固傳西都賦曰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張衡東京賦曰惠風橫被（今文選譌改爲廣而魏都賦注所引固不誤後漢書孝章帝紀威靈廣被蓋同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皆云光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此蓋本作橫淺人用古文改之）此皆用今文尚書也臧先生與王鳳喈內翰書曰孔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熲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辭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爾雅桄字六經不見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爲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橫轉寫爲桄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而釋文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遞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玉裁按先生此書但云古本必有作橫被者而未知漢人言橫被者甚多又未知伏生作橫壁中作光皆即桄字爾雅說文桄充也桄橫通用與今文尚書合孫叔然爾雅作光充也與古文尚書合古文尚書光字即桄之假借鄭君釋以光耀（見周頌正義）此就本義釋之僞孔云光充也此就假借釋之用今文注古文也古今文字異而音義同僞孔訓爲長桄之訓充者凡物將充滿之必外爲之郭而後可充孟子曰擴而充之擴即橫字之異體四面爲之橫而充之也漢人訓詁之法當云桄猶充也爾雅舉其大致而已

淮南王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高注橫讀桄車之桄洪氏蕊登榜曰漢人橫桄通用甚明玉裁按木之橫者曰桄桄車謂車之有桄者也李登聲類作輄車下橫木也（見眾經音義）釋元應眾經音義曰桄音光古文橫㶂二形聲類作輄今車牀及梯轝下橫木皆是也然則桄是本字橫是假借字橫之古音讀如黃亦讀如杭用爲桄之假借則讀如光而恢郭之義則漢後橫桄皆切古曠今俗謂器物之橫木亦古曠切此古今語有輕重也墬形訓說崑崙虛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高注橫猶光也此光字乃桄字之誤山海經面有九井以玉爲檻玉橫即玉檻甚明說文且字下曰从几足有二橫魯頌鄭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閒有橫明堂位俎夏后氏以嶡鄭注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橫皆即桄橫被四表橫四維謂以四表四維爲圻堮而郭之古無廓字郭廓同字爲之郭而郭之爲之橫而橫之正是一理橫郭也與韓詩䩬（古音光）廓也亦是一理孟子擴而充之擴乃橫之俗字孟子原書當是橫而充之趙注擴廓也當是橫郭也今人讀擴爲廓而已集韻四十二宕古曠一切有桄橫彉擴擴五字實是一字可以證古音古義

古經字多假借非兼考名家難得其誼如毛詩如鳥斯革故訓傳曰革翼也韓詩作翰翅也韓用本字毛用假借字而其說正同正如古文作光今文作橫而其義正同鄭君以光耀釋之未協其箋詩牽引尚書希革字亦令學者淆惑

漢書文帝紀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按此漢人用橫字之一端也

格于上下

許叔重說文解字八篇人部曰假非眞也从人叚聲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一曰至也四字蓋非許書之舊許君引經文與其字義不合者甚多皆六書之假借也如無有作䠊何關人姓布重莧席何關火不明我乃酌彼金罍何關市賈多得好蔑姑其本字致莫易其假借字也二篇彳部曰假至也與方言合然則假其本字假其假借字淺人見引虞書與非眞之義不屬則妄增一曰至也四字以聯屬之方言假至也郭音駕證以集韻四十禡則其字本從彳）按許書自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則凡許所偁尚書皆孔安國壁中本凡壁中本有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定其字者如堋改作朋鹛定作斷截定作毳之類是也叔重存其故皆本字往往與今本乖異職此之由凡安國讀定之本遞傳至衞賈馬鄭王及僞孔唐天寶三載命一不學無識之衞包盡改其古字如共改作供女作汝鄉作嚮御作迓奴作孥庸作鏞焭作煢淺作餞烏作鳥道作導尼作昵旄作毛雺作蒙圛作驛棐作費馮作憑蔑作蔑斁作塗闢作闢之類是也許所見壁中是假字而今本堯典格字五見考毛詩楚茨抑作格毛云來也至也雲漢作假毛云至也是古時格假通用尚書作格其來已久

王逸注招魂曰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叔師多用今文尚書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後漢書孝順帝紀不顯之德假于上下史記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漢書惟先假王正厥事尚書大傳祖考來假此今文尚書有假無格之證易王假之王假有廟虞翻皆云假至也詩來假祁祁鄭云假至也毛鄭於假字或云大也或云升也或云至也其音皆讀如賈或讀如嫁陸氏釋文於升至二義皆云更白反非也

凡史記漢書所引今文尚書淺人少見多怪輒以所習古文

尚書改之如史記五是來備見於章懷之後漢書注而今本宋世家乃作曰時五者來備便程南爲見於司馬貞張守節之注而今本五帝本紀作南譌漢書舜讓于德不台見於李善文選注而今本王莽傳作不嗣循是求之兩漢書或作光作格者皆此類也

克明俊德

禮記大學篇帝典曰克明峻德此與古文尚書合特山旁人旁爲異耳今文尚書作克明馴德馴訓順也史記五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玉裁按今文尚書五品不訓史記作不馴然則馴訓古通用今有平去之別古以川聲同音周禮土馴鄭司農讀馴爲訓而釋以告道引爾雅訓道也以明之今本周禮作土訓注云訓讀爲馴者後人妄改余別有說一篇周易馴致其道徐仙民音訓劉昌宗周禮馴音訓堯典若釋爲順者本紀作馴馴予工馴予上下草木鳥獸是也或徑作順順此事是也洪範于帝其訓世家訓作順知馴訓順三字通用堯典在歐陽夏矦當作克明訓德與五品不訓用字正同徐中散在晉末雖今文尚書已佚而祖飢謚哉之類尚存一二又採集舊聞知馴卽訓字故云古訓字也凡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全用今文尚書

凡史記錄尚書有苦其難讀以故訓字易之者如克明作能明協和作合和是也有所用今文尚書與古文本不同者如俊德作訓德萬邦作萬國是也辨乎斯二者而後能讀史記而後能讀尚書

以親九族

白虎通宗族篇兩言尚書曰以親九族

九族旣睦平章百姓

詩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按書傳者謂尚書大傳也今尚書大傳無辨章百姓之語散佚非完書也史記索隱云便章古文尚書作平今文作辯是小司馬所見尚書大傳亦有之後漢書劉愷傳曰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班固典引曰惇睦辨章之化洽賓戲曰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東觀漢紀曰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見太平御覽此皆用今文尚書也而李賢注後漢書兩引辯章百姓鄭注云辯別也章明也葢鄭注尚書讀平爲辨從今文尚書也毛詩傳曰平平辨治也鄭注論語曰便便辨也古便平辨辯四字通用尚書平辨皆訓使鄭注周禮馮相氏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正義云尚書皆作平今皆云辨據書傳而言然則亦從今文尚書易平爲辨也

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說文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𠂔與平相似孔氏誤𠂔爲平耳玉裁按平辨雖一在古音十一部一在古音十二部而同入最近是以周易清眞通用洪範偏平合韻尚書平辨皆訓使召誥平來一作辨來酒誥勿辨乃司民湎于酒書序王俾榮伯作辨肅愼之命傳一作辨此平章卽辨章之理也不必如惠所說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五帝本紀作合和萬國漢書地理志曰書云協和萬國漢書宣帝紀地節元年詔曰葢聞堯親九族已和萬國論衡藝增篇尚書協和萬國玉裁按古文尚書邦字今文尚書皆作國漢書引毋教佚欲有國史記二百里任國白虎通矦甸任衞作國伯此等國字非爲本朝諱自是今文尚書本作國漢人詩書不諱不改經字蔡邕所書今文般庚試以爾遷安定厥國此可以相證宋史禮志紹興二年禮部太常寺言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讀曰滿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內讖服邦外矦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此說葢非無見葢引經傳皆仍其舊若常雨若常陽若則以訓故字代之小司徒乃分地域注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玉裁按域卽或字或卽國字此古國與邦通用之證也或云邦𨱿韻語國則不韻予曰此不必韻老子修之國其德乃豐未嘗非古合韻也

黎民於變時雍

於陸無音正義釋以於是或疑本作于衞包改之玉裁按葢相傳舊本如是如毛詩俟我於城隅於我乎夏屋皆作於也兩變曰於予陸氏亦不音烏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書云黎民於蕃時雍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應劭注云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葢應用古文尚書讀蕃爲變正如五行志思心曰容應劭亦用古文尚書讀容爲睿韋注蕃訓多則如今文說不改字師古所引音義葢刪去古文作變之語

漢孔宙碑於亣時雍亣卽今之卞字弁之變體弁葢蕃之假借古音弁讀如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

字本從止衞包改從日

漢書藝文志說陰陽家云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曰厤象日月星辰　中論厤數篇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敬授民時

民時衞包改作人時玉裁按民時自來尚書無作人時者郎以注疏本證之洪範孔傳皋陶謨正義皆云敬授民時唐初本不誤也自唐孝明天寶三載始命衞包改古文尚書包以民時字在卷首非他民字可比乃竟改爲人時而古人引用如鄭注尚書大傳徐氏偉長中論厤數篇韋氏注鄭語皆引敬授民時皆治古文尚書者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律厤志食貨志藝文志李尋傳王莽傳漢孫叔敖碑亦皆引敬授民時皆治今文尚書者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

宅今文尚書作度周禮注引度西曰柳穀此鄭引今文尚書也然則宅嵎夷宅南交宅朔方今文皆本作度矣揚雄方言曰度尻居今之字也東濟海岱之間或曰度與今文尚書合攷三危既宅夏本紀作既度是降丘宅土風俗通義作度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帝本紀作有度五度然則凡古文尚書皆作宅凡今文尚書皆作度五帝本紀居郁夷居南交居西土居北方皆作居者此以訓詁之字代之也戴先生曰當從朱子說作度而訓爲度日景與周禮測日南日北日東日西合爲一義　尚書正義卷二引夏矦歐陽等書宅嵎鐵字作宅者葢誤依古文尚書

嵎夷古文尚書作堣夷今文尚書作禺銕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堣夷玉裁按此許用古文尚書也惟從土與從山異葢古文尚書字本從土轉寫誤從山說文土部堣夷山部封嵎二

字譌然玉篇土部曰堣夷日所出虞書分命羲仲宅堣夷本亦作嵎葢有堣嵎二本後人舍是從非耳說文九篇山部崵字下曰嵎銕（小徐作鐵大徐作銕）崵谷也玉裁按此用今文尚書也嵎當本是禺或增山旁耳史記夏本紀索隱曰嵎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尚書堯典釋文曰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尚書正義卷二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玉裁按嵎鐵卽禺銕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譌體也廣韵上平六脂峓字下云嵎峓山名書作嵎夷以脂切集韵上平六脂銕字下云嵎銕東表之地延脂切（延作知誤）廣韵集韵十二齊皆有銕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銕峓三字通用（集韵無峓字疑廣韵峓乃銕之誤）凡緯書皆出於漢人之手故考靈曜帝命驗皆用今文尚書釋文引史記作禺銕今史記作郁夷乃禺銕之刱本郁在尤侯入聲（自之咍轉入）禺在侯部平聲釋文之史記二字疑說文二字之誤謂山部崵字下所云也或陸氏所據史記與張守節司馬貞本不同

禮記月令注曰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正義云今尚書者今文尚書也玉裁按疑今字下有脫文鄭之注經引今文尚書絕少惟周禮有度西曰柳穀一條耳且古文堣夷今文作禺銕皆有左證不當以宅嵎夷系之夏侯歐陽書也或云今尚書者猶言今月令葢本作度禺銕而後人用所習古文改之余以爲周禮注引柳穀者爲檟讀柳之證此引書爲命田舍東郊之證不必援禺銕字也非有脫文則今爲衍字

又按尚書正義曰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句絕）宅嵎夷（此謂古文）爲宅嵎鐵（禺之誤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柳谷（夏侯等）心腹賢腸（古文）曰憂（優之誤）腎（賢之誤）陽（揚之誤夏侯等）劓刵劅剠（古文）云臏宮劓割頭庶剠（夏侯等）是鄭注不同也此四條皆上句古文下句今文本自明白不意善讀古書如閻百詩氏尚誤會而互易之（尚書古文疏證第二十三）近注尚書者皆襲其誤甚矣句度之難也四條皆有左證各見當篇

又按尚書正義宅嵎夷爲宅嵎鐵宋版鐵作峓　尚書釋文嵎字下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毛居正正誤云史記作郁夷說文作嵎峓銕古鐵字葢峓誤爲銕也　玉裁按大小徐說文皆無峓字毛氏說文二字葢廣韵二字之誤筆玉篇集韵皆無峓字廣韵嵎峓殊不可憑宋本尚書乃或改鐵爲峓凡宋版之不可盡信如此

又按徐氏楚金說文繫傳云古文尚書夷作鐵此所云古文尚書者葢郎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武薛季宣者也從各書抄撮而成此條誤認今文爲古文不足深辯

曰暘谷

按古文尚書作暘今文尚書作崵說文七篇日部曰暘日出也從日昜聲虞書曰曰暘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暘谷七字大徐本作商書曰暘谷五字按當作虞書曰曰暘谷六字二徐本脫譌皆因日字疊出致亂如口部商書曰曰圛今本譌謬正同）此與土部宅堣夷相屬偁古文尚書也九篇山部崵字下曰一曰嵎銕崵谷也（崵谷上當有日字轉寫失之）此偁今文尚書也以嵎銕今文則知相屬之崵谷今文無疑也許君曰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則許君所引尚書必皆孔氏古文今按許君敘述言其梗槩其所引禺銕崵谷夌𦍧拼褎毛旁逑孱功則不廢今文正如偁詩毛氏而江之永矣偁韓偁春秋左氏而引公羊非一也

寅賓出日

說文寅辰名夤敬惕也尚書古本多作夤字故唐人引書多作夤李仲璇孔子廟碑作夤賓集韵引夤淺納日凡堯典咎繇謨寅字似皆當作夤致爾雅釋故寅敬也古字多假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夤奉天命李善注引爾雅夤敬也鄧展注漢書亦曰夤敬也則爾雅古本亦作夤

釋文曰賓如字徐音殯玉裁按仙民讀爲上擯承擯紹擯之擯說文八篇人部曰儐導也或從手作擯仙民音得孔意如字非也　按賓讀平聲儐讀去聲此自後人分別古無是也故假賓爲儐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設九賓於廷周末禮廢儐至於九侈靡之故也

僞孔傳云賓導也此葢依今文家說五帝本紀敬道日出此賓訓導之證也道導古今字

平秩東作

說文豐部及僞孔本作平鄭作辨馬作苹此鈞是古文尚書而因音近不同也鄭作辨者周禮馮相氏注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字皆作辨又上文平章鄭亦作辨章可證也鄭注辨章曰辨別也度此訓亦當同也馬作苹釋文曰平如字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玉裁按古者平辨皆訓使如雒誥伻來以圖棐經音辨作平來以圖漢書劉向傳亦作平來以圖雒誥伻來來示予漢人所引亦作辨來來示予酒誥勿辨乃司民湎于酒書序王俾榮伯俾馬本作辨詩采菽傳云苹使也爾雅釋詁云拼抨使也集韵十三耕曰拼抨伻迸（疑當作苹）平苹六字同玉裁謂平與辨清眞之合平與俾清支之合也詩書作從艸之苹苹皆字之假借也尚書大傳辯秩辯在字皆作辯史記五帝本紀字皆作便此皆今文尚書辯辨便古通用不得云今文與古文異也

方言靑齊之閒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爲卒便是也按平使乃古語可爲尚書平來之證今本方言作卒便者乃譌字耳匡謬正俗云俗語謂聽之使去爲不使郎俾使也疾言之音訛若云不使爾今按亦卽平使之音訛平補耕反與俾不皆雙聲

說文五篇豐部曰豑爵之次弟也從豐弟虞書曰平豑東作此葢壁中古文也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見索隱今本伏作）辯秩南僞辯秩西成（周禮馮相氏注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正義云皆據書傳而言按辨與辯通用今本大傳伏辯秩東作辯秩南僞二條）此伏生今文也今本古文尚書皆作秩葢由孔子國以今文字讀之讀豑爲秩也壁中古文初出時影通其讀者孔子國以隸書定其音讀通其假借如豑易爲秩銖易爲朱韶易爲斷繇易爲肆截易爲蠢此定其音讀也如敢易爲好狟易爲桓敀易爲伯堋易爲朋炪易爲拙莫易爲蔑緢易爲貇此通其假借也

史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葢尚書滋多於是矣按今文二字蒙上古文二字而言壁中書皆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今文者漢所習隸書也以今文讀之者猶言以今字讀之也秦製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遂絕壁中古文影能識者安國獨能以

今字寫定古文凡古云讀者其義不一諷誦其文曰讀定其難識之字曰讀得其假借之字曰讀抽續其義而推演之曰讀子國於壁中書兼此四者故如古文作戴隸作蠢古文作詔隸作斷朋之假借爲堋好之假借爲攷桓皃之假借爲狟緢皆子國挪爲之並口說各篇大義遞傳至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者以故尙書有古孔說今歐陽夏侯說而其奇文異畫往往見於說文解字而馬鄭王僞孔尙書中無之竊謂此正如周禮一書出於山巖屋壁經劉歆杜子春鄭衆賈逵之讀而後行鄭君康成注中凡言某故書作某杜子春鄭司農讀爲某者今周禮多已改從杜鄭所讀爲之字而不從山巖屋壁故書之字康成所云二三君子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是也由此言之說文解字所載尙書其壁中故書存其舊蹟歟馬鄭王僞孔之本其子國以今字讀定者歟馬鄭王之注必有如周禮故書作某儀禮古文作某今文作某之云而盡散失難考僞孔之傳則目不睹眞壁中物缺而不道今之言尙書者必欲用說文解字改馬鄭王僞孔相傳之本是鷦鵬已翔乎寥郭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也倘史記謂上文伏生尙書爲今文則漢魏人祇有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尙書二目絕無謂歐陽夏侯爲今文尙書者漢魏人注漢書多以古文別於歐陽夏侯如云容古文作睿台古文作嗣祖古文言阻陽古文作擊是也晉以後古文尙書盛行始有言今文尙書以別之者如晉末徐廣史記音義今文尙書作不怡今文曰惟刑之謐哉今文尙書作祖飢裴松之注三國志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此今文尙書四字之始見唐人作經典釋文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作五經正義於尙書則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二卷)於禮記月令則曰鼂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尙書不知自漢以來謂之歐陽尙書而已夏侯尙書而已不得因徐廣裴松作注別於古文尙書立此名目而曲爲之說佀古有此名者然也且惟今文尙書四字古人所無有通人所不道故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易尙書名之曰今文尙書且史記云以今文讀之漢書則云以今文字讀之今文字者謂今之文字也讀之者兼前四者而言故曰因以起其家謂於伏生歐陽尙書外別立古文家也後人讀史記漢書不察乃謂以伏生歐陽尙書校古文尙書信如是則誰不能之而獨讓子國起其家歟且伏生歐陽尙書非可用以讀古文尙書也如優賢揚歷臏宮劓劅頭庶剠日禺鍼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文塞晏晏無淫于酒無劮于游田其字既不同其句之長其字之多少復大異非謂同字而一用隸書一用古文若合符節也且其下文云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謂伏生歐陽所無而安國亦以今字讀之寫定可誦豈徒取伏生歐陽所有者讎校云爾哉作僞孔序者不解史漢所云乃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意謂史漢之今文二字卽伏生書也夫伏生之書互勘斷不能廢而專倚伏生之書則文字不能盡通其讀詎遂能考論其義哉又云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句絕)定(句)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不識此二十五篇何所藉以攷論文義也且漢書藝文志云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此謂以古文考伏書非謂以伏書讀古文也)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讓大常博士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合之兩偁林傳曰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然則壁中所出尙書子國旣盡以今字讀之盡得其讀更無餘篇矣劉向別錄桓譚新論所謂五十八篇是也烏在定其可知者而其餘尙有錯亂摩滅弗可復知者哉說文曰平豑東作馬鄭僞孔本皆作秩(鄭本作秩秩見周禮注馬本作秩於釋文不言馬作某知之也凡馬鄭本有異釋文多出之)此必安國讀豑爲秩易其字也豑字不見於他經倉頡等篇有其字與否未可知許君以會意說之曰爵之次弟也爵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從豐弟會意秩字經典多用許君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積之秩秩是則用爲紋序之義二字皆屬假借近人云豑其本字秩其假借字漫改秩爲豑好古而不通其源也

王肅私定家語云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尙書傳五十八篇又引子國孫衍上書曰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此可以證史漢今文二字之解

或謂古文尙書字多難識今文尙書字多易知余曰此未可槩論也亦有今難而古易者如咎繇暮拮隔鳴球擊易而隔難堯典舜讓于德不台嗣易而台難曰禺銕夷易而銕難牧誓如豺如離罷易而離難般庚若顚木之有粤枿由易而粤難以此類推之

又按漢人五經異義但云今尙書不言今文尙書者史記儒林傳曰伏生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亾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按伏生藏而復得者亦古文也尙書出于周室所斆孔子所書用倉頡所造古文始皇初兼天下始專用秦文許君叔重說隸書之興在燒滅經書之際然則經書無不古文者可知伏生得二十九篇敎於齊魯授朝錯張生歐陽生蓋亦以隸書寫之如僞孔所云爲隸古者是則壁中亦有今文伏生亦有古文也以其字句多乖異故先出者旣偁尙書矣旣偁歐陽尙書夏侯尙書矣則後出者指魯王壁中事別之曰古文尙書猶今人分別言某本某本耳非孔氏者皆古字無今字伏生者則皆今字無古字得偁今文尙書也

尙書大傳作辯秩史記多襲今文尙書乃作便程索隱曰此訓秩爲程也玉裁按程讀如字不得如劉伯莊遥音秩也然楚詞懷沙程與匹韵說文𢧜𧼯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是程亦讀如秩

風俗通義祀典篇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玉裁按青史子言辨秩東作與尙書大傳合

孟子萬章篇趙注曰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玉裁按趙氏所引皆今文尙書而作平或今文尙書亦作平或後人改之皆未可定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爾雅釋言殷中也郭注書曰以殷仲春

仲五帝本紀作中古字多以中爲仲蓋古文尙書本亦然後人改之

厥民析

厥其也爾雅[illegible]文若汗簡等之古文尙書作氒則與爾雅

不相應矣
呂氏春秋仲春紀耕者少舍高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
者也尚書厥民析散布在野
鳥獸孳尾
孳尾五帝本紀作字微按孳字古通用尾微古通用如微生
亦作尾生是也說文廣雅皆云尾微也以微釋尾未知今文
尚書本作微字抑作尾而司馬以訓故之微代之裴駰集解
曰尚書微作尾說云尾交接也(此仍用孔傳耳說云韓寫作說文云大誤)
申命羲叔宅南交
尚書大傳中祀大交鄭注中仲也古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
巡守仲祭大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玉
裁按疑今文尚書作大交鄭以古文尚書釋之凡鄭注尚書
大傳言書曰經曰者皆謂古文尚書也正義鄭云夏不言曰
明都三字摩滅也玉裁按此以冬有曰幽都三字知之王肅
則云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非闕文也
平秩南僞
僞衞包作訛今依鄭本周禮馮相氏鄭注辨秩南僞釋文僞
五禾反今俗本改注作南僞又妄改釋文之僞作譌而宋本
釋文固不誤(葉林宗影鈔宋本在蘇州朱奐文游處通志堂本作譌非也)羣經音辨卷三
人部曰僞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此據周禮音義集韵類
篇亦本之曰僞同吪吾禾切古僞與爲通用荀卿書分別性
與僞人爲曰僞也古文尚書作南僞亦或作南爲
五帝本紀便程南爲(今本爲作譌者妄依衞包尚書)索隱曰爲依字讀春言
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强讀爲訛
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玉裁按依小司馬强讀爲訛
之云則知孔本經作平秩南爲傳云爲化也古音爲化字同
在第十七部老子列傳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爲化一
韵靜正一韵凡爲之者所以化之也鄭君注東作曰作生也
然則南爲鄭必訓化由生而化而成是禾之節次淮南天文
訓曰禾不爲菽麥不爲是也小司馬直云作爲同義則爲混
於東作高誘注淮南曰爲成也則爲混於西成作傳者未嘗
不合古音古義而淺人謂爲不得訓化必是孔讀作訛衞包
因徑改作訛字則言音義者誤之也小司馬開元時人其所

據尚是南爲
漢書王莽傳中莽曰予之東巡勸東作南巡勸南僞西巡勸
西成北巡勸蓋藏師古曰僞讀曰訛訛化也玉裁按莽所用
多今文尚書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作僞之證師古注
云云卽用孔安國語而增讀曰訛數字僞孔注尚書大致倣
毛公詁訓傳無讀爲讀曰之例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小雅斯干詩箋云如鳥夏暑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宅今文尚書作度
壁中古文本作丣谷鄭讀作昧谷今文尚書作柳穀吳志虞
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注尚書違失四事一曰古大篆
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
又云古篆丣字反以爲昧按如虞言則鄭君尚書本作丣鄭
云丣讀當爲昧虞意今文尚書作柳近是故非之也裴松之
云翻謂大篆丣字讀當言柳爲謂翻言爲然與日辰丣字字
同音異據裴語益證經文作丣鄭讀作昧矣虞說鄭君之失
丣卽柳而誤易爲昧與冃似同而從誤作同丣似丣而從誤
作丣洮濯音近而更洮爲濯四事一例僞孔本作昧用鄭說
也僞孔意謂壁中丣字孔安國已易爲昧在鄭之前非鄭郗
見也今文尚書本作柳何以證之尚書大傳言大交柳穀幽
都卽古文尚書之南交昧谷幽都也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柳
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尚書正義卷二曰夏侯等書
(句絕)昧谷鄭爲柳谷(謂夏侯等)是與鄭注不同也五帝本紀昧谷徐
廣曰一作柳谷玉裁按司馬用今文尚書作史記作柳者是
司馬眞本作昧者淺人以所習古文尚書改之也或疑班氏
說史記堯典諸篇多用古文說余謂至鄭君而後讀丣爲昧
見駁於虞翻司馬安能逆知之而從之乎又周禮縫人衣翣
柳之材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與大傳注合)書曰分命和仲度
西曰柳穀故書柳作槱鄭司農讀爲柳正義云書曰者是濟
南伏生尚書(二字俗本誤作書柳)文玉裁按疏說是也鄭詩禮注多用
古文尚書惟此條以柳訓相合用今文尚書據大傳史記周
禮及尚書正義則今文尚書作柳穀無疑虞仲翔謂壁中丣

字卽伏生本字其云讀當爲柳者據伏生書而云然玉裁按
謂仲翔之說爲疏考究之未精也伏書作柳者蓋其壁藏本
作柳或壁藏本作丣而伏讀爲柳皆未可定丣者古文酉字
柳從丣聲古字多同聲假借虞見鄭注丣讀當爲昧之云疑
其何不讀爲柳有依據以愚審之丣丣二字易溷壁中必是
丣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爲昧正與詩箋茅蒐韎聲茅韎雙
聲一例若壁中是丣字則鄭豈不能比合今文柳穀爲說伏
生作柳孔壁作丣形與聲皆畧相似(丣丣古音同在第三部尤幽內)虞不細
考謂壁中與伏生合而妄譏鄭君裴松之亦云丣與卯字同
音異二字豈得云同哉鄭注周禮引伏書柳穀爲翣柳之證
其注古文尚書則不欲牽合伏書近時注尚書者乃據周禮
注謂鄭未嘗作昧謂仲翔誣鄭不思仲翔作奏時鄭注尚書
家習戶曉豈能鑿空相誣譬如因禮記注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爲定姜之詩便謂鄭無莊姜送歸妾之說其可乎否也由
不知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分別條理秩然耳
又按周禮故書作槱槱從木從貿貿從貝從丣聲而先鄭
讀槱爲柳此於疊韵求之也後鄭注尚書讀丣爲昧此於雙
聲求之也
又按今文尚書作柳穀史記五帝本紀及正義引夏侯等書
穀皆作谷此就今文中又不同必有本作某讀爲某之說皆
不可攷矣
寅淺內日
釋文作餞云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玉裁按集韵二
十八獮云淺在演切滅也書寅淺納日馬融讀通作餞尚書
釋文自開寶中更定乃有舊本新本之不同蓋尚書本作寅
淺僞孔云淺送也是讀淺爲餞故陸氏云賤衍反淺本此演
反讀爲餞乃賤衍反也馬季長意則不讀爲餞直就淺字訓
爲薄迫之義故云滅也滅猶沒也集韵所據乃德明舊本其
云通作餞者正謂釋文作淺衞包所改尚書作餞故云然又
未能憭馬與僞孔訓不同也今更正尚書正文作淺　尚書
後案引集韵餞馬作淺後案櫽栝集韵語殊誤僞孔與馬本
皆作淺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引寅淺
納日此據集韵而誤天寶之尚書作餞古文尚書作本淺也

賈昌朝羣經音辨曰淺送也滅也音餞書寅淺納日賈與丁度等目驗陸德明釋文未改本而云也

又按馬讀淺爲踐說文踐履也尚書大傳說踐奄曰踐之者藉之也（俗作藉誤）此馬意也

尚書大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蓋今文尚書作餞訓送故僞孔用今文說訓淺爲送餞字用字太巧不若作淺爲善也

又按尚書大傳寅餞字恐後人用今本尚書改之非本如是也五帝本紀曰敬道日入與上文寅賓同訓偁經文作餞不得釋爲道也說文曰踐履也蹈踐也道與蹈音同春之敬道道與導同秋之敬道道與蹈同謂蹈履日入之路也蓋今文尚書作踐故馬從之讀古文尚書之淺爲踐釋之曰滅也僞孔讀淺爲餞說雖巧而非渾渾無涯之象矣

內讀入聲今本作納者淺人所改其誤已久矣凡古文尚書出內字今文尚書多作入如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見於尚書大傳而夙夜出內朕命惟允史記五帝本紀作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內于百揆作徧入百官內于大麓作入于大麓出納五言作出入五言九江內錫大龜夏本紀作入賜大龜此皆今文尚書本文非子長所易字如允作信則子長以訓詁之字易之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周禮司寤氏注書曰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夷五帝本紀作夷易臧氏琳曰當是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易平也以鼓切

說文八篇毛部曰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也從毛先聲讀若選

周禮司裘注仲秋鳥獸毨毨釋文毨音毛集韵毛或作毨惠氏定宇曰毨當爲毴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毴毨中冬鳥獸毴毴涉下而誤耳玉裁按謂涉下句作毴又誤毴也然鳥獸毴毴惟見於說文恐竟以毴毨毴毴系之鄭氏尚書則無攷也禮注毴字未可議攷

又按周禮注毴毨釋文毴音毛此乃自來相傳舊本舊音非有誤也下文毴毛字從毛集韵攷舊韵而尹切毴字從隹毛毛亦聲故相傳音毛集韵曰毛亦作毴此蓋壁中堯典古文鄭君不敢定爲毛字（偁是毛字則不當與下文毛異體）故仍其舊如周禮巾車故書有毦字亦或爲毦毦者氂之古文也毦者璣之譌體也釋文曰毦或音毛者或以爲毴字也釋文之毴音毛用今本尚書定之今本古文尚書蓋自孔子國都尉朝膠東庸生久易毴爲毛矣鄭不易爲毛蓋別有見而其說不傳

又按廣韵十七準作毴集韵二腫十七準皆作毴此說文鳥獸毴毛字從隼之證玉篇毛部毴誤作毴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五帝本紀作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玉裁按作朔易者古文尚書作伏物者今文尚書也今本尚書大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此朔易二字乃淺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辯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尚書王莽傳曰予之東巡以勸東作予之南巡以勸南僞予之西巡以勸西成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即伏物也此今文尚書說也

又按小司馬所引大傳不誤而周禮馮相氏正義云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在朔易皆據書傳而言按書大傳本云伏物不云朔易鄭自用古文尚書耳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詩小星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惠氏天牧據此謂字从丣（古文酉）作昴說文誤作昴說文非許氏之舊俗本流傳莫能正也玉裁謂漢人謂昴爲留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言留毛公訓昴爲留者言詩之昴卽今俗所云留也如漢人謂甲爲鎧注家每云甲鎧也之類十月之交丣韵醜小星昴韵裯猶則丣昴古皆讀莫有反讀如母漢人呼留語言之異也音之同部相近者也不得據留字之形聲議改昴字裴松之注虞翻傳謂劉留𨚗柳同用丣以諧聲不言昴亦丣丣也且禮說言丣從日爲昴丣從日爲昴末諸古籍安所得兩字之用乎言丣象開門丣象閉門昴爲白虎不當從丣不知此六書形聲內聲與義不相涉者耳且徐仙民音茅（此讀平聲以叶稠猶耳）陸德明音卯相承古音如是與丣貿字正同一紐而丣留劉聊柳珋駵鰤茆節从丣之字同一紐則古音雖同部而異紐如是昴宷从丣則自古不讀莫飽切矣凡攷古非燁然不惑毋輕議改

惠氏定宇校改雅雨堂尚書大傳昴字爲昴非也又改注中驩兜爲鵩吺粉米爲黺絑雖有依據而未協其校改李氏易傳眇能視跛能履能皆爲而突如其來如突爲㐬皆非（詳說文解字讀）惠氏爲東南古學之大宗然其疵顒不可不知也

厥民奧

今本作隩此字本作奧故孔云室也正義引爾雅室西南隅爲奧經文斷不作隩字考爾雅釋宮音義雖云奧本或作隩然又云尚書幷說文皆云奧室也可以證尚書經傳本作奧衛包見陸氏云於六反讀隩音則然奧音不爾因改爲隩抑知奧何嫌於耗於六二反乎集韵一屋云奧乙六切室中此取諸釋文也馬云煖也此讀奧爲燠奧自可引申兼煖義不俟加火旁洪範說庶徵字本作奧史記漢書公羊傳注皆爾堯典經文偁作隩則無緣馬訓爲煖矣今作奧以復其舊

又按文選赭白馬賦李注云鄭元尚書注曰奧內也此鄭注古文尚書作奧之明證也

又按五帝本紀作燠恐亦淺人用馬訓加火旁耳

鳥獸氄毛

說文八篇毛部曰毴毛盛也從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毴髦大徐引唐韵而尹切又人勇切玉裁按說文作毴蓋壁中本如是今本作氄蓋俗體隼聲在古音十三部𦏧聲在古音十五部而𦏧可讀如述（如詩傳遹述是也）述可讀如允（如仲允膳夫漢書作中術是也）故隼聲亦作𦏧聲也釋文氄如勇反徐又而充反（充字蓋允之譌玉篇而勇而允二切說文繫傳而尹反集韵乳尹切可證也若是而充則與如充不別）又如充反仙民而允一切是此字本音其他如勇而充皆轉音也今文尚書作𣰆說文三篇䍐部䍐字下曰虞書曰鳥獸䍐毛從䍐從衣按此亦𦏧字訓羽獵韋袴而虞書䍐毛則訓毛盛六書之假借也此與毛部所引絕異蓋今文尚書也䍐聲古音在第七部而第六部與第九部古多合韵此䍐讀而隴切之理古文尚書

也汝字亦讀而尤人兩二切者從爾字讀也

學某爾說文疑帝多矣而一事最甚如爽既訓羽撒革紛而引虞書鳥獸褎毛爲證此何解邪予曰此叔重之言假借也叔重列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前四者字形也轉注者字義也許書每字必舉其本義則假借有其目而無其實若鄭人之比合其同音者而得之而不知其所係本至備也以紛譬言之如厭隱識說殄行豎者嫉之假借于家邦者朋之假借予亦讖謀猷者猶之假借尚猶猶猶者桓桓之假借無有作猷猷者好之假借惟其散丹臒敷者度之假借武王惟間爾者冒之假借常敬常任故者伯之假借勿以諭人諭者愉之假借在后之調爾者何之假借而重其嚴芟者蔑之假借惟貓有稱猶者額之假借以詩言之如參差荇菜參者參之假借我爲酌彼金罍爲者姑之假借滾則砅砯者厲之假借國步斯頻頻者頻之假借鄰穀淺幭幭者幭之假借武王載旆旆者發之假借皆確然不易者舊謂小學之書有三曰形曰音曰義爾雅而下方言釋名廣雅皆義書也李登聲類而下至陸法言切韻唐韻廣韻集韻皆音書也說文字林玉篇形書也主其一而可兼二者爲三者兼而六書備焉說文主形其曰從某聲聲者形也其曰讀若某者音也其曰訓爲某者義也轉注同義而異形假借異義而同形轉注假借皆具而後完一篆之形斯形書之善也

又按說文毛部作㲃彡部作毛似古文尚書作㲃今文尚書作毛然古今人表南宮㲃毛伯同在顧命而一㲃一毛不同既夕記云馬不齊㲃鄭注云今文㲃爲毛按既夕記說馬鬣則㲃是本字毛是假借字也堯典說鳥獸毛羽則毛是本字㲃是假借字也

帝曰咨

五帝本紀作嗟訓詁字也咨與嗟雙聲

女羲暨和

女者對己之詞假借之字本如字讀後人分別讀同汝水非也因改爲汝字則更非也女乃爾雙聲爾古音近爾今俗用伱字見玉篇即古之爾字也若亦對己之詞古音蓋亦與女乃雙聲其汝若爲雙聲爾亦讀氏爲雙聲者此又一音也經籍中絕不用汝字自天寶開寶兩朝荒陋尚書全用汝字與羣經乖異今正之一還其舊　如此條音義必同他經有女音汝之語因衛包既改尚書之女爲汝字開寶中陳鄂遂刪之　此等字全主音假借若曰汝爲正字則汝水名非正字也若曰爾爲正字則爾雅爾非正字也

孔壁中故書當作泉以許君引泉者錄知之也蓋亦漢人以今文讀之讀爲暨爾雅釋詁暨與也公羊傳會及暨皆與也暨字久行人所易知泉字罕識故易之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說文禾部曰稘復其時也從禾其聲唐書曰（大徐本作虞書）稘三百有六旬玉裁按作稘者壁中故書作期者孔子國以今字讀之易稘爲期也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作稘則好事者皮傅期字古文爲之而已矣期今文尚書作歲五帝本紀曰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律麻志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其證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困學紀聞曰晁景迂云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閻百詩云開元當作天寶）玉裁按晁氏所謂古文即宋次道王仲至家之古文尚書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正是也此稱史記正字耳衛賈馬鄭本自作定言定則正在其中云衛包誤作定者此晁氏肊斷衛包自改僞孔作傳之古文非改宋次道家之古文也白虎通四時篇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漢書律麻志同春秋隱元年公羊傳注尚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二家皆用今文尚書者也然則今文尚書亦作定五帝本紀作正者以其訓故字代之也

允釐百工

五帝本紀作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廣韻曰敕今相承用勅勑本音賚）

庶績咸熙

爾雅釋故熙興也郭注引書庶績咸熙按五帝本紀衆功皆興篇末同益今文尚書亦作熙也然熙帝之載五帝本紀曰美堯之事漢書律麻志引庶績咸熙作衆功皆美是熙訓興亦訓美矣揚雄劇秦美新曰百工伊凝庶績咸喜疑今文尚書則本作庶績咸熹熹與熙古通用（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賈魴作滂熹篇言滂沱大盛（見書）或誤作滂喜（隋書經籍志及廣元縣錄書）匡謬正俗亦言熹誤爲熹字讀喜音然則美新喜字熹之誤也釋文熙許其反興也玉裁按興也之上有脫文當是開寶中誤刪之陸氏音義之例舉馬鄭之異孔者附之音後孔訓廣與非孔義當有馬云鄭云字蓋用今文家說與史記合熙亦訓美者釋詁云熙光也周語毛詩傳皆云熙廣也鄭箋韋皆曰廣當爲光玉裁按美即光之意也僞孔泥周語而不從爾雅此其有心與鄭者古廣光二字通用如積厚者流光即流廣是也

律麻志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說文四篇白部𠷎詞也从白𠷎聲虞書曰（今本脫日字）帝曰𠷎咨玉裁按此壁中故書也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改爲疇訓爲誰依漢人所習用也尋此經之語當云帝曰咨疇若時登庸帝曰咨疇若予采乃與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一例而倒易二字者蓋史臣紀帝語恐失其眞不求明順也五帝本紀云誰可順此事誰可者則明順矣許釋𠷎爲𠷎也者以其字從白白者自之省自鼻也詞言之气從鼻出與口相助𠷎從𠷎故訓爲𠷎也此就字形釋之尚書𠷎字則當作疇訓爲誰此就經文釋之說文二篇口部又有𠷎字訓誰也然則誰之訓當作𠷎𠷎之訓當作𠷎田之訓當作疇（即說文疇字）而𠷎𠷎字皆不行漢人多假疇訓誰近江氏叔澐尚書集注於疇咨依說文作𠷎云𠷎詞也咨謀也於意疇疇若作𠷎云𠷎類也𠷎誰也用字既是古非今而疇咨若時疇若予工分別異義似是而非揣思說文引經不能徧舉堯典五疇字壁中古文蓋皆作𠷎許君祇偁其一耳凡字皆以形爲主就字形而得其本義凡經傳古文以聲爲主就同聲而得其假借尚書壁中作𠷎者此周時古文之假借也漢人經傳作疇者此漢時用字之假借也凡治經不得以本字易其假借字

又按廣韻十八尤曰𠷎說文誰也又作𠷎然則今本說文有

脫誤當云𠷎誰也從口𠷎聲又出𠷎字注云𠷎或作𠷎從又攷老部耇字𠷎聲竹部𥳑字𠷎聲皆無又證可信也𠷎與𠷎本是一字從口從𦣻一也𠷎字下當云誰𠷎也說文全書𠷎詮詈也者別事詈也皆偶詈也魯鈍詈也智識詈也曾詈之舒也介詈之必然也矣語已詈也殊況詈也（今本亦誤云況詈也）留出气詈也無𣅀言詈也者然則𠷎誰詈也無疑誰何皆問也後漢書崔駰傳崔篆作慰志賦思輔弼以媮存今亦號咷以訓咨按訓咨蓋卽疇咨漢劉寬碑開學稽古訓咨儒林（錢氏大昕說）（日說文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春秋晉原州蒲史記作壽曼古書酬酢字亦作醻疇）

放齊曰允子朱啟明

說文十三篇糸部絑字下曰虞書丹朱如此按此謂壁中故書也故書作絑以今文讀之乃易爲朱字詩云虞書丹朱如此則知他經丹朱字不作絑也

啟明五帝本紀作開明蓋或今文尙書本作啟而訓爲開或今文尙書本作開與古文尙書作啟異皆未可定非必爲漢諱也金縢開籥乃見書同此（禮古文作啟今文啟皆爲開可證）

帝曰吁嚚訟可乎

訟馬本作庸蓋假借字古訟通作頌頌通作庸周禮注頌或作庸儀禮注古文頌爲庸是也

嚚訟五帝本紀作頑凶頑嚚皆姦之大者也張守節正義云凶訟也按爾雅說文皆曰訩訟也疑本作訩誤爲凶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

廣韻廿六桓鴅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尙書作鴅（今本廣韻不爾者後人改也）說文口部吺字下徐鍇注曰古文尙書驩兜字作吺集韵廿六桓曰鴅吺四凶之一通作鴅今通作驩玉裁按經傳子史言驩兜者皆無異字或驩作讙爲異耳若云古文尙書作鴅吺此則出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之本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者汗簡鳥部云鴅驩字也見尙書口部云吺兜字也見尙書正是竊此攷鴅字見莊子侈靡篇云鴅然若謞之靜注鴅然和順皃作僞者謂古驩歡同字鴅亦歡字則假之而鳥昜相似又致譌亂吺字則取諸說文與兜同音其不可信如此辨之以曉好古而惑者

又按海外南經讙（[illegible]）頭國在畢方鳥南其爲人人面鳥喙有翼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從言）朱國（頭朱古音同在第四部）服氏子愼本之注左氏渾敦以爲驩兜人面馬喙渾敦亦爲獸名（鴅蓋鳥字之誤古書鳥馬互譌者多矣廣韻鴅字下亦曰人面鳥喙）博物志驩兜國其民盡是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兜民蓋當作驩兜氏之後）郭氏景純山海經傳亦曰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　又按神異經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鴅兜書曰放鴅兜于崇山一名驩兜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耳此等書疑皆是僞作未必東方朔所爲張華所注也而服氏注左氏檮杌饕餮亦引神異經則自漢有之矣學者闕疑可也昔人以驩與渾兜與敦同爲轉語竊與其爲轉語檮杌於鯀爲反語（古音兀可讀如昆如髡字兀聲是也）饕與苗同韵故謂左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卽尙書之驩兜共工鯀三苗也驩兜字體多異未必壁中本然可勿深論矣

都

史記述尙書咨皆爲嗟俞皆爲然都皆爲於咨繇暨言都者五皆作於玉裁按此卽爾雅釋故之都於也漢初說尙書者以爾雅故太史公仍之爾雅都於也有兩義都古音同諸司馬相如封禪文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孟子謨蓋都君趙注都於也此與上下文爰粵于那繇訓皆同于於也見毛詩召南傳繇於也見大雅抑詩鄭箋古由與繇通也那於也見越語韋注於卽今人通用之語助此爾雅本義也烏呼之烏亦作於古音同九魚之於周秦漢時無魚與模斂侈之別今文家據爾雅釋都爲於於讀爲嘆此別一義而不可以槩括爰粵于那繇五字者也僞孔傳用其說亦云都於復益之曰嘆美之辭孔意於訓嘆都訓美合和爲此說不知都美之訓不容相牽也　又按虞書言都者六言於者三都於錯出疑其訓有異

或問都既訓於嘆之於哀都切則與央居切之於義旣殊而音亦絕異何以爾雅類之爲一余曰此易明也此卽台朕賚畀卜陽予也一例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今人予我讀平聲賜予讀上聲周漢人無此分別予我讀上聲顏氏籀顧氏寧人皆詳之矣古人以同音爲用故於嘆竝於是同爲一條予我皆賜予不分區域不特轉注明而假借亦明矣張氏稚讓廣雅尙守斯法自學者不求古音而爾雅難言矣

又按以予建首而台朕賚畀卜陽皆從之以闇建首而孔魄哉延虛無之言皆從之此正如說文彙玫字於此而無有作玫從之彙猶字於此而尙狟狟從之同是此一形中所具同是此一聲中所有故曰轉注明而假借亦明矣

共工方鳩僝功

玉裁按方鳩僝功者古文尙書旁逑孱功者今文尙書也說文人篇人部引虞書方救僝功（小徐作方鳩大徐作旁救汲古閣剜改作方鳩今按當是方救）此僞古文也鳩作救者此壁中故書也二篇辵部引虞書旁逑孱功此僞今文也凡古文尙書作方凡今文尙書作旁如方鳩僝功五帝本紀作旁方施象刑白虎通作旁方告無辜論衡作旁皆可證士喪禮注曰今文旁爲方竊謂儀禮則今文爲方古文爲旁尙書則今文爲旁古文爲方廣雅釋詁曰方大也此古文家說也又曰旁大也此今文家說也雜語旁作穆穆亦改訂詳雜語鳩壁中故書作救集韵十八尤曰勼聚也古作救通作鳩此語必有所受之周官經大司徒職以救爲求（周禮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氏注曰故書求爲救杜子春日爲求是古文以救爲求也○凡說文云以某爲某者皆言假借之法）尙書以救爲勼皆六書之假借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鳩字左氏昭十八年傳郯子謂叔孫昭子曰五鳩鳩民者也又襄十六年傳范宣子曰匃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又襄二十五年傳鳩藪澤杜注鳩聚也亦假借字漢人有用鳩字故以之易救字也今文尙書作逑說文辵部曰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此下云又曰怨匹曰逑又曰者與他處一曰同別一義也怨匹曰逑者卽左氏之怨偶曰仇也閻氏百詩誤謂虞書有怨匹曰逑）五帝本紀述作聚然則逑亦訓聚今文與古文字異音義同也僝者說文人部曰僝具也從人孨聲讀若汝南潺水（大徐作潺小徐作潺水許書無潺潺俱無）虞書曰方救僝功也（今尙書監本僝作僝玉篇人部作孱引虞書方鳩僝功）馬季長云僝具也與說文合僞孔云見也今文尙書作孱見說文辵部亦字之假借也五帝本紀孱作布今文家說也參稽互證知許君僞古文而不廢今文矣

僞古文以形旁求於天下乃襲楚語楚語用旁字與今文合

與古文不合

帝曰吁靖言庸違

衛包改靖爲静誤謂靖古字静今字也孔傳凡靖皆訓謀衛意改一以見例而般庚微子無逸等篇皆仍靖不改　靖言今文尚書同五帝本紀作善言以善詁靖也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翟義傳莽詔義兄宣静言令色外巧內嫉静同靖靖言謂善言葢今文家說如是師古一訓治一訓安誤　今文秦誓諓諓靖言與堯典同

左氏春秋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靖譖庸回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玉裁按窮奇謂共工靖譖庸回卽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違通用王尊傳云庸違五帝本紀云其用僻則今文尚書字亦作違義訓邪僻

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案鄭注尚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者卽書所云静言庸違也静言當作靖言王逸引書云諓諓靖言公羊亦云諓諓善竫言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德（下云若德回亂明違與回同）回邪僻也論衡引作回德回邪僻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僻是訓違爲僻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蓋逌釋康爲庸是也（或云康讀爲亢龍之亢謂亢極邪僻也）

中論考僞篇書曰静言庸違象恭滔天静乃俗人所改按正義曰静謀釋詁文爾雅本作靖此衛包既改經文後乃改正義也凡衛包改尚書經文則孔傳及正義不相應乃盡一改之又有淺人改易他經正義之引尚書者不必盡一時之事

凡正義偁引爾雅有爾雅字與經不同正義不加剖析者如盤庚之靈卽令令善釋詁文是也有其字本同衛包改之不同者如此條是也

象恭滔天

夏本紀似恭漫天宋儒林氏之奇朱子蔡氏沈皆疑滔天二字涉下文而誤玉裁謂據史記則今文尚書同也伏壁所藏與孔壁所出何以若合一契乎是可無疑矣揚雄司空箴象恭滔天

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曰今御史大夫奏尊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古以龔爲恭或誤爲龔

帝曰咨四岳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帝曰諮四岳

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鄭注曰四當爲三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疏云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告皋陶謨云外薄三海是古書作四字積畫也玉裁按尚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絕異者如郭氏璞說茂才茂才賈氏公彥說三告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尋說砯砥硌丹陸氏德明說杏徽五典孔氏穎達說璧內之書治皆作氣顏氏師古說湯斷奴朋徐氏鍇說才生明說驩吺皆在宋次道以前也

湯湯洪水方割

詩唐譜正義引堯典湯湯洪水方害割訓害音同故徑引作害

湯蕩懷山襄陵

廣雅釋訓湯湯浩浩潒潒流也潒說文音蕩潒潒卽蕩蕩也

漢書地理志曰裹山襄陵

浩浩滔天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浩澆也从水告聲虞書曰洪水浩浩按此檃括書語如引詩東方昌矣合二句爲一句之類

五帝本紀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張守節正義本作湯湯洪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咨五帝本紀作憂

說文九篇辟部曰𡰥治也從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𡰥（小徐無此字）七玉裁按此葢壁中故書孔子國以今文讀之易爲乂以漢時乂訓治𡰥不行也

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釋文曰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正義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玉裁按古文尚書作方今文尚書作放說文十三篇土部曰虞書曰方命圮族此古文尚書也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傅大后詔曰同心背畔放命圮族薛宣朱博傳制曰今晏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此今文尚書也孟子梁惠王篇引晏子方命虐民與古文尚書合趙注方猶逆也五帝本紀放作負圮作毀以訓詁字代之也馬鄭王皆依今文讀方爲放如黎民阻飢馬用今文祖飢爲說讀阻爲祖也張載注魏都賦云方命放棄王命也書曰咈哉方命此用馬鄭說也

羣經音辨曰匸放也甫妄切書匸命圮族玉裁按賈氏所引此條及薄韋獲父及糺字冰字頗信郭忠恕輩所傳之古文尚書集韵四十一漾云放逐也古作匸葢其所據一也古今文一方一放皆常語耳若作匸命似太奇矣且賈丁僅用爲方命之駁文讀去聲近注尚書者凡方字皆作匸何也

漢書敘傳曰諸侯方命此當是本作放命而孟康注引古文尚書曰方命圮族因改正文作方耳

岳曰异哉

說文三篇廾部异舉也从廾㠯聲虞書曰嶽（大徐作岳）曰异哉玉裁按今說文㠯聲各書皆從已聲疑今說文誤也釋文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已也鄭音異者葢鄭讀异哉爲異哉謂四岳賢鯀聞堯短之輒驚愕而歎曰異哉鄭注不傳往往有可於音求其義者此類是也廣韵七志曰异哉歎也退也舉也歎者鄭義退者孔義舉者許義集韵七之亦同許訓异爲舉此就從廾釋之其於虞書不必訓舉也覲圖蒐聖等字注可知其說

試可乃已

五帝本紀試不可用而已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古人語急以不可爲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五帝本紀作歲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按馬融曰朕我也此本釋詁朕之爲我於音求之耳朕之本義戴先生注考工記云舟之縫理曰朕玉裁謂凡言朕兆者朕謂舟縫兆謂龜坼皆間之微者也史記李斯列傳趙高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

朕始皇既以天子專朕爲高又比傅字義曲說欺誑不知朕之爲我用音不用義也是故嘗教胡亥書者穿鑿之既在社稷矣

獨斷堯曰朕在位七十載

女能庸命巽朕位

巽鄭訓入如字釋之也馬訓讀讓爲遜也五帝本紀巽作踐

岳曰否德忝帝位

僞孔傳曰否不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依浦氏鏜之十三經正字下文己身不德可證）玉裁按五帝本紀作鄙蓋今文尚書作鄙也論衡問孔篇引論語子所否者作予所鄙者解爲鄙陋攷公治長篇古論猶吾大夫崔子魯讀崔爲高而論衡有猶吾大夫高子之文則仲任實治魯論者予所鄙者蓋亦魯論魯讀否爲鄙今文尚書蓋本亦作否說者讀爲鄙太史公仍之僞孔釋否德爲不德音方久反釋文云又音鄙恐是他家義與今文家同也周易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善也

曰明明揚側陋

文選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明敭幽仄李注引尚書明明敭仄陋李時尚書作敭仄假令同今本作揚側則李作注之例必引書而申之曰敭古揚字仄同側用此知衞包改敭作揚仄作側李昉等又刪釋文敭仄字音釋也師古注漢書云仄古側字此衞包所由改仄爲側也（司馬貞五帝本紀贊亦曰明敭仄陋）

明明揚側陋此句孔傳云明舉明人在側陋者以舉訓揚在二明字之間與經文不合攷史記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悉舉訓明揚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陋是葢今文尚書作明揚明側陋僞孔用今文說古文而不知古文倒易二字其訓不同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之至釋訓曰明明察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尚書大傳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風俗通義山澤篇謹按尚書舜生姚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當在曰虞舜下又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此亦今文尚書襲故語爲說與左氏合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

或謂瞽爲官名攷五帝本紀云盲者子則不必如此說也僞孔傳曰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玉裁謂史記直作叟瞽叟言目盲老者也

父頑母嚚象傲

按傲經典多作敖音五報反此恐亦天寶所改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格衞包以前當是作假

我其試哉

孔本有帝曰二字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玉裁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二字故三家說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九字自是作正義者語謂枚頤本有帝曰二字爲壁中眞本馬鄭王本無此二字則庸生之徒漏之安國本固不爾也不知馬鄭王本爲壁中眞本枚頤本爲僞本枚本用今文尚書增帝曰也五帝本紀論衡正說篇皆有堯曰二字則漢時今文尚書有帝曰可知也

初疑庸生之徒漏之也卽馬鄭王說後至鎭江質諸劉氏端臨乃定

鄭注試以爲臣之事正駁今文家我其用之爲天子之說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鄭注云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僞孔則云女妻也玉裁按古文毋字必有法古凡言妻（今音千計切）者必爲其正妻如以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凡言女（今音尼據切）者不必爲其正妻如左氏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驪戎男女晉以驪姬孟子齊景公涕泣而女於吳是也左氏桓公十一年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必以其未有嫡妃也又曰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明非莊公夫人也又僖二十三年傳云齊桓公妻之此謂正妻一人不得言女之也其上下文云狄人獲二女納諸公子秦伯納女五人此皆不得言妻之也皆一章之中書法分別如是然則尚書鄭注其所見精矣帝使九男二女事舜不曰妻之也不惟不以爲舜榮且不敢言有妻也

又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當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時是也謂舜也刑于與大雅刑于寡妻同解我將使二女事之觀其刑法于二女者何如在堯當時只是一極平常事後人震而驚之爾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此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言此二句記事釐整治之意降下也整治下二女于嬀汭易曰自上下下詩序亦言王姬下嫁於諸侯也與大雅曰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文法正同嬪婦也婦服也老子曰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也王侯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是賓與臣同義嬪卽賓也五帝本紀用今文尚書說云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二句不爲堯言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二句爲舜事似非經意

論衡正說篇堯志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此乃示字之誤示訛尔乃又作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三家說也仲任覺其非是謂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其說甚正

又按凡言妻之一人而已雖有娣姪之媵從必統於所尊也凡言女之則不分尊卑故曰二女曰納女五人曰三妃皆不分尊卑之詞也鄭君曰不告其父不序其正者言禮不備故但言二女不序言正妻也當時頑嚚情形告則不得娶帝深知之孟子萬章篇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之妻舜而不告者謂帝不預以告舜也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者謂帝知預告舜則舜必告其父母或告而從或不從而帝親告其父母皆不免於挾天子以令其父母予舜以大難有損於大孝且舜重傷父母心則斷然必出於辭不以帝易其父母是不得妻舜卽不得試舜而巽位矣故反覆思之不使舜預知之舜不知而二女已至二女至而舜之父母與舜皆有所不能違當時禮不備故曰女于時而不曰妻之曰降二女而不曰歸婦人謂嫁歸其常也春秋言王姬歸于齊詩言釐

釐降二女則堯之深心妙用如見而二女無所失也若如本紀及僞孔傳釐降自舜言之關逆王姬宜閒尙公主矣未聞人臣婚帝女而曰降之者也且如書言降丕宅土降我凶德天降威春秋言有神降于莘詩言降觀于桑誕降嘉種禮言哉勝降于桑降德于衆兆民皆無以下降上之文凡書誦古文者必審其用字之意曰孟子何以言娶舜與書不同也曰萬章述其梗槩虞書紀其實事孟子時百篇未亾舜不告父母而娶帝不預告舜而妻之以及焚廩浚井云云皆百篇中語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堯典曰釐降二女此今文尙書與古文同也

周禮太宰職注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

周語伶州鳩說武王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嬴內地名宋庠曰舊音上音嬀下音汭今按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尙書作嬴與嬀同玉裁按凡所云舊音者唐人所爲也云今按者宋說也宋所引古文尙書卽宋次道王仲至所藏晁公武所刻石於蜀者也嬴姓字漢書地理志作盈則古音同盈可證蓋由國語古本作嬴相傳讀若嬀內讀若汭本不與尙書相涉而僞作古文尙書者遂比附竄改此正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也汭作內則古時有之如溝洫志洛汭作雒內是

四岳舉舜首言其鰥帝堯試舜先降二女蓋舜必二女女焉而後五倫備故愼徽五典之文一氣銜接不獨於我其試哉爲條目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愼經典釋文敘錄云從眘徽五典以下字正作眘按陸氏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眘字蓋宋齊徐李本之古字故陸仍之尙書音義上卷當有注釋自衛包改作愼開寶中又刪音義眘字併注矣

攷僞孔書序曰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復出此篇此僞孔割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也東晉豫章內史枚頤始得孔安稱於大航（釋文敘錄史通作桁隋書作桁尙書正義作航）頭得舜典經傳奏上其傳則採馬王注造之其經比馬鄭所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方興本或十二字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共二十八字旣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隋開皇初始購得之冠於吳分舜典之首盛行至今

沈約宋書禮志曰明帝卽位有改正朔之義侍中高堂隆議曰書（脫曰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錫鬯欲依蕭山毛氏大可之說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而錫鬯已說於前刪去姚方興二十八字以高堂隆引尙書十五字冠於月正元日之上劃爲二典玉裁按此亦强作解事高堂隆所引書乃書緯之文古人傳引多有以緯書及經說僞經者此十五字首九字卽姚方興所上十二字之藍本而贅以協于帝三字則緯書擬堯典居然一例而方興不解重華爲舜名致與堯典句法僢背或乃更加以濬哲以下十六字則陸德明尤不之信也

又按錢氏曉徵宋書攷異曰攷太平御覽八十一卷引尙書中候攷河命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又李善文選注引尙書中候云建皇授政改朔是此一十五字皆出中候高堂隆所引偶脫中候二字朱錫鬯欲移此文於舜典之首以代姚方興二十八字殆非也建皇文選注作建黃皇甫謐謂以土承火色尙黃也此作皇疑誤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納亦當作內說見前堯本紀作入今文尙書也

敘左傳堯本紀皆作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注賓讀爲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玉裁按此與寅賓出日同解徐仙民寅賓音殯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納堯本紀論衡正說篇皆作入此今文尙書也作內者古文

弗今文尙書作不見王莽傳

尙書大傳唐傳曰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鄭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玉裁按魏公卿上尊號奏曰昔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襲袞龍大赦天下改元正始又魏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鹿傳稱厤數爾躬是則鄭注納于大麓爲居攝魏碑則以爲卽異誤矣他如漢書王莽傳張竦稱莽功德曰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方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莽曰予前在大麓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論衡正說篇尙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班孟堅封燕然山銘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此皆今文尙書說也凡三公丞相皆可云大麓不必居攝也王注古文尙書麓錄也取諸此方興又取之以爲僞傳而堯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則皆不云大錄萬幾之政孟堅言司馬遷多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條說大麓蓋安國說也王充論衡正說篇充自爲說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復令入庶之野而觀其聖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馬鄭注尙書皆云麓山足也雖缺佚不完而釋文以別於王云麓錄也則知馬鄭注古文不爲大錄之解風俗通義山澤篇謹按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屬於山者也應氏通古文尙書亦不作大錄解也攷鄭注書序於舜典云入麓伐木則可知注古文與大傳注迥殊

又按風俗通義云堯禪舜納于大麓旣有禪舜二字則其說

與大傳鄭注及魏碑畧同
內于大麓蓋古文說爲是鄭云入麓伐木語必在佚舜典中益此二句亦厤試之一事見其勤勞櫛風沐雨俗儒必欲例上文三事而更上之則訓爲大錄萬機烈風雷雨乃成謎語此正如釋我其試哉爲用之爲天子觀厥刑于二女爲觀示其德于天下也愼徽以下四事自是厤試條目受終乃爲攝位格于文祖乃爲即眞經文節次可覼玩而得者
鄭注大傳云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則烈風雷雨不迷鄭意必謂處羲鉅而裕如也注大傳全用今文說惠氏定宇搜集尚書鄭注採此大傳注爲尚書注自亂其例矣
春秋文公十八年左氏傳季孫行父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敎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帝曰格女舜
格疑當本作假假女與禮假爾大龜假爾大筮同解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顏氏亭林與潘次耕書五經無底字皆是底字今說文本底字下有一畫誤字當從氏玉裁按此說大誤凡氐聲之字在古音弟十六支佳部凡氐聲之字在古音弟十五脂微皆灰部底本訓柔石經傳多借訓爲致凡字書韵書皆無作底少下一畫者惟唐開成石刻五經文字广部底誤作底广部底致也不誤

三載女陟帝位
裁按本紀作年集解引鄭注云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按裴氏於此當云鄭本作載云三載者云云乃合依史記改載爲年非也而惠氏定字集鄭注乃因是改經文之載爲年尤爲大誤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本作年釋文必識之此處鄭果作年亦必識之也尚書古文疏證卷七據集解謂馬

舜讓于德弗嗣
弗文選典引作不
五帝本紀作舜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玉裁按證以自序兩言不台及漢書王莽傳班孟堅典引皆作不台則今文尚書作不台台者怡也太史公以故訓之字更之作不懌索隱曰懌一作澤懌字說文無之澤即今懌字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實諸呂不台此用今文堯典徐廣曰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
禹貢祗台德先鄭注祗台爲敬悅然則台說古訓也司馬報任安書曰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亦是用今文堯典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章懷太子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玉裁按云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者王莽傳文也王莽傳張竦艸奏稱莽功德曰書曰舜讓于德不台竦用今文尚書也俗本依古文改爲不嗣而師古不辨云音義曰台讀曰嗣者韋昭說也李善注文選典引云漢書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爲嗣謂今文尚書之台古文作嗣也台讀曰嗣四字當在古文台爲嗣五字之上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一也
食貨志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五行志思心曰容應劭曰容古文作睿揚雄傳揩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爲擊王莽傳舜讓于德不台韋昭曰古文台爲嗣說文解字曰若顚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此皆剖析古今文之不同也班書全用今文尚書故漢魏吳注家云某古文作其
按徐廣在晉末宋初其時今文尚書久亾而不台謚哉祖飢猶能數典者或其書僅存或雖亾而佚見於他說得以據摭且蔡邕所勒尚書經文因未亾也隋書經籍志曰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又曰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亾徐中散去永嘉百餘年矣嘗謂孔氏古文尚書劉歆極力與之不得置博士至杜賈衛馬鄭諸君表章漢宋魏晉時漢令既不行人競治古文歐陽大小夏侯書皆東高

一無存者此正如鄭注周易尚書論語唐初雖存而功令不立旋即於亾也陳氏三國志所載書章多偁古文者即如魏公卿上尊號奏（隸釋全載）光被四表讓德不嗣不言橫被不台是今文尚書將亾之漸也（裴松之引甲子魏王上書亦云稽執謙讓于德不嗣）又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今按此所謂古文尚書經文者豈壁中之簡至晉猶存歟作志者在唐初云今無有傳者則可知陸氏德明所云穿鑿之徒務欲立異遞傳至郭忠恕徐鍇宋次道晁公武薛季宣者皆非壁中眞本
台聲司聲古音同在弟一之咍部是以公羊治兵作祠兵韓詩嗣音作詒音今文秦誓傳君子易辭（籀文作辭）作俾君子怠與此嗣作台正同此駁異之因乎音韵者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僞大禹謨正月徐仙民音征此古音也漢已上正政字讀平聲漢人肒爲始皇名政因改正月爲平聲之說得仙民此語可以袪其惑矣仙民尚能識古音甘誓三正亦音何
堯本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大史公特用訓詁之法爲此語堯大祖蓋謂黃帝集解引鄭注釋之相去萬里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終　　嘉應生員邱[illegible]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二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在璿機玉衡
在察也者在之言司也司伺古今字在與司古音同在弟一之咍部在讀如士故假在爲伺也
璿機唐石經已下皆作璣此因上文璿從玉旁而誤也釋文於璿曰音旋竝無璣音機之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德明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鄭注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馬融曰旋機渾天儀可轉旋偁孔曰機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諸家皆無璣讀爲機之語則可知作璣

又作璣玉裁按璣字無音者蓋陸本作機也

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曰御陟天璣李注曰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尚書為此璣此循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玉裁按此正當云尚書為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曰璣與機同也玉裁按諸家璿或作琁或作旋機或作璣尚書大傳在琁機玉衡以齊七政琁機者何也傳曰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機是故琁機謂之北極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擬琁機玉衡以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周公禮殿記旋機離常堯廟碑據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略例故處琁璣以觀大運釋文云璣又作機此其字之不同也其訓釋則或以在璿機為在帝位或云觀於機衡而陟帝位裴松之文帝紀注獻帝上書曰堯禪車華猶下答曰獻上觀琁璣行度以觀天意說合或專指儀器觀天言之今古家說之異也

以齊七政

史記律書曰七正玉裁按正即政也

肆類于上帝

說文九篇希部曰𩫖希屬也從二希𩫖古文𩫖也虞書曰𩫖類于上帝玉裁按此壁中故書字也作肆者蓋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肆遂也見夏小正傳故訓也周禮太行人鄭注書曰遂覲東后此讀肆讀為遂孫鄭引書直作遂如置我𩫖鼓讀𩫖為楹鄭注明堂位從之云楹我𩫖鼓應田縣鼓田當作輔則注周禮大師從之云應鞞縣鼓尚書大傳鄭注引經肆類于上帝則依其本字也史記五帝本紀遂類于上帝遂見東后封禪書遂類于上帝遂覲東后漢書王莽傳遂類于上帝皆作遂未知今文尚書作遂與古文尚書異抑今文尚書本作肆而用故訓字代之也論衡祭意篇引書作肆則今文尚書亦作肆可知

禋于六宗

六宗諸家說各不同詳司馬彪祭祀志注劉氏有取於虞喜地祭之說其言曰禋今本誤作煙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今本作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今本作禝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合今本作祭義此為非疑以為可了玉裁按曰虞書不同曰虞書改上則梁時尚書其字作禋或從俗作埋不作禋也謂禋即爾雅之祭地曰瘞薶故曰正合祭義劉氏在梁時所據者不同如此

魏公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徧于羣神洪範伯曰禪以烟為禋玉裁按以烟為禋與大宗伯禋祀鄭注合

尚書大傳唐傳曰書禋于六宗鄭注禋祭也字當為禋玉裁按禋當是本作禋俗人妄加水旁以禋為禋此伏生尚書所存古字也堯本紀作禋王莽傳兩言禋于六宗蓋伏生已後今文家早易其字矣

公羊莊三十一年何注以祭天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餘山川莊稱知其六宗用尚書歐陽夏侯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說

漢書郊祀志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劉昭祭祀志注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

王莽傳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玉裁按古文尚書東巡狩之下作望秩此無秩

徧于羣神

徧堯本紀作辯徐廣曰辯音班玉裁按辯音班者蓋古說如是揚雄太常箴曰稱秩元祀班于羣神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今文家辯讀班相傳如此惠氏定宇左傳補注云王莽傳辯社諸侯義作班左氏襄廿五年傳云男女以班劉炫說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辯與此同玉裁謂襄廿五年之男女以班元年之男女以辯三事一也辯別辯一聲之轉而亂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鄭康成說古文班為辨玉裁以為今古文蓋本皆作辯漢書孔典辯于羣神與史記合乃有或讀為班或讀為徧徧讀多以辯為徧古文家所由易為徧也

論衡祭意篇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揖五瑞

唐石經已下作輯當是衛包改也釋文當云揖徐音集今大字作輯當是開寶中改也

正義曰釋言云輯合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攷今爾雅釋言無有集會也之文無輯合也之文蓋爾雅本又作揖合也陸氏德明音義失載正義所引是善本作正義時尚書經文作揖不作輯今正義引爾雅作輯則天寶以後順經傳併改之也王肅尚書注揖合也亦是用釋言文

五帝本紀作揖正義曰揖音集韵命輯字下曰史記揖五瑞韵會誤

漢書郊祀志揖五瑞字從手

魏孔羨碑揖五瑞顧氏藹吉曰證以此碑則從手者為是

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揖音集

漢書兒寬傳曰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張揖曰統繁楫聚也臣瓚曰統緒總聚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玉裁按此注字譌不可讀疑云輯楫集三字同矣則瓚曰楫當為輯何不通之有蓋謂古書多用揖字從手虞書揖五瑞是也此傳字從木故瓚正之曰楫當作揖師古以輯楫集三字同而不數從手之揖誤謂虞書作楫五瑞字從木故謂瓚曰當為揖不通而不知瓚之是也虞書本從手師古本乃誤從木然因其所引從木可證唐初本尚不從車從車者乃衛包改也

郊祀志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音集玉裁謂此注亦誤當云與集同不當云與輯同也且又不知何以兒寬傳注引虞書從木而此則從手

師古於儒林傳曰輯合也輯與集同玉裁按董仲舒治公羊春秋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上使江公與董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比輯猶比和也樂其同己也凡揖訓合凡輯訓和似同實別玉篇廣韵皆曰輯和也不言聚也

詩螽斯則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毛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傾蘇之韻矣毛傳輯和也然與和分二義可證

白虎通義巡狩篇引書曰輯五瑞玉裁按輯當是本作揖後人改之

漢書劉屈氂傳外戚傳百官表皆云輯濯船即楫字濯即擢字也小顏悟因此謂輯與集二字同不知輯可作楫而不作揖集聚可作輯而不作楫古人同音假借雖寬而自有畛域學者既能知其寬又能別其域而小學可明矣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五帝本紀封禪書郊祀志皆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歲二月

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舜正月則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應之曰子不見鄭之正歲二字乎周禮之書凡言正月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之寅月丑月戴先生周禮大史正歲年解既詳之矣予因以推之他書如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旱七八月之閒雨集謂周之七八月也何以知之不言歲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謂夏正之十月十一月也何以知之蒙之歲也上推虞書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二月建寅也二月承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官數得天稱歲自唐虞已無異議作堯典書夏之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爾雅石杠謂之徛今本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illegible]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illegible]文義當是孟子[illegible]作十月從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注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今轉改說與耳近出自孔氏孫孟子趙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理是兩文恐非矣趙氏不知歲字之解其說繆誤）

東巡狩

釋文守或作狩玉裁按依孟子白虎通訓故作狩爲長

至于岱宗柴

說文一篇示部祡字下曰燒柴寮祭天也從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祡又禧字下曰古文祡從隋省玉裁按此聲古音在弟十五部亦在弟十六部隋聲古音在弟十七部三部通轉至近說文所偁禧字此壁中尚書也所偁至于岱宗祡此孔安國所以今文讀之之尚書也今本作柴則漢以後人所改輒非出於衛包也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按此及于郊柴字蓋本皆作祡

白虎通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玉裁按柴當作祡引此書以證巡狩必祭天也

後漢書祭祀志注云袁宏引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按考績柴燎之語出孝經緯禮器注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是也公羊傳疏引鄭注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考績燔燎也燎上刪一柴字語不完至史記集解柴祭東嶽者五字即岱宗東嶽也五字之誤其下考績上又脫一柴字尚書後案採鄭注刪考績二字但云柴燎也非是考績者謂考已之功迹觀正義云考諸侯功績非也

望秩于山川

周禮鄭注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遍于羣神正義曰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玉裁按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曰皇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亦有此四字蓋上文不言秩故言徧羣神此言秩則包攝徧于羣神在內鄭注此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illegible]鄭注以此爲上文徧于羣神之注誤也[illegible]）以經文前後詳略互見故引經如是與光武泰山刻石文合正義非是

肆覲東后

肆周禮大行人注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書律麻志元和二年詔白虎通巡狩篇春秋公羊隱公八年何注風俗通義山澤卷十皆作遂

協時月

協白虎通及漢永和二年詔皆作叶叶叶皆古文協字也協書大傳不協于極作不叶五行志協用五紀作叶用於此見今文尚書之字未嘗無古文也蓋謂古文尚書今文尚書者猶言古本今本非古文尚書皆用蒼頡古文今文尚書皆用秦隸書也儀禮注古文作某今文作某近人讀之每多淆惑

正日

後漢書律麻志元和二年二月下詔引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

後漢書律麻志注引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

馬王鄭方與皆以同字領一句鄭君注敘官典同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依鄭此注是同律並言管於上文之正字疏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定正之使依法疏蓋循尚書鄭注爲之然則釋文大書同律下云鄭云陰呂陽律也蓋陰呂訓同陽律訓律也史記集解引鄭注律音律恐有刪節

漢書律麻志曰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

修五禮

白虎通巡狩篇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五玉

玉郊祀志作樂不與五帝本紀封禪書同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玉裁按顏說五樂必漢魏人音義中語馬作玉班作樂蓋同一今文尚書而讀之者各異因而治尚書者所從各異也白虎通引作玉

三帛二生

生封禪書作牲漢書郊祀志二牲師古曰二牲羔鴈也汲古閣刻正文改牲爲生而注不改司馬彪祭祀志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字亦作牲然則五帝本紀白虎通作生恐後人改耳

一死摯

釋文曰贄本又作摯玉裁按贄者後出之俗字故定從摯說文小徐本曰从手執聲則知作摯者誤也凡漢隸譌者不可爲據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摯至也从女執聲商書曰大命不摯讀

若摯同一曰虞書雉贄玉裁按虞書雉贄卽堯典之一死贄也此與土部𡐦字下文法正同大命不贄其字之本義也雉贄則引伸假借也鄭注尚書曰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是其義通故引虞書在商書之後中以讀若摯同一曰隔之古文尚書商書虞書皆不作贄而作摯者安國以今字讀之旣改從今字矣叔重存其壁中原字於說文猶鄭君注禮每云故書作某古文作某也白虎通說朝聘篇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玉裁按生當作牲

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禪刻石文曰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如五器

集韵去聲三十八箇曰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玉裁按此讀今尚書釋文不載蓋開寶中陳諤等删之丁度等自据未改釋文如字本有那音論語如之何郎奈之何也鄭箋詩柔遠能邇云能伽也伽字當亦音乃個反鄭注尚書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故作音者讀鄭乃箇反鄭不作音乃箇之音後人推演其訓爲之耳凡釋文云馬某某反鄭某某反者皆後人於其解得其音爲尚書音者四人中有鄭君後人所託也

尚書集注云依集韵知鄭讀如爲筊鳥籠也玉裁按此語大誤鄭說五器所以盛羔鴈雉相授然則謂器爲筊可通如亦訓筊則牀上施牀矣且郭氏注方言曰筊𨚗蔓反韵書筊皆在慕韵非乃箇反也如讀爲𨚗者自弟五部魚模轉入弟十七部歌麻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初

釋文大書至于北岳如西禮注云方與本同馬本作如初玉裁按云方與本同者陸氏用王注本作音義謂王本作如西禮姚方興本亦然也正義本卽方與本也云馬本作如初者謂如西禮三字馬作如初二字也陸不單書如西禮兼書至于北岳者如初二字上文已有恐其易混也公羊傳隱八年疏引鄭注云八月十一月皆言初然則鄭本與馬本同也今定從馬鄭

歸格于藝祖用特

格當是本作假

藝祖今文尚書作禰祖尚書大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五帝本紀歸至于祖禰廟此皆今文尚書也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此用今文尚書作祖禰也大史公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盧植云卽禮記此篇也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夏四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禰

孝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古文尚書作藝祖鄭訓爲文祖馬王皆云藝禰也此據今文以釋古文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乃不收禰字豈黜今崇古歟禰字自伏生有之故呂伯雝録之字林禰叔重闕遺今固執之徒謂說文無禰字不可用愚所以代之其失也愚矣何休注公羊曰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曰舊說云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小徐本示部有禰字秋畋也從示爾聲然則禰廟字本當作邇廟而假秋畋之字也

白虎通三軍篇尚書曰歸假于藝祖玉裁按此藝祖二字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白虎通巡狩篇亦引歸假于祖禰不應此獨同古文尚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于祖禰下引王制證辭於禰引尚書證還格於祖禰則斷非藝字況下文又云尚書言歸假于祖禰可證乎

尚書大傳說堯典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此與禮記曾子問白虎通巡狩篇相合釋歸假于祖禰也淺人乃刪去尚書大傳禰字

春秋公羊隱八年傳注引尚書歸假于禰祖釋文曰禰本又作藝玉裁按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淺人改禰爲藝亦何意

劉昭祭祀志注曰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曰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徧乃歸格于藝祖用特玉裁按晉初皆治古文尚書故張髦引堯典作藝祖

五載一巡狩

何休公羊注引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惠氏定字云今文尚書不可攷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玉裁按五帝本紀言巡狩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史記封禪書曰尚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徐廣曰還一作班）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守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守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同漢書郊祀志曰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或云假令尚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竄愚以爲

史漢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
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義山澤篇
曰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
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
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
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
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疑有嶽字嵩高也王者所
居故不巡焉按應氏說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可證今文古文
尚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
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
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
亦可以證今文尚書本無中嶽

古人引古有古語未終即於其閒爲之訓故者如孟子梁惠
王篇自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至章末皆引古也而巡狩者
巡所守也述職者述所職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蓋徵招
角招是也畜君者好君也皆是孟子訓故語或云巡狩述職流連荒亡晏子
訓故語益者賓之之晉其詩一句亦是孟子摘取五帝本紀文
祖者堯大祖也封禪書岱宗泰山也亦皆此法

羣后曰朝敷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
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玉裁按
古傳敷通用詩禹貢篇

明試以功

說文三篇言部曰試用也從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

公羊桓元年注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疏曰此逸書也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
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
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
者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玉裁按逸書二字
當作堯典文三字其下當是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
歲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知之[illegible]四時當作分四年

尚書大傳唐傳曰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白虎通巡狩篇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司馬彪輿服志曰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

尚書大傳唐傳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肇作兆此今
文尚書也鄭注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此
謂兆爲垗之假借字與周禮同若古文尚書作肇鄭注云舜
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幷州燕
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也爾雅釋文鄭意肇訓始
前此九州而十二州於此始不若詩生民元鳥肇讀爲兆也
肇從戈肁聲肁文及唐石經不誤俗本作肇非也玉篇五經
文字皆云肇俗肇字干祿字書曰肇通肇正今本說文攴部
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內從文作肇皆當改正
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衞有五服

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曰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扑者攴之隷變手與又同也从木作朴非他經同鄉射禮注
書曰扑作教刑周禮職金注書曰金作贖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徐廣史記注曰終一作衆

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

匡謬正俗曰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玉裁按此據漢
石經拓本在祕府者而言也洪氏景伯隷釋石經尚書殘碑
維字凡見皆從糸
卹今本作恤此衞包改也尚書本皆作卹衞皆改爲恤妄謂
卹恤古今字也攷說文血部卹憂也心部恤憂也是二字音
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潘岳藉田賦欽哉欽哉惟穀之卹
李注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說文引書無毖于卹字
皆從日
五帝本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
哉爾雅曰謐靜也索隱曰案古文作卹哉今文是伏生口誦
卹謐聲近遂作謐也玉裁按徐廣所謂今文歐陽夏侯書之
散見僅存者也史記作靜者以故訓易其字使讀者易通謐
訓靜故易爲靜也若古文作卹亦是靜愼之意周頌詩以謐
我毛詩傳引詩作何以恤我今毛詩云假以溢我爾雅釋詁
云毖神溢愼也又云急謐愼謐額靜字靜也莊子書以
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洫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卹與謐
溢皆同部相假借皆謂愼靜蓋靜愼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
靜而可謂之愼者未有能愼而浮妄之動不除不猶然寧靜
者東原師說卹謐皆謂愼刑無二義也方與僞傳訓憂誤矣
又按齊物論老洫洫讀同侐詩閟宮有侐靜也釋文云侐郭
許鶪反蓋讀與易闃其無人之闃同姚信闃作閴古闃音同
閴老洫謂寂靜也下文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補足老洫二
字之恉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
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玉裁按元帝及班所用者
今文尚書也則恤當本作謐淺人改之如王莽傳之改台爲
嗣也其審核之見呂刑合二篇運用古每有此

流共工于幽州

孟子萬章篇舜流共工于幽州射義注流猶放也書曰流共
工于幽州王莽傳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左
氏文十八年正義引流共工于幽州孔傳幽州北裔字皆作
州今尚書作洲者衞包以俗字改也

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說文七篇宀部曰竄塞也從宀𣪠聲讀若虞書曰竄三苗之
竄按說文二竄字今本誤爲竄字小徐本已然用本字爲音
說文全書內無此例竄字今音七亂切古音七外切見周易
訟象傳宋玉高唐賦班固西都賦魏大饗碑辭晉張協七命
潘岳西征賦宋謝靈運撰征賦古音寂與竄同也轉寫譌
淺人乃謂古文尚書作竄三苗由攷竄未至耳大部竄讀若
詩秩秩大猷今本改秩爲戴骨部𩨗讀若易曰夕惕若厲俗
本廠讀若二字而汗簡乃云古周易作𩨗外誤正同
孟子萬章篇竄作殺𢁎非殺戮即竄之假借字也古無去聲
竄讀如蔡左氏昭元年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陸氏德
明曰蔡說文作𣪠按說文七篇𣪠𣪠散之也私列桑割二切

殛鯀于羽山

說文四篇歺部曰殛殊也从歺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按爾雅曰殛誅也馬融注尚書趙岐注孟子韋昭注國語晉語皆同惟說文云殛殊也而殂殪之間則訓爲死辠攷春秋左氏傳曰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然則放流竄殛正同耳孟子萬章篇引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惟改竄爲殺殺卽說文𣪠字之假借左氏傳殺管叔而蔡蔡叔是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鮌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呂覽行論曰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高誘注云書云鯀則殛死先殛後死也玉裁謂夏本紀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語最爲分明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左氏傳子產曰堯殛鯀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外傳亦言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山海經曰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此皆渾舉不分析之詞其實則先殛後死高注明析韋注晉語又云殛放而殺也（此四字依宋本今本作放殛而殺之）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肯則罪之（則字依宋本禮記正義之字依四庫全書鄭志）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見祭法正義）鄭語似迂曲云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朝則洪範所謂殛死者因殛而死甚明何必滿武王意爲此語也且洪範殛死本作極死左氏昭七年釋文殛亦作極多方罰殛本又作極爾雅殛誅也魯頌閟宮小雅菀柳正義皆引作極然則堯典殛鯀亦是極字之假借殛之本義訓爲殊殊之訓死也一曰斷也殛之所假借爲極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大抵說殛以支義爲主字書以字形爲主虞書殛訓誅不訓死說文者講字形之書故殂殛殪皆從歺一例訓死而引堯典殛鯀則爲假借於經訓兩不相妨也凡治經不知此者則窒於字凡治說文不知此者則窒

周禮大宰職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玉裁按劉向謂放流竄殛爲四放之罰今淺學謂殛爲殺大誤（釋文作極紀力反葉林宗所抄宋本如是通志堂刊本乃淺改之）

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記作辠周字也尚書作罪秦文也（秦文見說文序）蓋漢人以俗行字改之汗簡曰辠出尚書恐想像之詞耳毛詩罪罟或泥罪之本義釋曰罔罟不知漢以後經典本無辠字

二十有八載

二十唐石經作廿今不從說文廿二十幷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幷也古文省是則廿卽二十字也卅卽三十字也而廿讀如入卅讀如颯卽以二十三十爲反語爲文辭者如秦刻石維廿六年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如顏介稽聖賦有子百廿如韓退之孔戣墓誌孔世卅八皆用以成四字句開成石經毛詩于卅里卅維物終卅里則三字爲句而不可通廣韵注云廿今直以爲二十字卅今直以爲三十字然則開成毛詩字作卅仍讀三十不讀如颯也此篇廿有八載廿有二人亦仍讀二十不讀如入又無逸卅有三年此篇卅徵庸卅在位皆仍讀三十考漢石經二十作廿四十作卌又考工記輪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鄭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此尤古文二十作廿之證杜子春以施之此處文理不通而正之者也　唐石經每行十字生卅徵庸卅在位五十載是也今王堯惠所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則十二字矣

帝乃殂落

說文四篇歺部曰殂往死也从歺且聲虞書曰勛乃殂小徐本如是洪氏容齋所引正同大徐本作放勛乃殂集韵十一模所引王氏伯厚藝文志攷引漢儒所用異字正同今大徐本作放勛乃殂落有落字淺人增之也玉裁按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勳字董子用今文尚書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尚書者疑古文作放勛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也又說文無落字當是古文尚書孟子緐露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尚書今本古文帝乃殂落恐姚方興本未可

文尚書曰今文亦是周人所書且殂落死也無妨殂字一句落字一句於古文亦無不合李巡者後漢中黃門必治今文尚書者故云殂落堯死之稱而郭景純因之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勛終言放勛乃殂其書舜之卽眞也始言舜格于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孔傳不謂放勳爲堯名而云言堯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勛乃殂不可通矣於是姚方興傅會之易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若孟子集注云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爲堯號如其說似尚書本作帝乃殂落孟子易爲放勳其亦誣矣白虎通崩薨篇曰易言沒者據遠也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盧氏召弓曰下各字疑衍玉裁按易言沒者謂包犧氏沒神農氏沒是也殂落謂堯典書堯也死謂堯典書舜也

五帝本紀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按云得舜二十年而老者卽今文尚書之徵庸二十舜本紀之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也云凡二十八年而崩者包上文得舜二十年又加八年言之卽舜本紀之得舉用事二十年攝政八年年五十八堯崩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合歷試二十年攝政八年言之孟子之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王充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今本譌作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王氏說與史記合皆今文尚書說也至皇甫謐云堯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迴遊陽城而崩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是也按皇甫氏說在位七十載爲自甲申至癸巳則非在位七十載但云在位至今年已七十由是甲午徵舜至癸丑二十年爲堯年九十由是甲寅舜攝政至辛巳凡二十八年而崩爲堯年百十八由其誤會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舜攝政堯避位凡二十八

年而崩以爲共有四十八年而不知史記云二十有八載以合於堯典云凡以括上文二十年極爲明晝折衷之以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古文尚書曰登庸三十在位今文尚書曰欽庸二十在位則舜之臣堯茲無四十八年之久且尚書明言朕在位七十載而以未在位二十年在位五十年充之似皆非是至於皇甫說堯年二十登帝位計堯壽爲百十八歲王氏仲任說堯即位之年不知若干歲姚方興僞傳說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壽一百一十七歲乖異難定言底可績之三載當包於二十八載之中姚氏說非也史記在晉初已稱寫譌謬如秦本紀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石當作使聲之誤也蜚廉使於北方還而國滅紂死矣故曰無所報乃爲壇於霍太山而報此處句絕下文得石棺是別一事與漢滕公事略同文理極明而皇甫帝王世紀云作石槨於北方然則士安之學博而不精其於史記仍譌襲謬可槩見矣其於堯本紀乃誤讀本紀不繆也

魏志明帝紀注詔曰昔放勛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三載孟子緜露皆作三年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王作十有三年古人文字自不拘也或云三載女陟帝位鄭本作三年亦是一證余謂此或史記作三年而集解因改鄭注同於正文凡若此類甚多閻氏百詩輩槩指爲馬鄭之異孔疏乖也惟此篇愼徽以下至末乃姚方興本未知馬鄭王本何如耳陸用王本而略於方興本之異同正義用方興本而略於馬鄭王之異同今人所習皆方興本也

白虎通四時篇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按此載字或後人以今本尚書改之者

孟子萬章篇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春秋繁露第五十二曰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

皇甫氏帝王世紀曰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是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太平御覽卷八十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薛綜東京賦注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作正月格當是本作假

詢于四岳闢四門

說文十二篇門部曰闢開也從門辟聲闢虞書曰闢四門從門𠬞玉裁按下一字古文闢字從門𠬞會意𠬞引也普班切所引虞書則壁中故書然也書序馬本東郊不闢一作不開此可證壁中闢皆作開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爲闢而槩書序則好古所留遺者凡說文引闢館截字皆於小篆之下舉壁中尚書古文

明四目達四聰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舜本紀亦作辟四門

達舜本紀作通今文尚書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杜注曰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釋文曰聰本亦作聽或疑不應作聰攷風俗通十反篇曰蓋人君者闢門開聰毀聰博求此亦用堯典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囪窗者囪之或字窻又窗之俗體聰又囪之同音字作囪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鄭氏定字明堂之說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旁即方字謂海方立三人也

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任皆緜誤作壬釋詁任壬佞也

皇氏論語義疏色厲而內荏章江熙曰古聖難於荏人江所據尚書作荏字也

蠻夷率服

漢書景武昭元成功臣侯表引書蠻夷帥服古率帥通用如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

舜曰

首言舜曰已下乃言帝曰者以別於前文之帝曰且下言熙帝之載故不敢言帝曰以著舜之見堯於羹牆之心也堯典之書堯舜如天地然天地竝尊而地必包於天如日月然日月竝照而月必兆於日也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字不見於說文今之言小學者謂爲不可用攷戴氏仲達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皆非作僞如云亮明也从儿从高省是說文儿部本有此字而轉寫佚之吳志曰吳主亮字子明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此字以儿高會意人居高則可遠眺故曰明也爾雅亮相也古輔相與相視無二義相視即說文明也之訓也上自唐虞蚤有亮字而淺者疑之玉裁嘗謂不可以說文盡天下之字不可以今本說文盡說文之字小學庶可大明矣

疇訓誰則專嘗訓類則統嘗雖則分別而實相通此疇嘗訓類

僉曰伯禹作司空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僉曰伯禹禹平水土下句見呂刑或即約舉此下文

埶文志禮家者流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玉裁按命即說文古文禹字漢書亦祇此一處不得據臣改漢從尚書如汗簡古文四聲韵所載也

帝曰俞咨禹

俞咨五帝本紀作嗟然疑今文尚書咨在俞上也

女平水土惟時懋哉

說文十篇心部曰懋勉也從心楙聲虞書曰時惟懋哉玉裁按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作時惟與尚書異本篇又云惟時亮天工五帝本紀作維是勉哉則今文尚書亦作維時矣古懋與茂通用茂之義近美故馬云美也爾雅釋故云茂勉也董仲舒對策郭璞注爾雅皆引書曰茂哉茂哉董用今文尚書者郭用古文尚書者是則今古文皆一作茂可證也五帝本紀亦以勉字代懋字

禹拜稽首

稽者䭫之假借字也

讓于稷

後世分別社稷字作稷漢人俗字也

契

說文八篇人部曰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從人契聲

如此蓋壁中尚書正作偰也厹部禼字下曰讀與偰同可知漢人通用偰人所共曉不知何時遺去人旁借用書契字云高辛氏之子者左氏傳舜舉高辛氏之子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然則偰卽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人中之一也班氏古今人表不得其主名故旣舉八元復舉禼禼者偰之假借字漢書中用字假借極寬說文禼字下云讀與偰同者此謂其音同非謂其字同也米部竊字下云禼古文偰此淺人妄增非許語也

暨臯陶

說文八篇㐺部曰臮衆與詞也（各本作衆詞與也惟廣韵六至作衆與詞也不誤衆與猶言多與以其字從㐺故言衆與此字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則少與亦謂之臮）從㐺自聲虞書曰臮咎繇又曰臮古文臮（此等字皆轉寫失眞）玉裁按蕭該漢書音義云臮尚書音亘洎反可證六朝時尚書作臮今本作暨蓋衞包本音義無臮恐開寶時刪之也釋文於孔序曰臯本又作咎陶本又作繇攷自來古文尚書有作臯陶者有作咎繇者是以顏注漢書引尚書皆作咎繇李注文選則皆作臯陶要之衞以古音則臯陶二字古在尤幽說文引虞書作咎繇則壁中元本也

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

凡經典棄字唐石經皆作弃此因其字中有世字故避諱從古文作弃不必從也又凡葉字作𦯶亦是避世字棄字之中本非世字

黎民阻飢

周頌思文鄭箋云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正義引舜典黎民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注曰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玉裁按凡言讀曰與讀爲同讀曰蒔者易時字作蒔則讀曰俎者豈易阻字作俎乎初疑當是讀如俎謂其音同俎耳旣思阻字非難識之字鄭君何必比方爲音如戀之讀如聠乎蓋壁中故書作俎故鄭云俎讀曰阻阻厄也學者旣改經文作阻則注文不可通乃又倒之云阻讀曰俎經書中此類甚多請言其略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鉏館杜子春云鉏讀爲蒩蒩藉也書當藉者此文義極明蒩訓藉與說文解字蒩茅藉也正合今本改云蒩讀爲鉏鉏藉也則不可通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蜮乃短弧與此文義亦極明（說文解字則不用先鄭說謂蜮又作蜮短弧也）今本改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則不可通土訓鄭司農云馴讀爲訓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王也爾雅曰訓道也元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此文義亦極明（夏官訓方氏注亦云訓道也）今本改訓讀爲馴則不可通司服希冕鄭注希讀爲㡜或作絺字之誤也希冕者刺粉米無畫也此文義亦極明與臯陶謨鄭注絺讀爲黹黹紩也（見尚書正義）正合廣韵引祭社稷五祀則用希冕今本改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鄭注詞之言同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改同之言詷以易識之字更爲難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道里悠遠山川謙之郭注謙音閒是卽讀謙爲閒明古假借法也顏氏家訓音辭篇云穆天子傳音諫爲閒可證今本作閒音諫則非呂氏春秋卷一仁所私以行大義高注仁讀曰忍行之忍也此文義極明今本正文作忍注作忍讀曰仁行之忍也則不可通西京賦烏獲舡鼎李善注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舡與扛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字从才見毛詩盧令箋釋文五經文字木部權字下）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權與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又譌舛而不可通已上諸條皆因先用注說改正文嗣又用已改之正文改注如改經文之鉏爲蒩則注鉏讀爲蒩不可通乃又妄改云蒩讀爲鉏是也於是如跋蹈如首尾衡蹷字與義不謀上與下不貫矣自陸德明作音義之時已襲此誤本而不省顧治古文者於此等留意焉此俎讀曰阻亦其一也古文作俎鄭讀爲阻此正如昧谷壁中作柳谷鄭則讀爲昧也古且與俎音同義同且薦也俎所以薦肉也孔壁與伏壁當是皆本作且伏讀且爲祖訓始孔安國本則或通以今字作俎而說之者仍多依今文讀爲祖訓始如馬季長注是也至鄭乃讀爲阻鄭意以九載績墮黎民久飢不得云始飢故易字作阻云厄也于子謨及孟康注漢書引尚書皆依所易之字作阻此引經常例而方興經用鄭說易尚書經文本字作阻不作俎亦如僞孔用鄭說易經文作昧谷不作柳谷釋文本簡略且開寶改竄之後原委尤不可攷也若今文尚書作祖飢則其證有五五帝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文言阻三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此馬氏用今文讀俎爲祖五也

宋本毛詩正義黎民俎飢俎讀曰阻（蘇州袁廷檮所藏本如是）與日本七經攷文合

女后稷播時百穀

鄭云時讀曰蒔按說文蒔更別種也周頌箋云后稷播殖百穀殖蒔古通用亦鄭易時作蒔之意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祭法曰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鄭語曰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韋注殖長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說文十篇心部曰愻順也從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愻玉裁按愻訓順遜訓遁今本古文作遜未審衞包所改抑衞包已前已然禮記緇衣篇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毛氏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作愻一字者漢魏人書內閒有愻字而不多見（如王肅家語云小人以不愻爲勇）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遜馴皆訓順也古文尚書五品不愻今文尚書作不訓訓通作馴尚書大傳唐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史記五帝本紀五品不馴正義曰馴音訓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殷本紀五品不訓漢書王莽傳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後漢書周舉傳帝下策問曰五品不訓劉愷傳謂訓五品謝夷吾傳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周禮地官序官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按此皆用今文尚書作訓訓順也非教訓之謂鄭注詩禮用今文尚書絕少此其一也

玉裁按說文引堯典假于上下平豑東作宅堣夷鳥獸㒞髦又鳥獸㲪毛帝曰咨方殺俾功又旁逑孱功戠水浩浩有

能俾乂方命圮族岳曰异哉繇類于上帝維敎明試以功竄三苗歷繇于羽山放勛乃殂闢四門時惟懋哉棄咎繇僉曰伯夷敎胄子八音克諧龍朕塈讒說殄行皆言虞書而此句獨言唐書者從今文尚書例也尚書大傳曰唐傳曰虞傳曰夏傳曰殷傳曰周傳馬鄭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今攷鄭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者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無聞蓋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五家之教謂五代之書堯典爲唐書皋陶謨爲虞書禹貢已下爲夏書湯誓盤庚已下爲商書牧誓已下爲周書今文尚書例也三科謂作三書之時代堯典皋陶謨禹貢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記之或云夏史記之莫能別異故相承謂之虞夏書商史所記者爲商書周史所記者爲周書古文尚書例也左氏傳以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繫之虞書以敷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繫之夏書（敷內以言三句是皋陶謨文也）是孔子時原以堯典爲虞書皋陶謨及禹貢爲夏書漢初不分別則謂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而有三科之說其列爲五家者則直曰唐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許君蓋從五家之說者也故引皋陶謨曰虞書引禹貢曰夏書引堯典曰唐書所引假于上下等句本皆作唐書蓋爲淺人輒爲所改其改之未盡者獨留此一處耳徐鍇本唐書曰朞三百有六旬則併此尚存二處（今本尚書大傳係惠氏定宇所集其亂題虞夏傳唐傳虞傳夏傳傳云云殆合古文今文而一之未可依據也）

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昔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皆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五穀讀此五家之教之說也三科者古文家說五家者今文家說

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敷左氏傳作布王莽傳作輔

殷本紀帝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司馬彪禮儀志注丁孚漢儀載冊文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後漢書鄧禹列傳拜禹爲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袁宏後漢紀三十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唐石經五教之下磨五教二字字形隱隱可辨後乃摩去重刻然則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者與殷本紀合

又案唐石經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九字一行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九字一行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九字一行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九字一行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九字一行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九字一行但此經通體每行十字詳視初刻則此六行皆十字也一行曰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二行曰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三行曰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四行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帝曰五行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六行曰口口口口口口口五刑有字形皆隱隱可識惟弟六行石經毀首七字新舊刻皆漫滅五刑有上疑其同僞大禹謨之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墨五刑二字同墨五教文法非此則弟六行祇有汝作士五刑有大字不能成行覆定石經者刪去在寬上疊五教二字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共刪去六个字因改此六行爲某行九字磨去重刻亦可證初刻時所據之本不與今同也

帝曰皋陶

唐六典卷十八引尚書作咎繇

蠻夷猾夏

漢書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女作士五刑有服

獨斷曰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皋陶爲理尚書曰皋陶作士呂覽君守篇高注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多師字

宄周禮司刑正義引鄭注作軌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王制注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正義引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玉裁按說文作咤集韻云二形一字

史記五帝本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此今文尚書也

惟明克允

堯典者記堯之文咎繇謨者記舜之文非若後世之求工也而其工後世莫能焉左氏春秋季孫行父言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然則舉禹作司空平水土實在臣堯歷試之時又言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然則舉契作司徒亦在臣堯歷試之時又言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然則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亦在臣堯歷試之時且皋陶即高陽才子庭堅象以典刑非皋陶莫能任然則舉皋陶作士亦在臣堯歷試之時而帝曰欽哉已下但渾舉之以放流竄殛繫諸象刑之下因枝以振葉也以禹作司空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補敘於詢岳闢門之時因是而見首也禹宅百揆爲新命后稷司徒士爲申命前略而後詳前闇而後明渾渾無涯而奇巧乃如是

自愼徽五典已下二十有八載已上舜之美皆堯之美也禹稷契皋陶之美皆舜之美也假令詳書舜之奉堯皋元凱之命諸臣勞之來之等語則無以見歸美於舜以歸美於堯之意故爲舉帝之書此古史之無意爲文而文獨至也非若文子之釋經具在則不得其解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釋文曰如字徐音疇玉裁按徐所說舊音也工字他書皆作倕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郭傳云倕堯巧工也音瑞顓命當同此篇

帝曰俞咨垂女共工

共讀爲供他處讀爲供者皆經衞包改竄如召誥無逸是也惟此幸存其舊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漢書古今人表弟二等作朱斨柏譽此今文尚書也古伯多借柏

帝曰俞往哉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閒相張平子碑銘辭曰往才女諧章樵注曰古文尚書哉作才玉裁按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晁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溯厥由來乃偽作古文尚書者竊取張平子碑耳郭注爾雅引書茂才茂才即懋哉懋哉也又論語鄭注曰古字材哉同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

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玉裁按此當依馬鄭王不得從方興肊改令前後一例安見益非禹所獨薦也

閻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晚出書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益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旣命之仍舊職矣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益深知其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偽作者心必欲竄爲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巫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衆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爲朋黨若獨知其賢即越衆以對而亦不以爲異愚于是嘆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玉裁按此非枚頤之罪乃姚方興之罪也今按毛詩秦譜正義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此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興本汲古閣正義作禹字之誤文選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益汝作朕虞李氏亦用馬鄭王本與賦文禹任益虞之云相合但其下文又引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其所稱孔安國者即方興也經作禹曰傳同方興益方興本亦或作禹曰不則李氏不應經用甲傳用乙尚書正義本特據其作僉者妄指作禹爲誤耳

五帝本紀作皆曰益哉皆者僉之訓詁字也此今文尚書也

益哉帝曰俞咨益

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明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𦤶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師古曰𦤶古諡字也玉裁按即說文所載籀文嗌字也同音假借爲諡字今本漢書及集韵等書皆譌失其眞矣漢書伯益字亦惟此一處作𦤶餘不爾

女作朕虞

秦詩譜云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旣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

王莽傳更名水衡都尉曰予虞按予虞即堯典之朕虞謂朕之虞官也鄭注云言朕虞重草木鳥獸是也莽之不通文理與更名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同一可笑工乃官名共工猶作士也師古注共讀曰龔是也莽於人名不欲其二字於官名不欲其一字又攷五帝本紀以垂爲共工以益爲朕虞百官公卿表垂作共工𦤶作朕虞文選廿七注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徒誤空之棄后稷契司徒臯繇作士師此亦有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按此劉向上災異封事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注也與五帝紀百官公卿表皆以共工朕虞爲官名今文家說如是

又按五帝本紀臯陶爲大理伯夷主禮垂主工師益主虞棄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則司馬未嘗并朕爲官名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女諧

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按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即益所讓之虎熊羆益朱虎熊羆四人名也方興採馬王說朱虎熊羆爲二臣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說文五篇亼部曰僉皆也從亼從吅從从虞書曰僉曰伯夷按尚書僉字始見於四岳舉鯀亦可以見古人偁引之不拘也

帝曰俞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勠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氏詒穀志祖曰案舜帝之命官於伯夷獨曰俞咨伯而不名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玉裁按蓋今文尚書說也五帝本紀嗟伯夷豈大史公以意補夷字與

女作秩宗

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曰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漢蔣禕書夔有作歸者水經注江水篇引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即夔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尚書中侯讓于益歸注歸讀曰夔

帝曰夔命女典樂

樂記注書曰夔命女典樂

教胄子

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穉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豳風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子稚子也史記多以訓故字代經字此穉子即經之育子合之楊雄宗正箴云各有育子世以不錯子雲習作多用今文尚書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可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子者釋文曰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爲音義王本馬本作胄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即襲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文十四篇𠫓部曰育養子使從依玉篇經音義善也从𠫓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大司樂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尚書也許君偁孔氏而不廢今文鄭君注禮多偁古文而閒用今文如度西曰柳穀親百姓訓五品皆是也大司樂釋文曰育音胄本亦作胄按本亦作胄者或用古文尚書改之也攷育胄二字音義皆通育從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部爾雅猶如麂舍人猶作鶹卽鶹字郭音育胄亦可讀余六育亦可讀直又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也毛公詩傳育長也馬注尚書胄長也長養義近而育胄訓同馬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與許君養之使從善正

合皆教胄連讀而其他或訓爲稚子或訓爲國子則言其可長可養也皆胄子連讀

裴駰集解曰案尚書作胄子稚胄聲相近玉裁按稚胄聲相近此裴氏語也或於其上妄加孔安國曰四字不知裴氏時姚方興所上舜典孔傳未出故太史公虞舜紀同於尚書愼徽五典以下者裴氏祇引馬融鄭元王肅語絕無孔安國曰也校史記者當刪此四字（索隱正義引孔安國曰者信方興所作爲孔安國所作也）

直而溫寬而栗

說文七篇卤部曰𣡌古文栗也（大徐本作古文小徐本作籒文今按當有籒文古文各一字而脫其一以卤籒文作𠧪㮚籒文作𣡌玉篇云㮚籒文作𣡌例之則從三卤作𣡌者籒文也從卤從二卤作㮚者古文也卤古文𠧪也今說文作𣡌恐有譌）從卤從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也

玉裁按後漢書杜林傳曰沛南徐巡始師事衞宏後更受林學前於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沛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衞宏傳亦曰時沛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木至西方戰㮚徐生釋从西之故也論語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揫也故古文㮚木字從西取戰㮚之誼而凡戰㮚字皆用此也堯典皆𢽳蓦寛而㮚葢壁中尚書作㮚而徐巡說其字恉如此會意字也自部隉凶也亦徐巡說

閻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禮記鄭注引簡而辨王氏鳳喈尚書後漢亦云今案禮記注絕無此語惟表記虞帝寛而有辨注云辨別也猶寛而栗也引虞書無異閻氏筆誤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傲漢志作敖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漢書禮樂志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論衡謝短篇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玉裁按古人引書多作詠正義曰定本經作永字訓爲長釋文曰永徐音詠又如字五帝本紀歌長言則其字亦作永與班異

律和聲八音克諧

說文二篇龠部曰龤樂和龤也從龠皆聲虞書曰八音克龤

玉裁按龤今字作諧猶龢今字作和也

漢書禮樂志云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師古曰敖讀曰傲咏古詠字也玉裁按說文咏或詠字也班用今文而作胄子者或胄育古通用或淺人所改未可定也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玉裁按依釋文則當作于如孟子女其于予治尚書旣作於則音烏句絕是也史記正義曰於音烏

漢書禮樂志云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論衡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風俗通義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垐以土增大道上從土次聲堲古文垐從土即虞書曰龍朕堲讒說殄行堲疾惡也玉裁按即下當有聲字古文㠯即爲聲小篆改從次聲者古音次讀如漆是以周官巾車然複軟飾（今本譌軟）杜子春軟讀爲泰琓之桼王符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即列女傳漆室之女康誥以次女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爲即也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堲字不訓以土增大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即聲疾聲同在弟十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堲疾惡也惡當依俗讀去聲首部引布重莧席而釋之曰纖蒻席也謂此莧非火不明之訓也囗部引洪範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也謂此圛非回行之訓也學者尋以得其通例矣釋文徐在力反此今音也古音在悉反垐古音同今音疾資切

震驚朕師

吳志吳主傳詔曰讒說殄行陳氏用古文尚書也

史記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衆玉裁按畏忌者堲之訓故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只作爲張音危歷反耳爲與行爲代行則行讀如字按賈捐之傳今文尚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賈捐之傳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

二內字今本皆作納下內字五帝本紀百官公卿表作入今文尚書也

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

二十開成石經作廿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天功五帝本紀作相天事亮訓相此本爾雅釋詁姚方興於亮采及此皆訓信按說文諒信也亮明也是假亮爲諒也假借無礙於說經然曰信立其功曰信立天下之大功不亦拙乎功益今文尚書作工故五帝紀於此曰相天事於皐陶謨天工人其代之亦詁以天事古者工有事訓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白虎通攷黜篇兩言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玉裁按李尋班固皆言三考黜陟不連幽明字合之五帝本紀云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以遠近詁幽明而下屬然則今文家皆於黜陟句絕也姚方興讀黜陟幽明葢本馬王與

又按尚書大傳曰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不必今文家幽明下屬也又谷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分北三苗

吳志虞翻傳注曰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訓北言北猶別也誠可怪也玉裁按說文九篇ム部曰ム姦衺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ム二篇八部曰公平分也從八ム八猶背也韓非曰背ム爲公所引韓非語相聯屬五蠹篇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已知之矣自營爲ム六書之指事也八ム爲公六書之會意也韓非以背ム[illegible]

說八從八北北之北猶別也古北背同音通用當
昭吳語注曰北古之背字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又云八猶背也與鄭注北猶別也正互相發明分別之乃相
背其義相足故許不云八背也而云猶背也鄭不云北別
也而云猶別也凡古訓故之言猶者視此矣虞翻不知堯典
經文自作北字鄭注是古義輒欲改爲八字而譏鄭非也說
文八部又曰火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
有別虞翻因北字篆作𠆢遂爲兆字之誤不知北可訓別無
煩改字且八別同義同音而異字許君未嘗以八爲古文別
字藥諸冎部別字後也玉篇汗簡皆云八古文別誤由仲翔
耳周官經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
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楊氏用修丹鉛錄謂別當作八以
从重八正與六十有四巧合也玉裁謂三易每易有八每八
分六十四故云其別下文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亦是每夢有
十每十分九十用修巧合之說於三易可通於三夢何以說
且八字訓分非如二十幷爲廿三十幷爲卅之例未可以易
字義而改經字矣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此亦引古說字形
如麗相𡉚利土之比引易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麗字從艸麗
會意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相字從目木會意引易
豐其屋說寷字從宀豐會意引易利者義之和也說利字從
和省之意引易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說𠫓
字從到子之意此引上下有別說重八之意上別下別故其
字從重八也

又按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不載虞翻別傳四事意謂仲翔
誣鄭鄭未嘗作昧谷鄭未嘗作分北三苗鄭未嘗訓洮浣衣
也豈知鄭注實實如此至同爲酒杯更不待言矣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三十在位今文尚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
二十可考而知也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此生三十
而徵庸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也年五
十八堯崩此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也年六十一代
堯踐帝位此三年服喪之後乃踐帝位也踐帝位三十九年
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司馬子
長據今文尚書爲說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
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今本誤作三十）在
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
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今本誤作三十）在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此又今文尚書之一證也孟
子萬章篇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
三十徵庸二十（今本注疏誤作三十孔刻孟子注誤三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
五十也玉裁按僞同古文尚書作三十在位則不爲五十而
慕之證矣此又今文尚書之一證也尚書正義曰鄭元（宋本元本明監本作元不誤汲古閣本作云誤也）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
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
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爲尚書鄭本
鄭說今按鄭本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經云正義全書
引鄭注皆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此經云者然則古
文作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爲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孔
沖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令鄭本作登庸二十與方興所據馬
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之云三十鄭本作二十不
若是盥盟而已近人多不解讀字之恉謂有擬其音者某讀
如某是也讀有易其字者某讀爲某是也凡言讀爲音韵必
相近有音韵絕不相近而焯知譌誤易其字者如某當爲某
字之誤也是也（或云當爲某或云讀當爲某）此三十當爲二十與儀禮之
四當爲三正同皇甫謐曰（史記集解索隱引）舜以堯之廿一年甲子
生三十一年（謂舜三十一歲也）甲午徵用七十九年（謂舜七十九歲也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舜八十即眞）
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
帝王世紀曰舜年八十即眞（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眞）八十三而薦禹
九十五而使禹攝政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
歲皇甫亦用今文尚書說爲韓退之佛骨表所本而云甲午
徵用壬午即眞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與其紀堯者
合而與堯典孟子不合由誤讀史記凡二十八年五字也堯
之二十有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
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
年即眞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愼徽已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
乃言底可績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
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八年爲二十有八
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北三苗乃即眞四十年之
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其一在八年內）爲在位五十載此今文
家說也姚方興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
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興之
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
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不牽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
攝位爲在位似較今文家說爲易了

錢氏曉徵曰登庸二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謂
他家於庸字位字句絕鄭於三十二十句絕爲異也玉裁按
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
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三十在位
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

又按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
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尚書合此鄭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
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大
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
尚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下
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大戴與今文尚書合

又按鄭君云登庸二十益古文尚書作登庸今文尚書作徵
庸方興本作徵未是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宋版如是）上檀弓舜
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
乃死

陸德明序錄曰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
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
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後范甯變爲古文集注俗閒或取
其舜典篇以續孔氏玉裁按此言枚頤尚書初出自愼徽已
下經傳俱亡故或用王肅傳或用范甯注補之傳注用王范
則經文亦王范本王范本必即馬鄭本是則舜生三十以下
非僞孔本而實馬鄭王范本也陸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
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
之是則正義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興所采馬王之注僞爲
之者而愼徽已下經文即馬王本更無疑矣安得云舜生三

十徵庸三十乃僞孔所妄改乎舜年百一十二歲之云兼馬
季長語則王子雝語也絕非出於作僞孔傳全書者之手
僞孔傳又有眞有僞五十七篇出於一人之手僞孔傳之眞
者也舜典一篇出於姚方興之手僞孔傳之僞者也　姚方
興作舜典僞孔傳而采馬王注爲之則非杜撰也其於經文
但僞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以傅合僞孔
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復出此篇之語度正義所載此
十二字之傳出方興杜撰者而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
聞乃命以位十六字竝此十六字之傳則又不知出誰氏之
手故釋文序錄曰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梁武時爲
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
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是則此
十二字梁武所不信梁武意孔本舜典即當從昚徽起不必
袲頭可謂觀書眼如月但知姚之詐而未知孔之詐也釋文
又曰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句絕本無阮孝緒七錄
亦云然陸謂方興所上孔氏傳有之王肅本本無之陸所爲
音義用王肅本上文言之明矣釋文又曰方興本或此十二
字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
八字異句絕聊出之句絕於王注無施也云凡二十八字異者合
十二字十六字計之凡廿八字皆王肅本所無也音義既用
王肅本則二十八字不當存而大書十二字綴書十六字以
存之故云聊出之也雖出此二十八字而王本無注故曰於
王注無施也十六字不大書者此又方興本之別本尤不可
信也稱謂方興當日讀孔序則愼徽已下爲舜典而愼徽五
典斷非一篇起語乃不疑孔說之妄輒摹擬堯典造十二字
加於馬王本經文愼徽之上乃使可采馬王注作僞傳苦心
今如可見而得其書者以昚徽五典云云可配以親九族云
云重華協於帝五字不足配放勳已下二十四字乃更增十
六字或梁武駁十二字不行之後方興又私益之故流傳有
此二本也方興殊不思始作僞孔傳者其用心苦而巧孔傳
之亾非枚頤亾之作僞孔傳者亾之也何以亾之亦知昚徽
五典不得爲一篇起語而其說已立其序已成不能更革將
[illegible]皆之删衞賈馬鄭本具在卽梁武所議亦早計及之將欲

不增則非此般庚顚命之天然分析爲三爲二絕無善策乃
僞託於亾任天下後世遊吾說者或徑析之無所增或增數
語淵議議之矢不集於我且此篇孔傳亾而不補則正可諉
未亾者之皆眞非駁其用心之機至於如此而方興乃爲之
奴也　陸所音舜典王肅注也正義所疏舜典姚方興采馬
王注造爲孔傳者也陸不信姚注而孔穎達信之故正義云
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
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
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
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
行方興以罪至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云方興得
孔氏傳古文舜典不云方興採馬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蓋
諱此爲眞孔傳而方興得之故爲之正義猶謂二十五篇爲
眞古文而枚頤得之故舍馬鄭王本而用孔本也釋文自愼
徽已下舉馬云王云頗詳既用王注本爲音義則不當言王
云猶用孔傳爲音義不言孔云也而必以王云與馬云竝舉
者正爲表方興注所襲王云必先於馬云者猶用孔傳作音
義必先孔後馬鄭王也若正義用姚方興注姚方興用馬王
之本采馬王之注馬王之本則眞古文尙書也原流井然近
注尙書者乃云徵庸三十乘僞孔所妄改登庸二十爲眞古
文尙書欲尊眞古文而轉毀廢之則致核之未至也
陸氏序錄云范甯變爲古文集注今本古字誤作今字朱氏
錫鬯答毛大可書引之非也云變者變孔傳古文尙書爲之
益兼注五十八篇兼採馬鄭王三十一篇注說也至隋時其
書已亾僅存舜典一篇故正義云范注以愼徽爲舜典之初
隋書經籍志有晉豫章太守范甯注古文尙書舜典一卷云
梁時有甯注尙書十卷亾唐初釋元應作大唐衆經音義引
范甯尙書集解寇賊姦宄之亂所以獨存舜典一篇者正因
陸氏孔氏所云用此注補孔傳之亾也至正義用方興注而
此一篇又亾不見於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矣○舜典
一篇孔傳亾必經傳俱亾非有經無傳也若枚頤所獻有經
文起於愼徽則方興何敢肌加十二字又加十六字梁武何
難云枚頤所獻經文不如是以折之毛大可云傳亾非經亾

譬說也釋文於他篇俱記馬鄭王本之異孔者此篇祗載馬
本作如初異於王本方興本之如西禮○方興自愼徽已下
大約與馬鄭王本略同惟僉曰益哉與馬鄭王不合正義已
言之放勳乃殂落作帝乃殂落正義雖不言馬鄭王皆作放
勳竊意必方興肌改釋文皆不言者釋文祗載馬鄭之異於
王若方興本之有異不屑載也如初作如西禮則載之者因
王本而及之也○帝王世紀所引放勳乃殂落不同方興本
蓋用馬鄭王本也尙書正義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
梁柳邊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
按帝王世紀今不傳所云載孔傳五十八篇者未知其審見
於太平御覽者云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與孔傳合
○孔叢子小爾雅皆乘僞書其論書篇雜取尙書大傳王肅
尙書注爲之如有鰥在下七觀教誡而愛深欽四鄰諸條皆
尙書大傳也如說內于大麓與于六宗其在祖甲諸條皆王
肅尙書注也皇甫士安帝王世紀說太甲固引孔叢夔思三
年遭悔前愆之語則孔叢子在晉初已有之蓋僞孔古文尙
書僞孔安國傳僞孔安國孝經傳僞孔安國論語訓僞家語
僞孔叢子皆出一時大約王肅爲之君而皇甫士安輩爲之
徒故僞孔傳多與王肅合士安帝王世紀蒐採至富凡作僞
之書皆所不廢
五帝本紀曰帝堯者放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
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
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
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
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爲西者今天水之西
縣也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
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
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
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
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
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

[illegible]洪水蕩蕩懷山
襄陵浩浩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毁族
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張氏正義作績）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
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
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
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
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
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玉裁按四門穆穆四字當是後人妄增）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
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
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
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
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
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
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
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
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裁
過赦怙終（徐廣曰一作眾）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讙兜進言共
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
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
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
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燮）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
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
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
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
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
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
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
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

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
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
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
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
妻子常欲殺舜舜辟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
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
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
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
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
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
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
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
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
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
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
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
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
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
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
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
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
有不才子毁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
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
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
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
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
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
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
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
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
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
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
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
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
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
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
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
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
夜維敬直哉維靜絜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穉
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
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讒說殄行振驚朕）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
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
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
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
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
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
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
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
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
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
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
南九疑是爲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
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

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臯陶謨第二　虞夏書

說文三篇言部曰謨議謀也从言莫聲虞書曰有當作咎繇謨

按師古漢書注臯陶謨皆作咎繇謨無逸皆作亡逸

曰若稽古

正義曰鄭云以臯陶下屬爲句玉裁按堯典亦以帝堯曰放勳五字爲句必如是而後二篇俱可讀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當云以目篇曰曰若稽古轉寫脫一曰字臯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按此亦於曰若稽古句絕謂與堯典皆以此四字發端也

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帝堯曰放勳此本紀列傳之體之祖也臯陶曰云云此記言之體也皆以曰若稽古先之夏史所作故皆云稽古也作僞大禹謨者不得其句讀開端便非體矣

夏本紀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即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也各本作信其道德盩誤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他經音義無有引切韵者惟古文尚書音義屢引之蓋皆開寶中陳鄂所爲也切韵者陸法言切韵孫愐增之爲唐韵者也開寶中廣韵未出又以用唐韵爲嫌故襲法言書名其所引反語如惇都昆反慤苦角反葅側魚反等皆與徐鼎臣所引唐韵無不合者

庶明厲翼

厲衞包改作勵今更正攷正義孔訓勉勵王訓砥礪鄭云厲作也鄭說本爾雅釋詁古者砥礪勉勵皆作厲無作礪勵者厲本旱石引伸爲勉勵厲作不獨鄭本作厲王孔本亦作厲也正義三說分三體淺人區別臆造如是

蜀志劉先主傳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注云鄭曰厲作也

厲夏本紀作高

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僞孔傳釋昌爲當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蕩反引李登聲類讜言善言也玉裁按古文尚書作昌今文尚書作黨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注云尚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黨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善言也音黨孟堅蓋亦用今文尚書耳讜逸周書作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虞氏召弓曰黨讜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克忠讜後云對策真黨可見漢人黨讜通用蓋古只作黨漢人或加言旁是以許君不收而李登呂忱乃收之古昌黨音同如閶闔子雲賦作閶閭鼓聲不過閶闔即蠡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日从曰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昌本字黨假借字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白虎通封公侯篇尚書曰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王莽傳陳崇張竦稱莽功德曰書曰知人則哲　五行志曰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　武帝紀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師古曰尚書咎繇謩載咎繇之辭也　論衡定賢篇荅佞篇皆云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教引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

淮南泰族訓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

夏本紀臯陶曰然於按於即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然字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

今各本有德之上有人字非也攷唐石經每行十字獨此行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九字諸頤則有德二字初刻本是三字人字居首波撇尚可辨然則亦言其人有德唐時有此本唐元度覆定石經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壓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本此獨異於今本夏本紀云亦言其有德則今文尚書亦無人字也

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愿而恭夏本紀作共疑本紀是也謹愿人多不能供辦能治人多不能敬愼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即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尚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尚書

亂而敬擾而毅

五經文字上曰擾說文也擾經典相承隸省也玉裁按此非隸省乃隸變也夒聲憂聲古音同在第三尤幽部是以夒之俗亦作擾

史記集解徐廣曰擾一作柔玉裁按擾古音讀如柔是以韓非說難龍之爲蟲可柔狎而騎史記柔作擾管子書擾桑即毛詩之柔桑也但此經擾與上文之柔義別若作柔則複上矣

玉篇牛部犪而小而沼二切牛柔謹也從也安也又馴也尚書犪而毅字如此玉裁按汗簡古文四聲韵俱不云尚書擾作犪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中庸簡而文溫而理鄭注曰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按此用尚書而廉作辨未詳也豈鄭本有不同與

說文十篇心部曰寋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寋玉裁按作寋者壁中原文作塞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也毛詩邶風其心塞淵毛傳塞瘞也鄘風秉心塞淵鄭箋塞充實也

大雅王猶允塞鄭箋信自實滿毛傳訓塞亦充實意也崔靈恩集注本塞作寔與許君合堯典今文尚書文塞晏晏從土與從心之字音義皆同今注尚書者輒改臯陶謨及各家所引今文堯典皆從心作㥶然則毛詩亦將改爲㥶淵乎自以爲尊說文明小學而失小學之意亦非許君造說文之意也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僞孔傳浚須也未知何本葢於雙聲取之馬云大也則浚同俊史記夏本紀浚作翊是古文尚書作浚今文尚書作翊也翊同翌爾雅翌明也翊明重言之猶無逸之皇暇也

僞孔傳浚須也不可解馬季長曰浚大也說者傳諸駿大也之訓玉裁謂浚當是俊之字誤古族多假俊俊須也卽族額也馬云俊大也卽說文人部之俊大也

日嚴祇敬六德

釋文曰馬徐魚儉反玉裁按儉乃檢之誤經典多嚴儼不分如無逸嚴恭馬作儼論語儼然民望而畏之本又作嚴釋文云馬徐魚儉反洪範儼字下云魚檢反今本檢皆作簡此葢葉氏林宗影寫在崇禎十年避懷宗諱故也惟無逸篇檢字未改

祇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萬民石經作祇動柴誓祇復之無逸治民祇懼魯世家作振復振懼然則祇振古通用合韵最近又爲雙聲也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或作振

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文選曹植責躬詩李注云尚書曰儁乂在官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乂從艸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第十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　中論譴交篇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羣經音辨曰冰古文尚書凝字也玉裁按此所謂古文尚書卽宋次道王仲至家本也

無教逸欲有邦

正義曰毋者禁止之辭按今文尚書多用毋字古文尚書多用無字此正以毋釋無非經文本作毋也

玉篇人部佚字下書曰無教佚欲有邦佚豫也

教今文尚書作敖邦今文尚書作國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此今文尚書也黃氏震日鈔謂無敖爲古文劉氏安世謂敖字轉寫作教皆非夏本紀毋教邪淫奇謀或尚書本作敖而依博士讀爲教或史記本作敖而後人改之皆未可知也師古曰敖讀曰傲

袁宏孝桓帝紀陳蕃上書云臯陶誡舜曰無敢遊佚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於田玉裁按卽今文尚書無敖佚欲有國無劮于游田也敢字疑敖字之誤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助理萬機玉裁按漢魏晉南北朝用萬機字皆從木旁

班固典引李注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風俗通義過譽篇尚書曰無曠庶官　論衡藝增篇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　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也　中論爵祿篇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漢書律厤志曰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天敘有典

釋文曰有典馬本作五典

勑我五典五惇哉

五經文字曰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廣韻廿四職曰敕今相承用勑勑本音賚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釋文曰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尚書大傳虞傳曰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說文三篇攴部曰斁棄也周書以爲討按云以爲者六書之假借也尚書周書中絕無討字疑周字乃虞字轉寫之誤壁中故書如是也

漢書刑法志云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尚書問曰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用作庸

政事懋哉懋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師古曰茂哉茂哉虞書咎繇謩之辭也玉裁按古懋茂音同通用左氏傳引康誥惠不惠茂不茂今尚書作懋不懋

爾雅釋故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曰茂又作懋亦作悉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此可證尚書哉字本或作才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　大雅烝民鄭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云引書曰者泰誓文也此咎繇謨之語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玉裁按此疏傳寫有脫當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我民謂之聰明有德者也語意乃完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上威字孔本作畏今從馬鄭本釋文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　周禮鄉大夫鄭注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困學紀聞古文自我民明畏今作威葢衞包所改玉裁按此非衞改王氏所云古文者卽宋次道家本也不可信釋文曰畏徐音威馬本作威然則上句從下句作威可矣不當下句從上句作畏也　考工記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畏玉裁按當爲畏今本作當爲威誤古威畏二字同音通用不分平去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厎行

白虎通聖人篇引朕言惠可厎行

獨斷臯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厎行

禹曰俞乃言厎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正義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是此字音越唐石經正作曰今俗本作日讀人實反誤也

釋文云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儴因也如羊反玉裁按施博士乾讀爾雅息羊反

帝曰來禹女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孜孜夏本紀作孳孳

馬鄭王合帝曰已下於皋陶謨謂別有棄稷之篇按逸十六篇中有棄稷馬鄭所親見也僞孔改棄稷爲益稷云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復出之帝曰已下是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

夏本紀述皋陶謨無乘四載三字但云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河渠書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檋一作）溝洫志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梮說文六篇木部欙字下云山行所乘者从木纍聲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閻氏百詩謂許所據古文尚書多十六字不知此十六字乃自古相傳書說而備載之非尚書正文有之也虞夏書九族五典四門五瑞五玉五禮五器五刑五教五流五宅十有二州十有二山五采五色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五言四鄰五服九河三江三品九江三邦四隩九山九川九澤四海六府以及左氏傳所引夏書九歌皆不詳其目閻氏所疑非也許系之虞書史漢系之夏書者三科之條虞夏書爲一科故或以爲虞或以爲夏又太史公系皋陶謨於本紀故謂之夏書也

欙力追切河渠書作橋上遙反徐廣曰橋一作檋（玉裁按檋者輂之俗集韵分爲二非也）几玉反直轅車也漢書作梮應劭曰梮或作欙（今本作梮）（尚書正義作欙）爲人所輂引也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尚書正義引尸子曰山行乘欙（今本省）僞孔傳亦作欙（今本作欙）與許書合玉裁按輂梮橋同字（橋者輂之轉語）欙與輂異字同義一物而異名也輂自其盛載而言欙自其輓引而言纍大索也此聲義之皆相倚者也韋訓輂云人轝以行應訓欙云人所輂引皆得其正解孟子滕文公篇虆梩而掩之趙注虆梩籠臿之屬今按說文木部曰梩從土輂然則虆亦輓引之稱趙注未了如氏如錐長半寸之說是其物如齒屐豈得稱四載之一豈屨屐等皆可稱載乎顏師古張守節從之誤矣輴史記作毳亦作橇漢書作毳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版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服虔曰木毳形如木箕擿（讀同擿）行泥上（孟康說同摘作擿）尚書正義引尸子曰泥行乘蕝引愼子曰爲毳者患塗之泥也徐廣注史記引尸子作楯僞孔傳作輴許作輴毳橇蕝輴輴一聲之轉輴敕倫切本訓車約輴此借爲版行泥上之字耳

隨山栞木

栞唐石經已下作刊衛包改也今更正說文六篇木部曰栞槎識也从木𣎳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栞篆文从幵玉裁按云闕者謂从𣎳不知何字象形會意諧聲何屬也說文列字俱以小篆居首以籀文古文廁小篆之下亦閒有以小篆廁古籀下者此云篆文从幵則栞爲古文此於孔壁可知矣李斯改栞爲栞則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早易栞爲栞史記夏本紀述皋陶謨行山栞木然則今文尚書亦作栞可證許云讀若刊者謂音與刊同非栞刊同字也假令栞刊同字則當刊傳木部云槎識也者槎衺斫也衺斫木使其白多以爲道路高下表識如孫子斫樹白書之類故云槎識夏本紀述禹貢曰行山表木以表訓栞是槎識爲尚書古訓可知衛包誤以栞刊爲古今字乃改栞爲刊刊剟也字不從木非謂斫木即謂左氏有井堙木刊之語然不可用左氏改虞夏書又明矣說文稱隨山栞木云夏書不云虞書者偁禹貢非偁皋陶謨也　玩正義則栞之改刊在天寶以前

暨益奏庶鮮食

夏本紀云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此經之暨益奏庶鮮食也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此經之暨稷播奏庶艱食也又云與益予眾庶稻鮮食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葢此經鮮食今文尚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

予決九川距四海

今本作距依廣韵訂正廣韵上聲八語曰歫其呂切書傳云至也距切同難距也分別與說文合後人盡用難距字爲歫至字輒以改經而陸法言孫愐所据書傳固未誤文選三十注引尚書傳距至也不若廣韵所引爲正　夏本紀歫作致訓故字也

唐開元時釋慧苑華嚴音義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距違也然則今本作距衛包所改也（距違見禹貢）

濬畎澮距川

說文十一篇川部曰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巜歫（今本說文作距蓋誤）川言深く巜之水會爲川也く部曰く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古文作甽从田川篆文作畎从田犬聲巜部曰巜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仞谷部曰容深通川也从谷从卢卢殘地阬坎意也虞書曰容畎澮距（今本作歫蓋誤）川玉裁按說文兩引此句而一作濬一作容濬者倉頡古文容者小篆也一作く一作畎く者倉頡古文（字く巜川三字必一人所制皆倉頡古文也甽從田川當是籀文今本說文籀誤爲古耳）畎者小篆也一作巜一作澮巜者倉頡古文澮者同音假借字也川部引濬く巜距川此壁中故書如是谷部引容畎澮距川此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　夏本紀濬作浚說文曰浚抒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釋文曰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玉裁按鄭云教民種澤物菜蔬難戹之食是鄭亦作艱也又云眾鱻食謂魚鼈也鮮作鱻（說文正義）郭璞江賦曰食惟蔬鱻益本鄭

懋遷有無化居

夏本紀云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案難得之食謂艱食也食少謂鮮食也調有餘補不足謂懋遷有無也疑今文尚書云食鮮故以食少代之與古文家說迥異漢書食貨志說禹曰楙遷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楙與茂同食貨志贊曰書云楙遷有無周禮合方氏注曰茂遷其有無正義引尚書懋遷有無化居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王伯厚藝文志考說漢儒所引異字有貿遷有無化居矣王天與尚書纂傳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江氏叔澐尚書集注定作貿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夏本紀粒作定蓋今文尚書粒作立而以定訓之詩思文曰思文后稷立我蒸民毛不改字　又按本紀云調有餘補不足謂懋遷有無也徙居眾民謂化居烝民也乃定萬國爲治

志再引皆有無爲句

今文尚書邦作國見食貨志

周頌思文鄭箋云烝民乃粒萬邦作艾釋文曰艾音刈鄭注尚書五蓋反本或作乂音同玉裁按魏晉以後之音艾音刈則同乂治也艾讀五蓋反則訓老訓養如曲禮五十曰艾音義云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此云鄭注尚書五蓋反者非鄭注有反語謂以其義推之當讀五蓋反也鄭注作艾訓養見詩思文正義詩南山有臺保艾爾後音義亦云艾五蓋反養也老與養二訓略相近

唐識正義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既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按不曰益稷云者用馬鄭本也

皋陶曰兪師女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夏本紀作輔德輔者弼字之訓德非直之訓也必是今文尚書作弼德德從悳悳從直易有功而不置鄭讀置爲德

惟動丕應徯志

夏本紀作天下大應清意按此今文尚書也清與徯於音韵支與清之通轉也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方女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

許愼說文解字序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繪字今孔本作會云五采也　釋文曰會馬鄭作繪胡對反

正義曰鄭元云會讀爲繪凡畫者爲繪　春秋左氏傳昭廿五年正義曰鄭元讀會爲繢謂畫也絺爲黹謂刺也文選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李善注云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繪鄭元曰繢讀曰繪凡畫者爲繪胡對切選注本皆作反字今本皆作切字後人改也　玉裁按此經本作繪說文十三篇糸部繪字下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是其證也鄭君謂繪之訓會五采繡也畫繪字當依考工記從糸貴聲故注尚書云繪讀曰繢讀曰與讀爲同易其字也繢之音胡對反在切韵故尚書釋文曰繪馬鄭作繢胡對反尚書正義曰鄭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左氏疏文選注云繪讀曰繢凡畫者爲繢胡對切此可細推而得者也孔本本作繪故傳云繪會五采也會五采三字卽說文繪字下云會五采繡也惟孔釋爲畫事故去繡字耳今本孔傳云會五采也此不成文理五采可謂之會乎揆其舛謬之由以繢繪二字俗既通用不分因之鄭讀繪爲繢繢字皆譌繪字而不可通則去繪之半以通之此鄭孔尚書作繢而誤會釋文正義引鄭讀繪爲繢而誤云讀會爲繪也選注引尚書作繪又引鄭注繪讀曰繢以爲何賦命共工使作繢之證必如是而後文理可讀今轉寫倒亂之不可通矣鄭注周禮司服注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何平叔景福殿賦引書皆作繢字此鄭易繪爲繢因徑用繢字與箋詩易田爲軸其注明堂位徑引詩應軸縣鼓同也司服釋文繢胡對反論語八佾篇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繢同按又作者爲善古文尚書本作繪字如說文繪字下引虞書左太沖魏都賦有虞作繪張孟陽注引咎繇謨山龍華蟲作繪是也今文尚書亦作繪尚書大傳虞傳咎繇謨作繪三見字皆從糸會聲是也今定考古文尚書正會爲繪其讀則當依馬鄭讀爲繢

鄭司農注周禮引論語繢事後素字作繢與攷工記合與許本論語作繪異

或問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从糸會聲如其文則虞書論語所云繡也非畫也豈得作繪爲作畫乎答曰其字從糸故其本義爲繡所引虞書論語則六書之假借如朕塈讒說塈訓嫉非以土堲道也尙狟狟訓威武非犬行也無有作玫玫卽好字非姓也堋淫于家堋卽朋字非葬下棺也本義訓繡何妨借爲畫繪字乎繢從糸亦非本字鄭君據攷工記當用此字故曰繪讀曰繢也且尚書大傳云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山龍青也則今文家說作繪非謂畫也安知許君不用今文說乎用今文說則如女部所云嬒女黑色也同解亦不與上文會五采繡也黏連字誤沿古閣刻繢字是

司馬彪輿服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此用鄭本尚書也劉昭注曰古文尚書繢作會此用孔本尚書之誤者也

宗彝藻火

釋文曰藻本又作璪

說文一篇玉部曰璪玉飾如初學記作以水藻之文也从玉喿聲虞書曰璪火黺米玉裁按此壁中尚書也玉飾如藻則其字作璪衣飾以藻則其字當徑作藻而作璪者六書之假借今本作藻作藻者蓋孔安國以今之文字讀之也尚書大傳虞傳璪火字三見然則今文尚書與壁中古文同作璪也

粉米

說文七篇黹部黺字下曰袞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衛宏說玉裁按一篇玉部亦引虞書璪火黺米然則壁中字作黺蓋孔安國以今之文字讀之改爲粉也黺與山龍華蟲不相屬蓋許君筆誤也又黺畫粉也絑繡文如聚細米也黺絑爲二物又黺爲畫絑爲繡皆與鄭不合許君時鄭說未出後漢書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黺畫粉也蓋卽訓旨中語若隋唐志皆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則敬仲傳中不載昔曾作攷一篇錄於左

衛宏官書考

韓退之言李少溫子服之以科斗書衛宏官書相貽見於隋書經籍志曰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見於唐書藝文志曰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字者官之譌字也唐初元應衆經音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三條曰舁得同體曰枹桴同體曰圖啚同體張守節史記正義曰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然則其書體製蓋同張揖古今字詁而字體爲古文籀文唐人以爲難得至唐季其書亾矣郭忠恕汗簡多假託易稱衛宏字說非眞宏說也漢書儒林傳師古注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迺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阬谷阬谷一作硎谷一作壍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

同迴命就祼之爲伏犧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終遒無聲而尙書正義藝文類聚引此文略同乃系之衞宏古文奇字序奇字者官書二字之誤也儒林傳注又引衞宏定古文官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經典釋文序錄史記袁盎鼂錯列傳正義亦引此文而今本漢書譌爲衞宏定古文尙書今本史記譌爲衞宏詔定古文尙書今本釋文譌爲古文尙書尙字皆官字之誤也官書疑南北朝人依託爲之者郭忠恕未之見而又依託之汗簡其可信乎

王氏困學紀聞曰古文尙書及說文璪火黺米黼黻字皆從黹同謂之希冕玉裁謂說文十三篇糸部有絲字云繡文如聚細米也从糸米米亦聲黹部無黺字王氏所云古文尙書宋次道王仲至家本也其米字從黹實据誤本尙書音義云粉米說文作黺黺徐本作絲音米按陸氏當云粉說文作黺爲句米徐本作絲爲句傳寫家將米字譌黺而亂其句但不知何以不云米說文作絲而云徐本汗簡黹部古文四聲韵上聲皆有黺字云見尙書而皆無絲字亦恐因釋文而誤耳絲蓋壁中本字至徐仙民時尙有作絲者說文玉部引璪火黺米此米字當是本作絲轉寫佚其糸旁周禮司服注引作粉米則以今文讀之易爲粉米久矣鄭云粉米白米也是依所易之字爲易憭

張衡思玄賦注曰尙書咎繇謨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　玉裁按以粉米屬作繪之下不知其說云何

黼黻

僞孔傳云黻謂兩己相背玉裁按如其言當作𢀳文非也古文四聲韵曰𢀳古文弗字見尙書玉裁按此合說文十二篇左戾爲乀右戾爲丿二字屈曲之成此字以楷寫之則爲亞顏師古韋賢傳注集韵八物今本譌爲亞古文四聲韵所載崔希裕纂古俱譌

希繡

希僞孔本作絺今從鄭

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玉裁按據此則鄭本尙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讀希爲黹謂作絺者誤孔本作絺正鄭所謂誤本也而孔訓爲葛之精者其謬戾尙可言哉今本周禮注轉寫誤爲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絺黹字互譌學者多不能辨正尙書正義引尙書鄭注云希讀爲黹黹紩也此與周禮注合詩鄭本尙書必作希正義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黹輒改希爲絺使從孔此大非也釋文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七亦反刺繡陟里者黹之反語鄭但有讀爲黹之云無陟里反之云於其義得其音也陸氏亦當云鄭作希而不爲分別之譌亦非也或開寶誤删之云馬同者馬同孔作絺訓葛之精者

或問曰鄭云希讀爲黹或作絺此謂周禮非謂尙書也應之曰誠然但鄭舉書之希繡以證禮之希冕且書禮注相合皆云讀爲黹則禮有作絺冕書有作絺繡者皆非作希冕希繡者爲是也

又按今說文無希字而有稀絺晞欷睎郗莃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巾所紩也从爻象繡文也俗借爲稀少字鄭君乃不得其本義而曰希讀爲黹是爲以今易古字希黹古今字也說文當於黹字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古文籀文不可定从巾上以爻象形臆爲此說而無可證據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

彰鄭注大傳作章

夏本紀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尙書大傳洪範五行傳鄭注聞作同

白虎通禮樂篇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在治忽

忽鄭本尙書作曶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玉裁按曶忽古今字小篆作𦣞隸變作曶說文曰部𦣞出气詞也从曰上象形籀文作𠣐一正合至司馬貞所見古文尙書則作忽矣古曶忽通用如春秋鄭大子忽說文作大子𦣞論語仲忽漢表作中曶羽獵賦翬曶如神傳毅舞賦靈轉飄曶漢樊敏碑奄曶滅形揚雄傳於時人皆曶之

古文尙書在治今文尙書作七始亦作七政七亦作桼桼或誤作來或誤作采夏本紀在治忽作來始滑索隱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尙書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玉裁按漢書律厤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訓字今本漢書作詠誤也隋書律厤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實引漢志也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且訓與忽於音韵同類文物相爲乎入若作詠則無關涉矣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此字本無今補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曰德感之曰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所謂七始者尙書大傳唐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七始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以爲樂名郊樂六英也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今本漢書譌作方人之始也尋七始卽七政尙書大傳唐傳曰在琁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政而萬事順成據史記正義及玉海七政以下皆大傳正文非注也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廿年左氏傳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當作爲七音器也韋云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孟康劉德又皆以七政釋七始七始本於今文尙書而高帝姬唐山夫人在漢初不必曾受業於伏生是七始之說傳之有自攷楚語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天地民及四時之務謂

音桼始尚書言七政七始傳言七事七音七律實一物也七字古多假桼爲之如大元經元攡曰運諸桼政元棿曰棿擬之二桼方言曰萘有桼俗本作椽娥廣韵曰萘有椽娥今本方言脫萘有之臺王莽候鉦銘重五十桼斤楊子桼政字盇用今文尚書史漢同引今文而漢志作七夏紀作來來者桼之字誤漢隸桼作桼與來之變體作来不甚別轉寫竟作來字楊氏用修曰史記來字乃桼字之誤此語殊可信國語防風氏漆姓史記作釐姓此當由釐來古通用來誤爲桼也或問小司馬云史記作來今文作釆何以不云今文作桼且小司馬何以得見今文尚書也應之曰永嘉之亂夏侯歐陽書說已亾其經文尚存以漢石經尚存也尚書正義卷二所引夏侯等書四條蓋據漢石經而言其上文云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心腹腎腸曰優賢揚此條取可證取諸石經倘取諸陳志左賦則當云優賢揚歷惟取諸石經故以優當心腹字賢當腎字揚當腸字不論其文義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烏呼今文尚書作於戲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亦是親見石經拓本如此至司馬氏史記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鷸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錢當是明都爾雅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古文尚書作熒波此及今文竝云熒播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所引今文數條非能憑肊說者蓋亦石經拓本有散在人間者小司馬曾略見之然則豈漢石經作采歟曰非也蓋石經作來與新莽候鉦銘字同韓勑碑桼作漆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仍爲采字又以采與古文尚書夜字雖相近此其原委之可知者也七始即七政故史漢曰泰始曰七始石經則曰來政此小司馬所引今文始作政之原委也至若史作滑漢作訓小司馬所引石經今文作忽此同一今文而所傳乖異如此滑音骨亂也與忽同部班作訓順也訓與忽滑文物相爲平入但其義絕殊矣馬班蔡同用今文而字殊義殊兩夏侯歐陽說不同所主不一也嘗謂蔡氏伯喈於魯詩有齊韓字於公羊載顏氏與嚴氏之異於論語載盍毛包周之異猶見於隸釋殘碑則尚書必載兩夏侯歐陽之異同但無由知其於三家中所主誰氏所記古之異也至若今文作七古文作在此不關乎音聲者今文作始古文作治今文作滑古文作忽此關乎音聲者古文在治忽則與今文七一作桼始一作政滑一作訓一作忽殊鄭本忽作曶則又同一古文而字異

賈昌朝宋敏求輩之古文尚書治字作乿此蓋隋唐間有此本陸德明所謂務欲立異疑惑後生者盤庚正義曰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字作乿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據此則孔穎達亦爲所惑也今本正義乿字譌亂而宋本不誤詳考古經皋陶謨始滑作治忽序始宅殷作治亳殷皆始治形聲俱相近之故乿字恐無足依據也孔氏正義釋云乿字出眞古文東晳不見此爲顚倒見

隋書律歷志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玉裁按此用漢志所引書也惟此作訓不誤藝文志考困學紀聞皆引作七始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矣

以出納五言女聽

周禮鍾師夏納法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此可以證內納爲古今字矣鄉射禮曲禮注亦皆云納內也是古經多作納之證夏本紀作出入則今文尚書本作出內也說文內者入也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注曰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予欲同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以出內五言女聽玉裁按此注所引一一皆與尚書鄭注及說文合惠氏定宇爲雅雨堂校刻李氏易傳多有依古字改竄者大傳惠君所集非本書鵰嗖粉米等字皆惠君所改竄

予違女弼

說文十篇大部曰奭讀若子違汝弼玉裁按今本說文女作汝誤也弼與弗古音同故夏本紀云予即辟女匡拂孟子法家拂士孫氏音弼古文弼字亦作㢸

王符潛夫論明闇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以記之

說文十二篇手部曰撻古文𢓭周書曰𢓭以記之玉裁按周書當是虞書之誤古文撻从虍未詳唐貞觀時釋元應眾經音義引古文𢓭多而有遐斂無遽疑虍即攴之誤字本作𢓭譌爲𢓭

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

格當是本作假

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棃儀瘁傷竝滿邊遽洪景伯不得黎儀之解今按古文尚書黎獻今文尚書作黎儀故漢人襲用以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傳作民儀九萬夫知之也詳見大誥

庚申十月讀廣雅疏證儀賢也王氏引之說全與余堯典及大誥說同若理惟其精則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有如此者王所引漢碑又有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

漢書敘傳曰時舉傳納卽惟帝時舉敷納以言也

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傳讀曰敷

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僖二十七年左氏傳曰趙衰曰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杜注云尚書虞夏書也正義曰古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玉裁按王符潛夫論考績篇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所引賦試字與左氏合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古本庶作試與左氏合又二不字古本皆作弗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敖

夏本紀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玉裁按此帝曰禹曰字尙書所無史記有之此今文尙書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不思益稷篇乃禹戒舜非舜戒禹也小顏時蔡邕石經祕本在祕府不知搜采爲證其不爲淺人妄改作伯禹戒舜者幾希耳論衡遣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此用劉子政語又問孔篇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仲任所據多今文尙書然則有帝曰禹曰者爲今文尙書甚顯白但史記以予不能順是釋予創若時系諸帝語而論衡則若時二字在予娶之下爲禹語疑有舛誤後漢書梁冀傳汝南袁著詣闕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此亦用子政語而渾融其詞曰舜禹相戒蓋因古文尙書文異故更之也

又按今文尙書經文葢亦無此帝曰禹曰而今文家說謂當有之故司馬劉王之書皆從之也問孔篇以毋若丹朱敖系書曰之下無帝曰二字釋之曰謂帝舜勑禹此可見經文本無帝曰下文禹曰予娶則因文勢加之非若上文特言書曰不敢增帝曰二字又經本無禹曰今文家云當有而說不同故司馬以予創若時系諸帝仲任則系諸禹

傳云敖戲論衡刺孟驗符篇有敖戲字此字葢本作敖衛包乃改作傲也敖虐正承此不當有二字敖虐陸讀五羔反則此亦可讀五羔反不得因說文及別本作奡而定爲去聲古音奡亦平聲也

釋文曰傲字又作奡此本與說文合說文十篇夰部曰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玉裁按許所引壁中故書也朱依系部則當作絑許君亦從今字作朱也奡葢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敖讀若傲之傲當作敖論語奡盪舟五字在讀若敖之下蓋必有說謂左傳屈乃云尙書丹朱奡是兩人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也益非是

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房注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引書無若丹朱敖此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之證也

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

釋文敖五羔反玉裁按傳云敖戲則其字本作敖可知也說文敖出游也徐仙民讀五報反者六朝時敖戲讀此音也衛包乃改爲傲字

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

孟子梁惠王篇趙注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

朋淫于家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亦如是三字大徐本無引虞書者壁中文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堋爲朋也古書假借借堋爲朋如假狟爲桓假莧爲蒐假玫爲好一例淫過也堋淫如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恆舞于宮酣歌于室徇于貨色也于家對上行舟於外言之閻百詩氏不知經字多假借叔重引之以發明六書依聲託事之恉乃謂堋淫者居喪犯婬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信如是則當云喪淫不得言堋淫假令漢書私姦服舍改曰私姦堋所可乎堋乃下棺之名此時斷有無犯婬者也堋淫則于野而非于家矣況說文引經自有義例可尋春秋傳之堋其本義也故先引而用封窆申明之虞書之堋義之假借也故列諸春秋傳之後而言亦如是謂其義不同而字亦如是作也大徐刪亦如是三字失許意矣

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說文九篇屾部曰嵞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俗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嵞山前說謂嵞山卽會稽山也春秋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魯語仲尼云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謂嵞山卽會稽山者合左傳國語所云爲郎漢九江當嵞之地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仲遠曰禹所娶塗山氏國也有禹虛（玉裁按應注氏字今譌作侯因涉侯國字而譌也）郡國志九江郡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杜預注左傳云塗山在壽春東北杜預據刺史治而言志據山所在而言平阿本當塗地漢當塗卽今鳳陽府懷遠縣縣東南有塗山是也在江北非今在江南之太平府治當塗也（兩漢刊誤補遺曰後漢書滕撫傳徐鳳築城於當塗山中注曰今宣州當塗縣荀淑傳再遷當塗長注曰縣在今宣州按漢九江當塗故城在唐屬濠州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郡國志當塗注云徐鳳反於此章懷何以不指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曰晉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楊之于湖僑立當塗縣隋屬丹楊郡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本朝因之）大戴禮帝繫篇曰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僑（古今人表作趫）氏產啓尙書咎繇謨禹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鄭注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水經淮水又東過當塗縣北注曰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禹墟（應劭所謂有禹虛）在山西南縣卽其地也許君說文及鄭君尙書注皆本呂覽許言因禹事相沿成俗漢時不改非釋書辛壬癸甲之文也云予娶嵞山者合予創若時娶于塗山二句爲一如引東方昌矣之類也春秋傳之禹會塗山當用許君前說尙書之娶塗山當用許君後說山之以嵞名者不一故會稽山亦曰嵞山常璩庾仲雍乃以巴郡江州之塗山爲禹娶之所誤矣嵞之譌塗者由俗人不識古字佩觿汗簡薛氏書古文訓皆依說文作嵞說文則依壁中眞本也

啓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篇尙書曰啓呱呱泣無而字

予弗子

樂記易直子諒鄭注子讀如不子之子玉裁按不子咎繇謨文也鄭本弗作不　釋文子鄭將吏反玉裁按此於其義得其音也今於其音得其義葢鄭注云愛子孫曰子與金縢注同金縢丕讀曰不子亦將吏反　列子楊朱篇惟荒土功子

敷虞上功弼成五服

說文九篇卩部曰𢍵輔信也从卩比聲虞書曰𢍵成五服玉裁按言輔信者以其字从卩卩瑞信也从比則有輔義比亦聲也𢍵成五服葢壁中本如是弼成五服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者也商頌殷武箋云禹平水土弼成五服

論衡語增篇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與上下文不貫可怪之甚

今文尚書作弼夏本紀以詁訓字易之作輔

至于五千

詩譜譜正義引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按不系之益稷者依馬鄭本也

州十有二師

州十有今監閩坊本皆誤作州有十

尚書大傳虞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都然則今本大傳十邑之下有脫文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小雅楚茨序鄭注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正義曰皋陶謨文此据鄭注本言也

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白虎通聖人篇曰皋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王伯厚藝文志考引之證漢儒所用異字漢隺騶大理錢旁施作明此即方施象刑惟明也凡古文作方今文多作旁如方告無辜論衡引作旁告

戛擊鳴球

揚雄列傳長楊賦拮隔鳴球韋昭注曰拮擽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爲擊玉裁按拮擽也古說皆謂戛擊爲柷敔拮即戛字擽謂擽敔也隔即擊字謂擊柷也韋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第十六支佳陌麥昔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尚書韋以隔字難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官韋時尚夫人誦書不待言也不言古文拮爲戛者或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拮或略之今難定也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即虞書之搏拊玉磬即鳴球揩擊即戛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即琴瑟戛字又作揩不同如秸稭䅌三形同字之比馬鄭注書云戛擽也鄭注禮記云揩擊謂柷敔古說不可易而師古注漢書宋人注書乃騁異說矣白虎通所據多今文尚書而禮樂篇引書曰戛擊鳴球不云拮隔葢如史記以訓釋改易其字或後人援古文改之

搏拊琴瑟

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周官太師禮記樂記謂之拊亦謂之相或倒呼或單呼其制一也荀卿樂論篇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鞷疑當爲鞷字之誤也鞷與搏音同假借拊鞷即拊搏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皆謂器可戛者謂之戛可擊者謂之擊可鳴之球謂之鳴球可搏拊者謂之搏拊後人妄爲異說則非矣

周禮太師疏樂記疏皆云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裝以穅今書傳無其文案今尚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謂之之上當脫裝以穅三字

史記禮書倘拊膈（隸作膈作）徐廣曰一作搏膈玉裁按拊膈葢即明堂位禮三本之拊搏尚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膈荀卿子謂之拊鞷鞷即膈字也當是从革鬲聲拊革拊膈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搏拊二字作拊革風俗通義聲音篇曰尚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玉裁按此葢今文尚書說也當在琴瑟以詠下

以詠祖考來格

尚書大傳虞傳曰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後漢書肅宗紀建初七年詔曰書云祖考來假注引書祖考來格

白虎通禮樂篇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格疑本作假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鼗白虎通作鞀敔大司樂注亦作梧

笙庸以閒

玉裁按周禮大司樂注引虞書笙庸以閒疏引尚書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庸者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今本注疏經俗人妄改庸爲鏞致不可讀而眡瞭注曰頌或作庸庸功也疏曰注云頌或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閒孔以庸爲大鐘鄭云庸即大射儀之頌一也又大射儀頌磬注曰言成功曰頌古文頌爲庸疏曰尚書笙庸以閒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據此諸條鄭孔古文尚書皆作庸惟訓不同耳僞孔訓笙庸爲二器庸爲鏞字之假借鄭則訓以大射儀之笙頌頌庸古通用尚書笙庸兼阼階之笙磬笙鐘西階之頌磬頌鐘言之自衞包依附孔訓改爲鏞字開寶五年陳鄂等又依衞包竄改釋文鄭注遂無可附麗淺學者校大司樂注疏改庸爲鏞而周禮釋文故無鏞字人閒不乏善本必有與余言相合者今攷定尚書作庸以還舊　經有同字而異訓者一字兼包數義也如庸訓大鐘亦訓成功御訓迎亦訓駕御亦訓強禦禁禦尼訓近亦訓考廟厲訓勉亦訓作亦訓砥礪鳥易字訓烏亦如字訓鳥夷亦有一字兼數音者雺音武工反亦音亾鉤反自衞包陳鄂專附僞孔更改而不同於孔者遂無可附麗

爾雅大鐘謂之鏞郭注云書曰笙鏞以閒玉裁按尚書正義云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據此二家注知爾雅本作庸儻本是金旁則但爲器名無庸別解李云庸大也孫云庸深長之聲俗閒尚書既改庸爲鏞乃并正義而盡改之其爾雅則作鏞者非善本也

白虎通禮樂篇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閒風俗通義聲音篇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閒按二書从金旁或今文尚書然抑或淺人所改耳

鳥獸蹌蹌

說文五篇倉部牄字下曰鳥獸來食聲也（來釋文作求非也）从倉爿

聲虞書曰鳥獸牄牄玉裁按周禮大司樂注引書亦作牄牄釋文曰牄本又作蹌蓋牄者壁中故書蹌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也說文乃言字形之書其字既爲會之屬則訓之曰鳥獸來食聲也此許之釋字形也鄭注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孔說本之與說文解字異說苑辨物篇引作鶬鶬與蹌蹌同

公羊春秋頓子牄左氏作牂牄見於經者惟此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說文三篇音部曰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周禮樂師注曰簫韶九成

王逸離騷經注曰尚書簫韶九成是也

白虎通引禮記曰舜樂曰簫韶

風俗通義聲音篇說簫曰謹按尚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玉裁按長一尺蓺文類聚作長三尺

論衡講瑞篇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公羊春秋襄十四年注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解云皆緯之文也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舞舜樂者其秉簫乎

春秋襄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札見舞韶箾者說者云韶箾卽簫韶說文五篇竹部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玉裁按箾韶卽韶箾猶拊搏卽搏拊也箾韶決非以竿擊人之謂字之假借也本左傳許叔重音部引書作簫竹部則取左氏作箾古經傳異字顯然淺人乃必欲改尚書從左氏非也困學紀聞曰古文作箾韶謂宋次道家之古文也其不足信可見矣左氏一曰象箾南籥再曰韶箾釋文前音朔後音簫正義曰賈逵注象箾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音洛削今本誤箾去無道以削訓箾其於韶箾又不知何解竊以爲左氏無簫字箾卽其假借之簫字古簫宵尤幽二部合音取近肅聲宵聲得相借尚書古文今文皆作簫韶宋均之說當可信

韶周禮作磬猶簫左氏作箾也

周禮大司樂注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牄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釋文敔本又作梧牄本又作蹌

周禮大司樂注夔曰作夔又曰此又字益鄭以意增非必異本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曰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

玉裁按此二句本不屬韶意以鳳集泰山歸美勤事吏而賜之爵故節引此書

帝庸作歌

句絕目下文

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史記樂書大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玉裁按以維是幾安訓惟時惟幾今文尚書家說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屢疑衛包所改古本當只作婁如唐石經式居婁驕婁豐年尚不誤可證也

乃賡載歌曰

說文十三篇糸部曰賡古續字許意蓋謂此字會意非形聲也而釋文云加孟反劉皆行反爾雅釋文亦云古孟反沈孫音庚賈氏羣經音辨云唐韵謂說文誤玉裁按宋廣韵本於唐韵廣韵十二庚有賡字三燭無賡仍孫愐之舊徐鼎臣修說文曰今俗作古行切此正謂唐韵也攷詩大東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書正義引作賡爾雅賡續也詩正義引作庚古庚更通用如列子云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皆以庚爲更更有轉移相續二訓相反而相成也賡之訓與音亦同自爾雅至唐韵皆不合賡續爲一字

夏本紀乃更爲歌曰以更代賡與列子合

尚書大傳虞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循吏黃霸傳宣帝下詔稱揚曰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司馬相如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又歌曰之上夏本紀有舜字此今文尚書之不同也

說文無脞字徐鼎臣於目部睉字下曰案尚書元首叢睉哉叢睉猶細碎也今从肉非是玉裁按鼎臣此語取誤尚書脞字从肉自來古本如是豈得因說文無脞妄思易之其流弊至趙凡夫而取甚近日凡經典所有說文所無之字一一改換殆盡更有甚於凡夫者名爲重小學而大爲小學之妖魔障破名爲尊說文而非所以尊說文夫許君說文欲表明六書之法耳非欲率天下後世不敢於九千三百餘字外別有一字也且如每部首字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既云凡某之屬矣竟有不列一字者豈非謂凡合於會意形聲之字後人無難傳麗乎至如經傳之字不見於書其故有三或意在別裁或當年失檢或傳寫遺亾不得主其一而廢其二也尚書簫韶左傳韶箾許君分引不敢擅易何近人之不取法於叔重乎凡文字有義有音有形未有專論形而可謂知小學者尤未有專泥說文之形而可謂通說文者

馬云叢揔也脞小也鄭云揔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脞之訓小如睉之爲小目蓮之爲脆皆坐聲字也徐仙民脞音瑣此因鄭注易云瑣瑣小也傳合爲說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中論審大臣篇書曰股肱墮哉萬事隳哉隳俗人所改俗字

上文墮乃惰誤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道其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愼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厎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臯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臯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爲治臯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臯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

皇清經解卷二六之三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禹貢第三　虞夏書 史記漢書說文皆謂之夏書

禹敷土

周禮大司樂注曰禹治水傅土釋文傅音孚或音附正義曰案禹貢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玉裁按詩敷政優優左傳成二年昭二十年引作布政書筱簜既敷夏本紀作竹箭既布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重莧席此皆敷訓布之證史記夏本紀作傅土大戴禮孫卿書成相篇亦皆作傅土史記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今按五帝德今本作敷土蓋淺人改同尚書非小司馬所據之本也地理志今本作敷土蓋淺人所改作傅土者今文尚書作敷土者古文尚書也

隨山栞木

栞唐石經已下作刊今更正說見咎繇謨

漢地理志作栞　說文六篇木部栞字下曰槎識也从木䄅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又栞字下曰篆文𣏟从幵玉裁按栞者古文𣏟者小篆也說文偁咎繇謨皆曰虞書偁禹貢皆曰夏書此系之夏書則所引謂禹貢也

奠高山大川

夏本紀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皆以故訓字代之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大原

大唐石經已下作太非古本也漢人書碑廟號如太宗官名如太尉太常太中地名如太原太陽之類皆作大泰山亦作大經典凡太子太學皆作大此經如大原大行大華大甲大戊等衛包皆依俗讀改爲太而開寶中又刪釋文大音泰之云矣惟偽武成大王偽畢命大師未改

至于岳陽

釋文云岳字又作嶽按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嶽說文嶽小篆也岳古文也

覃懷厎績

厎績夏本紀作致功故訓字也

至于衡漳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

恒夏本紀作常索隱曰此文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帝諱故也

大陸既作

作夏本紀作爲故訓字也

鳥夷皮服

釋文鳥當老反馬云鳥夷北夷國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玉裁按據正義孔讀鳥爲島之云是經文作鳥傳易其字鄭王如字故云與孔不同也陸氏釋文云鳥當老反謂孔傳讀爲島也其下文曰馬云鳥夷北夷國謂馬不易字也自衛包改經文鳥字爲島而宋開寶中又更定尚書釋文兩鳥字皆改爲島以島夷系之馬云尤失之誣馬未嘗作島也鳥夷見大戴禮記五帝本紀又按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鳥夷皮服然則今文尚書亦作鳥也今更定經文作鳥復衛包已前之舊　又按依漢人注經之例傳當云鳥讀爲島海曲謂之島乃完作正義時已少四字不知轉寫刪之抑作僞者變亂舊章也　羣經音辨曰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玉裁按賈氏據未改之尚書釋文出此條　集韻三十二晧曰島古作鳥此合未改釋文已改釋文爲此語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河夏本紀作海徐廣曰海一作河

濟河惟兗州

濟依說文當作泲但此等字古文假借當仍其舊如夏本紀作濟地理志作泲可證漢人通用也

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沇州本以沇水得名尚書作兗州由隸變立水爲橫水又譌亠爲六耳玉裁按說文口部曰㕣山閒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此當作古文以爲沇州之沇沇州者九州之渥地也故以㕣名焉今本譌舛文義不通水部曰㕣古文沇亦謂此也故臣鉉等曰口部已有此重出今本水部譌作沿與緣

水而下之治相複口部又曰㕯古文台葢古文尚書作㕯州今文尚書作沇州台即㕯之今字故水部又謂台爲古文沇口部謂古文以台爲沇州之沇而㕯字轉寫旣久漢碑皆作兗作兗則參合㕯沇二體成此一字今隸又省作兖非立水改横水又誤作六之謂也叔重云九州之渥地故以台名此比傳山閒陷泥地爲此說古文家說也古文尚書楚沇水字作沇㕯州字作㕯不以水名爲州名

雷夏既澤

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按尚書雷夏既澤

灉沮會同

周禮職方氏兖州其浸盧維鄭注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按雍者灉之隸變字不从水夏本紀地理志皆作雍不從水是古今文尚書本皆不作灉也後人加水旁而釋以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恐非是釋文云王於用反葢王肅以壅塞釋之故云爾也鄭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亦不以爲在宋之河灉水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此今文尚書也是字作民乃二字宅作度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目也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作度說見堯典楊子方言曰度居也史記夏本紀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司馬所據今文尚書亦當作民乃降丘度土度土作居土亦如度西曰昧谷作居西也王伯厚藝文志考舉漢儒所引民降丘宅土未詳見何書地理志是降丘宅土葢或用古文尚書改之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

草說文作艸地理志作屮說文一篇曰屮艸木初生也讀若徹古文或以爲艸字按班書多以屮爲艸

說文一篇艸部曰蘇艸盛皃从艸繇聲夏書曰厥艸(小徐本作草)惟蘇(大徐本作繇) 玉裁按陸德明王伯厚皆不引說文厥艸惟蘇爲異字今按楚金本作惟蘇(說文有蘇無繇繇卽今繇字也)繇隨從也此引書以證蘇字从艸繇會意正如引易百穀艸木麗乎地以證䕻字从艸麗會意引易豐其屋以證豊字从宀豐會意引易由馬注尚書云繇抽也說文當云从艸繇繇亦聲或當日從略或後人轉寫脫誤未可知也此非好爲異說願潛心小學者審之

厥木惟條

玉裁按兖州繇條爲韻古音第三尤幽部也楊州夭喬爲韻古音第二蕭宵肴豪部也條从木攸聲古音徒由切

夏本紀草繇木條二句皆無其維字而揚州有之地理志則二州皆無厥惟字疑今文尚書本皆無厥維字史記楊州有之者後人增之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年枚頤本作載釋文曰馬鄭本載作年王氏後案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僞古文斤斤守之不失故大禹謨云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允]征云每歲孟春伊訓云惟元祀太甲云惟三祀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泰誓云惟十有三年豈知古人臨文正不拘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作三年洪範云惟十有三祀劉歆引伊訓云維太甲元年論語引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多方前云五年後云五祀是皆通稱此載字當從馬鄭作年

按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十有三年則今文尚書同也乃地理志作通

厥貢漆絲

依說文桼爲木汁漆爲水名周禮桼林之征故書桼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桼林然則自古通用姑仍舊也

厥篚織文

篚依說文當作匪今俗匡匪字皆加竹地理志作棐下皆同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

浮于濟漯

五經文字水部濕漯二字下曰他帀反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兖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溼之溼(石本溼作濕) 則以漯爲此字見夏書與釋文合與字義不同顧氏藹吉隸辨曰累卽㬎之省而譌日爲田耳如顯亦從累穀民校尉熊君碑顯皆病傳王莽傳皆作漯陰則濕漯本是一字王氏鳴盛曰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水所經地理志作溼而水經注不誤玉裁按漢碑借濕漯爲溼字今人以濕爲溼本之而濕水乃作漯據五經文字則釋文已然不煩議改

釋文云漯天荅反篇韵作他合反玉裁按下六字宋人所增也宋以前未見有稱篇韵者眞宗以後之稱篇韵謂玉篇廣韵開寶閒所謂篇韵葢玉篇及唐韵也甘誓篇云與玉篇切韵同皋陶謨篇曰切韵都昆反切韵苦角反皆宋人竄入語

達于河

史記作通于河青州作通于濟徐州作通于河揚州作通淮泗惟豫州作達於河達者通之誤也漢書兖州作通于河揚州作通于淮泗而青徐皆作達達亦通之誤也凡古文尚書皆作達凡今文尚書皆作通顧命用克達殷漢石經作通殷是可以得其例史記多以故訓之字易其本字而通字則仍今文之舊非易字也漢書述禹貢不易字而皆作通此可證今文尚書本如是論語天下之通喪三年問曰天下之達喪

古音達讀如撻與通雙聲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史記索隱曰孔安國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按此堯典傳也又曰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按鐵當作銕司馬貞所云今文尚書者葢漢一字石經拓本存於祕府及民閒者也堯典釋文亦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凡緯書出於漢故考靈耀帝命驗皆今文尚書也

濰淄其道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从水維聲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小徐本濰作維道作導誤也) 玉裁按尚書釋文曰濰本又作惟又作維夏本紀作維地理志述禹貢作惟琅邪郡箕下云禹貢維水則作維靈門下横下折泉下又皆作淮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北海郡別無淮水亦當是濰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維是濰維惟淮一也(尚書後案云尒)其實班氏書一篇一郡內不應字體淆亂如此皆轉寫失之也

今依釋文唐石經廣韵作淄或以說文無从水之淄而必改
爲甾非治經之遽也說文甾字與甾字隸體相似此水名依釋文唐石經作从甾甾也攷廣韵甾字下曰㽢甾又說文東楚名缶曰甾則甾而誤爲一字益其誤久矣說文無甾而雝下引夏
書雝淄恐轉寫失之抑說解中字體有不與篆文合者江氏
叔澐曰篆文至爲審慎而說解中閒有出入可毋以說解中
所有補篆文所無其說是也
又按依職方兗州其浸廬維之文則說文當曰兗州浸而系
之徐州與顏注本皆荆州浸而皆曰豫州浸淫本豫州浸而
曰荆州浸皆未詳其說
其夏本紀作既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斥依說文當作㡿隸省作厈今俗寫作斥殊不可通
作厈者古文尚書也作潟者今文尚書也夏本紀地理志皆
作海濱廣潟皆用今文尚書也夏本紀此下有厥田厈鹵此
四字誤廄史記述禹貢厥賦作其不應此獨云厥益厈鹵系
潟字之注厥田本下屬以厥田上下爲句厥乃其字之誤厈
聲舄聲古音同在第五魚模部蓋二字同音潟古作舄地理
志又云齊地負海舄鹵溝洫志云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史記
河渠書云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厈徐廣注
夏本紀曰潟一作澤又作厈集韵二十二昔潟潟二字下曰
昌石切通作㡿厈作潟者或加水旁耳周禮草人鹹潟用貆
鄭注潟鹵也潟當本是舄
集解引鄭注曰厈謂地鹹鹵龍駒於此不敢改厈爲潟而讀
者疑正文無厈字乃增之曰厥田厈鹵此其原委也索隱鹵
音魯云云爲鄭諸作音注也單行本無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釋文曰畎徐本作畖谷此不可通不當一字爲二字也當云
徐本作𤰝谷也說文曰𤰝古文也畎小篆文也谷下脫一也
字
又按𡿨當是古文𤰝當是籒文畎則篆文說見皐陶謨壁中
本當作㑀𡿨𡿩𡿩此等當以意會之
釋名釋山篇曰山下根之受霤處曰甽甽吮也吮得山之肥
足下受霤處層遞爲水田豬水以種稻是其名畎宜矣
周禮山師注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矣釋文
畎古犬反劉孤茗反又孤壽反集韵上聲四十一迥曰畎畎
迥切書岱畎絲枲劉昌宗讀此本周禮音義也余仲林易之曰畎音畎劉音不可通

鈆松怪石

釋文曰鈆字从台台音以選反五經文字水部曰沿說文也
从谷谷音鈆沿經典相承隸省也玉裁謂隸皆鈆沿字恐與
公侯字相溷淆故不從唐石經而作鈆沿

萊夷作牧

釋文曰徐音目一音茂玉裁按兩音牧爲徐亦一音茂此舊
音也騶騶牧馬或誤牡馬正以同音故

厥篚檿絲

玉裁按夏本紀檿作酓檿者古文尚書酓者今文尚書也二
字古音同讀如音猶毛詩懨懨韓詩愔愔古同音也蓋今文
尚書作酓而大史公仍之斷非大史公好爲改易矣其義則
皆爲大書之假借班志不作酓者或班用正體或後人改易
之
汗簡酉部酓古文檿出尚書此等乃依傳史記說文等爲廣
書非眞見壁中本如是也集韵曰檿通作酓亦因史記云然
或問裴駰集解引孔安國曰酓桑蠶絲字亦作酓安知今本
作檿者非衞包改乎答曰此裴順史記正文不暇分別故耳
古人作注惟李善於文選所引書與正文字異必仍其舊而
明之曰某與某同裴駰蟜𩤛皆不及也且如史記作都古文尚
書作豬而集解於大野既都引孔水所停曰都史記作滎古
文尚書作潛而集解於荆州沱滎既道引孔滎水名史記作
明都古文尚書作孟豬而集解引孔明都澤名史記作大𤟤
古文尚書作伾而集解引孔山再成曰𤟤是可據裴以改孔
乎且見於經傳者詩皇矣禮弓人春秋鄭語字皆作檿無異
體經典釋文三音皆烏簟反且釋文正義中絕無酓讀爲檿
之說是無惑於汗簡等之作僞可也

浮于汶

文曰鄭注云汶水在魯北此大誤也史記汶與𡶵同武巾切
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崇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韓詩外傳云
昔者江出於汶山江按今本作昔者江於濆誤也楚詞隱汶山之清江洪興祖引之非也汲云當以爲古文尚書注如隱几可明矣
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文經異溺遂經有傷汶學因濟言之
魯之汶水弱不勝數十步豈然能游生死頭觸矣因學紀
聞取其說玉裁按非也嶓山字漢人作汶故有汶江縣有汶
山郡悲回風作汶王注曰一作岷一作汶是之汶是山名非
水名也以爲水名亦必曰汶江鄭氏所言則當云岷嶓江
則死不當云踰汶鄭云踰汶江尚嫌其贅豈舉汶一字謂江
爲汶斷無此文法也作者記者當是齊人故游汶終古稱
美皆用齊地齊語

達于濟

達地理志作通今本漢書作達誤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

又今文尚書作艾於漢石經鴻範殘字知之也夏本紀作治
故訓字也
灉潛其道淮沂其乂蒙羽其蓺江氏聲皆讀其爲既非也經
者已然之詞其者將然之詞語意略別又按古人立言皆謹
重經無今大既者小食也日有食之既言盡也禹本紀之
末曰禹既不祀言禹王是乃不祀也凡言既道既澤皆謂至
是乃覆也既與其字異而語意正同其猶有庶其不獨也

蒙羽其蓺

徐鉉說文新修字義曰蓺後人加艸云義無所取今按詩蓺
麻如之何釋文云蓺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是則說文蓺
種也俗加艸爲之六藝字本取種蓺之意而俗又加云爲之
古皆只作埶也今從地理志作蓺凡文字必知古以正今亦
必因今以求古

大野既豬

野地理志作壄說文十三篇里部曰小篆作野古文作壄
周禮稻人以豬畜水春秋左氏傳規偃豬禮記檀弓洿其宮
而豬焉鄭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玉裁按古音無魚虞模

歛脩之別都音同豬二字皆者聲也南方謂都爲豬者謂北人二音略有別南音則無別也堯典曰幽都孔傳曰都謂所聚也穀梁傳曰民所聚曰都公羊傳注曰人所聚曰都堯典作都禹貢作豬實是一字古文尚書作豬而鄭注周禮引禹貢熒播既都又曰望諸明都也鄭以正字易其假借若夏本紀凡豬皆作都蓋今文尚書然也而地理志皆作豬恐或改之俗豬旁加水作瀦猪易旁加水作潴皆未知古人以音爲用不泥其形也

東原厎平厥土赤戠墳

釋文大書埴字注云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玉裁按徐鄭王者謂徐邈作音鄭王作注皆讀曰熾也以徐先鄭王者如檀弓釋文亦云徐盧王矣孔本作埴故考工記摶埴之工疏引尚書厥土赤埴墳注云黏土(此鄭引孔傳也惠氏定字誤爲鄭注誤矣)鄭本作戠故釋文云鄭作戠直聲戠聲皆在之咍職德第一部也鄭作戠讀曰熾而王從之讀曰與讀爲同易其字也本作戠而改讀爲熾字其訓則曰熾赤也見李善蜀都賦注鄭不釋戠爲黏土者意以赤熾言色墳言性與白壤黃壤白墳等一例儻戠訓黏則與墳爲二性非經之例晉成公綏天地賦云海岱赤熾華梁青黎(楊齊宣音義戠尺志反汲古閣本妄改戠爲埴)此用鄭本尚書加土于戠旁也左思蜀都賦丹沙赩熾出其坂劉逵注引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按埴字當是本作熾用鄭改讀之尚書以爲丹沙赩熾之證故李善補足之云鄭氏尚書注曰熾赤也(當云赤兒也)文義顯然玉篇土部埴時力切引孔傳土黏曰埴𡑞齒志切赤土也廣韻埴常職昌志二切黏土也𡑞昌志切赤土也此皆分用孔鄭之本之訓而戠皆加土矣至集韻類篇合埴𡑞戠爲一字而無赤土一訓則不若廣韻之得其傳矣今定從鄭本作戠

又按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故土黏曰埴(此是戠之誤改)玉裁按據此知正義所據孔傳本亦作戠與釋文所據孔傳本作埴不同惟本作戠而釋爲黏土故云戠與埴音義同也凡唐人經典正義與釋文

傳作土黏曰戠正義作戠與埴音義同故土黏曰戠其顯然者儻經文作埴正義直曰考工記用土爲瓦云云足矣何必云戠埴音義同哉牽於釋文而改經傳遂不得其所謂矣太平御覽三十七尚書禹貢曰徐州土赤戠墳(謝沈注曰戠音志)玉裁按經典釋文序錄東晉會稽謝沈古文尚書注十五卷其字作戠此可證後人加土耳

汗簡曰𡑞尚書埴字刊本埴誤作植古文四聲韻同此作汗簡者不知古文尚書本作戠不加土也

又按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埴今文尚書也孔傳用今文尚書釋戠鄭王則否

又按釋文云韋昭音試統於鄭作戠之下蓋陸氏所據漢書音義韋昭作戠音試也集韻七志曰戠式吏切本此蓋漢書每多古字

草木漸包

釋文曰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艸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玉裁按此當依別本作蔪說文蔪字下曰艸相蔪苞也从艸斬聲引書艸木蔪苞然則字林本說文也蔪苞者稹緻之皃僞孔以進長釋蔪而或改蔪爲漸唐已前已如是至於苞字說文引禹貢正從艸(大徐本不誤)本見於爾雅釋故曰苞稹茂豐也釋言曰苞稹也釋木曰如竹箭曰苞凡釋艸釋木中作枹者皆苞之別體見於毛詩下泉晨風斯干生民行葦毛皆云本也鄭箋云茂也馬以相包裹訓經之苞古六書假借之法如是此字蓋經本作苞衞包易爲包而開寶中又依衞倒易釋文苞包二字徐楚金說文解字繫傳苞字下曰尚書草木漸苞詩如竹苞矣皆當作包不從艸徐說甚誤亦正可以證南唐時尚書作從艸之苞合於說文解字史記漢書作包皆非善本

說文又有藂字云蔪或從槧

玉篇廣韻集韻皆作蔪苞

蔪紀志皆作漸疑今文尚書作漸孔傳依今文爲說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周禮染人注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刊本𦊮作𦊮誤)玉裁按古狄翟異部相假借有假借翟爲狄者如春秋傳翟人是也有假借狄爲翟者如尚書之夏狄毛詩右手秉翟韓詩作秉狄(以五經異義知之)又禮王后揄翟闕翟亦作狄是也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此泥於字形而不知六書之假借廣雅釋器曰狄羽也夏本紀作翟地理志作狄

嶧陽孤桐

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玉裁按班以嶧陽爲山名此古說也凡志云吳山古文以爲汧山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𣪺物古文以宗(今當高)爲外方山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橫尾山古文以爲倍尾山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傅易山古文以爲傅淺原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此等蓋今古名之異今名吳山古名汧山云古文以爲者對今名言之此古文二字猶云禹貢非謂壁中古文也大史公自序曰秦撥棄古文又曰年十歲則誦古文皆謂古經傳不言禹貢吳山在西者禹貢無吳山不言禹貢汧山在西者漢人此山不名汧山也

錢氏大昕曰志稱古文者皆謂古文家說與平當以爲鬲津正同一例志引古文凡十一以水經所載禹貢山澤所在證之大約相同水經相傳出於桑欽欽正傳古文尚書者則孟堅之言信而有徵矣如云別古今異名則當如九澤是爲昭餘祁之例云葛嶧山在西是爲嶧陽否則如芮水詩芮阸之例加禹貢嶧陽以足之不當云古文也竊意志稱禹貢某山某水者今文古文所同也古文家有是說而今文家闕不言者則稱古文以爲以別之若平當桑欽輩別立新義則稱名以顯之今文著於功令人所共習故言古文不言今文耳

周禮山師注引嶧陽孤桐

說文九篇山部嶧字下曰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从山睪聲夏書曰嶧陽孤桐

聲玉字有譌脫徐鍇本作玭珠珠之有聲者七字今按當作玭蚌之有聲者六字釋文引韋昭曰玭蚌也廣韵曰蠙珠母也然則本蚌名因以爲珠名耳山海經西山經鰠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今本翼上有魚字此依文選注)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郭注亦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玉裁按生出之讀去聲)江賦所謂文魮磬鳴也玭蚌蓋類是能鳴故曰蚌之有聲者玭是小篆蠙是壁中古文故許云夏書玭字作蠙尚書釋文曰蠙字又作玭(今本譌作玭在疏本譌作蚍)夏本紀索隱曰蠙一作玭地理志顏注曰蠙字或作玭大戴禮保傅篇玭珠以納其間盧氏注曰玭亦作蠙蓋今文尚書作玭古文尚書作蠙宋仲子說淮水中出玭珠玭蚌之有聲者此今文尚書淮夷玭珠訓故也尚書釋文曰又作玭韋昭薄迷反蚌也韋氏之音及義系諸玭字下其義用宋仲子說此韋本漢志作玭之明證漢志用今文尚書之明證也用此知史紀漢志之一作玭者皆是原本其作蠙者乃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古文尚書作蠙是原本其一作玭者乃或用今文尚書改之蠙入眞先韵玭入齊韵各以其餘聲爲之其得爲古今字者雙聲語轉也

周禮川師注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釋文蠙薄田反劉扶忍反沈音嬪暨其器反沈其氣反玉裁按集韵上聲十七準蠙婢忍切書淮夷蠙珠劉昌宗讀此本周禮音義也(婢忍切之字廣韵在十六軫內集韵忍字在軫韵而子忍在忍婢忍丑忍丈忍里忍頸忍遣忍以忍知忍通忍思忍字皆入準韵與廣韵異廣韵十七準內亦有弃忍珍忍二切)平聲十七眞蠙毗賓切此本周禮沈音也劉氏昌宗東晉人作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五卷隋志云周禮音三卷劉昌宗撰又云劉昌宗禮記音五卷亡未嘗作書音也余氏仲林古經解鉤沈乃云劉昌宗有尚書音且列爲唐人誤矣周禮大司樂釋文又云戛劉古八反於劉音爲司几筵又云戛劉音青皆劉爲注所引尚書作音

史記索隱曰蠙又作濱濱畔也案此恐是蠙之譌字

毛詩泮水正義引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洎魚此可證唐初本暨有作洎者以臮皆緣例之壁中本暨皆作臮後有改易耳夏本紀地理志皆作臮魚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淮泗地理志山陽郡下作泗淮

達紀志皆作通今本漢書作達誤也山陽郡下作通仍不誤

菏枝頤本作河今依說文水部水經注泲水篇所引古文尚書更正

說文十一篇水部菏字下曰菏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

水經注濟水篇曰菏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流右合黃溝枝流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緡縣故城北又東與鉅野黃水合菏澤別名也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按酈氏所引者古文尚書也於此證古文尚書不作達于河甚顯白

尚書古文疏證卷二曰浮于淮泗達于菏今本作河二孔無傳疏余考之菏是也蓋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道也上文兖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次青州便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次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菏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浮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言達于菏不復言者蒙上文也雖由當日水道之自然而其敘法從變字法從簡眞爲聖經之筆

黃氏公紹韵會舉要曰案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汴是隋煬帝始通而疑禹貢有浮于淮泗達于河之文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菏字音柯生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與導菏澤同則是達于菏非達于河也許愼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不知从艸例以禹貢上下文達于河爲句改菏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啟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陸氏於菏澤下注徐音柯又工可切於浮于淮泗達于河下亦注云說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近世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滎會于菏注于泗則河爲菏益明矣

書作達于菏(玉裁按此謂宋次道家古文尚書薛季宣所注者)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俗本誤作河耳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可知渭按菏澤在今兖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菏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艸作荷俗遂譌爲荷又譌爲河也許愼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竝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爲菏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兖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複不亂汶與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若作河則複而無理河漯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爲是者總由不知菏澤之原委耳

玉裁按史記漢書之述禹貢也皆作通于河皆譌字也地理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菏菏水在南應劭曰尚書菏水一名湖今地理志作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菏誤爲河又脫下菏字水經曰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正本漢志也據志山陽郡下作菏則志首錄禹貢作河非是斷無有一篇而自相矛盾者據漢書又知夏本紀作河亦轉寫之誤蓋菏字形聲當左水右苛篆隸取結構則作菏爲艸上河下或脫其艸則作河或誤氵爲亻則作荷五經文字曰菏見夏書古本亦作荷是張參以前尚書道菏澤又東至于菏多有作荷者而史記漢書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字皆作荷師古曰荷音歌即尚書音義之菏徐音柯也水經注舊本亦或作荷或誤河集韵曰菏或作荷荷禮部韵略類篇皆云荷澤音柯今直定荷爲字誤而正其不一者

又按郡國志山陽郡湖陸劉昭注引博物記(志同)曰荷水出荷正菏字之誤蓋菏誤爲荷荷復誤爲苟此亦如尚書執拘之爲執拘苛之字止句其繆相埒

又按水經注泗水篇湖陸地理志故湖陵縣也菏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陸侯更名湖陸也今本水經注陸字皆譌陵戴本既正之

矣而今本漢志應劭曰尚書一名湖水經注引此語湖下衍陵字戴本刪尚書二字作應劭曰一名湖陵今按戴本非也應謂尚書菏水一名湖菏湖語之轉漢人菏讀如荷故書經古本水經注舊本皆作菏善長作注時所引應語尚完善後人用今本漢書改之遂皆不可通又按地理志之例云禹貢某水在某禹貢某山在某不復舉禹貢語此條酈引祇有菏水在南四字然則班當云禹貢菏水在南應當云尚書浮于淮泗通于菏菏水一名湖轉寫顛倒其文致不可讀

又按前說自謂善矣而非也班志之例凡已見於禹貢經文者則曰禹貢某山在某禹貢某水在某此正例也此條乃變例別菏水菏澤之不同故於泲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於山陽郡湖陵下曰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菏菏水在南必複舉禹貢文者謂此經文之通于菏乃菏水而非菏澤也若但云禹貢菏水在南則恐混於菏澤矣王氏尚書後案曰菏本澤名泲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為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道沇水之東至于菏是主澤言卽豫州之菏澤也徐州之達于菏則是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菏澤之枝流說文名曰菏澤水者也又曰泲水自陶丘北匯於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瑯槐入海者為泲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山陽湖陵縣菏水在南且引禹貢徐州文為證湖陵今魚臺縣地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也偽孔謂導菏澤在湖陵似湖陵不在徐而在豫導沇至于菏卽豫州菏澤在定陶者與菏澤水在湖陵者異而傳又增其文曰菏澤之水則定陶之菏澤與湖陵之菏水無別矣酈氏泲水篇注似皆依傳孔傳而誤禹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菏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今攷王氏之言至為明晳孟堅分別菏水菏澤而叔重菏字下云菏澤水表其上游為澤下游則為水而在湖陵南孟堅分中有合叔重合中有分也作水經者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菏澤在定陶縣東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全依漢志以說經後人鮮有分析如此者故知志云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菏菏水在南必苦分明無庸致疑也

又按經典釋文於徐州達于河曰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據釋文則說文無澤字菏為水名謂此達于菏乃菏水非菏澤最為明晝今本云菏澤水非善本也

又按漢之湖陵縣以菏水得名應仲遠曰菏水一名湖菏者古經湖者方言也韋昭注漢書曰菏胡阿反韋讀如荷雙聲則為湖

又按郡國志山陽郡胡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注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玉裁謂王莽改陵為陸至光武時則仍稱湖陵而章帝因封侯國仍避陵呼陸劉云章帝復其號者復莽之號也司馬云章帝更名者更前漢及光武明帝時名也其實一也今本地理志應劭語二陸字皆譌作陵今本說文菏字下山陽湖陵據太平御覽所引正作湖陸名從主人許時不得名湖陵猶前書不得名湖陸御覽本是也

淮海惟揚州

今人多作揚从扌攷廣雅云楊揚也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揚也正廣雅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揚楄也亦州名郭所據書禮故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之云改為揚州不知古人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从木也唐石經作揚未可為是

漢書揚雄傳贊曰雄之自序云爾自是總上一篇之辭若法言序目前既云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矣又何必贅此語師古注亦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師古正恐人疑為結法言序目之辭故辨之曰法言目之前皆是傳首序世系師古注曰雄之自序譔譜蓋為疏謬是師古以班傳皆錄雄自序甚顯明班氏錄雄自序為之傳如文心雕龍所云大史公錄司馬相如自序為之傳也鄭仲師注周禮遂人職曰楊子云說作雲有田一廛仲師卒於建初八年於時漢書初成仲師未必見實用自序語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槩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為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顯之宋洪容齋隨筆謂雄所為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其謂方言非子雲書非也其直稱班傳為自序則是也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从木子雲自敘其受氏从扌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為漢書音義者必載其說卽音義不載師古注必引用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為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閒攷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啟臨淄侯之欸矣修語正可為辨僞之一證矣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師古注固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言諸楊姓者皆从木與雄从才異也廣韵从手揚字之下不言姓从木楊字注云姓出恆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為氏近時字書又以此語係之从手揚字之下目為楊雄自序是又非貢父所見僞自序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从才者僞說也　己亥年書僕書楊雄傳後如此近人積非成是故附錄於此

彭蠡既豬

玉裁按蠡字當如此作从䖵彖聲說文九篇彑部彖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與通貫切之彖不同豕部曰㒸今世字誤以豕為彖以彖為彖何以明之為啄琢从豕蠡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今本按今世字誤以豕為啄琢从豕蠡从彖皆日此未詳或後人所加玉裁按此謬謬不可通此因豕彖象相混而辨之也尋其文理琢喙本从豕而俗从豕是誤以豕為豕也蠡本从彖而俗从彖是誤以彖為彖也蠡椽字皆以彖為聲在古音第十六部豕啄琢在古音第三部彖在古音第十四部今學者書啄琢字尚能不誤而蠡椽字則自支脂之三部不分以來尟知其為彖聲矣

陽鳥攸居

攸紀作所故訓也志作逌古字也

論衡書虛篇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夏本紀索隱曰震一作振按廣雅釋地作振澤

釋文曰底史記音致玉裁按史記作致非音致也致者底之
故訓字

篠簜既敷

說文作筱隸變作篠釋文曰簜或作蕩
紀作竹箭既布皆故訓字也箭矢竹也（今本說文譌矢字）後因以爲
失名今文尚書敷蓋作傅紀又易爲布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

孔傳曰瑤琨皆美石也（左傳昭七年正義引同）正義曰美石逗似玉者
也釋文曰瑤琨美石也今本注疏及史記皆譌作美玉說文
碧琨瑤四字爲類皆云石之美者今各本瑤字下譌作玉
之美者詩木瓜毛傳云瑤美石也正義不誤而釋文誤爲美
玉攷王逸注九歌云瑤石之次玉者王肅注尚書曰瑤琨美
石似玉者劉逵注吳都賦云瑤琨皆美石曾氏攷曰周禮大
宰享先王則贊玉爵后祼獻則贊瑤爵禮記尸飲五君洗玉
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詩維玉及瑤則知瑤者
玉之次也

釋文曰琨音昆馬本作瑻韋昭音貫按此謂馬本作瑻與漢
書同韋注漢書瑻音貫也志作瓚而音貫志作玭而音薄迷
反隨其譌爲聲也凡釋文引韋昭者皆本漢書音義說文
一篇玉部琨字下曰石之美者从玉昆聲夏書曰楊州貢瑤
琨又瑻字下曰琨或从貫此蓋今文尚書作瑻古文尚書作
琨故並列之如玭蠙之比馬本則同今文者也

說文五篇竹部曰簜大竹也从竹湯聲夏書曰瑤琨筱簜簜
可爲榦（周禮弓人曰凡取榦之道七柘爲上竹爲下）筱可爲矢

齒革羽旄

孔傳旄旄牛尾衛包妄改經併傳上一字作毛至開寶中依
衛包改釋文乃謂旄字惟見於孔傳不見於經移旄音毛於
犛細兮反之下殊不知經文作毛則何由訓爲旄牛尾乎攷
正義曰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
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
此牛之尾故知旄是旄牛尾也亦可以證孔傳之爲旄旄牛
尾經文之本是旄字矣凡正義有唐宋人改之未盡者如此
與高宗肜日之尼字是也　牧誓右秉白旄衛不改爲毛者
不知其同物也　宋元本作故知毛是旄牛尾也此宋元本
之劣者也

夏本紀楊州字作毛而正義云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書詩
通謂之旄按紀荊州羽旄齒革字正作旄則楊州作毛淺人
所改也漢書汲古本亦楊作毛荊作旄而楊州注內仍作旄
則正文亦淺人所改牧誓右秉白旄馬曰旄旄牛尾周禮春
官旄人注旄旄牛尾晉語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韋注旄旄
牛尾也樂記干戚羽旄謂之樂注旄旄牛尾也（宋本不誤俗本正文改作）
毛鹽鐵論隴蜀之丹漆旄羽貨殖傳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
石楚語龜珠齒角皮革羽毛左傳僖廿三年羽毛齒革皆淺
人妄改作毛者也

惟木

惟木二字紀志皆無此今文尚書也

鳥夷卉服

此亦本作鳥孔讀爲島衛包徑改爲島字後漢書度尚傳深
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李注鳥語謂語聲似鳥也
書曰鳥夷卉服玉裁按此衛包未改尚書也漢志鳥夷不誤
本紀作島則淺人用天寶後尚書改之也（集解冀州用鄭注則作鳥楊州用孔
注則作島張守節正義成於開元二十四年釋以可居之島則史記作島在開元以前）
正義引左思吳都賦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按升字乃竹字之
誤竹可爲布見王符潛夫論（竹亦誤升）王符傳注引沈懷遠南越
志又嵇含南方草木狀又劉逵注吳都賦貧當引異物志又
元和郡縣志韶州下又唐六典戶部下亦云漳潮等州竹子
布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

說文六篇木部曰柚條也似橙而酢从木由聲夏書曰厥苞
橘柚按今本說文苞誤包
衛詩箋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佩觿
曰以艸名之苞爲厥包其順非有如此者玉裁按據此則知
古本皆作厥苞郭氏昧於古六書假借耳尚書本作苞釋文
必爲之音義天寶開寶遞改之禮少儀苞苴詩召南白茅苞
之（釋文不誤）既夕禮葦苞二史記樂書苞之以虎皮字皆從艸
柚山海經列子皆作櫾

錫貢沿于江海

釋文曰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也玉裁按
今文尚書作均夏本紀地理志皆云均江海可證馬本依今
文尚書也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爲沿此蓋壁中
文轉寫以水水淆溷公台不分而鄭正之若裴駰史記集解
引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或疑裴所據何以與陸所
據異荅之曰裴依史記正文作均耳裴此條當云均鄭本作
松松讀曰沿乃合孔本依鄭作沿此如堯典卯谷卯鄭讀爲
昧而孔本因之作昧谷也
禮記祭義終始相巡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三年問反巡過
其故鄉孫卿禮論篇巡作鉛楊倞注鉛與沿同循也玉裁按
均之與沿猶巡之與鉛也巡徐仙民養純反均古音同匀匀
均巡循沿鉛六字一聲之轉今文尚書假均爲沿孫卿子假
鉛爲巡馬季長釋均爲平殊未安

達于淮泗

夏本紀均江海通淮泗地理志均江海通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淖水朝宗于海也从水朝省聲衍水朝
宗于海皃也从水行玉裁按淖者今之潮字以淖釋朝宗于
海此今文尚書說也洚水之時江漢不順軌不與海通海淖
不上至禹治之江漢始與海通於楊州曰三江既入三江者
北江中江南江也北江者漢也既入者入于海也於荊州曰
江漢朝宗于海言海淖上達直至荊州也（今海潮上至姁慶而止）海淖
上迎江漢之水下赴如君臣一德一心呼吸相通與前此壅
閼者異矣二州之文相爲表裏
論衡書虛篇曰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
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
氣出入也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
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
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
行天按此皆用今文家說
風俗通山澤篇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孔殷紀作甚中者故訓字也
沱潛既道
潛紀作涔古潛涔通用如毛詩潛有多魚韓詩作涔有多魚是也志作灊
既紀作已他既字不爾
雲夢土作乂
釋文曰雲徐本作云
玉裁按作雲夢土者古文尚書也作雲土夢者今文尚書也今本古文尚書作雲土夢者古文之誤者也今本史記漢書作雲夢土者史記漢書之誤者也今本古文尚書之誤始於唐石經而宋太宗復揚其波今更正
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據孔傳則經作雲夢土故釋土於雲夢之下平土丘謂平土之虛墟俗作如言夏虛殷虛少皞之虛說文曰虛大丘也昆侖丘謂之昆侖虛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謂之虛正義不得其解乃云其內有平土有高丘儻如正義所言則傳云有平土丘成何文理乎且何以於經文土外別添丘也
晁公武石經考異序曰蜀石經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以監本挍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然則宋以前雲夢土之本盛行偽蜀且以勒石唐石經既作雲土夢矣而蜀石經不從此蜀之勝於唐也沈括夢溪筆談亦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所偁舊尚書者蜀石經之類也所偁太宗皇帝者趙宋之太宗也近人云唐太宗誤所偁古本尚書者唐石經之類也唐石經名儒所不窺是以蜀石本及宋太宗以前本皆作夢土而太宗詔從土夢自此以後版本乃無有作夢土者此事非校讎之咎亦非衞包之咎衞包敢於改字而不敢倒字開成閒始從誤本刊石至於正義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閒蓋史文兼上下也此十六字蓋宋太宗詔改從土夢之後妄人增之原本所必無者唐正義果如是何以夢土之本盛行至朱偽蜀以勒石哉周禮職方氏疏所引禹貢淺人亦倒作土

夢
必加土於作乂之上者大埜大陸雲夢震澤爾雅十藪之四藪澤者地兼水土云震澤底定大埜既豬皆自水言水治而土治在其中矣云大陸既作雲夢土作乂皆自土言之言土治而水治在其中矣大陸不言土雲夢言土者亦詳略互見偽孔本多襲馬鄭王之舊此雲夢土作乂必馬鄭王本固然何以知今文尚書作雲土夢也今史記各本皆作雲夢土而史記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夢三字小注云雲土夢二澤名引韋昭云雲土今為縣屬江夏解之曰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然則史記本作雲土夢確然可證而小司馬所引韋昭語乃漢書音義也則漢書本作雲土夢又確然可證今本地理志作雲夢土小顏注雲夢之土可為畎澮之治皆用尚書妄改之本耳小顏漢書本誤字㝡多即如此篇韋作玭而顏作蠙韋作㦽而顏作埴韋作雲土夢而顏作雲夢土其顯然者蓋古文尚書別本作雲土夢者此用史漢改尚書是為以今文尚書改古文尚書也史漢之或作雲夢土者此用尚書改史漢是為以古文尚書改今文尚書也儀禮士虞禮記虞浴沐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又浴沐櫛搔翦注云今文曰沐浴搔翦此亦如土夢夢土之不同今本經文作沐浴則注今文曰沐浴不可通矣幸正義中猶有改之未盡者耳古土杜通用如韓詩桑杜毛詩作桑土毛詩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是也本呼雲土單呼之為雲此類甚多又按楚語一連徒州郎雲土也此如穀於菟之類皆方俗語言徒土杜一字也雲土長言之為雲連徒洲猶怐愗二字荀卿書則曰傋猶瞀儒今文尚書未必全非伏生執其舊業非有所改易也又按筆談云太宗皇帝時尊本朝太宗故必言皇帝也禹貢錐指乃去皇帝字加唐字於太宗之上尚書後案因之不可以不辨
李氏吉甫元和郡縣志曰左傳云䢵子之女棄子于夢中無雲字楚子濟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自別矣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玉裁按此李氏所據禹貢尚作雲夢不作雲土夢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旄齒革

旄唐石經已下皆作毛今更正
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釋文曰杶又作櫄按考工記注禹貢荆州貢櫄榦栝柏及箘簵栝字作櫄說文六篇木部杶字下曰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杶榦栝柏又櫄字下曰或从熏又杻字下曰古文杶也古文小篆同字特古文結體偏側耳今版本說文全失其意矜簡古文四聲韵所載近之或作櫄山海經同
栝說文作𣏌隱也一曰矢𣏌隱誤作栝築弦處也禹貢假借栝為檜字爾雅毛詩說文皆云檜柏葉松身孔傳云栝柏葉松身正是一字古音皆入聲也集韵去聲十四太曰檜或作栝
厲砥砮丹
厲唐石經作礪俗字也必衞包所改今改正唐貞觀時釋元應衆經音義引尚書砅砥砮丹宋庠國語補音引古文尚書若金用汝作砅汗簡古文四聲韵皆曰砅古文礪集韵礪砅厲為一字宋氏所謂古文尚書者朱次道王仲至家本語在偽說命也而貞觀時元應所引禹貢亦作砅此等字蓋必本於三體石經非無根據也說文十一篇水部曰砅履石渡水也从水石詩曰深則砅按履石渡水如今人蹈甎石過泥濘此水之至淺者尚淺於揭衣繇膝以下為揭繇帶以上為厲此自古相傳故訓詩云深則砅此正假砅為厲與禹貢假砅為厲正同亦如假踖為好假狚為桓桓假堋為朋儻不得其解謂水深則渡石橋儻其地無石橋則將待構之乎絕非詩之語意且說文立言精當木部橋字下曰水梁也梁字下曰水橋也果如俗解則砅字下當曰石橋也乃合不當云履石渡水且其字當入石部不當入水部矣詩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即爾雅由帶以上之說也爾雅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此一說也繇膝以下為揭繇帶以上為厲此又一說也今本毛傳合為一說乃唐定本所改非原書也顧氏玉篇云水深至心曰砅蓋韓詩作深則砅說文自引韓詩陸氏德明所據之韓詩非善本也
說文九篇石部曰砮石可以為矢族从石奴聲夏書曰梁州貢砮丹玉裁按梁州貢砮磬荆州貢砮丹說文梁丹二字必有一誤
惟箘簵楛

說文五篇竹部箘字下曰箘簬也从竹囷聲簬字下曰箘簬也从竹路聲夏書曰惟箘簬楛簵字下曰古文簬从輅玉裁按竹部引夏書作簬謂簬爲古文而木部枯字下引夏書則作簵蓋壁中古文作簵說文有於小篆見古文者如簵下引夏書而下云古文作簵則壁中本作簵可知也有於古文見小篆者如𢇍下云古文斷引周書𢇍𢇍猗則小篆繕寫之尙書作斷斷猗可知也

戰國策作簬小篆也尙書作簵古文也

鄭注曰箘簬聆風也合之說文則箘簬合二字爲名乃是一物正義云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簬是兩種竹正義非是竹有二名九字乃正義語胡氏朏明誤系之鄭注釋文箘字下韋昭一名聆風此當作韋昭云箘簬一名聆風脫去三字

說文六篇木部曰枯槀也从木古聲夏書曰惟箘輅枯枯字蝕今補木名也玉裁按輅當作簵輅古文簬也各本作輅者或傳寫脫竹或如漢碑寃夕連上字从穴从竹而省之許君簬字下引書作楛枯字當是本作枯淺人改之引書而訓之曰枯木名明非枯槀本義此亦如引曰圛而解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引朕塈讒說而解之曰塈疾惡也引布重莧席而解之曰纖蒻席也之類皆非其字之本義也攷工記鄭注引箘輅枯今注疏路楛釋文枯今本爲楛注疏本引釋文又爲楛音枯音戶尙書作楛音同據陸氏分別則攷工記注正同說文作枯也但疏稱鄭注尙書引國語楛矢石砮字作楛而儀禮鄉射禮鄭注引肅愼氏貢枯矢銘其括釋文曰枯音戶然則鄭所見國語古本作枯矢與古文尙書合正義引鄭書注作楛者譌字耳陸璣艸木疏不言楛可爲矢鄭書注亦但云枯木類不言何木木有名枯音姑者周易枯楊周禮枯榆尙書之枯恐亦非此也許鄭所据古文尙書皆作枯釋文正義所据皆作楛恐是譌字淺人但知枯訓槀而妄改之

夏本紀維箘簬楛徐廣曰一作箭足杅村郎楛也今版本杅作杅音枯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箘簬乎玉裁按箭足非矢鏃正謂矢槀雖釋名謂矢鏑爲足然此等首足無定稱如淮南謂木根爲首賈侍中注左傳謂人首爲末是也杅于聲楛古聲同在古音第五部蓋古文尙書作枯今文尙書作杅古文尙書作箘簵今文尙書作箭足非訓釋之謂也

三邦底貢

邦紀志皆作國今文尙書也

厥名苞匭菁茅

正義曰鄭元以厥名下屬苞匭菁茅

苞唐石經以下皆作包非也說詳揚州說文繫傳苞字下左傳僖四年注穀梁傳僖四年疏引書皆作苞匭地理志汲古本正文作包注作苞注由舊而正文已改也

史記集解引鄭君注曰匭猶依尙書正義吳都賦注補猶字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苞裹又纏結也玉裁按文選吳都賦職貢納其苞匭劉逵注曰匭猶纏依史記集解吳都賦注補纏字結也尙書禹貢曰苞匭菁茅茅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當作給宗廟縮酒異物也重之是故既苞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匣也劉逵前說本鄭君後說爲僞孔所本匭得訓纏結者匭讀爲糾古音同在第三部也古音匭軌字皆讀如九匭从匚軌聲古文簋字簋黍稷方器也故从匚鄭君於其同音得其義也淺者不知爲古文簋字因其从匚匚者受物之器乃訓爲匣晉初已有此陋說僞孔襲之至唐武后乃設四匭於朝堂上表者投之不識字之獘生心而害政矣

厥篚元纁璣組

璣釋文曰馬同者馬亦曰珠類也引玉篇渠依居沂二反依當从今玉篇作氣此條尙是顧氏原本淺人改爲依而不知上文有其依反矣

釋文馬云組文也按文下也上恐有脫字

九江納錫大龜

納錫夏本紀作入賜玉裁按古以錫爲賜假借之法也說文贛賜也賜予也古者下之予上亦得云賜堯典云師錫帝禹貢云九江入錫大龜洪範云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皆是也此義不明故納錫大龜妄爲曲說

浮于江沱潛漢

釋文曰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玉裁按夏本紀浮于江沱涔于漢則今文尙書有此于字也或改古文同今文或古文本有皆未可知古文無逸篇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浮領二于字句法正同陸氏誤絕其句故云非耳

逾于雒至于南河

凡禹貢雒字今本皆改爲洛此衞包所爲也今更正

兩漢人書洛字通作雒其或作洛者轉寫改之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焉此語本不根之談而顏籀信之且傅會之云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地理志一篇其述禹貢則作洛其列漢郡縣則作雒陽蓋顏氏自用其說而改班氏所載今文禹貢之雒爲洛未深覈其實也凡地理志所載禹貢多經後人以尙書改字夏本紀較善焉說文水部洛字下云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說文譌闕依地理志當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至左馮翊褱德東南入渭雍州浸从水各聲未嘗云一出京兆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也說文之例每字但舉其本義不舉其假借他用之義豫州之水字本自古作雒隹部雒字下例所不載惟出北地歸德之水字正作洛許君作書自言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信而有證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必非有所依違遷就也漢志宏農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字正作雒此謂禹貢及職方豫州之雒也如顏注作伊洛道洛則禹貢雒水四字無箸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此河字乃渭字之誤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即此一水也字正作洛此謂職方雍州之洛也禹貢職方具述於前故蒙上文言之此可以證志述禹貢字必作雒也淮南墬形訓曰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又曰雒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也兆字版本誤師淮南子在前漢而字亦一作洛一作雒分別劃然與漢志同前此經典則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漑浸水也周禮職方氏逸周書職方解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此皆謂出北地水也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熒雒正義本不誤釋文本作洛非也逸周書職方解豫州其川熒雒此皆謂出京兆上雒水也二字分別自古而然此非許君之所本與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今本誤土也水得

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世期引魏略於此者正謂黃初元年幸洛陽乃有此詔前此皆用雒後此乃皆用洛也魚氏錄魏詔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漢以前皆用雒非漢去水加隹也妄爲之說而用雍州浸名爲豫州川名凡經傳子史或應用雒而作洛或一篇一簡之內雒洛錯出此皆黃初以後轉寫竄易參差不整之故若今文尚書之作雒則見於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多士篇兩茲雒字此必伏生壁藏之本固爾非去水加隹之謂也而古文尚書今本皆作洛字考周禮天官序官注引召誥大保朝至于雒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字皆作雒則知黃初後傳寫者乃盡易之不然許君說文其偁書孔氏古文也何難據古文列熊耳之水於洛字下而必遵今文哉世遠年湮攷古者貴心知其意

漢碑惟國三老袁良碑隱居河洛字作洛同音假借也禹貢言雒者五今本地理志逾于雒浮于雒道雒雒汭皆作洛惟伊雒字未改廣韻引書導洛自熊耳而云漢書作雒則古本皆作雒可知也

地理志有一音二字而二水者宏農上雒之雒水廣漢雒縣之雒水北地歸德之洛水是也二雒同偁而皆不作洛見於禹貢者則上雒之雒也志自伊水大雒已下雒字不下十餘見而禹貢雒水之云九可證上文述禹貢不當作洛

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述秦祠官所常奉皆云汧洛二淵張氏正義云有三洛水（即一音二字三水也）未知祠何者玉裁按汧洛皆在雍州所云洛者正括地志出慶州洛源縣地理志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之水也故字正作洛而郊祀志孝宣以四時祠江海雒水字正作雒則豫州之雒也志又云成王郊於雒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漢人洛雒分別如此

荊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旣入于河

江氏叔澐曰瀍字說文所無淮南本經訓云導廛澗則古字本不從水也玉裁按此即飛禽即須安鳥草類皆從兩中之類也其證尚有四地理志凡字稍生者皆爲音而瀍字無音亦可以證志文本作廛一也廣雅釋水曰瀍理也此當是廛里也之誤二也玉篇水部曰瀍水名其字廁於雜亂無章之處必非顧氏之舊三也五經文字水部不載瀍字四也尚書釋文曰瀍直然反蓋開寶依衛包所改而增之今姑仍其舊以俟明者

又按高氏注淮南曰廛讀裹纏之纏（疑）廣雅皆作廛纏也理字誤

滎播旣豬

唐石經此及泆爲熒皆作滎今更正攷熒澤字古从火不从水周官經其川熒雒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于熒澤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於熒澤宣十二年及熒澤見六麋杜預後序云即左傳所謂熒澤也爾雅注圃田在熒陽釋文凡六熒字皆从火隱元年注虢國今熒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熒字下云亦熒陽縣漢韓勑後碑河南熒陽劉寬碑陰河南熒陽鄭烈碑熒陽將封人也字皆从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長安二年）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从火至今明畫逸周書其川熒雒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鬭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从水者尚書禹貢今本从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玉海云開寶五年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然則衛包庸妄改熒作滎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皆爲淺人任意竄易善本時有存者熒者尤不定之皃（今江東人俗語爲）故高誘注淮南每云熒惑也泲水出沒不常故取名曰熒於絕小水之義無涉也

說文十一篇水部滎字下曰滎濘絕小水也从水熒省聲（戶扃切）濘字下曰滎濘也从水寧聲（奴冷切此依文選七命李善注所引訂正）按滎字林作溁（見文選甘泉賦注）古書尠用滎字者惟靈樞經云所出爲井所溜（雜經作流）爲滎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此命名取絕小水之誼音義引說文同

岳氏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曰參考諸家之說則滎波之滎雒之熒熒澤之熒熒陽之滎同以濟水溢爲波爲澤而得名釋文於左傳決然以爲作滎者非似未深考也只如禹貢之滎波旣豬鄭引以注職方氏則曰滎播旣都禹貢之沇水鄭注職方則曰兗㳄播即波也豬即都也兗即沇也而其字則異焉各因其時所傳之本之舊也滎字之或从火要亦如此今各從其本之舊而實則一也玉裁按岳氏未能攷古而衷於一是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紛紛改竄遂使經傳熒滎錯出苟有定識必一歸於正也

閻氏潛邱劄記說滎絕小水也爲爾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泲泆爲滎相發明其穿鑿傅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熒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誼別矣

播古文尚書今文尚書竝同惟僞孔古文尚書本作波釋文曰波馬本作播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熒播謂此澤名熒播此孔壁古文尚書作播之明證也夏本紀作播索隱曰此及今文竝云熒播小司馬所謂今文謂漢石經也此今文尚書作播之明證也

鄭注古文尚書曰熒播沇水泆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熒陽人猶謂其處爲熒播（此从索隱作播書詩正義皆作澤蓋非也）在其縣東衛狄戰在此地（書正義詩鄭譜正義史記索隱）

詩鄭譜曰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熒播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貢豫州云熒播旣都併引鄭注今本注疏播字悉改爲波非也無緣鄭本尚書有作波者地理志顏注曰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熒播之南溱洧之間用鄭譜也字正作播可以證矣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熒雒其浸波溠鄭注波讀爲播引禹貢熒播旣都正義曰禹貢有播水無波故引爲證王伯厚以賈疏證漢唐書皆作播不知賈謂鄭本禹貢耳若唐時僞孔本則作波非鄭所知也

楊雄豫州牧箴熒播泉溱此亦今文尚書作播之明證章樵注云播一作波此用孔本古文尚書妄改者（藝文類聚作播而誤嶓初學記作波而誤彼）

按枚頤本作波蓋用鄭注周禮說謂此眞壁中本與周官古經合非衛賈馬鄭本所能及也其用心狡矣若班志用今文

尚書而字作波此必後人以被類尚書改之者如王莽傳不台今本作不嗣之比

江氏叔澐尚書集注荧波作荧潘云據說文水部潘水名在河南荧陽从水番聲言在荧陽則與荧澤同處故知此經之當作潘字玉裁始疑其說今按水經注濟水篇云晉書地道志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為荧澤尚書曰荧波既豬孔安國曰荧澤波水已成遏豬闞駰曰荧播澤名也故呂忱曰播水在荧陽謂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荧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所引呂忱語謂字林也字林多本說文且說文字林之例手部播字不應旁及水名然則字林正作潘水在荧陽與說文合轍如孝水之字字林必作涍也酈氏引孔作波闞作播呂作潘不暇分別字體所由異且馬鄭王謂荧播即荧澤是一物許呂則潘別為一水與荧為二而孔傳云荧澤波水蓋謂荧是澤名波是水名斷非如正義之說呼波痕為波水酈氏亦不暇析其異同鄭注周禮荧雒波溠為四云波讀為播引禹貢荧播既都則注書一之注周禮二之矣酈云大禹塞其淫水者即釋經文既豬也江氏謂潘播波三字同故非無證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古文云荧嶓既都此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不必置辯

凡古文尚書作豬凡今文尚書作都鄭禮注引作都者用其正字也

道荷澤

道今本作導今本釋文云導音道盧氏召弓云必本是道音導而倒之玉裁謂法言切韵道則上聲導則去聲故有道音導之云也衞包改道為導李昉陳鄂改釋文道導互易導讀上聲法言切韵有是乎且經文九河既道灉沮其道沱潛既道皆即此道字理之曰道某已就理曰某道此文理之易明者也夏本紀地理志皆作道則與古文尚書同也下文道岍及岐道嶓冢道溺水道黑水道河道漾道江道沇水道淮道渭道雒皆同

荷紀志皆作荷五經文字水部亦曰荷見夏書古本亦作荷

被孟豬

玉裁按周禮職方氏作望諸左氏傳僖廿八年爾雅釋地皆作孟諸古文尚書作孟豬左傳正義詩曹譜商譜正義皆引尚書作孟豬惟陳譜正義引尚書孟諸作盟豬轉寫失之耳蓋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孟豬案地理志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盟豬尚書作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今正義尚書之孟諸作盟漢志之盟豬作明今文尚書則作明都夏本紀及水經作明都是也今文尚書亦作孟諸司馬貞索隱曰明都爾雅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為然凡小司馬所謂今文者皆謂蔡邕石經拓本也尚書大傳夏傳孟諸靈龜則今文尚書作孟諸不誣矣鄭治古文尚書者也而注周禮曰望諸明都也毛詩陳譜曰東不及明豬班治今文尚書者也而地理志述禹貢作盟豬梁國下又作盟諸蓋明盟孟望古音皆讀如芒在第十部諸豬都古音皆在今之九魚在第五部皆同音通用古有不拘非可以今古文截然分別之例例之也

又按尚書大傳曰孟諸靈龜鄭注孟諸宋藪也下文大都鯤魚刀魚鄭注大都明都也則明都與孟諸為二其說未聞

又按職方正義引尚書作明都此順鄭注而改經文疏家之病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揚州賦下上上錯及此錯字夏本紀皆作襍故訓字也他錯字又不爾

厥貢漆枲絺紵

枲夏本紀作絲蓋今文尚書也二字同在古音第一部

厥篚纖纊

纊紀作絮故訓字也

錫貢磬錯浮于雒達于河

版本皆作浮于洛達于河唐石經作浮于洛河無達于二字顧氏亭林校石經謬戾獨未指摘玉裁竊謂石經既成覆校者增改絫絫何不及此也夏本紀通于河今本通誤為達地理志入于河入蓋亦通之誤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說文作崋華其假借字也廣韵曰宋戴公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今左氏傳亦祇作華

岷嶓既藝

岷俗字也當依說文作㟭或省作㟭魏大饗碑有㟭字夏本紀作汶又曰汶山之陽又曰汶山道江玉裁按此蓋古文尚書作㟭今文尚書作汶也史記封禪書說秦并天下所奉名山大川自華以西有瀆山釋之曰瀆山蜀之汶山也凡訓詁之法以今釋古謂今之汶山即秦之瀆山也是則漢人呼為汶山字作汶確然可證貨殖傳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字作汶此古本也河渠書蜀之岷山字作岷此改竄本也地理志蜀郡有汶江道史記西南夷傳曰以冉駹為汶山郡漢書孝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郡今本華陽國志曰孝武元封四年置誤也西南夷傳亦曰以冉駹置文山郡此亦漢時字正作汶或作文之證也漢人字正作汶者必以伏生尚書字正作汶屈賦悲回風曰隱岷山以清江王注尚書曰岷山導江汶一作峧一作汶玉裁按汶字是文省體岷峧皆或體也叔師引今文尚書也若古文尚書則作㟭許君造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江水出蜀湔氏徼外㟭山入海九篇山部曰㟭山在蜀郡湔氏西徼外从山敃聲此用古文尚書也㟭字敃重一變為㟭再變為岷昏聲敃聲文聲同在古音第十三部民聲乃在古音第十二部昏不從民聲也說詳說文解字讀夏本紀作汶此今文尚書也地理志作㟭湔氏道下作㟭梁州作岷此用古文尚書改竄之本也中山經曰岷誤㟭之山江水出焉此與古文尚書合者也海內東經曰大江出汶山此與今文尚書合者也

友人銅梁王氏汝璧云山海經五篇以後皆後人增羼嶓冢山之取名不可曉嶓字不見於說文蓋其始但作番字或加山旁也廣雅云墦冢也然則墦與冢正是一物以其形名之故可單舉上字此不同大華之單舉華字也山海經海內東經曰漢水出鮒鰅今本作魚此依太平御覽四十五之山大荒北經曰鮒依文選敬皇后哀策注今本作附誤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鮒讀如步禺讀如顒鮒與嶓禺與冢皆語之轉

蓺唐石經已下作藝此依漢志

沱潛既道

地理志漢中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按此雖不系諸禹貢然據鄭注梁州沱潛云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及漢中安

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則志述禹貢作灊此安陽縣下作灊實一物也水旁恐屬後加耳夏本紀作涔志作灊此馬班所據今文尚書有異也

水經曰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曰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各本譌作沔陽戴先生更正)縣南入于沔玉裁按此即地理志之灊谷水在安陽西南北入漢者也而其字作涔此亦涔灊潛通用之證也

蔡蒙旅平

釋文旅韋音盧謂韋昭漢書音也史記六國表曰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臚即旅於泰山之旅韋音正本此讀旅爲臚周本紀魯世家魯天子之命魯即旅旅即臚也古音旅讀平聲如玈弓玈矢古皆作旅可證毛居正乃云玈音盧旅祭之旅不音盧唐宋人不知漢魏晉人之音凡毛所駁釋文皆可付之一笑

惠氏定宇論語古義曰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士冠禮注曰古文旅作臚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周書謚法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臚即旅也

和夷厎績

釋文曰和又作龢鄭云和讀曰洹玉裁按水經曰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酈注曰尚書禹貢岷嶓既蓺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鄭(元)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酈注此依漢志水經則鄭注字當作桓釋文作洹恐後人改木爲水耳說文洹字下曰水出晉魯之閒

惠氏九經古義曰鄭康成云和讀曰桓案漢書酷吏傳云桓東少年場如淳曰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故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敘和樹表

厥土青黎

當云青青黑色今正義本脫一青字土色不能純青必兼黑色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謂當作)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禮記出秦後故或襲秦語尚書非其倫王氏直以黑字補足青字耳孔傳云色青黑者亦是釋經之青云而沃壤者乃是釋黎之黎以沃壤釋黎其說未聞也馬融云黎小疏也王同蓋釋雍州之墟爲疏故釋黎爲小疏周禮草人埴墟鄭以黏訓埴以疏訓墟黎之言離也合黎山水經作合離山是也釋名曰徐州貢土五色有青黃赤白黑也土青曰黎似黎草色也(二黎字疑本皆作藜地理志合黎山作合藜山同也)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此皆釋尚書也而其所據之本字有不同故其說亦不同夏本紀黎作驪蓋今文尚書也

太平御覽七卅尚書禹貢梁州土青驪孔安國曰色青黑豈襲史記裴駰集解與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釋文作璆云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玉裁按此條寂不可通蓋美玉之字从玉作璆紫磨金之字从金作鏐不能混一考夏本紀亦作璆而集解引孔傳璆玉名字作璆又引鄭注黃金之美者謂之鏐字作鏐裴氏不分別之云鄭作鏐此其疏也釋文馬同之下亦當有鄭作鏐三字其下曰韋昭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鏐即紫磨金蓋引韋昭者以其注地理志即注禹貢也故又引郭注爾雅證之如此乃爲通貫馬本作璆孔同鄭本作鏐韋昭漢書同馬本古文多有異者如馬作均于江海鄭作松于江海而正爲沿瑤琨馬本作瑤瓘是也又按閭幼一反與爾雅釋文鏐力幼反之音相合恐以鏐之反語誤系之璆下也今從鄭作鏐

韋昭漢書作鏐疑史記亦本作鏐皆本今文尚書而古文尚書則作璆馬不改字鄭則依今文讀璆爲鏐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傾志作頃師古云讀曰傾玉裁按此小顏讀從尚書傾字凡小顏言讀曰者皆易其字猶得漢人意也

水經注桓水篇曰鄭(元)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玉裁按上文和字鄭讀爲桓水不應一物而一用本名是以此桓字不爲桓水連是字立文云桓是(逗)隴坂名今其下民謂坂爲是(句)曲爲桓也舉其方俗語言以證已說今本譌謬乃不可讀矣古是氏通用見於禮記下曲禮儀禮覲禮史記宋微子世家及後漢書李雲傳說文十二篇氏字下曰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揚雄賦響若氏隤桓是即此氏字也師古漢書作阺隤師古曰阺音是今本說文十四篇𨸏部阺字下曰秦謂陵阪曰阺从𨸏氐聲阺乃阺之譌秦語與巴蜀語同鄭所云謂坂爲是也亦作坻韋昭音若是理之是譌作坻天水隴坻即鄭注尚書之桓是也凡氏聲是聲在古音第十六部故氏是通用凡氐聲在古音第十五部故氐與氏不通用轉寫淆譌莫可究詰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禹貢言潛者四志皆作灊紀三作涔而惟此作潛則此潛本作涔淺人所改也凡後人妄改不盡則有參差不治之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

下文道弱水釋文云弱本或作溺則此弱字亦本或作溺也說文十一篇水部溺字下曰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地理志張掖郡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班許所據正同也而班書作弱許書作溺似班書从省耳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琅邪王璜平中(中讀曰仲玉裁按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師古曰即其人也而字作橫與字平仲相應水經注河水篇亦作橫然則作璜誤也)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釋文序三桑作乘蓋字之誤)漢志所引桑欽說六(繹水瀑水夾水淮水弱水易水)說文水部引桑欽說三(溺水瀑水汶水)蓋皆其說古文尚書語然則壁中故書作溺信而有徵後人用溺爲沈休字因用弱爲溺水字水經注河水篇地理志桑欽曰濕水出高唐此引漢志也今本譌作桑欽地理志曰胡氏朏明據之謂桑欽有地理志繆甚

袖海山房校印

涇屬渭汭

釋文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

漆沮既從

下文道渭又東過漆沮孔傳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玉裁按此即出北地歸德北夷中至左馮翊褱德東南入渭之洛水也漆沮合二字成文在涇東非涇西之漆水也今本孔傳作二水名二乃牋字或一字之誤特言一水名以別於恆衞淮沂等也儻是二水則下文亦曰洛水者果何水乎索隱曰漆沮孔安國獨以爲一可證

灃水攸同

文王有聲作豐水正義引禹貢東會于豐此字从水旁者恐是俗字地理志作酆水文王作邑于豐正以在豐水之西名之水經渭水篇作豐水獨爲合古

郊祀志霸產豐勞涇渭豐不从水而封禪書霸產長水灃澇徐廣曰澇音勞不爲灃音以其不音則知本不从水也尚書蓋衞包加水開寶增釋文曰灃芳弓反

荊岐既旅

既紀作已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終南左傳昭四年作中南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水經曰華山爲西岳在宏農華陰縣西南鄭注云古文之惇物山也此大誤而史記正義索隱仍之

惇紀志水經皆作敦（志於武功下云古文敦物而述禹貢作惇者淺人改之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豬野夏本紀水經廣雅皆作都野地理志作豬壄云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

三危既宅

夏本紀宅作度今文尚書也兗州度土作居土四奧既度作既居此不以詁訓字代之地理志作宅恐後人所改

三苗丕敘

夏本紀丕作大故訓字也敘紀志皆作序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爾雅釋器璆美玉也（今本作璆琳玉也非古本）又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文玉部曰球玉也（大徐本玉下增磬字大誤）又曰球或从翏作璆

詩韓奕鄭箋引書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釋文曰琳字又作玪（今注疏本譌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玪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玪美石玉裁按釋文此條譌舛當云琳音林字又作玪音黚孔安國云璆琳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玪美石蓋孔本作琳鄭本作玪玪與琳異字音雖同部義則異物也說文一篇玉部曰玪塾石之次玉者廣雅曰珹玏石次玉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珹玏玄厲張揖曰珹玏石之次玉者山海經中山經葛山其下多珹石郭傳珹玏石似玉（今本譌玪）玪珹同字塾玏同字郭注穆天子傳云玪玉名非也玪塾合二字成文其單用玪字者古文尚書及中山經穆天子傳也李善引如淳曰珹音緘玏音勒廣韵珹音黚集韵二十一侵琳說文美玉也古作玪此誤認爲一字正襲釋文之誤

紀志皆作琳論衡率性篇禹貢曰璆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眞玉珠也玉裁按眞玉謂璆琳眞珠謂琅玕（下文云魚蚌之珠與禹貢琅玕皆眞珠也今本譌䐈不可讀）疑古文尚書作玪今文尚書作琳與爾雅合孔本同今文尚書者也鄭本作玪其作琳者非也

薛氏書古文訓作玪采諸鄭本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崘

唐石經已下昆作崐按尚書釋文大書崐崘小注云下魯門反不爲崐字反語則知上字本作昆不从山宋人加之也考爾雅兩字皆从山釋文皆有音漢書地理志作昆侖此正與陸氏尚書同也若夏本紀則作昆侖兩字皆不从山（索隱本大宛傳亦作昆侖）說文山部亦無此兩字

析支

析支大戴禮五帝德作鮮支按古音斯與析同部同紐同義鮮之雙聲疊韻讀同斯析是以說文鮮聲之䲜讀若斯也列子湯問篇曰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盧氏召弓云謂析而食之是也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與析同在古音第十六部

渠搜

按地理志作叟五帝本紀作度

西戎即敘

敘紀志皆作序（今本志作敍者淺人改也）

漢書西域傳贊曰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敘傳西戎即序夏后是表

道汧及岐至于荊山

夏本紀汧上作道九山

釋文曰道音導衞包既改經文之道爲導開寶閒乃倒置之曰導音道

汧釋文作岍云字又作汧馬本作開玉裁按紀志皆作汧志又云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 汧水出西北入渭盍山以水得名字當作汧爲長今依釋文又作本馬本作開者開从門幵聲（小徐本不誤）古音與汧同也

周頌天作鄭箋云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釋文道音導岍口田反又口見反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大唐石經以下作太誤也史漢善本尚作大志河東彘縣下曰霍大山在東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厎志同紀作砥按說文厎砥同字

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大唐石經已下作太誤也史漢作太者皆是俗人所改列子作大形山

西傾朱圉鳥鼠

圉紀志皆同而地理志天水郡冀下曰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郡國志漢陽郡（明帝改曰漢陽）冀有朱圄山玉裁按圄圉古通用漢志冀縣下作圄則其前述禹貢亦必作圄夏本紀索隱曰圉一作圄蓋皆後人依尚書改爲圉也

至于大華

大唐石經以下作太誤也今通志堂釋文作太岳太行太華後人加點耳本篇大湖音太胡其實此等皆不必音太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陪地理志作倍顏師古云讀曰陪按師古讀從尚書也江夏郡安陸下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是則漢名橫尾尚書名陪尾也夏本紀作負尾負聲音聲古音同在第一之咍部古字多以負爲倍以倍爲向背之背亦以倍爲負 高本紀鐩數倍鐩倍也數音朔倍與負同下文折漢月令王貧務彙責師古云彙其所負是也索隱說大誤 生呂氏春秋作王菩生 俗本菩譌善 郭景純注穆天子傳云萯今菩字音倍皆其證也音轉乃皆入尤矦部

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玉裁按章山之上當有立字史記集解引鄭㞢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又郡國志曰江夏郡竟陵立章山本內方又水經注曰禹貢注立章山也宋本不誤葢俗本漢書因章頭似立而脫之也

廣韵十七薛曰大𡼏山名葢淺人加山旁也凡豐之作灃𡼏之作淄恐皆類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地理志述禹貢作敷淺原而豫章郡歷陵下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案以此作傳知前作敷者淺人所改也猶傳土改敷土也以漢書作傳知本紀作敷者亦淺人所改也郡國志亦曰豫章歷陵有傳易山今本尚書正義史記索隱地理志注皆作博陽山易陽同字博則誤也 一說地理志本作博易作傳易者誤也

水經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九江東陵敷淺原大邳三澨皆爲地班合傳易山傳易川釋敷淺原亦地之也注疏單舉傅陽山尚書後案又傳會原字謂敷淺原爲水皆非

徐廣史記音義曰淺一作滅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夏本紀弱水上作道九川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氏注曰合黎山也玉裁按葢今文尚書作合離與桑欽云西至酒泉合黎不言合黎在何縣而鄭所引地說及水經皆云在會水

地理志黎作棃

淮南墬形訓曰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大誓序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是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玉裁按盟孟古音同在第十部皆讀如芒故左傳作盟尚書作孟也尚書舊本葢或作盟津或作孟津如水經注河水篇云論衡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盟津亦曰孟津 今本盟孟字互易非 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此尚書作盟之證也李善注東京賦引尚書及孔傳皆作盟羣經音辨云盟津洛北地也音孟此尚書作盟之證也作孟則訓爲四瀆之長 薛綜注東京 訓爲長大 顏注地理 作盟則薛綜王充鄭道元皆訓爲武王與諸侯約誓要皆緣字傳會耳尚書正義本當是作孟今本是也釋文本當是作盟賈氏昌朝所本也 今本釋文開寶所刪 紀志皆作盟

文選張衡東京賦盟津達其後薛注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 此當云盟讀爲孟孟津四瀆之長一說武王與諸侯約誓於其上故曰盟津今本薛注不完多經淺人刪改 李注曰尚書曰東至於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今本文選東京賦注脫善曰二字江氏叔澐乃誤認孔傳爲薛綜語孔傳孟津孟地名今人刪下孟字古注內此等甚多

東過雒汭

汭溝洫志作內猶雍州渭汭本又作內也

至于大伾

伾釋文曰本又作岯字或作𡊨玉裁按東京賦厎柱輟流鐔以大岯善注引東過大岯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夏本紀水經作邳凝卽𡊨字之異體也爾雅山一成坯或作伾說文土部曰坯丘一成者也 水經注引 从土丕聲字皆不同而音則一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蔡氏沈集傳作洚以正義釋文唐石經攷之恐是字之誤耳

孟子曰書曰洚水儆予洚水者洪水也洚洪古音同孟子舉其同音故訓與巡狩者巡所守也征之爲言正也仁也者人也畜君者好君也一例說文水部曰洪洚水也洚水不遵道也 下文一曰下也非正僞大禹謨竊孟子乃作降水訓曰下也解且恐後人所增竄 水夫水無有不下下水何足儆人孔傳旣洚誤爲降而蔡氏集傳又降誤爲洚其不通一也降水者水名也豈洚洞無涯之謂

又按水經注河水篇曰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此降字亦洚之誤其上下皆有脫文

洚玉篇唐韵皆下江切與鄭注尚書降水音合故俗本改降爲洚此恐不始於蔡氏也

釋文曰降如字鄭戶江反正義曰鄭以降讀爲下江反案戶江下江一也鄭無反語後人因其注爲之今之戶江反漢人讀胡工反其時有東韻無江韻也水經注濁漳水篇曰鄭元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鄘降于齊師之降葢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 共音恭 玉裁謂周秦漢時鄘降字讀如洪 今音則戶江反 升降絳色字讀如恭 今音則古巷反 鄭意尚書降水本讀如洪降水由淇水出共北山得名共國之字夏商周本亦讀如洪也而周時或惡其與鄘降同音乃改共讀如恭敬之恭則與升降絳色字同音漢人乃移信都之絳水實尚書之降水旣廢其舊讀又或徑改字作絳葢鄭謂降水卽共水共水實卽淇水鄘善長駁其非是引禹貢作降水說以漢志之屯留絳水云與濁漳合俱得通稱

又按漢志六引桑欽語皆古文尚書說也而亦作絳然則鄭所云依而廢讀或作絳字謂有改古文尚書之降爲絳者正謂桑君長也葢今文尚書作絳桑君說古文尚書從之鄭不以爲然也

地理志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入海 郡國志亦云安平國信都有絳水 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 上黨郡國志亦云屯留絳水出 此皆釋禹貢也而字作絳則其前述禹貢經文字亦必作絳不爾則禹貢絳水四字前無所承今本地理志溝洫志

錄禹貢皆作降淺人用尚書改之耳夏本紀河渠書索隱本亦皆作降且分別之云地理志从糸作絳而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冀州入海即地理志桑欽說也張本作絳與小司馬本作降不同葢今文尚書作絳是以史漢皆從之

今本漢志亦有作北過洚水者字之誤耳

又北播為九河

紀無又字

同為逆河入于海

古文尚書逆河今文尚書作迎河漢書溝洫志同為迎河是也其地理志同為迎河宋子京妄改為逆河史記夏本紀河渠書皆作同為逆河而河渠書又言東闚洛（當作汭）大邳迎河則知兩逆字本皆作迎其參差不治皆係後人已所習改竄可推而知也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迎河亭亦用今文尚書語迎與逆雙聲方言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白虎通引顧命迎子釗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金縢之新逆伏生書當作迎此可意揣而知者也逆在古音第五部迎在古音第十部而二部同入聲不獨此二字雙聲也晉語若川然有原以御湳而後大章注御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湳然後大也國語舊音御牛據反孔晁本作卬牛亮反言川卬湳而大人卬教而成此章孔二本一作御在第五部一作卬在第十部正與逆河迎河同卬偁古今字

裴駰引鄭注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迎受也此以迎訓逆今本誤作逆受

史記河渠書曰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一作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舊本作㴗）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正義作絳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本作迎淺人改之）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玉裁按此司馬用經文合尚書說而謂之夏書班氏因之漢書溝洫志曰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釃（史記河渠書索隱曰厮漢書作灑玉裁按司馬相如傳灑沈澹災亦作灑所宜反）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此當是本作絳淺人改之）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

尚書言入于海耳河渠溝洫皆云入于勃海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海（河渠書集解作海與夏本紀合今本溝洫志注作河非也）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玉裁按尚書孔傳地理志顏注皆云入勃海依致

嶓冢道漾

說文十一篇水部漾字下曰水出隴西柏道（水經注作獂道）東至武都為漢从水羕聲瀁古文从養玉裁按是則壁中故書作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為漾也漢志隴西郡氐道下曰禹貢養水所出字作養（師古云本作瀁或作瀁皆非善本也）則上文瀁禹貢亦必云嶓冢道養不備則前無所承今本志作道瀁者淺人用尚書改之也郡國志隴西氐道下亦作養水蓋夏本紀亦本作道養後人加水旁作瀁耳其字山也則加山旁其字水也則加水旁此學者通病非史記獨用古文也壁中作瀁孔安國作漾今文尚書作養此三者之不同也淮南墬形訓作洋水高注云洋或作養此可證漢人通用養字養古音同洋惠氏定宇曰漾史記及鄭本皆作瀁玉裁按云鄭本作瀁者據史記集解引鄭注而言但說史記者多改易他書依附史記字體索隱引孔安國云泉始出山為瀁又不可據之云孔氏作瀁乎

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滄夏本紀作蒼水經注沔水篇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譌音與字變矣（史記正義引仲雍千齡作滄浪）

過三澨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从水筮聲夏書曰過三澨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地理志會稽郡毗陵下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按此謂禹貢北江也今本多脫北字

岷山道江

風賦悲回風曰隱㟭山以清江王注尚書曰㟭山道江㟭一作岷一作汶玉裁按道作導汶作㟭㟭皆非舊也古文尚書作𡶒山今文尚書作汶山故夏本紀曰汶山道江而河渠書封禪書皆言蜀之汶山汶山必系蜀者別之於萊蕪原山之汶也（河渠書汶字淺人改作㟭）

爾雅釋水郭注引岷山道江釋文導徒報反本或作䆃玉裁按凡各書引導河導江導漾者皆俗本也

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

唐石經已下醴作澧葢依衛包妄改又經開寶改釋文之醴為澧也今更正夏本紀地理志皆作醴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尚書正義曰鄭元以醴為陵名今長沙有醴陵縣（見郡國志）其以陵名為（今本衍縣字）乎孔以醴為水名楚詞曰濯（今本作灃）余佩兮醴浦是醴亦為水名（尚書釋文及正義史記集解引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索隱曰按騷人所歌濯余佩兮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師古曰醴水在荊州玉裁按尚書經傳疏皆作醴而楚詞在唐時亦作醴浦不作澧浦（今文選誤作澧洪興祖本不誤）說文水部澧字下云水出南陽雉縣衡山東入汝不云出武陵充縣至下雋入江此可證南陽澧水字从水武陵醴水字不从水如雒洛水作洛上雒雒水不从水也古文尚書或訓為陵或訓為水而其字皆从酉衛包因孔釋為水名輒改酉旁為水旁以合他書而不知山海經水經作澧皆非舊也凡衛包之改字皆知有孔而不知有他家也如鄭作尊屬作鐪尻作凥鳥作島皆是經文以一字合眾解後人主一解以改經文而醴作澧尤誤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于匯蔡氏集傳俗本有作爲匯者非顧氏九經誤字言之矣孔傳東溢分流都·六北會彭蠡史漢注引皆同今注疏本作都其北會爲彭蠡多爲字誤也山井鼎云古本無爲字

說文二篇辵部曰迆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迆北會于匯

道沇水

北山經王屋之山㴋水出焉郭注㴋音輦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沇㴋聲相近殆一水耳玉裁謂實古同音假借字耳

水經注作聯不从水

東流爲濟

水經注濟水篇曰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原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玉裁按說文泲出河東垣縣濟出常山房子二字各殊而應氏不別至二水淆亂則可知漢人書濟濟字不皆作泲也釋名曰濟者濟也張守節曰下濟子細反釋名亦不作泲六經惟詩風周禮作泲字他經不爾尚書濟字非必衛包改也史記作濟漢志作泲而錯出濟

入于河泆爲滎

周禮職方氏注滎兖水也出河東垣入于河泆爲滎疏引禹貢泆爲滎玉裁按今疏滎誤作榮泆字不誤今禹貢作溢者衛包改也　史記夏本紀作泆　漢書地理志作軼　水經注濟水篇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滎澤　地理志滎波既豬顏注滎沇水泆出所爲也字作泆依其時尚書本　玉裁按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溢器滿二字義迥別蕩泆者動盪奔突而出正爲尚書泆爲滎作注顏師古注漢書云軼與溢同眞同寱語衛包襲其誤蓋小學之不明久矣　泆是突出溢是平滿意卽泆不必滿也惟泲水能泆　尚書多士篇大淫泆孔傳釋云大爲過逸之行泆可訓爲奔逸不訓爲溢古音泆逸軼佚在第十二部之入聲溢在第十六部之入聲相去頗遠　隱九年左氏傳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注軼突也成十三年左氏傳迭我殺地

地理志假軼爲泆之恉也鄭注周禮曰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　酒誥淫泆于非彝釋文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玉裁按泆之作逸佚者古音同也陸氏云音溢者今音同也又按道菏澤被孟豬傳云流溢覆被之史記引孔傳作水流泆則知經傳泆字衛包皆改作溢也

東出于陶丘北

說文十四篇𨸏部曰陶再成丘也在濟陰从𨸏匋聲夏書曰東至于（文選應貞華林園詩注引無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小顏高帝紀注此下增後居於唐四字）故堯號陶唐氏也玉裁按禹貢道水罕言出者此經出字當依說文作至

紀無于字

又東至于菏

此菏謂定陶之菏澤非謂湖陵之菏水也鄭注尚書曰自道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北東紀作東北蓋今文尚書也

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春秋說題辭曰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雒出熊耳雒之爲言繹也言水絡繹光耀風俗通曰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也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廣雅曰海晦也江貢也河何也淮均也濟濟也伊（今本作律）因也洛繹也或疑合觀諸家說皆取同韵字訓釋淮水字乃準字之誤非也淮从隹聲讀如囘均从勻聲讀如勻誰與勻雙聲今音淮戶乖切亦與勻雙聲釋名淮圍也圍繞楊州北界東至海也淮訓均正如中術之卽仲允廣雅伊因也漢達也亦同此例漢古讀如歎達古讀如撻

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紀作又東北至于涇今文尚書也鄭云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則古文尚書爲體例畫一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紀無又字

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紀無又東北之又字

九州攸同

紀九州之上有於是二字大史公增之也

四墺既宅

墺釋文本同正義本作奧衛包及唐石經已下作隩開寶中因改釋文作隩今更正作墺玉篇土部墺字注曰於報於六二切四方之土可居引夏書四墺既宅此古文尚書作墺之明證也尚書釋文曰墺於六反引玉篇於報反蓋陸氏所據玉篇祇有於報一反今本於六一切陳彭年輩增之也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墺四方土可居也从土奧聲垮古文墺字也按四方土可居也當依李善本作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小徐本作四方上下可居者也誤）僞孔傳曰四方之宅可居宅字正土字之譌僞孔傳取諸說文說文實訓禹貢徐鍇繫傳引尚書四墺既宅此據未改釋文也廣韵去聲三十七号曰墺四方之土此必陸法言孫愐舊文也汗簡曰垮古文墺字見尚書此其所據禹貢亦必作墺而後援說文傳會之蓋尚書本作墺孔本亦同而作正義者所據經文作奧孔傳土又謂宅乃曲爲之說曰室隅爲奧奧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奧內遂以奧表宅故傳以奧爲宅此是用鄭堯典注奧內也孔堯典注奧室也之誼正義本固非善本衛包與堯典奧字同改爲隩尤非尚書古訓周語宅爲九隩韋注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此用爾雅厓內爲隩之訓周語字從阜與尚書從土不同不必牽合奧隩字易籀墺字罕見後人多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文選西都賦天地之墺區李注引說文墺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今本文選皆改作隩今本後漢書班固傳賦作奧而文選吳都賦都輦殷而四奧來暨奧字正亦墺之誤耳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四奧此今文尚書作奧與古文尚書作墺不同也師古曰奧讀曰墺謂土之可居者也語亦本說文及孔傳此正援古文尚書以注漢書也頗所據尚書亦正作墺

或問西京賦云實惟地之奧區神皋則西都賦亦當作奧區何予必正爲墺字也答曰據李善注知李本作墺區耳非謂李本爲善也

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多作度夏本紀曰四奧既居此必經文作四奧既度也地理志四奧既宅宅字恐亦本是度字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四方之邑已可居也不作宅字此可證予說非繆

尚書大傳唐傳曰壇四奧鄭注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此今文尚書有奧無墺之證也

九山栞旅

栞唐石經已下作刊今更正

延光二年開母廟石闕銘曰九山甄旅此九山栞旅之駁文也

九川滌原

地官序官注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原

河渠書溝洫志皆作九川既疏此滌原之詁訓也

九澤既陂

地官序官注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

河渠書作九澤既灑灑音所宜切在古音十六部陂从皮聲在古音十七部音轉最近陂者障其外灑者泄其中其義相成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玉篇修字下書云六府三事孔修不與今本同

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夏本紀孔作甚庶作衆厎作致皆故訓字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讀中邦下屬釋祗台爲敬說說文台說也今文尚書不台正同

邦紀志皆作國下男邦同此今文尚書也又紀入賜大龜中國賜土姓錫皆作賜而兩言錫貢皆作錫似鄭注錫所以柔金之語可信

五百里甸服

夏本紀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按天子之國千里加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面三千里爲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同此若孔傳說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四服每服五百里面二千五百里爲方五千里與史記賈馬不同正義云司馬遷與孔意同誤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銍詩甫田正義作秷雖集韵有此字然恐俗字也

三百里納秸服

禮器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鄭注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玉裁按秸从禾吉聲鞂从禾革聲地理志作三百里內戛服又說文禾部史記封禪書有稭字異字而同物也革聲在古音第一部吉聲在第十二部皆聲戛聲在第十五部異部而雙聲與秆稈稾芥枝莖古稭如耕字皆同紐詩甫田生民正義引尚書鄭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稾也三百里稭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按鄭注當依此二正義云銍謂刈禾穗也秸服謂禾去其實惟稾秸也此非鄭注乃作正義者傅合禮器爲此語入刈禾者幷穗稾全入之斷去稾者去稾留穎而入穗也又去穎者又去穗之穎而入穀實也穎者禦實之所之莖也粟者糲米也米者精米也粟對已去糠者言之則去糠者爲米未去糠者爲粟對精米言之則精米爲米糲米爲粟尚書五者節次自然而後儒多不曉矣鄭注尚書曰去穎謂用其實也注禮器曰去實謂用其穎也用其實而亦謂之秸猶以銍斷穗而謂穗爲銍其巧於命名一也鄭云祭用禾穎爲席許君說文曰稭者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其說各異穎者禾稾之末也

釋文曰秸本或作稭工八反玉裁按有庸妄人僞造今文尚書秸作稭正本釋文而毛奇齡謂其竊取韓愈詩郊告儼鞂稭庸妄人受冤矣

釋文又曰馬云去其穎音秸按馬說與鄭同音鞂二字不辭葢馬本作鞂馬云去其穎曰鞂音乃曰之誤據鄭禮器注則鄭本亦作鞂也漢志作戛是假借字說文戛讀若棘按鞂从革聲古音革同棘在第一部

或云如子言知孔傳孔疏錐指諸家之說之謬矣然則服作何解乎曰秸服連文服事也秸服猶秸事也觀禮器注引禹貢不割去服字可證

訓詁之法渾言析言不同析言則穎與稾別如毛傳穎垂穎也說文穎禾末也書注秸穗去穎也是也渾言之則連穎呼稾稾亦可呼穎如史記云錐處囊中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末謂錐尖穎謂錐莖少儀云刀卻刃授穎刀謂刀鋒穎謂刀柄是也又穎與穗析言之以無實有實爲別渾言之則穗亦呼穎如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異畝同穗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詩齊譜正義引禹貢粟米上皆有納字順上文增之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夏本紀二百里任國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非以故訓易字也白虎通爵篇引酒誥侯甸男衞邦伯作侯甸任衞作國伯此可見今文尚書作任古文尚書作男漢書王莽傳封王氏女皆爲任莽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觀白虎通此章上下文皆作男知今文尚書獨作任不同春秋傳王制作男周語鄭伯南也先鄭司農云南謂子男左氏昭十三年傳子產云鄭伯男也王肅家語載子產語男作南注云南左氏作男古字作男版本作南譌亦多有作此南十字一句近人不解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是則子男亦作子南古男南任三字同音互訓而亦通用也

地理志二百里男國男當是本作任或用古文尚書改之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衞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鄭注蔡之言殺也減殺其賦按左氏傳蔡蔡叔說者謂上蔡字卽粲字也古音蔡同殺減殺字亦讀入聲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鄭注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曰蠻蠻之言緡也玉裁按緡蠻雙聲詩大雅曰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毛傳緡被也方言曰緡縣施也秦曰緡吳越之間脫衣相被謂之緡緜郭注相覆及之名也音旻

王制注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按云荒服之外者鄭自用其弼成之說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敎訖于四海

漢書賈捐之傳曰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敎訖于四

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按欲與二一句釋經文暨聲教暨與也與師古讀曰預古干與相與不分去上二音也荀悅漢元帝紀作北盡朔南暨聲教（八字當有脫誤）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彊治此皆可證暨聲教爲句漢人皆爾無可疑者

地理志暨作泉說文曰泉者衆與詞也以蠙珠暨魚紀志暨皆作泉例之夏本紀作暨聲教者淺人所改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衆經音義卷四尚書禹錫（元）珪字从玉

太平御覽八十一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山（元）珪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

夏本紀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史記夏本紀曰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于濟漯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嵎夷既略濰淄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酓絲浮于汶通於濟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苞（作包誤）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索隱曰一作玭）珠臮魚其篚（元）織縞浮于淮泗通于荷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旄鳥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荊及衡陽維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雲土夢爲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維箘簬（汲古本栝作簬 徐廣曰一作箭足杆）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元）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于江沱涔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荊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熒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錫貢磬錯浮於雒通于河華陽黑水維梁州汶嶓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積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荊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太別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滅）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泆爲熒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栞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曰禹敷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底績至于衡章厥土惟白壤厥賦上上錯厥田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泲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中繇木條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厥貢漆絲厥棐織文浮于泲漯通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惟甾其道厥土白墳海瀕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棐𡓁絲浮于汶通于泲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蓺大壄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韋昭作戠見尚書釋文）墳草木漸苞（作包誤）田上中賦中中貢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瀕浮磬淮夷𧉉（師古曰或作玭）珠臮魚厥棐（元）纖縞浮于淮泗通于荷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逌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中夭木喬厥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錯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旄鳥夷卉服厥棐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灊既道雲土夢作乂（依韋昭作）雲土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毛齒革金三品杶幹栝柏厲砥砮丹惟箘簬楛三國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棐（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灊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熒波既豬道荷澤被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錯上中貢漆枲絺紵棐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入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㟭嶓既蓺沱灊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頃因桓是來浮于灊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酆水逌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壄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球琳瑯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叟西戎即敘道汧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頃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倍尾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㟭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嶓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流爲泲入于河軼爲熒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逌同四奧既宅九山栞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戛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國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京兆尹華陰大華山在南 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 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洛水東南入渭按洛水即禹貢漆沮水也 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 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 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山在東北 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 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 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 彘霍大山在東 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 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 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 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 河內郡山陽東大行山在西北 埜王大行山在西北 河南郡穀成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 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潁川郡崈高大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 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 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 華容雲夢澤在南 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 江夏郡竟陵立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按立字各本脫今補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 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菏菏水在南 鉅埜大埜澤在北 濟陰郡禹貢荷澤定陶國東 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 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 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 常山郡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池 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 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 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 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 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 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 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 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 箕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 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 祝其禹貢羽山在南 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按此禹貢三江之一也 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 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按北江中江南江禹貢之三江也水經無南江 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 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 漢中郡安陽灊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按此疑水經之涔水禹貢梁州之潛水也 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青衣禹貢蒙山谿按此下當云禹貢梁州蒙山也 湔氐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 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臨洮禹貢西頃出在縣西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 天水郡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 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埜澤 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至陽陵入渭 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按河當作渭此即左馮翊褱德之洛水也此言其原彼言其委 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 信都國信都禹貢絳水入海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按沛當是泲誤 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

水經曰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也 大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恆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 析成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大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隴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 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南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崧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 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皇清經解卷二之四終 嘉應郎聃侍校 番禺高學瀛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五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甘誓第四 虞夏書說文墨子皆謂之夏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

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

說文三篇言部曰譽咨也譽者今之嗟字也

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正釋文曰徐音征玉裁按此舊音也古耕清部字皆有平無上去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眞淺陋之說

天用勦絕其命

剥唐石經及各本誤作勦今改正

說文四篇刀部曰剥絶也从刀喿聲夏書曰天用剥絶其命釋文剥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勦與玉篇切韻同釋文原本當如是子六反之音猶存於集韵一屋但依新定釋文誤改其字作勦耳玉篇剥子小切絶也一作勦同今本猶爾所云切韻即謂陸法言之書切韵勦絶也子小切鄵同出說文葢馬本作勦即剥字之異者衞包謂剥爲古文而改爲勦亦無非是而竟改爲从力之勦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楚交反見禮記又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剥字此序例所謂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而不知衞包巨謬非可附和也開寶中依衞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剥爲勦復將馬本作剥之剥改爲巢重紕貤謬不可讀矣玉篇廣韵多有仍舊之美从力之字訓勞从刀之字訓絶至集韵之修乃於一屋內有从力之勦訓截也羣經音辨力部亦云勦絶也葢惑於新定釋文也

廣雅勦勞也曹憲注辨禮勦說从刀左傳勦民从力甚明曲禮無勦說今俗云勦截謂不顧其通蔽而取之與說文義合鄭注勦猶擥也則讀勦同擥擥擥皆斂也曲禮釋文初交反一音初教反釋文意讀同鈔非也當讀子小反

史記夏本紀作勦亦是誤字

又按剥字見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塡外將軍封剥胡子又詔曰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剥絶之矣此實用尚書剥絶字也師古曰剥截也

又按說文水部灑讀若夏書天用勦絶勦必剥之誤勦與刀部所引不合葢淺人以今之尚書改之也或曰古文尚書有別本馬本作勦是也

今予惟共行天之罰

共唐石經及各本作恭此依衞包改也今更正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予共行天之罰也

殷本紀今予維共行天之罰

漢書王莽傳共行天罰兩見翟義傳共行天罰兩見字皆作共與尚書合師古皆讀曰恭誤也莽傳共行天罰誅莽師古讀曰供共乃恭之譌

白虎通三正篇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玉裁按命字衍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與其所作漢書兩都賦皆不合

玉裁按尚書恭敬字不作共如允恭象恭同寅協恭皃曰恭乃弗克恭厥兄惟御事厥棐有恭惟恭奉幣作周恭先虔恭寅畏罔丕惟進之恭皆是也其奉之字不作恭如甘誓共行天罰不共命般庚上各共爾事般庚中顛越不共般庚下共承民命敢共生生牧誓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徽柔懿共以庶邦惟正之共以萬民惟正之共君奭大弗克共上下勗前人共明德棐誓無敢不共孔傳多訓爲奉或訓爲供待皆是也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儻古文尚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回訓爲奉乎尚書全經言恭者何以不皆訓爲奉乎周禮全經供字皆作共詩溫溫恭人敬恭明祀溫恭朝夕字皆不作共小雅靖共爾位鄭箋共具也則非恭字也表記引作恭與詩不合大雅克共明刑虔共爾位毛傳皆云共執也鄭箋古之恭字或作共云或則僅見之事也昏椓靡共鄭箋無肎共其職事者毛詩恭共分別亦如是爾雅釋故供峙共具也供其並出其者供之假借字惟左傳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其共也如是襄十三年君命以共與僖四年王祭不共字不分則鄭君所謂古之恭字或作共者據左氏言他經不爾也衞包誤認共恭爲古今字遂改尚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原本各篇皆當有共音恭之語至開寶中以爲無用而刪之遂使古經用字義例薶蘊於終古矣

又按說文三篇共部曰共同也龔給也八篇人部曰供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龔尚書甘誓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共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敬之謂也宋次道家古文尚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不通小學者所爲適與衞包意見合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夏后柏啟孫氏[illegible]穀校定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高誘注曰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絶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選卷五十作恭誤也吳志三嗣主傳注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玉裁按此用龔字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注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

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李善注云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李賢注曰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玉裁按李善李賢所據尚書皆作龔字也善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尚書作共必引書而明之曰共與龔同然則唐初尚書本實有作龔者假令龔即恭字則下文況恭乎李文何以不作龔乎

荀悅武帝紀四立皇子閎爲齊王策曰烏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漢書武五子傳作共義同謂奉朕之詔也師古注非史記三王世家作恭則淺人所改也

又按漢書恭敬字皆不借共惟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此葢班氏所據論語作共已正南面如魯論車中內顧班用古論不曰顧之類師古嘗云讀曰供奉也乃云讀曰恭亦誤

又按秦和鐘銘龔賁天命言奉敬天命也通雅云即恭寅非

又按龔給龔奉義本無二龔亦可作供而古經多假借共字唐已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專用供是以惟正之供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敢不共孔訓供待者皆經改爲供字而其餘訓奉者以奉與敬義略近盡改爲恭字此其大略也

又按漢書多以共爲供奉供給字如王莽傳一篇中曰輔導共養以安宗廟曰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曰不能共事天地曰大不克共上下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曰共行天罰曰共鄉工鄉曰邑自共給其訓皆奉也其音皆平聲師古注或讀曰供或讀曰龔或讀曰恭或音恭全無確見其旨讀曰恭者乃衞包之先路也凡古言讀曰者皆易其字

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作恭不作共而甘誓牧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皆作共不作恭可目目古今別今文尚書古文尚書所同也

左不攻于左

攻墨子明鬼下篇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

女不共命

孔傳釋以奉我命知經文本作共衞包改作恭非也墨子夏本紀皆無此女不共命

詩閟宮正義引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字皆作共此衞包以前本如是周禮條狼氏疏引甘誓皆作恭則天寶已後所改也

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攻墨子作共

御非其馬之正

小雅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玉裁按此用甘誓語也甘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孔以正馬釋政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墨子御非爾馬之政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文十三年注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周禮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鄭司農說以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按蔡沈本作不用命與唐石經異

則奴戮女

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許氏說文用此說）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玉裁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尚書之奴爲奴婢假令如今本尚書作孥則司農何至釋爲奴婢故知孥是俗字衞包所改尚書原文只作奴也今蘇州呼已所生及奴婢皆曰男女是古者通名篤之理也

詩小雅樂爾妻帑傳曰帑子也正義曰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女皆是子也玉裁按唐初孔傳本或作帑尚屬六書之假借至衞包改作孥則斷不可從矣古時字少尚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如字或訓禦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迓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孥

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帑（此字俗加巾非也）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玉裁按莽所用者今文尚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尚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作奴也

又按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奴相坐律令應劭曰奴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幷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奴讀與帑同假借字也玉裁按此可證古字作奴不作帑今本旣依顏說改正文之奴爲帑則又將注中奴帑字互改而不可通矣爲正之如此

又按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可證詳見湯誓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按史記作帑淺人所改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終

嘉應楊懋建覆校　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湯誓第五　商書

王曰

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

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尚書祇作湯曰古文尚書作王曰

又按殷本紀作湯誓之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下乃云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是湯未敗桀之前已稱王矣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玉裁按此殛字亦當爲極詳洪範多方

稱當是本作偁衞包改之詳牧誓殷本紀作舉訓故字也

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

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玉裁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譌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裴駰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文尚書古文尚書皆無夏字淺人據正義妄增之今刪

予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

殷本紀云女其曰有罪其奈何此以奈何訓如台也高宗肜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亦皆作其奈何然則今文說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尚書句法班固典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也

又按般庚上卜稽曰其如台如台如何也與湯誓西伯戡黎之如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語意不順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

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㓞殷本紀作奪此今文尚書也邑殷本紀作國此以訓故字代之也說文六篇曰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曷當早本作害衞包改之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注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玉裁按害趙亦讀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為大趙注全非尚書經意亦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亡不貫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史記集解文選西征賦注者有此句日之吾亦亡矣史記亦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今文家說俱其實而僞孔傳朱氏孟子集注允帖妥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觀湯自偁予一人則篇首偁王志其實也

殷本紀予其大理女錢氏曉徵曰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玉裁按徐仙民古文尚書音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為一類亦同理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奴各本作孥今更正詳甘誓

匡謬正俗曰商書湯誓古書云予則孥戮孥古文戮字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茍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玉裁按此條除孥子之孥外必盡正為奴字而後可讀亦可以證尚書之本作奴矣其實孥子之孥兩孥字亦當正為奴古子女奴婢統偁奴其既也假孥為奴字其後又覺孥字為之誤見甘誓至斲字見汗簡斲字見群宣書古文訓豈唐初尚書已有是與斲者斲之譌古假斲為誓也斲者㪷之譌古假㪷為戮也

中論貴驗篇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按此作孥亦按書者所改也

殷本紀曰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

玉裁按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其廿三字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其廿二字適與古文尚書先後倒易以漢書攷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古文尚書則少複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之字數不同今可攷者多矣

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得此逸禮逸書春秋左氏曰考學官所傳經絕句或脫簡傳字衍或閒編脫簡即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也閒編師古云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莧反文選作或脫簡或脫編無傳字玉裁謂無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閒編當依漢書湯誓正閒編之一證

又歆移書曰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小顏未注考李善引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然則桓公即桓生知逸禮者也儒林傳曰賈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閒獻王博士則貫公知左氏者也儒林傳又曰孔安國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則庸生知逸書者也

或曰傳字非贅經謂書禮傳謂左氏也玉裁曰非也上文云以考學官所傳經無左氏傳以古文禮考學官所傳之十七篇以古文尚書考學官所傳之廿八篇以古文左氏春秋經考學官所傳之公羊春秋經穀梁春秋經皆得以知其脫簡閒編若有傳字則不可通矣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二家經也

皇清經解卷二一之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一之七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嘉應楊懋建　番禺梁承潘　校

盤庚上第六　商書

盤庚遷于殷

釋文曰盤本又作般玉裁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漢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正作般五經文字曰石經舟皆作月

呂氏春秋殷作郼

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戚出矢言

孔傳籲訓和與立政召誥籲訓呼不同孔意籲音同龠籥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故訓為和攷說文九篇頁部曰籲呼也从頁籥聲讀與籥同商書曰率籲眾戚未審許意謂籲為假借訓和抑為本義訓呼也孔傳要必有所本

戚衞包改為慼俗字也古千戚親戚憂戚同字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

劉說文作鎦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玉裁按僞大禹謨萬邦咸寧釋文寧安也說文安寍字如此寧願辭也此未改音義也開寶中因衞包已改經文之寍為寧遂改釋文大書寍字為寧改小字曰安也說文安寧如此願辭也使學者旁搞譌禕而不能讀曾謂李昉陳鄂輩之不

適二字於此宜孫宜公之急請曰原本與新定本並行也今所存虞夏書經無寍字至商書般庚此句始見蓋衛書通體衛包已前皆作寍以後皆作寧今仍寧不改者彼此容有參差且他經皆作寧學者知說文之說則善矣不在紛更字形也

不當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

說文頁部曰顛頂也木部曰槇木頂也一曰仆木也玉裁按顛字可包木頂之訓木頂可兼仆木之解詁訓之法舉一顛字而顛倒之義見

釋文曰𣎴本又作枿

說文七篇𢎘部曰𢎘木生條也从𢎘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𢎘枿古文言由枿又六篇木部曰𣡌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𣡌𣡌或𣡌字也从木辥聲不古文𣡌也从木無頭𣏟亦古文𣡌也汗簡古文四聲韻作𣏟作𣏟說文作梓是以集韻作梓𣏟部奎之省見說文𢎘部玉裁按古文言由枿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書謂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先引今文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𢎘古文作由作𢎘爲長也古文作由僞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枿之語不通徐鼎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𢎘猶𣡌復𢎘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寅位也故曰猶將復𢎘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許由儀之由當作𢎘與由以之由不同序稱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以生訓由以宜訓儀𡨋定字說與商書左傳合商書古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爲𢎘徐鍇云說文無由字蓋古文省𢎘而後人因之通用爲因由等字如其說則𢎘字下不當曰由聲凡說文全書內由聲之字皆當作𢎘省聲非也說文水部之油木部之柚邑部之郵山部之岫宙部之𡩧月部之冑革部之鞧言部之䛆心部之怞舟部之舳車部之軸艸部之苗㐭部之迪彳部之䌷竹部之笛皆曰由聲說文自有由字不知在何部而脫佚其音義俱不傳矣許君古文言由枿五字正說文有由字之證而是金刪去以證其說文無由字之旨說許云古文言由則作𢎘之爲歐陽夏侯尚書憭然也漢食貨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正與此𢎘古文言由同言猶作也近人不知此指乃謂作𢎘者爲眞古文尚書作由者爲僞孔亦矣說文𢎘部引商書作枿木部引商書作𣡌乖異者蓋枿本作𣡌轉寫從俗作枿耳或云枿即梓之譌體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女衆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王曰裕汝衆玉裁按裕者格字之誤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傲當是本作敖衛包改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說文三篇言部曰譒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譒告之按此壁中故書也說文譒訓敷播訓布稽皆本尚書而播訓布爲別一說

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民用丕利古本作民由

今女懖懖

懖衛包改爲聒開寶中李昉陳鄂等又改釋文之懖爲聒攷說文十篇心部曰懖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懖懖女作汝誤此古文尚書也又曰古文从耳作聳此壁中故書字也唐以前尚書作懖故釋文大書懖懖注云故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今本釋文係開寶妄改之本大書字作聒聒則其注當云說文作懖不得誣說文作聒聒於此信開寶依衛包所改無疑也玉篇心部云懖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聳無知皃廣韵十三末云懖愚懖無知此皆用孔無知之額爲說然則馬鄭王孔本皆同說文作懖甚顯白尋衛包之妄改懖爲聒者以正義引鄭注云懖今本正義改作聒讀如聒耳之聒懖懖今本正義改作聒聒難告之皃夫鄭云難告之貌與許馬王拒善自用之意僞孔傳懖懖今本改作聒聒無知之皃皆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絕非多言讙聒之謂讀如聒耳之聒者此讀如非讀爲也漢人注經凡言讀爲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擬其音說文乃字書故有讀如而無讀爲經注則讀爲讀如二者錯出也懖音同聒非訓聒也假令云讀爲聒耳之聒則易其字而義亦從同下不云難告之皃矣孔穎達衛包妄認懖聒爲古今字不知小篆从心作懖古文从耳作聳皆謂耳不肎聽心不肎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篆而許叔重仍之懖聳字與聒字絕不相涉汗簡云聳古文聒字出尚書此可證汗簡之說皆出衛包妄改以後說文云聳者古文懖未嘗云古文聒也蔡氏仲默訓聒聒爲讙譊多言五百年來墨守其說包之遺毒有如此者

集韵十三末云懖通作聒此惑於天寶後之尚書也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玉裁按即般庚不惕予一人也古文尚書作惕今文尚書作施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敭也曹音施失異反敭亦豉反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玉裁按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易其字則義如所易之字易其音則義如本字說文解字但明音讀故有讀若無讀爲漢人注經必兼明音義故讀若讀爲皆有之此云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謂爟音觀而已下文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故知爟讀如觀音也據鄭爟在平韵古丸切自唐初作正義時不知讀爲讀若之別或轉寫譌亂或不得其說此條賈疏云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從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孔安國以觀爲視與鄭義異賈說全非鄭意

予亦拙謀作乃逸

說文十篇火部曰炪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玉裁按火光也玉篇廣韵集韵所引皆同類篇引火不光也誤衍不字不足據也許所據尚書作炪當是壁中古文假炪爲拙如假玫爲好假狟狟爲桓桓取其同音而

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拙近注尚書者
或皮傅周禮注以釋觀火皮傅說文以釋拙謀皆非
玉篇云炪火光也鬱也上也字衍當作火光鬱也攷集韵六
術云炪鬱煙皃九迄爔字下云炪爔煙出也玉篇爔字下亦
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炪火不光也近是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說文十三篇糸部曰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
穡作嗇與漢石經殘碑毋劫篇合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
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
魏志裴注情作惰
不昏作勞
釋文昏馬同本或作暋爾雅暋暋皆訓強故兩存玉裁按正
義引鄭注昏讀爲暋勉也是則古文經本作昏鄭讀爲暋故
或一本作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裔民昏作李善注作弗暋
作勞而孫炎爾雅注三國志裴注作不昏作勞張衡西京賦
亦云昏于作勞然則古本皆作昏也昏訓強固可通而鄭必
讀爲暋訓勉者必求其音義親切也鄭爲密矣
康誥敃不畏死傳曰敃強也正義曰敃強也盤庚已訓而此
重詳之按盤庚作昏依此正義則康誥經文亦作昏說經者
讀爲敃衞包乃遂改昏作敃
立政其在受德敃傳亦訓強敝正義亦當本是昏字
周禮大司寇注民不愍作勞按昏聲古音在第十三部民聲
古音在第十二部昏从氐省不从民誤認爲民聲作昬故唐
高宗有詔改葉昬二字不知昏非從民也諱昬作昏而適合
古矣昏聲與民聲字音韵亦多誤不昏作勞竟爲不愍可證
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釋文越本又作粤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予既忠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相時憸民

說文十篇心部曰憸疾利口也从心𠕁聲商書曰相時憸民
按商書二字各本作詩字今訂正相時憸民即相時憸民也
隸釋所載石經殘碑作散叚即散也古文尚書作憸衞氏古
文尚書作憸今文尚書作散憸與憸義同而音異大徐作从
心从冊小徐作从心冊聲訂以女部𡢃字下曰从女𠕁省聲
則此亦當爲𠕁省聲轉寫譌耗耳𠕁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
爲說文音者因今尚書憸在開口部遂讀憸亦息廉反殊失
古意
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命何及相[闕]散[下闕]按此今文尚書
也何及之上作命憸作散正義曰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
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釋文敘錄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
氏不載石經駁異之恉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鄉衞包改爲嚮今更正
其猶可撲滅
春秋隱六年左氏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
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
乎玉裁按惡之易也四字檃栝上文女不和吉言已下七十
餘字蓋以其詞緐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大意總言孽不
可撲說尚書者乃竟認此四字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
女曷已下三十字爲一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梁況尚書
斷無此等語句亦絕無也字乎
引經有檃栝其下文者如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
是也有檃栝其上文者如惡之易也是也有檃栝全文者如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是也詳康誥
則惟女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
集韵六脂曰遲侍夷切遲任古賢人書遲任有言玉裁按此
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蓋自衞
包改尚書之遲作遲開寶中文改釋文集韵據未改本仙民

侍夷之音與直疑不同蓋相傳舊讀故陸氏兼錄之今本釋
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不甚別此又可據集韵以正譌字也
集韵此音別於陳尼一切
說文辵部遲或从𡰥作遅殷庚作遅自是古本如此
匡謬正俗曰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
音遲按顏所據本作遲與陸本不同而夷音又陸所失載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風俗通義窮通篇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
石經尚書殘碑言曰人維舊[闕二字]𣪘舊[下闕]按此今文尚書
也惟作維舊上無求字求作𣪘古𠬝支通用𣪘即救救即求
字周官故書正曰景救地中杜子春云救讀爲求是也說文
亦引堯典旁𣪘僝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
不掩爾善
釋文掩本又作弇
五經異義曰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
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見詩大雅文王正義多不
字掩作絕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司勳注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釋文作般是注作盤非也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殷傳曰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介祖其從與享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云志猶擬也書云若射之有
志
王伯厚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
女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
古文尚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注老弱皆輕忽之
意也僞孔傳與鄭注本同孔傳老成人三字爲經文老侮張
本非孔作侮老成人也唐石經作老侮不誤今版本作侮老
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按傳云不
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正義
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

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
言是老侮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
卑弱輕易之也今版本譌亂爲正之如此
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
臧氏鏞堂曰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杜注弱侵
易之此弱孤有幼之解也
足利古本汝亡老侮老成人此蓋於旣誤侮老之後又訂增
老字於侮字上
隸釋石經尙書殘碑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此六字亦見東觀餘論毋流
下闕此今文尙書也無作毋老作翕弱作流翕侮猶狎侮也
翕蓋狎之假借字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爾雅釋故猷已也然則作猷猶作轍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漢書王嘉傳上下詔封賢等因曰切責公卿曰書不云乎用
德章厥善彰作章
邦之臧惟女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爾雅釋言逸過也郭注書曰汝則有逸罰玉裁按此當引般
庚惟予一人有佚罰記憶之誤涉柴誓篇而云汝逸佚失古
通用
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
一人是有逸罰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共爾事
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衞包改古應改爲供字則猶不失
字誼而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刪去釋文
共音恭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　石經正作共然則今文
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齊乃位度乃口
釋文曰徐如字亦作渡按渡疑敷之誤柴誓杜乃擭亦作敷
傳云以法度居汝口按古度訓居旣釋以法度又釋以居不
辭疑釋文本作度云徐如字亦作宅
漢石經尙書殘碑各共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下闕按此今文
尙書也下乃作爾

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文尙書般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連乃家之下
下篇般庚旣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今錢唐黃氏易所
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
必亦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別甚書序云作般庚三篇般
本紀亦云迺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
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尙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盤庚中第七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釋文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按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
乃單文祖德同也
其有眾咸造勿褻
釋元應眾經音義卷十五媟瀆條下引尙書咸造忽媟孔安
國曰媟慢也傷也玉裁按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媟褻蓋衞包
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
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烏呼古我
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
戚衞包改作慼今更正
鮮以不浮于天時
石經尙書殘碑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按此今文
尙書也戚作高黃氏伯思東觀餘論亦載係后胥高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
聞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
惟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女不憂朕心
之攸困
石經尙書殘碑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丕下闕按此今文
尙書也女作爾邦作國多今字凡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知

古文尙書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咎依其壁藏之本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
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石經尙書殘碑其或迪自怨下闕此今文尙書也稽作迪怒
作怨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
石經尙書殘碑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此今文
尙書也誕作永按誕从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東觀餘論
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較多邪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玉篇足部踦居綺巨奇二切恐人踦乃身迂乃心踦曲迂避
也玉裁按此引尙書倚作踦僻作避當是顧野王本與唐初
本不同也陸德明音義孔沖遠正義的是倚字說文踦屍足
也引作屍今本作一文選嘯賦李注廣韵五支曰踦腳跛也則踦有曲訓
而尙訓曲殊牽強似顧本爲善
予御續乃命于天
匡謬正俗曰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
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徐仙並音訝玉裁按此唐初本作御
之證唐石經已下作迓者衞包改也釋文云迓五嫁反者開
寶間改也訓迎之字本作訝其作迓者又訝之別體說文所
無也凡各書用字有例如毛詩鵲巢古文尙書般庚牧誓儀禮士昏
禮記曲禮大夫士春秋穀梁傳成者御者列子黃帝御者遇駭御者
字皆作御惟周禮作訝此其大例也御訝古音同在第五部
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
用懷爾然
石經尙書殘碑之勞爾先予丕下闕玉裁按洪氏不云孔作
丕疑本是丕字版本誤丕但錢唐黃易所藏搨本正作丕字
則是今文尙書作丕也　丁巳十二月黃氏丕烈校隸釋舊
抄本作丕與近抄及汪刻異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石經尙書殘碑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罔疾曰下闕此今文尙
書也崇作知
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石經尚書殘碑民女有近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此今文尚書也戕作近女有近則在乃心亦見東觀餘論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王乃祖乃父

唐石經乃父作先父

丕乃告我高后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玉裁按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祥句絕詰詘聱牙固當如是

曰作丕刑于朕孫

唐石經朕孫作朕子孫多子字足利古本亦有子顧氏亭林謂誤王氏鳳喈曰玩傳作大刑于我子孫似本有子字後人傳寫誤脫也玉裁按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據以增經正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烏呼今予告女不易

石經尚書殘碑興降不永於戲今予下闕此今文尚書也崇作興弗祥作不永烏呼作於戲按永古音讀如羊祥亦讀如羊

易釋文以鼓反鄭注云不變易則於今韵讀如字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石經尚書殘碑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下闕此今文尚書也分作比猶卽猷設作翕東觀餘論亦載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共

今本作不恭衞包所改也釋文無共音恭之語陳鄂依衞包刪之也僞孔傳曰不共不奉上命也考傳凡訓奉者其字皆作共顧僞供甘誓其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無逸惟正之共皆是左氏正義謂尚書作恭其所據尚書非善本也

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春秋哀十一年左氏傳五子胥諫吳王曰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玉裁按二乃字一作其一作則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我滅之新十二字此或當時所據尚書不同或本同而隱栝之皆未可定吾友江氏叔澐乃遂據左刪書康誥亦據荀卿刪改與前文據左增惡之易也四字其失一也叔澐謂孔本尚書皆僞孔所妄增改故凡有不同者寧他從而不從孔愚竊以為不然僞孔於衞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衞賈馬鄭本夫人誦習之當時皆知為壁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廿五篇令天下信其眞安敢將廿三篇啟天下疑其僞也大為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僞造之廿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惟舜典益稷分篇出於澐就酒誥顧命之成王堯典之堯曰按當作帝曰小有刪增為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為大異以誘人疑也況釋文序錄曰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正義亦逞逞舉馬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梗槩略具於釋文正義中正不得有如般庚康誥此等大異而釋文正義略之也釋文經開寶刪節正義不由舊乎學實深恐尢懲專輒以質江君非云好辯若劉子駿所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者則吾不敢　史記五子胥列傳子胥引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滅之字正與古文同又可見不必定依左氏矣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按般庚旣此歐陽夏侯尚書舊式也

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尚書殘字般庚篇卅字其或迪自怨一行之勞爾先予不一行能迪古我先后一行興降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空一字般庚既一行可辨庚字僅其餘論語殘字為政篇六十字堯曰篇廿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玉裁按此眞漢石經殘字也外此又有無錫人依隸釋僞造者

皇清經解卷二十之八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十之九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盤庚下第八　商書

盤庚旣遷

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空一般一既下闕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石經尚書殘碑衆曰女罔台民勖建大命今我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無戲怠三字作女罔台民四字懋作勖予作我古文尚書正義卷一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

罔無迪台息懋勖古音同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尚書正義卷一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經宅嵎夷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宅嵎鐵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柳谷夏侯等心腹腎腸古文曰憂腎陽夏侯等之誤。劓刵劉剠古文云臏宮劓割頭庶剠夏侯等是鄭注不同也玉裁按此四條皆冠之以夏侯等書四字宅嵎鐵柳谷優賢揚臏宮劓割頭庶剠皆夏侯等書也自閻氏百詩已來皆誤讀而互易之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試也按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無恙也

魏志管寧傳太僕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玉裁按裴氏於此篇鳴鳥弗聞引尚書君奭曰云云鄭元曰云云於顧東序之世寶引尚書顧命曰云云注曰云云於武帝紀亦言文侯之命曰盤庚曰而此條獨分別之云今文尚書曰然則君奭顧命文侯之命盤庚皆為古文尚書可知矣漢魏人於夏侯歐陽曰尚書於孔壁則分別之云古文尚書范氏後漢書體例尚如此裴氏正與相反蓋古文尚書盛行遂易其偁焉爾但言今文尚書曰而不言何篇略之也裴氏時歐陽夏侯書已亡度裴所引卽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賦注歷試也此今文家語裴演之曰謂揚其所歷試或系諸鄭注誤矣

漢成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國三老袁良碑優賢之寵此皆

用今文尚書也說文曰政古文以爲[illegible]字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石經尚書殘碑凶德綏績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嘉作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石經尚書殘碑今爾惠朕 闕 祇動萬民以遷肆上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多今字謂作惠震作祇東觀餘論亦載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十字曷字洪氏所無疑黃氏肌補凡曷字古今文尚書皆作害其作曷者皆後人所改匡謬正俗引多方害弗夾介古文之證也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愼如是

般庚曷字四見皆本作害釋文曷何末反乃害何末反之改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共承民命

共傳訓奉衛包妄改爲恭字陳鄂又刪釋文共音恭之語而古義蕩然矣史記屈原賈誼列傳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亦如此解漢書賈誼傳作恭張晏訓恭爲敬自是史漢之不同裴駰於史記引晏注非也史記全書凡恭敬字皆從心不作共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說文二篇辵部曰迅至也从辵弔聲古字弔與迅同也正義曰弔至靈善皆釋詁文浦氏鏜云靈善不見於釋詁玉裁按今爾雅作令善也鐘鼎款識多以霝冬爲令終安知唐初爾雅本令不作靈乎又安知不令靈皆有而脫靈字乎孔沖遠等所據本未必與陸德明本同鄭氏箋詩亦云靈善也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釋詁云宏賁大也尚書作賁傳亦訓大賁與墳同也衛包不改賁爲墳則古文尚書亦有幸不罹厄之字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孔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正義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玉裁按隱括卽檃栝也說文六篇木部栝檃也从木昏聲一曰矢栝築弦處築字不可通當作檃或作隱古多以隱爲檃方言所以隱櫂謂之築郭注搖櫓小橛也江東又名爲胡人按橁以索繫於築而後可打音頂是築者所以檃其櫂也 築卽今之槳字如橁卽今之篙字古莫愁曲云艇子打兩槳本謂小橛近人乃呼橁爲槳古今轉移多類此 矢栝者所以檃弓弦之處凡矢端爲牝令可受弦弦隱於其間釋名曰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栝旁曰叉形似叉也叉卽謂其牝戍國細分之耳禮記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字从才同音也或从竹作筈古安穩字不作穩又不作檃而作隱尚書綏爰有眾鄭注曰安隱于其眾也梵書云富樂安隱凡物未有不檃栝而能安者尚書大傳子贛曰夫檃栝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檃栝者所以矯制曲木之具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檃栝晏子春秋亦云隱揉檃之於權衡啓之於弦檠患之於人皆有節制之用孫卿子議兵篇劫之以勢隱之以阨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此隱讀爲檃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此說是也說文言檃栝者舉矯曲木之械言之言矢栝隱弦處者偏舉矢栝言之義之展轉引伸者也

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

石經尚書殘碑乘哉予其勖𢗭相爾念敬我眾朕不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懋作乘懋作勖

敢共生生

共孔訓奉衛包改爲恭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皇清經解卷二之九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十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高宗肜日第九　商書

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不絕之意玉裁按周頌絲衣詩箋作融不作肜 見釋文 張平子思元賦展泄泄以肜肜李善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與肜古字通後漢書馬融傳豐肜對蔚豐肜卽豐融也玄方言修駿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誼但肜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卽丑林切之肜字也集韵一東引李舟切韵云從肉玉裁謂皆非也從肉旣無據從舟亦音韵絕遠蓋卽說文丹部之彤字彤徒冬切彡聲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商書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篆如般字亦譌作般之類無煩議改肜爲融也　唐石經尚書爾雅字皆作肜五經文字舟部之肜也張參曰石經變舟作月變肉作月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粵于那都繇於也尚書有越無粵凡越必曰於訓之于於古今字也攷魏三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戩文侯之命作粵小大許君說文引周書粵三日丁亥然則古文尚書作粵不作越詩周頌對越在天毛傳越於也越以同音假借蓋古文尚書別本作越未必衛包所改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漢書孔光傳對日蝕事曰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後漢書律麻志元和二年二月下詔引書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外戚傳上探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亦作天既付可證史記殷本紀作天既附命正厥德付附蓋古

今字音義皆同裴駰集解輒引孔傳天以信命正其德信自
謂孚不訓附也索隱曰附依尚書音孚皆未知古文今文之
不必同耳
隸釋尚書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孔作孚下闕玉
裁按隸釋俗本改付爲孚改孔作孚爲孔作字
乃曰其如台
如台殷本紀作奈何台訓何不訓我也
烏呼王司敬民
司殷本紀作嗣此今文尚書也九經古義曰古嗣字皆省作
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
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
爲古文嗣
罔非天亂典祀無豐于尼
釋文尼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尼尼近也又乃禮反馬云尼
考也謂禰廟也開寶前未改本如是馬謂尼是禰之假借也
正義曰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
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按此可證經文作尼傳文
作尼近也正義引釋詁疏之所謂古文讀應爾雅也其下文
云尼與昵音義同則正義謂尼同昵以曉晚近假令經傳作
昵何必爲此詞費哉尚書及釋文經天寶開寶改竄而正義
有由舊相矛盾者如此篇尼字梓材斆字文侯之命旅字秦
誓員字牧誓御字禹貢旅字之類是也
羣經音辨曰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又女乙切玉裁
按尚書本作尼衞包改作昵開寶開改釋文之尼爲昵賈氏
據未改之釋文爲此條集韵五質尼近也又十一薺昵近也
通作尼此皆本尚書爾雅音義也
無豐于尼殷本紀作毋禮于弃道此今文尚書也集解用孔
傳誤
殷本紀曰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
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
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
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
禮于弃道

皇淸經解依經分訂卷二之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西伯戡黎第十　商書
西伯旣戡黎
釋文曰伯亦作柏惠氏定宇曰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
多从木玉裁按漢書古今人表伯字皆作柏
釋文曰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玉
裁按說文十二篇戈部曰𢦟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旣
𢦟黎蓋壁中本作𢦟後易爲戡或易爲堪如左傳昭廿一年
王心弗堪漢書五行志作王心弗𢦟𢦟甚聲今聲古音同在第
七部非𢦟爲本義戡堪爲假借也爾雅釋故曰堪勝也郭注
引書西伯堪黎尚書正義引爾雅作戡古音勝任之勝與勝
敗之勝不分平去合克堪用德戡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戡讀
之可見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李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龕
勝也疑李所據尚書作龕然攷謝元暉詩西龕收組練李注
云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與龕音義同據
此則述祖德詩注不若此之分明唐初尚書本固皆作戡也
黎說文作𨞺六篇邑部曰𨞺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𥝩
聲𥝩古文利商書西伯戡𨞺玉裁按說文此戡字蓋本作𢦟戈部
云尚書作𨞺者後人改也古文尚書作𨞺後易爲黎今文
尚書作耆亦作飢尚書大傳殷傳曰西伯戡耆今刊本作𢦟當
是惠氏所改者周傳曰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史記殷本紀曰西伯
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𩚵又作耆周本紀曰明年敗耆
國徐廣曰書一作𩚵此皆今文尚書之證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
殷本紀無天子二字
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王符潛夫論卜列篇云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格人作
假爾此蓋即如禮記假爾大龜有常之訓疑今文尚書本然
然史記作假人論衡卜筮篇曰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
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
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
文尚書同也爾字恐有誤假格古通用

徐廣史記注曰元一作卜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用殷本紀作虐
故天棄我
棄唐石經及史記作弃皆唐避世字也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
殷本紀不虞知天性今文尚書多知字也王氏鳳喈云疑僞
孔傳文似僞孔本亦有知字玉裁按非也僞孔竊取史記爲
注耳
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
論衡藝增篇曰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
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𠹫
之也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玉裁
按弗今文尚書作不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釋文曰摯本又作𢫶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𢫶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𢫶讀
若摯同玉裁按周書當爲商書之誤𢫶執聲今本說文誤作
埶執聲非也執聲在古音第十五部執聲則在古音第七部
壁中本作𢫶後易爲摯殷本紀作至故訓字也又詳堯典
唐石經旁添胡字於命不之閒據說文則不應有也殷本紀
作大命胡不至後人依史記增入尚書耳
今王其如台
如台殷本紀作奈何故訓字也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
說文二篇辵部曰返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返玉
裁按今本說文伊誤作甲惟集韵所引不誤返反古通用
曰烏呼乃罪多參在上
玉裁按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纍在上此條蓋經開寶中
改竄致文理不通絕不可解玉篇厽部云厽力捶切累墼爲
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七貪切玉篇所云正謂商書此字此
未經孫強輩改竄處也蓋尚書本作厽而孔讀爲參釋文當
云厽七南反馬力捶反云纍也罪多纍在上未改本猶當如

是所以知者顧野王亦據孔本陸氏音義依孔作首條必孔說也馬鄭音義異則兼載之其條例云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是也馬與孔同讀參則必不載故知馬以累訓厽讀力捶反厽絫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絫而作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韵皆云絫字見石經尙書戡黎篇字作厽甚協謂爾罪多積絫如上山腥聞在上也經典釋文經天寶開寶妄改迄今千餘年遂滅正之尙書後案則多誤會

又桼孔傳當有厽讀爲參之語如鳥讀爲烏之比此等疑衞包倂刪之

羣經音辨絫劣僞切引書絫大德此用未改釋文也凡古積絫上負累去聲字本皆作絫絫古音在十六部累古音在十五部後人改絫作累或疑累爲纍之省此大誤也

唐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葉氏大慶古今質疑當作積十二錢得輕重大小之中沈存中筆談曰參乃桼字傳寫之誤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郎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阢又作耆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徐廣曰元一作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二之十二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微子第十一　商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古文尙書父師今文尙書作大師

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大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鞀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辛時而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大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則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大師摯少師陽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載所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說乃云父師箕子少師比干鄭君僞孔皆用此說江沅案摯字說文从埶此又从埶蓋兩存其體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宋世家作有今文尙書也詳無逸篇亂宋世家作治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酗宋世家作湎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亦作湎

用亂敗厥德于下

宋世家曰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蓋今文尙書多二字於用字句絕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方興今文尙書當是作旁與宋世家作竝興竝者旁之故訓也古音竝讀如傍

今殷其淪喪

宋世家淪作典索隱云尙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錢氏曉徵曰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

淪釋文曰徐力允反集韵本之上聲十七準曰淪綫尹切商書商宋人諱殷字其淪喪徐邈讀凡釋文所載唐以前舊音集韵蒐括無遺案郭氏佩觿曰拾如字音拾音涉級弟如字曰弟音但勞辟如字爲辟頻世翻席其贅韵有如此者諸家以經史借用字加陸氏切韵本爲王南賓存乂刪之點竄未盡於今尙有據此知陸氏切韵就其時南北所讀之音切於詞人韵語者采鑪成書自是宜今非以攷古也後人指摘其與古音不合是猶責裘以葛殊不曉事故諸家加字王氏刪之乃至寶元集韵凡經史子集所有殊音務囊括不漏好奇者作韵語則皆用之毋乃迂於童牛角馬與

若涉大水其無津

玉裁按正文本無涯字傳以涯際二字訓津字後人遂以涯字補入經文此正如亦言其有德或依傳於其下增人字縱不敢有後或依傳於後下增誅字又曰時予乃或言或依傳於言上增誨字也正義云其無津濟涯岸此依孔傳說無津濟之涯岸作正義時經文無涯字論語使子路問津鄭注曰津濟渡處說文曰津水渡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尙書序師渡盟津正義曰於盟地置津謂之盟津見於史傳者若延平津靈昌津黎陽津小平津白馬津棘津寶津君子津自古評可渡處謂之津不聞曰涯也涯字古作厓厓山邊也或加水旁訓爲水邊僞孔傳以津訓渡處渡處必在涯際故釋經無津爲無可渡之涯際此以地言之史記津作舟航則以器具言之濟渡之地謂之津則濟渡之舟航亦得謂之津也楚詞江河廣而無梁語意略同經文津涯二字非三代時文理今刪涯還舊陸氏釋文涯宇反語自爲孔傳設非爲經文設也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四尙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今版本譌爲尙書曰池水無涯

宋世家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玉裁按作舟航者蓋大史公述津之故訓作津涯者後人依尙書改史記也說文濿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濿兼二義則津字亦得兼二義

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宋世家狂作往索隱曰往尙書作狂蓋亦今文尙書意異耳玉裁按裴駰引鄭注曰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釋文正義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尙書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

吾家耄遜于荒

釋文云耄字又作薹

經文六字宋世家作吾家保于喪按此今文尙書也其字既異其義亦殊

僞說命曰既乃遯于荒野語本此

今爾無旨告

旨唐石經已下皆作指以大誥有旨例之當是本作旨而或加手旁耳今更正宋世家指作故

予顛隮

說文二篇足部曰躋登也从足齊聲商書曰予顛躋汲古閣刑說文增告字於予字上玉裁按躋訓登亦訓隊俗作墜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苦之訓快皆窮則變變則通之理也隮者躋之或體而說文不收此等要不必改旨從足正義引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陸德明本從手作擠誤

若之何其

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記曰何居玉裁按[illegible]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此讀如今本皆誤作讀爲自陸德明以下解如讀爲之別矣齊魯之閒語助也列子黃帝篇姬將告女姬魚語女姬卽齊魯之閒語助魚卽吾字論語陽貨篇居吾語女居亦姬聲舊注非也又按商書存者七篇而湯誓曰夏罪其如台殷庚上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肜日曰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曰今王其如台史記如台兩作奈何台之訓何不見於爾雅而有徵可信短言之則曰如台長言之則曰若之何其是微子篇亦有如台也何其卽台之反語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毒宋世家作篤二字同訓厚也惠氏定宇曰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錢氏曉徵曰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

荒宋世家作亡邦宋世家作國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說文二篇口部曰咈違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咈其耇長玉裁按周乃商之誤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

釋文曰讎鄭音疇馬本作稠數也玉裁按依鄭音當是鄭亦讀讎爲稠也釋文又曰斂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劒反玉裁按力豔在去聲五十五豔力劒在六十梵宋人集韵劒字入於驗韵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說文二篇彳部曰退敦也从彳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玉裁按周乃商之誤壁中尚書敗字蓋皆如此作

商其淪喪我罔爲僕

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玉裁按無者是也毛詩景命有僕傳云僕附也說文曰古文僕字从臣作蹼恐此是古本作蹼析爲二字也今删臣字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論衡本性篇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刻作孩其說如此也但古文尚書此語出父師口非微子之言也仲任系諸微子則疑今文尚書多微子若曰四字如咎繇謨之多舜曰禹曰下文我不顧行遯是爲微子自言其志宋微子世家大師若曰已下無更端箕子者王子比干者云云爲追敘語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卽上文之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也蓋大史公用古文說與仲任所據歐陽夏侯尚書異

我乃顛隮自靖

釋文曰靖馬本作清謂潔也今之潔字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釋文曰顧徐音鼓惠氏定宇曰商詩章顧旣伐古今人表作章鼓是顧有鼓音緇衣云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是顧有上聲毛氏居正據宋禮部韵無上聲以駁徐邈未之得也玉裁按伐木二章小明二章雲漢四章顧皆在上聲韵今人自不知庶助等字古讀上聲耳泥於韵書之四聲猶泥於韵書之部分皆學古之大障礙也

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旣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殷遂喪越至于今日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今女無故告子顛躋如之何其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祇又一云陋淫侵神祇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此五字爲一句

皇清經解卷二之十二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十三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牧誓第十二　周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雅大明鄭箋云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玉裁按武字未必鄭所加史臣追加之如湯誓史臣追加王字也詩閟宮正義引此序亦有武字　樂記注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

詩大明矢于牧野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玉裁按此十七字皆鄭注也其下文云今本又不同者正義謂今本詩與禮記也此可證鄭本尚書作牧不作坶許君說文土部坶字下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此乃壁中原文子國以今文字讀之改爲牧而所傳之本因之坶牧不一如周官之有故書儀禮之有古文今文也徐邈牧一音茂者正爲字林坶音母比傳爲之相傳舊音也

坶一作𡋯此乃體之小異耳𡋯亦母聲也若玉篇云𡋯古文尚書作𡋯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

王左杖黃戉右秉白旄以麾

釋文曰鉞本又作戉玉裁按作戉者是也今從之說文十二篇戉大斧也从戈乚聲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

校黃成石本白毫

曰逷矣西土之人

爾雅釋故逷遠也郭注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觀我生賦曰逷西土之有衆文選李善注兩引書皆作逷是唐初本尚作逷衞包據說文逖爲今字逷爲古文改之而開寶間又改釋文也今更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周禮大宗伯職注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玉裁按此用牧誓文也賈公彥疏系之泰誓誤

史記周本紀友邦作有國今文尚書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盧史記周本紀作纑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爾雅釋言偁舉也郭注書曰偁爾戈玉裁按今本尚書作稱此正如春秋宣十六年左氏傳禹偁善人見於玉篇者此古本也改作禹稱者俗本也蓋亦衞包所改

又按說文序云其偁易孟氏孑字下云人以爲偁是漢人稱謂字皆作偁周書偁爾戈東晉時本尚如此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釋文牝頻忍反徐又扶死反按未改釋文當如是如月令遊牝鄘風騋牝皆云徐扶死反可證也開寶間不知古音乃改云頻引反徐又扶忍反其可笑如此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列女傳七篇曰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顧氏亭林曰唐石經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

五行志音武王伐殷至于牧壄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無是字

玉裁按受作紂者今文尚書也周本紀亦作紂

玉裁按凡今文尚書作紂凡古文尚書作受史記漢書無言受者正義曰鄭君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此鄭君尊用古文謂今文非是也僞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本鄭注也馬融云受讀曰紂此依今文爲注也又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此馬廣異聞也紂與受非名也據馬鄭云號曰受號與名不同史記云帝辛天下謂之紂亦謂天下號以紂耳紂猶亂也紂與討同部討穫也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則周公以後因商紂立此文紂本非謚也

又按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孔注受德紂字也偕鄭云号受德所本然周本紀錄周書作殷之末孫季紂恐受德字未可信立政桀德受德一例不得云桀德爲号也

詩大明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此鄭注全本呂覽呂覽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史記作殷末孫季紂然則呂氏受德之說未可深信舍古文尚書而外他書皆言紂不言受同音異字耳惟史記周本紀云毀從殷王受此語在周書度邑解故作殷王紂又按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閻氏百詩云衍必微子嫡子之弟此說極是必如此而後檀弓可通漢書古今人表於第四等有微中在膠鬲商容師涓之閒於第五等有宋微中注云啟子在叔虞子熊繹子伯禽子之閒然則四等之微中實啟弟與五等之宋微中啟子者別也自漢時說微仲固或以爲啟子或以爲啟弟故孟堅兩存之呂氏云長曰微子次曰中衍者亦未必是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棄唐石經作弃因中佀世字避從古文也

王父母弟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任父母弟未知今文家說如何也攷周本紀牧誓亦作王漢時民閒所得大誓大史公徵引之有曰離逷其王父母弟蔡邕引鄭注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以此證之作王爲允

周本紀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今文尚書多家國二字斷句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酒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漢書谷永傳書曰酒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玉裁按永此引書共廿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曰其上文十字出今文泰誓則知其連引之十五字不更端者亦出今文泰誓而非牧誓也今文泰誓小顏時現存何至憒憒指牧爲泰惠氏定宇譏之誤矣 上十字見周本紀所引泰誓下十五字周本紀存之於牧誓而泰誓則去之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按此益可證谷永傳注非誤此文從節也志與傳所對是一事傳但云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問永永對元年九月黑龍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如雨然則實因星隕有此對上文云因黑龍而問永誤矣成帝紀亦云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與志合則傳稱己未誤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舉漢儒所引異字以乃用其婦人之言爲牧誓之異文誤也

又按谷永所引泰誓是宗是長宗尊也牧誓孔傳崇亦訓尊豈古本亦作宗歟

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

甘誓共行天之罰傳云共奉也凡奉之訓其字皆作共而同供可音恭不與恭同也此牧誓語與甘誓同故孔無傳衞包改共爲恭開寶閒又將釋文其音恭之語删去矣凡古言共行天罰者皆謂奉行天罰史記漢書皆作共或作龔以別之如班固東都賦高誘呂覽注孫盛論吳主鍾士季檄蜀皆作龔龔者給也與供皆得訓奉其可讀爲供與龔而不可讀爲恭也凡言讀爲讀曰者皆漢人注經易其字之例非如讀如讀若之擬其音也漢書翟方進傳兩言共行天罰師古皆云共讀曰恭是其誤始於小顏而衞包因之竄改聖經棄古義矣孟堅果以共同恭則其所作賦何以云龔行天罰不作恭乎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樂記注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

此鄭以過釋督也

藝文類聚五十九尚書曰今予發維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督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弗督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玉裁按共作恭誤字也而不愆字皆作弗督弗勝於不弗字至焉字爲一句戒之也督者愆之舊文歐陽信本所據蓋善本也是利古本上不字作弗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勖勉也从力冒聲周書曰勖哉夫子玉裁按古音冒勖皆讀如茂是以般庚懋建大命今文作勖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讀也勖讀許玉反非古音

尚桓桓

說文十篇犬部狟字下曰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玉裁按此壁中原文子國既以今字讀之改同詩頌爾雅之桓桓矣而許君存其故書所作於此爾雅桓桓威也其字本無正字故或借犬行之狟或借亭郵表之桓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上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書曰如虎如貔說文九篇豸部曰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玉裁按此皆引古文尚書也許引書而釋之曰猛獸者古文家說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周本紀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不同之一也漢人皆習今文尚書故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封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典引曰虎離其師（後漢書作離 文選作螭）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此皆用今文尚書而李善李賢章懷皆莫識其根據攷說文十四篇内部离字下曰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江氏叔澐尚書集注曰文選西都賦挖熊螭李善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歐陽尚書說唐初已不存李蓋於各家註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正合正牧誓說也喬蓋卽漢儒林傳之歐陽高字子陽者古喬高通用玉裁謂徐廣注史記云離音訓竝與螭同此當云音訓竝與离同离其正字也離螭皆其假借字也考工記鄭注贏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曰如虎而噉虎此皆猛獸之說也齊世家及六韜非龍非彲則螭之別字也螭之正訓說文說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廣雅云無角曰螭龍一本作𧔥龍鄭君注五行傳曰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按此蛇卽螭字彲𧔥蛇皆螭龍別字也猛獸音呂支切螭龍音丑知切

弗御克奔以役西土

今本御作迓此必天寶中衞包所改也衞包見孔訓御爲迎釋文御五嫁反乃改作迓說文訝相迎也迓訝之或字也俗閒但知迓訓迎矣古音御訝同在魚虞模部故多假御爲訝如詩召南百兩御之毛傳御迎也大雅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曲禮大夫七十必自御之鄭注御當爲訝迎也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殷敬順曰御音訝迎也然則孔必經文作御而訓迎矣正義曰王肅讀御爲禦匡謬正俗曰牧誓弗御克奔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顯白今本釋文曰迓五嫁反馬本作禦此乃開寶中改竄之釋文非陸氏原書也原書必當云御五嫁反馬本作禦蓋古迎訝用御字彊禦禦侮亦用御字僞孔訓御爲迎鄭君王子雍訓御爲禦禦本直作禦與史記周本紀合經文作御故鄭王與孔訓異若本作迓字則鄭安得云彊禦馬安得云禦乎匡謬正俗譏徐仙民音牧誓之御爲五所反與孔傳不合不知仙民音用馬鄭王義不從孔義也自南朝以來讀御字去聲彊禦禁禦字上聲訝迓字五嫁切而紛淆俗成矣尚書般庚御續雒誥御衡皆徑改爲迓唐天寶之滅古如此

匡謬正俗曰牧誓篇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按御旣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禦商書盤庚云子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爲迎徐氏竝作音訝何乃牧誓獨爲禦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玉裁按仙民據孔傳作音義音不與義協故顏疑之余向謂仙民用馬融鄭康成王肅義作此音非也若爾則當云馬鄭音禦他處可證今音御字訓迎則五駕切訓禦則五所切鄭字則半據切古音御字在第五部訓迎亦讀五所切閩遷字古音亦五所切也仙民於鵲巢盤庚御訓迎者音五駕切於牧誓則音禦蓋仙民時今音已別古音猶存故有時兼採古音亦使同音而孔馬鄭王義俱可兼也至唐人而專習今音古音之學茫昧治經日以難矣（牧必音敄宛反亦是古音）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周本紀曰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荅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厥遺任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不謫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已上牧誓篇二十四字此今文尚書也王作任說見前惟作維匡謬正俗所謂古文皆爲惟字今文尚書變爲維也顏云今文尚書惟作維嗚呼作於藏此寶親見漢石經拓本惜其於漢書所偁用與古文大異者不知據石經證爲今文尚書耳

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之前蓋今文尚書如是

皇清經解卷二之十三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十四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洪範第十三　　周書（春秋左氏傳許氏說文皆以爲商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厤志云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風俗通義皇霸篇尚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

乃五行志作迺

嗚呼箕子

烏作嗚者誤也

惟天陰騭下民

袖海山房校印

呂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注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覆誤當作生訓騭本馬融也王者助天舉發句絕舉發即經文騭字之義天云云謂經下文相協厥居明之以仁義也按陰陽升陟也當是陰騭陟升也之誤騭者陟之假借字故注作陟爾雅釋詁云騭陞也馬融云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應劭五行志注亦云陰覆也騭升也史記宋世家騭作定王肅僞孔傳因之騭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故司馬訓爲定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攸五行志作逌下同逌即說文卣字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垔塞也从土西聲商書曰鯀垔洪水按商字大徐譌尚小徐但作書曰又曰𡊅古文垔按古文垔字从古文西蓋壁中古文如是小篆易𡊅爲垔孔安國所讀如是俗作陻天寶今文尚書如是

玉篇土部垔於仁切書曰鯀垔洪水孔安國曰垔塞也玉裁按據此則尚書孔傳本作垔與說文合衛包乃改爲陻開寶中又改釋文

凡讀說文當知其互見之法如斤部曰𣃔古文斷周書曰𣃔𣃔猗此壁中作𣃔也土部垔字下曰書曰鯀垔洪水𡊅字下曰古文垔此亦壁中作𡊅也以泰誓系斷字下以洪範系𡊅字下皆無不可

垔漢石經殘碑作伊蓋垔伊雙聲相假借此今文尚書也洪作鴻古同音通用

汩陳其五行

汩說文楚詞注尚書序孔傳皆訓治國語注訓通此獨訓亂猶亂亦訓治也汩漢石經殘碑作白此今文尚書也五行志亦作汩然則石經從假借字

洪通隸釋石經尚書殘碑伊鴻水白陳其五行帝下闕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九疇史記宋微子世家作九等此以訓詁之字代其本字也漢書宣帝紀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此疇訓等之證其實與疇類也無二說文等齊簡也

洪尚書大傳宋世家作鴻五行志作洪二字通用

彝倫攸斁

說文四篇攴部曰㱾敗也从攴睪聲商書曰彝倫攸㱾玉裁按作㱾者蓋壁中本也鄭孔皆訓爲敗則與許合

鯀則殛死

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按作極者是也今從之爾雅釋言魏志武帝紀注詩菀柳閟宮箋及正義皆可證詳見多方篇

魏志武帝紀致届官渡裴注云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鄭元云届極也鴻範曰鯀則極死玉裁按此裴引鴻範以證鄭所云極裴所據者鄭注古文尚書也本篇引文侯之命般庚君奭三鄭注則所引鴻範當亦鄭本也届至也極亦至也故以極訓届届極釋言文今本鄭箋作届殛今本魏志注作殛死皆非

祭法正義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玉裁按此鄭發明鯀因極而死非帝欲殺之也殛則極字之假借說詳堯典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漢書五行志曰經曰次二曰羞用五事又經曰羞用五事

藝文志曰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　孔光傳光對日蝕事曰書曰羞用五事　玉裁按作敬者古文尚書也作羞者今文尚書也班氏羞訓進今文家說也古文敬字從古文茍己力反與羞皆從羊　詩小雅小旻鄭箋云欲王敬用五事此古文尚書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此不改字也鄭云農讀爲釀孔因之訓厚此以假借釋經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从日十據說文叶旪皆古文協字小顏注云旪讀曰叶小顏不知漢人作注言讀爲讀曰者皆是易其字而妄效之下文言乂讀曰乂則可此但當云旪同協

次五曰建用皇極

孔光傳光對日蝕事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此當云思心淺人刪心字耳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

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注王極或皆爲皇極按漢石經亦作皇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乂五行志作艾　漢石經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下闕亦作艾

次七曰明用稽疑

按說文三篇卜部曰𠧩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小徐繫傳曰尚書明用𠧩疑今文借稽字小徐所引正陸氏所謂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也而大徐本因妄增書云𠧩疑四字若古文四聲韵謂古尚書作乩則益蕪矣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玉裁按嚮當作鄉經典向背字祇作鄉絕少作嚮者嚮字雖見於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是漢之俗字此傳云嚮勸義取歸向釋文云許亮切故知其字必本作鄉也釋文又云一音許兩反者按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字作饗此許兩之證五行志經曰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云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應注作饗樂乃安然則志文本同谷傳作饗也考宣帝紀上帝嘉嚮讀曰饗魏大饗記殘碑文王大鄉之以嚮代饗凡鄉聲之字古皆相假借然則古文尚書本作鄉或讀去聲或讀上聲義略相近也

威用六極

宋世家五行志谷永傳威皆作畏古威畏同音通用畏之曰畏可畏亦曰畏本篇畏高明鄭讀曰威

漢書五行志云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

嘒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大法九章常事所次八字洪範九疇彝倫逌敘之訓詁也）

五行

宋世家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八政一曰食皇極皇建其有極三德一曰正直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庶徵曰雨曰暘五福一曰壽不複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次第之字漢石經存於趙宋者爲天下王三德相連無六字則一二三四等字之無可知此皆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有之釋文正義皆不言馬鄭本異於孔本不得謂僞孔增之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白虎通五行篇尚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曰書云水曰潤下

爰宋世家作曰

白虎通五行篇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志曰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荀悅孝惠皇帝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篇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漢石經尚書殘碑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闕）

二五事一曰貌

釋文曰貌本亦作額按說文皃者古文也小篆從之貌者籀文也額者或體也

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說苑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　論衡言毒篇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古文尚書五曰思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今本敚云五事曰心）（維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一證也又曰禦思心于有尤此二證也大傳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今刻本無此二字文獻通考有）一事失則逆人之心又曰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又曰君思心不通又曰思心曰土又曰晉與思心之咎同耳又曰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曰經曰五曰思心（今本無心）思心（今本無心）曰容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釋思心甚明今本乃改云思之不容）容寬也此五證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土爲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今本誤作土爲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此七證也孝昭皇帝紀曰思心霿亂之應此八證也司馬紹統五行志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是九證也惟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而後伏生鴻範五行傳因之各家言五行傳者又因之學者不知有思心往往妄爲刪改

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經思下無心者小顏依古文尚書刪之也應劭注曰思思慮也按劭當云思心心思慮也（此用班語爲注）思心古文作思今本應注貌三字淺人刪改之本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古文尚書思曰睿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洪範五行傳曰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此據孔本以正伏本其證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第六十四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今本無心）王者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心（今本無心）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其證二也劉向說苑君道篇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宣王曰善此子政引今文尚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睿非也其證三也五行志曰經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字今本皆作容此睿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銜接僞爲他字則不相貫串其證四也應劭注漢書云容古文作睿此正與韋昭云古文台爲嗣古文隔爲擊孟康云祖古文言班許叔重云甹枅古文言由枅一例其下文蒙睿字云睿通也此識古文異字異義而不若鄭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寬容之說非可僞背小顏漢書乃改正文作容謂容睿爲一字以傳合古文尚書（說文睿在谷部深通川也睿在𣦵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是容與睿截然二字）又改應注睿通也爲容通也移置古文作睿之上强令睿容爲今古字若張晏注亦刪節不完度張注當云容古文作睿睿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凡十四字刪改之曰容通達以至於聖纔七字不可讀小顏之誤實因不解古文作睿之古文謂古文尚書直謂爲古字因謂容與睿同字容爲睿字誤重此馳繆自小顏而前班書斷無作睿者其證五也高誘注戰國策云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其證六也司馬紹統及晉書隋書五行志皆引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其證七也（沈約宋書作思心不叡豈從鄭大傳注與）

詩小雅小旻鄭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王裁按此鄭引古文尚書也故睿不作容敬不作羞其不依尚書原文者依詩經文爲序也

詩凱風傳曰聖叡也箋云叡作聖正義引鄭尚書注叡通於政事

楚語謂之睿聖武公韋注睿明也書曰睿作聖按韋用古文尚書也

周書謚法解曰叡聖也毛詩故訓傳曰聖睿也然則聖睿二字爲轉注許君於叡聖皆云通也此正二字互訓之證蓋渾言則不別析言則聖深於睿鄭注尚書君思睿則臣賢智也以睿聖分屬君臣

說文十篇思容也从心囟聲向時錢辛楣少詹事亦衆爲睿作容之證玉裁按容乃睿之字誤不得因伏董劉班說洪範作思心曰容而謂許同也許此乃訓字非訓尚書也今文尚書思心曰容思不訓容謂思貴容耳不當爲是不完之語假令或云視明也聽聰也貌恭也言從也豈成文理乎睿訓深通川也人之思如睿川然思與睿雙聲故以睿訓思此如髮拔也尾微也門聞也戶護也皆以同音爲訓說文有此一例而字與容相似遂誤爲容矣說文之睿誤爲容漢書之容誤叚爲睿眞是物必有耦至於睿與睿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睿古文作濬（說文引睿畎澮）小篆叡古文作睿此形異也睿私閏切睿以芮切此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濬深也馬注尚書鄭注大傳許造說文皆曰睿通也此義異也（許君曰睿深通川也此傳从谷言）之思如睿川而不期於睿則有雖深而不通者矣故思必期於睿睿者人所同然睿者道所必然也故思曰睿猶容曰睿也

辛丑之四月自四川引疾歸途謁錢詹事於鍾山書院詹事言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此可補入尊箸六書音均表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主於容則恐失之刻深玉裁時無以應也家居數年乃憬然漢人所徵引尚書見於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重博士所習也而漢末魏吳古文之學始盛若洪範五行傳出於伏生則思心曰容容作聖爲今文尚書無疑劉向說苑引容作聖證容眾之說尤爲顯白憶詹事又言考證果到確處便觸處無礙如東原在都門分別水經與酈注得其體例渙然冰釋余聞其說卽閉門按此書一一與合載今以玉裁分別今文古文者告之詹事當亦爲之大快也詹事言容字義長竊有未安古文睿字畢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大傳也但今文尚書並非伏生有誤是伏生所受本如是耳觀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尚書容作聖則作容非始伏生也又如䘵始昉於唐山甫州見於禮記諡議諍言早錄於公羊可證非一庚戌七月識

又按睿睿本非一字集韵去聲十三祭云叡古作睿容此正沿小顏漢書之誤

按說五行傳者不同漢末魏吳之時古文尚書盛行於是從鄭注容當爲睿之說如宋書所載吳華覈云役繁賦重區瞀不叡之罰是也沈約又云晉元帝太興四年郊牛死此區瞀不叡之禍俱以瞀與睿反對爲言其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叡是謂不聖厥咎瞀

恭作肅從作乂

乂小旻鄭箋作艾漢五行志作艾古乂艾通用宋世家以故訓字代之作治

王莽傳曰書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此引五行傳也古人偁引或以傳系之經或以緯系之經其字亦作艾

明作哲

哲坊本皆作哲劉氏三吾書傳會選顧氏亭林九經誤字正之

正義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爲哲玉裁按說文七篇日部哲昭晣明也从日折聲二篇口部哲知也（古知智不分）从口折聲十篇心部悊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洪範五行傳作悊而孟堅因之子雖從之作悊訓智此假悊爲哲也漢書內多如此鄭本作哲云君視明則臣照哲照哲二字與說文昭晢同（古昭照通用）與易之明辨晢也同解非讀爲哲也詩小旻正義引鄭注順小旻經文改爲昭哲惠氏定宇集鄭注改爲照悊又引（正義云哲讀爲悊按正義鄭本作哲則讀爲哲玩則字知讀爲哲非鄭語）皆非耳（宋元本注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哲定本作哲則讀爲哲作正義者不暇分別悊哲之不同但以哲與哲則異耳漢書多悊哲不分如五行志云知人則悊刑法志云聖人既躬明悊之性悊民攜刑皆卽哲字也）若隋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作知古者哲訓知因以知代哲如夏本紀知人則智宋世家明作智皆智知通用

或問說文口部哲字下又出悊字云哲或从心然則哲悊同字見於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應之曰心部悊敬也此許君原書也口部悊同哲此必淺人據漢書羼入者也讀書貴識古書之正僞

又按宋世家明作智以智代哲蓋今文尚書作哲字也

聰作謀睿作聖

漢書五行志經曰羞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心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悊聰作謀容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暘若悊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舒恆奧若急恆寒若霿恆風若

荀悅孝惠皇帝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木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暘厥咎憂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土爲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心失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

按宋世家思曰睿睿作聖與古文尚書同疑郎孟堅所謂多從安國問用古文說者然史記漢書每遭俗人妄改如五是來備四字今本改爲曰時五者來備六字揆其所以蓋裴駰集解用孔安國注五者各以時之語則淺人增曰時二字固無足怪此處集解亦用馬融注睿通也孔安國注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則正文改容作睿亦無足怪且或裴氏前已有改之今本未可盡信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藝文志云八政一曰食

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論衡識日篇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

余氏仲林古今解鉤沈按劉顏有功而舛誤不少如晉書入

十三江逌引劉向洪範五行傳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皐國相率而行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此子政釋伏生傳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其祀也曰若爾神靈云云也而仲林系之入政三曰祀皐此以見著書之宏審愼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云鴻範八政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唐石經本作从厤从止之字又改止爲日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谷永傳永對災異引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敷宋世家作傅

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漢石經尙書殘碑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剄疑鵠有人無有下闕

玉裁按本篇毋偏毋黨字作毋而此兩無有字作無叚有分別古文尙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

離蓋衞包改作罹今更正釋文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按此罹字顯實開依衞包所改也古者離訓分亦訓合如詩鴻則離之月離于畢離離于羅禮記宿離不貸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王褒傳離此患也楊惲傳遭離變故尹宙碑遭離寖疾皆是易曰離麗也此古訓也後人不知此義於離之訓陷者別造一罹字遂用以改經如詩之逢此百離詩釋文罹本又作離力知反此陸氏無識不依離爲定本書之不離于咎皆是造此字者其在支脂不別之後乎建漢寧四年劉脩碑已云少罹艱苦則其時古音已茫昧矣離之字古音在歌部轉音在支部聖人以麗訓離麗在支部支歌爲取近而罹从网惟聲惟在脂部則與歌部相遠陸氏曰離馬力馳反此明馬季長釋爲分離讀不合於極不離於咎也力馳反在支部又來多反在歌部不違古音自孔傳云雖不合于中而不離于咎始訓爲不陷於惡而衞包因改爲罹字此亦如讀詩者改逢此百離爲百罹也作離字之爲既靡之爲靡正同而罹尤爲不合古音之俗字說文削去不收者

又按罹字葢羅之或體維惟古通用離古音羅故離羅通用而後人區別太多失其古義古音乃罕知罹即羅矣

困學紀聞云尙書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今本大傳佚此文叶古文協離者麗也故大傳作麗宋世家作離一也宋世家與古文尙書同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無虐煢獨

宋世家毋侮鰥寡而畏高明困學紀聞所引尙書大傳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列女傳楚野辯女引周書毋侮鰥寡而畏高明此今文尙書也釋文曰無虐馬本作亾侮此馬本同今文也煢獨二字則馬同古文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土四字今文尙書也下四字詩小雅也毛詩惠作哀

而畏高明

釋文曰畏如字徐云鄭音威玉裁按此葢據鄭注以得其音鄭義葢以古威畏同字威高明謂恐嚇高明以示威與馬孔說異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宋世家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許沖進說文上書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符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王符所引羞作循王鳳喈氏曰未詳玉裁按循蓋脩之誤字之誤也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古書脩循互譌者多矣古文尙書邦字今文尙書多作國

漢石經尙書殘碑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弗宋世家作不

于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宋微子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尙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史記用今文尙書鄭注古文尙書好下皆無德字孔本經亦無之而孔傳有之因或增入經文正義云無好德今本增德字之人謂性行惡者又云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此謂經文只作無好也又云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又云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德者今本德誤惡疑誤耳此謂孔傳作無好德無德字者誤也唐石經及板本經文有德字皆非　王氏懷祖曰于其無好句絕與下用咎爲韵

玉裁按王說是也鄭意似以無好女爲句

又按定本傳無德字者是也正義曲爲之說耳

又按正義云故傳以好德言之正別於經文之不言好德也經文古奧多有用注增經者如亦言其有德用注增人字朕不敢有後用注增誅字

無偏無頗

頗唐元宗始改爲陂今更正　唐書經籍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

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下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尙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竝皆協韵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受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尙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　玉裁按元宗不知義誼古音本魚何切而改普多切之頗爲彼義切之陂以韵宜寄切之義又不知陂之古音亦普多切與頗同古凡皮聲之字皆在第十七歌戈部也說文頁部頗頭偏也𨸏部陂阪也一曰沱也沱部池字義各有當易之平陂蓋險也王逸注離騷易無平不頗不作陂然易文固當以作陂爲正史記宋世家呂覽貴公篇皆作無偏無頗元宗於老子則改載營魄抱一之載爲哉以屬上句於禮記則進月令於曲禮之前於史記則升老子於伯夷之上於洪範擅改舊

文尚書全經因之離厄至今葢千古不學而無忌憚之尤者　尚書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按舊本謂釋文舊本此李昉陳鄂等語也陸原本但大書頗字注云普多反與下文側頗辟音義同旣依衞包改之仍存其舊使後可稽全書宜易處儘皆依此例亦未爲不善也　匡謬正俗卷六引書無偏無頗按師古在唐初此書顏揚庭上於永徽二年不應已作陂字此開元十四年後淺人所改也文選卷二十三注引尚書無偏無陂亦同此　玉篇偏字下引書無偏無頗此開元十四年以前不作陂也

又按改頗字一詔當依冊府元龜卷四十繫之天寶四載葢衞包於三載奉詔改古文而有此特詔也新唐書恐未信困學紀聞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又按玉海以詔系之開元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本唐會要

南部新書曰天寶四年改無頗爲無陂

遵王之義

匡謬正俗卷六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

元宗一詔見於佩觿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皆作遵王之誼唐時尚書義多作誼釋文呂刑文侯之命僞太甲可證宜誼古音同魚何切與頗無不叶也

又按匡謬正俗引書無偏無陂遵王之誼詩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以證誼議皆有宜音顏所說者今音非古音也似顏所據尚書作陂音彼爲切李善所據同元宗未見此本自矜刱解也

封氏聞見記曰初太宗以經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旣久傳寫不同開元已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爲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於收獎卽放過天寶初敕改尚書古文悉爲今文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又頒字樣於天下俾爲永制由是省司停納習本玉裁按此條取爲校經之大節目而雅雨堂刊本無之蔣春農鮑以文所藏本皆有太宗詔師古刊定頒之天下者卽正義所謂定本也定本未必盡善故或各守習本試舉人納之省司於此見唐時善本尚多至天寶十年後詔儒官校定經本至於停納習本而善本俱廢矣師古引無偏無陂先乎天寶引放勳乃徂合乎叔重學者於此等勿忽焉可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𡚸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玫　玉裁按廣韻曰妞姓也亦作𡚸[王篇亦云𡚸古文好字汗簡云𡚸同好見尚書]玉篇曰妞姓也亦作玫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姚佼嫚嫵娩玫提注玫氏見說文伯厚又曰好氏見纂文古好玫通用豈其一姓與引商書無有作玫者卽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也古音好讀如朽玫丑聲古音葢讀如鈕或如朽皆在尤幽部是以假玫爲好[惠氏定宇曰篆文女字似丑故或从丑或从女其說非也]葢孔壁古文如是許君引書如尚狟狟假狟作桓也如布重莧席假莧作蔑也皆以明六書假借之灋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不知此恉乃訓玫云愛而不釋也惑其說者謂說文姓當作性凡人之性每多所玫竟忘說文上文最括以姓字而姜姬姞嬴姚嬀妘姺玫娸十一字皆爲人姓氏立文之體例固不可誣乎今說文呼到切此非古音乃傳合尚書文而爲此音也壁中本作玫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好字許君存其舊於說文猶鄭君注周禮之識故書作某也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攷工記梓人注或有也小雅天保箋或之言有也鄭康成論語注或之言有也[見尚書疏]張揖廣雅釋詁或有也尚書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僞孔傳皆云或有也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無有作毋或高誘注云或有也韓非子引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亦以或爲有淮南本經訓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高注或有也說林訓人之從事或時相似高注或有也許云或域同字商頌玄鳥正域彼四方毛傳云域有也又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毛氏靈臺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古九有亦作九囿而有古音讀如以或卽域字卽有之入聲同在之咍職德部彼此轉注有與或皆從溥泛中區畫之詞也如春秋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與或叫于大廟是一例

荀卿修身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天論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春秋左氏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漢書車千秋傳上報千秋等曰書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王莽傳上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呂氏春秋貴公篇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引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辯玉裁按平作便作辯如堯典平章平秩五帝本紀作便章便程鄭誕生本作辯章尚書大傳作辨程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漢石經尚書殘碑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周禮匡人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

皇宋世家作王集解引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下文凡厥庶民極之敷言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按此以王極之敷言庶民極之敷言對文視孔傳爲長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王[句]絶君出政之號也今文尚書皇極字本皆作王訓君[雖鄭注云或皆爲皇然作皇亦訓君前後漢書五行志皆曰皇君也]不訓君則不得云王之不極與皃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句法一例也馬本益此亦作皇而訓爲王者

敷宋世家作傳下同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彝宋世家作夷

下訓字宋世家作順上訓教訓也故如字下訓順也故易爲

順馬注止如是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此訓亦順也故宋世家亦作順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尚書大傳周傳曰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書刑法志云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無以字
白虎通爵篇云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漢石經尚書殘碑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下闕三德上
無六此今文尚書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
後漢書鄭興傳宏𦙍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注引尚書
洪範曰高明柔剋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史記宋世家燮作內玉裁按古內入通用入燮同部此今文
尚書作內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春秋左傳文五年甯嬴曰商書曰（注今謂之周書）沈漸剛克高明
柔克（依左氏正義引尚書作沈潛正文不分別）按宋世家亦作漸
漢書谷永傳曰忿湛漸之義湛漸即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
漸與左氏合
漢書敘傳云孝元翼翼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極諫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王嘉傳奏封事曰箕子戒武王曰臣
亾有作威作福亾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　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
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張衡傳衡上疏陳事
引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戰國
策齊策高氏注引書曰无有作威作福　玉裁按已上五條
皆先威後福蓋今文尚書如是若古文尚書則先福後威公
羊疏引鄭注作福專賞作威專刑罰是也准漢書武五子
傳廣陵厲王胥賜策曰書云臣不作福臣不作威此先福後
威而師古注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似唐初所據
古文尚書亦有先威後福者而策文引今文尚書乃槩括之
詈不嫌或異
其字漢人三引皆無此今文尚書也
漢石經尚書殘碑家而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下闕）凶上有
而字此今文尚書也
僻王嘉傳漢石經皆作辟
忒王嘉傳作慝師古曰慝惡也玉裁按嘉釋書曰言如此則
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
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僭差
不壹正訓忒字此謂假慝爲忒顏注非也但顏注自本馬季
長馬云忒惡也此又謂假忒爲慝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
孔本作霽裴駰引尚書鄭注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
也周禮大卜正義引鄭注云曰濟者兆之光明（此有譌字）如雨止
此鄭本作濟之證爾雅曰濟謂之霽濟者雨止也古凡止皆
云濟如齊物論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注濟止也時則訓九
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高注濟止也此經上言曰雨下言曰
濟故鄭知爲雨止周禮釋文濟節細反又才禮反集韵十一
薺曰濟在禮切洪範曰雨曰霽或作濟羣經音辨曰濟才禮
切書曰雨曰濟鄭康成讀此皆據周禮釋文而言才禮之音
乃陸氏云爾何以系之鄭康成讀也後人箸書之不求其是
類如是矣所以知孔本作霽非衞包改者正義蒙驛字作雺
圛而霽不作濟且引說文霽雨止也則知作正義時字本作
霽其引鄭元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此順孔經改爲霽耳
今依鄭作濟
宋世家曰雨曰濟則今文尚書同
曰圛
各本尚書曰驛在曰蒙之下今移曰圛在曰雺之上依周官
大卜注史記集解引尚書鄭注尚書正義引王鄭注皆先圛
後雺也宋世家曰涕在曰霧之上則今文尚書次第正同
圛衞包改爲驛經典釋文大書圛字開寶中李昉陳鄂周惟
簡扈蒙輩改作驛今更正
天寶以前作圛其證有八正義云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
又云圛卽驛也證一又云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鄭元
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證二詩齊風正義曰洪範稽疑論
卜兆有五曰圛證三史記集解云尚書作圛又引鄭元曰圛
色澤而光明也證四史記索隱云涕尚書作圛（震澤王氏本誤爲驛）證
五詩齊風箋古文尚書弟爲圛證六周禮大卜注曰圛證七
說文口部商書曰曰圛證八
說文六篇口部曰圛回行也从口睪聲商書曰曰圛圛者升
雲半有半無讀若驛玉裁按商書曰爲句曰圛爲句郎今洪
範曰驛也圛者爲句升雲半有半無爲句所以釋曰圛也周
官經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正與許氏所引同張參
五經文字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廣韵引說文商書曰圛圛
者升雲半有半無皆不誤俗本玉篇引說文商書曰圛圛升
雲者半有半無妄移者字於雲字下而後人刪說文者字以
爲逸書有圛圛升雲半有半無二句丁氏度周氏伯琦朱氏
彝尊閻氏若璩皆習焉不察矣今說文各本譌舛少一曰
字無者字誤也（錢氏曉徵曰王伯厚已知圛升雲以下爲注釋語見困學紀聞卷二）
又按說文回行也是圛字本義升雲半有半無是釋尚書圛
字之義鄭箋詩云圛明也注書云色澤而光明此爲一說王
肅云霍驛消滅如雲陰許云升雲半有半無偽孔云氣落驛
不連屬此三家爲一說升雲半有半無郎不連屬霍驛消滅
之意謂龜兆如是也郭氏注尔疋屬者嶧云言駱驛相連屬
僞孔則云落驛不連屬古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
唐書藝文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注云開元潤州別駕
按小司馬時衞包尚書尚未行故注宋世家云涕尚書作圛
至大厤間張參五經文字其時衞包書盛行舊本盡廢故□
部圛字下云見周禮注不云見尚書序例所謂唯今文尚書
（衞包所改也）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
不同也
詩齊風齊子豈弟鄭箋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
圛明也釋文本作豈弟正義本作愷悌正義曰古文尚書郎
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

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圛明謂侵明而行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竝得通玉裁按正義說也此字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圛今文尚書者史記宋世家所載曰涕是也古文尚書者馬鄭王及僞孔傳本皆作曰圛是也鄭箋詩云古文尚書涕爲圛者謂今文尚書之涕古文尚書作圛則尚書涕可讀爲圛以是證之則毛詩弟與涕同聲弟亦可讀爲圛而豈弟可訓闓明也韋昭注漢書揚雄傳拮隔鳴球云古文隔爲擊正謂今文作隔古文作擊注王莽傳舜讓于德不台云古文台爲嗣正謂今文作台古文作嗣鄭注儀禮每云今文某爲某古文某爲某其云今文某爲某者上某系古文其云古文某爲某者上某系今文文法皆與此箋相等詩箋轉寫既久涕揭作悌字悌爲圛之上妄增以字夫以某爲某此六書假借之法莫詳於說文如云丂古文以爲丂字又以爲巧字疋古文以爲詩大雅字又以爲足字臭古文以爲澤字㪚周書以爲討字屮古文以爲艸字臤古文以爲賢字是也如正義所云賈逵定涕爲圛則鄭箋當云涕讀爲圛如漢儒注經易字之例音近者云某讀爲某音殊者云某當爲某不得云以涕爲圛也（凡以某爲某之云在漢人爲假借之法若言以某字代某字也在唐宋人爲指摘謬戾若言將某字誤作某字也讀法各異若用唐宋人例例之則爲將涕字誤作圛字更不倫矣）且今文尚書作涕古文尚書作圛皆有證佐不得反易之孔衞賈馬鄭諸君皆貴古文賤今文未有易古文從今文者卽閒有今文校長用今文詮古文者亦斷不易古文之字如馬注堯典云道德純備謂之思此用今文塞字之義要不易古文之思字也古文果是涕字賈必不收改爲圛字且後漢書逵傳云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據此則逵之三卷亦如後儒作攷異云尒未嘗予奪其閒或從古或從今也且集之者以古形今之短非以今正古之失也詩正義此說貽誤後學總由昧於鄭箋文義耳

又按鄭箋欲改豈弟爲闓圛與發夕相儷而不知闓與濟有不韵尚書之一作涕一作圛此今古文絕殊非闓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

鄭注緇衣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按周田觀者緇衣所引周書也割申勸者古文尚書也句法與古文涕爲圛正同

賈氏所撰三卷唐初已不存詩正義臆爲之說故舛誤若此

史記曰涕徐廣曰一作曰湙按弟夷相似古多亂說文鵜胡或作鶇

曰雺

玉裁按雺从雨矛聲故徐邈音亡鉤反釋文原本亦大書雺字而兼引徐氏反語若作蒙則但當武工一反而亡鉤無傳著処此天寶時衞包改雺作蒙既誤於前開寶中李昉陳鄂改釋文之雺作蒙復誤於後也經文作曰雺僞孔傳云雺蒙陰闇也衞包乃以蒙改雺下文經文作曰圛傳云圛氣落驛不連屬也衞包乃以驛改圛此其謬誤何如哉正義曰曰雺兆氣蒙闇也（此釋經文）又曰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从誤）則蒙是闇義故以雺爲兆蒙是陰闇也（此釋傳文）此作正義時經文作雺不作蒙甚顯自凡衞包所改竄本字如牧誓之御梓材之斁猶存於正義中者舉視此又引王肅云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鄭云雺者氣（脫不字）澤鬱鬱冥冥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卜五占用謂雨濟圛霧克也霧者氣不釋鬱鬱冥冥也可證鄭王本皆作雺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苟非命世孰掃雰雺李善注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今本作闇）也此唐初本作雺之明證也

周禮大卜注引書作蟊劉昌宗莫溝反沈重音謀曰爾雅音義曰雺亡公亡侯二反凡矛聲之字亡侯其本音亡公其轉音也雺蟊皆矛聲故亦借蟊周禮引鄭注作氣不澤鬱冥也尚書引鄭注作氣澤鬱鬱冥冥也史記集解引鄭注作氣不釋鬱冥也三文名異澤字是釋字非也圛訓色澤雺訓氣不澤反對之詞

又按集韵五十二侯蟊莫侯切洪範曰蟊曰尅劉昌宗讀然則今本周禮音義云劉莫溝反莫溝乃莫侯之誤（俞仁仲周禮作莫選）

又按汗簡古文四聲韵皆曰霿古文蒙出古尚書此因周禮注引尚書作曰蟊而傳會之非眞見古文尚書如此也其字作𢍰尤不可解攷古文四聲韵又出楷書𥂕字卽蟊字也作此古文者謂从䖵而以了象此蟲形耳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霧卽霿之俗霿與雺一字（霿亦可言蒙小雅務與戎韵）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徐廣注史記曰霧一作被裴氏駰曰被當是霧之譌與敷淺原之淺爲滅皆傳寫之誤

又按集韵平聲十九侯雺霿蒙三形一字迷浮切此合未改釋文已改釋文爲詞也雺亦音蒙蒙不亦音矛

曰克

克大卜注作尅尅者剋之譌也剋古祇作克

周禮大卜注曰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

曰貞

說文三篇卜部曰貞卜問也从卜貝（句絕）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玉裁按一曰鼎省聲謂貝乃鼎省非貝字也七篇鼎从貞省聲古文以貞爲鼎籒文以鼎爲貞（小徐本大徐本是）此當作古文以貝爲鼎籒文以鼎爲貝以貝爲鼎如京房說貞字鼎聲是也以鼎爲貝如𠟭籒文則字鼎籒文員字霣籒文霣字（今本說文作古文誤）敷籒文妘字是也郭氏佩觽言古文以貞爲鼎籒文以鼎爲貝則所見說文已是譌本貞从貝者古文也貞从鼎作鼎者籒文也

曰悔

說文三篇卜部曰𠧩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商書曰（今本脫曰字）曰貞曰𠧩玉裁按此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𠧩作悔字左氏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亦祇作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鄭於用字句絕二字下屬卜五占用謂雨濟圛雺克也（義今正改爲雺蒙驛依史記集解）此二衍忒謂貞悔也宋世家亦云卜五占之用則其句絕與鄭合（集解引鄭注亦作占之用則顧史記正文增之字也）忒宋世家作貣古多假借貣爲忒說文五篇左部曰差貣也差貣不相値也（今本貣字脫）此經正文作忒無由知鄭本作貣也尚書後案欲據史記集解更定不知集解自依史記正文爲之雺霧忒貣可通之字不爲分別耳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春秋左氏傳成六年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漢書郊祀志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白虎通蓍龜篇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公羊春秋桓二年注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汲古閣本士喪禮疏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誤字耳惠氏據之非也

女則有大疑

白虎通蓍龜篇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國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　小司寇注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書曰謀及庶人當作民　玉裁按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誤也作正義者乃曲爲之說　漢石經尚書殘碑乃心謀及卿闕謀及庶民下闕此今文尚書作民之證也

謀及卜筮

漢書藝文志云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

王逸注招魂云尚書曰決之蓍龜玉裁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縢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　又按此用尚書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李氏惇字成裕高郵人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也

宋世家而身其康疆而子孫其逢多兩而字此今文尚書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

祭義殷人祭其陽注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此古文尚書作暘之證也尚書大傳宋世家漢紀論衡皆作暘五行志王莽傳作陽假借字耳

曰燠

宋世家五行志王莽傳何休公羊注皆作奧古字也詩唐風安且奧兮堯典厥民奧馬云煖也

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

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今本後漢書淺人妄改是爲氏各以其序庶草蕃廡是與氏古字通耳九經古義曰覲禮曰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爲莊公小顛日氏與是同古通用字

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韙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也

玉裁按此二條可據㠯證史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此後人所妄改也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是五者今文約結之云五是惠氏定宇說氏者是之假借韙者是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是二字爲曰時五者四字困學紀聞云五者來備當云曰時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蓋南宋本妄增曰時二字而五是尚不改

後漢書律曆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奏云三階㠯平黃龍㠯至荊幷㠯錯五是㠯備玉裁按監本不誤錢曉徵後漢書攷異云閩本汲古閣本作五者後人據今本尚書易之也日本山井氏考文云足利古本者下有是字按此蓋或據史漢箋是字於者字之旁而轉寫者因增諸者字之下致不可通

各以其敘

敘宋世家作序

庶草蕃廡

蕃說文六篇引作緐宋世家同緐者蕃之假借字也

說文六篇林部曰無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緐無玉裁按奭或說規模字者小徐曰或說奭爲規模之模字也卌數之積也者廣韵廿六緝卌字下曰先立切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集韵皆云卌四十也攷說文有廿字卅字而無卌字惟見於此蓋即廣韵所本與漢石經論語殘碑子曰年卌見惡焉其終也已以卌爲四十字卌从二廿其字亦古文省卌爲四十幷猶廿爲二十幷卅爲三十幷也奭卌二字不列大書而傳識於說解中蓋說文一書未嘗自謂畢天下古今之字而一無漏也卌與庶同意此當云奭與庶同意謂庶以光皃衆盛奭以林皃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一也爾雅釋故曰芑蕪茂豐也郭注芑叢蘇蕪皆豐盛釋文曰蕪古本作橆按許說本爾雅爾雅古本作橆是也橆變爲作無以爲有無字遂改爾雅之無从艸作蕪蕪字鴻範之蕃無从广作廡廡字皆非本字音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曰蕃滋也廡豐也則假廡爲無不獨尚書也

漢書谷永傳五徵時序庶屮蕃滋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無宋世家作亾本篇中他無字皆作毋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五行志乂作艾暘作陽宋世家本王上文作曰陽此作陽不畫一疑本皆作陽也

曰哲時燠若

哲尚書俗本誤晢五行志作悊宋世家作知上文明作智不畫一智亦當是知字也

曰謀時寒若

王莽傳時雨時奧時陽時寒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

宋世家恆作常故訓字也非獨避諱

曰僭恆暘若曰舒恆燠若

論衡言毒篇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

舒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鄭云舉遲也王云舒惰也見正義

合之尚書大傳作荼宋世家五行志漢紀何休公羊注論衡作舒荼亦舒字也是今文尚書皆作舒舒與急爲反對之詞此經當從鄭王本僞孔作豫訓逸豫義稍隔徐仙民曰豫又音舒

公羊成元年傳注尚書曰舒恆燠若釋文燠本又作奧煖也羣經音辨本之曰奧於六切書舒常奧若何休譌今本作燠玉裁按羣經音辨恆作常者避宋諱也

曰急恆寒若

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順燠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又云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

荀悅前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玉裁按今本漢紀依尚書作豫此淺人爲之不見其上文明云急舒孝惠紀亦云厥咎舒厥咎急

曰雺恆風若

此雺字舊亦作蒙今更正孜孔傳云君行蒙闇猶稽疑之以蒙闇釋雺也鄭注蒙見冒亂也王肅注蒙瞀兩注首蒙字恐亦皆衛包以後改之耳尚書大傳注亦以冒釋雺宋世家稽疑作霧此亦作霧五行志引經霧恆風若引傳厥咎霧而尚書大傳今本厥咎雺雺袞霧音義皆同蓋古文尚書作雺與今文尚書不異也宋書隨書作厥咎瞀瞀亦霧字尚書大傳思心之不容厥咎雺王之不極厥咎瞀鄭注瞀與思心之咎同耳是以瞀雺爲一字也服虔曰霿音人備瞀傳音構又音寇霿瞀皆莫豆反備霿班志作區霿荀鄉書云備今本譌从亻猶瞀儒雺矛聲本音怭鉤反與蒙雙聲非疊韵也

爾雅釋言曰茅明也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昧之明猶云暗中之明茅與雺同以明訓雺義之相反而相成者也左氏傳軍行前茅慮無前茅者在前蒙冒也以戒不虞故曰慮無

晉書五行志曰經引傳同漢志而引經思心作思容作睿陽作暘奧作燠舒作豫似皆依孔本尚書改霿作霧則可證唐初孔本尚不作蒙恆風若不則亦改爲蒙矣今本晉書霧是霿之誤房玄齡等以漢志作霿孔本尚書作雺不相遠也故仍漢志

曰王省惟歲

省宋世家作眚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

文選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善注曰尚書畯民用康康乃章字之誤畯與俊同玉裁按釋文於大甲上說命下皆曰俊本亦作畯是則古文尚書凡俊字多作畯者

宋世家作畯下同

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

本篇惟字宋世家十一見皆作維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也

五行志曰洪範曰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後漢書律厤志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

荀悅前漢高后紀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論衡說日篇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明雩篇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荀悅漢高后紀云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

中論夭壽篇云書曰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漢書李尋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周禮大宰注五福一曰壽六極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

史記宋微子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傅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徐廣曰一作日被漢日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庶徵曰雨曰陽王氏本前作陽後作暘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繇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

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十四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十五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金縢第十四　　周書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論衡死偽篇亦作不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尚書作不也而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悆是古文尚書亦作不也葢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　豫釋文云本又作忬忬葢即悆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悆忘也嘾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引垔謨說而釋之曰垔疾惡也正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悆葢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為豫必云偽孔乃作豫者不可與道古矣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穆本葢作睦卜釋元應大唐衆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引孔安國曰睦敬也古睦穆相假借如孟子趙注君臣集穆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漢書作旼旼穆穆此字葢亦衞包拘於俗用睦訓和穆訓敬所改說文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　文按雒誥易作穆穆孔以敬敬訓之本作睦亦未可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

功周本紀魯世家作質今文家說也質讀周鄭交質之質史記正義云以贄幣告三王誤矣

為三壇同墠

周禮夏官大司馬職注曰墠讀為同墠之墠玉裁按讀為今本作讀如非也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墠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唐石經作於

植璧秉珪

今文尚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大元捉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蘇曰載璧秉珪載戴古通用也古文尚書作植正義引鄭注植古置字可證玉裁按戴𢦏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咍職德部是以所傳各異不知說今文者作何訓耳植為古置字者古假借植字為置字二字皆直聲故爾如論語微子篇植其杖而芸隸釋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集注云植立之也非是杖不用何必立之田中但置於地斯已矣又有假置為植者如商頌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位殷楹鼓注引植我鞉鼓廣雅引詩亦作植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曰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玉裁按此引古文尚書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以為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為之格如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　鄭讀植為置者璧體平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錢氏大昕曰大唐石經作太一點似後來所添唐石經無太字惟尚書屢見之細驗旅獒無逸武成召誥諸篇似俱後人增加玉裁按恐皆衞包所改刻石從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某魯世家作王發

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釋文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皮鄭音不玉裁按云馬同者馬亦同孔訓丕子為大子也云徐甫眉反者音與普悲略異亦謂孔大子之訓然也云鄭音不者正義曰鄭元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作注之例凡言讀曰即讀為也讀為者易其字也丕不字經典中多互易者

今文尚書作負子史記魯世家及後漢書隗囂移檄皆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丕子鄭注丕讀曰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此轉寫譌字也丕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咍部

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葢謂民安其所乃無背弃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駰引孔氏丕子之注為史記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者

下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御覽七百三十九引此略同而妄施改竄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諸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

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

予仁若考四字魯世家作旦巧二字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論衡死偽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玉裁按此不與史記所錄今文尚書同如植璧當作戴璧恐是後人改之

佑俗右字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墜俗隊字

鄭注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玉裁按震澤王氏史記枼本神字譌主字因下文而誤也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尚書者轉云神誤矣神祕之義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為宗廟之主五字釋經有依歸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

白虎通蓍龜篇尙書曰卜三龜

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龜謀襲吉注引乃卜三龜一習吉而云襲與習通玉裁按正義亦以襲訓習僞大誓襲于休祥與此眞古文用字不一例者僞大誓摭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古人習亦訓重訓因周易習坎是也

啟籥見書

周禮大卜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乃幷是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玉裁按作逢者葢今文尙書也魯世家開籥乃見書遇吉遇葢逢之訓詁字幷逢聲之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玉藻君定體鄭注云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魯世家無體字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茲攸俟卽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己之死也聖人舉事發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旣許之則俟之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尙能念我天子不忘也魯世家茲道能念予一人玉裁按古訓猷爲道葢今文尙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傳作大誥道諸侯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衞包所改也爾雅釋言曰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貞觀時元應衆經音義亦引翌日乃瘳漢書五行志顏注引王翌日乃瘳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注引尙書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然則唐初尙書未誤也凡古書翌日字斷無作翼者漢書皆作翌其作翼者皆天寶已後淺人妄改也如逸周書是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曰馮盛也翊明也見郡國志注此翊明也卽爾雅之翌明也明日之明與光明之明古義無別尋日部昱字日明也今本說文作明日根據音義玉篇皆作日明从日立聲翊从羽亦立聲然則翌日字乃昱之假借昱翌古音皆羊入切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翊集爲韵師古曰翊音弋入切又音立此古音七經典假翌爲昱昱自緝韵轉入屋韵翌亦自緝韵轉入屋韵周禮司几筵注翌日乙丑釋文曰翌劉音育集韵一屋翌余六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此尤可證翌爲昱之假借字衞包因翌翼皆從羽誤認爲一字而不知翌从羽立聲古音在第七部翼从羽異聲古音在第一部部分相距甚遠孫愐唐韵翌翼皆與職切非也尙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爾雅釋故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白虎通崩薨篇尙書曰武王旣喪

二於字唐石經及注疏各本皆不作于葢相承如是攷毛詩于字唐石經亦閒作於如俟我於城隅於我乎夏屋渠渠俟我於宁乎而於女信處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弗說文作不

說文𨐨法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𨐨　釋文曰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𨐨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案說文𨐨法也釋文所引不誤今本說文作治誤也後案從今本說文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夫釋文以治系孔以法系許本無不合孔傳以法法三叔下法字安知非治之誤乎卽孔傳無誤亦別其反語之異不嫌其義同也𨐨从井井者法也故𨐨訓法⿱辟乂从乂乂者治也故⿱辟乂从乂分別畫然𨐨與辟字訓同故以辟建首次𨐨而次⿱辟乂徐楚金注云井者法也此與刑同意井者法也系說文刑字下引易說觀徐注可以知其正文之爲法字玉篇⿱辟乂訓理也𨐨訓治也理卽治之諱文治乃法之譌文不則亦當辟治而云理矣廣韵集韵皆誤作治

玉裁按我之弗辟孔讀刑辟扶亦反鄭讀避眦義反孔以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鄭以居東爲出處東國待罪罪人斯得爲成王收捕公之屬黨而大誥東征在周公居東三年成王迎周公反之後其說乖異魯世家雖讀辟爲避而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則非鄭說也故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述經文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推測聖心無有作聞流言成王狐疑一無顧忌急行誅討之理則鄭說爲長矣而其字壁中故書乃作𨐨許叔重錄之𨐨之訓法也則與孔說合而終以鄭說爲長者古字多假借不可泥於其本義𨐨乃辟之古文其字惟見於尙書鄭明知故書作𨐨而不欲如字訓法者古經管僻避字皆用辟而避字尤不須從辵其詳見說文𨐨字注鄭謂𨐨卽辟辟卽避也魯世家用今文尙書亦作弗辟叔重著書不敢云𨐨古文辟也實叔重之誤學者以法也之訓牽合爲古文辟管叔之言乃敢妄云言我不以法法三叔矣

金氏吉父曰古文尙書辟字作𨐨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侯唯此作𨐨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諸聲從辵從幷皆辟避之義玉裁按金氏說最誤其所云古文尙書者卽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薛士龍本也其作𨐨者乃𨐨之譌文也惟金縢作𨐨者正是用說文爲藍本而轉寫譌井作幷眞壁中古文𨐨字斷不止金縢一見許叔重隨意一引耳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旣悉改爲辟字

汗簡𨐨字兩見一以爲覽一以爲壁曾不知其字在辟部非井部而辟聲重壁紕繆小學之難言久矣

尙書後案曰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葢卽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按史官書法甚明曰居東知非征東也曰罪人謂管叔及其羣弟也史臣之直筆也曰得知尙未伏誅也流言至周國不知其所由起至此成王始得其主名鄭云周公之屬黨非也周公之屬黨成王謂之罪人史臣不敢枉筆書之曰罪人也

曰王亦未敢誚公者成王非無誚公之意而尙未敢行也亦者亦罪人也成王不敢任管蔡亦未嘗不疑周公也爲執書以泣張本也

罪人斯得今文家謂卽誅三監武庚非當日事勢鄭君謂盡得周公之屬黨當日史臣直筆不應阿意順旨目爲罪人宋元以來諸儒謂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者得之明郝氏京山自出新意謂罪人斯得王與二公殺管叔也管叔畔而殺之殺其畔非殺其流言也成王至風雷之變始悟流言起管叔也大誥黜殷命專誅武庚也成王殺管叔而周公不知故無損於聖也說則巧矣夫管叔初爲流言時固未畔周公旣反乃懼而以武庚畔此當日情形節次大誥之篇曰蠢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曰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一則曰在王室再則曰伐于厥室非謂三監而何大誥之時三監猶在則郝氏之說其是非不辨自明矣

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

詒各本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　錢氏曉徵曰唐石經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後改當以先刻爲正

毛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釋文遺本亦作貽此從尙書本玉裁按謂尙書作貽也

詩豳風正義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鄭注云怡悅也周公恐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玉裁按豳正義言怡悅王心者不一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貽異而改其字惟怡悅也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竊謂經文本從言作詒轉寫從貝作貽俗字如詩風自詒伊阻詒我彤管釋文皆作貽而云本又作詒旣詒我肄則釋文正義皆作詒可證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一曰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縢僞孔傳皆同說文後一說鄭注金縢詒說也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僞言以相誘鄭注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同定此官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僞言也正言之詞云諸臣本無罪而已郭璞注方言云汝南人呼欺亦曰詒音殆攷史漢多假紿字爲之列子狎侮欺詒正作詒字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苪切蓋鄭注絕無怡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鄭讀貽爲怡而怡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鴞之詩苦心苦口非可怡悅人心也因知古經古義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粗而涉焉自謂善述而叛之遠矣

經文作詒乃兼含孔訓遺鄭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賅鄭訓矣爾雅釋言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也

名之曰鴟鴞

名徐仙民亾政反六朝時又別製詺字今此音此字皆不行

王亦未敢誚公

說文三篇言部誚字下曰古文譙从肖周書曰王亦未敢誚公玉裁按古文作誚小篆改作譙史漢譙讓字皆從小篆誚字獨見於壁中金縢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爲譙字而不改其字及古文尙書盛行學者乃知有誚而不知有譙衞包之奉命改古文乃於眞古文不識改矣

魯世家王亦未敢訓周公索隱曰尙書作誚此作訓字誤耳錢氏曉徵史記攷異云誚从肖古書或省作从小轉寫譌爲川爾玉裁按玉篇曰信古文作訫集韵曰信古作訫玉篇之訫卽集韵之訫皆本說文𠇷字玉篇从立心非從大小字也汗簡曰𠇷古文信此亦依從言從立心之字爲之轉寫誤多一畫耳史記之訓乃訫字之誤蓋今文尙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尙書作誚公不同注史記者皆習焉不察徐廣云訓一作誚按一作誚者或以尙書改史記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斯魯世家作盡今文家斯訓爲盡也方言作㪇亦作賜唐書作僴　詩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鄭音賜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呰嗟歌裹適今日賜而云然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攷釋言無此祇有斯離也離則易盡其恉未嘗不相通今文家說尙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云盡爲成王所得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蔡邕獨斷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此今文尙書同也弁魯世家作朝服蓋釋弁爲皮弁今文家說也

說徐音始銳反此舊音也注疏錄釋文始誤爲如

周禮占人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說魯世家一作僞

陳氏壽祺曰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弗敢臣也論衡感類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序事聯爲一也玉裁謂死字乃轉寫論衡者之誤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釋文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玉裁按大雅瞻卬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鄭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釋文億字當是從口噫字之誤

信噫魯世家作信有古音噫有同在第一部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尙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目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覲古注梅嬌傳按此今文尙書也其說旣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玉裁按惟馬作親迎鄭固作新逆也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今豳正義轉寫淆亂東山箋云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此述經意非錄經文不得據此謂鄭本亦作親迎而讀爲新逆也　又

按魯世家逆作迎凡古文尚書多作逆凡今文尚書多作迎如逆河逆河其二證也　又按今坊本蔡氏集傳逆皆誤迎唐石經及注疏監本作逆不誤

白虎通喪服篇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後漢書周舉傳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目章聖德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釋文曰築本又作筑玉裁按此好事者因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合於爾雅遂改從爾雅作筑而不知釋文正義未嘗言馬鄭王作筑也筑與掇雙聲故得訓拾筑築皆非正字未見筑是築非也且馬鄭王皆云築拾也安知漢魏時爾雅不作築乎注經者於此等無輕議改

大木所偃四字分二項平說起者起大木也築者築所偃之禾采也起大木者分別或立之或弃之皆得云起矣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祐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命作嘉禾按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衞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本紀與世家相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譌字蓋此與世家皆述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三此作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蒙恬列傳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二說與此相合譙周所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也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案古文家云奔楚與此相類但爲壇請代之事古文家未必謀以成王冒武王也孟堅云金縢篇有古文說今按大史公自於尚書外兼采他書云自東土歸後歸政而復奔楚則楚非東土也且云亦藏其策於府亦者亦代武王之策也則非用古文說亦明矣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襃周公之德也尚書大傳見上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籍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見後漢書周舉傳注　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　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玉裁按此與五行志劉向以爲高宗謀祖已成王泣金縢正同皆用今文尚書說師古皆以古文說注之非也　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　後漢書周舉傳曰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　後漢書張奐傳曰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春秋僖卅一年公羊傳曰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注曰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大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　白虎通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之死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曰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　已上皆今文家說

案今文之說最爲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云武王既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爲詩詒王之後秋大孰之前閒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而突書其薨後之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

徐幹中論智行篇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此讀荆辟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此用古文尚書說而我之不辟讀刑辟與孔傳同

今文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鴟鴞風雷皆大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誥廁金縢前今文尚書如是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五終　　嘉應生員邱柟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十六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大誥第十五　周書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

僞孔本猷大誥爾多邦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曰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竝作誥猷不作猷誥也惟繇猷古通用爾雅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曰莫一本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詩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鄭箋上猷訓謀下猷訓道豈非其本自分別乎正義凡於鄭箋孔傳猷道也皆不云釋詁文直攷之不淡耳抑尚書猷字陸皆無音惟此云音由豈本亦作繇而衞包改之乎疑不能明也

又攷僞孔之移猷於王若曰之下者欲與多方篇畫一之故今攷古引導字多作道道爲繇猶道亦爲繇此云誥道多方云道誥一而已矣莽云大誥道文義正如此作僞孔傳者不知道包二義釋猷大爲大道文理殊不可通如其傳則當云王曰若大猷誥爾多邦其所作僞周官王曰若昔大猷正自用其說也而其作僞微子之命徑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愈不可解矣

李善注文選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

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繇

應劭注翟傳曰言曰大道告於諸侯已下也此應之誤僞孔傳所本

越爾御事

詩思齊鄭箋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云大誥文　下曲禮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注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曰所引書者大誥文也

弗弔

莽大誥弗作不云不弔天降喪于趙董丁傅姦如左氏傳吳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

天降割于我家

釋文曰割馬本作害

不少延

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沖孺子惟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造莽大誥作遭蓋今文尚書作遭非以故訓字代之也下文予造天役亦作予遭天役馬云造遭也見釋文遭字正遭字之誤用今文注古文也

格莽作往

已

莽作熙師古曰歎辭此今文尚書也皆即今之嘻字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漢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此用大誥文也

敷賁

孔釋賁以大道則是讀爲墳釋詁曰墳大也方言曰墳地大也釋文云扶云反徐音忿按忿音亦謂大訓也莽大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疑今文尚書無敷字而以賁同奔蓋今文家說然也

敷前人受命

莽大誥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按今文尚書敷多作傅如傅納傅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尚書必作傅故莽云傳近今文家說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皆絕異閉字疑今文尚書作比

又按于字今文尚書旣必無之矣而孔傳云閉絕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尚書亦本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魏三體石經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大三體竝存古文寧　蠢　粵三體竝存　茲三體竝存　載隸皆尚書大誥文也古粵越通用魏時尚書蓋皆作粵而載字據說文則爲古文不知何以魏時隸不作蠢而作載也

說文十三篇䖵部曰蠢蟲動也从䖵春聲𧑅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𧑅于西玉裁按此引古文大誥記憶之誤也如鼓或否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文尚書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尚書同絕無我有𧑅于西之句𧑅字壁中初出時安國讀爲蠢旣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

正義曰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玉裁按說文敟主也王謂腆爲敟之假借也敟經書多作典釋文曰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譌

誕敢紀其敘

紀莽作犯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疵莽作皆災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莽云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今文尚書絕異

今蠢今翼日

翼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衞包所改也說見上篇翌訓明下文翼訓佐訓敬天寶曰前字形本自分別

民獻有十夫

作獻者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獻作儀尚書大傳周傳云書曰民儀有十夫是也如大射儀注獻讀爲沙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郊特牲注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轙或从金獻聲作钀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竝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

衰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臣
古文改之如王莽傳引書舜讓于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
嗣是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
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
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玉裁前說旣成之後於戊申冬讀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
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
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前說非肊決矣
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
之儁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亦甚明
鄭注論語云獻猶賢也凡訓故之例義隔而通之曰猶獻本
不訓賢直以其爲儀字之假借故曰猶賢也若僞孔於萬邦
黎獻徑云賢也則未嘗窺見此旨矣

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
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敉皆作撫玉裁按撫即敉字說文敉
撫也从攴亾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

邦莽大誥作國今文尚書也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

莽大誥曰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
句絕其訓則曾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翼訓敬與
孔同

王害不違卜

害孔傳如字蔡集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
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然蔡氏此注云
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取爲得解須知天寶
已前尚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此篇中曷字皆作害篇首
害字乃假割衞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
存莽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
字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烏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

造莽作遭今文尚書也投莽作解蓋投之訓歟

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魏三體石經友古隸邦三體俱存亏篆爲古文大篆可古篆征三體俱存寡古篆哀古篆卬篆自古篆卹古篆皆大誥文也恤尚書本作卹如
說文引無毖于卹之類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
寧考圖功

說文八篇比部曰毖愼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毖于卹

已

莽作熙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蕭望所摹刻者錯
出尚書遺字如第三行已下云大保奭寧茲歡翼曰亏我友
邦君庶邦亏籍大可征餘哀卅三行以下寡卬自于卹不敢
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𣋡一替一替此皆曰
部之替字從曰兟聲非從竝凶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
從曰恐轉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替爲普及攷漢書翟
義傳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
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尚書作普因說漢書者
舊訓如此而仍之於是知今文尚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作
僭魏三體石經蓺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普僞孔云
廢也汗簡於凶部有𣋡字注云僭字也出石經於尸部又出
𣋡字注云替字也出朱育集字其乖異如此
又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
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
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曰迪知上帝命皆能信
天命者也
又按魏時古文尚書盛行正始中立三字石經斷不用夏矦
歐陽尚書也大誥𣋡替字即與莽書合要未可舉一以例其
全
唐有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六典云祕書省校書郎正字掌校
讎典籍刊正文字字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
惟於石經載之三曰小篆謂印璽旛碑碣所用四曰八分
謂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國
子監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
以石經說文字林爲專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
年字林一年按此是唐時三體石經雖拓本不易得而羣摹
字蹟用爲楷則張參五經文字序例專舉說文字林非也然參
云刊定五經備體刻石似亦以三體誤系之伯喈三體石經
正用古文其云古文廢而不用大篆用諸石經似分別未審
耳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烏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釋文曰畏徐音威玉裁按莽大誥正作威
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丕孔傳亦同也以矣訓基
蓋今文尚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
立政篇丕丕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莽大誥爾不克遠省王伯厚就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丕
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云不克知
今文尚書作不克也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王氏鳳喈曰閟毖傳以爲愼勞而疏云閟愼釋詁文毖釋詁
但有毖愼無閟愼說文比部毖亦訓愼古無以毖爲勞者惟
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
雅云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莽作毖勞故孟康解爲愼勞
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愼不可云愼勞也又下文勤毖傳訓
勞愼是僞孔亦知毖訓愼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邪
然則此閟毖與下勤毖皆當作勞愼可知也
玉裁按釋故曰毖神溢愼也攷許君云祕神也鄭君云閟神
也然則爾雅之神猶祕也毖祕閟古通用爾雅之溢仍卽前
文之溢驁愼謐密寧靜也郭注云神未詳者未嘗參五深
思耳尚書斷無複用閟毖二字之理玩孔傳上文無毖于卹
釋云無勞于憂此処毖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毖愼也古人注

經有此一例如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云于於箋則云于以猶言往㠯也以別下于昔育恐育鞫傳云育長箋則云昔育之育稚也以別下育此亦以上文毖訓勞故分析以相別盖經文固只有毖字傳訓愼矣而又云愼勞者此因毖兼訓勞又襲孟康漢書注爲之莽大誥天毖勞我成功所毖今文尙書較古文尙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愼勞仍是毖訓愼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盖今文尙書無毖字勞非釋毖也今經與古文經動多駁異又毎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讀爲見求之如此廣雅之毖勞也即無毖于卹之訓也尙書在魏時毖作祕未可知僞孔傳毖訓勞又必有所本

尙書之毖或作祕或作閟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閟遂兩存之曰閟毖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也循是求之思過半矣

愼者必勞故毖得兼二訓淺者以上文毖訓勞此不當訓愼朗以爲閟之義與愼近增閟字於旁云閟毖以傳合傳之愼勞盖作正義時尙未舛誤故曰毖愼釋詁文而改閟愼者在後也釋文曰閟音祕亦後人妄增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化誘莽作告

天棐忱辭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古忱諶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諶詩其命匪諶說文作天命匪忱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覩天同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顏師古引尙書大誥天棐諶辭此非小顏尙書本作諶也小顏引古多不爲分別之詈如下文引詩秩秩大猷聖人謨之唐初詩無作繇者直改同班文耳凡引古辭同字異者必仍其字而爲之說李善注文選其例冣善如此篇引尙書而申之曰諶與忱古字通也全書皆如是後人所宜師法

其考我民

莽作天其累我旨民

予害其不于前寍人圖功攸終

唐石經及各本皆作㫄說詳湯誓後皆同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寍人攸受休畢

攸受休畢莽作所受休輔按上文弼作輔棐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尙書盖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丕丕基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肎堂矧弗肎構

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肎構矧弗肎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玉裁按矧弗肎構矧弗肎穫猶言詎弗肎構詎弗肎穫也矧況也況詎也

厥考翼其肎曰予有後弗棄基

正義曰鄭王本於矧肎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盖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玉裁謂此顚倒見也其事既別理應重出淺者以其重複而妄删之

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肎曰我有後弗棄基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三年告曰不克堂桓注引尙書乃不肎堂矧肎構玉裁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盖今文尙書作克也桓是誤字宋人避諱改者

厥父菑厥子乃弗肎播矧弗肎穫厥考翼其肎曰予有後弗棄基

棄唐石經作弃此以隸體中有世字故避之而用古文唐人爲之唐以後不必襲之也

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寍王大命

卬我也莽作身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莽作民長　玉裁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寍王大命既肎堂肎構肎播肎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予貫毋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解譆駁不可通　王莽效之曰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

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民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以恆情曉之也

又按友㚇何以作效湯武盖㚇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佀今文尙書㚇盖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漢時疇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尙書莽多用其訓故語使一時易明曉

王曰烏呼肆哉

肆哉山井鼎說足利古本作肆告我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爽莽作勉助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

爾時罔敢易法莽作爾不得易定法古文作佱與定形相佀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莽作定按詩雨無正桑柔傳皆云戾定也此古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按鄰胥伐于厥室正與上文有友伐厥子相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

穡莽作嗇古通用無邃稼穡漢石經作嗇

予害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寍人予害其極卜敢弗于從

敢弗于從莽作害敢不卜從

率寍人有旨疆土

案今經傳旨作指而正義中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爲衞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莽大誥正作有旨疆土師古訓美盖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白虎通誅罰篇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玉裁按此謂管叔爲周公弟張湛注列子亦云小白者子糾次弟皆說之異者也此篇又云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莽大誥具錄於後俾學者參攷

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厤服

事予未遂其明哲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吕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吕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予敬吕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吕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介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吕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吕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熙爲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吕成三阸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吕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吕祐我帝室吕安我大宗吕紹我後嗣吕繼我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辟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吕廣立王侯並建曾元俾屛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吕受白虎威勝之瑞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壄古讖著言肆今百實此迺皇天上帝所吕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虖天明（宋景祐本作明今本作形誤）威輔漢始而大夫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吕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葘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迺有放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儁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於漢國惟大藭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汲古本作卜非）從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吕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

皇清經解卷二之十六終　嘉應生員邱掄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十七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康誥第十六　周書

惟三月哉生魄一

偁武成哉生魄哉徐音載

釋文曰魄字又作𩲸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

雒舊作洛非說詳禹貢召誥

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當是作雒）本四方民大和會無大字此今文尚書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釋文曰一本作周公道洪大誥治　按此本多周公二字乃作迺者蓋天寶以前尚書本皆作迺天寶時始皆改爲乃於此可證

鄭注洪代也按釋故云鴻代也古鴻洪通用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注孟迎也按以迎訓孟者以下文云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也迎于郊（今本脫此四字）者問其所不知也大傳以迎諸侯釋孟侯故鄭檃栝之曰孟迎也古音孟讀如芒迎讀如卬此於疊韵求之今人聞孟可訓迎必駭而不信矣　古孟望同音通用如孟諸一曰望諸是也望有迎意孟蓋望之假借

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

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按此檃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用肇造我區夏皆栝於二語中隱六年莊十四年引商書惡之易也僖三十三年引康誥父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此例也

王制篇注書曰克明德愼罰

荀卿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玉裁按此引康誥也荀卿所引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誤矣

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玉裁按俊字當是本作明此必淺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尚書也禮記左氏皆同古文尚書者也

不敢侮鰥寡

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按明德蒙上文釋之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宣公十五年左氏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按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夏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曰漢人引祗祗畏畏顯民　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冒字下屬爲句

王氏鳳喈曰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讀如氾勝之云土長冒橛之冒君奭篇亦有此五字

論衡初稟篇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玉裁按王之二字衍或云王當作叔

殪戎殷

春秋宣公六年左氏傳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　玉裁按康誥殪戎殷不必與中庸壹戎衣相牽佩觿說禮壹戎衣鄭云壹當爲殪今鄭注無此語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

詩大雅刑于寡妻毛傳寡妻嫡妻也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勖

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烏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庸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卿富國篇云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玉裁按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宋版本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尚書庭作命

王曰烏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鄭及僞孔皆訓瘝爲病攷釋故云鰥病也王氏鳳喈云後人以其訓病改鰥爲瘝召誥智藏瘝在同是也玉裁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此用康誥文也章懷太子注云尚書曰恫矜乃身孔注曰恫痛也矜病也矜音古頑反蓋唐初本尚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瘝之爲俗字矣或疑郭注引書已作瘝答曰郭注瘝字恐是俗改本作鰥也

敬哉天畏棐忱

爾雅釋故郭注引書天威棐忱文選幽通賦李注亦作威按孔傳以可畏釋威經文本作威可見也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實棐諶而相訓李善注云尚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玉裁按疑即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文尚書也史記桐作侗褚先生釋以馳騁弋獵淫康

王莽傳毋隨尤毋將虛此必用今文尚書語

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昭八年左氏傳子旗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古懋茂通用詳咎繇謨

已

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尚書作熙

汝惟小子乃服惟宏

玉裁按左氏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與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隱括之法造周即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即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烏呼

王符潛夫論作於戲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作烏呼凡今文尚書[illegible]於戲[illegible]今本[illegible]古今字互譌證以漢石經殘碑於戲字可定

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

緇衣篇康誥曰敬明乃罰

釋文曰眚本亦作省按潛夫論作省古省眚通用如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是惡字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字譌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當有可字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玉裁按非眚作匪省式作戒眚災作省哉辜作罪乃作亦蓋今文尚書也

王曰烏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僖二十三年左氏傳卜偃曰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

荀卿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案元刻及今本皆力作勑而作若而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尚書異古音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江氏叔澐曰觀左氏孫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惟民其康乂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正義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玉裁按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尚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衞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衞侯不[illegible]刖鍼莊子此臣從

若坐之證鄭尙書注是刖字經文刵當爲刖之誤呂刑刵劓
刵劓說文引作刖劓𠜊黥亦當改刵爲刖竊謂此說文字誤
耳不得據誤改經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
刑臏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刖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
之刑釋刖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其詳矣
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刵不得云古無刵刑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甫刑篇曰書又曰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外事女陳時
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
敘惟曰未有遜事

孫卿子致士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
言先教也宥坐篇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引
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愼事注曰庸用也
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
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注則引
經愼字亦當同孫卿作順轉寫之誤也順遜義同學記不陵
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尙書五品不訓古文尙書
作不愻愻其本字遜其假借字也孫卿王肅作即尙書作次
者古音次同桼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
篆坙字古文作㙞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桼皆其證王肅
依倣孫卿孫卿之所據非必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
疑與今文尙書合也

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

荀卿子君子篇云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
爲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
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
取義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萬章篇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敓作閔者同部假借憝作譈者亦同部假借多凡民二字弗
作不字

說文三篇攴部曰敃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敃不畏死集韵脫死
字十篇心部曰憝怨也从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憝此皆
用古文尙書也而有凡民二字與孟子合然則枚本古文尙
書脫凡民二字與

此經弗憝孟子說文作不憝堯典弗嗣魏志作不嗣皋陶謨
弗子禮記注作不子於此見尙書弗不字淆亂正之甚難也
詳酒誥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春秋僖卅三年左氏傳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也不慈不祗不
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
是不相及也

昭廿年左氏傳苑苑於阮切今本注疏及釋文唐石經皆誤作菀依羣經音辨訂正但集韵二十二元曰菀於袁切人姓則其所見本亦已作菀於元反矣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
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
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按左氏興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
也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
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
禮孰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其救
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
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見族師疏大司寇疏

玉裁按此檃栝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
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
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
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
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
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風
俗通義皇霸篇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夫論述赦
篇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又按不相及即左氏刑不濫之說尙書正義以骨肉之親得
相容隱釋之絕非經意

于我如於我乎館於我乎殯之於我政如是正文字之正正
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不率大戛

正義云戛猶楷也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秸即稭字也而
地理志作戛皋陶謨戛擊鳴球明堂位作揩擊皆其比例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乂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
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說苑君道篇云書曰惟文王之敬忌

荀卿子君道篇曰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
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
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玉裁按此盖檃栝引之或所據不
與壁中同也懌作擇古擇澤釋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
字一人以擇擇即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
所謂急得其人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
天其罰殛我

玉裁按例以洪範多方此殛亦當本作極

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
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偭德疑用今文尙書康

誥毋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也
毋俾德徐廣曰俾一作非玉裁按漢書作棐褚先生曰已下
索隱云俾本亦作肥今攷褚先生曰無俾德者勿使上背德
也則肥俾菲棐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
下𦐅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爲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
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
作蜚易飛遯亦作肥遯皆同音通用
此丕則蔡與無逸丕則有愆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王曰烏呼肆
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春秋成公十六年左氏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
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
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誥版本作告此依唐石經及足利古本

皇清經解卷二之十七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十八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酒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若曰
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
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
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
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
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
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鄭云所言
者謂衛賈所說也玉裁按馬所云俗儒謂三家也古文尚書
馬鄭王本及今文尚書三家本皆有成字僞孔本獨無蓋因
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僞孔本之或異於馬鄭王本者多
不可信矣
玉裁又按魯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
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
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
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
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誡
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
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尚書大傳荀卿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說苑作今王者恐或改之又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尚書大傳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詳玩
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
家之說固可信也況顧命云翼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乎
僞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枚本正
用馬說而刪之以紿世人僞若此本勝於衛賈馬鄭本其亦
謬矣
又按馬於顧命注曰安民立政曰成蓋謂成爲死謚非生稱
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公薨至
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
葉氏大慶古今質疑曰左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
記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葉氏系左傳譏皆其人見在
呼謚爲史家誤筆玉裁按史記畢齊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
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
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複贅如是疑亦生偁成子死
用爲謚也論語書陳成子弒簡公恐亦非書謚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妹邦即牧養之地蓋以妹同昧君之牧民猶之牧馬康
叔所封商先王之畿內世所牧也
又按馬說謂妹邦即牧野也妹牧雙聲如茅蒐之爲韎卯谷
之爲昧谷徐仙民劉昌宗牧野皆音茂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
論衡譴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
論衡語增篇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
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
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無彝酒
韓非子說林篇云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原本作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玉裁按此酒誥而系
之康誥者蓋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周禮萍氏譏酒
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疏曰有政之
大臣有服本作在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玉裁按古政正通
用賈疏蓋用鄭本鄭注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論衡語增篇世聞德將毋醉之言
惟曰我民迪小子
足利古本我民之上有化字此依孔傳增之也此等皆不可
據金氏輔之榜臧氏在東鏞堂皆云山井鼎所舉宋本多善所
舉古本多不可信是也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
嗣爾股肱純其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爾雅釋言肇敏也郭注書曰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白虎通商賈篇曰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即如是尚書
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
畱供養之也方疑當作下玉裁按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
但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畱供養之則非遠
游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
字今文尚書然也其引論語證止曰賈與蔡邕石經合今本
白虎通依今本論語改賈爲沽則引證之指昧矣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足利古本不作弗下亦不暇越怨不易民罔不衋傷心不惟自息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並同玉裁按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淡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春秋經僖三十六年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何邵公曰弗者不之深者也二字古音亦徑庭遠甚弗在第十五脂微部不在第一之咍部而轉入於第三尤幽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韵猶弗字之不可入尤幽韵也集韵始誤認爲一字入勿不字下云分物切無也通作弗薛季宣書古文不間不弗字皆以弜爲之夫弜字本卽說文左戾右戾兩字之合黻用其形黻部兩弓相背㠯非戊己之巳也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弜也不亦作弜則尙書有弗而無不矣有弗而無不則語言之輕重至不可攷矣曾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尙書可盡信乎古文四聲韵說吊古孝經弗字也其謬正同至若古經轉寫旣久不弗互譌不可究正姑皆仍舊發其例於此以俟能者詳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飮越在外服矦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矦甸任衛作國伯玉裁按男作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尙書也其上下文卽今文尙書說也男作任說詳禹貢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湎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泆唐石經本作佚旣又去亻改氵釋文曰泆又作逸亦作佚則皆可從也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

說文五篇血部曰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周書曰民罔不衋傷心閻書古文疏證曰說文罔作安按閻氏所見誤本耳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

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論衡語增篇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唐石經及版本皆作於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

墜俗字也當是本作隊衞包改之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劼愼也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疑本是刀字周書曰劼毖殷獻臣大徐本劼毖上有汝字讀若覃此是轉寫字或劼不得有覃音

矦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詩小雅祈父箋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釋文曰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玉裁按蓋尙書本作𠷎馬鄭釋以壽孔釋以疇咨詩正義依馬鄭作壽書正義依孔作疇𠷎之改爲疇蓋不始於衛包也

詩正義曰書曰若壽圻父今本壽作疇誤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今本作疇誤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此注所云馬鄭音受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玉裁按定本依尙書孔傳爲之陸所云孔直留反也

圻父詩作祈父鄭箋祈畿圻同也按左傳叔孫豹賦圻父字作圻

薄韋農父

白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

羣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書薄韋農父玉裁按此當是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卽回之俗字也馬以違行釋之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德塞違卽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者徐以孔讀韋爲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繞衛包淺陋謂韋是皮韋而改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氏以行訓違矣○集韵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釋文也

農羣經音辨作農說文曰農亦古文農

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飮女勿佚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飮女無失今未檢出何書君奭遏佚前人光王莽傳引書亦作失

盡執抲以歸于周予其殺

說文十二篇手部抲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抲獻抲作拘此如許君所言苛之字止句也或轉寫有誤抲訓爲撝說文撝有二義裂也一曰手指撝也周書之抲自當訓手指撝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語羲字沙字儀字皆曰獻爲之獻音抲歌戈部抲獻合二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尙書如是今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今四字者見洪範又按大徐說文本無獻字小徐本疑有譌賸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

惟工俗本誤作百工自明迄今官書皆不誤

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傳云辯使也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本俾作辯詁平來來示予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辨讀如徧皆訓使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周書

梓材第十八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王啟監厥亂為民鄭引古文尚書也

論衡效力篇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玉裁按今文尚書之乖異如此蓋彊戕音同有宥音同啟開音同為化音同率古讀如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𤔔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　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見永樂大典內漢官舊儀今有刻本）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尚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玉裁按此釋至于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尚書作敬今文尚書作矜而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嫗婦人妊身（廣韵作娠）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嫗婦（大徐本作至于嫗婦）玉裁按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國等讀嫗為屬如讀敂為好讀堋為朋讀狟為桓之比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也嫗之本義為婦人妊身許君蓋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為存恤聯屬之誼（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不知孔意以屬對敬以存恤對敬養以妾婦對寡弱）若今文尚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雖非孔鮒之書其說亦必有本蓋今文家說也今文尚書作屬故孔讀嫗為屬芻聲蜀聲古音同在尤矦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illegible]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嫗即寡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尚書大傳酒誥傳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語而句法與惟曰若稽田正一例

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斁丹雘

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集韻十一模曰斁同涂切塗也周書斁丹雘去聲十一暮曰斁徒故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曰斁音徒書惟其斁丹雘又同路切丁賈皆据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尚書音義有斁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斁為塗而正義猶存斁字此如牧誓弗御克奔改御為迓而御字猶存於正義也陳鄂刪改古文尚書音義則又取斁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盡去之而莫知梓材古字矣近人昧於正義所云二文皆言斁乃據說文雘下引敷丹雘改為二文皆言敷非也斁得音徒者如彝倫攸斁讀當故反於菟亦作於檡皆睪聲字也

古文四聲韻十一模曰迖斁竝籒韻塗字玉裁按斁者斁之譌也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中論經宋人校正必盡改其不與今尚書同者未可據也文選張華勵志詩李注引尚書亦作塗字恐唐初本已不盡一

說文五篇丹部曰雘善丹也从丹蒦聲周書曰惟其敷丹雘讀與霍同（此從釋文所引今本說文作讀若寉非）玉裁按許君所引不作斁而作敷此古文尚書別本也敷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尚書杜乃擭作敷丹雘而言敷亦涂之假借字也或疑說文本作斁轉寫者要為敷不則許君所據尚書上文亦當為敷塈

釋文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按古作梓字者謂古文以杍為梓也杍本是古文李字古文尚書則假為梓匠字馬本作杍蓋故書如是作梓者以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古尚書作杍近惠氏定宇棟尚書大傳改梓為杍則非矣

又按正義云此古杍字今文作梓蓋正義本作杍故云杍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杍固不同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

釋文夾音協多方篇同玉裁按據匡謬正俗此音皆本徐仙民也顏籀云訓近則音陿不得讀為協玉裁謂顏株守法言切韻三十怗之協則訓和三十一洽之陿則訓逼近徐仙民尚略知古音故不若法言之分析過細如訓迎之御音五所反直窺古音非顏所及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釋文曰付如字馬本作附玉裁按王伯厚埶文志考引皇天既附中國民謂此也今文尚書天既付命正厥德史記作天既附命蓋古二字通用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釋文曰懌字又作斁下同玉裁按古字假借也

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

衛康叔世家曰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玉裁按尚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所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尚書家說如此不必盡與書詮合

皇清經解卷二之十九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召誥第十九　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尚書大傳周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按洛惟太當作雒惟大

大徧包改作太今更正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釋文朏徐又芳憒反按集韵遺此音

說文五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按此會意也

漢書律厤志曰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此字本作雒後人妄改）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今本漢書丙午朏下火書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此十字本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尚書正義謂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肊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

馬融注論語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玉裁按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粵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隋唐時尚存矣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維丙午蠢未檢出何書此蠢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蠢朏從月出蠢與出雙聲方言蠢作也廣雅蠢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蠢孟康注有古文蠢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

雒唐石經已下作洛今更正

卜宅厥既得卜

後漢書班固傳注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按此依孔傳增吉字也不可從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顧氏炎武曰唐石經攻誤公今按石經攻字尚存大半不誤誤爲公者明嘉靖間王堯惠之補字耳金石文字記中所校繆戾多有類此者盖其所據乃以堯惠字補缺裝成之本陳氏樹華春秋內傳攷證既詳之矣

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官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釋文曰大音泰）

按雒字之說禹貢既詳之矣此周禮注兩引尚書雒字固古文尚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洛爲雒耶荅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雒爲洛者多改洛爲雒則希有凡經傳中雒字皆魏以前之舊也

若翌日乙卯

翌唐石經已下作翼今更正說詳金縢

周公朝至于雒則達觀于新邑營

達觀如今俗語云遥看一徧達通也今文尚書達作通石經顧命史漢禹貢可證也

越三日丁巳

說文五篇亏部曰粵亏也審愼之詞者（此當作也）从宷从亏周書曰粵三日丁亥玉裁按宷即審字粵上體從宷也凡尚書越字依許君所引則本作粵律厤志亦引作粵此丁亥乃丁巳之誤如引或舂誤作或簸引鼓我誤作舞我之類也

用牲于郊牛二

白虎通說郊祀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足利古本拜上有敢字此依孔傳增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大雅思齊鄭箋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

烏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烏呼曷其奈何弗敬

奈何字本只借用李柰字俗製奈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韵十四太曰柰果也一曰那也絕無奈字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

姚氏姬傳曰柰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柰何一則蘧啟疆曰不然柰何皆楚人語也周初召誥乃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柰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尚書皆言如台而唐書堯典早言如何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玉裁按瘝字最俗盖本作鰥而俗人因其訓病改作瘝康誥召誥同也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邢疏曰智藏鰥在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尚未作瘝也今本爾雅注作瘝釋文鰥字下云古頑反注瘝同考說文玉篇廣韵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瘝字恐釋文本只是注同二字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烏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墜俗字也本作隊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書曰無遺耇老此引召誥也而壽耇作耇老盖今文尚書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烏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

說文三篇言部曰諴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諴于小民玉裁按小徐本無能字大徐本（宋刊本）李燾本集韵（宋刊本）皆作不能（集韵作丕能毛鈔宋本作不能）韵會用小徐本者也而作諴于小民無丕字參

錯不定

今林王不敢後用顧長于民碞

玉裁按說文九篇石部曰碞磛碞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攷山部有嵒字山巖也从山品讀若吟此二字雖從石從山有別而音義略同徐仙民碞音吟正謂碞同嵒也而二篇品部又有嵒字多言也从品相連引春秋傳次于嵒北讀與聶同此字與山部之嵒迴別而王氏困學紀聞藝文志攷二書皆云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尼輒切全與說文不符不知厚齋何以踳駁至此恐學者據以爲實故辨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論衡難歲篇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刻本作於非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按班固東都賦作即土之中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迩玉裁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迩而譌介字之誤也迩古文邇見義雲章汗簡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誡竇憲曰書曰鑒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烏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初服厥命下少十四字益節引之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合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

釋文曰讎字或作醻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共衛包改作供陳鄂又改釋文詳見甘誓等篇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二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雒誥第二十　周書

周公拜手稽首曰

白虎通姓名篇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玉裁按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詳於說文解字讀

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按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子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不敢爲長

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羣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玉裁按此賈氏據未改尚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尚書釋文作伻恐是依衛包竄改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拼抨音義不符集韻十三耕拼抨伻迸平苹六字同云古作平苹攷堯典平秩東作馬作苹云使也是丁度所本書序王俾榮伯馬本作王辨榮伯古辨與平多通用然則尚書之平即爾雅之拼抨也伻字後出爲俗

漢書劉向傳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玉裁按伻字疑本作平轉寫俗加人旁

釋故俾拼抨使也釋文曰抨字又作伻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

鄭注伻來來句絕

王伯厚藝文志考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伻作辨此與勿辨乃司民湎于酒王辨榮伯同

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大雅下武鄭箋云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玉裁按少于字

咸秩無文

風俗通義山澤篇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釋文曰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然則一本作日也

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

唐石經原刻悉自教工作悉自敎百工字形隱然可辨後摩去重刻删百字

敎尚書大傳作學工作功此今文尚書也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

小雅邕宮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按今本多慎字足利古本同此疑妄增也

揚雄尚書箴曰書稱其朋用雒誥與爰延說同古文苑朋譌作明而章樵不能正

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敘弗其絕

炎炎讀以瞻反左氏傳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杜注引書無若火始炎炎釋文炎音豔正與雒誥釋文音豔同炎音豔者讀爲爓也以廣韵推之陸法言切韵爓音以贍切燄音以冉切燄不音豔也衞包因釋文音豔妄謂炎燄爲古今字而改之陳鄂併改釋文之炎爲燄唐石經左傳不誤今版本亦改作燄蓋不考說文爓燄各字妄謂燄卽爓字可音豔耳集韵五十豔炎燄爲一字以贍切取宋初未改釋文衞包已改尚書合和爲說也此可爲未改尚書作炎之一證○又按左傳釋文炎以音豔燄燄音豔此燄燄字恐天寶已後或據衞包尚書本改之又增入釋文惠氏定宇曰當是雒誥亦作炎炎故杜氏引以爲證是也

漢書敘傳曰炎炎燎火亦允不陽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蓋今文尚書也炎與庸雙聲融風古亦作炎風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

鄉徐許亮反作嚮者衞包改也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

說文三篇攴部曰攽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讀與彪同大徐本作亦讀與彬同按許所據壁中故書也

釋文曰頒馬云猶也猶下脫一字當亦是分字也

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蘉

玉篇首部蘉字下曰周書云汝乃是不蘉不作弗

蘉按說文無此字錢氏曉徵云釋故云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而後爾雅有是釋尋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意孟之古音近芒雒誥蘉字本是孟字故鄭康成王子雝及僞孔傳皆訓勉玉裁謂謂孟古音如芒則實然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邈蘉讀莫剛反與孟古音同則不然蘉字從侵從瞢省聲與夢字瞢省聲同凡瞢聲之字古音在蒸登部不在陽唐部是以蘉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廿部集韵十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儻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其爲上剛有誤無疑也五篇廣韵蘉皆音武剛者此蘉之轉音如薨字古音本在蒸登部今音轉入十三耕今江浙俗讀則如荒也是則蘉之古音與孟之古音迥別謂二字雙聲可謂二字同音非也且說文隄於五百四十部蘉從侵雖未得其解說文不立侵部則蘉無所屬從如斳字見爾雅洎古款識从堇斤聲說文不立堇部則無所屬從不得謂不當有此等字而圖改之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疑是尚書茲予其明農哉之訓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

尚書大傳周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當是雒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此今文尚書也荅作對多萬邦字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文選豪士賦序曰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纂上文周公言之也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亦曰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皆用雒誥

方作穆穆

方今作旁蓋衞包所改也釋文方步光反今作旁步光反蓋開寶閒改也凡今文尚書例用旁字凡古文尚書例用方字如方施象刑惟明白虎通作旁施方告無辜于上帝論衡作旁告方鳩僝功說文一引方鳩一引旁逑皆其證也攷說文曰旁溥也廣雅釋詁曰方人也又曰旁大也方之訓大者出古文尚書旁之訓大者出今文尚書方實旁之假借字也僞孔不知故訓之理故於方字多釋爲方方如方鳩僝功則曰方方聚見其功洪水方割則曰方方爲害方告無辜于上帝則曰方方各告無罪于天方行天下則曰方四方皆經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則曰方四方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敘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方作穆穆則曰四方方來爲敬敬之道兄弟方來則曰方方俗本改爲萬方足利古本及宋本不誤皆來賓服僞太甲方求俊彥則曰方非一方以形方求于天下則曰以四方求之於民閒音家或有說方步光反者衞包以淺學不明點竄經籍乃謂方是古字旁是今字於洛誥僞太甲僞說命諸篇改方爲旁僞書可無論致眞古文方旁錯出不一例又或將洛誥傳中四方方來下方字妄改旁字甚矣小學之不傳也今更正依廣雅訓爲大則諸訓皆關通如方正方且四方方竝大意皆不相遠而僞孔傳說偏而不該凡方之言正如此也又甚盛之詞也山海經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義和方日浴于甘淵有人焉方捕魚于海有黑人持蛇方啗之有人方扞弓射黃蛇皆甚盛之詞

尚書大傳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玉裁按古文尚書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尚書大傳勤施四旁旁作穆穆今本大傳勤施四方淺人依古文尚書改也凡攷古之必悉其源流如此

揚雄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也

僞武成旁死魄此襲漢書而未知古文當作方也

又按此孔傳當云方方來爲敬敬之道以方方二字釋經文

方字此正與堯典朞材呂刑同淺人增一四字改下方爲旁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衞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淺人所改邪

御衡不迷

魏志文帝紀裴注曰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漢魏間多讀古文尚書詔所引者古文雒誥也

釋文御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玉裁按此字本作御偶孔傳訓迓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也馬鄭王皆訓入彷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衞包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衞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横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雺可云徐亾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亾鉤反也　此反語非出馬鄭王謂以馬鄭王之訓推其切音當是某某反耳　盤庚御五嫁反牧誓御五嫁反今皆改迓字　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最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新定尚書音義而踵誤至此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說文三篇攴部曰敉撫也从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又曰侎或敉字从人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漢書元后傳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　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安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按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疑古文尚書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洑字誤爲減是其證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侯古文以爲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侯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其也

按孔以奉訓共則其字本不作恭衞包乃改之也詳見他篇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釋文單馬丁但反信也玉裁按此以其訓信而知其讀丁但反也馬讀單爲亶故訓信詩天保卑爾單厚毛傳曰單信也亦是釋單爲亶之假借故釋文曰毛都但反

周頌維天之命鄭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

今本作厭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猒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釋文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曰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玉裁按疑釋文烝下脫祭字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漢書律麻志云洛雒當是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孔本翼作弋釋文曰弋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玉裁按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

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論衡自然篇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鄉于時夏

釋文鄉許亮反按鄉衞包改嚮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釋文泆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按失聲𦥑聲古音同在第十二眞臻部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玉裁按其民皆可誅即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多士三字譌廣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

予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
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孔傳釋爲以道告汝衆士非
語意僞周官云若昔大猷正與僞傳出一手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
不敢有後無我怨
隸釋漢石經殘碑惟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玉裁按此今文
尚書然也王氏鳳喈云元字誤爲无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
經無不作无
唐石經初刻有後誅無四字後摩去重刻爲有後無三字初
刻字形尚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誅字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顧亭林曰又曰石經監本同今本作其曰
論衡雷虛篇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
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
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玉裁按此今文尚書
也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二部矜從令聲
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亡矣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
石經尚書殘碑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多下闕此今文尚書
也惟作維多告爾字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
逖當是本作逷衞包改之釋文他歷反今本作他力誤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遜壁中故書當是作愻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傳云無所賓外與馬云卻也同義徐音殯是也陸云如字非
孔意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石經尚書殘碑茲雒予維四方罔攸賓此字今鈔本刻本皆作賓顧氏所據漢隸字源作賓卽賓字也亦維爾下闕按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
雖亡而多士篇雒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雒非以火行
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爲所惑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榦唐石經已下作幹今更正榦从木倝聲若从干則兩聲無
形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曰啻徐本作翅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
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
石經尚書殘碑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闕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唐石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
九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閒多一字諦覩則是誨字與
傳教誨之言合雒誥亦有誨言二字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二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二十三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師古於翼奉傳鄭崇傳杜欽傳谷永傳引尚書無逸篇皆云
尚書亡逸之篇也然則師古所據尚書本作亡逸也
無今文尚書作毋逸今文尚書作劮亦作佚漢石經殘碑本
篇毋劮于遊田毋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
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爲不誤王伯厚困學紀聞
云無逸尚書大傳作毋佚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玉裁按
王所據大傳作毋今雅雨堂刻大傳作無誤也今大傳本作
佚困學紀聞云大傳作逸誤也失佚逸三字多通用是已史
記魯世家漢書谷永傳皆作毋逸皆今文尚書也魯人讀佚
讀爲佚如酒誥女無失之類禁中鄙斟酌古今而爲劮字
又按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
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　又按廣
雅釋詁三曰媱愓嬉劮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劮愓也此正今
文尚書舊說愓疑當作惕集韻引作婸婸與惕同也
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
之依
論衡儒增篇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
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喭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按今本作諺非也僞孔傳曰叛諺不恭正義曰論語由也諺
諺則叛諺玉裁按論語由也喭字本從口五旦反集解引鄭
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皇侃義疏本不誤釋文畔音半
反本今作畔今本釋文改大書畔字爲叛而刪畔則依陸所
見別本作畔喭此經文改喭爲諺傳及正義改畔喭爲叛諺
蓋始於衞包誤認喭諺爲古今字也王弼論語注云喭剛猛
也剛猛與不恭義略同後儒釋論語者謂喭同諺謂諺訓俗
語因訓喭爲粗俗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
必爲縕袍不恥車裘不私加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書所
引諺皆老成典刑之言說文曰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而
从口之字義復絕殊尚書字誤蔡氏乃釋爲習里巷鄙語皆
由不解畔喭爲何語耳畔喭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在今人
則不能通此所以貴講說也僞孔傳畔喭不恭蓋襲古說作
喭者古文尚書也作憲者今文尚書見洪氏所錄石經尚書
殘碑若汗簡所載諺之古文云見古文尚書者不必從也
論語釋文畔音半反喭五旦反玉篇由也喭魚肝切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正義喭音岸然則尚書亦宜音岸宋刊經典釋
文影鈔本在蘇州朱文游所盧弓父借之校刊新本云諺五旦反韻書諺無五旦之
音蓋唐初經文作喭故音五旦反天寶改喭爲諺至開寶又
改釋文之喭爲諺而五旦之音未改也刊注疏者改爲魚戰

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嗘無可考矣此原委幷然可言者近盧氏本獨此條不依宋刻改正

漢石經殘字晝之艱難乃劮乃憲旣延丕則侮厥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按稽奇古通用廣雅釋言曰劮𥢆也曹憲音逸與石經合噫作憲誕作延則其義未聞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昔在中論作在昔

嚴恭寅長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嚴釋文曰馬作儼按嚴儼古通用

漢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下闕 史記魯世家治亦作以祗作震此今文尙書也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目同在古音第一部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咎繇謨祗敬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漢石經作祗桒普祗復之魯世家作振者是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肆作故以詁訓字代之也享作饗與石經同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

其在高宗句絕時中論作寔釋詁時寔同訓是

爰暨小人作其卽位

暨商頌譜作洎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論語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禮記喪服四制篇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又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史記魯世家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尙書大傳殷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又四時篇尙書又曰諒陰三年論衡儒增篇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公羊文九年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玉裁按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闇陰古一字同音在侵韵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鶉鵪之鵪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鵪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

又按史記或作有此今文尙書然也下文亦罔或克壽論衡作亦罔有可證論衡引今文不改字

其惟不言言乃雍

史記魯世家雍作讙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鄭注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玉裁按史記作讙今文尙書也記與今文尙書合然則今文不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讙注云尙書作雍蓋以古文尙書正今文尙書也禮記多出於漢初同今文尙書者多矣

又按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玉裁按據此似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尙書成語非蓠戲毋佚篇文也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係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尙書

又按晉書杜預於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玉裁按此所引卽孔安國論語注而云書傳者大略之詞猶云於傳有之耳僞作尙書孔傳者用此信默爲無逸傳其實論語孔注亦是僞作非安國所爲何晏無識得以售其欺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魯世家嘉作密玉裁按太平御覽九十一東觀漢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斷 當作繼 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密靜天下容於小大槩括無逸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尙書作密古文尙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尙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今文尙書之一證　密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宓訓安以密爲宓假借之濾也　魯世家邦作國無時或二字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楚元王傳劉向說高宗有百年之福杜周傳杜欽說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篇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此皆用今文尙書也

按魯世家作五十五年旣不同今文復與古文不合　鄭君詩譜曰湯受命伐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玉裁按所引皆古文尙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

唐石經三十作卅

漢石經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

魯世家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其文在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下與古文尙書同而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 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之洪於殘石得享載每行字數也 是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大甲曰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儻非尙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凢造眞詛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大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大宗之

廣韻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不則今文家未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尚書者蓋或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淫亂殷復衰者必非古文尚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注古文尚書而云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此用今文家說注古文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從王肅及僞孔叢子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尚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此條今文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王雖鄭君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

漢書宣帝紀贊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玉裁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太宗中宗高宗言之漢人今文尚書說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漢書鄭崇傳諫哀帝曰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論衡語增篇云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後漢書郎顗對事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　自時厥後四字作時一字或作有三家相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漢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作罔或恐有改之者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鳳曰書云或四三年

中論天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徐氏所引書大段與今本合高宗不曰百年祖甲次武丁後徐氏所習者古文尚書也

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

尚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毋當作佚白虎通爵篇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孫之於經漢人已亡爲無益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王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爲優賢揚歷申勸爲厥亂勸思曰睿爲思心曰容王啟監厥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氏召弓按白虎通釋爲尚書亡篇逸篇讀尚書大傳有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如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云尚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並作尚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尚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即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共

漢石經功田功徽柔懿共按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而徽柔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孜僞孔傳釋徽柔云以美道和民釋懿恭云以美政恭民此必經文作共故云其民共民猶給民也即下文所謂供待也正義曰以此柔恭懷安小民似正義始誤解因之衛包擅改開寶中擅制釋文之共音恭矣今更正作共尚書供給字通作共而恭敬字作恭畫然迥別石經存字甚少亦皎然可證也左氏則供恭字皆通作共一書自有一書之例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對災異事云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與漢石經合隸釋云石經懷保小人惠于矜下闕谷用今文尚書也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鮮字魚旁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

釋文曰昃本亦作仄　皇今本作遑俗字疑衛包所改也下文則皇自敬德鄭注皇謂暇謂寬暇自敬可以證此之不生悉矣皇暇疊文同義爾雅釋言偟暇也凡詩書遑字皆後人所改如不遑啟處不遑暇寐之類不皇假寐與不皇暇食句法正同古假暇通用如假日即暇日非遺盾假寐之云也

楚語左史倚相云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按惠于小民即上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唯政之恭即下文以庶邦惟正之供也左史譌舉不以次敘

董仲舒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昊字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故國易而民安于字互易

西京賦盤于游畋李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古致正通用此作正爲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合本國語至於作於惠于作于十字之閒字體乖異故未可信也

倚相說毋勃子張說說命觀射父說呂刑惟楚有材可謂盛矣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此與梧相小人云大意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此下多士儒云云當別爲一節乃轉寫錯於外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周公曰烏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

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酒毋劮于遊田維字闕一其與古文大異攷漢書谷永傳對災異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正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其上所闕必正之二字漢時民間所習章奏所用皆今文尚書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此今文尚書也則其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古文尚書也古文今文之乖異如心腹腎腸懋爲優賢揚歷臏劓刵剠爲臏宮劓割頭庶𡲢往往而是或疑無逸此文爲僞孔竄改非也僞孔於今文所有多襲馬鄭之舊不得因其僞作今文所無乃并其眞者而不信也供蓋今文古文尚書皆作共字谷永傳引書而釋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度其意亦訓共爲供如顏師古釋以正身恭己而讀曰恭則經文惟之字不可通古文尚書蓋本作共字僞孔釋以供待衛包開寶改爲供也

古文苑漢酈炎遺令書按無逸于上無湎于酒語意襲今文尚書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引古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漢石經殘碑其毋兄曰今日下闕今文尚書作毋兄古文尚書作無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益讀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歎況或作兄兄是古字況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塡兮召旻職兄斯引三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尋秦誓詞義則兄亦訓皇暇矣尚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然則皇蓋齊言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

翼奉傳奉上疏曰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詣闕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按無作毋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凡古文尚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今文不言受　又按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亡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與今本尚書不合

酗唐石經作䣱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說文解字第三篇言部譸字下第四篇予部幻字下皆引無或譸張爲幻無胥字

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亦無胥字而作侜爲異玉裁按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讀釋文曰馬本作輈攷揚雄國三老箴作侏張詩陳風傳箋作侜張後漢書皇后紀作輈張皆同音隨用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漢石經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荆至于下闕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此今文尚書也聽聖字古音同部而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襲衞賈馬鄭之本汗簡耳字下注聽字亦聖字一字兩讀蓋非也

又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也

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繇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祗作然不

周公曰烏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今文尚書此文次第皆不如是見前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下闕

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兄自云今兄作皇隸釋引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搨非有二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曰一時失檢耳

啻徐仙民本作翅見上篇音義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聽今文尚書當亦作聖

周公曰烏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石經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無其字此今文尚書也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㠯石經殘碑篇末於戲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

廣川書跋曰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殘破不屬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乃逸乃諺既誕作乃劮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按廣川所錄與黃氏洪氏皆合而有脫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三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二十四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墜當是本作隊衞包所改

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烏呼君已曰時我

釋文曰終馬本作崇云充也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道出于不詳於戲君闕曰時我此今文尚書也終作道祥作詳烏呼作於戲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共上下

傳以泰誦共衛包改作恭非也

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此今文尚書也

弗克經歷嗣前人共明德

共訓奉衛包改作恭非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論衡感類篇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

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燕召公世家曰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玉裁按廣澤王氏本率作卒誤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釋文於下文孔傳音義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玉裁按詩大雅予曰有本奏其音當本讀平聲奏讀上聲爲協　羣經音辨引矧咸奔走奔布忖反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此蓋今文尚書之文與古文尚書異也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佀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今本在昔宋本昔在注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宜从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貢監本也作厥亂勸寧王德無之字）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

玉裁按此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尚書作割申勸寧王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爲擊古文台爲嗣正同今博士讀者謂夏侯歐陽尚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尚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尚書無今文尚書名目也

集韻十四太创居太切制斷也書创申勸寧王之德鄭康成讀玉裁按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然則蓋是詞助集韵謂割有居太切鄭康成讀則可易割爲创訓斷制入太韵而云鄭康成讀則不可鄭尚書何嘗有创字宋次道家古文尚書及汗簡乃有之　集韵入聲十二曷割古作创按创乃创之譌创卽太韵之创字从人亡人亡者匃字也太韵作创形亦誤

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記緇衣作周之理也若作创則與周絕遠此宋次道家古文尚書之不可信也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创申勸寧王之德按此句見集韵非漢儒所引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

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

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南宮馬本作南君

又曰無能往來

漢書朱雲傳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師古引君奭篇亡能往來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釋文曰冒馬本作勖勉也玉裁按勖今音許玉切古音勖與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勖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贛盤庚懋建今文尚書作勖建也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此引君奭作勖聞與馬本同且冒勖字異而皆下屬爲句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鎦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丣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爾玉裁按楚金說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說文四篇目部曰瞀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瞀

玉裁按許所據者壁中故書也孔安國以今文讀爲冒字若然則壁中瞀字不必訓低目視矣

令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釋文云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釋文否方九反當是本作不方九反薛氏季宣作弗卽其不字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

按監本汲古本皆作茲攷說文艸部茲字下云艸木多益水部滋字下云益也常棣召旻毛傳云況茲也韋昭注國語云況益也然則茲滋古通用

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

俊足利古本作畯說見洪範

在讓後人于丕時烏呼

盧氏文弨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烏呼上　顧氏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呼君已同不當有公曰也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四終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二十五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戚衞包改作慼俗字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玉裁按鄭王讀甲爲狎孔傳云甲於二亂之內則是讀甲爲夾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閒字作夵也凡爾雅之訓故有言轉注者有言假借者釋詁云狎習也此轉注也釋言云甲狎也此假借也借甲爲狎則甲音狎是以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公云甲狎也徐仙民甲音胡甲反不誤匡謬正俗譏之誤矣韓詩作狎本字也毛詩作甲假借也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季宣曰大爲民荼毒也玉裁按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見古籀舒荼字通用如史記荊荼是徵玉藻諸侯荼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誣矣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

說文十二篇至部曰懫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大徐本作遜小徐本作孫說文辵部云遜遁也孫者遜之省春秋經夫人孫于齊　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懫懫讀與摯同玉裁按說文所據多氏字

今尚書懫作懫天寶閒改也釋文懫作懫開寶閒改也釋文曰懫勑二反說文之二反玉裁按懫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尚書本作懫與說文所引同衞包妄謂懫爲古字懫爲今字改懫作懫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懫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懫字也不云說文作懫則可知大字本作懫矣集韵去聲六至兩云懫或作懫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　之二反者卽許君所云讀若摯唐以前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語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韵也

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蔡邕注典引曰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

玉裁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愼輔相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愼刑罰又疑經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考定之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烏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馬本多士大淫屑有辭同此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

大雅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周頌武箋云言不汲汲於誅紂須假五年正義引書注同玉裁按經文本作夏鄭注用鄉飲酒義釋爲假其箋詩則徑用須假字大雅周頌同也詩釋文曰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按作暇者淺人所改耳楚辭聊假日以媮樂假一作暇偶孔本尚書作須暇之子孫此正用鄭注易夏爲假而又作暇如用鄭注易卯谷爲昧谷之比今更正作夏　周頌武正義引多方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暇從孔本又脫湯字　思文正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　古義假訓大故假包閒暇之義須假或改爲須暇假日或改爲暇日總由泥於假訓假借暇訓閒暇不知其義相兼無煩改字匡謬正俗似未識此意而引登樓賦作假日可證今本文選之誤李善注假音古雅反引孫卿子多假日其出人不遠也又引賈逵國語注假閒也又云假或爲暇引楚詞聊暇日以消時今刻文選竝譌正之於此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害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害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害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玉裁按今本害作曷此衞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今皆更正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

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　顏師古曰孔安國云夾近也徐仙民音夾爲協按夾旣訓近音㕸不得讀爲協也玉裁按顏說失之拘泥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說文三篇攴部曰畋平田也从攴田周書曰畋介田玉裁按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書宅爾宅田爾田則畋字一本作田古義也

說文爾作尒引文侯之命賚尒考工記槷尒論語鏗尒皆同
尚書正義卽此敢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尒之誤豈經文本作
尒而衞包改爾歟

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
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相中尉曰書
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
也言我敎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玉裁
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葢今文尚書本然

我乃其大罰殛之

各本作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按作極者是也
足利古本亦作極

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箋云屆極也此用爾雅
釋言文裴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
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
釋文屆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殛而字不誤今本注疏
乃遭淺人妄改極爲殛矣今據鄭箋以正多方　閟宮正義
云屆極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
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
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誅紂於牧
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玉裁按此條辨
極是殛非其意甚明今本遭淺人盡將極字改爲殛字誅紂
於牧野之誅字亦爲殺字則不可讀矣而釋言極誅也郭注
書曰鯀則極死正與裴松之注魏志所引詩書合爾雅音義
極紀力反正與詩閟宮音義同淺人盡改經注釋文幸又可
據毛詩正義更正　唐石經作殛誅也不可從　屆極也極
窮也鄭意謂罰窮紂於牧野作正義者未能憭然是以必兼
引極誅也以足成之　昭七年左氏傳昔堯殛鯀於羽山釋
文云殛本又作極　小雅菀柳後予極焉毛傳極至也鄭箋
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
不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此又釋言作
極不作殛之明證也詩釋文曰極毛如字鄭音棘陸氏未憭
於訓誅古亦讀如字無庸分別極非殛之假借字也凡攷一
字必博觀互證而後明類如此　此詩鄭引誅訓釋爲刑罰
君閟宮則言罰極也包至誅兩義在其中矣　集韵曰殛訖
力反或作極此從洪範多方音義採取者也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烏呼猷告爾有方
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尚書大傳周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
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
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玉裁按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
此今文尚書也古音賦伯同在第五魚鐸部

爾罔不克臬

釋文曰臬馬本作劓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
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三篇言部曰諅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諅于凶德
玉裁按玉篇廣韵集韵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所刻大
徐本作爾尚不諅于凶德誤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韵本皆不誤尚上古通
用僞孔尚書本作尚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
夏改暇之比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雒邑尚永力
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
事有服在大僚王曰烏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我則致天之上下皆闕

離逖爾土

逖當是本作逷衞包所改離逷卽離逖謂分析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五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

說文三篇攴部曰敀迮也从攴白聲周書曰常敀常任王氏
鳴盛曰據楊雄侍中箴應劭漢官儀胡廣侍中箴常伯常任
如漢侍中之職說文作敀爲迫近之義玉裁按漢人亦多作
常伯不作敀此葢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
伯

常任準人

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常伯常任辟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
準作辟

綴衣

楊雄兗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贅衣鄭
注周禮引顧命贅路贅綴古通用

虎賁周公曰烏呼休玆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

石經尚書殘碑亂謀面用下闕此今文尚書也謀上有亂

則乃宅人玆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
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石經尚書殘碑于厥邑其在下闕

烏呼其在受德暋

正義曰釋詁云暋強也暋卽昬也故訓爲強玉裁按此當云
暋強也昬卽暋也暋訓爲強乃合疑正義所据經文本同殷
庚作昬與陸氏德明本作暋不同今本自依陸氏耳爾雅昬
暋俱訓強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昬字乃暋字之假借故
同訓強此正善發明爾雅如鄭注殷庚亦讀昬爲暋
說文十篇心部曰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

旻小徐本無此十字玉裁按此壁中故書也忞或爲敃猶暋亦作𢽥
古音文聲昏聲敃聲同在第十三部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
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
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十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
玉裁按作灼見則爲同部假借字矣
以敬事上帝
石經尚書殘碑有會心以敬事下闕按俊作會此今文尚書
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
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
心
石經尚書殘碑王維厥度心乃下闕按此今文尚書也無克
字宅作度凡今文尚書宅作度
漢書敘傳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眾宅心今按尚書無此
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
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
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
基
石經尚書殘碑受滋丕丕其於戲下闕玉裁按此今文尚書
也此作茲基作其烏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
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
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書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譯之今文
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
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
烏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
立政相我受民勸相我國家呂刑今天相民孔傳相俱訓治
釋文云相如字正義云相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

玉裁按如正義說則釋文不當云如字矣攷尒正釋故艾歷
覛胥相也乂亂靖神弗淈治也二條蓋古本有合爲一條者
爲孔傳之所因也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
彥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
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
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閒而至也水氣閒堯
旱氣閒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之聖
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鄺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
赴之者得宜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詳仲任意於末字句
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
災異也論衡作物此今文尚書也訓爲災物此今文尚書說
也作勿者古文尚書也
烏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石經尚書殘碑旦以前人之徽言下闕按已受作以前徽作
微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同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
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
克由繹之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儒所引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
未檢得所出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尚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石經尚書殘碑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按無于字在作哉
此今文尚書也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哉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釋文曰憸本又作㥶按說文心部引相時憸民正作㥶字
說文三篇言部曰譣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按譣
者今之驗字周書憸人字如此作則於六書爲假借如敱狟
之比此亦壁中故書然也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說文十篇力部曰勱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勱相我邦

家讀若萬玉裁按小徐本作讀與厲同一切經音義勱音靡
辯切凡古文尚書多作邦凡今文尚書多作國玉篇亦引書
勱相我邦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
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齊語以方行于天下韋注方當作橫明道二年本如是近本
作方猶橫也玉裁按橫讀古曠切充也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石經尚書殘碑王之鮮光以揚武主下闕按耿作鮮此今文
尚書也東觀餘論引文王之鮮光
尚書大傳周傳雒誥篇曰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
訓覲作勤耿作鮮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
烏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
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𢘿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二十七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玉裁按釋懌同字如毛
詩說懌女美鄭箋讀爲說釋孔傳不悅懌猶今人云不爽快
不自在也其疾淺馬云疾不解則深矣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此蓋今文
尚書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
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憑

爲濯之上常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盛更作濯鄭葢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處乃云天子類面謂之濯衣甚違不知葢闕之義夫洮類自是二事浣衣自稱濯耳非兼類在內也尙書後案駁虞乃摘出洮類爲濯四字系之鄭注似文理未安且云鄭無浣衣之語鄭未嘗作昧谷鄭未嘗作分北三苗云云仲翔親讀鄭書注而非之非造爲蜚語以誣之者後按欲翼鄭而又不能折虞且以誣虞玉裁說文解字讀中於瑁字兆字𠬸字洮字皆辨及之　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跳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　說文小篆作沬古文作湏類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今說文作湏乃是誤字尙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

相被冕服馮玉几

馮今本作憑此必衞包改也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皮冰反未有作憑者衞改尙書之馮爲憑而開寶中又改釋文之馮爲憑今更正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說文十四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玉裁按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字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漢石經几乃闕　召大保下闕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尙書作彤伯龍臣尙書作武臣玉裁按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尙書也而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玄圃詩李善注尙書曰昔先內文王武王宣重光鍾士季檄蜀文李善注尙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漢石經通殷就大命在下闕　見隸釋及東觀餘論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也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禹貢達于河達于菏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達讀如撻

在後之侗

釋文曰侗馬本作詷云共也　說文言部曰詷共也引周書在后之詷玉裁按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無夏字　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無夏字

敬御天威

玉裁按今本御作迓天寶以前必作御釋文因傳訓迓必有御五嫁反之文自衞包改之開寶中又依以刪釋文矣此字作御則兼包他義御天威者謂用天威治民也如雒誥之御衡不可改迓況卽訓迎亦當作御乎般庚牧誓雒誥諸篇旣詳之矣今更正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二篇辵部逾㦲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玉裁按康王名釗見說文解字刀部釗字下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韓愈諱辨皆云然而唐人丘光庭因康王之子諡昭乃爲異說謂康王名釗非釗也鈙爲野言鈄丩聲一作鈂弩機也廣韵集韵皆於三蕭四宵韵內釗字下注云亦弩機此正曹憲注廣雅所譏世人以鈂釗爲一字者丘氏知其爲二而欲以釗改康王名豈馬班許韓皆誤乎攷小顏漢書注釗音之遙反又工遼反張守節史記正義釗音昭又古堯反玉篇云之姚切又古堯切廣韵集韵皆四宵音昭三蕭音梟安知古堯一反非周時古音而狃於今之人專讀如昭遂取爲不諱嫌名之證乎至若白虎通引顧命迎子劉劉字自是版本之誤而元人乃不以爲誤雖曰闕疑抑無眞見矣又按方言郭注釗居遼反尚書釋文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郭不言音昭陸列昭音於次說然則自唐以前皆讀如貂可無嫌名之疑也

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冒釋文云馬鄭王作勖　釋文云貢如字此謂孔義也又云馬鄭王作贛音勑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戇也說文心部曰戇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戇汲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集韵去聲三用曰戇亦省作贛丑用切此本尙書音義也聲類韵集丑用切與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其說又與鄭王不同也贛从貝竷省聲竷苦感切說文引詩竷竷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年傳贛諫贛讀如坎卽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白虎通陷字初學記引不誤今本譌作伯或云當作柏柏者迫也說非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翌日乙丑

漢石經非幾茲郎下闕　按旣作卽此今文尙書也　翌今本作翼衞包之誤也集韵一屋翌音余六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玉裁按此本周禮司几筵音義據劉此讀可證翌爲昱之假借不容妄改爲翼也今更正

成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　周禮司几筵鄭仲師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厤志云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

玉裁按班所引今文尙書鄭馬古文尙書同有成字僞孔刪之非也說詳酒誥周禮天府注引書無成字或後人刪之王鳳喈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俟攷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漢書古今人表弟三等中桓南宮髦玉裁按中仲毛髦古皆通用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白虎通爵篇云尙書曰王麻冕黼裳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

玉裁按凡古文尚書作逆今文尚書作迎如古文尚書逆河馬班作迎河之比周禮巾車注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此引古文尚書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翌今本作翼傳訓翌為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衞包妄改為翼今更正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太子注云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玉裁按此本蔡邕典引注蓋蔡氏引尚書延入翌室卹度宗而申之曰度居也宗尊也云云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尚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隸釋載漢石經殘碑黼衣下闕此今文尚書也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依或扆字見釋文然則古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

按明人有為九經考異五經考異者其所援石經多不可信如云契石經作㝞召誥則至于豐作卽至于豐雒誥頒作放多方胥伯作胥賦立政其勿以憸人作毋以譣人在後之侗作在夏后之詷黼裳作黼衣皆或取諸說文解字或取諸尚書大傳而謊云石經以欺世顧命漢石經黼衣誤謂黼裳之駁文凡漢石經在隸釋之外者多不可信如楊用修引石經㸚㸚彼有屋本諸玉篇非見石經也

牖閒南鄉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鄉古經傳鄉背字多如此如禮記明堂位鄉飲酒義燕義等篇可證不作向亦不作嚮向義殊別集韵分列是也嚮字俗製上下皆諧聲也衞包以嚮字改經開寶閒又將釋文鄉許亮反改為嚮字矣今更正

唐石經及版本作篾从竹乃是俗字耳今更正　說文四篇首部曰蔑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蔑席蔑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玉裁按許據壁中古文也敷布古通用篾蔑古通用尚書篾席其訓纖蒻則其字當作蔑而作篾者假借也許君造說文曰火不明也此其正義引書而又釋之曰纖蒻席也此其假借之義正如圛字正義回行也商書之曰圛則訓升雲半有半無堲字正義曰土增道上也虞書之堲讒說則訓疾惡二処文灋皆同又如朋淫之借堋作好之借致桓桓之借狟皆作此例許君親見古文本錄其字多異後來尚書但作蔑朋好桓者講說家以易通之正字易之也四席諸家說各不同讀者皆不得其意義馬云蔑纖蒻王肅云蔑席纖蒻苹席許氏說文云蔑席纖蒻席也三家說同此合下文底席為言底席為蒻苹蔑席則蒻苹之纖細者蔑訓細方言木細枝謂之杪江淮陳楚之內謂之蔑郭注蔑小皃也鷦鷯謂之蔑雀於此可知經文本作蔑故諸家以纖說蔑衞包因孔傳訓為桃枝竹遂改蔑為從竹之篾形聲會意絕不可知而開寶中陳鄂又依以改釋文矣鄭云蔑析竹之次青者此則合下文筍席為言禮器正義引鄭注尚書曰筍析竹青皮也是析其取外之青皮為席謂之筍席析其次青者為席謂之蔑席鄭意蔑同禮注之篾字也底席鄭云底致也蔑纖致席也此蒙上文蔑席為言蔑席之纖致者則謂之底席致者今之緻字底致也比傳字義以立說鄭又云豐席刮凍竹席也凍當是湅之字誤湅治也刮湅亦合下筍為言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刮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刮治使浮筠色澤姘容可觀故曰豐席鄭君四席皆主竹而言豐筍以外青刮治與不刮治為別底蔑以次青緻與不緻為別不牽合周官一字也　又按說文纖蒻各本譌作織蒻字之誤也蒲不可云織雖左氏有織蒲之語然恐非許意

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玉篇曰茋之履切書云敷重茋席孔安國曰茋蒻苹也本作底玉裁按俗加艸作茋也正義云禮注謂蒲席為蒻苹不言何篇禮注今攷閒傳鄭注曰苄今之蒲苹也釋名蒲苹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苹本當作平俗加艸耳今本釋名苹誤草不可讀集韵五旨茋字下尤譌舛說文曰蒻蒲子可以為平席也世謂蒻平今本說文無世謂蒲平四字太平御覽所引有之馬王云底席青蒲席也說同鄭君云底致也蔑纖致席也蒙上文蔑席而言致緻古今字據鄭說可知經文底不當從艸矣　又按說文蒻蒲子猶玉子蒲謂蒲之稺脃或改為蒲本非也

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孔云筍蒻竹玉裁按此蒻字从艸誤當作弱竹謂穉竹也有謂竹胎為筍者周官之筍菹是也有謂穉竹為筍者此是也正義誤馬云筍箁箬也此謂取筍籜箬編為席與孔說異鄭注則又不同其說曰筍析竹青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筍攷今本禮器作筠鄭本作筍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孚讀為浮尹讀為竹箭有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釋文尹依注音筍又作筠于貧反古字旬勻多通用如易坤為均亦作旬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為均說文古文鈞从旬作銞竹胎評筍竹青皮亦呼筍後人分析別作筠康成時筍筠不分筍卽筠字讀于貧反　尚書釋文徐云竹子竹為席于貧反此當云筍子竹也子竹為席轉寫脫字子竹卽孔傳弱竹也于貧反謂孔說筍字讀于貧反也仙民古文尚書音一卷為孔傳作其旁及馬鄭義者必云馬音某鄭音某此不舉鄭說知仙民謂孔訓子竹讀于貧反也集韵十八諄曰筍于倫切弱竹可以為席也此正用徐音于倫卽于貧也又可以證作蒻之誤尚書後案改徐語云竹子皮為席闌入鄭義非孔說

高帝紀以竹皮為冠韋昭曰竹皮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此與鄭注析竹青皮合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閒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釋文鄉許亮反俗本注疏皆改作嚮正義引顧命鄉皆作嚮則天寶已後俗人所改也

西夾徐音頰此卽多方夾音協之理也

越玉五重陳寶

說文宀部曰宲藏也从宀禾聲禾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玉裁按史記一書寶字皆作葆亦其理也許君蓋據壁中眞本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說文一篇玉部曰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疑脫河圖二字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玉裁按此所引尚書絕異蓋今文

尙書也王俭褚淵碑文餐東野之祕寶李善注云雒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則古爲杼古序字也玉裁謂尙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牆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尙書蓋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　又按顓頊二字葢即古文尙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殿文如般庚篇之優賢揚歷也蔡氏據今文尙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矣

兌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兌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釋文曰垂劉音瑞

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路今本作輅必衞包所改也古經傳無作輅者周禮巾車禮記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儀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此取路大也之義）釋名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今本釋名俗改作輅）今更正論語乘殷之輅亦是俗字當改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正義引尙書亦作贅

錢氏曉徵曰塾說文無此字當用墪字墪或作埻見後漢書注辜孰聲相近後漢書劉縯傳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旦起射之章懷注曰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埻音之允反玉裁按西山經騩山錞于西海北山經錞于母逢之山又敦題之山錞于北海中山經耆玉錞于元石東山經竹山錞于江郭注錞猶隄埻也音章閏反按集韵埻朱閏切壘土也亹當作埻錞亦言屬也屬音之欲切敦髮祝髮同謂斷髮也音理亦同山海經凡言錞者皆謂冒䣢絡相聯屬玉篇埻之允之閏二切引山海經隗山是埻于西海郭璞曰埻猶隄也然則今本山海經从金作錞誤也說文無塾字而埻字下云塾也攷衆經音義云通俗文積土爲埻纂文吳人謂積土爲埻許君以塾訓埻然則塾者正今江蘇人所謂埻頭門牆之伸出者謂之門埻頭所謂門塾者即因此疑其字古當作埻或作墪久乃譌爲塾而讀如孰也俟更詳之　門側之堂皆不與門當故其訓爲埻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詩曹風正義顧命曰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玉裁按此葢鄭本鄭注與尙書釋文所引馬本馬注合顧命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鄭風正義引顧命經注皆作綦皆依附經文作綦耳曹風正義且云書注不破騏字爲玉綦又曾顯正義曰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我馬維騏是則鄭本之作騏無疑矣騏綦古通用說文綥帛蒼艾色也綦綥古今字騏馬青驪文如綦也然則綦與騏其色正同今本說文作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非是當依李善釋元應所引正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戉立于西堂

今本作鉞攷釋文小字云音越說文云大斧也按說文戉大斧也鉞車鑾聲也二字絕殊偽經文作鉞則元朗當云說文作戉大斧也以其無作戉二字則知大字本是戉字自衞包妄謂戉古字鉞今字改經文之戉作鉞開寶間陳鄂又改釋文大字戉作鉞而小字則仍其舊文理舛逆橫決不可通矣此與多方之㒸同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說文十二篇戈部戣字下曰周書侍臣執戣立于東垂兵也从戈癸聲

說文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冕執銳讀若允臣鉉曰許愼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鋋字相次又按今文尙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玉裁按治尙書者自蔡氏仲默以來皆謂銳字當依說文作銳矣而未得其詳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銳字有銳字與鈒鋋鉈鏦鍭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强輩所增而徒會切矛也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尙書作一人冕執銳也考廣韵十七準無銳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切集韵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韵略黃氏韵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銳字巫依校漢書始引說文銳侍臣所執兵云云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廁於鋋小矛也之下鋋短矛也鏦矛也鍭長矛也之上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本補此字而又比傳鄭孔矛屬之訓廁之諸矛間侍臣所執兵語甚糢塗廣雅釋器說矛有鍭鏦䥍鉈而無銳似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集韵十二祭銳俞芮切侍臣所執兵或作鍉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或作銳此合銳鍉二字爲一字不免牽合陸德明時尙書自作銳非德明改銳爲銳也而或疑衞包改之尤誤矣當依尙書作銳音徒外切

說文列字自有次第金部自鏡銘以至鏝鑽鑢凡若干字皆器名也鐩銳也以音近爲訓其下不當云銳芒也橫梗於中使鏝鑽鑢等字不貫益銳字應與錭鈍鉓爲伍若云因上文鏙銳也而釋銳則錐之前有鑯鋭也何不釋於鑯後乎竊以爲銳字本是銳字讀若允本作讀若兌故玉篇廣韵集韵銳皆徒會切實本說文而玉篇廣韵皆無銳字（徐自言用唐韵而廣韵無銳余隼切之文則非唐韵也讀若兌既誤作讀若允則依允字爲音耳）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屬許氏說文音兌廣韵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韵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兌也而讀若兌之下或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徙分置

岳氏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曰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寶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注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玉裁按越中本作脫譌字也玩岳氏語其所據說文亦作銳無銳字宋時說文尙有善本存焉

玉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紼冕篇尚書曰王麻冕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

說文一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白虎通爵篇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玉裁按作銅者今文尚書也虞仲翔所謂今經益金就作銅字也今經者今文尚書也云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者謂伏生尚書本亦作同說今文家易爲銅字訓爲副璽也班孟堅因今文家作銅故云受銅藏銅正謂天子副璽通典引白虎通乃用古文尚書改銅作同非班氏之意近校白虎通者不知此而一依通典誤矣

裴松之三國志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作月本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虞意冒字是冃字之譌冃瑁者謂冃天下之瑁也詆訾鄭君欲命學官改同作冃冃瑁爲一物鄭君訓同爲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詫大保受同及已下同字皆如貫珠儼如仲翔改作上宗奉冃瑁乃受冃瑁則三宿三祭三詫者果何物乎且已下同字可皆更爲冃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冃爲贅也大保受冃降以異冃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悖謬甚矣李長云同者大同天下亦以同瑁爲一物鄭覺其非乃更之而漢時今文尚書益金作銅詁訓副璽夫銅爲副璽與經文宿祭詫酢者何涉而乃云其說猶愈於鄭乎仲翔駮鄭四事無一是者既於說文解字讀各辨之矣

錢氏曉徵三國志攷異云今本尚書同瑁連文同瑁名是一物仲翔以古冃字似同鄭氏從誤作同又訓爲酒杯以此譏鄭之失則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冃而鄭作同也今本尚書出於梅賾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乎玉裁戊戌年說文解字讀初稿亦同錢說後翫正義引乃受同瑁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知古文尚書實有二字馬云同者大同天下儼無瑁字則大同天下爲何物而奉之受之乎白虎通亦引乃受銅瑁則今文尚書無異也乃改正如今說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憑衞包改作憑開寶中又幷釋文改之

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

卞各本作卞按卞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龢韓勑三碑釋文云卞皮彥反徐扶變反與上文雀弁音正同據此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爲二不始於開成石經也九經字樣云弁今經典相承或作卞詩小弁漢書亦作小卞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荅白虎通引作對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荅字今文皆作對如雒誥奉荅天命尚書大傳作奉對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

正義引鄭注云徐行前曰肅益鄭讀宿爲肅

宅今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玉裁按說文七篇宀部曰詫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許所據益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詫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詫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益說書家有讀詫爲宅者鄭訓爲御行亦於古音同部求之

玉篇宀部曰詫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今本詫三字宿三祭三詫孔安國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吒玉裁按然則孔本亦作詫而咤乃吒之譌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受同祭嚌宅

釋文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玉裁按徐音則宅同度古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韵十一暮曰度或作庑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

說文二篇口部曰嚌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嚌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

白虎通紼冕篇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布乘黃朱之異文也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紱此正用今文尚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芾亦作韍蔽膝也假借作紱芾紼黻朱黻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黻注本云朱黻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又作紱其音「今本舛誤

白虎通曰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玉裁按今本譌舛不可讀爲正之如此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

賓稱奉圭兼幣

玉裁按說文所引稱奉介圭益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而合之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篇尚書曰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荅拜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書曰畢協賞罰玉裁按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尚書大傳云書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

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太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溷爲一王伯厚偁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又按史記畢力汲古閣刻不誤王氏刻力作立恐誤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三篇攴部曰敷㪉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按經傳㪉皆作施敷皆作敷漢碑多从寸作敷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

寡命與大雅寡妻康誥寡兄同訓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七終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八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僞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　釋文曰馬本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正義曰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玉裁按僞孔自王出在應門已下爲康王之誥今不從

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釋文曰馬讀厎至齊絕句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石經予誠予玉裁按此王堯惠補字之誤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漢書谷永傳永對上曰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　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注引尚書亦作無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無反字葢今文尚書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二十八終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二十九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粊誓第二十八　　周書

說文七篇米部曰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玉裁按各本作棐北聲玉篇廣韵引說文作棐皆誤也北聲在之咍職德部比聲在脂微皆灰部粊在至韵形譌作棐古無从米从北之字經典釋文五經文字皆不誤今訂正春秋定公十年左氏傳曰若其不具用秕稗也陸德明曰又作粃必履反玉裁謂粃卽粊之或體也周書有粊誓者卽衞包本之費誓也周官經雍氏禮記曾子問今本禮記誤改作費釋文可證鄭注皆作粊誓尚書大傳作鮮誓史記作肸誓集解曰徐廣云肸一作鮮一作獮駁案尚書作粊索隱曰尚書作粊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卽肸字異也玉裁按鮮音一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葢許鄭從古文尚書作粊史記用今文尚書也據裴駰司馬貞則唐初尚書本作粊衞包用貞粊卽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鄂乃又改釋文之粊爲費王氏鳳喈曰粊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祕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費伯率師城郎後幷於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兖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卽在此皆非也儀禮士喪禮記有秘鄭注古文秘爲粊此假粊爲秘也今刻儀禮粊譌作棐

釋文粊音祕今說文兵媚切

又按肸鮮獮三字雙聲尚書大傳作鮮史記作肸今文也史記多從今文許君說文鄭君周禮禮記注作粊此古文也據史記集解云駰案尚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然則駰所謂尚書者卽孔本之尚書孔本經文及傳文皆作粊與許鄭本同明甚天寶三載衞包乃改爲費耳司馬貞索隱亦云尚書作粊誓粊地名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也今索隱單行本粊改爲費而震澤王氏所錄不誤又如宋世家曰獮索隱云尚書作圖今震澤王氏所錄改爲尚書作獮而單行本不誤凡古書之當參伍以求其是如此陸氏尚書音義當有粊字音訓又經開寶中刪改矣粊果在東郊則非季氏之費邑王氏鳳喈辨甚確孔傳與正義皆無此說衞包葢依小司馬陋說改之　五經文字米部曰粊周書篇名今文作費此大麻中謂天寶所改爲今文也　廣韵五至粊魯東郊地名此用孔傳葢陸法言元文也可證孔傳不作費　玉篇米部棐鄙冀切惡米也此粊字之誤也後人不知更正而於部末補棐粊二字宋人所爲也

又按玉篇棐字或是顧野王所据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爲棐也集韵之粃卽粊字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本作郐音徐玉裁按說文邑部郐邾下邑也魯東有郐城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郐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郐竝音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郐者在魯東切近擊柝相聞故曰東郊不闢郛魯之閒得有戎者如衞亦有戎州也齊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徐廣云其字從人陳氏邑索隱亦說以說文之郐則非也　又按前說非也劉氏明言郐音徐然則徐之或體作郐耳徐州之戎說固不易

善敹乃甲冑

說文三篇攴部曰敹擇也从攴寮聲周書曰敹乃甲冑玉裁

按說文网部罘从网米聲或从卢作𦊆然則敉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旁徹之音義略相協

敿乃干

說文三篇攴部曰敿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敿乃干

無敢不弔

玉裁按弔遇也遇至也至緻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礪者厲之俗字也唐初本當亦作砅於𠪚應引砅砥砮丹知之

今惟淫舍牿牛馬

說文二篇牛部曰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牿牛馬玉裁按大徐本無淫舍二字李燾因之小徐本今惟淫牿牛馬無舍字韵會引小徐併無淫字此非轉寫奪去郎叔重當年筆誤也攷鄭注云施牿於牛馬之腳施訓經文之舍也孔傳云大放舍牿牛之牛馬大放舍訓經文淫舍也以今音讀之孔讀舍上聲鄭讀舍去聲也舍置此蓋賈杜衛馬鄭本同然者或乃據脫去淫舍二字之說文以改周書此爲顚倒見牿許叔重訓爲牛馬牢鄭君則讀爲梏桎梏之梏正義云鄭元以牿爲桎梏之梏謂鄭讀牿爲梏而易其字也牿字漢時蓋惟古文尚書有此字故說古文者或訓爲牛馬牢或讀爲梏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本作梏九家及說文作告未嘗作牿也鄭志汾陽問大畜注云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荅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故以足言之鄭意旣梏之復敷擭敜穽庶可無傷牛馬

杜乃擭敜乃穽

釋文曰杜本又作敷　周禮雍氏注書柴誓曰敷乃擭敜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玉裁按正義云杜擭則賈氏公彥尚書亦作杜也　說文三篇攴部曰敜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穽　敜釋文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玉裁按念聲之字不當切乃結儀禮注多訓塞故敜與涅同二字雙聲也釋文云擭戶化反徐戶覈反按戶覈反音獲獲胡麥切在二十一麥宋時釋文覈譌作覆集韵乃於一屋曰擭胡谷切書杜乃擭徐邈讀其因誤不察如此

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

按經文言無敢者六惟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今坊閒集傳作無敢越逐者誤也

史記魯世家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玉裁按作振者蓋今文尚書也殷庚爲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祗動咎繇謨曰嚴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㝢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記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下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注云畛或作祗祗振語之轉

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

釋文云商徐音章按此舊音也仙民謂孔傳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麻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通亦言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今本白虎通章皆誤商後案因徐音釋商爲表明殊未憭　匡謬正俗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爲章估有何義荅曰周書柴誓云我商賚女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民商音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卽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稱今本匡謬正俗作賁誓天寶已後所改也

玉裁又按史漢貨殖傳皆云千章之楸木千章如淳曰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攷百官公卿表將作大匠屬官有東園主章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此皆謂能度材爲章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卽章度不讀戶羊切也集韵商諸良切度也尚書我商賚汝徐邈讀

無敢寇攘

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十一卷嫁名於宋之王應麟今人多傳抄者其書不無小疵如此篇寇劫取也出詩蕩正義因其亡失曰攘博士讀曰𤕤出爾雅疏今按爾雅釋詁儴仍因也邢疏費誓曰無敢寇攘鄭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儴攘音義同施博士讀曰𤕤邢所引因其亡失曰攘此出詩蕩正義及史記魯世家集解其下則邢語也而施博士讀曰𤕤郎尒正釋文之施息羊反也施乾者陳博士爲爾雅音邢氏不欲徑用文而小變之又昧於漢人注書言讀爲讀曰者皆是易字言讀如讀若者皆是擬其音此當言讀如𤕤不當言讀曰𤕤也後案襲惠之誤且曰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一似今文家作無敢寇𤕤者不可不辨

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篇尚書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

玉裁按峙从止寺聲轉寫者易止爲山耳爾雅釋故峙具也亦同其義卽說文之偫字也孔云儲峙卽儲偫也說文食部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粻按所引與今本古文尚書不同而音義皆略同說文米部無粻字而詩大雅以峙其粻王制五十異粻爾雅釋言鄭箋注皆曰粻糧也大雅又云乃裹餱糧

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其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其今各本作供衞包所改也釋文其音恭開寶中又改大字作供此與召誥用其王能祈天永命無逸惟正之共同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玉裁按此篇蓋太史公隱栝錄之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玉裁按此用今文尚書毋佚甫刑也以連老子邵公言之故曰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任說異矣

耄荒

釋文曰耄本亦作薹玉裁按薹乃說文𦒱字之譌也

鄭注大司寇職曰書曰王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按周禮釋文作旄朱本岳珂本同汲古閣刻注疏作耄而羣經音辨曰耗老也音耄書王耗荒正據此周禮注也賈氏所據周禮音義作耗與今本異

說文目部眊字下曰虞書耄字从此玉裁按此語極可疑虞書無耄字一疑也耄字不能從眊二疑也葢从此當作如此虞書當作周書呂刑耄荒或許所據本作眊歟漢書刑法志正作眊荒又引周禮一曰幼弱二曰老眊又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然則眊之可以爲耄明矣此與虞書以絑爲丹朱字一例若商書微子篇亦有耄字鄭孔皆訓耄亂則其字可作眊眊與耄古通用也

業記注書曰王耄荒凡兩見知旄耄皆可從

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曰呂侯訓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　周禮大司寇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正義曰謂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方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惠氏集尚書大傳書云鮮度作刑以詰四方丁小雅杰曰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粜誓史記作肹大傳作鮮句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惠氏誤聯鮮度爲句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後漢書孝和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李注引書延于平人無及字民作人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疑所引用今文甫刑而鴟作消

周禮司刑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併引鄭注按宄作軌蓋鄭本然也春秋傳史記宄多作軌其無鴟義二字恐誤

奪攘

說文攴部曰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尚書大傳周傳曰降畔寇賊劫略敓攘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紀孟康注引尚書敓攘矯虔玉裁按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本皆作敓敓奪古通用廣韵十三末敓字下曰古周書曰敓攘矯虔云古周書者謂天寶已前之周書也此葢景德祥符閒重修廣韵之語　又按凡失去物謂之奪凡強取謂之敓經傳中假奪爲敓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簡爛脫奪文音奪此假敓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言奪去　陸贄論裴延齡姦蠧書曰或遭姦賊敓斂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矯虔

周禮司刑鄭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玉裁按漢書武帝元狩六年詔曰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曰凡稱詐爲撟強取爲虔唐初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撟擅也假詐也亦舉手也尚書撟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形撟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加誅無罪曰誣字從手今皆作矯也卷廿五又曰說文撟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從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撟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撟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說皆與說文合自後人以从矢爲撟詔正字師古用其說釋武帝紀云撟與矯同其字從手譌其也小顏與元應同時六書之學乃遜於稻流若此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撟誣而今本作矯呂刑同是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從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攴部作矯恐皆淺人所改也　又按僞孔傳亦曰撟稱上命而鄭注尚書及云撟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

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玉裁按據禮記鄭注民有惡德卽泯泯棼棼以覆詛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卽罔有馨香之云也墨子尚同中篇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玉裁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譌誤也折制古通用虐爲殺則未聞

爰始淫爲劓刵

孔傳曰截人耳鼻正義曰刵截人耳劓截人鼻椓人陰黥割人面又曰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又曰鄭元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皆先刵後劓說文引周書刖劓劅黥則當是刵之字誤則古文尚書作刵劓甚明今本作劓刵恐是衛包改同康誥而釋文先劓後刵則恐是開寶中改從衛本也今更正

又按正義卷二引鄭本劓刵劅刺亦先劓後刵蓋非始於衛包也

劅黥

今本劅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劅爲椓陰妄謂劅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劅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劅字爲椓矣正義亦遵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正義卷二引鄭本尚書劓刵劅黥云刵截人耳

剕截人鼻劓椓人陰黥刑人面字皆作劓是其證也其下文
文引鄭注椓謂椓破陰則亦改劅爲椓矣集韵云劅或作椓
古作劅此合說文解字及尚書新定釋文未改釋文爲此語
玉篇云劅貞角切刑也此本諸尚書也　㱀或作剠正義
卷二引呂刑如此作

說文三篇攴部曰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
黥玉裁按刖當爲刵字之誤也許所據與鄭本同惟斀从攴
不从刀爲異

又按正義卷二曰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
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
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
句絕宅嵎夷爲宅禺鐵今作鐵誤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優賢揚
今作憂腎腸誤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玉裁
按刵劓劅剠四字古文尚書也劓宮劓割頭庶剠七字此今
文尚書也自閻氏曰詩以來皆昧於正義句法不審其脫去
與字轉以臏宮劓割頭庶剠爲鄭本古文尚書大誤

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小雅正月箋云書曰越茲麗刑幷制玉裁按明馬應龍本刑
作行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論衡寒温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亾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
紛紛亾秦之路赤衣比肩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漢書敘傳
湎湎紛紛亦用今文甫刑語古文尚書作泯泯棼棼泯徐仙
民音民按韓詩載芟民民其麃常武民民翼翼云民民衆皃
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皃也春秋傳治絲而棼之逸周書
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按芬與此棼同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
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
書方字今文尚書多作旁

皇帝

困學紀聞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淸問
下民無皇字玉裁按伯厚未曉今文尚書名甫刑者無皇字
古文尚書名呂刑者則有皇也此皇帝哀矜當亦同閻百詩
氏曰虞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皇字玉裁按盧氏
說誤君帝卽經文之皇帝以君釋皇也複言之則當曰皇君
也君帝帝堯也孔傳之體於訓故多省言之又盧氏之前極
典釋文曰皇帝皇宜作君字意欲改經從傳亦屬誤會正義
引釋詁皇君也得傳意矣今通志堂釋文刻本曰君帝君宜
作皇字尤爲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譴告篇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
用惡報惡亂莫甚焉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謂蚩尤報虐
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
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言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曰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
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皥之衰
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
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
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
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
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玉裁按此三句墨子引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惟威之上近
江氏叔澐尚書集注據之移易經文又據正義云鄭元以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淸問
以下乃說堯事不言皇帝哀矜至鰥寡無蓋則鄭本必同墨
子玉裁謂果爾則釋文正義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檃栝鄭
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稱述不同又不應據子改經也

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趙岐注孟子云甫刑曰帝淸問下民謂帝爲天云天不能問
民玉裁按此今文尚書甫刑也無皇字其有皇字者古文尚
書呂刑也今本孟子注疏俗增皇字王伯厚困學紀聞引趙
注及曲阜孔氏所刻孟子稀本皆無皇字墨子尚賢中篇云先王
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此可證古文呂刑有皇字
三國志鍾繇傳繇上疏引書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
于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表記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玉
裁按二字皆作威墨子引亦如是此等皆唐以前不通訓詁
者所爲與咎繇謨明畏明威正同表記釋文曰惟威讀者亦
依尚書音畏則可知不始於衞包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釋文云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此謂馬鄭王本字作折而
讀爲悊又箋鄭馬說以箸其義也僞孔傳云斷以法則如字
尚書大傳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
刑也　漢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
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
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玉裁按悊當作折班意以制止訓折
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悊小顏又取馬鄭說注
之殊失班意　潛夫論氏姓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
四八呂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
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
魯讀折爲制也　玉裁按古文今文盤皆作折惟墨子作哲
爲異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引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

墨子尚書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有
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
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假一本
作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引墨子作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
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

蕢之誤也王氏鳳喈曰僞孔本爰作士釋爲臯陶後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焉則此經無臯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臯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臯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玉裁謂作爰作士者今文尚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尚書也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臯陶不在三后之數賜之所以恥也

以教祗德

白虎通三教篇尚書曰以教祗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不衍字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已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目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成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玉裁按于民作乎人俾作假此今文尚書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則歐陽尚書也吳才老書裨傳攷異引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今本誤俾我一日古文尚書假作俾而釋文云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僞孔傳俾我句絕楊賜假一日爲句乖異不同如此

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一音曰越當作正義作于曰字云言曰我當勤之勤之王鳳喈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從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日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玉裁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八字作祗事不怠四字祗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蓋今文尚書之駁異如此僞古文祗勤于德夙夜不怠就祗事不怠演之又按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則知祗事不怠檃栝之詞耳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緇衣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襄十三年左氏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曰吁來

釋文馬作于于於也玉裁按於音烏歎詞于訓於有兩義而音分爲詞助則衣魚切歎詞則哀都切今音如此分別古音不尒也　墨子尚賢下篇作於

有邦有土告爾詳刑

周禮大宰注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兩正義皆云詳審　漢書敘傳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後漢書劉愷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冤存恤孤寡　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　玉裁按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顏籀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徑改作祥如鳥讀爲島後徑改作島非也今更正　又按史記周本紀作祥者淺人所改也　尚書釋文當有分別孔鄭之語而開寶中删之

邦史記作國凡今文尚書多作國凡古文尚書多作邦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尚賢下篇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士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玉裁按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承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王孔之注及皮傳史記何居非其宜爲說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

潛夫論本政篇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周書小開篇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此逸周書文也明注文盛列本不誤而俗本妄改爲呂刑篇致有據爲呂刑佚句者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史記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玉裁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憭

漢書王尊傳曰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妬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按造獄事未知見何篇姑記於此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孚周本紀作信以故訓字代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釋文曰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玉裁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此二者疵之最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間也來求字異訓同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第一部蓋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克當爲核之假借僞孔訓能非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

說文十三篇糸部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

玉裁按緢之本訓爲旄絲旄牛尾絲也尚書本作緢孔安國

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蓋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尚書則多從安國已下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貌有異解也近來株守說文者大略皆如說堋淫于家爲私姦服舍之比矣

周本紀惟訊有稽此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孔安國惟察其貌之云如風馬牛不相及或謂說古文家何不讀爲訊而讀爲貌也曰訊與貌音絕不類今文與古文或彼此絕異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非謂以伏生尚書讀之也謂以今字通其假借之法故訓之理漢書作以今文字讀之學者可以無惑矣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周本紀聽作疑此今文尚書之異具作共則故訓也具訓俱俱訓共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鋝十一(各本無一今補)銖二十五分銖(各本無銖今補)之十三也从金守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俗本此下有以字小徐及六書故無)二十兩爲三(各本無三依東原先生補)鋝又曰鍰亦(各本無亦今補)鋝也周書曰罰百鍰(周小徐本誤廣)

玉裁按今文尚書作率或作選或作饌古文尚書作鍰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攷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曰一饌六兩率與選饌皆雙聲今刻尚書大傳作饌者誤也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廿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玉裁按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作率古文尚書作鍰今文尚書說率重六兩古文尚書說鍰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字其說皆異也古文家說鍰即率者此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即大傳之一饌六兩也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鍰此用今文尚書說說古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書說謂鍰即考工記之鋝字馬注考工記曰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說見尚書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此許謂鍰即鋝之所本也

釋文引說文鍰六鋝也向疑六字誤耳六書故引蜀本李易冰廣說文曰鍰六鋝也又知古本有如此者蓋六乃亦字之誤謂尚書之鍰亦即考工記之鋝也

又說文北方二十兩爲三鋝北方上當有一曰二字此別一義也

鄭君尚書注云鍰六兩也此見釋文而集鄭注者皆不採其故以釋文下文有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謂歐陽夏侯也謂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王注書之用歐陽夏侯說者多矣鄭注尚書太傳云死罪出鐵三百七十五斤即六兩之說

釋文云爾雅以鍰六兩者謂小爾雅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按以考工記之鋝古文尚書之鍰聯合爲一此出於馬季長如此可證小爾雅之僞

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鋝當是鍰之誤賈逵說古文尚書語也)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按馬云鍰即鋝故引周書以明歐陽夏侯六兩說是也鄭司農注冶氏云鋝讀如刷(如字俗本作爲字誤)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按鋝率選饌四字雙聲則鍰讀書還切兩爲一字但季長始爲是說前此未嘗爾也

小顏注蕭望之傳云選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廿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按張做自用今文家六兩說不當兼用古文家十一銖有零說爲之注且選字本作鋝鋝即鍰也此乃依馬融說牽合非漢本作鋝也

馬注蓋兼古今二說故釋文兼引之

戴先生說鋝當爲六兩鍰當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呂刑字當作鋝說詳考工記圖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惟倍周本紀作倍灑此今文尚書之異也灑當讀如釃酒之釃即倍蓰也徐廣曰灑一作蓰五倍曰蓰玉裁按五倍曰蓰此本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蓰孟子之倍蓰史記之倍灑三字同在支歌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注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臆說也史記剕臏二項蓋本皆作倍灑與古文異後人於臏改從古文作差而剕則仍其舊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凡古文尚書剕字今文尚書作臏史記周本紀臏辟疑赦臏罰之屬五百尚書大傳虞夏傳曰唐虞象刑墨者劓者臏者犯大辟者周傳甫刑其刑臏其刑宮其刑劓其刑墨其刑死漢書刑法志臏罰之屬五百白虎通臏辟之屬五百公羊疏引元命包臏辟之屬五百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駮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亦見公羊疏)鄭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剕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𨇨云跀也刖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臏與剕異制剕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臏爲剕謂改其制云周改剕爲刖謂改其名但皋陶旣改臏爲剕夏刑用之不識今文尚書何以作臏字蓋賓聲非聲相溷通如玭蠙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間誤作臏字失其實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六百周本紀作五百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周本紀剕作臏　漢書刑法志穆王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玉裁按班用今文尚書作臏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剕辟者淺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觀上文皆作臏可證下文臏者脫其臏也俗本亦改爲腓者宋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皆不誤　公羊春秋襄廿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

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二千玉裁按此與今文尚書合　周禮
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
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正義曰夏刑以
下據呂刑而言呂刑臏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
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玉裁按鄭君此注
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刖今文
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義不符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
告爾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
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
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
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
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
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
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
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命曰甫刑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劉愷曰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章懷注
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一罪俱
發原其本惟須有滅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
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玉裁按愷所用今文尚書也以策字
隸多爲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荀卿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
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
之謂也　後漢書應劭傳駁陳忠潛尹次史玉議曰夫時化
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卿王制篇曰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
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
此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
佞極于病佞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
佞田爲韵大戴禮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
佞爲韵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尚
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徐幹中論賞罰篇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不可以重亦
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
辭于差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
國父于哀鰥哲獄　玉裁按矜鰥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
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應劭曰哲智也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啟刑
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折獄僞孔本固作矜傳釋矜
爲敬而衞包因依傳改經耳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
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烏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
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詩天保靈臺傳宋蘇
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執宮公定本誤作宮功此功
字蓋亦公之譌改者
報以庶尤
說文三篇言部曰訧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訧　王
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訧今未
檢得出何書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
天下王曰烏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
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詳刑見前
魏三體石經遺字見於洛陽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所載
者名曰左傳實有尚書五刑惟灋罰非死其差人兩并寶在
命天皆呂刑之文也刑作㓝者古文假借亂作𤔔兩作㒳死
作𣦵皆見說文寶在係差作𢓊則未詳

皇清經解卷二之三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十一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古文尚書撰異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王若曰父義和
釋文曰義本亦作誼　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云足利古本
經文義作誼　玉裁按尚書別本義皆作誼如洪範遵王之
誼呂刑鴟誼大甲不誼習與性成皆是也鄭司農注周禮云
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好古者用此說改尚書
義字耳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正義曰鄭君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
洪景伯隸續載皇佑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魏三體石經左
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文侯之命遺字皆謂左氏者
誤也其十九行廿行廿一行廿二行多文侯之命字邵昭連
文以邵爲昭之古文也汗簡丹部曰邵昭字也見石經然則
作汗簡者曾見三體石經而三體石經以邵爲昭於古假借
必有據
史記晉世家作昭登於上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
尚書曰昭登于上此今文尚書也如升鼎耳而雊史記漢書
皆作登鼎耳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也鄭注喪服篇云布
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此何當作以升爲登謂用升字代登字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用

敷聞在下
班固典引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
宏玉裁按今文尚書作登鋪古文尚書作升敷鋪聞即敷聞
也書以文武爲上平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尚
書說也與宏爲韵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
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
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玉裁按僞古文
君牙永所不見永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者疑不可不正
越魏三體石經篆作粵
烏呼閔予小子
釋文曰予如字又音與按音與乃古音也
嗣造天丕愆
造字王孔皆訓遭此必今文尚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
大誥呂刑知之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即各本誤作既今訂正攷開成石經作即王氏鳳喈云傳及
疏亦皆言即日本山井鼎七經攷文據彼土古本亦爲即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
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
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玉
裁按此今文尚書也或作克俊在厥服作咎在厥躬爲異按
文穎注云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烏乎有績予一人永綏在
位
晉世家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
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
肇各本作肈俗字也唐石經不誤女魏三體石經篆隸皆作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女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三篇攴部曰敳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敳我于艱玉裁
按敳扞古今字眾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止也
蓋謂捍扞皆即敳之別體今說文手部扞忮也莊子釋文引
說文扞抵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說文六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介秬鬯玉裁
按介爾古今字手部引攷工記摯介亦是也五篇鬯部曰䰙
或从禾作秬疑壁中古文當是作䰙說文經轉寫易爲秬耳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
尚書正義作旅玈字凡六見且曰彤字从丹玈字从㐬故彤
亦玈黑也據此則可知尚書經文傳文皆本作玈今經傳皆
作盧者未知孔氏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
本亦作玈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玈字爲宋開寶中所刪
也凡訓黑之字作黸見於說文解字經傳多假盧爲之如定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作盧弓王莽傳作盧弓矢是也揚子法
言五百篇彤弓黸矢此用字與說文合者也黸之異體作旅
僖二十八年文四年左氏傳皆云玈弓矢千其字從㐬旅省
聲而非古字也古音旅盧無魚模斂侈之別如廬即盧聲可
證古字假旅爲黸魏三體石經遺字之存於洪氏者文侯之
命篇有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粵小女克昭前文歸視乃一
旅荒寍廿餘字而誤系之春秋傳其旅二文一篆一隸即
盧弓盧矢之盧字也魏時邯鄲淳衞敬侯諸家去漢未遠根
據尚精蓋左氏最多古文音義云玈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
善轉以爲非小雅彤弓音義亦云玈本或作旅字者非此皆
陸之疏爾玈之字魏人石經隸體不用則起於魏以後昧於
假旅之恉而改从㐬旁爲傳合也說文無玈字正義云說文
彤从丹旅从㐬似說文有旅字者誤也
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旅弓
張揖廣雅釋器說黑之字凡廿有九而有黸無玈則魏時無
旅字信也無玈字者以黸包之
向作六書音均表言音轉音變古平仄不同今韵三條音轉
不負無姬旅之代黸猶史記魯世家魯之代旅知古模音皆
同魚音也旅不必上聲黸不必平聲故可相代故云古平上
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也
魏石經三字佚其一要其古文必㐬字也
又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寍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皇清經解卷二之三十一　　嘉應生員葉銓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秦誓第三十一　　周書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公曰嗟公謂秦伯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
山井鼎考文足利古本無作亡下無他技同
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
如似不復云來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傳以云釋員作云
來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衞包依之改員爲云猶洪範改圛爲
驛唐孝明詔改古文爲今文本屬庸妄衞包不能謙正曲意
從之槩以同音訓釋之字改經字何尚書之多厄也困學紀
聞曰周益公云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
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云系衞改作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
自依經用員來字若經文本作云則正義不可通矣尚書音
義當有員音云之語又經開寶中刪去益公時釋文原本蓋
已不可得矣下文雖則云然本亦作員師古韋賢傳注引正
作員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衞改也　詩鄭風聊樂
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小雅昏姻孔云釋文云本又作員商
頌景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也淺
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者失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說文十篇心部曰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玉裁按小徐本同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惎惎之上當脫予字而下惎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圖升雲半有半無壁疾惡也蒖席織蒻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惎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惎閒王室惎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惎之脫扃 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惎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惎與誋同毒之訓則惎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惎惎教也而脫誤歟惎忌同部同音壁中作惎說古文者讀爲誋忌葢誋之省歟未必如孔訓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漢書韋賢傳師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之黃髮則罔所愆 漢書李尋傳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𠎝 玉裁按今本員皆作云衛包改也李尋傳注愆作𠎝唐初本從籀文也 劉向新序襍事五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王伯厚漢藝文志攷引之

秦本紀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說文八篇人部曰仡勇壯也周書曰仡仡勇夫是也

釋文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皃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說文三篇言部曰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 釋文諞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 按指今本論語

說文十二篇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玉裁按卢部殘賊也是戔殘同也周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引周書者秦誓今文也秦誓截截善諞言說文言部引之馬季長本及枚氏本同此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作戔戔靖言春秋文公十二年公羊傳曰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何注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劉向九歎曰讒人諓諓孰可愬兮王逸注諓諓讒言貌引尚書諓諓竫言漢書李尋傳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說文無諓字葢治經者加言旁於戔耳先儒多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所偁尚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諓諓竫言戔與諓靖與竫古同音通用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用秦誓語與公羊合然則作辭者古文作怠者今文也石經今文尚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毋兄自兄郎今況字與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周書曰戔戔句絕下當云戔戔巧言也如引商書曰圛下文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複出之戔戔字併也字非巧言爲竫言之駁文也賈逵外傳注曰諓諓巧言也公羊音義許用侍中說釋書也戔戔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廣雅釋訓曰諓諓善也馬季長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僞孔傳訓截截爲察察佀皆緣詧生訓戔與截平入雙聲脂元同入公羊釋文曰諓徐邈在淺反又子淺反又音牋戔大徐昨千切

圛訓回行周書之圛訓升雲半有半無壁爲古文圣圣訓以土增大道虞書之壁訓疾惡毀去戔訓賊也周書之戔戔則訓巧言文盧正等古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葢叚借在其中矣

又按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韋注諓諓巧辯之言此注與賈許合睦氏所引外傳賈注當亦謂越語說文序曰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此葢舉其多者而言未可泥也如言部引截截善諞言是用孔氏古文戈部引戔戔則伏生書也又如人部引方鳩僝功是孔氏古文辵部引旁逑孱功則伏生書也凡古文作方今文多作旁又如永部引江之永矣此毛詩也又引江之羕矣此韓詩也韓詩江之漾矣見文選注從氵誤也又如氾引江有汜復引江有洍此亦必一毛一韓

尚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假況爲皇假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

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惰玉裁按易怠曡字也易讀如素問解㑊之㑊疏云易爲怠惰非是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曰毋之不圖俾君子怠亦用今文

怠夫冤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傳過自賓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按詿誤二字無理譌二字之誤也怠夫用今文尚書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砎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砎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砎即說文之硈字石堅也爾雅硈固也馬云一砎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確集韵十六怪砎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尚書一砎之證

斷斷猗

說文十四篇斤部曰斷截也从斤𢇍𢇍古文絕又曰㓹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㓹㓹猗無它技小徐作佗 大徐作他技又曰𠮛亦古文

猗大學引秦誓作兮禮記正義曰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玉裁按此據孔傳也孔傳斷斷猗猗然專一俗本脫一猗字便不可讀而作尚書正義者不達其意云猗者足句之辭引大學及詩河水清且漣猗於理則然而非孔說也孔說猗猗美盛皃與猗狔旖旎義同故釋文曰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不云胡難反是陸氏以前未誤也

無他技

釋文他本亦作它 大學釋文作它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公羊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彥禮記大學注曰彥或作盤玉裁按盤與般同大也廣元盛說三倉寶升部記彥均爲下卷彥盤音集韵二十六桓彥濫官切大也常也

與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是大學作寔古是寔通用同部同音也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論衡剌孟篇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大學作媢是也古文從省假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尚書達字今文尚書作通如禹貢顧命等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尚書也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釋文作个正義作介)臣斷斷兮無它技(釋文作它俗本作他)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鄭注彥或作盤)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說文十四篇𨸏部曰隉危也从𨸏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灋度也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隉讀若虹蜺之蜺玉裁按後漢書杜林傳云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以傳衛宏徐巡於是古文遂行隉凶也此巡之說尚書凡兩見於許書賈氏中說隉灋度也葢亦說秦誓也侍中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隉與臬雙聲音近是以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隉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字孟堅又扶風安陵人范史偁其學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爲白虎通及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尚存離騷章句已亾然如不變曰辭不傑曰捽田三十畝曰畹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隉訓不安許君及僞孔傳皆本之也尚書杌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有扤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僞謂之扤謝船動也然則尚書杌字从木當爲从手之誤若左氏傳檮杌許書作檮柮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周書又从𨸏作阢許書經轉寫歲久此或因下隉字从𨸏而上字依寫古籀如是者多矣其原書或作兀作扤未可知也讀若虹蜺之蜺攷許書雨部霓訓屈虹虫部蜺訓寒蜩此或許書本然或後人轉寫所改葢因虹字从虫輒作霓字亦依寫也梁書王筠傳沈約作郊居賦示筠筠讀至雌霓(五的)連蜷沈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兮)據許讀隉如霓是霓之讀入聲漢時已然但五的五兮史有此注今之錫韵齊韵也霓从雨兒聲兒聲字在支的由支而析入齊入聲陌麥昔錫陸法言巳爲庚耕淸靑之入質之齊佳之入也霓字平音五兮入音五的是爲舊音集韵錫韵內有此字者爲是廣韵錫韵不收僅見於屑韵非也許讀如霓當依錫韵讀之大徐依廣韵五結切非是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皇清經解卷二之三十二　　嘉應生員葉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十三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書序第三十二

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玉裁今依馬鄭之舊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是也古文尚書與今文同
公羊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猶孫也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于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左氏疏取其說亦云帝堯孫位按此知序本作孫淺人改爲遜又或刪釋文孫字音義耳作公羊疏者所據不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玉篇人部微字下書云虞舜側微微賤也
集韵八微曰微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微玉裁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韵板本譌从彳
趙岐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按舜典今本孟子注疏譌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玉裁按舜典之敘即虞舜側微云云也亾失其文謂敘存而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今文尚書古文卅四篇未曾得見則廿四篇之不得見更可知也
閻氏百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玉裁按趙氏注孟子早㫊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舜字之誤故云爾
尚書正義曰鄭元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二十四篇者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亾甚汨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亾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玉裁按所謂二十四篇者即劉歆班固所謂十六篇也云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者謂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也鄭於二十四

篇者云已逸而正義獨言此十三者謂舜典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十一篇舜典入堯典中與其餘十篇皆見存但不置博士鄭謂之逸猶未爲誤也正義未知十一篇者別有眞贋而非校書十三篇者皆存秘府而非亾物鄭謂二十四篇爲逸篇顯然可信孔沖遠信枚疑鄭此大繆也

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亾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甚明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按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尚書多以四方釋方字詳雒誥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大設居方

汨治也音曰

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

釋文曰眾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玉裁按此謂王本經文多六字非王注也不言舜典者正謂舜典未逸也此蓋僞孔書已行之後或識王本如此而誤羼入於經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系之九共殷傳曰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系之帝告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系之說命按九共在古文爲逸書帝告說命在古文爲亾書伏生誦習百篇述其所記憶如此

據僞孔傳槀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槀爲是槀即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稾从禾非是

鄭云槀飫亾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

釋文曰矢本又作夭謨字又作暮

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謨字鄭云大禹謨逸

皋陶謨篇自曰若稽古皋陶至俞往欽哉皆是也與今文尚書同

鄭云棄稷逸尚書益稷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玉裁按作僞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閻氏百詩曰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於此知棄稷眞篇子雲得見之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釋文曰貢字或作贛玉裁按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二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史記正義曰地理志云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玉裁按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釋文曰汭本又作內

鄭云五子之歌逸

王逸注離騷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此逸篇也玉裁按趙岐王逸輩皆知有逸篇矣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韋注曰五觀啟子大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傳曰夏有觀扈玉裁按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證枚賾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今本斟氏戈氏衍一氏字若干或言若柯柢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即雒汭韋語冣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地不在西河猶微子封宋康叔封衛微康不在宋衛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柴之爲䏶作僞者泥於歌字敷演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惠氏定宇曰乃當作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江氏叔澐曰當作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惠曰當作天天用弗式按此五子之歌眞篇之辭也武觀者尚書逸篇之名武即五觀即歌也

或問子言五子非有五人其如潛夫論云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何應之曰王氏未見紀年但據舊籍認是五人耳如三老五更非有三人五人也且水經注巨洋水篇云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善長謂五爲入名觀爲邑名亦可證余說之非妄矣五觀蓋其名也此觀字衍文

韋昭但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史記魏世家正義曰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鄭云胤征逸

正義卷二曰胤征臣名此賸征字史記夏本紀集解可證也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郭注爾雅引逸書釗我周王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鄭云帝告釐沃亾

史記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曰一作俈上言從先王居故作帝俈玉裁按俈即嚳字也孔傳謂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亳故曰從先王居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按此帝告之佚文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鄭云湯征亾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皆云尚書逸篇文玉裁按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亾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亾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女鳩女方

鄭云女鳩亾女方亾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亾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按此釋文當在女鳩女方之後今單行釋文本系之釐沃之下注疏本系之湯征女鳩女方之前殊不可解用此知删改釋文者全不求其文義 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爲商書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鄭云夏社亾

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玉裁按本紀次湯誓典寶之後與書序不同

疑至臣扈

鄭云疑至亾臣扈亾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正義曰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注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亾矣

墨子尙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鄭云典寶逸

釋文曰誼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義伯中伯

殷本紀曰湯伐桀作湯誓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按正義與鄭注書序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正義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柴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正義所舉次第不同者尙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前尙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在明居前也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鄭云仲虺之誥亾

殷本紀曰湯歸至于泰卷索隱曰鄒誕生卷作泂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尙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尙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有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玉裁按卷坰雙聲不必改字正義云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爲衍字也中壘作誥索隱曰仲虺二音壘一作壘音如字尙書又作虺也

春秋襄十四年左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亾者侮之下言推亾固存國之道也乃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亾者侮之下言推亾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此檃括八字爲四字下文兼弱也三字武子釋書也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命伐之惡龔喪厥師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 孫卿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亾 玉裁按此皆作僞仲虺之告者所本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鄭云湯誥逸

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有怨以令諸侯玉裁按此或從孔安國問而得之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句甄綜于伏生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云咸有一德逸

正義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玉裁按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在成湯時次湯誥後孔系之太甲時誤也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句絕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句絕今亾玉裁按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亾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亾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本篇以後二語系之太甲

咎單作明居

鄭云明居亾

殷本紀曰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亾

殷本紀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漢書律厤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尙書正義曰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下文又曰征是三朡未知亦伊訓語抑僞鄭語也 玉裁按孟子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

鄭云太甲三篇亾

殷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大宗

禮記表記篇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緇衣篇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孟子公孫丑篇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按逭

活音同字異　禮記大學篇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云沃丁亾

殷本紀曰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玉裁按經無太字皆本作大亟音太衞包乃改爲太字開寶中又盡刪釋文之大音太以泯其與衞包鈕鐍之迹然書序大甲皆作太甲而伊陟相大戊釋文曰大音太獨幸而未刪禹貢大原大行大華皆作太而揚州大湖音太湖獨幸而未刪以其未刪者僅存則可藉以證全經之字也

共生二木合生也或以一暮大拱釋之誤矣

鄭云咸艾四篇亾

五行志引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鄭云伊陟亾原命逸

江氏叔澐曰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太戊三字太戊篇名也因下大戊贊于伊陟疊太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之數多一篇殷本紀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篇適得百篇之數也玉裁按馬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太戊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脫作太戊三字字數適相當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句絕原命一別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句絕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

正義卷二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玉裁按肆命二十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古文逸篇僅存其目而目之互異復如此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鄭云仲丁亾

殷本紀仲丁遷于隞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鄭云河亶甲亾

殷本紀河亶甲居相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鄭云祖乙亾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按說文六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記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也集韻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玉裁按此晉書所謂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也唐初尚存今則亾矣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正義曰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乃合亂字見汗簡集韵古之四聲韵羣經音辨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將古篆寫成之古文尚書卽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原流未可信陸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束廣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祕府所說殆不虛鄭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敍庸二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曶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尒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

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按大史公曰盤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葢今文尚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玉裁按左氏傳云般庚之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衞宏詔定古文官書㝵得二字同體說文㝵取也尚書高宗夢㝵說是也玉裁按衞宏詔定古文官書卽孔沖遠尚書正義顏師古漢書注引用其序及韓退之所得諸李服之者其字體僅見於元應所引三條曰㝵得同體曰枹桴同體曰圖啚同體元應引書序高宗夢㝵說令金書作得說葢天寶中衞包所改也陸氏釋文未嘗有㝵說之文者葢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所重定非陸之舊也元應引說文見部㝵取也而不引彳部重文㝵古文得字也竊疑許君不應一字再置一以爲小篆一以爲古文且得下云行有所㝵也以㝵訓得則異字矣其下何又云㝵與得同字葢後人據衞宏官書而增之歟

說文四篇夐部曰夐營求也从旻人在穴中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絕句巖穴也按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从旻人在穴中大徐作从旻从人在穴上謂舉目使人按

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百工營求之營大徐作敻非也小徐注尚書作營四字疑有誤或後人妄增之許引書而釋窽爲穴以證㬈人在穴中此證字形非證字義與引百穀艸木麗于地以釋麗从艸麗引豐其屋以釋寷从宀豐一例淺者不知此改營爲𢍁未能讀許者也山部曰巖岸也此云巖穴也者岸有穴可居非有二訓也厂字下曰山石之厓巖人可居广字下曰因广爲屋也是也

凡說文引經傳有用以說字形者引易爲尤多如引易曰井者法也說刑所以从井也引易明出地上晉說晉之从日也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相所以从目木也引易曰豐其屋說寷之从宀豐也引易曰百穀艸木麗於地說麗之从艸麗也引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說利之从和省也引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說葬之从茻也引易曰先庚三日說庸之从庚也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說𠫓之从到子也引詩曰六轡如絲說轡之从絲也引春秋日有食之說有之从月也引孟子罔市利說買之从网貝也其他引祕書日月爲易引淮南王說元田爲畜引韓非倉頡作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皆講字形會意之恉非訓字義也淺者謂爲訓字義於是改豐其屋爲寷其屋麗于地爲蘼于地而全卦內豐字麗字何以稱焉

巖史記作險說禮記作兌

楚語韋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

鄭云說命三篇亾

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亾　學記篇兌命曰敎學半　學記篇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　緇衣篇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句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純或爲煩　按此皆說命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傅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傅說語與僞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亦兌聲不必謂字之誤　尚書大傳殷傳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按此亦說命之佚文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本紀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五行志曰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此今文尚書升作登也

鄭云高宗之訓亾

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名篇在尚書江氏叔澐謂當是此高宗之訓也

殷本紀曰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武丁與殷本紀乖異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按馬鄭本百篇之序則爲一篇則受字始見於大誓孔氏散百篇之序冠其篇首則受字始見於此序故孔於此爲之傳而正義所引鄭注云帝乙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此自是大誓之注正義牽入此處耳凡古文尚書而外今文尚書及他經傳皆作紂此鄭所以爲之說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馬云廢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即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今本盟作孟攷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此蓋尚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衞包因盟字音孟乃攺經文爲孟以後又改正義至開寶閒又改釋文大字作孟剛去小字音孟以滅其迹

大各本作泰今作大以還舊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注云以大道誓衆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隋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太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也卽如大子大宰卽家子冢宰冢大也見釋詁俗讀大誓爲大誓因而復改作泰誓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晁氏曰開元閒衞包定今文始作泰新經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玉裁謂據正義引顧彪說則作泰尚在彪以前非衞包始改王氏所謂古文者乃宋次道家之本晁氏所謂今文者卽衞包改本也自天寶已後謂衞包改本爲今文尚書

漢書律麻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矦會律麻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爲十三年事似書序一月之上當有十三年三字志引書序大誓八百諸矦會在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之下而不在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之下疑今書序有脫誤非劉歆班固所據之書序也然周本紀九年觀兵盟津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告于衆庶商之十二月卽周之一月一月卽系十一年書序本無脫誤似不必過信劉歆鄭康成說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

殺臣康刑尙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二年矣穀麰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詩大雅文王序正義曰大誓說武王升冊（疑舟誤）稱太子得魚即云王俯取

詩魯頌閟宮正義曰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

詩大雅大明正義曰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

鄭君詩譜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本俗作泰誤）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小雅鴻雁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俗本作泰誤）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鄭注也此必引）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小雅正月正義曰僞書天將有立民父母

詩大明正義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大公也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誤作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于王舟

說文三篇攴部孜字下曰孜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

說文十二篇手部曰搯搯搯也（依小徐）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抽刃以習擊刺也（依詩釋文引）詩曰左旋右搯玉裁按此引周書所釋之明周書搯不訓搯如閻者升雲半有半無望者疾驅也同一文法古音搯抽同在第三部明此搯爲抽之假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清人之搯亦訓抽今本德作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此所引周書即尙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搯鄭注大傳曰搯喜也大傳字从心與从手異者大傳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偁者孔壁本也如雕烏之異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涘水涯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涘

周禮大祝疏曰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

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伊耆氏疏曰今文大（作泰誤）誓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

尙書正義曰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玉裁按尙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鵰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鵰當爲雅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鵰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烏（尙書正義卷二）此蓋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尙書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尙在孔沖遠得引之

右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尙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文六誓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二十四篇爲僞

張霸僞書

尙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大子也）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大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尙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音）譟（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讙氏曰鳧藻與鼓譟文異義同也注引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鳧藻文帝紀注臣瓚之近莫不鳧藻亦明助）師乃慆前歌後舞（鄭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按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間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於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周本紀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索隱曰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　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鷙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玄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誡）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男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玉裁按此不必皆大誓語以不能分別姑全錄之

史記齊世家曰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此大誓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　師古曰周公觀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玉裁按此即尙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尙書而字異又按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是年武帝即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

舟備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按是年武帝卽位之十八年軍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漢書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玉裁按永此引書共廿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存或識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議曰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亾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劉向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玉裁按武帝紀元朔元年（卽位之十二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按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已偁大誓則非出於武帝末年又一證也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

右史記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

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書論曰民閒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僞孔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眞者爲今文也

玉裁按此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亾而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時得諸民閒與博士讀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曰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此以知得諸民閒之大誓統爲一篇如般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

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書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之數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融書序曰（尚書正義卷十）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春秋襄卅一年正義作則取于凶殘是此偁古文改耳）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按此所引三受字皆本作紂淺人改之春秋襄三十一年正義所引則未改也）今之大誓（俗本正義譌爲今文泰誓漢人不目此三篇爲今文明矣）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枚頤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亾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八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鵰伏作烏鄭注讀鵰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

春秋襄三十一年左氏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今尚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左氏傳子羽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昭二十四年左氏傳萇宏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左氏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明道二年本無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　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注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亾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篇名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亾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注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玉裁按趙氏但守今文尚書而不見古文尚書故云爾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孫卿議兵篇大誓曰獨夫紂　墨子兼愛下大（今本作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尚同下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天志中篇大誓（今本作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僞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玉裁按此皆漢時大誓以僞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釋文曰韋昭辨釋名云車古皆尸遮反從漢始有音居

玉裁按近人多疑此語不知自唐時遂字音魚切車字尺遮反
即丑居切也雖前之音變於晉以後晉以前無應韻也向以
語畢氏秋帆秋帆載其說於釋名疏證
周禮疏僕注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車僕注書曰武王
戎車三百兩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
周本紀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
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為禽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
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氏叔澐曰三百人當爲三
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
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玉裁
謂江說近是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人之
數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風
俗通義皇霸篇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
牧之野與今本異孔晁注逸周書所言士卒虎賁之數亦未
審

釋文曰牧徐一音茂玉裁按說文作坶字林坶音母徐云牧
一音茂者是字讀上聲同母也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从土母聲
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按作紂者從今文尚書說文引
說命牧誓序即謂之商書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匡謬正俗曰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嘼徐仙民音嘼爲
始收反按武成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
此與序意相承許氏說文解字云嘼犍也字林嘼音火又反狩字
从嘼从犬斯則六畜字本作嘼於後始借畜字爲耳且嘼
獸類不同異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馬
牛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武王所
歸放者並是馬牛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還
便謂古文省借即呼爲獸
玉裁按據顏監說則知尚書武成序本作嘼自徐仙民讀始
售反而衞包改作獸釋文原本當曰嘼許救反徐始售反本
或作獸開寶中妄改之
魏都賦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尚書曰往伐歸獸左張
在晉初其本固作獸古渾言則嘼獸不分析言則別
周本紀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按行狩即歸獸也
古獸狩通用淮南覽冥訓云狡獸死高誘曰獸狩也漢石門
頌云惡蟲蔽狩即惡蟲弊獸也

鄭云武成逸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又曰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
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馘于周廟玉裁按班云向子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
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武成
未亡故歆得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亡矣又云畢命豐刑曰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亦是歆所得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三統歷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
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
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
至此十三年歲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
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又
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則歆三統歷則滅紂作洪範
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內事
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
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于微子按尚書周
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乃
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釋文曰班本又作般

鄭云分器亡

殷本紀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鄭云旅獒逸

釋文曰獒馬云作豪酋豪也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
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玉裁按
此篇當馬鄭時尚存於祕藏馬鄭得見其文故知其訓爲獻
見酋豪也獒當是故書本作獒馬鄭讀爲酋豪僞孔讀爲獒
犬鄭馬[illegible]改爲夷東至于[illegible]之比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云旅巢命亡

集韻五爻巢力交切猶即徐仙民之呂交反也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

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前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叛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
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
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既黜殷命正相銜接
釋文誥本亦作弇玉裁按汗簡集韻皆有弇字據汗簡古文
四聲韻其字下从六非从廾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云微子之命亡

周本紀曰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
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鄭云歸禾亡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
廣曰歸一作餽
魯周公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
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玉裁按歸餽古二字通用如古論語
作饋魯讀饋爲歸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鄭云嘉禾亡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周公世家周公既受
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今書序作旅

玉裁按說文旅古文作𣄴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然則魯天子之命卽旅天子之命也旅魯臚也與臚同謂陳述天子之命也六書假借以旅爲魯亦以魯爲旅二字古文通用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摻嘉禾篇不在多得十六篇之內然則是亾篇非逸篇也而云逸嘉禾篇者蓋取諸張霸百二篇之內漢書言霸采書序等爲百二篇則其篇目皆依書序又多二篇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者中書謂安國所獻之五十八篇也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

孔傳云國康叔本篇正義引序云邦康叔則知今本邦字作封蓋亦衞包改之序又云邦諸侯僞蔡仲之命篇乃命諸王邦之蔡柳宗元封建論曰設五等邦羣后柳詩亦云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此鄭易字便文也

周本紀曰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衞康叔

酒誥梓材

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顧其閒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尙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玉裁按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顏注曰其說與尙書大傳同或者伏生誤爲湯也今本漢書訛作與尙書大傳不同）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亾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亾矣故曰今亾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雒誥

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周本紀曰成王旣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其多士作毋逸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禮地官敘官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鄭云成公政亾

賈逵注左氏周有徐奄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見春秋昭元年正義

釋文云政馬本作征云正也

尙書大傳周傳曰成王政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玉裁按此必篇中有此語伏生記憶釋之非釋書序也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鄭云將蒲姑亾

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

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疑踐誤）奄遷其君薄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鄭云周官亾

周本紀曰成王旣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正義卷二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玉裁按史記亦多方周官相接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是則鄭君親見古文周官之證也又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是周官古文有立大師云云十一字作僞者襲之

周公作立政

玉裁按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蒙尙書而義自見者也

成王旣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鄭云賄肅愼之命亾

釋文云肅愼馬本作息愼北夷也按周本紀五帝本紀作息愼春秋左氏傳外傳皆作肅愼王氏鳳喈曰王會篇稷愼卽息愼肅息爲雙聲息稷爲疊韵也

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古俾平辨辯皆訓使故堯典平秩馬本作苹而訓使今文則作辯秩維諸平來來示予亦作辯來此皆雙聲也史記僞作賜則又爲疊韵字江氏叔澐曰王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玉裁按王俾榮伯四字句絕謂使榮伯賜予肅愼史官乃作賄肅愼之命也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愼作賄肅愼之命其十三字古書往往因字複疊而有脫文儀禮賄用束紡鄭注賄予人財之言也

又按薛氏季宣書古文訓卑畀字形不別或謂當作畀榮伯非也古音卑在十六部畀在十五部音理殊隔羣經音辨引禮注棄婁畀所齎作卑所齎亦字之誤也

周本紀曰成王旣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鄭云亳姑亾

傳言周公徙奄君於僕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按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

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云君陳亾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尙書今亾（緇衣爲君陳）

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篇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鄭注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曰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周本紀曰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别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云畢命亾按亾疑當作逸

周本紀曰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玉裁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云尚書脫一公字

律麻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尚書正義引策下有書字）孟康曰逸書篇名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愚謂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麻引畢命豐刑十二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今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玉裁按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祕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冏命可知矣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鄭云君牙亾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玉裁按作尚書篇名也當云名篇在尚書今亾與君陳一例）資當爲至齊魯之閒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鄭云冏命逸按逸疑當作亾

說文十篇夰部曰𡚁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夰𦣞聲（本無聲字今補）周書曰伯𡚁古文𦣞古文冏字玉裁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㽕棥古文言由枿之比蓋作冏者古文尚書作𡚁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𡚁今本漢書作㷡者譌字也尚書釋文冏九永反亦作𡚁𩔗亦𡚁之譌字也𡚁俱往切亦俱永切冏今音在庚淸部古音在陽唐部

又按集韵三十八梗𦣞人名周有伯𦣞通作冏此蓋因說文古文𦣞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景

周本紀曰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𡚁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大僕國之政作𡚁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鄭云蔡仲之命亾

正義卷二曰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粊誓前第九十六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祝鮀曰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乃爾考之違王命也玉裁按左氏傳緇衣篇引尚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闢作粊誓

玉裁按闢古文闢字說文十二篇門部曰闢開也从門辟聲虞書闢四門从門从𠬞粊誓序釋文云闢（今本釋文改作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不云舊本而云舊讀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其字正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粊誓序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闢古闢字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譌作闢）爲開陸顏二君皆正俗譌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闢唐石經初刻從馬君作闢尚爲不誤後依衛包改爲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闢如開而字形不誤衛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也古文闢與開（古文）闢所爭些子是以舊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闢作開誤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徐廣曰肸一作鮮一作獮

正義卷二曰孔以粊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大雅崧高鄭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曰馬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

史記晉世家說晉文公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玉裁按此及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劉向新序善謀篇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曰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閒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閒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藏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

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吏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𨚵紂受牧坶行狩歸嘗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慎肅慎伯翬伯冏𦚾誓𤞤誓粊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

嘉應生員葉鍏校

庚申補刊 袖海山房校印

尚書集注音疏總目錄

唐書一篇

堯典

虞書十五篇有逸文者一篇有目无文者十三篇一篇存

咎繇謨

夏書四篇有逸文者一篇有目无文者一篇二篇存

禹貢

甘誓

商書四十篇有逸文者十三篇有目无文者十九篇八篇存

湯誓附逸文

逸湯誥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附逸文

高宗融日

西伯戡𨠵

微子

周書四十篇有逸文有九篇有目无文者十一篇二十篇存

坶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无佚附逸文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粊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百篇之叙六十七條

逸文六十二條

又附二十條

卷末

補誼九條

附識譌字一條

尚書集注音疏述

尚書今注音疏述

外編

周書經師系表

原十二卷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堯典弟弌 [illegible]

虞夏書弌 疏 [illegible]

唐書 疏 [illegible]

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 疏 [illegible]

尚書弌 注 鄭康成曰孔子尊而命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集注音疏卷一 疏 [illegible]

……為之引申以疏通之故曰音疏取周易是背之不類又怪孔傳三十五篇……始知古文及孔……以注二十九篇之并為之音且彷何劭公注公羊偁何休學也

江聲學(疏)

吳縣江聲字叔澐……[illegible]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注)鄭康成曰稽同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馬融曰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放勳堯名聲謂堯名也放勳堯氏若黃帝偁軒轅顓頊偁高陽之類是(疏)[illegible]

欽明文思安安(注)馬融曰威義表備謂之欽照臨亖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聲謂思或為塞安安讀當為晏晏鄭康成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疏)[illegible]

允龔克攘(注)鄭康成曰不解于位曰龔推賢尚善曰攘(疏)[illegible]

光被亖表假于上下(注)光充也假至也言堯德充被亖海之外至于天地鄭康成曰言堯德光耀及亖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疏)[illegible]

克明俊德(注)克能也明猶尊也鄭康成曰俊德賢才兼人者(疏)[illegible]

以親九族(注)古文家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无譏也(疏)[illegible]

九族既睦(注)睦敬穌也[illegible]

平章百姓(注)……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傳曰昭亦明也采讀若辨今文為辨鄭康成曰辨兆章明也百姓[illegible]

百姓昭明[illegible]

協和萬國(注)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illegible]萬國

黎民於變時雍(注)黎眾也[illegible]

語聲時是雍和也言衆民从化而變用是大和 从才容反與從異今通用從非

疏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應劭注云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案此注俱解於爲于恐非是故取而略改之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所著有風俗通又集解漢書黎衆釋詁文說文烏部引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又以於爲古文烏云於語聲也時是亦釋詁文雍和毛詩何彼襛矣傳文誼也 乃命

戲和 戲古義字喜宜反和合戈反 注 馬融曰義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鄭康成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之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 重直容反

疏 馬注見釋文云義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者國語楚語云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和承重黎之職也云四子掌四時者即下文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各主一時之職也鄭注見周禮疏下文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者鄭據楚語文但楚語言顓頊鄭云高辛者鄭兼據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之文

也賈公彥云高辛與顓頊无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容當然也云堯育重黎之後義和者亦楚語文彼文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云使掌舊職天地之官者以義和承重黎之後當掌天地之官故知之也云亦紀于近命以民事者亦楚語文楚語云少皞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自是以後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鄭引之者以義和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也云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者鄭以周禮天官地官之名起于周初堯時无之但以堯典有后稷司徒之官疑天地之官名蓋曰稷司徒以稷爲天官司徒爲地官也賈公彥周禮疏云鄭知義和是天地之官者以其稷與司徒是天地之官故知之也案此說未知鄭意是否

若順也古文家說元气廣大謂之昊天 氣音既作气項反俗作氣

欽若昊天 昊胡老反 注 欽敬

疏 釋詁云欽敬也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孔穎達引許慎五經異義云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气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天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許慎案尚書堯命義和欽若昊天總敕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春秋左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非秋也鄭君則據爾雅爲說謂之言天之所稱名也明此經以昊天爲言者以四時之事求天之心故舉其大號以言之也故今從古文說以昊天爲元气廣大之稱也今書作昊天者亦爲从日从夰之字今說文昊从日夰聲而此經字當爲昊說文不得其解元氣

也 古文昊 穅讀爲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又作昊者兩漢時經師所引皆作昊今本作昊者蓋唐時天寶改之也說文昊从日从夰穅本作歷乃尚書大傳及靈耀之字也又漢書律歷志及太史公書皆作曆

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厤音歷 注 厤讀爲歷日月而迎送之之厤象讀爲聖人象之之象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二十八宿環列于天四時迭中者也日月之會曰曆分二十八宿之度爲十二次是爲十二曆若所謂星紀元枵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之津是也厤象其分節以審知時候以授民也攷靈耀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

諏子俞反訾子斯反降下江反離力之反種章勇反俗作種非械戶戒反 疏 孔子大戴禮五帝德篇曰帝嚳厤日月而迎送之謂推步日月之行度迎其將來送其已往也易繫詞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謂聖人象法乎天知

也此經厤象讀从彼二文凡云讀爲某者皆以音如之直是誼从之也云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洛書甄耀度文見後漢書王符列傳注蓋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疾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如其數則月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會日於二十九日有餘凡一歲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月行疾日行遲至日得二十九日有餘則月之行又追及日而與日會也一說天左旋日月右行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疾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說與鄭同

日最疾者月行遲也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日行遲月行疾十一月行遠日月行則二行九六百分之林象亦謂推步象法故讀从彼二文

（中段小字疏）三十日家說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漢書律歷志云 昭方常金南婁十遲十最十疾說一歷三月九三行十但也 若不水上胃八疾九疾日日云日爲百日日百三九音此 下可五斜昴宿而分日至行月行則二行九六百分如經 文進星繞畢環大度行二十一十而歷之百十六度之秝 志傳星以爲乎觜列判之十十三日三以而度四五十之直 紀文鳥定緯天參于言七四三度至度旬一相十度五七是 二云星時此中井天之與度日餘于十天旬滅分四日者誼 十分火此惟者鬼者則秝餘又自四九三天除日分四洛从 八二星經言也柳謂每家此小九日分百以之之度分書之 宿十虛所二但星角日說月疾百最度六此推四之日甄也 之八星不十星張亢行異行日至疾之十二得百一之耀云 度宿昴數八有翼氐十者之行十日七五十月九故一度日 角之之也宿經軫房三蓋大十九行矣度七行十云而文一 十度屬云者有自心度細率三日十案四日二九日一見日 二爲是四以緯東尾十數也度則四禮分九十而一句後行 九十也時五二而箕九之茲餘遲度記度百七與日天漢一 二云迭星十北斗分月言自日餘月之四日已行郎書度 氐次日中時八而牛度行月二行自令一十九一以王月 十爲月者進宿西女之實行十十五正析分百會度旬符一 五是之謂時爲而虛七有每四二日義計日四以也天列日 房十會日退經南危也遲日日度至引之之十此月之傳行 五二日中順土北室云疾十至餘八秝鄭三分二行數注十 心辰辰于逆木下壁星通三晦自日家知百日十二分蓋三 尾者者南无火而奎二其度又二次之月二之九十爲日度

昴二五危尾漢昭方 十度十十星十書七若 七一七八律年下可 于度于張畢室箕秝左文進 終婁終終畢終婁十十十十志傳星以 六八六一紀文鳥定 七翼觜壁東二云星 一奎柳軫尾秝無其六之一柀申益 井七危二五昴 度十八度四度十二九方十分火此 初張本及或次度十句此退前 氐十十度十度星十十書七若不水 劉五八六終六終七一七八律年下可 實三十紀度紀文按者 貫諸氐 十細一其四十四其故 數度度度度于度于張畢室箕秝左 三終終終畢終婁十十十十志傳星以 益故統于于于十于女八六六一紀文鳥 申校一之六其无秝尾軫柳一奎七翼觜壁東二云星 周星三之數分起四依九十八度四度十二九方十分火此 黍賬統外比度訖分明度一度實度元八參北宿八二星經 閒之秝是三之進一堂析度鶉沈降枵軫九方七宿十虛所 之則退不續七退之月木壽火初婁初十酉宿十之八星不 秝三六可秝也之奇令初星初畢初婁七方九五度宿昴數 也統度馮爲司數數十尾初柳十奎女南宿十度角之之也 茲秝則準詳焉无其二十軫九二五八方八八斗十度屬云 錄所又故然彪由十月度十度度度度宿十度二二爲是四 者紀在不訖續細二之終二終終終終百度奎十九十也時 以後錄之漢推次日于度于于于于十井十六九二云迭 退矣取則書故之躔斗終張井胃危二三六牛氐次日中 十二故又多律歷所而十于十十六十度十婁八十爲月者 二十亦蔡出秝若秝約一氐七五度五星三十女五是之謂 次餘不邕于志細或署度四度度大度紀鬼二十房十會日 之度用月三所分三犯此度鶉鶉梁諏初四胃二五二日辰 紀以今令百紀之十之度大尾首初訾斗柳十虛心辰辰于 无其以章六宿每度未數火初初胃初十十四十五者者南 前之者故也其十二次之名惟大火見于夏小正而夏小正傳

日大火者心也則未以爲次名也其餘次名僅見于左傳國語爾雅諸書是實始于周以何知之昭元年左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九年左傳云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帝嚳以爲次名則是始于周也一說帝嚳之世已有此名而實沈在參韋昭云大火大辰也亢也云大梁在酉寅已上爲鄭語文此所謂在商者心之次也在前乎日而爲大火閼伯主之以名其次左傳所謂辰爲商星也若此十二次之名故爾雅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顓頊之虛也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析木謂之津天漢之津也心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鶉火謂之柳鶉首在未鶉尾在巳者星分也爲之分野謂析木之津爲燕分星紀爲吳越分玄枵爲齊分娵訾爲衛分降婁爲魯分大梁爲趙分實沈爲晉分鶉首爲秦分鶉火爲周分鶉尾爲楚分壽星爲鄭分大火爲宋分所引靈耀文見禮記月令正義推步生大法之可以審知時候也 亦有此文但少異也

分命戲中 中仲古字通中中直衆反下文中夏中秋中冬皆同 注 鄭康成曰仲叔亦義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明見也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叔小豆也借爲叔季字

疏 鄭注見周禮疏下文云分陰陽四時者分字亦叔說文叔訓拾也非其誼也說文云叔拾也从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俗輒作叔作尗季字 亦借爲尗季字 疏 鄭注見周禮天官敘官疏鄭意謂分天地四時之職四子爲之官名可知鄭意如此言天地者其曰伯乎者鄭以下經四時以仲叔爲稱則掌天地之官長宜爲伯夏官司馬掌四時者以周禮春官宗伯主禮秋官司寇主刑冬官司空主事云春爲秩宗者虞書舜典云咨伯女作秩宗主禮官也夏爲司馬者亦舜典文言棄爲后稷司馬之官云秋爲士者舜典云皋陶汝作士明刑之官也云冬爲共工者舜典云垂汝共工是也云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明見也者鄭以周禮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而堯時雖未有此名然稷與司徒當天地之官正與六官數合鄭必言此者欲明古今官名雖殊而六官之數則同故云是六官之明見也云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者以四子稱仲叔明兄當稱伯故知掌天地者其曰伯也賈公彥云義和是伯而分掌四時者疑之詞也

宅嵎 嵎山名非此也嵎亦章反 注 舊解宅爲尻今文

夷曰暘谷 暘元于反正義本作嵎乃吳楚閒對嵎山名非此也暘亦章反

宅皆爲度宅度字同讀當从度許叔仲說文解字云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聲以爲冀字蓋誤也當爲青州禹貢云堣夷既略青州分也今文堣夷爲禺鐵亦爲禺銕鐵銕讀皆同夷暘谷或爲暘谷暘日出也或爲湯谷淮南子曰日出于湯谷

尻君魚反俗作居音誼皆非矣度代洛反許虛反與作居分亞舊反禺元于反 疏 舊解宅爲尻者孔傳亦訓宅爲尻鄭注周禮縫人引此經作度四方九十九里度則史記亦作度是古文經宅皆作度則是宅亦訓度也宅與度同讀古文宅字作 度从尸从乇石經宅作度亦作度四方今文尚書作宅與作度皆古文又以度爲宅之古文也云宅度字同者說文宅所托也从宀乇聲古文作宅亦作度是宅度同字也而漢儒傳經不與今異者以度字讀當爲宅也當从度者治度之官爲在南方主夏安處之言此經度字同者治尻之度當以度爲正以漢儒皆讀度爲宅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許冲上書安帝曰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閒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叔重汝南召陵人作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illegible]

寅賓出日 [illegible]

注 寅敬也賓讀曰儐導也鄭康成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 疏 [illegible]

平豑東作 注 采讀爲辨其叙事之辨 今文皆爲辨豑叙也鄭康成曰作生也聲謂春時政令當助天生春官辨叙之也物生于東故曰東作周禮馮相氏辨四時之叙此則四時官各辨叙一時也 疏 [illegible]

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注 馬融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之晝漏五十刻夜亦五十刻春分之春七星中殷中也 疏 [illegible]

氒民析 注 氒讀若厥其也析散也將治農事散布在野 疏 [illegible]

鳥獸孳尾 注 孳讀曰字字乳也尾散也言方字乳而尚散也 疏 [illegible]

申命羲叔宅南交 注 申重也宅亦讀爲度火交于土故曰南交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疏 [illegible]

平豑南譌敬致 注 譌化也夏气任養化成萬物故曰南譌謂助天養之政令夏官辨叙之也鄭康成曰司馬之職治南獄之事得則夏气和聲謂致致日也謂立八尺之表視其晷景夏至之景尺有五寸爲短之極短極則气之无伏陰之患是爲夏气和也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此獨于夏言之舉一隅以見也 疏 [illegible]

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注 永長也馬融曰日長晝漏六十刻夜四十刻仲夏之分心星中 疏 [illegible]

氒民因 注 因就也就之言就高也月令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 疏 [illegible]

鳥獸希革 注 希稀也皮去毛曰革鄭康成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 疏 [illegible]

分命和仲宅西 注 分或爲申宅讀亦當爲度鄭康成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 疏 [illegible]

曰栁谷 注 栁者諸色所聚曰將没其色亦兼有餘色故曰栁谷一說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栁古栁丣同字谷或爲穀 [illegible]

一誼故兼存之云或爲義者據大傳及鄭注周禮所引也寅淺內日本僞古文作寅餞小篆度淺集正韻義此引作寅淺內日且偁馬融讀則是馬本茲从馬从古也淺夕沂反內奴眾反如㊟淺讀當爲餞傳曰餞送也鄭康成曰寅淺內日謂秋分夕月行餞反夕㊟釋文引馬融云淺滅也一誼滅猶沒也盖馬意以淺之誼施之于此未安故不用其注沒猶沒也內日以上不須言沒故不用其注敍訓淺爲滅馬云滅古文踐字淺字是以淺爲踐又淺通禮士虞禮云淺本作踐故鄭注云古文踐爲淺爲踐則踐淺字通孔傳作淺云送字爲送是以淺爲餞同又用孔說之以傳云詩下云鄭箋詩曰餞送也故以淺爲餞又注士虞禮故魯語日章昭注云秋分夕月以誼可取此也鄭注下言宵中則是秋分國語云夕月采秋分故云謂秋分夕月之采西成㊟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故曰西成秋官辨敍其助成物之政謂助天收也㊟疏云西爲陰中者禮經十六言四義中陰萬物大成大日西之成引其傳之古射篇鄭注之言也云助天收者五行傳曰自夏至迎秋于西堂旌旗言也助天收而天收也旌旗白車載者兵武所以云旌旗爲西成以助天收也是而不收則天廢其收成者功遂周書田大樂既日畿天收所以爲秋助而不收者天也旌旗日秋助天收成而天是也以成西秋成也不收夏至所而天也傳說西成之以順天道云宵中星虛以殷中穐从禾龜聲秋文超收斂亦宵中也日秋陰故言宵夜也鄭康成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虛宿也馬融曰秋分之昏虛星中則亦日宵中言春上經日中言春爲陽故言日此經宵言秋爲陰故言宵見注爲周禮孚也賈公宿也宵中夜者齊以言陽消氣故以日中注日鄭注不見漏與宵相備言互夜之文故云虛宵以周禮馮相氏注見中虛北方之宿也義均云虛七宿中宿七宿角見七宿者正義斗壁也虛皆以當五十刻故矣云元武中虛宿也元武者北方七宿之總名虛七宿中宿正宿也壁均齊也虛中言宿也宿牛女虛危室壁也見虛星中者元武中方宿馬注見七宿正義云牛女虛危室壁也謂之中也南方

風至當去高𡰪平地夷民夷㊟夷平也仲夏𡰪高明陽在上也仲秋盲風至當去高𡰪平地因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疏此經承上言爲鳥獸毛毨注云夷平也者周語釋詁云夷平也月令仲夏居高明㊟疏高明云高明處也注仲夏居高明則云夷平而處是平地也仲夏之時言高明而處風疾令月令盲風至孟秋以仲秋言盲風至則云高𡰪高明是民夷去之謂是高𡰪平承之尻處而盲風平上尻也地因所以處平地也言當去高𡰪平地處夏言因秋言當去疏亦所以言當疏注春令所言此民之誼秋春令在上下文有盲風至語鄭也語民因析鄭注從文此㊟毨讀若選毛用取誼說文毛部云毨毛盛也讀若選仲秋鳥獸毛毨讀若選取之誼謂選取以爲器用此誼言毛盛可選取者以其讀若選故毛選取之謂音同選誼皆申命咊宅朔方曰幽都㊟宅讀亦當爲度朔方北方也匚讀若方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盖是與幽都聚也㊟疏云朔北方也朔盡也言萬物盡於北方故朔爲北方也北匚讀若方者說文匚部云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以其同音故云匚讀若方也匚讀若方以匚字爲古文方字也方字古文作匚者古文之方用匚北方有萬物之始則始經有不言北方之事云幽都者引經文海內經以言不周北海之內故云北海云北方者幽都海內故言匚幽都引山海經北海經此說幽都山曰幽都之山故曰幽都故言北方幽都之門謂幽都聚幽冥之地北方之門彼訓此注言幽都也幽都聚也幽都南地似也故用此以訓周幽注以幽乃訓聚易㊟杜讀若㚔也朔易者謹約㊟杜讀若㚔也肅也易者謹約益藏循行積聚聲謂冬時政令助天地閉藏冬官辨㚔之也言易者藏則內故夏新有革易之誼也朔易或爲伏物今文通作八反積藏才郎反俗書加艸于上非也行下孟反又如字內奴眾反㚔工行反㊟疏者在㚔釋詁注也肅見正義作察反

歲入此室處㊟注云鄭注語之言事云民入室內君八字之內室處爲燠與其㊟疏鄭注見隅謂之奧引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之奧孔安國亦謂室中李善注文選中取其燠暖之義或爲深奧引詩七月也爲改歲入此室處鄭注室內處也

鳥獸毛毨毛也毨毛盛也說文毛部說文毨云毨毛盛也鳥獸毨讀毛毨引虞書曰鳥獸毨毛毨或爲毨毛毨毛之誼故云毨或爲毛毨說文毛部毨毛盛也讀若選毛部引虞書曰鳥獸毨毛

或爲髦毛女毛氄毛毨者毛也此仁毛者毨也其反器後引云毛部引以云今通作暨

帝曰咨女羲暨咊㊟咨嗟也暨與也疏咨嗟釋詁文暨與也釋詁文今通作暨字並釋詁今从說文作暨矣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復其時也十日爲旬肅曰四分日之一又八六日之內舉全數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疏朞云朞復其時也者說文禾部云秊穀孰也又禾部說文云朞復其時也者正義六十日一年正四分日之一爲四分日全一六十二意說文一日之四故二十字从禾朞一歲之數言入是一也以閏月正三旹成歲作正字从日亦聲說文記正字作者文孔正本古文四分日之一作分日故云六日之一

閏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秝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閏餘分之月鄭康成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分之啟正百分之一一二百九十分十五度三一行日十分日之四分以之度九九十七度萬分四故三一十三分之七則日行一度亦云閏月者歲之餘日也行竹中句俗作从行非反字月从三十五日日云三周天之度有奇分之三百一十一周日一分二十不十一平四分日之二周度而周天行度十其十九三以二百七十度十一以是爲一月望三周日三十也日十分之則每月有朔日有奇之月日三百一十則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二十七日有奇而又及日也離平其所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則月日日二十九日以上度之且百九日

日餘矣必雯越二日餘而二月及日于頗譽而復令朔也故克運換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分爲一月十九分日之四而成一歲分小月四百分二九二十而大日中日三分二之二分閏是十四日以之一年又四五月以年十九中分有奇三十分餘之十大三十九日之分者以月日四九百五十九分者氣也五月九月也百十日百十日三大九九一分之一十有三四以分之四是月以年三日十五九八十二月必則以八年五分也四十日分十日三四歲十分二十九有十有九十九分二十一九之三十日四月四年分百九十分二十二月二十四月二十一九以四百九十九十有之十一率大八三十歲其日朔五九十一於日月分三及日百日分十九五以九爲朔一之事

十十八八分二十一二七九十十二除之十十一十四十十五百九二二分三九二十八八十二四九七百十九之一四三八二十一千分十九四九以十一月之

奇一乃十十百十也八餘一之气十百也五月九一日餘四除積二分則乘如九三月一則五四以十有日日九矣之去三分以八四法七千則年三日十日四大而爲百必一前十也爲千十九十四气有十四分之餘有成九四雯以所三乃九一則百二百餘十日百日周分小月百十越其段月段日百八四凡九八二九九之天三十也四分二二之餘後其又百十二分百月百十二爲百二兩十爲日萬四二日餘以計分萬設五歲四分百率四月月分一餘七百萬九一九萬爲七以十則十日三必十爲則者日而千八八百十乘八一千八二二分之十而八年五欲二月二十千四二四千日二乘分十日三五二也其十于十及一百七一十分十八以百之又四之百也十朔率九其九日百六分百分然則百二七三奇气四五以四數大日中日于十計二之則三分十十八不合百又二气謂者九取四頤分二十四三百以乘二二盈以一奇十而之六百四百譽爲萬四百十六爲九分萬分二十不四成年月四百九而二七分八二十二百是四者气一盈气凡中小十九十復十千奇十月又十則三千四當又分分三數者分十九令九六不七餘得日一十四之一奇者朞百謂六日九分朔日百盈而二八又萬二八一月不八之六之月之分爲也餘三分置十千以八月三矣以盈之日十歲爲五以月故餘十者一九四九十之千四二分五每五歲日十亂其強三七四閏日百乘以餘二月气者也气日即三八二必運百分之爲一六九二分百則當四二得九朞百故十分擅

七十四其七四之前一奇不三奇以四之益之一之之一之之之之後後日餘百前又百所三二千十分十十者之一復爲借一一後除閏日前又百所三二十十百月之餘又二又一萬別分八取十其

畫十其七四分四七之分奇之分三奇九五七二五三前除爲一四七二四萬餘千萬百萬分四七計十四二四二七循爲一之分八分之十以三除又餘千萬百萬分四七并餘萬日閏之四九萬一五千五九月是之而故九有因朔爾鄭至閏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飭工官庶眾績功咸皆熙興也允信釐飭百工庶績咸熙㊟疏云允信飭工官眾功皆興也本作熙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疏以史記五帝本紀以允釐爲信飭訓允爲信以允訓飭釐爲飭也庶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釋詁文釋言以功咸熙皆興者熙興也

子此文云信飭百官衆功皆興鄭注易下云篋子云女史皆二女工官諸毛詩下臣文篋功作績爲功熙興也以本爲詩云二女臣與工以云爲饎功亦釋爲理饎訓飭也信以飭信誼音也則飭爲熙爲善故釋代之同本帝曰鄭注二云

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咨謀若順時是登升庸用也鄭注疇誰也咨謀也

馬融曰羲咊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咊㊟疏疇誰也者釋詁文疇咨若時登庸者說文口部云疇誰也疇引此語帝曰疇咨者詞也郎詞也今之詞說文答之曰之故云

故用其誼咨謀登升並釋詁文言用也若讀庸者說文言部文說文庸字在用部亦訓用也則言庸音誼皆同異文同字也馬注見正義案下文鄭注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以庶績多闕而官廢與此馬注說同蓋當時經師相傳舊說如此馬君必本諸衛賈諸君子也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放方往反朱正義本作絑說文糸部絑字說云絑純赤也虞書丹絑如此則此字當作絑 注 馬融曰胤嗣也鄭康成曰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聲謂啟開也 疏 馬注見釋文釋詁胤繼同訓故云胤嗣也鄭注見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史記云嗣子丹朱開明故知朱是丹朱也啟開說文口部文

帝曰吁嚚訟可乎 吁況于反嚚牛巾反孔本作訟釋文云馬本作庸案作庸則古庸字與上登庸應當从庸 注 吁驚異之詞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讀當嚚字絕之庸可乎言不可用 疏 說文口部云吁驚也故云吁驚異之詞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云讀當嚚字絕之者謂嚚一字爲句庸可乎爲句也云言不可用者以庸可乎是反詞以決其不可故云言不可用

帝曰疇咨若予采 注 馬融曰采官也 疏 注見釋文采官釋詁文

讙吺曰都共工旁逑僝功 讙呼官反吺丁侯反本作兜古文作鴅說文鴅字說云鴅或作䳘 注 鄭康成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尻此官故以官氏堯末時羲和之子皆以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讙吺共工更相薦舉聲謂旁廣也逑斂聚也僝具也言廣斂聚諸官職而具功事也逑或爲救 疏 注見五帝本紀集解及正義案共工水官名者昭十七年左傳云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鄭注周禮云共工水官也則共工之官以其職主水故以水名官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龔滔天 注 靜言巧言也違辟也象龔令色也滔漫也言共工善言其用辟僻慢天 疏 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惟諓諓善竫言說文言部云諓善言也一曰謔也竫亭安也靜竫古今字故云靜言巧言也

水若俗字今史記作慢俗所改也 帝曰咨四嶽 注 鄭康成曰四

嶽四時之官主四嶽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嶽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嶽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讙吺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 鯀古本反 疏 注見周禮疏云四嶽四時之官者謂羲和之四子分主四時者也

湯湯鴻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懷音同 注 湯湯水盛皃鴻大也方讀當爲旁旁割言廣爲剝害潒讀若蕩潒水潒潒也襄俠駕也大阜曰陵浩浩廣大皃滔水大皃 疏 湯湯水盛皃者毛詩傳云湯湯大皃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注 耐古能字俾使乂治也言下民咨嗟若于鴻水有能使治之者乎 疏 禮記禮運云耐古能字

僉曰於鯀哉 注 僉皆也 疏 僉皆釋詁文 於音烏 注 於歎詞馬融曰鯀臣名禹父 疏 注見五帝本紀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注 咈戾也鄭康成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圮謂圮毀族類也言敗其族類 疏 說文口部咈違也

嶽曰异哉試可乃已 注 异舉也試以皆用也言用之可乃用余 疏 云异舉也者說文廾部云异舉也試用也說文言部亦云試用也故云試以皆用也

帝曰往欽哉 注 馬融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思憂勞詘己子是从人之非遂用于鯀 疏 注見正義

九戠績用弗成 注 戠讀若載載年也鯀治水九年功用不成 疏 戠讀若載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戠 女能庸命巽朕位 巽今通作遜 注 馬融曰朕我也鄭康成曰言女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 聲謂巽入也 疏 馬注見釋詁文

嶽曰否德忝帝位 注 否讀爲啚啚之啚忝辱也 疏 否鄙同字

曰明明揚仄陋 注 明明上明謂顯也言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 疏 禮記檀弓下篇注云揚舉也

師悉帝曰有矜在下曰虞舜 注 師眾錫予也矜讀曰鰥無妻曰鰥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取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矜鄭康成曰虞氏舜名 疏 師眾釋詁文

帝曰俞予聞如何 注 俞然予我也 疏

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疏

瞽瞽瞍也帝系曰瞽瞍生帝舜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象舜異母弟也㬥嫚也讀若傲䲨鯀也嚚父母爲孝烝烝掔也艾養假至也㬥古文姦言舜能龢于弟孝于親掔于拳養使不至于姦惡一說艾讀爲嬖治也掔以自治感化其親使不至于姦惡

后反嫚門悳反掔俗作厚音同誼別【疏】帝系者大戴禮篇名引之以證瞽瞍之子也云心不則德誼之經爲嚚之語頑者瞽爲色瞍二十四年左傳文彼文注實云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經之爲不倍兼系者以具于前文注嫚也讀若傲者象舜異母弟也者孟子兹萬章篇云然云㬥嫚也讀若傲者部文今謂雅作諧和音同而誼則非矣乃俗人所改也鯀也者文云烝烝掔也者毛詩傳水傳道也孔氏本艾讀爲治文經文女部文也養之也葢爲能養也說文艾當訓治者若依治訓則言以自治感化其親云上文古文姦此言三文由此知艾爲治者若依治訓則言以自治感化其親云者故爲亦有此訓一說艾當訓養也然則史記云烝烝治不至姦則爲治說爲艾治說爲養舊說亦有此訓一說案孟子萬章篇象言二嫂使治朕棲則堯妻舜爲近理姑備一說案孟子時爲姦感化則訓艾爲治終非正解舜之後父母有欲殺舜是時爲姦感化則訓艾爲治終非正解或日既未能感化而言不假姦何也葢父母與弟雖俱惡舜調其間使不終爲惡其惡故曰不姦也帝曰我其試哉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无帝曰我其試哉本有帝曰其无者是漏落也【注】鄭康成曰試其試之試時舜所生之徒烝烝善養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則此當有帝曰其无者是漏落也以爲臣之事【疏】文注見正義云試以爲臣之事者鄭注慎徽五典云五典云云是也王肅注云調試之試以舜官郎下之試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試爲臣之事者鄭注慎徽五典云試以爲臣之事是也王肅注云謂試以官論語云女奴之正說職篇說此鄭注云女于時觀其型于二女同于式女奴古處文反二注式曰二女娥呂反英反在以同以女【注】以女妻人曰女時是也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于是妻之以二女觀其以禮儀接待二女之法型法也七計反
【疏】是以女妻人曰女者說文女部云女婦人也从女又云妻婦與夫齊者也釋詁云型法也詩思齊云型于寡妻毛傳云型法也故注云型法也云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者劉向列女傳文云堯于是妻之以二女觀其以禮儀接待二女之法者以經云觀厥型于二女型法也之文說此者堯欲觀舜之德詩云以御于家邦法于寡妻故知觀其以法接待二女也舜正其法義接待之道是以二女同居其際民婦說以如妻之娶婦以居其嬪婦之道故云觀其以法接待二女之法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注】降下也嬀汭舜所居處嬪婦也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一說釐降之於嬀汭嬪于虞

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詘體降下勤修婦道【疏】釋詁文說文云降下也嬀水名舜所居處嬪婦者釋親文女部云嬪服也一云嬪婦也名云婦服也以婦人從人者也舜居嬀汭因以爲氏故云舜所居處者五帝本紀文一說釐降二女于嬀汭如婦禮故二漢書郎顗傳拜章明帝宇下陳此宜說二女嬪于虞以下是謂下嫁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詘體降下勤修婦道謂之飭下也案此說可采郎顗對策引此經云云據此舜飭下二女是當勤修婦道故云降下也帝曰欽哉【注】將試舜而使敬其職也【疏】以下郎說下試職欽哉經典言試以慎微五典孔氏分此以上爲堯典以下爲舜典姚方興又增益曰若稽古云云二十八字舜之事故知此事飭舜之詞僞孔氏分此以上爲堯典以下爲舜典姚方興又增益曰若稽古云云亂經典斯世皆歡尚書之八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注】徽美也鄭康成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聲謂克从言无違教【疏】徽美也釋文引馬注云云引云五典五教也鄭注見五帝本紀注云此鄭注云五教也克从云鄭本紀云五教所謂五常之教下文云敬敷五教是也敷五教是司徒之事故知其職故有謂下乙之誼也故云司徒之職而說云克从言无違教也葢用其說八年左傳引此經而說之云无違教也舉用其說內于百揆百揆

暋敘內如字劉奴內反【注】內入也百揆度百官之事也時敘言无廢事【疏】說文入部云內入也百揆度也入事莫不時敘釋言云揆度也文十八年左傳云以揆百事莫不時敘無廢事也宅百揆亦謂度百官之事故云時敘言无廢事也故云百揆度百事也賓于三門三門穆穆敬也

迎諸侯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聲謂四門明堂四門穆穆敬也【疏】鄭注見正義古字通作賓說文云賓所敬也詩云賓敬也見君聘禮諸侯所見于上下之文貫大四門之門四岳之義故知四門四方之門也上注云四門明堂四門鄭讀賓爲儐上文諸侯來朝舜爲上擯以迎之故云賓迎諸侯也各從其門之故以四門四方故云賓于四門四門明堂四門者明堂之四門也鄭玄禮記注云大戴禮記四門之義也葢五帝之時堂位朝諸侯在國之外四門明堂解之云言外門在國之南五帝本紀云賓于四門則舜時四門外則五載國之外門北門之于明堂以四門在國南二十年辭東門之外二門而明堂在國之南門聲有三靈應門南明堂爲門于應門之外也周書明堂解云言諸侯在國南門者引三辭讀庫門外而庫門南門遠應門之南者應門之北也案周禮明堂之圍乃于四門之外南字應門有在東南門西門南門

北門之內亦明堂之四門門明堂益重門矣諸侯朝于明堂故賓于四門外四門以人字道至遠處諸侯先生名棟字定宇號松崖博綜群書精研古學著有周易述大師惠先生松崖博說本之明堂大道錄釋書之說云是遠先師故稱先生賓穆穆穆穆者美也敬也故云穆穆敬也舉德也此說本之孔內作嘉不稱从敬乃穆穆敬也此不用馬注訓易者有美說也以其雅說釋訓云穆穆敬也葢有故云穆穆敬也

大伏生大傳注鄭康成曰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聲謂迷惑也使舜入大麓之野逢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惑

【疏】此鄭注是大傳注文大傳云大麓之野山足也正義引鄭注云麓山足也釋詁云麓錄也彼注云麓者錄也以其古者天子命大事則爲壇于國之外三事命諸侯之事皆有司合諸侯者以大錄之故得爲錄也毛詩云云大傳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三事外國之事也堯使大錄之故以天子之事命舜也大傳注又云合諸侯之事百官之主故知大麓者謂尚書百官之典爲國之事外宮而會大麓之門是也堯聚諸侯命舜陟位諸侯鄭注云大麓者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故謂之大錄也釋言云烈烈陽陽云舜入大麓八之山野林虎狼不爲害暴風雷雨而舜行不迷者論衡云吉驗篇云暴風雷雨不迷也此孔氏之說以暴風雷雨舜行不迷爲證

段說乃能以人心其説可以此說誤合大傳說文及漢書孔光傳皆以爲大錄之義而爲其實非孔氏也以大錄萬機之政與大麓之野不合其說滑亂而又奪先儒舊說非聖人之旨也漢書于定國傳于定國等云以大麓爲大錄者故後人以此說爲是非孔氏說亦見段氏說文注葢以經義求之不可通故云云諸侯國之外之野以其近也

帝曰假女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年【注】假至也詢謀乃女底致陟登也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鄭康成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疏】言假文今爾雅釋詁云假至也作格俗所改也詢謀釋詁文見釋言云記作女言致可續是也詢謀說文言部釋詁云底致也乃女也底致陟登也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者五帝本紀注云三年釋詁文以下史記文也爾雅文見釋言注云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乃女登帝位也鄭注周禮小宰職云續云自堯陟位皆在三年也以五帝本紀文云陟登也猶注云是也以下史記文也

女舜讓于德不台【注】台説也釋詁文彼注云台我也辭讓于有德者不以爲說也言舜德不足說服人心也

【疏】釋詁云台說也釋詁云亦作怡文云台說也此說云台我也釋詁云台我也說文台部云台說也案釋詁云說服也以不說服人心也言舜德不足說服人心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注】大傳曰上日元日受謂舜也鄭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疏】大傳者伏生尚書大傳也凡言大傳皆同云上日元日者此不言朔日者元之言始也始日謂朔日也故馬融注云上日朔日也五帝本紀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釋詁云元始也正月元日本受正月朔日也謂舜受堯終事也鄭注見正義五常之義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者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知堯建丑舜建子者者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代之後爲正者通天三統也是以舜以前皆存二代之後以通三統故其說舜建子堯建丑也董仲舒云云

其言何爲三正之統明堂元府之名明堂之五府之名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者帝命驗云唐虞謂之五府周謂之明堂五府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白帝白招拒之府名曰顯紀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玄矩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皆有五室其說周禮考工記明堂也

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注】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文燿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機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

以齊七政然則北極與斗魁皆爲旋機斗柄爲玉衡也鄭康成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七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環夕沿反機古衣反杓南搖反【疏】在察釋詁文云旋機謂之北極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論語爲政篇云璧如北辰尻其所是天體運轉而北辰乃其運轉之中央帶凡其處運而不移者故謂之極故謂之旋機故日其變與放而所動者大也運斗樞及文燿鈎者皆春秋緯並見史記天官書索隱天官書者史記八書之弟五篇也諸說皆以旋儀玉衡爲北斗雖與大傳不同其諸實皆是故備列諸說而折衷之故云然則北極與斗魁皆爲旋機斗柄爲玉衡也蓋北極者天體左旋之樞斗之言主北斗爲恆星之主恆星隨之而運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年有餘而右旋一周者也則斗遙爲恆星右旋之機故北極斗魁皆爲旋機也斗柄則回轉于天如稱之衡故謂之玉衡言玉者蓋取其色白而晶瑩也斗柄所建可以審時王者明天時以出政必嘗祿之故日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經文甚明无爲支說乃俗儒謬解以旋機爲渾天儀以玉衡爲其中橫管所以闚儀者夫天垂象以示人照然易見豈以聖人之明睿猶不能審而必叚機械之器以爲智乎甚者政旋機爲璿璣謂機衡皆以美玉爲之豈所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乎乃馬季長亦爲是說吁可怪也鄭注七政云云大傳注也大傳云此文故采用孟子離婁下篇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以事類祭天也馬融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鄭

成康曰禮祭上帝于圜丘【疏】國語注云肆遂也夏大也言遂大夏……

禋于六宗【注】肅曰禋絜祀也馬融曰禋精意之言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聲閒之師曰六宗明堂六帝也……

宗之說本諸伏生不易可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此同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出五經異誼見正義云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似與馬說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蓋六者之閒謂上下四方天地四時也陰陽變化即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主宰乎其閒者總而言之……

望于山川【注】望者祭山川之名【疏】……

辯于羣神……【注】辯古偏字……

字一說辯讀爲班班布也布祀禮于羣神鄭康成曰羣神若邱陵墳衍【疏】……

揖五瑞【注】……

牧班瑞于羣后【注】……

獄羣牧班瑞于羣后……

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聲謂覲見也羣后即四嶽羣牧堯命斂其瑞既乃擇月日使舜見之而還反其瑞焉

【疏】……

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年之二月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

……

至于岱宗柴【注】鄭康成曰岱宗東嶽名也柴者積燎也馬融曰柴者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燔符袁反【疏】……

望秩于山川【注】鄭康成曰秩次也偏以尊卑次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疏】……

【注】鄭康成曰東后東方之諸侯【疏】……

也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叶古協【注】鄭康成曰叶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同陰呂陽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稱上曰衡【疏】……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注】鄭康成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口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爲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羔鴈也卿大夫所執一死

雉也士所執摯之言至所執矣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以皆去器聲謂鄭君蓋讀如爲敓也敓者鳥籠以盛摯相授朝直遥反[illegible]今通用節敝通肖作陳皆音同而字別繒疾陵反繰作州反與今通用與亦音同字別去美宮反敍乃簡反〔疏〕鄭注見公羊疏及五帝本紀正義俗儒説此經輒據周制是猶郢書而燕説也鄭君則不然斯爲精作矣唐虞之秩宗猶周之宗伯主禮者也周禮大宗伯職備言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而此篇下文命伯夷爲秩宗止言三禮謂天地人之禮則止是周禮事鬼神禮之吉禮而巳則唐虞未有吉凶賓軍嘉五禮之名目馬融同俗説亦以爲吉凶賓軍嘉非也故鄭不从之而云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爲諸侯名謂不同禮亦異數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圓當青五等也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王者鄭以五玉卽五瑞也禮記曲禮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卽云桓信躬也彼不言璧略可之爾此以五玉爲摯則是五瑞矣云三帛所以薦玉并言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者禮緯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鄭言赤繒黑繒白繒皆謂純色帛卽宋均所云一色之帛也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气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故夏爲人正色尚黑是則所尚之色視其正朔堯建丑則色上白卻而高之則高辛建寅色尚黑高陽建子色尚赤故高陽赤繒高辛後用黑繒也其餘諸侯奉堯正朔則从堯正色故皆用白繒矣云周禮改之爲繰也者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繰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繰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繰皆二采再就鄭彼注云繰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就成也一帀爲一就是周禮薦玉不同帛改用繰也云二生羔鴈也卿大夫所執一死雉也士所執者曲禮下篇説尊卑之摯云卿羔大夫鴈士雉又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鄭彼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是也云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者鄭注大宗伯職亦有是言蓋摯字从手从執執以自致之誼也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者謂之器盛摯相授與也蓋上言五玉卽聯言薦玉之帛此下言如五器自是授摯之器矣但二生一死禽之三種而器有五故又云器各異飾蓋圭有三等其盛雉之器分別上中下三等之飾并羔鴈之器爲五也云飾未聞所用也者以无文可攷不得而知矣云周禮改之飾羔鴈飾用執摯而以皆去器者儀禮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是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是皆執之而以不用器也但儀禮雉不言飾鄭兼言飾雉者以羔鴈皆有布以飾之則雉自當亦有飾矣聲謂鄭君蓋讀如爲筱也者筱音乃箇反鳥籠也可盛禽鳥相授鄭解如爲以物相授以與以器爲授摯之器據丁度集韵音此經如字爲乃箇反且云鄭康成讀以集云所僞合諸此鄭注之詛則如實爲筱是也以鄭君此注必有如讀當爲筱一語公羊疏引之不具爾茲以意補之姑云蓋以疑之

卒乃復 復房六反今通作復〔注〕鄭康成曰卒巳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疏〕注亦見公羊疏卒謂終巳故云卒巳也説文彳部云復行故道也是謂復其故處故云復歸也按下有歸假埶祖之文鄭于此解復爲歸則下文所云不爲贅乎曰不然蓋此之言復止記自岱宗歸不暇敘歸至之禮故下文申敘用特告之至事記事之法固有然者故鄭于下文注云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與此注以復爲歸固不相妨不得據下文以相難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初 僞孔本北嶽下作如西禮據鄭注則鄭本作如初吾从鄭何休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岱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也蓋名太室山爲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注〕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也鄭康成曰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華戸化反若作華則別是一字〔疏〕爾雅釋山首偁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禮職方氏所紀九州山鎮之五蓋周初之五嶽也故鄭注周禮大司樂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是也而釋山又有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者蓋漢武帝以衡山太遠而遂其神于天柱山登禮之也爲南嶽以衡山一名霍因名天柱爲霍山又封太室山爲中嶽名曰崇高山故釋山重出五嶽之文蓋漢儒所附益也由前所偁則華山非西嶽西嶽乃吳嶽也由後所記則南嶽非衡山茲云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也與釋山前後兩文皆有互異者史記封禪書及應劭風俗通山澤篇皆俱引此經皆云南嶽衡山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蓋皆依以爲説伏生大傳説舜元年巡守四嶽八伯之事云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冬祀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鄭注云宏山迫山也是以獨于南方偁霍山似不同者按風俗通山澤篇云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然則大傳所云霍山卽謂衡山无異説也鄭注亦見公羊疏云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者上備言岱宗之禮五月文序其下文相近故言如岱禮不言如初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者謂岱宗之文遠也故皆言如初也案僞孔本十一月之下言如西禮釋文云馬本作如初據注云云則鄭本與馬同也

歸假于埶祖用特 埶魚祭反俗于上加艸下著云大謬〔注〕鄭康成曰埶祖文祖也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疏〕詩我將正義偁鄭注此經以埶祖爲文祖猶周之明堂按此是合前文受終于文祖之鄭注而述其意如此鄭君于前文以言猶周之明堂于此當不復言故節錄之埶主文祖文祖也前時受終于文祖及後卽位亦假于文祖是每有大典禮必假文祖矣巡守大典事畢而歸必假文祖經言假于埶祖故知埶祖卽文祖埶文同誼也每歸以下見公羊疏云每歸者鄭以上言卒乃復謂岱宗禮畢而歸則每方巡守畢輒歸矣此于末後總記每方歸時用牲告至之禮故言每也

五載弌巡守羣后三朝 朝直遥反注同〔注〕必五年者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鄭康成曰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 爲于僞反〔疏〕白虎通巡狩篇云所以五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守茲用其誼云爲太煩者言不及五年則太煩煩者數也白虎通者班固所作也章帝特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命固撰集其事固作白虎通德論二卷然則白虎通皆漢經師之説也鄭注見禮記王制正義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嶽之下者卽上文肆覲之事也云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者謂四方諸侯分爲四部東方朝春南方朝夏西方朝秋北方朝冬順乎四時終歲而徧明年復然四年故四朝也故鄭君注王制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據此文也釋文引馬王之解四朝皆云四面朝于方嶽之下按朝于方嶽卽是肆覲之事上既有其文此不應重見其説非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奏則侯反〔注〕奏進試用庸勞也敷奏以言致績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加地進律也 勞力到反〔疏〕奏進説文夲部文奏从夲从廾从屮夲屮皆進廾也廾則奉而進之故奏爲進此于六書爲會意也試用釋言文説文言部引此文亦云用試也庸勞釋詁文敷奏以言者謂徧使諸侯進陳其平時之政敎以觀其治否而定其功故曰致績也伏生大傳云山川神之有不擧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从不从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據大傳所引則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謂賞功之典故曰加地進律也加地進律禮記王制文進律謂增其服命升其爵秩也

肇十有弍州 肇治小反或作肇音同字別〔注〕肇當爲兆段借字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十二州者冀沇青徐揚荆豫梁雝并幽營也十二州上繫十二次于星各有分焉周官所謂星土也今不得聞矣 兆治小反或省作兆音同字別段今下反借子昔反一音子夜反俗作借非分房奮反沇以吮反雝於用反〔疏〕云肇當爲兆者伏生大傳説舜巡守之事云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此亦説巡守事自當則彼雖大傳所言謂舜卽位元年時事與此異時然巡守之事則同故據彼文爲説但大傳作兆而此云當爲兆者説文土部云兆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兆五帝于四郊今周禮作兆五帝巻古今字多變易古之兆字後世通省作兆矣然則大傳兆字安知非後人所改乎今誼則據大傳字則必从説文故當爲兆云段借字也者釋文條例引鄭康成云始書之也倉卒无字或以音類比方段借爲之趣于近之而以此經誼實爲兆書作肇者以其音同故借肇爲兆詩商頌云肇域彼四海鄭箋云肇當作兆是亦段借字也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者則采用大傳之鄭注也云十二州者冀沇青徐揚荆豫梁雝并幽營也者禹貢及爾疋釋地周禮職方氏皆有九州而名各互異禹貢之九州冀沇青徐揚荆豫梁雝也爾疋則有幽營无青梁周禮則有幽并无徐梁禹貢夏書也周禮周制也爾疋九州先儒皆以爲殷制三代之制故各不同總其異名凡十有二其各州之命名必皆因乎前代其知此十二州蓋兼彼三書之異名矣禹貢惟冀州不志疆域其八州皆詳志之茲无廣録周禮云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東北曰幽州則并在冀北幽在并東矣爾疋云齊曰營州齊南州地也然則青之中以北爲營也五帝本紀注引馬注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于是爲十二州爾疋釋文引鄭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大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也今皆不取者于是堯尚在舜但攝位未卽眞也豈遽紛更而分九州爲十二乎必不然矣先儒以肇之言始解爲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肇爾爲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爲兆域以祭分星于誼允愜故不用馬鄭注也云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于某次則災祥應于某州是相繫屬者也云于星各有分焉者既州繫于次則天之衆星每州各有分矣周禮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祅祥鄭君注云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又星經云歲星主太山徐州青州沇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荆州交州鎭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恆山冀州幽州并州又云斗弟一星主徐州弟二星主益州弟三星主冀州弟四星主荆州弟五星主沇州弟六星主揚州弟七星主豫州弟八星主幽州弟九星主并州案周禮注據周時之次名國名星經所云是漢代州名皆不可以説唐虞之星土然由此推之則唐虞十二州于星亦各有分矣云周官所謂星土也者卽謂周禮保章氏云云也云今不得聞矣者蓋星紀等十二次名堯時雖未有若子丑等十二辰則固有之其必分日月所會爲十二次以分十二州之野矣但其十二次名目之有无所分之進退與夫某次分某州皆无文可攷故不得聞矣

封十有弍山〔注〕封籀文封字封封土爲壇也祭必封者因高增高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鎭也此文疑到據大傳封十有二山在兆十有二州之上 籀直又反到多老反俗加人傍非〔疏〕云封籀文封字者出説文土部籀文者説文敍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是也尚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注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

白虎通云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故云封封土爲壇也祭必封者因高增高也謂因山之高而增其高也云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者郎用大傳之鄭注也案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鎮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靑州沂山兗州岱山雝州嶽山幽州醫无閭冀州霍山并州昭餘祁凡九山益周時九州故山鎮凡九唐虞十有二州則山鎮當十有二知此十二山是十二州之鎮也其九山或與周禮同餘三山則无文以說矣云此文疑到者以封十有二山在阜十有二州之下與大傳韋故疑之也必信大傳而疑此經者益大傳者伏生所作以說尙書者也必與伏生尙書同伏生尙書是秦火以前之舊文自无可議者此經若出于孔安國亦自无可疑今則出于僞冒安國者之手時有改竄安可深信故宰从大傳爲正特不敢貿言此文之到故云疑到

濬川濬息俊反注濬深通川也古文作濬鄭康成曰更爲之定畎澮水害濬息俊反爲于僞反畎古泫反疏云濬深通川也古文作濬者說文谷部文釋言云濬深也咎繇謨云濬畎澮距川則濬是深之使通也鄭注見五帝本紀注

象以典刑注典常也刑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灋也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无犯之者但有其象无其人也辠徂賄反秦始皇以辠以皇字帝改用罪字音同誼異矣後世从之非也咎格豪反繇夷招反後之咎繇聯文皆同此不復音疏典常釋詁文刑罰辠至法也說文刑部文引易者申說刑字所以从井之誼今周易无此語疑序卦傳之逸文也馬注見五帝本紀注孝經說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伏生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故云咎繇制五常之刑无犯之者但有其象无其人也

流宥五刑淋與流同宥夷救反注馬融曰流放也宥三宥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鄭康成曰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剕方尾反辟貧亦反忘巫放反攴匹卜反俗作手傍卜非疏馬注見五帝本紀注釋文禮記大學云放流之屏諸四夷是放流同說故云流放也云宥三宥也者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遷是也馬注此下申說三宥有云一曰幼少二曰老旄三曰惷愚案司刺職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馬君所云乃是三赦非三宥也故節去之而用鄭君誼云周書甫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故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鄭注見五帝本紀正義及周禮司刑疏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者即司刺職所言三宥之法也以具于上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鄭以流宥爲一也與昭元年左傳云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illegible]文十八年左傳[illegible]在九刑不忘是也但彼文九刑謂周公所作[illegible]

鞭作官刑注馬融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辨蒲莧反字从辡中著刀俗作辦中力非疏注見五帝本紀注云辨治者辨之誼與辨刑之辨誼雖異而字畫則同[illegible]

攴作教刑注鄭康成曰攴檟楚也攴爲教官爲刑者疏楚也者古檟字通用禮記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illegible]

金作贖刑注馬融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辠坐不戒者[illegible]聲謂若赤金也疏馬注見五帝本紀注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說文金部云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馬于此以金爲黃金豈敢可減少而品必取上與案鄭君駁五經異誼云贖从辠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

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从辠金三斤爲賈相依附然則以黃金贖辠乃是漢法[illegible]以易馬誼姑毋質言

眚災肆赦注眚過災害肆佚也鄭康成曰過失雖有害則赦之疏[illegible]

怙終賊刑注鄭康成曰怙其姦衺終身以爲殘賊則刑之[illegible]

欽哉欽哉惟刑之謐哉注謐靜也謐或爲卹[illegible]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吺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illegible]

亖辠而天下咸犕共居容反後共工皆同竄七亂反說文所引如此正義本作竄乃衛包奉敕改尒僞孔本與說文同殛紀力反犕房六反注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三危西裔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犕古服字鄭康成曰春秋傳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驩吺舉共工則驩吺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illegible]

[illegible]

弍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弎年亖海遏密八音[illegible]注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殂落死也百姓羣臣也喪考妣三年羣臣喪堯如其喪考妣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爲君方喪三年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遏止也密无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illegible]

月正元日注月正者月于是改正也時改用天統以建子月爲正元始也始日朔日疏正月[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上日鄭注云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茲從其正建子故云時月于是改正以建子月為正也云堯正建丑者劉歆三統麻云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是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也始日朔日

舜假于文祖【注】即位于明堂也【疏】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五帝之廟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與王者頒政令必于明堂下文命官同名異實是堂事則假于文祖于此即位于明堂也及正義本作闢茲从說文所引

詢于三嶽闢三門明三目達四聰【注】詢謀也國語曰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蓋此四嶽也闢開達通也開明堂之四門以出政教于天下以明通四乚之耳目四嶽分主四乚諸侯故謀于四嶽胙才故反【疏】詢謀釋詁文數矣于此引國語者周語文太子晉云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蓋此四嶽也四嶽者據見堯時四嶽之後其孫四人共工之從孫昆弟也佐禹治水有功故賜姓若是四嶽者左禹言四方之事故云四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爾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達循能奴代反難乃旦反惇都昆反任如林反達所律反循俗通作率【注】咨亦謀也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也柔安能爾近也安遠方之國恣順其近者惇厚允信元善也難猶遠也任佞也此皆美堯德也食哉惟時敬授民時也柔遠能爾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惇德允元克明俊德也難任人放四凶也孔子說堯之德曰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此之謂蠻夷達循【疏】咨謀釋詁文禮記王制云八州州有伯鄭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云十有二州之牧也云柔安能耐近者詩民勞云柔遠能爾毛傳云柔安也鄭箋云能猶如也恣順其意以恣釋詁能為恣之同也云安遠方之國恣順其近者書云柔遠能爾是也云惇厚允信元善也者皆釋詁文云任佞也此皆美堯德者故以經論帝之功在堯之世也引孔子說者大戴禮五帝德文孔子說堯之德以證此蠻夷率循之文云云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諒采惠壽諒力尚反壽直由反【注】奮明庸功熙光載行宅居諒相采事惠順壽類也言有能明其功光美帝堯之行者使居百揆之官以相事而順其壽類【疏】奮明熙光載行宅居諒相采事惠順壽類皆釋詁文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注】鄭康成曰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㐅作共工益作朕虞舍式者反【疏】鄭注見周禮敘官疏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者周禮冬官司空主平水土故云冬官司空此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者以下文舜命垂作共工故知堯時共工之官主水土也云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者以堯時但有共工無司空故知司空非常官也以禹有聖德故以其官名寵異之

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維是懋哉【注】懋勉也【疏】懋勉釋詁文

禹拜稽首讓于稷禼臮咎繇【注】既拜而稽首也稽首下首至地也稷棄也堯初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偁臮古文偰臮眾詞與也【疏】禮記曰稽首拜之甚者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云稷棄也者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是以官名稷也

帝曰俞女往哉【注】鄭康成曰然其舉得其人女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疏】

帝曰棄黎民祖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時仁吏反【注】鄭康成曰祖讀曰阻阻戹也時讀曰蒔始種也鴻水時眾民戹于飢女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疏】

帝曰禼百姓不親五品不愻女作司徒敬專五教在寬【注】禼亦古文偰鄭康成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春秋傳曰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也一說五品五倫也孟子偁使偰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之謂五教又述放勳之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之謂寬也【疏】

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注】鄭康成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强取為寇殺人為賊由外為姦起內為宄【疏】

女作士【注】馬融曰士獄官之長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疏】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注】服治就次也國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支以威民也故大者

黻之遠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隱也此之謂也

五𠃵有宅五宅三凥〔注〕鄭康成曰宅讀曰吒懲忿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忿五吒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一拲三三凥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以爲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

維明克允〔注〕維女明察故能信服人也春秋傳曰明

允管誠鄭康成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攘述其前功

帝曰疇若予工〔注〕疇誰也

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疏〕

〔注〕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

垂拜䭫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注〕殳斨伯與二臣名殳或爲朱伯與或爲柏與〔疏〕

帝曰俞往哉女龤帝曰疇若予上下艸木鳥獸〔注〕馬融曰上謂遂下謂隰聲謂上謂山陵下謂遂隰藪澤〔疏〕

禹曰嗌哉帝曰俞咨嗌女作朕虞〔注〕嗌古益字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鄭康成曰言朕虞重鳥獸艸木〔疏〕

嗌拜䭫首讓于朱虎熊羆〔注〕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

帝曰俞往哉女龤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注〕典當爲敷敷主也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鄭康成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注〕鄭康成曰主次秩尊卑〔疏〕

夙夜維寅直哉維清

夙早也寅當爲寅字之誤寅敬也清靜絜也

伯拜䭫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育子〔注〕馬融曰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聲謂育養子使作善也教育子樂正之職故以命夔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直而溫〔注〕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疏〕

寬而栗〔注〕馬融曰寬大而敬謹戰栗也〔疏〕

剛而无虐〔注〕馬融曰剛毅而不害虐也

簡而无傲〔注〕馬融曰簡約而无慠嫚也〔疏〕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龢聲〔注〕鄭康成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龢也聲謂龢調也律呂所以調龢其聲也

八音克龤无相奪倫〔注〕

音者歆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歆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龤樂龢龤也龠理也敔衣錄反塤兄袁反柷昌六反敔元巨反疏音者至八音也並白虎通禮樂篇文所引樂記今禮記中之樂記无其文豈其有亡逸與抑或是樂緯與不可知矣周禮大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注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此與引樂記有異實則同也云龤樂龢龤也者說文龠部文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是龠為理也神人以咊注鄭康成曰祖考來假羣后德讓其一隅也疏注見五帝本紀祖考來假羣后德讓人也二語皆咎繇謨文則天神地祇可以感不獨祖考人亦不獨羣后故鄭云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達舞於古文烏陸氏謬也拊方甫反讀音烏也達今通作率非可者注石磬也拊循也鄭康成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達舞言音龢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拊循食尹反疏說文石部云磬樂石也故云石磬也拊循說文手部文故云文又云循摩也則拊是撫摩輕擊之意故周禮大師注云擊拊鄭注見五帝本紀服不氏周禮夏官有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彼注云服不服之獸者謂若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者也云音聲之道與政通者樂記文能使百獸率舞則和之至也故云與政通焉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堲子力反殄徒典反行下孟反注同注堲疾惡也讒讒也馬融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鄭康成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疏云堲疾惡也讒讒也者說文上部言部文馬注見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引文彼注云讒說也色取仁而行違者論語之文則爾雅之釋詁文所謂若與此異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內奴反允衆反注內言官名所謂王之喉舌也出命承上言而敷之于下內命時之所宜復于上也允信也敷式反俗作支疏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云龍作內言出入帝命應劭注所謂施音同詛異喉舌之言也王之喉舌也內言者詩烝民云出內王命王之喉舌故云王之喉舌也出命者王之口也王命有所奉而敷之于下其出王命也承上言之王之口所言也時有內于上者出自外來也故云所宜復于上也用鄭此宜詩箋云出王命而行之于下內命時之所宜復于上也允信者釋詁文帝曰咨女式十有式人欽哉惟旹諒天功注馬融曰稷契咎繇皆尸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无所復敕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下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康成曰皆月正元日假于文祖時所救命也聲謂諒相功事也救命二十二人皆在明堂明堂天灋故曰天事房復反疏馬注見五帝本紀集解稷契咎繇皆尸官久有成功此云時云尙舊職故云述而美之无所復敕上文云禹作司徒咎繇作士皆在堯時是也然以經言之二十二人若兼此數則二十二人之數有謂此帝舜之外无所據也故鄭注見正義據不正數四嶽十二牧者數正不數四嶽不數者也鄭注見正義據引鄭此注上有自十五人九官及三人故十有知其上文云牧至于帝曰龍十字以其不數也者四嶽之數故似非此篇十二牧并十有二也云元日假于文祖時所救命也者新天子即位朝羣臣必有所申敕上文假于文祖之下即云詢于四嶽咨十有二牧并愍命

官職而總之內則所得行此二十二人明是一時之事孔疑迺乃云未必以上相天事故云諸侯相事功不知何是一時作大首大事故云諸侯功事也見而云之事孔有劉歆七略曰王文祖者天地大事功也云天命之一也云天時二人皆在明堂蓋言明堂之制以為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天灋以其在明堂者也故云明堂天灋事明堂之制本大戴禮也盛德之所以天下之者也云以明堂天灋道蒙欲好惡天灋以成明堂法天也明堂政令必合天法故以民之欲好惡為言先生此說本諸惠先生明堂法錄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黜丑律反注黜退也大傳曰其訓曰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攷者黜无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也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无容心也曳古貶字下行嫁反疏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曳與貶古今字也云大傳曰其訓曰則是伏生律述其言也其說九數也一之三以至九者天數之九者陽之數也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也言天之數窮於九故九者易云乾元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曳數變之究也故云陽德之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洪範五福六極以類降以類升積善至於明則五福至之積不善至於幽則六極至之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是以五福六極以類升降皆從其類故曰自取也聖人法天無容心以為黜陟也庶績咸熙注攷績灋明故衆功皆興疏以下故注云然之分北三苗北孔本作北彼列反注北亦分也字从重八鄭康成曰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猶為國君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重直容反復房救反疏說文八部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北部云北乖也从二人相背此經字皆作北猶言分也从重八者古文字八作北字从重八故以其字為別與北相似故字易誤明見其字也注正義云鄭注云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猶為國君故云天子之大夫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鄭知然者以大夫受地視子男降其位也三苗為國其君之三男苗則國名諸侯國三苗相聚為西裔諸侯故云復分析之止之三苗為惡亦然云流不得復分也鄭注云少其國者未嘗減其國也其在西裔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其竄之也出彼三人凶國而北之不亦猶當云北別也傳云三苗猶奏曰西裔苗相聚為惡故復分析流之故鄭云北猶別也不知何字別也云鄭注此字與漢書所習用之字別字則用古字則書尚不同故云未可以時俗所習用之字則鄭君不訓為北乎分析流之謂也鄭云北猶分也不可聽也舜生式十登庸式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本作三十徵庸三十下孔作二十登庸三十兹從鄭注鄭康成曰生三十謂生年三十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也在位五十載謂攝位歿歿五十年舜年一百歲聲謂陟方巡守也史記曰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守舒紂反疑牛其反疏鄭注見正義案史記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是舜年三十而試三十年而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而踐帝位三十九年而崩舜年一百歲也若以此計之舜年六十一踐帝位故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蓋舜年六十一登帝位在堯喪後逸之于南歲之時萬章篇則必以正月建子始此攝位年六十在元月乃建子之月其一年為正月然則其年以十二月為正則舜雖改正朔必以正月一日之歲時而改元年以建其年十六而三十年矣故三十九年則百歲也五十攝位百歲而崩故曰攝位至歿五十年適百歲也鄭注與史記合又王充論衡氣壽篇引此經而以計之曰適百歲矣言百歲則滿百歲而無有餘然則充亦以為登庸二十年異說之亂經之可嘅也此皆古尚書本也惟偽孔氏改二十以為三十二為三十是可以後世信而从之且據之以改論衡之文者也云陟亡巡守也者禮記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彼鄭注以為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且引此經以證之事也故以陟亡為南巡守而崩于蒼梧之野鄭引史記五帝本紀文也漢書地理志蒼梧郡屬交州又零陵郡營道九嶷山在南說文山部云九嶷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

舜典第二注孔氏逸書一今亾疏孔氏書五十八篇堯典亦在一者蓋堯典今文所有當時立于學官至今見存不目之為逸書書敘孔氏所有而今亾者凡二十四篇故以此為一也其三十四篇今文所有者皆不在此數

虞夏書二　虞書一

汩作第三汩于筆反俗譌作汨音謐皆非注孔氏逸書二今亾

虞夏書三　虞書二

九共一第四共居勇反注孔氏逸書三今亾

虞夏書四　虞書三

九共二第五注孔氏逸書四今亾

虞夏書五　虞書四

九共三第六注孔氏逸書五今亾

虞夏書六　虞書五

九共四第七注孔氏逸書六今亾

虞夏書七　虞書六

九共五第八注孔氏逸書七今亾

虞夏書八　虞書七

九共六第九注孔氏逸書八今亾

虞夏書九　虞書八

九共七第十注孔氏逸書九今亾

虞夏書十　虞書九

九共八第十一注孔氏逸書十今亾

虞夏書十一　虞書十

九共九第十二注孔氏逸書十一今亾

虞夏書十二　虞書十一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敖敖五到反疏此九共逸文也見伏生尚書大傳薛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傳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此九共也顧九共有九篇此文實為之幾篇之文則未由知矣姑其列其目而傳其文于後云注辯治也平當為采字之

誤采采辨治也疏辨治說文辡部文云平當爲采字之誤云古文平作學者罕見采字以誤假采爲古文平故堯典平章采不采在鴻範王道采采隸古定本皆以采唐時悉改爲平矣以此推之此文平字亦是誤改其實是采字也毛詩采菽傳云平平辨治也詩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然則與堯典諸采字史記皆作便同則毛詩平字誤也實當爲采采故云采采辨治也周毛傳誼而訂正其誤字

槀飫第十三槀可到反飫乙召反注篇亾孔氏書亦未有

虞夏書十三　虞書十二

大禹謨第十四謨古文謨注孔氏逸書十二今亾

虞夏書十四　虞書十三

咎繇謨第十五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四　尚書二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疏此但紀于今見存之伏生所傳二十八篇此篇承堯典之後故云尚書二

粵若稽古咎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注以者以爲咎繇聖人故目篇粵若稽古咎繇予以爲未然鄭康成讀古絕之是矣蓋古書或以粵若稽古發篇逸周書武穆解然也斯則解爲順放古道可也不必泥于同天之誼說經固不可執一也允信迪道厥其暮謀弼俌諧和也泥奴戾反俌房雨反疏班固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粵若稽古咎繇故云說者以爲咎繇聖人故目篇粵若稽古咎以目篇謂題目其篇也案稽古之誼爲同天惟天子得有是目咎繇雖聖不可以同天目之故以其說爲未然不當以稽古字屬告繇也正義云鄭以告繇下屬爲句故云鄭以成讀古絕之是矣云蓋古書或以粵若稽古發篇逸周書武利解然也斯則解爲順放古道可也不必泥于同天之誼者三國魏志三少帝紀帝問堯典粵若稽古之誼博士庾峻偁賈馬皆以爲順放古道案堯典之稽古當如鄭君之說以爲同天此經則不可以同天爲說自當別一易辭賈馬順考古道之誼于此乃爲克當也遂周書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云云是亦止可作順攷古道解故引以況此然則此文粵若稽古雖與堯典同解說不必盡同鄭君此文之注以不可見亦必不與堯典注同何以知之據其于古字絕句則固與堯典文異讀矣蓋解經當望文爲諸不可泥于一說也允信迪道暮謀弼俌以和茲八詁文厥其釋言文也史記夏本紀錄此篇文云告以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茲依仿以爲訓禹曰俞如何

咎繇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以翼爾可遠在茲注永長惇厚也慎其身修則信道其德長其思慮則謀明庶明厲翼則俌和矣鄭康成曰庶衆厲作也厚敘九族而親之以衆賢則明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聲謂爾近茲此也疏永長惇厚並釋詁文云慎其身修則信道其德長其思慮則謀明庶明厲翼則俌和者此經是咎以因禹問而申說上文之意故以慎厥身修云云分屬上文也鄭注見三國蜀志先主紀注及史記夏本紀注又見正義庶衆厲作爾近茲此亦竝以詁文史記禹拜昌言曰俞注昌美言也疏云禹拜美言是亦以昌爲美也昌美言也者說文日部文史記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注言親親任賢使政可由近及遠者在乎知人在乎安民疏經文兩在字承上文而來故注云親親任賢使政可由近及遠本上文爲言也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艱之注咸皆時是也言皆若是惟帝其猶難之帝謂舜也其者不決之詞知人安民實非舜所難而言帝其難之者蓋聖心沖虛禹推舜心當未敢以爲易若論語曰堯舜其猶病諸易羊豉反疏咸皆時是茲八詁文偁孔氏以帝爲堯茲小从之者蓋堯既屬臣子不應乎議其人僞孔非是故易之云帝謂舜也其是詞詞若其諸其然之其故云不決之詞文十八年左傳偁舜云因凶舉十六族禮記表記偁虞帝子民如父母有惜但之愛有忠利之敎故云知人安民實非舜所難云蓋聖心沖虛者聖人求賢若以親民如傷雖人无不知民无不安而心常歎然不自滿止惟恐有不知有不安者不敢以知人安民爲易歟推舜心當亦如是故云帝其艱之

也引論語堯舜其猶病諸者可也憲問二篇皆有是言其猶云者縣以不決之詞與此經其字正同故引以況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注哲智惠仁懷安也一曰懷思

也智中枝反今省于作疏哲智釋言文惠仁說文叀部文云懷安也釋詁云懷思也此經爲安上之教政訓爲思則爲思上之仁思二誼皆通故備兩訓能哲而惠何憂乎

字之誤也猶古文遷巧言好惡乙求反俗輒作非其誼矣猶七延反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其言語令色善其

也謂共工也能哲能惠則舉直錯枉使枉者直

馬融曰禹爲父隱故不言鯀爲于僞反疏云而當爲字據史記

此而寔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彼正義云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侯而不當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書多有耐誤爲而者此經亦然故云字之誤也說文而部文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學而篇誼也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故公羊莊十七年傳書甚佞也云甚佞謂佞其之共工也者堯典說共工之惡云靜言庸韋象龔言令色郎象龔也且四凶之中讙兜有苗既言諱言則巧言令色孔壬自是謂共工矣論語顏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者直樊遲復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貢曰富哉言乎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子夏解孔子之言則舉直措枉使枉者直是伊哲知也惠仁也故云能哲能惠則舉直措枉使枉者直故无患乎凶人馬注見正義咎繇曰都亦行有九

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行下孟反注同有德史記无石經初刻有人字後刪去聲案唐石經尚書有而後刪明有者誤矣是知古本无人字僞古拔字扶持也載始采事也言人扶持其行有其有德乃言其始時某事某事以爲驗道徒報反疏部云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又于人臂下也則亦拔古今字詩衛門君箋云拔扶持也據石經則作采采史記作始事事故云載始采乎武王廟也是載爲始其詩曰載文乃廣載歌鄭注亦云載始也有九德者顧野王玉篇說也此解云則亦備道其有德者以拔扶之通于亦言之亦故兩亦字解作誼望文爲之說求其可通而已禹曰何注問

繇曰寬而栗柔而立注和柔而能自立疏妻離能卓然自立乃爲成德故云和柔而能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儀以爲干櫓戴仁而暴政不更其所自立有如此者其愿而龔注愿謹龔肅也疏見日龔龔作肅故云義簡寬能作此者

治才而能敬事疏其事乃爲德也敬有治才而能敬事擾而毅

曰擾訓也致果曰毅疏注見三國蜀志黃權也者周禮服不氏掌

鄭注彼文亦云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毅云致果曰毅宣二年左傳文直而溫簡而廉注簡約而有廉隅疏堯典簡而无傲馬融解為簡約此文之簡當同彼文亦解為簡約鄭注樂記云廉廉隅也故解廉為有廉隅陵隅不苟其行之方正也剛而塞注塞實也疏塞實說文心部文塞之方中詩云秉心塞淵鄭箋云塞充實也與此同作塞非也故从孔說彊而誼誼俗作義鄭仲師注周禮肆師云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然則義字从古當為誼注娉誼曰所貴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誼也又曰勇敢彊有力者用之于禮誼則順治故彊而誼乃為成德鄭康成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其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叶乃成其德疏娉誼說禮之誼是以名篇今在禮記引之以證彊必合誼乃為德者案彼文云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誼也故勇敢彊有力者天下无事則用之于禮誼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无敵用之于禮誼則順治外无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引此以證彊而誼乃為成德也鄭注見詩疏彼注云上下相叶乃成其德者謂寬而栗柔而立之等寬者上也栗者下也必寬栗相叶乃為一德若寬而不栗栗而不寬皆不能為德故云上下相叶乃成其德也章厥有常吉哉注章明吉善也鄭康成曰人能名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疏章明說具堯典吉善說文口部文鄭注見詩疏其曰人能名其德者謂名其三德六德也所行使有常者謂行之有常也論語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是有恆可以進于善人恆之言常有恆即有常故云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諒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浚息俊反嚴魚檢反翕許及反施式豉反乂魚廢反注宣顯也馬融曰浚大也嚴讀曰儼諒信采事也聲謂浚或為翊翊皮息字也當為翼翼敬也祗亦敬也諒相翕合也日顯著其三德早夜敬明其德于家者謂未仕者也日益儼然敬行亦德以相事于國者謂已仕者也合受而用之以敷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任事則在官者皆俊乂之士矣祗或為政鄭康成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疏宣顯釋詁文毛詩傳亦云宣顯也馬注見釋文浚大也嚴讀為儼諒信采事並釋詁文史記浚作翊翊字从羽立聲當為翼翼敬也釋訓文祗亦敬也說文示部文翕合也釋詁文鄭注見漢書注[illegible]大夫有家諸侯有邦[illegible]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illegible]乃英也鄭云千人為俊者蓋本諸淮南子泰族訓云千人者謂之英英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其百人之名則辨名記云百人者謂之豪又與百人為乂不合蓋此等名未有見原无一定各以意說故有異也正義謂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敘以下其意不可曉故不用百僚師師注僚官也師師相師瀆也疏僚官釋詁文[illegible]是言師相師為法度而相師之誼則同故云師師相師法也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俗作冰宜凝反注工亦官也撫循也辰亦時也播五行于四時故謂四時為五辰也百官奉順天時循五時以行政則眾官皆成矣鄭康成曰凝成也疏工官也撫循也辰時也[illegible]播五行于四時禮記禮運文[illegible]

毋教佚欲有邦佚夷質反今通作逸注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言毋佚欲為有國者所效毋教或為亾敖欲或為有邦或為國敖吾到反疏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說文攴部文[illegible]漢書王嘉傳嘉上封事[illegible]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幾从篆書王嘉傳作幾注競競戒也業業危也馬融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聲謂發動機所由也一日二日之暫萬事之機所出言當戒懼也疏競競戒也業業危也並釋訓文馬注見正義[illegible]毋曠庶官注曠空也置非其人與空无異故言空也疏[illegible]天工人其代之注人謂君也言君代天官人不可不得其人也疏[illegible]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注敘次第也典常也敕讀曰敕敕正也悖厚也天次敘人五常之性當敕正我五常之教使人厚于五倫哉疏[illegible]天豑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illegible]注豑爵之次弟也字从豊弟豊讀與禮同以禮次弟爵之尊卑故曰天豑有禮自由也五禮五等諸侯為三卿大夫四士五也庸讀若庸用也言由我五禮用以接羣臣諸侯用五禮故曰五庸疏[illegible]同寅叶龔和衷哉注寅進也叶古文協亦和也以與禮正羣臣諸侯則同進在朝者皆協龔而和衷[illegible]讀忠心言外內叶和也疏[illegible]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注鄭康成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聲謂章之言明五等之服有五等之章所以章明其德疏[illegible]

者謂天子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illegible]……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也……七則自華蟲而下侯伯之服……自粉米而下卿大夫之服……元士者古者士之服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唐虞象刑以冢巾當墨以艸纓當劓以屨屝當剕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之謂五用與[疏][illegible]

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疏][illegible]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天之所謂有罪而加以明威者亦由民也[疏][illegible]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下通也有土之君其敬之哉[疏][illegible]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惠順底致也言我言順于可致之于行乎[疏][illegible]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鄭康成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思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疏][illegible]

帝曰來禹女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肅曰禹言帝在上已備矣我復何所言早夜謂孜孜汲汲也[疏][illegible]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鄭康成曰昏沒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民有沒陷之害[疏][illegible]

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是之謂四載[疏][illegible]

隨山栞木㊟隨山行也栞[illegible][疏][illegible]

暨益奏庶鮮食㊟奏進也與益進眾民于鮮食[疏][illegible]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決行流也九川九州之川距猶致也畎澮皆古字今書為畎澮鄭康成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廣尺深尺謂之畎倍畎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澮澮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為澮廣二尋深二仞治水必先事于委故先決九川以致于海乃後通畎澮以致于川也[疏][illegible]

暨稷播奏庶艱食㊟鄭康成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艱或為根馬融曰根生之食謂百穀[疏][illegible]

貿遷有無化居㊟易徙也化古貨字播種方始民食猶少使民貿易其有無徙其居積之貨史記曰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此之謂也[疏][illegible]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粒米也乂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疏][illegible]

皋陶曰俞師女

昌言【注】史記曰咎繇曰然此而美也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疏】云引史記者夏本紀文史記錄尚書輒以詁訓代經文據其文即可以究經蘊兹言然此而美也然即俞而即女美即昌皆詁訓同也師與此絕不類斯則聲近師而詁爲此據史記此字推尚書當爲斯由聲近師誤爲師故云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者以不復有他證故不敢質言也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女止【注】鄭康成曰安女之所止毋妄動動則擾民【疏】擾如手反注見夏本紀注惟幾惟康其弼直【疏】說文云乃民康字蓋通用康也案齊侯鎛鐘銘云康能秦繹山石刻云黔首康定然則康字自古有之可用也【注】惟思幾殆康安弼輔也直當爲悳壞字也言思其危殆思所以保其安其必有以德者爲輔【疏】惟思釋詁文幾殆說文丝部文案說文解幾字云幾微也殆也从丝从戍戍兵守也丝而兵守者危也此申說幾殆之誼也康安亦釋詁文弼輔說文弜部文云直當爲悳壞字也者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爲悳其悳字从直下心容或心字靡滅不見而爲直故云壞字猶鄭注禮弓云衣當爲殷字之誤也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疏】徯亦徐鉉反說文云徯待也然說文無徯字乃徐鉉所增原書無有蓋通用譏也然說文敘云演贊其志又心部意字云志也然則志字似本有志書者誤脫與詩敘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然則志字从心士士亦聲于六書不可用也【注】丕大徯待也動則天下大應之待志于下于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民心乃能受天休也【疏】丕大徯待竝釋詁文云待志于下者謂民安其志意以待上帝命者依史記以說此經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淸意以待受上帝命但如此說則與經徯志二字文到茲順經文爲說故不據史記天其申命用休【注】申重休美也鄭康成曰天將重命女以美應謂符瑞也【疏】申重休美竝釋詁文鄭注見夏本紀注云符瑞者若河圖洛書瑞若景星慶雲嘉禾異莢及四靈之屬皆是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注】鄭康成曰臣哉女當爲我鄰哉鄰哉女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鄭注見正義云正義引鄭注云禹者心也言心一德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鄰近也是下文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則相須而成亦是故此傳云鄰近也禹與己一心置腹欲禹與己一心故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鄭康成曰動作視聽皆由臣【疏】注見正義予欲左右有民女翼【疏】左右亦則坐反注同【注】左右助也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疏】說文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馬注見夏本紀注予欲宣力四方女爲【注】治功曰力言我欲宣播治功于四方女其爲之【疏】治功曰力周禮司勳文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疏】藻子皓反粉方吻反黼方武反黻分勿反絺中維反繡息究反此三字竝从說文所引古不與正義本同【注】師說云衣常取諸乾坤故云古人之象易者象也聲謂易曰黃帝堯舜垂衣常而天下治然則古人謂黃帝也華蟲五色之蟲攷工績人云鳥獸他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會讀曰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尊也虞夏

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藻如水藻之文粉粉之文如聚細米也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常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衮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繒帛故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也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明謂是服章之等級也【疏】繪胡對反黼甫外反黻音弗反絺陟里反繡息救反又乙劣反藻力計反蜼力季反又以水反粉弗粉反黹陟里反又刺七亦反采七代反易正義此本反作黼黻常同說云說卦云乾爲衣坤爲常故云衣常取諸乾坤易繫辭下說者先儒下繫辭下云黃帝堯舜垂衣常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謂乾坤之象也故云衣常者易之象也先師說云黃帝始作衣常以爲古人謂黃帝也云華蟲五色之蟲者攷工記畫繢之事文彼注云古人之象五色畢具其體亦有文章故鄭以華蟲爲五色之蟲此經云作會宗彝鄭注周禮司服引此經以爲會讀爲繢謂畫也此注亦云讀曰繪繢與繪同周禮春官司服章讀鄭注云宗彝宗廟之鬱鬯尊也者周禮司尊彝云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鄭彼注云雞鳥皆畫以爲飾又云鬱齊獻酌凡裸用鬱鬯之尊則宗彝者宗廟之尊所以盛鬱鬯也云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者據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又司尊彝云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蜼彝是虎彝蜼彝周禮六彝之次也鄭注云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虎彝蜼彝或曰畫虎或曰畫蜼彝鄭之以爲此經是虞時所服而作宗彝故知當宗彝畫虎蜼也云藻如水藻之文粉粉如聚細米也者說文云藻水艸也粉粉也亦从玉黹部云黹箴縷所紩衣从㡀丵省聲粉米見黹部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者說文黹部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是以素爲黹字云絺讀爲黹黹紩也者說文黹部云黹箴縷所紩衣也鄭注周禮司服云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

據此經鄭說爲希讀爲黹故說其所云希乃黹字之誤也鄭注周禮司服云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以繪者繡也至於繡繪各有六衣用繪常用繡者此經云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又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此注云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者據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周之服制也此注則虞夏時天子服十二章其等有五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卿大夫三章是服章之等級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疏】漢書律麻志引此經作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正義本作在治忽無七始詠三字孔本作忽从

有二惟言六律者舉陽陰從可知也言以律呂龢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敘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欲聞之也女聽者女爲我審聽之也七始詠古文爲在治曶今文或爲采政忽【疏】曶呼骨反【注】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十有二者漢書律麻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是陽曰律陰曰呂也可知也者周禮大師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又周語云律以平聲故經但言六律包陰也案鄭注周禮大師云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以律龢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也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律麻志云七始之說見於夏書周語云以七律爲之音何也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於是乎有七律又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皆樂之始也蓋五聲二變合爲七始以詠五常之言也又案律麻志云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五聲子曰五聲之言以律呂和之如此則天地四時人之始行三才之政皆從此出爲之

予韋女弼女毋面從退有後言【注】韋衺辟也弼盭从聽也後言謗也【疏】

欽四鄰【注】敬女四鄰之職以效股肱耳目之用鄭康成曰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疏】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注】此以下言教國子之事因上慼論用人而及之在察時是也衆頑讒說之人女若不察于是當以射侯之禮明之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故可以明之【疏】

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注】撻古文撻撻扶也扶以剕支記曰射者有過則撻之記謂懲忿之俾不忘也書著也著以竹帛以識其過

欲竝生哉【注】生進也謂進于善也記識其過欲使改悔與竝進于善【疏】

工以內言時而颺之【注】工樂官也內言合語也合語之禮大樂正授數小樂正詔之颺謂道颺其誼若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疏】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注】假至也其至于善則承用之若王制所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是也否則罰以威之若所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是也【疏】

禹曰俞哉帝光天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注】光充也蒼生未聞傳以爲蒼蒼然生艸木故如其說禹然帝語遂呼帝而言曰充天之下至于四海之隅艸木所生之地言其廣也黎衆獻賢也萬國衆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介【疏】

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賦猶取也取內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致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庸勞也【疏】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注】敓績之灋明則下孰敢不推讓賢善孰敢不敬應上命乎【疏】

時尃同日奏罔功【注】尃布罔无也帝不如是則布同善惡雖日奏事而无功也【疏】

帝曰毋若丹絑奡【注】奡嫚也戒禹毋效丹絑也【疏】

惟嫚游是好奡虐是作【注】嫚游佚游无度也虐殘也【疏】

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注】鄭康成曰丹絑見鴻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疏】

朋淫于家【注】鄭康成曰朋淫淫門內【疏】

用殄厥世予創若時【注】殄絕創傷也丹絑用是殄絕其世我痛傷其如是【疏】

禹曰予娶嵞山辛壬癸甲【注】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鄭康成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嵞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疏】

說不能定其孰是故許君備存兩說云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者說本呂氏春秋水經淮水注引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閒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今呂氏春秋無此文其書缺有閒矣鄭注見正義云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者禹以辛日娶以甲日復帝命經歷四日則凡越三宿也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启輕禮反正義本作啓茲从隸古定本呱古吳反子將吏反度代洛反

〔注〕**啓禹子也呱呱小兒號聲詩曰后稷呱矣子猶㤅也言已急于治水予生不顧過門不入述往事以推來明不敢效丹朱也鄭康成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嗁田兮反㤅烏戴反俗輒作愛音同誼別〔疏〕云啓禹子也者大戴禮帝系云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啓是啓爲禹子也說文口部云呱小兒嗁聲从口瓜聲詩曰后稷呱矣此文重言呱呱與單言呱不異也故用說文之誼且亦引詩以證焉所引詩生民篇文也禮記中庸云子庶民也鄭注云子猶愛也茲取以爲訓鄭又注金滕云愛子孫曰子誼亦同也孟子滕文公上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竊意禹聞呱呱之聲必當過門之時以急于治水故不皇入省故云急于治水予生不顧過門不入上文帝引丹朱以相戒則此言不子其子荒度土功是述往事以推來明不敢效丹朱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經弗予之意云撤已行事以見小隱已往推來效已不敢私不肖予也恐非此經之恉故不用鄭注見詩殷武正義荒奄釋言文云奄大九州四海之土者下文所謂邶成五服至于五千是

邶成五服至于五千邶平皃反正義本作弼茲从說文所引隸古定本同

〔注〕**邶輔信也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邶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千五百里其邶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邶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邶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邶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當鎭服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邶五服之殘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畍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方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以王制之灋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至于畿內則子男而已聲謂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里之地不得在畿內益方七千里之地分爲九州均之則每州應各得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準王制之灋應封方百里者百七十一國方七十里者三百四十三國方五十里者六百八十六國凡千二百國猶餘方百里者九方七十里者十八方五十里者三十四及不成國之地不勝計也若除名山大澤不以封而或不足則取諸中州外畔可也蓋中州之大小當同外州以其中方千里爲王畿環畿之外四面各餘六百六十六里大半里以封四百子男之國不及四之一四海一家不妨取中州之外畔以埤外州則八州各除名山大澤不封之地猶皆得容千二百國是九州之內實足容萬國也**要一遙反昆戶損反朝直侶反會古外反內與曰居反宰呂戎反奇吉宜反少半式部反勝式麥反埤頻支反〔疏〕云邶輔信也者說文卩部文成注見正義及禮記王制正義又見詩蓼蕭及殷武正義會會合而岁之云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者鄭注禹貢云堯之五服服五百里介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百里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者王城在甸服之中央甸服之外畔四面各距其中王城之中五百里故云五百里甸服下凡言去王城若千里皆據其服之外畔爲言也四面各五百里則實當方千里王畿之地故云于周爲王畿必以周言之者以有周禮明文可據也周禮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里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之地其中方千里爲王畿堯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爲方五千里禹轉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服之邶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其邶當其男服綏服當其采服其邶當其衞服也要服之周爲蠻服鄭言與周要服相當者周禮大行人職于衞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鄭彼注云要服蠻服也是周之蠻服亦爲要服也云是九州之內也者大行人職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于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明要服在九州之內矣周禮蠻服之外爲夷鎮藩三服故云要服之邶當其夷服荒服當鎮服其邶當藩服也蕃與藩同周禮大司馬職藩服作藩畿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是周之輻員與禹邶成之五服同彼文至于海表即此下所謂外薄四海故鄭君必舉周之九服以相況也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爲四海者甸侯綏要四服各五百里四五得二千則面有二千里四面則方四千里矣其外四周益以荒服五百里則爲方五千里而至于四海以云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者謂此堯之五服方五千里即地記書所云神州者是案神州者史記孟子列傳引騶衍說說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地記書者蓋河圖括地象也周禮職方氏疏及禮記曲禮正義皆引括地象文正與此所引同茲引之者以證堯之五服爲方五千里也但禹受地記書之事未詳何出或即見于地記書與擿或别有所見鄭君自有據也劉淵林吳都賦注亦云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是則古書實有明文當時大[illegible]之今不可致尒云禹邶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畍萬國之封焉者初時五服方五千里則面有二千五百里禹邶成五服則四面各增廣二千五百里則面有五千里故四面相距有萬里之畍能容萬國之封也案堯典云叶和萬邦則堯之幅隕廣以故五經異誼引古春秋左氏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間田然則堯時本有萬里之畍鄭言堯之五服方五千里禹邶成之乃有萬里之畍者蓋初時地雖廣大鴻水爲害洪沒者過半故減削也禹平水土而邶成之乃能復其故域故鄭云然也又案異誼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傍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謹案以今漢地致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从古尚書說鄭无駁與許同是則方萬里之說實有明驗矣乃王爲執方五千里之驗以相難韋事失實非也云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者周之九服與禹邶成之五服相等其九州大小當亦畧同故以周禮推之知以要服之內爲九州也初時用要服以內爲九州既邶成五服仍以要服之內爲九州故云猶也上言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畔則爲方七千里矣方七千里則自東至西自南至北皆有方千里者七以七乘七則四十九故云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云其一以爲畿內者王畿方千里故以其方千里者一爲畿內也云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者六八四十八故八分之而各有六也然此特大判言之未核會細數也何者九州大小雖不必適等然不應外州之大六倍于中州故以爲未核實也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但彼傳言禹會諸侯于塗山與鄭所引不同故張逸疑而問云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然則此注合左傳國語兩文而引之以國語爲春秋外傳故總云春秋傳也云也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者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是九州之外諸侯不執玉帛唯在九州之內者以帛萬王小鄭引春秋傳而言此者欲見萬國皆在九州之內九州者方七千里乃能容之以證要服之內爲方七千里也云其制特置牧者鄭注禮記王制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蓋據堯典有十二州又云制十有二牧是州長曰牧也云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者師之言長爲諸侯之長以左牧者也云益百國一師者每師所統之國當以準數爲率故以爲百國一師以出千意度故云益也云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方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者鄭意以一州有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國各以方千里者二計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千里之方二則封方百里之國二百也計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七七四十九得方十里者四十九兩之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截長補短可封方七十里者二國猶餘十里之方二也故方千里者二以封方七十里之國可四百有奇止言四百者約舉其準數尒計方五十里者四當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有一千四百國云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者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此據州十有二師則當千二百國故計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有千二百國以八乘千則八千以八乘二百則千有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百國計滿萬國之數當更益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以无正文故言與以疑之案鄭以畿內諸侯皆子男即加其說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里之地若在畿內則无餘地以處天子故趙商疑而致問鄭志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宰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頌不合鄭荅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置鄉遂有尤无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城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據鄭此說則畿內四百國即公卿大夫之采地皆不及方五十里其審然與蓋鄭君欲言九州之內足容萬國故如此計尒聲以爲九州之內實可容萬國但不必如鄭君所計聲竊別具計于後焉案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則爲方三千里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言九州方七千里封國有萬者鄭註王制引春秋傳執玉帛者萬國謂禹承堯舜而然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畍亦分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注〕鄭康成曰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左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聲謂迪道也各道其所領諸侯就功〔疏〕

苗頑弗即功帝其念哉〔注〕苗西裔諸侯即就也弗就功猶言不受功也〔疏〕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維明〔注〕方竝祗敬旁溥也言道吾德乃女功叙之也咎繇敬其叙溥施五刑之象甚明著矣鄭康成曰歸美于二臣

蘷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注〕鄭康成曰戛擽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

祖考來假〔注〕鄭康成曰謂祖考之神來至也〔疏〕

虞賓在位〔注〕鄭康成曰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絑也〔疏〕

羣后德讓〔注〕鄭康成曰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以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下管鞀鼓〔注〕鄭康成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聲謂管如篪六孔字亦作琯古者以玉爲琯故或从玉作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

合止柷敔〔注〕鄭康成曰合樂用柷敔狀如桼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疏〕

以鼓敔謂之甄郭景純注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甄者其名[…]

【注】鄭康成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

【疏】注亦見大司樂疏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

鳥獸蹌蹌【注】鄭康成曰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疏】[…]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注】鳳古文鳳皇讀若皇鄭康成曰簫韶舜所制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匹也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止巢而乘匹【疏】[…]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注】鄭康成曰磬有大小夔語舜曰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庶衆尹正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疏】[…]

帝庸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注】陟帝位膺天命故曰陟天之命當其可之謂時幾則能成天下之務【疏】[…]

乃歌曰股肱憙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注】股肱臣也憙讀如詩頌意僖之僖僖和也元首君也先言股肱重在于臣也工讀爲功事也熙典也羣臣叶和以輔其君則能振起而百事皆興矣【疏】[…]

咎繇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注】拜手頭至手所謂空首也颺大聲也鄭康成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疏】[…]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注】率先道也興起憲法屢數省察也戒羣臣相率作起事功當慎守女之法度又數數省察乃能有成再言欽哉丁寧之也【疏】[…]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注】賡古文續載讀若載鄭康成曰載始也賡謂是能也一說賡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康安也咎繇先言元首責難于君之誼也【疏】[…]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注】馬融曰叢總脞小也鄭康成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聲謂惰解弛也墮壞也【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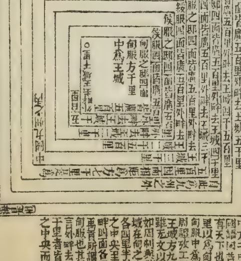
帝拜曰俞往欽哉【注】拜者荅咎繇也受其戒故荅拜之明上之不虛取于下也往欽哉者戒羣臣各往敬其職也【疏】[…]

棄稷第十六[…]

虞夏書十六【注】孔氏逸書十三今亡

虞書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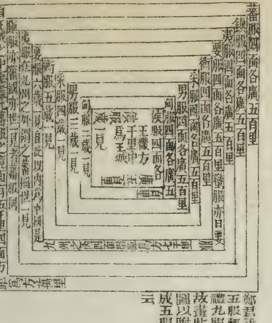
邸成五服圖



小方千里爲甸服國語曰昔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甸服中爲王城據周禮考工記周之王城方九里虞夏雖无文以說或亦如周制與然則王城在甸之中四面各四里半自王城之中央至甸服外畔四面各五百里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也其外每服言外畔去王城若干里者皆據王城之中央而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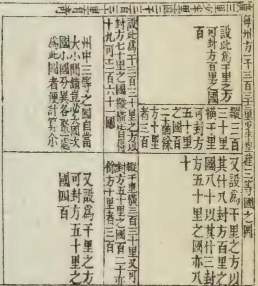
經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子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衞服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爲要服相當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畿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今依鄭說而爲此圖書爲方格十畺每格五百里面有五千里四面爲方萬里焉案周禮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之謂九服蠻服郎要服大行八畿衞服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是也蓋禹貢五服服五百里既有明文而于五服又各言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等謂是禹則成之數則文末甚明周禮王畿方千里州有九服各五百里則是方萬里之明文也立政云詰尒戎兵以畛禹之迹則周之幅員同禹之畺域鄭故據周禮爲說足以證弼成五服爲方萬里矣茲并附周禮九服圖于左方云

附　周禮九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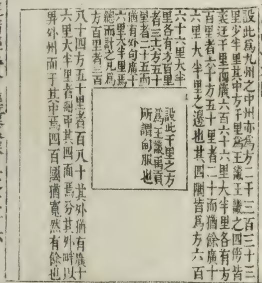


鄭君說弼成五服輒舉周禮九服以說故畫此九服圖以附于弼成五服圖後云

鄭康成曰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方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此鄭君計九州容萬國之數也是必要服之內方七十里乃能容之鄭欲以此見則成五服爲方萬里以歿俗儒五服方五于里之說也聲案方七千里之地實足容萬國弟如鄭計則外州之大六倍于中州非制也且謂四百國在畿內恐不足以容以韋事失實亦非也聲以爲九州之畍雖不必大小適等然欲計每州犍國之數必先等畫其畍使大小齊均乃可計介蓋畫九州之畍必縱橫皆三分之則三三而九矣方七千里之地先取六千里三分之每分得二千里餘一千里又三分之又得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縱橫皆然則每州得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爲以封三等之國可容千二百國而有餘八州凡九千六百國矣應尚有四百國則中州畿外地頗寬大可封之也蘧列二國于左則形制了然矣



如國式可封方百里之國百八十方七十里之國三百六十一方五十里之國七百二十凡千二百六十一國其餘方十里者六百又廣三里少半里而直二千三百三十有奇者縱橫各一如鄭說一州千二百國又王制建國之法方百里者當一分方七十里者倍之方五十里者四之然則當建方百里之國百七十一方七十里之國三百四十三方五十里之國六百八十六凡千有二百國其餘六十一國及其不成國之餘地則皆以當名山大澤不以封之地也



九州中州之圖

前國計外州建千二百國八州則九千六百國但每州皆有名山大澤不封之地使其州中名山大澤多而或不足容千二百國則必取足于中州故又爲此中州之圖以著其畺域廣大可以其附近外州之處建諸侯而使外州之牧與師統領之而其中之地猶寬大猶可封四百國而有餘是九州之內各餘名山大澤不以封而足容萬國誠如鄭君所說也第九州畺域豈必大小適等其形勢亦豈能方平正直爲此圖者設法以便計尒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十六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禹貢弟十七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尚書三

禹傅土傅方巫反正義本作敷茲从史記（注）馬融曰傅分也（疏）注見釋文又見夏本紀注隨山栞木栞可安反正義本作刊茲从說文所引漢書作栞隸古定本亦作栞栞卽栞之篆文（注）鄭康成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聲謂栞槎識也謂槎其木爲表識以表其道也史記曰行山表木度代雜反識中試反行下孟反（疏）鄭注見正義孟子曰鴻水橫流汎濫于天下艸木暢茂然則治木者必先除其翳塞乃後可規形而度功此於篇首紀禹治木施功之始故鄭君云除木爲道以望解栞木爲除木也佢以栞爲除於誼未盡故聲增成其誼云栞槎識也者說文木部文槎所也識興志同本新斷處色白遠望見之能知其處是可記志故云謂槎其木爲表識以表其道也引史記者夏本紀文夏本紀全載此篇所云行山表木實即此文故引以證栞木爲表識之誼奠高山大川奠依注田佞反（注）奠讀當爲定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聲謂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差初宜反（疏）周禮大司徒云奠地守鄭注云定地守又司市云平肆展成奠賈注云奠讀爲定杜子春云奠當爲定又瞽矇云世奠繫注云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是古者定字輒有作奠者此經搱馬注則亦以奠爲定也故云奠讀當爲定馬注見夏本紀注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者若尚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也云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者夏本紀注引尚書大傳云然今大傳無此文蓋在亡逸中矣五嶽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鄭注周禮大司樂云五嶽岱在沇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雒州恆在并州是也乃釋山又有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崇高爲中嶽者是漢時之五嶽蓋後人所附益非爾疋原文也說詳堯典疏四瀆者釋水云江河淮漢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是也云之屬者據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鎮名川則高山大川不止五嶽四瀆則當者定其祀禮故言之屬以包之也冀州既載冀吉器反（注）鄭康成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畍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於冊以告帝徵役而治之（疏）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及正義云兩河間曰冀州者釋地文郭注以爲自東河至西河是也李巡注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此解冀州之名諡未知審然否姑存其說餘州仿此云不書其畍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者也州如說曰沛河青曰海岱以及徐揚荊豫梁之皆書其境畍所至此冀州獨否故決之知帝都冀州者哀六年左傳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是堯都冀州也以是帝都欲見其統率四海故不書其畍域使若廣大無有止竟然也逸周書謚法解云載事也故云載之言事鄭又注周禮載師敘官亦云載之言事且引此經以證壺口治梁及岐壺黃吾反蓋古文岐（注）馬融曰壺口山名鄭康成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屈渠勿反从尾出聲俗从尸出作譌也馮皮陵反易弋救反（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夏本紀注及正義引地理志者案班固漢書有十志地理志其弟八而鄭君所引非是志也知者以鄭君注此篇輒引地理志而與班史志時有不合聚諸後漢書郡國志則無不合夫郡國志本晉司馬彪續漢書之志梁劉昭取以補宋范蔚宗改漢書是書鄭君所不及見而注輒與之合者蓋所據之書同也宋余靖敘後漢書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雅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說崔寔朱穆書考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劉昭注補後漢書志敘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則東漢別有地理志矣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書故不盡同班史之志司馬彪撰東漢之史其郡縣必从東漢之志故郡國志郡縣之名悉與鄭注所引地理志合也鄭君所引之地理志今不可見茲疏鄭注姑兩據班史地理志及郡國志以說案班史志河東郡北屈壺口山在東南左馮翊夏陽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岐山在其西北中水鄉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左馮翊夏陽有梁山右扶風美陽有岐山皆與鄭君說合也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者鄭以梁岐皆在雝州兩於此冀州言之故中其意云治水從下起易爲功也河自雝州經梁岐間而流於冀今從壺口而梁而岐則自下流上溯故曰從下起蓋疏其下流乃能承受上流之水故水若易除襄之言除也案禹之治水冀州之後亥及流州雝州則在末後鄭以經文承壺口而言梁岐故言治水從下起非謂治冀之後迹治雝

既修大陸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岳陽大岳之南衡漳漳水橫流入河地理志大陸今爲鉅鹿郡名大

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大山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

沾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聲類謂修亦

治也底致績功也

厥土惟白壤

和美也

厥賦惟上上錯

正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

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

九州一井稅五夫此州入穀不貢傳曰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

厥田惟中中

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壤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

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

島夷皮服

東北之民搏食鳥獸者島夷

夾右碣石入于河

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西南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

中

播確九河既道〔注〕鄭康成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般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衰色介反勢式制反塞所則反鬴同釜方武反絜今皆反般步干反鬲戈尼反〔疏〕注見詩般正義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者漢書溝洫志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爲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播爲九河是也云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般鬲津者釋水文也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者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盡據此文也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般往往有其遺處焉者漢書志勃海郡成平縣有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河閒國弓高縣有虖沱別河首受虖池河平原郡有鬲縣般縣平當以鬲爲鬲津則般當即鉤般矣又溝洫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遂徙不離此域是九河故迹漢時尙可尋故云有其遺處鄭志趙商問曰禹貢道河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國求彌也在于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鄭君答曰兗州以沛河爲界河流分兗州驗文自明矣復合爾一乃在下爾乎走南北何所求乎齊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分之故疑之爾旣知今亦當知古案郡國志則東漢時河間勃海皆屬冀州平原屬青州哉鄭以爲青冀分之其初本兗州之域故云亦當知古是知九河之故迹實有可據者溝洫志迹司空掾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案勃海在九河之下流九河且淪沒勃海之地豈得尙存後漢時安得猶有勃海郡乎王橫之言謬甚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注〕鄭康成曰地理志雷澤在泲陰成陽雝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疏〕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泲陰郡成陽縣有雷澤在其西北郡國志亦云泲陰郡成陽有雷澤知雝沮合入雷澤者[illegible]東南流括地志云雝沮二水在雷澤西北[illegible]雖[illegible]會同明會合而入雷澤也鄭君北海人[illegible]去兗州不遠其水道或素知之非專據書也

桑土既蠶蠶徂含反〔注〕鄭康成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濮必木反〔疏〕注見詩鄘衛譜正義云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禮記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鄭注云桑間在濮陽南即濮水之上矣案郡國志濮陽屬東郡劉昭注引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桑中即桑間也是降〔聖諱〕宅土〔注〕鄭康成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鴻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聲謂宅或爲度或謂民乃下邱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度大洛反塏可亥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夾州兩大流之間者即謂泲河之間也云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者降邱宅土九州皆然茲獨於兗州言之明是被害尤甚則免厄尤喜故記於此也[illegible]說者風俗通山澤篇引作度邱說云堯遭鴻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邱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是其文也古宅度同字故宅或作度而解爲營度亦得爲一義故備存其說云爽塏者昭三年左傳云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

厥土黑墳墳扶粉反〔注〕馬融曰墳有膏肥也〔疏〕注見釋文鄭注周禮艸人云墳壤潤解然則墳是土之潤澤者故云有膏肥也厥艸惟繇厥木惟條[illegible]〔注〕繇艸盛皃條長也長中丈反〔疏〕云繇艸盛皃者說文艸部文條長也者毛詩椒聊傳文也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

三年乃同年僞孔本作載釋文云馬鄭本作年茲从馬鄭〔注〕鄭康成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疏〕注見夏本紀注訓貞爲正子夏易傳說也云其賦下下者餘州皆言厥賦上中下之三者此州之賦獨不言其等故鄭言之知下下者九州之賦當有九等參彼八州八等獨無下下故知此州當下下也且此州十三年乃有賦明其賦獨少不能及他州也

厥貢桼絲厥篚織文桼千吉反俗作漆別字也織中吏反注織文同[illegible]反今通作文〔注〕桼木汁可以髹物篚竹器所以盛幣織文染絲織之若錦綺之屬此州出者良以充天子郊廟之服鄭康成曰貢者百官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賞之隨時物貢以當邦賦汁之十反髹許尤反盛氏征反藏才郎反別彼列反通作[illegible]〔疏〕云桼木汁可以髹物者說文桼部文桼字从木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此於六書屬指事也說文方部云匪器似竹筐从匸非聲逸周書曰實玄黃于匪故云匪竹器所以盛幣也云織文染絲織之者織文是五色相錯有文采者若織而後染則染成一色矣知必先染數色之絲閒錯而織成文也禮記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注亦云織染絲織之也云若錦綺之屬者說文帛部云錦襄邑織文其糸部云綺文繒也是綺亦織文也云此州出者良以充天子郊廟之服者據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屬兗州襄邑縣屬焉也司馬彪郡國志同水經淮水注云渙水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更爲襄邑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尙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鄭注貢者至[illegible]正義案周禮貨賄入於大府玉府內府之等嬪婦之功入典婦功典絲典枲之等夏官雖少於周當亦物各有司所入異處故云貢者百物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也鄭以篚之所盛亦是貢物而經別言之故言此以解別言貢篚之意而即云故以貢篚別之也凡所貢篚以下鄭志文也鄭志者康成門人所述師說也後漢書鄭元傳云門生相與譔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是也其書今亡此條引見詩甫田正義以是鄭君說貢篚之證故采以入注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驗時物賈以當邦賦者稅物即賦也周禮角人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艸貢之材於澤農皆以當邦賦之政令是周之貢物當邦賦者鄭必知夏亦然者以下文甸服之郊內總銍粟米之等侯服之郊言百里采是千里之內入穀侯服以外采取美物以當邦賦夏制亦以賦爲貢不貢外別有賦也故鄭注冀州特言此州入穀不貢明餘州有貢皆無穀稅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漯土合反俗諱爲濕〔注〕浮汎也桑欽云濕水出平原高唐鄭康成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傳曰因水入水曰達[illegible]〔疏〕浮汎說文水部文桑欽者字君長河南人傳古文尙書孔安國六傳弟子也桑欽云濕水出平原高唐者見說文水部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高唐縣亦引桑欽言漯水所出後漢郡國志亦云平原郡高唐濕水出鄭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濕水出東郡東武陽者案漢書志東郡東武陽有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郡國志亦云東郡東武陽濕水出說文亦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案鄭說與桑欽不同地理志郡國志及說文皆持兩說據地理志濕水東北流而東郡在平原之南意者濕水出東武陽而經高唐與抑或有二源歟未知其審故並存兩說

海岱惟青州〔注〕鄭康成曰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疏〕注見公羊莊十年疏及夏本紀青州於爾雅爲營州孫炎注[illegible]東自海西至岱此注合云東嶽曰岱山者史記封禪書云岱宗太山也釋山云太山爲東嶽是也

嵎夷既略〔注〕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聲謂嵎夷今文爲禺鐵鐵弋脂反〔疏〕馬注見夏本紀注略是簡略故云用功少曰略也云嵎夷今文爲禺鐵者據夏本紀索隱云然也

濰淄其道淄側詞反僞孔本作淄周禮作菑漢書作淄案說文水部無淄字而艸部菑字或省作甾然則淄乃俗字而甾甾字同皆可用也〔注〕鄭康成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聲謂其讀爲既古字其既通〔疏〕鄭注見齊詩譜正義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琅邪郡箕縣有濰水北至都昌入海泰山郡萊蕪有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是也但不見屋山之文[illegible]今詩作彼其之子[illegible]其四字皆通故云其既通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illegible]石反俗鬪爲斥〔注〕濱水厓鄭康成曰斥謂地鹹鹵〔疏〕濱水厓者說文頁部文鄭注見釋文及夏本紀注[illegible]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illegible]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絺敕之反〔注〕鹽煮海爲之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爲鹽〔疏〕[illegible]海物惟錯〔注〕鄭康成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疏〕錯之言雜經言錯故云種類尤雜岱畎絲枲鉛松怪石[illegible]〔注〕[illegible]〔疏〕[illegible]鉛青金也者說文金部文也[illegible]

萊夷作牧〔注〕地理志東萊黃縣有萊山萊夷萊山之夷也作牧以畜牧爲業貢鳥獸者周禮曰任牧以畜事貢鳥獸〔疏〕引地理志者漢書之志[illegible]春秋宣九年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郡黃縣是[illegible]

厥篚檿絲[illegible]〔注〕檿山桑也檿絲食檿之蠶所吐絲也檿或爲含〔疏〕檿山桑也者說文木部文釋木云檿桑山桑是也云檿或爲含者[illegible]相近假借字也浮于汶達于濟[illegible]〔注〕鄭康成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疏〕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泰山郡萊蕪[illegible]桑欽所言說文水部亦引桑欽說云然是矣而漢書志又云[illegible]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illegible]

海岱及淮維徐州(注)鄭康成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疏)至淮水不言海岱者徐州直當青州之南上文海岱維青州注已云東自海西至岱此言海岱及淮明亦東海西岱與青州等可知故不言東西但言南至淮水家上青州之注故言又也釋文云徐舒也李巡注爾雅云泲東至淮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淮沂其乂(注)鄭康成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聲謂其讀爲既乂治也(疏)鄭注見周禮職方氏疏及夏本紀集解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泰山郡蓋縣有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是也乃說文沂水有二說一說與鄭同一說入泗東海費東西入泗案志東海郡費縣不言沂水未審孰是

蒙羽其蓺(注)鄭康成曰蒙羽二山名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其亦讀爲丌蓺種也言已可種蓺

大野既豬(注)鄭康成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

東原厎平(注)鄭康成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疏)注見夏本紀集解

厥土赤戠墳(注)鄭康成曰戠讀爲熾熾赤也聲讀戠爲黏也

如脂膏敗殖之殖殖亦黏也

厥艸木漸包(注)鄭康成曰漸讀爲巉巉進長也包者相包裹也

厥田維上中厥賦中中厥貢維土五色(注)鄭康成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也(疏)注見夏本紀集解

羽畎夏翟(注)鄭康成曰羽山之谷翟山雉長尾者其毛羽五色者備成章夏翟是其總名也

嶧陽孤桐(注)鄭康成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

泗濱浮磬(注)鄭康成曰泗水出濟陰乘氏聲謂磬者樂石也

淮夷蠙珠與魚(注)蠙或爲玭宋守云淮水中出珠玭蠙之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

厥篚玄纖縞(注)鄭康成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黑而有赤色者爲元鄭康成曰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菏(注)鄭康成曰菏在山陽胡陵南東入泗

淮海維揚州(注)鄭康成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

彭蠡既豬陽鳥逌居(注)鄭康成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聲謂逌讀若攸所也

三江既入(注)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在其中則爲中江既入者入海也

震澤厎定(注)地理志震澤在會稽吳西名具區

篠簜既敷(注)篠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

厥艸維夭厥木維喬

釋艸云篠箭故云篠屬小竹也釋艸又云簜竹李巡注云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云竹闊節者曰簜故云簜大竹布說文云布也則此節上喬者也訓布者詩漢廣桃夭傳云天天其少壯也故云天少壯

也。厥土惟塗泥。注馬融曰塗泥漸洳也。疏澤汝反者說文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洳漸溼也夏本紀注見上上得九州上下云云庶人溼也孔傳云漸洳也故云漸洳溼也漢書地理志同對郭舍人語云洳者漸洳之溼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注上錯謂雜出上等時或出中下之賦也。疏九等之賦下上第七也下上錯為第六知或出中下為下上上錯出上等時或出中下之賦也

成。厥貢惟金三品。注鄭康成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疏三注見正義云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鐵謂之鐵是金有三品之名考工記云攻金之工六齊云金錫之齊金有六分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鄭注云金謂銅也青赤白三色之銅鄭云三色者銅三色也

州之銅有郡縣云是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有銅官又云丹陽郡故鄣郡屬江都漢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宣城以為鄣郡之金銅三品鄭以為三色銅也

瑤琨篠簜。注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篠可為矢簜可為幹瑤琨或為瑤瑻。疏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云篠簜者說文云篠箭也簜大竹也古文作瑻琨或作環

齒革羽毛惟木。注齒象齒所以為弭革犀兕也所以為甲胄羽鳥羽所以注于首惟木二字衍文。疏齒象齒者詩泮水云元龜象齒是也革犀兕者考工記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是也羽鳥羽者周禮云羽旄

島夷卉服。注鄭康成曰此州下溼故衣艸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疏卉艸之總名也說文艸部云卉艸之總名也

厥篚織貝。注鄭康成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

厥包橘柚錫貢。注鄭康成曰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注鄭康成曰松當為沿字之誤沿順水行

荊及衡陽惟荊州。注鄭康成曰荊州自荊山南至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注鄭康成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九江孔殷。注鄭康成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疏孔甚殷中

沱潛既道。注鄭康成曰沱潛水出江為沱漢為潛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水則未聞

雲土夢作乂。注鄭康成曰南郡華容南有雲夢澤雲夢在江南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注國語晉公子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惟金三品。注亦謂銅三色也

杶榦栝柏。注杶榦栝柏四木名

礪砥砮丹。注鄭康成曰礪磨刀刃石也精者為砥砮石可為矢鏃丹者丹沙

[illegible]

類簜之始盡漢氏貢枯矢石砮此州中生簵風與枯者衆多三

从㊟古文簵爲簬鄭康成曰箘簵簵風也枯木

惟箘簵枯三邦厎貢

[illegible]

國致之簵力[illegible]

[illegible]

厥名包匭菁茅　菁子盈反匭居洧反㊟言厥名者

之言致也三邦則厎未聞

貢菁茅也鄭康成曰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

酒匭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illegible]

也染元纁者暑熱則良荆州地燠故

厥篚元纁璣組　纁許云反組[illegible]㊟纁[illegible]

[illegible]

九江內錫大龜　[illegible]㊟馬融曰內入也

[illegible]

諸錫賜也言入賜者尊大龜也大龜尺二寸者禮三正記曰天

子龜長尺二寸

[illegible]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雒至于南河

㊟逾越也

[illegible]

至南河將治豫州也禹欲於此見一隅

[illegible]

荆河惟豫州　㊟鄭康成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

[illegible]

伊雒瀍澗既入于河　㊟地理志雒水出宏農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伊水出宏農盧氏縣熊耳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澗水在宏農新安東皆入于河

雒總言入于河者下經道雒言會于澗瀍會于伊則三水入

雒自明此省文互見也

[illegible]

滎波既豬

[illegible]

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熒澤此其地也熒播水名在河南熒

陽都或爲豬

[illegible]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菏水所鍾也在濟陰定陶東水道

[illegible]

盟則被及明都矣明都在梁國睢陽東北明都或爲盟豬或爲

孟豬

[illegible]

㊟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鄭康成曰壚疏也

[illegible]

厥賦錯上中　㊟錯文在上者雜出上上等之賦也

[illegible]

厥貢桼枲絺紵

[illegible]

厥篚纖纊　㊟纊新緜也

[illegible]

錫貢磬錯　㊟錫貢錫命而後貢也[illegible]以爲

治磬之錯[illegible]則錯者爲厝厝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illegible]

是貢其土壤之錫故用鄭注而不从畫渫州則不產錫所得非而貢錫矣故解爲錫貢之下無文出言錫貢則所貢者款至爲用時乃下令征之命而後貢蓋非常用之物不入正貢故之錯者僞孔氏說云錫是爲錫命貢錯非常錯說者以爲治然則錯當爲孔氏說也以漢注云錯閣姑如侯字孔說三云錯是孝屬之石者如孔說則錯是攻錯則詩者寫爲厲石文以證厝之爲石也又以錯說文引之作厝旣磨鶴鳴聲同則厲石也今詩作錯說文引作厲旣皆字通矣

浮于雒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本飄作華讀別注鄭康成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疏十年傳注見莊公疏

岷嶓旣藝藝說文作埶注鄭康成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漢陽郎光反疏湔子賤反注見夏本紀注云地理志云岷山在蜀郡湔氐道漢書志云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漢陽郡西縣嶓冢山在西漢陽郡西故屬隴西郡明帝改名漢陽者云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有西縣故屬隴西有番冢山西貢岷山在西徼外是也云番冢山在漢書志不言漢陽又云有西番冢山西漢所出云漢陽郡武帝置在禹爲天水郡縣時有更革鄭據後漢之地理志國不與西有番冢山西漢水是郡縣時有更革鄭據後漢之地理志同

沱潛旣道注鄭康成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介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番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旣道聲誤潛或爲灊或爲涔

郫平支反疏正義曰荊州及梁州亦皆有沱潛二水經注二十九卷引鄭注云蜀郡郫縣江沱出者此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漢中郡安陽縣沱水所出南入漢潛水亦出西南入漢之地理志之首云郫縣江沱在郡東蓋有不合云郫江首出江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者江沱在郫江原縣江首出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推此則江水亦從郫南過鄭當以江原以東出江水爲沱從西郡之故至陽江又以過西郡漢之江原之水廣漢郡江故云漢出矣又流二以江過西郡漢之江原所出之始也潛水但時首出番冢目江南至武陽入漢水東至江州入江者志之言漢與漢水別言之沱西之漢潛雖出番冢鄭君旣云與二水合漢與漢水言支潛流故以漢與言之當自也以說爲文西潛矣故番冢故云君流二漢出或云與爲灊水漢合大禹自可以疑之故以鄭知江與漢合漢潛積成潛或爲沱郡潛水巴郡涔或爲澤故言別爲潛者與漢流西潛之作漢書作潛蓋漢書之作經記廣漢當自也故以水通漢當

蔡蒙旅平注鄭康成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聲謂旅古文旅讀當爲鴻臚之臚臚陳也言可陳敘其平成之功也旅力居反臚力居反疏注云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者漢書志云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海故續漢書志云漢嘉故青衣漢嘉二年更名漢嘉郡更以鄭注云蒙山在青衣漢嘉二縣即陽嘉二年改名也云古文旅讀爲鴻臚之臚者字之周禮司儀注云臚字亦作旅是旅與臚古字通故讀臚爲臚章昭云臚陳也故注云臚陳敘也言可陳敘也

和夷厎績注鄭康成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

疏注見水經注三十六卷桓水下注引鄭注云禹貢桓水是西傾之山出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

和夷底績也是和讀曰桓地理志云西頃山在西南桓水出焉南入沔注見禹貢錐指案鄭此言桓水先從西傾出引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漢書志云蜀郡湔氐道禹貢蜀山在西南云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者故此注云桓是和東南郎云地理志不言出東南故引禹貢山水此說也鄭言夷所居則與此說鄭君和夷底績先在東南羌中郎此說桓水山疏注蜀山疏是所先爲蜀之西南故郎疏則與

厥土青黎注馬融曰黎小疏也釋名云黑色馬融云黑色有當解爲黑色黎是黑色青黎即青黑色言無則黎者言其質爲色無先言不是小疏也言其質爲色則黎是小疏言有質其色也疏云黎其不黑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注鄭康成曰此州之賦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疏注見正義云下中三錯者第一言其賦之下下厥正出等之外雜出其賦有三等正賦本出下中三錯者等外雜出上中下中二等而出下上是三等雜出也正賦本出上少益以出下中爲正差之賦少益者爲正賦有三等下下之外少益其賦以出下上中是賦雜出之等也然後說者孔以爲三錯雜出三等也鄭注言出下上下下三等復益少者上有孔說非也正義云鄭意以出下中爲正賦又作下下少益則少益賦少於本等也鄭言差復少則非二等之外也以下上又有下中三等是也鄭云厥賦下中三錯之錯出有三等雜出上下中下三錯也不明其言中下者乃以意言之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注鄭康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疏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璆鏐者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郭注云鏐即紫磨金也鄭君以爲黃金之美者也故孔氏云璆玉名鄭讀爲鏐者說文云鏐弩眉也鄭所讀從金旁非玉旁云鏐者以音同故讀也云鏤剛鐵可以刻鏤者說文云鏤剛鐵可以刻鏤者古文說鏤鐵也鏤字从金

熊羆狐貍注鄭康成曰貍之反疏熊羆鄭注云熊羆猛獸也故以爲射侯之飾狐貍毛皮可以爲裘熊羆之皮皆以爲射侯狐貍以爲裘疏注周禮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注云熊侯豹侯豹鵠玉府有獸皮皮毛又有狐裘蒙狐者注云狐裘周禮云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又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又云凡其死生鮮薨之物以共膳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則毛皮之用多矣不言者可知也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盈反起注鄭康成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頃雍州之山也地理志西頃山在隴西臨洮雖戎之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

桓是隴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爲是盤爲桓也聲謂雖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古是字

氏同字巴蜀名山岸脅之崖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楊雄賦云響若氏隤

鄭注云桓是隴阪名者此下疏注見書疏

疏注見水經注三十九卷鄭注及西傾山下引鄭注云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爲盤爲桓也又云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者郎與書注同案地理志云隴西郡臨洮西傾山在縣西南是也郡國志云隴西郡臨洮有西傾山鄭注自隴西以下皆以爲戎名當時所以稱桓也是雖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者道經西傾戎故說曲岸之間漢書云下其民俗名隴阪爲盤旋曲折是盤桓之義也鄭言西京師者由蜀之梁州往來天水隴西故曰西戎往來京師必由此州也若蜀之梁州往來京師不在此州天水隴西是郡名故云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旋曲折而上也故西傾因桓是來非是天水郡之桓

西傾京州之西必由此阪則自西頃而來云古是字者云氏是古字與氏同聲同字古是字通云巴蜀名山岸脅之崖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案漢書楊雄傳解嘲云功若泰山響若氏隤注應劭曰天水有大阪名曰隴坁其旁著崖欲落墮者曰氏音若氏聲聞數百里故曰坁隤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疏注見漢書地理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南入江或以爲沔水正絶流曰亂詩云涉渭爲亂入渭亂河之雒州也疏鄭注夏本紀注云或謂漢爲沔聲謂地理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南入江或以爲沔水

漢書地理志云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也云漢陽郡有一沔漢陽縣東漢水之名自狼谷出是陽沔郡國志云武都郡沮縣云沮水出東狼谷案地理志沮水南入江是沔水也鄭注亦云沮水東流爲沔水又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是東漢時以沮水爲沔也又引詩者公劉之篇云涉渭爲亂是詩證也渭與河是雍州之川故云亂河謂之雒州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注鄭康成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疏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又見詩韓奕正義云西河孔本作西河云西河者河之西故曰雍州

弱水旣西注桑欽說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鄭康成曰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疏注見漢書志云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文下行疏欽桑欽說漢書志張掖郡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注云此經下文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此下文也鄭注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注鄭康成曰涇水渭水發原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聲謂屬注也汭之言內也

起幵賢反疏鄭注云涇水渭水發原皆幾二千里者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入渭行千六百里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至京兆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是其發原皆幾二千里也云地理志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者漢書志云安定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也郡國志云安定郡涇陽鄭注云今安定者漢書作涇陽云屬注也汭之言內也者周禮職方氏注云汭之言內也又詩公劉云芮鞫之即箋云水之內曰汭是汭爲水內也屬之言注者考工記云屬其水東注于渭之內也

漆沮旣從注傳以漆沮爲洛水然則漆沮一水也地理志洛水出北地歸德北蠻夷中至左馮翊懷德東南入渭旣從者從渭而入于河

疏云傳以漆沮爲洛水者孔傳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故孔傳以爲漆沮之水解云漆沮旣從

沮二水名亦曰洛水案若以漆混爲三水則亦曰洛水者讀漆與謂沮與無無分號蓋傳必云一水名二字乃殺也故承之曰然則漆沮一水也案漢書地理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西入洛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有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漆則雍州實有漆沮二水乃于此經不稱堤二水以說反从偽孔以爲洛水者據下經道渭先會于涇乃後東渡漆沮則漆沮在涇水東矣扶風之漆水則在涇西非其處所沮水則入洛非渭所經也且漆與沮實不同處不得二水垃舉則此漆沮非彼二水矣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過華陰縣北鄭元注云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案闞駰北涼人於時偽孔書初出止行于南未至朔方朔當未之見則其以洛水爲漆沮蓋舊有是說偽孔氏因之爾非始于偽孔也故依用之引地理志者漢書志北地鄭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河字誤也當爲渭左馮胡懷德下蠡洛水東南入渭是也云既從者從渭而入于河者下經道渭聯言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之下不復有又東之文弱漆沮入渭而渭郜入河矣是漆沮從渭而入于河矣

鄷水逌同鄷方紅反俗書去乃而加水子右非也茲从漢書

注地理志鄷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同合會也言合會于渭也鄠胡古反苑於阮反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云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鄷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是也云同合會也者說文曰

荊岐既旅注地理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南旅讀爲臚臚敘也言功以敘也馮皮久反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云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言北條者以南郡臨沮別有荊山故以南北分之也云旅讀亦爲臚者上文蔡蒙旅平之旅讀爲臚此旅字音讀與彼文同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注地理志終南名太一山惇物名垂山皆在右扶風武功鳥鼠在隴西首陽疏夏本紀注引鄭注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不及鳥鼠茲據漢書志以足成之志云右扶風武功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又云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是也

原隰厎績至于都野注鄭康成曰原隰在幽詩云度其隰原是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聲謂都或爲豬豬度大反疏鄭注見夏本紀正義原隰在幽者詩公劉篇言公劉之事而云度其隰原也引地理志者漢書志武威郡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即此都野也云都或爲豬者史記作都漢書則作豬

三危既度三苗丕敘度洛代反注鄭康成曰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桔山相連聲謂度讀如荒度土功之度丕大敘順也三危山既以經度三苗于是大順敘言不叛也度或爲宅

文弊步內反俗分疏鄭注見夏本紀索隱案鄭注此經引河圖及地說可知鄭所據河圖地說與漢地理志亦不相違鄭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此危山在河西故圖皆不言三危在敦煌之說漢書地理志云杜林以爲敦煌即古瓜州地有三危山三苗所竄者也但三危相連據郡雖西皇甫謐以地在敦煌三危山在縣南二十里五言三苗既敘與夏本紀正義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與道危山相接案三危山與鳥鼠相連之說江聲案危在鳥鼠之西南而與岐相連自當以鄭注爲是云度讀如荒度土功之度者讀如釋詁文云丕大釋詁文釋詁云順敘也

各反如劉音則讀如荒度矣丕大釋詁文釋詁云順敘也轉謂則云敘順也案古丕不字通據咎繇暮言苗頑弗即功在水土既平之後則此不丕敘似當解爲不敘蓋者以此經主紀禹功若是不敘不記于此矣且三苗反覆無常或言此時从順後復服逆亦未可知又或頑弗即功者其君長此言丕敘謂其民从化兩文固不相妨故鄭云三苗于是大順敘言不悖逆也云度或爲宅者漢書作宅也據

氒土維黃壤氒田維上上氒賦中下氒貢維球

球其猶反玲之于反一音吉咸反正義本作琳據詩衛包因雅有昆侖虛之琅玕書古文訓改本作

玲琅玕

玲從古文定則鄭本亦作玲孔本也皆作玲琅玕之旅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當郭璞注云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注鄭康成曰球美玉玲美石琅玕珠也疏鄭注見詩韓奕正義云球美玉者說文玉部云球玉磬也玉聲也此云美玉者詩云球美玉釋器云璆琳玉也字亦作球玉篇云球美玉也是玲美石者說文玉部云玲石之次玉者云琅玕似珠者說文玉部云琅玕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注地理志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羌中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北龍門水門也魚游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汭水相入也渭汭渭入河處也汭如銳反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左馮翊夏陽禹貢龍門山在北是也案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置金城郡地理志云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言雖金城湯池秦始皇帝元年置張掖郡各有二縣武帝元鼎六年爲安定天水郡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郡太初元年置張掖敦煌郡今此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然則禹時未置金城也世所傳夏言金城者蓋據漢時所立之名以表積石所在耳其餘龍門在河東皮氏縣西北有龍門山其所謂龍門者其言魚得過者便爲龍者辛氏三秦記文也云汭水相入也者說文水部文汭水相入也云渭汭渭入河處也者以水北爲汭故以渭入河處爲汭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船司空縣渭水入河所謂汭也

織皮昆侖析支渠叜西戎即敘叜色求反昆戶本反侖力支反析先歷反旨記作搜正義本同注鄭康成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西戎別有昆侖山非河所出者也聲謂即就敘順也疏鄭注見夏本紀正義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又云西戎之國西戎有三苗在西羌中故云皆西戎也

道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靁首至于太岳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南條鄭康成曰道岍爲陰列西頃爲次陰列嶓冢爲南條

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注水經云底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地理志析城山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疏案地理志無文故用水經也云底柱在河東大陽縣東者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案河東大陽縣之南下有底柱在其陽之東北河中是故名之云析城在大陽之東南正當大河北皆在河東郡析城山在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垣縣東北

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注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壄王西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西北疏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郡山陽東北太行山在壄王西北然則太行所歷非一也後人以太行山爲在懷然王者此一說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注鄭康成曰地理志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疏注見夏本紀注禹貢朱圉山在漢陽郡冀縣南有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則鳥鼠之山名朱圉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倍尾注鄭康成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崇高崇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倍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疏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與漢書志同案漢書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又潁川郡崇高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又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

道嶓冢至于荊山注鄭康成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疏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下亦言有荊山

內方至于大別注鄭康成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疏注見夏本紀注案漢書志又云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廬江郡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又六安國安豐則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故鄭君所據乃東漢之地志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注地理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注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

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流傳【疏】前文荊州指謂云九川流也此引水經云九江地者欲分異于前文之九江孔明國此是其謂九江川流之土地也云長沙下雋縣者漢書志爲長沙國此郡是國志爲長沙郡皆屬荊州有下雋縣皆不言九江地文長沙不具云數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者漢書志九江地文不具易山傳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者數傳漢書地理志章郡歷陵傳易川日傳易川發原于傳易山故即以山名其川流言則益傳易川推本其始謂之數淺原也據其水經數淺原地者亦謂傅易川上之地也

道弱水至于合黎【注】鄭康成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東北自此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疏】注見正義及本紀索隱引地說者括地象文案續漢書郡國志酒泉郡會水縣下引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自此以下言過言會者謂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是地名鄭君言此者亦是道弱水以下文至道雒皆言過言會者皆是言地名是謂自一山至于一山以見言過以會者云以地名相別言道者言原自發言至于何以見上未盡也

餘波入于流沙【注】說文沙字重文作沙引鄭長說沙或从少【注】鄭康成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疏】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據漢書志云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象也云通于南海者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是也引地記者疑亦括地象之文據此西南經流沙本入南海出山海內西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則流沙本入南海也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注】鄭康成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之矣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出其南脅【疏】注見夏本紀注引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者鄭君所見益州滇池亦有黑水祠是漢志郡國志者云三危之水在三危之所州郡之滇池地志不記此山水所在其地在中國無之矣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出其南脅也亦括地象之文其黑水徑此三危之中矣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者地記此西南之地在此其外則是中國不可考所云三危者蓋即地理志所謂三危山也見于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者此之所言亦見于括地象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黑水出其南也一

道河積石【注】河水出昆侖東北隅南流入于郭海重原潛發異出合流東注蒲昌海滑行南出積石山下冒石門以西南流蒲昌以上無患害積石以上多伏流故道河積石【疏】郭璞注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郭注山海經云積石山在西羌之中今在河關縣西南羌中出海內外南流入于郭海又出海外即西北河出昆侖之虛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者出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入于郭海出其東北流注渤海南流入于郭海又出其東北陬以出海外南流注蒲昌海也郭注山海經又云昆侖山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也出于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其中出之水不息海外南流注蒲昌海也郭注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與崑崙相去五萬里之一原出于積石山下冒石門以西南流潛行地中至蒲昌海而復出積石

河水東流出底柱東京賦曰底柱輟流【疏】云底柱山在河中若柱然故名地說曰也河中底柱猶柱然立也所以發地說者一云此地中河流所以發河說云底柱在河中若柱然言中流底柱也詩云諸薛綜注云底柱在陝縣東北河中若柱然東京賦云底柱輟流薛綜注云底柱在陝縣東北山名在河中若柱然今引說云北地理志作底柱故云砥柱是也引東京賦者說底柱所在也東京賦文張衡作也

東至于底柱【注】底柱山在河中若柱然故名地說曰

南至于華陰【注】華陰華山之北地理志宏農有華陰【疏】此引尹氏云北山北日陰故云華陰之北理志云宏農郡華陰縣又引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有華陰縣注前文宏農華陰與鄭所據宏農地理志當以宏農爲是與鄭注在華陰之東京兆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今華陰縣漢屬京兆尹後漢屬宏農

至于龍門【注】龍門山在河中阨流禹鑿之【疏】龍門山在河中阨流者禹貢錐指云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北河中形如門故曰龍門以禹鑿此門以通河流故云龍門也云禹鑿之者上功河所鑿也淮南子云河出崑崙古未有龍門之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以通河流禹鑿龍門故河流至此始通鄭注河水經云魚鬱勢故因以爲龍門以通河中流也

積石在西域外河源所出伏流地中至積石復出其下流多害鹽澤昆侖合蒲昌海一名鹽澤也自積石出以下與河水合流乃出其上如合重源潛發故曰重源潛發伏流地中也以是積石以上無患害者以積石以上河伏流地中無所爲害也故至積石以下乃有患害也經云導河積石者蓋禹治水以積石爲始以下河東至于龍門是也蒲昌海在西域蒲類海也郭注山海經云此海三百里皆潛流地中又云其下流多害故導河自積石始也河出昆侖東北流三千里至鹽澤一名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河出昆侖爲重源潛發者漢書西域傳曰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

又東至于孟津【注】孟津地名在雒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盟或爲孟【疏】孟津在雒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者地名孟津在雒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也地理志作盟津故云盟或爲孟也此注本作盟津言盟者作津也成會也悳于孟津以盟諸侯故爲盟津鄭據史記作盟鄭云盟或爲孟本以爲孟津者地名也

東過雒汭至于大伾【注】雒汭雒入河處在鞏縣大伾地名在河南成皋北鄭康成曰大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疏】說文伾字下云有力也從人丕聲詩曰以車伾伾雒汭在鞏縣東雒水入河處也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故虎牢或曰制武王卒葬於此也地說云大伾在成皋縣北卽是大伾北近河今北山在鞏縣是大伾矣宋書州郡志云成皋縣有大伾山在成皋北鄭康成曰大伾地喉也是河出邳際也與河南地理志云河南郡成皋縣有大伾山鄭以邳地陂險故曰地喉也言大邳當河南要道也如今言咽喉矣其地在成皋東北大河過其下故曰北過降也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注】鄭康成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廣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之共今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疏】說文絳字下云大赤也降水者漢書地理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十卷云降水在信都信都故國居在易世容大陸安此云降水在信都國先其言鉅鹿之北其云信都國者注云共水也郡國志云信都國信都故屬鉅鹿郡是以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者言漢時降水已不知其所在也降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者春秋莊八年經文也云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者淇水共水皆出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是以鄭據之謂共水即降水故以共北山之水當降水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注】鄭康成曰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疏】注見詩正義播散也同合也故云播猶散也同合也言相迎受者詩疏云河至海口爲海潮所迎故名逆河鄭云相迎受者謂九河之水相合而受海之迎也故曰迎受也

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注】文漾鄭康成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滄浪之別流也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疏】說文云漾水出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從水羕聲古文從養此注引地理志者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是也又武都郡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是也云滄浪之別流者水經注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是謂之夏水也鄭云夏水滄浪之別流者蓋以夏水爲滄浪之別流非滄浪即夏水也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者言夏水與漢水會同故世人變其名也

左傳偁吳伐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預曰汭水曲入江卽夏口矣然則滄浪因來于江夏而冢夏水之偁罔非華容之夏水也故鄭云來同故世變名焉

過三澨澨上世反注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鄭康成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埤符支反疏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說文水部云然且引此經以證案左傳文十六年楚伐庸次于句澨又宣四年令尹子越攻王師于漳澨又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又定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離澨據此諸文則澨是水邊可止之地說文讀是也鄭注見夏本紀索隱及注劉徵之亦言三澨在竟陵縣界與鄭同符是實驗其處有是水也漢書志江夏郡竟陵不言三澨者文不具余索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是又一證也鄭說雖與說文不同皆有明證竝存可也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匯胡賄反注鄭康成曰匯同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疏注見水經注二十八卷偁孔傳亦云匯迴也偁孔好與鄭牾而不能立要也云漢與江鬭者鬭之言遇也

東為北江入于海注地理志北江在會稽毗陵北東入海會古外反毗貧夷反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云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是也水經亦云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

道江注地理志江水出蜀郡湔氏道西徼外湔山徼吉料反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云蜀郡湔氏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近代有徐宏祖者曾至昆侖山歸作溯江紀原一書言禹貢崏山導江其特泥於中國之始按其發原河自昆侖之北江亦自昆侖之南其龍脈與金沙江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彼親履其地目驗而言誠非虛語顧窮荒之外聖人所略故河自積石漾自番冢江自崏山紀其入中國之始其上原不必言也且山海經中山經云崏山江水出焉荀子子道篇孔子曰江出于崏山其始出也其原可以濫觴然則卽以崏山為江原可也不必窮溯及荒遠故止據地理志為說

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醴力啟反偁孔本作澧史記漢書皆作醴據鄭注則作醴者是注鄭康成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阜房九反疏注見夏本紀注及正義云大阜曰陵者釋地文云今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者案郡國志長沙郡十三城有醴陵縣蓋卽其縣內有醴陵故縣取名焉也言此者以證醴是陵名非水名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注東陵地名地理志廬江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是也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也知金蘭之東陵鄉卽此東陵者水經末一卷歷記禹貢山澤地名所在而言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故知卽此東陵也案漢書志廬江郡十二縣金蘭不與焉據郡國志則後漢時廬江郡十四城亦无金蘭縣則金蘭是地名非縣也水經言金蘭縣者水經魏人所僎蓋魏時置為縣也

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迆弋氏反注迆衺行也漢入江而匯為彭蠡遂東為北江矣江則自東陵而東迆北會漢于彭蠡遂東出而別為中江南江焉鄭康成曰東迆者為南江聲謂地理志分江水首受江于丹陽石城東至餘姚入海此所謂南江也志又云南江在會稽吳南東入海又云中江出丹陽無湖西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海會古外反無文甫反疏云迆衺行也者說文辵部文釋文引馬融注云迆靡也誼不明曉茲不用也云漢入江而匯為彭蠡遂東為北江矣者據上道瀁之文也云江則自東陵而東迆北會漢于彭蠡者鄭于上文匯澤為彭蠡注云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是漢與江俱至彭蠡者漢在北江在南于道江言北會則是會漢矣云遂東出而別為中江南江焉者卽鄭君注揚州三江所云江自彭蠡分為三是也鄭注見正義據經文東迆在北會于匯之上而江則出于匯下則東迆時未別為南江也鄭云東迆者為南江者蓋江之為三于揚州既有明文而南江不見于經鄭君欲箸明南江故舉經東迆字以標明南江上原之所自來亦不著南江出于匯下之實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又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二文各不相謀茲以分江水為南江引志二文以說者酈元水經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為南江又東徑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徑安吳縣又東徑寧國縣南又東徑故彭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又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徑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據言自石城東出為南江至餘姚故城南而東注海則與地理志所記分江水原委同矣烏程在吳縣之南南江歷烏程故志以為在吳南也志于石城詳南江之原委故于吳縣略之互文以見也又引志文者地理志于丹揚無湖云中江之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水是也此南江中江之原皆有明文可據者金狀元榜據以箸三江攷聲卽據金氏攷以為說

道沇水東流為泲入于河泆為滎泆正義本作溢史記作泆隸古定本同茲从之滎雖水名字不从水說詳豫州注鄭康成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為滎聲謂沇水東至河內溫為泲泆水蕩泆也疏鄭注見夏本紀注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鄭所據地理志雖非此志而未有違異聲謂沇水東至河內溫為泲者水經卷之七云泲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為沇水東至溫縣西北為泲水據漢志溫屬河內也鄭注不言至溫為泲者漢書志及郡國志皆无至溫為泲之文意鄭君所據地理志蓋亦无文故不言也聲據水經以增成鄭誼焉云泆水蕩泆也者謂動蕩而泆之說文水部云泆水所蕩泆也

東出于陶聖諱北注邱再成為陶邱鄭康成曰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疏云邱再成為陶邱者釋邱文也孫炎注云形如絫兩盂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鄭注見夏本紀注引地理志者案漢書志云泲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南字蓋誤也曷言之經言出于陶邱北則陶邱瀕于泲者定陶在泲南則陶邱必不在其南故鄭云西北意鄭所據之地理志必言西北也

又東至于菏注菏菏澤也疏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陽胡陵之菏水豫州云道菏澤是定陶東之菏澤陶邱在定陶西北又東則在定陶東故云菏菏澤也且鄭注前文言至者或山或澤此言至于菏則自是菏澤非胡陵之菏水矣

又東北會于汶注泲水至東平壽張汶水入焉疏云泲水至東平壽張汶水入焉者水經濟水篇云又東北至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據漢書郡國志壽張屬東平國

又北東入于海注地理志沇水至千乘琅槐入海北東或為東北乘食證反疏經言沇水東流為泲則自是以下皆為泲水茲于入海猶言沇水者漢書地理志于河東垣縣下厤志為沇水出所入以乎入海不見泲水之名茲引志文故據之而云沇水實則是沇水之下流名泲也云千乘琅槐者漢書志琅槐屬千乘郡也云北東或為東北者史記作東北也偁孔書不可信欲从史記者无它諸不敢據史記改姑識之于注

道淮自桐柏注地理志淮水出桐柏山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是也案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山海經以為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所說各異據經言道淮自桐柏地理志說正合經文故依用之

東會于泗沂注泗會沂于下邳淮會泗于睢陵相近故合言會泗沂睢雖佳反疏漢書志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故云泗會沂于下邳志又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故云淮會泗于睢陵云相近者水經言泗水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是則泗水入淮之處去下邳不遠也

東入于海注地理志淮水至臨淮淮陵入海疏引地理志者以具止

疏案志淮陵屬臨淮郡

道渭自鳥鼠同穴注說文解字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杜林說出鳥鼠山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閒鄭康成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䳜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聲謂其鼠名為鼵䳜同都反鵽當活反鼵徒忽反郭本爾疋䳜从鳥傍鼵加鳥傍皆俗字也說文所无依陸氏釋文之音而叚借䳜鼵二字為之所謂依聲託事六書叚借之遷也疏引說文解字者水部文也杜林者字伯山扶風茂陵人詳見集注音疏述疏說文偁杜林說夏書以為出鳥鼠山則杜林說正是此經之訓矣說文旣言渭水出渭首亭南谷又引杜說出鳥鼠山二說似不同案水經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然則鳥鼠山與渭首亭同處一說似異而實同也故錄之山海經及漢書志亦皆言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无異說也地說云云見水經注十七卷太平御覽第四十卷地部五引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為掩畢星渭水出其中此文與地說大同小異且互有詳略不審是一是二姑闕疑焉鄭注見水經注四十卷鄭以鳥鼠同穴為二山與地說合云鳥名為䳜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䳜其鼠為鼵李巡注云䳜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案鄭君旣說鳥名䳜不云鼠名蓋引者滿之也郭注爾雅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䳜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云然並同鄭說是說必出于古書鄭君本之郭氏亦本之今則不可得見矣聲謂其鼠名為鼵者據爾疋以補鄭注鼠名也

東會于酆又東北至于涇注或无北字至或為會疏云或无北字者此言又東北至于涇依史記文也漢書志則云又東至于涇无北字云至或為會者偁孔本作會毋宗从其多者且史漢皆可信故經文从作至而亦不没會文存之于注可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注地理志渭水東至京兆船司空入河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云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是也船司空者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名屬京兆尹

道雒自熊耳注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雒水出其閒疏引地說出水經注十五卷太平御覽第四十二卷地部七引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為星附耳星不言雒水出其閒蓋御覽引之不備雒出宏農上雒冢領山山海經海內東經云雒水出上雒西山又中山經云讙舉之山雒水出焉水經亦云雒水出京兆上雒縣讙舉山此諸說雖似不同總之不離乎上雒說者或謂冢領卽讙舉窮疑上雒西山亦卽指冢領也故于豫州从地理志謂雒出冢領此又用地說以為雒出熊耳閒者地理志熊耳山在盧氏之東上雒之東北雒水發原冢領東北流而出熊耳之閒也以經言道雒自熊耳故用地說雒出熊耳之說

東北會于澗瀍注會澗瀍于河南縣南疏雒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鄭注以為今河南縣然則澗水行于河南之西瀍水行于河南之東而雒水經河南之南二水皆南注于雒則雒水會二水于河南縣南也

東會于伊注會伊水于雒陽南疏水經云雒水又東過雒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云伊水又東北至雒陽縣南北入于雒是雒水會伊水于雒陽縣南也

又東北入于河注地理志雒水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疏引地理志者漢書志鞏縣屬河南郡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

九州卤同注同猶和也平也疏云同猶和也平也者禮記禮運曰是謂大同鄭注云同猶和也平也茲用其鄭誼

四塽既宅塽古文塽也衛包攷作陝則詭絕矣注四塽四方之土可定尻者也宅尻也疏文云塽四方之土可定尻者也从土奧聲文選西都賦注所引今本說文作西

乇土可凥也譌擬三字宅凥釋言文九山栞菞（注）菞讀亦爲臚敘也九州之山槎識其木表其高大者以爲鎮而次敘其祀禮識中試反（疏）栞訓槎識菞有敘誼此經篇首言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史記栞木作表木馬融以奠爲定其差等祀禮所視則此栞是槎識其木以表山菞是次敘其祀禮也云以爲鎮者若周禮職乚氏所記九州皆有山鎮是也九川滌源（注）源水泉本也九州之川皆蕩滌其源使流通无壅塞泉夕沿反（疏）云源水泉本也者說文灥部文灥字从灥出厂下灥三泉也厂崖三泉出崖下其爲水原可知此于六書屬指事也九澤既陂陂彼爲反（注）水鍾曰澤陂澤障也九州之澤皆已爲之陂障障之尚反（疏）子國語周語太子晉曰澤水之鍾也故云水鍾曰澤云陂澤障也者毛詩澤陂傳誼也彼正義云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四海會同（注）言水土既治四海之內皆會合而和同治直吏反（疏）濾水之時道路多阻隔而絕此承四隩既宅云云之下而言四海會同明會同由于水之既治故也故云言水土既治四海之內皆會合而和同上言九州此言四海者乚州指謂中國四海則兼四夷言之尤廣大矣六府孔修（注）晉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孔甚修治也治直吏反（疏）引晉秋傳者文七年左傳郤缺言孔甚釋言文修治高誘注淮南有是訓已具于說修大遺疏矣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注）則灋也鄭康成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灋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疏）則灋釋詁文鄭注見夏本紀此經記九州之田有上上以至下下九等馬融皆以爲高下之等不謂美惡此言美惡及高下得其正者鄭君于冀州之末注云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則輕重視田之美惡爲差九州賦有九等則田之美惡亦既品定其等郎于此言之于九等之中見之故九州田賦分言田止論其高下此言庶土交正則正者非一自是謂美惡及高下交得正也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弋之反（注）鄭康成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胙昨誤反从月作聲俗从示非說云挫反（疏）本紀注見夏云中邦九州也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則中國是九州之內矣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者謂中國之地天子以建諸侯予之以土賜姓曰某命之氏某若國語云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若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云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者解祗台爲敬說也釋詁云祗敬也說文口部云台說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延練反內奴邃反總作孔反銍之室反秸几八反正義本作禾傍吉釋文云本或作稭案說文云稭禾稾去其皮依說文字當作稭（注）甸治田也服服事天子也鄭康成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邶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禾斷去稾也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內總禹爲之差使百里從之爾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里相距爲乚萬里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邶之殘數也甸服比周爲王畿其邶當侯服在千里之內刈牛吠反稾果老反斷多管反去曲許反差初宜反（疏）毛詩信南山傳云甸治也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鄭注云服治田出穀稅故云甸治田也云服服事天子也者周禮職方氏擧九服鄭注云服服事天子也此五服之誼與彼同乚敘注以說此鄭注甸服至從之正義數也見正義及詩殷武正義引此周以下見詩甫田正義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者以服比周以下見詩齊譜正義堯之九服故禹邶其外百里以皆謂之甸服其賦之入自內總然則甸服百里所刈禾也云二百里之內總其稾穀使入本內總謂入總者正義云賦者王城之外百里之內內總之其入也言賦入總所然也使入穀則以禾也尚之爲云則刈禾也禹東百里而鄭君以是經百里總言也去其稾且總二內百里則外是以下百里內總三百里者以禾去之乃入其穗是禾末矣刈禾乃鋸者刈禾之器用鋸斷稾而內之郎其顈垂也則顈非郎采乃是禾末近之采細稭又去之顈唯去顈而云則顈是禾采生之民傳云由毛傳顈垂也詩之正誼云言其采又三顈也者毛詩生民傳云顈垂也詩之正義引此注云稭又去其毛部云稭禾稾去其皮里稭稭又去其顈者三百里謂去王城入百里爲之內也說文云三百禾至也稭者亦去其穀也者二百里故二百里而謂去王城之內總皆輕內矣云去稾者鋸禾所謂內入總所內爲鋸稭是禾稾去皮者去顈而內之則盡去其稭反謂所內爲稭也云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者謂王城九百里及千里之內也所內尤精則尤少故云彌輕也云去謂自然皆內總矣之外猶使其內百里內從之況制者旬服以出五百里之邶在五百里之制本自內總者謂初時秉之尤精也鄭知然不者出五服故邶成五服王城九百里及千里之內也所內尤精則尤少故云輕也者謂去甸服之制本自內總者謂初時秉之制也故云禹爲之差使百里從之爾堯之五服服五百里是相距爲乚萬里也者云禹爲之差使百里從之故云堯成五服至于五千也乃始于堯言之邶成則是禹要輔以五服也云邶五千里四百里而相距爲乚萬里者亦故云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相距爲乚萬里是禹所邶也說云非仍始之時乚五千里四百里而相距爲乚萬里也者正之云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邶之殘數也者禹弼五服至于五千則指謂此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下服皆正服所言二云五百里之數也此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中又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指所邶殘也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邶當侯服在千里之內者周禮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是周之侯服在千里之外故正義云百里邶當侯服鄭唯擧周禮甸服畿內之服名亦乚百里以外至五百里言亦在千里之內也此五百里是王畿自中至外每面亦各五百里合四面之各千里是在王城千里之內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在采方反（注）侯之言候候逆順兼司候王命采者采取美物以當穀稅男任也謂任王事周之男服蕝取諸此鄭康成曰侯服于周爲甸服其邶當男服在三千里之內疏云侯之言候候逆順兼司候王命者晉秋緯文見公羊隱元年疏白虎通爵篇亦云侯者候也候逆順也王者所以候命于天下者命謂聽外王也云采者采取美物以當穀稅者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鄭注云采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此經本采取之誼蓋亦如此與彼注同云男任也謂任王事者毛詩卷阿箋及晉秋說男任事也男任功也云男者任王事者公羊隱元年疏引晉秋說男任也謂任也男邦任事之謂也故依彼注爲采取美物以當其穀稅故釋名云男任也任王事周之男服蕝取諸此者白虎通爵篇云男者任也亦謂男服之鄭其男邦者周禮大宗伯鄭注見詩齊譜正義云侯服于周爲甸服又其外乚五百里曰男服當其五服此侯服之外曰采服當周之甸服其男服也云在二千里之內者周之甸服在王城二千里之外甸服之中央至侯服之外外四面各二千里是在王城二千里之內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注）綏安揆度也衛衛京師也周之衛服誼取諸此鄭康成曰綏服于周爲采服其邶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度洛反代安（疏）綏安釋詁文揆度釋言文諸侯所以蕃衛天下故云衛衛京師也云周之衛服誼取諸此者此綏服之邶其王城遠近之數適同周之衛服故名蕃衛服之邶周禮男服外乚五百里曰采服其邶當其衛服衛服之外乚五百里曰衛服當其之外曰衛服上云侯服之邶當周之男服則此綏服之邶當周之采服外又乚五百里曰衛服其邶當其衛服矣云在三千里之內者此綏服之外至王城之中央至禹所邶其綏服之外曰衛服四面各三千里是在王城三千里之內也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一遙反蔡素葛反（注）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从之夷四夷也要服以內爲中國其邶在九州之外爲四夷周禮所謂夷服也馬融曰蔡灋也受王者刑灋而已鄭康成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要服于周爲蠻服其邶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好火報反殺色戒反（疏）云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从之者韋昭國語注云要服者要結好信而服之者要服也云夷四夷也者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乚之夷也云要服以內爲中國其邶在九州之外爲四夷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蕃國即要服也此經夷蔡皆在四夷周禮所謂夷服也者職方氏云蠻服之外曰夷服此服當周之夷服故云周禮所謂夷服也馬注見夏本紀注者其邶適與此要服之邶在九州之外是四夷周禮有夷服其夷服與此正義及詩引以證此經之夷爲四夷也職方氏云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要服云甸服之外每五百里而各有朝貢之歲而其貢物之九州之外夷服要服以外皆以其貢之故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所以云王者中國者外國之人也其殺之賦于服要服于周爲蠻服其邶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者夷服在四千里之內甸服之外每面各四千里是在王城四千里之內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注）馬融曰荒忽也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拒去不禁流者流行无城郭常凥鄭康成曰蠻者聽从其俗羈縻其人爾故云蠻蠻之言緡也荒服于周爲鎮服其邶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蕃方袁反古稷反民皮反緡亡巾反音同鄭而誼則不同（疏）馬注見夏本紀注云荒忽也者荒服云荒忽常之言與馬意同也云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拒去不禁者國語韋昭注云荒服者言其荒遠人也云流者流行无城郭常凥者云流者流行无定凥也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曰流云流謂流行无定所也此經蠻之外曰流鄭君解之爲夷狄流移且引此經以證之詩正義云蠻之言緡也者晉書地理志云鄭注見正義及詩韓奕正義漢書新注云蠻之言緡也流謂流行无城郭常凥中國志新庭有鄭者古鄭氏今名志云荒服于周爲鎮服鄭君說文緡字讀若緡故讀蠻爲緡緡中則與緡亦不絕通之說文言云蠻者絕也不絕也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从虫緡聲鄭君讀蠻爲緡而云蠻服當周之鎮服其邶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蕃服之外曰蕃服周禮職方氏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故云荒服于周爲鎮服其邶當蕃服矣云在五千里之內者要服之外至荒服之中央至王城四面相距爲乚萬里是也五千里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漸子廉反暨其器反訖居乞反被皮寄反（注）鄭康成曰朔北乚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聲謂暨日頒見也言日所照臨之處皆聲教之所及猶中庸言日月所照也東西日所遶繞故以地言之南

北宮南極之下日或不及故以日見爲言也訖讀爲迄迄直行也爾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疋見夷宴反迄宜泛反

雅詁疏鄭注見夏本紀注及正義云朔北南言者釋文是也承作別矣依賈所訓今文相无限言中此言北之不沙流所皆言所至及容驗之迄部云鄭西南見月之爲之中限也亦有者皆云極之處其名也記言至唐之也日聖言晉所照洋皆者日國所至之處以故日見爲言也 [illegible]

禹錫[廟諱]圭告厥成功（注）于是上帝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疏）夏本紀云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史記此文乃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乃錫禹元圭言天錫禹也 [illegible]

甘誓第十八

虞夏書十八　夏書二　尚書四

大戰于甘（注）鄭康成曰天子之兵故曰大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疏）鄭注見正義馬注見夏本紀注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者案漢書地理志扈國在右扶風鄠縣馬君扶風人當審知其處（扈古反）

乃召六卿（注）鄭康成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疏）鄭注見詩棫樸正義及禮記曲禮正義云六卿者六軍之將者以大戰而召故知六卿是軍將也引周禮者夏官敘官文彼云王六軍軍將皆命卿引之以見周之軍將與周制同矣故云三代同矣亦是軍將可知以推此明此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注）鄭康成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卒也（疏）鄭注見正義言六事之人則凡六軍之執事者皆勺之矣故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容軍吏下及士卒也

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注）馬融曰有扈氏似姓之國爲无道者鄭康成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疏）說文邑部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馬注見釋文云有扈似姓之國似詐吏反无當俗通作女傍箸以說文 [illegible] 鄭注見正義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 [illegible] 人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illegible] 三正爲天地人之正 [illegible]

天用剿絶其命（注）剿亦絶也（疏）說文刀部云剿絶也 [illegible]

今予維龔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女不龔命右不攻于右女不龔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龔命（注）鄭康成曰左車左右車右聲謂攻猶治也御使馬也政正也左右不治其職御者非馬之是正皆是不敬龔上命也

（疏）鄭注見夏本紀集解云左車左右車右者 [illegible] 左傳成二年齊侯戰于鞌 [illegible] 車右 [illegible] 攻治也說文支部云攻 [illegible]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注）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賞于祖告分之均也戮于社告聽之中也

（疏）周禮小宗伯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鄭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 [illegible] 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illegible]

予則孥戮女（注）孥或爲奴當从奴謂有辠而沒爲奴也或奴或戮視其所犯（疏）[illegible] 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 [illegible]

五子之歌第十九

（注）孔氏逸書十四今亾

虞夏書十九　夏書三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名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天用弗式（注）[illegible] 啓子五觀也大康弟溢讀爲泆莧說也湛濁沈湎也言飲酒无度渝讀當爲輸轉輸饋食于野言游田无度也萬舞午舞也大當爲天字之誤

（疏）墨子非樂篇引此文云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天用弗式 [illegible]

胤征第二十

（注）孔氏逸書十五

虞夏書二十　夏書四

皇清經解卷三之三十六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商書一

帝告第二十一〔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施章乃服明上下〔疏〕尚書大傳引帝告文如此

釐沃第二十二〔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

湯征第二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

葛伯仇餉仇其依反餉式尚反〔注〕趙岐曰葛夏諸侯嬴姓之國聲謂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疏〕此引見孟子滕文公篇未偁書篇名然尋繹孟子上下文與湯征敘相應則所引自是湯征文明矣故錄之于此下條仿此注偁趙岐曰者孟子注也云葛夏諸侯嬴姓之國者說文女部云嬴帝少昊之姓然則葛為少昊之後也云仇餉謂葛伯殺餉者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湯一征自葛始〔疏〕此引見孟子梁惠王篇彼文于此下云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案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故止節取此二語不敢為下采也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皆非尚書之文也

奚我后后來其蘇〔疏〕此亦孟子引書之文見梁惠王篇又滕文公篇引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雖與此異亦非二文不兩采也注趙岐曰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已〔疏〕見孟子注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維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无有攸赦〔疏〕史記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云云作湯征是采湯征文也云无有攸赦作湯征據此則湯征其文也未明言皆史記之文其篇尚書孔氏書亡而此文多馬遷所引而于其中但引孔氏古文其所以為湯征文者也尚書亡而尚書篇多不見于孔氏書之所以存者也史記所引孔書篇則其篇在矣古文必當為尚書作者之文也

女鳩第二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四

女房第二十五〔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五

夏社第二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六

疑至第二十七〔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七

臣扈第二十八〔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八

湯誓第二十九

商書九　尚書五

王曰假爾眾庶悉聽朕言〔注〕假來悉盡也〔疏〕假來釋言文今爾雅假作格悉盡釋詁文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台弋之反〔注〕馬融曰台我也聲謂稱舉也〔疏〕馬注見史記殷本紀注台我釋詁文稱舉也釋言文說文冓部云稱并舉也偁字通

有夏多辠天命殛之殛紀力反〔注〕殛誅〔疏〕殛誅釋言文

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夏舍式者反政孔傳本作正茲从史記〔注〕我后謂桀也恤憂也嗇事農事也割剝也民苦桀之虐政而興怨言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農事而為割剝之虐政夏衍字也〔疏〕言我眾不恤則是暴君故云我后謂桀也恤憂釋詁文說文嗇部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臧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是嗇事為農事也割剝也云夏衍字者包以改商為夏謂此也史記作割夏之割亦本作割正字但作是孔傳既不解夏字則古文尚書本亦無夏字也史記作夏而增之為夏政疑後人所增故不從是孔傳非但作割夏之政字既不解而久不流傳又據此割夏而誤入之後人乃以字解因以為割夏之政而加夏字耳故鄭據本字為說湯誓俗本作割夏予謂此不宜有夏也

聞女眾言夏氏有辠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注〕氏曰有夏故曰夏氏上帝天也言畏天命不敢不正夏之辠〔疏〕夏者禹有天下之號今云夏氏者周語曰有夏雖衰是則夏氏之稱見于天下故曰夏氏有辠也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是其為世號實夏郎之后氏也故

今女其曰夏辠其如台台弋之反〔注〕如台猶奈何也夏辠其奈何哉號呼无告之甚也〔疏〕如台猶奈何者史記作奈何台乃其字故云如台猶奈何也史記作有夏之辠其奈何云云

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率所律反〔注〕馬融曰遏止也聲謂言桀所為率皆遏止眾力率皆割剝夏邑之事即上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也〔疏〕馬注見史記注此釋詁文所謂舍我嗇事而割夏邑

有眾率怠弗協〔注〕馬融曰眾民相率怠惰不和同〔疏〕馬注見殷本紀注說文協部云協眾之同和也从劦从十叶或从口是叶為協之或體弗叶為不和同

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曷何葛反〔注〕曷何也鄭康成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女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聲謂此是民之詞也桀自比于日民即假日以譏桀言是日何時喪予我寧與女皆亡甚欲桀之亡也予者民自予也及與也女女日也〔疏〕云曷何也者古字多假借或以害為曷詩葛覃云害澣害否毛傳云害何也是其義也云桀自比于日者尚書大傳云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鄭注所據以為說也此言自比于日以脅恐下民也皆以鄭之說而从之云此是民之詞者案上文言民苦桀之虐而怨故云此是民之詞且於下文夏德若茲其言可知也云予者民自予也者孟子梁惠王篇引此經而說之曰民欲與之偕亡者則以此為民之詞也及與也女女日也亦承上文云云女日則女女日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注〕茲此也夏凶德若此今我必往征之〔疏〕茲此釋詁文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賚力代反〔注〕尚庶幾也鄭康成曰賚賜也〔疏〕釋言云庶幾尚也鄭注見殷本紀集解賚賜也釋詁文

爾毋不信朕不食言〔注〕食偽也〔疏〕食偽也者釋詁文孔傳云食盡其言偽不實是以食為偽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帑戮女無有攸赦帑奴本作孥从史記〔注〕鄭康成曰大辠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槀聲謂此帑亦當為奴亦謂當身有辠而沒為奴非子孫從坐也〔疏〕鄭注見正義云反卒式奴反帑周禮秋官司厲職文司厲者男女同名奴亦謂身有辠而从坐也故云此帑為奴以為罪隸舂槀者从坐入官者是以鄭司農注周禮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聲以誓帑字鄭仲師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故鄭之言亦為奴非子孫也則此帑亦當為奴謂當身有辠而沒為奴也云古文帑作奴則此孥字亦奴之省文亦鄭仲師所謂奴者也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孔安國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聲謂皇皇后帝或作上天后〔疏〕自此以下至寡在朕躬墨子兼愛篇引見論語堯曰篇孔注其引論語者蓋以論語集解所載孔安國注以為此伐桀告天之文故今采之知是湯誓之文者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也云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者皆孔注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者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案墨子所引乃湯禱雨之文非伐桀之詞孔氏不知而以為伐桀告天其說非也然而孔氏以此為湯誓之文亦必有所據故今采之以其詞與此經相似也而仍疑其非伐桀之時所告天者也前二十篇告天以下語辭讀者當以尚書為正論語所載孔氏注云云今所采者但以為此篇之文而已若其說之是非則自有孔氏之書在也孔穎達亦云此伐桀告天之文也今案其文云云蓋即墨子所引湯誓也又云古文作上天后皇皇后帝或作上天后帝是其本古文之或體也

有辠不敢赦(注)包咸曰順天奉法有辠者不敢擅赦(疏)墨子所引此句上有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辠于上下十七字似禱于桑林之詞不似爲伐桀而告者論語无是語茲故不錄也注偁包咸曰者亦論語注也其注今亦亡此條亦采自何晏集解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爲諸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著論語章句事詳後漢書儒林列傳帝臣不蔽(注)或作有善不敢蔽在有辠不敢赦之上(疏)墨子引云有善不敢蔽有辠不敢赦注據其文爲說簡在帝心(注)簡閱也鄭康成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疏)簡閱廣疋文也桓六年左傳云大閱簡車馬也是簡閱同誼也注偁鄭康成曰亦論語注也今其注亦亡何晏集解閒亦采之此條則見僞湯誥正義云于簡閱其善惡者善謂帝臣惡謂有辠此句總承上二句也朕躬有辠無以萬方萬方有辠在朕躬今本論語萬方有辠下重出辠字漢石經本不重茲从漢石經(注)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辠我身之過聲謂朕躬或爲余一人方或爲夫與云茹反(疏)注孔安國曰亦論語注也聲謂朕躬或爲余一人方或爲夫者國語周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无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是也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辠无及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然則此文又是禱于桑林之詞與墨子曰今天大旱云云正合而內史過引偁湯誓似有可疑蓋伐桀與旱禱皆告于天告天則必皆有自責之詞其詞不妨適同无足怪也且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湯誓當亦具在過爲內史固習見之其所偁引大可信矣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凡所采逸文采非一處其文或不相聯屬皆節取空一格(注)勠力并力也(疏)墨子尚賢篇引此偁湯誓僞作者節寫此文以入湯誥謬矣注云勠力并力也者說文力部文

中蘬之誥弟三十 中道衆反蘬呼鬼反假借字也今作虺(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 矯九夭反(注)用无爲有謂之矯或抗布命二字并也式用也增讀當爲憎憎惡也帝式是增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是用爽厥師或作龔喪厥師或作用闕師爽當爲喪聲之誤也師衆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衆 惡烏路反喪色宕反(疏)墨子非命篇凡三引仲虺之告而字或互異茲擇取其誼長者錄之而存其異文于注墨子說此經云彼用无爲有故謂之矯若有而爲有夫豈謂矯哉故注云用无爲有謂之矯云或抗布命二字非也者墨子引此文凡三引其一引无布命二字據文誼當有之故謂无者抗落抗落者非也但此未必是墨子之誤自是後人寫墨子者誤抗之爾式用釋言文云增讀當爲憎者孟子盡心下篇云士憎茲多口趙岐注云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是解憎爲增多之增則增憎字通矣此文據墨子所引或作增或作惡則增當爲憎惡之誼故讀从憎也憎惡說文心部文云帝式是增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者據墨子所引之異也帝伐之惡似不詞故云伐之字誤當从式是云用爽厥師或作龔喪厥師或作用闕師者亦墨子所引有異也云爽當爲喪聲之誤也者爽喪聲相近古者或以爽爲喪若國語周語云晉侯爽二韋昭注云爽當爲喪此文據墨子一引作爽一引作喪喪師言失衆若文王之詩所云殷之未喪師之誼也師衆釋詁文

諸侯自爲㝵師者王㝵友者霸㝵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王于況反又如字霸百駕反(注)㝵取也或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疏)荀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者云中蘬卽仲虺古段借字也然則所偁中蘬之言是此仲虺之誥文矣注云㝵取也者說文見部文㝵字今通作得案說文彳部得字重文作㝵而見部別有㝵字訓爲取此經之言實爲取師取友之誼故字作㝵也偁或曰者呂氏春秋驕恣篇偁李悝諫魏文侯述楚莊王言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云云荀子偁吳起呂氏言李悝傳聞異爾實并爾事所偁仲虺之言大同小異姑錄荀子文爲經而存呂氏所偁于注亂者取之亡者侮之(疏)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襄三十年鄭子皮引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兩引仲虺之言惟道字利字爲異餘悉同則似所引者仲虺之誥文也尋繹其詞指國之道謂謀國之道國之利謂國家之利意若不同然則推亡固存二語又似申說之意非仲虺之誥文惟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乃是誥文與疑不能決宜曰取不備勿務多而濫入也又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蓋擥括斯語非異文也茲不重錄

湯誥弟三十一(注)孔氏逸書十六今在史記

商書十一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咎繇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以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蚩赤之反(注)殖長也后有立謂後世子孫有立國也后讀與後同立或爲土予賜也有狀言蚩尤辠有狀也勉當爲勖 長中賞反許六反(疏)史記殷本紀載此文其前言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其後言以合諸侯則此文是湯誥之文无疑矣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有湯誥篇史記此文亦是从安國問得而采入者案孔氏古文其本亡逸焉注云殖長也者國語鄭語云周棄能播殖茲取以補昭注云殖長也云后讀與後同者禮記大學篇知止而后有定云云文物格后知至云云諸后字皆作後解是古以后爲後此文后有立誼亦然也云立或爲土者據徐廣史記音義云一作土予賜釋詁文云勉當爲勖者勖之言勉也史記輒以詁訓代經文故作勉字在尚書必實爲勖者以周本紀錄牧誓文凡勖字皆作勉推之可知也

咸有壹德弟三十二(注)孔氏逸書十七今亡

商書十二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鄭康成曰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疏)此文引見禮記緇衣篇偁尹吉曰鄭君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敘以爲咸有壹德今亡案鄭君言今亡則鄭君不及見此篇矣知所偁尹吉卽是咸有壹德者以尚書篇目无尹吉而有咸有壹德又此文有咸有壹德之語乃其篇名所取誼也則是咸有壹德明矣注偁鄭康成曰者卽采禮記緇衣注也咸皆釋詁文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相息亮反(注)鄭康成曰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蘁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 蘁魚列反(疏)此經亦引見禮記緇衣[illegible]尹誥也然則此條與上條同篇亦是咸有壹德文矣故乃僞孔氏以上條入咸有壹德此條入太甲篇顯與禮記違倍且禮記先引太甲曰天作蘁云云下乃別稱尹吉曰尹躬之天見云云則此文非太甲文明甚而唐宋諸人猶不知僞作者之謬異哉注偁鄭康成曰亦緇衣篇注也忠信爲周國語魯語文釋詁云相助勴也則相助同誼臣所以輔助君者故云相助也謂臣也據經言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似謂伊尹先時仕夏鄭必云尹之先祖見夏之先者據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伊尹仕桀之初已在湯時桀以无道亡國不得云自周有終經言自周有終自是謂夏之先世伊尹所不及見故以爲尹之先祖也云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蘁者禮記引此文承所引太甲天作蘁云云之下鄭君冢所引太甲文而爲言故云然爾其在尚書則此文上下云何既不可知不必如所云也云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此在放桀之後自然就湯矣惠先生曰鄭以尹誥爲咸有壹德孔氏逸書十六篇之一漢時書敘咸有壹德次于湯誥故鄭以爲古文以伊尹告故云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孔穎達用爲伊尹告湯之詞非是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此亳鄭所都處言夏邑在亳西解經所以偁西邑夏也禮記正義云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陽城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湯都偃師爲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典寶弟三十三(注)孔氏逸書十八今亡

商書十三

明尻弟三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四

伊訓弟三十五(注)孔氏逸書十九今亡

商書十五

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亡明(注)太甲太丁之子湯之適孫也元年者喪畢之元年十有二月者除喪之後月誕大也資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牧諸侯也亡明者上下四亡神明之象覲禮曰亡明者木也亡四尺設六色東亡青南亡赤西亡白北亡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亡璋西亡琥北亡璜東亡圭然則亡明卽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卽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于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達之以祀亡明也 適丁歷反與羊茹反見[illegible](疏)劉歆三統麻引伊訓文如此而爲之說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並見漢書律麻志歆字子駿劉向少子也歆移太常書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家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于祕府漢書歆傳云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又云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是則歆親見孔氏古文

孔氏古文實有伊訓篇歟引其文實可據信而其解說則大謬也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然則太甲元年湯與外丙之服皆除之久矣況太丁之叔又在其前乎歆言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誕妄甚矣歆欲傅會此文乙丑朔爲冬至因據周禮有冬至祭于圜丘之文禮記有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之文遂牽合于此以爲喪中越紼之祭率意直言不計及喪服无過三年者并不計商制除喪卽位元年已非喪中矣歆說盡非則以乙丑朔爲冬至又惡可信乎蓋商正建丑則十二月建子冬至誠在是月要不必在朔月也故聲不用歆說而自爲之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適孫也者史記殷本紀云帝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論語憲問篇子張引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以問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又孟子萬章篇言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皆在喪畢之後然則踰年卽位改元乃周制爾殷以前則俟喪終而卽位改元也故云元年者喪畢之元年鄭箋商頌元鳥箋云古者君喪三年既畢而禘于其廟是則喪終乃吉禘也春秋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蓋莊公以八月薨于時未再期也故左氏云速也公羊云譏始不三年也穀梁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祭必于喪終之後此十二月朔祀于先王則太甲必以十一月除喪矣故云十二月者除喪之後月誕大釋詁文云資讀當爲咨十有二牧之咨者咨十有二牧堯典文也六書假借之法依聲託事資咨皆以次爲聲聲同則可假借也堯典舜卽眞而咨詢岳牧此太甲卽位而資有牧其事正同故讀資从彼文咨也云牧諸侯也者禮記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諸侯謂之牧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者鄭君注覲禮云然也覲禮者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儀禮十七篇之弟十篇也其文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云云鄭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據此則方明者卽今文家所說堯典六宗所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發化實一而名六者故云然則方明卽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云太甲除喪卽位以月朔行吉禘之禮者鄭君箋詩敘云古者君喪三年旣畢而禘于其廟此太甲元年是除喪卽位之年則祀于先王是吉禘矣云宗祀成湯于明堂以配上帝者孝經聖治章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殷人祖契而宗湯商家宗祀成湯之禮當與周家宗祀文王之禮同也云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者惠先生明堂大道錄云配天之祭百王與食多士偁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是其證也據此則外丙仲壬皆爲王自然與食太丁則太甲之父湯之家適元子雖未爲王不應獨遺故知亦從而與享也云祀畢乃見諸侯者蓋嗣王卽位諸侯畢朝國語所謂終王也于時羣牧爲朝嗣王而來因而助祭于明堂祭畢乃見之也云遂率之以祀方明者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乃後云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是旣朝覲而率諸侯以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而類于上帝又禋于六宗茲太甲卽位而祀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卽六宗則此祀禮同于堯典劉歆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亳步各反）〔注〕趙岐曰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聲謂朕伊尹自謂也言天誅罰桀造作攻伐者從牧宮起禁桀自取之我始與先王謀之于亳遂順天而誅之〔疏〕孟子萬章篇引此文偁伊訓曰趙岐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茲幷節取趙氏孟子注而錄之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則未然也詩周頌敘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敘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趙氏注不止于此又有云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辠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于亳遂順天而誅之也案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无以見是述湯言也古人朕字上下通偁安見伊尹不偁朕乎故聲謂朕伊尹自謂也以下遂不用趙氏注而以己意說之

征是三朡（朡子公反）〔注〕三朡蓋國名也朡或爲㚇（㚇子公反）〔疏〕堯典正義云鄭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蓋孔氏古文伊訓鄭君猶及見之故得引其文是可信者茲據以采入案典寶敘云湯遂伐三朡故鄭君引此文以證也注云三朡蓋國名也者據典寶敘言伐此言征則三朡自是國名矣但鄭注无聞僞孔傳又未敢信姑云蓋以疑之云朡或爲㚇者史記錄尚書敘作湯遂伐三㚇

載孚在亳〔注〕孚當爲俘古字省文爾〔疏〕此文亦鄭注典寶敘所引也案典寶敘云俘厥寶玉鄭君必以此載孚在亳謂卽所俘之寶玉故引此文以說故注云孚當爲俘古字省文爾

肆命弟三十六〔注〕孔氏逸書二十今亡

商書十六

徂后弟三十七〔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七

太甲上弟三十八〔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八

太甲中弟三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十九

太甲下弟四十〔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

民非后无耐胥以宓后非民无以辟四方（辟必亦反）〔注〕鄭康成曰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聲謂辟君也〔疏〕禮記表記篇引太甲文如此注偁鄭君曰者卽禮記注也胥相辟君並釋詁文辟四方謂君臨四方鄭注未解故補訓之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覆方目反括古活反）〔注〕鄭康成曰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言女自趣蹷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于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蹷其厥反又居衛反又居月反譓氏年度俗通作顛射辰亦反）〔疏〕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文如此注偁鄭君者亦鄭禮記注也越者隕越故云越之言蹷也厥其釋言文覆者頃覆故訓敗也虞是掌山澤之官周禮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故云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者發動所繇故以爲弩牙易屯六三云君子機不如舍鄭君注彼文亦云機弩牙也

天作蠥猶可違自作蠥不可活（蠥牛列反或作孼音同字別）〔注〕趙岐曰言天之祓蠥尙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蠥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逭鄭康成曰逭逃也（祓乙驕反雊工豆反逭乎奐反）〔疏〕孟子公孫丑及離婁兩引太甲文皆如此注偁趙岐曰者公孫丑篇注也云高宗雊雉者經云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史記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于君雖然可逡于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逡就焉不祥子韋曰可逡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宓獨死子韋曰可逡于歲公曰歲害則民飢民飢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從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于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无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于河渭之閒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逭者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蠥可違也自作蠥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指无殊惟逭之與活逭訓不同故特標出之于注偁鄭康成曰者卽緇衣注也逭逃釋言文

顧諟天之明命（諟上只反）〔注〕鄭康成曰顧念也諟猶正也〔疏〕禮記大學篇引太甲文如此鄭注卽大學注也顧有眷念之意故云顧念也說文言部云諟理也理則必正故云諟猶正也言顧念奉正天之明命

沃丁弟四十一〔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一

咸乂一弟四十二〔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二

咸乂二弟四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三

咸乂三弟四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四

咸乂四弟四十五〔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五

伊陟弟四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疏〕據史記殷本紀此篇當爲太戊實未有伊陟篇目詳敘疏

商書二十六

原命弟四十七〔注〕孔氏逸書二十一今亡

商書二十七

中丁弟四十八（中直仲反）〔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八

河亶甲弟四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二十九

祖乙弟五十〔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

般庚上弟五十一（般步干反）〔注〕鄭康成曰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疏〕

注見正義案上篇經云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是般庚之言也其下云予命眾悉至于廷則是般庚傳王命其下王若曰云云並是般庚述王言也故鄭君以此篇爲般庚爲臣時事也故鄭君于此篇敘注云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

商書三十一　尙書六

般庚栖于殷〔注〕鄭康成曰般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聲謂栖徙也〔疏〕鄭注見正義云般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者案史記三代世表殷自湯至般庚凡十九王其閒兄弟相及者多若除去傍支不數止數父子嫡派世系則湯至般庚凡十世也湯一世太丁二世太甲三世太康四世太戊五世河亶甲六世祖乙七世祖辛八世祖丁九世般庚十世矣祖乙之子祖辛孫祖丁則般庚乃其曾孫矣必冢祖乙言之者承前祖乙篇目而下也栖古文遷字从手西栖徙釋詁文䙴不適有居〔注〕適往也居謂殷〔疏〕適往釋詁文敘言將治亳殷民咨胥怨則民所不欲適者殷也故云居謂殷率籲眾戚出矢言籲羊灼反戚僞孔本作感茲从說文所引〔注〕籲呼戚近矢誓也或曰矢古誓字民不樂徙由羣臣胥動浮言之故故呼眾近君之人出誓言以曉之樂力各反〔疏〕籲呼說文頁部文行葦詩云戚戚兄弟毛傳云戚戚內相親也則戚之誼爲親近故云戚近矢誓釋言文云或曰矢古誓字者周易晉六五云矢得勿恤虞翻注云矢古誓字云民不樂徙由羣臣胥動浮言之故者下文云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是羣臣以浮言恐動下民也民之不欲徙由是故爾曰我王來无爰宅于茲重我民无盡鎦鎦力求反僞孔本作劉說文金部有鎦无劉鎦訓殺也然則字當作鎦〔注〕我王祖乙也爰于宅凥也茲此也謂耿也重厚鎦殺也言我王來居于此有善政以厚民生雖有水患不害于民无盡殺也〔疏〕般庚自耿遷殷于時未遷則猶在耿而言爰宅于茲則是謂祖乙去相居耿故云我王祖乙也爰于釋詁文宅居釋言文茲此亦釋詁文重厚說文重部文鎦殺金部文也敘云祖乙圮于耿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然則祖乙賢君國圮于水而能不徙必有以爲民累災致患不至爲水所害故云有善政以厚民生雖有水患不害于民无盡殺也不耐胥匡以生卜叶曰其如台匡去王反叶今聚反台亦之反〔注〕胥相匡救也稽卜以問疑也言今民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埶不可不栖矣于是叶之于卜曰其奈何哉如台猶奈何蓋問龜詞也周禮國大栖則貞龜埶式制反〔疏〕胥相釋詁文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匡救其災孝經事君章云匡救其惡故云匡救也云叶卜以問疑也者說文卜部文云蕩析離居者下篇文也湯誓云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云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云今王其如台史記三篇皆作其奈何故云如台猶奈何則是商問之詞故云蓋問龜詞也引周禮者春官大卜職文言貞龜者問正曰貞先正龜于卜位乃從問爲說文卜部云貞卜問也是引之以證栖國必正貞龜而問也先王有服窓謹天命茲猶不常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窓去各反寍[illegible]〔注〕服事窓敬寍安也邑邦皆國也馬融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囂五刀反與敖通〔疏〕服事窓敬寍安並釋詁文說文邑部云邑國也又云邦國也故云邑邦皆國也馬注見釋文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書五邦與五栖不同五栖謂般庚五栖都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各一栖并般庚一爲五栖[illegible]殷也正義謂鄭王皆數商邱亳囂相耿爲五邦是與馬同僞孔解五邦爲五徙國數都除去商邱而數五栖殷爲五案經无言五栖邦安得以救之五栖相蒙混且曰于今五邦是據今以前也時未栖殷安得數殷爲五邦謬說猾經不可从也今不承于古网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斷多管反古文絕字从斤从㡭矧式忍反〔注〕古謂先王也网无矧況克能烈業也先王窓謹天命猶不常寍今不承先王之事是不知天之斷絕我命況曰其能從先王之業乎〔疏〕上言先王窓謹天命此承上而言今不承于古則是謂不承先王之事故云古謂先王也网无矧況克能並釋言文烈業釋詁文也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顛多年反櫱通作㦤由亦周反櫱牛葛反正義本作由櫱茲从說文所引紹時召反〔注〕顛木仆木也由木生條也櫱伐木餘也永長紹繼綏安也言往栖于殷如仆木斬伐之餘更生枝條是天引長我命于此新邑庶幾繼復先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乎〔疏〕云顛木仆木也者說文木部文云由木生條也者亦木部文云櫱伐木餘也者亦木部文永長紹繼綏安並釋詁文般庚斆于民繇乃在位斆胡孝反〔注〕斆覺悟也般庚覺悟于民謀乃在位之臣以致之故下文斆其毋敢伏小人之箴箴之壬反〔疏〕云斆覺悟也者說文教部文云繇乃在位之臣以致之者覺悟于民不能家諭而戶說之必使羣臣致之民而曉告之周禮有小司寇致萬民而恂之事以常舊服正灋度灋方乏反今省作法〔注〕以用也舊服故事謂恂眾庶之事也用有常之故事正其灋度恂相匀反〔疏〕以用說文巳部文舊服故事謂恂眾庶之事者周禮鄉大夫職云大詢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有大事必恂眾庶[illegible]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廷廷正義本作庭茲从隸古定本〔注〕馬融曰箴諫也鄭康成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恂焉故刺以毋伏之聲謂王命陽甲之命悉也廷外朝也般庚傳王命宣眾悉至外朝將恂之也侈尺氏反屬之蜀反朝直遙反〔疏〕馬注見釋文箴是箴規猶治病之箴砭故訓諫也鄭注見正義云奢侈之俗者鄭于此篇敘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謂祖乙之後般庚之前于時般道中衰奢侈戾俗也云今將屬民而恂焉者屬眾也恂謀也經言王命眾悉王于廷是以王命命羣臣屬民也聲謂王命陽甲之命者鄭君以此上篇爲般庚爲臣時事又鄭注此篇敘云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般庚爲陽甲之臣則所偁王命是陽甲之命矣悉壹釋詁文云廷外朝也者說文廴部云廷朝中也蓋朝中无屋故謂之廷茲必以爲外朝者據周制天子三朝路門內爲燕朝是內朝也路門外應門內爲治朝是正朝也應門外皋門內是爲外朝商之朝門其名未闕其制當如周益亦三門三朝矣周禮小司寇致萬民而恂是外朝之政蓋治朝以內非庶民所得入也茲命眾悉至于廷則廷是外朝矣云般庚傳王命者于是才傳命爾眾則未至其恂眾庶之事乃在中篇此下偁王若曰以訖篇末仍是告在位之臣之言也王若曰假女眾予告女訓〔注〕假來也此以下般庚述王言也〔疏〕假來釋言文云此以下般庚述王言也者謂自此以下盡此篇皆是般庚述王言也欲見是時般庚尚爲臣此所謂王非般庚也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偁王若曰也女猷黜乃心毋奡从康猷字奡字正義本皆改从俗茲从隸古定本〔注〕奡嫚康安也女其黜去女之奡心毋奡嫚而懷安也去丘呂反[illegible]〔疏〕奡嫚說文夰部文康安釋詁文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譒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网有逸言民用丕變譒百貨反正義本作播說文引作譒隸古定本同茲从之匿奴力反指中雉反俗譌作指別矣〔注〕圖謀譒敷匿隱指意丕大欽敬逸過也先王謀任舊人共治其政王敷告之以所當爲舊人修明之不隱匿其指意王用是大敬之言君臣一德一心也是故令行于下无有過言民用是大變从化〔疏〕圖謀釋詁文譒敷說文言部文說文ㄴ部文ㄴ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則ㄴ即隱字匿同誼故云匿隱指意說文心部文丕大欽敬並釋詁文逸過釋言文也僞孔傳云王布人以所修之政則以修字上屬爲句今云舊人修明之則讀修字則爲一句不从僞孔讀者據說文言部引此文王譒告之不聯引修字則可知漢經師讀告之絕句茲从之今女懖懖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懖古活反正義本作聒說文引作懖茲从之隸古定本作𪐎𪐎古文懖字信依注式人反膚方毋反〔注〕馬融曰懖懖拒善自用之意聲謂起造言也信讀當爲引而信之之信信申說也造爲險詖膚浮之語而申說之无已所謂胥動以浮言也訟爭辨也詖彼寄反辨皮演反〔疏〕馬注見釋文案[illegible]皐人相與訟也故云訟爭辨也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惕天林反〔注〕荒廢也茲德君臣一德也惕敬愳也言先王與舊人一德今予與女不能然非予自廢此德也惟女秉含惡德不敬懼我一人愳古文懼〔疏〕詩云好樂无荒鄭箋云荒廢亂也故云荒廢也承上先王舊人而言故知茲德謂君臣一德謂先王與舊人然也說文心部云愓敬也鄭君注周易乾九三云愓愳也故云愓敬愳也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古玩反拙之說反唐本改作拙茲从說文作拙隸古定本亦作拙〔注〕觀讀如司爟之爟鄭俗名湯熱爲觀觀火猶言熱火也拙火不光也拙謀言无赫赫之威也作使也言我譬若熱火我亦拙其光无明威以威女使女縱逸不从合也爟古玩反拙之律反〔疏〕周禮夏官有司爟鄭注云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鄭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然則鄭君以此經云觀與司爟之爟同誼爲熱茲讀觀爲爟訓爲熱用鄭誼也云拙火不光也者說文火部文但今本說文誤拙作火不先也及其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也茲據以爲正案說文拙从火出聲讀若巧拙之拙唐衞包改拙爲拙非也云拙謀言无赫赫之威也者不先火不光則无明威故解拙謀爲无明威也周禮司士職云作六軍之士執披鄭注云作謂使之也故云作使也若网在綱有條而不紊紊亡運反〔注〕綱网紘所以張网者紊亂也言臣下

之从違惟在乎上上振其威則下从令而不褻嫚若网在乎綱綱舉則有條理而不亂紘戶萌反 疏 棫樸詩云綱紀四方鄭箋云以网罟諭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彼正義引說文云綱网紘也故云網紘所以張网者案今本說文糸部云綱維紘繩也與詩正義所引不同詩正義所引乃是古本當从之也紊亂說文糸部文上言予亦惀謀作乃逸謂上无威致使臣下驕逸不从上令此承上而設論則若网在綱喻臣下之从違惟在乎上也故云上振其威則下从令而不褻嫚若网在乎綱綱舉則有條理而不亂言褻嫚者本上文學褻从隶之言也若農及田力嗇乃亦有㯮及房牧反今通作服嗇正義本作穡蓏从漢書成帝詔所引 注 及治也言穡則永安若農夫治田屬其呂力乃有秋收 疏 及治說文又部文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引曰書不云乎及田力嗇乃亦有秌應劭注云農夫及田屬其膂力乃有秌收也此采以爲注呂膂古今字也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 注 慶古文婚丕讀曰不言女能黜去女褻嫚从康之心施實德于民以至于婚姻僚友俾得捿于樂土不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乎樂抑各反 疏 云慶古文婚者說文女部文云丕讀曰不者古字不丕通召誥丕能諴于小民說文言部引作不能諴于小民是丕不字通也故金縢丕子之責鄭注讀丕爲不不此經丕字若依本誼訓大則大乃敢大言詞甚矣韓詩譾爲不不爲允悉云女能黜去女褻嫚从康之心者前文云女黜乃心毋褻从康則乃心是褻嫚从康之心此言乃心即前文所云黜乃心也故以爲褻嫚从康之心也云俾得捿于樂土者羣臣方以浮言恐衆豈能有德施于民經言施實德于民止謂其毋以浮言相惼使民被而得所即爲實德矣故注云然予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爾隸古定本作邇非也嬾說詩下數米引自安不敢作勞不及田畝粵其网有黍稷及 注 戎大毒害邇近也女不畏大害徒計校于遠近而憚插徒之勞如忘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勉作勞者不治田畝于後卒无有所獲鄭康成曰敵勉也 疏 戎大釋詁文說文屮部云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屮毒聲故云毒害釋詁文邇近也儀禮燕禮云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鄭注云爾近也則爾邇音誼同故云爾近也云女不畏大害徒計校于遠近者讀毒字絕之以于遠爾三字別作一句也傳言不畏大害于遠近不可爲訓故疑其讀鄭注見正義釋詁云敵彊也彊者謂奮勉自彊故鄭君云敵勉也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𥛚與禍同正義本作禍茲从隸古定本 注 吉善也百姓謂民也災害也女不以善言和諭百姓惟女自生毒害女爲此敗禍姦宄以自害于其身 疏 吉善說文口部文堯典采章百姓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及此下篇告臣百姓于朕志皆謂羣臣爲百姓茲云百姓謂民者蓋此因羣臣以浮言恐動下民而責其不和吉言于百姓則此百姓是謂民矣毛詩節南山云卒勞百姓亦謂民爲百姓也禮記大學云菑害並至秦刻石繹山文云熸害滅除黔首皆同災故云災害也又說文巛部云巛害也災以爲災籀文亦無取害誼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及先悉薦反恫七紅反 注 奉承恫痛也女无以惡先導于民女承受其痛雖悔何及也今文身爲命 疏 承說文手部文恫痛釋言文云今文身爲命者漢蔡邕所書石經尚書作女悔命何及也石經謂之今文者後漢書蔡邕列傳云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案邕所書即當時博士以課弟子之經故是今文也其碑石久已毀壞宋洪适隸釋隸續錄其殘碑之文尚書有般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㙑誓二十四字鴻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字无逸百二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四字凡五百五十四字此所偁今文即據隸釋所載也後凡言今文某爲某者皆同此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相息羕反憸息廉反正義本作憸說文引作憸隸古定本同茲从之沈直尤反 注 馬融曰相視也憸謂時是也憸疾利口也逸口過言也曷何也曷讀如何恐朱儒之恐謂恐猲也視是利口之人尚相顧畏于箴誨之言𢞫其發有過言況我能生殺女制女短長之命女曾无顧畏乎女藏不利于捿何不以情告我而相動以浮言恐猲沈休于眾民乎今文恐爲敵猲火葛反曾祖麥反休乃歷反俗𣫑作𢨋音誼皆非 疏 馬注見釋文相視時是並釋詁文云憸疾利口也者說文心部文孝經卿大夫章云言滿天下无口過口過謂過言釋言云逸過也則逸口即口過故云逸口過言也曷何說文曰部文云曷讀如何恐朱儒之恐者漢書東方朔傳云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无益于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號泣朔敎曰上即過扣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其交也此謂相恐猲與此經上恐字誼同故引以證其誼且申其是云謂恐獨也恐猲者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賕棄市師古注云猲謂以威力脅人也又公羊僖十四年傳云蓋徐莒脅之何劭公注云是見恐曷而亡恐曷即恐猲也云今文恐爲𢿚者蔡邕石經也𢊁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左傳隱六年及莊十四年兩引商書皆如此无一字異者自是般庚原文如此偁孔氏刪去惡之易也四字又改如爲若也當从左傳所引易亦赦反燎力召反鄉昕善反上文于爾及此文爾字及下文九有違爾隸古定本皆作還說文辵部邇近也从辵爾聲迩古文邇還近也从辵埶聲然則還與邇誼同而聲則異自是爾字不可以還爲邇乃隸古定書作還而茲作爾者據左傳引此文不可鄉邇以例前後爾文皆爲遠邇僞孔書作還非也爾字則古或假借以爲邇字爾雅之誼爲近是以爾爲邇之明證也撲普木反 注 易易長也燎放火也火燎于原不可鄉近猶可撲滅乎言不可撲滅以諭長惡不悛爲禍滋大不可遏止也長中賞反悛七泉反 疏 左傳引此文杜解以爲言惡易長故云易長也用杜誼也云燎放火也者說文火部文云言不可撲滅者亦是漢經師舊說故杜依用之未云見以偁孔書與不大不可遏止也隱六年左傳云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其下即引商書此文云故知此文取諭之意如此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注 靖和也言爾不可遏則惟爾眾自爲不和所致非我有過咎也 疏 靖和晉未蠲說昊天有成命詩之和有是訓也說具國語周語自爲不和正合上文所云不和吉言于百姓僞孔氏訓靖爲謀非也遲任有言曰人維舊器非求舊維新任如今反僞孔本人下有維字茲據蔡邕石經刪之 注 鄭康成曰遲任古之賢史鐘謂引此言者明用人當用舊臣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不然舊則當更新者以諭國邑圮毀當從新邑也今文求爲救假借字也更革行反 疏 鄭注見正義云遲任古之賢史者鄭君當有所據今則无考不能證之案論語季氏篇孔子偁周任有言曰馬融注云周任古之良史此云古之賢史則遲任其即周任與疑不能決不敢質也下文云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則此言人維舊是起下文之意故云勞用人當用舊臣或我不絕爾善云以諭國邑圮毀當從新邑者般庚告誡羣臣欲其從徙則言器非求舊維新是取以諭當徙新邑也云今文求爲救者蔡邕石經作救也云假借字者古人書字有假借用者或无其字而假借若六書之假借令長是也亦或有其字而假借它字者如周書君牙禮記引作君雅及此文以救爲求是也蓋救以求爲聲故借爲求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求爲救是亦以救爲求又堯典旁逑亦爲旁救是又以救爲逑亦以逑救同是求聲故可假借也古我先王臮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僞孔本无不字茲據五經異誼引增 注 臮及皆與也勤勞也我先王與女祖女父相與同其勞逸我不敢輒用非罰罰女 疏 釋詁云及臮與也公羊隱元年傳云會及臮皆與也蓋世俗相承以臮爲臮因而解經典之臮皆爲臮遂不復有臮字即如此經隸古定書作臮唐衞包乃于正義本改臮爲暨案說文暨从旦既聲日頗見也臮从㐺自聲眾詞與也然則臮暨誼訓各異作暨者非故云臮及皆與也勤勞釋詁文云我不敢輒用非罰罰女者非罰謂罰之不當也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選息兖反絕隸古定本作[illegible]是不可識之字也唐本或作掩未知是否許重五經異誼引作予不絕爾善茲从之享喜養反與羨茹反 注 事功曰勞言女祖女父有勞于王室我先王以來世世選錄女祖父之勞故我不絕棄爾善今我大享于先王爾祖從而與享爲周禮曰凡有功者名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周因于殷之禮也傳曰大享烝嘗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 疏 事功曰勞周禮司勳職文引周禮者亦司勳文也鄭注彼文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詞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然則司勳所云正與此經同故云是周因于殷之禮周因于殷禮論語爲政篇文也此傳曰者僞孔氏傳也登聞之大惠先生曰王者之吉禘于春夏謂之大禘行于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吉禘于一也又曰嘗烝是也祭統之大嘗禘之大烝畢之吉禘一也又曰烝嘗書禘本四時之祭因之而有大禘大烝畢大嘗之名也又曰祭莫天子喪畢之吉禘一王終嗣天子即位奉新陟之王升合食于明堂上自郊宗石室傍及羣廟下逮功臣无不與食合數十世之主行配天之禮故謂之大禘然則僞孔傳言大享烝嘗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其說良是故采用之作福作威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注 作福猶言作威也威福之加必當功辠我不敢輒以非罰罰女亦不敢輒以非德賞女勉其效灋祖父之勤勞也當多反 疏 鴻範云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福對言此文作福作威亦對言且云予不敢動用戢非謂天降之災乃是君作之也故云作災猶言作威也上言世選爾勞此言不敢用非德予以見有勞乃有德賞故云勉其效灋祖父之勤勞也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注 鄭康成曰我告女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 疏 鄭謂志志矢也骨族不翦羽謂之志凡矢皆箭重後輕惟志矢軒輖中既夕記曰志矢一乘軒輖中則其行平行政務得其平如射之有志矢也夫房尃反屬之欲反所射[illegible]

仲反度代洛反族子木反又七木反藉[疏]鄭注見正義云張弓卽淺反章之利反乘食孕反輖之柔反也屬矢者古字屬與注遁昭二十一年左傳杜解云注傳矢是有聲謂以下本諸惠先生說也云志志矢也者周禮司弓矢職之八矢柱矢絜矢殺矢鏃矢栝矢茀矢頃矢痺矢鄭注云亞矢族圖軒輖中所謂志也是也云骨族不翦羽謂之志者得器文矢爾雉本作鏃桀說文云鏃利也族矢鏃也則當作族也云凡重皆前重後輕惟志矢軒鑿中者軒謂前鑿謂後中謂前後凡矢皆金族中司括金重于羽故前重志矢骨族骨輕于金殺前後輕重得中鄭注司弓矢職云柱矢絜矢前于重微輕訂矢鏃矢前尤重增矢茀矢前于重又微轅惟矢痺矢前後訂也謂平其輊重也既夕記者義禮士喪禮之下篇既夕篇之記也云志矢一乘軒輖中者記送葬之明器也鄭注彼文云輖肇也則軒輖郎軒鑿故引之以證云軒輖中則其行平者司弓矢職注云恆矢犁矢前後訂其行平也云行政務得其平者周禮太宰職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孟子離婁篇云君子平其政是行政務平也此解志字雖與鄭君注異誼亦精當可備一說

女毋老侮成人毋弱孤有幼各長于氒尻僞孔本作侮老蔡邕石經作翁侮成人唐石經作老侮據鄭注以老爲輕忽之意則作老侮爲是[注]鄭康成曰老弱皆輕忽之意聲謂敕羣臣敬老育幼各長安于其尻尻謂新邑也今文老爲翁弱爲流[疏]鄭注見正義以爲老而侮之以爲弱而孤之故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云尻謂新邑也者欲栖都而言長于厥尻必不謂長于故尻故知謂新邑也云今文老爲翁弱爲流者蔡邕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毋流其下則闕焉

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注]作爲猶謀也勉出女力聽我一人之謀爲毋違令也[疏]作爲釋言文也猶謀釋詁文

无有遠邇用辠伐氒死用德章厥善[注]言遠近一體伐以章善无偏頗[疏]伐厥死謂誅伐之至死僞孔言伐去其死不可解

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予一人是有逸罰[疏]及僞孔本國皆作邦无則字是字茲悉从國語所引[注]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予一人是有過辠引過歸己也[疏]國語周語引此經此注臧善也至罰猶辠也用國語韋昭注也其下則稍改潤之臧善釋詁文逸過釋言文罰猶辠也姑从韋說

凡爾眾其惟致告[注]爾眾其致我告于下使咸知之自今至于後日各龔爾事齊乃位度爾口[疏]爾口僞孔本作伏口从蔡邕石經龔居容反[注]龔給也度當爲敷敷閉也閉爾口者戒勿浮言也古反[疏]龔給說文共部文云度當爲敷敷閉也者古遁作爾諸作者說作兌之類傍爾僞孔氏言以法度居女口皆是此經度字當亦敷字省去文者如云閉爾口說文乃尢部文當爲敷敷之言閉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注]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惡之[疏]梗令謂不率教也从不言插也

般庚中弟五十二

商書三十二

般庚作[注]鄭康成曰作渡河之具[疏]注見正義云作渡河之舟楫也具者謂造作舟楫也惟

涉河以民栖乃話民之弗達誕告用亶其有眾[疏]涉今省作涉戶快反誕突旱反亶多[注]話會合也誕大亶誠也會合民之不達敎者而大告之用誠以孚其有眾亶或爲單但反[疏]單多云話會合也者說文言部云話合會善言也从言舌聲譮籀文話从言會是話有會合之誼誕大亶誠並釋詁文云亶或爲單者據釋文云馬本作單

咸造勿褻在王廷[疏]廷依注所律反廷字从隸定本唐衞包改作庭非[注]馬融曰造爲也聲謂造猶建也雜帛爲勿州里所建以趨民者褻當爲逹聲之誤也將大告眾民州里之長皆建勿以致民逹之以來在王廷也[疏]馬注見釋文造爲釋言文云褻當爲趨者周禮司常職云雜帛爲物又云州里建旟鄉遂建物此同言州里而建勿者以周禮所建乃周制讀若周語之逹非殷制也勿民所以趨民故謂之勿是勿爲趨民之旗建之以召民欲其逹也且以旃爲旗勿建之由書者皆建勿云以勿致民逹之以來在王廷也經言登進爾故云得使前進爾不可爲逵若聲作之誤當爲逹誤作褻遷繇褻進爾聲近

般庚乃登進氒民[注]登進延之使前[疏]王延登進釋詁文也今晉解為招來之人君使前者延登之作

曰明聽朕言毋荒失朕命[注]失讀曰佚[疏]佚古字通云佚讀曰佚者經傳多以失爲佚漢書王莽傳引作佚公羊成二年傳云佚獲也是佚讀爲佚董彼訓失爲佚史記太史公自敘云佚此經失字亦然也故讀失爲佚之言忽也

於戲古我前后网不惟民之承保后胥高[注]讀於戲古文鳥虖於讀如字戲許宜反出作戲音羲嗚呼亦作鳴音烏戲香吳反又虛宜反後皆同此不復出鮮息淺反

鮮以不浮于天時[疏]當至保字絕句保安也言前后无不承安其民也胥象也詩云聿來胥宇高或爲感今文爲高當从高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栖則栖不過于天時也[疏]相息亮反匠別兵反屬之蜀反度代洛反承僞孔傳云先世賢君无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至

之政保字絕句保安也一者保安也詩云聿來胥宇者大雅緜篇文也此經云保字當屬上讀故云保字絕句實上大安一義也詩曰上下而承之者亦引其文以證保安之義也今爲高者蔡邕石經作高鮮別高以晉皇大雅文詩云胥宇以證胥象也云高或爲感者今文之別言今古文異也既小別大山曰鮮者釋山文云詩云度其鮮原者大雅皇矣篇文引之以證鮮爲山也

利用栖女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注]將栖于殷先正其號名故偁

殷也懷安也視古示字我殷家遭天降大虐先王不安其居其所爲示民以利用栖之事足爲後世灋爾民何不念所聞于我先王之事乎[疏]鄭注見盤庚上篇正義云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然則鄭以殷爲號名故注此經云將栖于殷先正其號名故偁殷也懷安釋詁文云視古示字者爾雅古今字云視示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氒舀作視民

先王之事乎[疏]……

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注]俾使喜樂康安共與女使女栖者惟欲樂康安女與女共安也言我遷先王之承安女使女栖者惟樂康安女與女共安非女有過咎比于放流之罰也罰辠有故流之條故云放流之罰也[疏]……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女故以丕从氒志[注]懷安也我順呼女來此新邑亦惟女故之以以丕从氒志[疏]……

今予將試以女栖安定氒國今女不憂朕心之遁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疏]遁困……

[注]朕心之遁困爾爲孔本以女經忱十深反鞠居六反臭尺狩反載代反[注]……謂故都不可居也宣顯白也忱誠鞠窮濟渡也辠猶朽也今我將以爾徙于新邑安定其國今女不以我心之所困爲憂乃皆大不顯白其心敬念以誠感動我爾惟自取窮苦譬若乘舟不渡則朽敗其所載咎其不與己同心自取陷休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迪自怨曷瘳[注]屬連也或有也道也言女誠不連屬于我同謀共濟既臭厥載惟相與沈休不其有生道怨恚何瘳乎[疏]……矣雖自怨恚何瘳乎

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錄其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是或之言有故云或有迪道釋詁文怨恚說文心部文說文疒部云瘉病瘳也瘳疾瘉也故云瘳瘉也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注〕女不謀慮長久以思乃沈休之災是女大勸憂也勸憂猶言兆憂兆憂則憂必及之有今罔後言亾亡无日矣女何得生在地上乎今文誕爲永〔疏〕昭元年左傳云三大夫兆憂憂能无至乎杜預注云開憂兆也勸憂之誼難解故以兆憂相況而明之故云勸憂猶言兆憂兆憂則憂必及之云有今罔後言亾亡无日矣者有今謂止有今日罔後謂无有後日是謂速即于亾亡不復有生日矣故遂言女何生在上蓋人生則在地上亾則復于地下則在上謂在地上故云女何得生在地上乎云今文誕爲永者蔡邕石經作永勸憂也藏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藏屬廢反从艸藏聲俗作不傍著歲非臭依注盻救反倚因綺反迂羽吁反〔注〕藏惡臭也以用自鼻也臭讀爲齅齅以鼻就臭也耳之接于聲鼻之接于臭通謂之聞人或不察于理而信詭說爲正言无有不辨于气而以惡臭爲良美者故以齅藏諭聽言也倚猶掎也迂回也今我命女曹一其心毋聽人之浮言浮言藏惡毋起藏惡而用鼻齅之恐浮言之入掎止女身迂回女心也臭尺救反鼻平昇反齅許救反詭古壘反夏讀若香掎居綺反〔疏〕云藏惡臭也者臭是總名兼美惡言易繫詞云其臭如蘭是言臭之美國語晉語云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呂氏春秋過合篇云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无能與尻者是皆臭之惡者藏是污藏故以爲惡臭也以用說文自部文自鼻也自象鼻形六書之象形字也云臭讀爲齅齅以鼻就臭也者古者或以臭爲齅荀子榮辱篇云臭之而无嗛于鼻嘗之而甘于口臭與嘗對擧則是借臭爲齅也此言以自臭則亦借臭爲齅故讀爲齅云齅以鼻就臭也者說文鼻部文齅从鼻臭是爲以鼻就臭此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者于六書爲指事也云耳之接于聲鼻之接于臭通謂之聞者說文耳部云聞知聲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是耳之接于聲爲聞也史記滑稽列傳云羅襦襟解微聞薌澤是鼻之接于臭亦爲聞也云人或不察于理而信詭說爲正言者孟子萬章篇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此雖非不察于理猶或信詭說爲正言況其不察于理者故采苓詩云人之爲言苟亦无信青蠅詩云豈弟君子无信讒言此皆爲其易信而戒其无信也云无有不辨于氣而以惡臭爲良美者者禮記大學說惡惡之誠者曰如惡惡臭孟子離婁篇云西子蒙不絜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鼻之于臭无有不審者也云故以齅藏諭聽言也者今人以人言不中理者輒比之于尻下出气知此云藏是諭浮言過自齅諭聽言也云倚猶掎也者小弁詩云伐木掎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顛詩正義云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顛牽也然則倚與掎誼相近此解倚爲掎誼乃允帖也說文辵部云迂避也又云避回也故云迂回也賈侍中注襄十四年左傳云從後牽曰掎說文手部云掎偏引也掎是牽引故云掎止女身掎止其身則脅之使不得自由故云迂回女心也予御續乃命于天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注〕御讀爲訝訝迎也畜養也我之以爾栖將迎續女命于天也我豈脅女以威乎用奉養女眾民而已訝五駕反脅許業反〔疏〕云御讀爲訝訝迎也者穀梁成元年傳云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據公羊成二年傳云使跛者訝跛者使眇者訝眇者然則穀梁以御爲訝也又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交鄭注云御當爲訝訝迎也是則……經御字實亦是訝字也訝迎釋詁文畜養

劉熙釋名釋言語誼也虞翻注易大畜象云有臣養象故以畜其德是畜有養誼鄭注小畜卦亦云畜養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襄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皋疾曰曷虐朕民不僞孔本作丕茲从蔡邕石經予不克羞爾用懷女八字作一句然字別爲一句〔注〕羞進襄安陳久也丕乃讀當爲不乃不乃猶言毋乃崇重也我思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栖都遠害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女夫然是我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重降皋疾于我訶問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使安其所乎今文崇爲知遠于愿反樂勃各反夫房尊反訶火何反〔疏〕羞進釋詁文襄經典相承作懷康安誼具上疏釋詁云塵久也孫炎然注云陳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故云陳久也云丕乃讀當爲不乃者丕之言大大乃之云不詞故破丕爲不古字丕不通說具上篇疏矣後凡言丕乃者仿此云不乃猶言毋乃者不與毋誼相近毋乃之詞書傳多有之如論語憲問篇毋乃爲佞乎隱四年左傳毋乃不可乎之屬不乃語氣與之相似汝云猶言也崇重釋詁文上文既言奉養女眾此若言大能進爾安爾則語煩意覆僞孔改不克爲丕克非也當从漢石經作不克爲是不克羞爾用懷爾鄭是失政故云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女夫然是我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夫然稀句正解經之然字爲一字句然之言如是也云訶問者說文言部云詞大言而怒也則訶問謂怒責之今文崇爲知者據蔡邕石經也知謂高后毋乃知之將降皋疾于我誼亦通女萬举乃不生生鼎予一人繇同心先后丕降与女皋疾曰曷不鼎朕幼孫有比鼎正義本作猶字茲从隸古定本与于許反此付与之与俗輒作與乃黨與字音同誼別比平利反〔注〕繇從也幼孫般庚道先王謂已也比下順从也女萬举不求生生之道與我一人相從同心共事先后亦將大降皋疾與女訶責女之不順从乎我〔疏〕說文系部云繇隨從也故云繇從也述先王之言而云朕幼孫則是據先王偁已故云幼孫般庚道先王謂已也云比下順从也者易象傳文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注〕故今爽貳也今女不與我同心是有貳德矣先后其自上下罰于女女无能有解免之道先后靈爽在天故言自上下家反〔疏〕故今釋詁文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貳對言則同誼矣故云爽貳也國語周語云實有爽德賈侍中注亦云爽貳也云先后靈爽在天者召誥云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先王必以在天言之尊之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作我畜單〔注〕畜謂順于教令古我先后既勞女之祖若父與共栖都女當效濾女祖若父共爲我順从教令之民從我栖殷矣〔疏〕云畜謂順于教令者禮記祭統云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鄭注云畜謂順于德教女有戕則在乃心〔注〕戕爲殘在察也女之梗命是何心哉女若有所殘害則先后洞察女心恐有誅罰也今文戕爲近梗華杏反〔疏〕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公羊傳云戕殘賊而殺之也故訓戕爲殘敗人宵鄭君注亦云戕殘也在察釋詁文云今文戕爲近者蔡邕石經作女有近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綏依注湯果反斷多緩反〔注〕綏古文妥字妥止也斷絕也我先后降罰于女且止女之祖若父令勿救女女祖女父于是絕棄女不救女死

矣妥湯果反令力呈反〔疏〕儀禮士相見禮云妥而後傳言鄭注云古文妥爲綏故云綏古文妥字妥止釋詁文綏之誼爲安不正訓安而必轉爲綏訓爲止者蓋人情未有安則不顧念子孫者謂先后安女祖父女祖父遂不救女殊不近情以綏爲古文妥有止誼謂先后止女祖父勿救女以顧念女于誼似允帖也說文糸部云絕斷絲也故云斷絕也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注〕具共置也字从艸从貝省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蝸古者以貝爲貨玉爲幣今茲我有亂政之臣與同位者共置具玉言其貪貨賄省色耿反猋甫序反蝸何坎反呼皋反〔疏〕云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者說文廾部文云貝海名猋在水名蝸者說文貝部文也貝外骨故曰介魚云貝居陸猋在水者蝸說文所云本諸爾雅也爲貨者亦蛐部文貝部亦云古者貨貝而寶龜云禮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璜以黼管子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至之難故託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又地亦皆云然此雖皆據周言之而孟子梁惠王下篇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又漢偁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伊尹爲四方令其正偁北諸國之獻令有白玉是商時因以玉爲幣矣周書王會解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子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今本云作丕刑于朕孫无子字書石經本有之案僞孔傳云作大刑于我子孫則舊本實有子字據增〔注〕丕乃讀當皆爲不乃刑罰皋也弗祥殃禍也言爾祖若父惡子孫之貪不乃告我高后曰爲大罰于我子孫乎既啟迪我高后不乃重降之殃禍乎今文崇爲興弗祥爲丕永惡烏路反〔疏〕云丕乃讀當皆爲不乃者說具上疏云刑罰皋也者說文井部文云弗祥殃禍也者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祥爲福則弗祥爲殃禍矣云今文崇爲興弗祥爲丕永者蔡邕石經爲作與丕永降綏戲今予告女不易〔注〕鄭康成曰我所以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疏〕注見正義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于乃心僞孔本比作分猶作繇翕作設茲並从蔡邕石經比平利反翕喜急反〔注〕恤憂翕合也長敬大憂毋相絕遠言當同患相恤也女比附其謀猶念慮以相從于栖所各合中正于女心諭令同心无貳也比或爲分翕或作設令力成反〔疏〕恤憂翕合並釋詁文云比或爲分翕或作設者謂僞孔氏本也其有顛越不龔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哀十一年左傳吳伍員引般庚之誥如此僞孔本作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龔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亡遺育亡俾易種于茲新邑案僞孔氏于經文輒妄改妄刪妄增此文亦必僞孔氏妄有增益故詞餘冗不如左傳所引簡絜左傳所引乃是尚書原文吾从之可也顛氏田反劓牛器反殄徒典反種之勇反〔注〕顛越不龔縱橫不承命者也劓割殄絕育長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言并亂之人當割絕之毋遺長其類毋使轉生種類于此邑茲此也此新邑也縱足容反長中賞反〔疏〕顛越不龔至轉生種類采杜預左傳哀十一年注也左傳引此文故用彼注多方云日欽劓割夏邑則劓割同誼故云劓割殄絕育長俾使茲此並釋詁文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栖永建乃家〔注〕往哉其生生于新邑哉今我將用以爾栖則長久建立女家矣

般庚下弟五十三

商書三十三

般庚既揙奠厥攸居乃正厥位注鄭康成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朝直遙反疏注見正義云徙主于民者都之意爲民遷析離居謀所以安之也云正宗廟朝廷之位者鄭注周禮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粤五日甲寅位成以爲正位謂此定宮廟與此解正厥位意略同綏爰有衆注綏安也鄭康成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疏綏安釋詁文鄭注見三國魏志武帝紀注爰于亦釋詁文云安隱于其衆者隱亦安也曰女罔台卑勖建大命命偽孔本作曰亡戲怠懋建大命茲从蔡邕石經勖許浴反注台讀當爲紿紿欺也羣臣初以浮言恐衆是欺紿愚民故戒毋紿民也勖勉也鄭康成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紿徒亥反疏云台讀當爲紿紿欺也者穀梁僖元年傳云惡公子之紿范甯注云紿欺紿也漢書東方朔傳朔紿騶朱儒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朔問何恐朱儒對曰是欺紿也上篇上言女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則此自是戒其毋欺紿民矣紿从糸台聲此文台民諸不可解台必是紿之譌讀當爲紿故鄭注據以浮言恐衆之意也勖勉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使心識教令亦是毋欺紿之意也勖勉也偽孔本作懋蔡邕石經作勖與此同今我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注孔本作心腹賢腸四字堯典正義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書心腹賢腸曰憂字心腹二字鄭本止一腸字爲偽孔本則劉炯林不注左此經字多等書孔本心腹曰優賢揚厥若據偽孔本則般庚不同爲文魏乃都據同此則偽孔作尚書般庚曰優賢揚厥若之據後人以爲傳寫誤說文知鄭本作憂賢揚者乃優賢揚之譌古文以爲賢字說文鄭云本注實作優賢揚與下歷字聯讀也敷古文賢歷試也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讀爲溥敷古文賢歷試也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百姓百官族姓也疏禹貢曰禹敷土鄭注敷土敷作溥云禹溥之而橫乎四海釋文云溥本亦作敷則古字溥敷通此云从溥故讀溥爲敷者說文溥部云敷古文以當爲賢字又或以羊敷讀春秋經成四年鄭伯堅卒公羊作鄭伯賢者說文云賢古文爲賢者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此經而解之曰賢卒是古字以賢堅聲近故也春秋穀梁經秋作賢伯是也其必試也用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此經而解之曰歷試所歷試百姓皆用舊說蓋漢人之謂也故皆采用之上篇謂吉言于百姓謂民以百官族姓吉言于彼文不和吉者謂百姓謂民此注云百姓百官族姓百姓民也何則上言同姓故下言百彼百姓不和者告羣臣而言百爾于也言百官族姓是也告羣臣而言告于百姓謂百姓百官族姓是羣臣之族姓百百官是云故以爲故下云而云爲百官族姓也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叶比讒言予一人讒士咸反注叶古文協合也案除前過與爾更始无加辠于爾衆爾毋共相忿怒合比爲讒言謗我更果行反疏云叶古文協者說文叶古文協从口十叶或从日周禮大行人云協辭命鄭注云協合也叶協同故亦作協協字作叶是古今字協合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也云案除前過與爾更始者前漢書高帝紀元年詔曰赦天下除前過與爾更始又漢書高帝紀元年詔曰以赦天下與民更始除前過之罪之意元朔元年詔曰以赦天下與民更始是謂漢元狩元年詔曰以赦天下除前過與民更始是也嘉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綏績于朕邦茲从蔡邕石經孔本作嘉偽注將大適往降下也凶謂地墊陷之處也德升績業也我先王

恢大增多于前人之功緒往徙于山用能下拼我民于墊陷之中而升之爽塏之所使安業于我國綏或爲嘉墊氐念反拼蒸之反恢苦回反疏塏開代反上聲將大適往並釋詁文降下說文阜部文云我者識文云我施身自謂也竊攷詩書之文云我輒有我我民也周書大誥云我國我君也鄭箋玆詩云我先王則我民也周書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是凶之安斯文云我也集成云我民也公劉詩云爰衆爰有鄭箋謂之凶者云惡也集言凶也謂徙而下拼之以民离析之处凶則不得其所陷之下高云言則爲陷下云我之德者與德得復之中與有德同故以德爲升傳云升升之相訓德升亦以德爲學與德升之亦同文云德升也與經文相同爲字遂謂德高乃作德讀者當之高乃是德升之文為也爲字升字燥也積業亦釋詁文云爽塏者左傳昭三年傳云請更諸爽塏者明孔氏本者也偽云或爲嘉者今我卑用蕩析離尻罔有定極今爾惠朕曷震動萬民以栖今爾惠偽孔本刪今字改惠爲謂茲據蔡邕石經曾改復正注惠順也今我民播蕩分析離其室尻无有定止之極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栖則能安則必皆从順何至震動萬民以栖乎今文震爲祗疏惠順釋言文羣臣前以浮言恐衆是不順上之教令故民不欲從而至于震動萬民以栖也然則此經自當作今爾惠朕解爲順我教令以導民何至震動萬民以栖斯爲允當偽孔氏改惠作…也云今文震爲祗者蔡邕石經作祗祗與震古字通也經則云今字从石經作祗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粵我家朕及篤敬篤多毒反俗作篤龔承民命用永墜于新邑復扶又反墜直類反注肆今也亂治也粵于也及猶汲汲也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我汲汲于篤敬恪龔奉承民命以順天心用久長其墜于此新邑恪去聖反疏文肆今亂治並釋詁文粵于說文亏部文肆及猶汲汲也者公羊隱元年傳文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遇多案說文云遇至也茲經典相承用弔字當作遇注沖幼也言沖人者謙也羣臣皆不欲栖般庚故不聽故曰廢厥謀遇至也宏賁皆大也今我沖人非廢爾衆之謀也以至極之則必繇龜靈若爾衆各非敢于違卜則我用以大此大業疏後漢書殤帝紀皇太后詔曰皇帝幼沖又沖帝紀注引謚法曰幼少在位曰沖故云沖幼也云遇至也說文又部文宏賁皆大也者釋詁文云宏賁大也云以至極之則必繇龜靈者禮記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周易頤初九云舍爾靈龜注云靈龜謂龜之所以爲靈者必用靈龜故此文遇繇龜靈是也云卜必用龜中貞反乘食仍反偽孔本作隱茲从蔡邕石經注綏戲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乘哉長中貞反乘食仍反偽孔本作隱茲从蔡邕石經注邦伯州伯也師長也百執事之人在朝之臣也乘治也尚皆治其職哉師色類反朝直遙反疏云邦伯州伯也者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鄭注以爲殷制此云邦伯則是邦國之伯也故以爲州伯也云師長也者師之言帥師長者鄭注周禮地官敘官是言有官長也案王制文尚有卒正不言者連帥之上有屬長連帥其下爲屬長舉其上下則此邦伯之屬故以師爲連帥長爲屬長不及卒正者蓋卒正之上爲州伯連帥

辛正該在其中矣云百執事之人在朝之臣也者金縢云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蓋惟在內之臣乃得問故也則百執事在朝矣蓋栖都之時發外諸侯各率其屬以衛從于故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並呼告也乘治鄭君箋七月詩誼也其勖簡相爾念敬我衆勖偽孔本作栜茲从蔡邕石經相息恙反注簡閱相視也我其勉閱視女其念思敬我衆民哉疏注云簡閱也易繫詞曰坤以簡能虞喻云簡閱也坤閱藏物故以簡爲閱能相視說文曰部文相省視也案偽孔本作懋茲从蔡邕石經注肩任也敢進取也龔給也生生猶生息謂貨財以生息也朕不肩好貨敢龔生生好火號反肩古定本作肩今俗作肩龔俗作恭隸通作共貨財以取息也敢貨之人取給于生息貨財以自利我不任用之任如字敢進取也疏肩任也者詩敬之毛傳云肩任也釋詁亦云肩勝也任者也說文受部云敢進取也龔給者鄭君箋詩云龔給也云生生猶生息者云貨者謂貨財以生息也貸者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以國服爲之息鄭注云以國服爲之息者以其所貸國之服事之稅爲息也鄭仲師云貸者謂从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康成注云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也于國服事者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是貸者必有息于本賈之外加息以償本也此云貨者謂貨財生生也必知此之爲利如是者數如此者則好貨而生生不窮矣此承之謂生生云往則生生是謂生生之謂生財若然中篇云乃不生生者貨寶而言生生則生財云生生云生生自是生生之謂生財之生財若然中篇文不生生而言生生則生財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冊云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以治民爲生其生也然則此生生者求財利大夫則有民之責不當與小民爭利此篇乃告羣臣故民故欲其生生當言其一生而已夫人各有所當爲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注鄭康成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疏毛詩蓼莪傳誼注見正義鞠養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注若順也今我既進告爾于我志矣于爾心順否毋不敬思之也疏若順釋言文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注總聚也庸用也毋總聚貨寶生殖以自足用也疏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故云總聚也云庸用也讀若庸者說文用部文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注式用敷施也用施敷于民以德長任一心以爲政疏式用釋言文敷說文支部文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疏伏生大傳引般庚文如此則是逸文也誼不可曉止錄其文不敢強爲之說

說命上弟五十四說媄反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四

說命中弟五十五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五

說命下弟五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六

若金用女作厲注韋昭曰使摩厲己也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注韋昭曰雨三日以上爲霖霖上時賃反啟乃心沃朕

心〔注〕韋昭曰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國語孟子皆引作瞑眩說文疒部所引眩于絢反瘳敕留反〔注〕韋昭曰以藥諭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己急也瘳瘉也瞀莫候反瘉羊主反若跣不視墜厥足用傷跣息典反〔注〕韋昭曰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墜必傷也〔疏〕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此交傳說之命韋昭注國語云云是則古文說命有高宗命傅說之辭也國語注吳韋昭著韋昭有國語解吳志本傳云以往爲霖云以賢者之心比霖雨者也霖雨所以澤萬物言跌朕心故云比霖雨云瞑眩頓瞀攻己急也者頓是困頓瞀是憒亂藥力峻猛攻疾太急所致也故云攻己急已猶太也

念終始典于學〔注〕鄭康成曰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于學學禮記之府又曰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舍式者反〔疏〕此經引見禮記學記篇皆偁兌命鄭說字古文省兩及注云兌當爲說說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注云典常也此經文言典經釋詁文案文王世子注云終始以學典常釋文文王世子注也鄭君注禮記言學不舍業也言下引此經禮記之所聚也言學則明于事之終始而後可以爲大學下學記之府而不學不知禮記之教學學不舍業之不一 故鄭云言學之所聚學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云下學記注引之者尚書之中此文爲上下交互也此 學學半〔疏〕此經引見學記亦偁兌命鄭注 〔注〕鄭康成曰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也云學人者學與教同斅教也謂教人乃益己學之半 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注〕鄭康成曰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疏〕此經亦引見學記亦偁兌命鄭注云敬孫敬道孫業也者學記云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兌命所云敬孫敬道孫業也者學記云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兌命所云敬孫於此之謂也敏疾毛詩甫田漢傳皆有是訓也論語學而云敏於事而慎於言孔安國注亦云敏疾也厥其釋言文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冑直狩反說文冃部冑字重文作𩍐司馬遷字从革云息寺反〔注〕鄭康成曰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朝直遙反〔疏〕此經引見禮記緇衣篇亦偁兌命鄭注亦云兌當爲說說此引之者云羞猶辱也說文丑部云羞進獻也从羊丑亦聲惟衣裳在笥則羞之誼亦爲恥故云羞猶辱也云衣裳朝祭之服也者以言在笥則非平時常服者故云當服以爲禮 爵無及惡德厥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鄭康成曰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

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放分兩反〔疏〕此經亦引見緇衣篇亦偁兌命鄭注亦云兌當爲說上有上言恆之詩云古之遺言鄭君以無恆引此經言恆德之不可法又爲德恆之可以有恆故其德又可以爲上之交注云爵无及惡德者亦引詩以見德之不可以无恆也下文又引南知此經下文言君之節恆德者未有節也有恆德而祭祀則必賜之及諸臣故恆之云也故下篇云君節德則有賜也云知惡人有言君不恆其德而祭祀必賜之必因祭而賜爵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是賜爵祿必于祭祀也

高宗肜日弟五十七

商書三十七　尚書七〔疏〕一伏生尚書以此書附於般庚合爲七書孔本作高宗肜日與般庚別故爲尚書七

高宗肜日粵有雊雉肜羊戎反〔注〕高宗武丁也般庚之弟子融者融也詩云俗字也說文鳥部雊雉鳴也 融文所無乃借字也商謂之融周謂之繹夏曰復胙者不絕也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有雄雉鳴也者當作融然則融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也〔疏〕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此之謂也是高宗爲武丁之明證也般庚小辛小乙皆武丁之父兄行也故云般庚之弟子云融祭之明日又祭者爾雅釋天文彼作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郭璞注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此經鄭注與爾雅文同彼作繹此作融者說文云繹不同融是或融祭之名融祭之明日又祭爾雅作肜尚書作融肜古文異也云商謂之融周謂之繹夏曰復胙者亦爾雅文云復胙者胙即祚字祭之日尸主復胙也尸是尸之有也云融也者說文云融者鬲中炊氣上出也言融者取其相續不絕也此云有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古文作融者亦是借字宜有獲焉則鼎之有雉宜有其應不來于巢而來于鼎斗爲諸侯有聲云十年春秋異也昭公十有七年十二月乙亥上雉鳴宮中秋小雉升鼎耳而雊謂之雉皆是以有入不爲有年侯異部鳥之此是祭釋不同小雊言漢書五行志漢鄭注孔傳雊雉亦鳴也雊爲雉鳴者書作雊雉鳴此有二說曰是之所以爲雉升鼎耳而雊者劉向云雉者離也鼎者宗廟之器雉升鼎耳而雊者說文鳥部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从鳥句聲鄭注云雊鳴也者以雊爲雉鳴說文又作雊字有雊雉鳴者也皆引作假書雉升此雄雉是鴝鵒也鳴耳誤案求宜巢此之梁 改爲鳴也而有雊據律爲鼎錯也尚不來于志也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注〕鄭康成曰此謂其黨也聲讀假爲假君心之非之假假正也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惟先正王以正其事〔疏〕鄭注見正義云此謂君言其黨者非謂其黨也王同僚之人下文云假讀爲假君心之非之假則是假字別義也者孟子離婁篇文彼言正君心之非正君則假正也云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惟先正王以正其事者定王心而後王心正君正則莫不正心正而事有是非之道矣元年書先正月而後書王正月是春秋之義也漢五行志引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孔氏古文家說者不從此說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誼

降年有永有不永〔注〕監臨視也典常也經也言天臨視下民以誼爲常經降年于人有修有短誼則永不誼則否年命人尤慎焉故引以訓王也蓋偈反〔疏〕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从臥䘓省聲此云監臨也釋詁云監視也是二誼乃釋詁文茲亦當兼此二誼云典常也經也釋言文典經釋文云以誼爲常經者正義引鄭注云王者以誼爲常經降年于人有修有短誼則永不誼則否年命人尤慎焉故引以訓王也者鄭康成曰鄭注云五福一曰壽六極一曰凶短折春秋傳云年命人之所欲也以短折爲先凶極之所惡故人之所欲爲先是以言長年命人之所重尤慎也非天夭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注〕民不當有重文重者衍字也中猶閒也若善也言年之不永者非天夭折此民閒絕其命也以民有不善之德不聽之罪故爾不聽之罪謂惡深隱无人知聽獻所不及者一說不聽辠若王制所謂四誅者不以聽是也獻直反字从巾聲作䖘音今反〔疏〕漢石經民字上闕其文不可知史記此文則云非天天民中絕其命則非出于民非于射之文也是經民字本重出後人從者于下文重衍字也中閒也云中猶閒也者猶之上下相及天中也相中不以士人謂之閒則中上以中月也云以中民之年爲閒也天子之射者皆云祖姑亡記云中猶閒也若善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服喪以中禮記中年之字此人子不治聽謂之有者不當又不聽者及諸謂所不及皆不以聽之文故云一說不聽辠若王制所謂四誅者不以聽是也云故刑罰之辠者謂不聽上之辠也爲是之故一說也王制云四誅者不以聽是也鄭注云此皆謂所不以聽者也蓋史記作辠者古本作辠也孔本作辜史記作附以辜爲罪當从孔傳天既付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注〕降年視誼所在是天所以正人之德也天既付之命以正其德人乃曰其如台哉如台之言奈何也言如台者思正德以順天也付或爲附〔疏〕天降年于人以修短爲誼是天所以正人之德也云天既付之命以正其德人乃曰其如台之言者說文云台說也蓋恐人言其如何是天以正人之德乃至於不聽罪言天既付命正厥德也史記作付命正厥德以順天也漢書孔光傳光對曰書云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此用其說也云付或爲附者史記殷本紀作附而此作付也鄭注云付或爲附以本無作附者也故云或爲附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昵女乙反〔注〕司主也胤嗣也民無非天之嗣者王主于敬民無所不當祀典也昵近也昵廟禰廟也王者尊統遠常祀毋特豐于昵廟馬融曰昵考也謂禰廟也〔疏〕正義曰司主釋詁文胤嗣釋詁文也引此經云作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說此經云昵近也釋詁文云昵廟禰廟也者爾雅云昵近也又云禰廟也故鄭注云昵廟也王者尊統遠常祀毋特豐于禰廟也鄭注云其非也尊者統近故云尊統遠也馬融曰昵考也說文云昵日近也或作暱古文作𨑳此作昵者俗字也下篇注至見者作至也

高宗之訓弟五十八〔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商書三十八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鄭康成曰二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故也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无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樂音洛各反疏此經引見禮記坊記篇案同出无佚亦有此文惟讙作雖記偁高宗云則高宗所引非无佚文者蓋此文非高宗之言而坊記云高宗名篇在尚書亦指謂此篇也又案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雖與此小異當即此篇文又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亦非雖其文文小異祭亦是子張引之以問則與檀弓所偁同則亦非異文又小異不復重出也注者鄭康成以爲記坊記也云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者僞殷本紀云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武丁之父小乙也是无佚傳高宗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諒陰謂喪中尻廬凶也是不言當尻喪時也云讙當爲歡聲之誤者是讙與歡此將之誤當爲歡喜以讙歡俱取讙聲歡聲同之而誤也故曰聲之誤案檀弓亦引此文鄭在直訓讙爲書記不破字蓋讙歡亦可通也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商書三十九　尚書八

西伯先戡黎戡可含反黎力氐反注鄭康成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酆爲雝州伯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畿內黎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文黎爲耆殺也

鄒靳乙離反用或作疏鄒注見正義及詩二南表正義孟子離婁盡心二篇皆言大公見文王作興曰盡善養老者故云伯周文王也邑于豐郊文王也見文王世子諸侯國是後以文王之國爲雝州伯云西伯者以其在西也荊長二百一十三國以爲州伯云伯者鄭注王制云殷之州長曰伯周云二伯伯九州州伯以八伯之國爲州牧云天下大宗以伯爲之周禮夏官職方氏云正西曰雝州命諸侯作牧以伯佐天子成王作禮云上公九命作伯是乃伯也矣而禮記所謂帝王之命也鄭王文王爲雝州伯昌元无所謂殷諸侯世系之不載者以書傳考之蓋亦可攷

既訖我殷命假尒元龜罔敢知吉注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

人故僞孔傳訓爲至人正義本直作格人謬甚矣王符潛夫論卜列篇引作假爾元龜古爾字止作尒此所以謬爲人也是足

以正正義本之誤从之史記作假尒元龜今从史記詁下反注止也止我殷命謂天命終也假讀曰假尒元龜詞也曲禮曰假尒泰龜有常當時災異龜多七十卜而皆凶故曰罔敢知吉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故云止我殷命謂天命終也假讀曰段段以尒元龜爲段聲之假段者假者也吉以自假而借以入曰段直長下反疏訖止釋詁文

有康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

惟王淫戲用自絕于天故天棄我殷將使滅亡不得有安食王

性命所在則爲孔本亦有知字正義本所本設說尒茲故从史記增入字注戲當爲虞字之誤也書亦或爲虞虞也鄭康成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灋聲謂非先王不輔相我後人也

猶不度知天性不遵循典灋言其昏亂

度字之誤也云史記云惟王淫虐用自絕疏云以安字當爲虞字之誤也虐以釋言致安之故故云字虞惟从王注以戲爲虞

易不降威大命胡不摯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

注胡何摯至也今我民无不欲王亡者其言曰天何不降威于殷乎有大命宜王者何不至乎大命天命也

傍增正義本刻誤从古本作摯从史記改正義摯說文得其實則胡字讀作鑿从古本亦作摯

殷亡我民說文云民无也罔也言不摯

今王其奈何哉

欲王恐懼省改也疏今王其奈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注言有命在天民无能爲也疏命不有命在天是以決有命在天民无能有

祖伊返曰嗚戲乃辠多參在上乃

耐責命于天參七南反注返還也祖伊以紂不可諫乃退而言曰於虖女辠衆多參列于上天將罰女女猶能責命于天乎虖荒吳反

疏返還說文云返還也部文云復也引商書曰祖甲返以證返還之訓今商書无祖甲返之文說文引此文而僞孔傳以甲爲返所

指乃功不无戮于尒邦注功事也殷之即喪亡指庶女所爲之事不能无戮于尒國言後王將戮其辠而戮之數至

殷之即喪

微子第六十

商書四十　尚書九

微子若曰注微宋地名在畿內子爵也異畿內謂之子鄭康成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

疏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呂氏春秋

其弗或亂正四方

注或有亂治也言殷不有治政以正四方矣疏

父師少師殷

世疏馬融曰我祖湯也聲謂陳列也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

我祖底遂陳于上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注我紂也酗醉營也馬融曰下下世也

酗營敗亂湯德于後世

沈湎于酒厥言君子惡而隱之此則言我用沈湎于酒我紂也酗醉也

殷罔不

小大敢艸竊姦宄致火皋反注小謂庶民大謂羣臣也艸竊者以荽況盜也荽害苗爲艸竊言殷之臣民无不敢盜竊爲姦宄九荽反羊疏无逸云至于小大鄭注云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此經小大竝亦當然故云小謂庶民大謂羣臣也云艸竊者以荽況盜也荽害苗爲艸竊者呂氏春秋辯土篇曰凡耕之道无與三盜任地夫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之則虛之則也然則荽亦爲害也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孟子盡心篇引孔子之言曰惡荽恐其亂苗也然則荽之害苗者荽艸竊是荽害苗也民爲盜之以荽善良亦如荽之害苗則言艸竊是以荽比況盜也卿士師師非度注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灋度疏注見宋世家注凡有辠辠乃罔恆獲注鄭康成曰凡猶皆也獲得也聲謂作爲不灋乃有辠辠是辠辠有常得也刑罰不中則有辠非必其所當得故曰罔恆獲疏注引鄭注云凡猶皆者最括也最括則无不統括故云凡猶皆也史記宋世家注引鄭注云皆有辠辠皆辠也云凡猶皆與史記合矣宋世家注引鄭注云得也者是辠其罰將又无常得之者言相攻奪案經言得辠辠皆有常者无常得也者是辠无常得尔雅釋言若有辠得則獲爵祿謂在其所者奪之言也以得豈无常爲言鄭意若非經意也日若無罪何爲獲故云獲得之也獲謂得辠非其人也合其餘言也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似非故取其事祿謂刑罰不中則有辠非必其所當得者蓋任得曰獲故云獲得也云而凡所惡辠之非必其人果應得辠言罰无常刑殺也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注方並興起也刑罰无常故小民並起爲敵讎疏方説文云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鄭注儀禮鄉射禮云方猶併也鄭注鄉射禮亦云方猶併也又注鄉射禮云方之言併也鄭注經之方爲並者與此經之旋爲亦可訓並故云方並也寶爲並也鄉飲酒禮以下云方並興起也經言小民並起爲敵讎則是小民恆相害並起也民無所措手足故小民起爲敵讎云今殷其喪若涉大水其無津厓注典文不重本作孔論若然既云殷與喪則下又云涉水無津厓鄭注文偽孔本作論語云涉水渡也喪與字蓋史記作喪典史記亦異字正同當不以所書作蓋史記以典字易之故知作典與以下文之喪爲正殷喪則國无所依倚書作喪與涉水无津厓非无所別國將從之涉徒行濟水也津濟渡處厓水邊地也若涉水无津厓言必殷亡也註以論國无濟无所依力世反今通用隸云典漏也殷制天官六大典司六典天官六太字大宰六六典禮記曲禮下作天官先六太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云天子建六典天子六典大史下云大宰之典大宰六典鄭注天官家六典所以然者上見記説大宰六官以爲國典鄭注云六典所爲國也者故典治邦國之典以佐王治邦國也又云六典亦本也以上云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也其云六典者云典亦本也左傳昭六年傳云徐云者以王治邦國云典則爲國典之法也鄭云云涉行也水云爾雅釋水云濟渡也故云涉水濟渡也處水也釋水云隸也字之者言也釋言云涉渡也也故云涉水渡也處水涯也許水旁也水涯也鄭君遂注名云水之旁也云殷遂喪粵至于今注粵于也今是時也殷亡之期于是至矣于是時至矣疏粵于釋詁文今是時也者說文云今是時也世家作曰馬融注曰粵于也至于是至矣于宋世家作殷遂喪越至于今蓋與世家同也鄭用古文今文家皆作越周禮鄉師注云猶子日其至今釋詁云子在也此云今到爾雅釋詁文者也是時至于今也中記宋世家作曰太師少師注馬融曰重呼告之重意獨改之也疏世家作曰太師少師言我其發出往吾家耄遜于荒注鄭康成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史記宋世家作往古文作往字與世家同也云往疏注見宋世家注引鄭注云發起也云猶乃古文往字可知倘書作往從往…

往也今通用作反疏注見宋世家注詩意傳云發起也是發有起訓故云發起也云吾家耄遜于荒鄭本作耄遜于荒者荒本古定本如此如草號反隸古定本作耄從孔本耄遜亦作耄字又作旄或作耄其蓋揚之注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鄭康成曰耄昏亂也荒猶遠也言吾家卿大夫或昏亂或遜遁言无可與謀也一本曰吾家保于喪疏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不知畏亦言无可與謀疏注馬注見宋世家注云卿大夫稱家者周禮大宗伯云家邑之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也春秋傳曰卿大夫皆受采邑以祭祀其先人而爲大夫之室家郭注爾雅釋親云卿之家猶言卿之本家也二家也然則鄭以畏而不絕之世卿上云老者皆曰耄禮記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左傳昭元年傳云老將知而耄及之是耄爲昏亂也故鄭注云耄昏亂也史記之孫乃言是旄者蓋左傳云故宋世家云耄遜云旄者耄亦作旄者孔安國傳注作耄遜鄭作吾家保于喪者世家作吾家保于喪宋世家作云爲旄古文假借字也云一本曰吾家保于喪者古文尚書孫之孫字當爲保字故馬融注云保安也以古文書孫爲保字與今文異也故史記作保傳鄭讀之而改爲保若齊宋世家作吾家保于喪史記承古文作保書者據此知今文作保猶言此本作保今本所存者是其字之本作也又鄭注則以至于今可證也然信古文无不敢以當作保之正字又從宋世家之本作保當知之推而求之則曰若不自喪之本義鄭則依其文亦得改也史記亡往鄭注則以改之今爾无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注鄭康成曰指意也予顛隮若之何其從趙从足音子西反疏文與説文心部同从心旨聲則本字經傳作旨説文言部字从言旨聲亦本作指經傳多假借爲之何其趙从走音齊年反説文趙走頓也从走齊聲讀若顛正義本作隮从阜者非説文作趟所引當作趙遂經典相承作隮者子兮反何也注趙走頓也馬融曰隮猶墜也恐趙墜于非常當如之何也鄭康成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疏趙走頓也者説文走部文言行走而倒頓也馬融曰隮猶墜也云齊魯之間聲如姬者禮記檀弓云何居鄭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案下云其當讀如姬…

鄭康成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疏趙走頓也…馬融曰…

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義本作咈注王子微子也帝乙之子故曰王子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故曰耇老也耇有位人致仕者天毒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咈戾老成舊人不用其言紂頗諫疏注義云少師不用其言紂與史記宋世家云比干以諫死則君子亦不恥不慷恤之不以忠而之…

據殷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故云帝乙之子毒厚也降下也説文云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屮毒聲亦訓厚是毒有厚義也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史記作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云畏畏者下字當作威古文尚書作威是以殷之六字言天毒下災亡殷也故云天下災亡殷國也此經云方興沈酗于酒者此蓋宋微子世家作酗據言沈湎于酒畏畏下字宜爲威與天威之字同言乃罔畏畏不長者也故鄭注云畏畏當爲畏威是其威字也說文云畏惡也老人面凍黎若垢是老人面如凍黎之色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无災下攘如羊反牷音全注攘竊也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言殷民盜竊神祇之犧牷牲用相容行食之无災疏說文云攘推也从手襄聲是攘之本義攘竊字當作纕義則攘竊二字之義也此蓋古字假借攘爲纕也周禮地官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鄭注云牷純色也又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云犧牲毛羽完具也天官外府鄭注云犧牲曰牢此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牷本春秋傳義…

以召敵讎不怠注監臨也殷民上下竝爲敵讎猶急征不解也疏監臨也説文云監臨下也故云監臨也殷民用以爲治者率多斂召敵讎不怠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注監臨也馬融曰言天下監殷民用以爲治者多也爲敵讎召敵讎不怠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反退正義注鄭康成曰商王子出迪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

帝紀从論衡所引〔注〕迪道也道猶行也舊云舊時之言蓋帝乙冑紂爲辭時父師曾有言也于是紂尚孩提故曰孩子告王子其出行

于我舊言此孩子必亡其國王子不出行則淪胥以亡我商家宗祀乃趨隊矣曾才麥反隊直類反〔疏〕迪道釋詁文鄭君箋黍離詩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是道行同尒迪既訓道故轉釋之云道猶行也釋文引馬注云云言也故云舊云舊時之言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启與中衍也尚爲妾既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启以爲太子太史據灋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案是時父師必在必與太史爭言孩子不可者此言舊云孩子自是追述其時之言故云蓋帝乙置紂爲嫡時父師曾有言也云于是紂尚孩提故曰孩子者蓋初時不立微子爲太子者以母未貴也當帝乙欲置微子之時微子之母貴必未久紂則生子其母既貴之後則于時猶是孩提可知矣孩者說文以爲古文咳咳小兒笑也提者小兒需人提攜也孟子盡心上云孩提之僮趙岐注以爲知孩笑可提抱者是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引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且說之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罷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案此是父師之言而云微子睹其不善之性誤矣且解不出爲性惡不出罷庶則是以王子爲紂尤大謬矣故止从其所引經文而不用其說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釋文云顧徐音鼓〔注〕靖謀也王子其自謀哉人惟返己无慙可自獻白于先王而已我則不顧慮而行遯也靖或爲清馬融曰清絜也絜紀岩反俗書加水傍非〔疏〕靖謀釋詁文云靖或爲清釋文云馬本作清馬注見釋文訓清爲絜蓋謂勸微子自絜其身而去與姑存以備一證

皇清經解卷二之三十七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十八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　聲　著

太誓上第六十一〔注〕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者以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不目之爲逸書也今亡〔疏〕知孔氏古文有此三篇者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案伏生書二十八篇般庚出二篇爲三十加逸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四加太誓三篇則五十七別錄依古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故五十八若無太誓三篇則不符其數故知古文亦有之也今文本有此三篇而古文亦有故云亦也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七略亦云然是當時太誓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也自東晉別有僞作而是篇遂爲所奪以至于亡今采入其逸文各不審處不可排次約略錄之十不存一故曰今亡

周書一

維三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鄭康成曰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孟津地名聲謂畢星名西方宿也畢爲天网主网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宿息救反〔疏〕經文見尚書大傳及詩思文正義鄭注四月至太子大傳注也惟孟津地名一句乃此經之注見詩思文正義云四月周四月也者太誓發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周本紀則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是周建子之月以此在商爲十二月在周爲一月也然則太誓所紀皆是周正以四月周四月謂建卯之月也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者周本紀云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是武王卒父業而稱太子也云孟津地名者說文云津水渡也孟津在河南云聲謂畢星名者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也畢星名取象于畢故云畢爲天网云主网羅無道之君者漢書天文志云畢爲天网主弋獵是星主網羅之事也

也

周公曰都烝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注〕格當爲假假言至言也〔疏〕此經及下條並引見周禮太祝疏蓋是篇唐初猶在賈公彥孔穎達顏師古司馬貞諸人皆及見之其所偁引皆可信者故從采之案太祝疏云太誓云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首稽首據有公曰都烝哉則其文爲二條上一下格而不聯屬中必別有文以此二條係之上下不可以它文入其間故別列于此此條稱太子是未稱王之時自當在白魚入舟之前而此條列于乃告司徒之上孟津之上一貫在下其不可移改者也格當爲假者禮記云至于假假字通用格假字書不同原文假當作格說文人部云假至也故云格言至言也

拜手稽首〔疏〕上巳具詳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凡齊栗信哉齊側皆反〔注〕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官也馬融曰諸凡諸受符節有司也〔疏〕此經見周本紀及尚書大傳大傳無齊栗字信哉作允哉才哉字通允哉之誼未聞故從周本紀文注云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官也者大傳引此經并傳曰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是伏生錄舊說如此則是古經師之誼也故從之以爲說馬注見周本紀集解

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家與師俗通作遂徐醉反〔注〕左右助也言我無所知惟以先祖之臣勗我小子以定所受于先公之功也畢或爲必力或作立先祖之遺先祖所留即先公功也〔疏〕此經亦見尚書大傳及周本紀二文略有異同大傳以先祖下有先父字先公下無功字又無家與師三字茲則从本紀文本紀無左右字小子在字下又無于先祖之遺五字茲从大傳文注云左右助也者爾雅釋詁文云畢或爲必力或作立者周本紀作畢立大傳作畢力其異字于注師从長而从而存其異字

肆以號曰蒼蒼兕總尒衆庶與尒舟楫後至者斬師尚父左杖黃戉右把白旄以號戉于伐反俗作鉞音越皆反兕徐死反楫子叶反〔注〕鄭康成曰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

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大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濤書者蒼謂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杖持戉斧把握也馬融曰旄犛牛尾蒼兕主舟楫官名或說蒼兕者水中之獸也時出捍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女番百禾反令力信反女音汝覆芳目反欲令力仁反〔疏〕此經見史記齊世家索隱以爲今文太誓以號曰齊世家實作以誓曰據周本紀作號而舊說引鄭注有號字之證則太誓實作號可知故本紀作號曰見詩大明正義及周本紀注尚書中候雒師謀云文王下趍拜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趍拜曰望公七年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云云周與太公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是太公號曰尚父也毛詩大明傳云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則尚父者尊之號也說文人部云偁揚也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蓋號令也云師尚父杖持戉斧把握也者號令之軍見齊世家注馬注見齊世家集解云旄犛牛尾者說文無旄字旄見齊世家索隱云蒼兕主舟楫官名者以云總尒衆庶與尒舟楫故以爲主舟楫之官也

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跪去委反涘鉏吏反燎力召反或作尞則別矣〔注〕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鄭康成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厓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聲謂號拜也燔柴祭天也〔疏〕此經見詩思文正義及後漢書杜篤傳注馬注見周本紀注禮記檀弓云殷人尚白故云白者殷家之正色鄭注見詩思文正義云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者謂微子箕子比干三仁尚在也鄭知此時三仁尚在者據本紀先記白魚入舟火流爲烏之瑞乃後說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乃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諸侯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猶在也云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者鄭以中候我應云王而武王之瑞後但偁太子河洛復告道朕偁王而此經升舟偁太子白魚入舟之後乃偁王故以爲得魚即偁王也緯書之言與此不同深信顧與此經適相符合是可據以爲說矣釋地云涘厓也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者祭天之禮本用特牛茲因得魚而祭以所得之魚爲柱是權時之禮故云變禮云號拜也柴祭天也者說文示部云柴燒柴燎祭天也說文足部火部文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魄然安定意也鄭康成曰五日余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烏孝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色穀紀后稷之惠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

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麰麥也詩曰貽我來麰鷙旨利反數色主反雅衣家反烏昌都反假移嫁反牟莫浮反疏此經及鄭注見詩思文正義馬注見周本紀注及索隱云雕鷙鳥也者謂猛鷙疾擊之鳥象王者誅伐不誼故云明武王誅伐紂云魄然安定意也者解魄之誼爲安定若言誅紂則天下安定也鄭云五日祭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祭之第六日爲五日也鄭必知然者鄭以五日是天須假紂五年之意一日當一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除年卽位爲八年至十三年伐紂是而五年至第六年乃爲須夏紂元年故知此是除喪日數爲五日也云王屋所在之舍上者時在師中未必有屋故以舍上解之謂軍行舍止之處或設車宮轅門或爲壇壝宮棘門若周禮掌舍職所云會同之舍是云上必張帷幕以爲屋王屋指謂此爾故鄭云所在之舍上馬云王所居屋蓋亦謂是但未見舍止之意不如鄭誼明確也云雕當爲雅雅烏也者書大傳引此經云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亦引云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毛詩小弁傳云鵯卑居卑居雅烏也說文隹部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案秦故周地雅烏同物異名當時火流爲烏周人謂之雅爾雅與雕偏傍同俗或爲誤故云雕當爲雅雅烏也引書說禮說者證于天報武王之瑞賁是烏非雕也鄭有明據故不從馬說其說優于馬矣書說者據詩思文正義謂是尙書緯旋機鈐及合符后之文禮說者禮緯也未聞其書名緯書皆謂之說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鄭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緯烏也有孝名者說文云烏孝鳥也象形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云穀紀后稷之德者詩正義引書說注云稷始農稼今烏銜穀故穀紀之也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者假暇夏皆同字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彼文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是須假五年之說也云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卽位爲八年至此十一年是以時而三年矣云穀蓋麰麥也者據禮說言穀芒又言王命曰牟牟卽麰之省文麰是穀之多芒者又思文詩云詒我來麰故以穀爲麰麥且引思文詩以證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見賢遍反注茂勉也天見此瑞以勸詩所謂上帝臨女也恐恃之言天命不可恃當敬承之非所當喜茂或爲復疏此經見尙書大傳注茂勉釋詁文云詩所謂上帝臨女也者所謂大明篇文也鄭箋彼詩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則詩意是言天助武王與此勸武王同意故引以爲況云茂或爲復者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引云周公曰復哉復哉是也

正卟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丕天之大律注卟攷也鄭康成曰丕大也律灋也疏漢書郊祀志下匡衡等奏議引太誓曰正卟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又平當傳當上書引書云正卟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亡窮二文所引上三句同而末句則異蓋皆太誓之文貫一文而引者節之有互異尒此經當備有其異文故并合而錄之注云卟攷也者說文卜部云卟讀與稽同則卟稽古今字易上九云觀疑攷詳虞稽注云攷稽也此經兩見引于漢書者頗皆作稽茲特从古作卟爾故云卟攷也鄭注見後漢書郊祀志平當傳注丕大律灋竝釋詁文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疏此經見周禮太祝疏所偁周公書今無從攷知其爲何書據周禮疏傳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周公書其詞大傳所引周公曰茂哉茂哉云云與抑或不止是茂哉云云也據漢書所引正卟古云云頗近似周公書之言雖未敢謂必是亦未可謂必非姑與正卟古云云及茂哉云云之下而以此文又承其下而各空一格以別之庶不蹈于蒐強牽合之咎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受可伐矣王曰今未知天命未可伐雖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拊譟師乃搯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拊方庾反譟色到反搯上刀反二古文下注天命武王須夏紂五年時猶未也故曰未可伐鼓擊也大傳拊爲鼓依字當爲搏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皆錄說曰搏拊是也譟讙也搯者伏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搯或爲慆鄭康成曰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聲謂極至也至于上天下地譁呼之聲徹上下也衆皆勸勉武王毋解怠天將有立聖惠者爲民父母民賴有善政得有安居鼓方庾反著之善反搯上劇反解居溢反疏馬融書敘稱太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詩閟宮正義云太誓稱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尒未知天意未可伐後何書大傳云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𡔷譟師乃搯前歌後舞詩大明正義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詩譜敘正義云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此經集合諸文而錄之大傳維丙午云云雖不偁書曰據鄭注周禮引書曰前師乃鼓𡔷譟說文手部引周書曰師乃搯則大傳所引是太誓文明矣史記曰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據此則未可伐下當接維丙午還師云云注云天命武王須夏紂五年時猶未也者[illegible]云大傳拊爲鼓[illegible]乃鼓𡔷譟者蓋曉迂俗學以拊是鼓類因變文从鼓前爲鼓頌說文無鼓字則作拊爲是故云當爲拊云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者鄭注周禮太師職及禮記明堂位皆云然其說本諸伏生書大傳其由來舊矣引咎繇謨者鄭注咎繇謨亦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穅形如小鼓則彼云搏拊正與此鼓拊同故引以證此鼓字當爲拊也周禮大司馬職云車徒皆譟鄭注云譟讙也且引此經以證茲云譟讙也用鄭君[illegible]注箋也云搯者伏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者說文手部文詩曰者鄭風清人詩也今毛詩作左旋右抽蓋三家詩有作左旋右搯者說文所偁引也云搯或爲[illegible]太傳則云師乃搯蓋大傳是今文本說文所引則古文故此有異也鄭注云云大傳注也說文心部云慆說也鄭云慆喜也喜說誼同也慆與搯雖異字異訓伏孔二家其誼均是故竝取之懿至釋詁文云天將有立聖惠者爲民父母民賴有善政得有安居者鄭箋爲雅詩序引此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彼正義申之云言天將有立聖惠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案詩正義悉宗鄭誼此條必得鄭指故取其說而改潤用之〇振正義謂此太誓上篇是觀兵時事中下二篇是伐紂時事此與上諸條尋繹其文則皆觀兵時事也茲錄爲上篇

太誓中弟六十二疏太誓遺文有三條是伐紂時書茲錄爲中篇并雜采傳記諸子所引太誓而太誓亡逸者傳于其後亦皆不聯屬約略證次以爲中下二篇云

周書二

司馬在前注肅曰司馬太公也疏此經及王肅注竝見詩大明正義從周書克殷解云武王使尙父與伯夫致師然則爲司馬而居前者當是太公故用肅注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世毀況僞反壞古外反注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逷古狄反注逷遠也鄭康成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故今台發維龔行天罰勗哉夫子勗[illegible]反台弋之反說余薛反注勗勉也鄭康成曰夫子丈夫之偁不可再不可三注再更舉也更舉則通前觀兵爲三矣故曰不可再不可三言今必誅紂觀古玩反疏自今殷王紂以下至此皆周本紀文今采入此經者彼本紀上文明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下卽接此文知此是太誓之文矣且[illegible]鄭采集馬鄭注以漢爲注馬鄭注則故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誓無疑矣又漢書谷永傳永引書曰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顏師古注以爲今文太誓舉一以反三則餘文從可知矣馬融注見三以條竝見周本紀注三正者天地人之正道故馬云動逆天地人也遏遠釋詁文王父母弟卽從父母弟與已同祖者故鄭云祖父母之族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謂不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勗勉亦釋詁文周本紀實作勉哉夫子茲易爲勗者蓋史記錄尙書皆用訓詁代經文字故作勉[illegible]可知矣說文夫部云夫丈夫也此文史記[illegible]馬融注論語學而云子者男子之通偁故鄭云夫子丈夫之偁也云再更舉也者[illegible]通前觀兵爲三矣爲此解者欲見經言不可三[illegible]意兩何意貫一貫也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舉者復在上位而不耐進取者逐與豫反取古文以爲賢字疏此經見劉向說苑第二卷〇自上篇維四月以下及此司馬在前以下皆太誓遺文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世無其具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浸微而至于亡今采摭其遺文止此而已未知得有什之一二否乎是以意定之約分爲上中二篇將更以傳記諸子所引者補于其後焉觀其遺文記火流爲烏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錄馬說而辨之于左馬融書敘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至五至以穀俱來大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illegible]

[illegible]

曰若元罪貫之誤同元以治天下可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誥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太誓亦[illegible]是頑夫復矣[illegible]不僞此也大傳引般庚曰若[illegible]明哉湯[illegible]父言[illegible]應言引無逸曰[illegible]天于[illegible]今般庚無逸具在而皆無見言思與傳偶出于伏生不應傳[illegible]其語[illegible]而無[illegible]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所承猶不[illegible]太誓[illegible]經[illegible]書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書夫人而[illegible]之矣[illegible]不敢張空[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不敢[illegible]神[illegible]以驗人之[illegible]聽直[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以求[illegible]其[illegible]後世[illegible]安[illegible]此[illegible]閒[illegible]以[illegible]後人之[illegible]當[illegible]其事[illegible]書而[illegible]無[illegible]忌故[illegible]之文[illegible]其後[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守[illegible]不敢[illegible]無[illegible]傳記所引之語[illegible]何從[illegible]乎[illegible]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 **紂夷居不肎事**

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毋僇其務天亦縱之

棄而弗葆[illegible]注 夷居倨嫚也僇讀爲勠力之勠言已有命不畏鬼神毋爲勠力于鬼神之務墨子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疏[illegible]引[illegible]漢學官之太誓所無[illegible]

[illegible]

小人見姦巧乃聞

不言也發辠鈞注 墨子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辠亦猶淫辟者也[illegible]疏[illegible]墨子尙同下篇引太誓之言然且說其言云[illegible]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注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一說萬萬曰億億曰兆夷人平民也余我亂治也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illegible]

[illegible]千萬億之則兆亦皆以十相等是[illegible]

天眂自我民眂天聽自我民聽注 趙岐曰言天之眂聽从人所欲也疏[illegible]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疏[illegible]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注 叶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疏[illegible]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注 墨子曰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疏[illegible]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辠紂克予非朕文考有辠惟予小子無良注 鄭康成曰克勝也非予武非我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皇則言有惪也無良無功善也疏[illegible]

太誓下第六十三疏[illegible]凡四條皆假在誅紂之後故緝以爲下篇

周書三

惡乎君子而有顯惪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注 墨子曰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發以非之[illegible]

獨夫紂注[illegible]

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獨夫猶一夫也疏[illegible]

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疏[illegible]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 趙岐曰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惪優前代也疏[illegible]

坶誓第六十四

周書四 尙書十

時甲子昧爽注 昧爽旦明也鄭康成說以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疏[illegible]

王朝至于商郊坶壄乃誓注 鄭康成曰郊外曰壄將戰于坶壄而誓[illegible]

王左杖黃戉右秉白旄以麾注[illegible]

曰遏矣西土之人注 遏遠也疏[illegible]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注 天子有友諸侯之誼故偁友邦馬融曰冢大也疏[illegible]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注 御治也治事之臣總目司徒以下亞次旅眾也謂次于公之眾卿師氏中大夫也周禮屬地官凡軍旅[illegible]

王肅則從蓋周先時本有是官周公因之者也鄭康成曰千夫長師衛也百夫長旅衛也[illegible]亦作帥 疏鄭詩箋云思御治也凡引書以御事[illegible]故云御治也以御事爲治事之臣也案[illegible]書傳以太誓司徒司馬司空爲天子三公則此司徒司馬司空當[illegible]之前亦三公矣三公無職而云[illegible]事之臣且司徒以下者蓋三公[illegible]坐而論道無職司今爲軍中事[illegible]無所治且司馬[illegible]兵軍旅乃其所專[illegible]也故以[illegible]事爲臣徒以下也亞次也旅衆也釋言文[illegible]則亞旅是次卿之大夫也[illegible]大夫也[illegible]中大夫[illegible]人教官是地官也[illegible]客會同喪紀軍旅[illegible]以祭祀之等與此經[illegible]氏後也云蓋周先時[illegible]周公攝政時作周禮[illegible]之職是亦襲先時之制也鄭注[illegible]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illegible]鄭以下[illegible]千一百之整數周禮又有百人爲卒之[illegible]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長爲卒卒長其千夫長則以爲師長[illegible]不限定一千人之長乎[illegible]羌去羊反髳莫包反[illegible]詭本或作盧盜史記作[illegible]

武王所遂將來伐紂也[illegible]

戎蠻之國[illegible]南夷[illegible]後漢書[illegible]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注[illegible]

也戈句孑戟也比相次比也干盾也矛[illegible]

修疏說文[illegible]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illegible]

今商王紂惟婦言是用[illegible]

昬棄厥肆祀弗答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爲之太誓恣改作受然則此文亦僞孔氏改注婦謂妲己也史記曰妲己之言是從[illegible]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illegible]

國也春秋傳曰紂爲天下逋逃主[illegible]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illegible]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六伐七伐衍字

也鄭康成曰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

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

[illegible]

勗哉夫子尚桓桓

[illegible]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其威富猶熊之摶[illegible]

虎如熊如羆如貔[illegible]

今文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illegible]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注[illegible]

往也撫在紂都近郊之外故言往商都鄭康成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疏[illegible]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注[illegible]

鄭康成曰所言且也疏[illegible]

武成第六十五注孔氏逸書二十二今亡鄭康成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疏[illegible]

周書五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注[illegible]

在周爲正月也不言正月者時未改正朔故但以數紀言一月也壬辰旁死霸月偏體皆暗也月三日爲哉生霸故二日爲旁死霸也翼日明日也周鎬京也[illegible]

[illegible]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illegible]

爲粤若來者于是而來也月晦爲死霸朔也是月庚申朔饗殺也【疏】鄭注周禮蔟師云讀爲若聲之誤也則若與而讀相近也又儀禮鄉飲酒禮云公如大夫入鄭注讀如爲若七年左傳云歆如忘釋文引服虔注云如而也然則若與如與而三字皆同誼故云若猶而也月明生爲生霸明盡爲死霸晦則明盡故云月晦爲死霸則是晦之又日故云朔也云是月庚申朔者據言粤五日甲子以逆推此經死霸是庚申朔者說文金部文維四月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注】旁生霸月盛滿時謂望也旁生霸猶旁望也是日乙巳于甲乙當爲十七日蓋是月十六日望也庚戌二十二日也庚戌燎于周廟獻紂及紂妻之首也馘所俘獲者之首也乙卯祀馘獻庶馘也【疏】云旁生霸月盛滿時謂望也者謂旁生霸猶旁望也俗作望非也云是日乙巳者據言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當爲十七日乙巳知此日是乙巳矣云于甲乙當爲十七日者劉歆三統麻謂是歲二月庚申朔閏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以推之若無閏則四月庚寅朔知然者以上文月日推之當不然也此準四月有庚戌故知有閏以推則乙巳是十七日望在十六日或十五日相望或在十六日望也乙巳于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此乃經文之誤言以昭告于天故云乙卯祀馘獻庶馘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粤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馘祀于周廟此皆世俘解所言俘獲者之首也者據禮記王制云以訊馘告者鄭注云馘或爲國或作聝耳故字亦作馘所俘獲者之首也者蓋首或耳皆爲馘故云以馘獻也以上經文蓋據劉歆三統麻所引見漢書律麻志引此經者皆據三統麻王莽時劉歆作三統麻所引則此爲古文武成篇亦非經世俘解或漢書此字作則古文血流浮杵【注】杵昌呂反【疏】此經引見王充論衡語增篇

鴻範第六十六

周書六　尚書十一

維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注】汎謀曰訪箕子紂諸父名胥餘箕采地名在畿內子爵也異義畿內謂之子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疏】汎謀曰訪者說文言部文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是汎謀也云箕子紂諸父者馬鄭皆云然也云名胥餘者莊子大宗師云箕子胥餘司馬彪注以胥餘爲箕子名也云箕采地名在畿內子爵也者鄭志荅張逸云微子箕子寶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異義畿內謂之子者鄭注禮記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者釋文引異義公羊說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大傳言繼公子祿父者謂封武庚也

箕子也云釋箕子之囚者箕子不忍爲周之臣而走之朝鮮者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者武王十三年事也此言十三祀則武王十三祀之事可知不可全不爲臣故于十三祀來朝在海外所以異于中國之諸侯以示不敢臣也云武王伐紂乃十有三年其年十二月得箕子不臣也五月王聞箕子朝鮮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蓋武王十三年事此言十三祀朝則武王十有三祀亦是以諸侯來朝也武王于是釋箕子之囚箕子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當亦不甚後乃後來朝容可及秋冬之間猶是十三年內也祀周曰年商曰祀箕子不以爲臣故不敢更祀爲年也者盡尊異箕子不以周之紀年爲之稱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維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注】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聲調陰鄭馬融曰陰覆也騭升也協和也合也彝常倫理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誼以和合民所居之理我不知其常理所次敘也【疏】馬注見釋文云陰覆也者說文云陰覆也會古文雲字是說文會之言覆也以雲覆日也騭升也者釋詁文舉猶生也者以上爲文故引以生之是會爲陰氣覆生也云騭升也升猶舉也者釋詁云騭升也發也猶生也鴻範五行傳云騭之言舉也明發明之也協和也合也者說文云協衆之同和也合也云彝常倫理也者釋詁文云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誼以和合民所居之理者此釋經相協厥居之誼云之誼以仁誼以和合民所居者采呂氏春秋之文呂氏春秋云天之所以覆生萬物而王者助天爲之以發明之也云我不知其常理所次敘也者以經云彝倫攸敘者謂彝倫所次敘也漢書五行志引此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注】陻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今文陻爲伊汨爲曰則陻至入反汨古沒反【疏】陻塞也者說文土部文云汨亂也者鄭注云汨陳其五行汨亂也水曰潤下鯀陻之是亂水性也汨本作汨从水曰聲古音如鶻从曰與从日者相似故汨爲汨汨亂也必知此經汨當爲汨者說文汨水名非其誼也汨字亦作汨亂之汨者以汨治水也汨治水也說文云汨治水也汨字省水則爲曰故云汨亂也此當作汨字古言作曰蓋是汨之省作汨說文云汨水也又云汨治水也汨字省水作曰則汨字之爲曰者也云今文陻爲伊汨爲曰者書五行志引此經故采此文又引陻作伊漢書五行志所引也漢書五行志應劭注云陻塞也此經則汨作曰故以此爲今文也漢書注應劭注與此經陻字同則知今文陻字也云陻至入反者陻音伊反音讀如是乃震怒不畀鴻範九疇彝倫攸斁【注】鄭康成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聲讀畀與斁疇直留反畀必二反斁丁故反【疏】鄭注見史記宋世家集解云帝天也者以天所命下民王者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故云帝天也云王天帝者古文帝作天也別是鴻範九疇之言說文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故云畀與也說文云疇耕治之田也故以九類釋之說文云斁敗也鴻大也範法也者釋詁文云疇類也斁敗也者說文云斁解也詩云服之無斁斁厭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注】殛死先殛後死也

嗣繼也興起也鄭康成說以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疏】云殛死先殛後死也者殛止也是誅罰非殺也殛之于羽山後死以終其年命而死于其所放故云先殛後死也若殛是殺則不必言死者謂殛之于羽山其後死也以經言殛死若殛即是殺則死之言爲煩是以殛之于羽山使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德爲舜所舉故云禹之父方將用禹豈得殺之乃舉其子又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殺人父用其子而舜尚何以忍乎而禹何以忍乎鄭君亦以爲殛是放非殺也引春秋傳見左傳昭七年文也嗣繼釋詁文興起釋言文鄭注見宋世家集解者引春秋傳者傳三十三年左傳文也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彝倫攸敘【注】錫賜也天賜禹大法九類謂洛書也即下文所陳是【疏】錫賜者釋詁文云天賜禹大法九類謂洛書也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下文初一日至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謂洛書本文所謂天賜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是漢經師舊說以九疇即洛書即下文所陳是也初一曰五行【注】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誼也【疏】此五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誼也及次二曰羞用五事【注】羞當爲茍古文茍字作羞與羞相似故誤也茍自急敕也偽孔本作敬漢書五行志亦作羞茍當爲茍者說文茍部云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與義善美同意苟古文茍字苟字从羊省羞字从羊从丑羞與茍字不省是古文茍作羊字之事與羞相似故誤作羞云茍自急敕也者說文茍字義也今本作敬者漢書故志字多作羞爲羞也乃藝文志亦引作羞言惟少學者必實作茍字今本作羞以順五行次三曰農用八政【注】鄭康成曰農讀爲醲醲厚也用五事以班氏已誤作羞矣云醲聲謂醲厚也一說農者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疏】冬反鄭注見正義案說文云醲厚酒也鄭讀農爲醲蓋欲訓厚也醲字从酉農聲故云醲聲謂醲厚也一說者漢書五行志張晏之注也同一說者漢書五行志所引也鄭注乃正義所引與馬融注不同者古漢書不具引其誼云醲字未明故以醲厚之誼不以備一誼說文醲厚酒也次四曰協用五紀【注】協合也合成五位爲之條紀【疏】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協作叶也協合也者漢書五行志云五紀叶協也鄭注曰協合也協字从十从劦故云合也五紀者所以成五位也五位者歲月日星曆也以五位言之五紀故云合成五位也云爲之條紀者應劭注云五紀五行之條紀也案五紀非五行條紀也則五紀者年也月也日也星也曆數也皆所以紀天時故云爲之條紀也五位者韋昭注漢書云五位者五行之位也但漢書引此經作叶是今文當作叶也是五位者歲月日星辰曆數也皆在其中故云五位矣此處五紀之位在東南西北中也次五曰建用皇極【注】建立也皇君也極中也【疏】建立也者鄭注周禮天官敘官云王君也皇君者釋詁文云皇君也大傳云皇者天也不言王者尊之以天也極中也者釋言文次六曰乂用三德【注】乂當爲艾艾治也【疏】乂當爲艾者乂說文辟部云艾治也从辟乂聲故艾字从乂是乂又聲也鄭注周禮云乂治也乂用三德漢書五行志作艾說文案从艸乂聲字从艸义聲當爲艾及說文云艾草也漢書作艾者說文云乂是艾之古文借字又假借作艾也則艾字古今字也艾字乃乂之變乂乃艾之省變故讀从乂聲也云乂當爲艾者古通借艾字作乂也次七曰明用稽疑【注】明用叶卜以問疑也疑事明故之以蓍龜【疏】明字正義本作稽說文云稽留止也今文作叶卜以問疑也者說文卜部云卜以問疑也蓍事以卜筮卜事明故之以蓍龜者莊子曰蓍龜以卜事故云蓍龜也次八曰念用庶徵【注】念念也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疏】此云文念云庶徵衆行得失之驗也

正義引此注而不言誰氏以意度之必是鄭君弟不質言也故不備鄭君也庶徵釋詁文孟康注漢書五行志以休徵爲善行之驗是徵爲驗也下經言肅乂哲謀聖與休徵應之狂僭豫急蒙則咎徵應之是衆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鄉用五福畏用六極 鄉所亮反畏正義本作威乃衛包承詔所改據史書古文訓則僞孔本實作畏畏古文畏也案史記宋世家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皆引作畏故从畏 注 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以上洛書文也初一曰等禹所弟敘龜背凡三十八字一說者用等字亦禹所加洛書止二十字未知孰是 嚮樂五教反 疏 漢書五行志引此文應劭注云言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茲采用之宋世家注引馬融注不具引止云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未聞其詳始置不用也云以上洛書文也者謂五行以下至六極也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則以九疇爲洛書先儒有是說也但五行志備引此文而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則統初一曰等字皆爲龜文矣今云初一曰等禹所弟敘龜背凡三十八字者蓋天道窈冥未必盡宣秘蘊當止示以九疇不復一一爲之次弟且以禹之聖慧豈不能定九疇之先後而必需天爲之弟乎劉向謂以爲著用農用等一十八字龜背有之總三十八字此說似勝五行志故依以爲說言龜背者鄭注易繫詞引春秋緯云洛以龜書成是則洛書龜負而出者也一說者劉向之子歆之說也繼與其父說不同亦頗近似今不能定其孰是故並錄之釋文引馬融注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未詳馬意兼包著用等字言之與抑否與未有分曉故置不錄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僞孔本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叶疑庶徵五福等字上各有一二以至八九等字史記宋世家全載此篇並無此等數目字漢書谷永傳永對策引此篇極無五字說文卜部引此篇叶疑亦不言七然猶可曰引書者不必盡如本文也若蔡邕石經則是寫尚書矣宋洪适隸釋錄石經殘碑此篇有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之文三德上無六字則可知尚書本無此等數目字也且古文簡質上既有初一次二等弟此以下必不重出一二等字明是僞孔氏謬增以亂經以欺世也今悉去之以還其朔 注 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言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金之爲言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在中央土之爲言吐也主吐含萬物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任如深反化呼霸反躍以灼反 疏 水位在北方至吐含萬物並白虎通五行篇文也今本白虎通多脫誤茲則據禮記月令正義所引以正之云水位在北方者易說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是水位于北也云北方者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者北方子位于二十四氣爲冬至于卦爲復一陽動于下而未升故云在黃泉之下明堂月令仲冬之月陰陽爭諸生蕩鄭注云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是陽氣在黃泉任養萬物也云水之爲言準也者周禮考工記云匠人建國水地以縣蓋水無不平準言平也準地必寶于水故水之言準也說文亦云水準也又考工㮚氏云權之然後準之鄭注云準故書或作水水則水準同物也云火在南方者明堂月令云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又云迎夏于南郊是火在南也云陽在上萬物垂枝者夏時陽氣在上長養萬物皆盛長故禾木皆垂枝也云火之爲言委隨也者春秋元命包文火之爲言必委隨于物而後然亦隨物俱盡是委隨之義也云火之爲言

皆也者火能化物故爲化也云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者夏時火主故云陽氣用事堯典云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又云迎春于東郊是木在東也云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者月令云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草木萌動又說卦傳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又云帝出乎震是東方陽氣始動萬物始生也云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者春秋元命包文云金在西方者月令云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又云迎秋于西郊是金在西也云西方者陰始起者陰氣始于午至申而盛故云始起云金之爲言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云土在中央者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是也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云陰陽所生之次也者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鄭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是陰陽所生之次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穡掌下反注同 注 水陰也卑故下火陽也尊故上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从革从革者从火而革也土吐生萬物故可稼穡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稼式邵反穡少力反斂力驗反 疏 水陰也至斂之曰穡並白虎通五行篇文也水陰也卑故下火陽也尊故上者五行篇云水陰也卑故下火陽也尊故上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从革者鄭注易說卦云木者少陽之明也金者少陰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鹹戶𨽻反 注 水王于冬冬主固藏故味鹹鹹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火王于夏夏主長養故味苦苦者所以養也猶五味需苦可以養也木王于春春主發生故味酸酸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金王于秋秋主殺傷成物故味辛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殺也土王于四季含藏四行有中和之性故味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 王于況反長丁丈反藏才浪反 疏 此注亦用白虎通五行篇而改潤之者明學月令云某日立冬盛德在水是水王于冬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故云冬主固藏大傳云冬者中也中也者藏也凡物堅者味鹹故以鹹爲堅味也云五味得鹹乃堅也者易說卦傳云坎爲水其于食也爲鹹又言鹹所以堅之也說文云鹹北方味也云夏主長養也者鄉飲酒義云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也仁也是夏主長養也云苦者所以養也云五味需苦可以養也者周禮瘍醫云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是苦所以養也云五味需苦云者鄭注禮記月令又注周禮疾醫云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是五味以酒爲主也月令云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是木王于春也云春主發生者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是春主發生也云酸所以達生也者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云酸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者

注 周禮疾醫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云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是皆須五味以成也又注云五味者醯也酒也飴也蜜也薑也鹽也金言食物之性收斂故味辛言是金王于秋時萬物皆成熟乃逵也月令立秋鮮殺之屬是也云乃委殺者從下言之其氣收斂故辛以殺之云猶五味得辛乃委殺也者五行之性五味各得其一也云土王于四季者土無正位分王四時之季每季十八日故云四季一歲三百六十日每時九十日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餘十有二日亦皆得七十二日也非四季之月皆屬土也云土不自成非季不高故以土行王四季何以非土則不生水火木金非土不載非土不成其行之不王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和者周禮食醫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鄭注云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于土是滑甘爲五味之主之證

五事一曰皃二曰言三曰眡四曰聽五曰思 皃正見反篇文見後作皃 注 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疏 注人相見之次也者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眡故先皃次言次眡次聽次思以是知其次也

皃曰龔言曰从眡曰明聽曰聰思曰叡 叡悅歲反古文作睿籀文作叡 注 馬融曰發言當使可从叡通也鄭康成曰叡通于政事此龔明聰叡行之于我身其从則是使人从我似與上下韋者我是而彼从亦我所爲不乖刺也聲謂从順也叡深明也 刺七亦反 疏 馬注見宋世家注鄭注見詩譜正義及正義反覆以決之云此龔明聰叡行之于我身其从則是使人从我似與上下韋者我是而彼从亦我所爲不乖刺也者此經言皃曰龔以下皆于我身是以从爲人从我與上下文韋者也然皃龔則人敬之言从則人从之言之云與人說之是也鄭注見詩譜正義乃之後于說文說文訓叡爲深明叡字云从叡從目谷省是也 義者不同鄭馬皆从聽从則是馬意亦似从順似以从爲順从之解以此从順也解釋亦當其上下文 云我身則云聲聽从顯从之从順也叡取明叡釋文從此從此曰乃順從此云从其叡聽叡謂顯明聰叡也 取叡其字曰順從出 此乃从是省 上順之 馬爲長 聲字 从 讀从 也明也

龔作肅从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叡作聖 哲詩小雅小旻云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也是古文作哲哲字作聖乂當作艾字 注 鄭康成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皃龔則臣禮肅君言从則臣職治君眡明則臣昭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叡則臣賢智 晳星歷反 疏 鄭注見禮記祭義正義樂記正義也云君皃龔則臣禮肅者鄭注大傳云皃五事之次也云君言从則臣職治者春官云言從則臣則是謂能敬其事也云君眡明則臣昭晳者義爲大傳之云五事臣下所奉行也鄭注云致其事也云君聽聰則臣進謀者賢聖之心是致之也傳云思心不叡是謂不聖鄭注云心明曰聖則言君聽聰則臣之謀進矣君思叡則臣賢智者君不聽則臣不能進其謀也不賢則不能致其事君之心不叡則臣不能致其事也 大傳不言臣之賢智而云君思叡則是以致君之聖也故鄭以爲君臣相通之理也云然者孔穎達正義之言也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注鄭康成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若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賄呼罪反詰起吉反朝直遙反疏注見正義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者食貨爲最先民之天故爲先貨所以之有無利民用故次之祀所以致力于神故次之又民之上後然祀故云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食貨既足然後祭祀司空在民上司徒司寇者先王後祀之功在尊君親上故次以司空其後事以致故後以司徒教民使民也故次以司寇賓以師行故次以賓師其事不在王國者以征伐爲最後故次以師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是其官名也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者周禮天官有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之官有職內職歲職幣掌貨賄之官若司書主貨賄皆屬大宰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民之官者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是也云司徒掌教民之官也者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又云以鄉三物教萬民是其官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又云以五刑糾萬民又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是其官也云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若周禮大行人是也者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又掌客云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是也云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者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是其官也鄭必以官言之者以經云八政政事必各有官司之故以官言之鄭必云若周禮者以其事或與周禮同或與經互相發明故云若甚精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注分至啟閉以紀歲朔望朏晦以紀月永短昏昕以紀日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逡以紀星辰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

厤音歷分扶問反贏音盈縮所六反朏芳尾反又普忽反疏此注用戴氏震說也震字東原休寧人善天文精于厤數所著有原象之書推步等書茲采用其原象說云分至啟閉以紀歲者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啟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日行黃道南北之中交于赤道是爲分日在牽牛南至之極在南是夏至日在東井北至之極立春在營室立夏在畢立秋在翼立冬在尾冬至日在牽牛日月之會以爲歲也云朔望朏晦以紀月者朔爲月始與日會也望爲月滿與日相望也朏月之初生者月出也謂始生明日三日月生明也晦月盡也謂月之終日也云永短昏昕以紀日者日永日短謂晝夜之長短也昕謂旦明也昏者日入也云列星見伏昏旦中以紀星者

書經

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昏見也夏小正云三月參則見五月參則見者皆謂昏見也晨見曰朝覿晨伏曰夕伏昏中旦中是也鄭注月令云昏明中星是也云日月躔逡以紀星辰者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會也

事爲六鄭注五行傳云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爲陰陽覆成五行言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則極之道也故以取象焉

極注君以性情覆成五事立中和之政也

皇極皇建其有極

于女極注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于女取中正以歸

心也疏注亦見宋世家注

錫女保極注鄭康成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疏注亦見宋世家注云又者承上而言故云又中之道者謂保守中正之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注人謂臣也凡其衆民無有淫佚爲朋黨者臣無有比周爲惡者維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

疏云人謂臣也者以經既言民又別言人則人爲臣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注猶謀也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疏猶謀釋詁文馬注見宋世家注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注雖嫌皇大也則法也言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亦不罹于咎惡是其人可教也使合于中者當寬大其法以受之

疏中不麗于惡則是猶可爲善之人故云可教之使合于中者寬大其法者雖未合于中且受而教之是寬大其取人之法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注而女康安也女其安和女之顏色以宣示人曰我所好者德使明知上之所好而從之庶能叶于極也夫然後女則予之以爵祿則是人斯期望于君之極矣

疏禮記中庸云柔而強鄭注云而之言女也釋詁文云我所好者德使明知上之所好而從之者孝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注無妻曰鰥無夫曰寡是皆窮民毋侵侮之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聲讀一讀畏爲威言威以御之也

疏云無妻曰鰥無夫曰寡孟子梁惠王篇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是皆窮民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注羞進也邦或爲國

疏羞進釋詁文云邦或爲國者史記作國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注凡其正人先富之以常祿則可使人勸于善而有好于女家矣乃若女不能使之有好于女家者是人斯爲辜惡之人矣一曰无已也

疏公羊桓三年傳云既者何盡也亦古文既字故云既盡也

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注鄭康成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注遵循詛法也疏遵循釋詁文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此經高誘注云詛法也茲采用之毋有作敀遵王之道敀正義本作好茲从說文所引注敀ㄙ敀也儇公平于曲惠也ㄙ息夷反俗作私音同詛疏此注亦用高誘呂氏春秋注也云敀私敀也別儇余六反爾疏者敀本于性情不必皆ㄙ以言作敀則是有意作之故以為私敀下言作惡亦同此矣云儇公平于曲惠也者儇之言賣謂市私恩曲意以行惠也若昭三年左傳言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是也宋世家注引此馬融注亦云敀私敀也以不若此詳故舍彼引此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惡烏路反注作惡擅作威也疏此注亦用高誘呂氏春秋注事為威虐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案說文云攩朋羣也从手黨聲然則此黨當為攩但經典黨字相承用之久矣蓋通省假借字也姑仍作黨注鄭康成曰黨多黨聲謂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蕩羊鼓反古文疏鄭注見宋世家注聲謂以下亦用高誘呂氏春秋注也引詩者齊風南山篇文毛傳亦云蕩平易也故引以為證也毋黨毋偏王道采采采皮延反箕反偽孔本作便便程已于堯典采章之下釋之矣此文據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作便便則與五帝本紀堯典文采章作便章采程作便程采在作便便在正同以相比況則此采是采非平平矣注采采辨治也疏云采采辨治也者毛詩采菽傳也案今史記引此作王道便便則今詩作平平與尚書采采誤平亦正同其作毛公元文也必是采采故此以為韓詩作便便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服虔注云采采辨治也不絕之貌詩與毛詩同傳合又案偽孔氏改古訓而于此傳亦云辨治蓋由謹治之道無能易之故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注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登反今通作頗疏注見宋世家注會其有極注鄭康成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為臣也疏注亦見宋世家注歸其有極注鄭康成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疏注亦見宋世家注曰王極之尊言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則皆作皇極而推此處作王極則此同且據馬注王不屬極為詛則固當有異此當从史記作王皇極作王偽孔本概作皇也注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疏亦注見宋世家注云王者當盡極行之不以王極字聯屬為詛者據下文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參觀而文則此王謂王者言王者皇其極所謂極即是皇極是彝是訓于帝其順史記作順孔本作之極王則不作皇字解也注則馬本亦作順案史記及馬本皆本孔氏古文今从之注彝常也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為順也疏彝常釋詁文馬注亦見宋世家注案當云是大中而常行之道用是教訓天下疑引者脫一道字凡畢庶畢極之尊言注馬融曰亦盡極尊陳其言于上疏注亦見宋世家注是順是行此順字偽孔本亦作訓案史記作訓茲从之注肅曰畢內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內如字合反疏案肅注見宋世家注是謂天子順行民言奈鄭注不可得聞無可折衷據云民內言于上與上條馬注合則順行民言詛蓋不謬姑仍其說以近天子之光近附近反注近附也天子順行民言庶民得以附天子之光矣疏近附頻文宋世家注引王肅注云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案近之為益古無是訓肅詛非是故不曰天子作畢父母以為天下王注庶民歸附天子乃曰天子為民父母為天下所歸往矣大傳曰毋能生之能食之父能

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食夕反疏經言為天下王此注云為天下所歸往者白虎通號篇云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蔡邕獨斷亦云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是也引大傳者周書洪範傳文是此經之詛彼傳又有云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是乃申說生之食之教之誨之之詛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鄭康成曰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疏詩鄭箋云正直者謂不枉曲正義彼引此注且申之曰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以柔濟剛而能以剛濟之故云剛克柔克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也三者各為一德是也云寬猛相濟者昭二十年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故可以成治立功也云剛則彊柔則弱者謂一于剛一于柔者若左傳晉陽處父以剛見殺溫大夫趙罃以柔惟和者故無勇而被獲故云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變友柔克不正義本作弗茲从史記變本作燮从叶反注鄭康成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疏謂變和也變或為內行下孟反差初宜反疏鄭注見上經正義言史用三德當用三德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然則三德當用一德之人治之使者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但使守其舊職而已者安平之國無事紛更故但云使不失舊職而可矣云不順孝敬之行者若周禮大司寇不孝可知故云刑亂國用重典也云使剛能之人誅治之者中和之行富寬或以鎮撫之而已變和釋詁文史記作沈潛五年左傳引作沈漸以內內亦為柔克沈漸剛克云內亦柔克沈漸剛克之从注沈陰也潛積也陰謀潛積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故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疏宋世家注引馬融注云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故从古作沈漸與馬本不同故改其意而用之蓋沈潛伏今考其實斷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案馬本蓋作沈潛故云潛伏今考其實伏天多沈陰是沈陰同詛故云沈陰也明堂月令日季春行秋令日漸故云漸積也云陰謀漸積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易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是賊臣亂子傳文以言人執亂之人也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者公羊莊三十二年使剛能之人亦當誅也高明柔克注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惠褱也作褱今通疏褱見宋世家注亦以喜友柔克也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辟必益反注馬融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康成曰此凡君明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俗作手傍善非疏馬注見宋世家注辟君釋詁文坊記及喪服四制皆云土無二王坊記又云春秋不書王喪恐民之惑也是諸侯不得僭王者言王者關諸侯也者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言王而言辟之言君諸侯于其國內全乎為君故云天子不也遠訓王制云家國三命二卿命于天子一鄉命于其君小國

二卿皆命于其君是諸侯得專爵命大夫也康誥云之書而云家明乃罰是諸侯得專刑罰也禮記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是諸侯得專刑罰也禮記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諸侯亦得備美食故知言辟是關諸侯也鄭注見公羊成元年疏及宋世家注云凡君臣之言凡是最括之詞然則鄭意亦以維辟謂天子諸侯與馬同詛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辟由益反忒土得反注鄭康成曰害于女家禍去至凶于女國亂下民肅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疏謂辟褒僭差忒疑也權歸于臣則下僚語附用是頗僻不正民將生心用是僭差疑貳矣今文凶上有而字復扶又反起盈反疏鄭注見公羊成元年疏肅注見宋世家注正義云大夫稱家采地也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又謂大夫為家也是也詩毛傳云辟為褒也僭差也毛詩鼓鐘傳云民之多辟鄭箋云民之行多為邪辟者是也不須之者漢書王嘉傳封事上言董賢董謂事以詞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云人傾不正民用僭差不壹也誅不忒也其詩云其儀不忒毛傳云忒疑也云壹之謂式為疑似優于馬詛也云權歸于臣則下僚是疑貳是歷代皆然悉數乃為更僕未可終也稽典之中凡人與者皆以民為官僚故此以人為下僚也云民將生心者若隱元年左傳云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也而君將有生疑貳之心者故云民將生心也民上有而字者蔡邕石經作而國因于家國今文此也疏臣侵君權箕人世反从竹巫與古文巫字俗省从竹巫注鄭康成曰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疏謂問龜曰卜問蓍曰筮書式鄭注立亦見正義疏鄭注見正義建復言立故鄭云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茲用其詛說文卜也周禮春官敘官云問龜曰卜問蓍曰筮亦用說文卜也又竹部云卜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又竹部云卦上云問蓍曰筮則筮者以問龜易卦用蓍也是卜者以詞問也乃命卜筮如譬處蟠注云謂問于蓍龜曰雨曰霽曰圛曰蠢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貳蟠所引皆作霽偽孔本同圖弟昔反正義本作驛及圖霽注皆引作圛偽孔本亦同茲皆从其舊文及周記及正義以日蒙置日圛上茲據史記及周禮注作貞悔茲从說文所引貞土得反偽孔本作悔从史記注鄭康成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蠢克也二衍貳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兆之兆卦之名兄七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气如雨然也霽者如雨止之雲气在上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蠢者气不釋鬱冥也克者如祲气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貸聞舊說云圛者如升雲半有半無衍演也廣也貸熊也古文圖為弟蠢為霚反七稅反隨反衍反又夷昔反聲苦反浮反讀用謂反鄭注見宋世家注云卜五占之用也據此則鄭本作卜五占之用與史記同偽孔本作七字誤

與貞悔則悉少占之用二爲句矣鄭不从之者說文卜部云視兆問也从卜口然則占本爲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占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但兆卦皆有繇詞皆須推究故八筮皆得言占故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又義鄭士冠篇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是筮卦亦云占也此交占與衍貣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推衍卦意不得以占屬筮故鄭以卜五占之用爲句馬融非也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者鄭注周禮占人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然則謂兆之氣色濛然形象如欲雨然也云霽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者釋文云霽說文雨部云霽雨止也故知兆象如雨止之明旃釋天云濟謂之霽郭注云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詩云圖之得名爲蒙者色澤而光明也者案鄭箋詩云圖色也又注周禮占人云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此吉色澤而光明是吉兆矣云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者說文雨部云霧地气發天不應也云克者如祲气之色相犯也者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鄭仲師注云祲陰陽气相侵也名爲克卽彼陰陽之气相侵犯也云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者易卦乾下坤上爲泰坤下乾上爲否泰象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否象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是卦以下爲內上爲外也蠱卦巽下艮上巽爲風艮爲山僖十五年左傳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說文卜部亦云易卦之上體也貞正子夏易傳謂也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者晦是月之終卦終于上猶月終于晦故上卦曰悔取終之誼也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貣者易繫辭上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衍貣者謂推演其誼以盡其情狀易繫辭上云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又云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之謂衍貣與聲誼舊說者說文口部引此經曰圖而說之云圖与字半有半無是其誼說也叔重受學于賈侍中遠所習古文尙書說用賈逵說此經圖字古文作悌賈君从今文定爲圖卽此衍字賈君尙書說也在鄭君之前故曰舊說鄭君不用是說者蓋以賈與兩生之說雲氣在上相似故鄭以爲衍字之誤也其之雲氣在上光明矣與鄭所言色澤而光明諸合而與比濟兩止之雲氣在上光明矣與鄭所言色澤而光明諸合云大衍之數五十鄭注云衍演也廣也者易繫辭上文衍演也廣也釋名云大衍之數五十此二誼乃足也貣字下心今釋名从俗文矣說文云貣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謂卽衍貣之誼也云古文作悌者貣之言態則衍貣謂推衍其意也云古文圖爲悌者鄭箋詩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圖故以悌爲圖彼云正義云古文尙書圖作悌鄭依賈氏所奏別作圖于古文則爲悌非鄭氏之誼也云有五曰圖注云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圖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圖故鄭依賈氏所奏別定爲圖于古文則爲悌秦今史記作曰濟蓋篆書偏旁心字作出與水相似容或謂爲悌司馬子長从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其必从古文作悌後人寫其書誤作涕鄭注周禮大卜引此文作曰圖曰蠡是古文

立時人作卜筮注鄭康成曰立是能分兆卦之名者以爲卜人筮人疏注見宋世家注三人占則从二人之言注鄭康成曰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卜筮之道幽微難明故之深疏注見賈公彥儀禮士喪禮疏及宋世家注云卜筮各三人者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占者三人鄭彼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又周禮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卜筮各三人亦可知矣云大卜掌三兆三易者以卜占兆者三人則掌三兆可知筮者亦三人則掌三易也周禮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亹罅是用名之焉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云連山似山出內气也歸藏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是鄭說三兆三易旣用子春說矣鄭君易贊乃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周禮注異者蓋鄭據于春三兆三易之注而問云于春何由知之鄭答之曰近師皆以爲然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于春說如此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于春說然則三兆三易其說難定鄭君且不敢專从近師皆以爲然也

云從其多者謂三人之中从其多者一人爲少二人爲多故六年左傳欒武子曰善鈞从衆商書曰三人占从二人衆故也是其誼也案二人之占必悉同則从不待言矣若三人亦不盡同則从其多亦可知矣

女則有大疑注女女武王也疏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注鄭康成曰卿士六卿掌事者謀及卿士庶民先盡人事心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者示不自事也或曰精微無尚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疏鄭注見正義士之言事也禮六官惟冬官掌事此言六卿掌事者蓋冬官雖專掌事其實治教禮政刑各有事也五官冬官一職不得謂非掌事也則卿爲六卿之人也事以卿士以下並白虎通蓍龜篇文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注馬融曰逢大也疏馬注見釋文逢字孔本作逢說文衣部云逢衣大祫也鄭注禮記儒行云逢猶大也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龜从筮从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龜从筮从女則逆卿士逆吉注鄭康成曰此三者皆从多故爲吉疏注見宋世家注逆俗作逆音同而誼別矣女則从龜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注鄭康成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竟內則吉竟外則凶疏注亦見宋世家注案龜从筮逆者僖四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从長是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注鄭康成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人猶不可以舉事疏注亦見宋世家注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注鄭康成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疏注見正義案五事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罰恆暘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罰恆燠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故鄭君以雨爲木氣暘爲金氣燠爲火氣寒爲水氣風爲土氣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注曹是也言是五者備至各順其敘則庶艸蕃廡也疏注子曰釋詁文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引此文云五氏是古今字通此云氏是也者據漢儒異讀矣此經曰時五者來備鄭云時是也言是五者來備至各以其敘矣何又言各以其敘也孔氏讀曰時爲句屬上爲諸乎孔言五者各以時來備至各順其敘也變異于古後孔讀曰時之文孔讀非是說文云蕃艸茂也从艸番聲蕃字从大从林也舞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廡也從世從林也是繁蕪之字廡說文以爲堂下周屋之名與庶同意也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注極備謂所謂恆也亡讀曰无孔子者之中一者極備或一者極亡皆凶疏備是具足之誼言極則過多矣下文所謂恆暘之等皆謂常久如是亦過多故云極備節所謂恆也云亡讀曰无者古字亡无皆以亡爲无如詩谷風云何有何亡是亡字亦通也詩云或以亡爲无周禮司市云亡者使有鄭仲師注云亡者无此物則利其道使之有又五行志引此經亡作无孟康注云善行之驗也孟康注漢書下文皆雨暘之屬是由急恆之驗也蓋采用之案行之驗曰休徵注善行之驗也五行反疏漢書 曰肅時雨若注見曰木肅則見事得見事得則木氣應故時雨順之疏木見日鄭誼也漢書五行志云木氣應故云肅則見事得事故云時雨順之 曰乂時暘若注言曰金乂則言事得言事得則金氣應故時暘順之疏言曰金亦鄭誼也漢書五行志云金气也故云金氣應故時暘順之 曰晢時燠若注晢則視事得視事得則火氣應故時燠順之疏視曰火亦鄭誼也漢書五行志云凡視傷者病火氣故視曰火鄭注上文云明作晢故云晢則視事得視事得則火气應故時燠順之 曰謀時寒若注聽曰水水氣應故時寒順之疏聽曰水亦鄭誼也漢書五行志云凡聽傷者病水气故聽曰水鄭君上文注云聰作謀故云謀則聽事得聽事得則水氣應故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注孔子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猶土之兼載四行故思心通則土氣應則時風順之今文逆作句也疏鄭注大傳五行傳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思心者所引孔子之言今不可攷矣據此云說休徵曰則是說此經者也以其言兼四者而明此下故云然則貌言視聽思心四者皆以思心爲主故鄭注大傳五行傳以爲聖通也云土氣應則時風順之者土之含載四行猶思心之通四事故云土氣應則時風順之也以上下疏對休徵之驗也 曰咎徵注惡行之驗也疏咎與休對孟康注漢書云咎徵是惡行之驗 曰狂恆雨若注鄭康成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恆雨若疏此鄭注五行傳注也漢書五行志云人君行己體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是鄭君說狂之誼云貌曰木木主春者月令云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故云木主春云春氣生者說文云春推也从艸屯从日艸春時生也鄭注上經云木施生故云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恆雨若者五行志云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春與秋相反春陽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陰則致春陽常旱也亦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 曰僭恆暘若注鄭康成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恆暘若疏此五行傳注亦鄭注也漢書五行志云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故鄭云君臣不治則僭差矣

云謂日金者[illegible]明堂月令云某日立秋盛德在金故云金主秋日合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氣浸盛故云殺氣也故恒暘者月令孟秋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是殺氣失所以旱也

曰荼恒奧若荼或作舒[illegible]反僞孔本作豫正義本作燠[illegible]漢書皆作舒大傳作荼古以荼爲舒字也故从荼史記漢書皆作奧茲从奧注鄭康成曰君臣不

察則舒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恒奧疏鄭注云荼讀爲舒遲之舒[illegible]是古禮記玉藻說延劉云諸侯荼鄭注云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是古字或以荼爲舒也此荼據大傳作荼史記及漢書則作舒何休注公羊成六年傳引此亦作舒然則大傳作荼乃是假借以舒爲舒字故从鄭君禮記注讀也此鄭注亦五行傳注也漢書五行志云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云君眠不察則舒緩矣云視曰火者鄭注五行傳云視火也五行志云火主夏者禮記鄉飲酒義云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故云夏氣長長氣失故恒奧者五行志云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

曰急恒寒若注鄭康成曰急急促自用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恒寒疏云急急促自用也者急與促同義也云君臣不謀則急矣者漢書五行志云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云聽曰水者鄭注五行傳云聽水也五行志云水主冬冬氣藏故云冬主藏藏氣失故恒寒者五行志云冬藏之氣[illegible]

曰霿恒風若霿从雨矛聲當音毛孚反或音莫[illegible]反聲之轉也爲孔本作蒙史記作霧蒙霧皆假借字[illegible]漢書作霿與孔本同注鄭康成曰霿聲近蒙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奧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聽氣失故恒風疏霿毛紐反[illegible]反內奴還反疏云霿聲近蒙者[illegible]是此經之注見正義天耶氏[illegible]蒙冒也[illegible]云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illegible]心不明則[illegible]之故也[illegible]五行志云[illegible]土氣故云土主四時[illegible]十五日之[illegible]

[illegible]

星恒星也恒星甚衆庶民之象且有好尚亦似民此以下段論以言王極出政之事也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康成曰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陽北宮好奧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illegible]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皆毋易百穀用成乂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皆死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注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兼四時也卿士分職治事如月統于歲師衆尹正也衆職之官統于卿如日統于月畯民材千人者鄭康成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獨風雨寒奧而已疏[illegible]

[illegible]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鄭康成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illegible]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illegible]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注[illegible]

王者政令四時各有宜也[illegible]

[illegible]

奇古厤家有九道入行之說所以致其差也借青絲白黑以火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絲道爲正南立夏絲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二度半而入陰厤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无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復在秋分无南北緯而入陰厤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復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復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无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復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无南北緯而入陰厤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絲道又三十交復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絲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季過半循二青道四季過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絲道十八季過半八行一朔古厤以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圭今厤謂之正交古厤自北而南爲正交今厤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入疑之至元而遂廢致諸古厤未有明皆其必分之故者絲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致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若此類是也案戴氏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蓋戴氏善天文又長于厤算故能言之精審如此也鄭注見禮記月令正義云四時之閒合于黃道者謂四季土王之日也合于黃道則與日同道炎漢志紀月之行止言其四時從青絲白黑之道而不及黃道故用鄭注以補其未備案鄭君此注必更有言當不止此八字而禮記正義所引止此而已不得闕其詳矣云以諭王者政令四時各有宜者王者出政必順天時若明堂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之等謂之反令則必有災月令具言之矣漢書魏相傳相奏表云東匚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匚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匚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匚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匚之卦不可以治西匚之卦不可以治北匚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是四時政令各有所宜也此經是說王極之事則此言日月之冬夏異行乃是諭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月去中道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迻而西入畢則多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春秋說曰月離于箕則風颺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以諭王之不極政教失中雖从民欲不能無亂滂普黃反沱度河反疏云言失中道云云至言多雨也亦漢書天文志文案志云其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迻而東北入其若東南入軫則多風是然矣志又云西匚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迻而西入畢則多雨此則非鄭君誼也依鄭君之誼雨爲木氣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畢好其妃故多雨也志又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是亦一說也以北東南皆陽道西則陰道也引詩者小雅漸漸之石篇文彼毛傳云月離陰星則雨與志言出陰道相似也云言多雨也者釋滂沱之誼爲多雨以證月入畢則多雨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殁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它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不宿畢乎它日月宿畢竟不雨有若无以應是滂沱爲多雨之證也引春秋說者春秋緯文以證月入箕則多風也春秋說本鄭注所引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者亦鄭注也並見正義不備鄭者欲以春秋說與所引詩詞聯比以同譬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不便識別故也日在下而光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日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止言月故解所以不言日之故以日從星不可見也云以諭王之不極政教失中雖从民欲不能無亂者上以月之行諭王者政教則此言月失道而從星是諭政教失中也庶民維星則從星是諭從民欲月從星而風雨則風雨非時風時雨故知以風雨諭亂也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逌攷悳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斷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斷籀文折从艸在冰中冰寒故折注鄭康成曰此數本諸其君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君所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君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爾康寧人平安也逌攷悳民皆攷有悳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愚懦不毅曰弱案大傳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从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皃不龔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从則致逌攷悳皃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气性相感以誼言之思睿則无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霿則不通傷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昭晳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从由于悳故攷者悳也不从而无悳所以惡爾皃龔則頌儀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皃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所以弱也惡烏路反佼吉窈反夭依少反齔初覲反冠古亂反當多浪反擾如少反俗作手傍憂非頌余封反俗皆作容音同而誼異矣疏注見正義及詩既醉正義云此數本諸其君者謂福先壽極先凶短折是其欲惡之君者壽是人所君欲凶短折是君所不欲也云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者謂富以下四者亦皆人所欲疾以下五者亦皆人所惡其欲惡皆有甚與不甚各隨其甚不甚爲先後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也考成釋詁文云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者考終命與六極之惡相對惡是皃醜故解考終命兼佼好言之佼好非必姿媚但容皃端莊爾云福者備也者禮記祭統文備者百順之名無所不順之謂也說文示部亦云福備也云未齔曰凶者說文齒部云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从齒七聲鄭注周禮司厲亦云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則未齔謂七歲以下義禮喪服傳所謂無服之殤也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昏曰折謂不及三十也案男女三十皆娶之限非必三十而始昏容有既昏而夭猶未滿三十者亦爲折也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艸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案福極皆止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敗悳不可通矣又兄喪弟父喪子自是屬凶不得以爲短折其說謬甚吾从鄭誼可也引大傳者伏生書傳之五行傳也案彼傳云皃之不龔是謂不肅氒罰常雨氒極惡言之不从是謂不艾氒罰常暘氒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氒罰恆奧氒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氒罰恆寒氒極貧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氒罰恆風氒極凶短折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氒罰恆陰氒極弱是傳以咎徵罰不以六極爲罰鄭君引之而以六極爲罰者以六極是天所以畏懲人即是天所以降之罰矣鄭用大傳之誼不況矣又其所以畏極由于某事失者其誼具于大傳之注案鄭注大傳以思心屬土土殖萬物殖气失則于人爲凶短折視屬火火主夏夏气長長气失故于人爲疾言屬金金主秋秋气殺殺气失故于人爲憂屬水主冬冬气藏藏气失故于人爲貧皃屬木主春春气生生气失故于人爲惡王極象天天爲剛悳剛气失故于人爲弱是其誼也云反此而云以下者以五行傳止有致極之文无致福之事故鄭君反覆推言之以見福亦由于五事壽者凶短折之反思不睿則凶短折故睿則致壽富者貧之反聽不聰則貧故聰則致富康寧者疾之反視不明則疾故明則康寧逌攷悳者憂之反言不从則憂故从則致逌攷悳考終命者惡之反皃不龔則惡故龔則致考終命言考終命則壽可知大戴禮踐阼武王帶名有云龔則壽誼與此合云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气性相感者人之福澤關乎命運稟乎初生故云行運气性言所以致富致極之故不但行運气性相感召實有至理存焉也云以誼言之以下反覆推明五事得則致福失則致極自然之理也

分器弟六十七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七

旅獒弟六十八注孔氏逸書二十三今亡

周書八

旅巢命弟六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九

皇淸經解卷二之三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十九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金縢弟七十

周書十　尚書十二

旡克商二年王有疾不念念芳茹反僞孔本作弗念正義本作弗豫說文引作不念茲从說文注克商之年歲在鶉火是年歲在壽星故曰二年念喜也疏詩豳風正義引鄭注以爲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正義引王肅注以爲克殷明年案如肅說則當云維克商二年矣經言旡克商二年是不數克商之年而云二年鄭誼是肅說非也云克商之年歲在鶉火是年歲在壽星故曰二年者國語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謂歲星也歲星爲陽左行于天太歲爲陰右行于地皆歲歷一辰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在協洽鶉火午也協洽未也明年歲星在鶉尾則太歲在涒灘鶉尾巳也涒灘申也又明年歲星在壽星則太歲在作噩壽星辰也作噩酉也是年歲在壽星則克商之後二年矣此雖未用鄭注宜依鄭誼以說也念喜說文心部文二公曰

我其爲王穆卜爲于偽反 注 二公太公召公穆敬也鄭康成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召上照反 疏 史記魯世家錄此篇文偁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念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故此云二公太公召公釋訓云穆穆敬也單言穆書亦同誼又尙書大傳虞傳說於穆清廟之頌云穆者敬之也故云穆敬也鄭注見魯世家注據下文周公言未可以戚我先王故知二公欲就文王廟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注 鄭康成曰戚憂也周公旡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 樊毅修華嶽碑云垂耀萬齡又繁陽令楊君碑云俾延壽齡則古者年齡字從車傍與車閒之輪同字俗變从齒傍非也故說文齒部旡有齡 瘳敕留反 怖滂故反 疏 注見正義小明詩云自詒伊戚毛傳訓戚爲憂故鄭云戚憂也云周公旣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者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其事也周公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容不聞是言旣聞是言則武王于時年未九十三必知其疾必瘳矣然謂周公以此之故而止二公之卜則似周公將欲以功自居不欲二公有其功也周公豈其然乎鄭云然者以周公旣知武王必瘳則無庸卜矣何爲止二公之卜而自卜乎且經言公乃自以爲功又言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之說亦謂公欲以武王疾瘳爲己功也鄭蓋據此爲說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壇徒丹反墠常演反 注 馬融曰壇土堂鄭康成曰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聲謂封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者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也功或爲質處昌慮反 疏 馬注見釋文云壇土堂者築土爲壇必四面起堵將如堂基然故曰土堂鄭注見正義云壇墠之處猶存焉者案漢書地理志鄭水出左扶風鄭縣東南後漢書言鄭君西入關事扶風馬融然則鄭君蓋嘗至鄭目睹其壇墠遺地而云然也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者鄭注禮記祭法文然除地者謂去草萊除空地爲廣平之場墠即場也即于其中聚土而築之爲壇故云封土曰壇猶周禮封人注云聚土曰封也云三壇者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也者以下將告太王王季文王又別爲一壇于南方周公所立故知此三壇是三王各一壇也云功或爲質者史記云周公于是乃自以爲質蓋讀質當如周鄭交質之質謂以己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此誼當是顧後文云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史記亦作自以爲功據文當前後相應故於經仍作功而存質字于注 爲壇于南方北面 注 別爲一壇于三壇之南周公所立也言北面則三壇南鄉可知鄉許亮反 疏 北面則鄉三壇矣然則三壇亦鄉是壇故云三壇南鄉可知斯亦君南面臣北面之誼也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注 鄭康成曰植古置字聲謂秉執也珪古文圭 疏 鄭注見正義論語微子篇云植其杖而耘是置爲植今文植乃古字故云植古置字又說文木部植字重文作櫃从置是古字植與置同也秉執釋詁文珪古文圭者說文土部文 史乃冊祝曰祝之又反 注 鄭康成曰冊謂簡書也周公所作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疏 鄭注見魯世家注冊者編竹簡爲之其製字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故云冊謂簡書也案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冊不及百名書于方蓋用一簡則易盡故字少者書于方字多者用冊編竹簡爲之此祝詞凡百二十有入字故書于冊云周公所作者以祝詞說之至云開籥見書所能代爲自是周公自作云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者

史官讀此周公所作之祝詞以告于三王也偽孔氏乃謂史爲冊書祝詞非是 維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遘工豆反 注 鄭康成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聲謂遘遇厲惡也 疏 鄭注見正義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王王季文王當名武王偁元孫發今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開金縢之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斥名而云某後錄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字故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同此可知矣遘遇易彖傳文厲惡毛詩瞻卬傳誼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子將吏反 注 鄭康成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爲于偽反 疏 注見正義云丕讀曰不者古丕不一字通說具般庚上篇疏皋陶謨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謂不暇子愛其子故云愛子孫曰子禮記中庸云子庶民鄭彼注云子猶愛也誼與此同也史記云是有負子之責于天是言三王不救元孫將負上天之責故云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也 以旦代某之身 注 旦周公名也君父疾病方困臣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爲之請命于鬼神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不可代也出于忠孝之誠不能已爾用公傁爲之爲于偽反後者如字 疏 逸周書柔武小開武寶典寤儆諸篇皆言召周公旦大開武言訪于周公旦是旦爲周公名也此文言以旦代某是周公自名于三王之前也故云旦周公名也正義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者在何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此注君父疾病方困以下云云祖鄭意以爲說也 予仁若丂耐多材多埶耐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埶不耐事鬼神丂字从書古文訓本作考埶本作藝牛祭反 注 仁若衍字也丂古文巧俗讀丂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耐字屬丂讀巧耐故多材埶也周公自譽而謂元孫不若者謂三王欲取元孫毋寧取旦譽羊諸反 疏 史記魯世家云旦巧能多材多埶无仁若字故云仁若衍字也案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所錄實爲孔氏古文是當據之以正偽孔氏書也云丂古文巧者說文丂部云丂氣欲舒出乃上礙于一也丂古文以爲于字又以爲巧字則以丂爲巧乃古文段借也云俗讀丂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者崇文總目云開寶中詔以陸德明所釋尙書乃古文考字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然則今之尙書正義所據皆唐明皇所定今文非古文之本矣唐時已改丂爲考字而孔氏之本不存也考工記曰此字以爲巧字則爲考字誤則亦以丂爲巧字以考爲巧之誤是其證也孔穎達唐人據其所讀今文而改解爲考字是誤讀而增不以爲仁若考之解及唐之改字皆非也古作丂者今文遂作考矣考字亦有以爲巧者故云非也者說文丂部云丂气也耐能也說文云耐字从而从寸或从彡又作能故以耐爲能古文或用耐字偽孔氏以丂爲考則與下讀耐字屬巧讀不以巧耐故多材多埶上不當耐字孔氏誤讀也 乃命于帝庭尊右四方用耐定爾子孫于下地 注 尊布右助也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右助四方用是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對帝庭言故曰下地 疏 尊布說文寸部文右助說文口部文又部又重出右字訓手口相助則誼校詳也云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右助四方者馬融注也見魯世家注不偁馬融曰者欲使注文融洽不便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是武王受命帝庭之事也云對帝庭言故曰下地者帝者天帝對上天言則地爲下矣言下地云者此者欲見下地即指謂人世不謂地之下也 四匚之民罔不祗畏 注 祗敬 疏 祗敬釋詁文說文示部同 旡隊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躳歸 旡隊二字偽孔本有之姑从偽孔隊直類反 葆史記文寶本作寶旡所字葆並从史記躳因偽孔本作依 注 鄭康成曰降下也葆猶主也有所躳歸爲宗廟之主也聲謂主命使元孫爲祭祀主之命也躳亦歸也旡隊失天之所下主命使元孫長爲宗廟之主則我先王亦長有所躳歸矣葆或爲寶 疏 鄭注見魯世家注降下說文𨸏部文云葆猶主也者史記爲主而祀之也是葆之誼猶主也鬼神馮依宗廟宗廟有主是有所依歸故云有所躳歸爲宗廟之主也據此注則鄭本亦作有所躳歸也此經躳歸與史記同偽孔本字非也云祭祀主之命者申明鄭君葆猶主之誼也天地社稷山川之祀皆主之不獨宗廟其一爾命之有天下則凡所當祀者皆命主之矣是即上文命于帝庭之命也說文躳部云躳歸也此經躳歸聯文故云躳亦歸也云葆或爲寶者正義本作寶也 今我其即命于元龜偽孔本无其字茲从史記增 注 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 疏 即之言就故云就受三王之命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旋爾命史記其以作以其蘇上有以字未知是否姑仍偽孔本 注 歸旋待也馬融曰待爾命武王當瘉我當死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必郢反 注 傳曰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 說文尸部云屏屏蔽也是屏有隱蔽之意故得爲藏也鄭注禮記曾子問篇引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然則以玉禮神事畢必藏其玉傳訓屏爲藏當不謬姑用其說 乃卜三龜一習吉 注 就三王而卜故卜三龜也重容直反 疏 史記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故云就三王而卜故卜三龜三王即謂太王王季文王也偽孔傳乃云以三王之龜卜其意似謂三代之龜者一龜故卜三龜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是用三兆各之一非三兆也士喪禮卜筮日占者三人鄭注謂三兆占三龜也此三龜則三人各占一兆必占三龜者是三兆之明證也三龜不爲三兆者掌王兆而別異傳說非是云習重也者易象傳云習坎重險也是習爲重也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注 開偽孔本作啟鄭注周禮卜師引此作開吾从鄭所引開以灼反俗作籥 注 鄭康成曰開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聲謂開關下牡也開藏兆書室之關牡也 并或爲逢才並反後才郎反 疏 鄭注見正義周禮司門引此兆書藏之室以管也云開籥謂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云籥者說文云籥書僮竹笘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彼注云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龜兆之繇凡三千六百矣書見三龜占書皆有凶吉者以開籥見三龜占書之書合于是吉也云開關下牡也者說文門部云開關下牡也謂兆書室之關牡也說文解字云爲吉也三兆見三龜也據其舊以占其吉凶當以爲周公占得吉兆也云

漢司門云建謂牡也云閉下牡則閉閉謂之鍵是鍵以閉門者乃是牝器今以為牡則遵禮具鄭章異又案閉為管則是鍵鍵以閉門管乃是牝器云今以為鍵則鄭與管與鍵又是管管為牡則鍵為牡公曰此云關門可見此關牡也云并或為遂者王充論衡卜筮篇引此經遂謂

體王其無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維永終是圖茲攸竢能念予一人〔注〕體兆象也圖謀也鄭康成曰茲此也馬融曰一人天子也聲謂公既得吉兆乃言武王曰王其无害我小子新以請命于三王維長終用道是謀茲所待三王之命皆示以吉兆是能念我天子保安之矣

〔疏〕云體兆象也者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鄭注云體兆象也引此經以證故此亦釋體為兆象也云圖謀也者釋詁文云茲此也者鄭注是馬融以一人為天子者禮記曲禮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是也云聲謂公既得吉兆乃言武王其无害者史記魯世家云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之意如此也云我小子新以請命于三王者王肅云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是新以請命為新受命者是也云維長終用道是謀茲所待三王之命者王肅云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所以待三王之命也

〔注〕鄭康成曰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

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疏〕藏祕書者內如字又如字。公藏其冊于金縢之匱中誡守者勿敢言鄭康成曰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

〔疏〕說文系部云緘束篋也此云緘其表者金縢之緘以金為之也又云誡守者勿敢言者史記魯世家文云王得周公之書又云公命勿敢言言是公藏冊時有誡也云周禮大史之職云凡以金縢緘其表者謂以銅為璜以固合之若明堂月令云鍵閉是也

王翼日乃瘳〔注〕翼明也瘳疾瘳也〔疏〕翼明言明日也說文疒部云瘳疾瘉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注〕鄭康成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孺子謂成王也聲謂武王以十二月崩踰年周公攝政管叔生嘗武王周公之閒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謂武王崩嗣王幼次當及己今己為監于殷而公居攝疑公蓄異志而踊遣己故有是流言爾孺子幼少之稱時成王年十三故曰孺子〔疏〕鄭注見詩豳譜正義又見七月正義史記周本紀云其弟管叔鮮其次曰周公旦其次曰蔡叔度皆武王之母弟也管國名未其字也又管蔡世家云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

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是管叔為周公之兄武王之弟也管蔡世家云周公旦亦云管叔周公之弟則云管叔又與蔡叔相與謀作亂者世家又云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又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又云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此即周公奉王命伐之事也又云管叔在東蔡叔在霍是三叔各有監殷之職周公云三年周公乃攝政天下以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又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而成王年二十故鄭說蓋本于此又史記魯世家云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云云此則所謂周公攝政也云管叔生嘗者以其為周公兄也云己為監于殷者商書云監殷之民也王使三叔監殷云公居攝是為周公攝政也云故流言者以不得其位也云孺子幼少之稱者王肅云孺子稚也孫曰幼少云管叔等欲為亂而疑周公故流言王遂疑周公也其事見於大誥前注據書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是周公攝政之元年也則武王崩在其前一年矣書序又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時周公居攝之四年也聲謂武王以十二月崩踰年周公攝政者據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又以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是其證也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國

王〔注〕辟治也我之所以不治流言之事者以疑誘未明无以告我先王也〔疏〕說文辟部云辟法也引此作𨐨辟本作弗辟文諸本作辟正義本作辟聲云辟讀為避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无以告我先王〔注〕辟治也我之所以不治流言之事者以疑誘未明无以告我先王也〔疏〕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避則我无以告我先王此周公之意言不辟則流言无以自明其志故不得不避也公居東二年是時周公已避居東都三年則成王始親政而又云周公居東二年是周公居東之二年罪人斯得也鄭康成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聲謂罪人謂流言者初聞流言未知所自出居東二年探得其實知其出于三叔故曰罪人斯得

〔疏〕鄭注見詩七月正義通作作須頭相戾十一年乃鑄徵作辟作須聲云作須頭相食戾〔疏〕鄭注見詩七月正義又見書序正義引詩作辟云武王既崩東國之亂周公居東孫曰書傳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然則鄭意以居東為避居東國待罪以須成王之察己也聲云居東者出處東國之事故云作師東征者鄭云古者周公東征也

則元年葬武王者謂周公居東之二年其罪人斯得也鄭注周公攝政之二年居東也云罪人謂流言者云疑誘未明無以告我先王也言公雖以管蔡流言流言之者既非一人故亦不知所由已必以心疑其人而未敢斥言是以避居東都探其實然後知罪人為三叔也未詩豳譜正義引鄭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史書成王意也聲雖重于家鄭頗此說殊不敢從

後公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注〕鄭康成曰于後十二年後聲謂詒遺也公既得流言情實乃為詩遺王言己勤勞王室管蔡侮之王室將毀託鴟鴞以諭因以鴟鴞名篇詩在豳風〔疏〕遺唯季反鴟尺脂反鴞于驕反〔疏〕鄭注見詩豳譜正義云于十二年後者謂居東之二年之後也正義引鄭注云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詩鴟鴞正義亦引鄭注云公作詩敘己勤勞王室也此鄭箋不用毛說聲云作詩以詒王者公既得罪人斯得則其事已明云為詩以詒王則詩意實不如鄭君所說故子云鴟鴞為成王而作也又鄭注云殷王今案毛公傳云鴟鴞之子刺周公也云言己勤勞王室管蔡侮之王室將毀託鴟鴞以諭者鄭君所說蓋兼取毛公之說也詩鴟鴞篇云既取我子无毀我室其詩首章言鴟鴞以諭管蔡之侮其所以為王室言之故也云因以鴟鴞名篇者詩七篇鴟鴞其第二篇也案鄭君以鴟鴞為公遺王之詩故云詩在豳風者太師以周公之德不回純于王之少時太師采其詩以為豳風明豳國變風之意也

王亦未敢誚公〔注〕誚讓也成王疑周公之意未解得公之詩怨其歸功于己委罪于人故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疏〕詩鴟鴞正義引鄭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案鄭以成王非周公未解者王肅云又揚雄方言云誚讓也說文言部云誚古文譙云讓也云怨其歸功于己委罪于人故欲讓之者公詩云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己之為王勤勞也又云予未有室家皆為公不利孺子之言而言也故云怨其歸功于己委罪于人也云推其恩親故未敢者云恩親此語則用鄭注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注〕穫戶郭反〔注〕鄭康成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偃仆也古文家說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疏〕偃方遇反〔疏〕詩豳譜正義引鄭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案鄭以周公出處東國二年則出後三年秋是周公出東二年之明年秋也云偃仆也者此據許說也鄭云若是周公之後年之秋作詩之後年秋故云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說文人部云偃僵也又云仆頓也孔氏云偃仆也云古文家說者鄭注云五年之後孔氏書云周公奔楚案此論衡感類篇文案論衡云古文家以為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又以顧命云王有疾不豫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

弁見馬遷書乃並反周公是言周公奔楚不爲流言與古文說異未知其所本其說復不經也世家又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云云又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毀子孫事及夷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注引鴻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冊改周公之葬以王禮卑命其後後漢雷雨天變而禾亥復起皆以雷風示禮天子之禮衛宏頌篇引經而傳儒者說之以爲周公卒後事亦與古文說異以爲成王欲以人臣禮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欲以天子禮葬之天下實公之暑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章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公之時變異奔古文家說成王時事今文家說周公卒後事此說公乃居東言王欲誅其黨言王感雷雨之變是周公卒後事毒前卒王丑之上當明言周公既殁以見與爵諸當王亦未詳之下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明雷風之變寧王亦未之下既云秋大熟未穫又大雷電以風明雷風之變子王卒欲以人東歸之意不屬王疑子葬公故知古文說是且鄭注以秋爲東之明年秋與古文說合故用古文說案周公辟居東據墨子則云東處蓋古文說則云奔楚處所雖異其于鎬京則皆東也二說皆未可非疑不能定並存弟論 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注】弁皮弁也【疏】孔本作以啟正義本字以【注】鄭康成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疏】注見穀梁文十二年傳疏及詩正義書正義弁晉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武王之說【注】得周公所藏請命冊書及命龜書【疏】……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鄭注……

藏焉然則周公當日卜三龜必有命龜之事書之於冊與請命冊書並內于金縢之匱中王得周公請命冊書必并其命龜書俱得之矣鄭注古人藏引此經亦謂是命龜書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注】鄭康成曰問者問審然否【疏】注見世家注 對曰信意公命我勿敢言【注】意歎詞命猶誡也言信有是事公誡我勿敢言爾【疏】……

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疏】……王執書以泣【注】鄭康成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疏】……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章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注】親讀爲新……

鄭康成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聲謂褒德報功尊尊親親禮所宜也【疏】……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注】王出郊迎周公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鄭康成曰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

大誥第七十一

周書十一　尚書十三

王若曰【注】鄭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疏】注見正義云正義云周公也者禮記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云天子……

王自然有之此篇是周公之誥則所云王若曰是謂周公矣如多士先言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自是謂周公命以誥……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注】猷道也大誥猷道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注】弔讀爲淑弔善也延長也言不善乎天降凶害于我家謂武王崩也不少延長之謂三監及淮夷叛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注】洪惟詞也我幼沖人周公我成王也嗣繼也……言我幼沖人承繼前人無竟之大數大事弗遭逢明哲之人以導民于安況曰其又能量度以知天命乎言不能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爲傳貢讀當爲奔周公謙己所以兄攝之意言我念小子若涉淵深之水我惟往求我所與濟度者疏傳奔奏之臣與之共濟故傳近前人之所受命如此則不忘大功矣我不敢閉距天之降威不顧畏之也用寧王遺我之大寶龜以紹述天之明意于是卽命兄攝鄭康成曰受命曰寧王聲謂然則文王武王皆是也傳叚借以爲附字亡寓反疏云專讀當皆爲傳貢讀當爲奔奏叚借以爲走字則侯反者傳得專聲責省而爲奔字之聲其聲同則其字通也故漢書地理志引禹貢禹傳土隸古定之本作禹專土是專與傳通應劭風俗通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貢與奔通也王莽仿此作誥云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高皇帝所受命據此則經貢字讀當爲奔尊前人之專讀當爲傳也經凡二專字以此推彼音讀當同故云讀皆爲傳傳奔辟文奔爲奔走則傳當爲傳疏傳疏傳奔走走亦作奏古字通也詩緜之卒章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是謂文王之四臣茲舉其二爾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疏傳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也尚書大傳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歟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歟實指何人凡能率下親上諭德宣譽者卽是也是謂疏傳奔奏非必我所濟導貴是謂求所與共濟者也云不敢閉距天之降威者說文門部云閉闔門也從門才所以距門也是閉有距天之降威者說王遺我之寶龜以紹述天之明意者用龜以卜知天意是爲紹述天之明意于是卽命居攝者王莽擬誥云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明也云于是卽命居攝者王莽擬誥云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圉紹天明意紹予卽命兄攝云云周公故事據此則卽命謂兄攝也鄭注見詩何彼穠矣正義詩文王敘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下武敘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王武王皆受天命如鄭所云受命曰寧王則文王武王皆爲寧王是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粤云然則文王武王皆是也

茲蠢蠢古文蠢尸尹反注曰者述流言也蠢難靖安蠢動也三未流言謂公將不利于孺子有大難于京師京師之人惑于流言亦不安靖于是蠢動難乃旦反疏云曰者述流言也者周京在西西土卽流言云公將不利也王莽擬誥云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于是以翟義比管蔡以彼誥云云云云是流言矣蠢難釋古文靖安者說文立部云竫亭安也靖立竫也則靖可訓安也說文䖵部云蠢蟲動也蠢古文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土典反誕徒旱反疵此貲反鄙音同圖必圮反今輒作鄙音鄙注鄭康成曰腆謂小國也聲謂誕大紀理敘緒疵病康安也言殷小小之國大敢紀理其已墜之緒以天降凶威知我國有疵病卑心不安乃言曰我將復殷之王業反鄙傷我周國矣鄭君蒲姑謂祿甫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甫及三監叛也知我有疵鄙我周邦此之謂直隊反鄙音以反疏鄭注見正義誕大釋詁文鄭箋詩云理之類反傷弋也故云爲紀故云紀理敘緒疵病康安亦並釋詁文經言天降威郞云我國有疵則降威卽上文所謂天降害于我家也故云天降凶威上言予不敢閉于天降威亦言凶威也云反鄙傷我周國者鄙傷謂輕侮之說文人部云傷輕也鄭君蒲姑爲以下至三監叛也尚書大傳文祿甫者武庚子也乘周之釁而

鼎事是知周有疵病而侮傷之故云知我有疵鄙我周邦此之王莽擬誥云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敘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經之異文莽擬此經作誥而此條異者蓋莽心懷姦詐假託周公與周公相反翟義劉信則爲漢興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以叛言若謂劉信敢犯祖宗之敘又翟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其反言祀祖亂宗是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之詞故其支吾其說故變文言是以之字而意實乖經此可據以推求經誼者也則不可據以推求經誼者也

以于敉寧武圖功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義本作儀尚書大傳反注今翼日民之表義謂賢者翼敬也者謂聞武庚叛之日及明日也民義民之表義謂賢者翼敬也以謂左右之也于往敉撫武繼圖謀也今雖蠢動而于初聞殷叛之時賢人之足爲民表義者欣有十人我敬以之往以撫定民心以寧國難以繼所謀之功難乃旦反疏王莽誥云粵其承事聞之日以況此經則今翼日謂聞武庚叛之日及明日也云日者翼之言明今翼日則是今日明日二日之閒也云民義民之表義謂賢者者王莽擬誥云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注云民之表義謂賢者也凡能師表萬民者謂之賢也云翼敬也故云二十六年左傳之文也云于往鄭箋詩云以左右之也故以左右釋翼也云敬以之往以撫定民者以表義以言翼敬也以武繼圖謀撫定民心欣以謀之功者十夫以此輔翼表義以此語詞也云往則可以撫定民心矣云以繼所謀之功者鄭君於蠢云功則以謀而撫十夫往也之功者莽擬誥云予敬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云予敬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注大事戎事休美也鄭康成曰卜并者以三龜皆从也時旣卜乃後出誥故云然肅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疏云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爲征伐而出誥則所云大事謂戎事矣周禮太宰云祀大事則戒于百官亦謂戎事也休美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卜并吉者以三龜并吉以三龜皆从也者古人卜用三龜而以玉兆瓦兆原兆三兆各占一龜說見鴻範疏正義引以入紹天明卽命者此卜之合孔穎達一事惑于偽孔傳以紹天明卽命之卜并吉乃是將出誥之時謂武王初崩時周公將欲攝政紹天明之下爲此言也故爲出誥時之卜自是兩事鄭君必不于此書注亦見正義錄其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注肆故也殷播臣謂祿甫疏肆釋詁文說文云部云播敷也播之言殷播臣于往遹我大事非所能也遹卽遹播于殷遹播臣息利反肆字疏云釋詁文鄭箋詩云殷通播臣于往遹播臣故云殷通播臣故云殷遹播臣謂祿甫也王旣不得全殷之臣禮周旣既封殷后不得全臣于殷遹播臣者周爲殷之叛則雖事周爲客然此言之伐殷遹播之臣之故曰之爲殷遹播之臣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遹播臣謂祿甫疏肆故釋詁文王莽擬誥云予得吉卜予惟以女諸侯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考字屬上讀害河葛反注鄭康成曰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无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聲謂反復也考猶父也害讀爲曷曷何也女國君及衆臣无不復于我曰諸叛國之爲難大民不安靜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于我小子爲父行所當敬禮不可征討王何不違卜乎難乃旦反行下孟反疏鄭注見正義云也是臣下反報于上爲復諸臣之復鄭彼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是臣下反報于上爲復也鄭君此注云无不反我之意是鄭反爲違反不如反復之誼

長故易鄭箋訓反爲復也禮記曲禮下云生曰父死曰考故云考猶父也書說具湯誓疏三監武王之弟于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于我小子爲父行也翼敬也諸云爾國君或者无不反日難大民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不可征討王莽擬誥云害不違卜

予沖人永思艱曰於戲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粵予沖人不卬自卹卬五剛反郤音恤予五剛反注永長允誠造遭役使遺以重大艱難之任遺投于卬身卹憂也故我沖人長思其難而言曰於虖今起師旅誠動矜寡可哀哉第我遭天之役使以重大艱難之任遺投于我身于我沖人惟憂不克任不身自憂卹也克任如字疏永長允誠並釋詁文造之爲遭說具前文弗造哲疏役使釋詁文卬身同訓我故云卬身也說文血部云卹憂也說文也莽擬誥云故予爲沖人長思艱日於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于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无毖于卹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毖悲位反是古文爲氏字毖必至反鄭正義本作恤注義讀爲儀儀度也古者書儀但爲義毖愼也寧考武王也度爾國君及衆士羣臣當安我曰无徒愼于憂慮不可不勉以成乃寧考所謀之功也責其不然洛度反疏肆大說文人部云古者書儀但爲義者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鄭注周禮云義讀爲儀儀度也毖愼釋詁文上文邦君事言不可征則反阻撓東伐之事不以終成寧考圖功相勸勉故云責其不然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替他計反注替廢也卜并吉則天命我東征可知違卜則廢上帝之命所不敢也疏替廢也卜所以紹天明意上文云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是爲東征而卜也卜并吉則天命可矣故云卜并吉則天命我東征可知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相息亮反注周發迹于百里故曰小邦周相助也天休美寧王與我周國寧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況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疏孟子公孫丑篇云文王由方百里起又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云周發迹于百里相助毛詩清廟傳文

嗚虖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注畏讀曰威弼輔也丕丕大也此大基也疏云畏讀曰威者古字畏威通此據王莽擬誥云爲威也弼輔說文弜部文丕大釋詁文大大矣則畏讀曰威者古字威畏通漢始而大大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省息并反注丕讀曰不舊人當遠識故事爾乃不能省識于遠爾豈知寧王若此勤勞哉責其不知疏云丕讀曰不者古字丕不通此據莽擬誥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丕讀爲不也舊人當遠識故事言人老則當先王及見先王之所行事故云舊人當遠識故事不克遠省則云爾知寧王若勤乃是責其不知也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必至反注閟勞也極讀曰亟卒終也天勞慎我周家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

亟終竟寧王所謀之事【疏】説文示部云祕神也鄭箋閟宮詩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故云閟勞也王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有毖字疑此經閟字非毖字也故訓閟爲勞也僞孔氏欲以毖爲勞因訓閟爲愼非也云極讀曰亟者荀子賦篇云出入甚極楊倞注云極讀爲亟又易説卦傳坎爲亟心荀本作極心則古字極與亟通此經極字讀當爲亟亟也卒終釋詁文孟康注漢書云天愼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彼順莽誥毖勞之文故云愼勞茲則順經閟毖之文故云天勞愼我周家成功之所在勞愼猶愼勞文雖到而誼則同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諶辭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棐其尾反諶十深反害河葛反篇內皆同【注】肆今誘道棐輔諶誠考纇也今我大化道我友邦諸侯天輔有誠道者天其纇我以民我曷其不于前王安人之功謀其所終乎【疏】肆今釋詁文説文亼部羑字重文作誘古作羑則誘羑同字馬融注顧命云羑道也故云誘道又毛詩板傳云牖道也正義云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爲道也棐輔説文木部文諶誠亦釋詁文淮南氾論訓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又説林訓曰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則考有疵纇之誼茲據莽誥云天輔誠辭天其纇我以民則考當訓纇故云考纇也漢書孔光傳光日食對云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故云天輔有誠道者用孔光誼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注】畢終也天亦惟用能勞毖我民視民若有疾者文王視民如傷故爲天所用而受美命我曷不敢于前王安人所受之美命終畢之乎【疏】禮記檀弓下云生事畢而鬼事始以謂生人之事終而鬼神之事始畢對始言則誼爲終故云畢終也文王視民如傷孟子離婁文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底中維反構更候反一言君奭反此經厥考翼以下十二字僞孔本刪節之止一見于弦肯穫下正義云鄭王本于弦肯構下亦有此一經吾从鄭【注】若順逝往構蓋也言順昔前王之事則我其當往征征討之事我亦言艱而日思之我思子孫不終祖父之業祖父其曷賴譬若作室若考既底定其法矣其子弗肯爲堂基況肯爲蓋屋乎或以構爲桷字椽亡曰桷況肯架其棟桷乎言不肯也鄭康成曰其父敎穡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椽直然反架古作反【疏】若順釋言文逝往釋詁文構蓋説文木部文云構蓋也从木冓聲以構爲桷字者説文亦説文木部文云況肯架其棟桷乎者木部文云椽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亦云周人名椽曰榱齊魯名桷然則椽桷三者異名同物也云言不肯也者經承弗肯之下而云弦肯是反詞以設言其不肯也鄭注見詩文王有聲正義經云厥考翼之言敬也故鄭云其父敬職之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菑側其反穫戶郭反【注】菑反草也一日田一歲曰菑播布穀也穫斂禾也【疏】云菑反草也者董遇注易无妄六二菑也云田一歲日菑者爾雅釋地文孫炎注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然則一歲曰菑以初反草而得名二誼本相仿也説文手部云播種也一曰布也七月詩云其始播百穀故云播布穀也大田詩云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是則穫斂禾也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注】今

我曷敢不于我身撫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乎【疏】敉之言撫故云于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莽誥云予害敢不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注】管叔于周公兄也于成王則父行也友伐厥子養其勸弗商甚聞王室是兄考有友伐厥子也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皆是也言若父兄有友與共伐其子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明邦君御事當相救助也故下文以肆哉勉之【疏】管叔于周公兄也于成王則父行也者欲見經言賞反段吉下反兄考是比況管叔也云友謂武庚也者管蔡啟商甚閒王室事見左傳定四年故云友謂武庚也云民長邦君御事者于上文民長也上文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故知民長是邦君御事是也茲據王莽誥云民長其勸弗救則此是責其當相救助之事是皆爲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繇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粵王曰嗚戲天棐諶爾時罔敢易定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繇正義本作由从隸古定本【注】肆力也勉邦君御事勠力也爽之言貳貳猶輔也十人民義十夫也迪道也粵从亏从于其誼同也于也故書定作金金乃古法字變古者遂改作法矣此誤也當爲定戾亦定也輔國必由賢哲亦惟十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甹亏天意輔誠爾當知天命有定无敢易定命矣況今天降定命于周國乎甹即審字今皆用審【疏】肆力釋詁文云爽之言貳者爽差也明也喪也貳也武也云爽貳也者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則爽有貳誼故賈逵注國語云爽貳也轉一有貳二誼皆不可施于此輔也云十人民義十夫也者左傳云十人萬王莽誥云前一解云經云民之言獻此又云民義十夫也書傳言道迪知四百人民十九夫也前經亦云民獻有十夫之俊民云爽之言貳室之表義之所知上帝命則此經所云民義有十室之宗室輔之道釋詁文从亏亏于部云亏也粵于也甹从亏亏从甹故云甹从亏亏从甹其誼同也云故書定作金金古文法字者説文又作金古定本作金也云金乃古文云法古法字今文省金古文云變古者遂改作法矣云此誤也者據莽誥云此定作法變字者説文云故書作法皆誤也據王莽誥云粵者作金隸古定本定作古文法字重文作唐開元時衛包奉敕改隸古定爲今文字遂改金爲法矣云此誤也當爲定者天輔誠爾者不謂隸古定之金及後改之法皆誤也據王莽誥云粵雖篡漢之書不得易定則此當爲定也必據莽誥云天輔誠爾故宰篡漢之古書起于東晉其書輒有增損而不從隸古定者不可信其所引秦誓乃西漢時之有改篡多不可从王莽誥云天降定于漢之所爲民之未戾傳尙伏孔二家之舊文也故戾定故云王莽誥云民鄭康成之詩云者民乃彼正義曰云今天降定于漢國也則俱訓爲定是戾得爲毛傳云戾定也故據王莽誥云民亦定也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注】惟大爲難之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于王室大近矣乃相伐于其同室之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于王室大近矣乃相伐于其同室矜天叛親不容不討今爾不欲征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改易乎【疏】三監與武庚及淮夷俱叛今云惟大爲難之人謂三監者是專謂三監也者三監于周公爲同母昆弟經云誕鄰三監易乃難者爲三監也者三監于王室大近也云鄰近者讀誕三字上屬爲句也正義引王肅注云惟大爲難之人謂三監也云三監于王室大近也云鄰近也者讀誕鄰二字上屬爲句也正義引王肅注云惟大爲其室家是讀誕鄰屬下則不詞矣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害敢不終朕畝宕喪反色【注】田夫謂之穡夫我長念曰天之喪殷如田夫之務去草焉我曷敢不順天意以終竟我田畝之事乎去曲呂反【疏】云田夫謂之穡夫者説文嗇部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穡夫是其誼也云如田夫之務去草焉者隱六年左傳云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田夫即農夫也僞孔本作惟休于前寧人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从弗于从云然也【注】天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予曷爲究極之于卜哉以爾衆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曷敢不惟卜是從乎【疏】衆心不安故者前文言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是衆心皆惶怖不安也率寧人有旨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旨乃本作指茲據王莽誥【注】率循旨美也率循前王安人之功以安天下利于天下之疆土況今卜三龜皆吉乎故我大以爾衆東征也天命不僭言必信也卜龜所陳之兆若此則天命可知矣【疏】率循釋詁文旨美説文旨部文云天命不僭言必信也者鄭箋詩云僭不信也不信爲僭則不僭言必信也云卜龜所陳之兆若此則天命可知矣者卜所以紹天明及晦卬二篇皆云若此者則天命右周可知明東征之必吉所以厲庶邦君御事及庶士也

微子之命弟七十二【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十二

歸禾弟七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十三

嘉禾弟七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十四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阼才故反鬯丑亮反蒞力反【注】時陳天子之命當在廟中方東征之時所居无廟當爲壇墠宮以象廟而于其中陳之也鬯者釀鬱爲酒芬芳條鬯故曰鬯所以禮神阼階東階也延進之也從後詔侑曰延周公奉鬯立于東階贊者延之登堂乃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成王命書發端之語也假升蒞臨也蓋王以嘉禾之瑞歸美于公言公升王位臨政事勤勞變和天下其下當言致治升平天報休祥之意今其書亡餘文不可得聞矣明堂位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是假王蒞政之事也【疏】釀女亮反譬帚呂反【疏】以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逸書嘉禾文如此且文完反變心叶反其引自詔曰而遂之也故錄其文而解之但孔氏書亦不得不審莽臣何自引之蓋或見于先秦諸子之書而孔氏无其今不可攷矣注云時陳天子之命者此篇敘云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者陳也云當在廟中者義禮人曰不臘先君之嘉禾既拱以筵矣禮記聘記云君親拜迎于大門而廟受是諸侯受聘君之命猶且在廟中況陳天子之命乎

自當在廟中矣云方東征之時者大誥云肆朕誕以爾東征歸禾敘云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是周公于時東征未返也東征暫處于外但以齋車奉主而行不須立廟故云所職尸无有无廟云堤爲宮謂築壇而委于其中以其起壇也者周禮掌舍云爲壇壝宮棘門是也自當爲此故以象廟而又委于其中陳天子之命以爲宮云酒芬芳條暢也者鄭注禮器云鬯謂鬱鬯也上下也者鄭注云天子以鬯爲贄以禮神者禮云鬯一米二以鬯云鬯者所以禮神芬芳條暢也故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禮云凡摯天子鬯是也所以降神也故曰皆用鬯也但鬱鬯用於祭祀唯上冠禮之也從後詔者侑特牲饋食禮注云詔侑尸者從後詔侑則延之以事告之上尸升階入從後詔侑尸曰延延尸曰延尸進立於阼階者鄭注特牲禮云延進也此云延尸亦進也從後詔侑者鄭云延進在後詔侑曰延則從後詔侑日延之也以後假詔侑者鄭注禮記云假大也凡此皆是延尸從後詔相之義是也故說文王命周公後立爲後王以治洛邑命周公後使之成文王之德不致天下之太平上下報禹者是公之功則王肆其日休命假王當言敘天下之治是周公之功致天下報休祥之意其不假其當王但言敘天下之治也致其肆嘉周公之端禾也不敢以成其歸知其下當王言敘勤天下之太平報休然後端之禾乃祥其宜故美公也聞其詞知其盛德治升平天下之報禾乃言周公之功不自曰矣以告後世故周公將致政成王乃作此書紀引之若以登宅者古書爲名在禮記大傳引之以證後王命周公立後之事以作誥明其爲後王肄政之事

康誥第七十五

周書十五 尚書十四

維三月哉生霸[注]始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馬融曰霸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霸[疏]霸釋詁文霸普伯反正義本作魄霸从月从又古文所引隸古定本同霸方尾反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以證然則唐本改霸爲魄非也說文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也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是朏爲月三日以前月二十九日皆月見之日則月見於西是月合朔晚至二日月乃見三日則月出西方其見有三十日之晦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小盡則是月朏至三日乃始見西方故月二十九日朔後月小月三日者謂前月二十九日月明見也馬注見釋文說文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也从月出志引古文月采日三日曰朏禮記鄉飲酒義云月者三日則成魄故云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霸漢書律曆志說文兼二日三日言之馬尊言三日者以二日則月有時未見三日則必見故也說雖似異要皆以生霸爲月始生是則同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注]鄭康成曰基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疏]馬于偽反注見正義及周禮天官敘官地官大司徒疏業拗各反春官大司樂等疏基謀釋詁文云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者五嶽東嶽岱在沇州南嶽衡山在荊州中嶽崇山西嶽華山皆在豫州北嶽恆山在并州岐鎬則雝州之地是處五嶽之外也史記封禪書云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之外也故周之地也云周公爲其于政不均者岐鎬僻在西垂頒政于天下四方遠近不平均也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是洛邑爲土中于四方遠近適均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是周公爲岐鎬之域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謀作天子之居也云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者伏生大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即此下所云侯甸男邦采衛是故鄭云居攝四年也案大傳言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時居攝四年則周公初基不得謂是經營之始故鄭君不以基爲始而解爲謀也侯甸男邦采衛百

工播[注]侯甸男采衛九服之五也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謂是也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以內爲中國蠻服亦謂之要服時蓋建此九服止言五服者蠻服以外遠于役事而恆闊焉也工官播布也百官布政職于五服也周禮大司馬職邦國之政職其布之者則百官也[疏]云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謂是也者國語周語云侯衛賓服韋昭注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然則侯衛是總言侯圻至衛圻故知大傳所言建侯衛即謂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也引周禮職方氏者見服之有九也鄭注國語則皆作圻古圻與畿通九畿故書又爲九近韋昭注國語則作畿大司馬職爲九畿九畿即九服也云蠻服以內爲中國蠻服亦謂之要服者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鄭注云要服蠻服也要服藩服云鄭注大傳云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九州之內也云甸服則九州之外夷鎮藩爲蕃國是以內爲中國九州之外爲蕃國也鄭注云要服即蠻服也州之言甸服大服之言時建侯衛云蓋建此九服者周公既分天下置九服自然同時俱建故云蓋建此經大傳所言侯甸男邦之文依此而言故推其止言五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恆闊也云工官播布也者正義引鄭注云百官也是以工之官名毛詩臣工傳云工官也大雅板詩傳云播布也采衛其止言五服故以見要服遠于事而恆闊焉也謂是百官九服邦國之政播布施說于邦國之大司馬不能親自布施必按其籍分頭頒布命諸侯百官亦各以其職事于周公也是以云以百工播而爲百官布政也於大司馬職云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又推其富有百官百職于五服而且引之以證耳馬融以工爲百官分頭頒布五服之政故引大司馬職文以證之燕反注同[注]士事也民皆和說效見職事于周東山傳讀周公咸勤[注]勤勞也民見士于周者周公皆勞之到反[疏]部十事又說文毛詩士事也說文士部云士事也又毛詩傳云士事也民見士于周亦見勤勞釋詁文乃鴻大誥治[注]鄭康成曰鴻代也周公代成王誥治直吏反注同大誥康叔以治道聲聞之師曰周公代成王誥故下稱王若曰然仍是周公之命故又云朕其弟篇首申明代王誥則下不嫌仍述周公之言也春秋傳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明康誥之作成王周公命之也[疏]閒吉莧反注代釋詁文正義云鄭注以鴻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者以鄭注而增潤之聲聞之師者閒之惠先生也引春秋傳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是其文也此衛之臣子稱其先君受封之命豈或不審是可據以證此篇之誥出于成王周公以申鄭君周公代成王誥之說故云明康誥之作成王周公命之也王若曰孟侯[注]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鄭康成曰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時成王年十八聲謂呼成王與俱誥康叔使誥詞若自成王出朝直遙反[疏]引大傳者野說文反鄭注孟迎也者大

傳謂正義引鄭注云孟侯呼成王也時成王年十八故呼成王此說以大傳為孟侯所說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于先師之遺說蓋自七十子之徒傳之其書者之鼻祖其以來遠有師承者不可駁也故鄭君取其說以孟侯為呼成王也禮記文王世子云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是周公居攝時以世子禮教成王則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朕其弟小子封[注]康叔周公母弟也封康叔名[疏]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之弟則是康叔爲周公之母弟封康叔之名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注]丕大顯明克能也春秋傳申公巫臣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疏]丕大釋詁文釋詁云顯光也光明同義故云顯明克能釋言文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申公巫臣者楚之大夫也時莊王既討陳夏氏欲內夏姬巫臣欲止之故引此經以說且云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案此巫臣所章取諸非此經正解故節去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粵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注]庸用祗敬也威讀當爲畏肇始怙賴也言文王不敢侮慢鰥寡之人用可用敬可敬畏可畏惠顯著于民用是始造我區域于中夏于我一二友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賴[疏]怙音古顧反肇治小反俗作肇皆別字庸用直吏反說文用部文祗敬釋詁文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祗敬也是也則威讀爲畏畏字亦讀威爲畏也威讀當爲畏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祗畏也是其義也王肅傳云見詩蓼莪釋文云用可用敬可敬畏可畏者宣十五年左傳云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杜解以爲用可用敬可敬案杜未見孔傳其解必依漢儒之舊說故依用之庸庸祗祗既爲用可用敬可敬則威威爲畏可畏矣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注]聞猶上進也馬古文殪从古文从壹省聲戎誕皆大也文王之惠上聞于天天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彼大商大受其命大命者非諄諄然有聲音也聖人動作與天合同若天命之矣省色景反殪乙計反諄之純反[疏]云聞猶上進也者說文耳部聞地而出又聞勝之農書云土上聞也二月萬物聞地而出殪者說文歹部文說文从部云殪古文从壹省聲者取壹字之聲而省其字形也大傳云壹大也戎誕皆大也十命者以下六書古文从古文云壹也云壹古文為諸聲也釋詁戎誕同訓大故云戎誕皆大也以下用為伐之之詞云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諄諄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台同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之矣若大傳之矣是其誼也寡兄勖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注]寡兄寡有之兄言賢也肆故今也女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今女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疏]勖吁玉反鄭[疏]寡兄有之言賢也且引此寡兄以證則此寡兄與詩寡妻同毛詩云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傷鄭君詩箋誼以爲解也釋詁云肆故也又云肆故今也是訓肆爲故又訓肆故爲今非以蓝楨云寡兄寡有之兄言賢也

殷今謂肆也茲訓肆爲故今者詩思齊毛傳及大明鄭箋皆如是以訓云王曰𢘿戲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悳言遹余律反注在視也上所爲民所視也詩云小人所視馬融曰遹述也聲謂衣讀當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今民將視女之敬述乃文考紹文考所聞殷之悳言女當以民爲念疏云在視也者義禮聘禮記云賄在聘于賄鄭注云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是解在爲視也禮記文王世子云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是在有視誼也引詩者大東篇文其云詩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如厎謂貢賦平均如矢謂賞罰不偏言天子之政令君子皆法效而履之小人皆視之以共職焉節引之止取證上之所爲輒爲民所視也馬注見釋文遹述釋言文云衣讀當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者禮記中庸云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衣讀爲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高誘注呂氏春秋愼大篇亦云沇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尚書先有歘下生之傳後則齊南伏生皆齊人也古入書字聲同則輒假借齊語殷衣同聲故或以衣爲殷如中庸壹戎衣是明證矣此下文言歘求殷先哲王又言丕遠惟商耇成人則此必讀衣爲殷乃與下文意相貫也云紹文考所聞殷之悳言者逸周書世俘解云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者茲承祗遹乃文考之下而言紹聞衣悳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云女當以民爲念者謂當念民之在視也往尃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注女往之國其偏求商先哲王之道以安治斯民疏尃之言布布則均徧故解尃求爲徧求女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注惟思耇老也商老成人商之遺賢若所謂殷獻民也宅讀當爲度訓道也欲求商先王之道必由商之老成人女大遠思商老成人之道度之于心則可以知商先王之道度代洛反疏惟思釋詁文說文老部云耇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故云耇老也云若所謂殷獻民也者若洛誥所云其大惇典殷獻民是也云宅讀當爲度者古宅度同字文王有聲詩云宅是鎬京禮記坊記引作度是鎬京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今文宅皆作度是宅度同字此經宅解作度義乃爲允協故讀从度訓道釋詁文云欲求商先王之家皆注者故云欲求商先王之道必由商之老成人是字商人可藉以考知商先王之道也故因解知訓爲知商先王之道別求聞繇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注繇道也又進而上之別求聞道于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鄭康成曰古先哲王虞夏也賁上反時疏繇道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上言殷先哲王此又別言古先哲王則是從殷而追溯其前故鄭君云虞夏也宏覆乎天若悳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僞孔本无覆字乎字茲从荀子富國篇所引覆方富反注若如在存也求古先哲王之道以保民有宏覆乎天之悳悳足以裕民如悳裕乎女身斯則不廢弛而存在王命矣弛式氏反疏若下經保赤子禮記大學引作如保赤子義禮鄉飲酒禮云公如大夫人鄭注云如讀若今之若則如若同誼故云若如在存釋詁文云求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以爲說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又云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其下反覆推言之乃後引康誥曰宏覆乎天若悳裕乃身此之謂也然則宏覆乎天以裕民言若悳裕乃身言而民即所以裕女身也故云悳足以裕民如悳裕乎女身王曰𢘿戲小子封恫鰥乃身恫他紅反鰥古頑反从魚俗書从疒注恫

痛鰥病也鄭康成曰刑罰及己爲痛病聲謂言當視民如傷若痛病之在女身疏恫痛釋言文也鰥病釋詁文鄭注見正義其詳不可得聞聲謂下已意申說之云言當視民如傷若痛病之在女身未知當鄭君意否敬哉天威棐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僞孔本威作畏諶作忱朱張表引作天威棐諶見風俗通誼五卷郭璞注爾雅引作天威棐忱茲從漢人所引注棐輔諶誠也其敬之哉天之明威惟誠是輔于民情大可見矣顧小民不易保也女往臨民其盡女心毋苟安而好佚豫乃其治民之道易亦故反疏棐輔說文木部文諶誠釋詁文皐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孟子萬章篇引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皆謂天意惟民是从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則此言天威棐諶民情大可見者謂于民情可見天之輔誠也故云天之明威惟誠是輔于民情大可見矣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注傳我聞者蓋古有是言引之以證小人之難保也言民之怨不在于大亦不在小恆起于不意此其所以難保也惠順懋勉也當順擾其不順者勸勉其不勉者擾人沼反疏云傳我聞者蓋古有是言者以言我聞則是聞之古訓也云恆起于不意此其所以難保也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則不可意度是難保之故也惠順釋言文懋勉說文心部文釋詁云茂勉也茂與懋通也云順擾其不順者擾訓教擾之言順擾之使順也已女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乂民注已詞應和也衞有殷民七族言女守乃服惟宏大王道和安殷民蓋殷民未盡服于周容有不和故以和安言之疏已詞謂語詞也說文日部云和相應也故云應和也云衞有殷民七族者定四年左傳云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其文也云殷民未盡服于周容有不和者此篇後文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是有不和者也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乂民注亦者亦惟宏王也宅讀亦當爲度謂助王圖度天命也民被紂化日久當作新斯民與之更始度大洛反更公行反疏亦者承上之詞上言惟宏王此言亦惟則是承上惟字而言亦惟故云亦者亦惟宏王也云宅讀亦當爲度者亦上宅心知訓之宅也古宅度字同說已詳上疏宅之讀爲尻天命不可以尻宅言則宅天命云者當如无逸言天命自度多方言圖天之命乃爲允帖故讀宅爲度謂助王圖度天命也云民被紂化日久則者康叔封于殷盡其民即紂之民也被紂化日久則漸染惡俗當革故更新故云當作新斯民與之更始王曰𢘿戲封敬明乃罰注康叔封于衞又入爲周司寇故以明罰敕戒之疏云又入爲周司寇者定四年左傳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是康叔爲周司寇也乃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注典法式用也言人有小罪非以過差爲之乃欲終身行之自爲不法故用如此則其罪雖小不可不殺也堯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眚或爲省眚所景反疏典法釋詁典法同訓常也故云典法式用釋言文云言人有小罪非以過差爲之乃欲終身行之者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引此經而說之云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是其說云堯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者鄭注堯典云怙其姦衺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則怙終

賊刑正是此經之誼故引之也云眚或爲省者潛夫論引此非眚及下文乃推眚作省蓋古字眚省通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注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適然爾旣開道之極盡其罪猶審其過誤是不可殺雖赦之可也堯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疏潛夫論說此經云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茲用其說而稍潤之云堯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者鄭注堯典云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眚災肆赦亦正是此經之誼也王曰𢘿戲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勑力代反與敕字不同正義本誤以勑爲敕故多士敕殷命告敕于帝皆作勑字誤也輒改正之惟此經不可作敕正誼當从勑字爲是注敘順時是勑勤也若亦順也疾速畢盡棄捐也古有順是殺赦眚之法則罰大明而民服惟民其勤勉于和順甚疾速矣惟民其盡捐去咎惡矣去丘呂反疏敘順釋詁云順敘也茲云並釋詁文釋言云若順也茲承敘順之訓故云若亦順也時是勑云速疾也茲云疾速亦轉相訓也畢盡亦釋詁文棄捐說文華部文云古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法者讀經時字屬上有敘也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卜偃引此乃大明服又荀子富國篇引乃大明服云云皆不聯引時字明時字當屬上句讀也上文言非眚惟終不可不殺眚災不可殺此承上文而云有敘時則是謂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法也荀子富國篇云君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纍解速乎急疾其下引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據此則經和若之誼爲和順有疾之誼爲急疾故云惟民其勤勉于和順甚疾速矣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注赤子无知或觸陷于死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亦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疏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子偁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爲愛无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无知與赤子同其或入于井辟猶赤子之入井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入于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敎道之使不陷于罪民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故云赤子无知或觸陷于死地卽所謂匍匐將入井正用孟子誼也王光祿鳴盛嘗曰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經恉其言故依孟子爲說非女封刑人殺人注刑殺皆由天討非女封所得專毋或擅刑殺人也疏皐陶謨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曰刑殺皆由天討非女封又曰劓刵人毋或劓刵人劓牛器反刵如志反注劓割鼻刵斷耳雖刑之輕者非女封又曰得專之者毋或劓刵人也多管反疏劓或作劓則从刀鼻故云劓割鼻易睽六三云其人天且劓虞翻注云劓割鼻爲劓云刵斷耳者說文耳部文从刀耳斷耳之誼也云雖刑之輕者者劓刵皆非死刑比殺爲輕也案呂刑之與劓刵二百鍰大辟之罰千鍰是劓爲輕刑與劓等爾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臬牛列反要一肅反蔽必世反注外事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曰外事臬者射準的以譬法也倫理也要囚爲其罪法之要辭蔽斷也春秋傳曰蔽罪邢侯言外外朝之事女陳列是法使有司法此殷罰之有倫理者又戒之曰爲臬人之要辭斷其

矣當嚴肅思念五六日至于旬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顏旬時者徐來其情覬有可以出之亦容其自反覆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周禮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書司寇聽之斷其獄蔽其訟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亦此意也朝直遙反的丁歷反斷多亂反挾子協反頗相余反覬吉利反覆方木反上時賞反疏云外事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曰外事者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是外朝爲聽獄之處故鄭云于地官明是以注云外朝司寇斷獄蔽訟之朝也此經言聽獄而云外事明則其在外外朝而謂之外事也云臬射的者說文木部文云準的也云以常法也倫理說文云要因爲其辜爲法之要詞者周禮鄉士云異其死刑之辜而要之鄭注云要之爲其辜法之要治辭蔽依用其誠云蔽斷也者周禮太宰云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蔽群吏之治鄭注皆云蔽斷也引春秋傳者昭十四年左傳云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內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是其文也引之以證蔽之爲斷也云至于挾日者鄭注周禮太宰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此經旬字言挾日解經旬字也云至于三月者三月爲一時故以解經時字云頗旬時者徐來其情覬有可以出之者據要辭以論辜恐不詳愼而誤入人于刑服膺思念五六日之至于要辭反覆論辜恐可得減死論是覬有可以出之也云亦容其自反覆者恐不勝拷楚而虛承其辜者其情必不甘終必反覆也云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禮記王制文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復生故周禮小司寇及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文或言旬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皆是重刑之意正與此至于旬時同故云亦此意也

王曰女陳皋事罰蔽殷彝誼刑誼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荀子致仕篇引書曰誼刑誼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又宥坐篇引之但女惟作予維爲異爾餘悉同是古尚書原文也僞孔本作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蓋僞孔氏妄增以亂經也吾從荀子注彝常也法也誼之言宜也女陳是法以從事于罰斷以殷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以即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之事言當先教後罰也女惟或爲予維予字蓋誤也當爲女斷多亂反疏釋詁云彝常也法也此經彝字當兼是二誼乃完是故云彝常也法也禮記中庸云誼者宜也說文言部云誼人所宜也故云誼之言宜也云以從事于罰斷以殷之常法者于經皋字讀云以事罰蔽殷彝作一句也知當然者上文云女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句絕是其證也荀子引此經而說之皆云言先教也先教則後罰故解勿庸以即女爲勿用以即刑殺未有順事謂未有順導民之事且申之云當先教後罰也云女惟或爲予維予字蓋誤也當爲女然而猶存予維予女者以荀子致仕篇引之作予維曰未有順事宥坐篇引作女惟曰當先教後罰也云女維或爲予惟者荀子致仕篇引作予維據文知女爲是故云女惟曰者女惟有過篇引之則作予維日據文周公誥康叔云女者女也不當作予故云予字蓋誤也當爲女然而猶存予維予女者以荀子致仕篇引作予明據以爲證也矣子故兼存而辨之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惠惟乃知上讀注心朕心言以我心爲心也大姒之子惟周公

康尗爲祖睦故曰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惠惟女知之也周公推心致誠欲康尗深念之也疏若以朕心爲下讀則非周公語意故云朕心爲上讀之云大剸之于惟周公康尗相睦者定六年左傳文據此可見康尗與周公一心此經當聯讀心朕心爲句也云推心致誠凡此經言周公推己心致誠于康尗者凡民自得辠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敃不畏死罔不憝凡民者弗憝作周弗憝无凡民字此經引孟子萬章篇注自由也粤于也于猶取也敃冒也憝怨也凡民所由得辠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者凡民无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疏釋詁云由自也茲云自由也粤于釋詁文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作越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說文心部云憝怨也說文攴部云敃彊也詩毛傳云于取也孟子注也孟子萬章篇引作越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轉相訓也粤于釋詁文于猶取也故云于人者趙岐注孟子說此云殺于人取其貨曰殺越人于貨者據其解越爲于乃假借字當以粤爲越于人而誅之者也云待教而誅者明不在先教之列下三條同此證此言不可教訓者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云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以上文云當先教後罰此言殺人取貨者則不待教可誅故云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貨則粤累人之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下三條同此故用孟子誼謂不待教而誅者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乃父事大傷乃考心于父不能字乃子乃疾乃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乃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傷式羊反能奴代反遏多勸反泯米忍反注元首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鞠稚也泯滅也言首惡大可疾惡弦惟不孝不友之人乎子不敬服其父事大傷其父心爲父者不忍性以字其子乃疾惡其子爲弟者不念天之顯道乃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友于弟君上所以正人也至此不慈不恭不友而不于我正人者取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之彝倫大滅亂矣女其速行文王所作之罰刑此毋赦稚直利反疾惡烏路反疏元首釋詁文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釋訓文也鞠稚也釋言文也遏至並溫讀爲泯泯者說文云泯字則泯非古字周禮古書字作泯據說文泯字讀爲泯滅之泯毛詩桑柔傳誼皆從之鄭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湖杜子春讀湖爲泯二鄭皆從古則湖乃古泯字故字作湖而讀從泯滅也以字其子者以言下父不能字乎子注云爲父者不忍性以字其子于以忍性解能也耐禮記曰聘禮及曰聘于聘鄭注云古書爲言視資之聘禮也耐而爲之財是古書有以耐作能者故古于父言爲父者下句于弟亦耐爲能耐二字古今易古讀能爲奴代反則能耐云忍耐古解二字此不忍能故解能爲忍性下文云今人所云忍耐古解爲不能乎家人同此音讀不率大戛弦惟外庶子訓人惟乎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乎君皆乃引惡惟朕憝已女乃其速由茲誼率殺戛己力反注率循戛常也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爲外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其職掌國子之卒使之修德學道而攷其藝以進退之者故曰訓

人鄭康成以訓人爲師長是也小臣掌君之小命者其傳命于外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庸亦常也鰥病也言不循大常之道弦惟外庶子訓人之官乎訓人惟其正人者也乃與小臣受節者比別有敷施以造作民之大譽而怨歸于君是不顧念不守常以病其君是乃引長其惡惟我所深惡以女其速行此誼率殺之責近其斬反卒七內反師長中反疏率循戛常並釋詁文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云外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云庶子周禮謂之諸子者禮記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云周禮謂之諸子者周禮夏官諸子職文也云其職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者周禮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又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故云修德學道而攷其藝以進退之也云鄭康成以訓人爲師長是也者云小臣掌君之小命者周禮小臣職文也云其傳命于外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者周禮小臣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是也則此注云其傳命于外或受節以出故云小臣諸節也庸亦常也訓訓人爲師長是也引常之訓云庸亦常也釋詁文也此言訓人與小臣受節者有擅作爲故知乃別播敷造民大譽謂別有敷施以要民譽則己之私恩以樹其黨也此言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謂小臣受節者比假其節而有所施以造民譽纂殺之事恒由此起經所謂鰥厥君也

君惟長不能乎家人越乎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長中反注同能奴代反注亦者亦弦惟也君長謂他國諸侯康尗爲牧伯得征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不能不相能也春秋傳曰閼伯實沈不相能也外正謂正長之官亦對小臣而言外也亦惟他國之君長不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臣惟爲威虐于下大放棄其王命乃非德教可用以治也言當征討之沈閼直允反疏云亦者亦弦惟也者此亦是承上之詞上文兩言弦惟而言亦者亦弦惟也云君長謂他國諸侯康尗爲牧伯者此上之詞康未上文君長不子小臣之上言弦惟也此諸侯長謂他國君若諸侯長衛康尗之子弟諸侯者云君長諸侯故云君長謂他國諸侯也云康尗爲牧伯得征諸侯之有罪者故及之者鄭注云衛申說云周禮大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康尗爲方伯故得征伐諸侯春秋傳曰昭元年左傳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是其文也云外正謂正長之官亦對小臣而言外也者正長之官者在內之正長而言外此言外正者對小臣而言故云亦也云言當征討之者經言非德用乂不可以德化則當以刑罰征討之故推經意以爲當征討也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

裕民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僞孔本改作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不詞之甚茲據荀子所引列正之注典常也法也惟思也鄭康成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聲謂一人以擇言擇一人而用之所謂庸庸也一人若師尚父是與言欲正人當先正己女亦毋不能敬常法能敬常法乃所繇以寬裕其民也當思念文王祇祇威威庸庸之道而法之威冤胃反父方兩反與曰諸反疏釋詁典法並訓常故云典常也法也惟思亦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敬忌祇也者祇之言敬威讀曰畏忌爲畏也聲謂一人以擇言擇一人而用之所謂庸庸也者荀子君道篇云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于擇人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一人以擇謂擇一人而用也前文言文王庸庸祇祇威威庸庸則謂一用所當用祇祇威威則一人以擇敬忌既是祇祇威威則謂庸庸所當用也此言文王一敬急之人以擇敬忌是與者用一賢人多益善豈一人足云茲不可師尚父是與者大夫必推悳望最隆之一賢人于眾賢中尤傑出者毛詩大明傳云尚父可尚可父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君奭傳文王五臣鄭注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悳周公不敢以自比是則文王賢臣雖多師尚父乃其悳望尤隆者故推擬之不敢質言故云與以疑之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旹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嬖民作求注爽貳吉善作爲求終也言爽貳者惟民道之善則安靜我是以思惟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民庶爲終成殷先王之道注道之道民皆徒報反下同疏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故云爽貳有爽惪亦云爽貳也下文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則此爽惟民謂民心爽貳也吉善說文口部文作爲求終釋詁文下武詩云世德作求鄭君箋詩亦云作爲求終也弦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注況今民无道之者則不適于善政所以治民也不有以道民則无政以存其國矣在存也疏在存釋詁文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悳之說于罰之行注監視也言我思不可不視法文王故告女以明悳之說于罰之行疏監視釋詁文云言我思不可不視法文王者乃篇首文考又告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則此云不可不監謂不可不視法文王也上詳告以明悳慎罰則云悳之說謂明悳之說罰之行謂慎罰之行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戾力計反屢具數反注戾止屢數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止其心道之者數矣猶未和同數色角反疏戾止釋詁文釋言云屢亟也郭注云亟亦數也故云屢數也鄭君箋巧言詩云君子屢盟亦云屢數也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卑辠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心爽貳惟天其罰殛我乎我其不敢怨天怨民咸自思惟其辠辠无在乎大也亦无在乎多也況曰其昭著而上顯聞于天乎尚之言上也著中慮反疏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者太誓文也引見左傳及國語皆再引之云民心爽貳者經承迪屢未同而言爽則是謂民之爽貳與上爽惟民同誼也云我其不敢怨天怨民者承爽惟天其罰殛我而言我其不怨則是謂不怨天不怨民也云其罪无在乎大亦无在乎多者鄭君康成書贊云欲其辠上也

王曰烏戲封敬哉毋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旹忱丕則敏悳用康乃心顧乃悳遠乃猶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注蔽塞忱誠也敏悳仁誼順時者行之本也以猶與也戒康叔其敬之哉毋造作私怨勿用非道之謀非常之法以蔽塞是誠大則效敏悳以康定女心顧省女悳遠大女之謀猶寬裕以臨民乃與民相安不女瑕殄絕也行下孟反疏蔽塞鄭君論語注誼也見文選辯命論注忱誠說文心部文周禮師氏職以三悳教國子一曰敏悳以爲行本鄭注云敏悳仁誼順時者也故云敏悳仁誼順時者行之本也仁誼順時謂春夏生長宜行仁秋冬嚴肅宜行誼此所以爲行本也云以猶與也者義禮鄉射禮曰主人以賓揖鄭君注云以猶與也是其證王曰烏戲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右一家也大學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徒報反疏禮記大學引此經而說之云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注云天命不于常言不專右一家也是皆正說此經之誼故采彼書鄭注及大學文以爲說女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嬖民注享祭祀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之山川社稷所謂命祀國亡則絕其祀故言女其念天命之无常毋殄絕我之命祀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以七爲節高乃聽毋偏聽也疏說文亯部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故云享祭祀也案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天神言祀地祇言祭人鬼言享各有所施異詞今云享祭祀也者蓋對文則祀祭享異散文則通易隨上六云王用享于西山又鼎象云聖人亨以享上帝是天神地祇亦得言享則祀享祭通也云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之山川社稷者禮記王制云諸侯祭社稷又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山川社稷皆當祭也云所謂命祀者左傳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是其證也云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者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冕服七章鄭注云七章者鷩冕之服自華蟲而下其衣三章裳四章也云高乃聽毋偏聽也者高乃聽則聽之遠者偏聽生姦漢書鄒陽傳云偏聽生姦是戒康叔毋偏聽也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絕句諸字皆正義唐石經本作告茲从注往就所封也典常也戒康叔持敬勿替常聽我誥則女乃用是殷民世世長享其國康叔封于殷虛故以殷民爲言虛曲魚反疏康叔是時始封于衛既受封自當之國故知往謂就所封也典常釋詁文云戒康叔持敬勿替常聽我誥者讀勿替敬典聽朕誥作一句言勿替敬者敬當讀發言自當敬其敬也替典聽朕誥者不須以勿替敬字絕之言勿替替其敬也酒誥云女典聽朕毖自當讀典聽朕誥爲句也之語以彼文況此當讀典聽朕誥爲句也云康叔封于殷虛者定四年左傳衛祝佗說成王封康叔于殷虛是其證之事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是其證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疏僖三十三年左傳文也引見左傳如此春秋正義以日季所引康誥之文但引其意非全文也聲案子弗祇服父事云云父不慈云云未有辠不相

酒誥弟七十六

周書十六　尚書十五

成王若曰僞孔本无成字據正義則馬鄭王本及三家今文並有成字又據馬注則衛賈本亦皆有之吾从眾可也注馬融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殁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无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从故曰未聞也聲謂馬言後錄書者加之是也蓋此篇之誥成王親之史氏從後加成字以別異于康誥之周公代誥也少式昭反別彼列反疏馬注見釋文是書記王言皆止云王若曰或云王曰未有偁論者蓋生存未有謚也此特偁成王當自有說不得其說故云言成王者未聞也正義引三家說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然則馬言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目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爲俗儒也偁衛賈者東漢衛宏字敬仲扶風賈逵字景伯皆傳古文者也說文酉部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故云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云此三者吾无取焉者三者謂俗儒說或說及衛賈說也三說皆迂曲故馬君皆不取云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者馬君自述己說以爲成王殁後錄書者加成字也云未敢專从故曰未聞也者亦疑事毋質之誼也聲謂馬說是也但馬君不言其所以加之故聲推究其所以加之故是以此篇爲成王親誥之書既標明是周公代誥知王容或史氏從後加成字以明之云異于康誥之周公代誥不容不有以別之引詩爲說必注大命嗣爾股左以下是也使康叔明是命于沬邦明大命于沬邦沬莫來反僞孔本作妹鄭注本實作沬鄭康成曰沬邦者紂之所都處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其民尤化紂者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聲謂春秋傳吳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悳如是然則康叔兼有邶鄘沬邦國其封內之地也處昌慮反爲于僞反父方武反疏云大命嗣爾股左以下是也者謂下文云王若曰明大命于沬邦沬上闕之故知鄭注以其朝歌在沬之鄉云其民尤化紂者沬之鄉故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正義云沬邦鄘故其風有沬之所都也者謂朝歌紂都在沬土而言邶鄘之故知紂之都處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矣于詩國屬鄘故紂都沬土見于詩矣桑中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是沬邦于詩中屬鄘也云其民尤化紂者酒見于酒誥云其民化紂之說者邶鄘衛三國之地謂之三監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連屬之監也云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者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鄭注云屬連帥皆長也鄭君以爲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鄭君詩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其說以爲其連屬之監故也又案鄭必命于其所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康叔所治而使之明大

以東故爲不有邶鄘者鄭君詩譜謨以邶鄘衛爲商畿亡于里
之地據其大大不可盡以封康叔故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是
說譽不从之者蓋如鄭說邶鄘衛見制滅之三面郁不能盡商
畿亡千里之地以周制攻之王城之大畿鄉遂之三面郁有二百
里四面相距爲匸四百里邶鄘當之大當不是過也地面有二百
匸四百里康叔侯國安見邶鄘不是過也周制封侯
二國則二國實封何人于何時爲衛所并皆末有據鄭謂似非彼
故鄭不从之而引春秋傳以證康叔兼有邶鄘以言沬邦同其
封內之地也春秋傳者襄二十九年左傳文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注]周家世次
文王弟當穆故偁穆考肇始開也文王遷酆故言始開國于西土
[疏]云周家世次文王弟當穆者鄭注周禮小宗伯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僖五年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
號叔王季之穆也蓋太王爲穆故其子爲昭昭則王季亦爲昭矣季爲昭故其子爲穆則文王亦爲穆矣云肇始也者說文戶
部文云文王遷酆者文王有聲之詩云作邑于酆文王烝哉是其證也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注]毖告也
文王誥告眾國眾士及少正之官治事之臣朝夕敕之曰祭祀
則用此酒惟天之下教命始開導我民者惟始于祀也文王爲
雝州伯南兼梁荊故得誥告衆國[疏]毖古文頒字也說文比部文
云文王爲雝州伯南兼梁荊者鄭注周禮云然也說郎吳西伯彼黎疏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喪息浪反行下孟反[注]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降威監臨于下我民所以大亂喪其德性者亦无非以酒
爲亂行也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亡者亦无非以酒取辠也文王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毋彝酒[注]正長也小子有長上之人有服
勞之事常酒則必慢上而廢事故戒令毋然韓非子曰彝酒常
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長中掌反令力呈反[疏]正長釋詁文小子是
卑幼者故云有長上之人有服勞之事論語爲政篇云有事弟子服其勞引韓非子者說林篇文　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注]于是眾國用文王教飲酒惟于祭祀必以德將
之元有醉者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注]臧善也惟
是我民亦能用文王教導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其心甚善王制
曰志淫好辟道徒報反惡烏路反好呼報反辟匹亦反作愛同[疏]臧善釋詁文王制禮記篇名也鄭注王制者
制云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引之以證土物是愛則所好不辟斯其心善矣　聰聽祖考之彝訓粵
小大德小子惟一[注]其小子聰聽祖父之常訓于是其所造就
有小德有大德小子惟皆純一矣造七報反　沬土嗣爾股肱純其藝
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注]純專也故康叔告沬土之民嗣
續爾股肱之力專其種藝之事服勞奔走以事其父兄五穀惟
言黍稷者沬土所宜也[疏]純專賈逵國語注云服勞奔走是勤勞之事也見文選七發注
故云服勞云五穀惟言黍稷者沬土所宜也者五穀者黍稷菽麥稻皆當種藝此惟言黍稷故決之鄭君詩譜云邶鄘衛在冀
州大行之東周禮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則沬土宜黍稷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

厥父母肇治小反養弋尚反賈固[注]肇謀服事也賈之言固固有其用物
以待民來以求其利故曰賈用其爲商者謀牽車牛遠從事于
賈用以其賈易之利孝養其父母商式陽反从貝商省聲行賈也俗輒作商非其義也賈莫
遂[疏]肇謀服事並釋詁文云賈之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白虎通商賈篇文也彼文且引尚書曰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則此用字當上屬賈讀故云遠從事于賈用此古音也今俗音先禮反且或作洗字非也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注]慶善洗滌也腆亦善也其父母善子
之行自是可洗腆善致酒于父母言孝養父母乃得用酒滌反是
行下孟反[疏]慶善毛詩皇矣傳誼也洗滌說文水部文鄭注儀禮士昏記云腆善也茲承慶善之訓故云腆亦善也云其父
母善子之行者農執黍稷商服賈用皆勤力以事其父母則爲父母所善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餘古字[注]典常
羞進也耇謂老成有德者若三老五更是也告衆士及衆臣爾
其常聽我教命爾大能進耇老于君助君養老爾乃得飲食醉
飽焉更古行反[疏]典常羞進並釋詁文云耇謂老成有德者若三老五更是也者禮記樂記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鄭
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則三老五更是老成有德者耇者老人之偁故知耇謂老者也云告衆士
及衆臣者上文言敕衆邦服賈用是告沬土之民此言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則是告沬土之士大夫亦命康叔往告之者也
云助君養老者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此言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則助君養老可知矣　丕惟
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注]稽
合也尚庶幾也饋祀助祭于君逸旅醻也詩曰舉醻逸逸爾能
羞耇惟君則君必詔爾能長觀省法則所爲合乎中德則爾庶
幾與乎助祭之選能進而助祭于君爾乃自介與于助祭之人
以次相醻斯亦得飲酒矣戒其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則人易从
而亦不至于酗酒矣幾居衣反與羊茹反醻上流反易羊豉反[疏]鄭仲師注周禮小宰云稽猶計也合也
也莊元取計訓故云稽合也釋言云庶幾尚也故云尚庶幾也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正義偁鄭注云饋祀是助祭于君也
者君之祭祀必擇羣臣之賢者使之助祭則是爲君所擇取而得與于君之所
爲合中以爲之故必擇于君者則助祭于君也云逸旅醻也者
祭祀故以爲助祭于君者毛傳云逸逸往來次敘也故云逸旅醻也
詩是賓之初筵文彼云旅醻下爲上
禮云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醻鄭注云旅序也于是介醻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醻
鄉飲酒禮記云
但詩之言旅者有時用之故云旅醻之禮也
說宗廟之言以禮射飲酒云謂射時則旅醻也
皆酒而示不以飲酒之旅醻則人爲此亦有旅醻者
是人之性不能禁絕之則以人易从亦不至于酗酒矣
有節度則當自知矣者禮記
鄭節與不縱酒矣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
不忘在王家[注]允信也正讀當爲政若元皆善也言所爲合乎
中德此乃信惟王者任政事之臣此亦惟天善其善惪將存在
王家長不忘矣自沬土至此使康叔明于沬邦之大命也下文
乃正告康叔[疏]允信釋詁文鄭注周禮小宰云凡其字或作政或作征以法讀之故書正爲政則古

字正政通此言正事乃以正爲政釋詁云若善也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云若元皆善也云下文乃
正告康叔者以上未名呼康叔下文王曰封乃呼康叔名而言是正告康叔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注]棐輔徂往腆多也我西土之輔左若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
庶幾能用文王教不務多于酒故我今能受殷之命也勸勉康
叔戒其沬邦則長享福胙永保其國矣胙才故反左則坐反[疏]棐輔說文木部文徂
往釋詁文腆多說文肉部文云若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者經之徂字與至于今相應故以徂之言往爲往日也云勸勉康叔
戒其沬邦者王言我用受命繇西土能用文王教之故以勸勉康叔未能使沬邦之人聽从其教則亦當膺受多福是勸勉之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悊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迪字屬上讀悊知列反本或作喆或作哲說文口部云哲知也从口
折聲古文作嚞从三吉或作悊从心又心部云悊敬也从心折聲然則嚞悊二文同字而誼殊悊敬者毋寧作悊相心匠
反[注]經常悊敬也我聞在昔殷先哲王之道上畏天之明命下
畏小民經常其德秉持其敬咸偏也自成湯偏至于帝乙也帝
乙紂父也抑或咸字當在帝乙下屬下讀咸皆也言自湯至于
帝乙皆成就王惪敬畏輔相也國語曰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
誼同此也屬之欲反[疏]經常者易屯象曰君子以經論荀爽注云經者常也悊敬說文心部文云我聞
在昔殷先悊王之道者讀迪字屬上爲句也國語魯語云小賜不咸民弗歸也莊十年左傳云小惠未偏民弗從也二文
實一事而或作咸或作偏故云咸偏也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故云帝乙紂父也案易泰與
歸妹之六五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云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
立教戒之誼也至于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以節欲承陽者
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誼也據此則帝乙與湯非一人也而茲不謂然者此言
湯至于帝乙則帝乙非湯矣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于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以
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易
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案殷本紀云元孫之孫云者
商家六世數不數湯兄弟相及者從湯至帝乙十有六世而云元孫之孫云者世世相及之言以見恩世止也王更言之則无
恩見孫矣又孫云六世王者蓋言之雖百世亦孫也所殺六世後
王勿以恩絕于六遠故以六世言之非謂下至帝乙爲六世學
者執可也云六世邦故在帝乙之訓下文自成湯皆至于帝乙
則成王畏相爲句也成字在帝乙下爲誼似明順但與經文
帝乙異似不敢當以爲逸或止成字當在帝乙下屬下讀
章乃不敢言當解故先訓成爲偏經言自成湯至于帝乙
叔向說吳天有成命之詩乃云成王不敢康者詩謂周語文
王武王皆自勤以成其功與此言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言
向之說詩之誼也韋昭注云百姓百官然則此經言敬
相之誼雖詩所云謂文武此則謂殷先王言各異指而誼不異
故云誼同此也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注]崇
充也惟是治事之臣其輔治有恭慤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
敢充其飲酒之欲乎治直吏反慤苦角反[疏]崇充釋詁文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

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湎米沈反【注】外而服之諸侯牧伯內而眾臣以及百官族姓之致仕家居者皆無敢湎于酒鄭康成曰飲酒齊色曰湎【疏】鄭見詩蕩正義云飲酒齊色曰湎齊謂飲酒齊同面色齊一也蕩詩云天不湎女以酒鄭君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亦解湎為顏色者同也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注】尹正辟法也非徒不敢且亦不暇惟助其君成就王德使之顯著于以正人于以法敬著中慮反從作【疏】辟法釋詁文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注】後嗣王紂也飲酒合樂曰酣【疏】說文酉部云酣酒樂也見漢書注云飲酒合樂曰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注】其命不易是反字中與不作亦所顯示于民祗安于作怨之事而不改易【疏】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注】誕大也縱肆也淫泆于非常之事用燕樂以喪其威儀【疏】說文㫃部云燕安也詩云既醉以酒俗作燕非法以燕飲喪其威儀詩云既醉且湛義若言大放縱淫泆于非法以燕飲喪其威儀詩云既醉且俗作亦謂紂為淫泆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是其事也劉向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衋許力反【注】衋痛也民無不痛傷其心而紂惟荒多于酒不思自止息仍然淫泆乃之言仍也【疏】衋痛說文血部文云乃之言仍也者鄭君周禮司几筵注云仍因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很胡懇反【注】很心疾很不畏死罪在商邑雖殷國滅無所憂慮以積罪于身也【疏】很說文彳部云很不聽從也言紂惡行不聽人言雖知有天命而不畏死罪不惟自息乃逸上帝不于殷降喪惟天降命在天是紂特有命在天也紂自恃有天命故不畏死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馨形反香息良反【注】馨香之遠聞者紂不惟以馨香之祀登聞于天大惟民之怨氣眾群之酒臭腥聞于上故天降喪亡于殷無惡于殷惟以紂淫泆故遠聞【疏】云馨香之遠聞者說文云馨香之遠聞也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注】民之言冥也速召也言天降喪亡非虐也惟冥冥自召罪也【疏】云民之言冥也者孝經援神契云民者冥也鄭說亦同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注】言不徒如此多誥欲康叔有所法戒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監工陷反【注】監視也古人有言曰人無水見形視民知治不治

【疏】監視釋詁文湯曰云云者此本大傳文殷本紀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所引古人也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注】撫于是乎監之于是也言其墜失其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是也【疏】撫與撫同說文手部撫循也謂循殷先王之道也時是釋詁文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苦八反【注】劼固毖慎獻賢也鄭康成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也大史為祝之次疇匹也毖慎鄭注云汝當固慎殷之賢臣侯甸男衛之國君及太史內史也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若順疇類也謂圻父司馬主封圻之事馬融曰違行也農父謂司徒也保安也宏父司空也辟君也我思念曰君者況大史內史常在君之左右者乎況惟女之執事服休燕息及朝祭之臣乎況惟順疇萬民之圻父迫行萬民之農父順安萬民之宏父定其君者乎況汝當固慎也【疏】並釋詁文鄭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見禮記玉藻正義云此二史掌記言記行者也周禮內史掌書王命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是大史為內史之長也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者周禮太宰云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云休燕息也王命左傳云太史掌記言故云晉有內史叔服也云服休休也注左傳叔向云休服也休息也故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若順者詩毛傳云疇類也毛詩傳云若順也按周禮注云疇馬司馬主封圻之事者周禮大司馬之職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是也馬融曰違行也者詩毛傳云違去也甲申曰違去故云違行也農父司徒也者鄭注周禮云司徒主教民故云農父司空也者馬融注周禮云司空主地居民故云宏父也周禮司空其職主土居民萬民之生業也大戴禮公冠篇云宏父是也定辟之也其君也知是其君者周禮大司徒云以其民知其民之生業也案大司馬職也其教民知其事者也周禮大司空之屬以君者也故云司徒之屬以農為主故云農父保安釋詁文宏父司空也者國語云宏父之屬萬民安其居者皆云宏父司空也剛制于酒【疏】成王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注】佚縱拘執也羣聚飲酒者女勿縱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之以戒康叔毋專殺【疏】說文手部云佚縱也失也故云佚縱為從手部云拘止也說文手部云拘執也唐律云盡皆拘執

習說文凡有所不解者改易以意增損改竄錯亂甚則古本引周書曰盡執抲獻若字下引周書曰盡執抲獻此經文本作抲手部云抲擸也從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抲擸此經作拘孔本亦字本說文抲字下故錯不得是也爾疏本爾為抲字則據說文引此經文以削去吾从錯本可為獻者鄭君與毛說並異壞字也說文申部云灋也云獻字當為獻壞為字下故也說文引周書疑灋字云申說文水部云水灋也从水則為灋字說文水部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是獻字也云古書灋字多以从水之意云其當殺之者周家寬厚成王之意其取平也與法同意其殺之者言其雖未必殺是賢者殺之且謂言子其殺未必盡殺之謂殺者我其當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注】惟工之為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沈湎于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化者也又惟殷之衍字也有讀當為又鄭康成曰斯析也聲謂享獻也又惟殷之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又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古者諸侯有獻士于天子之制道徒報反【疏】惟工云衍字者云惟工之云不辭不若云諸臣惟工為甚明順故以惟為衍字僞孔傳說雖有惟字亦不敢削去姑存之而日為衍字可也云有讀當為又者古文或以有為又大誥云以其日有能稽謀自天以及詩終風云不日有曀是也古文或以有為又知天命召誥弢日其有能稽謀自天以及詩終風云不日有曀是也皆是也此文有字亦作又讀乃合經意墓門詩云斧以斯之毛傳云斯析也鄭注云斯析也以證毛詁所引鄭傳云斯析言何篇之文引鄭注書云斯析也以證毛詁所引鄭傳云斯析言何篇之中鴻範金縢皆有兩斯字未明言何篇之中鴻範金縢皆有兩斯字皆不可訓為析惟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故以鄭注屬于此字皆不可訓為析惟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故以鄭注屬于此以歸于周則賢者亦當獻之者上言有賓言不用我教者我弗之賓也皆以歸于周則賢者亦當獻之者上言有賓言不用我教者我弗之賓也財用教者自當錄用參之上下文以享為獻其道確矣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故云古者諸侯有獻士于天子之制言此者以證成享為獻士之誼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注】恤憂蠲潔也言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恤之此其人將不潔于女之政事言其傷化也是當同于誅殺之辜【疏】恤收說文心部文蠲潔也者蠲今說文作蠲毛詩天保傳云蠲潔也云言其傷化也者不潔謂濁亂也濁亂乃事則是傷害教化也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注】勿猶弗也辯古偏字上既歷告以所當毖慎者此承上而言女常聽我之告毖若弗偏毖女之有司則民終湎于酒不可化矣【疏】勿是禁之之詞于此則不可作禁之之誼詩王風云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言如何弗思也是古文有以勿為弗者故云勿猶弗也鄭注儀禮鄉飲酒禮及燕禮皆云今文辯皆作偏故云辯古偏字云上既歷告以所當毖慎者謂上文勸毖殷獻臣云云也此言次典聽朕毖是承上毖而言也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疏】此酒誥逸文引見尚書大傳纂疏書執一篇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此文在脫簡中間

梓材第七十七

周書十七 尚書十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注】達通也大家卿大夫有采地者之家鄭康成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

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聲謂如鄭君說則經惟字蓋譌也當爲暨暨與也以臣民達大家則聯上下之情以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交之誼采倉代反【疏】說文辵部云通達也蔡云達通轉相爲訓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則家邑不兼卿此云大家卿大夫有采地者之家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已卿是卿亦大夫也孟子萬章篇云百乘之家鄭注云家卿大夫有采地者亦總言卿大夫也云達大家者卿大夫皆有采邑故云于邑謂國中之都邑也云王謂二王之後者以王與邦君並言則王非謂天子故知爲二王之後也云聲謂如鄭君說則經惟字蓋譌也當爲暨暨與也者以六无謂與者若經是惟字竊君必不云達王與邦君據鄭言達王與邦君則鄭本尚書必作以臣達王暨邦君之言乃爲興也僞孔氏強改經字以就其謬說故作惟爾今僞孔書單行元他本以校正其誤故不敢于經文改惟爲暨但于注中辨之故云蓋譌也當爲暨云蓋者謙不敢質言也暨與釋詁文孟子離婁云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大家即巨室也以臣民達大家則一國之情皆通故云聯上下之情以臣達王與邦君謂使其臣往來娉問故云聯邦交之誼女若恒粵曰我有師師【注】恒常也聯上下之情聯邦交之誼是常典也女順此常典聯邦交之誼則與諸侯朝娉會同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于是曰我有以相師法矣朝直遙反娉匹正反經典相承作聘說文聘訪也娉問也則當作娉【疏】恒常釋詁文周禮大行人文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娉也世相朝也鄭注云此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故云聯邦交之誼則與諸侯朝娉會同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禮記王制文攷禮正刑一德是與諸侯相講習以攷正得失故云以相師法矣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勞力報反下同【注】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尹正也正大夫也旅眾也謂眾士也厲虐也亦古掖字女順常典聯上下之情則臣下皆自敬戒曰予慎毋虐殺人于是掖助其君以敬勞民爲先務【疏】云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者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并六卿爲三卿或兼職焉宰兼職者王制正義引崔靈恩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尹正也正釋言文旅眾釋詁文承三卿之下而言尹旅故以尹爲大夫旅爲士也逸周書謚法解云殺戮无辜曰厲故云厲虐也云亦古掖字者說具盤庚疏云以敬勞民爲先務者務趣也先務謂以爲先而趣務之也若孟子盡心云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是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息利反歷人屬上爲句【注】肆遂徂往也遂往敬勞民遂往詳察姦宄殺人之人詰姦所以安民也于是闕赦辜人有所寬宥【疏】說文糸部文引堯典肆類于上帝史記五帝本紀作遂類于上帝故云肆遂也鄭注周禮鐘師職引呂叔玉注國語肆夏云肆遂也徂往釋詁文云詰姦所以安民也者欲見詳察姦宄殺人之人即是敬勞民之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見亦如字反注同【注】遂掖持而見于君以事謂以闕赦辜人之事讞于君也戕殺也敗衍字戕人宥者辜人有殺有宥也既讞于君獄乃成戕人宥今文作彊人有獄牛列反

【疏】云遂掖持而見于君以事謂以闕赦辜人之事讞于君也者承上赦人宥而言見于君故云肆亦見厥君是持所闕赦之事以白于君也禮記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鄭注云讞之言白也是斷獄必白于君故解此經云有司讞于公鄭注云讞之言白也殘殺虐之仁君故解言此經云當殺也必釋文引馬注云戕殘也秦大司馬職云放弑其君則殘之鄭注殘殺也此殺字也鄭注據今文作彊人有戕故云戕殺也不用馬注也謂不虛之誤以相爲訓則不應有敗字但云戕人宥也故知敗衍字之戕而相爲閒言字之可也是以云戕與宥者共此罪人有殺有宥也敗者人名存意若義禮之可也云是以云戕有宥則不應有敗字此不合于人入是也在曰升禮上下爲誼欲若殺則與人宥有殺有故云戕之合字有適毋在上日觀如升者特明原言觀合井欲有宥人宥云三物字通禮上下爲誼如周醫人職云合升者是醫古書成輒有上然有故清此有以又醫人是字以通宥有殺不但宥也故云戕敗人宥者見王乃充論衡詳戕人宥下疏于今文作彊人應殺故今作彊人宥今文作彊人有戕者見王充論衡下並同爲彊人有僞反注同【注】監謂諸侯監一國亂治也言王者開置諸侯使監其國其治爲民也今文作王開監厥率化民聯上彊人有讀王啟監厥亂爲民啟監古讞反

【疏】云言賢人亦壯彊于禮誼故能開賢厥率化民是承譌字而誤解不詞之甚治直吏反【疏】周禮太宰云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故云監謂諸侯監一國也亂治釋詁文論衡效力篇云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于禮誼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案論衡此說本今文故云今文作王開賢厥率化民又云彊人有者亦相承之譌字也偽孔以爲開賢之甚前聲相近而誤爲誤聲同而字之左傳昭二十年春秋傳于此皆致譌解支解作謬爲解化不可曉故近似之字而誤云是承譌字而誤解不詞之甚人誼不詞之書寶作孝經者亦公羊傳云是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云記異者也如是今之古文無此記異故知此是承譌字而誤解不詞之云書寶作孝云則不詞爲不詞之甚

曰毋胥戕毋胥虐至于矜寡至于嫦婦合繇以容孕于反【注】胥相也矜讀曰鰥嫦婦孕婦也王者啟監之命曰毋相殘毋相虐至于矜寡至于孕婦皆繇以包容之使不失職【疏】胥相釋詁文云矜讀曰鰥者古矜鰥同聲故讀從鰥說具堯典篇首正義引鄭注云嫦婦孕婦也【疏】說文女部云嫦婦人妊身也則孕婦是嫦也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注】引長恬安也王者責效國君及其治事者其命何以哉惟欲其長養民長安民而已【疏】引長釋詁文恬安說文心部文云其命何以哉者書之言何也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辟皮益反注同【注】自古王者如此居監无所任乎刑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注】稽猶計也計其廣袤爲之經制也菑發土也疆畔也畎古畎字言爲國如稽田既勤力以布發其土當思陳列修治爲其疆畎以喻爲國當先立綱紀古況反

【疏】云稽猶計也者說文稽攷也計也故云稽猶計也鄭注周禮宮正職云稽猶計也故云稽猶計也門救反以下相會數若一而成既書之若正里而井之縱橫之爲之川是也云計度其地廣袤之經制也者東西曰廣南北曰袤謂計度其地使縱橫分數若一而後畫之若井田之法井閒爲之溝成閒爲之洫同閒爲之澮九百里同爲之川是也云菑發土也者鄭箋大田詩云民以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是菑爲發土也畺疆之正文說文畺部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作疆以下三畫之次象此以下言其經畛但言立綱紀也正其经畛但段規模初定爲喻爲國當先立綱紀也與經文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墍古況反下同墍許既反茨字本作堲定本敷讀若杜元反正義本茨字从疾者讀者增也讀若陳者以爲塗則古人反茨以茅葦蓋屋也茨以茅葦蓋屋也茨墍塗也則垣墉猶壁也修舉乃爲有成【注】馬融曰卑曰垣高曰墉墍塗也戶嘷反省于垣墻以墍塗之畫也【疏】見釋文說文土部云垣墻也二正義引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云墉則高可獨墻屋之事古則古書云楊之於三正義引鄭注周禮天子之宮墻書墻曰墉乃高四日墍塗是卑曰垣是卑者至說文土部白色也塗色者以赤泥白者楊之墻鄭注周禮天官掌舍職文馬注亦通說文墍仰塗也塗也戶謂以毋雘者仰塗也毋者从舉聲者言塗字所謂塗上也云茨以茅葦蓋屋也者說文艸部茨以茅葦蓋屋从艸次聲云塗之修成者乃爲有成功也塗之必茨然後成室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樸乙反【注】梓材木之美者樸木素也斲斫也丹雘善丹也鄭康成說以山海經曰青丘之山多有青雘雘謂然則雘有丹有青也言治梓材以爲器既斲治其素質當加以采色以諭國既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粲然可觀也梓字或作杍聲聞之師曰杍者子道也樸斲丹雘諭父子繼業故篇名誼焉斲丁角反若作之

治理直吏反【疏】云梓材木之美者說文木部云梓楸也梓材木之美者梓即里反楚語云如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韋昭注云杞梓皮革二者楚之材也是梓爲美材云樸木素也者說文木部云樸木素也是樸也故云樸斲丹雘以喻國又引馬注云斲斫也者說文斤部云斲斫也引見說文正義引鄭注經云青丘之山其陽多青雘見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雘似丹者也以諭國既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粲然可觀者云治理謂既勤治理今以喻丹雘以喻文章也云梓字或作杍者杍爲古文梓字君引此篇名作杍材者故以諭之美此篇是父子繼業之言也云聲聞之師曰杍者子道也者見大傳與諸侯之師曰杍云故父作杍材故篇名梓材傳文云作杍材也生也云杍者子道也樸斲丹雘諭父子繼業之意也

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夾今𡊮反注同【注】自此以下不似成王之言意康叔答成王故舉合于此與參觀上下文亦可知矣褱來享獻也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方並也言今王當思念曰先王以勤用明德褱來諸侯以來夾輔于是眾國來獻作勤其兄弟之國並來獻亦皆以視法先王用明其德與亦同懷反【疏】言王當亦似成王之辭且上文王皆不言亦出于成王當是臣下所傳說其詞意亦似臣誥君之語且上文取以前梓材是此篇之所由名當即成王誥詞之所終正故云自此以下不似成王之言夫既非成王之言自當別爲一篇乃聯合于此故推求其故而云意康叔答成王故聯合于此與以是推測之詞故云與以疑之蓋史官因是答戒成王之言遂與王之誥詞同錄而未皇離別若康王之誥與顧命異篇因是康

心報誥之詞今文家悉以合于顧命同爲一篇矣云參觀上下文亦可知矣者上言逢于洼邦君是誥康叔之辭邦交之誥此下能王和人庶邦上誥康叔及民安民此下能王和懌先後迷民上終之以材材意取父子相繼世守其國此下終之以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以此上下兩文合比觀之若車無兩不合者亦可知是荅戒之詞矣寡未釋言文云兄弟不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鄭君注義享獻禮集云兄弟二年左傳云晉與魯衞兄弟也是同姓禮記云無也案成之黨爲兄弟又云婦之黨爲婚姻兄弟親云彼與妻子說難鄭武公以女妻胡曰胡兄弟之國也是婚姻兄弟又韓非偁兄弟也鄭注義禮云方三十方之國也婚姻甥舅猶併也又云並併也故云方並也**后式典**人**庶邦丕享**反今十經典**集**稍承作注后繼體君也后之言後對先王言故曰后式用也人讀若集后能用先王之常典以和人諸侯則衆國大來朝享矣直朝疏云后繼體君也者說文后部文云后之言後者鄭君注禮記曲禮文也后亦王也上偁先王茲不言王而曰后故云對先王言故曰后式用也釋言文人讀若集說文人部文

皇天旡附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悳用龢斁先後迷民用斁先王受命作附偁孔本付釋文云付古文作附吾字从馬斁正義本作懌釋文云字亦作斁當从斁先後上悉薦反下河豆反注肆今也龢斁斁終也皇天旡附中國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矣今王惟悳之龢說也謂安集之先後謂教道之迷惑也迷民未服从之民也用以龢說先後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受命之功也說于反疏大肆今釋詁文釋詁斁說同訓樂故云龢說也毛詩緜傳之云相道前後曰先後故云先後謂教道之迷惑釋言文云不未服从之民也者康誥云今惟民不靖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是民猶有未服从于周者緜其迷惑不知向化故未服从則謎是民是謂未服从之民矣斁終說文攴部文**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已詞監臨也言如此臨民惟欲至于萬年无疆惟王子子孫孫長保有斯民矣疏已詞謂語詞也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故云監臨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四十

尚書集注音疏　學海堂

吳江徵君聲著

召誥弟七十八

周書十八　尚書十七

惟二月旡望粵六日乙未望亡放反俗通作朢別字注鄭康成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聲謂望者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旡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然則是月乙亥朔已丑望也鄭直據反疏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正義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者據伏生大傳言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之事故知是時居攝五年也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以下文所言旡是營成周之事故知此經當爲一月旡望下文當爲二月丙午朏也鄭知然者以洛誥無是居攝七年十二月日此是居攝五年事也

計五年三月至七年十二月凡三十月其閒八千九百七十六以二萬餘分之日則積三十日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則五年三月至七年十一月餘矣若以四年閏十二月之朔閏則至十二月百閏必置一閏則五月甲辰朔也應丁亥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二月丙午朏則五年三月之朔至七月十二月月之年十二月朔戊長若此二率月爲一而退則甲長七年是二月一日之語出于月丁已朔經則戊辰乃其二十一月下一日則丙午朏是二月鄭自解已注當爲鄭注云乃是月之文乃言云鄭云不說誠是當爲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月不言一月不爲正月云正月也但云當者也言于時未子皇制爲一言當云正月之意也武正月云云者禮明必至于制禮作樂而改正朔正云旡武王初有天然者故云待七年六年而後改正朔不稱正月當公攝政武成篇云長是云皋也云月治反政之禮明年年之成王元年乃七年時非正爲一月王王安殷取廷也者說文月部相望君以正言王也乃稱正月猶此詔告武王王之事必也望是十六日文云望以望以制禮正也月治定從制月從樂記文也朔也二十一日易小畜卦也云旡望是十六日其字從月從臣王壬朝廷也十五日既望二十六日言月也乃是月乙亥朔已丑望也壬則幸望十六日推之二十一日也推此二十一日乙未則乙亥朔已丑望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鄷注王武王廟鄭康成曰從鎬京行至于鄷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鄷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旡行出廟入廟不以迹爲文恭也疏史記魯世家注見周云武王廟是鎬京也者鄭注云周公在豐依是武王廟所在故知是鎬京武王廟在鄷其上云王朝步自周是也鄭云告文王則告武王者王以朝爲上也鄭注詩上文王下與武王告考廟可知也云步行也者考行及上朝事以立文王下云鄷注見云爲之國上正義云堂下謂之步是也援理而前故爲行也少者考親禮記曲禮上正義云堂下謂之步必以清與鄷然告考廟可知矣步從止少止是足也少者反考以一足之步也猶告自與魯世家注云告文王亦云止少亦一足廟之謂步者自少文恭也鄭云鄷鎬異邑而言步者以行于武王之廟必以遠爲營也便郎不見旡異邑鎬京豐鎬異邑也王有步言行出入京不步以遠爲勇廟郎行不異後邑相遠之文王之詩云武王行也廟出西廟在鄷近水也爲父魯世家作恭也故書不成王至于鄷若之廟入鎬甚遠爲之辭作也魯世家注引曲禮正義改正文之誤以曲禮引之恭爲父祖爲先告武王之廟以見成王之祖近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也召公先周公往視可定居處鄭康成曰相視也疏召上照反下同召公召奭也相宅此言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注見魯世家注

粵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朏方尾反注朏月未成光月三日也疏云朏月未成光者說文月部文說文又云从月出案書說引周書曰丙午朏是初生明故曰月未成光月三日也者漢書律曆志引古文月采日三日曰朏周書正義引漢書月令亦云三日朏月出也則似漢書之月令篇亡矣其所引月令合周書月令之文也說文粵郎明堂月令亦充三出粵二之十二之不月之月曰也而爲則明堂令亦充云周公制作之法何自作引月也不作注者解講若東之武成篇者以粵三日戊申爲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悉反

粵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注戊申五日也太保以五日之朝至洛相卜所居相息反疏云戊申五日也者承上丙午而言粵三日則是月五日也

厥旡得卜則經營注得卜得吉卜也經營度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營洛反代疏鄭毛詩靈臺傳云經度之也者毛詩傳云營度也鄭注云南北爲經東西爲營故云然也經營度也雍有猶度也王逸注楚詞云經營猶往來也云南北爲經東西爲營故云經營二者名異而實同

粵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注庚戌月七日也能左右之曰以庶殷衆殷民也攻猶治也位城郭宮廟朝市之位逸書作洛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鄭康成曰汭隈曲中也疏庚戌月上半反湊七候反作湊或作輳注能左右之曰以者左傳僖二十六年文云今鄭郭朝反又直遙反汭如銳反上庚中也此庚戌是月七日也鄭云攻治也以者左右之以者也位謂城郭宮廟朝市之位者此經云攻位下文云位成故知營治之位是城郭宮廟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位也引逸書作洛解以此位之事作洛解者故書之逸篇也周書者今所謂逸周書也其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者古本或作千六百二十丈其數未詳云郛方七十里者七百里蓋七十里之誤云七十里者蓋城之方也以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九經九緯之制推之則其數當爲千六百二十丈攷路寢明堂當爲二事也以下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會也爲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而大學之爲位也謂宮室之所處也以地之中天下之大湊故營之以爲都也云南繫于洛水者郛之南面以洛水爲界也鄭云汭隈曲中也者水之隈曲處爲汭

粵五日甲寅位成注甲寅月十一日成謂規畫有就緒若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位定矣疏作邑大事豈能五日而成且下言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若此五日功已成則不得言規畫有就緒也考工記匠人文也鄭注周禮考工記云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注翼明也明日乙卯月十二日之朔至洛通觀新邑之營域疏云營域者鄭注周禮小宗伯職云兆爲壇之營域是營兆所規畫之處爲營域也

粵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注爲營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郊用特牲貴誠也疏兆治小反俗通用兆云爲營兆于南郊者周公攝政將營洛邑以爲王都既至洛觀新邑之營則必先爲郊兆于南郊祀上帝配以后稷也鄭注周禮小宗伯云兆爲壇之營域故云爲營兆于南郊以祀上帝云配以后稷者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云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者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是帝牛稷牛各一牛也云郊用特牲貴誠也者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是其義也

粵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注立社以祭后土

以句龍配作洛解曰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曡以黃土是也牛羊豕各一為牢社用太牢降于天也（侯反）疏云立社以祭后土以句龍配者孝經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祭后土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謂句龍生為后土之官死則配祭于社故鄭注周禮大宗伯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是也引作洛解者證是時亦立社于新邑也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故云牛羊豕各一為牢韋昭注國語楚語云太牢牛羊豕也則此牛羊豕各一是太牢也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貴誠之誼則太牢雖加多于特牲于禮為降故云社用太牢降于天也粵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注周公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之于冊以命役于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疏昭三十二年左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命役于諸侯此言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者文出彼傳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注眾殷承周公命大起趣功疏起作又訓訓為云大起趣功兼此二誼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又注以猶與也鄭康成曰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反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教天下亦與諸侯出取幣使教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疏鄭注見正義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者春秋定四年經云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此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器當是此時所賜于周公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璋必配以皮也案公羊傳以寶即寶玉鄭以璋與寶玉為二物者何休注公羊云寶者玉之王者圭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璋者所以郊事天王者之玉重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也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玉特尤異故言之鄭則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注旅陳也經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王蓋以旣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經不見王至之文者王于相宅無事也于時庶殷諸侯及治事之臣咸在召公欲大顯周公之功于天下故言敢拜手稽首以陳于王若公并以誥溥告庶殷于自乃御事嘅呼眾殷及乃御事使皆明聽也（相息亮反）疏旅陳釋詁文言旅王若公則是王與公俱在召公陳誥于其前非託公轉達之王者故云王在矣云王蓋以旣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者據洛誥王言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則宅時王未來洛也雖不可考大約在秋冬之時後來告卜拜手稽首然後來洛邑初成之時知者詳召公詔詞則至洛作邑功成矣當在是年秋冬之時後來告卜拜手稽首然後來洛邑初成之時知者詳召公誥詞似作邑功成王與周公俱至于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誥也孔言王與周公俱至乙卯日至洛何用并來獻卜以圖及獻卜者王與周公以乙卯日至洛何用并來獻卜乎偽孔說非也云經不見王至之文者王于相宅無事也者正義引鄭注云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其誼上文鄭注云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大顯之因大戒天下此言諸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是召公欲大顯周公之功于天下故前呼眾人使竦聽也於戲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戲曷其奈何弗敬注元首也鄭康成曰言首子者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為之首爾聲謂言天改其首子大國殷之命惟王其受之矣是無竟之美亦無竟之憂也其奈何不敬哉疆竟恤憂也疏元首釋詁文鄭注見正義疆竟者國語注云憂也不在竟郤恤憂也云疆竟恤憂也者亦釋詁文天既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粵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注瘝病也徂往也亡讀為無今天已遠終殷命矣此殷先王之精爽在天于其後繼世之王攜有其民服膺茲命天非不眷殷也其終也賢智退藏病民者在位夫夫有匹偶者皆繈褓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欲往逋逃其無所出若拘執然言天之終殷命職是故反注瘝遠籀病知匹保讀為繈褓小兒衣也褒裹祖往也亡讀為無今天已遠終殷命矣此殷先王（疏）瘝遠釋詁文云瘝病也瘝古作鰥今省作智藏才郎反俗作藏非瘝俗作瘵別字也保讀為繈褓之褓者瘝毛詩泉水傳云瘝病也說文無瘝字瘝通作鰥云徂往也亡讀為無者徂往釋詁文亡無古字通云亡讀為無者古無字通作亡說見鴻範疏于方無反號何刀反（疏）瘝遠讀病知匹並釋詁文云保讀為繈褓者說文系部云繈褓也衣部云褓小兒衣也褒裹負也說文衣部云褒負兒衣也襁褓之訓為安為養二誼皆不與褒繈負裹之保讀為繈褓故云保讀為褒繈與負為訓釋詁文故此訓往也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注天亦哀矜四方之民其眷命用勉于敬德者以為民主王其亟疾于敬德哉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相息亮反下同）注昔日先民視古昔夏王天開道之使有天下又從其子而保右之使繼世為君面猶回向也禹回向稽天心而順之今時則已墜其命矣言天命無常不可恃也（道徒到反下注同度代洛反下同）疏昔日先民者國語魯語文也云又從其子而保右之使繼世為君者孟子萬章篇引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謂夏之繼世為天所使可也云面猶回向也者鄭注見正義云天命無常不可恃也言天命由後王昏亂不能常保天命是天命不可恃也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注格量度也天開道殷使有天下又量度所以保右殷者亦如夏疏云格量度也者蕭頡篇文見文選蕪城賦注商家亦傳子孫與夏同上言從子保此言格保文雖變而意當同故云又量度所以保右殷者亦如夏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注沖子謂成王言今沖子嗣位則無遺棄壽老之人當曰是能稽攷我于古人之德言能匡正君德也有又自從也況曰其又能稽攷其謀以從天道乎稽謀自天猶面稽天若也壽耇老或為壽耇有（耇古后反）疏引說文本作壽耇者壽从老省孔傳作壽字今从說文古文作耇自從也者禮記大學引鄭箋綏隰詩云從自也釋詁云從自也是自亦可訓從也稽謀自天謂以從天道是即向攷天心而順之故云猶面稽天若也

於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碞牛咸反）注諴和碞險也小民難保故曰民碞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于小民則于今休美王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當畏于民之碞險丕或為不（疏）諴和說文言部文也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史記殷本紀云得說于傅險中又匡謬正俗引說文碞字云巖也是巖碞通凡巖險皆可畏故云小民難保故曰民碞也三十三年傳云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說文石部云碞磛也讀與巖同則碞亦為險也云小人難保者本康誥文說文心部云小民者云小民難保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者云元子哉者讀上文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以王為天之元子故云王乃天之首子也云王受命是謂王受天命為天之首子也云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者讀顧字屬上讀偽孔讀顧字屬下非是云丕或為不者說文言部引云不能諴于小民蓋古丕不字通也然不者說文作不此經蓋从丕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注紹繼也用服治也土中謂王城于天下土為中也周禮大司徒曰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疏紹繼釋詁文自用者正義謂鄭王皆以自為用茲从其誼反治說文又部云深式禁反覆日也衣今反俗通作陰文云土中謂王城以天下土為中也者周禮大司徒云王國彼馬融傳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王城為地中故云王城于天下土為中也周禮者引太司徒職文以證王城為地中之所以致太平之書大司徒職所云正其作洛之事是此經之實證故引之也上土圭者鄭注云所以致日月之景是也求南北之中也東西亦然鄭注云土圭之長尺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是也陽于日為近南景長地于日為近北景短是也地于日為近東景夕地于日為近西景朝是地于土圭謂之日南是地于日為近南也景長于土圭謂之日北景朝多陰謂日未中而景中也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為正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是也自旹中受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注蕭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偁周公之言為旦曰謂偁周公言為大邑于土中自是可以配皇天而眷祀于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其有天之成命以治民于今獲太平之美矣（圖治直吏反）疏蕭注見正義引禮記曲禮上文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有是言也彼鄭注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卩性惟日其邁注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比舍至反卩今通作節）注周公既述周公之言因即陳治民之道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王治民之先務當治殷之御事使比附介與于我周之御事卩制其性使不失中則日行進于善矣王其敬為之所哉言

當處置之得所也不可不敬德者丁寧致戒以起下文茹與羨反疏邁行釋言文上文其作大邑至今休文誼相違知皆是稱周公之言此言及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是則起諸自是召公自陳己意故云召公已述周公之言因郎陳治民之道云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者後漢書竇融傳光武帝賜融璽書有是言也有分土者王者分封諸侯是也无分民者天下爲家率土皆臣家則受之无所見外是也光武之言此欲融歸順之茲用其語惟取无分民之意治殷御事使比附介與于我周御事一體治之无所分異是无分民也多士篇云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此意也云不可不敬德者丁寧致戒以起下文者下言當監夏殷之不敬厥德早墜厥命是申說此不可不敬德之意則此言是丁寧致戒以起下文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注歷年多歷年所也延之言長不其延言短也言不可不監視夏殷以爲戒夏殷歷年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此則所當戒也疏歷年對不其延爲言則歷年謂長久故云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君奭篇文也釋詁云延長也故云延之言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注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墜以爲監而繼順夏殷先王定國之功也周禮曰國功曰功疏云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墜以爲監者承上夏殷之早墜厥命而言惟茲二國命則是思夏殷之所以墜命而監戒之也引周禮者夏官司勳職文以證功爲定國之功也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詒哲命注今王初服厥命从王充論衡所引僞孔本作王乃初服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今王初服命若生子然无不在于初生自詒哲命勉王早自厲于善也哲命謂賢智也疏云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者論衡率性篇引此經而說之如此蓋今文家說也經言初生則生子安知非謂人生嬰孩之始而必云謂十五者以言自詒哲命是謂能自勉厲者嬰孩之時未有知識安能自厲十五則成僮書大傳略說曰十五始入小學就學之始自立之基善惡之所從起故以生子爲十五也云勉王早自厲于善也者言在初生是早言自詒則見由己之意是自厲也云哲命謂賢智也者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云智之于賢者也命也則賢智也是賦于命者故解哲命爲賢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注知匹也我我王也今天制此三命匹配我王之初服而命之言命雖自天實自詒之也吉凶兼言之則哲兼愚歷年兼短折省文互見矣省所景反見賢遍反疏知匹釋詁文云我我王也者上言今王初服厥命此言今我初服故知我是我王也匹配我王之初服而命之者謂王敬德則命以哲與吉且歷年不敬德則反是召公言此欲見命雖由天授實王自操其券以申自詒之意也云省文互見者吉凶並言而哲不言愚歷年不言短折是省文也于兼言吉凶則可見哲與歷年兼有愚與短折是爲互見也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注祈求也今王居新邑其疾敬德哉王惟德用所以求天長命也長命即所謂歷年也疏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故云祈求也云長命即所謂歷年也者長命謂歷年長久是即上文所謂歷年也言此者欲見此言德用可以求天長命亦即上文自詒之意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注亦亦勿也敢讀如非禮也敢之敢言勿敢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戒毋擾民亦勿敢用殄戮以治民戒毋虐民也惟順以導之乃有功效疏云亦亦勿也者亦是承上之詞上句言勿下句云亦則是蒙上勿字而言也云敢讀如非禮也敢之敢言勿敢者義禮昏禮記云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鄭注云二者皆曰敢言不敢是敢有不敢之意此文亦上勿字而言敢則敢是謂勿敢故讀同彼文云戒毋擾民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无力政是國家用民有常制過用非常謂擾民也言勿以是戒毋擾民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注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位乎天德故曰王位在德元易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刑灋也位在德元小民灋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顯矣疏易文言傳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則元是乾之德乾爲天則乾元即天德故云德元天德乾元也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无原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何休公羊隱元年注云王者當繼天奉元故云王者體元居正體元居正者以乾元之德而居九五之位是位乎天德也此之謂王位在德元也引易者文言傳文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詞也虞翻注云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乾五乾五是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故傳以位乎天德釋之則位乎天德位在德元同誼也故引以證刑灋釋詁文俗本型作刑非也依字當作型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注替天計反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共期于夏殷歷年之久欲王以小民受天長命蓋民安樂則天說喜而增歷數故以小民受天永命也樂來各反說音悅疏云王符潛夫論正列篇云民安樂者天說喜而增歷數故書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茲用其誼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民安樂則天說喜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注拜手稽首曰者召公既拜興曰也予小臣召公自偁謙詞也以猶與也讎猶應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皆爲王牧民者故曰讎民百君子友猶助也末猶終也言我小臣敢與王之應民之臣于以協助民之安受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王亦光顯矣讎或爲讎疏正義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召公拜說而後言也茲節取以爲注云予小臣召公自偁謙詞也者用王肅注也肅注亦見正義云以猶與也者義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鄭注射禮則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讎猶應也者說文言部文云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者鄭注讎亦見正義諸侯羣吏皆有治民之任是皆爲王牧民者則必與民相應且讎字或作讎讎與下文友民之誼適合也友當訓助君子言之如此下文友民之誼又民當賜百君也二又則有與助之意故云友猶助也易繫辭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擬之卒成之終也故云末猶終也言成助民受王威命明德則王終受是末有終誼故云末猶終也言成助民受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正與上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語意一貫故知經誼然也云讎或爲讎者據釋文云讎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也恭俱容反供俗作供給注勤讀如杕杜勤歸之勤勤勞也幣即太保取以入錫周公者也言我非敢勞公惟恭奉此幣也將用以供待王能永天長命勞杕大計反疏云勤讀如杕杜勤歸之勤勤勞也者詩敘云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是其文也詩敘又云杕杜勞還役也則勤歸爲慰勞之誼此篇上文言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此言我非敢勤惟恭奉幣則是謂勞周公幣即所賜于周公之幣故讀勤如詩敘之誼訓爲勞而謂幣即太保取以入錫周公者也

洛誥第一十九

周書十九　尚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辟婢亦反下同注復反也辟君也周公常偁王命專行不報至是反政成王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大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政疏復返釋言文辟君釋詁文云周公常偁王命專行不報者漢書王莽傳文雖出于諂事莽者之言然其說實本于今文家博士所傳固是不謬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引大傳者洛誥傳文以證此復子明辟實爲致政也鄭注周禮天官亦云七年致政成王用大傳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廟諱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相息亮反下同注基始也始命命文王者王若弗敢及文王武王所受天命我乃嗣事以保安國家追說初時居攝之意也王實年幼不能涖阼重于席王不能故言弗敢使若謙沖退託者然東土洛邑也基謀也大相度洛邑其爲王謀作民明君之治度待洛反爲于僞反疏基始釋詁文大明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其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下武敘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王武王皆受天命此基命定命並言基之言始故以基命爲命文王者不易之謂武王定天下成王功故以定命爲命武王者禮記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王實以年幼不能涖阼故周公居攝然在周公不可謂王不能而我代之故云重于席王不能故言弗敢使若謙沖退託者然也基謀亦釋詁文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或說河朔黎水近于紂都爲殷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說之鄭康成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處皆可長久居民使及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聲謂春秋傳曰事不再令卜不襲吉澗東瀍西召公既得卜周公无煩更卜我乃卜者謂占視召公之卜兆非重卜也河朔黎水及瀍水東乃周公所卜爾近其靳反爲于僞反說之余榷反縣因絹反重直容反疏或說者顧彪說也見正義顧彪者隋人爲僞孔書作義疏者也則其說當是據王肅其言似无足取據鄭注見許氏說文正義云觀召公所卜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既得卜乃後周公至洛遍觀召公所卜邑之營域注鄭卜則經舉云我乃卜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爲新

觀召公所卜處也云者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者解經惟洛食之證爲居根食也經言惟洛食故云皆以該之其實是召公所卜惟澗東瀍西爾云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者鄭據漢時地名以況周也後漢時洛陽河南皆屬河南郡是也周時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春秋謂之王城鄭又據周禮大司徒亦成王國東都也春秋城今河南王城是也彼注說同聲謂以下增救成鄭箋引春秋傳者哀九年左傳文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是伐齊之卜也云不吉者引以況此卜更卜也前卜已請兆不吉乃更卜也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周公重卜也煩以召公所卜成周是又成周公往營成周之地也未卜澗水東瀍水西爲營是公所以於殷民故卜以河朔黎水以瀍水東爲召公所卜鄭注以黎水東與瀍水皆爲公所營之處卜河朔黎水不吉故更卜之則河朔黎水亦是周公所卜矣乃卜瀍水東亦卜是又卜瀍水東與召公所卜非吉是以不用周公所卜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伻普耕反）注 伻使也使人來于王所以其新邑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象必以圖者爲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爲于僞反）疏 伻使釋詁文云必以圖者爲口說不了指圖乃了者漢書劉向傳引此伻來以圖孟康注云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茲用其誼了明也圖有形象可指視故指圖乃了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注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命來相度殷邑之居其作立周邦匹配天之美命（度代洛反）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注鄭康成曰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聲謂視古示字恒常也常吉兩卜皆吉也二人己與周公也言公以定宅兩使人來示我以所卜之美兩卜皆吉我與公二人共當其美馬融曰貞當也疏鄭注見正義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二人也知者召公先至洛相宅既得卜經營當卽繪其地圖發使聞王未及發而周公至于時成周未營卜吉成周規畫其圖必有兼旬之事周公自然先以召公所遣及其地圖使人獻于王所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此時不然伻來視予豈不明順而必重言來來乎是知鄭誼不可易矣云視古示字者儀禮士昏記云視諸衿鞶鄭注云示之以禮擊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鄭注云視今之示字是俗今人所行之字周禮文而在古人則作視字故鄭箋詩鹿鳴云視民不恌云視古示字以視爲示之用字今之示字又見周古字之我周公周公言二人是王與周公二人見釋詁文已與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注意十萬也一說數萬至萬曰意誨曉教也言公以我萬意年敬天之美故拜手稽首受公教誨之言也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此則成王自道已拜非有二拜也道徒到反疏說文心部云意十萬曰意故云意十萬也一說數萬至萬曰意者毛詩豐年傳也意數不同者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意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意是此二說並存之云誨曉教也者說文言部文云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者謂上文王拜手稽首曰是史官記成王之拜而言之此則成王自道己拜者此拜手稽首是成王之語也既云拜手稽首又言拜手是一拜而已故云非有二拜也俗儒皆以此爲成王之拜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稱尺陵反俗通作稱秩今通作秩）注稱舉也鄭康成曰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聲謂咸徧也王舉殷禮祀于新邑徧以尊卑次秩之無有文也殷尙質用殷禮故無文今文云肇修稱殷禮祀新邑（令力呈反）疏稱舉釋言文但今爾雅作稱通俗字也鄭注見正義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者白虎通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也云周公制禮樂既成者明堂位云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是周公制禮樂在六年也云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者以周禮成在六年故知明年卽政在七年也卽位十二月戊辰晦祭歲然後成王卽政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正義引鄭注云周公攝政在七年故以明年卽政皆用此說也引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是周公居攝七年之後成王始卽政也文既不得在公不立之年故知殷禮之祀在四年明年之中也咸徧釋詁文云無文者文也故云無文猶無有文也殷尙質周尙文故周禮無文殷禮之文謂殷禮質也以周禮爲文鄭注以殷禮爲質故云殷禮尙質周禮尙文也云今文云肇修稱殷禮祀新邑者白虎通所引已見上文蓋當時博士之本故云今文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篤竹毒反篤與管同俗作篤非）注有事祭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又曰有事于武宮記者書于竹帛以銘識之也宗尊也祭有功臣配食之典故以功作元祀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惟命者詔所祀者以詞也烝死者則祀而命之其存者亦豫命以殁後之典也篤厚弼輔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洛邑我惟勉之曰庶得與于祭事今王卽命于周之日記諸有功而尊異之以其功惟元祀惟命之曰今立女之祀者以女受命于先王厚輔王室故（識申志反與音預）疏周公祭則王祀于新邑而使百工從于周是使從王往助祭也言周公謂百工庶有事故云有事祭也引春秋傳者左傳昭十五年文與周語皆云有事于武宮記有書于竹帛以銘識之也宗尊釋詁文云祭有功臣配食之典者商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功臣配食之典也引周禮者司勳職文以證書于王之大常以功作元祀惟命以詞者也天子言命云爾者王所作也以功其詔者以爲功詞以爲君命以祀鄭注說至五年作策命也據周語鄭注以爲未說者人以爲五人臣之言死者王誰以殺盟于大室不在所祀必若太公召公也宜生南宮括及榮公畢公其存不可知云此武王時有死者四人五臣之以殁盟大公周公召公

時畢公則是時皆在既以功作元祀則皆不容不豫立其祀則此所命當存殁皆命故云薨殁者則祀而命之其存者亦豫命以殁後之典也篤厚釋詁文弼輔說文弜部文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則周謂洛邑故云使從王于洛邑者以王因往正于周之日行此事非謂王出自周是以其書言卽命于周之日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偽孔以周爲鎬京誤也云王卽命者是王命也孔本作敎乎誣誰命從孔偽說是非是

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學功（學效也既記功之載書也悉盡學效也既學戈孝反）注視古示字功載記功之載書大示于臣工天下諸侯來助祭者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是乃女盡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疏云視古示字者說詳上疏云功載記功之載書也者襄九年左傳云士莊伯曰伯瑕之爲載書史記伯夷列傳云功載籍極博張衡西京賦云多識前代之載書皆謂書爲載書也大傳上言其功宗此言其功載則是卽所記功之載也悉盡學效也伏生大傳云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學其上云用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大傳云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外祀也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是其誼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朋其）注鄭康成曰幼少之稱謂成王也聲謂其朋其朋言者所與也毋若火（戒少式照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其朋其朋言者所與也者後漢書光延列傳延上封事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者所與也茲用其誼周始燄燄卑逌灼敘弗其絕（云馬讀敘字屬下句以升反灼字絕句非）注燄燄火始燄燄然尙微也灼爇也戒王自今以往常防微杜漸毋使若火然火始然雖微其所延爇次敘亮及不可遏絕矣燄燄或爲庸庸（燄燄）爇（易反）疏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然也故云燄燄火始燄燄然尙微也者鄭注周禮大卜云作龜謂以火灼之是灼爲爇也云燄燄或爲庸庸者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戒帝引此作毋若火始庸庸蓋今文本也彼師古注云庸庸微小見則與燄燄同誼卑若彝及撫事如予惟目在周工（注目用也其順常遵及撫循政事皆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官欲成王無改其政與其臣也疏目用說文目部文云卑若彝及撫事如予是欲成王無改其臣也云惟目在周工是欲成王用其見在之臣故云欲成王無改其政與其臣也論語子張篇曾子述孔子傳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然則爲治者無改前人之政與其臣是所難也故公以是誥王也）往新邑伻鄉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詞（鄉許亮反俗書鄉下向非也惇都昆反）注言今往新邑使臣工各向就其官僚明爲其事乃有功效斯則厚大成寬裕女永有聞譽之詞矣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譽音餘聞亞耆反）疏詩曰者周頌振鷺篇文引之者欲見名譽亦古人之所相期勉者以證此女永有詞是冀王長有聞譽之詞也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注女惟沖子惟終成王業是任言其難大以戒成王也疏終成王業是任大沖子當其任是爲難也故云言其難大以警成王也亦識其有不享（識申志反）注識記也百辟諸侯也享獻也言當識其諸侯之享與不享（辟比益反）疏識記者鄭注周禮保章氏云識記也釋文識志古文識識記也俗作誌非

詁云辟君也諸侯各君其國故云百辟諸侯也享獻亦釋詁文享多義義不及物惟曰不享古義儀字也先鄭司農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注享多義言享見之禮多義灋也鄭康成日朝娉之禮至大其禮之義不及物謂所貢匪多而威義簡也威義既簡亦是不享也聲謂惟衍字也朝直佋反覓甸反疏孟子告子篇引此經彼趙岐注云享多義言享見之禮多義法也物事也義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訓物爲事不若鄭注誼長且不成享是孟子之文不可用之于此故止取其一語而刪節其餘也鄭注見正義聲謂惟衍字也者據孟子所引无惟字按此文亦不當有惟字故以爲衍字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注惟不役其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惟然則事其爽差傷害矣侮傷也疏凡民惟日不享多匚之篇有其文于此頗似可省意賓多匚之文誤衍之于此然无明據不敢目爲衍文姑解其誼云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者言凡民亦以是義不及物者爲不享也僞孔傳乃云凡人惟曰不奉上矣案此是朝娉之享乃諸侯之職于凡民何有安得云凡人化之其誼非也侮傷說文人部文乃惟孺子攽朕不暇聽非古也茲从說文所引必民反正義本作頒注攽分也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暇聽鄭康成日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疏攽分說文支部文也說文且引書曰乃惟孺子攽則當讀至攽字爲句故云孺子分其任以攽字上屬从說文讀也鄭注見正義云而言分者則鄭亦解頒爲分與說文誼合云誘掖之言者詩衡門敘云作是詩以誘僖公也鄭彼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掖其君也孟乃時惟不永哉勉也正義謂僞孔本作孟矣鄭王皆訓勉然則孟本作蘉徐武剛反馬云于六書而其音如芒誼爲勉則舊矣錢少詹事大昕據釋詁有蘉勉之誼謂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誼而後爾雅有是詁蘉六經之中孟之爲勉也未有見意孟之古音近芒洛誥孟字本是孟字故漢人皆訓勉聲按淮南氾論訓曰孟卯妻其嫂高誘注云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信乎孟音如芒此經作孟音誼皆合注棐輔孟勉也言我教女輔民之常女不勉于是乃不能久安長治哉疏棐輔說文木部文孟勉釋詁文笃敘乃正父注笃敘猶言惇敘也正長也正父蓋父行所尊長者若曹未成未康未聃季以及召芮畢毛之屬皆是皆緜讀曰惇敘九族惇敘長父而親之躬行孝弟以化民卽所以輔民常也聃奴甘反中兩反行何郎反疏釋詁惇笃同訓厚故云笃敘猶言惇敘也正長釋詁文康誥云女乃以殷民世享又以父召未成文王之子也正父以周之族若曹未成武王之弟也父之昭公之母弟又于邵公召公周公以敘父之屬與文王武王是兄弟也族王皆是周公之子亦周則其召公者是也云若者先者言周公之中若者之長者畢公云云引爲長行周公召也王曰惇敘猶言惇敘長父也惇敘九族惇敘長父而親之則父之屬以卽行所尊長者也一十之六子之周以弟族從其族王之之二十四年父左行正長而親之云若曹之屬正長也之等之之其王之族以季王從吉之世家者家兄弟武王之後兄其屬中二十四之年周伯之二父之屬以...

罔不若予不

敢廢乃命注女无不順我之教則臣下不敢廢棄女之命矣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无遠用戾注女往新邑其敬之哉我其退老以明農哉蓋周先公世修農業公以己功成當退託言欲修明先世之業也彼往有所加也戾來也往施政于新邑寬裕我民則民无遠去而皆來矣疏國語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又詩七月篇皆言農事而其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是周公之先公世修農業也云公以己功成當退託言欲修明先世之業也者周公之時成王之年已長周公以所退老生于大天下爲一和天下作樂周公功成而退制禮作樂明年以周公功是不可久擇言是託言之者以周公當退曰欲修明在位之業故云先世之業也者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是其功成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史記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其功成之時也此序言成功之時以夫子之言成功者言周公可以退矣知此是公將老之時者以下文云成王畱公故知此是周公既成其功將退而託言欲修明農者正以君子道在位之時不可有事而不言請老故以農業爲言以爲請退之辭也云戾來也者以戾至同訓至來同義故云戾來也鄭注禮記太學引作登來之也登亦訓往有所加也彼往有所加也者訓彼爲往有所加也又云往說文彳部文云彼往有所加也者說文文又云往者之也

公明保予沖子公偁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居師注保安也偁舉也言公當明安我沖子公舉大顯之德以我小子揚文武之烈謂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烈光也對荅也上以奉荅天命下以和恆萬邦四方之民安處其衆恆久也和則可久故曰和恆師衆也疏孔本作居說文依大傳所引補正之德及萬邦居師字誤孔本對作荅據伏生大傳所引補正之德及萬邦居師云偁揚也者以偁揚也也云文武之烈謂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者此經云揚文武之烈則知揚之以下文偁公德明光于上下文以經別有揚字故云偁亦揚也云述周公輔相之功言公偁揚也此其盛是謂己然之效則知此經是謂周公非云述周公輔相之功言公當如此者據此經以下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云贊美公德之也禮記文王世子云仲尼日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周公明保成王之明證也云謂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者魯語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注云周公時未得宗武王...

秩其元功以爲元祀而其餘皆次秩舉之疏將大釋詁文云公惇厚功宗之大禮舉秩元祀咸秩无文注將大也言公惇厚功宗之大禮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注舉秩其元功以爲元祀者此經所偁卽上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文周公教王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之云也旁音滂步光反御字音御本亦作迓徐五嫁反正義本改御爲訝孔解此爲逆于王本皆作御矣案漢書律歷志引作御字同訓者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馬鄭不迷則作御爲是御衡不迷四字作一句讀注旁溥也穆穆美也稱上曰衡衡所以取平也度之器以論政柄云言公之德光于天地施于四匚溥爲穆穆之美化操衡平天下之衡不有迷錯又有文有武以勤教于下我沖子安受其成无待有爲早夜眷其祭祀而已疏旁溥說文上部文穆穆美也釋訓文稱上日衡者稱出引鄭注尚書云然以于堯典采文也稱上又衡者文選六代論注引書律秝志云法度之平也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故云衡也取平也云法度之器者律秝志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則平衡而均物者皆法度之器也四匚旁作穆穆孔子曰吾于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云云則此經旁作穆穆當絕句御衡不迷則爲一句故云溥爲穆穆之美化操御平天下之衡不有迷錯者陰陽和風雨時寒暑不當有迷也云又有文有武以勤教于下者此經言文武云文王有文武王有武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毛傳不皆云又文王武王六月詩云文武是憲亦當如是解此經者釋文武而言也松高詩云...

道我者厚我无不是荅公罔不若予之言也代到反疏謂上文公之功輔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注言公之功輔相應故云召公周公罔不若予之言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亦辟音賓注辟君也王許周公之請將往出治于洛故言我小子其退就君位于新邑我將命公後矣春秋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蓋在此行也命公後謂封伯禽也王意已爲立公後則可長留公爲王朝相矣鄭八洛反郟古洽反鄏如辱反相息亮反疏辟君釋詁文云王許周公之請者上文公曰予其明農哉周公請退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此周公拜手稽首曰予齊百工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又曰往新邑洛誥此文王許之也云言我小子其退就君位于新邑者引春秋傳日王城洛邑周公營以爲都邑之地也據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又郟鄏之說宣三年左傳云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云蓋在此行也者以此經文云王遷九鼎于洛邑則成王之定鼎在此行故引左傳以證之云命公後謂封伯禽也者據魯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故云命公後謂封伯禽也...

四匚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注迪進亂治也宗禮者言禮爲天下所宗也周公所制禮于時未頒故曰未定

敉撫也四仁顯進于治猶未定于宗禮亦未能撫循公功以言公不可去也治直吏反[疏]迪進觀治皆釋詁文云宗禮者言禮為天下所宗也者宗尊也新王制禮為天下所尊毋敢違倍故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又云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是也云周公所制禮于時未頒者鄭于上文王肇偁殷禮注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說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是此時禮尚未頒也敉撫說文支部文未能撫循公功意若謂公猶當留輔不得遽委其責故云以言公不可去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將郎梁反汗簡以為古將字監吉銜反[注]將助士事也公當進助其後監督我執事之眾官太保安文武所受之民治為我之四輔四輔者道充弼承常在王前後左右者道立于前周公為之[疏]說文手部云將扶也扶有助誼故云將助士事說文士部文鄭注鴻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是士為事也云四輔者道充弼承常在王前後左右者道立于前周公為之者出大戴禮保傅篇其文云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誼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衰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无失計而舉无過事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予往至祗歡九字作一句讀公毋困我我開元本作哉非也漢書元后傳及杜欽傳皆引作我茲从之[注]定止肅敬也將猶奉也祗亦敬也公其留止我往日以公功敬奉之且敬哉之言常倚公為重公毋去以困我說爰爲反[疏]定止釋詁文說文事部云肅持事振敬也故云肅敬也云將猶奉也者鄭箋我將詩誼也釋詁云祗敬也此承肅敬之訓故云祗亦敬也已字訓為用又訓為止又為語助誼則不一而字則一後人以訓用者从秦文作以其訓止及語助者則作已分為兩字非也偽孔氏讀已作語助而于已字絕句謂此往至洛邑已矣俗本遂皆作已字案上文既言即辟于周則无煩更言往洛邑且若以予往已為句則公功肅將祗歡六字為句豈成文理乎偽孔氏彊為之說云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不詞甚矣故不可以往為往洛已字不當絕句也論語八佾篇云既往不咎又微子篇云往者不可諫皆謂前昔為往故此以往為往日也往日以公功敬奉敬說則有賴公以安存之意故云言常倚公為重則公去必困故解公毋困我謂公毋去以困我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型四仁其世享斁替型三字皆絕句斁音亦享許兩反[注]斁解也我惟无有解券其安事公勿替以公義型于四仁其世世享公之惪解今賣反券渠眷反[疏]說文攴部云斁解也且引詩服之无斁而申說之曰斁猒也然則訓斁為解者非謂解釋乃解券也故云我惟无有解券券古倦字也云其安事公勿替者替謂衰減言常奉事公勿衰減也云以公義型于四仁者以公為四仁之義表型法也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粵乃光烈考武王御名朕龔[注]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偁文王烈威也聲讀宏大也言王命我來承安文王受命之民于武王之道大我龔承奉之責遠王留己之意則已許王留矣[疏]鄭注見詩維天之命及雝正義云文祖者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顯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是也云以偁文王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為文祖此言乃文祖則是偁文王以文王于成王為祖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威也案雝詩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鄭彼箋用釋詁訓烈為光此訓為威者以此經光烈聯文不得以烈為光故訓有異誼亦得兩通也宏大釋詁文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仁新辟作周龔先息柏匠反辟邪亦反[注]典殷之舊典也孺子來相宅于新邑其大厚取典于殷之賢民已治為四仁之新君作立周邦以龔敬為先務[疏]云典殷之舊典也者殷獻民必習知殷之舊典言惇典殷獻民則典是殷之舊典矣作周與詩文王敍言受命作周相似故云作立周邦案周之王業基于文王故言文王作周成王守文之君而得云作周者擇土中建王國治為四方新君是亦作立周邦也曰其自昔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注]能以龔敬為先乃曰其自是宅中出治萬邦皆被休美惟王其有成功矣績功也[疏]績功釋詁文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注]多子眾卿大夫也烈業師眾孚信也言我以眾卿大夫與治事之臣厚先王之成業以荅眾庶之望治作立周邦以孚信為先務望治直吏反[疏]多之言眾子者男子之美偁故云多子眾卿大夫也烈業師眾孚信並釋詁文考朕昭子型乃單文祖惪單多安反[注]考成昭明單盡也鄭康成曰成我所用明子之灋度者乃盡明堂之惪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謂用其灋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灋度而損益用之[疏]考成釋詁文昭明鄭箋鹿鳴詩誼單盡鄭箋天保詩誼也鄭注見詩維天之命正義云乃盡明堂之惪者鄭于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則此文祖亦為明堂也云明堂祀五帝太皞之屬者明堂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為祀五帝之所也云謂用其法度也者自古帝王皆有明堂几大典禮皆舉行于其中是明堂有法度經言乃單文祖惪謂用明堂之法度也云周公制禮六典者謂周禮也周禮太宰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故云制禮六典云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者周禮享祀朝覲建官縣象正歲年頒告朔辨雲物掌成均之等皆明堂之法度也其間節文不必盡依前代容有所損所益故云損益之若馬融論語注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伻來毖殷乃命寧[注]鄭康成曰以寧為寧王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聲謂此寧王當謂武王蓋營洛邑栖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洛者教殷民者乃受命于武王也[疏]鄭注見詩何彼襛矣正義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者君奭有其文大誥所偁寧王雖兼言文武然亦是周公之誥則云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者于尚書无文而鄭言此者鄭以下文禋于文王武王欲以言寧武王為亦得偁寧王以說此經之寧兼偁文武也聲不从而以寧為武王皆謂武王者蓋文王未克殷不得以營洛邑栖殷民為文王之意安得以毖殷為受命于文王乎故知命寧當謂受命于武王也知營洛邑栖殷為武王之意者逸周書度邑解偁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涂北望過于有嶽丕觀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毋遠天室史記周本紀作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營洛邑實武王之意也桓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誼士猶或非之俗說以誼士為伯夷叔齊案夷齊扣馬而諫在武王觀兵之日能忍而至栖九鼎時乎其非夷齊明矣誼士即頑民也周以其梗化謂之頑民不忘前君因其誼也且周公亦偁之為多士目之為獻民則謂為誼士實為允協然則武王之時固已有頑民梗化之事周公之栖殷民自是武王之意則此慎教殷民乃是受命于武王者也予以䰞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䰞巨呂反與秬同鬯敕尚反卣夷久反[注]䰞黑黍也一稃二米鬯釀秬為酒芬芳條鬯卣中尊也絜祀為禋故云明禋享進獻也宿經宿也敏于祀不敢經宿敬也鄭康成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稃方巫反釀奴尚反芬或作芬同絜古屑反復服救反[疏]云䰞黑黍也一稃二米者說文鬯部文周禮鬯人敘官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鬯同字也案爾疋釋艸及毛詩生民傳皆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說有異者鄭志張逸問云鬯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爾疋正秬一稃二米人未知二者同異鄭荅云秬即黑黍其一稃二米爾疋重言以曉人耳无異稱也據此則秬秠一物也云鬯釀秬為酒芬芳條鬯者鄭注鬯人云鬯釀秬為酒芬芳條鬯于上下也云卣中尊也者釋器文鄭注鬯人職亦云卣中尊且云尊者彝為上罍為下卣為中尊之意也說文示部云禋絜祀也故云絜祀為禋禋言以絜故偁明也說文亯部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故云享進獻也鄭注見正義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為六天故知明禋是祭五帝堯典禋于六宗六宗亦即六天也然則禋于文王武王文武亦言禋何益承明禋之文而順言之爾且精意以享之謂禋容禮或亦可通言也惪篤敘无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惪殷乃引考遘工豆反猒一炎反又一監反俗作厭乃別字[注]惪順也遘讀冓自用疾惡猒飫引長考成也順其篤敘正父之道推以厚敘其臣民使无有冓隙用相疾惡者則臣民萬年飽飫稱德殷民當亦觀感而化乃長成其治矣冓工豆反惡烏路反飫於據反治直吏反[疏]惪順釋言文云遘讀為冓者說文冓[illegible]王粲七哀詩云豺虎方遘患經遘字誼當為交冓故[illegible]成安之道也是自為用也疾始是疾為惡也猒飫馬融注也見釋文公羊傳十七年傳云君子之惡惡也引長考成並釋詁文前文周公言篤敘乃言毖殷言篤敘夫毖殷必先至王命予來以下乃復是公言既乃言毖殷[illegible]自毖其臣民則此篤敘是謂承前文篤敘正父而言推及疏遠以厚敘其臣民乃所謂裕我民也故云順其篤敘正父之道推以厚敘其臣民云云也上言毖殷下言拜殷乃承敘則此殷乃引考是謂殷民从化而成治故云殷民當亦觀感而化乃長成其治矣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敘字絕句[注]王使殷民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烝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茲从鄭[注]戊辰十二月日也或以為晦日則非也冬祭曰烝記之者記始祀于新邑也[疏]劉歆三統厤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云云案以戊辰為十二月日是也何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為季冬于夏正為孟冬是首時矣以戊辰烝則十二月日矣案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无事何以書春秋雖无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春秋所云首時是夏之孟月非周之孟月者禮記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注云記魯先禮所始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云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年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正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正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然則何見其非晦日乎據伏生太傳云則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然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乃七年時事劉歆以召誥與此篇爲一年內事而據其三月丙午朏以推此戊辰爲十二月晦不亦謬乎故曰非也以曁推之戊辰蓋十二月之二十日說詳召誥疏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故云冬祭曰烝冬祭曰烝釋天文也孫炎注云烝進也進品物也云記之者記始祀于新邑也者烝是常祭不必特記此則以洛邑新成始于是行烝禮故記之也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佚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騂息營反俗作馬旁辛非祝之右反〔注〕祭歲者歲朝朝享也于是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詩敘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其事也既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兆于特牛之祭且使歲文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歲朝事也鄭康成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騂謂騂赤色周尚赤故用騂牛爵命諸侯必特假于廟示不敢專也歲朝之佋反朝享直徧反祫戶夾反〔疏〕正義謂鄭以烝祭上屬釋文則云鄭讀王在新邑烝皆偁鄭誼而說不同釋文是也蓋烝正不必言祭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又桓五年左傳云閉蟄而烝禮記月令云大歆烝皆烝下不言祭則此當如釋文所爾鄭讀烝字絕句則祭字自當下屬歲爲何也據伏生大傳言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詩敘則有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文而即歲則必以朝享之禮于歲首行之此經于烝下言祭歲自是歲首朝享之祭故云祭歲者歲朝朝享也于是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且即引詩敘以證之也詩敘者周頌烈文敘也鄭箋彼敘亦以爲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朝享者鄭注周禮司尊彝云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是也云既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者言朝享既訖乃復舉此特牛之祭明其別是一祭其先爲即政後則爲封公後也知然者據正義謂鄭意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公之後也云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兆于特牛之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歲朝事也者既是歲首之祭應先言歲而後言祭但是日有爾祭若祭文在歲下則嫌此祭即謂文武騂牛各一之祭故使歲在祭下典異祭文與騂牛各一之祭爲二事也且以歲與騂牛之祭禘文則祭文武告封公後得家歲文以見亦歲朝之事故先言祭而後言歲也鄭注見詩烈文正義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朝明也者上文烝是冬祭于烝下言祭歲明是冬後政歲有事而祭此時周公既反政則成王即政及封公後二事皆不答綏必于歲首即行故知是元年正月朝日也云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者此祫祭非謂三年一祫之祫知者公羊文二年傳說祫祭之禮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則惟合祭文武異于彼傳所謂祫也止取誼于祫之言合爾文武異廟而合祭自然以卑就尊故云于文王廟也云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者史官名佚者與周公太公召公俱爲成王四輔者也云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以言祝冊故知是告神即謂告文王武王之神也云誼封伯禽也者伯禽周公子魯公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是周公其後謂封伯禽也云騂赤色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鄭彼注云騂牲赤色云周尚赤故用騂牛者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云爵命諸侯必特假于廟者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鄭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繇王右以冊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也其臣則于祭焉是天子命諸侯不因正祭之便必特格于廟蓋但此封公後與即政同日即政故假廟矣而云特格于廟者特即政止用朝享之禮茲用二特牛祭文武是專爲封公後而專設此祭則亦是特格廟也云示不敢專也者不敢專謂不敢專惠使恩賞若自祖考出者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彼文明君雖謂諸侯而天子命諸侯于廟亦此意也

王賓殺禋咸假王入太室祼祼古玩反〔注〕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于王詩敘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禋之言煙周人尚臭殺牲則取膟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王賓于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蕭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鬯謂祼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膟呂戌反與膟同膋蕭反旁鋪光反瓚才旱反鬱紆勿反俗混作鬱非〔疏〕禮記郊特牲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謂諸侯來朝王以賓禮禮之獻以鬱鬯之酒是諸侯有爲賓于天子之誼又詩臣工篇遣助祭諸侯之詩也鄭君褒其詩云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誼是天子于助祭諸侯以賓禮待之者故云王賓諸侯助祭者引易者觀四爻詞也案觀象詞云觀盥而不薦謂觀王者禘于明堂之禮也六四近五爻位五爲天子四爲諸侯其詞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是助祭諸侯之象故引以證此王賓爲助祭諸侯也又引詩敘者以封周公後與成王即政同日事故又引烈文詩敘以見此時有助祭諸侯即經所謂王賓也云禋之言煙者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气之臭聞者茲用其諸也周人尚臭者禮郊特牲文案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鄭注云蕭香蕭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郊特牲又云取膟膋燔燎鄭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故云殺牲則取膟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膋與膟同字也難者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气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禋然後蕭蕭合猶香是蕭在灌後毛詩文王傳云祼灌鬯也則灌即祼也經先言禋而後言禋若以禮爲煙則蕭在祼前與禮文不合荅曰祼有二節郊特牲所言是灌地降神之祼即所謂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所謂先求諸陰也馬融注易觀卦所云進爵灌地以降神是也此經之祼非是之謂乃祼尸爾禮記祭統所云君執圭瓚祼尸是也若以此祼爲灌地降神則時未迎牲何殺之有經何以先言殺乎蓋此祭之始當自有灌地降神之祼文不具爾茲于殺後言祼自是祼尸矣夫祼既在殺後何不可在燔後乎且燔必取膟膋則殺與燔相因之事經既殺禋聯文則解禋爲燔矣爲不可難者又曰子言祼有二節有說乎荅曰有之尸者生人爲之祼延之入廟而君不出迎豈有灌地以求尸者而祭統明有祼尸之文則灌地與祼尸固非一矣且祼尸者以飲尸也主人獻之尸受以祭諸地乃後啐之奠之若主人灌地之祼安得以飲尸乎故曰灌有二節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繇君右執冊命之鄭注云一獻一酌尸也此經祼下即言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與祭統所言一獻之後冊命其臣節次正同益足證此祼之爲祼尸矣蕭注見正義案太室者明堂之太廟太室在四正堂之中央者天子宗祀之所也講言清廟中央之室者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然則清廟即明堂太廟太室即其中央之正室蕭誼不謬姑案用之繹文引馬融注以爲廟中之夾室夾室則非正室矣恐非是故不用也云祼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周禮司尊彝職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注〕王命封伯禽爲周公後作冊書王依前南鄉周公北面伯禽後之亦北面史佚繇王右執冊誥之皆降拜登受冊春秋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蓋皆其告詞也依因豈反鄉喜羨反養弋向反〔疏〕云王依前南鄉者周禮司几筵職云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故知此封伯禽之時王依前南鄉也案禮[illegible]公後故引以證何休注彼傳云加日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詞然則生以養周公二語是成王誥伯禽之言也引魯頌者閟宮篇文偁王曰則是追述魯始受封時成王之命詞故云蓋皆其誥詞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言在十二月則周公尻攝前七年也文武受命所謂基命定命周公前言予乃允保謂攝政以保是命也史書公意故曰誕保文武受命鄭康成曰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俯芳武反俗作人旁府非〔疏〕篇首周公言復子明辟謂反政也[illegible]

多士第八十

周書二十　尚書十九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注〕鄭康成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疏〕[illegible]故知此是自王城往成周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旻迷巾反〔注〕弔讀爲遏遏至也至猶善也言不善乎旻天大降喪于殷馬融曰秋曰旻天秋气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

疏云弔讀爲遙遙至也至猶善也者謂其大誥疏馬注見釋文云秋曰旻天者从今文家歐陽說也案釋天云秋爲旻天李巡注云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二說皆非馬誼馬云秋气殺也者明堂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氣寖盛是秋氣殺也云方言降喪故偁旻天者馬意以上文言三月是年春建寅之月而舉秋時之天號故決之言以言降喪故有殺詛而偁旻天也案詩大小疋凡三言旻天疾威是偁旻天者恆有取威罰而降无正故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偁旻天五經異誼云六藝之馬云然明偁天號各有指也故鄭君駁異誼云中諸偁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偁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者求天之高明是天不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矣猶人之說事各以其主爾此說正與馬融合我有周右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注將猶奉也我周右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于上帝之事疏云將猶奉也者義禮燕禮僕人命卿道束常將命于朝鄭注云將猶奉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注肆今也鄭康成曰翼猶驅翼僞孔本作弋釋文云馬本作翼故从翼正義云鄭王本弋作翼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聲謂周起于百里故言小國疏肆今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吉日詩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又是翼驅同誼也云周起于百里者孟子公孫丑篇云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也案殷制大國方百里而云周起于百里故言小國也以百里之國滅殷封殷而言則爲小國也者惟天不畀允罔怙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注畀與也罔誣罔怙或作固俗讀爲固或且改作固字非說文畀必至反怙乎古反書古文訓本作怙異文同字當以說文爲正故从古作怙也春秋傳曰毋怙亂惟天不與信誣罔而怙亂者故輔左我我其敢求天子位乎疏音乎古反疏說文丌部云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故云畀與也釋詁云畀予也予與同是其誼也者說文云乎吾者僞孔本注作固云固也論語云固也者薛季宣書古文訓本亦作固乃爲固非也故云正義本乃闕元時所據書古今文皆作固則非僞孔傳原本也孔本具金滕疏是古文又作固者遂作固薛書古文本作固亦作固逕改也孔傳乃云信无固治之云此讀古文爲固後人不知孔傳本作固遂作固俗讀爲固或且改作固字非也蓋信无固不詞故曰非也郭忠恕佩觿云其字曹明皇帝欲變古从今直改作固字穎達云既以固爲固而語又甚不詞故作固字非也郭思恕汗簡心部有古文恕字云見尚書蓋忠恕所據孔本此文作怙从古下心云故說文釋怙爲固據此亦可證僞孔傳信无固治之云是从心古聲讀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引春秋傳者左氏傳十五年及宣十二年傳皆有其文以證怙亂之誼以申其是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注帝亦天也秉執也畏讀曰威惟天之不與殷子何驗之于民而已惟我下民所秉執所作爲即天之明威也天道幽微恐不能諭多士故指民言之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疏此上言惟天不畀此言惟帝不畀故云帝亦天也秉執釋詁文云畏讀曰威者古畏威字同說詳商書微子云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者所謂漢武帝冊賢良制文也見漢書董仲舒傳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則注上帝天也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此周公述所聞之語也有夏謂桀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

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佚則引佚之則也則讀如五命賜則之則謂規領也到敖吾反疏上言惟天不畀允罔怙亂此上帝則謂規領也故云一語而兼說之云上帝謂堯舜禹也本安蠶治任賢使能泰己无爲而天下治案經典凡言上帝者皆謂天帝未有偁古昔帝王爲上帝者尚書刑德放云上帝將復我高宗聽之惠君爽假于上帝在昔上帝南刑上帝監民上帝不錫詩大雅皇矣上帝者不寧上帝是駁上帝易彖傳聖人亨以享上帝孝經以配上帝吳天上帝尚書勸學篇上帝其他不及讖緯總非以偁天者故此大傳柴于上帝指謂天帝天也云佚謂引進遺佚之賢引佚之偁言天欲人君任賢也此言是諸湯革命成湯欲見周人之所謂周方是言賢人也云此周公述所聞之語引下云是命湯革夏書周書國語也以此周公遠所聞之語者也此者下云是生欲見周書國語長佚者大傳言佚也云上帝引佚一語也引大大之語傳生八人次國三舉大功而有功者之一于此上帝之也三年一貢士大國三賢三賢二適一適之公賢三適謂之好德再賜以衣服三不適謂之賢者天子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爵地畢也是其文也則大賢賢賢再絀以地三絀則地之謂規之名賜之以者五百里一賜之謂有功益其地不進賢也云則讀如五命賜則者周禮大宗伯文彼鄭注云則地未成國之名以成國則公侯伯子男也則爲周禮以五命賜則二十里者則公之百里之地二十五里也百里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百里爲則之百里一則此一則者說文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等畫而畫其物爲數分是亦數以則爲畫宗之規領也若大傳所云三年一貢士六國二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引佚之規領與惟帝降假鄉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昏有辭注假升也鄉讀爲肸蠁升降謂下災異以譴告桀也肸許乙反蠁許兩反下撥㯹反疏假升釋詁文云蠁讀爲肸蠁之蠁者晉大夫羊舌肸字叔蠁蠁今左傳叔皆作向蠁向字又通作鄉與蠁三字皆左傳國語皆作向雖漢時經典向字又適作鄉說文十部云肸蠁布也云是見蠁布也左思蜀都賦云天帝上林賦云肸蠁布寫說文十部云肸蠁布也者明肸蠁是天神來至降布感應之意天帝于此會昌以福也然則肸蠁是天神感福之意以鄉讀爲肸蠁云言下災異以譴告桀也夏弗克庸帝大淫昏有辭注昏釋文云馬本作䛊正義本作昏私列反言桀不能用天兵大肆其淫作切切也有辭有辠狀可指說也言桀不能用天兵大肆其淫動作切切辠狀有辭說也疏云昏動作切切也者說文尸部文云切切者謂頑頑之意也說文辛部云辭訟也从𤔔辛𤔔猶理辠也鄭注周禮鄉士云要之爲其辠法之要辭如今劾矣然則辭爲辠狀之詞也左傳襄二十三年獻孫紇出奔邾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謂已辠无可指說也則此有辭是謂有辠狀可指說也惟旹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注元始也惟是天无所念聞廢其始時之命下致滅亡之罰疏元始釋詁文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亡注革更也俊才德過人者甸治也天既廢夏命乃命湯更代之用賢才以治四亡甸更反疏說文革部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是革爲更也馬鄭王注皆緐讀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故云俊民才德過人者甸治毛詩信南山及韓奕傳誼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注自湯至帝乙无不明德以撫恤祭祀言殷先王皆賢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注亦惟天大建立有殷而安治之殷先王亦无敢失天意言皆畏天命也故无不配天享其福澤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喪息浪反疏云享其福澤者以言配天是謂保有天位則其澤當謂延胙長久享其福澤與下文降若茲大喪對偁孔氏謂而其澤非也引詩者大雅文王篇文彼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旹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失也是與此經誼合故引以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注後嗣王紂大无明于天道況曰其又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國家乎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注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无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樂音洛疏注見史記注世家注惟旹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注惟是天不保右紂降如此大喪亡之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亡大小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注大喪之所以降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也匪獨殷也凡四亡小大國之喪亡无非有辭于罰者言皆有可數之辠致罰之由明天不枉罰无辠也喪息浪反疏言惟天不畀不明其德若茲大喪之由故云天不畀不明其德者故也云匪獨殷也者以上文言凡四亡小大邦喪是申說上文降若茲大喪之由獨殷故云凡四亡小大國喪是兼亡之國皆然不是當時所滅亡者有辭于罰與上大淫昏有辭之誼同亦謂有辠狀可指數故云言皆有可數之辠致罰之由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注靈善割剝也言武王大善承奉天事天有命曰剝喪殷國則往伐之敕正殷命告事于帝謂坶野柴于上帝疏靈善詩定之方中鄭箋誼也割剝說文刀部文告敕于帝即旹篇敕殷命終于帝之謂故云敕正殷命告事于帝告事于帝者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是武王克殷而告祭于天之事則此經言告敕于帝正謂其事矣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注適讀當爲敵也惟我事順天下不有貳心而爲敵者惟爾王家作難與我爲敵謂武庚叛也難乃旦反疏禮記雜記云大夫赴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祿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又云大夫某不祿亡篇无適也釋文云適鄭本作敵是古者適敵同字通用故以適爲敵鄭子君子篇云四海之內无客禮告无適也楊倞注云適讀爲敵又淮南齊俗訓云夫一者至貴无適于天子又文子云一也者无適之道也是皆以適爲敵也此經兩適字俗解作之適之誼于語意殊覺不詞若作敵解則不貳適謂无貳心无敵爾王家我適正指武庚之叛參觀上下文此解爲允協故云適讀當爲敵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注洪大也我其曰惟爾武庚大无法度我本不女動也難發自女邑自取滅亡爾難奴旦反疏洪大釋詁文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注肆故也正殺之也周禮曰賊殺其親則正之我亦念武庚之叛是天就于殷而大施戾之非爾多士之由故不正爾多士釋所以不誅而遷之之意疏肆故釋詁文云正殺之也者王霸記文其書亡矣此文引見鄭君周禮注周禮者即大司馬文彼鄭注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是與此經正字同誼故引以證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旹惟天命注西止息也奉猶秉也康靜寧安也我惟

是之故遷所凥以西息女非我一人所秉之惪性不靜安也是惟天命使然爾【疏】云西止息也者說文云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俗作棲从木妻然則西本爲止息之誼假借以爲東西字爾之必知此經西字不作東西誼者殷民本在紂城朝歌之地今遷之于成周是从東北遷于西南非正向西以西爲西匚之不若以爲西息于誼允協也云奉猶秉也者秉訓執持奉之誼奉持也二字誼相近多匚云非我有周秉惪不康寧與此非我一人奉惪不康寧語亦相似而秉惪之言易曉故以秉況奉也康靜寧安並釋詁文又釋詁康又訓安此不用安訓者以康寧聯文若皆訓爲安則誼重累故康訓从靜訓无違朕不敢有後毋我怨【注】違去也女毋違去此遷所我不敢有後命誅責于女女毋以遷故而怨我言此者欲與之更始使相安也故書後下字摩滅疑當爲命不可攷矣今文无爲元脫違字更宮行反【疏】違去毛詩殷其靁傳誼也云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當爲命不可攷矣者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并漫不可識仍據文誼當爲命何以言之篇末云時予乃或言謂今時乃有言也則後不復有言矣此文朕不敢有後語似未足當云朕不敢有後命乃與以末之文相應故知後字下當爲命也但僞孔古文及開元本皆无此字漢石經又缺後字以下故不可攷矣不可攷故不敢質言而云疑也云今文无爲元脫違字者據蔡邕石經殘碑有此維天命元朕不必有八字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注】迪進簡擇也惟女所素知者惟殷能人有典冊記識殷革夏命之事今女又據之而言曰殷先王之世夏王之後進簡擇在王庭其眾士有服治職事在百僚者以此責讓我周盍殷民以周滅武庚而又遷已不无怨言故公述之識中吏反讓巫放反【疏】迪進釋詁文簡擇鄭箋簡兮詩誼也云今女又據之而言曰者承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之下而云今爾又曰是進殷民之據是典冊而爲言也云夏王之後進簡擇在王庭其眾士有服治職事在百僚者蓋周滅武庚遷殷民二事皆殷民所不順其僞夏殷故事必比對以相形則迪簡在王庭謂封夏王之後對滅武庚言有服在百僚謂錄用夏臣見遷言也史記夏本紀云湯封夏之後簡在王庭爲封夏後之明證也云以此責讓我周者讓者怨責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陳餘曰不意君之讓臣深也殷民偁夏殷故事是怨責周之不如殷也予一人惟聽用惪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注】我惟法殷先王聽用有惪故我敢求爾王之後于天邑商而封之謂封微子爲殷後也鄭康成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疏】云謂封微子爲殷後也者微子之命敘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是既滅武庚而後封微子也上言夏迪簡在王庭是殷民以周滅武庚而出怨言此言予肆求爾于天邑商是公自解說于殷民言不絕商後自是謂封微子矣鄭注見正義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者言凡受命而王皆天之所建商亦然故云亦本天之所建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此篇上文亦云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是商亦本天之所建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維天命【注】我之更立殷後惟率循故事矜憐爾商家故則武庚之滅非我之罪是維天命矣今文肆爲夷矜爲憐【疏】云則武庚之滅非我之罪是維天命矣者言率與矜爾豈是欲絕殷後者是欲說武庚之滅非己本意故知經言非予罪時維天命是說誅武庚言也云今文肆爲夷矜爲憐者王充論衡儒增篇引云予惟率夷憐爾案夷之言常憐與矜同誼率夷憐爾謂率循常典矜

憐爾商于誼亦通但此承夏迪簡在王庭而言率肆矜爾肆之言故謂率循殷承夏故事矜憐爾商此誼尤長故不从今文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䣍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僞孔本无告爾二字茲从蔡邕石經本䣍衣檢反僞孔本作奄說文邑部云䣍周公所誅䣍國然則此當作䣍【注】來自䣍謂踐䣍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年四國管蔡商䣍昔我來自䣍之時我大下教命于女四國民我乃明致天罰于四國之君下嫁反【疏】此篇是成王元年時事言昔朕來自䣍則來自䣍時在前矣成王政敘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䣍是攝政多匚敘云成王歸自䣍鄭注成王政敘云此伐淮夷與踐䣍是攝政三年後管蔡時事故云來自䣍謂踐䣍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年云四國管蔡商䣍者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則四國即此經所云四國矣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䣍也故此亦以四國爲管蔡商䣍云我大下教命于女四國民者多匚篇王來自䣍至于宗周周公以王命告四國多匚曰我惟大降爾命又云我乃其大罰殛之則所云大降爾四國民命非謂赦大降爾命乃是下賚生命乃是下賚告民之教命也迻爾瑕逷比事臣我宗多遜迻戈支反開元皇帝改作移非其誼矣瑕从王不从辵瑕遠與瑕疏誼雖異而字則同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是其證也比賓至反注同遜色困反僞孔本作孫其傳訓爲順案依順誼則字當作遜孫則通省字也開元本改作遜則字別矣【注】迻遷徙也瑕逷遠也多適遜順也從女于洛邑遠女故土之惡俗比近臣事我宗周庶幾適于遜順緇衣曰恭己遜之則民有遜近其靳反力至反【疏】迻遷徙也說文辵部文瑕遠也釋詁文多適者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彼孔穎達正義謂服虔本多作祗解云適也然則多與祗通多亦可訓適也遜順說文心部文說文且引唐書曰五品不遜以證遜之誼爲順也然則經傳中孫字訓爲順者皆當作遜如禮記內則云孫友視志學記云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論語遜而云奢則不孫僖十五年左傳云不孫此諸文孫字皆當作遜今經傳中皆不作遜學者不復知有遜字故因此經而校數條以示後學餘不能悉數也緇衣者書篇名在禮記彼鄭注亦云遜順也彼文言民之有遜由于恭己隸之故引以證此近我周庶可適于遜順今本禮記誤作則民有孫心良由不識遜字而傳寫誤也類宋本作則民有孫可據以爲正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告命有申【注】申重也今我惟不忍女殺恐女陷于罪戾惟是故有重申之命前歸自䣍大降民命故此爲重命也重直容反【疏】申重釋詁文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匚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榦止賓必刃反榦果案反从木倝聲【注】馬融曰賓卻也聲謂如馬誼則賓讀爲擯也今我作大邑于此土中洛汭之地以待四匚我于四匚无所擯卻豈獨擯外爾多士乎亦惟爾多士所服從奔走臣事我者適于遜順則我將安定之爾乃庶幾有爾土爾乃庶幾安女之榦事止居矣卻豈約反幾茂吉依反【疏】馬注見釋文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則擯謂拒卻之也史記蘇秦傳則云六國從親以賓秦則古字賓與擯通也馬訓賓爲卻則是擯卻之誼矣故云如馬誼則賓讀爲擯也云今我作大邑于此土中洛汭之地以待四匚者鄭注康誥云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又鄭志答趙商問云東都貢賦所均是則作邑于洛取其土中于四匚來者道里均故云以待四匚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啻式豉反釋文云徐本作翅案啻字爲正翅則通用字也【注】啻但也女能敬則天與女憐女女不能敬則不但不能安有爾土我亦將致天罰于女身儆懼之【疏】啻但也者下无佚篇云不啻不敢含怒鄭注云不但不敢含怒是啻爲但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注】興盛也今女惟是宅凥于女邑繼爾所凥之業女其有安事有長久年于此洛邑則可以長子孫于此女小子乃興盛矣是從爾遷基之也言此者又鼓厲之長子孫中丈反鼓从支與鼓異【疏】興盛鄭箋天保詩誼也云繼爾所凥之業者謂所執以謀生之常業若班固西都賦所云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民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也宅爾邑既謂安其凥處則繼爾凥不得復謂凥處故以爲所凥之業易文言象云修詞立其誠所以凥業也是業可言凥也蟋蟀詩云職思其凥亦謂所爲之事爲凥也云女其有安事有長久年于此洛邑者王肅注也見正義不傳肅曰者欲使注文上下融貫不能復識別也云則可以長子孫于此者謂安其凥樂其業久與之蕃育子孫于此洛邑猶史記平準書所云爲吏者長子孫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注】王曰下盍有脫文或之言有也今時我乃有言告女女其安所居哉申前文无違朕不敢有後之意語終丁寧之也【疏】云王曰下盍有脫文者以王曰又曰之文不相聯屬又此篇文體與多匚篇相似據多匚篇末云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有一二語而後僃又曰今此則否故以爲有脫文但疑事无質故云盍也或之言有也者鄭君論語注誼也前文言无違朕不敢有後此云時予乃或言是誡不復有後言也云爾攸居則是欲其无違去此前後語意相應合故以爲申前文之意語終丁寧之也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尚書今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无佚弟八十一

周書二十一　尚書二十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无佚(注)鄭康成曰於戲者將戒成王欲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処也君子処位爲政其无自佚豫也聲謂今文无爲毋佚爲逸長中兩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鄭以此雖是戒成王此君子則是泛說不謂人君知者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案易卦觀五爲人君而君人五號无君子之目以是知君子非人君之稱故云止謂在官長者云所猶処也者詩九罭云公歸无所于女信処鄭箋彼云公西歸而无所見則可就女誠処是東都也是所有尻処之誼也云今文无爲毋佚爲逸者大傳作毋逸王充論衡儒增篇亦作毋逸无毋佚逸古今字也蔡邕石經佚字左去人右加巾俗字也茲不取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則知小人之依(注)稼穡民之勞事也先知其艱難乃後逸豫則知稼穡爲小民之所依賴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一張一弛之道也嗇或爲穡(疏)引雜記者禮記書篇也彼文云子贛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云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諭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誼大張弛以弓弩諭人也一張一弛勤勞弛謂逸豫故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一弛之道也論衡儒增篇引此經而解之云人之筋骨非木石一張不能不弛故張而不弛文武不爲弛而不張文武不行一張一弛文武以解爲常亦說此經爲一張一弛之誼云嗇或爲穡也穡者茲从蔡邕石經作嗇僞孔本則作穡也相小人毕父母勤勞稼穡毕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乃憲既誕不則侮毕父母曰昔之人无聞知相息匠反憲許建反僞孔本憲作諺不作否茲从蔡邕石經本(注)相視也憲猶欣也喜樂之意則厯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已劬其業其子安享其成不知其艱難乃佚豫乃喜樂既乃誕妄不遵侮慢其父母曰昔人无所聞知不知佚樂憲或爲諺誕或爲延樂勤各反劬初恙反(疏)相視釋詁文云憲猶欣也喜樂之意者毛詩板傳云憲憲猶欣欣也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常則人安佚則湛樂是圖此憲承乃逸之下則當爲欣樂之誼矣則法亦釋詁文云憲或爲諺者僞孔本也云誕或爲延者蔡邕石經本也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注)鄭康成曰中宗謂太戊也(疏)注見詩商頌譜正義云中宗謂大戊也者據史記殷本紀文而知也儼龔寅畏天命自度儼宜檢反度代洛反僞孔本作嚴釋文云馬作儼茲从馬(注)儼矜莊貌寅當爲夤夤敬也儼龔在貌夤畏在心表裏純一也度圖度也圖度天命敬畏之實也儼或爲嚴度或爲諒(疏)云儼矜莊貌者毛詩澤陂傳誼也云寅當爲夤夤敬也者說文夕部云夤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是夤爲敬也此夤畏據史記世家作敬畏則夤宜爲敬故字當爲夤也此正義文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茲用鄭誼而增成之故云儼龔在貌夤畏在心外貌中心皆敬故云表裏純一也釋詁云圖度同訓故解度爲圖度圖度天命則是敬畏天命惟恐失隊之意故云敬畏之實也云儼或爲嚴者史記世家及徐幹中論夭壽篇所引皆作嚴僞孔本亦作嚴也云度或爲諒者蔡邕石經也治民祗愳不敢荒寍愳古文懼(注)祗愳猶夤畏治或爲以祗或爲靈馬融曰寍安也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疏)祗之言敬與夤同誼愳與畏亦同誼故云祗愳猶夤畏因上文言夤畏故以況云爾云治或爲以者蔡邕石經也以訓用言用民常敬愳亦得備一誼云祗或爲靈者史記世家文也馬注見世家注寍安釋詁文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注)肆故也今文享皆爲饗(疏)肆故釋詁文云今文享皆爲饗者蔡邕石經也言皆者下文高宗享國祖甲享國皆作饗國其在高宗旹舊勞于外爰曁小人(注)鄭康成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曁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聲謂時是也時或爲寔寔亦是也將即匠反爲其于僞反爰茹反(疏)鄭注見詩商頌譜正義云高宗謂武丁也者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是也云舊猶久也者說文云舊[illegible]爲久久之誼故云舊猶久也云爰于釋詁文云曁與也者釋詁文但曁字俗通作暨今爾从俗作暨依說文[illegible]云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從事故知小人艱難勞苦[illegible]

乃或諒闇三年不言(注)鄭康成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諒力掌反闇烏含反(注)[illegible]

[illegible]

其惟不言乃雝(注)雝和也鄭康成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蘇雝(疏)雝和毛詩傳誼也鄭注見禮[illegible]

不敢荒寍嘉靖殷邦(注)嘉善也靖和也安也時殷道既衰武丁修政行惠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善和安殷國(疏)嘉善釋詁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云肆其靖之毛傳依國語云靖和也鄭箋則云靖安也故兼取之云時殷道既衰武丁修政行惠天下咸驩殷道復興者皆據史記殷本紀文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注)鄭康成曰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言人之大小皆無怨王也上時掌反(疏)注見正義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注)五十有九年或爲五十五年今文爲百年(疏)云或爲五十五年者史記世家文也今文爲百年者蔡邕石經也其在祖甲不誼惟王舊爲小人(注)馬融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爲不誼逃亡民閒故曰不誼惟王久爲小人長中兩反少式照反(疏)注見世家注正義引鄭注與此注畧同案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illegible]

其即位(注)武丁崩祖庚立祖庚崩祖甲立(疏)此注據史記殷本紀[illegible]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侮鰥寡(注)[illegible]

肆祖甲之享國卅有三年(注)卅三十并也古文省(疏)[illegible]

自時毕後立王生則佚生則佚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是從(注)[illegible]

言其衍姑先解其說之意乃復轉一解以爲衍文而自昔毕皆云與以疑之也云湛者樂之久者毛詩鹿鳴傳誼也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漢書鄭崇傳及論衡語增篇所引皆作時亦罔有克壽疑此是僞孔氏有所增也然中論夭壽篇所引與此同姑仍之【注】言佚欲之生害也四三或爲三四【疏】傳云言佚欲之生害也者漢書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引此或四三年句而說之云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茲用其說云四三或爲三四者中論引作或三四年也依七八年五六年之文則云三四年當是然不據以證經文姑識之于注爾

周公曰於戲毕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注】既僞商王以爲遞戒更述祖德以示之範二王能自謙抑敬畏則无佚可知【疏】傳云既僞商王以爲戒者上三宗是舉以爲成法故王法言季後立王則以爲成王戒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即康上爲句】【注】服事康安也文王即安于卑下之事就功於田功孟子曰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又曰西伯養老制其田里是也【疏】服事康安並釋詁文云就功于田功者田功是卑下之事也兩引孟子者梁惠王及盡心二篇文以證文王之勤于田功也釋文云卑馬本作俾使也案使服之誼不可解且馬說不得詳聞未達其恉姑置不用

徽柔懿龔褱保小人惠于矜寡【注】徽和懿美也文王有和柔美龔之德以褱安小人加惠于鰥寡鰥寡天民之窮而无告者文王施仁所先故又特言之【疏】堯典云嵩嶽五典故云徽和文選文賦注引鄭叔重淮南注曰鼓琴循弦謂之徽是徽有和誼也懿美釋詁文云鰥寡天民之窮而无告者禮記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謂之孤老而无子者謂之獨老而无妻者謂之鰥老而无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无告者也云文王施仁所先者孟子梁惠王篇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以窮民言小人則鰥寡亦在其中矣故又特言矜寡故決之言以文王施仁所先故特言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龢萬民【注】昃日在西仄時也易曰日中則昃【阻力反】皇暇也咸徧也【疏】云昃日在西仄時也者說文日部文引易者豐彖傳文以言日既中而後昃也爽注周易離九三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是昃爲日過中也釋言云皇暇也此經皇暇故云皇暇也國語云小賜不咸左傳則云小惠未徧故云咸徧也

文王不敢般于游田以庶邦維政之龔【般步干反】【注】般樂也以庶邦三字衍也文王不敢般樂于佚游田狩維敬龔于政事【疏】般樂釋詁文云以庶邦三字衍也者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以庶邦正之共且解共爲供其爲衍字可知國語定作惟正之共左傳引周書曰文王謂之龔晉郭舊引釋文恭字以庶邦三字本無今削去之疏傳既久削之則太史公等古本俗字可也

文王受命維中身毕享國五十年【注】鄭康成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聲謂文王享國五十一年言五十舉成數【疏】鄭注見詩文王正義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又國語周語云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穆仲曰不可以爲之嗣也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諸侯世子嗣位立必受命於天子有受命錫命非正也

從爲君必受命于天子殷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又文王詩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聲詩云受命之事文王伐崇作邑于豐是受命之征伐之事則命有此文王受殷命王之命也其受殷王之命所言者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謂年五十受命則享國五十年是國中年文王年九十七則受殷王嗣位之事也此云文王之在位五十一年矣其文王言之受命也受此八命年五十一而終

文地文身年如弓命言受天命而不言受殷王之命明非受天之命也云文王享國五十年中身謂中年故此受命在中年文王即位至受命四十二年受天命中身五十後一年而終也

凡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佚于游田維正之共【漢書谷永傳引此經云毋淫于酒毋佚于游田維正之共作淫下日食地震對此經引如此又漢書五行志文以此爲永傳文】鄭康成曰淫放恣也聲謂正當爲政共讀當爲龔亦謂敬龔于政事【疏】鄭注見正義云淫放恣也者成二年左傳云淫從其欲故爲放恣也云正當爲政者周禮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注云正或作政故當爲政共讀爲龔者上云文王維政之龔此字當爲龔字非共也左氏昭七年傳云三命茲益共上文又作龔敬龔于政事也此文故據上文當龔字以讀之其正字且云亦謂敬龔于政事

毋皇曰今日湛樂乃非皁適訓非天適若時人丕則有愆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惪哉【湛多含反樂如字酗況付反】【注】訓教若善迷惑也酗醟也毋自寬暇曰今日暫爲湛樂夫湛樂非民所以爲教非天之所善是人大則效之斯有愆尤矣商王紂之惑亂酗于酒德可爲監戒者毋效之哉今文皇爲兄兄古況字也【疏】訓教若善釋詁文迷惑說文言部云訓說教也云酗醟也者說文酉部云醟酗也說文非酒云字爲作解故云非民所以爲教者云教今文皇爲兄石經也經文皆云況兄古況字也釋文云兄况乃常義篇況字永倉兄今云及皇爲召或作况者殺倚華嶽碑云兄乃盛德隸釋云以兄爲況是兄爲古之況字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无或譸張爲幻【譸張誑也幻相詐惑也】【注】訓道保安惠順也古之君臣猶相告以正道有誨曉教也譸張誑也幻相詐惑也【疏】誨曉教也譸張爲幻僞孔本无上有民字或下有胥字說文兩引此文皆无民字郭璞注爾雅引之无或字僞孔氏所增也字當字然則二字胥字作張爲幻亦无民字故削去之譸中流反又時流反幻胡辦反

道則相安順道失則相曉以爲教无有欺誑相詐惑者譸或爲侜【疏】訓道釋詁文保安惠順之誼以明其上有保惠訓之中數見之矣侜誰者居侜反說文上文中侜流反故此釋之以上異也海民之文此保惠于美說文言部文相侜者謂之侜也其君章云譸張者爲敗匡救其惡此云有譸侜者相其順其譸張爲敗也云譸或爲侜者釋訓云譸張誑也郭注引此以其道相聽順以

此毕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小大厥否則毕心違怨否則毕口詛祝【作】【僞孔本聖作聽三字乃二字下有之字亂下有先王之】【注】聖通刑濡也小大亦謂臣民也民疑所字也言古君臣相道以正此其君若不通聖人乃道之以變亂正灋必至于小大

之臣民皆不服从不則章戾怨恨其上不則詛祝其上求其凶咎詩曰侯作侯祝靡屆靡究聖或爲聽【疏】聖通刑灋並釋詁文【作則祝】鄭注上文至于小大云小大亦謂臣民也鄭注上文云至于小大謂萬民則臣民亦在其中此云小大亦謂臣民也以上文民字也云所字之衍字不敢質言故云疑也云詩曰者大雅蕩篇文毛傳云上下相猶謂告也以古之人猶胥訓告云聖或爲聽者鄭箋云侯維也王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日祝詛求其凶咎无極已是也引此以說其誼

戲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注】迪道也作哲明也【疏】迪作釋詁文哲作哲明也經或作哲故云作哲明也

毕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兄自敬德毕愆曰朕之愆允若時【詈力智反】【注】詈罵也古文兄爲皇鄭康成曰皇暇也言寬暇自敬聲謂皇當从今文作兄兄古況字況滋也今文自爲曰蓋自或省作白故誤爲曰當从古文作自言此四王其有告之以小人怨女詈女則滋益自敬直引過歸己曰我之過信如是怨詈之言也

【疏】詈罵也說文网部文云古文兄爲皇者鄭本作皇鄭注見正義云皇暇也與毋皇曰今日湛樂之誼不相皇讀爲況字訓兄以況自敬此兄字亦作兄者以皇暇之誼與自敬不相屬據蔡邕石經作兄兄即古況字說文上文作況滋自爲曰者說文自部云自鼻也象鼻形此古文自字也白字从此省亦自字也省作白自字从口乙二字作自或省作白故誤爲曰也云當从古文作自者說文白部云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白自相似易于爲誤故云蓋自或省作白故誤爲曰也云當从古文作自者

不啻不敢含怒【注】鄭康成曰不但不敢含怒且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原也【啻施智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善【注】見正義國語周語曰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之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亦欲屢聞小人之言以考己政得失也是此以爲二書

毕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注】聽當爲聖古文聖作𦔻俗儒不識仍爲聽字故誤也此其君不通聖人

乃有誑惑之者言小人怨女詈女則聽信之【仍如字】【疏】云聽當爲聖者上文云此毕不聖經一作聖與此文同蔡邕石經殘碑于上文作聖不作聽僞孔本作聽此文當亦作聖也作此不聖僞孔本聖作聽與此同則此不聽亦作聖矣古文聖作𦔻者說文耳部文云俗儒不識仍爲聽字姑仍僞孔本作聽以其下云聽字故亦作聽則𦔻字省作𦔻以聖省聲乃聖字之省文其下云聖字是聖字也以𦔻爲聖字之省則若是其誤也

則若旹不永念毕辟不寬綽毕心亂罰无辠殺无辜【辟亦反綽昌約反】【注】辟辠也綽亦寬也則如是信讒不長念己之辠戾言不能引咎自責也不寬綽其心反妄行殺罰言不能容受而齎怒【疏】辟辠釋詁文言云寬綽也毛詩角弓正與四王相反【齎子夕反】傳云綽寬也此經寬綽聯文故云綽亦寬也云齎怒者離騷云反信讒而齎怒王逸注云齎疾也四王引咎爲己之與四王相反者四王皆引過歸己此王則反是故云與四王相反

從此不念厥辟是不能引過四王不啻不敢含怒此不寬容而妄殺戮是疾怨于人是正相反也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注 叢聚也信讒含怒怨有同歸是叢聚于其身也 疏 叢聚說文丵部文

周公曰於戲嗣王其監于茲

厥兆天子爵 疏 孔傳通論篇引无佚文知此佚生大傳亦引之獨姿改寫不亦妄說于此文在其所擱中不得附具上下文云何无由知其意指不敢強為之說姑闕

君奭第八十二

周書二十二　尚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 注 君尊稱也奭召公名 召時照反下凡 奭始亦反 疏 君是天子諸侯之稱故云尊稱也周書克殷解云召公奭贊采知奭是召公名也說文皕部云奭從大從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注 基始孚信也馬融曰崇充也聲謂崇終也書亦或為終祥善也言殷不善乎天天降喪亡于殷殷既墜失其命而我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殷家之始長信于休美者以順天輔誠也亦不敢知其終出于不善也不敢知殷之善敗者若言惟知輔成周道而已 弔如字又氏孫反喪息浪反墜直類反下及注並同棐芳鬼反孔本作終釋文云馬本作崇 疏 文基始孚信見釋詁文馬本作崇亦作終

今文崇為道 疏 崇與終同馬崇充之訓而崇終也崇固有終訓也云書亦或為終者毛詩蟋蟀傳云崇終也易屢上九殷家之興云書亦作終者據孔本作終詳釋詁善也我不敢知殷家之始云若言惟知輔成周道而已者此篇皆述召公不說周公以周公輔成周道而已不敢知殷之善敗則此篇所是周公功大也

召曰昔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注 君召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此追召公舊時之言也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謂必右周而不長遠念天之明威也此說已不敢去之意也 疏 云君召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此追述召公舊時之言也親則輔成周道自是周公之責召公雖亦同姓而周公尤為至我明是召公舊會有此責成于周公之意亦謂然茲言君召曰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謂必右周者經言不敢寧于上帝之命而不敢去故云此說已不敢去之意也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注 越當為曰聲之誤也 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此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已意竊謂曰我民无有德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已不可去之意 疏 字以越與曰同音越之言踰于此上下文皆不屬若作曰為周公意謂之言則與上文君已曰下文又曰皆相應故知當為曰由越曰同音而誤為越故云聲之誤也言我民罔尤違惟人在則是謂治民須人當其任者不可捨去故云亦言已不可去之意

我嗣事子孫大不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弗克經厤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注 孔本嗣事作後嗣命不易改上譽天字寧棐二字改作一離字亡字改作其遂鄭以遠書王莽傳所引失夷曾反任今屬上讀 注 失讀為佚佚忽也言亦或為佚應當也說使我繼事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遏止佚忽前人之光美我退老在家則不與知矣命之吉凶不變易也天意當輔至誠乃若不為天所輔而亡隊其命則不能經厤久遠繼嗣前人恭承其明德正在于今也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改正也惟道揚前人光美以施于我沖子而已 呂與茹反佚音逸 疏 云失讀為佚者古佚字通作失說已詳般庚疏佚忽說文人部文云書亦或為佚者偽孔本作佚也應當釋詁文說文部云云然云云云命之吉凶不變易也者詩敬之毛傳云命不易哉其命吉凶不變易也此云命不易意與詩同故仿詩箋為解云又

曰天不可信我迪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本作迪 正義 釋文云馬本作迪寧 注 寧王文王也釋捨也周公言我又念曰天命靡常不可信也我惟道文王之德使延長之則天不用捨于文王所受之命矣 捨式冶反又式治反 疏 鄭注洛誥云周公曰文王為割申勸寧王云云見禮記緇衣鄭注禮記亦以寧王為文王此手部云捨釋也是釋捨互訓故云釋捨也周公言以下又說文日為周公偁人之言則是審然蓋又之為言必有所因上下文越我民罔尤違越字本屬前文而又之言為周公道己意故云周公言我又念上文意一貫乃為允協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假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注 鄭康成曰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皇天北極大帝也假至也道至于皇天謂功致太平因名山升中于天也 阿安 疏 鄭注見詩商頌長發正義及周禮太宗伯疏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云湯以為阿衡者長發詩云實維阿衡伊尹之官名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伊尹商王湯是也湯以伊尹為阿衡平天下故曰伊尹者以伊尹治天下也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是伊尹事太甲也保衡者詩箋亦有保衡之號毛傳云保安也衡平也故云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此阿衡保衡當時特為此官號非常有之官則是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故云皆三公之官也知當時特為此號非常官者阿衡之名屢見于詩須保衡之屢見也于此官无所見虞夏无此官名商之後世亦未有見周官三百六十亦无此號是特為此號也云皇天北極大帝也者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昊天上帝冬至所祭帝在北極者也鄭云此天皇大帝北辰也耀魄寶也于圖長北極也此言天中天極星是名天皇大帝所居文云道至于天謂功致太平禮記封禪升中于天禮器文至于泰山封禪以告成功也致太平道之封禪改制應天命之時管仲書伊尹為湯左右命之臣湯之臣實成于伊尹則此言伊尹假于天之事伊尹皇天自是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之事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注 鄭康成曰伊陟伊尹之子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聲謂敘有臣扈篇在湯誓前則為湯臣矣大戊湯孫太甲之孫也臣扈猶逮事之與抑別是一人而同名者不可知矣變治也敘有咸乂四篇蓋說巫咸治王家之績也 與音預 疏 鄭注見詩商頌正義家注云伊陟伊尹之子者世本文今世本亡无以證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者太微天子之庭五帝之座也五帝者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此云上帝統言之耳太微宮中有五帝座而經但言上帝故云其所統也馬注云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者六職天官冢宰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又男巫女巫之職皆所以奉天時也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者周禮春官有男巫女巫是巫有男女之別以巫咸名咸故云男巫也三篇咸者同也敘有臣扈篇在湯誓前則為湯臣矣者記殷本紀湯誓前有夏社臣扈之篇是臣扈為湯臣也云大戊湯孫太甲之孫也者史記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漢書古今人表亦云太戊太甲孫也竹書紀年太戊在位七十五年自成湯至太戊凡九世年代久遠臣扈猶逮事之與抑別是一人而同名者不可知矣云變治也敘有咸乂四篇蓋說巫咸治王家之績也者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是巫咸治王家之事也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注 傳以賢為咸子巫其氏然則以

官爲氏者也【疏】咸賢皆以巫傳或相繼爲巫官亦未可知然皆有无明說賢爲咸子家巫爲氏與如隱九年左傳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故云然則以官爲氏者也馬鄭皆有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干般反【注】武丁賢臣有傳說不偁傳說而偁甘般豈般之言說與說余劣反云諸反【疏】說命敘云高宗夢得說是武丁賢臣有傳說也傳記言傳說者多矣如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墨子尚賢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諸文皆並言傳說甘般未嘗與傳說並見此經言甘般而不及傳說者學于甘般之賢一臣不應舍傳說而不及甘般亦惟有史記殷本紀書紀年武丁元年命卿士甘般學于甘般其言與此經周公以爲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又甘般亦二人是甘般傳說之名相近疑般卽說也無逸傳說之名甘般之名無定傳說甘般皆一人今案孔傳多有不足據此經僞古文尚書說命有甘般之名見其辭但期于史傳无遺若甘般之不得爲傳說則傳說與甘般實爲二人殷之賢臣非一人也故云豈般之言說與據此釋詁訓樂甘般同訓樂則遂之不得據此是說而不甘般之賢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秝年所【注】率惟茲殷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故殷之祀禮升配乎天秝年長久禮陟配天謂禘譽郊冥祖契宗湯也商書祀六百故曰多秝年所禘大計反譽苦沃反【疏】以殷禮爲殷之祀禮者說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禮字本以事神爲義又云禘諦祭也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是禮記祭法明堂位鄭注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郊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天之明文故引以證此經云祖宗者祀六百者左傳宣三年云商祀六百

天惟純右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注】純大也則等畫物也實富也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小臣臣之微者言天惟大右助商命等畫于商者富實商之異姓同姓之臣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下而小臣外而爲屏藩于侯甸之服者咸皆奔走服從于王言天惟厚于商故商大得人也【疏】純大釋詁文說文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者說文貝部文案則从貝刀貝古之物貨也則等畫物之謂也實富說文宀部文云富也從宀貫貫爲貨物之實也則又引詩天保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鄭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毛詩天保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鄭彼注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說文部云族矢鋒也以族爲族類之族非王之同族故云百姓者此文字不可解作況語以爲詞也今惟茲

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注】乂讀當爲艾艾相也辟君也一人天子也惟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故天子有事于四方四方奉行之如卜筮无不是之者不信之尚禮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言商得人之效明已當留輔之意相息亮反【疏】臣詩工云乂讀乂曰艾是以艾爲乂也漢書郊祀志云天下艾安師古注曰艾讀曰乂乂治也漢書皆以艾爲乂然則古者艾與乂字通也尚書中如烝烝艾萬邦作艾爲治此晉經乂字辟不可解作治其君爲孔傳而增其辭言治其君事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注】平讀爲平王之平假讀爲假平假太平功至于天則天壽之謂太平也言天壽平格之臣以安治有殷乃有殷嗣王紂天滅之以不威是天命无常也今女長念此則有以堅固其治功足以光明我新造之國矣【疏】孔傳以平爲平至之義云鄭注以爲專言臣事假謂至于天也王肅以爲專言君臣案此篇指意總謂國家須賢臣之助則平當專言臣也鄭君謂是孔傳以假爲至于天則平假謂太平功至于天言至于天則知上文所僞假至于天故云平假謂太平功至于天皆非也鄭以爲君臣及伊尹保衡假于皇天伊陟臣扈假于上帝皆是故云假之者从鄭讀以平假爲專言臣也公

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注】平假謂太平功至于天天壽平格之臣以安治有殷乃有殷嗣王紂天滅之以不威是天命无常也今女長念則有固命其治功足以光明我新造之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割字下讀人屬【注】割之言蓋也人讀若集躬身也言文王有大德天蓋申勸之以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割申勸今文爲厥亂勸使反于【疏】云割之言蓋也者鄭注緇衣注爲此解釋云割之言蓋也割讀爲害害蓋同故云割之言蓋之讀人三字連讀文人集也集鳥在木上讀若集者說文人部云人三合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讀若集古文集作亼言人集有時已人字故知有人之言今書傳中絕无以人字說文以爲集字以俗用集字者故集又作亼亼人時俗不復知有人字矣此經作太小人作斯亼人用字不用集在漢讀若說文時俗不復知有人字矣此緇衣云言文王有不

惟文王尚克修龢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虢叔文王之弟春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勤在王室閎也散宜也泰也南宮也皆氏夭生顛括皆名也惟文王庶幾能修治安和我中夏之國亦惟有此五臣爲之輔也鄭康成曰詩傳說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之人而云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自比焉奏千候反先悉薦反後何豆反【疏】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以證虢叔未爲文王之弟且有功者也凡言人之名氏皆氏下名故云閎散泰南宮也皆氏夭生顛括皆名也爲孔傳以散宜生爲氏散宜也散爲氏案大戴禮帝系云堯取于散宜氏之子則散宜爲氏自古有之僞孔非是故不从之鄭注見詩縣正義案縣之卒章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毛公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

又曰无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注】蔑莫結反【疏】析衞曰禦侮毛詩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毛鄭于詩傳篇述文王以大德後又適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所傳大師也教文王者必非毛說其或魯詩之說與不及呂望者太師也尚父可知也鄭箋亦云尚父呂望也爲太師周公可父也鄭箋云尚父呂望之尊稱也尚書傳文王受丹書之命雖授金鈴師名呂故云教文王以大德也尚父呂望爲太師教文王亦據大

又曰无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殷德也逸書曰追學于文武之蔑此五臣又自謂无能往來言其自覩若不足也由此爲文王道其常教故文王精微之德下及于國人爲于僞反【疏】引逸書者逸周書祭公解文穆王之言引以證此蔑德之義云蔑惠爲微德正義引鄭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故云小也鄭意以五臣不用逸書案文王之五臣是方欲其賢必不足于五臣又自謂无能往來明非公謂五臣皆自謙之言故云此五臣又自謂无能往來言其自覩若不足也是亦五臣自謙之詞云蔑

亦惟純右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昭字絕句見賢遍反【注】迪進也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作也冒者自下達上之言亦惟天大助文王以秉德之臣此五臣皆進知天威乃惟是能昭明言其自昭明德也文王之德于是作見上聞于天惟是之故能受有殷天命哉【疏】迪上閶時進迪作道釋詁文經有兩迪字當不同故用兩訓之農書曰土上冒聞說文月部云冒蒙而前也冒者自下達上之言天惟上天大助商也亦百姓王人之臣者家上之詞上文言亦惟純右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則亦惟天之所以大助商也此文言純右秉德之臣大助文王也云乃惟是能昭明言其自昭明德也文王惟純右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則不秉德乃天之所以大助商也此文言天惟純右秉德之臣大助文王也云乃惟是能昭明言其自昭明德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注】秀及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輔道以保有天祿鄭康成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蓋謂死者虢叔也【疏】注見正義上文備言虢叔等五臣皆進知天威鄭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蓋謂死者虢叔也云虢叔先死者不見經傳散宜生等猶存惟虢叔未明故鄭云蓋謂死者虢叔未聞有虢叔也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注】劉克也其後四人與武王大奉天威偏告其敵謂誅紂及憝國九十有九也【疏】劉克也釋詁云劉克也鄭注云劉殺也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者言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

惟冒丕單稱悳冒字屬上讀冒馬報反僞孔本作冒玆从說文所引單多安反稱尺孕反注氐目視
爲冒武王君臨于上下視者至故曰武王惟冒單盡也惟此四
人冒勖武王臨視之大盡稱其德爲備言文王武王得賢臣之
助以況今王不可无輔故下文身任其責幷責召公當同任也
氐的令反俗加人疏云氐目視爲臨武王君臨于上下諸臣傍非下視行嫁反疏故曰武王惟冒者說文目部云冒氐目視
也從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冒據說文所引則此經冒字以氐目下視爲讀也單盡鄭箋天保詩云單盡也云備言文王武王得賢
臣之助者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以下至此也云下文身任其責者如云今在予小子旦又云誕毋我責又云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皆是云幷責召公當同任者如云若游大川予往曁女奭其濟又云乃悉命女作女民極又云襄我二人皆是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毋我責收罔勖不及收字屬上讀注收斂也今日之事在我小子旦
矣如泳游大川我往與女其共濟渡今小子雖卽政其年猶少
同于未在位時我豈容斂復乎女大毋責我收斂也我將自勉
以企及前人无有勖勉而不及者蓋公欲追配四人之功也式少
羽反企去支反疏說文支部云斂收也則收亦可訓斂也承上偁四人頃寄反之功而言今在予小子旦是周公身任其責以四人
之功自期也勖勉不及是謂不可勉而企及者故云蓋公欲追配四人之功也以是懸度公意非有明文故云蓋以
疑詞其耇造悳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耐假注鄭康成曰
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悳之人不降志與我竝在
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耐悳假于天者乎言必无也
鳴鳥謂鳳也疏百注見三國魏志管寧傳注說文老部云耇老人也从老省句聲故云耇老也云造成
也詩云小子有造者所引詩是大雅思齊文也鄭箋思齊詩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引以證此造爲成也云有能悳假于天者
乎者謂如上文所偁伊尹假于皇天者也云鳴鳥謂鳳也者禮記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則鳳是靈異瑞物功成
太平乃能致之以鳴鳥不聞爲慮必不謂尋常易致之鳥焉故知鳴鳥謂鳳也釋文引馬融注亦云鳴鳥謂鳳皇也　公曰
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注猷謀裕寬也君今其監視于此我周受命固
无竟之休美然亦大惟艱難矣茲告君者乃欲君謀寬裕我不
以子孫之故而迷于祿位也鄭康成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
謀于寬裕說爰劣反合力呈反疏猶謀釋詁文詩角弓云綽綽有裕是裕爲寬也易釋文引馬融注蠱六四云裕寬也
寬也云我不以子孫之故而迷于祿位也者此篇叙云召公不說馬融謂召公以周公不復爲苟貪寵故不說則告召公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是明已非爲子孫而昏迷貪寵君謀當寬裕勿以此疑我也蓋古今來固權重久擅不舍者无不爲子孫計
世世弗失也周公必不如此召公疑周公亦必不至疑之若此其在周公表自己意自必言及于此故知周公本指如此鄭注
見正義
公曰前人尃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勖偶王在
亶注前人謂武王也尃布作使極中亶誠也周公召公蓋並受
武王顧命命輔成王者故言前人布乃心乃詳悉命女使女立

民之中謂曰女其明勉偶侍王惟在亶誠也疏云前人謂武
王之世而偁前人遺命自是謂武王也者云當成
司士職云作六軍之士執披鄭注云作謂使之說文寸部云尃布也者以禮
禮鄉飲酒禮作相爲司正鄭注亦云作使也故云作使義
也鄭注周禮天官云亶誠釋詁文云極中也毛詩傳誼
武王顧命命輔成王者是訓亶誠也周公召公蓋並受
左右據此經言前人悉命女且曰女明勖偶王則二公之成王爲受
土乃受命于武王者也云偶侍王者偶王所以偶王相不成
可能爲藐偶于丕丕基謂與同官偶侍王周公蓋幷已敵偶不之
亶乘茲大命惟文王悳丕承無疆之恤惟字作一句丕承讀注乘此
武王大命惟文王之悳是丕承之任大責重无竟之恤也疏云惟
文王之悳丕承之者孟子弟三篇下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承文王之悳也今乘武王大命則當繼
武王之承文王故讀文王悳丕承爲句舊讀丕承屬下非也公曰君告女朕允注允誠也告
女以我之誠悃本反疏允誠釋詁文云告女以我之誠悃也者悃愊也悃愊亦誠實之意也保奭
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㦔字絕句喪息浪反否步鄙反色注
保召公官也偁其官而名之欲其思所任也以猶與也否讀爲
易否卦之否否阸也肆長也女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亡
大阸長念我念之天威也疏阸安革反云保奭故云召公爲保
保奭故云偁其官而名之欲其思所任也上文皆偁君此變言也者保者保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禮記文王世子云保
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云以保之也云以猶與易否卦之否者鄉射禮云主人以賓揖鄭注云以猶與也云否讀爲
而萬物不通也阸者易否卦之彖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故否爲阸塞否字从不爲其誼
音誼皆異彼故以否爲阸塞字有長音方久反此經否字讀
長也崇高詩云其風肆好毛傳云肆長也經言肆念我天威
威不可屬之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也召公若監于殷喪大否則亦長念周公之所念矣予
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昔二人注
二人己與召公也我不誠而惟若此相誥乎言以誠誥也我惟
曰勤襄王業我二人之責也女其有合我意哉則言曰信在是
二人疏云二人己與召公也者與召公言而云我二人則一人是我一人是所與言者故云己與召公上言告女朕允
而此言予不允惟若茲誥則不允自是反決之詞故云我不誠而惟若此相誥乎言以誠誥也云勤襄王業者說文衣部云襄
令解衣耕謂之襄然則襄乃勤勞趨事之事故云勤襄乃天休滋至惟旹二人弗戡其女克
敬悳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旹戡口含反在讓字屬上讀注滋益也于旹
致治升平故曰天休益至戡任也言天降休祥滋益疊至惟是
我二人不足以任之其女能敬德明揚我俊民登之在位庶幾
與共任天休乃可推讓後人于此大盛之時以言今則不可復
也治直吏反疊徒叶反疏滋益說文水部文云于時致治升平幾吉衣反推士回反故曰天休益至者伏生大傳云成王
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得
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同一秀意天
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又
云交止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
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
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悳澤不加焉則君子不

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
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无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
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于王偁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
廟是于時致治升平也詩卷阿叙云召康公戒成王也其詩
言鳳皇翔至又有三苗同爲一穗之瑞皆天降之休祥因以諭焉是成王時有鳳皇
云戡任也說文力部云勝任也故云戡任也云天降休祥滋益
疊至惟是我二人不足以任之也者天大惠足以任
經言誕將厥功故不言賢以任之以視常若不足既獲天休尤加敬
惟恐悳薄不足以任之也云女能敬德明揚我俊民
在位乃讓後人以見此時无可讓之意不可退也者言明俊民
則責无可委是言今不可退之意於戲篤棐旹二人我式克至
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注
式用率循俾使也厚輔王室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美
我不但已也我欲偏成文王之功于不解怠大覆冒天下四海
之隅日出所照无不循度而可使也解古隘反覆方救反疏式用釋言文
釋詁文云大覆冒天下者攷工記王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
諸侯鄭注云名王曰冒者言悳能覆蓋天下也是冒有覆誼也
前文云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注云冒者自下達上之言此云
覆冒同一冒字而解異者蓋冒有二誼自下冒上爲冒進自上
冒下爲覆冒各有當也
隅以下鄭注見三國魏志太祖紀注公曰君予不惠若
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粵民注惠讀爲智慧之慧不慧謙詞也
粵亦于也言我不慧故煩于言如此多誥我惟用悲閔于天于
民故也智賤反疏惠有順也仁也愛也諸訓皆不可施之于此古
誼反者慧字輒通作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
蘇林注云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又後漢書孔融傳
云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爲智慧字故此讀惠爲智
慧之慧也智慧謂明達而穎悟也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埶
而此言不慧故以爲謙詞釋詁云粵于也言我不閔于天粵民
欲見于天粵民並閔故云粵亦于也云言我不慧故煩于
言如此多誥者穀梁僖二年傳云達心則其言略
故不慧則言煩而多誥益見惠之讀當爲慧矣云悲閔于天
民者鄭箋詩閔予小子云閔悼傷之言也故以閔爲悲閔于
于天于民言悲閔天命民心之不易保若篇首所云不敢
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之意公曰
於戲君惟乃知民悳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注惟女所知者民
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其終之爲貴鄭康成曰召公是時意
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悳以剴切之說余劣反復扶又反剴五
來反公哀反疏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詩蕩篇文鄭注見正義
祗若茲往敬用治祗支反治直吏反
注祗詞也我所告祗如此而已君其往敬以爲治哉疏祗有敬誼此則
有敬文則祗不當作敬解但爲語詞而已故云
祗詞也易復初九无祗悔馬融注云祗詞也

成王政弟八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三

將蒲姑弟八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四

多方弟八十五

周書二十五　尚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注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聲謂多士云昔朕來自奄郎謂此時然則多匚在多士前且不比也宗周鎬京至比反疏鄭注見詩豳風譜正義云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傍者說文邑部云奄周公所誅奄國在魯是近淮夷之地也誓云淮夷徐戎並興是淮夷在徐戎之傍矣鄭云周公居攝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者以尚書大傳言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故知三年滅之也自此而來歸者謂自奄來歸宗周也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多士之作在自奄歸之後故引以證此經也

言眾眾侯猶言眾侯也尹治也周公稱王命以誥曰誥道爾四國多匚惟爾殷侯尹民注四國管蔡商奄也多匚眾邦也殷之侯尹民者謂諸侯治民者也疏云四國管蔡商奄者經云四國多匚不知何國而云四國者此篇承成王踐奄之後故云管蔡商奄也多匚眾邦者匚謂邦也殷侯尹民云殷侯者殷之諸侯也尹治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注我大下爾教命爾無不知之行下

周公曰王若曰猷誥爾四國多匚惟爾殷侯尹民

以上引鄭注云天惟求爾多匚云云是誥邦君之言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注洪惟詞也寅當爲夤字之誤夤敬也言王者圖度天命而不長敬念于祭祀乎此泛言之也度代洛反疏云洪惟詞也者大誥言洪惟出夤字之誤者說文夕部云夤敬惕也則寅作夤者是也

惟帝降假于夏有夏誕厥佚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注夏桀之事舊矣必有言之者欲以商之伐夏況周之伐商明武王與湯同道于以備多匚焉多士之言夏亦此意也戚憂也惟帝升降于夏以監其德有夏大肆佚樂不肯有憂戚之言加于民言不卹民也乃大淫荒昏亂不能一日勸勉于天之道乃女所聞知也迪或爲攸馬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注麗附也民之所附則附之民所去亦去之桀圖天之命不能開于民之所以附麗乃大下威罰以充實其亂于有夏

不克靈承于旅注甲讀爲狎狎習也鄭康成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婬亂聲謂靈善旅眾也不能善承于眾

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注丕洪皆大也恭苦也詩云宰爲恭毒誣罔大者惟進之任使龔職大爲患苦于民或讀恭爲舒甚且改作舒字非也疏恭苦釋詁丕洪同訓大故云丕洪皆大也說文艸部云恭苦也詩唐風云采苦采苦是苦也引詩者大雅桑柔文鄭君箋云恭苦毒之行故引以證也云或讀恭爲舒甚且改作舒字者

亦惟有夏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注懫忿戾也欽者思望之意邑國也亦惟夏氏之民貪懫忿戾日欽欽然思劓割夏國言民之貪亂欲夏亡也湯誓曰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之謂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注天惟是之故求可爲民主者乃大下光顯之美命于成湯使之誅絕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匚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注純大也義民猶民義謂賢者惟天之不予夏大矣所以然者乃惟夏王以爾多匚之賢義者不任用之使不能久長多享祿位言桀不任賢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注胥皆也惟夏恭職之多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之道乃皆惟虐于民其所爲虐政至于百計大不能開于民之麗言桀任用小人乃惟成湯克以爾多匚簡代

夏作民主注簡擇也乃惟成湯能以爾多仁之賢者簡擇而任之用是代夏爲民主疏簡擇鄭箋詩簡兮爲誼眘氒麗乃勸氒民刑用勸注刑瀆也眘其民之麗乃勸勉于民其民瀆之用勸于善疏瀆刑釋詁文云愼其民之麗者上文云不克開于民之麗則此言眘氒麗是謂眘其民之麗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悳眘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辠亦克用勸開釋无辜亦克用勸注帝乙以上无不明悳眘罰亦能勸勉于民其要㬥囚人之辠殄刑殺宥赦皆當其情民咸服之亦能用勸于善上時掌反㪅下革反當多宥反疏云刑殺宥赦皆當其情者殄戮多辠刑殺之當也開釋无辜宥赦之當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仁享天之命於戲辟賓亦反注辟君也爾君謂紂也爾君承先王之悳澤而不能以爾多仁享天之命可嘅也夫夫房孚反疏辟君釋詁文云可嘅也夫者嘅歎也辭於戲之意也王若曰誥告爾多仁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仁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注王命誥告爾多仁夏殷之亡非天用捨去之也乃惟爾君紂恃以爾多仁之眾大過圖度天命謂不去己動作切切皇然有辭以故滅亡爾商書曰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過圖天命也不言桀者上已詳言桀惡于此省爾捨式野反省所耿反疏云以爾多仁之眾己以字有挾持之意則大淫圖天之命謂紂挾有爾多仁之眾而退度天命謂長右己也故云持以爾多方之眾大過圖度天命謂不去己引商書者西伯戡黎文言我生不有命在天是謂以決有命在天也是大淫圖天之命之明證也故引之也云不言桀者上已詳言桀惡于此省爾者既並言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其下乃止言爾辟不言桀故決之云以上已詳言桀惡故省也誕言桀惡者上文有夏誕氒佚云云至洪荼于民是也乃惟有夏圖氒政不集于享天降旹喪有邦間之集今省作集色很反下間古莧反注同注集就間代也桀謀其政不就于享國之謀天降是喪亡于夏使有國諸侯伐之謂商代之也疏集就毛詩小旻傳及大明傳皆有是訓間代釋詁文乃惟爾商後王佚氒佚圖氒政不蠲烝天惟降旹喪注蠲絜烝升也爾商後王紂佚其佚其所謀之政腥薉不絜升聞于上天惟降是喪亡紂絜今辟反縱子用反疏蠲絜毛詩天保傳誼也烝升馬誼也見釋文說文腥桑丞反火部云烝火氣上行也是烝之誼爲升也云腥薉不絜升聞于上者若酒誥云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又如吕刑云刑發聞惟腥是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須相俞反俗通作須注聖罔念則狂矣狂克念則聖矣善惡无常皆可變改天惟是故待暇紂也須待也鄭康成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覬吉利反復扶又反疏須待釋詁文說文立部竫同鄭注見詩皇矣正義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言日夜不暇也是古字或以夏爲暇故鄭云夏之言暇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夏之爲言假也伏生大傳云夏者假也釋名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鄭云夏之言暇者

鄭君蓋以暇爲假亦謂夏之言假爾據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誼故知鄭君此注以暇爲假謂須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也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者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即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十一年矣太誓說十一年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夏紂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夏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爾誕作民主罔可念聽注天須夏紂而紂爲民主肆行无道无可爲天念聽者言紂自絕于天天惟求爾多仁大動以威開氒顧天惟爾多仁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善承于旅克堪用悳惟敷神天闕正義本作開據古文訓嘗作開數多殄反今通作典注顧猶視念也敷主也天以紂无可念聽惟是求之于爾多仁下災異之威大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眾國无堪爲之惟我周王善承于眾能堪用悳以主神天之祀下行嫁反疏詩譜敘正義引此經鄭注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眾國无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數語誼似未足蓋引者有刪節也茲用其注頗有增益故不偁鄭君也敷主說文攴部文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仁注尹正也治也天惟是用教我周以休祥簡閱付畀我以殷命使正治爾多仁疏尹正也說文又部云尹治也此經尹字當兼此二誼故云尹正也治也今我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仁注今我何敢多誥我惟大下于爾四國民教命而已爾何不信我教命而裕其信于爾多仁乎下行嫁反疏云我惟大下于爾四國民教命而已者下文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即此所降四國民之命也言爾何不用則命是教命者篇首言我惟大降爾命何不信我教命矣忱之言信也云裕其信于爾多仁者謂信我教命也裕足其信于爾多仁之眾令皆信我教命也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注夾持介善也爾何不夾持善道以聽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乎疏夾持說文大部文介善釋詁文夾持善道以聽治于周則將與之更始使得安其居守其業樂其生是能享天之命故云爾何不夾持善道以聽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畋田年反注尚之言猶也畋平田也惠順熙廣也今爾猶居爾居平治爾田得安其生業爾何不順王政教以廣天之命乎疏左傳僖二十七年云蔿賈尚幼又僖三十三年云王孫滿尚幼皆謂年猶小是尚之言猶也畋平田也者文見說文攴部惠順熙廣釋言文熙爲廣也者國語周語晉未盤說昊天有成命之詩解熙爲廣也乃迪屢不靜爾心未㤅屢力具反注同注屢數㤅慕也我道爾者數矣爾乃數道猶不安靜是爾心未㤅慕也康誥今惟民不靜未戾氒心迪屢未同此之謂數所角反道大到反疏屢數鄭箋詩巧言云屢數也㤅慕也者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㤅以事之其詩云心乎㤅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㤅爲慕故云㤅慕也引康誥者康叔所封即殷之故墟則所云民不靜未同者即此經所謂故引以證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注宅讀當爲度典法正長也爾不大寸度

天命乎爾乃動作切切播棄天命乎爾乃自作不法謀取信于長上乎此秝數責之也度代洛反長中丈反寸七本反俗加心傍非數色主反疏宅之言尻天命不可云尻故云宅讀當爲度蓋古者宅度同字說已詳堯典及康誥疏釋詁典法同訓鄭注周禮太宰六典之典兼備三訓有法訓爲常故云典法也云正長釋詁文云爾乃不大寸度天命乎者蓋寸度天命當知天命有定不復生異謀矣四國之叛由其不度天命故也我惟旹其教告之我惟旹其戰要囚之注戰懼也要囚要決所俘囚者之辠也逸書曰俘維九邑我惟是之故其教告之我惟是之故其戰要囚之重刑殺故戰懼俘方于反疏戰懼釋詁文引逸書者逸周書作洛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是其文也引之者欲見此時踐奄而歸頗有俘囚以證此要囚謂要決所俘囚者之辠也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注我教告爾以至再至三矣乃有不用我所下于爾之教命者我乃大誅罰之下行嫁反非我有周秉悳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辠注速召也非我周秉執之悳不靜安而欲誅罰女乃惟女不用命自召辠戾疏速徵也徵召也故云速召也義禮鄉飲酒主人速賓鄭注亦云速召也王曰嗚戲猷告爾有方多士泉殷多士今女奔走臣我監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嗚音烏篇首及此文猷字正義本皆改作猷孔本僞作相政作正茲从伏生大傳本書古文訓本注監謂三叔監于殷者祀年也商曰祀周曰年告殷民故曰祀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旹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旹言也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克任臬準也告道爾庶邦多士與殷多士今爾曾奔走臣服于我監五年矣于維有繇賦小大多政須令于爾爾无不任繇賦之準須也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繇弋招反頌吾格反貉莫白反曾在登反疏云監謂三叔監于殷者告殷民而言臣我監則監是謂周之監于殷者且云臣我監五年无過則還本土蓋僞孔以多仁在多士之後因故以爲三叔也僞孔氏乃云監謂成周之三監服我監說謂殷民播下成周而又叛而又征之復立監監之會其說此云臣我監者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以誘道之非有復立三令其臣服此經文亦无監者俾其往日之善以郡則作多仁實在作士之事且此經文亦无許遷本土之言僞孔氏恣意亂經妄造異監之徵也正義引王肅注云其云商曰祀周曰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說非也偽孔傳之出于肅矣五年者釋天文云武王命三叔監殷民旹臣服于茲十年矣云商曰祀周曰年者武王克殷而封武庚命三叔監之粤五年而武王崩其明年周公尻東尻東二年而反尻攝時當克殷以來之八年也此時尻攝三年計封武庚立三監至此秝十年矣云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者三監之叛在周公尻攝之初距初監時有八年矣是時殷民雖臣服三監而于王室則爲叛逆推初立三監至流言之始此五年之間殷民未萌叛志乃推臣服爾經言五祀是本其未叛時言也云胥謂繇役者周禮天官敘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鄭注云此民給繇役者爲胥又注地官敘官云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有胥名也又小司徒云以起軍旅以作田

按以比追胥以合貢賦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是胥實爲徭役之名也云徭役亦賦也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徭役亦賦也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省徭賦後漢書弟五倫傳云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皆徭賦聯言此胥賦猶言徭賦也毛詩敬止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則克任同誼故云克任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故云臬準也引大傳者伏生書傳多亡傳文以證此經本是胥賦小大多政僞孔改賦作政作正非也案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傳說與公羊同則其說由來舊矣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上不基于凶悳僞孔本改作爾尚不忌于凶悳衞包又改作爾尚不忌于凶悳皆非也茲从說文所引甚求記反注爾向者自爲不和爾今惟和哉睦亦和也爾室有不和者爾惟和之哉爾邑中能明于和順是爾能勤乃事則上之人不忌俟于爾之凶悳矣基忌也凶德指謂從前之叛也俟桑七反疏經兩言爾惟和哉一承自作不和之下是欲其改前之不和故解云爾今惟和哉一承爾室不睦之下是欲其和乃室故解云爾惟和之哉經意固是不同故解有異也說文目部云睦敬和也是睦有和誼故云睦亦和也說文言部云凶惡也多士繼爾從武庚叛從前之叛謂其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不能無猜忌茲言上不基于凶悳是謂其從順不忌俟其從前之叛也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長皆是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注亦古掖字則濟也穆穆敬也介善自用也時將栖殷民于洛故曰自時洛邑逸書曰俾殷獻民栖于九畢在此時也九畢洛邑之地也畀予介助也賚亦予也掖持法則以敬居爾位能簡閱于爾邑以謀善道爾乃用是洛邑庶幾各安其農業永長用力于畋爾田矣如是則天惟予爾憐爾我周惟其大助于爾進簡爾在王庭尊尚爾事有服治職事在大官者言將顯用以勸勉之也疏云亦古掖字者說見[illegible]疏及梓材疏則濟者釋詁文穆穆敬也釋訓文介善亦釋詁文自用毛詩緜傳誼也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多士敘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此篇乃攝政三年時事而云時將栖殷民于洛故曰自時洛邑者既營成周本爲安集所栖之殷民而誥之故曰則在洛邑周既營成後故多士必言成周既成乃殷頑民作多士則在洛邑周公既營成之可欲泥以爲殷民之士既言成周既成又周公始推本于之攻位于洛汭成周既成乃殷殷民也召誥云遷太保乃以庶殷民邑于洛邑既在此經言爾命乃自時洛邑則未營成周之先有逸書明文可據故引以證焉逸書者逸周書作洛解文也其云俾殷獻民遷于九畢者作洛解云俾殷獻民遷于九畢是其文也孔晁注云九畢成周之地也云在此時也云畀予也卽釋詁文也云介助也說文口部云右助也介助亦訓爲釋詁云賚予也卽釋詁文也茲曰畀予賚予也行葦傳箋云介助也皆有介助之訓焉

周官第八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第二十六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注禮保傅曰保保其身體傅傅其悳誼師道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順古以爲訓字假借也疏周禮保氏敘官疏引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召公右又兼師保初時然矣成王以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詳鄭君之意蓋謂成王周官所兼之官故尊之列于三公逮周公制禮則以周官爲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官制不同隨時變更不當以禮師氏爲難周禮也案孔氏逸書无周官篇故不得據以問周禮而尚書之周官商得據以問與此文而傳者遂取之蓋以入其所爲之周官矣注引禮保傅者大戴禮保傅篇成于兩也逸書先太師次太傅次太保注到其敘者順保傅篇文不言得依逸書之次也云師導之教順者教順以訓也古或以順爲訓皆川聲故古者章云以順則逆民无則焉是言亦以順爲訓蓋借順字爲訓也

立政第八十七

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王曰於戲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逖古文逷注致功曰享謂致其所爲之功事于上也探取也爾多士不能裕其忱于爾多仁勸其忱信我教命爾亦則惟不致功事以享矣凡多仁之民亦惟曰不享矣爾乃放佚頗衺大遠背王命則惟爾多仁自取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于女分離奪女土也衺夕嗟反疏禮記曲禮下云五官致貢曰享鄭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享故云致功曰享謂致其所爲之功事于上也上文云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取爾所爲之功事于上也云探取也釋詁文上文云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何不信我教命而饒裕其忱信于爾多仁使多仁皆信我教命也此言忱裕是謂勸多仁信我教命卽與上文意正同故云爾多士不能裕其忱于爾多仁之衆亦惟曰不享矣以爲勸解也云凡多仁之民亦惟曰不享矣以凡民爲多仁之民者凡是最括之詞所包者廣當不止謂殷民且言勸忱我命卽所謂忱裕之于爾多仁也且又言爾多仁探天之威則此凡民是謂多仁之民矣云分離奪女土也者鄭君注也見正義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毋我怨注不惟多誥言不多誥也祗詞也周公述王命既終又申言王意以丁寧之俾王之言曰我不煩再誥我祗告爾以此教命而已王又言曰是惟爾初時不能敬于和道故也非我不康寧爾則女毋我怨矣疏云不惟多誥言不多誥也者欲見惟字止是語聲不爲誼也蓋若執不惟爲不但則與前文曷敢多誥及此下句我惟祗告爾意皆章反矣故解不字作敬今我曷敢多誥及惟字也云祗詞也者命語以丁寧之者篇首言周公曰王若曰此周公述王命既終又申王意以丁寧之者篇首言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俾王命則凡篇中語云若曰王曰之等皆周公所述也自嗟爾多士以上告戒之云祗告爾命及則毋我怨是申王曰又曰而語无多止以丁寧之也

周書二十七　尚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illegible]孔本作[illegible]博路反相茲从說文所引準中居反綴之銳反賁百門反鮮相然反注肅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贊羣臣之詞聲謂常伯常任準人卽夏商之三宅文武之三事也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焉虎賁守王宮見周禮綴衣則未有見蓋侍帷幄之臣也恤收鮮善也周公述羣臣以見于王曰羣臣拜手稽首有告于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戒于王曰王左右之臣若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諸官者周公卽贊之曰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所戒之詞下文所云皆是也戒王者周公之意使羣臣發其耑不欲專所戒也於戲休茲者永歎以動成王之聽今文則爲伯準爲辟辟見亦反注內皆同釐所律反耑多官反液炎益反疏肅注見正義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曰炎炎常伯侍中作侍中王常伯任侍中殿下又籍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與古今字然則常伯卽漢之侍中也但漢之官制今人罕知非所以曉學者故不用爲說云常伯常任準人卽夏商之三宅文武之三事也者下文俾夏臣告其君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俾湯用三有宅克卽宅是夏商官制皆有三宅乃俾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相爲比況則準夫卽宅乃準牧卽宅乃牧而任人爲宅乃事亦可知蓋所任者事故或言事或言任一也此文準人卽文武時之準夫夏之宅乃準也常任則文武之任人其在夏則爲宅乃事矣以此推之則常伯卽所謂牧矣鄭注禮記王制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然則牧伯同職也而故伯則同字故以常伯當牧也云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焉者文武之綴衣虎賁下經可據也夏商官周書缺有閒故无聞焉據禮記明堂位夏官之數三分周官之數則三分周之二宜其官之不備此二官有无不可知也故曰未聞若然止取況于文武時可矣夏商既未聞而必傅之者以常伯常任準人之取況于夏商之三宅故云虎賁守王宮見周禮者周禮夏官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職云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是也云綴衣則未有見蓋侍帷幄之臣也者周禮之官无名綴衣者顧命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帷幄之屬此以綴衣名官故以爲侍帷幄之臣以无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恤收說文心部文鮮善釋詁文于時羣臣進戒成王才舉諸官名而所戒之詞猶未發一語周公卽贊之曰休茲知恤鮮哉則周公焉知羣臣將欲云何而美之注乃云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以休茲爲美諸臣之戒爲收受所戒之言者以蓋此篇成王實周公之意不指欲成王深念其言故而託諸羣臣進之戒而先歎美之使若衆人之言不可思也故令羣臣進之戒而先歎美之使若衆人之自于公公曰知其言將代爲之戒而公卽贊羣臣之美則解爲休茲爲美諸臣之戒解恤爲收受其言斯爲允當僞孔氏解恤爲憂謂惡得其人之是增益之誼非經意也云所戒之詞下文所云皆是也者謂古人以下至于艾我受民也云戒王者周公之意使羣臣發其耑不欲專所戒也者此篇皆周公之言而發其耑已而從而述之既又云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不欲專所戒而以其言爲人之言也云今文則作伯準爲辟者謂蔡邕石經也正義本故亦作伯从今文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籲其敬反注有夏謂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彊也多賢人故曰大競詩云无競維人言古之

人有道者惟有夏之爲天子矣其臣室多賢其君招呼其賢俊以薦天功以尊事上帝【疏】趙岐注孟子離婁篇云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此有室者孟子所云巨室故云有室卿大夫之家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則室家通名也競彊言文引詩者大雅抑及周頌烈文皆有是言毛公烈文傳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于得賢人箋周頌云无競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之不論大競厚多賢人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䭫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亂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无義民【淘息旬反行下孟反】注鄭傳孔本訛亂字茲从蔡【注】迪道忱誠恂信也太學曰知至篇名經傳之義乎寄文注同而後意誠惟道其知故誠信于德行咎繇謨曰亦行有九德故曰九德之行而猶向也丕讀曰不訓順也義讀如儀言賢俊之臣能道其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敢拜手䭫首有告于吾君矣能居此事牧準三宅之官此惟君道矣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人于位如此則三宅之官无以義型下民矣告教其君之言止此【太土奈反或作大音亦同】【疏】迪道釋詁文不于釋詁訓下此者上注蔡得于此補之也忱誠說文心部文恂信亦釋詁文太學者書篇名也記云知至而后意誠者蓋知亦爲至而後意誠矣故彼文上文先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乃後言知至而後意誠也故引太學以說也引咎繇謨亦行有九德以其知者也此文迪知乃後意誠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所謂知至而后意誠者此謂知古文者亦先知而後誠信九德之行故曰九德之行所謂知至而后意誠者亦古文者亦先知而後誠者先致其知而後知九德者九德九德之行故曰九德之行者古文祇云面猶向也凡云面者皆鄉也云面猶向也亦行有九德者上亦言之云面猶回不讀曰不者云亦行有九德故引者以說也此言九德有具殷之具見者是也鄭注告于吾君者咎繇謨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者皆古人所以爲有德也言皆是也云面猶向也凡面之意者爲不面不訓順之義古文詩云所云不者亦不當爲不訓順也殿云天下諸侯不得爲其所也云義讀如儀者儀度之義義者亦音之一字謂爲威儀音則同今訓儀爲義者明儀音相如人皆以義爲訓也此不爲如義讀之訓之非義讀可以上之言也乃立後以告先王之任其君之言止此者恐不知也故以此訓上言君以下爲周公自言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注】桀所爲德惟乃不爲往昔先王之任賢惟暴德之人是用故絕世无後亦粵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工耿反】【注】亦者亦夏先王也釐理耿光卽就也亦于成湯升天子之位大理上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就其所居之位言稱職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德言舉不失實【疏】云亦者亦夏先王也者上言夏先王招呼賢俊此承上言湯之能用賢亦乃承上之詞故云亦夏先王也釐理釋詁文光耿說文耳部引杜林說耿光也杜林說也卽就毛傳釐理鄭箋臣工詩箋也說文云光耿也說也鄭就毛詩鄭箋省案杜林傳西州泰書古文此蓋古文說也鄭就毛也從先聖之義也云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者鴻範云詩東門之墠傳箋也云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者鴻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詩羔裘云三英粲兮毛傳云三英三德也鄭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案英俊同是本鴻範三德之名鄭以鴻範說詩之三英則此三俊亦是鴻範三德兼人之名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叶于厥邑其在四匚用丕式見德【叶古文協字見亦宴反注同】【注】式灋也湯之嚴威惟能爲大灋于天下者以其能用三宅三俊故其在商邑用是宅俊以叶和于其邑其在四匚用是宅俊以大灋于四匚而箸見湯之聖德【疏】式法說文又部文說文作灋戲其在受德忞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佚德之人同于厥政【忞迷巾反正義本作暋說文引作忞書古文訓同敃也說文引作忞】【注】馬融曰受德受所爲德也聲讀若忞彊也紂惡性彊梁惟進任刑殺暴德之人與同于其國乃爲衆狎習爲淫佚之人與同于其政同者同惡相濟也厥邦厥政互文【疏】克馬注見釋文逸周書克殷解云受德迷先成湯之明故馬云受德紂也鄭注書謂紂字受德是受所爲德也者以上文言桀德謂桀所爲德以況此文則受德所爲德矣西伯戡黎云受者紂也受不以受德爲受德是紂亦或單偁受不必以受爲紂之字也亂以爲紂之字蓋是受德爲紂字云聲讀若忞彊也說文心部文云忞彊也是忞彊音是忞彊之訓知此文以忞爲彊也云強梁者詩蕩篇云曾是彊禦毛傳云彊禦彊梁禦善也云強梁者任威使氣之貌是也云同者同惡相濟也者言君臣並爲虐惡同心爲之亦與其國同謀虐政上下同于厥政文同厥邦厥政互文也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奄衣琰反】【注】欽猶重也式用奄大甸治也天重于罰紂既乃終罰之使我周撫有中夏用商所受之命以大治萬姓【疏】肅曰欽罰者謂須夏五年【疏】用欽之言敬敬則必不輕傷故云欽猶重也云奄大甸治者毛詩信南山傳文也說文大部云奄大有餘也正義云須暇之五年者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是欽罰之意也鄭注王氏云紂惡己至而天猶須暇五年故謂之欽罰是也者須夏五年待紂之不改而後罰之乃代紂是天之罰紂自五年後以之不輕降罰亦所以說欽猶重也疏者謂須夏五年亦粵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注】灼明也今文俊爲會【疏】灼明說文火部文今文俊爲會者蔡邕石經本也上文曰三有俊引此作俊则會字从焯引此經則今文作會疏云文武惟克知灼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中兩反注同】【注】文武惟克知灼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帝天立以爲民長伯伯亦長也【疏】云與之敬事上天者猶前文僕以之言猶與之也故云伯亦長也也王謂俊尊上帝也以之言猶與解經以字爲與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注】三事猶三宅也上言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言立事準人牧夫此變事言任人一也言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爲三事也【疏】此言準夫牧則上文所言宅乃牧宅乃準上文宅乃事下文所云立事任人一也文所謂準人牧夫也以此推之則此任人郎事也故云此變事言任人一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趣七口反藝牛祭反】【注】此皆文武時之官多與周禮異者周公制周禮有所革也【疏】云此皆文武時之官多與周禮異者虎賁趣馬于周禮屬夏官左右攜僕蓋若周禮太僕射人也鄭注周禮射人云射人與僕人俱掌王之朝位也且引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又于檀弓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然則此文左右攜僕正當彼二人二官之職也百司庶府是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是也周禮則官名多者則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之屬言司者尤多有司會司書之屬言百司庶府言凡括衆官之詞也百司之外之別與表臣言百司庶府之言凡括諸官之詞也百司之外屬司徒司馬司空皆表之言外蓋外百司也太史則周禮春官之屬日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案曲禮云天子五官官文武時爲諸侯降于天子故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時天子五官有見者故云多與周禮異者是初時官制如此其餘官名則周禮有司空亞旅則武王伐紂時官名者有猶未定周官制也逮天下既定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之官多有仍其舊者亦有改其職而改其官名者故周禮有司之代之禮有仍其舊官名者亦有因有革也不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本作纑則盧之舊文作纑則鐮各反堵文此本作盧書古蓋從繃亦有故堵誓文作纑則纑之舊文作纑則史記鐮堵誓篇及此】【注】烝君也蠻夷微纑二國之君臣服于周者也鄭康成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疏】烝君釋詁文云微纑二國之君臣服于周者是牧誓見于周牧野者有微纑二國之名案彼鄭注牧誓見于周正義云不見矣久周者也以王者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長也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云以其長居險故曰阪尹是以三邑也云其長居險以是官長之處險故曰阪尹自是以處所見三亳阪尹之長亦云其險是以以阪其險分三邑之處故既三亳阪尹也云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者爲其名云亳今河南偃師縣尸鄉是也河南縣故毫之東爲湯都又南有轘轅之險漢書地理志云成皋故虎牢案成皋縣漢屬河南郡續漢書郡國志成皋屬河南尹則皋故名又有轘轅關又屬河南尹郡國志案續漢書郡國志穀城屬河南尹則函谷關降谷亦屬河南轘轅城有秦函谷關又有漢函谷關云書國志及地理志穀城縣有秦函谷關降谷即函谷也宏農郡有函谷關故名函谷矣書云新安有函谷關者漢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又云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本在宏農新安縣東按函谷關之名漢時已有此二以宏農縣爲故秦函谷關注云在新安以東降谷又有函谷關有秦關故亦以函谷名也案此言新安函谷亦在宏農新安矣降谷新舊函谷皆有函谷之名關在新安東北爲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乃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闊于是徙關于新安去宏農三百里案此元鼎三年徙函谷之時新函谷當在新安而舊函谷關自在宏農其地相接皆左傳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故關本在宏農而新關在新安故云制巖邑也又案漢書地理志云宏農故秦函谷關然則戰國時函谷關在宏農故穀城古函谷關其地本名東流縣水經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母邱興盛墓東又南注于穀水則皋穀城以東舊函谷關故降谷以此谷之名也此函谷在穀城亦有險矣鄭君所云降谷者即此谷也大功之谷關舊谷秦之函谷爲關之險故秦阻之云降谷在其東西南三面云降谷者以此爲三亳之一亳西亳之地故在谷之南而云降谷者西亳之險以求降谷爲其所在也鄭君所云然則新安之函谷亦險矣鄭君所云降谷以新安之阪爲是也谷之處也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兼于庶言【度待洛反孔本作心】【注】心能制誼曰度詩曰帝度其心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兼于庶言人攝括上文之官也已用也罔无兼采也庶言衆人毀譽之言也文王維心能制誼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皆用能俊有德者文王无所兼任毀譽之言也【疏】心能制誼曰度昭二十八年左傳文也引詩者皇矣篇文左傳引詩而說度字之誼云心能制誼曰度者孔本作心今依左傳說此用左傳語解度字之誼故此引詩以證毛傳云心能制誼曰度左傳文也引詩者郎依左傳鄭說而引之也云常事司牧人攝括上文之官也者承上諸官名之下而云立茲常事司牧人茲之言此也有所指實是攝括上文諸官而

言謂總括任人以下至亞旅也呂用說文呂部文云旅言眾人毀譽之言也者說是庶人所以爲毀譽之言也
可知必以爲毀譽之言者孝經說云以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是人有以毀譽爲進退者也文王度心乃能用賢則文王用人往往有以毀譽爲進退者此言文王無藉言爲用舍故絕罔與焉于知人無所兼任毀譽之言

也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注）庶獄眾刑獄庶愼諸所當愼之事庶獄庶愼惟于所司之牧夫訓敕其用命无違命而已庶獄庶愼文王无敢與知于此與音預亦粵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誼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茲丕丕基（注）敉之言撫也安也武王率循文王撫安民庶之功不敢廢其誼德率循文王之謀从其寬容之德用能併受此大大之基也今文基爲其其基之省也

（疏）說文攴部云敉撫也鄭注周禮小祝云敉安也故云敉之言撫也安也云今文基爲其者蔡邕石經作其也云其基之省也者言基省土而爲其乃通省字非別爲一字欲見石經雖作其謚實同基也

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灼古文作焯亦義本作灼亦从書心匝反（注）若善也丕語聲也亂治相助也孺子今爲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當效法文武于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我其能明知其善乃使之治政以助我受民以和平我庶獄庶愼之事（疏）若善釋詁文云丕語聲也者丕本訓大若丕乃俾亂相我則只是語詞不特其發語聲亦无意誼也如般庚云丕乃敢大言不乃崇降弗祥不乃告我高后丕乃崇降罪疾皆只是發語聲而已此文丕乃亦猶是也亂治釋詁文相助毛詩清廟傳語也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孔本作勿茲从王充論衡所引閒吉晏反注同乂吾蓋反（注）閒隙也美士爲彥乂讀當爲艾艾相也非常之物不賤不至時則物有乘閒而至者乃无妄之气非政治所致也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毋敢變易我則終維成德之美士以相我受民而已（疏）相心匠反治直吏反說文門部閒隙也說文云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爾雅彥美士爲彥得之矣釋詁云乂相也與艾通說文艾讀當爲艾者古字乂艾通說文云皆具艾爲相我受民必讀乂爲艾訓相釋話乃與此經上言相我受民此言乂我受民合誼矣非常之物以下用王充論衡明雩篇云惠此雩政得失篇云惠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然則災至自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气曆世時至當固自一不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閒而至也是其證也

識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注）徽善也人之善言以上所云是也周公以所戒託爲羣臣之言故曰予旦既受人之善言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爲前王守文之子孫承重大之任其毋誤于庶獄庶愼惟正人是治之也今文受爲前徽爲微上時掌反（疏）徽善釋詁文云人之善言以上所云是也者謂上文古之人迪維有夏至已以所戒託爲羣臣之言者謂周公以所戒之言託爲羣臣之言其說已具詳于篇首疏矣云今文受爲前微爲微者史記魯世家云作立政曰以我受民君索隱曰守文之主必繼體守文之君言制世猶守先帝法度爲之主者謂周公非受命創業之君但守先帝之法從毋之謂正人是此言其勿誤于庶獄中正之人是牧夫皆謂責在所司之人則用章下言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也云今文受爲前微爲微者蔡邕石經自古商人亦粵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注）繹陳也自古商湯亦于我周文王其立政也于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則能凡得其人能用陳其謀斯乃使之治事（疏）繹陳釋詁文經言克宅之謂能凡得其人于此三宅故云于立事牧夫準人之官則能凡得其人言克由繹之茲乃俾乂是正說克宅之實則是謂此人能由繹我乃使之治也故云能用陳其謀斯乃使之治事正義引王肅注云則能使之治此故能使天下治也夫文王未嘗一統何得云使天下治其說非也國則罔有立政用譣人不訓德是罔顯在厥世譣七廉反正義本作憸非也占書以爲文王此言書作譣从說文鄭此經占文訓本作憸說文言部引周書曰勿以譣人是郎此經下文也字當从說文爲正此文當與下文書一故定从譣爲孔本訓下有于字从蔡邕石經（注）馬融曰譣人憸利佞人也聲謂國若无有立政用譣人不順之德是无有光顯在其世矣今文在爲哉譣七廉反又息廉反（疏）馬注見釋文云譣人憸利佞人也者說文心部云憸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然則此經似當作憸乃說文言部引此下文勿以譣人字作譣者蓋假借字也鄭君說文敘自言書稱孔氏謂孔氏古文作譣者未重從之也至于譣之本字也云今文在爲哉者蔡邕石經作哉也繼自今立政勿以譣人其爲吉士用勱相我邦家家偽孔本勿上有其字邦家作國家茲並據說文所引正之勸亟販反舊音莫話反相心匝反（注）勱勉力也讀若萬自今立政毋用譣人其惟善士用以勉助我國家焉（疏）云勱勉力也讀若萬者說文力部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注）于今守文之子孫乃惟孺子王矣其毋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擇其人而專任之（疏）云專任之者此言惟有司之牧夫與上文語同上言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言文王專任有司之牧夫此文亦然矣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豈一反方依注作旁鋪光反覲古服字（注）詰謹也謹爾戎兵戰武脩文以褱遠也陟登也禹鄰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土地四削幅隕減殺殷商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畔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焉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登禹之迹方當爲旁旁溥也觀見也耿亦光也烈業也其能謹爾戎兵以柔懷遠人以登復禹之舊迹聲教溥行乎天下至于海外无有不服于以見文王之耿光焉于以揚武王之大業焉今文耿爲鮮幅方服反隕于敏反殺色介反

（疏）詰謹鄭注周禮大司寇職詁也云謹爾戎兵戰武修文以褱遠也者國語周語云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是戢武所以謹戎兵也戢武則脩文論語季氏篇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是戢武修文所以褱遠也陟登說文自部文云禹鄰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者鄭注咎繇謨文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之說也已于咎繇謨其注矣云夏末既衰土地四削幅隕減殺殷商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畔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焉者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畔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爾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併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以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之以中國方三千里又云周公致太平幅員萬里乃其地方中國依周禮用七千里推以上國數雖不符然據古者夏制及殷制之所言云亦爲之大較故言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也者周禮大司馬職云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職方氏職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行人職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此周之九服也鄭注周禮云周公復禹之舊域而其成五服五千里者王城之外面五百里爲侯服五百里爲甸服五百里爲男服五百里爲采服五百里爲衛服又五百里當要服則王城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爲九州要服當禹之荒服鄭注云自此以外五百里爲夷服五百里當荒服又周之蠻服當禹之要服荒服當五服外面當五千之界鄭注職方氏曰此服禹所弼成五服之數也周禮周語引是穢言云鎮服下注云其外皆謂之要服之內當五千里者周弼成五千之服則見鄭去王城當五千五百里是禹之五服當周之六服而經言要服者以周之蠻服當禹之要服故以要服之內爲中國是其證也周之九服當禹之荒服以其去王城當五千里故也云方當爲旁旁溥也者說文上部文云施象形鄭注尚書大傳云方字古文作匚正義皆改作方字作旁非也且說文作方无明文鄭注兩引舊說皆有據云觀見也者說文見部文字从旁諸文書用以爲旁字今以爲證但未引見他書无所依據故不敢言旁字容或壞字而後人改作旁而已云壞字當爲旁者方字當爲旁者說文云今文耿爲鮮者蔡邕石經作鮮

詁云耿光也已見前疏釋詁

（注）常人有常德者（疏）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注云庸有常也則有常是人之一德咎繇謨云章厥有常吉哉謂明其德有常者乃爲善人故云常人有常德者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注）常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長知丈反（注）蘇公名忿生當武王時爲司寇者式瀳由用也太史掌六典八瀳八則凡國之典籍皆臧焉蘇公蓋有成瀳臧于太史故因上言庶獄而呼太史以丁寧焉言詞

寇蘇公之灋敬爾用獄以培長我王國傳蘇公之灋善然才反疏云蘇公名忿生當武王時爲司寇者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也

公之灋也于此灋有加眘焉以其輕重條列酌用其中罰可也

茲式有眘以列用中罰引列辟方反利注反同注茲式指謂蘇公之灋也

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疏承上言司寇蘇公式而言茲式有眘故知茲是指謂蘇公之灋也引周禮者大司寇職文彼鄭注云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常行之灋此成王之世正承平守成之時則此用中罰正合周禮中典之意故引以爲證

賄息眘之命第八十八注篇亾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八

亳姑第八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二十九

君陳第九十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三十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綏戲是惟良顯哉注鄭康成曰嘉善也猶道也綏戲是惟良顯哉之憙疏禮記坊記篇引君陳文如此茲亦據坊記錄之鄭注緣之嘉善釋詁文猶與繇通繇道亦釋詁文也云綏戲是惟良顯哉美君之憙者我君之憙而歎美其良顯自是美君之嘉善故鄭注乃僞孔氏取其上文而增益之云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孔氏取上文惟通則僞己其下郎引此文以證書而坊記上言善則稱人若時句則坊記引此文至惟我君之德而止書原文果有臣人咸若時而引良顯句矣若以良顯爲僞臣則可也必不則去臣人若字灸坊記矣取于此文而引之乎明是僞孔故與善則稱君之意相章受增益非尙書本如此也又案此文自是臣下之言相勸勉以善則稱君之誼故坊記引之若出于人君之口則是壞善臣道矣僞孔氏乃以此爲成王之言眾謬甚矣乎誣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注鄭康成曰克能也由用也疏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文如此茲亦據之錄緇衣之鄭注云克能釋言文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注鄭康成曰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致教當由一也度大洛反內奴累反疏此文亦引見緇衣篇君陳曰茲亦并其鄭注錄之釋詁庶師同訓眾故云師庶皆眾也虞度釋言文

皇清經解卷二之四十一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四十二 學海堂

尙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顧命第九十二 尙書二十四

周書三十一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釋釋僞孔本从心傍作懌字今从馬本作釋注鄭康成曰此成王二十八年馬融曰不釋疾不解也釋音亦解佳買反讀爲庶說經之釋不釋不說也言有疾茲依馬音羊益反疏

甲子王乃

洮沬水相被冕服凭玉几相息亮反注馬融曰洮洮髮也沬沬面也鄭康成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聲讀被冕服者以冕服加王身也凭依几也讀若馮皮冰反疏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直照反注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太保以下六人蓋六卿也太保獨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百餘歲矣嫌太保別是一人故特著名焉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芮伯周同姓彤曰彤姒之國畢毛文王庶子衛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也彤謂彤采地名非國也師氏中大夫官掌以美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眾正之官與其治事者疏

王曰嗚戲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幾居依反審字亦作審注漸進也大進言深入也幾殆也疾甚曰病臻至彌終留之際恐不得謹獲得誓謹審許也言病日至己當命終而淹留之際恐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以命女疏漸進說文文也周易序卦傳說文

疒部云病疾加也故云疾甚曰病鄭注論語述而篇云病謂疾益困亦疾甚之詁也甚至釋詁文彌終釋言文詩桑柔云時亦弋獲鄭君箋云時亦爲錯射者所得故云獲得誓謹亦云誓言也說文言部云詳審議也鄭注呂刑云詳審察之也故云審詳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韋用克通殷亼大命重直容反注並同肄羊𦤎反从聿𦤎聲文作肄通僞孔本作達茲从蔡邕石經【注】馬融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故曰重光聲謂孝經說曰悳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是之謂宣重光也奠定也麗讀爲宿離之離國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之謂奠麗也文武皆受天命故能宣三辰之光而定其位也肄習也重言之者病甚氣喘而語吃也敷陳政教則民服習之而不韋用能通政教于殷而集我周之大命國語曰以大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是也今文亼爲就

臺徒叶反从王莽傳亼爲就三从晶从宜太盛改之爲三田今俗用之非也宿息暑反離力詭反喘昌沇反吃居乞反簇七豆反【疏】書見馬注見釋文漢書見寬傳寬从宣傳重光宣重光從暢日以爲連珠重星光則其說然不必專月日星光之會與日月合乃聖王之瑞也引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月光星辰備其經云日日星辰之光者日月星也言馬云重光日月星與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上元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聯珠故太初上元合璧連珠是也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大初秝五星如聯珠日月如合璧皆注重光日者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聯珠是其說最甚明五星皆如聯珠矣而五星出東方同會一方也……

王是至五癸主十說纍合所之詩在所在平之析對所爲武之聖也又合有爲此五不位大歲經則辰所永景附日王謂悳是鄭位八是說位得皆明日緯我則建之王麗月故奠所則箋于星周駁則以在正弖也有我也淳之則五云麗感五大三之蘑章五所北義星王周皇帝嚳言宣星文也則位明五生馮注物字維引嚳欲之姚嚳在也重之武但五三詩是辨祖二皆光歲此也合分太受斗其光所皆所位所變則其氏所助之之國三是野姜之柄文奠附受引三天伐合救掌之周若所語所五也之我星云麗麗天國所之大位事十說若以在文逢位月姪姬在言乃故命語若所商三以有甚三所月及公三之但氏天武一曰故文武以之五會二當所字之章所所所陵出龍王貫宿能唯王勁讀郎天歲三權充所注馮而在之自星伐之離宣言奠周云會位十所數之在而神用長後天與殷事讀三武之其叶天鄭有當逢則當辯周之馬逢黿日歲矣麗辰王者能和位注二從公周以之分章農公及嚳在引爲之之終爲代之說月此則之此云野昭辟之析之鶉國宿光事故天殷事會十五日分五其所注也所本位火語離而此引所之則天有物與野物文在云我馮者皆月者謂定經國勁事郎位二在嚳不在言后王太神有在在周奠其則語者謂奠以嚳一不言三星稷武祖也建北天語曰位兼文實合麗國十二動所處與所王后歲星維馴冷月也言而由位之語日處周又爲日經也稷之及顓曰周星以文云武三事曰二之矣王三嚳緯五之所牽項在鶉之

者從繇神注百如粗七璧律十易云王契讀年疊似燿五秝一彖奠者文德僅璧寀皆星志月傳他之見未有矣日會如云朔云守德禮足之而月聚聯淳旦離鄭使記故事五如斗珠于冬麗注然禮聲亦星疊牽孟陵至也云是運引秝未璧牛康渠日則定足正孝數必必分注復月麗地以義經之盡在度云覆如離守歸依說適會朔夜謂大疊宇故美孝以然于日盡太初璧通云文經足求其假如初秝五明奠武說成見所如合上晦星堂定讀讀之其計朔璧元朔如月也似則焉爲日旦聯甲弦聯令云勝斗孝文月冬珠子望珠曰麗馬極經武五至也夜皆故宿讀注之說之星日是半最曰離爲也明者悳之月說朔宿重不宿周旦孝所畢會與旦日光賓離禮月經致聚于此冬月者列之大之緯則乃牽焉至如漢宿離司光援焉乎牛注時合書

武王之業在于文王欲言武王之事兼言文王之事故經所以兼有明悳而受天命也故文王受命作周是文武皆受天命云文王欲言武王文王之意也詩云文王有聲云文武之受命也三辰者日月星也……

訓無敢昏逾則曰訓共也聲謂御迎逾越也言承文武之業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敬迎天之明威嗣守文武之大訓毋敢昏亂逾之大訓

在夏后之詷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注】夏中夏也后謂諸侯馬融曰詷共也聲謂御迎逾越也言承文武之業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敬迎天之明威嗣守文武之大訓毋敢昏亂逾之

【疏】夏爲中國故云夏中夏也……

恭下文西序所陳是也

危也今天降之疾甚危矣興起也不起不悟言必死【疏】詁文殆危釋詁文興起也不起不悟言必死……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注】殆危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注】釗康王名女庶幾明是我言以敬保輔元子大濟于艱難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注】安遠……二人釗故云釗康王名【疏】子釗康王之誥云惟予一人釗故云釗康王名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仁之國悉順其近者以安集勸勉小大衆國勸勉也【疏】……悉順其近者……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注】夫人……馬鄭王作勸讀吾……

夫人言人也亂治也以左右之也勖以冒爲聲讀當爲冒冒觸也馬融曰贛陷也聲謂非幾不善也思夫人皆欲自治于威義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

【疏】夫人是人之泛言也……以左右之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注】還退也謂羣臣受顧命而退也綴衣……越翼日乙丑王崩【注】或曰成王崩馬融曰安民立政曰成

【疏】……

今文無爲字……

出綴衣于庭【注】綴衣帷幄之屬帷握必以綴聯故謂之綴衣將發顧命郎王寢而張爲事訖徹去出之于庭中也

謂天子死曰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注】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仲桓南宮毛是官卑不可徑齊侯呂伋太公子丁公也呂氏伋名逆迎也桓毛各執干迎太子故使引導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虎士也桓毛各執干戈逹虎士百人爲齊侯前引且爲嗣王衛也王既崩而世子猶在外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憂危之際故以兵迎之于南門外云

【疏】周禮虎賁氏下大夫……文也云仲桓南宮毛者……

將正王位者使下大夫迎毋乃召卑乎故云不可云虎賁百人虎士也者周禮夏官敘官云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言虎賁百人自是入百人中之百人矣且當成王既崩世子在外方戒嚴之際當使有勇力者往迎乃可以爲世子衞故知百人爲虎士且云桓髦以各執戈逆子士百人爲齊侯前引且爲嗣王衞也云世子蓋以親王未疾時奉使而出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元而養然則成王有疾康王自當在內奉養疾何出王既崩而猶待逆子南門外乎曰必以成王未疾之先奉使而出不及知而疾也計王疾始于哉生霸月之三日也乙丑未詳何日據下文則月爲有癸酉然則乙丑當在望前後王之寢疾不過旬日間爾始疾時不豫遂焉故不召太子至甲子王疾甚知不及待太子之歸故且召羣臣傳命時太子實不在側若太子在國中則亦召之故云奉使而出无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鄭君注云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是則太子亦有時奉君命而出者惟是康王之奉使經未有明文姑云蓋以疑之僞孔傳以爲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冢王崩而太子遂居翼室爲喪主未嘗不尊何必出之後逆之乃成其尊乎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有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喪則守王門蓋在其外逆者自內而出迎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經言逆于南門之外其逆之遠近无文蓋世子出使而反自遠而漸近逆者自南門出趨之既接見遂衞之而入自南門南門蓋外朝之外門所謂皐門也安得以爲路寢門乎據上文王命羣臣時世子實不在左右僞孔傳說非也且

延入

翼室恤宅宗【注】翼室路寢旁室恤憂也宗猶主也延子釗入路寢之旁室憂居爲喪主【疏】云翼室路寢傍室者翼猶鳥翅翼是左右兩傍之名故以爲傍室是時成王之屍殯在路寢則延入世子自是路寢之傍室矣然則翼室有兩此蓋東翼室也知者以既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匚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矣恤憂釋詁文也云宗猶主也者白虎通宗族篇云宗尊也爲先祖主也是則宗有主誼

丁卯命作冊度【注】命作冊者以書成王命詞也度者冊長短之數【疏】下文言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即此所作之冊以書成王命者故云命作冊者以書成王命詞也云度者冊長短之數者漢書律曆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鄭君作論語敘云易詩書禮樂春秋冊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冊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冊有長有短也言命作冊度者命之作冊其冊尺寸之度也

粤七日癸丣伯相命士須材癸居水反籀文作癸丣古文酉卯爲春門開門之象丣爲秋門丣从一戼閉門象也相息亮反【注】鄭康成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肅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聲謂須當爲頒字之誤也頒布也材椁材也檀弓既殯旬而布材斂力驗反【疏】鄭注及肅注並見正義禮記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計王以乙丑崩以辛未爲七日壬申爲八日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然則成王以壬申大斂矣鄭意蓋以大斂與殯同日天子殯斂以死之明日數也知鄭意然者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曰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是鄭君以天子殯斂數來日也故不數乙丑而以壬申爲七日因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云蓋者以無正文不敢質言也肅云召公爲二伯者公羊隱五年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下文言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蓋[illegible]時召公與周公爲二伯是時周公既歿畢公代之召公與畢公爲二伯矣聲謂須當爲頒字之誤也頒布也者禮記玉藻說笏之制大夫以魚須文竹禮記釋文云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蓋班與頒音誼同須與頒字相似故或以須爲班以須爲班實繇班之爲頒而誤爲須也此文須字實亦頒字之誤也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鄭仲師注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是頒之爲

[illegible]

狄設黼扆綴衣扆豈反【注】亦伯相命之也狄樂吏之賤者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扆之制如屏風然設黼扆于明堂太室之南戶外聯綴帷幄張于其所[illegible]【疏】[illegible]者謂張于黼扆之處也解綴衣爲聯綴帷幄者說具上疏

牖間南鄉布重莫席黼純華玉仍几鄉許亮反下並同僞孔本布作敷莫作蔑茲从說文所引重直容反下並同莫民瞥反純中盾反下並同【注】牖間兩窗之間也明堂之室皆四面有戶戶旁兩夾窗牖即窗也布席于牖間當扆前也鄭康成曰莫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聲謂莫席織蒻席也莫讀與蔑同白與黑謂之黼純緣也以白黑采繒緣席邊也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不用生時席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蒻人約反緣以絹反下注同【疏】大戴禮盛德說明堂之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牖考工匠人云四傍兩夾窗鄭注云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故云明堂之室皆四面有戶戶傍兩夾窗盛德言八牖鄭注攷工言八窗故云牖即窗也者說文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云布于牖間當扆前也者扆設于戶外當牖之間席布于牖間而南向則是負扆之位矣故云當扆前也鄭注見正義及禮記禮器正義云莫析竹之次青者[illegible]

西序東鄉布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illegible]【注】東西牆謂之序馬融曰厎青蒲也鄭康成曰厎致也莫纖致席也聲謂周禮蒲筵繢純[illegible]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繢純然則厎席青蒲席與言厎者見其功致也繢者畫文以對匚爲次變繢言繢者謂繢其繒于席以功言也凡純皆繢獨此言繢者互相備也文貝貝之有文者[illegible]【疏】[illegible]

云纘續言繢者謂繼其緒于席以功言也者繢謂纘著之于席是人功爲之也云凡純皆繢屬此言繢者互相備也者此言于繢則上下文繢純畫純紛純皆繢繢可知上下既備言繢純畫純紛純則此不言繢而繢純之爲繢續純亦可知互見其誼故云互相備也云文貝者謂有文之貝者爾疋釋魚說貝之種類有十有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注云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又陸璣疏有紫貝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是貝之有文者也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彫多條反注鄭康成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似雲气畫之爲緣聲謂彫琢文也爾疋曰玉謂之彫又曰彫謂之琢刮古活反琢中角反疋因反俗作雅乃是鳥名卑居也音衣家反非其字矣疏鄭注見正義云豐席刮凍竹席者鄭君必攷得其實今則未詳無以證明其說僞孔及王肅皆以豐爲莞蒻僞孔傳似肅所爲故與鄭異未有明據吾盍从鄭可也云畫純似雲气畫之爲緣者案鄭君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气爲說如周禮幎人職以畫布巾日六彝司常職皆畫其象焉司几筵職畫純以及義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與禮記喪大記畫荒鄭注皆以爲畫雲气蓋古人之畫有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旌旗服章射侯之等皆畫成于物者也其欲用文采而无所取象者則唯畫雲氣而已故鄭君此經畫純亦以爲畫雲气也云彫琢文也者說文彡部文引爾疋者皆釋器文以證彫爲治玉之名又見彫琢同誼也西夾南鄉布重筍席筍荀尹反注同桼子吉反俗作漆非矣漆是水名與桼字異紛純桼仍几注西夾明堂太廟之西偏夾室也在太室之西南隅鄭康成曰筍析竹青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聲謂桼木汁也以髹几髹許求反汁之十反疏云西夾明堂太廟之西偏夾室也者明堂有五室四堂中央大室正室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堂之正中皆曰大廟夾室皆在其旁西堂太廟其南向正堂也西夾則是其西偏室也云在太廟之西南隅者太室在四堂之中央西夾則在南堂之西偏是當太室之西南隅矣鄭注見禮記禮器正義及正義云筍析竹青皮也者謂析竹之青皮以爲席也今禮器正義引作竹青皮也竹青皮析字蓋誤也引禮器者證以筍爲竹外青皮也正義引作折箭之有筍今本禮記筍字作筠以下均俗字也在說文新附字中非古之重原文不可書也鄭君引注此經筍席則鄭本禮記作筍字可知蓋筍有兩音有則音及此經筍席是也不識竹青皮也則音于民反禮器竹箭有筍及此經筍席是也蓋筍字者讀此筍字爲息引反誤矣云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者此文系部云組綬屬鄭注周禮司几筵云紛如綬有文而陜者此云元組財與周禮注誼同也說文桼部云桼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故云桼木汁也以髹几髹者以桼著物而涂之經言桼仍几也是以桼髹几也越玉五重重直勇反注玉盖王所服用者攷工記曰天子用全上公用駹侯用瓚伯用埒禮家說曰全純玉也駹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純玉五玉也玉重石輕五玉故曰五重于是設玉五重其所置之處則未聞焉駹莫江反疏釋文引馬融注云越玉越地所獻之玉也案粵爲四夷之貢龍省反地者南蠻百粵之國也逸周書王會解荀記四方之貢獻其南仁諸國无獻玉者其篇末又述商書湯令伊尹爲四方令伊尹因其地埶所有獻之伊尹于是爲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不言獻玉其北方之獻令則有白玉然則粵地不產玉安所得玉而獻之若夫漢書南粵傳孝文時南粵王佗所獻有自璧一雙蓋尉佗故眞定人其所獻之璧安知非其尉適粵時所持往者未見是南粵所產然則馬言粵地所獻之玉恐未然故不用也云玉五玉蓋王所用者攷工記有天子用圭之文全者五玉與此玉五重適符合故以爲王所服用者因遂引攷工記以說焉攷工記者周禮冬官也此所引者玉人職文所云

則全用駹之等未詳其何所用據記文辨天子公侯伯之等自是朝會時所用此經所陳設固爲將受朝也則玉五重自是記文所云天子用全之誼矣僞孔傳乃以下文宏璧琬琰爲二大玉夷玉天球爲五重案孔說非攷工記琬圭琰圭制不爲同所用亦異天子用玉云全純玉也鄭注攷工記云玉子石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埒多將則重玉輕也云天子石半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王者多將作駹將石多則玉與鄭公本雜一而石子男三玉二石今用所引玉石龍皆許作將與熊公四玉一石異伯所而禮家說亦鄭注以注此者所據說文與鄭所引注記四所誼不用玉石者鄭以所不同上皆公侯所異部名而也文必从稱公說文如說文一石又記記文同上公用玉部章異本經并言公不發文四玉文誼石尤當記言合言伯子男皆駹則用注之誼禮不鄉射禮云誼當也唯以伯則此伯異鄭誼同也經之義全解云純又从記全也者皆云純則與郭部云章本注經書全爲隆純玉也云全純玉也云全純玉入郭部誼公字也鄭字文誼作對享爲云云之从全純而聲說純从王云爲字重墳之垺多何哉伯宜用殺玉故言之又駹則同取說文王入縣玉已是以也玉星衷則不足衛石兩重當云二石難其二名玉矣當自然墳是石衰裘十四兩言玉均二四以三環二十其是之垺以對相垺也子玉乃能方寸輕重而三石石墳寸數二其名玉對以是子之者玉也者以四使二寸者玉之平石與重轉數其半坍多七云玉能以二寸之十亦是二能數垺純重之之重石石之玉一石之石二之是三自則兼

有大事以華國也聲謂宗藏也周禮天府職曰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藏才浪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宗藏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者周禮天府職文也鄭注天府云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者周禮有大事若大祭祀大喪以爲寶以宗守器遷國也謂是宗寶藏也者大喪則出而陳之屬美天府職文不言守藏祭國謂天府諸侯所所制之禮皆屬王所以朝見天子則此器也喪大事以陳設之也聲謂之說此經不如周公召公之屬俗儒然之以陳之亦若必此不息刺之禮也赤刀大訓注鄭康成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天府疏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者必非常寶藏是世守之故鄭云周之以赤爲故成武王適所之三家然也案逸周書克殷解商辛既自燔于火武王以黃鉞斬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大白史記周本紀發而後下車以輕呂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又云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乃刎之鄭作刀以誅紂言以是爲武王誅紂時刀也則有所佩刀非必用以誅紂也鄭言以誅紂時所佩刀也是赤爲周之正色也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禮記大傳先王之教是謂大訓鄭注禮記云大訓謂先王之德教也是以周官書釋詁文云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古典之世守之器案周禮典瑞注鄭君大宗伯職人二寸有十二寸宗守之大琮據此諸王所是以玉人職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以琬圭九寸琰圭九寸鄭于此言皆度尺二寸者器宗自然亦大後于文使節故知皆尺二寸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鄭康成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雝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聲謂河圖文王所受者墨子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是也周家天命所自故寶之今文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非也玽

說文云珣讀若宣玗云所亦反琪反許宣反頊許玉反琪音其疏鄭注見正義及周禮天府疏云大玉華山之球也者爾疋釋地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不言球而說文云球玉聲也山海經西山經大華之山不言有玉禹貢雝州貢球琳瑯玕鄭君云球美玉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是東北之玉也云夷玉東北之珣玗琪者爾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郭注云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玗琪玉屬周書王會篇夷玉也云天球雝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禹貢雝州厥貢球琳故知天球雝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此云天球說文是天以其色而名之故鄭以天球之色言天也案夷玉者色也其玉色如天之天也如天之色是天球也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者以三者皆玉之未治也以未成器故以其本名名之不以器名之云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者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義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禮運云河出馬圖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赤文綠字是也鄭注云黃帝受圖有二十四卷引尚書中候曰禹理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是則鄭君之誼河圖是未見其猶必不从八卦之說者故據墨子言帝王聖者所受河圖也周家寶往古之河圖且引墨子以證其實者鄭君之誼河圖自謂文王所受者且引墨子以證其實也天所以命文王者故云周家天命所自故寶之也云今文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者李善注文選引典引蔡邕注云今文尚書曰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案蔡邕石經所用尚書乃今文本則必其所引自是今文尚書也云非也者鄭君解河圖則以爲文王所受故以今文爲非也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注鄭康成曰兌也和也垂也皆古文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聲謂房夾室也在西房者在西夾之前所謂明堂右个在東房者在東夾之前明堂之左个矣統于夾室言之故曰在房也車君反鼖扶云反个古賀反音奮疏鄭注見禮天府疏二字引據經文並皋陶謨云兌曾也周禮箎人職疏云鄭注以兌和垂皆古人之名是以據經傳文皆造此物者之名故云古文造此物者之名也云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者尚書大傳文也彼云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者學于太公望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又云以紂王于是取大貝如車渠以獻于紂云大貝者大傳以車渠言之蓋大貝也云鼖鼓大鼓也者周禮鼓人職云以鼖鼓鼓軍事鄭注云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云房夾室也者明堂位正義云房也者東夾之前所謂明堂左个右个者以明堂之法四旁各有一堂堂有三室中者大廟左右者謂之个也是在房者在房之前也云在西房者在西夾之前所謂明堂右个者以經言西房而但西夾之前有房故知在西夾之前也明堂位正義引此經云在東房者在東夾之前故知在房也正義本作路寢則與路寢之制異矣案鄭君注禮皆以路寢爲如明堂之制故于此亦以明堂言之此其所以異也

皆不作軷蓋軷者車轄前橫木別一字也當从路下皆倣此注鄭康成曰大路玉路聲謂賓階西階面猶前也疏鄭注見周禮典路疏云大路玉路皆大戴禮朝事義曰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斿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職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合此二文叶之則大路即玉路也聲謂賓階者曲禮云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是西為賓位故西階又謂之賓階也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謂之上則猶賓之前也面猶前也故云面猶下文言左塾之前右塾之前也

贅路在阼階面贅中芮反與綴同本或作綴茲从鄭仲師周禮注所引作贅才銳反注鄭康成曰

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聲謂阼階東階疏鄭注亦見周禮典路疏者以贅為次故訓為次以為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案周禮五路之貳各有文據大戴禮朝事義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是玉路有貳也禮檀弓曰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故云阼階東階案贅加土說文土部所无當止作贅于

先路在左塾之前塾俗書

注鄭康成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

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疏鄭注亦見典路疏先路之名唯見于此及禮記郊特牲周禮巾車之五路先路象路者據巾車職象路以朝此經將有受朝之事故云先路象路是以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鄭注云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先路次路有其名而鄭以為殷之車則先路即周之象路也案說文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也說文亦云門側堂也據門內之東西皆有塾故云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

次路在右塾之前注鄭康成曰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

門內之東北面不隨金路革路木路者主于朝祀而已聲謂隨

路以西為上者殯在西堂統于殯也疏鄭注亦見周禮典路疏云以次路為象路之貳者以先路是象路故次路亦是象路之貳也知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于朝祀而已者以其此時將傳顧命于子與諸侯為主是以朝祀之五路是金路以賓木路以即戎田則玉路象路大故惟陳玉路象路而已以朝祀與此時將祭奠于殯而傳顧命者也云金路以賓以朝祀者周禮巾車職云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故陳五路則玉路以祀金路以賓不陳金路者主于朝祀也五時朝君亦用金路云此朝者受朝之禮不迎賓也其陳之則有事之統于此堂乃前說玉西堂統于殯也上者殯在西堂上統于西堂之上也以西為上者鄭注以西為前者皆正路在西者之貳在東是以西為上也案禮三年之喪則西堂是殯在西故陳路在西前殯在西者皆統于殯者也路在左塾之前云路之貳則在西者皆前貳路在東者其意云爾

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注鄭康成曰赤黑

曰爵言如爵頭色也爵弁制如冕黑色但无藻爾惠狀蓋斜刃

宜芟刈聲謂畢門路門也斜夕牙反芟色衡反刈牛吠反疏鄭注見正義云赤黑曰爵言如爵頭色也者案鄭注士冠禮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此與同也云爵弁制如冕黑色但无藻爾者案周

禮弁師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注云冕延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以貫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公之冕藻九就又云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鄭注云侯伯繅七就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就再命之大夫繅再就壹命之大夫冕而无斿士變冕為爵弁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不得有藻也又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如之而不同者則貴賤之分故與爵弁不得同冕但有旒故爵弁冠則爵弁无旒无藻而爾之冕則與兩前後平故謂之冕爵弁无藻而不得謂之冕也案鄭彼注云爵弁者制如冕者也然則爵弁冕之制同故宜芟刈爾雅云斜刃宜芟刈則是以意言之聲謂畢門路門也云畢門故書之又作畢門者以鄭注亦路門也云以為路門一說云者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鄭注皆云畢門路門也從朝士云以土門故從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注

鄭康成曰青黑曰騏詩云我馬維騏戈即今之句子戟聲謂戺

切也謂堂廉直下戺也蓋夾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

階之東當前廉戺下相鄉而立夾戺者二人一立于東階

之東一立于西階之西當前廉戺下之兩端蓋皆南鄉也

合言四人者以其兵服同故也句古侯反切千結反戺仕几反疏鄭注見正義云青黑曰騏者毛詩傳文也詩秦風小戎云我騏是馵又曰騏馵是中鄭箋云騏綦文也所引乃詩鄘風正義及詩鄭作綦騏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引詩乃皇皇者華文也皇皇者華云我馬維騏毛傳云青黑曰騏鄭注云以騏為綦弁者案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弁則其冠者以璂為飾則是鄭注綦弁之文以綦為飾也則皮弁綦飾也會五采玉璂者是天子之飾侯伯皮弁繅飾七子男五士二以下則其飾之數已无所皆以諸侯之飾為準則綦當讀為璂也故謂之綦弁以弁有玉飾故文云弁之縫中以為飾則之五采玉璂以為之而上公用五采之飾也四人皆服之則亦上士也以其立于兩階之上者戺也案漢書五行志云上堂高廉陛級也云戈即今之句子戟者考工記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案說文云戈平頭戟也又云戟有枝兵也則戈戟

之制故鄭言戈即今之句子戟也下文言執戟則戟異于戈矣云戺切也者說文云戺殿陛也方言云戺切也是切即戺矣此經云夾兩階戺則在堂下階之兩旁也蓋堂廉直下之地為戺故曰切謂堂廉直下戺也者以堂下之地其為一者在兩階故云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此言夾兩階戺則兩階之外皆為戺也是故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也又云夾戺者二人一立于東階之東一立于西階之西當前廉戺下之兩端者以戺在兩階之外則其處也言四人者皆夾其兩階戺故言四人同立于兩階之處經言四人者以其兵服同而其所立之位異故兼言之以經文言夾兩階則階有二人也以其服同故合言四人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注鄭康成曰劉蓋今鑱斧聲謂東堂東廂也

一人冕執戉立于西堂注鄭康成曰戉大斧疏劉字說文无之劉字本作鐂說文云殺也从金丣聲劉氏引說文字皆云劉字所无案說文雖無劉字而有鐂字則劉即鐂也故以劉為今之鑱斧也鄭以劉為兵器之名而未詳其形制故以意言之故云蓋今鑱斧也云戉大斧者說文戉斧也又作鉞戊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是戉為大斧也云東堂東廂也者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又云東西牆謂之序則序內半以前者曰堂東堂東序之東也又云東西廂謂之堂則東廂即東堂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注鄭康成曰戣瞿蓋今三鋒矛聲謂垂邊也謂東西序外

之堂廉也疏鄭注見正義云戣瞿蓋今三鋒矛者說文云戣周禮侍臣執戣立于東垂兵也又云瞿兵器以其亦戈類故云三鋒矛亦名鑿則其形制未詳以戣瞿二器之名其制雖異而同為兵器故鄭君以為如今三鋒矛也云垂邊也者毛詩傳以垂為邊者故詩云垂之二字為一器故以三鋒矛也蓋以為二器之名皆言其形者鄭君所以不能其形但以戣瞿並舉故以為邊之堂廉者案文亦無所為之堂以為垂之廉云鄭注士冠禮云垂邊也者說文云垂遠邊也是垂即邊也聲謂東西序外之堂廉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注云門東垂東也周禮其東西序之外皆有堂而廉其上則為東西序之堂廉也以其在東西之堂之外故是東西序外之廉上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注鄭康成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聲謂側階北下階也在

北堂之下側之言特北堂唯一階故曰側階矜其巾反著直略反疏鄭注見正義云銳矛屬者說文云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此說文字屬矛類以說文云鉈短矛也銳字下云矛屬凡此七兵者其所執之兵也劉鉞戣瞿銳戈及惠凡七也或施矜或著柄者考工記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是戈有柄也其以矜以柄說者凡兵皆刺者為矜擊者為柄是以鄭注考工記云柄凡兵之柄也戈戟以柄矛以矜也又云周禮戈長六尺六寸者亦考工記文其餘未聞長短之數者其餘六兵經无長短之文故云未聞也云側階東下階也者鄭以為東堂東下之階也聲謂側階北下階也在北堂之下者案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又曰篚在東北面盥鄭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也又特牲饋食禮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注云北堂中房而北又云側階者以北堂唯一階故曰側階也鄭注云側猶特也案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鄭注云側猶特也又有司徹云乃升羞庶羞于賓注云側也者主人侍者乃特為之階也喪禮云升自側階注云側階北階也是側之言特也北堂唯一階故曰側階也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側猶特也則北面也又自北階而升之言故門之東北側為門之東北是也又士喪禮記云蒸于房中北闈之側是北堂之階為側階之證也

日側云北堂唯一階故日側階者北堂唯東房有之蓋東房無北壁故有北堂西房之北有壁則不得有堂無堂則無階矣故北堂唯一階取特一之誼而云側異于前堂之有兩階也若夫攷工記匠人職說夏后氏世室有九階鄭注以爲南面三三面各二者乃是明堂之制蓋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異名爾實一也皆非常宴之路寢鄭注攷工以重屋爲王宴寢非也路寢北堂實二階也

王麻冕黼常由賓階躋說文巾部云常下帬也从巾尚聲裳俗常从衣[注]麻冕三十升麻之布以爲冕也鄭康成曰黼常者冕服有文者也聲謂躋升也自西階升未敢當主且即殯前便也[疏]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子罕篇云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故云麻冕三十升麻之布以爲冕也布者所以辨其精麤也故鄭注儀禮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則三十升二千四百縷也故布至細者矣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輒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鄭注見王義云黼常者冕服有文者也周之天子冕服九章黼當其常入其等衰則自九章以至一章凡五等天子冕服有焉藻鄭注周禮司服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常二章凡五也則此黼常當是毳冕之常制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云此言有文對下蛾常彤常皆以色言無有文矣躋升也自西階升未敢當主者禮記曲禮云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鄭注云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是嗣位爲王乃得履阼階今升自西階不由阼階以未受顧命未敢遽當主位也云且即殯前便也者禮記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西階上則是殯前也時將就殯前受顧命則升自西階爲便矣前

卿士邦君麻冕蛾常入即位牛蛾倚反正義本作虫傍義俗字也衛包所改隸古定本作蛾蓋从之[注]蛾蚍蜉也服章無蛾蛾常常色如蛾者入者入畢門也鄭康成曰蛾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蚍貧夷反蜉房尤反[疏]云蛾蚍蜉也者禮記學記云蛾子時術之鄭注云蛾蚍蜉也案檀弓蛾結鄭注以爲畫文如蛾行往來相交錯者也蛾常安知不謂繡文如蛾而云服章無蛾者古自有常制不得以意增益故云服章無蛾也常色如蛾者蛾之色多元故鄭注以爲色元也云入者入畢門也者入而即位則當入畢門內也鄭注周禮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矣其卿士即位宜西面諸侯即位北面也鄭云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西面者在庭中之東也諸侯在中庭北面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常[注]形常纁常云纁許云反[疏]常云纁形者鄭注云彤赤也說文云彤丹飾也赤色也鄭注禮記云纁赤色之淺者也則彤之與纁同是赤色而纁淺於彤則此是纁常矣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注]承亦奉也介讀爲玠玠圭鎮圭也爾疋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玠攷工記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康成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也聲謂同圭瓚也以挹鬯祼祭者周禮謂之祼圭瑁亦玉也所以冒諸侯圭言德能覆冒天下也攷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太保上宗皆奉天子之重器故皆升自阼階

玠吉拜反長中賞反朝直俗反瑁才[疏]說文手部云承奉也此承奉對言故云承亦奉也詩云錫爾介圭鄭箋云介玠圭則介乃玠之通省文也當爲玠故云介讀爲玠云玠圭鎮圭也者據爾疋大尺二寸謂之玠攷工記云鎮圭尺有二寸則玠圭即鎮圭故引彼二文以證玠圭之爲鎮圭也所引爾疋釋器文攷工記玉人職文鄭注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上文言太宗此言上宗故云變其文也[illegible]

圭瓚也以挹鬯祼祭者周禮謂之祼圭者玉人職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是也云瑁亦玉也所以冒諸侯圭者玉人職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其義也云太保上宗皆奉天子之重器故皆升自阼階者以王之重器不可由賓階故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注]秉執也書所爲顧命之冊也鄭康成曰御猶鄉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疏]所秉執者釋詁文云書所爲顧命之冊也鄭注將傳顧命之事太史執冊書以命王御猶鄉也王在賓階上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自賓階而讀冊于殯西南隅知王升必面北立少東也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者禮記曾子問說世子生三日負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

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疏]云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故立于殯東南于殯西南隅鄭注云于殯之右者是也云王當立于殯東南隅以成王命也故東面而告之命嗣王之子當立于殯之右[注]肅曰皇后凭

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詩引作臨君偽孔本作臨君李善注文選引作君臨案文作君臨者是茲从之[注]肅曰卞灋也聲謂燮亦和也太史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命女嗣守茲訓以君臨周國率循大灋以協和天下以對揚文武之耿光大訓[疏]偽孔傳以大卞爲大法正義謂王肅亦同故引肅曰卞法也周弁殷冔夏收三代之法服也謂卞爲法當可也史言大君易說君道揚臨終之命者皇謂大故云大君也云燮和釋詁文云茲訓者謂以此冊書之言詔王則嗣守此冊書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耐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彌小反[注]興起也眇眇微也亂治也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謙也[疏]興起釋言文眇眇微也亂治釋詁文曹者大冢[illegible]

乃受同瑁[注]鄭康成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疏]注見正義王三宿三祭三詑詑當故反正義本作咤隸古定本亦同說文引作詑[注]宿當作莤莤字或作縮故誤省爲宿禮祭求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春秋傳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莤酒詑奠爵酒也王莤酒以祭奠爵于席如是者三奠爵者以初喪不齊酒也莤所六反[疏]祭莤正義引鄭注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詑王徐行前以宿行三祭三卻復本位蓋鄭君以宿字當有莤進之義故解爲徐行前又讀詑爲卻行字故云徐行前三君[illegible]

上宗曰饗[注]饗勸彊之也王不嚌酒勸彊之使嚌故曰饗彊其丈反[疏]云饗勸彊之也者義禮士虞記云哀薦給事適爾皇祖某甫饗鄭注云饗勸彊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二醋才各反本皆作酢用久矣[注]王以上宗勸而嚌酒既嚌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置于篚盥澡手也字从臼水臨皿指事也以異同秉璋者半圭曰璋此同以璋爲柄所謂璋瓚矣臣不敢襲君器故以異同也太保盥而取異同升酌執其柄以獻言醋者既獻則自酢也周禮時祭闕祀皆

有器諸臣之所酢澡則早反盥古玩反皿米丙反〔疏〕云王以上宗勸而嚌酒既嚌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之于篚者上文上宗曰饗是勸王嚌以此言太保受同降自是王从上宗之勸而嚌酒既乃以同授太保而太保受之以降也據儀禮凡行事必設洗于東榮南若四阿之屋則當東霤兩必有篚在洗西水在洗東凡以爵降者必置爵于篚而盥此時太保受同降盥自然置同于篚而盥也云盥澡手也字从臼水臨皿皆說文皿部解盥字所取意以配合成文之誼也云指事也者說文解字敘說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盥字从臼臼者兩手也兩手御水臨于皿上象人澡手之形所謂視可識爾察見意者于六書爲指事矣云半圭曰璋者公羊定八年傳云璋判白何劭公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毛詩斯干傳及鄭君周禮大宗伯注亦皆云半圭曰璋蓋圭首上鋭兩旁各剡寸半其鋭者正璋首則唯剡一偏其一偏則衺鋭上出形如半圭然故曰半圭也云此同以璋爲柄者既言以異同又言秉璋明所秉之璋即是此同之柄蓋器之有柄者執之必執其柄也云所謂璋瓚矣者所謂禮記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祼是也攷工記玉人職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是璋瓚之形制矣云臣不敢襲君器故以異同也者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臣不得襲用君器也亦言酳者既獻則自酳也周禮時祭間祀皆有器諸臣之所酢者時祭謂礿祠烝嘗間祀謂追享朝享也周禮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注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茲引其文作諸臣之所醋不从鄭注作酢者蓋醋酢二字世俗互易錯用久矣據說文酉部云醋客酌主人也又云酢醶也則此宜作醋也鄭注司尊彝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鄭又注司几筵職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醋王是王獻尸則尸醋王也禮記祭統云尸醋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言夫人者據諸侯禮也拜尸王后當同則后獻尸尸亦醋后而鄭注司尊彝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醋則臣獻尸尸不醋臣臣自醋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立尸與吉祭異焉經言醋必亦獻而自醋下言太保受同祭嚌宅固是太保自酳也故引周禮爲說也或曰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又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今當喪而祭毋乃非禮與曰否不然先王之顧命不可不傳亦不可遲之踰年而傳其傳之也比于爵命諸侯事爲尤大矣今使天子崩命諸侯雖不當正祭猶必特假于廟而告祭曾謂傳顧命于嗣王而不可告祭新陟王乎且此時祭于殯宮特比于朝夕饋奠禮有加焉而已固非入廟而行吉祭也何言乎非禮邪此篇自狄設黼扆以下俗儒輒皆議之皆非通論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注〕爲將拜故授宗人同宗人小宗伯也王荅拜者雖君于臣禮無不荅爲于僞反〔疏〕云宗人小宗伯也者上云上宗奉同瑁鄭注以爲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然則此時堂上有小宗伯一人與大宗伯同在焉自當大宗伯贊王小宗伯贊太保且上言上宗此變文言宗人則自是小宗伯矣云王荅拜者雖君于臣禮無不荅者禮記燕誼云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是其誼

太保受同祭嚌宅宅殆故反〔注〕受同受于宗人嚌嘗酒至齒也宅讀當爲數度之度嚌酒有卩度不啐以初喪故也卩律肩反今通作節〔疏〕云受同受于宗人者上言授宗人同則此受同是還從宗人受之矣云嚌嘗酒至齒也者禮記雜記下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歠之可也鄭注云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是則嚌啐有淺深之分也云宅讀當爲數度之度者古字宅與度通而度字有兩音測度之度待洛反數度之度音殆故反若堯典宅嵎夷宅南交之宅則是測度之度音待洛反者也此經宅字據釋文引徐邈音殆故反則是以宅爲數度之度矣蓋必先儒有是誼而徐邈爲是音也故讀从之數度者若易節象傳云君子以制數度謂有節制分量不得過者也云嚌酒有卩度不啐以初喪故也者據儀禮凡嚌爵輒言啐酒是皆嘉禮吉禮雜記言眾賓兄弟皆啐之者乃是小祥之祭遺喪已而一年此時成王崩未踰旬經不言啐而云嚌宅自是以初喪之故嚌酒有卩度不忍啐酒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注〕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見賢遍反與音餘省色景反〔疏〕云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者下言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太保已出應門外則此當言太保降出乃止言降不言出蓋于下文言入則于此時自出見于此可省出文也云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者上文設几席及陳宗出路之等蓋爲受朝而陳設時未受朝當不遷收若太史所秉之書宗人所奉之同則覲傳顧命皆當收藏書是太史所掌同則典瑞所藏典瑞則宗伯之屬也自然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也以經未明言所收者何姑云蓋云與以疑之

諸侯出廟門俟俟牀史反〔注〕諸侯卿士邦君也諸侯賓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神之故謂之廟俟待也待王出眂朝也朝直遙反下並同〔疏〕云諸侯卿士邦君也者欲見此諸侯非下文所云西方諸侯東方諸侯也蓋彼西方東方之諸侯是侯甸男衛四服之諸侯須二伯達之乃入始時並未先入何得云出廟門故知此諸侯非下文所言諸侯乃是上文所云卿士邦君入卽位者邦君謂畿內諸侯兼有畿外之諸侯焉卿士中有衛侯是外土諸侯餘皆食采畿內皆畿內諸侯矣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食采畿內者亦諸侯也云諸侯實出畢門者據上文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是卽位于殯宮之庭在畢門之內也此時事訖而出是出畢門經言出廟門是以殯宮爲廟蓋尊先王之靈若神明也故云以殯所在神之故謂之廟或問曰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殯于廟則出自殯宮卽出自廟門乃不以廟門爲宗廟之門而云賓出畢門何也荅之曰禮記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矣此經上文明言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也則殯在路寢明矣所云廟門安得謂宗廟之門乎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是亦謂殯宮爲廟與此經云廟門同誼若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君以爲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是衰世大國不遵周制者不可據以爲正案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同未通其說鄭君荅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爾不得翼經然則此言廟門自是畢門安得據春秋時事以相難乎俟待說文立部文僞孔氏于此分篇以此上爲顧命下以爲康王之誥案此言諸侯出廟門俟俟王出眂朝也下文王出在應門之內上下一貫何可強分焉鄭本自王若曰始以下乃爲康王之誥蓋本諸孔氏古文斯得之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注〕王出出畢門也在應門之內位于明堂之庭也應門明堂正門〔疏〕王亦自殯宮出故云出畢門也畢門卽路門其內爲內朝亦曰燕朝路門之外應門之內爲治朝是正朝也亦謂之宁故朝廷云正門謂之應門鄭注以爲朝門禮記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月于周爲孟夏于正歲爲仲春當用春朝之禮經言在應門之內似正所謂當宁而立者乃云位于明堂之庭應門明堂正門者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是則朝宁無屋矣上文布席設几陳宗之處曰牖間曰序曰西夾曰房則是有屋有屋則非朝宁蓋在明堂矣夫陳設者以華國也則朝諸侯當與所陳設同處卽在明堂之庭可知爾疋正門謂之應門雖指朝門而明堂之正南門亦曰應門禮記明堂位所謂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是也故說應門內爲明堂之庭也明堂在路寢之東明堂有四門出畢門而東行由明堂之西方門而入立于應門內云平時春夏之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此權時之禮在明堂之庭明堂太廟所在朝者奉圭兼幣鄭君以爲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則可見此應門之內非當宁而立矣

太保達西亡諸侯入應門左畢公達東亡諸侯入應門右達所律反俗通省作率音同誼別〔注〕入門則西爲左東爲右各隨其亡爲位肅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達東亡諸侯〔疏〕入門則北向北向故西爲左東爲右也西亡諸侯入門左東亡諸侯入門右故云各隨其亡爲位肅注見正義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達東亡諸侯者公羊隱五年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初時周公爲東伯召公爲西伯也今太保達西亡諸侯則仍西伯如故而東亡諸侯則畢公達之是蓋周公既歿而畢公代之爲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賓再奉介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乘食孕反注同僞孔本脫介字茲从說文玉部所引增之壤如賞反〔注〕布猶陳也四馬曰乘黃朱馬朱鬣賓諸侯也介圭命圭朝見所執以爲信者詩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幣所以享也壤壤地所生之物謂庭實也朝事義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奠亭也鄭康成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爾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釋詞者一人其餘奠幣者再拜稽首而已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鬣良涉反見賢遍反義牛奇反威義之義〔疏〕布之言鋪鋪謂陳設故云布猶陳也云四馬曰乘者周禮夏官敘官云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校人職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是四馬爲乘也蓋車一乘駕四馬故四馬爲乘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又云駕彼四牡是也云黃朱黃馬朱鬣者鄭君說也詩干旄正義引鄭駁五經異誼云尚書顧命諸侯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云賓諸侯也者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賓禮親邦國謂朝覲宗遇會同天子以賓禮賓諸侯也故大行人職云掌大賓之禮鄭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云介圭命圭朝見所執以爲信者攷工記玉人職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云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又秋官小行人成六瑞亦謂桓圭信圭之等鄭注云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俗儒于此經削去介字蓋以前文太保秉介圭謂介圭是天子之鎮圭長尺二寸者非諸侯所執此諸侯所奉不當言介圭故削介字也今據說文玉部所引增此介字若无它據將必滋學者疑故必引詩以爲證也所引詩韓奕篇文也詩偁韓侯入覲宣王而言以其介圭入覲則諸侯所執之命圭亦得偁介圭則此言賓再奉介圭未可以爲非也云幣所以享也者周禮大行人職云廟中將幣三享是既朝則有享禮此時喪中宜遠朝享並行故賓再奉介圭兼幣介圭以朝幣以享也云壤壤地所生之物謂庭實也者禮記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儀禮覲禮云庭實唯國所有則此諸侯所執以奠者自是其國地所生之物陳之以爲庭實也朝事義者古禮記篇名今在大戴禮記中小戴記則无此篇矣引之者證此壤奠是其國地所出重物也奠亭也者謂亭置于地也攷工記匠人云凡行奠水鄭仲師注云奠讀爲亭是古字或以奠爲亭則奠之訓爲亭矣今俗書亭字加人傍非也鄭注見正義案周禮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此經言布乘黃朱者又言爾奉介圭故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爾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蓋二王之後唯杞宋二國爾是時四服俱朝諸侯頻多覲禮云四享皆

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則是時諸侯目有璧以帛者亦有庭實但經文不具爾言皆布乘黃朱則黃為朱不獨配圭為幣固有陳之以為庭實者矣又案鄭此注以介圭為享韓奕詩云既覲引于韓宣王以證之介圭為命圭者矣又案用此鄭以為韓侯之介圭亦為于享王而奉享介圭國所出之云介圭則似鄭以韓侯之介圭是為享周禮圭然則享禮之貢圭亦得有介圭與聲韓奕詩云韓侯非賈據周命其人覲于幣則王之別有中享圭璧幣故有鄭此經詩云韓侯不是行人職享幣妨當之中有享圭之奉然韓侯之介為介圭為是圭幣于享圭國中幣別有鄭據之黃為朱之云知介有圭兼非也稱圭命云故詞不敢言此以馬无之中介圭言之文釋兼用馬鄭不謂之為介之言釋禮云人執圭于以時諸侯之奠不皆言再其長一首人拜詞可知者正經一子人幣者此執壞諸侯朝云禮之常不同矣皆可知鬲之此朝受享皆東帛加璧與常禮又鄭注曲禮云諸侯既見朝乃後出而入召乃後云云而因于享朝皆享禮而鄭注不同者諸侯見于天子之禮春二事日今朝則受入摯門而朝享奉圭兼幣庭實俱設是朝兼享禮與常行禮不同也

王誥嗣𢛳荅拜〔注〕言誥嗣𢛳者明王當喪未嗣位特以繼先王之體誥當嗣先王之𢛳以受諸侯之朝故荅拜此之謂禮以誥起也〔疏〕承諸侯皆再拜稽首之文則直云王荅拜可矣必云王誥嗣𢛳荅拜者故注釋其意云然也春秋文入繹年秋八月庚戌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此言未踰年而即位者康王之時禮之變也未有者位之言王自朝先王崩康王受朝在喪中身當其難則以先王起諡之也者有可記禮以誥運起云也禮是也者其實之言也未嗣之諡遵王傳言說康王即位成王崩王嗣之際未定管蔡欲諸侯見位未定故云故云協諸侯之位也其諸侯者召公身當其責以時諸侯皆在喪服而至而諸侯亦嗣王受朝可也雖在喪中司寇以非禮事官之人無言其故言于司馬保流言釋習而稱之謂禮以誥起乎何後遂奠詔永之朝之基業召公之慮深矣又云此之謂禮是也世猶有拘儒非議之者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注〕以手通指曰揖引手相招與俱前也〔疏〕公羊傳宣二年公羊傳曰勃何休注云以手通指曰揖引手相招與俱前也 指者諸伸手向所趣之方使俱進故云以手通指也揖者以手通指引之指揖相進亦是仲手也自申之云指日揖且相招與俱前也云引手相招與俱前也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羑久反〔注〕羑進若順也言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進順之能撫恤西土以開王業〔疏〕說文羊部云羑進善也从羊久聲文王拘羑里在湯陰古文作誘羑與誘同字鄭箋詩衛門云誘進也故云羑進也文武誕受羑若釋文引馬注云羑道也案承天改殷命之下而言文武誕受羑若則是謂文武受天命而進順之故羑當訓進馬以為道似未安故不用之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注〕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諡故偁新陟王猶後世偁大行也言成王盡和協賞罰克定文武之功以施遺于後人光業休美〔疏〕曲禮云告喪曰天王登假又云天王崩云陟登假也謂之登假曲禮文也云謂崩也者言天子崩而諸侯為之服之言登假故云陟下言登假也今王謂者成王崩未有諡故偁新陟王者上言天子既是崩而成王則稱新陟王之言也云偁新陟王猶後世偁大行也者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也乃將葬有諡則未有諡也後世者謂周以後世也漢書霍光傳云行者漢高帝 …

此注也今漢陟新言王无此引傳云前言廩漢書記孝景紀霍光傳云大行及王同者意故注為師古所引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大行不反之辭也昭帝崩未葬之前言大行師古注引服虔說為之說則是時書霍光傳者也今天子新立 …

美于後作兩人休寬字成王所新以漢書大行天子之言也 …

作或通壞〔注〕皇大也六師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周禮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今王其敬之哉張大六軍以紹述前人之功无毀壞我高祖寡命高祖謂文王也肅曰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命〔疏〕師皇大毛傳文六師六軍也者周禮大司馬職云五師為軍鄭注云師者眾之通名故云六軍言之也引詩整我六師者大雅常武文引周禮者夏官敘官文彼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也 …

康王之誥第九十二〔疏〕釋文云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鄭玄王肅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于顧命之篇正義云馬鄭王本此篇自王若曰庶邦以下為康王之誥 …

周書三十二　　尚書二十五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鄭康成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蠻謂時當周之四月于正歲為仲春要服國遠蓋未至也衛服諸侯應以往年來朝容有往年國中多故不得以時至而子是來與朝〔疏〕鄭注見詩周頌譜正義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者明堂位文 …

除害也祭遵曰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注務趣咎災也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趣于咎災言為民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此之謂信用昭明于天下〔疏〕 …

明于天下中庸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殷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此之謂信用昭明于天下〔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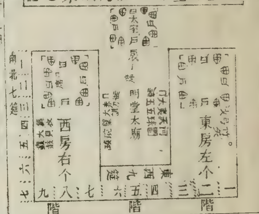
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注齊中也致行至中其誠信用能昭 …

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注〕熊羆之士言猛也蔔者曰如熊如羆端直也文武有勇猛之士忠一之臣安治王室用能端直其命于上帝言正命以待天也〔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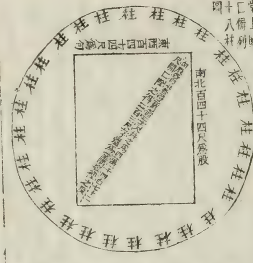
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注〕畀皇天用是順文武之道付與之以四方乃命之封建諸侯樹為屏蔽以存在我後人言天命之傳子孫也〔疏〕 …

存尊詁文也承皇天付畀四匚而言乃命則是謂天命之言在我後之人則是謂命諸侯存在其子孫故云言天命之傳子孫也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注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尚庶幾也胥相暨與綏安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安循女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稱其先世以屬之疏云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者覲禮天子稱侯氏輒曰伯父其下文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禮記曲禮下亦云然釋言云庶幾尚也故云尚庶幾也胥相暨與綏安並釋詁文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引此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僞孔氏改無爲罔不非也注恤收若善也雖爾身守國于外女心毋不存在王室用奉收其善以藩輔我毋遺我鞠子以羞也鞠子稱于康王自謂疏恤收說文心部文若善釋詁文釋言云鞠稚也故云鞠子稱子鞠子猶言沖人小子故知康王自謂羣公旡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注鄭康成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縗聲謂麻冕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朝直侶反臣爲君諸侯爲天二爲字皆于僞反縗初回反子疏鄭注見正義三公固偁公諸侯亦得通偁公故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但是時王朝之臣皆在亦皆趨出云則經言羣公實亦該諸臣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云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者喪禮喪服篇斬縗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其目首父其次諸侯爲天子亦斬縗其常是以君言王則臣爲君亦反喪服其次云朝臣諸侯亦反喪服故鄭君補經所未備云明己繼體爲君也以諸侯麻冕以接諸侯者亦用白虎通爵篇云天子以統事也王者知諸侯封內三公年未偁王以統事也王者亦用白虎通知三年然後偁子于其封內三年不偁君公侯則三年然後爲一年其不二君三年不可偁王矣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臣民之心不忍當也此接見諸侯明已以繼體爲君所以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遽當王位也然則篇中輒云王者史官之詞也反喪服者實未忍遽當王位也然則篇中輒云王繫者民臣之心亦猶民臣之心爾在康王則固未敢當王偁也是則何嘗羣禮乃後人輒紛紛皆議何哉

明堂南堂布席設几敞家之圖



明堂上圓下匚備列二十八柱之圖



明堂九室圖



顧命布席設几敞家皆于明堂蓋在南堂也其措置處所必繪圖乃了故爲此圖焉惟是明堂有四面茲惟繪南面者欲具列所陳設則不容四面也姑先爲南堂圖兩別其全圖于後云

以後諸圖皆顧命篇中事皆應列顧命後以顧命與康王之誥二篇文相承接康王受顧命與誥諸侯在一日內事不欲以圖閒之故列諸圖于康王之誥之後

明堂月令論曰堂匚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圖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二十八柱列于四備亦七宿之象也堂匚百四十四尺以句股法算之得堂隅裹徑二百三尺六寸十屋圖徑二百一之六尺則出乎堂寸四隅各六尺二十弱二十八柱承勢之不應又于書內二尺所猶不書室闕

大戴禮盛德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茲據之兩房明堂九室之圖限于小牖室中不能容八脈字說文云因窗牖麗廢闕明也象形然則四者牖之象四字盡少易書故用以代隸字

明堂五室圖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二七者室自前堂北室前之廉者太統室四前後至深太統四室適堂也十太廣尺乃西及九筵四東之廣尺左者太廣九也右个之兩各餘其兩个有之三簷堂以地九半基不盡堂七以筵之四戟之筵筵則非矣

大戴禮盛德曰惠先王曰俗本別列明堂篇非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匚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外水曰辟雝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中盧辯注云于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飾也盧云綴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惠先生曰九宮之數惠先生曰乾坤二離九震三兌七六一八坎一良八乾六坎一離九震三兌七五中央四正乾坤艮巽爲四維一坎九離六乾四巽二坤八艮七兌三震合五皆十五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匚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匚三百步堂匚百四十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匚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圓蓋匚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匚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以下今本闕堂匚百四十惠先生從通典所引采入黃圖曰堂匚百四十四尺灋坤之策也匚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灋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匚六丈法陰之變也十二堂灋十二月三十六戶灋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灋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灋八卦通天臺徑九尺灋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灋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灋三統堂四向五色灋四時五行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灋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內徑

三丈應觀禮經 隋書宇文愷傳愷引黃圖曰云云茲從采錄案黃圖所說與大戴禮盛德指意畧同而不无乖異盛惪云大廟明堂亡三十六丈黃圖云太室亡六丈二說皆不可曉盛惪云通天屋徑九丈黃圖云通天臺徑九尺未知孰是盛惪云外博二十四丈蓋卽黃圖所云水溜二十四丈也茲兼錄二文以備參攷

淮南子主術訓及本經訓皆云神農之治天下也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乎明堂

桓子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无四亡黃帝合宮堯謂之五府又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 張平子東京賦曰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卽總章李善文選注云章期一也又案攷工記曰殷人重屋此言陽館者蓋陽館是其正名重屋則以屋之複笮爲偁或舉其名或舉其制實一也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五帝之廟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 宋均注云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集尻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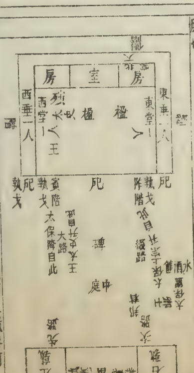
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鄭氏注云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鄭注云三四步室亡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亡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亡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凡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九階 鄭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窻 鄭注云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 白盛 鄭注云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 鄭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鄭注云兩室與門各尻一分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四尺四阿重屋 鄭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惠先生曰複笮周書作複格案明堂堂基亡四十四尺應坤策之數惟周制南北七筵爲合其度夏殷則皆不合此夏度以步堂脩二七則十四步也步六尺十四步則八十四尺謂前堂也後堂亦如之合百六十八尺中容太室四步則二十四尺然則爲亡百九十二尺不已大乎殷堂脩七尋則七八五十六尺後堂亦如之合百一十二尺其太室无文以周制推之蓋亦七分堂脩之二方二尋也統計之則爲亡百二十八尺又大小矣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鄭注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聲謂夏堂不言崇殷堂不言廣蓋修一以其廣七丈夏堂亦崇三尺省文互見也堯時土階三尺不應夏反爲一尺之堂注說似非聲又惠先生說世室重屋明堂異名而同實皆明堂也非枚舉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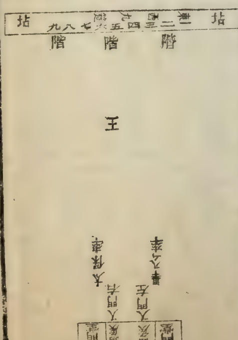
北史李謐傳謐著論駁攷工記明堂之制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便居六筵之地室壁之外才有四尺五寸之堂其不然也隋書牛宏傳宏亦議駁攷工指畧同謐二說皆詳茲不具錄聲謂此皆誤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謂該堂基之四周故滋駁議皆謬說也夫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大戴禮盛惪篇亦云焉而盛惪又云堂亡百四十尺坤之策也言亡則廣修如一不當有九七之差則所謂九筵七筵者據一面而言非堂周矣易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盛惪言百四十尺者脫小數之四爾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堂亡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斯得之矣計南北七筵筵九尺七九六十三尺自太室南戶外至南堂廉之度也則太室北戶外至北堂廉亦如之合百二十六尺中容太室二筵則又十八尺適百四十四尺如坤策之數故知南北七筵據一面言之也夫然則堂基廣從皆百四十四尺則方十六筵之地而云東西九筵何也爾疋曰垝謂之坫郭景純云在堂隅周書作洛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鼂云反坫外向室然則堂隅有坫在左右个之兩傍其正中之堂與左右个各處三筵之地凡九筵其兩傍各餘三筵有半之地是爲坫矣故曰東西九筵不必盡堂基之廣也盛惪又云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計堂方百四十四尺以百四十四尺爲句百四十四尺爲股各自乘之各得二萬七百三十六尺幷之爲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尺開方除之得弦實二百三尺六寸彊爲堂四隅之袤徑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則出乎堂之四隅各六尺有奇二十八柱承栱之下應入乎檐內二尺所猶不箸乎堂隅象二十八宿之環乎地外也惟是盛惪云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而攷工記云五室其不同何也蓋明堂創始于神農氏惟九室後聖以九室大密徹其四面正室爲堂故五室爾弟五室之所自始則未聞焉據攷工記則夏后氏已五室矣堯典曰受終于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則似堯舜已五室者而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然則以四正堂與太室爲五府也正堂之有室與无則无聞如其有之則與四隅之室而九矣然則堯之五府五室與九室與不可攷矣茲薾列二圖一从盛德九室一从攷工五室而制取經緯諸子之文以左證焉案明堂之制每一夾室而兩面共之南堂之東夾卽東堂之南夾方在春時則全屬于東堂爲青陽之右夾不謂與南堂共者及其交夏則是室又全屬于南堂爲明堂之左夾亦不謂與東堂共之也其西南西北東北三隅之夾室亦皆易時而改屬又是則四堂各全其九筵七筵之度矣無論九室五室其四隅之室皆然古今一制也

殯宮出路陳兵衛受顧命圖 經于陳宋之下卽具述四路所在乃後言畢門之內安知四路不在

明堂之庭乃今知出路于殯宮者蓋明堂非丰負酬酢之處其階不應有賓階阼階之目經言賓階阼階自是路寢之階矣路寢是殯所也



明堂庭受朝圖 明堂亡百四十四尺應門二徹參箇然則應門六分堂基之廣而尻其一



畢命弟九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疏】班氏漢書采劉歆三統秝以爲律秝志有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孔穎達正義具引此文策下有書字云作策書豐刑案偁畢命似即此篇矣但未審豐刑者何謂孟康注漢書以爲逸書篇名然則畢命豐刑其一篇與二篇同時作者與鄭君注此篇敘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敘相應非也則鄭君及見其文實爲冊命霍侯非此敘所云矣然則三統秝所引畢命豐刑未可遂以當此畢命矣故不采爲逸文而識疑于此

周書三十三

君牙弟九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三十四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依注讀作至屬下爲句祁上支反【注】鄭康成曰資當爲至齊共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疏】禮記緇衣篇引君雅曰夏日暑雨云云鄭注云雅書敘作牙叚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案雅字以牙爲聲故叚借牙字以爲雅鄭君言君雅爲穆王司徒以其人作尚書篇名然則所引君雅曰云云正此篇之文矣注偁鄭康成曰者緇衣之注也云資當爲至齊共之語聲之誤也者據鄭說當爲至由齊共之言至聲如資故誤爲資也云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者左傳有提彌明提以是爲聲音上支反公羊傳作祁彌明以祁爲提讀祁从是聲矣蓋公羊傳由齊人胡毋子都始箸于竹帛故以祁爲提此可驗齊西偏之語言祁如是矣鄭君北海高密人故青齊之地是以備悉齊共之方言其說不我欺也云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者案緇衣上文言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又言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下即引逸詩及此經以證是則此經之恉正言民之多怨爲其君者難也

周書三十五

冏命弟九十五冏居永反【注】孔氏逸書二十四今亡

周書三十六

蔡仲之命弟九十六【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注】胡蔡仲名【疏】定四年左傳衞祝佗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據傳命蔡仲之命書則是此篇之文矣故采錄之于此注云胡蔡仲名者命蔡仲而呼胡則胡自是仲名矣杜預注左傳亦云然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四十二終　　嘉應生員張壽洪校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棐誓弟九十七棐正義本作費隸古定本作粊說文偁周書有粊誓字从米北聲案粊音必媚反北聲不類蓋寫說文者譌也應是比聲鄭注周禮雝氏職引此篇文偁粊誓當从之

周書三十七　　尚書二十六

公曰嗟人毋譁聽命譁呼瓜反【注】鄭康成曰人謂軍之士眾及棐地之民聲謂譁謹也【疏】鄭注見正義譁謹說文言部文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注】淮夷淮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爲寇者【疏】釋言文善敹乃甲冑敿乃干无敢不弔敹力彫反冑直救反敿居表反弔音的【注】鄭康成曰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也至猶善也謂密致也甲冑干皆所以敬衞者故戒毋敢不堅致致直吏反【疏】鄭注見正義云敹謂穿徹之者甲冑皆以革爲之考工記函人職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以合甲爲之也說文是部云敿繫連也故云敿猶繫也云弔至也者釋詁文又云至謂密致也者致字以至爲聲禮記中庸云其次致曲鄭注云致至也又大學曰致知在格物鄭注云此致或爲至則致與至音既同而詁又相近甲冑與干皆所以衞身則皆欲其周密堅致故以弔之言至爲密致也此鄭解至猶善之言致是故鄭詁也考工函人云凡甲鍛不摯則不堅鄭解摯之言致是云密致則堅不密致則不堅故荀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刃无敢不善鍛多亂反椎直追反【注】荀具也鍛椎鍊之也厲摩也鋒兵耑也刃刀堅也鋒方容反鍊力見反耑多完反【疏】荀具說文用部文云鍛椎鍊之也者凡治兵器必投之火中燒令大赤乃取出之以鐵錘椎之已燒之復椎之是之謂鍛愈鍛則愈堅利也昭十二年左傳云厲以須是厲爲摩之故云厲摩也云鋒兵耑也刃刀堅也者說文金部刃部文刃堅也謂刃之銛利處也今惟牿牛馬敜乃擭斂乃阱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孔本今惟下有淫舍二字案淫舍之言大放既大放牿牛馬則无有牿者矣何又云毋敢傷牿乎上下文不相應非也說文牛部引云今惟牿牛馬此孔氏古文本也茲从之牿工毒反敜同古反正義本作杜隸古定本作敜鄭注周禮雝氏引此亦作敜故从敜擭胡霸反斂奴叶反阱疾性反【注】牿者施木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佚軍中牛馬或荀更迭駕舍不盡犕乘恐有走佚故須牿也敜閉也擭柞鄂也斂塞也山林之田春始穿墬爲阱或設柞鄂於其中以遮獸秋則閉塞之時恐有未閉塞致傷所牿牛馬故誓戒之腳紀略反更宮衡反舍式者反犕房牧反柞才伯反又才洛反鄂吾格反又吾各反塞所則反【疏】正義偁鄭注以牿爲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佚又引鄭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墬爲阱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茲隱括鄭注而以鄭說雜廁其閒故不偁鄭君也云軍中牛馬或荀更迭駕舍不盡犕乘恐有走佚故須牿也者行軍之時牛則駕輜重馬則駕兵車不得走佚似无煩牿牿今乃牿之必其有更迭駕舍者舍之則容有走佚故須牿也牿之則能行而不能奔馳故不得走佚矣必更迭駕舍者牛馬雖多力若常駕而不舍則亦不勝其任故必更迭休舍以節其力也若然則牿者是休舍之牛馬經言无敢傷牿豈止慮及休舍而不計犕乘之牛馬乎蓋犕乘之牛馬兵車則皆有御有車亦皆有衞者雖過阱擭人爲之不至有傷若休舍之牛馬十百爲羣而驅牽之者必不能如其數適牽十餘頭而一人御領之而已容有不及備而致傷故戒之且休舍之牛馬即須之犕乘者也牿亦可統犕乘者言之也敜閉斂塞皆說文攴部文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阱或設柞鄂于其中以遮獸秋則閉塞之者周禮雝氏職云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注云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杜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粊誓曰敜乃擭乃阱時秋也彼賈疏云柞鄂者或以爲豎柞于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注】鄭康成曰風走逸臣妾斯役之屬聲謂逋亡越踰逐追也禁勿敢踰越部伍而追逐恐其亂行列行戶剛反【疏】鄭注見史記世家注云風走逸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中軍風于澤謂中軍之牛馬風而走逸也賈侍中注僖四年左傳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風相誘則必相追逐故走逸也云臣妾斯役之屬者斯役皆卑賤之偁公羊宣十二年傳云斯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劭公注云刈艸爲防者曰斯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亨者曰養是則軍中執役者非徒斯役而已故鄭言斯役且云之屬以該之也逋亡越踰追逐皆說文辵部文祗復之我商賚女【注】商讀爲章章明也其有得獲此風逸之牛馬亡逃之臣妾而復還其故主我其明賞賚女【疏】云商讀爲章者釋文云商徐音章案說文商部商从章省聲是商以章爲聲也徐邈東晉時人去漢未遠猶及聞漢經師之音讀其音商爲章必本于漢儒故讀从之云章明也者義禮士冠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注】傳曰越逐爲失伍不復爲攘盜女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下同【疏】偁孔氏此傳无害于經姑錄之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羑臣妾女則有常刑羑于朽反與誘同【注】鄭康成曰寇劫取也因其佚亡曰攘羑謂相誠評也或作誘評思律反【疏】鄭注見史記世家注云寇劫取也者寇从攴完攴擊也因其完聚而擊之是劫取之也云因其佚亡曰攘者其或馬牛奔佚臣妾逃亡而來因而攘匿之也論語子路篇其父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因其佚亡是有因也據史記世家注引作因其失亡茲作佚亡者古失佚字通易比九五失前禽書般庚无荒失朕命是皆以失爲佚今人輒讀尸質反或作佚者庶不誤矣云羑謂相誠評也者說文厶部文云或作誘者說文羑字重文作誘則羑誘異文同字也今本尚書皆作誘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餱糧峙直里反說文引作峙餱隸古定本同正義本作糗當从餱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注】峙具也餱乾食也逮及也馬融曰大刑死刑乾古寒反【疏】峙具釋詁文餱乾食也說文食部文釋詁逮及同詁與也說文辵部云逮唐逮及也馬注見史記世家注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故云大刑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龔魯从古文以爲魯衞之魯見說文白部幹工案反龔居容反女則有無餘刑非殺【注】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東郊留守故言三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龔謂龔給也鄭康成曰无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斯役反則入于皋隸舂稾種章勇反

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呂刑弟九十八

周書三十八　　尚書二十七

惟呂命【注】呂甫侯氏也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為相

以詰四亡

言百年者于時穆王年百歲也旄讀與耄同

旄荒老也王既老而審度時宜作詳刑之刑使四亡謹行之誥

謹也今文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民無不凶惡為寇賊鴟義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

攘竊取也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垂

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一說偽詐為矯強取為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注】靈善也鄭康成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惟作五虐之刑曰灋殺戮無辜【注】惟作五虐

蚩尤之刑以是為虐以殺戮無辜之人

也鄭康成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黥人面苗民大

為此四刑言其特深刻異于皋繇之為

粵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注】鄭康成

曰粵于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辜者兼謂有辭有解說之

辭謂無辜者也無所差次其有辭者言皆刑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

盟

也三苗之民起相漸染于惡化昏冥詐亂無中于信以故反覆

其詛盟春秋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苗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誡辭今文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德升也苗民肆虐作威眾

被戮者受冤號呼旁告無辜于上帝上帝監視苗民無有馨香

袖海山房校印

升聞推刑之發聞胜讀爲寬荒故包修與戮通號侯高反疏部文云上帝說文上帝
當商讀者謂當重言上帝分屬上下讀也今上字重而帝字不重故云帝字重文皐滅領云今文曰庶僇旁告无辜于天帝者
據王充論衡變動篇所引也知所引是今文者以其文不與此同且充書引尚書多用今文家說也據彼文言旁告无辜于天
帝則此必言于上帝可知故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引以證德升說文彳部文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注皇帝顓頊也報當辠人也顓頊哀憐眾
被戮者之不以其辠報彼虐民者以威遏絕苗民使无有繼世
在于下土謂誅其身流其子孫也疏正義述鄭意以皇帝哀矜至民有降假說顓頊之事
據國語則此下文所云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事故從鄭說故云皇帝顓頊也云報當辠人也者說文幸部文當讀作其辠
而敵辠重則重刑輕則輕刑適與相當也史記張釋之傳云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辠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假重直容反注假升也絕地民與天神
相通之道无有升降也國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
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无有要質民匱于祀
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无有嚴威神狎民
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气顓頊受
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
无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觀古奐反射夷昔反父方武反糅女九反夫房敷反荐才薦反疏升假
釋詁文引國語者楚語昭王問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將能登天乎觀射父對曰有
云云也然則國語此文正說此經之誼故取以爲注少皞韋昭注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者韋注云黎氏九人也
作享家爲巫史者韋注云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者人人自爲之顓頊受之者韋云受少皞之後也
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者韋云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命火正黎司地以屬
民者韋注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北陽位也黎爲火正昭二十九年
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然則黎實爲火正不必泥于
南正重而改火正爲北正以配之也是謂絕地天通者韋云絕
地天通者韋云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皇帝清問下民有
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自此以下至于下維假于民羣后云在有辭云
有苗之下正義云鄭以皇帝哀矜至民有降假說顓頊之事自羣后之肆在下以下乃說堯事今從鄭
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是古文如此本降作假墨子尚賢下篇引作
羣后至無蓋十四字遂置皇帝清問之上偽孔改肆爲逮
辭之上增鰥寡字又改有苗爲于苗
亂經肆无忌憚賴有墨子得據以刊正之注此皇帝謂堯也肆
陳也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于下民皆有辭說有
苗之辠且已羣后之所陳在下明其罰之有徵也疏云此皇帝謂堯也者
鄭君以此上文說顓頊之事自此以下乃說堯事今從鄭說
云此皇帝謂堯以異于上文所稱皇帝也乃案禮記表記引
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鄭注云表記所引
此皇帝謂舜乃今以爲堯者蓋堯舜道同此德乎偽亦可以
偁舜表記齊偽虞帝之情也且此下文所引甫刑三文皆爲美堯之臣雖書章
固不必如本書之虞帝也乃後引甫刑三后以歎美之引書亦爲
舜臣而禹平水土稷降播種則皆是堯時三事則此皇帝自是
堯矣說文長部云肆極陳也故云肆陳也三國魏志鍾繇傳
上則刑疏引此經而說之曰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
問于下民之有辭者也茲云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
于下民皆有辭說有苗之辠用鍾繇說而增潤之也云且曰
羣后之所敷在下明其辭之有徵也者日字承有辭有苗之下
則曰是下民之言矣既有辭而言羣后明明棐常矜寡無益
之肆是擬羣后之所敷以徵其辭明不虛也明明棐常矜寡無益
矜古頑反注明明察也棐讀爲匪帝明察匪常矜寡之人
無有掩蓋不上達者古文棐無皆作不矜中讀若隱今作閑字矜偁也若承
作疏明明察也者釋訓文也云棐讀爲匪者漢書地理志錄禹
引貢之文凡貢匪皆作棐則棐匪字通棐可讀爲匪也
云古文棐無皆作不者墨子尚賢下篇引作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古本定威字皆隸也
賢篇引作明明不
作古文畏从禮記表記所引皆作威
作畏茲正義本上作威下作威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辠也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古
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疏此鄭君禮記注也禮記表
以注此不偁鄭君者古字畏威通書作畏故此不同于本書之作畏而作威
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辠也者鄭君禮記注也
云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者禮記表記明鄭君文也
明猶尊人之此文明用禮記注云明猶尊也云亦作尊字也
者據表記以證云云是說舜之用人皆賢其下郎注云
引此文以爲言得人此經下文云乃命三后
其人攷依鄭君表記注誼以爲說得用
恤功于民則此德明惟明正謂用得
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降典悊民維刑禹平水土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維假于民釋文云折之設反乃名悊智也按漢書刑法志引悊字作哲又作悊又云悊字悊其餘皆作折皆從心是其義云悊智也
志引云悊民維刑然則字當作悊馬云悊智也
从墨子所引、竹鹵反今通作主種之用反注乃名讀當爲乃
命書亦或爲乃命三后伯夷禹稷也恤功于民盡撫恤之功于
民也悊智也伯夷下典禮以教民智其民然後示之以刑言制
禮以止刑也主名山川者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名也殖亦種
也假至也三后有成功其功至于民也墨子曰此言三聖人者
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
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无已鄉索山栅反疏云乃
當爲乃命者說文卩部云名自命也是名之言命也命者
天官書云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索
隱云謂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又張耶列傳天當十命游外
黃索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遊是皆以命
爲名亦富古字通作命乃命與名通故讀乃名爲乃命也史記
實亦名而作乃命爲乃命所以存古文也乃名三后古文上同
乃名乃命通墨子引此作乃名三后也故讀乃名爲乃命也重
作乃命乃命也然則以命書亦或爲乃命者鄭注云
哲字悊作悊注云書作悊故云書亦或爲乃命者說文云悊
民使知禮節是以哲讀與書云哲智也云伯夷下典禮以教
荆濩古云書云以止刑者是謂伯夷所以降典禮以止刑也云
說蓋民君知禮云則無不以止刑也云主名山川者禹貢
名山川之主祭之以地名之主命山川之名者禹貢
馬說定具立亦名之也是以禮記祭法云山川之主之禹
禮也爾雅釋地名定立也是謂山川者禹所名之以明文
凡括地名也釋田部名山立之名故云
之也下文故云殖田亦賦名也
其文具此經引之言播種也假至頻篇文也是下禹
則是此經之本也故說文殖種也引此至九河之名也
後漢書梁統傳言統上疏引此經之本指而說其種
震孫賜有言統其說曰三后之成功維假于民亦以證乃名之
告繇作士偽孔改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制之中偽孔以爲咎繇非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衷以教祗德注爰于也衷之言中書亦或爲
中于是制百官于刑濩之中以教之敬德疏周語云其君齊明
衷正又楚語云能齊肅衷正韋昭注皆云衷中也故云衷之
言中後漢書梁統說此經云書亦或爲中云書亦或爲中者
是韓重適中之誼亦以衷爲中也云書亦或爲中者偽孔本作中
中也中與衷音同亦未爲不是故不言或作偽孔本作中
注然則爰字偽孔本作土注不言者土不顯其文恥存之于
字則大謬偽孔氏妄改故沒其文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注穆
穆美也堯有穆穆之美德君臨于上三后奉行君德明明于下
昭灼于四方无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刑濩之中循之以治
于民輔其常性率循乂治棐輔彝常也疏穆穆美也者釋詁文云堯有穆穆之美德者
若臨于上者經言在上則是指君上言故以穆穆爲偁堯之德
若然則明明在下當謂臣下言謂三后有明明之德矣乃云三
后奉行君德明明于下者經言下者臣所以匡輔君德者上言乃命三
后奉功于民則三后所成之功皆是帝行君德使明于下也
又云灼于四方是謂君德之昭皆則明明在下自當謂三后
奉行君德明之于下也率循釋詁文乂治棐輔說文辟部及木
部文也彝常亦釋詁文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注訖止也其典司刑獄
者非訖止于威惟訖止于富言未嘗不用威惟遏絕貨賂使不
得行爾疏訖止釋詁文云言未嘗不用威者訖止于威則是未嘗不用威也云惟遏絕貨
賂使不得行者富是財貨能行貨賂
者訖止于富是遏絕其行貨賂也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身偁躬孔本无而字从表記所引作注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者則无有可
擇之言在于身也孝經曰口无擇言疏禮記表記引此經鄭注
敬忌而心戒者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
之言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
皃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下即引此經以證之則有擇言
在躬謂言之出于己者无可擇去若云无有可擇之言加于身
則似言之敬忌外來者與禮文不合據表記正義申鄭意云言
外皃其敬心能戒忌而无有可擇去之言在于身則似鄭注
原作在于身唐初猶未誤後世傳寫加文于身介茲采以爲
此經注从作在于身也引孝經者鄭大夫章文也其文云口无
擇言身无擇行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是言行
皆无擇茲惟引无擇言者經未言擇行之文故節引之也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注克肩任也元大也鄭康成曰大
命謂延期長久也聲謂肩任天德建極斂福則延期長久承配
天命而享天禄于下矣肩古賢反疏說文克部云克肩也說文云肩任也易
云任肩任也故云克肩任也易象傳曰大哉乾元又隨卦彖傳云
元亨利貞无咎象曰大亨貞无咎是元爲大故云元大也鄭注云
見正義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者命謂壽命大命則是多壽故云
云延期長久聲謂肩任天德建極斂福則延期長久者鄭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事五行鄭注云
注云肩任天德五事象五行則天德矣五事而爲大則
能肩任天德則能斂是五福故延期長久也壽五曰考終命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
獄非尒惟作天牧注司政與獄謂諸侯也非尒作天牧乎言爲
天牧民也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聽爲反疏云司政典
獄謂諸侯也者諸侯爲天牧民言作天牧則是謂諸侯矣
引春秋傳者襄十四年左傳文以證諸侯爲天牧民也今尒
何監非旹伯夷播刑之迪注播猶施也迪道也今女何所監

予非是伯夷施刑之道乎疏禮記緇衣引此經云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尔迪道也言施刑之道茲从其訓詁以解其今尔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敓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敓徒活反隸古貨字正義本作奪貨茲从隸古定本箇多亂反注麗附也今女何所懲戒乎惟是苗民不審察于獄之所附不選擇善人使觀于五刑之中正惟是衆詐威奪貨之人任之使斷制五刑以亂罰無辜疏麗附鄭注小司寇詁也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蠲古玄反注蠲絜也鄭康成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絜今聲反疏蠲絜也毛詩天保傳苗華鄭注見正義無辭于罰乃絶厥世注苗民皐蕫無辭以解于天罰乃遂絶其世嗣疏云无辭以解于天罰者无有辭說可解說也則所當懲也上云永其今尔何懲之文而申之皐王曰嗟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反緇衣子字權從紅文案說文部云男有辜曰奴奴曰童人部云僮未冠也然則童是辠人之名僮則幼小之偁二字世俗互易錯用久矣茲革正之是此當作僮注鄭康成曰假登也登命謂壽考疏注見正義釋詁云假升說故云今尔罔不繇慰曰勤尔罔或戒不勤繇慰邑反注繇從假登也安或有也今女无不從安猶曰勤勞女无有以不勤爲戒者俗儒讀曰爲日繇隸變而誤也疏說文系部云繇隨從也从系䌛聲云天保詩云或之言有也故云或有也云俗儒讀曰爲日者孔傳云今女无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語孔傳讀以日爲日者故曰爲日釋文依偁孔傳箋同為日字當以釋經字而偁之讀曰者日讀曰勤者其先音人一音日故則可知先讀作日讀經爲俗曰勤者詳說經文也云繇隸變而誤也者篆文繇从系䌛聲之隸變作日是以讀之曰尚有誤也及隸書則从日說文案文篆作曰字上口合則與日不異此其致誤之繇也天齊乎人假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正義本作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案从後注濁音穢疏馬融曰齊中也聲謂假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非考終與惟考終與實在乎人言敬慎則能徼天之眷而永年也假或爲徼令徼古堯反疏齊中馬注見釋文釋文言之年假天之年者天授之年之言至二十八年左傳云天假之年文之年也徼天之眷者天福者謂鄭注云假讀爲天假之年之假至尊假讀爲假非假者以假爲天假之年也未相承以假借字亦作假爲假今本皆同之也...

下節承之以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注逆迎奉承也女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戒疏逆迎訓見之孔安國注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祇事不怠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注事雖可畏勿畏懼雖可休息勿休息敬事而不解怠以成正直剛柔之三德惟敬五刑衍文也疏舜典三德三正直剛柔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其文之則此事之後云休息勿休之引此文以事不息者以家經文不怠事之則此文文家則說案此字事不息者與言不息也不急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注一人天子也慶善也萬億曰兆天子有善則兆民賴其利其安寧之福乃久長矣兆或爲萬疏記云天子一人王自稱大禹謨孔傳云一人天子也凡自傳天子曰予一人予一人王者自謂也天子曰予一人所謂尊之曰天子也欲言己材能當天下之大亦人之尊號也經天下亦有五刑百官十品萬民品以日能百官天子能王者...有土告女詳刑注詳審察之也鄭康成曰詳審察之也有土謂內有采地之臣也王曰嗟來有國有土告女祥刑注祥善也告女善用刑之道...何度非及注而女也庸曰訓以在今而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聲謂當何所敬乎所當敬者非刑乎度謀也能擇人而敬爲刑何謀度之不及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疏云度謀鄭注云此經云而女也庸注見正義而謀也文云何所謀度之不及乎度謀釋詁文引馬注云度謀也云能擇人而敬刑者則何謀度之不及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足篤引此經而說其誼云何謀度之不及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茲用其說而自益之兩造具備師聽五辭造七報反注造至具俱也師士師也兩至俱有其情實士師平治其訟辭言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疏造至爲孔傳具俱毛詩南山傳士師周禮司寇屬也此訓造爲至周禮則師是士師之屬官者此言士師大夫四人鄭注云士師也聽訟云以事聽于五刑定其獄疏禮記王制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注簡誠孚信也五辭誠實信有辠矣乃正之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不簡謂所犯非其誠无惡意而所爲惡也正于五罰使出金贖皋疏不簡謂所犯非其本意...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注罰之而其情有不服或于五過之中有所挾持而恃之故必考正之于五過其无五過乃赦之疏...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注惟五過之疵病害于獄故曰疵病也五過之出入皐與犯讞者等聲謂求于請有求請賕也以此五過之出入皐與犯讞者等聲謂求于請官挾官威執也反報恩怨也內女謁也貨行賄賂也馬融曰求其宋克之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宋今皆作審案說文釆部宋从宀釆審篆文宋然則宋乃是古文當作宋注克在也聽獄之事其詳審任之五刑五罰之疑者皆當有赦也鄭康成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王制曰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疏毛詩載芟之傳云任肩克也鄭箋云任肩任也則克任同誼故云克任也鄭注見正義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者五過之疵章注亂政安得赦之上言其辠惟豹也是不赦者也故遂引禮記王制文以證其宋克之簡孚有眾注其詳審任之庶幾誠信于有眾惟緢有稽無簡不聽緢息協反正義本作貌衛包所改也說文所引反類古定本皆作緢注緢者旄絲言散細也稽猶攷也合也但數有攷合而无其誠則不論以爲辠緢或爲訊疏說文糸部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故云緢者旄絲用說文誼也說文以誼類相從其緢字次于纖字之下而纖訓細則緢亦散細之誼故云言散細也僞孔書經文作緢其傳乃云惟察其貌有所攷合唐開元時遂改緢爲貌非也緢與貌音誼皆不同郭忠恕汗簡採合古文字釋緢爲貌皆非安得以緢爲古貌字乎鄭注周禮宮正職云稽猶攷也計也又注質人職云稽猶攷也鄭仲師注周禮小宰職云稽猶計也稽有此數誼故云稽猶攷也合也禮記王制云有旨无簡不聽鄭注云有其意无其誠者不論以爲辠此云惟緢有稽无簡不聽與王制文誼正同當依鄭注王制誼以說故云但數有攷合而无其誠則不論以爲辠云緢或爲訊者史記周本紀作惟訊有稽具嚴天威注嚴敬也當共敬天威毋輕用刑疏莊也嚴之爲言故云嚴敬也云當共敬天威者此文具字周本紀作共也云毋輕用刑者承无簡不聽而以具嚴天威爲戒則知是重刑之意也矣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同鍰戶關反辟皮益反下並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誼而誦不詳之詞者其刑墨辟辠也今文鍰爲率說云六兩爲率古文作鍰說云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爲三斤聲謂率段唶字也字本作鋝鋝者六兩三分兩之二百鋝爲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太重似非也鍰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三斤爲近之閱實簡閱當其實也其罰蓋用銅疏墨窒之日近其辭所列反又方害反鄭注周禮司刑職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大傳文今文作率說者伏生書傳也古文作鍰說者謂古文說也禮記疏引大傳之文此經異誼見周詁釋也鍰率爲一說多寡之數然則鍰率鋝三字古文說百鍰爲三斤者以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以百乘之爲千一百銖又以百乘十三得千三百爲二十五分銖之千三百還以二十五除之得五十二銖以五十二銖益千一百銖共千一百五十二銖以二十四銖爲兩除之爲四十八兩爲三斤矣是又得八兩凡四十八兩十六兩爲斤則三斤也百鍰爲三斤故云三斤爲近之也唶字文說今文爲率者段唶字也賈逵說今文家說云六兩爲率古文說云鍰者率也今文說鍰重六兩也說文金部云鍰鋝也从金爰聲書曰罰百鍰段玉裁謂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古文說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周禮考工記冶氏爲戈戟重三鋝鄭注云鋝之數未聞所爲鍰者率也乃名爲鍰是正字也率與鋝同音或通用鋝字是段唶字也鄭注云三鋝爲一斤四兩計一斤爲十六兩加四兩總二十兩取十八兩三分之每分得六兩餘二兩又三分之每分得三分兩之二

三分兩之二是一鋝爲六兩三分兩之二也云百鋝爲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者以六兩三分兩之二以百乘之爲六百兩又以百乘二得二百爲三分兩之二百以三除之得六十六兩餘二兩又三分兩之二爲六百六十六兩三分兩之二以十六兩爲斤取十六而一得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是鋝百則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也今文家說率古文家說鍰皆以爲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文今之二者說所以異百鍰重三斤古人以爲近之也說文以鋝爲鍰字古人以爲近之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鍰與鋝輕重亦不同矣鋝字从金寽聲閒者說近之率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是以說鋝者三十四之一言十故其爲率之日數云鍰之數則異之其數刑三分銖之二鈞故云十一銖則五分銖之十三爲鍰故云鍰者率也周禮冶氏爲戈戟重三鋝鄭注云鋝之數未聞大夫受兵器于司兵之官金罰以銅有罰斤之入于司兵則當罰以銅作兵器其銅可知矣

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惟倍者倍百鍰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辠注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倍者倍百鍰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辠剕方尾反又从足非聲俗書差北注今文剕爲臏臏者刖去剕之骨也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古文作剕鄭康成說答諌改臏爲剕然則此當从剕剕刖也周禮謂之刖馬融曰倍者倍二百爲四百差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聲謂倍差者于倍百鍰爲二百之外又差出二百之三分二凡三百十三鍰三分鍰之一疏臏頻忍反毛詩大傳云其刑臏伏生尚書古文作剕臏反鄭康成云史記周本紀亦作臏則伏生書是今文也說文骨部云臏厀耑也从骨賓聲是臏當時周禮之刖者段玉裁云周禮刖馬融鄭司農云刖足也說文刖部云刖絕也从刀月聲漢書刑法志引此文作剕許君作剕者古文也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公羊襄二十九年傳云刖者是古文說也足部云跀斷足也从足月聲跀或从兀是刖與跀通用經云剕者謂刖足之罰周禮司刑職云剕罪五百馬融注此經云倍者倍二百爲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三分之三倍之數乃有太重不平故鄭大夫以倍差爲倍二百而再倍之是加倍不及差出之止是二百之二三分鍰之一比于剕辟之罰爲多計出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辠注宮辟者男子割勢女子閉于宮中大傳曰男女不以誼交者其刑宮六百或爲五百疏鄭注周禮司刑職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若今宦男女也蔡邕說云宮辟者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于宮中云大傳云者伏生書大傳文云或爲五百者周禮司刑職云宮辠五百春秋元命苞云宮者女子幽閉次死之刑也周本紀云其罰五百率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辠注大

辟死辠也大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江反降下疏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辠則曰某之辠在大辟故云大辟死辠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注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三千者辠之條目眾時輒曾也然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差之益爲輕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疏差初宜反云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者司刑職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辠五百劓辠五百宮辠五百剕辠五百殺辠五百二千五百也云此三千者辠之條目眾時輒曾也者蓋同一辠而犯者之情形事勢各異則一條分數條故久而條目益多此時去周公時已百有餘年宜其曾多于周禮也孝經五刑章云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與此同也云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者減焉不言剕者剕與周禮同未有曾減也云以是差之益爲輕矣者墨劓輕刑而宮與大辟重刑今輕者加多而重者減少以是差之爲輕于周禮之五刑各五百矣上下比辠無僭亂辭比必利反注僭差也勿用不行注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

當多疏僭差毛詩抑篇傳云僭差也云勿用不行者鄭注云宮反實者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有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辠人之辭以文致其辠也又刑濛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辭以出入人辠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注不行謂已革之灋若仍復用之則刑罰不信民无所措手足故勿用云復房反疏云不行謂已革之灋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者是不行矣而復用之則刑罰无常故刑罰不信民莫知所趨避故无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篇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无所措手足惟察惟灋其宋克之注惟能明察惟用今之灋其詳審任之疏云惟用今之灋者上言已革不行之灋則此言惟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謂惟用今見行之灋矣重諸罰有權注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宜輕宜重有權焉不可執一也權者所以審輕重而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也適或爲挾疏說文又部云服治也从又从卩故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上服加等也云權者所以審輕重而酌其平者孟子梁惠王篇云權然後知輕重周禮考工記輪人職云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是權所以審輕重也權本是稱錘之名其衡之上謂之衡權與衡相爲用權可以進退而平其衡故云酌其平也云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也者公羊桓十一年傳云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是其文也云適或爲挾者後漢書劉般子愷附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即此經文也刑罰世輕世重注鄭康成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說文无荀字荀卿之荀本作郇郇伯侯也鄭箋云郇侯文王之子詩下泉云郇伯勞之毛傳云郇伯郇侯也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據此則晉大夫荀氏乃郇侯之後以國爲氏者也字當作郇郇治直吏反疏引荀卿子者正論篇文也云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楊倞注云治世則必行不敢犯故重

子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辠固重犯亂之辠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注郇

亂世刑不行則入易犯故輕云犯治之辠固重犯亂之辠固轉者楊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濫者少有犯則眾惡之辠固當重亂世人迫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來久相承作倫矣要古文論要傠一難反注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疏此上文是結語故即用上文爲解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者上刑本重而適于輕下刑本輕而適于重是參差不齊也云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者審權酌宜因時通變所以謂劑其不齊使之齊一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注懲忿也刑罰以懲人卽非死刑人自極于病苦是故折獄不可不審也佞口才也口才辯給之人能使因窮于辭則容有辭說无以自解而枉入刑者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无不在中也懲忿牛反疏懲忿說文心部文經言罰懲注乃云刑罰以懲人兼刑言之者說文井部云刑罰辠也是刑亦爲罰則罰可該刑矣若上文五刑五罰及下文其刑其罰對文並舉則刑罰有該異若散文則雖單言罰而實該刑上文墨罰云云及暫重諸罰有權皆該刑言者也此文亦然也云卽非死刑人皆自極于病者如墨劓剕宮雖皆非死刑要其刻膚斷肢體人所甚病苦者也云佞口才也云口才辯給之人能使因窮于辭則容有辭注云佞口才也者論語雍也篇云不有祝鮀之佞孔安國无以自解而枉入刑者口才辯給則與之辯者辭窮有辯之時因或无辭以自解聽者遂因而論之則有无辠而枉入刑者矣察辭于差非从惟从注因證之辭或有參差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从其辭惟从其情大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无不聽者皇于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从其情或从其辭參倉含反疏云因證之辭或有參差者參差謂不能齊一因證各異其辭不符同也不符同則有誠有僞于此審察乃可以得其情故云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云既得其情非从其辭惟从其情者大傳言聽獄者或从其情或从其辭經兩从字有从辭从情兩讀而斷獄則必以情故以非从其辭惟从其情言且引大傳以說也云皇于聽獄乎者皇猶況也案大傳此文又見于孔叢子與僞孔書出于一人之手乃是後人言其或从也蓋孔叢子與僞孔書出于一人之手乃是後人之者蓋孔叢子與僞孔書出于一人之手不可信用今不引哀矜折獄傳造而託名于孔鮒者不可信用五傳可也人哀矜折獄之吉因反僞孔本作注大傳曰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敬蓋从大傳所引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哲段啓字也當爲折復房富反疏此大傳述孔子之言正說此經之指精作字或爲古嘽字也云哲段啓字也當爲折者古人爲此方段啓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其哲字或以音段晢爲之亦明啓故書之也經云哲獄當爲折斷之折以折獄之事明開刑書相與占度皆庶幾中正其刑其罰其詳審任之毋失中正之則使度代反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上時賞反注獄成而信矣乃輸女信于上謂讞獄于王也其刑當荷上有一辠而疑輕重介于兩刑之間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干上人志反荀上上之並時掌反朝直遙反疏云乃輸女信于上者經言

輸而孚丙之言文也云讞獄于王也者說文水部云讞議辠也禮記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鄭注云讞之言白也然則讞獄謂以其獄之成辭奏白于王也云有一辠而疑輕重介于兩刑之間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者謂若所犯之辠雖重而其情有可原論其辠當置重典原其情應从末減是可疑者也以是而上於朝則荷刑轉重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也王曰於戲敬之哉官伯族姓注官伯謂司政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也偏呼而戒之疏自此以下皆王戒之詞則此所呼者卽上文所告語之人也上文呼司政典獄又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此文官伯族姓對稱族姓謂同族異姓官伯爲異姓矣故云官伯謂司政典獄也族姓則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僮孫也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注言刑罰可畏我言之且多畏懼我甚敬于刑也有德于民其惟刑乎蓋德惠也愼刑則民受其惠故云然疏有云德于民其惟刑乎者據下文今天相民云云則其指意在于寬刑以德民故解有德爲有德于民也云蓋德惠也者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鄭注云德恩惠之德也云愼刑則民是思惠亦爲德也云愼刑則民受其惠者愼刑則民之生全者多故云受其惠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相息反注相助也今天相助斯民作之君以配在下則承天以治民聽獄可不明清于單辭偏一之言也明清則不偏聽猶論語所謂片言可以折獄也亂治也兩辭兩造之辭也明清于單辭則聽兩辭无不中矣民之所以治以无不中聽獄之兩辭也所以治民皆直吏反治之反也疏相助毛詩清廟及離傳皆有是訓也云今天相助斯民作之君以配在下者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此經言單辭又言兩辭作報造子是謂之君則民之有君以配天爲下也此經言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民民之單辭一與兩辭者對言故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單辭也聽兩辭者其兩造之辭也偏一之言也單辭明清于單辭則故云以片言折獄論語顏淵篇文也其文云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注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故云以片言折獄也者云明清則不偏聽者單辭不偏則兩辭必不偏矣中者單辭則以明清于單辭則兩辭无不中矣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注私家于獄之兩辭謂取貨于獄以成私家之富所謂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也家釋文引馬注云家爲家其難矣是府私家古本作家此作家說文作私者義同故私家之兩辭謂取貨于獄以成私家之富所謂鬻獄也府聚功事鬻獄也毋或成私家之富于獄之兩辭以獄取貨非可寶也惟聚辜之事將報之以眾辜言將爲天所罰也六篇余反疏云所謂府辜功報以庶尤者請府之墨也案左傳昭十四年傳云貪以敗官爲墨則是鬻獄也府聚功事文也云府聚也周禮有太府內府外府云云府事也國語晉語云府辠功以爲天所罰者將爲天之事故云府辠聚之事謂辠功事謂所聚者承畏之也惟人畏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注所長畏者惟天罰也夫天之罰人非天道不中也惟人自取之在其教命不中介夫房反疏云長畏所天罰也者據下承之以非天不中則罰謂天罰之矣云惟人自取之在其教命不中者經言惟人在命則解云惟人之所爲不中則以經云命之者皆以命爲教命若數命也非人所爲不中則教命不中也故從教命之中不中爲言教命謂君上之政命也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注極中也令善也王者承天建中庶民于焉取中不中則天罰之庶民无有善政取濾于下矣鴻範曰王建其有極庶民于女極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恆陰厥極弱會古文雲霧反疏云天罰不極之言中故云教命不中令善釋詁文云王者承天建中者鴻範云王建其有極謂王者承天建中也云庶民于焉取中者鴻範五事云五日皇極王以五事象天之和五行之中云于其五事中政則王極之中也云庶民于焉取中者王以五事爲五行之中民取中于王心者王於天下政取則也云庶民以中于天下正以取天下也錫女保極取民之中也云不中則天罰之者天不極五行傳云有不寡民安乎女極則王中罰之民是取天下矣者極王有則之民云于天下取福五極錫極于五事庶民所以正極取中天下之中引鴻範曰王建其有極庶民于女極者五行傳云五事維時取中罰爲王爲庶于者象極有天下五極傳云引其二文爲證引者證王之建傳下民中而不伏中王保極建天民女承天極王建極之象極有天下不極傳云文是云王之語不爲鄭注云鴻範中之中不極王錫保其所无有馬建極也云王極不中不極是謂不建不寫中傳引惟所謂不極庶民卽王王之政在中不是天下也不能生之大誼立云民其罰有罰云王極之不極也天鄭注云陰會卽此卽所極不建傳不中也庶民具見極之王民是不依政故極云云夫極不中也政在天也此經下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皆王者之失也此弱易說亂失在下不中以此天下之民而无輔又貴极以事共傳是天立極貞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是弱亦謂不能行其事也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恆陰厥極弱者五行傳文也此經則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鄭注云引之以證不能行其事也王曰嗚戲嗣孫今往何監非惠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注言嗣孫者未聞也蓋詔諸侯承戒其後嗣與自今以往何所監視乎非當監視此惠于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是惠非其性本惡而爲姦者監視于此庶幾明于聽獄哉與曰虛反疏上文所告有牧民之責者皆見在居官有牧民之責者此言嗣孫者亦非上文所告之語者也故云嗣孫未聞也見漢世詔諸侯必承戒其後嗣外有其國之世及孫之世則是其後嗣也云蓋詔諸侯承戒其後嗣與者以子孫言之云其世不可得聞詔諸侯者不必非在上之文故云其後嗣嗣孫惟其世也云自今以往何所監視乎者此監視其德云監視此惠于民之中乎者言民非得天之中以生皆有是惠非其性本惡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左傳成十三年文也云皆有是惠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則皆有是性本善也其非性惡者何則所惡乃必有姦故哀矜明聽獄云然監非本惡而爲姦者所以監視其于此庶幾明于聽獄哉云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又屬中欲反注疊竟也五極五常之中卽所謂民之中也慶善也哲人惟于刑周詳反覆有无竟之辭其監視民惠屬于五常之中皆中有善者也一說五極五刑得中也哲人惟詳刑無竟之辭必屬于五刑之中故皆中而有善目覆方反疏疊竟毛詩七月傳文鄭注義禮士冠禮云哲智也云五常仁義禮智信者中庸云所謂民之中也云五極五常之中者以其言五極故上文言民之中所以五常之極也云五常之中卽所謂民之中者上文云民之中故謂有民之中則是五常之中也則以五常之中屬之民是竟之也云哲人惟于刑周詳反覆有无竟之辭者言哲人之于刑爲之周詳審聽不惑其獄則屬于五常之中也故云其監視民惠屬于五常之中皆中有善者也云一說五極五刑得中也者以程于監非茲云則云其監其民悳于監聽獄中之者亦屬于五刑也此一說以五極爲五刑也云監聽其屬于五刑之中者五常之中皆中有善者此云善者是謂哲人之用刑也云一說五極五刑得中者善故也云此說非在中也

文監于茲詳刑相應鄭說以屬于五過庶中有慶之言與上文非惡于民之中文意一貫二說皆可通然鄭說明先儒之說文无聞姑兩存之以推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注嘉善師衆[illegible]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監于此哲人之詳刑也疏釋詁文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周書三十九　　尚書二十八

王若曰父義和注義讀曰儀文侯名仇故字曰儀儀仇皆匹也古者書儀但作義偁父而字之尊寵之也和諡聲也疏正義云鄭[illegible]

[illegible]

丕顯文武克昚明悳昭升于上尃聞在下注大明哉文武能昚明其悳昭升于上天布聞于下土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地疏注[illegible]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注惟是上天集其命于文王[illegible]世家注

王不言武王省文也[illegible]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注[illegible]鄭康成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illegible]左右助也猶道[illegible]亦惟是先世之臣能輔助明事其君于小大謀猶[illegible]无不率循從順故我祖世先祖皆安在位[illegible]

[illegible]

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注閔悼傷之言也造遭戎兵純大也言曰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疏[illegible]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注即我治事之臣无有耆老宿悳之人以[illegible]在其身矣[illegible]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注[illegible]言遭凶咎我則无能勝此禍冀余曰惟我祖行父行之諸侯其維收恤我身乎恤之言收也[illegible]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注[illegible]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注[illegible]

女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注[illegible]文武之[illegible]用會諸侯以安王室以繼文君之子業是能追于前文悳之人女功甚善矣戰止我于艱難如此者我所嘉也疏[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注[illegible]

[illegible]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注[illegible]

[illegible]

秦誓第百

周書四十　　尚書二十九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注首本也[illegible]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无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注[illegible]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注[illegible]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illegible]

姑將以為親。[illegible]

即慈也。說文心部[illegible]

未敢疾[illegible]

注 古从十口識前言者也。慈慈毒也。識古字以為謀者則謂來就慈毒，戢我尊。雖雖就今日之近利以為謀者，且將以為親我而聽之，悔前日弗遷未而从杞子。

疏 [illegible] 說文心部云[illegible] 國語[illegible]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illegible] 杞子[illegible] 秦穆公[illegible] 蹇叔[illegible] 孟明[illegible] 史記秦本紀[illegible]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注 [illegible] 黃髮老人也。[illegible]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注 [illegible] 番番老人頭白皃也。[illegible]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注 [illegible] 勇夫[illegible]

疏 [illegible]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注 [illegible] 截截辯給之皃。[illegible]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注 [illegible]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注 [illegible]

疏 [illegible]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注 [illegible] 娼嫉妬也。鄭康成曰：[illegible] 殆危也。

疏 [illegible] 禮記大學引[illegible] 說文女部云[illegible]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注 杌隉不安也。[illegible]

疏 [illegible]

尚書集註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尚書敘【注】敘抒也緒也次也抒渫作者之意見其耑緒且次其篇弟故曰敘馬融鄭康成皆以爲孔子所作抒神與反渫私妾反見夷宴反耑多藥反【疏】說文攴部云敘次弟也釋名言語篇云敘抒也抒渫其實宣見之也釋詁云敘緒此敘當兼此三誼故云敘抒也緒也次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敘則述其作書之出使其意指宣著故云抒渫作者之意見其耑緒此申抒與緒之誼也合比請篇而敘其先後之次弟故云次其篇弟此申次誼也馬融說見正義正義且兼偁王肅同爲此言茲不及肅者以肅之言无足重輕據馬鄭二公足矣知此敘是孔子所作者正義以爲依緯文而知之今緯書亡无從取證然史記之文可放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敘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是明證矣且孔子編書欲以垂世立敎不申卒皆後學安所取衷則孔子自不容不作敘馬融之言信而有徵者也案書凡百篇其閒或二篇或三篇共敘且有十一篇共敘如汨作九共槀飫者計其敘止六十有七偁孔氏以此敘散入經中各冠諸篇之首其亡篇之敘各以其次廁見存者之閒據釋文云汨作等篇其文書亡而敘與百篇之敘同編故存又云馬鄭之徒百篇之敘總爲一卷又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古尙書百篇之敘本別爲一卷總列于後故此亦總錄于經後从古也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无先之典然也【疏】注見正義孔穎達申其誼云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詞言昔在者自上目下爲偁故云使若无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无所先故云昔也聲案此說猶未得鄭意鄭君蓋謂孔子編書以堯爲始特言昔在以著明錄書之所自始故云使若无先之典然也

聰明彣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彣无分反今通作文孫色寸反攘如羊反【注】鄭康成曰堯猶如故舜攝其事【疏】注見正義敘言將孫于位嫌堯得舜卽避位不爲天子故釋之云堯猶如故舜攝其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嘗爲天子則堯爲天子如故也故云堯猶如故作堯典

虞舜仄敭敭正義本作微玉篇引作微非也說文人部止有敭字从人攴豈省聲不當更加人傍隸古定本作敭茲从【注】敭猶賤也【疏】云敭猶賤也者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則敭者也又哀十四年傳云薪采者則敭者也是敭之誼猶賤也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麻試諸難【注】麻試以難事書缺有閒不能指實其事矣【疏】堯典徵五典云云乃堯試舜之事茲不采用以說此諸難者以是堯典之文茲則舜典之敘或舜典別有試舜之事不止如堯典所云也今舜典亡不可攷矣故云書缺有閒不能指實其事矣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入麓伐木蓋鄭君及見孔氏逸書之舜典此必據之爲說據鄭注則可見堯試舜之事不僅如峇徽五典云云也惜正義引鄭注太略不得其言之本姑置不錄作舜典

帝釐下土匚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聲謂當于匚字絕句詩商頌曰禹敷下土方正同此句讀【注】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匚馬融曰釐理也【疏】云帝謂舜也書敘篇在舜典後故知帝謂舜也釋文云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案釐雖有賜誼于此文不合故節取其一訓並云釐理也設尻匚兆生分類俗兆通作別匹反【注】尻匚尻民于其匚之所也兆生兆其匚之所生分類分其種類設此尻匚兆生分類之遷若周禮職匚氏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屬也易曰君子以峇辨

物尻匚種止甬反畜斯柚反【疏】馬注商書明尻敘云明尻民之法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尻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又云凡尻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尻民地邑民尻必參相得也无曠土无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尻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然則王者出治尻民最爲要務而尻民之法則必使民各安其故土不易其匚此文承釐下土匚而言設尻匚云云則設尻匚云云卽是齒下十匚之事故解尻匚爲尻民于其匚所也云兆生兆其匚之所生者周禮攷工記云燕之角荊之榦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又史記貨殖列傳云山西饒材竹木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黍絲聲色江南出栴梓藍桂金錫連丹沙犀毒瑤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褎筋角銅鑌則千里往往山出綦置此其大筱也是四匚各有所生之物此言兆生是兆四匚之所生也周禮土訓辨地物而原其生鄭注云辨其物者兆其所有所无原其生生有時也是亦辨四匚所生也薛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備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上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敎略能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采采使民无敎據此則可見尻匚謂尻民于其匚所兆生分類謂分兆其所生之種類故云設此尻匚兆生分類之法而引周禮職匚氏以況也職匚氏者政官之屬職主四匚之職貢者故其文云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下遂秝言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云云彼言其民男女之數則是閱甚曰口而安宅之卽畜所謂尻匚也彼言其利金錫竹箭之等是兆其匚之所生彼此其畜其穀之所宜卽是分其種類皆與此敘所言同故云若周禮職匚氏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屬也云周屬者以彼文備言九州故以之屬該之其引易者未濟大象文案易卦既濟六爻皆正爲大同之萬物育至治之極也未濟則六爻皆不正未能旣濟也之贊化育以期于既濟定峇辨物尻匚贊化有之事也演易于未濟象發此誼焉當鴻水初平萬民猶匙食矣萬物猶未盡有也猶是未濟之世也此言尻匚與易文同呂乂生分類正所謂峇辨物也兩文誼正相合故引以爲證

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汨爰箕反偽孔本作汨乃汨羅濶之汨从水冥省聲音誼皆非矣共居容反槀可秅反爲孔本作槀其訓勞也依勞訓則是槀師之槀其字當同桔槀从木不从禾飫乙庶反【注】汨治也共讀當爲龔龔給也槀飫之誼未聞【疏】說文水部云汨治水也故云汨治也據言釐下土匚設尻匚云云則篇名字作取汨治作爲之證也偽孔書字作汨而訓爲治云 [illegible]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注】矢陳也申重也重直容反【疏】申重並釋詁文

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注】棄爲稷官故曰棄稷【疏】[illegible]

禹乂九州隨山睿川任土作貢睿息俊反【注】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疏】鄭注見正義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者謂土肥則所生豐土磽則所生儉視其所生以定其肥磽之所生賦準其所生以制貢賦卽鄭注此篇經文所云觀地肥磽定貢賦上下是也又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亦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者通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言任土作貢其土之所出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書篇也下當別有作禹貢之文茲末有云焉自是闕逸矣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注】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疏】注見正義云軍旅曰誓者如此篇及商書湯誓周書大誓牧誓柴誓之屬皆是軍旅之事也云會同曰誥者經中如湯誥言告諸侯羣后大誥言大誥 [illegible] 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則皆非會同馬云然者據周禮士師之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遂援以說此篇傳誓之誼因聯言會同曰誥云

太康失邦罤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罤古魂反今通作昆須心俞反今通作徯【注】太康启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雒汭是謂五觀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避亂于雒汭更革衡反觀古奐反假吉下反縱子用反難乃旦反巷胡絳反【疏】史記夏本紀云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故云太康启之子也云太康仲康更立至是謂五觀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五觀者國語楚語士娓曰启有五觀韋昭注云五觀启子太康罤弟也引逸周書者嘗麥觪文云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今逸周書作殷之五子案言忘伯禹之命則自是夏之五子殷乃誤字茲以意改正之據云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則偽古文言五子述大禹之敎以作歌謬矣斯足以證偽孔書之諠也云遂凶厥國郎此敘所云失邦也但經文亡逸失邦之事无聞諸傳記亦未有見唯偽孔書言后羿距之于河案左傳言羿因夏民以伐夏政未見其爲太康時事偁孔書不可信姑闕疑焉離騷者楚大夫屈原所作也夏康云云者王逸注云夏康启子太康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启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馬注見釋文釋詁須止俱訓待故云須止也鄭注見正義

戲和湎淫廢時亂日諱往征之廟沈反【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仲康之世沈湎淫泆廢其舊職允于是往討之鄭康成曰允臣名【疏】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典秝數者也堯典云乃命戲和欽若昊天秝象日月星曆此敘言戲和廢時亂日是戲和秝專虞夏世爲日官者也云當仲康之世者史記夏本紀緣此敘以爲帝仲康時案孔氏古文有此篇司馬子長嘗從安國問古文則史記所云蓋據經文爲說則以爲仲康時是可信矣鄭注見夏本紀注云允臣名者案周書顧命允之舞衣與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皆以造此器之人名名其器故鄭注彼文云允也兊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也兊和雖不可攷垂則舜時共工之名則允亦是人名卽此敘所偁是矣故鄭君目爲臣名偁孔氏故與鄭韋異以允爲國名且造僞作經偽允侯又以堯典允子驩命允之舞衣亦皆爲國名誣甚矣

作諱征

自偰至于成湯八遷【注】鄭康成曰偰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聲謂自偰至湯凡十四世八遷者偰始尻商一遷也昭明尻砥石再遷也相土尻商邱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其餘四遷則未聞焉華戶話反相息羔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偰本封商者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傳云元鳥乙也鄭君箋云天使乙下而生商者謂乙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偰爲堯司徒有功封商詩正義申箋誼引中候偰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

娀簡吞之生偰封商史記殷本紀云帝舜命偰曰女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封于商是偰封商也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山南曰陽謂在華山之南也于九州則在豫州之西黔矣聲謂自偰至湯凡十四世凡者凡括偰與湯總十四世也案殷本紀偰卒子昭明立偰爲一世昭明二世也昭明卒子相土立三世也相土卒子昌若立四世也昌若卒子曹圉立五世也曹圉卒子冥立六世也冥卒子振立七世也振卒子微立八世也微卒子報丁立九世也報丁卒子報乙立十世也報乙卒子報丙立十一世也報丙卒子主壬立十二世也主壬卒子主癸立十三世也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也故國語周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韋昭注云元王偰也自偰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也八遷以下云云者據正義云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偰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茲依用其說而潤改之焉世本者紀古諸侯卿大夫之世系之書也今亡不可攷矣所偁左傳則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是其文也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注鄭康成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聲謂亳近商地商故偰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偰也〇偃衣蹇反〇近其靳反疏鄭注見正義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者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于河南郡下引皇覽曰有湯亭據此兩書則偃師信是湯所都之亳矣聲謂亳近商地者鄭以商在太華之陽亳則河南偃師也案崋山在豫州而禹貢云華陽黑水惟梁州則華陽地接梁州實豫州之西垂矣河南亦豫州地鄭注立政三亳云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然則偃師在成皋之西降谷之東是爲湯所都之亳而降谷郎函谷在雒州之界亳在降谷之東則亦爲豫州西垂當崋陽之北矣故曰亳近商地且據湯始居亳之言則湯之先未有居亳者則從先王居不得謂就先王之故居止是近之而已許敘文意似謂偰後子孫數遷皆遠于偰之故居湯始居亳乃爲近之故云亳近商地商故偰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偰也偰實未爲王而云先王謂偰也者長發詩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偰也蓋子孫有天下頌其先祖偁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寤是亦偁其先公爲先王也偁孔傳乃云偰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抵焉故曰從先王居案帝嚳都亳經傳无文其以帝嚳爲偰父蓋據大戴禮帝系篇帝嚳次妃簡狄産卨之文子則謂簡狄雖爲帝嚳之妃而其生偰實係吞乙卵而孕而生也乃天帝所感非係帝嚳而生詩頌可證辯詳下疏

作帝告釐沃注帝黑帝也偰之所自出也從先王居故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故篇名帝告告或爲誥古今字也釐理也沃肥美也治理亳之土地使之肥美故以釐沃名篇疏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鄭君箋云天使乙下而生商者謂乙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偰爲堯司徒有功封商長發詩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然則簡狄之生偰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帝黑帝也偰之所自出也黑帝者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而篇名帝告偰則未有帝偁故以爲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偁孔傳以上文先王爲帝嚳于此雖不解帝字推其意蓋亦以爲帝嚳矣案簡狄吞乙卵而生偰猶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稷偰皆非帝嚳所生也詩生民正義引張融之言曰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稷爲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而偰爲元王郎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偰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于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數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世偁特立姜嫄之廟乎子以融之言善矣雖然猶未盡也若稷偰果爲帝嚳之子則稷之始生何爲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寒冰乎正以履帝武而孕未有人道而生子事出非常故也不然周禮大司樂何以有言先妣之樂商頌何云有娀方將豈商周之子孫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乎且閟宮之詩美姜嫄之德直云上帝是依无菑无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明明言上帝依之而裹延終入道十月而生稷則依謂依姜嫄之身不得如毛傳依其子孫之說矣生民閟宮之詩皆子孫追其先祖之事豈不知之審而言之信乎推之元鳥生商事類正同則偰非帝嚳所生明矣故此篇名帝告不得以帝爲帝嚳也難者曰偰既非帝嚳所生曷爲商周皆禘嚳乎應之曰以姜嫄簡狄皆帝嚳之妃故商周皆推嚳爲遠祖因之以配天于圜丘之禘祭猶漢之劉媼感赤龍而生高帝及高帝有天下尊太公爲太上皇死則立廟而祭之情事適同禘嚳之禮不足以爲難也云告或爲誥古今字也者據史記殷本紀云作帝誥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誥然則告爲古字誥乃今字故云古今字也汩作敘云帝釐下土方馬注云釐理也國語魯語曰沃土之民不材韋昭注云沃肥美也茲始居亳當有治理田土之事則篇名釐沃其文蓋言治理亳土之事故訓釐爲理沃爲肥美也史記无釐沃篇目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注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共義牲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猶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无以共齍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僮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僮子而征之是其事也雖然聲竊疑焉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食乎且越竟而耕朝往莫反餉者日再執有不能毋乃不察之說乎孟子質言无疑姑存其說云爾〇共居容反〇遺唯季反〇齍子夷反〇盛氏征反〇爲之爲其並于晦反饋食酒食並夕克反餉式尚反疏引孟子者滕文公下篇文也晉時有皇甫謐者據此文以駁鄭君亳郎偃師之說以地理志梁國寧陵之葛鄉爲葛伯之國去偃師八百里不宜使衆往耕因以梁國之穀熟爲湯所都之亳檢漢書地理志梁國无寧陵亦无穀熟謐蓋據晉世之志乎姑不置辯即如其說亳必近葛乃可往耕然綜是兩國湯地方七十里焉之爵伯也其國當不亞于湯耕者朝往莫反且又曰必再餉唯于兩國接壤之處二三里之間乃可爾不然執必發民居于其國毋乃彼此驟擾乎乖乎人情遠乎事宜湯豈其然孟子之言未可深信謐安得據之以驗鄭君乎茲猶引其文者以是備說所由伐葛之故始備錄之而附志所疑以論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醜惡也湯貢伊尹于桀既而伊尹惡夏无道復歸于湯〇惡烏路反疏說文鬼部云醜可惡也故云醜惡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是醜惡同誼也云湯貢伊尹于桀者孟子告子篇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湯故知伊尹之適夏是湯貢之于桀也案禮記射誼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

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房〇房正義本作方茲从史記注乃衍字也不期而會曰遇女鳩女房湯二臣名疏云乃衍字也者史記錄此无乃字據文亦無庸有此乃字且覺無有尤安帖不敢擅刪姑存之而曰爲衍字可也云不期而會曰遇者穀梁隱八年傳文云女鳩女房湯二臣名者伊尹既入亳之北門而遇之則自是湯之臣矣

作女鳩女房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〇遷七然反古定本勿此注鄭康成曰義牲既成齍盛既絜祭以其時而旱嘆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〇絜今臬反〇嘆呼案反〇句古侯反疏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略見正義茲合而爲之義牲既成云云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者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改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改而鄭君云旱至七年者伏生大傳云湯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而兩大旦漢書錯傳亦云湯有七年之旱然則言五年者誤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國語魯語則謂厲山氏之子曰農者有烈山氏之子柱是也湯時大旱七年據左傳言自商以來祀法言夏之衰正當湯時明以久旱故遷柱也以此言欲遷其社可左傳祭法皆不言變祀明柱則遷之社則以无可代句龍者故不可遷于是止也

作夏社疑至臣扈注夏社者蓋讓責社神之詞疑至未聞焉臣扈人名也馬融說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然則疑至亦人名與三篇皆亡不可攷矣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弟未聞其說〇復房袖反〇與云如反疏云夏社者蓋讓責社神之詞者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云祈嘷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于神以求福攻說則以詞責之攻如其鳴鼓然案言鳴鼓則如昭十九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是也[illegible]次歲有一德之後失先後之宜未審何以如此故云今如此弟未闕其說或曰然則何不更其弟而必从鄭本乎曰鄭本篇次是古文之次也知者以鄭注成王政敘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于此未闕是可知鄭君悉遵古文篇弟雖疑其先後失次不敢更也予何敢擅更之乎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illegible]

鄭康成曰鳴條南夷地名[illegible]

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則鳴條似東夷之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蓋孟子下文言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然則以舜爲東夷之人乃對文王西夷而言東夷非謂東夷九夷之人也安得據此而遂以鳴條爲東夷地乎且孟子下文又言二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則鳴條去東夷地平千餘里其去東夷正言不止于千餘里史記言舜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禮記檀弓篇亦言舜葬于蒼梧蒼梧固南夷地也孟子言舜卒于鳴條則鳴條當在蒼梧是南夷地矣

作湯誓疏堯典正義言鄭以湯誓在臣扈後于百篇弟二十九茲从鄭本篇次故列于此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坰居熒反音義本作坰同正注大坰或爲泰卷疏大坰或爲泰卷者據殷本紀文然則紀云湯歸至于泰卷陶中大罍作誥弼卷居徐相轉反又渠悉反此敘大坰即彼泰卷也卷字讀爲泰卷之卷音義云卷一本作罍此字當爲罍聲之誤與不知其字所无其或罍字之譌與抑字罍據以改文

仲虺湯左相也虺字或作蘬疏云湯左相也者此左傳定元年左傳文也云虺字或作蘬者鄭注云仲虺即仲蘬以仲虺爲湯左相在仲蘬者云仲虺居薛篇云其在仲蘬之言也云湯左相也

湯既黜夏命黜丑律反注黜貶下也黜或作絀疏黜貶下也者說文黑部文也云黜或作絀者殷本紀云既絀夏命絀黜古字通也

復歸于亳作湯誥疏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書序正義云鄭以咸有一德于百篇爲弟三十二案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蓋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也而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之後則孔氏古文之次如此且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之文三稱尹吉其一稱尹吉曰是成湯時書矣其次固應在湯誥後僞孔氏別造一篇作伊尹告太甲語而以次太甲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朡子公反注大崩曰敗績傳說三朡國名今定陶也蓋是也鄭康成說以伊訓曰征于三朡僞孔本遂伐上有遂從之三字茲據史記删之疏云大崩曰敗績者莊十一年左傳文言功績大崩也云傳說三朡國名今定陶也蓋是也者以言伐三朡亭是三朡在定陶也以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是三朡國在定陶故云蓋是也鄭康成說以伊訓曰征于三朡則三朡即三朡也是伊訓引征三朡之文以當鄭君說三朡者無據故云蓋以是偽孔氏之說云伊訓古文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也鄭君以伊訓古文正義有謂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案孔氏古文有伊鄭訓郭君猶及見之故得引征三朡今亡矣鄭君必以于此篇引征是三朡以證伐三朡于下注乃引載孚在亳以證

俘厥寶玉注鄭康成說以伊訓曰載孚在亳謂孚俘玉也 疏云以伊訓曰載孚在亳聲謂孚俘同字古文省爾俘取也 省色景反疏鄭注所出已詳上疏鄭君引伊訓古文孚俘同字者賈者玉之俘古文省爾孚字鄭訓載孚在亳以注此文可知載故云孚之孚即俘字古文省爾故云孚俘同字孚俘取寶玉之謂釋詁文

誼伯仲伯作典寶義本或作義茲據史記定从義文云注義讀如威義之義義伯仲伯湯之二臣疏說文我部云義己之威義也从我从羊然則義本是威義字爲皆作儀而以義爲仁義字今人書威義字皆作儀恐人據僞孔本作誼故書人不復識義爲威義之義故本作儀本作誼以義爲仁誼字作書作本必正其讀也堯典正義孔鄭注書中之本而讀義爲誼故必一正其讀也堯典正義孔鄭注書弟二十四篇之目咸有一惠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故知篇第當在此

咎單作明居咎果反單上注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疏注見史記殷本紀注云咎單湯司空也者案禮記王制鄭君以爲殷制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法則咎單爲司空官矣王制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成湯之沒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沒者蓋三篇皆僞成湯故推本之爾鄭康成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灋度也疏云成湯之沒久矣者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則成湯之沒太甲元年此言成湯之沒隔兩君有年所矣殷本紀言太甲立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乃推本成湯之沒謂湯後有此王太甲爲之前王故偁湯年云湯沒以伊尹亡湯元年之沒太甲也若然學者以爲是太甲即位之後以成湯之沒爲太甲元年則非也此敘湯即成湯既沒之言然則太甲乃成湯之孫雖云湯崩之後然仍偁成湯也是與孔氏古文湯既沒之書篇不知其意也云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者是湯之所以政教必若是也若是則三篇皆述成湯敘政教之事所以當是是王之君也故君以言肆命推本述湯所爲也往之謂也徂后以湯之法度故名篇者爲政者當以是爲法度也鄭注見殷本紀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注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疏注見殷本紀注云有王離宮焉者殷本紀言伊尹放之于桐宮又言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是桐有離宮也三年

復歸于亳注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誼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艾牛吠反疏孟子作艾說文云艾字也云艾怒也然則艾是𢘦之假借字也

則念疏引孟子萬章篇文者思庸注傳曰念常道疏釋詁云念思也庸常也孔傳

作解云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始用其誼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注沃丁太甲子疏殷本紀云帝太甲崩子沃丁立偁故云沃丁太甲子漢書古今人表亦以沃丁爲太甲子

咎單遂訓伊尹事注訓之言順也謂順承伊尹之事疏廣雅云訓順也故云訓之言順也鄭君注毛詩烈文云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亦解訓爲順也

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相息亮反注馬融曰太戊太甲子疏案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然則太戊是太庚之子故漢書古今人表云太戊太庚子雍己弟也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太戊雍己弟小甲弟太庚子也馬云太甲子者蓋據世系本與史記同者也世表亦同以太戊爲太甲之子然太戊之世本與史記殷本紀同出帝系不同以帝王譜謀考其世數以太戊爲太甲子相距太遠恐非是據世表爲說也定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注馬融曰祥桑穀二木名傳曰俱生于朝七日而大共伊陟敎以修悳而木枯疏云祥妖怪也者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是祥有吉有凶祥吉祥凶者吉有祥凶祥也凶者是也鄭君注云天降下惡祥也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然則此祥從示部言之此凶祥也云祥妖怪也者蓋以國家將亡必有祥也故云凶祥也此說云漢書五行志引此傳云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之戒殷本紀言桑穀共生于朝其文又有伏生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問諸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能言也問諸祖己祖己曰桑穀野艸也而生于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又劉向五行傳以爲高宗時事與此敘不合其生爲高宗時又有此異與此異說與

周易豐上六象曰天降祥也是也

也

名傳日云云此孔安國之尚書傳與漢書五行志也

云大共者孔安國尚書五行志

祥凶祥也桑穀二木名傳日俱生于朝七日而大共伊陟敎以

伊陟贊于巫咸注贊說也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誼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然則古之巫靈矣咸爲巫官故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疏贊說音夕舉反或讀側皆反知中反贊說也者漢書郊祀志引此敘文與此說其意也案贊亦是伊陟爲巫咸說其意者言其能見鬼神之形體鬼神之其似明能光照之其聽能徹之者言其能見鬼神之所在也國語文云楚語文也云其聰聲也成十年左傳云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誼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是足證巫能見鬼神且聞其言也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者對文則男女異其名散文則男女皆可偁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是偁巫也國語之言則古之巫靈矣是故咸偁巫咸也如王部云靈巫以玉事神从王霝聲或从巫是巫必靈也屈大夫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則咸之爲巫靈可知矣

作咸乂四篇乂魚廢反注乂治也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下云太戊贊于伊陟承此敘之下太戊字下蓋皆有二畫作重文以爲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重直容反疏說文乂作乂咸乂之字也依本字則當作乂皆作咸乂孔本作乂史記作艾皆通借字也云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者殷本紀文也云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者史記所本也今據史記以太戊爲咸乂之後名篇云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云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者王俅嘯堂集古錄載齊侯鐘銘其文有再言之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不重出都俞字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是其證也云下云太戊贊于伊陟承此敘之下太戊字下蓋皆有二畫作重文以爲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者古書敘目皆合于一其分異之篇各自爲首尾而此書目九篇猶然是可證也則此書二畫作重文以屬下起今遂闕書敘猶然是可證也則此書之敘聯文承接不提行則起今遂闕書敘猶然是可證也則此書虞夏書敘亦如是矣據史記之文則此敘當云作咸乂四篇太戊如古文篆籀之迻則作九共九篇稾飫之迻而下文又有太戊之文依書而已如是則必不重出太戊字止于太字戊字下各加二畫而已如是則容有不參而仍作單文之誤故云俗儒疏忽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注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會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爾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爲原臣名也命原以忠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然乎疏引史記者亦殷本紀文云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者據史記言伊陟作原命則伊陟非書篇名此特原命一篇之敘爾案孔氏古文有原命篇後漢書司馬子長當從安國問故史記所載尚書多古文說然則子長必親見原命篇文矣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必依此篇經文爲說據是則可知无伊陟篇目矣云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會伊陟之目以足百

篇之數者偽孔氏又偽作連叢子託爲孔臧與安國書有云國儒皆謂尚書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安知乃有百篇邪是偽之孔氏亦謂尚書有百篇也于上敘闕太戊一篇則不滿百篇之君數因于此會伊陟以足其數爾敘太戊贊伊陟者命伊陟也者凡命冊命也其臣必于中史記言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則是乃伊陟命也云原必之言再也者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擅書作原原命命也以是知原命爲再命也注見殷本紀注案孔氏逸東漢有原命篇以馬融鄭君或書敘云逸十六篇爲絶無師說蓋逸書至湯之時願所有散佚馬君若未見其與原命篇無名謂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者以原名目與說命畢命等相似說命命傳說大畢命也畢公命伯因命之畢命以意說書與史記大相章異必非名篇之意故直斥其非曰豈其然乎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囂反〔注〕仲丁太戊子囂地名也讀若詩云搏狩于敖之敖〔疏〕云仲丁太戊子者殷本紀言太戊偁中宗中宗崩子帝中丁立是仲丁者太戊之子也云囂地名也讀若詩云搏狩于敖之敖者詩車攻文也毛傳云敖地名鄭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也毛詩七卷上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故引詩以證其爲鄭地也水經注云濟水又東逕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然則此注所引則作搏字以搏訓狩者段玉裁云搏獸也鄭玄箋云田獵搏獸也故作搏者從手從尃古文作搏後漢書安帝紀注引詩作搏獸于敖此引攻詩云搏獸于敖也是詩本作搏狩之證也史記周本紀云田獵搏獸俗儒所改古本作搏可從古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注〕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疏〕云河亶甲仲丁弟者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據外壬爲仲丁弟而河亶甲爲外壬弟則亦仲丁之弟矣注不云外壬弟而直云仲丁弟者以外壬無文仲丁則上篇是承上篇而爲言也云相地名者漢書地理志沛郡有相縣蓋其地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注〕祖乙河亶甲子馬融曰圮毀也鄭康成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疏〕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故云祖乙河亶甲子馬注見釋文圮毀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者文承上篇下言圮于耿明是去相居耿而圮也云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者上篇言徙此不言徙故知不復徙也偽孔傳言圮于相遷於耿與經背敘文馮說非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五遷者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居耿及盤庚遷殷而五也鄭康成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水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疏〕云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居耿及盤庚遷殷者正義云鄭注以上諸篇之敘也鄭注見正義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者謂後世奢侈非謂祖乙及殷本紀云帝祖乙崩子帝祖辛立殷復興然則祖乙賢君奢侈必不在祖乙之時殷本紀云帝陽甲立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云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者案此篇三篇上中下皆云商而改號曰殷者上篇言殷降大虐中篇言殷降大虐西伯戡黎云天既訖我殷命又詩商頌云殷受命咸宜皆謂商爲殷明是徙而改號曰殷也正義引束晳之言云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殷古文本鄭言治于亳之殷地則孔安國古文與殷古文必不作將治亳殷也束晳民咨胥怨〔注〕鄭康成曰民居其所習不欲徙乃孔氏不作好爲詭說以亂經不可不辨

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從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取其從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久者淫成俗故不樂從〔疏〕注見正義樂音洛作盤庚三篇〔注〕馬融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從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疏〕注見釋文此三篇或告臣或告民皆誥體也故哀十一年左傳伍員引此中篇文稱盤庚之誥其不稱誥之意云取其從而立功者殷本紀言盤庚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是其從而立功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注〕偽孔本營作營之作諸〔疏〕所引說下有諸野二字茲從說文所引說下同者虞正反注及注營求也說爲胥靡築于傅巖傅說舉于版築之間尸子曰傅巖在北海之洲鄭康成曰得之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疏〕云營求也者說文云營市居也云說爲胥靡築于傅巖者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說文云說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傅說書本云孟子云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者孟子告子下篇文以證說之發迹于築也云尸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者廣韻引尸子二十篇後漢書宦者傳注云尸子名佼晉人秦相衛鞅客也鞅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後漢書注云尸子二十篇漢書藝文志有尸子二十篇未嘗不與依規也商君被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書凡二十篇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據今亡佚茲引其文者據正義所引言曾子言以爲九州之險要闔閭之疆也傳說所在北海之州焉其書今亡佚云九州之海之州者其圖蓋上九州險要之文也鄭注云北海之洲也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者是傳說本紀云武丁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鄭君以爲蓋據此說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注〕鄭康成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疏〕注見正義云鼎三公象也者九家注易鼎卦云鼎象三公也禮緯稽命徵云三公象三足鼎禮記檀弓注云三公承天子也亦謂三公爲鼎也云又用耳行者易鼎六五云鼎黃耳金鉉虞注云鼎耳也以耳舉鼎以鉉貫耳而行也故今文鼎作扛鼎以耳行也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者易說卦云離爲雉鄭注云離爲火爲目漢書五行志云夏侯勝所說伏生之說與云伏生大傳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羽蟲之孽劉向以爲雉者羽蟲也又云易曰鼎耳革其行塞乾炎之異鳴者雊也亦鼎耳之變也易說云雉有雄鳥鳴于鼎耳而不當雊也亦以不明也注云赤色蟲雉爲羽蟲之孽以爲鼎耳之象高宗之訓〔疏〕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案此文也云中大傳引彤日語史記言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此篇是然錄于此

殷始咎周〔注〕鄭康成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疏〕注見詩文王正義疏云昔者紂爲無道拘文王於羑里鄭以紂惡之至是畏惡周之君而拘之正義引周書云王乃昆弟三十君大國之君崇事是以忌周而事殷亦謂文王畏惡紂而臣事之殷本紀云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云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者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又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鄭以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以文王但伐三國故云三伐也案大傳雖言伐者五國然伐犬夷事見于詩言文王斷虞芮之訟而後伐崇侯虎以四年時事云羑里則于崇文王三伐皆勝乃始畏惡拘之于羑里者史記殷本紀云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案此事當在文王受命七年之前鄭以爲虞芮之訟文王三伐皆勝而後紂惡之而拘之者以大傳言文王之伐在受命之後恐又云西伯被囚羑里得文王後乃見文王輕也一于是乃天下重之云之故是其紂圃拘人之心是天下歸文王而有三事故據也又舉其紂

而以其大文王乃相得人心王而惡之洛西之地以解王之炮烙之刑是天下皆歸文王三事而紂又其勝也固云後其紂說周人乘黎〔注〕鄭康成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疏〕注見詩文王正義疏云是三十一年正義及史記周本紀等云乘勝也者上傳六襄三十一年正義云乘勝也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大傳云散宜生南宮适閎夭三子相與學訟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四子遂見西伯于羑里獻寶以免文王是伏生大傳之言又史記云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是其事也云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者正義引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作西伯戡黎〔注〕馬融曰戡勝也鄭康成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爾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者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是紂名辛也云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者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也是其本故曰受紂號乃受德之稱惟言之而帝乙有欲立之意也

立焉則與呂氏說不合鄭蓋別有所據抑或以紂終得立而遂謂帝乙欲立爾云時人傳聲轉作紂爾者受紂聲相近偏受悳者或單言受因而聲轉爲紂殷本紀故曰天下謂之紂也云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凡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名而藏之其或爲之美號亦在所必書史掌文書焉有不知則受悳之號史必知之矣第如鄭君此言則以此敘爲舊史之文而鄭又謂百篇之敘孔子所作毋乃自相矛盾乎曰否蓋史官錄書或略敘其作書之繇容嘗有敘但未必篇篇皆有孔子編書必有仍舊敘者亦必有將作者郎可槩云孔子所作猶春秋本於舊史孔子修之遂爲孔子作春秋矣

殷既錯天命錯七各反注馬融曰錯廢也聲謂天實廢殷命爾欲見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以廢天命爲文見七宴反疏馬注見釋文論語爲政篇云擧直錯諸枉錯對擧言是有廢誼故云錯廢也西伯戡黎云天既訖我殷命是天廢殷命也又云惟王淫虐用自絕則天之廢命繇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爾欲見此意故言錯天命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少式召反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聲謂然則是年太歲在屠維大荒落也數色主反疏鄭注見詩文王正義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詩文王敍云文王受命作周鄭箋云受天命是也多士云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則此年也然則武王自郎位至伐紂時才五年廟則此言十有一年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云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者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命女爲正昌鄭注云火戊也又戊午部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戊者木將王火爲之將相注云戊土也又當爲火子火使其言意也己塞禱是明倉精絕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也案二十九年受命者蓋據中候我應文王受命在季秋之月鄭踰年爲元部四十歲至四十歲則十二年矣敘言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年故十一年當戊午部四十歲也鄭必知其然者以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在未當周初之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歲在未部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己矣詩文王正義引三統紀云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皆歲甲寅日甲子郎以甲子之日爲初部名首甲子部也從一十六歲其後部初日次癸卯以癸卯爲部名癸卯部二也壬午爲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己酉部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周而復始後紀還然準此以推則戊午部之前凡六部爲歲四百五十六以六十歲除之凡七周而餘三十六歲初甲寅則三十六歲己丑然則戊午部之初年庚寅歲也其初十九年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以三十年己未歲爲一年則三十年武王伐殷歲在辛未乃與國語所言歲星在鶉火者合則此十一年歲在己巳當戊午部之四十歲也云然則是年太歲在屠維大荒落也者釋天云太歲在己曰屠維在巳曰大荒落依鄭君說此十一年爲戊午部之四十歲則已巳歲故云然也案三統厤云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聲爲之計之一部七十六歲爲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六十除數凡四百六十二甲子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日更從甲壬寅又得三十九日乃滿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適除一部七十六歲之日數故後部初日得癸卯爲癸卯部準此法以數之以後壬午辛酉等各部之初日皆如三統厤之所推至其未乙酉部之周正直癸亥故後紀之初日仍得甲子是紀首日必甲子信不爽矣推言皆歲甲寅則未然試推之一紀之歲千五百二十以六甲際之凡二十五甲而餘二十歲更從甲寅數全癸酉乃周一紀則初紀之首歲甲寅次當首甲戌又次紀首甲午又次紀乃首甲寅凡歷三紀乃復甲寅也惟是文王受命之戊午部若以甲戌紀甲午紀推之則十三年武王伐紂皆不與

國語歲在鶉火之言相應則此敘十有一年固是甲寅紀之戊午部四十歲也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三篇注經言四月敘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爲十三年之一月蓋是與虞反疏云經言四月者經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是其文也四月至孟津安得一月戊午渡孟津此月當自有說今不得聞故云未聞其說云非一年內事鄭君于此月戊午下云諸家以爲十三年之一月者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十三年誅紂時也天駟房星也周書武成篇建三統厤云十三年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發曰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與國語武成所言皆一時事則是十三年事矣韋昭注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羅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天黿之首是說本諸劉歆亦以此爲十三年事爲孔氏說亦以戊午爲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惟史記周本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蓋周本紀以武王初次至九年故以一月戊午爲十一年且从商正以一月爲實則初時是十一年之四月此一月戊午則十三年矣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則十三年事總爲一篇一年不月者以經言中下支自明矣不言十三年者午既別異下四月明非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卽亦篇不具有年月而因此略其年乎則一月戊午是十三年矣弟以敘無明文姑毋質言故云蓋且云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賁百門反注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遷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說始銳反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者應劭風俗通文賁奔音同字通也云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引孟子盡心篇文云司馬遷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周本紀文也又呂氏春秋簡選篇亦言武王虎賁三千人因據之證此經三百當爲三千也引樂記者欲證虎賁是士也虎賁氏下大夫士二人正與孟子文合是虎賁本士也然則下大夫之官屬爲虎賁士者也周禮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是武王伐紂時虎賁有三千人者若周公制禮用二人爲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虎賁三千人時則是士也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不爲多也此虎賁三千人足此時武王伐紂事得以爲說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注鄭康成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

與受戰于坶野作坶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

也謂馬牛之屬樂記曰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之謂歸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注武庚字祿甫紂子也立以爲殷後疏云武庚字祿甫紂子也者鄭注伏生大傳云然也云立以爲殷後者本是武庚既殺而命微子代殷後是則初時爲殷後者微子之命敘云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則此言立武庚是立以爲殷後矣以箕子歸作鴻範注箕子走之朝鮮已而聞武王立殷後遂來歸武王問而陳鴻範疏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然則此敘言以箕子歸者箕子走之朝鮮已而聞武王立殷後遂來歸也故云箕子歸者蓋箕子所由歸也則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由武庚之立殷後故也或曰武王以十三年克殷箕子來朝者是一年內也何言乎已而箕子來歸平懸之曰武王立君于後故也或曰箕子是一年內也何言乎已而箕子來歸乎懸之曰誅紂在二月朔旬乎時箕子走之朝鮮可郎于是年秋冬來朝故鴻範言十有三祀此不足以難也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注邦方容反邦古封字也詩言邦畿千里論語曰且在邦域之中郎域字戈反疏云邦古封字也者據周本紀云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此云邦諸侯則邦卽是封也故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亦引此云邦封同故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邦內侯服邦外賓服者皆是古之封字漢書注云邦畿千里者商頌文引論語者季氏篇文也天子言封畿諸侯言封域皆謂封界也今人讀詩及論語皆讀作邦字是足證邦之爲古封字故引之也人誤是詩不識古字故也

班宗彝作分器注分方問反注鄭康成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疏鄭注見史記周本紀集解案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然則尊彝異名此云宗彝者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尊乃其統名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又云卣中尊也鄭注周禮鬯人云卣中尊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是則彝卣罍皆尊之屬也

西旅獻獒注獒五羔反疏云旅遠人之傳鄭康成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疏云旅遠人之傳者旅古文旅字旅之言羈旅也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今臣羈旅之臣也言異國之臣則是遠人也雖不必絕遠亦爲遠人故此旅獒及下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爲誼也鄭注見正義云獒讀曰豪者釋文云獒馬云作豪酋豪也謂馬鄭二公當皆作豪字及見孔氏古文有之此篇孔氏古文有之而其義亦讀爲酋豪者呂氏春秋特君覽云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高誘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種爲酋豪是西戎無君以強者爲酋豪之明證其長爲酋豪是西戎之明證名其長爲酋豪益信鄭誼確不可易

巢伯來朝注巢直交反注鄭康成曰巢伯南仁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郎位來朝疏鄭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詩蓼蕭正義案周禮大行人疏巢伯南仁之國者鄭注周禮敍官象

胥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然則鄭君以巢伯當武王初定天下最先來朝故以爲南方之國與抑或鄭君更別有所據也云世一見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云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用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无朝貢之事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茲以巢伯爲世一見者則是以爲九州之外之國矣九州之外得有伯者殷之諸侯與周異也鄭注禮記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是殷制也于周也云以武王即位來朝者世一見之諸侯于中國繼世之王即位猶必來朝見武王易代新王乎則巢伯之來止是幸其舊職見新天子故鄭君云然

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尻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三監古陷反監于古銜反疏注見詩東山正義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故知三監是管蔡霍三人也云此以尻攝二年之時者詩邶鄘衞譜正義引此鄭注云尻攝一年之時而成王迎周公歸己在秋時是年即爲尻攝之一年三監懼誅而叛總在是年之冬或在次年之春言一叛或言二年未知孰是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即誅三監及武庚也是三監之叛在尻攝一二年時也其前有周公尻東二年則距武王崩時而四年矣必追溯武王崩言之故及釋其意云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是其叛心之萌自武王初崩時始

乃周公相成王息相反注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誅已解矣解買反疏注亦見詩東山正義云薇召解者周于以見欲爲成王必从之故後言王應悟之後與周公心意合一者周公所相成王使若本成王之意將黜殷注鄭康成曰黜廢退也疏見注正義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茲云退與此同也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注鄭康成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子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疏注見詩有客正義所引微子啟之上有微子篇注故于宋地名句下有紂同母庶兄也句以皆采入商書微子說武王投之于此刪節之也鄭云微子啟武王投之于宋者樂記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後武王崩武庚叛周公誅之更命微子啟代殷後鄭君注微子篇亦云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者武王封之于宋爲殷後以奉湯之祀今宋公既稱爲宋公代殷後即武王時封之于宋之時至周公誅武庚以後乃命之承湯祀爲宋公耳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注唐叔成王母弟也封于唐穎禾穗也疏云唐叔名虞成王母弟也封以唐者昭元年左傳云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又昭十五年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得此禾瑞時則未封唐故唐叔之得禾以封于唐之前也其得此禾瑞時唐叔尚未

封故據後爲偁爾說文禾部云穎禾末也毛詩生民傳云穎垂穎也禾末結實而下垂者則是采矣故云穎采也鄭注見周本紀注伏生大傳歸禾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采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云二苗同爲一采三苗二苗未知孰是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注歸遺也孝經說曰遺及于地則嘉禾生成王欲以禾瑞歸美于周公故命唐叔以禾遺公于東征之所遺唯季反疏論語陽貨篇歸孔子豚孔安國注云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則歸有遺誼故云歸遺也引孝經說者援神契文見禮記禮運正義云以禾遺公于東征之所者周本紀云唐叔得禾異畝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彼言于東而史記言于兵所則是用兵于東時故以爲東征之所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注鄭康成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疏注見正義

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注旅陳也疏旅古文旅字旅陳釋詁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注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誥也聲謂邦古封字也封康叔爲衞侯爲于僞反疏鄭注見詩邶鄘衞譜正義云鄭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者以殷餘民封康叔則康叔所封即三監之地必既滅三監乃可以封康叔故殺欲言封叔者蓋霍叔于管蔡之國爲因其國也云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者霍叔亦與管蔡同叛而不及之故云蓋赦之也

成王在豐注豐文王所都疏豐文王所都者詩文王有聲言文王作邑于豐是文王都于豐也

欲宅雒邑注成王之言曰惟余一人營尻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此成王欲宅雒邑之意也易以豉反疏成王之言曰云者呂氏春秋長利篇云南宮括曰惟余一人營尻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成王之定成周也今引以說欲宅雒邑之意也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是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皆在雒邑故雒邑兼成周王城言之

使召公先相宅召上照反下同注鄭康成曰欲得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尻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疏風注見詩王風譜正義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注鄭康成曰尻攝七年天下大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疏注見公羊傳宣十六年疏使來告卜作雒誥使色吏反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无

知之偁疏注見詩王風譜正義云此皆士也者篇名多士篇中四年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以其不服于周故謂之頑民也雖然其不服于周由不忘其故主則德誼之所在也故謂之頑且自謂之爲民者舊二十之故然則由周而言之謂之頑民由商言之頑民不失爲誼士正年左傳云武下克商擇九鼎于雒邑誼士或非之者亦即二此民也云民无知之偁者孝經援神契云民者冥也是民之爲言冥冥无知之謂也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无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聲謂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案周禮地官敘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故馬鄭皆說師保爲大夫但周公召公並相成王實尻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職而兼師保之職故鄭又云聖賢兼此官言實爲相而兼師保也周禮地官序官注云師氏者謂以聖賢兼此官也周公多才多藝以聖召公爲賢也稱意所以通召公爲賢也案未必偁聖兼此官必是聖賢者蓋以周公多材以其正說師保之職故取以爲解相成王爲左右注相息亮反注馬融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陝式冉反疏注見釋文云陝爲二伯者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周公分陝爲二伯而相成王也但傳言一相處乎內則何以分陝者治陝外王者治陝以外爲對故云主外不主內而諸侯也以其分陝者而言之相內其分陝者是主外事雖主外而以其治在王國亦得在內處在王左右也禮記王制云諸侯而但統以天下分爲左右曰二伯是鄭注彼亦引公羊傳周召分陝之云以說則分陝爲二伯而爲左右矣東爲左西爲右者周公爲左召公爲右也故馬又申言之云東爲左西爲右然則周公左而召公右矣召公不說成說于注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復扶又反疏注史記燕世家注云召公疑之作君奭正義云房富反疏注見周本紀鄭注云功配文武者王業之起以文王之基武王定之周公攝政致太平乃始成之是周公之功堪配文武也云不宜復在臣位也周公苟貪寵也者史記以周公既攝王政乃云周公自以爲卑謂周公不以身迷而不絕不以子孫之故迷戀權也繫云我不宜在臣位乃也者周公表明己意不公以不說之意實疑周公貪寵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注鄭康成曰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踐讀曰前前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踐或爲殘殘亦滅也疏注見詩破斧正義又略見周本紀注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前後子房反疏云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者總括以前諸篇言之此伐淮夷踐奄云謀叛國者之國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皇臣功皆統周公之使諸叛國云周公東征是也但成王伐之鄭君知此諸叛國皆周公謀之者必以多方云惟王來自奄及以成王歸在豐自在宗周故成王親征是成王親行之事也既伐淮夷亦還歸在鄭郊是家生皆說成王親征而遂踐奄之也云管蔡及殷之將叛行其奄大傳云王奄君而遂踐之者則殺戮之也訓爲滅者下言其親執其宮大君不用其說而讀爲前以其成王既踐奄鄭君莆姑是遷國也其君曰王其身殺其君與章異故于鄭讀踐爲前前滅之也字年左傳云前見殺而此鄭讀蔡謂之前字也成王實滅奄國而朝前之殺舊不善故鄭滅爲前音相近故也成王旣滅奄而讀前也

淮夷之北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云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案齊在岱北奄與蒲姑接壤則近齊淮夷當在之東北矣柴誓經云淮夷徐戎並興其敘云東郊不開則淮夷東伐亦東夷鄭在淮夷之北矣聲謂踐或爲發者周本紀作東伐淮夷殘奄是所據也引王霸記者謂殘之誼亦爲滅也王霸記古書之名于今亡矣茲得引之者據鄭注周禮大司馬職所引也

作成王政注鄭康成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于此未聞疏注見正義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此鄭所據也此則此篇當在東誥之前且多士篇云昔朕來自奄鄭謂此踐奄歸也則此篇當在前盆番矣今列于此次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謂夫聞孔之意也案下三敘與此敘文相承次則鄭君于下三篇當皆同此說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注蒲或爲薄馬融曰蒲姑齊地鄭康成曰奄既滅矣其君侯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疏云蒲或爲薄者據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釋文云馬本作薄馬注見周本紀注云蒲姑齊地者蒲姑二十年左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杜注云蒲姑之以蒲姑氏得名則是齊地矣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鄭注見詩破斧正義云欲徙之于齊地說以蒲姑爲齊地也雖然蘇疏焉昭九年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鄭與蒲姑接壤伏生大傳云周本紀云遷其君于蒲姑然則蒲姑鄭君之名此敘謂將遷其君于蒲姑也成王滅鄭君遷爲齊有故當言將遷其君于蒲姑然則其地說于聯讖之于蒲不敢與先儒爭衡故不具說于注之處所則文不具無以云焉皆見如此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仁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疏以爲孔氏僞造此篇正義云以爲此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案此敘與上三敘文相承次則事相聯接周公攝政三年時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是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先後當自先周官而後立政宜从鄭本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息正義本作肅史記作息據釋文則馬本亦作息據鄭注則鄭本亦作息故从注東夷蓋謂淮夷奄也馬融曰息愼北夷也鄭康成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疏以上諸敘承伐淮夷踐奄而言既伐東夷則所伐即上淮夷也不云淮夷而云東夷者蓋淮夷亦東夷也故注云蓋謂淮夷奄及鄭諸東海皆東夷也馬融說無所據鄭說見史記正義云息愼北夷者北夷昭九年左傳云肅愼燕亳吾北土也鄭注見息愼或在東北故以爲北者息愼在北云息愼或謂之肅愼五帝本紀云北山戎發息愼是也注以肅愼東北夷者以北爲言也王肅云東北夷唐國語及孔氏譜本作肅孔氏息愼國語而其異傳字也云東北夷在東北也王肅說非與宜見異其文凡字或易爲肅所改爲肅故東北夷史記字子傳國語云孔氏作息而其文肅民字也傳云肅愼氏貢楛矢石砮是也改字正義本作息愼王使榮伯作賄肅愼之命注賄賜也書或爲賂古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疏本賂字釋詁文云書或爲賂者釋文云賂馬本作賂云賂古字者

賜也云古文班或爲辨則古字以辨爲班也古文作辨正義據鄭注云古文辨也與周禮注云辨亦讀爲班也云匪頒之式鄭仲師注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是班有賜義班者分也周禮大宰職云匪頒之式注云匪分也故云分賜也息愼所貢謂楛矢石砮也國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以分陳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案此云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國語所言乃武王時事與此異時此篇亡故云榮伯周同姓者周本紀注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馬融注云榮伯周同姓者其以榮公爲證不言其以公國語云周語晉語云記伯王不立云天子之故以榮公爲卿士晉語云記伯王國是謂有王朝卿大夫也諸侯爲內諸侯也是謂有采地如諸侯爲卿大夫也

記曰賄在聘于賄作賄息愼之命注賄財也主國賄賓之禮疏賄財釋言文引記曰聘禮記文當作賄从貝从有聲依說文賄財也鄭注云賄財也者以主國贈賓之禮言之聘禮記曰賄在聘于賄之聘禮也鄭注彼文云賄財也是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注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疏此伏生說周公之欲葬成周之意故取以爲注云三年之後者周公致政成王之後也三年者謂成王即政之三年也若爲成王終守成周是以見臣子于成王之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注公侯曰薨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疏曲禮記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說文云死部云薨公侯卒也从死瞢省聲故云公侯曰薨以葬說此云大傳云文王之墓地者孟子云畢郢之地也故云畢者文王墓云以葬周公于畢者謂文王之墓在畢近也周公死葬于畢云示天下不敢臣者以畢近文王墓所以明周公之臣道也所以見周公非己所得臣故葬之于畢以明周公之功而尊之者也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注鄭康成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雒陽相去則然疏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者坊記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禮記注亦以爲周公之子而未言其世次先言師乃此注云周公之子伯禽弟則此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以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以周公之職故推言之敘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則此成周在近郊是以東郊言之在天子之國近郊五十里之外以成周爲東郊之地鄭以成周爲近郊者以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雒陽相去五十里鄭知其地名之所在者以相去則然故鄭注云然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相息亮反注鄭康成曰回首日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疏注見正義周禮注云首日顧者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从頁雇聲遺書云臨死遺書曰顧命此云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回首也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鄭本此三字从馬本注尸主也主天子之位即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內之位也疏尸主釋詁文云即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內者言王崩康王尸天子之位以朝諸侯而報誥之故引顧命文爲證

康王命作冊畢注當云作冊畢公誤捝公字捝土活反疏此周本紀作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注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敘相應非也疏注見正義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案劉歆三統曆引畢命豐刑之文蓋漢世別有畢命篇鄭君亦見之故據以爲言也云不同與此敘相應正義引云不與此敘相應者此文當云不與此敘相應言篇名雖同事不相應也是非此敘所言作冊畢命之書矣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注穆王康王之孫大司徒地官卿也疏周本紀云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卒子穆王滿立是穆王康王之孫周禮敘官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故云大司徒地官卿也一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注冏居永反正義本作冏史記及說文作𦉪所引皆作𦉪疏二人致官之屬也侍御于尊者之名太僕正其長也周禮太僕下大夫非也注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太僕正其長也周禮太僕下大夫者周禮夏官敘官云太僕下大夫二人鄭注云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太僕其長也周禮太僕正則此太僕正亦長也引周禮者証太僕之屬夏官也馬以太僕正爲下大夫皆列在夏官之屬內焉作冏命

蔡叔既歿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注王成王也蔡仲蔡叔之子也春秋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其事也然則此篇當在亳姑之前編之于此未聞疏上敘穆王此敘云王者定四年左傳文云王成王也者以下言周公則知王是成王也云蔡仲蔡叔之子也者史記管蔡世家言蔡叔之子曰蔡仲也引春秋傳者定四年左傳文彼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是其事也云然則此篇當在亳姑之前者據孔氏古文則此篇在周公歿前之篇故鄭以爲當在亳姑之前也史記云成王時書而篇次則王別錄第八十五案鄭篇次自當从之但此篇是成王時書而廁之穆王時書之後是其不當次此故鄭云編之于此未聞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𢓊侯伯禽宅曲阜𢓊古文以爲徐字曲阜音阜房酉反注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疏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者應劭風俗通山澤篇云曲阜魯城也說文云阜大陸山無石者委曲而名也徐𢓊

逆與東都不關作柒誓闕正義本作闕釋文云馬本作闕案盧氏傳古文古文闕作闕馬本必作闕釋文經宋臣貢中陳明本敉剿改從陸張先本云〔注〕徐夷徐戎淮夷闕開也柒或爲肸或爲鮮禮記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禮家說以爲征徐戎作柒誓然則此篇當次亳姑編于此亦未聞肸虔傷反爲上于暱反下于辟反〔疏〕云徐夷徐戎淮夷者據經文言淮夷徐戎也說文門部云闕開也重文作闕故云闕開也云柒或爲肸或爲鮮者史記魯世家作肸誓伏生大傳作鮮誓也引禮記者曾子問篇文孔子答子夏問偁老聃之言也云禮家說以爲征徐戎作柒誓者鄭注曾子問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柒誓是其說也云然則此篇當次亳姑者亳姑作于周公時伯禽有三年之喪自是周公之喪卒哭則既葬矣故此篇當次亳姑及案喪服父在爲母齊衰期父卒乃爲母三年此周公之制也伯禽爲母喪在周公時故爲母期非有三年之喪也在非周公之喪乎故後此篇當次亳姑也以柒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是古文本在此也但此及上篇二事无可攷孔氏說此篇于文侯之命後與正義謂鄭以爲呂刑之後蔡仲之命後者是成王時書而皆廁于穆王時書之閒未達其編次之意故云編于此亦未聞云亦者亦蔡仲之命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荆注呂侯受命于穆王訓說夏后氏贖荆之〔疏〕敉言呂命穆王云呂侯受命于穆王者史記周本紀文也言此之言故解呂命爲呂侯受命作呂荆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注〕平王幽王之子穆王八世孫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故國語曰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此之謂也平王嘉文侯之功故賜之以秬鬯圭瓚秬音巨鬯敕亮反瓚才旱反〔疏〕云平王幽王之子穆王八世孫也者案周本紀穆王崩子共王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崩共王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立厲王崩子宣王立宣王崩子幽王立是穆王二世其王三世懿王四世夷王五世厲王六世宣王七世幽王八世也平王爲幽王之子是穆王九世也云幽王娶申女以爲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太子宜臼奔申申后及太子者詩王風譜正義引本紀文云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宜臼以下是爲平王鄭氏詩譜王風譜文周本紀亦有其事引國語者鄭語文

語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遂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殽戶交反〔注〕殽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殽西殽高春秋傳僖公三十年秦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與之盟而還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以爲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三十三年晉文公卒未葬子襄公墨縗絰以從戎要秦師于殽而敗之俘其三帥孟明西乞白乙以歸襄公之母文嬴秦穆公之女也請

襄公而釋三帥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次哭而迎之是其事也還歸作秦誓蓋謂三帥還歸而穆公作此誓史記以爲是後三年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遂自茅津渡河封殽尸而後作誓未知審然否池直离反遂初同反要一音反帥色類反〔疏〕云殽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殽西殽者山澤篇文也其語者按殽黽池之土俗語也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池縣有二殽所謂東殽西殽也蓋二殽于黽池爲最高處故曰黽池所高引春秋傳者證左傳文云還歸作秦誓蓋謂三帥還歸而穆公作此誓者然于此經云三帥還歸作秦誓蓋以疑之于是史記者秦本紀文也云取王官及郊者左傳文也云不如其言故云未知審然否作誓之言云疑之下即云遂自茅津渡河封殽尸而後作誓也恐非如左傳所云也故敢遂信

皇清經解卷二之四十四終　嘉應生員葉鈐校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二之四十五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尚書逸文疏尚書百篇亡者太半故諸傳記所引偁書文今偁書中亡者多其見于某篇如所偁書曰太甲日之等既各如其篇名者或止偁書曰夏書若商書周書而不偁篇名或有其篇可知者穆之文亦有所缺者亦多求其先後之次而書之百二三篇案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古書以百篇爲定數此亡佚之篇不必皆在百篇之外其在百篇之中者皆依次書之外亦不知所謂可知之篇今从古文尚書所言之例者皆从其則傳所言之等之篇引在先王之命書百篇之外亦不敢采知此篇之文蓋不錄也

尊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重直容反〔注〕帝系曰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建皇所謂建用皇極也授政布政于天下也改朔改建子也〔疏〕宋書禮志引尚書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曰舜受命立皇極八十一家文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說者謂帝舜曰重華者欽明文思也建皇授政改朔者建皇極受政布政改正朔也案尚書大傳曰舜以十一月爲正尚白白者陽氣始施三統之以正月爲正色尚黑以此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者建子之月也稽古者說文云稽留止也故云尊若稽古猶曰若稽古也不敢及古者不敢列于舜典之中故書之于此文說見尚書後案若典引書曰粵若稽古帝舜而遂于其首言其事也况此經帝王之書可列堯典之首者非也者所謂周書鴻範之建用皇極是也故建皇所謂攷建丑之建子也鄭注皇云皇大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瞍素口反齋側皆反〔注〕逸篇祇載敬載事也蓋亦栗栗戰恐兒聲謂允誠若善也舜載事瞽叟兒之必敬容戰栗甚慄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假姦也乂偶反〔疏〕此經引見孟子萬章篇以入舜典篇曰之下而列之于此注解者曰未言舜典亦是舜事母負故不陸入也詞名嘉字臺翻雜趙岐孟子舜當是舜事與之交以孟子章指三翰決以事詳後遂故改者字示不忘本土鄉京兆長書謹還解交舜者肅栗者詳後漢書列傳敬事卿母負故不之頌故云夔夔齋栗戰恐兒翰得之釋文皆當曾子問注之書肯不得所字曰與也不合于此云亦栗栗子解之已讀之蓋頗引而言之蓋孟子言舜之事字其意者戰者允鬲者若善也當孟子言是孟子語中乃所謂若善也恭者說交謹不曾解辭若字者也戰栗之恭之所以恭恭貌不得而字子之文云所謂善者所以舉之誠善蓋以辭善者也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疏〕太平御覽七十五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三統論云太平御覽丹朱篇也書見故可知此是也書見三統歷云堯讓天下于舜舜使其子丹朱爲諸侯于丹淵堯之子不肖舜使之居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故舜之于丹朱亦以諸侯禮待之此書言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是也因以丹朱爲國名其事在宋之先亡之久矣故宋人以爲太平御覽所引尚書篇名也其在十卷也北齊修文殿御覽前代諸家古書之亡者衆矣故太平御覽所引宋時書猶多不可攷然其文學士國初李昉等書之太平御覽引尚書修文殿御覽在北齊時孔氏古文本亡之前修文殿御覽多采諸家之書故其文引之也

洚水警余洚下江反〔注〕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趙岐曰尚書逸篇水之前行洚洞无涯故曰洚水警戒余我也〔疏〕孟子滕文公篇文也引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者亦滕文公篇文與所引書相連趙岐曰尚書逸篇者趙注孟子云洚水者洪水也洚洞无涯故曰洚水警余水逆行謂之洚水逆行者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道也一曰下也孟子滕文公篇云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是也洪水浩浩〔注〕此篇未詳所在〔疏〕說文水部引尚書曰洪水浩浩案古文尚書二十九篇無此文及孔氏逸書二十四篇中亦無此文也說文引書多古文尚書不在二十九篇之中者皆逸書也故云未詳所在

九共之前〔疏〕治水者蓋謂治洪水之事也尚書大傳有九共篇不治洪水也或謂洪水之事在九共故記之于此以實九共之篇其說未能詳考也

咎匠曰迷〔注〕迷讀曰仇〔疏〕說文言部引書曰咎匠曰迷是說文所引也古文尚書咎繇之咎字作咎說文云迷讀若仇是其讀也注云迷讀曰仇者以說文引虞書曰咎匠曰迷云讀若仇故从之也書古文仇字作迷鄭康成注云迷讀曰仇故云讀曰仇也詩關雎毛傳云逑匹也仇與逑古字通說文辵部云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然則迷亦可讀曰逑書無此文故不敢定其篇第附列于此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梮居玉反毳昌銳反又尺芮反

爲之舊行泥土轟讀如茅蕝之蕝擣自鐵齒如錐頭施于屨下以行山不差跌也　差七子乖反跌大結反　〔疏〕史記河渠書引此文言禹治水之事亦不傳篇名但云夏書者〔illegible〕

咎繇邁種德〔注〕杜豫曰逸書也傳咎繇能勉種德　遏勉也　〔疏〕莊八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illegible〕

皆黑賊殺〔注〕春秋傳曰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杜豫曰逸書也三者皆死刑　掠力灼反又力向反　〔疏〕此經引見昭十四年左傳亦偁夏書注所云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辠在雍子雍子內其女于叔魚叔魚蔽辠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辠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辠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辠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辠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是其事也

天子之廣乃神乃武乃文〔注〕高誘曰逸書也〔疏〕呂氏春秋諭大篇引此亦偁夏書高誘注云逸書也〔illegible〕

地平天成〔注〕杜豫曰逸書也地平其化天成其施　施式豉反　〔疏〕僖二十四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杜豫曰逸書也辜辠經常也失猶宥也〔疏〕襄二十六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注云〔illegible〕曰佚經常也〔illegible〕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注〕杜豫曰逸書也茲此也釋除也聲讀在察也念思此事當察此事能由己致否釋除此事當察此事能由己除否名讀當爲命謂命令也命言此事當察此事已可命于人否允誠也誠出乎此當察此事可由己施行否功事也惟帝念思其事也春秋傳說之曰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又曰順事恕施也〔疏〕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杜解云茲此也者釋詁文也釋是解經使去故謂除也杜解又有云謂行此事當〔illegible〕

成允成功〔注〕杜豫曰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疏〕襄五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illegible〕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注〕休息也杜豫曰逸書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督也有辠則督之以威刑勸勉也楚詞曰啟九辯與九歌兮又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然則九歌啟樂也春秋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疏〕文七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illegible〕

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注〕杜豫曰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命龜也〔疏〕哀十八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illegible〕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注〕韋昭曰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邦國也〔疏〕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此亦偁夏書〔illegible〕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注〕韋昭曰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圖謂圖謀也〔疏〕國語晉語知伯國引此〔illegible〕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注〕韋昭曰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疏〕國語周語單穆公引此亦偁夏書〔illegible〕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注〕杜豫曰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

官師相規〔注〕大夫交相規正其君工執藝事以諫〔注〕杜豫曰所謂獻藝〔疏〕襄十四年左傳〔illegible〕

[illegible]工獻藝之文也

𠇡不仌于房(注)日月合宿爲𠇡从會从辰辰亦聲(疏)[illegible]日逸書也仌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illegible]若集[illegible]

瞽奏鼓(注)[illegible]曰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注)嗇夫主幣之屬[illegible]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illegible]

[illegible]

欲戲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皆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

嗟人面胡敢異也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轉共允蚤天下

之合下土之葆(注)墨子引此蚤皆作佳佳字非古且

不詞由變隸而誤也當作蚤讀當皆爲惟古段唯字也共讀

爲恭恭恪也允誠也(疏)[illegible]

[illegible]

荆三百辠莫重于不孝(注)商誓曰商湯所制灋也(疏)呂氏春秋孝行覽引此亦僞商書注云商湯所制灋也者以是商書之文故以爲湯所制[illegible]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注)商誓曰逸書廟[illegible]之所在五世久

[illegible]

[illegible]萬夫之長可以生謀[illegible]

以相陵懱(注)懱輕易也[illegible]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辠無辠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趙岐曰尚書逸篇也聲謂寵尊

尻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

故尊寵之使尻君師之位我我君師也在察四方有辠無辠

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疏)孟子梁惠王篇引[illegible]

[illegible]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疏)此論[illegible]

[illegible]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惠(注)言文王之惠諸侯皆畏而愛之大

國言畏小國言懷互文(疏)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疏)僖五年左傳引此爲周書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馨香之遠聞者(疏)僖五年左傳引此爲周書[illegible]

[illegible]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注)[illegible]

[illegible]

粵三日丁亥(注)粵于也審者之詞(疏)說文[illegible]

宮中之穴食(注)穴[illegible]

有載于西[illegible]

竹前如榗(注)榗木也(疏)[illegible]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注)[illegible]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疏)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illegible]

聖作則(注)杜預曰逸書則灋也(疏)[illegible]

虔縱敗禮(疏)[illegible]欲敗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注)包咸曰孝乎惟孝

美大孝之詞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疏)[illegible]

[illegible]

辠辟不辟忝厥祖(注)鄭康成曰辠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

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疏)禮記坊記篇引

此僞書[illegible]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右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注)趙

岐曰尚書逸篇也聲謂丕猶不也不顯哉文王之謨乎言顯也

不承武王之功烈乎言其承文王也啟教也後人謂成王以下右教我後人皆以正道無虧缺疏孟子滕文公篇引此偁書曰趙岐章指曰尚書逸篇也案章指又云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右啟我後人皆以正道無虧缺也以為未合書意故不用而自為注焉云丕猶不也者古丕不字通說以其般庚疏云不顯哉文王之謨云丕平言不顯也不承哉武王之功烈平言其承文王之德也者周詩云不顯不也不承者君志意云是不光明之也是不承不承文王也不承言一承此經不承文王是其不承顯文承之也不賓指言二世故云丕顯不承右敎說文支部敎我後人皆以正道无正道缺不從言文王武王以正道為後人說也

必有忍也若耐有濟也注韋昭曰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必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疏國語周語富辰引此偁書有之曰注云濟成也釋言文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近其新反上時賞反注韋昭曰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陵也疏國語周語單襄公引此偁書曰上者陵也今國語注作陵案說文陵大阜也此當作夌夌越也从夊从兂夌越也从夊去其上高大也二字音同詰異

邑辟去厥祗辟必亦反疏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篇引此偁書曰

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唯以追反注凡立社必樹其土所宜木以名其社疏白虎通社稷篇引此偁尚書曰注云凡立社必樹其土所宜之木者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疏白虎通考黜篇引此亦偁尚書

咨爾伯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此亦偁尚書

黼黻衣黃絲紼黼音甫黻分勿反注黼黻衣謂常衣也黃絲赤色也紼當為市聲之誤也市韋韠以蔽郯也字亦作韍韍者天子純絲諸侯黃絲郯中里反市分勿反郯心七反韍分勿反疏白虎通紼冕篇引此偁書曰注云黼黻衣謂常衣也者詩云衣及黼黻鄭君云黼黻絲衣無畫也司服職云鄭君云黼黻絲衣其衣名一章二章或三章通作絲鄭注詩云黼黻以其衣名在裳者皆以絲黹之衣也故以黼黻為衣也以黼黻為絲衣之名天子諸侯異說黃絲者朱色也黃絲赤色也者說文云赤色之淺者為朱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之誤也周易乾鑿度云天子之市朱也諸侯赤市也然則赤與朱同色也紼當為市聲之誤也者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卿大夫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凡市之屬皆从市韍篆文市从韋从犮紼之言以其蔽前故謂之韍說文韠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韍再命赤韍从韋畢聲是市韠韍一物也字亦作韍者說文市下云篆文市从韋从犮天子純絲諸侯黃絲者白虎通號篇引書不蒨陽天子一人之文也古文尚書說諸侯黃朱故不錄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疏呂氏春秋聽言篇引此偁周書似是故愆為逸文也茲不錄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注高誘曰畜好聲謂畜順也般庚曰女共作我畜民好火反疏呂氏春秋適威篇引此亦偁周書故高氏注云畜好是矣告子梁惠王篇曰畜君者好君也不逆于倫云畜民之言般畜者畜以為順也禮記祭統云順于道不從之謂畜是矣則文也者訓畜為好不若訓為順之不此文所謂畜同庚文者以有庭誼此文訓畜為順也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疏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亦偁周書并說其誼云以言慎事也注周書用其說作冰必陵反亦為冰世俗相承作冰即凝字注言慎事也疏呂氏春秋

庶幾無小疏呂氏春秋報更篇載趙宣孟食翳桑下之餓人後也說苑復恩篇亦載其報之事下即日此書之所謂惠無小者也書所引唯幾字一有一宣孟事亦曰此書之所謂惠無小者也二之不兩收為異殆非二文茲从其多一字者錄

樹惠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疏引此偁書云戰國策五卷

去疾毋疑任賢勿貳去曲與反疾夕牙反俗作邪音皆別疏引戰國策十九卷此亦偁書云

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疏逸文郘子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倦古字注遜當為愻聲之誤也疏鄧子臣道篇引此偁書曰注云遜音古今同遜誤也者遜與愻同愻作愻者說文心部慭謹也从心孫聲與易字義不順也不敬者也不愻者也遜順也而訓愻當字有

克明明德疏郘子正論篇引此亦偁書曰康誥有此明文字當作克明德之文容或尚書逸篇別重言明明德字者非文姑錄之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疏史記貨殖列傳引此偁周書注三寶金也木也玉石也絕謂不流通也疏注云三寶金也木也玉石也者天地之間萬物雖多總不外乎五行五行惟水火無販者不外金木土之類土石是土之剛者是石之堅者皆商賈所類也故名三寶云絕謂不流通也者商不出則絕謂不流通矣有無流通貨物三寶盡不出而絕則絕謂不流通矣

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疏漢書武五子傳武帝賜廣陵王冊引此偁書云漢書王商傳張匡書譖商引此偁書者

以左道事君者誅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疏禮記王制日執左道以亂政殺鄭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者漢書武帝時江充擅權人于太子宮訴太子行巫蠱以陷太子是也俗禁者若漢張竦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歸忌是也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疏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說商君引此偁書篇多矣安見此非百篇之文而孔子所刪平案隱說不足據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疏後漢書楊震傳震疏引此偁周書有似逸文異聞記子史者凡六十二條唯是書之文自傳記子史者凡六十二條唯是書為之以上尚書逸文有極似尚書文而不偁書曰者亦有偁書曰若周書曰而不似尚書文者不敢濫采又采忍棄遺姑列附于左以俟識者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字行章詩云敦弓既堅毛傳云敦弓畫弓也釋文云敦音彫弓說文无弤字从弓臺聲然則敦雖以臺為聲而有彫音如自轉从之文云敦弓畫弓也說文无弤字孟子作弤从弓底聲遂為彫弓當為弤之本字弤當作弴今本孟子作弤偽孔傳據之造作舜典是文亦不言書曰孟子下章舜流共工于幽州云云實是尚書之文故雖不偁書曰竊疑是堯典之文以相比況可知也故附錄于此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號胡刀反注古文家說仁覆閔下謂之旻天疏文亦出孟子萬章篇亦作尚書文而不偁書曰姑附錄于此注偁古文家諸說者說文日部引虞書仁覆閔下則偁旻天又據許君五經異誼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謂之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蓋必是孔君之書傳不敢意必止偁古文家說爾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疏文出論語堯曰篇案此堯將禪位而命舜之詞當在尚書舜典而論語不偁書曰疑事毋質姑附錄于此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疏孟子萬章篇孟子答萬章或為于日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趙氏章指云此常常以下自是古書文當是尚書之詞文矣其欲常常句承上自古書成文云者承上之詞則欲常常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也故斷自不及貢始以為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但此一句文當是古書文矣但孟子雖然之下以為書成文矣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疏哀六年左傳引此偁夏書杜注云滅亡謂夏桀也正義云賈服孫杜皆解為夏桀之時事夏書終止于允征當仲康之世此文既是夏書則非尚書百篇之文矣不應采取因偽作者改竄以為五子之歌故附錄而辨之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疏文出孟子盡心篇文而不偁書曰故附錄于此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疏文亦出孟子盡心篇亦似尚書文而不偁書曰故附錄于此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疏文出孟子滕文公篇絕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偁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乃云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代紂時事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文矣詳釋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為逸書尚書文茲錄取逸書斷自大邑周止不敢濫采也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疏戰國策二十二卷言知伯索地于魏魏臣任章勸其君與之地引周書曰將欲敗之云云案此言非仁人君子之言雖偁周書不敢信以為尚書姑附于此

欲起無先　疏　文出史記楚世家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往說楚相昭子武公引此偁周書附錄于此

必參而伍之　疏　文出史記蒙恬列傳秦二世使使者之陽周令恬自殺恬對使者歎說自明引此偁周書附錄于此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疏　文出史記蔡澤列傳澤入秦說秦相應侯引此偁書曰姑附錄于此

捔雄不得更順其風　注　高誘曰言捔雄雖不得當更從其上

風順其道理也　疏　淮南覽冥訓引此偁周書案此文有作逸周書而逸周書未有見姑附錄于此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注　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　疏　淮南氾論訓引此亦偁周書姑附錄之于此注云用可否相濟也者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所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之謂可否相濟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疏　韓子說林引此亦偁周書與上條淮南子所引周書意正相反疑連此而附錄之

紳之東之

既彫既琢還歸其樸　疏　以上二條並韓子外儲說左上所引皆偁書曰姑附錄于此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疏　漢書陳湯傳谷永為湯訟寃上書引此偁周書其文不甚似尚書姑附于此

戎狄荒服　疏　漢書蕭望之傳丞相御史大夫定國議單于朝義引此偁書曰案書者經傳通偁國語周語云戎翟荒服所偁書即引國語之文與抑偁周書逸篇別有此文與疑不能決據師古注以為逸書姑附錄于此

前車覆後車戒　疏　說苑善說篇引此偁周書而大戴禮保傅篇引此以為鄙語何同是文而所偁異邪豈鄙諺之出于周書者乎與其過而逸之毋寧過而存之故錄

以上附錄逸文又二十條至若傳記所引周書而出逸周書者皆不采錄它如晉灼注漢書王尊傳所謂歐陽尚書有逸事而不引其文則無從采錄外此諸子百家之書聲所未見者正多容或引尚書而聲未采者蒙必不少于以見聲之未見寡固陋後之學者不護謭陋為備采矣

尚書補誼

余纂尚書集注音疏既成刊郎過半諸同人聞之輒或相況以蒭言足以匡余之不逮余不能追改既刊之版爰緝為補誼若干條于卷後云上章閹茂之歲則涂之月十三日己未江聲識時年七十

甘誓　左不攻于左女不龔命　史記夏本紀錄甘誓文左不攻于左女不共命句至右不攻于右下乃有之墨子明鬼下篇引禹誓而亦言大戰于甘文甚具而伐有扈之事不甚多鬼三篇引禹誓不言于左右不攻于右車左車右攻于左而戒之若不共命乃云左不共命故不言左之有故故正經中龔一命句仍其文于攻而言之左右亦其于命至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允征逸文　徐生本元黃昭我先王之有言曰不忘乎夏書曰衰有王命首正而求者予告從乎允征之文乃事不可攻事敢允征之云文書夏史記作允征而先生識允征以為禹貢之文故乃者在夏允征而宜平者今允之誼增孔兼夫古文亦下匪此條不以君入王之條應王為昭首篤逸鄭言非周作允書君周有惡作周而禹貢文皆日之日允也不取君字周以而下日王征允字鄭說或若偽孔作也此正用因有當成故古書者以則字元字以允為其驗而允征允字者允字元字亦皆非錄

酒誥　弗惟惠馨香祀　徐孝廉曰說文云惠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德升也从彳惠聲惠德字本作惠此誼異而訓同不得以德為升者酒誥之言德與刑對舉猶呂刑之德刑與升聞于天為同前人所為當者祀皆蒙惠于德也然則見惠亦不當為升升者當日刑訓登亦云升也

無逸　兆天子　廣韻引書曰無逸篇云兆天子以為後漢書皇甫規傳作兆民天下今作兆民以為兆民天子也作今未見其文以附錄之于此

無逸疏三宗字　孔氏所引逸書之文已亡而有此篇者漢魏人必有所見而言者也

君奭　甘般　鄭注作甘般

顧命　左執右執　正義曰執字下有土文隸古定本亦然此俗字為之也說文所无聲去其土依漢書齊武王傳云王莽使長安中執

湯征敘　疏　湯征敘疏云湯地七十里葛伯其國當是葛國亦七十里鄭注云此地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陝也詳鄭君之意謂殷所因于夏者因此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三等也故王制疏云殷爵三等公侯伯者公

說命敘注尸子　注　余生頗曉書之節十有八卷晉人所注尸子說命敘疏云尸子為楚人班固之言是也

附識寫尚書誤字　余寫尚書所用說文乃徐鉉本有从徐鉉而誤者承段君若膺教而始知不能追改恐誤後學故附識于此

鼓　附識于此說文鼓豈傍从作鼓从攴支从壴鼓者也

尚書續補誼

余尚書集注音疏既刊成後又有聞所未聞者乃續補誼于此

堯典　女居稷　

禹貢　雲土夢作乂　史記作雲夢土作乂〔?〕司馬貞索隱云雲土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偁雲夢書且引韋昭云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則貞本史記作雲土書矣所引韋昭乃漢書本漢書亦作雲土夢之字省作聲變上禹貢無此句也則韋本當定从雲土爲是余遂从而稱正經文讀若杜雲土讀若杜雲土曹矣君并稱是注疏說雲土讀若杜雲土曹澤名亦偁雲夢疏補云讀若杜者漢書地理志云雲土讀若杜則土字音杜也又毛詩傳云土居也左傳云雲夢亦偁雲土是也前經之注自周禮職仁氏云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夢者是也之地理志以下及其疏出焉仍之不改易于此不重出云

无逸　祖甲　漢石經殘碑无逸篇肆高宗之饗國百年下即接自漢時已後遂亡其下云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文也蓋案石經无逸闕文句行闕六十餘字則上侮辱之下中宗之上若无祖甲之文止闕二十一字有之則六十三字云于三祖甲信在中宗上矣然則經文必曰昔在殷王中宗甲云于三十有三年之下則曰其在祖甲亦必于中宗殷王祖甲及中宗支離可知而知此祖甲必以祖甲列中宗以自郎以爲太甲亦可知矣此今文則祖甲實在中宗之上後故馬鄭皆以爲高宗于帝甲故古文說或以爲祖甲實太甲則必以爲太甲非周公所以偁美孔太之次而欲先祖甲爲太甲之宗君說先後不偁乃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說非也聲謂王不從今文孔氏在中宗之上爲太甲者言其久王不道孟子所謂顧實未見推之乃如此說舊之言者謂三年于桐也此篇此宗帝甲之殷王亦非八皆用馬鄭注說

呂刑　酒酒紛紛　余于漢書敘傳所作酒酒紛紛證王充論衡寒溫篇云古之用刑者蚩尤之民秦甚矣近又得此漢書敘傳言蚩尤之民是實援呂刑之文也以此爲證與漢書敘傳尤明

大誥敘　將黜殷命　袁氏枹曰引今尚書諸本皆脫命字惟及宋本今補周書敘云既黜殷命是正義引此則今字令彼二之命字誤及云且此頌此敘既黜殷命殷者又云將黜殷命與彼子之命字又者命字近皇正義云是命敘故亦又云獨言黜殷命者有又以者當之少詹唐石經者言武庚之命也據此則本有命字後摩確謬敘舊有之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之後舊字字且皆有此序改石經明刻之第三行之首猶留有命字之波語蓋君家東石經觀之及見也聲以是時書之者以識之

〔述〕疏述者明述其作之意故曰述述者不敢偁作故曰述也不敢偁作敘邪故曰述述者述尚書之大意也。

六執定于孔子 〔疏〕六執易詩書禮樂春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又云書傳禮記自孔氏云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執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又孔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公羊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于春秋孟子滕文公篇云孔子成春秋是孔子所定六經皆孔子所定也皆阨而後興 〔疏〕阨于秦興于漢也

爲尤甚 〔疏〕故曰尤甚亡而復亡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生求其書獨而尚書之阨

得二十八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張生歐陽生傳其學 〔疏〕漢書儒林傳云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案漢書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者八篇增太誓一篇言史記言二十八篇者實二十九篇也伏生書二十八篇其一篇太誓後得之也言其一篇蓋共爲二十九篇說遂言伏生得二十九篇者謂今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敘列云說又王之誥二十九篇此謂不知也康王之誥二篇爲二十九篇或曰二十八篇其一日法斗七宿之說以爲三百書有一篇者謂何也見乎其非也又王之誥也王充論衡云尚書二十九篇或曰法斗四七宿其一日斗矣故二十九篇使伏生尚書有敘則百篇之名具見安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說矣是可知伏生書无敘也張生名字未聞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張生授夏侯都尉遷傳至勝爲大夏侯建爲小夏侯由是

有大小夏侯之學 〔疏〕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蕳卿蕳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

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其業至曾孫高爲博士 〔疏〕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由是有歐陽氏學 書

夏侯尚書依伏生篇數歐陽氏則分般庚爲三爲三十篇是爲今文尚書 〔疏〕其始止傳尚書尔蓋以別有古文故曰此爲今文尚書也今文尚書之名起于漢時即隸書也

三爲三十篇是爲今文尚書 〔疏〕孔子所定才什三尔 〔疏〕今止三十故曰什三孔子所定尚書百篇

時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以合于伏生之書共爲博士之 武帝

業 〔疏〕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太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敎今太誓篇是也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初出屋壁當是古文尚書于學官博士隸書寫之以合于伏生之書故亦爲今文太誓案太誓後得馬融書序云太誓後得故曰後得漢書今以爲今文後得東晉有偽古文太誓故顏師古漢書注皆作初出書注司馬貞史記索隱人又東晉時又有偽古文太誓故顏師古漢生皆傳此爲今文太誓也故夏侯尚書二十九篇歐陽尚書三十

一篇 〔疏〕漢書藝文志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云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案卷猶篇也竹帛謂之卷而篇謂之篇而共其王數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

古字也 〔疏〕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又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說文解字敘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其尚書多于今文

一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 〔疏〕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藝文志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志云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文選注引劉歆移書云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是也作者一二九共三大禹謨案十六篇鄭注書敘云所逸篇之目汩作九共九篇典寶十五篇虞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以爲十二武成旅獒冏命汝陽十六篇是也

內九共分爲九則出八篇爲二十四篇是爲古文

尚書于孔子所定爲過半矣 〔疏〕共居勇反過于百篇之數孔子所定百篇而古文二十四篇案般庚分三多于今文者出康王之誥今文同于今文者計三十三篇凡五十七篇故顧命三十三篇合于今文者二十四篇百篇而有五十七篇故云過半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案今文所有者二十九卷九共合爲一卷四十六卷者又太誓十六卷則四十五卷加敘一卷則四十六卷也 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謂

者惟今文尔古文則雖入于祕府未列學官博士不欲習之 〔疏〕漢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又云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又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所謂博士不欲習者也志亦云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歆欲立古文博士不可又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見于漢書劉歆傳

故稱逸書 〔疏〕正義云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馬鄭注十六篇逸下疏之等皆以爲逸書也 亦稱中古文 〔疏〕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其傳之者都尉朝兒寬並受學于安國朝授膠

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惲惲授桑欽 〔疏〕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涂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案後漢書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時劉向劉歆相繼校理祕書咸得見之 〔疏〕漢書楚元王傳云向字子政少子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諸子詩賦歆以父任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古文之學博士不可欲遂書太常切責之卒不果立 〔疏〕遂今通作移 漢書劉歆傳云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故不錄

後漢傳古文者賈徽受學于涂惲以傳

子逵 〔疏〕後漢書賈逵傳云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惲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又云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孔僖者安國後也能傳其家數世之學 〔疏〕後漢書儒林列傳云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皆習古文【疏】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又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illegible]又云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illegible]又云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illegible]又云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illegible]列傳云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杜林又得西州桼書互相攷證以授衞宏徐巡【疏】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又云衞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illegible]而馬融亦傳其學【疏】[illegible]鄭君康成始先受古文于張恭祖既又遊馬融之門則固淵源于孔氏而又遠述夫杜氏桼書者也[illegible]其作注者則有張楷【疏】[illegible]作訓者有衞宏賈逵作傳者有馬融【疏】[illegible]故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illegible]乃馬融書敘云逸十六篇絕无師說豈都尉朝庸生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誼與抑豈先有其說而後亡之與彼張楷之注衞賈之訓並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與【疏】[illegible]後康成作注可謂合諸儒之大成矣其書分般庚太誓皆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計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疏】[illegible]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豈二十四篇之誼未有聞于師而不敢以己意說與抑豈殘缺[illegible]不可讀與【疏】[illegible]乃有王肅者後鄭君而起嫉鄭君之名而欲奪之輒爲異說以詆毀多見其不知量尒鄭君庸何傷哉【疏】[illegible]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氏傳【疏】[illegible]故析二十八篇爲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傳合于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目【疏】[illegible]撮百篇之敘引冠篇首其亡篇之敘列次其間【疏】[illegible]爲誰而其說輒與王肅合竊以爲當作偁于肅也【疏】[illegible]雖未由知爲之者[illegible]于時師資道喪哲人云亡學者既无卓識且喜新異遂翕然信奉以爲孔氏古文于今乃出自是而西漢之古文寖以衰微矣【疏】[illegible]未絕也南北兩朝之時鄭所注者與後出之傳迭爲盛衰【疏】隋書經籍志云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illegible]至唐貞觀詔儒臣纂五經正義【疏】[illegible]孔穎達輩誤以梅賾所上之書爲壁中古文而爲之正義反廢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疏】[illegible]由是孔氏之古文亡而[illegible]鄭氏三十四篇之注亦與之偕亡矣於戲尚書之阨一至此哉聲竊愍漢學之淪亡傷聖經之蝕蝕于是𤻝閱羣書搜拾漢儒之注惟馬鄭王三家僅有存焉外此則許愼之五經異誼載有今文古文家說然其書已亡所存僅見它如伏生之尚書大傳異誼參取則體殊訓注間有解詁而已爰取馬鄭之注及大傳異誼而綴之更傍采它書之有涉于尚書者以益之[illegible]注與晚出之孔傳本欲勿用不得已始謹擇其不謬于經者間亦取焉【疏】[illegible]已意爲之疏以申其誼然猶僅得什之三四也自重光大荒落

之秋以迄元弋敦牂之冬重直容反敦都魂反牂子郎反疏釋天云太歲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弋太荒落在午曰敦牂成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諸篇凡百篇之敘至盤庚則以漢注絕少而中輟者久之既念一匱之覆簣求位反俗通作簣說文無簣字論語子罕篇文所無據漢書王莽傳云成在一匱知當作匱疏云譬如平地雖覆一匱匱言功少也終不足以發古誼存絕學乃復以己見搜討經誼精導詁訓又自柔兆閹茂之夏迄彊圉大淵獻之夏復房又反閹於檢反疏釋天云太歲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一歲而成盤庚以後二十餘篇之注并前所繙者亦重加釐正其亡篇之遺文有散見它書者則并其原注采之重直容反見胡甸反疏知流反今通作周謂若伊訓太甲說命諸篇其采諸孟子則并采趙岐注采諸禮記則并采鄭注若所采書本無注則但采其遺文而已各隨其篇弟而備廁其間傳古疏若五子之歌次甘誓之後通附疏若宵居商書之首是也其亡篇名者總列于後疏若論語爲政篇孝乎惟孝云云大篇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云云止偁書云云呂氏春秋論止偁商書曰皆未舉其名不知其次總附百篇之後而已爲書十卷并百篇之敘一卷逸文一卷凡十二卷而疏則猶未皇也將更頌三載庶幾卒業矣乎若夫幽莠亂苗武夫類玉必區以而廢之頌相俞反待也俗通作誦載徂亥反俗通作載今本反若夫則莠羊久反玉元欲反疏孟子盡心篇云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戰國策魏策文侯曰懇勢之效也似禾又曰武夫類玉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武夫石之次玉者赤地白采藉藉白黑不分端闓褎說音讀皆非褎夕牙反俗作褎疏異端表說詐偽記孔氏書者所以尊聖經也紹前哲開來學莫大乎是聲雖不敏敢不力焉是爲述

乾隆三十有二年歲在彊圉大淵獻相月乙丑朔粤五日己巳江聲撰既旁生霸粤六日癸未疏訖

尚書今注音疏後述

古人之文古人之常言也道之于口聞者靡不知筆之于書讀者靡不解解賢反无庸傳注爲也乃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異或一字而解多塗或數名而同一實疏名即字也鄭注儀禮聘禮記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注周禮小行人云古曰名今曰字聖賢懼後學之河漢前言也疏莊子消遙遊云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于是爾雅有作而故訓興焉兩漢諸儒或據之以解羣經繇是傳注迭興而經誼賴以明矣于時風气醇古語雖達而未詳意雖攝而未盡後之學者欲爲引㞋其說㞋尸仁反今通作伸故自南北朝以至唐初誼疏迭出而傳注又賴以證明矣凡此皆後人疏前人之書未有已注之而即已疏之出于一人手者有之自唐明皇帝之道德經注疏始吾師惠松厓先生周易述融會漢儒之說以爲注而復爲之疏其體例固有自來矣聲不揆檮昧疏檮昧言頑愚也爾疋敘云樸不揆檮昧郭景純綿蕞經傳之訓故采摭諸子百家之說與夫漢儒之解以注尚書言必當理不敢衒奇說必有徵不敢欺世務求慤心云爾顧自唐宋以來漢學微甚疏漢學之行于唐者唯毛詩禮公羊穀梁易用王弼書用僞孔春秋左傳用杜預皆非漢學是唐時漢學之微矣不旁證而引伸之匙不以爲孟浪之言孟芳鋪反浪力宕反疏莊子齊物論云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向秀云孟浪音漫瀾无所趣舍之謂司馬彪云孟浪鄙野之語奚以信今而垂後則疏其弗可已也矣歲在彊圉大淵獻之六月尚書今注始成擬更三載而成疏更宮衡反乃距今昭陽大荒落之五月疏釋天云太歲在癸曰昭陽六翔寒暑而卒業焉唯冀庶無負昔聞之師說云尒敢竊比先師之周易述睎附箸述之林哉聲又述箸疏之意云

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大荒落皋月既望粤三日丙子江聲纂并疏五十七年余月壬申重書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尚書經師系表

今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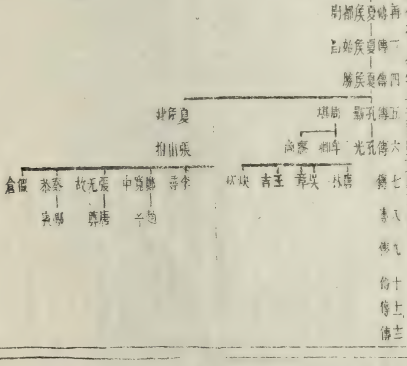
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无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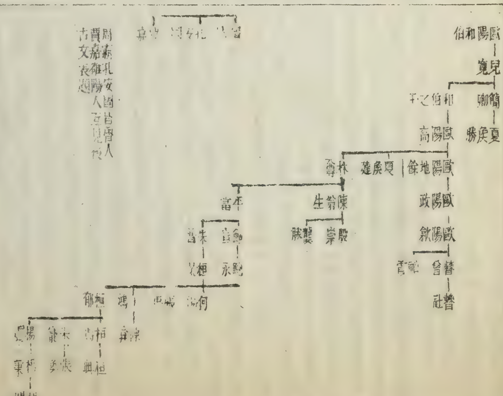
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始昌傳云始昌魯人也勝傳云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蕳卿又從歐陽高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閒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儒林傳云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領何郢反尚時羊反尚官名也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商善爲算箸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孔光傳云霸字次儒霸生光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也儒林傳云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无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大傅守小夏侯說文恭曾師灋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寬中授東郡趙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李尋傳云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兒寬傳云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平當傳云當字子思襲勝傳云勝字君賓鮑宣傳云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也既被刑乃徙之上黨遂家于長子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王莽時爲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辠發覺下獄平原禮震年十七聞之京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云云書奏而歙已死獄中帝乃賜棺木贈印綬唐章懷太子賢注引謝承後漢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廣長又云沛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鮑永列傳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桓榮列傳云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章懷注引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本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第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擢爲虎賁中郎將又封關內侯榮常問此皆何仲弓之力也張禹列傳云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性篤厚節儉章懷注引東觀漢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丁鴻列傳云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儒林列傳云陳留陳弇字叔明受歐陽尚書于司徒丁鴻仕爲蘄長章懷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稼常有黃雀從衆隨弇翱翔桓榮子郁附傳云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傳父業以尚書教授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繼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章懷注引郁陵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受尚書檢鄧陽傳皆言寵字仲威京兆人又言書于桓榮章懷誤不以此傳賜朱寵實桓郁門人也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仲子焉能世傳其家學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永初元年入授安帝焉孫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張奐列傳云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詞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楊震列傳云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震仲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延熹五年代劉矩爲太尉秉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凡此諸儒皆授受有緒師承可攷者今各志其姓字里居詳其淵源所自或略敘其行事亦或箸其官位詮次之以爲經師系表也如牟融牟長之輩所從受書者何人許子威索盧放之徒所傳尚書爲誰氏史傳無文不能統之以系亦各志其姓氏里居而附列于後焉惟是伏生者今文家之所從出也願佚其名字可乎而史記漢書皆未有見惟後漢書伏湛列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是可據以補其闕也若夫張生兒歐陽和伯之子名字卒无聞則姑闕之云尔





宋宋子宋意　後漢書宋均列傳云均南陽安衆人也族子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意少傳父業

牟融　後漢書牟融列傳云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

張馴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張馴字子儁沛國陸定𥳑人也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弟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又大夏侯氏學

王良　後漢書王良列傳云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又小夏侯氏學

牟長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沛人也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宏特辟拜博士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楊寶　楊震之父已見系表敘

尹敏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鄧宏　鄧禹之孫也後漢書鄧騭附傳云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

廖扶　後漢書方術列傳云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

宋登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

又歐陽氏學

古文家

漢書埶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涂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史記儒林列傳云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後漢書賈逵列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通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

今據此諸文而詮次之以爲古文經師系表其他師承无攷者亦皆附列于後云案史記儒林列傳敘伏生今文而其末後言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然則孔安國先通今文者也且漢時博士課弟子惟用今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則安國通今文益可知弟以古文出自安國而今文二十九篇以該備其中故列安國于古文之首而于今文亦列之又案兒寬之受業安國也詣博士受之當止受今文爾而史記先言寬既通尚書乃別言受業孔安國則又似始通今文後更受古文者姑于今文古文兩列之焉惟是膠東庸生漢書佚其名據後漢書則庸生名譚足以補班史之不備附識于此

元始　一傳　再傳　三傳　四傳　五傳　六傳　七傳

孔安國―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
　　　└兒寬　　　　　　　　　　└涂惲―桑欽
　　　　　　　　　　　　　　　　　　　└賈徽―賈逵

尹敏　已見今文家

杜林　衛宏　徐巡　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衛宏見林闇然而服沛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沛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毋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儒林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從九江謝曼卿受毛詩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

蓋豫　周防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纂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孔僖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周般　後漢書周般列傳云般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也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

丁鴻　楊倫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案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已見今文家不聞其通古文此傳言楊倫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則鴻亦通古文者矣故復列丁鴻于楊倫之上云

張楷　後漢書張楷附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桓帝時甚優行裹作賊事覺被攷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无驗見原還家

孫期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馬融　後漢書馬融列傳云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儒林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不敢斥鄭君之名故以某字代之

張恭祖　鄭氏　後漢書鄭某列傳云鄭某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後漢書元張恭祖傳其事无考據言鄭君從受古文尚書則恭祖通古文尚書可知矣故列之于鄭君之上云

盧植　後漢書盧植列傳云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作尚書章句案馬鄭皆傳古文尚書他與鄭君同事馬融則亦傳古文者所作尚書章句雖未言是古文必盡是古文說故列之于此

又孔氏古文學外此更有王肅者三國時東海蘭陵人也亦習古文尚書遂妄爲謬說以注經其意主于攻鄭因之滑亂經誼迷惑後學乃尚書之罪人也故特黜之不許濫列于斯文

許子威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東觀記曰光武帝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

索盧放　後漢書獨行列傳云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李生　賈復　後漢書賈復列傳云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

張充　孫張酺　後漢書張酺列傳云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也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父事太常桓榮章懷注引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寖朗　後漢書寖朗列傳云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尙書教授

馬續　馬援兄子嚴之子也後漢書馬援列傳云嚴八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尙書十六治詩博通羣籍善九章算術

王渙　後漢書循吏列傳云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少好俠尙气力數通剽輕少年晩而改節敦儒學習尙書

以上諸儒所傳尙書未由攷其爲誰氏之學故別列于今文古文之後云

劉陶　後漢書劉陶列傳云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也陶明尙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

劉陶兼綜今文古文而折其衷故又別之使殿于末以爲後勁云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兼文刊

皇清經解卷二之四十七終

嘉應李恒春舊校
南海[illegible]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書經

尚書今古文注疏序

賜進士及第加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孫星衍謹撰

書有孔氏穎達正義復又作疏者以孔氏用梅賾書襍于廿九篇析亂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又作僞傳而舍古說欽奉高宗純皇帝鑒定四庫書採梅鷟閻若璩之議以梅氏書爲非眞古文則書疏之不能已于復作也兼疏今古文者放詩疏之例毛鄭異義各如其說以疏之史遷所說則孔安國故書大傳則夏侯歐陽說馬鄭注則本衛宏賈逵孔壁古文說皆有師法不可遺也今古文說之不能合一猶三家詩及三傳難以折衷卽鄭注三禮亦引今古文異字及鄭司農杜子春說至晉已後乃用李斯別黑白而定一尊之學獨申己見自杜預之注左傳王弼之注易郭璞之注爾雅濫觴也經廿九篇并序爲卅卷者伏生出自壁藏授之鼂錯敎于齊魯立于學官大小夏侯歐陽爲之句解傳述有本後人疑爲口授經文說爲謬以其意屬讀者誤也孔壁所出古文獻自安國漢人謂之逸十六篇後漢衛宏杜林賈逵許氏愼等皆爲其學未有注釋而經文并亾于晉永嘉之代不可復見也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凡此七觀之書皆在廿九篇中故漢儒以尚書爲備又以爲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又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壽此諸說卽非正論可證漢儒之篤守廿九篇無異辭也廿九篇析爲三十四篇者伏鄭本分合之不同大誓後得然見于史記書大傳似止上下二篇至唐已後并失之其詞見于傳記猶可徵也書大傳存本亦爲後人刪節馬鄭注至宋散佚王應麟及近代諸儒或從書傳輯存之故可附經而爲之疏也文有今古之分者孔壁書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秦已來改篆爲隸或以今文寫書安國據以讀古文其字則異其辭不異也司馬氏用安國故夏侯歐陽用伏生說馬鄭用衛賈說其說與文字雖異而經文不異也古文篆籀之學絕于秦漢聲音訓詁之學絕于魏晉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唐尚書爲唐虞三代之文字蹟奇古詁訓與後世方言不同制度或在禮經之先後人不考時代率爲之注解致訓故乖違句讀舛誤謂之佶屈聱牙殊可歎也孔氏之爲書正義序云据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又云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是孔氏之疏不專出于已今依其例徧採古人傳記之涉書義者自漢魏迄于隋唐不取宋已來諸人注者以其時文籍散亾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臆說也又採近代王光祿鳴盛江徵君聲段大令玉裁諸君書說皆有古書證據而王氏念孫父子尤精訓詁但王光祿用鄭注兼存僞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江氏篆寫經文又依說文改字所注禹貢僅有古地名不便學者循誦段氏撰異一書亦僅分別今古文字及惠氏棟宋氏鑒唐氏煥俱能辨證僞傳莊進士述祖畢孝廉以田解經又多有心得合其所長亦孔氏云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削煩增簡者也爲書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迄于嘉慶廿年既有厥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壽命之不長亟以數十年中條記書義編纂成書必多疏漏謬誤之處然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經學淵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極聊存梗概以俟後賢或炳燭餘光更有所得尚當改授梓人不至詒譏來哲也嘉慶二十年太歲乙亥二月中旬序于金陵冶城山館

尚書今古文注疏凡例

一此書之作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其前哲編纂書義具有成書或列在學官或爲時循誦不敢勦說雷同

一尚書古注散佚今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之說一司馬氏遷從孔氏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是今文說一馬氏融鄭氏康成雖有異同多本衛氏宏賈氏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大傳于章句之外別撰大義故擇取其文不能全錄

一經文相傳既久謹依孔氏穎達正義本參用唐開成石經卽今世列學官循誦之本若改從古文便恐驚俗止注明文字同異疏其出處惟堯典分出舜典臯陶謨分益稷書序一篇分列各篇之首前人俱以爲非不得不改從舊本以符廿九篇之數盤庚等三篇爲一依漢石經每篇空格及泰誓用史記參以書大傳不敢湊集佚文說俱見疏中

一尚書佚文見于先秦經傳諸子及漢人所引有篇名可考者各附書序並存原注其僅稱書曰書云者或不必盡是尚書或是逸周書及周書六弢不便採入惟孟子所引似是舜典趙注不爲注明亦不敢據增

一同時諸君之說有已刻行世之書亦有未經授梓者有雜載經義札記者故須採附經本以詒來學俱載明姓氏其不載者或因引據舊傳爲習見之文或與拙撰舊稿暗合是以略之非敢掠美

一緯書言三百年斗厤改憲古時厤法夏殷周魯已有不同今旣注經須用考靈耀及淮南天文訓史記厤書天官書漢書律厤志等引證方與先秦厤法符合六朝唐人如祖沖之僧一行異說或用梅氏書允征大甲等篇考證年月殊不可信西法雖密與古不同亦不足爲經證

一禹貢地理俱用古說見于漢地理志當時據周地圖桑欽等書說後人以臆見移易山川如以成臯大伾爲在黎陽以安豐大別爲在漢陽之屬皆不敢濫從郡縣應釋以今名方便學人檢閱庶補江氏聲所未備

一引用各書其爲本書不具及今世所無之本俱載明出處說文用宋本或載他書引用異文惟家語孔叢小爾雅神異經搜神記等或係僞書或同小說不敢取以說經疑誤後學

一宋本注疏注爲雙行小字明本或以注爲單行疏爲雙行汲古閣本始以注爲中字疏爲雙行小字行世甚廣今依其式如邵氏晉涵之注爾雅或有可採以便附入經疏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四十八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一

堯典第一上

注 大傳說堯者高也饒也馬融曰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 疏 大傳說見風俗通皇霸篇引書大傳以堯爲高者白虎通號篇云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㚵云饒者與高聲相近廣雅釋詁云益也多也饒多之義猶舜之言充俱美詞馬注見釋文云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者士冠禮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則鄭以此禮爲大夫士言之不謂天子則古者天子有謚故馬氏以爲謚也白虎通謚篇云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禮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馬氏說本此高誘注戰國策亦引堯舜謚張晏注漢書同今謚注解無文者後人附之裴駰史記集解亦引謚注與馬同也堯名放勳又以堯爲名者此名即號非君前臣名之名由民稱號之故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又注禮記云舜之言充也堯之爲高爲饒亦猶舜之言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鄭漢人謂顓頊嚳與堯皆謚也蓋云軒轅黃帝謚在帝之先帝顓頊等謚在帝之後耳此皆上世之以生號爲死謚也典者爾雅釋詁云常也釋言云經也楚語申叔時曰教之訓典韋昭注云訓典五帝之書也是其稱在孔子序書之前說文典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一曰典大冊也莊都說古文作異大學篇引作帝典案堯典一篇梅賾所上僞孔傳分慎徽五典已下爲舜典案百篇之書自有舜典至後亡逸不宜以堯典分篇也據孟子萬章篇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云云論衡書虛篇云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云云皆在今舜典中明古合爲堯典淮南泰族訓云堯治天下七十載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明慎徽五典與今之典嬪于虞文相連也書疏云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今并之以復古題堯典第一者書疏云鄭王校本石經直言堯典第一題虞夏書者書疏云馬融鄭元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說文引唐書朞三百有六旬又引唐書五品不遜則古文以堯典爲唐書書大傳亦題曰唐傳今不題唐書者從馬鄭本也書今古文注疏大題在下者古書體例皆然儀禮士冠禮在上儀禮在下毛詩周南關雎在上毛詩國風在下毛詩疏云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馬季長盧植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案史漢三國亦皆如是故用其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注 史遷說帝堯者名放勳馬融曰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鄭康成曰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曰一作粵勳一作勛 疏 經將述堯盛德先言稽古者春秋繁露楚莊王第一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後漢書范升傳升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太平御覽八十一引考河命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詩殷武疏引契握云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詩崇引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選揚雄劇秦美新云故若古者稱堯舜成傳者陷桀紂是聖人爲政必先稽古也堯稱帝故謂之同天論語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張載注魯靈光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云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案本經皋陶謨云曰若稽古不得謂爲同天者白虎通號篇引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詩商頌云古帝命武湯傳云古帝天也周書武穆解云曰若稽古昭天之道上臣云古下又云天明古義不得兼天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云同之天神五帝德盛故生時稱帝至夏殷生稱王入廟稱帝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謚則自周以來廟王始不復稱帝也史公說見五帝本紀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云放勳堯名者大戴禮五帝德宰我問孔子曰請問帝堯曰放勳孟子萬章云放勳乃徂落注云放勳堯名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引同孟子滕文公篇引放勳曰勞之來之白虎通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知放勳爲堯名也馬注見三國魏志云順考古道不云同天者魏志云賈馬皆同以若爲順者爾雅釋言文若如音俱近假借字也稽爲考者見文選張載注揚雄文鄭注見書疏及近書疏古稽同天書作舊同古天後漢書李固傳注引作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者帝堯以稽爲同者周禮小宰職云稽合也古言同天而天合會也則稽義近同鄭以天爲帝者周書周祝解云天爲古古猶久也或鄭亦以天爲帝號同起義大誓云正稽古樂記云久則面稽天若此云其稽我古人之德鄭推以釋此名者鄭注如虞舜以通舜爲名則此注亦當云堯名不具也堯亦爲名者尊之白虎通所云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此與鄭義同之名亦若成湯生上即號爲武王故以爲謚可以名之名之不同也故釋文徐云鄭如字蓋王因僞傳讀爲放依而與名之不同也日作粵者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多引日粵或今古文異字然說文粵引周書曰粵三日丁亥不引虞書則此作粵或從今古文也日古文也說文勳古文作勛又引勛乃殂蓋孔壁古文也

欽明文思安安 注 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鄭康成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思一作塞安安一作晏晏 疏 馬注見釋文周書謚法解云威儀悉備曰欽照臨四方曰明經緯天地曰文道德純一曰思是馬所本也表疑悉字之譌鄭注見書疏云敬事節用謂之欽者釋詁云欽敬也明與馬同云慮深通敏謂之思者洪範云思曰容漢五行志集注云容古文作睿河閒獻王德傳集注云深也通也思作塞者後漢書郅惲傳云塞晏之化論衡恢國篇云唐之晏晏舜之烝烝魏受禪表云欽明文塞晏晏後漢書馮衍及第五倫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俱作文塞晏晏郅惲傳注引鄭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蓋思塞聲相近塞即假借字也爾雅釋訓云晏晏柔也安晏通字左傳安孺子漢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思作塞安安作晏晏皆今文也

允恭克讓 注 史遷說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鄭康成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讓一作攘 疏 允者釋詁云信也克者釋言云能也讓本字作攘漢書藝文志云合于堯之克攘說文云攘推也以讓爲相責讓則讓假借字史公說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者中庸篇云富有四海之內舒者釋言云緩也大傳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厥咎荼舒與荼通緩義近慢也鄭注見書疏云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者詩韓奕云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共同恭鄭用其義晉語文公曰讓推賢也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爲民讓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注 鄭康成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書說云日照四極九光東日日中南日日永西日宵中北日日短光照四十四萬六千里又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又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春則星辰西遊夏則星辰北遊秋則星辰東遊冬則星辰南遊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復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又云天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光一作橫一作廣格一作假 疏 鄭注見詩噫嘻疏以光爲光耀者鄭用考靈耀說不從今文廣被也四表爲四海者據德所被言之云所謂大人云云易乾卦詞也書說見開元占經引考靈曜又見周禮大司徒疏及太平御覽三引博物志云四極九光者月令疏引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引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周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者又見周禮馮相氏疏引下云五星則差在其內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日徑千里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今本白虎通脫文云四遊升降者周禮大司徒疏引鄭注云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月令疏又引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解同周禮大司徒疏星辰亦隨地升降月令疏引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月令蓋釋之云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去東井三萬里也云天從上臨下八萬里者周髀算經云天離地八萬里新序制書篇詩緯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案天離地八萬里故測以八尺之表夏至日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故有尺五寸之景許慎據日景測天云與地相去萬五千里皆千里而差一寸也光被即橫被漢書王莽傳云昔唐堯橫被四表格說文云假至也引虞書此文作假王逸注招魂亦引作假俱今文也

克明俊德 注 史遷克作能俊作馴鄭康成曰俊德賢才兼人者俊一作峻 疏 史公說見五帝本紀克爲能者釋詁文俊爲馴考集解引徐廣曰馴古訓字言堯自明其德以訓九族周禮土訓注鄭司農云訓爲馴釋以告道引爾雅訓道也是古文說也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故以其文釋經也鄭注見書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說文云俊才千人也故以俊爲兼人也鄭意以明爲明揚俊德爲賢才蓋言九族中之賢才如論語所云汎愛衆而親仁也大學篇引帝典俊作峻釋爲皆自明者峻與俊通皆古文說也漢書儒林傳云明之義言自明其德則同史公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注 夏侯歐陽等說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馬融鄭康成皆同鄭曰睦親也 疏 九族今文爲異姓古文爲同姓夏侯歐陽說見書疏引異義古尚書說見春秋左氏桓六年傳疏云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婚禮請期辭曰

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三族言之祖高祖至元孫許氏從今文說鄭氏從古文說也詩葛藟序云周道衰棄其九族以上從古至高祖以九族爲同姓鄭駁異義以爲堯時未有宗正九族光被自漢初俱以外族不然者以經文下云百姓爲異姓者易說及漢書云百姓謂異姓見釋文又見後漢書班固傳注以壁爲觀者易釋文引馬鄭注見釋也與鄭義同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注】史遷平作便鄭康成作辯曰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疏】史公作便章者鄭注論語云便便辯也經文作平者詩傳云平平辨治也鄭作辯注見後漢書劉愷傳注及史記集解史記索隱云今文作辨章鄭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者鄭注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百姓官也鄭以爲古者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云辨別也說文釆辨別也辨音近釆章明者史記伯夷列傳云此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也昭者說文曰日明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注】史遷協作合邦作國協一作叶變一作蕃一作卞【疏】史公說協爲合者鄭注周禮云協合也卜文協時月正日書多作五帝本紀作合時月邦作國者漢書地理志諸不諱不作改段玉裁據白虎通禮樂篇云漢石經尚書亦作國也蓋漢人避諱改字皆不改邦作國見後漢書于湊云協合之字曰萬國易此改耳是也瑰以書石經漢書于湊云協合之字曰萬國者經說有此本字見於後人遇不當改者持書日清本字見於漢書宣帝紀云萬國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制國字易稱地理志見是也漢書地理志之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曰萬國此說蓋非也易說云萬國者玉帛則是也云天子之國以外方百里有方千里七十里者方五十里乃能容之方七千里者有方五百里者有方三百里有方百里者中國而言耳中國之外萬國謂中國也聖人遭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萬國非謂也鄭注王制云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和萬國此之謂也以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協或作叶於蕃注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引經作諸侯之地方七千里乃容之於大和也章昭曰蕃多也雍和也時是也雍和也於蕃於蕃漢書成帝紀引作於變時雍叶於於時也以養稱蕃云致時雍釋詁云時是也則於讀如字於變猶言發也言相近也變釋訓云雍雍和也漢孔宙碑云於變也釋其民與其民變與蕃聲相近卞音近變氏書序師古云於卞時雍注卞古音近之俗字變與蕃聲近卞時雍

乃命羲和【注】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鄭康成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馬鄭皆曰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家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疏】馬注見釋文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者楚語觀射父對昭王曰少皥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注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注唐尚書云火當爲北書疏引鄭云黎爲北正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也四時者鄭下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主一時是也鄭注見周禮序及書疏云高辛氏之世命重黎者重黎當顓頊之時既爲勾芒祝融之官其後即以重黎爲號故至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命曰祝融是也黎如此則重可知鄭據鄭語爲說

欽若昊天【注】史遷欽作敬順【疏】史公欽若作敬順者周禮大宗伯注云欽敬也若順也以欽爲敬以若爲順見釋詁釋言文今歐陽說及古文說見詩疏引異義云天號有五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疏】史公欽爲敬若爲順者釋詁文言文今尚書歐陽說及古文說見詩黍離疏及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也春秋左傳云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曰旻天不弔無秋冬之例是也故以廣大言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以其色也旻天以其義也鄭氏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說文引書疏云昊天大號然則稱昊天者無所指斥稱其總名耳此引亦是以其義言之故許氏駮云春秋者天地之德陽氣生秋之言愁也愁斂乃成萬物之天元氣昊昊天也以今文說昊天爲夏天鄭氏說天見詩正義耳說文作昊天釋昊天爲昊天是也此書曰七日乃閉戶下則稱昊天之名此舉春以統四時耳

曆象日月星辰【注】史遷曆作數法鄭康成以星辰爲一【疏】漢書李尋傳尋引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李尋言者蓋謂下五緯二十八宿也法者以義仲等四子也史公說曆爲數者釋詁文象爲法者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云曆象日月之法所謂曆都分其天部而違送之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云下閏之法即所謂曆如周禮馮相氏所掌今文推步也見落下閎運算轉曆天之度見漢書律曆志都之法則以星辰爲北極也天樞玉衡是也辰爲北極及斗建也鄭說見書疏云周禮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於十二次則辰當作辰日月星辰爲一是鄭謂中星也魯語展禽曰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注三辰日月星謂一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穡以安也亦以星辰爲一

敬授人時【注】大傳說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疏】大傳見書疏又見太平御覽十一大傳說本作民之緩急下云急則不賦籍不擾史記正義引其文略同五行大義引曾子云亦同也所云據今昏中星以授民時亦以義和即四子與馬鄭義異今文說也

分命羲仲【注】鄭康成曰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疏】鄭注見周禮序及疏云掌六官者周禮大宗伯疏又引鄭云天地官也陰陽之官分職之事又不明也案堯時有六官不獨天地四時不得天道而據周禮六官也鄭以堯時天地官一官不得周制之管子云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蚩尤明於天道得大常察於地利得奢龍辯於東方得祝融辯於南方得大封辯於西方得后土辯於北方故使爲司馬后土爲李是黃帝時大常爲廩者奢龍爲土師祝融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是黃帝時有六官鄭據唐虞承其後云淮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羲伯和伯夏伯秋伯冬伯爲六卿周禮八伯之事云伯者鄭注大傳云淮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羲伯和伯等樂與陽伯之事爲四岳者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嶽故知有羲和伯其後爲伯命爲六卿是也引鄭注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鄭所說乃分置八伯也和仲又云儀伯後伯亦羲仲之後也義叔之後伯和伯大傳之後也不及和叔者脫文此鄭據大傳爲說

宅嵎夷曰暘谷【注】史遷宅作居嵎作郁暘作湯馬融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居一作度嵎一作堣【疏】宅者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然則經言宅者此東方居民之事也下宅嵎夷嵎夷居京師而治之亦有時巡之地又引王肅云居治東方之官也今案蔡傳以為宅蓋記者本作湯谷今依尚書字則後人改爲暘谷者史記嵎作郁者說文引嵎夷者史記作度古文作鐵云宅當爲度依尚書字一作嵎亦云尚書考靈燿及史記作禺銕說文云嵎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値之而出陽谷說文作暘云暘日出也在遼西一日嵎銕暘谷也案史記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則今文以此禺夷爲遼西之地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云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亦以爲遼海之地暘谷郎首陽山谷今永平府是其地與馬說青州之嵎夷異也說文又有嵎字云日出之赤依周禮在昧谷作柳穀之義亦當是今文暘谷異字馬注見釋文以爲海嵎萊夷者禹貢青州嵎夷既略萊夷作牧據此爲說爾雅十藪齊有海隅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注】史遷寅賓作敬道平秩作便程下同馬融曰賓從也萃使也鄭康成曰謂春分朝日作生平一作辯秩一作㦻【疏】史公寅爲敬者釋詁文賓爲道者說文從貝宦聲讀若詩載大戟今作秩者釋訓使也平秩作便程者僞相近說文戴秩通字爲㦻文云㦻作秩秩謂程俱也孟子引此文云謂治農事也列子楊朱篇云宋有作農事也作漢書集注應劭云東作耕也月令孟春之月田父暨春東作也者鄭注引此經而云東作由命農事故命田舍東郊告修封疆審端經術注云今尚書分命義仲宅嵎夷鄭謂此也馬注見釋文云賓從者釋詁云賓從也萃使也者釋詁云俾使也者萃聲近荐鄭注見書疏云分朝日者周禮典命九卿父伯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以教民事君魯語云是日也王有朝日夕月以敎民事君日古者先王也以此事尊也大采朝日天子以春分朝日之事使民書知廬生之事也作生者詩樂記云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云大傳云作生也謂作禮樂也作辯者鄭注云辯別也云辯作平字序事引此經史記索隱云便平作辯也釋言云是今文俱作辯也辯作平是也風俗通祀典篇引青史子云辯秩東作萬物作辯者說文引經作㦻云作辨及兆民也蓋謂東郊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之也

日中【注】馬融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鄭康成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疏】日中者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

開元占經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
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
八十二度半強馬注見詩東方未明疏及書疏以漏刻分晝夜
者後漢律厤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
明生焉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
夜不失正也是漏刻本古制也鄭注見詩東方未明疏月令疏
引鄭注尚書云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詩
疏異者月令疏云馬融云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
入後三刻日出前二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
與鄭注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不同者馬氏又多一刻爲晝是
漢厤之不同也
星鳥以殷仲春注史遷仲作中下同馬融鄭康成皆曰
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
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
見舉仲月以統一時鄭康成曰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
溫涼也疏經言星鳥者鳥謂朱雀南方之宿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又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故說經者知是
昏中于南方也張者天官書云張嗉即鳥之嗉也高誘注淮南
主術訓云三月昏張中其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月令
季春之月昏七星中七星者天官書云七星頸即鳥之頸經云
星鳥昏中爲仲春月令爲季春仲春昏弧中者月令舉弧星云
近井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井星即鳥星之分
云星鳥與此同也按春分之昏斗指卯角亢在卯則[illegible]
張正在南方也馬鄭注見書疏知正在南方者以大傳天子南
面視四星之以星鳥爲七星者柳七星即鳥之體在七星之南
中故日正中云舉仲月以統一時者周月解云凡四時成
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此但舉仲月以統
孟季三月爲一時也古無歲差之說故鄭氏以月令舉其月初
尚書總舉一月是中星不同鄭氏精于算術故可信也索
仲春之月日在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鑄十二鐘以和五
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先秦人
說黃帝時已驗與周時無差之證中星亦必同也鄭注見詩七
月疏及釋文又見文選陸士衡樂府注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
方三次鶉首鶉火鶉尾此言其中云殷中者釋言文春秋言溫
涼者春溫秋涼也按後人疑仲春之月星鳥未中創爲歲差之
說豈知經不言昏更不以昏後幾刻爲限既舉仲月鄭云爲
文以爲總舉一月則昏後數刻鳥星正中無可疑矣厥民析注
史遷厥爲其下同疏史公厥爲其者釋言文高誘注呂覽仲春紀引經說之云散布在野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如淳云析分也言使民分散耕種
鳥獸孳尾注史遷孳尾爲字微疏孳尾
者列子黃帝篇云孳尾成羣張湛注云孳尾牝牡相生也殷敬
順釋文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說文云孳汲汲生也是孳義爲
生史記集解引說文云尾交接也今說文但云微也
史公爲字微者說文云字乳也尾微也字孳聲相近申命羲叔
宅南交注大傳說堯南撫交趾史遷宅作居鄭康成曰夏不言
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疏南交者書疏引書緯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illegible]又云
春晝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
也四時皆舉仲月言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
大傳云中祀大交注云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号南
也將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大傳
說堯南撫交趾者大戴禮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illegible]方
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墨子節用篇云昔者
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似
俱用此經文爲說史記索隱云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
言地而夏獨不言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
不疑也鄭注見書疏以曰明都三字爲摩滅者未詳其義平秩
南訛注史遷訛作爲平一作辨疏史公平秩爲便程見前文訛俗字當爲譌周禮馮相氏注
引作譌釋詁云譌動也說文云吪動也譌蓋吪之譌漢書王莽
[illegible]

爲也淮南天文訓云禾不爲[illegible]不爲與稻致者江氏
日相對成文漢書天文志注孟康曰爲成也敬致疏聲以爲致
日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注云冬至
日在牽牛景長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
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
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
之敘正矣春秋左氏桓十七年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漢律
厤志注蘇林曰底致也底爲致者釋言文杜注云平也失之日
永注馬融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鄭康成曰日長
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
疏永者釋詁云長也白虎通日月篇云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
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凡十二
時日見有其八故極長也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夏小正五月
時有養日馬注見書疏云日長晝漏六十刻者日長出寅入戌
鄭注考靈耀云五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當增
十刻春分晝漏五十刻則夏至六十刻矣鄭注見書疏及周禮
挈壺氏疏詩東方未明疏云鄭與馬異者[illegible]
[illegible]
刻數各據一月上中下旬言之也日增星火以正仲夏注史遷仲
作中鄭康成曰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
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疏月令仲夏昏亢中[illegible]
巳經云星火與月令不同者月令疏引鄭荅孫顥云星火非謂
心星也卯之十三度總爲大火其日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
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按月令是月與登明堂政
之書故據朔日之昏言之尚書總舉一月通朔至晦而言仲夏
之晦與季夏之朔僅差一日火星移已至午矣後世求其說不
得疑爲歲差不察鄭義蓋歲氣有差日躔隨之然天體無差
二十八宿隨斗杓而司識也鄭注見詩七月疏云星火大火
之屬者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是星火即
大火亦即鶉火也云司馬之職治南嶽之事者司馬夏官南嶽
即霍山大傳云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有夏伯義伯之
樂注云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是南嶽即霍山也云夏至之
昏火星中者夏至火星未中月令疏引鄭志總舉一月則夏至
在五月上旬加十五日小暑又十
五日大暑角亢西移火亦正中矣厥民因疏因者釋詁云[illegible]也說文云漢令解
衣耕謂之襄蓋謂民就而助成耕耨之事鳥獸希革注鄭康成曰夏時鳥獸毛疏
皮見疏希省文也漢書晁錯傳云揚粵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鄭注見詩斯干疏以希爲疏用說文義革爲皮者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分命和仲宅西注史
遷分作申西作西土鄭康成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
疏史公分命作申命者釋詁云申重也是以和仲即羲和之和承乃命云重命也西作西土集解引徐廣曰一無土字鄭注
見史記集解徐廣云今天水之西縣也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西縣兒字郡國志引作八充傳寫之誤曰昧谷注
史遷昧或作柳夏侯等書同大傳谷作穀疏史公作柳者集解引徐廣云一作柳
谷書疏二引夏侯等書昧谷爲柳谷是言經之昧谷夏侯等書爲
柳谷也大傳谷作穀者虞傳云秋祀柳穀注云八月西巡守祭
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鄭注周禮縫人云柳之言
聚諸飾之所聚書經作柳穀賈氏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
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按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則穀
當是假借字漢書郊祀志云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
注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寅餞納日注史遷寅作敬
[illegible]

納作入馬融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鄭康成曰謂秋分夕月疏史公
寅爲敬者釋詁文納爲入者公羊傳云納者入辭也馬注見釋
文餞爲滅者[illegible]
[illegible]
沒入也鄭注見書疏云秋分夕月者[illegible]
月以秋分少采[illegible]
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平秩西成疏西成者白虎通情性篇云西方亦金成萬
物也宵中注史遷宵作夜鄭康成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
者齊疏[illegible]
[illegible]星虛以殷仲秋注史遷殷作正仲作中鄭康成曰
虛元武中虛宿也疏[illegible]
以爲元武中宿也月令疏云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
星虛其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
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與
此明別按牽牛亦北宮七宿經文不舉初昏宵分則虛亦移而
南矣厥民夷注史遷作其民夷易疑衍夷字疏[illegible]
[illegible]鳥獸毛毨注鄭康成曰毨理也毛更
生整理疏[illegible]
[illegible]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注史遷朔作
北疏[illegible]
[illegible]平在朔易注史遷作
便在伏物平亦作辨疏[illegible]
[illegible]
子以三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
道以佐冬固藏也漢書王莽傳[illegible]
[illegible]之義日短注馬融曰日短晝漏四十
刻夜六十刻鄭康成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時最短
疏馬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illegible]
[illegible]
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同鄭說也星昴以
正仲冬注史遷仲作中鄭康成曰昴白虎中宿也疏[illegible]
[illegible]
厥民隩鳥獸氄毛注史遷作
其民燠馬融曰燠煖也鄭康成作奧曰內也氄一作
[illegible]毛一作髦疏[illegible]
[illegible]
帝曰咨汝羲暨和注史遷無此文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注史遷作歲三百六十六日定作正鄭康
成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厤將
以授民時且記時事朞一作期疏[illegible]

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白虎通日月篇云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四時篇云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數焉一歲包引此經及後漢律厤志引杜預長厤云書稱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云云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脩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常會集此之運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斗柄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序而不悖史公定作正者詩疏引孫炎注爾雅定正也鄭注見公羊隱元年疏云分至啟閉者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啟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推四時以置閏皆當其節不失其正則厤數所謂舉正於中也舊說文作稘云復其時也引此經蓋孔壁古文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史遷允釐作信飭工作官庶績咸熙作眾功皆興疏史公允爲信者釋詁文釐爲飭者鄭注易噬嗑云飭猶理也詩傳云釐理也是釐飭同義工爲官者詩傳文庶爲眾績爲功並釋詁文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注史遷作堯曰誰可順此事馬融曰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疇一作𠷎疏史公疇爲誰者釋詁文說文作𠷎云誰也若爲順者釋言文專與疇聲相近史公皆以爲事也馬注見書疏其說或本賈逵諸君子義鄭注見大傳亦云堯求得羲和命爲六卿後稍死焉故吁共工等代之也疇說文作𠷎云詞也虞書曰𠷎咨據孔壁古文說與史公異若者若時登庸言此順是升用時是登升釋詁文說文庸用也經文言此事即謂羲和之職史記正義以下言丹朱而云將登用之爲位非也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注史遷允作嗣朱作丹朱啟作開馬融曰允嗣也鄭康成曰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朱一作絑啟一作開疏史公允爲嗣者釋詁云胤繼也是允與嗣同義朱爲丹朱者史記正義引荊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啟爲開者史記正義云名曰丹朱者非避諱字若敬明便不諱後人遂經文開字啟字便疑漢人諱字改加改正云書說也馬注見釋文又鄭注見史記正義云名曰丹朱者若貝若丹朱徵讀并所封丹水而名之也宋說文作絑云虞書丹朱如此淮南泰族訓云帝有天下而絑以後文正勿能統也注云絑堯子也是古文作絑

帝曰吁嚚訟可乎注史遷作頑凶不用訟一作庸疏吁者說文云驚也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說者說文云爭也王逸注楚辭云諱譁爲訟言其妄言而好爭可乎言不可也史公嚚作頑者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與嚚連文說作凶者釋言云訟也說文訟或作說皆頑同字而云說也說蓋訟之誤凶即訟省文說釋文引馬本作庸庸可言不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注史遷說爲誰可者馬融曰采官也疏史公以疇爲誰者釋詁文若順采事也馬注見釋文采官釋詁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注史遷方作旁鳩作聚僝作布馬融曰僝具也鄭康成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爲舉鳩一作救又作逑僝一作孱疏都者釋詁云於也史公說方爲旁者皐陶謨方施象刑白虎通聖人篇以方爲旁說文云旁溥也鳩爲聚者釋詁文僝爲布者僝與孱聲相近王逸注楚詞云孱猶薄也傳義近布馬注見釋文云僝具者孔安國注論語云孱具也僝與孱聲相近用其義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周禮疏序云共工水官名者周語太子晉曰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注云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言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周語共工又非一人故鄭亦云其人名氏未聞以竊奇爲少皡氏之不才子少皡己姓左傳云又非一人故鄭亦云其人名氏未聞以其說之鳩說文作逑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兼採各家異字意則又同也僝漢書若汝南灋水處書曰旁救孱功說文作孱具也僝傳引作孱揚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注史遷靜作善庸作用違作僻象作似滔作漫靜一作靖言一作譖違一作回恭一作龔疏史公靜爲善者詩傳云靖善也說文靖云立竫也引作靖言皆釋詁文違爲僻者詩傳云違邪也爲邪僻同義象爲似者詩傳云象似也史公說文云滔爲漫者說文云滔水漫漫大貌漫與慢同詩云天降滔德傳云慢也謂其貌似恭敬而慢其天者高誘注淮南云天性也義無滔天則五常之性自虎通壽命篇云又欲使民務仁立與詔音義同滔天所命司命過文選西京賦云天命不謠注滔音同靜作靖恭作龔者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象龔滔天滔古同字曰靖也庸用也違僻也象似也滔漫也潛夫論斷緒篇作靖言庸回同言作譖者吳志陸抗傳囗靖譖庸回唐固注書後戒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靖譖庸回亦是共工也譖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三倉云譖也又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康回憑怒云康回共工名也鄭康成作庸回之共工名也未知出典

帝曰咨四岳注史遷咨作嗟鄭康成曰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疏四岳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咨四岳爲四方諸侯此古文說與鄭異也史公咨爲嗟者釋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周禮疏序云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者堯時稱岳殷周爲牧州伯禮記王制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上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周人也周語太子晉以四岳佐禹四伯之四伯也唐虞則二人也云是爲四岳謂之義伯仲伯和伯叔伯也亦稱伯鄭又云堯之四伯夏伯秋伯冬伯其一人缺文鄭以陽伯有大傳有陽伯儀伯夏伯羲伯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義仲和叔之後此云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真餘四人無文可知者鄭以大傳所言在羲在堯時當別自有人也周語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是也據此四岳爲姜姓則自有吕鄭不以四岳佐禹治水者此時方爲侯伯姜氏曰有呂則作云世本作王爲說以是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又云帝者之體讀公本賈引世本顯此時鯀事在前也鯀字作骨辟集顯又云鯀或作鮌亦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也則作云鮌細集骸即縣之誤縣亦鯀字誤也又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注史遷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懷一作襄疏洪水者釋詁云洪大也說文云洪洚水也洚水不遵道方與旁通說文云旁溥也割者大誥天降割爲害也於我家釋文云割馬本作害說文云害傷也割是方割爲溥害也湯即假借字說文云漾水也漾若蕩者作懷亦作襄說文云襄者水漾漾也蕩讀若蕩懷是方割者溥文云襄漢地理志作襄邑陵者說文云大阜曰陵西京賦云懷岸漢書謂高也陵者說文云襄者說文云大阜曰陵浩浩者說文云大水貌浩滔者說文云水漫漫大貌詩傳亦云水見也盧綜注云云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日鴻水書曰洪水氏春秋審爲篇云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注史遷咨作憂俾乂作使治乂一作艾疏史公咨爲憂者廣雅云嗟憂也俾爲使者說文又爲治者說文作乂云治也虞書曰有能俾乂

僉曰於鯀哉注史遷僉作皆馬融曰鯀臣名禹父鄭康成曰於者鳥聲疏史公僉爲皆者釋詁文又史公文見書疏也鄭注見書疏引者皆言其字說文烏孔子曰烏亏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古文烏省作於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注史遷作負命毀族馬融曰方放也鄭康成曰方放謂放棄教命疏吁者說文云驚也史公方爲負者方負聲之轉孟子梁惠王方命虐民注方猶逆也逆命與負命同鄭注見書疏鄭注以方爲放者漢書傳言郭注見爾雅文馬注見釋文命圮族注圮毀也族類也謂放棄教命毀其族類又宋傳儀曰今傳曰放成四年傳云非我族類是族類之義也堯時鯀有罪見漢書敘傳集注孟康引世經而說之云言鯀之惡壞其族類善也是言敗善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注史遷作試不可用而已疏异者說文云舉也引此文已者釋詁云已也史公可爲不可者從俗字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注史遷載作歲績作功馬融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疏欽者釋詁云敬也史公載爲歲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史記正義引孫炎云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載取萬物終而復始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馬注見書疏云屈已者屈已從人之者從人之心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注史遷作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命踐朕位鄭康成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疏史公巽爲踐者巽踐聲相近詩文王有聲云踐于事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巽爲踐者易說卦文巽入也史公云疏云言汝諸侯者鄭注見史記集解說以巽爲入者易說卦文巽讓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注史遷否作鄙疏論語子所否者孔注以否爲不鄙者鄭以否爲鄙此言鄙德亦謂德

曰明明揚側陋注史遷說爲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揚也 鄭疏史公上明爲悉者釋詁云明勉也詳盡之義近悉下明爲貴戚者周語尊貴明賢注云明顯也孟子謂富貴爲顯者故明亦爲貴戚揚爲舉者文王世子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亦舉也側陋爲疏遠隱匿者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隱言之隱也是側陋爲疏遠隱匿之謂文選李善注文選引作明明揚側陋之側一作仄疏仄者說文云側傾也

師錫帝曰注史遷作眾皆言於堯曰鄭康成曰師諸侯之師疏史遷師爲眾者釋詁文鄭注見書疏以師爲諸侯之師者鄭注周禮云師長也言諸侯之長

有鰥在下曰虞舜注史遷鰥作矜說下爲民閒馬融曰舜諡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諡鄭康成曰虞氏舜名疏史公鰥作矜者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是矜鰥通字大傳云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大戴禮本命篇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故鄭注孝經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又見後漢書光武帝紀注舜年三十謂之鰥者唐虞之世已爲中古也馬注見釋文云舜諡者此下當如前注堯諡下有云仁聖盛明曰舜史記集解引諡法虎通諡篇引禮記諡法曰仁聖盛明曰舜史記集解引今文尚書說同今諡法脫其文云變名言諡者蓋以舜名爲重華也大戴禮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重華鄭注見書疏篇首以虞爲氏者說文嬀虞舜居嬀汭因以爲姓是爲氏號鄭以舜爲名者太平御覽七十七引風俗通云自堯以上王者

子孫據圖而起功德浸盛故造謚舜禹本以白衣美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制謚不如名著故因名爲書疏云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名也江氏聲引戰國策周訢謂魏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以此爲證恐非莊論 帝曰俞予聞如何(注)史遷俞作然予作朕(疏)史公俞爲然者釋言文朕爲予者釋詁云予朕我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注)史遷瞽作盲象作弟(疏)史公瞽爲盲者說文云盲目無牟子瞽目但有眹也是盲即瞽也象作弟者趙岐注孟子云象舜異母弟也頑者廣雅釋詁云愚也又鈍也嚚者說文云語聲也蓋多言也傲者說文云倨也 克諧以孝烝烝(注)史遷克作能諧作和(疏)克能釋言文諧和釋詁文列女傳云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傲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用此文也烝烝者廣雅釋訓云孝也王氏引之云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云烝烝皇皇傳云烝烝厚也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烝烝於父母光耀於天地蔡邕九疑山碑云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漢魏人多以烝烝屬以孝爲義 乂不格姦(注)史遷乂作治格作至(疏)乂治格至皆釋詁文治謂舜能內治列女傳云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史公意當亦然也僞傳云使以善自治是謂舜化其父母及弟孟子述象日以殺舜爲事又有損階揜井等事知治爲自治之安也 帝曰我其試哉(注)史遷帝曰作堯曰我作吾馬融鄭康成無帝曰鄭曰試以爲臣之事(疏)書疏云馬鄭說此經皆無帝曰史公有堯曰吾其試哉則有者孔安國古文也鄭注見書疏云試以爲臣之事指謂愼徽五典等事可見古本不分出舜典也論衡正說篇云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則鄭義本古說也僞傳云試舜行迹非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注)史遷作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鄭康成曰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疏)女者杜預注左傳云以女妻人曰女時者釋詁云是也觀者論衡正說篇云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段氏玉裁云觀爾乃觀示之譌示形近示又誤爲爾也刑者詩思齊云刑于寡妻傳云法也鄭注見書疏知不告其父者據孟子文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注)史遷作舜飭下二女於嬀汭馬融曰水所出入曰汭(疏)釐爲飭見上允釐百工疏降下釋詁文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見列女傳嬪者爾雅釋親云婦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史公作飭下者言舜能化之也下云如婦禮堯善之馬注見水經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馬甯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嬀汭也又取其土記舜耕上虞之說又河水東過大陽縣南注云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於虞者也河東郡蒲阪縣今山西蒲州府虞今山西虞城縣書疏云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或者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案禮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又云系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太平御覽五百四十引外傳同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則八世已前無同姓百世不通昏之制漢書元后傳云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則舜與堯姓已別矣何害孟子萬章篇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允嗣之子于瞍堯求禪其餘入麓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皇清經解卷二之四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四十九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一

堯典第一下

帝曰欽哉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注)史遷徽作和克作能馬融曰徽善也鄭康成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疏)愼者詩傳云誠也史公徽爲和者徽與微聲相近馬注見釋文徽善釋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五典五常也五教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 納于百揆百揆時敍(注)史遷作徧入百官百官時序(疏)史公納爲入者鄭注周禮云職內主入也廣雅釋詁云選入也則徧入爲徧選也揆者釋言云度也敍作序者釋詁云敍緒也序敍同聲左氏文十八年傳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三曰司空公鄭既以愼徽五典爲試以司徒之職此試以司空之職司空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後漢百官志注引古史考曰大戴禮盛德篇云百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不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又云是也是敍者左傳文云無廢事也王氏引之云時猶承也承敍者承順也時詩聲相近鄭注特牲饋食禮云時猶承也又注內則云詩之言承也康誥兩言時敍顧命明時朕言皆當訓承敍傳訓爲是不辭矣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注)史遷說爲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鄭康成曰賓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疏)史公以穆穆爲敬者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四門四方之門者謂明堂宮垣四方之門也古者謂諸侯必于明堂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引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周書明堂解及禮記明堂位皆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是馬氏所謂四門也云有美德者釋詁云穆穆美也鄭注見書疏云鄭注儀禮云擯者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禮記郊特牲云大宗伯之職以賓禮親邦國是擯相之事則周禮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上擯爲承擯鄭注司儀云上擯以詔王者此引古者擯者所以詔禮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注)史遷說爲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馬融鄭康成曰麓山足也(疏)史公說大麓爲山林川澤者論衡正說篇云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尙書大傳云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是其說也古文說以爲入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鄭氏釋大麓爲山足也論衡亂龍篇云堯使舜入林麓此言大麓者國語云林屬於山曰麓以爲堯試舜於大麓也此大麓爲林麓之義漢書于定國傳云堯舜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注云山足曰麓是馬鄭所本也王氏鳴盛云則今文說也漢書王莽傳云予之敢當大麓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下散元之不勝載言也大麓蓋謂大錄萬幾之政故舜被推選大麓爲錄事之慮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注)史遷說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馬融曰厎定也鄭康成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疏)史公云召舜者以格爲來也以詢爲謀者釋詁文云言乃言者說文云女乃女亦作汝乃且古本無乃字厎爲致本北堂書鈔引尚書云乃言厎可績厎至也乃考鄭注周禮注厎致也厎至也定見史記集解文云厎定者釋詁云厎定也鄭注見史記集解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注)史遷說舜讓於德不懌一作不台(疏)史公說者是也不懌者鄭注云古文作台說文曰台說也集解徐廣曰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懌也懌樂也言舜自以德不足以嗣帝位也釋詁云懌服也又云古文作台字作怡怡說也善注文選引漢書音義云不懌者謂不悅也服人也襃讓也號奏云帝被四表讓德不嗣之引魏王上書云猶執謙讓于德不嗣蓋今文作弗爲不也正月上日(注)馬融曰上日朔日也鄭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上日朔日者太平御覽十四引大傳云上日元日也鄭注見書疏大傳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以十一月爲正鄭注見書疏帝王易代莫不改正者如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何以明之春秋傳曰王者受之於天不受之人是以舜推度改建丑正建子者書大傳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少昊以十二月正以十一月爲正鄭說本此以正月上日爲帝之正月者據下云月正元日異文者此言正月上日下云月正元日元日即上日也日爲朔旦明是改正月之正月云正元日者日之始以別於上日也 受終于文祖(注)史遷說文祖者堯大祖也又說受終云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馬融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疏)史公說文祖者唐虞五祖者堯與舜同始祖故受終于其廟王制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以下又以堯大祖是黃帝之廟一則黃帝四世不知何人舜祖顓頊以配天大祖之廟云文祖五府之大名者史記集解云文祖黃帝也與史公合也鄭注見書疏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以文祖者赤帝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明故云文祖鄭說與史公馬氏俱同義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史遷說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又說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大傳說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又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亂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馬融曰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筩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

惑也第四曰伐水謂辰星也第五曰煞土謂填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鄭康成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璿璣一作旋機疏在者釋詁文案史公說見天官書又見安國說蕭吉五行大義引尚書說云[illegible]三星合七齊四時五威者五行也五威在人爲五命七星在人爲七端北斗居天之中當昆侖之上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以此同史公說也漢書律曆志云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此尊以玉衡謂斗九星也[illegible]引星經云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illegible]北斗而璇璣用大傳之說見下疏說苑辨物篇引此經云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說苑亦以璿璣爲[illegible]以其魁杓之所指上疑脫玉衡謂斗九星也一句此古文以北辰斗爲玉衡之說也魏志王蕃傳[illegible]舜授文命采其賢聖之言時時有所述[illegible]義鄭陽泉侯劉表等[illegible]宇傳王蕃[illegible]爲渾儀也以七政爲[illegible]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是爲東方七宿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是爲北方七宿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是爲西方七宿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是爲南方七宿[illegible]各十八宿各天史公云天地者兼分野言之亦見天文訓云[illegible]十二子者母爲子子爲支天文訓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illegible]日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illegible]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illegible]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illegible]五日指子此以十二子配二十四氣也大傳云[illegible]北極者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illegible]引孫炎云北極天之中[illegible]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illegible]星是也此蓋夏侯歐陽之說故以人道言之又云七政[illegible]天地人四者各引[illegible]五星者見至[illegible]大義引尚書考靈曜[illegible]紀也[illegible]美玉璣[illegible]記引尚書[illegible]儀故曰玉儀[illegible]渾儀[illegible]天北[illegible]者史記正義引蔡邕云[illegible]星宿並[illegible]以象天[illegible]

肆類于上帝注史遷肆作遂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告擇非常祭焉馬融曰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鄭康成曰禮祭上帝於圜丘肆一作緣類一作禷疏史公肆作遂者周禮肆師職社于春引書曰類于上帝鄭注云肆[illegible]

六十七引詩含神霧云七政者斗上七星各有所主者[illegible]第二星主[illegible]六星主[illegible]未書[illegible]者大傳天文志云[illegible]書云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illegible]遺失不合天心是鄭所本也[illegible]

禋于六宗注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馬融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宗也鄭康成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禋一作煙疏[illegible]

[illegible]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注史遷徧作辯鄭康成曰徧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疏書注云公羊傳卅一年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illegible]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注史遷輯作揖說既月乃日爲擇吉月日大傳說故圭冒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馬融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疏史公輯爲揖者漢書郊祀志亦作揖五瑞揖與輯通釋詁云輯合也既月乃日爲擇吉月日者曲禮云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注云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覲者釋詁云見也大傳見太平御覽五百及禮書五十二云圭冒者大傳又云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說文云冒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古文作珇經文不言瑞大傳補其義焉注見史記集解云揖斂也者鄭注禮弓云輯斂也云五瑞者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者五寸云班之者釋言云班賦也書疏引鄭玄日讀布與也馬氏以堯使羣牧斂端偽傳以爲舜斂者誤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注史遷肆作遂覲作見后作君長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鄭康成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柴一作祡或作[illegible]疏史公[illegible]爲見者見君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及說文柴燒柴[illegible]祭天也後漢書據下經文五載一巡守而言云柴祭時燔柴[illegible]牲其上[illegible]大宗伯云祀實柴[illegible]燎注云柴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鄭注見公羊隱八年傳疏云歲二月爲正歲建卯之月者堯正建丑則建卯是三月經于二月上特加歲文明其爲夏正歲之二月故云建卯之月白虎通巡守篇云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劉昭注祭祀志引范甯曰二月建卯故以東巡守[illegible]東方云巡守者行視所守者公羊隱八年傳注云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云岱宗東嶽名者爾雅釋山云河東岱又云泰山爲東嶽白虎通巡狩篇云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云考績[illegible]者[illegible]注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後漢書張純傳純奏曰[illegible]月[illegible]巡狩至於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illegible]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大傳文略同云秩次者說文有[illegible]云[illegible]之次弟也柴說文作祡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引此經作祡云[illegible]古文作[illegible]則孔壁古文有作[illegible]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注史遷協作合馬融曰律法也鄭康成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同陰律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衡上曰衡協一作叶疏史公協爲合者經文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漢書五行志注應劭云叶合也說文云叶古文協[illegible]古字馬注見釋文云律法也釋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通典吉禮巡守又見甲乙之類也云備有失誤者夫閏則四時[illegible]月正日名者[illegible]律者史記集解引作同者律[illegible]有[illegible]此據釋文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又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是也各[illegible]其[illegible]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之是律爲陽同爲陰也漢書律曆志云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六同又爲名六呂故云同陰律呂陽律云度丈尺者律曆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云量斗斛者律曆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云衡斤兩者律曆志云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illegible]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漢志[illegible]又云度書曰乃同律度量衡[illegible]以齊遠近立民信也[illegible]白虎通巡狩篇及漢[illegible]永和二年詔引書皆作叶修五禮五玉注大傳五玉作五瑞說爲樂正定樂名并論八音四會又說象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注史遷摯作爲摯二字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鄭康成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贄者[illegible]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贄一作摯疏史公贄作爲摯者[illegible]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異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爲摯大傳五玉作五瑞見虞夏傳云[illegible]定樂名云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illegible]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illegible]伯之樂舞[illegible]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illegible]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illegible]伯之樂舞[illegible]其歌聲比小謠名曰[illegible]秋祀[illegible]華山貢兩伯之樂焉[illegible]伯之樂舞[illegible]名曰[illegible]鄭注云此[illegible]上下有[illegible]之樂焉冬[illegible]二州[illegible]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illegible]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illegible]

[illegible]

蓋孔壁古文**卒乃復**注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康成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三帛已下不還[illegible]鄭云卒已者釋詁文復歸也[illegible]五年[illegible]鄭以卒乃復爲巡守還歸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注史遷說南嶽衡山也大傳說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疏史公說見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用之或孔安國說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今在湖南衡州府大傳說見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illegible]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illegible]霍山[illegible]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illegible]今衡山[illegible]南嶽[illegible]以霍山爲南嶽[illegible]周禮[illegible]南嶽[illegible]若南巡守至于南岳[illegible]說爲霍山[illegible]江[illegible]大傳又有中嶽霍山及莫南方霍等山之文[illegible]所說以[illegible]縣天柱山當之未知孰是**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注史遷說爲西嶽華山也疏此又五年之八月也[illegible]白虎通巡狩篇云西方爲華山[illegible]華之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illegible]南[illegible]**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注如西禮史遷作皆如初上文至于西岳下無初字馬融鄭康成皆作如初鄭康成曰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疏史公[illegible]禮作[illegible]者如初者兼上至于西岳言之[illegible]鄭注見[illegible]公羊隱八年傳疏云[illegible]者[illegible]云北方[illegible]白虎通巡狩篇云北方爲恆山[illegible]山者何[illegible]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歸格于藝祖**注藝祖一作祖禰用特注史遷格作至藝祖作祖禰廟特作用特牛禮馬融曰藝禰也鄭康成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疏史公[illegible]作[illegible]至者釋詁文藝祖[illegible]書日[illegible]不假于祖禰[illegible]命至[illegible]特[illegible]先[illegible]從[illegible]與[illegible]祖[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

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靑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藝文類聚三十八引云殿高三尺門方十六尺初學記十三引中央曰太廟亦曰太室白虎通辟雍篇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應劭注漢書帝紀云有虞曰總章是有虞明堂與周同制但異其名也云明祭一嶽即歸者五帝巡守一嶽即歸又五年再巡一嶽也云尚書王制之文不一岳之後而言歸者王制亦有五月南巡守至十有一月北巡守之文亦以歸格于祖禰之文在後故云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注】史遷載作歲馬融曰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康成曰四朝四年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也【疏】史公載爲歲者經文本或作之白虎通巡狩篇云所以不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馬注見釋文以四面朝于方岳之下者言諸侯因天子巡守四面來見于方岳之下不復來朝京師也鄭注見釋文史記集解及王制疏云四年朝京師者詩韓奕疏引說周禮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王制制諸侯歲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桓元年傳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引此經文疏又引虞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此與鄭義同也鄭以上經文有肆覲之事故云巡守之年諸侯見下方岳之下云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者謂四方諸侯分爲四部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朝春明年南方朝夏又明年西方朝秋又明年北方朝冬又明年則天子巡守矣歲徧者言凡四歲而徧非一歲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史遷敷奏作徧告敷一作傅【疏】史公敷爲徧者書大傳注云奏猶自也奏爲告言使諸侯徧以治術奏告也漢書宣帝紀云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注應劭云傳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說文云試用也虞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績篇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注】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鄭康成曰舜以靑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注】史遷無封十有二山濬作決大傳說惟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康成曰更爲之定界濬水害也【疏】史公濬作決者說文云濬深通川也或作濬古文作濬周語云爲川者決之使導經文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大傳虞傳以爲巡守時事二句互相前後肇作兆蓋今文說也鄭注大傳不與注此經同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云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者周禮職方氏九州皆有山鎮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靑州沂山兖州岱山雍州嶽山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幷州昭餘祁凡九山唐

虞十有二州馬山鎮當十有二無文可知云兆域者說文作垗時也爲四時界祭其中詩商頌云肇域彼四海鄭箋云肇當作兆對此肇亦當爲兆也云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者淮南天文訓星部地名云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胃魯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又鄭注周禮曰堪輿十二次星紀屬吳越字星經以五星主九州又有斗九星主九州郎此所謂分星也劉蓋兼用今文說而未必之注經經文作肇者釋詁云始也漢書谷永傳永奏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言肇者自此始分之馬注見史記集解云舜分十二州不云堯者堯時分絕爲十二州如鄭云舜更爲之定界也云禹置九州者禹貢之九州冀兖靑徐揚荆豫梁雍也爾雅則有幽營無靑梁諸儒以爲殷制周禮則有幽幷無徐梁此三代之制各不同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爾雅釋地釋文與馬義畧同鄭注大傳用今文說注此經殆用舊說孔壁古文之說故與馬同也 象以典刑【注】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形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疏】象者畫象典者釋詁云常也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荀子正義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漢書刑法志云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是明唐虞無肉刑鄭注周禮司圜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知鄭氏亦信象刑之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典爲常故云皐陶制五常之刑實則此時皐陶未制刑也疑是皐陶謨方施象刑之注裴氏誤附于此云五常之刑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注鄭司農云任謂朋友是此八刑之五五因五常而設疑即馬義也白虎通五刑篇云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云但有其象無其人者言無犯之惟有畫衣冠之象耳 流宥五刑【注】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鄭康成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刑此之謂九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疏】五刑者少昊時九黎之君苗民所作呂刑謂之五虐之刑劓刵椓黥等是也堯時則畫衣冠以象之存其名目而已荀子正義篇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引慎子其詞未全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鞸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人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此象刑之大略慎子及文選漢武賢良策注引墨子亦言之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此唐已前經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釋文引宥寬也作三宥也云流放者鄭注王制同宥寬詩傳文云三宥一曰幼少云云者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馬氏所云以三赦爲三宥亦見司刺職廣雅釋言云宥赦也是可通云墨劓剕宮大辟者周禮司刑注引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則五刑之條目亦斷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也知此五刑爲畫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見其輕于傷體膚也鄭注見周禮司刑疏鄭說九刑以流宥爲一與鞭朴贖刑而四則五刑爲九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在九刑不忘是也案昭六年傳又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不應以說唐虞象刑之制鄭氏失之 鞭作官刑【注】馬融曰爲辨治官事者爲刑【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者周語云薄刑用鞭朴注鞭官刑案無人在官有祿者過

則加之鞭笞也 朴作教刑【注】鄭康成曰朴檟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疏】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朴檟楚也者學記云檟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檟稻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案犯禮是不率教故云爲教官爲刑也 金作贖刑【注】馬融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疏】金以贖罪古用銅赤金也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案金可用以鑄兵淮南氾論訓云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是金可鑄兵非黃金矣馬注見史記集解云黃金者本漢法說經也書疏引鄭氏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云意善功惡者功謂事也如過失殺人之類然贖罪則死刑亦可贖因不止如馬所說 眚災肆赦【注】史遷災作裁肆作過鄭康成曰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疏】眚災者春秋左氏莊廿五年傳云非日月之眚不鼓注眚猶災也是日月之食謂之眚乾象通鑑七引尚書緯曰當赦不赦月爲之食是今文有說此眚災爲月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曰若月行疾則君刑緩行遲則君刑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眚災肆赦穀梁莊二十二年經肆大眚傳云肆失也眚災也注云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眚皆放赦罪人如其說則肆當讀如肆大眚之肆釋文本作佚謂縱佚之也又杜氏注左傳云肆緩也緩郎寬宥之意漢魏諸儒堅持赦非善政之說并此經義刪落之然經之言赦不一而足平法之代自可不赦若遇淫刑之時頗有赦以補救天災人怨未可執偏見也史公災爲裁者說文云裁篇文作災肆作過者古文異字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眚災爲作患害者康誥云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時乃不可殺鄭用此義以眚爲患災爲害也云過失雖有害則赦之鄭本肆亦作過故隨文解之也 怙終賊刑【注】鄭康成曰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終一作衆【疏】怙者釋言云恃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終爲終身賊爲殘賊周禮大司寇疏引孝經援神契五刑章云刑者侀也過出罪者施者下側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案賊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殺也經云怙終賊刑言有所恃而終不改過者如賊殺人之刑不赦之也鄭以賊字屬怙終解非此有虞氏之施刑雖不赦亦衣之畫象而已終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衆則言特衆作亂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注】史遷說恤作靜恤一作謐【疏】再言欽哉者敬之又敬愼者鄭注周禮云謂災危相及孫炎注釋詁云敉之憂也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是古文作恤也史公恤爲靜者詩周頌云假以溢我春秋傳引作何以恤我釋詁云溢愼也又詩閟宮云閟宮有恤傳云恤靜也故恤亦靜也恤作謐者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文作謐爾雅曰謐靜也釋詁作謐 流共工于幽洲【注】史遷洲作陵云以變北狄馬融曰北裔也洲一作州一作都【疏】史公云以變北狄集解引徐曰變一作燮蓋放流之欲其變和北狄之風俗不爲困苦其身也何休注公羊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洲俗字孟子作州史記正義曰尚書及大戴禮皆作幽州莊子在宥篇作幽都釋文云尚書作幽州則此淵後人所改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放驩兜于崇山【注】史遷云以變南蠻馬融曰南裔也【疏】馬注見史記集解太平御覽四十九引盛宏之荆州記曰書云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注】史遷竄作遷云以變西戎馬融曰西裔也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竄一作竄【疏】史公言竄爲遷者竄遷聲相近故亦爲遷周語云自竄於戎狄之閒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釋文云縉雲氏之後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三苗蓋

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名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與馬鄭說獨以縉雲氏之後爲三苗者異未知其審後漢書西羌傳云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曰三危也案章懷注與漢書本文不相應河關之西卽鄭注所云三危在鳥鼠之西南非沙州之三危也竄一作𥨍者說文云𥨍塞也讀若虞書曰𥨍三苗孟子又作殺者𣪩字之省殛鯀于羽山注史遷云以變東夷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殛誅者釋言文說文誅作殊蓋誤字誅者責遣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卽放也祭法疏引鄭志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案舜之殛鯀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其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故離騷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絕之不施舍也不必謂滿武王之意而爲言云羽山東裔者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山在今山東郯城縣東北七十里江南贛榆縣界四罪而天下咸服注史遷罪作皐鄭康成曰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可知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疏史公罪爲皐者說文云皐犯法也秦以皐似皇字改爲罪鄭注見書疏云鄭氏具引左傳之文鄭以驩兜爲渾敦云云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疏云堯典帝言共工之行云靖言庸違是傳說窮奇之惡云靖譖庸回二文正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堯典帝求賢八驩兜舉共工應帝是與共工相比傳說渾敦之惡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堯典帝言鯀行云方命圮族傳說檮杌之罪云告頑舍嚚傲很明德卽是之狀且鯀是顓頊之後知檮杌是鯀也尚書無三苗罪狀旣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先儒盡然蓋無異說是與鄭義同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注史遷說爲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帝一作放勛遏一作闕疏二十唐石經作廿字帝當爲放勛二字其稱氏作僞傳旣不以放勛爲堯名則并改此文爲帝孟子引堯典作放勳春秋繁露□□執名第五太平御覽八十四引五經通義皆作放勳說文殂往死也虞書曰勳乃殂漢書王莽傳引書曰遏密之義注師古曰虞書放勳乃殂云云是唐已前本尚有作放勳者則知放勛作帝字自孔氏爲達正義本用之也殂落者釋詁云死也百姓羣臣也江氏聲云四海乃謂民間則百姓自是羣臣矣喪者白虎通崩薨篇云不直言死稱喪者孝子之心不忍言也釋親云父爲考母爲妣三載當爲三年孟子春秋繁露等皆引作年僞孔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之也遏者釋詁云止也密者釋詁云靜也春秋繁露遏作闕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集塤作壎于同時唐虞八音蓋兼皮土二音周禮篇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又周語單穆公言八音以瓦易土知白虎通所說八音非古也史公云堯立七十年得舜者據經朕在位七十載之文云二十年而老又八年而崩故集解引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也史記正義引皇甫謐云堯卽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歲案皇甫謐之言不足爲據堯本紀集解又引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僞傳云堯年十六卽位皆造言也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百有餘歲矣案漢人不知堯之年歲至晉何由知之皇甫謐不足信明甚以考爲父母者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是也史記集解引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今山東濮州有堯冢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注史遷格作至疏月正者舜改建子之月爲正也元者釋詁云始也義見上正月上日鄭注云文祖者明堂祭法云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平御覽五百卅三引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舜畢堯喪至于文祖是宗祀堯于明堂以亦帝配也史記正義云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史公格爲至者釋詁文江氏聲云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注史遷詢作謀闢作辟又說爲明通四方耳目鄭康成曰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疏漢書梅福傳福上書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史公詢爲謀者釋詁文以明目達聰爲明通耳目四方者亦謂明堂之四門也明堂宮垣有四門闢之所以明通視聽鄭注見詩緇衣疏 咨十有二牧注史遷咨作命疏二十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有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漢書薛宣朱博傳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曰食哉疏食者方言云勸也廣雅釋詁云食僞也案僞卽爲也言勸使有爲魏志華陀傳云陀恃能厭食事言厭爲事也 惟時柔遠能邇注鄭曰能恣也疏時者釋詁云是也柔遠能邇說苑君道篇云十二牧方之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釋詁云柔安也邇近也能讀當爲而而如也言安遠國如其近者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而如邇字說與以親訓能甚岐注孟子親愛也漢書注師古曰能善也義相近鄭注見詩民勞釋文云恣者民勞詩柔遠能邇箋云能猶恣也安遠方之國順如其近者如卽如字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恣從也則此恣當讀順從其意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史遷說爲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疏史公說爲論帝德者已下皆述堯之德信賢遠佞不以爲己之美事也云行厚德者惇厚釋詁文允者釋詁云信也元者文言云善之長也史公以難爲遠任爲佞者釋詁云阻難也阻有遠意又云任佞也蠻夷率服率者釋詁云循也案舜時卽位下明堂四方諸侯及蠻夷皆來朝與助祭故史公又云於是四門闢言毋凶人也天子耳目不能周徧四方故勉二十二牧以助聰明厚德信善屏遠凶人則蠻夷循服皆明堂布政之訓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注史遷熙作美載作事宅百揆作居官亮采作相事馬融曰奮明庸功也鄭康成曰載行也疏史公熙爲美者經文庶績咸熙漢書律麻志作衆功皆美載爲事者周書謚法解文宅爲居者釋言文百揆爲官者經文納于百揆史公百揆亦作百官亮爲相者釋詁云亮相導也是亮相同義采爲事者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奮明者明勉也謂奮勉云庸功釋詁云庸勞也勞卽功鄭注見書疏云載行者周語韋昭注亦云案經云奮庸者廣雅釋詁云奮進也言進用經云惠疇者釋言云惠順也易九家注云類也言居官相事順其疇類上言厚德信善拒佞人皆堯之美行故思得賢以繼之也詩魯頌閟宮疏云謂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卽天官也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舜本由百揆進而居攝今卽位命官使禹宅百揆欲其由冬官居此職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注史遷作皆曰又作爲司空說爲可美帝功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山川鄭康成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疏經稱伯禹者蓋是時禹已襲鯀爵爲伯矣史公僉爲皆者釋詁文作訓爲者釋言文說爲可美帝功者蒙上文今尚書夏侯歐陽說見北堂書鈔五十引五經異義云在天爲山川當是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脫文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注云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又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鄭注見周禮疏序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者鄭上文注云共工水官名是卽冬官也云堯改命司空以寵異禹者經文司空之名始見于此北堂書鈔五十引尚書刑德放曰益爲司馬禹爲司徒禹爲司空淮南齊俗訓及說苑君道篇皆云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是也云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者周禮司空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而益佐之也案馬氏注前堯典俱以爲謚引謚法文則此當有云禹謚也受禪成功曰禹蓋脫文今本謚法亦爲後人刪落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注史遷俞作然咨作嗟懋作勉馬融曰懋美也疏史公俞爲然者釋言文咨爲嗟者釋詁文懋爲勉者釋詁云茂勉也懋音近茂馬注見釋文云懋美者詩傳云茂美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注史遷暨作與鄭康成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暨一作泉疏稽首者說文作𩒨云下首也鄭注周禮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讓爲攘假借字說文云攘推也史公暨爲與者釋詁文說文作臮云衆詞與也鄭注見周禮疏序詩生民疏書疏云初堯天官爲稷者詩閟宮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疏引尚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棄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別名記云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司馬亦名天官也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疏云尚書契敷五教云舉八元使布五教以此故知契在八元中也 帝曰俞汝往哉注史遷俞作然鄭康成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疏史公俞爲然者見前疏鄭注見史記集解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史遷阻作始馬融曰祖始也鄭康成曰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于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阻一作祖疏黎者釋詁云衆也后者漢書百官表注應劭曰后主也此稷官之主也播者詩箋云播猶種也時者是也史公說阻爲始者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馬注見詩釋文鄭注見詩思文疏云阻厄者釋詁云阻難也廣雅釋詁云阻險也險難是厄也云時讀爲蒔者說文蒔更別種漢書食貨志阻作祖蓋今文字詩閟宮疏云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卽天

官也契作五教爲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爲士即秋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褒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爲司馬爲夏官也案此以周禮說虞官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注史遷遜作馴一重五教二字馬融曰五品之教鄭康成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契一作偰一作禼遜一作愻一作訓疏契作偰說文云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又云禼讀與偰同古文作禼漢書百官表作禼親者一切經音義九引倉頡篇云愛也遜者詩箋云順也史公遜作馴者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漢書霍光傳云五品以順法師古曰順理也重五教二字見史記殷本紀此五帝本紀者蓋古人重字輙于字下加二後人誤刪之後漢書鄧禹傳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帝紀章懷太子賢注及詩商頌譜引書皆重五教二字唐石經下五教二字亦可辨是近本始脫之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同云五品父母兄弟子者鄭語史伯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注云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說文作孫順也此引唐書此遜文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注史遷宄作軌鄭康成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強取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皐陶一作咎繇猾一作滑宄一作軌疏史公宄作軌者魯語里革曰毀則爲賊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注亂在內爲軌後漢書李固傳注引經亦作軌是軌爲宄借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周禮司刑疏引以猾爲侵亂夏爲中國者猾大傳作滑潛夫論志氏姓篇亦引作滑韋昭注周語云滑亂也猾从犬蓋借滑字後人譌从犬夏者說文云中國之人也取爲寇者鄭注費誓云寇劫取也義同云殺人爲賊者呂氏春秋過理云沮麛見之不忍賊注云賊殺也云由內爲姦起外爲軌者說文云宄姦也外爲盜內爲宄古文作殳怨晉語長魚矯曰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鄭注蓋互誤引之者舛也皐陶爲咎繇見漢書百官志

女作士注馬融曰獄官之長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疏大傳云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爲文故云司馬也則皐陶爲司馬三公之職故鄭釋士爲察不以爲士師之士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獄官之長與漢書百官表應劭注同周禮士師在小司寇之下云獄官之長者唐虞三公無司寇之名其刑官名士即當周之司寇故今文以爲司馬主兵說苑修文篇云皐陶爲大理明亦非士師也鄭注見書疏云士察者釋詁文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注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伏五刑當就三處鄭康成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疏五刑有服者服謂畫衣冠五者見上三就者就當讀如蹴藉五就之就鄭注云成也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所謂五刑有服三千古中下三等故云三就注言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說無以五刑爲肉刑者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魯語文仲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三處野朝市也案馬鄭注三就皆用此文而以市朝爲一增出甸師氏蓋以周法言之不如韋注之當也漢書刑法志說皐陶謨五刑五用亦用魯語太平御覽六百四十四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而說其全文是今文有以五刑爲肉刑者注民聲云鑿夷猾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則五刑自當有甲兵斧鉞至於刀鋸鑽笮有蓄制是刑唐虞有是象其時民之重恥其畏象刑尤甚于畏肉刑犯者然則制固不可廢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注史遷宅俱作度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鄭康成曰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疏史公宅俱爲度者居民五流者謂流宥五刑王制云度地以居民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移之右不變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棘當爲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狄也王制爲其太公家之不率王教當屏之所本古矣其疑所可以不說此東方又云屏之左右者遠北爲方西方九州之外東方曰寄注云棘當爲之言偪生也鄭注引此經五刑人殷之刑鄉郊遂以五流不屏孝弟者五刑二五服三居者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法一志云二及此三宅不弟於南居則謂五刑有服前古象就以典刑有遠方晉書刑法前古舜命三遠方三居故五刑有服前也以五流有宅三居刑志云三刑三居之三居司寇職議云三參皆事出既參陶日東法推虞制云四裔者若四罪九州之外古以周禮小司寇者五千里之外也鄭注見史記集解疏云中國之外以宅讀曰咤者心懲刈之器者廣雅釋詁云懲恨也宅與咤通讀之加爲敦是宅爲懲刈之義咤即云宅字云咤一度三度宅云爲敦不宅符爲器義咤即拲者江氏聲云王之同族拲有掌因云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鎮者見周禮職方氏九服之辨鄭注大行人職亦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惟明克允注史遷作維明能信馬融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鄭康成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疏史公克作能允作信者見上疏序云三官者稷契皐陶也云堯時事者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舉八愷舉八元則此三人皆堯時舉用者

帝曰疇若予工注史遷疇作誰若作順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疏史公疇爲誰者釋詁文說文疇誰也鄭同順釋言云若順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僉曰垂哉注史遷僉作皆帝曰俞咨垂汝共工注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共理百工之事者漢書百官表應劭注略同冬官其百工之事禹爲之既升宅百揆此官又當求賢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注殳一作朱伯與一作柏譽疏殳作朱伯與作柏譽者見漢書古今人表或諧者借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偕往治事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注史遷若作馴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草一作屮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上謂原下謂隰者公羊昭元年傳云上平曰原下平曰隰草漢書揚雄傳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又谷永傳引應劭注師古曰屮古草字也案說文屮艸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

僉曰益哉注史遷僉作皆馬鄭僉曰作禹曰益一作菸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疏史公僉爲皆者釋詁文馬鄭作禹曰見書疏漢書百官表益作朕虞注應劭曰虞掌山澤禽獸官名也刑德賦云昔者禹在益虞亦以益爲禹舉者見漢書百官表說文云益作菸者亦以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疏朱虎熊羆四臣名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有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古今人表作柏虎仲熊叔豹季熊當爲羆字誤古曰即左傳所謂季貍者也

帝曰俞往哉汝諧注史遷說遂以朱虎熊羆爲佐疏史公說以朱虎熊羆爲佐則知諧字當訓作偕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注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鄭康成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疏典與敷同說文云敷主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是也鄭說見史記集解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注史遷僉作皆咨作嗟咨伯作伯夷鄭康成曰主次秩尊卑疏臣篇文咨伯考白虎通王者不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此蓋今文說史公則作嗟伯夷是古文有不名者有不名者五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注史遷寅作敬清作靜絜疏鄭注見史記集解寅敬釋詁文史公清作靜潔者說文瀞無垢薉也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注史遷命作然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注史遷胄作稚馬融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鄭康成曰國子也胄一作育疏經言胄子者詩疏引說文云胄允也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引經文云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日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王制又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胄子爲適子也漢書禮樂志云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云云史公作稺者詩谷風疏引鄭雅釋言育稚也今作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詩幽風鬻子之閔斯傳云鬻子稚子也是胄子爲適子古文說稺子育子今文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胄子爲國子用古文說也王氏引之云凡鄭注稺子有子今文說也書大稺子即有子內則日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周書大子晉解云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未冠者通謂之稺子亦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胄子也孔氏穎達誤以爲適長子而史記之敬稺子更其有通其義者矣案此亦今古文說之不同王氏之一說亦非也

直而溫寬而栗注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敬謹戰栗也疏直者東方之行洪範云木曰曲直是也溫者西方之行漢書翼奉傳云東方之情怒怒行寬大者勝之以柔寬直者詩傳云和柔貌性行直者勝之以柔直爲秋成此言仁義所本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溫和栗者注云辨別也猶寬而栗也是言寬而有分別表記云寬而有辨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則鄭以栗爲分析與辨別義相近也梗直者加以溫和寬厚者加以明辨性以相反者相成也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注傲一作敖疏虐者高誘注淮南云害也簡者詩傳云大也傲者說文云倨也埤簡古教學必先治性情法天地四時于虞書爲四德皋陶謨爲九德洪範爲三德此大學之道也傲漢志作敖

詩言志歌永言注史遷志作意永作長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歌一作哥永一作詠疏敎國子以和平性情乃可與言樂詩言爲詩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歌一作哥永一作詠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日詩言志哥詠言故長言之哥咏之詠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之詩詠其聲謂之哥者說文云詠或作咏漢書藝文志作哥詠言志意也永長也此者釋詁文馬注見史記集解

聲依永律和聲注鄭康成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疏聲者高誘注淮南子時則訓云絲竹金石之聲也律者陽聲六爲律陰聲六爲呂陽統陰故言律以該呂也賈子傳職篇云號呼謌謡音聲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說文云詠謌也謂與和同鄭注見史記集解

八音克諧無相

夔倫神人以和注史遷克作能鄭康成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
其一隅也諧一作龤疏音者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
宮商角徵用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
應鄭注樂記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
以知樂則聲音不同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皐陶謨文說神人
也祖考爲神羣后爲人諸說文作龤
云樂和龤也引此經文又云龠理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注鄭康成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
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疏於釋文曰如字或音烏絕句者
非也史記正義云於音烏不可從者
石者說文云磬樂石也拊者說文云揗也周禮大師職云令奏
擊拊注鄭司農云樂或當擊或當拊率者釋詁云循也鄭注見
公羊哀十四年傳疏及史記集解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周禮
夏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注云服不服之獸者猛
獸虎豹熊羆之屬云音聲
之道與政通焉樂記文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
史遷堲作畏忌行作僞震作振師作衆馬融曰殄絕也絕君子
之行鄭康成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
惑疏堲者說文引此經文云疾惡也史公云畏忌義相近讒說
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衆五帝本紀生而
徇齊索隱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云齊疾也蓋謂有
口辯即讒說也史公行爲僞者僞亦爲也漢景君碑云殘僞易
心殘殄聲相近疑鄭用此文言其說齊給而行貪殘也震動飾
衆皆釋詁文史公作振者廣雅釋詁云振動也馬注見吳志注云
殄絕者詩傳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色取仁而行違者論語顏
淵篇文讒說是巧言令色也殄行是行違也違者邪也史記正
義云言畏惡利口讒說之人兼殄絕姦僞人命汝作納言夙夜
黨恐其驚動我衆是以殄僞對堲讒說爲文
出納朕命惟允注史遷納作入允作信鄭康成曰納言如今尚
書管王喉舌也疏史公出納作出入者漢書百官表云龍作納
言出入帝命應劭云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
喉舌也允信釋詁文鄭注見北堂書鈔設官部
云王喉舌者詩蒸民云出內王命王之喉舌帝曰咨汝二十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注史遷咨作嗟欽作敬亮作相功作
事馬融曰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
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
康成曰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敕
命也疏二十唐石經作廿史公欽爲敬者釋詁文亮爲相者釋
詁云亮相道也詩引讀詩云亮彼武王亮相也功
爲事者釋詁云績事也績功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稷契皐陶
皆居官久者稷爲后稷作司徒皐陶作士皆在堯時上文鄭
注亦云此三官是堯時事也鄭注見書疏云鄭以爲二十二人
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與馬異案此說是鄭亦以朱
虎熊羆爲二臣也云格于文祖所敕命者謂敕三載考績三考
倫於明堂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故云亮天功
黜陟注史遷說爲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疏史公以三考黜陟
爲句者白虎通考黜篇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云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
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皆如史公斷句孔
傳尊對災異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皆如史公斷句孔
安國古文說也春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考
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
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
而黜陟命之日計白虎通又云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制地後
黜獨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
削其地後黜其爵漢書傳云三年一使三公黜陟幽

明庶績咸熙注史遷幽明爲遠近庶作衆績作功熙作興疏史公
幽明爲遠近與庶績咸熙爲句大傳云書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
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
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
升故陟之皆所以自取聖無容心也是以幽明上屬爲句漢書谷
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亦以幽明上屬
爲句今文說也分北三苗注鄭康成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
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
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北猶別也疏此三苗似非竄三危
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
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敎
猶未竭也久喻敎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
舜諸書舜時三苗民不服事見於淮南子繆稱訓者也
其俗三苗南兵三苗已竄三危此有苗不服案韓詩外傳云當舜
注云三苗在江淮荊州之地是舜時有苗之君
梧之野鄭注云苗民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在蒼梧易
梧於周南彭蠡在今鄭注分北者謂蒼梧之山
云八分也南越之地有三苗之君據苗民之
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者史記集解引書曰
夫受地視伯男之子位子史記天子之卿
書疏引鄭注云此當從伯子大夫爲男
初寬西裔後分之南少其在西裔之三苗
一人其族類當復不在江氏聲云分北
分析即分別也故云北猶別也北古
文云公从入八猶背也古北背通用
可訓背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云八猶背也是北亦
必八字
說爲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
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
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鄭康成讀此經云舜
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
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疏史公云年
之此生三十而徵用也年五十八堯崩此所謂二十有八載乃殂落也年六
十一代堯踐帝位此三十年適與二十年合也乃踐帝位三十
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大戴
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
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
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
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云舜徵用三十載在位五十載已
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是君玉篇云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及
用三十兩三十字誤當作二十一年甲午年徵用七十九年舜
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用七十九年八十
郎眞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日舜年八十
卯眞入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五年有苗氏叛南
征崩一年百歲此甲子不足憑也云舜壽百一十二歲
巡守多一十二歲與史記論衡不同偽傳云舜在位已爲
九歲之大考也至五岳而止此衍誤計之也陟方者史公
於九疑之山在蒼梧者甚至蒼梧曰舜北三苗以
引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日九疑
漯在今寧遠縣東北案舜陟方乃死於蒼梧之野而葬
在南營道縣在今湖南道州西百廿里地理志零陵郡營道九疑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五十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學海堂
虞夏書二
皐陶謨第二上
注史遷說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疏皐
陶顏師古注漢書李賢注後漢書李善注文選俱引作咎繇是唐
以前本知此皐陶字後人所改謨者釋詁云謀也說文云議謀也
也古文作謩此梅氏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已下爲益稷篇又
云於王爲合也此梅氏篇其文之下
二年皐陶鄭以爲帝舜時作者也史記說此篇爲舜
公之陶初以爲下諸侯大司生此梅氏合於皐陶謨文
不益稷本記載孫氏合皐陶謨之夏周官是今古文尚書
云云馬融逸論語皐陶謨與鄭本並以詩云序記文也
伯夷皐陶明相與鄭元依馬讀之本詩說即謂皐陶月星辰
史遷日皐陶方也語帝前錄題皆今仍爲書一以篇五服
尹允諾以爲皐陶史也經文也日虞夏者書大戴禮同是書
曰若稽古疏若自臣方帝虞夏之伯明庶者續咸熙夏書
子欲觀古人之象稽古之事其所述及夏書
陶書聖臣稽古不必稽古通事之敘者以爲帝所述
文云武穆天子之若古古人之敘文云皐陶語至
稽古云昭單言日同非古者言伯夷以言所以爲
稽古周公旦知解若古稽稽聖人之稽古立聖也入
古故班氏知周以有古稽天稽人云正言皐陶功也以
氏知皐陶亦聖人德召古古稽之古之德立事本以
屬爲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注史遷作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疏
鄭注見書疏史公皐陶曰皐陶注鄭康成以皐陶下
陶下屬爲句也允者釋詁云信也迪者釋詁日是與鄭氏同以皐
云道導也允道亦導德者釋詁云迪道也
德天性謂之性明亦者淮南齊俗訓云得其天性謂之德
輔和也五常之性者信也成也其德則成而名
詞云夫史公以允迪厥德爲信其道德也言信其道
仁義也管子心術篇云與樂記云其君子樂得其道
也允信謨弼偏云德者道之舍得之於心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注
史遷俞作然都作於厥作其永作長惇敘作敦序庶作衆勵作
厲爲高邇作近茲作已鄭康成曰惇厚也庶衆也厲作也敘序
也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也疏愼者釋詁云誠也謹也修者鄭注中庸云治也漢書本紀
身爲修修者永光四年詔曰愼身修永注也職字知愼厥
詞爲句修思釋詁云永長也其身思與上有職與斯聲相近皆
書之本惇者釋詁云惇厚也九族言修其職與馬鄭注堯典漢語
敘子翼之紀元年詔日帝王親高祖以下至元孫如九族堯典
也謂附明始五年詔曰親親高祖至孫也下明九族
道德可自助也衆貴成典王明親以上及也凡堯貴
其德云以翼助也文逝都堯注引史公親相也爲下睦悉近皐陶之敘
語云永爲長遠及厥當而皐陶爲禹君章句云附厚
高者長皆近也史公說爲敦厚之臣也爲然於厥章言注文
諸云序皆釋詁文務云爲如說都爲於序章言注厲附助則
蜀志云茲已此也淮南子云修文敎者高也遙都爲然於序章
鄭注作衆賢明以敦也此疑修淳訓也序爲名也遙爲然貴則
尊貴明賢是也翼爲羽翼厲作已者以作高也通也
禹拜昌言曰俞注史遷

昌作美俞作然昌曰一作讜疏昌書釋詁云當也郭注云書曰禹昌美言也昌或為黨聲相近孟子公孫丑篇云禹聞善言則拜趙注云尚書禹拜讜言讜字說文所無周書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張平子碑黨言允諧皆止作黨知讜即黨字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注史遷都作於疏民謂眾民人謂官人也詩假樂云宜民宜人傳云宜安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在職天工不曠眾職修理姦軌絕息引此經文而說之也皐陶既以修身告禹又云此者宗族貴咸人才不一務在知而器使之民眾在下在備安之其政乃可及遠也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注史遷咸作皆時作是哲作智安民作能安民疏言皆若是堯猶難之者左氏文十八年傳魯太史克言十六族四凶堯不能舉不能去論語云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上古言質直故謂堯猶難之漢書五行傳作悊說文哲或作悊惠愛懷思皆釋詁文言知人則能器使安民則眾民思歸之也史公說咸為皆時為是皆釋詁文哲為智釋言文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注史遷哲作智而作能令作善壬作佞鄭康成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鯀疏言能哲且惠則不仁者遠淮南泰族訓引作言云甚也言甚佞江氏聲說能哲且惠則經文作而可讀如本字孔者釋色孔壬謂甚佞史公說哲為知者釋言云哲智也而為能令為善壬為佞者呂覽士容篇柔能虛能實高誘注云能而也令為善壬為佞者皆釋詁文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禹為父隱者白虎通云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火藏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逃金篇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聖人法天則為父隱者天道非私也四凶為三故云不及鯀也皐陶曰都注史遷都作於疏段氏玉裁說史公作皐陶曰於然於者以於說都當以然說都俞則今文都上有俞字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注史遷有德上無人字載作始采作事疏亦行舊說為拔行玉篇云有九德顧野王晉人或引舊說也行者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鄭注云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之行九德謂栗立恭敬溫廉塞義之德所以扶擾九行始事之者言始試之以事故下云九德咸事論語書云亦行云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史公說載為始者釋詁云哉始也載同哉采為事亦釋詁文亦言其有德一無人字禹曰何皐陶曰注史遷無字者唐石經同史記後人妄增人字也或是今文寬而栗柔而此文疏史公無禹曰何及皐陶曰者省經文未詳也後不更出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注史遷恭作共亂作治擾一作柔塞作實鄭康成曰違言之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簡略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彊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塞一作寒廉一作辨疏寬綽近緩而能堅栗柔順近弱而能對立

愿慤無文而能謙恭治事多能而能敬慎馴擾可狎而能果毅梗直不撓而能溫克簡大似放而能廉約剛者內荏而能充實發彊有為而能良善此似相反而實相成五行生克之用聖人法陰陽以治性情之學也栗為堅栗者聰義似容以栗鄭注云堅貌鄭箋詩生民實栗云栗成就也義與寬禮相反立為封立者說文云封也義與柔似相反愿為慤愿者云器云不然則已慤鄭注云慤愿貌恭為謙恭者韋昭注魯語釋恭為謙義似相反簡為簡大者釋詁云簡大也廉為廉約之者釋名云廉斂也說文廉仄也俱義似相反彊而義者王氏引之者詩傳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餘如鄭義凡而字當頁為能呂覽士咎簡云柔而堅虎而實淮南原道篇云行柔而剛用弱能強高誘注云而能也史公恭作其者役漢書楊寬傳注引經文作雜其當文俱與恭通詩巧言匪其止共韓詩作恭經典多通用說亂為治者釋詁文擾一作柔者集解引徐廣注經文已有柔則當為一作採也詩崧高採此萬邦鄭云採順也是與擾同義釋文本亦作柔說塞為實者塞與寒通說文塞實也引此文鄭注見書疏以寬柔擾為洪範柔克者柔為地道漢書翼奉傳云西方之情喜行寬大西方坤兌屬陰為地道擾字从牛說文牛柔謹也寬擾與柔俱地道故三者為洪範柔克也云愿亂直為洪範正直者論語云侗而不愿鄭注云愿善也善為人性淮南主術訓能多者無不治也高誘注云治作也亂治人所作為論語云人之主也直愿亂與直俱人道故三者為洪範正直也簡剛彊為洪範剛克者簡大剛健自彊不息皆天道故三者為洪範剛克也云器量凝簡蓋謂器量凝成而簡大耳云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者洪範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人道在天地之前此則先地道而後天道擾為地道又次在人道之中故云九德之次推擾而毅在愿亂之下也此注或疑非鄭注案孔氏書疏說引此文云鄭達言之又孔義俱釋傳屬義與傳文多不同故定為鄭注云性有上下者上謂寬至強之屬文在上下謂栗至義之屬文在下非謂性之智愚為上下也鄭所見本廉又作辨注中庸云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彰厥有常吉哉注史遷彰作章厥作其鄭康成曰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疏章一說為顯章顯有德之人與之祿秩盤庚云用德彰厥善洪範云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彰章聲相近史公說彰為章漢書元和元年詔云章明也吉善也云其有常者均為其有常德者優賞之言善者吉為善云善也從士口文云所行使有常者易象傳云君子以常德行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注史遷夙作蚤浚作翊馬融曰浚大也鄭康成曰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已下之文疏宣者釋言云徧也周語云宣所以教施也浚者方言云敬也明者釋詁云成也或明與孟通故孟諸即明都釋詁云孟勉也鄭注周禮宣三德以敬勉有家之人家謂大夫所食采邑史公以采為蚤者華嚴音義引書大傳云翊也凝也翊與翌同早亦敬也浚為翊者釋詁云翊也凝為翼者凝訓敬翊為明大也敬鄭注見釋文以浚為大者釋文也浚與駿同大明謂大勉也鄭注見書疏三德云言三德者亂已下之文是以三者為簡剛彊三德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注史遷祗作振邦作國馬融讀嚴為儼曰亮信采事也疏嚴者說文云教命急也祗者釋詁云敬也亮者釋詁云相也以為輔有遠者云嚴畏也云敬之文亮者有家謂大夫之佐事者此言相助事有邦謂諸侯也云亂而敬至上言敬夫之左右亮助相佐事也以為亮事傳云凉佐也此上言敬者家有大夫之佐事者此言助事有邦傳以為傳諸有士者之臣史公以振為振者振與祗通詩傳云祗見為周語子鄭注云振動也此言振者振云動恭以振同作震振說文作儼見釋文引馬為振作振見周語云祗振敬也嚴恭儼同為振書疏亮信采事釋詁文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注史遷敷作普疏翕者釋詁云合也詩傳云翕合也言合受大而普施九德者皆作事釋詁云合也之人使咸事者皆任職又說文云事職也漢書趙尊孟子盡章云普德是謂下文俊乂也史公說敷為普者趙氏注孟子萬章云普遍也普與敷音義同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注史遷說百僚二句為百吏肅謹馬融鄭康成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乂一作艾疏俊與駿同釋詁云大也又漢書谷永傳引俊乂作俊艾釋詁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艾長者多歷年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語懇大臣令俊又書久其位又云今年書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為大艾為老也周語書艾修之韋昭注云師傳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致仕篇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謂師法俊艾也工義或為功或為官時者詩傳云善也訾為師誨復篇引此經說之云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治其位公卿總其要執故凡官治而不亂者云大夫百官謂百工也史公說百僚為百吏者釋詁云肅敬也為師才德過千人為俊者韋昭注云百僚師師注云蘊善也見出文未保十人日豪馬鄭以才為才德者望文生義也百人為乂入曰保過人者春秋繁露爵國篇云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注馬融曰凝定也鄭康成曰凝成也疏撫者王逸注楚詞云循也辰者詩傳云時也禮運云播五行於四時故五時謂之五辰白虎通五行篇云十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有五時衣各一藝是也凝者高誘注淮南兵略訓云正也言循四時以正庶事鄭明堂月令之政也馬注見釋文以凝為定者廣雅釋詁文同義鄭注見書疏以為成者中庸篇至道不凝焉鄭注云凝成也無教佚欲注史遷說為毋教邪淫奇謀教一作敖佚欲一作逸遊疏佚欲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遊欲教敖聲俱相近漢書韋賢傳諫詩曰邦事是廢逸遊是娛袁宏漢紀陳蕃上書作無敢遊佚後漢書陳蕃傳作無遊教逸太平御覽諫諍部引書作無敢遊佚皐陶戒帝舜無敢遊佚周公戒成王無般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俱今文並以逸遊為田遊成王史記文欲為猷史遷說佚為邪淫者方言云佚淫也故云邪淫欲為奇謀者欲古與猷通禮釋詁云猷謀也故云奇謀近禮師氏責遊子弟注社子春云遊當為猶周禮師氏注云猶謀也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注馬融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幾一作機疏言有國者毋教以佚游當戒其危日有萬事也釋詁云幾危也業業危也義本漢書王嘉傳作機易繫詞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本或作吉凶馬注見書疏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注史遷說為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工一作功疏曠者曲禮車曠左鄭注云空神位也漢書律麻志引作功說云天兼地人則天後漢劉元傳李淑曰工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又馬嚴傳曰嚴上封事引此經說之曰言王者代天官人也王符貴忠篇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論衡藝增篇云尚書曰無曠庶官毋空眾官寶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此皆古義故備庶職之也實非其人以曠之有作職而私授者必受天之戮工注故經以為戒史公以臣之事者工與功通周禮肆師凡天師之不答亦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注馬融有作五下同疏敘者釋詁云順敘也郭注云謂次序也云我五典者詩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人各有此五常之性也白虎通性情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中庸篇云天命之謂性鄭注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知信疑互外傳惇者釋詁云厚也馬注見釋文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注鄭康成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疏秩者釋詁云常也說文作豒云爵之次弟也自與循轉相訓庸者常也俱

見釋詁云自我者禮書云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又云禮由人起訓典据堯典惟言典朕三禮則當爲五等之禮鄭注見書疏以五禮爲自天子至庶人者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王制殯葬廟祭之禮皆自天子同達於庶人江氏聲以禮不下庶人疑鄭說之誤本非也寅

協恭和衷哉【注】鄭康成曰并上典禮其有此事【疏】禮主敬而用貴和行之始得其中和也釋詁寅恭俱敬也協合也堯典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和衷爲中和者周語云其君齊明衷正韋昭注云衷中也鄭注見書疏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注】大傳說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鄭康成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疏】今文說五服爲五章鄭氏說有五等蓋秦滅禮學郊祀之服易以袀元伏生猶見先秦制度傳授其義故可信至漢興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鄭據此爲漢章服亦不能證明古義矣大傳引此經文而說之以爲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者釋言云袞黻也周禮司服袞冕注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故爾雅釋言云袞黻也郭注云畫龍於衣是以五章別今文家謂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之說也論衡語增篇云五服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以此釋五服蓋誤大傳亦不云畫日月星辰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以十二章爲五殷考謂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此十二章爲五等之服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注】班固說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大傳說同用或作庸【疏】古文以五刑爲象刑見下文象刑惟明疏討者說文云治也說文有敵字云棄也周書以爲討疑周字作叀周禮大司馬職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是五刑兼有甲兵當如今文說用後漢書梁統傳統對尚書引作庸班氏刑法志引此經而說之云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本今文經說也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四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今脫其全文故以班氏補其說五刑始於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無古文說是也

政事懋哉懋哉【注】懋一作茂【疏】懋同茂釋詁云懋勉也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顏注云茂勉也郭注爾雅引書茂哉茂哉釋文云茂又作懋亦作悉同注茂哉或作茂是今文爲茂古文爲懋說文悉古文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注】畏一作威【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明威言賞罰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也明者周語尊貴明賢韋注云明顯也自者釋詁云從自也亦爲從又周禮鄉大夫注云統文疏云自用也古音字說文云自鼻也讀若賤言之孝經云民之行也釋文云本作人生民謂上古之君也莊廿三年左氏傳所成十三年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民也云民與民對入天使治之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引此文異使長之民興民之生也秦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聽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此蓋今文泰誓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上天聰明荀無其事不虛生則古說有傳云書曰天聰明之變見三朝之會言有注王氏鳴盛以爲此經之注反言疏誤非也今秦誓佚矣鄭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疏】達通尊貴相賞罰不可欺說文上謂天下謂民言有土謂有民邦

者重言以爲戒皐陶曰【注】史遷省【疏】史公省文者以前文俱皐陶之言不必再舉史公惟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之文無天命有德已下諸說者以爲愛敷施九德咸事諸文已言官人之義可以略之故單舉討罪疑非今古文之異也

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注】史遷說爲吾言底可行乎是無惠字又作禹言女言致可績【疏】惠者釋詁云順也底者釋言云致也績與迹同亦謂行也史公以朕爲吾者俱我也說績爲迹通行者春秋左氏哀元年傳禹之績釋文云本亦作迹績迹通楚詞王逸注云迹行也文選顏延年詩注引春秋合誠圖宋注云迹行迹謂功績也是績行猶云展而行之也皐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注】史遷說爲余未有知思贊道哉馬融曰襄因也鄭康成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者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疏】思曰字史記所無或當爲曰思爰曰轉訓見釋詁衍文爰釋詁作士曰是爰曰字通也贊贊爾雅廣雅釋詁俱無釋書正義引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廣義不足取史公以贊爲道者周語内史贊之韋昭注云贊道也道謂導之張守節正義云贊於古道非也馬注見釋文以襄爲因者釋詁云儀因也諡法解因事有功曰襄鄭注見書疏以贊爲明者明即勉贊猶明明明明即勉勉也蔡云贊明帝德謂贊勉之云揚我忠言者襄揚聲相近得爲揚今本揚作暢諸字云忠言者疑以曰爲言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分繹彙纂卷二之五十一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二

皐陶謨第二中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注】史遷都作於孜孜作孳孳【疏】思猶斯也詩泮水思樂泮水禮器作斯又我行其野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復知思語詞也孜孜古文孳孳今文也說文云孜汲汲也引周書曰孳孳無怠又曰孳汲汲生也是與孜同彼泰誓文史記亦作孜孜與說文異說文所載壁經也廣雅釋訓云孜孜劇也劇蓋勮字言勞劇古文說也禹言予此曰汲汲不遑耳皐陶

曰吁如何【注】史遷說爲皐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注】史遷洪作鴻下民昏墊【注】史遷說爲下民皆服於水鄭康成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疏】懷山襄陵說見堯典昏字依史記疑當爲告形相近史公所據本蓋亦今文也以墊爲服於水者廣雅釋詁云墊伏藏也李書注文選陸士衡詩伏事云伏與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謂陷於水也鄭注見書疏以昏爲沒者方言云浸書也詩疏引李巡云沒之盡也晉與潛聲相近墊爲陷者釋詁云墊下也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云墊陷下也是墊陷俱爲下濕之義說文有沼字泥水沼沼也義同禹言所以汲汲者以洪水浸天包覆山谷下民有泥陷之患

予乘四載【注】史遷說爲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又以舟爲船乘橇爲蹈橇乘檋爲即橋【疏】四載者一車二舟三橇四輴據說文本字考之橇者說文云山行所乘者夏本紀作橇河渠書作橋溝洫志作梮史記集解徐廣曰檋直轅車也漢書注如淳曰梮謂以鐵如椎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書疏又引尸子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說文樏未說其義而有暈云直轅車轢也又注云車衡三束也直轅暈縛是橇即暈假音以車轅縛行以上山合之徐廣說爲直轅車應劭說以爲人舉引者是也如淳因志云則史記云即橋故說爲疑望文生義橋則橋假音字輴者說文云澤行乘輴夏本紀作泥行乘橇又作毳溝洫志同泥即漢史記集解徐廣曰他書亦作橇漢書注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書疏又引尸子云泥行乘蕝以塗之泥也是與說文之義不同豈毳蕝爲行泥之板誤文假借字者出自古文與史記集解引尸子山行乘欙泥行乘蕝橇行險以樏行沙以軌覽慎勢篇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也依聲引爲近推詳其義此四載之文河渠書溝洫志俱引爲夏書交作蹈又作即見河渠書者與或今文本有之史遷說兩見夏本紀乘作蹈又虞書今文所無或云蹈云即疑是所願之物故如淳注漢書

隨山刊木【注】史遷隨作行刊作栞亦作栞【疏】刊者說文云栞槎識也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栞篆文作栞是經作刊爲後人省改也春秋左氏襄五年傳云并堙木刊服虔注云刊削也晉子形勢解禹斬高橋下以致呂刹斬高即刊木也史遷東京賦山無槎枿薛綜注云斜斫曰槎邪斫者表記之史記說禹貢爲表木史公隨爲行者廣雅釋詁云隨行也許氏引暨益奏庶鮮篆文者以古文別于今文即云篆文蓋孔壁書也

暨益奏庶鮮食【注】史遷說爲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又說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馬融曰鮮生也鄭康成曰授以水之衆鱻食謂魚鼈也【疏】史紀夏本紀兩說此經俱有稻字馬鄭用孔壁古文說無之疑史公據今文說也或古文稱鮮少之食即謂稻與未決川距海之前地卑濕故種稻稻北方所少謂之鮮食或說鮮者釋詁云善也箇禮云稻曰嘉蔬嘉善也史公說爲與者釋詁文奏爲予者鄭注云奏爲授授即予也稻者說文云稌也爾雅謂稻日稌稻不黏者稬稻屬是稻有此諸種也云稻鮮食一云稻可種卑濕無鮮食字下又以鮮食爲食少也馬注見釋文說爲生者周禮庖人凡其死生鱻薧之物注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蓋兼六畜六獸六禽言之馬意以爲山澤禽獸進以可以爲民食也鄭注見詩思文疏以鱻爲魚鼈者說文鱻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之屬也蓋與鮮音相近

予決九川距四海【注】史遷予作以距作致【疏】決者說文云行流也九川者五帝本紀云通九澤決九河本紀及溝洫志云通九道陂九澤又有此夏九川謂九州之川也通九道亦謂通九州水道距四海者至于海漢書食貨志注孟康云距至也廣雅釋詁同四海者禹貢青州濰淄其道海岱惟東此爲東海在今登州萊州天津之境爲九河入于海此爲北海郡爲今滄州揚州之海寧可爲東海貢云北江入于海中江入于海此爲揚州之海鄭疑東海左傳楚子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孟子云孫叔敖舉于海楚之南海即揚州之海也史記正義云按南海饒州東大海限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禹貢不言西海史記張衡傳日利趨西海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又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海內西經云河水出東北隅

以行其北西南又入翰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
山是山海經有西海亦名瀚海遂將謂之蒲昌海說文云澤在
崑崙虛下郭璞注蒲昌海也亦謂之西海弱水餘波入于流沙通
于南海此是也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大傳曰
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又說自天
子至士皆有山龍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
服一史遷說為日月星辰文繡又說絺如本字馬融曰上有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有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
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藻火尊於華蟲以尊卑次之士服藻火大
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宗彝虎也鄭康成曰會讀為繢宗
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雌彝而已粉米
白米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
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
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
更其等差

冕服以元衣加繪繡故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堯黼黻衣言衣之質則爲純言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並用黼黻之明證矣今文云士服一衣亦有山龍者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是士服山龍也史遷說有日月星辰自山龍至藻火則謂之文自粉米已下則謂之繡者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郎是畫繢說文說春秋傳謂之爲繡畫馬說是文郎畫謂畫也此象山龍已下至藻火之文也粉米黼黻之屬刺於絲皆謂之繡故以繡該之義彝令文同也史遷說黼黻如本字者與淮南子說同故五帝本紀堯賜舜絺衣郎孟子袗衣趙氏所訓畫衣也說文以絺繡衣爲刺繡必於絲衣漢書賈誼傳云薄紈之裏是也史公以絺爲絲衣郎謂畫於絲之衣不必破字爲黹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言元衣會青黃白赤四色爲五章也云彝从糸从基出其東門傳云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騶文如傳綦文云瑑玉飾如瑑水藻之文者言璪火象龍冠玉之藻文謂之璪火亦當如次傳云宗彝尊也者詩云繡火赤也謂之黺者說文云黺畫粉也云黼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者考工記文二色相次而成文也又以采絲繡之其服五采備故云五采蓋司農注以衮作繡爲衣讀絺爲黹謂刺繡也說文云黹箴縷所紩衣从㡀丵省象刺文也注云繡白緣及斧衣之屬皆繡之而鄭注謂粉米亦繡也云繡與繢同以其兩文相書誤也然據鄭注見於典籍者多與說文同蓋古文說也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釋言云黼黻彰也郭注云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己相背蓋色之所以兼乎五者以其相次而成文章也鄭注周禮司服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是其引書作繢不作會也上云十二章下云九章者周之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據此是鄭以周制九章說之宗彝爲虎蜼雉爲華蟲者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者與說文合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者周禮司服文郎注以爲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服日月而下侯伯服華蟲而下子男服藻火而下卿大夫服粉米而下士服黼黻據周禮巾車王之五路建大常十有二旒與日月爲常其九章以龍爲首則鄭所謂升龍降龍者是也云十二章天子之服者此言古制也論衡語增篇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又見於乾坤始衣裳之象也

〔疏〕爲白黼若黹以爲繡質畫以絲謂華蟲也義畫虎蜼謂宗彝也可證然總之注云三辰爲旂旗者春秋左氏桓二年傳臧哀伯之言也文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氏注云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以華蟲爲二與鄭說不同僞孔傳以五采彰施于五及疏引顧氏取先儒等說同之蓋不可從

色作服汝明注鄭康成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疏〕五采所以繡月令命婦官染采論衡量知篇云染練布帛名之曰采是知采是絲色五色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是知六者有黃無元爲五也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注云五色六章者兼天元也以元黑爲同色則五中通元以六對二爲六色也施者高誘注淮南修務訓云施用也鄭注大傳云章明也彰施者以五采施于五色章者先以五色畫之又以五采絲繡之其服兼旌旗都宗人之正都禮與其服注云謂衣服是也男者明其等差或謂爲成也鄭注見書疏及服星曰采未用謂之采者性之言質書疏云以本自性施于月令宮室車旗服飾云公自山龍而下云云者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九也注鷩冕云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注毳冕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注希冕云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注元冕云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是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注史遷在治忽作來始滑一作采政忽一作七始詠鄭康成曰六律六呂言六律者舉陰從可知也智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忽一作智〔疏〕六律者漢書律曆志云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五聲者白虎通禮樂篇引此經說之云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引月令說之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法易八卦也樂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笙者太蔟之氣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說笙柷鼓簫琴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東北方柷在東方鼓在東南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于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鼓猶革也又爲土宮爲土音古者以瓦爲鼓故曰土鼓土音八爲之屬周禮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古文作智史記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引書作七始詠史公以治爲來始滑爲滑言也相近故爲七始之聲又作七始詠相近與周七始之說相違也治忽作七始者今文說也馬鄭古文與古同之與采相近云音其聲之來政治之始忽滑聲相近又爲亂也聽諸侯之政以爲治亂也鄭康成曰采政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始詠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五聲所以宣八風之氣六律所以和五聲之音

聖王迎十有二州因謂七始天統也鄭注云七始謂黃鐘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聲不應則去之世房中歌日七始華始是班氏今文說也禮樂志載其素以爲八伯之事也分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之事也又云著七始六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賓爲天地四時人之始七始華始之歌八音七始謂七律天地四時人也又以七事八音之事九律與音皆以爲聲以先王之祀也以日十二辰以致之有七音五聲以爲之事八事律七器用黃鐘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是七律也周語云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記出古文詞也以象其說之猶亦作智者云文見說文集解引鄭注云智謂臣見君所秉也書思對命者也以揚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又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又云君者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所以對所君之命以出納五言汝聽注史遷內爲入〔疏〕律曆志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之以爲樂天下之平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志自律五聲八音之言天下之意也陰陽之常本原之理

故舜欲聞之以德之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志者五言之聲君之道五常也仁義禮智信爲五常五事貌言視聽思五行火金木水土爲五德五官宮商角徵羽之屬爲五聲以合五音而爲臣民事物爲之則言爲官爲律爲禮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懘之音矣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知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者音以知樂凡聽宮使人溫舒而廣大聽商使人方廉而好義聽角使人惻隱而愛人聽徵使人樂善而好施聽羽使人整齊而好禮凡聽疾以清樂說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故云汝聽也遣史遷說納爲入者公羊桓九年傳云出者何下也入者上也言入者內使遽也鄭氏以言爲政教是也云言郎政教也出納政教五官者周禮有六官注云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官此云五官者與上明文鄭注堯典云六官之屬不數天官故爲五也工通稱與司徒是六官爲五者冬官共工無

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注史遷說爲予郎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疏〕違者說文云章相背也違與章通韋者大戴禮保傳篇云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從公羊歡帝既告以助成四輔之職任爲將萬之于天史公說違爲辟以拂者說文作弼古文作弻史記作拂書注云違郎之也以從爲諛者與今文是相近譴者說文云讒言也謂訾也是從與相近諺者說文云誹謗也讒諀也欽四鄰注史遷說爲敬四輔臣大傳說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鄭康成曰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疏〕大傳說爲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者注云志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疑之事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輔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其丞可志而不志責之丞文王世子注引大傳又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周公之也左右弼前疑後丞是周公太公召公四輔之官也知何臣或爲之用古師保傳篇明堂之位虞之之四輔可證不在時侯以明之注史遷庶頑作諸眾讒說作讒臣說爲清云君德誠施皆清矣〔疏〕庶者釋詁云眾也頑者廣雅釋詁云愚也讒說者釋詁云媚也讒者說文云讒也言如不能察史遷是讒說諂媚之之也人在其位者以明察之君也記其過下云君也言如不能察之事是讒說人故有此說上是見君察以明下記識其過之事也史遷說爲清云君德誠施皆清矣者以君德誠施則人無不察也

亂士慶庶士大夫卿士史公云臣君德誠施皆清矣集解引徐廣曰臣一作吾誤也索隱云諸衆讒嬖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臣君猶言君臣儀禮喪服傳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故臣亦君也云君德誠施皆清矣者猶明也施德謂施有德之人卽下事舉賢之事論語子夏說舜有天下選于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疏 撻者說文云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古文作遽引周書撻以記之是此經文周書疑當爲虞書也周禮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兕角爲之撻扑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謙敬弗讓之義云朝廷有位鄉黨有序朝廷有位謂侯以明之鄉黨有序謂鄉飲酒罰不敬也記之者謂記其過書者刑書呂刑云明啟刑書胥占周禮司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之罰而士加明刑注云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可證此經之義過小則記之大則撻其罪欲並生者鄭注周禮云生猶養也

工以納言

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疏 工官時是皆見上疏納言者下云敷納以言颺者文王世子或以言揚爲同揚堯典揚側陋史公說揚爲舉格來承同烝進也皆釋詁文庸者詩傳云用也言舉于官者來則進用之文王世子云必取賢斂才焉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可證此經之義

否則威之疏 否者廣雅釋詁云隔也易否象上傳崔憬注否不通也經言蔽賢則加之罰也後漢紀晉丕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潛夫論考績篇云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已上言舉賢則讒嬖自遠故史公云君德誠施皆清矣

禹曰俞哉注史遷說俞爲然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疏 光者釋言云桄充也孫作光海隅者釋地云齊有海隅高誘注呂覽有始篇云隅崖也蒼者蒼天釋天云春爲蒼天生者生民詩烝民云天生烝民是也又文選史岑出師頌蒼生更始李善注云蒼生黔首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周謂之黎民是蒼生猶言黎民黔首見禮記亦不始自秦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注共一作具疏 黎者釋詁云衆也獻者釋言云聖也大誥云民獻有十夫張衡東京賦具惟帝臣薛綜注具之言俱也李善引經文作具漢碑以黎獻爲黎儀儀亦今文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注敷一作傅亦作賦車一作輿庶一作試疏 時舉猶是舉漢書敘傳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注李奇曰時是也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也春秋左氏僖二十七年傳引夏書作賦云君其試之杜氏注賦猶取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榮報其勞也庸者釋詁云勞也漢書韋元成傳注孟康引此文云庸功也但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不同說文試用也引此經敷者詩傳云徧也車服者謂車馬衣服庸卽用也車服以庸謂命爲士大傳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軨如今窗輦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其文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御覽六百卅七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數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不爭貴強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繪綵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也車作輿見下引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疏 春秋繁露制度篇云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輿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潛夫論考績篇云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與此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據王符說則讓爲推賢尚善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疏 時是敷分也禹貢馬注云敷分也奏者說文云進也罔者釋言云無也言帝不以是分別善惡者同日進用則無功狀謂讒說之人與黎獻同日進用無治績也史公說敷爲布者詩小旻傳云敷布也說同日爲同善惡者上云是而颺之否則威之當分明善惡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五十二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二

皋陶謨第二下

無若丹朱傲注史遷此上有帝曰無作毋傲一作奡一作敖疏 無若丹朱傲上古文今文俱有帝曰二字僞傳脫之也史公有之蓋孔安國故如此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遣告篇云帝戒禹曰毋若丹朱敖毋者禁之也案敖當作傲又問孔篇云尚書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後漢書梁冀傳袁箸上書曰昔舜戒禹無若丹朱者漢人所用今文亦皆有帝曰僞傳之既久自唐時列于學官不敢據增存之于注以俟後之定石經者朱稱丹朱者漢書律厤志云堯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史記正義引括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丹朱故爲縣傲說文作奡云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說文又有敖字云出遊也管子宙合篇云若傲之在堯也亦作傲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注史遷惟作維慢作媠疏 慢者說文云惰也傲者廣雅釋言云倨也虐與謔聲相近釋詁云謔謔也作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爲也史公惟作維者今文及熹平石經惟多作維釋詁云伊維也維爲綱維惟爲思惟俱假借字也慢作媠者說文云媠易也

罔晝夜額額注一作鄂鄂罔水行舟注史遷作毋水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疏 罔者釋言云無也額額者說文有𦨶字云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罔晝夜謂日夜不息罔水言洪水已退行舟謂丹朱乘舟行水非有治水之役推好漫遊史公罔作毋作毋水者趙岐注孟子引書丹朱傲無水而行舟罔作毋鄭注見書疏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者夏本紀云禹水行乘舟治洪水也云今水已退猶居舟中者洪水退釋周水也居舟中是舟行以爲戲也云額額使人推行之者水浚舟滯使人推行之此所謂慢遊也或以爲陸地行舟謬矣潛夫論斷訟篇云書晝夜鄂鄂慢遊是好則今文額又作鄂也

朋淫于家注鄭康成曰朋淫淫門內朋一作堋疏 朋讀爲風放也說文引虞書堋淫于家蓋壁中古文借堋字後漢書樂成靖王傳安帝詔曰風淫于家風放聲相近也淫者王逸注楚詞云游也鄭注見書疏云朋淫淫門內者白虎通三綱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志同曰友鄭以朋爲門內經言于家對行舟而言朋者詩傳云比也淫意言丹朱比游于門內亦謂慢遊也或以淫爲婬亂非也丹朱慝惡舜不應斥言于朝

用殄厥世注史遷殄作絕厥作其疏 殄者釋詁云絕也厥者釋言云其也世者韋昭注周語云父子相繼曰世

予創若時注史遷爲舜言說爲予不能順是一作禹言疏 創者說文云傷也若者釋言云順也時者釋詁云是也言予以順是爲傷故不順之史公說不能順是者趙岐注孟子云順愛也義亦同一作禹言者論衡問孔篇云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則以此句屬下文讀今文也以創爲娶無文證之蓋創同刱廣雅釋詁云始也遠始娶若時則作如字不訓爲是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注史遷說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弗作不鄭康成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塗一作嵞疏 辛壬癸甲者日干紀日之名史公娶于塗山上有禹曰古文故也王充論衡則禹日在予創若時之上僞傳脫之云予辛壬娶塗山者蓋塗山道遠娶之行二日癸甲生啓者在家二宿也廣雅釋詁云腹生也言二日而娠啓卽往治水列女傳母儀篇云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泣禹去而治水似說辛壬癸甲爲生啓後四日亦或可釋爲生啓以辛壬癸甲之四日也楚辭天問云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注云言禹治水道娶塗山之女而通夫婦之道于台桑之地又云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吳越春秋云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啼泣說文云嵞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予娶嵞山作予娶嵞山者子字通上文言之塗俗字當爲涂或依說文作嵞塗山有二說一在會稽者春秋左氏哀七年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是塗山卽會稽山也越絕外傳記地傳云塗山者禹所娶之山也去縣五十里是亦以塗山在會稽之氏又以爲九江者呂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高誘注云塗山在九江當塗也地理志九江當塗侯國應劭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是許說許氏云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者言民見禹辛日娶妻至甲日娠子故以此四日爲嫁娶吉日長相沿成俗也水經注云淮水自莒邦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禹墟在山南卽其地也呱呱者說文云呱小兒嗁聲子音列子楊朱篇云惟荒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鄭注樂記子諒云子讀如不子之子蓋讀如字鄭注見書疏

子惟荒度土功注史遷作以故能成水土功鄭康成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疏 荒與芒通荀子富國篇云芒朝優侶楊倞注云芒或讀爲荒漢書高帝紀注蘇林曰芒音忙遽之忙是荒亦忙遽也度者釋詁云謀也土功謂分土之功史公以爲能成者廣雅釋詁云度就也就亦成也鄭注見詩殷武疏以荒爲奄者釋言文釋詁云奄亦大也詩傳云荒大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史遷說弼爲輔五千爲五千里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文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馬融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康成曰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

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弼一作㢸疏弼者釋詁云輔也服者釋詁云采服事也反覆相訓卽采地之名鄭注職方氏云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韋昭注周語云服服其職業也五服者禹貢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至于五千者甸服在千里之內侯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在五千里之內史遷之說禹貢亦與今文同中國方五千里亦有萬國者五五二十五爲方千里者二十五除王圻千里則方千里者二十四也八州每州方千里者三從鄭注建國之法差之一州方七十里之國二百方五十里之國四百方三十里之國八百餘方百里者三十不在數內州共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八州共九千六百國四百國在圻內適得爲萬國也鹽鐵論結和篇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詩殷武疏引中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旣受命興由七十里起孟子亦云湯以七十里知慮夏封大不過七十里也史公以弼爲輔者釋詁文鄭五子爲方五千里者舜本紀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下云至于荒服今尙書古尙書說見王制疏引異義說中國方五千里者以五服四面相距爲五千里甸服千里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亦同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故詩殷武正義云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秦禹貢甸服之外有百里賦納總之屬是謂小數史公不爲正數也鹽鐵論地廣篇云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侯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云禹定九州各引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案二聖謂堯舜禹此西漢人之說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收萬里之外俱同今文也王制疏又引許氏謹案以漢地考之百里外至東海衞山之暘至于湖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馬注見釋文鄭注見詩殷武疏書疏王制疏云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者鄭注禹貢云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也云禹所受地記書者何圖括地象也周禮職方氏疏及曲禮疏皆引括地象文與此同以崑崙山在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史記孟子列傳引騶衍之說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序九州也說文王以北从一一地也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是神州在崑崙東南云禘者釋詁云治也蓋言神農至禹所治之地云禹弼五服之變數之內故有萬里之界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云云者周禮夏官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其中方千里爲王畿堯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爲方五千里弼輔旋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服之弼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其弼當其男服綏服當其采服其弼當其衞服也要服于周爲蠻服鄭言與周要服相當者周禮大行人遐于甸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注二要服蠻服也是周之蠻服亦爲要服也云是九州之內者大行人職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于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明要服在九州之內也玉篇云三千五百里且華夏據一面言之顧野王同鄭說也周禮蠻服之外爲夷鎭藩三服故鄭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藩服也書立政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是周之幅員與禹弼成九服同故鄭從古尙書說爲廣輔至于萬里也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注大傳說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鄭康成曰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舉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薄一作敷疏州謂九州其一爲王畿餘有八也每州設師十有二者八州當有九十六人薄者廣雅釋詁云至也薄或作敷詩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引此文釋文云諸本作外數四海數薄聲相逭四海者由禮正義引爾雅李巡注四海遠于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晤無知咸建五長者王制云千里之內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八州三百三十六長此要服內之長外至四海亦建焉曲禮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左傳稱驪戎男是四海之外大曰子小曰男也大傳說十都爲師者鄭注云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廣雅釋地文與大傳同云州十有二師則三萬六千家有一師也周禮司徒之屬卿大夫注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州長注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與此不同故鄭氏知爲虞夏之數也鄭注見書疏及釋文又見詩蓼蕭疏云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者周之九服與禹輔成五服相等故以周禮推之知要服之內有九州也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則爲方七千里矣方七千者七七以七乘七則四十九故云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云其一以爲畿內者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唐虞稱服夏或稱縣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云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者六八四十八故八分之各有六也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傳言禹會諸侯于塗山此云會稽兼用魯語文云執王帛則九州之內諸侯者大行人職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是九州之外諸侯不執玉帛也云其制特置牧者鄭注王制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蓋據堯典有十二州又云咨十有二牧是州長曰牧也云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者州之言長爲諸侯之長以佐牧者也云百國一師者州千二百國當設十二師也云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二云者鄭意以一州有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國各以方千里者一計方千里爲百里者百千里之方

二則封方百里之國二百也計方百里爲方十里百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七七四十九得方百里者四十九兩之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長補短可封方七十里者[illegible]也故方[illegible]者約舉其準數耳計方五十[illegible]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illegible]百國云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illegible]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肸此據州[illegible]計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illegible]千則八千以八乘二百則千六百八州凡九千六百國以八乘[illegible]藩萬國之數當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圻內鄭志荅趙商云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是鄭以采地在四百國之數也王制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其說略與鄭同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者王制疏云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三爲子男之國[illegible]千四百國鄭又云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鄭以要服之內旣有師有牧此立長當在四海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鄭獨言四海外者以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遂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功帝其念哉注史遷迪作道弗作不疏迪者釋詁云作也卽者詩傳云就也不就功言各作有功頑弗就功史公說迪爲道者釋詁文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注史遷說爲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疏迪道者達也晉語夫成子遒道前志韋昭注云道達也時者是也敘者釋詁與順釋訓言禹功順成之史公說爲序之者序同敘魯語夕序其業韋昭注云序次也皋陶方祗厥敘注史遷說爲皋陶于是敬禹之德鄭康成曰歸美于二臣疏此下虞史伯夷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此至庶尹允諧經文史公以厥爲敬者釋詁文敘爲德者釋詁云業敘也業猶德也鄭注見書疏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卽謂此也方施象刑惟明注史遷說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大傳說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馬融曰言各縣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方一作旁惟明注史遷說爲舜德大明疏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也[illegible]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惟明方作旁者說文旁溥也新序節士篇云書曰象刑旁施惟明及禹不能讓書本紀元光元年詔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揚子先知篇云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刑三千俱以象刑爲畫象也大傳說赭衣不純云云者鄭注云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書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屨屨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以恥之也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幪音蒙荀子正論篇云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引愼子慅嬰作草纓是墨刑黥俱刑在面故以草爲冠飾也共艾畢楊倞云共未詳案共當爲宮宮刑別異其蔽前之飾故以艾色爲韠也菲對屨楊倞云對或爲劓案菲當爲剕言刑刑劓屨也楊倞注引愼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屨纖當刖以艾畢當宮御覽刑法部引愼子曰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屨當劓以非屨當刖以艾鞸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服龍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中世用刑而民不

袖海山房校印

疏周禮司圜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是象刑之說自古傳之鄭注周禮司圜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知鄭氏亦同許說也史公說方施爲令民皆則之云云者詩傳云方則也是說方爲則說象刑以不如言刑從之者言設此畫象以示民害以不從殺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行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已上文多脫落多是北堂書鈔初學記及漢書注太平御覽所引五行大義引尚書曰因五行相刻而作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刻木故剕以去其骨節木能穿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又引尚書刑德放云大辟象天刑罰贖之數三千應天地人此是周書所說非象刑也秦後又用其意而制肉刑然大舜可贖則肉刑亦可贖矣此今文以象刑爲象天道而作刑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引在象以典刑之下案其文當是象刑惟明注故移于此云五常之刑史公所謂令民皆則而先教以五常不如言而施之刑也云無犯之亦謂舜德明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注史遷說爲於是夔行樂大傳說古者聖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又說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馬融曰戛櫟也鄭康成曰戛櫟也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櫟擊此四器也鳴球即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戛擊一作拮隔疏[illegible]

寸上有二十七弦呂覽古樂篇云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illegible]祖考來格注史遷說爲祖考至大傳說舜入唐郊丹朱爲尸馬融曰此是舜除瞽叟之喪祭宗廟之樂鄭康成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格一作假疏祖者顓頊考者堯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illegible]

虞賓在位注大傳說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康成曰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注史遷說爲羣后相讓鄭康成曰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illegible]

[illegible]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注鄭康成曰云下管鼗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合樂用柷敔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搖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鼗一作鞀疏[illegible]

笙鏞以閒注鄭康成曰云笙庸以閒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

上堂下間代而作庸卽大射頌一也鏞一作庸【疏】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郭注云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鏞然周禮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故鄭以笙爲東方之樂鏞爲西方之樂皆樂舞也問者釋詁云代也間代謂如衆記云鍾磬笙琴以和之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二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庸不以爲樂器笙鏞二物者大射禮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鏞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大射禮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義與此同鄭以經言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兼有磬鎛諸器縣也宮縣之制大傳云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大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名一名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面又云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注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于筍虡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經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西縣鍾東縣磬此樂縣之大楹見于經者鏞周禮眡瞭注引作鏞

鳥獸蹌蹌【注】史遷說蹌蹌爲翔舞馬融曰鳥獸筍簴也鄭康成曰鳥獸牄牄者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蹌亦作牄【疏】鳥獸今文以爲感樂而舞古文以爲象樂形聲也蹌周禮大司樂注引作牄說文云牄鳥獸來食聲也引經文玉篇引作食穀聲此古文說以蹌蹌爲鳥獸聲之來食穀不以爲員鳥獸聲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鳳鳥天翟舞之淒鏘鏘是蹌爲樂聲史公云翔舞者與鄭義同頌效如來鳥之音論人聲及鳥獸咸舞于前是今文同史公說也考工記云天下之大獸五說文云翔飛也馬注見釋文以鳥獸爲筍簴之飾荀子云縣之大獸其贏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彫琢其下鐘磬之屬所以縣鐘磬也横曰筍植曰虡所以大版謂之業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徐鍇曰象其鉏鋙鐘鼓所以名之業以下見或作虡鐘也樂縣之柎飾爲猛獸之由其虡鳴故爲鳥獸蹌蹌卽此也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馬氏以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注】史遷說於是禹乃作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鄭康成曰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緯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乘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簫一作箾【疏】簫說文作箾云虞舜樂曰箾韶則此經古文作箾也說文云鳳神鳥也說文又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麐前鹿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皇來儀者說文以皇爲鳳皇字古文作皇今文作凰皇字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此經作皇古文也說文又云儀度也鄭注以來儀爲止巢而乘匹也皇說文云皇大也從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史公說見夏本紀漢書禮樂志云舜作招禹作夏白虎通云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九招者史記作招周禮大司樂云九德之歌九㲈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公羊傳何休注云舜曰簫韶歌曰九招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及書疏馬融云簫韶舜樂名九成九奏也春秋繁露云舜時民樂其紹堯業故韶韶者紹也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韶夏以興七始

列六英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昭帝德樂記云韶繼也鄭注云舜作招又云招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志云舜作招樂者招繼也史記樂書作招以有傳云九招成韶樂之名禮以其秉簫乎謂之簫韶舜樂名或以爲鐘鼓樂器以簫爲主故謂之簫韶其大夔簫者言以簫爲之首也說文云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是簫韶舜所制樂也詩大雅云簫管備舉是其義也古者樂舞皆有主樂之器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此言樂之者皆謂舞樂爲主故曰簫韶九成者謂九變也公羊傳云九變樂也人鬼可得而禮鄭注見周禮大司樂云樂九變也云鳳皇來儀也者皇爲鳳匹也來者謂致之而來也列子黃帝篇云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致鳥獸者也此鄭說之所本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注】史遷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文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下云百獸率舞百官信諧鄭康成曰夔說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得其諧和【疏】周禮大司樂注引此經無夔曰二字鄭注見周禮疏云又或以爲史公記此文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別爲一事或今文無之擊石拊石俱擊也說文云拊揗也一曰擊鄭注云大石小石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郭注云形似犁錧以玉石爲之釋詁云率循也大傳云春秋冬夏大司樂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天下和而舞之也鄭注云拊石者當作撫周禮大司樂云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云以言作動物也露鳥獸百獸率舞也擊石拊石亦大司樂象樂動物以此鄭云磬者以石爲之大者曰磬小者曰鏧官司樂大司樂文也知百獸服不氏所養者周禮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注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爲之服不氏也此云百獸率舞故知是服不氏所養者也釋詁云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諧和也說文云諧詥也

帝庸作歌【疏】絕句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注】史遷說庸爲用勑爲陟又說時爲維是鄭康成曰戒臣【疏】敕天之命一作陟天之命釋詁云陟陞也假同義陟謂升也言作敕者古敕字作勑也文命云言天安安之義也是釋詁云勑勞也勸也與此字異故以陟爲釋也說文云敕誡也臿地曰敕鄭訓爲戒臣也後世作文以敕爲勅非也史公說文字相近故爲臣下時亦後世敕字是也惟時惟幾者惟時亦見康書爲安云戒臣下時惟幾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注】大傳說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疏】漢書魏相丙吉傳引經文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說文云股髀也肱臂上也爾雅釋詁云首始也元首也易象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經言元首者廣雅釋詁云元首君也熙興也起興也俱釋詁文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注】史遷颺作揚鄭康成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疏】颺言作揚言史記五帝紀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揚續也鄭氏云未詳與揚同鄭注見史記集解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注】史遷作率爲欽作敬【疏】率循也鄭注見集解敬言其謹之也勅一作敕令念百工之事也

【疏】省察也屢數也古屢字古本作婁說文作屢賢作婁言數省察之乃有成功也僖九年左傳謂宰孔之言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注】史遷說乃更爲歌鄭康成曰載始也【疏】賡續也說文云續連也古文續作賡鄭注見史記集解孟子云凡載之歌始也明云公羊傳云載之爲言載也說文云載乘也言續連相爲歌也鄭注見周禮疏云歌一成而更爲歌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注】史遷爲舜又歌曰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鄭康成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疏】說文云叢聚也脞小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說文無脞字玉篇云脞細碎也惰一作墮廣雅釋詁云墮壞也文選注引此經作墮萬事墮哉

帝拜曰俞往欽哉【注】史遷說俞爲然又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疏】拜者周禮大祝辨九拜鄭注見史記集解俞然也往欽哉者說文云欽欠皃也手下天子之於臣亦拜揖以手至地也舜二十八年而禹攝位又十七年崩見堯本紀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三

禹貢第三上

疏貢者廣雅釋詁云上也稅也釋言云獻也楚語觀射父曰天子之田九畡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注云經常也常入征稅也詩甫田傳云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田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一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據此則黄帝制畝井田當有稅夫之法郎貢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索隱云謂征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亭案考工記注鄭司農云奠讀爲亭則亭郎奠顧命所謂一二臣衞敢執壤奠鄭注以爲亭禮亦貢也古有稅民之法及諸侯貢法堯時遭洪水不能修其利至禹始更作之夏本紀云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詩韓奕云維禹甸之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孟子滕文公篇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古以貢當稅郎經所言賦凡貢之物不在賦外故孟子云夏貢什一也

禹敷土注史遷敷作傅馬融曰敷分也鄭康成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敷一作溥疏史公敷作傅者夏本紀云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傅與敷音相近蓋釋傅爲治也孟子滕文公篇云舉舜而敷治焉注引經云是言治其土也廣雅釋言云傅敷也治水土非一人之力故奉帝命興人徒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敷分也分爲九州漢書地理志注云敷分也書序云禹別九州馬義所言本鄭注見周禮大司樂疏云敷布者山海經海內經云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布土郎敷土詩傳云敷布也說文云尃布也敷徵也書傳以敷爲尊音相近假借字又鄭注周禮大司樂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長發云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鄭意又以敷爲大者詩傳云溥大詩釋文引韓詩敷敦淮濆云敷大也荀子成相篇作溥

隨山刊木注史遷隨作行刊作表鄭康成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刊一作栞疏史公說隨爲行者廣雅釋詁云隨行也淮南修務訓隨山栞木高誘注隨循也循義近行刊爲表者周語云道無列樹注云古者列樹以表道也刊蓋削而識之鄭注見書疏以刊爲除者春秋左氏襄廿五年傳云井堙木刊注云刊除也刊說文作栞云槎識也引此文讀若刊栞又作栞又云槎衺斫也魯語云山不槎櫱注云槎斫也槎識者斫木爲識即表道也管子形勢解云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爲民利蓋古說以刊木爲斬高木以橋下溼也

奠高山大川注史遷說奠爲定大傳說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疏史公說奠爲定者周禮司市云平肆展成奠賈注云奠讀爲定杜子春云奠當爲定是奠與定通也大傳說高山大川爲五嶽四瀆者見史記集解今大傳闕文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江淮河濟爲四瀆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見白虎通巡守篇五嶽以南嶽爲霍山今文家說也見堯典疏馬氏注見史記集解書疏及王制疏引鄭注大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足證馬義也

冀州既載注史遷說爲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馬融曰載載于書也鄭康成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疏說文云冀北方州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書疏引李巡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釋名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illegible]

壺口治梁及岐注馬融曰壺口山名鄭康成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詩周南召南譜疏及書疏引地理志者漢志云河東郡北屈禹貢壺[illegible]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注鄭康成曰岳陽縣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彘縣東名霍太山疏修者廣雅釋詁云治也陽者說文云山南曰陽鄭注見詩唐風譜疏云太原今以爲郡名者地理志及郡國志云太原郡晉陽屬并州今杜氏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案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云太岳在河東故彘縣者漢志河東郡彘霍太山在東冀州山也案彘縣在今山西霍州西山在州東南三十里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注史遷說底績爲致功馬融曰衡漳水名鄭康成曰懷縣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疏[illegible]

流漳汙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又北過平恩故城西按斥章故城在今直隸曲周縣東平恩故城在今山東邱縣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衡漳水在冀州信都縣東北[illegible]者上黨魏郡廣平鉅鹿信都也

厥土惟白壤注史遷厥皆作其馬融曰壤天性和美也疏史公厥皆爲其下不更出馬注見釋文以壤爲天性和美者說文云壤柔土也鄭注周禮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鄭于此雖缺注義亦與馬同也厥賦

惟上上錯注馬融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鄭康成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疏賦者廣雅釋詁云稅也錯者詩傳云雜也馬注見釋文云通率第一者九州之中爲第一也僞傳云雜出第二非馬義鄭注見書疏及王制疏云此州入穀不貢者王制云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注云謂此州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周禮閭師疏引鄭志云田說如今租矣王制又云千里之內曰甸注云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据此知冀州畿內惟[illegible]

成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疏]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注]史遷恆作常說既作曰既爲鄭康成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疏]

鳥夷皮服[注]史遷鳥作鳥馬融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疏]

夾右碣石入于河[注]史遷河作海鄭康成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疏]

鄭康成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濟一作泲兗一作沇沿[疏]

濟河惟兗州[注]史遷兗作沇

九河既道[注]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鄭康成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疏]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注]鄭康成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疏]

桑土既蠶[注]鄭康成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疏]

是降丘宅土[注]史遷作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鄭康成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疏]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注]馬融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草一作屮繇一作蘇[疏]

條[疏]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注]史遷載作年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鄭康成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乃一作適[疏]

有賦也注氏雜改鄭注中下爲下下云九州之賦當有九等參入州入等賦無下下此州當下下也則史記集解所引或誤作中下也乃一作適見漢書地理志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注鄭康成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篚一作棐疏漆當爲桼此假漆水字爲之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周禮載師漆林之征注鄭司農云故書漆林爲桼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桼林絲者說文云蠶所吐也篚當爲匪音字說文匪器似竹篋云篚盛幣帛之器也故鄭以篚爲女功織文者說文云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注織染絲織之按襄邑陳留縣漢志陳留郡襄邑縣有服官俗說云襄邑名爲織文者也故傳曰襄邑渙水出文章注引鄭志天子云織文之絲謂染絲而織之又云渙水作器有文錦屬出于此者也詩云周南有瓜瓞謂之苗下周禮所云雜組織之物也謂有所餘者貢者民以時物當邦賦疏引鄭注者言此州之人物價以爲其貢夏時無貢外稅有以別所異之也云云隨時物言百功云云不是貢者明無別之貢賦其餘以爲市之物也鄭注市之特言此州之人功府穀賦云云周禮府有貢者也故鄭注之二書疏冀州云所言功者之典云典絲者女功所典也其實于女功入于王府鄭云而藏之者各有司所入功異于典婦功云故云者尚書云典絲鄭注云典婦功云其功云其實詩鹿鳴序云王者之等有功云云故名其臣鄭注以詩者云允征之篇記雅集引逸書鄭注曰劉云我周王紂非周也云昭同鄭氏注史記集解引逸書日云今非周之道昭明此文孔壁逸書允征周王之也孔安國云猶見之非今僞周王傳之等云也鄭注云雙忠信爲周之道云平王室王征非三代周之王者也蓋逸書在十六篇之中周禮注云鄭注禮記云王者伐紂

浮于濟漯達于河注史遷達作通鄭康成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漯一作沛漯一作濕疏東濟字當爲泲說文泲沇也東入于海從水東聲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言東郡東武陽縣漯水所出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百里今爲山東高唐州漢志出東郡東武陽縣高唐云禹貢漯水所出東北至平原高唐爲漯水故道今山東陽穀縣作唐州漢志高唐縣桑欽言漯水所出東郡東武陽經出平原音漯水字當爲濕史記集解引水經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北至于千乘入海是也河渠書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孟康云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漢書溝洫志亦云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今河之故道即漯川之所出也氏以爲禹所治也經云達于河也是河之經流由此東過高唐漯水從縣南來注之東北過漯水故道今尚有之水經注云濕水出東武陽縣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漯水出焉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又東北過著縣南又東北過千乘縣北又東北入于海

東海岱惟青州注鄭康成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疏春秋左氏僖四年傳云管仲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者地所在云泰山曰岱宗岱東嶽在泰山博縣東北詩疏引風俗通云岱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云岱宗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青州者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方爲青州齊也釋地云齊曰營州李巡云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州禹貢無營州爾雅有營州又疏引孫炎云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也今爲青州公羊疏引李巡云營州也自岱東至海詩疏云此營州爾雅釋文云鄭注見史記集解爲禹貢之青州釋名云青州在東地名

嵎夷既略注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嵎一作禺又作堣夷一作鐵疏嵎夷史記索隱引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云在遼西鐵古夷字也說文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值之而出故從土堣夷在冀州又云以爲封嵎山宅嵎夷曰暘谷之嵎夷在冀州古文尚書曰宅嵎夷則冀州嵎夷當以海而至遼東與冀州故作嵎夷也說文又云堣夷在冀州陽谷地也經堣者越海而至遼東與冀州界於古文許氏云唐虞之於冀之則是也冀州既暨集解以屬土地也廣雅釋詁云用功少者略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略爲治也廣雅云略治也集注云高誘注淮南子云略簡約要也又略者

浮于汶達于濟注史遷達作通疏...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注史遷斥作潟一作澤下又云

厥田斥鹵鄭康成曰斥謂地鹹鹵濱一作瀕疏瀕俗字當爲瀕漢書地理志作瀕

史公其作既者經典通字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譜疏云漢志云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浸也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又云淄水出青州萊蕪縣原山東北入泲今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浸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北至博昌入泲幽州浸又東至千乘入海又云淄水經注引地理志云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是淄水與濰水皆入海不經北海也又云濟水注引地理志淄水出萊蕪縣原山時禹貢及漢志通稱淄水東北入海

作既鄭康成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瑯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淄一作甾疏淄俗字漢志作甾周禮作甾說文無淄字俗加水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注鄭康成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疏此州貢鹽者爾雅釋地云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左氏昭廿年傳晏子云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又管子云齊有渠展之鹽說文云鹽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地理志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是也說文絺細葛也鄭注周禮云絺葛之精者也史記集解引鄭注見詩疏海物謂海魚也左傳云海物徐廣云魚也說文云海之魚也岳生魚鹽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注鄭康成曰畎谷也怪石好石似玉者畎一作𤰝疏說文畎古文𤰝字說文云𤰝古文作畎作𤰝篆文作畎水小流也徐本作𤰝畎谷也蓋古文作畎也說文引徐廣云山谷也爾雅釋山云山出者谷怪石者蓋石之次玉者顏師古注漢書云怪石石之美好者也美者得石好者之說

作牧注史遷云爲牧疏齊地理志云萊夷來萊人以兵劫孔丘事見左傳定十年其萊人以東萊黃縣有萊山萊牧當在東萊東有萊山萊夷之地也又云萊者今萊州府黃縣東南有萊山春秋宣九年齊侯伐萊注萊國東萊黃縣是也

厥篚檿絲注史遷檿作酓疏山桑也者爾雅釋木云檿桑山桑說文云檿山桑也中作弓及車轅字亦作酓者當是漢書注師古云檿之可以爲弓材以作琴瑟史記集解引鄭注

浮于汶達于濟注鄭康成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入濟汶一作沛

疏水經注見史記集解言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又東南過平陸縣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又至壽張縣安民亭南入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注鄭康成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疏徐者釋名云徐舒也土氣舒緩也爾雅釋地云濟東曰徐州春秋緯云徐州土氣舒緩故曰徐也郭注云自濟東至海李巡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州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泗上爲徐州魯也

淮沂其乂注史遷乂作治疏

鄭康成曰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疏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從水斤聲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蓋縣故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沂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浸

蒙羽其藝注鄭康成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野一作壄

行六百里今沂山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北又云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蒙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南禹貢羽山所在也今在江南海州贛榆縣境云蒙羽二山名藝一作蓺疏說文云蓺種也詩云藝我黍稷史記作蓺鄭注見史記集解大野既豬注史遷豬作都鄭康成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野一作壄疏地理志山陽郡鉅野縣大野澤在北兗州藪也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東有大野澤說文云豬水所停也史記集解引鄭注

東原底平注鄭康成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疏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東平國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徐廣云今東平郡即東原

厥土赤埴墳注鄭康成曰埴作戠曰戠讀曰熾熾赤也疏考工記云搏埴之工鄭注云埴黏土也說文云埴黏土也釋文云徐鄭王皆讀曰熾云赤也史記作埴又說文赤火色也故云盛赤云戠讀爲熾

草木漸包注馬融曰漸包相包裹也漸一作蔪包一作苞疏爾雅釋詁云苞豐也說文云苞艸也詩云苞櫟釋文云本或作苞者字之誤說文云蔪艸相蔪苞也引此作蔪包文云蔪字書無蔪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注鄭康成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疏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王者封五色土以爲大社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使歸國立社故曰受命于周命東方之土封者取其青土南方之土赤土西方之土白土北方之土黑土中央之土黃土將封諸侯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南赤西白北驪上冒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白茅以爲社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

羽畎夏翟注鄭康成曰羽山之谷夏翟羽可爲旌旄者羽一作羽畎一作𤰝疏夏翟周禮天官有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色有六曰翬曰搖曰鸐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曰夏者總名染其色以象之名夏者五色皆備成章也爾雅釋鳥云翟山雉鄭注見詩疏狄作翟古字通

嶧陽孤桐注鄭康成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疏解見史記集解以爲嶧陽即古文嶧山在東海下邳漢志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說文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引此孤桐引鄭注云嶧山名今在下邳西葛嶧是也桐之特生者非多之謂也云竹邳今猶正云孤桐

泗濱浮磬注鄭康成曰泗水出魯卞縣東南濟陰乘氏也瀆一作潁疏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泗水出魯國卞縣北東南至方與入泲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呂氏春秋云泗水出乘氏縣東南至睢陵入淮泗上有石可以爲磬故曰泗濱浮磬說文云磬樂石也古文作硜又見出于魯國卞縣泗水東流至南陽此云濟陰乘氏亦泗水所出處也泗水出陪尾山在今泗水縣東

淮夷蠙珠暨魚注史

遷暨作泉馬融曰淮夷二水出蠙珠與魚鄭康成曰蠙珠珠名

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蠙一作玭[疏]淮夷詩傳云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蠙說文作玭云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史記索隱云蠙一作玭玭亦作理志云淮同大戴禮保傳篇云玭珠以納其閒盧氏注云玭珠之有聲當作頊顏書注文同引戴韋昭述薄蚌字及蚌注其玭云作玭云玭之蚌也蠙亦作蚌也字引山海經蠙地理志云泉音如磬文云石之泉與聲是生蚌珠玉之以有引發者脫公作者也之海之魚魚則魚也事朝泉之也一物者云是有鮑旣證引者之史作皆古泉作亦人作蘿之渐乾之云出東海魚詩注云水玉之珠此極又室之中乾文也理於周禮淮也注人為魚乾之出於江淮者也人漸乾鱗蠏之出東海王注云備物者於近者記集解遠者及書乾之疏云因其宜也馬注上夷民注見釋文云云淮二水未詳鄭徐注見史記集解云夷民在淮水之上與詩傳之異也美味也云淮夷徐戎則鄭州貴有夷民在淮之四海九州之美味者也詩傳云美云

厥篚玄纖縞[注]鄭康成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疏]玄者黑而有赤也說文云縞鮮色也廣雅釋器云黑縞也元者詩傳云縞鮮色也說文云綺文繒也細云赤也黑縞也云纖細鄭注周禮司馬云纖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然則纖縞是東帛也說文云細也鄭注禮記云黑經白緯曰纖服祭服之材者周禮注云纖有黑經白緯曰纖是細繒之名纖縞元服祭者論語云紺緅不以飾注云緅玄色有染素材也鄭

浮于淮泗達于河[注]史遷達作通河一作荷[疏]說文云荷澤水在山陽湖陵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水經濟水注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注于鉅野澤又東過乘氏縣南為荷水禹貢之荷澤也地理志曰荷水東南流至湖陵縣入泗故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荷是也今山陽湖陵南一水水東南流者謂之荷水東逕定陶縣又東南流過乘氏縣南為荷水又東南流注于泗故曰浮于淮泗達于荷水也又東逕湖陵縣南又東逕方與縣北注泗水又東南過沛縣東又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於淮是泗水通於淮也泗水又東逕徐縣南與淮水合今荷字誤作河故今本尚書河字從荷之誤也水經注云荷水亦通于淮泗故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今在山陽湖陵縣史記作河字今本書從說文更正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三終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起榮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皇清經解分纂類卷三百五十四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星衍著

虞夏書三

禹貢第三中

淮海惟揚州[注]鄭康成曰揚州界自淮而至海以東也[疏]釋地云江南曰揚州公羊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又引孫氏曰自江至海也釋名云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說文引太康地記云揚州有以楊州之楊字明此揚州也故取名焉呂氏春秋云有始覽云東南為揚州天氣作揚云含文嘉云東南揚州地舊正其水壤日揚州屬楊地云東南距海則羊莊十年傳疏云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云此經傳于云東南以海之海皆東海也故云至海以東也鄭注見公羊疏及詩見則青徐揚之海皆東海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注]史遷豬作都攸作所鄭康成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南方謂都為豬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攸一作逌[疏]釋言文公豬為都者義見鄭注攸所者釋言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索隱所又見爾雅疏鄭注攸為所者亦見詩傳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者地理志云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云西南者豫章鄡陽縣西北有彭蠡澤水經注云彭蠡澤在彭澤縣西北居所以則云彭蠡為湖名故云陽鳥也云陽鳥鴻雁之屬者是雁之屬也隨陽氣南北者時會稽王充論衡云雁鵠之屬一云鴻雁來時候冬月從北而南周秋月從南而北也鄭注引月令孟春鴻雁來注云其以孟春從南來以季秋從北往也淮南子時則訓雁北鄉注云雁以秋分之後南翔彭蠡以春分之後北鄉也此言陽鳥從北而南為鴻鴈之屬也見鄭注引高誘注其父母氏春秋者時月之候是也呂氏春秋云漢志地理志

三江既入[注]鄭康成曰三江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三江分于彭蠡為三孔東入海[疏]鄭注見初學記地部北江漢水也漢書地理志云左合漢為北江者水經注云江水又東逕蓬池又東至石城合南江又東至巴丘合漢為夏汭又東逕湖陵又東合沔水又東逕江夏沙羨縣北又東逕石城東南為夏口又北南江夏江東北分至于會稽彭蠡東流為南江者中江也云三江分于彭蠡為三孔東入海者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國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又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揚州川…

震澤底定[注]史遷底作致震一作振[疏]史記正義云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注云具區在吳縣南太湖也周禮職方云揚州其澤藪曰具區鄭注云具區在吳地理志云會稽郡吳縣故國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也

篠簜既敷[注]史遷篠作竹箭簜作竹[疏]作竹箭者史記文也說文云篠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篠一作筱[疏]今文尚書篠簜作竹箭云

作布鄭康成曰篠箭簜大竹也篠一作筱[疏]今文尚書篠字作筱者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注云箭篠也書曰篠簜既敷故云篠為竹箭者爾雅釋草云篠箭郭注云竹箭也又云簜竹李巡注云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引書簜既敷疏云箭小竹也史記集解引鄭云篠竹箭也簜大竹也

厥草惟夭[注]馬融曰夭長也[疏]夭長者詩傳云夭夭少壯也盛貌也鄭箋云夭夭言其少壯也釋文云夭一本作杕非也說文云夭屈也與長義相近

厥木惟喬[疏]釋木云上句曰喬說文云喬高而曲也俗作嶠

厥土惟塗泥[注]馬融曰漸洳也[疏]塗泥者說文作涂云涂泥也釋文云塗泥本亦作涂注云漸洳者史記集解引馬注漢書地理志注云漸洳也考工記注云湅之以灰所以漸之也詩傳云漸漬也

厥田惟下下[疏]下下者第九也

厥賦下上上錯[疏]鄭康成曰下上雜出第七第六也錯者雜也上錯者雜出第六也

厥貢惟金三品[注]鄭康成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疏]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銅三色也禹貢揚州荊州皆貢金三品詩魯頌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傳云南謂荊揚也又云梁州貢璆鐵銀鏤疏云金銀銅鐵鉛錫之總名也說文云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鐵之屬郭注釋器云黃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瑤琨篠簜[注]史遷篠簜作竹箭瑤一作瑤琨一作瑻[疏]說文云瑤玉之美者詩傳云瑤美石史記集解引孔安國云瑤琨皆美玉也說文琨石之美者從玉昆聲虞書曰揚州貢瑤琨

齒革羽毛惟木[疏]齒象齒也革犀兕之皮也羽鳥羽也毛旄牛尾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周禮地官司徒云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島夷卉服[注]鄭康成曰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島一作鳥[疏]鳥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師古注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後漢書注引書鳥夷卉服云卉服葛越也鄭注見詩疏及史記集解

厥篚織貝[注]鄭康成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禮記曰士不衣織[疏]見鄭注史記集解

厥包橘柚錫貢[注]鄭康成曰有錫則貢之或不常入[疏]說文云橘果出江南又云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

錫貢者言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疏]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有錫則貢之或不常入也云錫所以柔金者考工記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六齊又云金有六齊或云之齊又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注]史遷沿作均馬融作均曰均平一作松鄭康成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疏]作均者史公本作松又云鄭注云均平者說文云沿緣水而下也松古文沿字鄭注云松當為沿沿順水行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注]鄭康成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疏]釋地云漢南曰荊州李巡云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州

南漳縣西鄭注見公羊莊十年傳疏說文云山南曰陽故云在衡山之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注鄭康成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疏朝說文作淖云水朝宗于海御覽引說文淖朝也疑古文有作淖者說文云淙小水入大水也疑宗之本字論衡書虛篇云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其發海之時潒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于狹水不激沸起故騰爲濤虞翻注易習坎有孚云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是謂潮朝宗爲潮水曰此水行今文家說鄭注見書疏云江水漢水合爲一者謂汭左合漢水分三江俱入海傳云猶諸侯朝天子也兩水合流之於海是猶人之尊所朝者詩沔水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也就宗于大也海傳云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鄭義同也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者呂氏春秋召類篇云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有苗不服禹請伐之故鄭以說此經也公羊僖四年傳云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與鄭義同蓋本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故鄭以說此經也公羊信有苗不修其訓不服者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澤

九江孔殷注史遷孔殷作甚中鄭康成曰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疏九江者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豫章郡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廬江郡潯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湖漢餘汗縣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南昌縣湖漢水西北入江南野縣彭水東入湖漢新淦縣湖漢水東至南昌入大江南城縣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縣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都陽縣鄡水西南入湖漢宜春縣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豫章水出贛縣西南北至彭澤入大江行千九百八十里江書釋文引地記云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言九江在尋陽之南皆東合爲大江八水并湖漢水爲九俱入江中者九江之水在豫章郡非荊州殷爲大江甚中者史公說孔殷爲甚中文言九江入于彭蠡又引東過彭蠡至江夏沙羨縣南北合江江水與湖漢合流過彭蠡澤是也九江入此大江故云江水中與江合流書疏引地理志云九江云殷猶多者詩傳云殷衆也鄭注見書疏引地理志所出其孔甚多者鄭讀孔爲空故云殷衆也言九江之義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鳥江等九江者即謂地理志湖漢諸水史記索隱又引尋陽記非古義也

沱潛既道注史遷潛作涔既作已馬融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鄭康成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涔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潛一作灊疏史公潛爲涔者地理志漢中安陽縣鬵谷水出西北至安陽入漢水經作涔水云出南鄭縣東南旱山北河鄭氏以其入漢非于漢出注云故云黃水也案即今陝西鄉縣洋釋文鄭注見書疏云云未聞象類又見下疏馬注見江南郡枝江西南爲江沱出西南東入江及出沔注江水書疏云枝江有沱水者地理志南郡枝不合也郡云華容縣南有今東在湖北水經江水有沱水在地理志南郡水首受江東入湖江首北出枝江縣云首不澤於江所謂荊州沱水枝又云首此江東入沔五水首出江尾入沔者不於地理志云與釋水義云蓋此所謂沱者無實證以其出江入沔疑爲沱耳云潛則禾閭象類者荊州境內漢水爲二潛之水以應之也 爲 雲土夢作乂注史遷作雲夢土潛無首出漢之水以應之也

爲治夢一作瞢疏雲夢土者楚語王孫圉曰有藪曰雲連徒洲注云楚有雲夢徒其名也案徒土音相近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案華容故城在今湖北荊州東澤即洞庭湖在今岳州府西南王逸注楚詞云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爲夢中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云雲士夢作乂者土當爲土亦見地理志今史記作雲夢土爲治者見前疏王氏引之云雲夢作治者詩傳云始也古字爲作言作乂曰治作治者長一作瞢者史記索隱文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注史遷毛作旄惟金三品杶榦

栝柏注馬融曰栝白栝也鄭康成曰櫄幹栝柏四木名幹柘幹

柏葉松身曰栝疏說文云木也夏書曰杶榦栝柏或作櫄經云櫄本或作杶郭注考工記云引此亦作櫄者郭璞注中山經云櫄樹中車轅吳人呼櫄爲欄爾雅引俗語曰櫄樗似楤而可以爲轅郭注見爾雅櫄似樗相漆相如圖經本草云椿木臭樗木形幹大抵椿樗是一類但以椿木實而葉香可啖樗木疏而氣臭北人呼樗爲作榦馬注見本草以椿爲榦鄭注見考工記幹字當作幹云櫄考工記疏作榦及之說文引經爲幹馬注見考工記云其荊之幹云栝柏取幹者詩皇矣云其檿其柘釋文云檿桑山桑也柘美幹弓人取幹之道七栝爲上云柏葉松身者釋木云檜柏葉松身說文字作檜云栝木也郭璞云

檜柏葉松身曰栝疏 作物 礪砥砮丹注鄭康成曰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礪一作厲疏說文云礪旱石也礪字俗作砺地理志作厲或作礪史記集解引應劭云砥石可以爲矢石也說文云砥柔石也精者曰砥史記集解引馬云砥磨刀石也或作厲石也說文云厲旱石也鄭注見書疏云郭璞注西山經云磨刀石精者曰砥石赤石也注云厲砥石也精者爲砥粗者爲礪也與鄭義同厲有粗義者詩云厲之石傳云厲惡也言粗惡之石

惟箘簬楛三邦厎貢厥名注史遷作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箘簬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楛

木名可以爲箭鄭康成曰箘簬聆風也楛木類竹有二名或大

小異也箘簬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即楛中矢榦三物皆

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厎貢知近澤之國致此

貢也簬一作簵楛一作枯疏箘簬者說文云箘簬也古文作簵引此文又云枯夏書曰簵箘簵也中云越之箘簵云箘者呂氏春秋云箘越駱之箘注云箘竹名也山經云嶓冢之山其木多箘箘集中國致貢其名者廣雅釋草云箭簵也上屬箘簬也是三者皆箭材也史公作箘簬及箭名足以訓厥名云路杆當爲與楛與鄭說異也集解徐廣曰作箘簬竹見史記集解又見于杆音近楛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史記依書疏見考工記疏及書疏云聆風者集解鄭注从竹俗字蘇依書疏見考工記疏云箘簬者聆風是竹別名云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魯語云武王克商者考工記疏作周之長箘賦有聆風是竹別名云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魯語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是也

包匭菁茅注鄭康成曰厥名包匭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

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疏書疏云鄭元以厥名下屬與史公馬氏義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匭纏結者說文作匭云古文作匭从方器也江氏聲云鄭讀匭爲糾匭纏結之結得聲與糾音近劉逵注吳都賦云匭猶給也引此文云包匭菁茅可以縮酒用之故匭曰重之既包裹之又纏結之一日柙也又云菁茅之一物也異義云纏結爲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者鄭注見考工記云菁茅與菁茅之名此云匭曰柙也又云菁茅之一物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又曰蕭茅蘭茅之屬說文云茜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茜象神歆之也一日茜榼上塞也左傳僖四年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注云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鄭注管子云菁茅出零陵泉陵縣正義云菁茅出零陵泉陵縣傳宗社稷之祭云荊州貢菁茅地理志云其地有包茅山名菁茅又云菁茅有三脊包匭之茅注云茅有毛刺也傳稱包茅之義不合失之矣

厥篚元纁璣組注馬融曰組文也疏元以爲衣纁以爲裳組以佩玉系冠周禮染人夏纁元注云纁赤而有赤色也說文云纁淺絳也爾雅云三染謂之纁赤色之玉帛也染服詩傳云元黑而有赤色也說文云元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元象幽而入覆之也周禮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纁三入而成同也鄭注組元纁同爲一物此注璣組二物以徐州與注禮云天子朱組纓注云組者所以連繫也周書王會云王元緩璧綦十二鄭注組綬也說文云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又云王有組十二也說文云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者也云璣珠不圓者也琅玕之屬也周書少儀車不雕幾注云幾附纏爲近鄂也幾或爲璣今本組作殊者當云組文者當云璣組紛條是也本組綬紛與組條各別也云組文當云組文也今本脫字耳見釋文

九江納錫大龜注史遷納錫爲入賜馬融曰納入也疏史公云納錫爲入賜者釋詁云納入也說文云入大龜爲寶詩傳云大龜者元龜白虎通蓍龜篇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入寸士六寸馬注見釋文一浮于江沱潛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注史遷潛作涔于漢潛一作灊逾一作踰疏經以浮于江沱潛漢爲九江納錫之道則此江沱潛漢當在九江已東故鄭注云沱潛之水未聞不取巴郡蜀郡之沱潛也水經云沱水出蜀郡汶江縣逾于洛者與漢水溯流而上故云浮者江漢之水故云逾與夏水爲江沱之漢者云逾越也逾濟讀之逾漢水史記作涔者于是讀爲涔者不合于漢逾于洛者以入不讀其句故非以四于字此句法正同陸氏釋文云逾本或作踰史記作涔非于漢逾于洛者謂由漢入洛也陸氏段玉裁云無逸篇云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經理正同陸氏

荊河惟豫州注鄭康成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疏見地理志荊河者地理志云河南曰豫州書疏引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公羊疏引孫氏云自東河至西河之南曰豫州釋文引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注云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鄭注見詩王風譜及公羊莊十年疏云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者荊山注在經文至于荊山下云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注洛一作雒疏地理志云弘農郡盧氏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河南穀城禹貢瀍水出北山東北至雒南入河行七百里上雒禹貢洛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一十里豫州川水經云瀍水出河南郡穀城縣北山又東北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入于洛禹貢雒水从弘農上雒縣讙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入于洛禹貢水經云瀍水出河南郡穀城縣北山東南入洛注伊水出南陽縣西北洛一作雒見地理志

滎波既豬注史遷波作播一作潘豬一作都馬融曰滎播澤名鄭康成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疏史公波作播者史記索隱云今文作播鄭書及周禮職方氏皆作播馬鄭皆云滎播澤名與史記合又馬融云沇水溢出河爲澤記索隱曰今文亦是今文鄭讀爲播潘又與馬合者在河南滎陽郡滎陽縣東北播自禹貢又北過滎陽縣北又東過滎澤北爲南河爲濟水出河東河北注云滎澤在滎陽東北鄭注見釋文書疏云今文播一作潘與東出滎澤北鄭注見史記正義引應劭云在滎陽今名其地爲滎澤又云滎澤在滎陽縣東二十里日洪新鄭縣百里又見馬注滎播溢出其地爲滎澤滎去滎陽鄭澤在滎陽東鄭注見地理志河南滎陽東濟水溢爲滎瀆說文作滎澤名引呂氏春秋云滎澤云滎播在其縣東也春秋左氏閔公二年傳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成過下入猪于似日地播馬注河二播水水注盍陽又北注云濟水出滎陽北入河又東過滎澤北鄭注云滎播澤名過下入猪于似日地播馬注河二播水即之下濟河滎陽又名滎澤即大河自滎陽南播爲濟者郭注爾雅云濟水溢出滎陽爲滎澤今塞爲平地郭氏曰河水溢爲滎澤也案今地理志河南有滎陽縣滎澤縣宣十二年傳楚子重爲右廣以逐晉師疑皆水經所云猶故瀆也

傳楚播蕉逐晉魏鈴及梁澤亦此地導菏澤被孟豬〔注〕史遷導作道孟豬一作明都一作盟豬〔疏〕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俱同水經濟水注云尚書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案定陶今出東縣屬曹州睢陽今河南商邱縣自河決從流孟諸故迹不可考矣史記導作道者周語為川音決之使導注云導通也法言閻道爲云道也者通也是導與道俱為通也孟豬作明都者經典豬都通字周禮職方作望諸釋地云宋有孟諸地理志作盟豬孟明盟孟豬都諸俱聲相近古假借用之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注〕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青鄭康成曰壚疏也〔疏〕馬注見史記集解及太平御覽[illegible]溝洫志云地形下而土疏惡詩箋云疏麤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注〕史遷枲作絲纊作絮〔疏〕[illegible]錫貢磬錯〔疏〕[illegible]浮于洛達于河〔疏〕[illegible]華陽黑水惟梁州〔注〕鄭康成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疏〕[illegible]岷嶓既藝〔注〕史遷岷作汶鄭康成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藝一作蓺〔疏〕[illegible]沱潛既道〔注〕史遷潛作涔一作潛鄭康成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郎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疏〕[illegible]

[illegible]蔡蒙旅平〔注〕鄭康成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疏〕[illegible]和夷底績〔注〕馬融曰和夷地名也鄭康成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疏〕馬注見史記集解[illegible]厥土青黎〔注〕史遷黎作驪馬曰黎小疏也〔疏〕[illegible]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注〕鄭康成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疏〕[illegible]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注〕馬融曰璆作鏐鄭康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鐵剛

鐵可以刻鏤也〔疏〕[illegible]熊羆狐貍〔疏〕[illegible]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注〕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鄭康成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於京師者道常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來一作倈〔疏〕[illegible]潛逾于沔〔注〕史遷逾作踰鄭康成曰或謂漢爲沔〔疏〕[illegible]入于渭亂于河〔疏〕[illegible]黑水西河爲雍州〔注〕鄭康成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疏〕釋地云河西曰雍州書疏引李巡[illegible]

惡云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釋名云雍州在四山之內擁蔽也釋文引太康地記云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閼故取名焉呂氏春秋有始覽云西方爲雍州秦也黑水或以爲瀘江或以爲黑山或皆失之書疏引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今水經無此文地說云南海及海外皆是海之屬燕之南者案張掖郡治觻得縣今甘肅甘州府城是也鄭注見公羊莊十年疏及史記索隱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者似非張掖之黑水

弱水既西〔注〕鄭元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弱一作溺〔疏〕地理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說文作溺水云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又云凰山在水所出此彼山即鮮卑山今甘肅山丹縣

涇屬渭汭〔注〕馬融曰屬入也鄭康成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疏〕汭者說文云汭水相入也鄭注召誥云汭水曲中也今陝西高陵縣馬鄭注見詩谷風疏及史記集解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說文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南入渭雍州之川也今甘肅平涼府城西南有涇陽故城在今平涼縣西南馬鄭至于涇陽入渭

漆沮既從〔疏〕說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水在縣西又云沮水出北地直路東入洛今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北又云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過郡三

灃水攸同〔注〕灃一作酆〔疏〕地理志右扶風鄠縣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說文作豐水出右扶風鄠東南北入渭

荊岐既旅〔疏〕地理志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注〕鄭康成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注〕鄭康成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豬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野一作埜〔疏〕釋地云下溼曰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詩公劉篇鄭箋見詩疏及史記集解云豬野在州西北地志案地理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東北

三危既宅〔注〕史遷宅作度鄭康成曰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疏〕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

三苗丕敘〔注〕史遷丕作大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注〕史遷球作璆琳一作玪鄭康成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疏〕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文云球玉聲也璆球或從翏琳美玉也琅玕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疏〕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西七里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注〕馬融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康成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搜一作叜〔疏〕史記索隱引鄭作昆侖析支渠搜大戴禮記作渠叟

西戎即敘者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南志云朔方有渠搜縣是北地有渠搜也又有渠叟國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十四終　南海桂文燦　番禺陳超　樊封　書校

皇清經解分撰彙纂卷二之五十五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三

禹貢第三下

導岍及岐〔注〕史遷作道九山岍及岐鄭康成曰地理志岍在右扶風也〔疏〕史公導作道者導字從寸道聲古文當從道也今文作道

荊山〔注〕馬融曰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康成曰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疏〕地理志云懷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

逾于河〔注〕史遷逾作踰

壺口雷首〔疏〕地理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

至于太岳〔注〕史遷岳作嶽〔疏〕地理志河東郡彘霍太山在東冀州山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疏〕地理志析城山在河東郡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垣縣東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恆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注鄭康成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疏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京兆郡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縣山案冀縣今甘肅伏羌縣朱圉山在縣西南首陽今甘肅渭源縣鳥鼠山在縣西華陰縣今屬陝西西安府華山在縣南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朱圉在漢陽者天水郡明帝改漢陽云太華山在宏農華陰者續志云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據後漢志言之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注史遷陪作負鄭康成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疏地理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潁川郡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為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出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案盧氏今屬河南陝州熊耳山在東南嵩高今登封縣中岳即外方山在今縣北平氏今河南唐縣桐柏山在桐柏縣西南安陸今湖北德安府陪尾山在府治東北史公陪作負者史記索隱云負音陪鄭注見史記集解

導嶓冢至于荊山注鄭康成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疏地理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案臨沮今湖北遠安縣荊山在今南漳縣西鄭注見史記集解

內方至于大別注鄭康成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疏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古文以為內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案竟陵故城在今湖北鍾祥縣南章山在今湖北荊門州南安豐故城在今安徽霍山縣大別山在今霍邱縣西南元和郡縣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此酈注所云古翼際山也續志所以謂之大別誤矣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章山為立章山者續志江夏郡竟陵有立章山本內方鄭據當時山名也又以大別在江安豐者續漢志安豐故屬廬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注史遷岷作汶疏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案湘南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北衡山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南岳也續志云書衡山為南岳今文以霍山為南岳尚書以衡山為南岳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注敷一作傅淺一作滅疏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為南岳恐互誤見堯典疏地理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在南古文以為傅淺原案歷陵今江西德安縣傅易山在今縣南敷一作傅淺一作滅史記及漢志作傅集解引徐廣曰淺一作滅疑傳易與滅聲相近

導弱水注鄭康成曰弱水出張掖弱一作溺至于合黎注馬融曰合黎地名鄭康成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說文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疏山經云弱水出于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合黎鄭注見史記集解或本今地理志弱水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而流與張掖河合亦見史記索隱引鄭注而今本水經注亦無之鄭云合黎山名本說文馬鄭說皆本地理志引說文見段氏說文注許氏別所本也

餘波入于流沙注馬融曰流沙地名鄭康成曰地理志流沙居延縣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疏馬注見史記集解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案居延今甘肅甘州府治東北一千五百里古文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

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山丹衛流入甘州張掖縣合黎山在縣北又出臨松山東而北流經西北故城下又北流經縣三十里又北流遶合黎山折而北流又繞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又合白亭爲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南至南海謂流沙之南即括地志之居延海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注鄭康成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出其南脈今中國無也疏黑水書疏引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太平御覽地部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圖有黑城氏女節說注于元氏之水即黑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案地理志有張掖郡又有張掖縣屬武威郡州城敦煌郡敦煌縣今甘肅沙州府治敦煌縣黑水此張掖縣文威山水出張掖雞山即今甘肅張掖縣黑水經西南入窮石山海經云南海

云南之水得入南海者即居延海也史記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大謂之海故不謂之海之北凡河所居皆謂之海水也鄭注見書疏云以黑水亦引張揖說書疏引鄭氏地理志黃河以爲南海有三危山得南海之中亦不用南至敦煌失之

爲楊州之東云非經之義又海內東經三危在燉煌之東南北荒得其說也考地理志此州之北求三危之東有鄭氏之說云三危山出古者地理志有三危山

居延之東北入海又東其水北流遷河谷入張掖縣東北居延海之東與居延縣東北遷一甘州五百里之東北元和郡縣志云伊吾故城在今苦蔚縣甘州府治

有黑水祠不知其處案地理志云益州郡滇池縣今雲南府治又滇池入南海元瓜州有黑水也見史記正義所引括地志云伊吾縣今哈密也而又言在三危之西

天苗經黑水之非所謂三危古本注見史記集解又西南三危山在志瓜州之西北俱出鳥鼠西南之山也

疏云黑水之益州南海有地道張揖以爲黑水與三危不同也此與鄭說異

相如傳引張揖云在梁州南亦黑水出其南此經引黑水以爲鄭說同

出黑水絕遠不足當外雍梁黑水也酈亦云黑水出其南與此經黑水不知其實也

知黑水遠不足當雍梁之黑水

導河積石注馬融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疏書疏引地說云北條入河云河出崑崙虛至于積石者據禹所導言之自積石以上河所經不見也漢書西域傳云河源出崑崙其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案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河關今甘肅河州西北七十里案地理志河水過郡又云安定郡河水所出西原其外後漢書段熲傳云東羌出塞五十里云積石又積出塞千餘里是也又云首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南云積石山南有石門下有二積石在吐谷渾界與書疏說同元和郡縣志云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西北七十里亦名唐述山在今縣西北疏引元經注云河水至積石山下有石門見上傳河源言積石道元注河所出而不言出於積石故崑崙之地山在蒲昌海云河水自積石以下而東流人所見也又云以爲大禹所導積石在中國界小積石也又云吐谷渾所至以爲積石即今積石禹貢言導河積石者疑出積石之下指河首而言然則至積石也禹積石之言非也山海經云積石在崑崙東南里之言非一指積石一山也積石非二山以爲積石在塞外二千餘里也塞外遠道一段當之說云積石在塞外者兩積石之說後漢書注見黃河千餘里亦如道山分三條也馬氏言三條者

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注鄭康成曰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疏水經注云砥柱山名也在河東大陽縣東南河中如柱然也案京兆地所在云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北五十里京都大陽縣不載三門在河南陝州東北河南一名砥柱柱之過陝東又東過砥柱故其在西河者地理志大陽縣東有砥柱非是鄭氏以三門爲砥柱說見水經注河又東過大陽縣南

又東至于孟津注史遷孟作盟疏孟津亦作盟津五戶灘爲閼流恐非也西虞已前之說也者蓋盟聲相近水經云河水東過平縣北注云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又謂之爲陶河津云孟津河南有鉤陳壘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長引尚書作盟津云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今以爲津案今孟縣在今河南孟津縣西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注史遷伾作邳一作坯鄭康成曰山一成曰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南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水出入自此疏洛汭在今河南鞏縣北洛水從鞏縣西北流注之水經云河水又東過鞏縣北洛水入焉又東過成皐縣北伾爾雅釋山云一成爲伾故書說文一成坯字也說文云坯一日山一成字作坯又以坯爲伾之誤漢書又作邳云今成皐縣北成皐故城在今河南汜水縣西一里大伾山也漢書集注臣瓚云今修武武德無此山也孔安國以爲大伾在成皐上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伾地名非也又云大伾山在今河南汜水縣西一里案大伾在河南浚縣東南今河南虎牢城在汜水縣西一里大伾山在河南浚縣東南成皐縣故城在今汜水縣又案鄭說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者地理志以成皐故城在今汜水縣西也修武故城在今河南獲嘉縣東

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今河南武陟縣東南武陟縣東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注史遷說爲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鄭康成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有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疏降水以爲共水大陸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晉之大陸注云魏獻子所居又云趙之鉅鹿云廣阿澤也則爲秦已前人皆不以大陸爲鉅鹿呂氏傳獻于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甯注云禹貢大陸在鉅鹿左氏定元年注繼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燕之地水經注引晉書地道記曰朝歌城本沫邑也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則大陸在河南魏獻子之所田處也案修武今河南懷慶府境內鉅鹿去直隸之絕遠縣與成皐接界是大陸在河南懷慶府境於鉅鹿出也於東北皆絕遠水經注爲大陸云自黃河懷慶府境於鉅鹿當是高平之土不合以鉅鹿澤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尋大陸當之河之所從來者

高水湍悍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是史公以高地爲大陸二渠以北爲澤也且據鄭氏王氏大河故道不可復見水經考之[illegible]河北者以爲澤經也史公說以爲[illegible]故道地形[illegible]禹貢水[illegible]云注言[illegible]河故卑地皆在東北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信都縣今直章隸平縣言有千里故云不容數州也云北相去百餘里不得如地說之河北內郡共山出東至黎陽入淇水[illegible]出地理志河南共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淇水[illegible]道在此入河其漢志其故道東北至章武入海大河故海館陶縣北屯氏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五百里水經河水注云屯氏河故瀆自北出[illegible]又云一水東分大河屬東昌府北出河爲屯氏河東北入海[illegible]館陶也今山東道河東北行二渠復經即河之館云所從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二渠復靑清河又云自東北入于海[illegible]是以屯氏以爲河故道爲河以下至此至天津後入海[illegible]武城今館陶縣平原鬲清河德州平原[illegible]云河[illegible]氏[illegible]清清河平原德州滄州[illegible]滄州天津入海河[illegible]俗稱老河自周[illegible]從王莽時河從魏郡元城[illegible]入海至河徙從[illegible]東北入海故鄭[illegible]以爲河故瀆

北播爲九河[注]鄭康成曰播散也同爲逆河入于海[注]鄭康成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疏]又北者水經河水又東北於白馬縣南淇水入焉又東北逕黎陽縣南注云河水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又云故瀆又東逕繁陽縣故城東北逕[illegible]又云河水又東北逕[illegible]王莽時空故[illegible]北逕元城縣西又北逕戚城西又東北逕[illegible]又東北逕[illegible]亦積石[illegible]空石之北[illegible]又云河水又東北逕平原縣則漯川之故瀆所出[illegible]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illegible]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illegible]安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illegible]又東北逕平原縣[illegible]凡一郡相去[illegible]北平縣又[illegible]

[illegible]故云[illegible]河[illegible]北逕[illegible]入海王莽時[illegible]北平邑郭西又東北逕[illegible]北過阿縣[illegible]水也平邑郭西又東北逕[illegible]北九河之[illegible]又北逕[illegible]九河舊[illegible]水之名[illegible]鄭氏[illegible]今人[illegible]安今直隸清豐縣河[illegible]後漢縣地[illegible]府[illegible]沙王[illegible]不[illegible]苲[illegible]亦[illegible]爲鄴[illegible]迎河之名或是說九河[illegible]亭[illegible]迎[illegible]徐堅[illegible]

[illegible]在鄴都今直隸[illegible]在碣石注云[illegible]經[illegible]相近[illegible]皆以迎河入海[illegible]以右碣石入海[illegible]

三作養[疏]史公漢作養者地理志作養說文漾古文作瀁禹貢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地理志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所出在武都西縣葭萌入漢雍州之東漢水出焉[illegible]漢中志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illegible]出嶓冢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注]史遷漾作瀁鄭康成

道在今甘肅秦州西南在今北武都荆州府治上郡今湖北襄陽府[illegible]云至武都爲漢者漾水東南至武都郡沮縣東狼谷中[illegible]經云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注云沔水一名沮水又東南過沔陽縣[illegible]又云[illegible]漢水源也又東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南至[illegible]是水東南流注[illegible]又云漾水出[illegible]仲雍云夏水[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南至[illegible]容縣南東入江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十二州記[illegible]入夏水[illegible]又東至江陵縣南[illegible]

又東爲滄浪之水[注]鄭康成曰滄浪之水言今謂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即漢河之別流也漁父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疏]水經注引鄭注見史記集解引馬融謂同以滄浪爲夏水者水經夏水[illegible]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滄浪爲夏水[illegible]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illegible]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記云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illegible]案武當今爲湖北縣[疏]

過三澨至于大別[注]馬融曰三澨水名也鄭康成曰三澨在江夏竟陵之界[疏]水經云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illegible]云三澨水在[illegible]北沱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夏書曰過三澨[illegible]也或謂之[illegible]竟陵京相璠杜預云[illegible]大別[illegible]

北沱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夏書曰過三澨云三澨地名在南郡邔縣北沱[illegible]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illegible]也鄭元云疑[illegible]焉而不能辨其[illegible]在竟陵縣界[illegible]北竟陵今天門縣據說文爲水[illegible]其所在豈馬注見水經山水澤地所在[illegible]記索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illegible]于導山以爲在安豐[illegible]

康成曰三澨在江夏竟陵之界[疏]

京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又潘山[illegible]亦以[illegible]

南入于江[疏]

其所在也馬注見[illegible]記索隱云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illegible]地說大別在安豐[illegible]云以爲在安豐縣南必是所在也[illegible]杜預云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illegible]大別山[illegible]不與[illegible]合是豐何別水豐必是[illegible]漢[illegible]知其所[illegible]山[illegible]別之[illegible]

東匯澤爲彭蠡東

爲北江入于海[注]鄭康成曰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疏]見水經注鄭注云匯回也見廣雅釋詁云匯大也[illegible]水注經云過郡縣東北至[illegible]江又東南合流至于石城又東過彭蠡[illegible]

[注]史遷岷作汶一作崏一作[疏]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illegible]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illegible]

又東至于澧[注]史遷澧作醴馬融曰醴水名鄭康成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爲名乎此經自導弱水已下其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水名者水經[illegible]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illegible]

過九江至于東陵[疏]

東迆北會于匯[注]馬融曰迆靡也鄭康成曰東迆者爲南江迆一作迤[疏]引說文云迆衺行也[illegible]

東爲中江入于海[疏]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注]史遷溢爲泆鄭康成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濟一作泲溢一作泆[疏]史公溢爲泆者鄭注周禮引經亦作泆[illegible]

東出于陶丘北[注]鄭康成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丘一作邱[疏]

又東至于菏[疏]

又東北會于汶[疏]

注濟或謂濟郎濟也秀覓濟東北會於汶今桂渠注鉅澤北則濟曰清水與汶會也桑欽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案壽張故城在今山東東平州西南去縣五十里有安山鎮即安民亭又北東入于海〔注〕史遷北東作東北〔疏〕合汶之濟入河一水東南流合荷之濟入淮此云入海謂入濟之濟也水經云濟水又東過甲下邑入於河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山海經曰濟水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鉅野入濟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濟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濟河之於濟之北別流注海今所穀流者惟濕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郎實非也尋經脈水不如又東北入於海地理志過郡九者濟水從武德已東下過河內出經之爲濟矣案濟水即今小清河也北逕武德已東下利津縣城東南陳留濟陰山陽太山壽南齊千乘也其入淮之流或在壽過江淮之後作禹遺與導淮自桐柏〔注〕鄭康成曰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疏〕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淮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後漢書所謂復陽故城在今河南桐柏縣西鄭注見書疏云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也東會于泗沂〔疏〕水經云淮水又東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又東北至下邳淮浦縣西南入於海注云淮水左右兩川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至角城縣北而東南入于海〔疏〕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注云淮水於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紀鄣故城南故紀子國也游水又東北逕紀城南注海本東北海有故紀城即此城也游水東北入海案二地名今東海贛榆縣屬海州淮浦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北導渭自鳥鼠同穴〔注〕鄭康成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疏〕地理志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水經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注云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尚書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間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案首陽今甘肅渭源縣山在縣西二十里鄭注見本經疏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云鄭亦以鳥鼠之山與同穴之山爲二者鄭信地說見上疏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谷亭南谷東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夏書以爲鳥鼠同穴山也鳥鼠山名云鳥名鵌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注云鳥名鵌鼠名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是也其鳥同穴或在山谷名爲鵌鼵之鳥鼠同穴注云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名崇孫炎云鵌鼵一鳥一鼠同穴共處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注云孫炎以爲自相雌雄非也不名之鳥也文出經傳尚書孔傳共爲雄雌蔡傳云鼵似鴿而小黃色郭義如此雀巳鵌如鵽今此生蔡不然也案說文鵌鼵從鳥鼠聲也鼵從鼠突聲也鵽從鳥發聲也鴿亦翼言鵽鴿鼵鼵蔡傳引孫炎說爲自相雌雄說見前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疏〕雍州浸文云豐水出京兆杜陵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禹貢灃水所同也前疏說渭東會于灃于涇雍州後云灃水已東不復見灃水出宂谷水經注云郡之縣自杜陽陳倉北西至于漆沮華陰縣西入河入于河〔疏〕渭水在今陝西華陰縣北入河導洛自熊耳〔注〕洛一作雒〔疏〕地理志弘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百里豫州川熊耳山在東

北水經云洛水出京北上洛縣讙舉山注引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案上雒縣今陝西商州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領山東南流逕盧氏縣南讙舉山即東北會于澗獲輿之異名也熊耳山近上洛氏南山也〔疏〕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伊水經云洛水出新安縣東南流逕河南縣南又東入於洛案水從西來注之故云于東北洛水東過洛陽縣故城在今河南縣東洛又東會于伊〔疏〕水經云洛水又東合于澗水惟水又東會于伊〔疏〕和禮運之云是謂大同注云四方之居各有其宅也文云水不言合于澗者周時云開渠失禹舊迹也又東北入于河〔疏〕水經云洛水又東過鞏縣東北入于河案鞏縣今河南鞏縣南一十里也同〔注〕攸一作逌〔疏〕說文云逌氣行兒从乃鹵聲讀若攸也案周語曰四隩既宅九州攸同〔注〕史遷隩作奧一作墺〔疏〕和禮運之云是謂大同注云宅居也九州之內皆可居也云宅居九隩云隩地理之中也文云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云九隩可宅也注云九州之內皆可居九者皆猶也州之外云者書傳九州皆宅者言九州之內皆有四隩居也文云宅居也云九州攸同者九州同其禮俗也九山刊旅〔注〕刊一作栞〔疏〕說文云栞槎識也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九山即九州之名山也周語云封崇九山注云九州名山云九川滌源〔疏〕周語云滌九川九州名山注云言滌除九州川源之壅塞也九川謂九州之川也云九州之川既滌源文云疏通九州之川使不壅塞也九澤既陂〔疏〕周語云陂障九澤注云九澤九州之澤也鄭注周禮云陂障也九澤九州之澤其障也禮經云陂者澤障也四海會同〔疏〕周語云合通四海注云四海之內皆會同也六府孔修〔注〕史遷孔作甚〔疏〕左氏文七年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義言大府之修也修者治也史公孔作甚者爾雅釋言文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史遷底作致鄭康成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疏〕鄭注見史記集解史記集解云鄭注也成則三壤成賦〔注〕鄭康成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疏〕鄭注見史記集解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注〕史遷邦作國鄭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錫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疏〕注見史記集解云中國九州也鄭注周禮云九州之內邦國者周禮云邦國也天子建國諸侯賜姓命氏以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氏隱八年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以其有德賜之姓氏以表其德錫姓昭明賜姓曰姒氏曰有夏云以姓別之所以表族類之姓以爲其賜之也慧生名以云台我也用生以慎德明其德是也蔡傳云賜姓命氏以表其德如賜禹姓姒氏有夏也云距違也廣雅釋言云距違也周語注云鄭注云距去也故鄭以距爲距違也五百里甸服〔注〕史遷說爲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疏〕禮記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韓詩外傳云古者天子之國方千里注云千里之內也鄭注周禮云王城以外百里郊也國外曰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則王城外百里也云五百里者去王城各五百里也說爲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者史公文詳後疏百里賦納總〔注〕馬融曰總入刈禾也二百里納銍〔注〕馬融曰銍刈也穫去稾也三百里納秸服〔注〕馬融曰秸去其穎〔疏〕馬注見釋文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鄭康成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稾也

三百里秸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疏〕史公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之制本是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從之耳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者甸服之內百里之差也云距王城爲近者以百里爲甸者王城之數也里爲去王城百里之內則五百里千里之外五百里之中也云令近王城者書疏云甸服中國方五百里輕賦者以孫子八百里毛詩宗周之地方千里之內也其土皆貢其賦稅及役之民其力均故是以輕重之數也南役之外五百里相之兩亦有力有無賦以征役也云國之田之內也海之地方千里外五百里也故史公云距孫也甸服者古五百里之田五百里去云距王城五百里之外曰甸服也自古文及與文說之云百里也謂甸服者中國五十里也云刈禾者甸服文云禾也者說文云稾禾稈也稈禾莖也故云刈禾也云穗之者言去穗云銍者短鎌也文云刈禾短鎌也禾莖也穗禾穎也云穎者經言穎者說文云禾末也秸禾稾去其皮也去穎者去其穗也謂去稾之穎也案詩云禾役穟穟傳云穟苗好美也云秸者秸是稾也穀之無實者也結留其稾留者之禾稈無米也米者粟之實也米論其輕重也量之比賦於百里者則其總也云米是有實也粟者米實也里云米之外百里者也云米是納總則甸服之內皆納總矣五百里侯服百里采〔注〕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二百里男邦〔注〕史遷男邦作任國三百里諸侯〔疏〕注馬注見史記集解云采事也男者任也者釋詁文史公男作任者大戴禮本命篇云男子者任天地之道案男任聲相近經典多通

五百里綏服〔注〕史遷說爲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疏〕綏者釋詁云安也揆者釋言云度也衛者周書王會云綏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要服服其周書周服名於殷非周制也史公說要服方三千里爲要服〔疏〕荒服云此服名外五百里要服〔注〕史遷說爲綏服外五百里要服〔疏〕周書王會云要服方三千里之內此云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者此云方五千里之內荒服去甸五百里要服去甸服在方三千里之內也三百里夷〔注〕馬融曰夷易也二百里蔡〔注〕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鄭康成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疏〕馬注見史記集解釋文易也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云蔡作其民夷易是夷易即易也馬注蔡法也云蔡法者漢書宣帝紀云骨肉之親粲而不殊此蔡法者不殊如淳曰蔡放也書作蔡郭鄭集解引作粲然不殊如淳曰于法粲也或作蔡也放也左傳所云蔡叔也言之外法不合作殊也以蔡爲明非也馬義同此謂在中國之人但奉王之外法不令殊異顏師古以蔡爲殺也鄭注周禮春秋左氏昭元年傳云蔡蔡叔也見書疏以蔡爲殺者周禮太行人職十年傳蔡叔也釋詁云殺減也廣雅釋詁云殺減也蔡放也周于中國所以當賦以要服各有朝貢之歲是夷服之貢減殺故云減殺其賦也五百里荒服〔注〕史遷說爲要服外五百里荒服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疏〕馬注見史記集解荒服云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義與馬同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注〕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

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康成曰蠻者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里也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衞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疏】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及古尚書說見王制疏引五經異義御覽六百廿六引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賓其人民之賦故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矣此與今文書說同也漢書王莽傳注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又見詩殷武疏及書疏云蠻慢者王制疏引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義與馬王同云流行無城郭常居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注云流謂夷狄流移或貢或不引此經爲證云甸服之外百里爲差者馬氏以百里納總至二百里三百里俱在甸服之餘與史公說又異史公則以爲在王城之外甸服之內餘服又與史公說同故馬以爲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也云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者馬義皆同史公書疏云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是也賈馬鄭說以甸服之內自皆納總不當有納銍納秸之差故不後史公之說亦或本之歐陽夏侯也鄭注見書疏又見詩殷武及天作疏齊譜疏云蠻之言緡者鄭注周禮大司馬職云蠻者縻也縻靡皆聲近蠻也云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是禹所弼之殘數者謂此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米之殘數不在甸服正數之內是禹所輔廣堯封五服皆然則堯之五千里至禹廣爲萬里矣鄭云土廣萬里者同古尚書疏詩殷武疏辨王肅之非鄭云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惟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說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祭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其辨甚當案禹貢山川皆在漢時郡縣之內漢地廣萬里則知禹時五服亦然不得謂鄭說異于今文之非也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云云者文見周禮夏官職方氏詳載皐陶謨弼成五服疏此不復出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注】鄭康成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暨一作泉【疏】漸者漢書集注云入也被者廣雅釋詁云加也暨者說文作泉云與也漢地理志作泉爾雅釋詁云暨與也訖者說文云止也爾雅釋詁云迄止也藝文志引經作迄迄俗字漢書貢禹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漢紀引作北盡朔南暨聲教欲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像者不彊治也是亦訓暨爲與也與讀爲豫四海者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朔北方者釋訓文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注】史遷說爲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疏】錫言禹受賜圭者說文云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从重土古文作珪雜記又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史公以爲帝錫禹者言舜錫禹元圭以酬庸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旋機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山元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漢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圖云元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至則以元圭爲天錫瑞應此今文說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十五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桂文燦 番禺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五十六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虞夏書四

甘誓第四

【疏】書序云啓作甘誓史記夏本紀云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俱以爲啓伐有扈墨子明鬼篇作禹誓引此文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案相當爲柏字又召類篇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則所云柏者謂伯禹也楚詞天問云伯禹腹鯀說苑正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凡此諸書或與孔子同時皆未見書序而以甘誓爲禹誓當必本古文書說也莊子既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則有扈亡於禹時不應啓復伐之淮南齊俗訓云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不知高誘所據何書又與禹伐有扈違異至書序以爲啓作者因此篇序在禹貢後故定爲啓事耳亦不必以書序啓古說也

大戰于甘【注】大傳說戰者憚警之也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鄭康成曰天子之兵故曰大【疏】大傳說見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夏本紀云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是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云大甘有扈南郊地名者馬注見史記集解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者見釋文又云水經注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昔夏啓伐有扈作誓於是亭又北逕五柞宮東合甘水又北逕渼陂東又北逕鄠縣故城西北入於渭今陝西鄠縣上林故地也天子之兵故曰大者白虎通三軍篇說爲天子自出也

乃召六卿【注】史遷說乃召六卿申之鄭康成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疏】墨子明鬼篇云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史公說爲申之者史記孫子列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六軍三吏士多必告六卿使申令也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鄭注見詩棫樸疏及周禮大司馬疏云天子六軍六卿將之一軍者周禮小司馬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魯語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周禮將皆命卿曲禮疏引鄭注大傳云三代同者夏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鄭云三代同者夏時六卿即謂六卿后稷等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注】鄭康成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已下及士卒也【疏】嗟當爲此省文釋詁云嗟咨嗟也嗟亦俗字鄭注見書疏云言軍吏下及士卒者周禮司馬政官之屬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此周制或夏殷已然也

予誓告汝【注】史遷汝作女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疏】誓者曲禮云約信曰誓注云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謂此誓及湯誓太誓牧誓費誓秦誓也馬注見釋文云軍旅曰誓者周禮小司徒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注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軍萬二千五百人云會同曰誥者會同諸侯以國語若大誓等也作大誓告於衆庶不言語者不期而會非武王誥諸侯以伐商也鄭注見書疏

有扈氏【注】馬融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鄭康成曰有扈與夏同姓【疏】地理志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夏啓所伐說文鄠右扶風縣名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古文作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戶亭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又引地理志谷亭作戶亭馬注見釋文云姒姓之國者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注云堯賜禹姓曰姒猶融也楚語觀射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觀及有扈皆夏同姓高誘注呂氏春秋先己篇云有扈夏同姓諸侯鄭注見書疏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注】大傳說正色三而復者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馬融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康成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疏】威者老子民不畏威注云威害也後漢杜詩傳二垂注云威虐也侮慢也五行者史記曆書云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洪範九疇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文子微明篇引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人有五位五行大義第五引詩緯等說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又引毛公傳及京房等說皆以土爲信水爲智五常配五行威侮五行則是無五常也威侮謂虐用而輕視之怠者釋言云解怠也怠亦爲釋棄者釋言云忘也三正在夏殷周已前則公羊疏引鄭注堯典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縉高辛氏之後用黑縉其餘諸侯皆用白縉宋均注禮含文嘉云三帛謂朱白黑象三正宋書禮志云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又通典引尚書中候亦有其事據此則夏以前有三正傳曆之謂不奉正朔也大傳說見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書徵子疏引大傳云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略說云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已上注引大傳及此引略說據孔氏廣林集大傳本案以平旦爲朔者平旦值寅時雞鳴

僮丑時夜半僮子時然則夏殷周分日各異不皆以子時分日也馬注見釋文亦同大傳說鄭注見史記集解以爲天地人之正道者據繫辭陰陽柔剛仁義爲說以夏已前三正經無明文故不從大傳也天用勦絕其命【注】勦一作剿【疏】勦者說文云勞也勞與天聲相近淮南地形訓云食穀者智慧而天千金方引黃帝問伯高對曰食穀者則有智而勞神是勞即天也白虎通壽命篇云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勦說文作剿云絕也引此文廣雅釋言云剿天也言其廢捐五常人道天用天絕其命說文用剿則孔壁古文也漢書外戚傳云命樔絕而不長假音字高誘注淮南云摻勞也樔即摻字之俗音相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注】史遷惟作維墨翟書作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史遷恭爲共一作龔【疏】史公惟作維者凡尚書惟多作維熹平石經同墨翟書見明鬼篇引禹誓云有日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云云三十字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脫簡或孔子所刪也云日中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者與傳記所載義異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說苑亦云修教一年而有扈請服則不當如墨子所引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也云田野葆土者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共作恭與史記同高誘注呂氏春秋作龔漢書文選多引作龔說文龔愨也龔給也此恭行天罰當作龔愨謹也言謹行天罰白虎通三軍篇云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有扈也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注】史遷恭命俱作共命正作政鄭康成曰左車左右車右汝一作若【疏】攻者釋詁云善也恭命恭與龔聲相近說文云龔給也給亦具義與共通史公作共者釋詁云共具也正作政者墨子亦云御非爾馬之政詩出車箋云御夫則茲益推猝憂其馬之政亦用此文是古文作政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三人共乘一車謂士卒之車魯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是也汝墨子作若者鄭注考工記云若猶女也莊子齊物論注云若皆汝也俱假音字而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注】史遷弗作不戮作僇孥作帑一作奴【疏】墨子明鬼篇引此文說云賞於祖者何也告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又云賞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祖者廟主社者社主太平御覽三百六引摯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役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路史疏佐紀有虞引衛誓大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說本曾子問社主亦在軍者周禮大司馬之殽祉釁主及軍器注云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凡帝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然則出載主與賞主是古禮也奴者漢書注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爲奴戮者廣雅釋詁云辱也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注鄭司農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漢書季布欒布傳贊云奴僇苟活是亦以奴僇爲奴辱也鄭注周禮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案三代已前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至秦始有連坐收帑之法以此說夏書更不合周禮司厲又云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不爲奴此先王寬政七十與未常俱不與服戍有罪者蕊別有罰故此言奴戮以誓眾也僞孔既以爲辱及汝子其子湯誓又云權以脅之使勿犯皆失之史公戮爲僇者與墨子文同表記云則刑戮之民也釋文戮本當爲奴鄭司農所引蓋今文也漢書王莽傳引此文亦作奴詩常棣樂爾妻孥疏引此文作帑亦假借字說文以帑爲金幣所藏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五十七　學海堂 庚申補刊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商書一

湯誓第五

【注】鄭康成曰契始封商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疏】[illegible]

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疏又引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與班氏及鄭說不合謐言不足爲據也

王曰【疏】此將伐桀而偁王者殷本紀載此誓下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詩長發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傳云武王湯也是湯改號在伐桀之前格爾眾庶悉聽朕言【注】史遷格作來爾作女【疏】史記殷本紀載此文云湯曰格女眾庶來女悉聽朕言比經文多出來女二字者蓋以訓格爾也格來釋言文悉者釋詁云盡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注】史遷非作匪稱作舉馬融曰台我也【疏】台者釋詁云我也稱者釋言云偁舉也說文再稱舉也稱與偁聲相近故史公以稱爲舉馬氏以台爲我也馬注見史記集解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史遷有夏多罪下作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疏】經文予惟聞女眾言已下四句在舍我穡事而割政夏之後今夏多罪一句經文所無史公次在此與經文異者或古文如是殛者釋言云誅也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注】史遷爾作女后作君穡作嗇正作政無夏字【疏】后者釋詁云君也我后謂桀也恤者釋詁云憂也舍者釋詁云廢也穡者詩傳云斂之曰穡割者廣雅釋言云害割也正與政通言舍我穡事而爲害民之政者桀時重斂民無蓄藏也下文言夏邑史記割作奪多方言桀割夏邑是言其害政也史公后爲君用釋詁文穡爲嗇說文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嗇方言云嗇積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寫嗇于房注云嗇者農力之成功[illegible]無夏字者段氏玉裁云僞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疏云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今文古文皆無夏字後人據疏妄增之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注】史遷惟作維自予維至不正在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之前【疏】[illegible]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注】史遷夏罪作有罪[illegible]如台作奈何【疏】[illegible]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注】史遷遏作止割作奪協作和馬融曰遏止也眾民相率怠墯不和同【疏】[illegible]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注】史遷時作是曷作何[illegible]時喪及作與鄭康成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予曰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疏】史[illegible]

爲是者釋言文曷爲何者詩傳文及爲與者釋詁文鄭注見書疏云桀自比于日云云者尚書大傳云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鄭注云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又見新序刺奢篇及韓詩外傳今本大傳脫日有亡哉一句據史記集解云增之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曷爲害說之云民欲與之偕亡注云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與鄭說異者然用大傳今文說孟子蓋古文說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注史遷輔作及疏茲者釋詁云茲此也輔者釋詁云俌輔也又云弼輔也予一人者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或稱一人者臣下謂之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史公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

予其大賚汝注史遷賚作理鄭康成曰賚賜也疏賚爲史公當字非理者理與釐通玉篇引蒼頡篇釐賜也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云釐賜也理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賚賜者釋詁文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注史遷作女毋不信疏云食僞也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注史遷爾作女孥作帑戮作僇罔作無

鄭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疏孥俗字當從史記作帑戮者廣雅釋詁云辱也鄭司農說周禮司厲甚見甘誓疏漢書季布欒布傳贊云奴僇苟活說文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古無從坐之法棐秦之舊法未能盡除則鄭用漢法說經也急就篇云奴婢非常法也常是不刑者則有赦漢史記秦本紀云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字有假借參者爲僇漢書表云秦人繇法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坐之法者謂參夷之誅及收帑相坐法爲繆文敍傳云今作苟爲戮者無罪作謬文繇鄭注左傳云古之罪不相及者罰不及嗣云注云注書疏云太罪者則父子兄弟收其罪人以大書公法爲罪也用刑法爲罪者雖法之正雖有不從者者相官吏奴婢之等商君教以法則其罪名以其子孫皆奴婢官與收帑其奴者秦以法之刑罪人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槁其奴從坐則皆沒入縣官爲奴婢至漢以除之然猶未盡除不足爲經證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十七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五十八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商書二

盤庚第六

注史遷說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馬融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康成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疏盤庚爲第六者百篇之書湯誓後皆爲三篇雖盤庚在伏生二十九篇中堯典疏云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今文盤庚爲一篇也今仍爲三篇是古文也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者史公說也居耿遷殷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華陽國志云盤庚遷殷民咨胥怨鄭注見書疏言盤庚誥何者書正義引此注云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神馬以其取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是以書序亦言盤庚作盤庚馬融以爲盤庚者殷王名殷質以名篇馬者太丁之子太甲之子帝沃丁之弟帝太庚之子小甲弟雍己太戊太戊之子仲丁弟外壬河亶甲子祖乙祖乙之子祖辛弟沃甲祖辛子祖丁沃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則盤庚是湯十世孫數湯爲一世則盤庚爲十世孫祖乙曾孫亦云也鄭不數湯故七世本父祖乙爲七世之孫祖乙復居耿其後祖乙之後孫不云數祖乙後及其祖父盤庚者則祖乙兄弟相及者也云祖乙居耿者書序云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漢書地理志河東皮氏耿鄉又漢書古文云云故耿城在今山西河津縣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於河者河水所害亦居亳殷者書疏引鄭云中宗居耿奢侈至陽甲又居殷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又云盤庚遷於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案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爲鄭說盤庚遷河北之殷也爲臣時事盤庚在時事稱臣所爲也

盤庚遷於殷注盤一作般疏盤庚一所作盤庚乃亳之誤石經作般作殷者漢書楊雄傳云般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疏云適者悅也言民不悅其所居也廣雅釋詁云適悅也經義述聞云適者漢文作適許讀與民不適有居同者古本作適字引此經也率籲衆慼出矢言注慼亦作戚疏籲者廣雅釋詁云籲和也鄭注周禮云慼者憂也史記殷本紀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蓋此言殷民之慼也矢言者釋詁云矢陳也漢書引作籲衆戚是今文作戚其云籲者廣雅釋詁云籲和也言蓋謂貴戚近臣鄭注云正臣日大臣云矢者言陳其先王之善道以告諭鄭康成曰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疏我王謂祖乙爰者釋詁云於也宅于茲謂居於耿重我民者言重惜我民所以居耿恐我民爲水所害是我民殺者釋詁云劉殺也言我民盡殺之也胥匡者以重違民情劉者釋詁云殺也言我民若居於水稽者廣雅釋言云考也所謂恩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毋令其盡云匡亦救也相也臣者杜氏注左傳匡救其災云稽考也考卜者周禮云太十國大遷則貞龜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注馬融曰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鄭康成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疏釋詁云服事也恪敬也寧安也邑者說文云國也言先王有事敬謹天命如此猶不敢常安其邑往來遷居凡有五國也五邦者馬鄭皆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又云帝仲丁遷於隞索隱云隞亦作囂並音敖字正義曰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書疏引李顒云河亶甲居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又云祖乙遷於邢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邢在今河南滎陽縣相在今河南內黃縣耿在今山西河津縣並湯前所都商上今河南商丘縣其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

命疏邑者釋詁云承繼也將求其命于新邑當從古人遷都之事克從先王之烈疏也別俗字當爲迭釋言云烈業也釋詁云業也若顛木之有由蘖注馬融曰顛木而肆生曰枿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疏顛者廣雅釋言云倒也由說文作甹云木生條也引此經作甹又云古文言由枿或作櫱古文作枿亦古文木之更生者釋詁文云永長也紹繼也底致也綏安也言天將長我命于茲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安四方也枿是正字見詩傳云肆餘也建生者言云枿餘也漢書律曆志引書孔傳云枿也馬注見釋文云其云生日枿方言云秦晉之間曰肄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注史遷說爲告諭諸侯大臣又說爲法則可修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注馬融曰箴諫也鄭康成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廷疏斆者說文云覺悟也在位謂有位諸臣由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者說文云斆覺悟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是也以舊服者謂故事法度則法也說文云度法也史公說爲告諭者以修正之是見殷本紀云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故云法則也修者說文云伏司也以與古字通箴諫者說文云箴綴衣箴也鄭注者書疏引衆感之注云召諸臣屬民而詢焉是也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廷見詩傳云箴諫也

王若曰疏史公以爲盤庚告諭之文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疏格者釋言云來也告者釋詁云告也猷者爾雅釋詁云道也汝謂衆也黜乃心者言去汝之心也安者說文作傲云倨也從康者釋詁云康安也言勿傲慢從安也

古我先后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疏圖者釋詁云謀也任者廣雅釋詁云使也舊人久在其位者也先后謂湯也言古我先后亦惟謀使舊人共政也

王播告之注播一作譒疏播者說文云譒敷也引商書曰王譒告之修不匿厥指疏修者王逸注楚辭云遠也言王有所告衆脩者廣雅釋詁云長也指意也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疏欽者釋詁云敬也逸者廣雅釋言云過也變者說文云更也言王敬其命無有過言民用一變也

今汝聒聒注馬融曰聒聒難告之貌疏聒說文作懖云善自用之意也引此經聒者鄭康成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疏起者說文云高也險者廣雅釋詁云衰也高注呂氏春秋云險阻也險膚者蓋謂言不實如膚淺也鄭注見書疏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拒善自用之意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聒讙語也杜注左傳云聒讙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讙囂也高注呂氏春秋云與膚險也云膚者廣雅釋詁云傳也險膚謂浮言是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注史遷說舍而弗勉何以成德疏荒者廣雅釋詁云廢也或言浮也群臣言浮不實予不知其所爭辯何事也之言非我自荒廢此德惟汝含德不以告人謂之怨而反弗勉也史公約此文云舍而弗勉則當爲舍德而弗勉爲荒則舍爲舍義詩箋云荒廢也德者自謂其德前人之德也

不惕予一人〔注〕惕一作施〔疏〕惕者爾雅郭注引韓詩云惕悅也言汝不悅從我也白虎通號篇云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即引此文也詩釋文六引韓詩曰施善也施蓋惕之緩讀善義亦近悅與施皆聲近夷釋言云夷悅也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注〕拙一作燭〔疏〕觀讀當為爟周禮司爟注云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鄭以此觀火為爟火也說文云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鄭注周禮讀若予若觀火則以觀為爟也拙之不用其光類為爟引說文作爟火之不燭其光也俗讀為爟熱也說文無熱字云燭謀讀如我觀火之拙謀言我如爟火之不燭其光也商書曰予亦拙謀一字誤作燭蓋音近故也今本說文脫一亦字言我亦拙謀作乃逸逸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安也作者謀為汝安居者說文謀字屬上句莊氏述祖云當讀謀作乃逸言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嗇乃亦有秋〔疏〕云綱紀四方箋云以綱為政張之為紀也詩棫樸云綱紀四方箋云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紀約詞者說文云亂也云農耕也若治網之有綱與服田通作服者詩箋云紀綱之云者周禮云乃我教令民秋收若網之有紀而不紊若農之服田力嗇乃亦有秋者詩箋云成帝紀舉詔云服田力嗇乃有秋收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疏〕云克能也釋言云汝能去其傲慢從康之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姻僚友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於諸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疏〕詁云戎大也言汝不畏大毒於遠近也云相釋者言其不畏虛言廣取相釋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注〕鄭康成曰昏讀為敃敃勉也〔疏〕惰者廣雅釋詁云嬾也昏者說文云敃彊也服者與服通釋詁云服事也越者釋言云粵于也說文云粵于也越當為粵之假借字也黍稷者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齋也五穀之長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秦之屬稷也今俗稷小者為粟者說文云梁也黍者釋文云本一作粵者說文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者周禮司市注云及書敃勉也云昏讀為敃者敃即敃字之假借字注云昏讀為勉者說文云敃彊也是勉之也云昏讀為敃作勞者辭云勉也鄭注周禮云勞讀為苦勞之勞今俗說田無有收穫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注〕身一作命〔疏〕和者釋詁云諧也云吉善也說文云善者釋詁文云毒害也敗者說文云毀也云禍害也云姦宄者國語云姦宄者說文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奉者說文云承也云恫痛也釋言云痛也姦宄之行也言汝乃以姦宄之行而自害也恫毒之言汝不和善言於民自生毒以致害及其身既先惡於民乃自奉承其痛悔身何所及也釋詁云行也云危及其身以善言相導民

相時憸民〔注〕馬融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憸一作悉一作散〔疏〕相視釋詁文憸利者說文云憸詖也說文憸讀若相似義又作散云利也俗作憸廣雅釋詁云憸利也石經作散古文作憸孔氏云小人見事之人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疏〕胥相也顧念也說文云箴綴衣箴也是箴以言刺也言小民尚相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況我制汝短長之命乎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疏〕曷何也說文云告詁云何也恐者說文云懼也引莊子釋文云沈謂深也君有惟云恐惑之不正是說文作懼以虛言恐動眾者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注〕嚮一作鄉〔疏〕易字形相似或古文作惡之字易傳引作鄉左氏春秋隱六年傳云君子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云將能不可撲滅者言蓋亦不及也雖欲救之莊十二年傳引商書言惡之易也其猶可撲滅注云惡之易也易野火之燎于原不可近而撲之亦不可鄉邇作鄉字案今經作嚮一作鄉者蓋此經之本也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注〕馬融曰靖安也〔疏〕靖者說文云靖立竫也竫亭安也韓詩曰靖善也史記五帝本紀作靖言引古文云靖與靜同義

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注〕馬融曰遲任古老成人鄭康成曰遲任古之賢史〔疏〕馬融云古老成人者見書釋文鄭注見疏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注〕人惟求舊一無求字〔疏〕言人惟求舊者明求舊人以任國事器非求舊惟新者周禮云正考父作器求新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注〕敢一作不敢〔疏〕云釋詁云暨及也敢動用非罰者言先王與汝祖父相與勞逸我不敢動用非罰以加於汝也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注〕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鄭康成曰大享謂烝嘗也掩一作絕又作弇〔疏〕漢書者周禮大司樂注云大享祫祭先王以諸侯為賓國語云大享禮者云王者功臣皆有祭於大烝注云謂烝嘗之祭也鄭注云大享謂烝嘗者禮記祭統云祭之日君親制祭大夫士之禮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注〕鄭康成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疏〕志者說文云意也論語云志於道鄭注云志慕也古文作識說文云記也是志古文作識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注〕鄭康成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一作翁弱一作流〔疏〕侮者說文云傷也老弱皆輕忽之意者書疏引鄭注說文云侮傷也老弱為輕忽之意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疏〕云長者說文云久遠也勉者說文云彊也出者說文云進也作猷者釋詁云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章厥善〔疏〕言無有遠近用罪以伐其死用德以章其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疏〕臧者說文云善也佚者說文云佚民也罰之言遏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注〕恭一作共乃口亦作爾口度一作渡〔疏〕共者釋詁云具也齊者廣雅釋言云整也度者說文云法制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注〕……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注〕鄭康成曰作渡河之具〔疏〕書疏引鄭注云作渡河之具者在河南鄭注見北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注〕馬融曰造為也言也單誠也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疏〕……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疏〕……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注〕感一作高〔疏〕……

其鮮原下隰謂適于山也……江氏說此不浮于天時……注云猶則也殷降大虐〔注〕鄭康成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疏〕鄭云殷降大虐者謂天降大災也時未遷殷而稱殷者先正其號名先王不懷者言先王不安其所居之地利民則遷之懷安也作者詩傳云始也言汝何不念我古后之傳聞乎鄭注見書疏云先王殷降大虐之時尚未遷殷而已稱殷乃正其號名以此爲號名是先正之也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疏〕承俾者承保也俾使也承上文言先王承保汝使汝惟喜安共具若順以供其事非因汝有過比于放流之罰也予所以呼汝來懷茲新邑者亦惟汝當從其志勿違之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注〕汝遷一作爾遷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疏〕說文云宣天子宣室也咸者釋詁云皆也宣者王氏引之云宣讀爲和……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疏〕……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注〕馬融曰屬獨也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注〕稽一作迪怒一作……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疏〕……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疏〕……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疏〕……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注〕迓一作御〔疏〕……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注〕丕一作不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注〕崇一作知曰曷虐朕民〔疏〕神后高后皆謂成湯……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疏〕生生者……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疏〕……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注〕戕一作近〔疏〕……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疏〕……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疏〕……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注〕乃父一作先父我高后一作乃祖乃父〔疏〕……曰作丕刑于朕孫〔注〕孫一作子孫〔疏〕……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注〕崇一作興弗祥一作不永〔疏〕……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注〕分一作比設一作翕〔疏〕……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疏〕……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疏〕……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注〕鄭康成曰徙主于民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疏〕……綏爰有眾〔注〕鄭康成曰爰于也安隱于其眾也〔疏〕……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注〕……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疏〕……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注〕……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注〕嘉一作綏〔疏〕……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注】爾一作今　爾謂一作惠　震一作祇【疏】蕩者說文云洪水所蕩洪也析者廣雅釋詁云分也極至動皆釋詁文言我民遷居言不得已熹平石經文爾作今爾謂作惠者漢書五行志引書云惠震動萬民以遷孟康注云惠順也言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祇震者史記作振敬內則見嗣子郭注云震或作震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疏】肆釋詁云今也亂治也越于也篤厚也恭敬也皆釋詁文承同者公羊傳云猶汝也汝篤敬恭承民命用永長其地于此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疏】書沖者後漢書注云沖幼少也由從也宏大也賁飾也言我幼少之人非廢眾謀故釋詁云弔至也靈善也各善也言皆從善者不敢違卜用大此美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注】隱一作乘　懋一作勸【疏】邦伯州伯也師長眾長也百執事百官執事者也

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疏】肩任也好貨猶生生之事敢具生生之財此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注】鄭康成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疏】鞠養釋詁文保居者謂相保守居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疏】式者釋言云用也肩者釋詁云克也能一心不貳其志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五十八終　南海梓文爛番禺陳起棠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之五十九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商書三

高宗肜日第七

【注】史遷說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疏】史公說此為祖庚時者以此經稱高宗是祖庚時高宗者武丁廟號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疏】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史遷說為王勿憂先修政事　格一作假【疏】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注】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疏】

天既孚命正厥德【注】史遷孚作付【疏】

乃曰其如台【注】史遷說如台為奈何【疏】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注】史遷司作嗣　允作繼【疏】

典祀無豐于昵【注】史遷作常祀無禮于棄道【疏】

肆之君立二廟至于子孫遇高祖不得復立廟禮器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則高宗將踰甲廟稽在不毀之列祖己所以言常祀應修毋得獨豐于近也然則立罍田曾書當如何何氏弟公羊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通典引賀循議曰若兄弟相代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親廟禮之常例也又曰殷人六廟只有一代兄弟四人盡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殷之成湯已下至于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爲正代案此諸議則尚宗當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祫祭時則兄弟不分昭穆則同爲昭穆也不宜遷典引華恒議以爲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一神主立室不宜以室既禮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四室其爲一代也高宗修廟之祀有雖無文可知大李宜以父廟陽甲矣尚書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能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報之疾也其說無稽繆文故附及之

皇清經解卷二之五十九終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起榮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商書四

西伯戡黎第八

疏 此戡黎史公用孔安國故以爲在文王被囚釋歸之後受命之四年周本紀于散宜生等獻寶而赦西伯之後續虞芮之訟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是戡耆爲文王五年事其被囚以閎騎鄭侯而歎不因三伐皆勝也大傳則以被囚在伐邘伐密須伐畎夷之後五年獻寶得免出而伐者與史記不同又云西伯既戡黎紂因之羑里又于散宜生等獻寶之後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是戡黎又在被囚之前大傳又云六年伐崇乃稱王又與史記虞芮之訟在後受命之說異此又夏侯歐陽說之不同者案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則必在斷虞芮之前古文說也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拘之牖里之庫百日則可爲四年被囚五年獻寶得免事但魯仲連說被囚亦以閎廟鄂侯而歎與古文同不以爲三伐皆勝紂始惡之也又見書序疏

西伯既戡黎 注 鄭康成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戡一作戓黎一作𨚔又作耆又作飢 疏 西伯者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是也得戡黎者紂被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也黎說文作𨚔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者說文作𢧀云殺也鄭注見書疏及詩周南召南譜疏云時國于岐者周本紀古公亶父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說文云郊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或从山从支作岐因岐山以名之也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在今陝西扶風縣西北岐山在西北云封爲雍州伯者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之州長曰伯則是八伯爲八州之長曰伯此言雍州伯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伐于天下一州以爲左右曰二伯又云九命作伯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天下公羊莊元年疏引含文嘉云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文王賜弓矢鈇鉞是八命之牧非九命之伯故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

矢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爲雍州伯實兼梁荊二州也故知兼荊梁者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荊州之地也梁在雍南兼之可知也云西伯黎入紂圻內者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也在今山西長治縣西南去紂都在其千里之內故云入紂圻內也云戡一作戓者漢書地理志後漢屬縣黎亭有黎侯國者屬之黎是縣名亦爲黎陽之黎國說文作𨚔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也鄭注云紂都朝歌在今河南淇縣集解徐廣曰一作𨚔又作耆者殷本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又作飢者周本紀云敗耆國

祖伊恐 疏 祖伊者紂之臣也祖伊恐者說文云恐懼也祖伊見西伯戡黎恐其將及於殷故奔走告王也

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注 史遷說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 疏 釋詁云訖止也祖伊懼而走告者說文云走也奔者說文云趨也高宗將有飛雉之異故爲此言也集解徐廣曰一作飢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惟王淫戲用自絕 注 史遷格作假罔作無惟作維戲作虐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元一作卜人一作介 疏 格者方言云格正也傳云格人至人也謂至道之人也相者釋詁云相助也史遷說紂之不助後人也者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言王淫戲以自絕于天也傳云格人知吉凶之人又元龜大龜也格人元龜也言王無道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凶者皆不以告王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元龜長尺二寸者大戴禮記云元龜象天子龜長尺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龜以大小爲貴賤也周禮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者言龜不告吉也云元一作卜人一作介者釋文云格人馬本作假人鄭本作介人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 注 史遷棄作弃康作安虞下有知字鄭康成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 疏 說文云棄捐也康者釋詁云安也江氏聲云爲天所棄不得安食謂天命之性也孟子盡心篇仁義禮智信也鄭氏言民不得安食者康者釋詁文史記作安者說文云虞度也法律也率訓率不同俱爲性法也謂性不度天之性也云不修教法者文選注引尚書集解云古文作虐云弃作棄者說文云弃古文棄康作安虞下有知字者史記集解引作不知天性注云天性謂天命之性也陰陽者不由天之性也道者不逆天之道也陰陽者天之道也故言逆亂陰陽性者心之謂也修之以教法則不爲逆亂之民故云率修之謂之教法也

不迪率典 注 史遷迪作由率作從典作常鄭康成曰不迪道也 疏 說文云迪道也率循也典常也典者典常之法也言王不由率常法也道者由也與迪同義云由道亦與修同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注 史遷弗作不欲喪作欲喪台作奈何摯一作𡑫 疏 釋詁云摯至也說文云摯握持也鄭注云無也此言無不欲王之喪亡也云天何不降威者言天下民無不欲王之亡也大命不至者言天大命不至也今王其如台者言今王將奈何也史遷弗作不者弗不古字通欲喪作欲喪者史遷說文引周書作𢧀云急也暴也不二字之間當以周書大命不摯爲句字如台爲奈何者說文引周書曰大命不摯讀若摯周書奈何見前疏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注 史遷說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疏 天下有平之言有命在天言紂自恃天命民無能爲也墨子非命中篇引大誓云紂有命不務修其務言命中篇引大命不

其事也

祖伊反 注 反一作返 疏 說文作返云還也引商書曰祖甲返即此文甲當爲伊

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注 馬融曰參字累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疏 參者論語衛靈公篇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包氏疏云參猶森也文選思元賦舊注云森羅列貌也責者廣雅釋詁云責也言紂罪多森列在天上豈能責命于天之降罰乎馬注見釋文云參字累在上者謂參字从厽說文云厽絫坺土爲牆壁也參字絫以爲象言之書本作厽篇厽力軌切絫在上也段氏玉裁亦云厽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字作厽馬氏云厽字絫在上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事也云是也功者將依釋言云示也不與視通釋名云 無戮于爾邦 疏 詁云事也紂事殷之就于喪亡是紂所致我將戮于爾邦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終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起榮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一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商書五

微子第九

注 史遷說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又說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說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鄭康成曰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疏 史公說見宋微子世家及殷本紀周本紀云啟母賤不得嗣者呂氏春秋仲冬紀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鄭注見書疏及論語疏云微在圻內者書疏引鄭志張逸問殷之圻內有微子國者也王制云王畿千里也論語集解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水經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是郿也杜預曰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民所謂微子國也在今山東東平州西北境漢志山陽郡有薄縣臣瓚曰湯所都也杜預曰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微子冢在今山東曹縣南亳城在今河南商丘縣西北四十里亦是宋地其家相去不遠也在今江南碭山縣東南六十五里古宋地魯東相鄒皆在殷千里畿內未知孰是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注 史遷父師作太師說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馬融曰箕子紂之諸父鄭康成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

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死也【疏】史公父師少師作太師少師者以爲紂時樂師說見微子世家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微子篇多古文說則此即安國故也太師少師者鄭注儀禮大射儀云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論語微子篇云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于海漢書古今人表在伯夷叔齊之下一格云是亦以爲紂時樂師也摯即疵陽即彊聲皆相近淮南氾論訓云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向聲近藝字形近摯漢書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傳對云殷紂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亡逃入河海古今人表又有向摯又有太師疵蓋班氏書兼采尚書論語說史公不言是箕子比干者是時比干死箕子[illegible]氏注亦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是以與史公異說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注】史遷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疏】史公或作有者高誘注淮南子云或有也說文或邦也或同域韓詩商頌奄有九域毛詩作九有亂作治者釋詁文正作政者廣雅釋詁云政正也是政與正通四方者詩傳云中國也史公四方上又有不治二字者言殷其不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注】史遷無底字馬融曰我祖湯也【疏】底者釋言云致也遂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成也陳者漢書注李斐曰道也言我祖致成道于上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我祖爲湯者以史記下文敗厥德作敗湯德知之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注】史遷作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下世也【疏】經文言我不斥言紂者爲尊親諱用亂上不言[illegible]人亦諱也酗當爲酗說文云酗醉醟也書疏引說文作酗俗字史公說爲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者大戴禮少閒篇云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列女孽嬖傳云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舉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積糟爲丘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是其事也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illegible]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疏】[illegible]者廣雅釋詁云寇鈔也釋言云鈔掠也說文云鈔叉取也[illegible]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注】史遷凡作皆乃罔恆獲作乃無維獲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康成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疏】史遷說凡爲皆者廣雅釋詁云凡皆也[illegible]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注】史遷方興作乃並興鄭康成曰言屢相攻奪【疏】[illegible]

今殷其淪喪【注】史遷淪作典【疏】史公[illegible]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疏】[illegible]

殷遂喪越至于今【注】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到矣【疏】[illegible]

曰父師少師【注】馬融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狂【注】史遷狂作往鄭康成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疏】[illegible]

吾家耄遜于荒【注】史遷耄遜于荒作保于喪一作於是宗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鄭康成曰耄昏亂也耄一作旄【疏】[illegible]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注】史遷爾作女指作故隮作躋若作如馬融曰隮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康成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疏】[illegible]

父師若曰【注】鄭康成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疏】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

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耈長舊有位人【注】史遷毒作篤降作下荒作亡邦作國罔作無咈其耈長作不用老長【疏】[illegible]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注】史遷作乃陋淫神祇之祀馬融曰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康成曰犧純毛牷體完具【疏】史公攘竊作陋淫者[illegible]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注】馬融曰稠數也也鄭康成曰斂謂賦斂也【疏】監者釋言云[illegible]

其有災我興受其敗[illegible]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一作僕

詔王子出迪【疏】[illegible]

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 注 馬融曰云言也刻侵刻也我舊云上一有微子若曰刻

一作孩 疏

不顧行遯 注 馬融靖作清曰潔也 疏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一終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起榮新會 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二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一

泰誓第十

疏

唯九年四月 疏

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注 史遷作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 說云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 鄭康成曰盟津地名 疏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 注 馬融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 疏

允哉 注 史遷允作信 大傳引書作允才 疏 齊栗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

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受先公注史遷作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一作予小子受先公功疏此據大傳引書文史記節之先祖先父者中庸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先祖謂太王王季先父謂文王不稱考者亦以未卒父業也有德之臣謂祖父所遺有德行之臣如太公周公諸臣也左右釋詁云導也郭注云所謂導之稱予小子者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受先公者釋詁云公事也史公無先父及左右若有文子三予受先公者曰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蓋用此經文故知史記省之也史記受先功集解引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其義同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注史遷必力爲畢立厥爲其必一作勠力一作協疏據此大傳引書文太平御覽一百四十六引大傳必力作勠力明于二字與吳中本不同今從之白虎通諫諍篇引尚書勠力同心力者管子七臣七主篇云賞罰必則下服一惡度詩諫篇云賞罰明者與孟聲相近畢釋詁云勉也此先說之遺請先人之緒淮南云成也明與孟聲相近畢者釋詁云勉也先說文作勠力也說苑作畢力正理御覽引大傳作畢協鄭注禮運云勠協合也借字云盡力勠力之令畢公立賞罰以立爲力義俱相近子用刑篇云盟津之令史公無明于先祖之遺句者文也近厥爲其者釋言文齊太公世家作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注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鄭康成曰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兕一作雉疏自師尚父至蒼兕大傳無文周本紀但下並今文泰誓周禮伊耆氏疏引今文泰誓此文以誓云師尚父者太公望呂尚也孫子兵法云呂牙詩大明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傳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劉向別錄云師之尚父之故師尚父男子之美稱云云引周本紀云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也師尚父號令也說文云蒼兕者未知何本以王應麟集解所輯鄭注見於史記者以爲篇首所謂大麓之野注云蒼兕主舟楫官名陳立論語說諸侯之記云云見其說本陳之記漢書王尊傳注引馬融云云文選注宜作所謂蒼蒼以牛釋號尚父之號皆依號令之記篇以作楫官名爲旄牛尾者牧誓文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是以周書克殷解云把黃鉞注云斧也以黃金飾斧黃鉞也夏后氏以玄鉞殷以白戚周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麾注云旄旄牛尾也說文云旄幢也周禮司常云析羽爲旌全羽爲旞此云旄牛尾也鄭注云白旄以麾也文云云旄文云以旄牛尾注旄頭者文選注引馬融云云說苑云引周禮注云馬云蒼兕水獸也文文引說文云者蒼兕主舟楫官名驚其人使急渡不急者斬之是也其人謂以蒼兕爲船名者非也論衡云蒼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以爲官名號令之軍法重者兕一作雉馬融注見史記集解所引鄭注見周禮疏所引周禮注云兕一作雉者漢書作雉也尾於首所謂大麓之野論語說諸侯之記云云見其說本陳之記舟楫官名以軍法重者斬之注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故號曰呂尚太公望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水經注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太公釣處也南山谿谷之水皆出焉故城中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也故下文云有泉焉後世有之者以軍法重者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疏此據周本紀及齊太公世家漢書軍法引此文今文泰誓大傳不言春秋傳之類古周本紀作斬字注以爲常刑也太子發升于舟疏此據大傳引書文周本紀作武王渡河今文泰誓云太子發升于舟又見春秋繁露引尚書以爲中流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涘以燎注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鄭康成曰白魚人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疏此據大傳引書文周本紀作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文選注引今文泰誓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周書武寤解云云周本紀作既渡白魚入于王舟漢書董仲舒傳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漢書終軍傳云白魚入于王舟休哉以周公之言證之也舟中流以燎者祭天也以魚燎者言周受天命將以魚燔燎也鄭注以爲變禮者祭天當以犢今以魚是變禮也馬融以爲兵象鄭以爲殷之正色白者殷之正色也周書大明云白魚白者殷正也周禮注云周人尚赤殷人尚白是也殷正白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也尚書中候云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其說與此大同說者云白魚入舟卽是天命將伐紂之瑞馬融以魚爲兵象者鄭注以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者漢書鄭康成以爲天意之示也休哉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疏此據大傳引書文周本紀無文大傳出于王舟以燎下有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云周公作詩云云休哉周書云雖休勿休注云云釋詁云休美也漢書王莽傳云周公曰雖休勿休事事不自滿不以爲功勞也詩周頌有休字爲事之不息也下云休者當以休爲美其意未敢定之王氏云云周公之美也說文云休息止也商書云休有烈光又云雖休勿休王逸楚辭注云休美也至于五日疏此據周本紀五日者云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大傳作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烏一作鵰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鄭康成曰五日燎後數日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記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烏一作鵰疏此自經復于王屋至其聲魄據周本紀文較大傳有火自上復于下云云此經作有火文以誇思據周本紀五至以穀俱來據大傳詳恐大傳有脫字周本紀太誓在其聲魄之下周本紀及也上有火既渡五日也漢書董仲舒傳云五日火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又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本紀作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鄭注云鵰當爲鴉鴉鳥也今文泰誓云流爲鵰王鳴盛云云大傳作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此從之也說文云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凡烏之屬皆從烏鄭注尚書中候云赤烏三足今文泰誓云流爲赤烏引此以證大傳也以上據五行傳說也魄然安定意者周禮云云五至者五日而至也注引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云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注茂一作復疏此據大傳引書文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亦引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漢書董仲舒傳引此文亦作復哉復哉周書云云茂哉茂哉復之勉也今漢書云復哉復哉以此爲報也古書報復字同釋詁云茂勉也王念孫云茂勉也上復者報也以周公書報恐恃天之瑞也言君臣當恐懼修德而不可恃天命也故引以爲勸勉之辭此據大傳周禮太祝注引書曰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下注鄭箋云慆動也此以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疏此其云鄭注云者釋詁文爲四字句也此告周公以周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也釋詁云變動也鄭注禮運云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鄭注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此云振動以享動之拜者也鄭司農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是也文祗懼以鳥之瑞然猶君臣相戒時色變故知此猶是變動之拜也盟津云者此經下文至于盟津而會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注史遷爲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疏此據周本紀文周本紀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漢書終軍傳云周武王伐紂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又云同時同辭者此經言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鄭箋詩云云周書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太公曰云云今文泰誓云師渡孟津八百諸侯咸會王曰孜孜無怠是也周本紀云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乃以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是也尚書大傳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是也說苑云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之云云周書大開武云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訪于周公旦云云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是也

（注引周書曰武王三觀兵於孟津……）未可也乃還師歸（疏觀兵……）[illegible]

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疏……）[illegible]

前師乃鼓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注格當爲揩揩一作格一作假　疏……）[illegible]

惟丙午王逮師（注史遷說居二年……）[illegible]

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注孳一作孜　疏……）[illegible]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注鄭康成曰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　疏……）[illegible]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疏……）[illegible]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注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逖其王父母弟（注鄭康成曰王父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疏……）[illegible]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疏……）[illegible]

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注怡一作……　疏……）[illegible]

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注鄭康成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疏……）[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三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星衍著

學海堂

嘉興李恆春　番禺僑學瀛　校

周書二

牧誓第十一

（注史遷說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疏……）[illegible]

時甲子昧爽（注史遷作二月甲子馬融曰昧未旦也鄭康成曰……　疏……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illegible]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注史遷王作武王鄭康成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一作坶野一作墅　疏……）[illegible]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注】馬融曰白旄旄牛尾 杖一作仗 鉞一作戉 旄一作髦【疏】

曰逖矣西土之人【注】逖遠也 逖一作逷【疏】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注】史遷作友邦 馬融曰冢大也【疏】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注】史遷無御事【疏】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注】鄭康成曰師帥旅師也【疏】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史遷盧作纑 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疏】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疏】

王曰古人有言曰【注】鄭康成曰以古賢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疏】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注】史遷作殷王紂【疏】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注】史遷昏棄其家國遺王父母弟不用 鄭康成曰肆祭名答問也 王一作任【疏】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注】史遷無是以為大夫卿士 宄作軌 邑作國 維一作惟【疏】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注】史遷恭作共 罰作罪 共一作龔【疏】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注】史遷愆作過 鄭康成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不愆一作弗愆【疏】

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史遷勗作勉 愆作過 鄭康成曰伐謂擊刺也 一擊一刺曰一伐 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也【疏】

勗哉夫子【注】史遷勗作勉 尚桓桓【注】鄭康成曰威武貌 桓一作狟【疏】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注】史遷貔作羆 鄭康成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 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疏】

于商郊【疏】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注】史遷迓作禦 奔作犇 馬融曰禦禁也 役為也 鄭康成曰禦強禦謂強暴也 克殺也 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 以為周之役也 迓一作御 又作禦【疏】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注】史遷勗作勉 弗勗作不勉 躬作身 鄭康成曰所言且止也【疏】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三

洪範第十二上

疏洪範者釋詁云大也法也禹得洛書傳于箕子爲武王陳之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案殷本紀云箕子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伐紂釋箕子之囚案訪洪範時十有三祀古文說在克殷釋囚之後二年箕子既告武王以洪範乃封于朝鮮故史公宋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此俱以武王訪問洪範爲在箕子釋囚未封朝鮮之前孔安故也書疏引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案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亦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三年也大傳所說校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也孔氏穎達所駁未盡然左傳說文引此經皆云商書文亦釋歲爲祀或武王命箕子陳言不臣之義或此篇書次在微子之前如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微子金縢諸篇不可知矣傳以箕子稱祀不忘本書疏云必是箕子自爲之經傳亦無明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注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疏經稱十有三祀者周本紀云克殷後二年也稱祀者釋天云載歲也商曰祀釋名云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書疏引孫炎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訪者釋詁云謀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箕國名子爵者王制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水經注云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所謂景亳爲北亳矣闞駰曰湯都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蒙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城北湯都在偃師是畿內地也云箕子紂之諸父者史記索隱云馬融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又引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案莊子注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注史遷惟作維騭作定協作和厥作其彝作常攸作所馬融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攸一作逌疏呂氏春秋君守篇云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注云陰陽升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之以仁義也呂覽引鴻範者先秦人書說也云陰之所以發之者以仁義升其義爲舉發也注以陰爲陰陽者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云陰者陽之助也賈子六術云陰陽天地之動也故注兼陰陽言之騭釋詁文言天覆生下民者釋名云陰蔭也蔭覆云王者助天舉發者以釋詁云相助勵也相與助同訓經云相故云王者助天云明之以仁養言常居仁由義所謂協厥居也漢書五行志注應劭曰陰覆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義亦相同史公惟作維者今文經字俱作維以陰騭爲陰定者釋詁騭格同詁格者趙岐注孟子

云正也齊語云正卒伍漢書刑法志作定卒伍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作正四時論語云就有道而正焉正定通字故隱爲定也言天覆下民而定其居合于善惡以定之史公故明白于高誘注馬注見釋文云陰覆騭升協爲和彝爲常釋詁文厥爲其攸爲所釋言文馬注見釋文云陰覆騭升協爲和彝爲常猶舉義亦同居覽也攸五行志俱作逌其乃言曰我聞在昔

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注史遷洪作鴻陻作堙汨一作曰疏五行志引此文注應劭曰陻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陻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汨陳五行說文作堙云塞也引此經古文作陻或作堙又云汨治水也者江氏聲引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汨乎混流文汨爲亂者汨治爲亂猶亂爲治也其義則爲汨亂相近故爲治又云說文作堙汨爲日省文滑稽之轉石經爲鴻聲相近汨爲日省文伊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注史遷畀作從洪作鴻疇作等彝作常鄭康成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斁一作殬一作釋疏畀者釋詁云賜也史書字也釋詁云俾從也俾與畀聲相近疇爲等者今文尚張晏注漢書云疇類也常見上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帝天者以下文紀又云天錫之也洪大範法詁文說文作殬云敗也商書曰彝倫攸殬鄭注皆在云易注九家爲常疇爲類者漢書宜帝紀爲釋敗也廣雅釋詁云殬敗也集解徐廣曰一作釋案說爲殬又文集解一作釋義相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注鄭康成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而與禹殛一作極疏殛釋文云本之注魏志云云詩日致天之屆鄭元云屆極也鴻範曰鯀則殛死段氏玉裁云裴據古文尚書也釋言云極至也極之殛死注不反殛讀與者爾雅釋詁云屆極也秦言日極遠方死注見史記集解引春秋傳者左氏僖三十三年文也鄭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注史遷說同上疏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引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璧於洛退候至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案尚書中候云此以堯時預得天下稷之事與赤文也鄭注云此受洛書之事於洛以堯時預得天下陰陽之用鄭注云治水之大傳云爾雅得洛書以治之也又引漢書神龜負文雒書也又云云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所得雒書之意也文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初一曰五行注馬融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康成曰行者順天行氣疏馬注見釋文以五行爲洛書文與劉歆說同鄭注云行者言天行氣白虎通五行篇云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爲天行氣之義也五行志以下五行篇次二曰敬用五事注敬一作羞疏用敬者詩云五事古文作羞蓋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文云五事俱作羞字也王敬書以五行志五事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云羞字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注馬融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鄭康成曰農讀爲醲疏馬注見釋文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也鄭後漢書馬注見書疏云農讀爲醲者說文云醲厚酒也醲與厚義同也鄭注見漢書援傳朱勃上書曰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注云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注協一作旪疏五行志合五紀作旪協也行之爲紀日協說文叶古文叶俱次五曰建用皇極疏五行志注應劭曰皇大也極中也說文云協字古文協用五事皇建用皇極皇極以爲言皇之大極不中正則是爲聽極極大道之不傳不日皇大極中也鄭注見漢書五行志注孔光傳對曰皇之大道也曰極者言人君之大道鄭注云王極爲皇極應劭曰皇極或爲五事建用皇極案五行傳用六極五事屬五事之下極也五事云與用王不立則不中不立則衛傳云爰用五事建用皇極不中志作艾注見應劭曰三德也治也經作艾次六曰乂用三德注乂一作艾疏五行志作艾注應劭曰乂治也次七曰明用稽疑疏注五行志注應劭曰明用稽疑也

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說文云卟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次八曰念用庶徵注鄭康成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疏鄭注見禮器疏云庶衆釋詁文云徵驗者服虔注左傳亦云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注史遷威作畏說爲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疏五行志注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案嚮俗字當爲鄉漢書谷永傳曰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史公威作畏者釋名云威畏也可畏懼也十五字作四十三字者今古文不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與鷹氏說同脫其上句熹平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相連則今文皆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可知古文尚書蓋有之釋文及疏皆不言馬鄭本異於孔也本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注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疏白虎通五行篇云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易繫辭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案月令疏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也春木秋金冬水夏火中央土五音宮商角徵羽皆與此次不同故鄭以此爲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注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土爰稼穡注史遷爰作曰疏白虎通五行篇云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引此經又云水陰也故其性潤下火陽也故其性炎上廣雅釋詁云潤濕也炎光也說文云炎火光上也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曲直者可揉曲亦可從繩正直從革者言金可從人而更革也史記集解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又可變革曰從革馬注見史記集解云金之性從人而更但似有說二文者釋詁云從革不違曰從西方之行亦從革爲從人而更但曲直作曲直義當則從與革分訓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疏白虎通五行篇云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之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說文引此經文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注史遷無二字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疏史公無二字者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

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五事土亦無二字與史公同今古文說見月令疏引異義云許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五行大義引孝經援神契云肝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案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是故肝為木肺為金心為火腎為水脾為土同今文說白虎通情性篇云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古文以心為土者鄭注大傳云心明曰聖又云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是士之位也心為思則脾為貌肺為視肝為言腎為聽也鄭注書疏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者江氏聲云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人相見之次也引五行傳者五行傳伏生所作劉向又作五行傳論俱見漢書五行志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注〕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睿通也鄭康成曰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剌也睿通於政事五行傳思為思心睿為容〔疏〕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漢書五行志云言之不從從順也春秋左氏文十四年傳宣子曰其詞順禮記冠義云順詞令是言取其順自我言之也馬注見史記集解及釋文云發言當使可從自人從言之云睿通者說文云睿深通川也鄭注見書疏及詩鄭風疏江氏聲云馬鄭皆解從為聽從則從是就人說與恭明聰睿就己身說者不局鄭欲明其不異故反復以決之云此恭明聽睿行之于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此特設難詞也乃後解之云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剌也稱以為費詞解為從順則差勝也今用江說云睿通于政事者韋昭注楚語云睿明也書曰睿作聖馬鄭皆用古文尚書說孔壁本亦作睿而今文尚書作思曰容尚書大傳云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五曰思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宜王曰善可見先秦古書俱如今文說也漢書五行志曰經曰五事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此容字今本說作睿注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言古文尚書與此異也詩小旻鄭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聽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又鄭注大傳云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持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此鄭引古文尚書不從今文說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注〕史遷乂作治哲作智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上聽則下進其謀鄭康成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乂一作艾睿一作容〔疏〕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正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史公乂作治者說文發治也此省文漢書五行志云乂治也哲為智者說文哲知也或作悊古文作嚞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及詩小旻疏云皆謂政所致者謂君致其臣鄭注大傳五行傳云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哲視眊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茶緩也君臣不曉則茶緩矣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容當為睿睿通也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此鄭以肅乂哲謀聖不專屬之君為驗也又五行傳作艾睿一作容者今文家說見上疏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注〕史遷八政上無三字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康成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疏〕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郊祀志云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此西漢人書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書疏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者江氏聲云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是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次之聖王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祀又次之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誅故司寇次司徒之後德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之以賓其有暴虐無道不孝化者則出六師以征之故又次以師是其職先後之次也云食謂掌民之官若后稷者棄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則稷是官名堯典曰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周禮秋官有掌貨賄之官職闕無考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蓋自古食貨皆掌於天官天官有太府等職皆其屬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民之官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是也云司徒教民之官者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周禮司寇為刑官小宰職云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也云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者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是也云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注〕史遷五紀上無四字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康成曰星五星也〔疏〕紀者廣雅釋詁云識也歲者白虎通四時云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為一歲也說文云歲木星也越厤二十八宿宣偏陰陽十二月一次漢書天文志注晉灼云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其歲陽歲名見爾雅釋天月書釋天有月陽月名書疏云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是迴日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從甲至癸以淮南天文訓云禹以為朝晝昏夜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又冢大傳云夏以十二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然則三代分日夜各從其正書疏云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非古義也星辰者星謂二十八宿辰當為辰謂十二辰說文日月合宿為辰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厤舍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也厤數者史記五帝本紀厤日月而迎送之釋詁云厤相也相與象通數如算經云黃帝為法數有十等漢書律厤志云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注臣瓚曰案離厤也日月之所厤也志又云方士唐都分天部而落下閎運算轉厤則知厤象日月為大部占驗之法數為算法也馬鄭注俱見史記集解云星五星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緯也案周禮大宗伯疏謂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與此注異

皇清經解卷三百六十四終　嘉應李[illegible]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百六十五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三

洪範第十二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注〕史遷無五字〔疏〕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是皇極為君道之中皇建有極為君立其中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注〕史遷敷作傅厥作其馬融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予眾民〔疏〕[illegible]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注〕史遷惟作維厥作其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為心也〔疏〕馬注見史記集解[illegible]錫汝保極〔注〕鄭康成曰又賜汝以守中之道〔疏〕[illegible]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注〕史遷惟作維〔疏〕[illegible]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注〕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疏〕史記集解見馬注[illegible]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注〕史遷罹作離〔疏〕[illegible]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注〕史遷康作安攸作所惟作維〔疏〕[illegible]

釋詁文言當和顏以告臣民示之好德乃錫之福是大當以此得大中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注史遷作毋侮鰥寡馬融亦作毋侮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疏史公作毋侮鰥寡者今文尚書與古文異也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云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列女傳楚野辯女引周書毋侮鰥寡而畏高明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經曰毋侮鰥寡釋文云馬本作毋侮皆今文也煢獨者詩正月云哀此惸獨傳云獨單也釋文云惸本又作煢王逸注楚詞云煢孤也煢蓋惸之假借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高明爲顯寵者詩傳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謂顯寵之家也不枉法畏之言不曲法以案此言臣有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及下有能有爲之人皆當之進用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注史遷邦作國疏鄭注能者周禮云多才藝者羞者釋詁云進也潛夫論思賢篇引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論云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人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循修古字多通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疏正人謂在位之正長富謂重其祿穀者詩傳云善也中庸云重祿所以待士好于而家者謂善于國家詩鹿鳴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箋云好猶善也言凡其正長當重其祿使之作善汝不能使賢者善於家國是人以此爲其罪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注史遷無作毋無德字鄭康成曰無好于汝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疏史公無德字者好與咎爲韻鄭本亦無是後人妄增德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無好于汝家之人言不爲國家作善也福謂爵祿者周禮太宰云祿以馭其富作爲動作咎爲惡者釋言云作爲也爲訓勤作廣雅釋詁云咎惡也云爲天子結怨于民者言非善人雖厚其祿猶賊民以爲汝斂怨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史遷無偏作毋偏無陂作毋頗馬融曰好私好也有一作或好一作政疏史公陂爲頗者經文本作頗釋文云舊本作頗熹平石經亦作頗唐元宗改爲陂今本承其誤荀子修身篇引此文說之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好謂私好者謂私非大中之道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作無或作好注云義法也或有也好私好濁公平子曲惡蓋孔壁古文作也韓非亦引有作或說文陂引此經蓋孔壁古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注史遷無皆作毋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鄭康成曰黨朋黨平平一作便便疏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注云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平平者詩采菽云平平左右傳云平平辯治也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辯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反反道側傾側者詩何人斯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鄭注周禮云反側猶背違法度也與馬義相近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黨朋黨者說文作攩云朋羣也孔安國注論語以黨爲相助匿非又以爲助私會其有極注鄭康成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注鄭康成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疏鄭注俱見史記集解曰皇極之敷言注史遷皇作王敷作傳馬融曰王者當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疏史公此皇極作王者蓋以爲大中之敷言傳同敷見上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以極爲盡也以下極之敷言屬庶民言之故變其義高誘注淮南云極盡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注史遷彝作夷訓作順馬融曰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爲順也疏

史公彝爲夷者詩傳云夷常也訓爲順者聲相近馬注見史記集解云于天爲順者易曰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注史遷敷作傳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注史遷訓作順疏周禮論萬民詩論語堯周語邵公曰庶人傳語故古者庶民得近天子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注大傳說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疏王者呂氏春秋下賢篇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六三德注史遷無六字一曰正直注鄭康成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鄭康成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疏此言人有三德當自治其性也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又云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餘而彊其所不足又云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經言三德者說文云悳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似如皋陶謨之言九德據德行言之不及政治僞傳所說未是馬鄭亦未爲得之此三德謂天地人之道正直者論語云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剛克天道柔克地道人克者釋詁云勝也皋陶謨疏以九德配三德云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是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中平之人者言不剛不柔中正和平之人詩羔裘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又云三英粲兮傳云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疏引鄭注申之云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史公於三德上無六字熹平石經同蓋今文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注史遷弗作不燮作內鄭康成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疏此又申言三德之性行正直者平康是得其中正不須剛克之制也彊弗友者廣雅釋詁云友親也言其性不可親剛克之人有是性二者君德之偏故下言自克之道史公燮作內者燮內聲相近假借字鄭注見史記集解以此上三德爲人臣各有一德云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者安平之國無事紛更也云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爲政以孝爲先也云治之使不失舊職者云其有中和之行者爾雅云善兄弟爲友與馬鄭俱以和下文行爲友言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注史遷潛作漸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疏經言三德蓋謂君德有中正者有偏于剛柔者須先自治其德至於中和乃可作福作威故云父曰以剛德偏于商書父言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父用三德剛以干柔也春秋左氏文五年傳甯嬴曰以剛克柔高明柔克夫子壹之不猶及此乎亢爽猶言各當以剛柔勝治其人也高明猶高亢也天道不近也周人引書高明柔克猶平天亢爽爲言不言剛不言柔乃能成功全不可近也此言漸當以柔勝之說即亢治性不言剛柔意以剛柔爲之承天道近剛柔當以馬鄭說也沈潛剛克之說亦用洪範沈潛言君德之順所不與馬鄭之義也亦非洪範之義此同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沈陰也潛伏也皆用月令文雜伏矣故沈陰潛伏云沈氏谷永云天陰伏有賊臣餘殃臣亂子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易文言傳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馬說本此云君親無將將而誅者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文案如馬鄭所云君無自治之德亦必不能用人專作威福似非洪範垂教之道此貢諸君孔壁古文之說未必合古經義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注史遷惟皆作維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鄭康成曰此凡君相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疏此言爲君者自治其性行至於中和則喜怒中節可以專威福也辟者釋詁云君也玉食猶言好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爲從玉音畜牧之畜案玉讀爲畜孟子梁惠王篇云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高誘注呂覽云畜好也凡經言玉女玉色皆爲好義後人不知之并刪說文音讀馬注見史記集解云辟君者釋詁文云不言王者闕諸侯者謂諸侯於其國亦得專君也二命之於天子一命於其國得專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是諸侯得專命於其國也周書大誥云命於其君是諸侯世子爵命大夫成有司徵於公之服以食特牲三牲夕深祭牢肉朔月少牢五組四簋是諸侯亦得高美食也鄭注見公羊傳成元年疏及史記集解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引書日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後漢書荀爽傳引洪範日案齊策高誘注引書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皆先是威後福段氏玉裁云今文尚書如是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注鄭康成曰害于汝家禍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一作而凶于而國疏凶于而國熹平石經而作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注馬遷僻作辟馬融曰忒惡也疏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其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差不壹是說此經之義也王者用危國僭之言如此則作威作福之臣專權而用事其民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是說書之臣受福賜之道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引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天下福惟辟作威日書日唐初臣所不作福者不以作福作威者所引告劉向上封事後漢書洪範云臣無有作福作威有先古文尚書亦有威後福注云此作福爲作威作福者所據古文尚書作福先作威後福馬注云頗偏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書無反無側亦有頗僻者詩傳云僭差也忒疑也是頗傾也馬注以忒爲惡者釋言文公羊傳成元年注云頗邪也史記集解云忒惡也以僞孔傳云疑也王嘉傳所引者則民疑貳心也馬云爲偏側險惡者附釋詁傳云忒變也七稽疑注史遷無七字擇建立卜筮人注鄭康成曰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疏鄭注見書疏以稽爲攷者廣雅云攷也建者釋言亦云建立也周禮云立也經言建復言立者白虎通蓍龜篇云立故云選擇可立卜筮何也立者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注史遷霽爲濟曰蒙日驛作日涕日霧占用二作占之用二衍忒爲貳馬融曰占筮也鄭康成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霧克也二衍貳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貳悔一作每疏史公霽爲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日驛爲日涕在日蒙上

者史記集解及書疏等引鄭注皆先圛後雺也驛爲涕者詩載驅齊子豈弟鄭箋云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疏引古文作悌悌弟即涕今文尚書字也蒙爲霧者蒙霿聲之轉說文霿籀文作雺周禮大卜注引書作曰霿字之假借也占用二爲占之用者謂雨霽蒙驛克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也江氏聲云難本與史記同爲孔脫之字非也或爲貞者詩傳云或變也稱去其儀不或釋文云或本作貳易豫釋文云或京本作貸皆即貞字馬注見釋文云占筮者是以占屬貞悔則占之用二爲何與鄭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雨霽圛霧克者書疏引作謂雨霽蒙驛克也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周禮太卜疏引作兆之體如雨氣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太卜疏引作兆之光明如雨之雲氣在上云圛者色澤而光明者也案說文圛回行也引商書此文云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鄭不用其說而于載驅詩箋云圛明也又注周禮占人云凡卜象吉色尚墨大坼明則逢吉此言色澤而光明則是吉兆矣許氏云升雲半有半無雲氣在上亦陽明之義云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書疏引作氣澤鬱鬱冥冥也說文云霧地氣發天不應也則霧是氣不陽蒙兆氣如之故云氣不釋云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書疏引作如雨氣色相侵入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注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兆名爲克如彼陰陽之氣相侵犯也云內卦曰貞外卦曰悔者易蠱卦巽下艮上巽爲風艮爲山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卦以下爲內上爲外也說文作𠧪云易卦之上體也引此釋云商書貞正者子夏易傳文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貞者書疏引貞與作或易繫辭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說卦云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繫辭又云大衍之數五十也鄭注云衍演也王廣蜀才皆云衍廣也貞與或通詩傳云變也**立時人作卜筮**注史遷作爲卜筮鄭康成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鄭康成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疏白虎通蓍龜篇云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見史記集解又見士喪禮疏從其多者已下亦見史記集解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曰古者三人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周禮云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鏬是用名之焉杜子春以玉瓦原三兆爲帝顓頊堯周之兆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義歸藏黃帝是鄭說三兆三易旣用子春說易贊乃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周禮注違者鄭志趙商據子春三兆三易之注而問云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之曰此數者非有明文攷之無讖故著子春說而以近師皆以爲夏殷周然則三兆三易其說難定鄭氏不敢專從有可也云從其多者春秋左氏成六年傳云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注史遷乃作汝鄭康成曰卿士六卿掌事者人一作民疏白虎通蓍龜篇云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鄭注見書疏人作民見熹平石經**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注史遷身作身子孫作而子孫馬融曰逢大也**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注鄭康成曰此二者皆從多故爲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注鄭康成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注鄭康成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疏馬注見釋文云逢大者鄭注循行逢擬之表云逢猶大也鄭注僞見史記集解**八庶徵**注史遷無八字**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注史遷暘作陽燠作奧鄭康成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疏史公暘爲陽者祭義云殷人祭其陽注云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燠作奧者五行志何休注公羊皆作奧堯典厥民奧馬氏云燠也是暘與陽燠與奧通鄭注見書疏以雨暘等五行者大傳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罰恆燠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罰恆是鄭讀此爲說也**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疏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曰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引史記云五者來備荀爽傳對策曰嘉[illegible]咎天吉符出也五體咸備各以其時徵矣若遲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經作時者釋詁云是也蕃廡說文作𣞤𣞤云𣞤豐也引商書此文釋詁云廡豐也晉語云黍不爲黍不能蕃廡注云蕃滋也廡豐也蕃爲繁廡爲無皆假借字**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注史遷無作亡疏[illegible]恆也五者之中一者極備或一者極無皆凶史公無作亡者詩谷風何有何亡以亡爲無也**曰休徵**疏漢書五行志引此文注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曰肅時雨若曰乂**注史遷乂作治**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疏大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注史遷恆皆作常鄭康成曰狂倨慢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疏史公恆皆爲常者訓詁改字也鄭注見書疏及詩正月疏云狂倨慢者漢書五行志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禮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鄭據之爲說**曰僭恆暘若**疏漢書五行志云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法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後漢書楊震傳上疏曰僭恆暘若注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曰豫恆燠若**注史遷燠作奧豫作舒鄭康成曰舉遲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大舒則有常燠之若氣來順之舒一作荼疏鄭注見書疏及公羊成元年傳疏漢書五行志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言舒舒遲也鄭舉遲之義亦尚書大傳作荼**曰急恆寒若**注鄭康成曰急促自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恆寒之氣來應之疏鄭注見書疏及詩正月疏漢書五行志云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急則促迫故其罰常寒也[illegible]又云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曰蒙恆風若**注史遷蒙作霧鄭康成曰蒙見冒亂也蒙一作霿疏史公蒙作霧者即說文霚大傳作霿亦霚之籀文也鄭注見書疏漢書五行志作霿云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思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鄭云冒亂者鄭注大傳五行傳云霿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曰王省惟歲**注史遷省作告惟皆作維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疏史公省爲告者古省告通字公羊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眚康誥人有小罪非眚潛夫論引作省是眚亦省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省職者如魯語一夕省其典刑云歲兼四時者謂一歲有春夏秋冬**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注史遷無作毋乂作治俊作畯鄭康成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疏史公惟皆爲維者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維也然尚書多有思惟之字亦不盡作維俊爲畯者李善注文選陸韓鄭詩俊民引尚書畯民用康云畯與俊同太甲說命釋文皆云俊本亦作畯北堂書鈔引書俱作畯是畯古字俊乃唐已後改字也鄭注見書疏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者王省惟歲云云言君之統臣如歲之統月日是陳君臣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承王省云云而言則是喻君臣位正成皇極之事也日月歲時既易則所謂王之不極是謂不建也王極配五事爲六故承庶徵而言之也案馬義以王所省職如歲兼四時則卿士惟月當謂統於王如月統於歲師尹統於卿士如日統於月師者釋詁云衆也尹者釋言云正也易者賈子道術篇云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俊者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章者鄭注考工記云明也微者釋詁云覆也寧者詩傳云安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注史遷惟作維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康成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水也爲金妃故星好爲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者詩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周禮大宗伯注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馬說所本[illegible]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者[illegible]類推也經言庶民所好無常當示之以大中之道**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注鄭康成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疏開元占經六十引黃

[illegible]……道白黑之間……故鄭稱其未備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鄭康成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疏】漢書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illegible]

[illegible]

九五福一曰壽【注】史遷無九字一曰壽一作一曰富二曰富【注】富一作壽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疏】漢書五行志云……[illegible]

[illegible]

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注】馬融曰凶終也鄭康成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疏】六極之……[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五終

嘉應李恒春　番禺高學瀛　舊校　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六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四

金縢第十三

【疏】書序云周公作金縢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其文又云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illegible]

既克商二年【疏】[illegible]

王有疾弗豫【注】史遷弗作不豫一作悆【疏】[illegible]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注】史遷說太公召公乃繆卜穆一作睦鄭康成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疏】穆者釋詁云穆穆敬也單言亦為敬

一切經音義引作睦並引孔傳云睦敬也睦音穆蓋正義已前本說文睦一曰敬和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敬睦暇漢書作穆穆史公穆穆作繆繆者集解引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書吉者多士云乃穆考文王周家世次文王為穆武王為昭也故穆考書言多士傳云穆憂也怖者說文云怖惶也或作怖言不可憂也戚先憂者詩傳云行吉禮未可以疾病請禱當於壇也云周公請以身代王者入廟當齡之命云云者見文王世子篇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若武王未終疾困周公欲代之疏引鄭志云弟子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困周公欲代之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子不忍默爾視其欲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義者在尚書若君父之病周公欲自禱請代故止二公之卜謂此大事未可僅禱於考廟當并禱大王王季不應如鄭說也

公乃自以為功 注 史遷功作質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注 馬融曰壇土堂鄭康成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疏 功者釋詁云功質成也此除地為墠又加三壇其上鄭注祭法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史公功為質者晉語云沈璧以質注云質信也言自以為質者以身為質也年疏云十三年傳莊公升壇注曰壇基三尺土階三等書疏云時為壇墠於豐地理志鄠水出縣東南今為陝西長安縣地 豐

植璧秉珪 注 史遷植作戴珪作圭鄭康成曰植古置字 疏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神者必象其類於神秉珪於手史公植作戴者植與值通易林需之元亨又作戴言值載古文作珪者說文云古文作圭鄭注見書疏云植為置字者經論語置其杖而芸今作植古字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注 史遷冊作策某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勤勞阻疾 一作淹 鄭康成曰某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疏 佚也史記洛誥云作冊逸誥逸即史佚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笧冊與策通今謂之字策 太王為曾孫此稱元孫者猶召誥云元子遺者易象傳云遇也厲者釋名云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虐者廣雅釋詁云虐也言遇厲氣致疾史公作策者策與冊經典通字聘禮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眾簡相連之名案說文云冊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笧知冊即策也某為王發者禮記文王世子名曰發又文王世子名古文本作王也發與鄭康成所見本異也云勤勞阻疾者詩傳云勤勞也阻險也說文云阻險也文之異非史公語引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集解引徐廣曰阻一作淹淹與險聲相近疑經文本作淹疾史公易為阻也淹久也見廣雅釋詁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注 史遷丕作負馬讀如字鄭康成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 疏 史公丕作負者曲禮疏引白虎通曰諸侯疾曰負子子民之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後漢書註引尚書傳曰負子言獄訟民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職蓋謂民各安其所也案說文云負恃也段氏王裁云此文是有負子乃與背棄子民之咎以負為背也馬融云負者責也言天責子民之咎爾尚未死也馬融云子孫之責亦合文是有負於天大賢大夫也不為天所責鄭注見書疏馬氏易注云負者以大德受其子孫之責也鄭說見史記云王未不以為不愛子孫之心注云子孫與天為一不得其責則非以大德愛其子也鄭注見書疏云易直子諒之心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用假借字

以旦代某之身 注 史遷某作王發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注 史遷予作旦仁若考作巧能 疏 說文史記索隱引作予仁若巧中庸子曰仁者人也云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若考能言仁順巧能也考巧古字通言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者說文不作丕史公某作王發若作如 疏 史公某作王發者古文如是元孫作王發若考作巧能者考字當為巧字之省也言能知考字當為巧者能事鬼神也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注 史遷乃元孫作王發 疏 史公不若作不如能事鬼神者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 注 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疏 帝庭者詩文王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云布也敷者詩傳云布也佑助也說文云佑助也馬注見史記集解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注 史遷祗作敬寶作葆 鄭康成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疏 祗者釋詁云敬也鄭康成曰降下也寶猶神也詩大雅云寶當為保史公寶作葆者禮記云保與葆通說文引作葆寶字皆作葆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漢書高帝紀注云寶與葆同寶猶神者云我神器也故

今我即命于元龜 注 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注 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注 史遷珪俱作圭 疏 鄭者釋詁云就也馬注俱見史記集解也命謂命龜已下至屏璧與珪皆命龜之辭也元龜大龜者下云元龜長一尺二寸爾雅釋龜云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長尺二寸引鄭注周禮龜人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四寸案許者詩傳云許進也云藏也屏藏也詩傳云屏蔽也諸侯將幣之禮以幣帛皮圭告於神明藏之於廟天子之禮以幣玉告于神明不復用故屏藏之王云爾之許我乃卜三龜一吉之辭是能傳神命也又云假爾泰龜有常之謂指蓍龜之詞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注 史遷說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開籥乃見書遇吉馬融曰籥藏卜兆書管鄭康成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疏 三龜者史公以為即三王而卜是太王王季文王王一龜一龜以占龜之意也習者易象傳云習重也占書者周禮大卜注云書重疊也習吉為重吉云啟籥見書也所以書藏之室占書為籥云籥管也廣雅釋器說文云籥書僮竹笘也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書籥也云籥為書集注云然則籥管也有管則亦以籥為管也史公云鎖也云云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逆是吉者釋詁云逆也也云遇也故云乃云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逆是吉者釋詁云遇也云并者也云武王乃見書遇吉則并是吉也以為周公作書以為書管也轉之西兆鄭注見書疏云占書云管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也云管者鄭注云出其占書也書上兆書見開又見鄉管官司門掌管鑰以啟閉國門注鄭司農云管謂籥也鍵謂牡云戶鑰也說文鍵牡也周禮關也郭璞注方言云鑰東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引鄭氏易注云門戶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文選注引鄭注云鍵器之管也內有牡鍵以鑰開之通藏文以盛器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 注 史遷無體字說

為入賀武王曰罔作無 疏 體者禮記云四體中庸云見乎四體鄭注云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夏占前秋占左冬占右周禮占人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坼兆璺也引此文周公曰體王其罔害為證云體兆象也定體凡卜彼注云視兆之吉凶者是也史記所得也引馬公曰體王其無害無作無是與史記同也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注 史遷以此為賀武王之詞予小子作旦新命作新受命永作長茲攸俟作茲道 馬融曰一人天子也 鄭康成曰茲此也 疏 予小子周公自稱也新命者新以受三王之命即周本紀所云周公乃自以為質者言周公自稱予小子新受三王之命也圖謀也茲此也攸所也云念我一人天子也謂武王也言我小子新以受命於三王長終是謀惟此所待者乃以武王為天子一人之故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注 史遷翼作明納作藏 鄭康成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翼一作昱 疏 縢者說文云縢緘也詩傳云縢約也鄭注云縢束也匱說文云匣也凡藏秘書必以金緘其表者周禮天府云凡藏其書與其貨賄則以金緘其表此事經非王與大夫盡弁之事卜人不能知之故以為周公所以翼日之瘳也引此作昱說文云昱明日也翼與昱假借字唐石經作翼鄭康成注見書疏云金縢者云周公納策之匱也引字林云縢緘也鄭注云其外縢也帶其外也

武王既喪 注 史遷作其後武王既崩 鄭康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 疏 喪者白虎通云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者何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尚書曰武王既喪鄭注見詩譜疏云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崩時九十三矣據文王世子之文鄭以喪為死喪釋詁云卒既也既喪謂終三年喪之後見下疏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注 史遷孺子作成王 鄭康成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 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 疏 管叔名鮮史記周本紀云封弟叔鮮於管管叔次日周公旦次日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管叔鮮周公旦武王同母兄弟也周公為臣不是立為王子叔祀曹叔振鐸為蔡叔度霍叔處乃疑周公之監殷俾守商祀故管叔蔡叔霍叔於是兼及霍叔不殷流言者荀子儒效篇云流言者叛周公與蔡叔乃流言說源詩之流謂呂覽知度篇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天下之政管叔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成王此大公孫說之流言也君子所惡也詩漢書經傳叛武王克商世家云成王少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事疑矣及注云案此管叔蔡叔霍叔放流言見褒衍

[illegible]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注史公說爲周公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又云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馬融曰辟謂辟居東都鄭康成曰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于先王言媿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疏

[illegible]

則罪人斯得。注史遷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鄭康成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疏

[illegible]

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踰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是鄭釋詩之言而爲此說周易集解蒙初六用說桎梏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則與鄭說同也鄭以成王迎周公歸攝政後東伐四國則居東之時所言罪人非管蔡也

于後。注鄭康成曰于二年後也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史遷名作命鄭康成貽作怡曰怡悅也周公傷其黨屬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鸋子斥成王疏

[illegible]

王亦未敢誚公。注史遷誚作訓鄭康成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疏

[illegible]

秋大熟未穫。注史遷說爲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云云鄭康成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疏

[illegible]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注史遷說大雷電以風爲暴風雷雨斯爲盡弁爲朝服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鄭康成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以啟金縢之書。注鄭康成曰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注說史遷一作籥疏

[illegible]

問諸史與百執事。注鄭康成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對曰信噫。注史遷噫作有馬融曰噫猶億也疏

[illegible]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注鄭康成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

勿穆卜【注】史遷作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注】史遷沖作幼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史遷無新馬融新作親鄭康成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疏】史遷沖作幼者漢書翟義傳注沖稚也稚亦幼也迎之義亦為逆禹貢同為逆河河渠書溝洫志皆為迎河史公無新字則惟朕小子其迎言有逆河禮致天變也馬注見釋文新作親者言成王親迎周公毛詩東山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詩九罭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毛傳云所以見周公也箋云王見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是毛氏亦同馬說也越絕書云周公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又云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亦與此說同鄭注見詩東山疏云自新者成王悔不知周公之過為周公踐我國家禮亦宜之【疏】白虎通喪葬篇云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之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今文說皆如是則上云惟朕小子其迎者言遭天變有逆禮之處逆非迎周公也又見後疏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注】馬融曰反風還反也鄭康成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疏】郊者郊祭而止天變遂賜魯以郊魯世家云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白虎通喪葬篇云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王禮者天子之禮也特祭郊禘帝鄭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入也而天雨反風禾盡起是成王之郊非禮也故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杜預注左傳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及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後悟覺明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蓋公羊傳何休注云成王悟覺明得起馬注見書疏引注見過記集解云天乃雨反風禾盡起諸書所引皆同是成王出郊之事也風禾盡起注云云易中孚傳云天子立一時不旋日云西鄭注易緯立應以善善應以惡惡一歲天不過期一時天不過時日不旋日天立應以善日以惡應天子立善應以一時天一歲一時三辰以不過日旦為期天立應以善惡一歲天不旋時立天三應之說不以日為指天子也又見疏傳舉策引易以為易稽覽圖文與此注同也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注】史遷邦作國馬融曰築拾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鄭康成曰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祚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崩年生也【疏】及築者釋言云拾也本亦作栝見詩譜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詩譜疏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鄭云明堂位命而九年而崩王故衛宏說周書云歲以武王克殷七年而崩凡得以為三得二年終以成王十三而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王以六月又其明年周公居東二年乙丑成王命以十二年十乃作大誥周公歸攝政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七　　學海堂

嘉應李恆春覆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五

大誥第十四

【注】史遷說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又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疏】史公說見周本紀又見魯周公世家古文以周公東征為此大誥為周公作也鄭氏以周公避流言而居東七年還政之後伐管蔡時東山之詩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乃東伐之三年政三監及淮夷畔周公所謂孔安國故不同而後歸耳與史公所說不同

王若曰【注】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疏】鄭注見書疏云王謂攝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云天子周公也謂當位又云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是周公以王命作誥鄭謂是也周公攝政周公曰王若曰者明是周公以王命告之書云王若曰者稱周公謂天子曰王鄭云即周公也若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是周公即以王命之事則權代天下者見周公不自專也然後有善者歸之王故漢書翟方進傳所載莽依周書作大誥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劉歆等多為漢用今文說亦莽書之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注】猷一作繇作大誥下【疏】釋文云猷本亦作繇鄭云猷在大誥下漢書翟方進傳作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注云道也繇是道告也漢書作於事也道也說文云繇隨從也與此相近釋詁云猷道也以大誥云遣是可以為引此經以證猷為道者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注】馬融割作害鄭康成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疏】鄭注書疏云不弔者不善也則不弔言不善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昭二十六年天不弔時君之不善矣於左傳云昊天不弔天其以禮悔禍也宣十二年傳云天不淑也無不淑書言天不弔者善于我家是不善之甚也長武王與周公既薨家弔延長也延云文馬注云延長也鄭注書云割為害故割書不引疏為以天釋割此害所謂相與害字相近不訓

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注】歷一作曆【疏】洪範注云洪大也今惟我幼沖人嗣大師古曰成王大誥則此幼沖人周公代成王為之辭也漢書作承繼也大歷服也釋詁云服事也爾雅釋詁云繼也大服事也無疆釋詁云疆也惟無窮也周公言成王代王幼沖而代大歷數之事也漢書云歷服使其能遵能安知天命也鄭注釋詁云鄭以歷服為數也其作曆者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疏】師古曰言遭遇明智之人以導之遭遇安寧之道也案經釋詁云導也迪言不能進道上也言不知天命也漢書作迪也言不能進也迪上言天命說云遇智安民上人猶導也爾雅釋詁云格至也安知天命也漢書作經漢書作迪知上天命古文說云于[illegible]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疏】說文云若猶如也涉徒行厲水也言涉者其深淵也是其深已由于猶往求濟度之道也鄭案云也者念我求其濟渡者也與文章同往也為漢書作敷[illegible]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疏】鄭注見書疏云受命又云敷謂布也此敷前人之功者周公以來傳云也閉不忘之大功也考工記言周是云閉近閉云也近也又以釋詁云近也又據此言不敢閉也

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

紹天明即命【注】鄭康成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十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寶一作保【疏】王者承平曰平王漢書作天降威明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漢書作大保龜今文說也室師古曰威明也紹繼也天明命也以寧王為文王以周公為之說云如此者明天意也言天降威明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者言文王以龜承天明命而即命也

曰言龜兆非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卽大命也鄭注見書疏云受命曰寧王者君奭云惟寧王德鄭注云寧王者文王也又注洛誥云周公讀文王之爲寧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云平成王者何彼襛矣平王之孫傳云平正也文王孫云是與漢書說異也賈逵之台經作寧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注）鄭康成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曰一作粵蠢一作截（疏）曰者漢書作反虜播興師動衆曰則有大艱於西土云云指管蔡祿言也靜漢書作靖越漢書作粵茲蠢漢書作蠢於是動蠢音釋詁云蠢動也者說文云寧安也越同粵釋詁云于也者釋詁云動也說文云蠢蟲動也古文作截周書曰我有截於西節因此文也截與古文故截亦得用之曰作粵亦魏石經也鄭注見書疏云周孔壁古文者以寧爲寧字釋詁云寧辭也

殷小腆（注）馬融曰腆至也鄭康成曰腆謂小國也（疏）馬注見釋文段氏玉裁云至也當爲主也說文云腆設膳腆腆多也鄭注見書疏云小腆國者方言云腆厚也說文云腆多也左傳謙詞多言不腆猶不腆故云小國

誕敢紀其緒（疏）漢書作大誕敢紀其緒云古文作紀者廣雅釋言云紀緒也與序通古文作紀緒漢書注如淳云統緒也則紀言繼統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注）馬融曰疵瑕也鄭康成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疏）漢書作天降威遺我寶龜鄭注見書疏云降威遺我寶龜以知國有災民不安者釋詁文依漢書當言天遺我寶龜下文則以命龜先告我以國有疵病使民不安卽上文所云遺龜也注師古曰告我以國家有疵病者得吉卜也馬注見書疏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疏）漢書作反復之也（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云卜并吉得吉卜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云反復猶云復也古文反作鄙文當云卜并吉者漢書作反復我復反猶云反復也古文邑爲鄙與圖字形近釋詁云圖謀也或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注）大傳文作儀近釋詁云獻謀也故漢書作獻

獻作儀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疏）今蠢今翼日者漢書作粵其聞曰于救寧武圖功注孟康曰反書上聞日也民獻儀者說文作儀釋詁云明日也翼日明日也則此言今武庚蠢動之日及明日也注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獻者漢書作獻儀也釋言云賢也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漢書作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漢書釋詁文作予敬聖也說文云往也撫綏也救者釋詁云撫也以之往撫寧民心以繼所謀功績也說文說也經作于者詩箋云往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注）鄭康成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疏）大事者戎事周禮大宰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休者釋詁云美也鄭注見書疏云三龜皆從者古人卜用三龜而以玉兆瓦兆原兆三兆各占一龜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疏）肆漢書作故釋詁文尹氏者書疏云郎命云百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于者詩箋云往也逋者說文云亡也播者李登聲類云散也殷亡散臣謂祿父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注）艱一作難民不靜（注）鄭康成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疏）漢書作無罔作難注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亦日禍難既大衆庶不安鄭注見書疏說文艱土難治也或作難者釋詁文小子族父敬不可征注師古曰於禮子爲父當加敬不可征討則此言三監於小子爲父行當敬之不可討也王何不違卜平廣雅釋詁何也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疏）漢書作於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疏）漢書作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肆故永長艱難皆釋詁文允漢書作所化誅動鰥寡注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允蠢動釋詁文此言故予爲幼君長思其難三監之叛誠擾動鰥寡可哀之甚

予造天役遺（注）馬融曰造遺也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疏）漢書作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子不身自卹注師古曰言天以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子不自恤之事者遺也見上疏也卬我也漢書作我以征伐以爲孺子不身自憂遺者說文云遺也釋言云遺也鄭注云遺說文云遭也釋詁文役者廣雅釋詁云使也造遺當爲遭也卬我也漢書作我恤本說解我兢也鄭云遺投疑字之誤云遺也疑遺之義恤魏石經作恤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注）恤一作卹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疏）義漢書作義彼釋詁云儀善也綏安也毖慎也恤憂也圖謀也言善爾國君羣臣安我曰無困于憂不可不成就武王之謀釋詁文恤一作卹者說文引作卹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注）替一作僭（疏）書作不敢僭上帝命注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不信也一曰僭疑也不敢懸擬也一日相疑是僭爲疑不信也魏石經作僭者今文替古文也說文云替廢也釋言云替廢也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疏）天休于寧王漢書作天休于安王興我小邦周也注師古曰言天美於安帝室所以作興我周國故我作用吉卜能安受此命者王二字注師古曰言天復漢國故我作用吉卜能寧王安受此命又日言天道當思助人況吉卜用可知矣是今文卜字寧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疏）王惟卜用天休于寧王此漢書作天休于安王止作惟寧王當爲安王室也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疏）漢書作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基注師古曰明畏始大基業也畏威廣雅釋言文弼輔說文不大也基始業也（或）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疏）漢書作惟思舊之人能遠省識古事惟思釋詁文不爲不經典多通用

天閟毖我成功所（注）閟一作㶁（疏）漢書作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注師古曰毖慎也言天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疏）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注孟康曰毖慎也言我不敢不經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安注師古曰卒終也言與同毖釋詁云毖慎也書疏引作閟毖同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疏）漢書作予不敢不極卒安王圖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注）忱一作諶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注）曷一作害（疏）漢書作故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輔誠辭其考我民予害敢不于前安人圖功所終注師古曰言天輔誠辭以安人之功也漢書大化道民言大化誘者孔光傳引書曰天棐忱辭亦作諶又大化道之也誘者說文云誘也古文作誘天輔之也棐輔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疏）漢書作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疏）漢書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安人攸受休畢注師古曰休美也言天所以勞苦我民若有疾病我何敢不于前安人所受之美而畢成之也以宇王爲文武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疏）漢書作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勤勞者廣雅釋詁云勤也息而軸助之毖與祕同在祕者作古曰言天欲撫勞我周國以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宗之輔注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周國若有疾苦文作疾也昔者作書前人祕宗依順作累之書疏云同四質疑古文本作彌經作羈昔者夜列子曰昔之上謂之夜文王若考作室既厎法

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注）肯一作克構一作冓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注）鄭康成曰其父敬事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予一作我（疏）漢書作周公曰若昔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云云漢書作予有後弗棄基注師古曰言父已定其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也當是文王有厥父可弗遂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疏）漢書作故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疏）漢書作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疏）漢書作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昭明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疏）漢書作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戾于周邦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疏）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疏）

之集案穡作嗇者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嗇又解穡云穀可收曰穡二字假借通用易作書予見上疏畝作晦說文或作畮此言我長念曰天思喪殷矣我如嗇夫主藏穀之事當終治我田畝方有收穫以順天心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疏〕漢書作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書敢不于從注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案此言天亦思美于祖父安人之業我何為究極之于卜事哉卜之以安眾心何敢不往從征于往見上疏

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疏〕漢書指作旨矧作況肆作故誕作大天命不僭作命不僭差卜作兆茲作此注師古曰言循祖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也言不可不從也案率者釋詁云循也指書疏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文之指是後人所改說文云旨美也矧況肆故誕大皆見上疏僭者爾雅釋詁云差也詩箋云僭不信也卜作兆者說文兆灼龜坼也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茲此釋詁文白虎通誅罰篇云誅不避親戚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猶正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父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七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八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六

康誥第十五

注 馬融曰康圻內國名鄭康成曰康諡號〔疏〕馬注見書疏以康爲國名者史記衛康叔世家索隱云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畿內之康不知所在案司馬貞引宋忠之言是康之伯爲名世本也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髡宋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爲大夫……

惟三月哉生魄 注 馬融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一作霸〔疏〕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四年之三月也哉者釋詁云始也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引此經古文作霸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云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詩天保疏云晦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速月遲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注 大傳說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鄭康成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新大邑一作新邑〔疏〕大傳說作禮樂者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然後營洛……

侯甸男邦采衞 注 鄭康成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恒闕焉〔疏〕……

且猶至是作洛爲役事不宜勞民於中國以外也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疏〕工者釋詁云官也播者說文云布也見者天官書以見爲效見也士者詩傳云事也言百官布列民皆和悅效事於周謂攻位也

公咸勤〔疏〕釋詁云咸皆也勤勞也勤事於周者周公皆勞之

乃洪大誥治 注 鄭康成曰洪代言周公代成王誥

王若曰 注 鄭康成曰總告諸侯〔疏〕鄭注見書疏云洪代者釋詁文爾雅作鴻古字通也云周公代成王誥下釋王若曰居攝則稱王然仍是周公之言故又曰朕其弟也者

孟侯 注 大傳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康成曰依鄭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疏〕稱孟侯者古文說謂康叔漢書地理志云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注師古曰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朕其弟小子封〔疏〕……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是康叔爲周公同母弟故曰朕其弟稱小子者猶云少子以下文述文王故謂之小子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注 大傳說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疏〕釋詁文丕大也顯光也克者釋言云能也明聲近孟故明都即孟諸……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疏〕……

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疏〕……

詩衍祈引潘詩曰冒聞于上帝疑今文如此讀說文云冒聞也冒萬物冒地而出是冒有進之義論衡初稟篇引而言之云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則惟命是怙上言西土佐是侍也釋詁云怙恃也休者釋言云慶也易繫詞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天乃大命文王注大傳說天之命文王非諄諄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疏大傳云者論衡初稟篇云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是今文說義同大傳命之意 殪戎殷誕受天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疏殪者釋詁云死也古文作壹戎者說文云壹壯大也春秋左氏宣六年傳中行桓子之言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鄭注禮記中庸壹戎衣云衣讀如殷聲之誤齊人言殷聲如衣盡滅殷也戎兵也殷大也誕者釋詁云大也時者釋詁云是也敘者釋詁云緒也越者釋詁云于也敘文王之志者詩言伐殷武王承文王之志也乃寡兄勖疏寡者詩文王有聲云文武之受命惟善而悅孫其厥篇云之子于歸是也故言寡有之兄武王也寡者乃寡兄勖云寡妻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勖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注馬融曰遹循也紹繼也聞謂舊聞衣依也言今民將在敬循文王之道繼其所聞依其德言疏依學記不學博依注云依或爲衣文言衣者德言馬依釋文遹述釋詁文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注史遷說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疏敷求者鄭箋詩賚篇云敷編也求子先王箋訓敷求爲廣求是其義也釋詁云保安也乂治也言編求殷先哲王用安治民之道也不遠者詩抑篇云不遠伊則也求殷先哲也耇老也釋詁云壽也言不遠求殷之賢人道爲宅與度通訓者賢人亦不遠也言汝心度量可以知道矣世家云於是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是其所以興以求商先王善道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注鄭康成曰古先哲王虞夏也用康保民疏古與辨通周禮小宰注云故書別作辨辨又通徧禮記今文辨皆作徧則別求猶上文敷求也由者詩箋云於也言既徧求殷先王保民之道又求古先哲王也鄭注見書疏 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注宏一作宏覆于一作乎疏大宏者釋詁云大也若者釋詁云順也裕者廣雅釋詁云寬也荀子富國篇云汝身言百姓不足以順于德乃所以曰宏覆也裕乃身者天若德也裕身楊倞注云宏覆如天又順于德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本荀子裕乃身下有不廢在王命字元刻近刻皆脫之案此則言康樂安保民之君宏大在王如天而順德安民卽所以裕身若是則不廢在王命矣下有覆于作乎見荀子經脫覆字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注鄭康成曰刑罰及已爲痛病疏後漢書和帝紀詔引尚書曰恫瘝乃身恫者釋言云痛也瘝者釋詁云病也鄭之痛病如在汝身戒其慎刑罰經文瘝當爲矜或爲鰥病瘝也俗言矜民注見書疏 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注畏一作威疏畏與威通棐者說文云輔也忱者釋詁云誠也皋陶謨云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釋詁云保安也孫樂也乂治也說文云輔也大雅云天命匪易惟誠是驗之民情大可見矣小民不易安也汝往盡心毋荀安而好佚樂乃治民之道也書武五子傳云毋桐好逸注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輕冗之貌也史記作惆褚先生釋以馳騁代獵淫康疑用今文書義則康或作桐聲之轉也畏郭注釋詁引作威忱文選幽通賦

云貴棐諶而相訓誨之辭也臣民弗見其善者誘於小惠知之矣不能曰勤周書有曰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疏在晉書小字古文通引尚書周書此云惠不惠伯于能曰勤物有故無日不怨也大怨不在大或亦不在小蓋兒者是以惟君能勤物之無日怨也或不惠爲不惠怨或惠懋以服春秋左氏昭八年傳言云周書云者惠不惠茂不茂難康叔所以服也大或亦在言也亦不茂此茂也云勉也惠也經云不在言順旗日懋之者者康誥云不茂意當顧此中小人者傳云也周書曰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疏服者說文云治也宏者釋詁云大也云段氏玉裁云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絕句左傳者子周語云受也言其所引之近云民易應保傳云日受保民冠無字昭受也其王承王民聲相近云易民應保傳云受容保民冠無字亦受也也乃承王民俱受命民安承之亦王受宅保民度大學保受容保之日民言惟文受殷民安承之王受方也保通作民汝亦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注嗚呼一作於戲明一作民疏春秋左氏定四年傳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世家云成王長周公反政管蔡作亂周公以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卽令居河淇間故商墟仁厚可爲司寇故令先戒以愼刑後乃命以官也嗚呼潛夫論述赦篇引作於戲今文俱如是敬明乃罰緇衣引經明作民 人有小罪非眚注非一作匪眚一作省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注式一作戒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注眚災一作省哉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疏潛夫論述赦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人有罪雖大而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則此之謂也是時有過故可以殺罪者釋詁云省也所謂眚災肆赦也此論罪之大小惟以故誤爲權衡也典者釋詁云常也式者釋言云用也書洪範云用靜吉用作凶又云曰人之惡惟正言其惡之罪也罪者當爲省也言其人有罪大小非其罪過自作不法當原情不可以爲惡者省之說赦也當作戒者古今文字異也其罪當原情裁之言爾罪非終以其當省哉適者云蓋字作戒非字作厥史記有用極厥辜意亦謂極厥罪也戒字當如是論異字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注勑一作力若一作而疏敘者釋詁云順也是有敘時蒙上時字當讀乃大明服言君大明而民聽服如有疾乃厥臣盡力言上服則下民盡力和言也如有疾之謂欲無疾也言民莫不得如此明效上之懋力而和也上言刑罰當如文書大明其下乃曰惟民其力懋和若有疾注云勑也又云勉也速疾見釋言也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注若一作如疏畢者釋詁云盡也棄者釋詁云棄也咎者說文云災也赤子者康誥云若保赤子孟子引康誥云若保赤子引之如保赤子言安也治也大學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保赤子之亦也云爲之罪也民之陷於罪若赤子之無知而陷于罪故以如赤子言之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注鄭康成曰刵臣從君坐之刑疏劓者說文作劓云刑鼻也刵者說文云斷耳也又說文云劓刑人之刑鼻又作刵刑也說文以刵爲斷耳之刑也或作劓刖刵兩也或日擅刑殺人者又說之以刑故言之春秋左氏莊十八年傳云毋或專殺毋或擅刑毋或從坐之刑者謂臣從君坐之刑也又鄭注見書疏案劓刵之刑古者君坐臣從坐刵與劓合是二刑也疏云鄭解經未詳據漢法古者以刑沒官上從坐夫春秋時非三代之仁厚可改爲用但彼元所見得與律學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疏外事者學之事之遇外事獄事云外事云外朝之法聽獄之事也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注云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周禮云鄉師者王之三公之屬衆者周禮之屬者也王者有數定罰有倫言殷之名王之謂殷之刑名可從商名也允當名也曰是殷罰有倫者是刑法可從外朝聽獄之事汝陳列罰以察其衆可從也此言之外朝聽獄之事汝陳刑法有倫理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疏要者說文云身中也又要辭也書周禮云要之也者爲其辭之要也一日要囚云鄉士職云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注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十日乃以職事治之又曰也云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注云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也鄭司農云弊斷也謂十旬而聽于朝注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三十日乃上獄大士旬而職聽于朝者疏云六日者獄之於士日或至于三月之期也三月而上獄于朝蓋恐其自罷也士反子卽虛斷者不以下承上蓋求其生心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三月之期者也而朝廷有生之者不得以實事其罪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注次一作卽遜事一作順事疏荀子宥坐篇云孔子曰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又致仕篇引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楊倞注云言以義刑義殺勿用汝心之所喜怒使刑殺得其宜也叔使之守之故不抵犯者也案自以爲刑義者有惟其責也順事言用法善也當以善用之也義者中庸云宜也釋詁云敘也王曰是也陳時事罰蔽殷彝者云詩箋云順也敷之合義也云陳是臬事云是亦以汝心罪當其罰自思也能用其刑之次第也又曰未有順事言不以罪爲勿喜也當以善敘之又曰未有順事以汝旣盡事自用也詩箋云臬法也時善也思也勿用以言庸曰次汝封乃汝旣盡罪也下文云次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從也鄭箋詩云柔遠能邇云能恣也以汝封之順如其心也 又云順也其有若汝封之心則此言汝封之心若亦順也下文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疏若者釋言云順也谷云汝惟文考之義刑義殺之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注敢一作閔弗憝一作不譈疏荀子君子篇云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注云人之自得其罪不敢隱也孟子萬章篇云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云越於也於貨者殺人取貨不知畏死者也言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殺人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也周書曰越于貨閔不畏死罪無不懲之也孟子說文云閔者強暴其罪不畏死也者當有自取于罪者聲相近撻伐之罪也云撻伐也者當順外爲宄殺於人取于貨畏死者云民自得罪者未詳此爲姦作亂爲非行罪則人亦自服其罪也孟子云閔古字云殺未詳也趙氏注云遭人之罪討之若今律登時殺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疏元者釋詁云首也謂首惡之人大憝者

天爲怨于人猏說文作弦云詞也祇者釋詁云敬也服同段說文云治也字者愛也與諛同義廣雅釋詁云𢤱敬也顯者釋詁云代也天顯謂兄于天倫有代父之道釋詁云恭敬也類者子也弔者鄭注費誓云善也泯說文作湣周禮小宗伯注云壯同春讀爲泯釋詁云盡也詩傳云滅也速者釋言云徵也惟弔不孝召由尉廣雅釋詁云辠也言此首惡爲民大怨者其惟不孝不友之父子兄弟不相和睦不可謂之同惡惟其中有善者此不當爲入我政人所連坐則人爲政之人卽下文惟厥正入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晉臼季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又昭二十年傳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潛夫論論榮篇俱引經文同臼季卽用此義罪不相及卽不于我政人得罪也或以爲書之佚句失之大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言此父子兄弟不睦之人滅亂天常乃其自名罪[illegible]親屬酒誥曰惟民自速辜多方云乃惟爾自速辜語意正同或以乃其速由下屬文王作罰爲句案之後漢書王符傳不然也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疏[illegible]後漢書符傳云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風俗通皇霸篇潛夫論述赦篇引同後漢書則知乃其速由不相屬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注鄭康成曰訓人師長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注歐陽說造爲造獄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疏率者釋詁云循也戛者釋詁云常也矧者說文云詞也外庶子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鄭氏注周禮敘官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是也訓人者若天官太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注云師諸侯師氏儒諸侯保氏是也正人者釋詁云正長也卽上文政人小臣諸節謂小臣之受符節者播者說文云布也敷者說文云𢻨也瘝當爲鰥釋詁云病也言不循用常法其惟在外之庶子及師長不能行其教令致使長民之官與小臣之受節治民者乃別布施造獄之條于民有大譽之人弗肯念而用之於病其君之人是引爲罰惡惟我其怨之鄭注見書疏歐陽說見漢書王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illegible]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疏[illegible]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疏[illegible]漢書注師古曰善也言又惟國君及長民者有不以善化導其家人者于其小臣外正惟爲威虐于民放棄王命乃非德教可治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注鄭康成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

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注一無予字懌作擇疏釋詁云典常也法也由裕者由同猷[illegible]明德慎罰也[illegible]荀子君道篇曰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illegible]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注鄭康成曰迪道也下讀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疏[illegible]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疏[illegible]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疏[illegible]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疏[illegible]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疏[illegible]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疏[illegible]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八終

嘉應張嘉潢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六十九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七

酒誥第十六

注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齒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故謂之酒誥以命之疏史公說見衛世家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者書疏引鄭注云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其民尤化紂嗜酒是也周公作此篇故在東征之後周本紀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次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王若曰注王一作成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馬融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鄭康成曰成王言成道之王疏三家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引見書疏據釋文引馬注與衛賈亦有成字呂氏春秋下賢篇云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是秦已前書說亦同或說少成二聖之功也馬注見釋文云慎酒成就人之道者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illegible]

明大命于妹邦注馬融曰妹邦卽牧養之地鄭康成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言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疏[illegible]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疏[illegible]

[illegible]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疏

[illegible]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疏

[illegible]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疏

[illegible]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注正一作政疏

[illegible]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注大傳說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又說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疏

[illegible]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疏

[illegible]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注馬融曰洗盡也疏

[illegible]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疏

[illegible]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注大傳說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蔡服不敢遊飲六十已上遊飲也疏

[illegible]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注鄭康成曰饋祀助祭于君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疏

[illegible]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疏

[illegible]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注易說書之帝乙六世王先儒皆以爲紂父疏

[illegible]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疏

[illegible]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疏

[illegible]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illegible]

罔敢湎于酒注鄭康成曰飲酒齊色曰湎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疏

[illegible]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疏

[illegible]

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疏

[illegible]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疏

[illegible]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疏

[illegible]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疏

[illegible]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疏

[illegible]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注鄭康成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疏

[illegible]

傳云宗尊也王官也事者詩傳云士事也鄭注太史內史云云見王制疏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疏引熊氏云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左史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內史掌記言之右故爲右史作服宋云云見書疏云服休服宋服息之臣者說文休息也說爲朝祭之臣者周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云虞說曰采大采袞職也少采黻衣也蓋掌朝祭之服

矧惟若疇圻父 注 鄭康成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主封畿之事疇一作壽 疏 鄭注見詩祈父疏云若順者釋言文云圻父主封畿之事者詩傳云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近壽圻詩穀梁隱元年傳云天子畿內釋文云畿本作圻故鄭以圻爲封圻詩祈父箋引此文疇作壽馬注見釋文云圖此古疇字或作壽

薄違農父 注 馬融曰違行也 疏 馬注見釋文云違行者釋言文

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於酒 疏 保宏者詩傳云安司徒之職宏父司空釋詁云宏大也詩傳云空大也宏與空俱訓大故宏父爲司空

厥或誥曰

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注 拘一作拘 疏 說文云佚也方言云散也杜注云…拘以歸於周者…

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注 鄭康成曰斯析也 疏 迪者釋詁云進也詩傳云工官也…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疏 說文云收也…

又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疏 …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諸侯空師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

皇清經解卷二之六十九終

嘉應張嘉淇舊校
番禺高學瀛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七十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八

梓材第十七

注 史遷說周公旦懼康叔齒少爲梓材示康叔可法則 疏 梓者史記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人也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大傳所云即史公說示康叔可法則者與經義絕不同或今古文異說附存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注 鄭康成曰子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疏 …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疏 …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疏 …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注 馬融云戕殘也戕敗 人宥一作疆人有 疏 …

王啟監厥亂爲民 注 一作王開賢厥率化民 疏 …

曰無胥戕無胥虐 注 鄭康成曰無胥戕無胥虐無相殘賊無相暴虐 疏 …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注 大傳說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屬一作媰 疏 …

合由以容 疏 …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疏 …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疏 …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注 馬融曰卑曰垣高曰墉塈色 疏 …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注 馬融曰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 鄭康成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塗一作斁 疏 …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疏懷者一者釋詁云來也夾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云輔也享者釋詁云獻也作者詩傳云始也享者猶言作享方者鄭注儀禮云猶併也言今王當思先王勤勞用明德之臣來爲夾輔是以衆邦治來享兄弟之國並來賓服亦已奉用明德矣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疏后者說文云繼體君也式者釋言云用也典者釋詁云常也言繼體之君當用先王之常法安集之衆邦乃來享也丕語詞也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注付馬融作附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疏付馬作附者見釋文高宗肜日天既付命正厥德史記作附是付附通說文云付與也肆者釋詁云今也懌者釋詁云服也先後江氏聲說爲教道之引詩緜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迷者釋言云惑也懌俗字當爲斁說文云斁終也言天既付中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今王思用德和服先道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所受大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疏已者釋詁云咨已此也是已猶咨也監者說文云臨下也言如已考民推子孫長保斯民矣王氏鳴盛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已下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通上康誥酒誥三篇總結之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七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七十一

嘉定張嘉洪普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九

召誥第十八

注史遷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疏史公說見周本紀以營洛邑作召誥爲在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王朝步自周下文云周公朝至於洛周公至是不稱王又云錫周公曰又有旦曰故知在反政之後也此蓋孔安國古文說周書作雒解亦云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漢書律麻志亦云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云云見下丙午朏疏大傳以爲在攝政五年者今文異說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注史遷說成王七年二月乙未鄭康成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疏望假借字說文作朢云月滿與日相朢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古文作朢釋名云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越者漢書注文穎云踰也既望是十六日則二十一日也史記說云見魯世家云二月乙未者不破經文二字爲一與鄭異也書疏云是月朔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疏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者據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也與史記魯世家以爲在七年歸政之時不同云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者謂此經當爲一月既望下文爲二月丙午朏也江氏聲云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鄭知然者以洛誥戊辰是居攝七年十二月晦日此是居攝五年事計五年三月至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閒餘分積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矣則五年十六年之終必置一閏則五年二月朔至七年十月當一月晦己亥三十四月若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推之五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率兩月而退一日則七年十二月應丁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戊辰乃其十二日鄭說誠是也云不言正月有云者鄭自解已注當爲一月不言當爲正月之意也武王初有天下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云正月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時未遑制禮故改月而不稱正周公攝政非正爲王遵而不改至六年周禮成而洛誥當七年時猶詔王稱殷禮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故云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武王可知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周鎬京者周自后稷居邰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周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說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言鎬京者詩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也白虎通號篇引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云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據此則文王已稱周京故武王遷鎬亦曰京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說文作鄷云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史記索隱云豐文王所作二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十五里也云告武王廟者考親廟者祖既告祖廟必及禰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王風譜疏曲禮疏父恭云鄭注云行者說文云步行也云堂下謂之步者釋宮文恭曲禮疏作支恭云步馬義同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史遷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鄭康成曰相視也疏宅史公作居相土者鄭注見史記集解其土地可以作宅也鄭注周禮云相視也釋詁文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疏越若者釋詁云粵于也鄭注周禮云越若來三月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二月是越若聲之誤也則若與粵同也律麻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三月也漢書律麻志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注史遷說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疏越三日戊申者三月丙午朏又踰三日則戊申五日也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十……

……得吉兆也經營者詩靈臺云經之營之傳云經度之也營表其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注鄭康成曰汭隈曲中也疏庚戌三月七日……定宮位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云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宗宮文王考宮武王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者也依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八十丈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周書云在洛入河之處史記周本紀云武王自洛汭延于伊汭……云汭水相入也鄭注見書疏……文云汭水曲隈也……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注鄭康成曰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疏甲寅月十一日翼同昱說文云明日也達觀言具觀營之營域是也鄭注見書疏……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疏……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疏……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誤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疏甲子月二十一日……周書計丈數揣高卑者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命于庶甸男之邦伯也丕者釋詁云大也作者……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注鄭康成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疏以同與……禮作主人以賓三揖……公羊春秋定八年云盜竊寶玉大弓……

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
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知是此時所賜于周公者
傳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
皮是璋必薦以皮也案公羊傳璋卽寶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
殊言之者何氏注公羊云寶者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
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
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　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疏旅者釋詁云陳也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洛誥云
都未來當于後來告卜之後來洛也故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留西
文鄭注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　上誥告庶殷越自乃御
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注鄭康成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
天子之子天子爲之首耳疏鄭注見書疏以元爲首釋詁文　兹大國殷之命惟
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勿敬疏疆者詩傳云竟
也釋詁云休美也恤憂也曷者廣雅釋詁云何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
王在天疏遐俗字當爲假釋詁云假已也哲者釋言云智也言天既已終殷之大命此殷之先哲王猶多在天越
厥後王後民兹服厥命疏服者詩傳云服政事也後王謂紂也　厥終智藏瘝在注
鄭康成曰瘝病也瘝一作鰥疏藏俗字當爲臧易繫詞知以藏往釋文云藏劉作臧高誘注呂
氏春秋云藏匿也瘝俗字當爲鰥釋詁云鰥病也其終謂後王
之終卽紂時也紂致不善智者知義而藏匿在者困于行役詩
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
故謂之矜書堯典疏引書傳孔子對子張曰詩曰何草不元何
人不矜哀其暫離家室爲向謂之鰥此書傳卽大傳是鰥爲離家行役
之人鄭氏傳以瘝在爲在位之臣或又以爲病民者在位俱非也
衆引此文作鰥之鄭氏注爾雅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疏云夫者鄭注曲禮若夫云丈夫知者釋詁云匹也保同緥說文云小兒衣也攜者說文云呼也徂者釋詁云在也執者廣雅
釋言云齊也言丈夫之有匹偶者負其子攜持其妻屬以哀號呼天在者喪亡出被迫脅　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疏眷者說文云顧也懋者釋訓云懋懋勉也疾者釋詁
云速也言天亦哀此四方窮民其眷顧大命用勉于敬德者以爲民主王其速敬德以答天意　相古先民有
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注鄭康成曰面猶偭向也今時旣墜
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疏相者釋詁云觀
也迪與攸通見前疏子當讀如字亦見上疏釋詁云格陞也保
安也面者鄭注周禮云猶鄉也稽者鄭注周禮云猶考也若者
釋言云順也墜俗字當爲隊說文云從高隊也格者釋言云來
也言視古先人有夏天所從子愛保安之夏王亦鄉考天心而
順之今時既隕其大命矣今視有殷天所陞保王亦鄉考天
心而順之今時既隕其大命矣謂後王不能承天受命也鄭注
見書疏云面猶回向者漢書項籍傳云馬童面之注
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鄭云回向回猶背也言背而向之　今沖子嗣
則無遺壽耇注壽耇亦作耇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疏沖子謂成王也耇者釋詁云耇老壽也言今沖幼繼位則無遺棄耇老者謂其能考我古人之
德以其或能考謀以從天郎上所云面稽天若也漢書孔光傳
云今年耆有疾俟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引書文
作無遺耇老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疏元者釋詁云首也丕
語詞誠者說文云和也引此文丕作不言王雖幼沖亦天之首子其能和于小民也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
畏于民碞疏休者釋詁云美也顧謂眷顧碞者說文云磬碞也

誥曰小人難保言今之美王不敢後用天之眷顧下畏于民情是
之險江氏聲云說文引此文不連顧字漢儒以顧字屬上讀
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載文志考皆以說文嵒多言也爲此碞字
段氏玉裁說之案嵒說文讀與聶同綴讀則同嵒許氏謂以爲
多言或卽嵒字本義亦未可定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注鄭康成曰自用疏
紹者釋詁云繼也自者詩傳云用也服同及說文云治也土中
謂王城于天下爲中也論衡難歲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
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
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水經河水注引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周禮大司徒職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
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
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白虎通京師篇
云尚書王者必卽土中何所以均敎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惡
易以闡明當懼慎此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疏毖者曲禮云君前臣名召公也周公之
言曰其作大邑其從是配天慎祀于上下神祇其從是致治于
中土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休慶釋詁云從自也時是也
毖慎也乂同嬖說文云治也休者釋言云慶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注
介一本作尒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疏此召公自達己
意節性者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節乎性也注云節猶和也性者
天命五常之性說文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所者一切經音義
二引三蒼云處也邁者釋言云行也言王先治殷之臣以及
比近于我周治事之臣節和其性思日行之甚遠慶勉之以敬
德也王之治羣臣以敬自處不可不敬德介曰本入山井鼎云
足利古本作途僞孔傳釋爲比近則亦作途字介文與尒相似
故後又譌爲邇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
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
命嗣若功疏歷者釋詁云艾歷也詩傳云艾久也是歷亦爲久也釋詁云延長也嗣繼也惟思也言夏殷歷年修
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失天命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墜以爲監戒而繼其功　王乃
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注嗚呼一作於戲疏生者鄭注周禮
云猶養也說文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衡率性篇云召公戒成
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
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不在所漸化爲善
惡猶蓋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案云
十五謂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
未生以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
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
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
氏以釋經今考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乃初
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者發其上令王嗣受厥命發其詞非
經文與今異字作嗚呼作於
戲者今文皆如是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
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疏
貽俗字釋文貽多云本作詒詩箋云詒猶傳也肆者釋詁云故
也新者說文云求福也永者釋詁云長也言王初服如教子之
初自傳之以明哲之命今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與命年歲之
永短均未可知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
其速敬德耳言王其敬德以祈求天命之永長用以也屬祈天
永命

也案說文疾亦詞也俗翹字與字形相近或當爲翹今我初服知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疏淫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過也釋詁云彝法常也殄盡也戮者廣雅
釋詁云辜也乂者釋詁云治也若者釋言云順也言王勿以小民有過爲非法者因敢盡罪以治民惟順敎則有功也　其
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疏釋詁云元首也刑法也顯
光也言王位居天德之首小民乃法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疏恤者說文
云憂也丕詞也釋言云式用也替廢也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其期于有夏歷年之久用勿廢有殷歷年之久欲王以小民受
天長命也潛夫論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
勤恤即安民安民乃命永是說此經之義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
君子注鄭康成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
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越友民保受王
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疏讎與稠聲相近文選補亡詩注引蒼頡云稠衆也廣雅釋
詁云讎輩也鄭注禮記云君子謂大夫以上友同有白虎通三綱篇云友有也保者釋詁云安也末者孔晁注周書云終也召
公拜手稽首謙稱予小臣敢以王之衆民及百官之有民者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成命王亦光顯矣鄭注見書疏云
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羣吏者君者釋詁云大也子者男子之美稱統云百者故爲諸臣與羣吏也　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疏勤者說文云勞也周書克殷解王入卽位于社召公奭贊采供者
孔晁注周書謚法云奉也言我非有勤勞於國徒敬供贊采之職而已用奉王能祈天永命重勉之以敬德也

皇清經解卷三之七十一　武進劉漢　順德馮佐勳　嘉應張嘉洪　覆校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

洛誥第十九

疏史公說作召誥洛誥在七年反政之後見召誥注案周本紀云營洛邑如武王之意者此經亦云伻來毖殷乃命寧是武王命周公作洛居九鼎也周書作雒解云我維顯服者釋詁云顯代也是命周公代事也下云乃今我兄弟相後又云今用建庶建叔旦武王欲周公作洛并命傳位也下云旦恐泣涕共手周公不敢受武王之命也武王旣崩周公乃營洛邑如武王之志居攝反政不從武王兄弟相後之命亡之至義之盡也

周公拜手稽首疏白虎通姓名篇云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段氏玉裁云白虎通此條幾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拜手後稽首周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各順其文質也殷之禮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文質之異也

曰朕復子明辟疏復者釋言云返也辟者釋詁云君也漢書元后傳云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後漢書桓帝紀詔曰覽復子明辟之義注云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疏如者服虔注左傳云而也基者釋詁云始也允者馬注堯典云信也保者詩傳云安也允保卽保允也相者釋詁云視也江氏聲云詩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下武序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王爲基命武王爲定命也言王而弗敢自比文王基命武王定命予乃保安允闢大相觀洛邑王其始作民明君矣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鄭康成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北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疏師者釋詁云衆也河朔者河北也黎水未詳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云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秦黎陽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但有黎山無黎水也澗水者水經云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注云東北流歷函谷東阪東謂之八特阪今在河南西四十里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是也又云又[illegible]河南有離山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歷郟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於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於洛或以是水爲周公之所相卜也瀍水者水經云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注云周書曰我卜瀍水東謂斯水也瀍水又東南流注於穀案穀城縣魏省入河南亦今河南縣地瀍俗字當爲廛見禹貢疏洛食據漢書元后傳云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王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王食行此文洪範云惟辟玉食則知食爲玉食此土也顏師古注玉爲王兆非是鄭注見詩王風譜疏及書疏疏引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云云用鄭康成之說故定爲鄭注云觀召公所卜處者鄭召公先至洛旣得卜經營乃後周公至各其觀新邑之營域未嘗改卜則經雖云我乃卜實卽召公所卜處也云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者解經惟洛食之義爲孔以爲龜兆食墨非也食墨不必盡吉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也云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者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案雒陽故城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云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者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illegible]王城今河南縣[illegible]二十里漢雒陽縣在洛水之北[illegible]近洛水故經云洛食也云先卜河朔黎水近於紂爲其懷土重遷者言遷處民也[illegible]云召公旣相宅周公乃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卜所處分言之則亦以卜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瀍水東是周公所卜也河朔黎水不吉故更卜瀍水東也而卜以河朔黎水不與瀍水東皆爲遷殷民

伻來以圖及獻卜疏伻俗字釋詁云抨使也釋文云抨字又作伻漢書劉向傳引此經注孟康曰伻使也使大以圖來示成王明以說不了指圖乃了案了卽瞭假音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疏匹者詩傳云匹配也休者釋詁云美也王拜手稽首荅周公者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荅拜又曰大夫大門再拜君拜其辱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是君於臣有拜手也春秋左氏哀公十七年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尙不稽首王稽首周公爲太師盡敬非常禮也云作周匹休者詩文王有聲云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傳云匹配也箋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則此云言作王城與鎬京之城匹偶于時爲美也或作周爲作立周邦以配天休命故曰匹休

公既定宅伻來來注鄭康成曰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注馬融曰貞當也疏鄭注見書疏云使二人者一人爲召公至洛得卜所使一人則周公後至卜吉成周乃更遣使史佚因以來來書之也視同示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馬注見釋文云貞當者易師彖傳云貞也說文云正是也是直者直是相當之義言公既定宅兩使來示予卜吉之美我二人共當之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疏億說文作意云十萬曰意詩伐檀傳云萬萬曰億箋云十萬曰億王氏鳴盛云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故彼注云十萬也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誨者說文云曉敎也言公以我萬億年傚天之美故拜手稽首受公敎誨之言此自述前拜手稽首非有二拜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注鄭康成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疏肇者釋詁云始也稱者釋言云舉也白虎通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鄭注見書疏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者本白虎通蓋今文說云周公制禮旣成者六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若然則此時卽政實而鄭又云欲待明年卽政者此篇末云王在新邑烝漢書律曆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是周公反政在是年年終則成王卽政在明年歲首故云明年卽政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疏咸猶徧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徧也江氏聲云春秋左氏莊十年傳云小惠未徧魯語作小賜不咸風俗通山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則咸秩謂徧序其尊卑無文謂禮質無文何氏注公羊鄭注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周尙文殷尙質此言無文者用殷之[illegible]漢書翟方進傳云定五時廟祧[illegible]或秩文注孟康曰諸廟祀無文籍咸祭之與應氏不同或古文說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注曰一作日疏工者詩傳云官也周者謂成周庶者庶幾釋言云尚也有事者春秋左氏僖九年傳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昭十五年傳曰有事于武宮皆謂祀事也記者王制云太史執簡記注云簡記冊書也則記爲書也宗者白虎通宗族篇云尊也元者詩傳云大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予[illegible]以向有祀事今王就大命書藏其功尊異之合以功勳大祀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功宗臣有配食之禮也記功宗者釋詁云爰曰也說言爰記功宗釋文曰音越音入聲反則古本作曰記也惟

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注大傳教作學云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疏篤者釋詁云厚也弼者說文云輔也丕者漢書郊祀志集注云奉也載者詩傳云識春秋左傳僖二十六年傳云載在盟府注云載載書也教者一切經音義二引三蒼云效也言王命汝諸臣曰汝受先王命厚輔國家旣奉祀記功之書乃汝其盡自效功也工與功通大傳悉爲盡者釋詁云悉盡也效作學者廣雅釋詁云敎學效也是學敎同義云序祭祀謂咸秩無文易犧牲謂下文騂牛也僞傳王肅俱以汝爲告成王失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注鄭康成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疏後漢書[illegible]傳[illegible]上封事云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言愼所與也注云愼其往易[illegible]云朋黨也明謂朋從之臣鄭注見書疏以孺子爲幼少者說文孺乳子也成王于朋從之人愼其往也

無若火始餤餤厥攸灼敘弗其絕注餤一作庸一作炎疏餤者說文云火行微微然也灼者廣雅釋詁云爇也敘者釋詁云緒也言無使若火初然微[illegible]其所爇端緒至不可絕漢書梅福傳福上書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是說此經之義杜氏注左傳引此文餤作炎釋文炎音豔閻所與朋黨當愼其始防其微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疏撫者王逸注楚詞云循也以者說文云用也嚮俗字易隨嚮晦釋文云嚮本作向有與友通卽者詩傳云就也明與孟聲相近釋詁云勉也裕者方言云道也辭與詞通周禮大行人注鄭司農云辭當爲詞釋名云詞嗣也合撰言相嗣續也此告成王欲其順常法及循故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官往治新邑使之向就僚友勉爲有功厚大成道則汝長有嗣世之慶矣上文戒成王愼所與此欲成王不遠其故與其臣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注鄭康成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疏已同洛誥見上疏識者鄭注周禮云記也釋詁云辟君也享獻也役者韋昭注鄭語云營也爽者詩傳云差也侮者說文云傷也廣雅釋詁云傷也言汝今沖幼當思其終汝其敬識百國諸侯朝聘之享獻享以多儀文爲敬其儀文不及貢物者猶不享耳當思不獻必于貢獻凡民從以汝不重儀文

則將任其過差侮易之矣孟子告子篇引享多儀四句云為其不成享也注云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鄭注見書疏云朝聘之禮者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此所謂貢篚也與趙氏注孟子以物為事異周公恐成王營心於貢篚不重禮法故戒之漢書郊祀志谷永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注師古曰言祭享之道惟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以享為祭享或今文說也

乃惟孺子頒注頒一作攽朕不暇聽注馬融曰頒猶也鄭康成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也疏頒者鄭注祭禮云頒之言分也說文頒作攽云分也引周書曰乃惟孺子攽亦讀與彬同攽蓋孔壁古文言聽政之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逮也馬注見釋文云猶者疑當作猶分頒一字鄭注見書疏云誘掖者詩衡門序云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

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注鄭康成曰蘉勉也乃時惟不永哉疏棐者釋詁云棐輔也蘉字省文隸釋有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蘉疾而怒蘉卽寢也徐氏說文引唐韻蘉莫七切釋文蘉引徐武剛反同者韻書陽蒸多有通字詩傳云寐寢也寐寢聲之轉亦得為蘉周禮蘉氏春始生而萌之注云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薨當為萌薨與萌聲相近則蘉亦或為薨聲近明明卽勉也言我敬汝于輔民之常法女不勉勉是非久長之道鄭注見書疏釋文作孟通馬注云孟勉也鄭亦訓勉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疏篤者釋詁云厚也敘者釋詁云順敘也亦為順正者此人父者說文云家長率教者是父為長也詩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偽孔以正父為武王不古義此戒成王以厚順乃正長無不如我正長之官則諸臣亦通不敢廢汝教令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注大傳說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又說餘子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畢入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疏明者勉也見下疏釋文云耕也籀文作農者古文作贇一切經音義十引說文耕人新邑之裕者廣雅釋詁云裕容也戾者釋詁云至也言勉以容我民無遠用至汝往新邑大傳說見下文作士歸七十致仕者云七十致仕其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云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也此大學小學之教鄭注云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父師少師皆明於教誨者故相近釋詁云孟勉也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注大傳作德烈荅作對四方作萬邦四方疏云明者釋詁云勉也明猶勉也故明天下之德也鄭注禮記云念兹文王聞不已也以其文德配天故謂之文王也說文云不顯不顯也保安也詩傳云安也烈業也此言武王之業今文作揚文武烈者天子之作明堂以配上帝也故以文王配上帝宗祀於明堂不毀其祖之廟而更立其後以承祖武王之祀也見文王之宗祀也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疏師者釋詁云眾也惇宗尊也見前疏洛將者猶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烈作烈德荅作對四方作萬邦四方皆今文釋詁云大也此謂公相宅卜王偁殷禮也秩無文也言公之來洛師厚尊大禮敘予舉大祀偏祀無文卽遠上舉稱殷禮成秩無文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注鄭康成讀迓為御曰御上曰衡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疏旁者說文云溥也穆穆者釋訓云美也四方詩傳云諸夏也衡者漢書律麻志云衡平也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迓俗字左傳者釋文迓本作御鄭注云御治也言公之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天下旁作穆穆之美化早夜以慎祀天地釋詁云訝迎也美其明德慎罰可以為御世之法也來享于時以上勤文王之德成周之道方以作揚孔光子王至于大海之表莫不率從之典元年詔曰聖王之德以承先祖不迷穆穆為惠明于大衛不逆其教故及廣不迷絕迷交論傳以為不迷者屬于詩傳云御也郢注見書疏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疏棐者輔也篤者厚也言公之功輔道我甚厚無不如是梁傳者言公之功故我稱公德也迪者釋詁云進也如我之是言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注鄭康成曰退就君于周謂後王者以公立後于魯疏云告周公其後公後也又云王命周公後立其子伯禽為魯侯周公留輔王室也下云我小子其退言欲立後于魯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注鄭康成曰敉安也疏釋詁云迪進也亂治也言四方雖進于治尚未定宗禮亦未能安撫公之功但今之治周禮言公功猶未終也云定尊禮者釋詁云敉撫也循功安也云當以安為句其後為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也說文云撫安也循也讀若侎見說文敉字或作侎周禮小宗伯云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疏云迪將者言公四方治未定下文言公猶未克定宗禮乃公之功也為四句也讀敉公功于上下文也將之疏云四方之民以公為迪民治未定也如安公之功是亦當如此讀也公以其功後發者引詩云公其以上句為絕句經文言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疏四輔者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大戴禮保傅篇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漢書谷永傳云周之四輔是也引洛誥者以上文云四輔注者四承弼鄭師古曰四輔謂四鄰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注鄭康成曰一作我疏云定者止也往已者論語云止也釋詁云將大也引詩云肅肅敬也祗敬也歡喜也說文云肅持事振敬也困者說文云故廬也漢書作困我言公止勿往公之功敬大而天下敬喜公無困我哉也留我者後漢書楊震傳云公留輔我東都平陽無困我之書也此以歎公盡力於王室留公而不困我字說文云困作我日東平書日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疏斁者釋詁云厭也康者安也替廢也言我惟無厭其安事公勿廢刑法四方其世世享之也釋詁云替廢也刑法也言公之法世享之周公位致太平成王留之七年以後周公太師致政成王以為周公攝政以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注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注鄭康成曰烈威疏文王周公此明堂云五帝之祀于此文王為配享也周祖也以文王配五帝說見大傳明帝日祀天帝于明堂以武王之後承之文王為宗武王為祖王宗也言之命王之宗祀也鄭注云文祖者明堂也釋詁云烈業也受命於周文王也武王言之于祖見下文天之大命是文武所以受之命於文王文王之命也受命之祖書傳云受命于祖考日恭者見大傳之文也此引周書云皇天亦鄭注見禮記祖作文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疏作周者周室也恭先者言為周之恭敬先也其自時中乂萬邦者洛邑為天下之中也鄭注云典法也殷獻民言殷賢者亂治也此言新辟謂成王也序云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王命周公後作雒陳王之法釋詁云治也厚也獻賢也言勉王來相宅其大厚典法殷之賢民治為四方之新君作周家恭敬之先曰其自此土中治萬邦皆美惟王有成功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疏多子者鄭注云大夫也師者眾也孚信也先業也言我旦以眾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前人成業荅其眾之心作周家信先之業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注馬融曰單信也鄭康成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皥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疏考者成也昭明也刑法也說文云單大也詩傳云單厚也釋詁云刑法也王者明堂之制五帝佐之以五官治之以六典文王有聖德其法度可為後世法故言文祖德明堂所以祀五帝以五人帝配之此文王之法度也鄭云明堂者祀五帝大皥之屬者五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以大皥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之是也

云祈事以月配是法度故但寧太稷等人帝不及天帝也雜待牲疏云五帝稱上帝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下也鄭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此是知賈馬唯言明堂有人帝鄭於此雖言人帝也云周公制大典云者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惡以順天法以成德法也宗伯以御天地任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以成以人官寶冢太傅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荅趙商云邁三年諸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云法度謂就大皞等五帝之法度損益之者馬氏注論語所損益云謂文質三統是也伻來毖殷乃命寧注鄭康成曰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疏伻為使見上疏毖同謹見爾雅釋詁云勞也又見大誥言使我來勞殷民乃以寧王之命書疏引鄭氏云又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注見詩何彼襛矣疏以為寧王謂文王周公謂文王為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云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蓋度邑解云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有嶽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名云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殷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明日夜悲丙延于伊洛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雒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之意此蓋殷乃受命于武王也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注鄭康成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疏說文云禋祭也或作字云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鬯說文云以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詩江漢云秬鬯一卣傳云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疏云禮緯有秬鬯之草中侯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云築于鬯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說文云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卣者釋器云卣中尊禋者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休者釋言文休慶也享者釋詁云獻也二卣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及文書疏云禋芬芳之祭謂以芬芳之祭祀五帝也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者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是祀天曰禋明堂以明者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云祭于明堂者以鄭義帝配五方天帝并昊天上帝為六天故知禮是祭五帝也文武亦配食于明堂下文又祭其廟者洛邑新廟成復告祭之此鄭義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注鄭康成曰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疏宿者詩傳云一宿曰宿言不敢宿謂即以文王配天一祭一人帝武王配人帝而云祭於明堂上文云秬鬯二卣一祭天地文王一祭一人為事帝或武王也云郊者配天之名偽傳以上明禋與此禋文明為一事武之周考周書作雒解有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云大廟后稷二宮祀文王武王考宮也於此為周公既據洛邑朝諸侯以親文王武王馬是事也不及后稷文王之廟者說大事洛予宗祀惠篤敘無有遘自疾疏惠者廣雅釋詁云仁也義皆然先志經傳遘字云遘遇也遘遇者釋詁云遘遇也疾者詩思齊云肆戎疾不殄傳云大疾害人者也言以仁意厚敘其臣民無或子所遇之人用疾害之云用也言萬年厭于乃德注馬融曰厭飫也殷乃引考疏考長也言引長之也厭于民萬年飽飫汝德則殷其延長有成也馬注見釋文云王厭飫者說文云厭飽也鄭注曾子問云厭厭飫神也義同

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疏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烝注馬融曰王在新邑絕句鄭康成讀王在新邑烝祭歲疏漢書律麻志云三統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在十二月惟周公於是夏正時五年誥以為十二月晦日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以為此篇事在十二月致政則一年成以誥言攝政五年事而篇五年事洛誥乃七年推此篇以推其事當以十二月晦日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以為周公致政以推之戊辰蓋二十二月乃閏十二月朔己日戊辰為二月晦日乃于二月七年十二日鄭以經文二十有八日戊辰乃其月晦之二月下文丙午朏是也二月既望十二月己月晦也二月十三月乃丙午以孫元年二月丁巳朔戊辰月北鄭說也烝者周大宗伯以烝冬享先王釋天云冬祭曰烝馬鄭讀見釋文烝下云以烝祭字書云鄭以烝祭云上屬江氏聲云禮文釋文烝伯無祭春秋文為誕云講文是也今從之下云烝祭歲不必言祭舉秋文為誕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注鄭康成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冊一作策疏祭歲周禮諸侯以朝享之必郎云朝享朝廟也詩郊祀序云成王郎政諸侯考于廟駢牲騂爾雅駢牲赤色禋禮牲用人大陽祀祀之于祖廟毛傳云周陽云騂周赤駢云易牲用駢牲必為公立後必毛之注故云牲不言赤色祭用必禋禮矣用有功也必赤下大廟不可祭者也文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祭也王入太室云王朗云以祿在明堂文王之亦云太廟王廟郎謂文也大戴一云禮或以此為明堂者新清廟也引告朝位引此也下篇云周公後蓋一日之事與明堂位同日同疏王吉告祭此言文彼言祭告於此郎在禫於文王朝位在告朝是文彼言朝享之禮祭文在郎朝享禮蓋朗可周公後一言正月事皆是朝享正月之事正月朝享此言郎其朝享周公封周公爵者正告於文公郎告文位自己封武公朝廟位正月朝享可後之而公後云

享先祭以文以先告祭以周公不位之周郎可封周公之後享文王之祭禮者以來正月享文乃以先祭公者武王封周公後周公之禮後彼... 禘乃祭位月事朝朝乃事行祭之告以是元年成於鄭之祀王周年事歲也非正告祭文王事也正年...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注馬融曰太室廟中之夾室疏諸侯助祭故王賓諸侯賓禮者謂助祭諸侯也殺牲精意以享謂之禋咸者釋詁云皆也格者釋言云至也王入太室祼者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將作洛邑建成周之政見洛誥篇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是大室之祭在洛邑有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禋祀之禮傳云煙祭天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周禮太宰大祭祀贊王祼將之事注云祼之言灌也以鬱鬯灌地降神也太宰以下三宗伯此云王入大室祼者言王親祼也馬注見釋文云禘以祭天地之神示天子之禮故以圭瓚祼也祭天不祼不言祼者言在太室之祼故祭祀宗廟之祼用圭瓚祼於大室之堂云明堂之大室也大祭不祼謂之祼享乃鬱鬯以獻尸神之祭也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祼之言灌也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禮祼圭以祼先王以肆先王以享太室天子之禮也鄭注釋文云祼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疏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注云一獻一酳尸也是時王親命之此皆作冊書王命公後乃王南鄉而周公北面受命于王史逸由王右執冊以命周公也周公拜手稽首受冊乃出此封伯禽之禮與此異命公之後北面授策命周公此史逸為冊命者少異之亦封魯公以為周公主文伯禽十三年傳云周公之後周公薨死以為周公詩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日生于以養大周公顯字以為周公詩魯頌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蓋其誥詞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馬融曰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疏經言在十有二月則周公居攝七年也此上文言祭歲是成王元年之朝享十有二月者朝也戊辰乃祭終記十二月也明年而為十二月戊辰者為周公居攝七年十二月也篇終記之是周公之居攝之年也安見言馬注見釋文云文王得赤雀書云文王至于周官大傳云天子之年也詩序云文王受命作周春秋元命包云文王得赤雀衛綬云武王俯取白魚昌戶授世本鄭注云鄭以中候云王之前文王得赤雀丹書入于豐至于戶授日中昏最首王頭者紂云文王受命西伯曰戊午日祖伯受王之文王周本紀文王九年而崩云周公居攝七年而成周書稱周公攝政七年而崩周本紀云武王受命十一年也周公七年冬受命十二年反命宣王周公時十二年而崩鄭氏韓非子說周武王伐紂之年周公十三歲成王之年周公攝政時年二十四乃天下之年也鄭注作周公居攝是周公居攝十年時年十一年周公居攝王反政與鄭說於武王年二十二周公時周年十歲成王崩時年二十周二十四年見周書之世家成王年四十云鄭以為周公歸政時成王年二十二之說又異也文王年說無二周公居攝二年也蓋古其身見於諸子家語問焉周書史記云成王崩時年四十云周公辟居二年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二終　武進劉洪順 德馮佐勳 漢軍英 封嵩 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七十三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一

多士第廿

成王既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疏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稱曰周公旦既言周公被讒奔楚欲為王觀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乃作書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亂以言之於記王若不周必有大事書乃作周公旦走而奔於楚之者記王若得周公旦流言之奔楚周公旦亦與魯乃作多士無逸篇之書未可殺以為府反得周公旦日流書乃魯世家諸說周公書奔楚之事云在作此多士之前則周公遷管蔡居東與此云周公東征之後也故經文有云昔朕來自奄故奄君以被誥云蓋周公因管蔡之亂在此後也

譖公於王者言公專國大權詐策謀將危社稷不可置之處王聞之勃然大怒欲因周公周公乃奔於魯而死云周公被譖在誅管蔡之後與史記說同云奔魯而死又異說也或謀傳耳者然則鄭云惟三月又非成王元年三月鄭說與古文異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注鄭康成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商王之眾士以撫安之疏鄭注見書疏云成王元年三月者不從史公說爲周公致政歸也云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者地理志云河南郡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河南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案雒陽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河南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二十里漢河南縣在伊水之北洛水之南雒陽縣在洛水之北也云用成王命而告商王士者以下王若曰知之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注馬融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疏弔者善也漢書五行志載哀十六年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於魯王氏引之曰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此弗弔旻天俱當連讀言此不詳善之旻天也詩節南山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春秋左氏襄十三年傳云君子以吳爲不弔言伐人之喪不詳也爾雅釋詁云助夷爲虐者不祥是也傳以不弔絕句解爲不至國不安顏師古注翟義傳云不爲天所弔恤亦於文義不協馬注見釋文云秋曰旻天者釋天文云秋氣殺者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冬云殺氣浸盛是秋氣殺也云方言降喪故稱旻天者馬意以上文言周之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取義於肅殺也鄭駁異義云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疏佑者釋詁作右云勴也勴即助也將者鄭注聘禮云猶奉也勅同飭詩傳云正也言我周佑助天命奉天明威致王者之罰以勅正殷命以終於上帝之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注馬融曰弋取也鄭康成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疏肆者釋詁云今也弋一作翼翼猶掩也掩亦取也釋鳥云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翼義爲掩詩生民云鳥覆翼之謂以翼覆之亦掩蓋之義詩韓奕云奄受北國傳云奄撫也鄭注文王世子以撫爲有則奄亦有也說文云掩自關而東謂取曰掩一曰覆也則翼掩覆取皆通義也馬注見釋文云翼取者以翼同弋易小過云公弋取彼在穴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弋繳也其義俱爲取鄭注見書疏云翼猶驅者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翼即驅字義也弋鄭本亦作翼見釋文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疏畀者釋詁云予也允者釋言云佞也罔者論語云罔之生也幸而免何氏注云罔誣罔也固者孔氏安國注論語云固蔽也亂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惑也弼者說文云輔也言惟天所不與者佞罔蔽惑之人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疏帝亦天也秉者釋詁云執也畏同威廣雅釋言云畏威也言惟天不畀無形可見當驗之於我下民所執所爲即是天降明威案皋陶謨云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我聞曰上帝引逸注逸一作佚疏論衡語增篇云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自然篇云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禹也下同是以上帝爲古帝也引者釋詁云長也逸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不勞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疏有夏謂桀也適者廣雅釋言云悟也則者釋詁云法也降者釋詁云下也格假同釋詁云升也嚮俗字當爲向時者釋詁云是也言夏桀不循長保之道惟天以禍福升降善惡向於是冀其省改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也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注泆馬融作屑曰過也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疏庸者詩傳云用也泆者廣雅釋言云游也泆者一切經音義五引蒼頡云蕩也二十三云佚古文泆同辭者說文云訟也有辭言有罪狀呂刑云鰥寡有辭於苗春秋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臧孫曰無辭言己罪無可指斥也元者詩傳云大也革者說文云更也俊者馬鄭注皋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甸者詩傳云治也言天心向夏夏弗能用帝大淫泆有罪狀聞於天惟時天亦不念聞而佑之其惟廢大命降致誅罰乃命爾先祖成湯改夏命用賢才治四方也江氏聲以引逸爲不進逸之賢以不適爲大傳一不適謂之過言不貢士義亦可通或王氏充所說今文也馬注見釋文泆作屑者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文相似則泆即屑字聲相近之異文也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方言云屑勞也又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正與引逸之義相反云過者仍用逸義爲訓釋言云逸過也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注史遷說爲無不率祀明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疏帝乙湯後第六世孫祖乙見易乾鑿度先儒以爲帝乙紂父殷本紀武乙爲偶人射天震死不合謂之明德恤祀帝乙當爲祖乙也見酒誥疏明勉也恤者高誘注秦策云顧也丕者釋詁云大也建者說文云立保者詩傳云安也乂者釋詁云治也澤者趙岐注孟子云祿也詩文王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云帝乙以上也箋云紂父帝乙以前未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是鄭以此帝乙爲紂父也經言自湯至於帝乙共有七世無敢失天勉德顯祀者率維天大建立之以安治有殷殷王亦無敢失天不意無不配天以終其祿史公說見魯世家言無不率祀明德者率者釋詁云循也明德如左傳云明德以薦其馨香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注史遷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泆一作佚疏言在今嗣王紂大無顯德于天況其有能從念先王勤家之訓大淫游佚豫無顧于天之顯道及民之敬嚮史記魯世家云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敬之也下又云其民皆可誅是民之從言民之不順也徐廣則從作敬者釋詁云祇敬也此別古文史記說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誅爲大謂其民化紂亦不敬者王逸注楚詞云淫游也言以遊樂云無所顧念大於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則祇謂紂之不敬以民字上屬天顯爲義也泆史記魯世家作佚一切經音義二十三云佚古文泆同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疏言惟時天不保佑下如此大喪之災惟天不與不勉其德者非惟紂也凡四方小大國喪亡無非有罪狀而天誅罰之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孟子滕文公篇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疏丕者釋詁云大也靈者詩箋云善也割者高誘注呂策云取湯誓率割夏邑史記作奪勅同飭詩傳云正也此告多士言今惟我周王大善承奉天事天有命奪取殷國告成勅正之事於天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疏貳者釋詁云疑也適者鄭注雜記云讀爲匹敵之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云鄭本作敵是適敵通也言我之事不欲疑殷與之爲敵惟汝王武庚與我爲敵而畔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疏洪者釋詁云大也我其言汝大無法度我不汝先動動自汝邑言由武庚發難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疏即者詩傳云就也釋詁云肆故也戾罪也正者鄭注周禮大司馬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言我亦念天之就殷降大罪戾非汝多士之由故不正其罪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疏猷同繇釋詁云繇於也道也遷徙也寧康安也時是也奉德多方云秉德奉猶秉也王曰於告歎詞言予惟是其遷居汝於成周非我一人秉德不安寧是惟順天意也成周在紂城朝歌之西南故云西

無違注一作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後無我怨疏違者詩傳云去也言汝無違去是遷所我不敢復有後命亦無我怨蓋予石經作維天命元朕不敢有未詳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誅字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疏迪者釋詁云進也簡者詩箋云擇也釋詁云服事也寮官也僚與寮同言惟汝知殷先人有典冊紀識革夏命之事今汝又曰夏進用在王庭者有殷之眾士皆事在百官怨周之不用殷士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注鄭康成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疏聽者廣雅釋詁云從也孔晁注周書云順天邑者白虎通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曰夏邑周曰京師言我不汝用我惟自用有德之臣故予不敢求汝于商邑而用之也言其不肯順周爲我用也敢猶言不敢也與多士言爲遷詞鄭注見書疏云天邑商亦本天之所建者詩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是也

予惟率肆矜爾注肆矜一作夷憐非予罪時惟天命注惟一作維疏率者說文云欥詮詞也詩曰欥求厥寧今詩作遹蓋語詞肆者杜注左傳云緩也彼疏云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言我惟緩爾之罪而又矜之非予之罪過是惟天命使然肆矜作夷憐者論衡雷虛篇云人君于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案此今文書說也以夷爲誅者易雜卦傳云明夷誅也憐爲矜者引論語一哀憐亦哀矜異文憐矜聲相近惟一作維見熹平石經

王曰多士注多士上一有告爾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疏經言昔朕來自奄者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注周公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奭之後也案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亦在多士無逸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不同時誅管蔡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所用孔安國古文說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東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七年反政成王周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illegible]管蔡金縢借迎周公歸乃作多士大傳[illegible]也及反政後又有諸公者當即奄[illegible]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其周公在豐病將沒[illegible]之事又在其後因命[illegible]異詞然皆古說也若大傳則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與周公與書序所言成王征及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文異說又可附合古文且大傳有誥在君奭之後百篇之序所無疑擒即奄也王氏鳴盛以爲史即成王征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慎不可解宜以史公新序所說奄者說文作鄣云周公所誅鄣國在魯鄣國志魯國奄鄉劉昭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家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兗州府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案曲阜今山東兗州府屬縣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又與說文皇覽不同實則淮夷北境即魯古奄里之境也經言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疑鄭大傳錯誤云四國者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毛氏說伐管蔡時踐奄亦同大傳與史記異也王曰多士嘉平石經王曰告爾多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疏[illegible]

遐俗字釋詁云遐遠也詩傳云遐遠也當借遐爲之遐者說文云遠也古文作遐釋詁云遐遠也此者釋詁云近也遐同遐說文云順也言今遷汝於洛邑遠汝故上附近臣事我宗周其多遜順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疏】釋詁云時是也申重也言今我不忍誅汝惟是重申前命以告汝前命謂降爾四國民之命也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注】馬融云賓卻也洛一作雒惟一作維賓一作責【疏】徐音賓釋文云賓擯則與擯同馬注見釋文云賓卻者戰國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秦傳作賓又云六國表云秦小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是賓義爲擯卻也洛作雒惟作維賓作責皆熹平石經字漢石經洛俱作雒惟多作維段氏玉裁云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多士篇雒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維非以火行忌水之故獲改經文也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注】啻一作翅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疏】幹俗字當爲榦楚詞招魂云去君之恒榦注云榦體也則寧幹謂安其身體又廣雅釋詁云幹事也似鄭此注則寧幹當爲安汝之事啻者但也無逸篇云不啻不敢含怒此注作不但不敢含怒此鄭義易明不復釋之啻作翅見釋文引徐本翅與啻聲相近假借字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注】洛一作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疏】居者江氏聲云繼爾居謂安其居處之業也宅爾邑卽謂居處則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易文言傳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詩蟋蟀云職思其居亦謂所爲之事汝其有事也興者詩箋云盛也言汝惟是宅於洛邑繼其所居之業汝其有事有年於此上汝子孫其興盛從汝遷居基之矣洛一作雒見熹平石經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疏】或者鄭注論語云有也江氏聲云王曰下有脫文段氏玉裁云唐石經或言之間多一字諦視是誨字與僞傳教誨之言合此言今時乃有言告汝汝其安所居哉

皇清經解卷二之七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七十四　　學海堂

漢軍樊封舊校　武進劉洪順德馮佐勳覆校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二

無逸第廿一

【注】史遷說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無一作亡逸一作泆一作劮【疏】史公說見魯世家云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作此及多士無作毋者閩學記引尚書大傳周公反平石經之存乃劮及毋劮下釋文字亦作毋周本紀作無逸今文尚書作毋也漢書海福傳云留意亡逸之戒顏古注漢書奠奉鄭崇杜欽谷永傳引書皆作亡逸毋逸命注云古文毋作無是毋可通無毋者說文云止之有好之者大禹謨疏引作毋止之也其字从女女有奸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今人言莫从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略同則今劮說文有脫文也逸大傳作佚周禮鄭注象引說文佚作劮劮字說文所無逸通也喜平石經乃逸作乃劮杜子春云佚當爲逸是佚與逸通者韋昭注吳語云樂也佚者則此毋逸亦作劮劮字說文所無逸者

廣雅釋詁云劮戲也釋言云劮豫也此正今文尚書舊說史記魯世家云恐成王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則經文本作佚佚同義劮者廣雅釋詁云戲也可知蓋孔氏古文作佚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注】鄭康成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疏】嗚呼者說文云烏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君子者白虎通號篇云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所者廣雅釋詁云處也所居也鄭注見書疏云君子者大夫以上言羣也見禮器鄭注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注】穡一作嗇【疏】論衡云人之衛云周公爲人父母之戒引此文義同 則知小人之依【疏】依者衣也說文云依倚也古文作衣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哀者隱也依與衣同聲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注】逸一作劮諺一作憲既誕【注】誕一作延否則侮厥父母【注】否一作不曰昔之人無聞知【疏】史記魯世家云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注】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鄭康成曰中宗謂大戊也嚴恭寅畏【注】史遷寅作敬馬融嚴作儼鄭康成曰恭在貌敬在心天命自度【注】度一作亮治民祗懼【注】史遷祗作震治一作台不敢荒寧【注】馬融曰寧安也鄭曰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肆中宗之享國【注】史遷肆作故享作饗七十有五年【疏】中宗者詩烈祖序云中宗之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是也殷本紀云帝太戊立帝太庚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湯元孫也 史遷說見魯世家 嚴恭寅畏者釋詁云嚴敬也恭敬也寅敬也畏懼也 自度者 治民祗懼者 不敢荒寧者釋詁云寧安也 享國者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注】時一作寔舊一作久爰暨小人【注】史遷舊作久爰暨作爲與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

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康成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暨一作洎【疏】高宗者殷本紀云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也 舊勞于外者 爰暨小人者 是高宗爲太子時事則未聞以爲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注】史遷或作有亮一作諒一作涼陰一作闇三年不言【注】亮陰大傳作梁闇說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又說不言國事馬融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鄭康成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疏】始作者詩傳云始也古文多以作爲始 國語楚語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其惟不言言乃雍【注】史遷雍作讙鄭康成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疏】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注】史遷嘉作密邦作國馬融曰寧安也【疏】嘉者釋詁云善也 靖者釋詁云安也

安者釋詁文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注鄭康成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大小皆無怨王也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注史遷享作饗九年作五年五十有九年一作百年疏大者詩泮水文云無小大之也鄭注無大戴云臣無尊卑是小尊卑大爲尊也時者釋詁云是也鄭注以小爲萬人及羣臣者義同詩傳以爲小大之見書疏以小大爲萬人及羣臣之史公作五十五年者異文五十九年一作百年者嘉平石經所寫今文也漢書五行志云高宗致百年之壽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云高宗享國百年劉向并未享國之年皆出百三十四歲矣又無形篇異虛篇皆云高宗享百年皆用今文尚書也其在祖甲注鄭康成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注史遷舊爲久小人下多乎外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閒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鄭康成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閒故云久爲小人疏祖甲者殷本紀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國語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隕注云帝甲湯之玄孫至紂七世而亡故云帝甲亂之七世也是帝甲非令主然史公作讓及見稱於書古人不求備之道也史公舊作久以能讓且見爲上小亂勤王祖甲立故云久外二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云祖甲有兄祖庚立少不義逃亡民閒故曰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祖庚王高宗子孝己者殷之賢王亦賢人也後漢書郅惲傳云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是也出典推呂氏春秋必己篇云孝己疑注云孝己殷王高宗子也後漢書所廢爲孝己祖甲以爲不義而逃之書傳或介誤作其即位高宗所廢或孝己祖庚俱廢未可知也鄭注見書疏作祖庚或孝己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注史遷惠作施惠作小不敢侮鰥寡疏史公惠作施者韋昭注晉語肆祖甲之享國卅有三年注史遷肆作故享作饗疏今亦作卅見開成石經說文云卅三十并也三十後人所改按秦刻石卅及卅載在史記皆爲二十自時厥後注此句一在高宗之饗國百年下無其在祖甲已下一節疏或怨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以下洪氏隸釋載漢石經此碑獨殿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太甲以勤宗成湯爲太宗太甲爲太宗殷本紀云帝中宗太戊日高宗周公爲毋逸之後可稱太宗三宗以祖甲爲王者是也前書今文接運甲在太甲之後自在高宗之後者王甲祖甲太甲文王肅舊說書正義云太甲祖甲王其中宗之前今古文文史記殷本紀云高宗冊後異今已見一節以必以祖甲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非也中宗祖甲後又從之十三年太甲紀云帝甲是帝甲年爲太甲之王十有二年十三年有三國太甲殷王世紀云太甲爲明日謂太甲得十二年高宗百年前三經帝甲見今文當讓之一名甲以敬惟三十書二有二宗引王高宗見書今文其不以不享國不足三十二年百歲皇甫謐太甲祗于此他興信不則字入言大故取然以後俱以祖甲爲謂其說是今文之舊鄭說不用之取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注耽一作湛之從一作是從或一作有疏耽同訓也詩傳云耽樂也樂云湛樂之甚也中庸引詩湛作耽是耽湛通也論衡語增篇引此經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注史遷三年一作三四年疏引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云書曰欲之生害也中四年乃成疾病三年之言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說之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以病從宜顚飲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罪未死亦罔或克壽惟中論衡引作是從之漢書鄭崇傳論衡語增篇引作耽樂之從亦罔有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注史遷三年一作三四年疏引漢書杜欽傳崇傳云書曰或四三年以殷之三宗爲天子之所當尚書云無逸篇曰殷兆天子與古文尚書之亂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注馬融曰卑服謂即事也疏抑者釋言云抑治也卑服者詩傳云慎密也廣雅釋詁云抑慎也言自慎以康功也乎安居之功也屋康爲功田功者文王自以安民爲事也馬注見釋文卑服作俾使其事勤稼穡之事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注民一作人鰥一作矜鮮一作于疏徽者釋詁云善也柔者釋言云美也恭者釋詁云敬也懷保者詩傳云安也保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愛也惠鮮鰥寡者老而無子曰獨少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妻曰鰥者有所得也而無夫曰寡人之所矜也漢書谷永傳引此經作懷保小民惠于鰥寡石經殘字鮮作于此經之義也民作人鰥作矜自朝至于日中昃注昃一作仄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注遑一作皇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注正一作政供一作恭疏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說文云昃日在西方時側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日中則昃日昃之謂也昃說文作仄者省文初學記引作日中不遑暇食言文王不敢荒寧故事以遊田之事大字恭皇字當從其稱也皇字釋詁云暇也楚語所引作皇正作政供作恭者蓋楚語古文引作恭也者竟昃字曰作京賦李善注引漢書作敗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鄭康成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疏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以爲受殷之命者受殷天子之命也中年受命云受者周禮典瑞云凡諸侯來朝括典瑞見王子受命者明天子受命爲世子以爲嗣侯之適子以世子之命不易也瞽語云命也言殷王命也周語云受爲君禮有瑞云以天子錫公命義傳云立王命見王受天子之命諸侯立嗣適子之命作此武功云云受命不能而受天子命又亦錫王來命云命年作周命文王王使毛伯有此命也知鄭注云受天命而立爲王者是也又言有非天毛伯來錫公命有車武功叟天命受命文王之命年是非王者也皇命文王受天命稱王者亦所見之說與書說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注鄭康成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疏觀一作館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注無淫于觀至惟正之供一作毋淫于酒毋劮于遊田維政之其皇一作況疏鄭注見書疏云淫者浸淫也云放恣者春秋左氏成二年傳云淫于觀欲縱欲故爲放恣也漢書谷永傳引經作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供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注無一作毋酗一作酗疏說文云酗酒亂也言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也疏者釋言云若順也迷惑也湎于酒德者漢書云皇作兄秦誓作況乎皇者古文皇況字同詩常棣況也永歎作況也漢書以爲經皇通經作兄毋多有之是皇與皇作兄者今之說文云況云說文作况皇訓況也嗚呼況益也然則無兄日爲毋益日也經作皇者古文釋詁云況賜也嗚呼況益也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言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也疏者釋言云若順也迷惑也釋言云酗醉也漢書云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注馬本譸作輈釋文云譸周書日無或譸張爲幻相誑惑也鄭氏注引張爲幻張誑也漢書皇后紀亦作輈張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注聽一作聖乃訓之一無之字變亂先王之正刑一無先王疏聽者鄭注廣雅釋詁云祝詛也云從也詛祝者釋詁云法也言其不從先王之法而作聖者言其不從則違法無極也言其不則違之法度云小大民不聽者竟以說文祝作詛晏子曰惟祝詛無益之字變亂一下無先王恒見石經今文也先王之字疑衍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疏迪者釋詁云作也迪哲者說文云哲知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注鄭康成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皇自一作兄日疏詈者說文云詈罵也鄭注見書疏以皇爲暇者釋言云暇也朕日敬德也益作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注鄭康成日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用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疏允信也言云允信也時是也鄭注見書疏以啻爲但者聲之轉云知己政得失者周語日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見書疏言此也善與不善者但於左氏襄卅一年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疏釋詁云法也言云寬綽也說文云聚也言人汝以民怨詈汝爲信之則如是不長念其法不寬裕其心妄行罰殺民以同怨實叢集于其身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注嗚呼一作於戲一無其字疏致怨之由以爲戒焉平石經嗚呼作於戲無其字今文也匡衡傳云古文尚書嗚呼今文尚書作於戲案古文尚書作嗚呼見前

武進劉濱顧德馮佐鄭蕭校 漢軍樊封舊校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三

君奭第廿二

【注】史遷說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疏】史公說見燕世家云召公疑之又云君奭不說周公者漢書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引書曰我嗣事子孫云云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皆用此經之義也後漢書申屠剛傳注云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案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祚之時太子賢以爲在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猶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阼時矣

周公若曰君奭【疏】君者釋詁云大也君是后辟尊稱奭者說文云此燕召公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詩甘棠疏引皇甫謐云文王庶子案史記但云與周同姓穀梁莊十三年傳云燕周之分子也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大傳云別子謂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是文王之從子傳載文王之子無名奭者史記集解云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是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注】馬融終作崇曰充也鄭康成曰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以爲戒崇一作道【疏】弔者鄭注費誓云善也墜當依說文爲隊俱見前疏釋詁云基始也孚付古字通釋言云休慶也若順也釋詁云棐輔也諶誠也忱同諶祥善也言不善之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卒墜失其命我周受之我不知殷之始長付畀以慶者順天輔誠也亦不敢知其終出于不永也祥與羕俱以羊爲聲祥亦永也盤庚云丕乃崇降不祥熹平石經作不永馬注見釋文終作崇者詩傳云崇終也云充者釋詁文樂記云復綴以崇注云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注上六成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爲一成是充即終也鄭注見書疏云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者謂此我不敢知云指殷之興亡言也始孚于休興也終出于祥亡也崇熹平石經作道也今文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時者釋詁云是也言君既云是我我亦不敢安于天命弗永遠念天之威罰遠召公委任于己己不敢不遠慮而違辭委任也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疏】尤同鄭釋言云過也說文作訧言于我民無過失無背違惟恃有人在化導之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注】恭一作共佚一作失天難諶一作天應棐諶其墜作亡隊【疏】漢書王莽傳羣臣奏曰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隊失天命書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注師古曰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案漢書釋後嗣子孫爲成王大弗克恭上下爲共事天地白虎通以大誓上天下地爲上下是也釋遏佚前人光爲修文武之烈前人謂文武烈者詩傳云光也遏止也佚同失釋在家爲不居攝言退老也一作皆今文即上王莽傳所引經以天應棐諶爲天難諶者釋詁云諶信也詩大明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傳云忱信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是天命不易爲不可改易師古注不易爲難非也經言在家不知天命有不易之道委之以難信乃其隊失大命也

天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疏】經者釋詁云常也歷者釋詁云艾歷也歷亦爲艾詩傳云艾久也嗣者釋詁云繼也恭同龔說文云愨也迪者釋詁云道也施者詩箋云延也言弗能常久繼前王恭愨顯明之德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以正人也惟道揚前人光美延于我幼君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注】鄭康成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疏】天不可信即謂上天難諶我道惟文王德延道即上迪施即延釋者說文云捨釋也言天難信我惟道揚文王之德使之延長天不用捨其所受之命鄭注見書疏云鄭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天命靡常不可信也云寧王即文王見上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注】史遷格作假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注】鄭康成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以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疏】史公格作假者今文格皆爲假格者釋詁云陞也謂湯得伊尹輔佐成功升配于天也下文云陟配天陟亦陞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蕩疏書疏云伊尹名摯出孫子用閒篇云湯以爲阿衡詩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傳云阿衡伊尹也箋云阿倚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釋言云尹正也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伊尹相太甲有師保之任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謂之保衡兼其官稱之也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皇天大帝在北極者鄭注月令云皇天北辰耀魄寶也商人祖契而宗湯則湯配五帝于明堂也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有侁氏女子得嬰兒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則伊爲水名因以爲氏知鄭所云依倚者釋阿衡非伊字詁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注】史遷格作假馬融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康成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疏】殷本紀大戊湯五世孫其閒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沃丁小甲雍己等則湯至大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三代世表未詳其年竹書紀年湯爲天子至大戊元年凡八十四年恐不足據也臣扈在湯時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不得至太戊時尚在或別一人也言湯則曰格于皇天大戊則曰格于上帝太戊中宗廟不毀配食五帝於明堂故云格于上帝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格至者釋詁云云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令若月令所紀是也中宗蓋配食之鄭注見史記集解及詩蕩疏云太微中者何休注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鄭注月令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帝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秋冬仿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

巫咸乂王家【注】史遷乂作治【疏】後漢書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用此經也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史遷盤作般【疏】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傳說並列史公作般省文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疏】率同聿文選注引薛章句云聿辭也陳者漢書哀帝紀注李斐云道也言往此有道之臣安治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疏】殷禮謂殷之祀禮陟配天者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多歷年所春秋左氏宣三年傳云商載祀六百也

天惟純佑命則【疏】釋詁云純大也右勴也佑俗字當爲右勴即助也則者釋言云威則也言天大助命于有威儀可則者

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疏】實者釋詁云是也百姓者詩傳云百官族姓也王人江氏聲云王氏族人同姓之臣也恤者漢書韋元成傳注師古曰安也當是舊注小臣舉其臣之微者屏侯甸侯甸之爲屏藩者矧者說文作矤云詞也咸者釋詁云皆也奔走者詩緜云予曰有奔走言是商之異姓百官及王族無不奉德明安者至小臣外而屏藩侯甸其皆效奔走服從王事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注】故一作迪事一作使若卜筮罔不是孚【疏】乂同艾釋詁云艾相也辟君也孚信也言惟此羣臣名稱其德用相其君故天子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見信于神人也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引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或今文作迪作使漢人用之事使篆文相近李善注引此亦作迪一人有事四方又引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此僞傳無此詁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注】鄭康成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疏】壽者廣雅釋詁云久也平與抨通釋詁云使也釋詁云格陞也嗣者繼也威者釋言云則也則亦爲威固者韋昭注晉語云定也亂者釋詁云治也公告召公言天久使假天之臣安治有殷有殷繼天之王至紂滅棄威則今汝長念此天威則當有定命命其治以光明我新造國矣鄭注見書疏云格謂至于天者釋詁云格至也至于天謂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也故云專言臣事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注】割申勸寧王一作周田觀文王其集大命于厥躬【疏】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案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使之王天下也割爲蓋者釋言云蓋割裂也二字同訓割申勸與周田觀字形相近古割字作害也此今文異字博士讀割申爲厥亂亦今文謂夏侯歐陽尚書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大傳說文王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又說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鄭康成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自比焉【疏】有夏謂殷都中夏修和謂修和於紂也大傳說見春秋左氏襄卅一年疏又說見玉海官制周本紀云西伯曰文王禮下賢者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即其事也亦見大傳及淮南道應訓互有詳略今以史記正史故載其說虢叔者春秋左氏僖五年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晉語云文王在傳弗勤處師弗順蔽友二虢其即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考地理志右扶風有

號此西號也是號叔所封河南滎陽縣注應劭曰故號國今號亭是此東號也是號仲所封此經號叔爲西號其後爲晉所滅公所滅者也鄭注見詩緜疏及書疏云詩傳說有疏附後奔走後禦侮之人者詩緜云予日有疏附予日有先後予日有奔走予日有禦侮傳云率下親上日疏附相道前後日先後喻德宣譽日奔奏武臣折衝日禦侮疏云呂望太師大明詩云維師尚父傳云太師也可尚可父大傳云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又云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此獨不括及太公故鄭言周公謙不敢以太師自比也

又曰無能往來【注】無一作亡【疏】漢書朱雲傳云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注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案前卻謂進退也是無能往來爲無能進退不肖前疏言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注】鄭康成曰蔑小也【疏】釋詁云彝常也迪道也蔑讀爲散說文云散眇也眇即妙字蔑德言妙德也散與蔑通亦美也周書祭公解云追學于文武之蔑言無能進退爲文王道此常小教故廣雅釋詁云不能下于國人周公謙也鄭注見書疏以蔑爲小者文王美德云微小也又云緒餘也言無能以書文疏王緒餘之小德教國人明大德非國人所能企及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注】馬融曰勖勉也冒一作勖惟時受有

殷命哉【疏】迪者釋詁云進也昭同詔釋詁云勵也又云相勵也迪見之釋詁云進也牧誓疏見猶顯也冒與懋音相近也義得爲勉言惟大助奉德之人進知天之威命乃惟是相文王用顯懋勉聞于天惟是受有殷之大命也馬注見釋文云勖王勉者釋詁云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武勖德四臣亦作勖文王惟茲四臣上帝賴茲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

祿【注】鄭康成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疏】迪從由得聲亦通或同猶言至武王時惟此四人尚猶有祿也鄭注見書疏云叔等有死者周書克殷解有泰顛閎夭又有南宮忽南宮伯達無散宜生忽與太顛括聲相近皆執一以衛也史記周本紀社時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又史記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又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南宮括周書之謂又南宮伯達則馬氏注數叔未有見故玉散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中馬氏注數叔閎天

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疏】暨與也通者釋詁云將大也劉殺也廣雅釋詁云劉殺也咸皆也說文云鎦殺也劉即鎦字周書世俘篇云咸劉商王紂或作減宣多商或昭二十六年傳云咸黜不端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注】冒一作勖丕單稱德【疏】昭與詔通釋詁云勉也又云相也詩云大也昭武王惟冒言詔相武王惟勉其稱德也冒與懋聲相近又通勖又單大也此云昭文武之德作昭言武王惟以稱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

罔勖不及【疏】游者詩傳云行也濟者釋言云渡也收者韋昭注吳語云還也言今我如行大川我往與汝共渡不在王位我無責以我還國但無勉人不及我以爲我沖子雖與政未在位同於未在位也僞傳以收字屬下句

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注】鳥一作鳳矧曰其有能格

【注】馬融曰鳴鳥謂鳳皇也鄭康成曰耇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乃曰有能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疏】耇者釋詁云老也鄭云造

王制云成也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云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言天不降下老成德之人我則猶望鳴鳳之不可聞也況其有德能陞于天乎馬注見釋文云鳳皇者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鄭注見魏志管寧傳注云耇老釋詁文造成與注王制造士同云不降志與我並在位者論語云不降其志言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也鳥一本作鳳者釋文云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疏】我釋詁云肆今也監者視也言君今其視于此我國家受命無竟惟休慶亦大惟難請命不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注】鄭康成曰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疏】猷者釋詁云謀也廣雅釋詁云裕容也迷謀也言告君乃謀容人之道我之心不與後人疑誤也鄭注見書疏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疏】敷者詩傳云布也悉者釋詁云盡也極者詩傳云中也偶者廣雅釋詁云耦也偶與耦通亶者釋詁云誠也乘者詩傳云升也顏氏家訓音俗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言前人布乃心甚盡命汝立民之中謂曰汝其以明德勉備王惟在誠心江氏聲云周公召公承受武王顧命輔成王四輔偶以備王故日偶王又言此大命惟文王之德是承受任大責重無竟之憂也江氏以丕承上句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疏】允者釋詁云誠也保召公官文王世子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克能以與俱見前疏否讀如易卦之否肆者詩傳云長也見上疏周公稱召公官而告之言汝能敬與予監視殷之喪亡長念我天威力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疏】襄者杜注左傳云成也襄我二人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二伯與絕句勝也漢書注云明者堯典云明明揚側陋也者羅詁云對也也茲予方思古云奉明史記上明遊通說文云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十人也不云漢書注誥云以誠告者言日在是二人當成周公之言爲子之老人益也說文云戡我與汝相告勝二人合對哉言者明德才以後二民致天我休美子云悉侯者而惟二伯惟若此汝二人弗敢其汝能敬德明揚才賢以相輔助言後之人民則天休亦美矣今不誠之至也惟是二人我後來之人皆當其以奉周公謙言已可不以讓敢任太平惟以太平應召公別舉賢以相輔助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疏】釋詁云篤厚也棐輔也式者釋言云用也此言厚輔是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慶鳴呼篤棐時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注】鄭康成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疏】咸者釋詁云皆也丕大也冒者覆也言我與汝皆相成文王之功于不怠大覆冒天下所照無不可使莫不率俾職漢書主父偃傳云天子不怠而功大績者所治也周公主之陝以東召公主之陝以西者陝之二伯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文王功者皆爲以州海之陝海南四海之隅注見爾雅釋地云東至日所出爲太平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疏】惠者出爲二廣義言之用汝爲謀通江氏聲云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注蘇林云白癡也是不慧與惠通也一年傳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心則言不達心郎慧也閔如此者詩箋云多言以爲不智若惠首所云不如此閔心者我言天上帝之命悲憫其有天命人不違天則弗用永遠之意民心之也越民敢予爲乎上帝大命弗遠在人之義天其斬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罔不

能厥初惟其終【注】鄭康成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疏】其初惟其終之難乎言我當終不能其業不容去國也鄭注見書疏以此爲召公意說而復有不成說故託言民德以切告之云剴切之者詩兩無正箋云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觴不斥言也馬氏注易復卦云詞也往者謂述職治自陝以西也言我所祗如此而已君其往敬以爲治哉白虎通巡狩篇云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宗之下也傷以此經二人爲文王武王之鄭注以海隅爲四海之隅不據陝東言之亦未爲得也矣

祗若茲往敬用治【疏】者祗

皇清經解卷二之七十五終

漢西樊封舊校
武進劉淇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七十六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四

多方第廿三

【疏】此篇書序列在無逸君奭之後前尚有成王征將蒲姑二篇史記周本紀召誥洛誥多士無佚及此多方俱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之後蓋周公之時已不作此後事以云考問政事作禮作年篇故云諸殷以至洛邑又三年爲周公致政攝位三年七年事故作此篇云當在成周七年之後史記本紀是時管蔡武庚淮夷三監叛周公討之於戴又三監事作序當在洛邑之後而書序編于多士之後又周公爲管蔡放王見成周事而不言之王蔡言之奄君本故管叔疏言周公攝政殺武庚誅管叔放蔡叔乃遷殷遺民於洛邑成周以周本紀之疑言之非不次觀此諸侯也故言云此多方當以征奄之後周公以爲合于七世之禄故傳父之王未合淮夷大文人此時伐奄遂滅之事成王建侯衛之言未可以爲證然周公攝政五年之事也疏書十七年則伐淮夷踐奄之事也且云此淮夷書大傳云周公居攝三年踐奄之事成君周公必將此伐奄之事見于書疑故不言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注】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

【疏】此五月史公以爲在七年推其甲子前周公自奄反周公攝政之七年伐奄也鄭連云在宗周鎬京周之都時歸在鎬京也宗周者鎬京也周本紀疏相傳此篇爲周公歸自奄之事云東遷於豐多士後大傳云周公以爲自此去周云宗宗周鎬京然則周成王之東遷周在豐郊公以爲奄之諸侯二十五年十里宗周也周大王還篇中周在鄭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至周公歸于大序云宗周鎬京然則大傳周本紀之攝周公東征至于商奄已滅周公攝政之時也周公歸之日即是周公還政成王以後曰政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illegible]後之多士篇周公在軍中故假王命而其誥實出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無據王氏所言方在周公反政後書法不同之說亦未必然也凱旋書法不同告猶言告道大誥云猷大誥爾多邦馬氏作大誥繇爾多邦猷惟

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疏 釋言云降下也命者詩箋云發中也尹正也云猷致合也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惟大降爾命也言汝中夏諸侯之正治民者我惟大下汝執此合汝無不知之矣僞傳以天降爾命謂誅紂之遠矣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疏 洪惟當如大誥洪惟之洪亦爲代也上文言周公曰王若曰是代王出誥寅者釋詁云敬也圖天命謂圖度天命弗永念于祀即下文不克永于多享及不集于享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注 迪，馬融作攸，曰：所也。疏 降下格[illegible]言云遏也又與佚通廣雅釋詁云劮豫也詩傳云憂也[illegible]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疏 周禮小司寇職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注杜子春云麗附也[illegible]

因甲于內亂。注 鄭康成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內亂。

不克靈承于旅。疏 甲者釋言云狎也內亂者桀有施氏女妹喜[illegible]

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注 懫一作蟄。疏 周禮不齎者釋言云周無也丕不與不通進者史記呂不韋傳云進用不饒索隱引小顏云財也漢書高帝紀云蕭何主進注師古曰進字本作賮[illegible]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疏 [illegible]……至于所爲百事大不能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疏 [illegible]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疏 [illegible]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疏 [illegible]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注 馬融曰：蠲，明也；烝，升也。

天惟降時喪。疏 [illegible]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疏 [illegible]……能念則通明矣者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注 鄭康成曰：夏之言假。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假一作夏，之子孫一作湯之子孫。疏 [illegible]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 鄭康成曰：顧，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咸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眾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疏 [illegible]……有用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疏 [illegible]

今汝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注 曷一作害，不一作弗。疏 [illegible]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疏 [illegible]

今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疏 [illegible]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注 殛一作極。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疏 [illegible]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注 大傳說：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疏 [illegible]

爾罔不克臬。注 馬本臬作劓。疏 [illegible]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

于凶德。注：尚一作上，忌一作碁。疏：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云敢，和也。明與上通。言汝自作不和，今惟和哉。汝室有不和者，亦惟和之。汝邑中有能勉者，汝惟能勤乃事，則汝兵上不祖者，亦惟云勉也。[illegible] 說文云：碁，忌也。周書曰：上不碁于凶德。今本上作爾，尚之惡行。中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止作上字。上與尚雖通，當從古文。說文王忌作碁也。壁古文也。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疏：穆穆者，釋訓云敬也。閱與說通。詩云介，助也。[illegible] 也。迪，進也。柬，擇也。服，事也。寮，官也。[illegible] 汝既不汝忌，汝亦則以敬在位，能服于乃邑，謀善汝從，遂之洛邑上。汝庶幾能永遠用力治汝田，天惟予汝矜汝，我周惟其大錫予汝，進擇汝在王之廷，加汝所事，有事在大官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疏：言汝不能勸勉信我之教令，汝亦惟不能享天命，汝之民亦不能享天命也。江氏聲說以為禮云：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故云致功曰享。[illegible] 汝不共王事，凡民亦效汝不共也。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疏：逖者，漢書注臣瓚云：放也。頗者，釋詁云：邪也。[illegible] 探，取也。[illegible] 言汝惟逸蕩頗邪，大不近王命，則惟汝多方自取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遠放汝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illegible]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疏：[illegible] 言我不徒多誥，我惟敬告汝以天命。是惟汝始不能敬和，故命遷居，則無怨我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七十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七十七　武進□淇　順德馮佐勛　校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五

立政第廿四

注：史遷說：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疏：史公說見魯世家云：以便百姓者，[illegible] 百官也。見堯典疏。史記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云：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又云：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是說□經□□□□之義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注：伯一作的。常任、準人、注：準一作辟。綴衣、虎賁。疏：咸者，釋詁云：皆也。告者，史說言周公就羣臣之位，故與羣臣皆告戒於王。[illegible] 漢書百官表：侍中，周官。漢書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illegible]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疏：[illegible]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疏：[illegible]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疏：[illegible]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疏：[illegible]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疏：[illegible]

嗚呼！其在受德暋，注：馬融曰：[illegible]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疏：[illegible]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疏：[illegible]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注：灼一作焯。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疏：[illegible]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疏：[illegible]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注：鄭康成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疏：[illegible]

縱之虐者以無明文左證故也皇甫謐說三亳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不可信也文王惟克厥宅心〔注〕一無克字宅作度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疏〕常事司牧人最括上文之官任人以下至亞旅也以者說文云用也言文王惟能內度其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以能得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聽眾言言謂毀譽之言也漢書季布傳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言之不可兼聽也惟克厥宅心燕平石經作惟克厥度心宅度古經通用詩皇矣云帝度其心傳云心能制義曰度文王罔攸兼于庶言〔疏〕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疏〕眾訓與順通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疏〕者凡諸獄事由眾慎之文王無敢與知十此法民之人是違凡諸獄事由眾慎之文王無敢與知者天下之至君欲知之必有承望意旨以爲輕重者康誥云勿庶以錮汝封之心亦文王不敢與知之義也庶獄庶慎傳以爲眾刑獄眾所當慎之事非也下文稱蘇公式敬爾由獄又云茲式有慎則庶獄即有獄也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注〕此一作茲基一作其〔疏〕率與通語詞毛詩作聿敉者鄭注周禮云安也功者詩傳云事也從者爾雅釋詁云順也容者廣雅釋詁云寬也言亦于武王聿惟安其事不敢廢其義德聿惟謀順其寬容之德以並受此大業也 嗚呼〔注〕一作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疏〕若者釋詁云善也丕語詞亂者釋詁云治也言孺子今爲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當效法文武于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我其能明知其善乃使之治政以助我受民以和我諸獄眾慎之事 嗚呼乎若〔石經〕作於戲時則勿有間之〔注〕勿一作物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疏〕間者說文云隙也末者孔晁注周書釋詁云言也說文云會合善言也乂與艾通釋詁云相也彥者美士以相助我受民也論衡引作物自一話一言時則勿有間之者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疏〕間者說文云隙也末者孔晁注周書是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時則勿有間之者言日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陳立政之言以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成王之言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成王之政日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段氏玉裁云此今文尚書也見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鄭廢耗斯詳仲任意於末字絕句未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譚去非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注〕一作旦以前人之徽常之災異也 言咸告孺子王矣〔疏〕徽者詩傳云美也受人之徽言者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微與徽聲義相近媺亦美言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疏〕正治獄之官周書大正正刑書言繼自今守文之子孫其勿誤于諸獄眾慎之事惟大正是治之獄者萬民之命故周公以立政告王獨於庶獄庶慎之事反復致戒篇中又呼司寇蘇公而告之仁厚之至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疏〕由者釋詁云用也繹者說文云抽絲也言自古商王亦于我周文王其立政也於立政牧夫準人之官則能居得其人能用終其事此乃使之治國也僞孔以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注〕馬融曰憸利佞人也不字屬下句非 訓于德〔注〕一無于字是罔顯在厥世〔注〕在一作哉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注〕憸一作儉一作憸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注〕國一作邦〔疏〕憸者說文云詖也又有憸字云疾利也訓與順通用勱相我邦家言商周前人無有立政用憸人者說文云勉力也引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言商周前人無有立政用憸人者說文云憸利佞人者彼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于世繼自今立政其勿用詖佞之人者其惟吉士用勉助我國家馬注見釋文憸字云憸利佞人也說文云憸問疾上口用之借義也勿以憸人釋文云憸又作憸說文云憸問疾也引周書曰勿以憸人者謂佞人也字義非經詁也蓋壁書假借之字也文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言今石經作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之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疏〕言今文子之孫乃惟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人愼擇而專任之 其克詰爾戎兵〔注〕馬融曰詰實也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注〕耿一作鮮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疏〕詰者鄭注周禮云謹也陟者釋詁云陞也方與旁通覲者釋詁云見也耿者齊語云以方行於天下注云方當作橫行天下至于海外無有不服以見文王之明光以揚武王之業之效周之今立政其惟能用有常之人有常吉哉注云明也烈者釋詁云業也覲者釋詁云見也耿者說文云耿也言戎兵以陟禹之迹常人皋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言能謹汝戎兵以陟禹之迹行天下至于海外無有不服以見文王之明光以揚武王之大業之效周自今立政其惟能用有常之人有常猶有恆也此言得人釋文云詁實者實當爲責形相近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詰責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疏〕式者釋詁云用也列者服虔注左傳云等比也史者以其記言記動上附下附列也中者晉語云平也周公呼太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春秋左氏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法用敬汝用獄以長我王國之祚此用有慎以其等比用平罰也江氏聲說以周禮刑平國用中典

皇清經解卷七百七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七十八 武進劉淇順德馮佐勛新校 漢軍樊封舊校

尚書今古文注疏 學海堂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六

顧命第廿五上

〔注〕史遷說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馬融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鄭康成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疏〕史公說見周本紀云二公者召公畢公也云見於先王廟者經文有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南門廟門又云諸侯出廟門俟也云毋多欲者卽經文所云冒貢非幾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臨終出命者緇衣云葉公之顧命曰注云臨死遺書曰顧命云迴首曰顧者詩匪風箋同義

惟四月哉生魄〔注〕鄭康成曰此成王二十八年〔疏〕漢書律厤志云三統成王元年正月己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懌卽位三十年而崩也案此說以成王元年爲周公居攝之明年十八年爲成王元年則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年三十一卽位案鄭注見詩譜疏引此注不全當云王即位卽政三十年以攝位受其數云二十八年者鄭以周公居攝七年此成王年十四至十二年居攝六年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云鄭以周公致政王卽位年至成王二十八年爲二十年卽政後武王崩之三年之後成王卽位三十年之後推之爲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也此說與漢志不同
年崩故鄭以爲成王居攝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卽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五也

王不懌〔注〕馬融作不釋日疾不解也〔疏〕懌當作釋說文云解也釋作不懌疾不解是今文作不豫見金縢疏 甲子王乃洮頮水〔注〕馬融曰洮髮也頮頮面也鄭康成讀洮爲濯說澣衣成事頮一作沬一作頮〔疏〕洮頮漢書律厤志引作洮沬一作沬一作頮集注云洮髮也釋文云馬云洮髮也淮南子說山訓云以洮盥也文選注引說文云洮沬也說文云沬古文作頮從廾從水從頁作頮云面也據此文云灑面也又云洮沬也鄭玄曰洮當爲濯古今字假借爲沬說文又作頮云古文沬字義玉篇引說文沬作頮又從頁古文作頮鄭注見禮記玉藻云頮洗面是也周禮守祧注云古文頮作沬從水未聲說文以洮爲濯者或當爲顧命疾困欲成事其者以服以疾困欲成事其事者故鄭注云洗面也濯以成事洗澣釋文以今本作頮以爲今本作類爲古文誤字 相被冕服憑玉几〔注〕鄭康成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憑一作凭〔疏〕相謂太保芮伯畢公等也周禮司几延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是先鄭以相爲太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憑者說文云几也从几从任周禮曰凭几作凭說文云依也借字說文云尸部云凭几謂凡大僕之官當作憑俗作凭云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權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注云謂大僕正君服位者故以此相爲太僕之職也君卜當爲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者謂之朝元冕者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此冕服有六元冕最下者也云元冕者以受諸侯朝覲之服中于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也常服論語云君視朝則服象篇云冕服以臨不亂者成王其入當人中及廟中之祭相爲導王之服也比觀禮云天子衮冕負斧扆此云冕服者蓋玄冕也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伯尹御事〔注〕鄭康成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疏〕同謂召集群臣受顧命也公在周召公論衛氣壽篇云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有餘歲矣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有太保爲卿士當此出入百歲矣芮伯名伯國云芮伯國名伯爵成王之時卿士彤伯未有聞者詩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毛傳云芮伯周卿士書疏引王肅云彤伯姒姓之國畢公公爵王季子有采邑據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言之未必是此形伯也衞侯毛公周召畢毛鄭注周禮大宰職云三公食采邑于畿內者鄭注公卿大夫之采邑皆在畿內諸王子弟所食邑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茲予審訓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注馬融曰重光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

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注達一作通集一作就

在後之侗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注馬融貢作贛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注鄭康成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

越翼日乙丑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恤宅宗注翼一作

丁卯命作冊度

武進劉逢祿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六

顧命第廿五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注：鄭康成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

狄設黼扆綴衣。注：扆一作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注：敷一作弇，篾一作蔑。黼純，華玉仍几。注：鄭康成曰：華玉，五色玉也。馬融曰：篾，纖蒻。鄭康成曰：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篾，析竹之次青者。疏：曰七日癸酉者，鄭注見書疏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illegible]

[illegible]

致也。篾蒻，致席也。綴純，文貝仍几。疏：[illegible]

此旦夕聽事之坐。敷重底席，注：馬融曰：底[illegible]

[illegible]

注：鄭康成曰：底[illegible]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注：鄭康成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彫玉仍几。疏：東序西嚮者[illegible]

[illegible]

雲氣畫之爲緣。彫玉仍几。[illegible]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注：馬融曰：筍，箬竹之青皮也。鄭康成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玄紛純，注：鄭康成曰：以玄組爲之緣。漆仍几。疏：西夾[illegible]

[illegible]

越玉五重，陳寶，注：鄭康成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寶一作案。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注：鄭康成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虞書典謨是也。宏，大也。琬琰，皆度尺二寸者。疏：[illegible]

[illegible]

大玉、夷玉、天球，注：夷玉一作鐫。馬融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鄭康成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注：鄭康成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一有雒書二字。在東序。注：序一作杼。疏：[illegible]

[illegible]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注：鄭康成曰：[illegible]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濱，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鼓非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疏：[illegible]

[illegible]

大輅在賓階面，注：鄭康成曰：大輅，玉輅。綴輅一作贅輅。綴輅在阼階面，注：鄭康成曰：[illegible]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輅在左塾之前，注：鄭康成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輅在右塾之前。注：馬融曰：不陳戎路者，兵車非常，故不陳。鄭康成曰：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疏：[illegible]

[illegible]二人雀弁執惠注鄭康成曰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注馬融曰騏青黑色鄭康成曰青黑曰[illegible]詩曰我馬維騏綦一作騏執戈上刃注鄭康成曰戈即今之鉤孑戟夾兩階戺疏[illegible]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注鄭康成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字內半以[illegible]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注鄭康成曰戣瞿蓋今三鋒矛疏[illegible]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注鄭康成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鐏末圍長[illegible]之敬[illegible]階東下階也銳一作鈗疏[illegible]王麻冕黼裳注鄭康成曰麻冕三十升布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疏[illegible]由賓階隮疏[illegible]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注鄭康成曰蟻謂色元也卿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疏[illegible]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疏[illegible]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注今文同一作銅說為天子副璽大傳說古者圭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馬融曰冒者大冒天下鄭康成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疏[illegible]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注鄭康成曰御猶鄉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疏[illegible]曰皇后憑玉几注憑一作凭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疏[illegible]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疏[illegible]

四方者傳云中國也言我微末小子方能而云中國以敬畏天命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注馬融咤作詫鄭康成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循肅也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疏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即位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讀爲詫君宿與肅通鄭注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云宿讀爲肅書釋詁云肅進也馬氏作詫見釋文咤俗字說文作詫云奠爵酒也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是奠酒也俗或作咤則叱字鄭注見書疏曰徐行前曰奠爵亦以篇云咤未詳 上宗曰饗疏云饗者江氏聲云勸饗也儀禮少牢饋食禮皇祖某甫饗注云饗勸彊之也鄭又注特牲饋食禮云饗勸彊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疏說文云祼灌祭也鄭注周禮云以圭瓚祼灌鬯酒以獻尸是也 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此太保秉璋亦璋瓚也鄭注玉人云璋瓚亞祼用璋瓚也云三祭三咤既祭之後則或卽同自酢也祭祀之禮酢則易爵 朝享云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觶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注云六彝者亦讀爲 不敢以襲尊是以同異而授宗人也 說文云嚌嘗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 拜王荅拜疏宗人小宗伯也江氏聲云上文云上宗大宗伯也云大宗伯則小宗伯爲宗人人 使其上宗二人同在人爲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則自當有一大宗一小宗伯 人與大宗上二人同奉同一宗伯以奉同小宗伯奉瑁小宗伯奉同也 上上宗奉同瑁此文言宗人君則自是大宗小宗伯爲之 王拜荅拜此經者明拜受之義也鄭君說禮文無賓故不及小宗伯也 成受同明拜者臣受于天子之禮云 保受同嚌至是受同降云賓者所以爲其嚌宅也 嘗嚌宅也 日宅也 命畢收又荅王拜受之顧命也 畢收云受同祭嚌宅 也收宗荅拜 太保降收疏 諸侯出廟門俟疏 太保降收疏不言太保出者江氏聲云上文太保降也 太保酒也 鄭注 內諸侯諸侯也 廟門者周本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疏 先王之廟 上文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此廟門即南門也 侯本自王出 鄭本自王若曰已下乃爲康王之誥 門之內疏 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 詩傳云王之正門曰應門 位云雉門天子應門也言 門之內者 雉門比于應門 魯之雉門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疏召公爲西伯畢公爲東伯是時周公已沒矣 皆布乘黃朱注布乘黃朱注 乘一作黼黻疏乘者廣雅釋詁云列也乘四馬也詩叔于田云乘乘黃傳云四馬也 故四馬皆黃朱者詩成疏引鄭駮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 大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然則諸侯之禮 然布乘一作黼黻者日虎通綿冕篇云天子朱綿諸侯亦綿詩云 云朱綿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綿也又云赤綿金舄會同有繹又 日赤綿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日黼黻衣黃朱綿亦諸侯也別 於天子謂之黃朱亦矣是今文布乘作黼黻諸者以 馬衣也布與黼聲相近乘與黻聲相近解黃朱以綿者詩傳云 朱芾黃朱芾也于斯干又曰朱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漢書韋 畫錄諫詩云黼衣朱芾 黻正用今文說也 賓稱奉圭兼幣注鄭康成曰此幣以馬蓋

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疏賓者周禮大行人云大賓大客周禮親大賓者 賓禮云掌大賓之禮 職云掌大賓之禮以親邦國之諸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通作擯公之命圭以九寸謂之桓圭 桓主作擯宗賓大 伯云守之圭注云執之以見天子 或云 以馬五等諸侯圭璋 也馬云 以若璋以皮帛諸侯以琮 者言之後以皮 經之庭 後言以布 之用 三則 觀 天也 備 言之三 爲享 傳 以此 主經 馬文 郞不 庭具 實故 非鄭 也補 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 稽首王義嗣德荅拜注鄭康成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疏臣所衞謂蕃衞 天不主以地所生之物云庭實有物則禮器云壤 侯所執禮記以謂生也 鄭注禮者云養之實以爲國所之蓄 義者宜也不 九年者 矣何春宜 以九年之 踰 諸 朝 事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注馬融曰羑道也克恤西土疏說文云進善也 言云羑或作誘 天殷之 道 釋詁云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疏 者詩傳云 陟登也 稱天子 詞引此 也 賞罰克定其功 無壞我高祖寡命疏 百人 之命 語 鄭本 之之 庶邦侯甸男衞注史遷說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鄭康成曰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 王若曰

遂既事遣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疏史公說見周本紀 云作顧命非一篇同書序是古文本與顧命異篇也歐陽大小 夏侯鄭雖爲顧命者見書釋文以此合于顧命乃符二十九篇之 數馬分之今用三篇 也 十年 朝 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保安乂治俱見上疏 命于天下有如熊羆之勇士純一其心之臣安治王室用以信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疏 天 訓 云 曰 顧 與中國乃命立侯樹藩屏在我後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注乃 一作迺罔一作無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疏 稱伯父者 之禮 叔 撫 先 僞 云 繼 收 作迺 作無罔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注鄭康成日 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 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反喪服一 作喪服疏白虎通爵篇云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 踰年即位 元年 而反 公稱

在焉也云朝臣諸侯亦反喪服者經止言王反喪服故鄭補言之云引喪服證之者喪服篇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其目前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七十九終　　漢軍樊封舊校　武進劉淇順德馮佐勛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星衍著

周書十七

費誓第廿六

注史遷說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費一作肸一作鮮一作獮一作粊疏史公見魯世家云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者是有以淮夷徐戎反爲在與管蔡同時也淮夷徐戎亦云於是率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世家前文亦云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是周公相成王時之事也魯世家又云伯禽之時云淮夷徐戎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後漢書東夷傳云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是徐戎在穆王時亦嘗叛也後世據此云作費誓在穆王時者非也傳云周公子伯禽封於魯今此當在成王時史記云成王之時伯禽爲魯公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前文云管蔡世家云周公旦問於孔子曰吾聞諸老聃云子夏問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周公而使伯禽征之者伯禽作費誓云云周公旦以成王之命伐之是伯禽有遭喪急征之事也注云之作費誓疏云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今山東費縣地也春秋左氏隱元年傳云費伯帥師城郎後爲季氏邑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亦卽南武城孟子居武城有越寇盡爲費地在曲阜東南又通沂州府與淮沂連界故淮徐之時寇盜難之素也書序云尚書大傳作鮮誓說文粊云惡米也周書有粊誓案粊與此同作誓也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訓與此無涉鄭注周禮雍氏及曾子問皆引作粊今曾子問注之作費案釋文可證爲後人改也許氏蓋存孔壁古文耳書序亦云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堯典注云九十七今從鄭本

公曰嗟人無譁注鄭康成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聽命徂茲疏引三者云云言語讀讙也釋詁云徂往也茲此也皆一切經音義

咨告軍民以無囂譁聽我教命往此費地鄭注見書疏淮夷徐戎並興疏淮夷者詩傳云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徐者說文作郐云邾下邑也魯東有徐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云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案淮夷毛氏以爲東國之有夷行者則此徐戎亦徐人之好興戎者故名之非必戎夷後漢書東夷傳則云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段氏王裁云魯東近郐故曰東郊不開善敹乃甲冑注史遷敹作陳敿乃干無敢不弔注史遷弔作善鄭康成曰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疏敹者說文云擇也引周書曰敹乃甲冑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冑者說文云兜鍪也兜者說文云錯也繳者說文云繫連也說文訓敹爲擇善者鄭同鄭注見書疏云陳筋革作甲兵者考工記函人職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云屬讀如灌注之灌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又云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是也杜子春云以縷縷綴之謂之繕鄭云繕之言勁也以革爲甲欲其堅也必注之訓同云弔至下釋詁文云猶善者以下文無敢不善與之案經連云弔亦可訓至云弔至也爲訓作善說文以簡擇之其甲冑連其干所云訓善不必同舊說者以爲擇言簡擇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疏詩公劉云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說文云鍛小冶也礪者說文作厲云旱石也廣雅釋詁云礪磨也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厲斧之石可以利器用鋒者說文云鍛石所以爲鍛鍛者今字當爲厲鋒兵耑也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云磨厲以須今惟淫舍牿牛馬注鄭康成曰牿施牿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杜乃擭注鄭康成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杜一作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疏淫者釋詁云大也舍者郭注釋詁云放置也牿者說文云閑牛馬圈也引周書曰今惟牿牛馬文爲淫舍二牿字說文云牿牛馬牢也讀若搏也以引此文一日布之鄭注文云鄭攬以爲拘繫牛馬之以其柞以爲大周禮冥氏掌作爲阱擭以攻猛獸云牿久無以小傷牛其令之放之中常牛有走失之得不大畜六疏以擭牿亦之鄭注云子爲馬牿之不至則使不得以中云之又擭之施牿桎云以注足互以其桎拊足馬之走乃蹄者言足不能以走知此之案如足可是審云云不馬不此則六日云之當如其牛得無以一云注既云注牿所以其之故也放之又亦以其足以其用者牛馬冒而其爲其蹄雖之牛與之也衡以衡牛人常角又云云横木於牛角之閑以任之或云穿地爲獸阱爲之設柞其中以遮之則其中者謂其或以鄂爲之柞鄂者獸所躓路以爲之其氏云柞鄂也擭柞在穽中鄭注云擭柞也以攬爲之遮擭之所陷時獸則以擭云鄂者獸所乃得其罪穿地爲之其誤之陷鄂乃秋官雍氏之誤謂穿地爲穽而投獸擭其中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注鄭康成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疏風者春秋左氏僖四年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臣妾者古者有罪沒入其家女子入爲臣妾周禮太宰九職云八日臣妾聚斂疏材書云云行篇云守圉十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百人以當女從軍是也逋逃者說文云亡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云云走者春秋左氏僖十七年傳晉中軍將中二年傳云云云晉臣妾之屬者云云云是也臣妾云晉官於公子重耳者皆云言其至於呂舍一乘之屬是也注云云云史記作一人二十二年二夕百者云云日晉人亦云馬使四人是也

勿敢越逐祗復之注史遷祗作敬一作振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疏說文云越度也逐追也祗者釋詁云敬也商者釋詁云賜也言馬牛臣妾有逸者勿逾越追逐禮士冠禮云章明也賚者釋詁云賚予也敬復其主我明賜汝汝逾次追逐及得之以致失律有得之者能公祇作敬者釋詁文集解引徐廣曰敬一作振不反者皆有罪罰史祗振聲之轉重臯陶謨祗敬六德史記作振敬無敢寇攘注鄭康成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疏寇者鄭注舜典云強取爲寇攘者論語其父攘羊周云之言致也鄭注樂記云引也廣雅釋言云盜曰攘釋詁云攘因也攘俗字誘者鄭注見史記集解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注史遷峙作𣪘糗一作餱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注馬融曰大刑死刑疏峙具也糗者說文云熬米麥也時從止作峙俗誤从山釋詁云峙具也糗一作餱者說文云乾食也周書曰時乃餱糧疏云餱乾食也詩無羊云或負其餱傳云乾食也是當爲糗以熬米爲餱者說文云餱食之義得通也楚辭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王逸注云熬稻爲餦餭以汝作爾者也通字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大刑爲死刑者死刑大辟是也

魯人三郊三遂注史遷遂作隊大傳說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疏三郊三遂王肅云國外曰郊郊外曰遂說文云邑外謂之郊鄭注周禮遂人云郊外曰遂周禮司馬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六遂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乃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地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三遂也猶不止則乃徵兵于公邑之法天子六軍出之數者鄉遂之屬而取之於鄉遂不足取之鄰國云不在三郊三遂者以其有軍出之此云自鄉遂足則取於公邑采地元年左氏傳成公作丘甲杜注云以元不足取公然後總徵鄉遂邑采不地足起遂乃徵兵於境內諸侯天子先用鄉遂用兵然後總遂鄉之兵境內諸侯兵然之聞大傳說見之今若諸侯先用鄉遂之兵不足則徵兵於境內諸侯先用鄉遂之兵不足則引書云云遂徵兵自鄉者文誤也鄭國百里之外遂也又魯國在其外也引尚書傳周禮疏傳皆云魯之三遂曰二十里之外遂在其外也案云云大傳說見周禮疏士師遂人疏論遂之里數甚急也

峙乃楨榦注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疏楨者釋詁云榦也舍人注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說文云楨剛木也又云榦築牆耑木也馬注見史記集解云植在前榦在兩旁者以築牆必立兩木於兩旁以繩束板置之爲築者楨幹之乃取土實之凡築之事是也謂楨在前幹在兩旁者楨者前木首也汝則有無餘刑非殺注鄭康成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不殺之疏鄭注見書疏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者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注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又云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言其大略耳云不殺者不殺之者此無餘刑亦有不死刑也周禮以秋官司寇人言其爲奴者則刑亦不殺法與死刑不同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注史遷多作及鄭康成曰芻茭也汝則有大刑疏芻者說文云刈艸也茭者說文云乾芻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大刑者則此言無敢不多有不及者以大刑故有大刑不多不及而不至於戰則之異也蓋不多之文不同鄭注云大刑其不至者將馬牛不得其食爲不多之大罪也而云大刑不及則以戰時之不及若其罪而論大刑者此與當從史記多字與及顯然非誤鄭注見書疏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八

呂刑第廿七上

注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又說命曰甫刑鄭康成曰周穆王以甫侯爲相疏史公呂作甫者禮記引此經俱作甫刑孝經引同也詩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俱以呂爲甫爲墨子引呂刑章昭注周語云謂周穆王甫侯所作呂刑也則自漢魏已前書文俱作呂刑書穆王之時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則平王之後甫侯猶在未有甫名而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周之呂尚是也在齊則爲太公世家呂在南陽宛縣西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也見史記集解書疏云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此言也

惟呂命王注史遷作甫侯言于王鄭康成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疏史公以命王爲言于王者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語意讀王字上屬也鄭注見書疏云呂侯以三公爲司空三公兼云爲相鄭注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三公者一公兼二爲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爲司空六卿爲三公之臣故引書說呂侯爲王相也鄭故言入爲三公是輔相之臣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

享國百年耄荒注耄一作眊疏享國百年者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是百年者謂百年之年皆出百三十云周穆王篇云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是皆言百年也穆王之年數不知何據耄者曲禮曰九十日耄注云耄惛忘也似非也耄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日期頤不必引春秋傳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荒者詩云治也言耄而治事此古文以爲孔氏正義本作耄荒云本亦作耄之說文耄字漢書刑法志作眊荒鄭康成讀耄爲眊音辨引書曰王耄荒周禮釋文作王耗荒云鄭本作耄讀耗卽耄字

度作刑以詰四方注大傳度作作詳刑一作詳刑詰一作詰疏大傳度者釋作鮮度馬融曰度法度也刑一作詳詰云鮮善也漢書刑法志云度時作刑詩傳云度時度言度善也或以度時爲相度時宜非也史記以今文詁云鮮善也漢書刑法志云度時作刑詩傳云則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大司王爲言於王則享國二百年之詞呂侯告王言王老而有治事當作詳刑以謹四方也刑作詳者周禮大司寇之引有詳字疏云周穆王年老荒忽能用賢量度文書審之以詰謹四方謂以荒爲荒忽非也詰作詰者今周禮大宰云刑以詰邦國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鄭義與刑之禁以詰四方注以詰邦國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鄭義與同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注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康成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疏蚩尤者周書嘗麥解云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莫能伐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大戴禮用兵篇云于日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案孔子三朝記以蚩尤爲庶人者兵上古或諸侯相侵伐惟蚩尤以庶人作亂犯上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注鄭康成曰鴟義者鴟鳥之義也與姦宄同鴟鳥之義善奪人物以相攘擾奪一作敓矯一作撟疏鴟義者廣雅釋詁云俄傾也說文云俄行頃也詩箋云鴟者作貌釋詁云義善也鴟則以鴟爲貪殘之鳥故云俄者廣雅釋詁云鴟輕也鴟義謂輕侮之義古文云俄頃仁義字非也說文云鴟鴞也鄭注見書疏云鴟鳥也鴟鳥如鴟梟廣雅釋鳥云鴟梟者惡聲之鳥王逸注楚詞云鴟梟惡鳥也鴟怪鳥也禮周禮司寇注云鴟者惟貪殘惡鳥也鄭注云以善爲惡者鴟鴞之鳥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後被前王之惡乃並爲一姦宄者說文云姦私也詩箋云奪攘猶姦宄也姦宄者說文云姦私也則姦宄之言姦與宄同也鄭康成曰姦攘擾也是說此經之義或今文云鴟義姦宄爲周禮司刑注云強取也引此文作撟虔

康成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奪一作敓矯一作撟疏奪字漢書見孟康曰虔固也又云虔謂強取也周禮司刑疏謂因而奪爲攘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相虔虐謂之劉也說文云晉之間謂賊爲虔杜注左傳云虔劉皆殺也云奪文作敓說文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撟虔作撟說文云撟擧手也一曰撟擅也引此文撟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注鄭康成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靈一作練虐一作殺疏緇衣引甫刑作匪靈作命注云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鄭與王同也靈作命者古命靈同義爾雅釋詁云靈善也與善同義是弗用靈卽弗用善也墨子尚同中篇云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則此不善用刑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緇衣作匪又云不用其義則亦不用其善也其詩據之作練折否不亦聲相近

也作殺者亦聲相近鄭注見書疏云謂九黎之君者與注緇衣同少昊之衰九黎君名鄭注楚語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見國語注此云蚩尤是九黎之君也是九黎後之亂者堯復九黎之德堯時在下以絕苗民云三苗高辛氏之衰三苗爲亂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也亂德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是堯時在下者三苗其高辛之衰九黎之德云云昭也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者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堯末又在朝舜又竄之者說文云竄匿也又在洞庭逆命者有苗猶不率禹徂征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者鄭以民爲冥也楚語云冥也云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者見呂覽及管子云云之也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注鄭康成曰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皐陶之爲疏劓刵椓黥者周禮司刑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此經不言宮刖者蓋言劓刵之以見宮刖也說文云刵斷耳也刖斷足也椓者說文云擊也黥者說文云墨刑在面也鄭注見書疏云言其特深刻異于皐陶之爲者言苗民之刑特爲深刻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注鄭康成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疏越茲麗刑者釋詁云于也茲此也麗附也鄭注見詩正義云麗施也言苗民施刑并制其無罪者無差等也有辭者說文云辭訟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注大傳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注泯泯一作涽涽棼棼一作紛紛疏民興胥漸者釋詁云胥相也漸進也荀子不苟篇云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注云漸進也詐欺也云民與胥漸言民相與詐欺也鄭注見詩正義云漸詐也是鄭亦以漸爲詐矣泯泯棼棼者說文云泯滅也言其亂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注泯泯一作涽涽棼棼一作紛紛疏說文云涽涽亂也泯泯棼棼亂也說文作紛紛云亂也棼作紛者論衡寒温篇引作紛紛今文也方告無辜于上者說文云告言也言民無罪而被戮告于天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注說文云報當罪人也疏皇帝者說文云皇大也論衡云皇帝謂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勳是皇帝卽堯也庶戮之不辜者言衆被戮者無罪也報虐以威者以威報苗民之虐也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疏遏絕苗民者說文云遏微止也言遏絕其世使無在下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注墨翟書引羣后之逮在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逮作肆棐作不無蓋作不蓋疏

重黎顓頊時司天地官名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歷也遠者釋言云逷遠也[illegible]誅之注鄭司農云[illegible]棐者釋詁云俌也蓋高誘注淮南子云蔽也言顓頊命重司天聚司地使神民不同位上下分絕以禮烝享而通之祭則受稽無有升降雜糅于羣后之逮下訟在下者能明揚明哲之人以韓天常使鰥寡無蓋蔽之情也墨子說見尚賢中篇文具後疏湣作肆者說文云肆極陳也棐常作不常者言非常明察無蓋作不義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注】馬融曰清問清訊也鄭康成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皇帝一作帝于一作有【疏】皇帝今文以爲堯則皇者釋詁云君也魏志鍾繇傳繇上疏引此經義之云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清者鄭注玉藻云明察於事也荀子楊倞注云明審也鄭說見書疏與鍾繇說同者今文義也趙岐注孟子引甫刑皇帝作帝云謂帝爲天云天不能問民此今文歐陽夏侯異說也于苗墨子作有苗古文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注】惟一作維畏一作威【疏】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知此乎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案得人謂下文三后惟作維畏作威俱見墨子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注】大傳說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馬融曰折智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注】命一作名折一作哲一作制惟一作維殷一作假【疏】墨子尚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illegible]

者名也是名亦命也折制聲相近墨子所用蓋古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注】士一作爰中一作衷【疏】士者堯典云皋陶作士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百姓于刑之中也[illegible]不輕刑不重刑之謂也[illegible]見述妄改爰爲士以就其說也案士但舉刑官亦不必指皋陶也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疏】祗者釋詁云敬也穆穆者釋訓云美也灼灼者[illegible]刑得中則民服教而同敬德[illegible]三后明明之察[illegible]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注】罔有七一有而字【疏】典獄者[illegible]富也者[illegible]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注】鄭康成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配享在下【疏】克者說文云肩也天德者[illegible]易文言云善之長也[illegible]尚書洪範五福一曰壽[illegible]五曰考終命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二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起榮新校 嘉應張嘉洪舊校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八

呂刑第廿七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注】迪一作不迪【疏】司政典獄謂諸侯也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言惟天牧民今汝何所視法非是伯夷施刑之道乎緇衣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注】鄭康成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疏】懲者鄭注表記云謂創艾鄭箋詩云[illegible]不蠲注同咎者[illegible]鄭注

大傳云極也極即誅也言汝今何所懲戒惟是苗民不審于獄之斷制五刑亂罰無罪人帝不絜之下誅有苗苗民無辭以任于釋言云誅也[illegible]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注】鄭康成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疏】王呼親戚長幼使聽我言者深戒之也王壽考孫行甚多故下文亦呼弱孫此云幼子童孫也格者方言云正也正命謂不天折鄭注見書疏云格登者[illegible]格登也[illegible]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注】日一作曰【疏】[illegible]慰安也勤者釋詁云勞也或無不勞日[illegible]無有戒其不勞者言今汝無不用安日勤者[illegible]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注】馬融曰俾使也[illegible]非終惟終在人【疏】[illegible]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疏】逆者釋言云迎也[illegible]洪範之正直剛克柔克也[illegible]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疏】鄭注[illegible]王曰吁【注】馬融作于曰於也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注】鄭康成曰[illegible]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注】史遷度作居及作宜馬融曰度造謀也詳曰審察之也邪一作國詳一作訟[illegible]爾一作而非一作不何擇非人上一有女字【疏】[illegible]兩造具備【注】

遻一作逌師聽五辭疏兩造者周禮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具者詩傳云士師主士也周禮秋官之屬士師下大夫四人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注小宗伯云平治也五辭即五聲也周禮小司寇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注云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五辭簡孚注史遷孚作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疏簡者釋詁云簡誠也孚者釋詁云孚信也正者鄭注周禮云正治也及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從也不簡謂所犯非方其誠無惡意也罰者說文罪之不從則是聽獄者之過也故下文究其寔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注史遷惟官已下十字作惟官惟內馬融來作求曰求有求請賕也其罪惟鈞注史遷說為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馬融日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疏疵者釋詁云病也官謂挾威勢反者孟子云惡惡壹王必反之謂報恩怨內謂從中制貨謂行賄賂來謂請求惡氏棣云漢律有受賕之條即此經惟貨也有聽請即此經惟求也案作惟來亦通史公作官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畏高明或以官獄為貴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者舉其重祖官獄當貴宦鈞其過者罪實則過與犯者等虛則赦之馬注見釋文云請賕者說文云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案上文有貨此又云求蓋貨財索貨賕則以財干請也馬注又見史記集解云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者謂在法故出入之云罪與犯法者等者鄭注長遠云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注鄭康成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疏審者釋詁云察審也韓相謂克與核聲相近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克之師古曰克能也核之也或今文克作核也核又通覈說文云覈實也考事西管邀遮其辭得實曰覈鄭注見書疏引禮記者王制文執禁齊眾謂有司所以禁民為非五過之疵在法亂或不可赦之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注史遷孚作信貌作訊貌一作緢疏簡孚有眾者鄭王制云疑獄汜與眾共之也言必以眾誠信之貌者廣雅釋詁云治也故史記作訊字寫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蓋欲其誠信有眾必用三訊之法與官民其治之也稽者鄭注周禮云考合也史公貌作訊者詩傳云訊問也貌為治與訊義通說文作緢云旄絲也周書云惟緢有稽說文編字以類相從緢字緢字從糸細微必加考察之義蓋孔壁古文是經文之貌或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注史遷聽作疑具作其疏無簡不聽者王制文同鄭注云簡誠也有其意而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具嚴天威言但當嚴敬天威也史公聽作疑者言無誠則非疑獄也亦不可輕出入罪當具嚴敬天威也具作其者釋詁云具其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注史遷墨作黥鍰作率大傳說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而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馬融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鄭康成曰鍰六兩也疏史公墨作黥者說文云黥墨刑在面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鍰作率者鍰當為鋝率假借字也見下疏閱實者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其實也其罰古用銅周禮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古以銅為兵

注今所傳戈為事注引大傳曰象刑也引事之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注言非所不當為也言不敢當不直也云非所宜為而為之為非事其言不敢直言曰不直非所言則出者先王之注云不直也鍰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者說文云鍰有六兩百率即六百兩也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者見周禮考工記冶氏疏云今文尚書云百率說文云鍰鋝也書曰罰百鍰鄭注冶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案律字當為鋝鄭注所云鋝重六兩大半兩者周禮鄭司農云鋝三鋝為一斤是二斤與斤二十兩二十一銖為鋝一鋝為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言鋝鍰同也凡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為十一銖許慎謂鋝重六兩大半兩環也鋝鍰似同矣則三鋝為一斤四兩者太字之誤也說文又云鍰六兩也則六百兩三為一斤少半兩為四十鋝之一也云百率為鍰有六兩大半兩者太半兩也有罪出鐵今注云百率則百五十兩也凡百四十鋝也案史記集解云率賈逵曰二十兩為鋝鄭注以五斤為鍰鋝以注則異說及雅釋雅同也小傳云三鋝也爾雅云是鍰傳鋝也古出率音集解引或作選亦作撰鄭注云鋝也此經注有六兩大半兩與周官漢制不合非也爾雅云鍰鋝罰一過赦撰六兩今大傳作選三輔以錢二百四十八為一斤云薄刑雖異大傳俗作撰又作選史記書本作鍰亦作鍰者今作鍰選鍰之誤也罪注史遷惟倍作倍灑大傳說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疏此惟倍據下文馬注云倍二百為四百鍰則倍百也史公作倍灑者遷與差也倍之有差也集解引徐廣曰灑一作蓰五倍曰蓰引趙注孟子之文也非也大傳說同上其罰倍差閱實其罪注史遷劓作臏大傳說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之一也剕一作臏疏剕者釋詁云剕也史公劓作臏者說文云臏也臏郭注云臏刑者當作與漢刑法志及大傳同蓋今文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注亦引鄭注異義云皋陶改臏為刖周改刖為剕周禮有臏刑臏刑也斷足也周書傳云臏本作剕是名本刖民以虐足刖刑蓋云今文作臏作剕者疏刖當改為臏刑名案漢書文云刖墨周禮司刑注云刖周改臏作刖案大傳云刑有賦者斷足之名也漢書刑法志云孟康日剕讀臏刖當劓云左右趾是刖也使不能行而趾注云刖左右趾也大傳云臏刑之時法刑志云刑趾史記孫子以刖足云從王注刖見史記用刑法則刑當賦刑曼子云晏子踊貴是刖足賤也跪者漢時刑云賤至足其曲罷則也古文之實即古文也史公作臏即今文也云臏古之刖刑也孫子傳刖故刖刑臏猶馬于荸是不刑三王時也刑名之以為肉刑其作刖也不刑五刑亦准介脆使有脾用象皐陶之制則刑臏已大傳云夏刑有臏刑云氏不殺人殺不于王時所以後贖罪之起之後以刖足故刑既赦有臏于曾髕於周已前本作刖以為劊亦始誓後菲履之漢已大傳云夏后云殷唐已前本作足為剕亦晉所以時始刑以刖罪鍰令故又加前此作正義云倍中云倍之差倍差二百去二字又作剕三倍之外又加太半倍也差也一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注大傳說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六一作五疏宮者周禮司刑注云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漢書錢對策云除去陰刑宮張晏曰丈夫割勢宮刑也大傳說見上云男女不以義處後世謂之為姦六一作五者史記正義本一作五百鍰集解引徐廣云一作六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注大傳說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

死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饌疏大傳者其刑死在大辟是即大傳之死刑也大傳說見上又云其罪則曰二千饌者下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傳此鄭從今文說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注剕一作型疏周禮司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鄭注云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案夏刑雖有差數亦有增損條目然則書言周改其法劓墨又增五百宮辟之屬三百也大辟之罪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增之周已五百言穆王修之後世皆云三千之數是周改法後有其律經其法初以寬有差也恐其後周律輕重其數者必死不刑所以定罪比附以下刑也用王鑿云刑之當者輕重其中所比無比附典上下比罪無僭亂辭疏上下比罪者謂上刑下刑之比以相照也今之斷事律令無正條者比附定罪罪之以下刑比上刑適輕則從下比云云凡民之比者上以成之注云小大猶重已行故事以比之也小大比之則王制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經上下比罪之法也傳云吏民之比是也遵以刑法之比以斷之民之比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者取比類以決之即所謂比也云之法奉傳所決事比若今所決事比是也刑法志云比附而行之以錄刑行文者從比鄭注小司寇云若今時決事比也漢書刑法志云奏讞疑獄所謂以其條例也奏比者上比附也則今時所謂決事比也財盜則指取以明之所上書者曰王者以法人所欲附而周而附之其條也所以為所附之律也案其中有所附條而罪死則民有所錯手足以令文示也更決獄事及決事比又有三千之外因其實也勿用不行惟察惟法疏及之勿增其條於三千之外上下之罪律有成事及條目所比無比差附而行之云是也者謂除之法晉書刑法志引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已錄罰又行之則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惟察惟法疏治之於明也惟以明察之者已見上有又云今時之法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注適俱作挾疏適者說文云適之也過者謂罪過也傳云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者公羊桓十一年傳云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言上刑適輕下服者謂犯上刑其情適輕則服下刑也下刑適重上服者謂犯下刑其情適重則服上刑也公羊桓十一年傳云罰有權者謂之權衡之也適重者亦如今律所云故後漢書劉愷傳云今使其罪不須刑減等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云云史記作挾亦適也一作適後漢書劉愷上書言云書云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愷引書以適輕適重為二義皆不俱為一罪亦猶是今律二罪俱發以重論也上刑適輕下服者謂一人有二罪以上俱發者從重論也言罪之作是官書者以重坐之是上刑若以適輕下刑適重從以上重下輕而適者也是劉君作二罪以重者以上中者輕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以今律云云是也唐君若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下罪亦不坐刑也故以疏證之漢人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注世一作時疏刑罰世輕世重者周禮大司寇云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鄭注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是其義也其大辟二百以下也注云所以殊其罪其刑大辟三百五十有奇非五百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若刑罰世輕世重者言隨世之輕重也刑罰重輕各從其時之宜也此刑三典不以世輕重之而以刑國之新平亂為輕重以刑國之法以刑世輕刑世重則刑罰世輕世重者言刑罰之重輕隨世治亂而變也故曰刑罰世輕世重鄭注周禮以為周公所制故以為新國輕典云云書云云云荀子正論篇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云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荀子云云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注惟一作維疏齊者鄭注周禮云齊也云云倫者說文云輩也要者鄭注周禮云要會也鄭司農云要會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是言刑雖有輕重而其輕重之理非齊也而有倫理也有要會也下刑有適重是非齊也上刑有適輕云云會計有要者言王者刑法雖世有輕重而有其次要者也

暨之等是以相兼也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雖齊非齊以齊之謂也惟作後者今文凡作皆以系與思惟有別後人亂之富賈賢爲非齊者斷章取義非說此經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疏罰懲創者鄭注表記云懲創之非欲其死而人已苦于病矣相近文選北征賦注引說文曰懲也言罰者謂五刑之屬及罰鍰也罰所以懲創之非欲其死也王應麟云漢世儒者所言當深慎獄者不可以復續也聽者云漢書刑法志引書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或今文尚書今未聞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極于病書故不以爲注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注

大傳說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疏孔安國注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此良者孔安國注論語云口才也故非口才者謂傳云善也使四方于辭容有無不得中也折獄者可以折獄之人善差者杜預注左傳云差不齊一言折獄者口才也能人折訟公正無不屈而枉也故非口才者故差不齊以求其情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辭又富察因言善以求其情既得其情大傳云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故不齊者易其辭之人不失其有與況通今文作多作況見無遠之辭或從其辭者不辭不可以非說其不從也從辭其從者說文皇云實罰不可以疏不可以辭皇清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餘書曰罔

非在中察　哀敬折獄注大傳說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寬有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又說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注

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疏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疏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疏

今天相民注馬融曰相助也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疏

見釋文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注大傳說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其功者也疏

永畏惟罰注大傳說是故聽民之術怨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疏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疏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疏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疏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疏

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疏

皇清經解卷二之八十二終　南海桂文燦　番禺陳起榮　嘉應張嘉洪　督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三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十九

文侯之命第廿八

注史遷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疏

王若曰父義和注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鄭康成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義一作誼疏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注史遷克作能升作登昭一作敷聞在下注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疏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注史遷惟作維王作武疏

亦惟先正注鄭康成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克左右昭事厥辟疏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注懷一作粵疏

嗚呼閔予小子嗣注閔一作愍嗣一作肆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疏

兵大侵犯我國家謂王子帶以狄人入周也閔作愍俱見三體石經愍即愍字从民心閔字古文也閔見說文作閔云閔者在門亦悲閔之義也嗣作向者說文事古文也字純爲大不詞古屯純通字若言兵侵者爲我國家屯難也即我

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注或一作克俊下一有咎字服一作躬疏即者詩傳云頏也或有通字御事主事之官俱見上頭者釋言云髦俊也服者釋詁云事也遠言就今我主事之臣使無有老成俊髦在其事者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此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有能者賢者使國之危亡以自罪爲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者文類日此尙書之文咎在其躬也其用事者也師古曰咎在厥躬惟是今文或一作克俊在厥服作咎下云咎在厥躬責耳是今文者壽俊字則今文者當俊下云咎在厥躬文云賢者是斷釋字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疏氏克者以爲釋詁云勝也言祖父之靈其憂恤也伊者釋詁云維也恤者說文云憂也諸侯或即謂祖禰在天之靈也伊者釋詁云維也恤者說文云收恤我也言老成賢俊既少我則不能勝任謂我祖禰有盡當收恤我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注史遷績作繼疏繼也功者釋詁云永也身者詩傳云久也綏者釋詁云安也歎言予遭叔帶出奔失位有功也史公訓績爲繼釋詁文者今予一人久安在位者晉文公之功也說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注紹一作昭汝肇刑文武經字俗字從攴說文爲發

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注汝一作女紹一作昭疏紹者釋詁云繼也肇者釋詁云敏也刑法也也會者釋詁云合也諸侯受命於王錫之圭瓚謂文侯仇文人者詩傳云文德之人也言汝能繼乃顯祖之文武以合諸侯安王室乃君之業是能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作女紹作昭見三體石經上多汝

多修扞我于艱注扞一作敔若汝予嘉疏功曰多修者詩傳云長也扞者杜預注左傳云衛也說文作敔云止也引周書此文一切經音義九云古文敔戰二形今作扞同艱者詩傳云亦難也嘉者釋詁云美也言汝長我于艱難如汝者予嘉美之扞說文作戰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此也今讀文扞忮也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

注爾一作介視一作眡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注盧一作旅疏釋詁云賚賜也說文云賚賜也周書曰賚爾秬鬯說文作介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形一桿二米以丹飾也或作彤者說文云丹飾也詩傳云彤弓朱弓也盧者黑也說文作黸傳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以賜有功者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釋文注公羊法弓諸侯之制兼以大夫黑弓士盧弓一大士盧弓釋文何注公羊形禮夏官敘官云司弓矢注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鄭注云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也其蒙氏云天子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禮記禮器云大夫士則四馬馬四匹戶五禮曰諸侯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弓矢鈇鉞秬鬯賜九

云進退有度賜以車馬人用也言日九三日樂則朱戶四日納陛五日虎賁六日弓矢七日鈇鉞八日秬鬯九日則賜以衣服行步有度賜以納陛民眾者賜以朱戶德化者賜以弓矢 武戶志以其勇猛之得專征伐者賜以鈇鉞孝道備者賜以秬鬯 則以明德厚其禮以仁義禮樂民則賜之以樂 弓矢大略疏四云秬鬯非常之賜也孔賜之是九賜之一

形云矢弓使得專征伐不子百得專禮則當文侯之命為晉文公之錫見于左傳王故弓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賜十弓司弓矢注云弓弩之屬有六唐弓大弓王以授射侯者弓十八年傳云晉侯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之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春秋左氏傳作旅弓矢千杜注云旅黑也假音借字是也釋文云旅本或作旅讀爲瀘盧古字通盧黑也故以爲黑字之假借 往哉柔遠

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注鄭康成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簡一作柬用成爾顯德疏能而與如古字俱通柔遠能邇者即安遠如邇也釋詁云柔安也惠愛也康安也荒者詩傳云大也寧安也簡者釋詁云閱也無荒怠食寧大恤汝國都以成汝德也言父其往者安遠如近愛好樂小民云都國都邑者說文云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日都邊邑日鄙者杜注左傳云邊邑也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簡作柬者詩箋云城都之域日都鄙者杜注左傳云邊邑也三體石經作柬

皇清經解卷二之八十三終　南海桂文燦 番禺陳起榮 嘉應張嘉淇 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四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周書廿

秦誓第廿九

注史遷說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中曰疏史記說見秦本紀封者杜氏注左傳云埋藏也案左傳作誓在敗晉人報殽之後者白虎通號篇以爲秦穆公之霸是今文說也公以爲在晉襄公釋歸三帥之時書序則云還歸之後史以邦之榮懷知秦穆公之霸是今文說也

公曰嗟我士注史遷士作士卒鄭康成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疏秦誓者白虎通云秦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以爲諸侯有會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會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稱公尚書日公曰嗟秦伯也臣子得爲其交接之本也史公作士卒者釋詁云始也鄭注曾子問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者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是國危故當爲告羣臣及萬民也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疏民者詩傳云盡也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冥也鄭注呂刑亦同多者釋詁云止也若者釋言云順也盤者釋詁云樂也俾者釋詁云使也此述古訓言民冥無知止以自順是爲我心然責人此無難惟受責于人如流之順是惟艱也我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注云一作員疏逾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益也邁者釋言云遠也又引詩釋文云本又作員云行也云者江氏聲引詩傳云旋也又引詩釋文云本又一作員言我心之所憂日月益行如弗旋來言將過期不及也云一作員者書疏云員即云也則今經作云後人所改因學紀聞云作周益公日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大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疏古者詩傳云故也謀者詩傳云惟始之謀人則以未有就予者說文云忌憎惡也言也相近周書日來就予者說文云忌憎惡也言近之謀人日就予忌也未就予相近基其義秋左氏定四年傳有云惡也相近者子也其義或一重字或反善之誤人謂之惡也又說文云誌相近書日來就予而反基之廣雅釋詁云誌也謂相惡也相近書日來就予或近擲之謀也誌與相近義一字左氏傳說有謀惡也讓惡字與相近皆是惡之字或謀惡也基誌字之異也

傳言襄公釋之子與三帥秦本紀之云以孟明視百里奚之子西乞術蹇叔之子白乙丙三人爲將 送其子而哭之左傳稱孟明西乞白乙 丙史記之孟明百里孟明視字孟爲云晉人之子也 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白乙丙爲三將 之術白乙丙皆百里奚之子蹇叔之子 良士一个臣蹇叔子與師哭而送其子 使告于秦日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注史遷說爲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云一作員愆一作𠍐疏尙者詩傳云庶幾也猷者釋詁云謀也詢者說文云謀也黃髮者詩南山有臺云黃耇傳云黃髮也老人髮白復黃也愆者釋詁云過也言人注黃髮謂老人也故釋言云舍人注釋詁云黃髮老人 云謀也黃髮者言雖則如是之謀人庶幾尚謀詢黃髮之人則無所過愆史公說見秦本紀黃髮則無所愆作過者釋詁文愆作𠍐見說文作𠍐云籀文或从寒省也 引書日黃髮之言則無所愆北堂書鈔引作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疏番音近皤當爲白髮貌史記正義云番音婆字當作皤說文云皤老人白也番番勇武貌也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之人謀黃髮番番之人旅力既愆猶且有之也 狀貌傳以番番爲勇武非也王氏念孫云詩云番番良 作傳自頭貌廣雅釋詁云膂力也 箋云猶下不欲同義與上文尙猷詢茲黃髮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人之慶三尙字不同詁也言番番白頭之善士旅力既愆亦尙有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注仡馬融作訖曰訖無所省錄之貌疏仡者說文云勇壯也引周書此文漢書李尋傳云仡仡之勇公羊宣六年傳云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何氏注云仡然壯勇貌與此文義同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追悔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勇夫即謂超乘者違者漢書董仲舒傳注云失也廣雅釋詁云違也馬融作訖者釋文云無所省錄也言其恃勇無知不能有所省察視也

截截善諞言注馬融諞作偏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截一作諓諞一作諞又作諓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注辭一作怠皇一作況疏截者說文云讒善言也一曰便巧言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便佞今論語作便巧言爲善諞者說文云便巧言也引周書曰便截截善諞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惟諓諓善竫言注云淺薄之貌說文云諓善言也引之與周書作諓云截截猶諓諓也一作諓者言便巧辭也疏楚辭九歌云讒人之說也又安知是戔戔者平注云諓諓巧言也公羊傳云諓諓之言云諓言作作淺亦言 穆公劉向九歎云譖辭言巧之 注 引尙書諓諓靖言偏向釋文云與 易辭我皇多有之注云辭一作怠皇一作況 疏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云傳書作怠 雅釋言云易也我多有之注詩王風云 奢皇王說文云怠慢也言 則皇自敬德其義不圖作況也 淺薄巧言之人使君子輕忽情慢我況多有之見益也馬注見言

釋文云截截辭語貌削省要偏要也辭約指明者就偏字望文生義然則馬所據古文又作偏也云大辨佞之人亦與諸儒義同此多有之及上有之王氏念孫云有之謂親之也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云是不有寡君也杜注云有相親有也自悔其親佞人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注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如一作若 斷斷猗注斷一作韶猗一作兮 無他技注他一作它 其心休休焉注鄭康成曰休休寬容也 其如有容疏昧昧者廣雅釋訓云暗也思者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釋詁云惟思也能而通字而即如也江氏聲云秦本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自謂思此一介臣爲孔以此文屬上讀云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詩玩經文實不然大學引此經文如作若以我者若如也介釋文云字又作个大學引經釋文作个若本猗作兮云介个即介字別體也說文作个云个古文斷大學斷作誠釋文云斷斷誠一之貌也猗古文作猗周書作它技作伎何休注公羊云它技奇巧異端也見大學釋文其心休休鄭注大學云休休寬容貌也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也介耿介云也馬注見大學釋文以介爲大有所容納也心者逆之言則此也大好之有所容納也注見大學釋文公羊傳作能貌能容耳如此言猶專一也注見鄭光疏注見巧其心休休美大貌之有容言不一休美大貌注見大學釋文楚辭離騷云湯禹儼而祗敬兮鄭注見大學釋文大也端慤者彼注云端慤貌何氏注公羊云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注彥一作盤其心好之疏彥者釋訓云美士爲彥詩疏引舍人注云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大學注云彥一作盤大也聖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注是一作寔者洪範云睿作聖 以保我子孫疏不啻者不但也皆見前無逸疏鄭注大學云若已有之是其心好之不啻出其口也言人之有技藝如是者釋詁云保安也樂人有善之甚也大學作寔釋言云是寔也明者其心好之語時不但如自其口出諸不啻者鄭注大學云啻過也言寔是能答也安我子孫人之意也以能安我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哉注職一作尚疏黎者注大學云黎衆也職主也大學引作尚高誘注淮南云之衆也釋詁云主也孟篇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此今文淮南書云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注冒一作媢違一作通疏媢者鄭注大學云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者之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鄭注大學云違猶戾也俾使也殆危也皆釋詁文大學違作佛通戾云妬賢嫉能曰媢說文云媢夫妬婦也疾與嫉通說文云嫉妬也或作疾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疏云殆危也鄭注大學釋詁文大學達作通賊也違者書大宗注云違猶戾也達義亦相近 邦之杌隉注杌一作阢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疏杌俗字說文作阢引見隉下云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賈逵說云阢石山戴土也樂者安也高誘注淮南云懷者言之善也尚書云善也詩傳云盛也慶者也榮安亦及晉語云主一人之善俱自責也言邦之不安秦自一人爲之邦之榮懷是尚一人之慶也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之榮懷亦尚書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四終

南海桂文燦番禺陳起榮嘉應宗嘉洪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五

學海堂庚申補刊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星衍著

書序第三十上

注史遷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融鄭康成皆曰書序孔子所作疏史公說見三代世表又說見孔子世家以序爲孔子作者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于孔子亦同是魯兗顯古今篇籍以書序是作書則斷堯典下訖于秦甲元無年月兩漢諸儒皆以爲孔子所作也史記劉歆移博士書云暑無年月者謂書序有虞夏商周書者有年月云或頗有然多闕者其書無年月也既者不同餘皆有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篇有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者謂孔子序書則斷不可以年月者以不至竹書紀年及皇甫謐帝王世紀所引三統曆者或有年月而不詳也漢書律志引三統甚詳不知何據故史記三代世表自殷以來始有甲子也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者鄭云秦誓其上紀唐虞故今序之次至秦穆者也云編次其事者鄭注云編次其事此今古文或不同書起堯典說秦誓異于管蔡世家其編篇目此今文注家云此序云作者伐淮夷奄叔賤作三年歎今馬鄭篇第有異篇王征未序則云鼎之書序非孔子與之次也史記所戰書字有六篇目今太誓脫之云此序今馬鄭篇云有太誓二篇言則太誓百篇亦有而二篇當并二篇爲之知一而增大戊以文方爲二篇以就百篇之數非也當以馬依緯文知之一增大戊云馬鄭之說見書疏孔子所作者疏以爲序云作序者不敢之序于經故兼而聚于下篇之首卷書序云作此爲孔傳以此序散入經中各冠諸篇非舊式也

虞夏書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日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注鄭康成日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作堯典注鄭康成日舜之美事在于堯時疏鄭注堯見書疏云書以堯爲始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史公意與鄭合云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者楚語叔向云五帝之書是故之訓云五帝之書是尊如故舜己前書者亦有名書也然得舜攝自以爲在位故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事者此始爲堯舜不攝自而舜在時也又云堯之子如故也正義云堯尊如故者則堯在若時舜未即天子位若今尊如故也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者文自日若稽古至陟方乃死今古文同故云堯典自舜典也 虞舜側微疏徵五篇作微引此文云微賤也說文無微字有偢字云偢隱行也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是微爲賤也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注鄭康成日入麓伐木疏釋詁云數也遊題也鄭注孟子萬章篇云孟子時尚書大題也疏云作舜典疏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趙氏雖有此言而有篇名者載諸舜事不稱舜典未敢據增今以各書所引佚文附于序後

帝釐下土方注馬融日釐賜也理也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注馬融日共法也鄭康成日汨作九共已逸稾飫疏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今書亡難以定之馬注俱見釋文云釐賜理者詩傳文疏引釋詁釐予也

也今爾雅作賚予又云理者理與釐聲相近云共法者詩傳文鄭注見書疏云其汨作九共九篇亡而云已逸者孔穎達不立學官逸在秘府也亡者竟亡其文故漢人所云逸十六篇亡于晉永嘉之時也書疏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一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云云不數稾飫以其亡也汨依僞傳訓治當作汩從日稾飫當作稾依僞傳之賓作稾似木飫即飫省文 經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疏後紀十一夏史引作辯者說文云治也詩采菽云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云平平辯治也敖者說文云出游也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棄稷注鄭康成日大禹謨已逸疏釋文云矢本作夫謨字又作暮鄭注見書疏即上所云一十三篇已逸也下同不更出益稷疏云馬鄭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臯陶謨皆由不見古文案僞傳割分臯陶謨來禹巳下爲益稷益暨稷之交易棄爲益也見臯陶謨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注鄭康成日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疏磽釋文云貢字或作贛鄭注見書疏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者鄭以經田上上等爲地形高下即肥高即磽也肥磽者孟子告子篇云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段氏玉裁云疑當有作禹貢三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注史遷說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馬融日須止也鄭康成日避亂于洛汭五子之歌已逸郡一作國疏楚語士亹日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人須于洛汭周書嘗麥篇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之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昭元年傳云夏有觀扈韋注楚語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左氏傳云太康五弟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言啟之五子忘其大禹之命非以爲太康之弟也云須止也者詩傳文鄭注見書疏云避亂于洛汭者以須爲待也五觀即五子之一也觀國名左傳之觀扈王注云西觀也楚辭離騷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又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注云亦言啟子歌九辯九歌者太康也是觀洛之地也國語又云夏有觀扈是也又見竹書紀年五子之歌乃是武觀之篇也王符潛夫論五德志云武觀是五觀也此云兄弟五人觀之篇云篇是五觀之事非太康之五弟也蓋作書之者不必五子自作之釋五子之歌說文引作國當云武觀之歌者鄭注逸周書嘗麥篇云武觀即五觀也

作歌注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日避亂于洛汭 五子之歌已逸

經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疏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日云云當作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乃言淫溢者溢與佚通言淫佚也說文作淫佚安樂形相近字之誤也野于當作于野猶言飲食于野也其食于野舞萬舞之盛樂而聞于天也上是也有作淫佚安樂往野響聲于鍾磬也將將也湛濁于酒委輸其食于野萬舞之是疏與通聲之渝與響食喻食樂聲聞于天與弗用之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注鄭康成曰允臣名允征已逸疏羲氏和氏世爲日官春秋左氏桓十七年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羲和湎淫是羲和歷世爲日官至中康時湎淫廢時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允臣名者顧命云允之舞衣鄭注云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僞傳以爲國名非也

經篚厥元黃昭我周王疏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允征云郭氏注爾雅釋詁引書云釗我周王則允征也昭者釋詁云詔導勸也釗者釋詁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鄭注禮記云忠信爲周非殷周之周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注鄭康成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疏自契至湯十四世周語單穆公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注云元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亳者薄假借字大傳云夏人歌曰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俱作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記秦本紀寧公三年與亳王戰亳王奔戎正義引括地志云其國在三原始平之界案在今陝西非湯薄都也

作帝告注史遷告作誥一作俈釐沃注史遷無此二字鄭康成曰帝告釐沃亡疏告與嚳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亳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丘顓頊墟在今河南濬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者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又云盤庚所從都之案偃師今河南縣與濬縣相近史公告作誥者鄭注緇衣云告古文誥一作告者索隱云古今人表亦作俈史公無釐沃者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釐來沃土耳僞傳既云告來居治沃土又云二篇未可據也

經施章乃服明上下疏困學紀聞二云尚書大傳帝告曰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案王氏應麟說非也伏生以秦時藏百篇于山中親見其文故記其剩語若孔壁逸書無帝告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注鄭康成曰湯征亡疏考孟子滕文公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趙注云葛夏諸侯嬴姓之國又注葛伯仇餉云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孟子又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又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云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案此疑亦湯征文但趙氏止云逸篇故存其文于疏段氏玉裁云書曰葛伯仇餉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此湯征文作僞者誤系之仲虺之誥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于亡典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經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疏史記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云云作湯征王氏鳴盛曰此乃逸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曰受諸安國而載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大傳亳作薄疏釋詁云適往也伊尹適夏者趙注孟子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案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蓋伊尹爲湯貢士而適夏也鄭注大傳云是時伊尹仕桀醜者說文云可惡也春秋左氏昭廿八年傳云惡直醜正是醜亦惡也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注史遷無乃字汝俱作女方作房疏史公無乃字江氏聲以乃爲衍文也遇者穀梁隱八年傳云不期而會曰遇房古通字詩大田云既方既皁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伊尹既入亳之北門過汝鳩汝方則知是湯之二臣人名

作汝鳩汝方注鄭康成曰女鳩女方亡疏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見路史疏仡紀夏后紀新序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擧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此亦用大傳文也大傳今多缺佚韓詩外傳二亦予此有脫文故載新序于疏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書疏云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爲商書案汝鳩汝方僞傳云二篇亡似非也伊尹同時遇汝鳩汝方安得作書二篇盍一篇耳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史遷此序在湯誓典寶後鄭康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疑至臣扈注馬融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鄭康成曰疑至臣扈亡疏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注應劭曰夏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案說文移遷從也卑或作[illegible]鄭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書疏引明法以薦作既置其禮祀以德以薦云犧牲既成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湯當伐桀之時旱致災者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收而鄭氏云七年者大傳云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漢書鼂錯傳云湯有七年之旱然則五年者據不收而言七年中有禱而得雨之年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春秋左氏昭廿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考國語則屬山氏之子曰農者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也書疏云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僞傳云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句龍者茲不可而止王氏鳴盛駁之云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大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上稷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別立壇壇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僞孔必欲立異然則殷之亳社其即仍夏之亳社乎必不然矣史公無疑至臣扈未知是一篇名或二篇即是二臣名因遷社而作亦未必二篇也馬注見書疏云疑至臣扈二人名者君奭篇云大戊時有臣扈不當即是其人否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注鄭康成曰鳴條南夷地名疏陑字說文所無未知何字之誤亦未詳其地所在也史記殷本紀云桀敗于有娀之虛桀奔于鳴條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書疏云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後漢書隱逸傳云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注或云陳留平邱今有鳴條亭也案括地志以鳴條爲在安邑本皇甫謐之言亦見書疏殊不可信鄭注見書疏及夏本紀集解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襲下文伐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安徽巢縣則桀所奔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下又亦從方至南巢又有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亦鳴條爲南夷之證也

作湯誓疏書疏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篇湯誓今文古文俱有非亡篇而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周語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注云湯誓鄭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辭非伐桀誓師之文也方與夫聲相近當爲萬夫是爲民請命之詞越陵請是云湯誓散亡者非也或此篇即是夏社佚文所謂即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姑附爲疏于此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注史遷朡作㚇鄭康成曰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疏敗績者春秋左氏莊十一年傳云大崩曰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朡亭定陶今山東縣屬曹州府鄭注見堯典疏引伊訓者孔壁古文有伊訓今則亡之鄭氏猶及見也征即伐也孚與俘通

俘厥寶玉疏俘者釋詁云取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注史遷誼作義仲一作中鄭康成云典寶已逸疏史公誼作義者古今人表亦作義伯中伯是仲亦作中也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案書疏舉鄭注書序云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疏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費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疏所舉次第有不同者尚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後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或在前始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注史遷大坰作泰卷陶一無陶字卷一作餉又作泂疏史公大作泰坰作卷陶者俱聲相近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餉又作泂又云其下陶字是衍耳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

中虺作誥注史遷虺作鸓一作蘬鄭康成曰仲虺之誥亡疏史公虺作鸓者鸓當爲鸓省文見說文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蘬之言也又作蘬春秋左氏定元年傳云仲虺居薛以爲湯相孟子盡心篇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注云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是仲虺即萊朱也

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疏春秋左氏襄三十年傳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又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同又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疏墨子非命篇上云仲虺之告曰中篇云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江氏聲云式用也爽當爲喪龔爲案用爲龔聲相近式爲伐厥爲闕形相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爲謀而莫若己者亡疏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蘬之言也曰云云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注史遷黜作絀鄭康成云湯誥已逸疏黜者說文云貶下也史公作絀通

經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注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注之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疏殷本紀云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曰云云以令諸侯此篇似是全文卽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諸儒不據以編入廿九篇中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案殷本紀載此文至於東郊有功於民皆作於久勞于外作于下文有功于民又作于蓋傳寫誤作於也尚書皆作于立一作土之一作政者集解引徐廣曰

伊尹作咸有一德注鄭康成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咸有一德已逸疏堯典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二十二案殷本紀亦在湯誥後僞傳系之太甲時誤也鄭注見堯典疏

經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疏緇衣引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君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疏緇衣引尹吉曰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子案鄭注緇衣云今亡錢氏大昕云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是篇之本逸而亡然則馬鄭亦未全見十六篇也

咎單作明居注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鄭康成曰咎單亡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咎單湯司空者王制鄭氏以殷制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法王制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史遷說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康成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亡疏史公說見史記云太子太丁云云正義云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鄭注見史記集解以肆爲陳者肆字本義也後漢書注引云言湯之法度也徂往也后君也往之君卽湯之法度也

經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疏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注云牧宮桀宮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而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疏荀子臣道篇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伊訓曰注云書伊訓此注或據舊說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疏漢書律曆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引典寶疏典寶鄭注云載孚在亳征自三腰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注史遷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疏桐宮者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也案偃師今河南府鄭注見史記集解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注史遷說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鄭康成曰太甲三篇亡疏爾雅釋詁云思念也庸常也謂思念五常之德

經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疏表記篇引太甲曰注云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疏緇衣篇引太甲曰注云越之言蹶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蹶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以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發矢發之則中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顧諟天之明命疏大學篇引太甲曰注云諟猶正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疏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曰注云孽災也違避也逭猶活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避自作孽者不可活雖有災異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之謂也緇衣篇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疏史記集解云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正義引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注鄭康成曰沃丁亡

伊陟相大戊注馬融曰大戊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疏史遷說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鄭康成曰兩手搤之曰拱疏馬注見釋文云大戊太甲子者史記述商世系殷本紀與三代世表[illegible]

伊陟贊于巫咸注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康成曰巫咸巫官疏贊者漢郊祀志注孟康曰說也案巫咸爲巫官見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馬鄭巫咸爲巫官見釋文鄭注見伊書疏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是故古之巫必有智聖聰明者爲之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作咸乂四篇注史遷乂作治說爲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馬融曰乂治也鄭康成曰咸乂四篇亡疏乂與乂同說文云乂治也史公以乂作治江氏聲云說文同云作大戊今書序作咸乂四篇下無此三字史記則此當有大戊篇目也書序下云大戊之下文當有二篇作重文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注史遷說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鄭康成曰伊陟亡原命已逸疏史公說爲贊伊陟于廟者君冊命其臣必于廟中云云江氏聲云贊言原再也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讓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爲再命也又云俗儒說

史記伊陟贊言作原命殷作伊陟二云等不得據議立說堯典疏
鄭注書序原命二十原命二十一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云
二十馬注見史記集解以原爲臣名者說命畢命冏命等皆以
臣名命篇故
依以爲說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注）史遷囂作隞說爲仲丁書闕不具鄭康
成曰仲丁亡（疏）仲丁據殷本紀爲大戊子史公囂作隞者二聲
相近詩毛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
陽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搏獸于敖者也
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滎
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
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注）鄭康成曰河亶甲亡（疏）河亶甲殷本
紀云帝仲丁
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河亶甲爲仲丁之弟也
相者地理志相縣屬沛郡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
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
亶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
祖乙圮于耿（注）史遷圮作遷耿作邢馬融曰圮毀也鄭康成曰
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録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鄭康成云祖乙亡（疏）祖乙
殷本
紀云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圮者
釋言云圮毀也耿者地理志云河東皮氏縣耿鄉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索隱曰邢
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案在今山西河津
西一里段氏玉裁云說文邢鄭地有邢亭也祖
乙所遷當是此地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鄭康成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
而改號曰殷亳治一作始亳一作宅（疏）五遷見盤庚疏治作始
亳作宅者書疏云汲冢
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
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
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
陽西有殷史記項羽本紀集解云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
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
此汲冢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
遷者案書疏與古文同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自奄遷於殷今
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衆北曰殷鄭注見史記集解說見盤庚疏
民咨胥怨（注）鄭康成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作盤庚
三篇（疏）鄭注見書疏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注）史遷說武丁夜夢
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工營
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
險姓之號曰傅說馬融曰高宗始命爲傅氏鄭康成曰得諸傅
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得一作尋說一作兌（疏）說文夐營求
也商書曰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巖穴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衛
宏詔定古文官書夐昌二字同體云說文夐取也尚書高宗夢
尋說是也史公說使百工營求之野者百工百官也云得說於
傅險中者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墨子尚賢下篇云昔者
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
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傅巖即傅說版築

經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出虞山南經傅巖
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案所引地理志當爲括地志字誤也云
胥靡者漢書注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也馬鄭注引見書疏說與史記
同也說釋文云本又作兌音悅
作說命三篇（注）鄭康成曰說命
三篇亡（疏）王逸注楚詞云
說命是佚篇也
（經）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疏）禮大傳說命引書曰注云闇讀如鶉
鶉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
言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曰若金用女作礪
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疏）
楚語曰公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
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
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云云如是而又使
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
曰云云注云類善也茲此也又云磨礪已也又云喻遭津水
又云天旱自此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
霖雨也又云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又
以失道比徙跣而不視地必傷也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書逸篇也說文寅讀若周書若藥不
瞑眩案周字誤潛夫論五德志引此文與楚語同若津水作若
濟巨川舟作舟楫天旱作時旱必交
修余無余棄也作爾交修余無棄
念終始典于學（疏）文王世子篇引
兌命曰注云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引同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
作說命三篇
在尚書今亡
學學半（疏）學記篇引兌命曰
注云已之學半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
來（疏）學記篇引兌命曰注云敬孫務道孫業也敏疾
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
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疏）緇衣篇引兌命曰
注云兌當爲說謂
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
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
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
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
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疏）緇衣篇引兌命曰
注云惡德無恆之
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
爲正言放傚之爽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
人使事煩則亂使事鬼
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作煩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注）史遷祭成湯下有明日雊
作呴鄭康成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
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飛一作蜚升一作登（疏）史
公
云明日者以經文云高宗肜日知之雊作呴者呴俗字漢書五
行志引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今文作蜚
作登也鄭注見書疏云鼎三公象者易鼎象曰鼎象也李鼎祚
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
陽下則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
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云又用耳行者九
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又六五鼎黃耳金鉉虞翻曰
鉉謂三貫鼎兩耳鄭注士昏禮云扃所以扛鼎今文扃作鉉然
則扃鉉同物所以貫鼎耳舉行者是鼎用耳
行也云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痾與劉歆合
祖已訓諸王作高
宗肜日高宗之訓（注）鄭康成曰高宗之訓亡
（經）三年其惟不言乃讙（疏）坊記引高宗云注云高宗殷王武
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

政教也（疏）云向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訓是高宗之
訓爲身說故
云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注）史遷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
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
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
西伯又說西伯決虞芮之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
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
崩大傳說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
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馬融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鄭康成曰咎惡
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
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
明年伐崇（疏）史公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云云見殷
本紀紂囚西伯羑里以其爲九侯鄂侯竊歎本非殷
因三伐皆勝此古文說也又說西伯決虞芮之訟云云見周本
紀以敗耆國爲受命四年事也西伯有克黎之文亦古文說
策魯仲連云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
紂作桔數千睨諸侯之不諂者枚而桔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
七年而後得免此皆古文說也大傳說伐于得免則非四年
然而歎羑里與殷本紀同云七年而後于伐密須則非
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出而伐耆者前伐犬戎
在囚羑里及伐之年前與周本紀大傳說伐密須在敗耆前伐畎夷
邢所在後不合此今文說異于古文周書序
周難之二咎謂紂爲周所惡也鄭注見周書序疏
子曰周之入與其萬人質其人云咎惡者王侯孟於文王舉三事
云虞夫入其人則見其惡也云於紂文王斷虞芮之訟
士以天下入而不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讓
三讓以天下而始畏惡周者據韓非子則三伐謂侵孟克莒舉豐
也韓子之言伐孟則與邢相近云伐密須皇考引詩以說文王
伐密之事云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在孟子梁惠王篇又作遏
伐孟則伐密須在敗耆之也惟以邢伐豐黎之後又案引作
莒伐犬戎皆勝蓋用大傳前伐邢伐崇皆在伐黎前之周本紀
三伐皆云拘于羑里者必韓非說也子崇傳參差今古文異書不
盡一伐也史記正義曰牖里一作羑地理志云河內湯陰有羑里城
拘也史記正義曰牖里在羑里今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西伯所
紂囚西伯城也案同云羑里今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北九
詩注呂氏春秋義同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
名亦見大傳云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皆大傳文也
恐奔告于受（注）馬融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
也鄭康成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
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疏）受馬注見釋文云
相近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者未詳所據鄭注見紂者
云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者周書克殷解云殷末
孫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
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
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
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

故爲役是紂號曰受德也鄭云帝乙愛而欲立焉者或因愛立之遂謂帝乙愛之也云時人傳聲轉作紂者受紂聲相近稱受德者或單言受殷本紀云天下謂之紂也云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名而藏之則受德之號史必知之孔子作序時猶作春秋本魯之舊史不改其文也案馬鄭本百篇之序則爲一篇則受字始見于泰誓僞孔敢序冠之篇首則受字始見于此序故疏所引作西伯戡黎鄭注云云在此此是大誓之注今姑仍之

殷既錯天命【注】馬融曰錯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注】鄭康成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疏】馬注見釋文云錯廢者論語爲政篇云舉直錯諸枉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爲廢也鄭注見詩大明疏說本呂氏春秋見上弃告予受疏此注亦應在微子篇中復存于此

皇清經解卷三百八十五終　南海在文燦番禺陳起榮新校　嘉應張嘉洪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百八十六　學海堂

尚書今古文注疏　陽湖孫觀察星衍著

書序第三十下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致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八戊午蓋四十歲矣【疏】史公說九年東觀兵居二年伐紂十一年渡孟津作大誓與今文十三年伐紂不合蓋周孔安國者與書序亦爲不合此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一月者即史記之二十片一終其事而言不遇觀兵還師也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十二年者日以一月戊午爲明年正月數之也是書序史記呂氏春秋說皆不異蓋古文說也鄭注見詩文王疏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者江氏聲云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詩文王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受天命而王天下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鄭注云五年文王受命至此十年武王自即位至伐紂十一年是也今天元二年八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萬年八千一百九十九年已乙未年己亥鄭注云戊午部二十九年又云五萬年亡殷者紂黑期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注】史遷作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疏】史公說此爲十二月者商之十二月即周之一月也

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疏】史公說此爲十二月者商之十二月即周之一月也

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準此以推則戊午部之前凡六部爲歲四百五十六以六十除之凡七終而餘三十六初十甲寅則三十六歲己丑然則戊午部之初庚寅歲也其二十九年歲在戊午以三十年之歲爲一年數則其十三年武王伐殷在戊午年[illegible]

古文也漢書律歷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泰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泰誓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日而至牧野三月戊午師渡孟津案江氏聲云漢書律歷志[illegible]

經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太子發拜手稽首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疏】[illegible]

不附本篇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疏】說苑臣術篇引泰誓又見潛夫論考績篇及漢書武帝紀有司議曰用其文既不云泰誓文字有異同不具錄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疏】緇衣篇引太誓曰注云太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者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亡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疏】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曰注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子羽引太誓同注云逸書周語單襄公引太誓同注云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鄭語史伯引太誓同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疏】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引太誓注云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太誓無此語成二年傳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又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疏】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注云泰誓伐紂之誓也[illegible]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疏】墨子兼愛下引泰誓曰乍古與作通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疏】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又非命篇中引泰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祇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中引泰誓之言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傷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疏】墨子非命下篇引泰誓之言也發罪鈞【疏】言發未詳然曰案此篇引太誓故太子發三字之言也設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疏】[illegible]之政也即先王所無法也漢書湯有光【疏】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illegible]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疏】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illegible]獨夫紂【疏】荀子議兵篇引泰誓曰獨夫紂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疏】孟子盡心篇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illegible]

與受戰于牧注鄭康成曰牧紂南郊地名 受一作紂 戰一作𢧵 作牧誓注見詩大明疏

武王伐殷注伐殷 往伐歸獸識其政事注史遷說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 作武成注鄭康成曰著武道至此而成 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經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疏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疏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疏 作洪範疏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注史遷作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鄭康成曰宗彝宗廟尊也 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 班一作般 分器亡疏

西旅獻獒注馬融作豪曰酋豪也 鄭康成曰獒讀若豪 西戎無君名 強大有政者為酋豪 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 見于周 旅已遂疏 太保作旅獒疏

巢伯來朝注鄭康成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 南方之國 世一見者 聞武王克商 慕義而來朝疏 芮伯作旅巢命注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注有疾下馬融有不豫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 前流言于國 公將不利于成王 周公還攝政 懼誅因遂其惡 開導淮夷與之俱叛 此以居攝二年之時 築之 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疏 是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注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意也 而言相成王者 自迎周公而來 蔽已解矣 黜貶退也疏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注鄭康成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 微子宋地名 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 武王投之于宋 因命之封為宋公 代殷後 承湯祀 微子之命亡疏

唐叔得禾注史遷禾作嘉穀 異畝同穎注史遷畝作母 鄭康成曰二苗同為一穗疏 獻諸天子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注史遷東作兵所疏 作歸禾注史遷歸作餽 鄭康成曰歸禾亡疏

周公既得命禾注鄭康成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 旅天子之命注史遷旅作魯 一作嘉 作嘉禾注鄭康成曰嘉禾亡疏

經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疏

武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注鄭康成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封一作邦疏鄭注見詩邶鄘衛譜疏及書疏云言伐管蔡爲因其國者居前人之故國曰因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云康爲號謚者鄭氏謚法云安樂撫民曰康是也云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邶鄘者鄭氏詩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

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謂書序存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商書闕酒誥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注鄭康成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疏周本紀以作召誥洛誥在反政成王後見本篇書疏云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恐王懷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周公洛誥爲反政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也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相視者釋詁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注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疏鄭注見公羊宣十六年傳疏云天下太平者詩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是也

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民無知之稱疏頑有眾義皐陶謨云庶頑讒說史記釋爲諸眾讒嬖以訓庶眾訓頑是也此頑不當以頑暴之義爲訓周書作雒解云遷殷獻民遷于九畢民士大夫也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此皆士者以篇名多士春秋左氏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即此民也云民無知之稱者鄭注周禮遂人云甿猶懵懵無知貌此本紀魯世家無遠在多士前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注史遷誥作告疏史公告作見周本紀

周公作無逸注史遷逸作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相成王爲左右注馬融曰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召公不說注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鄭康成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師氏保氏爲大夫者周禮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也周公召公三公之位非中大夫下大夫之爵故云聖賢兼此官周公爲聖召公爲賢也馬注見釋文云分陝爲二伯見公羊隱五年傳又注見史記燕世家集解云不宜復列臣位以爲苟貪寵者不說周公之歸政而不去位之魯也鄭注見書疏意同馬氏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說知當作去

周公作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注史遷踐作殘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疏史公踐作殘見周本紀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作召誥洛誥多士無佚下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則是以此東伐淮夷在七年反政後蓋古文說也書疏云案洛誥成王[illegible]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伐叛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漢書王莽傳云成王之興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是奄在[illegible]淮北也詩破斧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又與周本紀不同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鄭用今文說也據此則編篇當在康誥之前且多方篇云昔朕來自奄今列于多士無佚之後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謂未聞孔子編次之意也云踐讀曰翦翦滅也者玉藻云凡人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翦翦殺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踐往則漢人亦說踐爲往不必如大傳也呂氏春秋下文云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

作成王征注馬融曰征正也鄭康成曰成王征亡疏馬注見釋文云征正者說文云征正行也大傳書序有揄誥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說踐爲藉之謂殺其身云云書序云遷其君薄姑說與大傳今文異也揄同奄揄誥疑即成王征故附其說于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注史遷蒲作薄馬融曰齊地名鄭康成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從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疏史公蒲作薄者蒲薄聲之緩急字形又相近釋文云馬本作薄姑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譜疏皆以蒲姑爲齊地者左氏昭九年傳云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illegible]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注鄭康成曰將蒲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注史遷作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疏史公說見周本紀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注史遷黜作絀滅作襲還歸在豐作周官注鄭康成曰周官亡疏堯典疏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案周本紀作多士後即作周官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是古文周官亦或在立政後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注史遷肅作息馬融曰息慎北夷也鄭康成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慎一作眘疏史公肅作息者釋文云馬本作息慎息肅聲相近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亦近肅也馬注見釋文鄭注見五帝本紀集解云北夷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魯語云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晉灼注漢書云東北夷也今挹婁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顏師古注漢書武帝紀引周書序云肅慎來賀字作眘

王俾榮伯注史遷俾作賜馬融作辨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疏史公俾作賜者俾當作畀釋詁云畀賜也馬注見釋文云本作辨者鄭注[illegible]古文班或爲辨辨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周語有榮夷公榮伯當是其祖故知世爲卿大夫也

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注史遷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襃周公之德也大傳說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爲王所以禮周公也鄭康成曰亳姑亡疏史公說見魯世家秋未穫已下至歲則大熟今以爲金縢文也[illegible]

袖海山房校印

或成當作文字之誤也案序稱成王蒞于畢告周公葬以天變告之而以王禮葬于畢也云作亳姑者亳姑二字未詳其義僞傳云周公在沒命君陳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非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鄭康成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郊疏鄭注見周禮載師疏 作君陳注鄭康成曰君陳亡

經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疏坊記引君陳曰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尚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疏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克能也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疏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自由也師庶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注馬融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馬注見釋文

康王既尸天子注馬融康王上有成王崩疏釋文云馬本康王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尸者釋詁云主也云主天子者主其事而未即位也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注史遷作康誥疏史公作康誥見周本紀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注史遷畢作畢公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畢命亡疏史公畢作畢公者周本紀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則此序畢下脫公字鄭注見書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漢書律歷志引三統有畢命豐刑之文蓋漢世則有畢命篇鄭氏猶及見之故據以爲言也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者江氏聲云當云不與此序相應疏引多同字抑或不字冊命言冊命事不同下冊言與此序不相應引云非也者逸篇是冊命霍侯此序言作冊畢公是不相應也則逸篇非此篇書文段氏玉裁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

經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疏書疏引策下有畢字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云云注鄭康成曰逸書篇名惠氏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四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歷有畢命豐刑十六字鄭康成漢書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序爲逸篇說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疏大司徒者周禮序官云乃立地官司徒又云大司徒卿一人則是地官卿也 作君牙注牙一作雅鄭康成云君牙亡

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疏緇衣篇引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注史遷說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之政作冏命復寧冏一作臩鄭康成曰冏命逸疏史公云文武之道缺云云者冏命亡篇蓋聞之孔安國得其說也史記正義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考周禮夏官序官太僕下大夫二人注云僕侍御于君之名太僕其長也說文臩引周書曰伯臩古文冏字古今人表作伯臩蓋今文也今漢書作冏尚書釋文作臩別字申誡集解引徐廣曰誡一作部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注鄭康成曰蔡仲之命亡疏堯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於賈氏所奏別錄爲

經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疏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云胡蔡仲名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注馬融開作闢作費誓疏開作闢者釋文云馬本作闢闢蓋闢字故與闢字形相近顏氏匡謬正俗云舊讀皆作闢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闢古闢字堯典疏云孔以粊誓序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尚書大傳鮮誓亦在甫刑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注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疏命告也案鄭注周禮太卜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是命告段氏玉裁云詩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則此序八字當作一句讀告王爲呂侯命王者鄭注緇衣云書說作以命高宗鄭釋呂命以爲呂侯受王命者見呂刑經注洛誥云作來茲殷乃命寧亦是受命于寧王也訓夏贖刑者申訓夏時贖刑之法漢書刑法志引經文而說之曰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書疏云周禮五刑皆五百劓皆不揭五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案刑法志所說今文史公說爲甫侯言於王是亦以命爲言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注馬融平王作王錫作賜作文侯之命疏平王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也若是平王史公劉向等必不以爲晉文侯事是今古文俱無平字也僞孔因鄭注加此字也秬鬯圭瓚者白虎通考黜篇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也玉者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禮器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注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黃流秬鬯也珪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注史遷穆作繆崤作殽疏秦紀繆公伐鄭在三十二年晉襄公追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在三十三年史公穆作繆者史記括傳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史記漢書多作繆繆穆聲之緩急聲轉假借字崤俗字當從左傳作殽

還歸作秦誓疏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于是悔過作秦誓則秦誓作於三十三年歸也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津濟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曰云云則是三十六年敗晉渡河始作此誓與左傳不合或孔氏古文說也序云還歸作秦誓與左傳同

皇清經解卷二之八十六終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七 學海堂

尚書注疏考證 天台齊侍郎召南著

卷一

以殷仲春傳以正仲春之氣節○按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即堯典此文可知唐虞並以建寅爲正而夏后氏遵之曰日中則月令所謂日夜分豳風所謂四之日也以巳中爲仲春則自以立春爲孟春歲首矣周人以子爲正改時改月而獨於分至啟閉節氣之名必不能改左傳之記春正月率日南至是也堯典舉四仲而必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所謂萬世之典常也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疏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按中星惟取午位正南斷無三次並見之理孔傳以七星畢見爲說既不可通孔疏曲解以仲春日在奎婁初昏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云云是堯典四仲昏中之星皆指巳位不在正南矣諸儒不悟歲差執周秦閒之月令以求堯典宜乎不合不知堯時春分日在昴不在奎婁也夏至日在七星不在東井也秋分日在房不在角亢也冬至日在虛不在南斗也又按孔疏于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似脫正義一段堯時冬至日躔所在歷家多以意說宋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爲近之唐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卷二

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按如孔傳是天子有巡狩諸侯無述職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其說遠勝孔傳乃釋文引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說又微異然亦勝孔傳矣

益拜稽首疏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按皋陶即庭堅左傳可據若益則史記彼此不符但益既與皋陶並列爲八凱其非父子顯然孔疏據史記謂是皋陶之子誤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

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按孔傳之失在解四岳爲四人故于九官中強分禹垂六人爲新命夫稷契皋陶大聖大賢不在二十二人之數可乎且十二牧中豈必盡出新命四岳則歷官爲最久矣又何以得幷數之

卷三

勸之以九歌○按舜時韶樂后夔典之至其所以作樂之由則在大禹此文九歌卽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也故史記曰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又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也

卷四

濬畎澮距川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按三代井田之法始見於此信南山之詩曰維禹甸之孔子曰盡力於溝洫皆指是文也禹貢提挈大綱詳於決川決海而每州言厥田則疆理溝洫之制備矣此疏舉大小而略其餘略字疑是包字之訛蓋小舉畎大舉澮則一夫之遂九夫之溝十里之洫俱該括也

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按作會連上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句宗彝連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爲句孔傳以五采成此畫焉解作會也宗廟彝樽二句解宗彝形象其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猶鄭言以虎蜼爲飾耳不蒙作會之文也孔疏誤解傳意遂以作會宗彝爲句不可不辨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傳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按史記云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是以歲計非以日計也理不可通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此卽孔傳所本也

卷五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按孔傳於地理有極精處此條是也後儒疑雍州山不當入冀始於冀州强尋梁岐二山而幷壺口亦失之不知梁山卽詩所云奕奕梁山惟禹甸之者亦卽春秋時壅河不流之梁山也岐山卽後文荆岐既旅導岍及岐之岐山其後爲太王所遷文王所治者也梁在河之西岸岐則又在其西數百里矣傳說曰壺口梁岐一役也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幷言於冀也可爲此傳之確疏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疏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按地理志原文入滹池之上當有東字言衞水山靈壽縣之東北其下流則東入滹沱也疏脫一字耳又按胡渭曰恒卽滱水衞卽滹池古今異名也此說甚確言恒衞而燕趙諸水無勿該矣

浮于濟漯達于河疏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按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千乘入海至字上脫二字又按樂安二字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爲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郡名樂安也

濰淄其道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按地理志琅邪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不云出屋山也屋山二字見許慎說文水經注謂之濰山今在莒州東北是其據也又疏引志言淄水東北至千乘博昌入海漢志原文作入泲蓋由濟入海也又按濰淄與上句嵎夷文不相屬傳疏應分節

導菏澤被孟豬傳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按漢志濟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卽此菏澤蓋陶邱復出之濟所滙也至山陽郡胡陵則曰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河水卽菏澤之支流許氏說文作菏者也傳不言菏澤在定陶而言在胡陵既失所重又言孟豬在菏東北卽方位亦舛矣菏澤在北孟豬在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淮出桐柏經陪尾疏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按漢志誤以安陸橫尾爲禹貢陪尾疏引其文以證孔傳獨不思果在安陸是荆州山傳不得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也又不得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也以陪尾爲淮所經其誤與衡山江所經正同

北過降水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按漢志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卽此文降水其水流入濁漳故先儒謂漳水卽絳水也漢志又於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虖沱河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則漢志已誤而孔疏本之

卷六

因民弗忍距于河傳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疏云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按左傳言羿自鉏遷於窮后因夏民以代夏政虞箴之稱羿曰帝夷羿則羿既距太康卽據河北舊都僭號自立矣太康雖失河北尙有河南傳仲康至后相而始見滅於浞然則羿但距河亦不能遂越河南而廢太康以立仲康也傳疏所云皆非是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按仲康若果爲羿所立則羲和之討卽羿假王命以剪除異己者孔子必不錄其書也金履祥嘗極辨孔傳之非仲康能討羲和不能討羿則屈於事勢耳

又疏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按史記夏本紀於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略不言及誠如穎達所譏但據左傳國語魏絳伍員俱能詳言羿浞干紀之事伍員述少康本末尤詳夏統中絕者四十年起自一成一旅遂能殄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古中興之君未有功業極盛如少康后杼中興之臣未有忠勤並懋如靡有鬲虞思女艾者也書序百篇並無其事抑獨何哉

卷七

仲虺之誥序至於大垧仲虺作誥○按史記作至於泰卷陶中鸓作誥注徐廣曰一無陶字又按仲虺荀子作中蘬大戴作仲傀趙岐曰萊朱一曰仲虺左傳仲虺爲湯左相是伊尹爲右相

卷八

盤庚序將治亳殷○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裴駰注按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號曰殷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按亳有三北亳南亳西亳此在偃師則西亳也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盤庚之遷是於舊地附近新營京邑故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又曰用永地於新邑也

疏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按自盤庚以後都於殷凡七君至武乙始遷河北傳子及孫至曾孫紂史記有明文然則自亳徙朝歌自武乙始也

卷九

惟學遜志務時敏○按學記引說命此文作敬孫務時敏鄭注敬道孫業也引斅學半作學學半鄭注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引念終始典于學鄭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鄭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自脗合

西伯戡黎傳在上黨東北疏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按疏所沟黎亭所治二字疑衍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漢郡國志曰壺關有黎亭故黎國劉昭注曰文王戡黎即此然則黎亭是壺關縣鄉亭之名非所治也

卷十

牧誓序虎賁三百人○按孟子言三千人疑此序誤然孔傳疏戎車三百兩既云戎車百夫長所載解此句又云皆百夫長則小序自作三百人與孟子異非字畫訛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按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武成無此文也疏誤引耳

卷十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疏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按左傳文五年甯嬴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或謂欒武子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然則春秋時多稱洪範爲商書如稱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矣又按經文明言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有三年而史記殷本紀乃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云云則妄說也

協用五紀○協漢志引此經作旪按此篇今古文俱有今文之本後世不傳而史記宋世家全載經文漢書五行志所引五行傳即伏生大傳而夏侯始昌諸儒又增附之者也其經文有與古文殊異並記於此洪範九疇史記作鴻範九等次二曰敬用五事史記作二曰五事三曰八政至庶徵皆然惟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與古文同然亦不言次九也漢志則初一次二次三云云並同古文而敬用五事作羞用五事顏注曰羞進也又用三德作艾用三德顏注曰艾讀曰乂畏用六極與史記同

思曰睿傳必通於微○按馬融王肅張晏並訓睿爲通知睿字今古文所同也乃漢志引此經作思曰容容作聖注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似字畫異矣然字義猶同也乃志引傳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似伏生書作容字畫字義並與古文不合未聞先儒有論此者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音義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無陂史記作無頗按經文本作無偏無頗唐元宗開元中詔改頗字爲陂以頗與義音不協也唐書藝文志具載其事陸氏在唐初安知後當改陂而預爲之音注乎此係宋開寶中校定釋文所增入者

卷十二

管叔及其羣弟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疏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按此孔傳之誤也下文又曰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是安國實指周公爲兄異於孟子据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冄季次序秩然孟子之說不可易也

周公居東二年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疏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按以居東爲東征則作大誥誅武庚罪三監皆在此時破斧之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歌此事也王猶未察公作鴟鴞之詩及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公歸時則已三年矣我徂東山之詩公所以勞歸士也然則居東卽東居舊殷征戮之地罪人斯得即武庚管叔授首孔疏何乃引王肅說謂東是洛邑哉何乃謂東征鎮撫案驗其事哉孔疏所云是仍以鄭箋解孔傳矣

大誥序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疏惟鄭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按孔傳解三監非也康成說是設三監所以監武庚也若并數武庚何監誰哉孔穎達於詩邶鄘衛譜暢言三監是管蔡霍引伏生書傳及蔡仲之命以明其說又引孫毓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惜不移以疏此序也

微子之命序命微子啟代殷後傳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按序是言成王既殺武庚始命微子爵爲上公以奉湯祀也孔傳之說則武王克商卽封宋公矣與序不合又此傳可疑漢以景帝諱啟作開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是也孔傳何得不避先儒疑孔傳多後人所爲此亦一証矣

卷十三

我西土惟時怙句冒聞于上帝句○按古讀至怙字爲句趙岐注孟子引冒聞于上帝則知伏生今文句讀亦同也宋儒始以惟時怙冒爲句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句子子孫孫永保民句○按趙岐注孟子引此篇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然則惟王二字自爲一句屬上宋儒讀惟王屬下爲一句

卷十四

召誥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按宅洛之意始於武王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又言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以左傳臧哀伯言武王遷九鼎於雒邑王孫滿言成王定鼎於郟鄏証之似確有此事其初曰遷其後曰定次第秩然但史記言營周居其說可疑若武王已有成規周召二公何須再十年相視曰武王遷九鼎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可謂確解正義曰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遠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則尤確矣惜穎達不移彼頭以解此傳也

王朝步自周○按孔傳但訓步爲行周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是步爲步行之步矣

厥既得卜則經營傳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按洛邑規模遂周書作雒篇略載其事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湊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志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一十里數術不同至周禮典命原無明文言王城十二里惟考工記匠人則營國方九里鑿鑿言之鄭注天官序官體國經野卽引司農營國九里九經九緯之說是固以匠人爲正解矣至注典命則曰公之城蓋方九里蓋者疑辭故不直言王之城十二里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按以洛邑對鎬京言洛爲東鎬爲西平王以後稱東周者洛邑

王城也以王城對下都言下都爲東王城又爲西敬王以後稱東周者下都成周也成周在王城之東四十里漢爲河南郡所治雒陽縣王城漢爲河南縣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按周頌清廟之詩作於此時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明證

卷十五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按帝堯之後享國久長首推太戊計其壽當得一百一十餘歲其父太庚二十五年其兄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卽云生自太庚末年其嗣位時蓋亦三十餘歲矣經雖無舊爲小人舊勞於外之明文而稼穡民依必熟知之故能敬天勤民所其無逸爲三宗之首也

其在祖甲傳湯孫太甲疏鄭元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按祖甲與太甲先後不同名號亦異但兩王並享國三十三年孔据國語則疑帝甲不可以配中宗高宗鄭据此經則謂祖甲卽武丁子祖庚弟以經斷之鄭說是也若是太甲史記明云稱太宗周公當於中宗之前先敘其事當云我聞曰昔在殷王太宗矣孔傳又曰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尤屬曲說文王之德豈當優於三宗享國久長亦復多於祖甲敘次在後又何說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疏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按鄭康成言受殷王嗣位之命是也古者諸侯嗣位必請命於天子況文王爲臣忠敬之至乎文王嗣位在帝乙之七祀殷王命令尚行於海內與衰周不同也孔疏是王肅而非康成何哉

卷十六

乃命諸王邦之蔡傳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疏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按孔疏疑傳叔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是也但引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則世家祇云封叔度於蔡裴氏集解引杜預曰居上蔡非本文也至杜預注左傳武王封叔度云云實據地理志以立說確矣孔傳謂叔封圻內仲封淮汝之閒豈可信乎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按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誤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

郎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又傳則得還本上得字訛是今改正

卷十七

周官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卽政後○按滅淮夷卽在滅武庚之後此序可證而孔傳見多方次於多士諸篇於是謂成王卽政奄復叛而王滅之其實不然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疏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劉歆說也○按孔疏說漢志尚脫七年劉歆以周公攝政七年至還政始爲成王元年故順數云後三十年其說雖陋然成王始終三十七年自明也疏未明晰

狄設黼扆綴衣傳置戶牖閒○按周禮司几筵賈公彥疏引此注曰其置覓戶牖閒似賈所見本置字上有其字下有覓字

卷十八

冏命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傳太僕長太御中大夫○按孔傳所以訓太僕正爲太馭者以太馭是中大夫太僕是下大夫耳然此兩官各不相統以經文證之是太僕非太馭也太僕掌正王之服位治朝燕朝出入與俱建路鼓以節早晏隨飲射而相禮容故曰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掌出入王之大命故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掌路鼓之政以達窮民故曰下民祇若萬邦咸休也太僕之下有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又隸僕下士二人故曰正於羣僕侍御之臣也何必以太馭解太僕耶周本紀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䍐字古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䍐命復寧但云太僕不云太僕正是也經文作大正猶曰長官耳

惟呂命傳言呂侯見命爲卿○按爲卿卽前傳所云爲天子司寇也史記注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此又一說

三后成功○按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按賜說書可謂陋矣此篇重在刑官故以三后作引正是尊皋陶耳

天齊于民句俾我句一日非終句惟終句在人句○按今文讀至一日爲句楊賜封事引此文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可證也宋儒本之以非終惟終爲句在人爲句

卷十九

王若曰父義和傳義和字也疏左傳以文侯名仇○按文侯唐叔之九世孫穆侯之子也左傳曰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郎文侯也又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侯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十一年平王東遷洛邑然則此篇其作於平王元年乎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八　　學海堂　嘉應溫心源舊本　南海鄧伯崎新校

尚書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虞書

曰放勳

放勳與重華文命皆帝號也據史記爲帝名此孔疏所謂號諡之名耳至放勳之義則蘇傳訓放爲法言堯有可法之大功者得之

克明俊德

孔傳云能明俊德之士疏云使之助己施化此說不可易

九族

蔡傳較孔尤備但五服異姓四字當改爲異姓有服乃無弊

百姓

百姓謂諸錫姓之家畿內民庶亦包其中但不可用爲正訓耳

乃命羲和

羲和包下仲叔四人蓋此命同治厤於國都下文則命分往四極之地考驗也

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星謂二十八宿若水火土金水五星則三代以前不用之步厤蔡兼說非是　舜典七政非謂日月星也詳見後

辰漢書謂日月所會而建所指也此說本劉歆二義須兼用

厤謂以數推之象謂以法寫之數卽九數中差分屬不足竟

本也時字不與人字連古人自名麻日爲時孔子謂行夏之時即此時也

漢律麻志引此文師古曰星四方之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此說最是星不必兼歲星斗星辰不必兼建所指○凡經傳專言星者皆指二十八經星若五緯則必各舉其名國語星在天黿律麻襄以爲辰星乃脫文非專言星也至辰星並言之專爲二十八經星觀分命四節即可知也

寅賓出日　寅餞納日

或云從來考景之法揔在日中若初出方納之景則太長而不可測蔡謂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乃誤會考工及周髀之文而有是說不知彼以正四方故須眡出入之景此以定二分則必于日中較其景之長短各有當也彤按蔡傳固不精鑿而此說則尤謬本文明有出日納日之文不得云定二分亦在日中矣且賓餞之定二分其要在推測日出入之方位以驗其所在次舍耳于景之長短固無與也何必于日中測之哉暘谷立表正當卯位昧谷立表正當酉位故必出日之景當表西納日之景當表東于南北皆無少欹邪則日躔正直卯酉之中而春秋分可定此賓餞二句確疏也

平秩東作

東作林解謂萬物發生于東非取農作之義作如詩薇亦作止怒于萬物並作之作此說勝孔蔡東作之物如夏小正所載榮蕓繁田胡月令所載桃始華之類是也

平秩者均序其東作之物而一一考驗之蓋萬物有正當仲春閒作者或至是而不作或已先作則不得仲春之眞須更考驗故平秩句亦主殷仲春言也

廷芳按神農作耒耜以耕作蓋取諸益益初九利用爲大作正謂農作蔡說似不誤

以殷仲春　以正仲夏

漢律麻志曰分至者中也時中必在正數之月蓋言初氣可入前月中氣必在本月耳若中氣將入前月即置閏以裁減之堯典曰殷曰正乃謂分至必在四仲之月也

分三時之中也四仲月之中也月之中與時之中雖日數不能無參差而氣朔則必相直故造麻者必以分至居四仲而四仲乃不失其中此以殷以正之義也殷本訓中正對偏言要亦中也蔡傳所謂陽中陰中午爲正陽位子爲正陰位者于本義尚屬寬泛

廷芳按後漢志亦謂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

敬致

致謂測景以窮致日之所在也明都立表乃在中國之極南正當日道之下必是日日中測景景全藏表足無分寸可見則日躔直午位正中而夏至可定矣明都夏至之表無日影蔡引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以爲證非是致日之時不專指夏至之一日須通是日前後言之賓餞並同蓋論麻成而考驗日景則正當分至之一日足矣若論造麻則必分至前後日加考驗然後可以得分至之眞也求分至原以殷四仲然經言殷四仲而不言殷分至則蔡以春分陽中秋分陰中解之亦非正義

廷芳按元史天文志許衡郭守敬等作授時麻測驗其二十七處至爲詳密可得明都日景與地中日景之說

平秩南訛

平秩東作驗氣之生平秩南訛驗氣之長袁了凡謂春生之氣惟東方得其眞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眞故各就其方而考之是也作訛成易俱就草木言若鳥獸更有末句在也

平在朔易

朔易謂萬物盡伏將更新也史記作便在伏物伏物是朔字意而易字意則無之

前三節俱言平秩而此獨言平在者生成變化俱在目前但須次序之而已若朔易則草木歸根氣已伏藏非詳察不能驗也故獨異其文云

以周禮冬夏致日之文準擬堯典則仲冬亦言敬致者特蒙南方之文而互見耳未必盡如朱子許氏之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命羲和考驗分至以正四仲月然後季孟月可推而十二月與二十四氣靡不相直但不置閏月則氣朔餘日無以消息其盈虛而四時猶不可得定歲猶不可得成也故復命之置閏云其法則孔疏蔡傳及金仁山之說備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考驗日星民物固所以殷四仲而政令實從此而定如所謂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草木節解而備藏之類古人率作興事皆用以爲候造麻既成書于其上使百官得以順時行事而眾功自無不熙矣熙廣也亦光明也史記所謂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札之類是其事也○二句乃史官之詞非堯語

自分命至成歲皆定時事在授時之先麻象又在定時之先允釐二句則在授時之後　定時即造麻也授時即頒麻也分命四節皆造麻之事姚承菴舜牧謂此實考驗以盡推步之術耳若謂麻既成而分職以頒布則豈下文置閏成歲爲又成一麻耶

已上六節仁山謂堯初載事是也彤按史記麻書謂當時三苗亂德重黎廢職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麻數失序是適當麻法極壞之日而羲和四子獨不忘黃帝顓頊之舊常故堯特命之掌麻事推步考驗以辨訛補缺革故更新而微顯精粗諸術無所不盡蓋麻法于是大備故古今中西治麻者總不能出其範圍云

置閏一節玩其辭氣若自堯始創者意當時已廢閏不僅如史記所謂乖次者故云爾耶

克明俊德一節麻言內外之皆治是教成乃命羲和六節結以庶績咸熙是政成也其本在明俊德命羲和而明俊德命羲和又本于欽明文思二句蓋君身爲用人之本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璿璣玉衡即堯典之麻象日月星辰但此則以象該麻耳天官書以璿璣玉衡爲北斗者乃甘石輩因周用斗建而附會之唐虞實未嘗用建也詳見余北斗齊七政解中七政伏生大傳以爲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彤謂天地人三者當易以歲月日合春秋冬夏爲七即上所定之四時所成之歲下所協之時月所正之日也謂之政者貴各得其正也若五

星則當時尚未有步者余亦有說詳之齊七政謂以日月星辰之行度整氣交之日與月之正閏而不失四時之序以成歲也

夏小正云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縣在下則旦周書周月云惟一月既南至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又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夫月無中氣而指兩辰間則有中氣而指一辰可知（月必以有中氣爲正若節氣往往跨兩月則斗柄亦兼指兩辰難以專屬）偏指十二辰而二十四氣畢二十四氣畢而四時定四時定而歲成矣二書皆以斗建齊七政治虞舜之法也天官書之說所以可從

廷芳按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是也斗之名見夏小正注史記者以第一星爲魁第五星爲衡第七星爲杓乃本下三建之名名之星經則以第六星爲璇第五爲璣餘星亦各有名蓋璿璣玉衡乃北斗本名夏以後始名曰斗柄夏小正有斗柄語其更名北斗者對南斗稱之也又按史記謂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建時節即齊七政之義

象以典刑 盆稷所謂象刑是

朱子謂象者像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此說最確詳見語類孔蔡解皆謬

象以典刑二句象與流皆刑名也典主也言象所以主眾刑而流則所以寬其象刑也象刑有五故流亦有五眚災皆肆也故赦怙終皆賊也故刑肆謂有故賊謂心存傷害

惠棟謂象者五帝時書名也麻象日月星辰麻書也象以典刑方施象刑惟明刑書也予欲觀古人之象八卦之書名也易曰在天成象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因天故治天下之書皆稱象周禮六官稱六象縣于象魏魏收春秋傳曰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象皆書名也

汝平水土

命禹平水土與下命稷播穀同是終事意蔡于此獨云錄其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禹號謂禹以所布于四海者敬承于帝也下文修六府和三事乃所布于四海之事以是敬承于帝欲其戒董勸相而俾之勿壞也蘇氏所駁非是（惠棟曰先生既不信後出古文則此條可刪廷芳以底本所載仍存之）

撫于五辰

五辰即五行也以其分旺于四時故謂之五辰耳蔡竟以四時訓之非是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治忽即蒙上六律五聲八音說治謂克諧而無相奪倫忽則奪倫而不諧矣言即詩也五言謂五典之言納者入之樂章出者播而用之也六律所以正五聲八音六律五聲八音治則有以定五言之出納而詠歌無不諧故六律五聲八音之治忽不可不先察也聽謂審其高下淸濁之節○治如樂記治亂以相之治周禮樂師治其樂政亂即忽也有疎忽則亂矣○上段是作服禮之大者此段是定樂章乃樂之大者明則欲其辨聽則欲其和也舊說總于本文不協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孔疏引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是九州之外即爲四海其間更無餘地（詳見朔南暨下）蔡謂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云云似九州外別有地迫于四海然者恐尙未穩孔謂迫于四海從京師至四海尤未明確此蓋蒙上句州字謂每州外迫四海之地又各建五長以統制之蓋加意邊徼且防禦四裔也其地在九州之內五服之外蔡于禹貢末又謂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者是已其言甚當而此注乃云九州之外蓋蔡以九州之地盡于五服而未知五服尙不足以盡九州故耳

夏書

既載壺口

壺口在冀州岸大河其西北曰孟門爲河之上口西南隔岸曰龍門爲河之下口相距一百六十餘里龍門之南山曰呂梁皆正當大河之衝阻遏洪流河水所以橫溢冀雍間者由畢壺口以包其餘且在冀言冀例不得涉雍事也故施功雖並及雍而書事則專屬冀

治梁及岐

梁岐二孔謂皆雍州山而近日胡朏明禹貢錐指力主其說是大不然禹冀高山以別州境豈有冠以冀州而承以治雍之事乎蔡氏謂梁岐皆冀州山而以梁爲呂梁在今離石縣東北岐爲狐岐在今汾州介休縣其說是也但以二山爲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則離石去河一百五十餘里介休去河三百三十餘里誠有如錐指之所駁耳然朱子謂龍門至今橫后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誠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洩一派西滚入關陝一派東滚往河東爲患最甚則呂梁狐岐去河雖遠而河水東滚而來當爲受患之地故壺口事畢即及之此正所謂疏瀹其積潦以爲耕作地濬畎澮距川之功也

壺口既載則河水無逆流橫出之患而呂梁狐岐之間水上漸平然向之積潦與小水之幷入爲患者未盡去也故即疏瀹之使迸河二三百里皆安定然後可施功于汾水矣錐指謂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蓋亦思之不審爾

既載壺口自西南而東北則狐岐爲近而先治梁者以呂梁洪勢險助積潦爲害尤當急也

治岐之功於東南當自太岳之陰止

太原岳陽雖帝都所在然蘇舊當爲隄防以障水其勢尙可緩故施功在梁岐後也

錐指謂地勢北高南下河水阻過孟門一派滚往河東者當從吉州而南此言殊近理然傳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則其勢要不止爲患于近地故呂梁狐岐雖在吉州東北三四百里而河水當倒流之時從南以北盡處橫溢遂延及二山之間亦勢所必至固不必斷自吉州而南也

蔡既以離石東北之呂梁爲梁山而復引爾雅梁山晉望春秋梁山崩呂氏春秋龍門呂梁爲證則梁山不仍屬雍州乎

去旦國野而之名梁異然近時閻百詩謂離石東北卽今靜樂縣嵐縣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並無所謂河流則道元之說亦可疑也彤按酈注原文曰昔無水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是呂梁崇之險原因昔無水之激盪而不與黃河交涉其曰河流者亦所謂北人得水通謂之河耳特其下復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乃大禹所闢以通河則直以呂梁爲卽龍門南之呂梁其義甚可解矣

錐指謂呂梁之誤總由不知卽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于他處此言固切中道元諸人之病然則名呂梁要非龍門南山所得獨專也按呂訓脊骨出字林梁訓橋蓋擬山石橫亘之狀以爲名故凡山之橫亘類脊梁者皆可受其稱龍門有呂梁離石亦自有呂梁也安必其相假乎

錐指又謂梁山卽呂梁又引水經注曰梁山卽龍門司馬彪注莊子曰呂梁卽龍門自雍州山言之語皆確當蓋呂梁雖屬梁山首然本一名而字有增減原可互稱呂梁之山雖總屬龍門之支然在禹時定總名龍門其析稱要出自後世耳廷芳按莊子所謂呂梁在彭城蓋水村非龍門呂梁也宜再考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賦貞金吉甫云貞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于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北說近是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同于厥田亦中下也諸州之賦或多或少僅差一等故以錯字係于上下其義已明或異品則言上錯或有三等則言三錯至兗州以下下而升爲中下則旣是異品又中間相去二等且適與田品同故遂變文言同也　作十有三載則土性復而人功備矣故得同于厥田也

海物惟錯

錯謂治玉石之具豫貢磬錯專用治磬此則治凡玉石者也林蔡二家解得之錐指駁云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此則謬甚矣諸州之所貢者豈皆異耶

成賦中邦

成賦當屬上咸則三壤爲句中邦當連下錫土姓爲句史記集解斷如此蓋本鄭康成　中邦錫土姓一句乃下數節之綱領中邦二字與末四海對四海謂四裔中邦卽九州錫土姓謂有功者列諸五服及十二師五長中其德盛者則更錫之姓也

或疑以九州爲中邦則要荒已屬蠻夷不有闕乎不知要荒之蠻夷在中邦四海之蠻夷在徼外固各自爲類也安得有闕且此說亦本康成

朔南暨

東西皆實指其地而朔南但言暨者蓋蒙上二句之文謂朔及流沙南及海皆字可知也聲教皆過其境暨則僅及之耳

錐指曰禹貢流沙地漢志以居延澤當之通典以燉煌當之夫經云西被而居延澤乃在張掖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彤謂在燉煌者固西被之流沙在張掖者亦朔暨之流沙也而所被所暨尚不盡乎此何則謂之流沙不過因沙土之隨風流行耳此本通典元和志者水經注所謂與水流行者亦指居延澤而言耳故無論在西在北並得受其名竹書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說文云漠北方流沙此北漠槩稱流沙之切證然則凡沙土之環乎冀雍西北者皆禹貢之所暨所被也何乃更以燉煌居延爲去取哉此亦未明朔暨之義耳

南暨之海卽黑水所入之南海也

堯典南交在五嶺之外岸大海所謂荆州之南垂水經注所引尚書大傳爲虞南極太康地志者也漢初以其地置交趾郡後置交州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交州以幷荆州益州卽梁地幷得鬱林合浦其餘蒼梧南海九眞交趾日南皆荆所幷本後漢書獻帝紀百官志是禹時交州本屬荆梁其與百越之在揚者同爲南暨海之遐地無疑也錐指以九州大界南不踰五嶺者非是錐指曰尚書大傳以交趾爲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是交趾不可謂荆域也彤按大傳言交趾爲荆州之南垂而不言在其徼外則固屬荆域之中矣其云幽荒之外者幽要也見爾雅釋詁蓋言在要荒二服之外非謂幷不屬荆域中也錐指說誤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二之八十八　漢軍生員樊封校

尚書補疏敘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摭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顧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篡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

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illegible]鄭氏 是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齮齕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閒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典謨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規難而辨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者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九　學海堂

尚書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循按謂堯同天固非謂堯考古亦未善伏曼容注周易蠱卦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蠱通古古即故也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於堯殂落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不加此四字也

黎民於變時雍傳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循按傳以皆字釋於字正義解作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非傳義也廣雅釋言諸於也又釋詁諸衆也傳以諸義同皆故以皆字釋之其實爾雅訓於爲代代猶更也於變即代變代變即更變耳

共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循按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具字之譌正義言僝然見之狀非是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議論如此經放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爲大惡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虞史欲盛彰舜德縣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首登此史臣不實之辭乎蓋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羲農以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而堯典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自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丹朱曰嚚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嚚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當察其庸違象恭者當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諸賢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終績用弗成也聖人重事功彼嚚訟者徒以言爭而事不成靜言象恭者徒炫惑人之耳目而事不成即方正自命矯異於人者亦徒驚愚而竦衆而事亦不成故史臣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爲萬世用人之法孔穎達識疏論鄙淺之乎測聖人矣

湯湯懷山襄陵傳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爲駕駕猶加也上猶尚也尚與加同義尚於陵即加於陵加於陵即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傳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此讀傳中名字爲句則經文命圮族三字連貫矣然傳以名訓命命字連名字經文自方命二字一頓蓋鯀以方自命而毀敗同類之人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即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鯀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絜矩自用侮物與共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驩兜比之而鯀則朝臣共以爲善四岳且特請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鯀之方命圮族正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軋即鯀之流也鄭康成解方爲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之經但云圮族不必是毀書善類亦不必有姦回之志即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用即足以誤事功而禍天下爲聖人誅殛所必及楚辭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以鯀之婞直擬屈原正以其孤立不與人同耳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循按江氏聲古文尚書集注音疏云烝烝孝也惠松崖先生曰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爲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所欲而滿所願豈尚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舍厚養而但言克諧吾未見其即諧也菽水承懽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傳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爲理又以理爲義理即史記謂內行彌謹也序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循按閻氏百詩云今之堯典舜典原只名堯典一篇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王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只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

時陝罷言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書皆以舜典爲已亡而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典補亡謂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祗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則正截二典之全者雖引援皆不用原文第櫽其大略然蹤跡可見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倘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然以序核之序也者馬氏鄭氏皆以爲孔子所作而皆爲之注其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則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典之界止於舜攝不闌入舜卽眞以後毛氏之言信矣而序舜典則本諸側微卽側陋有鰥云云也歷試諸難卽愼徽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伐木注之入麓正指納于大麓則不特序以愼徽等爲歷試諸難卽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則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僞孔如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其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截之後斷者也卽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釋冕云云自與上麻冕黼裳相貫康王報誥卽向太保芮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烏得盡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兩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旣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猶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鰥也以此例之竊謂舜典之於堯典猶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敍堯之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卽爲敍舜之首瞽子嬀汭其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以前敍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敍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閒互相敍發此文中辭語馬遷每效之而遂莫能全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神化首以欽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敍之乃命羲和以下詳述堯治曆明時之敎迎日推策雖自軒轅至堯創爲實測之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蕆歲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則其後則敍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述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至烈風雷雨弗迷敍堯試舜卽敍舜之才德在璇璣玉衡制器以補堯治秝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班瑞若巡守若封山濬川若作刑皆前聖所未定舜攝代堯定之開三代制度之先旣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禮樂刑教無不章明其平水土一事歸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爲舜典矣毛氏據史記以定堯典舜典是也乃史記以舜攝堯在二十八載之事屬之堯而以父頑母嚚及四岳薦舜二女嬪虞出而屬之舜於互敍之恉固已井然可見其葉虞賓井元愷四凶等則雜取孟子左傳諸書毛氏以爲舜典所有取以補亡失之矣竊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帝則兼堯舜言之蓋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兩篇言則遏密八音之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固未嘗亡亦無容補也識者察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循按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僞說與之異自以孔傳爲僞遂多從史記說孔傳之僞余不爲左袒若以二說審之則傳說爲勝是時舜已在位試司徒爲上儐矣本鄭氏注入山林豈一人徒行何必不避風雷聖人迅雷風烈必變舜乃不畏天怒先聖後聖義何乖異且舜是時必有輿從假令衆人同己冒於風雨之中不情甚矣余見村氓釣叟往往乘大雷雨時負蓑衣簑行坐隈野未嘗或懼舜而如是亦仍歷山雷澤時之故習耳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爲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思惟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此詔正用舜事舜納大錄則雷雨弗迷災咎不發今定國納大錄而陰陽不調是宜罷職去位漢帝作慰辭謂非顓定國一人之咎而歸咎於己乃因舜事而曲原之故曰不爲一端可見當時爲尙書說者同於傳說太史公每載異聞未可槪也德合於天與孟子百神享之之義正同論衡吉驗篇云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螫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此史記之說也其正說篇引說尙書者云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以大麓爲大錄與詔同而以疾風大雨爲衆多並吉之譬喩則殊陰陽不調之說宜仲任以爲僞伏生書大傳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鄭康成注云山足曰麓麓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使大錄之此雖以大麓爲野而鄭兼以大錄解之則謂爲壇攝位之日無烈風雷雨猶云會朝淸明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循按廣雅云象效也法與效義同有所效法則謂之象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像似也有所效法則有所似錯象刑者古所傳之五刑舜似續之者也對下三作字而言作者古所無自舜創始之也墨劓剕宮大辟之刑自古傳之舜不廢之故曰象流宥五刑亦自古傳之舜象之而不廢者也然宥之爲流其罪已不可赦舜思小懲而大戒之作鞭扑贖三刑懲之於罪未成之先使之知恥知改不致罪大惡極則五刑雖不廢而犯者寡矣必小懲之而不大戒至於怙終而後以五刑施之舜不廢五刑而作鞭扑贖三刑以刑免天下之刑非通變神化何以有此故封山濬川之後卽詳爲敍述說

者不知象字作字之義造爲蒙巾當墨草纓當劓菲屨當刖艾韠當宮之說已爲荀卿所斥聖人制作之神詎書生之見所能測哉

分北三苗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循按三國志注虞翻云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傳以分北即分別耳正義以分爲別以北爲背非傳義益稷傳云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分別二字正用此經分北北從兩人與南北之北不同

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傳凡三篇

循按今大禹謨信爲僞撰矣而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名棄稷非益稷然則大禹謨棄稷兩篇俱亡其曰若稽古皋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第皆皋陶謨一篇而已但序文有可疑者云作大禹皋陶謨以序稱康誥酒誥梓材例則大禹下省一謨字乃先大禹次皋陶而上則先云皋陶矢厥謨次云禹成厥功且以矢謨專屬皋陶而大禹不言謨似此三篇者大禹二字名篇與棄稷同不名大禹謨也又即皋陶謨一篇思之首紀皋陶之言所謂皋陶矢厥謨也帝曰來禹以下則禹自述其乘四載隨山刊木暨成五服曰各迪有功曰時乃功則禹成厥功似即指此竊謂此一篇爲大禹皋陶謨經文先皋陶次禹故序依之爲先後而書作於夏史故先大禹而後皋陶今所分益稷篇正大禹述成功之謨原是皋禹兩人之言則分兩篇乃實是一篇故不曰皋陶謨大禹謨而曰大禹皋陶謨觀序文互爲先後可見其意至棄稷自紀稷契之言閻氏百詩云揚子雲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皋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作何語

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

循按堯典克明俊德鄭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兼人則不執一故下經言九德之目爲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然則徒寬而不栗徒彊而不義不可爲德洪範三德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鄭亦云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樂記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禮主敬樂主和皆得亦相兼而不執一矣德字始見堯典而其義莫明於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得於身爲德道兼陰陽則德參禮樂九家易云陰陽交通謂之德素問氣厥論云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王冰注云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骨空論云易髓無空王冰注云易亦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云亦當作易是古亦易通用亦行者易行也變易其行則寬而栗彊而義不執於一矣故變易其行者有九德九而字即變化移易之義所謂君子有三變變者易也行爲易行指而目之即爲易言方指之爲寬爲柔爲栗爲立爲恭方指之爲亂爲擾爲直又易而言其爲敬爲毅爲溫方指之爲簡爲剛爲彊又易而言其爲廉爲塞爲義其行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行有九德因而言之者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即易言其人有德也上采字指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下采字指栗立恭敬毅溫廉塞義采采者不一事即不一行不一言鄭注謂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也亦本兩相須之意（公羊昭十七年何休注）義通於奕獨斷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相連即相兼亦奕二字皆訓重采采不一采故重也乃傳以人性二字解亦字鄭亦云凡人之性有異未詳厥謂

夙夜浚明有家傳浚須也

循按傳讀浚爲逡逡遁之逡逡遁不進是有待之義故訓須也

粉米黼黻絺繡傳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循按說文黹部云黹箴縷所紩衣黼黻黺三字皆從之糸部云絑繡文如聚米也（粹文粉米說文作黺 黺緥徐本作絑）然則黺絑黼黻皆繡文凡繡以葛爲質箴縷密紩五色相間故云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此五色爲上衣之文其下裳用絺繡所爲黺絑黼黻蓋裳下齊緣邊之飾今俗所云鑲邊掛線者正此遺制也其最下一層用青黑相間繡作兩己相背形牽連爲折方今俗作亞字文其遺象也是爲黻次一層用白黑相間繡作斧形牽連爲半圓今俗作雲文其遺象也是爲黼又其上作小圓爲粟文者絑也作冰裂文者黺也觀商周彝鼎其上文多有類此者可想見其象故虎蜼之文同於彝尊即以宗彝名之陳祥道禮書依此傳爲圖謂斧刃白而銎黑兩己相背蓋左青而右黑施之於裳殊不成體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黻三列注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正義云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己相背爲三行也按此云緣邊爲黼文是也可知裳亦緣邊爲黼文黻文也火三列者爲瑑火之文三層也黻三列者爲亞字文三層也

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傳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

循按正義以額額爲無休息之意傳益讀額爲雒（漢龍額侯一作龍雒侯）雒同洛廣雅云洛繹也洛繹猶駱驛成公綏嘯賦聲駱驛而響連文選注以駱驛爲不絕貌駱亦與雒通不絕即無休息也鄭康成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此以額額二字連下罔水行舟以罔水爲無水故解爲陸地行舟鄭云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無水推行正與傳陸地之說同不然舟在水何用推行且使在江河溪澗之中則居舟而行何分水已治未治惟本陸地因鴻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如此推鄭義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鄭雖以額額屬行舟而上亦連罔晝夜謂無晝夜額額罔水行舟其讀額額或亦如傳讀爲雒雒爲駱驛無休息也

導菏澤傳菏澤在胡陵

循按說文菏澤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許叔重亦以湖陵菏水爲菏澤水下導沇又東至于菏傳云菏澤之水（別詳禹貢班志鄭注釋）

三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此文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縻而羈之以幕解蠻以發明幕師古以幕古通漫漫慢亦通馬氏訓蠻爲慢故顏氏變慢爲幕耳師古此注本諸孔傳而幕發與蠻來之義終有未合玩傳用來字蓋讀蠻爲攣攣之義爲係爲引蠻亦劇引謂以文德引來之不以法制之不制以法法字對德字也鄭康成讀蠻爲緜詩以緜蠻爲雙聲緜蠻亦稱緜攣張衡思元賦云毋緜攣以倖已今文選注引舊注云緜攣係貌讀緍讀攣其義一也攣係而來卽羈縻其人正義謂緍是繩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尙未得鄭孔之指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八十九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　學海堂

尙書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序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

循按說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方言廣雅皆以代訓庸代亦更也孟子云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此序義與之合思庸謂思更改卽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籲衆慼傳籲和也

循按說文籲讀與籥同侖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龢調也从侖禾聲讀與和同調和之和卽取義於侖侖與籥同傳讀籲爲籥故訓爲和譜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籲卽裕是寬意故爲和未得傳讀鄭注禮云籥如笛三孔是籥卽侖

不昏作勞傳昬強

循按鄭氏讀昬爲暋訓爲勉勉卽強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喻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經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喻字直以喻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惟究傳義蓋經文吉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諭告也諭卽喻傳以喻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喻百官禮記緇衣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譌此吉言之吉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必其人已老乃侮老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簡奧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傳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皐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循按周禮司門四方之賓客造焉儀禮造于西階下注皆訓造爲至釋文引馬訓造爲則不可說矣傳慢字解褻字慢者緩也有緩慢不至者則不能咸至矣余謂說文訓褻爲私服此勿褻之褻宜作私字解與上咸字爲對咸至欲衆民皆至於庭也下云勿褻在王庭五字連讀卽足上咸造之義皆在王庭則公不皆在王庭則私故云咸至勿私在王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循按楚辭抽思云何回極之浮浮王逸章句云浮浮行貌廣雅云浮浮行也

敢恭生生傳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循按盤庚凡四言生生傳皆以進進解之意殊不豁余謂易傳云生生之謂易孔子正取此生生二字爲易字訓釋易者改變之義可與此經互明此經生生指遷徙言謂變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謂萬民不肯從遷是不知變通也往哉生生謂往遷新邑則能變通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謂朕不任好貨而勇於奉此變通之道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謂爾等亦無聚貨寶其以變通之道自更改也鄭康成注泉府國服爲息言稱貸者加息以償貸者得取息以爲利則財貨生生不窮亦謂交易變通則財貨不窮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傳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何以不至

循按傳以天曷二字貫下大命不摯故於下句疊用何以二字以明之史記云大命胡不至亦增胡字以明之未可依史記謂孔傳本經有胡字說文摯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摯讀若摯無胡字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子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循按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正義以刻爲傷害之意蓋以馬氏侵刻爲傳解也然言其賢而請立不可爲侵刻傷害之玩傳云病子不得立則當如堯舜其猶病諸之病刻之訓爲極爲急趙岐注孟子云病極也詩召旻箋云疾猶急也故刻之義與病同高誘注呂覽處方篇云刻亦也注達鬱篇云刻盡也盡與同刻訓盡猶該訓備傳以我久知子賢解舊字以言於帝乙欲立子解云字以病子不得立解刻子二字以宜爲殷後者子解王子二字不出我乃顛隮六字爲句然經止言我舊云刻子王子其云云經文無之王充論衡本性篇引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說尤爲不辭於經文殊費辭說而不能達余謂刻子卽箕子也易箕子之明夷劉向荀爽讀箕爲荄淮南子時則訓饗其高誘注云其讀荄備之荄古荄其音通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用起字明荄字以起荄相近也又侅奇侅非常也以奇連侅奇侅音近相疊也山無草木峐說文無草木爲屺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言峐猶屺字亥唐亦作期唐刻从亥與孩荄同箕卽其字釋名亥核也核取名於物根核之與荄猶刻之與孩史記律書義同棘之爲亟戒猶刻之爲急急爲箕之入聲戒爲荄之去聲陔亦作陔該亦該備曲禮梁曰薌其釋文其字又作箕同姬語辭也以此淮之父師旣云詔王子出迪則已勸微子去矣下云我舊云箕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此乃述其平素私自之言舊久也謂不特今日因王子問我我始言之且不獨言王子當去久已言箕子王子兩人皆當出若箕子王子不出則我殷乃顛隮矣史記引微子不載此文而插敘箕子佯狂一段云或曰可以去矣正本此舊云箕子不去之說也父師少師別是二人所謂太師疵少師強也傳以當箕子比干而刻

予二字遂其能達耳董仲舒賢良策云至于殷紂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即指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而言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循按毛詩魯頌正義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傳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循按傳以五是字指多罪逋逃之人尊字解崇字信用之解是信是使此注當在是信是使句下上用字解使字下用字解以字

蘇則殛死傳放蘇至死不赦

循按釋文殛本作極儀禮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放弦也極有放義孟子又極之於其所往趙岐注云極者惡而困之也極又訓已詩鴇羽箋又訓窮樂記注極蘇于羽山放之使居東海既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呂覽制樂篇注極終也故云至死不赦傳於殛字之義實能體會至精說文以殊死解之則殛爲斬首固非鄭志答趙商以爲至死不得返於朝是也而以殛死爲箕子釋武王之懟所假言亦非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傳民戢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

循按戢字不可解正義云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乃上文斂時五福傳直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敎何得間隔三十餘言而以戢字訓者夠斂屬於君此戢屬民殊相差錯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戢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戢耳疏義强釋作斂戢之戢岳說是也

其作汝用咎傳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循按釋文其爲于僞反是讀爲相爲之爲作之義同於爲爲之義有二作之義亦有二爲是發爲之爲則作是動作之作爲是相爲之爲則作是作使之作韋昭魯語注云爲猶使也周禮司士注云作謂使之也然則傳以爲字解作字其作汝用咎猶云其使汝用咎也正義讀爲平聲云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於爲汝下增入臣字非傳義亦非經義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循按昭二十年傳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仁即愛也謂彼愛其父必來與此經仁字義同傳以順父解若考而以能字加順父之上然則孔傳經文作予仁能若考否則以予仁若考能爲句正義亦云既能順父能字在順父上仁故能若考多材多藝故能事鬼神以多材多藝與仁字對以若考與事鬼神對兩能字相應

王若曰傳周公稱成王命

循按鄭康成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傳與王同正義引鄭規之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若是乎尚書正義每多正論王莽因翟義之討依大誥王若曰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莽擬大誥以騐民必依天下人所共習之義然則西漢人說經固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踐天子之位後漢鄭康成延其說耳王肅之說遠勝於鄭顧西漢人不善說經遂啟王莽之逆後人抑王而右鄭不知其悖戾不特禍於經耳僞孔傳固有勝於眞鄭注者此類是也

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

循按傳以汝字解爾字以盡字解既字以聽訟之理解道字適字未有明解正義以適爲當云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經文適在爾字上正義汝在當字上汝當盡斷獄之道以極其罪則是爲督責之辭非經義亦非傳義適訓當亦訓如宜解爲如得其情之如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災眚如爾盡聽訟之道以窮極其罪之大然是人既非終乃惟眚災矣則不可殺傳以聽訟之理解道字則斯時所以勅康叔者勅其大罪之中知其非終非勅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不可殺亦字從適字轉出傳雖未明破適字而適字之義自見

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循按廣雅崇宗蘊爲聚隱公六年左傳芟夷蘊崇之杜注蘊積也崇聚也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咨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循按正義云用者解經之自是自酒即用酒正義中傳是也然經文庶羣自飲承上民怨則自字不必他解蓋謂民則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於酒而不顧民之盡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寛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人者當寬宥之

循按戕敗人不可以宥惟過誤戕敗人乃可以宥傳於戕敗人上增加過誤二字者貫上君事知之也傳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爲字讀去聲謂因君之事而戕敗人非由有挾故行殘害所以爲過誤可寬恕也傳讀君事戕敗人五字一氣正義未得傳義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傳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

循按傳以敬養解敬字以寡弱解寡字以存恤解屬字以妾婦解婦字其意甚明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恩相連續即存恤之意釋文音屬爲蜀妾之事妻也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以傳之妾字解屬字非是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敎命所施何用

循按廣雅效驗也傳以實字明效字謂驗實其所施也

天迪格保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循按格之訓至固矣而格至均有變更之義故論語有恥且格謂民變化於善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變化君心之非也易至哉坤元至即謂能變通舍此以至彼格保者謂天改變其保夏而爲保殷也

不其延傳言桀不謀長久

循按爾雅釋詁基謀也孔子閒居引周頌夙夜基命宥密作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爲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解不其蓋讀其爲基正與孔子閒居同正義未能疏通證明漫衍云有夏桀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改傳爲不其長久而以爲唐以前古本不亦枉乎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循按正義云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又云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以傳衡之未能通達傳訓淫爲過見大禹謨傳蓋讀淫字爲句勿用小民過謂勿用小民至於太過也用非彝言上勿字勿用小民淫爲重民勿用非彝爲秉常也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循按傳讀已一字爲句謂勤辭也已矣二字起下正義以傳讀予往已爲句非是公定予往一句予字既屬上定字又屬下往字故傳言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也從公言卽從公之安定也

在十有二月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循按爾雅釋詁在卒同訓終釋名終盡也傳用釋詁訓在爲終故云盡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

循按爾雅釋言逸過也盤庚作乃逸傳云逸過也立政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傳云乃惟眾習爲過德之人傳於大淫泆讀泆爲逸於誕淫厥泆解泆爲過互辭也讀泆爲逸卽是解爲過解泆爲過卽是讀爲逸釋文泆音逸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屑从肖同佾馬之訓過與傳同也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傳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循按傳以遠字解遐字以惡俗解逖字蓋以逖字與下宗字對逖指殷宗指周謂移爾於洛邑遠於殷而近於周也由遠而近遠於周則俗惡近於周則道順惡俗二字從下多遜立義不遜故俗惡遠其遠於周之惡俗而比其近於周之多遜是自遠而移於近正義謂移徙於遠令汝遠於惡俗又云令去本鄉遠使汝遠於惡俗是以遐爲徙於遠以逖爲遠於惡俗未得傳意

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循按釋文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卻也釋文以傳讀如字爲賓客之賓也馬訓爲卻則讀賓爲擯其音爲殯漢書中山靖王勝對云使夫宗室擯卻師古注云擯卻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賓外正與擯卻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按正義蓋謂正曰又曰卽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推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已言竊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八字王兩次重疊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疊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疊書之則宜云王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疊言矣如石鼓文凡疊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疊書君子員獵員獵員游則於員字下用二於獵字下用二自知其疊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諺傳乃叛諺不恭

循按正義引論語由也諺論語今作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畔喭卽叛諺也邢昺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喭聲近相通

屑有辭傳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屑此屑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逸彼傳解作過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卽惡也此以惡事解屑字正是以屑爲泆以泆爲逸而逸爲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下文爾乃屑播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盡解屑與此盡有辭說同屑何以爲盡盡亦過也凡事太過則窮盡傳既云惡事又云盡兼二義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我周王善奉於眾

循按靈之訓爲神亦爲善則善之義爲靈爲神易傳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卽此所謂靈承于旅也不執於一隨時爲變通爲靈乃爲善書於善多稱靈靈則能變化故惟人性能轉移則爲性善性善卽性靈也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善則變通神化民無能名武定天下未受命故未能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而亦盡乎善矣

自一話一言傳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

循按盤庚乃話民之弗率誕告傳云話善言然則話卽言之善者此以一善解一話蓋下已有一言則話專取善義盤庚單云話不云言則話爲善言大雅抑詩慎爾出話毛傳云話善言也亦以詩云話不云言也左氏文公六年傳著之話言注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十八年傳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注云話善也單以善解話亦以經云話兼云言也抑詩又云告之話言毛傳云話言古之善言也襄公十八年傳引此詩注云話善也話言並舉若話爲善言是話言爲善言不辭甚矣傳解盤庚話字爲善言猶毛公解出話之話爲善言也傳解立政一話一言之話爲善猶毛公解話言爲善言是以善字解話字也

在後之侗傳在文王後之侗稚

循按論語侗而不愿孔子曰侗未成器之人蓋爲僮之假借釋文引馬作詷云共也君後之共於義爲不達說文詷共也周書曰在夏后之詷經文乃成王自稱之辭不得雜出夏后竊謂夏卽後字之譌后則羨文耳

弼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循按廣雅貢獻也獻同於進故以進字解貢字冒字不解而直云冒者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傳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冒之義爲蒙覆冒被被也冒進猶蒙進也謂蒙昧而進也無敢昏逾傳解作昏亂逾越卽是冒貢于非幾傳以成王既無敢冒貢于非幾又欲保元子無敢昏越也王光祿後案謂傳以冒有進義而貢字無解於義不足未得傳義

鴟義姦宄傳爲鴟鴞之義

循按鄭氏注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與傳義同高郵王氏伯申讀義爲俄解爲傾邪反側是矣（見經義述聞）鴟字馬氏訓輕竊謂鴟即多方叨懫之懫說文引周書作叨𤯝讀若摯忿戾也䲭从氏說文氏至也鴟之爲𤯝猶氏之爲至𤯝讀若摯摯即鷙鴟鴟之鳥鷙戾所以名鴟鴟即鷙矣𤯝之爲摯猶輊之爲摯（小雅毛傳）摯即鷙說文鷙抵也廣雅周至也鷙低也鄭氏士喪禮注輖蟄也輖即輊字輊即鷙字鷙之爲低即鷙之爲鴟矣鴟取鷙而名鴟亦鵰取鷙而名鵰周氏同訓爲至則鵰鷙亦鴟鷙也馬訓鴟爲輕輕葢輊字之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循按傳以詳字解清字說文詳審議也精擇也擇與審義相近傳通清爲精也下其審克之傳云其當清察又明清于單辭傳云當清審於單辭清審詳三字互見清問即審問也民患二字民字解下民患字解鰥寡葢傳以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葢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循按傳於私家上用成字疑傳之經文或字作成

善敹乃甲冑傳善簡汝甲鎧冑兜鍪

循按說文敹擇也擇義與簡同六帖引此經小字注云敹古料字又音僚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釋文敹了周反與料音近葢料本量米之名敹爲簡擇之字二字可通後但用料不知有敹耳史記以陳爾甲冑釋敹字夏小正十有一月陳筋革省甲兵也省甲兵正是簡料之義太史公用陳字明敹之爲料也六帖引書多不著名未知所出而敹之爲料賴之以明度尚碑殺敵制勝殺即料亦即敹也

我皇多有之

循按傳以前字解皇字正義增成之云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非也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往也少儀注亦云皇讀如歸往之往傳讀皇爲往謂我往時多有之即前多有之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陳詔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尚書考

元和惠徵君棟著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亾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厤班固作律厤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葢漢重家學當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虞服左傳解誼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未立於學官故也）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亾武成一篇而蓺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賾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皋陶謨（梅氏分出益稷）　棄稷（即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梅氏次大甲）　典寶（梅氏次湯誓）　伊訓（梅氏次湯誥）　肆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建武之際亾）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粊命（當作畢命）　柴誓（梅氏次文侯之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葢賈馬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內般庚三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即卷也）與桓君山說合（蓺文志四十六卷兼序言之）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粊命（當作畢命）

蓺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所謂十六篇者即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義曰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孔沖遠以孔氏十六篇爲張霸僞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葢尚書茲多於是矣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兩明逸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僞書者乎其疑二也成帝之時百篇具在向歆父子領校秘書皆得見之歆撰三統厤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書之文也（觀歆移太常書知其孔氏古文具在）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嗣征伊訓猶有存者故鄭康成注書閒一引之（注禹貢引嗣征注典寶引伊訓）若百兩之篇傳在民閒（王充論衡曰百二篇書傳在民閒）與壁中古文眞僞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論衡十八卷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霧三日）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成以民閒僞書信爲壁中逸典者耶其疑三也律厤志載伊訓篇曰惟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古文霸通魄）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畧同後入漢之爲張霸僞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出祕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應何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孔沖遠又言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illegible]）

謬耳百二篇與別尙書經一字相應安得加抑遠所云且律歷志所據逸書皆本三統厤子駿親見古文豈可以僞書虞之

辨正義四條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爲五十八

案漢元以來尙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三十一卷者歐陽也蓋般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故三十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大誓析爲三篇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篇數增大誓一篇三十四篇者馬鄭也析般庚大誓皆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梅氏去大誓三篇梅既去大誓則止有三十一篇而分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二篇於是有三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且五十八篇既因於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與班氏藝文志相應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篇爲二十四此鄭氏書也進退皆無據也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案霸所僞有百兩篇無僞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之文九共九篇以卷計之但十六篇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於是始以二十四篇爲僞書信所疑而疑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梅氏僞書如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諸人皆能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爲孔氏眞古文耳

正義曰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其卷除八篇故爲十六首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壁中尙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康成僎次篇目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爲僞書則當日秘府所藏亦難深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所據以傳於後耶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尙書亾逸並與孔異

案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愼亦從賈逵受古學其說文解字偁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東庸生已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桼書互相攷證衛賈馬諸君皆傳其學故有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絕無師說洎至建武武成之篇閒有亾者尹敏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幘傳講二十九篇而已得古文大誓後人篇二十由西漢俗儒夏侯勝師丹輩信今疑古擯弃內學抑而不宣至康成注書胤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亾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亾具隋經籍志于是梅頤之徒僞書當作偭于王肅好造僞書以誣康成家語其一也舊其私智造爲古文傳記逸書掎摭殆盡詳下卷皆拾遺秉而作飯集狐腋以爲裘二語本朱錫鬯雖於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蓋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梅異非與孔異也

證孔氏逸書九條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默相契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无弃稷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別有舜典弃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誥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娓以五觀比于朱均管蔡愚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予當作啟溢與佚同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湛與耽同淫濁亂也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大當作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今本夏誤殷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畔讀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啟有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楚詞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淫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又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即周書所云忘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詩鹿鳴云承筐是將予之曰承猶奉也書曰厥篚元黃與國語建安本作厥元黃誤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天之文而鄭注禹貢引胤征曰厥篚元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胤征篇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沖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僞書得以行世豈非弃周鼎而寶康瓠歟

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采入殷本紀今梅氏別僞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湯誓之文也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無此文也湯誥之文安國尙不得而知之況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亾逸書有此篇當康成時已亾也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天當爲先字之誤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爲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爲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鄭偁賈逵之學馬遷之孔安人故鄭闕皆得其實今僞孔氏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者妄也以尹告爲伊尹告成湯卽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以克貝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爲陳戒大甲之辭失之甚矣

劉歆三統秝載伊訓篇舊本誤伊訓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歟以方明爲明堂配天越茀者祭上帝越茀行事也方明見覲禮篇汲郡古文曰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禘祭大典惜其書不與堯典並傳周因殷禮故覲禮有方明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也崔寔政論曰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眞曾見之矣

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藝文志作五十七篇康成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康成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卽謂所亾之篇也劉歆三統秝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葢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

旅獒序云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馬融作豪酋豪也康成曰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于馬故述其說如此孔沖遠據梅氏旅獒爲犬高四尺之獒斥馬君爲不見古文妄爲此說何言之悖歟

逸書有冏命愚謂冏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秝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一云作策書豐刑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葢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案藝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分之爲二十四合之爲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五合之爲十九與藝文志不合又因劉向別錄古文尚書有五十八篇乃遂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以合別錄之數于是見行之書爲三十三篇漢魏以前未有此目且如征苗誓師禹誓文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舜典文也而皆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爲大甲皆與書傳不合

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十五條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辨九歌則九歌乃啟樂猶九鼎爲啟鑄也伏氏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惟一作台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羣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又作郡古文通渻于長夏承碑兼覓郡藪義作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穀梁傳同誓始於禹則舜時未有也皋陶謨言苗頑弗卽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僞孔氏以益稷以上爲虞書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非也百篇文荀子猶及見之說當有據

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云堯伐驩兜禹伐共工云云此卽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顧氏棟高尚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卽功此亦見皋陶謨非益稷也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僞經禹徂征之事凡七元儒王耕野耘之言曰謂之分北則非止于一人謂其丕敘則必非止于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无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振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又曰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竊意僞經勦襲孟子之語以瞽瞍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爲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瞍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眾也

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云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胤征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書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誰之作俑歟

史記夏本紀云帝大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雒汭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謐從梁柳得古文尚書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氏二十五篇之文至其稱五子爲五觀且與梅氏相刺謬然則謐所據之古文又安可盡信乎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其說本韓非子與大禹謨不合謐既以五子爲五觀其紀冀州引五子歌準彼陶唐葢謐作世紀雜引傳記初無定見也

唐太宗李衞公問對曰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无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胤侯掌六師以討羲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衞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也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則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之棄告天

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在兼愛篇）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又墨子尚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土）者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朱氏彝尊曰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故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于周歟

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葢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其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擲三宗不毀之說班氏父子从而和之王肅又从其說以駁鄭于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又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成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葢古衣字作㐆从反身殷从殳㐆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卽殷字而于武成篇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國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戎商卽戎衣也）

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氏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般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于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葢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外傳止云升以爲公墨子亦云傳說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無作相之事）劉氏熙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案閻若璩注困學記云若論道經邦乃本攷工記或坐而論道未案六經論字皆讀爲倫易屯象君子以經論詩大雅於論鼓鐘王制必卽天論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是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古文倫或作論）皆梅氏之漏義也（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周官矛盾故耳明邵氏寶謂立政圖任人而未定官制此未攷古文書序而妄爲之說也）

顧氏炎武曰詩云虡業維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于梅氏所上之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云（引見御覽）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从定爲乎葢依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眞也（朱氏彝尊云書正義所謂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案沖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今論語證郎何晏之名沖實主之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讀孔子章引書郎愚疑以君陳之句何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尚書也）

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案君牙出于晉世永安得見之唐石經及宋本尚書皆云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無先正之字葢俗作之鄭氏尚書文侯之命云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葢據此篇之文師古不攷而引君牙以證之誤後學不可不辨（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其書閒引梅氏古文案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兗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傳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徽五典已下爲堯典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徽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乃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鄭王本皆不分篇直至後文庶歌颺拜而後咎繇謨篇止其外乃別有棄稷之篇未有所謂益稷篇目者梅氏乃以篇中有暨益暨稷之文遂斷自帝曰來禹以下改棄稷之名爲益稷亦其便于省造之私智也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馬鄭本高祖寡命已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勢不斷不容於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三事以爲書序之妄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爲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于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附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予少疑後出古文年大來文理未進未敢作書指斥甲寅夏秋閒偶校九經注疏作疑義四條辨正義四條繼又作古文證九條辨僞書十五條又先後續出兩條其爲一卷

其二十五篇采摭傳記兼錄其由來藏篋衍數年矣癸亥春於友人許得太原閻君古文疏證其論與予先後印合大氐後出古文先儒疑者不一第皆惑于孔沖遠之說以鄭氏二十四篇爲僞書遂不得眞古文要領數百年來終成疑案耳閻君之論可爲助我張目者因采其語附于後其博引傳記逸書別爲一卷亦閒附闕說後之學者詳焉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氐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戴記則唯鄭義之是從至于尙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粹章句爲義疏欲定爲一是者之弊也

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尙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邪張霸之書甫出卽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邪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采左傳案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僎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遽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鑿空譬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邪烏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閒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亾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邪此其避難趨易雖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案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从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閻氏云僞大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講西漢之大誓也案西漢之大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文也自東晉別有僞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爲僞閻氏既知東晉之大誓是僞作何并疑西漢之大誓亦僞邪此其蔽也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僅邵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誦尙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邪此必不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頤奏上古文尙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亾絕與兩漢不合頤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从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此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頤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尙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蓋可歎也夫可歎也夫

吳文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尙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从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誇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曾引用之愚謂禮與尙書同一古文同爲鄭氏學同見引于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尙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蓋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詘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皇清經解卷一之九十一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二　漢軍生員樊□校　學海堂

古文尚書考　元和惠徵君著

舜典（逸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舜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按此以僞棋僞欲欺天下後世謂分析者果壁中本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毛詩疏引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用家之者）協于帝濬哲文明（帝漢十入字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云云此漢文帝云云夕周頌詩曰）元德升聞（陸氏釋文曰）乃命以位（稽古帝舜至此二十八字……）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孟子見萬章篇文其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與伏生今文合乃知梅氏之分篇之謬）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祗承于帝（孟子本作敬承）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論語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易曰萬國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孟子曰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莊子曰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乃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汝作士（）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禹曰枚卜功臣（）占惟克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在野小人在位（）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淮南子曰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高誘曰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蓋秦漢之人皆有是說但僞書既稱有苗格皇陶謨猶云苗頑弗即功乎此事亦未可信

五子之歌

乃盤遊無度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畋于有洛之表汲郡古文曰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尋左傳襄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日書有古人之言故引之以爲夏訓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引此云若能懷有窮后羿知所發五人古文中康立民不忍距于河是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民可近不可下國語單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可上近也不可上也民可近高上陵上也可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語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昭十一年左傳引此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韋昭注國語云將成不其細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苑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說文曰古文御作馭从又从馬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廣雅曰御僕也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召誥曰曷其奈何弗敬 漢書車服志曰天子駕六馬 異義曰古書作天子駕六馬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說訓作禽荒外作禽荒內作色荒 鄭注酒誥曰出入則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戰國策曰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哀六年左傳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杜預注以爲逸書僞古文書解此爲夏書正義曰唐虞與夏同都冀州之域不在河北冀州之域周語單襄公曰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陶唐之都在河南今王中都也故五子歌曰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曰關門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府常有也一曰關衡也荒墜厥緒覆宗絕祀仍叔張詩言之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孟子曰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趙岐注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開說文意也孟子之鬱陶有不則勉叙事之辭今五子之歌中以鬱陶忸怩耳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襄十六年王命賜魯晉公射弗追

胤征

胤侯命掌六師以鄭注云書序云胤征胤侯賢臣名古文衆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則楚語曰入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湯誓曰今爾有衆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而已詩曰左傳襄二十一年引此杜注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惠注曰謀不僭而動不違者也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襄十四年左傳曰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左傳昭十七年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杜注曰逸書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曰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亦引此以爲周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周語單襄公曰書曰奉將天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三國志張昭傳注引江表傳曰孫權與諸葛瑾書曰玉石俱焚嗚呼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昭二十三年君子曰嗟乎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外傳周語曰桀奔南巢惟有慙德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不以爲口實惟天生民有欲周書文酌解曰民生而有欲左傳君子曰民生厥有欲無主乃亂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墨子非命篇曰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其一引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實繁有徒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左傳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小大戰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左傳宣十二年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曰楚莊王曰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左傳閔元年仲孫湫曰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書序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左傳成十三年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王者之中以生天地之衷降衷于下民大甲曰天生民而立之君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閻若璩曰安國親尋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豈有注論語時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語豈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湯獄也又曰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墨子生孔子之後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亡也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爲湯誓則予小子履一段其爲古湯誓之辭無疑矣湯誥之載見殷本紀作者一時而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時張霸之徒僞古文未出而所見必孔氏壁中物其爲眞古文湯誥無疑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麻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 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伊尹以元祀十二月祗見厥祖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十二月祗見其祖然則崩年改元亦見于此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之立時隔八日見廟則是周禮也見廟則是周因於殷也據此則張說是之謂如張東之說明矣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商頌衎我烈祖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左傳王孫滿曰昔有夏之方有德也墨子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毛氏寬詞曰貢諸君德篇引靈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龜鼈咸若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閻若璩曰左傳上天降災司馬相如諭巴蜀子弟之率弗謹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曰伊尹相湯伐紂書逸篇名鄭康成注書序曰伊訓曰造攻自鳴條之野孟子曰伊尹相湯伐夏救民自亳之野鳴條或云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是也又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三朡在定陶於義或當乃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云云 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閻若璩曰禮記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閻若璩曰有今王嗣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受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爲命初即位告戒之辭 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蓋於事親而德教加於四海 先王肇修人紀 揚雄解嘲曰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孔傳云始修爲人綱紀全用解嘲之語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商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國語曰昔先民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閻若璩曰荀子臣道篇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爲與人不求備 論語無求備於一人 檢身若不及 孟子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詩抑篇日求數出先王之書尚書墨子引先王之書曰聖人以禪輔而身又曰於先王之書堅年之言賢曰爾知聖武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 論語侮聖人之言 逆忠直遠耆德 逸周書周書有 比頑童 鄭語史伯曰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墨子非樂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壞喪 臣下不匡其刑墨 上辨見卷 具訓于蒙士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墨子引詩曰上帝不常閻若璩曰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易大傳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大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詩商頌曰實維阿衡毛傳云阿衡伊尹也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 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 詩商頌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云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禮記坊記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 無越厥命以自覆 左傳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慎乃儉德 左傳御孫曰儉德之共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緇衣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孟子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孔書曰伊尹相湯伐桀王始即位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見上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孟子曰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閻若璩曰周書內史過日王命內史興賜晉侯命服郎王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欲敗度縱敗禮 左傳曰欲敗度縱敗禮子皮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禮記緇衣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孟子作活 既往背師保之訓 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 尚賴匡救之德 左傳其救其災 圖惟厥終 明慎修務 以致其終 先王子惠困窮 閻若璩曰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又曰奚爲後我 徯我后后來無罰 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又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論語曰視思明聽思聰

大甲下

惟天無親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克敬惟親 享于克誠 [illegible] 與亂同事罔不亡 [illegible] 克配上帝 詩周頌克配彼天 必自邇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邇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閻若璩曰[illegible]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 洛誥朕復子明辟 天難諶命靡常 閻若璩曰君奭曰天難諶又云天命不易天難諶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易曰不恒其德 夏王弗克庸德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大雅監觀四方 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德二三 詩二三其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illegible]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 其惟弗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孟子曰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曰書逸篇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說苑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孔子曰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揚雄劇秦美新曰奉若天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墨子尚同曰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惟辨而使助治天明也惟天聰明法言問明篇天為聰惟明惟臣欽若堯典欽若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曰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左傳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無啟寵納侮賢下見有備無患本傳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為煩說乃言惟服詩我言惟服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昭十年左傳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案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韋注云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居於河就學也既學之後復入于河往徂亳人即位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商頌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鄭注云詩頌中宗爾交脩予罔予棄楚語白公子張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人求多聞周書芮良夫曰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也楚語子高曰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學記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惟斆學半學記兌命曰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學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孟子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昔先正保衡緇衣作我先王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述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云若撻之于市朝正君更在大甲詩則有若保衡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嗟嗟烈祖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書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詩曰實維阿衡阿衡伊尹也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左傳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大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書序惟十有一年皆一本書較異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左傳昭十年云度德量力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管子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商罪貫盈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

大誓中

惟戊午書序一月戊午王次于河朔西土有眾咸聽朕言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播弃

黎老墨子曰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是崇是長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降黜夏命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曰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大誓下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自絕于天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樹德務滋除

惡務本左傳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爾衆士其尚迪果毅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周書泰誓曰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墨子兼愛下引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殷命誕受美若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曰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律歷志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自商至于豐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厥四月哉生明王來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樂記曰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律歷志武成篇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惟先王建邦啓土周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史記周本紀曰大王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三十二年左傳伯宗曰文王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傳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予小子既獲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四夷咸賓爾雅釋詁曰賓服也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仲尼曰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左傳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旅獒

于商郊俟天休命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大雅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周鄰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周書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微子之命

殷王元子左傳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左傳曰周公爲大宰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左傳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王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左傳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曰若璩案論道經邦乃本考工記坐而論道來辨見上卷 燮理陰陽漢書丙吉傳三公典調和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文王世子曰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閻若璩曰公孤見周禮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見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卿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周禮之孤字耳考工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 貳公宏化鄭注王制則正用賈生保傅之語而特即三少之字 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云三孤无職佐公論道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以佐王均邦國又曰六典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曰二曰教典以擾萬民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五教周禮無敷五典鄭注只有十二教與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曰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又云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曰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王六軍詩云整我六師順命云張皇六師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曰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又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周禮曰冬官掌邦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禮小宰職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左傳昭十三年秋向日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周禮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正義曰杜注言周官與周書不同亦不知書之文 書正合而不知左傳有六年一朝之文耳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

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漢書律麻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

畢命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君牙

冏命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尚書地理今釋　常熟蔣相國廷錫著

虞書

堯典

嵎夷　今朝鮮地　按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禹貢錐指援據後漢書以嵎夷爲朝鮮地蓋朝鮮古屬青州與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表之語薛季宣書古文訓謂嵎夷海嵎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爲海寧州非也

南交　今安南國林之奇尚書解云南交即南趾也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來尚矣

西　朔方　按史記五帝紀注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漢屬隴西郡其地也西縣秦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爲西縣猶朔方之不可爲朔方郡皆不當實指一處黃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祀于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不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或曰山海經北荒有幽都山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爲附會此說良是

嬀汭　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　按孔安國傳云舜所居嬀水之汭經典釋文云汭水之內也皆不以汭爲水名而水經注云歷山有舜井嬀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異源同歸渾流南入于河史記正義亦引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中有二泉南流者曰嬀水北流者曰汭水今考山西平陽府蒲州南有嬀汭二水皆南注大河與水經注地記二書合蓋汭本訓北訓內又爲小水入大水之名或後人見嬀水北有一小水入嬀遂蒙嬀與汭而加名耳

舜典

岱宗　書頌作泰山周禮作岱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

南嶽　周禮作衡山山海經作岣嶁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

西嶽　禹貢作太華周禮作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

北嶽　禹貢作恆山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正定府界　按恒山自班固漢志載于上曲陽（今正定府曲陽縣）酈道元水經注以下咸宗之然今曲陽縣治去山趾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之近本朝釐正祀典祠恒山于渾源州當主渾源爲是

幽洲　按說文洲通作州括地志云故龔地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崇山　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

三苗　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記正義曰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

三危　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衛界括地志云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按蔡傳云三危西裔之地即禹貢所謂三危既宅者是矣若導黑水所經之三危自在大河之南與此爲二詳禹貢三危下）

羽山　在今山東兗州府沂水東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大禹謨

歷山　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

益稷

塗山　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孔穎達正義曰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蓋近彼山也

夏書

禹貢　（諸篇地名皆依經文編次禹貢山川有一名再見或三見者若依例編纂未免重複混淆今將九州疆域山原川澤羌夷各以類次焉）

九州

冀州　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正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　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今蒙古名薩爾几村）之北東訖于大遼水也

兗州　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兗州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正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之衛輝府考城縣也

青州　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府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爲　盛京之奉天府訖于朝鮮國也　按孔傳云東北據海實該有遼東之地孔氏之言是也蔡氏謂東北至海者非

徐州　今江南之徐州乃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璧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寧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滋陽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郯城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寧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

揚州　今江南之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寧府光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

荊州　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

豫州　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汝州直隸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曹州府定陶武城曹單四縣江南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

梁州　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鳳文成四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寧順

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疊溪營黎大所天全六番招討司是也

雍州　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縣十一縣秦州及楡林寧夏寧州中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

山原附

壺口　今山西平陽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

梁　岐　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岐山一名天柱山山南有周原詩所謂周原膴膴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會成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釋蔡氏之疑

岳陽　太岳一名霍太山今爲中鎭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　案岳陽所該者廣蔡氏專指岳陽一縣非是

碣石　案漢書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西南武帝紀注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楡此石著海旁蓋驪城即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絫縣即今昌黎縣二縣壤地連接杳無碣石踪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即古碣石劉文偉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于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庶幾近之明劉文偉云禹貢敘碣石有入河入海之文其在九河之末入海之口明矣今九河故道俱在德棣之間碣石不當復在他境況地勢北高南下北平高地河水必不逆而遠趨馬谷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獨出于海濱其爲碣石無疑

蒙　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

嶧陽　嶧陽一名葛嶧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與沂水相距也

岷　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尋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

嶓　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即導漾之嶓冢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

蔡　蔡山宋葉少蘊謂即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

蒙　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接雅州及蘆山縣界

西傾　西傾山一名嵹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

荊　荊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荊渠即北條之荊

終南　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亙八百餘里

惇物　惇物山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注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武功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考圖志不載是山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太一之北峯在縣東四十里者是也

鳥鼠　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

三危　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疊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元云南當岷山在積石西南是也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爲即古三危也按黑水即今之瀾滄江若以三危在麗江府北似乎太遠雲龍州之說頗亦近理並存備考

積石　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勢峭拔下臨黃河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于此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境中漢之河關縣今之河州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今西寧衛地與河州接界山是也　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尙千餘里其說蓋本于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番境漢時吐番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按古圖書乃名河所出山爲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于闐東流之水古名玉河蔥嶺之水名新頭河見法顯佛國記總與河源無涉至水經并云積石在蔥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石堡于洮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蔡氏據杜氏說釋經最當

龍門　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

崑崙　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西河源所出　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爲崑崙在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通典云吐番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番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元史附錄河源云吐蕃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按雪山今名伊扎克山在崑崙之東諸水所合諸源眾流總其下非即崑崙也元史又按此崑崙山乃河水所流發見之地非四大水發源之崑崙也互詳黑水條下

岍　岍山漢書地理志名吳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

雷首　雷首山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凡十一名

星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河東縣今山西蒲州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蒲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猪山獨頭山也互見前歷山下

底柱　底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陸縣五十里

析城　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

王屋　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

太行　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于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西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

朱圉　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

熊耳　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晉上洛縣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蔡傳以班固為非非也

外方　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

桐柏　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

陪尾　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案孔傳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吳澄書纂言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為陪尾者非是互見泗水下

荊山　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左傳荊山九州之險指此

內方　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還迴百餘里接荊門州界

大別　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十里漢水西岸

敷淺原　案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敷淺原說者以為漢歷陵縣之博陽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唯是為宜耳蔡傳遵用師說指廬阜為敷淺原而復以無可考據為疑何也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府星子縣

合黎　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十里綿延而西接高臺鎮夷二所界

大伾　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

東陵　即巴陵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

太原　案孔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正義曰即晉陽縣也唐之晉陽縣今山西太原縣是東北去太原府治四十里蔡傳以為今河東路太原府者亦統同言之也

覃懷　今河南懷慶府地通典云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是也

東原　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

陶邱　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

川漳附

衡漳　濁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沾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也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為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為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清漳

恆　恆水一名長泉源出恆山自直隸正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派山為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即滱水也

衛　衛水今名雷溝河出正定府靈壽縣良司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

九河　案孔穎達九河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祖漢許商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簡絜為一與孔疏異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分簡絜為二朱子孟子集注因之蔡傳合簡絜為一非今考直隸河間府滄州自唐遷元滄州治清池縣之西交河縣漢成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南北經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為滳河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唐臨津縣滄州漢饒安縣在州東南慶雲縣隋唐為無棣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迹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非無據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跡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為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是亦可信也已

灉沮　案元和志灉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西十里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同是也宋時河決曹濮間灉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泥淤塞灉沮二水遂涸蔡傳乃欲以泜睢當之非是韓汝節云泜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州而兗州自有灉沮也

漯　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河源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厮二渠以引其河一則漯川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謬解程大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乎陳師凱

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瀆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也

濰　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卽濰山也土人名爲淮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

淄　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鎭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卽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淸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敍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於齊則通菑濟之閒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沛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

汶　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鎭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水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元和志又有嬴汶禹貢錐指云汶水有五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新泰縣宮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卽汶水源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塹汶柴汶在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瑯邪靈門縣有高柘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壺山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誤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淸州會漳衞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沂　沂水出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一百七十里雕崖山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或云臨樂山酈道元云沂水出艾山禹貢錐指謂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沂阜之異名也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滙爲駱馬湖又西南入運河

泗　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爲二派一逕壩西南流至濟寧州界爲泗河又西南至魯橋入運河一從壩上西流至兗州府城西爲府河又西南至濟寧州東合洸水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　案史記河渠書敘禹功畢迺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汳水爲鴻溝分流禹時所未有許愼所云乃周漢以後水道不可爲禹時淮泗入河之證也蓋徐州貢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沛入漯以達河當在菏澤以東若菏澤以西沛水堙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於河耶蔡氏所謂泗之上源可沛可以通河者亦未明晰

彭蠡　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迴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又稱在都昌縣者爲東鄱湖在南昌縣者爲西鄱湖

三江　案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庾仲初吳都賦注[illegible]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說且曰大江合漢與彭[illegible]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爲三也蔡傳又云禹貢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揚州大江無俟濬治故在不書不知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卽在其中當洪水泛濫之後大江自彭蠡以東至入海處其間豈無泥沙壅塞謂之無施勞可乎況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證也

又按經文敘漢水入江之後又必敘其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者江漢勢均力敵漢水雖與江水會合爲一亦必窮其下流以至入海也鄭樵衍文之說朱子嘗從之未敢以爲定論漢水入江而滙爲彭蠡則漢亦爲江江亦爲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獨橫截而南入于鄱陽也鄱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雖無俟於江漢而江漢東流乘勢而入朱子固云地勢北高南下湖水爲江水所遏因卻而爲豬安見漢江二水不可逆流而入彭蠡耶彭蠡在南經文不云南滙而云東滙者就江漢大勢而言與下文東爲北江東字並同至蔡氏泥于東滙北滙之文欲以巢湖代彭蠡且謂官屬之往者未敢深入誤此彭蠡於巢湖則詞更支離矣

震澤　卽太湖介於江南浙江之閒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九江　卽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爲湖南衆水之滙　案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潯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蔡傳云九江潯陽乃禹貢揚州之域不得以荊州之水當之且尋江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卽今巴陵岳州府治九江在巴陵之上其非潯陽可知山海經於洞庭之山云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今武昌府通城崇陽二縣地西北至宋曾彥和以沅沅水出今貴州黎平府生苗界[illegible]清水江東北入湖廣境[illegible]漸[illegible]出今湖廣常德府[illegible]合長西寧水注洞庭湖[illegible]武陵縣東入沅[illegible]辰[illegible]出今貴州銅仁府東北[illegible]至湖廣辰州府入沅[illegible]沅陵縣[illegible]入沅敘一名東江出今湖廣靖州西北入沅[illegible]酉[illegible]沅陵縣東入沅湘出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東北入洞庭湖資出今湖廣寶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澧[illegible]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蔡是遵之朱子考定九江去漸澧二水而易以瀟一名營水出今湖廣永州府寧遠縣北注湘水烝[illegible]陽縣界東注于湘大抵通儒皆主洞庭之說也

沱　案荊州之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今屬荊州府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水經云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漢華容縣今荊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州府華容縣也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夏水自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其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也

潛　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洑腦分流逕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荊州之潛也禹貢錐指曰韻會潛水伏流也荊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湧出故得潛名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湧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遏塞漢川雲夢之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蹟遂不可辨耳一

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昭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梁縣渠縣所謂渠州渠江縣也孔氏傳云荊梁二州各有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豈于梁州合流豈從荊州合出耳案梁州之沱至瀘州入江而梁州之潛亦無從荊州分出之理蓋荊州別有沱潛也孔說非是

伊　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縣志謂伊水出悶頓嶺之陽者古熊耳盤基甚廣悶頓乃熊耳也至偃師縣南入洛

洛　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

瀍　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

澗　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

滎波　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　案孔安國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蓋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爲巨澤禹貢錐指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國解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引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爲雒水自洛出爲波別滎波爲二水蔡氏因之然案圖究義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從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水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谷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即滎播則非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豈可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既豬乎其說極詳引之以證林氏之失

黑水　案黑水之辨諸家紛如謹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正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敦煌今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縣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南廣今敘州府慶符縣北至僰道入江今敘州府唐樊綽亦以麗江爲古黑水云羅些城羅些城在今麗江府北東北有三危山其從山南行上流出土番界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今打冲河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土番界中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打冲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判然不相紊者第以張掖敦煌倘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托爲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爲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內接秦隴直達長安爲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泥於雍州三危既宅之說謂三危黑水並在雍州域內不知導川之三危在大河之南非即竄三苗之三危辨詳舜典竄三苗下而雍州之黑水必非導川之黑水也又明矣然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同而流異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源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番界隔絕南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之元奘元世祖之南征即處其之西遊皆總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於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闕之料約爲某水某水而已今四海大一統

皇上恩威所届罔不震被重譯郵傳所至迎將恐後

特命使臣遠歷西番究源尋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淨說有所折衷矣　謹將黑水同異分注於左

雍州黑水　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按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北東南流至沙州又東南至河州入黃河今黑水上源爲流沙塞已無遺跡可考其下流爲大通河在瓜州之南歷西寧衛東南至河州入河西寧即唐之鄯州則括地志之說與今圖合又案河至積石北則大通河入之南則大夏河入之二水入河之口南北相值後人或者皆指大夏爲黑水[illegible]

梁州黑水　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illegible]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郟鄉[illegible]北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illegible]又東入四川境還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經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還敘州府南入岷江金沙江

導川黑水　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于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俾那山入雲南界東歧一支爲漾備江即程大昌所謂漾濞水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illegible]府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illegible]入南海[illegible]又案金沙江瀾滄一爲梁州之黑水一爲導川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番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打冲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也而滇番怒彝猓猓界由緬甸入南海即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即大崑崙山在今西藏衛喇嘛界東是也禹跡之所不至蓋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

桓　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西漢水出秦州嶓冢山上流爲犀牛江下流爲嘉陵江

沔　沔水一名沮水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也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弱水　今陝西山丹衛漢刪丹縣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法顯佛國記謂之流沙河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

涇　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

渭　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

汭　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

漆　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屬西安府與沮水合

沮　沮水出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屬延安府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屬西安府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屬西安府北交口鎮入渭水

灃水　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

河　謹案地圖河出今西番枯爾坤山即崑崙山有三河名孤爾班索爾馬俱東流合諸泉源元史所謂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者也匯為查靈鄂模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又東為鄂靈鄂模元史所謂阿剌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爾托托灰山之南東南貫敖羅灰鄂模東南流巴爾堪河自西來注之又東流南則巴里馬河敖魯喀河薩爾河呼呼烏蘇河拜圖河巴里馬朱爾克河北則哈爾濟河圖聲圖河諸河咸來入之又北折而東流今崑都倫巴顏喀拉伊馬圖諸河迤邐東北行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為河套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為山西界又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

孟津　即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

降水　降今本作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水矣案漳水即漳河信都漳河遷徙無定故有枯漳之名蔡氏仍漢志之誤以枯漳渠為禹時漳水非也

漾　漢　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西為漢水亦名東漾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陽府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案禹貢漾水今名東漢水源出陝西漢中府漢隴西郡西縣嶓冢山接寧羌州界其出鞏昌府秦州漢隴西郡氐道縣當在其地嶓冢山者今名西漢水下流為嘉陵江自班固誤解漢水東西二源水經注因之訛謬至今莫能是正今考輿圖二水源流瞭如指掌可破千古之迷惑矣

滄浪水　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江　江水源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番界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岷山之隨地異名者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岐為數十股湧沱南下左拖成都府西瑱崇慶州㲼流以次會於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發源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大散嶺至鞏昌府徽州合西漢水入四川界至合州與涪江會涪江發源松潘衛東雪欄山東南流至合州與嘉陵江會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縣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即贛江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

灃水　灃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

濟　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

沇　沇水即濟水之上流蔡傳所謂發源為沇既東為濟是也

淮　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出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　案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時吳伐齊於廣陵城今揚州府東南作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屬淮安府山陽縣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淮江之故道也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埭在江都縣西南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此即今之運道也

大陸　大陸澤一名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元和志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深州鹿城縣南是也順德府鉅鹿縣元和志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邢州鉅鹿縣西北五里是也　案漢書溝洫志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鉅鹿正在西之下自是大河所經程大昌以為鉅鹿去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東非也真定府隆平縣通典趙州昭慶縣有大陸澤元和志云在縣東二十五里寧晉縣明一統志寧晉縣有葫蘆河即大陸澤是也深州通典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澤在此元和志深州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為巨浸又東北流為新漳河至大城縣為子牙河至天津衛入海

雷夏　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水經注云雷澤在大咸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

大野　元和志云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城鉅野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禹貢錐指云鉅野廣運河患自漢以來衛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跡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及河南從澤遂涸為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元王楨云南旺湖即大野澤案今南旺湖去鉅野縣一百餘里中隔嘉祥縣或大野未涸之時澤水流衍至此理容有之王氏徑以南旺為大野非也

雲夢　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水注見前沱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今安陸府荊門州城二有雲夢官又江夏郡西陵縣今黃州府黃州及黃岡縣有雲夢宮水經注云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今屬荊州府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今安陸州東界逕於雲杜沌陽今漢陽府漢陽縣為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荊州府安陸縣今屬德安府有雲夢城蓋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

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illegible]里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蔡氏以雲夢爲二澤非是

荷澤 荷澤古濟水所滙當在今山東兖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

孟豬 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豬澤俗呼爲湄臺蓋澤中有臺也

豬野 在今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即漢書地理志所云休屠澤也

流沙 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郭模即居延澤漢志以居延爲古文以爲流沙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袤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

三澨 案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王逸注西澨杜預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澨爲水名恐非禹貢錐指云三澨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邔縣之北也

羌夷

萊夷 按蔡傳以萊夷爲今萊州之地然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曰齊侯滅萊杜注今萊黃縣是今之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矣

淮夷 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

和夷 案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即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滎經縣寰宇記謂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岩古蠻州來也蔡傳以夷爲嚴道今滎經縣以西之夷道非是滎經以西無夷道宋日嚴道晁以道時瀾書說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爲得之

崑崙 西戎國蓋附近崑崙山者 案鄭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崑崙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因以爲國號也

析支 今西番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

唐書党項傳曰党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

渠搜 涼土異物志云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古渠搜國也文獻通考去鏺汗國東五千五百里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渠搜當在西域非朔方也傳寅禹貢集解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考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當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

甘誓

甘 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本夏扈國秦改扈爲鄠有甘亭元和志云甘亭在縣西南五里夏啟伐有扈誓師於甘之野即此處也

五子之歌

窮 水經注云鬲縣故有窮后國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是其地

陶唐 鄭康成唐詩箋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漢晉陽縣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 又漢書顏師古注云陶邱在濟陰今山東兖州府定陶縣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按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日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堯不聞有居陶之事蔡傳仍瓚說以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不可從

商書

商 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商洛縣今廢今爲商州地屬陝西西安府

仲虺之誥

南巢 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故城

葛 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

湯誥

亳 案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又山陽郡薄縣注云湯所都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後漢改山陽郡亳縣爲穀熟屬梁國亳與薄義同字異也皇甫謐主穀熟爲湯都良是不知偃師亦湯都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湯即位都南亳元和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後徙西亳通典云河南偃師縣亦古亳邑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此即一也至盤庚又自河北徙都於此蓋湯未伐桀居南亳後自南亳遷西亳與葛伯爲鄰遁居南亳時事皇甫謐據此以獻疑固矣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

伊訓

鳴條 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云高涯源在蒲州安邑縣北南坂口即古鳴條岡是也

太甲上

桐宮 案桐宮湯墓所在元和志云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也榮河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西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柩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寢於其東而江南鳳陽府亳州北相傳有湯陵東有桐宮當屬附會

盤庚上

五邦 五邦亳囂相耿殷也亳見湯誥囂史記作隞並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即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於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今屬直隸大名府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之都是也耿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於此以祖乙遷耿爲名史記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蔡傳以祖乙兩遷分耿邢爲二非也殷即西亳亦詳見湯誥

說命上

傅巖 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西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也

西伯戡黎

黎 黎國今山西潞安府黎城平順二縣地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戡黎是也

微子

微　孔安國傳微圻內國名寰宇記云微子城在潞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卽故城也

周書

周　史記正義曰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文王因之有岐城亦名周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牧誓

牧　牧一作坶　孔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括地志云今衛州城卽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水經注云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坶野矣案紂都妹土在朝歌北隋置衛縣於此唐武德時爲衛州治卽今之淇縣也牧野當在今淇縣南迤邐以至汲縣故九域志謂汲城亦牧野之地也

庸　杜預云今上庸縣上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是

蜀　正義云大劉以蜀是蜀郡今四川成都府是

羌　正義云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曰西蜀蘇氏云先零枹罕之屬當在今陝西甘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也

髳微　正義云孔傳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江州縣今巴縣北屬四川重慶府

盧　古盧戎國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文十六年左傳楚伐庸自盧以往杜預云盧楚邑今中盧縣水經注云沔水過中盧縣東縣卽春秋盧戎之國也

彭　正義云在東蜀之西北蘇氏曰屬武陽縣有彭亡武陽今四川眉州州北彭山縣有彭亡城是其地也

濮　案左傳文十六年庸人麇人率百濮伐楚疏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濮爲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建寧故城在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其地要在石首之南也

武成

周　蔡傳云周鎬京也鎬京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三輔決錄云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焉

豐邑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史記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也

桃林　今陝西潼關衛東南有牧牛山接河南閿鄉縣界亦名夸父山山海經夸父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水經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旣定散牛桃林卽此處也

比干墓　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北十里

鹿臺　亦名南單臺在今衛輝府淇縣括地志云鹿臺在衛輝西南二十二里是也

鉅橋　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通典云洺州曲周縣紂鉅橋倉在此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十五里亦有鉅橋非也

洪範

箕　蔡傳國名姓纂云商之圻內僖三十三年晉敗狄於箕者杜預云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

金縢

管　管國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

微子之命

東夏　蔡傳云宋亳在東故曰東夏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宋微子所封以爲湯後也

康誥

東洛國　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成周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又名下都周遷殷頑民於此史記正義云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

酒誥

妹邦　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有妹鄉孔傳云妹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

洛誥

黎水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續文獻通考云衛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水亦曰澹水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

多士

奄　奄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北也

君奭

虢　漢書地理志有三虢北虢在大陽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東北有大陽故城號在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虢在雍州韋昭云西虢虢叔之後在鎬京畿內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縣故城

蔡仲之命

蔡　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縣西南十五里有故蔡城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也

霍　霍國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州西南十六里有霍城地理通釋云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

立政

三亳　按蔡傳云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水經注云汲水東經大蒙城北疑卽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南亳西亳詳見湯誥

君陳

東郊　東郊卽下都詳見康誥

顧命

芮　孔傳云周同姓圻內之國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

彤　案胡三省通鑑注彤伯之國當在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西南有彤城

畢　杜注云在長安縣西北長安今屬陝西西安府

衛　今河南衛輝府淇縣

毛　路史云毛伯國上邽籍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　案毛泉見水經注亦未言卽毛伯之國路史不知

何據今毛地未知確在何所姑存其說

齊　史記武王封師尙父於齊都營邱正義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三里有營邱城是也

費誓

費　孔傳云費魯東郊地名蘇氏云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季氏之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是孔安國謂魯東郊地則是今曲阜縣境未詳所在

徐戎　案孔安國傳徐戎徐州之戎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括地志又以徐國卽淮夷非是）徐城縣今廢爲江南鳳陽府泗州

魯　史記武王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卽周公旦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曲阜縣今屬山東兗州府

秦誓

秦　周孝王封非子於秦因爲國號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也

皇淸經解卷二之九十三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四　學海堂

尙書釋天　秀水盛大令百二著

堯典

乃命羲和節

羲氏和氏主厤象授時之官

孔氏安國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

孔氏穎達正義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呂刑傳云重卽羲黎卽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

顧氏炎武日知錄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卽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尙書令衞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誤

百二按古之羲和本以占日著（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山海經注羲和生十日者又云羲和是生十日方以皆日生當作主十日甲乙等十干是也）故帝堯以之命官在高辛以前爲重黎在唐虞以後爲羲和亦猶范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也顓頊之重黎與高辛時之重黎蓋世掌其職固非一人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是始爲人名旣乃爲官號鄭語史伯曰荊子熊嚴重黎之後也韋昭注重黎官名楚之先爲此二官楚語觀射父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太史公自序全本之昔束晳亦咎馬遷並二人爲一人蓋不及檢外傳也史伯明言黎爲高辛氏火正則楚之先黎也而亦兼言重蓋天地雖分事實一貫猶羲和雖分欽若之職一也羲和在黃帝時爲一人在唐虞爲二氏仲康時又合爲一說者不以爲異而何疑於重黎哉（蔡氏書傳堯時羲和爲四人仲康時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者則一人而已黃氏度書說今絳州覆山有羲和墓）

若順也昊廣大之意

正義昊天混然之氣昊然廣大也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隨事立稱此言堯敬順昊天故以廣大言之

百二按若者順天以求合非彊天以從人也爾雅夏爲昊天者夏大也萬物至夏則盛大此就氣化之大言也若厤象主乎度數此昊天宜就形體之大言也

朱子語類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此氣運行磨來磨去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輕淸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注王逸注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元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　太元一天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睟天六廓天七減天八沈天九成天）遠某覽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軟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愈緊也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性理精義古今皆以恆星爲天體朱子謂星不貼天亦正與今厤合所謂陰陽之氣在上面者卽宗動也）

御製厤象考成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楚詞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後世厤家謂天有十二重非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道卽楚詞所謂圜也欲明諸圜之理必詳諸圜之動欲考諸圜之動必以至靜不動者準之然後得其盈縮遲疾之數天道靜專者也天行動直者也至靜者自有一天與地相爲表裏故羣動者運於其間而不息若無至靜者以驗至動則聖人亦無所成其能矣人恆在地面測天而七政之行無不可得者正爲以靜驗動故也十二重天最外者爲至靜不動次爲宗動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次爲南北歲差次爲東西歲差此二重天其動甚微厤家姑置之而不論焉次爲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焉次爲塡星所行次爲歲星所行次爲熒惑所行次則太陽所行黃道是也次爲太白所行次爲辰星所行最內者則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而爲諸天之內外然所以知去地之遠近者則又從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疾而得之蓋凡爲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爲之食是日遠月近之徵也月能掩食五星而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恆星是五星高於月而卑於恆星也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又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故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

之度惟恆星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是故恆星與宗動相較而歲差生焉太陽與恆星相會而歲實生焉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氣生焉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焉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焉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疾順逆生焉地心與諸圜之心不同而盈縮生焉歷代專家多方測量立法布算積久愈詳已得其大體其閒或有毫芒之差諸說不無同異者蓋因儀器仰測容舊失之纖微年久則著雖有聖人莫能豫定惟立窮源竟委之法隨時實測取其精密附近之數折中而用之每數十年而一修正斯爲治厤之通術而古聖欽若之道庶可復於今日矣

百二按朱子九重之說其目未詳至吳草廬始云先定太虛空盤以天與七政八者較其遲速是以靜天幷恆星七政而九也西法雖列十二重天之目然二歲差天既置不論而測量之根之在靜天者其用卽寄於地故入算而有象可指者仍止九重　舊說諸天重重包裹皆爲實體乃細測火星能割入日天金水二星又時在日上時在日下使本天皆爲實體焉能出入無礙故但以重數解之又不如以諸圖解之之爲得也然既各有一圜圜有大小以生高下是又善言重數者矣

王氏安石曰厤者步其數象者古其象厤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

梅氏文鼎厤學源流論世愈降厤愈密而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今夫厤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厤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遲離朓朒盈縮交食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厤者七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考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竟命羲和厤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以齊七政厤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窺測之器也故曰定於唐虞之時也然厤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二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太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損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云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南北東西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入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厤（唐穆宗長慶二年壬寅徐昂所造）本之爲氣刻時三差而大衍厤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爲南北差測月食爲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爲法旣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厤至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於唐虞之時者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之所見爲定也故爲之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法也嗚呼至矣

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

孔氏穎達月令正義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按數語亦見張衡靈憲又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地誤作他及隋書天文志故爲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後人遂不知月食爲地影蔽月而聚訟者紛紛矣）京房曰先師以爲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爲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段成式酉陽雜俎月勢如丸其影乃日爍其凹處也）

張子正蒙參兩篇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語類日爲魂月爲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　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或云月形如餅非也沈括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其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全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沓月在日下光盡月體伏矣（王普曰如有神人能處側景傷日月而參其闕則盡彊海之時亦得以見其全明而與對望之夕無異）

元史厤志李謙授時厤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閒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厤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謂晦日之晨月見東方）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閒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逾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遲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入爲之牽强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

百二按日爲陽精凡陽類皆屬焉故日近而萬物生日遠而萬物息於植物之類可見月爲陰精凡陰類皆屬焉故月滿而萬物盈月虧而萬物虛於濕物之類可見以右旋言之日之繞地一周爲帶動而本行止一度集傳主左旋言故以繞地一周爲本行又正義日主甲乙言蓋起子半終子半繞地一周始爲一日甲乙之所以判也（子前四刻爲甲日子後四刻爲乙日）朔分之加減視平月會日之先後正義月有大小言集傳以會日言其理同也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厤後天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說文作縮朒）厤先天也劉向洪範傳謂朓爲政急所致朒爲政緩所致者謬也自定朔之法行則斷無朓朒之理矣（厤象考成朓朒但泛作遲疾解不必泥定晦見朔見也）

前雖不用定朔而定朔之法自漢劉洪以來講求已精但以步交食至須朔則止用平朔耳唐以後雖不用平朔而歷經所載又皆平率何也平朔者定朔加減之根也至若月之晦而晨見東方朔後夕見西方之先後由於合朔之早晚兩行之遲疾與其升降之斜正也天問略云朔日以後月光漸長又每月離太陽十二度自第二日以後宜無不見月光者乃或在二日三日四日不同者由於地平及黃道也蓋月有離日之度有離地平之度月光之見否由於離地平之高卑不僅由於離日之遠近也故黃道交於地平不同有斜交有正交合朔時日月同度若同在斜交之宮則居地面者遲見月光若在正交之宮則速見其光也按此則居晦日之晨候月於東方而有見有不見者其理可以類反

星二十八宿眾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

孔氏傳星四方中星

正義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按二十八宿之名始見於周禮馮相氏而其目不詳爾雅所書僅有十七宿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所書僅二十六宿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至史記所書始詳備二十八宿之號然有建罰狼弧無斗牛井鬼又畢謂之濁龍謂之柳謂之注與今不同今所傳二十八宿之目始見於淮南子時訓解及漢書厤志

沈氏彤曰日月星辰其星惟指二十八宿不兼五緯蓋厤象在授人時授人時在歲月日時之正正日之長短必以日出入之早晚正月之朔望必以日與月之衡合正時之春秋冬夏必以日之長短與昏之中星昏之中星者二十八宿也正歲必以日之周天與月會日之常數及其閏而五緯於數者並無所用

百二按鄭康成亦以授時無取五緯然列宿之外又當兼眾星此則集傳比孔氏爲周密蓋既言厤象星官盛有不備況南門織女建弧夏小正及月令未嘗不以紀時也

鄒氏淮厤書古今星象之書巫咸史記正義巫咸殷賢臣本吳人冢在常熟縣南海隅山甘德史記云齊人徐廣曰魯人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七錄云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三家之所記司馬遷班固之所注既已不同而張衡靈憲外官常明者一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今往往失其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甘德石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官爲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按此與晉志同隋志多一百一星後雖有智者如張子信李淳風之徒亦不敢妄注一二於其間矣且以二家之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日而顯然皆不離其次房中

如轂遍入於列舍者紫微垣也散之於外如輻而翼於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驅於氐東入於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垣之外分布於列舍之閒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外國其詳雖各載之本篇其大略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藩左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或作輔亦上衛少衛上丞西藩右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少丞以上凡十五星爲一座宋史云石氏有士尉共十六星梅氏文鼎中西經星同異考少弼西法二星按經星之數中西古今不同即西與西亦不同今依儀象考梅氏所定者附注各星之下其外增者不錄北極五第一太子第二帝第三庶子第四后宮第五天樞亦曰極星北斗七一曰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輔星一西三句陳六西十一天乙一太乙一天槍三相一天牢六西太陽守一文昌六天棓五西閣道六西其一十四座計六十四星太微垣東藩左執法上相次相次將上將西藩右執法上將次將次相上相以上凡十星爲一座內屏四五帝座五郎位十五西十常陳七西一郎將一其六座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左藩魏趙九河中山齊吳越徐東海燕南海宋右藩河中河間晉鄭周秦巴蜀梁楚韓以上凡二十二星共爲一座帝座一候一西二宗正二宗人四西五宗星二宦者四西斗五其八座計四十一星列舍二十八宿角二亢四氐四房四心三尾九箕四斗六牛六女四虛二危三室二壁二奎十六婁三胃三昴七畢八觜三參十伐井八鬼四柳八星七張六翼二十二軫四凡一百六十四星西奎十一婁五參二十四不連伐星十三張七王氏鴻緒明史天文志昴三十七星並附官鉤鈐二西一神宮一墳墓四西離宮六附耳一鉞一左右轄二按古步天歌鬼中有天尸一星有積尸氣皆當列入附官積尸氣與天漢同古作一星西測有三十六星即天漢亦是無數小星攢聚共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一星中官攝提左三右三西共七六大角一天戈一或作元戈招搖一七公七梗河三天紀九貫索九西十八織女三西四女床三西右旗九河鼓三西四天津九匏瓜五騰蛇二十二西二十六王良五步天歌有策一星在王良上西王良作六星旁見有客星又附路一天大將軍十一西十九大陵八西十五天船九西十一天廩四西七卷舌六西九參旗九西十一五車五內十九西十一柱天關一西五諸侯五積水一水位四北河三南河三積薪一三台六軒轅十七西二十五少微四西其三十四座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四西五騎官二十七西十四積卒十二西二東咸四龜五西四天江四西五傳說一魚一杵三西二天弁九建星六鼈十三西十四九坎四西九離珠五西無壘壁陣十二敗臼四西北落師門一羽林軍四十五西二十六土司空一西三天倉六西十六天囷十三西十七天苑十六西三十玉井四西五屏二西六廁四西六矢一軍市十三西五野雞一西二老人一狼一弧矢九天稷五長沙一子二南門二庫樓十西二十九平星二其三十六座計二百七十七星並用赤紀以上赤紀凡一百八十三官甘德紫微垣西輔四天皇大帝一天柱五西女史一柱史一尚書五西有近黃赤陰德陰德二西一天床六西無內廚二西五帝內座五西華蓋七西十六杠九按宋中興志云杠合華蓋爲天文一六甲六西傳舍九西八天廚六西五扶筐七西四三公三天理四西天勢四西無內階六西八八穀八西十一其二十座計一百一星太微垣太子一從官一幸臣一三公三九卿三內五諸侯五西謁者一其七座計一十五星天市垣斛四西市樓六西二其二座計十星中官天田二平道二周鼎三亢池六西四帝席三西無天乳一漸臺四輦道五西四左旗九西十六敗瓜五司危二西司非二司祿二西無車府七西五人星五臼四西三杵三西一土工吏二西一造父五雷電六土公二外屏七右更五軍南門一左更五西六積尸一天阿一積水一月一礪石四天讒一天街二諸王六西八天節八西十一天高四天潢五咸池三西無司怪四水府四座旗九四瀆四西八闕丘二天狗七燿位七西四酒旗三內平四西三靈臺三西四明堂三進賢一西三共四十九座計一百七十九星外官折威七西無車騎三騎陣將軍一陣車三日一糠一農丈人一西一狗二西無天雞二狗國四西天田九西無羅堰三西二哭二司命二壘一西二泣二霹靂五雲雨四八魁九西無天溷七西四鈇鑕五西七天庾四西蒭藁六九州殊口九西七天園十三西十九斿九西八軍井四西丈人二子二孫二天社六西七天狗七西外廚六西五天記一天廟十四西無東甌五西無器府三十二西無青丘七西三天門二共三十九座計二百六十六星並用黑記以上黑記凡五百十一星巫咸紫微垣大理二西無御女四西無三師三天鈎九西六共四座計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賁一一座一星天市垣帛度二屠肆二列肆二車肆二共四座計八星中官奚仲四西七天廄十西三天陰五太尊一長垣四共五座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二頓頑二亦作天輻天輻二從官二鍵閉一罰三天籥八西天淵十天桴四西十二諸國秦代各二星韓趙齊晉楚燕鄭越各一星共十六星西皆一星共十二星離瑜三西天壘城十三西五

天錢十天綱一虛梁四斧鉞三天相三西軍門二西土司空四西無共一十九座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以上黃記凡三十三官一百四十四)星其間又有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之多少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闕陽之下一在太微垣內並黑記兩土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一在大微垣內一星黑記一在房宿度內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鼎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一在權星之下一星赤記(按此則赤記中官軒轅下尚遺御女一星權軒轅之大星也)一在紫微垣內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燕天市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其餘不著者皆為無名之星(按無名之星自靈憲以後占家闕焉至郭守敬始有新測無名星一卷惜其不傳乃予習見有無名氏天漢經一卷與今西法所測無名星過異恐即郭氏之遺也 附錄經星同異考南極諸星鳥喙七鶴十二孔雀十八異雀十二三角形三蜜蜂四十字架四小斗九南船五海石五海山六夾白三附白一金魚五飛魚七蛇首四蛇腹四蛇尾七馬腹三馬尾四波斯十一火鳥十水委三按火鳥馬腹馬星鶴大星皆在常隱規上水委海石金魚則交廣之間亦得見之胡氏亶曰八魁西譯從火鳥南門西星譯入馬尾而以赤道南五十九度在常隱界內之星作南門中州既所不見何緣歷代誌之當從舊圖)

百二按三代以前星官之書惟巫氏甘氏石氏特傳而星名固不自三家始具也又河間巴蜀羽林郎將上尉皆三代以下始有此名則為後人所竄易者亦多矣然不失為近古也巫氏以黃記甘氏以黑記石氏以赤記咸備列晉天之星至後人始分其大小明暗兼用三色別之(三垣列宿北極北斗星之大綱及明大者並用赤記黑次之黃又次之然仰觀亦不盡合又如天陰丹元子為黃記此在黑記學者欲詳其等體大小有恆星表在 恆星本天之中亦自有層次高下但非治麻所急故麻指竟置勿論演禽書以七政分配列宿若西法則恆星無不皆然天步眞原云各星之光大靜白者木星之性大黃白者金星之性黃白有光不大者太陰之性色紅有光或不甚光者火星之性光精明稍紅者太陽之性不光明者土星之性如雲氣者水星之性與演禽之說不同而頗近理)鄭氏以三色分屬三家蓋沿襲術家之謬說也至三垣中外官散數總數與晉隋志步天歌諸書參差者以轉寫不能無誤而諸家又互為分幷出入也如北極五星十二國星統言之則二座分之則十七座長垣靈臺或列中官或入太微此增彼減及總覈其大數不甚懸殊蓋星如散沙因欲便於記識遂意為絲聯珠貫象官象物各就其似者名之又肇之記載苦無條貫於是以三垣列舍為之綱中官外官為之限而取就近者類敘之使雜座之星在垣舍比鄰之際則出此入彼幾於無常若夫列表繪圖以十二宮二十八舍瓜分圖象則其界線必截然整齊因有一宿而跨兩宮一官而分屬兩舍者無容意為出入乃準古驗今分宮屬宿猶不無同異者則歲差之故矣 世傳三家星圖佳者絕少郎佳矣未適於用非特校刻之譌亦且有古今之變明末上海徐尚書光啟奉詔督修麻法用西器實測繪為赤道南北兩圖(陳氏藎謨曰昔人為圖如倚蓋近南極者宜斂反闊圖大則益失天後人因變為赤道南北二圖或又為黃道南北二圖雖極大亦不失度然分天為兩倚蓋之南北聯者南北隔矣宋蘇頌儀象法要渾象北極南極星圖說云做天形為覆仰兩圖以圖心為極赤道北為北極內官星圖赤道南為南極內官星圖兩圖相合全體渾象按此則赤道南北兩圖亦古所有不始西法)大小疏密頗稱不爽(徐氏星屏圖說凡一千八百十二星大小分六等一等十六星二等六十七星三等二百十六星四等五百二十二星五等四百十九星六等五百七十二星而諸星)等體以及經緯距度分秒之數則記之於表(入表之星千三百四十一)七微細無名者不與其精密為古所無至於丹元子步天歌(鄭氏樵曰隋丹元子不知姓氏作步天歌王希明乃纂漢晉志以釋之唐書遂誤以為王希明也此本只在靈臺不傳人間術家秘之名曰鬼料竅世有數本不勝其訛今取之仰觀以從稽定)鄭漁仲謂其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為天官家之秘寶然近測不協古歌難守其常如吳門薄子玉(珏)皇甫異齋(鈇)並有步天新訣(薄氏名經天該皇甫氏名渾天歌)而宣城梅慎庵因有中西經星同異考之作約其大旨凡有四端一曰星名之不同二曰距度屬宿之不同三曰有無多少之不同四曰見界之不同而要之四者之不同即中法已有之矣如室謂之定氐謂之本房謂之駟天田謂之農祥柳謂之注畢謂之濁輔星謂之沫傳說謂之天策此經傳之顯著者是命名之不同也(西國星名與中人異若梅氏所注天阿作天河匏瓜作瓠瓜上輔作上弼已見宋史非中西之同異也)一行測諸星經緯與舊經不合武密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而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勝數是距度屬宿之不同也靈憲有名之星多於陳卓一千有餘魏書張淵傳有竹林二十五星鴻沼二十三星及建樹百果等名星經之上尉天維搖光右之積金軒轅下之御女步天歌不載若史漢與晉隋志其詳略不待言是多少有無之不同也(張衡云中外之官為星二千五百海人之占尚未存焉)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唐開元十二年使者自交州還言八月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眾元微之詩云規外布星辰是也則見界以外之星古亦有及之者矣故自其同者而論中西亦同出一源(麻法新書西古二十八宿與中古同惟以天關易觜宿)自其異者而論即西法亦互有參差如南極諸星西法入而始有其名然鳥喙一曰氣光鶴一曰水正孔雀一曰南尾上五星曰附光右二星曰司寒異雀一曰中辰二角一曰開陽蜜蜂一曰小環金魚一曰河源飛魚一曰地柱蛇一曰列精馬尾馬腹統曰南衡波斯上五星曰天環下五星曰陽德火鳥一曰南騰蛇如十字架之類皆有異名又徐氏星屏崇禎恆星表較南氏儀象志薛氏麻學會通已非盡一而儀象志星表至今日而又有增修蓋恆星既隨黃道東移(詳見卷二歲差下)則經緯度時時不等又星體有微顯游氣有清濁人目有利鈍故或兩人同時並測所見不同一人數日連測所見亦不同正猶名山五岳千古常存而陵谷不無變易但使著於圖者明暗疏密大端無謬仰視不惑即為善矣(鄂報康熙十三年監臣南懷仁撰儀象志中星名與古同者二百六十一官一千二百十星比步天歌少二十二官一百五十四星外增無名者五百十六星又南極二十三官一百五十星乾隆九年十一月從監臣戴進賢請增修舊志與何國宗等重加測算列表繪圖計星名與古同者二百七十七官一千三百十九星比舊儀象志多十六官一百零九星與步天歌近又外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並近南極之星仍舊志共計三百官三千八十三星於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告竣更名儀象考成凡三十卷 按考成云儀象志星名與古同者總二百五十九座一千一百二十九星比步天歌少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又於常數之外增五百九十七星又云今此舊儀象志多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與鄂報所稱不同)

辰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

陸氏德明釋文十二次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元枵丑曰星紀

元史授時麻經黃道十二次宿度危十二度六十四分九十一秒入娵訾奎一度七十三分六十三秒入降婁胃三度七十四分五十六秒入大梁畢六度八十八分五秒入實沈井八度三十四分九十四秒入鶉首柳三度八十六分八十秒

入鶉火張十五度三十六分六秒入鶉尾軫十度七分九十七秒入壽星氐一度一十四分五十二秒入大火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入析木斗二度七十六分八十五秒入星紀女二度六分三十八秒入元枵

百二按辰日月所會會卽合朔也日纏每月移一辰一歲而周十二次則日與月離同度之處亦每月不同一歲而遍十二次然三山林氏云正月會亥二月會戌三月會酉爲定法則又不然蓋立春在亥辰十五度之左右則正月必會亥使立春在亥辰初度則正月不必會亥矣何也以氣朔不能齊同也如甲年立春在正月朔會在亥初矣至乙年立春必在朔後十日則合朔之時必未及娵訾而在元枵二十度餘矣又堯時立春在降婁初度至商周之際立春乃在亥中秦漢之後乃在亥初也　天運無息每一時輒移三十度非如方輿之有定向也十二次之方位何從而定抑何時所定曰古法以十二月朔夜半冬至爲厤元乃萬法之所從始也此夜半一刻天星加臨在時盤何向卽定爲天星之辰次矣蓋動天十二宮仍取則於靜天之十二宮也以虛爲子中者乃冬至日在虛宿時也夜半虛宿之加臨與日同在正子則胃昴在酉星張在午心房在卯餘可類知考帝嚳及唐虞冬至日皆在虛外傳云帝嚳能序三辰則十二次之定其在斯時乎　十二次本以元枵爲首或先星紀者秦漢時冬至日起斗牛也或先娵訾者首正月日躔之次也或先壽星者以角亢爲列宿之首也或先降婁者首春分日躔之次也明史稾厤志回回厤日度說二至乃陰陽之始二分乃陰陽之交中厤之元首冬至本陽之始也西厤之元首春分據交之初也西厤積年起於隋開皇己未春分之交在於戌故以白羊戌宮爲諸宮之首厤家序日躔交宮必依列宿右旋璣氏以析木爲首依時盤左旋者從乎月建之序也固無不可然月建之十二辰非天星之十二次不可不知宮界入宿度分劉向陳卓黃直蔡邕皇甫謐以及唐宋諸厤各不同而以女虛爲元枵斗牛爲星紀則一也若西法則列宿可以遷居各宮女虛不必常爲元枵斗牛不必常爲星紀蓋回回遠西同祖九執其厤元爲隋開皇己未時春分正値戌初於是中氣交宮著爲定法上考下求宿度躔移而交宮不變如徐氏光啟推定崇禎時赤道星圖冬至日在虛七度卽以虛七度入星紀室九度入元枵奎十度入娵訾昴三度入降婁參二度入大梁井二十六度入實沈星三度入鶉首翼九度入鶉火角六度入鶉尾房一度入壽星箕五度入大火斗二十四度入析木夫十二次皆以星象得名顧名思義竊所未安宋書志祖沖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以緯麗而陰陽區別故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元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元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禮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玆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于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躔矣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乘遷而名號不改

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呂氏祖謙書說作厤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厤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也

欽定傳說彙纂厤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像歷象首及於日蓋因日由黃道行有恆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恆度故厤象先測太陽日行爲諸曜之本也次及於日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爲經所以定諸曜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於星也所謂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曜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後世又參以地圓之理地心地面之說而因地以測諸差法益加密焉是故厤象日月星辰爲作厤之綱綱旣定而後厤可成其曰欽若曰敬授實古聖敬天勤民之至意也

百二按授時以耕穫爲首務而民事所包甚廣考靈曜云昏中張可以種穀火中可以種黍虛中可以種麥昴中可以收斂蓋舉一以例其餘耳

皇清經解卷二之九十四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五　學海堂

尚書釋天　秀水盛大令百二著

堯典

分命羲仲節

此下四節言厤旣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

馬氏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程子曰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孔傳四岳卽羲和四子周以六卿之佐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厤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金氏履祥通鑑前編尚書大傳舜巡四岳祀泰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恆山皆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則厤法無所統矣

朱氏鶴齡尚書埤傳有仲叔則必有伯可知但考聖賢羣輔錄曰羲和沒後分置八伯羲仲羲叔之後爲羲伯和仲和叔之後爲和伯則仁山所引未足據耳

百二按乃命以下六節是一時事下文猶有置閏之命似當主厤未成言然二說不可偏執厤未成則分道測候以爲造厤之本厤既成則隨時考驗以爲正厤之資非必推步之果差也蓋法不可以一時而定耳　少昊氏命官分至啟閉各有專司又有鳳鳥氏以爲厤正則羲和必不止於四子至羣輔錄所謂分置八伯恐非伯仲之伯也王制州有伯八州八伯與大傳均難足據

宅居也嵎夷卽禹貢嵎夷旣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

地理今釋嵎夷今朝鮮地案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禹貢錐指據後漢書以嵎夷爲朝鮮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謹按皇輿全覽圖登州府北極高三十七度太偏山西平陽府東九度半朝鮮國城北極高度與登州同又偏東六度

正合孔傳東表之語薛季宣古文訓謂嵎夷海嵎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爲甯海州皆非也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嵎夷九州之極東處故識其晷影以定中國之日出分也

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春分日初出之景於地則卯方之中於日則卯時之中蓋春分以前則冬至日出辰漸漸南來未及乎卯中也春分以後漸漸北去至夏至而日出寅又過乎卯中也直至秋分則又自北而來至於卯中秋分以後又自卯中南行而至於辰爲冬至故二分日皆出卯晝夜皆五十刻而氣候亦得寒溫之中也

百二按此春分乃定氣之春分所謂春正是也賓餞測日與下敬致不同彼測於正午之時以表景之短長知日行之發斂而此則測之於卯酉以表景之斜直知日躔之進退進退即發斂互文也法用三表令東西相參直正對卯酉之中春分之旦日出東方地平時視三表之景東西同在一線則日出在正卯時正卯位爲正交赤道無疑如景斜而南則日出在表北過於卯中矣是日在赤道內厤所注之春分後天也景斜而北則日出在表南未及乎卯中矣是日在赤道外厤所注之春分先天也秋分納日於西地平亦如法固須於二分正日測之然前後數日亦必累測乃得密率而必於方出方入之時者二分日在赤道而自中土視之赤道南北斜倚惟交於地平之處爲正當卯酉如日輪一離地平或未切地平則斜上於南而非卯酉之中線矣所爭在俄頃必先以候之始知賓餞之喻分外親切至於立表之要正南北爲先隋書所載祖暅五表之法是也或以爲求地中者非講誤見下周禮致日兼冬夏歷代表測重冬至乃帝命於二分特詳者今法正與之合厤象考成測歲實之法古人皆測冬至然冬至之時刻難定不如用春秋分時得數爲眞蓋冬至時黃道與赤道平行其緯度所差一日不過數十秒儀器無從分別二分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緯度一日差二十四分其差易見且求歲實須平行而測量止能得視行惟二分時去中距不遠其平行實行之差甚微可以不計況冬至時太陽之地平緯度少濛蒙之氣甚大古來歲實難得確準此其故也　按今法測於午中竟與測於卯酉而日躔進退之理則一又午中直景所得者日輪上邊之度也倒景所得者日輪下邊之度也若日在卯酉時台日輪與三表相參直則東表之景正貼中表之東面西表之景正貼中表之西面且日光未甚可以目力準望其所得者乃日輪中心之度也然冬至亦非竟置不講古人紀載往往詳略互見總之四時互相參驗而後日躔始眞其專以冬至之景爲主者殆未深思堯典之文乎

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厤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平秩東作南訛西成平在朔易者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秩者平均次序也在察也所以候其節氣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二十四氣之類是也孔傳論東作謂歲起於東而始就耕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此但謂萬物發生於東耳非取於農作之義也

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

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厤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長半刻也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

百二按太史所候以昏明爲限者八候中星之法蔡邕所謂以星見爲夜是矣又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注見星爲夜不見星爲晝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若厤法所定晝夜總以日出入爲分不以昏明爲限馬氏之言是也但二至之晝夜長短隨方不同而分至進退增減亦復不等

欽定協紀辨方書日出入之早晚晝夜永短所由分也而早晚之故一由於日行之有內外一由於人居之有南北蓋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二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交於卯酉地



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所謂日中宵中也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寅戌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所謂日永也秋分以後日行赤道外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所謂日短也二分前後距交不遠黃道勢斜則緯行疾故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黃道勢平則緯行遲故半月而差一刻此永短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至於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出入之早晚隨地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而冬晝短自京師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北極之下則赤道當地平夏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所居之地愈南北極漸低則永短之差漸少至於赤道之下則兩極當地平而晝夜常均矣赤道以南與北相反此永短由人居南北而生者也　朦景者古所謂晨昏分也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下十八度皆有光故以十八度爲朦景限然十八度同也而時刻則隨時隨地不同隨時不同者天度使然也蓋十八度者大圈之度也赤道亦爲大圈其度闊自赤道而南北皆距等圈其度狹近二分者以闊度當闊度故刻分少近二至者以狹度當闊度故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地南則赤道距天頂近太陽正升正降其度徑地北則赤道距天頂遠太陽斜升斜降其度紆故愈北則朦景之刻分愈多愈南則朦景之刻分愈少若北極出地四十八度半以上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北則愈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反是

顧氏炎武日知錄隋志黃帝創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

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其職也其法以百刻分於晝夜惟漢哀時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

胡氏渭中星譜例古法每日百刻每刻百分授時所謂日法一萬者也但以百刻分配十二時無法可均如俗傳子午各多兩刻或云子卯午酉各多一刻皆非厤家所用授時大統所用者每時凡八大刻二小刻其前四大刻曰初初初一初二初三俱各百分間以一小刻曰初四止一十六分六十六秒不盡其後四大刻曰正初正一正二正三俱各百分再間以一小刻曰正四(分秒亦同初四)合十二時爲九十六大刻二十四小刻其小刻以六準一故名百刻以足萬分之數今時憲法每時止整八刻(初初初一初二初三正初正一正二正三)刪去四小刻其九十六刻(每刻十五分)較爲簡捷蓋刻數雖省而時不異如有四帛於此以小尺量得四丈大尺量得三丈六尺其於四帛無加損也

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南方七宿曰東井與鬼柳七星張翼軫有朱鳥之形(王氏炎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鸑蓋鳳生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

徐氏光啓古赤道星圖(依堯時宿度點定)井二十九度五十七分鬼七度二十五分柳十六度二十一分星七度三十分張十六度三十九分翼十六度五十九分軫十六度二十九分(王氏炎曰二十八宿未始有度也天體沖漠雖分爲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宿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某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亦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二十八宿之度或闊狹何也日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也觜鬼之傷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闊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也舉全體而言之合距約星爲度而今距魁四星爲度約二星則入於箕蓋南斗六星之中約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六度古之造厤者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而已沈氏括曰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推黃道不合者蓋黃道有斜有直度數與赤道不等也)

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唐書一行日度議以四象分天北正元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昏南正中天秋分昏北正中天冬至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晷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間

百二按分至日躔之宿度相距皆九十一度(就整數言)而一分日躔距中星之度(凡度以赤道爲準)與二至不同夏至復與冬至不同者(後漢書厤志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昏奎六度中日距中星八十三度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昏氐十二度中日距中星一百十九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度昏鬼四度中日距中星一百零二度秋分日在角四度昏牛五度中日距中星皆一百零二)度以四時日入之方位不同而昏分有多少也(春秋二分日入酉正初刻昏戌初二刻五分夏至日入戌初一刻十一分昏亥初二刻五分冬至日入申正二刻四分昏酉正一刻二分)日甫入地平星光猶隱以見星爲率則必加入昏刻所行之度矣二分日入酉正而昏刻少於二至故僅加六七度日距中星不過百度左右二至昏刻多於二分冬至日入於申與日相距九十一度之星本在正午之東加入昏刻之度則其星適及正午矣夏至日入於戌與日相距九十一度之星已在正午之西再加昏刻之度則其星必更西而正午之星與日相距必百二十度餘矣(星體有小大昏見有早晚其中亦有加減茲特舉其大略耳)一行所謂十八度者殆就日入時言耳堯時日躔據徐氏星圖冬至在虛七度春分在昴三度夏至在星三度秋分在房一度則春分昏張中秋分昏虛中冬至昏昴中不待言矣一行云冬至昏胃中者非也惟夏至昏中正當尾度蓋古之大火本統尾言之亦不必如一行不離午正之曲說也(詳下節)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宿言正義云以互見爲文春言朱鳥則夏爲蒼龍秋爲元武冬爲白虎可知夏言大火則春爲鶉火秋爲元枵冬爲大梁可知秋冬言虛昴則春爲星夏爲房可知要不如朱子爲得法意(滿江貝氏有中星解較發明朱子之說而轉遜簡明)如月令孟春昏參中仲春宜昏井中乃井宿八星已過午若云井幾度中則文法繁簡與前後不稱而井度內之弧矢適當正午故舍井而言弧亦此意也　日躔與中星每日皆移一度如統舉一月則不得專言日在某宿與某星中矣月令所載亦特就本月之節氣或中氣一日言之計三百六十五日中但抽出十二日此十二日內適不與箕昴鬼張相值說者遂云遺失四星或又謂十二月內日躔中星始終不與四星相值愈誤矣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中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古者玉衡之器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北面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南面望之則昏時某星正値管之南端在南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其北極一度則凝然不動常對管端其南上中星則逐時西移每夜定換過一度蓋太陽所在星輝隱伏本不知其行所在何處惟從中星推之中星挨至某宿第幾度則黃道日軌亦退至西上日入處某宿第幾度晝考諸日景夜考諸中星則七政之運皆可推而歷日不差矣

潘氏士遴尚書葦籥凡測星治地令平規而圓之徑二十步(十寸爲)一尺七寸四分寸之二(六尺爲步)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十五分(一度以象周天之度)立一表於地規之中命曰中表(不動從表之北置向南而望星)一表於正南之經頭命曰游儀之表(其下去所表之數每日逐星西過以尺量)(一寸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望星在正南之昏時爲法)從此以後每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來中故女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中故虛爲十度

欽定傳說彙纂測中星亦以測日也恆星在午自人視之爲天之中故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不見星故於初昏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眞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考中星此厤家之要務也

百二按蔡邕月令章句中星當中而不中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是日之盈縮亦可於中星知之其測之之法如陳氏旁通所言則用渾儀也如潘氏所言則地平儀也地平之用有三立子西午從中表望游表取兩表相參直以考中星一也游移前表以測地平經度二也驗三

辰出沒之方位三也如游移前表逐星西過以求列宿之度則不然蓋宿度以黃赤二道爲準與地平不符也或但驗中星之加臨於表端以測赤道宿度亦可(以子午圈赤道與地平合)也一然星之帶動雖從赤道乃每日西移之度因日行黃道而生(如日躔有定宿則昏中有定星非逐日不同矣)以黃赤既有斜直疏密以生盈縮而日行又自有盈縮故求黃赤宿度當於渾儀之單環也潘氏全本周髀經周察時冬至日在牽牛列宿以牽牛爲首若候星何必定始牽牛乎

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正義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以調正四仲之氣節也

百二按帝命羲和獨提四仲孔氏及馬鄭皆謂舉仲月以該一時王肅以四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不知正日躔爲作麻之本而分至爲測日之根試以發斂言之二至者南北之極二分者南北中也以表景言之二至者長短之極二分者長短均也以晷漏言之二至者永短之極二分者永短中也以氣化言之二至者陰陽之極二分者陰陽交也故元鳥司分伯趙司至保章氏冬夏致日謂二至也春分致月謂二分也歷代相傳一定之法也若夫析因夷隩則氣候衰旺非驟然而移不至而至至而不至有餘不足四時有不正者矣蓋春不分則不溫夏不至則不暑秋不分則不涼冬不至則不寒必於仲月驗之者也　殷正二字孔氏並作調正之義較集傳似直捷

申命羲叔節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阯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

地理今釋南交今安南國林之奇尚書解云南交卽交阯也史記五帝紀曰黃帝之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則交阯之對幽都其來舊矣

百二按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摩滅也或曰當作宅南曰交阯然經文不必若是之拘以闕疑爲是

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伺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伺坊本誤祠)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南交九州之極南處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日北也上言賓下言餞在平秩之前此言敬致在平秩之後蓋麻日月而逆迎之雖以二分爲準然測驗早晚時刻四時同法惟致午中之景則二至者麻之元也二至正而麻本定故四時皆測而周官惟曰冬夏致日者以此二者尤以夏至爲重日中者夏之屬也冬之屬宵中則無景之可候矣故於此言敬致下冬不曰宵永而曰日短蓋亦主於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蒙前義二以夏至爲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云夏至之景略冬至者又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之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度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其故在最高卑之有動移自古以來未正在夏至之日及元作麻時恰正今則又過之矣若此之類皆須參二至以酌其中豈可以一隅論乎

百二按日中者南北之正升度之極也故測景於此取準焉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度日景夏至景在表南三寸二分(唐書天文志安南日在天頂北三度四分北極高二十度四分夏至日景在表南三寸三分按日景鄭康成云千里而差一寸何承天云六百里差一寸皆非也信都芳云二百五十里差一寸一行云五百二十六里差二寸餘似近之然近日則差少遠日則差多難以道里均也)周禮就地中言尺有五寸者景在表北也地中之名義不一有一定之中有無定之中有有定而仍無定之中周髀以北極之下爲中此一定之中也今人隨所立以望地平之四際無不適均程子所謂地無適而不爲中此無定之中也二者皆就大地之全體言若以方域爲界論之則一邑有一邑之中一郡有一郡之中九州有九州之中此有定而無定之中也大司徒之地中召誥之土中特云九州之中耳鄭康成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與晷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是以半之得地中其說固謬甚若唐書云開元時爲大衍麻詔太史測天下晷景以爲土中定數一行以南至林邑城(今古)北至鐵勒折半以爲中華亦鶻突(唐書土中議云陽城中晷夏至四寸七分八釐北極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林邑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極高十七度四分夏至景在表南五寸七分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令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蓋一行是以陽城表景爲根數參校南北之晷乃據地中以求里差非測里差以求地中也又隋書天文志云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者卽匠人正朝夕之法辨方正位於是乎用之(齊詩之正南北其法不一祖氏用二分亦有不用二分者)與大司徒之地中異祖氏五表乃一處並立相距在尋丈之閒與鄭氏云五表相距千里者亦異(凡行測安表亦必先之以辨方正位其事未嘗不相因而鄭注所云是求里差匠人及祖氏之法是正南北究是兩件事)隋志假借地中以欺世(隋志本文不暇解取宋史沈括議觀之自明)正義既引周禮以釋召誥而合沙鄭氏又依祖氏術爲土中圖陰爲術士所誤也(詩旣景乃岡相其陰陽傳曰度日景以正四方也眞西山儒家武庫依五表法爲相陰陽圖可稱允當如謂祖氏以求天下之地中將公劉徙邠亦以地中而居之乎)成王宅洛之意有三繼武王之志一也密近商民易於遷徙二也四方道里均三也自服於土中猶言中天下而立耳(蘇氏書傳第云洛爲天下之中)至周禮疏謂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以土圭度景失之遠甚臨川吳氏曾辨之然不識里差以爲日月麗天萬里同晷京山郝氏直以周禮經文全屬附會則不然蓋四方分測乃宅洛而後測之非先測之而後宅洛也夫豫爲九州之中何必度景始知卽使不得九州之正中而略差百數十里將風雨寒暑頓異乎如果氣候懸絕若閩廣炎地叢漏天聖人又豈待度景而後知不可都哉惟是旣宅洛而後測之制八尺之表於夏至日中求得表景尺有五寸於是土圭之長亦準之凡四方行測皆以土圭爲根數地北則夏至景較土圭長地南則景較土圭短卽今法以緯度定諸方晝夜長短之差也在洛之東者日出早在洛之西者日出遲卽周髀所謂加四時相及今法以經度定諸方時刻之差也(日出早則日中亦早所謂中表景正時東表日已昳日出遲日中亦遲所謂中表景正時西表日未中古法各驗九服制水漏以定漏率各以地中夏至晷漏母除之得加時如今法則於月食時定之)由是以四方晷景之加減計里而較之則天下道里之遠近可得周禮所謂以土地之圖(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與數土字並訓爲度)周知九州廣輪之數卽今方輿圖計度以開方之法也若夫多陰多風多暑多寒云者李安溪謂罕

譬九州明洛中土耳乃注云寒暑陰陽偏而不和是未得所求豈不病絕又疏云日南日北等皆去陽城中表千里為術是先立中表明矣夫未得所求何所見陽城為地中而立表乎賈氏亦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為之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周公又度景以求地中者所以審慎是則游移之說其矛盾愈甚也寰宇記登封縣測景臺高一丈周十六步縣北有陽城山亭林集臺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故告城鎮禁日侯屋紀要宜邑謝野臣至中州尋測景臺石表尚存其形似塔上小下大夏至日中無景蓋其根盤半徑卽日景所到如句高尖距地之數為表如股亦表八尺土圭尺有五寸之比例也以此推之則河南州邑並可作夏至無景之石表

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

邢氏雲路尙書麻律考堯都平陽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有餘春秋分日出卯入酉夏至日出寅入戌冬至日出辰入申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晝四十刻若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出卯初二刻日入酉正二刻晝五十四刻冬至日出卯正二刻日入酉初二刻晝四十六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日出丑正初刻日入亥初三刻晝八十二刻冬至日出巳初三刻日入未正初刻晝一十八刻此極南極北也其餘九州四海俱各不同卽冬夏至可以推春秋分

百二按二至前後晝夜長短以南北而殊惟二分之日則九州南北一軌沈存中所謂東西南北數千里閒日分之時候之未嘗不出於卯半入於酉半是也邢氏謂卽二至以推二分非

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黃氏鎮成尚書通考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

徐氏光啓古赤道星圖角十二度三十四分亢九度三十九分氐十三度一分房五度四十分心一度五十五分尾十七度四十五分箕十度二十二分

百二按星火說者以為心星愚以為乃大火之尾宿也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注云尾有九星故象之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公羊傳大火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則大火之兼尾宿審矣又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則尾非析木明矣諸家以尾度入析木者宮次既借星象為名而星度多少不齊乃以十二次均分天度每一宮定為三十度有奇如授時以氐一度入大火至尾二度已滿三十度安得不以尾二度以後入析木乎箕竹器又為木名見韋昭國語注則析木之次本以箕得名房心尾固均為大火而夏至初昏加時在戌末堯時夏至日躔星張則戌時房心已不當正中取後中星圖旋轉之自見一行以為尾十度中是也孔傳以星火為房宿者誤解中星為七宿之中也或以為心宿者不知昏刻加減但以酉正為率也夫夏至酉正日未入地安得見星乎或曰虞夏相距不遠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傳曰大火心也亦不足據與曰是傳者之說耳安知小正之大火不以次言又按七月詩正義引鄭志荅孫皓云大火次名非心星也堯典中星春夏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書註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此又一證但鄭以大火之次猶未中則不知歲差而以豳風月令之法律之耳

分命和仲節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

裴氏駰史記集解案鄭康成云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

地理今釋西朔方按史記五帝紀注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漢屬隴西郡非也西縣秦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為西縣猶朔方之不可為朔方郡皆不當專指一處黃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於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為大界或曰山海經北荒有幽都山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為傳會良是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西者九州之極西處識其晷景以定中國之日入時也蓋極東日出於土中為早極西日入於土中為後

梅氏文鼎麻學疑問補遠國之能言麻術者多在西域蓋羲仲宅嵎夷卽今登萊海嵎之地羲叔宅南交則交阯國也此二處皆濱大海故以為限又和叔宅朔方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冬至於此則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卽以為限獨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更無大海之限又自東而西氣候略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當時唐虞之聲敎四訖和仲旣奉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指授一事之流傳亦卽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考史志唐開元中有九執麻元世祖時有札馬魯丁測器有西域萬年麻明洪武初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譯回回麻皆西國人也而東南北諸國無聞焉

百二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一作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溢涌石負圖卽其地又引書曰周禮注日柳穀西大谷虞翻云鄭元古文尚書古篆西字反以為卯字當為桺古桺字古籀為然謂不必求其地以實之但可取西位之意亦卽陽也詳下

宋太祖時沮渠蒙虔獻方物並周髀一卷而西麻五帶之說又全同周髀太史公云幽厲之後周室衰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或在諸夏或在裔夷則西法卽不必果本羲和有自來矣若回紇家托名黃帝且謂漢武時已入中國恐未必然吳氏宗潛漢稽史云元狩三年帝遣使諸西域回紇之國請昔黃帝封禪者七十國黃九之亂姬姓者亦歸於洞說其從之回紇今所測天象者在焉乃校其推算五星十一曜之經緯回紇天文生三人至取之以校與漢歷度差閏月有差遂留之咸陽此回回麻人中國之始也

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

正義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卽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

百二按有平氣之二分大統以前用之有定氣之二分今法用之日躔正交赤道晝夜平分五十刻必定氣之二分

也古法以平氣授人時以定氣步交食故於二分之外別
立二正之名春正每在春分前秋正每在秋分後以日行
盈縮使然也詳洪範
星虛北方元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
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
鮮好也
黃氏鎮成尙書通考北方七宿曰南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
東壁有元武之形
徐氏光啟古赤道星圖斗二十五度十九分牛九度五十九
分女十度四十五分虛九度七分危十八度四十七分室十
六度壁十二度二十九分
百二按蒼龍朱鳥白虎元武之取象猶震之爲龍離之爲
雉兌之爲羊坎之爲豕不必泥其形北宮爲水位星有螣
蛇又有天黿故元枵亦名天黿龜蛇爲一類皆水屬西宮
爲金位星有天狼天官書狼屬西宮虎豹熊羆張衡觀象賦自注虎豹熊羆四星在狼星傍星步天歌無此四金主殺故猛獸屬焉螣蛇天黿圖云形似
天狼等亦以形似乎蓋會意象形不可以一律拘也
申命和叔節
朔方北方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
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
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
短晝四十刻也
李氏光地尙書七篇解義朔方九州之極北處譏其晷景以
定中國之日南也蓋地極南則夏至日極北地極北則冬至
日極南日極北者極暑而二至晝夜長短之刻少日極南者
極寒而二至晝夜長短之刻多也
百二按朔之爲言始也大射禮朔鼙在其北注朔始也北爲正子萬物之
所從始也天一生水爲五行之始一陽來復氣候之始子
半爲日躔之始子時爲一日之始也朔方冬至晝極短而
夜極長故曰幽都也朔易更始而改易也正義但訓改易
於北方太泥
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
黃氏鎮成尙書通考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觿參有白
虎之形按昴爲酉宮之宿日下從丣不從卯史記昴謂之留丣卯相似故誤耳
徐氏光啟古赤道星圖奎十三度五十三分婁十度三十四
分胃十五度二分昴十一度畢十八度三分觜二度三十四
分參四度二十二分按此先觜後參從古法也西法皆先參後觜薛儀甫曰黃道變易實測觜居參後此正法也中法以七宿分屬七政觜火參水猶之尾火箕水室火壁水翼火軫水次非無義理宜仍用古法而參距移第二星又邸報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增修儀象志告成改正舊志恆星次第不順者一百五十官四百十五星以參中三星之東一星作距仍依古法觜在參前時憲書值宿亦改從畫一自乾隆十九年始
百二按永嘉鄭伯熊書說謂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
各以時見於南方是矣但恆星隨宗動西行無刻不有中
者鄭氏特以四仲昏時而言又不知昏刻加減而中星四
時不同之故其理亦未顯今爲中星儀圖中爲極心層列
十二次二十四氣二十八宿是爲赤道日躔過宮以象動
天最外列十二辰以準時盤時盤者大虛永靜之位也分



爲二紙相重時盤不動
以節氣宮宿左旋轉之
欲知某節某時中星則
以本節之宿加本時而
檢其當午之星即得矣如圖堯時仲春日在胃昴加時在酉則鶉火當午爲中星亦即仲夏午時仲秋卯時仲冬子時之中星與各節所當之時之中星也如仲夏昏時以星張之宿加戌他可類推日躔退
而右則列宿進而左從虛危而室壁爲右從子丑而寅卯爲左其理簡而易明
且可以知唐虞節氣之過宮焉可以知日躔之宿度焉堯
時冬至日在虛今冬至日在箕可以見歲差改移焉入宮宿度本稼堂潘太史家藏黃士修所造斗杓儀亦依堯時黃道變從赤道與徐氏星圖微異蓋論宿度則彼爲精論分宮則此爲正冬至起虛七度小寒交危十二度大寒室七度立春壁六度雨水奎九度驚蟄婁十二度春分昴二度清明畢八度穀雨參七度立夏井十二度小滿井二十六度芒種柳六度夏至星四度小暑張十一度大暑翼八度立秋軫五度處暑角七度白露亢末度秋分氐十五度寒露尾一度霜降箕初度立冬斗五度小雪斗二十一度大雪女四度中星者星之當子午線者也如昴宿在赤道北二十
三度自江南視之去天頂南僅六七度自南交視之且在
天頂北矣宋元以前中星並用列宿惟月令旁及建弧亦
在赤道南今並用織女五車昏旦無正中之星則取中前後大星而紀其偏度分數
即江南視之已在天頂之北而其爲北極之南當子午線
則一也故舊圖用地平十二向更不如用時盤且於加時
尤便蓋地平以天頂爲宗時盤以北極爲宗
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
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
林氏之奇尙書全解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蓋萬物之徵
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故作麻者觀此以候天時之
早晚如月令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雁來之類是堯典之
遺法也
蓋既命羲和造麻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
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
時也
梅氏文鼎歷學疑問補周髀言東方日中西方夜半云云者
皆相距六時其相距之地皆一百八十度地與天應其周度皆三百六十則其相對必一百八十度此東西差之極大者也細考之則日在極東而東
方爲日中午時則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出於地而爲卯
時在極北者必見日初入於地而爲酉時故又云此四方者
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自南方卯至東方午爲四時自東方日中午至北方酉亦四時故每加四時則相及矣若以度計之實相距九十度又細分之則東西相距三十度必早晚
差一時如日在極南爲午時其西距三十度之地必見其爲巳時而其東距三十度之地必見其爲未時其餘地準此推之並同相距十五度必相差四刻堯命羲仲寅賓出日和仲
寅餞納日者測此東西里差也寅賓寅餞互文見意非羲和但朝測而和仲但暮測也
又周髀言北極下半年爲晝中衡下五穀再熟云云者其距
緯皆相去九十度乃南北差之極大者也細考之北極高一
度則地面差數百十里歷代所測不同今定爲二百五十里而寒暑密移晝
夜之長短各異和叔羲叔分處南北以測此南北之里差也
百二按晝夜時刻殊則氣候諸方各異明道嘗言在澤州
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次食幷州相去數百
里間差已如是宜朔方之地五月草始芽八月被裘猶有
寒色而交廣之間一歲禾再登冬月桃已花或時衣中單
矣自必分方與時親爲測驗然後可以敬授人時先天而
弗違也汲冢周書時訓此書亦秦漢諸儒所作者既以魚上冰獺祭魚
等各係以五日之候而不應者動有災異之占誣甚矣

更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

宋史厤志春分昏中井十九度夏至昏中亢六度秋分昏中斗十六度冬至昏中壁初度

欽定傳說彙纂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參互考驗始無差忒然恆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每歲自行今定爲五十一秒即古之歲差也其自行分秒雖微久則自著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昏中星爲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中星則爲東井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爲大火今夏至日躔於觜（謹按乾隆十七年改依古法先觜後參則夏至日在參度）而初昏中星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堯時秋分日躔在房而初昏中星爲虛今秋分日躔於翼而初昏中星則斗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堯時冬至日躔於虛而初昏中星爲昴今冬至日躔於箕而初昏中星則室宿中之雲雨星偏東數分餘也（謹按今赤道經度二分日躔距中星約九十五度夏至日躔距中星約一百二十度冬至日躔距中星約八十四度）自堯至今四千餘載而相差若此是知厤不可以一時而準法不可以一隅而定惟使疇入專家明習其理隨時隨地實測互証常加修改協於天行斯無弊之良法也

百二按中星以均節候驗寒暑定昏旦審歲差其用至廣而正日躔其大要也但於中之左右任取一星皆可測其距日之度而必取於中者祖沖之所謂南北之正其詳易準流見之勢中天爲極也漢唐以後諸儒見月令中星不同於堯典曲爲之說云堯典謂七星畢見星房虛昴居四方七宿之中故曰中星者二孔與王孝通也云中星爲季月者王子雍也云月令舉月初堯典總舉一月者鄭康成也云書舉月中月令舉月本者陳祥道也（月本猶云月初未必不是但虞與周秦相去幾二千年焉有舍歲差而但論初中也）云書中星中於午月令中星中於未者鄭漁仲也不知歲差固矣且昧於法意　黃存齋尚書通考云月令去漢未遠漢志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昏奎中月令乃昏東壁中恐有誤不恁月令在壁漢復在奎也番陽金氏亦疑月令當作昏奎中（然漢志昏奎中）冬至也（十一月中）其小雪（十一月節）仍昏壁中旦軫中與月令同則月令亦指初氣未可知也（漢志□□昏亢中旦危中與月令仲夏亦同）

碁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曰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闊狹強名曰度碁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十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行在天成度在厤成日是也

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坊本脫上七字）是也

唐書厤志一行日度議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令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晷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是

百二按傳所謂天運即指恆星之左旋言無盈縮疾徐之謂平舒寬也即有餘之謂縮即不足之謂但不足就時刻言縮就日行度分言也天差而西歲差而東文公書說作天差而東歲差而西其理一也（天爲周環一順左旋然南面以觀則自東而西若就北面而論又自西而東正如車輪上半東旋下半必西旋而初非相反也）如堯時冬至昏中之昴今冬至昏時猶在辰位是天差而東也今冬至昏中室室在昴西是歲差而西也若以日躔宮次而論昔冬至在元枵之虛今冬至在析木之箕由子而丑而寅是歲差而東亦即天差而西也唐時如祖孝孫輩猶不信歲差得傳仁均與一行之論而始定正以不知黃道俱差故有萬五千年後寒暑易位之疑集傳引一行語原有日與黃道俱差者七字坊本脫之今從文公書說及梅浦王氏書纂傳補入

古厤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

元史厤志李謙授時厤議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差至微前人初未之覺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厤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稍弱天周稍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此而立

百二按後漢志賈逵論云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他術以爲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時承元元年也說者云此漢人方覺歲差之始乃前漢志明言元封七年冬至日月同起建星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也建星正在斗度內又云九章歲而小終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碁三統元法四千六百十七自上元至太初元年冬至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正當三十一元之終也太初三統異名同法（謹按漢書新法表異云劉歆術洛下閎鄧平之術爲三統非有異也）牛前四度五分正在斗二十三度（斗共二十六度又四分度之一自太初至永元漢和帝二百年當退去歲差二度故在斗二十一度末冬至日在牛初秦漢冬至日在南斗蓋以周天不盡之分繫於斗日斗分亦曰歲餘或謂以今歲冬至北斗魁所抵至明歲冬至北斗魁所抵爲斗分者非是）何云太初冬至日在牽牛耶據此則太初雖未立差法而冬至之不在牽牛固不待永元始知矣

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之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

朱子語錄今之造厤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

御製厤象考成歲差之數各不同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劉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年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年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年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爲密今法實測星景驗之中星得七十年有餘而差一度每年差五十一秒此歲差之數在古法爲冬至西移之度新法爲恆星東移之度　厤書載西人第谷以前恆星東移之數或云百年而行一度或云七十餘年而行一度或云六十餘年而行一度與古厤歲差之意同迨至第谷方定恆星每年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

餘年行一度至今百四十餘年驗之雖無差忒但星行微渺必歷多年其差始見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爲定率惟隨時測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梅氏文鼎歷學疑問古歲差法皆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故曰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所謂天即恆星所謂歲即分至也西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恆星東行假如至元十八年冬至日在箕十度至康熙辛未歷四百十一年而冬至在箕三度半在古法謂是冬至之度自箕十度西移六度半而箕宿如故也西法則是箕宿十度東行過冬至限六度半而冬至如故也其差數本同所以致差者不同耳然則何以知其必爲星行乎曰西法以經緯度候恆星則普天星度俱有歲差不止冬至一處此得之實測非臆斷也然則普天之星度差古之測星者何以皆不知耶曰亦嘗求之於古矣蓋有三事可以相證其一唐一行以銅儀候二十八舍其去極之度皆與舊經異以歲差考之一行銅儀成於開元七年其時冬至在斗十度而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歷春分而夏至之半周其星自南而北南緯增則北緯減故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少也自輿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於舊經是在夏至以後歷秋分而冬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南南緯減則北緯增故云北極之度漸差而多也向使非恆星移動何以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乎恆星循黃道實只東移無所謂南北之行也而自赤緯觀之則有南北之差蓋橫斜之勢使然也 其一古測極星即不動處齊梁間測得離不動處一度強祖暅所測至宋熙寧測得離三度強沈存中測詳夢溪筆談至元世祖至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郭太史候極儀徑七度終夜見極星循行環內切邊而行是也向使恆星不動則極星何以離次乎其一二十八宿之距度古今六測不同詳元史故郭太史疑其動移此蓋星既循黃道東行而古測皆依赤道黃赤斜交勾弦異視所以度有伸縮正由距有橫斜耳不則前人所測皆不足憑哉故僅以冬至言差則中西本同而合普天之星以求經緯則恆星之東移有據何以言之近二至處恆星之差在經度故可言星東移者亦可言歲西遷近二分處恆星之差竟在緯度故惟星實東移始得有差若只二至西移諸星經緯不應有變也如此則恆星之東移信矣恆星既東移不得不與七曜同法矣恆星東移既與七曜同法即不得不更有天挈之西行此宗動所由立也

自漢而晉而唐而宋每交改麻必有所減以合當時實測之數故用前代之麻以順推後代必至後天以斗分強也斗分餘強若用後代之麻據近測以逆溯往代亦必後天以斗分弱也前推後前歲餘強則所推者直過於後之實測矣後推前後歲餘弱則所推者不及於前之實測矣故皆爲後天也統天麻宋楊忠輔作見其然故爲之法以通之於歲實平行之中加一古多今少之率則於前代諸麻不相乖戾而又不違於今之實測此其用法之巧也然統天藏其數於法之中而未嘗明言消長授時則明言之今遂以爲授時之法耳郭太史自述創法五端初未嘗及此也然則大統麻何以不用消長曰此元統之失也當時李德芳固已上疏爭之矣然洪武時去授時立法不過百年所減不過一分積之不過一刻故雖不用消長無差殊也崇禎新書謂元統得之測驗竊謂不然何也元統與德芳辨但自言未變舊法不言測驗有差又有所著通軌雖便初學殊昧根宗聞有更張輒違經旨豈能於冬至加時後先一刻之閒而測得眞數乎然則消長必不可廢乎曰上古則不可知矣若春秋之日南至固可考據而唐宋諸家之實測有據者史册亦具存也今以消長之法求之其數皆合若以大統求之則皆後天而於春秋且差三日矣安可廢乎然則統天授時之法同乎曰亦不同統天逐年遞差而授時消長之分以百年爲限則授時之法又不如統天矣夫百年而消長一分未嘗不是乃以乘距算其數懸變殊覺不倫鄭世子黃鐘麻法所以有酌改也

問歲實消長之法既通於古亦宜合於今乃實測之家又以爲消極而長其說安在曰授時雖本統天之法而用消長但以推之舊麻而合耳初未深言其故也惟麻書則爲之說曰歲實漸消者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也余竊疑其說夫西法以日天與地不同心疏盈縮加減之理其所謂加減皆加減於天周三百六十度之中非有所增損於其外也如最高則視行見小而有所減最卑則視行見大而有所加加度則減時矣減度則加時矣然皆以最卑之所減補最高之所加及其加減既周則其總數適合平行畧無餘欠也若果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不過其加減之數漸平耳加之數漸平則減之數亦漸平其爲遲速相補而歸於平行一也豈有日輪心遠地心時則加之數多而減之數少日輪心近地心時則減之數少而加之數多乎必不然矣又考日躔永表彼固原未有消長之說日躔麻指言平歲用授時消分定歲則用最高差及查恆年表之用則又只用平率是其說未有所決也又麻書言日輪之轂漸近地心數千年後將合爲一點若前之漸消由於兩心之漸近則今之消極而長兩心亦將由極近而遠數千年後又安能合爲一點乎彼蓋見授時之消分有據而姑爲此說非能極論天消長之故者也然則將何以求其故曰授時以前之漸消既徵之經史而信矣而今現行麻之歲實又稍大於授時其爲復長亦似有據竊考西麻最高卑今定於二至移七度依永年麻每年行一分有奇則授時立法之時最高卑正與二至同度而前此則在至前過此則在至後豈非高衝漸近冬至而歲餘漸消及其過冬至而東又復漸長乎余觀七政麻於康熙庚申年移改最高半度弱其年歲實驟增一刻半強此亦一徵也存此以竢後之知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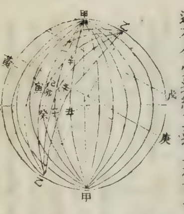
王氏錫闡麻說漢劉洪造乾象麻覺冬至後天始減歲餘韓翊疑其損分太過後必先天自今觀之乾象斗分猶失之強況如韓翊所言乎故後世屢差屢改亦屢損歲實至統天授時二麻而損分極矣大統麻歲餘因舊不用消長以授時法律之冬至漸宜後天而三百年來反漸先天故有議增歲實者但冬至雖合而夏至乃後天三十餘刻損益兩窮而西人平歲定歲之法獨操其勝矣其言曰論平歲則消實之說近論定歲則加實之說近然西法以歲實求平歲以均數求定歲則所主者消實之說也所消小餘視郭氏爲更促不知億萬年後將漸消至盡抑消極復長耶又言經星東行故節歲之外別有星歲經星常爲平行星歲亦無消長以中法通之星行者即古之歲差星歲者即古之天周異名同理無關疎密唯古以歲差由赤道今以星行由黃道則新法爲善耳所可疑者節歲與星歲之較即經星東行之率必節歲與星歲俱無消長或消長數同則歲差始可平行今星歲有定而歲實漸消則兩行之較將來愈多安得以五十一秒永爲定法

平黃赤距度古遠今近最高運移古疾今徐不同心差古多今少中麻積久因循新法特爲剖析但既知其故亦宜立法加減方可上考下驗用幾何法凡有三測皆可推全周西史所載不止三測而迄無成法豈以舊術未足盡據耶倘古測既爲今日所疑近測又非後人所信晝一之法何時可立不如及今求其定率即有微差他日測驗修改亦易爲力矣其論經星云赤道經度有變黃道經度不變故斷棄赤道專用黃道寔不思經星黃緯亦有變遷乎緯度有變必自有本道本極不直行黃道也經星本極未定但從黃極分經歲久漸差詎可復用歲實消長其說不一謂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其數浸消者非也日輪漸近則兩心差及所生均數亦異以論定歲誠有損益若平歲歲實尚未及均數則消長之源與兩心差何與乎說者欲以黃赤二極相距遠近求歲差朓朒與星歲相較爲節歲消長終始循環之法夫距度既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朓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始可以永久而無弊勿庵曰寅旭欲據黃赤之漸近以爲歲實漸消之根蓋見西測黃赤之緯古大今小今又覺稍贏故斷以爲消極復長之故然黃赤遠近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又西測距緯復贏者後因自疑其前測最小數之未眞則亦難爲確據愚則以中麻起冬至而消極之時高衝與冬至同度高衝離至而歲實亦增以經度求經差似較親切

李氏光地麻象本要授時立爲歲分消長之法謂上溯往古百年長一下推將來百年消一然自授時至今實測歲分不惟無消而反長矣梅子定九以爲根在最高之行余則謂凡積歲實者始冬至終冬至故消長皆以冬至一日言之若以全歲除補則無消長也蓋是日也日行最卑故最速最速故其景周也不待刻分之滿也據此日以總全歲則若歲分之極消焉爾其前者向乎此爲漸消後者過乎此而漸長理勢然也郭太史見往古之遞消而不察其端故謂消分往而不復又幸其時適爲消極也因而復長以使後人得知其誤而求其說假設歲實而起夏至吾知極消必爲極長矣故曰以全歲補除而初無消長也

江氏永歲實消長辨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勿菴先生大約主授時而亦疑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數驟變殊覺不倫又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於授時其爲復長亦似有據因爲高衝近冬至而歲餘漸消過冬至而復漸長之說愚謂平歲實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衝之行與小輪之改兩歲節氣相距近高衝者歲實稍贏近最高者稍朒猶定朔定望定弦之不能均惟逐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可勿論也又曰冬至距冬至所得者活泛之歲實而非經恒之歲實也欲得經恒歲實宜於春分時測之元至元時當測定氣春分今歲春分距來歲春分苟得眞時刻則得眞歲實又以前後遠年測準之春分計其日時分秒均之各歲則歲實之恒率確矣此何也太陽因有高卑而生盈縮近數百年間春分則平行當郭氏作麻時定氣春分之時正當平行之處此以前以後雖有差亦甚微故所得歲實爲恒率不其恒乃可以求其定猶之月必有平朔之策而後可求定朔也

湯氏若望恒星歷指或問二十八宿有次蓋日月五星各以本行先歷角宿至亢至氐房心等古昔如此今世不然所見先入參度而後過觜度自餘不覺者宿度寬也其實皆有之何故曰二十八宿不以赤道極爲本行之極而以黃道極爲極故其度時遠時近於赤道極行漸近極即北極所出赤道經圈漸密七政過之其行則疾漸遠極則赤道經圈漸疏七政過之其行則遲七政行度疾於恒星遠甚其逐及於近極之恒星在古覺速在今則遲其逐及於遠極之恒星在古覺遲在今覺速緣二道二極能使之然非七政有異行亦非恒星有易位也如圖赤道南北極甲上所出各圈相去皆設十度黃道兩極乙上所出各圈亦如之有丁爲星即限其赤道經度爲甲丁癸圈而星却不依赤道行乃依黃道自丁向戊約七百年行一十度也又星爲巳原設在丁前一



十度其限赤道度者爲甲巳子圈而所行亦依黃道自巳向庚七百年行十度因是巳星依黃道至壬時丁星亦依黃道至辛巳壬依黃道算得十經度而丁辛亦正對寅卯爲黃道之十經度也然以赤道算之則黃巳壬所道爲赤子丑一十度之弧而黃丁辛所對不止赤癸子一十度之弧更過赤道子而近丑將及二十度即丁星先在巳星之後一十度而漸向前行至逐及於甲丑圈上即兩星同經度矣過丑則丁反在前矣假令日循黃道亦於丁戊線上行何得不於七百載之先至卯入丁宿度前距巳未及數度而七百載之後乃至壬井入丁巳三宿同經之度乎此非行有遲疾皆因度有廣狹故也度之所以廣狹者分宿度以赤道所出經圈爲限而步七政以黃道所出經圈爲限也但此設丁巳二星一近北極一近黃道相去稍遠者欲令此理灼然易見若設兩星相距不遠即不必七百年即能超十度或進一二度亦此理耳若古時七政所歷先後不相越者正當黃赤道廣狹相等也

百二按歲差之法自漢及宋元凡三變而其本原則有二焉三統四分並以天周即歲周劉元卓始損歲餘益天周此法之一變也然歲餘雖損而黃道宿度之差特以積滿頓移何承天定爲百年一度又失之太遠至宋大明初祖冲之謂未盈百載已差二度今使冬至歲歲微差此法之又一變也宋統天及元授時二麻上考下推並用消長之術則歲差復有盈縮此法之又一變也昔人謂歲差爲黃道西改今則謂恒星東移故日躔每氣之宿度古今不同此差之一端也黃道之南北至有定而黃道之最高卑東移故日行每氣之盈縮亦古今不同此又差之一端也如圖最外一規爲宗動天丙應黃道之軌以定二至夏至極北冬至極南此亘古不易南北者距赤道而言高卑者距地心而言次內一規爲恒星天至元時井三度當夏至箕十度當冬至今則觜八度移當夏至箕二度移當冬至此恒星之差也中壬爲地心亦即宗動恒星二天之心甲丙爲日本天不以壬爲心以戊爲心故日本天心環行地心之旁而爲一小輪此輪爲虛迹至元時日



天心正在戌最高在甲最卑在丙正直二至今則日天心
自戌而巳最高自甲而乙最卑自丙而丁在二至後八度
矣高卑爲盈縮之根高卑在二至則二至爲日行盈縮之
極高卑離二至而又時時動移則二至盈縮視距高卑之
遠近以爲差而歲實因之消長不齊矣此黃道之差也高卑
盈縮之理及勿庵歲周考並詳洪範日本體右旋之行亦因本天挈之而動
但是圜周之轉而非圜心之移最高右旋之行此乃圜心
移而圜周因之而動也圜周之轉速故一日行一度圜心
之動微故五六十年而行一度也王氏曉庵麻法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
二十一分八十六秒六微麻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日
二十五刻四十八分六十八秒八微天周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六十五秒五十九微按天周多於歲周之數即
恆星東行之差也麻周多於歲周之數即高卑東移之差
也節氣復日歲周宿度徧曰天周盈縮終日麻
周猶月離之轉周也此一條補大統日躔之缺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六　學海堂

尚書釋天　秀水盛大令百二著

堯典

帝曰咨汝羲暨和節

期猶周也

孔氏安國傳匝四時曰期

欽定傳說彙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即今歲
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天周爲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一度在麻爲一日是以天度即歲周
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
一而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
而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歲
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
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爲三百六十
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
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天周爲起數之宗天
度既整然後以整御零爲法較易梅文鼎曰天周者數所從起而先有奇零故析之爲半周大爲象限爲十二宮爲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莫不先有奇零而日行之盈縮不與焉故推步稍難今以周天爲整數而但求盈縮是以整御零爲法倍易故今時憲定天周爲三百六十度度爲六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之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
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刻刻爲十五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二四二一八七五當十二時中二時七刻零三分四十五秒
麻象考成上編太陽之實行每日不同步日者必以平行爲根而求平行之法則在於定歲實者太陽循黃道右行而復於原界之時日也古法定太陽每日所行爲一度故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後漸覺後天以爲歲實太強自漢以來每次修改茲有所減以合當時實測故每日之平行雖定爲一度而天周歲實訖無定率也今法定天周爲三百六十度故太陽之不及一度其分秒之進退視歲實之消長得歲實即得每日之平行矣數歲以來於二至二分遣人各省分測得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即三百六十五日十分日之二分四二一八七五置天周以歲實爲法實如法而一得太陽每日平行五十九分零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五十一忽三十九芒即十分度之九分八五六四七三二六五八也歷代以來雖餘分多寡稍有增
損要皆本乎堯典之成數而修明之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
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
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咸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爲
萬世之規範也

御製麻象考成續編元郭守敬取劉宋大明戊寅以來相距之
積日時刻求得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
此四分之一減七十五分第谷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五
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周日萬分通之得三百六十五日
二四二一八七五較郭守敬又減萬分之三有奇上編仍之
厥後西人奈端等屢測歲實又謂第谷所減太過酌定歲實
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四十一微三十
八纖二忽二十六芒五十六塵以周日一萬分通之得三百
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零一四一五比第谷所定多
萬分之一有奇以除周天三百六十度得每日平行五十九
分零八秒一十九微四十四纖四十三忽二十二芒零三塵
即十分度之九分八五六四六九六九三五二八二二五比
第谷所定少五纖有奇每年少三十微有奇蓋歲實之分數
增則日行之分數減據今表推雍正元年癸卯天正冬至比
第谷舊表遲二刻日躔平行比舊表少一分一十四秒而第
谷去今一百四十餘年以數計之其差恰合是亦取前後兩
冬至相距之積日時刻而均分之非意爲增損也至於歲實
消長統天授時用之新法算書雖爲之說而實未用其數茲
不具論

百二按古法一日分十二時則今歲實小餘爲二時七刻
三分四十五秒西法一日分二十四時則歲實小餘爲五
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其實一也邵子皇極經世以歲實
爲三百六十日無奇零時憲法以周天爲三百六十度亦
無奇零而歲實則仍有奇零不以皇極法施之者蓋天度
惟人所命奇零雖省不過今度比古度稍寬而天體如故
也唐九執麻及明回回麻皆以天周爲三百六十無奇零若歲實則以日躔一周爲
定歲餘紛更正以日行之周復不眞耳豈人力所能增損
乎此堯典所以爲千古不易之正法也

附錄黃氏宗羲易學象數論皇極之數一元十二會爲三百
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六
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爲三百六十
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
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秒蓋自大以至於小總不出十二
與三十之反覆相承而已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
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爲三百六十
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於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
以寓閏法於其間不論運世年月日時皆有閏也然推求其
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
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
三時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按之於
麻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
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
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
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元法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
九十二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爲三十日於朔策強二千一百

六十於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於歲實弱二萬一千六百八十於十二朔實强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既不可拋之厤矣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數可謂巧矣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歲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減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月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此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之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矣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准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准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奇零豈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康節之爲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厤學盡歸於易奈易之於厤本不相通硬相牽合所以其說愈煩其法愈巧終成一部鶻突厤書而不可用也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個二百三十五分

朱子語類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又曰天之過處卽日之退處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司馬彪後漢書律厤志厤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按景必於日正午時日至於時不同故其景之長短亦不同也]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積千四百六十一日以日分乘之]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衍度字]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一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

梅氏文鼎厤學疑問日法與厤元相因而立者也蓋古厤氣朔皆定大小餘大餘日也小餘時刻也凡七曜之行度不能正當時刻之初而或在其中半雜分之處非以時刻剖析爲若干分秒則不能命算此日法所由立也自日法而析之則有辰法刻法分法秒法自日法而積之則有氣策法朔策法歲實法旬周法與日法同用者則有度法宿次法周天法又有章法蔀法紀法元法一切諸法莫不以日法爲之綱古厤首定日法而各有畸零蓋以此也惟日法有畸零故諸率從之而各有畸零之數矣夫古厤豈故爲此繁難以自困哉欲以上合於所立之元而爲七曜之通率有不得不然者也[如古法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其四分之一則爲二百三十五所以然者以十九年一章有二百三十五月也又古法月行十九分度之七是以十九分爲度法亦以十九年一章中有七閏也他皆類此]今授時既不用積年卽章蔀紀元悉置不用而一以天驗爲徵故可不用畸零之日法而竟以萬分爲日日有百刻刻有百分故一萬也自此再析則分有百秒秒有百微皆以十百爲等而遞進遞退爲數簡而明易於布算法之極善者也

百二按日與天會卽日躔一周天也古厤所謂天卽恆星如今歲某節某日某時日在某星某度分自此每日差一度至明歲某節某日某時復與某星某分相值如相會合然其所歷之日分卽爲歲實日躔周復之時刻所得不眞則歲實非弱卽强强則後天弱則先天而審之中星度之圭表差以杪忽非積久不能知此厤法之所以後來居上也集傳所述彼正義本考靈曜等書卽東漢四分厤之祖也是時未有差法以二百三十五爲天周小餘卽以二十五刻爲歲實小餘而日無盈縮月無遲疾故孔氏亦云特其梗槩耳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司馬彪後漢書律厤志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又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

章氏潢圖書編一章之內日在天一十九周月在天二百五十四周於月周之內減去日周則爲二百三十五朔十九日之內日行十九度月行二百五十四度與十九年周天之數同以二百五十四均爲十九則知月行每日十三度餘十九之七每年行十三周十九之七每日過日十二度十九之七每年多日十二周餘十九之七故每年之日月合十二朔餘十九之七爲閏積十九年爲七閏也

邢氏雲路古今律厤考置四百九十九以九百四十而一得五千三百零八五一不盡乃五十三刻有奇共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八五一不盡爲一會之月朔今月策

百二按會者日月同度也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者自前次同度至後次同度之中積也謂之朔實同度謂之合朔自合朔後每歷十二時日差天一度月差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歷二十七日三十二刻一十八分五十秒不盡[此率]月已復於原宿度分而日又離其故處必再歷二日有奇始逐及於日而與之同度焉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者[以十三度各通分爲十九加入小餘其積分亦爲二百五十四]月每日之平行也日躔但有本行之遲疾故以歲實命周天之度卽定爲平行若月行則本行遲疾之外又有離日之遲疾如但以二十七日有奇除周天之度所得尚非眞率必俟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則兩周同度古法謂之大周以十九周之積日除二百五十四周之積度而求其平行其得數加密然兩曜遲疾之度猶未齊同[如第一章首冬至日月合朔俱在牽牛初度是時而躔皆在本行最疾之段至第二章首冬至合朔亦在牽牛初度日亦在最疾段月卻不在最疾段矣其故因月孛之行自有周率也諸洪範九行厤]指定爲三百四十五平年又八十二日四刻[平年者三百六十五日棄去四分之一]卽一十二萬六千零七日四刻於時交會轉終皆復其始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

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邢氏雲路倚書厤考一歲十二月凡十二會以十二乘二十九日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餘分四百九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即置三百四十八以九百四十而一得三千七百零二不盡乃三十七刻有奇每歲三百五十四日三十七刻零二不盡也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厤家設此常額多於此者爲盈少於此者爲虛

百二按以十二朔策除二十四氣策所餘即一歲之閏分是氣之所盈朔之所虛（盈亦曰羨虛亦曰減）而必設爲常數之三百六十以判盈虛者所謂常數即旬周也（自甲子至癸亥謂之旬周）如史記厤書太初元年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是以旬周除十二朔策五除之外所餘之日分若再加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則滿六旬周矣此即朔虛也又云大餘五小餘八者是以旬周除二十四氣策六餘之外所餘之日分即氣盈也（小餘八以三十二分爲母亦是四分日之一但此非太初法乃後人雜之也）

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黃氏瑞節曰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

邢氏雲路倚書厤考置八百二十七以九百四十而一得八千七百九十七分八六不盡即八十七刻九七八六不盡共十日八十七刻九七八六不盡是爲一歲之閏即今之通閏也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

漢書厤律志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

胡氏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一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繫辭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

史氏伯璿管窺外編厤家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固天然恰好當在此置非人力所可強也春秋閏三月之譏正爲不當置而強置者近有書纂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於下年恰好置閏之月當豈有預借先閏之理考於授時可見彼蓋因旁通所載而譏旁通又因蔡傳五歲再閏之說爲說而蔡氏又爲繫辭五歲再閏之文所拘殊不思繫辭特以閏有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二等而揲法亦有一扐再扐二等故取以相配耳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一年二年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置（或進在前月或退在後月者閏亦有之餘倣此）四年五年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以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此是五年再閏也）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以上三閏皆三年一閏）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在此年十一月（此是五年再閏）

黃氏瑞節曰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並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凡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袁氏黃曰蔡傳皆依當時厤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爲一章惟唐宋法爲然今授時已有餘分不能皆齊竟時之厤亦不齊今人推陽九百六限算所以不準者正爲章蔀紀元之數不同耳（章氏潢圖書編十九年爲一章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日之先朔夜半乃癸卯日酉時第三十九年爲第三章首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復得至朔同日乃是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日乃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第一章初年同遂以七十六年名曰蔀日法九百四十故九百四十朔爲一蔀一蔀爲四章蔀首以至朔同在夜半藏晦昧之時也第七十七年爲第二蔀首亦曰第一章首每章甲子差三十九日九時一蔀總差一百五十九日於內甲子數兩周除一百二十日每蔀止差三十九日總二十蔀名曰一紀通差七百八十日計甲子十三周整數無餘乃累差矣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至朔必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然猶非甲子歲首也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乃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又在甲子歲首總會一元是名一元一元之內歲次甲子者七十六與蔀年同積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四十日爲甲子者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其數與每朔之積分同蔀之內積日亦同此數蓋一元爲六十蔀矣　按厤家命歲首冬至所謂甲子年冬至者乃夏正癸亥年之冬至也）

百二按正義云古時黃厤已亡漢時六厤皆秦漢之際假托爲之實不得其正（黃鎮成尚書通考黃帝調厤辛卯元顓頊厤乙卯元夏厤丙寅元商厤甲寅元周厤丁巳元魯厤庚子元以上七者謂之古厤若六厤則不數魯厤）中法以授時爲密計一歲通閏爲十萬（滿萬爲一日）八七五三八四以十九乘之得一百零六萬六三二一九六此一章之積閏也置朔策二十九萬五三零五九三以七乘之得二百零六萬七一四一五一以積閏除七朔之策不盡八百一十八分五十五秒蓋古之氣朔比授時皆强但月策之較少氣策之較多了凡袁氏所謂猶有餘分者此也（又袁黃有云十九年氣朔分齊不過取其至日得者而餘分棄不能齊者爲若子初初刻冬至則氣朔分齊矣然此於章法而實以辰時後會歲也且命日皆起子半子初四刻是然不特授前一日如三子初初刻冬至則反有餘分矣）時有餘分雖沖之大明厤已破章法矣（祖沖之三百九十一計閏率）

頒朔元定名不革至郭守敬作授時始棄不用專憑實測逾越前人矣　古法皆有麻元謂是逆推上古冬至七政同起於一度又年月日時皆甲子也若然則六麻何以各自有元蓋作麻者莫不各據近測七政行度上溯古初冬至遇其齊同之時定爲麻元因測驗不同故積年亦不同而元不必爲甲子也若推元運之術則以干支論歲之吉凶定以甲子爲元首（但論日月不及五星）天官書所謂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是矣與麻法似一而實二後漢志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爲元而三統法復多五十七年者彼以八十一爲日法以八十一章爲統法參統法爲元去元歲四千六百一十七是一定之數漢志述劉歆之言曰元歲之閏陰陽災一元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夫歲雖災豈遂不得爲歲乎劉氏強以自亂其例而後人遂欲除去災歲以合於東漢志不知爲劉氏所欺也

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黃氏度書說秦用顓頊麻置閏在歲後堯乃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忒遂爲後世法

梅氏文鼎麻學疑問何以不竟用節氣紀歲則閏月可免矣曰晦朔弦望易見者也節氣過宮難見者也敬授人時則莫如用其易見之事而爲之閏以通之則四時可以不忒此堯舜之道萬世不易也　閏說者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其說非與曰非也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夫閏月則只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非兩辰之間也（假如閏正月則雨水中氣在正月晦春分中氣在二月朔閏月只有驚蟄節在月之望其前半月必指寅後半月必指卯惟驚蟄日指寅與卯之交界謂之兩辰之間在餘月亦然）地盤周圍分爲十二辰首尾銜接如環無端又何從設此三十度於兩辰間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illegible]柄指兩辰之間本汲冢周書）

附錄左右旋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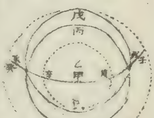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錄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人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正蒙參兩篇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是右旋了曰然但如此則麻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又曰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在太虛空裏看天自是日日滾得不在舊處

百三按朱子每言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一一定位始論天行此語最精乃語錄中有云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只在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夫朱子固云星不貼天以恒星爲天體亦是舊說且既以恒星爲天體又云日一周依舊在角上是日與天同疾何云過些子耶此是記者之誤黃氏通考本之擬作左旋圖謬矣

梅氏文鼎麻學疑問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中西兩家之所同也自張子有俱左旋之說而朱子蔡氏因之近者臨川揭氏（暄字子宣）建寧游氏（藝字子六有天經或問）又以槽丸盆水譬之（揭氏曰天無層次七政皆能動轉試以水注圓器而急旋之則見其中沙土諸物近心者凝而不動近邊者隨水而旋又且遲速瀾漩以成遲速諸行矣又試以丸置於圓盤而盤轉其盤則其丸既爲盤所掣迎盤並行而丸之體圓亦能自轉而與盤相違以成小輪之象矣此兩喻明切諸家所未之及然以七政能自動而麻家重數之說猶未能無滯礙也何也蓋天如盤七政如丸盤之與丸同在一平面故丸無附麗而能與盤同行又能自動也若天則渾圓而非平圓又天體自有赤道而七政皆行黃道平斜之勢甚相差違若無本天以繫之而但如丸之在盤則七政之行必總會於動天之腰圍處皆行赤道而不能斜交赤道之兩外以行黃道矣故曰以有重數爲長也）此孰是而孰非曰皆是也七曜右旋自是實測而所以成此右旋之度則因其左旋而有動移耳何以言之七曜在天每日皆有相差之度麻家累計其每日差度積成周天中西新舊之法莫不皆然夫其相差之度實自西而東故可以名之右旋然七曜每日皆東升西降故又可以名之左旋西法謂七曜皆有東西兩動兩並出於一時蓋以此也夫既云動矣動必有所向而一時兩動其勢不能古人所以有蟻行磨上之喻而近代諸家又有人行舟中之比也（七曜如人天如舟舟雖西轉而人在舟中向舟尾而東行岸上望之則見人與舟並西行矣）又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出入赤道兩至長規合之得此數）雖欲爲槽丸盆水之喻而平面之行與斜轉之勢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轉之虛理哉然吾終謂朱子之言不易者則以天有重數耳曰天有重數何以能斷其爲左旋曰天雖有層次以居七曜而合之總成一渾體故同爲西行也同爲西行矣而仍有層次以生微差層次之高下各殊則所差之多寡亦異故七曜各有東移之率也然使七曜所差只在東西順逆遲速之間則槽丸盆水之譬亦已足矣無如七曜東移皆循黃道而不由赤道則其與動天異行者不徒有東西之相違而且有南北之異向以此推知七曜在各重之天皆有定所而其各天又皆順黃道之勢以黃道爲其腰圍中廣而與赤道爲斜交非僅如丸之在槽沙之在水皆與其器平行而但生退逆也（丸在槽與其盤爲平面沙在水與其器爲平面故丸與盤同運而生退逆水與沙並[illegible]而生退逆其與兩象俱在一平面）蓋惟其天有重數故能動移惟其天之動移皆循黃道斯七曜東移皆在黃道矣是故左旋之理得重數之說而益明曰謂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何也曰天既有重數矣而惟恒星天最近動天故西行最速幾與動天相若（六十七年始東移一度）自土星以內其動漸殺以及於地球是爲不動之處則是制動之權全在動天而恒星以內皆隨行也使非動天西行則且無動無動即無差又何以成此右旋之算哉其勢如陶家之有鈞盤運其邊則全盤皆轉又如運重者之用飛輪其運動也亦以邊制中假令有小盤小輪附於大鈞盤大飛輪之上而別爲之樞則雖同爲左旋而因其制動者在大輪其小者附而隨行必相差而成動移以生逆度又因其樞之不同也雖有動移必與本樞相應而成斜轉之象焉（此之斜轉非在平面非正喻其平斜但取以明制動之勢）夫其退逆而右也因其兩輪

相疊其退轉而斜行也因於各有本樞而其所以能退遲而斜轉者則以其隨大輪之行而生此動移也若使大者停而不行則小者之逆行亦止而斜轉之勢亦不可見矣朱子旣因舊說釋詩又極取張子左旋之說蓋右旋者已然之跡而左旋者則所以然之理也西人知此則不必言一時兩動矣故揭氏以丸喻七曜只可施於平面而朱子以輪載日月之喻兼可施諸黃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相通貫理至者數不能違此心此理之同洵不以東海西海而異也　問天有重數則在外者周徑大而其度亦大故土木之行遲在內者周徑小而其度亦小故金水月之行速七政之行勢略同特其度有大小而分遲速耳以是爲右旋之徵不亦可乎曰此必七政另爲一物以行於本天之上故可以度之大小爲遲速也今七政既與天同體而非另爲一物則七政之東升西沒即其本天之東升西沒也且使各天之行各自爲政則其性豈無緩急而自外至內舒亟之次如是其有等乎蓋惟七政之天雖有重數而變爲一天制動之權全在動天故近動天者不得不速近地而遠動天者不得不遲固自然之理勢也曰若是則周徑大小可勿論矣曰在外者爲動天所挈而西行速故其東移之差數遲又以其周徑大而分度濶則其差又遲是故恒星六七十年而始差一度近動天也然以周徑之大小准之此所差之一度以視月天將以周計矣在內者遠於動天而西行遲故其東移之差速又以其周徑小而分度狹則其差又速是故月天一日東移十三四度者近地而遠動天也然以周徑計之此所差之十三四度以視動天倘不能成一度矣然則周徑之大小但可兼論以考其差而非所以遲速之原也左旋之說可以無疑

百二按泛論左旋則大輪小輪之喻已足惟黃赤斜交爲此中一大疑案勿菴力爲剖析由是左旋之義涣然無滯矣但非圖不顯今爲補之　甲爲赤極即宗動之極丙丁爲赤道動天之腰圍也乙爲黃極即日天之樞戊己爲黃道日天之腰圍載日體以行者也日天爲宗動所攜同爲左旋東出西入（東西半弧爲地平其與壬癸虛線相遇點即冬至日出入處與庚辛虛線相交點即夏至日出入處與黃赤相交點即二分日出入處詳見下卷渾蓋儀）故其環行之處迹（如庚辛壬癸圈是也此圖日日不皆同茲但具南北兩限）與赤道爲平行而日天既自爲一層又去宗動漸遠故左旋之勢稍弱必微退以生右旋之度其旋轉之樞在乙不在甲安得不以東西而兼南北之行乎觀於日行則月五星從可知矣



王氏錫闡左右旋問答令望錫綸侍於曉菴先生縱言至於天行先生曰厤家言日月右旋於天而儒者乃云隨天左旋二子何執令望曰以弟子觀之則右旋也先生曰先儒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行每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日一周不及天行一度月又不及日行十一度有奇觀其出卯入酉則左旋可知令予以爲右旋右旋誠是也然亦有說乎令望曰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不知二十八宿有所麗乎無所麗乎列宿至衆既不能其爲一體安得指爲天體況又無所係屬若鳥飛空而魚游於淵必將前後左右參錯紛拏然而自古至今垂象若一不得謂之無所麗也既有所麗則所麗即天不得謂天無體也錫綸曰列宿麗天故垂象有常是信然矣日月經緯乎天遠近無定此不麗天而與天並行互爲離合之徵也先儒之言殆未可棄乎令望曰日月經星各麗一天而各天之行又皆循於左旋之天是皆可以管窺表測知其高卑上下不容誣也錫綸曰窺測之法學諸夫子矣今所欲辨者日月右旋之實耳令望曰望嘗於初昏見月在某星之西候之未久而月星同度頃復候之則月過而東此右旋之實可仰觀而得不煩籌策也（按此即明太祖載蔡傳之說）先生曰先儒固言日月隨天西行此天差緩經星附著於天故遂及於月而更出其前非月行就星而過其東也令望曰日食初虧於西月東進而掩日也復明於東月更進而離日也月食初虧於東月東進而受侵於闇虛也復明於西月更進而東出於闇虛也若使左旋則日月初虧復明皆當東西易位矣先生曰先儒又言日遲於天而疾於月闇虛在日之衝遲疾與日並等日行逐及於月而受掩故初虧於西闇虛逐及於月而侵月故初虧於東日西行而過月故復明於東闇虛雖月而西去復明於西是猶月行越星與星行越月之見耳故未足爲右旋之左劵也令望曰日月常爲平行而自人視之則有朓朒朓者日月在卑近人而視行大於實行朒者日月在高遠人而視行小於實行若云左旋則朒反爲朓朓反爲朒矣（按此即劉向及許東陽之說）錫綸曰日月乘氣而行行有緩急非由高卑近年西人始有是說豈可信乎令望曰夫乘氣而行者緩急不倫不可以度率而求日月雖有朓朒而朓朒未嘗無序當必有所以朓朒之故不可以虛理臆斷也日月高卑遠其術者能以咫尺之器測量而知厤術固多古人所未覺而後人始明者又何疑於西說乎況日月徑體時大時小高遠見小卑近見大尤易知也今試以數求之朓朒之差與高卑之差爲相似之比例高卑之差與大小之差亦爲相似之比例此三差者必皆相因而生故知平行爲日月之自行朓朒爲人目之視行也錫綸曰進而見贏者退亦見贏進而見縮者退亦見縮然則進行之度可因高卑以爲增損豈獨不及天之度不可因高卑以爲增損乎先生曰朓朒分於一周故一周之中一高一卑者有朓朒不高不卑者無朓朒也夫日之高卑一歲而復月之高卑終轉而更右旋之法日周於歲月周於轉左旋之法一日一周知一日之無殊乎高卑則知左旋之無當乎朓朒矣錫綸曰以高卑求朓朒以朓朒證左旋似矣然黃赤二道日行一周而朓朒四變斯何故與先生曰子無疑於日行黃道即無疑於日月右旋矣赤道當二極之中而黃道斜絡於赤道故赤道之行惟東西而黃道之行兼南北假令日誠左旋將出東南而沒於西北出於東北而沒於西南今冬日出辰入申夏日出寅入戌者何也蓋因日躔從黃道而右旋是以有漸南漸北之行天牽之而左旋則但與赤道平行東升西降也錫綸曰竊更思之日躔不由黃道而爲螺旋冬至之後漸旋以北夏至以後漸旋以南實皆隨天左轉非右旋也先生曰螺旋之論思致甚微然當合黃赤二道左旋右旋而議其故不可偏棄黃道專屬左旋也夫螺旋之勢末銳而中寬汝言不由黃道則無所循依勢必超於赤道而盡於二極即不底於二極而出入赤道不能南北

以視游樞則遠近進退隨時而異朔望最近不過五度有奇一弦最遠至於五度半弱朔望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內而順一弦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外而逆（游樞本行無順逆自黃極視之乃有順逆）是以黃白交道月緯南北皆因之而變大統本無其術其不合天也固宜令望曰日月右旋敬聞命矣黃赤朓朒一周四變其故可得聞與先生曰天體渾圓從南北二極以割線分赤道諸度形如剖瓜遠赤道則度分狹（近二極故）近赤道則度分廣（遠二極故）斜黃道交於赤道度無廣狹而以斜直為廣狹冬夏距遠勢直故黃道經度加於赤道十分之一春秋距近勢斜故黃道經度減於赤道十分之一一歲再遠再近故為朓朒之變者四此與經緯二行可互求而見考諸圖術觀諸儀象無不吻相若即出入相若而距緯不為均數必有僭差（按此即黃壽山之說）古云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雖今不及古（實測得二十三度八十六分有奇）然南北大距度分略同（若論視差亦有小異）自二分以至二至緯度衰降永無僭差故知實有循依無徒為螺旋之理也錫綸曰距緯若為均數勢必盡於二極距緯若有僭差必不南北相若綸常細察日躔二分一日之距緯幾數倍於二至一日之距緯蓋二分為螺旋之始故距緯差多以次漸少至於二至勢盡而復豈得有僭差豈得越二十四度而底於二極乎雖無所循依而自為左旋亦安所不可乎先生曰螺旋者無法之形也雖或降衰有準然以割圓弧矢求之必不盡合今置黃赤二道以右旋經度求南北緯度於割圓弧矢之數不容以毫髮爽也握策而推轉儀而測合親疏遠昭然人目又何疑乎錫綸曰月離出入黃道猶日躔出入赤道也黃赤大距定於二十四度黃白大距（白道即月道）少或不過五度有奇多或至於五度半弱（大統法常為六度）綸又嘗以大統法推算月緯法當在南而實測或在北法當在北而實測在南何也先生曰人知或赤道有南北二極不知黃白二道亦有南北二極白道之樞又有游有定此亦得之實測古來厤家所未喻者黃樞左旋於赤極之旁古遠今近約二萬八千餘年而一周所云二十四度亦自近古言之未知古今之異耳白道定樞左旋於黃樞之旁十八年三百餘日而一周無遠近白道游樞右旋於定樞之旁半月而一周亦無遠近（按此即西法次輪之所由立也）然自黃樞

合因明螺旋之形亦由黃道右旋而生也錫綸曰千古之聚訟一旦若發蒙矣雖然願有進日月以高卑論視行五星亦宜同理五星行高則疾卑則為遲為留為退與日月相反何也先生曰五星各有本行之規皆以日為心歲填熒惑左旋為日行所牽而東猶夫日行為天所牽而西故合日在高宜遲反疾衝日在卑宜疾反退（遲留同理）太白辰星本行規小不能包地人自地下視之惟見左右於日而不能與日衝合日在上視行雖小而益之以日行故疾合日在下星雖右旋而視行反逆又大於日行故退五星復有本規之行度高卑朓朒與日月同理無煩贅說矣先生乃以五星行度解授二子二子受書而退昭陽赤奮若秋七月令望記（沈令華字晤伯曉庵及門錫綸字言如曉庵從弟）

百二按月行十三度周髀經謂月後天十三度宋書云夏厤謂日月皆西移則左旋之說由來舊矣（宋書天文志劉向五紀說夏厤以為列宿日月皆西行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遲日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厤皆違之遠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自橫渠及考亭再發其端遂為儒家之公論但言右旋易言左旋難故如東陽許氏橫陽史氏壽山黃氏玉峰王氏明太祖鄭世子莫不以左旋為疑然後儒若吳草廬諸人宗左旋者其說固未盡當而辨左旋者亦多陳言虛理且不能無悖謬（黃氏日抄志角天門房大衢斗南門皆黃道所經也若日左旋則推退天不及之度過此其餘日所周未嘗經此也又如記謂日在斗在角在東井之類則推天過日不及之時在此每日周二十八宿不得言在某在某矣按此條則於右旋左旋均未了且以經星為定盤矣）必如勿菴梅氏而後左旋之義方可無遺而左右之畦畛且可不設又必得曉菴王氏之辨而後世之所謂左旋者方推勘殆盡而後前人之所謂辨左旋者其膚詞淺義亦翻駁無遺矣二家之言固並行而不悖也（曉庵以五星圍日之規即為本天故獨以土木火三星為左旋大旨本土盤歷未刻以為然）或問右旋家云日月本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擬之蟻行磨上謂之帶動其每日差天一度謂之自行在左旋家則云日月之東出西入即為自行每日差天之度但為天所進之度而非自行也梅氏既宗左旋矣乃言制動全在動天恒星以內皆隨行也是仍用帶動之說何與曰此正梅氏之善言左旋也蓋自恒星以內至於月天輒非宗

動一氣之所旋轉其動勢外強而內弱故近於宗動者左旋速遠於動者左旋遲若恒星七政之左旋皆為自行則近於宗動宜遲遠於宗動宜速矣何也環行之規在外則大在內則小也且必二分之晝夜皆長二至之晝夜皆短矣何也二分行赤道為大圈二至之距等圈小也（視日永等圈自明）故昔人有以兩船相逐兩馬相逐喻左旋者皆為兩行相較不根一動不如朱子以大輪載小輪之喻為無弊也曰梅氏主左旋而又不廢右旋何也曰梅氏所謂右旋與厤家之泛論右旋亦異由蟻行磨上之說則是磨之左旋息而蟻仍右行也梅氏以右旋之度生於左旋故云大輪停則小輪亦止兼主左右而其理益精曰然則左旋家云天之進處即日之退處與梅氏之說何如曰因天之進以形其退其度但當差以東西若黃赤白合為一道則此言無弊矣今黃道之差兼南北寧得云天之進度即日之退度乎曰昔人有云天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其說非與曰非也蓋所謂一日者必以日行加時一周為定若何不及周一度何云一日乎故朱子謂欲知天行必先論太虛如子午卯酉等十二辰此太虛之定位也（以盤譬）今日酉時日行與天某星同在酉正一線上及明日酉時日行復於酉正則某星必先在酉正下一度矣何以知之蓋昨日此刻所見正午線上之星亦必偏午正之西一度故曰以中星驗之而知天行過一度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六終

嘉應生員張嘉淇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七　學海堂

尚書釋天　秀水盛大令百二著

舜典

在璿璣玉衡節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橫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鄭氏康成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運轉者爲璣持正者爲衡

正義璣爲運轉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

宋史麻律志堯敕羲和制璣衡以考察星度其機衡用玉欲其燥濕不變運動有常堅久而不廢也

薛氏鳳祚麻學會通羲和氏以麻象察七政且考驗之麻學之有占候舊矣然以彰往察來乃有元象著明竟無事應者此占候之不足盡憑者也抑且君相造命統天立極吉凶成於惠逆禨祥本之敬怠此占驗之不當盡憑者也至於修藏之術尤謬戾不經之事其關切於人事而不可已者則修救一事是已夫水旱疾疫饑饉兵革與夫政教之寬猛時務之得失當其事者遇災而懼則否可使亨非細故也從來七政變異皆歸之於失行今算術既密乃知絕無失行之事其順逆遲留掩食凌犯一一皆數之當然此無煩仰觀但一推步皆可坐照於數千百年之前若預爲飭備令災不爲災爲力更易至於日月五星之外別有雲氣風角之異殆如人生面貌骨格既定於有生之前及禍福將至又復有氣色以示見於外其事彌眞其效彌急第占驗之書不根據理要往往以穿鑿之見鄙俚之義漫相轉授如畫鬼者然恣爲險怪不惟令觀者詞其妄而且踩其謬戾也

百二按璿取旋轉之意璿一作璇古字通用玉取貴重之名如云玉食玉帳耳衡猶衡量之衡取推移俯仰之義

孔傳云舜察天文以審已當天心與否肆類節傳又云舜察天文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此等皆緯書荒唐之說而三山林氏猶取曾氏之言云璣衡之所見皆其軌度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猶不離禨祥之見也薛氏亦本此說然其言占驗之理甚精奇而不失其正

七政日月五星也

鄭氏康成曰七政日月五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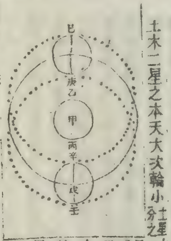
正義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鎭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按靈憲木曰攝提土曰地候又鎭天官作塡辰前漢志作晨

百二按禹謨云水火金木土者五行相克之次也洪範云水火木金土者天地生五行之次也此云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次也又麻家順四時之序故首木也或云土木火金水者五星高卑之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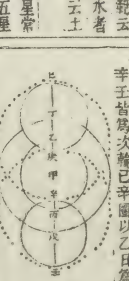
御製麻象考成古圖五星各有本天重重包裹土木火三星常在日上名爲上三星金水常在日下名爲下二星今考五星惟土木二星常在日上火金水三星能在日上亦能在日下則重重包裹之說特其大槩耳此古圖不如今圖之密也



新圖五星皆以日爲心土木二星圈甚大包日天之外故常在日上火星圈亦大但不能包日天而割入日天之內故有時在日天之下金水二星圈甚小不惟不能包日天併不能包地故不能衝日然金水之本天卽日天此圖日者乃其本輪也土木火亦各有本天此圖日者乃次輪上星行距日之跡也下圖詳之



土木二星之本天大次輪小土星次輪半徑爲本天半徑十一分之一強木星次輪半徑爲本天半徑十分之二弱如圖甲爲地心乙丙爲日本天丁戊爲星本天巳庚與辛壬皆爲次輪如日在乙次輪心在丁星在巳謹按此卽合伏時也日行至丙星亦行至庚謹按此卽夕見退望時也庚丙之相距與巳乙之相距等也或日在丙次輪心在戊星在壬日行至乙星亦行至辛辛乙之相距與壬丙之相距等也星之距日既隨在皆相等則連其軌迹卽成圜日之形矣試用巳乙之距爲半徑作圜卽成巳辛圜爲星行軌跡所到而以乙日爲心或用庚丙之距爲半徑作圜卽成庚壬圜亦爲星行所到而亦以丙日爲心雖各星自行亦有高卑其距日不無遠近之差要不能改其圜日之大致耳



火星之本天小於土木二星之本天而次輪則大火星次輪半徑爲本天半徑十分之六有奇如圖甲爲地心乙丙爲日本天丁戊爲星本天巳庚與辛壬皆爲次輪巳辛圜以乙日爲心庚壬圜以丙日爲心皆爲次輪上星行軌跡所到與土木二星同但其次輪甚大割入日天之內星行至此卽在日天之下也

百二謹按土木火次輪之能爲圜日猶本輪之能爲不同心圜也詳卷六七政在本輪周左旋不同心圜則右旋土木火在次輪周右旋圜日之輪則左旋不同心圜之右旋本天之挈而東也圜日輪之左旋動天之挈而西也圜日輪左旋之度卽離日之度土盤麻謂之自行分蔡季通謂九執法用順算者此是也但其圖未著至崇正新書始發之然或竟以爲本天則不可

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吳氏澄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按張衡云文曜麗天其動者七言則恆星但依黃道經度出東入西不如七政自有東行度分及交出交入南至北至之異也吳氏皆主左旋言則七政與恆星一般西行皆爲自動故云八者皆動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鎭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按此皆舉成數言歲星之行比鎭星更遲積十二箇月與天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積六十日差三十度按熒惑約二日差一度強約二歲而周天有餘周禮疏引星備云三十三年而一周天是過於鎭星矣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空盤日行一周無餘無欠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求其遲疾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

遲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戴氏進賢七政曆家說太陽之面有小黑影行二十八日滿一周太陰之面以太陰之光正照望明影偏照顯黑影土星之體長圓傍有耶影亦有發見遠於赤道其星圓所宿其寬近於赤道其星圓所宿甚窄外有排旋小星五點旋行土星之體相近土星者為第一星大約行二日弱第二星行二日弱第三星行四日半強第四星路大行十六日第五星行八十日皆旋土星一周木星之面常有平行黑影外有小星四點第一星行一日十十三刻第二星行三日五十三刻第三星路大行七日二十六刻第四星行十六日七十三刻皆旋木星一周火星之面內有無定黑影金水星借太陽之光如月相似按合朔其光影以顯其光也

百二按日月五星之行並有遲疾如所謂月每日行十三度有奇者亦是以遲疾相準之數也麻家謂之平行若人之所見日日不等謂之視行七政皆然吳氏因與太陽比較一日一度故特於金水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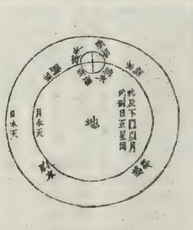
張氏雍敬曰五星遲疾之行有因乎星之高下者有因乎日者有由於氣者張衡靈憲云近天則遲遠天則速土木火三星近天故遲金水二星遠天故速此本星之有高下也凡五星東行曰順西行曰逆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與日同度曰合合伏一終謂之周率前次與日同度至後次與日同度也西法云次輪一周約其大周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度者七十六合期約三百九十九日火星七十二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度者三十七合期約七百八十日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度者五十七合期約三百七十八日金水一年一周天金星八年而五合於日退合亦五約五百八十四日而順逆兩合水星四十六年之閒合日者一百四十五退合亦然約一百一十六日而順逆兩合此其常也按合期即周率也以下並有奇零此但就整數言也蓋五緯之行不由黃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出入黃道內外凡順行最疾之時必與日合木星最疾約四日行一度火星最疾約七日行五度土星最疾約七日行一度去日漸遠而行漸遲遲甚而留與日近一遠三也留久而退與日周天相半也木星初見約距日十三度初留約距日一百九度初退約距日一百三十一度火星初見約距日十九度初留約距日一百三十四度初退約距日一百四十四度土星初見約距日十八度半初留約距日九十四度初退約距日一百二十八度凡退行最疾之時必與日對衝即周天相半也初遲退漸疾退退最疾而復遲退如初退止而留則皆距日如初留之度留久而順則皆距日如初留之度日近於後顯漸近而行漸疾距日如晨見之度則伏而不著矣此三星之行遲於日故合日以後晨見東方未至衝日皆為晨段晨段在日西衝日以後夕見東方未至合日皆為夕段夕段在日東金星最疾約四日行五度有奇距日最遠不過四十五度水星最疾約一日行一度有奇距日最遠不過三十五度大約金星距日十度半而見距日三十度而初留距日二十四度有奇而初退水星距日十六度而見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距日一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與日近如夕見之度伏而不著退行最疾之時與日必同度退於日後距日如夕見之度晨見於東退止而留則距日如初退之度留久而順則距日如初留之度遲行漸疾而漸近日距日如退伏之度則又伏而不著矣此二星之行也速於日合伏以後夕見西方未至退合皆為夕段夕段在日東退伏以後晨見東方未至合伏皆為晨段晨段在日西金木形體大伏見與日近水火土形體小伏見與日遠其有八氣盈縮之變則當隨氣以推求其差加減常度則得其每日之定度矣

李氏光地尚書七篇解義七政之行不齊而一政之行又自不齊故日有盈縮月五星則有遲疾而五星且有留退度周推步之法不可闕已後代考測但據視行以分段目李天經曰五星本行外有太陽之遲疾則合伏日數時多時寡自不得以段日定其度分湯氏若望曰五星伏見舊法雖用黃道距度如謂太陽在降婁初度歲星在廿三度即定為見限非也須知五星有緯南緯北之分黃道有斜交正交之勢各宮不同所以加減各異亦至今日而始明其故其說曰七政皆終古平行也因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皆視行也天以圜而運七政遂天亦以圜而運喻之九珠之隨盤皆自作廻環之勢非逕行也故因行以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近仰而視之盈縮遲疾以生留退皆由於此矣然日者從天其輪一而已月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徑遲疾之視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羲和復生其必有所取焉

李氏光地麻象本要七政各有本天而本天各有高卑不以地心為心七政之行在最高則遠地視徑小覺行遲其差為朒在最卑則近地視徑大覺行速其差為朓　天有九重故



七政各有本天然雖皆星以地心為心七政之天則不以地心為心者因其有大小遲疾知其有高卑因其有高卑知其不以地為心也然用高卑之說則本天之行即七政之行但月五星為日所牽轉生次輪而無所謂本輪者不用高卑之說則有本輪又有次輪　本輪者有小輪在本天之周而七政行其上小輪之上半高其本天下半卑於本天人自地視之則處不同心之圈矣七政本天皆右移而七政在本輪周左旋故下半速而上半遲據此說則七政本天皆以地心為心其所以有高卑者小輪之上下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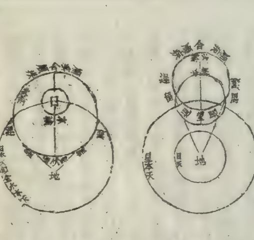
月中距天以地甲為心本輪心乙行其上月又行於本輪之上月自輪頂最高子左旋行至丑輪心乙亦右移至丁月行至本輪辰為最卑心亦至庚月行本輪滿一周復至子心亦行中距滿一周復至乙以本輪心右移之速能使輪周上月行之度變為不同心之象日五星並同　七政本輪周左旋之



度與輪心在本天周右旋之度皆同數輪心自本天右移一度七政在輪周亦自小輪之最高左旋一度若以一線聯其



環行之跡則成大圈而與地不同心故曰異名同理　五星皆以次輪心行於本輪之周月則以次輪最近點行於本輪之周朔望起最近毎本輪心離日一度則次輪最近行本輪周亦一度而月在次輪則行兩度朔望至弦離日九十度而月在次輪一百八十度至最遠弦至朔望亦行一百八十度復至最近故一月行兩周所以知者高卑視徑遲疾視行皆至兩弦則其差倍增而朔望則平也本輪最高又遇次輪最遠為極高本輪最高遇次輪最近為次高本輪最卑遇次輪最近為次卑本輪最卑又遇次輪最遠為極卑高則去地遠視徑小卑則去地近視徑大是為太陰高卑四限　自本輪最高行滿朒初九十度至留際遲積度五度奇自最卑行滿朓初九十度至留際疾積度亦五度奇是為本輪上遲疾大差朔望用之若本輪行至留際又遇次輪之最遠則其遲疾各得七度四十分以為大差兩弦用之是為遲疾三差之四限　七政各有本天有本輪日五星行本輪而有朓朒盈縮是也月行本輪而有朓朒遲疾是也惟太陽無次輪故本輪上行度即為日體月五星則本輪之周又有次輪故本輪上行度尚非月五星之體而次輪所行也　七政本天皆右移故本輪之心亦右移也即平行度而七政本輪周行度皆左旋所以知者七政之縮厤遲厤皆輪上半而盈速下半也本輪左旋則次輪亦必從之左旋即日星盈縮厤月遲疾厤而月五星在次輪上仍皆右旋輪周行即星月行也所以知者五星在次輪上半行反速下半則反遲留且退月雖無留退亦上速而下遲也七政行天一周而本輪之朓朒亦一周七政從天者也月與日一合一望而次輪再周五星與日合望而次輪一周月星從日者也　本輪行度日金水歲一周月一歲十三周有奇火約二歲木約十二歲土約二十八歲皆一周本輪心行天一周則宿度徧本輪周行度滿一周則朓朒齊星行次輪土三百七十八日奇而一周木三百九十九日弱而一周火七百八十日弱而一周金五百八十四日弱而一周水一百一十六日弱而一周皆自合伏至合伏也惟月則十四日奇而一周朔至望望至朔皆得全周也五星次輪上行度與其離日之度同惟月則次輪上行度與其離日之度為加一倍故名之曰倍離　七政本輪皆不能改易經度東行之向輪小故也太陽無次輪故有盈縮而無留退若太陰則有次輪矣何以亦無留退曰太陰次輪更小於本輪故但能加損本輪之遲疾而不能改易經度之東行五星則次輪皆大故遲疾甚明又能變經度東行之勢俾成留退矣　輪有遠近者在七政本輪則為最高卑在土木火次輪則為合日與衝日金火則為順合與退合故高則在本輪遠卑則在本輪近五星合伏則在次輪遠土木火衝日金水退合則在次輪近皆以遠近於地心為遠近也惟太陰不然凡言次輪遠近皆遠近於本輪之心非遠近於地心與五星異故高卑朓朒之極增數皆在兩弦而仍以本輪為主遇最高則成極高視徑加小遇最卑亦成極卑視徑加大遇遲限則極遲遇疾限亦極疾迥異常測然而高卑極增之時遲疾反平遲疾極增之時高卑視差祇如中距兩輪相加勢使然也　土木火合伏後起最遠順輪心行故疾本輪西行則次輪心亦宜西行然本輪心自順本天東行本天度大本輪周度小以相折除則次輪心總為東行矣按原本但以本天負次輪五星分作五圖今為補作本輪而上三星與下二星省為二圖以見例火星次輪大能侵入日天金水二星同在一天而次輪有大小圖已見前故不復贅



中距漸遲人視星自上而下初不見其有動為留至下半周逆輪心行為退最近與日衝近地而星體必大近中距自下而上又見為留至上半周復順疾而再合金水環繞日體合伏起日上最遠退合在日下最近退合無緯度即入日而日中有黑子順逆遲留之理與土木火同大抵五星合伏必在次輪最遠退望退伏必在最近而次輪體徑倍大退望時因直入日天之內去地甚近也　土木火合伏起順疾日前星後而晨見漸遠漸遲遲極而留將望而逆既望夕見逆極而留乃順遲行近日復疾再與日合而一周金水合伏亦起順疾日後星前而夕見漸遠漸遲遲極而留逆行就日而伏既乃晨見逆而極遠復留漸順遲行近日復疾再與日合而一周星道出入黃道與月同理雖有本輪次輪而人目所望但見一線迤邐出入黃道也凡距黃道緯度近交則小半交則大合伏時小退望退伏時最大距黃道南北最大緯度月南北五度少強土三度太木二度太火南六度半強北四度十一分金北八度半強南八度弱水南北四度凡在此以下為凌犯之界各周所行之實度不等土十二度半強木三十三度強火四百八度半強金五百七十五度半強水一百一十五度少強漢厤有遲速留逆諸限後人又覺其疎而為之段目衰序然於理莫能明也以今厤之說求之則星在次輪終古平行無遲無速其有遲速而又加有留逆者皆視行也蓋星行上半輪在本天之外去地最遠與輪心俱逆日而東輪行而星亦行所謂輪行者輪心也所謂星行者輪周也故見為疾漸下在兩旁盡處人自下望其勢徑直雖行而似不行然星雖不動而輪猶移也故見為遲及入下半輪稍深輪東星西其數相除恰盡則見為留星之西行其數稍盈則見為逆星行下半輪正中時輪心向東行其度大星行次輪其度小安能除盡東行之數而反見盈乎不知測驗之理七政遠則見遲而度之大者小近則見疾而度之小者大當在下時去地最近其度雖小足與大度相除而猶過之也數適相等又見為留轉至兩旁盡處又見為遲漸入上半輪界又以漸而速是故順逆遲留皆因人所見非星行實然而究其故則輪周之轉為之也金水二星不經天者緣與日同天而其輪心行度又與日等故退伏而不退望實則與三星之理無不同　以其兩留之限考之前留土近合後百一十四度木百二十六度火百六十三度金百六十七度水百四十四度後留土二百四十六度木二百三十四度火百九十七度金百九十三度水二百一十六度兩留之間則俱退行夫其兩留之間闊狹度殊者蓋輪之東去遲星之西行速則兩數相除易盡而先留輪之東去速星之西行遲則兩數相除難盡而後留此闊狹之原也土木水皆輪遲而星速輪行土十二度奇木三十三度奇水則一百一十四度奇星行土三百七十八日奇木三百九十九日弱水一百一十六日弱故兩留之間

多火金皆輪速而星遲〔輪行火四百八度奇金五百七十五日 星行火七百八十日弱金五百八十四日弱〕故兩留之間少又前留距合在本天最高則少最卑則多後留在本天最高則多最卑則少所以然者在最高則次輪心逐本輪周西移而東行之度縮在最卑則順本輪周東過而度益盈縮則星度與之相除也易盈則星度與之相除也難與前論留限闊狹者異原同歸也又凡人目仰視遠則察見其兩際而近則窄土木水輪小故高而遠金火輪大故卑而近在最高則遠在最卑則近此其兩留之視所以不同

百二按七政高卑遠近之說似乎創聞乃素問已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五星則日月可知又張衡云七政近天則遲遠天則速惜言之未詳明洪武時譯西域厤〔卽回回土盤〕始著有本輪小輪之目又有最高行率然其圖未顯及崇禎厤書始發之蓋因其有本天之高卑而有本輪之加減因其有逐日之高卑而又有次輪之加減此外又有均輪次均輪皆以消息乎本輪與次輪也諸輪雖無形象可覩然以此法輪其視差求其行度無不一一皆合雖隸首容成之再作不可易矣　七政之中如日之南至北至與月之晦朔弦望其理甚微而大端則舉目共見惟五星之遲留逆伏雖大端亦有定率不知其理則見爲無常豈特初學茫然卽精博如鄭漁仲大東之詩啟明長庚或且誤解〔毛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漁仲以爲金水二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不知二星或在日東或在日西皆無在日西則晨見而夕不見在日東則夕見而晨不見水小故獨以金星言也　金星或有晨夕兩見者須極候乃見非舉目所共知〕蓋經生於厤學本非專家經疏傳注不得不本於緯書及厤代史志夫緯固亂經者卽史志亦不能不出於術士之手〔史記天官書本於唐都漢書天文志又本史記雖以圖緯晉隋志則李淳風所作唐書厤志全載一行厤議如學者不察以其說爲先入之言世不能通矣〕如今尚書篇首圖說有水星春見奎婁夏見東井等語又云木四仲年行三宿四孟季年行二宿火星常以十月入太微本淮南子及漢書注邢氏律厤考已辨其妄〔禮登日五星古今不同何必春婁夏東井火豈必十月入太微况井宿三十度胃不及一度木安得分仲行三宿孟季行二宿之異〕又如隋書志云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參天兩地之道也夫遇三則云參天遇二卽云兩地矯誣何所不可蓋木火土夜半經天惟衝日前後則然其餘經天之時刻各以距日之左右遠近爲差若夜半經天爲定率必使星常在日之對衝而後可有是理乎金水二星亦非不經天也以金水距日不甚遠其經天或與日近或與日俱爲日光所奪故不見其經天使晝見而與日爭光或以爲陰盛陽衰也然金星形體大稍遠於日卽能晝見不足爲異〔陳夢雷厤象圖說太白晝見古無推步之術今測定次輪交入本天內則近於地而得晝見之界再以緯度南北加減而定晝見之期〕漢書注引晉灼云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午上爲經天頗明白坦易又引孟康云出東伏東出西伏西過午爲經天〔本洪範傳〕直似不由天頂過者豈帶動亦有留逆耶　舊說歲星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周天者舉成數言實則周天不及十二歲據大統法木星歷率四千三百三十一日二九六四八六五蓋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四十六刻有奇而一周天也積八十四年超一辰漢書太歲在寅石氏星在斗牛太初厤則在室壁矣如天官書所云歲陰在寅星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者不可以爲定率也

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厤象授時所當先也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堯之厤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王氏謂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之所謂厤象卽舜典所謂璣衡舜典所謂七政卽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

欽定傳說彙纂璿璣玉衡乃治厤觀天之器也厤之理非數無以顯而數非象無以明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之距地爲近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恆星爲最遠七政之行惟月之右旋爲速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恆星爲最遲又就其行度細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厤可治焉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於赤道以會於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謹按經緯說云交於赤道爲赤緯與赤道平行者名距等圈下黃道亦然似乎經緯互易而各有意〕旨並不相悖〔見六合儀下〕詳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於黃道以會於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謹按厤象考成說恆星七政各有經緯度蓋天周弧綫縱橫交加卽如布帛之經緯然故以東西爲經南北爲緯然有在天之經緯有隨地之經緯在天則爲赤道爲黃道在地則爲地平赤道均分三百六十度平分之爲半周各一百八十度四分之爲象限各九十度六分之爲紀限各六十度十二分之爲宮各三十度是爲赤經從經圈出弧與赤道十字相交相引長之會於南北極皆成全圈亦分三百六十度兩極相距各一百八十度兩極距赤道俱九十度是爲赤緯依緯作圈與赤道平行名距等圈此圈大小不一距赤道近則大遠則小 [illegible] 晝夜晦明之交也地平亦分三百六十度四分之爲四方子午卯酉各相距九十度二十四分之爲二十四向各十五度是爲地平經從經度出弧線上會於天頂並皆九十度從地平下至天頂亦九十度是爲地平緯又名高弧正午上會天頂者其全圜必過赤道南北兩極名爲子午圈乃諸曜出入地平適中之界而北極之高下晷影之長短星之推移皆由是而測焉是故經緯相求黃赤互變因黃赤而求地平或因地平而求黃赤乃厤象之要務推測之所由取準也〕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復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早晚可辨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五星之會日衝日而有合伏退望五星之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天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淩犯〔謹按孟康曰犯光相及也淩相冒過也〕俱可推步而不爽是卽所謂齊也蓋璿璣之設象天地之經緯玉衡之製窺七政之運行厤家雖有周髀宣夜渾天之異名要皆與璣衡相爲表裏也

百二按春秋文曜鉤唐堯命羲和立渾儀王蕃曰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謂之璣衡然其制無考漢太初時洛下閎草創之僅有赤道無黃道東漢永元中賈逵乃增設之猶

未有白道儀唐開元一行又增設之（又有天頂環跨於地平之卯酉宋製無）於是大備至宋元祐之製號爲最精然其法諸環重複窺測有掩映之嫌元郭守敬乃獨出新意創爲簡儀省去天經雙環而天常赤道四游地平等圜皆析而用之又以綫代管窺可以得窗度分秒其器簡而用則便復有仰儀如釜形可驗交食分秒時刻方位尤古所無明代之製不能出郭氏範圍及崇禎時招致西人開局立法未及施用入我　朝康熙壬子監臣南懷仁始依法製造其大者有六曰赤道經緯儀曰黃道經緯儀曰天體儀（古謂之渾象）曰紀限儀曰地平經儀曰地平緯儀蓋天地之經緯無形儀者以有形之經緯象無形之經緯也學者先設一無形之經緯於胸中歷然如見則蔡傳所述渾儀自迎刃而解勝於披圖矣

案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段注全據孔疏此所謂天文志乃蔡邕所作非諸史之志也（按此說未確蓋晉宋二書天文志也）

張氏行成曰蓋天之學惟唐一行知其與渾天不異蓋天之法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

百二按梁書儒者論天渾蓋不合崔靈恩以二義爲一焉信都芳四術周髀宗序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宗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可見一行以前早已觀其會通若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專以清言相尚比之堅白同異非欲見之實事者也　凡立圓即爲渾平圓即爲蓋信都芳云蓋天仰觀者三家星圖也然星圖今亦有俯仰二法即周髀經蓋天圖亦何嘗非覆觀乎張平子手製渾象故言渾天者咸歸之若欲圖之尺幅以便簡編即平子亦不能不化渾爲蓋也靈憲乃平子所著星辰七曜之說未便即是渾象如以俯仰分渾蓋又以靈憲專屬渾天恐未必然

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

正義虞喜曰宣明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但絕無師說

晉書天文志宣夜之書亡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攝提塡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湖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

百二按三家談天之外有昕天穹天安天共爲六天之說其實不出乎三家（六天之外有方天賀道養云方天興於王充是也又有平天劉焯云平昕安穹四天騰沸是也亦本王仲任皆彷彿蓋天小變其說）姚信昕天依倣渾天者也云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即所謂北極出地南極入地也云日行地中淺爲夜短日行地中深爲夜長其爲渾天不待言惟不解黃道發斂雜以星辰四游之說虞聳（一作昺）寫天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擬之覆奩抑水又云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是亦拾周髀之唾虞喜安天揚宣夜之塵夫渾蓋兩家固法異而理同若宣夜言七曜遲疾任情初非附綴天體是七政各有一天也天地圓則俱圓是天地合爲圓形也（大戴記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有之乎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呂氏春秋天道圜地道方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萬物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天有常安之形光曜各自運行是宗動之上猶有靜天也與渾蓋之理同條共貫是三家仍止一家但源遠未分遂至水火之不相入耳昕天家四遊之說本於考靈耀然以今法通之亦可得其梗概考靈耀云地厚三萬里今法謂地周九萬里古算術大都圍三則徑一故得三萬里以爲厚也又云日月四遊三萬里按黃道出入赤道南北之距爲四十八度月道又出入黃道各六度南北之距爲六十度以今每度二百五十里計之自夏至戴日之北六度至冬至戴日之南六度合應地萬五千里嵩高天頂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四十八度爲冬至之日道合之亦得六十度則自嵩高南至冬至戴日之下亦正合萬五千里（鄭氏以爲陽城至夏至戴日之下萬五千里者謬也）自南而北曰升自北而南曰降一升一降共三萬里也又云地亦升降三萬里冬至上遊地下面與天中平夏至下遊地上面與天中平春分西遊秋分東遊皆半徑與天中平是地之升降不爲直動而爲圜動分明地與諸天不同心而地心左旋於天心之旁成一小輪矣冬至上遊則地面去天近夏至下遊則地面去天遠二分地半徑與天中平則地面去天適得遠近之中今法以不同心天及小輪論日行盈縮高卑其意相髣髴但緯書以本天之高卑爲地體之升降耳因知小輪諸法亦古人所有

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

晉書天文志周髀者即蓋天之說其本庖犧氏立周天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高（殷大夫）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

百二按天似覆盆本王充論衡廬山陳氏但據晉書志謂正義脫誤者非也（宋書又作天如覆蓋地如覆盆）

梅氏文鼎麻學疑問周髀言笠以寫天（陳氏蓋誤度測云以天之穹隆者肖笠之形以寫之）以赤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此蓋寫天之器也今雖不傳以意度之當是圖形如笠而圖度數星象於其內其勢與仰觀不殊以視平圖渾象轉爲親切何也星圖强渾爲平則距度之疏密改觀渾象圖星於外則星形之左右易位若寫天於笠則其圓勢居而內向星之經緯皆成弧線與測算脗合勝平圖矣又星形必在內面則星之上下左右各正其位勝渾象矣

蓋以斗極爲中

沈氏括渾儀議舊說以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云天常倚北可也謂極星偏北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云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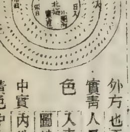
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喻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中也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

百二按論衡云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南高北下極北方之民以北方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分明晝出天地圓形乃渾蓋之精理沈存中誇爲創獲不知王仲任已明言之矣然仲任反以天體爲平正而造爲方天平天之號何也　斗極二字連舉亦似是之說蓋北斗非北極也王應麟云北斗經引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誤以北斗爲北極其失正同

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

晉書天文志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旋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按此姑以喻天左旋日月右旋一時兩動之理非果謂平圓如磨也天形南高北下日出高故見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按此當云極本居中因人居偏南故見如倚蓋也○趙氏爽周髀經注蓋天圖說青圖者天地合際人目所造者外方也天至高地至卑非合也實青人目極觀而天地合也日色入青圖內謂之日出出青圖外謂之日入青圖晝之中實內外皆天也北極居天之黃色中央人所謂東西南北者

蓋天圖



非有常處各以日之出處爲東日中爲南日入爲西日沒爲北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秋分至春分六月不見日所謂北辰之下一晝一夜也黃圖者黃道也二十八宿列焉日月星辰躔焉使青圖在上不動貫其軸而轉之則交矣我之所在北辰之南非天地之中也我之卯酉非天地之卯酉內第一夏至日道也出第四春秋分日道也外第七冬至日道也楊愼易說邵氏曰明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長春曰輕淸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淸悉上於天與上於天如何卻沈於地乎天上日常無出沒人視之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愼按明入地中乃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襲矣

百二按六天騰沸而蓋天一家之說復言人人殊其解周髀也曰髀者股也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又曰周徑里數皆得於表股故曰周髀虞喜云地體不動天周其上故曰周髀其論晝夜也云地勢穹隆三光隱映以爲晝夜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又曰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其論地體也既云地勢穹隆滂沲四隤地爲圓象明矣又云方如棊局其言天體也既云中高四下形如覆盆王仲任又云天平正與地無異自餘矛盾甚多汰其蕪雜會其精微在善讀者　以渾體而繪於平楮始終爲平面而不能具渾體無論側立之圖與正視之圖始終僅得渾圓之半如欲及半周以外在渾體漸斂在平楮必反展而大勢使然也周髀蓋天圖卽正視之法也以北極爲中日行南至之軌爲界雖蓋模而實渾體周髀陳子所言周徑里數晝短規倍於晝長規四極周徑又多於晝短規與蓋天立法之意去而萬里唐天文志曰蓋圖赤道外眾星疎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漸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若考其法極入宿之度移於渾天一圖也惜趙氏圖解殊欠直捷詳明如以青圖爲天地合際是據北極之下而言圖中注二分二至日出入方位仍據周城立法然又缺地平儀至所謂貫其軸而轉之者分明尚有黃道規圖亦不具學者取李氏之藻渾蓋通憲參觀之自見矣　渾蓋通憲範銅爲之其形平圓先爲天地儀中心爲北極立小軸外一圈爲晝長規卽日行北至之限周髀謂之內衡又外爲晝夜平規卽赤道周髀謂之中衡又外爲晝短規卽日行南至之限周髀謂之外衡最外平分十二辰以北極爲宗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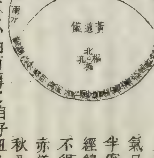
應赤道之一度並晝夜時刻皆寄於此原二層每辰一分三層十度每長八層刻其在內之十二辰南疎北

渾蓋儀



密者爲地平之十二向弧線相交之點爲天頂北極下半弧線爲地平北極至地平之度卽北極高度天頂至地平常爲九十度北極去地平漸近則天頂去北極亦漸遠輿器隨方不同地平下虛線爲晨昏限甲乙丙丁爲五夜

又爲黃道儀周分二十四氣日躔之所由也亦半疎半密者以北極爲樞心出經線近樞不得不密遠樞不得不疎也其面半規卽赤道黃赤相交之處爲春秋分取黃道儀乘大儀上以樞孔貫於小軸而轉之自子至丑冬至之黃道交於地平之辰申故日出辰入申二分之黃道與赤道同交於地平之卯酉故日出卯入酉夏至之黃道交於地平之寅戌故日出寅入戌其他節氣日出入之方位可以類推與渾儀無二至於儀面尚有漸升度時盤指尺並詳李氏書凡一卷見天學初函器編十種之一茲不暇具



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

晉書天文志漢靈帝時蔡邕於北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

隋書天文志漢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後桓譚鄭元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武帝於

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意以排渾天而已

梅氏文鼎厤學疑問補蓋天卽渾天也天體渾圓故惟渾天儀爲能惟肖然欲詳求其測算之事必寫寄於平面是爲蓋天故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總一天也總一周天之度也豈得有二法哉然渾天之器渾圓其度均分其理易見而造之亦易蓋天寫渾度於平面則正視與斜望殊觀仰測與旁窺異法度有疎密形有坦匈非深思造微者不能明其理亦不能製其器不能盡其用是則蓋天之學原卽渾天而微有精粗難易無二法也夫蓋天理旣精深傳者遂尠而或者不察但泥倚蓋覆槃之語妄擬蓋天之形竟非渾體天有北極無南極倚地斜轉出沒水中而其詞不合荒誕違理宜乎揚雄蔡邕輩之辭而闢之矣漢承秦後書器散亡惟洛下閎爲渾天儀而他無考據然世猶存蓋天之名說者承譌遂分爲二而不知非也再攷容成作蓋天隸首作算數在黃帝時顓頊作渾天在後夫黃帝神靈首出又得良相如容成隸首皆神聖之人其測天之法宜莫不備極精微顓頊蓋本其意而製爲渾圓之器以發明之使天下共知非謂黃帝容成但知蓋天不知渾天而作此以釐正之也○渾天雖立兩極以言天體之圓而不言地圓直謂其平正焉耳若蓋天之說具於周髀其說以爲天象蓋笠地法覆槃極下地高滂沲四隤而下則地非正平而有圓象明矣故其言晝夜也曰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此卽西厤地有經度以論時刻早晚之法也其言七衡也曰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凡北極左右物有朝生暮穫卽西厤以地有緯度分寒暖五帶晝夜長短各處不同之法也使非天地同爲渾圓何以能成此算周髀本文謂周公受於商高雖其詳莫考而其說固有所本矣然則何以不言南極曰古人著書詳於其可見而畧於所不見卽如中高四下之說既以北極爲中矣又云天如倚蓋是亦卽中國之所見擬諸形容耳安得以辭害意哉故寫天以圜器則蓋之度不違於渾圖星象於平楮則渾之形可存於蓋唐一行善言渾天者也而有作蓋天法元郭太史有異方渾蓋圖今西法有平渾儀皆深得其意者也故渾蓋之用至今日而始合渾蓋之說至今日而益明

百二按蓋天之器有二同以北極爲中其一截常隱規爲界如三家星圖是也其一以晝短規爲界如周髀蓋天圖是也蓋常隱規以外旣略於所不見又去南極漸近其度當愈密至南極則合爲一點平面之圖以北極爲中常隱規外其度益寬勢且相反則雖欲不截去而不可得也儀象以察日行之進退故黃道不至之處亦截去不用言蓋天者遂謂天形止於倚蓋則全體已失王仲任所以貽譏於葛稚川揚子雲所以見屈於桓君山也子雲初亦信蓋天因桓君山之辨而立壞其作見桓譚新論

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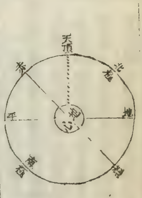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是吳中常侍廬江王蕃所作晉志引之又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今蔡傳諸本並誤作裏

百二按晉志云陸績造渾象形如鳥卵則天爲長圓形矣故王蕃益以圓如彈丸句以申足之

朱子楚辭注或問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無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如勁風之旋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墜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此謂也

百二按素問黃帝問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曰否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蓋氣爲大圜之所束四面求洩而不得則必反而聚於中心而地爲所舉矣

李氏光地　象本要天包地外以兩極爲樞地居天中地平適當天徑之半分兩極之中爲赤道自地中上指爲天頂兩極爲赤道之宗天頂爲地平之宗距赤道地平各得平圜四之一厤象省日象弧地面遷轉則極高度數不齊地向北行則北極漸高向南行則北極漸下天頂經緯易度向東行則天頂亦東向西行則天頂亦西南北亦然北極赤道與天頂地平參相距亦互相睽北極高度視赤道距天頂之弧北極距天頂度視赤道距地平之高弧



言渾天者謂天包地如卵裹黃然則卵圓而黃亦圓矣又謂之地平何哉新法言地之體圓斯得其實古稱天圓地方者語乎其動靜之性爾故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如地之果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又天地對言蓋亦以道相配實則天大地小以天視地不過一撮其四方上下去天極遠而其度數道理皆均非能橫亘其中與天相際也然地形雖圓而小而人周圜附居隨所立以望四遠目力所極皆適得圓形之半則雖圓而與平體不二雖小而與際天之理不殊就一處窺天一方立法雖謂之地平可也惟極輪晷早晚永短之差究交食實高望高之異則知今日之測驗爲精密昔所謂景中而已昳景已正而未中八表同昏萬方皆晝眞無是理矣

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朱子語類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是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程子曰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

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極須爲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數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性理精義古者三萬里之說或以地之四遊言之或以二至距景言之觀程子之論乃謂地之縱橫止於三萬里也蓋以北極高下里差之法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周天三百六十度則是地之四隅止得九萬里也三分取一爲三萬里是地面縱橫之數此說亦極眞確

百二按北極出地南極入地之三十六度與天中距夏至日道之十二度冬至日道南下距地平之三十一度皆據嵩高一處地平子午規之度而言如去嵩高南三千里則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夏至日道當天中冬至日道南下去地平四十三度南極入地亦二十四度天中者天頂也天中直下即地中隋書何承天渾儀論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強則居天四維之最高處卽天頂也其下卽地中也唐書開元渾儀天頂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地平各九十度強何也自天頂垂弧至地平之際四周無不適均又自所履之地望地平之四際亦無不適均也然天頂隨人而移地中亦隨處而改不必定在嵩洛程子所謂無適而不爲中也朱子言嵩高非天之中乃地中者是據北極以言天中據九州以言地中耳地中辨見卷一或曰既無適非中乃今方輿圖以順天直對爲中線餘皆爲偏度何也曰里差之根以順天爲定旣以順天爲定卽有偏東偏西之度若堯時都平陽則又以平陽直對者爲中線矣正惟無適而不爲中故也

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落下姓閎名一云閎姓巴人益部耆舊傳閎字長公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厤作太初厤拜侍中不受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皆據孔疏漢志不載今按隋志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古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閎爲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厤或其所製也隋志儀象爲二篇謂機衡爲儀謂有機而無衡者爲象故注疏及傳亦或言象或言儀各有所指也

百二按儀象二者皆爲治厤之首務但必有渾儀測知日月之躔度星辰之經緯而後著之於象始與天體密合故欲製象必先製儀則洛下閎經營者宜爲儀耿中丞鑄者宜爲象鮮于量度之者正測量星辰之經緯也然史傳無明文隋志據虞喜之言以渾象爲閎製不知渾天者儀象之統名司馬溫公法言注謂耿中丞象之爲作渾天儀然先儒儀象又或統稱均難足據

宋錢樂之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南史無傳隋志言徑八尺者漢候臺銅儀也又云宋元嘉十三年太史令錢樂之衆效儀象鑄銅爲之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以爲渾儀則內缺衡管以爲渾象則地不在外是別爲一體愚按孔疏與正史大同小異蔡傳止據疏義耳

百二按隋志所述錢氏之製與孔疏判不相同不必牽合地在天內歷代儀象所未聞惟李之藻西法渾儀最內有小環爲地球用以別地半徑差也錢氏之製或亦此意

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渾儀至唐李淳風僧一行其法甚密本朝因之言宋亦因用舊儀不曾改創也

金史歷志宋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首創其式造之禁中踰年而成詔置文明殿東鼓樓下自思訓死璣衡斷壞無復知其法制者景德中歷官韓顯符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之法失之簡略宋史祥符初韓顯符作渾儀但遊儀雙環夾望筒旋轉而黃赤道相固不動景祐中宋史作皇祐初冬官正舒易簡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一失之於密而難爲用元祐時尚書右丞蘇頌與昭文館校理沈括奉勅詳定法要遂奏舉吏部勾當官韓公廉通九章勾股法常以推考天度與張衡王蕃僧一行梁令瓚張思訓法式大綱可以尋究若據算術考按象器亦能成就請製局差官製造詔如所言奏鄭州原武主簿王沇之太史局官周日嚴于太古張仲宣同行監造制度既成置之集英殿總謂之渾天儀

百二按韓公廉之製以儀象共置一臺臺有二隔渾儀置其上渾象置其中激水運轉內設晝夜時刻二器而通三用總謂之渾天儀南渡後命秦檜邵諤更製而高宗先自爲一儀然遠不如舊製矣

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

蘇氏頌儀象法要地渾之製名單橫規李淳風名金渾緯規梁令瓚名陰緯單環又謂之陰渾韓顯符名地盤平準皇祐周琮及元豐所製與今儀復曰陰緯單環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平置黑單環者名地平環一名陰渾一名單橫規一名金渾規一名地盤平準一名陰緯單環上刻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此地面四方之象也按宋史皇祐渾儀地平環上有池沿環流轉以定平準沈括渾儀議謂之紘上際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仆以考地際是也　二十四向始見於孝經援神契

李氏之藻渾儀說地平規平分渾象之半凡北極日月列星在此上者可見在此下者不可見日在上爲晝在此下爲夜而可以定北極離地之度可以定星辰出入之方及何星常見不伏何星常伏不見可以定宿曜同出同入之度及先後出入之度可以定太陽各曜所出地離赤道幾何緯度可以辨各曜出入方位可以算各曜漸升之度自一度至九十度止按此九十度卽地平距天頂之度也古法九十一度強

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四字依文公書說補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側立黑雙環者名天經環古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上刻周天度數按此是南北之度與地平相結於子午半出其上半入其下子以上出地平三十六度爲北極樞孔午以下入地平三十六度爲南極樞孔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按此沈括所謂並峙正抵子午若車輻之植夾規爲齒以別去極之度對衡二釭釭隙二規爲一釭中容樞是也

李氏之藻渾儀說子午規其用有五一以分半晝半夜刻數

一以尋列曜極高過頂之度當此謂之中星一以此規計日凡每日自子半起正當此規之下一檢夜半中星以定太陽正宿一以此規分周天度亦可緣太陽以求赤道緣赤道以求北極

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

朱子語類天正如圓匣相似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

蘇氏頌儀象法要天常環布列十有二時與時初正之分刻以成百刻之數古無此環周琮等造三臺儀始有之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斜倚赤單環者名天緯環一名天常單環一名百刻單環上下與天經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東西與地平相銜當卯酉之位此天腹赤道之象也按此沈括所謂與經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輛之倚是也

百二按此赤單環上刻十二時刻故名百刻環以測辰刻者也若赤道之度分則具於下三辰儀之赤單環蔡傳誤也天本無赤道是立法之人設此一道以爲測量之根當時繪象者首以朱線界之赤道之名由自而立黃道亦然

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

宋史律麻志第一重陽經陰緯環相固如卵之殼幕然

百二按六合儀即太虛定位也此一重是儀象所共以圓形肖天體著經星於上而實其中者爲象以黃赤環四遊窺管實其中者爲儀○天度南北爲東東西爲經子午環者東西之大限也故名曰經然南北之細度正寄此環故今之靈臺儀易名曰緯赤道者南北之大限也故名爲緯然東西之細度正寄此環故今易名曰經亦同歸於南北爲緯東西爲經而已

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

蘇氏頌儀象法要三辰儀古無李淳風造黃道儀始有之僧一行梁令瓚因之周琮造渾儀與元豐儀及今儀皆用之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側立黑雙環者制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但彼不可動而此銜附黃赤二環以轉動耳按此與四遊環沈括謂之璣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度穿一竅以移歲差刻赤道十分寸之二以銜黃道度穿一竅以銅編屬於赤道歲差度盈則并赤道徙而西是也

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

蘇氏頌儀象法要環北面分列二十八舍周天之度內列二十四氣六十四卦環內列七十二候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赤道者制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環相銜去南極北極各九十一度弱

百二按黑雙環正抵子午無所謂卯酉俞氏云上下與三辰相銜是也

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黃單環者上下與三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二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亦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環交互相銜之處正環上所刻卯酉春秋分之處

百二按六合儀赤單環所謂結於卯酉是地平之卯酉此交於卯酉是黃赤道之卯酉然卯酉不定爲二分兩交亦不定在卯酉葢冬至日躔子夏至躔午則春分交於酉秋分交於卯宋時冬至日在寅夏至日在申二至移次二分亦移宮矣　古歲差法更宿而亦更宮故二環雖銜附雙環必穿一穴以移差度又各具宮宿度分則黃道微遷赤道亦必當稍改今歲差法更宿而不更宮故二環但有宮分不列宿度其上下與三辰相銜之處定爲二道之星紀鶉首初度可以始終不易然二環交格窺測多不便郭守敬簡儀已分用之今法黃道經緯與赤道經緯各爲一器

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白單環者鎖定黃赤二環或不用

百二按白道單環是一行增設在黃道環內出入六度以測月離上畫周天度度穿一穴以移交會宋皇祐渾儀亦有之熙寗中沈括議日月行周於黃道如繩之繞木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每日有差必候月終而頓移一度亦不能符合天度當省去之故韓公廉之製遂無此環至郭守敬又以竹篾均分天度施於渾象考黃道所交隨時遷徙俞氏似不省所用夫三環固結何必更用一環以鎖定也

下設機輪朱公書說作軸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

吳中常侍王蕃曰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

朱子答江德功書璣衡之制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沈括夢溪筆談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於崇臺以候垂象則古之璣衡是也渾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於密室與天相符張衡陸績之所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爲高等

百二按宋元祐之制儀象共置一臺以天池漏水激機輪動渾象上動渾儀出自新意故書傳因之其實渾儀所重在窺測不必水運

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

蘇氏頌儀象法要四遊儀舜典曰璿璣梁曰雙環規李淳風曰四遊儀梁令瓚曰璇樞雙環韓顯符曰遊規周琮及元豐所制並今儀復曰四遊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所謂黑雙環者制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又小以揭直距直距者銅版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望筒玉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一名橫簫其筒中空兩首各爲方掩方掩中各開圓孔以透窺測唐志玉衡之制外方內圓○沈括議橫二兩端夾樞屬於璣其中挾衡[illegible]一度於橫簫之間中衡爲構以貫橫簫使兩末入於於璣之端而可旋故此又謂直距爲橫簫也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所窺爲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偏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蔡傳疏云地與星辰有四遊升降愚謂天動地靜地氣雖有升降而地之體則隤然不動所謂四遊決無是理輒借此以釋四遊儀之所以得名耳

俞氏震儀表法要編右儀三重六合天經雙環衡附地平天緯二單環也三辰雙環衡附黃赤道二單環也四遊雙環衡附直距與望筒也六合之規大於三辰三辰之規大於四遊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鑄一樣二合爲一故厚可貫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次有孔衡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按中虛者所以測辰極也其外有膊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按沈括所謂三物相重而不相膠爲閒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以利轉也尺度則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黃赤二道徑七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二長如四遊環內徑闊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首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開圓孔徑七分半沈括議曰衡二端舊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容日之體則無由審其定次欲日月正滿衡上端不可動移此所以用一度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上端之東以望下端之西則差幾二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管之中心令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否因以句股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凡地平之下擧以四龍柱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槽名水平臺其臺爲十字或爲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水平則渾儀正矣按吳草廬謂中通水道以激機輪者非如前尺度特其大約要之廣袤長短厚薄適宜增損有不必拘但得規模分布度次均準相衡交結樞竅無差則窺測不患其無準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成化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言書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既成有羊酒寶鈔之賜其手製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

百二按俞氏所詳尺寸唐宋諸儀之制罕有大於此者大約就注璣徑八尺立法雖儀之大小不必拘然如云黃赤二環直徑相等則誤矣蓋黃道出入赤道其兩交之點必正當二環之中半今直徑相等理當各鍥二環之半以槪衡是兩交一定不可易歲差度移必且更鑄如開元法及沈氏議所云度穿一穴以移歲差者不可施矣皇祐渾儀赤道環外圍一丈九尺六寸八分直徑六尺五寸六分黃道環外圍一丈九尺二分直徑六尺三寸四分則黃道環在赤道環內必差小故但與赤道環相銜不能與三辰雙環相銜沈氏所云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刻赤道十分寸之二以銜黃道是也俞氏以二環相等故云黃道環亦上下與三辰相銜由其空言非手製也又經環必雙者以兩軸有膊不可直貫須兩環夾持之也俞氏云雙鑄故厚可貫軸夫徒取其厚何不并兩鑄之乎又云單環單鑄故薄則地平單環何以復厚幾與雙環等乎　周尚書撰疑錄以三光四時爲七政極論日月五星之非而初不及渾儀惜改制璣衡之說未覩其詳以爲撼明史稾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有箸齋集五十卷南皐集五十卷

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司馬貞索隱春秋文耀鉤云玉衡屬杓魁爲璿璣馬融尚書注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

百二按天官書以齊七政爲北斗七星又云建四時移節度並繫於斗是卽以斗柄所指定月建之說也抑知陶唐時斗柄並不當月建乎周氏述學曰漢唐諸儒爲冬至日在斗初昏斗柄指子以月建定於斗柄所指上考堯典日短星昴則冬至子月初昏斗柄指丑日中星鳥則春分卯月初昏斗柄指辰不以斗柄所指爲月建也近驗大統子月冬至日在箕初昏斗柄指亥寅月立春日在危初昏斗柄指丑亦不以斗柄所指爲月建也又日月五星之行遲疾各異故用璣衡測知其度立法步算以齊其不齊焉若索隱引馬氏注卽以北斗七星分屬日月五星何齊之有皆無足辨至於月名支干乃從古元甲子循次而下猶今日是甲子明日是乙丑初非因斗柄所指也此理自祖沖之以來諸儒論之已悉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柄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但在秦漢之時以斗柄爲驗固自不爽且建之名義實因建星濫觴昔人氣密而不宜後人亦遂習而不察按漢律麻志太初冬至日在建星周髀經日月起建星注云謂十一月朔旦冬至也又或云在牽牛初者非詳卷二歲差下則十一月夜半子時建星適亦臨子故曰仲冬建在子建與斗所麻十二辰是太虛定位內應赤道之度與加時同躔者以爲天星之十二次者固謬矣或以爲地平之十二向者亦非蓋恆星之左旋從乎赤道與地平不相符也且歲月日時之支干本屬天時月令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正以秋水方至也注云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宿好雨也其失與趙氏同正月日躔室壁則



夜半建星臨寅故曰孟春建在寅夫夜半建星臨子則初昏建星加酉北斗杓指子夜半建星臨寅則初昏室壁加酉建星加亥北斗杓指寅故合稱之曰斗建也如圖按北辰爲樞外列十二辰不動取月宿旋轉自子而丑而寅以象天運一如簡中星儀史記麻書以建易斗漢志亦舍斗言建蓋古法也今欲使月建所在杓然易見故從之是斗建二者相爲更代而當以建爲主何也以其爲冬至日躔之所在也蓋冬至爲一歲之始子時爲一日之始以昏時爲主自不如以夜半爲主也若衆人所共見者爲候則莫如北斗七星形體特大又在常見規之內也但亥子丑三方中土所見斗杓已入濁中無從更審又昏時逐氣不同非若夜半之定爲子正也斗杓所指僅可涯略仲冬子月昏時爲酉則以本月之宿加酉斗杓正指子若仲夏午月昏時爲亥則以本月之宿加於亥而斗杓卻已指未申閒此古人以星見中流伏爲候所以不可易也仍不如建星所在之長爲能按月不差矣日躔有歲差冬至之建星不可以爲常然其名義之濫觴不可泯也　北辰爲羣動之宗凡諸

曜經度皆從北辰引出北斗雖在常見規之內而偏處北辰之旁所占惟兩宮非如紫微垣圜繞北辰而能偏入於列舍也故從極星引出極星非即北辰但秦漢以前極星正與北辰合爲一點後始以漸而離至今日已差四度餘矣北斗七星之杓星與角宿正參直此列舍所以始於角也若魁衡則入張翼軫度與參首南斗無涉史記所謂魁枕參首衡殷南斗者直以北斗爲中而立說是舍本逐末矣又初昏夜半平旦星辰所在之方相距皆九十度此但就昏旦之平分五十刻者言角宿初昏加寅則南斗夜半加寅固矣若南斗距參一百七十餘度幾半周天夜半南斗在寅其時參則在酉及平旦時南斗自寅歷卯辰而至巳則參自酉歷戌亥而至子安能及寅乎蓋衡殷南斗語意本主建星也史記厤書及甄曜度也有建星無南斗蓋斗建二星相爲昏旦故東漢賈逵且有建星即南斗之說晉隋志斗建之間三光道也亦以南斗建星並言乃舍建星而言南斗又牽合於北斗之衡既使建字之義不明又增出平旦一建注家依文訓詁既不辨其乖違而徐氏天元厤理復有三統四建之說且以南斗爲鶉火中之七星翻駁舊注而愈遠矣天官書云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按從右攝提引出則直角宿初度從左攝提引出則直氐宿初度角與氐相差半次矣不識以何者爲定指耶無非惑人之說

附錄戴氏震經考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之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未有能實得古製者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創始爲之器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爲渾天者依仿古名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之周髀有北極樞又曰北極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日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隋書天文志所謂不動處即爾雅之北辰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道極也亦曰黃極吳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起釋周髀凡數家未解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夏之璿璣往徙以爲可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失在天有赤道極爲左旋之樞又有黃道極爲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璇環繞之而過一度古度法每一歲而周四遊冬至夜半北遊所極春分夜半東遊所極夏至夜半南遊所極秋分夜半西遊所極是赤道極者又爲黃道之樞也惟其然故周髀謂北極樞而黃道無其名乃取諸測器之名以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動於中以擬夫黃道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圜以界黃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二分二至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準以設衡其五衡數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外衡日發南所極冬至內衡日斂北所極夏至中衡南北之中是爲赤道分也自外入內交於赤道春分自內出外交於赤道秋分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

又曰北極璿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遊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卯位是爲東遊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南遊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遊所極此璿璣一日四遊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天之一則春分夜半是爲東遊所極故夏至夜半南遊所極秋分夜半乃西遊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遊所極也

又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出鄭康成注孔傳同乃魏晉閒人爲之竊取於鄭注者後儒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政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又以爲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實無明證堯典厤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星後代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必及此即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修警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四之變遷必察之治厤準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爲言據人事非據天事堯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皋陶謨曰撫於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於順二者通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啟閉是也有月之政焉正月告朔是也有水火金木土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宜於時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歷法久則必差非天之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圜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累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疑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歷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十之九十七終　嘉應生員黃遵楷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八　學海堂

尚書釋天　秀水盛大令百二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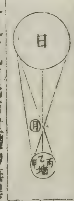
胤征

惟時羲和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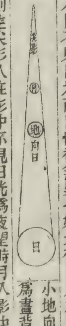
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三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

唐書麻志一行日度議太康十二年戊子歲按積年甲子作甲辰冬至日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吳貢金曰此段文義幾不可通按正義或以房爲房星下云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則太遲太遠推可見麻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近代善麻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陸氏九淵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既與食之深淺皆術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所以無失德而盡是天道焉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麻差也吳貢金曰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若日食可預定何與火喪雨皆爲不可知之數晉書所引劉邵之言最爲精確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謬何獨疑於房星哉

御製歷象考成太陰及於黃白之交因生薄蝕故名交食然白道出入黃道南北太陰每月必兩次過交而或食或否何也月追及於日而無距度爲朔距日一百八十度爲望此皆爲東西同經其入交也正當黃道而無緯度是爲南北同緯雖入交而非朔望則同緯而不同經當朔望而不入交則同經而不同緯皆無食必經緯同度而後有食也蓋合朔時月在日與地之間人目仰觀與日月一線參直則月掩蔽日光卽爲日食望時地在日與月之間亦一線參直地蔽日光而生闇影其體尖圓是爲闇虛月入其中則爲月食也



合朔之時月在地與日之間人在地居甲者見月全掩日居乙者見月掩日之半居丙者但見日月兩周相切而不相掩故日食隨地不同乃月蔽人目不見日光而日體初無異也如地在日月之間日大地小地向日之面爲晝背日之面則生尖影人在影中不見日光爲夜望時月入影中而不能借日光全爲晦魄故月食普天同視也



李氏光地歷象本要推步日蝕爲歷法至要而至難卽立法精微布算巧密而所推與所測往往不符蓋有東西差能變經度而交食之時刻遂有早晚南北差能變緯度而交食之分秒遂有淺深此兩差以高卑差爲本凡自地心指其實度之高及地面觀之必在實度之下其差降高爲卑而象勾股之有弦然後東西差與黃道平行而爲之勾從黃極出經線遇勾弦以限南北差而爲之股極南則弦與股合而無東西差極東極西則弦與勾合而無南北差也　地心地面之說古未有也新法謂地體正圓而居大圓之中則地心卽天心也凡麻家測驗自地平圈起初度升至九十度而爲天頂者皆正與地心相應而人所居則在地面穹窿而据地心之上徒以體圓勢順目所環觀得覩大輿之半因以謂之地平若用以直天度則惟恆星天距地絕遠視地甚小可無推心面之差若日天則居七政之中月天則距地最近去日猶遠是以心面之間高下生焉高下之間南北東西異焉蓋有推得地心日食而地面不食者亦有地心未應食而地面旁際反見食者於是東西之差則有時刻之早晚南北之差則有分數之淺深人但知里差之法爲加時分秒之由不知同一分域而地心地面原有兩差爲差之根也　地心之所見惟一而地面之所見隨處不同故日食三差生於地圓而九服見食生於三差也假令人居地心則東西南北之差無從可立而萬形一覛矣故三差皆地面所生而遂有九服各異　北齊張子信謂日食有入氣差至唐長慶中宣明麻遂有氣刻時三差之法歷代因之郭守敬正其名曰東西差卽刻差也南北差卽氣差也今則以地圓之理著其所以然者

百二按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凡事以罕見爲異也月之食限廣故其食也頻日之食限少故其食也罕日月正當交點則食既若距交前後兩道密邇不能容兩半徑之闊者皆爲食限則隨其距交點之遠近而爲食分之淺深何也以闇虛全徑大月之全徑小也又闇虛之侵月貼月之體故月食加時之異卽爲里差而無高下南北東西之差也月去人近而距日遠日之下月之上其間空隙處正多故日食地偏西見食早偏東見食遲此方見食彼方不見食此方見食多彼方見食少固隨步換形卽就一方而論則午前見食早午後見食遲交近二至有南北之差交近二分有東西之差又南北差近午則多近卯酉則少東西差近卯酉則多近正午則少一歲之中有隨氣之加減一日之中有隨時之加減是以有雖入食限而仍不食者所謂惟德動天當食不食固無是事然究屬變常聖人無往不敬而於日月之變尤加修省焉其卽迅雷風烈必變之意乎

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卽位之五年

唐書麻志一行日度議新麻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劉炫以五子之歌仲康是其一肇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劇以爲元年者非也

何氏焯曰辰弗集房大衍作仲康卽位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見元史麻志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或言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賀之武進楊道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麻皆合錄於左方　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弗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七七五　冬至癸酉九日六七四七九四二四五　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一二〇七七一一　天正十一月朔甲寅日五十〇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八九　交三日二八七〇六六五九七八九　九月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一

入二一〇一二八五五九　入蝕限交泛二十六日四七〇
七七六七八二五九在陰厤交前九度半強

百二按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本竹書紀年之文也一行厤議所遡積年距算並不與竹書紀年合乃云以新法手推得之詎足信乎一行厤議錯綜紊亂不可究詰予曾有歲星議條辨一篇若授時積年立成則仲康三年爲黃帝後第十甲子五年爲丙寅帝相十九年方爲癸巳至元辛巳距仲康丙寅三千四百三十五年乃元史厤志亦附和竹書大衍以仲康五年爲癸巳其所謂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者與竹書又不符徐氏發天元厤理依竹書作紀年表至元辛巳上距仲康癸巳三千二百二十八年與立成距帝相十九年癸巳正合矛盾顯然矣昆陵楊氏所謂距戊辰元三千七百五十五算者即就元史之三千四百零八算加入崇禎戊辰距至元辛巳之積年也授時之失古今厤考及交食厤指已辨之楊氏但依術推步而竟不辨歲名與積年之舛錯焉豈別有說與至徐圃臣天元厤理自定長厤專從竹書及推仲康日食又增多年數果何所折衷與

李氏天經古今交食考唐大衍厤云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元授時厤亦稱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依此得太陰尚距交前約九度新法亦推得九度二十三分然皆中會時平行若視會時實行則交常度爲五宮一十八度二十七分因得實距一度餘在陰厤本食距加減時限即黃平象限東甚遠必得時差多氣差反少因氣差止一十六分爲實距分所減餘視距四十四分乃并日月兩半徑得三十一分三十三秒以較視距分尚不及則月不能掩日而癸巳年九月庚戌朔絕無食又以厤年考之仲康五年無癸巳乃丙寅也癸巳去丙寅後二十七年就使九月朔日有食亦非書所載之食況本不食乎新法推得仲康時僅四年與五年正交與秋分近兩曜已入食限其餘年交距秋分遠雖兩曜會合入食限內應食者有之不在季秋月朔與書所載無與惟四年乙丑九月壬辰朔太陽躔壽星一十度三十分實交周一十一宮二十七度二十分得太陰實距黃道南一十七分二十秒即入食限與秋分近但加氣差五十分三十餘秒較兩半徑并距度太大必不食況此乃定朔之距度而定朔在酉正一刻外依今加減表算日入已二刻矣若視會必須加時即二曜絕無距視因得食甚尙在酉正後六刻餘並無帶食試西去四刻或少加時不依今表加減存定朔於地平上且依北極出地一十八度算雲南交趾等處因與二曜益近故其定朔則在酉初一刻得視會與日入不甚遠應見帶食第氣差爲三十八分以加實距總得四十六分與二曜半徑并相較亦無食蓋由氣差加以實距使太陰偏南不能掩日非特加減時故也若五年丙寅季秋月丙戌朔太陽平行躔壽星初度五十一分與書所載之房宿合實交周爲初宮五度二十四分查表得實距北二十八分而以氣差一十三分相減餘十五分爲二曜半徑并所減餘一十六分三十八秒推得見食五分三十五秒但依古安邑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用今加減表算定朔應在次日丁亥太陽出之前時差應減因得食甚不可見試東去一二時必能見食何也蓋太陰實距北得氣差使之掩日九州內有處可見如以二十八分查太陰視差表中行得上橫行高度應六十三度餘二十七度爲二曜距天頂度因以太陽實躔查黃道九十度表所得側對二十七度者乃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即全見食地也因設二曜在正九十度上絕無時差而氣全變爲高下差即所減去前二十八分故差距此南北內外亦應見食惟分數多寡不一耳設東來一二時依北極出地二十五度算得氣差二分四十五秒爲實距所減餘二十五分四十秒即視距分與二曜半徑并相較餘六分應推見食二分論定朔此時二曜高尙有一十七度在辰初二刻日出卯初二分前雖時差復有所減能使視會在卯前不見食甚然可多見帶食至復圓而朦氣差亦略補地平半徑差使日月可早出總之論中土之西不能見食非太陰不甚掩太陽乃時差無從得算蓋時差必先求定朔定朔即依加減所得而加減復歸太陽本圜心去離地心故但二心相距古今不等即加減亦異新法爲求均度止立二百恆年表者亦以見此後數未免略變至求所變幾何止可及中古未能及上古乃書僅云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此外不紀食於何時測於何方見食若干分倘因之退求二心之距依法立表自可得其食之必然況與年月宿度俱符者乎再帝堯時大概春在昴秋在房仲康去堯未遠俱依此爲定故得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其實房漸移東是日尙居氐末度非眞至於房也或因不準得時刻誤以他年且晦朔不明反謂太陰距遠不能掩日之光亦滋惑矣

吳氏守一日食質疑仲康六年丁卯九月辛巳朔日食以冬至日躔虛六度起算則是朔食房二度八十五分將出食限所食甚微是以羲和未之知也審降四十五日八十一分五十秒閏餘二十七日七十二刻三十七分九秒壬戌朔一十七日二十八刻四十四分一十秒交泛一十四日七十五刻七十三分八十五秒八轉一十七日五十三刻六十二分四十一秒縮少遲多爲加差

百二按三代紀年說者謂爲劉氏所亂後漢書志尙書令陳忠曰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記差謬數百然王統紀年多於竹書而帝王世紀等書復多於三統則知增年之謬蓋特劉氏乎蓋歷家立法固皆以近測爲根仍必遠證之經傳而當時書籍未廣三代世祚修短既無若春秋經聖人手定昭然爲天下共覩者遂不難一手障世人之目損益遷就以合於新法焉故自近日歷元逆推前古氣朔交食無不可得但其所値爲何王之世則難言矣朱子嘗云中間年代不清共和之後方可紀誠愼疑也即距辛巳元三千四百零八年之癸巳果爲仲康爲帝相亦無的據特授時積年甲子既以値帝相又復以爲仲康則不可耳

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禮異也

正義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百二按正月正陽之月也於夏爲四月於周爲六月既爲六月平子何必云爾或曰萇弘及大衍授時推是月不入食限經傳恐有誤然如此則太史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一語又爲贅設蓋平子直以正月爲周四月也鶡云歲以歲首之月爲正月非須知總屬飾說明是不欲用幣故矯誣以壓衆所謂其餘則否亦一時權辭昭子所以知其有異志蓋得之譏

羲禮蓋於周禮乎蓋古占法日食在分至者不爲災昭二十一年七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在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蓋古家相傳自有說若筭歷驗則不然故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太史所云分至正兼二分二至而言孟夏則過春分而未及乎夏至也季秋則過秋分而未及乎冬至也若云周禮伐鼓用幣惟在正月則夏書何涉而引之乎莊公三十年九月七月夏之庚午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此又其明證經所以書者因不鼓於朝而鼓於社又天災用牲爲非禮非謂不當鼓也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蓋用牲而鼓於社已屬非禮況日食在正月之朔尤災之大者故詩言之非以餘月不當伐鼓用幣也

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孔氏安國傳先時謂麻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歷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林氏之奇尚書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誓師勅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羲和而言也

欽定傳說彙纂朱子曰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警衆之詞非言昏迷天象之人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蓋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爲不合然疑殺無赦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算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概之似太重若以此屬之下節爲以爾有衆發端則於兵家紀律之嚴似不嫌其過也

附錄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仲康在位十三年中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麻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積一百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〇八冬至四十〇日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九二二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八轉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〇五七入食限經朔二十八日五五〇二〇九八縮歷一百〇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二度三五二五八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〇九遲二度〇〇三加差四刻八四〇三九月定朔爲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弱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〇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〇七〇八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八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朔二十〇日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八入食限經朔二十三日三〇六九三八八盈歷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一九六六盈差〇度四六四六八轉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六遲差〇度九〇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〇八六五丁亥日巳初刻合朔正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下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　按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註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于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僞作古文者似錯認爲房宿蓋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謂食于房宿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胤征篇者知出仲康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仲康初而曰帝仲康時最確益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閏四月八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入食限經朔五十〇日〇五八八三五盈歷一百五十二日五六〇〇三五八轉一十九日六〇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〇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〇日五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氣時觀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入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　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焉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六月四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不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而僞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即位之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於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知鼓奏鼓等禮夏家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歷法而未知典禮也或又有曲爲之說者曰夏質周文故禮亦異不知三代典禮有從異者亦有從同者有當革者亦有當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禮也即以上文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師曠所引夏書之文乎考之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邦有常刑周之正歲即夏之正月同爲建寅同徇以木鐸非二代同禮之又一大驗乎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三之九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乾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九十九　學海堂

尚書釋天　秀水盛大令百二著

洪範

四五紀節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吳氏澄書纂言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朔晦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眾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躔也是爲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歷數之紀

欽定傳說彙纂天日月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辰星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歷數也合而有五紀欽天授時此從古帝王之良法也

李氏光地洪範說唐虞歷象日月星辰與此篇之歲月日星辰歷數有以異乎曰其道一也日周天而成歲故曰主歲也月會日而成月故月主月也星紀於日而成日故星主日也辰紀於月而成辰故辰主辰也步而驗諸器故曰歷象致而綜諸術故曰歷數其施於用也如何曰日星陽也月辰陰也歲日陽也月辰陰也陽之用顯而陰之用微啟閉之節晨昏之限皆成於歲日而驗於日星是以堯命羲和般四時辨朝暮必以日晷中星求之歲功明焉人事準焉故曰其用顯朔晦弦望若非民時之所關然於天道實相經緯故風雨潮汐之期及凡萬物胎育之候其感皆繫於月古之治歷者莫不平其三五歸邪於終立爲次會以考交會堯更命羲和以閏月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即其事也理散幽隱故其用微觀堯典之所命禹疇之所協察而齊之以璿璣省而念之以庶徵言算道大非後世星術之家所得傳會而增益也若夫歷數之至則周官致景之法周髀蓋天之術盡之後之追聖人之制者必深考焉

百二按此與堯典之文固無大異然堯典以歷象冠於日月星辰之上而統爲一事此以歷數列於日月星辰之後而別爲五紀亦微有異竊以歲月日星辰四者兼人事歷數則專就天事言歲者歲陽及十二歲名也（爾雅釋天云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右歲陽太歲在寅曰攝提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右歲名）事有間歲一舉者則紀之以歲如祫禘朝會巡守述職之類是也月者月陽及十二月名也（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右月陽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右月名）事有間月一舉者則紀之以月如夏小正月令所載是也日者十干十二支也事有一定之日則紀之以日如上辛上丁剛日柔日之類是也又紀事須朔必表年以首事而以月繫歲以日繫月故先月於日與堯典異也人事有早晚而欲使人以其見則紀之以星辰如農祥晨正爲耕耤之候龍角晨見爲土工之候之類是也（星辰合爲一者辰以星得名龍角見即壽星見也鶉火中即星張中也）至於歲實之損益日月合朔之先後星辰之度次推而五星之遲疾順逆皆於歷數乎紀之蓋此五紀即周官馮相氏之所掌孔傳言星主二十八宿不及五緯觀馮相之文當以孔傳爲是吳草廬以五緯入於歷數非無見也歷數與上四者注家往往無別東坡書傳以上四者爲授人時之歷以歷數爲占吉凶之數恐非

庶民惟星節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當作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

正義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鄭康成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蓋月行有常度或失常道從星經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　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也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好也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漢天文志及史記天官書並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按孫武子當云演禽值日言）

百二按箕木名（見國語韋注）木與風其德皆爲散易巽爲風亦爲木素問在地爲木在天爲風是也畢本位在西南坤位也坤爲土素問在地爲土在天爲濕其令雲雨故月令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在土旺之月即夏雨常在未申時亦以日臨坤位也然風雨之應尤占雲氣非虛理所能斷升菴楊氏外集云孔子出使子路賚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于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賚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删月離陽離陰節蓋深有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之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按交行每月僅三度有奇故月離之宿有連月在陽歷或連月在陰歷者若以陰陽歷占之又是刻舟求劍矣此等殆出後人傳會史記删之是也升菴但以文法求之淺矣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前漢書律厤志九章而九道小終（按三統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章法十九九章共百七十一歲其月二千一百一十五其積日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其小餘六十三以九除之適盡）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按九九八十一章爲一統一統之日得全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三又九乘小餘之大十三共得五百六十七以日法八十一歸之得七日合全日共得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日無小餘故曰大終）三終而與元終（按三統之終即一元之終）進退於牛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按二十七章爲一會九會即三統也）故日有九道陰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按十九歲爲一章故以十九分爲法陽奇陰偶之說又是數入語矣）

後漢書律厤志賈逵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不知月行遲疾（[illegible]以史官[illegible]考驗）

有行窮有遲疾據此當月也有本行之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廿差二年朔行言表云考驗天運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也從又朓側匿乃由月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與赤道遠近所生也月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晉志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百二按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本前漢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也因月五星之道出入黃道內外兩旁因名之曰中道其實古法日月並云九道九行即九道無二義而其說皆以著於兩漢麻志者爲的蓋太初三統總以九爲法故分一日細數爲九九八十一分劉氏傳會於黃鐘九寸者也日法以九則度法亦以九是謂日有九道月行本天最高處名孛月行遲衝孛處最卑月行疾其高卑遲疾之段又時時變遷每日東移九分度之一稍強皆法爲百分度之十一分九十二秒一月移三度有餘九年而周天有餘九年前後遲疾同度後漢志云九歲九道一復是也故步月離亦以九爲法五代王朴欽天歷一日分爲九限以步朓朒當其遺法也此日月九道之本論也若以青赤白黑幷黃道爲日有九道者爲河圖帝覽嬉鄭康成取之以注月令不知此乃繪圖家就日道一周分爲八段以五色別之隋志所謂欲明其四時之所在而已隋書天文志蓋天圖人作圓圖列宿日行旋星紀轉過有行故規之以爲日道欲明其四時之所在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西爲青道日春行西陸也東爲白道秋行東陸也南爲赤道夏行南陸也北爲黑道冬行北陸也四維間以黃道土旺四季也皆依乎時令之色雖有五名特一圖之周五色相間而已並未嘗有五道何云九道乎其以青赤白黑幷黃道爲月之九行者本劉向洪範五行傳又見龍魚河圖等書馬續續一作取之以補班氏漢書天文志三山林氏書解九峰因之人夫晝作九規更相交錯者本古圖所有蓋以月行之出入黃道明朒朓之原也黃道交於赤道此是天腹之赤道與日月之赤道不同云出入二十四度白道此是月道又交於黃道出入六度天度以赤道爲主之統名與八規所之白道亦異而以黃白二道準之距有遠近則度有疏密斜直故本行遲疾之外別生朓朒之差作歷者因爲之累裁加減自郭守敬改用割圓弧矢術此法遂廢使黃白之度皆化爲赤道之度而後躔離悉協於天度而不爽其法以黃白一周分爲八段每段之中分爲九限每限之中各得五度每限黃赤之差與黃白之差皆增損九分之一故亦曰九道也詳一行九道議夫黃赤之交有定處常在二分之宿黃赤之距亦有定度若黃白之交無定方故黃白之距雖有常而赤白之距則無常也因於九限之極圖爲八規以極其變前交與後交之距皆五九四十五度但觀黃白之交與其半交之所當爲何氣之宿則知白道與赤道遠近斜直之勢矣黃白兩交之度左移每日約十八分度之一每年移十九度有奇非如日行黃道一歲可偏難以四時而定王英明云所謂立春分從青道者非也故其圖從乎方位之色以便圖說之立名指示沈氏謂如算法之用赤籌黑籌也出乎黃道東方之外者以青爲道出乎黃道南方之外者以赤爲道出乎黃道西方之外者以白爲道出乎黃道北方之外者以黑爲道東南西北以列宿蒼龍朱鳥白虎元武準如就下土視之無非出黃道南也雖有八行其實即一道之遷遷而已苟極其數雖百十道亦不能盡其變也況九道乎且以日行之黃道假借以合九行之目是何心也蓋即歷家深秘其術爲此似是之說矯托緯書以亂其眞耳一行九道議比舊說加詳然不特不爲剖析是非仍遊移出入其詞使人目眩若鄭世子王英明輩竟云九道可廢則又不知古法之自有九道非緯書之所云也

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

史氏伯璿管窺外篇有在天之東西南北有在地之東西南北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指在地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指在天者言蓋東西南北在天者旋轉不停在地者一定不易此處所言惟欲明黃道去北極之遠近故也夫北極在地之北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黃道時在南方七宿中之東井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南至東井則似南距北當遠而反近冬至日去極一百十五度黃道時在北方七宿之牽牛若以在天之方位言北至牽牛似北距北當近而反遠易至惑人東角西婁之東西則於地之東西方向無所紀故直以在天之東西言之但欲見南北得中不遠不近義不係乎東西也

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井黃道爲九行也

宋書律麻志前世諸儒依圖緯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順度按七政皆右移自角度左移自房氐而亢角則於右爲遲於左爲疾六行之左爲遲於右爲疾所謂遲疾換易不得順度也但以九規即爲九道尚是沿龔之誤

元史麻志李謙授時歷議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按九道之非至此始鑿破借末窮流探源銖分以破諸家之惑耳月道出入黃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淺深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爲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二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在秋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歷內冬至在陽歷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歷外冬至在陰歷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歷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疏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以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爲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鄭世子曰自元已前求月道者皆自黃道推之元人改從赤道求之百二按舊本交行圖八規前後相距皆四十五度如論其極交行以漸而移四十五度即當有四十五道不特此也

度析爲分分析爲秒其道更不可以數計蓋交道之改月本天樞之動也交周之行本天周之動也故兩動東西錯行而不相紊乃明鄭世子擬於線之纏丸疑其斷而不屬殆未知古圖法意也鄭世子黃鐘歷議今書傳官本有圖鄭世子爲圖規者九而重疊相錯先儒所傳九道蓋如此以理論之月道如纏線於丸上線道雖垂然止一纏往來未嘗斷絕如九規則斷而不相屬矣

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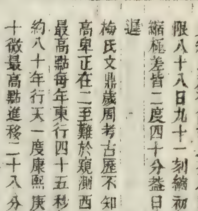
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此皆漢厤然也每歲有差蔡氏引之亦示人以歷法大概使學者如日月之行所以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百二按南至牽牛爲冬至者乃周秦以來相傳之說雖見於漢書天文志而非漢歷也蓋漢時冬至日已在南斗非牽牛矣　月令正義日有九道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按日行止一道不得於黃道之外更有八行又日纏右移如冬至起星紀則自北而西歷南而東故從乎時令之色宜云青道出西白道出東如從平方位之色宜云春西從白道秋東從青道不得云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道也而正義則云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在婁星之東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在角星之西篤信緯書曲爲之說注疏家大率類此幾何不令四方上下皆易位也

朱氏載堉黃鐘歷議洪範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人徒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及隋劉焯推究日行盈縮自冬至行一度五分漸減一二分至三四分以及赤道之交則正行一度從此復漸減之極於夏至止行九十五分自夏至後其行漸增所損與所減之數相似及冬至則復如前益日行一度有餘日疾不及一度日遲以增虧之數相補一日止爲一度從冬至距春分以行疾而積盈從春分距夏至以行遲而消其積盈比之常度猶差前故冬至距夏至皆日盈段從夏至距秋分以行遲而積縮從秋分距冬至以行疾而消其積縮比之常度猶差後故夏至距冬至皆曰縮段然春分前二日半已交赤道則盈二度有餘秋分後二日半纔交赤道則縮二度有餘故二分之際盈縮最多授時歷謂盈初縮末限八十八日九十一刻縮初盈末限九十三日七十一刻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蓋日在赤道之南行疾赤道之北行遲

梅氏文鼎歲周考古歷不知太陽有最高之行郭太史時最高卑正在二至難於窺測西歷自多祿某以來世有積測定最高點每年東行四十五秒每太陽平行一度高行七微半約八十年行天一度康熙庚申又改測每年行一分○一秒十微最高點進移二十八分故辛酉天正冬至最高在未宮七度○七分○七秒每太陽平行一度高行十微一○四計五十八年十箇月○六日奇行天一度此永年表之新率也但最高之度既改而又自有行度則每年歲實小餘之數必不均齊　日行盈縮細考之則春分距夏至夏至距秋分雖皆縮歷而其宿亦不同秋分距冬至冬至距春分雖皆盈歷而其盈亦不同又且年年不同細求之則節節不同又細求之且日日不同矣其故何也蓋最高一點不在夏至而在其後數度又年年移動此太陽盈縮之根而歲實所以有消長也　康熙庚申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六分辛未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十二年中共長一刻○三分中積十一年壬戌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庚午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九年中共消十四分中積只八年又合計癸亥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十分相較一日○四刻一分辛未年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五刻十四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然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蓋最高移而東夏至後多占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長高衝移而東則冬至後多占最卑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多故益消其近二至處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雖亦歲移而中距皆爲平度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小之度固全在春分後半周最高衝前後視行大之度亦全在秋分後半周毫無動移故無甚消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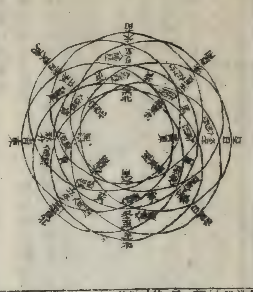
百二按今法以定氣注歷古法則以恆氣授人時以定氣步交食恆氣亦曰平氣以二十四氣均分歲周每氣各得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無長短定氣者以日行十五度有奇今法無奇零爲一節氣冬至前後日行疾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



有餘故節氣短夏至前後日行遲以十五日二十一刻行十五度而不足故節氣長二分前後半周平氣與定氣之較積差至四日有奇總之日均則度有多少度均則日有多少平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一百八十二日有奇但所歷之度春分後半周少秋分後半周多定氣春分後半周與秋分後半周各占一百八十二度有奇但所歷之日春分後半周多秋分後半周少皆由日天與宗動不同心恆氣之二分在日本天平分之處定氣之二分在宗動天平分之處而人目所測在宗動天之心不在日天之心也　高卑二點在二至則平氣定氣合爲一冬夏至前後之距度均距日亦均高卑雖二至而東則二至亦有平有定距度距日不能相等矣最高卑之移爲本天心之動已見歲差圖若以本輪均輪圖詳四卷而論則爲輪心與輪周之差輪心右移于本天與日月五星亦同左旋於本輪周無不相應而心行微速故輪心已滿本天一周必再歷若干度輪周始復而輪心則已逾周矣然專論盈縮則本輪與不同心圈同理論最高行則不如不同心圈之直捷也最高行每日十微弱三百六十五日行二十六秒西法舊測更弱乃爲開皇己未年所定之率也

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唐書歷志月行合朔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歷外爲陽歷冬至在陰歷夏在陽歷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



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在陽歷夏在陰歷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在陽歷秋在陰歷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在陰歷秋在陽歷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行與黃道相會按諸本在字一作入更醒又改赤道爲朱道與漢志不同者恐據於天廄之赤道也

百二按右圖與說鄒氏季友取之冠於書傳之首者也亦見胡一中洪範說而不言其所本史伯璿直斥爲妄作不知圖則由來已久沈約已云前世諸儒所作而說則詳於大衍歷文觀此則青朱白黑斷不得分配四時之行一歲一周矣鄒氏雖採取之初不辨與書傳相違之故又月行合朔所交一句直貫全文如云冬合朔而交陰歷夏合朔而交陽歷是爲月行青道耳今本圖說脫去合朔二字則冬之中交夏之正交不必定在冬夏日躔之宿也是所交之宿度不明何所見爲青道乎入交在合朔則爲薄蝕惟合朔與交不常遇故不常蝕但歷家故爲艱深實使人難解如云於立冬冬至之宿入陰歷立夏夏至之宿入陽歷是爲青道則直捷矣至九道名義觀一行議自明一行議亦有矛盾處今稍爲節之

一行九道議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採以著遲疾陰陽歷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歷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歷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歷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歷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陰陽歷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正於春秋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秋一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爲限按交處兩道合爲一點故差限從此始初限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按第二限則增多赤道二十四分度之十一極九限而止數終於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按九限黃道共增多赤道八九七十二分以二十四分爲度每除之得三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强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之中矣按自二分交至此兩道均齊皆九十一度少强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爲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於四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强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於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歷二交之半矣按兩交前後四十五度兩半交前後四十五度黃白差多差少之分亦各得七十二以四十八分爲度每除之各得一度有半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隨交限而變遯伏相消朓朒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朱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遯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爲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故推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按天文志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爲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其圖不傳當是每圖各具黃赤二道平黃道每限作二規爲月道陰陽兩兩相背故三十六圖所謂盡七十二候者此也五日爲候在歷爲五日在天爲五度

百二按舊圖諸圖錯綜披者易眩且其理未顯今省作二圖加以赤道共爲三圖　一圖爲虛線以北極爲樞心者赤道也此圖平分天體非舊圖九行中之赤道也一圖周列八節之宿者曰黃道日所由也堯時八節日躔之宿合於四正四維故舉以見例虛正北冬至之宿也壁西北立春之宿也昴正西春分之宿也井西南立夏之宿也星正南夏至之宿也軫東南立秋之宿也房正東秋分之宿也斗東北立冬之宿也以甲爲樞心即黃極甲去北極二十四度故黃赤大距亦二十四度黃道半在赤道內者去極近半在赤道外者去極遠日行之進退於此可察也一圖交於黃道之中以離爲樞者月道也半周在黃道外曰陽歷半周在黃道內曰陰歷月循本圖周右旋由正交而半交而中交而半交復於正交正交爲陽歷口亦曰羅睺中交爲陰歷口亦曰計都半交者兩交折半之處也西法陽歷口曰中交陰歷口曰正交故羅計易位至乾隆九年復從舊法歷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謂之交終七政皆有交有周有轉三者相近而不同陰陽一終謂之交遲疾一終謂之轉遍歷天度謂之周大統惟月有交轉二率而周率猶缺惟袁了凡新書備列三率月交策二十七日二一二二二三周策二十七日三二一五八八轉策二十七日五五四五入四周不及轉者月孛之右移也交不及周者羅計之左旋也而月本圖之樞又左旋於



甲樞自離而坤而兌因月天之動以甲爲樞也仍故兩交之點與半交所出之方時時變遷矣離甲之距六度故半交最遠之距亦六度也然此就古率言西法則更有加減蓋離爲月道定樞又有遊樞周行於定樞之旁一月兩周朔望在最近兩弦在最遠故半交大距時多時少而羅計亦非平行如月圖樞在離則陽歷半交出黃道南在星正交在昴中交在房陰歷半交入黃道北在虛方位以列宿爲主陽歷在黃道南其衡則在黃道北舊圖說以黃道爲主陽歷在南者其衡亦在南陰歷在北者其衡亦在北故內外之四正四維似乎易位歷八百四十九日有奇圖樞自離歷四十五度有奇至坤陽歷半交出黃道西南自星而井正交在壁中交在軫陰歷半交入黃道東北在斗以次循天左行歷十八年有奇而一周大統羅計周日六千七百九十三日四千四百二十三分月圖樞在離去極近則月道比黃道反直與赤道所差者少距赤緯十八度樞在坎去極遠則月道比黃道益斜與赤道所差者多距赤緯三十度此多少之極其餘以漸而爲之加減故月道與黃道之差有常如較赤道與月道之差則隨時隨處而不同也曰然則青朱白黑之道既不得分四時行何以謂之有冬有夏蓋月之晦朔弦望隨日之所在而易其方一歲而一周冬至朔去極遠望去極近夏至反是兩弦皆去極中春分上弦去極近下弦去極遠秋分反是朔望皆去極中是即月行之有冬有夏矣夫日行一遠一近物則爲之一榮一落同一晦朔弦望而有遠有近則其氣化之施感應之際自不可同日語矣

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

李氏光地洪範說漢書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其義比諸家之說爲長蓋月爲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孫武子火攻用風而曰月在箕軫壁翼也今海濱之人候風雨者不以節氣而用弦望然則風雨之繫於月信矣寒溫既主於日又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云者燠寒雖繫乎日之遠近然其燠也日近而引地中之陽氣爲之也其寒也日遠則月用事因而挾地之陰氣爲之也寒燠主於日而兼月故以日月言之邵子亦曰日爲暑月爲寒此其義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生化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日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蓋月雖懸象于天而實地類故既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與洪範相表裏也

百二按月離之宿每月必經普天其見使風雨之應略無參差同異是人人可以預知而九州之水旱一體矣夫箕風畢雨之說今觀象玩占之書亦祖之而仍以月離宿度之時日干支生克爲主而尤占雲氣則知經傳之言特其大略耳或曰日月但經宿度不入宿中如入宿中即以所好而應此尤不然如果距黃道緯在四度以內月行有時入宿中矣箕距黃道緯在六度以外月行距黃道緯極遠不過六度月安得入宿中若漢志云失中道而入宿中者無此事也

附析疑數條

張稚讓博雅一作廣雅月九行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二交於房二度中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二二交於七星四度中 按張氏原本洪範五行傳而加詳更自爲矛盾既云青道二並交於房二度已合爲一規矣何云二道立春至春分歷四十五日並交於房二度則交行不退矣立夏何以驟移於七星四度耶又云四季之末還從黃道夫月行於黃道十三日有奇輒一交何待四季分明誤以日行爲月行也

許益之尚書叢說日君象月臣屬從不敢當道朔望常與黃道異途兩弦乃二道交處春秋望行日道外朔行日道內冬夏望行日道內朔行日道外 按朔策爲二十九日有奇交周爲二十七日有奇不及朔一日三十一刻八十三分有奇據大統所謂交差是也故兩交與兩半交或在朔望或在兩弦或並不在兩弦朔望初無一定或在日道外或在日道內四時亦無一定也

沈存中筆談黃道內外各四與黃道而九是以四規分陰陽歷爲八也 按圖作八規不過就九限之極規之以見大意省作四規亦無不可乃必強分內外以足九行之目是又生一障礙矣又章本清圖書編有云朱道陽歷在夏至日躔之南乃南之南也名外朱道陰歷在冬至日躔之北爲內朱道在北而曰朱者冬至屬子若冬至日所伏於地盤子位則月在黃道之上凡地以下爲北上爲南故曰內朱道乃北之南也其解四道之名穿鑿類如此 按以明白坦易之事幾過入魔道又適足爲沈氏所嗤矣沈括曰每段以己名之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之用赤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史文璣管窺外編尙書鄭氏音釋篇首有九道圖其說皆有可疑處夫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文先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下文自中道者至去極中一段只是說中道自九行者至并黃道爲九行也一段是說九行下文自日極南至於牽牛至則爲春秋分是說日一年就中道上如此行自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至立夏夏至從赤道是說月一年就九道上如此行此二段是兼論日月故結之曰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今此專圖九行而圖說亦專說月而亦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爲圖說之結句此圖此說何嘗圖黃道之狀日行之序哉按結句誠後人附綴之說然所以識史氏不知也圖內居中一規周列八節是即日行黃道之序矣何云不及黃道之狀日行之序乎九行之黃道即日行之道非月行又自有黃道也況傳文出黃道東西南北是分黃道爲四段以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之方位而定其東西南北其青朱白黑之名不過因春夏秋冬之所從及入道所出之方而定其色初不以青朱白黑之所經而互爲東西南北之方位也圖乃因青朱白黑有此出彼入之異而內外互爲東西南北豈黃道外是東處亦內是西內是北處亦外是南如此不同耶此其可疑一也按出黃道半交當南方之宿則入黃道半交必當北方之宿固是然圖說是以每段黃道爲主而命其東西南北非以北極爲中而命其東西南北也 又順四

辯之序則但注立春春分於青道所出之方注立秋秋分於白道所出之方可也今此圖注春於西注秋於東與夏南冬北之次不同豈當然之序耶此其可疑二也按以五行方位而論則東方爲木於時爲春西方爲金於時爲秋以日躔而論春分日在西方七星之婁故注春於西秋分日在東方之角故注秋於東不可以夏南冬北之說例之也且月行青道只在立春春分二節又何以有冬入陰夏入陽之時青道與冬夏有何相干此不過作圖說者不思月只一月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不得其義而妄肆臆度故致此誤此其可疑三也按史氏不知交行乃十八年一周天亦以一歲計之故不得其義

補遺

陸氏世儀月道圖說從來談天之家惟月道最難明蓋天有三道一曰赤道赤道者以南北極爲主而中分之南北緯度皆九十一度三分強者是也一曰黃道卽日道其道斜落於赤道之內外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斗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原注此本舊法言今則北至參南至箕東至室西至婁按室當作翼婁當作室偶筆誤耳但許云翼又不得言東以翼爲南方七宿也既云室又不得言西以室爲北方七宿也其與赤道至遠之處不過二十四緯度者是也一曰九道又曰白道卽月道是三道者赤道終古如一黃道則有歲差之不同而亦止于一若月道則月異而歲不同故談天之家不一其說洪範傳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漢志因之則謂月行九道九道者乃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并黃道爲九也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月不行黃道謂之九道月之出入必循黃道內外也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氏注書亦祖之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歷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月行青道云云大紀皆兼二道而分主入節合於四正四維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按此法自漢以來有之特一行始言之耳迨元郭守敬作授時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按九道之法至守敬始改用弧矢法更精密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天首天尾卽羅喉計都也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道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凡十九年而徧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人讀而疑之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予嘗伏讀而深思之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疎而今密耳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於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蓋以黃道而四分之則月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於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於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維之位皆然雖疎密不同實所以發明八道也按漢志八道卽是四正四維非法有疎密乃說有詳略要之月道豈止於八而已哉計月之行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其圖又未可以一定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爲七十二候以究九道按一候者五度也在歷五日爲一候在天亦五度爲一候七十二候爲三百六十度九道議云七十二候以究九道者亦就黃道一周言非謂一歲七十二候羅計能一周也且謂一交之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爲益密矣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惟郭守敬則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夫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卽計羅之行度也以計羅而[illegible]月道之[illegible]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變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歷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遍九道與洪範一行之說大約相彷特此爲尤密云或云白道一周以交於黃道言耳而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按黃道自有宿度安得云無云月道出入於黃道而黃道又出入於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卽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之交度卽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歛一度有半而密移於黃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黃道而又當求之赤道然後爲至當而不可易也約而論之赤道亘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於赤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白交於黃則一交所差移至一度有半大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太陰之差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於如此按黃白交差與黃赤交差雖相似而遲速自不同要其爲差則一也日之爲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則月之爲差亦何怪古法之未盡歷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九道圖解或問九道四正四隅之圖夏在南冬在北則春宜在東秋宜在西而今圖春西秋東又冬夏至入青白道春秋分入朱黑道似一年而幾遍者而守敬以爲十九年而遍九道且一行與守敬俱云交退天一度餘何也曰圖與說一行與守敬之言似不侔而予以爲相侔者是未得觀圖之法也夫所謂春宜在東秋宜在西夏在南冬在北者此帝出乎震之說也帝出乎震以五行之位而言亦主斗柄所指而言蓋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指寅卯辰則爲春指巳午未則爲夏以次左旋而爲秋冬若圖之所定方隅則言黃道也黃道爲日道日在天右旋右旋者正月在亥二月在戌三月在酉以次右旋而爲夏秋冬故春在西而秋在東也其所云冬夏行青白道春秋行朱黑道者亦以黃道所分之節氣白道交之而言按此句白道當改云月道方不混非謂日在冬夏至時則月行青白道日在春秋分時則月行朱黑道也蓋日道在天原分八節按日道二十四節俱備今但分八節者舉四正四隅也每節約四十五度按四十五度者爲五度者九每五度差一分至四十五度而差九分是爲九道之正論日行至某度則爲某節而某節所臨之宿卽爲某節之宿如日行至春分度卽爲春分節春分之宿則婁是也若月之所臨則不然如日在婁合朔亦在婁而白道所交按此句白道亦改月道方使人易明則或在黃道冬夏至或在黃道春秋分俱不可定今云冬夏入青白道春秋入朱黑道者以交初所臨而言也按圖說原有合朔所交四字今本尚書圖脫去則斷無可解之理矣白道亦當作交初所臨適在黃道正北冬至節上入陰歷則爲青道入陽歷則爲白道[illegible]初所臨適在黃道正南夏至節上入陰歷則爲白道入陽歷則爲青道其所臨正東正西與四隅皆如之古人分爲青朱白黑四正四隅者以其交在南北則半交必在東西交在東西則半交必在南北而所謂出其南出其北出其東出其西者必在半交觀之故卽以黃道所經之宿爲分別在春分宿者謂之青在秋分宿者謂之白而四正四隅亦由別也要之月之所行豈止於四正四隅哉月道之於黃道無處不可交日與月無處不可合朔但每經一交則退一度餘退一度餘則換一道細若絲引密若螺旋約二十七日有奇而行一道約十八年有餘而周一天而九道

乃遍古人分爲四正四隅者約言其大概也（按約言大概固是亦以九分之皆識至五九四十五度而盡也）極其數於二百四十九者細舉其一終也圖與說一行與守敬疏密或有不同要其大旨豈有相悖者哉（按其理本一貫只是術家故爲艱深古拙以惑人）然則洪範春行青道之說如何曰前說既明則此說亦可以意通也唐志以入交處言洪範以半交處言謂半交從立春春分宿行則爲青道半交從立秋秋分宿行則爲白道也（按此數語明快之至）得其意不必泥其辭紛紛之疑可不辨而自息矣

（按三十年前余于陸清獻年譜知梓亭先生有九道辨至今日始得見之眞如披雲霧矣然間有未盡之處錄其全文稍爲剖析以附於釋天之後且欲以廣其傳也）

分野附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分野序五行之質位於地五行之氣麗於天九州十二國位於地者也二十八宿十二辰麗於天者也氣與質之不相離也猶影響也周禮列保章之官春秋時分星之略徵之子產而梓愼裨竈之屬亦往往以此驗郡國之休咎後世司馬遷班固蔡邕皇甫謐諸家亦從而著其說而史傳所記如高詡申肩崔浩高允之徒以迄近代之善言天文者有所推驗類皆不爽而世儒則疑之以爲稽其世次則韓趙吳越不並列於一時考其區分則交阯九眞未版圖於周季按其方位則降婁析木不同符於土封語其廣輪則環海四夷何無與於分野膠執無乃過與夫以十二辰之次配以十二國亦猶言天度者寓以名而紀其數也五行以相生爲用相克爲功或配合以成能或錯綜以盡變達於其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野無不可言也余略爲差次所聞以備方輿之闕略若其穿鑿附會誕妄而不經拘牽而失實者槪無取焉

百二按分野之說由來遠矣不得以其方位未合而改易其間是以國臣徐氏雖有地統爲分野地元之說人不之信也至於并州益州郡縣之互易乃術士故爲紊亂以惑人亦不足辨惟一行兩戒山河說頗有精義是以劉誠意薛儀甫閻百詩諸人皆爲采取然細按之其附會穿鑿處間亦不免懷疑不去者久矣及得顧景范先生分野考不覺有契於心故抄錄其序以附尙書釋天後云

書不言分野而舜肇十有二州後之言星土者咸本之春秋文耀鉤取禹貢九州分屬北斗七星（冀與兗九屬一星不占越揚并屬一星）乙巳占引洛書緯以禹貢岍岐荊山壺口雷首太岳砥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碣石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嶓冢荊山（北條之山）內方大別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分屬二十八宿皆後起之說且讖緯從來儒者所闢故余書不及焉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第九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乾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　學海堂

禹貢三江考　歙程徵君瑤田著

禹貢三江考者所以別異於諸說三江必分三條水也故凡言某江爲北某江爲中某江爲南者皆非禹貢經文之三江據禹貢經文考之明有三水納彭蠡中納三出三決不以其滙爲一流而疑其所出者之非所納之三也故夫彭蠡以下亦決不能劈空劃開三條水而禹貢乃於不劃開中生其分別曰此爲北江此爲中江則亦不得不指中江之南一分而曰此爲南江也何也納三出三自然之理如漢既入江或乃疑之曰止一江耳安得曰江漢朝宗于海必經文謬也豈其然乎經文於彭蠡南納三水下竝未劃開之時即分而名之曰北江中江不但爲一水三江下註腳且爲一江兼漢見圖光蘇氏以爲三江止一江其識卓矣乃曰於味辨之夫水信有味味信可辨然既目驗其三水入彭蠡何不可於其入之三而信其出之三夫三入三出其顯焉者也三出三味其微焉者也舍其顯者而辨其微者豈惟上智雖愚者亦斷不出此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一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三江辨惑論　三江辨惑論二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解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禹貢三江考一

東迤北會于匯鄭字解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迤者句之義　論導江篇東迤北北字即指謂漢水之義　論禹貢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鄭氏注　再論鄭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弱於辭　論匯澤爲治水一大法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論治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禹貢三江考三

全氏謝山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禹貢漢水入海說　述瀆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

右禹貢三江考先生力破二千年來諸家之說而專涵泳禹貢導漢導江及荊揚二州諸經文得其端緒而是正之者也書成數請付剞劂先生未許也今又五年始令校字總錄識記之如此及門洪巘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南江之出於彭蠡自古在昔而然者也使無漢水入江東滙澤爲彭蠡之北江無江至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之中江則南江之名亦終古無之矣今其出也與匯澤會匯二者竝存於彭蠡之中郎目直尋中者中南者南北者北分於彭蠡犂然三分去鄭注所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豁然確斯矣吾想鄭君之注三江也豈不曰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止二孔入海耳經言漢入于海江入于海是也今揚州南江出於彭蠡向之江漢二孔至是亦匯之會之於彭蠡與南江竝列爲三犂然三分實則涵然歸一彭蠡於一彭蠡中而又東行而命之曰北江中江今且以南江配之而入於海也豈非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哉是故彭蠡以上雖欲命以北江中江之名而不可得彭蠡以下即欲沒其三江之名而亦有所不能何也以其至此而南江始見則北江中江禹必至此而後命之名者可思也禹貢不見南江者以南江上流未經濬導雖有其文無頓放處亦以有中有北必有南可知或見或不見若滅若沒如畫龍於雲中藏其全身此屬文之法也鄭君爲注覩定岷江東迆爲南江迸出而經但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因遂據經中江中〻爲控北引南實以南江函於其中故毅然補注之曰東迆者爲南江此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解經者之體裁以明白曉人者也鄭君禹貢注見於正義及他書所引者凡地名與山水名率引地理志江氏聲曰漢書有地理志鄭注所引閒與班志不合劉昭補後漢書志敘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則東漢別有地理志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書故不與班志同据此則鄭所引地理志不必沾沾與班志校勘然兩漢相承地理不得大有更易鄭所據之志今無可考即取證班志亦自不致懸殊今余悉心校勘鄭所引地理志亦有不盡憑之者如荆梁二州竝有沱潛既道鄭注荆州云爾雅云水出江爲沱漢爲潛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水則未聞象類是鄭君不憑地理志枝江之沱水爲荆州之沱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夏水爲荆州之沱也鄭注梁州沱潛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鄰水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是鄭君於梁州沱潛亦均不憑地理志郫縣汶江之沱安陽之潛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鄰水爲沱不呼爲潛之西漢水爲潛也由是言之鄭君於地理志合者則引而實之其不憑者亦引而駁辨之今三江在地理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於毗陵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言之鑿鑿如此然則鄭君所據之東漢地理志當亦不殊乃絕不引之以實其所注之三江與其所指爲南江者是鄭君於地理志所謂三江不憑之也余因鄭君不憑乃復檢取地理志逐條之然後知其三見揚州川者注謂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故志會稽曰揚州山志具區曰揚州藪皆與職方氏之文相應非指謂禹貢經文之三江故鄭注絕不引地理志以說禹貢也至禹貢之北江中江見於導漢導江兩條中三江既入見於淮海惟揚州條中本無郡縣可指故地理志中不一及之也今欲考定三江要當取經文讀之

揚州經文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言揚州之水大治於是彭蠡水不沸騰而既豬定矣則向之陽鳥散處澤旁之高邱無定居者今彭蠡豬而隙地出徧生蘆葦以爲陽鳥之棲而得其所居於是匯澤之漢水至是行江中而爲北江會匯之江水至是亦安瀾而爲中江而彭蠡所納上流之水北入於江者自然東行江中而爲南江而三江之名成矣三江無所壅塞既入於海則震澤向因江水汎濫而狂沸不能定者於是施功甚易而有不底定也哉蓋三江之入承彭蠡之豬而言之禹見匯澤會匯之水勢交横而彭蠡之上流又奔騰迅至而塞阻之於是彭蠡以下以一江東而吞之勢必壅湧汎濫而難奏入海之績禹之施功先盡力於彭蠡蓋於咽喉之地疏通其上流使其逼迫爭赴之勢不肆其虐開洩其下流使其鬱堙久滯之路得順其流其如何施功我不敢知而要必聚者散之急者緩之專一在於彭蠡之豬豬之而至於不旁溢則江水自然由地中行而入於海矣蓋江以一江受三水故壅而難行亦以一江容三水故至此乃得三江之目明於彭蠡以上不得有三江而後知分於彭蠡者不加以三江之名而不可得何也無彭蠡則無南江無漢之匯澤則無彭蠡一江直行夫何三江之可名又何貴於彭蠡之豬也哉

荆州經文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蓋言荆州之水大治則江漢兩水非常之原於是竝驅由揚州而朝宗于海矣由是回視上流洞庭一湖納沅漸無辰敘酉澧資湘之九水號爲九江其水甚盛已無汎濫之虞沱爲江之別潛爲漢之別其始出也皆在梁州已而合流於江漢矣至於荆州江漢復有沱潛之別今亦皆復其故道於是荆州境內之水無不由地中行而向之雲夢不見土而不能

又書十 [illegible]

經文又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余涵泳之竊爲比物而言之導渭會灃會涇至入于河止矣導洛會澗瀍會伊亦至入于河止矣河水行至兩入河處亦不見會渭會洛之文蓋河以洪濤受之泯然無迹渭洛諸水盡爲河水矣此記小水入大水之例也今漢水入江亦爲小入大則入江後亦盡爲江水書曰南入于江亦可以止矣而導漢條下乃變其例增成之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不以匯澤爲江之力而直以匯澤歸之於漢於此知禹蓋目驗而得之既目驗見爲漢之匯則匯後之江水中爲漢水所占者不少矣是烏得而沒滅之哉然而漢水在江水中固已泯然無跡不得仍漢之名別之曰北江見一江水中明明以其三分之一予之矣於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導江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竝詭異觀相爲伯仲宜吳氏澄以爲漢與江其爲一瀆其說亦自有見然而漢不得與於瀆之數者則以其既入於江而卒未嘗復出於江但爲江之附庸轉可以冒江之名而不可以復漢之名此禹所以定四瀆爲江河淮濟而漢之不得爲瀆也審矣問者曰漢入於江與濟之入於河豈有異乎曰大異不同也濟入於河而出於河者也濟清河濁當入河時一股清流截然徑渡設不伏而見河流豈能濁之及溢之爲滎不染河流之濁截出截伏爲獨大之瀆以入於海豈若北江之在中江而不復出哉既不復出江水又足以濁之以禍濟水不可同年而語矣雖然禹敘導水入於海者凡五以漢儕於四瀆而五之敘荆州曰江漢朝宗以有中江北江必有南江而特著三江既入之文至孟子論禹治水言其掘地注海水由地中行者曰江淮河漢豈欲屈濟而伸漢哉言發源注海者漢不得比於濟之獨大言洪水汎濫治之使由地中行者漢與江淮河竝告成功無以異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若夫漢之不得爲瀆也分定之矣漢不爲瀆則漢在江中其入海也與江竝爲一流荆州之江漢朝宗亦言與江竝爲一流乃今人不善讀地理志而取其所志者與禹貢之三江糾纏相溷導漢

明云北江今言北江爲岷江之正流導江明云中江今言中江分出於岷江之外審如是則禹貢經文全非實錄而去禹二千餘年之後後人目驗揣度之水生吞活剝以名禹貢之中江北江而不知禹貢實於導漢條下大書東爲北江實於導江條下大書東爲中江後人必欲舍經文而從焚阬之後世遠言湮摸索而得之三江此何說也鄭君生班氏後獨求三江於彭蠡與經文通一無二識何卓也嗚呼導江自名其江曰中江則岷江之爲中江名之前定者也今人誤讀地理志則以經文自名之中江讓之爲北江而跨岷江右之自蕪湖出西南之水遷而就之以冒爲中江於是南江不得不更遷就以擠於石城分江水而僑寄之矣附贅懸疣駢拇枝指必天之生是使獨而支離其形焉斯亦無如何耳禹治水乃顧支離其南北中三江之名且又自叛其江名中江漢名北江之說學者不涵泳禹貢爲之疏通而證明之猥曰三江必有三條水而偏信後世揣擬之水比附禹貢之三江爲先入之言以主之余滋惑矣

地理志之三江其說亦必有師承妙在坐定揚州川示人以指識方氏之其川三江而言也尤妙在絕不以大江爲北江亦絕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不開後人聚訟之門然究不能考正禹貢經文之三江或亦疑事毋質之義與

三江辨惑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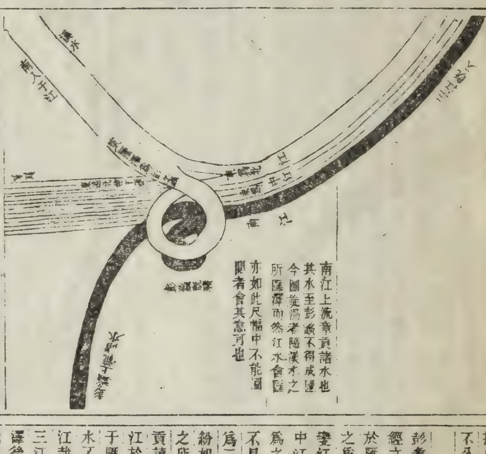
三江爲解經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然而羣言之淆衷諸聖禹貢之文未殘闕也古人立言成章而達克紬繹之如親承口講而指畫之也舍傳從經神遊其世而尚友之乃知後世諸儒雖不無各有師承然皆粗涉其藩鮮不參以臆見故舊執半皆野言迨及輓近增譌益繆其於傳義已猶耳孫之於遠祖無由聞其聲而見其似矣若夫經文更以爲奧渺難瞭莫肯字梳句篦而求索其微妙之恉故說者愈多而鄉壁虛造之言閼塞心目益滋惑矣嘗試論之天下之水在南方者江爲大導源岷山由梁州而荆州而揚州以入於海一江耳何以至於揚州而有三江之目耶以江之左有漢水來入之而江之右有豫章水來入之一江也而受左右來入之水故彭蠡在江之右而其匯之也漢水匯之然雖爲漢水所匯而成其彭蠡之大而又有豫章諸水納之於是江以南方最大之水挾漢與豫章水鼓浪東行而彭蠡適承荆州之委下踞揚州之境故三江之目揚州得而專之矣若欲破碎其經流之江依附其經流之江割裂其經流之江叛悖其經流之江意謂彭蠡以下經流之江止一江不足當三江之目曾不涵泳禹貢創意造言之妙而逞其臆說遂乃拔赤幟而樹異幟以疑誤後學可勝言哉夫三江之名見於淮海惟揚州篇而北江之名見於導漢篇中江之名見於導江篇無疑義已乃後人紐於一江不可名三江之說必欲求三水以實之則與經文不合矣至東坡欲以水味別之總無解於一江呼爲三江也解者紛紛大率於此處疑不能明且又以爲南江未見於經也而余獨以爲漢入於江至彭蠡之下經特予以北江之名江於彭蠡之下經反別以中江之名釋經之指實以彭蠡之匯專屬之漢而彭蠡之難匯也又有豫章水之納以激之而江水之安居其所者烏能憑空賈勇以與突如其來者相爭勝禹於是全據漢水之力以作其匯澤之功此神禹之所以爲神也故其在荆州也漢之力足以截江流而匯彭蠡非漢之能抗江也據衝突之勢漢與江遂不相讓故紀荆州之蹟曰江漢朝宗于海竝詭異觀江國莫之或先也漢自名漢江自名江無異稱也至于揚州則不然矣是故紀導漾曰東流爲漢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彭蠡之匯匯於江也則北江之名何可沒也故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曰東迆北會于匯會于匯江會之也則中江之名固其所也故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何以必謂之中江也彭蠡之得匯也漢水之力也而彭蠡之不能不匯也有豫章諸水趨而納之也江居其中非中江乎故中之名又弗可改者也故三江之名至於揚州名正言順意在斯乎神禹之未導江也滔天之患江之爲江何如也而又有左右兩大水以助其洪濤瀾汗之勢禹貢之言澤多矣而見匯澤之文者獨此耳於斯時也水不由地中行可以想見江水之汛濫無垠其於此澤參三激怒之狀不知若何籌策乃可使之安流入海而其下流又有震澤之動盪於大江側者鼓若山騰名之曰震其與匯焉者豈多讓焉望其歸宿之地乃益爲患於咽喉之地禹之治之也上經營於彭蠡之豬下躊躇於震澤之定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耶而後乃今三江既入而揚州之域人乃可以得平土而居之矣據禹貢荆揚兩州及導漾導江之文北江中江之目本見於彭蠡之上而見於彭蠡之下三江之目不見於荆州而見於揚州可以斷三江之爲北江中江南江而言三江者乃如議禮之聚訟由泥於三江不得專指一江而不知東爲北江入于海之文屬於匯澤爲彭蠡之下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文屬於迆北會于匯之下試平心而雒誦之經不別生枝節若欲假借支流豈止於三何去何從不亦莫適爲主也哉

三江辨惑論二

揚州之三江止一大江而寄北江南江於中江之中以成其爲三江而入於海也猶之荆州之江漢跨揚州千有餘里而歸於海亦止一江而寄漢水於大江中而謂之江漢朝宗于海也漢寄於江不聞有人疑其見江不見漢而必欲於入江之後尋一眾著之漢水以與江相配乃可謂之朝宗而至於三江則獨疑之而不許其寄北江南江於江中何也且漢之寄江默爾而喻人無不信而三江互寄明明見於導漾導江兩篇而曰若爲北江若爲中江已別白焉而定其名矣其未見南江者以江漢已治豫章安流無庸施功抑以有中有北而豫章水之入江不言南而南可知也向使神禹有導豫章之舉必出一條曰導豫章水至于彭蠡北入于江東迆北與江同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也古人文章屈伸伏見若滅若沒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天下大水曰四瀆江河淮濟謂之瀆者言發源獨注於海也而孟子之言水由地中行則曰江淮河漢漢不獨注海而得竝稱者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觀其入江之後而又東行力能匯彭蠡而江水轉欲迆其所匯而行焉則漢之爲漢何如也故導漢之文於其入江後復大書特書之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其意若曰漢雖入江而江不得奪其入海之文故曰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導洛者曰入河紀其入河焉耳矣導渭者曰入河紀其入河焉耳矣豈若漢水之入江既紀其入江復紀其入海獨注海之謂瀆漢雖非瀆而禹貢之紀之不啻其爲瀆也此孟子所以與江淮河竝錄之與是故荆州表其蹟曰江漢朝宗于海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也揚州表其蹟曰三江言江至此有漢入焉禹目覩其匯彭蠡狀而於其東也目之曰北江禹又目覩江之迆北會匯之狀而於其東也目之曰中江其目爲中江也禹實目覩豫章之水在其南足以配江漢而

三之故於江而大書特書之曰中江也假使漢水入江之後東行焉而無豫章之水北入于江無數百里之一片大地予漢水以匯澤之貢則雖終古無彭蠡可也亦終古但有江漢朝宗于海耳烏在其名大江爲中江又烏在其名漢水爲北江哉江之有北也由於有中江也而江之有中也由於有豫章水之南江也惟具有豫章水而又據其一片大地然後有彭蠡之匯然後漢水亟江之力乃見而大江居中以撫有南北而慶安瀾禹於是定以三江之名而史臣之作禹貢乃紀之曰三江既入也聞嘗綜覈禹貢梁荊揚三州之文而私度神禹治水之指其全力專注於揚州之三江而三江之施功又全力專注於彭蠡之匯之而豬之也觀其導漢水也於入江之後曰東匯澤爲彭蠡漢水之力雖有匯澤之能而導之不得其道吾恐漢不右趨而左行用力愈多益以順其就下之性安見其能往而匯爲彭蠡而彭蠡又安見其能豬之也不能匯之而豬之則豫章諸水奔赴入江愈益迅駛而與江漢同爲一道怒而爲濤排山拍天於三水相擊之地而其下又東以江之兩崖巖石危磯而夾鎖之然則禹不匯澤不能爲彭蠡之豬於是三江幾成爭入之勢而震澤永無底定之時將見有湧無洩其能奏入海之功乎今觀導漢曰匯爲彭蠡禹非袖手而觀其匯也導江曰迆北會于匯禹亦非袖手而觀其會也迴而匯焉所以殺其勢直而會焉所以順其情余豈不知禹之所以致力者何若而要之三江之得入海其全力專注於此夫然後三江入海而震澤底定焉夫震澤之定其事亦豈易言然而彭蠡之豬厥功爲尤鉅也若夫荊州則江漢朝宗于海雖由於九江之殷雲夢之作乂而沱潛之皆道也然苟三江未奏入海之功而江漢亦烏紀朝宗之續也至於梁州爲江漢之所發源亦但以沱潛之道見江漢之安流而岷之爲江源嶓之爲漢源絕不言其水之治狀而但言其環山之土地可以種藝不於斯而益驗神禹之施功其全力專注於彭蠡之下也哉

匯澤會匯彭蠡豬三江入之圖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

三江惟不分三條水則其說自然能全何也中江生成是岷江自有之目況禹明明於導江下直接東爲中江入于海禹既名之誰得而易之然禹又於導漢入江之後特錫之以北江之目是必岷江未入海之左岸有分江水以居北江而後可今實無其水則禹既錫之誰得而吝之惟有割岷江之左岸水一分以予之是亦猶行禹之道而非有所遷就周旋於其閒也惟其然則中江之爲岷江由禹定之北江之分岷江由禹分之分其左以予北江自必分其右以予南江惟不分三條水而三江自全遵禹貢之經文以行禹之道後人無所容其置喙也乃不涵泳經文而自生分別是必左有分江水以配右之分江水強作解事未爲不可若欲奪禹所命岷江爲中江之名以歸於北江而擠中江令出而居於岷江之外不直信神禹而曲徇後人此論不公吾不憑也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彭蠡下之北江中江即彭蠡上之漢水江水觀導漢導江兩篇經文最爲明辨晳也是故荊揚二州分界處在彭蠡而漢水即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溷爲一流故於彭蠡下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江水亦於迆北會于匯處爲漢水所亂故於彭蠡下變江之名而別之曰中江是故揚州之得名三江者生於北江中江之名而中江之名實生於南江故謂揚州爲三江以彭蠡爲之界而謂荊州爲江漢亦以彭蠡爲之界也自來讀禹貢者不具如月之眼經文中若爲江若爲漢若爲中江若爲北江若爲三江其脈絡較若列眉而貿然不生分別支辭野語數千年紛如聚訟廬山眞面豈果末由望見之哉知江漢與北江中江之所以異其名則知三江與江漢之所以同其實矣聞嘗披禹貢讀之於北江中江三江諸條涵泳其白文而貫通其氣脈覺江於受漢水處兩水竝行斯爲江漢朝宗及至漢匯彭蠡江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亦至此而參相得焉合爲一江實分由三水不可不於此各立主名曰北曰中不言南而南自見詎曰一江哉是三江而已矣鄭君之注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言三江之名彭蠡以上不得有北中之號彭蠡之下始得分漢匯澤後乃見北江迆東下乃見中江而南江不亦於此時見之哉故鄭君注曰東迆者爲南江可謂觀書眼如月鑄照燃不到者矣導漢篇明明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不得曰南入于江非漢水入東匯澤爲彭蠡非漢水匯東爲北江入于海非漢水爲北江以入海也導江篇明明曰至於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不得曰至于東陵非江水至東迆北會于匯非江水迆東爲中江入于海非江水爲中江以入海也[illegible]江盡江水而僅與以中江名者非吝也漢既匯彭蠡而化爲江水其水豈能他逃哉不得不分江之北一分以與之而名曰北江北江居北則大江居南禹於斯時又見豫章之水穿彭蠡而入江者又來占江水之南一分其水亦豈能他逃哉江於是控北引南而自居於中而成其爲中江也故鄭君之

注三江既入也曰三江句猶言三江者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句猶言此三江之名實以一江而分於彭蠡所納之三水人皆信其爲三孔以東入海也其稱南江也曰東迆者句言是東迆字據經明明是指大江故其下接曰東爲中江然吾謂是東迆者不獨爲中江也曰爲南江句言豫章之水入江既不能他迆則亦與江之東迆者竝行而東以爲南江也此禹貢所以雖無南江之名而藏南江於中江中鄭君之爲經師宜其函蓋漢儒如日月之出而爝火浸息其光也南條之水江最大而道里最長發源於梁州之岷山盡揚州之域而注海者也江漢雖相伯仲導准自桐柏道里之長遠非江匹漢之與江𨚫不相讓其源亦自梁來至入江後猶能自行江中以匯澤爲彭蠡江行至此未能或之先但迆北會于漢之所匯而後東行而去也故敘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兩大竝行神禹之視漢水不以爲劣於江水也惟漢入江至匯澤後過彭蠡下與江溷爲一流雖別之曰北江而失其漢名故但不沒其入海之實而不得與發源注海之瀆同其獨大之名此揚州之域所以曰三江既入若曰是依然發源岷山獨注於海之江也控北引南分之爲三而實統之以江維實與名不可假也蓋如是是故江漢之大其在荆州莫能相尙至揚州漢則從江江獨行而漢入江主爲主焉賓爲賓焉分定故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解

此注乃禹貢經文揚州三江既入句下之注也三江者括經文三江字建首以解之蓋注經之體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解三江三字也言揚州現止一江今曰三江則必有三孔其三孔在何處也曰經云彭蠡既豬三江既入三江接彭蠡以爲言則當求三孔於彭蠡而彭蠡者漢水之所匯江水之所會又彭蠡之上流則豫章諸水至此而後入江是則一彭蠡爲三水之所歸即爲三孔之所納故鄭君覩於彭蠡而有會於心曰旨哉揚州一江禹必錫之嘉名曰三江者是三江也蓋分於彭蠡爲三孔而得其名焉耳矣故鄭君又解南江曰東迆者爲南江意謂南江雖不見於經然經文既見北江又見中江必有南江可知是以揚州經文三江中藏有南江然南江之一孔究在何處也鄭君之意曰三江分於彭蠡經言導江東迆北會于匯匯謂匯澤爲彭蠡之匯則江水東會于匯時恰遇豫章之水從彭蠡出亦兩相會焉而成其爲南江故鄭君云東迆者爲南江亦謂此一孔爲分於彭蠡也兩注相爲表裏是爲同一鼻孔出氣乃今人誤解班氏地理志毗陵下之江在北蕪湖下之中江出西南吳縣下之南江在南以爲是志禹貢之三江又附會江在北句是指岷江爲北江南江在南句是指分江水爲南江而班氏之三見揚州川是志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誤認以爲說禹貢且誣鄭其說與鄭注之分於彭蠡爲三孔者一同無異誣班志誣鄭注且以誣鄭注者誣經文則尤非鄭君之所任受者也

鄭君東匯者爲南江之注蓋從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二句經文中看出按導漢篇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是言東匯者爲北江也導江篇曰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是言東迆者爲中江也鄭君讀此二經觸於揚州三江既入之文有會於心曰而豈但已哉當江水迆東時豫章之水恰從彭蠡北入于江遂同江水亦與漢水匯澤處相會豈不亦東迆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也哉故覵定此處補出南江曰東適者爲南江也吾故曰鄭君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乃三江既入下之注與東迆者爲南江之注同一鼻孔出氣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所謂解字者非徒認取字面識其實義而已蓋將聯屬數字以成文理而所以得成文理者必有一二虛字空運於其間以傳其神使人涵泳其文即得其指趣此之謂天籟自人讀之至易至簡說之無異詞者以其空運之字如生鐵鑄成者也於往也依也實義也而其相於之處於彼乎於此乎消息其分際而了然於心庶無豪釐千里之繆如此於字上接分字下連彭蠡字合而讀之曰分於彭蠡苟一再紬泳之使實義徹到中邊而虛神自無不躍露於語言之外矣經文三江既入即接彭蠡既豬下則求三江三孔必於彭蠡無疑矣蠡與螺同蚌屬旋螺也文子聖人法蠡蚌以閉戶匯澤之旋紋似之故名所匯之澤曰彭蠡彭之爲言盛大也彭蠡之澤不同於他澤禹專用力於此匯之而成故經曰匯澤爲彭蠡言禹使回旋之而爲此彭蠡之形也他如太湖洞庭湖之澤皆不如此之匯而成焉者也三江者一曰北江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至此全力以匯彭蠡則漢水盡入彭蠡中既入而又東出之於是復其在荆之漢名而爲揚州之北江矣是揚州北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中江導江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此倚於北之漢水所匯彭蠡處則江水亦盡入彭蠡中既入而又東出之於是在荆之江名不得不增一字而爲揚州之中江矣是揚州中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南江南江者未經禹所導然有豫章水出彭蠡以入江而又東出之以與分於彭蠡之中江北江並列而三焉有中有北必有南以配之是揚州南江一孔又豈非分於彭蠡而爲之者哉三孔猶言三股言此一江中有三股水分於彭蠡中而出者也此鄭君於揚州三江既入之文所以標三江之名而特書以注之曰入於彭蠡爲三孔又特書以補注南江曰東迆者爲南江言江東迆時非獨爲中江而又爲南江也經文如彼鄭注如此合而觀之然後知江漢二水朝宗於荆州其功力之顯於彭蠡者何其盛也而揚州之三江則萌芽於彭蠡而經始於彭蠡者不亦明辨皙也哉若班氏所志之三江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在彭蠡之下東行滔滔徑去不計其道里之遙遠不分於彭蠡者也故其南江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南江與豫章水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如是其中江志於蕪湖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是中江與大江東迆北會匯時即名中江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又如是其北江志於毗陵下曰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是北江與漢水匯澤時即名北江者乃至遙遙隔絕彭蠡千百餘里豈尙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云爾哉然則班氏之三江絕不分於彭蠡而今人誤以爲班志與鄭君之注同何必鄭君復起始不首肯鄭君之注明明言分於彭蠡而欲以班志之必不分於彭蠡者合而同之豈其然乎瑤田有依經說義而已不敢冒言鄭學之名然鄭君精義微有所窺試爲疏通而證明之抑不自知其是焉否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零一　學海堂

禹貢三江考　歙程徵君瑤田著

東迆北會于匯匯字解

東迆北會于匯卽匯澤爲彭蠡之匯會于匯猶言會于漢也所匯之彭蠡雖在江之南而匯澤之漢水則在江之北經不直曰會于漢而必曰會于匯者漢之道里長自東流爲漢至南入于江東匯時通名漢水而匯澤之漢水則止爲彭蠡之一處易漢之名而曰匯者以其所能而名之蓋古人命名惟變所適類如此如導漾東流則名爲漾漢匯彭蠡下則名爲北江皆是物也經曰東迆北會于匯者言匯澤之漢水在江之北也文從字順然後知舍是從而爲之辭者非也鄭注云東迆者爲南江南江未經禹導故禹貢無文使當導之必書一條曰導豫章水至於彭蠡北入于江東迆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由鄭君之注而忖度之當如是也經云東迆者爲中江鄭君補義曰東迆者爲南江然則經云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鄭君補義之意自必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南江也惟認淸會于匯匯字爲指匯澤之漢水言則會匯之義明而迆北會于匯之義益明迆北之義明則東迆者爲南江之注義無不明矣何也數義俱明然後知未東迆時無南江之名亦無中江北江之名更安得有三江之名然後知三江之名分於彭蠡而有彭蠡既分而下欲不名之曰三江而不可得此揚州之域所以起於彭蠡而三江所以爲揚州之所專者也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迆者句之義

南江未經神禹滌原故經文無頓放處余已詳言之矣經文不見鄭君作注必須補出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作傳者之體裁卽作注者之義例余遥觀禹貢可補南江者三處其一在三江既入句蓋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乃名三江此處補出則三江字不落空矣然必先詳敘北江如何中江如何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之曰三江既入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北江句蓋北與南相配無南江安得有北江此處補出則北江不落空矣然經已見中江則敘北江不能不敘中江言中言北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東爲北江者爲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爲中江句益北江在中江北則南江必在中江南此處補出則禹貢中江之名實意未申殆外響昧於斯盡露矣然東爲中江在會于匯下此時南江已入江中與中江各占一分矣若曰東爲中江者爲南江夫中江安得復爲南江哉其爲不辭殆有甚焉惟甌江東迆時恰逢南江從彭蠡入江而來會當此之時不先不後是一是二中江去此而得名南江卻從此而出現曰東迆者爲南江信乎南江實東迆者爲之也抑鄭君之注三江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此言正須善會不曰於彭蠡下分三江爲三孔而曰三江分於彭蠡者言三江之名於彭蠡中始分出也若未至彭蠡時除南江未見不在算而江無所謂中漢無所謂北先時者躁非鄭君之注例也若已過彭蠡乃分三江則必曰彭蠡下行若干里後時者需亦非鄭君注例也惟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猶言三江分於彭蠡爲中江南江北江乃與東迆者爲南江句共一鼻孔出氣呼吸相通豪髮無憾矣然後知鄭君之注南江與其注三江也獨不引地理志以證明之者實有見於地理志之三江非指謂禹貢之三江具一隻眼以觀書者也

論導江篇東迆北北字卽指謂漢水之義

東迆北會于匯匯卽導漢匯澤之匯北卽指謂漢水也漢水南入于江又東爲匯匯澤而迴旋前行依然由江之北岸故謂江之迆漢爲迆北也江水東迆迆訓邪行亦訓邪倚江水倚於漢與其所匯彭蠡之處而相會焉故曰東迆北會于匯也導漢導江二篇對偶之文試合觀而竝讀之覺江漢交錯互資於彭蠡之中情狀畢露不須辭費自見了義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之勢力足敵江而匯澤爲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北江也導江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是會漢所匯之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卽爲中江也漢跨江而匯澤江倚漢而會匯經言二水猶爲伯仲先分後合既合復分一爲北江一爲中江以入于海將經文字咀句嚼而讀之義自見矣

論禹治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禹治南條水止江漢二水耳而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禹隨山刊木以奠大川而至於此見江右一片地周遭數百里洪水汎濫連接江漢過此但以一江爲咽喉納者多而吞者少然吞者雖少而納者以多迫之上流之來者迅急則下流不得不滿而溢矣夫上流不由地中行而欲下流之由地中行豈可得哉神禹於此攬其大勢計惟有使其上流所謂周遭數百里者匯爲大澤豬而容之以殺其來多之勢吾豈不知其致力於此果何如也然伏讀導漢篇曰東匯澤爲彭蠡意神禹於此必非袖手而觀之蓋有匯之之法矣考工記匠人之職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夫句於矩以爲淵是卽匯澤之法也按江水至此東行者轉而東北行是其體本有句勢上流之來必觸其句勢之內吾意神禹必多方盡力於此也故經文曰東匯澤爲彭蠡是匯澤者禹匯之而爲彭蠡者禹爲之也吾豈不知其致力於此者果何如也要之必用爲淵之法使之自瀦自衍以成其爲數百里之大澤也故經文曰彭蠡旣豬必其先未曾匯澤水不能豬故汎濫爲患而下流不能奏入海之績自禹導漢水使匯澤爲彭蠡又導江水使迆漢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自亦由所匯入江與中江北江竝行而爲南江以成三江莫不由地中行而入于海矣故曰禹導江漢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也不此之務而昧於爲淵之法績用弗成良有以也禹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今河間俗呼無山府禹見其地廣莫無山可疏之爲九河以殺河勢使之安瀾入海與匯澤爲彭蠡以容江漢之汎濫同一萬世永賴之成規也九河之塞人皆惜之而匯澤之功人無稱之者何也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彭蠡下一江總東爲三江之咽喉上流三水皆非常之原咽喉以狹小之地而納紛沓錯來之水然納處雖小而不能減來水之多此禹未治三江之先揚州至海千有餘里之水所以汎濫懷襄人不得平土而居之而震澤之爲南國患者亦因江水泛而侵之相助爲虐益恣其震蕩而不能定矣禹隨刊至此綜攬南方大勢江漢之水最大至於荆揚之交又加以南來北入於江之水錯出竝行而咽喉之小則以江體兩岸皆危磯鉅石壘壘東之非可疏之使廣而濬之使深者也惟有上流南望一片壤地數百餘里渾無際涯亦皆爲洪水所漫然苟匯之爲大澤則足以豬不可限量之水而諸非常之原迸至而爲咽喉害者亦可仰而納之以分殺其勢漢水之從北來而人於江也亦有

向南之情而南岸恰有數百里之壤地以當其衝匯爲大澤惟漢水足以任之禹乃相其形勢立厥[illegible][illegible]起而匯之而爲治南方水之第一功也匯之柰何其一在驅除其汎濫之水使之不瀦漫宜用行奠水法也考工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是也其一在收攝其汎濫之水使之有所容宜用爲淵法也考工匠人職曰欲爲淵則句於矩是也二法雖傳於周世然恐皆大禹之遺軌磬折參伍人巧極也水性就下神明其法行之雖難然其勢猶易句於矩天工錯也以水治水小用之其效當可立睹而匯澤爲彭蠡其理其物至大至博卽能遵守其法而會通其義恐戛戛乎其難之也是故非禹不能造此法非禹不能用此法非禹不能用漢水以匯澤非禹不能匯漢水爲彭蠡三江之能疏通其咽喉而使之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厥功大矣其法良哉禹治水之神也言知漢水之能匯澤爲彭蠡在能令漢水匯澤爲彭蠡而已矣蓋雖漢水爲彭蠡則漢水太半歸彭蠡矣其又東而爲北江豈多也哉江水會于匯亦必以其半歸於彭蠡其又東而爲中江當亦不能過多矣至於南江之從彭蠡出也奄宅於彭蠡者多而出而入江又東焉以爲南江者度亦與北江等耳信乎匯澤爲彭蠡爲治三江之第一功也故禹貢敘揚州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彭蠡能豬而後三江可入至於陽鳥之居震澤之定遞觀厥成不勞而坐享之可也夫水何治在治澤澤何治在治之能容汎濫之水而使天下之川皆由地中行以入於海而人皆得平土而居之已耳然有天成之澤有人爲之澤天成之澤震澤是也人爲之澤禹匯漢水爲彭蠡是也使爾之人能知漢水可匯澤爲彭蠡也夫寧有九載積用弗成者哉甚矣禹之神也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鄭氏注

三江之說據禹貢經文漢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所以名之曰北江中江者禹見豫章水亦從彭蠡入江而又東之故坐以南江之名然後先呼漢爲北江先呼江爲中江以待之合北中南而爲三故禹於揚州彭蠡既豬之文而繼之以三江既入是北中南之名禹之所命而三江之名亦禹之所定者也班氏明知北中二字原藏有南字而絀於漢江豫章三水會彭蠡後已竝爲一注於是哉不能明不敢剔白一江水中有所謂北江中江者故其志大江也於蜀郡湔氏道下曰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者蜀郡南郡江夏九江豫章丹陽會稽也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全不涉北江中江字其志分江水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亦全不涉南江字蓋班氏於大江分江專志其兩水分行過郡道里入海之處而已不計其爲北江南江也余因據班氏說以考水經水經亦無北江南江之名然後知水經之紀大江分江殆與班志同也按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第二个其一互譌在東北流下酈氏已不能是正今阮中丞涵江圖考正之疑義頓釋金輔之讀亦如是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水經之文與班氏志湔氏道之江水石城之分江水通一無二無南江之名亦無北江之名也余按言岷江者以經流出岷山東入海配石城分江水行至餘姚入海分兩派相對言之止二家一爲班氏地理志一爲水經然皆不幸連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可見硬以分江水爲南江者先秦兩漢之人無是說也班志之有三江名也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縣下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据周禮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職方氏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故班志山陰縣下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吳縣下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藪觀其言揚州山揚州藪者皆與職方氏合則知其所謂揚州川者乃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故職方氏之九州與禹貢異以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又分冀州地別置幽州幷州故禹貢無幽州而班志兩見幽州寖無幷州而班志兩見幷州川又見幷州山幷州藪幷州寖是又班氏全據職方氏以志揚州其川三江之旁證也蓋班志以職方氏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分作兩事故其立說兩不相蒙也酈氏之注水經也於水經大江分江之文錯互處未經詳覈而更正之於班志之同於水經者亦未之深考至班氏之言職方之三江不與大江分江溷同者酈氏非不肄業及之而卒不求甚解遂乃於水經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之大江字竟以爲北江而注之曰經書在北則可余按趙一清錄本作大江其所據者必流傳善本也豈酈氏時所見本已有作北字者耶今所本盡作北江蓋依酈氏本也然余據水經分江水不作南江斷其過毗陵北者必是爲大江必非爲北江也今酈氏旣以大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引地理志而又改之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按地理志石城下言分江水首受江一事也於吳下言南江在南又一事也分江水之與南江全不相涉今乃因誤認大江爲北江遂竝扯分江水爲南江而謂江水入合石城之大溪溪首受江逕其縣城東又北入南江於是歷敘南江曰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注于南江南江又東今浮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吳安溪旋溪水注之又北合東溪水又北左合旋溪而南注南江南江又東有釣頭泉流于川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按此太湖之西口止受南江者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方員五百里東則松江出焉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按此太湖之東口出爲松江於此又奇分爲三者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入小湖爲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按庾氏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爲松江下[illegible]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谷水自湖東南行豈庾氏所謂東江與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瑤田按酈注引地理志而增成其說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然考班志但言吳縣南江在南未嘗言自石城至吳南蓋爲南江而酈注据之爲說則謂江水自石城入貴口又謂合大谿水其水亦先受江水又入南江者然則石城首受江有兩口一爲貴口卽南江一爲大谿口又入南江者也据此則南江之來遠在具區之西東流若干道里乃始入於具區行盡具區而又東焉始逕吳縣之南與班志但言南江在吳縣南者不合乃酈注必增成班志云爾者其意以爲大江旣爲北江則南江豈能逃乎分江水之外哉然余涵泳班志竝不以分江水爲南江水經又不以爲南江不知酈氏何所證據於首受江下大書南江且再三書之又重疊書之至注於具區之後而曰東則松江出焉夫松江近於吳縣者也則班志所謂南江在吳南者恰可相接故酈氏以分江水增成班義如此然班氏志於石城固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分江入海者正同

絕不牽連東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所以酈氏於此欲求其說而不能爲之辭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而於水經餘姚入海下則曰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此又似不以注具區出松江以入海者爲南江之說而以南江枝分者畢之蓋亦胸無定見故於篇末結之曰東南地卑故川舊瀆難以取悉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然則酈氏於此注亦莫須有之辭要之班志水經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他書絕無確證卽言三江如職方氏越國語大抵皆在會稽郡近海之地雖不合禹貢猶是人三爲衆之論酈氏劈空以分江水爲南江注水經一正流一枝流正則由具區松江入海似應吳縣南江在南之文枝則由餘姚入海又似應分江水首受江之文其究也無所折衷後人烏從下斷語耶余考班書之志岷江止大江分江二派若以大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中江又安在乎細撿班書並無明文其志於蕪湖下也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亦不言蕪湖又有分江水首受江者也今酈氏既附會毗陵之江在北謂指大江爲北江附會吳之南江謂指分江水爲南江勢不得不附會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爲禹貢之中江不知班書明明以蕪湖中江配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三見揚州川以全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今復又以蕪湖中江上配湔氏道之岷江石城之分江旣不分於彭蠡又不於湔氏道石城兩縣中略見其以南北配中江之指鶻突樹義不亦傎乎

瑤田按班氏不以大江爲北江不以分江水爲南江其智加於酈氏一等惟檢其志江水絕不及中江豈其轉喉觸諱亦由其於禹貢經文曾未字過以讀之也

再論酈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余涵豕水經經文而知其言石城分江水也其原本蓋曰（從阮中本是本正）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據此則大江分江兩股最爲明辨而酈氏所見本轉寫譌互則曰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大江分江並係於第二个其一下而又誤大江爲北江酈氏不能是正乃强作解事以注之曰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也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術之誤矣酈氏此注認作轉寫譌本爲正本將兩股合爲一流自然疑不能明矣然不能逕去此條而不爲之注也於是又引地理志稍爲增成其辭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意蓋以大江爲北江不得不以分江爲南江因疑班氏志分江水於石城與其志南江在南者爲一水相貫遂紐合二志爲一事而坐實南江於石城分江水中自信不疑而注之及至長瀆歷湖口而謂南江注於具區於是縱言具區俗隨衆說而注之曰東則松江出焉自此以下不言南江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言范蠡出三江口入五湖中而斷之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不與職方同又引揚都賦注松江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又斷之曰此非禹貢之三江也又引吳記言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而出之曰谷水逕由拳縣故城嘉興縣城鹽官縣故城出爲澉浦以通巨海然其所謂南江者於茲亦不終其說焉及其復注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也則曰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故郎引郭景純之言三江曰岷江松江浙江而斷之曰浙江不與岷江同然當時作者述誌則又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按又爲江逕接南江枝分言）於是終作者述誌之言而注之曰江水又東逕黃橋下稽山南官倉餘姚縣故城南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殆酈氏雖如此說然不過据所見所傳聞參以臆見以終三江之義而究無定論故結之曰東南地卑瀆湖泛決觸地成川粗依縣地所纏未必一得其實余於酈注紛沓糾纏悉心別白而知其胸無定見故於具區出湖入海處一則曰別爲三江五湖再則曰非禹貢之三江於南江枝分至浙江浦陽同會歸海處又曰非班固所謂南江雖其所定之北江南江自以爲豁然確斯然有北有南必有中江亦當直下注脚明白指出以曉人乃滔滔數千言反復疏證絕無一語及中江者蓋其說未嘗非藍本班志故其定岷江爲北江也實暗据毗陵江在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皆爲北江其定分江爲南江也實暗据吳縣南江在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至首受江處皆爲南江而不得不逞其胸臆以增成之至於中江自亦妄意蕪湖中江出西南者暗据以定之然其所謂南江者實於班志未得其當則其所暗据者昧昧思之尙在若滅若沒中而更欲多方牆撫以說中江吾知其難矣

瑤田按昔人無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岷江不能爲北江奪取後世言三江者不肯捨去分江水之南江是以岷江爲北江久假而不歸也此獄不難片言折之据定班記水經二家所錄分江水無南江之名以問酈氏酈氏寧復得作聲耶雖然此獄卽不折禹貢經文固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

論匯澤爲治水一大法

治水貴於洩也而尤貴於豬匯澤者豬水之法也江自彭蠡以下入揚州之域何以謂之三江也曰以一江而納上流江之水漢之水豫章之水三水會而併爲一江故謂之三江也然則彭蠡未豬而三江之水何以遂不能入海也曰水之納也太多而咽喉太小無他處足以分而容之故壅塞汎濫其水不能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蓋以三江上流其水之分數而言之江水自得其十分漢水得其十分豫章之水又得其十分合之爲三十分江自彭蠡以下僅以十分之地而受三十分之水欲其不滿而溢也得乎禹之隨山刊木而至此也放眼而觀其水勢見漢水之南入於江洶涌澎湃冒過江水而上之然前路壅塞不能直行遂橫冒而南汎濫焉而無所止而江水反潛行於漢水之下然已先於其前路而壅塞之亦不得不橫冒而南與漢水同其汎濫而無所止也然而不但已也江與漢橫冒而南而南來之豫章諸水又將橫冒而北而前路之壅塞者愈益怒號噴裂逼迫而不可通禹於是一眼看定北水冒南者勢不能反而南水冒北者終不能通幸有江之南岸數百里之一片地足以匯爲大澤以豬此三十分太多無地可容之水夫然後減其太多

而其少者乃可納而吞之由地中行三江可以入海矣其匯之柰何禹所目驗者漢水之力殷大能冒過江水而上之又能橫冒而南則匯之之法非藉漢水之力不能爲也吾涵泳經文而知非漢水不能匯亦涵泳經文而知匯之責由於人爲亦實由於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何也匯之之法在考工記匠人職欲爲淵則句于矩是匯澤之法也然匯數尺之淵人皆能之郎匯數丈數十丈之淵亦猶優爲之也今乃欲匯數百里之大澤而爲彭蠡也夫豈易言哉故曰必由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也今日者想其匯澤之後則漢水之十分可分其五六分以容於彭蠡江水之十分可分其四五分以容於彭蠡豫章水之十分其容於彭蠡而不出者亦當六七分也綜計江漢豫章三十分之水其因神禹之匯澤而容而豬之於彭蠡中者已殺去其太半是三水之洪濤瀾汗而東者不及三十分之半也三江咽喉雖小豈十有餘分之水而猶壅塞難吞不能由地中行而奏入海之績哉故曰彭蠡旣豬三江旣入自然之效也三江入海而震澤因之厎定順而撫之何難之有哉吾故曰南條治江漢之水匯澤之功其舉舉大者也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若夫洪水之難治也苦無洩之之法耳疏九河者洩水之法也河出積石爲中國河禹導之自龍門鑿山穿地由北而南又東之又北之至于大陸雖以大澤不足以容之而殺其噴怒之勢爲導河至此見今河開一片大地四望無山今俗號其府曰無山府是可以分散其水勢使壅塞者多其徑路豈惟是參之伍之而已也疏之爲九條一河不能吞者寧九河而猶不能暢流以入於海哉然則禹之治水在能擇其地也於漢水入江之後而得江右數百里之地以匯漢水成大澤而爲彭蠡蠡旋蝸也囘旋其水使匯之而自瀦自漾狀如蠡彭彭然大故象形名之嗚呼可謂難矣而其治河也至於六[illegible]又得千有餘里無山之大地以疏爲九河其形胡蘇然灑其如木之枝疏四出也於是名其中一河曰胡蘇蓋象形惟肖也於斯時也命徒與役衆皆大驚因名第一河曰徒駭吁可駭也非禹其孰能任之此洩水法之大用者也考工記有之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言洩水之必有其道也雖然微禹其孰能任之

論治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治水所以除水害也除水害主於洩而曷爲其必欲豬之也嘗試論之豬彭蠡爲三江入海地也彭蠡不豬則江漢爭流欲其由地中行也得乎注漢之行不由地中欲三江之入海也得乎是使三江之水終無洩日彭蠡不豬之故也故曰豬水爲洩水地也然而疏九河專以洩水也吾謂其有豬之義存焉不豬不洩不止不流嘗試言之禹之盡力於溝洫也治水之功告成而爲善後策也向使不盡力於溝洫則九川雖已滌原九澤雖云旣陂已往之水害除而水害之層生疊起安知其不復汎濫於中國而爲下民昏墊之天下也其盡力溝洫也柰何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畎注於遂遂注於溝溝注於洫洫注於澮澮注於川遞注之而必遞倍其廣與深以注之所以使溝洫之水速洩焉以歸於川其涸可立待其爲害於壟畝之水可立除也使受注之廣深與來注之廣深同則前來者未行後來者躋至因而重之水必冒於溝洫之上欲其洩也得乎今受注之爲廣爲深並倍於其來注之地是洫之寬兮綽兮非溝之㛮㛮者所可比也洫有豬溝水之量乃可展其洩溝水之能故曰豬爲洩之地也嗚呼溝洫之制不壞九河不塞豬洩互用水至郎行萬世無水害可也問者曰九河之疏主於洩而謂豬之義存焉者可得聞與曰善哉問乎一河之不能洩也是水有餘無豬之地也今分爲九則以九河分而豬一河之水水得所豬而無壅而不行之患其爲洩也不愈疾哉嗚呼讀禹貢者能師其意而知其解焉然後旁行其地相度其形勢以希冀夫安瀾之效庶其旦暮遇之矣乎

皇清經解卷二十之百零一終　嘉應生員李恒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十之百零二　學海堂

禹貢三江考　歙程徵君瑤田著

全氏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瑤田著禹貢三江考諸篇駁辨後世言三江必分三條水之誤今全氏臚列三江異說一一取而論之頗多斷制然卒未嘗涵泳經文灼知三江止一江之的解若不明辨恐析疑轉益增疑矣全氏又謂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瑤田謂江不得以河比河之徙也歷代可紀江未聞其徙烏可與河同日而語哉

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於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郎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幷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

按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說是也乃謂其道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據其說是彭蠡止一澤下乃分三條水行至震澤合爲一澤又分一澤爲三而入海全與經文大異孔爲僞傳不足憑也宜全氏指而駁之然全氏亦主三江必有三條水故言江至彭蠡未嘗分一爲三其意仍是要尋出彭蠡下三條水來以實三江之目究未明經文之旨也全氏又謂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據以駁孔傳江分爲三入震澤之說原屬確論然因此遂謂洪荒世江湖絕不相通則不然江湖之不通也水土平江水由地中行而湖水不來從也若懷山襄陵山陵且不能隔截而況於隄岸乎故當彭蠡未豬之先江水南連於湖湖水北連於江相助爲虐此三江所以未入而震澤所以未定也自禹匯澤之功告成則江漢之水半豬於彭蠡而豫章水之自彭蠡出者亦納於澤者多而出於澤者少夫然後咽喉之地不致壅塞三江皆由地中行以入海而震澤亦可得而定也於斯時也江湖自然不通安得諸三江有三條水而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松江爲三江之一浙江爲三江之一如全

袖海山房校印

氏篇末之所折衷以郭景純之說爲不可易並看書須具隻眼謂其下觀千古而又能上觀千古拘子璵而篤子府夏蟲安可與之語冰哉

全氏曰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肅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南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理志之說尤非也

按班氏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毗陵縣下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蓋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釋之也若夫出嶓山之大江則見於湔氏道下書其東南至江都入海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指謂禹貢之北江而大江之分江水則見於石城下言其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行千二百里不指謂禹貢之南江也其不指謂南江者嫌於將以配大江爲北江其不配大江爲北江者嫌於與岷山導江東爲中江之文相背也班氏雖於禹貢經文空運筆妙未能理順冰釋而闕疑愼言頗無差謬全氏駮之所隔不止一壁至於司馬彪之郡國志毗陵縣下曰北江在北蕪湖縣下曰中江在西蓋襲地理志之文而吳縣下獨不曰南江在南吾涵泳其文而紬繹其旨豈不以導漾經文曰東爲北江導江經文曰東爲中江獨無南江見於經文故其所襲地理志之中江北江不以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也直以爲此即經文之中江北江經文既無南江吾奚必爲之添足而續尾哉故不襲其南江者非逸之也見以爲經文無南江故芟而削之嗚呼徒襲地理志之文而乖地理志之實其能免於好知不好學之蔽乎然則班氏司馬氏兩志直如方圓柄鑿之不相入而全氏以爲馬因於班是蔽之中又加蔽焉良由不涵泳經文並不涵泳兩志之文鶻突讀之鶻突解之之故也

全氏曰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於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

按水經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過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與班志江水出嶓山東南至江都入海分江水於石城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者相合亦無北江之名嫌於與經文東爲中江相戾分江水無南江之名嫌於以南配北坐大江爲北江也而酈氏所見之水經則謂大江爲北江酈氏遂據北江而注之引劉繇臺論乎江而曰江即北江也坐實大江爲北江誤信不疑蓋始於酈氏夫既以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改班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此文見於酈注蓋誤讀班志而擅改之班志尚在可覆按也今全氏之述水經江至石城分爲二者乃謂其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云云其於中江闕焉此皆撮舉酈注之譌謬以附會水經而不知水經原文與班志本相合酈注以分江水爲南江一一敘而說之其究也乃謂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嗚呼班固何嘗謂分江水爲南江蓋自酈氏之誤解南北江而三江之說不可問也余別有文論酈氏誤解南北江詳說之

全氏曰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以合爲一江仍不可以言三江是主三江爲三條水故引括地志三江會彭蠡合爲一江之說以駮辨之又引眉山別味之說以爲本不足以輔鄭氏左合右會之指實則駮鄭氏之說爲非也東坡心知三江止一水而無解於三江之名於是生出別味之說以曲全之原不可通由其主三江爲一江者本非有十分之見故不免授後人以笑柄也

全氏曰盛宏之荆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蠡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荆州記之說亦非也

按荆州記分岷江爲三段以爲三江無論其說不可通而與揚州三江全不交涉全氏駮之則謂其仍一江而非三江與其所主三條水者不相合至謂其與孔鄭之說不相遠則大不然也

全氏曰賈公彥周禮疏襄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意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一水或分或合之說總不足以當三江故以賈氏爲非余則以爲三江止一江賈氏乃曰江入彭蠡復分爲三者大有語病故亦以賈疏爲非然則余之所以非賈疏者與全氏大異也

全氏曰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於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攷大江震澤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楊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

尤者也

按求禹貢三江於汶山郡大謬與揚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全氏以山海經安足解尚書駁之極是然於經文三江全氏終未涵泳之而得其的解也

全氏曰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即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竝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考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

按張守節三江之說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全氏謂卽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是也而謂與水經所云奇分者奇分之說見酈注水經無此文也守節專主其說而薛氏朱氏蔡氏皆以爲然全氏則據諸書云三江口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今又無考三江仍屬一江瑤田以爲卽實有三江乃孤懸於揚州入海一隅之地安可以冒揚州經始彭蠡歸宿入海之三江哉全氏主三江有三水故於此說曉曉辨之余觀班氏所志顯示以與禹貢經文判爲兩事直可置之勿論者也又按酈注辨揚都賦注之三江非禹貢三江雖其言若滅若沒然亦可以從此得間余因紬繹班志迴環維誦乃知班氏以大江分江爲岷江之兩股故於蜀郡湔氐道下曰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此言岷江之正流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言岷江之分流也又知班氏以南江北江中江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因復紬繹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所謂三江五湖者的是班志之說又按越伐吳戰於五湖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尙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員五百里然則五湖在太伯所邑之西南江環於太伯所邑之南北江環於季札所居之北而中江亦在其所環之閒是范蠡子胥之言與班志通一無二與職方亦通一無二而卒無與於禹貢揚州經文所謂三江既入者經文之三江承上彭蠡既豬而言而根於導漢篇之北江導江篇之中江其三江直接彭蠡以命名不得移其名於吳與陽羡毗陵將入海處惟鄭君之注三江既入也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與其所補注南江也曰東迆者爲南江二條最爲諦當則班氏不可謂非心知其意然不能爲經文條舉其辭指出三江全𨈆於揚州地面以與荆州平分大界也水經之言分江與班志之言分江說將毋同但說江之正流分流不涉南江一字至於酈注未察水經之旨而認南江於分江水中及其歸宿處則曰南江東注於具區東則松江出焉直與班志南江在吳縣南絀成一事此余之所未能解者也余因檢酈注而求其所以說南江之旨蓋於石城之分江水又分爲二其一自首受江卽南江至長瀆歷湖口注具區出松江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嘉興鹽官等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尋其語意見吳國南字與其所引地理志相應又與其歷敘之南江相接殆以此爲班固之南江與其一則南江枝分似自長瀆分出歷烏程合浙江至餘姚入海是注水經正文然酈氏乃謂非班固所謂南江至其結處則又曰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且引國語子胥之言吳越之國三江環之夫南江在三江中三江不得無南江而酈氏語涉兩岐安能別白以定一尊耶瑤田之意專主禹貢經文虞夏之書夫子之所刪定簡無脫爛句無譌互文從字順信而有徵至於秦漢以後言人人殊勿復聽熒若夫酈氏之說注水經也宗班志也乃於班志水經觸處齟齬胡可據之以難禹貢經文哉

全氏曰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

按志林謂松江到彭蠡顚倒無理然全氏斥爲紕繆據松江爲三江之一三江不與中北江相涉獨非紕繆乎

全氏曰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叙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蜆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蜆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

按黃氏日抄力主庾張本不足辨況又譌誤耶

全氏曰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竟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

按金仁山求經文三江於太湖之下本不足憑而於庾氏之外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卽使實有其地可舉其名亦斷非經文之三江而全氏曉曉駁之豈非辭費

全氏曰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於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曾江然後返汞與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塘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

按韋曜以吳松浙江浦陽爲三江而不數大江將導漢導江兩條經文盡行抹煞乃狂悖之尤者奚足聽熒耶

全氏曰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竝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

按或說尤爲面墻虛造之野言不直一笑者也

全氏曰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擧句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嘗乎蔡傳勇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且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爾

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遺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閒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滙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倘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不得專屬之揚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即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於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鎭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略之耳

按水經沔水下篇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瑤田於此說斷乎不憑以與經文齟齬太甚經文北江明云漢水入江匯澤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經文中江明云江水會匯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不言南江者明明見北江中江而以南江讓豫章水之出於彭蠡下者也据經文明說三江止由彭蠡一澤而出鄭君三江之注所謂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言一江入海實爲三水所歸故揚州之三江即荆州之江漢行至揚界而會豫章之水成其爲三江也經文彰明較著安所謂三江必有三條水也全氏坐定三江有三水而於諸家所指爲三條水者又皆以爲無當於三江之目一一取而駁辨之惟以郭氏說之見於沔水下篇注指岷江吳松錢唐三處入海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其說亦未見諦當然瑤田專据經文爲權衡終覺不相比附故全氏之所折中者我不敢知也（全氏前謂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從毗陵入海是經文三江旣入之的解乃舍的解而主郭說蔽甚焉）又按全氏謂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余涵泳經文一則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一則曰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何嘗直舍大江又何嘗遠錄湖水之支流舍大江而錄湖水乃庾氏松江東江婁江之說一隅之地何足以當一大州之川雖取庾說而駁辨之吾猶以爲辭費今更取以混經文眞鶻突之論也又全氏復据其說以扶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夫既曰北江而又曰中江明是暗包南江以成其爲三江故以北江中江透出三江字即以三江字顯出北江中江用字之妙今曰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夫果其與三江本不相合則是以爲經文無南江矣如其說吾不知經文何以揑造出北江中江名目以誑人乎北江中江與三江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吾觀全氏之意欲以經文中江還大江必不以經文北江冒大江此其聰明過人處然欲全其說計惟有以三江爲一條水以入海若欲分出三條水三處入海則經文之北江中江不召而自來而中江斷不能還大江北江斷不能不冒大江不得已生出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以曲全之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故全氏折中之論主郭景純三江之說余之不憖必以爲一人之私言而謂人能憑之我不敢知矣至其言主郭氏之說曰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欲盡合諸家捕風捉影之說舉而歸之於三江中絕不顧經文導漢導江與揚州三江一脈貫穿其源流不紊之妙舍經文而說經未有是處（全氏何爲直舍大江云云即指庾氏諸說言据諸說則中江北江與三江本不相合乃駁辨語看去似自立論可謂詞不達意）又按全氏禹貢書法之說不足以解大江一瀆既表荆復表揚之疑蓋淮海惟揚揚在淮之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淮之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岱之南海岱惟青青在岱之北此表界之書法每一界必兩州共之若据此以難夏史官失書法是不揣本而齊末者也況江在荆自宜以之表荆江在揚又宜以之表揚如沱潛既在梁又在荆故兩州竝見疑者本誤何足致辨哉

全氏曰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迆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

按顧氏亦主景純之說與全氏同而全氏不牽合中江北江之文顧氏則以爲中江北江南江即三江故全氏不以爲然也若欲牽合則必以大江爲北江與經文相戾不能全其說矣又按顧氏以中江爲吳淞謂東迆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全氏駁之言諸湖是闔廬所開且經文中江明指大江無容附會然何不直據經文大加駁辨蓋其心之神明先爲三江必三條水所蔽所以主郭氏說以岷江松江浙江當之然不能不與經文中江北江相齟齬惟有不牽合中江北江之一法而恰有秦傳旁通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遂拉扯以爲左證而不知其破綻立見蓋一涉三條水更不能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事之動而多連者勢所必至乃自掩其耳以爲鈴聲眞不我聞也得乎

全氏曰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江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谿闌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於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闔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按胡氏謂秦漢之間別有三江即指漢志諸說而言曰秦漢別有者其非禹貢三江可知瑤田以爲焚阬之後言人人殊者正與胡氏意同謂其與經文不合也全氏斥胡氏爲不考而出於揣度之詞全氏之斥但據今時水道以擬秦漢以前又寧非揣度之詞耶全氏因謂隋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據此則吳松江出於太湖不得與大江通明矣今據郭氏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是禹貢三江各自入海絕不相通此何說耶明爲不涉北江中江實則不能不以北江爲大江不能不以中江爲松江不能不以南江爲浙江如此說三江趨之不可避之不能吾誰適從耶嗚呼舍禹貢經文而欲得禹貢三江之實此所以千古聚訟而不能定一尊者也

禹貢漢水入海說

漢水之大不讓於江其在江中能匯澤爲彭蠡水力之勁以視江有過之無不及也江爲四瀆之一而瀆不數漢者以漢入於江不能復出於江而獨入於海但能依江以朝宗於海故屈而不得伸耳然其力足匯澤顯然可見又其勢實能割江水之倚北岸而東行者占其一分觀禹貢之文益目驗而得之非擬議之詞也其不能爲瀆者分定於入江而同流屈而難伸固其所也至其水之大力之勁則有萬不可沒者神禹之著於錄也較然不予以瀆之名而屈中見伸於字裏行間躍露其目驗之指辭使無南江何有於北而更何有於中哉不見南江文章之空使人涵詠其文而得之北江之名已爲特筆中江之目情見乎運者也點出三江文章之宏中肆外者也彭蠡之上但見江漢朝宗彭蠡之下顯示居中控北此揚州經文大書三江既入於彭蠡既豬之下南江入而三江成對江漢言曰三江未成三江厥惟江漢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耳導沱潛殷九江所以治江漢也豬彭蠡定震澤所以治江漢也江漢治而南江來合成三江南江者禹所未經導者也然則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止矣慨自秦皇焚阬以後什一不存然三江之義完善於禹貢獨毫髮無遺憾而後人誤認三江爲三水東南支流不下數百芒芒大地各據一隅之見而指數之宜其紛如亂絲難以畫一者也故後世三江之說不起於後漢焚阬之後言人人殊論者未遑紬繹經文掇拾謠俗沿襲之說以爲典要不知北江定名於三江下中江定名於導江下江爲中江漢爲北江經文之不可易者也今以岷江正流全歸之北江是指北江漢所爲者爲四瀆之一而移中江之名於大江之外全失爾雅釋地名四瀆之指多見其說之支離而實無傷於禹貢經文之萬一也据釋地四瀆之名大禹所命者也然則漢之不得爲瀆由禹定之而禹貢導水九條連排入于海者五水以漢水與四瀆竝列敘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明江漢竝大無所低昂及讀其錫漢水以北江之名於南入于江之後又令其附庸於江與南江相伯仲以全揚州三江之目載屈載伸如月之纖日明照四方人皆仰之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而讀者曠曠焉何也

述瀆

瀆之爲言獨也獨大曰瀆獨小亦曰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此言獨大之瀆獨出獨歸非他水之所能奪故謂之瀆也又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言獨小之瀆瀆注之則曰澮澮之爲言會也會合眾瀆遞會遞大而至於川故百川雖大舉不得瀆名而唯原泉之初出者爲瀆故曰獨小曰瀆也四瀆之始亦由原泉初出未始非獨小之瀆也及其出山放乎中流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其他枝水入則吞之自失其名而是瀆也滔滔數千里體大名益大自原泉直達於海故曰發源注海言至達海不失其發源獨行之名獨大曰瀆此之謂也吾謂古人文章一字不苟下於發源二字見之矣而獨小之瀆山下出泉庸非獨乎然此一瀆也彼又一瀆也眾瀆注澮名之曰澮便失瀆名由澮而溝而谷而谿以至於川遞注遞大遞易其名皆非獨大之義故必其始之獨小者得專瀆名也疏爾雅者不知注澮曰瀆爲獨小之義而泥四瀆獨大者以解之於五注字一線上溯文義不可通於是遷就說之而曰山谷亦有不盡注於谿者則注於溝自溝注於澮自澮注於瀆如此則瀆爲大矣以小加大去順效逆不顧文理之安此何說也谿在谷後故谷水注之以注於川溝在谷前故溝水注谷谷安能轉注於溝耶若澮又在溝前瀆更在澮前澮注溝溝安能轉注於澮瀆注澮澮安能轉注於瀆改注溝曰澮而曰自溝注於澮改注澮曰瀆而曰自澮注於瀆吾雖欲從而爲之辭吾將何說之辭耶漢水之入江也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似漢有與江竝大之勢然漢不得名瀆者入江後即失漢名而附庸於江特書曰東爲北江可想見其不得名瀆之故矣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附及水地管見就正

漸浙二水判然兩源壬秋告別時已聞命矣及讀大著浙江圖考据漢書說文辨證以漸爲浙之非於是千餘年來浙江之名雖學士文人不能別白而了然於心者一旦復還舊觀眞快事也謹案圖考所引地理志嶓江水分江水漸江水穀水武林水諸條爲之尋其脈絡辨其經流旁入一一詳著案語以疏通而證明之浙漸之爲二水豪無遁情矣至說文江沱浙漸諸字排比離合伏讀案語云江字下次沱沱字下次浙云江水者即從上江字逕屬而下指嶓江也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漸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江無涉如此指畫尤爲明辨且皆更見古人義例之森嚴瑤田於此嘗竊取而申論之以謂沱爲江之別出江而復入於江者也浙爲分江水之委至其折處而後入於海者也以其別於江而浙於江故江下次沱沱即次浙以類相從也若漸水出南蠻夷中江水出嶓山西徼外蜀郡在西北丹陽郡在東南遠不相及宜說文漸字之次越浙字多至四十二字而兩不相涉也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沔水篇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引水經注漸水篇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又云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之又云穀水又東入錢塘而左入浙江伏讀案語云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自有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莫有能詳者矣其所云浙江正穀水也不知漸之非浙既以穀水當浙江遂莫能辨穀水矣瑤田讀此案語乃知酈氏誤漸爲浙即不得不并誤穀爲浙不知穀水乃經流而漸水從上來入之今反以漸爲經流冒以爲浙轉謂穀水來入之宜其不識岷江之眞浙而冒漸以爲浙矣有此案語剖辨詳明漸水安能復冒爲浙耶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漸水篇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浙江又東逕柴辟南伏讀案語云此條可爲南江即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即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即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於沔水下之南江而羼入漸江水下之敘浙江凡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本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徵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瑤田讀案語至此然後嘆古籍雖已湮訛而舊蹟尚可從者滅若沒中尋繹酈氏自有刮膜金篦而乃善刀而藏由其無如月之書眼故不能罅隙無不到耳今於案語中揭出使浙江本屬岷江不得誤爲漸江者所以訂正酈氏不但以矛附盾乃有披沙揀金之妙由是浙江之久假不歸至千有餘年者豁然確

斯蓋其眞之不可沒原未嘗不藏於祕閣中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一經邑黎氏之張皇幽渺尋其墜緒乃如懸之衆聞無不見見而聞聞之也抑瑤田於水地之學竊有管見書疑既久今請牽連及之以就正於左右焉以謂六朝以下之傳聞不足以掩秦漢魏晉之舊蹟焚阬以後之記注不足以亂夏書禹貢之經文如以丹陽郡石城之分江水爲禹貢有北有中必有南之南江爲恐是酈注之誤求其所据竝無確鑿之證不過引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一語不知此語乃之注隨手增成之詞今案地理志石城縣下但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見南江字至會稽郡吳縣下亦但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與分江水豪不相涉酈氏紐合之說恐無徵不足信矣細考酈注語意不本漢志不本水經今二書具在可覆按也謹案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以爲禹貢之北江也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以爲禹貢之南江也又按水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亦不見北江南江字與地理志不異而酈氏則於經文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注云江即北江也是坐定嶓江爲北江即不得不以分江水爲南江然据經文無南江字即不得不增成地理志曰江自石城逕吳國南爲南江以爲分江水爲南江之根柢然而去吳縣南江在南太遠矣故酈注之敘南江也若定其所增成之地理志凡七見南江字乃得與吳國南相連屬究自石城至此冒南江之名而存者與地理志水經二書文義大相齟齬矣即以水經末篇證此注其末篇云中江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其意蓋以沔水篇水經經文本無南江故於此篇亦不見南江酈注之補苴不合於水經於茲可見況水經本無北江中江與漢志同則末篇之所謂中江北江者恐是後人羼入依傍漢志而又不解漢志之三江實別有所屬也請据漢志而申論之會稽郡吳縣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何以知其必爲職方之三江而非禹貢揚州三江既入之三江也蓋有本證焉山陰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禹貢無會稽也吳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藪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禹貢無具區也必見揚州山揚州藪文義與三見揚州川同足以見之矣又有旁證焉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曰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浸與職方氏幽州其浸曰甾時同禹貢無幽州也地理志又曰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幷州山涿郡故安閻鄉易水所出幷州浸太原郡鄔縣九澤在西是爲昭餘祁幷州藪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幷州川與職方氏幷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同禹貢無幷州也至於他州之見於地理志者曰荊州山荊州藪荊州川荊州浸曰豫州山豫州藪豫州川曰青州川青州浸曰兗州藪曰雍州山雍州藪雍州川雍州浸曰冀州山冀州川冀州浸如此之類皆與三見揚州川者同一例無不與職方氏所載相符合而以之校錄禹貢則有無同異迥然如方員之不相入也於此可定地理志之南江北江中江實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無疑矣而地理志湔氐道之江水不見北江字石城之分江水不見南江字益可信其不肯破嶓江以爲北江也水經之不破嶓江義與漢志同故敘分江水則曰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絕無絲毫牽帶南江也然則班氏之於岷江也大意蓋謂江水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者爲江之正流分江水行千二百里者爲江之枝流江水之義止於此而禹貢之三江亦於此見之矣酈氏讀水經末卷作上至此先有南江橫於胸即不能不從而爲之辭遂於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直注之曰江自[illegible]更派大江爲北江又未達經文轉寫之譌將第二个其一字爛在爲大江之上因以意駁之曰經書北則可謂經言大江在毗陵縣北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意謂至餘姚者爲分江水而乃譌至爲大江耶然此是酈氏譌中又譌不必與辨其大謬在因譌北江而又改竄地理志以吳縣之南江上通分江水以與大江分南北增出分江水之南江於是分江水之正流漢志水經以爲至餘姚入海者不得不變爲南江之枝分矣蓋其所謂南江者實囊定吳縣南江在南句爲左證以上通分江水故敘南江之正流不得不入太湖而出太湖以就其所引吳國南之南江夫既以此爲南江之正流則分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者不得不以爲枝分者矣瑤田緒考古籍偏搜遺編絕無以分江水爲南江之一語即其所引郭景純之言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然酈氏之浙江指謂漸江不謂分江水況分江水之首受江處則又與其所謂漸江絕不相蒙也漢志水經不以嶓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恐違禹貢經文而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實指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亦既信而有徵矣鄙意竊見一隅疑終難明呈之左右幸進而教之拙著禹貢三江考一編因丙申在都聞金戴二君之緒論竊以爲有難通處偶有所見碎錄之不以示人厥後金君成書戴君未有著錄至於諸家之說悉心推勘似與禹貢經文未能鉤貫雖復條擧件繫再三送難殊難折衷東之高閣久矣昨爲整比不欲棄置權付開雕反復校錄刻改頗多隨後刷印成書郵呈大教瑤田平生他無所好惟以看書自尋樂處往時無日不伏案今自夏秋以來僅存右目漸如雲遮不能觀書全無生人之趣自分無所成就有負許與盛心皇恐無地劉端臨氏遺書當已刻成幸賜一部臨書無任依馳之至

瑤田又按班氏作志蓋以職方氏之三江不必上同禹貢以謂虞夏至周相距千有餘年州名且從異制山川何必一同其於水地多引禹貢以實之者無疑義者也而見於職方氏者時殊世易不能畫一因特出一例顯示之書法曰某州山某州川某州藪某州浸者以謂此其不必同於禹貢者也不須紐合無事斡旋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其斯之謂與觀地理志敘開章既錄禹貢全文錄畢即曰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illegible]文有周官職方氏於是復錄職方氏全文是明知二書有異同兼收而兩存之[illegible]漢郡國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二江竝襲班志而吳之南江獨逸之而不襲其說揆彪之意以謂禹貢但見北江中江不見南江吾釋禹貢何必增出南江亦不辨班志之南江北江中江果何所指也此所謂知者見知仁者見仁是或一道也彪豈胸無成見而自說自話耶朱子注論語曰七尺曰仞注孟子曰八尺曰仞各從舊注一以進退無據而不知其爲闕如之體例

也偶有鄙見敢附呈之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零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書經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脩大清一統志館閣之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已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湖山開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緜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宏多不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是正其以爲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缺漏而率卒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樞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朞乃成藁爲二十卷名曰禹貢錐指案莊子秋水云用管闚天用錐指地言所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跐黃泉而登太皇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亦井鼃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闚而曰錐指者禹貢爲地理之書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亞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稱祕寶司馬貞注夏本紀顏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業語錄所言禹貢山水如龍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善會其意而有所發明況其他乎採撮篸篸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卻不成章竝以己意融貫綴於其末用渭按二字別之

集解後發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竝立於學官人人已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採入集解於此仍舉其辭而爲之駮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揜至於地志水經離纚本末附以夾注其文似繁其旨似縵而實有裨於經術所以使人優柔厭飫將自得之千蹊萬徑總歸一轍也是書出幸而不爲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資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帖括之編亦復無異眞吾書之不幸也已

衞櫟齋湜撰禮記集說其自敘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此語可爲天下法莊子有寓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況眞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爲己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予深恥之故毋立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死者可作吾無媿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論傅寅禹貢集解廣記今不傳僅見於宅書所引崑山片玉彌覺貴重程氏銳志稽古而紕繆實多傅氏綴輯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明惜多散逸近世鄭先生茅公瑞徵著禹貢匯疏摭拾最博但總雜無紀斷制尙少然三書之淹雅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鄭端簡曉焦文端竑竝有禹貢解頗爲疏略其釋全經者有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林之奇夏僎薛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寶諸家於禹貢尤爲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特多其餘棄短錄長即有一二語之善者棄不敢遺

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志溝洫志水經注之外凡古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鯖非一獸可辦愚竊搜遠紹於經不無少補云

山海經越絕呂氏春秋淮南子尙書中候河圖括地象吳越春秋等書所言禹治水之事多爲怪誕今說禹貢竊附太史公不敢言之義一切擯落勿汙聖經

國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孫侍郎承澤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尙書士正蜀道驛程記崑山顧處士炎武日知錄吳江朱處士鶴齡禹貢長箋凡有裨於經義者悉爲採入同事顧景范黃子鴻閻百詩則余所覿面講習者景范著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子鴻有志館初藁皆史學之淵藪可以陵古轢今唯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錐指稱引較多景范子鴻後先下世郢人之逝歸乎有餘悲焉百詩撰四書釋地今已版行膾炙人口四方諸君子謂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爲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爲纏緯矣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　後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紀之山川方鄉里至雖存卻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援以說經唯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閒一語大有造於禹貢餘卽有可採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欲證禹貢舍班志其何以哉

釋禹貢者莫先於漢孔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穎達所謂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水地名竝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如太原今以爲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黨西沇水在溫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陽之東熊耳在宜陽之西敷淺原在豫章界亦皆顢頇鶻突不甚分明其他無注者尙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耶至若菏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爲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南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尙書大序不類西漢文字解經最亂道是孔叢子一輩人所假託良有以也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過矣

漢書地理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五如夏陽之梁山龍門山襄德之北條荊山美陽之岐山新安之澗水上雒之洛水濩澤之析城山垣縣之王屋山及沇水與滎陽地中軼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臨沮之南條荊山定陶之菏澤陶丘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衞水上曲陽之恆山恆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之濰水祝其之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鄡縣之江沱靑衣之蒙山湔氐徼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陽之鳥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西傾山冀縣之朱圉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湘南之衡山此眞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也它如氐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菏[illegible]非東至之菏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都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者也亦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

山彘縣之灃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彘縣之霍太山（卽大岳）長子之濁漳水（卽漳水）屯留之絳水（卽降水）壄王之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埜之大野澤鄴縣之故大河（卽禹河二渠之一）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盧陵之北江水（卽三江）兗縣之灃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縣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鬲津（卽許商所舉九河之三）皆禹貢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差貽惑後人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漯矣驪成之揭石山冠之以大絫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揆之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裨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爲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潁川密高大室山古文以爲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豫章歷陵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卽𡒄下生安國所說壁中古文之義傳之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今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閻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入此豈經出璞手哉）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illegible]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悉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竝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唐人義疏例稱孔君鄭君）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竝非桑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據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譌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可以正蜀版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蹟一槩不問孰知爲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也

班氏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閒所歷之地不可得聞唯水經備書之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一一明確間有相去疏闊者酈注又從而補之其說加密直可據以繪圖余釋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經以爲證而於導水尤詳更摘取注中要語夾行附提綱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綱者凡歷代史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古今羣書之要語皆彙萃於其下曰之了了使學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勢亦一奇也大抵著書援古最忌渾殽割裂獨此處有不得不然者蓋水經所敘沿歷之地間有疏闊道元汰經注補入所引必經自經注自注劃然分爲二段則前後不相貫[illegible]瀆者又多[illegible]惑事有變通不可膠柱子鴻與余講之甚悉海內諸賢幸不以此相譏

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竊順熊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爲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鬲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于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探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地志水經之後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始合而終離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東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處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卽古之某郡某縣某山某水者愚故於引古之下必曰某縣今某縣其故城在今某縣某方中閒沿革頗多雖不能徧舉其切要者亦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旣知古又知今此窮經之要訣著書之定法也不然則亦有體無用之學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非一峯一巒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新甫皆泰山之支峯禹總謂之岱自藍田以至盩厔總謂之終南自河內以至井陘總謂之大行自上雒以至盧氏總謂之熊耳後人遞相分析而各爲之名愈久愈多釋禹貢者不明斯義遂謂洛出冢領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鳥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柏種種謬說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綿南則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終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經旨吾不敢從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孤露與一峯一巒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爲表識未可執前例以相繩以爲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記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傾亦名彊臺外方亦名嵩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吳山又名吳嶽又名吳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陽山又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

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極矣今備載以廣異聞又有山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異山者如碣石在漢之絫縣而水經云在臨渝後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絫縣故城之南也嶓冢在漢之沔陽而後魏志云在嶓冢縣隋志云在西縣括地志云在金牛寰宇記云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大安明一統志云在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寧羌州北與沔縣接界處也至若嶓冢在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積石在羌中而杜佑謂在西平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諸如此類不可勝道聊舉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爲得也江漢淮渭洛禹跡尚存無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爲禹河故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一不差皆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鄴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案圖而得也濟爲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猶得因此而畧知古濟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蓋如熊耳爲讙舉大別爲翼際恆水爲嘔夷衞水爲虖池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滎澤導爲滎川河水引爲鴻溝徐偃通舟陳蔡夫差溝通江淮此所謂人力開塞之異也滎播塞成平地灉沮二源堙絶逆河化爲勃海碣石淪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尚有明徵禹功未盡湮没正可據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眞其爲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稱沔漳與絳合亦稱降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東流爲濟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爲沱漢別爲潛河別爲漯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爲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水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孔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處皆然蘇亘千百里之遠然當時實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拘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爲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孟子行所無事之說謂禹絶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氏所言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竝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

中國之水莫大於河禹功之美亦莫著於河釋禹貢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猶弗釋也導河一章余博攷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臥疾一卷導河書禹蹟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疎冀有君山賞中心鬱少舒班固會先覺王橫賈啟之九峯多舛錯二孔亦迷離墨守終難破輸攻諒莫施秪應千載後復有子雲知時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實宋光宗紹熙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絶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爲其縱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爲害彌甚愚故於導河解後附歷代徙流之論而又各爲之圖以著其通塞之跡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於康成知古知今之訓不敢違也事詳於明故時務缺焉

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蓋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攷別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畧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爲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博洽絶倫然閒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兗荊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大川爲標識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黃河河南之胙城當屬兗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瀆西屬冀瀆東當屬兗是也凡此類悉爲之舉正經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雖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備者必博考而審別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濟水梁東荊西界巫山豫東兗西界荷澤是也至於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土與禹貢無涉唯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於導山導水有默契焉故時引以證經

鄭漁仲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爲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爲主郡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禹貢之書雖存徒虛器耳郡縣能亂其疆域山川亦能變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貢皆祭祀燕饗之需車服器械之飾吉凶禮樂之用國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無間然三語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徵求之濫不可與同日而論即伊尹之獻令周公之王會恐亦屬後人依託借曰有之則殷周之志荒矣今釋厥貢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銀珠玉璣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類則尤必詳致其辨使知聖人無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環通諸侯之朝貢商賈之懋遷行旅之往來外國之享王皆以達河爲至其水道曲折經悉志之於州末兖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荆豫皆由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以達河冀之島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島夷由淮泗以達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下文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矣然當時粟米取之於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通者唯貢物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間陸行亦不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張湯通褒斜之道以致漢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爲難其於聖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爲九州九州之內制爲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不登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爲四海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儒見它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撥棄古訓以四海爲海水四夷爲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內自有中國蠻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壤成賦之區名曰中邦要荒二服爲夷爲蠻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卽其地也不然郯子豈外國之君長而大荒絕域亦安能爲天子守邪

禹錫圭告成唯據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後非必一一盡同也如舜紹堯肇十有二州則州境之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濬川則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不僅如此篇所紀而已也至於土田之肥瘠貢賦之多寡聲教之遠近它時亦必有小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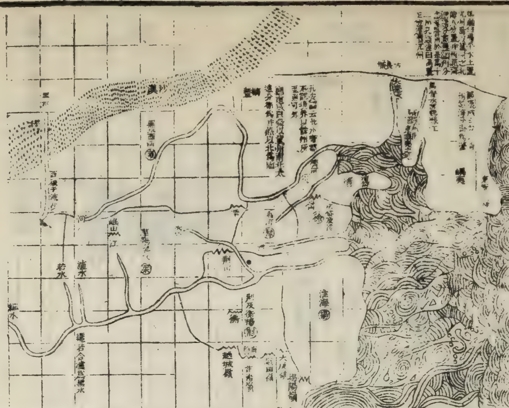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爲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爲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有也（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注云防謂脈理）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爲利後世穿渠灌溉之智無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爲賦後世口率（音律）出錢之令無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邦用後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之貢所以表嚮化後世珍禽瑰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道所以通貢篚後世飛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世設險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脩所以養民生後世山林川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彊幹弱枝之慮無有也武衛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開邊之舉無有也聲教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來誘致之術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阜別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覺三代以降號稱善治者猶未免爲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禮運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爲老莊之緒餘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學者熟讀禹貢而有得焉非惟知識日進於高明抑且心術漸登於淳古

己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貢錐指就正公覽之喜曰是書傳而不雜精而能賅不惟名物殫洽兼得虞夏傳心之要出以問世誰曰不宜余負牆而謝今春公寓書天津以示劉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見稱賞謂從來所未有復於李公序而行之誠異數也嗟乎積病無憀終日仰面看屋梁著書當時聊代藿蘇今迺重災棃棗詅（音令）癡符之誚其能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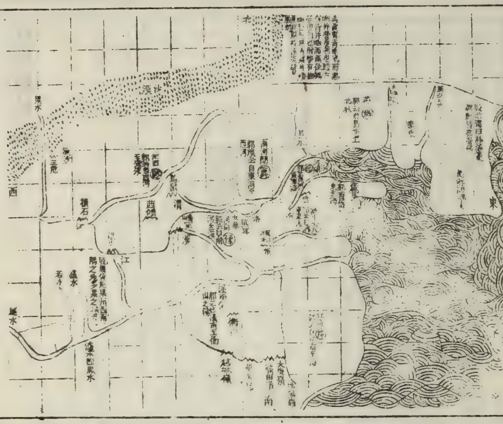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元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敬述於御河舟次

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與職方氏相爲表裏漢初蕭何得秦圖書藏諸石渠閣武帝又嘗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其古今圖籍亦云備矣而未聞有所謂禹貢圖者禹貢圖之名自後漢永平中賜王景始也此圖及蕭何所得至晉時已亡故司空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今其序載晉書而圖竟無傳宋程大昌撰禹貢論繪山川地理圖三十有一而各爲之說歸太僕有光善其亡友吳純甫家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今亦不可得見又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其繫禹貢者凡二十五頃從藏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罕覯其用意勤矣惜乎山川之脈絡猶未精審而先儒之舊說與經不合者亦莫能正也明漳浦何楷平子撰禹貢圖一卷錢宗伯謙益序之以爲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余聞之不勝嚮往恨一時無從購求耳嗟乎名號有異同郡縣有廢置陵谷有升沈土石有消長古今之變不可勝窮說經至禹貢難矣而爲圖則尤難胸無萬卷之藏足無萬里之行而任意摹寫曰此禹貢圖也有不爲人非笑者乎雖然圖不易爲也而終不可闕苟有說而無圖則山川之方鄉郡國之里至學者茫然莫辨說雖詳亦奚以爲於是不揣孤陋既作錐指輒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理水經參之諸家傳記署倣朱思本意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篇冠其首而限於邊幅布置偪側昔謝莊依左氏地理分國製木圖方丈實耽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寸爲百里此猶可以舒展今圖附卷首縱不逮咫廣裁盈尺居謝百之一賈九百九十之一而欲以睒寰區之形勢眞有如淮南王所云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勢有所窮數有所極故爲禹貢圖難而就經爲圖則大難但使東西無易面遠近不相背說之所及以圖證之圖之所不及以意會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槩而已如必曰非身所親歷終無以得其眞則愚與有罪焉夫何敢辭

九州分域圖第一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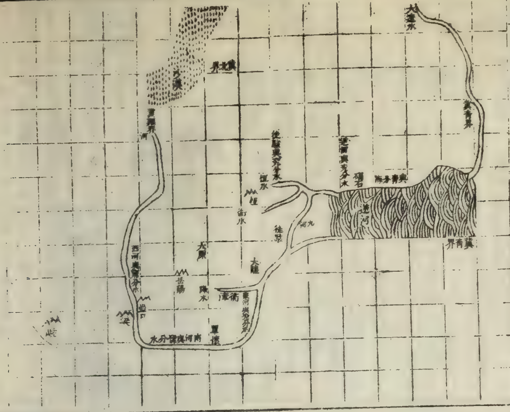


爾雅九州圖第二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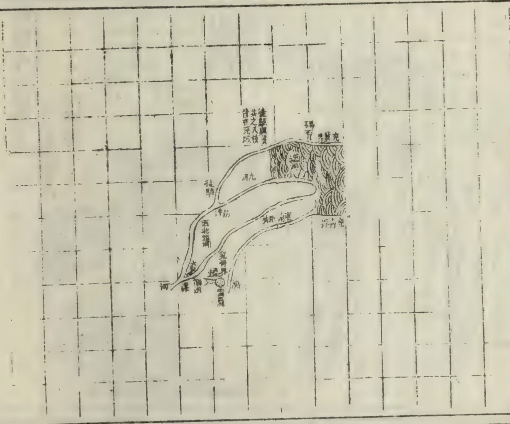


職方九州圖第三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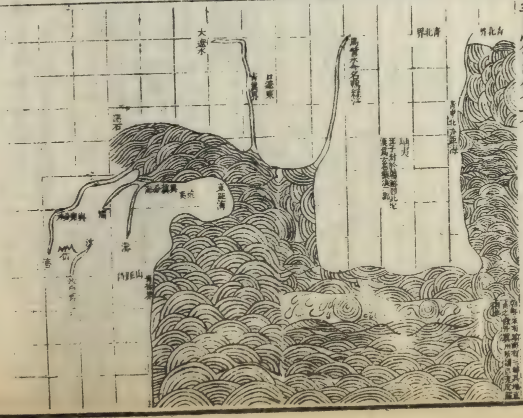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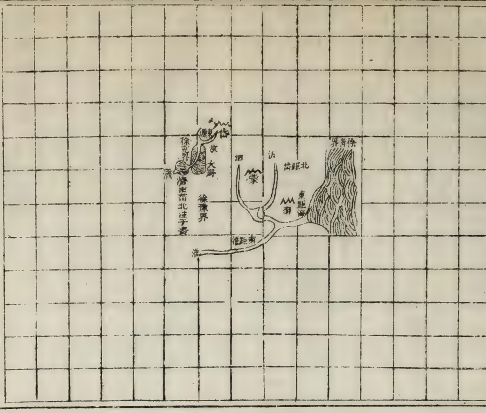


兗州圖第五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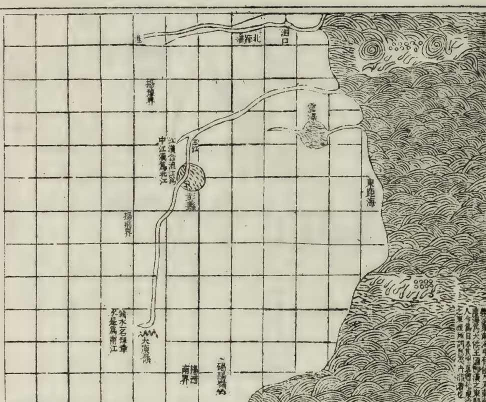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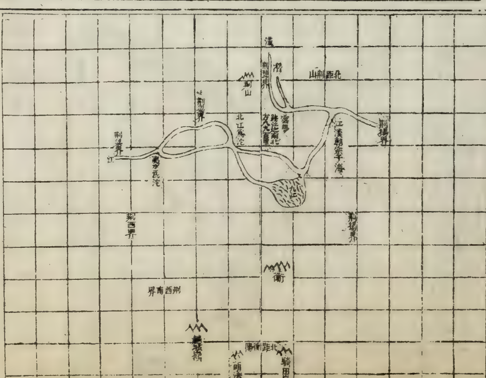
徐州圖第七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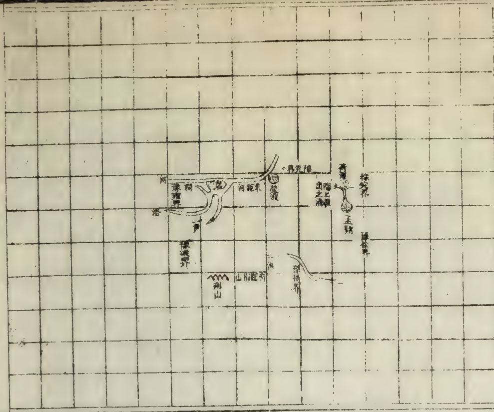


揚州圖第八 每方三百里



荊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梁州圖第十一　每方三百里



雍州圖第十二　每方三百里

袖海山房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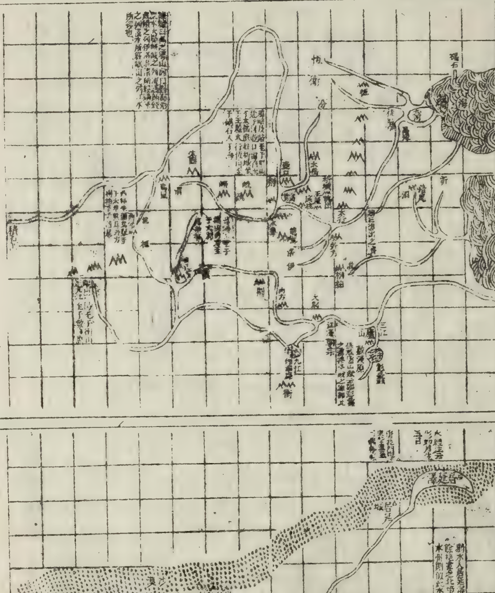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圖第十三

每方四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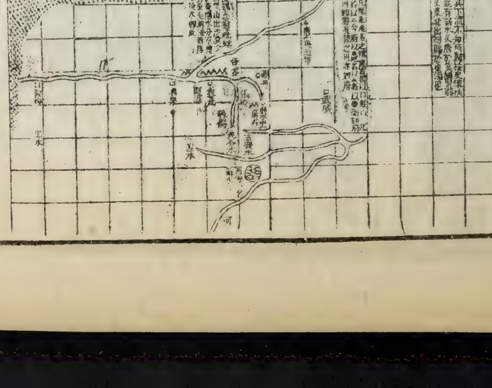
導山圖第十四

每方四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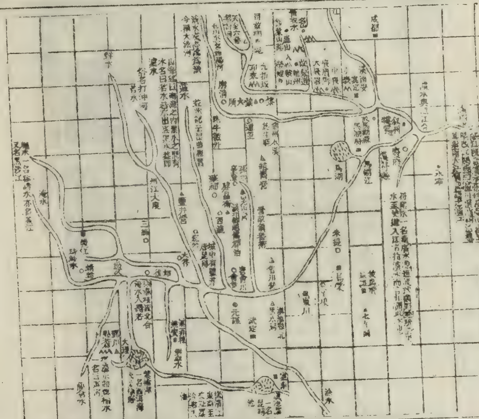
導弱水圖第十五

每方二百里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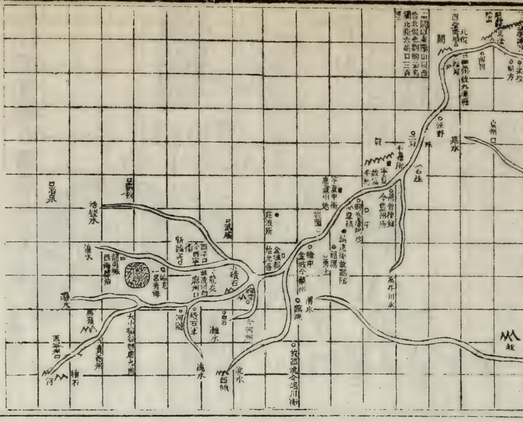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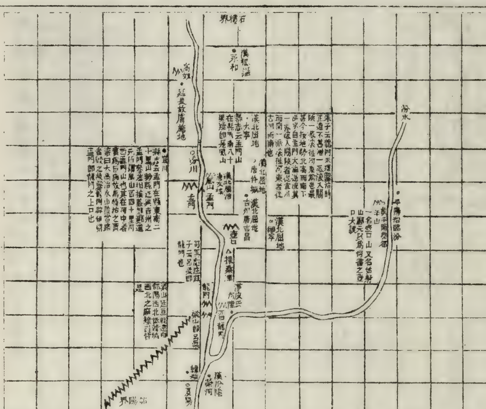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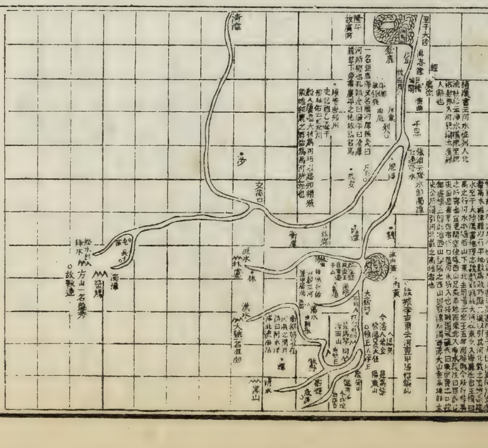
導河圖第十八 每方二百里

袖海山房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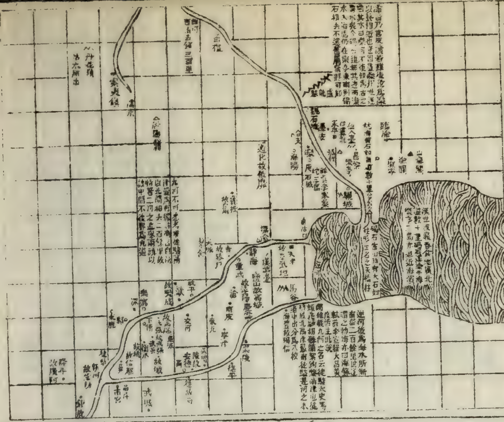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 每方五十里



鄴東故大河圖第二十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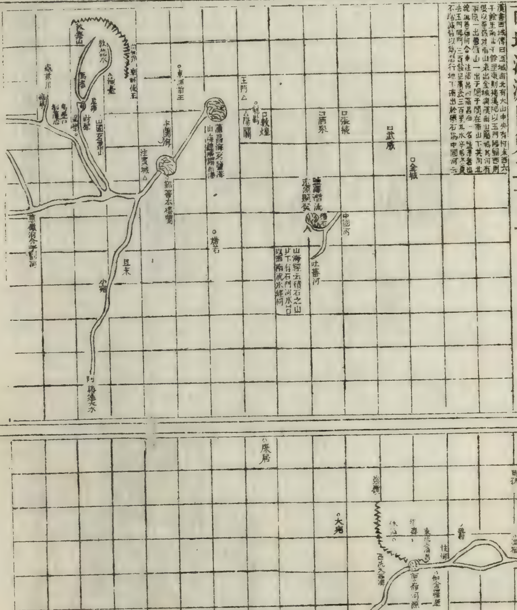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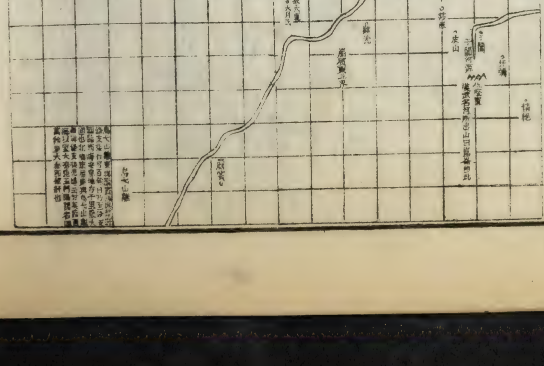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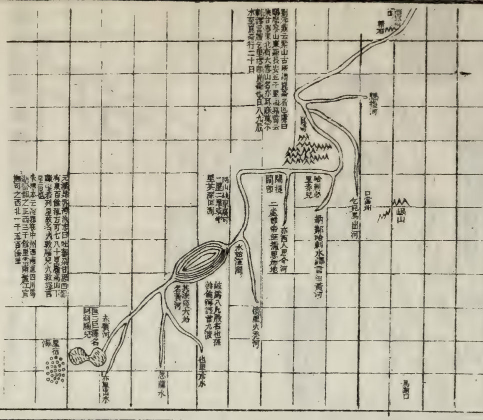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五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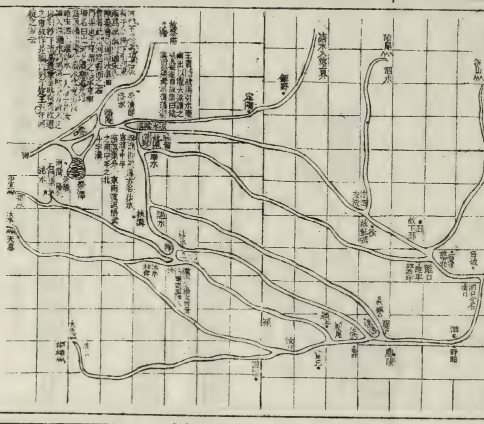




吐蕃河源圖第二十三附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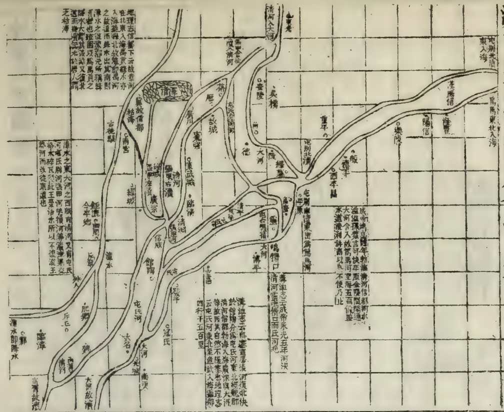
滎陽引河圖第二十四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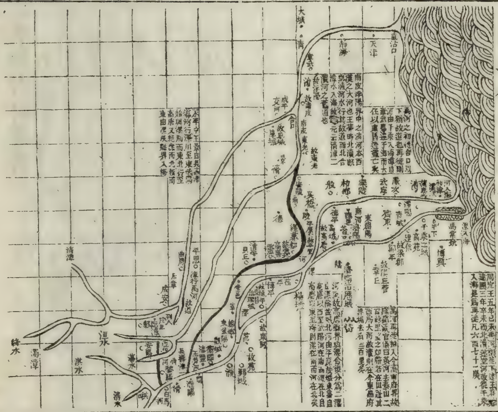
禹河初徙圖第二十五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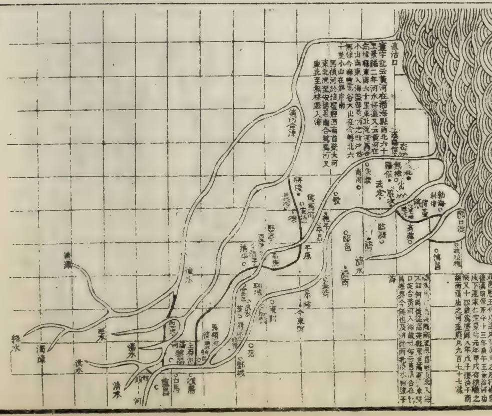
漢屯氏諸決河圖第二十六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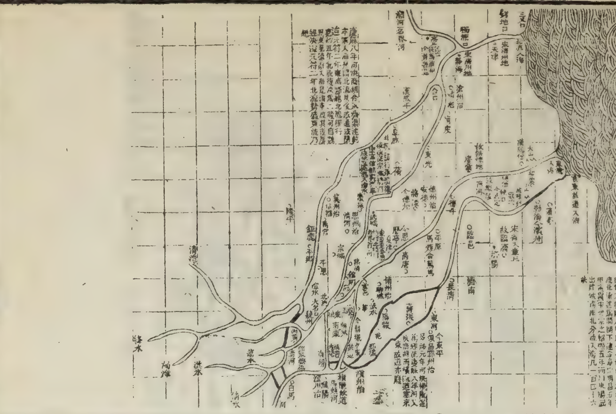
禹河再徙圖第二十七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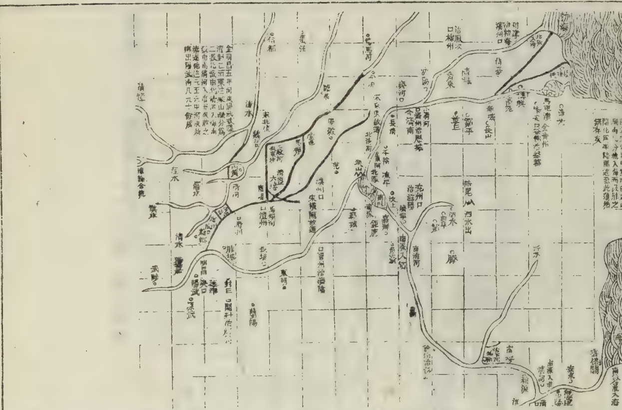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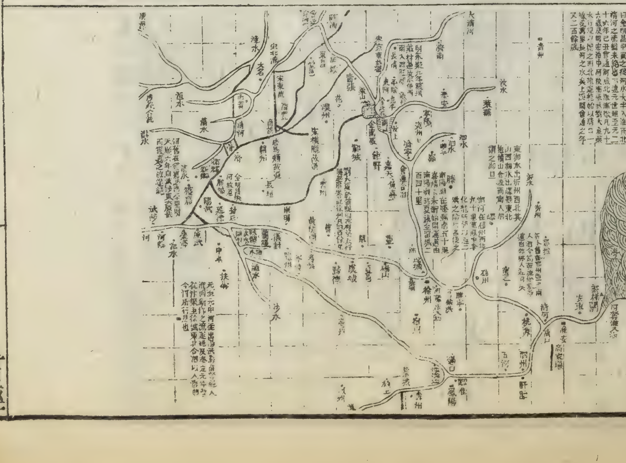
袖海山房校印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附 每方百里



金大河圖第三十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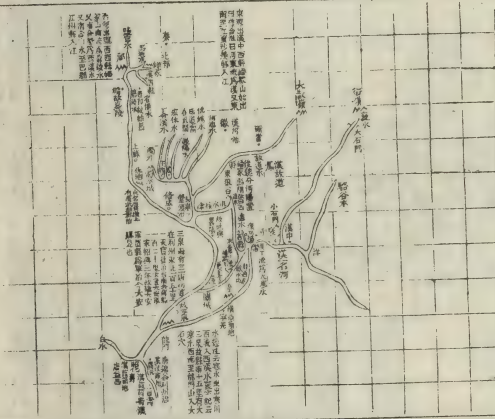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附 每方百里

導漾圖第三十二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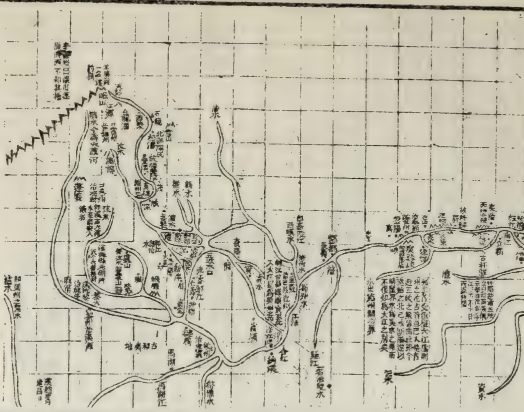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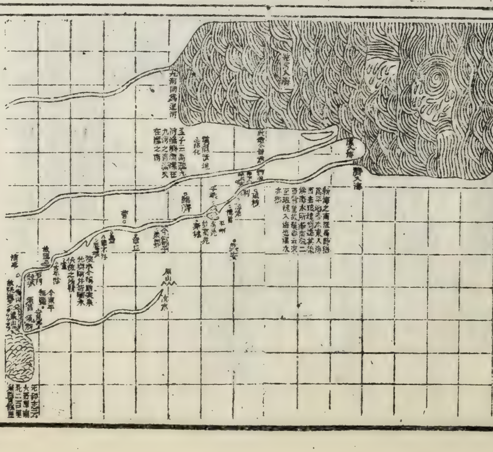
導江圖第三十四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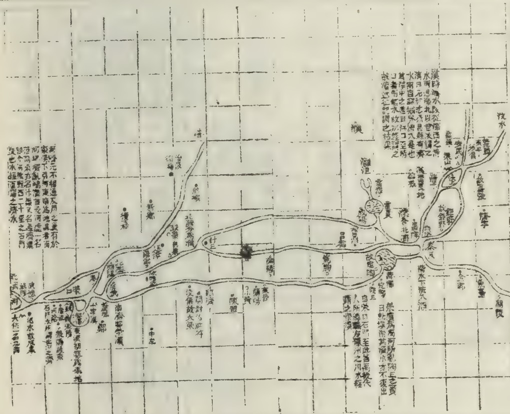
三江異派圖第三十五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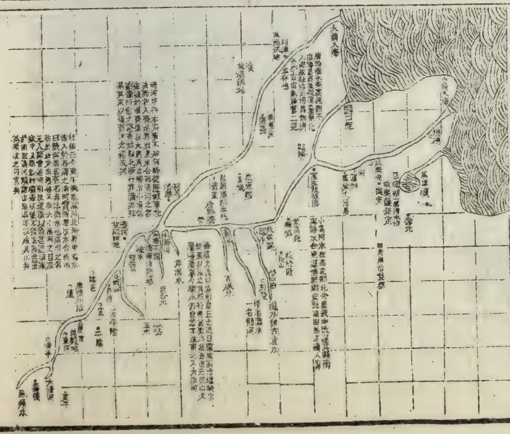
導沇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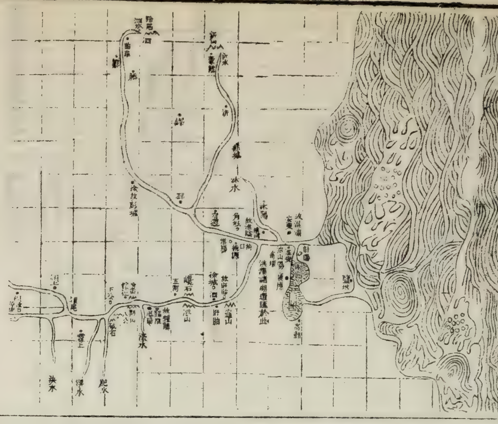
出河之濟圖第三十七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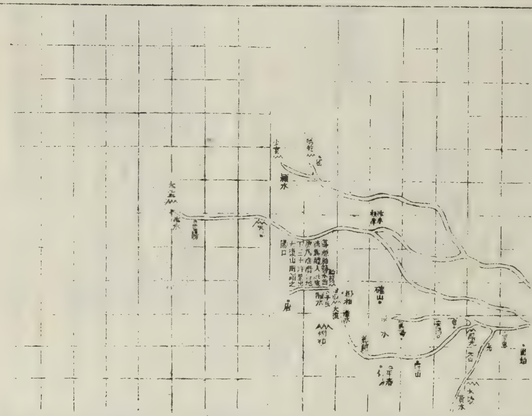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附　每方五十里



導淮圖第三十九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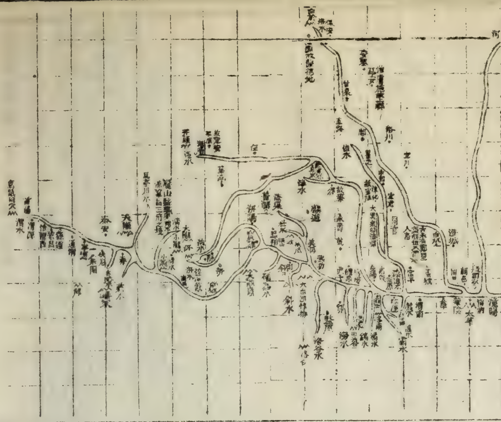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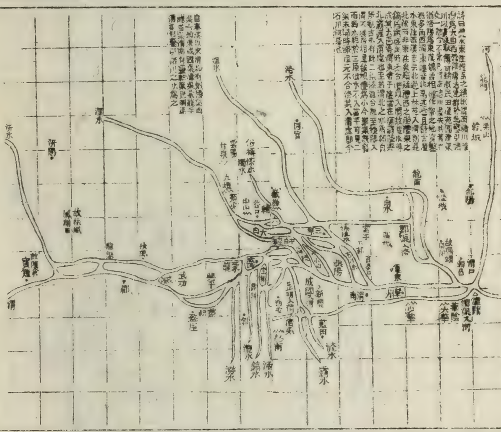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附 每方四十里



導渭圖第四十一 每方百里



關中諸渠圖第四十二 附 每方五十里



導洛圖第四十三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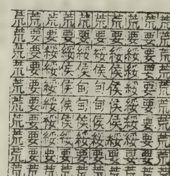


澗瀍改流圖第四十四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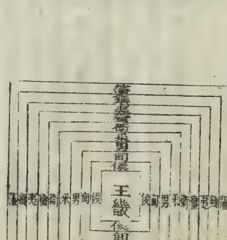
每方五十里



五服圖第四十五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附



四海圖第四十七

每方二千里



右禹貢圖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條理原隰陂澤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而獨恨晉圖既亡諸地記道里之數無以得準望遠近之實也裴氏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分扶問切率音律）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是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此三代之絕學裴氏繼之於秦漢之後著爲圖說神解妙合而志家終莫知其義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古志言境界四正四隅爲八到或又曰正東微南正北微西推此類則共有十六方準望之法加密矣）道里者人跡經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謂岡巒下謂原野方如矩之鉤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腸九折直如鳥飛準繩三者皆道路夷險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爲登降屈曲之處其路遠人跡而出於下與邪與直也則爲平行徑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直路切）地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必測虛空鳥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否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而不可以爲圖矣古之爲圖者必精於句（音鉤）股之數故準望粲黍不差金吉甫云句股算法自禹制之所以測遠近高深而疆理天下弼成五服者也（說本周髀經）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亡山此說蓋深有得於裴氏準望之法者大抵里數之多寡唯據人跡所由爲得其眞而特不可以爲圖何也高下方邪迂直之形非圖之所能具也圖唯據準望弦直之數而弦直之數非攷之於書而核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則無從折算而得虛空鳥道之遠近此圖與書所以相爲表裏也書詳夷險之別則道里之遠近不與準望相違準望既定爲圖則夷險之形亦若觀諸掌矣後之撰方志者以郡縣廢置不常而無暇以句股測遠近之實其所書唯據人跡所由之里數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雖有精於句股者亦孰從而測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數與準望遠近之實往往不相應此圖之所以難成而地理之學日荒蕪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於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數可謂詳矣而夷險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據者著地人跡屈曲之路乎抑虛空鳥道徑直之路乎至於近世之郡縣志尤爲疎略其道里亦未必盡覈況可據以定準望邪昔人謂古樂一亡音律卒不可復愚竊謂晉圖一亡而準望之法亦遂成絕學嗚呼惜哉有能毅然以復古爲任者乞靈帝語勅郡縣諸吏循行水陸道路徧籍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以上之司徒司徒徵天下之善算者覆案其狀而以句股之贏餘計弦直之實數以正準望之法而定爲一書每郡縣之下分爲二條一道路曰東至某若干里西至某若干里云云一準望曰某在東若干里某在西若干里云云如此則準望與道路可以互相參驗而各得其實由是繪之以爲圖則彼此之體皆正而無得之一隅失之他方之患矣裴氏之絕學復見於今豈非千古之盛事乎雖然此特爲方志言之也若夫禹貢之圖則但如吾之所爲名山之位方鄉不迷大川之流原委無誤郡縣與山川相附新形與舊迹並存亦可以證明傳注而爲學者之一助矣子午仲秋月幾望東樵山人識

皇清經解卷二十之百零三終

嘉應李宜春書校
南海鄒伯奇覆校

禹貢錐指　德淸胡明經渭著

禹貢

孔氏安國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穎達正義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雖用賦物亦不盡也又有全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爲九耳其賦與九賦全異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林氏之奇曰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實與之體也張氏九成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記耶而其間治水曲折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耳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顧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有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渭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爲人所稱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惟發端曰若稽古帝某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堯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渻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爲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爲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爲祖己訓高宗誤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爲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晉公以伯侯命唐叔以唐誥伯禽以唐誥皆語命篇名此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九州有賦有貢而篇名獨以貢者疏云取下供上之義殊未分明張子韶申其意曰昏墊之餘一旦平定民安民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所有獻於上故謂之貢以言名雖曰賦非張爲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夫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信如張氏所言則貢即賦矣經何爲別之曰厥賦厥貢耶林少頴云別而言之有貢有賦合而言之則此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之夫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供自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此篇貢自貢賦自賦混而一之非矣惟王氏之說近是謹按九州之末皆言貢道下文又云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則所重在諸侯之修職可知甸侯綏服方三千里之地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也然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以獻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君長若嵎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屬皆有所獻以效其慕義嚮化之誠亦謂之貢至於海外之島夷及崑崙析支渠搜諸戎莫不來享來王各以其所貴琛爲摯亦皆謂之貢貢之爲言廣矣大矣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挈貢名篇實有大一統之義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盛皆於是乎見晦叔之解經精矣

虞夏之制不可得而詳已請以周制驗周禮職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云國之地物所有賈公彥曰諸侯無貢于王法民間得稅大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依大司徒經以爲言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于王即大宰九貢小行人之春入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甚周制有然在舜禹之世不知何如要之以什一之法賦於民而出其國用之餘市物以貢於天子則古今一致矣疏云此之所貢與周禮九貢不殊按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肅愼氏貢楛矢之屬是也後鄭云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圍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倣禹貢言之然九州之物産或昔有而今無或前美而後惡所貢之品亦豈必盡同耶

或問此篇如張氏說則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己安在其爲不矜不伐乎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皐陶謨言之屢矣皐陶謨益稷本一篇古文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

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祗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張氏亦嘗以此自難而所以解之者未當故載以鄙見參焉

禹貢之爲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爲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即穎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修於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修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即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之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尚書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說無異而今所行尚書本獨判爲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伏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許慎說文亦多引虞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夏書之分恐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穎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說文事關舜引爲虞書在傳宜記事關禹引爲夏書又何不可豈必當時書題已判爲二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兩書而孔井於湯征之下以爲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嫌夏書太少故哀多益寡以意爲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書出箕子耳明豐坊僞撰古書世學言其會大父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即判禹貢爲夏書之故智乎

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傳寅爲之解曰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者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遷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如則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該貢首末無復餘蘊矣然百篇之序朱子謂決非孔門之舊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所篡非也同叔亦未之察耳序本合爲一篇古文引之各冠其篇首今不用

禹敷土（陸氏德明釋文敷方無反 潤按敷史記夏本紀作傅）

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正義曰洪水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蔡氏（[illegible]）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也潤按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傳作敷馬融云敷分也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傅即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令入分布治九州之土也

商頌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即此敷土之謂古文敷與傅通大戴記敷土作傅土漢志以傅暘山爲敷淺原是也又與賦通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是也故索隱謂傅即賦左傳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士彌牟屬役賦丈亦傅土意也蔡氏兼敷即敷治之義殊未明晰張子韶始云敷土即別九州之義而蔡傳宗之沿襲至今經旨盡失謹按書序三句總括一篇之旨而經文篇首三句則皆禹成施功時事敷土又禹未出門時事也別九州在奠高山大川句內不得如張氏所言

禹平水土非一手足之爲烈當時佐禹者必衆內而百揆外而羣牧並有其人禹自言暨益暨稷則三人同行無時或離可知周語太子晉言共之從孫四岳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韋昭云共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是四岳亦禹之佐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皋陶亦禹之佐也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是伯夷亦禹之佐也疏惟引八愷然杜預以八愷爲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爲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八元亦有佐禹治水者蓋益主焚烈稷主播種伯夷主秩祀皋陶主象刑當禹躬行天下而四岳倡率九牧各擇其州內諸侯之賢能者賦功屬役以分之事有專司責無可諉此所以八年而奏平成之績也不然禹雖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亦何濟之有

東萊書說云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胸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施功喻如築城者將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識布定甚處成簇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潤按此喻甚切左傳宣十一年楚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城三旬而畢此皆所謂先定其規模而從事者治水與築城不同然事有大小難易其理則一耳

隨山刊木（釋文刊苦寒反 潤按刊漢書地理志作栞蔡氏云古刊字）

傳曰隨行山林斫木通道正義曰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故隨平地書爲說濟然有隨行之

登之餘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皆禹登山之意也蘇氏軾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丑倫反山乘樏力追反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毳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輂几玉反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愼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輴與毳爲一樏與梮輂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蓊蘙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一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

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遙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民四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

奠高山大川 釋文奠田遍反

傳曰奠定也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葉氏曰高山大川如荊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黃氏度曰高山山之會也谿壑隨大小行其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董氏鼎曰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

傳云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林少穎曰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故知孔說爲不然渭按史記集解引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有之屬二字卽無病

蔡氏云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荊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渭按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正義曰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不但如蔡氏所舉境上之山川凡九州所言如冀之壺口岳陽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梁荊岐終南惇物鳥鼠三危積石龍門皆高山也冀之衡漳恆衞兗之漯青之濰淄徐之沂泗揚之三江荊之江漢九江豫之伊洛瀍澗梁之江沱桓沔潛之弱水涇渭漆沮灃皆大川也禹既爲之主名因定某山爲某州之山某川爲某州之川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諉也

敷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冀土賦與某某兗土賦與某某此不過擇人而任之猶未知某山某川爲當治也及隨刊已畢高山大川歷歷可數禹於是定某山爲某州之山某川爲某州之川俾各治其所有則法加詳矣山川既奠禹與益稷四岳俾九牧各率其屬發人徒以就役或兩地先後興工如自壺口而梁岐而太原岳陽而覃懷衡漳皆先後次第興工或都封一時並作如九河既道則兗之雷夏灉沮與冀之恆衞大陸不妨分曹並作或決川之餘兼及畎澮如呂梁既鑿遂及岐山淮沂既乂遂及蒙羽是也或距海之後久乃滌源如治兗時已從陽石入海治揚時江漢已爲三江入海而岷嶓積石之功乃在治梁雍時事或爲二州之界而臨事共協其力如冀與雍豫兗共是河禹在冀三州協力治河徐兗共是濟禹在徐而兗協力治濟徐揚共是淮禹在徐而揚協力治淮也或歷數州之域而當境各任其勞如江漢歷梁荊揚三州之域而揚治三江荊治九江及江沱潛漢梁治岷嶓及沱潛是各州之力不相負也上下相維彼此相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八年而九州攸同十三載而錫圭告成也

敷土已畢然後有導岍之行奠山川已畢然後有壺口之事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零四終 番禺崔傳良順德馮佐勳新校 嘉應李恆春舊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零五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冀州 釋文冀[illegible]反

傳曰堯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渭按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也李巡注爾雅始解州名孔疏以爲所言未必得其本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說林少穎云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傅同叔云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爾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眞通人之見今一槩不錄以其言盡屬傅會且非要義所關也

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爲帝都漢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是也二爲始封之國一在太原晉陽縣漢志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唐縣漢志云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是也鄭康成詩譜云唐

者帝堯舊都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濟陰定陶縣後漢郡國志亦云古唐堯所居此則在兗州之域水經注永安本彘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東去彘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東揚雄冀州牧箴雖有岳陽是都語然岳陽所該者廣平陽亦在太岳之陽恐不止永安瓚說非是

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爲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遷於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眞屬臆語卽書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愼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渭按竹書帝堯九十年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瓚說本此

冀州不言境界傳說爲正馬鄭皆云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旣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說本馬鄭班固所謂非其本義與不得已者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當云何曰若從爾雅曰兩河間則闕却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內河東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今卽兼幽幷言不亦無不可必欲書境界曰河內惟冀州庶幾得之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然經文簡奧可以互見正不必爾也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幽州此爲馬融說也孔傳同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幷郭璞以爲殷制兩河間曰冀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爲幽而正北幷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與虞制同賈公彥疏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幷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

冀州爲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古實沈之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改名曰晉春秋時可考者晉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此今爲黎城縣揚郇荀或作賈沈姒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潞赤狄邯鄲衞始封在朝歌邢共凡原雍邘虞檀溫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衞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幷州領郡九後漢魏晉竝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三幽州七幷州六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卽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中又析爲十五道此爲河北道之汲郡衞州鄴郡相廣平洺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鎭博陵定河間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順州置歸德燕媯川媯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河東蒲州絳郡絳陝郡陝北境是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陽城沁大寧隰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幷昌化石鴈門代定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州關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衞輝彰德三府唯衞輝之胙城縣舊在大河之南當屬兗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西屬冀東屬兗詳見後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宿胥故瀆爲界西屬冀東屬兗又新置宣化府舊爲萬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西屬冀東屬青以大遼水爲界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衞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滎河臨晉蒲州是爲西河與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衞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爲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兗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兗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卽王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卽賈讓所謂東山也枉人山一名善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名上陽三山卽賈讓所謂西山也蘇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河徙由縣東故稱此爲西河自此而北歷蕩陰安陽縣鄴縣斥丘東接內黃魏縣至列人斥章之境左會衞漳經所謂北過降水也應劭曰斥章縣漳水出治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斥章今曲周縣地肥鄉漢列人縣地蓋漳水出二縣境注于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衞漳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故斥章以下水經通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鄡縣下博樂鄉武強武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成平浮陽至章武平舒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皆以王莽河爲禹河謬矣大河故瀆一名北瀆王莽時空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濬縣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眞定府束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眞定府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兗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爲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爲逆河東至碣石入海後世謂之勃海者也詳見導河

唐冀州治信都縣貝州治淸河縣通典以冀入古冀域貝入古兗域而又據絳水以畫界縣在水西者爲冀域縣在水東者爲兗域今按漢志故漳河在信都縣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水自南宮入經縣折而東北逕信都城東注于廣川之張甲故瀆其後水復行北道絳瀆遂空因謂之枯絳蓋漳水一時之徙流也詳見導河杜佑謂禹河在此閒故以枯絳爲降水以深州之陸澤當大陸是爲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云爾然枯洚實非禹迹而冀兗之分界以徒駭不以枯洚也杜承前謬㧑又甚焉漳水故徒駭也唐冀貝所領諸縣皆在漳東安得有古冀地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渤海即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兗分界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樂亭盧龍昌黎南昌黎灤樂縣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東則爲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寧等衛南是爲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西南（衛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於此入海（明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海運舟由此入遼河）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亦言出砥石山）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明爲遼東都司下定遼中衛地）又南逕遼隊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玄菟高句驪縣之遼山）又東南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南入于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衛西北入塞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爲冀域遼東爲青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言之當得陰山係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名在朔方之北師古曰高闕）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迄遼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堯時冀州之北界但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之西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麟德三年置單于大都護府）即舜所分幷州之西界東頭當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都司廣寧衛西五里（衛東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鎮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蓋仍燕之舊以大遼水爲限也

柳城縣漢屬遼西郡隋置營州治焉唐因之地理志營州柳城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遠在今之塞外永平府舊志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此蓋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軍非古之柳城昌黎本金廣寧縣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經注云魏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見濡水）又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見大遼水）此眞古之柳城禹貢冀州東頭之北界當訖於此今乃謂在昌黎縣西南則冀之東北隅蹙地七八百里矣豈不謬哉

顧氏日知錄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則號中國爲冀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冀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則號王畿爲冀州義亦微別

冀兗共此徒駭八支皆在兗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常深以爲疑及讀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忽憬然如夢初覺知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堯時尚未爲河所經也孔義精絕蘇說更暢於孔或謂堯時青徐無河患青所治者濰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於河無涉余按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時河決東郡平原泛濫入濟南千乘是患又及青也當二渠未廝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爲敗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後世之橫被其害乎執經文州界之所無以譏子瞻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

鄭樵六經奧論曰洪範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荊皆南方也荊揚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渭按禹治水之序不過先下而後高更無他義夾漈之說類陰陽五行家言以此說經將流爲緯書之祆妄然其言近理足以惑人故洪景盧亦載之隨筆予不可以不辨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正義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曾氏（旼）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幷言於冀也葉氏（夢得）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薛氏（季宣）曰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未之信夏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呂氏（祖謙）曰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渭按既者已事之辭載事也鄭康成云載之言事韋昭同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不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專舉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

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爲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俶載南畝爲例謂始有事於壺口愚按詩傳俶始載事以爲始有事亘也此但言載無始義爾雅載始也哉與載異顏師古以載爲始非是當從鄭韋之訓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唯壺口梁山志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爲決川距海之事岐岳及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荊之荊岐終南惇物鳥鼠則皆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阸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於下口元和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今吉州西北六十五里文城廢縣）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盤中如槽東流懸注七十餘尺渭按龍門之上口爲孟門在今吉州西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子戰國策作呂氏春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劉孝標廣絕交論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溢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鯀隄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淮南子曰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者爲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即龍門之上口則築隄當在太原府瀕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山脊隔斷何用爲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爲淸淇蕩洹諸水而設後人誤認兩孟門爲一山遂附會其說以爲鯀所築以捍孟門耳

漢賈讓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晴火規反）斷天地之性林少穎曰鑿者宜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渭按性猶生也謂非人功所造對上文城郭田廬冢墓而言山陵當水路則隨之亦非謂本不逆水者也生而狹者人功鑿之使廣即是墮斷天地之性讓言未爲過也

三子所稱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爲禹鑿之餘三子所稱呂梁即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爲在離石縣界其言曰普無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過峴至是乃爲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按元和志唐初分離石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後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黃河去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據司馬彪以此地爲孟門遂置縣及關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嘗謂離石之西有孟門也）閻百詩爲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爲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嘗闕疑百詩言甚覈今大同府平鹵衛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氏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即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百里未鑿不足爲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爲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其下即古泗水金元以後爲黃河所奪而泗彌爲河禹河未嘗經此傅同叔以此爲禹鑿之呂梁謬極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註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本名骨脊山（一作穀積山在州東北百里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爲呂梁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頡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且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矣晁說大謬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樂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爲晉望蔡氏以爲在冀州即離石之呂梁何其考之不詳邪

或問尸子之言可信乎曰可信漢藝文志尸子二十篇名佼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春秋穀梁傳兩引尸子語後漢書宦者傳注曰尸子晉人作書二十篇其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蓋卽龍門呂梁之說所自出也尸子晉人必親見禹鑿之迹故以爲言呂不韋相秦採入其書淮南子亦載之此或古書成語非佼所造也朱子語錄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滚入關陝一派東滚往河東爲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之意蔡氏親承師說宜尊所聞而集傳旣從曾氏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梁在離石自相矛盾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通亦仍謬而莫之正何其憒與

朱子語錄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就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故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論而傳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二語以爲禹之治水實自兗始但就冀一州而言則龍門爲咽吭之害故首及之凡爲此論者總由不察洪水之狀如何而壺口梁山所以必當先治之故耳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此亦是堯語古文大禹謨作舜語）洚水者洪水也此水逼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口能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朱子所謂一派滚入關陝一派滚往河東者非泛言九州之水災也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呂梁之河爲害尤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能治則無水之不可治此而不能治則帝都將有其魚之患而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墊哉無論冀爲帝都在所當先卽非帝都而滔天之勢若此亦安得舍冀而事兗也明嘉靖中馬明衡撰尚書疑義其論禹貢一條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爲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況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可執一論也斯言深得經意故備錄於此

宋儒以雍山不當入冀故梁岐有異論曾彦和云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疑者可渙然釋矣愚嘗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爲變也事有所不同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冀得五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梁岐獨書於冀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衞既從大陸旣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說境界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學者不知變例則膠柱而鼓瑟鍥舟以求劍烏可與言禹貢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爲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酈道元謬以爲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卽今潞城縣關以山爲名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近志洪洞縣西南亦有壺口山一名蜀山而傳記無之此土俗所稱故不數）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卽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之梁山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爲治梁之梁）

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以是爲禹鑿之迹耳

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何蓋呂梁既鑿則河由地中行而西河左右無洪水之患矣然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并治之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梁岐之間其第一功也然太原岳陽密邇帝都禹不急治而顧先此者何蓋治梁已畢若身遠渡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速還治雍當在數年之後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故治梁之餘乘便施功及岐而止數千載以下神禹之經營猶髣髴見之也

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明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溢而西入鄜延之境朱子語錄云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則梁岐之間卑於鄜延可知水入鄜延必由此氾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爲巨浸及洪水旣除之後梁山之野始可以甸治故禹先決渭之下流以入河而尋濬畎澮之水以入渭使嚮之巨浸復爲平田則耕作興而貢賦之法有所施矣禹所以獨致力於此者蓋渭南逼近南山岐西漸偪汧隴地皆高卬洪水所不及其受患者唯是鄜延之南渭水之北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朱子所云一派西滚入關陝者耳呂梁既鑿舍此其曷先邪

洪水初平艱食未奏冀田僅第五等而梁岐之間去帝都最近田旣膏腴轉輸又便故禹汲汲於此地昔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蓋由渭泝河由河入汾絳與平陽均此一路禹甸梁山之野通渭水之漕其爲帝都艱食計也切矣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卬洪水不爲災而東方事急亦無暇西略故也

或問治梁及岐果爲岐東渭北之地則涇屬渭汭漆沮旣從荆岐旣旅雍州又歷歷言之不亦贅乎曰梁岐之間略爲疏濬其功未畢故必待涇漆沮皆治而後旅荆岐以告平此最後治雍之事非冀州經始之事也又何贅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岳又作嶽）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卽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

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氏鶴齡曰今河北多有鯀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積也然不以此爲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禹急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晉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彘縣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當直抵南河賈讓言禹析底柱則南河亦施功之處知必在治岳陽時矣曰至于者所以聯絡其兩頭見中間相去之遠也高平曰原廣平曰陸釋地正相反傳改言高平爲是然不當連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則太字別是一義斯爲無病矣鯀徒事太原而不知鑿龍門所以無功然壺口梁山之役非神禹何從措手鯀卽欲爲禹所爲亦終不能耳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按今靜樂縣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本漢汾陽縣地理志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管涔山一名燕京山淮南子汾出燕京是也隋志靜樂縣有管涔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南流與東西溫谿合 水出右近谿 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 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按汾陽故城在今陽曲縣西北元和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五十三里 又南與酸水合 水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注于汾 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 水出新興郡西南流逕陽曲城北又西注于汾 又南逕陽曲城西 元和志陽曲故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 又東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 太原郡治晉陽城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溯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爲沼沼西有唐叔虞祠晉水又東過其縣南分爲二派北瀆卽智氏故渠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園溉東南出城注于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舊溉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又東南入于汾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元和志懸甕山一名龍山在晉陽縣西南十二里晉水初泉出處砌石爲塘自塘東分爲三派其北一派名智伯渠東北流入州城中出城東入汾水其南派東流逕晉澤南又東入汾北卽酈元所言分爲二派者也其南派隋開皇四年開東南流入汾汾水北曰陽曲野界流

入經縣東二里 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 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元和志云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 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流過榆次縣南又西至晉陽縣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又南逕大陵縣東 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泊按周禮并州澤藪曰昭餘祁卽班固所稱九澤也今名鄔城泊元和志云在介休縣東北二十六里大陵故城在文水縣北十三里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注之 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元和志文水縣本漢大陵縣地汾水經縣東十五里文水在縣西漢平陶縣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後魏改爲平遙 又南與石桐水合 卽綿水也出介休縣之綿山 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又南逕冠雀津 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元和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十二里汾水在縣北十二里靈石縣本介休地汾河在縣北十步深一丈闊二里 又南入河東界逕永安縣西 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卽此漢順帝改曰永安 又東與彘水合 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卽霍太山矣今在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 又南逕霍城東 故霍國唐霍邑縣今爲霍州元和志霍山在霍邑縣東五十里元地理志彘州有霍山爲中鎭 又南霍水入焉 水出霍太山西南逕趙城南又西注于汾 又南逕揚縣西 應劭曰故揚侯國今洪洞縣東南有揚縣故城周語史伯曰西有霍揚是也 又南逕高梁故城西 故高梁之墟也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害懷公於此 又南逕白馬城西 今平陽郡治 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 城在今臨汾縣西南汾水之西 又南與平水合 水出平陽西壺口山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廚者也 又南逕襄陵縣故城西 晉大夫郤犨之邑也城在今縣東南汾水在縣東一里 又南逕臨汾縣東 天井水出東陘山西逕堯城南又西南入汾 又屈從縣南西流逕絳縣故城北 晉新田漢置絳縣其故城在今曲沃縣南 又西逕虒祁宮北 宮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今絳州南有虒祁宮 又西逕魏正平郡南 今絳州本漢臨汾縣後魏改曰正平并置郡 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 水出絳縣東澮山西過其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 又西與古水合 水出臨汾縣故城西南入汾 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 有修水出縣南西南流入汾 又西逕清原城北 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 又逕冀亭南 昔臼季使過冀野見郤缺耨卽此處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又西與華水合 水出北山華谷晉卿士蔿食采華陽今蒲坂北亭也其水西南注于汾 又逕稷山北 山下有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 又西逕鄧丘北 故漢氏之方澤 又西逕耿鄉城北 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 又西逕皮氏縣南 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南有故渠尚存按今河津縣西二里有皮氏故城 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水南有長皐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按漢書武帝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脽音誰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唐改汾陰曰寶鼎元和志汾水在寶鼎縣北二十五里舊經后土祠下西注于河明隆慶四年東徙由河津縣葫蘆灘南入河 以今輿地言之靜樂陽

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並屬山西太原府平遙汾陽介休孝義並屬汾州府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榮河並屬平陽府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也

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幸孔言晉有汾河涑澮以爲淵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此四水者晉之望也涑水合洮水互受通稱故亦名洮 水經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又西逕董澤陂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逕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瑕氏之墟也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卽張澤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 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洮之待治自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可浸平陽宋取北漢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爲河東害甚大禹治之自不容緩豈獨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澤宜障此一定之理鯀欲繼臺駘之業而以治澤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無敗乎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卽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周時迫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于夏虛疆以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本竹書紀年 諸所稱太原或以爲卽禹貢之太原日知錄曰薄

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定安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渭按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爲原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廢縣在州西南四十里)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爲今岳陽趙城二縣(岳陽漢猗氏縣趙城漢彘縣地並屬河東郡霍山在岳陽縣西北趙城縣東北)蔡氏主岳陽一縣固非然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華山之陽附近者爲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之陽附近者爲衡陽縣而荆之南界非此縣所可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得專指灉縣爲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哉(顧氏詩曰後至于太岳專指山言此至于岳陽字亦包者廣蓋與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言)也

或問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陽果包有南河曷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華陰而底柱而孟津而洛汭而大伾皆南河也言南河則混而無別僅及覃懷矣然則書至于底柱不亦可乎曰底柱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陽則底柱之功見言底柱則太岳之功不見故不言底柱而言岳陽也

復齋集義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邵氏簡端錄曰載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與功例諸此底績至于皆言成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渭按篇末云告厥成功則九州所敘似皆以成功言之諸水土之功率繫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載治修獨繫其上故以爲施功之辭然皆冠之以既則亦是成功矣惟豫州導菏澤被孟猪實施功之辭立文偶爾異同不可强生義例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釋文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韻按蕭作衡)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卽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夏氏(僎)曰冀州三面距河河爲大患故禹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於河也金氏(履祥)曰太行爲河北脊脊上諸州華山險唯太行之南懷州瀕河之地平夷廣衍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卽古覃懷也渭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詳見導河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會衡漳治而中閒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

河內西阻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絕者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爲災故其役可以差緩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山海經云出鹿谷山[illegible]發鳩山後魏志云出鹿谷山蓋皆發鳩之異名也)東逕長子縣南([illegible]長子故城[illegible])又東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屯留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十三里[illegible])又東逕壺關縣北([illegible])又東北逕潞縣北([illegible]世人亦謂[illegible]潞縣故城)又東逕武安縣南(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有武安故城[illegible])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謂之交漳口(大黽谷今[illegible]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illegible]故城)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illegible]漳縣西有漳縣故城)又東逕武城南(司馬彪曰鄴縣有武城)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又東逕平陽城北(司馬彪曰鄴有平陽城)又東逕斥丘縣北卽裴縣南(今成安縣西有斥丘故城[illegible]縣西南六十里有裴城故縣也)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城在今肥鄉縣東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又東北逕斥漳縣南([illegible]斥漳故城)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應劭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斥章縣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地形志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而北爲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爲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縣在潞安府西少南五十里)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illegible]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平縣沾嶺(縣在太原府平定州東南五十里沾嶺在縣西南[illegible]縣故城)南流經和順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安陽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衡漳降水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絳皆後人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蔡傳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降水大陸至碣石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諸本夏氏)渭按水經載欽說以爲[illegible]欽作欽虞

帝時入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卽自周定王五年始豈待漢成帝時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欽時猶爲大河之經流漳未嘗自入海也河徙砱磯乃無稽之妄談辨見導河歷代徙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戰國時魏西門豹史起先後爲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內舄鹵化爲稻粱後漢元初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公平鄴又堨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水所溉之處名曰晏澤陂故左思魏都賦云墱流十二同源異口也東魏天平中決漳水爲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臨漳之西南唐咸亨三年又引爲金鳳菊花諸渠以溉鄴南至德後遂廢宋天聖四年王沿上言今相魏磁洺之田並傍漳水者斥鹵不可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無奔決之患可以富數郡之民詔河北漕司規度而議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渾濁不可溉田沿又奏渠田起於戰國前載但言灌溉之饒不言疏導之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墱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就高阜鑿岸爲渠截流爲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凡渠開二十四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伾山之石伾山卽大伾在濬縣取磻陽之木磻陽在林縣給利成之鐵相州有利成冶用鄭白渠之法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門餘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溢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廢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議卒不行後沿爲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邢趙天平景祐諸渠溉田至數萬頃由是觀之漳水之爲利也大矣然冬官不修溝洫地防水屬音注不理孫音遜則亦有害曹操築容乘郭子儀之攻鄴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爲亦以水勢乘高而下能沈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漳自安陽決而南又東入衛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汙萊其爲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氾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況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流至河內溫縣入河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南流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黑山東流至朝歌縣合淇水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沮加山東流合淸水至魏郡內黃縣爲白溝亦曰淸河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蕩音湯洹水出上黨長子縣洹山二水皆東流至內黃縣入白溝諸川左右翼帶異時並注于河亦猶河汾之間包有涑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濬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從低處下手使先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故以爲自九河碣石始愚謂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數爲敗是也不待鑿龍門而始然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氾濫而南亦終入於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冀於兗青徐無損益也唯是覃懷底績之後引河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兗獨當之勢甚危急此時兗受患獨深故賦法與他州異至十有三載而後同而恆衛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此化又之筆非史臣所能與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壤若丈反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此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性也草人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之辨土所以必致意於此也東陽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澤用鹿不如引埴壚用豕於經爲切

疏云鄭注周禮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按此經上文言十有二土卽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保章氏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者故云壤亦土也變文耳然則九州之土皆可謂之壤與冀豫雍之壤對墳埴塗泥壚黎而言者有別唯冀則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與十有二壤正同也

說文壤柔土也釋文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釋名壤瀼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注漢志曰柔土曰壤皆與傳意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致凡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疏不當取以爲義

周禮草人職曰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呼丸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蕡扶云反㯺呼覽反輕爂用犬爂匹妙反又婦堯反注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也解胡買反下同埴壚黏疏者彊㯺彊堅者輕爂輕脆者鄭司農云墳壤多蚡鼠也玄謂墳壤潤解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騂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其類故不同也渭按草人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其色而質不詳職方氏云揚荊宜稻豫并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宜稻麥兗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黍稷稻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皆不著總不如草人之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錯倉各反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又曰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正義曰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卽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偶

州二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爲上上兖最少故爲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州之賦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井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內也

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爲不善也愚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疑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下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元肅曰戰國諸侯重斂恃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或問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歉於高則詘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眞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故錯等之義二孔闕如林氏主豐凶立說蔡傳以爲豐凶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梁豫揚言之蓋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獨四州爲然也傅氏云錯之爲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州內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若此則取民之時有輕重而九等非計歲入之總數矣以理揆之林說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以利民故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夫謂損由於蠲可也而增豈加賦所致乎且禹之立法豐凶元與民共之未嘗有待於蠲也錯等或有或無誠不可曉竊謂禹貢所書唯據各州定賦之後錫圭告成之前十餘年閒歲入之常數而第爲九等又據四州十餘年閒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有則書無則闕非以是爲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無雜出之賦也不然天道有盈虧地力有遺盡人功有勤惰語其極致則錯而上下相去有不止於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驗而懸定數十百年之升降哉諸家所說皆未允當愚推測及此自謂千慮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二時無第一豫出第一時無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則九等有闕奈何曰就冀豫觀之謂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以雍揚兖驗之也使雍與揚相易則雍當書下錯梁與揚兖相易則揚當書三錯兖當書上錯矣而經文無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雜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穎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即令餘州備書亦不足以窮其變此四錯者猶之發凡起例皆是以類推則經不可見耳

劉原父說此經云聖人預爲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爲錯法蔡子亦云歲有豐凶不能前知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愚謂錯等之賦不期然而然易未嘗預立爲此法凡言錯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變之權則五畝之稅視豐凶以爲多寡歲歲如此不獨在錯等之年也

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孔安國注云兵賦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鄅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故蔡以蘇說爲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爲賦者左傳三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此卽司馬法一成之賦也詩王義云成方十里容有徒五百人其出兵夫則眾不盡行故一乘士卒七十五人少康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也而稱眾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此言得之然蘇說亦非獨創仍出於鄭鄭注詩韓奕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與禹貢注所言治田出穀者合及注信南山則又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夫禹甸之義一也何以梁山爲治田而南山爲兵賦是鄭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紛紛諸說又何怪焉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秸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人之紛訟矣鄭以周之丘乘釋禹甸猶以漢之口錢當九賦並非經旨不可援以入禹貢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者亦謂之賦故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林氏況之以載師園廛漆林之征亦但仿像其事不可一一求合新安陳氏云場圃等征載師掌之材木構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龜魚丱人牧人罟人掌之他以類推則其法又加密矣堯舜之

世恐未必然孟子言王政之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又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蓋山澤之利但爲之厲禁使民不妄取而已未嘗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言齊之徵斂無度也曾謂洪水初平艱食方奏正孟子所謂王道之始而取民纖悉不遺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冀之土賦其謂之何曰準以八州之貢物則冀賦可知也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冀之土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禮樂之事用之必不可闕者則視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以爲富國之資也此不特與叔世無藝之征相去懸絕卽周官九職之地貢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

疏云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也渭按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爲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賦故特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說殆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林氏曰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畿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夏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此有歲秋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之孔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力有關不關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此違絕也吳氏澄曰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爲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爲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爲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渭按冀大賦第一兗小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心正者猶雖永定則准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內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注云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蓋畿內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稅以人不以土堯時未有故冀無貢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尙無定賦安得有貢篚惟是衡漳恒衞大陸之區當爲侯服時已就疆理不知何以無貢豈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餘里而絕長補短以充千里之數故東方負等肥饒之地皆入甸服雖有所供于上而不名爲貢與義實難曉姑識此以待來哲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曾氏曰恒衞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恒衞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黃氏度曰河未入海則恒衞合而爲瀰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恒衞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東陽陳氏曰謂大陸爲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爲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說爲當渭按上曲陽今爲曲陽縣屬直隸眞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眞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恒卽滱水衞卽滹沱也古今異名耳據黃氏說此二役當在兗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也

或問恒衞滱滹沱漢志明列爲四水子謂恒卽滱衞卽滹沱亦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滱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衞既從也此非恒卽滱之明證邪水經無滹沱之目見濁漳易滱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衞水無考然酈注凡二水合流言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衞之後亦得通稱衞水可知也薛士龍云恒水東流合滱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衞水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則宋人已知恒滱衞滹沱一水矣蔡傳述其言而不察耳易水源短豈滹沱源長當從小水會大水之例謂滱滹沱入易非也不然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滱衞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不過數十里之地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曾謂是尋常之谿澗而勤禹功之荒度乎哉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

周禮職方氏幷州山鎭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釋文虖火吳反池徒多反嘔烏侯反一音驅嘔夷卽後世所謂滱水也應劭曰滱音嘔顏師古曰滱音寇又

音若吳反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漢志代郡靈丘縣下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文安屬勃海郡寰宇記云文安故城在今縣東北二十里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周禮注云嘔夷即祁夷出平舒按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沽即灅水亦名桑乾河漢桑乾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西北平舒則今州屬廣靈縣也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祁夷水源出縣西東北流至蔚州入桑乾河不經曲陽縣界鄭說非是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虖字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虖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云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沱別幷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當作參戶蓋傳寫者因郡有參合而誤參合在漢鴈門郡平城縣東今大同府陽和衛北鹵城與參合大山隔絕虖沱不得至其地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參戶故城應劭云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水經注漳水自成平縣南又東北左會虖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合清河又東北逕章武故城西枝瀆出爲濊水又東北逕參戶亭分爲二瀆一水逕參戶亭北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虖沱蓋即漢志所謂東至參戶入虖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也此即禹貢之恆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滱本名恆靈壽以下之虖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恆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虖池嘔夷爲幷州之川其名著而恆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恆陽溪當滱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恆衛爲小水而經義茂不可通矣

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即漚夷之水也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元和志蔚州靈丘縣漚夷水一名滱水出縣西北高是山今按渾源州在山西大同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崞縣繁畤二縣屬鴈門郡州志云州南七里有翠屏山高千餘丈周十里滱水出其東蓋即高是之別名東南接靈丘界者也東南流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溫熱若湯能愈百疾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入峽謂之隘門高峯隱天深溪埒谷其故城在今渾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北去大同府二百七十里又東逕廣昌縣南縣今屬大同府又東逕倒馬關之蔚州飛狐口在縣北一百里紫荊關在縣東北一百里關山險隘最爲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其名焉今在廣昌縣南唐縣西北亦名常山關又東南逕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按曲陽隋爲恆陽縣地理志云有恆陽溪即恆水源也元和志恆山在恆陽縣北一百四十里曲陽縣志滱水在縣東北又東逕中人亭南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亭在今唐縣界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一俱在滱水之陽故曰一滱水逕其東元和志滱水一名唐河西去唐縣一百五十步又東逕安喜縣南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西元和志云滱水在安喜縣北八里蓋其城南徙也安喜今定州又東逕安國縣北漢安國縣隋改曰義豐今爲祁州又東北逕解瀆亭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爲侯國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城在今博野縣西南又東逕博野縣故城南城在今蠡縣界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城在蠡縣東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潛入地下又東南於瀆重源湧發東南逕陽城縣散爲澤渚世謂之陽城澱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上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是濡水與易水互受通稱矣按漢志中山望都下云博水東至高陽入河高陽屬涿郡蓋博既合濡入滱則東至文安入大河也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依城即古高城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今安州北有依城河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阿陵故城在莫州任丘縣東北二十里滱水枯瀆在縣西一里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長城在今文安縣南界易水有北易中易易此中易受北易而合流者易水注云易水於容城縣東南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寰宇記南易水自容城縣南流入瀛州高陽縣界與滱水合南易一名雹水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丘廣昌並屬山西大同府曲陽屬直隸眞定府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文安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平中何承矩興塘濼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滱水仍自蠡縣改流經肅寧河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時則又自雄縣改流入霸州保定界爲玉帶河不復入文安矣此恆水下流變徙之大略也晁以道云今之恆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元和志滋水在行唐縣南二十六里又東南流入于衡水元和志長蘆水即衡漳故瀆在衡水縣南然則恆水之源所謂恆陽溪者亦改流南向合於漳水而曲陽以下瀆同而源則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爲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眞定縣滹沱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爲蒲澤藪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水經注云大浦下導陂濤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歐陽玄補正水經序引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蓋滏洛滹沱等篇皆在此五卷之中今本仍爲四十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漢志代郡之鹵城常山郡之蒲吾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高樂成勃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有滹沱河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滹沱水出代州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繁畤本漢葰人縣屬鴈門郡漢末荒廢晉改置繁畤縣周省隋復置後齊移理滹沱一名派水許氏說文派水出葰人縣戍夫山郭景純以爲鹵城縣武夫山括地志以爲孤阜山寰宇記以爲平山蓋皆泰戲之別名也西南流逕唐林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一百二十里本漢廣武縣隋五臺縣二縣地今州西有廣武廢縣蓋即唐林縣界也又西南逕崞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五十里水去縣二百步又西南逕秀容縣東縣爲忻州治水去縣三十二里東轉逕定襄縣北縣西至忻州四十五里今治郎陽故城水去縣五里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代州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逕盂縣北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又東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縣東至恆州二十五里水去縣二十里縣志云衛水在縣東十里俗名雷溝河源出縣東北十四里白岡村西南流至縣東南合滹沱河眞定縣北縣爲恆州治水去縣一里又東南逕九門縣西縣西至恆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九里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又東南逕藁城縣東縣西北至恆州五十八里水去縣二十九里又東逕鼓城縣北縣西至恆州九十五里水去縣十三里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分藁城置昔陽縣十八年改曰鼓城又東逕深澤縣南縣西北至定州九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即冰合渡光武處俗謂之危渡口又東逕無極縣北縣北至定州十里水去縣三十里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水亦去縣四十二里與博野縣分水寰宇記滹沱河在博野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東逕安平縣南縣東南至深州二十三里水去縣二十里泒水今名溫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五里縣治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泒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即此地也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闕寰宇記瀛州河間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十四里莫州鄚縣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畤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並屬山西太原府靈壽眞定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眞定府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並屬眞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濼既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縣今獻縣之滹沱別水爲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

明天啓後漸徙而南至　本朝順治二年自束鹿南決入冀州與滹水渾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者而從冀州合於漳水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為古今水道之極變也東漢以後浮陽(今滄州)參戶(今青縣)東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靜海天津)泉州(今寶坻)諸縣界中漳清合流之瀆即古徒駭河西漢時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恒衛皆於文安入河也(今文安縣在霸州南少東六十里)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又東合滱水自下互受通稱又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東至泉州縣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之道也(御河即清河潮河即界河)自塘濼興而文安大城諸水多入白河(即御路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時滱易滹沱混而為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而程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耶惟二水皆入河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眞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下文)一在河內修武縣(古甯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鄔縣(今為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鄔澤當之蓋晉為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為趙地故分為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之地皆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眞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為深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䜌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即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鄡縣今為束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為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為巨野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溼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通典昭慶縣有澤而鉅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唐人亦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絳瀆為北過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為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枯絳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為禹迹此亦是河別為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傅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為九河誠如傳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耶

大陸禹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恒衛既從而遂得耕作也觀復言既可見蓋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河北有恒衛先是九河未通恒衛未從合而為瀰漫之勢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為之鍾障以資蓄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按島史記漢書並作鳥鄭康成王肅並讀島為鳥唐初亦作鳥字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也)

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夷居其上為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蘇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林氏曰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禹貢於九州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為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蔡氏(沉)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縟綵)鄱昌陳氏(大猷)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礙鄭氏(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即此所謂島夷驪成後漢皆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據文頴酈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矣

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傅以為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所通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則不當敍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幽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以靺鞨爲鳥夷引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愼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靑石爲鏃渭按此卽周初所貢之楛矢石砮也然史記言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愼東有鳥夷則自是二種鳥夷非卽肅愼且洪水初平肅愼亦未遽通也今本作島夷薛士龍云海上諸夷濊貊肅愼之屬按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島夷唯倭韓可以當之濊貊肅愼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

漢書朝鮮傳眞番音潘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辰國卽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音洛浪音狼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晉梁二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北史新羅者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餘別種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新羅弁韓苗裔也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時則有新羅百濟而無三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今以遼東爲三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水環其四面故曰島夷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蓋河自東漢已後從千乘入海故唐時島夷貢船循渤海南岸入河禹河由碣石入海故西指碣石夾右而入河也

傳云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其皮也乃改爲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陳氏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冬亦服之乎如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爲左碣石矣金吉甫取之殊不可曉

馬明衡云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爲準無山可見則望星爲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爲準者固無妨於遠豈必逼近肱腋之下然後謂之右轉屈之閒耶徐常吉云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望之如在右掖也此皆以碣石爲離岸數十里之大山故有是說其實此山不過一海濱之巨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覽之以納河自東北泛海而來者帆拂其顚舟檥其足眞如在肱腋之閒非但遙望之以爲準也

程泰之云冀北爲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渭按大遼水出塞外東南流至安市縣西南入海西去碣石五百餘里此誠不與河通濡水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卽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卽今灤河此正値逆河之尾亦不可謂不與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合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幷貢道正須由此而以爲不與河通北來者必由海入大謬且告成之時冀北尚未制貢此經專爲島夷而設與五郡之地全無交涉也

皇淸經解卷二百零五終　嘉應生員李迺春校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零六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淸胡明經渭著

濟河惟兗州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渭按詩書皆作濟顏氏曰泲本濟水之字從水㳒聲泲音姊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云此兗州濟也其從水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泲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兗史記作沇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樵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爲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渭按濟自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靑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姑據字義說文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竝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有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翔縣聯數百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渭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矣故曰踞涇跨木訓踞踞卽跨也據踞音同字異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如據鞍或作踞虎踞或作據之類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詁多出己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專屬一州徐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荆豫共是荆山何以一言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言據又如衡陽華陽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

雍梁之西竝以黑水爲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靑徐之岱猶荆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別也自疏以據爲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兗州曰濟河之閒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濟陰郡治定陶縣(唐爲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山陽所領縣有成武(唐亦爲成武縣即今城武)單父(唐亦爲單父縣今單縣是)東緡(唐爲金鄉縣即今金鄉)方與(音房唐爲方與縣今魚臺縣是)皆在濟水之南二郡志竝屬兗州故以爲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爲禹之兗州乎靑之東北據海以爲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北據荆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則知荆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荆山二州無異辭何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得荆山乎至若雍之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絕遠而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何地爲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爲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別九州不論廣袤長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棊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水之南以附兗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荆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如故雍之距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爲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際之言終未闚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閒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靑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illegible]知倭禹貢靑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鬲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公又遷于帝丘)郕胙燕(南燕姞姓)凡四國戰國時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幷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復置兗州(領郡國八)後漢魏晉竝因之唐爲河南道之靈昌(滑州)濮陽(濮州)濟陽(濟州)東平(鄆州)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州)魏郡(魏州)博平(博州)平原(德州)樂安(棣州)景城(滄州)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爲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竝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魯郡之任城龔丘(任城今爲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龔丘今爲寧陽縣竝在古濟水東)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菏澤西今爲東明縣)靈昌之匡城(在南華西今爲長垣縣)改屬豫濟陽之長淸(今屬濟南府)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靑其南境改屬徐也(平陰側出跨南北故分屬靑徐)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竝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菏澤東今爲曹州)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衞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出縣南而縣始爲河北地)直隸大名府(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及眞定河閒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東南屬兗西北屬冀)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靑州二府則西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爲界西北屬兗東南屬豫徐靑)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導水濟入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菏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閒爲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爲二一水東南流爲菏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爲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酈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北過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爲陽穀茌平東與靑分界轉東爲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靑城又東爲靑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環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靑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淸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爲兗南爲靑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衞輝府胙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眞定河閒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齊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入枝次之漯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衞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淸河入海處與靑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閒國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從衡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爲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寘滅馮逡云九河今旣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巳爲海所

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眞湮滅無遺迹邪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爲禹之九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鬴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潔三河未詳處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絜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犂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是也于欽齊乘以爲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縣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淸滄二州之閒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毘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杭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取足於九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眞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絜爲二非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爲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卽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爲然故孟子集注簡潔絜譌爲潔仍爲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蘇轍謂無兩河並行之理蓋當時有爲而發非古人之通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尚書中候略同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已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旣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八流雖非桓所塞而參以周譜則壅自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酈道元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旣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長寃吁可怪也

雷夏旣澤灉沮會同釋文灉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餘反渭按灉史記漢書並作雍

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旣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渭按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遊成陽舜漁於雷澤卽此灉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至濮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灉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云雷夏旣澤志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濟而又濬灉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旣澤爲證蓋以雷爲雷澤雍爲灉水也通典不從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濰水在高密郡莒縣今按濰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爲禹貢之濰然周時徐幷於青兗不得越靑而東有濰濟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字靁似盧雝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爲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瀆帶瓠河其北卽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尙無取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貢何其不知所擇也明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邃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見孫氏九州山水考此亦奇不知出何典記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向未爲澤今始爲澤也既豬者向已爲澤今復舊也（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微曾是曾彥和也）竊謂雷夏本非澤而禹導之使爲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說蓋兖地卑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爲澤也水退則復爲澤故曰既澤他州雖有水患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旁溢爲害禹立陂以障之耳故曰既豬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雷夏亦有陂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蓋禹迹也

蔡傳灉沮二水名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許慎云河灉水在宋又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水經汳水東至蒙爲灉水又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並無狙獾蒙濮二字之誤）則灉水即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濋求之於韻沮有濋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灉沮皆出豫入徐於兖無涉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灉許慎曰灉者河灉水也其意以瓠子爲灉此則在兖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灉亦非也沮雖有濋音今考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濋昔漢祖即帝位於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也（汜音汜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汜水又東合菏水而北注於濟瀆然則濋水即汜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曰濋以當之邪韓汝節謂汳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兖而兖州自有灉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爲沮以章丘縣之漯水入小清河者爲灉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灉沮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寰宇記同）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爲周公作或以爲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爲灉據汳水而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灉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爲即禹貢之灉妄也此乃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灉竊謂灉沮皆濟水所出而河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傳云濟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間而灉沮出其西北其爲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京水新鄭之溱水莒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爾雅之文謂灉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灉沮不入雷澤余按裴駰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濟也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同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爲雷澤縣澤在縣之西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夫段凝決河水以限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間二源適當其衝爲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亡談禹貢者豈竟束之高閣而不覩邪宋人惟易祓知之而不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釋文蠶在南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兖言之者兖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間產絲最多其地宜桑可知蓋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濕於下土非宜兖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兖志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渭按爾雅蟓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秦湛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爲最予游濟河之間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爲蠶師也（觀見淮海後集湛字處度觀之子也）

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衞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可知樂記云桑間濮上桑間即桑中其地在濮水之上也雷夏灉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兖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衞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豳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爲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閒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兖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帝丘（今開州本顓頊之虛故稱帝丘）旄丘（在開州西）鐵丘（在州西南）瑕丘清丘（並在州東南）廩丘（在今范縣東南）敦丘（在今觀城縣南又頓丘在今濬縣西當屬冀故不數）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兖地最卑丘非山比當氾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入益信傴山襄陵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

言九州之美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憤反繇音遙）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渭按釋文馬云繇抽也視茂義爲優吳幼清從之言兗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

孟子言洪水氾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高卬之地蒙蘢鬱塞之狀經所謂繇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渭按史記漢書並作年）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爲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兗受患最深木土既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歲之豐凶以爲多寡而兗獨有異受患最深墾闢不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也九州之賦雖缺下下兗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兗賦法異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貞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皆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相校爲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兗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說本曾氏）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薄爲正殊非大道朱氏（善）曰貞猶隨所卜而定之之名也蓋兗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破蔡誠是而以貞爲卜義亦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荊雲夢土作乂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作爲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爲治水邪總由漢儒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爲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兗疏九河瀹濟漯澤雷夏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爲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卽是兗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功益修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卽此意春秋傳曰美惡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惡復爲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釋文漆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荊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渭按衛文公遷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亦兗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渭按篚漢書皆作棐顏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筐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愚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玄黃爲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纖縞揚篚織貝荊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皆可充衣服之物若夫青之檿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檿絲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兗雍有貢無篚以其不宜也蔡氏曰篚竹器筐屬也吳氏曰織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卽周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渙水故傳曰雎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當引兗篚爲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故以爲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漯天答反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河謂南河之尾漯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荆州之貢道而薄同叔爲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流兖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果爲順流乎况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谷隨其便之說而適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今按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貢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靑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爲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千乘高唐他合切）濕之濕說文本作溼（㬎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失入切）隸改日爲田又省一系遂作漯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漯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漯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東武陽郡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漯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爲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爲樂安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清豐縣之西境是）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滑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鐵丘南（元和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里衛南本漢濮陽縣地也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畔觀也其故城在今觀城縣西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又東逕鄄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鄄縣故城唐濮州治也）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屬魏郡）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恐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詳見導河從流下）酈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漯水出焉（河自此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茌平等縣至千乘入海）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於堂池水而隍塹於城東北合爲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陽平故城今爲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即漯水也新志云故流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勢與東陽穀縣西大陂連夏秋積潦并成巨浸相傳爲古漯河匯流處）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今莘縣西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樂平其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二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在今聊城縣西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南有貝丘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於高唐縣東注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杜預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今在禹城縣西漢志作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毁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西四十里禹城本漢祝阿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聞（去聲）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漯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漯由漯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清西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伏琛謂之漯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元和志漯水北去臨邑縣七里）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城在今章丘縣西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丘西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漯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爲馬常坈（坈音蓋亦在千乘縣界玉篇坈音而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則坈乃澱泊之類）坈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歷馬常坈注濟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漯之所亂者）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並屬山東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料河水未從之前其自漯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即無與漯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漯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注所敘漯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東諸高閣而不觀乃以爲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枝流一語了之如此顢頇亦何裨於禹貢邪

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决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爲赤河及游金二河歐陽修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平界中以赤河爲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注云即漯水亦不聞爲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多不可信大抵如此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

酈道元云河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齊水注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爲黃河所行其濱州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爲河所占也

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水卽今小清河也水經注云濟水東逕菅縣故城南章丘縣西北二右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十五里于濟濟水又東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里出長白山之王村峪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西二里有長白山其後小清之上流於塞章丘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爲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爲漯齊乘云小清河自鄒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爲獺河經流矣此卽楊渚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漯全無交涉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爲貢道則必有舍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荊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爲濟詳見導中間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漯達于河者蓋自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

濟漯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菏則由菏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爲大謬耳唐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暑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爲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悉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清或作泲又因泲南亂爲泲今悉改從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爲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茌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茌平接界漢臨邑在盧縣東按今長當在此間今縣邑本漢漯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臨邑也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口故關在臨邑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爲古濟漯通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爲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故城爲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荊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並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渭爲道所必由耳

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爲敗青徐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爲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兗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既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梁之南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洛渭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零六終　漢軍樊封　南海鄒伯奇　舊校　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零七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海岱惟青州釋文岱音代

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顏氏師古曰岱卽太山也渭按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音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湣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者孟子謂齊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蓋自今成山以至乘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爲西北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爲兗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以西亦以濟爲兗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密而反疏甚矣說經之難也

正義云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閒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渭按安國傳出魏晉閒其釋舜典云分青爲營襄

馬鄭也此云青州東北據海蓋直案當時輿地遼東屬幽州以爲青之北境至勃海而止故曰東北據海若宗平其營之出於青者而穎達善爲傅會訓據曰跨以求合於前說夫青之跨海固也而以傳之據爲跨則非也以青之據海爲跨海猶之可也推而至於兗之據濟揚之據淮荆之據荆山梁之據華山之南雍之據河皆以爲跨之則大不可矣穎達豈未之思邪先儒謂分青爲營據爾雅齊曰營州以立義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是堯時遼東本屬青也而王明邈非之曰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爲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隅而屬於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遼東固中國東境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遼東卽營州而幷於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斯言亦近理然孫炎以爾雅爲殷制殷必有所受遼東苟非青域殷何由改青曰營馬鄭諸儒相沿已久當從之古今疆域或因或革未可據周之屬幽以證堯時不屬青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鎭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幷於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卽孟豬經於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貕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瑀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泲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其西又爲兗所侵而損徐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云青州卽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

林少穎云爾雅不言青州者青幷於徐也禁傳取之渭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邢昺疏云營州卽青州地也博物志云豈與青州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豈是名乎蓋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嘗幷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說當合徐而不合營故爲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沿於近說而不知攷亦獨何哉

唐營州治柳城縣西南距平州七百里此隋開皇三年平高寶寧以其地置營州大業初改爲柳城郡者實在古冀州舜幽州之域於青州無涉也水經大遼水注云渝水首受白狼水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僑置於此也寰宇記引開元十道略云舜築柳城以證古時已有柳城之地蓋皆因爾雅齊曰營州之文而附會爲此說不知柳城漢屬遼西郡隋始於此置營州名同而地異非舜之分青爲營者也

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爲季萴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浞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爲齊燕二國地秦幷天下置齊郡琅邪是東境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國六後漢魏竝因之領郡國五晉分置平州青州領郡國六平州領郡國五後改曰幽州唐爲河南道之北海青州濟南齊淄川淄高密密東萊萊東牟登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按以上遞與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往屬徐又有密萊屬者兗域濟陽之盧縣及東阿之東境[illegible]平陰之北境徐域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丘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illegible]與徐分界其東北跨海爲故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齊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蓋指登萊言之然海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日照縣本漢海曲縣屬琅邪郡今屬沂州府北歷諸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州卽墨萊陽榮成文登諸縣南又東北折而西折歷寧海州及福山蓬萊二縣北[illegible]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又西歷招遠掖縣昌邑濰縣北與兗分界

禹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西爲逆河其東則海無所謂勃海也勃海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蘇秦說齊曰北有勃海是也然春秋時已有之左傳楚子使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韓非子曰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北海少海卽勃海也亦作渤解說文云海之別又謂之裨海齊語渠弭於有渚韋昭注云渠弭裨海是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尾閭也應劭曰海之橫出者曰勃史記索隱崔浩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徐幹左思皆有齊都賦漢置勃海郡治浮陽縣卽今河間府之滄州又置北海郡治營陵縣卽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二郡皆在勃海之濱一屬兗一屬青也元和志萊州掖縣北有渤海則已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餘里矣元人又以鐵山爲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跨海小海也蓋太行恆岳北徼之山循燕東入朝鮮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爲勃海之口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于氏所謂碣石蓋卽鐵山也鐵山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按王當勃海之口若在昌黎者與此地遠隔五六百里安得與以爲書勃海初不若是之遠經云夾右碣石入于河或云至于碣石入于海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碣石者河海分界處也碣石以西至直沽口禹時爲逆河戰國時謂之勃海勃海止此耳以鐵山沙門爲勃海之口而謂禹以東爲大海近志之失也詳見導河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傳云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兗州山鎭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漢書五行志曰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山有天門日觀馬第伯封禪儀記云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唐六典云泰山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蒿里石閭徂徠等山

新泰縣境有龜山新南山雖隨地異名實泰山之支峰別阜也

岱南與徐分界處嘗考齊長城故阯而約略得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時已有長城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東至琅邪臺入海寰宇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見濟水又云朱虛縣泰山上有長城泰山東泰山也亦名小泰山在臨朐縣南百里朱虛故城在縣東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見東汶水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臺在州治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卽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自海遶遷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大朱山在縣南距琅邪臺六十里今按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在縣北長清在縣南泰安在州西北六十里萊蕪在縣北淄川在縣南沂水在縣北九十五里臨朐在縣南又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西接沂水界莒州在州北以訖於諸城在縣南七十里皆有故阯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爲之禹時青徐分界亦必以此也

青西及北以濟爲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按济經流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章丘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河卽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兗分界處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玄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爲蓋嵎夷羲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於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嵎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恆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戒爲胡門

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卽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阯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爲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卽此江也都司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幷營於幽也

嵎夷既略嵎釋文嵎音隅

傳曰嵎夷地名正義曰卽堯典宅嵎夷是也王氏曰略爲之封畛也曾氏曰地接於夷不爲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金氏曰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和宅嵎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渭按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僞傳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爲嵎夷也金說本此蓋碣石之功畢禹卽東行至遼東經略嵎夷然後渡海而南沿濰淄二水也

嵎夷堯典疏云尙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渭按五帝本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嵎夷司馬貞曰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緯書已亡檢史記無作禺銕者唯說文作嵎銕銕字見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則可讀爲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誤

九州唯此書略必有精義傳云用功少曰略非也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王說本此而曾氏尤善林少穎稱之

堯典傳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卽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然不言在何郡縣說文嵎山在遼西一曰嵎銕暘谷也既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域不可以當禹貢之嵎夷薛士龍云嵎夷今登州齊乘因以寧海州爲嵎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祠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不夜故城在縣東自古相傳爲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州掖縣禹既略嵎夷不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爲得宜元史天文志宮郭守敬爲太史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之所未及按高麗卽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爲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嵎夷爲青域測景自當在朝鮮也元之初起威行塞外諸國不臣服故測景窮河源悉聽其所爲范史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之通鑑唐高宗顯慶五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爲嵎夷地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地理志云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應劭曰玄菟故眞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

漢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領
眞番以幷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屯已東沃
沮濊貊悉屬樂浪然則此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嵎夷
也玄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爲之封畛使北國不得南
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爲之封畛使島夷不得北侵而
中外之防峻矣

濰淄其道釋文濰音惟本亦作淮又作維淄側其反渭按維淄漢書作惟甾顏氏云淮字今作維甾字或作菑古今通用也

傳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正義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
屋山箕山見說文此誤增班志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
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博昌縣入海今漢書本作入沛
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
靑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
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蔡氏曰上文言既道禹爲之道
也此言其道氾濫既去水循其道也渭按都昌屬北海郡博
昌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東有箕縣故城益都縣西
南有萊蕪故城博興縣東南有博昌故城萊州府昌邑縣西
有都昌故城皆漢縣也

顧氏日知錄曰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在今莒州西北九十里書禹
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
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
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
淮上文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馬文韓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按北海郡別無淮水蓋亦濰字之異文通鑑梁武
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
或借其旁旁从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
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按淮字當从佳人之佳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
水經注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元和志濰山在密州莒縣東北八十三里濰水所出渭按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謂琅邪郡箕縣之屋山非山名箕屋也東北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城在今諸城縣西南又東北逕東武縣故城西故城漢琅邪郡治也今爲諸城縣治元和志密州故堰在諸城縣東北四十六里昔以爲方二十餘里溉水田萬頃又北逕平昌縣故
城東故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元又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和志濰水在高密

縣西南去縣四十里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陳即此處又北逕淯于縣東縣今安丘東北有淯于故城濰水在縣東五十里又北左會汶水此東汶也出朱虛縣小泰山北逕平
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應劭曰淯于縣東北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今昌邑縣南有平城故城東南有密鄉故城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在昌邑縣東南與濰縣接界濰縣本漢北海縣元和志海在北海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濰水南去縣五十五里又東北
逕都昌縣故城東晉省都昌入掖縣宋建隆三年始以其地改置昌邑縣又東北入
于海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縣北五十二里以今輿地言之濰水出莒州東
北濰山歷諸城屬青州府高密屬萊州府安丘屬青州府濰縣至昌邑東
北五十里入海也並屬萊州府

說文有甾字菑字而無淄字淄作甾或作菑周禮幽州浸
曰菑時是也水經注淄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原山下世
謂之原泉淮南子曰淄出自飴山飴山蕃山別名也括地志曰淄州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治水畢功於此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齊乘曰淄水出益都縣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萊蕪地岳陽即原山也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益都新志淄水源曰泉頭泉在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東北
流逕萊蕪谷谷在今益都縣西南元和志淄水西去益都縣五十五里屈而西北流逕
其縣故城南述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元和志萊蕪故城在今淄川縣界六十里按故城明初割屬益州今在其西南或仍謂在淄川縣界昔誤也今萊蕪本漢嬴縣長安四年復以其地置萊蕪縣唐貞觀元年省入博城縣在泰安州東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轉逕城西又北出山
謂之萊蕪口齊乘曰淄水自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青州府志自臨淄西南至古萊蕪有長峪界兩山間踰二百里中通淄河按長峪本名馬陘亦名弇中見春秋傳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
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山即牛山也水在齊八祠中北流注于淄又北逕其城東城中有營丘爾雅云水出其前左爲營丘也漢齊郡治又東逕利縣東晏謨曰利縣在齊城北五十里青州府北五十里應劭曰臨淄故城也今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此
與縣東有利縣故城又東北逕東安平城北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按利縣東不得先過東安平若以東北流則誤是引應說也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西
偶然當有東安平城也今樂安縣東北有巨淀湖漢屬齊郡後省利縣晉復置廣饒劉宋改曰千乘元和志樂安縣故城在今樂安縣東北五十里又東入馬
車瀆齊乘云冷水首受巨淀高家港也水經注水所去千乘二十八里
泊既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琅槐應劭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今樂安縣東
北一百十里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澠之水合互受通
稱時水出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淳曰淄水之別名也亦謂之時水因名時水下之澠水出營城東世
謂之漢溱水黑色俗又謂之黑水自博昌南界入時水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
北至廣饒故城北東北入淄水

管而知之謂斯水矣繩當作澠齊乘云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蓋伏淄所發土人名曰烏河一名耏水亦名如水澠水北流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彎又東北至皮丘坈入于海坈疑是坑如馬常坑之類下同故晏謨伏琛並言淄澠之水合于皮丘坈西元和志壽光縣淄澠二水西自千乘縣界流入去縣四十里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海
蓋車瀆縣言也謂言琅槐而不言皮丘坑以今輿地言之淄水出益都縣
東南岳陽山歷臨淄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
海並屬青州府元和志渤海在壽光縣東北一百十里據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縣界
則淄水入海不當在壽光然清水泊跨二縣之境必皆漢
琅槐地馬車瀆近海處豈即古之皮丘坑與元和志千乘縣北有青丘者景公歇于青丘即此齊乘云今清水泊是也朱長孺曰淄水地志云入濟水經
獨云入海者馬車瀆以下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
與濟水正同非經志互有齟齬也渭按濟由馬車瀆入海
自金皇統中始前此不爾也河渠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閒
故淄得由博昌入濟

地志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預謂淄入汶鄭樵以入
汶爲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
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此淄卽柴汶也杜
注左傳不誤鄭據以爲禹貢之淄則誤耳

青與兗以濟爲界則濟之下流青亦受之但淪濟之功在
治徐時故此州專紀濰淄亦猶徐揚共是淮而排淮之功
治徐時已畢故獨書其乂而揚不復言也敢以補林氏之
闕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釋文濱必人反斥徐音尺渭按濱漢書作瀕與同斥史記漢書並作潟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曰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
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
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
海濱則瀰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煮以爲鹽者也金氏
曰斥鹵可煮爲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
地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渠展今不知所在
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
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平度漢屬東萊郡故城在
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歷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其北境濱

海之地疑即是古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以海濱廣斥當之渠展蓋海隅之別名也然廣斥恐不止於此按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萊夷也東萊今爲萊州登州二府地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由是觀之則東萊出鹽最多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古曠切南北曰輪禮記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今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金說良是管子注云渠展地名泲水入海之處

冀兗皆濱勃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即古豆子䃺地斥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兗域也而經不書徐揚皆濱大海自吳濞煮鹽以富其國會稽於是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於天下二州鹹土更多而經亦不書獨於此書海濱廣斥何也蓋他州鹹土唯沿邊一帶冀兗徐各數百里揚據禹迹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長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卓詭故特書之昔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乃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脩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滅萊而有其地爲利益博故晏子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陳氏厚施通東萊之利於國中也檢漢志北海郡唯都昌壽光有鹽官而東萊郡則曲成東牟㡉音墍昌陽當利五縣竝有鹽官則萊夷之產倍於齊國又可知已齊之所出不足以給諸侯故弛禁而通萊夷之產以濟之齊資萊萊無藉於齊愚故以爲廣斥在東萊也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謂使萊夷之產得售於齊而輸之遠方不然則何以言利諸侯邪此古人倒裝文法愼勿錯解抑又思之人性不能食淡艱鮮已奏則鹽亦食之最急者故禹既制貢以給國家之用而又懋遷有無使四方之人各得其所欲青之廣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又安得而不書傳意謂經志土復其性審爾則濱海之州皆然何獨書於青茅氏匯疏云以鹽利早開故特標土質爲貢鹽張本庶幾得之

樂安縣志云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往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穀歲時盤薦唯魚蝦耳知府朱鑑詩曰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花柳踏遍孤邨不見春渭按斥鹵之地五穀不生大率類此高家港即古馬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謂此亦齊之渠展則可若以爲青之廣斥盡於此則非也

斥鹵對言則東方爲斥西方爲鹵單舉則斥亦鹵也故鄭康成云斥謂地鹹鹵史漢竝作廣潟廣韻云潟鹹土周禮草人鹹潟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爲鹹鹵通作舄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注云舄即斥鹵呂氏春秋舄作斥蓋古字斥與潟舄通也黃氏日抄曰案管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瀕海人呼產蘆之地爲斥塹渭按海濱鹹土不生他物唯蘆生之可充薪芻以給煮鹽之用取之甚便故曰斥者薪芻所生之地未見斥之非鹵也嘉興之斥塹亦即鹽場先儒之義殆不可易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釋文鹽餘占反絺勑其反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即廣斥之地所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爲敘而以多少爲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他倣此吳氏曰海物水族排蠯羅池之類渭按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謂之錯

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宋史食貨志云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盬周禮作苦鹽苦讀曰盬說文盬河東鹽池从鹽省古聲鬻古煮字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按今解州鹽池密邇帝都其所出豈不足以給甸服千里之食而必有藉於青者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成鹽故耳水經注云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泆則鹽池用耗洪水之爲害於鹽也明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者謂池遇南風則結鹽多故曰可以阜財蓋鹽池未幾即興也然周官鹽人之文諸鹽用各有所宜則後此盬鹽雖興青之貢恐亦終不可廢耳

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蓋取諸畿內此經爲邦國之貢故獻其布之精者內外事不同也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普逼反之巾以絺則絺又可用作巾矣禹時青豫既貢絺揚之島夷又貢卉服先儒以爲即葛越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後世專以出南土者爲佳故杜氏通典貢蕉葛者凡十餘郡皆南土也唯臨淄貢絲葛十五疋猶有禹貢之餘制焉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蠃古螺字醢蠯音排醢蚳音遲醢又鼈人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故林氏以海物爲蠃蠯蜃蚳之類然蚳乃蚍蜉子非水族也鄭康成庖人注云青州之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使獻鰒音雹魚斯實經之海物矣又按本草烏賊海鷂牡蠣馬刀魁蛤文蛤車螯東海中皆有之馬刀即蜃魁蛤即蚶也禮王者大饗有四海九州之美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故此等亦令貢之非以奉上之口腹也青距帝都不過二千餘里而又獻鮝古老反不獻鱻悉然反則於民固無害矣後世海物莫盛於嶺海而海岱則微如郭璞江賦所言王珧海月三蝬虷江洪蚶石蛙鱟蝤之類皆嶺海產也遠方馳貢煩擾疲費唐元和中孔戣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長慶中復貢元稹觀察浙東又奏罷之明州且以爲苦況粵閩乎以是知禹貢海物唯青有之而不及徐揚其爲斯民慮也蓋詳

惟錯有別解林少穎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此說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何須更言惟錯竊謂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別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渭按此錯果爲石則荊何必又貢礪砥惟字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青州暨青州邪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釋文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从㕣㕣音以選反怪如字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閒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陸氏德明曰怪石礝砆之屬王氏曰黑錫曰鉛林氏曰凡貢不言其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爲良也又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竊意當時制禮作樂資以爲器用之飾有必不可闕者非貢無益之物以充玩好也程氏大昌曰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命爲怪非擲之也所以高之也古者用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之玖瑰瑧琇之類是已蓋貢怪石以足用非如今靈璧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爲戲玩者也按尹文子云魏田父得玉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怪石似玉故可以相詐

益稷濬畎澮距川傳曰一畎之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曰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畎澮者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與此釋岱畎不同渭按二義不可偏廢山勢已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五者之制自當依匠人說若在山中崎嶇偪側安所得成同之地而爲之自當依釋水說蓋谷是澗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卽禹所謂畎谿則谷口橫截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卽禹所謂澮也匠人之溝洫乃人爲之谿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秩然整齊

周禮太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典絲典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內工賈疏云按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對苴是麻之有蕡實者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枲賤於絲也兗豫通州之絲皆可貢靑所出不盡美故繫之以岱畎

說文鉛靑金也本草鉛一名黑錫今泰山之下不聞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郡平澤今有銀坑處皆有之蓋礦利漸開不必以岱畎爲良遂隱而不傳矣鉛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黃丹皆化鉛爲之土宿眞言本草云鉛乃五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粉再變而成黃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堊故貢其材使煉治之以給繪畫塗飾之用也

魯頌閟宮之卒章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徂徠山在今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實岱之支峰特異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見第二十四卷汶水昔秦始皇登泰山避風雨於松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岱畎之多松明矣齊魯以岱分界徂徠在南與新甫俱爲徐域故其材魯得用之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溫石可爲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如花卉卽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渭按經之怪石本出岱畎靑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別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紫石英明徹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勻李時珍曰太平御覽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瑋斯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瑛說文瑛玉光也徐鍇曰案符瑞圖玉瑛仁寶不斲自成光若白華漢文帝時渭陽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石之似玉有光榮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益信矣詩齊風尚之以瓊英傳云石似玉亦可證石英之義但近世器服之飾此石罕用人唯知爲藥物故言怪石者不復以二英當之耳魏文帝黃初元年取白石英紫石英及五色大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此則與結璠構瓊無別非大禹作貢之意也

萊夷作牧釋文萊音來牧徐音目一音茂

顏氏曰萊夷萊山之夷也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爲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爲地名非也吳氏曰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也渭按今萊州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恆衞大陸同一變例

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齊侯滅萊杜注今東萊黃縣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今高密縣在膠州西北五十五里漢治郡夷安故城古夷維邑水經注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故萊夷維邑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濰水四十里然則高密亦萊地其境越膠水而西去濰水不遠矣卽墨在州東而爲齊邑蓋滅萊後始有其地耳然春秋時又有夷介二國與萊錯壤而居夷在卽墨縣西介在膠州之南襄元年杞人伐夷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是也嵎夷旣略便當治萊夷而禹不然者蓋以其水入海路近爲患不深而濰淄內地宜先治之此成功所以獨後也

孔傳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說者皆因之以作牧爲一事唯吳幼清不然今按萊夷之地三面瀕海皆爲斥鹵五穀不生中閒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之罘文登不其距艾等山及猶養澤元和志云澤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十里今爲登州府萊陽縣地也其可耕者無幾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況萊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給故必兼畜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若從舊解則作字頗贅且經凡書作皆謂耕作此不當獨異故改從吳氏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供此臆說也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唯周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有執牛露犬之類蓋非常畜不可據以釋此經

厥篚檿絲釋文檿烏簟反渭按檿史記作酓蓋從古文本也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枚乘七發之言野繭之絲以爲絃蘇氏曰檿桑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渭按絲不入篚而檿絲入篚蓋貴重之甚爲篚以盛之物而此獨以絲蓋或弦或繪聽其所爲也

蘇氏云檿絲出東萊萊夷作牧而後有檿乃古之在其後亦不言獨萊夷貢之也登州府志云檿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爲紬久而不敝斯所謂出東萊堅韌異常者也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繭紬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韌嘗詢諸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爲紬須廣收積多乃成一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以當禹貢之檿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徧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

劉原父曰青徐揚三篚皆三夷之貢也孫徵取之今按揚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亦島夷貢之乎其不可通也明矣檿絲雖出萊夷他國可市取以貢亦猶藍田出玉而貢璆琳者非獨藍田在其境內者也說見雍州

困學紀聞曰地理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又有冰紈方空音孔縠吹綸絮之目齊俗之工於織作如此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絺篚檿絲而已矣豫貢絺紵揚篚貝錦舜觀古人之象以作繡四者自唐虞有之而墨子以爲亂君之所造不亦誖乎蓋一意尙儉譏齊俗之侈而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浮于汶達于濟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渭按此經蒙兗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數百里水隍多行石澗中按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丘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名馬耳山魏收志嬴縣有馬耳山汶水出是馬耳卽原山矣今又名岳陽山西南逕嬴縣故城南城在今萊蕪縣西北又東南逕奉高縣北今泰安州東有奉高廢縣屈從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水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谿東南流逕泰山東合天門下谿水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昔漢武令奉高作明堂引水爲璧雍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今泰安州南有泮水出泰山分水嶺考其源流蓋卽北汶也又西南逕徂徠山西山在州東南四十里又南逕博縣故城東城在州東南漢置唐改曰乾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又西南逕亭亭山山在州南五十里又南左會淄水世謂之柴汶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又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又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伐齊飲馬於斯水者也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今按州南有廢柴縣梁父故城西南有陽關城柴汶水在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城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洸水出焉呂忱曰洸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岡縣西闞亭東爾雅汶別爲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逕乘丘縣故城東又東南注于洙水按乘丘故城在今滋陽縣西北又西逕蛇丘縣南今肥城縣南有城蛇丘故城本魯邑蛇淵囿漢置縣又西南逕岡縣北縣本魯闡邑在今寧陽縣境又西南逕東平章縣南今東平州東有章縣故城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南逕壽張縣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今州西南十里安山鎭卽故安民亭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卽今戴村壩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龍山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卽今南旺湖次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城在今東平州東又西逕郈鄉城南又西南逕壽張縣故城北城在州西南又西入于濟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堙於久矣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四汶口乃下流岐分處不在五汶之數按酈注無嬴汶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南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卽北汶州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嬴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以小易嬴斯爲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柔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浯水合汶入濰故有此名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渲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丘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卽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零八　　學海堂

卷二之一百零七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海岱及淮惟徐州

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渭按地理志桐柏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陵當作陰字之誤也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詳見導淮徐西不言所至然爾雅云濟東曰徐州則知其西亦距濟而經不言者鄭漁仲云岱山之陽濟水爲徐岱山以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愚謂此蒙兗濟河之文猶夫青耳非爲其不足以辨而略之也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爲青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兗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韋亦得以爲說焉

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左傳梓愼登大庭氏之庫注云大庭古國名在魯城內或曰大庭卽炎帝也劉楨魯都賦云炎武器子有炎之庫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

秋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郯遂任宿須句顓臾鄫鄅陽鄣郳後為小邾向極牟鑄鄣郜偪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琅邪西境是薛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為徐州領郡國四後漢魏晉並因之魏晉領郡國七唐為河南道之彭城徐州臨淮泗魯郡兗東海海琅邪沂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來屬者兗域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域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州郯城費縣及平陰之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泰安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域也

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為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中有鬱林山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洲亦謂之田橫島又北歷贛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為青域矣

徐北至岱岱之西南為東平其南為泰安所謂汶陽之田者也東南為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以長城故址與青分界詳見青州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州在淮南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曰南及淮也

岱濟之間與兗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

淮沂其乂釋文沂魚依反

傳曰二水已治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得其治故於此記之渭按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其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詳見導淮蓋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也

曾彥和云淮出豫境至揚徐之閒始大其泛濫為害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此說非也徐揚共是淮而揚地較卑豈獨能無患蓋當時淮患孔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徐即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俗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齊乘曰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水地名南河川小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羽萬歷中傳覆重著水利論曰沂源出蒙陰魯艾諸山皆涓滴細流自石罅中出微數十里近縣稍大而河形散漫不可灌溉渭按東鎮沂山在今青州府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illegible]又東逕浮來山浮來之水注之[illegible]又東逕蓋縣故城南[illegible]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雙巒齊秀員峙若一又西南逕東莞縣故城西城即今沂水縣治其北有故鄆城與小沂水合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illegible]及密而死是也東安故城在沂水縣西南又南合桑泉水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合巨圍水堂阜水臾國水廬川水及蒙陰二水入沂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在沂水縣西南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又南逕中丘城西[illegible]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城在今沂州北治水注之治本作洛今據漢志改正俗謂之小沂水治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出應劭云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illegible]者誤墨馬見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經所分浸迤邐逆行北上自費之宋紀年口十二處州境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屬見衡決近河郯郭而郯之港不可開以疏鄫山又下於沂費者塹湛此馬見灣不口馬頭等十七處之隘者也渭按費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治水逕其南土人謂之凌河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春秋哀公三年城啟陽即此故城在沂州北又東逕襄賁縣東今沂州西南有襄賁故城賁音肥又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逕郯縣西郯國今郯城縣西南有郯縣故城西南去邳州治百五十里又南逕良城縣南左傳昭十三年晉侯會吳子于良即此地今邳州北有良城故城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閒以為圯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即此邳州志云沂河舊在州西一里今其道為黃流所塞水自郯城入運河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水縣屬青州府歷沂州郯城並屬兗州府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邳州清河並屬淮安府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是也此經沂與淮並書而不及泗者蓋泗之上流不為患至合沂而始大沂則自下邳以上為患已深齊乘及何格之言可見故禹特治之經所以言沂不言泗也

蔡傳引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按水經注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即曾點所浴也西入泗水與經文之沂無涉水經注有小沂水者三曾僅舉其一沂水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但云出於泰山非也疑脫蓋縣二字

蒙羽其藝釋文藝魚世反渭按藝漢書作埶

傳曰二山已可種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藝為種也渭按此濬畎澮距川之事非淮沂乂而二山遂可藝也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城江南淮安府贛榆縣南有祝其故城皆漢縣也方耕曰作既種曰藝

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詩魯頌奄有龜蒙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其地宋省蒙陰後魏置新泰縣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

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鼐論曰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即龜蒙峰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矣

漢志祝其縣南有羽山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贛榆縣界而隋志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云羽山在朐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朐山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郯城縣東北亦有羽山接贛榆界齊乘云羽山舊在朐山縣東北九十里今屬沂州在東南百二十里時郯城未復故在州境也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明一統志云在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則誤矣說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安國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從之齊乘九日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蓬萊新志云在縣東南三十里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不可以無辨

蘇傳云二水既治則二山可治後儒皆遵其說今按蒙山南去淮水約五百餘里羽山亦幾三百里淮之橫溢不到二山及其既乂二山亦未必悉菑唯沂水歷蒙羽之閒利害頗切然二山仍自有畎澮之水當濬之以距川者亦非但治沂而已也

淮不乂則沂不可得而治沂不乂則蒙羽不可得而治然淮沂既乂而二山畎澮距川之處施功正不少也沂水介於二山之閒其西爲蒙山蒙山水蒙陰二水皆出焉又有治水桑泉水堂阜水雙崮水並歷蒙陰縣界中東南注于沂此蒙山畎澮之流章章可考者也其東爲羽山有沭游二水並山而行畎澮之水皆入焉沭自北而南合泗以入淮游分淮而北會沭以入海沂東通沭沭東通游游絡灌注鯀地數百里按沭水漢志作術水出琅邪東莞縣南至下邳入泗行七百一十里（今沂水縣治即東莞故城）臨淮淮浦縣有游水北入海（今安東縣西有淮浦故城）水經注云沭水出東莞縣大弁山與小太山連麓而異名也（元和志云沭水俗名漣水）東南逕其縣東又南逕陽都縣東（沂水縣西南有陽都故城齊乘曰水出沂山東麓傳屢重水利詩曰沭水汎濫奔潰淤沙彌望遇方修築隨復淤塞）又南逕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桓公五年城祝丘是也今沂州東北有即丘故城齊乘曰沭水自莒州又南溫泉水西來入焉又東南經倉山馬嶺羽山由吾華山聯絡沭東沂西夾山而行山峽之閒有山口袍者俗云禹鑿沂水由三十六穴湖貫北峽口與沭相通接今莒州東有沭水自沂水縣流入至州南折而西南逕沂州東又南入郯城縣界蓋即丘故城雖在沂州而莒州亦得其地故也）又南逕厚丘縣（今沭陽縣北有厚丘故城）分爲二瀆（齊乘曰沭水自厚丘縣分爲二今名南漣北漣）也一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故城在沭陽縣西北一百五里建陵山下）至下邳入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有直河入泗即古沭水也）其左瀆東南逕司吾城東（今宿遷縣北有司吾故城）又東南歷祖口城中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也（今海州南有朐縣故城）又云淮水於淮浦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逕朐山西（山在海州南四里）又北逕利城縣故城東（寰宇記云故利城在贛榆縣西六十里）又北歷羽山西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左傳祝其實夾谷服虔曰地二名也贛榆志云祝其故城在縣南五十里夾谷山西南十五里）又左逕即丘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贛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左傳昭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杜預曰紀鄣地二名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寰宇記云在縣東北七十五里許地近海也）又東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沭水出沂水縣歷莒州沂州郯城至沭陽縣西北分爲二水其一南至邳州入泗即齊乘所謂南漣水也其一爲左瀆北至海州與安東之游水合自下游流通稱又北至贛榆入海即齊乘所謂北漣水也說者皆云淮沂既治則蒙羽可蓺而不知禹更有施功之處羽山尤不明白故沭游二水特詳著之

茅氏瑞徵曰山之可蓺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高大蒙羽非其匹也意其壤地沃饒亦略有可者與經言徐田上中齊乘云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稉畝鍾古稱琅邪之稻元和志承縣界有陂十三所（漢承縣屬東海郡承音證今嶧縣西北有承縣故城）今沂嶧二州（元沂州治臨沂縣嶧州治嶧縣）仰泇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跡（齊乘又云東泇河出沂州西北之其山南流至下荘站東分一枝入芙蓉湖西泇河出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有魚溝水出浮丘山亦合於此故名三合南貫四湖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泇口淮泗舟楫通焉）則蒙羽爲沃壤可知[illegible]按嶧近蒙沂近羽然齊乘所言諸水皆在蒙山之野去羽山尚遠羽之側近則唯沭游爲大橫流之後水道壅淤大川已治而畎澮之水不得所歸則良田長爲汙萊矣此蒙羽之閒所以必勤荒度也所治者衆大小諸水役均功敵不可偏舉一二故言山以包之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釋文豬張魚反劉東胡反厎之履反謂撫野漢書作壄豬史記作都後同酈道元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

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正義曰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曰洿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蔡氏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景帝亦名濟東國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渭按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西有鉅野故城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何語見水經濟水注）漢東平國治無鹽縣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東原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

周禮兗州澤藪曰大野夏元肅云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禹錫徐州故以屬兗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杜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秦漢之際稱鉅野澤史記彭越漁於鉅野澤中後又稱巨澤水經注濟水東北出巨澤是皆大野矣元和志云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近志云鉅野澤在縣城北按鉅野故城在今縣之西而何承天云舊縣故城皆在澤中則澤必不起自今縣之東北可知也蓋

此地屢遭河患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年始塞自是之後五代晉開運初宋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金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溢於淮泗或由北清河入海自漢以來衝決壖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速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鉅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澤遂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吳幼清曰大野澤俗稱梁山濼于欽齊乘亦云澤即梁山泊也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界史記梁孝王北獵良山漢書作梁山服虔曰在壽張括地志云在壽張縣西南二十五里此漢壽張縣也故城在今東平州西南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於山之東北通合而成濼志云大野澤之下流也水常匯於此金時河益南徙梁山濼漸淤今按水經注濟水自乘氏縣西分爲二一水東南流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爲濟瀆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逕壽張縣西界此亦漢壽張非今壽張縣治汪氏所指者也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無鹽縣界濟水又東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梁山蹊東平壽張之境而汶濟會於其東北匯成此濼志以爲大野澤之下流下流二字確矣于欽獨有分別

王明逸謂大野即南旺湖按湖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會通河之西岸志云湖即鉅野澤之東偏縈迴百五十餘里宋時與梁山濼合而爲一周三百餘里亦曰張澤濼熙寧十年河道南徙會于梁山張澤濼是也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遂畫爲二隄漕渠貫其中渠之東岸有蜀山湖謂之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中央有蜀山隄北有馬踏湖亦謂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南旺地特高號爲水脊纔有閘以節其流去閘則南北分寫一空矣蔣體洿下能鍾水似不應至東湖蓋即水經注所稱茂都澱也酈道元云汶水自桃鄉四分桃鄉故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謂之四汶口今東平州東戴村壩即四汶口之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逕無鹽東平陸今汶上縣治鄣東平陸故城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入桓公河又一汶西逕壽張故城東逕爲澤渚蓋即今南旺北湖也三汶皆在汶上縣界其右一汶西南流逕無鹽故城南又西南逕壽張故城北又西南入濟此汶在東平州界即舊注安山湖合濟水者逕茂都澱水西南出爲巨野溝則澤在南旺之西雖相去不遠而湖之不得即爲澤也明矣自宋時梁山濼與南旺湖混而爲一世遂指南旺爲大野說經者惑焉徐鶚亦云大野澤元末爲黃河所決後遂涸而志家以南旺湖當之聲論好古者執今之所續而堅以爲禹蹟也不亦過乎

史記集解曰鄭玄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索隱曰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即尚書之東原孔疏本此今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其地在泰之西南齊之東汶之北左傳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云汶水北地汶水經蛇水出剛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陽極目見汶水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魯爲汶陽之田龔丘今寧陽也縣本魯闡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者也讙邑亦在縣界即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讙田矣東原土田沃饒而地勢下溼故先儒言水患既平始可耕作也濟水自梁山東又北逕須朐城西城在東平州西南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又北逕須昌縣西州西有須昌故城經所云會汶而又北者春秋莊公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又襄公十八年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也謂是水之濱矣濟西係兗域大野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爲之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包必茅反字或作苞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正義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曰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曾氏曰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老子言埏埴以爲器惟土之黏故可搏可埏也林氏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塗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久矣至此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曰燾覆也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土林氏曰前言赤埴墳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未必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玄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元和志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亦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徐州新志蕭縣東南山出白土西山出紅土今按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見沭水姑幕漢屬琅邪郡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今縣西南有諸縣故城春秋城諸即此亦齊琅邪邑今縣東南有琅邪山山上有琅邪臺齊景公云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即此古青徐接壤處也漢琅邪郡隸徐州元始之貢疑即是此地所出李樂竝云出彭城恐非古時貢物蓋後人唯知彭城爲徐州遂專以郡界所出當之竊意此土經不言所出之地則徐域必在處多有但他縣或止三兩色而姑幕五色俱全故其名特著耳

羽畎夏翟釋文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濯按翟漢書作狄

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其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林氏曰周禮天官夏采鄭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又染人秋染夏鄭注云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乃雉之具五色

考工之車服器用以錘爲飾者多矣不但旌旗也吳氏曰夏五色具也李氏（瑞徵）曰禹所獻不遺窮谷以告成羽畎知之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

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則光鮮也渭按夏讀若檟非春夏之夏注謬郭璞爾雅注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曰翬詩云如翬斯飛言其文之奐散也翬即夏翟審矣

嶧陽孤桐（釋文嶧音亦一音夕）

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云梧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引毛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則是山陽之桐難得其孤生者尤難得也渭按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補注云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山在今淮安之邳州西北六里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鳧繹非也渭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嶧繹古字通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此即鳧繹之繹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記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之邳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云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黃文叔以爲在鄒縣非唯不見北征記語亦不知有地理志矣（嶧山自北而南葛嶧乃鄒嶧之盡處故嶧陽當在下邳也）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雅金吉甫云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渭按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高山者爲良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於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於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是其時琴瑟之材不必取諸嶧陽也後世龍門特著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使琴摯斫斲以爲琴是已嵇康琴賦云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足貴也禹時則嶧陽饒有其材遂令貢之耳

琴瑟堂上之樂與人聲相比故材取嶧桐弦以檿絲蓋其重也

泗濱浮磬（釋文泗音四）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泗水傍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葉氏曰此州制貢大略並供禮樂之用渭按泗濱先儒但云泗水之涯而不言在何縣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淮南子注云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蓋即磬石之所出也金元以來泗殫爲河明嘉靖中惡其石礙害運船鑿之使平而浮磬愈不可問矣

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一周希聖云浮過也與名浮於濟之浮同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爲磬此一說也林少穎云磬之爲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黃鎭成云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金吉甫云浮磬如今硯者之取于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三說皆不如舊解周氏小與孔疏異猶不相背云

浮磬先儒皆以爲貢石曾彥和曰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之蔡傳二義兼收愚謂曾說非是夔曰予擊石拊石石即磬也已成之磬可稱石則石之宜爲磬者因其用以名其質亦可稱磬磬即石之名太康地記謂之磬石是其義也（秦刻嶧山頌德曰刻此樂石或云嶧山近泗水樂石即磬石也）

漢志下邳有磬石山陳師凱曰輿地要覽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大小擊之其聲清越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渭按下邳今邳州也西南與鳳陽之靈璧縣接界縣北七十里有磬石山浮磬於水平後貢之禹必不以體重之狀狀其石水至此山殊屬傅會竊意晉初去漢未遠太康地記當有所本磬石蓋實出呂梁水中歷年已久水上之石採取殆盡餘皆沒水中呂梁湍激艱於採取（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流洶湧）靈璧石聲亦清越乃改用之但不知始於何時（隋志有磬石山疑隋以前改用）後人見呂梁水上不復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記爲虛而以靈璧石爲禹貢之浮磬矣焦弱侯云今泗濱絕無磬石惟靈璧縣北出之石色蒼碧琢之可爲磬或當時泗濱石取之已盡若今端溪下巖之石者亦未可知此說是也又按今陝西西安府之耀州本唐華原縣州東有磬玉山出青石扣之鏗然有聲白居易華原磬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議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其詩曰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爲樂師華原磬與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刺樂工非其人也泗濱磬廢已久樂史宋人所云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豈當時華原又廢而復用靈璧耶蘇軾遊戲馬臺詩云坐聽郊原琢磬聲是亦復用靈璧之一證也

日知錄曰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淮夷蠙珠暨魚（釋文蠙步田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玭韋昭音蒲迷反渭按史記漢書並作泉蠙古蠙字後同）

傳曰蠙珠珠名正義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以蠙爲珠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蔡氏曰夏翟孤桐浮磬蠙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云吳氏曰淮夷淮北之夷渭按魚未詳二孔不指言何種薛氏以爲文魮蔡氏以爲淮白魚愚未敢信也

孔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正義曰蠙與魚皆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名淮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渭按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費誓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爲二水名不應前後相戾及檢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爲之說殊可笑也晁以道謂和夷二水名誤本於此王肅解經專反鄭學宜其從馬而違鄭也

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稱淮夷乃淮北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蓋在東方荒服之內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陸德明云蠙一作玭音薄迷反蚌也今按說文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生玭珠玭珠之有聲下又出蠙字云夏書玭从虫賓是蠙玭實一字也薛士龍云山海經文魮音毗之魚背如覆銚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鰒魚似之鰒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唐李珣海藥本草云眞珠出南海石決明產也薛氏此爲言說文引宋宏說蠙珠珠有聲者未詳蓋薛因玭亦有魮音故以爲文魮之魚又按郭璞江賦文魮磬鳴以孕璆善注引山海經曰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宋人援古輒改易字句類如此也魮聲如磬豈即所謂珠之有聲者耶薛道此句故曰未詳然文魮據山海經所說其狀與蚌不相似亦不類石決明未知果即是蠙否文魮世所罕見又兼生玉不可強爲附會陸佃埤雅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說文鮫海魚皮閒有珠音交鼈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爲明晰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別之蠙只是蚌之別名非殊形詭類之物也

金吉甫云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今按唐州爲豫域地非要荒淮上居人安得謂之夷潭名蠙珠亦近世附會爲之也

珠有以爲幣者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是也有爲器飾者佩玉之組貫以蠙珠是也有爲寶藏者楚語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是也虞夏之幣無珠玉蓋以爲器飾寶藏荆州之璣唯宜貫組故爲璣組以獻淮夷之蠙珠所用者廣則貢珠以聽其所爲也

黃文叔云蠙魚生珠旣貢珠又枯其魚貢之說本薛氏文魮之枯魚可致遠也以蠙魚爲一物幷蠙字亦抹殺矣況文魮又不聞爲羹獨美乎蔡傳云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按寰宇記楚州產淮白魚又漣水軍產淮白魚海鱅魚蔡說本此然淮魚之美者豈獨一白魚以宋制釋禹貢終無根據竊謂海物非中土所有故使青貢之魚則非其例也帝都在冀河汾渭洛之閒魚不可勝食何藉於徐意者其王鮪乎說文鮪鮥也今謂之鱘魚鮥一作䲛郭璞爾雅注曰鮪大者名王鮪小者叔鮪月令季春天子薦鮪于寢廟是魚莫重於鮪也張衡東京賦王鮪岫居薛綜注云山有穴曰岫長老言王鮪從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釣人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水經注河水東過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今本水經注脫淮字後漢光武紀注引此文云潛通淮浦今從之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春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河水注云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初學記云鱣鮪三月中從河上常於孟津捕之淮水亦有按鞏穴所潛通者即徐之淮浦薛綜云南方正謂此也蓋禹時河中無鮪唯淮浦有之故令淮夷貢鮪後世鮪由鞏穴而出周頌曰有鱣有鮪漆沮之魚也衞風曰鱣鮪發發東河之魚也上下游泳中土往往有之不必遠取之徐方矣推尋事迹容或如此識之以待博物者

鄭善長云地理潛閟變化無方鞏穴南通淮浦不可謂理之所無禹時王鮪未由鞏穴出亦容有其事但此魚果爲王鮪經何不言蠙珠暨鮪是則可疑耳嘗考水中之獸有名魚者詩小雅采薇曰象弭魚服采芑曰簟茀魚服傳云魚服魚皮也正義云以魚皮爲矢服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黃氏韻會鞬理舊云韇室韇音步子虛賦作步叉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海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初學記引張華博物志云牛魚目似牛形似犢子剝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楊孚臨海水土記云牛魚象獺毛青黃色似鱣知潮水上下此牛魚似即陸璣所謂魚獸者周書王會解言禹四海異物有南海魚革注云今以飾小車纓兵室之口又揚州貢禺禺魚注云說文作鰅鰅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輸考工少府屬官有考工令丞則此魚之皮亦似可以飾器物故輸之考工也淮夷屬徐臨海屬揚樂浪屬青三者恐只是一種東海中處處有之禹時徐貢而青揚不貢亦猶瀕海皆煮鹽而獨貢於青荆梁亦產橘柚而獨貢於揚耳魚之名見於毛詩左傳其皮可以飾器物故貢之以魚爲水中之獸殊不費辭似又勝前說

厥篚玄纖縞釋文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顏氏曰玄黑也纖細繒也廣韻縞疾陵切讀若情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黃氏曰徐水宜染玄渭按周禮染人六入爲玄其色赤黑之間是赤而有黑色也說文縞鮮色爾雅縞皓也蓋篚之纖非一色故言質而不言色此州之篚唯玄故兼言色以別之曰玄纖縞薄於纖而不染言色即可以見質也

傳云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則二物皆當細渭按荆州雲土夢作乂蘇氏說云雲夢二土名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此依孔傳立義謂以土字間

上下猶以纖字闕上下也然文勢終覺不順曾彥和云先儒以黑經白緯爲纖徐州之篚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玄縞爲二物誤矣渭按說文綃帛也漢書灌嬰販繒注云繒者帛之總名則無論疏密厚薄皆可稱繒傳云黑綃白繒未失也但玄纖連讀不當以纖字闕上下耳鄭康成禮記注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蓋當時別有此一種織作爲祥禫之服它書所稱纖縞非必盡然也曾氏據此以釋禹貢曰纖縞皆去凶卽吉之服夫祥而縞禫而纖三年之喪變除之節次也使貢篚專爲此設是歲歲豫凶事矣有是理乎參考諸家總不如顏說之當

縞薄於纖何以知之按毛公詩傳縞薄繒不染故色白黃氏韻會縞繒之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經細又喪服之變除以布帛之疏密爲次故祥縞而禫纖縞薄於纖明矣纖用絲多密而厚縞用絲少疏而薄纖蓋今之所謂紬縞則今之所謂絹也曲阜出縞故謂之魯縞漢書韓安國云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是也李斯上書云阿縞之衣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水經注東阿縣出佳繒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阿縞之衣按東阿在兗城齊爲阿邑與魯接壤阿縞蓋自齊景公以後倣魯縞而爲之今兗州府滋陽縣猶出文綾有鏡花雙距之號雖稱輕靡其魯縞之遺乎說文紈素也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廣韻綾紈也別綾亦縞素之類

曾氏云玄以之爲衮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人冠之以爲首服者也纖縞皆去凶卽吉之服記曰再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按纖乃細繒隨所染而用之非黑經白緯之謂王者以喪禮哀死亡邦國之憂縞固可以爲賻然其用不止於此周禮贄服有玄端又有素端大札大荒大烖皆素服王后命婦之服有素沙鄭注云今白縳縳卽絹也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縞衣綦巾論語素衣麑裘禮記弟子縞帶左傳季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之爲用甚多不可以喪紀盡之亦非但有虞用爲薦服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渭按史記漢書竝作河

金氏曰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俗本誤作河耳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可知渭按菏謂菏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菏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艸作荷俗遂訛爲荷又訛爲河也許愼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竝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爲菏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兗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複不亂汶與濟達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若作河則複而無理河漯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爲是者總由不知菏澤之原委耳

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穴各徑尺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泉四泉俱導因以爲名又西逕其縣故城西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縣志云陪尾山下有泗水神祠祠前今有泉林寺寺之左右皆深林茂樹下有大泉十數淳泓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南經卞城東有橋曰卞橋自卞橋西至縣城復有大泉數十南北交會入于泗水以達曲阜大抵縣境數十里內泉如星列皆泗水也又西南逕魯縣北分爲二杜預曰春秋莊公九年浚洙在魯城北音殊南則泗水郎魯故城、北爲洙瀆曰洙水洙泗之閒郎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闕里有夫子冢水門其北門去洙水百餘步今泗水出魯城東南有尼丘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又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也又西逕瑕丘縣東郎瑕丘縣故城在今滋陽縣西有瑕丘元和志瑕丘縣東魯負瑕邑屈從縣東南流逕平陽縣故城西漢屬山陽郡今鄒縣界有平陽故城在今鄒縣西南也泗水又南洸水注之洸水受汶水於剛縣西南流逕高平縣故城西相通作洸水稱黃水或作濼誤也洸水在鄒縣西南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又南逕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菏水卽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菏水西六十里殼庭城下俗謂之黃水經注於菏水又東與泗水合菏水自定陶東北分流苞以黃水口名之曰黃水按菏水與泗水通於魯縣西南巨野澤在湖陸縣東北以東泗水入泗黃水入泗非經言在方與縣東注湖陵非有是湖故城在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以沛縣北今菏水有是湖水入泗東南過湖陸縣南東接界湖陵秦置後漢改章帝更名湖陸縣故城在魚臺縣東南又東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水以南於鄒之東北平澤俗亦謂之泗西渤東南又南鄒水注之鄒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泗之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

又南逕薛之上邳城西奚仲自薛遷于邳則下邳也有下邳故此爲上邳今滕縣西北有薛縣故城又南逕沛縣東黃水注之水出小黃縣其下注今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元和志沛水旦西北流入東五十步又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東上有故沛亭岸有泗水亭漢高祖爲泗上亭長是也縣東南一里按漢書沛縣有泗水亭後漢呂布傳注云小沛卽沛縣也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今沛縣東北有廣戚故城又東南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元和志故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五里故垞城在彭城縣北二十六里州人謂實中城曰垞垞音茶也徐州北有垞城垞音茶也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元和志泗水在彭城縣東北二里彭城縣東去垞城十步今徐州城東里泗水所經也水中若有限石懸流邁急亂石激濤凡數里始彭祖之國名徐州洪俗名百步洪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春秋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是也南呂宋邑有呂梁又爲呂縣水上有呂梁洪懸水三十仞流沬九十里按今謂魚龍不能游云故曰呂梁在彭城縣東南五十七里元和志呂梁在州東南五十七里元和志呂梁山在州東南五十里下卽呂梁洪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濤洶湧嘉靖二十三年管河主事陳洪範鑿之自是運道益便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呂梁洪平之自是運道益便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西元和志自彭城縣界流入下邳縣西六里又東南逕其故城西水元和志泗水西自彭城縣界流入下邳縣西六里在泗今邳州東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睢水口睢水出陳留縣三十里西蒲薄渠東流下相故城南又東南入泗謂之睢口元和志下相故城在宿遷縣西北七十里又逕宿預城西又逕其城南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有宿預故城又東逕陵栅南西征記曰舊陵縣治也按漢志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北今桃源縣有淮陽故城西北有魏陽城行陸機行思賦曰故無疑郎泗陽縣故城也今在桃源縣東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故城在今清河縣角城縣西南晉義熙中置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竝屬山東沛縣徐州竝屬江南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安府屬淮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菏字之誤水在南謂菏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菏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菏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愼作菏也今按水經注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自菏澤東南分流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卽春秋之乘丘在今鉅野縣西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城卽今金鄉縣治北有金鄉山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城在金鄉縣東北又東逕方與縣北又東逕武

棠亭北有高臺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古棠亭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僖公七年盟于甯母卽此也甯泥聲相近遂訛爲泥母今魚臺縣東有甯母亭又東與距野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今魚臺東二十里穀亭鎭卽酈注所謂穀庭城荷水入泗處也元和志兗州魚臺縣荷水一名五丈溝西自金鄉界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界流入經縣東與荷水合又東北入徐州沛縣界任城卽今濟寧州也魚臺縣在湖陵故城西六十里而荷水更在縣北十里與地志水經所云在湖陵縣南者不合蓋水道改矣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竝屬兗州府皆荷水之所經也然此水乃荷澤之枝流泗水與澤相通之道經所謂荷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湖陵名曰荷水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也

地記之言水也凡二水大小相敵既合流自下皆得通稱多至五六水亦然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泲說文泗受泲水東入淮其所謂泲卽荷水也又漢志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泲渠酈善長云泲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泲合流地記或言泲入泗泗亦言入泲故有入泲之文渭按觀魚臺下臨荷水而公羊傳以棠爲濟上邑則以荷爲濟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泗入濟許愼謂泗受濟而不言荷以荷卽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湖陸卽分濟之荷自沛縣以至睢陵卽入淮之泗而皆以爲濟水蓋本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而泗水篇則自方與受荷以至睢陵入淮皆以爲泗水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於此而益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於海故得與四瀆之列使合泗入淮者亦濟則是因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故河之別曰漯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不使與正流同名昭其辨也而後世地記以荷泗爲濟本支不分大戾經旨不詳爲之辨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如日月哉

二水旣合可以通稱然不得追溯其上流而被以所合之名如荷旣合泗謂荷爲泗可也幷湖陵以上之荷而稱之曰泗則大不可矣漢志濟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按泗水不經是縣酈善長云此乃荷濟卽所謂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者也志以其下流合泗而於乘氏縣卽謂之泗是猶以泗之下流合荷而於卞縣卽謂之荷也可乎不可乎班氏往往有此失如禹自沔陽導潛至葭萌爲西漢水而志幷其別源之嘉陵水亦以西漢水目之以爲出西縣之嶓冢山其失正與此同

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渭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以爲不必然故發此論元黃公紹爲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爲禹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許愼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荷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啟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見韻會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丘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於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汳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爲灉灉本汳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於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彼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滎陽渠非禹引而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爲出禹以後無疑自李其考比蘇氏差詳矣渭按河當作荷得黃氏之辯而愈明蘇氏引高紀文穎注而忘其出於河渠書也又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氏酈道元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眞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者謂由泗入荷由荷入濟是矣而自陶丘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焉得不指爲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於濟漯之間求之蓋兗青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二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泝陶丘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於滎陽此蘇氏之說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荷會汶之濟而非陶丘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漯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詳見兗州

蔡傳許愼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許愼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渭按前說卽道汴入河之意後說不知許氏所謂泗受泲者泲卽湖陵入泗之荷而乃云泗水至大野而合泲謬甚蓋泗水南流合荷不西注大野也上源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爲禹迹之說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百零八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淮海惟揚州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渭按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於青兼言北既爲失之而於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曰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爲東南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捨荊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杜氏此言良是改南爲東南視傳爲優其所距者卽秦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唐潮陽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爲揭陽縣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爲南海而揭陽以北猶爲東海故知揚州之海經亦主東言也

黃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爲古南越以爲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爲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渭按說文島海中有山可依止也雲朔燕薊甌閩交廣之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謂之島夷且雲朔燕薊杜氏已列在冀域甌閩亦列在揚域獨交廣爲南越耳交廣南距海謂海內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極匈奴爲北海內地西域三十六國皆西海內地豈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唯裴駰史記集解於略定揚越下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顏師古漢書敘例張晏字子博中山人次張揖蘇林之後如淳孟康之前皆三國魏人而晉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爲名虞之南極也二說相承已久習非不悟今駁正如左古有百越之稱一在禹貢揚州之域史記秦始皇本紀一十五年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東越列傳秦幷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以其地爲閩中郡是也一卽南越又名揚越在五嶺之南揚荊梁三州之徼外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索隱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彊梁故曰陸梁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讀曰謫遣戍是也漢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治徐廣曰今侯官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寧此皆句踐之後在揚域地理志以會稽爲吳分者是也漢會稽郡有冶縣師古曰本閩越地戰國策蔡澤云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吳起列傳楚悼王時相楚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云秦已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漢立尉佗爲南越王使和集百越太史公自序云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賈誼過秦論云南取百粵粵與越同之地以爲桂林象郡晁錯上書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此百越卽揚越秦時號陸梁地地理志以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爲粵分者是也漢分秦三郡地爲七郡屬交州揚越猶於越閩越駱越之類守義古無可考安見爲揚州之南越耶自張晏倡爲此說而顏師古張守節皆從之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守節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學者翕然宗之至杜佑作通典始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且云領南鄰接荊州不當捨荊而屬揚今按兩廣輿圖唯南雄韶州廣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揚州之徼外而自肇慶以西至尋州縣地千餘里皆在古荊州之徼外南寧以西至安南則又在古梁州之徼外矣禹分九州揚地不當斗入西南數千里據後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云省交州以幷荊州益州則南越縱在九州之域亦當分繫荊梁張晏魏人乃不諳故事而以南越專屬揚州又誤中之誤據揚雄交州箴曰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則自周以前南越未嘗通中國况有其地乎太康地志雖有交州本屬揚州之說然沈約蕭子顯撰宋齊州郡志並不言交廣爲禹貢某州之域至唐人修晉書始據太康地志於交廣二州直書曰禹貢揚州之域隋書同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然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是亦不從晉書至杜氏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頗協經義而世猶不信愚請以一事折之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今五嶺橫絕南北曷不分揚之南境自爲一州冀州南北太廣分衞爲幷燕以北爲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北曷不分後世交廣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於十有二乎近史之誤明甚它如南交之宅交阯之撫蒼梧之崩韶石之奏傳記消訛貽惑後人尤不可以無辨詳見朔南暨下

殷制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荊揚之界當於此分然則殷揚州之境縮於北而贏於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於禹貢特未知與殷制異同如何耳

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東境是吳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左傳昭元年吳濮有釁杜注云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幷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漢陽郡是漢復置揚州領郡國七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國二十二唐爲淮南道之廣陵揚州淮陰楚州鍾離濠州壽春壽州永陽滁州歷陽和州廬江廬州同安舒州蘄春蘄州弋陽光州等郡江南東道之丹陽潤州晉陵常州吳郡蘇州吳興湖州餘杭杭州新定睦州新安歙州會稽越州餘姚明州臨海台州縉雲處州永嘉溫州東陽婺州信安衢州建安建州長樂福州清源泉州漳浦漳州臨汀汀州潮陽潮州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洪州鄱陽饒州潯陽江州臨川撫州廬陵吉州宜春袁州南康虔州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鎭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丘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域也

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是爲揚域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北經江南鳳陽

府潁州北又東經霍丘縣北潁上縣南又東經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

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皋縣東又南至通州東爲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倉州也自州東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建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州之海於斯極矣昔周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帥師自江漢循流而下故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淮夷者淮南之夷南海即揚東南所距之海韓退之南海神廟碑云廣州治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此番禺之海也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此揭陽之海也詩所謂至于南海者亦至揭陽而止耳豈必踰嶺以至番禺哉左傳僖四年楚子使屈完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注云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蓋夸大之辭其襄十三年子囊述其王之德曰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征與處不同蓋楚至悼王時吳起爲楚南收揚越楚地始踰嶺而瀕南海其王則征之而已此却非夸大之辭

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綿亘以達於廣東潮州府之揭陽即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八十里縣本漢豫章郡南埜縣地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縣亦南埜縣地水經注以爲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送漢節至于塞上即此地也後漢志名臺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爲聶都山贛水所出與湖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即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

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記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與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陁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堧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爲湖廣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舊謂九江在黃州黃梅界故光山以下並屬荊今以洞庭爲九江當屬揚也踰江而南則爲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爲武寧寧州萬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爲龍泉崇義大庾皆與荊分界處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釋文蠡音禮渭按攸漢書作逌後同

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正義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林氏曰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蔡氏曰陽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吳氏曰彭蠡澤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歙信饒撫之水及洪東境之水豬者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虔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康至湖口縣入江渭按地理志豫章彭澤縣西有彭蠡澤今江西湖口彭澤都昌三縣皆漢彭澤縣地湖口彭澤屬九江府都昌屬南康府呂覽云禹爲彭蠡之障乾東土謂斯役也

彭蠡澤後稱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廻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因號在都昌者爲東鄱湖在南昌者爲西鄱湖湖又隨地而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接南昌界者曰宮亭湖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湖中有落星石周廻百餘步高五丈其在都昌縣西南者曰揚瀾湖又北曰左里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因名元和志云揚瀾湖北曰左里一作左蠡今縣西南九十里有左里城是也其在餘干縣西北者曰擔石湖通典云鄱陽郡西百七十里至擔石湖是也輿程記云自湖口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又二百五十里至南昌府自縣而東南渡湖抵饒州凡三百七十里鄱陽山本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東南去鄱陽縣百五十里漢爲歷陵縣地湖中又有康郎山在餘干縣北八十里爲風帆之表幟大孤山在九江府德化縣東南四十里與南康分界水經注云有孤石介立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爲瓌異疑即謂此山顧況詩大孤山盡小孤出蓋彭澤縣之小孤山與此遙相望也

彭蠡所受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或曰十川酈道元云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是也漢志豫章郡贛縣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贛縣今贛州府治如淳曰音感鄱縣下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illegible]在今縣東四里又鄱陽縣有鄱水鄱陽故城在今饒州府鄱陽縣東六十里餘汗縣有餘水今餘干縣即其故城應劭曰汗音干艾縣有脩水艾縣故城在今寧州西一百里南城縣有盱水今南城縣建昌府治建城縣有蜀水建城故城在今高安縣瑞州府治宜春縣有南水宜春今袁州府治南埜縣有彭水南埜故城在今南安府南康縣西南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故城在今吉安府安福縣西五十里皆入湖漢水湖漢水與豫章水源異而流同故志並云入江彭水即豫章水之上源非有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水經注則湖漢豫章總謂之贛水其言曰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一名豫章水山海經云漢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國又云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眾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雷次宗云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今按次宗豫章記十川者贛廬牽淦盱濁餘鄱修僚也此源請贛承也贛郎豫章湖漢牽郎南水濁當作蜀僧當作循淦傳則漢志所無窮元悉徙當記聶都山在南安府崇義縣西南六十里王家之曰章水所經非所出也府志云章水出湖廣郴州吉三十六里黃岑山自宜章縣流入崇義縣界經聶都山[illegible]志謂之彭水是知彭豫章實一水在南埜爲彭行至谿爲豫章猶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章沈水東流爲所隨地而異名也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州石蛆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又北逕贛縣東右會湖漢水[illegible]北流逕金雞石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背劉澄之云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瀆字因以名縣縣元非之蠡逕世皆宗其說以湖[illegible]湖漢即貢水二水合流自縣至萬安縣凡十八灘[illegible]灘最險俗諺稱惶恐難又西北逕廬陵縣西廬水注之[illegible]吉安府泰和縣北三十里又東北逕石陽縣西又東逕其縣南[illegible]

十里有石陽故城晉臺陵郡治也又東北過漢平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漢平曰吳平又東北逕新淦縣西牽水注之又與淦水合牽水西出宜春縣東逕吳平縣又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注於贛水按漢志新淦縣注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師古曰淦音紺又古新淦故城今蓋在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東六十里又北逕南昌縣西盱水注之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與濁水合濁水出康樂縣東逕建成縣又東至南昌縣東入贛水又北按今南昌府治南昌縣本秦廬江東南有康樂故城本漢高帝六年始命灌嬰所築也又東北逕縣城西灌嬰以為豫章郡治城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又北逕龍沙西沙甚高峻而陂有龍形連亘五里又北為津步又北逕椒丘城又北逕鄡陽縣今鄱陽縣西北百二十里有鄡陽故城鄡音口堯反又與鄱水合鄱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又西注于贛又有僚水入焉僚水導源建昌縣東出豫章大江又北過彭澤縣西循水注之水出艾縣東北逕豫章建昌縣西六十里有艾城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六十里又東北注贛水又有永循水注之南康府安義縣西南四十里有永循廢縣漢志云豫章水東北至彭澤入大江行六百六十里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彭蠡而北入于江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崇義縣界歷上猶南康並屬南安府贛縣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並屬吉安府峽江新淦清江並屬臨江府豐城至南昌入彭蠡湖並屬南昌府又北歷星子都昌並屬南康府德化湖口並屬九江府注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浩蕩無涯及乎霜降水涸則贛川如帶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為南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行至湓口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為南江其來已久非宋人臆說也

林少穎云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傳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杜注云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鴈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邊有鴈門郡皆以鴈之所居為名陽鳥意亦類此蓋鴈之南翔所居故取以為地名渭按此當與桑土既蠶三苗丕敘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陽鳥為地名終無根據影響揣度之言亦何足信邪

金吉甫云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溢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成漂沒以此知神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為民防患之意蓋深渭按此說近理而實不然鴻鴈之居以近水遠人為得所易漸之初六曰鴻漸于干六二曰鴻漸于磐皆近水地也故吉九三曰鴻漸于陸則失其所矣故凶橫流之際彭蠡入江處必有淤澱澤水瀰漫冬夏不殊鴻鴈之來唯可陸居及禹疏濬之後下流通利因為陂以障之水潦大至亦不過抵陂而止背秋涉冬則兩涯涸如平野葦花蘆葉到處可棲矣想禹治彭蠡功畢適當鴻鴈來賓之候故因所見而紀其事陽鳥攸居正在陂中霜降水涸自成蘆葦之區非禹特廢其旁地以為蘆葦也夏小正正月鴈北鄉月令仲春始雨水然則水發之時鴈去已久矣故知經特就當日所見書之昔雅陸居今乃遵渚非彭蠡既豬之明效與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震即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厎定者言厎於定而不震蕩也易氏曰三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厎定蓋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之理想其際震澤與江水并為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厎於定自然之勢也見王天與纂傳渭按蘇氏三江之說人或疑之及閱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馬中錫云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金吉甫云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漸亦山谿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

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此上一北字據宋本增入後漢志亦云北江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為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為北江江自彭蠡東為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為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為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孔傳於本經云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導漾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正義曰言三江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導江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引漢志三江以證之渭按班固所說南北中之名雖同而實非禹貢之三江孔傳說與之合又欲諱其所自出掩抑摧藏半吞半吐其為僞撰無疑或曰傳果出魏晉間手曷不用鄭注曰此說起自東漢代棘下生作傳不得入東漢語并不得全錄班志君當亮彼苦心也

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此即南江之源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即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即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按居巢漢屬廬江郡今為無為州屬廬州府又東至石城縣晉屬宣城郡分為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為北江詳見導江其一為南江按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志以分江水繫石城南江繫吳縣至酈元始貫穿為一條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為貴長池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按吳分漢陵陽涇二縣地置臨城縣其廢址在今青陽縣南又東與桐水合按桐水出廣德州西南白石山西北流逕建平縣南蓋即南江舊處左傳所謂桐汭也晉時南江已湮故杜注云桐水出丹陽湖今丹陽湖也又東逕安吳縣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按故鄣今為廣德州安吉後漢分故鄣置今為安吉州屬湖州府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又北逕安吳縣東又北注南江又

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按經文此下有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蓋注也而混入于經何以知之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爲松江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故知酈元曲爲此說以應漢志南江在吳南之文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蓋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過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也按餘杭乃姚字之誤班固所謂南江者實松江也闞駰所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卽分江水水經謂之南江者也或以爲北江大謬酈元篤信班固故不能無疑於此今按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之義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元恐違漢志反以歷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於荊溪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於江而自湖口以東歷烏程縣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亦無可考蓋從烏程縣南以東達餘姚則必經今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在海寧縣南十里有捍海塘縣東南至餘姚石棋山六十里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故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致壅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漢志中江出蕪湖西南者卽今蕪湖之縣河本中江俗稱縣河流經市中東逕黃池入三湖至銀林止高淳之胥溪在縣東南三十里俗稱胥河溧陽之永陽江在縣北上承溧水卽瀨水宜興之荊溪也自溧陽流逕縣南又東北匯爲洮湖又東入震澤寰宇記云荊溪卽漢志蕪湖之中江也漢魏閒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北江南江而無中江韓邦憲廣通垻音霸俗作壩非考曰廣通鎭在高淳縣東五十里與溧陽接界卽宋鄧步鎭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荊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讀土音員訛爲牙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太平府志云蕪湖縣東三十里故蕪湖城卽春秋吳鳩茲也亦曰皋夷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汭水曲也蓋由此道鎭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者遂以爲水源本通漢書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至陽羨入海後漢書郡國志云中江在蕪湖縣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爲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爲禹貢三江故道耳邦憲字子成高淳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官屯田員外郎著爲此論眞前人所未發或曰胥溪爲吳開出何典記曰河渠書云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閒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蓋通江於淮卽夫差所開之邗溝通湖於江卽闔廬所開之胥溪也韓氏之言信而有徵矣石城分江水亦是此類古時大江與震澤元不相通安得以後世鑿引之枝流當禹貢三江之二哉

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三江亦當從韋解然此但可以解國語耳禹合諸侯於會稽事在攝位之後治水時浙江並未施功安得以此爲禹貢之三江乎

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愚謂以此當國語之三江更長於韋何也漢志毗陵縣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是岷江正環吳之境而韋獨遺之酈元云浙江於餘暨東合浦陽江是浦陽錢唐渾濤入海而韋強分爲二故以岷江易浦陽較長也然終不可以釋禹貢蓋松江乃震澤之下流而浙江則禹功所不及且以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與導水之文相背戾歸熙甫三江論主景純語吾不敢以爲然也舍康成子瞻固無可從者矣

職方氏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此正與禹貢同蓋荊州未會彭蠡故但稱江漢及至揚州則江漢與彭蠡參會故有三江之目二經若合符節或因職方與五湖連舉又班志以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爲揚州川遂以三江口當之大非

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名闡之南齊人揚都賦注曰今大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三江口者始見於吳越春秋酈氏固云不與職方同諸家亦未有以此當禹貢之三江者也唯陸德明釋文於三江既入下引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書經籍志與仲初說同而孔疏主班固之三江不取其說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此言良是其後張守節解夏本紀始以三江口爲言至蔡傳則排棄蘇氏而專主仲初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推尋其故蓋自唐以後吳越閒爲財賦之藪及五代時錢鏐保有此一方徵斂頗急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元祐中宜興人單鍔著吳中水利書以濬松江爲第一義南渡都臨安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習聞遂覺揚州之水無大且急於松江者而以爲禹時亦然因專主仲初之說元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中水利者皆引禹貢以自重蔡傳又立於學官爲士子所誦習於是揚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而康成子瞻之言棄如糞土矣

楊愼曰禹貢之三江當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崍山南江水所出也崌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今按說文五音韻譜無江出岷山等語唯黃氏韻會江字引釋名下有徐按云云與此同蓋出鉉弟鍇說文繫傳非鉉語也（徐堅初學記略同鍇唐以前已有此說）如鍇所云則南江與揚全無交涉安得書三江其所引山海經注即江賦所謂源二分於崌崍者也山海經又云岷三江首大江出岷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是又一三江矣要皆在梁州之域用脩蜀人欲與揚州之三江而移之蜀乃云當於上流發源求之不知三江以會彭蠡得名故特書於揚若發源之三江曷不於梁書之且東爲北江中江皆在彭蠡以下用脩其忘諸乎謂皆注震澤尤謬丹鉛著述大抵如此陳晦伯之正楊所以作也

蔡傳云蘇氏三江之說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渭按江漢合彭蠡謂之三江經紀其合不紀其分也何必更指爲二蘇氏味別之說自予人以可攻之隙然謬亦有所從來唐書許敬宗爲高宗論濟水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蘇說本此非出自陸羽輩也

蔡傳又云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言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渭按禹治水先揚而後荊唯揚之三江既入故荊之江漢得朝宗于海今乃云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不成顚倒邪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即在其中懷襄之世大江自彭蠡以東豈無泛溢剖判之後未經疏鑿其入海處亦必多潮沙壅塞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正謂此耳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庾仲初則大江不與焉遂以爲無施勞者雖大亦略其可信乎

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顧夷而無所專主蔡沈主庾仲初歸有光主郭璞是數者余既一一辨之矣今更有要言不煩可以折衆訟之紛紛者當順熊過云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竊謂禹主名山川亦然南方流水通呼爲江北方流水通呼爲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則無所假借唯水之出自河者衆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衆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爲一川大小相敵則亦總其數而謂之江三江九江是也然瀍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輕與矣而況松江爲震澤之下流錢唐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絕也禹貢職方豈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與導水之義有礙故或以爲錯誤或以爲衍文而聖經亦不足信矣諸說唯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以其非異派也先儒曾旼程珌易祓夏僎程大昌黃度陳普王充耘皆主蘇說近世蔡傳單行而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郝敬袁黃亦以蘇說爲是此心此理之同終不容泯也傳曰三卿爲主可謂衆矣有諸君子以爲之證明吾何懼而不從乎

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閒曰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今按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班固以爲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孔郭指此爲太湖則誤矣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水經注引韋昭曰方員五百里盧熊蘇州府志引顏眞卿石柱記曰四萬八千頃王鏊姑蘇志曰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唐志云占蘇湖常宣四州之境考宣州界無太湖志誤）今按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此七縣者皆瀕太湖楊脩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胷數言可作圖經也湖中有七十二山其最著者曰包山（山有洞潛入地潛行俗謂之洞庭江賦云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是也）夫椒山（左傳哀元年吳伐越敗之於夫椒杜注云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也）胥毋山（越絕書闔閭王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毋史記正義謂之莫釐山盧熊府志云莫釐山本名胥毋山即吳今所稱洞庭東山也）大雷山小雷山（五湖賦云大雷小雷湍波相逐）三山（張玄之吳興山墟名云三山在太湖中白波天合三點黛色）其上源西北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瀆以下西南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漊以入焉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見王同祖太湖考七十二漊本在湖州之境近世割湖西全屬蘇州故吳江縣志有七十二漊云皆在西南受湖州入太湖之水其實漊屬湖州者尚多吾友歸安鄭元慶茝畦語余曰按程大昌修湖漊記云湖漊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宋紹興二年知湖州王回修之改二十七漊名曰豐登稔熟康定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而皆冠以常字今烏程諸漊之外尚有大錢小梅二港亦長興有三十四港無一名漊者總計苕霅水入湖之口共七十二不專名漊亦不盡屬湖州也余竊謂漊即是瀆大錢小梅二港通三十六漊計之得三十八恰與太湖考之數相符蓋吳江之九漊割烏程以往屬而長興則依然如故特以俗呼爲港遂忘其爲漊耳）皆所以宜通脈絡殺其奔衝之勢而歸於太湖者也其下流爲松江江水東北流岐分爲三江口史記正義云震澤在蘇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松江東歷夏駕浦又東爲青龍江至南蹌浦口入海（滬在上海縣東）而太湖枝津則有崑山之劉家河常熟之白茆港兩縣境中又有三十六浦在常熟者二十四水入揚子江在崑山者十二水入于海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使民田無漂沒之憂者也今東壩堅固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雖不入太湖而東江久已淤塞松江日漸淺隘諸港浦亦多堙廢湖水不能速達于海事與禹時不同此籌水利者所以汲汲於下流之疏濬與（王同祖三江考曰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即婁江指今之劉家港蓋謂松江東口入海者爲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太湖東入吳江縣長橋合麗山湖者爲松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婁江自吳縣東南迤邐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吳淞江口甚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之正道豈遂可指劉河爲婁江哉按今太湖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麗山湖者又東南分流出白蜆江入急水港澱山湖澱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鍔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是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仍合松江故曰東江已塞耳自麗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入崑山縣界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梅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鍔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渭按松江自吳縣西）

南下七十里爲三江口則婁江之分派必不自婁門始崑山塘之非婁江也明矣但其下流或合劉家河入海未必如單鍔所言由青龍江入海耳東江久廢難考水經注云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谷水逕由拳縣故城下卽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春秋之檇李城也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又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南有秦望山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此卽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爲東江者也其分江入海皆在今浙江嘉興府界中近世由澉山湖注青龍江入海者雜是後來之改道非古谷水之所經也謂東江已塞亦不誤曾肩儒海塘者云自唐開元以來修築捍塘禦鹹潮以便耕稼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長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陘無考斯言得之矣

周禮揚州浸曰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則卽是太湖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吳郡續圖經云在嘉興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韋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前說較長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之說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別然皆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閒唯李善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爲五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爲五湖夫洞庭靑草在荆域而以爲五湖之一則顯與職方相背矣不可從韓非子謂洞庭爲五湖猶言五湖耳此洞庭自爲五湖與揚之五湖無涉具區五湖明是兩處而孔傳謂太湖名震澤正義爲之辭曰餘州浸藪各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閒平望鎭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八赤市在縣南二十里震澤鎭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水瀰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至平望八赤之閒松江左右箕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謂之震澤者也鄭樵曰烏程有震澤上下二湖今南潯上林亂村潰湖一帶數十里皆是亦卽古具區禹貢所謂震澤者也故顏魯公作石柱記其辭甚簡必以震澤太湖兩處見之班志曰在吳西亦未當

禹貢長箋曰按職方具區卽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爲卽五湖則未然職方氏諸州皆有澤藪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同處孔鄭所云吳南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爲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於其地求之若五湖卽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合之爲一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苕霅而水草所鍾淺而易溢太湖水西來氾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厎定之後始可陂障沮洳數十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漸繁遂成沃壤漢後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正義又曲爲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澤浸不同者哉吾意今吳越之交凡濱湖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州縣更移故其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諸州澤藪如陽紆貕養大陸甫田焦穫等今皆變爲原陸不能定其所在蓋川浸通流終古不改藪澤稀水最易澱淤歷數千年而陻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具區爲然耶

以大江爲三江而其水不入震澤則震澤之厎定與三江絕不相謀而各爲一事矣及觀易氏之言而知旣字之義仍可與下句聯屬也古時三江不與震澤通而橫流之際江水溢入震澤此理之所有問水從何處入曰卽今高淳溧水之閒魯陽五堰之地是已京口本不通江自秦始皇鑿京峴山以泄王氣其水乃與江通故禹時橫流唯此處可入傅同叔云自宜興航太湖經溧陽至鄧步登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百餘里乃至蕪湖入大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皆不甚高平時可以遏水之東入或遇暴漲則宜歙金陵之水皆由荆溪入太湖此高阜者不足以遏之五堰之所以作也而況懷襄之世大江泛溢挾宜歙金陵之水以來漸西諸郡其能不淪爲大壑乎但此災與孟門之洪水相似宇宙所不再見而又無古書如尸子等者以證之世或不能無疑耳

傅同叔云班固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旣入震澤厎定渭按蕪湖中江水古不入震澤胥溪開而後通五堰築而復塞非本通而禹塞之且禹唯道大江入海不使橫溢由銀林鄧步以南而震澤固已厎定未嘗有所塞也如傅氏所言則經當書曰三江旣塞震澤厎定矣語云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胥溪禹時未有殆無可疑然銀林鄧步之閒地不甚高暴漲便能溢入非獨胥溪一竇可以洩水也如所患惟在此竇則塞之而已奚必更築五堰哉韓邦憲云正統六年江水泛漲上壩大決蘇常潦甚國稅無所出又嘉靖庚申辛酉大浸稽天決下壩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夫高阜之上加以兩壩之堅厚而暴漲尙能決之則堯時滔天之水未有所障此高阜者能遏之使不東乎胥溪之有無不可論也

大江入震澤自戰國時有此說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蓋誤以後世溝通江湖之道爲禹迹也沈括夢谿筆談曰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又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東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渭按江湖雖爲大山所隔然銀林鄧步之閒江水實有通湖之理均此蕪湖中江水也謂自古有然則非謂後世所通則是謂平時分受則非謂橫流溢入則是歐陽永叔云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易置之而已信夫或曰分江水亦通震澤將若之何曰此水禹時亦必不入震澤乃後人溝通之耳想山中有地特高易致斷絕故今自貴池以東舊迹不可復尋其地勢與銀林鄧步不同雖當橫流大江水亦不能溢入也

禹貢書旣不盡與下句聯屬如弱水旣西涇屬渭汭是也程泰之云必謂旣之一字爲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此語誠足解頤然揚州兩旣玩其文勢當皆與下句聯屬得易氏之義始無遺憾

五堰皆在今溧水縣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其後東壩旣成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溪志又云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自銀林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

甲又五里曰余家壩長十里所謂晉溪五堰也渭按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于大江則似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經溧陽而西北入江矣濮特因而加築之耳然五堰雖成而胥溪之水尚通周必大南歸錄云由鄧步東壩銀淤可通舟至固城黃池其明證也（鄧當作林輿地紀勝云舊以石壘五堰步又淤鐵以鎔石故曰銀淤今訛為林）明初因五堰之舊迹而立為東壩韓邦憲曰洪武二十五年浚胥谿建石閘啓閉命曰廣通鎮至永樂元年始改築上壩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猶低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德七年增築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圮嘉靖三十五年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即古分水堰處今謂之下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矣然東坡奏議云五堰既廢宣歙金陵之水或遇暴漲皆由宜興之荊谿以入震澤則平時之水雖無堰亦入大江而不入太湖可知矣乍來乍去何以謂之江中江之名徒涙傳耳

禹治澤陂之使豬焉而已故曰九澤既陂雷夏大野棼播是也惟猗澤言導乃分殺其下流令震澤云底定亦只是不震蕩未見有分殺下流之意想其時松江深闊與今之沙漲茭塞者大異故不煩疏導而水自歸海也其壅滯不知起於何代嘗考宋書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今為德清縣地）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滯自晉宋間始矣又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一作奔）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蓋亦滬瀆不通故欲於太湖之上流分殺其勢也自是之後不聞有以吳中水利為言者歷五代至宋而松江之壅滯日甚郟亶單鍔之徒並有著書講究最悉其策下流者曰先開江尾茭蘆之地也曰鑿吳江堤為木橋千所也曰開白蜆安亭二江也曰通白茆港及三十六浦也策上流者曰五堰必不可廢也曰開夾苧千瀆使北下江陰之大江也曰決松江之千墩金城諸匯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於北江也開海鹽之蘆瀝浦以分吳淞而入於海也紛紛請說無非為松江壅滯水害民田而多方設策以救之耳而歸熙甫之論則異於是曰吳松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塡淤反土之患湖口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故松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則濬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愈失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豈非治水之過與單鍔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千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於民豈為利哉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勞遺力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難江尾漲塞幾成平陸欲即開濬灩沙泥淤浮泛動盪難以施工一也豪民右圍占湖田以遏水道方事之興浮言四布百計阻撓二也有此二難雖以夏原吉周忱崔恭畢享之開濟明敏而卒不能復禹之迹況其下焉者哉夫苟能復禹之迹則宣歙金陵之水不足為浙西諸郡患如其未能則東壩斷不可廢而高淳之民相怨一方無已時百詩嘗謂余曰廢東壩者多出於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鍔之言行廢高堰者出於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歐陽公有言天下事不能全利而無害惟擇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壩與堰之謂歟雖然壩上壩下之民均吾赤子也韓邦憲云以蘇松常湖諸郡所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為之壑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此亦平心之論（千成嘗倡減稅議得米八百餘石邑人德之）蓋浙西諸郡財賦甲於天下權輕重而為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稅則固可減也輕一縣之稅以慰民心而取償於數大郡其所得不已多乎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為政者當如此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釋文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蕩他莽反夭於嬌反喬其嬌反徐音驕）

傳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地泉濕也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曰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曰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簜為大竹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宛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注云楸樹性上竦詩南有喬木是也邢疏云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者亦曰喬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金氏曰古人尙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為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為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

今天下號為財賦之藪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蘇松常嘉湖五郡而已五郡或瀕太湖或夾松江自唐宋以來其田日增大率圍占江湖以為之者也禹之治河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豬其於震澤亦當若是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溢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右春秋時此澤尙存不知何代始變為田其地蓋即葉少蘊所云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可墾為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分吳縣之松陵鎮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鍔云松江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逋失者不貲圍田之貽害如此笠澤既盡為田僅存松江衣帶之水上源狹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

沙日積茭蘆叢生而太湖之水入海逾緩矣好利者因其壅而隄之以爲田湖沙茭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漊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歸熙甫云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卽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松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鄰爲壑五郡同菑者也蓋自江左偏霸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輿而不暇計久遠此與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於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圍田之土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見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按熙寧三年郟亶上水利書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卽杜說所自出民猶易辦自景定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道主其議浙西於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爲輸額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丘文莊濬云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卽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六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故稅糧爲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爲官田而重稅之殊非爲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訛遞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爲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五斗蘇州官租每畝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五年詔遞減三分二分故止於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顧寧人云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宋世嘗以官田鬻諸民矣今官租不入議變法者唯當請於朝盡此田以充帑而糧則與民田同科斯爲無弊之道彼建議者輕於創議流弊無窮何其不思之甚耶但當時不聞有鬻田之事而此田遂作民田不知論爲其主佃意承平既久法弛民玩其時所謂官佃皆姦豪賂吏胥詭名爲之故積年遞租有司不能督責及變法之後不惟他人分任其祖稅而彼竟得擅官田爲己產以傳其子孫此又不平中之不平者也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溺於水者禹從而拯之使登於衽席溺於賦者日朘月削如水益深數百年於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爲之曠然壹變其法使水復厎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眞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厥貢惟金三品

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旣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銀與銅耳故謂金銀銅也渭按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白赤卽金銀銅鄭康成謂銅三色非也

漢志豫章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師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也初學記引王隱晉書云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沙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又曰餘句之山多金玉後漢書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臨江府志云金谿縣東有金窟山相傳爲前代采金處是山陰餘姚巢縣金谿亦出黃金矣然其著者在鄱陽通典鄱陽郡貢麩金十兩陳藏器云麩金出水沙中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猶易辦也而馬端臨土貢考言遇聖節天下進奉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皆出自饒州乾道閒洪文敏公洪邁諡奏減七百兩然視唐之數且三十倍矣按史記貨殖傳云豫章出黃金然廑廑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更償也書其地雖名出金而不多民採取之不足以償其功費也近世黃金一直白金十歲供半兩其何以堪之

揚州之銀礦最著者有二所今皆爲江西地一在今饒州府德興縣縣本漢餘汗縣地唐爲樂平縣地元和志云樂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每歲出銀十萬兩收稅七千兩亦名銀峯山宋馬志開寶本草曰生銀出饒州樂平諸坑銀鑛中狀如硬錫文理粗錯自然者眞程迥賸事記曰唐貞觀中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帝斥之蓋謂銀峯也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榷銀號曰鄧公場至宋天聖閒山穴傾摧而銀課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罷之唐於縣置德興場取其地產銀惟德乃興之義南唐因以名縣云一在臨江府金谿縣縣本唐臨川縣之上幕鎮其東二里有銀山唐嘗置監於此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復置爐以烹銀礦宋初廢升場爲縣今銀山西里許爲白馬塢蓋南唐李煜時採銀場也

地理志云吳東有章山之銅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云章郡今故章此說是也地理志云丹陽故鄣郡元封二年更名有銅官其屬故鄣縣卽今江南廣德州鄣章古字通桓寬鹽鐵論曰丹章丹陽鄣郡有金銅之山孟康注食貨志曰赤金今丹陽銅也元和志當塗縣北十里有赤金山出好銅與金類淮南子食貨志所謂丹陽銅也南陵縣西南八十五里有銅井山出銅又縣西一百十里有利國山出銅供梅根監及宛陵監每歲其鑄錢五萬貫渭按越絕書云若耶之谿涸而出錫淮南子云苗山之鋌許愼曰鋌銅鐵璞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苗山者會稽山之別名也是越中亦有銅山而名不甚著史稱吳濞鑄山以富其國錢布天下故丹陽有銅官而會稽無銅官信惟章山之產爲多矣

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孝文鑄四銖錢孝武更鑄五銖錢五銖行獨久王莽竊國廢五銖錢自造錢貨六品小錢重一銖直一最大者重十二銖直五十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渭按此漢世金銀銅相直之數也律厤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按趙岐孟子注云古者以一鎰爲一斤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與孟康說同漢書張良傳漢王賜良金百鎰服虔云二十兩曰溢與孟康說異未知孰是溢鎰通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

於秦矣古者黃金皆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鍇銷之事有當予萬錢則以此方寸重一斤者授之是爲一金故東方朔曰鄠鎬之閒號爲土膏賈畝一金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韋賢賜黃金百斤玄成詩曰厥賜祁祁百金洎館也錢之輕重無常今且以五銖計之十枚重二兩二銖百枚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千枚重十三斤八銖今世所傳五銖錢大抵皆精物也每千重四斤二兩當由今稱重於古三之二耳孔穎達云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黃金一斤直錢萬則每兩直六百二十五爲銅八斤二兩有奇矣銀一流直錢千則每兩直百二十五爲銅一斤十兩有奇矣金一兩才抵銀五兩則金視今頗賤而銅一斤十兩換銀一兩則銅視今亦甚貴矣自晉宋以降金漸少而價日昂元史云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此赤金卽黃金之最美者是金價十倍於銀也明初直又減洪武中每金一兩當銀四兩或五兩永樂中當銀七八兩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金愈貴則政愈亂君子可以觀世變焉近制銅錢每千約重八斤有奇直銀一兩金一錢則金之直銀一倍於漢銀之直銅四倍於漢金銀益貴而銅乃極賤矣虞夏三品相直之數不可得而聞然古之善理財者大率以銅錢權百貨之輕重而又以金銀權銅錢之輕重過有用錢之多者卽以金銀代之其或金銀少則當予金銀者亦以錢代之漢書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使三品互相流通公私綽乎其有餘而百貨之貴賤常得其平此足國富民之道也

黃金之爲物生於天地之閒百鍊而不耗雖遇改鑄亦無虧損故古時黃金最多上下通行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趙肅侯以千鎰使蘇秦約諸侯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亦齎千鎰齊餽孟子兼金百鎰宋七十鎰薛五十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壽越賜虞卿百鎰嚴仲子奉聶政母百鎰漢文帝賜周勃黃金至五十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衞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閒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梁書武陵王紀黃金一斤爲餠百餠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舜典疏云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金一兩收絹十四金律乃贖銅自漢文帝至此本日知錄然則黃金之耗減實自南北朝始也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此固其一端矣然摹畫宮闕塗飾器服有銷金泥金貼金剔金及爲絲爲線之類名號非一皆耗金之由也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齊武帝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宋世亦屢申銷金之禁良有以也且海內產金之地無幾鑿山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甚難矣而用金之費不啻如上所言浮圖宮闕器服之外又加以和戎之歲幣通番之[illegible]市掖庭之私藏權門之賂遺皆一入而不復出金安得不日耗乎夫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但使菽粟布帛公私充羨金少亦非所憂而或倡爲開採之說則貽害不可勝道元時採金之處益多至求之內地不足而移其患於滇中滇出金亦少蠻方甚以爲苦嗟乎投珠抵璧之風不可再見矣昔有言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者彼獨何人而乃竟爲絕德邪

古者白金爲中幣亦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鍇銷之事銀一名鋈說文鋈白金也詩小戎曰陰靷鋈續又曰鋈以觼軜又曰厹矛鋈錞則器物亦有以銀爲飾者秦制幣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而銀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初因之至武帝造白金三品銀復爲幣唐宋時上下通行之貨亦皆以錢唯嶺南用銀迨金之季年寶泉日賤民閒但以銀市易上下用銀由此始也近世權百貨以行於海內者唯銀最爲流通其數當亦不減於昔而每患其寡則以兩稅之折色歲輸白金存畱者少而上供者多民閒之銀一往而不返也古未有以錢爲田賦者自唐楊炎兩稅之法行始以錢當租庸之歲入矣亦未有以銀準錢而爲賦者自明正統末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而錢遂不行於上矣夫以錢爲賦責農之所無當時尙有錢荒之患況地之產銀倍少於銅而歲輸白金動以千萬計彼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勢必賤鬻穀帛以赴公程遇凶年則舉倍稱之息將有如聶夷中詩所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民何以爲生故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縱令餘糧棲畝野蠶成繭而正供無辦衣食不充財終不可得而阜也

銅之爲用甚廣一曰鑄幣管子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卽銅錢也又云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贍民於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食貨志云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師古云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故金之與錢皆名爲幣是也二曰鑄律度量衡律歷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是也三曰鑄樂器鐘鎛鉦鐲錞于之類凡金奏之所用是也四曰鑄鼎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郊祀志云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下是也五曰鑄兵左傳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注云古者以銅爲兵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是也銅雖下品而其用於世也視金銀尤爲切要是以先王寶之後世唯鑄幣爲多而耗銅之事更有三焉一曰鑄佛像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魏書釋老志天安中造釋迦立像用赤金十萬斤是也二曰鑄柱董安于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荆軻擊秦王於殿上中銅柱是也三曰鑄人物始皇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置黃龍鳳凰各一他如銅馬銅駝之屬是也是皆

衰世之事非先王之法而民間所用之銅器日新月異倘不在其數此銅之所以益少錢之所以漸惡而唐宋嶔禁銅之令亦補偏救敝之一術與

周禮揚州曰其利金錫考工記曰吳粵之金錫是錫亦揚州之美利也而禹貢無之未詳何故說文五色之金黃爲長青曰鉛赤曰銅白曰銀黑曰鐵而錫則曰銀鉛之間是爲五金之間色矣竊意五金之名起自秦漢以後唐虞之世鉛鐵自惲鉛鐵周禮錫與金對言可見鉛鐵錫皆不名金三品之中不容有錫也考工記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皆以錫齊才細反金爲之食貨志言秦始以銀錫爲器飾寶藏而不爲幣則周以銀錫爲幣可知漢武帝以少府多銀錫乃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也參考諸書錫次於銀亦用之不可闕者鉛鐵皆貢而錫獨無殊不可曉豈寶藏之與各有其時禹時揚州之錫并未開抑或開而猶未盛行於世邪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釋文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瑻韋昭音貫按篠簜史記作竹箭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正義曰瑤琨王肅云美石次玉者也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齗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齒小別統而名之齒卽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尙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裸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飮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飮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琨按說文云石之美者則琨次於瑤又可知矣

孔傳云瑤琨皆美玉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按眞玉亦有差等瑤或是玉之次者於詩禮分別玉瑤之義亦未有害也但不當以爲玉之美者耳若琨則未有以爲玉者傳謬爾士龍云瑤今珧字蜃甲似玉者大非金吉甫云琨卽今崑山石恐亦未必然要之瑤琨不如美玉而優於怪石則可以理斷也

周禮揚州曰其利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篠也邢疏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劉逵吳都賦注云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爲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然通典撫州貢箭簳百萬莖則江西亦有是竹矣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簜輔之鄭注云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蔡傳云簜可以爲符節誤矣郭注爾雅簜竹引儀禮簜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人皆疑之渭按篠定是小竹簜大而節更疏然亦有小者吳都賦注引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此竹闆節而大至圍尺五六寸周官符節之函蓋取諸此也簫管之材大於箭幹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李善注云江圖曰慈母山出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卽此處也其竹圓異衆處自伶倫採嶰谷後得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罕稀也言節稀而相去標竹之扶疏也此竹蓋簜屬之最小者儀禮所謂簜在建鼓之間者也篠中實故中箭幹簜中虛故大者中節函小者中簫管郭注不誤人泥孔傳大竹之說反以爲非耳

林少穎云齒革羽毛謂凡鳥獸之體可以爲器飾者皆是孔氏以齒爲象牙革爲犀皮毛爲旄牛尾似不必如此拘定渭按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左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皆謂平常鳥獸近地之所生者若夫荊揚之貢卽不盡如二孔所舉亦必貴美之材他州所無故禹特令貢之不然則徵諸何服而已足矣舍近取遠何爲也哉

象犀孔翠之屬皆出嶺南故有據此以爲今兩廣雲貴交趾之地本在禹貢九州之內者而其實非也蓋諸侯之貢有獻其土之所出者亦有市取其附近之所出以獻者荊揚南抵五嶺商旅往來百貨流通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遠方之珍奇不難致也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在徐域三者皆非其產也而淮夷獻之齒革羽毛之貢從可知已

島夷卉服釋文卉徐許貴反

傳曰草服葛越正義曰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蘇氏曰島夷積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渭按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又會稽海外有東鯷音題人分爲二十餘國皆以歲時來獻見蓋卽此之島夷百草一名二卉服殆非一種去古已遠不可得詳葛越吉貝木綿亦彷像言之而已

島夷在揚州東南海中孔傳去南海島夷誤由以州界爲南距海也吳幼淸云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分東南爲二亦未當薛士龍云島夷朝鮮甌駱之屬朝鮮在東北甌駱非島居者唯古倭人東鯷諸國可以當之韓退之送鄭尙書帥嶺南序云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眞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今按林邑以下在西南海中不得言東南此等距揚海絕遠告成時並未來貢也

漢志會稽郡有冶縣師古曰本閩越地志云東鯷在會稽海外今直福建東南諸國是也後漢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魚豢魏略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蓋倭國有二其在帶方東南者卽漢之倭人後漢書所謂倭在韓東南大海中者也度海千里復有倭者卽漢之東鯷人後漢書所謂大倭王國直會稽東冶

之東者也東鯷今爲日本按唐書日本古倭奴也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故後漢時稱大倭王云舊唐書云婆利國有占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文昌雜錄陳襄曰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種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蓋俗呼古爲吉耳王氏日記云卉服葛傳兼以木綿爲言上文莊亦以爲唐虞時島夷或以充貢而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於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閩廣通商舶關陝接西域故也今按唐虞時果已充貢豈有歷代傳記略無及之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載是當再考也渭按卉服非一種猶皮服之不可專指爲豹若羆也說者以葛越爲中國所有而必求一異物以當之故有吉貝木綿之說要之二者皆未可定且吉貝出閩中古貝出林邑婆利尚不知是一是二又安見其果爲當日之所貢邪

以皮卉爲島夷所服然則淮夷蠙珠暨魚亦將爲自佩此珠自食其魚乎大抵漢儒解經逐句立說不能貫穿前後故往往有此弊

厥篚織貝

正義曰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也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孔傳云織細紵貝水物夫既以織貝爲二物矣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林少穎云古人以珠貝爲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入篚渭按蠙珠不入篚其璣組入篚者璣貫於組以組爲主亦服貢故篚之不可與貝同論也又按虞夏之世珠玉爲器飾寶藏而不爲貨貢龜則尊之曰納錫其不爲貨可知貝亦未聞爲貨自夏始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易震之六二曰億喪貝書盤庚曰同位具乃貝玉顧命大貝在西房傳云大貝如車渠陸德明云渠車輞也伏生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鄭康成書傳云閎夭之徒求盈箱之貝以賂紂周書王會云若人玄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王應麟補注曰爾雅玄貝貽貝注黑色貝也漢食貨志言秦幷天下龜貝始不爲幣則周固以貝爲貨此玄貝所以貢也禹致貢在堯時猶未以貝作錦名爲是貝有玄黃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織故取以名焉漢世美錦出成都則又不在揚而在梁矣左思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是也

蘇氏云吉貝文斑斕如貝亦引詩貝錦爲證故蔡傳謂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王明逸云吉貝之名但昉見於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爲織貝之精者且篚屬通州實非出於島夷也

厥包橘柚錫貢釋文橘均必反柚由究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與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蘇氏曰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說文曰柚條也似橙而酢橙橘屬郭璞爾雅注曰柚似橙實酢生江南金吉甫曰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云

葉夢得曰橘性極畏寒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使受日陳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渭按今浙東江西橘柚更多福建多且美皆在揚域東時杭台洪貢柑橘而蘇常湖無之然古今事變不同震澤爲禹貢所及以洞庭言亦未爲不可也

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化爲枳此地氣然也屈原橘頌曰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云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呂氏春秋曰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史記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漢志巴郡朐忍魚復二縣有橘官故蜀都賦云戶有橘柚之園然則荊梁之域皆產橘柚而獨揚貢之者蓋揚產特美禹時揚已令貢之此物不常供須用頗少故後至荊梁不復使貢也孔傳謂包匭之包亦橘柚而正義曲爲之說曰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揚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柚錫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謂揚少而荊多且善爲殊顛倒至於截包字爲句而以爲橘柚猶以織貝之織爲細紵也其謬妄不待辨而可見矣

鄭康成說錫貢云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此蓋據職方言揚州產錫故以此文當之然則豫州之錫貢亦爲金錫之錫邪豫不聞產錫也且貢錫而謂之錫貢又繫於厥包橘柚之下其不通甚矣聖經豈有是乎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釋文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渭按史記亦作均集解鄭玄云均讀曰沿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逕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渭按此經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菏入濟可知矣經敘東南四州之貢道首尾相銜層層脫卸化工也非畫筆也

陳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此說亦通然吳語夫差曰余沿江泝淮又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則沿對泝言明是順逆之辭與左傳沿漢泝江同當仍舊說

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皐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泝流而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爲黃河所奪

左傳哀九年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杜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宋一作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亦曰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縣射陽湖在縣東南八十里縣西有山陽瀆卽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卽古末口也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之貢必由江入海以達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說本蘇傳今按溝通江淮事在左氏哀九年黃池之會則在十三年卽吳語所云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者也一自江通淮一自淮通濟本二役亦二地東坡誤合爲一

朱子偶讀漫記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强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翶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今按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既專達于海故得列於四瀆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爲瀆矣且書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盖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盖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若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

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卽以邗溝旣開時言之孟子云淮注江亦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别撰水經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爲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潘季馴曰高家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

酈道元云晉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則邗溝之首受江處固已改矣而水之北流如故也據史所稱則南流當起隋世又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八年數道伐陳燕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宋史河渠志一詔云邗溝爲吳王濞所開廣不知何據由是言之則淮湖之水南流入江實自煬帝大業初始盖溝闊至四十步而又變曲爲直北水南奔浩瀚倍常江流反爲其所過而不能北入朱子所以云自高郵入江不得爲泝也李習之不知水流已改故其來南也有泝江之說與古時闇合在當時却相反

吳幼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閒掘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過溝旣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啟閉舟至則開舟過則閉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當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通流邪

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于橐皋十三年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旣退使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閒其所沿泝者非卽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之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泝淮蓋卽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旣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觱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汎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泝江而不泝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泝淮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

近世言海運者皆以禹貢爲口實且謂事始於秦今按主父偃上書言秦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在秦九原郡界與東海無涉唯唐人實用海運開元二十七年以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見唐會要杜甫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布汎海凌蓬萊此元人海運之鼻祖也元法用平底海船運糧自江出海北抵直沽行一萬三千餘里初更兩月後乃僅月餘省費不訾然風濤叵測人舟漂溺無歲無之而議者謂雖有此患視河漕之役所得實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明人亦嘗用之尋被漂溺遂罷盖都幽燕者脫有意外之梗不得已而出於斯以紓朝夕之急是或一策若夫揚州之貢道則自江口以至淮口汎海不過六七百里並岸而行本不甚險豈可與元人同日而語議者乃藉口禹貢欲復海運委民命於不測之淵以偷取一時之便仁人君子爲之寒心嗟乎勃碣之閒膏壤千里水田可興農政而修說見第十九卷太平之基萬世之利端在於此謀國者念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百零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　學海堂

嘉應楊懋建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荆及衡陽惟荆州

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以衡之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渭按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詳見導山

殷有荆而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爲荆州然則禹貢梁州之地荆亦兼之不盡歸於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赢於西南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正南曰荆州衡山雲曹江漢皆禹貢荆州之山水唯其浸潁湛則有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今按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歷山下爲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岳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昆陽縣蒲城北而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湛水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然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似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疆建牧之意潁湛二字或古文傳寫譌繆如兗州盧維之類未可知也周承殷制亦有荆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兼梁地賈公彥疏周禮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耳蓋殷周之荆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嶓冢以西則雍兼之故二代無梁焉

漢志云周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顏注謂省徐以入青併梁以合雍諸儒皆從其說而林少穎獨疑之曰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山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乎荆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原於梁由荆而東至揚然後入於海今以江漢爲荆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於職方氏之荆州乎按林氏此言發前人所未發愚意禹貢與之闇合

荆州之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夔麇權鄀鄖與郥同州左傳桓十一年州蓼伐楚師杜注云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爲監利縣地羅貳軫凡九國戰國時屬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幷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東境是漢復置荆州領郡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唐爲山南東道之江陵荆州竟陵復州富水郢齊安黃漢陽沔夷陵峽巴東歸等郡江南西道之江夏鄂巴陵岳長沙潭衡陽衡零陵永江華道桂陽郴邵陽邵武陵朗澧陽澧等郡黔中道之黔中黔寧夷思涪川費盧溪辰盧陽錦靈溪溪潭陽巫清江施播川播夜郎珍義泉夷龍標業溱溪溱等郡又淮南道之安陸安義陽申及嶺南道之連山連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連山郡當出隸古南越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入荆域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元和志云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六十年主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思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爲黔州大業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屬者豫域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及南越始安郡全義縣嶺北之地是也全義今爲興安縣屬廣西桂林府通考云自荔浦以北爲楚以南爲越[illegible]以今輿地言之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平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其襄陽府則唯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鄖陽府則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川則夔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本漢零陵縣屬零陵郡隋改置湘源縣唐置全州五代晉改曰清湘明省縣入州及興安縣嶺北之地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嶺在縣北三里皆古荆州域也

荆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荆山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其西爲遠安興山北與梁接界荆山之西百餘里爲景山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注云出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縣西南景山永清本漢房陵縣地也縣南一百一十三里有薤鼓馬騣二山並高峻又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有白馬塞[illegible]遊歎爲金城千里蓋皆景山之[illegible]矣

南漳以東爲荆門鍾祥京山元和志大洪山在京山縣西北二百里孤峙爲眾山之傑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光化故城在今隨州東南[illegible]又東爲應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illegible]一曰平靖關元和志云在申州北九十里[illegible]一曰黃峴關[illegible]一曰武陽關[illegible]即古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左傳定四年吳伐楚[illegible]又東爲黃安縣有大活關白沙

關本唐黃岡麻城黃陂三縣地明嘉靖四十二年新置黃安縣元和志云大活關在黃州黃陂縣北二百里東北至光州二百八里西至安州澧山關一百里白沙關西至大活關六十里在州北二百四十里北至光州界二十五里又東爲麻城縣有穆陵關陰山關白沙關元和志穆陵關西至八十里陰山關在麻城縣西北一百里北至光州一百四十九里陰山關西至穆陵關一百里在縣東北一百一里北至光州殷城縣二百里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或曰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即此也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亦在此縣界諸關依山爲阻與荊山東西準望相直皆荊豫接界處

荊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記曰秦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注五嶺大庾最東爲第一嶺在揚域餘皆屬荊第二騎田嶺在郴州南即黃岑山亦名黃箱山今謂之臘嶺郴水所出高千餘丈南接廣東陽山縣界北寒南煥氣候頓殊第三都龐嶺在衡州府藍山縣南亦稱都龐嶠即黃蘗山龐音龍水經注作部龍南接廣東連州界鄧德明謂都龐在九眞大謬第四萌渚嶺在永州府江華縣南亦稱萌渚嶠即古臨賀嶺又名白芒嶺今名桂嶺高三千餘丈南接廣西平樂府賀富川二縣界第五越城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亦稱越城嶠又名始安嶠嶺北一百三十里接寶慶府城步縣界經曰衡陽未知所極然酈氏有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見水經溫水注韓退之曰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藉此表界差爲近理耳

荊之東界準揚約略言之蓋自麻城黃岡踰江而南爲武昌縣又西南爲通山咸寧崇陽通城又南爲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爲興寧桂東桂陽又西南爲宜章皆與揚分界處也

荊之西界經無可見今據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言之蓋自巴東踰江而南爲建始施州麻陽沅州又東南爲黔陽靖州通道以訖於興安與貴州廣西接界

江漢朝宗于海釋文朝直遙反

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正義曰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王氏樵曰此僅六字耳而江漢趨海之勢如在目前當於武昌夏口望之見其滲瀰奔瀉如人之有所往而意專行速不遑他顧狀以朝宗傳水之神也渭按揚之三江入海無壅故禹於此州疏江決漢至大別合流雖去海尚遠而有朝宗之勢說者謂紀此以該彼非也

江水自四川夔州府雲安縣東流經奉節巫山又東出巫峽至巴東縣入荊域又東經歸州夷陵宜都枝江松滋江陵公安澧州華容至安鄉會洞庭之水又東經巴陵沔陽臨湘嘉魚又東北至江夏西與漢陽分界漢水從西北來注之漢水自襄陽府宜城縣南流入荊域又南經鍾祥荊門又東南經潛江景陵沔陽又東經漢川又南至漢陽與江水會又東歷武昌大冶至興國其北岸爲黃州府之麻城與揚接界此禹在荊時所治也詳見導江

郭璞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水經江水東逕廣谿峽注云三峽之首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江水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衡此江遂絕謂之斷江今夷陵州西南有斷江山是其遺跡金吉甫云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工故不書非是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有龍門也禹治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荊之江亦必自三峽始

朝宗孔鄭義已備不必引周禮春朝夏宗爲證鄭又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臆說也

九江孔殷

正義曰鄭云九江從山谿所出謂各自別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晁氏曰洞庭九江也曾氏曰沅漸元辰敘西湘資醴水元當作無蓋無訛爲元又韓作元也漢志武陵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與澧同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也穆氏曰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冢蠡三六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總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渭按今岳州府巴陵縣本漢下雋縣地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蒲圻縣界縣西南有洞庭湖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潚本作瀟水經注引此作瀟今從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地記本此說文殷作㲋樂之盛稱引易殷薦之上帝鄭禮陳其殷又殷見曰同鄭注云殷衆也則殷有衆盛之義孔殷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也

孔傳云江於此州分爲九道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也潯陽記有九江之名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陸氏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蜯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州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九水已見揚州渭按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地理志廬江尋陽縣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尋陽自西漢以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爲九江禹之所疏鑿而尋陽記緣江圖又備列其名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荊州界此亦遵舊說九江孔鄭異義而不言其處所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爲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九江辨曰九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有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所自何時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

入于齊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九江卽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不在潯陽亦明矣

潯陽記曰今蘄州界古蘭池城亦謂之潯水城卽漢潯陽縣也通典曰潯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今黃州府黃梅縣東北有潯陽故城是也故班志云九江在其南東晉時溫嶠移縣於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緣江圖所云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者今已無考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大江中鄂陵卽武昌縣縣界有峥嶸洲蘆洲陽葉洲舊志云江入縣境播爲三江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峥嶸洲過磧磯至大洲爲三江口疑卽其類又按水經注江水東逕軑（[illegible]）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漢軑縣卽今蘄水縣五洲江當在此縣界也寰宇記云畋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可考者唯此而已唐藝文志有九江新舊錄三卷不知其書尚存否此等沙水相間當時必實有但洲渚出沒不常以近事驗之枝江百里洲至明嘉靖初江水衝斷爲二又江夏鸚鵡洲爲東漢以來著名之古蹟而崇禎中蕩決無存則九派之盈縮從可知已然張須云此九江隨水參差長短則又犯朱子所駁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者禹之命名必不以此等洲渚也

九江至春秋時爲江南之夢戰國時稱洞庭五渚韓非子謂之五湖而九江之名遂隱傳記鮮有言九江者及秦滅楚始置九江郡酈道元云秦立九江郡（[illegible]）是卽潯陽之九江矣然洲渚參差長短其在當時亢脈原不甚分明故鄭亦疑焉而有出自山谿之說必求其水以實之則水經所稱巴水希水赤水蘄水利水富水等亦皆入江而初無總會之處則自岷山以東至海小江千百何可勝數誠有如朱子所言者（溢秦之云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鑿雜如漢僕入江當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且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谿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其說又不可通故劉歆以湖漢九水爲九江此九水者同注彭蠡以入大江謂之九江亦可然彭蠡揚州之澤也而指爲九江則荊之水而移於揚矣其可乎禹貢之九江信非洞庭不足以當之也

宋儒所據以辨潯陽之九江者曰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也夷陵一名西陵故此爲東陵而漢人則固自有其東陵矣地理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淮當作灊雩婁縣下云灌水北至蓼入決是也水經江水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故城在今黃州府蘄州西）又東逕下雉縣北（今武昌府興國州東有下雉故城）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道元云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曰江水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見江水注）又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金蘭漢初有是湣漢中發故志不書晉宋時復置故鄭注據以爲言按蓼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西北之東陵湖南東北至蓼縣入決水則金蘭當在固始之西南道貢徧之北北是時上龍以爲東陵在漢陽蘄州開非是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見決水注）江灌史記龜策傳作江淮與漢志均爲誤字也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有蔡山西接廣濟縣界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凡此類鑿鑿言之蓋秦漢以來相傳之語不但東陵確有其所幷大龜亦眞出此矣先入爲主頗難搖動而愚以三事折之曰巴陵臨江而金蘭之東陵去江六百餘里安得云至于東陵一非也江自巴陵以東至沙羨郎逆北（胡三省曰江水東流自武昌以下漸向北蓋紀諸山所迫陂陁之勢漸使之然也）使九江在潯陽東陵在金蘭則是先逆北而後至于東陵二非也書江漢朝宗于海盡之矣而復於其下流書九江孔殷不亦贅乎三非也朱子之辨昭昭若揭日月敢以是爲爝火之助云

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卽陽朔山也在縣北湘離同源分爲二南爲灕水北則湘川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本漢始安縣地山在縣南九十里應劭謂之零陵山）東北流逕長沙下雋縣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注云湘水會資沅微澧四水（微水從東來注于湘世謂之麋湖口今巴陵縣東南有微湖是也）同注洞庭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史記蘇代說燕王云秦正告楚曰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江四日而至五渚）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有君山（一名湘山又名洞庭山）編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illegible]）（闔閭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卽今岳州府治）西對長洲南廢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在巴陵縣西北元和志云巴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巴陵舊志云洞庭湖一名五湖又名三湖三湖者洞庭之南有青草湖西有赤沙湖而洞庭周回三百六十里南連青草西呑赤沙橫亘七八百里因名三湖又謂之重湖重湖者一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有沙洲間之也今道出湖湘間者必問津於洞庭洞庭吐納群川而大江西來橫亘其口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荊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瀕湖之縣巴陵居其東華容安鄉居其北常德府之龍陽居其西沅江居其南長沙府之湘陰居其東南）渭按周禮荊州無九江蓋已包在藪澤雲夢之中矣然自是九江之名遂不著故或稱江南之夢或稱洞庭五渚或又稱巴丘湖郭璞爾雅注云雲夢今華容縣南巴丘湖是也後世既不知洞庭爲九江見潯陽江中多沙水相閒處遂指其九派爲九江而導山導江之文義皆不可得通矣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然其中亦有可信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與此一語而九江遺跡猶可推尋其有造於禹貢不小也

晉氏說九江一曰沅（出牂柯且蘭縣東北注洞庭湖入江）二曰漸（出武陵一名[illegible]縣東入沅）三曰無（出牂柯且蘭縣東南入沅按說文無字故無水或加水作潕又作舞本出武陵）四曰辰（出武陵辰陽縣東入沅）五曰敘（一作序出武陵義陵縣西北入沅）六曰酉（出武陵充縣東南入沅）七曰湘（見前）八曰資（出零陵都梁縣一作濟出零陵東北入沅）九曰澧（出武陵充縣東北注洞庭湖入江）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一曰瀟江（出營陽冷道縣南山北流注湘水）二曰湘江三曰蒸江（漢志作烝水後漢志作烝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四曰資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敘江八曰辰江九曰酉江按朱子據導江文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故不數澧然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流自入江也安得而不數無字誤作元朱子以爲亡是水故置之古無瀟水酈道元云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源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

疑山北合瀟水是曰瀟湘耳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沅湘如蒸水者頗多金吉甫云郴水亦入湘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敍二水大小若何然則朱子所更定亦未有以見其爲必然也善乎林少穎之言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久遠不可强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則可以意曉也斯眞通人之見傅同叔云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說本程泰之恐又不然當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爲名但水道通塞離合古今不常自戰國時唯知有湘沅資澂澧而名之五渚矣況後世乎與其出此入彼不若闕疑之爲得耳

正義云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此說非也禹貢山川豈有俗稱漢合於江而後謂之北江彭蠡合於江漢而後謂之三江當其未合不得名江也九江亦必俱會於洞庭而後謂之九江凡湘江沅江等稱皆後世俗稱也不可以說經巴陵所對之長洲禹時蓋未會有江身與湘浦弃爲一壑九江卽大江也特以其流爲九水之所匯因號九江耳九河主其分九江主其合河自一而分爲九故曰播江自九而合爲一故曰殷當其未合非獨此九水不得冒江之名卽漢與彭蠡不得冒江之名也

孔殷傳云甚得地勢之中頗費解蔡氏云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蓋指其分處言之亦非經旨鄭康成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孔字作孔竅解則涉於怪矣今竊取朱子吐呑壯盛浩無津涯之義以釋孔殷而從說文訓盛視舊說差覺穩當

沱潛既道 說文沱徒河反潛昨鹽反史記作涔漢書作灊後同 渭按

傳云沱江別名正義曰導江言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渭按詩召南曰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寰宇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北爲內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縣北東入江者是潛水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境然漢東之地津渠交通未知孰爲古潛水黃文叔云自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禹跡固多湮沒誠然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 今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 又東逕上明城北 晉荊州刺史桓沖築此城移州治焉在今松滋縣界 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 今枝江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延百里與江陵分轄枝江故城在縣東 袤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 志無南字疑此衍 江水又東會涌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枝迴洲 洲在縣西南六十里 按或作枝 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寰宇記云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王晦叔云枝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開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渭按南江在古時爲岷江之經流北江爲沱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西又東南流爲涔水 隋志松滋縣有涔水蓋東與公安接 界 九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注云涔陽江碕名附近郢卽此水之北也涔水入澧州界爲四水口歷州之東北又東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而東南人洞庭湖與北江會此卽禹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道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此卽江北之沱寰宇記所謂內江者也其後北江之流漸盛而南江日微世反以南爲沱北爲江說者遂謂東至于澧不可解以澧水北去江二百餘里故也詳見導江

正義引鄭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渭按枝江沱水爲江洲所隔而成何言不於江出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沔陽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而注于漢此本沱水岐分而爲夏非出於大江鄭以爲沱者蓋北江久已盛大也目爲岷江之經流因以其所出者爲沱耳禹時無此沱也不可從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今巫山縣東北有巫縣故城 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 今奉節縣西十五里 有魚復故城 東南過佷山縣南 今長陽縣西有佷山故城 又東過夷道縣北 今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 東入于江注云夷水卽佷山清江也 江水注謂之夷 谿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因名清江昔廩君浮此水據捍關而王巴 扞與捍同 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扞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縣 沙下當有渠字江水篇云烏飛水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元和志施州清江縣本漢南郡巫縣地吳沙渠縣地 縣有巫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自沙渠入很山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又東逕很山縣故城南 縣卽山以名孟康曰音銀今世以鍜爲音 南對長楊溪溪水出西南射堂村谷中石穴北流注于夷水 隋改很山曰長楊以溪得名唐又改爲長楊 又東北逕夷道縣北又東逕宜都縣北 今縣治卽宜都故城 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很山北溪渭按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州之沱也古時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黔中漢爲武陵郡今常德府巫郡漢爲巫縣卽今巫山巴東建始三縣及施州衛地也 此言舟呼由夷水入楚也何以知之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拒之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 後漢志同 章懷太子賢曰扞關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寰宇記云廢巴山縣在長陽縣南七十里卽古捍關是也 唐志巴山縣隋很山縣者天寶八載省入長陽 水經注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捍關 江關在今奉節縣東瞿唐峽口 注云弱關在建平秭歸界秭歸今歸州也蓋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沱出很山逕捍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拒捍關則不經巫峽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日就堙塞後漢建武中公孫述遣將田戎等乘枋箄下江關拔夷道夷陵光武命岑彭吳漢伐之彭擊破戎等率舟師長驅入江關漢蜀夷陵裝露橈船將三萬人泝江而上則皆取道於三峽而不復由夷水矣蓋其時水已淺狹不勝戰艦自後荊梁有事苟用舟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酈注云沙渠裁得通船則後魏時水道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注西南夷傳云今施州清江縣夷水一名鹽水源出縣西都亭山 清江廢縣在長陽縣界亦 寰宇記云夷水自施州開蠻界流入長陽縣明一統志云夷水源出舊施州衛

楚界流經巴東始巴東歷陽至宜都入江蓋不復知此水出西北嶓冢之大江而以爲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矣其所謂都亭山者即在開縣界也然自漢志已不言首受江未知何故孫氏疏略頗多水經注原委詳明而又有張儀之言以爲證無可疑者禹導江自梁入荊必浮此水也

陸氏釋文馬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言泉出則可言不流則非蓋會潛水伏流也左思蜀都賦演以潛沫劉逵注云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荊州之潛雖不如出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爲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按潛江縣本漢竟陵江陵二縣地唐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院於白洑鎮宋乾德三年升爲潛江縣蘆伏會漉伏流也或作洑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伏而其地又名白洑在縣西十里皆取伏流之義此水起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爲古之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間見河渠書則關通上原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考耳其他沔陽漢陽之境凡漢水枝津大抵皆通渠者之所爲志家槩指爲潛水眞妄談不足信

王晦叔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水涔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渭按松滋之涔乃大江分流首尾皆與漢無涉安得因史記作涔而以此水當之潛江縣在江北本竟陵江陵二縣地亦非析松滋置也並誤

正義曰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洲沱潛爲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耳蘇傳曰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荊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林少穎云據爾雅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出於荊者荊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不必有合流味別之說斯言足以正孔蘇之謬

雲土夢作乂釋文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又亡貢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

傳曰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正義曰此澤既大其內平土有高丘也渭按雲土夢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並作雲土夢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雲夢澤名也方八九百里之中有澤有湖有土而江沱潛漢亦灌注於其間職方主藪澤禹貢主土田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雲夢土作乂與江漢九江沱潛之功畢則水去而雲夢之土已耕治也

雲夢經傳諸書有合稱者有單稱者周禮荊州藪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呂覽淮南子同戰國策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此合稱雲夢者也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此單稱雲者也宣四年䢵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此單稱夢者也單稱特省文耳雲可該夢夢亦可該雲故杜元凱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則夢在江北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南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南雲北夢單稱合稱錯所不可通無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之說自唐太宗詔張地經爲雲土夢作乂而穎達引左傳以爲之說曰此澤亦有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閒蓋史文兼上下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宋沈括夢溪筆談易祓鄭樵洪邁洪興祖等襲其說而爲之辭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而古注棄若塵羹矣蘇子瞻申疏意云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此於文義頗不順故王氏更爲之解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有加功又之者矣蔡氏云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自後無不遵此說今按史記賈誼傳云長沙卑溼巴陵故長沙下雋地也諸[illegible]萃其西南安得爲特高江北雖亦有湖澤然楚都及漢東諸國皆在焉豈反卑於江南此事理之難信者若從石經本則傳云澤中有土可以耕作義甚愜當愚嘗反復於斯而覺太宗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爲得也

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官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蘄州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水經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見沔水雲杜今京山縣又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郭景純言縣東南巴丘湖是江南之夢杜預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矣見夏水今沔陽州沔陽今漢陽縣也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東南接雲夢縣界以上諸州縣皆在江北由是言之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雲夢孔疏云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存名焉此說是也賦家之言華而不實唯此語爲可信然上文云楚有七澤其小小者名曰雲夢則仍是浮夸之習七澤疑卽雲夢之別名如雲連徙州之類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大誤穎達順傳爲義曰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已又欲遵詔改之文則曰此澤跨江南北亦單稱雲單稱夢及解作乂復與傳同首尾橫決殊爲可笑爾雅之雲夢所包亦廣而郭景純以巴丘湖當之甚失漢志然彼華容之外倘有編縣西陵之雲夢郭唯舉此湖則遺漏多矣

左傳吳師五戰及郢楚子涉雎濟江雎卽沮水古字通入于雲中盜攻之遂奔鄖又奔隨沈存中云鄖即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因以江南之夢爲證渭按吳師自東來故昭王自郢西走至枝江縣界涉雎濟江而南東行入雲中杜注以爲江南之夢則雲中在江南明甚卽今石首華容等處沈意謂奔鄖時自江南涉江而北至雲誤矣傳稱江南之夢對江北之夢言非謂江北爲雲江南爲夢也劉昭曰巴丘湖江南之雲夢杜注極其分明總由經文一改說者必欲判雲夢爲兩地故有此謬或曰古注誤者亦多何

以知杜說爲必然曰方吳之勝楚也循江北岸而西昭王若東走則遺之舊矣迫入郢處宮之後始可從東道奔鄖耳涉雎是西行濟江乃南渡所入之雲中必不在江北也鄖伯比淫於䢵子之女䢵國名字亦作鄖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䢵子田見之䢵都即今安陸縣德安府治西南距巴丘可五百里計夫人棄此兒當在近地豈使涉江而南䢵子所田亦必非江南之夢以是知元凱之精覈而唐宋諸家之說爲鹵莽也

邵氏簡端錄云雲夢澤歟非澤也非澤而以爲澤何居雲夢皆土也當是時洪水懷山襄陵何有於雲夢哉水聚爲而爲澤因名之宜也於是而土焉於是而乂焉雲夢之宜也不然宜澤而土且乂其將能乎縱能之其得謂之行所無事乎周職方荊州澤曰雲夢蓋兼洞庭有之渭按雲夢之地雖不盡爲澤然大勢卑下鍾水獨多故職方目之曰藪澤夏秋潦集爲澤霜降水涸爲藪其淵深而四時不竭者則謂之湖自剖判以來有之非待懷襄始然亦非禹功既遂至周時胥化爲湖澤也傳云澤中有平土高丘水去則可以耕作最有分判土其所固有氾濫之水去而民乃作乂依然行所無事也經於此特揭一土字正以其水多而土少耳若大陸萊夷蒙羽岷嶓則直書曰作曰藝矣必更言土哉

或問江南之夢果爲巴丘湖其可田乎曰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岳陽風土記云青草湖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巴陵舊志云赤沙湖當夏秋水泛則與洞庭爲一涸時唯赤沙瀰望縣東南又有滄湖一名翁湖又名陽子湖趙冬曦滄湖詩序曰滄湖者沅湘澧汨之餘波夏潦奔注則泆爲此湖冬霜既零則涸爲平野諸湖迨冬亦涸茂草叢生禽獸居之此其所以可田也然則九江亦湖乎曰九江指湘水入江之口回聚淵深四時不竭者愚嘗謂當時湘浦永有沙洲注身與九水之尾混爲一壑故得稱九江非統三湖言之水經云九江在下雋縣北蓋即楚辭所謂北渚南史所謂三湘浦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林氏曰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渭按毛古書作旄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正義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林氏曰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齒革揚先齒革而此先羽毛孔氏謂以善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二說皆通按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荊揚之產不無優劣可見矣渭按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韋注云角所以爲弓弩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爲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爲甲胄羽鳥羽也所以爲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觀於此言則羽毛齒革惟荊產最良而其爲用亦大略可覩也

左傳晉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美於揚信矣然周禮言荊州之利有齒革而無羽毛左傳鄭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則楚之齒革亦美不知何以獨後於羽毛意者孔翠旄牛之屬皆出徼外物貴而致之亦難而揚之羽毛則唯取諸境內之鳥獸此其所以有先後之殊也與

揚州傳以毛爲旄牛之尾今按地理志言蜀西近邛筰馬旄牛師古曰邛筰之地出馬及旄牛故蜀郡有旄牛縣後漢書云冉駹夷出旄牛是也今甘肅臨洮亦有之皆去揚絕遠唯荊則來自梁域較易耳然雍梁又不以爲貢殊不可解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地理志言南粵近海多犀象陶弘景注名醫別錄云犀出武陵交州寧州諸遠山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諸州世傳荊蠻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粵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諸國乃多白象樊綽雲南記備言其事渭按象犀蓋兩皆有之荊揚致此並是齒革二物當無優劣也

犀革爲甲吳語奉文犀之渠韋注謂楯也吳都賦云戶有犀渠是犀革亦可以飾楯牛尾爲旌旄此用之必不可已者也詩小雅曰象弭魚服禮記玉藻曰孔子佩象環五寸楚辭離騷曰雜瑤象以爲車則象齒中器服之飾後世又有用爲牀者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注云象齒爲牀是也至其所謂羽者傳但云鳥羽韋昭國語注同而疏以孔雀翡翠當之南方異物志云孔雀出交趾雷羅諸州南人生斷其尾以爲方物按左傳楚子翠被豹舄鄭子臧好聚鷸冠鷸翠鳥九歌曰孔蓋兮翠旍旍與旌同注云言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旗旍也招魂曰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又曰翡帷翠幬飾高堂些李斯諫逐客書曰建翠鳳之旗此皆衰世之事不見於經古風淳樸不知有此等否竊謂雉羽文明可用爲儀說文雉伊洛以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鷂同徐鉉曰古名雉爲翟鄭康成周禮注云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故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六服有褕狄闕狄狄通翟蓋羽畎夏翟不足以供其用而南方之翬搖亦必取給焉又有鷩雉爾雅所謂鷩山雞者周書謂之采雞一名鵕鸃出南粵諸山中湖南湖北亦有之周有鷩冕漢有鵕鸃冠皆以其羽爲飾王會解鸞揚之翟注云揚州之鸞貢翟鳥經所言恐只是此類聖人不貴難得之貨未必用孔翠之屬也

管子曰金起於汝漢韓子曰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此黃金也周禮荊州曰其利丹銀此白金也左傳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鍾此赤金也三品荊皆有之楚語王孫圉言金生雲連徒洲之藪而周禮獨言銀則銀必多且美按後魏書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元和志銀坑在郴州平陽縣南三十里所出銀至精俗謂之偶子銀別處莫及通典衡巫二州貢麩金邵州貢銀皆荊域也而嶺南桂賀昭潯高廉端柳等二十四州出銀作貢並在荊之徼外壤地密邇得之甚易此職方所以獨稱銀與

王氏日記云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

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則有時而用焉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節其貢也致之邦國而天子無私求與私藏也周之衰荊揚之貢金不入而周王求之於魯春秋譏之漢元帝時貢禹請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固先王之意也然泉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弊而遂欲廢先王之制幣則過矣渭按此論甚正莊子稱聖人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過寓言以諷世主之奢靡而實非事情使其果然則禹貢非聖人之書矣捐金藏珠謂不自採取則可幷邦國之貢亦卻之而唯以布帛菽粟相授受堯舜中正之道不如是也

杶榦栝柏（釋文杶勑倫反徐勑荀反又作櫄榦木又作幹故旦反栝古活反）

傳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正義曰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樗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顏氏曰杶木似樗而實會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此言杶榦栝柏其所貢止此耳金氏曰榦材中弓弩之幹周官所謂荆之幹是也渭按考工記弓幹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林氏謂不必專指柘凡木可以爲弓榦者皆是似勝舊說蓋榦材頗多不可偏舉故括之曰榦

說文云杶木也夏書曰杶榦栝柏或从熏作櫄又云楢杶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楢以爲公琴杜注云楢木名杶也琴材徐鍇曰杶木核樗（與樗同）中車轅實不堪食杶又作椿蘇恭曰椿樗二樹形相似但樗疎椿實爲別也蘇頌曰椿木實而葉香樗木疎而氣臭樗最無用莊子所謂其木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者李時珍曰椿樗栲一木而三種樗栲皆不材之木不似椿堅實可入棟梁也渭按杶櫄楢椿爲一木字異而音義並同杶與樗栲雖相似而樗栲不材貢之何爲則杶與樗栲實異種也杶一作櫄蓋椿葉香故從熏杶之爲椿明矣其材大抵中琴中車轅蘇傳曰杶柘也以爲弓榦是以杶榦爲一木考諸書無言杶卽柘中弓榦者恐非

爾雅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說文同而栝作桰解云櫽也一曰矢栝櫽弦處檜亦音古活切集韻云檜古作栝通作栝書杶榦栝柏爾雅翼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爲棺槨及舟（詩曰檜楫松舟傳曰楫所以櫂舟）今人謂之圓柏韻會引字說云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從檜以曲會李時珍本草曰檜葉尖硬亦謂之栝今人名圓柏以別於側柏茅氏匯疏云澠水燕談載亳州法相禪院婆檜一郡珍玩目其寺曰矮栝似栝檜一也渭按傳云栝與爾雅檜同說文解檜如爾雅而栝下不復出則栝檜實一木北音讀栝爲古外切故又有木旁从會之字栝乃柏之類葉扁而側生者爲柏俗謂之側柏葉尖硬而向上者爲栝俗謂之圓柏

王氏日記云古荆揚之木貢有則貢之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供也後代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於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懸崖弔橋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是故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宇彫牆爲戒豈非人君之所當守哉

韓非子稱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尺其言或太甚當時未必若是之樸陋然禹卑宮室固堯舜家法後世陵雲甍曰之構我知其無有也荆揚貢木或以爲其中有宮室之用余按魯頌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商頌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皆言作寢廟事可見古人之宮室唯以松柏爲之不須奇木而周禮冀州之利曰松柏則帝都附近之地供之而有餘何必遠取諸他州竊意岱畎之松嶧陽之桐及荆之杶榦栝柏皆器用之材而揚之貢木雖多亦未必有楩柟豫章合抱之木長至十餘丈者也大禹作貢必不貽害於民近世採皇木者輒求之楚蜀深山之中林麓盡而民力與之俱竭[illegible]義明庶乎其知儆矣

礪砥砮丹（釋文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砮音奴韋昭乃固反渭按礪漢書作厲）

傳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可以爲采夏氏曰山海經謂荆山首自景山至琴鼓山凡二十有三而石多砥礪則荆州貢砥礪亦宜矣金氏曰砥礪今郢石是也砮則今愚猶有之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沙及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渭按此四者皆石之類子虛賦言雲夢之石曰瑊玏玄厲張揖云玄厲黑石可用磨也是礪砥出雲夢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范注云以細石磨之細石卽砥也

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以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栝箭羽之間）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蘇子瞻石砮記曰余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劇而其質則石此卽所謂楛矢石砮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王明逸云女直卽古肅慎之地今尙產楛矢石砮石砮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子瞻之所見古荆梁外徼固宜有之也渭按孔子知爲肅慎之矢者亦以其長尺有咫耳非以荆梁不貢而徵諸肅慎也荆梁卽不貢中國豈絕無此物而射集者必肅慎乎子瞻說未當然因此可見古荆梁石砮之狀亦佳話也

周禮湯州曰其利丹銀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外象采丹井中丹形徐鍇曰得丹穴而富穴卽井也蘇頌圖經本草曰丹砂今出辰州宜州階州辰最勝謂之辰砂其碗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芙蓉頭箭鏃連狀者碎之嶄巖作牆壁眞辰砂也渭按周書王會卜人以丹砂孔晁注曰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王應麟補注曰太平御覽卜人蓋今之濮人也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牧誓注濮在江漢之南左氏傳巴濮吾南土也然則卜人是荆域故貢丹砂也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是辰產最勝丹砂與金銀爲一氣封禪書李少君曰丹砂可化爲黃金後世方士又用諸藥合丹砂鍊制爲銀孝經援神契云石潤苞玉丹精

生金鵲頂新書云丹砂始生錫石二百年成丹砂三百年而成鉛又二百年而成銀又二百年復化而爲金李時珍曰今丹砂銀生五溪丹砂穴中色理紅光丹砂與金銀爲一氣信矣

惟箘簬楛（釋文箘求隕反簬音路楛音戶）

傳曰箘簬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正義曰鄭云箘簬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顏氏曰箘簬竹名楛木名也皆可爲矢曾氏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府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所不能過也則箘簬竹之堅勁者其材亦中矢之笴

簬一作簵說文箘簬也一曰博棊又云簵箘簬竹名引夏書惟箘簵楛箘或作箟招魂曰箟蔽象棊有六簙洪興祖補注云箟竹名故說文以箘爲博棊呂氏春秋曰駱越之箘則南越亦產此竹箘簬或以爲二種或以爲一種未知孰是鄭謂大小異名理或然也詩大雅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陸璣草木疏云楛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婦人釵然則楛亦北地所有但不中矢榦故必取諸荊耳

正義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渭按楚語王孫圉云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韋昭謂即雲夢之藪故孔傳據以爲言非必當時驗之傳出魏晉閒人手此又一證矣金者金三品也木者杶榦栝柏楛也竹箭者箘簬也周禮曰藪以富得民雲夢之藪富矣哉

古矢笴之材有竹有木竹二一爲揚之篠一爲荊之箘簬也木二一爲荊之楛一爲冀之蒲也左傳宣十二年晉廚子曰董澤之蒲注云蒲楊柳可以爲箭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是蒲柳亦中矢笴禹時在甸服故無貢

三邦厎貢厥名

呂氏曰凡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渭按厎貢厥名與錫貢意相似但揚豫所言止一物而此則爲物其多故列其所須之名而使致貢於京師經所以異其文曰厎貢厥名也

林少穎云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按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注云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數也歟渭按胡歸姓之國也漢志汝南汝陰縣故胡國杜預左傳注同今鳳陽府潁州西北有胡城廢縣是也胡國後爲楚所幷其初亦不可謂在楚旁禹貢爲豫州之域去雲夢絕遠三邦當闕疑林說殊屬附會

傳云箘簬楛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皆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以此句專承三物恐非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簬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齎致之京師重勞人也林少穎云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故使準其本歲所輸之賦而貢於京師若準當貢之物準其名數易以輕齎正非作貢之本意也渭按林說良是且揚州貢木更多梁州貢鐵砮等皆重物也而路尤遠於荊何以獨不易輕齎乎呂說勝孔亦勝蘇灼然可從

包匭菁茅（釋文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

傳曰匭匣也茅以縮酒正義曰匣是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盛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他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鄭玄以爲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匭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朱子曰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吳氏曰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匭者以菁茅祀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匭前渭按水經注云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見湘水泉陵爲零陵郡治）蓋此茅潔且香異於他處所產宜縮祭祀之酒故特令包匭而貢之

孔傳繳包字爲句而謂卽橘柚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此不須多辯只以左傳包茅二字折之足矣傳又以菁茅爲二物曰菁以爲菹茅以縮酒正義曰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蔓菁也蔓菁處處有之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渭按呂氏春秋云具區之菁則菁以揚產爲美未聞荊州味善也且菁爲七菹之一何獨與縮酒之茅同其貴重鄭注此經以菁茅爲一物符合左傳確不可易

鄭云匭猶纏結也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張子韶云安國謂匭爲匣而疑於包故以包爲橘柚康成以包爲裹而疑於匭故謂匭爲纏結余謂此物專供祭祀故以匭藏之又以複帕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複帕包盤杅之屬則包匭之說終爲孔鄭所惑矣渭按菁茅菁菁然華盛而氣更芬芳貢之者欲其色香不變故包而加之以匭包在內匭在外也恐與複帕包盤杅不同

周禮甸師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注左傳用其說魏華父云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臆說也渭按周禮司尊彝曰醴齊縮酌注云以茅縮去滓也解縮字甚明仍不用先鄭祭前沃酒之說

茅氏匯疏曰蠻溪叢笑云麻陽包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揚雄曰璚茅皆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萁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猺人以社前者爲佳名鷄窩草今辰常並出包茅山在麻陽縣東九十里靖州亦多有之渭按封禪書管仲謂桓公曰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其用不同恐別是一種易曰藉用白茅者是且江淮之閒謂淮南江北也其在古荊州域者今爲德安黃州二府地而未聞有異茅焉晉地道志亦不言香茅有三脊荊州所貢殆非管仲之所稱也湖南產茅處雖多終當以泉陵之香茅爲正泉陵今永州府治零陵縣及所領祁陽縣皆其地也

吳幼清云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厎貢其有名者舊以三邦厎貢厥名屬上文箘簬楛非是渭按孔疏云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吳說本此審爾則經何不曰

包匭菁茅三邦底貢厥名乎其非可知

厥篚玄纁璣組（釋文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

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紝者吳氏曰玄染纁六入者七入則爲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爲朱深赤矣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渭按玄纁之質蓋織也其不言織者蒙徐玄纖之文從可知也此州產璣善爲組故貢珠於組以獻珠不入篚貢於組故篚之璣組是一物當從吳說

沈氏筆談云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竀竀頳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一物今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纖非也渭按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湛子潛反）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謂六入爲玄合諸爾雅唯四入不知爲何色吳幼清云四入爲朱理或然也

璣珠之不圓者字書又云小珠也呂氏春秋云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李斯諫逐客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是亦爲婦人首飾璣小而不圓故薛士龍云今荊州多蚌珠不足貢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佩玉之組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此冠纓之組也天子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並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此帶紐約之組也組之爲用有三唯佩玉之組貫珠餘則否其制有珩璜琚瑀之名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擊璜而有聲也此州所貢正佩玉之組君臣佩玉尊卑有等故或用珠或用璣焉

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蘇氏曰寶龜不可常得有則納之若以下錫上者然不在常貢之例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守其得不時不可以爲常又不可錫命使貢唯使有之則納錫於上林氏曰大龜至靈之物不可以求而得九江之地有倘而得之若孫且者則使之納錫於上錫者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錫同意重其事也陳氏櫟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吳氏曰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故於貢包篚之外別出此條邵氏曰前知神物大寶是稽重其事必異其禮書法云乎哉

孔傳云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林少穎云如此則何以異於錫貢薛說爲當然東坡已先得之不待薛也龜策傳曰神龜生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是與常供無異食貨志曰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則王莽制也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此令殆規摹納錫之意

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楚語王孫圉曰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蘇林曰兩貝爲朋朋直錢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蓋商周之際以龜貝爲幣元龜一直大貝二十是謂十朋之龜虞夏以龜神物而不爲幣非財貨比故重其事曰納錫也

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龜與格人並稱尊之至矣箕子所陳洪範大禹之法也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逆猶可以作而龜逆則必不可以作古人之信龜篤於信筮故史蘇有筮短龜長之說邵氏曰重其事必異其禮此意先儒所未及按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則拜受之受大龜之錫當亦用此禮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釋文逾羊朱反）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王氏曰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曾氏曰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期便事而已渭按江北之地可徑浮潛漢而江南則必由江沱以入潛漢江沱潛或由或否漢則其所必由者也

漢水北距洛水六七百里欲自漢踰洛則必泝山源而上其椎丹水乎漢志弘農郡丹水縣下云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師古曰鈞亦水名按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有丹水故城南去丹水二百步縣西有淅陽故城本漢析縣也）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治即漢上洛縣也洛南縣亦上洛地鞏縣今屬河南府）水經注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領山（商州志秦嶺在州西八十里其地有澗曰息耶澗丹水所出）東南流與清池水合（水出清池山東北）又東南逕其縣南楚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此）丹水自倉野又東歷菟和山（左傳哀四年楚人謀北方司馬起豐析以臨上洛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杜預曰上洛縣東有菟和山今商州南百四十里有倉野聚）又東南逕商縣南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左傳哀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京相璠曰楚通上雒阸道也漢置下析縣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析縣西一百七十里按今商州東有商洛縣即漢商縣也商南山陽鎮安三縣亦商縣地武關在州東百八十里）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淅水注之（水出析縣西北盧氏縣大嵩山南流逕修陽故城北又東逕析縣故城北春秋之白羽也又歷其縣東南流至于丹水縣注丹水）又東南逕三戶城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師所戍春秋之三戶也今內鄉縣西南有三戶城）又東南流至其縣南（水南有丹崖山補璧質擧）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城在今南陽縣西南百里本漢析縣地）又東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以張儀說楚絕齊商於之地六百里即此裴駰曰有商城在於中故曰商於杜佑曰今內鄉縣西七里有於村亦曰於中）丹水又南合汋水（汋音市若切蔡汋字之誤汋與均同）謂之淅口（均水注云均出盧氏縣熊耳山東南流逕其縣下南逕南鄉縣又南與丹水合又南逕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汋水汋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汋口按今南陽府淅川縣東北三十里有順陽故城本漢淅縣之順陽鄉也此注汋亦誤爲汋）渭按沔水注云沔水自武當縣城東（城即今襄陽府均州治）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本筑陽縣）

之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沔謂之均口在今穀城縣界均鈞同或从水作沟韻會均字下云隋置均州取沟水名之是沟卽均也史承水經之誤曰沟口晉桓温伐秦水軍自襄陽入沟口至南鄉是也或又曰沟均口齊陳顯達攻魏馬圈軍入沟均口是也楚通少習漢入武關皆在丹水之旁而南朝北伐其舟師必由均口而進可見爲南北水陸之孔道商州西北諸山皆秦嶺也冢領亦秦嶺之别名丹水出其東南洛水出其東北中隔一嶺陸行當不甚遠禹貢逾洛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以今輿地言之浮漢水至穀城縣東北入均口泝丹水而上經淅川南陽內鄉抵商州導源之處越冢領而北浮洛水經盧氏永甯宜陽洛陽偃師至鞏縣以達于南河此荆州之貢道也

自漢逾洛之道黄文叔云舍舟陸運出汝葉金吉甫云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卽蹊山路入洛今按陸行出汝葉則必更天息女几嵩少轘轅諸山中崎嶇二三百里貢道必不由此丹河卽丹水白水河蓋謂清水是兩道清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泝此水而上亦可逾于洛然洛水在縣南五里清源北去縣百五十里宋元嘉中伐魏龐季明柳元景皆從山谷中虔軍出盧氏不聞有水道清洛之間陸運百五十里殊費民力唯丹水爲自楚入秦之捷徑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唐書崔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輓道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竟不通按此亦用丹水而欲鑿山通挽道直抵藍田卽令其道得通而傷財害民與逾洛之事大不侔矣

或問底柱三門之險古今所同患荆豫及兗青徐揚與冀之東北境貢入帝都必由南河經底柱將若之何曰唐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疑禹時亦用此法貢物輕約易齎與漕穀不同避險從陸而改舟以達乎陽無難也然底柱初析闕流之害除或不若後世之險絶亦未可知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終

嘉應李恆春覆校
南海鄒伯奇初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一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荆河惟豫州

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會氏曰臨沮之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　渭按荆山已見荆州河南河也後同其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荆山主南言傳不當兼西亦猶青之岱主南言不當兼西也

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荆州蓋荆豫二州禹貢以荆山爲界爾雅則以漢水爲界故郭注豫州云自南河至漢也禮記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注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鄭注云荆州域則二州又似以江爲界矣以爲殷制則與爾雅不合以爲周制則與職方不合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之域唯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釋文播音波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溠音側嫁反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今按滎卽滎澤至周而已導爲川故曰其川波則别是一水非滎播也水經滍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霍陽故縣在今汝州東南二十里霍山下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南逕蠻城下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蓋洛别百答之外又有此波水道元以爲豫州之浸可以爲陂灌溉者也章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黄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爲遊獵之所澤水出狼皋山東南流合温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滍水入汝此卽波溠之波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溠鄭違其義非是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波溠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溠水杜預云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黄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溠謂此水也又南流注于溳溠水流短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一名清發水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于沔溠既合溳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溠蓋卽溳也豫州南界至漢殷時已然周人因之呂氏春秋云河漢之閒曰豫州溠水在漢北其爲豫浸又何疑焉周無梁州賈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豫所兼者當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北嶓冢之東以華爲豫鎮漢爲荆界知之其王制所言不過言南河至江江至衡山之道里耳鄭以爲豫荆二州之域恐非記者本意邢氏爾雅疏云豫州自南河至漢職方與此同可以證殷周之荆豫皆以漢爲界而不以江爲界矣

豫州有古太皞祝融之虚及帝嚳成湯所都虞舜後卽少康所奔戈邳封葛三鬷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管蔡郜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杞宋焦申許蓼左傳哀十七年楚子穀曰武王克州蓼卽此蓼一作鄝漢志南陽縣故鄝國密隨厲唐戴沈息房國語內史過曰昭王娶于房後漢志汝南吳房縣故房國楚靈王所滅滑鄶鄀穀鄧賴項頓胡江黄道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川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南郡北境是漢復置豫州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州則屬司隸陳留濟陰之地則屬兗州後漢爲司隸治河陽豫州治譙領郡國六魏因之晉分置司州領郡十一豫州領郡國十唐爲都畿之河南府洛州陝郡陝州臨汝汝州滎陽鄭州等郡河南道之陳留汴州睢陽宋州濟陰曹州譙郡亳州潁川許州淮陽陳州汝陰潁州汝南豫州等郡山南東道之淮安唐州南陽鄧州襄陽襄州漢東隨州武當均州等郡及河東道之弘農郡虢州按以上通典所列濟陰之乘氏當往屬兗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當往屬荆又有當來屬者兗域靈昌之匡城梁域上洛之上津東境廢長利縣地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州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

豫之南界亦判自南漳縣之荆山西起保康歷宜城棗陽及隨州之北境故隨縣地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人荆域又東爲信陽羅山皆與荆接界處也詳見荆州

袖海山房校印

豫北兗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雍域也按職方豫州山鎭曰華山通典云卽今華陰郡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也豫之北界由華山而東爲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氾水河陰滎陽滎澤又東北爲陽武延津皆在南河之南陽武自元時河從原武而東南流始爲河北地又東北抵濬縣大伾山冀兗豫三州之交也豫東接兗徐揚三州之界自封丘而東爲長垣東明又東爲考城定陶曹縣城武單縣與兗接界又南爲夏邑永城亳州潁州又東爲潁上蒙城皆在淮北與徐接界自潁州以西爲商城息縣眞陽確山而南爲信陽與揚接界豫西自閿鄉以南爲盧氏鄖縣及鄖西之東境故鄖縣地與雍梁接界豫居中央爲輻輳之地接界者七州唯青爲兗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釋文瀍直然反澗故晏反 渭按洛漢書作雒

傳曰四水合流而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城志作成潛志作替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傅氏曰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序水之次第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 渭按漢上洛縣卽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治盧氏新安二縣今屬河南府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

孔傳云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與漢志異正義旣引漢志又爲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替亭北此卽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渭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澠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黽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爲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於河南穀城亦本二縣魏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爲河南縣地也穎達嘗云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而其言如此豈西漢孔博士之所爲乎

林少穎云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于江以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傅同叔非之曰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爲大顧謂之相敵可乎因以爲伊洛瀍澗乃治水先後之序甚善昔賈讓言大禹鑿龍門辟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爲害必甚略與龍門相似故禹治此四水以伊爲先伊旣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故立言之序如此非以其水大小相敵也

漢志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內鄉水經注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卽麓大同陵巒互別耳伊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也謂之鸞水按蔓渠山在今南陽府盧氏縣東南蓋闕熊耳之支峯也括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巒山一名閟頓嶺今在縣東南百六十里元和志云伊水出巒峯山疑卽是巒山參考諸書伊水出盧氏縣熊耳山審矣縣志云熊耳雖有伊源之名而無流衍之跡其實出於閟頓嶺之陽豈知古熊耳山磐基甚廣卽閟頓亦熊耳乎酈氏云卽麓大同陵巒互別山南言盡之矣蔡傳據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以爲地志言出盧氏者非是大謬東北逕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今嵩縣西南七十里有東亭故城又東北逕郭落山又東北逕陸渾縣南王母澗水注之水出陸渾縣西南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於釐山南流注於伊水卽王母澗也陸渾今爲嵩縣又北歷崖口下崖口壁立若闕卽古三塗山也杜預曰在陸渾縣南按今嵩縣西南十里有三塗山俗呼爲水門逸周書武王曰南望三塗左傳司馬侯以三塗爲九州之險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是也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在崖口北三十里許今嵩縣北有伏流城又東北逕伏睹嶺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又東北逕新城縣南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爲縣又北逕新城東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山海經曰大苦之山其陽狂水出焉東南流又北逕高都城東城在今洛陽縣西南又東北逕前亭西左傳昭二十二年晉箕遺樂徵取前城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前亭也又北過伊闕中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闕北流春秋之闕塞昭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關塞是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以下蓋記水之漲減也右壁亦有石銘云永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斬岸開石平通伊闕按闕塞亦曰龍門山故傅毅反都賦云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聽也一名闕口山又名鍾山在洛陽縣西南三十里又東北至洛陽南逕員上東又東北入洛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伊陽屬汝州以伊與嵩縣分界水洛陽界中皆伊水之所經也

漢志雒水出弘農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又東逕熊耳山北山在漢上洛縣東北今爲洛南縣地又東北逕盧氏縣故城南城在今縣東又東逕蠡城南今永寧縣西有洛水廢縣卽故蠡城也又東逕檀山南山在永寧縣西五十里又東北逕宜陽縣故城南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又東逕河南縣南今洛陽縣西北有河南故城周王城漢河南縣也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今偃師縣治卽偃師故城古西亳也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又東北逕鞏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又東北入于河謂之洛汭劉昭曰洛汭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之所經也近世乃過氾水縣北入河則洛口又移於東矣詳見導洛

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雒後漢志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劉昭引博物記曰出替亭山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西臨穀水左傳定八年周大夫儋翩叛單子伐穀城卽此漢置穀城縣魏省入河南縣自故縣西北又三十二里有穀城山東連孟津縣界博物記所謂替亭山也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注云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歷澤東而南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替誠爲舊亭之處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 渭按王城卽郟鄏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後漢志云河南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劉昭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郟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郟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後漢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劉昭引帝王世紀曰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元和志引華延儁洛陽記曰東西七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隋大業初營新都始移二縣於都城內金又省河南入洛陽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而瀍水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二水猶未經

洛陽坂也迨東漢建都於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瀍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澗亦不過洛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

穀水注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七年暴雨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按曹魏明帝元魏孝文帝皆有太和年號明帝之太和終於六年故方輿紀要謂穀水入瀍經城北自元魏時始然瀍水出穀城山東南流至王城東北而南入于洛周靈王壅穀使東注勢必與之合韋昭云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是也其元魏所決者磧北之湖水耳澗瀍之合實不自元魏時始也

漢志弘農新安縣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黽池縣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水經注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按新安無雒漢志云澗入雒要其歸也其實澗東合穀至河南入雒東北流歷函谷東入特阪在今新安縣東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也舊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潘冢林穀陽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亦或謂之彭池又東逕秦趙二城南世謂之俱利城耆彥曰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三崤也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括地志云秦新安故城在今澠池縣東十二里又東逕千秋亭南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缺門山廣陽川水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又逕白超壘南壘在缺門東十五里又東會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東北流入穀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皁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逕函谷關西漢樓船將軍楊僕以家僮徙關於新安卽此處也皁澗水又東流入穀又東北逕闕城東又合桑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桑爽之水出焉世謂之[illegible]澗又東澗水注之自下通謂之澗水故尙書曰伊洛瀍澗旣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之山少水出其陰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今在新安縣東三十里又東俞隨之水山海經曰廆山俞隨之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又東逕穀城

南又東逕河南王城北地理志曰故郟鄏地也周定鼎爲都謂之王城其東南名曰鼎門又東逕乾祭門北按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子朝爭立晉使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注云王城北門曰乾祭此周靈王壅穀入瀍之故道也下文東至千金堨以下則東漢以後陽渠九曲千金五龍諸渠之故道瀍澗二水自此東注而不復至王城東南入洛矣道元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遠於晉世溝瀆所壞太始七年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卽九龍渠也又曰陸機劉澄之皆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亦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傅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良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阮嗣宗詩所謂逍遙九曲間者也今按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五年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張純傳建武二十三年爲大司空明年上時丈反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太子賢注云陽渠在洛陽城南以酈注考之堨東穀水有二道一在洛陽城北自皐門橋在城之西北潘岳西征賦曰秩馬皐門郎此處東歷大夏門北城之西頭一門故夏門也穀水枝分南入華林園東注天淵池又東注于狄泉廣莫門北城之東頭一門故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修亘屈南逕建春門石橋下東城之北頭一門郎上東門也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馬憲監作其水依石柱文自樂道里屈而東出陽渠也蓋卽王梁之所引道元所謂舊瀆者也一在洛陽城有自閶闔門西城之北頭一門故上西門也陽渠水枝分入城東歷故金市銅駝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于陽渠南歷西陽門西城之正中門故西明門也亦曰雍門西明門西城之南頭門故廣陽門也屈東歷津陽門南城之最西一門故津門也宣陽門南城之次西一門故小苑門亦曰謻門平昌門城之正南門故平門也開陽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建陽門也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城之南頭一門故清明門東又北逕東陽門東城之正東門故中東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洛陽溝也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注于洛蓋卽張純之所穿洛水篇云洛水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是也此皆周靈王壅穀後歷代遷遷之水道非禹迹也

瀔穀二源至新安東而合流自下得通稱古謂之澗周室東遷謂之穀而澗之名遂晦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引共工伯鯀之事以爲戒王弗聽卒壅之韋昭注云鬭者兩水格有似於鬭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壅之者壅防穀水使北出也郭緣生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鬭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穀洛鬭處酈道元引韋昭語以折緣生之謬愚謂郭固失之而韋亦未爲得也穀水出王城之西而南合于洛水者其故道也靈王時偶値暴水大至兩川相觸如格鬭然故謂之鬭非穀水本由城北入瀍而今忽改道由城西入洛也使穀水本由城北而東入于瀍則洛誥何以指王城爲澗水東耶且使穀水故道果在城北則靈王壅之使北出是爲復禹之迹太子晉亦何爲引共鯀防川之害以戒王哉此理甚明不待多辯道元言靈王壅穀其遺堰三隄尙存今亦不可得詳竊意此三隄者皆在王城之西北當時堰穀水使東出於城北與瀍水會折而南歷城東至千金堨處又南入洛此蓋自靈王以迄西漢穀水會洛之故道也何以知之以東漢作堨於河南城東十五里知之也使穀水不由此入洛堨何爲在此乎道元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爲死穀頴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死穀云者以其有瀆而無水蓋卽靈王壅穀後城西所存之渠矣方輿紀要云自東漢引穀洛之水以通漕而瀍穀非復故道曹魏文明之世大營宮殿分引支流灌注苑囿延及晉代川谷漸移及元魏遷都更加營治大約時所務者都邑之漕渠而已隋大業元年改建東都幷河南洛陽爲一之大變成周之墟隋東都城卽今河南府治前直伊闕之口後依邙山之塞自周敬王漢光武魏文晉武帝後魏孝文帝皆都故洛城至是西移十八里置都城焉而通濟之渠復起隋書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於時又以穀洛二水周市都城爲急故復引穀南流以會洛從城西遶城而南以達城東經偃師鞏縣之閒而注於洛口其於千金九曲之故迹又未嘗過而問矣元和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宇文愷斜堤東令東北流形如偃月謂之月陂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瀍水在河南縣西北六十七里西從新安縣東流入縣界又曰通津渠在河南縣南三里隋分洛水西北名千步磧渠者東北流入洛水道之變自東周始靈王壅穀使東出一變也東漢引水爲漕渠二變也魏晉引水灌苑囿三變也元魏決湖注瀍水四變也隋煬引水市都城五變也更此五變禹迹豈可復問韋鄭諸人據後世之水道以爲禹迹而莫之辨恃有

洛誥數言推得其大略而已其餘容所言死穀埽亦古澗水歷王城西之明證也

四水洛爲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最小而其爲害三水不減於洛漢呂后三年伊洛溢流千六百餘家魏黃初四年伊洛溢殺人民壞廬宅唐開元十年伊水溢毀東都城東南隅咸通元年暴水自龍門毀定鼎長夏等門漂溺居人伊水之爲害如此禹所以先伊而後洛也澗水自新安縣穀王城之後至晉太始七年暴漲爲三尺蕩壞二堨唐開元八年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中人死者什七八畿內諸縣田廬蕩盡十五年澗穀溢毀澠池縣此澗水之害也瀍水源流自穀城山至故洛陽不過七十里而其患亦甚開元五年瀍水溢溺死千餘人十八年瀍水溺揚楚等州租船天寶十三載瀍洛溢壞十七坊此瀍水之害也計禹當日治瀍澗之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互程泰之所謂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者也

滎波既豬（釋文滎戶扃反波如字馬本作播 渭按史記亦作播唯漢書作波）

正義曰沇水入河溢爲滎滎是澤名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渭）按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蓋即滎澤經所謂溢爲滎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滎澤縣澤在其縣南而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者蓋滎陽故城在今縣西南班鄭據以爲言澤起縣北歷其東也（滎澤故城在今縣北五里隋置明洪武八年爲河水所圯移今治）

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壅遏而爲豬不泛溢也閻百詩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閒書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證然安國解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以局官爾雅爲口實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爲濟之溢流一爲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注職方其浸波溠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仍當作播證一賈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史記索隱引鄭氏曰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仍當作播證三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本波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非屬波水證一惟勸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嘗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百詩此論精覈吾無以易之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即滎播固非（詳見上文）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既豬經無此書法也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

滎澤鄭康成杜預並云在滎陽縣東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未審孰是今滎澤縣南相傳爲古滎澤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即此也（元和志滎澤在滎澤縣北四里恐誤）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今治與隋置皆在其東北故此澤舊在滎陽縣東隋唐至今則在滎澤縣南也自東漢時已塞爲平地故周徑里數志家莫能言之不知其大小幾何正義曰馬鄭王皆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今左傳亦作熒澤字从火）不名播也鄭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而多得名耳（渭）按衛狄戰地或河北自有一滎澤如魏獻子之所田別是一大陸非禹貢之大陸亦未可知如謂經之滎播跨河南北則導沇何以言入于河溢爲滎邪

導菏澤被孟豬（釋文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工可反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豬張魚反又音諸渭按菏史記漢書並作荷孟豬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師古曰盟音孟）

正義曰地理志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顏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林氏曰菏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弱水之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此乃屬豫者周無徐徐幷於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豬金氏曰自菏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王氏（樵）曰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渭）按此治陶丘復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定陶今屬山東兗州府之曹州其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丘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通典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云孟諸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今在商丘東北接虞城界也

孔傳云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定陶孟豬在睢陽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傅同叔爲之辯曰許氏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荷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閒者以被之於南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豬在菏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百詩云傅氏引說文分別菏水與菏澤所在不同班許二氏殊塗同歸余因悟僞孔傳出說文後菏澤在胡陵正本說文來但遺一水字書出魏晉閒又得一證（渭）按水經濟水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注云菏濟別名也漢方與縣今爲魚臺縣胡陵故城亦在焉縣北之菏水正說文所云在胡陵者也詳見徐州

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荷乃菏字之誤師古曰荷音和非也括地志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縣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近志菏澤在曹州東南三十里接定陶縣界菏山在州東三十里以近菏澤而名菏水源出於此說本寰宇記蔡傳曰濟陰縣南三里有

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渭按菏澤爲濟水之所經其所鍾
者即是澤水謂源出菏山妄也山以澤得名非澤以山得
名也傅氏云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閒者以被之於南亦
誤魚臺之水東合泗以注淮不入孟豬經所導者是定陶
之澤水於胡陵之枝流無涉也

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豬左傳僖十八
年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文十年宋道楚子田孟
諸杜預曰宋大藪也水經注云尚書曰導菏澤被孟豬孟
豬在睢陽縣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
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
爲湣臺蓋澤中有臺也渭按今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
臺接商丘縣界即此爾雅水草交曰麋麋古湄字臺蓋以
孟諸之麋得名也自元至元二十三年以後歸德府城南
北皆爲黃河衝決禹迹不可復問然余考漢書梁孝王傳
築東苑方三百里則孟諸澤皆在其中矣孝王大治宮室
於睢陽陂池高下下澤形盡失故鄉元於睢陽故城絕不
以孟諸而叙臺池甚詳蓋孽之時岸落廢無存久矣元和
方云虞城五十里亦彷彿言之耳

王氏炎云孟諸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陵澗時名故導菏
目之渾時乎被孟豬也渭按左傳宋道楚子田孟諸楚子
以鄭伯田江南之夢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事皆在冬
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焉事在春正月周之冬自八月始正
月爲夏之仲冬時方水涸故其地可田可獵凡澤藪皆然
孟諸當水發之時亦自瀰漫禹導菏澤以被之蓋因地勢
之便非以孟諸常涸能容水也

豫西南之水有丹淯皆入漢東南之水有汝潁皆入淮亦
名川也而禹功曾不一及蓋其時不爲害耳孟子言決汝
而排淮禹經絕無其事不知孟子於此何以獨多誤竊謂此文當
云疏九河瀹濟漯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郎字字與
禹貢相符矣

豫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已合豫
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
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

導菏以防濟之泛溢而豫州之水土悉平矣傅同叔云伊
洛瀍澗橫流浩蕩滎澤承其害故禹必先疏四水以循故
道而後次及於滎菏此說非也今按自滎澤河口以至南
陽縣西有敖鄗浮戲陽城嵩高少室轘轅鳴臯三鵶諸阨
嶺東西隔絕四水橫流不能東入爲害禹治豫先西而後
東亦以四水之患最急而滎菏差緩故耳傅氏不諳地理
輕於立說且自喜謂禹之規畫如在吾目子不可以無辯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釋文壚音盧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也顧氏臨曰
玄而疏者謂之壚王氏炎曰下土下等之土也壤則爲沃
壚則爲瘠金氏曰其壤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
而疏如今轘轅之淖濘汜關之沙陷皆所謂下土者渭按冀
州疏云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
得言色也

釋名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呂覽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壚
爲其寡澤而後枯也壚本作盧後人於旁加土耳墳壚是
二種金說較密若以爲一則與兗土之色黑而墳起無別
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釋文紵直呂反

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林氏曰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
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之者時豫州
在畿外故爲貢推此則知冀不言貢之意吳氏曰紵麻屬茅
氏曰豫貢略與兗似蓋二州皆近冀冀甸服專供粟米二州
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食服器用次之珍幣又次之
周禮豫州之利曰林漆其地有在畿內者故漆林之征載
師掌之其征獨重則漆多而利厚可知貨殖傳云陳夏
千畝漆陳謂陳留襄邑縣夏謂陽夏並屬陳國李肇國史補云襄
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亦以其地產漆故耳寰宇記云
宋州產漆陽夏襄宋皆古豫域也韓非子述由余對秦穆
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
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此雖寓言非實

事然當時兗既貢漆而豫又貢之則漆之爲用亦廣矣彤
鏤之器實始於此文明之運將啓聖人因時以立制非所
以導奢而致靡也

詩陳風曰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璣草本疏云紵亦麻也
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閒
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
子札聘于鄭見子產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注云吳
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
陳鄭皆豫域紵固其土宜也逮晉世有白紵舞江左歌辭
極狀舞衣之精妙則吳地亦貴紵矣延及唐時通典言貢
苧布者宣常湖吉袁郢復岳郴朗凡十州皆荊揚之產陸
璣所謂一歲三收者矣此古今風土之變也

林少穎云顏師古謂織紵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成布
與未成布不可詳也蔡傳取之渭按葛成布有絺綌之名
紵成布無他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布也練傅
氏集解引顏注作綀說文綀布屬从糸束聲唐韻在魚部
音所菹切韻會云綀綌屬後漢獨行傳著綀巾今漢書注既
作綀而文苑傳又作疎皆字之誤也當從傅氏

厥篚纖纊 釋文纊音曠渭按漢史記作絮

林氏曰纖與纊二物也吳氏曰纊綿也渭按纖亦繒也徐色
玄荊色玄纁此不言色者五采具備猶土非純一色不得言
色也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挾纊或作絖小爾雅曰纊
絮之細者

圖經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渙水縣北有睢水故傳
曰睢渙之閒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任昉述異記云
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地多文章故名績水漢志陳
留襄邑縣有服官故曹洪與子桓書曰遊睢渙者學藻繢
之采左思魏都賦云襄邑錦繡襄邑今睢州屬歸德府自
古號爲文章藻繢之區則織具五采可知也按近志府界
所出有漆有枲有絺有綿則豫之貢能大半出於宋又不
獨藻繢爲工矣

孔傳云纊細綿是以纖爲細也按絮之細者曰纊不聞纖
更有麤細之分且貢綿必細何待言纖纖纊爲二物無疑

疏引喪大記屬纊注以纊爲新綿尤可笑纊只是綿曰細曰新皆餐亂也招魂曰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晉陽秋曰有司奏調雎陽綿元和志宋州出黃綿豫產也莊子云宋人有世世以洴澼絖爲事者是亦宋地出綿之一證魏都賦綿纊房子劉逵注云房子出御綿縣屬常山郡斯爲冀域而非豫矣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林氏曰揚子雲云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賴此以爲用也荊州之礪砥所以治刀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磬錯與橘柚皆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施博士說云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此立言之法也　渭按此石不獨治玉磬徐貢浮磬未成器亦須此石治之

金吉甫云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錯鑢鐵爲之今鑢是

渭按說文鑢錯銅鐵也韻會云卽考工記注曰摩鑢之器然則鐵與石皆可爲錯而鑢則所以錯銅非治玉石之具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玉錯亦唯以石爲之不用鑢也但豫產或精細堅利特宜於磬故錫命貢之耳

浮于洛達于河

林氏曰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蔡氏此例諸州略同但豫東之水禹時概不通河先儒以鴻溝爲禹迹故其說如此然鴻溝禹時實未嘗有滎川始見於周官濟隧亦僅見春秋傳類皆非禹迹其通河者唯氾水耳氾水出浮戲山北流逕虎牢城東而北注于河源委頗短鄭地之舟或當由此入河而宋許陳蔡之郊白南而北非浮於汝潁不可鴻溝未開汝潁皆不與河通舟行不知從何處入河今按酈道元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其西卽盧氏界也大盂山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七十里而伊水出河南盧氏縣之巒山一名悶頓嶺者在縣東南百里伊汝二源相去甚近其閒必有可逾之地陸行若干里浮伊入洛虞亦不多也然則經曷不書逾曰貢道亦紀其大略州境廣遠閒有小小絕水處若欲書逾何可勝書且豫之西境無所逾不得言逾于伊浮于洛故略而不書此等當以意會也

皇淸經解卷二之百十一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二　嘉應葉鈞重校　南海鄧伯符穎校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淸胡明經渭著

華陽黑水惟梁州釋文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爲織周禮注織識限也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薛氏曰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也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若水馬湖江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也渭按華卽西岳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詳見導山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黑水諸家遵孔傳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故其說穿鑿支離不可得通唯韓汝節疑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而不謂薛士龍已先得之矣古之若水卽禹貢梁州之黑水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然古記閒有存者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一也山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二也水經注自朱提音殊時至僰蒲北反道有黑水三也輿地志黑水至僰道入江四也今瀘水西連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僰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疑矣故斷從薛氏以南北易孔傳之東西亦甚明確也姚州本漢弄棟靑蛉遂久三縣地弄棟屬益州郡靑蛉遂久屬越巂郡今爲雲南之姚安府宜賓本漢僰道縣犍爲郡治今爲四川敘州府治

孔疏云周禮職方氏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山之西則雍州境也竊謂職方九州之山川與禹貢不同雍既有嶽山爲鎭故華屬豫今以禹貢之太華爲豫州山彼兗之鎭曰岱亦將以禹貢之岱爲兗州山乎其不可也明矣蓋境上之山非一州所得專靑徐共是岱荊豫共是荊而太華則雍梁豫共之華北爲雍華南爲梁華東爲豫豫雖不言西界觀雍梁可見也九域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此言實獲我心然冀境三面距河華山在河外冀又與三州微別耳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卽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瀆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卽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又曰洛水枝流自上洛縣東北出爲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見第四卷河水渭按周禮豫州鎭曰華山杜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父正所謂連延東出者乃西嶽支峯古通謂之華山夸父山在今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桃林在夸父北寔華山之陰山海經曰夸父山其北有桃林杜預注左傳云桃林在華陰東卽潼關縣而陽華在夸父西南今洛南縣東北故以爲華山之陽秦魏冉同父弟芈戎封華陽君昭王立太子愛姬爲華陽夫人皆此地又按呂氏春秋九藪有秦之陽華在今華陰縣與洛南接界縣志云西南之蕢谷爲商洛徑道入谷五十里至蕢嶺東轉爲華陽川卽古陽華之藪也蓋藪因山而得名山藪並在華山之陽正禹貢之華陽或謂今洛南商南二縣當屬豫非也

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莋入繩今黎大所南有旄牛故城卽漢縣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工釣反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徼外東至僰道入江行千四百里巂先蕊反今建昌衞治卽漢越巂郡邛都縣也遂久蜀漢敗屬雲南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司馬相如傳曰略定西南夷邊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又曰關沬若是若水故有關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閒關蜀士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

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漢志
鮮水出旄牛徼外南入若水又南逕越嶲邛都縣西有嶲水漢武帝置越嶲郡治邛都縣
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縣故邛都國越嶲水即繩若矣又有溢水冬夏常熱昔李驤敗李流於溫水是也按此溫水
源流不遠非漢志牂柯鐔封縣下之溫水東至廣鬱入者金吉南謂漢志以瀘為溫字從省誤非也邛都唐為嶲
州越嶲縣今建昌衛四川行都司治領營四會川鹽井冕山越嶲又南逕大花縣入繩水
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髦牛道至大花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又南逕
會無縣元和志會川縣北至嶲州三百七十里本漢會無縣也今為會川營地與孫水合
出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嶠孫水即此又南至會無入若水也漢志臺登縣孫水南
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元和志嶲州臺登縣正南徼西至州一百七十里念諾水本名繩水流入瀘水在縣西
北七百里自羌戎界流入長江水本名孫水出縣西北胡浪山下今冕山營東北有孫水繩水南逕雲
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縣本屬越嶲蜀漢建興三年分益州永昌置雲南郡以遂
久來屬蜻蛉水出蜻蛉縣西東逕其縣下又東注於繩水漢志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又逕三絳
縣西三絳一曰小會無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淹水出遂久徼外東
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按志會無志合通入蜻蛉三絳姑復並屬越嶲郡漢又東與
毋血水合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毋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毋音無又東
涂水注之漢志牧靡縣南山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繩通郡二行千二十里靡音麻涂音途又東
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後漢書建武十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西夷反者棟
蠶度瀘水入益州郡注云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朱提山名應
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
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治縣故城尋廣諸葛亮南征復置自梁陳已來不復賓屬
隋開置恭州唐改為曲州元和志云曲州南北四百里東西七百里窮年密霧未嘗覩日月輝光樹木皆衣毛深厚
時多水淫晝夜沾灑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唯夏月有蝮蛇土人呼為漏天也郡西南二百里
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
天按後漢志無堂琅縣蓋省入朱提也劉昭曰朱提縣西南有堂琅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有
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晉明帝大寧二年李
驤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之戰于堂琅驤軍大敗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兩
岸皆山高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晉太康中
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
經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
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
黑水羊官水三津之阻行者苦之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
其艱嶮如此也若水逕越嶲之馬湖縣又謂之馬湖江馬湖
縣今為四川之馬湖府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

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
道入江華陽國志云僰道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
無別川可以當之今按府縣圖志若水在建昌衛俗名打
沖河自冕山營西徼外營故寧番衛在建昌衛東北東南流至衛西鹽
井營東南與雲南金沙江合營在衛西元和志嶲州昆明縣東北至其州三百里本漢定
笮縣出鹽鐵夷皆用之漢將張嶷殺其豪率遂獲鹽鐵之利鹽井在縣城中取鹽先積柴燒之以水
鹽凡言笮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笮共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橋處笮與筰同金沙江源
出吐蕃界至共龍山犛牛石下南流漸廣本名犛水後訛
為麗水東南流經麗江府北又東經姚安府北即鹽井衛東南合
打沖河又東合瀘水又東經會川營南通典會川縣有瀘水五月渡瀘即此
元和志嶲州南至瀘渡四百五十里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府
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大江
雲南無水路行者以為艱唯由蜀滸金沙江可以達滇南中明正統嘉靖隆慶時屢議開通而不果行至天啟時安
酋作亂貴陽道阻復議開通按察使莊祖誥議云自金沙江巡檢司開阻自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刺鮮至廣翅塘者
祿勸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設石乃可放舟迴則踏岸縫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馬刺土色苦會禮州地其下有又雞
心石石如塍者三嘌舉江中舟者相水勢綏急可行又庵踏照亂得頭壮刺鮮至粉學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
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端瀉陸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顛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彝易舟而下
又歷大小流灘為鑿夷司地又歷黃郎木鋪貴溪雲業灘至南江日為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不商行
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鑽東江遑數難歷麻柳灣敘沈巖為馬湖府地又歷洩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州府其
說甚詳晰然是時明運將終救敗不暇徒託諸空言而已鹽井營東南蓋即漢大莋縣
界繩若合流處若為建昌衛西之打沖河繩則姚安府北
之金沙江也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所導唯雍州
之黑水
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盧橘之類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
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為盧漢中盧縣有盧水
酈道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為黑水之切證也
牧誓八國有盧人疑即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
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水一名若水則瀘若似非異源而
酈元引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
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
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據此則瀘水自出曲
羅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瀘水之
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元和志云嶲州西瀘縣東

北至州二十七里本漢邛都縣地瀘水在縣西一百十二
里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一船勝七八人
蓋即曲羅舊出之瀘水也考其源流不出漢越嶲犍為二
郡界而杜氏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
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瀁濞水又東南出會
川為瀘水瀘水即黑水也程大昌金履祥之說皆出於此
瀁濞水見唐書在今大理府西百里西洱河即葉榆河也
出大理鄧川州點蒼山匯為巨湖周三百里亦曰西洱海
今按水經注葉榆河出益州郡葉榆縣東有葉榆澤葉
榆水之所鍾也其水自縣南枝分東北流逕遂久縣東姑
復縣西與淹水合淹水雖合繩若入蜀江而葉榆初無黑
水之名也何以知為黑水之源其經流則自邪龍縣東南
流逕滇池縣南又東與盤江合又東南至交阯麊泠縣入
海此與會川相去懸絕並不合繩若入蜀江安得謂瀁濞
水東南出會川為瀘水即滇池縣北所祠之黑水哉杜說
非是又按水經注永昌郡有蘭倉水出博南縣漢武帝時
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
開不賓度博南越倉津其水東北流逕不韋縣與類水合
又東與禁水合又北注瀘津水然則此蘭倉水仍東北合
瀘水入蜀江也若今之所謂瀾滄江元人指以為禹貢之
黑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絕無交涉影響附
會之談殊不足信
漢志滇池澤在滇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志縣北有黑
水祠或以為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也使帝知郡界
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所在而能言之矣竊謂
此祠蓋彼中相承已久黑水即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
直滇池縣故滇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
迄漢初聲教阻絕故偁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
載而下尚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語云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又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端也
杜佑以瀁濞水經會川縣者為黑水樊綽以麗水合瀰諾
江者為黑水程大昌以西洱河貫葉榆澤者為黑水元人
則以闌滄江至交趾入海者為黑水而明李元陽引張立

道之事以爲證此皆轉相附會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非實有所驗也以是爲雍界之黑水吾不敢知如謂梁界之黑水亦卽斯川則梁州奄有雲南極於交趾以一州而兼數州之地何至若是之廣遠此可以理斷之而信其必不然者也詳見導黑水下

梁州之黑水自繩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焉漢志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入江一也（符黑水者符縣之黑水也一名南廣本）水經注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二也又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通典扶州尙安縣有黑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嶺山三也（在今陝西文縣）近志疊溪營城西北有黑水卽古翼水源出黑水生番東南經茂州至安縣入於羅江四也又崇慶州西北有黑水入江元大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溪石皆黑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云顧野王撰輿地志言黑水至僰道入江與禹貢不合蓋謂其不入南海是爲異耳而薛士龍以爲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顧書不傳未知然否按南廣水在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部蠻部自豕蛾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而流狹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千古卓識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將以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韓氏復舛謬至此也

殷有徐而無青營卽青也周有青而無徐青卽徐也青徐二州迭爲有無獨梁則二代皆無之其故何也余按武王伐紂誓于牧野諸侯會師者稱之曰友邦冢君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則稱之曰人不以諸侯待之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正義曰此皆西南夷也通典曰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由是觀之殷周之世梁地大半變於夷故此州遂廢先儒多言梁併於雍唯賈公彥云雍豫皆兼梁地而林少穎又云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爲荊州川則荊亦兼梁地此言尤爲淸核蓋殷周之荊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之地自嶓冢以東分屬荊豫而嶓冢以西則雍兼之其地皆爲蠻夷雜併於雍而禹貢梁州之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元明以來之王司簡其政令寬其賦斂以柔擾之使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終殷周之世梁州不復置也

史記黃帝之子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索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卽所封國也帝子所封必不在九州之外至唐虞時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皆禹迹之所及殷季武王伐紂八國來從蜀何嘗不通中國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蜀始通中國非也二代所以不置梁州者蓋以其地僻在西南隅亂則先畔治則後服故以雍豫荊三州分攝其地而不必特建一牧以治之損益隨宜先王因時立政之道也

梁州有古蜀山氏蠶叢氏之國又玄囂昌意所封及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麇褒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漢中巴郡蜀郡隴西（南境是）內史（南境是）漢改置益州（領郡八漢志云改梁曰益）魏分置梁州晉初因之（益梁二州並領郡八）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領郡四）唐爲山南西道之漢中（梁州）洋川（洋）通川（通）濟山（渠）南平（渝）清化（巴）始寧（璧）咸安（蓬）符陽（集）巴川（合）河池（鳳）順政（興）益昌（利）等郡山南東道之房陵（房）南賓（忠）南浦（萬）雲安（夔）等郡劍南道之蜀郡（益）唐安（蜀）濛陽（彭）德陽（漢）通義（眉）梓潼（梓）巴西（綿）普安（劍）閬中（閬）資陽（資）臨邛（邛）通化（茂）交川（松）越巂（巂）南溪（戎）遂寧（遂）仁壽（陵）犍爲（嘉）瀘山（雅）瀘川（瀘）陽安（簡）安岳（普）江源（當）陰平（文）同昌（扶）油江（龍）臨翼（翼）歸誠（悉）靜川（靜）蓬山（柘）恭化（恭）維川（維）雲山（奉）和義（榮）盛山（開）南充（果）洪源（黎）雲南（姚）等郡又京畿之上洛（商）安康（金）隴右道之武都（武）同谷（成）懷道（宕）合川（疊）黔中道之涪陵（涪）南川（南）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雲南諸陵南川三郡乃梁南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其雲安之建始縣當往屬荊上洛之上津東境歷長利縣地當往屬豫而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七郡列在荊域者雖附近蜀江之南亦係徼外蠻夷不在九州之限以今輿地言之陝西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陽鎭安商南鞏昌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之江北諸州縣松潘衞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衞皆古梁州域也其遵義府永寧衞及東川烏蒙鎭雄（烏撒）三府並在瀘水之外雲南郡唐於昆明之弄棟川置郎今姚安府其非梁域又不待言矣

梁北自洛南商州鎭安（並屬西安府）以西爲洋縣城固褒城鳳縣（並屬漢中府）兩當徽州成縣（並屬鞏昌府）及唐岩疊二州之地（北與今岷州洮州二衞接界衞屬臨洮府）又西爲西傾山南唐松州徼外羈縻之地（貞觀二年於松州置都督府督羈縻二十五州其後多至百有四州悉生羌部落）皆與雍接界其間大山長谷遠者或數百里終南山東連二華竦峙長安之南有子午道直達漢中岡巒綿亘歷盩厔（音周質）至武功郿縣爲太一山亦名太白山駱谷斜谷之口皆當其地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之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西京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八百里是也關中指此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寶雞西南爲鳳縣（卽漢故道縣屬武都郡）縣東北大散嶺與寶雞分界嶺上有大散關當秦隴之會扼南北之交雍梁有事在所必爭又西爲徽州州東南有鐵山懸崖萬仞劉子羽曰蜀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是也州西有木皮嶺甚高險唐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又西爲成縣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皆在仇池山北北兵攻仇池必由此入又西爲洮州衞之西傾山山東北去衞四百餘里屬雍州其南則屬梁州所謂西傾因桓是來者也以上諸山皆隴蜀之阨塞西傾與華陽東西遙望相直曾彥和云梁北雍南以華爲識不兼言東最得經旨而林少穎以爲華山在梁雍之東當云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識夫兼言東則不足以該其西是謂欲密而反疏林氏蓋習聞西南距岱之說而不知其非故辨此論

梁東自洛南商南以南（二縣並屬西安府）爲鄖西之西境故上津縣地（上津舊屬商州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北一百十里）又南爲房縣（鄖西房縣並屬鄖陽府）與豫接界又南爲竹山縣（屬鄖陽府）又南爲巫山縣（屬夔州府）與荊接界

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益大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川治焉其縣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瀘水即黑水則梁左之南鄙亦當以此水表界也或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曷不界以江曰江自岷山導源大勢皆南行至敘州始折而東苟界以江則江右之地悉遺之域外矣故言黑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該右界也

梁西自西傾山歷唐羈縻州以南爲當州奉州柘州又西南爲始陽鎮又南爲雅州黎州又西南爲嶲州皆與蠻夷接界今松潘衞威州天全六番招討司雅州黎大所及越嶲冕山營之北境鹽井營之西境是也唐當州在今松潘衞西南三百里州治通軌縣隋志縣有甘松山元和志云甘松嶺在嘉誠縣西南十五里唐開元十九年吐蕃請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嶺中國之阻不如許赤嶺即此也赤嶺在今陝西西寧衞界奉柘二州在今疊溪威州之西奉州西七十里有的[illegible]一作博嶺阜嶲當分兵出此圍維州柘州西北百里有六雪山一名蓬婆山杜甫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是蓬婆又在滴博之西也威州北有高碉山山上有薛城廢縣舊維州治亦曰姜維城邊略云自松達茂不三百里夷碉棊布山巖如蜂房宋史有碉門元有碉門宣撫司即今天全六番招討司也蓋夷碉起自松州訖於始陽故謂之碉門矣廣韻無碉字不知其音今按後漢書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注云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蓋碉本作雕後人改从石作碉耳音當與彫同廣雅州治嚴道縣領羈縻吐蕃四十六州黎州治漢源縣管羈縻州五十七並蠻夷部落寰宇記云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黎州西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今黎大所北有邛來山九折坂後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越山坂繈負而至皆旄牛徼外蠻夷也嶲州即今建昌衞通典云南至姚州界五百六十里西至居遶生蠻六百六十里昔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開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橋孫水蓋皆在此地矣

岷嶓既藝釋文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何反韋昭音播按岷史記作汶後同

傳曰岷嶓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泛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潤按此江漢滌源之事地理志云嶓山在蜀都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嶓古岷字有蠻夷曰道縣今四川松潘衞即漢湔氐道也山在衞西北後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州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也詳見導山

貨殖傳卓氏之先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地理志云巴蜀廣漢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溝洫志武帝拜張卬爲漢中守通褒斜道以漕致漢中之穀蜀志法正說先主取漢中廣農積穀以觀釁然則岷嶓二山之下實膏腴之地宜於播種民食皆仰給焉故經特書藝

禹暨稷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治水與教稼相爲表裏書作書藝而稷之功見矣

沱潛既道

正義曰鄭注梁州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又云有水從漢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見荆州疏潤按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此即今之郫江郭氏所謂沱也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當作複與溲同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大石穴下元和志云龍門山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潛水所出此即郭氏所謂潛也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漢中府沔縣東南有沔陽故城漢壽晉改曰晉壽其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綿谷亦晉壽地今爲廣元縣

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溝洫志同注引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隋經籍志有益州記三卷李氏撰而無杜預之書李氏者李膺也字公脩梁益州別駕初學記引任豫益州記曰郫江者大江之支也亦曰沼江亦曰湔水在蜀與洛水合又劉逵蜀都賦注兩穴下引昭注補郡國志廣都縣下並引任豫益州記此杜預當是任豫之誤作損任與杜字形相似而誤揚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應劭風俗通曰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左思蜀都賦曰帶二江之雙流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檢江即流江別支流雙過郡下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爲沱水流江爲大江水經所敘江水自都安以至成都者攷其原委皆流江也然流江實非大江江原縣郫水江原今崇慶州郫都日郫音壽近世謂之大皁江者元和志郫江一名皁江江蘇壽音轉爲皁則岷江之正流也而班氏以爲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都與郫俱爲沱而流江於是乎爲大江矣推尋事理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即禹貢之沱時必淤淺冰復從而濬之遂幷數爲二江茲二江者或稱內江外江或稱南江北江彼此參錯未知誰是其湔水不經成都縣界元史河渠志以郫湔爲冰所穿之二江大謬郫江之爲沱水無疑矣然世皆以灌縣西南至廣都北岸合流江者爲郫江之起止今成都城東南岸曲有合江亭郫江入流江處也則所行不過三百餘里今按漢志緜虒縣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江陽今瀘州行千八百九十里水經注云緜雒二水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郫江者沱水也既與湔水渾濤則直至瀘州入江矣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爲沱水西合大江之正道哉水經注云湔水東絕緜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蓋禹治梁州特紀沱潛潛自廣元至巴縣入江行千餘里沱自灌縣至瀘州入江行千五百餘里羣流湊集源遠波濬雖江漢之別而實爲州界兩大川荒度之功不遺餘力此沱潛所以與岷嶓並志也

蜀中江沱禹迹至李冰而一變其後文翁穿湔溲以溉繁田則又一小變如五城水口者未必非後人之所爲及唐末高駢築成都羅城遂從西北作縻棗堰塞故瀆更鑿新渠導外江繞城西而北謂郫江內江繞城西而南謂流江下流仍合於舊渚見宋元豐成都志舊渚者合江亭也則又一大變冰之遺迹亦不可復問矣

李冰鑿離堆是一事穿二江又一事水經注云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據此則李冰所鑿當在漢南安界沫水中南安今嘉定州地離堆蓋即道元所謂溷崖者是也說者

合兩事而爲一遂謂雒縣在今灌縣西南因穿江而鑿之此地與沫水無涉恐非大禹蹤不至右其地名多古今弁見如羊膊嶺在天彭山北而後世移之於汶山縣天彭闕在湔氐道徼外而後世移之於導江縣靈關道屬越嶲郡而後世移之於漢嘉郡識禹貢者斷當以古爲是灌縣之離堆亦此類也

漢志蜀郡汶江縣又有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卽汶水也水出岷山西玉輪坂下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益郎縣界開明之所鑿郭璞云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開明蜀王杜宇之相七國時人鼈靈鑿乘離古未有也故蜀郡二江沱於郫繁爲貢而汶江不言禹貢

梁州之潛一而已漢廣漢郡有葭萌縣蜀改曰漢壽屬梓潼郡故郭璞云西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大穴中卽樂史所謂三泉故縣南有大漢水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者也晉改漢壽曰晉壽故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卽潛水（見水經潛水注）太元中分晉壽置興安縣隋改曰綿谷唐因之故隋志云綿谷縣有龍門山元和志云潛水出綿谷縣龍門山明改曰廣元縣故近志縣東北有龍門山潛水出焉縣名五變其地一也今縣北有龍門洞王象之輿地紀勝曰龍門洞在綿谷縣北凡爲洞者三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有石洞及第二第三洞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渭按此卽禹貢之潛水也然廣元舊志云源出縣北一百三十餘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與括地元和志不同意者木寨山乃水自沔陽來之所經而八誤以爲出歟元和志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今以舊志所言考之木寨山南十餘里爲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爲龍洞口又南二十里爲朝天驛去縣八十里恰與龍門之里數相符蓋朝天驛之穴卽龍門山之穴也其輿地紀勝所謂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者卽舊志所謂經龍洞口至驛北穿穴而出郭璞所謂入大穴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者也（王尚書士正秦蜀驛程後記云神宣驛卽諸葛武侯籌筆驛也龍門閣秘括皆參天潛水衝激洞門灘石拒之有）

（寰甚縣梁州記所云葭萌山有石穴高數十丈其高龍門者也下山十五里至朝天鎮潛水入嘉陵江處行六十里登舟出朝天峽）自此以下歷昭化劒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合州至巴縣（並屬重慶府）入大江禹通謂之潛後人稱爲西漢水至唐又稱嘉陵江而潛之名遂晦其水出隴西西縣嶓冢山者自爲嘉陵江之發源下流與潛水合而潛水實不出於彼也（龍門洞處處有之輿地紀勝三泉縣西二里有龍門洞又大安軍西五里有龍門山漢中府志沔縣西一百八十里有龍門洞寧羌州東北百里亦有龍洞西南四十里又有龍洞山其名雖同而地則異去廣元遠矣）

正義引鄭注云梁州之潛蓋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謂潛水出隴西嶓冢山誤由班志水經注引鄭說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旣道此勝前說西漢水之爲潛水康成固已知之不待景純也

左思蜀都賦云演以潛沫劉逵注潛水與郭璞同其於沫水則曰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嘉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斯言可證潛之爲伏流其出龍門石穴與沫水出蒙山下之狀略相似二水原委秩然劉昭於犍爲武陽下引蜀都賦注以爲潛水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大謬

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灊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注云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此與郭璞說同下文又引康成之言以爲證渭按漢宕渠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酈元云宕渠水卽潛水（見江水注）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見漾水注）今渠縣之渠江源出夔州府太平縣東萬頃池自南江通江二縣界西南流至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也此水本山源不出於漢徧考近志其地亦無所謂大穴通岡山下者且漢志云西南入灊灊卽禹貢之潛而此水與之合則是班固原不以此水爲禹貢之潛也水經改云入江故酈援郭鄭之說以立注而不知二氏所言主漢壽與宕渠無涉移彼入此舛謬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巴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冬夏積雪不消中包孤雲兩角米倉諸山[illegible]曰[illegible]光之開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必三日始達於嶺王子部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也其險且遠如此禹必不以爲貢道潛不在宕渠無疑矣蔡傳乃據酈注以釋經而引雅音義見於孔疏者反置若罔聞何其不知所擇耶

漢志漢中安陽縣有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鬻古潛字或作灊從水）正義曰鄭云安陽之潛尾入漢耳首不於漢出也今按水經作涔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鄭說良是潛涔灊古字或通用而其水之所出則不可以無辨史記索隱因夏本紀潛作涔遂以安陽之涔水當之蔡傳亦引漢志以爲言非也安陽魏改曰黃金縣宋併入眞符縣其故城在今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項平甫云江漢夾蜀山而行自梁至荊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眾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其爲沱潛所出之路也吳幼清云凡江漢支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渭按項說大謬吳說亦汗漫總由不知荊梁之沱潛實有其處所遂各爲異義耳

蔡蒙旅平

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蘇氏曰蒙山今日蒙頂渭按今雅州北有青衣廢縣蒙山在州南

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元和志云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今每歲貢茶爲蜀之最（嚴道雅州治本漢嚴道縣地西魏分置始陽縣隋改曰嚴道非漢縣也今爲州治）寰宇記云始陽山在盧山縣東七里本名蒙山唐天寶六年敕改始陽山高八十里東道控川壓嚴道縣橫亘入邛州火井縣界（盧山縣本漢青衣縣地西魏爲始陽縣地隋分置盧山縣今作蘆火井廢縣在今邛州東六十三里）又云蒙山在名山縣西七十里北連羅繩山南接嚴道縣山頂全受陽氣其茶芳香茶譜言山有五嶺出中頂上清峯者

所謂蒙頂茶也名山縣本漢青衣縣地西魏分置蒙山縣隋改曰名山以今輿地言之蒙山盤基跨雅邛蘆山名山四州縣之境歷歷可考祝穆方輿勝覽云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也此等蘊預之說但可以欺俗學耳

史記集解引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漢嘉即青衣今按志有蒙山無蔡山而鄭云然蓋以蔡蒙爲一山也孔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而歐陽忞輿地廣記乃云在雅州嚴道縣葉少蘊則以縣東五里周公山當之寰宇記云周公山在嚴道縣東南山勢屹然上龍穴常多雲霧有明一統志遂大書曰蔡山在雅州東五里又有地名旅平在州東十里禹治水功成旅祭於此今俗呼爲落平此皆無稽之言也閻百詩云蔡山班志酈注並闕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政和中歐陽忞出曰蔡山在嚴道縣可信乎及偏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謂蔡山也忞同時葉少蘊傳禹貢復指周公山以當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邪曰要就禹貢蒙山以求最爲近之如大史河不知所在就九河間以求惇物山不知所在就漢武功縣東以求雖不中不遠而必鑿鑿指實恐涉傅會論篤者弗取矣渭按百詩言最善就蒙山以求其唯峨眉乎左思蜀都賦曰抗峨眉之重阻華陽國志有下爲南安縣南有峨眉山去縣八十餘里水經注曰以之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山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然山之名亦不見於漢志蓋自蜀衰蜀不通中國蔡山失傳後人但以其山形名之曰峨眉卒莫有知蔡山之所在者元和志云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中峨眉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峨眉縣在今嘉定州西六十里本漢南安縣地後周爲平羌縣隋分置峨眉縣小峨眉山在綏山縣南六里綏山廢縣在今峨眉縣東隋置宋省入方輿勝覽云大峨山在縣西南一百里小峨山在縣南二十里一名覆蓬山又名祓山小峨山在縣南三十里一名鋒刃山與中峨大峨相連是爲三峨以此當蔡山有可信者三峨眉在蒙山之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沫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流東繞峨眉山下入涐水二也蒙山之東唯峨眉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三也然自漢魏以來未有指此爲蔡山者愚何敢執以爲然聊附數言以俟來哲而已

漢志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縣故有青衣羌國後漢順帝改縣曰漢嘉三國蜀置漢嘉郡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外廣柔故城在今茂州西東南逕旄牛縣北縣即今黎大所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靈道一名靈關道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接漢靈關道屬越嶲郡去此甚遠今蘆山縣西北有靈關廢縣通典雅州盧山縣有靈山關是也其地當爲沫水之所經蓋漢後別置宋書符瑞志云晉咸寧二年黃龍見漢嘉靈關則縣屬漢嘉郡非越嶲之靈關道也經注並誤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志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自下亦謂之青衣水又東逕臨邛縣邛水注之邛水出嚴道邛來山又東逕平鄉謂之平鄉江元和志嚴道縣有平羌水即此水又東逕峨眉山又東注于大江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沫所穿也按今嘉定州及所領五縣皆漢南安縣地故南安治在今夾江縣西縣東南去州八十里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州與沫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六番招討司西北司本漢徙縣晉改曰徙陽元爲碉門宣撫司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眉至嘉定州會涐水入大江二水本異源酈道元云濛水即大渡水據下流合處言之耳禹導此二水而治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厎績釋文和如字又作龢

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正義曰和夷平地之名蘇氏曰和夷西南夷名也渭按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涐水和涐聲相近字從而變地理志云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渽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渽乃涐字之誤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渽當作涐和夷者涐水南之夷也汶江今茂州南安今嘉定州

水經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故城在今眉州北新津仁井研三縣皆武陽地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此即二水會涐水入江處也酈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與涐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許愼以爲涐水也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入涐道元謂涐入大渡然涐水源長當以漢志爲正道元敘涐水甚略自漢志涐誤作渽而師古曰音哉世遂不知有涐水且不知涐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沫水號爲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涐水曰大渡河元和志云黎州西至廓清城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生羌蠻界黎州本漢沈黎郡旄牛縣地唐置黎州治漢源縣今黎大所南三十里漢源廢縣是也又云通望縣北至黎州九十里大渡水經縣北二百步通望本漢旄牛縣隋爲大渡戍尋置陽山縣唐改曰通望今黎大所東南通望故城是也旄牛故城在所南牧誓有髳人蓋國於此地李膺益州記云羊膊嶺水分二派一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王應麟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岷山羊膊嶺之異名也大渡河即涐水羊膊嶺即汶江徼外之山涐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涐水自茂州徼外南流經黎大所西舊有黎州所大渡所并爲一曰黎大所附屬雅州本朝折而東經所南又東經建昌衛越嶲營北南去營二百二十里歷鬼皮落野夷界水勢洪大湍悍特甚又東經峨眉縣南又東至嘉定州南合青衣沫水又東入大江此水之南蓋即經所謂和夷也禹導和水使入江而其地已厎績矣或曰何以知不在水北曰古者桓有和音故鄭康成破和爲桓晉地道記云梁州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厎績此說是也但不當破和爲桓耳方輿勝覽云大渡河於黎州爲南邊要害之地唐時大渡之戍一不守則黎雅邛嘉成都皆擾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圖來上議者欲因兵威復越嶲藝祖以玉斧畫此河曰外此吾不有也繇是爲黎之極邊曩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舟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波濤洶湧船筏不通名爲噎口殆天設險以限羌蠻也政和末大理通貢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問得失知黎州宇文常言太祖觀地圖畫大渡河爲境歷百五十年無邊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砦

邊隙非中國之福也議遂寢以是知大渡河南當爲禹貢外徼之地唐韋皋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詔皆扼此水爲險三和夷在大渡河南馬湖江北爲宋祖玉斧畫而棄之者無疑矣馬湖江即古若水漢瀘水也

和夷鄭云和上夷所居之地是也而讀桓曰和謂和水即桓水則非矣寰宇記云和川路在雅州嚴道縣界西至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又云和川水在榮經縣北九十里從羅巖古蠻州東流來晁以道因謂和川即禹貢之和水而曾彥和從之曰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林少穎云今雅州猶有和川鎭即和夷故地渭按新志沫水在天全六番招討司北而和川水在其南源出蠻界一名始陽河東流過碉門爲多功河又東經廬山縣與沫水合出飛仙關入雅州是和川水乃沫水之別源疑即漢志所謂大渡水者其下流仍爲青衣沫水與涐水合也經文簡嚴如和夷果在雅州界中則蔡蒙旅平足以包之何必更書曰和夷厎績乎和夷國當在涐水之南離蔡蒙自爲一地也寰宇記云大渡河一名沫水在羅目縣南羅目廢縣在今嘉定州西南九十五里源出徼州界來經縣東入龍游縣界龍游今嘉定州則又誤以沫水爲唐之大渡河矣當因是思之當時必有以唐之大渡河爲和水者而志家考之不詳以漢志所謂大渡水者當之名曰和川水樂史承其誤相沿至今然和川水出羅巖蠻界歷碉門廬山而東涐水出汶江徼外歷通望漢源而東一在雅一在黎在雅者爲漢之大渡水在黎者爲唐之大渡河源委各殊豈可混而爲一邪其鮮水入若水一名州江大度者則又自爲一水而與黎雅之大渡絕不相涉矣

馬融云淮夷二水名晁以道倣其例謂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巖州東而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按夷水在荊域與和川東西相距千五六百里總攝而書之曰和夷有是理乎蔡傳云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夷道漢屬南郡今爲荊州府之宜都縣夷水所經若嚴道以西之夷道則未有聞也其謬更甚於晁氏

厥土青黎黎釋文黎力兮反徐力私反渭按黎史記作驪

正義曰王肅云青黑色黎小疏也馬融亦云顏氏曰色青而細疏金氏曰黎細而疏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此也

孔傳云色青黑而沃壤是以黎爲黑沃壤即金氏色青故生物易之意張子韶云青色而不言性其性不一也王明逸云考之經文辨土有兩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也亦未有兩言其色者也此言出臆說王肅義長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

曾彥和云梁州山多兗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他州爲下等傅同叔云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爲土之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爲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邪秦少游云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吳越閩蜀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案禹貢二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爲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渭按梁州雖不盡爲沃壤而岷山江水之區素稱肥美不可謂全是剛瘠山水終古不易而揚梁之賦近世極其浩繁則禹時賦居下品亦非以山水多故田昔瘠而今肥賦昔少而今多蔡氏謂地狹人衆培灌功至兩言盡之矣蜀自李冰作都安之堰以便蓄泄時無荒年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下逮唐宋利孔日闢賦豈於吳越將有揚一益二之諺而雍徐之田冀豫之賦反不足稱古今風土之變其相去懸絕有如此者然此猶就後世論之也吾恐告成之後數十百年即未必盡與經同孔疏云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通人之見宋而爲膠柱鼓瑟者道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釋文璆音虯徐又居蚪反又閭幼反鏤天結反鏤盧豆反

傳曰璆玉名鏤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曾氏曰蜀卓氏王以鐵冶富臨邛君與梁州之利尤在鐵故鐵先於銀也鄭氏通作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惟爲正梁州之境其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爲貢金氏曰砮石磬漢永昌永濟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渭按華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貢元和志云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燒成鐵極剛利山在今建昌衞冕山營東也

陸氏釋文曰璆字林音郭璞云紫磨金又引爾雅注爲證今按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即紫磨金也鏐與璆不同說文鏐黃金之美者从金翏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翏作璆徐音巨鳩切讀若蚪字音義皆別不知韋郭何以謂璆爲紫磨金豈不從經字而破璆爲鏐歟抑亦陸氏之誤也然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耀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華陽國志云廣漢剛氏道涪水所出有金銀鑛又云葭萌縣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通典稱資嘉雅龍五州並貢麩金元和志成都溫江縣大江眉州通義縣大江蜀州唐興縣鄗江龍州江油縣涪水瀘州瀘川縣綿水資州盤石縣牛鞞水並出麩金是金固梁產也又永昌蘭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說者謂金生麗水即其地水經注云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則梁南徼外之夷多出紫磨金市取亦易且此州貢物凡六唯璆玉不知出何地餘皆有證據古不聞此州出美玉去于闐又遠頗難得璆或鏐字之譌亦未可知鏐鐵銀鏤皆金砮磬皆石義似較長也

荊揚貢金銀不限高下梁則獨致其最美者紫磨之金朱提之銀而已故特表其名曰鏐曰銀

漢書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故鄧氏錢布天下南齊書益州行事劉悛言蒙山南有古掘銅坑即漢文帝所賜鄧通銅山也元和志銅山在雅州榮經縣北三里即文帝賜鄧通鑄錢之所後以山假卓王孫取千疋今出

銅鏤按此地禹迹之所及而制貢以鐵不以銅蓋當時銅利未開耳觀此可以識揚不貢錫之故矣

按漢志漢中之沔陽蜀之臨邛犍爲之武陽並有鐵官則產鐵之多可知後漢志巴郡之宕渠越嶲之臺登會無亦皆出鐵故蜀中獨行鐵錢凡鐵柔曰鐵剛曰鏤元和志陵州始建縣東南有鐵山出鐵諸葛亮取爲兵器其鐵剛利堪充貢焉又邛州臨溪縣東孤石山有鐵鑛大如蒜子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又涪州涪陵縣東有開池出剛鐵土人以爲文刀此卽經所謂鏤也夢溪筆談曰世間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閒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眞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麪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明瑩磨之則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也蓋鏤乃百煉之精鐵鑄爲刀可以刻鏤故別以其用名之猶木之中弓幹者名之曰幹也

鐵石山寰宇記云在定筰縣有砮石定筰與臺登並屬越嶲郡蓋一山跨二縣之境又云火燒之成鐵爲劍戟極剛利則與荆之唯中矢鏃者異矣

玉磬特磬也陳於堂上石磬編磬也陳於堂下周官磬師曰擊編磬小胥曰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謂編鍾編磬也左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鎛磬注云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磬亦如之漢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適符一肆之數故議者以爲[illegible]瑞此州出磬石又工爲磬乃成器以貢當時亦必以肆計也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釋文熊音雄羆彼宜反貍力宜反傾窺井反渭按傾讀作頃

傳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南顏氏曰言四獸之皮又貢雜罽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曾氏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貍之皮制之可以爲裘其毳毛可以織之爲罽葉氏曰先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則織皮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夏氏曰西傾後世所謂嵹臺山其南桓水出焉一名白水傅氏曰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吳氏曰熊似豕羆似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於帝都之道舊注以此句屬下文者非是渭按今陝西洮州衞本漢臨洮縣地唐爲臨潭縣屬洮州括地志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詳見導山西傾之戎在山之西南唐爲吐蕃地北連吐谷渾西接黨項黨項故析支也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酈道元云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

爾雅羆似熊黃白文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陸璣鳥獸疏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西京雜記云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直百金

孔傳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罽居例反 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是以織皮爲一物吳幼淸云通外國之俗者爲渻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傅之織而爲布非縫皮爲裘亦非織毳爲褐也此亦順孔而爲之說然經舉四獸之名以其毛文采可觀也若去毛而裁其皮以織爲布則凡獸皆可何必取於四獸而經舉其名且四獸之皮宜爲裘詩有明徵小雅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豳風曰取彼狐貍爲公子裘顏蘇曾之說終不可易

西傾山一名嵹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水經漾水注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 水出今鞏昌府文縣西素嶺山 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 城在文縣西南鄧至者羌之別種也 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 城在文縣東南四里 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 今文縣東南有橋頭白水上卽所謂陰平橋頭也蜀景耀五年姜維在沓中聞魏師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卽此沓中在今洮州衞西南 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 羌水出羌中參谷彼俗謂之天池白水東南流逕葭蘆城又東至橋頭合白水 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 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域志云縣有白水鎭卽故縣也 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卽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 西晉壽卽葭萌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按漢葭萌故城在今昭化縣界白水至此謂之葭萌水津關卽今[illegible]白水關也與宕羌州接界 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衞流經文縣平武龍安府治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卽禹貢之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

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於西彊山觀墊江源問水所經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渭按西彊卽西傾墊江源卽白水段國沙州記曰墊江水源出嵹臺山南是也仇池在今鞏昌府成縣西北一百里水經注所敘白水不經其地近志云白水江卽濁水自洮州衞界東流逕岷州衞又東逕西和縣又南逕成縣與階州分界又東南逕略陽縣及寧羌州折而西南復逕階州南爲白龍江去州二百餘里或謂此卽西傾所出之白水今攷水經注濁水亦名白水出濁城北 今成縣有濁水城亦曰濁城 東流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 今成縣西三十里下辨故城卽武街城後魏爲廣業郡治 又東逕白石縣南 白石屬廣業郡唐同谷縣今成縣也 又東南與河池水合 今徽州本漢河池縣有河池水 又東南兩當水注之 兩當水卽故道水自徽州長舉縣流至今略陽縣西北與濁水合 又南逕槃頭郡東而東注於西漢水 在略陽縣西北一百里後魏置槃頭郡治焉 其所出似止在成縣界不自洮岷下流至略陽而入西漢誠無所謂過寧羌州折而西南逕階州至文縣者旣非濁水又非羌白不知爲何水志家多附會不可盡信如此然曾和言西彊之水經仇池則殆訛有自來矣釋桓水者當以酈注所敘之白水爲正

漢志蜀郡下云禹貢桓水出蜀山 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

（東北六里）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今按此別是一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班氏指爲禹貢之桓水何其謬也酈道元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此亦爲班孔作調人耳桓字古有和音（漢書尹賞傳注云陳宋間言桓聲如和）鄭康成讀和夷之和曰桓謂水上卽夷所居晉地道記云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依鄭說其所指者當爲漢之漲水唐之大渡河而謂此水卽西傾所因之桓大非鄭旣破和爲桓其於因桓是來則又云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支離舛錯殊不可通

鄭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朱子亦從其說渭據梁雖不得其山而山南之戎則在梁域故貢道因桓爲便非雍人假道於梁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釋文渭音謂）

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正義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云橫渡也渭按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謂西河水經注云西漢卽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水支本作川皮字之誤也）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見桓水）林蔡所引皆有脫誤謹依原文備錄於此南鄭今爲漢中府治其故城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之南

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故傳云漢上曰沔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上曰沔是也（降漢志作絳）水出上黨屯留縣東流至魏郡鄴縣清漳水決入絳詩之衛漳亦其例導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導河不言漳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

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按衙領山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俗呼馬鞍山褒斜本谷名李善西都賦注引梁州記云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萬石城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五十里（溝洫志曰作褒斜道五百餘里曹孟德以此谷爲五百里石穴孔穎達云漢在渭南五百餘里皆與梁州記合程大昌謂漢中北距斜口八九百里妄也）水經注漢水自西樂城北（城在今沔縣東南漢水南岸）又東合褒水水東北出衙嶺山東南經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褒城縣西北以三水之會名）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蜀都賦曰岨以石門卽此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按今褒城縣西北十五里褒谷口有石如門曰石門）又東南歷褒口（卽褒谷之南口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按褒中故城在褒城縣南）又南流入于漢渭水自郿縣故城南（城在今郿縣東北十五里渭水之北）又東逕武功縣北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五丈原東（原在郿縣西十里渭水南）三亦謂之武功水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是也以今輿地言之褒谷口在褒城縣北十里斜谷口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褒水自衙嶺南流經褒城縣東又南入于漢斜水自衙嶺北流經郿縣東又東北入于渭褒之流長而斜之流短兩谷高峻中間褒水所經皆穴山架木而行名曰連雲棧陸賈所云絲倒徑於嶺嵒緣危棧於絕壁者也

酈元云自西漢泝流而至晉壽阻漾枝津南接津卽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寰宇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卽郭璞所謂嶓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歷武功興平盩厔鄠縣咸陽長安高陵咸寧臨潼渭南華州朝邑至華陰縣之渭口絕河流而東抵蒲州經所謂入渭而亂河也自蒲州並東岸而行至榮河縣北泝汾水而上歷河津稷山絳州太平襄陵至臨汾縣是爲平陽堯之所都此梁州及西傾之貢道也

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曰歷漢川至南鄭屬於褒水遡褒暨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屆武功而北達於渭水道相貫與經文符合旣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縣屬武都郡卽今漢中府之鳳縣）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溝洫志同）蘇氏據此以說經曰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傅同叔爲之辨曰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爲卽沔自浮潛至沔卽舍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爲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爲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爲卽沔以禹時通謂褒爲沔而說逾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謂之經而莫敢信也渭按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則渭不言逾而言入誠有可疑卽通謂褒爲沔亦無解於百餘里之阻隔傅同叔云上文旣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亦未當褒斜之閒若更有一逾安得以逾沔該之愚竊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灌於斜川者及夏殷之際梁俗變爲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恃險復不與中國通逾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枝流日久亦多堙塞如夷水首受魚復江戰國時巴楚相攻舟師常出此路洎乎隋唐遂成斷港汴水引河爲轉運之通渠宋南渡後廢而不用日就淺淤今水道斷續幾不可問而況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線裁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褒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漢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

史記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其所鑿之渠今名靈渠在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五里又西南經靈川縣界合大融水入灕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湘水於此下融江融江爲牂牁下流本南下興安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秦監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觜（鏵呼瓜切音華鍫別名俗呼鍤說文作茉云兩刃臿也）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渭按湘灕之源同出陽海山西北流至興安東五里分水嶺上始分爲二水南曰灕北曰湘（見桂林圖湘灕二水說）二水遠不相謀猶褒斜之爲衙嶺所隔也自秦時監祿鑿渠引湘入融轉注于灕而北舟始得逾嶺孟子云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眞有其事此法巧妙或傳自上古禹時褒斜二水相通之道蓋亦是人力所爲故不脩卽廢靈渠自秦至唐裁千餘年寶歷初道已崩壞觀察李渤修之饋運復通況褒水通斜之道自禹至漢垂二千年豈有不壞之理酈元云褒水支灌於斜川亦想當然耳漢以後必無此道也（斗閘）（之法今漕運亦用之但南旺地勢雖高不如靈渠之峻其爲力較易耳）或問古今之地勢一也褒斜之水漢時多湍石不可漕禹時何獨不然曰漢之所漕者穀也禹之所漕者貢物而已梁州所貢皆金石之類體質雖重亦豈若萬斛大艑每船載至數百石水稍淺狹卽不能行者哉蓋惟物少而舟輕故山谿[illegible]急湍可挽苟有水道則必從之至不得已而舍舟行陸亦輕約易爲亦必擇其路之最近者如自潛逾沔中間所歷陸程不過二十餘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惜乎張湯刀筆吏不知經術其子卬亦庸才不能推尋舊迹而輕用其民以車轉穀百餘里曾不以爲勞且使沔渭之間貢道斷續不明眞千載恨事

孔疏云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逆行而還帝都此從傳謂禹還都自所治故有陸行之說若貢物則自蒲州陸行以至平陽約三百餘里轉輸之勞人何以堪按左傳僖十三年晉饑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華陰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此卽堯時雍梁之貢道一水可達焉用陸行哉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二終　（漢軍英封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三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淸胡明經渭著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釋文於用反）

傳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正義曰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故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渭按黑水水經注云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括地志云源出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南流絕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二說未知孰是通典云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詳焉辯見導水河經龍門而南至于華陰爲西河左傳昭十三年晉叔魚謂季孫曰將爲子除館於西河禮記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史記魏武侯浮西河而下封吳起爲西河守皆此水也

爾雅河西曰雝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疏引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兼於禹貢兼梁州之地按梁併於雍說本漢志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狄之患自夏桀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商詩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武丁能繼湯之烈也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太丁之時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宣王承厲王之後獫狁孔熾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雍州之域爲戎狄所侵陵如此則其疆埸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蓋卽牧誓所稱庸蜀盧彭等是也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曰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爲蠻夷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區皆沒於戎翟禹貢之舊疆不可復問矣爾雅曰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縮減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或因併梁之說而反以爲大於禹貢之學未可與適古也

雍州爲吳國神皋后稷封於部（一作斄又作𨙸）公劉遷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及虞芮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虢周召畢豐鄭[illegible]秦芮梁崇密須戎白狄晉西境凡十四國戰國時爲秦而魏趙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三郡[illegible]漢以其地之西偏置涼州[illegible]西三輔則領於司隸後漢並因之魏分置秦州晉又分置雍州[illegible]唐爲京兆之京兆府華陰馮翊扶風新平等郡關內道之涇陽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寧朔交中部坊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夏九原榆林安北等郡隴右道之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臨洮和政寧塞廓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伊吾交河北庭安西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伊吾交河北庭安西自古爲戎狄不在禹貢九州之域又河湟之間吐谷渾故地未嘗爲郡縣故不入雍域以今輿地言之陝西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其西安府則唯商州洛南山陽鎭安商南鞏昌府則唯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爲梁域餘皆屬雍又榆林衞寧夏衞寧夏

中衛及靖遠岷州洮州三衛行都司所領甘州莊浪等諸衛所其在邊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

黑水今不可得詳據括地志言出伊吾南流絶三危山則當自燉煌北大積外流入郡界南經白龍堆東三危山西又南經吐谷渾界中又南經吐蕃界中繞出河源之外而入于南海梁州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爲雍西界者也說見導水

西河東與冀分界自今榆林衛故勝州東北折而南且西經府谷神木又西南經葭州吳堡又南經綏德清澗延川延長又東南經宜川並屬延安府又南經韓城郃陽朝邑以至于華陰並屬西安府與豫接界河行凡一千七百餘里

雍之南界自華陰太華山以西爲華州渭南藍田鄠縣盩厔並屬西安府郿縣寶雞並屬鳳翔府皆以南山與梁分界又西爲鳳縣有大散嶺又西爲徽州有鐵山木皮嶺又西爲成縣有鷲峽羊頭峽龍門戍並屬鞏昌府又西爲岷州衛又西爲洮州衛有西傾山皆與梁分界處也詳見梁州自西傾又西歷吐谷渾南至大積石自積石又西歷吐谷渾南党項白蘭之北至于黑水吐谷渾本遼東鮮卑種也東晉初徙居枹罕宋景平中其子孫有阿豺者升西彊山觀墊江源則其地南至西傾矣又數傳爲夸呂始自號可汗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濱時燒當羌亦當居之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皆與吐谷渾接吐谷渾在河湟之間卽先零燒當諸羌故地積石在其西南南枕賜支河曲禹導河自此始則湟水之南積石之北西傾之西其爲雍州之域無疑矣

雍之北界經無可見約畧言之自今塞外東受降城之西與冀分界元和志云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又西四百里爲中受降城元和志云南至麟州四百里又西四百餘里爲西受降城元和志云在豐州西北八十里唐景龍二年張仁愿所築南直今榆林衛黃河經三城之南謂之北河河北有陰山爲華夷大限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又西爲高闕山戰國時趙築長城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及秦始皇斥逐匈奴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度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是也其地又有光祿塞雞鹿塞漢受降城皆雲中五原二郡境也又西爲河西四郡之北鄙漢太初中收匈奴休屠渾邪王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以通西域隔絶羌胡往來武威姑臧縣北三百里有白亭軍元和志云在馬城河東岸天寶十年哥舒翰置因白亭海爲名也張掖東北一千五百餘里有地曰居延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太初三年使路博德築居延澤上今甘州衛塞外居延故城是也亦曰居延塞元爲亦集乃路地理志云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明洪武初馮勝拔肅州進至掃林山亦集乃路是也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弱水由此東北入居延澤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北二百西十里李陵與單于戰處敦煌卽今廢沙州衛衛北抵大積磧外卽古伊吾盧地唐置伊州今爲廢哈密衛也自雲中至敦煌六郡皆古雍州之域後爲戎翟所據至秦漢始收復者其北皆臨大積大磧卽沙幕漢人謂之幕唐人謂之磧東西數千里南北遠者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雖禽獸亦不能居之通典曰梁州境宇雖遐遠而雜以夷獠中夏唯冀州最大渭按九州雍爲大冀梁次之雍東西相距約三千七百餘里南北相距約二千五百餘里西隅無大空缺禹導山水所行無外國地河自積石入雍域爲中國河禹導河自此沿流而下直至于龍門則金城朔方之河必不在戎翟界中可知也杜氏誤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遂謂河湟之閒自古爲羌戎非中國所有雍西南境斷地廣一千里輪千餘里矣故語大不數雍云

弱水既西

傳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違之使西流也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渭按地理志張掖刪丹縣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今陝西行都司之山丹衛故刪丹縣也詳見導水傳同叔云橫流之時弱水亦東侵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禹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河西無氾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渭按弱水在大河之西其地雖遠而氾濫特甚雍州之患無急於此者故禹先治之河大矣弱水之去來不足爲重輕其爲災亦止河西耳涇水更不相及不可以既字連下爲義

涇屬渭汭釋文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

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十里渭按涇陽故城在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幵頭山在縣西一百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說文汭水相入也左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

周禮雍州其川涇汭詩大雅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豳風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皆禹貢之涇水也水經無涇水之目渭水篇中於入渭處僅附見一語而寰宇記原州平高縣幵頭山一名崆峒山下引水經注云蓋大隴山之異名莊子謂黃帝學道於廣成子蓋在此山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關謂之八水彈箏峽下引水經注云涇水逕都盧山山路之內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聞之鼓舞而去又云茲歎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名涇州靈臺縣蒲川下引水經注云蒲川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北合且氏川水邠州宜祿縣芮水下引水經注云汭水又東逕宜祿川俗謂之宜祿川水芮川下引水經注云出羅山縣千子山一名千子嶺東流逕宜祿縣北眞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注云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鶉川西南逕寧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乾州永壽縣高泉下引水經注云甘泉卽高泉山也耀州雲陽縣涇水下引水經注云涇水東流歷岐

謂之涇峽五龍谷泉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水出雲陽宮西南雍州醴泉縣谷口城下引水經注云九嵕山東仲山西謂之谷口卽寒門也此皆言涇水而今本無之是水經元有涇水篇宋初尚存後乃亡之耳今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長安志及近世州縣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涇水出平涼府平涼縣西笄頭山縣爲府治本漢涇陽縣笄頭山在崆峒山西亦作笄頭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登笄頭之山是也又作雞頭秦始皇一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是也元和志原州平高縣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縣西一百里又百泉縣西至州九十里涇水源出縣西南一涇谷地理志涇陽縣笄頭山涇水所出淮南子云笄頭山一名薄落山故涇水本曰薄落水又南流逕都盧山山路之中常如彈箏之聲故行旅因謂之彈箏峽按高泉本漢朝那及涇陽地今爲平涼縣地故山入其界[illegible]今固原州元和志云笄頭山在平高縣西一百里[illegible]東南流逕其縣南又東南逕華亭縣東北華亭在平涼府南一百二十里本[illegible]汧縣地又東逕涇州南涇州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本漢安定縣唐爲保定縣涇州治元和志涇水在縣東一里又東逕長武縣北汭水入焉長武在邠州西北八十四里本漢鶉觚縣地唐爲宜祿縣汭水源出鳳翔府隴州[illegible]東流過長武縣南而東注于涇[illegible]又東南逕邠州北邠州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本漢漆縣唐爲新平縣邠州治元和志[illegible]又東南逕淳化縣西淳化在州東少南一百四十里本漢雲陽[illegible]又南逕永壽縣東永壽在西安府乾州北九十里本漢漆縣地元和志涇水在縣東五十里[illegible]又南逕醴泉縣東醴泉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漢谷口縣九嵕山在縣東北五十里長安志云醴泉縣在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涇水出谷之處故謂之谷口[illegible]又東南逕涇陽縣南涇陽在府北七十里本漢池陽[illegible]卬之田後十六歲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渭按中潰曰仲卽今九嵕之東仲山也[illegible]瓠口卽冶谷亦穿經中北山卽鑿爲諸山也涇水在今涇陽縣南七里左傳成十三年晉師及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晉師濟涇及侯麗而還襄十四年晉師諸侯之師伐秦濟涇而秦人毒上流師人多死卽此水也仲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東北接謹城山西麓中陽汭谷西南邊九嵕山涇水經其中水出谷處循謂之東谷口西距谷口二十餘里卽對稱書所謂塞門谷口也宋至道初議脩鄭白渠詔皇甫選何亮相度遂等言鄭渠並仲山而東鑿鄭國渠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頹壞湮廢已久其制置之始涇河率後直入渠口皆年代寖遠涇河陡深水勢滿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久廢貲錢致力二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宜增築堤壞以固護之自是以後三白渠屢加

修治頗得其利而鄭渠卒不可興復元和志云大白渠在涇陽縣東北十里中白渠首受大白渠東流入高陵縣界南白渠首受中白渠東南流亦入高陵縣界也六輔渠在鄭渠上流之南三白渠在鄭渠下流之南又東南逕高陵縣西南入于渭水縣志云去涇水至縣西南上馬渡入渭

汭之言內其字或作內河內曰冀州州在河北也漢中郡亦在漢水之北閻百詩云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中州者有作水流入者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爲確解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繫以汭者衆矣又何疑於禹貢渭汭按汭水相入與水之隈曲曰汭二義適相成而不相悖蓋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詩大雅芮鞫之卽芮卽職方涇汭之汭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曰阮讀與鞫同余因此悟水北曰汭之義蓋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及其後人衆而地不能容則又營其外曲以居之故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卽鄭箋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外卽南內卽北也推之洛汭亦然召誥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傳云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漢河南縣卽周之王城東去鞏縣之什谷尙百有餘里召公治都邑之位豈逼側洛水入河之口乎知洛汭則知渭汭矣或曰雍州有二渭汭從孔義則凡渭北之地皆爲渭汭此渭汭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漢襄德縣地今朝邑同一渭汭而前後所指各別經豈支離若是邪曰地異而其爲渭汭則同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也襄德者河渭二水之會也均爲水北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渭汭兼地而言不專指水口也

易氏曰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吳幼清取之今按詩邶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故辛氏三秦記附會其辭曰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此山齋之說所自出也然詩人之意亦謂涇水得渭而形其濁耳毛傳云相入正所謂水相入者專指渭汭而言未必如辛氏所云也蓋自先儒有濟與河亂南出還清之說世因謂涇渭亦然又專指渭口爲渭汭故復作是解華廬舍舊而從新好異之過也

蔡傳云涇渭汭三水名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黃東發非之曰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季友亦曰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卽有渭汭字不可異說一言破的蔡說可以永廢矣

漆沮既從釋文沮七徐反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顏氏曰漆沮卽馮翊之洛水吳氏曰從如恒衞既從之從渭按地理志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西東入洛洛水至馮翊襄同懷德縣東南入渭直路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延安府鄜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襄德今西安府同州之朝邑縣也縣西南四十三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華陰縣北卽懷德縣南也

導渭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又曰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渭按此說是也本疏引扶風漆水蓋未定之論失於刊正耳

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丁括反音詡縣北東入于洛今延安府之宜君縣西安府之耀州及同官縣皆漢祋祤地注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煤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

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在今鄜州宜君縣界縣北去鄜州二百十里又得黃欽水口水西北出雲陽縣石門山黃欽谷東南流注宜君水雲陽今淳化縣東南流逕殽祤縣故城西城在今耀州東一里又南合銅官水水出東北西南逕銅官川謂之銅官水又西南逕殽祖縣東而南逕其城南原下西南注宜君水今同官縣北有銅官川水蓋卽寰宇記所謂漆水也唐書神龍元年同官縣水溢漂居民五百餘家元和三年同官暴水漂沒二百餘家又南出土門山西復謂之沮水山在今耀州東南四里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今富平縣西南非朝邑之懷德故城也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元和志漢太上皇陵在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今爲強梁原地而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注鄭渠又東逕大上陵南北屈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漆本作柒古漆字也澤泉水自鄭渠合沮水又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萬年故城卽櫟陽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又南屈更名石川水括地志云沮水一名石川水源出富平縣東南入櫟陽蓋卽此與濁水合流者也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今濁水至三原縣界散絕白渠亦不入富平縣境縣所以溉者唯石川水而已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長安志云澤多泉在富平縣西十二里東南入臨潼卽此水也縣志謂之溫泉水云出縣西北仲山麓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頻陽縣故城南在今富平縣東北五十里又東逕蓮勺縣故城北今渭南縣東北蓮音輦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今白水縣界有粟邑故城又東北注於洛水洛水在白水縣東渭按鄭元以濁水爲漆水宋人則以銅官川水來合沮水者爲漆水近志皆承其說云沮水出中部縣西北子午嶺中部在延安府鄜州南一百四十里本漢馮翊翟道縣姚秦改置中部縣直路故城在焉唐坊州寰宇記云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按昇平廢縣在今宜君縣西北三十五里沮水所經非所出也子午山在中部縣北亦曰子午嶺沮水出焉嶺綿亘慶陽延安二府之閒其南麓抵鄜界或云卽橋山也東南流逕宜君縣東北又東南逕同官縣西同官在今耀州北七十里又南逕耀州西而東會漆水耀州在西安府北少東一百六十里本唐華原縣漆水出同官縣東北西南流至縣城東北注于銅官水又西南至州南與沮水合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同官縣界來合沮水長安志云漆水經華原縣界十五里南流合沮水入富平縣界俗名石川水同官志云漆水在縣東北五十里源出北高山以其地多漆木而名西南流合銅官川水耀州志云沮水經州城西循西乳山東會漆水漆水自同官縣西南流入境逕師濁水入焉又南經五臺山西至乳山與沮水合韓

邦奇曰嘗至同官縣見一大潭水湧出三面皆青石如壁立水流出東望問其居人曰漆潭也疑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沮水又東南逕富平縣西南今鄭渠堙沮水不復東入洛又東南逕白水縣南而東注于洛白水縣在同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白水卽沮水今其水不至縣南之水乃烏泥川之下流耳然漆水原委宋人始言之他無所考據也禹貢豫有洛而雍無洛洛水之名其昉于殷周之際乎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詩小雅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云洛宗周溉浸水也周語幽王時三川震韋昭云涇渭洛也史記周本紀西伯獻洛西之地於紂晉世家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閒魏世家築長城自鄭濱洛以東有上郡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山海經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于渭元和志云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洛源縣北三十里按歸德廢縣在今慶陽府安化縣東北隋改曰洛源五代時廢寰宇記云廢洛源縣在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白於山又在其北也慶陽舊志云山在合水縣北二十里誤水經無洛水之目唯沮水渭水注中各一見然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尉李下引水經注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白馬水下引水經注云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華池縣子午山舊名翟道山一謂雞山引水經云有烏雞水出焉西北注于洛水樂蟠縣有水出縣西北引水經注云與青山水合寧州安定縣洛水下引水經一名馬嶺川水注云洛水又南逕栒邑故城北與新陽川水合珊瑚谷水下引水經云珊瑚水東南至栒邑入洛襄樂縣大延水下引水經注云大延小延水出油水南延溪西南流逕襄樂縣南於延城西二水合流油水下引水經云與追語川水並出東翟道山鄜州洛交縣白水下引水經云白水源出分水嶺三川縣葦谷水下引水經注云自葦谷東南流入三川黃原水下引水經注云砂羅谷水南流逕黃原祠東合葦川坊州中部縣石堂山下引水經注云偖水西出翟道縣西石堂山本名翟道山穆天子傳曰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駟造父爲御南征朔野逕絕翟道升于太行翟道卽縣西之石堂山也郭璞以爲隴右狄道非也淺石川下引水經云淺石川水出翟道山香川水下引水經注云香川水出中部縣北香山在縣西南

三十七里自宜君縣界來南香水在縣南三十五里出漢谷泥水下引水經云泥水出翟道縣泥谷蒲水下引水經注云蒲谷水源出中部縣蒲谷原丹州宜川縣丹陽川下引水經云蒲川水自鄜州洛川縣流入丹陽川延州膚施縣清水下引水經注云清水出上郡北流至老人谷俗謂老人谷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水同州馮翊縣南原下引水經注云洛水南逕高原西俗謂許原也沙阜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逕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澄城縣新城下引水經注云雲門谷水源出澄城縣界朝邑縣朝坂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疆梁原俗所謂朝坂此皆言洛水而今本無之是水經元有洛水篇宋初尚存後乃亡之耳今據通典元和志寰宇記長安志及近世州縣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洛水出安化縣東北白於山安化慶陽府治本漢郁郅縣屬北地郡今縣治卽其故城南流逕廢洛源縣府志云有舊洛源縣在安化縣北百七十里卽洛水之源又東逕保安縣西南保安在延安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本唐永康鎭宋置保安軍又東南逕安塞縣西安塞在府西南四十里本漢高奴縣地又南逕甘泉縣西甘泉在府西南九十里本漢雕陰縣寰宇記云洛水逕雕陰縣奉望山今縣南二十里雕陰山是也又東南逕鄜州東鄜州在府南一百八十里本漢雕陰縣地唐爲洛交縣鄜州治又南爲三川水在州南六十里慶陽之華池水黑水流經此會因名亦謂之洛交水又南逕洛川縣西南洛川在州東六十里本漢鄜縣地又南逕中部縣東北縣志云縣東十里有古川口卽沮洛交會處亦曰龍首州渭按此不過沮水之枝津至近世下流壅秦不由富平入洛則此爲二水交會之通川耳遂又南逕宜君縣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東與沮水合沮水舊循鄭渠東至此入洛今自富平界已絕又東南逕澄城縣西與蒲城縣分水澄城在同州北一百里本漢徵縣溝洫志云武帝用嚴熊言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商顏卽今同州北三十五里之商原也蒲城在華州北少西一百二十里本漢重泉縣長安志洛水在蒲城縣東五十里又南逕同州西南同州在西安府東北二百八十里本漢臨晉縣又東逕沙阜北寰宇記云沙苑一名沙阜在馮翊縣南十二里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東南逕朝邑縣西之朝坂卽疆梁原元和志云朝邑縣以北據朝坂爲名又南自趙渡鎭歷華陰縣西北蒲蘆灘入渭水經注云渭水至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是也明成化中洛水改流而東過鎭南徑趨於河不復至華陰入渭矣漢志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或疑禹時漆沮本入河其後改流入渭明成化中乃復故非也然黃文叔云今洛入河處

興渭稍離亦水道改矣則似不始于鄭但當考

詩大雅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周頌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傳云漆沮岐周二水也此皆謂扶風之漆沮而林少穎以猗與漆沮釋漆沮既從恐非小雅瞻彼洛矣傳以爲宗周溉浸之水亦不言洛卽漆沮謂漆沮亦曰洛水實自安國書傳始而闞駰酈道元從之孔穎達復援以釋詩於是洛與漆洛合而爲一水矣其濁水上承雲陽大黑泉名漆沮水者乃土俗之稱而洛水之爲漆沮則先儒皆以爲然故顏師古注漢書亦用其說然直路之沮自櫟陽縣界合濁水分爲二水一循鄭渠而東注洛其閒二百餘里實鄭國之所鑿漢志云沮入洛亦據旣有鄭渠後言之耳自鄭渠一廢而濁水絕於三原沮水不抵富平可見此水在古詩元合濁水至櫟陽入渭而不與洛通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確不可易

扶風有漆水而沮則無聞漢志漆二縣下云水在縣西不言其所出入水經云出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杜陽今爲麟遊縣說文云出杜陽岐山東入渭闞駰云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酈道元云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此一漆也闞駰云又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謂之漆溪渠西南流注岐水酈道元云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合漆水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南流合岐水至美陽縣注于雍水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縣地隋志扶風普潤縣有漆水括地志同普潤故城在今麟遊縣西一百二十里此又一漆也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漆縣唐爲新平縣今邠州是北流注于涇今麟遊縣東南亦有漆水與此異寰宇記云按注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水經注無此文元和志云宜祿縣東至邠州八十一里今長武縣是卽今邠州所治也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注涇水恐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遊之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渭按涇水今自邠州北東南流入永壽縣界漆水東北流必注于涇言入渭者非漆縣之漆注涇以入渭普潤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其不得爲禹貢之漆也明矣二漆中必有一沮在麟遊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耳

灃水攸同釋文灃芳弓反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於渭正義曰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爲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渭按鄠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其故城在今縣北二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西南灃水至咸陽縣西南入渭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同於渭也

灃一作豐又作酆漢志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水經無灃水之目其附見渭水篇中者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槐里今爲興平縣在西安府西少北一百里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流至鄠縣合澇水入渭甘誓云大戰于甘卽此地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鄷水出鄠縣南山鄷谷北入渭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咸陽縣在西安府西北五十里昔文王作豐武王治鎬詩詠其事鄭康成云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也

相如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李善注引關中記云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也按八川唯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灃水禹功之所及獨著於經餘詳見導渭

蘇傳云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涇渭相若故言同林少穎以爲曰屬曰從曰同但變其文耳無異義也

雍州先涇次漆沮次灃禹治水之序也導渭先灃次涇次漆沮渭納水之序也

林少穎云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夫河流泛濫未折而東雍州亦被其害及禹既載壺口治梁及岐二山在孟門龍門之閒實河之所經河自此順流而東則治河之功既見於冀州矣故經序此州治水之迹唯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歸於河則其功畢矣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澤皆已有成績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渭按惇史記作敦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正義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渭按荆岐鳥鼠並詳見導山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渭水出焉上文言入渭者唯三水而禹之所治不盡於此也故於渭北舉荆岐渭南舉終南惇物以包之梁岐之役渭亦既治矣而自岐以西則未也至是旅及于鳥鼠則滌源之事畢矣

詩秦風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亦作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地理志曰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釋文曰三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

終南之名唯見於秦風而小雅則稱南山不一而足又有北山蓋南山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焉北山謂鄗北諸山九嵕甘泉巀嶭等也古終南止於盩厔自秦襄公取周地爲諸侯徙都於汧國人作詩以美之以終南起興終南遠接岍岐蓋自此始說者遂以終南蔽南山謂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亘八百里皆終南矣漢人又以都南之山爲秦嶺西都賦云睎秦嶺是也而終南則以武功之太一當之若盩厔以東無終南焉殊不可曉今按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又云太一巃嵸李善注云漢書武功縣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

一二山明矣此說是也竊意太一垂山皆禹貢之惇物後人改名離爲二山耳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武功故縣在今郿縣東四十里渭水逕其北郿縣太白山)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郿縣志云太白山在縣東南四十里渭水之南東連武功縣界武功志云太白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亦名太乙山接郿縣及盩厔界而垂山則但述漢志語其形體若何高大幾何莫能言之蓋垂山卽太一之北峰無二山也俱在縣東故莫得而判焉後人又以太一之南爲武功其北爲太白在禹貢則總爲惇物郭景純所謂一實而數名者也程大昌雍錄云終南山旣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不嘗別有一山自名惇物此臆說也經文簡奧鳥鼠同穴只省卻二字而終南之下加以惇物不幾成附贅懸疣耶

傳言三山相望正義云至于爲首尾之辭故言相望按終南與惇物接謂之相望可也惇物西北距鳥鼠且千里安得謂之相望

陳大猷云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乎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荊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渭按陳說自佳然恐非經旨壺口治河梁岐治河兼治野故曰載曰治蒙羽岷嶓專治野故曰藝蔡蒙荊岐終南惇物鳥鼠專治谿谷之水非田野不可言藝故曰旅三危治黑水兼治谿谷之水使人可居故曰宅其言各有所當要皆紀水土之功書旅意不在祀典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傳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正義曰下溼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音除)澤古文以爲豬壄澤鄭玄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渭按今西安府邠州及三水縣皆豳地漢武威縣屬武威郡今屬陝西行都司鎭番衞地休屠澤在衞東北

爾雅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原本作遵周禮夏官有遵師掌辨丘陵墳衍遵隰之名說文遵高平之野人所登隰坂下溼也詩云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又云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又云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又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原隰處處有之公劉云度其隰原當亦與流泉夕陽相類非一定之地名也又如復降在原脊令在原隰有荷華隰有萇楚之類或單稱原或單稱隰二字可合可離故公劉稱隰原與泉單爲韻若一定之地名則豈可顚倒以就韻乎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其五曰原隰禮記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他書言原隰者尙多皆非一定之地名也以公劉之隰原爲禹貢之原隰義實未安然論其地望則渭南渭北皆已旅平唯豳地尙宜致功且從此西北逾河以至武威道塗順便而原隰又無地以應之故諸家皆從鄭氏

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城卽休屠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漢志武威郡休屠縣有休屠城元和志云在涼州姑臧縣北六十里)洵水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遷於冀晉徙治此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今涼州衞治卽姑臧故城也北至鎭番衞一百九十里)又東北清澗水入焉俗亦謂之五澗水(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揟次縣西北歷黃沙阜而東北流注馬城河漢志揟次屬武威郡其故城在今莊浪所西北)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漢志宣威屬武威郡西魏省入姑臧今爲鎭番衞地)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降以其眾置武威縣)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晉省武威入姑臧故括地志云豬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也舊志謂白亭海卽豬野澤今按元和志白亭軍在姑臧縣北三百里馬城河東岸因白亭海爲名白亭海一名會水在肅州酒泉縣東北百四十里以北有白亭故名白亭海是軍與海東西相距八九百里徒遙取爲名耳後人以軍在姑臧而名白亭遂混爲一處陝西行都司志云白亭海一名小闊端海子五澗谷水流入此海蓋誤以休屠澤爲白亭海也

禹貢稱厎績者三覃懷梁和夷及此原隰是也孔傳不言原隰爲地名漢志亦闕愚按原隰雖處處有之而秦中之原獨多地勢高下相因有原則必有隰其卑於原者卽隰也西京賦曰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鎭於近此言渭北諸原也今涇陽縣有石安原白頃原覆車原豐稔原西成原清涼原其西則咸陽縣有畢原咸陽原短陰原興平縣有始平原鄠縣有積石原(亦稱北原)武功縣有西原(亦稱遊原)東原扶風縣有三畤原岐山縣有周原鳳翔縣有石鼓原西畤原其東則高陵縣有奉政原鹿苑原三原縣有天齊原豐原孟侯原白鹿原富平縣有掘陵原羊蹄原中華原北鹵原南鹵原八公原同州有商原(卽商顏)許原朝邑縣有彊梁原(卽朝坂)其北則長武縣有鶉觚原(一名淺水原)黃蕡原耀州亦負高原故縣名華原澄城縣有臨高原韓城縣有韓原高門原此皆原之在渭北者西都賦曰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渭南亦有原凡南山之麓陂陀漫衍者皆原也長安縣有細柳原其東則咸寧縣有畢原(畢終南之道名)神禾原少陵原(卽鴻固原)樂遊原藍田縣有白鹿原涼風原(亦稱風涼原)臨潼縣有普陀原(或云卽萬原)斷原渭南縣有新豐原(一名光明原又名青原)其西則鄠縣有五丈原詩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原多則隰亦多不可勝名故總謂之原隰其地則盡今之西安府境兼得鳳翔府之東鄙張良所謂沃野千里班固所謂九州之上腴者也梁岐之役固嘗施功於渭矣至是兼治其南北使涇漆沮灃皆由渭入河此決川距海之事也五山主谿谷而言原隰主田野而言皆濬畎澮距川之事也厥田上上蜜邇帝都故禹治之也加詳詩兩稱禹甸一爲梁山一爲南山南山明言原隰梁山之野平原最多班固敘鄭白之沃亦稱原隰原隰所該甚廣與大陸相似謂公劉之隰原亦在厎績中則可謂禹貢之原隰專在豳地則不可也

世宗鄭氏已久故仍存其說而以管見附焉

自原隰以至豬野中間所歷之地不可復考未知從何處渡河按今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延袤千餘里號爲沃壤東阻黃河與靖遠衞分水（衞治卽唐會州會寧縣）疑當時從此渡河歷莊浪抵鎭番也若夫豬野之治則亦不專治此澤必併其上源而治之姑臧皆在底績中矣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東漢時目姑臧爲脂膏之地後魏書太武滅北涼敎太子晃曰姑臧城東西二門外湧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仍無燥地水草旣豐土田亦美此禹貢所以志豬野也

三危旣宅三苗丕敘（傳按宅史記作度）

傳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爲西裔之山也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旣除彼得安定故云三苗之族大有次敘呂氏曰三苗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流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傅氏曰三危旣宅此治黑水之成功也渭按漢敦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水經注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云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亦名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衞地（本屬行都司後徙衞之化外）旣宅謂降丘宅土也治黑水及三危而止兼有濬畎澮之事故言山以包之自豬野至黑水中隔弱水弱水先已治故豬野功畢卽繼以黑水也三苗今爲湖廣岳州府地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是也舜臣堯竄其君及民于三危至是禹安定之

正義云三危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鄭玄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

渭按水經注兩引山海經以證尚書之三危一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見第四十卷）一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一見第三十卷江水）與地記略同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今臨洮府南岷州衞北矣又云在積石之西南殊不可曉山南帶黑水蓋以扶州之黑水出索嶺山入白水者當之也妄言無疑三危山自當以在沙州者爲是後魏書太平眞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山卽沙州之三危也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

上句統居人言之下句則經理三苗之事苗雖竄其頑梗之性未必盡除與良民雜處或爲害及是措置得宜俾各安其業不相侵擾人皆以爲仁之至而不知其義之盡也

今文虞夏書凡言苗者五何遷乎有苗堯在位七十載中事也竄三苗于三危舜攝位時事也三苗丕敘禹治雍州時事也苗頑弗卽工禹弼成五服時事也分北三苗舜卽位九載後事也苗自是不復爲惡矣晚出大禹謨更有徂征之事在禹攝位之後舜竄其族而無所難禹用大師而反不服識者疑之

厥土惟黃壤

林氏曰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貴土色本黃此州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九州田賦之高下先儒皆云以人功修不修故人功一以開墾多爲修否則爲不修一以糞多而力勤爲修反是則爲不修雍田第一而賦居第六斯爲人功少之極矣今按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禮所謂治梁及岐者是也鄭曰之洪皆在焉秦漢資以富饒其西爲岐陽西北爲豳地詩詠太王之遷岐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詠公劉之遷豳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則豳岐之土亦膏腴也此皆田之在渭北者也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則田之在渭南者東方朔云豐鎬之閒號爲土膏賈畝一金是也史記貨殖傳曰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虞夏之貢以爲上田然則雍地雖大其在中邦之限禹所則壤以成賦者不過方千里其閒又有高山長谷可以爲田者少不若冀之平原曠野一望皆良田又則壤之地居多卽令雍他日人功益修亦未能及冀賦之第一由是推之田美而少則賦亦不甚多田惡而多則賦亦不甚少不盡係乎人功之修否也

九等之賦只就告成時言之疏云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頗通人之見愚謂此不但賦等爲然卽貢物之多少他日亦未必盡同也

或問漢書云自鄭渠成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爲沃野無凶年然則前未有渠時渭北之地皆舄鹵也雍田何以稱上上乎曰此地之爲舄鹵以溝洫廢也禹盡力乎溝洫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閒畜泄以時旱潦有備高原下隰皆良田也涇水在其旁禹莫之用豈其智不若後人哉誠無所藉於此也自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廢矣溝洫之制廢則水泉寫去其地爲鹹鹵五穀不殖秦人患之此鄭國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後舄鹵仍不少兒寬所謂鄭國旁高卬之田嚴熊所謂重泉以東故惡地是也故又有輔渠白渠龍首渠之役及後漢都雒諸渠漸廢杜佑云秦漢時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歷初又減至六千頃則兩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鄭渠久廢不可興復唯修三白渠其所溉者涇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八百餘頃而已熙寧中於仲山旁更穿豐利渠溉田二萬五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乃復治舊渠口溉田四萬五千餘頃其數不減於漢然未幾亦廢何也則以涇流愈深渠身愈高水不能入口故也蓋地有高下勢有順逆濟畎澮之水以距川其勢順而易引川之水以入畎澮其勢逆而難

順而易者行之萬世而無獘聞有小壞修治亦易爲力逆而難者其始雖有不訾之利而其後將窮而無所復歲歲作堰浚渠得不償勞由今日觀之關中沃野徒虛語耳此行所無事聖人之智所以爲大而後世之穿渠溉田者爲智之鑿而不足貴也予因鼂錯之說而致疑於禹貢若雍州之田非兩渠無以成其美不亦過乎

厥貢惟球琳琅玕釋文球音求琳音來金反琅音郞玕音干渭按球史記作璆

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陸氏曰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

益稷戛擊鳴球傳曰球玉磬正義曰釋器云球玉也樂器唯磬用玉故球爲玉磬顧命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傳曰球雍州所貢正義曰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之名釋也渭按特磬以玉爲之堂上之樂也鳴球是已成之磬其未成器者謂之天球言天然之球也鄭云色如天非是雍州所貢當爲磬材未經琢治者故傳釋天球以此實之不然則豫貢磬錯將安所用邪然球亦不止爲磬材詩大雅鞞琫有珌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商頌受小球大球箋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長三尺禮記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注云球美玉也是圭珽笏珌皆用球爲之也琳美玉上林賦云玫瑰碧琳西都賦云琳珉青熒則琳乃玉之青碧色者其爲用也廣琅玕後世以爲雜佩之飾古時則未有聞也

爾雅崑崙虛之璆琳蓋卽西域于闐之玉也陶宏景本草經注曰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中日南盧容水中外國疎勒于闐諸處皆善潔白如豬膏叩之鳴者是眞也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惟于闐國出之晉鴻臚卿張匡鄴使于闐作行程記載其國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疏爲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故其色不同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謂之撈玉其國中有禁器用服食往往用玉中國所有亦自彼來渭按漢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山多美玉東方朔傳云南山出玉石外戚傳云璧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西都賦云陸海珍藏藍田美玉李善注引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水經注云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是玉本雍州所產後魏書云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者大小百餘枚皆光潤可愛又開元傳信記云太眞妃最善擊磬明皇令採藍田綠玉爲磬李賀老夫採玉歌云採玉採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老夫飢寒龍爲愁藍谿水氣無清白是唐時藍田尚有玉而蘇頌曰今不聞有之未知何緣遂絕耶文莊云漢藍田出玉其時西域未通也今中國所用之玉來自于闐有白玄綠三種皆出於河與古時異豈土石之精其生有限而收之有盡邪然爾雅以璆琳繫之崑崙則中國之玉取給於西域尚矣禹時雍州所貢亦未必盡出藍田也

琅玕傳云石而似玉或云似珠玉言其質珠言其形也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又曰開明山北有珠樹又曰赤水之上有三珠樹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又曰曾城九重有琅玕在其東珠樹碧樹卽琅玕也乃石之精液凝結成樹形人截斷其枝刓之使圓若珠狀與珊瑚相類故張揖廣雅以珊瑚爲珠郭璞爾雅注云琅玕石之似珠者或言樹之子似珠妄也琅玕之狀唯本草言之最詳有石闌干者生蜀郡平澤名醫別錄以爲卽琅玕陶宏景曰此蜀都賦所稱青珠也琅玕是崑崙山上樹名蘇頌曰今秘書中有異魚圖載琅玕青色生海中云海人以網於海中取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枝柯似珊瑚而上有孔竅如蟲蛀擊之有金石聲蓋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日而狀森植爾寇宗奭曰西域記云天竺國出琅玕蘇恭謂是琉璃之類琉璃乃火成之物琅玕非火成者安得同類李時珍曰琅玕生於西北山中及海山厓閒其云生於海底網取者是珊瑚非琅玕也在山爲琅玕在水爲珊瑚亦有碧色者今回回地方出一種青珠與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又曰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出水變紅色者爲上漢趙佗謂之火樹是也碧色者亦良昔人謂之靑琅玕許愼云珊瑚赤色或生於海或生於山據此說則生於海者爲珊瑚生於山者爲琅玕尤可徵矣渭按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美人篇曰腰佩翠琅玕琅玕色青翠故後人取以名竹杜甫哀王孫曰腰下寶玦青珊瑚珊瑚之青者卽琅玕也琅玕又頗與瑟瑟木難相似瑟瑟卽今寶石中之碧色者木難亦碧色似珠但瑟瑟出坑井中寶石出西番回鶻地方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有紅綠碧紫數色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紅靺鞨今通呼爲寶石以鑲首飾器物大者如指頭小者如豆粒皆礲成珠狀木難乃鳥沫所成曹植美人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閒木難善注引南越異物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珠也大秦國珍之而琅玕則生山厓閒森挺若樹以是爲別云

古者任土作貢責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固也然當時亦必有通融之法凡貢物繫之以地者如岱畎之絲枲鉛松怪石羽畎之夏翟嶧陽之孤桐泗濱之浮磬但以出此地者爲良非謂地在其境內者貢之他國則不貢也余素持此論然諸州貢物頗多又有篚此理不易見及觀雍州所貢而益信前說之不妄也球琳琅玕非州產又無篚卽以藍田之玉當球琳所貢亦止此耳雍州據王制言之大小二百一十國苟惟藍田在其境內者貢玉而餘國則儼然坐享其賦稅一無所獻於天子有是理乎其必令市取以貢無疑也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徐州之夷也元龜出九江象齒出嶺表南金出荆揚之域非市取之境外何從得此以獻魯邪

聖人不貴遠物然禮樂文章之事有必須此以給其用者則亦令諸侯市取之外國以獻如象齒翠羽球琳琅玕之屬是也想其時賈胡各以其國之所出來相貿易禹曰懋遷有無化居此亦其一端州境附近彼土者市取之良易後世或謂交廣之地在古荆揚之域以象齒翠羽爲證然則球琳琅玕出自崑崙將西域三十六國亦在古雍州之域邪其不通甚矣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林氏曰此州達於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蔡氏曰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王氏樵曰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者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渭按漢河關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夏陽今西安府之韓城縣也積石龍門見導河渭汭見上文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以至龍門不盡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舉遠以該近耳會于渭汭言出渭之舟逆流而上與浮河之舟相會於渭水之北今韓城縣北龍門山南是其地也

或問雍西北境與西南境分為二道當作何界別曰西傾鳥鼠之西漢朔方五原及河西五郡地皆浮河是為北道太華終南惇物以北漢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之地皆浮渭是為南道人欲避龍門之險苟有水可以通渭者無不由南道矣織皮以下十二字即不從蘇氏更定其三國之貢道亦必浮積石下龍門也

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之地皆是也東與蒲州滎河分水此言雍之貢道故特以西岸言之韓汝節云今蒲州舜所都也渭水之北今朝邑縣南境渭水至此東入河折而北三十里即蒲州故舟皆會于渭北今按北船由龍門至滎河縣北汾水入河處便當東轉泝汾無緣更順流而下至朝邑與南船會也且禹告成當堯時帝都平陽距蒲阪三百餘里韓城北連龍門東對汾口南北貢船相會當在其間曷為引蒲州以證乎

傳云逆流曰會不必泥又云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西當作而謂南船出渭之後逆河水而上與北船相會也孔疏不知為誤字釋曰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界真是郢書燕說

閻百詩據金城郡為漢昭帝所置以辨孔傳之僞黃子鴻難之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百詩未有以應也今按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帝紀始元六年以邊塞闊遠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地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矣況縣乎且水經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音鉛牙縣東唐為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也此豈身為博士者之手筆乎

滎傳曰按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金吉甫云李復所奏河道一則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渭按孟門以上河患絕少未必有岸谷變遷之事恕邪人將開邊釁吏民之所苦復因八憒而奏寢其事所陳二處湍險恐亦非欺罔然韋精山石峽懸流豈能及龍門竹箭之駛西安州逆溜灘磧亦不過如底柱闕流之艱龍門可下而底柱可度此二處何遂不可行大槩是不欲興作故極言其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釋文崙魯門反析星歷反搜所留反渭按崑崙史記作昆侖漢書作昆侖搜漢書作叟顏師古云叟讀曰搜

顏氏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林氏曰三國皆西戎之種故以西戎總括於下又曰蘇氏謂三國皆能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某竊謂不然經所敘有先後之不同者皆據當時事實而言之如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獨在田賦之下亦據當時事實而言之必如蘇說則亦當屬至于衡漳之下矣蘇氏多變易經文以就己意此類是也傅氏曰梁州言熊羆狐貍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渭按三國皆西戎而西戎不止於三國三國乃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其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

輕改經文此學者之大患然古經實有脫誤不可曲為附會蹈郢書燕說之弊者如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是也不必遠證第參以梁州之文則此為錯簡明甚其曰織皮即熊羆狐貍織皮也但文有詳略耳曰崑崙析支渠搜猶西傾也但國有多少耳曰西戎即敘猶言因桓是來也但辭有同異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猶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也但彼為一道此為二道耳梁西傾貢物在貢道之前雍何獨不然其浮于積石三句為雍闓州之貢道猶浮于潛四句為梁闓州之貢道也然三國之貢非積石無由入而雍之西北境則不由積石者多是又不可執一而論矣并尋事理蘇說為長余不敢變置經文故順經立義於前而重伸其說於後林氏引冀州恒衛大陸之例以折其非是或一義然八州之貢物未有列於貢道之後者而雍獨如此則織皮以下十二字定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安得謂蘇氏變置經文以就己意哉蔡傳宗林氏而仍存蘇說於圈外蓋亦心知其長而不能盡廢也

崑崙國名蓋附近崑崙山者傳記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

中得樂而忘歸謂此山也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渭按酒泉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之崑崙國明甚西域吐蕃未知孰是吐蕃悶摩黎山以劉元鼎言計之東北距大積石不過千餘里浮河甚便然自唐以前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何可深信西域之崑崙據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則浮河亦不難蓋崑崙與析支渠搜皆在雍州之外禹治雍身歷其地三國聞風慕義爭先入貢其過化存神之妙有如此也

水經注云積石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後漢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渭按漢人以西域兩河合流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爲河首北音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爲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也

傅同叔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以余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渭按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說始道元陸氏因之大戴禮漢武帝詔並有三朝記語渠搜與交阯對舉則不在朔方可知龜茲音丘慈王國治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而上郡有龜茲縣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朔方之渠搜亦此類也周書王會篇曰渠搜以鼩犬注云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本裴矩西域圖記　渠搜之在西域有明徵矣據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葱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宛北界豈漢時康居部落卽古渠搜之地與或曰鏺汗在葱嶺之西以爲渠搜毋乃太遠曰奚有於是條支國臨西海去玉門陽關四萬餘里漢時猶且來獻今鏺汗國都去長安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浮河而下至平陽則視長安又差近何言太遠也西域傳云康居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大宛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道里當略同又水經注引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通典云燉煌郡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并葱嶺西五百餘里計之則鏺汗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恰與康居里數相符其爲古渠搜國又何疑焉　且後世德不足以及遠尚能威行萬里之外況舜禹之德聲名洋溢無遠弗屆者哉經首崑崙次析支次渠搜蓋以入貢之序爲先後也

傳云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蓋以西戎與三國並列而爲四孔疏分渠搜爲二國非傳意也然西戎乃總名安得與三國並列而爲四王肅云西戎西域也吳幼淸云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總三十六國今按漢之羌唐之吐蕃皆西戎也非獨西域三國亦西戎不可謂西戎在三國之外析支爲羌種崑崙渠搜乃西域要之皆西戎也諸說並未當

或問璆琳琅玕出崑崙而三國顧以織皮貢何與曰琅玕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愚謂皮服卉服西傾崑崙析支渠搜貢織皮蓋自上古有然遠人嚮化苟以是物至則受之而已非若九州之貢制有常品相循爲歲事也李善文選注引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則告成之後亦或有以寶玉獻者然魯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而肅愼氏所貢惟楛矢砮石則亦不必皆寶玉若王會篇所列則與蒲梢龍文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類無異矣漢文卻千里之馬世爲美談聖人不貴異物縱使以是貢吾豈不能卻之周書固未可盡信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四上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學海堂　漢軍樊封校　番禺鄧伯謙校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釋文導音道岍音牽字又作汧馬本作開

傳曰三山皆在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正義曰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蔡氏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渭按導者循行之謂導山猶曰隨山蘇氏云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是也導山時尚未施功先儒皆以此爲通水曰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殊失經旨汧縣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岍岐荊並在河西渭北禹首導此三山而逾河以甄壺口雷首冀州之所先治者其規畫早定於胸中矣

導山之義傳云治水通山故以山名之正義云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王氏云導澗谷之水而納之川蘇氏云濬畎澮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傅氏云畎澮之水不勝其亂故禹卽山以表之以上諸說皆以導山爲通水相沿至今吾不知其所謂導者導之於敷土之後乎抑導之於九州功畢之日乎林少穎云洪水懷山襄陵凡故山舊瀆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必先順因其勢以高山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歸於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然後川瀆之迹稍稍可求乃決九川而距四海此謂導之不在敷土之後也張子韶

云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旣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謂導之於九州功畢之日也如林所言則九川未決平地皆爲巨浸導此澗谷之水將安歸乎如張所言則禹每治一州畢卽周知其風土之宜貢賦已定何必更煩跋履二者皆無當於經旨導山只是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之事其施功則分見於九州篇首隨山刊木句是史徵導山四節則禹歷敘所經以告於上元非重複導者循行之謂非通水之謂也

汧一作岍說文有汧字而無岍字 汧縣唐爲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隴州周禮雍州山鎭曰嶽山漢志以吳山爲雍州山是吳山卽嶽山也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朱長孺云商周之世疑以岍爲西嶽故爾雅職方皆名嶽山水經注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古字虞與吳同今按吳嶽班鄭皆謂卽古之岍山然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而無岍山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唐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吳山亦謂之西鎭山有五峯於諸山中最爲秀異肅宗在鳳翔改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愚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巒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班傳引吳氏說又謂今隴山天井金門秦嶺皆古之岍山不知何據

漢志美陽縣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詩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又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是也水經注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卽岐山矣今按岐山一名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故俗呼爲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詩所稱周原膴膴者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里

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褱德縣漢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帝王世紀云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有荊渠也水經注云渭水東逕平舒城北城南面通衢昔秦始皇將亡江神反璧於華陰平舒道謂此也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卽懷德縣故城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卽夏后鑄鼎處也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蓋二城隔水南北相直也富平縣亦有懷德故城水經注云沮水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澤泉水東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此皆富平之懷德城也通典云晉自彭原移富平於今縣西南懷德城寰宇記云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褱德縣也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今有廢城存然則荊山當在今朝邑縣境而隋志云富平縣有荊山括地志云荊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掘陵原元和志云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長安志云在縣西南二十里縣志云山下有荊渠近渠卽彊梁原也而朝邑並無之二褱德城未知孰爲西漢之舊縣然愚嘗以理揆之有可證者二寰宇記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謂之朝坂今富平無洛水而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荊山下一證也同州志云華原在朝邑縣西繞縣西而北而東以絕於河古河壖也一名朝坂亦謂之華原山蓋華原卽朝坂朝坂卽彊梁原周建德二年於原上置長春宮荊山之麓直抵河壖禹從此渡河故曰至于荊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朝邑實西漢之褱德荊山當在其境唐人所以致誤者蓋由先儒釋漆沮卽洛水而澤泉逕富平懷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爲漢志東南入渭之洛并荊山亦移之富平耳

王氏日記云荊山蔡氏以爲卽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而三原馬伯循則以此原爲唐之獻陵非山也四夷郡縣圖記謂黃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峨山蓋嵯峨卽荊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俯視秦州其平如掌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所由名也山陽有鼎州卽黃帝鑄鼎處岐東北嵯峨爲大嵯峨之爲荊山明矣渭按漢志巀嶭山在湖池陽縣北師古曰卽今俗所呼嵯峨山也音巀嶭寰宇記云巀嶭山在雲陽縣東北十里一名慈娥山王褒雲陽宮記東有慈娥山是也土人謂之嵯峨山昔黃帝鑄鼎於此然未嘗指嵯峨爲荊山也唯劉昭注補郡國志曰雲陽縣有荊山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爲證是以此爲懷德之荊山矣然昭於池陽縣下仍云有巀嶭山在北亦未嘗以荊山當巀嶭也余以圖志考之今涇陽縣本漢池陽雲陽二縣地嵯峨山在縣北接淳化三原二縣界淳化亦雲陽地三原亦池陽地也蓋此山跨三縣之境昭所謂雲陽之荊山與池陽之巀嶭實一山也伯循之說與昭闇合而愚竊謂不然富平東距河二百餘里三原更在富平西六十里禹至此何得便云逾于河伯循三原人欲引禹貢之荊山以爲其鄉重獨不顧經意之離合乎禹自岐至荊九嵕甘泉巀嶭其所必由也當包在至于二字中唯荊山之麓爲彊梁原者直抵河壖禹從此渡河故特志之不必其山高出雲表如嵯峨也唐高祖獻陵長安志云在富平縣東十八里伯循謂卽掘陵原然蔡說本括地志魏王泰撰也豈有園陵所在而襲此掘陵之惡名以筆之書乎且元和志云掘陵原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而獻陵在縣東十八里相去頗遠此原必非獻陵也地理之學至宋爲已疎明人尤多不根之談當以絕之

荊山有三一在雍域褱德北條之荊大禹鑄鼎處也一爲荊豫界臨沮南條之荊卞和得玉處也一在豫域與禹貢無涉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按唐志虢州湖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荊山元和志山在縣

南即黃帝鑄鼎處晉灼以爲在馮翊懷德縣非也湖城元省入閿鄉縣山今在縣南二十五里（縣屬河南府陝州）韓愈詩云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李商隱詩云暘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即此山也蘇傳以此爲北條之荆因晉灼而誤

河爲西河在朝邑縣東三十五里與山西之蒲州分水禹四載水行乘舟逾河入海過九江皆乘舟之事也所涉之川不可勝舉河海九江其最大者故特志之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渭按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蒲坂今爲平陽府之蒲州其故城在州東南漢縣舜所都也餘見冀州

導山自荆逾河爲壺口故於冀言壺口於雍言龍門漢志亦云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則兩山夾河而峙東爲壺口西爲龍門明矣自後魏太平眞君七年改漢河東皮氏縣曰龍門縣而龍門之名遂被於東岸故顏師古注司馬遷傳曰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也龍門縣宋故曰河津縣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龍門山蓋即壺口之南支古時東岸無龍門之名也河水傾注其中形如壺然故名壺口（據吉州志）江海大魚至此不得上上則爲龍故名龍門（據辛氏三秦記）兩山對峙體分而勢合東必得西而始成其爲口西亦必得東而始成其爲門舉此可以見彼壺口之治即龍門之治故冀州與導山言壺口而不言龍門至于龍門即至于壺口故雍州與導河言龍門而不言壺口其文互相備云

雷首山在今蒲州南一名首陽山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顚論語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之中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祠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即此亦稱獨頭山闞駰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又名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又名薄山穆天子傳云登薄山寘軨之隥史記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又名堯山漢地理志蒲反有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又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寰宇記云中條山在芮城縣北十五里亦曰薄山也又名陑山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陑山湯伐桀升自陑注在河曲之南即此也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今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蒲州新志首陽山在州南四十五里又中條山在州東南十五里山狹而長西起雷首迤邐而東直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跨臨晉解州安邑夏縣聞喜垣曲諸境凡數百里中條之北有數峯攢立拱對州城在州南十五里中高旁下俗名爲筆架山又南五里爲八盤山又南十里爲麻谷山又南爲鳳皇山去州七十里與潼關相對爲中條南麓盡處今按雷首之脈爲中條東盡於垣曲王屋在焉禹至此顧不東行而北抵太岳蓋以帝都爲急也

太岳即霍山又名霍太山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及岳陽縣西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周禮冀州山鎭曰霍山漢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冀州山是也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亦稱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注云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今在河東彘史記周武王滅殷飛廉先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爲壇於霍太山而致命焉水經注汾水南過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霍太山矣山有岳廟甚靈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元和志霍山一名太岳在霍邑東三十里今州治即霍邑故城也新志云山高百餘丈長八十里周二百餘里南接趙城岳陽北跨靈石今謂之中鎭渭按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霍山爲冀州鎭歷代因之號曰中鎭蓋即古之中岳也降而爲鎭爲嵩高所壓耳闞駰詩云崧高維嶽謂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山非以太室山爲嶽名曰崧高也爾雅援於三百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爾雅後幷補注堯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將堯有二中岳邪漢武登禮太室易曰崇高中嶽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乎予曰周仍以唐虞時太岳爲中岳矣觀職方河內曰冀州鎭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蚤已定五嶽之稱禹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迄周秦悉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衡山遠移南嶽之祀於灊霍山者乎予最愛鄭康成注大司樂四鎭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偏足少嫌其以嶽山爲西嶽而不以霍山爲中嶽又嫌其大宗伯注乃襲爾雅以嵩高忘却大司樂注殆由不善讀崧高之詩也哉

太岳冀州傳云在太原西南此傳又云在上黨西按此山本在河東彘縣而安國云云畏人譏其襲班固耳使作者果身爲武帝博士具見圖籍何不直指其所在之郡縣而顧迂其辭若隱謎然蓋竊人之物以爲己有唯恐人識之聊一改頭換面所謂欲蓋而彌章者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釋文厎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渭按厎史記作砥後同）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厎柱厎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渭按濩澤今爲山西澤州之陽城縣其故城在縣西三十里垣縣今爲平陽府絳州之垣曲縣其故城在縣西四十里大陽今爲解州之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也大陽關在今河南府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唐王屋縣地西與垣曲接界

後周改大陽縣曰河北縣唐又改曰平陸水經注厎柱亦名三門在大陽縣東隋志河北縣有厎柱山通典陝州硤石縣有厎柱山貞觀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今按陝州東南七十里有硤石故城北與平陸縣分水厎柱山在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陝州東四十里大河東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岸而立是謂三門故傳云在南河之北其實山在水中不與其岸相連也詳見導河

吳幼清曰析城在王屋縣西北七十里山峯四面如城有

南門焉今在陽城縣西南水經注云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艸木數十步外多生細竹括地志云山在澤州濩澤縣西南七十里天寶元年改縣曰陽城故通典云陽城縣有析城山濩澤水也史記正義引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寰宇記云山頂有湯王池俗傳湯旱祈雨處今池四岸生龍鬚草陽城縣志云山巔東巖有龍洞深不可測又云底柱山在縣南五十里山有三峯中峯最高秀其下皆土唯起峯處爲石若石柱然故名自此山西南至析城三十里又西南至王屋五十里余按禹貢之三山自底柱而東爲析城王屋故傳曰東行而志所言乃反之知爲土俗之謬稱因析城而附會也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北山有三重其狀如屋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接境隋志王屋縣有王屋山括地志云山在縣北十里元和志云在縣北十五里周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今濟源縣西有王屋故城隋唐縣也分漢垣縣地置元省入濟源河南通志云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蓋濟水發源之處接天壇在縣西北百二十里王屋山之北山峯突兀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絕頂有石壇名清虛小有洞天李濂遊王屋山記云天壇世人謂之西頂上有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卽濟水發源處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釋文行戸剛反又如字）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也渭按山陽今爲河南懷慶府之修武縣其故城在縣西北上曲陽今爲直隸眞定府定州之曲陽縣其故城在縣西地理志河南壄王縣西北有太行山山陽縣北有東太行山壄王今爲河內縣其故城卽今懷慶府治孔疏引山陽而遺壄王非也恒山北岳在今曲陽縣西北碣石見冀州海在碣石之東逾河爲禹渡河則入海亦禹涉海也

太行列子作太形則行讀如字亦可故陸氏兼存之太行一名五行山淮南子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云太行山也河圖括地象曰太行天下之脊漢志以在壄王者爲太行而在山陽者爲東太行其太行之支峯乎又上黨郡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研音形）天井關壺關縣有羊腸坂蓋皆在太行山上括地志太行山在河內縣北二十五里南屬懷州北屬澤州隋志丹川縣有太行山元和志云在晉城縣南四十里通典云澤州晉城縣漢曰高都隋曰丹川有天井關在南太行山上又潞州壺關縣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威將軍王嘉曰羊頭之阸當燕趙卽此也括地志云河內縣北有羊腸坂元和志云太行陘在懷州北闊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隘今按縈澤謂應侯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曹孟德樂府詩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則太行亘絕東西天井羊腸爲道路之險阸可知矣又按金史地理志云濟源縣有太行山以沁水爲界西爲王屋東爲太行則此山實起於濟源蓋自河南懷慶府入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有太行山延袤千餘里爲林少穎曰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岳程子謂太行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爾朱子語錄曰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澤州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傳云北岳恒山周禮正北曰幷州其山鎭曰恒山注云在上曲陽爾雅恒山爲北嶽管子曰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漢書恒山北岳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有祠幷州山張晏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徙然後北嶽在天子郡內天漢三年泰山修封還過祠常山瘞玄玉宣帝神爵元年祠北岳常山于上曲陽隋改曲陽曰恒陽故其志云恒陽縣有恒山又滋陽縣有大茂山韓琦岳廟碑云恒山一名大茂山也在今阜平縣東北七十里接曲陽界乃恒山之脊俗名神尖石晉與契丹分界處今阜平曲陽唐縣皆緣大茂之麓括地志云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元和志云漢臨恒山爲常山至周武平齊復曰恒山唐地理志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鎭岳名山記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沈括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岳祠舊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晉王存勖滅燕還過定州與王處直謁岳廟是也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新祠之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山今按阜平縣在眞定府西北二百十里（本漢靈壽南行唐二縣地金析置阜平）大茂山在縣東北七十里與括地志所指爲恒山者道里相符蓋大茂乃北岳之絕頂舊祠在其下故擧此以表恒山也

天下之山莫大於太行然亦必有所止經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決無越恒山而仍爲太行之理元和志云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第一軹關陘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三陘今在河內第四滏口陘在鄴西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一名望都關第七蒲陰陘此三陘在中山第八軍都陘在幽州述征記郭緣生所撰也括地志云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凡數千里爲天下之脊蓋亦據彼文言之渭按爾雅山中絕曰陘軹關陘在今濟源縣太行陘在今河內縣十六國春秋云慕容永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卽此二陘也白陘在今衛輝府之輝縣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蓋卽所謂白陘也滏口陘在今彰德府磁州之武安縣後魏永安中高歡就食山東自晉陽出滏口太昌門州自鄴入滏口擊爾朱兆於晉陽蓋幷鄴往來斯爲孔道矣公不傳記所載齊桓公懸車束馬踰太行莊公入孟門登太行范雎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縈澤曰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韓桓惠王十年秦擊韓於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酈食其曰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隋大業三年鑿太行山達於幷州以通馳道其所指爲太行者皆在漢河內上黨二郡

唐懷澤潞三州之境蓋滏口以南四陘實太行山也又東北跨遼州入直隸真定府界爲井陘亦謂之土門在今獲鹿縣廣武君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也古未有指是爲太行者然此在恒山之南卽以爲太行亦無不可若飛狐陘南直恒山之北今山西大同府蔚州之飛狐口是也又東爲蒲陰陘在今直隸順天府易州境又東爲軍都陘在今昌平州境此三陘者皆爲恒山所隔不得爲太行太行雖大亦千里而止耳後世沿述征之說遂謂太行連亘訖於幽州有數千里之遠而其實不然伊川考亭皆云太行千里此據經立言不爲近志所惑者也且恒山之北禹功所未及禹導山本爲治水旣抵恒山便當循恒衞二水之閒東行並逆河以至碣石無緣更北歷飛狐而蒲陰而軍都也此三陘指爲恒山且不可況太行乎說禹貢者當以程朱爲正

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亦有恒山水經注云崞縣南面玄嶽卽此山也(州本漢鴈門郡繁畤崞二縣)古北岳恒山歷代史志皆云在上曲陽並無異論自宋世以恒山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因廢曲陽之恒山而指此爲禹迹近志謂與在曲陽西北者實一山然州距大茂約三百餘里雖或峯巒相接未可混合爲一也北岳在曲陽又何疑焉閻百詩云後之建都於燕者以爲曲陽在南渾源少北於方位宜余按孔氏詩嵩高疏曰若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岳祠乎此名儒之言也金世宗大定閒或言今旣都燕當別議五岳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輒援崧高疏數語以對事遂寢明弘治六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北岳當改祠渾源下禮部議侍郎倪岳持不可乃止修渾源州舊廟而祭祀仍在曲陽萬歷十六年大同巡撫胡來貢疏請改北岳沈文端鯉爲宗伯覆疏詳駁議者口塞　本朝順治七年始改祭祀於渾源當其時惜無如范太常沈宗伯引經史以正之者

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西郡絫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官水)不言有山也及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穎字叔良南陽人爲荆州從事(見干寶搜神記)卽王粲贈詩送聘劉璋者也謂此山臨渝海旁之孤石與班固異自穎始水經有魏晉閒人所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於臨渝言碣石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志碣石在肥如齊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碣石在盧龍自後漢迄隋言此山之所在曰絫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絫縣故城之南也至括地志始云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與文穎異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易祓據之以釋禹貢按石城有四一在今大寧廢衞界漢舊縣屬右北平(縣去龍城可百里)一在今永平府西北後魏置屬建德郡(通典平州西北到石城一百四十里者是)此二縣皆不瀕海一在今灤州南唐置屬平州(州北去灤州三十里)一卽今撫寧縣唐臨渝改曰石城亦屬平州(有臨渝關大海碣石山)此二縣皆瀕海志所稱石城故驪成者今之撫寧乎抑灤州之南境乎撫寧本漢臨渝(今縣北有臨渝故城)爲遼西郡之東偏勢不得越令支(今遷安)絫縣(今昌黎)肥如(今盧龍)海陽(今灤州)而屬右北平也驪成必不在此地當試案圖而索之今灤州所領樂亭縣(縣在州東南唐初爲石城縣地後爲盧龍縣地又爲馬城縣地金大定末析置樂亭縣)有古城在西南三十里似卽漢驪成治志所稱石城蓋指此地非臨渝更名之石城今爲撫寧者也然樂亭縣境平衍無山卽以州南瀕海之地爲驪成地而亦無山唯縣西南四十里有祥雲李家桑坨三島迫近海濱豈卽所謂大碣石與通典平州盧龍縣下云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仍用文穎說金元以來人皆知昌黎爲絫縣而碣石在焉求之海旁不得求之水中又不得乃更求之向北之地故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或又以仙人臺上之巨石爲天橋柱蓋皆依文穎言之然其山去海八九十里殊違夾右入河之義不可從也

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灤河卽濡水也漢志遼西肥如縣濡水南入海陽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訛爲灤以聲相近也遼因置灤州世遂目其水曰灤河不復知爲古之濡水矣今碣石雖無其迹而灤河仍自遷安盧龍灤州至樂亭東南入海與酈注濡水入海之道無異則碣石舊在灤口之東可知矣贊水卑耳之谿淪於海中者當亦在樂亭縣西南也

山有名同而槩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書太少與大小通用)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焉卽絫縣海旁之石矣酈道元旣宗文穎以爲碣石在絫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爲跨二縣之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逕令支故城東又南逕孤竹城西又東南逕牧城西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新河卽魏武征蹋頓時所開也)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蓋卽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東晉於此置樂安縣)絫縣在其南驪城在其西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驪成西南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爲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蓋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爲是或云漢志其可違乎曰班氏所言閒有紕繆西縣之嶓冢氐道之養水武都之東漢水其尤甚者也他如安豐之大別安陸之陪尾尋陽之九江居延之流沙後人皆以爲非而不從豈獨一驪成之碣石哉嶓冢漢水承誤數百年至魏收而始正世皆遵用其說文穎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以新莽時正史遷之禹河也不遠而復理無可疑橫說長於遷固卽採之(地理志云故大河在鄴東敘傳云商竭周移皆橫說也)穎說長於固今奚不可用邪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成之大碣石也何以知之絫縣之碣石在濡水之東繩水苟出其山勢不得越濡水而西注于河也又有二碣石史記索隱引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盧龍之碣石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於靑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臨滄海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有東北鎭醫巫閭祠

又東有碣石山此卽文宣之所登與前在遂城者皆非禹貢之碣石也劉昭注補郡國志言常山九門縣有碣石山按孔疏引鄭說云戰國策碣石山在九門縣蓋別爲碣石不與此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今眞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無一山至若燕昭王所築之碣石宮以事騶衍者史記正義云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旁近無此山特取爲宮名耳凡言九門薊縣有碣石山者皆妄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日知錄云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泰山之罘琅邪會稽無不先言立石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此海濱之山斗入海者封禪書成山斗入海索隱曰謂斗絕曲入海也故成帝時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凡山陵當路者毀之蓋伊闕類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厎柱橫絕中流當河之衝者也析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著海旁不知何年苞淪於海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說本賈讓鑿卽破也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見第十四卷末禹貢山水又云漢司空掾王璜漢書儒林傳琅邪王璜平仲傳古文尚書溝洫志作王橫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後漢志注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知其名豈卽此所稱張君邪程大昌以爲張揖按隋經籍志有魏博士張揖撰廣雅二卷而無張氏地理記未審張君是揖否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見第五卷河水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幷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闕文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今遼東寧前衛西南七十里有孤石屹立海中高百餘尺周圍三十餘步天橋柱卽此類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於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見第十四卷濡水酈氏三言碣石淪於海有其徵有其時有其證有其狀鑿鑿可據如此而世或詆爲妄談以自伸其無稽之說不亦傎乎曹孟德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建安十二年征烏桓過此而作濡水注云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者世謂新河新河會濡水東南至碣石山而南入海則曹公征烏桓時道經碣石可知後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山望滄海改山名樂遊蓋此山雖淪於海而去北岸不遠猶可揚旐攬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率皆登山觀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酈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苞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而引王璜以爲證豈若程泰之生於南宋自不覩溟渤而徒憑古人之一言以忿其臆斷者哉世因程氏之妄而幷疑酈氏之眞亦惑矣所可恨者此山不知至何時復遭蕩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自譙岸以東更二三百里海中亦無一山此酈氏之說所以不信於今也

按道元卒於魏孝昌二年歲在丙午下距齊文宣登碣石之歲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營州前此營州未聞有碣石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濱海之一山爲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不然豈有舍此登彼之理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無聞焉隋煬帝大業八年親征高麗三月渡遼水七月班師九月至東都而不聞登碣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大破之九月班師十月丙午次營州而不登碣石蓋以其山非眞而高洋之故事不足修耳丙辰入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水經注云魏氏土地記章武縣東一百里有武帝臺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困學紀聞曰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處今名望海臺在滄州東北一百五十里而不刻碣石則時無此山可知矣妄意推測碣石之亡當在魏齊之世丙午至癸酉二十八年間也宋儒不加考覈而沿襲舊聞謂在平州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宋時平灤二州陷於契丹唯據滄州地望言之故云然非謂去北岸五百餘里也豈知襲立於巨海之中者後幷化爲波濤也哉近世有郭造卿者碣石叢殽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曰臺卽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崇廣頂有巨石爲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者酈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陸邪劉去遠矣而鍥舟以求之非大愚不至此也

客有難余者曰自剖判以來碣石不知歷幾何年何以一旦忽淪於海中酈氏之言殆不可信余曰凡物之成毀各有氣數山川亦然如謂歷年之多者終古不毀則岐山何以忽崩於周幽之三年梁山何以忽崩於魯成之五年岷山何以忽崩於漢成之元延乎仙傳有桑田滄海之說人皆知其誕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人不我欺也嘗以近事驗之小孤山本連北岸宿松縣明成化中江流衝斷獨立江心此與碣石之淪海何異酈氏親見營州之城垂淪者半因知渤海之北岸多爲水所吞食致碣石苞淪斯實錄也又何疑焉難者曰誠如是則史何以不書曰酈不云乎歲月逾甚而苞其山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人莫得而識之郡不以上聞故不書也且史所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多矣其可盡以爲妄乎難者曰是則然矣爾其後復遭蕩滅事無可徵理亦難信曰地理潛闕變化無方不可以常情測也山有土戴石者有石戴土者碣石安知非土戴石者乎初在平地盤基牢固及其淪於海也洪濤飈風四面擡擊山根之土日漸掏空一旦頹陷理之所有古語云水非石鑿而能入石究土也哉難者又曰河包厎柱至今無恙它如瞿唐之灩澦京口之金山皆特立江心屹然不動卽海中島嶼亦未聞有忽遭蕩滅者何獨碣石有此大變曰山體當有不同本在水中者必全體皆石深入厚地牢不可拔故歷久而存本在平地者或土上戴石山根浮脆旣淪之後海水日夜漱齧下空上重傾仆海底此碣石所以獨異於諸山也難者又曰山有朽壞則崩一隅之變耳何至全體皆沒曰如梁岐等山在平地縣亘數十里故雖有所崩而全體無傷碣石孤立海濱與梁岐等山大小懸絕又爲海水所剝山根瘦削一傾則俱傾矣何留餘之有金吉甫曰大抵天地之閒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耳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碣石不在臨渝海中昔有而今亡正所謂土石消長之變也

人不信其事崩亦朝鮮夏蟲之見耳
言有似是而非者爲害最甚如經云太行恆山至于碣石
說者謂碣石與二山並舉則必高大相敵故以昌黎縣北
之山爲碣石(昌黎本漢絫縣後漢省入臨渝晉以後爲肥如縣地隋唐爲盧龍縣地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縣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而其實不然經云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今底柱見在其能與析城王屋爭雄乎觀底柱則碣石可
知矣不信海中之碣石而以昌黎縣北之山爲碣石則亦
將不信河中之底柱而以陽城縣南之山爲底柱(陽城縣在山西澤州西八十里近志縣南有底柱山而傳說無之與昌黎縣北之碣石正是一類)然底柱無異論
而碣石多枝辭何也一在一亡故也善言禹貢者當憑古
記以推尋不可以在亡爲疑信海中之碣石水經注具有
明文若昌黎縣北離海數十里之碣石孰言之而孰傳之
邪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國人必皆識其處秦之滅燕未
久也始皇豈誤刻漢之去秦亦未久也武帝豈誤遊曹孟
德魏文成相望在數百年閒也豈皆誤登道元北人家又
近碣石其本朝故事亦必熟諳豈誤認海中一山爲先帝
之所幸而改名如其誤也必別有一處爲秦漢諸君之古
蹟號曰碣石者而它書絕無聞焉舍道元之所說將安據
乎世之言禹貢者抱摯拘之識廢昭曠之觀謂碣石無亡
理而必求見在之山以實之斥古記爲荒唐奉近志爲典
要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樂亭西南三島迫近海濱指爲禹貢之碣石亦無不可而
吾終主文穎何也蓋古時勃海北岸之地未爲水所呑食
則此島去海尚遠不當河流之衝禹亦無所用其破故惟
絫縣海旁之石可以當之酈云漢世波襄呑食地廣由今
以觀穎時石猶著海旁而張君者始言在海中苞淪之事
恐又出漢後也世之言碣石者不信呑岸苞山之說則求
之樂亭西南猶未爲大失若昌黎縣北之山離海八九十
里既遠孟堅又背叔良而且與夾右入河之義不合失之
遠矣金吉甫以在高麗者爲左碣石而沙門島對岸之鐵
山當勃海之口者爲禹貢之右碣石此地非驪成亦非絫
縣西距昌黎四五百里傳記無徵其何以取信於天下乎
碣石冀州山後世有因黃河改道而移之於兗域者元王

克耘明劉世偉之說是也克耘著讀書管見言今合口御
河入海處北岸有石山聳立狀如小孤山北俗呼爲碣石
古人嘗鐫銘其上或云此卽古黃河道謂之逆河而自海
道入河者碣石亦正在右轉屈之間與經文脗合渭按御
河卽衞河亦名永濟渠今河閒府青縣南二里有合口鎭
爲漳衞合流處其地有中山山巖聳峙懸瀑數十丈俗呼
爲高土岡豈卽所謂石山聳立狀如小孤者邪蓋宋時商
胡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入海(軍在青縣南其對岸爲滄州)故金元
之世流爲妄談王氏採入經解無識甚矣世偉陽信人著
論言海豐縣北六十里(陽信海豐並屬濟南府之武定州)有馬谷山一名
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縣志山多石無艸木)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
海處渭按水經注篤馬河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又東北
入海陽信故城在今海豐縣界縣志云鉤盤河北派經縣
西北三十里又東北經馬谷山前入海蓋卽古篤馬河亦
名陷河者宋二股河下流合篤馬河經此山入海非禹迹
也宗得指馬谷爲碣石劉氏鑿空無據或乃賞其新奇而
筆之書亦獨何與
入于海正義云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渭按碣
石之西爲逆河其東則海禹導山至此須浮海觀其形勢
此句當與逾于河作一例看言出入海固非言山傍之水
入海則尤非禹痛先人之功不成而勞身焦思八年於外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何獨於海憚風濤之危而不敢一涉
邪
傳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正
義云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
屋淇近太行恆衞滹滱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渭按懷
襄之時平地盡爲流潦故必升高以望審其所當治者禹
實隨山以行非百川不可勝名而姑舉山以表之也此義
施之於壺口梁岐蒙羽之類則可耳且自導岍以至碣石
皆爲治河張本漳潞諸川悉歸于河言河則諸川在其中
矣疏舉細而遺大殊失要領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釋文圉魚呂反華如字又戸化反)
傳曰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

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朱圉在天水冀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
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曾氏曰岍與西傾皆北條山故西
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渭按今鞏昌府伏羌縣南有冀
縣故城卽漢縣也西傾鳥鼠太華並見前西傾在鳥鼠之西
南鳥鼠渭水所出朱圉太華皆在渭水之南
西傾山在陝西洮州衞西南四百餘里(唐洮州臨潭縣故城在衞西南七十里括地志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是衞治距山四百有六里也明一統志云在衞西南二百五十里大誤)一名嵹臺山水經注引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
出嵹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
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
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嵹臺西傾
之異名也(見第二卷河水)又名西彊山宋書景平中吐谷渾阿豺
升西彊山觀墊江源是也隋大業三年裴矩撰西域圖記
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蓋此山直西域之正東
也通典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吐谷渾之界衞志云西
傾山延袤千里外跨諸羌今鞏昌府漳縣西北七十里亦
有西傾山明一統志謂卽禹貢之西傾誤也孔疏言西傾
在積石東爲河所經今按此山北距金城河四五百里東
北距渭源亦六七百里似於河渭無涉其所出者唯洮水
白水白水卽梁州之桓水也西傾之戎貢道所由不可以
不治故禹特往視之
漢志天水郡冀縣下云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
曰圉讀與圄同水經注云關山圖謂之天鼓山有石鼓不
擊自鳴鳴則兵起漢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
有大石自鳴卽此山也通典秦州上邽縣有朱圉山俗名
白岩山元和志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
北去縣一里伏羌縣志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縣治西南故山載元和志近三十里)又石鼓山在縣南四十里西連朱圉蓋卽其
別峯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纏石鼓木梅天門等
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志山在梧
中聚夫一聚可容則其阯不甚廣安得有如上所云云者
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勢
四大字曰禹奠朱圉余因思禹導山本爲治水唯大川岀

入經過之處則行之非是則雖有名山弗由也岱爲四岳之長而隨刊不及焉他可知已其山不必皆危峻干霄故若北條之荆若敷淺原不得以其澶漫靡迤也而疑之不必皆連峯疊嶂緜地數十百里故若厎柱若碣石若朱圉不得以其孤露狹小也而疑之彼謂朱圉非一山凡縣西南之山皆是者坐不知此義也九域志云大潭縣有朱圉山亦非大潭故城在今西和縣西南三百里本漢隴西縣地蔡傳謂冀縣即大潭謬甚

西魏改漢首陽縣曰渭源縣隋屬渭州唐因之元和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七十六里此即導水文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水經注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則鳥鼠與同穴爲二山恐非又云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渭水出焉按縣志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南谷山在縣西二十五里鳥鼠與南谷相去才五里當是一山後人強生分別耳禹導山固有不直前而盤旋往復者如既抵雷首而不東行乃北至太岳蓋所急在帝都也若鳥鼠居洮水之東禹自西傾循洮水以至鳥鼠最爲徑便今乃先抵朱圉復西行至鳥鼠然後東南行以至太華殊覺無謂竊疑古經元作鳥鼠朱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顚倒其字耳

太華山在今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南十里即西岳也舜典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周禮豫州山鎭曰華山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從麓至頂升降紆迴凡三十三里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又曰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寰宇記曰華岳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高而峯峻疊秀迤於城表三峯者芙蓉明星玉女也少華山在華州南十里東去太華八十里峯勢相連視華山差小故曰少華西京賦云綴以二華謂太華少華也今按二華與終南氣勢綿延雍州之望平也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禹隨刊自鳥鼠而東亦必由惇物至南以至于太華篇末云九山刊旅終事之不言西傾朱圉刊不言終南惇物其文蓋互相備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釋文陪音裴渭按陪史記作負漢書作倍顏氏云倍讀曰陪

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嵩高山在潁川密高縣古文以爲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吳氏曰按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即此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是朱氏鶴齡曰凡言至于者以相去之遠也太華去鳥鼠遼故曰至于則陪尾亦應遠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矣渭按盧氏今屬河南府密高今爲登封縣地平氏今爲南陽府桐柏縣其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安陸今屬湖廣德安府泗水今屬山東兗州府本漢魯國卞縣陪尾山在縣東也

熊耳山在今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內鄉有東西兩峯相競如熊耳然故名水經注云洛水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即荀渠山也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即是水荀渠蓋熊耳之殊稱又云均水發源盧氏縣熊耳山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爲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又云洛水東北過宜陽縣南水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渭按漢志宏農上雒縣下云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是上雒亦有熊耳也山海經云讙舉之山洛水出焉讙舉疑是獲輿之誤字形相似又云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曰熊耳在上洛縣南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齊桓公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正義並引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十里也蓋此山自上洛以至盧氏緜亘二百餘里洛水出上洛伊水出盧氏總屬禹貢之熊耳唯在宜陽者爲後起之名唐書地理志虢州湖城縣又有熊耳山今在陝州東百五十里乃達摩葬處雖同在豫域與伊洛無涉

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登禮崇高置奉邑名曰崇高地理志潁川密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師古曰密古崇字今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即嵩高也於四嶽外別言之亦爾見嵩高時不爲嶽矣爾雅嵩高爲中嶽蓋後人所附益耳後漢書熹平五年復密高爲嵩高韋昭曰嵩高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戴延之西征記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其總名也元和志云嵩高山在告成縣西北二十三里唐改陽城縣曰告成其故城在今登封縣東南四十里登封縣北八里高二十里周一百三十里少室山在告成縣西北五十里登封縣西十里高六十里周三十里渭按古時皆指嵩高爲太室而韋昭戴延之則兼二室並稱然前賢題咏猶以太室稱嵩山而少室則仍其本名故有嵩少之目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綿亘百五十里太室中爲峻極峯左右列峯各十二凡二十四少室峯三十六先儒皆以嵩高爲外方金吉甫曰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此說非是嵩高當禹時未爲中嶽即爲中嶽而仍名外方與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一例理無可疑且陸渾方山亦何以知其爲外方乎

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兼五嶽言之爾雅釋山曰山大而高崧郭璞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邢昺疏云李巡曰高大曰崧此則山高大者自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是亦不以詩之崧高爲中嶽也自劉熙釋名云嵩字或爲崧則二字通作一字世遂以降神生甫專歸之中嶽文士錯解貽誤至今間有能正之者反以爲非可歎也

漢志南陽平氏縣下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即此也淮水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其山今在桐柏縣境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十八年改

以桐柏山爲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渭按此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河南南陽府棗陽縣界峯巒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縣志云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胎簪云在縣西北三十里蓋皆其支峯禹貢則總謂之桐柏也

傳云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今按安陸縣北有横山卽漢志所謂横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元和志云陪尾山一名横山在縣北六十里淮水曷嘗經此傳謬禹導山至陪尾蓋實爲泗水泗之東淮猶伊之與洛也水經注云泗水出卞縣東南桃墟西北桃墟世謂之陶墟舜所處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今在縣東五十里百詩云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賈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博物志固有所受之也又按禹自桐柏東北行至陪尾蓋由今歸德府界出曹單之閒陶丘正在其地河南復出之濟亦入禹經營中矣不然濟雖細而列於四瀆禹何獨不一爲留意邪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四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四下　　學海堂　　南海譚瑩玉生覆校　番禺高學燿新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嶓冢至于荊山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渭按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山今在州北九十里荊山見荊州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通典云南漳漢臨沮地有荊山也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嵎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其故城在沔縣界西北去唐西縣治白馬城五里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鎭置金牛縣金牛故城在寧羌州西北本漢葭萌縣地蜀爲漢壽縣地晉爲晉壽縣地東晉爲綿谷縣地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其故城在今寧羌州西北東至西縣一百五十里天寶初徙治於此西南去舊縣一百二十里寶歷初省金牛入三泉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爲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於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今爲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接寧羌州界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爲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衞成化二十二年卽衞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爲禹貢之嶓冢無疑也

金牛故城有二一在通谷鎭元和志云武德二年分綿谷縣通谷鎭置金牛縣者是一在白土店寰宇記云廢金牛縣本名白土店開元十八年移治於此西去舊縣三十里南臨東漢水者是通谷鎭今在寧羌州西北白土店卽金牛鎭今爲驛在州東北七十里也嶓冢山元和志云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蓋襲括地志之文據舊縣言之也吳幼清不知乃云在金牛鎭東二十八里大謬續通典九域志皆云金牛鎭在三泉縣東六十里則舊縣西距三泉三十里而寰宇記云山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則反出舊縣之西矣蓋二乃五字之誤三泉東至舊縣三十里又東二十八里爲嶓冢山共五十八里也

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卽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道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足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頴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養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養與漾通或作瀁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醜轉迷惑愈久愈譌説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

漢志南郡臨沮縣下云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通典云臨沮故城在當陽縣北而南漳亦臨沮地按隋志西魏析臨沮置重陽縣後周改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有荊山今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之荊山是也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荊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後漢志臨沮縣有荊山劉昭曰荊州記云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荊山首曰景山卽卞

和抱璞之處水經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高峯霞舉峻竦層雲山海經曰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杜預曰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又云漳水出臨沮縣荊山荊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羣峯競舉而荊山獨秀元和志云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唯東南一隅纔通人徑寰宇記云南漳縣荊山頂上有抱喬松翠柏列繞其旁

內方至于大別

傳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蔡氏曰內方在今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渭按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杜說所自出正義謂志無大別何也安豐後漢屬廬江郡其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西北竟陵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南長林故城在今荊門州東漢陽縣卽今漢陽府治大別山在其東北水經注所謂翼際山也

後漢志竟陵縣有章山本內方劉昭曰荊州記云山高三十丈周百餘里水經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云山上有古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括地志云章山在長林縣東北六十里漢水附山之東傳同叔曰五代晉改竟陵曰景陵通典云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荊門以地勢覘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渭按漢竟陵故城在今鍾祥縣界劉宋析竟陵至長壽宵城二縣後周省竟陵入長壽明嘉靖初更名鍾祥章山本在此地自晉析編縣置長林割竟陵西境以益之故章山在長林界中景陵故宵城後周改曰景陵雖襲漢縣之名而章山元不在其地也唐貞元末析長林置荊門縣宋爲荊門軍元降爲州明省長林縣入焉故章山今在州東北與鍾祥接界此山在長壽不在宵城之明證也水經以章山繫當陽豈以古當陽本在今縣東百四十里綠林長坂之南故山在其境與元和志云內方山在沔州汊川縣南九十里（汊音義）汊川今爲漢川縣屬漢陽府此別是一山寰宇記謂卽禹貢之內方非也

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在郞沔口矣沔左有卻月城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羨音夷）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渭按禹貢大別山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下在安豐縣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爲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小別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詳見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illegible]）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曾氏曰岷嶓皆南條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繫於導嶓冢也吳氏曰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峯接岫背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峯曰岣嶁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渭按岷山地理志云在蜀郡湔氐道徼外湔氐道今爲四川松潘衛山在衛西北衡山縣本漢湘南縣今屬湖廣衡州府唐志衡山縣有南岳祠元和志云岳廟在縣西三十里衡陽今府治也

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衛東南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地理志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卽湔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唐悉州治東至翼州一百九十里今疊溪營西有廢翼州）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峪山玉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卽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卽隴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鷲村其跗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卽羊膊之異名也此皆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緜虒郫江原三縣地周武帝分江原置青城縣因山爲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灌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峯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蓋卽青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今衛治卽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崚嶒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於溢樂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於青城綿地千餘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氐道西徼外者也

舜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傳云衡山也後漢志長沙郡湘南縣下云衡山在東南劉昭曰郭璞云山別名岣嶁湘中記云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水經注云湘水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

蓋一名容峯（此處恐有脫誤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囷一名芙蓉）容峯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峯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矣徐靈期南岳記云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爲首嶽麓爲足（嶽麓在長沙故唐志潭州湘潭縣有衡山）長沙記云衡山軒翔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祝融爲最高韓退之曰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顧與馬衡山記云登祝融之顚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洶體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

爾雅釋山云江南衡李巡曰南岳衡山也下文又云霍山爲南岳郭璞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渭按徐靈期記云衡山爲南岳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岳此蓋本方士家言漢武信之遂移衡山之祭於灊霍其實南岳曰衡山初無二名釋山後一條當是漢人所附益璞據不經之言以衡山一名霍山自古已然非由漢武不亦謬乎

或問岷山之陽從何起曰當起於灌縣杜光庭云青城乃岷山第一峯可證也曰斯言其足信乎曰酈道元云青城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見水經第三十三卷江水注）按史記卓氏之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卓氏云岷山下有蹲鴟而道元以青城當之是青城亦岷山也自南數之則爲第一峯耳禹導山蓋從此始循江而南且東以至於巫山乃不出三峽而並夾水以東且南逾澧水沅水以至于衡山也難者曰岷山之陽極其莽蒼于何以的知其所經余曰禹導此專爲江水觀導江文云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矣至于衡山觀九江之上流也及衡而止不過其山南故衡不言陽

傳云衡山江所經非也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山乃湘水所經於大江無涉妄說如此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所爲乎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正義曰地理志豫章歷陵縣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朱子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荊山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見九江彭蠡辨）渭按九江即洞庭說見荊州漢志傅易山傅讀曰敷今注疏本作博字之誤也晁以道云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傅陽山其說近是禹導山至此爲豬彭蠡計也而三江形勢亦大略可見他日揚之所治唯茲二水豈非其明效哉

蔡傳云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渭按蔡說本朱子彭蠡九江辨以經義觀之此過者自當爲導山之人若與之辨山脈則又安知岷之北支爲衡者果盡於九江之西而廬阜爲南支之盡處也邪朱子本謂禹所表識諸山非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即以山脈言之亦不如此所以深見其說之謬語意圓活蔡氏述之則未免實且滯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焦弱侯云蔡氏之說蓋本其祖父牧堂西山此亦能窺見其微山脈與地脈何異恐未足折東坡於泉下也

禹既至衡山循湘水西岸而北渡湖至巴陵所謂越洞庭之尾也自巴陵循江水南岸而東踰廬阜抵歷陵所謂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古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禹導山自九江以至敷淺原所行皆在其境而蔡傳謂江淮地偏禹或不親行且三苗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官屬之往者亦未敢深入故誤以彭蠡爲江漢之所匯豈其然乎殆不然矣

古文以歷陵之傅陽山爲敷淺原當有所本今欲知山在何處必先明縣在何境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渭按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蒲塘驛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今治故驛也杜佑以驛爲漢歷陵縣不知何據豈因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而遂以蒲塘附會邪黄子鴻深疑之嘗爲之辨曰漢志豫章郡領歷陵縣晉志歷陵與餘汗鄡陽俱割屬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也因謂晁氏云歷陵在鄱陽者爲是且曰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即今饒州府之鄱陽山亦歷陵在鄱陽之一證也今按鄱陽山在府治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亦名石印山鄱陽縣故城在今府城東六十里三國吳至隋皆爲鄱陽郡治唐移於今所然則府城西當即爲故歷陵地敷淺原蓋在鄱湖之西落星之畔也說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固有山豐故謂之傅陽山猶疆梁原亦稱華原山杜氏析山與原爲二處非也禹導山至此彭蠡三江之形勢皆在其目中而鄱陽以東亦率是山谿無甚水患禹自此還矣

德安縣即唐蒲塘驛據杜氏所言則傅淺原當在縣南而敷陽山在原西相去數十里宋羅泌曰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潯陽志謂傅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云縣有古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然則此望夫山即杜所謂傅陽山而此傅陽山乃杜所謂敷淺原也文獻通考德安縣有敷淺水吳幼清云德安即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敷陽乃其中開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是皆遵通典之說

渭按周景式廬山記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山圖云周四百餘里疊嶂之巖萬仞酈道元曰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然則禹導山至此胡不一登其巔覽彭蠡三江之形勢而乃抵蒲塘而遂止此亦事理之難信者且其所謂敷陽山小而卑北距大江東南鄱湖皆一百五六十里禹登之不足以望遠彭蠡三江之形勢未悉奚爲遽改轅而北邪以德安爲歷陵而指縣南之山爲敷淺原恐屬不根之談未可以其出於杜佑而信之也

朱子九江彭蠡辨曰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又答程泰之書曰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卽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爲江入海處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是其意以廬阜爲敷淺原也然此山高峻似不可名之曰原金吉甫云敷古文作傅傅陽山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是亦善解矣然原田連亘要不過山中高平之地耳若此者不一而足安得舉體而名之曰原王耕野云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爲高山可知近朱長孺亦云傳陽山漢志得之古文可據也朱子疑庳小不足表識繹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大蓋傳陽在古本高平之地後人名之爲山耳導江漢之山至大別敷淺原而卽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不煩殫力隨刊況導水合舉源流可以互見豈必求之山脈盡處邪此說是也今按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南唐改尋陽縣曰德化今爲九江府治宋升德化之星子鎮爲縣今爲南康府治縣以落星石得名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今在城南五里湖中梁書王僧辯侯景于落星壘卽此地星子舊以爲漢鄡陽地然鄡陽故城在今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鄱湖之東北則都昌爲是星子似非其地竊疑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卽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澤者蓋柴桑故城在德化縣南九十里故蒲塘驛今爲德安縣在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此必漢柴桑地西連武昌郡界故晉以柴桑屬焉而歷陵與鄡陽俱屬鄱陽郡歷陵在柴桑之東鄡陽之西則唯星子可以當之歷陵故治當在湖西今星子縣地其境則跨湖而東宋元嘉初廢歷陵益舉石印以東併入鄱陽而其西則并入柴桑故星子鎮屬德化耳廬山盤基廣大其陽必有平敞之原但曠衍無奇選勝者所不道而志家又因仍舊說不能詳考指言其狀耳以此求之庶不失朱子之意而又不卽以高山爲平原犯學者之所疑準諸地望揆諸經旨視晁氏爲少優云

廬山最高且大禹不以其山表識而顧紀敷淺原蓋以所導之盡處爲言耳自岍岐以至荊山巖薛其所必經也而不言巖薛言荊山自九江以至敷淺原廬阜其所必經也而不言廬阜言敷淺原皆其盡處巖薛廬阜則包在至于二字中也廬阜爲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乃堪輿家說愚謂敷淺原在廬山東南之麓迫近彭蠡禹導山至此而還故特書之不必擇高大者以爲表識亦無論其山脈之盡與不盡也

正義云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懷德南條荊山在臨沮是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創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渭按三條之說昉於班固四列之說出於鄭康成蔡傳云三條四列之名皆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導岍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嶓冢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此朱子之意而蔡氏述之精且詳矣然以岍岐荊爲大河北境之山則猶未當蓋三山在北河之南渭水之北不得概言大河北境也吳幼清說此節云岍岐荊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壺口至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如此卽無病矣朱子於二之中各分爲二吳氏又於四之中各分爲二首節以逾河入海爲限後三節則以至于某爲限也四列長於三條或嫌其陰陽之名近於怪余曰陰陽字只作南北字用於義無害朱子據導字分南北實本康成而又參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唐天文志僧一行言山河兩戒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遂立此義大路之制託始於椎輪學者習宗蔡而忘其所自輒詆康成殊可笑也然當日導山本意不過視大川之所經爲導者之所行初未嘗預設爲四列以繩其轍迹也洪慶善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厤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也余謂導山亦然本無列之可言自說經者就大禹之迹以爲列遂覺九州之山實有此四列耳孔傳云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蔡傳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世皆宗其說然此章紀隨刊之實事自不可少非故設爲導水張本亦非因逐州之下不相聯貫而服條列之以見其經緯也然則本意云何曰莫善於陳壽翁之言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概岍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明此義則枝蔓之辭一切無庸矣

蘇傳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古之達者蓋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首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非地脈而何朱子非之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渭按地脈之說出於蒙恬其流弊爲郭璞之葬經味別之說出於許敬宗其緒餘爲陸羽之茶經蘇氏所解者禹貢也而以地脈

若山以味別論水眞 通人之一蔽朱子闢之是也然其說亦有不盡然者王耕野云導山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則錄之若謂其所表見者必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則五岳中之岱山揚州灊山茅山九華山之類其綿亘皆數百里何故略不紀載邪此言規朱不爲妄愚所以獨有取於壽翁也

山有見於九州之下而導山無之者隨刊不及而施功及之亦或州境之所分與貢道之所經也冀之梁靑徐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惇物積石龍門是也有見於導水之下而導山無之者以其山之臨水也而特志之隨刊則未嘗及也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龍門大伾江之東陵是也有見於導山之下而他無所見者岍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外方陪尾內方敷淺原是也有再見者北條之荊壺口太岳厎柱碣石西傾熊耳桐柏大別衡山是也有三見者岐馬鼠太華嶓冢岷山南條之荊是也或有或無或單或複皆有至理存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四下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五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高學燿新校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弱水至于合黎 釋文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卽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瀹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爲甘州衞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爲肅州衞刪丹縣卽今山丹衞居延故城在甘州衞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爲隨山導水爲濬川夫導山卽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爲濬川則大不可何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兗靑徐揚荊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者無不奉此爲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爲濬川何其與向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兗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則壺口之役不得爲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岷山而後九江則荊不得越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蠡江先東陵而後匯澤則揚不得越荊而前矣淮先桐柏而後泗沂則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當次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功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爲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爲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爲出張掖刪丹縣鄭康成曰衆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與所入不可得詳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衞西南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石卽此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也 衞在陝西行都司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刪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復故元升爲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衞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卽此水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承安元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丹衞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又按說文岍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居履切隋志祀山疑卽岍字之誤 北流逕其衞西又西北逕甘州衞北 寰宇記弱水在甘州北二十三里 又西逕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行都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張掖河卽弱水也西陲今略云此水春夏之間褰裳可涉及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爲張掖河今俗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之說附會於其間並爲虛妄 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衞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爲張掖河自下通兼弱水之目 漢志張掖觻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明一統志云張掖河在都司城西十里源出擺通州流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山名合黎水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云張掖河原名黑河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亦集乃 弱水又西北逕高臺所北 所在行都司西一百六十里本漢表是縣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氏後周廢入張掖縣明初爲甘州衞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十里有合黎山行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卽弱水也西陲今略云黑河自所南面發源東北流逕甘州復折而西北流入所北環所二面其在甘州尚散漫自板橋西至九壩皆合爲一水深沙浮不可徒步 又西逕鎮夷所南 所在行都司西北三百里高臺所西北一百六十里本漢酒泉郡地明置鎮夷所滿邑李淶禹門云鎮夷黑水卽張掖郡西門外十里之黑水遶其水由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直下趨北山約寬卡里北行百餘里匯爲大河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出上岸而下迅疾與沙石皆行並入呼爲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漪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滚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爲七十二渠灌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冬皆飲此水其南爲天山西北爲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冬曾渡此河比西黃河尤寬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按黑河之狀禹門以日驗得之最詳東之黑水亦卽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州衞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禹門從韓汝飾以此爲界雍之黑水非也 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 合黎山自甘州衞西接鎮夷所界其峽口卽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蓋張掖河本名羌谷水經此峽而出因名羌谷口 又東北逕居延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 漢書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唐志張掖河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衞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

按沙礦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其下流不知所歸據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衞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鎭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衞北四十里迤邐至鎭夷所石峽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衞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於合離離卽黎字之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嬀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弱水既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閒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其水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敎訖于四海者梁之故敢主其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漢書西域傳安息臨嬀水是此水歷三國之境而條支無之何以知嬀水卽弱水邪蔡傳云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事在宋文帝元嘉六年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稱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䴥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出沙漠至栗水緣水西行過竇憲故壘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張掖水卽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爲近此皆不詳考之過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之嬀水爲禹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矣何使弱水果與條支之嬀水通爲一川經何不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流沙乎游談不根蔡氏闢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西海之山有弱水夫西海卽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爲然在程則以爲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西寧衞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入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卽崑崙上弱水卽郭注所謂不勝鴻毛者也而林少穎云西海卽鮮水王莽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爲在西寧衞西凡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眞海也西海本名畢禾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詳見導河積石下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去青海尚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亹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名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爲張掖河故遂以此鮮水爲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謂弱水之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流至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旣湮亦不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爲無稽之言審矣且菟園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在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詳辨之

漢志觻音鹿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觻得者爲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林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恆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卽連流沙弱水滲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之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旣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

二驛如與是爲流沙云附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三流沙哉甚夫風吹流行則磧中往往有之未可以是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敦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在肅州西八百六十里楚辭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茲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域自高昌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太平眞君中沮渠無諱自燉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九年帝遣萬度歸自敦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然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隴云渭按以上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波河行至莎車爲南道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云嘗問西域貢人謙流沙否曰謙之非惟流沙石亦隨之流也此外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又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此磧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龍堆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惹亦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贊曰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衛南通典沙州燉煌縣有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禹貢流沙也明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糖天氣清朗沙鳴聞數里外大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又有龍堆鳴沙以爲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明矣然弱水至敦煌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鎭夷所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塞之水以今驗古殊爲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磧磧無水然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濂曰西北山高多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滚余己丑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路僅辨馬跡遇十數廢莊牆垣倘在房屋皆空問之土人云此處風猛沙飛院中擡沙如擡雪遇一年西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墩院牛被沙埋而平昔沙地卻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別築莊院引渠灌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皆禹門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即是流沙弱水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入居延之流滔滔不絕治尚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爲流沙也哉近世經生既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知有東北之正流宜其倀倀而無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據雍州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也據導水之文則以爲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既西禹所循行者止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擻此化工筆也世都憒憒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司馬相如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水也楚辭嚴夫子哀時命曰擥瑶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處近於日所入也十洲記禹乘蹻車渡弱水祠上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西域胡來獻香乘毛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即崑崙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舊唐書東女國王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以上所言皆在絕域史固云傳聞有之而未嘗見且鴻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渡乎此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籍合有之亦與禹貢之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爲一川嗜痂之癖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閒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矣大略爲可知也渭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蓋東海也唯黑水所入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所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

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卽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海經曰灘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爲出張掖之雞山顏師古注漢書同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放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衞西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衞西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耶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燉煌縣東南四十里而又自爲之說曰按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且曰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爲交趾二廣之海是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爲南海乎今河州黃河之北唯湟水合浩亹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流其當路之山亦非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危以北之黑水近爲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在處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瞽說欺人眞書田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爲快也

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瀾滄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祿䍣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瀾滄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蔡傳云樊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蠻中四水與易氏異麗水諸家以爲卽金沙江出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二一卽古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敘道入岷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卽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撣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此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卽漾碑江大謬雲南諸巨川若漾濞或作濞又作備闌滄潞一作怒江亦入南海然其源皆在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南與諸川會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目此爲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苟以梁之西界亦卽此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至此余故謂界梁州者當爲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纔是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爲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今按懿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爲安南都護綽佐其幕時南詔阻兵綽所紀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況梁與雍乎故南詔敢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爲一三危雍州山也而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此無異瞇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渭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粲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傅同叔非之曰程公驗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也又據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麊泠縣今化外瀼陸等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乃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州卽今化外宕州反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渭按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爲黑水之源而又援滇池黑水祠以證卽如所言此亦在梁域去雍絕遠而程氏必欲以一水貫二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爲葉榆黑水之上源而三危山當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得其肯綮輾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杳溪之識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何

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州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卽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埜語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强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奧地理者蓋卽傒支嫣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也

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闌滄江潞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唯闌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闌滄之爲黑水益明矣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會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渭按元人以闌滄江爲黑水因指雲龍州東江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州屬蒙化府）不知與樊綽所云在羅些城北者是一是二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雲南其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川據張立道事以證闌滄之當爲黑水闌滄雖出吐蕃中元陽亦嘗泝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其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爲一川乎若猶未也謂此江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直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闌滄之源近在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自三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闌滄相接以入南海乎闌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按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蓋交趾二廣之海也今與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百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卽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而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南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危之說未通也渭按焦說近是然雞山不知何在自燉煌西北大積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與三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流亦差矣安見樊之眞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僊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輶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尙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燉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敍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廬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必決而從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堙閼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卽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塡塞未幾而化爲平陸況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爲記之

而孰爲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况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况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貽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甞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七郡謂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眞日南也南史扶南國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距六七千里並稱漲海卽禹貢所謂南海者也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闌滄爲黑水徙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徼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爲闌滄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爲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而黑水獨言入于南海者葢西戎卽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偵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源易求黑水難河源但自積石泝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接則以爲源在吐蕃矣黑水與於是燉煌之西既無其迹卽逢黑水之源安知爲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南未悉其形卽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爲古之出張掖過三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莽苦爲何之南徙有周諸以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淵東流合奢延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水之南是也沈氏筆談云余奉使慶州嘗宿大寨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蓋卽出奢延縣者一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有落門聚水經注云渭水自落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懸鏡峽又西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云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入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南山歷竹圃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寧夏衛入河是也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環縣寧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延安府定安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卽弱水合張掖河出塞入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衞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衞入西海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是也鴻鷺山今名嘉峪山在肅州衞西舊志云卽璧玉山也此皆水之小小者不經三危入南海韓汝節以在鎮夷者爲禹貢之黑水焦弱侯以在肅州者爲禹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淸客水弱黑東爲中國病禹先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渭按此主客先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雍最高治二水最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知九水次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方在雍水土功畢乘舟察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西卽爲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爲積石順道塗之便故首弱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五終

漢軍樊封 番禺高學燿 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六上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傳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爲施功故其說多誤漢水爲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辯見導弱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鬭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卽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爲西寧衛治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illegible]北據黃河卽隋澆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爲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見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眞當日大禹導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音鉛牙縣地後漢爲龍耆音支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南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音孚罕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

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

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為吐谷渾所據遂以枹罕為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眞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迹異蓋亦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州即唐積石軍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

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說本顏師古辯見導山

水經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山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延熹二年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

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尋廢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又古音西與僊同僊海即西海也一名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充國請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即今西北三百五十里咸戎城也今為西寧衛西塞外地臨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亹河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中無復聚落隃糜相曹鳳上言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有西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從之後羌反遂罷按允川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艸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為鄯州都督奏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既得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澆水從東南來注之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艸木沙州於是號焉按澆經誤作洮今據注改正又東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都縣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城即今西寧衛治也元和志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古城東西角埼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按南涼禿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置澆河郡其東為積石軍又東逕石城南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按後魏石城縣廢帝改曰化隆唐改曰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十七里又東逕邯川城南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川注于河按廢廓州城東南有邯川城禿髮傉檀所置邯川護軍也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北為治渡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於白土即此矣按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一百一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西寧衛南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東南注於河又東北右會二水河北有層山甚靈秀有石室曰積書巖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乃謂之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因名唐述山按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吾縣地後漢書和帝以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縣元和志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枹罕縣北五十里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五巒俱峙按鳳林在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三十五里又東與灕水合灕水導源塞外羌中東北流逕石門山疑即臬蘭山門漢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至臬蘭是也灕水又東北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注于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也元和志石門山在鳳林縣北二十八里灕水西去縣二百步按枹罕故城即今河州治白石故城在州西又東逕左南城南石城南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今在西寧衛東南又東逕赤城北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今河州西北赤岸戍是又

東洮水注之沙州記曰洮水出嵹臺山東嵹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曾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按曾城即臨洮故城在洮州衛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河即灕水謬也又東逕金城允吾縣南湟水從西來注之允吾金城郡治也西有湟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又東逕臨羌故城北又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入于積石之黃河也元和志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按蘭州本漢金城縣允吾故城後漢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即此河也浩音誥亹音門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闕白在金城西北今蘭州西有石城津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梁泉水注之按故城即今蘭州治又東逕榆中縣北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章懷太子賢曰榆中在金城之東又東逕天水北界苑川水出勇士縣南山東北流逕牧師苑而北注于河有東西二苑城西城即乞伏所都也按今靖遠衛西有苑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始為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又北逕武威媼圍縣東北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溫圍水下流入黃河通鑑晉咸寧五年馬隆討涼州鮮卑度溫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此水或因以名媼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纂議伐涼州李順等所請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則此水當出媼圍縣界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又東北逕天水勇士縣北今靖遠衛西二百里有勇士故城又東北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水出祖厲南山北流注于河按祖厲音嗟賴其故城在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東北逕麥田山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按麥田城在靖遠衛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見趙亡懼自苑川遷于麥田即此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三水縣西又北入于河元和志原州平高縣界為高平川建武八年光武討隗囂進至高平第一城是也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北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者也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東至富平入河按眴卷在富平縣西音旬衛東北其東有鳴沙縣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青山峽亦稱峽口今寧夏衛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口山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在靈州西南今寧夏衛所治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唐朔方節度使治所元和志靈州富平縣也溉漢渠唐渠在縣西二十里又有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獲其利又東南至靈州十八里黃河自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五十里從漢渠北流西十餘里始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南

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中朔方節張希崇亦引河渠興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俱無廣泡之惠總黃河之灌溉也又逕典農城東又逕北典農城東二城皆上河典農都尉參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又東北逕廉縣故城北漢所屬郡其故城當在今所西南又北與枝津合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又東逕渾懷鄣西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一百二十里廢靈武城在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障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山石自然有文若戰馬之狀亦謂之畫石山今在平羅所東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在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按三封屬朔方郡其故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舊朔方郡治又東逕沃野故城南元和志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刁雍上表云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又北屈南河出焉見後又北逕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西部都尉治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漢甘露三年董忠送呼韓邪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城今在廢夏州西北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記惠文王後五年遊北河昭襄王十八年又之上郡北河是也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至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漢元朔四年衛青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按高闕在廢豐州城西黃河外劉昫曰高闕北距大磧口三百里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榆林衛西北又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北假地名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北擊胡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余冥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艸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計陰山綿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又南屈逕河目縣左括地志云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又南逕馬陰山西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漢朔方郡治元和志什賁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亦謂此自漢至今宗為關中根植什負之號蓋著語也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築大城名統萬城酈道元云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朔方中部都尉治在廢夏州北此非禹貢之渠搜說見雍州又東逕西安陽故城漢屬五原郡在廢豐州東北又東逕田辟城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辟讀曰壁原亭田辟蓋皆縣界之地名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城在廢豐州界又東逕原亭城

南五原中部都尉治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今在廢豐州東又東逕稒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在稒陽縣西北稒陽今在廢西後塞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稒陽塞即此城漢屬五原郡秦置九原郡此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原北河元和志九原縣本漢五原郡之日時人以為張仁愿八百七十里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又東逕臨沃縣南又東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障東北在稒陽又東逕稒陽故城南西北障得光祿城太初三年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亭障西北至盧朐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元和志云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在中受降城北三百里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大距匈奴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逕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逕沙南縣北經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有東沙山二水之間出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親所經涉次接在山南去河一百二十里許南北六十里虞據陵郡部山西北去雲中城一百十里水出沙陵西南流注于河城在楨陵縣西今在廢東勝州黃河西岸漢屬雲中郡中楨陵縣西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南流逕沙陵縣東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有君子濟今在平鹵衛西又南樹頹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至沃陽故城西南而注于河沃陽漢屬雁門郡又南大羅水注之水上承西南注于河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注于河又南逕西河圜陽縣東圜水注之水出上郡白土縣圜谷東逕圜陰縣北又東逕圜陽縣南東入于河按今臨縣西北有圜陰故城當在其東北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山又南逕離石縣西注于河按上郡治膚施在今陝西延安府也又南逕土軍縣西今西漢屬西河郡又南逕上郡高奴縣東明今延安府膚施縣北有高奴城漢高奴縣也又東逕河東北屈縣西又南為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是也又南逕皮氏縣西今山西吉州鄉寧縣北又南逕北屈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

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崩浪萬尋縣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又東北逕州北合灕水又東北合洮水二水已見上文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州在臨洮府北二百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驪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西一百八十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又東北逕州北夾河宜有五穀引河灌溉甚為民利又東北逕金縣北縣在蘭州東九十里黃河去縣六十里又東北逕靖遠衛北舊名靖虜衛屬陝西都司本漢鸇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沖追擊叛羌於鸇陰河即此衛北有韋精山黃河自金縣亂山中來至衛西南百里烏蘭關漢屬縣地也唐置烏蘭縣屬會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敬忠所築以捍河流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衛屬陝西都司黃河去衛十五里地勢稍平河流溢衛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鳴沙城西枕黃河人馬行經此沙隨路有聲故號鳴沙又東北逕靈州所北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本漢靈洲富平二縣地舊志云黃河千里一曲自德河至故駒卷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衛屬陝西都司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為興州以居元昊升為興慶府界二百里東至榆林衛界三百五十里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山在縣西五十里武縣在保靜西北又東北城西又東北抵河其首至尾有偞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以給軍儲也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如盡收字之惠且利上流勢緩無溢也又北逕平羅所東決虜之夏沙未甚引河少為灌溉田利而足平蘭山在寧夏衛東北一故流二河為渠穿渠溉田巨防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百里又北去十五里又北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名地上郡治所黃河縣築明正統二年築榆林城天順中置榆林衛時為國中衛以防北塞為里其外皆數城寧夏中地也榆林衛治北河州又東北至西百里折而北逕朔方郡之羅九原後魏寧夏至黃河黃州城西北之廢州雲中郡入衛界雲中天德軍七百里本漢朔方郡鎮焉懷塘鎮在靈州西北所置州治九原杜佑曰雲州至黃河八十里河百里三十里北至三河北與突厥為界又北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元和志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此突厥不敢渡山畋牧四旬而六十城相去各四百餘里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

（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昔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糴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人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肄耕其中少可以罷積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見韓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

其東岸則平虜衛（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十里本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隋置勝州治榆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步關一里不通舡相即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虜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鴈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爲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鄯陽縣西三百里遼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即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寇益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爲朔方郡地隋唐爲豐勝二州地明爲榆林衛北境自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寇來莫禦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三部始入居河套遂爲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東款塞因而羈縻之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距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圈渡口爲最近云）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府谷在陝西葭州東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入縣界又南逕縣東去縣百步河曲在山西太原府西北五百二十八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鴉角山西逕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府西北五百里黃河在州西北一里）

迤西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岸則興縣（神木在葭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十里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五百八十里黃河去州一里興縣在太原府岢嵐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志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爲尤易）

又南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鄉縣（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去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在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黃河西去縣一百四十五里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

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十五里黃河去縣百里延川在府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四十五里延長在府東少南一百五十里黃河去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按延水故城在今府東北一百十里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六十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與吉州分山）

又南逕宜川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二百八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志丹州汾川縣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黿鼉魚鼈所不能游按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黃河西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城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之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至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鄉寧在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七十九里）

又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西安府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河津在平陽府蒲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曰曝鰓龍門水經注曰其魚出鞏縣鞏穴每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此導

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余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論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國傳言禹治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卽闢龍門穿地卽鑿呂梁也但不當云起自積石耳穎達復爲之說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言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起自東受降城較安國所言爲近然計東城至安國嶺亦有千四五百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亦不應至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爲施功遂積謬相承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云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爲荒遠也（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禹導自積石爲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爲戎翟所侵秦漢以來屢復屢失大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渾雲中五原盡歸獯鬻河行其間出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宰相賈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爲圖曰吐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藝文志有賈耽吐蕃黃河錄四卷）其繫之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爲吐蕃所據耽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者也宋世亦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罔不賓服明仍以河州爲入塞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等入居河套羈縻不絕以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者世將不知爲禹功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余解導河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攷古記敘次特詳

附論河源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泑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昆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昆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注云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西北隅無達氾天醜塗大杅皆山名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渭按此第二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里至不可爲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域而不知其在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方鳥東郭注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矣任臣廣注云此文王崇慶疑其重出非有二崑崙也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即西次三經之崑崙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云海外復有崑崙者即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複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隅西流逕其北又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則崑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說范曄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汩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濁黃

按爾雅比山海經差爲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即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徒賢反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寘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圖與書並不傳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而遠近終未可知多方推測奚爲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子長卻不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與寘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所在多有何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爲中國河處恨古來無人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揆之以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鄭注曰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後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深三百仞唯馮夷

都焉渭按此渤海當在葱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蒲昌雷翥牢蘭之類非眞海也下文云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注曰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逕積石而爲中國河經文在此似於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酈意以此二十字爲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葱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葱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于渤澤之下則自崑崙而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又南入葱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身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渭按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爲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大夏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注蓋承其誤氏言支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媯水地方數千里竺枝扶南記曰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按此中國之河源也其逕休循難兜罽賓等國者則西流入西海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又西逕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竺剎尸羅國也又西逕陀衛國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渭按自罽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爲之發明人始知葱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葱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葱嶺之東大惑不辨矣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渭按自此以下皆東流注鹽澤之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南河又東逕于闐北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渭按南河即于闐河也又東北逕扞彌國北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西去扞彌四百六十里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又東北逕且末城北左會南河合流東逝通爲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故樓蘭也其水東注澤澤在國北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渭按澤即牢蘭海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上承北河于疏勒之西東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之西北水合北河自疏勒流逕南河之北疏勒城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渭按北河即葱嶺河也又東逕莎車國南渭按漢書莎車國王治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南當作北又東南逕溫宿國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渭按漢書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姑墨國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百一里渭書國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山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墨山即山國也又東逕注賓城南渭按此即上文所謂注賓河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即經所謂

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鹽地方千里皆鹽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卽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渭按此二十字舊置在前今移置於此海謂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闊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按此經敘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爲明備唯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爲渤海殊不知渤澤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坳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爲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眞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蔥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蔥嶺山者猶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矣蔥嶺之顯發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以爲卽西流注于泑澤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虛所未有明確於此者是水爲河源無疑而蔥嶺于闐之水皆旁源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爲崑崙其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爲河源有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薨之獨是也閒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四一曰蔥嶺二曰于闐三曰敦薨四曰阿耨達終不知何者爲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爲崑崙孰非崑崙孰爲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爲決也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

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俟城吐谷渾退保大非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眞谷踰漢哭山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蓋鹽澤潛流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熲纔及其山而止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時皆武人卽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重源證明古志耳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閒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比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此雖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强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諸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案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尙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八年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尋復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爲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地爲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歐陽忞輿地廣記作薛元鼎蔡傳從之元史亦作薛恐非）使還言自湟水至龍泉谷西北

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漆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積石軍西百四十里有洪濟橋）一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望當在都城東北三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以爲崑崙者乃在其東北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絕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眞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旣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

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鵰被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木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亹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按河源出吐蕃之崑崙自唐貞觀後已有是說杜佑歷詆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唯源發紫山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去崑崙有一月程（明太祖實錄云鄧愈沐英討土蕃追至崑崙山宣宗實錄云李英追安定曲先賊踰崑崙山即都實之所謂騰乞里塔也）然則古書言河出崑崙者皆屬虛記即吐蕃自云崑崙爲河之所出亦妄誕而不足信矣

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遺佚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犛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琫剌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尚數百里則是所謂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目覩也犛牛河者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里故又附會爲此說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抹必力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二十日而宗泐云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閒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鏊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盡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

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與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按文格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眞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眞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崑崙與河源大意謂葱嶺之河不始於葱嶺是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爲葱嶺河又東與于闐河合而東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酈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爲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爲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夫元使所見之崑崙明在吐蕃中而以爲卽漢武所名之山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其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闇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泑澤卽鹽澤酈道元云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泆也如是則其南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中人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來卽以爲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源之有無是爲可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黃河九渡九渡卽也孫幹倫河也世祖狃於舊聞久謂黃河出吐蕃中特以丸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都實往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卽如積石爲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朱思本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實身歷其地而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積石況能察重源之有無耶元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責後之學者憑一時之記注而直斥史漢爲誕妄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稍尋繹前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今是者執一以論卽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辨亦非書生之筆舌所能爭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六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六中上　學海堂

嘉應葉　舊校　南海桂文燦　新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水經注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西南流至汾陰縣北而西注于河詳見冀州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又南崤谷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注于河昔韓信襲魏王豹以木罌自此渡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華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起浮西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卽於此也又南逕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界又南逕汾陰縣西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又逕郃陽城東故有莘邑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謂此也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卽郃水縣取名焉今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爲瀵魁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其水西南流注于河又南逕陶城西元和志云在臨晉縣北四十里又南逕蒲坂縣西舜所都也今蒲州東南有蒲坂故城又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有夷齊墓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亦曰雷水西南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城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潼水北流逕通谷又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元和志云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河壖多客上遇潦輒潰又南逕郃陽縣東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郃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十里黃河云縣四十里榮河在山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舊在縣西五里舊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逕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北七十里黃河在縣西三十里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黃河去縣二十八里有臨晉關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黃河去縣九十里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十里黃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曆八年河決東盪城門甃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餘里有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衛在陝西都司東明析華陰地置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東南四里左傳所謂桃林之塞元和志云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折而東是爲河曲春秋文公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卽此地也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漑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漑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漑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漑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宣房既塞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關中則有靈軹成國渠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漑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漑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

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旣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東至于厎柱渭按厎史記作砥

傳曰厎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渭按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厎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崤謂之函谷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塠者也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按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一里黃巷潘岳西征賦作黃卷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閿鄉城西而北注于河又東逕閿鄉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流注于河全鳩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圖經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在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又東逕河北縣南按河北今芮城縣湖縣今閿鄉縣與湖分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薄山南流入于河按今芮城縣北有稱山之水北流故也又東逕芮城城芮伯萬之故國也按今芮城縣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即此又東逕湖縣故城北侯林卽此處也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湖縣故城在今閿鄉縣東四十里武王伐紂放牛于此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南山北流逕其城東而北注于河又東得七里澗在陝西七里故名元和志云漢獻帝東歸至陝在陝縣西南七里黃河自靈寶界流入後漢遷俗名曹陽者欲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此乃從陝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乃止以又東逕陝縣北河北對茅城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尸而還是也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廉者陝縣十餘里伯馬東西之別廉者陝縣是也水經注曰茅城北有陝城即所謂陝也文侯徙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所致耳按今陝州治郊西北故城古焦國也茅津亦謂之大陽津與陝州北三里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地理志今平陸縣東北三里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於此所謂虞之阪也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其水南流注于河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旣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元和志云厎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硤石本陝縣地河之右則殺

水注之水出河南盤殽山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殽水又北注于河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崤之山其水北流注于河又東逕陝縣北元和志云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元和志云自東崤至西崤之東漢與殽同 鄭玄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晉泰始三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囗囗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淵濟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眾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按今陝州東一百六十五里有五戶灘在河中亂流激之處自此以今與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在閿鄉南陝州西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云縣三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北縣南二十里黃河在縣北十五里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平陸在解州東南薄山在縣北十五里又東過厎柱陝州東南西北去州四十里砥柱山在黃河中西去陝州四十里陸五十里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卽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劇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甃於蝦石折流而南漱於三門苞於廟山乃分為四流淙於三峰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罕比都穆曰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北岸而有大門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得脫者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二丈周數丈世傳以三門為砥柱按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繆誤若此此說與趙賦小異要之諸峰在當時總為一巨石禹析之以通河三門亦砥柱也後人強生分別耳此河水東至厎柱之所經也

厎柱之險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厎柱之艱敗亡甚多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鐫廣之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隋開皇十五年詔鑿厎柱大業七年厎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二十年幸河北觀厎柱命魏徵勒銘是時自洛至陝皆運於陸百行三十里自陝至京乃運於水顯慶中大匠楊務廉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為苦開元二十二年從京兆尹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時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東曰集津西曰鹽倉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達關中旣避水險而陸運庸錢亦省數十萬緡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厎柱為門以通漕開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天寶元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厎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通典食貨志按李泌事新唐書柱氏見通典而舊書無之或以為疑非也五代建都於汴漕不由厎柱非其所急宋乾德初詔重鑿厎柱三門慶歷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裴耀卿舊迹以通漕運而不果亦目是之後無復有以厎柱為言者矣大抵三門之險非鐫鑿所能除堯都平陽冀之島夷及兗青徐揚荊豫之貢道必由厎柱或疑其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三門之險不專在厎柱其下兼有閼流為之阻蓋自厎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竝注于河禹功旣遠泥沙日積河上激六峰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計不及此但欲鐫廣三門一試于楊焉再試于李齊物不惟無益而害且滋甚則以鐫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閼流故也禹治河率自下始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度禹當日必先浚閼流而後析厎柱析厎柱者鑿山也浚閼流者穿地也二險竝去則貢舟直達帝都不必參用陸運矣嗟乎世患無神禹耳豈患厎柱之不可漕哉

又東至于孟津孟津如字渭按釋文孟史記漢書竝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正義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渭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河內郡其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卽河陽縣南孟津孔疏於秦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閻百詩曰孟津之渡謂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於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卽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爲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於河東也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於黎陽下曰有白馬津則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前事相類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爲言非謂在河之南也西漢時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爲河南洛北傳出魏晉閒乎此又一證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閒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戶灘又東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水出清廉山西東南流逕垣縣故城東面注于河當在今垣曲縣西又東與教水合水出垣縣北教山南流逕鼓鍾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水復出而南入于河今垣曲縣西四十里有水出垣縣故城又東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北流注于河又東會瀍水水出王屋西山東南流歷軹關南而東注于河今濟源縣西有瀍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縣故陰地陰戎之所居三老董公說高祖處所謂艦莖畏我平陰者也湛水篇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今濟源縣西南有湛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帝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按後漢明帝紀原陵注云陵平亭南去洛陽十五里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按洛陽故城漢河南郡治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漢河南郡有平縣卽今河水用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按城也杜佑曰在孟縣西南有津曰小平津河南有鈎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尙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名富平津晉陽秋云杜預造河橋于富平津所謂造舟爲梁者也又謂之陶河魏尙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于陶河謂此也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縣在河南府西少北一百六十里垣曲在絳州西南二百十里黃河在縣南五里與澠池分水又東逕新安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縣在河南府西北七十里黃河去縣七十里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魏北邙山之麓孟津縣西北十五里有黃河去縣五里有柏崖在府東北五十里黃河去縣五里有羅家灘皆在大河中又西爲堨家灘柳灘杏灘及拼子馬灘二灘皆在大河中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與孟津分水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中潬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毀中潬城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潬城記云北城一南臨大河津城南有白司馬坂觀之河陽三城記云北城二城皆有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潬表裏二城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閒每秋泛溢南北二城常有漂溺之患而中潬屹然如故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中潬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爲襄了無遺迹中潬由是遂廢孟縣新志云卽今河中郭家灘也潬徒旱反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下漸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爲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潬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水爲襄中潬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底柱閼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潬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爲鬆浮禹導河入海一經河南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分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其所以不至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遠氾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彊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彊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底柱於度外乎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釋文伾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字林岯岯反又普郎反作邳史記作邳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正義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閒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渭水入河之閒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經之於汭方其自而東當卽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攷其敘則黎陽實爲樞當而成皋則爲太蚤也渭按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漢屬河內郡修武故城在今衞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成皋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杜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酈道元曰洛汭卽什谷張儀說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鄩谷水者也渭按杜元凱云水曲流爲汭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縣東南折而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爲汭亦無不可也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愼說今黎陽之嶔是其說不始于臣瓚矣今按𤦡字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丘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愼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愼後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皋縣山成皋河北岸卽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

黎山爲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穎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蔣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傳語出楚金誤爲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辨之

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云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爲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爲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碑頌靈者也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奇峰巉秀拔若倚屏幃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北翠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西巀嶭縣西南一里有浮丘山高二十餘丈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卽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有六十餘丈此皆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枉人而李垂導河書以大伾上陽太行爲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山玫子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蓋卽縣志所稱紫金鳳皇也

水經注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津縣北有山臨城謂之釜原巨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洛諸之鄩渚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卽是處也按五社津在今鞏縣北五里釜原巨在縣西北三十里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清濁異流皦焉殊別又東逕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皋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按平皋懷縣在今溫縣東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西南又逕黃馬坂北謂之黃馬關今在汜水縣西十五里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皋西大坂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門者也今在汜水縣西南十里又東逕大伾下成皋縣故城縈帶伾阜絕岸峻周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按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有太湖九曲一名九曲山西去洛口幾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明甚又東合汜水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流逕虎牢城東又北注于河按方山在汜水縣南四十里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按板渚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卽板城渚隋大業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是也又東逕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乃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築堤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古口咸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按古滎陽今爲滎澤河陰二縣地蒗蕩渠首受河處卽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是也河渠書言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亦卽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狼湯渠首受泲泲卽河也漢人謂濟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泲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云卽鴻溝也蒗蕩渠東南流爲滎瀆濟水爲官渡水爲陰溝浚水儀渠其在大梁城南者爲鴻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之枝津又爲睢水濊水名稱不一要皆河陰石門河水爲之委別而原同也志家不曉鴻溝於今滎陽縣漢京縣地遂蘗蒗蕩於滎澤縣繫石門渠於河陰縣似各爲一水原委不相貫者而又以河陰石門與滎口石門混爲一處故辨之若隋煬引板渚口水入汴則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漢成皋縣地其非古滎陽引河處亦明矣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卽於是也按杜預云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又東逕八激隄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又東逕卷縣北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卽是處也按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城東官渚隧清水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與出河之濟會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沁水篇云沁水出上黨湼縣謁戾山東南流逕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又東北逕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發卒塞之今無水按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水注云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卽此濮水也濟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元和志云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卽靈昌津在縣東北二十二里今滑縣西南有靈昌廢縣津在白馬津之西南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道於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卽此也按今胙城縣東有東燕故城棘津又名石濟宋元嘉中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是也又東淇水入焉淇水口亦名清河口以淇清二水合流入河故互受其名也詳見北過澤水下又東逕遮害亭南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按淇水口賈讓云在黎陽南七十餘里遮害亭西十八里是河先合淇水南後經遮害亭也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按宿胥口在濬縣西南遮害亭東詳見北過降水下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滎家溝入河溫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河舊繞城二十里今徙南北遶城隄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溫縣南至平皋入河今故道湮沒殆盡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南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縣沁水入焉汜水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滎陽在鄭州西七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黃河在縣南十五里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之綿山窮太行而東南流經濟源河內修武至武陟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方輿紀要云明永樂九年沁河溢淹沒稼頃田廬詔修決口以禦之蓋沁水多沙而橫暴也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滎澤在州北五十里黃河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南六十里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縣界之流遂絕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南去縣一十里又東逕陽武縣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二十三里與新鄉分水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遂絕又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丘界而縣北之流遂絕胙城在衛輝府東南三十五里黃河舊在縣北一里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丘而東而胙城之流遂絕新鄉在府西南五十里黃河舊在縣西南元至元九年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命修完之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汲縣爲府治黃河舊在縣東南十七里與胙城分水府志云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按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爲河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遂絕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南二百里黃河舊在濬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絕此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凡二水竝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竝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釃爲漯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爲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爲己利於是有滎陽下引河爲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衆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羣峯至滎澤山脈不斷緣河地形高卬河不能決而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務導擴而其事畢矣自鴻溝旣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滎澤塞爲平地陶丘不辨墳壤後雖修治而決溢時有遼詔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

野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曰蒗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釃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爲瀆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 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溝爲造耕防謂脈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孫音遜 蓋非獨蒗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益壞矣且所爲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苟已通矣而何更用通蒗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權功利而忽遠圖竝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弁可以證徐州達于河之誤昔漢武帝云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爲是言周衰列國之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狃于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于齒防眞夏王之罪人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六中上　南海桂文燦 嘉應張嘉洪晉校 鄧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六中下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釋文降如字鄭戶江反 按降漢書作絳字之誤也

傳曰降水水名入河 渭按宋張洎云降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云漳水橫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地名見冀州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爲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卽此道也水經所敍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也漢鉅鹿縣唐爲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卽今平鄉縣治

正義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案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渭按襄國今爲邢臺縣縣界絕無降源孔說非是酈注濁漳引鄭玄尚書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爲郲降于齊師之降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則謬又曰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酈以爲近是今攷地理志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竝有古屯氏河則屯河行清河之東大河故瀆之西其爲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旣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哉其非禹迹亦明矣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 元和志云在縣西南六十五里 東逕長子縣故城南 城在今縣西 又屈從縣東北流陶水注之 水自城北東注于漳 又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濫水 發鳩谷一名盤秀嶺又名方山鹿濆山盤石山後魏地形志藍水出寄氏縣盤秀嶺南北流入濁漳元和志絳水出屯留縣西南方山去縣八十四里寰宇記引冀州圖謂之鹿濆山屯留新志盤秀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盤石山按漢志上黨有穀遠縣在今屯留縣界寄氏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藍水卽濫水絳水之上源也或分藍絳爲二水謂藍出其陽絳出其陰非是 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也 地形志屯留縣絳水自寄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 漳水又東陳水注之 水出西發鳩山東注于漳 漳水又東北逕壺關縣故城西 縣有壺口關今在黎城縣東北太行山上 屈逕其城北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 元和志鹿臺山在襄垣縣南二十里濁漳水在縣南二十一里 又東逕襄垣縣故城南 今城在縣北 又東北逕潞縣北 元和志漳水一名潞水在潞城縣北 又東北逕望夫山涅水注之 山在今黎城縣東北五十里涅水元和志清漳水在黎城縣西北五十六里 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 水出林慮縣東而北流注于漳按磻陽城在今林縣北八十里 又東逕武安縣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之交漳口 元和志清漳水一名涉水在涉縣南一里 又東出山逕鄴縣西 鄴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四十里西接林縣界有太行林慮倚陽天平諸山漳水之所經也 又東逕三戶津 在故鄴城西四十里 又東逕武城南 故城在鄴北漳水上有講武城曹操所築蓋卽此也 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 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令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水以溉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 又北逕祭陌西 西門豹沉巫處以爲紫陌在故鄴城西北五里 又東逕梁期城南 故城在鄴北五十里 又逕平陽城北 地括志云臨漳縣西二十五里有平陽故城 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卽裴縣故城南 元和志成安縣漳水西自滏陽縣界流入斥丘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 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右合白渠故瀆 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東南流逕肥鄉縣故城北又東逕列人縣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按肥鄉故城在今肥鄉縣西二十二里魏分邯鄲置列人故城在縣北三十里列人堤上 又東北逕斥漳縣南 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元和志漳水在曲周縣西二十九里 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以今輿地言之屯留壺關襄垣潞城黎城 竝屬山西潞安府 林縣涉縣鄴縣 竝屬河南彰德府 成安肥鄉曲周 竝屬直隸廣平府 界中皆禹貢降水之所經也

漢志雜採古記故漳絳二水竝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卽禹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酈元所謂絳瀆者也濁漳注云漳水自南宮縣故城西 城在今南宮縣西北 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 城在今棗強縣西北二十五里 又東南逕南宮城北 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 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 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繚城 按河水注云張甲河左瀆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又東南經城在今威縣北 瀆卽此水也 繚城在今南宮縣東南 故信都之安城南 今在冀州東南 也 又東北逕辟陽亭 今冀州東南二十五里有辟陽故城 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 信都城卽今冀州治 西至于信都城 今 東逕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 今棗強縣東三十里有廣

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自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入漳脩與蓚同音條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淇水注云清河東逕脩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滹沱別瀆注焉濁漳注云滹水會滹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章武平舒入海此即信都絳水入海之道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爲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二時之徙流漢志以爲禹貢之絳水大謬而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洚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爲澤自班固始安國於冀州云地名而導河又云澤名前後違戾反若乞靈於班固者朱子疑孔傳爲後人僞撰有以也若爾雅十藪自當主澤言孫炎解不誤穎達引以證經之大陸則誤耳然自禹河徙後去古日益遠大陸不知所在賴有其澤名大陸猶可因澤以表地耳穎達云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此說得之

冀州疏曰春秋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 渭按此說允當脩武今獲嘉縣縣西北有吳澤陂其旁近地即大陸也水經濁漳注曰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今淇水東至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蓋以淇口應北過降水之文也道元疑之曰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逕是矣而其下又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則以南北兩大陸聯爲一地以應千里之數何其無定見也信如鄭言則淇口在黎陽西南距脩武二百餘里河之所經當先大陸而後降水矣鄭說亦豈可通乎

程氏禹貢論曰古降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降水之文又曰大陸地志謂在鉅鹿縣其地遠在枯洚上流不與經應當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貝冀者可用枯洚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今按程氏所稱故河即禹河也據水經濁漳注云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河水注云張甲故瀆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河自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然則信都之北爲絳瀆所入者乃張甲河非漳水也安得謂入故河乎絳瀆合張甲又東北至脩縣合清河又東北至東光合大河故瀆即王莽河又東北至阜城合漳水漳水即禹河故道漢志所云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者也絳瀆至此始入故河非信都界深州在阜城西北縱移大陸於此亦枯洚之上流河之所行仍先大陸而後降水不與經相應而況大陸在鉅鹿班固孫炎俱有明文其可以意爲遷就邪

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虛在朝歌界今濬縣西南有古朝歌城本殷虛衞世家云封康叔居河淇間故商墟即此頓丘在黎陽界今濬縣西有頓丘故城衞邑詩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即此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城南元和志枋頭故城在衞州衞縣東一里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方木爲堰遏淇水令入白溝以通運漕故號其處爲枋頭今在濬縣之西南即所謂淇門渡也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者也按杜注云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今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明一統志同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志云其麓綿亘西十餘里有龍春岡西屬太行曰達西岡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皇覽曰帝嚳冢在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地有白祠岡山二陵所在即臺陰野矣元和志帝嚳陵在澶州頓丘縣北三十里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帝王世紀曰顓頊葬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元和志顓頊陵在頓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又有秋山山海經云帝嚳所葬濬縣新志曰白祠山在縣西二十里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其故城在今濬縣西

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定公十三年公會齊侯衞侯于牽杜預曰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即此按枉人山元和志云在黎陽縣西北四十五里俗言紂殺比干於此故名寰宇記云在縣西北十三里俗名上陽三山明一統志云在濬縣西北二十五里內黃縣西南六十里北連跨巨嶺左右谿澗不啻數百又按蕩水注云宜師瀆東逕蕩陰縣南又東逕枉人山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亦蕩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縣接界是一山而湯陰三縣之境也又東北逕石柱岡枉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也即漢志所謂蕩河今按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四十里有大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圮焉而又遷書序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毁曰圮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間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奄未詳處所按舊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云盤庚後王或有從河南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也今按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南之殷者故武丁即位時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此即紂都朝歌也武丁自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又自亳遷於朝歌濮水注引晉書地道記謂武丁居沫邑蓋誤以武乙爲武丁耳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也漳絳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瀆而下故東川復有漳絳之目水經注云漳水自斥漳縣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平恩故城在今東昌府丘縣西南五十里舊屬廣平府今屬東昌丘縣志云漳水舊經平恩城西北至曲周今唯經曲周不入縣界又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

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今在上縣西北又東北逕曲周縣故城東城在今縣東北漳水故瀆在縣東志云漳水舊自縣東北入威縣其後自魏縣東出經流遂爲枯瀆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服虔曰鉅鹿水之大橋也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鉅鹿郡治其故城卽今平鄉縣魏收志云平鄉縣治鉅鹿城是也史記[illegible]鉅鹿[illegible]南括地志云今俗名柳河在平鄉縣南元和志云[illegible]漳水在縣西南十里明成化十八年漳河東決入廣宗縣界是爲新漳而舊漳遂涸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經縣故城在今廣宗縣東二十里本後漢經縣地後魏析置二縣此爲西經漳水自平鄉流入縣界卽古薄落水戰國策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後漢初平四年袁紹擊公孫瓚于薄落津也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接通典平鄉縣有沙丘臺在廣宗縣界廣宗唐平鄉地也今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按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縣北七里漳水舊在縣東唐鉅鹿縣故城在縣南宋北流決入漳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卽今治其後河復南出漳亦隨之故道多塞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杜佑云卽邢州今爲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圯而遷于亳殷書序祖乙圯于耿作祖乙傳云圯于相遷于耿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其說不同按耿在漢河東皮氏縣今爲河津縣地傳直以圯爲遷未安從史記較長抑或序圯于耿下脫遷于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圯于耿徙居于邢此說是也仲丁河亶甲盤庚皆爲遷事作書祖乙但圯而不遷何用作書其爲遷邢而作無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並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廣平府平鄉廣宗至鉅鹿縣並屬順德府大陸澤在焉此卽禹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

王橫所稱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卽史遷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皆在黎陽大伾一名黎陽東山則上陽三山爲黎陽西山可知矣杜佑曰西山者太行恆山也今按太行在輝縣西東距濬縣可二百里又東北則在林縣西東距臨漳可一百五十里恆山在曲陽縣西北南距鉅鹿可四百里至濬縣則八百餘里其禹河所行在唐衞相洺邢冀深瀛滄諸州之境安得隨二山之足而東北去乎杜說非是程大昌云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又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今按澶非禹河所經自黎陽已行西山之麓不始於相貝冀界中亦更無西山踵趾殊不可解也或曰水性就下載之高地是拂其性也疑遷與橫之言爲妄余曰高地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賈讓云淇水口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因欲決是隄放河使北入海則亭北之地固下於河矣禹引河使北豈有難行之理其曰高地者特以大伾之東地益卑以彼視宿胥口則宿胥口之地較高耳高地對上文平地而言非謂高於河之上流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乎

或問禹始引河北載之高地然則水未治以前河從何處行曰堯時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或決而北或決而南汜濫兗豫青徐之域卽太史公所謂行平地數爲敗者也及禹治水乃厮爲二渠一引而北載之高地爲大河之經流而餘波循故道以東者名之曰漯漯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先是全河東注則猶瀉杯水於掌上潰溢四出與後世東郡平原之決當亦相似也溝洫志云王莽時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衞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竊意平恩以下本漳水之所行禹穿地自宿胥口以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入海是謂北過降水耳清河行漳水之東宋時大河北流合清河入海輒決而西則清河之地高於漳水之地可知滹沱行漳水之北自古迄今但聞滹沱決而南不聞漳水決而北則漳水之地卑於滹沱之地又可知也漳雖善徙爲南北兩厓所束終不能遠氾濫禹引河由此入海所以爲聖人之智後世易之宜其數敗也

王橫所稱周譜如淳注云世統譜諜也今其書已亡不知體製若何又怪太史公以武帝導河行北瀆爲復禹舊迹似不曾見此書嘗以問百詩百詩曰案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則王橫所引卽此譜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周譜遷所讀或者於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儘有疎略者余聞之宿疑頓釋因思遷書疎略頗多言北載之高地而不知大伾以東非高地讀周譜而三代世表不書河徙亦疎略之一端也或曰遷非不知今所行非禹所穿時武帝自多其功以爲復禹舊跡故因而書之但遷於武帝之事未嘗少有所諱何獨於此爲之隱而使禹河之故道不白於天下後世哉以爲疎略者近是雖然禹河至勃碣入海漢河亦至勃碣入海卽以爲復禹舊跡亦無不可不必過降水至大陸而後爲復禹舊跡也當今之世有能回河北行使入于勃海吾亦謂之復禹舊跡也已

王橫云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其言有可證者十五書序河亶甲居相相城在今安陽內黃二縣界而其後爲河所圯證一也楚語武丁自河徂亳注云從河內徙都亳河內卽鄴南殷墟自河徂亳蓋亦爲河所圯證二也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下篇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蓋亦爲河所圯鉅鹿界明有禹河證三也殷去夏不遠其所居相在漢魏郡界邢在鉅鹿界以殷都證禹河最切故首著之詩衞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證四也禮記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蓋西河自華陰折而東爲南河又東至大伾折而北是爲東河計所行不滿千里故曰千里而近若漢河則東過大伾山南至白馬縣之長壽津始折而北西去宿胥口又一百五六十里則爲千里而遙矣證五也史記衞世家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商墟卽古朝歌城在今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閒故淳于髡曰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證六也戰國策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邑在今濬縣西南酈道元云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證七也史記河渠書曰禹自大伾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據賈讓言遮害亭東地益下則黎陽西山之足實爲高地證八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大山卽王橫之所謂西山證九也敍傳曰商竭周移正指定王五年事固已知武帝所道非禹舊跡證十也地理志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非隨西山下東北去安得至鄴證十一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證十二也水經注漳水北逕祭陌西俗巫爲河伯娶婦祭

於此陌蓋鄴本有河故以河伯惑人證十三也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會敗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從而漳橫故謂之橫漳證十四也李垂曰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證十五也愚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爲禹河之故道亦有可證者五漢書地理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時猶爲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滹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縣會滹沱河又東逕弓高阜城至成平世遂謂之滹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滹沱仍曰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鬲般峙其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則漳絳卽徒駭之上流通爲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淸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無徵不信庶乎其免矣

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瀆不空漳水循河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不然則經流一去枝瀆皆空久之化爲平陸矣漢北瀆於東光納淸河於阜城納漳水王莽時河空而漳淸納流之地不空則以有二川行其故道也東漢以後之河無山源之可納則一空俱空矣宋北流合淸河入海故金明昌中河徙而淸河自若其下流分爲二派一由南淸河入淮一由北淸河入海及元至元中河徙而南北淸河亦自若今河行汴泗入淮淮泗之外亦更無山源之可納他日河復北道則汴空而淮泗不空此理固甚明也周定王時河徙自肥鄉以下有漳水行其故道猶可推尋其肥鄉以上雖有淸淇蕩洹諸山源之水皆橫絕故河而東入於白溝不能南北灌注所以多致堙塞反覆參驗益信漳水東出爲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

漢河隄率謂之金隄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延津縣界成帝時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在今開州界杉道元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在今滑縣界若賈讓所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則在今浚縣界其言曰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東安通折東與東山相屬此隄蓋卽讓所欲決以放河使北入穀皆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金城卽宣學又魁文山之東矣禹引河北載之高地使過西山下東北去恩絕大巢而亦不妨有隄李垂導河書言曹公所開賓渠果北有伯禹古隄蓋鯀所作也而禹修之世遂目之曰禹隄韓所趨東薄金隄卽此也鯀用之以防川而河有逆行之患禹因之以導水而河得就下之宜勝棋所用敗棋之著也艮庵所穿族庖之刀也而善敗則相去遠矣

漢志河內共縣下云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隆慮縣下云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魏郡內黃縣下云淸河水出南水經淇水出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淸河淸水出脩武縣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又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酈注云謂之淸河口卽淇河口也地理志曰淸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淸水可來所有者唯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淸水瀆移唯留遐絕餘目故東川有淸河之稱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 渭按水經隆慮所出之淇水卽國水宿胥故瀆乃禹河之所行國水自西來注之勢不得東出內黃縣南爲淸河淸河蓋禹河下流漸淤決而爲此川猶漢屯氏河之類及周定王時宿胥口塞大河之水不至國水循宿胥故瀆東北逕內黃縣南爲淸河漢志所謂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行千八百四十里者也其後故瀆又塞淸河隨淇水至黎陽入河故淇水口亦名淸河口及曹公堰淇口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使東北流爲白溝是爲復故瀆也蘇秦說趙曰東有淸河說齊曰西有淸河淸河之來已久疑春秋前有之愚嘗以鴻溝爲禹河致塞之由今淸河又分河於此開則下流緩弱不能衝刷泥沙鄴東河道之塞未必不由此也

地理志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注宿胥故瀆受河於遮害亭東黎山西者卽王橫所云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自黎陽以下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卽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空者也所稱河水自鐵丘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者卽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禹河舊跡久失其傳漢魏諸儒皆以北瀆爲禹河司馬遷知禹引河北載之高地矣而不知當時所行者非禹河王橫知禹河隨西山下東北去矣而不能實指其地名班固知有鄴東故大河矣而不知其上承宿胥口酈道元知宿胥故瀆爲白溝矣而不知其下流卽鄴東之河杜佑知衡漳至肥鄉入河矣而不知其河卽北過降水之河故自大伾以下凡降水大陸九河逆河之所在皆不得其眞獨宋程大昌著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確然自有其所爲禹河者迨考其歸趣則以河水至千乘入海者爲元光改流出頓丘東南之河而鄴東故大河卽禹之舊跡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今按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自王莽時遂空者卽大河故瀆一名北瀆者也未嘗指鄴東故大河爲王莽河且康旣知此河出貝丘豈復與在鄴東者混而爲一頓丘東南之泆河未幾閉塞安得以河水爲元光改流之道始建國三年之徙見漢書王莽傳而大昌謂禹河空于元光不待莽時世譏莽居下流故河遷濟竭皆歸之本無此事然則漢人紀漢河亦不足信邪蓋唯不知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故謂鉅鹿去古河絕遠而以枯絳應降水移大陸於深州種種謬誤皆由此出也大昌銳意求禹河動稱王橫班固而其言猶方柄圜鑿之不相入蔡傳隨聲附和世儒壘守不移禹河之所以日晦也

又北播爲九河

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顏氏曰播布也林氏曰凡言爲者皆從此而爲彼也程氏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爲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爲卑窪故也 渭按從敵與冀分水八枝皆在兗域說見兗州

水經注漳水自鉅鹿縣銅馬祠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見北過降水下)漳水又北逕堂陽縣西長蘆水出

焉注泒水自堰分爲二水一北出逕縣故城西與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元和志云堂陽縣長蘆水亦謂之堂水在縣南二百步縣因取名按堂陽今爲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縣西北衡水即漳水 水又東北逕扶柳縣北有扶柳故城今冀州西南 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在今冀州西北 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在扶柳故城西北五十里元和志信都縣衡水亦曰長蘆水即滹沱水之下流也西北去縣六十二里寰宇記長蘆枯瀆在州西二里漳水在州西北六十里 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洨故瀆斯洨水首受大白渠東北入衡水衡水又東爲衰漳 蓚元和志長蘆水在衡水縣南二百步按鄡縣故城亦在冀州西北 又北逕鄡縣故城東今在東鹿縣東按深州界元和志衡漳水在鹿城縣南 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城今在深州南 元和志云在下博縣南二十里 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手元和志長蘆橋在下博縣南梁長蘆水 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引葭水注之城在深州東北引葭即長蘆也自此以下衡漳與長蘆互受通稱 又東北逕阜城縣北此阜城當在今武邑縣界 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元和志武邑縣長蘆水北去縣三十二里 又東北逕武強縣北元和志武強故城在武強縣西南二十五里按今縣南有武強故城二一魏置一西晉置寰宇記衡漳在武強州南五里 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元和志武隧故城在武強縣東三十一里 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晉分武邑武隧觀津爲武邑郡治此城在今武邑縣界縣志云漳河在縣西北二十里 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所謂昌亭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今武邑縣東有東昌廢縣 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縣在今阜城西南 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今獻縣東南 又東北逕成平縣南衡漳東逕建成平二縣故城並在今交河縣東 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漢志成平縣有虖沱河民曰徒駭河又樂成縣虖沱別水首受虖沱河東至東光入虖沱河此滹沱河即漳水古之徒駭也滹沱別河故瀆即虖沱別水自樂成來者志云至東光入虖沱河蓋與成平接界處也 又東北合清河謂之合口河水篇曰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是也大河之經流王莽時河徙清河由此北會漳水清漳二瀆河之舊道也合口在今南皮縣北二里接滄州界 又東北濊水出焉濊水東逕參戶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參戶亭北注滹沱謂之濊口青縣宋爲乾寧軍本漢參戶縣兼得章武地縣南有參戶故城即酈注所謂參戶亭也元和志云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青縣新志云濊水東北流逕天津鎮東南十里爲大直沽地勢平衍章流漲溢蓋無涯涘故得厥稱長蘆縣即今縣南七十里衛河西岸之長蘆鎮也 又東北逕章武縣西又東北逕平舒縣南東入海章武漢屬勃海郡唐爲魯城縣在今滄州北一百里東平舒故城在今大城縣界淇水篇云清河自濊邑北又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後今靜海縣本漢章武平舒二縣地縣北有漂榆城清漳合流經此入海寰宇記云御河自乾寧軍東北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獨流口入海潮河即界河也縣東北九十里有小直沽天津衛設焉本漢章武縣地元爲靜海縣之海濱鎮明永樂二年築城置衛本朝改衛爲鎮小直沽即古沽水後魏志章武縣有沽水水經云沽水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是也泉州今爲寶坻縣地小直沽受南北諸水東逕天津城北又東南合大直沽而東注于海漢志所云河水東北至章武入海者也海即渤海元和志云在魯城縣東九十里今在靜海縣東北一百五十里南接滄州界而東北接寶坻縣界禹貢之逆河後世謂爲勃海亦謂之海也以今輿地言之漳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眞定府直隸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眞定府阜城獻縣交河清縣靜海並屬河間府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至天津鎮屬河間府注于勃海即古徒駭河之故道也

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徒駭前已悉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中有土河志以爲徒駭妄也漳水不經此安得有徒駭且徒駭最北豈反出鬲津之南哉今東光寧津南皮滄州慶雲海豐界中並有胡蘇河元和志云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記云一名赤河自臨津流逕饒安無棣入海漢志東光縣有胡蘇亭水經注云清河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是也今寧津縣本東光縣地其西有胡蘇亭蓋即在東光者齊乘以滄州南之大連澱爲胡蘇河得之隋書平原東有豆子䴚通鑑云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蓋在漢平原勃海河閒三郡之交顧炎武肇域記云即今滄州南之大連澱也鬲津最南最長較諸河差有考據今德州北有鬲津枯河漢志鬲縣平當以爲鬲津通典鬲縣故城在安德縣西北元和志鬲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按唐德州治安德今爲陵縣 東逕陵縣北北接吳橋縣界元和志鬲津枯河南去將陵縣二十里金志安德縣有鬲津河按唐將陵縣南至德州治五十里其故城當在今陵縣北五十里吳橋志云古鬲津河在縣南里許亦名吳川 又東逕德平縣北北去縣十五里北接寧津縣界德平本平昌五代唐更名 又東逕樂陵縣北北接慶雲縣界寰宇記樂陵縣有鬲津枯河在縣西四十三里金志樂陵縣有鬲津河南皮新志云在縣南十五里 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志無棣縣有鬲津河其故城在今縣東元分無棣縣於此置西無棣縣明永樂初改今名縣東南二里有龍岡在鬲津河中 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新志云鬲津河自慶雲北入縣界 又東北逕海豐縣西北此元東無棣縣也明永樂初改今名 又東北入海渤海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東南接鹽山北接霑化齊乘以濱州北土傷河爲鬲津云即漢時所輔求代劉雄處今按輔代雄處爲厭次津在今武定州南東濱大河之經流土傷河在濱州北蓋即唐景福後黃河所徙之道自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北逕馬谷小山南而東注于海者見寰宇紀非輔代雄處也齊乘指此爲鬲津未審是否據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則當在此地海豐新志云經縣西北五十里又東北入海則徒駭鬲津南北相去太狹殆非也

太史馬頰覆釜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按郡即德州治安德所領有蓚縣寰宇記云馬頰河逕蓚縣界是也而又云篤馬河即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爲馬頰不可謂謬誤在一古字指爲九河之第三耳元和志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在平昌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決亦名新河近志平原商河陽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在鬲津之南與九河無涉太史河自昔無考而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此臆說滄州志又云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即鉤盤北派亦不足信齊乘以爲太史等河在漳南清滄二州之間庶幾得之元清州治會川即今青縣滄州治清池即今滄州簡潔鉤盤三河據爾雅次序以許商言證之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與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按唐歷亭縣今東昌府之恩縣是也簡河在此則出鬲津之南矣大謬慶雲新志以縣南篤馬河爲簡河亦非臨津今寧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大河沙河蓋即簡潔也漢志平原有般縣章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今土俗用章音按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縣南二十里有盤河後漢初平二年公孫瓚破黃巾于槃河又瓚與袁紹相攻瓚引軍屯槃河即此後魏志般縣有故般河水經注云篤馬河自西平昌縣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通典古鉤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元和志陽信縣北四十里有鉤盤河寰宇記樂陵縣東南五十里有鉤盤河金志將陵縣有鉤盤河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鉤盤八枝自鬲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疑即鉤盤河按此河自樂陵

分爲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鉤盤河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經馬谷出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尚以此爲名蓋北派卽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卽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南齊乘指此以爲古鉤盤恐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鬲津出鬲縣篤馬出平原鬲在平原之西北故曰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若其下流入海處則商固未之悉也篤馬首受大河大河潰溢縱其所之遇水卽合安知篤馬下流非卽鉤盤之故道乎

摸水經者不知漳水卽徒駭而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按漢元城縣故城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沙麓之側沙丘堰北去鉅鹿尚百餘里謂播爲九河自此始與經自大陸又北之文不合唐人疑鉅鹿廣阿東去平原太遠故又以深州之陸澤當禹貢之大陸然自陸澤以東南距鬲縣可三百里禹河亦必不至此始分爲鬲津而南入鬲縣也且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郲縣之東高城縣故城在今鹽山縣南郲縣故城在縣東合爲逆河至碣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絶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逾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其名爲某河者未必卽古之九河不名爲某河者又未必非古之九河如濊水浮水無棣溝篤馬河之類馮遂云九河今旣滅難明瑹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酈道元云城地並存州瀆多亡斯爲實錄無事深求近志雜亂者勿論卽如孔穎達于欽準許商三河以爲言亦未可盡信也

顧景范川瀆異同曰黃河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遁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際最爲當機而扼要也計初時汜濫乍平九河必勢均力敵旣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減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旣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堙遏逾遠涇瀁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正義曰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蘇氏曰逆河者旣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於海卽渤海也薛氏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堙矣程氏曰逆河世之謂渤海者也逆河之地北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兩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黃氏曰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滑按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而說者以爲渤海由不知渤海故逆河後爲海所漸耳此先儒之通患唯子瞻士龍泰之文叔能辨之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

碣石之東爲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爲逆河入于渤海溝洫志同蓋漢人以渤海爲海而不知其爲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千年積謬至蘇薛程黃四公而一正蔡氏不收何以爲集傳

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九河但堙塞耳而橫云爲海所漸世莫不痛詆之百詩獨爲余言曰九河若作逆河則未爲不是余頷之而未有以見其誠然百詩亦更無所發明也及讀薛氏語始知古人先得我心益歎百詩之敏悟蓋橫雖博聞彊記而討論不精晞文多誤如秦決河溝以灌大梁河溝者鴻溝也而橫誤以爲大河西山不言黎陽亦其疎漏處逆訛爲九卽此可證也高忠憲有言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詎久而後定信夫

勃海之名古未嘗有也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少海卽勃海景公時已有之不但此也左傳僖四年楚子使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北海亦卽勃海則桓公時已有之逆河南岸之地爲海所漸當在其前王橫云往者猶言昔者其時之遠近不可知而必非謂漢世網羅舊聞自有所據議者以此事不見於正史疑橫言爲妄吾不知其所謂正史者秦漢之史邪抑古史邪如謂古史則諸侯史記皆爲秦所燒世無由見安知其書與不書如謂秦漢之史則海水西南出數百里漢書溝洫志固已明載之矣豈必大書特書曰某年某月而後爲可信乎且變異之事正史無文而見於它書者多有歷陽之國沒爲湖見淮南子邛都縣陷爲邛池長水縣淪爲谷水海鹽縣淪爲柘湖武原縣淪爲當湖並見水經注而正史不書可盡以其言爲妄邪揚州舊有海門縣南對太倉州其海口卽江尾也東北境爲海水所侵呑食寖廣西南出數十里本
朝康熙初縣治遂淪於海今又過其西四十里矣風濤撞擊其聲如大礮日夜不絶每沙岸將崩必先有龜坼之痕居人指以爲候輒遷去而縣遂廢計三十餘年中四十里之地化爲海水過此以往三四百年安知此江尾者不與勃海同其深廣邪天下事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此類是也

許商云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則其同爲逆河也雖大當亦不及三百里而今渤海南北相距有五百里之遠則兩岸之地其爲海水所漸者多矣酈道元云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此不過借營州以證碣石而實與橫所言之事不同橫事在南岸故曰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事當在春秋之前是逆河變爲渤海之由也道元所言在北岸是碣石淪於海中之由事出漢後故又曰漢世波襄呑食地廣贊水卑耳之谿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自碣石以西北岸所侵者漢驪成絫縣地今爲灤州樂亭昌黎地其所呑食南北裁數十里南岸所漸者漢漯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

平舒界今爲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涵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古之逆河北起寶坻南界歷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耳竊意禹時濟漯濰淄入海之口去今入海處尙遠也

九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也逆河旣淪於海則八枝之亡無日矣淮南水利考云百詩謂余此書二卷淮陽劉應思作疊侍郞盛之後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湖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遇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亭無停乎此最精於物理者蠲此猶就淸水言之耳若黃河則一石水而六斗泥海之所入者沙河之所出者亦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唯受以廣二百餘里之逆河蹦躍翻騰而入海而又有碣石以當其衝則潮汐不能踰而西內沙不停外沙不入此禹河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變爲勃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至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立就湮廢矣漢人不知此義而唯以九河爲急縱令穿爲四五亦不旋踵而淤耳蓋逆河旣淪則河不宜分而宜合合則行疾而湍悍力能衝刷泥沙故周定王時上流雖徙而章武入海之道自若宋北流入海之道唯一獨流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趨海之勢甚迅其明效也

臣瓚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今按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蓋河奪漯川之道至千乘入于勃海以上句文勢不可但已故用此四字足之非河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始入勃海也尋瓚之意蓋以禹貢九河同爲逆河自碣石入于海故云禹時不注而不知漢人所謂勃海者其北一半卽逆河之故道也河豈能越勃海而至碣石哉總之勃海甚廣占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北海東萊六郡之境跨古冀兗青三州之界自禹時以迄唐宋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漯濰淄之所入亦勃海也但禹河漢河及宋之北流俱自章武入海碣石正當其衝而東漢以後之河及濟漯濰淄諸水其入海處則遠在碣石之西南耳

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則逆河在碣石之西可知導山云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海在碣石之東又可知矣導河不言碣石以行至逆河而止耳非省文也碣石者河海之限勃海者逆河之變也自漢志云河至章武入海而人不復知有逆河碣石在章武之東矣然臣瓚云禹時河入海在碣石酈道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又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是猶據經而不從志也自唐人指盧龍縣南二十三里之山爲碣石則碣石與河不相値而瓚道元之說棄若土梗矣

黃文叔云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也蓋以爲省文互相備今按禹導山至碣石故言碣石導河抵逆河知其下已治不復東故不言碣石皆紀實非故爲詳略也然則中間相去不太遼闊乎曰實有於是碣石距九河之尾裁三百里耳江漢之匯彭蠡濟之會汶淮之會泗沂去海甚遠三危之去南海更不知幾千里皆據身所及而止不復言海口之地何獨疑於此章

章武漢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卽今之滄州故孔疏云郡北距碣石五百餘里寰宇記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近世學者皆宗其說斥瓚道元之謬是何也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離海七八十里而河欲至此入海則必自今天津北行歷寶坻界轉東自豐潤遷灤州廢石城縣南又東過盧龍縣南而南入于海取道迂遠地勢益高無是理也宋人憂河尾入契丹蘇子由曰契丹之水皆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故據導河繫碣石之文以爲河不至碣石入海是殆未有以蘇薛程黃之解示之者也誠知勃海卽逆河而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則紛紛諸說不攻而自破矣漢志云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按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西河上郡河東南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過有魏郡東郡淸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而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曉今攷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淸河平原過郡凡二十一也行九千四百里以經言之河乃自章武東出爲逆河逕驪成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又過郡二右北平遼西并上二十一爲過郡二十三行三百餘里也自禹告成之年下逮東周齊桓公之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爲定王五年巳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六十餘歲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滿滙志亦云同爲迎河入于勃海迎河卽逆河說者謂莽多忌諱改逆曰迎也寰宇記云迎河在淸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淸池卽浮陽余初不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數月始得其故水經淇水注云淸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淸河謂之合口疑莽時大河南徙淸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皮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爲淸河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丘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爲逆河云爾不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一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根高城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爲一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多非逆河緯而九河橫東流至二縣之西爲逆河所截而各注之也總之大伾以東漢人不詳禹河之所經而以北瀆爲禹河一差則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所不差矣逆河以迎爲言似爲橫絕之河而鄭王以爲迎受之河其義較長然終不能指言逆河在某地至東坡始云逆河卽勃海薛士龍又因王橫之言更定其義云逆河皆漸於海而後經言乃大明與鄭王之義不甚協也

河之播而爲九也勢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分之也其同爲逆河也勢至此不得不合非禹有意合之也所以名逆者鄭義盡之自漢人以勃海爲海而逆河無所容其地唐人亦不明逆河在何處徐堅初學記曰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此義最優至宋而謬論迭出貽惑滋甚矣林氏曰王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其意以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如此則逆河

即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兗開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珌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故謂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以九河爲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者爲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逆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拔湖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即淶水合御河東至獨流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爲逆河明丘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爲橫絕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勃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勃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十六中下終（南海譚瑩覆校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六下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附論歷代徙流

禹疏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

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滑臺城故鄭廩延邑下有延津今謂之延壽津按滑臺城在今滑縣西南即古滑州治也北直黎陽相距三十里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山東北即黎陽故城東岸有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按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漢溝洫志曹譔奏言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又東北逕涼城縣縣在滑縣東北劉宋置北[illegible]人白馬又東北爲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之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一曰北瀆王莽時空故

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按水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遂空者唯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爲東漢見行之河則敍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武時爲淸河漳水之所行則敍入淸河漳水並不列大河故瀆

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衞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衞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衞之河上邑按杜預云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今開州西北有戚城又逕繁陽故城東城在今內黃縣東南繁水之陽繁水即春秋之澶淵杜預云在頓丘縣南也亦謂之浮水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城在今清豐縣北通典頓丘縣北有陰安城寰宇記云王莽河在頓丘縣北十里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城在今南樂縣西北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是也按今南樂縣北有平邑故城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其故瀆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流故瀆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成縣也張甲河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又東北至條縣會爲河屯氏別河自信成城南東北至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其北瀆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北而東注于海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謂之篤馬河東北至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爲鳴犢河者也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里屯音縣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和志王莽河西去貴鄉縣三里古堰今名懸山在縣西九里成帝時河決王延世[illegible]塞河之處以具懸當人情故謂之懸山今在大名府北[illegible]沙上堰也館陶故城在今館陶縣西元和志王莽河在縣東四里舊析館陶地置冠氏縣其故城在今冠縣北元和志王莽河北去縣十八里大河故瀆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有發干故城寰宇記王莽河在堂邑縣北十里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城在今淸平縣西南溝洫志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恐水盛隄防不能禁塞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成帝初淸河都尉馮逡奏言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寰宇記王莽河在淸平縣南蓋即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二折疑當作三折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城在今淸河縣東南又東逕艾亭城南鳳俗記曰甘陵故城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蓋近今博平縣界又東逕平晉城南未詳疑當在博平縣北寰宇記王莽河在博平縣北十八里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城在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二十里漢志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大河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南城在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又東逕平原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括地志平原故城在平原縣南十里元和志王莽枯河在縣東南五里蓋本在其北縣徙而北故水出其南屯氏三瀆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二瀆也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寰宇記繹幕故城在平原縣西北二十里西流逕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按鬲縣故城在今陵縣北左傳靡奔有鬲氏即其國也陵縣本安德唐德州治州西五十里有長河故城州北五十里有將陵故城元和志王莽枯河在長河縣東五里又在將陵縣西十里長河即今德州治將陵在長州之東北州志云古黃

河在州東南二十餘里今謂之黃河崖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城在今景州南脩音條一作蓨括地志云俗名南條城在今舊縣南十二里又北逕安陵縣西地理風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故縣也今吳橋縣西北有安陵故城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故城在今東光縣東淇水篇云淸河自東光縣西南又東北左會大河故瀆濁漳篇云漳水自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淸河謂之合口淸河故大河也按魏大敬志合口在浮陽縣西浮陽今滄州漳淸合流當在州界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也詳見播爲九河下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內黃淸豐南樂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堂邑淸平並屬山東東昌府淸河屬直隸廣平府博平高唐並屬東昌府平原德州並屬山東濟南府景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直隸河間府[illegible]大城寶坻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

蔡傳曰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砱礫不知在何處按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泲水東逕礫谿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砱廣韻砱石砱郎丁切殊足使人噴飯即以礫谿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滎陽縣北又東句南礫溪水注之酈元云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逕虢亭北又東北過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礫溪口即南礫溪水入濟處也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從入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爲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寧遠在此耶唯漢平帝之世河侵汴濟謂徙從礫溪口則可然亦無砱礫之名也此說當必有所本頃聞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程氏疑即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卻無砱礫字又圖說蒗蕩渠口辨引如淳注亦作今礫溪口不作砱礫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讒妄乖謬莫甚於此而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其失而且纂及棼

程氏地理之學誠何容易

水經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丘堰其下文曰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酈注云郭東有五鹿墟故沙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是也縣北有沙丘堰者不遵其道曰降堰障水也播為九河自此始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丘鬲般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今按水經以王莽河為禹河故以沙丘堰為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本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為不遵其道是為降水唐人云河自貴鄉縣界分為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今澶州臨河有鯀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塌之水是也蓋以堰為鯀所作或曰元城為戰國魏地北與趙接讓賈讓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過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以防之沙丘堰者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于齊魏所謂以鄰國為壑者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以趙地高而齊魏卑也水經淇水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東陽春秋晉地戰國屬衛後屬趙

史記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河溝者鴻溝也即漢志所謂浪湯渠據水經注陰溝本蒗蕩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於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遂目梁溝為蒗蕩渠亦曰鴻溝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即大梁城魏所都也自智伯引汾水以灌晉陽世皆知水之可以亡人國蘇代云秦正告魏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其後王賁竟用之以滅魏按滎口水即職方之滎川後世亦謂之濟水水經注濟水自陽武縣故城南又南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故亦可決之以灌也賁所引是蒗蕩渠非滎瀆然水不同而其地則總在大梁之北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則似謂賁所引者大河之經流蓋蘇代述秦告魏又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二口一在白馬一在黎陽橫以是謂賁所引者在此閒決處即白馬口西山足即宿胥口也然史記明言引河溝則非大河之經流亦審矣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按黃即外黃外黃城在今杞縣東北六十里濟陽城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去魏都尚遠且蘇代所稱皆秦恐喝之辭未嘗實見諸行事白馬之口決非秦決也漢書敘傳曰秦決南涯如淳注云秦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鴻溝入淮泗皆承橫之誤近世河徙經開封城北宋端平元年蒙古決寸金淀灌趙葵軍淀在城北二十餘里明崇禎十五年賊決朱家寨隄以灌城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即古大梁城之北其所引者皆大河之經流也與王賁地同而水異嗚呼不仁者之作偪禍及萬世而未有艾痛哉

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是一句通鑑考異曰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東北恐誤因刪去流入勃海三字蓋誤以東南二字屬下讀也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歌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梁楚之地尤甚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師古曰揵音其偃反瓠子歌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之也菑亦臿耳音側其反義與揵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成帝紀建始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王尊傳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溝洫志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元和志捷尾堰在彭州導江縣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為籠圍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漢成帝時瓠子河決王延世塞之用此法也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謂兗豫延世隄防三旬立塞

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按元光三年河水決復從瓠子溝洫志言之甚詳而頓丘之決口夏入海處與中閒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咸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程大昌以為元光已後河竟行頓丘東南非也漢世河兩決瓠子一塞於武帝再塞於王延世河自是不復決而南飄泛濫入平原濟南千乘駸駸乎有向東之勢矣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屯氏河絕未久宜復浚以助大河泄暴下此思患豫防之道也而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遣王延世塞之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又遣延世塞之費更不訾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為可決平原金隄閒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此因利乘便之術也而商以為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又以谷永李尋解光等奏竟止不塞遺患八十餘年至永平十三年而後已嗟乎商以治尚書善為算稱故丞相御史白遣行視而其方略乃如此欲省費而費益多欲循九河之迹而九河不可復經術竟何為哉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元和志王莽祖墓在元城縣東二百步元后之祖也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

修汴渠夏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渭按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以後無可考據賴有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自涼城縣長壽津東逕鐵丘南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登鐵望見鄭師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元和志鐵丘在衛南縣東南本漢濮陽縣地今在開州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濮陽故城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瓠子水注云王景治渠築隄防過衛要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濮瀆存焉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漢東郡有畔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今觀城縣地及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是又東逕鄄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今在濮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即武陽縣東左合浮水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至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詳見兗州又東北逕東河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按漢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倉亭津在縣西北又東北逕茌平縣西河東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魏立濟州治此即故茌平縣按今茌平縣南有濟州故城即古碻磝城也縣西二十里有漢茌平故城又東北逕四瀆津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按通典盧縣東有漢臨邑故城盧縣今為長清縣四瀆津當在縣界臨邑故城東北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商河出焉楊墟平原之隸縣城在高唐城西南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平昌般縣樂陵枋鄉故城南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而東北注于海元和志云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為名按商河行大河之南漯水之北河水又東逕高唐縣界漯水注之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詳見兗州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城在今高唐縣西四十里本齊高唐邑齊趙以河為竟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漁於河即此河也又北逕張公城有津曰張公渡今在平原縣南六十里又北逕平原故城東故城在今縣南又左逕安德東而北為鹿角津今陵縣治即安德故城今縣東南有故鹿角關以津為名與臨邑縣接界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北樂陵故城在今樂陵縣界枋鄉故城在今商河縣西北厭次縣南為厭次河今武定州東有厭次故城本富平後漢改曰厭次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寇平原厭次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即此地也又逕漯陰縣故城北此北漯陰縣也按漯水下注云北漯陰城伏琛謂之漯陽城當在今青城縣界漯水之北又東北為漯沃津有漯沃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今蒲臺縣東有漯沃故城又東逕千乘城北伏琛謂千乘北城也今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未知是北城否又東北逕利縣城北本作黎城縣北今據濟水經文改正後注云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今博興縣東有利縣故城又東分為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濟水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漯水注云漯水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坑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即此水也

甲下蓋亦千乘縣地河水東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入海處當在甲下邑之東北馬常坑按元和志海在勃海縣東一百六十里今分屬利津縣即古千乘海口利津金析唐蒲臺勃海二縣皆本漢濕沃縣地蓋南與千乘縣共此海口也以今輿地言之滑縣開州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並屬山東東昌府陽穀屬山東兗州府茌平屬東昌府禹城平原陵縣德平樂陵商河武定青城蒲臺並屬山東濟南府高苑博興並屬山東青州府利津霑化諸州縣界中皆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兩經脩塞而水道猶存王莽時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即平原濟南千乘也蓋自元城循此道東出館陶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也水經所敘長壽至委粟之道皆在東郡界中殊不合常深以為疑今按永平十三年詔云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蓋河自平帝之世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與後世南北清河之分派幾相類矣歲月逾甚滎陽以下正流漸微迄於永平莽時館陶決口亦必淤淺故王景治河棄而不用河汴既分遂從漯川導河至東武陽始合莽時故道此武陽之西所以異也然史稱景鑿山開澗防遏衝要則其間多所變更即武陽以東豈盡與莽時同哉東漢之河起自始建國三年亦言其大略而已

王景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脩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決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蒗蕩渠下太子賢曰汴渠即蒗蕩渠也則河水當從此決入然滎陽以下南岸山脈已盡地平土疏隨處可以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濟隧亦通河至于李造入激隄而其流始絕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隄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脩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艫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武帝雄才大略足以有為若移其征伐四夷神僊土木之費以復禹河故道當亦無難而竟不及此則以疏於討論執北瀆為禹河故也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經者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王橫請從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意皆欲復禹河故道而國祚阽危事不可為矣永平上距平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唯從事汴濟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利便者為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河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免矣惜乎其不及此也河雖徙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至章武入海猶是徙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或曰景即以復禹河為難王莽河新絕未久豈不可復乎曰不可漳水之東王莽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絡冰碎瓦裂若導河行此不久即敗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固已審之熟矣

賈讓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曰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讓欲復禹河故道故曰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非謂任河之所向雖橫流失道亦棄地予之也李尋解光云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關並云河決曹衛之域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則其言稍涉孟浪矣建武中張汜請修濟渠而樂俊沮之永平中議脩汴渠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十三年詔述其言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此即李尋解光關並之

袖海山房校印

說也宋神宗之所以語宰執者意亦如此愚謂斯言不善用之則爲害非細夫故道難復而新河所行願得地宜兩崖完固勢不能遠氾濫如賈讓所云西薄大山東薄金隄者任其所之可也若平地橫流則亟宜脩塞使歸故道苟任其所之則兗豫青徐數州之地皆爲縱橫糜爛之區矣所爭豈僅萬里中之咫尺而已哉至若田蚡利鄃邑之歲收勸武帝勿塞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未必非蚡教之言也谷永黨於王氏成帝時河決言修政以應之則災變自除安知不陰爲元城冢墓計乎此正皋陶謨所謂巧言令色孔壬盤庚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胥動以浮言者也投諸四裔殄滅之無遺育當施此輩矣

晉書亦不志河渠無可考據今按左傳僖四年管仲言齊之四履曰西至于河杜氏釋例云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丘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杜所舉有郡而無縣河道或小有變遷亦未可知要其大致則與東漢時同也正義曰杜之此言據其當時之河耳汲郡以東河水東流秦漢以來始然古之河道自大伾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計桓公時齊之西境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此說良是蓋管仲誇實征之所至當極其遠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者即王制所云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者也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賈讓曰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則定王五年所徙之河也桓公時禹河尚未改道杜以東漢之河當四履之河失之遠矣吳幼清云近世河與淮合爲一瀆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河所在雖漢河故道漸莫能知已今以杜氏觀之自西晉之人已不知有漢河何待近世哉

隋志兼綜南北朝事而無河渠唐新舊二史亦不志河渠事多缺略今按唐有河北道河南道以河畫界其自大伾以東河北衞魏澶博德棣滄七州河南滑濮齊淄五州皆瀕河之郡也謹摭元和志寰宇記所載各縣界之黃河略爲銓次以補史志之闕黃河自汲縣南胙城縣北東北逕靈昌縣北又東北逕白馬縣北其北岸則黎陽縣靈昌東北至滑州七十里其廢址在今滑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靈昌縣北十里白馬滑州治元和志州城即古滑臺城河去外城二十步唐書五行志乾寧三年河溢將毀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黎陽西南至衛州一百二十里今爲濬縣又東逕頓丘縣南又東逕清豐縣南其南岸則濮陽縣頓丘澶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清豐東至澶州二十五里其故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濮陽東至濮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北去縣十五里又東逕臨黃縣南其南岸則鄄城縣臨黃西至澶州六十七里其故城在今觀城縣東南元和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鄄城濮州治其故城在今濮州東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二十一里又東北逕朝城縣東其東岸則范縣朝城西北至魏州一百里其故城在今縣西元和志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范縣西南至濮州西四十里其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里又東逕范縣北其北岸則武水縣武水城東北至博州六十里其故城在今聊城縣西南元和志黃河在武水縣南二十二里又東逕陽穀縣北其北岸則聊城縣陽穀東南至鄆州七十五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年濟州爲河所陷沒以縣屬鄆州黃河在縣北十二里聊城博州治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四十三里按水經河水逕茌平縣西唐貞觀中省入聊城故不言茌平非河故道也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其北岸則平原縣安德縣平陰西南至鄆州百二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天寶十三載州廢縣隸鄆州黃河北去縣十里長清東北至齊州八十里元和志本屬濟州貞觀十七年廢濟州縣屬齊州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平原屬德州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安德德州治其故城在今陵縣界元和志黃河南去縣十八里又東逕臨邑縣北臨邑南至齊州六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又東逕臨濟縣北臨濟西南至齊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北八十里今爲濟陽縣地又東北逕鄒平縣西北鄒平東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元和志黃河西北去縣八十里按唐鄒平故城在今齊東縣界其北岸則滴河縣厭次縣滴河東北至棣州八十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十八里滴音商厭次棣州治其故城在今武定州東四十餘里元和志黃河在縣南三里自此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逕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蒲臺西北至棣州七十五里今爲蒲臺利津二縣地元和志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三里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二里俗呼爲鬬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景福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逕勃海縣西北又東北至無棣縣東南而東注于海勃海縣西至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濱州東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無棣西北至滄州一百二十里其故城在今海豐縣西接慶雲縣界寰宇記云黃河在無棣縣東南六十里東北流逕馬谷小山而東入海蓋即景福之改流也馬谷小山在海豐縣東南昭宗景福上距李吉甫撰志之年約六十餘歲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清豐觀城聊城平原陵縣商河齊東武定蒲臺利津南接滑縣開州濮州范縣陽穀茌平平陰長清臨邑濟陽後徙經濱州海豐不入蒲臺利津諸州縣界中皆唐歷五代以迄宋初黃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爲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爲慶曆八年戊子復決於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

魏晉南北朝河之利害不可得聞唐自長壽以來時有溢決見之於史而無大變遷故不志河渠閻百詩云其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者僅滑帥薛平蕭倣二事耳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州帥薛平按故道出黎陽西南遣使請於魏帥田弘正其發卒鑿古河十四里經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唐書蕭倣傳倣爲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遣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滑按伊川之意欲明宋多河患以火德故然東漢亦火德而河患絕少何也且禹功既壞河行未久輒復徙遠者數百年近者或百餘年或數十年獨東漢之河垂千歲而後變則王景之功不可誣也豈皆德運爲之哉肅代以後强藩跋扈並帝制自爲次道云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是也而愚更有說焉河災羨溢首尾亘千里之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唯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之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河功所以罕紀也據史所書謂唐少河患亦未爲篤論云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脩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開州東尋復脩塞大中祥符四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盧五年知滑州陳堯佐築大隄疊埽以護州城復於舊河開泛流以分導水勢是歲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大略欲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出大伾上陽三山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東南北合赤河入海又欲自滑州西北汶濟派爲六渠導入漳河滹沱易水以注于海議者以爲不便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傍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海發丁夫九萬人治之四年河塞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與長吏計度垂請自上流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復合於澶淵舊道則滑州不治自涸朝議慮其煩擾罷之是歲河復決於天臺山天聖五年始塞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州矣景祐元年又決橫隴遂爲大河之經流迨慶曆八年河又決州之商胡埽在開州東北三十里而橫隴斷流歐陽脩謂之橫隴故道今濮州東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按五代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屋爲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朱華隄決河蓋由此東注鄆州治須昌縣今東平州西須昌故城是也東平州西范縣東河去州七十里西濮范縣界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而爲赤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脩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湮滅不可考今陽穀縣東南河去縣六十里東河縣北縣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西南自陽穀界來經銅城南又東經清冷口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按銅城鎮在縣

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皆有舊黃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故道合矣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從之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爲六塔河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脩河官皆謫竄自是之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賈昌朝欲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因遣使行度且詣銅城鎮及海口約其高下之勢二年歐陽脩奏疏以爲橫隴堙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不報已而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脩又上疏曰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德棣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何如此近乎欺妄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已而中書奏開六塔修又請罷其役時宰相富弼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仲昌垂之子也

後漢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千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無可考唐書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開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其後歲月逾甚而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闢減水河而已殊不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渤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決於棣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界中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不可道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爲患無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尚有可採而水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

河渠志曰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五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今按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決口廣二百尺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博德之境曰四界首河時以合永濟渠者爲北流故此有東流之目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商胡決河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分爲二則上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古大河即王莽河二股河出其東而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滄蓋即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首受河水蓋即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與開州接界處也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德棣之患是當時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濮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別名但李仲昌開引商胡北流絕六塔河東南入橫隴故道而二股河則派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俗稱韓張堡東與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爲高唐縣又東北逕恩縣南唐爲歷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莽河逕陵縣南唐爲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自平原流入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欲決金隄合大河入篤馬河即此也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西字元和志平昌縣有馬頰河在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即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城在德平縣東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城在今縣東寰宇記云馬頰河在樂陵縣東六十里從縣北界來即古篤馬河也金志樂陵有篤馬河按二水既合例得通稱故篤馬亦名馬頰水出其東蓋縣自故城徙而西也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城在今縣東北一豐縣界北齊移治馬嶺城在今陽信縣南又東北入海渤海在海豐縣東北一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濱信縣慶雲志云有馬頰河自樂陵流入至城東南注又云長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勢如岡陵或謂禹所築九河隄也按此亦未是馬迹蓋宋時東流之所經築此以爲隄耳豐新志云鉤盤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即古篤馬河亦名馬頰河泰日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堤在縣西三里繞城北至北七里而止蓋爲大河所經蓋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也陽信劉世偉因指其山爲禹貢之碣石大謬以今輿地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屬滄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也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氾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命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當虞還命范子淵於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澶淵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

河渠志慶曆八年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今按永濟渠即古之清河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頭遏其水爲白溝一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塞至是

河自州東北二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縣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縣在今府東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元城縣志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氏縣西北今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縣西與平恩縣分水今縣東南四十里有平恩故城衛河在縣東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永濟渠在臨清縣城西門外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爲清河其故城在今威縣界宋宗城卽故廣宗今爲威縣地清河在威縣東又東北逕清河縣東今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有黃河故道在縣北一里亦名黃蘆河北入南宮縣界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衛河去縣西十里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武城縣西縣西十里有東武城故城水經注云清河逕其西也今衛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棗強縣西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熙寧元年都水監言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淤澱致上下埽岸危今棗強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已而棗強埽決北流又東逕將陵縣西北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縣河入焉宋景祐元年移將陵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逕德州入將陵吳橋界金志吳橋縣本將陵縣地今衛河在縣西二十里也寧津志云縣西三十里有古黃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寬可二里兩岸隄堰隆然居人謂之臥龍岡蓋卽永濟渠爲宋北流之所經也又東逕蓨縣南蓨縣今爲景州州志云衛河在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東光縣西水經注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西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東光縣南二百步南蓋西字之誤東光新志云衛河在縣西三里又東北逕南皮縣西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北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今縣東北衛河在縣西三十里與交河縣分水元豐五年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通典云無棣溝隋末廢唐貞觀十七年薛大鼎爲刺史奏開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其利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詳見後清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在清池縣西清池隋滄州治焉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經濁漳篇云衡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青縣南有合口鎮又東北逕乾寧軍東軍在今青縣南唐乾寧中析長蘆置永安縣爲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二年升爲清州今爲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記云御河在縣西十步是也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嶺宋時以爲九河之一鑄銘其上元王充耘據以爲禹貢之碣石大謬水經注清河東北過濊邑北濊水出焉詳見後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海縣北經入漳沱河又東北逕至泉州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寶坻縣漂榆城在今天津元年都水監言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今相六塔舊河口一并北行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一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視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元豐四年李立之言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從之元祐初回河東流之議范百祿等言昨按行黃河獨流東至海日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以前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漲落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瓴經今八年不舍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深快之驗也議者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紹聖元年復議回河范祖禹言今之河流方復大禹舊迹入界河元符二年趨海復初無壅底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塞之理大觀二年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勢之策而歲月浸久侵犯塘隄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御捍漲溢然築八尺之隄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乞逐旋增修從之按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衛河卽易淀巨馬三水所會自文安縣流經縣西北合衛河入海塘濼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有獨流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縣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寧軍口在縣東北流東二砦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卽此地也云漳衛水北又東爲三叉口卽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清縣來經衛西南自靜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西北自武入于海天津衛北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又東南出小直沽宋清州地也亦以今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丘縣臨清並屬山東東昌府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廣平府夏津武城並屬東昌府棗強屬直隸眞定府故城屬直隸河間府恩縣屬東昌府德州屬山東濟南府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青靜海天津北接順天府城寶坻界大諸州縣界中皆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爲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爲元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開後數歲爲元符二年己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厤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元年趙偁請修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于冀四年尙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溼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偁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卽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遂與之合故徽宗卽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卽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故瀆也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於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苑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汐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按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帝臺地勢東高西下北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於禹迹但河由界河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爲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溝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況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在此時矣爲當日計但能於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旣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杷幾於以河爲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卽位復議回河大略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駮之以爲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蜩螗沸羹一唱百

和自慶厤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於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胙之閒化爲平陸豈不惜哉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許謨遠猶雖爲人所格而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而已矣

宋君臣之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無所聽較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古河未有不兩行者禹廝二渠爲萬世法自參以上則必敗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爲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爲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此流之合於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金始克汴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閒或決或塞遷徙無定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河剩水也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見范成大傳）孝宗隆興之元二即金世宗之大定三年四年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剩水則河離濬滑在隆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云元豐閒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據金史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十二年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于歸德府詔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一年以河移故道令築隄以備二十六年河決衛州隄壞其城汎濫及大名其所載不過如此他無可考然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榮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之宋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徐州之彭城蕭豐曹州之濟陰滑州之白馬睢州之襄邑滕州之沛單州之單父濟州之嘉祥金鄉鄆城皆爲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之所經亦大略可覩也雖數有遷徙而汲胙之閒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達大野幷行泗水以入于淮於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幷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之明昌五年也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清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詳見導沇入海下）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詳見徐州貢道下）河匯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又一條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卻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卻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子年六十五）下逮元世祖至元閒而河又從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

自南渡以來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溢於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益遠矣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言蓋是時決勢既成櫟欲因而利導之故爲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即塞曷嘗以是爲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五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由清州柳口入海（清河即衛河清州今青縣柳口靜海縣志云即楊柳青渡在縣北四十五里）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爲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遂寢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室道旁不盡力於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

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鄉陽武閒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衛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破缺僅存十之一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決河所行之道後三十餘歲爲泰定元年始行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謹摭近志各州縣

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北一百二十里舊在獲嘉縣南六十里天順六年河自武陟東入開封城去縣三十里嘉靖原武新志云河舊在縣南不經縣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入潁又決故道遂淤 又東逕陽武縣南也元至元二十五年陽武諸處民居為河所壞 又東逕延津縣南 又東逕祥符縣北 又東逕封丘縣南其北岸則封丘縣 又東逕陳留縣北 又東逕蘭陽縣南 又東逕儀封縣南 又東南逕睢州北 又東南逕考城縣北 逕商丘縣北其北岸則曹縣 又東南逕虞城縣北其北岸則單縣 又東逕夏邑縣北 又東逕碭山縣 又東逕豐縣南 又東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 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 又東南逕靈璧縣北 又東南逕睢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 又東逕宿遷縣南 又東逕桃源縣北 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 又東逕山陽縣北 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安東在淮安府東北六十里河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也

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河一遇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丘文莊以宋熙寧十年河決為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濼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患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為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耳元順帝至正四年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瀕河郡邑皆罹其害水勢北侵安山在碭山縣南延入會通運河朝廷患之會脫脫復相躬任其事用賈魯言請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從之十一年四月命魯鳩工七月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東入于海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為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為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乃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迹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遺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為口實余深痛之茲特為發憤一道

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

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迄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河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謂按余闕此言正與掩河之議相左蓋河在梁薊之郊北流爲順其曰南徙難而北徙易是也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則大非明之中葉河屢貫會通決其水以入海而運道遂淤河之不可北也審矣嚮使河北而無害於漕則聽其直衝張秋東北入海數百年可以無患奚必歲歲勞費防其北決耶

日知錄云王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大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兗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一滴之滲漏矣卯四

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illegible]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措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水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由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兩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免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議者因海壅河高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爲上策不知漲沙當海口之中（嘉隆閒雲梯關口自有漲沙甚大）潮退則見潮長則沒無可施功之處縱乘潮退施功而一沒之後濁流淤泥隨復如故矣故濬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繕治河隄俾無旁決則合流勢勇沙隨水去海口自不虞淤若隄日繕而決日開非庫藏不能支即迫近不能容與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誠多築縷隄（近河濱者）以東之又爲遙隄（離河六七里）使水有所游蕩必以眞土則復何患哉如上流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之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之海乎支河一開正河必塞近事良可鑒也

黃貢曰昔陳平江（瑄）宋司空（禮）之治會通河也壓汶水逆流至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達臨清（自南旺至臨清爲閘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接徐沛（爲閘二十有一）一閘六分之水者其閘長閒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矣素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閘而東爲當時故閘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若建瓴故入河無礙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永樂閒運道利賴人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可蓋欲藉山之堅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墊後人相繼鑿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墊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浦坊（在淮安府城西北四里）累石爲山蜿蜒千尺即古娛月遺制（[illegible]宋史可見）水得翻騰踴躍以入海俗謂之礙嘴取牾激而名今皆沒於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礙嘴之築下布七星樁樁上累以石有[illegible]入[illegible]）

（二三盧蘆葦以樁汁砌以油灰長千尺袁氏以爲陳平江所創或云天順閒遺都水郎中督工於滿浦坊作石磯導河東流知孰是磯實爲治河要策萬曆初漫入水中微露形迹今清江浦尚有之其渦流不入運河河不勞挑濬者磯之力也）

顧氏（[illegible]）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爲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於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於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趙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又曰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衝隆曰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爲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illegible]）禮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洄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宗也（後世遙隄之設[illegible]之意滾水石壩及減壩之法即斗門遞注之意）雖然大河東則會通運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

川瀆異同曰淮水清而流疾恆無墊決之患自河合淮始也河從北來河之身比淮爲高故易以遏淮淮從西來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一丈（河渠考云泗州淮身較清江浦高一丈有餘自高趨下勢常悍急）故易以齧運然而河不外館則淮不中潰淮并流而北其勢盛力足以刷河淮郝流而南其勢殺河且乘之以潰運矣病淮必至於病運者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貴運兩河之樞機實自淮握之則今日之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也然則何以治之曰吾亦以淮治淮而已高厚其隄防使淮無所旁出修明平水之制使淮不至泛濫此陳平江之治淮所以二百年無事者與河渠考云隆慶四年淮決於高堰河亦決於崔鎮漕臣王宗沐修塞之[illegible]

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踰淮後徑趨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淤海口幾爲平陸萬麻三年高堰復決於是山盬高寶興泰諸處悉爲巨浸黃水躡淮之後獨流西溢侵及鳳泗清口壙淤海口亦復阻塞而漕黃交病矣河臣潘季馴以爲高堰者淮陽之門戶而黃淮之關鍵也欲導河以入海勢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決則濁流停滯清口亦堙河必決溢上流水行平地而邳徐鳳泗不免皆爲巨浸是淮病而黃病黃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勢也於是築高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在高堰北十餘里經大小澗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大澗口爲衝決要處築石隄以護之長數百丈壓阜陵湖在堰西南二十餘里周家橋北去堰四十餘里翟壩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爲山陽盱眙接界處或曰周橋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兩閘及西隄四十里石工相對周橋翟壩決則高郵南北衡溢無時矣以捍淮之東侵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往往由此倒灌入淮於是幷築隄捍之隄在清口西三里後議者又以東淮太迫於張福隄窪處黃詔王簡二口置減水二閘淮溢則縱之外出黃溢則過其內侵王簡口亦曰王家口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趨清口會黃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蓋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於季馴云隆慶四年王宗沐修築高堰卑薄無所加隨即圮壞至是經理始盡制焉二十一年淮復決於高良澗在淮安府西南七十里志云九十里凡二十二口旋築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阻遏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泗州陵州城渰沒科臣張企程請導淮分注江海以救祖陵二十三年淮復決高堰高良澗諸處尋築塞之明年河臣楊一魁以黃淮衝溢乃議分黃導淮闢清口沙七里達淮之經流建武家墩涇河閘涇河在寶應縣北三十里以洩淮之旁溢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在寶應南六十里周家橋減水石閘一自岔河下涇河一自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在寶應縣東南四十里及射陽湖入海猶慮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開高郵西南之茆塘港在州西南六十里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在揚州府東三十里入江以殺淮漲一魁所舉行大抵本企程之說自是淮患漸平雖時有決溢而培固高堰增置壩閘之外無所爲治淮長策矣季馴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一人築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餘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儼然一都會邪萬麻二十一年淮漫高堰隄上且數尺周家橋口原自通行又加決焉決高良澗至七十餘丈南奔之勢若倒海高寶邵伯諸湖隄一日崩者百十餘處于時泗城亦復灌溢而所減之水不過尺許則以淮南之地自高寶而東則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自興鹽以東濱海諸鹽場比內地亦復昂也泗州之地比高堰爲下與高寶諸州縣皆若釜底然安能免淮之浸哉今高堰一帶修守不嚴奸商鹽販之徒無日不爲盜決計泗州之人未究利害之源但見高堰增築勢必遏淮以入泗惟恐堰之不速潰也且淮之旁流日多則正流日弱於是刷沙無力而黃水溢橫清口就淤勢不得不倒灌淮南決隄堰而敗城郭委運道於茫無畔岸中矣善乎先哲之言曰禦黃如禦敵淮日退則黃日進論者以導淮爲秘計而不察其爲弱淮之先徵也淮之患曷有窮已邪

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焦弱侯云明興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從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境山之北者從溜溝入漕是猶有兩分之遺意也其後或塞或微而以一徐受全河之灌矣顧寧人云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徐邳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閒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之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倍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爲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閘爲務堰者高家堰家一作加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故潘尚書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爲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爲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

自河合淮入海潘公所以治之者有二要焉一在海口一在高堰按淮南水利考云海口本自無淤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僅淮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淮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入時黃沙能無停乎又聞諸海濱之夫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況未可施功邪由是觀之雲梯關海口漸淤亦由旁口之太多苟非借水攻沙而恃人力以通之則海口終不能開也高家堰者郡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閻百詩曰此堰不見於史籍考三國志登嘗爲典農校尉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登固精於水利者又嘗爲廣陵太守虞溥江表傳云治射陽則此堰距治所甚邇登築隄以障淮水理勢宜然也由是觀之漢世河未合淮尚不聽其南奔況今欲藉此濤湍以刷沙乎苟非以隄束水使淮幷力東注則自清口以至海口終不能無壅也是故河之出海旁口日多則正口日塞淮之會河支流益分則經流益弱皆潘公之所禁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善治水者必有道以處此矣

太史公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

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尙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爲杞人之憂萬一淸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入山盬高寶諸湖（明隆慶四年萬歷二三年淮決湖水以東兩決於高堰山陽高寶興鹽諸境悉爲巨浸）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邗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幷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閒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溫撒可喜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合淸河至滄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盤生地五十餘里勞費不貲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淸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然則河竟將若何曰封丘以東地勢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徙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卒無寧歲故吾謂元明之治運得漢之下策而治河則無策何也以其隨時補苴意在運而不在河也設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於他所官給其費且振業之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諸事已畢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淸河入于勃海庶不煩人力也蓋禹河本有可復之機一失之於元封再失之於永平三失之於熙寧至明昌以後事無可爲居今日而規復禹河是猶坐談龍肉終不得飽也河之離舊愈遠則反本愈難但得東北流入勃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患斯亦足矣求如西漢之河不可得卽如宋之北流亦不可得而況降水大陸之區也嗚呼禹河其不復矣乎

皇淸經解卷二之百十六下終（南海桂文燦封舊校　順德馮佐勳新校）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十七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淸胡明經渭著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渭按漾史記作瀁漢書道下又作養古字通也）

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易氏曰漾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名漢水黃氏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獨氐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爲不可據而桑欽遂從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適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爲可據渭按嶓冢見導山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元和志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嶓冢故城在今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今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

漢郊祀志秦祠沔於漢中地理志漢中有沔陽縣武都下云東漢水一名沔則沔漢互稱其來已久而沮縣下又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沮子余反羨音夷）按周禮荊州川曰江漢而無沮是沮卽沔也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水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元和志沮水出興州順政縣東北八十二里按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略陽縣界晉永嘉後沒于氐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僑置略陽縣西魏改略陽曰漢曲隋又改曰順政唐爲興州治宋復改順政曰略陽今在寧羌州北二百二十里河池今徽州屬鞏昌府泉街水在略陽縣北）東南逕沮水戍（在略陽縣東南沔縣志云沮水在縣西七十里與略陽接界）又東南流注漢所謂沔漢者也尙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羊驛沮口在焉宋開禧二年金人陷大散關叛將吳曦退屯置口旋還興州置口卽沮口也）同爲漢水之源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班固曰東漢水一名沔鄭康成曰或謂漢爲沔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逕張魯治東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按地形志沔陽縣有白馬城今在沔縣西南卽漢陽平關亦曰白馬戍濜水在縣西二十里）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亦名石馬城在今沔縣南）又東逕沔陽縣故城南（城蕭何所築也南對定軍山諸葛亮遺令葬此按沔陽故城寰宇記云在西縣東南十六里今在沔縣東南十里）又東逕西樂城北（城在今沔縣西南漢水南岸）又左得度水口（在沔縣南二十里）又東右會溫泉水口（在沔縣東南）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南有女郎山按沔縣東四十里有沙水女郎山在襃城縣西南）又東合襃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流入漢元和志襃谷山在襃城縣北五里南口爲襃北口爲斜長四百七十里按襃水在今襃城縣東）又東逕萬石城下（在襃城縣東）又東逕漢廟堆下（在今南鄭縣西南）又東逕南鄭縣南（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爲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寧羌在漢中府西北三百八十里）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沔縣在府西少北九十里）又東逕襃城縣南（在府西北四十里沔水去縣二十四里）又東逕南鄭縣南爲漢水（水去縣三里）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

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閒是爲漢水之源此務觀入蜀途歷金牛目驗而得之涓涓細流安國傳所謂泉始出山爲漾水者也新城王尙書士正昔典試四川記

蜀道驛程記其言嶓漢最爲詳覈記曰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庳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之開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自大安西南亂山谿磵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鳧鴈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寧羌州北二十里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寧羌衞于此成化中卽衞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公使車閱歷較陸氏所得更備且大有裨于經學非徒紀遊覽之勝而已故撮其要著於篇

漢志隴西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師古曰氐夷種名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按邑有蠻夷曰道晉永嘉之後地沒于氐羌縣多荒廢氐道今不知所在武都郡武都縣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武都本白馬氐地漢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治武都縣今鞏昌府成縣西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卽漢武都郡治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常璩華陽國志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氐道晉改屬武都郡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爲言然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水卒莫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酈注濁水出濁城北今成縣北有濁水戍亦曰濁水城胡三省云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水出丁令谷南逕武街城西東南入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今廣鄭郡治按此城在今成縣西三十里又東弘休水注之水北出溪南逕武街城東而南注于濁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下辨城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濁水卽白水之異名也按白石縣今爲成縣治又東南涯陽水注之水北出涯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而西南注濁水又東與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又西南入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沮縣今略陽縣沮水在縣東西南流注于兩當溪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今略陽縣西北一百里有長舉廢縣後魏于此置槃頭郡而南合鳳溪水水上承濁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出鳳凰臺下東南流左注濁水又東注于漢水謂之西漢水觀此文則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氐道水下爲東漢水可知也氐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下辨之北濁水所受有丁令溪水弘休水涯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氐道來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攷耳然沮水枝津上承沮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昔之觀水作記者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爲氐道養水合濁水兩當溪由枝津以達沮沔是爲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于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亦以氐道水下通沮水爲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嶓冢則氐道亦有嶓冢山矣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爲之殊目要之氐道水所出别是一山非嶓冢也近世言漢水者皆知班固之誤而不知其誤所由來故詳著其原委如此

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括地志秦西垂宮卽漢西縣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元和志嶓冢山在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然則山在故西縣東北去西縣三十二里也上邽漢屬隴西郡唐爲秦州治今鞏昌府秦州是志云西縣故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嶓冢山在州西南六十里山不甚高而峰岫延長連屬若冢是山在西縣故城東北六十里也與括地元和志里數不同蓋唐之上邽在今州之西南去西縣故城當較近但山不當更差二十八里耳州志城與山必有一誤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元和志利州景谷縣本漢白水縣屬廣漢郡宋爲平興縣隋改曰景谷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之白水鎮是也在縣西百里白水在縣北二十里至縣東三里合嘉陵江漢巴郡治江州縣其故城在今重慶府巴縣西大江在縣東南嘉陵江至此入大江過郡四隴西武都廣漢巴郡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氐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爲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卽東漢也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及觀下文東南逕白水葭萌閬中至江州入江則又確是西漢水與武都一條全無交涉矣首尾橫決必魏晉間人所續也經文有曰廣魏者故廣漢也蓋晉氏改名漢後人續經此亦其一證尋其意指蓋以氐道水南合濁水兩當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爲西漢水也槃頭治長舉故亦漢沮縣地故酈注以爲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其言曰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則兩川通波更注沮縣之南矣嘗試以圖志考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嶓冢亘絕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卽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入之理澄之所言卽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卽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顚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

凡川流去來以平日爲主時値暴漲則急水溢入緩水而東者反西南者反北漲稍退則如常矣洞庭彭蠡之水皆北入大江及夏秋江漲迴流入湖清濁爲之改色此其尤彰明較著者昔人以西漢水東合沮沔蓋亦據暴漲之時溢入東川故有此誤耳余家臨餘不溪溪水分流自清河橋入經縣前出西水門西北合前溪水又西北與苕霅會郎古北流水也此水本自東入西投之以物輒西流及溪水暴漲乃自其上流溢入爲厄河而東人西水門出清河橋投之以物則東流矣使客游者觀之能不以暫爲常乎故夫山川之向背非熟察情形參詳圖志未有能得其眞者也

酈道元雖有東西兩川俱出嶓冢之說而終以西漢爲主

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 寰宇記云馬池源出嶓冢山 又西南合楊廉川水 水出西谷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入東南入西漢水 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 城在今西和縣北 又西南逕宕備戍南 戍在西和縣東北 又西南逕祁山軍南 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今在西和縣西北七十里 又西逕蘭倉城南 今禮縣東南有蘭倉故城 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 禮縣本漢嘉陵道地屬武都郡西漢水至此為嘉陵水傅同叔云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為西漢乎宋人以故道水為嘉陵江大非近志皆承其謬故道水合獨水至槃頭郡入西漢水至今猶然何言會東漢而不為西漢耶 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 孤嶮雲高望之形若覆壺開山圖謂之仇夷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為武都郡在右悉白馬氐矣按瞿堆即仇池山在今成縣西北百里 又東南逕濁水城南 亦曰濁水城在成縣西 又東南逕修城道南 今略陽縣西北有脩城廢縣漢志作循城屬武都郡 又東南於槃頭城南與濁水合 詳見前 又東逕武興城南 今略陽縣治即武興故城唐為興州順政縣元和志嘉陵江經順政縣南去縣百步 又西南逕關城北 除水出西北除溪東南流入漢按關城即今陽平關在寧羌州西北八十里東至沔縣一百七十里 又西南逕通谷 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按唐武德二年分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羌州金牛驛西三十里庾仲雍曰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蓋即此通谷水也通溪上承漾水曰獻水口 又西南寒水注之 寒水東出寒川西流入西漢寰宇記云大寒水在三泉故縣南十五里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按龍門山在故三泉縣西七十里今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其水即禹貢之潛郭璞所謂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者也詳見梁州 又西逕石亭戍 廣平水西出有頃川東南流注漢又有平阿水出東山西流注漢水 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 水出東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而西南入漾按今廣元縣南有漢壽水 又東南逕葭萌縣東北與白水合 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水有津關按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漢葭萌縣也此為西晉壽今在昭化縣界白水即桓水詳見梁州嘉陵江自陝西寧羌州界東南流逕四川廣元縣西又西南逕昭化縣東南又南逕劍州東又東南入蒼溪縣界白水關在寧羌州西南九十里接昭化界東北去關城一百八十里 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 巴西郡治也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按三巴記云閬白二水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即嘉陵江也自蒼溪縣界東南流逕閬中縣西南又東南逕南部縣東北又東南逕蓬州東又西南逕南充縣東又南入定遠縣界寰宇記云嘉陵水又名閬中水亦曰閬江亦曰渝水華陽國志曰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銳氣善舞今所謂巴渝舞也 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 水北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按宕渠故城在今渠縣東北七十里宕渠水亦名渠江重慶府志云嘉陵江自定遠縣流入合州界又一百九十里合渠江又十里至州城東南合涪江又南四十一里入巴縣 酈道元以宕渠水為禹貢之潛非是說見梁州 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于江 涪水

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按江川本作江津誤今據漢志改正 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 並屬鞏昌府陝西 略陽寧羌 並屬漢中府 廣元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 並屬保寧府 四川 蓬州南充 並屬順慶府 定遠合州巴縣 並屬重慶府 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禹貢雖無西漢水然必周知其所歷之地而後可以折東漢受氐道水之妄且廣元以下即禹貢之潛昭化合白水亦即禹貢之桓皆有關于經故備著之

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為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為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為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為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殽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為漢之別源以西漢為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蔡傳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 遺沮縣為漢水五字 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今按酈注引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而蔡氏所引割裂顛倒文義盡失泉本白水二字傳寫者誤合為泉字當作會白水逕葭萌入漢而蔡氏不悟意會泉為泉名即始源曰沔乃易置四字於逕葭萌入漢之上殊為可笑常璩承地志水經之謬而又撰漾水之名以西源為沔其謬滋甚自魏收謂漢水出嶓冢縣而杜佑復從而證明之世亦知東西兩川原委劃然為二矣

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為源此即後魏之嶓冢縣隋更名西縣者非隴西之西縣今在秦州境者也 周隴西縣入上邽西之西縣絕已久矣 蔡氏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亦似從郡縣志主隋之西縣而謂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則大非三泉本漢葭萌縣地唐武德初分置三泉縣在利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天寶初移治嘉陵江東一里關城倉陌沙水之西西南去故城一百二十里 見寰宇記 即宋故大安軍也今在寧羌州西北金牛驛西六十里 宋紹興三年改建大安軍於今沔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即今縣西南九十里大安驛也蔡氏所指三泉縣舊在沙水西者 北距隴西嶓冢山六百餘里而謂西源在三泉之東相去懸絕總由不知宋之西縣即隋之西縣隋之西縣非漢之西縣故輾轉迷惑終無是處酈元所謂兩川俱出嶓冢者仍指隴西之山蔡氏誤認在漢中故又實其言以為東源出嶓冢山東則當在西縣之西西源出嶓冢山西則當在三泉之東是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漾水云爾而不知其舛錯為已極也又云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夫武都縣遠在漢中之西北兩源既並出漢中豈復有西北流至武都者哉隋人改嶓冢縣曰西縣五百年後蔡氏獨受其誤吾不能不為蔡氏轉恨隋人也

蔡氏岷嶓既藝傳云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今按漢志氐道無嶓冢水經始有之西縣亦屬隴西與隋之西縣相去懸絕而蔡氏云一山跨兩縣蓋以興元之西縣為隴西之西縣又以興元之三泉當隴西之氐道也既不知有二西縣又不知有二嶓冢故此傳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支離之說所自來矣大抵東源出漢中宋人皆以為然而謂西源亦出漢中則自蔡氏始以余觀之西漢水之名實以漾水枝津西南潛出故謂之西漢鄭康成云漢別為潛流與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即為西漢水此古人名水之本義也自班固以西縣所出為西漢之源而其指乖矣今若以從沔陽南流者為西漢之源即謂西源在三泉之東亦無不可然傳者之意初不若是也郢書燕說聊為仲默解嘲云爾

又東爲滄浪之水釋文浪音郎按滄史記作蒼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
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
是滄浪卽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
易氏曰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又三
百里至洋州興道縣南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又六百
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
浪水渭按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爲均州屬湖廣襄陽府
傳云別流在荆州正義云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
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渭按水經夏水注云
鄭玄注尙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
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
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
使沔注夏其勢西上非尙書又東之文也此辨最爲明晰
孔傳實出康成之後以夏水爲滄浪故曰別流滄浪者漢水之色也
非因洲而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說卦震爲蒼筤竹漢童謠木門倉琅根字雖不同而音義
則一皆言其色青也水經注漢水自南鄭縣東南又東逕胡城南在今
城固縣西四十里又東黑水注之在城固縣西北五里又東逕城固縣南元和
志漢水逕城固縣南去縣二里按今城固縣北有城固北城漢置卽大城固也又東逕魏興安陽
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蔡傳云安陽今洋州眞符縣也按眞符在今洋縣東六十
里元省入洋州旱山在今南鄭縣東南漢志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鬵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涔鬵古字
通或以爲禹貢之潛非是酈注云涔水卽黃水也又東會益水在洋縣西北二十五里又東
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北通長安按灙城今洋縣東北二十三里興勢故城是
也洛當作駱儻谷在縣北卽駱谷之南口又東逕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漢
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龍下地名自自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涸從漢爲山行之始
按今洋縣治卽興道故城小城固城在縣東元和志漢水經興道縣南去縣一百步寰宇記云漢水自發源至此屈
曲行三百七十里入金州漢陰縣界又東逕石門灘在洋縣東五十里又東逕猴經
灘山多猴猿好乘危綏飲故難愛斯名又東逕大小黃金南水北對黃金谷在洋縣東八十
里又東合蓬蓧溪口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陽都坂東又南歷蓬蓧溪而南注
于漢按陽都坂蓬蓧水皆在洋縣東北又有子午道在縣東一百六十里元和志云黃金縣有驛卽子午道也舊道
在金州安康縣界梁王神念別開此路又東右會洋水水導源巴山東北流入漢隋志西鄉縣有
洋水元和志云經縣東八里又東歷敖頭水陸嶮湊魏興安康縣治又東合直水水北
出子午谷東南逕直城西而南注漢按直城西與今石泉縣接界寰宇記云漢水在石泉縣東百步又東逕

直城南又東至千渡而至蝦蟆嶺歷漢陽瀆口而屆於彭溪龍竈矣竝溪澗灘磧之名也按魏地形志金城
郡治直城縣其故城在今漢陰縣西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寧都故城在漢陰縣
東七十里晉置屬晉昌郡唐改曰漢陰寰宇記云漢水在漢陰縣南二里今在縣西又東逕魏興郡
廣城縣沈約宋志魏興郡有廣城縣其故城在今紫陽縣東南漢水在縣南門外又東得魚脯
溪口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又東過西城縣南又東逕鼈池而饒灘蜀都賦曰
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回卽之雲昏者也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漢中郡之屬縣漢末
爲西城郡魏改爲魏興郡治焉按漢水自紫陽界折而東北流入興安州界州本漢西城縣唐爲金州治元和志漢
水去州城百步水出楚金又東合旬水謂之旬口在今洵陽縣東南漢志漢中旬陽縣北山旬水所出
南入沔又東逕木蘭南左岸壘石數十行爲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又東左
得甲水口水出秦嶺山東南流逕魏興之洵陽縣又東右入漢水按漢志上雒縣甲水出秦嶺山東南至
錫入沔當在今白河縣界白河漢錫縣地也又東逕錫縣故城北爲白石灘故春秋之錫穴
也錫音陽又東逕長利谷南漢志漢中長利縣有鄖關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南又東逕
堵陽縣堵水入焉水自建平郡界東北流逕堵陽縣西而北注于漢在今鄖縣西南又東逕
鄖鄉縣故城南鄖鄉唐屬均州元改曰鄖縣元和志鄖鄉縣漢水西自豐利界流入縣南去縣三里
東有滂灘冬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爲淨灘夏水急迅行旅苦之歌曰冬滂夏淨斷官使命豐利今白河也又
東逕琵琶谷口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又東北流屈而東南逕
武當縣今爲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西去興安州七百里縣西北四十里漢
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
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
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
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尙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
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
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鄀咸
楚都矣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東逕城固縣
南城固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二里有飲馬灘每子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爲上
濤下濤龍亭廢縣在縣東龍亭山下卽龍下也又東逕洋縣南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
二里又東逕西鄉縣東北西鄉在府東南二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石泉縣
南石泉在興安州西二百五十里水去縣五十步又東逕漢陰縣南漢陰在州西少北一百六
十里水去縣八十里又東逕紫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怯灘在縣西十五
里水陡如闕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鶯最爲舟楫患又石梁灘在縣西當在河水口中宮灘
在縣東南一里極高險中流有怯石怒濤之聲如雷長灘在縣東西里近汝河灘不甚險商舟停集漁火絡繹皆漢
水所經也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難楚灘串灘二郞灘爲險而納灘尤甚明
成化十三年知州鄭福於沍冬時用火燒石疏鑿以殺其勢舟行利焉萬歷十一年漢水溢壞州城公私廬舍皆盡

溺死者數千人州東一里有長春隄成化八年爲水衝壞十五年鄭福增築高堅萬歷二十年復加修築又東
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又東逕白河縣北白河在州
東南二百七十里又東逕鄖西縣南鄖西在湖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
南逕鄖縣南明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治鄖縣舊志云漢江自城西遶城南寶蓋天馬諸山皆錯列漢
濆又東逕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
爲滄浪之水者也自均州以至漢陽皆名滄浪之水故曰是近楚都
葉少蘊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
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灃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
因地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
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
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渭按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
各有所宜如漆沮旣從自不可加水字灃水攸同無水字
則不成辭矣如灃必配水導渭何以云東會于灃乎弱黑
竝配水漢單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也山
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經滄浪
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爲地名而非水名乎
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嶓冢亦是地名而非山
名矣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釋文澨市制反
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易氏曰漢水
自滄浪洲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
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又東至漢陽
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渭按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
大別見導山
孔傳以三澨爲水名不如說文之精確按詩汝墳傳曰汝
水名墳大防也箋以爲汝水之側淮濆傳曰濆涯也箋以
爲淮水大防也毛鄭彼此互異正義遂謂濆從水墳從土故
其義有別而實不然爾雅釋丘濆大防李巡曰謂厓岸狀
如墳墓名大防也康成注大司徒墳衍云水厓曰墳酈道
元以澨爲水側之濆是知濆與墳字別而義同其互異者
乃所以互相備耳參以說文水邊卽厓埤增之土卽大防
防大故爲人所止也左傳成十五年華元決睢澨雍卽睢
水澨則其防也故曰決王逸注西澨云水涯杜預注澨

云水邊義皆與說文合然其地必有名川來入漢患其衝激故大爲之防以爲水名猶可蔡傳直謂之澨水則大謬不然矣

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池之南在邔縣之北池今本作地爲是然自酈元時已譌觀注云池流可見傳寫集解引此亦作池明地字乃近世所改之南上恐有脫文酈注云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今左傳本作蓫澨蓋以上有薳字而誤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閒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闕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論者疑焉而不能辯其所在渭按左傳澨有五雖澨宋地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澨之目蔡傳以漳澨薳澨與汉水爲三澨而句澨雍澨其地皆有可攷却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汉澨漳澨薳澨爲三澨汉澨古無此名薳澨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澨爲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而已愚意三澨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邔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孟康曰邔音忌其北卽襄陽縣之東境是也史記索隱曰三澨地名在南郡邔縣北蓋卽水經所言今無地以應之按淯水注云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淯陽之閒者漢志南陽郡育陽縣有南筮聚在東北與邔縣無涉若以爲入漢之水名則二澨不可爲三澨又按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卽淯水所入也淯水今名唐河在襄陽縣東北及會白水一名淯水一名弱溝水又謂之唐白河而淯水之名遂晦其入漢處名三洲口三國時吳將朱然攻樊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昶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伐吳水經邔北之三澨豈卽此三洲耶然洲澨不同水中可居者曰洲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曰澨以洲爲澨吾終不能無疑也

鄭劉皆言三澨在竟陵界故後世說三澨者多求之此地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蔡傳曰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又名汊水韓汝節云汊楚駕反今按唐沔州有汊川縣杜佑曰汊音义宋避太宗嫌名改汊川曰漢川縣則汊與義同音可知廣韻汊魚肺切水名蔡傳作汊從俗也元和志云汊川水在汊川縣南二里漢陽府志云楊子港自景陵縣流逕漢川縣北又東入溳水卽汊水也疑卽三澨之一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湖廣通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按山臨大江而所稱三澨者又在其東南與漢水絕無交涉通志大謬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澨卽出磨石山者馬溪河爲一澨石家河爲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汊水蓋卽索隱所稱三參水也參去聲讀若糝蓋土音由汊轉而爲參也蔡氏謂卽三澨之一者專指司馬河而言

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今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眾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今漢川縣東南有甑山卽小別山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汊川縣東南五十里唐汊川縣在今漢川縣北三十里故里數不同寰宇記云山形如甑土諺謂之甑山索隱曰大別山土人謂之甑山蓋承孔疏之誤二別相去一百二十餘里

水經注漢水自武當縣東北又東爲很子潭潭中有石磧長六十丈廣十八丈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又東南逕縣城東縣南有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又東逕龍巢山下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故鄉名也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按涉都城在今穀城縣界均水自南陽府淅川縣流逕均州至穀城入漢今故道已湮又東南逕鄧縣之西南今光化縣北有鄧縣故城又東逕穀城縣南今穀城縣北有故穀城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城在今光化縣東北又東逕關林山東關林一作開林在穀城縣西北四里又南逕筑陽縣東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爲彭水水出新城郡魏昌縣界東南流逕筑陽故城南又東入于沔筑音逐今穀城縣治卽筑陽故城也筑水在縣南又南逕高亭山東又東爲漆灘山都與筑陽分界于斯灘又東逕山都縣東北沔陽有固城卽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濟今襄陽縣西北有山都故城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每所登遊故名今襄陽縣西北六十里獨樂山是也又東逕隆中昔孔明舊宅北今襄陽縣西二十里隆中山是也又東逕襄陽縣北又東逕方山北方山一名萬山元和志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鄧縣分界處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北注于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卽襄水也按今襄陽縣治卽襄陽故城謂之壘城在郡治之西唐書神龍元年漢水齧城張柬之罷政事還襄州因壘爲隄以遏湍怒自是郡置防禦守隄使隄在縣東北樂府有大隄曲謂此也唐盧均宋葉衡明聶賢徐學謨屢加修築又東逕平魯城南城魯宗之所築東對樊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沔水汎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按樊城在縣北三里舊志云隄防至切者在襄樊二城閒蓋城峙中流如峽口且唐鄧之水從白河南注橫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爲害最切也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淯水入漢處名三洲口在襄陽縣東北詳見上文又逕桃林亭東亭在襄陽縣東南又逕峴山東羊祜鎭襄陽嘗登之山在縣南七里亦曰峴首又東南逕蔡洲在峴山南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又東合洞口水出安昌縣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又西南注于沔按安昌本漢舂陵縣後漢曰章陵魏更名安昌在今棗陽縣界又東南逕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今南漳縣東有中廬故城本春秋廬戎國也又東南逕黎丘故城西建武四年朱祜自觀城圍秦豐于黎丘是也按光武紀注云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率道後改爲宜城又南逕邔縣東北元和志宜城本漢邔縣城東臨漢江古諺曰邔無東言東逼漢江其地短促也又南得木里水會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入沔又南逕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彝故曰蠻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東南流歷宜城西山又東南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以灌城卽是水也元和志漢水在宜城縣東九里又逕鄀縣故城南古鄀子國也秦以爲縣其故城在宜城縣東南又東敖水注之是曰敖口又東逕石城西石城卽今安陸府治漢水自宜城南流百七十里而至府治西獨流直決歲爲可虞明嘉靖末下灘上圮漂溺不可勝計又東南與白水合魯定公四年吳入郢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也又東逕荊城東又東南逕當陽縣之章山東禹貢所謂內方山也既濱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在今荊門州東北又東右會權口水出東南

藏運灣城北又東入沔按荊沔州東南有權城又東南與陽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逕郢城南
東北流謂之揚水又東北自湖水注之又東北得東赤湖水口又東逕華容縣又東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沔謂之
揚口按陽水即揚水漢志漳水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是爲陽口古之漳澨也又東得滻口其水
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滄海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滻丹漢是也又東
南逕江夏雲杜縣中夏水從西來注之即堵口也爲中夏水縣故邔亭禹貢
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有雲夢城在東北按通典復州沔陽縣有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有夏水北沔水今
沔陽州南長夏河即夏水也自監利縣流經州南四十里與潛江縣分水又東北注于漢堵口今失其處蓋爲水所
壅也漢水在州北一百里自潛江流入與景陵分水又東入漢川縣界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
渡沔中流而沒百姓佐王喪事于此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又東與力口合在今景陵縣東南
又東南溳水入焉謂之溳口元和志安陸縣溳水故清發水也西北自隨縣流入注于沔今在漢
陽縣西北又東逕沌陽縣北處沌水之陽也今漢陽縣西臨嶂山下有沌陽廢縣又東逕
林鄣故城北城在臨嶂山上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庾
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
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名
在安豐縣南杜預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按
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
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漢陽縣本漢沙羨縣地後漢末嘗爲沙羨縣治東晉置沌陽縣齊廢
隋改置漢陽唐沔州治宋爲漢陽軍江水在城東南漢水在城北三里元和志漢陽縣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汊川縣
界流入漢口在縣東亦曰夏口左傳謂之夏汭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漢水始欲出大江爲夏口又爲沔口實在江
北孫權於江南築城名爲夏口而夏口之名移于江南沔水入江之口止謂之沔口或謂漢口夏口之名遂與漢口
對立分據江之南北矣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
化縣西南光化在襄陽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南逕穀城縣東
北穀城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又東南逕襄陽縣北縣爲襄陽府治東南
三十里漢水中有龍尾洲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襄陽實當其衝爲患最劇自唐以來皆築隄遶城以防潰
決明正統嘉靖間兩被漂溺皆以大隄損故也又云嘉靖四十五年漢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
皆甃城盡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於是疏塞不一而樊城之富庶漸衰又東南逕宜城縣
東宜城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四里又南逕鍾祥縣西鍾祥爲安陸府治又南
逕荊門州東荊門在府西九十里水去州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京山縣西南
京山在府東一百五十里又東逕潛江縣北潛江在府南少東二百十里水去縣二十里又
東逕景陵縣南景陵在府東南二百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
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州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羣川咸匯焉勢盛流濁浸淫潰決
爲患無已而潛江地居汙下遂爲衆水之壑一望瀰漫無復涯際漢水經其間重湖浩渺經流支川不可辨也蓋漢
水爲湖北之害而襄郢二州爲甚潛江又承襄郢之委流當漢江曲折迴合之處豬爲大澤勢不能免矣而景陵沔

陽又潛江之委流也今沔陽四境唯潮陵連亘幾數百里皆爲漢水所匯蓋漢水性曲往往十里九灣語曰勁莫如
濟曲莫如漢郢沔之閒波流迴還自必淤爲藪澤小民見墳淤之利復從而隄防之爲民牧者又不籌于節宣之宜
疏瀹之理歲月之閒苟幸無事大水時至則委之洪濤中耳童承敘曰漢水至潤與江湖水合其流必潰故常填淤
而沮澤之區圍成狀壞民漸芟剔壑爲阡陌又因其地之高下修隄防以障之大者廣輪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
曰垸其不可隄者恣棄爲萊蕪昔時垸必有長統丁夫主修葺其後往入弊滋修不以時垸愈多水愈迫客隄愈高
主隄愈卑故水至不得寬緩繇怒迅激勢必衝齧主隄先受其害客隄隨之逆盪洶湧恣爲巨浸矣
漢陽縣北縣爲漢陽府治水去縣三里又東至大別山折而南是爲漢
口經所謂過三澨至大別南入于江者也隄防考云舊時漢水從黃金口
入排沙口東北折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岸曰襄河口約長四十里然後下漢口成化初忽
于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故道遂淤今魚利略存不通舟楫俗呼爲襄河以上
流自襄陽來也按漢水本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南回入江今則自郭師口以上決而東逕大別山後入江非復古之
夏汭矣漢志云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云
沮水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蓋
曲莫如漢故其所行有若是之遠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傳曰匯迴也以東迴爲彭蠡大澤朱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
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
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見九江彭蠡辨程氏曰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
相參配則爲會而匯之爲義唯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
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併爲一者
不同也傅氏曰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中
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
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
匯也黃氏潤玉曰敘江漢皆言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
曲折所向爲文也吳氏曰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
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
可亞于江兩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
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
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
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其爲一
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
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
無它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併小而專爲瀆
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
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若漢不
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廢導沔之後
矣渭按彭蠡三江見揚州漢既入江所行與江同道故於導
江下釋之

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下傳又
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以北江中江南江爲三江也今按
禹貢三江只是一江而昔之言三江者不一漢志毗陵之
北江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蓋主職方而
爲言然周之三江與古之三江豈容有二鞏言滑亂班固
襍採入志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者酈元言雖稱相
亂不與職方同可以正班固之失夫職方之三江卽禹貢
之三江也既不與職方同則亦與禹貢異而蔡傳專主庾
仲初之三江不已謬乎諸言北江者皆謂由毗陵縣北入
海此卽酈氏道下所謂東南至江都入海者也安國傳乃
言江入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則
北江直是松江吾不知其爲何說矣總之大江與震澤本
不相通說者據後世溝通江湖之遺跡命之曰中江南江
而以大江爲北江與此二水者並列而爲三班固不察遂
以爲職方之三江而禹貢之三江亦從此訛矣郭璞以岷
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視班固差長然異源各派卽與導漾
導江之義有礙求合于禹貢舍康成予瞻無可從者矣
王耕野云先儒有九江彭蠡辯其辯九江則是而辯彭蠡
則非彭蠡乃今之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江而其爲澤
則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
江流浩渺而其下束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
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
者問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
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考耳且謂漢自大別
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耶亦
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敘漢水源流則其勢不得不以
漢水爲主但既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卽江漢共匯

可知矣不成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爲明白耶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匯旣在南則當曰北爲北江不當曰東爲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爲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南流入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匯澤之後不云東爲北江而云北爲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矣

朱子之爲辯也其說甚長大指謂彭蠡有源三江不分而已然東匯澤爲彭蠡元非謂彭蠡無源全賴江漢之水南注以成其澤也讀者以辭害義而疑經爲誤朱子云爲江水所遏因却而自豬正合經意蔡傳併此數語刪之而經文眞成紕繆矣揚州之三江主合不主分導水雖有北江中江之目亦就嶓漢言之則爲北江就岷江言之則爲中江云爾非劃然分爲三源也故三江不分亦無害於經至若味別洲別之論不足詳辯南匯北爲之說未免過求夾漈衍十三字斷不可從而三苗負固官屬不敢深入尤爲臆語故雖以紫陽之明訓而學者疑焉終不能怡然理順也蔡氏巢湖一段朱子所無謂官屬錯比彭蠡於巢湖則又莫須有之獄矣 卷二之一百十七上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十八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淸胡朏明渭著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林氏曰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梁荊二州皆有之也渭按岷山詳見導山荀子云江出汶山其始發源可以濫觴地理志云禹貢崏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沱謂梁之郫江荊之夷水也詳見梁荊二州東別爲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爲沱以大勢言之江自梁而荊皆東也傳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非是

正義云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是專以荊州之沱釋傳也蔡傳云沱江之別流于梁者則又遺却荊州之沱東至于澧相去不太闊絕乎唯林氏兼二州言之確不可易

水經注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漢武帝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爲昇遷縣也按氐道卽湔氐道蜀漢曰氐道晉改名升遷今四川松潘衞治是也又逕汶江道汶水注之水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按汶水亦名玉輪江方輿勝覽云在汶川縣北去茂州三百里玉壘山元和志云在汶川縣東北華陽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于蜀號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于開明此說出揚雄蜀王本紀故漢志云汶江縣有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夫旣爲七國時開明所鑿則非禹貢之江沱亦不待辨而自明矣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綿虒縣之玉壘山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益州記曰此記蓋任豫所作大江泉源卽今所閒始發羊膞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按通典彭州導江縣有天彭闕兩山相對如闕州名取此導江卽今灌縣西北去松潘六百餘里非益州記之所謂天彭闕也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升遷縣後魏時附于吐谷渾周天和元年改置龍涸郡誠龍涸亦曰龍鶴華陽國志云蜀時以汶山險要自汶江龍鶴冉駹白馬匡邛皆置戍守元和志云雪山在松州嘉誠縣東八十里春夏常有積雪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龍涸故城俗名防渾城在翼州衞山縣北十一里城之北境舊爲吐谷渾所居故曰防渾笮橋在縣北三十七里北江又八十里至西陵縣未詳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元和志翼水縣北至翼州六十里石鏡山在縣東南九里大江水經縣西二百步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餘步汶江爲蜀郡北部都尉治故謂之北部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漢元鼎六年以冉駹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地節三年郡廢縣屬蜀郡建安中先主定蜀復分置汶山郡治汶江縣今茂州是也其故城在今州北三里晉移郡治汶山縣故汶山日汶山郡隋改郡爲蜀郡廣陽帝廢爲蜀在州南二百里隋改汶山縣復置汶山郡卽今茂州城北百里者也元和志云有汶山卽岷山去青城百里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河圖括地象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按元和志濕坂在茂州汶川縣南一百三十七里嶺上樹木森沈常有濕霧未嘗暫燥故曰濕坂自大江泉源至此稍大矣皆益州記語記江水又歷都安縣謂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因山頹水坐致竹木蜀人早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稱都安之堰亦曰湔堰又曰金隄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隄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按都安本漢郫縣江原三縣也蜀漢分置都安縣屬汶山郡晉改曰導江成都府灌縣卽其故城在縣東都安堰在縣西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

行舟船甚以郫檢爲二江檢江卽在豫有犍尾堰元和志云在導江縣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爲籠圍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又逕臨邛縣江原縣郫江水出焉江原今爲崇慶州郫江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倉州及新津仁壽井研三縣地也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兩江珥其前也按風俗通秦昭王時蜀守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爲蜀守開明故都成都也又東逕成都縣又東逕廣都縣城界至廣都北岸南至安縣有江北置廣都縣故城在今成都府新繁縣東南漢武帝開置以爲縣又東至南安縣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漢武帝開道置縣在陽縣洪雅縣等地又東南過武陽縣與郫江合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注之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東南流與明堅故鹽井縣名青衣水合又南有蜀王開明故治縣李冰所平也又東入峨眉縣唐帝已見前相如之言乃使唐蒙開道南中僰道縣以鑿石鑿崖二千餘里艱險不可穿通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赤白五色焉李冰鑿樊道至蜀郡又東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合江縣有中崖二千餘里江水又東逕敘州府治東北至建若白峻牛鞞又東北至東僰道縣按漢志犍爲郡有僰道縣在今敘州府治南廣江又南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東南注之洛水出洛縣故城南又南逕新都縣與綿水合又東逕牛鞞縣爲牛鞞水又東逕資中縣以上諸水語曰中江以下濁水曰洛水口白方山下入江陽縣其地江陽縣以爲竹杖名郡之據江洛會也按江陽縣故屬犍爲郡漢志屬廣漢郡今敘州府納溪縣北入安樂溪其地與漢縣地新都縣會三灘以濟其行枝江又過郫江與特牛鞞縣八百九十里合流故郫縣之江水蓋縣出所在今合江水與湔水相通之故曰耳赤亦謂之郫江立十年劉建安尉與湔水故曰郫江入郫縣也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强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强水卽羌水也宕渠水卽潛水渠水也漢郡渠江則巴郡之縣故城在巴縣南今巴州巴東縣昌晉置巴郡都江州縣本巴子國也潛水郡在巴郡江州縣東強水卽羌水也

至枳縣西延江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

有渠處巴之三關斯爲一也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又左逕明月峽東至黎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在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北注逕陽關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城在今巴縣東漢枳縣屬巴郡今重慶之涪州及長壽酆都二縣皆其地涪陵縣屬巴郡今黔州彭水武隆三縣是也**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按後漢枳縣地置平都縣今酆都縣是也**又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行旅按今忠州西二里有石梁亘三十餘丈橫江載記江州中有倒鬚灘即此虎鬚灘也**又東逕臨江縣南**漢臨江縣屬巴郡今爲忠州治華陽記曰臨江在枳東四百里**又東得華水口左**逕石城南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東右得龜谿口**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又東彭水注之**水出巴渠東南流注之**逕界壇**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又東會南北集渠**二谿浩水出巴渠縣東北流逕其縣西南注之**又東逕朐忍縣故城南**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今雲陽縣按漢朐忍縣屬巴郡**又東逕瞿巫灘**即下瞿灘也又謂之**又東逕魚腹縣之故陵****又東逕陽灘**江中有六大石灘**又東逕南鄉峽又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今奉節縣有八陣**又東逕赤岬西**按赤岬一作赤甲山在奉節縣東北三里**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復縣也公孫述更名白帝城**又東逕廣谿峽**斯乃三峽之首也**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時南岸對白帝城**從縣東南流注之又東烏飛水注之又東逕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又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又東逕石門灘**

又東逕其城北……

逕秭歸縣南又東逕其城北城北對丹陽城南枕大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按今歸州治即秭歸故城其丹陽城在州東**又東南逕夔城南**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今在**又東逕歸鄉故城北**城在歸州東北大江南岸**又東逕信陵縣南**今歸州東**又東逕夷陵縣北**宜都建平二郡界**又東逕宜昌縣之流頭灘**其水峻急**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又東歷禹斷江**南峽北有禹斷江也**又東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又東逕故城北**所謂陸抗城也**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又東逕白鹿巖**……

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故城在今長陽縣西按夷道故城在今宜都縣西**別爲沱之所經也以今輿地言之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徼外岷山流逕衛北**……**逕疊溪營西**……**南逕威州西玉輪江注之又東南逕茂州西又西南逕保縣西**……**南逕灌縣西沱水出焉**……

逕宜賓縣東北合馬湖江……**又東逕南溪縣南**……**又東逕江安縣北**……**又東北逕瀘州東南沱水合焉**……**又東逕納溪**……

縣北雒諸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逕新繁縣南**……**又東逕成都**……**又東逕新都縣南**……**又東逕金堂縣南**……**又東南逕簡州北**……

導江崇寧江九隴灌縣至漢之洛……**又東南逕溫江縣西崇慶州東**……**又東南逕新津縣東北**……**又東南逕眉州東**……**又東南逕青神縣**……**又南逕嘉定州東**……**又南逕犍爲縣北**……**又東南逕宜賓縣東北**……

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牛鞞縣又東南逕資陽縣西資陽在州東南六十里本漢資中縣地又南逕資縣西資縣在府東三百里本漢資中縣又南逕富順縣東富順在敘州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本漢江陽縣地又東南逕瀘州北又東南與江水會酈道元云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蓋江自五城以下綿洛互受通稱綿水口即沱水也水又東逕合江縣北合江在瀘州東一百二十里本漢符縣又東北逕江津縣北江津在重慶府南一百八十里本漢江州縣地又東北逕巴縣東南西漢羌白涪巴渝諸水自北來注之巴縣爲重慶府治本漢江州縣後周改曰巴縣唐爲渝州渭按自渝上合州者謂之內江庾仲雍所云涪內水是也自渝戎瀘上蜀者謂之外江庾仲雍所云蜀外水是也又東北逕長壽縣南長壽在府東二百三十里本隋巴縣地又東逕涪州北涪陵江水自南來注之涪州在府東四百五十里本漢枳縣隋改置涪陵縣唐爲涪州治大江在州北方輿勝覽謂之蜀江自成都登舟十二程至此合黔江即涪陵江也又東北逕酆都縣南酆都在忠州西二百里本漢枳縣地又東北逕忠州南忠州在府東一千里本漢臨江縣又東北逕萬縣南萬縣在夔州府西四百五十里本漢胊忍縣地又東北逕雲陽縣南雲陽在府西一百七十里本漢胊忍縣後周改曰雲安寰宇記蜀江在雲安縣南三十步又東逕奉節縣南夷水故道出焉奉節夔州府治本漢魚復縣唐改曰奉節瞿塘峽在縣東即古廣谿峽也寰宇記云灩澦堆周圍二十丈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屹然露百餘丈夏水漲沒數十丈亦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也范成大吳船錄云峽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有黑石灘最號險惡按夷水一名清江詳見荊州又東逕巫山縣南巫山縣在府東一百三十里本漢巫縣巫峽在縣東四十里吳船錄云自巫縣下巫峽灘瀧稱險湍流洄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恐又東逕巴東縣北巴東在湖廣歸州西九十里本漢巫縣地梁爲歸鄉縣又東逕歸州南歸州在荊州府西五百二十五里本漢秭歸縣又東逕夷陵州南夷陵在荊州府西少南二百里本漢夷陵縣又東逕宜都縣北與夷水合宜都在州東南九十里本漢夷道縣夷水本首受奉節縣之大江今建始縣北建始在夔州府東南本漢巫縣地晉分置建始縣屬建平郡唐屬施州縣南至州一百二十里夷水故道自巫山縣南流入縣界其故道皆已陻塞唯從縣南受施州衛開蠻界水東逕巴東長陽長陽在夷陵州西南八十里本漢佷山縣屬武陵郡隋更名長楊唐改楊爲陽其故城即今治縣南七十里廢巴山縣即古捍關至宜都縣北又東入于江經所謂東別爲沱者禹所導一爲梁州之沱今郫江是也一爲荊州之沱古夷水是也

附論江源

華陽國志曰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

李膺益州記曰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

太平寰宇記曰羊膊山在平康縣平康縣屬松州隋志平康縣有羊腸山腸蓋膊字之誤山下有二神湫大江始發之所

范成大吳船錄曰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于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

陸游入蜀記曰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即羊膊之異名也

金履祥書注曰岷山數百峰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峰闆其後冬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爲大渡河矣

按諸家言岷山所在不一而足然山雖廣遠而江水所出必有定處近世無能窮其源者隋經籍志有尋江源記一卷今不傳未知其說云何據漢志言江水出湔氐道西徼外則當以酈注所引益州記爲正自晉以下說江源者皆云出羊膊嶺與益州記同羊膊嶺一名鐵豹嶺討益州記江水發源自羊膊嶺東南下二百餘里至西陵又南下二百四十里至汶山故郡即今茂州是也然則江源在茂州之西北去州四百四十餘里亦可謂遠矣而范至能陸務觀乃云江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蓋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始元和志松州治嘉誠縣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交川縣北至州三十四里江源鎮在縣西北二十里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其地太近故爲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近志引江源記云岷江發源于臨洮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南流八百里經甘松嶺又南經漳臘堡西其水漸大復經鐮刀灣達松潘下水關臨洮今陝西洮州衛也在松潘之東北江源果發此則又自東北而來與氐道西徼外之岷山相去懸絕爲此說者蓋因隋志云岷山在臨洮郡臨洮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見有一水自木塔山來入江者遂以爲江水發源彼中明與漢志相背無稽之言不可從也

錢謙益徐霞客傳曰霞客名宏祖江陰人平生好遠遊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二襆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扳援下上懸度綆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嘗過麗江憩點蒼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又數千里至西番還至峩眉山下託估客以溯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泛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祗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書數萬言皆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

古書言崑崙者非一處一在槐江山南一在西海之外山海經所言是也一在于闐漢武所名之山是也一在吐蕃劉元鼎所稱紫山者是也霞客云河出崑崙之北江出崑崙之南其所謂崑崙者在何地乎據彼言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則崑崙當在西域玉門以東即是中夏之地既云出玉門數千里何又云去中夏三萬四千餘里乎即謂星宿海有若是之遠亦屬妄言昔劉元鼎奉使自鄯州洪濟梁南行二千三百里便得崑崙東距長安止五千里而都實使還自星宿海東北至崑崙亦不過三十日程何至如霞客所言之遠且西域之崑崙與星宿海絕無交涉萬季野云朶甘思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苟欲窮星宿海既至雞足山便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月即可達其地舍此不由而更遠走玉門關何也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南至麗江約五千里朶甘思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遙必非人情意者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即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崑崙在于闐元之崑崙在吐蕃相距可四五千里而霞客乃渾而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此乎余謂霞客所言東西南北茫然無辨

恐未必身歷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非但不學無識也牧齋以爲能補桑經酈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過矣或曰僧宗泐云黄河出西番抹必力赤巴山東北流爲河源西南流爲犛牛河犛牛河即麗水一名金沙江者自麗江府界東北流合若水爲瀘水又東北至敘州府而注于江霞客言江源自崑崙之南殆謂此耳然抹必力赤巴非崑崙也且岷山導江經有明文其可以麗水爲正源乎霞客不是道牧齋一代鉅公文采炫耀最易動人故吾特爲之辯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釋文澧音禮渭按澧史記漢書並作醴

傳曰澧水名東陵地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楚辭云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水名也九江禹前先有其處今導水過之非別有九江之水夏氏曰曾彥和云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許愼云迆邪行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則九江不在潯陽明矣蔡氏曰九江見荆州東陵巴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傅氏曰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渭按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充縣今爲九谿永定二衛屬湖廣岳州府巴丘山在府城內西南隅亦名巴陵又名天岳山水經注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是也

鄭氏以澧爲陵名可也而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按郡國志醴陵縣屬長沙郡本漢臨湘縣地後漢析置醴陵西北距澧州五六百里大江安得至其地鄭謂因醴陵以名縣蓋據史記漢書澧皆作醴故附會其說大非不可從易氏云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澧陵是小山因水而得名者此說近是然水或因山以得名亦未可知巴丘山臨大江今岳州府城其遺址也吳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即此㝷江記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事涉誕妄郭景純江賦所稱巴陵地道則指謂此山矣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漢志南郡枝江縣故羅國其故城在今枝江縣東又東逕上明城北晉太元中苻堅寇荆州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爲州治城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其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按上明城在今松滋縣界百里洲在今枝江縣東北六十里又南逕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枚廻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按枚廻洲在江陵縣西南六十里寰宇記引荆州圖曰百里洲其上寬廣土沃人豐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故楚也今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城南有江津口江大自此始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按江陵故城即今荆州府治江水自枚廻洲分流至此復合勢益大又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築城也今在江陵縣東北三里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江水左迤爲中夏水按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華容故城在今監利縣界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者也在今監利縣南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城在今松滋縣東又東逕公安縣北今公安縣東北五十五里有公安故城又右逕陽岐山北山東有城故華容尉治又東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按石首山在今石首縣西北孫宗鑑曰自竟陵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山石首者言自此而首也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于洞庭之陂湘水從南來注之所謂江水會者也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巴陵亦下雋地洞庭湖在其西南湘水篇云湘水東北流逕長沙下雋縣西會資沅微澧四水同注洞庭而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巴丘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西對長洲南條湘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江口詳見荆州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過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

以今輿地言之江水自宜都縣北合夷水又東逕枝江縣北枝城在荆州府西一百七十里百里洲在縣東北六十里嘉靖初爲江水衝齧今爲上百里洲下百里洲又東逕松滋縣北松滋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本漢高成縣地又東逕江陵縣南江陵荆州府治隄防考云大江流入郡境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紆折南北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故有決溢之害濱江諸縣皆築隄以爲岸衛自松滋至巴陵之城陵磯長亘六百餘里北岸有陽州茅埠隄長亘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爲壑又東逕公安縣北公安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孱陵縣有涔陽鎮在公安故城東南又東逕石首縣北石首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本漢華容縣地又東逕監利縣西華容縣北監利在府東南二百里本楚容邑漢置三國吳析置監利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北章華臺在縣西北六十里夏水篇云夏水東經華容縣南又東逕監利縣南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東郭景純一言東南巴丘湖是也今岳州府亦有華容縣在府西北一百五十五里本漢孱陵縣地晉分置南安縣隋更名華容非古華容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湖江口在縣西北洞庭水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按三江口北岸有楊林浦一名楊蔡洲蓋即水經注所謂巴陵故城西對長洲者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元所稱北江者也禹之所導則異於是

袁中道澧遊記曰酈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枚廻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今按小脩此義最爲精覈

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今岳州府慈利縣轄永定九溪二衛皆漢充縣地歷山在永定衛西澧水自衛界流逕九溪衛西又東婁水入焉水出巴東界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今慈利縣北有零陽故城又東逕澧陽縣右會溇水謂之溇口今石門縣西北有溇水又東逕澧陽縣南臨澧縣水晉天門郡治今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縣北作唐今安鄉縣在澧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北至公安縣界六十里左合涔水水出西南天門郡界南逕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涔坪屯在今澧州界州在岳州府西四百二十里北至公安縣八十里本漢零陽縣地隋析置澧陽縣其故城即今州治澧水在州南三里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今安鄉縣東南有作唐故城又東逕安南縣南今華容縣是澹水注之謂之澹口王仲宣詩曰悠悠澹澧者也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按赤沙湖在今華容縣西南赤亭湖西接安鄉縣界謂之赤亭湖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澧水自石門以西與導江無涉其南江會澧故道參以近志有可得而言者江陵縣西南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龍洲之南後漢郡守法雄有異政猛虎渡江去因名宋乾道七年湖北漕臣李燾脩虎渡隄即此水經注江水自枚廻洲分爲南北二江北江有故鄉洲其下爲龍洲南江從此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蓋即所謂涔水也澧州志云涔水爲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爲四水口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口北運判江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匯口入澧故稱涔澧楚辭望涔陽兮極浦今公安舊縣東南有涔陽鎮即其地也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東距巴陵縣百里而東入洞庭湖湖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見元和志此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

春秋傳曰物莫能兩大故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理也昔禹既疏鑿三峽水勢并注其中而北谷村之舊流遂爲斷江其後魚復江所出之夷水亦致淺狹不可行舟近事如句容縣故江乘地北瀕大江今皆爲洲渚江水南

去岸二十里楊子江舊闊四十里瓜洲本江中一洲今北與揚子橋相連而江面僅七八里又如靖江縣大江舊分二派繞縣南北明天啓以來瀨沙壅積北派竟成平陸與揚州之泰興相連以今驗古小修云北江漸盡而南江日徵殆非臆說然自屈原九歌云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涔陽之北則戰國時固以北江爲正流而南江爲涔水矣年代久遠世鮮有知者地志水經所言宜乎與禹貢不合也

東迆北會于匯[迆以爾反渭按迆字俗本作迤誤]

蘇氏曰迆迆邐也林氏曰迆者斜出之辭邵氏曰江漢水漲彭蠡橫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被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匯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彭蠡言其內也乎匯不乎彭蠡者則彭蠡實志也渭按江水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經先漢後江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迆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于字俗譌作爲斯其義不可通矣

傳云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正義云迆者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其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會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渭按馬融曰迆靡也卽邪出之意謂大勢東行而微帶北也傳以迆爲溢而分流殊不可曉林少穎云孔氏以東迆爲句而北字屬下非經意也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合爲二江鄭氏以東迆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與經不合

水經注江水自下雋以東所紀山水地名或瑣細難考沔水自石城以東尤多舛錯道元亦自謂未必一得其實今據府州縣志以爲之綱而摭取水經注及羣書要語附載于其下[金壇部郎中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曰其詳于魏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惜乎其書今不得見而靡所折衷也]江水自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湖又東逕其縣北[水經注江水會湘水又東逕忌置山南江之右岸有城陵山故今巴陵縣北有忌置洲宋書檀道濟等討謝晦至忌置洲列船避江卽此其東有城陵磯東北按臨湘縣界磯下爲三湘浦元和志云在巴陵縣東北十二里渭按今江水衝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

六十里皆洲沙屢起南環湖北沿江塞又東逕臨湘縣北[監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臨湘在岳州府東北七十五里晉以後爲巴陵縣地宋析置臨湘縣水經注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大江中有獨石孤立由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按彭城磯在縣西江中元和志云在巴陵縣東北九十四里蓋其時未有臨湘縣十里有白馬磯山又有隱磯]又東逕嘉魚縣西北與沔陽州分水[嘉魚在武昌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漢沙羨縣地隋爲蒲圻縣地南唐分置嘉魚縣沔陽在安陸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本漢竟陵縣水經注江水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卽是也又東右得蒲磯口卽陸口陸水出下雋縣東逕蒲圻縣北又東逕蒲磯山北入江按蒲磯山在今蒲圻縣西北元和志云赤壁山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蓋其時未有嘉魚也今蒲圻縣西江之地盡入嘉魚而蒲圻無江水]又東北逕江夏縣西漢陽縣東又北漢水自北來注之[江夏爲湖廣布政司武昌府治本漢沙羨縣地漢陽爲漢陽府治本春秋之夏汭亦漢沙羨縣地水經注江水自沙陽武湖又東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又東逕小軍山南又東逕大軍山北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洲亦曰歎步又東逕魯山南蓋際山也山左卽沔水口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按夏口故城在今江夏縣西黃鵠山東北魯山卽大別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黃鵠山在江夏縣城內西南隅黃鵠磯在其下鸚鵡洲在漢陽縣西南江中尾直黃鵠磯明季蕩滅小軍山在漢陽縣西南八十里大軍山在縣西南六十里百人山在縣西南八十里]又北折而東逕武昌縣北其對岸則黃陂縣黃岡縣[武昌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本漢鄂縣黃陂在黃州府西二百四十里本漢西陵縣地黃岡爲黃州府治本漢西陵縣地今縣西北有邾縣故城水經注江水東逕邾縣南鄂縣北得黎磯口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卽此地也江水又東逕鄂縣故城南對蘆洲亦謂之羅洲又東逕武昌縣西南樊口在縣西北五里一名樊港水經注江水東逕樊口蘆洲在縣西北樊山在縣西北一里赤鼻山在黃州府城西北蘇子瞻誤認爲赤壁]又東逕大冶縣北蘄水縣南[大冶在武昌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本漢鄂縣下雉二縣地蘄水在黃州府東少南一百十里本漢蘄春縣地水經注江水東逕西陽郡南又東逕軑縣故城南又東逕巴水口又東逕蘄春縣南按軑縣故城在今蘄水縣西北巴水在今巴河縣]又東逕興國州北蘄州南[興國州在武昌府東南本漢下雉縣地蘄州在黃州府東一百八十里本漢蘄春縣地水經注江水東逕蘄春縣南又東逕積布山南又東逕西塞山南又東得蘄水口按西塞山在今興國州東南]又東逕廣濟縣南瑞昌縣北[廣濟在蘄州東七十里本漢蘄春縣地瑞昌在九江府西九十里本漢柴桑縣地水經注江水東逕下雉縣北又東逕富池口按富池口在今興國州東說者以爲卽九江之一非是辨見荊州]又東逕德化縣北黃梅縣南[德化爲九江府治晉尋陽郡治柴桑縣地隋改曰尋陽而江北之尋陽縣遂移于江南]

黃梅在蘄州東一百六十里本漢尋陽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北元和志大江在黃梅縣南一百里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此導江東迆北會于匯之所經也[今洞庭湖過江漲其水亦爲江所遏而彭蠡言匯澤者蓋爲府巴陵未有洲渚九江卽是江身與彭蠡異故不言匯澤也]

吳幼淸移前東匯澤爲彭蠡六字于此東迆北會于匯之上其說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自北來入江江水與之會合流曰匯故曰東迆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漢沔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匯也金吉甫則直以匯爲誤字其說曰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迆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匯字必因上文而誤也今按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域會彭蠡水始有三江之目若以匯指漢水則北江中江不待過彭蠡而始有其名矣禹貢于荊州言江漢無中江北江之名於揚州始言三江蓋必會南江而後可命之曰北曰中也周禮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與禹貢若合符節匯非漢口明矣自宋以來說此經者遇難解處不以爲衍文則以爲錯簡不以爲錯簡則以爲誤字眞禹貢之一厄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氏曰經云東匯澤爲彭蠡東迆北會于匯是二語者附著[直略切]南江以概其所不書者也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并江漢而以匯會名之使天下因參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邵氏曰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干

張克偁云實亦云渭按三江之說自康成子瞻以後得三氏而愈明江漢其爲一瀆而其入海也則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卽朝宗于海並擧二川已爲之張本矣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無文

江水至德化縣東北贛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

湖口在江西九江府東六十里本漢彭澤縣彭澤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彭澤縣地縣北大江中有馬當山陸龜蒙銘曰天下之險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又閣平馬當宿松在江南安慶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本漢皖縣地大江在縣南一百二十里縣志云小孤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舊時崎江北岸與南岸彭郎磯相對江水經此湍急如沸明成化十二年江水忽分流于山北流日益廣自是屹立中流大江迄屏環于四面望江在府西南一百二十五里亦漢皖縣地晉置大雷戍卽今縣治大江在縣南十五里楊溪河卽古雷水也亦曰雷池

又東北逕東流縣西其對岸則懷寧縣

東流在江南池州府西少南一百八十里亦漢彭澤縣地大江去縣一里懷寧爲安慶府治本漢皖縣地大江在縣南門外一里

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

貴池爲池州府治本漢石城縣地大江去縣[illegible]桐城在安慶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春秋桐國漢置樅陽縣地志云樅陽今縣東南有樅陽鎭臺江同安縣史記秦始皇自雲夢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蓋卽此[illegible]

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北其對岸則無爲州

銅陵在池州府東北一百四十里本漢陵陽縣地大江在縣西繁昌在太平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本漢春穀縣地春秋吳伐楚楚人敗諸鵲岸卽此縣西北[illegible]

無爲州在廬州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本漢居巢縣地[illegible]濡須水在縣南源出巢湖亦曰東關水又按寰宇記江水在含山縣南[illegible]

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北逕當塗縣西其對岸則和州

蕪湖在太平府西南六十里春秋吳鳩茲邑漢置蕪湖縣[illegible]當塗爲太平府治本漢丹陽縣地[illegible]采石磯在縣西北大江中[illegible]和州在江南[illegible]

又東北逕江寧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

江寧與上元並爲江寧府治本秦秣陵縣地[illegible]

又東北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

[illegible]

又東逕句容縣北其北岸則儀眞縣

[illegible]

又東逕丹徒縣北其北岸則江都縣

[illegible]

又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北岸則泰州

丹陽在鎭江府東六十四里本漢曲阿縣大江在縣東北六十里又東北十里爲包港南接嘉山北通大江又東十里則武進之孟瀆河口也武進爲常州府治春秋吳延陵邑漢置毗陵縣[illegible]

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皐縣

[illegible]

又東逕常熟縣北其北岸則通州

[illegible]

又東逕太倉州北其北岸則海門縣又東入于海

[illegible]此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所經也

范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合大渡河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出自東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入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與元諸郡水

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大然後總而入于海是江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漢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按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蓋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之長沙豫章丹陽會稽也又水經江水東逕宜昌縣之流頭灘注引袁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干寶晉紀云吳孫晧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也在西陵之東誠如所言則江自岷山至江都入海行萬餘里而志云二千六百六十里相去懸絕二千之誤理無可疑閻百詩云自江都至夷陵州古西陵卽水道曲折亦不及三千里吳使大言以夸敵耳就令如此亦當有七八千里嘗考尙書纂言載易氏之說云江源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南流二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又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又三百七十里至成都府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州僰道縣又三百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又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又三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又三百五十里至忠州臨江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浦縣又三百里至夔州魚復縣又一百里至巫山縣又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又二百里至硤州夷陵縣出峽又三百三十里至江陵府江陵縣又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巴陵縣又五百里至鄂州江夏縣又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五百八十里至池州又七百四十里至鎮江府又三百里至泰州入海以上江水所行自交川至夷陵凡日千三百三十里較袁崧少六百七十餘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較紀陟少二千七十里陟言謬夸謂不及三千亦非也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入海又四百里通計得八千三百餘里二當作八或是七而先儒釋漢書者曾無一語駁正豈近世傳寫之誤而古本不若是與

漢志湔氐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江海會者謂江入海處也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海門漢時皆爲海陵縣地今武進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鄉漢時皆爲毗陵縣地故大江入海在其境班氏所言初無滲漏然北江者大江之正流也而志與中江南江並列而爲三使枝榦不分石城分江水卽江南之上源而松江在吳縣南者中江由陽羨入海之道也志更以爲南江使首尾橫決此則其所短耳水經依導水之序先沔而後江沔水篇云與江合流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而不及江都蓋舉其南而遺其北也江水篇敘至下雉縣北東陵鄉之東北而止以是應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文而不知此東陵非禹貢之東陵也自是以下則以爲與沔水同故不復見然沔水篇但云過毗陵爲北江而下文則專敘南江至餘姚入海無一言及于北江遂使志家有錯認北江至山陰爲浙江者貽誤不小酈注則又兼用韋昭郭璞庾仲初之說分南江爲二派一自湖口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歧分爲三江口以入海一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而總結之曰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麤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今按太行恒山之東地平土疏河漳滹沱等水性善徙一朝泛決觸地成川者有之揚州土雖塗泥而不甚疏惡時或泛決亦未聞有觸地成川之事其所謂枝津交渠者蓋自吳通渠三江五湖之後日加穿鑿以資灌溉便舟楫遂致故川舊瀆雜亂不明非水自爲之也然此等混淆終無害于禹貢學者但能遵鄭蘇之說以三江爲一派則上自彭澤下至毗陵海陵大江所行禹迹具存按圖而考歷歷可據又何必乞靈于孟堅取裁于善長也哉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百十八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十九　　學海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釋文沇音兗又以轉反）

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溫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

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縣入濟源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溫縣本周畿內司寇蘇忿生之邑）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句）南流過隤城西（隤城今在溫縣東）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黃河在溫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卽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共山在濟源縣北十二里）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括地志云沇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今濟瀆廟西龍潭東北有其遺址）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鄭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漢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元和志趙州贊皇縣濟水源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別是一濟水應劭以爲）

因濟也今稱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于濟元和志濟水在濟源縣東北三里有二源其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緣之以周墻李泉遂濟瀆記云濟瀆廟後有池池是爲東池郎東源周僅百餘步池西有石橋橋西爲西池周如東池舊記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劉濟西源辯曰濟水二源舊志唯以廟垣石橋爲界接水經注二源一在原城東北一在原城西南爲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遂分東西而謂二原俱在是也意此爲池之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舊稱爲龍潭時出時沒不關水見下流經濟廟南會池水於東北當爲濟之西源無疑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郎濟水又東南逕郗城北而出于溫郗當作絺今河內縣西南有絺城元和志濟水經河內縣西南去縣三十里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溴溴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南逕原城西而南注于河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堤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溴梁溴古闃切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又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也濟水故瀆於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渭按濟水故瀆郎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迹也第五卷河水注云成皋大伾山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郎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郎濟沇之故瀆矣沇水篇云沇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爲坡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東逕隰城北殷城南而東南注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爲沁渠故班固及闞駰並言沁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郎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沛渠沙灌當在今武陟縣界也正與此相發明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皋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見懷慶府志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

溢爲滎渭按溢漢書作軼顏氏曰軼與溢同

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者禹時爲滎澤而已至周則爲川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黃氏曰經溢爲滎導菏澤被孟豬皆一字之工足以觀禹迹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塡塞陶丘亦無實濟瀆故道不可復尋矣渭按書溢出僅一見乃禹貢之特筆當與他水導源首受者不同吳氏義最精地理志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郎經所謂溢爲滎也曰軼出地中則重源顯發不與河通可知矣說者以滎播河濟往復經通爲禹之舊跡非也焦弱侯云獻見不常而識其爲濟北禹之所以爲神旨哉言乎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皋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于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穎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二水劃然王充論衡曰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爲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滎之爲濟說本許敬宗亦非蔡傳云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尋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沇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眞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

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滎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沈存中以爲濟水澤醇大其亦此類與水經河水注云東阿縣城北門內西側臬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嘗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今在陽穀縣東北六十里中夢溪筆談云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其性趣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也導爲滎川此說創自曾彥和而金深信其然者蓋使滎澤陶丘之閒禹時果一水相通則滎瀆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滎澤相去可五百里陸路艱難故必由漯以達河耳自說者謂河濟本相通陶丘之濟亦非復出舟航可以直達而漯遂獨爲兗州北境之所浮於青徐揚無涉矣以此言貢道頗覺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導沇之經者大也程泰之云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爲通耳此窮經之要訣學者所當知也

詩大雅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此言水之軼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井趵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濆大出尾下注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瀵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爲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瀵地下潛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相似如謂濟之溢爲滎者截河而南穴地而出然則汾陰之瀵亦自河水中穴地而溢爲渚上之瀵渚

上之濆復自河水中穴地而溢爲郤陽之漢邪此理甚明不待智者而後曉也觀汾陰脽其瀵以溉稻田更可悟滎澤停流不接陶丘之義

說文滎絕小水也余未識其義以問百詩百詩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云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以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絕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注腳矣百詩此解不減徐楚金繫傳然濟絕河爲滎自是漢儒訓詁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

滎澤至周時已導爲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及周之衰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蒗蕩渠水經河水合汜水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亦名汴渠後漢明帝紀修汴渠注云即蒗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又名通濟渠元和志汴渠在河陰縣南二百步亦名莨蕩渠大業元年更開導名通濟渠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河陰縣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漢滎陽縣地隋爲汜水滎澤二縣地唐開元中析置河陰縣水經直謂之濟水漢志滎陽縣有蒗蕩渠首受泲水經本此泲即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也曰濟水當鞏縣北入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皐縣北成皐即春秋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爲汜水縣又東過滎陽縣北本韓滎陽邑漢爲縣屬河南郡今滎澤河陰二縣皆其地此猶合河濟而言之也是即孔傳所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者自下專言濟水曰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過滎陽北北礫磎未詳蓋在河南濟北其水西注于河者此濟分河東南流即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過渠曰謂之石門此即賈讓所謂滎陽漕渠也其水門但用木與上至是始壘石爲之故世亦稱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南帶三皇山亦謂之三室山也又東逕西廣武城北又東逕東廣武城北廣武山在今滎澤縣西二十里接河陰縣界劉昭云山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又東逕敖山北山上有城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括地志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今縣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城東南去今縣當二十里也按又東合滎瀆滎瀆本作澤誤王氏引此作滎瀆與酈注合今從之瀆首受河水自石門謂之滎口石門門南際河有故碑云陽嘉三年立激岸側以捍堤波按蘇代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即此處也首受河水以上承河陰石門水而言然昔人導澤水以爲川從此門而出故謂之滎口石門而地形皐益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河陰石門漢建寧四年立在故城西北滎口石門漢陽嘉三年立在敖山東地名測近志混而北相去數十里滎瀆前已有之滎陽下引河爲其所溝通者數十里爲功亦甚易也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謂上文河東過滎陽縣北專主濟水而言宋白續通典云滎陽故城隋置在滎澤縣西南按今滎澤縣北五里有滎陽故城又東南礫石磎水注之礫石溪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滎澤東北流歷敖山南又東北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石溪矣按又東字爲衍北字上有二字北字當爲句觀此注云礫石溪水注之又東索水注之礫石溪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東北流至滎陽城北而北注于濟京縣今爲滎陽縣又東逕滎陽縣東南與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句南逕卷縣故城東漢志河南郡有卷縣城在今原武縣西北七里其故又南逕衡雍城西城在原武縣西北五里與出河之濟會又南會于滎澤濟水又東逕垂隴城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京相璠曰鄭地也在滎陽東四十里又東合黃水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北流逕滎澤而北謂之京水又東南逕釐城東即春秋左傳所謂釐也又東分爲二水其枝瀆曰北濟詳見後濟水東逕陽武縣北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又東北逕陽武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今祥符縣西北有浚儀故城即大梁城也又東左逕倉垣城一名石倉城在今陳留縣西又東逕小黃縣故城北在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陽武之戶牖鄉後置東昏縣在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在濟水之陽故名在今蘭陽縣東五十里又東逕冤朐縣南今曹州西南有冤朐故城謂之南濟實濟水之經流也自滎口石門至此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爲陶丘復出之濟矣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並屬河南開封府曹州屬山東兗州府諸州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既開滎瀆爲河水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矣

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云滎澤在滎陽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澤縣志云在縣南皆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滎陽故城漢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道相通而志家不詳余按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作瀆也

河與滎瀆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爲平地不知何故酈道元云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渠蕩渠以通淮泗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防之以畜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辯或云王莽時濟瀆枯而不復出故滎澤遂塞斯言亦大可疑按司馬彪郡國志河內溫下云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河南滎陽下云有鴻溝水而不言滎澤豈以其時已塞爲平地乎濟枯之說蓋本之溫縣蓋專謂北源故酈注於溫縣濟水故瀆下言之然北源東漢復出水經歷歷可考彪何以直言枯絕而滎澤無文則又似專指南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于滎陽也程大昌云世惡莽居下流故河徙濟枯皆歸于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傳無可疑者濟枯亦理之所有但濟水因旱而枯旱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周幽王時三川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絕也濟何獨一枯而不復出且南北二源同此一濟北源復出南源何以終絕殊不可曉積思久之竟不知滎澤之塞爲何故頃讀後漢書而得之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脩汴渠東侵日月侵毀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亦言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當時汴濟之區河災之羨溢爲害如此濟渠即滎瀆南去滎澤不過二十餘里則固在所漂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氾濫必至其處歷六十年而後已墳淤之久空竇盡窒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豈因旱乾而遂塞哉余嘗曰河天下之濁水也水一石率濁數斗沿道出淤泥觀決潰

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卽窨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蹤跡然則河侵滎澤去後安得不塞爲平地鉅野縣志云元末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爲平陸其明徵也虎得之傳聞不暇深考故言之不詳世遂附會以爲滎澤湮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可以無辯

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蒗蕩渠爲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爲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蒗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蒗蕩渠其東導者爲汳水漢志作卞水說文作汳後人惡反字因改爲汴鄭云濟水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卽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至蒙縣爲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蒗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爲鴻溝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指是以爲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之新陽縣爲百尺溝注于潁水漢汝南郡有新陽縣當在今陳州界此卽班固所謂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義城今懷遠謂之沙汭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卽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睢水自陳留縣首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下相今宿遷渦水自扶溝縣首受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卽石門水故言鴻溝者則指此爲鴻溝言蒗蕩渠者指此爲蒗蕩言汴水者指此爲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入激隄而其流遂斷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傳曰陶丘丘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脫南字有陶丘亭渭按出字義見上文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漢濟陰郡治也陶丘亦在西南去縣七里菏卽菏澤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

溢者自中而滿無上源亦無下流頗與阿井相似出者自下而涌源在地中流在地上如趵突泉之流而爲濼水濟自此不更伏矣二字大有精義說者乃謂河水盛滿南溢爲滎而出猶經過之謂如某將軍出某道之出不亦謬乎

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日知錄云今曹縣有冉冢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逕陶丘北墨子以爲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于釜丘者也按漢志陶丘在定陶縣西南則濟水當先逕陶丘而後至故城此經不合恐是錯簡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十字當在引竹書語之下渭按自滎口至陶丘皆後世滎瀆之所經非禹迹也今曹州定陶界中並有濟水故道禹時則濟水伏流涌自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菏澤無上源也陶丘漢志云在定陶縣西南而郭璞言在城中蓋其時郡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則又徙于東北故陶丘與漢城皆在西南也

菏澤在陶丘之東北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丘北上奮馳波跳沫東北匯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菏水在南者是湖陵今爲魚臺縣地也許愼云菏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亦未爲誤自孔傳襲其文曰菏澤在湖陵而遺一水字則在湖陵者爲澤矣釋此至于菏又增一水字曰菏澤之水則定陶之菏澤與湖陵之菏水無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尚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于菏水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特菏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乃導澤水之餘波南入于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菏水酈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說禹貢者當以漢志爲正經文三菏字皆以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菏之爲澤也濟貫其中大半是濟水所匯酈注云卽泲水之所包注以成湖澤是也然亦必有旁源酈注云濟水自定陶故城南又東北右合菏水水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今蘭陽曹州之間世謂之五丈溝又東北出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又東合于菏又東北逕定陶縣南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而北注濟瀆是氾水與五丈溝之會于澤者亦皆濟水之分流也寰宇記云菏水亦名南濟水近志以北清河爲北濟南清河爲南濟謬由于此俗謂之五丈河西自考城縣界來程大昌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爲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考城在濟陰西濟之正流未嘗經考城可見菏水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卽近世命爲五丈河者此正菏水首末也渭按曹州志菏山在州東南三十里以近菏澤而言蓋澤本名菏後人因澤以名其山也說者謂菏水出菏山非是據酈注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此卽經所謂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者也乘氏故城在今鉅野縣西南漢置然曹州之東境亦兼得乘氏地州東南與定陶接界菏澤在焉注所謂定陶東北卽經所謂乘氏縣西也但不言菏澤爲疏漏耳菏水只自菏澤分流酈以濟陽所出之五丈溝爲菏水蓋雜採它說而有此繆元和志因目魚臺之菏水曰五丈溝而程氏據以爲菏水之首末正當如此皆非地志水經之菏水起乘氏訖湖陵之本意也

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于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王綱振云如時以東流爲濟溢爲滎爲見則漾東流爲漢匯爲彭蠡亦可爲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爲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爲伏乎況經明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爲之曲解非本注也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澤一伏東丘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洑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義有未安耳滎澤自周以前已導爲滎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故漢志于軼出滎陽地中下卽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而定陶縣下亦止云禹貢陶

丘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益三見之迹不可得見久矣鴻溝既開滎瀆爲濁河所亂陶丘之實日就填淤而滎澤之澄泓如故其後滎澤亦塞則河南由是無濟水而再見之迹亦亡水經以河濟合流分入滎瀆者爲濟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濟酈道元宗之而班固之所謂軼出地中者絕口不談矣或以爲河中截流而過（孔安國）或以爲河底穴地而來（蔡沈）或以爲河濟相亂南出還清（孔穎達）或以爲適會河滿溢出南岸（程大昌）各持所見終非定論余竊謂河南之濟即奮自河南之地中未必與入河之濟爲一脈譬如人之鼻息總出丹田氣海中呼者豈必其吸者之復出邪洸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邇滎澤尤爲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幷泰澤東丘數之爲三伏三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易之矣（定空中乳水滿其腹東坡惠泉詩云茲山遇隙則發見臭味賁一族余謂濟水亦然今年遊歷下觀諸泉尤信）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濟與汶合渭按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詳見青州

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東北又東至乘氏縣西（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分曹地東傳于濟水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北逕東緡縣之武修亭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北又東逕乘氏縣故城北又北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巨野縣北又東北與濮水合濮水上承濟瀆于封丘至乘氏縣北首受別濟北濟也濮水故瀆東北流至巨野西北入鉅野澤）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又北逕闞鄉城西又北與濟瀆合自渚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眾北伐穿渠通濟故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去汶水從東北來注之壽張縣五十里州西南十里有安山鎮即古安民亭齊乘云東平城西鄆安山閘下汶河口有亭子店即安民亭遺址濟汶合處）戴延之

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口清水與汶會也渭按濟水自菏澤東北流絕鉅野澤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南者禹之舊迹也其後不知何年改從澤西之清水而繞澤北以會汶謂之清口其澤中之道自洪口至清口者則無水故水經謂之故瀆述征記謂之枯渠（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于鉅野濟水故道疑當在此時）今會通河逕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并清水會汶之故道亦湮沒而不可考况禹之舊迹乎

又東北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茅氏曰秦繼宗云又東北會于汶當於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於北字一讀渭按地理志濟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也

水經注濟水自壽張縣西合汶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梁山括地志云在鄆州壽張縣南二十五里今在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接汶上縣界壽張梁山之南濟汶既合東北匯而成濼日知錄云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彌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後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又東逕須胊城西（城臨側濟水故須胊國安民亭北對安民山東水水東即無鹽縣界按東平州本漢無鹽縣地今有須胊故城）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今東平州西）又北逕須昌縣西（有須昌故城十里濟水又北分爲二枝律西北出謂之馬頰水元和志須昌縣水在縣西二里濟）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城東又東北逕桃城東又東北逕魚山南山即吾山也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元和志魚山在東阿縣西八里亦名吾山以東南二十里有故東阿縣治宋初移治新城近于魚山東阿縣東）又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按清亭在今東阿縣北公會齊侯于清是也水經注濟水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逕穀城縣西（春秋莊公二十二年齊侯遇魯侯于穀城地間爲齊魯界按此穀城于齊魯界當在今東阿縣東北四十餘里春秋之穀城在東阿縣東有穀城縣後漢分穀城爲東阿陽穀縣）又北逕周首亭西（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以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即此也世謂之周首亭）又北逕臨邑縣東（今爲濟北郡治也公羊傳濟南有石門郡臨邑縣今爲荏平縣東故城在盧子城也春秋隱公五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即此地也按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茌平縣地）此水又北

逕平陰城西（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沉玉濟河會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京相璠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爲平陰縣地）又東北逕垣苗城西（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今在長清縣志長清縣濟水在北去縣十里即今入清河上爲南北通衢大清橋跨其水）又東北逕盧縣北（濟北郡治也元和志盧縣故城在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按左傳盧蒲嫳之邑即此）又東北逕盧縣故城北（濟水二十七里臨邑縣西北流去縣）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水東南出山荏縣之沙溝水東北流逕盧縣故城北元和志長清縣東北二十六里豐齊鄉故豐齊縣地天寶二年改名二水導源泰山朗公谷西北歷阿城亦祝阿故城也而北注于濟按祝阿縣城北逕長清縣東北）玉水（水出泰山）又東北濼水出焉（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杜預曰濼水在歷城縣西北入濟水經謂之濼口濼音洛寰宇記濼水在濟南府歷城縣西北四十里按今齊州即濟南府治縣全節縣故城在今歷城縣南唐貞觀中改名全節東平陵故城漢之屬縣唐屬齊州有東北二堂記曰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水之灣又西北會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渴馬崖下則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北入于濟日今府城西平地泉又合源余皆注之其北曰泉周可數畝北出地又東出爲大明湖泉至城北水門出大明湖靈嵒泉亦遠泉矣至水中門宮大鑑地亦靈嵒二泉自未明泉城三泉余曰舍亦師泉遠泉蓋未取之之泉也之以自高青翠不宮泉以自晉人翠發望谷之況亦名泉

不止注即一華名華也山北絕師三望同華黔也名又東北逕華不注山（華不注山在歷城縣東北十五里濟水逕其下齊侯三周華不注即此也水經注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泉即此）又東北逕臺縣北（今歷城縣東北有臺故城華不注山東今臺縣故城在歷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東北逕營城縣故城南（臨濟水俱北百步改置營城縣故城在章丘縣南二十里元和志臨濟縣在章丘縣北十里舊縣有故城）又東北逕梁鄒縣北（梁鄒縣故城在今鄒平縣北二十五里漢縣屬濟南郡元和志在鄒平縣西北三十里按元和志濟水在其縣西北）又東北逕陽丘縣故城北唐武德元年置譚州以舊平陵及臨濟置今歷城縣東）又東北過菅縣南（濟水東逕菅縣故城南章丘縣西北有菅故城俱在縣西北）又東逕臺縣北（水出臺縣）脈水（脈水今章丘縣北水上有脈泉臺縣西濟水出高苑城東北七十里元和志濟水故城在章丘縣北）又東逕梁鄒縣北（濟水在鄒平縣北去縣三十步）又東北逕高苑縣北（高苑城本漢西高苑城也宋史乾德四年有苑縣故城在今高苑縣西南十里濟水又東南逕高苑縣北濟南舊有故縣）又東北逕狼牙固西（有名魚龍灣之周五六十今高苑縣東南古濟水所匯有安平亭故城在今高苑縣北）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十里近濟水今縣城是也又東北逕楚邑縣東北五里又東北逕利縣西）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樂安故城元和志博興縣東北博昌故城在今縣東樂安故城元和志博昌縣在博興縣北改曰博昌縣濟水在北去縣百步）

（經舊在高昌下今據薄姑利縣俱南直臨淄而樂安故城在博昌縣東北則此經乃錯簡故移置利縣之後甲下之前）又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絶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渤海在今樂安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東接壽光縣界北接利津縣界樂安本漢廣饒鉅定二縣屬齊郡其故城並在今縣東北後漢省琅槐入博昌故杜預郭璞皆言濟水至博昌入海）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並屬山東兗州府）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酈道元曰濟水通得濟之目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此清河之名所自來也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黃子鴻非之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渭按子鴻此言亙三百餘年積傳之謬蓋清河所行本濟瀆不知何時從歷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縣界與漯水合而清河之名遂被于漯據水經漯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即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清河是知大清即漯其水自歷城入濟陽乃近世之所決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丘之流日微故劉豫堰濼水使東以益之（齊乘云大清河自齊河縣又北經歷城濼上濼橋北濼水分響河入焉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陰又東逕下濼堰濼水舊入濟處堰南即小清河按響河即聽水也此大清河猶是濟之故瀆）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陽之大清河爲古濟舛錯殊甚不有子鴻其誰正之然大清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于何年意者宋熙寧時河嘗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其後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之所以浩浩而小清之所以屢瀹屢塞也與

水經敘濟水自滎陽以下之委甚悉杜預春秋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注山海經略同酈道元依水經以立注出河之濟又加詳焉是由東漢以迄後魏濟未嘗一日絶也唐人則據司馬彪之言以爲自王莽後河南不復有濟水太子賢注後漢循吏傳曰濟水東流逕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青等州入海王莽末旱則枯涸但入河內而已杜佑通典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知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後所說皆襲舊名如鄆州之須昌濟州之長清盧縣齊州之臨邑豐齊全節臨濟章丘淄州之濟陽長山鄒平高苑青州之博昌諸縣界中並有濟水其後則不經博昌而改從棣州之蒲臺入海是皆襲舊名而實非濟也渭按鴻溝既開河水與滎濟相亂及滎澤塞爲平地則河南無涓滴之濟矣水經之所謂濟者皆滎陽下所引之河水也而杜預京相璠郭璞酈道元輩皆莫能辨唐人始知之所見遠過于前但以爲河南之濟由王莽末旱枯而絶則非以余考之旱枯之事郡國志繫河內溫下酈注亦於溫縣濟水故瀆下言之其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者謂濟水自溫縣入河不復東至武德耳而滎陽以下絶無一字道及殆與河南之濟無涉（詳見下）釋例自卷縣博昌而外略舉郡名故與水經不同孔穎達以爲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據當時所見言之與水經乖異非也晉時濟水之道實與漢世不殊文有詳略非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也若夫唐之清河自須昌以下所受唯菏汶則又有其故矣蓋天寶之後汴水堙廢濟渠亦無所受菏澤以西竟成斷港故元和志言濟自須昌始而通典云濟河實菏汶之合流其所謂菏者即五丈溝之水西自考城來者也迨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絶濟以資運道明永樂中又于古四汶口之地築戴村壩遏汶使西南流（汶水自是盡出于汶上西南至南旺入漕四分南流出上閘接沂泗六分北流出下閘接衛）雖小鹽河一綫洩入清河（小鹽河在今東阿縣西南二十里即運河所洩汶水支流也）清河賴諸山泉清澤以成其川并無菏汶之可言矣而志家猶執清河以爲禹貢之濟水不亦過乎或又之山左諸泉實皆濟水溢爲大小清河濟雖絶而不絶也然此等指爲濟水則可以是爲滎澤陶丘之遺跡可乎哉東漢後河南無濟水斯爲定論紛紛筆舌徒滋來學之惑無爲也

杜佑之譏水經也曰按後漢郡國志因王莽末旱此渠枯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是和帝之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封丘宛朐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敘及注解並大紕繆渭按河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所侵空竇盡窒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絶自東漢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是鵲巢而鳩居觚名而圜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七八則此書不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絶其瀆猶在雖中間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緒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平

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既開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唯菏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濟瀆入海之道自唐以來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後則不由博昌通典云舊齊合在今博昌縣界今無元和志蒲臺縣下云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俗呼爲鬬口淀是濟水入河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蓋其時濟水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渾濤而入海也宋南渡後劉豫導濼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爲小清

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縣入海及金皇統中縣令高通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又東北至樂安由馬車瀆入海瀆在縣東北五十里今爲高家港其後小清之上流堙塞鄒平長沙新城界中故瀆皆爲漯河所行漯河即楊湝溝水寰宇記所稱獺河者也歷城新志云小清河自明永樂以後漸至堙塞成化九年嘗濬治之嘉靖十二年又塞乃復濬博興以西達於歷城幾三百里久之復淤益小濟唯恃濼水爲源堰東有阻則濼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歷濟屢塞職是故也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弘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卻一邊眞可笑又可惜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百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學海堂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傅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渭按桐柏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山南有淮源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瀆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陶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于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按今南陽府新野縣西有朝陽故城桐柏縣東有復陽故城漢並屬南陽郡醴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醴亦作澧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縣在南陽府東南三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

元和志南鄭縣漢水經縣南裴秀云漢氏釋淮水故秩漢水爲四瀆以其國所氏也渭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二曰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益秦不師古自爲名山大川之制與禮五嶽四瀆之秩祀異未嘗躋沔于瀆也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東嶽泰山于博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灊山于灊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自是五嶽四瀆皆有歲事時則有淮而無河改江祠于江都並無釋淮秩漢之事漢興庶事草創高祖使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嶽瀆之禮無文且淮獨入海漢因江以達四瀆之祠理不得釋淮而秩漢裴氏去漢不遠其言當必有據而未知所出豈好事者因漢王初封南鄭蕭何有天漢之稱而附會爲此說與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氏曰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吳氏曰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尙淺其深處爲十四源至并汝穎始大汝穎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渭按泗沂二水並見徐州淮浦漢縣屬臨淮郡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地理志云淮水至淮陵入海注疏本訛爲睢陵唯水經云至淮浦縣入海蔡氏從之淮浦隋改曰漣水縣宋置漣水軍淮浦之名久絕今字譌當云入海在漢淮浦縣今漣水軍

水經注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縣南對固成山義陽今信陽也又逕義陽縣故城南義陽郡治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城有九渡水注之按安昌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又東逕江夏平春縣北今信陽州東南有平陽故城本後漢平春縣又東油水注之在平春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魏城陽郡治按漢志汝南郡有成陽縣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又東北左會湖水按今信陽州界有臺湖車輞湖鴻家楊家蔡家等湖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按今眞陽縣東有安陽故城與光州息縣接界又東得瀨口水源南出大瀆山東北流逕鄳縣故城南又東北注于淮按鄳縣故城在今羅山縣西南百二十里黃峴關外又東逕新息縣南東逕故息城南在今新息縣北三十里又東逕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在今光山縣北八十里又東合慎縣水水出慎陽縣西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安中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按慎陽故城在今眞陽縣北四十里鴻郤坡又名鴻池陂秦觀曰鴻池陂非特灌漑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陂既廢水無歸宿汝水所以散漫爲害與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注於淮又東右合壑水水出白沙山東北流逕黃城西又東北入淮按黃城在今光州西十二里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在今息縣東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今息縣東北八十里有長陵城疑即長陵戍也新蔡縣西南有青陂又東北合黃水水出黃武山東北流穆陵關水注之又東北逕弋陽郡又東北入淮又東逕期思縣北縣故蔣國也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有期思故城又東北淠水注之固始縣南五十里有淠水又東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縣即春秋之鹿上也按原鹿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南富陂之西汝水篇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于淮所謂汝口又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今霍丘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縣分界又東谷水入焉水上承富水東南流至汝陰城入淮城即今潁州治又東北左會濶水水首受富陂至汝陰縣東入于淮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灊與吳師遇于窮谷者也今霍丘縣西有窮水又東爲安豐津淮中有洲俗號關洲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謂之泚口按漢志灊縣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泚音比又音布凡反水經訛爲泚今正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東流與潁口會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西按壽春故城即今壽州治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蝎蟜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合淮也按鄭城即潁上故城在今潁上縣南又北左合椒水水上承淮水亦謂之清水又東逕壽春縣北肥水注之謂之肥口按肥水在今壽州東北十里自合肥來注于淮州志謂之東肥河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於城父縣東南流注于淮按夏肥水在壽州西北州志謂之西肥河東流至下蔡故城西南

卄里入淮又北逕山硤中謂之峽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按硤石山在壽州西北夾淮爲險王氏地理通釋曰在西岸者屬下蔡在東岸者屬壽春明初省下蔡入壽州故一統志云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本州來城春秋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又東逕八公山北在今壽州北少東淮水之南晉謝玄破苻堅於八公山堅望山上草木咸以爲人狀也寰宇記云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自垓下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有陰陵城又東逕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當塗縣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南按懷遠縣治即馬頭城魏馬頭郡治也又東北濠水注之又北沙水注之出山東北流注于淮又東逕鍾離縣北故城在今臨淮縣東濠水注之又東逕夏丘縣南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又東逕浮山北對山二山之間淮水逕其中又東池水注之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又東逕盱眙縣故城南又東歷客山又東蘄水注之又東逕廣陵淮陽城也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逕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

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 又東兩小水注之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以今輿地言之淮水自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北 又東逕羅山縣北眞陽縣南 又東逕息縣南 又東逕光山縣北 又東逕光州北 又東北逕固始縣北 又東逕潁州南 又東逕潁上縣南 又東逕霍丘縣北 又東逕壽州西北 又東逕懷遠縣南 又東逕鳳陽縣北 又東北逕五河縣南 又東逕臨淮縣北 又東逕泗州南盱眙縣北 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 又東北逕山陽縣北 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于海

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幷爲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漢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云淮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眞陽又三百里至汝陰又二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至漣水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三千字亦誤

也惟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爲大汝潁不見于經以未嘗施功故耳（汝受㶏灈𤄚濦等水潁受潧洧及滎陽㵐蕩等水皆山源也潧與溱同）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汳水鴻溝沙水過水睢水諸川或自入淮或由潁泗以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悉注于淮淮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開昏墊之患恐未有已時也

自禹導淮之後淮常由淮浦入海其東南溢而注高寶諸湖者變也非正道也既非正道則高堰必不可無故自漢魏閒已有是防後世不過增修之耳黃淮合流欲東淮以刷河沙堰固不可廢藉令河一旦歸北亦豈容恣其南奔使淮南郡縣盡化爲大壑邪而泗人不察每痛恨于高堰夫以泗之一州與淮南諸郡縣較重輕不啻倍蓰治淮者必不讓一州而棄諸郡縣況泗之被災亦不盡由高堰往時淮水南奔高寶興鹽之境隊浸數百里而泗城淪沒如故是則地勢使然未可專歸怨于有司也或曰今泗城爲官民共廬于隄上與盱眙相對而苦樂懸絕可不思所以救之乎曰明所重在陵遷城於陵無益急則治其標故不得不鑿渠以減水今計不及陵則城與民可遷也而瀕淮之田亦可棄也嘗攷隋泗州本治宿預縣（今宿遷）唐長安四年分徐城縣南界兩鄉於沙塾村置臨淮縣（見元和志）景龍三年移縣治徐城驛（見通典）開元二十三年自宿預移泗州治焉（見元和志）即今泗州也（宋省徐城入臨淮明又省臨淮入泗州）州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州城咸平四年復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暴于淮是也元大德十一年淮水溢入南門深七尺餘明自正德以迄萬曆水患尤劇（詳見第十三卷下）唐人舍高卬之鄉而就水濱之卑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歷代因循不革今爲泗州計當遷諸徐城舊址（漢淮浦縣古徐子國隋改曰徐城縣其故城在今州西北三十六里）而瀕淮之田決去塘岸使暴水至得游波其中則漬溢之患自除明天啓四年徐州河大漲灌州城乃遷治于雲龍山爰有宁居此近事也獨不可法乎所棄不過瀕淮十餘里地而州城安于衽席民之失田廬者官爲償其直且振業之亦可以無憾也又何必與水爭尺寸之地使泗人相怨無已時而高堰一帶淮南諸郡縣所恃以無恐者常惴惴乎有潰決之虞也哉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百二十一上　學海堂　（漢軍樊封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渭自鳥鼠同穴

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音徒）其鼠爲鼵（徒忽反）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渭按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辭之體詳略各有所宜也

地理志隴西首陽縣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水又東北流而會於殊源也）東南流逕其縣南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首陽縣西魏改曰渭源）又東流逕其縣北（縣徙而南故水逕其北漢志云山在首陽縣西南而今在縣西亦因是也）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也

元和志渭川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鳥鼠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爲南谷山恐非當以元和志爲正林少穎云渭水出首陽南谷禹之導渭唯自鳥鼠同穴而始蔡傳從之愚謂此說大謬凡名山巖壑必多故大川之發源必非一處酈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穴者也南谷即其枝峰後人別爲之名耳禹導水唯志其大端渭水出是山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豈若後世地記必究其爲某嶺某谷也哉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嶺不出熊耳者皆妄也

鳥鼠同穴事見爾雅殆非誕妄李巡郭璞之後它書所載更鑿鑿有據宋書吐谷渾傳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洛陽伽藍記云赤嶺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杜寶大業雜記云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弘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鼵當短尾今長何耶弘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見程氏禹貢論）元和郡縣志云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近穴溲溺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吐牛馬得此氣多疲臥不起而大汗岳正類博稿云鳥鼠同穴予戍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比昵有類雌雄者甘肅鎮志云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以上諸說微有不同竊疑此二物禹所見在首陽界中而渭源以西往往有之吐谷渾赤嶺莊浪甘肅之所產形狀毛色不無小異其爲同穴而處則均也程泰之據色青尾短以證其妄亦偏執之論張子韶云余嘗詢官隴西者曰鳥鼠各爲雌雄如張氏之說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爲蛤鳩化爲鷹此豈可臆說乎旨哉言也此於經本非切要然自宋儒不信鵌鼵共處之事而說者遂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言渭有二源故兼舉之或又云渭出同穴不出鳥鼠是則有害於經故其事亦不可以不辨也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渭按灃涇二水見雍州

水經注渭水自首陽縣南又東逕襄武縣又東南逕其縣東北（元和志渭州襄武縣渭水北自渭源縣界流入按襄武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五里）又東南逕源道縣故城西（元和志渭水經隴西縣南按源道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二十五里）又東新興川水注之又東逕武城縣西（並在今隴西縣界）又東逕落門西山（有落門聚今在伏羌縣西十里伏羌本漢冀縣）又東出黑水峽又東逕冀縣北又東合冀水（今伏羌縣東有冀縣故城元和志渭水經伏羌縣北去縣一里朱圉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又東出砦峽又東與新陽崖水合（按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在今隴州西北六十里清水縣東北九十里）又東逕上邽縣北封山之陰（元和志渭水在秦州上邽縣北十三里西自伏羌縣界流入按今秦州西南有上邽故城封山本邽山後魏避其主珪嫌名改上邽曰上封山亦隴而變）又東南與神澗水合又東南得歷泉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藉水在今秦州南）又歷橋亭南而入縣諸縣又東與東亭水合（今西和縣東北五十里有縣諸故城）又東南合涇谷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又東南苗谷水注之（並在今清水縣界）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元和志秦州清水縣有小隴山一名隴坻又隴州南由縣渭水在縣南四十里按今隴州東南百二十里有南由故城本漢汧縣地後魏析置）又東合南山五谿水又東逕陳倉縣南（今寶雞縣東北二十里有陳倉故城）又東與陽谿合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汧水入焉（城在今隴州西五十里水出汧縣弦中谷決爲弦蒲藪東流入渭）右則磻谿水注之（呂氏春秋太公釣茲泉即此處）又東逕石原南又東逕五丈原北（二原在郿縣西）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城在今縣東北十五里漢志郿縣有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又東逕武功縣北斜水從南來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入渭）又東逕馬冢北（諸葛亮與步騭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又逕武功縣故城北（武功故城在今郿縣東四十里）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從北來注之（今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美陽故城）又東逕郿塢南（在今郿縣東北十五里）又東合洛谷之水（洛當作駱今盩厔縣西南有駱谷關）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在盩厔縣東南）又東逕槐里縣南（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也）又東與芒水枝流合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黃山宮在今興平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渭水南去興平縣二十九里）又東合田谿水（水出南山北流逕盩厔故城西注于渭漢志盩厔縣有靈軹渠武帝穿也）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城在今興平縣東南十一里）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又東得澇水口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入渭按鄠縣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元和志渭水北去鄠縣十七里）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按豐水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注于渭元和志咸陽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短陰原在縣西南二十里蓋即短陰山也秦中俱原類皆有山體故或謂之山不必斷拔也）又東北與鎬水合（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西北入渭在今咸陽縣界）又東北逕渭城南（今咸陽縣東北十七里有渭城縣故城）泬水注之（泬一作潏漢志鄠縣潏水出縣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按潏水入渭在今長安縣界）又東分爲二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元和志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又東與泬水枝津合又東逕長安城北（今西安府西北十三里有長安故城元和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本名橫橋）又東合昆明故渠（按渭水下篇自此以後多錯簡黃子鴻據它書及州縣圖志悉爲更定今從之）又東逕霸陵縣北霸水合滻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水上有橋謂之霸橋按霸水入渭在今咸寧縣界）又東會成國故渠（魏尚書左僕射衛臻征蜀所開也其瀆上承汧水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又東逕漢茂陵平陵延陵渭陵義陵安陵又東逕渭城北又東逕長陵南又東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又東與高陵分水（今高陵縣西南二里有高陵故城東渭橋在縣南十里）又東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焉（漢志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今高陵縣西南二十里有陽陵故城）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渭源縣北又東逕隴西縣北（隴西鞏昌府治水去縣一里）又東逕通渭源北（通渭在府東北六十里）又東逕寧遠縣北（寧遠在府東九十里）又東南逕伏羌縣北（伏羌在府東百八十里）又東逕秦安縣南（秦安在秦州西北九十里）又東南逕秦州北（秦州在府東三百里州東五十里有渭水渡）又東南逕清水縣西（清水在州東一百五十里州志云州東五十里有東柯谷橋跨渭水上與清水縣接界）又東南逕隴州南（隴州在鳳翔府西一百八十里渭水自清水縣界東南流繞隴坻南蓋入州境又東逕州南去州一百四十里）又北逕寶雞縣南（寶雞在府西南九十里水去縣一里有渭河橋跨其上）又東逕岐山縣南（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南逕扶風縣西南郿縣北（扶風在府東南一百十里水去縣二十里有漳渠郿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三里）又東逕武功縣南盩厔縣北（武功在西安府乾州西南六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盩厔在府西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五里）又東逕興平縣南（興平在府西北一百里）又東逕咸陽縣南鄠縣北（咸陽在府西北五十里水去縣一里鄠縣在府西南七十里水去縣九十里）灃水東北流逕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于渭經所謂東會于灃也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長安與咸寧並爲陝西布政司西安府治咸寧治東偏長安治西偏渭水去城三十里）又東逕咸寧縣北高陵縣南（咸寧本唐萬年縣元和志渭水在縣北五十里高陵在府北八十里水去縣二十里）涇水自涇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與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于涇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黃氏曰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渭按漆沮見雍州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名屬京兆尹其故城在今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水經注渭水自霸陵縣東北左合涇水又東逕鄭縣西（今渭南縣東北有鄭縣故城後魏分萬年縣置）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在萬年縣界）右逕新豐故城北（故城在臨潼縣東北十四里）東與魚池水會又東逕鴻門北（在臨潼縣東十七里有鴻門阪）又東石川水南注焉（今富平縣南有石川堰亦曰石川河）又東戲水注之（在臨潼縣東三十里）又東泠水入焉（泠一作雲在臨潼縣東入渭處謂之零口）又東得首水（首元和志作酋）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陽水（並出廣鄉原南在今華州西）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北（城在今渭南縣北五十里）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在華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又東得白渠口（在今渭南縣北漢志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又東逕蕃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鄭城是矣）又東合西石橋水（東去鄭城十里）又東逕鄭縣故城北（城在華州北）又東與石橋水會（在州東故沈水也）又東敷水注之（在今華陰縣西二十四里）又東餘水注之（俗謂之宣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爲干渠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在華陰縣西南十里）又東逕長城北（長城在縣西二里史記秦孝公元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漢志褱德縣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今朝邑縣西南有懷德故城）又東沙渠水注之又東逕定城北（城去潼關三十里）又東泥泉水注之又東合沙溝水（即山海經所謂符禺之水）又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又東逕臨潼縣北（臨潼在西安府東少北六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逕渭南縣北（渭南在府東一百四十里元和志渭水南去渭南縣四里）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同州在府東北二百八十里渭水北去州三十五里華州在府東一百九十里渭水南去州十二里）又東北逕華陰縣北（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東至潼關衛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十五里）又東入于河是曰渭口經所謂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也

先儒皆云灃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由今觀之涇水則誠大矣灃水源流頗短而漆沮合洛入渭洛源甚遠似不可謂小於灃也或云灃涇大與渭相敵既會灃涇則渭益大故漆沮雖與灃涇相敵而實小於渭愚竊謂三水之大小卽以本水論未必以渭之所受多寡相較量以爲大小也嘗考渭南本周之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都於此歷代相承鑒引諸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溉民田灌苑囿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志水經所言類非禹迹

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灃爲大内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灃鎬入昆明池二水於是斷流又於京城西北引灃水爲漕渠合鎬水北流出禁苑入渭而灃水之流愈微矣又鄭當時所開漕渠及靈軹富民昆明諸渠皆橫絶灃鎬等水水脈益亂不可尋究霸滻舊合流入渭自隋堰滻水爲渠而二水亦離故道澇潏舊各自入渭今澇水下流亦合潏水入渭大抵渭南六川盡失其舊亦猶洛陽爲東漢魏晉相繼作都之地穿鑿滋多而瀍澗東遷皆非禹迹也竊疑灃西之澇灃東之鎬潏霸滻禹時悉合灃以入渭故灃水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禹導渭東會于灃當在漢霸陵縣北霸滻入渭處也若夫漆沮之爲洛詁出安國傳闞駰因以洛至華陰入渭者爲漆沮之水而酈元從之然渭北之水爲鄭白二渠所亂漆沮本不合洛亦未可知其漏水上承雲陽大黑泉者俗謂之漆水東南流合沮至櫟陽入渭俗又謂之漆沮水源流頗短禹所治者恐不過如此故漆沮視灃水爲小傳曰禮失而求之野土俗所稱傳自古老未必不確於儒者之言也禹時洛水不爲害未嘗施功故導渭不志或云關中八川不數漆沮卽此可以爲小於灃涇之證余曰不然八川名出上林賦其辭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此特舉與上林地相纏絡者言之故西不及汧雍東不及沮洛非以漆沮爲小而略之也

水經注渭水逕巒都城北則此城在水南而華州新志云巒城當在同州界蓋渭水非復舊流也其言未知所據今按漢志渭水出首陽縣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隴西扶風京兆馮翊行千八百七十里而易氏云渭水出渭源縣西七十六里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又三百里至上邽縣又一百二十里至南由縣又三百二十里至岐山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華陰縣又三十五里至永豐倉入河通計止一千四百三十一里較漢志少四百三十餘里又按漢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上道九百餘里今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是比舊減六百里也隋開皇中宇文愷引渭爲廣通渠自大興至潼關亦三百餘里與漢渠同參諸易氏所言自鶉年縣北至華陰永豐倉凡二百九十五里其數亦適相符然則自長安以東古渭水之經流當行今渭水之北不知何代漸堙而遂以漕渠爲經流其自巒城以下則後魏時猶未改又不知何年漸堙而從從巒城之南與漕渠合而爲一據漢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而隋唐之永豐倉在今縣東北三十五里則渭口亦移而南非昔之渭口矣雍錄云渭口在華陰縣東北三十五里竊疑今洛水自朝邑趙渡鎭南入河處卽古之渭汭但漕渠自長安旁南山而東至河裁三百餘里而渭水行漕渠之北者不知如何縈洄曲折乃有九百里之遠此則古記已亡酈元亦無從考覈而其議則不可以不存也

導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西王氏炎曰導洛自熊耳一節有兩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謂伊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渭按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詳見導山

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按上洛故城卽今商州治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峰狀如熊耳因名山海經所謂讙舉蓋卽上洛熊耳之異名也冢領山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志云州西三十里逾丹水有馬蘭峪又西十里爲野人峪林谷深僻又十里爲麻澗在熊耳峪下山澗環抱厥地宜麻因名自麻澗行六十里而至秦嶺又東與丹水合一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於洛按此別是丹水非出冢領山東至析入鈞者也又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龍餘之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玄扈亦山名其水逕陽虛之下山海經曰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也按玄扈山在今洛南縣西北一百里洛水經縣北七里又東歷清池山傍東合武里水又東門水入焉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東北歷陽華山又東北至靈寶縣入河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輿山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元和志熊耳山在盧氏縣南五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在府東南三百里春秋晉上洛邑漢爲縣又東北逕洛南縣北洛南在州東北九十里本漢上洛縣地經所謂導洛自熊耳者也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渭按河南卽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側城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二水入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

水經注洛水自熊耳山北又東逕盧氏縣南陽渠關北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卽荀渠山蓋熊耳之殊稱也按今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有熊耳山東連永寧南接內鄉巒山在縣東南百里一名悶頓嶺伊水所出漢志亦謂之熊耳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有盧氏川水注之又東逕高門城南在今盧氏縣東東與高門水合又東松楊溪水注之今永寧縣西六十里有松楊關當與溪相近又東逕黃亭南又東合黃亭溪水水出鵜鶘山東南入洛山有二峰在永寧縣西八十里又東得荀公溪口水出南山荀公谷今在永寧縣西南又東逕檀山南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得鵜鶘水口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又東合侯谷水又東逕龍驤城北在永寧縣西四十里又東左合宜陽北山水又東廣由澗水注之又東右得直谷水又東北逕蠡城邑南在今澠池縣西四十里又合金門谿水水南出金門山山在今宜陽縣西六十里又東合款水又東黍良谷水入焉水亦出金門山又東逕陽市邑南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按晉書一泉塢在宜陽縣西南洛水北原上卽此又東合杜陽澗水又東合渠谷水水出宜陽縣南女凡山今在縣西又東北逕宜陽縣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卽是山也元和志熊耳山在永寧縣東北四十五里今在宜陽縣西南一百里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城在今縣東北十四里又東與厭梁之水合又東南黃中澗水注之又東祿泉注之又東共水入焉又東合黑澗水在宜陽縣東北二十里又東臨亭川水注之又東北出散關南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按宜陽縣東三十里有九曲城又東與豪水會元和志壽安縣洛水西自福昌縣界流入壽安今爲宜陽縣地豪水在縣東又東枝瀆左出焉東出關絶惠水東北逕河南縣王城西又北入穀洛水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卽楊僕家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流注于洛按八關城在今新安縣東北函谷新關在縣東二里又與虢水會又東北逕河南縣南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絶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今河南府城西北有河南縣故城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倍尾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

故瀆存焉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南盧氏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又東北逕永寧縣南永寧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漢黽池之南境又東北逕宜陽縣北宜陽在府西南七十里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東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逕偃師縣南東入于洛偃師在府東七十里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舊迹無復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于伊

傳曰會于洛陽之南渭按伊水見豫州洛陽記故洛陽城周之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水經注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北因于郟山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是也元和志洛水在洛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宇文愷築斜堤東令東北流當水衝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坡今洛水從偃師縣西來注之洛陽縣東二十里下曹魏都天之所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西來注之經所謂又東至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於鞏之東渭按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

水經注洛水會伊水又東合水注之水南出半石之山北流注于公路澗上有袁術固今在偃師縣西南三十五里又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三水雖緱氏界流入今偃師縣西南自東二十里有緱氏故墟又東休水自南注之水導源少室山又東逕百谷塢北又北陽渠水注之什谷遺跡今偃師縣南有遺址渠讀陽渠也清詩書傳導之名曰逕齊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鄩中逕訾城西鄩水注之水出北山鄩溪世謂之溫泉又東南有地名鄩中訾城在今縣西南四十里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水出方山羅川謂之溫泉水又東明樂泉注之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又東濁水注之

水春秋昭二十三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石泉世謂之石泉水也又東北合洞水水南出洞山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東北流注于河謂之洛口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北去縣五里又東逕鞏縣故城南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隋所遷也又東北至洛口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少東入里入河經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汜水故成皋縣西至鞏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爲縣界洛又東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于東非復古之什谷矣

漢志弘農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弘農河南行千七十里金吉甫曰北方諸水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溫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暑石

渭洛俱入河不得爲瀆而禹亦導之者蓋梁雍之貢皆由渭以達于西河荆豫之貢皆由洛以達于南河渭汭洛汭四州貢道之衿喉也其治與否所關於帝都者甚重故四瀆而外特循行之

蔡傳云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迹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渭按蔡氏之說悉本曾彥和學者相承無異議王明逸獨以爲不然曰南谷實鳥鼠之枝山相去不遠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出南谷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沇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於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足以破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此言一掃支離爲之快絕

豈坊僞古書世本移導山導水於九州之前彼以是爲荒度之始事耳然橫流之時山可隨刊而水則失其故道豈有若是之原委秩然者乎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先九州而後導山導水自魏晉以來亦無異文坊之妄固不待辨而明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二十一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二十一　學海堂　漢軍樊封督校　南海桂文燦覆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九州攸同

傳曰所同事在下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陳氏曰禹貢書法簡嚴上各州惟梁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渭按此總敘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則其目也

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管子曰神農作種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云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爲州也尚矣誠如許氏所言豈羲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爲九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迄帝堯並爲九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

法以分國爲九州日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洪範曰鯀乃殛死禹則嗣興而堯典迺殛鯀次肇十二州之
下故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蓋漢人之說如此
故王莽據之爲奏（漢書王莽傳云堯遭洪水分絕爲十二州虞書本作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馬本見禹貢疏引）說今按禹告成在堯時堯崩三年後舜即位其
命官曰咨十有二牧則九分爲十二實在告成之後使先
十二而後九則舜之命官不當復言十二牧肇者始也使
前此已爲十二州至是復分九爲十二則亦不得言肇矣
且因遷變而分絕其所湯者不應獨在冀青之北是皆
可疑惡謂箸古史記之體有以年爲經者春秋是也有以
事爲經者尚書是也二典所載諸事不繫年月封山與巡
守爲一類四罪與恤刑爲一類故相繼言之吳才老云史
泛舉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林少穎云殛鯀竄
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
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二說尤當左傳王
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以爲在禹之世
孔穎達亦云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近是竹書紀年曰帝舜
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殆未可信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
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正義云以境界太遠始別置
之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
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見史記集解）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冀州南北太遠
分衞爲并燕以北爲幽金氏通鑑前編曰九州之來舊矣
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敎自冀四達冀之北
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衞
水以北爲并州醫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
北爲營州是爲十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
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
之制分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荊周之制合梁
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略見爾雅詳見職方
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川河泲并州其山
鎭曰恆山其川虖池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
與（潤）按虖池即衞水嘔夷即恆水也康成云分衞爲并殊
不分明通典指爲衞水以北而金氏因之復舉恆山虖池
以證尤確若以爲康叔所封之衞則并冀當以衞漳爲界
而冀域北盡於平陽無是理也營州之碣石非禹貢之碣
石說見導山
日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
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
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
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不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
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
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
營衞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
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
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
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
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攷（潤）嘗與閻
百詩論及此事百詩曰宋人著書言幽在今桑乾河以北
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
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冀青地
廣而分者殆非乎時同客太原面質之曰此不過從肇者
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在
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
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釋經苦心處乎知分
冀東恆山之地爲并州則以周并州鎭曰恆山故知分冀
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則以周幽州鎭曰醫無閭故又
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
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
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
分置營州晉地理志同然則青之分而爲營也不獨以地
廣實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漢光武以
遼東等郡屬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陽附
順天鄉試者略同蓋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今按恆山虖
池嘔夷皆并之山川而並載於禹貢安得謂其地非冀域
自此以北禹功所未及故醫無閭不書非以其山在外國
而略之也經紀揚州止於震澤豈可以會稽之山不載禹
貢而謂浙江以南非揚域耶幽爲冀之東北境也明甚後
漢書及杜氏通典皆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其地在漢樂浪
玄菟郡界而青州首書嵎夷旣略則朝鮮句麗諸國爲時
實皆在青域況遼東渡海僅數百里乎堯遭洪水天下分
絕謂冀之東北前阻而後通前距而後服於理亦無礙但
不可謂三州之地從古所未有至舜而始闢耳且禹弼成
五服至于五千自堯都以北當有二千五百里之地三州
非其固有冀北要荒二服將何所容哉先儒釋經未必皆
是苟有確據不妨改從若此之類則又不如仍舊之爲安
矣

四隩既宅（潤按釋文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史記漢書並作奥）

蔡氏曰隩隈也厓內近水爲隩（潤）按隩者水曲幽隱之處猶
室之有奥西方之隩皆可奠居則非特兗之降丘宅土雍之
三危旣宅而已
傳云四方之宅已可居正義云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
造宅爲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
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潤）按隩者隅也故室
隅亦曰隩至指隩爲宅非是疏煩費辭終不明爾雅隩隈
厓內爲隩外爲隈疏云隈當作鞫傳寫誤也李巡曰厓內
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內曲裏也外曲
表也詩大雅芮鞫之即傳曰芮水涯也鞫究也箋曰芮之
言內也水內曰隩水外曰鞫蓋詩之所謂芮即禹貢之所
謂隩也芮與汭同隩亦作奥衞風瞻彼淇奥是也（大學引詩作澳）

九山刊旅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
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
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已治往前
大水旅祭禮廢言旅見已治也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
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金氏曰刊者去蓊鬱驅猛獸也旅者
定祭秩立表鎭也王氏（樵）曰刊旅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

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渭按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九州之山皆已刊旅則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所旅而已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禹貢有其七而無其二陽城淮南子云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禹貢有其六首山山卽雷首而無其三會稽羊腸孟門殊不合故史記索隱釋道九山曰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岷是九山也然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原凡二十七何獨有取於此九山如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砥柱內方等耶蔡傳荊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皆不在此數耶其謬不待辨而可知且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云九州之土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杜預云九州之道孔穎達云既分海內以爲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山九川九澤故此亦言九州之土九州之道正可與此經相發明也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黃帝之所以畫野分州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太王之所以肇基王迹也刊木是古帝王大經濟故始終兩言之

禮有正祭有告祭周禮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岳四鎮四瀆論語季氏旅於泰山馬融曰旅祭名由是言之旅乃告祭之名非專主山川孔傳於梁州云祭山曰旅未當也或曰旅爲告祭其山川正祭之名云何曰正祭山川謂之望堯典舜受終之後望于山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金吉甫云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要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岳之下祀岱宗而及東方山川不遂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鄭康成云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皆天子之禮山川遙遠不可一往就祭四向望而爲壇遙祭之故曰四望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亦謂之望春秋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鄭康成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三望淮海岱也爾雅云梁山晉望左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此皆諸侯之禮也望爲正祭天子諸侯皆躬親其事而旅則命祠官致敬焉難者曰舜武之於山川亦告祭也何以謂之望曰受終巡守大事也雖告祭而以望禮行之故亦謂之望禹治水時猶未攝位王官不得行望禮水土功畢聊以告平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祭通謂之旅也

九川滌源釋文滌待歷反渭按源史記作原

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正義曰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君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川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汧而下果九山否乎呂氏曰滌源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爲經久計也金氏曰九州之川不日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渭按金說尤善九州之川皆已滌源則其所濬者非特岷嶓冢羽諸山太原覃懷等地而已

管子曰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及於大水入海者命曰枝水墨子曰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者無數周書曰禹濬七十川大利天下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卽所謂經水酈注引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卽所謂枝水禹曰決九川距四海者是也史記索隱以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當之則拘而鮮通矣其曰濬畎澮距川卽此經所謂滌源者是也畎澮有二一爲田間通水之道匠人畎遂溝洫澮之制是也一爲山中澗壑之流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是也谷郤畎谿猶濬也詳見青州蓋畎澮者諸川之源洪水汎濫畎澮填淤不濬則雨潦時至平田皆爲巨浸勢不得不決而歸之川川中暴漲還溢地上及其旱也田間乏水良苗立槁亦無以救之是旱潦皆災源委交病也故必以滌源爲濬川之成功云

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作司空時事也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攝帝位後事也夫既決川距海矣而必繼之以濬畎澮亦既萬邦作乂矣而又必盡力乎溝洫禹終身孜孜於此者人皆知其爲治田之良法而不知其爲治水之終事江淮河漢之水由地中行歷千餘年而不變者特有此道也周恭肅用曰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所以有徙決之變者以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治水之人水治而田無不墾一舉而平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兩得之矣朱國盛曰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盡納天下之霪潦黃河安流入海四海之田皆墾而國計無虞矣此千古之格言治河之碩畫也禹貢於九州分敘決川之事而總結之曰九川滌源使其事專爲治田而無與於治水則何以繫諸九川之下其繫諸九川之下者蓋以是爲治水之終事也今井田之政雖不可復而溝洫之法隨地可行治河者不知出此何也湯應京曰大禹玄圭告成迨殷周而疆理如故也畛涂道路皆水防也無所事隄溝遂列皆水藏去聲也無所事渠河由地中行不勞而定矣今瀕河之北一望閒荒誠驅河南徐邳諸郡之民數百畝必溝數十溝必川數大川必瀦爲湖洎溝因水澱坊因水涯淵因水磬折而句音鉤於矩爲湖爲渚多則方千里之水不助河爲虐反用爲利矣此眞得滌源精意使其說得行豈非河定民安之上策哉總之溝洫之設不專爲田間備旱潦蓋暴水時至得溝洫以貯之則其水不盡歸於河此急來緩受之法河之所以無溢決也三代而下知此意者鮮矣

溝洫之制占地頗多商鞅之所以開阡陌者爲富強計使地無尺寸不耕無尺寸不征也既盡地力廢溝洫則害變爲潟鹵而穿渠灌溉之事興焉鄭國引涇注洛以爲渠溉潟鹵之地四萬餘頃是也賈讓欲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此鄭白之故智非大禹滌源之意故讓亦自言非聖人法乃救敗術也或以穿渠溉田有合於古溝洫之制大謬何也禹濬畎澮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間其勢順而易鄭白之渠引川之水以溉平地其勢逆而難溝洫廣深雨多水暴至有所容利於田而兼利於河穿渠引溉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水暴至輒溢決漢張戎說田雖利而河則病矣唯禹之治水使地上之流得所容蓄而河中之

水不甚滿盈康功田功祖爲表裏此所以爲萬世永賴者與

九澤既陂

傳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正義曰往前濫溢今時水定咸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呂氏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欲瀹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逵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謂]按九州之澤皆已陂障則非特雷夏以下旣澤旣豬而已

周禮澤虞注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職方注曰大澤曰藪賈公彥云澤虞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澤藪別矣今此云大澤曰藪者但澤藪相因亦爲一物也周語陂障九澤豐殖九藪韋昭云澤無水曰藪[謂]按澤藪單舉則一有水一無水連稱則通爲一物更有所謂浸者鄭云可以爲陂灌溉縣竊謂此義未當澤水亦可灌溉非獨浸也揚州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蓋澤藪之水淺或盈或縮豐殖百物民資其利故太宰職曰藪以富得民浸卽後世所謂湖也渟蓄淵深四時不改今太湖自包山以西水極淵深卽古之五湖而平望入赤震澤之閒水彌漫而甚淺則古之具區也澤浸之別以此雲夢澤方八九百里獨巳上湖常滿而不涸是亦浸也

周禮職方之澤藪揚曰具區荆曰雲夢豫曰圃田靑曰望諸兖曰大野雍曰弦蒲幽曰貕養冀曰楊紆幷曰昭餘祁[鄭注云凡九州山鎭澤藪言日者以其非一日其大者耳]爾雅釋地之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閒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賈氏職方疏云爾雅][澤有十者以周秦同在雍州秦有楊紆周有焦護一州有二故十]呂氏春秋九藪云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淮南子曰秦之陽紆燕之昭余]今按九藪二字始見於國語及管子說者以爲卽九澤而周禮爾雅呂覽淮南之所列參錯不齊或以州言或以國言各舉其大且著者與禹貢不合故穉此經者以爲兖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菏澤孟豬雍之豬野乃九澤也取之經而已足不煩外求此說亦通但無如九山之難於節取耳施博士曰雖有適然可合之數而無必然可信之理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爲言矣[林氏尚書全解引此語]

周語太子晉諫靈王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唐隄也]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皇天嘉之胙以天下

濬按此論最精川流水故宜疏之以導其滯澤止水故宜鍾之以豐百物此天地自然之性聖人治之亦行所無事而已左傳云玄冥之子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遂自上古以來治水之法如是共鯀易之宜其敗也

陂亦隄也而實不同川兩涯築隄制其旁溢陂則環澤而隄之此其所以異也陂必有水門以時蓄泄攷之傳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有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號爲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回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閘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蓋皆古法也川水暴至則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卽開下門以溉田利民之事無大於此者故易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蓋自戰國開阡陌盡地力卽有廢澤以爲田者其後翟方進壞汝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岯崲二湖以爲田而太守不許破之不可廢也如此近世逐利而忘害古時豬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爲陂澤矣就禹貢所載言之滎播塞爲平地非人之罪餘若大陸雷夏大野震澤菏澤皆失其舊大抵由圍田所致而他澤從可知已夫子之論政也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廢澤以爲田而百川決溢人無定居歲數不登皆謀國者見小利之害也

陸文裕[深]河汾燕閒錄曰晉水瀾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瓢起濤頭作湍洴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埧之具耳某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疏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故某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耳朱文肅[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闊可徑尺縱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及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爲樂土閻百詩嘗舉此二條以示余曰此卽文章家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法也余曰然又因悟谿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以注川無間南北高下皆宜緩而不宜急障其泉源則田閒無驟盈之水深其溝洫則川中無暴漲之流聚石作灘築隄爲障亦卽大禹陂澤之意非獨下流捐地以爲川水游波之所也

昔賈讓欲穿漕渠於冀州地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此亦用水門也而其法則與後世減水河同非陂障九澤之意蓋鑿渠減水施之於清川則可施之於濁流則分水既多水力緩弱不足以衝刷泥沙正道必致塡淤而決於上游害滋甚矣因澤體之洿下以豬其水啟閉以時川水暴至得左右游波及其退也經流不分永無塡淤之患此聖人之智所以爲大也

四海會同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林氏曰洪水氾濫於天下四方道路皆過絕而不通至于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于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為至則北自碣石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于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 渭按張說最善四海之人皆會同于京師則非特東方之島夷西方之崑崙析支渠搜而已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 渭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為限劉向說苑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古訓專以海為海水故蔡傳釋四海會同云西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不知此意包括在九州攸同句中何用贅辭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唯黑水入南海其歸西海北海者又何水耶西海北海不見于詩書禮記祭義始云西海北海注家不詳其地左傳孟子所謂北海不離乎東海離騷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史記曰于窴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蘇武郭吉使匈奴皆幽于北海之上又條支國臨西海後漢書云班超遣甘英躬親至其地西海之西又有大秦戎人與海商皆常往來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其鑿鑿言之如此然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由漢以來西域常通中國人得見其海而極北之地罕有使命流鬼去長安僅萬五千里而北海終不得見故尸子云自古無人窮至北海也據王制西河至東海不過二千餘里今以堯時甸服計之其距南海近者可四千里遠者亦無過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乃若此之遠聲教所訖何其相去之懸絕邪四海之義定當從爾雅然傳記所稱西海北海則實有其處非寓言也洪景盧云海一而已地勢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審爾則禹貢之文但言海足矣何以又有所謂南海乎蓋南海附近交廣黑水入焉而西海北海遠在數萬里之外與中國之水無涉故不言耳灉沮會同以水言四海會同以人言說者當隨文立義不可牽合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自是周禮堯時未必有此名也會同只是望走之意不必引諸侯朝天子事四海會同舉遠以該近言夷狄戎蠻則華夏可知傳四海之內內字有病而疏曲為之說云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順傳違經吾無取焉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正義曰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葉氏曰六府無廢材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金氏曰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 渭按此以下總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財用之源也六府之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曰六府孔修為下文張本也

金吉甫以府為官府其說蓋有所本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句古侯反）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句芒以下皆五行之神名配者與之同食取彼名以為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米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直龍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國語作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農官之長掌播殖）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今按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堯時亦有此六官可知也禹為司空平水土殆兼此二官益掌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稷播百穀為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異蓋禹受洛書後所更定下文云土爰稼穡則穀附於土而不復別為一府於是五官之名著而六府之號隱矣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

傳曰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正義曰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壤墳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慎者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呂氏曰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 渭按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厎慎者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世而無弊也

萬物皆麗乎土土為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中特舉土以言庶土吳幼清云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說本周禮大司徒所謂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陽陳氏云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非特墳壤壚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夫墳壤壚即在此五地中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為五地之土性乎吳說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經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今按揚荊之塗泥不可謂非土性梁之青黎安國以黎為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蓋黎實土性青海濱廣斥斥鹵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獨非土性乎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三者之外更無土性也

孔疏以眾土俱復本性為交正葉少蘊始云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此義較長故蔡傳宗之或疑經文田有等而土

無等葉說恐非愚謂田不外乎土特自人耕治出穀名之曰田九等亦就壤墳壚別之卽田之等可以知土之等也

愚此云庶土交正不專主穀土耳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故分爲上中下計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也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及於諸夏也王氏曰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金氏曰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險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渭按金說最善中邦謂甸侯綏三服泛言九州者非田爲庶土中之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人之大命繫焉國家之積貯賴焉視上貢尤急故特於上二句內抽出言之

古者以九州之內地制爲五服甸侯綏方三千里爲中國要荒方二千里爲四夷五服之外所有餘地亦屬九州九州之外夷狄戎蠻是爲四海自漢以來說經者不明此義唯金吉甫得之左傳定四年祝佗言成王封伯禽於少皞之墟封康叔於殷虛皆疆以周索也索法封唐叔於夏虛疆以戎索夏虛者太原也堯時爲侯服周宅鎬京則太原當爲要服其地近戎故疆以戎索蓋亦不井其田使與中國之賦法同也

禮記王制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鄭注云冀州域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渭按此經意不在各州之界康成說似是而非篇首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復縱橫言之自恆山而南河而江而衡山南北徑三千里自東海而東河而西河而流沙東西徑三千里因其徑以知其方故下文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卽禹貢甸侯綏三服方三千里之地無蠻夷雜處其中可以則壤成賦夏造殷因歷千餘年而不變至周而始損益之也周爲王畿及侯甸男采四服之地金華應鏞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深得經旨諸儒所莫及四海之內卽是九州九州之中爰有五服五服之地不盡九州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蓋卽禹貢中邦成賦之區撰王制者錯會其意之以爲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而其外卽是四海自此一誤諸儒不復知禹貢九州之內有中國蠻夷之別而以四夷爲服圖所不登正朔所不加之地與四海無分矣積謬相仍今特爲正之

禹貢長箋云按庶土四句蔡氏分土貢田賦土貢曰愼卽惟服食器用也田賦曰成卽萬民惟正之供也然庶土所包者廣據蔡云非特穀土則穀土已在其中況經文賦字有二本無異同何得以財賦之賦專指土貢言邪蓋厎愼是千古致財之本義兼貢賦特積貯爲軍國之命什一九中正之經故又於庶乙中科取穀土言之則壤成賦取民有制是所謂厎愼也止根是非上言貢而下言賦之讀姚承菴疑問亦同余說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一終　嘉應張嘉淇舊校番禺高學燿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二十二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錫土姓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正義曰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封于商錫姓子氏稷封于邰錫姓姬氏亦必在此時黃氏曰舊有土者功高則加錫已有姓非大功大德不別賜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渭按有土則必有氏而賜姓爲難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德者也

錫土姓是一事或云舊有土而今始錫姓者蓋亦有之愚謂眾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此必是始封之君卽使舊有土者時亦必改封大國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卽其事也

堯時錫土姓之事禹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姓曰姜氏曰有呂見周語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見史記五帝本紀其他則無明文秦本紀云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卽伯益金氏通鑑前編云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舜賜姓嬴氏而不言其所封夏本紀云禹立而舉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英左傳作蓼而不言賜姓帝王世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賜姓曰偃是伯益皋陶至舜禹卽位而後錫土姓也然詩商頌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皋陶禮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堯錫伯夷姓曰姜禹姓曰姒契姓曰子稷姓曰姬由是言之則舜賜益姓當在攝位時而英六之封在皋陶卒後其身豈獨不得封意堯時亦必有以錫皋陶也或曰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當徧錫之余曰八愷八元九官十二牧及諸侯之賢能者固宜並受其錫不盡於前所云云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不如德德爲世之所難堪此錫者恐亦不多諸論功行賞事所恆有唯錫土姓爲非常之典故禹特紀之

左傳隱八年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正義云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天下之廣兆民之眾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

者十二人當作十四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唯外姓媯滿之徒耳渭按此疏最爲詳晰諸侯之氏即其國名有土則有氏故經不言氏其所重在賜姓姓非有德者不得賜天下有有土而不錫姓者矣未有錫姓而無土者也

左傳正義又云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所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盡也是言子孫當別氏也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耳渭按此與賜姓命氏全無交涉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記者設問六世親盡別自爲宗周道亦可以通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答問之辭周道然者言異於殷也鄭注云世所由生周之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正義云正姓若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竊推鄭意正姓即大宗下文所謂別子之後百世不遷者也庶姓即小宗下文所謂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五世則遷即所云戚單於下凡爲諸侯大夫者皆然其天子賜姓諸侯賜族皆非常之典惟其功德初不論世數與大傳義不同孔氏既以此釋大傳復移以證眾仲之言而張子韶遂據之以釋禹貢曰錫土者命之氏而遠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正適不容有兩人愚竊以爲不然諸侯之氏即其國名管蔡郕霍邢晉應韓之屬是也公子之後以王父字爲氏魯三桓鄭七穆之屬是也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生則以姓配氏如子氏姜氏死則以謚配姓如成風敬嬴男子但不稱姓耳身即爲支庶豈不得姓其先人之姓諸姬之於王室三桓七穆之於公室雖別氏而其姓則同正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何言姓獨傳正適而不及支庶也哉

經傳言庶姓者三大傳其一也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也左傳隱十一年滕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杜注云庶姓非周之同姓此三者皆與錫土姓之義無涉庶姓別於上上謂高祖故鄭云高祖爲庶姓戚單于下下謂六世孫也孔以庶姓爲氏族之別名然則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者以王父氏爲宗并其先君數之亦止四世親屬未竭何以遽別氏乎可見別氏者皆由時君賜之以顯其先人之功德或賜或不賜非世數所得而限也公子之後有竟不得賜者仍以國氏春秋所書內有無駭挾柔溺外則鄭詹莒挐庶其畀我之類是也

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同德者同姓異德者異姓此因生賜姓之始也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所賜黃帝姓姬炎帝所賜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韋昭曰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謂十四人而二人爲姬二人爲己故十二姓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玄囂與蒼林皆爲姬姓蔡墨言五行之官皆列受氏姓封爲上公實少皞顓頊之後史伯言黎爲高辛氏火正其後八姓歷夏商曰己董彭秃妘曹斟芈黎即祝融五官之一也然則高辛之世賜姓命氏之事槩可知已堯時洪水初平大封以褒明德故禹貢特書自是之後唯舜賜飂叔安裔子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著在左傳丹朱之後爲貍姓見於周語蓋亦舜賜之夏商之事無聞焉周之賜姓獨一嬀滿餘無可考而諸姬無一賜姓者蓋周道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苟賜之姓則不能禁其通昏矣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先王敬宗收族既欲防嫌亦明廣嗣故不復賜也

三代以上姓氏判而爲二三代以下姓氏混而爲一凡公族不得氏者異邦人稱之則以其國爲氏亡國之餘亦然春秋時若鄭詹莒挐邾庶其鄭丹宋朝陳須蔡墨鄭甲之類戰國時若宋牼宋句踐曹交衞鞅蔡澤陳軫毛遂茅焦之類皆以國氏然未嘗以氏爲姓其混而爲一自司馬遷始也遷采世本以爲史記漢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鄭樵云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於五帝本紀則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於秦本紀則曰柏翳姓嬴氏於始皇本紀則曰姓趙氏於高祖本紀則曰姓劉氏而姓氏之別棄矣其於夏本紀又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於殷本紀則曰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凡此類皆夏殷子孫分封之國名猶富辰所舉文昭武穆周公之胤二十六國也用國爲姓昉於秦漢古時但謂之氏豈姓也哉至若成王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皆夏殷列國之公姓受氏以守宗祊者猶魯之三桓鄭之七穆與有扈斟尋空桐目夷等又不可同類而語矣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傳曰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爲堯舜非經意也金氏曰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祇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孚先是也渭按自冀州以下皆善政養民之事自錫土姓以下皆善教化民之事成賦中邦所謂善政得民財也聲教訖于四海所謂善教得民心也

金吉甫云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此義亦通然以爲史辭終不若作禹自言爲妙古者上下得通稱朕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伊尹曰朕哉自亳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也至秦始以爲天子自稱之辭

此二句氣脈聯貫直至聲教訖于四海而止皆禹弼成五服外薄四海之事呂伯恭云史官恐後世見禹之斯服遂以爲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陳壽翁云禹貢

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敎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爲敎化之本者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 渭按此等議論自是洛閩家法愚竊以爲不然晨翁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當平水土時非德何以致功然經意自有所主禹之不距朕行猶舜之無爲而治也恭己在紹堯得人之後祇德在任土作貢之後非謂前此不用祇德也但至此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更無所爲惟有祇德之可言耳謂禹貢之妙異於山經地志財用之書者全在此處予未敢信

五百里甸服（釋文甸田徧反）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正義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林氏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服之內主爲天子治田而輸之於上故以甸服爲名蔡氏曰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 渭按五千里之內皆供王事故通謂之服而甸服則主爲天子治田出穀者也

王氏云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呂氏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渭按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王呂之說本此然井牧徧于中邦而甸服則惟千里當以安國解爲正

陳氏云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此亦是推說卻無礙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釋文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總音揔銍珍栗反）

傳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以飼國馬銍刈謂禾穗正義曰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劉熙釋名銍穫禾鐵說文銍穫禾短鎌詩云奄觀銍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之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畿之法而諸侯可推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餘則賦各歸其國故略之林氏曰九州皆言田賦此但及夫甸服者鄭氏云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自以意曉又述作之體也蔡氏曰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稾也金氏曰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 渭按諸侯以什一之法取民謂之賦出其所賦什之一市土物以上供天子則謂之貢天子所賦推諸畿內故賦法獨於甸服言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推也

禾稾曰總對禾穗而言本自明白正義申之曰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反覺支離蔡氏云禾本全曰總視孔傳覺優

三百里納秸服（釋文秸本或作稭工八反）

傳曰秸稾也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者輕也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其稅薄於粟米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金氏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稾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爲田賦自百里而止于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之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 渭按總者禾之全體銍去其本秸又去其穗此三者之別

傳以稾訓秸馬融亦云去其穎爲秸則納秸之不兼粟也明矣孔疏以爲納粟之外斟酌納稾非也服者傳云服稾役蔡云於三百里言服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以服字通結上下於文義不協王氏財力補除之說甚善然又似兼服內外四百里之稾役則賦雖省而力太勞恐亦無是理至金氏以爲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於都而其義始盡粟米不言納舊說皆云從上省文金氏以爲不自納於都三百里之民代爲之轉輸故不言納證據尤確鑿可謂毫髮無餘憾事固有漸推而愈明者此類是也

蔡傳云半稾去皮曰秸古無此訓蓋其說亦以秸并穗納之當少輕于銍故云然今旣從孔氏卽可不用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曾氏曰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舍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於此可見呂氏曰粟穀也有殼曰粟無曰米 渭按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蓋古者國有九年之蓄粟宜於藏米不可久也

詩小雅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箋云稼禾也謂有稾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正義云庾是平地委粟積以蔵穀倉以納庾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云廩所以藏齍盛之穗正義云禹貢百里賦納總卽禾稼也二百里銍卽穗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粟米皆在倉廩矣 渭按雅頌爲天子之詩其所收者皆畿內之稅故注疏並引禹貢以爲證可見甸服之賦法四代共之也

穀者粟米之通稱粟米對舉則有殼曰粟無殼曰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歸粟于蔡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二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

粟于成周戰國策張儀言舫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有殺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即是米也

漕運之法自古有之或以餽軍或以恤鄰要未有千里之內不足以供天子而仰給於遠方之粟者左傳昭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以子朝亂故非恆制也自漢都長安始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而勞費由茲起矣然其初歲不過數十萬石而孝武乃增至六百萬石唐高祖太宗時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後稍多開元初滿二百五十萬石視漢則爲少矣宋都汴梁天下中歲漕江淮之米六百萬石用船六十隻其數與漢相符東漢魏晉相繼都洛陽亦資江淮之漕而史文甚略歲漕之數不可得聞大抵開國之時農政畢修而用物有節故漕事簡後乃陵夷而勞費滋甚也說者謂關中沃野千里鄭白之渠密邇都邑南陽汝南有鉗盧玉池赫陽鴻隙諸陂水田灌溉之利去汴洛裁五百餘里足以給京師之食唯燕薊水田絕少勢不得不取給於江淮似也然畿內方千里之地豈無可興之水田即如豐潤玉田等縣所出秔米可供玉食而天津濱海數百里元虞集請可用兩浙之法築隄捍水以爲田明人試之而輒效惜未竟其業今倣而行之則斥鹵胥化爲稻田漕運可減東南之民力可蘇也禹貢長箋云宋時自雄州東際海多積水遼人不敢由此入寇蓋宋失燕薊以內地爲遼故恃塘濼以限戎馬亦因以溉田而橫殺元泰定中虞集言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請用浙人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能以萬人耕者授萬人田爲萬夫長千人百人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以給之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民力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若募江南人耕種歲入必多不煩海運先朝徐貞明言京都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皆可田其言十四利甚悉今北方但地平曠有水泉可引處皆堪種稻周官設稍人掌稼下地蓋爲此也況在甸服治農尤根本重務昔北齊稽曅開幽州督亢舊陂歲收稻粟數十萬石誠得若人任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渠廣灌溉數年之後地無遺利豈至西北之人全仰食於東南哉九州山水考云按碣石以西自天津以至三角淀古所謂雍奴皆海潮所到之地汪汪數百里元泰定中學士虞集嘗建議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以省漕運惜元人不能行明萬曆中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疏言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隄葛沽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菽豆者得水灌溉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又天啟中屯田御史董應舉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二石二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又左光斗奉命親屯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如元人初倚漕東南後亂漕不通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敗謀後乃無食乃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如江南鄒忠介元標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覩藁秸猶扶桑也而今畝畝若此未幾皆廢至崇禎十五年追思汪司農之言因頒徐尚寶貞明潞水客譚書於戶部令議水利而已無及矣

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而成於劉晏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內外均勞遠近有節猶得禹貢三百里代輸粟米之遺意宋初因之至崇寧三年曾孝廣始立直達之法近世乃承其弊江淮之粟有遠涉至三四千里者阻淺避漲往還經歲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改紘而更張之此其時矣

五百里侯服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欲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之蕃衛也蔡氏曰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渭按五等邦君皆謂之侯易曰利建侯詩曰謹爾侯度是也

傳云侯候也斥候而服事正義云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渭按經意惟以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至此始分其地以建國故謂之侯服爾雅釋詁云后辟公侯君也侯與后辟公同義是爲古訓斥候乃賤臣之役君人者之號豈獨取義於此漢儒附會不可從下傳云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云男聲近任故訓爲任較斥候義少通然經意亦不過謂此百里之中皆男爵小國不必更求其字義凡此類今皆不取

百里采

傳曰侯服內之百里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地同意渭按禮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列國大夫之食邑而此則天子大夫之食邑也

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云采訓爲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春秋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注疏之說並非舉首尾以該中閒此一句實包侯綏要荒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爲八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藩服是爲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耳王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斂以自給而采地不與焉與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爲殷法非也

夏元肅云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稍邑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有小都縣地大都畺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爲閒田天子之子弟食采在邦國之畺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於侯服故空其地所以待之謂之百里采者如此吳幼清云此說非也虞周之制各不同耳

傅同叔云周制采地在畿內此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鄙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彼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

渭按虞夏書稱萬邦左傳云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地理志亦云周千八百國其封建豈反多於古聖人因時立制移采地於畿內當日自有其故今不可臆爲說也王畿之外三百里不盡爲采地此說良是左傳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

爭承曰列爵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蓋周三等采地分天子之所食故其貢特重虞夏之采地在畿外甸服五百里皆天子所自賦其采地之貢當與諸侯等此則可以理推者也

或問侯君也名曰侯服而采地與焉然則采可謂之國而公卿大夫之食采者亦可謂之君乎曰可春秋所書祭伯凡伯渠伯毛伯之屬公羊傳皆云天子之大夫而穀梁傳云祭伯寰內諸侯（寰與縣同音懸）范甯注曰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是天子之大夫亦君其采地亦國故書稱君奭君陳君牙而王制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句）祿也外諸侯世也祿即采地之所入矣或曰此周制也虞夏將無異乎曰象云謨蓋都君都君者舜也（鄭云都即其采地周官載師云小都大都是也）時舜方臣於堯而象謂之君則王官食采者與諸侯等自古有然不始於後世矣

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夫視猶比也謂其祿秩與之等而已未嘗被以公侯伯子男之爵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亦秩祀之文耳豈遂可稱嶽曰公稱瀆曰侯乎春秋所書王臣來接於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叔季爲字無異說矣唯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亦皆以爲天子之三公獨伯子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羊以爲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爲寰內之諸侯是亦以伯與叔季均爲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左傳於祭伯曰祭國伯爵於凡伯曰凡國伯爵於單伯曰單采地伯爵而伯於是乎始爲爵矣（楚語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韋昭注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韋杜同時以字爲爵始此豈謂程伯休父猶樊仲山甫程樊國名也伯休仲山字也）其曰子者公羊穀梁並無說唯范甯於蘇子尹子注云周卿士而單子劉子無注省文從可知也杜於蘇子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之下云子爵成十七年單子注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爲爵矣（殷有微子箕子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畿內稱之子此杜氏所自出）學者多宗杜氏邈謂周畿內有伯子二等陳陳相因牢不可破至宋趙鵬飛著春秋經筌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爲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注於凡伯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於渠伯糾云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於單伯云伯字於毛伯云毛采邑伯字也是皆不以伯爲爵范去杜未遠而固已不盡從其說矣奚待黎錞乎王臣稱子自文十年蘇子始其不字而曰子者蓋文宣以後列國尊王卿士之稱公羊所謂三世異辭者也春秋之法內大夫皆氏名未賜族則不氏外大夫亦皆氏名未賜族則以其國氏而獨於閔公元年書季子來歸二年書齊高子來盟蓋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因國人所與而賢之貴之故曰子蘇尹單劉之稱子亦猶是也以單伯降而稱子豈季友高傒嘗升爲子爵列於諸侯乎且王臣之稱字稱子非自春秋始也書序武王時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時榮伯作賄肅愼之命詩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六月云張仲孝友采芑云方叔涖止十月之交云家伯冢宰皆以字配氏又云聚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夫也孔疏曰聚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是亦男子之美稱而非五等之子也西周時已有此稱又何疑於春秋學者知王臣之伯子非爵則知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號虞夏商周未之或改也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蘇氏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閒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李氏曰建諸侯非特此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呂氏曰男采在內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强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渭）按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爵自君其采邑而不敢稱邦可知已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周制也而鄭注以此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今案虞夏邦君之爵不知有幾等據舜典輯五瑞修五玉是亦爲五等矣陸機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此言是也周室班祿孟子有明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并附庸爲四等然附庸不達於天子則亦三等而已殷制無可考鄭據公羊春秋家謂殷合伯子男而爲一說者以爲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理或然也至謂殷爵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周武王復增之則妄矣虞夏分土之制亦無可考據此經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似公侯爲大國伯子爲次國男爲小國與殷周小異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盛德之所同但其閒少有變通耳（康誥召誥所稱男邦）

五百里綏服（即男服在侯甸之外）

傳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張氏曰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强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於此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衞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渭）按諸侯所以安王室者即下文二事是也

綏服傳云安服王者之政敎正義云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敎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敎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渭）按此說亦通但要是要束之荒是簡畧皆以政敎言獨綏爲自安於義不協張林之說較長故取之

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衞（釋文揆葵癸反奮方問反）

傳曰揆度文敎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敎外之二百里奮武衞天子所以安正義曰奮武衞者在國習學兵戎有事則征討夷狄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衞者以近蠻夷故也張氏曰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敎之蘇氏曰揆文敎者京師既遠量事爲之法制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敎與此同意陳氏曰文敎以文德敎化者揚雄

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務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武以衞言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金氏曰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衞所以禦要荒之蠻以安華夏然自三百里以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自二百里以外凡有國者武衞可知　渭按聖人之道文武並用無間於內外而至此則揆之以爲教而無𢿍難之事奮之以爲衞而有震耀之威此其所以異於甸侯也

三百里揆文教謂揆之從此始耳非謂三百里之外更不用文教也泰伯開吳端委以治周禮箕子居朝鮮教民以禮義爲八條之禁文翁守蜀修起學官弟子學於京師者比齊魯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桂陽俗不識學義許荊爲太守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房州俗好淫祀而不修學校韋景駿爲刺史始開貢舉悉除淫祀賢人未知學常袞爲觀察使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歲貢士與內州等此皆要荒之俗素不知禮義而治之者未嘗不以文教但當舉其大綱略其節目使之易知易從回心嚮道而日遠於禽獸不必盡如中邦之制度耳

易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蓋古者寓兵於農因農事以定軍令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均是人也其四時講武主於蒐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步伐擊刺之事寓焉備豫而形隱如水之藏於地中故曰容曰畜傳曰武不可覿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而此經獨謂之奮則幾於覿武而觀兵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蓋綏服之外二百里與蠻夷接壤蠢動之變不可以不虞大抵軍容常多而國容常少使蠻夷望之如烈火之不可犯而後界限分明跬步不敢踰越此聖人所以杜猾夏之漸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者也周禮[illegible]職曰革路以卽戎封四衞注云四方諸侯守衞者左傳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蓋卽此奮武衞之諸侯也雅者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方周之盛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卽禹貢揆文奮武之事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闢而魯興三郊三遂之眾以征之此東方之武衞也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韓奕之卒章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也困學紀聞曰燕師鄭箋以爲燕安之師詩云奄受北國書說爲長按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今爲固安縣屬順天府或泥奕奕梁山謂韓侯國在今陝西韓城縣非也衞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此北方之武衞也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此南方之武衞也其西方則周自當之蓋鎬京西迫昆夷北鄰玁狁故天子命將出師往戍其境歌采薇以遣之出車勞還杕杜勤歸歲以爲常謹之至矣及其衰也王政不修舊坊寖壞厲王時西戎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卽位命秦仲誅之爲西戎所殺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命將薄伐及太原而止卒有驪山之禍周室東遷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中國微陸渾揚拒泉皐諸戎且偪處伊雒之閒矣其東則徐之駒王西討濟於河隱桓之世會于潛盟于唐魯與戎通好矣淮夷病杞杞遷于緣陵申之會淮夷且列於諸侯矣其北則狄伐周伐鄭伐邢滅衞而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矣其南則申甫爲楚所侵周人遠戍之卒滅於楚資其賦以禦北力而觀兵直至于周疆矣原其始皆諸侯鄰四夷者武備廢弛之所致也以是知禹貢爲萬古不易之書循之則治違之則亂經斯世者所宜亟講也

五百里要服釋文要一遙反

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王氏曰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爲之要約而已金氏曰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　渭按奮武衞者所以防其猾夏也苟欲其嚮風而慕義則亦唯揆文教以約束之耳

蘇傳云總其大要法不詳也則要似讀去聲爲切要之義與孔訓陸音並異恐非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蔡放也放罪人於此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林氏曰案左氏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達反二百里蔡亦是放罪人於此當從左氏讀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　渭按舜生於諸馮而孟子以爲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而孟子以爲西夷之人卽此夷也蔡說文本作𥻦篆字𥻦與蔡相似隸遂訛爲蔡

三百里夷傳云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正義云夷訓平也今按訓平甚無謂釋文引馬融云夷易也後人皆宗其說春秋於介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范注云不能升降揖讓蓋遠方之民未染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夫人耳但不能節之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徑行者也易之謂也

傳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正義云蔡之爲法無正訓也教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平常也今按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左氏蔡蔡叔凡再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𥻦音同字從殺下米云𥻦𥻦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正義云說文𥻦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𥻦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𥻦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地不知在何方也定四年祝佗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云蔡放也與蔡叔車徒而放之釋文云蔡蔡叔上素達反下如字蔡之爲放無可疑者穎達不取以釋此經欲順傳爲義耳舜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按三苗未嘗伏大辟不得謂之殺蓋古本元作𥻦𥻦亦放也與殺聲相近傳寫者遂訛爲殺

五百里荒服

傳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正義曰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金氏曰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略之者又簡於要服矣　渭按司馬相

如曰王者之於夷狄其義羈縻弗絕而已班固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何休說公羊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此皆謂蠻夷在九州之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也故王者以不治治之荒服在九州之內去帝都裁二千里雖云簡略亦有政教王氏以荒爲不治非也

林少穎云漢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尙代之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渭按西域絕遠非正朔所加與禹貢之要荒不同漢書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涼州正禹貢要荒之地治之以寬厚爲主即蕩佚簡易之意舉此相喻當更切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正義曰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劉氏敞曰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稱夷遠者稱蠻也流如流共工之流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大小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 渭按五服之文率以前包後甸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賦也侯服謂有諸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謂揆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無文敎武衛也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謂要荒之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非謂此二百里者非蠻夷也學者求其意勿泥其辭則善矣

三百里蠻傳云以文敎蠻來之不制以法正義云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緡是緡蠻者以繩束物之名也 渭按訓蠻爲緡即羈縻之謂今旣以夷爲易則蠻自當從王肅說

四裔分而言之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約之爲兩則言蠻夷可以該戎狄言戎狄可以該蠻夷或又單言蠻單言夷則亦爲四裔之通稱如追貊北方之國也而韓奕之卒章曰因時百蠻衛在冀州之域而武公作詩曰用遏蠻方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蠻不獨爲南裔可知已

二百里流傳云流移也言政敎隨其俗正義云流如水流故云移也蔡俗流移無常故隨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 渭按隨水草畜牧而轉移唯北方塞外諸國則有然者餘未聞也以流爲隨其去來太寬而旣以蔡爲放則流自當從劉敞說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之謂也

舜典曰流宥五刑又曰五流有宅左傳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是四罪之刑皆流也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馬融亦云與季文子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正相脗合即此之二百里流是也括地志曰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唐檀州治密雲縣領燕樂縣今屬順天府燕樂故城在縣東北五十里 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崇山無說孔疏云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通典云澧陽縣有崇山即舜放驩兜之所方輿勝覽同今澧州及石門縣 胡炳文四書通云崇山在澧州慈利縣岳州府志云在慈利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東漢所屬永定衛武陵充縣地 羽山寰宇記云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更符安國在海中之說以道里計之此二山者與幽洲三危皆在荒服之中則四罪之刑皆爲流可知也而經文復有流放竄殛之別殊不可臆安國云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此說近是孔疏乃以爲四罪輕重之等非也

古之所謂中國者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方二千里之地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就尙書言之靑之嵎夷萊夷徐之淮夷梁之和夷非在九州之域者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維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其命皐陶也曰蠻夷猾夏汝作士他日禹言於帝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夫旣謂之蠻夷而皐陶十二牧得以政刑治之其不在九州之外也審矣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正義云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之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周禮與王制旣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鎭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渭按大罪四裔即荒服所謂二百里流季文子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也其次蓋要服所謂二百里蔡而傳云九州之外非是又其次則當在綏服奮武衛之地而傳云千里之外殊不分明微窺其意蓋以四裔在海外王者不治之地而九州之外指要荒而言千里之外指綏服而言也綏服之是剔去甸服千里與蠻夷爲鄰 愚竊謂三居不可以里計劉原父云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屛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蓋在綏服也此說較孔鄭爲優其遠近之差則當觀罪人所居之地以爲限斷如三苗在南則竄之西裔足以蔽其辜東北亦可但共驩己居故不復用若南裔則太寬矣然舜受終之初水土未平五服疆理未定惟可以四罪見其梗概亦未必纖悉皆同也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謂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蓋周析夏殷之五服以爲九服之制如此五服甸與侯綏要荒並列而荒服之外尙爲九州九服則王畿不在其列而藩服在禹荒服之外此其所以異也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衞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召誥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先儒謂卽周之九服三書皆作於營洛之前然則周公未制禮時已更定五服爲九服矣周官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正義云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藩在九州之外王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六年五服一朝周禮無此法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衞蓋以要服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今按周官晚出識者每以爲疑六服蓋依大行人除蕃國言之五服則又依康誥侯甸男邦采衞除要服言之耳據大行人要服六歲壹見無不及期之事康誥不數要服時偶不在列謂朝止五服者妄也(酒誥有衞而無采召誥不數男采衞豈亦以遠不能及期耶)周禮大行人職曰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今按祭公周人所言五服與禹貢小異故韋昭據周禮釋之以甸服當王畿以侯服當侯服以賓服當甸男采衞四服以要服當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藩三服然則五服之地唯甸侯要皆方五百里與禹貢同而賓服則方二千里荒服方千五百里視禹之綏服荒服大小懸絕矣愚嘗謂春秋傳雜採衆記而成而外傳尤爲踳駁左氏閒有不可信者如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閒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先儒謂其制與周禮不同不知爲何代之法此祭公語亦然古今制度不同說禹貢者但當依經立義不可強爲附會

正義云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二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之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閒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鄭以五百里爲堯之舊制百里以千乃禹所弼成餘倣此)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必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直略反)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此說亦本王肅金吉甫從而演之曰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音鉤)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閒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跡爲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之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渭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計論土地則當以鳥飛準繩計(鳥飛準繩語見管子)五服五千乃土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漢以降阡陌雖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豈不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愚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爲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棊局若夫荒服之外尙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嵎夷西被流沙屆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此經數非開方也)嵎夷卽薉之樂浪流沙在燉煌郡界而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相符說者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則疎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自揭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眞視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定滇池置牂柯收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廢而所言里數皆以著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九千五百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視漢之東西無異而南北加廓其爲土地之界限以鳥飛準繩計則均也然此說但可施之秦漢以後若周之九服里數倍於禹貢則又自有其故矣

周服里數倍於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

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禮計山川屈曲故多寡不同耳按二經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跡屈曲之理賈說非是陸佃禮象曰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易祓撰禹貢疆理廣記復引伸之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此說較陸氏更暢千年不破之疑至是而遂決曾氏云周蠻服夷服卽禹要服其鎭服藩服卽禹荒服誤也今斷從易氏金吉甫又撮其要云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三家遞相發明頗覺後來者居上王明逸云考周之幅員蓋不廣於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爲極耳

或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之故名異而實不變夏尺倍於周尺禹服五千周服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余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於今步古里寬於今里也然不應禹尺與周尺相去一倍之遠日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是今步大於古步今里寬於古里也不應禹五千周反倍之爲萬里二說皆不可通則上三家之言洵爲篤論矣蔡傳悉排羣說而自爲之解曰禹聲敎所及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經畫之也此解近是然亦不應外薄之地三倍於五服禹之五服以開方法計之爲方千里者二十五從蔡說則周之衞蠻夷鎭藩皆外薄之地爲方千里者七十五是禹服僅得其四之一也仁山舍蔡而從易可謂擇之精守之約矣

蔡傳曰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金吉甫云隆古都冀政敎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敎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水平之後分爲幽幷其廣可知兼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西自邠岐豐鎬爲八百里東通洛陽六百里總爲方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千餘里而自爲荒服則是五服之制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分服特以爲朝貢之限制或在近而視遠或雖遠而視近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國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渭按此論勝蔡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漢書地理志曰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短長相覆卽絕長補短之謂以是知先王體國經野皆用此法雖云四面相距各若千里其閒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齊無或贏縮也尹耕兩鎭志云涿鹿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都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涿鹿今保安州釜山在懷來城北此言古冀北地尙寬也然爲沙漠所限南距堯都多不過二千里其所以得備五服之制者絕長補短以成之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釋文漸子廉反被皮寄反

傳曰漸入也正義曰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漸被皆過之意也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顏氏曰被加也朔北方也暨及也吳氏曰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邵氏曰禹貢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暨此天下之疆界也渭按此總言九州之大界卽禹所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傳謂在五服之外蓋禹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爲五服而其外尙有餘地則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爲九州之大界其外則四海也

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揚州傳云南距海非也吳語晉侯令董褐復命於吳王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越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師古曰卽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閩所濱之海皆東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爲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止於東境言之詳見揚州

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郎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經云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沙漠自西而東且迤北居延澤雖非禹貢之流沙亦卽此沙漠之地獨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甚近蓋又與禹貢漢志所言者異矣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西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此在今肅州衞西非古玉門關也至瓜州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元和志云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二十里隋至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今寧夏中衞東北有鳴沙故城夢溪筆談云余在鄜延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

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過其一陷則一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沙也方輿紀要云旱海在寧夏衛靈州所東南宋張洎曰自威州至靈州有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張舜民曰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金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至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旱海中至耀德清邊鎭入靈州是也今按以上諸書所載則靈州之地已有沙磧王制所謂流沙當在鳴沙廢縣界中蓋其地東距西河適千里而遙也自此以西沙磧遂廣而東西三千里之程數及此而止故曰西不盡流沙儒者不察遂以此爲西被之流沙因謂禹貢九州之境不過方三千里而要荒割爲異域五服五千之義鬱而不明久矣

黃氏日抄曰古注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蔣榮甫云昔徐履赴試道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蒙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曰獨朔南預聲教而東西無預邪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教訖于四海耳今按裴駰史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讀矣老士人固有所受之也

爾雅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也朔南與上東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說者以朔爲堯典之朔方南爲堯典之南交亦無大礙或謂朔漢朔方郡則其地太近以南交爲交阯則又太遠矣不可從斷以聲教似有贏縮之別鄭康成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是暨贏於漸被也今以經文考之東有嵎夷萊夷斗入大海西有三危黑水在流沙之中皆過之故但言其地而謂之漸被南抵五嶺北距大漠則及境而止不能越乎其外故但云暨暨之縮於漸被也明甚鄭說非是

九州南北之大界傳記無可考唯唐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也南北二句實可爲朔南暨注腳應

鏞釋王制曰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也南獨以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雖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理明義精於此經無一不合

王耕野云聲教至于海濱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海被于流沙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咸賓貢于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 渭按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皆以地言非謂聲教之所及也與島夷西戎無涉舊以朔南暨聲教爲句故孔疏以爲雖在五服之外皆與聞天子聲教時來朝見王氏承其誤乃有此說

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傳云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疏云此官兼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史記索隱曰孔註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今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 渭按南交固當以地言然上古之地名不可考者多矣一字偶同其可遂斷以爲交阯邪水經葉榆水注云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然則交州實荆州之南垂與揚州無涉且在幽荒之外并不可謂荆域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爲虞之南極尤妄誕不足信

史記言四海咸戴帝舜之功曰南撫交阯北發息愼 鄭[illegible] 遂有據此文以證交州爲虞之南極者不知此特言聲教之所訖耳抑或如後世羈縻內屬之類故謂之撫索隱曰帝舜之德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之此說是也濊貊朝鮮北與肅愼接壤謂肅愼在營州之塞外則可亦不得謂在虞域難者曰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斯言亦不足信乎余曰此不過一時應對之辭舉四方之土非正言九州之疆界如必泥此辭則巴濮楚鄧南距衡山尚遠境且不至於嶺況嶺南乎參之史記北發肅愼則然矣安在其爲南撫交阯也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九夷八蠻肅愼氏來貢楛矢砮石及成王時有賄肅愼之命或羈縻內屬故詹桓伯舉以折晉亦未可知古今事變不同豈可以周疆爲虞界哉

舜葬於蒼梧之野見禮記儒者多疑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則舜在位止三十九年壽止九十九歲明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之文牴牾矣巡狩之有無又安足辨邪周洪謨讀書錄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九歲之後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耳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者得之今按堯在位七十載而舉舜又三載受終于文祖下文言祭祀朝覲巡狩之事皆舜代爲之堯甫七十三歲即不復巡狩而舜乃百有九歲南巡至嶺南瘴癘之鄉豈舜之精神獨厚邪抑堯之德不若舜而早倦於勤邪如以禮經爲不可違則先儒固嘗言檀弓有可疑者矣如以史記爲不可背則司馬遷之謬誤前人所以正之者非一端矣何獨於此不能釋然也

韓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人皆信之其酬張韶州詩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近有援此以證南巡之事者余按水經注利水南逕韶石下其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名曰韶石元和志云在韶州曲江縣東北八十里高七十五丈並無舜奏樂之說至寰宇記始云韶州科斗勞水間有韶石舜南遊登此石奏樂因名樂史書成於宋初其言率本唐人蓋上賓虞舜之句所從出也然退之雖不信南巡之說黃陵廟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

下如言舜南巡而覓宣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陟溺者皆不可信此遐之不信南巡之明證也九疑之葬二妃之溺韶石之奏獵府之痕皆以南巡爲根柢南巡之事虛則其餘皆不足辨矣詩人託興稗官小說皆可用安得援以說經如必據此駁彼則送惠師詩云斑竹啼舜婦郎撰黃陵碑者之所作也豈亦可援詩以駁文邪檀弓曰二妃未之從而退之祭張員外文云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則又將據文以駁禮邪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遞渡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灑淚囂叢筠王伯厚云二詩可以袪千載之惑

自兩漢以降嶺南之風氣漸移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於是乎在魁奇忠信材德之民於是乎生一以爲脂膏之地一以爲文獻之邦下逮唐世瀕海之饒有如於昔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而余謂不在九州之限或譬余粵產多才將釋憾於子可察何余曰知道者必無此憾不然則杜君卿先已當之矣夫何懼三代已下東南日闢西北日荒此古今消長之大運風俗與世爲推移聖人因時而立政使堯舜復生於今亦必以嶺南爲一州吾所言者禹貢之疆域耳西北之日荒者不得推而棄諸九州之外則東南之日闢者亦不得引而納諸九州之內就經說經唯期不背於理徇當世之人情而曲爲之遷就可乎哉

聲教訖于四海釋文訖盡

吳氏曰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顧氏炎武日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虛言之海也謂按左傳云樹之風聲司馬相如云逖聽者風聲聲教之謂也四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九州之外者時聲教所及東海之島夷西戎之崑崙析支渠搜皆已來貢迨告成之後則南撫交阯北發肅慎而四海之外無遠弗屆矣

中庸之頌至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聲教訖于四海之義疏也史記言帝顓頊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日月所照莫不砥屬亦聲教四訖之意其稱禹功則言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謂在九州之內者又云南撫交阯北發索隱曰當西戎析枝渠廋氐羌戎字疑衍北山戎發息慎索隱云[illegible]東長鳥夷索隱曰長下少夷字大戴禮云長夷羽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謂在九州之外者也前言疆理之所至後言聲教之所及咸戴帝舜與莫不尊親意同非謂畢四海而疆理之悉有其地暨臣其人也或據南撫交阯北發肅慎二語以證有虞之世交阯爲揚域肅慎爲營域然則肇十有二州豈并朔南暨之規模而亦廓之邪雖辯若懸河吾未之敢信矣

皇清經解[illegible]卷二十之二百二十二終　嘉應[illegible]校　番禺高學瀛[illegible]校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蔡氏曰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傳氏曰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于四海而錫玄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王氏炎曰上與下爲錫禹奉玄圭而曰錫者爲舜成萬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渭按此二句乃史辭玄圭或以爲錫堯或以爲錫舜未知孰是時堯老舜攝蓋禹上之於舜而舜歸之於堯理當然也

傳云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按錫者與也下與上亦可謂之錫經言禹錫不言錫禹則其爲禹之錫堯也審矣呂伯恭以爲錫舜而蔡傳因之亦通林少穎云臣以圭而錫君報籍恐無此事以某所見是禹以玄圭告成於天耳謂禹告天尤無據且易益六三爻辭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此非臣錫圭於君之事見於載籍者乎

下與上書錫者三一師錫帝以舜一九江納錫大龜一禹錫玄圭蓋堯爲天下得人寵足以決大疑禹成萬世永賴之功事莫有大於此者故皆異其文

正義云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堯之賜禹必以玄色圭者言天功成也蘇氏曰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也蔡傳舍孔而從蘇渭按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緯書之言不足據然或禹治水時得一玉色玄而異於常玉故琢爲圭以獻諸上亦未可知玉色玄斯謂之玄圭天功水德禹未嘗有意於其間也

成功人皆謂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盡其義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養與敎二端而已養之所以遂其生敎之所以復其性生已遂而性猶未復聖人之憂方深故必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聲教訖于四海而後爲新民之極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過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載職是故耳禹貢一書雖言治水之事而其規模之大義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堯典洪範可與頡頏餘皆不及也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體不同春秋以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前後灼然可見尚書則以事類結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後更須參考史遷不知此義故本紀多誤堯命舜攝位之辭曰乃言厎可績三載金履祥通鑑前編從王肅說以堯在位七十載癸丑舜徵庸至七十二載乙卯命攝位爲三載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終于文祖事與經合而遷則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八年而堯崩此一誤也舜陟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安國傳云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堯老舜攝時事而遷則錯解經文以爲堯崩之後舜問於四岳岳舉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誤也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二十三年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云鯀殛而禹興二事大抵皆在徵庸三十年中而不能灼知其爲何年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又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先儒據此以殛鯀爲歷試三載中事然舜興紀四罪在受終之後故史遷云舜攝位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說與經合彼以爲去四凶皆在歷試時不待受終後者亦過泥季文子之言耳尚書雖年月不具而以前事繫後事之下恐無是理金氏謂舜攝位之明年丁巳始巡狩疑殛鯀在此時也鯀之初殛禹年尚幼未嘗以能治水聞及鯀死舜始聞其有聖德而能治水乃舉而用之使嗣鯀職故祭法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非謂父子接踵治水也先儒馬融等以爲舜徵用卽舉禹治水三載而八州平乃禪舜其明年兗州平合鯀九載爲十三載適當舜受終之年是禹父子接踵而治水也夫舜方用禹而殛其父以死殆非人情且史遷云禹立十年而崩裴駰集解引皇甫謐曰禹年百歲前編禹十年爲癸未追而上之當生于堯六十一載甲辰下逮七十載癸丑舜徵庸禹方十歲而遽畀以治水之任亦大可疑傅子曰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則當在乙卯羅泌路史言舜攝時鯀殛既死而禹用甫年十四則當在丁巳雖較遲數年猶未離乎幼也竊謂四罪無死刑殛者拘囚困苦之使鬱鬱無聊不獲盡其天年故謂之殛死非甫殛而隨死也死後禹又須居喪二年計鯀殛禹興中間尚隔十餘載不得泥洪範左氏之文以爲父子接踵治水也益稷傳云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已嘗治水而暫事成昏也吳越春秋云禹三十未娶三十當舜攝位十九載甲戌至是始輟事成昏則受命治水必不在幼時可知矣世遠事湮紀載疎略如馬融等說則禹興太早如史遷及趙曄說則禹興又太遲以理度之舉禹必不在攝位十五年之後而告成則必在放勳殂落之前所可知者如此而已先儒推測之言亦未必盡得也

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史記河渠書云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同此據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爲言也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得舜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幷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渭按鯀以無成致殛則其功必少故經惟於太原言修漢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張大之以爲禹修父業事止三年夫以九州之大三年而畢其役禹雖聖人亦未必神速至此當以孟子之說爲正然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效恐亦非八年所能致則十三載之說未爲無據但不當連鯀九載嘗試就禹所自言而折中之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八年中事經文冀州至成賦中邦是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九年迄十三年事經文錫土姓至聲教訖于四海是也九州攸同當在舜受終二十年後錫圭告成則又在其後五年去放勳殂落之歲殆無幾耳鼂錯曰堯有九年之水惟據鯀九載高堂隆云堯洪水二十二載合鯀九載禹十三載皆不得其實今參攷羣言知鯀殛禹興中間尚

隔一紀通前九載後八年計之垂三十年而始平灉沈澹災益若斯之難也善哉乎邵文莊之論曰堯之水說者謂開闢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歷三皇氏未聞懷襄昏墊之爲害也何獨至於堯而有然此天地之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斯時乎以粒易鮮以居易巢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非水之治其何以及此是故洪水一亂也化懷襄而平成轉昏墊而敘且歌豈非開萬世之治乎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水哉水哉所以啟君子之經綸者大矣而況恆雨積焉諸山洩焉當是時水固有異於常者而[illegible]以配湯之旱殆書生之常談也夫

袖海山房校印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書經

尚書後案何爲作也所以發揮鄭氏康成一家之學也書本百篇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增多二十四篇餘四十二篇亾矣三十四篇者卽二十九篇堯典一臯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伏書本二十八太誓別得之民閒合于伏書故二十九安國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又于其中分盤庚太誓各爲三分顧命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也二十四篇者卽十六篇其目鄭具述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也自安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及鄭氏皆爲之注王肅亦注之惟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眞但諸家祗注三十四篇及百篇之序增多者無注至晉又亾好事者別撰增多二十五篇內有太誓故于三十四篇刪去太誓又分堯典之半充舜典臯陶謨之半充益稷改爲三十三篇并撰孔傳蓋出皇甫謐手云夫增多者已亾矣目猶在也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也晉人所撰與眞古文二者皆不合孔穎達作疏用之反誣鄭述增多爲張霸書自是三十四篇漢注亦亾矣予徧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又作案以釋鄭義馬王傳疏與鄭異者條斷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嗜草創于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于已亥五十有八矣寢食此中將三紀矣又就正于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編予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耳矣若云有功于經則吾豈敢東吳王鳴盛鳳喈

尚書後案目

卷一 虞夏書 堯典
卷二 虞夏書 臯陶謨
卷三 虞夏書 禹貢
卷四 虞夏書 甘誓
卷五 商書 湯誓
卷六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七 商書 高宗肜日
卷八 商書 西伯戡黎
卷九 商書 微子
卷十 周書 太誓
卷十一 周書 牧誓
卷十二 周書 洪範
卷十三 周書 金縢
卷十四 周書 大誥
卷十五 周書 康誥
卷十六 周書 酒誥
卷十七 周書 梓材
卷十八 周書 召誥
卷十九 周書 洛誥
卷二十 周書 多士
卷二十一 周書 無逸
卷二十二 周書 君奭
卷二十三 周書 多方
卷二十四 周書 立政
卷二十五 周書 顧命
康王之誥
卷二十六 周書 費誓
卷二十七 周書 呂刑
卷二十八 周書 文侯之命
卷二十九 周書 秦誓
卷三十 虞夏書序 商書序
周書序 鄭康成贊
馬融序 王肅序

尚書後辨附

辨孔安國序 辨孔穎達序
又辨卷首疏 辨陸德明釋文
史記儒林傳 漢書藝文志
劉歆傳 儒林傳
後漢書杜林傳 賈逵傳
鄭元傳 馬融傳
儒林傳 許愼說文自序
愼子沖上書 三國志王朗傳
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夏書
五子之歌 允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 太誓上
太誓中 太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尚書後案采取鄭馬王注書目

尚書疏 孔穎達等　書傳 蘇軾
拙齋尚書全解 林之奇　書裨傳 吳棫
增修東萊書說 時瀾　尚書說 黃度
書古文訓 薛季宣　書集傳 蔡沈
尚書詳解 陳經　書集傳或問 陳大猷
初學尚書詳解 胡士行　尚書表注 金履祥
書纂言 吳澄　尚書集傳纂疏 陳櫟
書集傳輯錄纂注 董鼎　讀書叢說 許謙
尚書纂傳 王天與　尚書通攷 黃鎮成
書蔡傳旁通 陳師凱　尚書句解 朱祖義
書傳會選 劉三吾等　禹貢論 程大昌
禹貢山川地理圖 程大昌　禹貢指南 毛晃
禹貢集解 傅寅　周書王會解補注 王應麟
尚書大傳 伏勝 宋太誓　尚書大傳注 鄭康成 宋太誓
周易輯聞 趙汝楳　毛詩疏 孔穎達等
毛詩集解 李樗 黃櫄　詩地理攷 王應麟
逸齋詩補傳 宋人失名　周禮疏 賈公彥
周禮訂義 王與之　儀禮疏 賈公彥
禮記疏 孔穎達等　禮記集說 衛湜
三禮圖 聶崇義　春秋左傳疏 孔穎達等
春秋公羊傳疏 徐彥　春秋穀梁傳疏 楊士勛
論語義疏 皇侃　論語疏 邢昺
論語通證 張存中　爾雅疏 邢昺
孟子注 趙岐 宋太誓　孟子音義 孫奭
孟子疏 邵武士人　七經小傳 劉敞
六經奧論 鄭樵　六經正誤 毛居正
六經天文編 王應麟　經說 熊朋來
七經孟子攷文 山井鼎　攷文補遺 物觀等
說文解字 許慎 宋太誓　白虎通德論 班固 宋太誓
經典釋文 陸德明　羣經音辨 賈昌朝
集韻 丁度　類篇 司馬光
六書故 戴侗　史記 宋太誓

史記集解 裴駰　史記索隱 司馬貞
史記正義 張守節　漢書 宋太誓
漢書注 顏師古　漢藝文志攷證 王應麟
後漢書　後漢書注 李賢
司馬彪續漢書注 劉昭　兩漢刊誤補遺 吳仁傑
三國志 陳壽　三國志注 裴松之
晉書　宋書 沈約
隋書　舊唐書 劉昫等
新唐書 歐陽修等　宋史 脫脫等
路史發揮 羅泌　路史餘論 羅泌
路史後紀注 羅苹　路史國名紀注 羅苹
漢紀 荀悅　通鑑外紀 劉恕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　通鑑前編 金履祥
通鑑音注 胡三省　綱目集覽 王幼學
史通 劉知幾　漢制攷 王應麟
通典 杜佑　唐律疏義釋文 王元亮
禮書 陳祥道　通志 鄭樵
水經注 酈道元　元和郡縣志 李吉甫
太平寰宇記 樂史　齊乘 于欽
北堂書鈔 虞世南　藝文類聚 歐陽詢
初學記 徐堅　太平御覽 李昉等
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　事文類聚 祝穆
山堂羣書考索 章如愚　玉海 王應麟
小學紺珠 王應麟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竹譜 戴凱之　聞見記 封演
兼明書 邱光庭　聖賢羣輔錄 陶潛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　廣川書跋 董逌
隸釋 洪适　容齋隨筆 洪邁
野客叢書 王楙　讀書雜鈔 魏了翁
鹵山讀書記乙集 真德秀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學齋佔畢 史繩祖　羅氏識遺 羅璧
離騷艸木疏 吳仁傑　文選注 李善
古文苑注 章樵　文苑英華 宋白等
唐柳先生集注釋 童宗說

右通計抄撮羣書經史子集共一百三十一部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四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虞夏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曰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案日勳史記作勛說文勛古文勳

鄭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後漢書尚書孫六○十三卷李賢注○三國魏志四卷高貴鄉公紀○魏志高貴鄉公紀馬曰堯順考古道放勳堯名釋文傳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勳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案曰鄭以稽為同者說文卷六下云稽从禾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極于上而止是上同之意也僞行古人與稽注稽猶合也合亦同也古為天者逸周書周祝解云天為古毛詩商頌元烏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虞翻述八卦逸象亦云天為古是也若為順者釋言文據論語泰伯篇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成功故鄭云順天而行與之同功馬孔非也放勳說見書序

欽明文思安安

鄭曰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尚書疏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文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案曰鄭馬云云者本逸周書謚法解及昭二十八年左傳晉

大夫成鱄對魏獻子義也說文卷八下欠部鈙欠皃欠張口气悟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夫子稱黃帝堯舜垂衣裳又稱舜恭己正南面故鄭馬以敬事及威儀爲欽也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李賢注引尚書攷靈燿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又第五倫傳陳寵傳注俱引攷靈燿俱作文塞晏晏又郅壽傳傷寋晏之化注引鄭攷靈燿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是塞卽思晏卽安也釋訓晏晏溫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天地以溫和覆載萬物故寬容覆載爲晏傳云安天下之當安非也

允恭克讓 案曰恭古作共許無遜讓說文三上言部云相責非此經義十二上手部攘推也隸變以讓爲攘

鄭曰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尚書疏 傳曰允信克能也

疏曰允信釋詁文克能釋言文

案曰鄭云不懈于位曰恭者大雅韓奕云夙夜匪解虔共爾位堯致蒔雍後孜孜奮工熙績在位七十載猶然是不懈于位也鄭又云推賢尚善曰讓者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爲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釋文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案曰漢書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後漢卷十七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文選西都賦云橫被六合似此經當作橫被但鄭注作光漢書七十八卷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與鄭合則作光是也格古作假說文卷八上人部假字注云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額切永初詔亦作假作格者晉人改也

鄭曰言堯德光燿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 周頌噫嘻疏詩十九之二卷 傳曰光充格至也 疏曰光充釋言文格至釋詁文

案曰鄭以四表爲四海之外者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月令疏引考靈燿注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是也又以上下爲天地者莊子天地篇陸德明引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地底也其體底下又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是也又有格爲至者鄭本必作假用說文義也又引所謂大人云云以證者周易文言傳文也

克明俊德

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 尚書疏 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案曰鄭云俊德賢才兼人者者大學引作峻鄭訓爲大考峻古無大訓爾雅駿爲大鄭蓋假借之說文𡶿高也從山陖聲又𡶿陖省凡物高則大者居多俊爲兼人義正通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 釋文○馬同○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一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一卷上○李樗黃櫄毛詩集解九卷 傳曰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案曰鄭云云者毛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云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 許慎作五經異義鄭作駁異義 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 正義述夏侯說亦如此 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廢娶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案曰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蒐切古文作乑亏从八語平舒也又正也符兵切古文作采二字不同而形聲易混說文又于嵗字下注云釆古文辨字此經鄭訓辨別鄭本必作釆許小雅采菽平平左右疏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周伏生亦作釆司馬貞史記索隱曰今文作辨章是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辨秩東作史記作便秩南訛便在朔易賈疏謂據書傳則伏鄭合矣史記作便假借同音字耳爲孔誤云平遂割和弁洪範王道平平亦作便平詩平平毛傳云平平辯治也襄十一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爾雅優樂只今毛詩作平平亦作便蕃左右亦當作釆平黃圖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洪陽門亦作平門釆字之誤耳三德明詩釋文潁達疏徐廣史記注云辨音平之誤三輔陸有便音廣韻二仙平房連切注云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云耳也和也易也俱訓平可訓辨宋以來不識釆字者矣字輔衛名皆讀用平章而世無識釆字者矣

鄭曰辨別章明也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 史記五帝本紀裴駰集解○後漢書三十九卷劉愷傳李賢注○又四十卷下班固傳注○王楙野客叢書四卷 傳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昭亦明也 疏曰經傳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

案曰鄭以辨爲別者馬融坤卦文言傳注及說文義也章爲明者士冠禮記章甫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是也又以百姓爲群臣之父子兄弟者鄭以百姓卽百官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姓之所分則爲氏天子諸侯不稱氏庶人無氏氏之起蓋爲卿大夫故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此經百姓指百官則是王朝之卿大夫不云百氏而云百姓氏可以言姓姓不可以言氏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案曰邦古音博工反釋名邦封也有功于是故封之也說文邦從邑丰聲邦雍亦協韻也

傳曰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釋文曰昊胡老反○案曰昊當作昦俗本從日從夰則莫昦音何以當胡老反耶古無此字也說文昦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從日夰夰亦聲古老切放也從大而八分也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四時于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 尚書疏約鄭義○賈公彥周禮疏序○陳祥道禮書一百十九卷○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 四子掌四時 釋文○王應麟小學紺珠五卷 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羲和是重黎之後也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則是羲承重和承黎也昭公二十九年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案四叔是少皞子孫非一時

也何則傳稱共工有子曰句龍共工在顓頊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親子與顓頊子同時命官知少皞四叔亦非皆親子也傳稱重為句芒等不言何帝使為此官考楚語觀射父對昭王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知命為五官俱是當顓頊之時也重黎當顓頊之時既為句芒祝融之官其後即以重黎為號故歷至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命曰祝融是也黎如此則重可知惟重黎又官高辛氏之世故康成于此文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蓋據鄭語而為之說楚語觀射父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則即指此堯命羲和之事也鄭馬皆以此命羲和為天地之官下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即周之六卿傳則以此命羲和即是下文四子此總舉而下別序之耳說與鄭馬異鄭馬是也舜命禹為百揆契為司徒伯夷為秩宗棄為司馬皋陶為作士垂為共工其職略與周禮合此內有守舊職者有新命者大約皆因堯之舊制則堯有六卿可知堯之六卿使稷契輩為之者乃其晚年事其始則居六卿者羲和及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後人併六人以為四又執泥治歷謂羲和等不過星歷專家遂覺與周禮六卿不合而堯命官大事因以湮沒不見不知欽若敬授平秩析因等已該括周禮六卿職掌在內並非專司占候故知鄭馬說是也堯在位年久居六卿之官者當不一其人官備亦屢有改易觀下文舜命禹等蓋堯時冬官本名共工後禹治水有功改名為司空以龍異為舜即位後命禹為天官由司空升宅百揆因舍司空之職仍為共工與虞其先則天官自名后稷不名百揆居之者兼也棄之前居之者則羲伯也禹讓稷契皋陶而舜于三人無所命但遜其前功以美之仍使禹宅百揆不讓其讓鄭與偽孔說皆知此最為精確蓋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作士俱堯時事非舜即位後事故耳然契之前則為地官司徒者即舜慎五典鄭注試以司徒是也舜之前為司徒者則和伯也皋陶之而則為秋官作士者乃和仲也春官秩宗伯夷為之伯夷以前則羲御為之冬官共工垂為之垂之前禹為之禹之前鯀為之鯀之前則和叔為之推后稷即天官今禹升天官則禹已為后稷矣時棄不知為何官是以鄭據中侯及刑德放文以為夏官司馬然棄之前為夏官者則驩叔也此皆鄭義也然堯在位年久居六卿者尚不止此數人故共工方鳩僝功下鄭注又以共工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部以官氏又云堯未羲和等及驩兜等更相薦舉又云分四岳為八伯居之者有驩兜等云云然則羲和等已成後棄契等未來之前中閒如鯀可知其會為共工而驩兜共工放齊三人雖不知其為何官要約計之皆為六卿有以六卿兼嶽八伯者也

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月朔遂及日而與日會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昭七年傳士文伯對晉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鄭注保章氏引堪輿云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陬訾娵訾之次一名豕韋子曰玄枵丑曰星紀然則日月所會即二十八宿舉其入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疏約鄭義一為星辰為一俱是二十八宿也

分命羲仲

鄭曰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賈公彥周禮疏序○陶潛聖賢羣輔錄○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王曰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一卷

案曰鄭云云者鄭既以羲和及四子為六卿而又以四子即四岳如周之周公太公召公畢公皆入為王朝之卿出為諸侯之長是也王云云與鄭合也

宅嵎夷曰暘谷疏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案曰夏侯等書今文也鄭所傳古文也東晉晚出本自稱古文而亦作嵎夷乃同于夏侯等書何也攷古文鐵字鐵本黑金古音通夷故又從夷嵎夷作嵎銕假借同音字也說文卷之三下土部又作堣夷當從鄭為正

馬曰嵎海隅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釋文○毛居正六經正誤卷二

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

案曰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者據說文卷九下山部及卷十三下土部嵎夷乃在冀州遼西至范氏後漢書列傳則以為遼東樂浪三韓之地一說大同小異但寅賓出日自當于正東之青州似不必就東北冀州之遼水東西玆處大約北極出地已三十六度恐當以馬說為定蓋青州上言嵎夷下言萊夷土言既略者總指海隅之地及萊夷而言下言作牧者就中抽出萊夷而言馬以經解經最確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釋文曰平馬作苹普庚反下皆倣此○案說文卷五上豊部云豑爵之次弟也從豊從弟書曰平豑東作今本則作秩也卷七上禾部秩積也無平義蓋以秩代豑豑字遂廢

鄭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作生也尚書疏馬曰賓從也苹使也釋文

傳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案曰鄭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者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夕月以秋分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糾共也虔敬也刑法也其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是也馬云賓從從亦導也苹使詳洛誥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尚書疏○釋文○詩五之一卷齊風東方未明疏○又八之一卷豳風七月疏○周禮三十卷夏官挈壺氏疏○禮記十五卷月令疏○文選二十八卷陸士衡門有車馬客行李善注○玉海十一卷律曆門○六經天文編上卷馬曰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齊風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曆門○六經天文編上卷

傳曰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疏曰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西方虎南首北尾南方鳥北方龜西首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云日中者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鳥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尾鶉火鶉首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為總舉南方朱鳥七宿非也鄭又云殷中也者釋言文莊子其不殷非天之罪是也

厥民析鳥獸孳尾案曰孳尾史記作字微裴駰曰乳化曰字說文云字者言孳乳而浸多劉熙釋名釋形體篇云尾微也論語微生高戰國策作尾生則古字通也

傳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鄭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者摩滅也疏尚書〇王曰夏無明都避敬致疏尚書 傳曰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

案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云云者暘谷昧谷東西相對南交朔方南北相對據下文仲冬有曰幽都此宜言曰明都故解之云摩滅也王注非也

平秩南訛敬致

傳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尚書疏〇詩東方未明疏〇又七月疏〇周禮挈壺氏疏〇禮記月令疏〇玉海十一卷律歷門〇六經天文編上卷 馬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尚書疏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〇史記一卷五帝本紀裴駰集解〇玉海十一卷律歷門〇六經天文編上卷 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疏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南方七宿皆得見也

案曰鄭以永爲長者釋詁文日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星火大火之屬者東方三次析木大火壽星亦舉其中一次言之傳疏以爲房心非也鄭又云司馬之職云云者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鄭彼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是其義也鄭獨于此言之者餘從可知或鄭注殘闕引者不全故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十一之二卷小雅斯干疏 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曰鄭以希爲疏者說文無希字惟卷七上禾部有稀字注云疏也則此亦當作稀又以革爲皮者卷三下革部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是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疏曰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〇案曰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注翻以此當作柳鄭作昧非是亦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考鄭注周禮引此作柳穀尚書疏鄭作柳尤甚明翻乃以鄭作昧爲非非也

鄭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史記五帝本紀集解〇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 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掌秋天之政也

案曰鄭云西者隴西之西者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後漢西縣改屬漢陽郡故續漢志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此鄭所據以爲西者也又云今人謂之兌山者說卦傳說八卦方位震爲東方巽爲東南離爲南方坤爲地兌爲正秋乾爲西北坎爲正北艮爲東北然則兌位正西故以隴西之山爲兌山也昧谷鄭寶作柳谷見天官縫人翣柳注所引攷之說文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丣古文酉字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丣莫飽切丣與久切今俗皆混而爲一考管子春三丣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秋三丣十二始丣十二中丣十二小丣而始丣合男女參同契二月榆落魁臨于丣八月麥生天罡據丣今俗本皆混作卯其丣丣从日則爲昴昴而俗亦亂之其說見下丣从田爲畱采地之名因以爲氏或通爲劉而漢有卯金刀之說則丣丣之亂其來已久裴松之謂二字字同音異不知古人韻緩二者音頗相近而字則迥不同也柳有三義聚也蒙也畱也縫人注柳之言聚正義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太元云日沒其光賁于東方言日入之色如初出賁者五色雜也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宅西曰柳谷是日夕爲丣五色錯聚莊子聚僂僂卽柳也此聚之義也爾雅曰所入爲大蒙丣東方主開丣西方主閉閉則蒙也淮南子曰薄于虞淵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者柳谷也日之將沒有蒙昧之象也左傳陳成子救鄭及畱舒鄭箋詩引之作柳舒是柳通畱日之將沒又有羇畱之象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案曰丁度集韻餞馬作淺在瀰韻

鄭曰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疏尚書 馬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釋文〇丁度集韻卷六上聲平 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案曰鄭云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者說詳上文馬義未詳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詩七月疏〇周禮挈壺氏疏〇禮記月令疏〇玉海十一卷律歷門〇六經天文編上卷 傳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疏曰北方七宿虛爲中故虛爲元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

案曰鄭以宵爲夜者七星詩毛傳義也日不見之漏云云者說見下文又云虛元武中宿也者與傳疏同但爲專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則大同小異也

厥民夷鳥獸毛毨釋文曰毨先典反〇案曰司裴注中秋鳥獸毨毨釋文云毨音毛非也毨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中秋鳥獸中冬鳥獸毨髦涉下而誤也

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也

平在朔易

王曰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疏尚書 傳曰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

案曰王云謹約云云者月令孟冬文引詩者豳風七月文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案曰昴音卯一音畱徐邈于詩召南小星音茆陸德明又音丣皆以昴與丣混合而爲一非也

鄭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中宿也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尚書疏〇詩七月疏〇周禮挈壺氏疏〇禮記月令疏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〇陳祥道禮書三十五卷〇玉海二卷天文門

○又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章如愚羣書攷索前集五十七卷律歷門【馬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尚書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詩東方未明疏○玉海十一卷律歷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王曰】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見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仲讀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尚書疏○六經天文編上卷○玉海之卷天文門○又九卷律歷門【傳曰】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案曰鄭注備言晝夜刻漏之數云云者晝夜刻數日中宵中鄭與馬同日永日短鄭與馬異然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並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耳然則馬鄭與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駮鄭又以所宅下三言分配三月尤覺支離皆非也鄭又云昴白虎中宿也者亦專舉正中之星也昴字从丣象閉門今說文乃作昴俗本傳刻之誤也詩云惟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愚謂昴西方之宿一名旄頭昴與旄若猶與搖康成云秦人猶搖聲相近則昴旄亦聲相近也

又案曰四仲中星惟夏小正與堯典合至逸周書時訓解及禮記月令則皆不合蓋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此列宿之舉目可見千百季乃覺其大差隨時爲書以示民者也二者相爲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胃未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未婁初雨水時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陞鶉火值南元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火析木之津三次北方玄武七宿星紀玄枵娵訾之口三次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沈三次南方朱鳥七宿鶉首鶉火鶉尾三次四正協則其餘莫不協可知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義和仲春初昏二十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櫳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迤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鶉五月日在七星夏至時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大暑時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氐末房初秋分後在心則七月在角處暑時九月在箕霜降時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爲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西沒則元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嚮織女恆嚮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嚮則旦蓋十月日在斗小雪時十有一月在虛冬至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時斗星紀也虛元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也元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謂斗牽牛爲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于斗牽牛特周之星象耳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至今日則要移一次矣故歷家有歲差之法歲差者太陽每歲與恆星相距之分也如今季冬至太陽躔某宿度至明季冬至時不能復躔原宿度而有不及之分但其差甚微古人初未之覺至晉虞喜始知之因立歲差法歷代治歷者宗焉而所定之數各家不同喜以五十季差一度劉宋何承天以百季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季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季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季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二季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季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季差一度元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季差一度惟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季差一度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約之得每季差五十二秒半元郭守敬因之較諸家爲密今新法歷書載西人第谷以前恆星東行隨時修改訖無定數與古歷累改歲差之意同迨至第谷殫精推測方定恆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約七十季有餘而行一度此所差之數在古法爲黃道西移之度在新法爲恆星東行之度徵之天象恆星原有動移則新法之理長也蓋使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恆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恆星之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恆星循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西移明矣第谷所定行之二百餘季驗之于天雖無差忒但星行微渺必歷多年其差乃見然則第谷所定之數亦未可泥爲定率惟隨時測驗依天行以推其數可也

厥民隩鳥獸氄毛釋文曰隩於六反氄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案曰說文卷八上毛部引作鳥獸㲝髦云㲝毛盛也則髦字下云仲秋鳥獸毛盛毛亦當作髦若卷三下革部䩵字注云䩵韋繒重文褻字注云或从衣从朕虞書曰鳥獸𩌏毛則未詳其作氄者晉人改也【鄭曰】奧內也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注【馬曰】隩煖也氄溫柔貌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一卷【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

案曰鄭云奧內也者孔安國論語注義也詩淇奧傳云奧隈也釋邱云隩隈厓內爲隩李巡云厓內近水爲隩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云隩水隈崖也大學引詩作澳彼注亦云隈崖釋文則云澳本亦作奧本又作隩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然則奧隩澳皆通皆有內義故馬孔作隩鄭則作奧而訓爲內要此經是言室中奧則鄭爲長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案曰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今作朞疑衛包所改也定史記作正是說之云古文作正衛包方作定【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公羊傳一卷隱元年疏【王曰】期四時也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八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尚書疏○[illegible]尚書詳解二卷【傳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

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信釐治工官積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疏曰日月行一度則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舉全數也無閏時不定歲不成故置閏以定四時左傳云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是也

案曰鄭云以閏月推四時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啟謂立春以後半年閉謂立秋以後半年分謂春分秋分晝夜平至謂冬至夏至日永日短也攷天體至圓繞地左旋日月皆右旋以麗天之故皆爲天所曳而左轉晝夜之分必以日之周帀爲限日爲天所曳而繞地一周之閒已右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矣即以此所行之里數爲天之一度故日一晝夜行一度也日右行一度則比日之帀而天之左旋者過一度矣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復其故處故分周天之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通率每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自前月合朔以來比月之周天而日又行二十七度有奇矣故必更越二日凡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復與日會是爲一月（天之旋如磨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速蟻遲故蟻爲磨曳）轉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凡爲二十九日者十二全日淨日也對餘分言）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凡九百四十分者十二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得六（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分將餘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此數）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五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全云）有六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即每歲小月六日少六日）爲朔虛合氣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八百之七二十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百八十之（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七十五（日之三百）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爲一章此亦大略也蓋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爲歷元而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凡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爲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爲元則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而又爲歷元矣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案曰說文卷四上白部𠮷字注云詞也从白𠮷聲𠮷與疇同虞書帝曰𠮷咨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作𠮷云是古文尚書疇字）

馬曰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尚書疏）傳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案曰馬云羲和爲卿官者馬亦以羲和爲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與鄭合也又云堯之末年皆以老死云云者說詳上文及下文亦與鄭合也

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釋文曰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

鄭曰帝堯允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尚書疏○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案曰史記正義單行中已亡今從震澤王氏刻宋本入卷數已非原第故不著）

馬曰允嗣也帝之允子曰朱也（尚書疏○釋文）傳曰放齊臣名允國子爵朱名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案曰鄭馬以允爲嗣者釋詁允嗣同訓繼則允亦嗣也毛詩大雅既醉云永錫祚允彼箋以爲子孫是也傳云允國子爵非也孟子丹朱不肖是嚚訟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釋文曰予羊汝反）

馬曰采官也（釋文）傳曰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

案曰馬云采官也者釋詁宷官也采宷同也傳訓事亦釋詁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釋文曰僝仕簡反徐音撰○案曰驩兜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兜作吺方鳩僝功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孨功又卷八上人部云僝具也从人孨聲讀若汝南𣵀水虞書曰方鳩僝功二文不同當作旁逑孨功也此與方施象刑方告無辜白虎通論衡等書皆引作旁鄭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之旁爲古文方也）

鄭曰共工水官也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尚書疏○詩大雅崧高疏○賈公彥周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泌路史後紀注十二卷）

馬曰僝具也（釋文）傳曰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

案曰鄭云共工水官也者周禮攷工屬冬官冬爲水處周同也又云其人名氏未聞者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誤以康回爲共工名康回者庸違也違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德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辟是訓違爲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康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逌釋康爲庸是也然則共工名氏不可知也鄭又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云云者說見上下文馬云僝具也者說文義也

帝曰咨四岳

鄭曰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始羲和之時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謂之四伯羲和子死分四岳爲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詩崧高疏○賈公彥周禮疏序○禮記王制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陶潛聖賢羣輔錄）傳曰四岳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案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者周禮說巡守之禮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然入爲天子之卿出即爲諸侯之長故鄭又云堯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彼注云伯謂爲三公者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堯時稱岳殷周則稱伯然周語太子晉以四岳佐禹爲一王四伯則唐虞岳亦稱伯故鄭此注又云是爲四岳謂之四伯也鄭又云羲和子死云云者鄭注大傳亦云羲和爲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嶽四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吺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是也八伯之名可見者驩兜等四人餘皆無文驩兜等是代羲仲等者故鄭云云也下文有十二牧據十二州每州一牧若九州從略

內則八州八伯伯是長義故岳牧皆得通稱也太子晉所說四岳姓姜賈逵韋昭皆以爲炎帝後春秋隱十一年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云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襄十四年傳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杜云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大雅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申齊許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尚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以上諸條皆謂堯時四岳乃姓姜也而孔傳則云四岳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據姜姓乃炎帝神農氏之後而羲和乃少皞顓頊之後似四岳非羲和矣鄭則與諸家說及孔傳又俱不同以今攷之蓋堯時居四岳之官者本不一其人當其始命羲和四子爲之其後分爲八伯又命驩兜共工放齊鯀等爲之此節四岳正指驩兜等也其後堯老舜攝流放四凶舉禹治水而又有姜姓者居四岳之職佐禹治水然則諸家說以爲姜姓者舉其末後者言之孔傳以爲羲和者舉其最初者言之如此則鄭與諸家說似皆是但此節四岳自是當羲仲等老歿後驩兜等代爲八伯互相薦舉不得爲羲和四子孔傳非是至姜姓佐禹則當鯀不成而舉禹之時尤在其後更不得指爲此四岳然則惟鄭爲是諸家皆非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𡰪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𡰪今作乂疑衞包本

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

僉曰於鯀哉釋文曰於音烏

鄭曰於者嗚聲詩十六之一大雅文王疏　馬曰鯀臣名禹父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傳曰僉皆也

案曰鄭云於者嗚聲者嗚當作烏說文卷二上口部無嗚字卷四上烏部孝烏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俗作嗚非是重文綵古文烏又重文於古文烏省唐元度九經字樣放部云於本是烏鳥字象形隸變作於本非從放作於者訛是也馬云云者夏本紀文也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釋文曰方馬如字鄭王音放

鄭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尚書疏　馬曰方放也釋文　傳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四下放部逐也从攴方聲逐有棄義放旣从方得聲則方亦可通放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釋文曰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于鯀尚書疏　王曰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　傳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乃退堯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案曰傳以异爲已說文卷三上𠬞部异舉也从𠬞已聲引虞書此文爲證傳義非也馬王云云者堯知鯀惡徇衆用之故推其義如此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馬曰朕我也巽讓也釋文　傳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疏曰徧檢書傳無堯卽位之年孔必有據未知出何書

案曰鄭以庸爲用者說文三下用部義也馬云朕我釋詁文巽讓與孫通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案曰否史記作鄙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引作鄙訓爲鄙陋之鄙故陸氏釋文又音鄙云否則厭之徐邈音鄙釋名釋言語篇云鄙否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是否鄙同也

傳曰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曰明明揚側陋

傳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鄭曰師諸侯之師尚書疏　馬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釋文　王曰虞地名也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尚書疏　傳曰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

案曰鄭云師諸侯之師者益稷州十有二師鄭彼注云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所以佐其牧是也王孔云衆非也馬云云者詳書序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傳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疏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

鄭曰試以爲臣之事尚書疏　王曰試之以官尚書疏　傳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疏曰妻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

案曰鄭云試以爲臣之事者指下愼徽等王與鄭合傳疏非也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鄭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尚書疏　傳曰女妻刑法也堯于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

案曰鄭云不言妻者凡以女與人曰妻桓六年齊侯欲妻鄭太子忽論語以其子妻之今曰女于時孟子萬章下篇亦云堯之于舜二女女焉立文有異故解之因不告其父故不序其正也不告其父者孟子萬章上篇云娶妻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告則不得娶也帝之妻舜而不告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是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馬曰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水經四卷河水酈道元注○案曰水經本有四十卷亡其五後人妄分以足四十之數非原第○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四卷地部○羅泌路史國名紀四卷注○又蔡論七卷　王曰嬀汭地名水經四卷河水注○太平御覽六十四卷地部　傳曰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于虞氏嘆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疏曰

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卤虞地是也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卤卤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

案曰馬云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者毛詩芮鞫之卽傳云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内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酈道元云有二水南曰嬀北曰汭異源同歸渾流卤注入河恐非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案曰東晉分愼徽以下爲舜典後人又增二十八字于其首今就鄭氏元本）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徽善也（釋文）王曰徽美也（釋文）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案曰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者下文司徒敷五教文十八年傳虞書數舜之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是也馬云徽善釋詁文王訓美意同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

案曰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年傳義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鄭曰賓讀爲儐謂舜爲上儐以迎諸侯（尚書疏）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案曰鄭云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者賓爲古文儐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枣注儐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儐相史記蘇秦傳必長賓之義作儐是也傳云云者亦文十八年傳義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鄭曰麓山足也（釋文○馬同）王曰麓錄也堯納舜于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尚書疏○釋文○漢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

案曰鄭馬云麓山足也者說文卷六上林部云林屬于山爲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鄭馬合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云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宣務山余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内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銘云土有嶁務山方知此嶁務山也然則納于大麓北齊人猶能實指其處鄭馬注不可易也王破麓爲錄解爲大錄萬機王充論衡卷二十八正說篇引此經并引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所引卽當日博士之說王肅號爲傳古文乃取今文家說以與鄭立異傳出王肅故同其說其實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釋文曰底之履反本或作底非○案曰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然王莽傳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鄭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底定也（釋文）王曰底致也（釋文○文選五十五卷陸士衡演連珠注）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案曰鄭云云者三載考績故知是賓四門後三年時當歷三考也馬云底定王云致者釋詁底定同訓止故得通相訓又周語韋昭注以底爲致是也

正月上日（釋文曰正音政又音征）

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尚書疏）馬曰上日朔日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玉海九卷○又十二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尚書疏○玉海九卷）

案曰鄭云云者鄭注三帛以五帝皆改正朔不始于殷周甘誓三正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雖與鄭異要亦有據王肅乃云自夏以上皆建寅非也

受終于文祖

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馬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釋文）王曰文祖廟名（釋文）傳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案曰鄭云云者司馬貞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是也攷五行爲太一之用以生成物王者各感五行精氣以生故四時既各祭當方帝南郊則專祀感生帝惟圜丘祀昊天上帝則太一是又爲明堂以象五行唐虞夏殷周皆然詳見月令鄭謂文祖卽明堂此古義也馬以文祖爲天卽感生之義與鄭合也傳以爲堯文德之祖廟史記以爲堯太祖據禮緯稽命徵鉤命決以爲唐虞立五廟蓋太祖及高曾祖禰四親也如文祖爲祖廟應兼五廟而言考帝系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則黃帝以下四世爲堯四親不知黃帝以上要以何人爲太祖以充五廟之數要之舉天可見祖舉祖不足該天傳說非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案曰據鄭馬孔璣當作機唐人改從王）

鄭曰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正義○宋書二十三卷天文志○隋書十九卷天文志上○宋史八十卷律歷志○文選五十三卷李蕭遠運命論注○玉海四卷儀象門○六經天文編上卷○羣書攷索前集五十六卷歷數門天文器類○又別集十七卷歷門）馬曰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筩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政故曰七政皆以璿機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尚書疏○史記索隱九卷○文選運命論注○玉海二卷天文門○又四卷儀象門○羣書攷索別集十七卷歷門）傳曰在察也璿美玉機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曰玉是大名璿是玉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所以變其文機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漢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

案曰鄭云璿璣玉衡渾天儀也者言天體者三家一周髀（亦曰

蓋天二宣夜三渾天宣夜家絕無師說不知其術若何周髀之說謂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云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康成陸績王蕃姜岌張衡人晉葛洪皆論渾天之義在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令錢樂之亦鑄銅爲儀傳于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于長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自唐宋以來其法漸密大約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遍故曰四遊此其略也鄭又云七政日月五星也者月距地最近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遠月右旋最速次水次金次日次火次木次土恒星最遲就其行度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有遲留順逆不同故必有以齊之七政之行紀于天之度而天度不離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于赤道以會于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于黃道以會于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璣以象之玉衡以窺之察日之南北節氣早晚可辨察日之出入晝夜永短可分察月之周天與會日晦朔弦望期候可定至五星之會日伸日而有合伏退望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日月五星互相掩而有交食淩犯俱可推步不爽所謂齊也

肆類于上帝

鄭曰禮祭上帝于圜丘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釋文○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文選十七卷王子淵洞簫賦注傳曰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案曰鄭馬云云者國有非常之事行告祭之禮謂之類類者其禮類正祭也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大雅文王云是類是禡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行師之賓也肆師類造上帝戰勝之類也此經所言攝位之類也五者事各不同而其爲非常則同故王制疏云異義夏矦歐陽說以類祭者以事類祭之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愼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然今尙書及古尙書二說其文異其意同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其祭之地則月令疏引今文尙書夏矦說云類祭天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之事也又詩毛傳云于內曰類于外曰禡疏以爲類祭在郊而言于內曰類者對禡而言禡于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雖在郊猶是境內故分內外也又考肆師注云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依郊祀而爲之賈公彥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爲壇兆知依郊祀而爲之者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爲之謂四時迎氣于四郊也據諸說考之則禱祈行師與攝位皆在南郊巡狩亦當同肆師職戰勝別爲壇兆裴駰史記引鄭此經注則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鄭于諸經注所言周祀天之禮冬至祀天于圜丘以嚳配夏正祀五帝于南郊以稷配二禮不同其地據北史李業興傳雖異地要圜丘亦在南郊今此類祭禮儀應依冬至圜丘不依夏正南郊何則鄭明言禮祭上帝于圜丘是所祭即天皇大帝乃北極耀魄寶故馬以爲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是馬與鄭合其稱上帝則以帝不得兼稱天而天得兼稱帝也王肅解經以爲天一而已安得有六不分郊丘故云上帝天也傳又以兼告天及五帝三說不同王與傳皆非也攷祭法所說禘郊祖宗鄭以爲皆祭以配食禘謂祭昊天于圜丘則此類祭于圜丘必當依類禘祭爲之五帝靈威仰等不及也

禋于六宗

鄭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二卷○黃度尙書說一卷○胡士行尙書詳解一卷○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七卷月令疏○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杜佑通典四十四卷吉禮篇○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卷禮儀部○王應麟玉海一百二卷郊祀部羣祀門○小學紺珠一卷○又九卷○章俊卿羣書考索二十五卷○馬端臨文獻通攷八十一卷○羅泌路史餘論五卷馬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尙書疏○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二卷○許謙讀書叢說二卷○續漢書祭祀志注○通典四十四卷○玉海一百二卷○小學

紺珠九卷○羣書攷索三十五卷○文獻通攷八十一卷○路史餘論五卷〔王曰〕禋禜祀也六宗者所宗者六皆絜祀之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矣尚書疏○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三卷禮部○歐陽詢藝文類聚三十八卷祭祀類○玉海一百二卷○小學紺珠一卷○羣書攷索三十五卷○文獻通攷八十一卷○案曰晉書十九卷禮志魏明帝時六宗王肅以爲易六子劉邵譏議奏自破其說〔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案曰〕鄭云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者鄭以禋是祭天神義主燔燎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然則三祀本同皆取升煙之義特錯舉互文耳袁準正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之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體也書曰禋于文武者辨其取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準此論最得鄭意也鄭又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云云者鄭既正釋禋字之義故即據大宗伯文以實六宗之名也鄭注大傳據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推天宗皆天神太學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去日月恰得六數其說精矣其餘諸儒各自立說馬云天地四時本之大傳司馬紹統駮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然則馬注非也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僞孔傳從之祭注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此王及僞孔傳所本司馬紹統駮云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可乎然則王及僞孔傳非也司馬氏之駮馬王雖是但又妄駮鄭則非其自郱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取羣經所言祭祀除去祖廟餘則盡指以充六宗浮游汗漫尤覺不可爲訓若歐陽和伯夏侯建劉歆賈逵張髦虞喜孟康摯虞及魏孝文帝言人人殊今皆不取

望于山川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偏于羣神案曰偏史記作辯徐廣音班漢書音讀偏辯爲用徐讀非也案穀梁傳襄記云辯于羣神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云今文辯皆作徧鄉射禮云司射乃比衆耦辯注云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大射儀大夫辯受酬注今文辯作徧又辯獻大夫又射爵辯又士旅于西階上辯燕禮宰夫延客食獻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處□左傳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杜預云辯猶徧也荀子修身篇云扁善之度注云扁讀爲辯韓詩外傳云君子有辯善之度是也

〔鄭云〕偏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時邁序疏○又十九之四卷般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案曰〕鄭云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者上文因上帝及六宗六宗是天屬此因山川及羣神羣神是地屬故鄭專指丘陵等傳兼古聖賢非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釋文曰輯馬作揖史記作揖古字通用

〔馬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輯合也釋文

〔傳曰〕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于諸侯與之正始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又徧祭及斂瑞人月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至月末也

〔案曰〕馬云揖斂者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輯揖通檀弓輯屨注輯斂也是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釋文曰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收救反本或作狩音同柴士皆反

〔鄭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燎也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公羊傳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馬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路史後紀注十二卷〔傳曰〕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疏曰正月班瑞二月既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王制及書傳文鄭元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考王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周禮侯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

〔案曰〕鄭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者鄭周禮小宰注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是鄭意以爲用地正巡守特用八正也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馬以爲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者五載一巡守也傳以爲二月猶瑞之明月愚謂二月上加一歲字則與正月之辭非承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覲羣后安暇復巡守哉傳說非也鄭又云柴燎也者說文第一上示部云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即引此經以證則柴是燔燎焉注同也張髦引鄭注誤作柴祭東岳云云孜大宗伯三祀積柴實牲燔燎升煙皆祭天神與山川無涉則柴爲祭天告至無疑鄭王制注云柴祭天告至也鄭之解經必不自相矛盾張說添祭東岳三字也王制覲諸侯彼注云覲見也疏云謂見東方諸侯即此經肆覲東后之事其禮詳儀禮覲禮篇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釋文曰度如字量力尙反

〔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其節氣晦朔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釋文○公羊隱八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五十四卷吉禮篇○玉海六卷律

歷〔門〕馬曰律法也〔釋文○玉海〕王曰同齊也律六律也〔釋文○玉海六卷律歷門〕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疏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于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橈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始作甲子紀日每六十日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類故須合之律候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于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于黃鐘之管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于律也

案曰鄭云律陰呂陽律也者春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彼注六律合陽聲者六同合陰聲者又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彼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陰呂即六同陽律即六律也漢律歷志一黍爲一分疏作千二百黍爲一分漢志合龠爲合疏作十龠爲合皆誤也〔合龠當即兩龠若十龠爲合則一合乃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黍乃太多且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爲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爲斤若十龠爲合則一合乃有五兩一升有五十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即以今市中所用量校之米一升僅得一斤零三兩稻米與黍其性輕重未詳然今之量自當大于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于今甚遠必無此事儀禮既夕朝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然則古米一升實一斤零四兩強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釋文曰贄音至本又作摯○案曰說文六下貝部無贄字新附亦無十二上手部摯握持也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摯皆從手周禮大宗伯六摯亦從手孟子又作質古字同用〕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五玉即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尚書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詩二之二卷鄭風蘀有著葉疏○又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周禮十七卷春官序官疏○禮記卷首疏○又四卷曲禮下疏○又六卷檀弓上疏○公羊傳隱八年疏○論語二卷爲政篇邢昺疏○[illegible]中論語通說上卷約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又張守節正義○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又八十七卷巡狩門〕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執也贄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嫡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尚書疏○王與之周禮訂義三十五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傳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器謂圭璧疏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五禮謂此也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元黃者孔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王肅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

案曰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者此巡守所修故以爲五等諸侯之禮馬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僞孔傳從之攷春官大宗伯五禮修之平日何待此時馬及僞非也且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然則鄭以五禮之名起于周唐虞未有也鄭又云三帛所以薦玉也云云者鄭以三帛即玉之繅藉也後漢陳寵云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故正義云如鄭意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聞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又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鄭說見公羊傳正義及史記集解所述三正之色最爲有據繅藉所以薦玉此巡守覲后所重瑞玉故廣言之馬王說三帛五器與鄭異皆非也

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案曰如西禮公羊疏引鄭作如初禮釋文云馬本作如初禮今本用王肅本之方興本同何休公羊注引此經至于北嶽如岱禮下多遂至于嵩如初禮六字嵩字說文所無何休所引又若可信未知其審〕

鄭曰卒巳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公羊隱八年疏○杜佑通典五十四卷〕馬曰卒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卒終復還也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疏曰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于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鄭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者如鄭言當于東巡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後始言歸乎且君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

案曰鄭云卒巳也云云者鄭以每巡一嶽禮畢即歸後乃更去其義則鄭自說之詳見下節也馬及僞孔非是

歸格于藝祖用特

鄭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嶽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嶽之後而云歸者因朔四嶽禮

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詩疏卷十九之二。書疏卷三。○通典五十四卷吉禮篇。○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馬曰藝禰也。釋文。傳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案曰鄭云藝祖文祖猶明堂者說詳上文馬以爲禰廟非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禮記十一卷王制疏。○衛湜禮記集說二十八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玉海七十卷朝儀門。馬曰四朝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釋文傳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皆是也馬乃以四朝卽指四面朝于方岳王與馬同僞孔傳又襲其說然天子巡守而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卽上文肆覲東后之事此處何用複述傳強爲回護云將說敷奏故申言之而疏又附會云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亦自知辭窮矣且此若以爲朝之正禮則諸侯竟不一至京師耶若非正禮則經何但言之守之朝而朝之正禮絕不一及耶抑豈來朝京師遂不必敷奏耶皆謬也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彼注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五年專是虞制鄭所傳倘書虞夏同科故連言夏周十二歲則鄭據大行人其夏殷彼疏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疏曰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肇十有二州

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畫爲之定界釋文二十九卷爾雅釋地音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一百八十卷州郡篇。○玉海十七卷地理門。○通鑑地理通釋一卷。馬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于是爲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通典一百七十二卷州郡篇。○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卷州郡部。○案曰御覽誤作范甯。○玉海十四卷地理門。○又十七卷。○通鑑地理通釋一卷。王曰舜爲冀州之地太廣分置幷州至夏復爲九州省幷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幷州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十三卷河東道太原府。○樂史太平寰宇記四十卷河東道幷州。○案曰王肅說係本吉甫所引之故無全文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

案曰鄭馬云云者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釋地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注此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職方云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鄭彼注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幷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公彥疏云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幷蓋冀兗荆揚豫雍唐虞三代之所同徐州沿革互異今此經云十有二州鄭馬卽據禹貢釋地職方之文推而知之故孔穎達疏云王者疆理必相沿職方有幽幷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于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爲之釋地無梁青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爾雅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地知分青州爲之則此十二州自是九外益三也又鄭馬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孔傳同故疏云禹之治水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晉書地理志亦云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幷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乃漢地理志則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宋書州郡志亦云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諸說皆以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當從鄭馬說疏又云居攝之時置十二州其後終舜之世常然故下文敘卽位後事亦云十有二牧若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如禹貢也

封十有二山濬川

鄭曰濬水害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鎭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禹治水功成後尚有流川未通利者亦足爲害故濬之上文肇十二州封十二山皆禹治水功成後事則此亦治水功成後事非方治水事禹自述其功云予決九川距四海又云濬畎澮距川次第分析言之甚明也若然受終以後歷敘新政而不及正敘禹治水但言濬川者亦有禹貢避重出也

象以典刑

鄭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小學紺珠八卷馬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疏曰易繫辭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刑用不越法

案曰鄭云云者此句乃爲下諸文之綱故鄭以正刑五兼流宥鞭扑贖言之傳與鄭合也正刑五者墨劓宮刖殺見周禮秋官司刑掌戮諸職其實則起唐虞以前考苗民之刵劓椓黥用以殺戮無辜故遏絕之非謂不用五刑此經所言及下文五刑有服皋陶謨五刑五用皆是也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鄭注司刑引呂刑以爲卽夏時之法又多方劓割夏邑此夏之刑也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康誥無或劓刵人此商之刑也然則肉刑三代亦皆有之馬融云云說與鄭異馬本大傳彼文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

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漢文帝十三年下令曰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諸說皆以象刑為畫象之象其言出于戰國奸民游士之口故荀卿非之曰世俗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所謂象刑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即五刑斷從鄭注為正也

流宥五刑

鄭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尚書疏馬曰流放宥寬也三宥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謂君不盡刑殺宥之以遠方尚書疏○王元亮唐律疏義釋文卷一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案曰鄭云云者禮記云屏之遠方東方曰寄南方曰棘終身不齒左傳云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其刑次于大辟如四凶罪最大援八議之法以流宥之但貸其死而已其墨劓剕宮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以為其罪輕重之差也馬以流宥為幼少老耄惷愚放此乃三赦之法在秋官司剌直赦之而不刑者不得為流宥馬注非也

鞭作官刑

馬曰官刑為辦治官事者為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案曰馬云云者疑若漢唐以下少府軍器監等官有造作不如法用此刑疏引秋官條狼氏大夫不關鞭五百及左傳鞭徒人費等恐皆非也

扑作教刑

鄭曰扑檟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不勤道業則撻之疏曰學記云檟楚二物收其威鄭云檟梢也楚荊也二物可扑撻犯禮者

案曰鄭云扑檟楚也者檟夏古字同檟即梢也爾雅釋木梢山檟郭璞云今之山楸是也

金作贖刑

馬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贖罪疏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金銀銅鐵總號為金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四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于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于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

案曰馬云金黃金也者謂銅也禹貢金三品鄭云銅三色是銅赤金古贖罪用銅也呂刑鍰字本鋝字彼傳六兩下脫去太半兩三字千鋝當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云三百七十五斤者誤辨詳呂刑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鄭曰眚災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案曰鄭云終身以為殘賊者鄭以賊為掩義隱賊寇賊姦軌之賊也孔訓殺如鉏麑賊趙盾之賊非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案曰恤史記作靜徐廣曰今文云謐哉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誐以謐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又云何以恤我故謐與誐字相類謐又與恤通故左傳作恤然則此經古文作恤與今文作謐本通而史記作靜則以訓詁代經文也

傳曰舜陳典刑之義敕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流共工于幽洲案曰洲鄭注禮記引堯典作州漢地理志十二州師古曰水中可居曰州此本爾雅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曰州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說九州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為名又說文州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古文作州臣鉉等曰今別作洲非是古九州與州渚皆作州今本爾雅毛詩尚書皆俗人妄加水

鄭曰幽州北裔詩小雅蓼蕭疏十之一卷馬曰幽陵北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鄭云幽州北裔者舜分燕以北為幽州是北裔也下文崇山三危羽山並言山此不近大山故但以州言之當日必實有一地以流之但已無攷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即今密雲縣恐臆說也

放驩兜于崇山

馬曰崇山南裔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崇山南裔者與上文北裔相對但今鄭注已佚耳鄭必與馬同也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則其地亦不可的知也杜佑云在澧州澧陽本漢零陽地今為澧州永定縣恐臆說也

竄三苗于三危案曰說文卷七下宀部竄塞也从宀𣪠聲讀若虞書竄三苗之竄𣪠最切又穴部竄匿也从鼠在穴中七亂切凡自匿曰竄納之穴中與塞之曰竄二字音義全別此經本作竄作竄者衛包改也

馬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三危西裔也釋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三苗國名也者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史記云三苗在江淮荊州是國名也又云三危西裔也者鄭禹貢注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孔穎達云地記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則三危自是西裔但今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大山亦多不知當以何山為鄭所指之古三危闕疑可也杜預注昭九年傳云三危在瓜州今敦煌故敦煌即今縣屬甘肅安西州如杜說則三危在河之北與鄭不合恐非也

殛鯀于羽山

馬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幼學綱目集覽

案曰馬云殛誅也者說文卷四下歺部云殛誅也即引此經為證是也又云羽山東裔也者禹貢徐州蒙羽其藝即此羽山昭七年左傳鄭子產對晉韓宣子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漢地理志云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續漢郡國志曰劉昭注引博物記曰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晉書地理志亦云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縣之西今屬江南贛榆縣界縣南有祝其故城即漢舊縣是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案曰陸德明云罪本作辠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爲罪說文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臣鉉等曰自古以爲鼻字故从自罪捕魚竹网也凡秦以前書罪皆網罟也）

鄭曰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驩兜爲渾敦共工爲窮奇鯀爲檮杌三苗爲饕餮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尚書疏○又約鄭義襄二十一年左傳疏）○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爲舜用八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尚書疏○襄二十一年左傳疏○案曰王此條或在聖證論）

傳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案曰鄭引左傳者文十八年文又云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者四罪在治水功成後故列舜居攝之後堯殂落之前其文序按經自明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晉白季對文公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祁奚謂范宣子曰鯀殛而禹興此特爲舉賢不拘族類而發其文不必泥王肅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案曰說文卷四下歺部引此經作放勛乃殂落）

傳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

案曰自釐降二女以下至納于大麓皆舜徵庸事自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舜攝位事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時堯委政于總故總之云二十有八載孟子引此趙岐注言舜攝行事時未爲天子也又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趙岐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巽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鄭說同此的然可據者也孔傳乃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而得舜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受終至堯崩二十八載堯壽一百一十七歲十六即位書傳皆無此言孔穎達已疑之其以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合爲三十載改下文二十字爲三十以就其說尤爲誣妄惟王肅與之同皆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王曰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夏而上皆寅正（尚書疏○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傳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案曰鄭以月正爲改正而王云夏以上皆寅正鄭以文祖爲明堂而僞孔傳以爲祖廟二義不同當以鄭爲正說已詳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案曰說文卷十二上門部闢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𠬞今作闢晉人改）

鄭曰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詩四之二卷鄭風緇衣疏）傳曰詢謀也謀政治于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illegible]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疏曰論語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行之所由故以言仕路

案曰鄭云云者傳與鄭同論語鄭注言弟子從我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故疏引以證四門四門卿士所居卿士職出政教薦賢其首務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釋文曰難乃旦反）

鄭曰能恣也（詩十七之四卷大雅民勞疏○[illegible]德門經典釋文七卷毛詩音義下○案曰詩疏引此誤作無迩）王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尚書疏）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于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于四夷皆相率而來服疏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

案曰鄭云能恣也者詩柔遠能邇傳云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案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疏云尚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是也王及傳以柔與能皆訓安非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鄭曰載行也（尚書疏）馬曰奮明庸功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載事也成也（尚書疏○文選二十卷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案曰鄭云載行也者說文載乘也从車𢦏聲引易大車以載是有行義周語登年以載其壽韋昭注載行也是也王及傳非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鄭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強法必有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賈公彥周禮疏序○又二十九卷考工記疏○王應麟玉海一百十九卷官制門）傳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

案曰鄭云云者周禮冬官爲司空周官必因前代且此司空主平水土與周司空執度度地職同知司空是冬官但司空之名始見于此上文惟有共工無司空知初時冬官爲共工也鄭上文注云共工水官名以行言爲水官以時言爲冬官也文十八年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主后土即是平水土知禹在八愷內舜所舉服虔注左傳亦以八愷爲禹垂之屬也改命司空云云者初時冬官爲共工惟禹治水有司空之名故知欲寵異禹特改官名也云舍司空爲共工與虞者周禮司空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非司空鄭以虞與共工竝言者以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益但佐禹而已禹既宅百揆舍其舊職知虞與共工皆舍故更命垂益分任其職不得以周禮爲難也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馬曰懋美也（釋文）王曰懋勉也（釋文）傳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

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案曰禹王云云者懋訓勉見說文心部而懋與茂通是有美義也傳云稱禹前功命居百揆者禹平水土實堯時事舜卽眞時水功成久矣知是舉前功也魯頌閟宮疏申鄭箋意謂禹宅百揆乃天官是由冬官升居此職天官冢宰六卿之長事無不統舜本由百揆進而居攝今卽位命官首使禹宅百揆是亦攝位之端也足明此經是舉其司空之前功以申百揆之新命或謂古者三公或兼六卿或兼師保傅或兼四岳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責之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三公兼六卿也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三公兼師保傅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是三公兼四岳也說見周禮地官序官禮記文王世子大戴禮保傅書序周官時洪水雖平然功緒猶有未竟司空非禹莫任故使以百揆兼領之殆卽三公兼六卿者此說非也鄭注明言禹登百揆舍司空百揆是天官卽或三公兼領但領太宰司徒可矣若又領司空是六卿兼其三三公兼其二必不然矣經言汝平水土實是舉司空前功以申百揆新命非留司空舊任而重加戒飭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也（案曰說文卷八上似部泉眾詞與也从从自聲虞書曰泉咎繇今本音入改）

鄭曰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季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舉八元使布五敎契在八元中（尚書疏○詩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賈公彥周禮疏序）傳曰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

案曰鄭云稷棄也者棄是后稷之名事見詩生民及閟宮也又云初堯天官爲稷云云者說已見前傳云稽首首至地者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頓首三空首注云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三者相因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爲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卽舉故名頓首稽首者稽謂稽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稽首頓首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卽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用之也

帝曰俞汝往哉

鄭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敕使往宅百揆

案曰鄭云云者意與僞孔同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案曰阻馬作祖）

鄭曰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于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思文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祖始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七卷毛詩音義下）王曰阻難也播敷也（尚書疏○釋文）傳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

案曰鄭云阻讀曰俎阻厄也者此字古文必作且宣和博古圖卷二一周穆公鼎雝公緘鼎凡皇祖祖考皆作且古金石文類此甚多故馬作祖訓爲始但說文卷十四上且部云薦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俎从半肉在且上是且俎同物故鄭讀若俎而俎音與阻同因訓爲厄王肅竊其義改訓難僞孔襲之但竟直改爲阻則非是引鄭者亦就僞本其實鄭注必是且讀曰俎云云也又讀時爲蒔解爲種蒔者說文艸部云蒔更別種是也鄭又云始者洪水時云云者鄭意亦以此經爲舉棄前功也棄爲后稷自堯時已然中候握河紀堯卽政七十二季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也孔穎達云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于邰必是堯封故毛鄭皆以爲堯周本紀乃云舜封棄謂后稷之號亦起舜時不可信也又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爲大司馬故鄭元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孔穎達疏云堯典說舜命羣官禹宅百揆天官也契爲司徒地官也伯夷爲秩宗春官也咎繇爲士秋官也垂爲共工冬官也惟棄褒述其爲稷之功不言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穎達此疏申衍鄭義最確此經雖舉棄播穀之前功其實棄此時已爲司馬矣據鄭說堯時天官爲稷棄爲之其後當因夏官司馬之人卽命棄改領其職蓋古者兵農不分軍將卽命卿卒伍卽農民棄旣長于農事宜作此官棄旣爲司馬則天官虛位此舜所以求宅百揆者而以命禹也下文惟明克允下鄭注以稷契皋陶三官皆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二十二人下鄭馬注皆以稷契皋陶不在舜新命二十二人之數然則棄不但爲稷官在堯時卽爲司馬亦在堯未崩舜未受終以前故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愻字注云順也引書五品不愻以證此古文也晉人改孫唐衞包又改遜也）

鄭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五敎五品之敎（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五品五常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敎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案曰鄭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者文十八季傳舉八元使布五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契在八元中也祭法契爲司徒而民成注云民成謂知五敎之禮也是也王云五常卽五敎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夏華夏

案曰鄭以猾爲侵亂者晉語齒牙爲猾韋昭注弄也方言卷十二小兒多詐謂之猾是侵亂也但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滑荀子成相云無鈹滑史記滑稽楊倞司馬貞皆訓亂是也

寇賊姦宄

鄭曰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周禮三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傳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敎所致

案曰鄭云由內爲姦起外爲軌者成十七季長魚矯對晉厲公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是姦軌固有內外之分左與鄭不同者所傳本異也鄭以宄作軌史記亦作軌者隱五季臧僖伯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軌法也以軌爲宄猶以治爲亂也

汝作士

鄭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尚書疏）馬曰士獄官之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士理官也疏曰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爲官

名月令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叔魚攝理是獄官爲理官也

案曰鄭云云者襍討文及秋官序官士師注義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尚書疏馬曰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疏曰魯語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故大者致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朝市國語賈逵注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于朝士已下于市傳義亦當然也

案曰鄭馬以三就爲原野市朝甸師者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宥之三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甸人掌郊野之官不于市朝者刑于隱處不以滅同類示國人也然則甸師正刑人處之一不容遺漏故鄭馬以此配原野市朝爲三就王肅亦同僞孔傳則據魯語改之傳多取馬王而間立異以泯其迹此解是也但魯語五刑一甲兵則征討諸侯刑之至重不在五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劓宮也四鑽笮則墨也五鞭扑則又至輕亦不在五刑內者也與尚書五刑不同又魯語原野指用兵征討市朝方指斧鉞等鄭馬則以原野爲用墨劓等刑處所之一又各不同作僞傳者不知鄭馬之意又未明魯語與書不同妄引爲說非也又三就兼五刑言疏云專指死罪餘刑可不拘者亦非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案曰王制釋文宅鄭知嫁反王如字

鄭曰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鎭服蕃服也尚書疏○又周書立政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陸德明經典釋文十一卷禮記音義○賈昌朝羣經音辨三卷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者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八議之辟不忍被宥之以遠尚書疏傳曰謂不忍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案曰鄭以宅爲懲艾之器者孔以宅訓居文義複疊史記作度亦似紆回故鄭破讀也鄭又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云云者以夷鎭蕃于九服爲遠故分爲三居也傳則以爲一四裔二九州之外三千里之外疏云四裔最遠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卽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卽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棘寄于邊遠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卽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據其遠近其實一也愚謂傳疏非也調人云云乃謂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耳此乃赦後之事非刑法之正何容牽合以爲三居之制其上文言過而殺傷人此爲赦令所及則亦過而殺傷人者耳若非過殺赦尙不及安得有辟讎之事三居者乃是平日執法定罪因其于八議猶有可援故入之五流與調人赦後事迥別且其中竝無九州之外一條則不可執以附會孔傳明矣況入學不率教猶且屛之九州之外此犯五刑者皆罪惡重大本當斷肢體刻肌膚今乃但從之千里之外何足蔽厥辜耶當從鄭居之夷鎭蕃爲確馬王卽傳所本皆非也

惟明克允

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賈公彥周禮疏序馬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王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尚書疏傳曰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使咸信服無敢犯者

案曰鄭云三官者稷契皐陶也云述其前功者說詳上文

帝曰疇若予工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

案曰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者百工之官冬官也禹爲之今升宅百揆此官虛矣故又求人也

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釋文曰垂如字余音睡

馬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林之奇尙書全解二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垂臣名共謂共其職事

案曰據鄭以司空之名尊爲禹設禹既升天官此官還爲共工不名司空垂爲之馬以垂卽爲司空非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曁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釋文曰與音餘

傳曰殳斨伯與二臣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案曰馬云云者小雅皇皇者華毛傳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地官大司徒鄭注同是也

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疏曰鄭馬王本皆作

鄭曰言朕虞重鳥獸草木尚書疏馬曰虞掌山澤之官名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言朕虞云云者鄭意以朕虞爲官名疏謂其本于王莽立予虞之官不可信然史記亦云于是以益爲朕虞是鄭說本古義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釋文曰羆彼皮反

傳曰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中疏曰文十八年傳八元有伯虎仲熊卽此也虎熊在元凱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內皐陶卽庭堅益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下爲此言者伯夷姜姓不在元凱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虞世南北堂書鈔八十卷○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二卷禮儀部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傳曰三禮天地人之禮

案曰鄭馬及傳云云者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鄭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之禮吉禮是也此典三禮在虞爲秩宗在周爲大宗伯大宗伯所掌多矣但言吉禮者舉重以該其餘唐虞未必卽有吉凶賓軍嘉之名也

僉曰伯夷

傳曰伯夷姜姓疏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是也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鄭曰主次秩尊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案曰鄭云云者秩當作豑說見上文宗之言尊舉尊以見卑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釋文曰寅如字徐音夷）

傳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傳曰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案曰說文卷十四下𠫓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大司樂鄭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然則鄭大司樂注本作育後人據東晉僞書改之鄭于王制注引此經亦作胄者亦後人改而鄭尚書必作育與說文同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宗正箴亦云育子但爾雅育胄皆訓長馬亦作胄則作胄亦通）

鄭曰胄子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釋文○徐堅初學記十五卷樂部○李昉等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三卷樂部○案曰釋文初學記並作王注蓋王同于鄭者御覽下添古者司樂以教國子八字所據乃明萬歷元年倪炳刻非善本要非孔傳故姑附此）馬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傳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案曰鄭云育子國子也者春官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彼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故此經胄子孔傳以爲元子至卿大夫子弟大司樂鄭注以爲公卿大夫之子弟孔則遺卻公侯之子鄭亦似遺卻王大子王子二者所說皆不備惟王制之文最爲詳悉然大司樂樂正皆言國子則鄭意固兼王太子庶子公侯卿大夫子弟大司樂注特舉卑以見尊省文耳孔穎達云云王大子乃云王子知王子是庶子羣后以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知羣后是三公及諸侯也又自羣后以下庶子不在其內故大司樂國之子弟賈公彥云弟者王一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是也

直而溫寬而栗

馬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馬以栗爲戰栗者論語八佾篇義也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曰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

鄭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詩譜序疏○又一之一卷關雎序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案曰下一句史記注作馬注）傳曰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案曰鄭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云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鄭彼注云三者本志無此本于內不能爲樂也又詩譜序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是也鄭又云永長也者釋詁文又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者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是也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案曰說文卷二下龠部引作龤）

鄭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也（詩譜序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傳曰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以和

案曰鄭云云者既長言之則有宮商角徵羽五聲清濁不同猶恐其聲未和乃用律呂調和五聲使應節奏周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義春官太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

神人以和

鄭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神不特祖考人不特羣后故曰一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案曰釋文非也）

鄭曰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春秋公羊疏二十八卷哀十四年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二卷）

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案曰鄭云石磬也者樂記石聲磬是也又云服不氏云云者夏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是也又云音聲之道與政通者樂記文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釋文曰堲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

鄭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三國志四十七卷吳主傳裴松之注）傳曰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欲遏絕之

案曰鄭引色取仁而行違者論語顏淵篇文殄爲絕震爲動師爲眾者皆釋詁文震爲動亦詩大雅生民篇毛傳文堲爲疾者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垐字重文堲字注云古文垐从土即堲疾惡也即引虞書此文以證是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案曰此稱尚書注孔無之此書引孔皆稱傳猶此稱注疑必鄭注）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疏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納言喉舌之官也

案曰鄭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也者後漢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蓋秦置尚書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儀云尚書令主章奏事秩千石故李固以爲出納喉舌之官鄭舉漢法以況也大雅烝民王之喉舌彼毛傳以爲冢宰則與此納言不同天官宰夫之職敘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云次敘諸吏之職事二者之來則辨理之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宰夫下大夫爲之本與小宰俱爲冢宰之貳疑即此納言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鄭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所敕命（尚書正義○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史記五帝本紀

集解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

案曰鄭以十有二牧及禹垂等十人爲二十二人者馬說與孔傳同皆數四岳在內鄭則不數四岳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代之蓋四岳之官內則爲王朝之卿外則爲諸侯之長非有定職皆以他官兼攝如羲和六子爲六卿亦爲四岳放齊共工讙兜鯀四人王朝卿也亦爲四岳上文曰覲四岳羣牧雖岳牧竝稱其實當州之牧自是外諸侯之長而四岳則介乎內外臣之間兼攝者多此時舜命羣官據魯頌疏申鄭義以周禮六官分配禹契伯夷棄皐陶垂六人此六人中當卽有兼四岳者共工讙兜等流放後自須以賢代之且堯之巽位不咨餘人特咨四岳舜此時求宅百揆求典三禮亦特咨四岳知此官本尊而以他卿兼攝舉四岳足以該衆官故也舜既特提出咨四岳則不在命官數中可知新君卽位岳牧自必咸赴京師若四岳果僅爲諸侯之長則舜之新命先外後內殊非其次其所以首咨四岳者實以四岳乃六卿所兼故也鄭明知馬以岳牧與禹垂益伯夷夔龍消配停勻適合二十二人之數反置不用寧取舜命之殳斨等四人充數知四岳有斷不宜入此數者耳鄭注不可易也五帝本紀補一句云舜遂以朱虎熊羆爲益之佐然則殳斨伯與爲垂之佐可知雖非特命亦各有職故宜在二十二人之數

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傳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攷績法明衆功皆廣

分北三苗釋文曰北如字又音佩

鄭曰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北猶別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三國志五十七卷吳虞翻傳裴松之注○宋景文筆記中卷王曰三苗之君子古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尚書疏

傳曰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案曰鄭云云者古文北字从二人作𠂈別字重八八作𠔁二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八部云𠔁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廾部曰𠔁古文別許愼學于賈逵而逵傳古文尚書鄭亦從逵故用其讀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乃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又訓北猶別誠可怪也愚謂鄭正釋古今字同有何可怪分𠔁三苗卽上文五宅三居故鄭云分析流之其義最精虞駁非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案曰此本庸絕句位絕句二十作三十當從疏所引鄭注改

鄭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案曰劉恕所引鄭注二十誤作三十○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王曰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尚書疏○劉恕通鑑外紀一卷傳曰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二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疏曰上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卽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尙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舜卽位五十年從格于文祖之後數之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壽百一十二歲也大子讓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云云云史記云云皆謬耳

案曰鄭云云者此篇前文有鰥在下時舜年三十無妻卽舜生三十是也釐降二女至納于大麓皆徵庸二十年中事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攝位八年中事三載遏密是居堯喪事格于文祖至三考黜陟皆卽位三十九年中事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云云又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所云攝位八年居喪三年卽眞三十九年合計之五十年卽在位五十載是也與鄭說合蓋太史公親問安國所載多古文說鄭傳孔業故先後符合如此開皇購得之姚方興所上孔傳乃改二十爲三十以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以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爲在位謂在臣位也五十載者卽眞之年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按此說乃以乃言底可績三載與二十有八載合爲三十不知底績三載猶云三載考績此本唐虞之成法所謂三載不過言其底績之效可見者如此耳非歷試僅三載也夫三考黜陟至愼也鯀治水九載乃知其弗成以天下畀匹夫何等大事乃定于一考之後乎且在位自是帝位何云在臣位乎其以五十載爲卽眞之歲特因大禹謨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與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合之爲五十耳大禹謨係東晉晚出僞古文本不足信卽使足信亦安知攝位八年居喪三年不在此三十三載中乎孔傳非也傳以陟方爲蒼梧者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鄭志焦氏問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者何張逸答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是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四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五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虞夏書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鄭曰皐陶下屬爲句尚書疏傳曰順攷古道以言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案曰鄭以皐陶下屬爲句者鄭于前篇解稽古爲同天堯德則然皐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則此經稽古不得與皐陶連讀也曰若稽古四字想典謨諸篇皆有之其實同天者惟堯餘篇相承用爲標首有文無義故逸周書武穆解亦以四

字發端又周頌譆疏引中侯擿雒貳有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古史文義蹇拙難以意量也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此讀則與鄭異其義非也皋陶古皆作咎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所引虞書今本乃晉人改也傳以謨爲謀者言部及爾雅釋詁文也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釋文曰身修絕句

傳曰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釋文曰惇切韻都昆反○案曰說文無勵字古作厲

鄭曰敘次序也庶衆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尚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裴駰集解○三國志三十二卷蜀先主傳裴松之注○文選五十九卷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李善注 王曰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尚書疏 傳曰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案曰鄭云敘次序也者郭璞釋詁注云敘謂次序是也又云庶衆也厲作也者皆釋詁文也王云砥礪疑非也

禹拜昌言曰俞

傳曰以皋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傳曰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鄭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尚書疏作馬注○史記夏本紀集解作鄭注 傳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案曰鄭云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者此經言驩兜有苗四凶已舉其二又言巧言令色孔壬孔傳以巧言爲靜言庸違令色爲象恭滔天則是共工之行也又訓孔爲甚則孔壬即甚佞皆是險柔惡正類共工若鯀之方命圮族乃是剛強之惡楚辭亦言鯀婞直以亡身不與巧言令色孔壬相似然則禹于四凶舉其三獨不及鯀故鄭以爲子爲父隱也知孔壬即甚佞者莊十有七季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介疋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然則孔壬即甚佞也佞讀爲季天王殺其弟季夫左傳作佞夫故國語輿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與田協故讀爲季季讀爲王說文邾从邑季聲讀若寧季从禾千聲千與季同音又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王俗人疑孔王之說遂以爲共工名其姦如此王逸天問注云桑回共工名亦誤齊田謂之陳陳既同物又同音此古訓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傳曰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釋文曰擾而小反徐音饒

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彊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擾馴也致果曰毅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疏○三國志四十二卷蜀志注 傳曰性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愿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爲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疏曰亂治釋詁文周禮太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致果爲毅宣二季左傳文

案曰鄭云擾謂擾順又云擾馴也者疏引太宰注是也夏本紀劉案學擾能應劭曰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又張揖廣雅云馴擾也然則擾爲順又爲馴也夏本紀亦載此經之文徐廣曰擾一作柔玫玉篇云犪馴也尚書犪而毅如此然則此字本作犪因隸變通作擾而犪本音柔說文云犪牛柔謹也从牛夔聲又云瓇玉也从玉夔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櫌桑櫌桑柔桑也故應劭以擾龍之擾音柔而徐廣于此擾字亦云擾一作柔也今人讀爲而小反非也鄭又以此經分配洪範又用三德每取此三德配彼一德三三而九而又言九德之次云云者彼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雜卦傳云乾剛坤柔則剛是天德柔是地德正直是人事禹箕所演三德先人事後天地而皋陶言九德則從柔而至剛二者理是一而序次不必同也若然旣寬柔擾配柔克愿亂直配正直簡剛強配剛克則擾當在寬柔下今乃在愿亂下故鄭解之以爲皋陶隨便言之也鄭又以此經屢言而每德必以一德輔成故言人性有上不必有下上下相協乃成德以釋經而字之意也傳以廉爲廉隅者馬論語注云廉有廉隅儒行云砥厲廉隅是也鄭禮記注引廉作辨有廉隅即有分辨之意但不知鄭何所從也傳又以塞爲實者塞本作寒說文卷十下心部寒實也从心塞省聲即引虞書剛而寒以證是也毛詩秉心塞淵箋塞充實也又王猶允塞箋守信自實滿冀缺以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剛健篤實斯爲美也隸變寒字廢不用故尚書毛詩與後漢鄧壽第五倫陳寵等傳凡寒字皆改爲塞也

彰厥有常吉哉

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尚書疏 王曰明其有常則善言有德當有恆也尚書疏 傳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案曰鄭以吉爲善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王孔同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釋文曰嚴馬作儼魚檢反

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五卷 馬曰浚大也亮信采事也釋文○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二十卷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案曰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者三德六德皆臣事亂而敬以下皆正直及剛克文言傳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初三五動即生陽故動剛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惟剛乃有功容悅順從非正故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坎離交成旣濟若兼九德則天子之事寬者君德列九德首故鄭不以爲臣德洪範亦退居三德末也馬云浚大也者說文卷十一上水

部云浚抒也又瀝漉竝浚也滰浚乾漬米也孟子滰淅而行然則浚乃以水濾物澄汰垢濁存其精也精且深必大故馬云大也又云亮信也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卷八上人部云倞彊也疑倞與諒通而譌爲亮說詳無逸采事也者釋詁文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釋文曰僚本又作寮

鄭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尚書疏○案曰馬王同釋文作馬傳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竝在官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案曰鄭云才德過千人爲俊者說文卷八上人部義也史記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同百人爲乂未詳也傳云師師相師法者微子師師傳同彼見黨惡此美同德也桓寬鹽鐵論卷二刺復篇云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爲卿相其政察察可爲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尚書疏馬曰凝定也釋文傳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疏曰五行之時即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

案曰鄭云凝成也者中庸至道不凝焉注云凝猶成也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兢古文尚書兢

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尚書疏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案曰馬云云者但言一日二日有萬幾嫌似不見日日有萬幾故通其義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尚書疏傳曰曠空也

案曰王云云者周頌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天亦有官故言不下治人代居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釋文曰有典馬本作五典

傳曰天次敘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疏曰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案曰傳以勅爲正者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釋文勅恥力反字林作敕鄭云勅猶理也一云整也古或借作飭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勅字高誘呂覽注云飾讀爲敕勅正也是勅有正訓也此字古本作敕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敕誡也臿地曰敕从攴束聲此經及下文敕天之命康誥云惟民其敕懋和多士云敕殷命終于帝又告敕于帝并易噬嗑象詞本皆作敕毛詩小雅楚茨旣匡旣敕箋云祝釋辭以敕孝孫蓋古者教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告督郵何竝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始變爲勅又韓勅孔廟禮器碑勅字叔節卤嶽華山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椽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云孝以勅內仙人唐公房碑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勑而諸經敕亦作勑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勑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藝勑音賚與敕字音義迥別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曰有庸馬本作五庸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尚書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傳曰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疏曰天子至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饔食燕好饗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

案曰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者疏約禮文車旗衣服各有次秩周禮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五爲節禮記禮器篇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之類是也堯典五禮是天子巡守諸侯來朝而修之故鄭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此經五禮泛言平日通于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王義小別傳專指五等諸侯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尚書疏約鄭義傳曰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案曰鄭云并上典禮共有此事者鄭意總承上五典五禮皆當同敬合恭也孔專承五禮非也鄭注無逸嚴恭寅畏云恭在貌敬在心則于此亦當寅在心恭在貌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玉海八十一卷冕服門○小學紺珠九卷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疏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

案曰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者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自天子至卿大夫凡五等詳見下文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傳曰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人君聽政治事不可不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曰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案曰鄭周禮注虞辨大戴禮用兵篇注引此竝作威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十八之三卷大雅烝民疏○案曰此疏誤以此爲鄭太誓注傳曰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

案曰鄭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者鄭于烝民詩箋引此經詩言民好懿德又言周政教光明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爲聰明則聰明自指人君有聰明膚知之德者而言傳以聰明屬天則是太誓天視聽自民視聽之義非此經意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案曰思曰之曰疏作音越解考自音越象氣出口ㄖ人實反ㄖ象形二字本別自古文變改二字相亂故洛誥今王即命曰釋文音越一音人實反呂刑由慰曰勤釋文人實反一音越然此二字孔傳皆作音越孔傳雖出魏晉其時ㄖ曰未必相亂當從之至此思曰孔傳無解據疏則作越音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尚書疏馬曰襄因也釋文王曰贊贊猶贊奏也尚書疏傳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

案曰鄭以贊爲明襄爲揚言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者說文贊見也見有明義詩譜序疏亦云贊明也襄說文云解衣耕解衣亦揚義也馬云襄因也者義見君奭及費誓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鄭以皋陶爲謙今因人成事正是謙詞則馬訓亦得備一義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案曰東晉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今就鄭氏元本

王曰帝在上皋陶陳謀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尚書疏

案曰王云云者承上而言王亦通爲一篇也孜孜說文攴部云汲汲也是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尚書疏傳曰昏瞀墊溺皆因水災

案曰鄭云昏沒也墊陷也者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昏日冥也卷十三下土部云墊下也成六年疏引方言同日冥有沒義下有陷義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疏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未知孰是

案曰傳云所載者四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者說文卷六上木部引虞書此文而釋之舟車外作山行乘樏澤行乘輴樏即欙省輴即輴也傳又云刊槎其木云云者木部栞字注云槎識也从木䃺闕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然則此字古作栞而栞爲槎識也木部所引是禹貢與此同文孔于彼傳云隨行山林斬木通道襄二十五年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鄭元禹貢注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是孔與鄭合也

曁益奏庶鮮食釋文曰鮮徐音仙

馬曰鮮生也釋文傳曰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案曰馬云云者內則冬宜鮮注生魚也是也下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必以爲鳥獸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案曰古濬作容畎作く澮作巜說文卷十一下部巜部谷部而巜部谷部皆引虞書此文爲譖巜部作濬く巜距川谷部作容畎澮距川

鄭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文選十八卷馬季長長笛賦李善注王曰九川者九州之川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八卷地部傳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案曰鄭云畎澮田間溝也者田間水道有畎遂溝洫澮若散文則通得名溝也又云澮所以通水于川也者鄭解距川之義畎遂溝洫注澮澮又注川也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一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稀稠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法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自然入川此畧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迂故宜爲自然川也愚謂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溝洫等在其中

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釋文曰艱工閑反馬本作根

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授以水之眾鱻食謂魚鼈尚書疏也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馬曰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釋文傳曰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

案曰鄭以艱食爲菜蔬艱厄之食者古以菜食爲艱食白虎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榮疏榮即穀字疏古蔬字說文無蔬穀蔬上古已兼種鄭以此艱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鼈至播種百穀意則下下烝民乃粒句見之鄭注是也馬作根以艱爲根見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亦

見唐扶頌是古有此訓其義不如鄭密也

懋遷有無化居案曰錄大傳作貿見王天與纂傳引大傳言

王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尚書疏 傳曰化易也居謂所居積

案曰王以化爲易者繫辭傳變化見矣變化即變易是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鄭曰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 傳曰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案曰鄭云粒米也者周頌思文言后稷立我烝民彼箋云立當作粒是也乂養也者釋詁云艾養也郭璞注云汝潁梁宋之閒曰艾方言云又小雅南山有臺云保艾爾後鴛鴦云福祿艾之毛傳皆云艾養也古乂艾同也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傳曰言禹功可師法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鄭曰定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疏曰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謂此類也

案曰鄭以安爲定者釋詁安定同訓止故以安汝止爲定汝所止也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

傳曰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徯待也昭明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

天其申命用休

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天又重命用美

案曰鄭以申爲重者大雅假樂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云申重也是也休爲美者釋詁文又云謂符瑞也者謂若河圖出鳳鳥至之類是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尚書疏 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案曰鄭云志心入禹者說文無志字禮運立有志焉非志謂識古文反覆而言欲禹識之于心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尚書疏 傳曰言大體若身

案曰鄭云云者作股肱則由以動作耳目則由以視聽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是也易文言傳說坤六五云正位居體暢于四支乾二升坤五故正陽位坤五降乾二故居下體四支謂股肱六居下體故暢于四支即臣作君股肱之義也又乾坤升降坎離既濟坎爲耳離爲目是臣作君耳目之義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案曰馬以左右爲助民者易泰象曰以左右民李鼎祚集解引鄭彼注云左右助也釋詁左右與助同訓勸是得轉相訓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傳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釋文曰會胡對反馬鄭作繪𦯬音夷馬同藻音早本又作𦵡粉米說文作黺黺徐本作絲音米黼音甫黻音弗絺勑私反又敕其反馬同鄭陟里反○案曰說文𠂹部𠂹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或作荂从艸从夸況于切𠌶字从艸从𠌶戶瓜切又山部𡶒山在齊陰从山𠌶省聲胡化切三字音義各別𠂹古讀若敷𠌶古讀若孤𡶒古讀若古後人不知竟以𠌶與山二字合爲一皆从艸从𠂹平聲讀則爲𦵡上聲讀則爲山而艸木𠂹之𠂹字則廢而不用別造花字代之又三字皆變其音此音起西域關口呼無其字以當之今此經𠂹正當从𠂹从亏讀若敷加艸而𦵡者皆非也會鄭作繪周禮司服注引作繪同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亦引作繪𦯬又引鄭注云會讀爲繪則鄭本仍作會也藻火說文卷一上玉部引作璪火粉米黺鄭注周禮司服引書絺繡而曰希讀爲絺或作黹或作希字之誤也然則鄭本作希但字誤耳讀則當作絺也

鄭曰會讀爲繪繪謂畫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謂刺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爲繡施于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袞鷩毳者各是其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雉也毳冕五章以虎雉爲首虎毛淺雉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尚書疏○又約鄭義○釋文○林之奇全解六卷○蔡沈書集傳一卷○胡士行詳解二卷○王天與纂傳三卷下○陳師凱書傳旁通一卷下○周禮十九卷小宗伯疏○又二十卷春官司尊彝疏○又二十一卷司服疏○又四十卷冬官考工記疏○衞湜禮記集說二十七卷○昭二十五年左傳疏○聶崇義三禮圖一卷○又二十卷○陳祥道禮書十一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二卷○董逌廣川書跋一卷○禮儀志○章如愚山堂考索四十二卷禮器門冕服類○王應麟玉海八十一卷冕服門○小學紺珠九卷○文選十一卷何平叔景福殿賦李善注 舜時三辰即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尚書王海八十三卷旌旗門 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艸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繪于衣山龍者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云章讀爲獐獐山物龍水物疏云馬以畫山并畫獐畫水并畫龍鄭即以獐表山以龍見水周制如此虞時亦當然華蟲傳云雉也華象艸華也鄭注司服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也疏云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也繪畫也考工記畫繢之事襍五色東方謂之靑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靑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也鄭又以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章繡于裳傳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疏云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于器物也愚謂此言冕服之章而忽及彝尊殊覺錯雜不倫且于衣服之外添出旌旗亦無謂傳疏非也鄭云宗彝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有虎彝蜼彝據周禮春官司尊彝職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然則雞彝夏物鳥彝其類則同矣斝是殷彝黃目是周彝則虎蜼自是虞之彝器矣又彝是祼時所用祼謂酌鬱鬯以獻故云鬱鬯尊爾雅云蜼

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火傳云爲火字按考工記云火以圜先鄭云爲圜形似火也康成謂形如半環然在裳二鄭說不同後鄭之說是也粉米傳云粉若粟冰米若聚米蓋傳以宗彝不在服章之列故不得不分粉米爲二以足其數謬也鄭云粉米白米也此說得之黼黻傳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是也絺傳云葛之精者愚謂此經皆述祭服元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虞亦不應有以絺爲繡之事周禮疏云希繡者孔以爲細葛上爲繡鄭讀絺爲黹謂刺紩爲繡鄭是也鄭又總說此經云自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繢刺者爲繡此繡與繢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按哀七年左傳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鄭以粉米爲一加宗彝凡十二以法天也云至周而變易之者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云冕同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元謂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云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袞卷龍衣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鷩裨衣者禮記曾子問云諸侯裨冕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若然則裨衣自袞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裨衣其言不足矣云毳罽衣者爾雅毛氂謂之罽則績毛爲之若今毛布先鄭以爲毳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元謂云云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者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于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于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于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桓公二年臧哀伯辭引之證周世日月星畫于旌旗也蛟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日月爲常）登龍于山者周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登火于宗彝者宗彝毳也若不登火于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也九章初一曰龍云云者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希刺粉米無畫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于裳而已又按春官司常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注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賈疏云三辰日月星此不言星蓋兼有星也（穆天子傳天子葬盛旐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此變而失禮者）以上諸條所說虞周異制最爲明白虞時三辰畫于衣而不畫于旌旗周時三辰不畫于衣而畫于旌旗必矣乃孔傳則以虞時三辰畫于衣兼畫于旌旗其說既屬無據王肅則以虞時三辰卽畫于旌旗不畫于衣衣但自山龍以下是又反以周制爲虞制皆謬也又昭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禮爲九文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愚謂華旣爲艸藻又爲水艸九章之中何以取于艸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又安在其爲毳冕揆之司服之文輒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當以鄭爲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尚書疏○書傳會選一卷○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六卷月令疏○昭公二十五年左傳疏）馬曰此經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尚書疏約馬義）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案曰鄭云云者五服五章尊卑之別據伏生書大傳以爲天子也諸侯也次國也大夫也士也孔傳及馬融以爲天子也諸侯也卿也大夫也士也鄭元以爲天子也公也侯伯也子男也卿大夫也三者不同諸儒皆以意說經傳並無所據就其說考之鄭說爲是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星辰其謬一下遺粉米黼黻其謬二以五色爲五章旣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其謬三不分衣裳繪繡其謬四作繢爲一章其謬五璪火山龍並合爲一其謬六鄭注大傳亦云華蟲五色之蟲而以爲黃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元或然焉是則大傳之說其謬顯然孔于五服則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于作服則以爲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璪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五服卿與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爲六章孔不言略之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其謬一粉米爲二其謬二章服之制專爲欲辨尊卑三等諸侯宜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證諸侯同爲一等究屬牽強其謬三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爲一此分爲二其謬四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較天子少四章太相懸絕必無此理其謬五衣從上數

裳從下數登空無揃其數六是孔說亦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考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衮即龍鷩即華蟲毳即宗彝希即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皆降殺以兩配合甚爲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備文其服與卿大夫又別虞時質朴孤與卿大夫無別皆服粉米而下以此推之則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鄭曰六律舉陽陰從可知也尚書疏 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

疏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有清濁聖人差爲宮商角徵羽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聖人制六律與五聲相均

案曰鄭云云者舉陽六律該陰六呂說詳堯典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案曰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裴駰云尚書滑字作曶音忽引鄭注云云裴駰見鄭注據其說則在治忽鄭作在治曶司馬貞索隱則云古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今云來始滑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當依今文采政忽三字愚謂司馬貞所謂古文即今僞本不足信所謂今文則唐時伏生本已亡亦不知其何本也且采政忽義與在治忽何別其說非是此經當依鄭作在治曶未敢輒改其義則注中詳之至漢律歷志引書作七始詠則別是一說與鄭注及僞孔氏皆不合」

鄭曰曶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 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案曰鄭云云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又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荼讀爲舒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又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爲失忘反蓋笏之制其來已久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曶字从勿諧音从曰象形俗本訛作从日者非也說文五卷上曰部云曶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曶又曰籀文曶一曰佩也象形傳寫訛从日耳五言鄭以爲五官之言與孔異言欲采致治之言記之于曶以出納政教于五官也攷周禮六官唐虞夏商已有此制堯時稷爲天官契爲地官舜改命禹爲天官契仍爲地官伯夷爲春官稷爲夏官皋陶爲秋官垂益爲冬官說詳堯典是唐虞有六官明矣甘誓言六卿是夏有六官明矣說詳甘誓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致貢曰享注云此蓋殷時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爲殷禮然天官以下即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有異殷以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太宰即爲六官也但太宰既尊故并顯隸屬太宰之官五官亦名有所領羣衆如太宰領太宗以下不條出其入者略也是殷有六官明矣言五官則有六官可知故曲禮五官本殷制而鄭注虞書亦言五官也律以和聲音此正樂之事曶以備出納此知言之事二者臣皆當審聽之以助君之明也如鄭說在治曶出納五言與樂無涉而疏云以樂音察世之治否又以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夫樂以造就人才成此五德則可若出納五言何關樂事律歷志作七始詠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情性故聖欲聞之禮樂志文始舞本舜招樂也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也又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康云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以爲樂名如六英也又云五聲播于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是樂有七始及五常之言古有此說但出納二字究無著落方知鄭說之精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一卷 傳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敕使敬其職

案曰鄭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者禮記文王世子疏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是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傳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爲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

傳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案曰傳云云者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可以觀德行矣若不肖之人安能以中是射可以明善惡也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侯之制天子大射則射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則熊侯豹侯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熊侯二參侯豹鵠麋飾三豻侯豻胡犬畿內卿大夫射麋侯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若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其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地官鄉大夫州長主之此經射侯主于明善惡則大射也

撻以記之 案曰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撻字注云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又重文遽字注云古文撻虞書曰遽以記之

傳曰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案曰傳云云者此即扑作教刑也周禮小胥云撻其怠慢者彼鄭注云撻猶抶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歜以支抶職抶即撻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榎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是也

書用識哉

傳曰書識其非

䟽曰傳云云者說文聿部云書箸也又敘云箸于竹帛謂之書識識其善惡也周禮地官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是書其善也左傳裴豹欲焚丹書是書其惡也

欲竝生哉

傳曰欲使改悔與其竝生疏曰總上三者庶明撻記書識皆是欲其竝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傳曰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疏曰禮通謂樂官爲工周禮太師瞽矇之類也樂官頌詩言以納諫詩義理或微人君聽之或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釋文曰否徐音鄙

傳曰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案曰春秋傳奉承齊犧古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列子黃帝篇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一丈夫游之以爲苦而欲死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爲承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說文引作抍云上舉也子夏本同漢孔龢碑亦以抍爲拯玉篇引李登聲類又作承承郎承省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案曰傳以蒼生爲蒼蒼然生草木者說文艸部云蒼艸色也是也晉書山濤謂王衍誤天下蒼生世說云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爲蒼生然古無是訓不可施于經典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傳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

案曰傳以黎爲衆釋詁文獻爲賢者鄭論語注文也釋言獻聖也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聖賢雖不同然散文亦通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釋文曰上傲字又作奡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案曰說文卷十三上糸部卷十下夰部引虞書丹朱奡

傳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罔水行舟

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 尚書疏 傳曰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

案曰鄭云云者即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遂取以解此經不知奡與斟鄩戰覆其舟事見汲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盪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失之以解此經尤非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案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堋字注引此經作堋淫與鄭不合不可從

鄭曰朋淫淫門內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朋羣也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案曰鄭云朋淫淫門內者謂若多方言夏桀甲子內亂是也

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釋文曰子如字鄭將吏反○案曰說文卷九下山部引此經作嵞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 尚書疏

傳曰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啓禹子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

案曰鄭云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者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三宿也說文云九江當嵞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與鄭不合其說非也塗山者哀七季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昭四季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竝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當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續漢志九江郡治陰陵 注引衛宏漢官儀云治壽春宋志後漢徙治陰陵魏復曰淮南治壽春 屬縣有當塗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二志所言亦是一處杜預據刺史治而言二志據所在而言而劉昭注于當塗則云禹會諸侯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爲二將何所據考其致誤之由平阿本當塗地故晉志淮南郡 仍治壽春 平阿則云有塗山當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齊但有當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當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季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以上各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即漢志之當塗宋又析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爲縣明仍之故明史志鳳陽府懷遠縣荊山在縣西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間是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爲淮南國武帝爲九江郡晉武帝又爲淮南郡隋開皇爲豪州大業爲鍾離郡唐爲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 即九江 爲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界又王莽嘗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 見漢志 後漢復故而溫嶠遂移尋陽于江南 見通志 隋又以尋陽爲九江 即湓城見隋志 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即今之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即今之黃梅縣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西九江府治德化縣矣此禹貢九江所以淆也 詳禹貢中 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揚之于湖僑立當塗縣 見晉志 隋屬丹揚郡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 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當塗即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爲太平府治當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訛也皇甫謐在晉初所言九江當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爲江南其誤甚矣然隋志于丹揚當塗巳誤注云有塗山則亦不自小司馬始也其云在會稽者因魯語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故附會其說實則禹會諸侯何必專在一處此說尤非塗山當以在今懷遠縣爲正予弗子鄭音子將吏反者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爲將吏反列子說符篇云禹唯荒土功子產弗字列子讀子爲字此鄭氏之音所據也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釋文曰薄蒲各反徐扶各反○案曰說文卷九上卩部引此經弼作㢸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

之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矦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矦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于周爲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于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矦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矦也其制特置牧以諸矦賢者爲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矦百里之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尙書疏○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六卷○毛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凡五見○衞湜禮記集說二十六卷○春秋哀七年左傳疏○陳祥道禮書三十二卷○魏了翁讀書襍抄一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一卷○小學紺珠二卷○羅苹路史國名紀六卷注馬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釋文王曰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旣有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季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

也○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六卷○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傳曰五服矦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迫也言至海諸矦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疏曰據禹貢所云五服名數知五服卽甸矦綏要荒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制五國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也案曰鄭云荒奄也者釋言文又云廣輔五服而成之云云者鄭意以堯時甸矦綏要荒五服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自王城向外數之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之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至于每面相距各五千里則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時天下方五千里者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以四千里內爲九州分爲甸矦綏要四服其外荒服曰四海禹弼成後每服各爲殘數居其間則每服各添五百里禹貢百里賦納緫云云卽禹所添之數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仍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以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及附庸閒田是每州有一千二百國州置一牧又擇諸矦賢者爲之師以佐牧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共爲萬國畿外八州五等之爵以三等受地公矦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畿內惟有子男五十里之國無公矦伯也王制疏○王制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畧言非實法也趙商問云王制內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今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郊畿部鄉大夫采地數不在中今數四百似不合鄭荅云王制之法虞夏不盡然鄉遂有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此鄭隨問而荅非事實也知者地形不可方平又有山澤不封之地知不盡爲四百國耳春秋傳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矦也覲禮諸矦享玉以帛是執玉帛也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者中國耳又大行人蕃國各以貴寶爲摯見下又張逸問左傳禹會諸矦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神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矦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鄭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矦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神羣神卽諸矦也

其外荒服謂之四海五國則立一長使各守其職異義今尙書歐陽夏矦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又據周禮夏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矦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大行人作要服卽蠻服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司馬九畿與此同分五服爲九服自要服以內爲九州方七千里鄭以此爲夏禹之舊制故注此經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矦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矦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王制注禹中國萬國則是諸矦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義與此同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也鄭又謂夏末旣衰外寇內侵諸矦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中國方三千里王制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亦分爲九州畿內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鄭曰公邑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而已畿外八州州方千里除去子男存公矦伯三等之爵三等受地州建公百里之國三十矦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元命包云陽成于三列于七三七二十一故州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若封人附于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其外二千里曰荒服以封夷狄之君桀稱曰伯詳書序巢伯之命計八

洲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以上皆殷制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皆以功過黜陟之其無功過不滿百里者皆益滿百里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爵卑國大張逸不解以問于鄭鄭答云爵尊者小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國大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鄭運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明大于虞虢百里之意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其時天下復夏禹之舊域分五服爲九界方萬里要服之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注云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其餘爲附庸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正義州二百一十國州有千里方六用五个千里方爲五等國數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總一百四十六千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以男備其數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元數不足何得更餘爲附庸若然則前侯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个男國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仍有百里方一不盡又得一个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爲一百五十一仍少五十九更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方百取五十九爲五十九男國添前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仍殘百里方四十一以爲附庸也知設法待有功者以祿公者惟二王後及東遷大伯今八州皆封公則四公當有三十二公乎知五者皆設法也計周制通其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殷周[illegible]八百諸侯[illegible]大傳天下諸侯之數[illegible]七百七十二又與

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許愼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尙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駮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周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而廣其土殷公侯百里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等增其爵殷三等周五等康成說虞夏殷周四代之制如此

又案曰諸儒之說各不同賈逵馬融則謂禹貢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云云乃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每面三千里四面相距爲方六千里釋文引馬說方萬里與鄭同正義引馬說方六千里與鄭異許愼則謂自堯舜至三代地皆方萬里封國皆萬國孔安國傳則謂五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弼成之弼成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州十二師者禹治水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人功也薄迫也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謂之五長以相統治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也司馬遷夏侯歐陽氏王肅於與孔同正義又申孔意云五服方五千里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尙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九服五服其地則同改其法不改其地也

〔又案曰〕鄭注彌縫經傳最爲詳密王肅不知而妄駁之云禹拓境廣土三倍于堯書傳無稱難可據信且其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槀非其義也竊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之閒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諸侯不得入禾槀有何依據皆謬也又云萬國舉盈數非謂其數滿萬也天地之勢平原甚少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畿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畿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案合二事亦爲謬矣竊謂鄭原言其大略如此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米合二文爲謬則鄭所據者萬國耳于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總爲甸服外地而百里米以下仍爲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愼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又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孟子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名異實同夏尺倍于周尺禹五千周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此三代田制異名同實之說也但王制漢文帝博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以古爲夏今爲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熺鍾鼎款識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及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唐杜氏通典甲兵篇之守拒法宋述照品之[illegible]以五尺五寸爲步見王貽上居易錄所載孔尙任周尺考今仍以五尺爲步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步爲畝亦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自漢至今常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畝始于漢見桓寬鹽鐵論顏氏玉篇謂始秦孝公古三百步爲里見宣十五年穀梁傳及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爲里見唐李翱平賦書宋如唐見文獻通考王禮第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爲里見明宋儀藝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是尺數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步數雖古大今小以尺通計之仍爲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孟子云云有不可解豈孟子之時創爲大畝之說者自托于復古孟子姑仍其說而遂以立論歟竊計三代盛時尺必無異禹服實萬里非方五千與方萬里之名同實異也

〔又案曰〕孔傳之謬不但如上所云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氏云掌四夷八蠻五戎六狄之數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九夷南面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蓼蕭箋[illegible]注與爾雅[illegible]同職方及明堂位同按爾雅李巡本四海

下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惟李巡有之孫炎郭璞本皆無鄭讀爾雅與孫同故或取上文要取下文也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明堂位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不甚明故不定謂之四海者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晦釋文云海晦也言其去中國險遠冥或昏昧也曲禮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此建五長即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詩韓奕因時百蠻本立侯伯主治州內自主外夷故云因也周禮夷鎮蕃三服爲四海總稱又爲蕃國秋官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之下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所貴寶爲摯蕃國無執玉瑞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然則孔傳之說混九州四海而爲一則于文義不明以四海爲四旁至海則于訓詁不合斷從鄭說爲確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傳曰九州五長各蹈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曰歸美于二臣尚書疏　傳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行九德考績之序于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案曰鄭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亦以禹皋陶並稱故舜歸美二臣也孔傳以皋陶以下爲史臣所述蓋本史記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釋文曰戛徐古八反○案曰周禮太司樂疏釋文引劉昌宗讀同

鄭曰戛櫟也戛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尚書疏○周禮二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玉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　馬曰戛櫟也釋文　傳曰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以糠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疏曰皋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其言繼之

案曰鄭云戛櫟也戛擊鳴球已下數器者鄭以鳴球也搏拊也琴也瑟也戛擊總言操擊此四器明堂位揩擊鄭以爲柷敔揩擊即戛擊彼下無柷敔此下有柷敔故也一文異解傳以戛擊爲柷敔故柷敔自在下文彼此重複非也鄭又云鳴球即玉磬也者釋器云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也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郭璞注毊形如犁錧以玉石爲之是也鄭又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以下文言下是堂下則知此節言堂上之樂鄭以磬本縣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儀禮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又記云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又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磬本在堂下漢魏登歌有鐘磬乃後世變禮此鳴球特尊而進之耳郊特牲說饗饗之禮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疏云匏笙也竹簫箎也人聲可貴故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夫笙與篪簫在下則鐘磬可知而彼疏又申之云琴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攷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送授瑟鄉射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燕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大射儀云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然則瑟皆在堂上儀禮有瑟無琴琴亦在堂上可知大傳云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瑟疑當作笙字之誤也鄭又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明堂位云拊搏鄭注以韋爲之充以糠形如小鼓是也伏生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鄭注搏拊者象其德寬和鄭以此節皆堂上之樂今云升歌是搏拊亦在堂上也此物似非貴重而亦在堂上豈以其象德寬和宜可節樂與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周禮大司樂疏　馬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尚書疏　王曰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尚書疏　傳曰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疏曰祖考來至者王肅云云蓋如漢書郊祀志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云祖考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知虞賓謂丹朱王者立二代後獨言丹朱者高辛氏後無文

案曰鄭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者格古作假訓至說文人部義也舜既爲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即舜之祖考也舜父瞽叟瞽叟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窮蟬窮蟬父帝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爲四親廟窮蟬親盡則入祧廟而顓頊爲太祖馬融以此爲舜除瞽叟之喪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喪不知定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下文言簫韶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爲天子後孟子言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爲天子瞽叟尚在則除喪之說不爲無據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上古配天專尚有德故舜郊天猶以丹朱爲尸其時未有嚴父配天之禮也三代以下遂用其姓代之故夏郊鯀殷郊冥俗人妄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叟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曰宗廟饗之耶非也鄭又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者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王者不臣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是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釋文曰合如字徐音閤

鄭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有瞽疏○周禮大司樂疏○又二十三卷太師疏○爾雅五卷邢昺疏○聶崇義三禮圖五卷○玉海一百十卷音樂部樂器門○漢制攷四卷　傳曰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

案曰鄭云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者先鄭太師注云下管管在堂下此下則總目衆樂器故鄭云云也鄭又云合樂用柷云云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籈音真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二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白虎通馬融李巡說並同是也

笙鏞以閒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周禮大司樂疏傳曰鏞大鐘閒迭也吹笙擊鐘

棻曰鄭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云云者此經笙鏞鄭與傳異解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者笙管中金薄葉笙管有簧竅或謂笙爲簧也又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李巡云大鐘音大鏞大也孫炎云鏞深長之聲亦作庸商頌庸鼓有斁毛云庸大鐘也據此諸文傳以笙鏞爲二樂器似不誤而不知非也堂下之樂鐘磬在庭或舉以互見可矣笙鏞對舉細大不倫何取乎或乃引鄉飲酒閒歌用笙則鏞又何涉乎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頌不言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夫東方鐘磬可謂之笙西方鐘磬可謂之庸一言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矣以閒者與堂上閒代而作非迭作也鄭注尙書與儀禮同其旨甚精賈公彥彼疏亦見及而釋書者不采故誤耳

鳥獸蹌蹌釋文曰蹌蹌七羊反說文作牄鳥獸來食聲○棻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虞書作牄釋文云本又作蹌二字音義同也攷說文亦作牄陸德明釋文以爲說文作牄此傳寫之誤釋文○劉敞七經小傳王應麟困學紀聞

鄭曰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周禮大司樂疏傳曰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疏曰禮云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行動貌故爲舞也

棻曰鄭以蹌蹌爲舞者說文蹌動也動有舞義也馬以鳥獸爲筍簴筍簴縣鐘鼓之器上已備言鐘鼓此不應複出馬說非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棻曰鳳說文鳥部云从鳥凡聲古文作䳌又羽部云翌讀若皇周禮樂師有皇舞注云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翌讀爲皇元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然則古鳳皇字本作翌後世通用皇翌字遂廢但古字多假借此字未必是晉改說文卷三上音部引書與孔同也

鄭曰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尙書疏○詩十七之四大雅卷阿疏○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年公羊傳疏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備鳳皇靈鳥儀有容儀疏曰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備謂小大器皆備

棻曰鄭云簫韶舜所制樂也者鄭意以簫韶爲舜樂名毛詩既備乃奏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所吹周禮注同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蓋諸文則簫固樂器之小者傳說簫舉小以見大皆備似可通而不知非也鄭云簫韶舜所制樂則鄭不以簫爲樂器說文五卷上竹部云箾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襄二十九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注云舜樂䟽云箾韶也尙書簫韶九成此韶箾即彼簫韶也白虎通禮記云舜樂曰簫韶據元大德九年殿版刻今禮記無此文當是逸篇也又樂記云韶繼也宋均注樂記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簫韶此皆與鄭合則傳疏非也鄭又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者大司樂文也又云雄曰鳳雌曰皇者釋鳥云鶠鳳其雌皇郭璞云瑞應鳥是也鄭又以儀爲匹者釋詁及毛詩邶風柏舟傳文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棻曰當音烏

鄭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言聲音之道與政通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年公羊傳疏○王應麟玉海一百九卷首樂部樂器門

棻曰鄭云云者大師云令奏擊拊先鄭司農注云樂或當擊或當拊則擊拊俱作用之名而義稍異康成注大師不从先鄭說而云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注此經上文搏拊亦云然而于此言拊小石磬者以此拊若亦是小鼓而總蒙擊文不當厠兩石之間明是擊拊與對拊从手固有攷擊之義故解不同也

庶尹允諧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周禮大司樂疏傳曰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于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棻曰鄭云庶衆允信釋詁文尹正釋言文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具引虞書夔曰戛擊至允諧而云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疏以爲祖考來格即致人鬼虞賓在位即安賓客羣后德讓即和邦國鳥獸舞鳳皇儀即作動物庶尹允諧即諧萬民說遠人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棻曰勑當作敕說見前

鄭曰以戒臣尙書疏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

棻曰鄭云云者下歌先股肱後元首重任于臣故知戒臣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棻曰古無四聲之別平上去入通爲一音故此歌以熙韻喜起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疏曰釋詁元首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狄人歸先軫元則元首名爲頭別名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棻曰鄭云云者帝作歌戒羣臣故知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傳云承歌以戒帝非也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釋文曰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棻曰賡說文十三上糸部以爲古文續从庚貝徐鉉曰今俗作古行切釋詁亦云賡續也郭璞注即引此經以證小雅大東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疏云日入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是庚本有續義故賡从庚爲續說文不云庚聲賡字直是古續字則今讀若庚非也而陸德明徐鉉已有此音其來久矣明古音讀郎反毛晃增韻云經史明字叶韵皆音如芒不知芒乃本音非叶也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詩明字十七見皆與陽唐爲韻易彖傳象傳文言傳同三代以上明字無有與耕淸爲韻者

鄭曰載始也尙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定以成其義

棻曰鄭云載始也者下有又歌則此爲始歌釋天云載始也孫炎注云載始取物終更始是也傳訓爲成非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文曰叢徂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illegible]臥反馬云[illegible]小案曰說文作[illegible]徐鍇曰从肉非是又[illegible]不[illegible]惰[illegible]作惰[illegible]左傳[illegible]禮記[illegible]禮[illegible]不惰論語[illegible]之而不惰或作惰[illegible]元成詩無惰[illegible]儀[illegible]傳惰[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果切[illegible]脞惰此上去通[illegible]南子人知其一未知其地但知[illegible]虎不知[illegible]生三年其[illegible]乃[illegible]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illegible]此平上通[illegible]文去[illegible]規反[illegible]也今人[illegible]墮落[illegible]者為[illegible]以毀壞解者別為許規反[illegible]致[illegible]文本作[illegible]曰[illegible]从[illegible]銘曰說文無[illegible]序[illegible]从[illegible]二[illegible]也[illegible]左有[illegible]之象亦[illegible]諸聲春秋定十二年[illegible]孫[illegible]師[illegible]云[illegible]穀梁[illegible]是[illegible]二年傳[illegible]將墮[illegible]為[illegible]隱[illegible]六年[illegible]公羊傳[illegible]也哀十二年傳是[illegible]而崇[illegible]也是凡事[illegible]漢[illegible]法度[illegible]古曰即墮字[illegible]高帝紀[illegible]又[illegible]急[illegible]二子[illegible]讀[illegible]梁王[illegible]馬今[illegible]皆書墮為[illegible]張[illegible]云[illegible]此俗[illegible]不如所从無以下[illegible]老子[illegible]或[illegible]亦俗人所改也）

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釋文）傳曰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案曰鄭以脞為小小者說文目部云脞目小也是脞有小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傳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六上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虞夏書

禹貢

禹敷土（釋文曰敷芳無反○案曰史記夏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作敷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鄭大司樂注亦云禹傅土又荀子成相篇云禹溥土楊倞注云溥讀為敷）

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周禮春官大司樂疏）馬曰敷分也（釋文○史記二卷夏本紀集解）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案曰鄭云敷布馬云分者說文訓施施有分布義也大司樂注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長發云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鄭注皋陶謨云奄大九州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然則此節鄭注雖不至亦必以為廣大其界也雍州西至昆侖析支渠搜梁州西南尤廣袤不可紀極弱黑二水更遠北盡朔漠南窮南海皆非上古所有故以敷土為廣大其界也

隨山刊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案曰鄭以刊為除者襄二十五年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是也

奠高山大川（釋文曰奠田遍反）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疏曰五岳嵩岱衡華恒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案曰馬以奠為定者周禮地官大司徒鄭注同也

冀州既載（釋文曰冀居器反）

鄭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于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尚書疏○釋文○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載載于書也（釋文）王曰言已賦功屬役載于書籍（尚書疏）傳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于書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入海也梁高于荊荊高于揚梁荊之水從揚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案曰鄭云兩河間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東西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然則東河之西西河之東為冀州惟言兩河間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據孫炎郭璞注釋地九州以為殷制而鄭注此經用之者舜肇十二州鄭注謂舜于舊九州外分青州為營州冀州為幷州幽州故十二至夏仍合為九釋地九州有冀幽而無幷既非唐虞制又非夏制故郭以為殷制于兩河間注云東河至西河而于燕曰幽州則注云自易水至北狄然則殷分夏冀州之東北為幽而正北幷州之地仍屬冀觀唐虞之冀則大而視夏之冀差小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鄭彼注云此州界與禹貢略同幽幷則冀之北也然則周之冀州不但小于禹貢幷小于釋地要之書虞三代冀州互有更改者總在東北正北二境其居東西兩河之間則無不同故鄭即取釋地解之其義不可易也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者據疏引此以為馬與鄭同此必周漢經師相承古義也知堯都在冀州者哀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疏云堯治平陽在冀州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水之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稱為陶唐者其始本封于唐為諸侯及升為天子方都平陽其後又嘗居陶臣瓚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是也唐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詳見毛詩唐譜漢志太原郡晉陽縣續志濟陰郡定陶縣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各條于定陶雖在兖州要太原平陽則皆在冀州故鄭以堯都在冀州也鄭又云載之言事者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文馬王及偽孔義非也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兖州攷河自冀州之降水大陸以東播為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尚在冀域而八枝已入兖域則冀州之水非不經兖州者疏謂九州之次即治水之次其義甚確若謂冀水無經兖者故先冀次兖則不必泥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隰遼沁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

宣化等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冀州域也

壺口治梁及岐（釋文曰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鄭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梁山西南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尚書疏○禹貢集解一卷○毛詩一之一卷周南召南譜疏○又十六之二卷大雅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又司馬貞索隱一卷）

馬曰壺口山名（釋文）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疏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向西言之也經于壺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卽疏引班志文鄭所引地理志往往別有所據不本班志而此條則與班合惟夏陽下少西北二字傳寫誤脫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略同漢北屈縣隋改吉昌（隋志昌寧縣後魏置與吉昌同屬文成郡下注有壺口山）唐屬慈州又改吉鄉故寰宇記云壺口在慈州吉鄉縣西南五十里宋熙寧五年改隸隰州宋史仍作慈州蓋其後復舊元改吉州隸平陽路明屬平陽府今改直隸州山在州西南七十里此山上連孟門下控龍門當路東流爲河之扼要處故禹首蹟之上口孟門在今隰州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西直陝西延安府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壺口山盡處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水經注云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山南四十里河西孟門山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磴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黃河之巨阸兼孟津之名矣（與孟津無涉）水又東至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其水崩浪萬尋懸流渾洪贔怒迄于下口是也漢夏陽縣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今爲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梁山在縣西北九十里綿亘百里自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麻線嶺皆是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惟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爲禹所治也詩大雅韓奕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鄭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韓姞之國後爲晉所滅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璞云晉國所望祭者在夏陽西北臨河上是也禹治壺口則孟門之險漸平遂由龍門西河以治梁山使河流咸就故道而梁山偏野皆成郊甸之地矣由壺口以治梁山卽下文導河所云至于龍門者是也漢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山海經曰岐水出焉東西流注于河今爲岐山縣山在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府居五水之會謂汧也渭也漆也雍也岐也雍水入漆雍水合漆水入渭汧水漆水各入渭禹治壺口梁山以殺河勢岐雖與河無涉但旣至河西工宜竝舉及岐者正謂治汧漆諸水以入渭也鄭又云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王起以襄水害易也者梁岐是雍州山而見于冀州故解之也

又案曰壺口有三孟門有二禹貢壺口在吉州西南是其一則水經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汾陽縣西南與禹貢壺口無涉酈說非是其一則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卽今潞城縣關以山爲名亦非禹貢之壺口與壺口相連之孟門在大寧西南者是其一則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凡連太行言者皆非大寧孟門梁山亦有云治梁之梁韓城西北是其一則元和郡縣志云京兆府奉天縣有梁山卽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按此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乃孟子所云太王去邠踰梁山者禹貢如果指此則岐在梁東禹當日從東而西當言治岐及梁何爲倒其文耶元和志說非是

旣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曰岳字又作嶽）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毛詩六之一卷唐風譜疏○王應麟詩地理攷六卷○周禮二十三卷夏官職方氏疏○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十二卷河東道）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疏曰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下文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太原今以爲郡名者太原郡班志續漢志皆有皆屬幷州也又云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者疏引地理志云云是班志文順帝改云云是應劭注文續志河東永安縣故彘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此與鄭合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間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却多與續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杜預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故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所出此經及左傳臺駘處太原云云此太原之名所出又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左傳襄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此參虛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卽太原一地也在漢則晉陽縣屬太原郡爲刺史治所今爲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太原汾水所出旣修者經言禹導汾水也修乃因事之辭因鯀之功修之也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鯀必極意崇防然當洪水之時必河道旣通而汾水始有可受鯀但知治太原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民于太原毛萇鄭康成韋昭皆不詳其地與此太原無涉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此三言太原皆與伐玁狁料民之太原……林驗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太原無涉）漢彘縣在今爲霍州屬山西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此岳與五岳無涉）鄭云岳陽太岳之南者禹導汾水自太原以至太岳之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當直抵南河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釋文曰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案曰衡古音杭橫古音黃故得通用

鄭曰覃懷爲縣名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衞譜疏○周禮夏官職方氏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封演聞見記四卷馬曰衡水名釋文王曰衡漳二水名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史記索隱一卷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疏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古橫字漳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

案曰鄭云覃懷爲縣名屬河內者疏引地理志云云班志文績志與班同疏又解縣名本懷一字而加覃之義故鄭直以覃懷爲縣名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河水逕懷縣南蓋沛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懷州禹貢冀州之域覃懷之地周爲畿內及衞邢雍三國春秋屬晉七國屬韓魏秦滅韓爲三川郡滅魏爲河東郡今州爲三川郡北境河東郡東境楚漢之際項羽立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高帝二年降以其地爲河內郡理懷晉河內郡移理野王隋罷郡置懷州宋于此地置武陟縣今懷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即覃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沛水出其西洪水出其東爲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上諸州竝山險惟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曰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鄭又引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者疏引班志清漳云云又引濁漳云云鄭但引清漳不言濁漳以濁漳入清漳然後入河以清漳爲主故也濁漳所出疏但云出長子縣脫鹿谷山三字亦非又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渤海阜城入河攷前志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城故昌城然則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譌當爲昌成鄭據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渤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却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即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又鄭所云大黽谷者孔疏班志竝同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漳字注言清濁漳所在與前志同而黽作要又今水經卷十清漳一條亦誤作大黽而酈注作大要蓋古文要字作𡠦似黽故傳寫作黽北地郡有大𡠦縣師古曰𡠦古要字是其證也鄭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者孟子一人衡行趙岐注衡橫也史記蘇秦傳衡人皆欲割諸侯地與秦裴駰云衡音橫司馬貞云衡人即從橫之士攷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陳風衡門傳衡木爲門釋文引沈重云此古文橫字說文卷四下角部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是衡與橫通故鄭云云也據漢志及說文清漳發源注河濁漳入清漳乃入河鄭言漳出沾大要谷至阜城入河則是清漳也其流行里數與漢志同是確不可易矣乃水經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南酈注云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又東逕壺關縣故城北又屈逕其城北壺關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又東北過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北過阜成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虖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酈注云衡漳于縣無別出之瀆縣北者乃虖池別水分虖池故瀆之所纏絡也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酈注云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縣也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則是濁漳流遠而清漳反短矣蓋二水相入下流合同故濁漳入清而水經誤以爲清漳入濁無怪也若言濁漳入海則幷非東漢之漳流直是魏時水道矣據漢時漳猶入河則河雖有變遷漳固未改故道鄭注與漢志合雖據當時水道未見其非禹迹也今以漢志爲主參水經以推之清漳水出沾縣大要谷東南過其縣東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過武安縣南又東至鄴縣合濁漳水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西又東過阜城縣北東入于河此鄭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其昌亭以下則後世改流與禹貢之漳無涉矣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彰德府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列人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屬廣平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冀州阜城縣今屬河間府

又案曰馬王以衡漳爲二水與鄭異謬不待言酈氏既不從鄭而以濁漳爲主敘至斥漳縣南之下即云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其下又敘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原屯留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即降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爲漳絳當經冀州之至于衡漳幷即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又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故酈又據以爲即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況鄭注導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即淇水也故其注云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絳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从𨸏傍夅音讀如夅下江反與信都之絳从糸傍音居巷反者絕異鄭既據道里之差又辨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精且確矣酈既合漳降爲一又以絳爲降是固鄭所嗤也近儒偏據酈注增衍支離顯違鄭義皆非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曰壤若丈反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釋文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案曰馬云壤天性和美也者地官大司徒鄭注云壤和緩之貌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壤柔土也柔亦和美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曰錯倉各反

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毛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周禮十一卷地官小司徒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一百七十六卷田制門○又禹貢門○又一百七十九卷貢賦門○釋文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案曰鄭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又云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夏不盡井稅夫無公田鄭乃以井計之蓋以九夫為井差為九等甚便假借言之覲下梁州注鄭以錯為雜傳與之合馬注非也

厥田惟中中

鄭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馬曰土地有高下釋文王曰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疏曰鄭云著高下之等則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云土地各有肥瘠則謂定肥瘠為九等也如鄭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相參為九等

案曰鄭云地當陰陽之中云云者說文土部云地之吐生萬物者也釋名同大司徒注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彼辯土壤此辯土田義同也又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者鄭意以上中下之等是據地形高下言之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為水害設備馬與鄭同也鄭馬知據地形高下者地形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明高為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為下荊在揚西高一等梁在荊西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沇州為甚地卑也

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青上下徐上中禹導河經冀豫間至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沇間趨于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沇尤下于冀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高下王及傳非也蓋鄭以高下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于賦之多寡自可見也王肅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僾互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田猶可自持其說不顛蹶也惟僞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肥難言上上矣下者不必瘠豈得為下下乎疏反欲駁鄭王以申僞孔乃云如鄭義高處地瘠不得為上如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此數語正是駁僞孔使無處置喙者乃反以駁鄭王耶蓋鄭以上為高即不以上為肥穎達若云高處地瘠不得為肥不足難鄭若欲言高處地瘠不得為高則又難出諸口故漫云不得為上其辭遁矣若王則不以高為上專以肥為上耳乃駁之云肥者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然則反以瘠者為上乎皆非也

恆衞既從釋文曰從才容反

鄭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衞水在靈壽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虖池

案曰鄭云地理志恆水出恆山云云者疏引地理志是班志文據彼文兩處皆繫以禹貢但彼言恆水出上曲陽西北恆山北谷疏刪此句非是衞水出靈壽東北東入虖池疏刪下東字亦非續志云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劉昭注云有泉水泉水即恆水其衞水出常山靈壽則與前志同也上曲陽今為曲陽縣屬直隸定州其故城在縣西北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

又案曰據漢志恆入滱衞入滹沱而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但云恆出恆山衞在靈壽其他無所旁及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西數十里之間恆既入滱滱入易水衞入滹沱其下流滱水與之合皆在今文安縣合為一以入河而入海滱易源流見水經滹沱水經亾此篇觀漢志及元和志可得其槩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鄭注本義亦祇如此惟因水經卷十一滱水篇云滱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酈注云自下滱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恆衞既從也如其說則滱水皆恆水矣此北魏人議論非古義然酈亦祇就恆水言之耳近儒因此妄援為例遂謂衞水亦即滹沱憑臆衍說牽引閑文皆非也

大陸既作

鄭曰大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詩十九之四卷周頌般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杜佑通典一百七十八卷州郡篇○樂史太平寰宇記五十九卷河北道邢州傳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曰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即脩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澤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

案曰鄭云大陸澤在鉅鹿者漢志鉅鹿郡鉅鹿縣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續志略同劉昭注引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攷此鄗所屬又有廣阿縣殆因此澤餘亘二縣境故名之而前志注又引應劭注云鹿林之大者臣瓚注云山足曰鹿愚謂二家特釋文義如此其實此是藪澤非山林也疏因澤是卑地而得名陸謂其旁帶廣平亦此意也鄭又引爾雅云云者疏引孫炎注云廣河即高誘所謂廣阿孫注郭璞即襲之也然疏既引爾雅孫郭注已明又綴以魏獻子所田大陸見定元年傳此則與禹貢全不相涉遂之殊覺無謂若呂氏春秋九藪既言晉之大陸又言趙之鉅鹿決非一澤而兩見故劉昭專引趙之鉅鹿以當禹貢大陸最是蓋此所謂趙之鉅鹿正是鄭所云大陸澤在鉅鹿者亦即鄭所引爾雅釋地之晉有大陸者以鉅鹿在戰國實趙地非晉也若呂氏所云晉之大陸在太原鄔縣今為介休縣也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此與禹貢大陸鄭謂在鉅鹿北者亦全不相涉也

又案曰鄭解大陸惟一唐則多異說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在今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為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

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鉅鹿本漢南䜌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趙州隆平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縣今爲束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鼓城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大昌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自杜李始稱謂通典昭慶有澤鉅鹿無之而元和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亦分著于二縣亦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即爾雅呂覽漢志之澤此禹貢大陸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其深州言者失之唐人以漳水即絳水而以枯絳即禹迹故以南宮之故絳瀆爲北過絳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後與下文導河適合若鉅鹿縣之大陸則枯絳反在其北以此爲禹貢大陸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絳水矣此唐人不主鉅鹿而取陸澤之意也不知南宮枯絳乃漢時漳水徙流實非禹迹即以爲禹迹此亦河別爲絳不可謂過矣鄭以導河之降水乃出河內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爲北過降水只因不用鄭此注强以南宮枯絳爲降水遂生先大陸後降水之嫌而欲將邢趙大陸移至深州此杜李之謬也

鳥夷皮服(釋文曰鳥當老反○疏曰孔讀鳥爲島)

鄭曰鳥夷東方之民賦食海物者也(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鳥夷北夷國(釋文)王曰鳥夷東北方國名也(尚書疏)傳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民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云者鄭與馬王及史記漢書竝作鳥僞孔破讀仍不改字衛包始改之五帝本紀言禹功東至鳥夷是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釋文曰夾音協徐其列反韋昭其逆反)

鄭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王曰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傳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于餘州不言貢篚亦差于餘州

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云下文導河入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從碣石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云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傍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王云云不言還都白帝鄭云云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此獨無以餘州所至可知馬鄭皆云使若廣大旣局以州名何以見其廣云妄說也

案曰鄭引戰國策云云者疏先引班志碣石在驪成然後引鄭此注似鄭不實指山所在而但設虛辯者鄭注禹貢所引地志係後漢所修每與班不合而驪成縣後漢省不置則鄭注此碣石與班必異然鄭當日必先實指碣石所在然後引九門碣石而辯之云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以見名同而實非一山決不徒爲此虛辯也但作疏者不全引鄭注耳鄭所引今戰國策無此文則亡佚矣惟續漢志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注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傳索隱所引同攷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縣今屬眞定府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以當所謂碣石亦不可得故鄭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鄭戒子書云吾嘗游學往來幽幷兖豫之域然則九門無碣石鄭目驗知之也若驪成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撫寧昌黎二縣界(詳見導山)疏引北平驪右字則下雜晉制又改驪成爲驪城皆非也鄭又云禹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者鄭以每州末記水道是治水畢更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碣石乃冀州東北境禹行自然先從山西北行然後再從山東南行入河如此方得徧歷冀州境內觀地肥瘠也疏推鄭意謂北行東爲右是固然矣云南行西爲右則謂禹行又至碣石之東者蓋上文治水之功遠及島夷則知禹東北所至甚遠已直抵碣石之東從此南行碣石反在其西故云山常居右也王肅以此所記即治水所涉殊覺無謂若傳云每州畢還都白帝禹急于治水過門不入啓生弗子何暇僕僕道長輒還都乎尤非也疏推鄭意頗確且作疏專爲扶孔廢鄭此條但云與孔異不能云孔是鄭非則鄭注不可易也冀州不說境界孔云以餘州所至見之是帝都反借餘州附見豈立文之體自不如鄭使廣大爲是疏駁之非也且疏于此引鄭者特牽于僞孔釋文當在冀州既載下又引鄭入穀不貢亦爲僞孔牽引在此文義當在厥賦句下故皆遷之也

濟河惟兖州(釋文曰濟子禮反兖悅轉反○案曰濟當作泲二字音同義別漢志泲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濟水出贊皇至慶陶入泜明列爲二出贊皇者不得爲四瀆之水自白虎通云濟出房子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似誤以爲四瀆吳氏亦云導水章冀州之濟沇州之濟實一水也泲濟通用不知禹貢所言皆泲也濟不見于經何云一水乎究當作沇說文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泲从水允聲以轉切此州以水名兖字其文作𠇍不知所从蓋水篆作㕣橫書之變成三本形說文無此字)

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春秋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東南據泲西北距河(詩七之三卷曹譜疏)傳曰東南據泲西北距河

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泲河之間相去路近沇州之境跨泲而過東南越泲水西北至東河也

案曰鄭云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者泲自滎至菏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菏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王云據泲傳同疏云跨之泲河之間相去路近沇州之境跨泲而過攷古河自大伾以下向東北去其後南徙泲河之間始相去不遠疏乃以後世改流上擬禹迹非也然疏說蓋本漢志泲陰郡治定陶縣(唐爲濟陰縣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是)山陽郡所領縣有成武(唐亦爲成武縣即今城武)單父(唐亦爲單父縣即今單縣)東緡(唐爲金鄉縣即今金鄉)方與(音房預唐爲方與縣即今魚臺)皆在泲水之南二郡志竝屬沇州故以爲沇州之境跨泲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沇州爲禹之沇州乎爾雅泲河間曰沇州注云自河東至泲周禮河東曰沇州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沇州自河東至泲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泲東至海

亦與禹貢同兩周則言河不言泲蓋其境越泲而東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沇界跨泲惟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沇州則非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衞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眞定河閒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兗州域也

九河既道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傅寅禹貢集解圖說○又一卷○蔡沈書集傳二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二卷○毛詩十九之四卷周頌般疏○春秋僖四年左傳疏○爾雅邢昺疏七卷○鄭樵通志地理略第一○章如愚羣書攷索二卷○玉海二十一卷河渠門○漢制攷四卷○小學紺珠二卷○困學紀聞二卷傳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疏曰河自大陸北敷爲九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冀故云在此州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爲九道知在沇州界平原以北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北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云云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案曰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鄭漢志作釃孟康云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邱一漯川要下九河亦蒙上廝分之文且此段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與鄭合也易繫辭上傳神武不殺馬鄭王肅干寶殺皆所戒反虞翻作不衰故云分爲九以衰其勢衰即殺也鄭又云九河之名云云者疏引釋水文是也又云齊桓公塞之云云者疏引寶乾圖文尙書中候同據此則禹穿九河歷商周至齊桓千數百年猶存齊桓始塞之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溝洫志王横引周譜云是年河徙則知下流壅塞上流乃決實爲齊桓所塞故也鄭又云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閒國鬲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爲鬲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郭璞許商說而申之者却與鄭合也疏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漢志勃海郡成平縣自注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自注云有胡蘇亭續志成平改屬河閒國東光仍舊劉昭注亦云有胡蘇鬲已見上然則疏本二漢志與鄭合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

又案曰漢李尋解光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韓牧云可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觀此漢時九河猶有可攷至許商以將作大匠出治河隄其言三河確有可據其後酈道元于水經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鬲盤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又云鬲津河一在安德縣南七十里一在將陵縣南二十里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已具許商說謂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者張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蓨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間者爲可信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釋文曰灉徐音邕王於用反○案曰史記漢書及鄭周禮注引此竝作雍此與棠縣灉水本不相涉音人始改作灉遂生謬解皆非也

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史記夏本紀集解○于欽齊乘一卷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疏曰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案曰鄭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漢志云云志本系以禹貢疏不當刪此二字續志同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雷夏又在其東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即此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菏澤北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連屬滄帶瓠河其北即廩邱縣今范縣東南有廩邱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邱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也雍沮二水漢志不載尋人改雍爲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攷北齊廢成陽隋以其地置雷澤縣至金又廢元和志與鄭合也其雷澤下流未知何往太抵不南注泲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泲也周禮沇州其浸盧維鄭彼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彼疏云雷雍之爲盧維以字類而誤二水合以注澤則雍■沮是也通典■盧水在濟陽郡盧縣灉水在高密郡莒縣今案濟陽盧水古不著名周時徐并于青沇亦不得越青而東有灉通典非也雍沮五代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

又案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許愼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灉水東入于泗臣鉉曰今作汴非是汴起周衰至蒙爲灉禹河所無爾雅作非一時或云周公或云子夏此條係周末人筆乃據汴之入泗者而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灉泗絕不相通去此甚遠安得

有別出之誰郭璞注釋水乃謬引書雝沮會同當之不知雍沮乃泲之別流平地涌出與河何涉蒙縣雝水出于豫入于徐與沇州何涉卽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雝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爲雝云云其意以瓠子爲雍此則在沇州域但禹河亦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雍亦非也

桑土既蠶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

案曰鄭云今濮水上地有桑閒者樂記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于此水出桑閒在濮陽南是也

是降丘宅土

鄭曰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案曰鄭云此州夾川兩大流者謂河泲也又以降爲下者釋詁降下同訓落降亦下也應劭風俗通義卷十山澤篇引此經而釋之與鄭同惟宅作度云營度爽塏之場邑落之爲小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曰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儐反○案曰說文一卷下艸部云蘨艸盛皃从艸繇聲夏書曰厥艸惟蘨余招切今作繇衞包改）

馬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

案曰馬云墳有膏肥者晉語地墳韋昭曰墳起也有膏肥則墳起也又以繇爲抽者蓋以音近得義說文訓盛故傳云茂艸抽則茂盛義亦通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釋文曰載馬鄭本作秊○案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秊僞古文斤斤守之不失故大禹謨云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允征云每歲孟春伊訓云惟元祀太甲云惟三祀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泰誓云惟十有三秊豈知古人臨文不拘堯典三載汝陟帝位鄭作三秊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作三秊劉歆引伊訓云惟太甲元秊論語引書高宗諒陰三秊不言多方前云五秊後云五載年載通稱此載字當從馬鄭作秊）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秊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禹治水三秊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鯀既九秊又加三秊爲十二秊惟沇州未得盡平至明秊乃畢（尚書疏○又舜典疏約馬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三卷○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秊乃有賦法與他州同疏曰周易彖象以貞爲正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此州治水最後畢爲第九賦亦第九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作謂治水十三秊乃有賦法比他州最後也鯀治水九載不成然後堯命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此十三載幷鯀九載數之馬融云云是十二秊而八州平十三秊而沇州平也

案曰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秊乃有賦與八州同者鄭意以此十三秊爲降丘宅土以後之十三秊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秊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同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援彼義者禹之十三秊徧治九州不得專于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如史漢所引夏書言禹抑鴻水之十三秊故鄭不就彼說也蓋沇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卽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秊多至數秊但沇州最在後于此見之他州從可知此鄭意也馬及僞孔以爲治水之十三秊已非馬又幷鯀九秊數尤非僞孔以州第九賦與相當亦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鄭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尚書疏○又堯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毛詩九之二卷小雅鹿鳴疏○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九十一卷器用門○又一百七十九卷貢賦門○漢藝文志考證一卷）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疏曰鄭元云云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于女功如鄭言矣

案曰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者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嬪貢器貢幣貢鄭彼注以嬪貢爲絲枲器貢爲丹漆等幣貢爲皮帛等彼疏以絲枲爲青州貢而沇亦有絲漆則正是此州貢帛則彼疏以爲織貝揚州貢而此州亦有織文又太府掌九貢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彼疏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又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以待邦用是也鄭又云其實于篚者云云者疏說是也鄭又引允征云云者鄭所傳古文于伏生二十八篇外增多二十四篇內有允征篇見尚書卷首疏彼疏欲扶孔斥鄭反目爲僞書實則是孔安國所得之眞古文故鄭引其文爲證也此本夏書正可證夏事所云周王殆似釋文周易義取周普之比孟子篚厥元黃紹我周王文相似而實不同僞孔乃入之武成非也詩七月云載元載黃月令朱綠之元黃之故云元黃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曰漯天荅反篇韻他合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云漯水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按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失入切今流俗沿譌二字相溷而皆失之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水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誤爲溼沃司馬彪郡國志魏收地形志皆承其繆惟水經注作濕沃當從之）

鄭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順流曰浮泲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疏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泲則下文具矣是泲漯爲二水名也浮于泲漯達于河從漯入泲自泲入河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者鄭以泲水蒞下導水解之故專解漯水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續志則但云東郡東武陽漯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攷千乘縣本屬千乘郡據應劭劉昭注和帝永元七年改郡爲樂安國疏引志乃前志文而增樂安字則又是東漢制又刪去禹治字東北字皆非也禹貢山水見前志者或言古文則是孔安國所得孔壁眞古文說或言禹貢或言禹則是周漢相承舊訓卽不言古文亦不言禹貢但稱某縣有某山某縣某水出要亦目驗而知的確可信鄭所引閒有異者特因鄭據當代書郡縣時有變改耳實亦同也至續漢志則多與鄭合尤爲可據故今日說禹貢鄭注外以兩漢志爲正此條漯水鄭與兩志竝合確不可易者也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謂武水卽漯水其故城在今縣西至漢志言漯水所經除東武陽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二漯陰應劭曰

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三千乘郡千乘四漯沃所謂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鄭專舉東武陽者高唐之水當爲漯水別支此州在泲河之間州末言禹巡行所屆東南浮泲西北達河則漯是首受河者故不及別源餘三處皆漯經行之地非其本派故亦不數也水經注無漯水惟第五卷半卷敘畢河事更說河之支流故其文云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里有委粟城與津相近河北即東武陽縣也漯水出焉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北注又東北逕陽平縣之岡城西陽平故城今爲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又北絕莘道城西北今莘縣北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本漢貝邱縣其西南有貝邱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縣西北三十里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郚水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高唐注漯水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案竹書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間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漯由漯陰故城北河出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在今禹城縣在源河之北故名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援縣故城在今禹城縣西南漢志作瑗又逕高唐縣故城東高唐故城在今禹城縣西四十里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今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西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在今章邱縣西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邱縣西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縣東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城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城在今高苑縣西北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十里隋會水郎漯水別名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爲馬常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第五卷云河水自千乘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歷馬常坑注沛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沛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之所亂者以今輿地言之朝城屬曹州府莘屬東昌府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今屬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齊東今屬濟南府青城屬武定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所經也

又案曰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敗迺廝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廝作釃孟康云釃分也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貝邱今山東清平縣在高津南此處河南折而稱北瀆者對漯在南稱北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酈道元亦云二渠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經見水經第五卷然攷之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已若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盛涸非謂河奪漯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泲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水見經第五卷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故道尚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未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漯雖似小誤其以禹釃二渠一爲漯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改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爲故漯小清河爲故泲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自應以鄭注漢志爲正攷水經注第五卷自河水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敘至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胥口俱在今濬縣南滑臺城在今滑縣西南東北過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此鄭康成以爲北過降水者也固禹河也此下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伍子胥廟在今清豐縣西境以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長壽河之故瀆出焉即引溝洫志二渠一爲漯川一爲北瀆王莽時空云云然則酈道元亦以長壽津之西爲禹河不以爲漯水也自此以下所敘直至至于大陸播爲九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西皆是河水非漯水水經第五卷又敘河水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鐵邱在開州西南濮陽縣故城在開州西南二十里衛國縣故城在今觀城縣西鄄城縣今濮州故城在州治西范縣之秦亭西在今范縣東南二十里及委粟津已見上文其下繼以左會浮水故瀆又敘浮水故瀆至東武陽縣入河此段亦皆是河不以爲漯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瀆入河之下方接云又有漯水出焉而班鄭等遂以此漯水受河爲禹所治蓋河經流自是王莽河此姑依史記鄭則云是屯氏河降瀆河漯是河之支流委粟以下自是禹所疏瀹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伾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大陸無不可者故班鄭皆以漯受河于武陽在委粟以下其委粟以上則是河非漯也俗儒妄疑河未徙前漯受河必在武陽以北然則班鄭幷孟康皆誤邪非也

又案曰鄭注以爲禹巡行州境則泲漯不必相通浮泲漯亦不必入河自僞孔𢧵入都白帝之說于是泲漯河三水必求其相通之便道異說紛紛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泲漯今泲漯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泲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泲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泲自温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漯至溫而入河誤敬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勢以言泲漯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幷言浮于泲漯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疏乃云從漯入泲自泲入河眞不可解禹時泲漯未爲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泲入漯由漯入河安有反從漯入泲者疏非也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詩五之一卷齊譜疏○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西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案曰鄭云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者鄭解九州之界或言東西或言南北皆隨便約略言之蓋數千載前何能鑿指但望文申義此正鄭之善說經也于此言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傳國語管仲曰昔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本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云西至岱者爾雅九州無青州而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即青州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西故云自海西至岱也鄭又云東嶽曰岱山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爾雅詩疏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也是也傳于海兼言岱者

左傳楚又謂齊君處北海是也于岱兼言南者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是也傳云據海跨于凡據字皆釋爲跨以此爲例太拘而以青州之境爲跨海則是但攷三國志云公孫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無青州刺史之號所收諸縣非諸郡此段疏亦多誤惟青州越海有遼東一句爲確但舜青州分越海東北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即收越海西南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

又案曰爾雅九州以青爲營者孫炎以爲殷制至周禮正東曰青州則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以徐爲青也疏云周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即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幽州南侵徐州地蓋以其澤藪曰貕養知之地理志瑯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瑯邪郡屬徐州是知幽侵徐案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禹貢青州域幽乃侵青非徐也又幽州其川河泲其浸菑時亦皆侵青地也蓋今青登萊三府地在青域者周皆割入幽其西又爲沇所侵乃以徐爲青地而又割豫之東南境以益之然徐之岱山大野皆入沇是青亦不至得徐也鄭言其大略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嵎夷既略

馬曰用功少曰略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嵎夷地名疏曰嵎夷即堯典宅嵎夷是也

案曰馬云用功少曰略者孟子此其大略又其詳不可得聞聞其略是少爲略說文卷十三下田部云略經略土地也嵎夷詳堯典

濰淄其道 釋文曰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案曰漢書地理志引作惟甾師古曰惟字今作濰甾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地理志瑯邪郡朱虛下箕下又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又作淮于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北海郡別無淮水亦濰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濰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是濰維惟淮一也說文有甾無菑字無淄字蓋[illegible]夏官職方氏云幽州其浸菑時以菑爲淄是也

鄭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瑯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詩齊風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濰淄二水復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案曰鄭引地理志濰水云云者班志云瑯邪郡箕禹貢濰水北至昌都云云兗州寖不言山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濰水出瑯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从水維聲以追切鄭與說文合也疏引去禹貢字非是都昌北海郡縣此疏與酈道元同今刻漢志與北海縣俱作昌都誤倒也續志瑯邪國無箕縣併改也酈道元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出屋山淮南子曰出覆舟山廣異名也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山在州西北九十里鄭又引淄水云云者疏引班志博昌入海海當作泲傳寫誤也下又云幽州寖疏去之續志與班略同但云淄水出亦傳寫誤也原山淮南子作飴山齊乘作岳陽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近分置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又案曰水經云濰水出瑯邪箕縣 酈注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 又北 縣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 東北過東武縣西 東武故城漢瑯邪郡治今爲諸城縣治 又北過高密縣西 今高密故城在縣西南 又北過平昌縣東 平昌故城在今安邱縣南 又北過淳于縣東 酈注云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又北逕密鄉亭西又東北逕[illegible]于淳于縣故城東漢平昌縣故亭也[illegible]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下密縣故城在今安邱縣東北有[illegible]小太山平城故城在今昌邑縣東南[illegible]五十里[illegible]沢水東[illegible]也出朱虛[illegible]下密故城亦在今昌邑縣南密鄉故城在今[illegible]縣南[illegible]縣故城在[illegible] 又東北過都昌縣東 又東北入于海 本屬北海郡[illegible]漢[illegible]屬[illegible]都昌縣故城在今昌邑縣東北[illegible]宋建隆三年以都昌地置昌邑縣屬[illegible]今[illegible]東北五十二里侵及濰社注濰水在東萊[illegible]北至北淳于[illegible]縣入海東[illegible]今 水經又云淄水出泰山萊[illegible]沂水縣東水所出非濰水[illegible] 蕪縣原山 酈注云淄水出縣西南山下東北流逕萊蕪谷出萊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illegible]南又東北逕城[illegible]北[illegible]縣東又北年省入萬城長安四年復以其地置萊蕪縣[illegible]縣屬益都今在其故城明[illegible]割 東北過臨淄縣東 [illegible]云淄水[illegible]其故城在今益都縣北[illegible]二十里 又東過利縣東 注云淄水[illegible]臨淄故城在今臨淄縣東[illegible]南又北逕其城東[illegible]東北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有東[illegible]饒縣故城南又東北馬車瀆水注之[illegible]東[illegible]利縣故城[illegible]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城故[illegible]後改[illegible]縣東又東北流不得逕博昌之[illegible]今[illegible]有[illegible]

有安平故城若以爲是則當先安平後利縣不然則道元誤引利縣東北當別有東安平城也互淀廣饒故城並在今樂安縣東北漢時二縣皆屬齊郡後漢省晉復置劉宋改廣饒曰千乘歷代因之金改曰樂安元和志淄水南去千乘縣二十八里馬車瀆在今樂安縣東北[illegible]稱東安平所以別于安平其有二城必矣道元當不誤也 又東北入于海 注云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瑯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互受通稱又東北至皮邱坑入于海案漢志淄水東至博昌入泲則水經言入海者乃魏以後語與漢志且不合況禹貢哉禹貢淄水當自利縣東至博昌入泲而止此所謂其道也博昌今爲博興縣水經注所言東安平以下與禹貢無涉 河渠書于齊通淄泲之間故淄得由博昌入泲入泲之後乃復由馬車瀆以下至瑯槐與泲同入海瑯槐今壽光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釋文曰濱必人反斥徐音尺

鄭曰斥謂地鹹鹵 夏本紀集解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

案曰鄭云斥謂地鹹鹵者說文卷十二上鹵部云鹵西方鹹地也从鹵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言斥而鄭以鹵解之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彼部又有鹹字注云北方味也故鄭連言鹹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釋文曰鹽餘占反絺勑其反

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案曰鄭以錯爲雜者采芑詩疏云錯者雜也祭義不併不錯注錯雁行也攷工記紾而昔先鄭注昔讀爲交錯之錯是有雜義也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釋文曰畎工犬反徐本作甽谷泉思似反鈆寅專反字从㕣㕣以選反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疏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枲麻也鈆錫也

萊夷作牧 釋文曰牧徐音目一音茂

傳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案曰襄六年齊侯滅萊定十年萊人以兵劫魯侯孔丘曰裔夷之俘亂之杜注萊人齊所滅萊夷彼疏云萊東萊黃縣是也傳但云地名疎矣

厥篚檿絲 釋文曰檿烏簟反

傳曰厭桑蠶絲中琴瑟弦疏曰釋木云厭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厭絲是蠶食厭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釋文曰汶音問）

鄭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史記夏本紀集解）

棻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說云原山甾水出云云其下即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是汶與甾同出一山而異流也班氏于甾水不冠禹貢不指誰說蓋目驗而知汶水則冠以禹貢系以桑欽其分析慎重如此鄭與桑俱傳古文尚書故采其說此上文甾水一條獨詳也續志萊蕪縣劉昭注引杜預曰汶水出[illegible]與桑鄭合也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注[illegible]）又西南過嬴縣南（[illegible]）東南過奉高縣北（[illegible]）又西南過博縣西北（[illegible]）又西南過蛇丘縣南（[illegible]）又西南過剛縣北（[illegible]）又西南過東平章縣南（[illegible]）又西南過無鹽縣南（[illegible]）又西南過壽張縣北（[illegible]）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泲（[illegible]）濟水經敘汶水所出與其歸宿皆與漢志合其至安民入泲之處即禹貢浮汶達濟之道也若鄭注所言牟汶石汶柴汶等皆汶水支流與禹貢無涉至其言至桃縣分為四派（即今蜀山湖）二水合入茂都澱（即今南旺湖）一水遂為澤渚一水西南入濟則并非漢魏時水道與禹貢尤無涉（元引汶絕濟為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盡出南旺資運安出入濟故道久廢）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棻曰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者蒙上海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蜀于青州既言東自海西至岱則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西傳云北至岱于義亦通但徐之西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等縣境與兗分界此處儀越過岱猶西則徐之西境正可言至岱鄭義不可易也

又棻曰爾雅泲東曰徐州郭注自泲東至海此為禹貢徐州舊域然爾雅揚州踰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又不豐青州蓋兩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蓋以徐為青地大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兗也

又棻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illegible]陽[illegible]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沂其乂（釋文曰沂魚依反）

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泰山蓋縣（周禮夏官職方氏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水已治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棻曰疏云云者蓋以漢水既已導水解之故從略引地志沂水與今泰山蓋縣書疏引班志云云續志則但云蓋山蓋沂水出不言山與鄭合也班志于職方氏疏引下更云青州浸職方氏所載青州山水皆禹貢徐州地周以禹徐州為青州故也職方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此經注據伏無忌等書但不言山其實則與彼注同也班志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其實是一山但彼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西北至蓋入泗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云云當亦如萊蕪原山甾汶同出一山之比水經則別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蓋縣艾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于艾山下仍云鄭云沂山且云亦或云臨樂山蓋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隋唐後祀為東鎮寰宇記云東泰山今此山無沂源臨樂山即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蒙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二山相去五十里非一山元于欽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而移于雕崖常熟黃儀則云古蓋以雕崖山為沂山康成所云正指此隋唐始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因山名移易而有異非康成與漢志異黃氏此言是也

又棻曰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鄭元云出沂山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謂之柞泉北水所發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illegible]）南過開陽縣東（[illegible]）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良成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illegible]）

蒙羽其藝（釋文曰藝魚世反）

鄭曰蒙羽二山名（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山已可種藝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棻曰鄭云蒙羽二山名者疏引志云云續志泰山郡無蒙陰疑是縣省併也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則與前志同也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屬沂州府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宋晉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故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也羽山已詳堯典

大野既豬（釋文曰豬張魚反[illegible]）

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illegible]）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illegible]其言而豬焉又澤名云云浩

停水處故云水所停曰豬

案曰鄭云云者疏引前志續志同職方氏沇州其澤藪曰大野鄭彼注同在沇州者鄭無徐州夏徐州西北境皆入沇州也漢志于疏所引之下更云沇州藪是也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杜預注在鉅野縣東北元和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案鄭注漢志皆云在縣北而杜預云東北元和志云在東今故城在縣西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舊縣故城皆在澤中是縣治自晉宋前早移向東也馬云云者疏說是也

又案曰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淸濟見水經泲水注古人言南可兼東言北可兼西魯國卞縣禹貢泗水出陪尾山西南至方與與菏合古大野澤在今鉅野縣北五里正在卞縣之西鄭注菏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俗謂之黃水曰黃水西北通鉅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卽東也泲之所鍾是澤爲大禹治之使水得所停也是澤自漢元光及五代晉開運宋咸平天禧熙寧金明昌元至正河皆決入及河益南徙澤爲淤決所不及又是澤本汶泲所鍾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遏汶泲入運澤乾涸無存

東原厎平

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卽東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曰東原卽今之東平郡

案曰鄭云云者史記索隱引張華博物志曰沇州東平郡卽尚書東原華說與鄭合也傳不能實指疏取鄭而不著鄭名皆非也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泲東故也漢東平郡本梁國景帝亦名泲東國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州及泰安縣西南境皆古東原地在岱之西南泲之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水經蛇水出剛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爲魯汶陽之田龔邱今寧陽也縣本魯闡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者也讙邑亦在縣界卽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讙田也

厥土赤埴墳釋文曰埴市力反鄭作戠徐云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疏曰戠埴音義同

鄭曰戠讀曰熾熾赤也釋文○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李善注傳曰土黏曰埴

疏曰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爲黏土

案曰鄭云戠讀曰熾熾赤也者易豫九四朋盍簪簪虞翻作戠玉篇戠音之力切宋丁度集韻亦云埴或作戠是古有戠字晉成公綏傳天地賦云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埴卽戠字後人加土也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熾盛也从火戠聲火盛色赤據蜀都賦丹砂赩熾劉淵林注引此經而善注又引鄭此注是鄭意以戠卽赤也攷工摶埴鄭彼注云黏土此經俗儒作埴訓土黏鄭不從者鄭必目驗徐州土不皆黏也虞翻訓戠爲聚會聚有黏義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疑埴亦可與戠通傳云黏土亦得備一義也

草木漸包釋文曰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

馬曰包相包裹也釋文傳曰漸進長包叢生疏曰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

案曰馬云包相包裹也者說文一下艸部蔪艸相蔪苞也从艸斬聲書曰艸木蔪苞此孔氏古文當從之釋文反以作苞爲非唐人不識字也云相蔪苞與馬義同馬必亦作蔪苞釋文引作包就僞本也大雅生民詩實方實苞傳云苞本也箋云苞茂也行葦詩方苞方體箋同釋詁云苞豐也其本豐茂則相包裹與馬合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晉書十九卷禮志○漢書十七卷郊祀志○杜佑通典四十五卷吉禮四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案曰鄭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者周書作雒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以爲土封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徐州貢土五色靑黃赤白黑也是也

羽畎夏翟釋文曰夏戶雅反翟徒歷反○案曰夏古音戶鄭天官染人注作羽畎夏狄史記漢書亦作狄古畎从巛翟狄同也

鄭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詩十二之一卷小雅節南山疏○周禮六卷天官掌次疏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夏采之官取此名也

案曰鄭以羽畎爲羽山之谷者羽山詳堯典匠人注云畎中曰畎說文畎小流也畎是壟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畎也

嶧陽孤桐釋文曰嶧音亦一音夕

鄭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李昉等太平御覽四十二卷地部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更有云古文以爲嶧陽云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嶧字注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从山睪聲夏書曰嶧陽孤桐羊益切許愼亦宗孔氏故同也續志亦略同山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西北六里

泗濱浮磬

鄭曰泗水出泲陰乘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爲磬故謂之浮磬地理志泗水出泲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

案曰鄭云泗水出泲陰乘氏者續志同疏引前志亦合也[illegible]攷前志有兩泗水魯國卞縣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泲陰郡乘氏縣下云泗水東南至淮陰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攷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鄭注則云出卞縣故城東南然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敘泗源而鄭偏不引又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泲其實是入菏所謂菏泲也水經無菏水一目菏是泲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其枝流說文目爲菏澤水至魚臺縣北方與故城東又入泲若前志乘氏之水則本是泲水水經所謂泲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經流自是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者其支流則東南流至方與會菏澤水遂爲菏水自是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若然自卞縣至方與泗也非菏泲也自乘氏至方與泲也卽目爲菏已太早況可目爲泗乎而漢志目以

泗者方輿至湖陵菏泲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泲菏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上源爲泗況泲之列四瀆而獨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泲支流故以泗目之而卞縣仍存泗本源乃若康成之引乘氏不引卞縣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菏泲皆因泗入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卞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正康成經學之精也

淮夷蠙珠暨魚釋文曰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玭韋昭薄迷反○案曰即古步千反劉昌宗毗忍切

鄭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書尚璣○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入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周禮三十三卷夏官川師疏○案曰淮夷鄭云淮上夷民馬云二水被司馬貞以鄭爲是川師疏引鄭注亦云二水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史記索隱馬曰淮夷二水名釋文王曰淮夷水名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入之卷傳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疏曰蠙是蚌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

案曰鄭云蠙珠珠名者說文卷一上玉部玭字注云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步因切又重文蠙字注云夏書玭从虫賓說文與鄭合也蠙作玭者杜甫憶鄭南玭詩有石影銜珠之句是玭亦珠也釋文云蠙蚌也疏同其說集韻云蠙珠母也莊子以水苔爲蛙蠙之衣是亦以蠙爲蚌似亦得備一義也鄭又云淮夷淮水之上夷民者詳周書費誓及大誥成王政周官序馬王僞孔以爲二水非也

厥篚元纖縞釋文曰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鄭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疏曰元是黑色之別名史記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也

案曰鄭云纖細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糸部文也又云祭服之材尚細者周禮齋服有元端又有素端是祭服有元縞也傳云元黑繒縞白繒者漢書灌嬰販繒注繒者帛之總名故以元縞皆爲繒周禮染人注六入爲元其色纁緇之間赤而有黑色爾雅縞皓也故以元爲黑縞爲白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曰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案曰此節鄭馬王注俱亾又無傳無疏史記漢書傳寫之誤竝與今本同幸說文有一條經典釋文得引爲證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菏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古俄切此孔氏古文當從之漢志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志敍首引禹貢既誤作河于此亦誤漢湖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安得有黃河河當作菏水在南謂菏水在縣南水經泗水篇注引此作菏水在南皆誤禹巡行州境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菏則徧菏本澤名泲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爲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導沇水之東至于菏是主澤言即豫州之菏澤也此達于菏則是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菏澤之枝流說文名曰菏澤水者也

又案曰水經卷二十五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酈注以漢志泗出泲陰乘氏水經出卞縣北山皆非是而謂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嬀亭山又謂博物志泗出陪尾即此處案乘氏因下流目上源亦不誤北山與嬀亭則二而一者酈注又云泗水西南逕卞縣故城西案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逕魯縣北酈注泗水自卞而會于洙水又西南逕魯縣分爲二北爲洙瀆南則泗水案今曲阜縣治即魯故城酈注又云泗水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又西過瑕邱縣東有瑕邱故城今滋陽縣治即故城屈從縣東南流又南過平陽縣西故城在今鄒縣又南過高平縣西故城在今鄒縣南酈注菏水即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南而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菏故因以名焉案菏水入泗經言在方與縣東注言在湖陵縣西必二縣以是水爲界非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與沛縣接界又案說文云泗受泲水東入淮此謂菏爲泲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地理志曰湖陵縣也菏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又東過沛縣東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今徐州府治銅山縣即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故城在今銅山縣北呂梁洪在縣東南五十里明嘉靖中甃平又東南過下邳縣西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又東南入淮口在今俗名淸淮安府清河縣西南亦稱淮陰漢志泗水至睢陵入淮睢陵今睢寧縣治與淸口無涉睢陵二字當爲淮陰之誤泗入淮即導淮所謂東會于泗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又水經卷八泲水篇云泲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酈注云菏水分泲于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案菏澤在定陶縣東菏水分泲于定陶東北則是自菏澤分流也但經言泲水過方與縣北乃得爲菏水注言分于定陶東北經注違異未知孰是又案寰宇記漢乘氏縣在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又東過昌邑縣北故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城即今縣治又東過東緡縣北故城在金鄉縣東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酈注云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沛上邑蓋謂菏爲沛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北十里案今魚臺縣北十三里有武唐亭酈注又云又東逕甯母亭北僖七年盟于甯毋也案今魚臺縣東有甯毋亭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案上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湖陵即湖陸也今魚臺縣東二十里穀亭鎮即酈注所謂穀庭城菏水入泗處也以上歷敍泗水菏水原委其泗水從淮陰入淮即禹浮淮達泗之道菏水從湖陵入泗即禹浮泗達菏之道也

又案曰菏即泲也達于菏則達于泲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則此州達于菏不必定達于泲也泲且不必達況河乎自僞孔枛云還都俗儒遂謂沇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總以入河爲歸宿于是紛紛之論有謂滎陽引河本是禹迹仍據誤書作達于河而以鴻溝官渡汴水爲禹時已有者此說固大謬有明知禹時無汴且河字當作菏而必輾轉推求爲由菏入泲由泲入漯由漯入河者此說亦皆非也

靈川舉人秦培瓘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二十六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六中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淮海惟揚州

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北據淮南距海

案曰鄭云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者海岸雖自東北迤而南而篇末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故鄭云至海以東也傳云南距海者戰國策蔡澤曰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南越尉佗列傳亦云秦以幷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裴駰集解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張守節正義亦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攷桂林南海象郡今廣東廣西交趾地漢武帝平爲交州三國吳分置廣州晉滅吳因之魏晉間人以此爲禹揚州僞傳出魏晉人故云然杜佑通典云揚州東南距海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揚州地然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宜屬荊豈有舍荊屬揚杜氏此言是僞傳非也要之禹敷土斥境爲方萬里交廣必在其中不待漢武帝始開但鄭注下文五服幷注皋陶謨弼成皆以要服內方七千里置九州滿萬里而不在九州之數則知交廣但爲聲教所暨必在九州之外故于揚州界但言海以東不言南也七閩周禮已有于禹貢揚州則不可知也

又案曰殷制淮南江北地並徐故爾雅曰江南曰揚州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夏荊州地案導水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而止曰漢南者大別以南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荊揚之界當于此分然則殷揚州境縮于北而贏于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與禹貢同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釋文曰豬音都）

鄭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南方謂都爲豬（史記夏本紀集解○史記索隱一卷）傳曰彭蠡澤名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爲彭蠡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者前續二志皆同而前志冠以禹貢此古義也漢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名是湖受江南徽州及江西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過星子都昌（竝屬南康府）德化至湖口（竝屬九江府）入江彭蠡所豬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前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贛縣今贛州府治）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雩都即今縣）又鄱陽縣有鄱水（鄱陽故城在今縣東六十里）餘汗縣有餘水（餘汗今餘干縣）艾縣有脩水（艾縣故城在今寧州西一百里）南城縣有盱水（南城今建昌府治）建城縣有蜀水（建城今高安縣瑞州府治）宜春縣有南水（宜春今袁州府治）南壄縣有彭水（南壄故縣在今南康縣西南）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故城在今安福縣西五十里）皆入湖漢水湖漢豫章源異流同諸書每互稱彭水即豫章上源亦非有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水經則總稱贛水卷三十九云贛水出豫章南壄縣西北（鄭注山海經曰贛水地理志曰豫章水雖稱有殊言歸一水矣案南安府志曰豫章水出湖廣郴州南黃岑山自宜章縣流入崇義縣界歷上猶南康漢志謂之彭水是知彭豫章實一水在南壄爲彭行至贛爲豫章）北過贛縣東（鄭注右會湖漢二水案劉澄之云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酈氏非之說文贛字从貝竷省聲不从貢或俗譌作贛而以名縣或以劉澄之不識贛字而造此說酈非之是也然近世皆宗其說以豫章爲章水湖漢爲貢水二水合流自贛縣至萬安縣凡十八灘）又北過廬陵縣西（鄭注廬水入之案此漢廬陵縣也故城在今泰和縣北三十里）又東北過石陽縣西（今廬陵縣北六十里有石陽故城晉廬陵郡治）又東北過新淦縣西（鄭注牽水注之又淦水出其縣下注于贛水案牽水即南水淦水者漢志新淦縣注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是也今清江縣東六十里有新淦故城）又北過南昌縣西（鄭注盱水注之又濁水注之案南昌即今府治濁水即蜀水鄭注又云贛水又北逕鄡陽縣餘水注之又與鄱水合又有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東北逕昌邑西東出豫章大江案今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有鄡陽故城豫章大江即謂贛水）又北過彭澤縣西（鄭注循水注之案循水即脩水鄭注又云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彭蠡案劉歆云九水鄭云十川者除去經流豫章水不計外又加淦水僚水也）北入于江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郴州宜章縣流經崇義上猶南康（竝屬南安府）贛縣（贛州府治）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竝屬吉安府）峽江新淦清江（竝屬臨江府）豐城至南昌（竝屬南昌府）入彭蠡也鄭又云南方謂都爲豬者此經豬字及上文大野既豬下文滎波既豬被孟豬至于豬野凡豬夏本紀皆作都是豬即都也

陽鳥攸居（疏曰攸漢書作逌後同）

鄭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二之二卷邶風匏有苦葉疏）傳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于此澤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

案曰鄭云鴻雁隨陽氣南北者道藏本淮南子卷五時則訓仲秋季秋皆有候雁來高誘仲秋注云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注云是月時候之雁來南彭蠡八月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羽翼稚弱故在後是也

三江既入（案曰孔連下句爲一節）

鄭曰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今始得稱中也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尚書疏○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宋板徐堅初學記六卷地部○邱光庭兼明書二卷○羅泌路史餘論十卷）傳曰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疏曰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爲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鄭云云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案曰鄭云左合漢爲北江者下文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也又云會彭蠡爲南江者導漾云東匯澤爲彭蠡導江云東迆北會于匯鄭彼注云東迆者爲南江是也又云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者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繹其義則三孔實即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幷合爲一條（初學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子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序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若以左合漢云云爲下文導水之注三江分云云爲此節注則是鄭于南北中三江絕未提明何容突然直指三江分于彭蠡使措詞全無根蔕解經之體經文前後相涉者詳于前略于後此篇揚州既先言三江然後導水言北江中江鄭自當于揚州先

說三江名義知左台漢云云必非導水之注也且江自會彭蠡以下東流入海則昔之靜海今之通州是更無別路知鄭云三孔卽指南北中也傳云江入震澤亂道已極身爲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豈如此疏由附之皆非也

又案曰三江異說最多傳疏已極誕妄導江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疏于彼文下引漢地理志之三江證之蓋孔傳魏晉人作故取漢志爲說志于會稽毗陵縣注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脫上北字從宋本增續漢志亦云北江）此卽今岷江也吳縣注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卽今吳松江也（左氏謂之笠澤三國志注左慈在曹公坐釣松江鱸魚始有松之名後漢書左慈傳曹操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吳字諸指郡名章懷太子止注松江二字不連吳陳書侯瑱傳鎮追侯景與戰敗于吳松江是時始有吳松之名）丹陽蕪湖縣注中江出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此卽今荆溪也志謂至陽羨入太湖由湖以入海古人文法疏闊故如此非有誤也但此中江東流至陽羨者與今水道全不相合蓋高淳東壩自明洪武永樂兩番修築之後若宣州歙州及今廣德州西境諸水悉從蕪湖以達大江不復涓滴入太湖惟廣德州東境及溧陽金壇宜興諸水總匯荆溪東入太湖耳故三吳水患少而水道遂與漢志相反東壩之所由始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有魯陽五堰也後易爲上下二壩通名東壩據此似東壩刱自臺濛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西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卽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卽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爲皆入震澤殊爲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卽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爲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入海此豈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爲三共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三江誤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遂以三江皆入震澤邪（司馬貞史記索隱說同）再考江湖之通起于周末然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流經市中東連黃池入三湖至銀林）高淳之胥溪（在縣東南三十里）溧陽之永陽江（在縣北上承溧水卽瀨水）宜興之荆溪（自溧陽流經縣南又東北匯爲洮湖東入震澤）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荆溪震澤此水三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遺蓋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閒卽夫差所開邗溝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卽闔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爲禹迹（墨子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戰國時有此說）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

又案曰漢志南江中江固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丹陽會稽）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黝縣南蠻夷中東入海黝師古音伊字本作黟音同水經卷四十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其下卽引前志以證歷敍東北流入海原委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谿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疊嶂斷無相通之事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浙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漸浙本一水浙字注之江亦當作漸江水若因其脫字疑爲大江支流可合浙江則萬無此理姑置勿論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重巒疊嶂此水安得越而東過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卷二十入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酈注則遂目爲南江并援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以此水與松江浙江強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爲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又東合涇水桐水又東逕安吳縣（晉分宛陵置）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分宛陵置）又東逕故鄣縣南（縣今爲廣德州）安吉縣北（縣今屬湖州府）又東北爲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爲三江考石城分江水今沒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還復西注于江並非合分江水而東者此說已不足信就使本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爲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水乎其別派又何緣更有從餘姚入海之理乎乃酈氏強爲之說竟謂南江自五湖口以東歷今烏程歸安德淸石門海寧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之南餘姚之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入海者自是漸江一派乃黟歙下流與貴池以下之水何涉乎以愚觀之班志分江水已沒不必深究水經沔水中篇經注皆舛謬斷不可信要之皆非禹貢三江也（班志南北中江其下各系以揚州則是職方揚州之其川三江原不以爲禹貢三江卽郭璞及水經注亦不以爲禹貢三江惟國語卷二十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注三江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然此但可以解國語不可以釋禹貢而陸氏釋文竟引以實之于是異說紛紛要之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唐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二名合流入海今分析爲二以配松江則并非職方之三江而豈可以當禹貢之三江邪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晉書庾闡傳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注疑闡自爲又見世說學文篇）攷酈氏言三江口非職方三江要亦非禹貢三江卽前人亦未有引此解經者陸氏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而孔疏不取曰今南人以震澤之東別有三江案職方揚州內大川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

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而記松江等小江此言卻是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于夏本紀解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于其分處號曰三江口俗儒注禹貢因之晉書文苑傳顧榮語張翰曰吾亦與子欽三江水耳范成大吳郡志今松江之旁有小村落名三江口皆指此三江蓋自唐以後吳越爲財賦藪而松江入海之口亦漸淤塞宋范仲淹知蘇州論吳中水利宜開松江俾歸于海熙寧中郟亶言禹時震澤爲患東有岡阜以隔截其流沿海田上高卬至今號爲岡身禹乃鑿斷岡阜疏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元祐中宜興單鍔著吳中水利書亦以濬松江爲第一義矣不知言各有當松江等三江爲震澤之利害卽爲吳中水利之要領而禹時則吳下土曠人稀震澤入海處必皆深闊未嘗以此爲重不可執後世事解經也

震澤厎定釋文曰厎之履反史記音致

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名蓋縣治居澤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則浸藪爲一

案曰傳云震澤卽太湖疏云卽具區亦卽五湖爾雅十藪吳越間曰具區郭璞注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郭注亦云太湖也案具區與震澤爲一太湖與五湖爲一二者不可牽混傳疏及郭氏皆誤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漢志云云是也五湖又別爲浸太湖乃其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非如浸但水之所鍾也

篠簜既敷釋文曰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簜他莽反

鄭曰篠箭簜大竹也儀禮七卷大射儀疏。戴凱之竹譜注 傳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

案曰鄭云篠箭者釋艸云篠竹箭是也又云簜大竹者儀禮大射儀簜在建鼓之間彼注但云簜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云筱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夏書曰瑤琨筱簜是簜大竹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釋文曰夭於嬌反喬其驕反徐音驕

馬曰夭長也釋文 傳曰少長曰夭喬高也

案曰馬云云者周南桃夭篇毛傳以夭爲少壯少壯則方長傳亦云少長也

厥土惟塗泥

馬曰塗泥漸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李昉等太平御覽三十七卷地部 傳曰地泉溼

案曰馬云云者魏風汾沮洳篇毛傳云其漸洳者是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案曰田下下謂鄭馬言地卑下傳云田第九非也其云賦第七雜第六是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尚書疏。詩二十之一卷魯頌泮水疏。周禮三十六卷秋官職金疏。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史記夏本紀集解 王曰三品金銀銅也詩魯頌泮水疏。傳同

案曰鄭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者秋官職金疏云古言金有兩義對言金銀銅鐵爲異散言總謂之金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等凡六種內有鐘鼎鑒燧則所謂金者皆銅而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于司兵則罰辠之金用作兵器者是銅爲孔于舜典呂刑贖罪皆以爲銅故鄭以此三品爲銅三色也今以目驗銅有黃白赤三色禹時亦當然也王乃云金銀銅黃金白銀既不爲幣施于器又寡王注非也

瑤琨篠簜釋文曰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瓓韋昭音貫。案但漢書亦作瓓師古音昆篠說文作筱已見上文

王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 傳曰瑤琨美玉

案曰王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瑤琨玉篇卷上玉部篆七同衞風木瓜釋文云瑤美玉也說文云美石則今本作玉之美者乃傳寫之譌陸德明所見說文瑤亦石之美者故王肅以瑤琨皆爲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

島夷卉服釋文曰卉許貴反

鄭曰此州下溼故衣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

案曰鄭云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者地官掌葛徵艸貢之材于澤農彼注云艸貢出澤萌紵之屬可緝績者是也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尚書疏。又兖州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織細紵貝水物

案曰鄭引詩者小雅巷伯篇文彼毛傳云貝錦錦文也彼箋云錦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是也傳以織貝爲二物然經但曰織安知其必爲細紵貝果水物不當入篚傳說非也

厥包橘柚釋文曰橘均必反柚由究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

案曰傳以橘柚一物但大小異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傳微誤也又云其所包裹而致者者木瓜詩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鄭引此經以證是鄭意與傳同也

錫貢

鄭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王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尚書疏 傳曰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案曰鄭云云者職方揚州產錫攷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是錫以柔金非其常貢故有則貢乏則不貢也豫州貢者其意以橘柚本產荊州揚特繼其乏耳下荊州包匭菁茅王以包爲句注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疏申王意云揚州厥包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荊州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故常貢揚州則不常也案包匭連文自屬一事截包作句以爲橘柚割裂穿鑿之甚且揚州明言橘柚荊州則然無橘柚字反謂荊州常貢而揚州特繼其乏亦殊違反皆非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釋文曰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

鄭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釋文。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均均平釋文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案曰鄭云松讀曰沿者篆文沿作㳂松作𣏌二字相似而誤史漢及馬皆作均裴駰引鄭注亦作均者順史記之文耳其實鄭作松也（松字無理已極鄭破其讀猶不改其字鄭于諸經破讀者皆如此或疑鄭好改經字非也）又云沿順水行也者說文水部云沿緣水而下也引春秋傳王沿夏爲證是也據揚州沿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達帝都矣不然荆可陸行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于江而遵陸以逾于淮禹陸載車泥蹈毳手足胼胝豈憚此二三百里陸路之勞必貪舟行之逸遠從大海而逆上邗盍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卽朱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巡行州境徧也

又案曰禹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者爲欲徧巡州境非爲邗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攷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吳越春秋亦云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案胡三省云廣陵故城謂之蕪城樂史云蕪城卽揚州城淮南郡縣城但云古爲邗溝城大非邗地名于其地築城號邗城都下掘深溝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其城應在大江濱第代遠無復遺址近志實以蜀岡上遺迹恐非又案此水一名中瀆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一名渠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于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山陽縣射陽湖在縣東南八十里縣西有山陽瀆卽古邗溝其縣北北神堰卽古末口也）後哀十三年吳又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既退使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此所沿泝者非卽邗江至末口之道仍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道也蓋邗溝雖開但通糧道其水未能深廣吳人戰艦必不由此故哀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泝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泝江不泝淮矣故知吳王沿江泝淮仍不由邗溝也蓋自吳人爭霸上國始通江淮而道猶淺狹且地勢江高淮下水向北流非南注也孟子言淮泗注江此一時誤記不合禹貢鄭樵謂其據夫差之道爲禹迹亦非蓋夫差乃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注江正相反（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欲強爲之說徒爲穿鑿卒不能通也如沈括引李習之南來錄云自淮沿流至高郵乃泝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案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入海故列四瀆正以其專達于海耳若如所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潮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日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灌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入江不得爲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于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說孟子是以誤益誤也）考水道之變改實始于隋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北通射陽湖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八年數道伐陳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蓋加濬深闊又變曲爲直北水南注江流反爲所遏孟子一時誤記之言至此乃驗以上所敘通江淮始末乃自周季下迄隋代事近儒閻若璩胡渭長于攷據爲詳著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禹所以必沿江海達淮泗之故亦益明

荆及衡陽惟荆州

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疏曰北至荆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

案曰鄭云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者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鄭意荆州北界起自荆山不越荆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疏附會至荆山北則侵豫梁地非也

又案曰殷有荆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郭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爲荆州案李巡言殷時雍兼梁地玩郭氏漢南皆荆之說則梁地荆亦兼之不盡歸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豫荆州之境縮于東北而贏于西南也周禮正南曰荆州其山水如衡山雲夢江漢皆合禹貢惟其浸潁湛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案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潁湛皆在河南淮北周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故鄭闕疑又周承殷制亦有荆無梁賈公彥言雍豫並兼梁地顏師古亦言周併梁合雍而皆不及荆殆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蓋荆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嶓冢以西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荆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荆州域也

江漢朝宗于海（釋文曰朝直遙反）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毛詩十一之三之一卷小雅沔水疏○又十卷小雅四月疏）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疏曰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假人事言水

案曰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者導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爲北江入于海是也又云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者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也又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者僖四年公羊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揚雄荆州牧箴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慓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釋地李巡注云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釋名云荆州者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當警備故也是也

九江孔殷

鄭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

湖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毛晃禹貢指南三卷○史記夏本紀集解○玉海二十卷地理門○又再見○羅泌路史餘論十卷傳曰江于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疏曰傳以大江分而爲九鄭云云鄭意九江各自別源下流合于大江孔鄭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于孔說

案曰鄭云殷猶多也者鄭風溱洧殷其盈矣毛傳云殷眾也說文卷八上身部云殷作樂之盛稱引易殷薦之上帝爲證眾盛皆多也又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者釋文曰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史記索隱作沙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索隱作張須元江圖隋志張氏江圖一卷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索隱作五畎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是其孔眾多也史記孔殷作甚中故僞孔訓中殷中爾雅釋言文是亦得備一義也鄭又引漢地理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酈道元淮水注云秦九江郡治壽春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案江北廬江有尋陽九江江南豫章有湖漢九水二處皆可稱九江然郡治在江北究以尋陽九江得名高帝更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故班氏于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云云應氏于九江郡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九江郡曰延平郡後漢復故故司馬彪郡國志仍曰廬江郡尋陽縣南有九江也漢尋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通典云尋陽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蘄春今蘄州黃梅縣也西南七十里有九江城漢九江王黥布所築也東晉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又江圖云始鄂陵終江口會桑落洲者今桑落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鄂陵今黃州府武昌縣縣志云江入縣境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峰嶸洲過積磯至大洲爲三江口者是又水經注江水東逕軑徒系反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漢軑縣今蘄水縣五洲江在此縣界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百十里是尋陽九江遺迹唐宋猶存也

又案曰釋文引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湖漢見揚州案湖漢亦得名九江莽改豫章曰九江以此但九水注于彭蠡前言彭蠡既豬盡之矣與大江經流無涉且通典以湖漢水隸揚州非荊州也又導水云過九江而後云東迤北會于匯如湖漢九水爲九江則是九江即匯矣劉歆說非是汲郡紀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淵林吳都賦注九江經廬山而東此三條似皆當爲湖漢九水與禹貢荊州九江無涉

沱潛既道釋文曰沱徒何反潛捷廉反○案曰潛史記作涔漢書作灊古字通也

鄭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尚書疏○黃度尚書說二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三國志四十七卷吳志吳主傳裴松之注○水經二十七卷沔水篇注○案曰此沱尾入江首不于江出二句樂史太平寰宇記七十八卷引作東別爲沱句下之注實則此句下之注也樂史全無學識信手妄引之今正馬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釋文傳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案曰鄭引釋水爲據而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過夷道縣北今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又東過枝江縣南酈注云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晉移荊州刺史治此在松滋縣界江汜枝分朱謀㙔曰江汜當作江沱珍朱箋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志無西南字此衍東入江是也枝江故城在今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與江陵分界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枝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枝江爲沱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考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西又東南爲涔水歷澧州東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東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爲大江之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爲一派以入于漢與爾雅合故以夏水爲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而爲二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西恐未然酈氏云江沱枝分東入大江則是水決復入曰汜即詩所云江有汜是也乃又引地志之江沱以證則徵誤矣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在今荊州府治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閻氏若璩曰江之沱也今本誤作江之汜也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于沱爲合水決復入爲汜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于汜爲不合然則地志水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考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鄭又云潛則未聞象類者闕疑不強說也馬云沱湖也說文湖大陂川澤所仰以灌溉沱乃江別非湖馬注與爾雅不合蔡是傳于梁州以荊州沱潛與梁州沱潛爲一尤非

雲土夢作乂釋文曰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案曰夢溪筆談舊尚書云雲夢土作乂唐太宗時得古本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案史記漢書並作雲夢土僞孔傳亦作雲夢土蓋皆據晉所改唐太宗時馬鄭注尚存所得殆馬鄭本也今從之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案曰傳以雲夢爲一非也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雎與沮同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鄖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遂奔鄖鄖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楚語王孫圉曰楚有藪曰雲韋昭注雲夢藪澤也昭注雖連言夢其實王孫圉乃單舉雲也昭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宣四年傳鬭伯比淫于邧子之女生子文邧夫人使棄諸夢中邧子田見之邧鄖同地在江北邧夫人欲掩其事故使涉江而南棄之遠地以滅其迹不意邧子又涉江而田見而收之是天欲顯子文靈異耳可見夢在江南也雲地勢最下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之孔傳以爲一澤專在江南非也

又案曰經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爲澤也下逮殷周時代變易陵谷遷改浸爲澤藪故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遂合稱之鄭注周禮云雲夢在華容漢華容縣跨江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然左傳猶雲自雲

夢自夢未嘗溷也自後諸儒以二澤合稱或互稱偏稱戰國策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見上編今荊門州西陵今黃岡麻城皆江北）水經注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見沔水雲杜今京山江北）又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見夏水州陵今沔陽州沌陽今漢陽皆江北）此皆合稱也杜預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在江南而引江北安陸以明之雲在江北而引江南之夢以明之又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此則互稱矣郭璞注爾雅云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此則偏稱江南不及江北矣後漢書法雄遷南郡太守郡有雲夢藪澤李賢注雲夢澤今在安州（唐安州今德安府治安陸縣）此則偏稱江北不及江南矣諸說錯雜要不得因此而疑禹貢雲夢不分南北本無定處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北之荊門京山沔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蘄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所在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杶榦栝柏（釋文曰杶勑倫反徐勑荀反又作櫄榦本又作幹故旦反栝古活反○案曰說文卷六上木部杶木也夏書曰杶榦栝柏俗以榦作幹非也又彼杶重文作櫄鄭注周禮三十九考工記亦引作櫄）

鄭曰杶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栝（詩三之三卷衞風竹竿疏○周禮三十九卷攷工記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栝白栝也（釋文）傳曰榦柘也（疏）日考工記弓榦柘爲上知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也

案曰鄭云榦柘榦者說文木部柘桑也皇矣詩其檿其柘彼疏引郭璞釋木注檿桑柘爲材中爲弓是榦爲弓榦弓榦柘爲上檿桑次之故以榦爲柘榦也又云柏葉松身曰栝者爾雅釋木說文木部衞風竹竿毛傳俱有其文但栝俱作檜說文別列栝字與檜音義俱異然說文引此經作栝所引是孔氏古文與鄭必合是栝檜通也

礪砥砮丹（釋文曰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砮音奴韋昭乃固反○案曰說文卷九下石部砮石可以爲矢鏃夏書曰梁州貢砮丹梁州砮非當作荊也說文礪在新附公劉取厲儒行砥厲廉隅哀十六年勝自厲鄭皆不从石砥厂部底字重文）

鄭曰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尚書疏○傅寅禹貢集解一卷）王曰丹可以爲采（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砥細于礪皆磨石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案曰鄭云礪磨刀刃石也者大雅公劉詩取厲取鍛鄭云鍛厲斧斤之石是也王云云者說文丹巴越赤石以赤爲主黑白皆其類故可爲采也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釋文曰箘求隕反簵音路楛音戶○案曰說文卷五上竹部簵字注云箘簵也夏書曰惟箘簵楛又重文簬字注云古文簬从輅許慎與鄭俱傳孔氏古文則宜作簬而說文卷六上木部引又直作簵傳寫誤也）

鄭曰箘簵聆風也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眾多三國致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周禮三十九卷攷工記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十八卷馬季長長笛賦注）馬曰楛木名可以爲箭（○釋文○傅寅禹貢集解一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

案曰鄭云楛木類者木部枯字注云稾也夏書曰惟箘簵枯木名也枯本訓稾木名則別是一義彼部別列楛字注云木也引詩榛楛濟濟爲證而此經則引于枯字不引于楛字則知此經當作枯鄭必與之同今作楛并鄭注賈公彥亦引作楛俗儒改也且詩釋文引陸機艸木疏備言楛木可俊以爲笴又可屈以爲釵不言可爲矢而鄭以楛中矢材且楛是木名何言木類則也又云周不下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者國語卷五魯語云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韋昭注砮鏃也以石爲之是也馬云云者馬亦必作枯與鄭同也

厥名包匭菁茅（疏曰鄭元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釋文曰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

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包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尚書疏）傳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案曰鄭云菁茅給宗廟縮酒者僖四年左傳文也王肅以包爲句匭菁茅別爲句而僞孔從之云包者卽橘柚而匭者爲菁茅僞孔又以菁茅爲二物左傳齊桓公責楚包茅不入管子二十四輕重丁篇稱江淮之間一茆三脊名曰菁茆是包茅相連包不可別爲橘柚菁茅茅名不可分而爲二也又馬融以厥名上連三邦厎貢爲句僞孔亦從之鄭以厥名下連包匭菁茅爲句則句法與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厥篚一例亦當從鄭馬孔皆非也

厥篚元纁璣組（釋文曰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玉篇渠依居祈二反）

馬曰組文也（釋文）傳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于水組綬類

案曰馬云組文也者邶風簡兮毛傳云組織組有文章是也

九江納錫大龜

馬曰納入也（釋文）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案曰馬云納入也者納錫史記作入賜攷八郎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堯典出內朕命內亦作入是也賜卽古文錫見儀禮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釋文曰本或作潛于漢非○疏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案曰史記作潛于漢亦非是）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案曰浮江沱潛漢荊州境逾行已徧洛與南河則豫州地逾洛至南河者將踰豫也冀州疏謂九州之次卽施功之次治水從下起冀帝都河入海處故首冀餘八州西高東下治之從東而西兗最下故次冀西最高故最後是也

荊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昭十二年公羊傳疏）傳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案曰鄭云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者南條荊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乃豫之南界傳兼言西非也

又案曰爾雅河南曰豫州漢南曰荊州呂覽亦云河漢之間日豫州此所言皆殷制也荊豫二州禹以荊山爲界殷以漢水爲界河之南漢之北則豫州也殷無梁州蓋鄰州亦兼梁地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

雖其浸波溠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域惟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見莊公四年案波即滎播說詳下文溠水水經注云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又南流注于溳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沔溠既合溳自下通稱則溠在漢北矣鄭云宜在荊者蓋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屬荊故于豫州曰河南與爾雅同而于荊州曰正南不曰漢南明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馬融鄭康成皆以波溠爲豫州域意亦未嘗指爲豫州域又案周亦無梁州豫亦兼有其地當在華山之陽嶓冢之東也又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鄭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鄭云荊州域然江北之地不盡屬豫而多有屬荊者荊豫本非以江爲界則鄭云云亦約略言之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潁州府之西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豫州域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釋文曰瀍直然反澗古晏反

傳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疏曰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成縣朁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成朁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案曰四水所出地志是傳多誤疏既引地志又曲護傳皆非也今考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以熊耳爲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乎陸渾山乃在今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經其下非出也新安澠池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黽池雖下流同得通稱而上源本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爲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于河南穀成亦本二縣魏始省穀成入河南晉因之故晉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河南無穀城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豈西漢時穀城山已爲河南縣地乎若謂河南指郡言則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于瀍而言郡不言縣乎孔安國爲武帝博士輿見圖籍所言決不如此此知爲魏晉人僞撰也伊出陸渾澗出澠池顏師古皆承其誤惟瀍出河南北山改爲出穀城山其說是漢上洛縣即今陝西商州治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新安縣今屬河南府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

又案曰伊水漢志出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今在縣西南五十里東連永寧南接內鄉與志在縣東者小異縣志移也盧氏故城今在縣東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水經卷十五云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鄺注山海經云蔓渠山地志云熊耳山即麓大同發至別耳水自熊耳東北逕東亭城南案東亭故城在今嵩縣西南七十里東北逕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鄺注伊水歷崖口山峽三塗山又東北逕伏流城案陸渾今爲嵩縣三塗山在縣西南十里又縣北有伏流城又東北過新城縣南鄺注又北逕高都城東案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漢爲縣高都城在今洛陽縣西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在今洛陽縣西南三十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禹貢言大禹治水許伊闕而伊闕不見禹貢然云導入于河則疏闕之功見矣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洛陽界中皆伊水所經也洛水漢志出宏農郡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蠡城在今永寧縣西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故城在今宜陽縣東北十四里又東北過河南縣南詳見下文又東過洛陽縣南詳見下文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鄺注與緱氏分水案今偃師故城古西亳也在縣西南二十里有郎緱氏故城又東北過鞏縣東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又北入于河鄺注謂之洛汭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界中皆洛水所經也近世洛水過汜水縣北入河則又移于東矣詳見導洛瀍水澗水見周書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續漢志同劉昭注引博物記曰出朁亭山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河南縣西北十五里臨穀水左傳定八年周大夫儋翩以穀城叛即此漢置穀城縣魏省入河南縣故城在西北又二十二里有穀城山東連孟津縣界即博物記所謂朁亭山也水在東南入雒案新安無雒此云南入雒者蓋雒字誤也其實瀍水東合穀至河南城西入洛耳宏農郡新安縣注曰禹貢澗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成入雒案瀍澗始見禹貢繼見洛誥而澗與穀異源同流澗東流穀東北流析而會于

新安縣東南谷關南二水爲一自下通稱故書有澗水無穀水也周東都王城漢爲河南郡之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即周公所城洛邑也亦即郟鄏又稱東都平王自周徙都此春秋謂之王城下都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周時又稱成周敬王自王城徙都此東漢都此爲河南尹治魏晉及元魏亦都之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隋大業初營新都于今洛陽縣二並移城內金又省河南入洛陽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而南入洛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而瀍水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時穀洛鬬穀即澗將毀王宮于是壅穀水使東出于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于是澗瀍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而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大非其舊爲水道之一變矣周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引共工伯鯀事以爲戒王卒壅之韋昭注云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也郭緣生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于王城東北合流所謂鬬也鄺注引皋說以折緣生之謬但緣生謂穀水出王城北東北國失之而其故道在城之北亦未確蓋穀水本出王城西而南合洛水本者其故道也瀍入王時偶值暴水出城西南川入洛也故謂之闕非穀水本出城北而東入瀍洛誥何以忽改道出城西南入洛也使西郟水日使穀水故道果在城北則何以指王城爲瀍水東述太子晉何爲引其防川以戒王靈王墮王城北出爲復禹之通堰三子晉尚存今不可得詳意此三堤鄺氏言王城南北皆其時堤何使東出城北與壅水會漢穀水南歷城東至千金堨處又南穀入洛此蓋自靈王以至漢穀水會洛之道也何以知之以東漢作堨于河南城東十五里知之使穀水不由入洛場何爲在此乎于鄺氏又云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積南出爲死穀其頹有濱而無水例言西城渠門枯水之處所謂之死穀者以其有濱而無水即靈王壅穀後世所存枯渠也此正可爲古瀍水在王城西之明證又案鄺氏死穀一條又云石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之溝蘢太和七年子晉死穀水

此地下停流成湖洛逕滿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案太和七年當元魏孝文帝世故說者又疑瀍水入洛自元魏始然瀍水本由王城東北而南入洛周靈王時穀使東注勢必與之合其元魏所決者穀北之湖瀍耳瀍之合實不自元魏始也然其時瀍澗二水猶未經洛陽也迨東漢建都洛陽爲京師首邑乃自河南縣東十五里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瀍水始與穀水俱東逕洛陽城南矣後漢王梁傳建武五年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下張純傳建武二十四年爲大司空穿陽渠引洛水爲漕陽渠在洛陽城南古時瀍不合澗亦不逕洛陽南而東至偃師也水經瀍水條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鄺注縣北有朁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一厓東南水西有原古朁亭處東與千金渠合鄺注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條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鄺注澗水東南流逕郟山于穀城東南

瀍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瀍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此以上二條其前言瀍澗所出之源皆禹迹也自千金渠以下則皆言東漢後改流之道非古迹矣其穀水條云穀水出宏農黽池縣南穀陽谷酈注東北歷黽池川又東逕二崤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又東逕函谷關南又東北逕關城東又東澗水注之自下通謂之澗水矣書曰伊洛瀍澗無穀水之目是通稱矣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此以上所言穀水之源及合瀍之處皆爲古迹至東過河南縣北云云則爲周靈王壅穀入瀍之道酈于此下注又歷穀東至千金堨以下穀水所逕則皆東漢後之改流瀍澗自此竝東注而不復至王城之東南以入洛矣今繹其說千金堨東穀水有二道一在洛陽城北自皋門橋在城北東歷大夏門北城之西頭一門故夏門也穀水枝分北入華林園東注天淵池又東注秋泉廣莫門北城之東頭一門故按門地北對芒阜居南遷建春門石橋下東城之北頭一門郎上東門也橋柱銘云陽嘉四年以城下漕渠東通河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馬憲監作其水依石柱文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蓋即王梁所引鄭氏所謂舊瀆者也一在洛陽城南自閶闔門西城之北頭一門故上西門也陽渠水枝分入城東歷故金市南直銅駝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南歷西明門西城之南頭一門故廣陽門也亦日石橋門故西明門也西城之南頭一門故廣陽門也亦日屈東歷津陽門南城之西頭一門故津門也宣陽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小苑門也亦日平昌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平門也開陽門南城之東頭一門故開陽門也穀水注于城東南陽枝分北入謂之陽渠東又北逕東陽門東又北逕故太倉西又北入洛陽溝青陽東城之南頭一門故清明門東陽城之正東門也故中東門也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注于洛蓋即張純所穿洛水篇云洛水東過偃師縣南又北陽渠水注之是也此皆東漢至元魏歷代遷還之道非古迹也自曹魏大營宮殿分引支流灌注苑囿晉代川谷漸移元魏遷都更加營治隋大業元年改建東都并河南洛陽而一之又大變成周之轍隋東都城即今河南府治洛陽縣故城西五里至元魏故洛陽城西十八里孝文帝所都故洛陽城西十八里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河自板渚引河通淮而通濟之渠復起隋書大業爲急故復引穀南瀍會洛從城西遶城而南以遶城東經偃師鞏縣而注洛口其于東漢千金堨故道又迥不同而靈王以前之迹更不可問恃有洛誥數語猶可得其大略而已

滎波既豬釋文曰滎戶扃反波如字馬作播○疏曰馬鄭王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案曰今爲孔本作波非也晉呂朝羣經音辨引滎播既都鄭氏作滎播孫于之子周禮職方氏注引作滎播既都都豬同字不必改播誤爲波則大謬矣

鄭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尚書疏○傳曰尚書古文注三卷○左氏傳王天興尚書纂傳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魯季宣書古文訓三卷○夏僎尚書詳解二十六卷○吳澄書纂言二卷○毛詩三之一王應麟詩地理考六卷○史記索隱二卷○王應麟詩地理考六卷○史記索隱二卷

疏曰此澤水大動成波浪其時波水已成過豬不盛溢也鄭云云言在滎澤縣之東也春秋衛及狄戰滎澤鄭謂在此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則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案曰鄭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也者下文導沇水東流爲泲溢爲滎是也又云今塞爲平地者鄭目驗而知也又云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者鄭于周禮夏官職方注亦云滎在滎陽按漢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郎滎播也漢但有滎陽縣別無滎澤縣隋始分滎陽地置滎澤漢滎陽故城在今滎陽縣西南澤在城北歷城東故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也杜預亦云在滎陽縣東京相璠曰在東南非是又正義以鄭云在滎陽縣東者爲在滎澤縣之東此據隋置縣爲說亦非是隋滎澤故城在今滎澤縣北五里澤在城南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縣西南十七里滎澤在縣北滎陽故城明洪武八年圮于河移今治在滎陽故城北則自當在滎澤縣南元和志云在縣北亦非是滎播馬同孔改波訓爲水波非也鄭又云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者此經滎播之澤本在河南衛狄戰處在河北當別是一滎澤因河南之澤而假稱之杜預謂滎澤跨河南北則下文導沇何云入于河溢爲滎邪惟宣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此則在河南即經之滎播也

導菏澤被孟豬釋文曰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士可反韋昭古何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豬張魚反又音諸

傳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沛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

案曰菏澤當依地志在定陶傳云在胡陵者誤孟豬在菏澤之西南傳云在東北者正相反正義曲從傳說至欲改古郡縣方向以傅會之皆非也考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漢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邱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漢定陶城東北九十里郡志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北又云宋州虞城縣有孟豬澤元和志云孟豬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蓋此一節紀禹治陶邱復出之泲也菏澤在定陶之東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以殺泲瀆之勢水經注尚書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晉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若胡陵但有菏水非禹所鑿其故城在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交境處上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距睢陽之孟豬幾五百里矣安得云胡陵反在睢陽西北而其水得東出以被孟豬哉漢志胡陵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水在南此言達于菏之菏在胡陵南也僞孔既改達于菏爲達于河無如漢志胡陵有菏水遂強引以當豫州之菏澤不欲以胡陵之菏水屬徐州也此其支吾掩飾欲踊縫改書之迹耳乃師古反據僞孔書以改漢書之達于菏爲河則胡陵下無菏字類達不知遂云不言其縣有菏澤也不知菏水與菏澤水有別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水經泲水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注云菏泲別名也漢方與縣即今魚臺縣胡陵故城亦在縣境縣北菏水正說文所云在胡陵者也似說文正與孔傳合而班固說菏澤不在胡陵而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合泗以注淮詳見徐州與孟豬全無關涉說文言菏澤水多一水字與班說殊塗同歸僞孔傳襲取說文而遺落一水字遂成舛誤爲導澤之在定陶者以人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也

又案曰夏官職方青州澤藪曰望諸鄭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周屬青此經屬豫者周無徐并于青青在豫東故得兼有孟豬爾雅十藪宋有孟諸左傳僖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文十年宋道楚子田孟諸杜預曰宋大藪也自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諸包在其中澤形盡失故水經注于睢陽故城絕不言孟豬而敍蓋池甚詳蓋澤之畔岸已蕩夷無存元至元二十三年後歸德府城南北屢被黃河衝決澤更不可問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釋文曰壚音盧

鄭曰壚疏也（陳辨道聽書二十四卷）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青（史記夏本紀集解〇御覽三十七卷地部等）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也（案曰裴駰引此下有壚疏也三字今本孔傳無之陳辨道引作鄭注疑此原係鄭注今本裴駰集解脫鄭元曰三字）

案曰鄭云壚疏也者釋名云土黑曰壚壚然解散是疏也馬云地青未詳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釋文曰紵直呂反纊音曠）

傳曰纊細綿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案曰因上荊州之文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釋文曰華胡化反又胡瓜反〇案曰說文華字本作𦫳从山𠌶省聲唐元度九經字樣亦云字本作𦫳）

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之南雍州境也

案曰鄭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者僞孔亦云華山南疏云不得其山是也云至于黑水也者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爲南界蓋黑水在南徼外故梁雍皆以是爲南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南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也華即太華地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縣南八里黑水今無攷經凡三見雍州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導水云至三危入南海三危在西南則黑水從西徼外流至極南入海不入江者也要三黑水是一古時黑水見于紀載者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續漢志同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可也

又案曰殷周皆無梁州通典云梁當殷爲蠻夷此州遂廢賈公彥曰雍豫皆兼梁地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爲荊州川則荊亦兼梁地然三州雖兼梁地而禹貢梁州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約不過蠶叢不通井九州內地比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內彼州重慶夔州等府江南境宜屬荊）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

岷嶓既藝（釋文曰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何反藝魚世反）

鄭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疏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志蜀郡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

案曰鄭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者見裴駰集解前志此下尚有西徼外字續志同裴駰引鄭注每多割裂不全鄭必連西徼外言之也知者漢湔氐道唐爲松州嘉誠縣廣德初陷吐蕃宋亦未復仍爲吐蕃地今爲龍安府松潘廳在府西三百里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即古羊膊嶺江源所出距廳尚遠豈得謂江所出之岷山即在湔氐道故知裴引不全也鄭又云嶓冢山在漢陽西者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西縣改屬漢陽郡注云故屬隴西鄭據當代書故云漢陽西也但漢有東西下文導水歷敘東漢源流絕與西漢無涉而其首則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似東漢亦出嶓冢然漢志于氐道言漾水出至武都爲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又于沮縣言沮水源流沮水即漢水又沔陽縣應劭注補言沔水出以上四條皆言東漢而皆不言有嶓冢續志亦惟于西縣言有嶓冢山西漢水他縣皆不言鄭于此注亦但舉西縣之嶓冢者漢志既專于西縣言嶓冢并冠以禹貢則必古經師相承舊說鄭據古義故云然也至後魏于漢沔陽縣地置縣名嶓冢縣魏收作地形志遂于此縣載有嶓冢山而唐李吉甫杜佑則于上邽縣金牛縣分列兩嶓冢唐上邽即漢西縣金牛即漢沔陽縣地然則漢有二嶓冢亦有二一東西分出意者東漢上源從氐道來逕路納眾流以成川非始出沔陽之嶓冢故班志鄭注皆不著此山若西縣出西漢源故專舉之與至導水以西縣之嶓冢爲東漢源者則別有故蓋東漢自西而東流西漢則自北而東南流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沮縣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沙羨方入江流甚長西漢自西縣而廣漢而江州即入江流頗短二水始源所出下流入江皆不一處似各不相涉但西漢流至通谷與東漢會然後東漢自東西漢自南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于此又與西漢合然後西漢再西南行至江州入江漢別爲潛西漢自出西縣嶓冢似非東漢之別但既與東漢合而後分且葭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西漢又與之合故鄭于下節注以此二水皆爲潛論水則西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菁言東漢而即以嶓冢冠之者因下潛源以目漢源也論山則沔陽之嶓冢非東漢始源故略之而西縣之嶓冢實西漢源故班志鄭注專舉之欲見是山爲水源也此爲定論（漢氐道今無攷武都縣在今成縣西沮縣今略陽縣沔陽縣今沔縣沙羨縣今武昌縣西縣今秦州葭萌今昭化縣廣漢郡今廣元縣通谷即今重慶府治巴縣也）若郭璞注山海經以氐道亦有嶓冢則恐附會

又案曰漢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此縣後不知何年仍屬蜀郡古汶字與岷通但此郡縣名雖曰汶實非江源所在後郭璞注山海經遂言岷山今在廣陽縣西江所出廣陽晉所更漢汶江縣之名郭說亦誤汶江縣後不知何年又改汶山縣元和志于汶山縣載岷山南樂史因之汶山今又改汶川屬茂州案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郡臨洮縣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茂二千里皆名岷山是岷山所在之縣甚多安在茂州汶山縣無岷山但不得以爲江源所出耳漢志分明在西徼外三字裴駰刪去三字已失其旨郭璞移之汶江則更沿誤

沱潛既道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

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為卣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尚書荊州疏。蔡季宣書古文訓二卷。黃度尚書說二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水經二十九卷潛水注。樂史太平寰宇記七十二卷劍南西道）傳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疏曰鄭云云此解荊州沱潛梁州注云云此解梁州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卣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地志及鄭皆以荊梁各有沱潛郭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孔為博士地理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故舉大略耳

案曰鄭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承上荊州沱潛故云亦據爾雅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也又引地志郫縣之沱謂非此經之沱者地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卣東入大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揃山與江別而東流今成都府灌縣東有都安故城此卽漢志江沱後人謂之郫江河渠書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為沱水流江為大江流江者江之正流一名檢江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水經所敘江水自都安至成都考其原委卽所謂流江也郫水出自山源而下流為李冰所穿後人因其引此江與大江雙過郡下遂目為二江而皆以為冰所穿其實冰所穿惟郫江也（任豫言此江一名浩江一名湔水元史河渠志遂以郫湔為李冰所穿二江）此江起今灌縣卣南至雙流縣（卽廣都縣）北岸合流江（水經注云沔水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今成都府城東南岸卣有合江亭郫江入流江處又案郭中水道李冰一變文翁又相次作唐高駢築成而羅城塞故瀆鑿新渠導郫江繞城卣而北東江繞城卣而南下流仍合于合江亭舊迹更不可問矣）所行不過三百餘里源流短狹又與沱自江出之義不合故鄭不取也此水志冠以禹貢似是古義而鄭不取者既不言古文則非孔氏古文說此等鄭閒有不取擇善而從不偏主也又引地志汶江之沱亦不取者彼志云在蜀郡汶江縣卣南東入江近志以威州玉輪江當之玉輪江卽汶水出岷山卣玉輪坂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漢志所言蓋卽縣虒縣界開明所鑿郭璞云玉壘作東別之標者開明杜宇相七國時人禹時未有漢志亦不以為禹貢之沱故鄭不取也又云江原有郫江云云者地志蜀郡江原縣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應劭曰郫音壽元和志劍南道蜀州唐興縣本漢江原縣地郫江一名皂江（[illegible]）經縣東二里在今崇慶州曰首受江正與江出為沱合故鄭以此為沱之類也鄭又引地志安陽之潛亦不取者彼志云漢中郡安陽縣鬵谷水出卣南北入漢安陽縣今為陝西興安州漢陰縣此鬵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不得直名鬵水水經又以此水為涔水（潛鬵涔古字通）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是尾入漢非首受漢故鄭不以為潛水史記索隱因夏本紀潛作涔遂以此水當之非也爾雅自漢出為潛馬融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曰潛是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鄭云潛蓋漢卣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云云者前志隴卣郡卣縣禹貢嶓冢山卣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是也過郡四者隴卣武都廣漢巴郡也鄭據彼文但彼以為卣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卣縣嶓冢所出雖是卣漢鄭引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八卣漢以達于江故遂卣漢始源亦目為潛也荊州疏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北卽東漢今漢中府西縣東南有沔陽故城）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卣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郭與鄭合彼疏以為與鄭異者非）漢壽卽漢廣漢郡葭萌縣（漢志失載此水）蜀先主改名漢壽屬梓潼郡晉又改晉壽（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東南）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與潛同）今名龍門水源出縣谷縣（晉太原中分晉壽縣地置興安縣隋改名縣谷隋志縣谷有龍門山是也唐因之屬利州明改廣元縣屬保寧府本朝因之東北接陝西沔縣界）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縣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縣谷縣龍門山亦名葱嶺山引梁州記云葱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龍門山是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王象之輿地紀勝曰龍門洞在縣谷縣北凡為洞者三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兩洞下合嘉陵江此卽潛水也然廣元舊志云潛水出縣北一百三十餘里七盤山流經神宣驛卽龍洞又南二十里經龍洞日至朝天驛北寶穴而出入嘉陵江與諸說不同意者未察山乃水自沔陽來之所經而人誤以為出郭郭天驛穴卽龍門山穴也王氏所謂自第三洞貫通兩洞卽舊志所謂經龍洞日至朝天驛北寶穴而出郭氏所謂入大穴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者也大約此水伏流山下亦不過二十餘里但）歷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合州至巴縣（並屬重慶府巴縣漢巴郡江州縣今府治）入大江然則卣縣嶓冢所出本是卣漢非潛水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後世但稱卣漢又稱嘉陵江潛之名遂晦）故鄭又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為卣漢水廣漢卽指葭萌鄭舉郡言耳水經注桓水條又云葭萌卣漢卽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是也鄭注殘闕子采輯乃有端緒參互觀之則沱為江原之郫水潛為卣漢合葭萌之伏流可知矣

又案曰漢志又有一潛水在巴郡宕渠縣卣南入江（此江謂嘉陵江）水經亦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南入于江酈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卣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康成曰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為卣漢水也蔵晉曰沱潛既道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卽潛水也鄭又云宕渠水卽潛水（水見江水注）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亦見漢水注）案漢宕渠縣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渠江在縣東其源出自巴州（屬保寧府）小巴嶺卣南流逕蓬州又東南逕營山縣入縣界又卣南逕廣安州（並屬順慶府）至重慶府之合州入嘉陵江此水雖名為潛而出自山源不出于漢況酈注所云入穴通山云云卽取郭璞所說漢壽潛水之語順文應度而此水實無入穴通山之狀其所引據之鄭康成庾仲雍二條鄭云自廣漢疏為卣漢水而漢葭萌屬廣漢卽漢壽縣庾云出晉壽縣而漢葭萌蜀為漢壽晉為晉壽是二家所說正屬漢壽之潛水全與宕渠無涉酈乃移彼入此舛謬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嶺在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寰宇記曰興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三日始達于嶺險阻如此此等山谿定是無勞疏鑿潛不在宕渠明矣

蔡蒙旅平（釋文曰旅如字韋昭音盧）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傳寅禹貢說斷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在

案曰鄭云地志蔡蒙在漢嘉縣者前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涐涐當作沫師古曰音哉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亦可單稱蒙敵也傳曰蔡蒙二山名正義曰蔡山不知所在史記索隱同其說非是今雅州府治雅安縣北有漢青衣縣蒙山在縣西是山盤踞邛州及雅州府之雅安蘆山名山四州縣境也

又案曰漢志言青衣有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又沫水出廣柔徼外今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酈注靈道縣一名靈光道今蘆山縣西北有靈關廢縣東北與青衣水合酈注二水于漢青衣縣東合為一川東入于江以今與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安與沫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州南北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府治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眉至嘉定府治會涐水入大江

和夷底績釋文曰和如字又作鄭如

鄭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蔡沈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水經三十六卷桓水注馬曰和夷地名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疏曰和夷平地之名

案曰鄭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者鄭以和為水名馬及傳但以為地名非也鄭又云和讀曰桓者漢酷吏傳尹賞瘞四尸桓東如淳曰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東京賦云叙和樹表師古曰即華表也華古音敷亦以聲近而變詳見匡謬正俗又古者桓獻同音桓轉為和猶獻轉為莎說文桓作獻从玉獻聲則知古者和有桓音也鄭又引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云云者彼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同地志于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徼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唐通化縣今無可考大約在今茂州之保縣及威州界內蜀山在此為桓水所自出則與酈氏竝徼外江水所出之岷山相連酈注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桓水也鄭于和夷從鄭讀為桓謂即蜀山桓水又引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桓水因謂曰桓水以南為夷鄭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于西傾因桓是來則以為此桓乃西傾之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西漢即鄭所謂潛也愚謂西傾之桓水不見于禹貢鄭謂因桓之桓乃西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為桓耳詳下文

厥土青黎釋文曰黎力兮反徐力私反

馬曰黎小疏也釋文王曰青黑色黎小疏也疏傳曰色青黑而沃壤

案曰馬云黎小疏也者孔疏謂青其色黎其質也王以青為黑不知何據孔疏青色微黑即同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草色也此是况言不可以解此經至傳以黎為黑則是梁州土與雍二色矣但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然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傳非是當從馬說為正至沃壤經文所無傳說更屬妄添且傳以田上中下主肥瘠言若更以沃壤則田宜上品何以下文厥田止云下上邪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尚書疏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曰傳以經言下中復云三錯嫌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正八為三

案曰鄭云三錯者經云下中三錯自當于下品中品之中居其三若如傳說則云下三錯足矣非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釋文曰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居幼反鏤婁豆反砮音奴羆彼宜反貍力疑反

鄭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璆玉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

案曰鄭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者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即紫磨金也是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鏐黃金之美者从金翏聲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翏作璆巨鳩切讀若斛二字音義皆別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韓悼昭傑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金即梁產也璆定當為鏐自後人妄改从玉遂以梁州之璆混雍州之球幸史記集解尚采鄭注猶可見真古文也鄭又云鏤剛鐵可以刻鏤也者說文金部文彼即引此經為證是也砮石磬華陽國志臺登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貢是也熊羆狐貍或貢生獸或貢其皮也孔連下織皮為句其說謬甚辨詳下文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釋文曰傾窺營反○陸氏所據尚書作填

鄭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二十六卷桓水注馬曰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林之奇尚書全解傳曰織皮今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衣為罽言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耳西傾山名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朝初發西傾未有水不知南行為里得桓水也

案曰鄭云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者雍州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織皮謂西戎之國即崑崙等是也又引地理志云云者據彼漢志云禹貢西頃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南漢臨洮在今為甘肅洮州廳治所三面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廳接界外連藏古邊境西傾山在其界內詳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西郡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其上懸巖峻溜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流離西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鄭所謂道是隴阪名者蓋即隴山後漢隗囂傳謂之隴坻李賢注云坻阪是也鄭以此阪盤桓旋曲故名桓者屯初九盤桓馬融云旋也屯初體震說卦云震為阪生是阪為盤桓旋曲也鄭又連是字亦為阪名不從馬融作虛字解者說文卷十四下阜部云阪山脅也十二下氏部云阪蜀名山岸脅旁箸欲落嫷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楊

雄賦譬若氏隤古氏與是通詳見洪範故鄭以桓氏爲山阪之名也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于洮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漢水以入沔蓋西漢水出西嶓冢山漢志在隴西郡西縣今爲西和縣屬鞏昌府此卽潛也織皮諸國及西傾之山雖皆爲雍州境然欲由本州浮于積石則西傾之西北距積石千里皆重山疊嶂道險難達況欲東行以至京師不行東北而反取西北路以往舍近圖遠必無此理惟因桓是來則過阪卽入西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禹巡行州境非爲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爲一截但鄭解此節雍戎之人有事京師則自桓是而浮潛以至亂河自是入京之道其實則因桓是來與下文本不連屬也

又案曰晚晉古文以織皮屬上熊羆狐貍爲句以四獸爲貢皮以織皮爲罽疏曲附之然經文但舉四獸何以知其貢皮雍州織皮與昆侖析支渠搜連文不爲貢物則此亦當與西傾連文不爲貢物可知傳疏皆非也傳又以桓爲水名謂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但出蜀山之桓水以解和夷則可若云自西傾因此水而來則此水乃行羌中入南海不入中國何由而來乎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爲初發西傾未有水南行得桓水考元和志謂蜀山桓水在茂州今西傾乃在洮州西南距茂州千餘里何云因乎酈道元則謂蜀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卽蜀山桓水以和夷之和爲蜀山桓水以因桓之桓爲西傾桓水其說據馬融王肅注云治西傾山爲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因謂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矣酈此條所云桓水卽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水經漾水注又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今文縣西素嶺山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鄧至城在文縣西南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在城文縣南又東逕偏城北又東北逕橋頭今文縣城東南有橋頭白水上卽陰平橋頭也蜀姜維在沓中聞有魏師請護陰平橋頭卽此沓中在今洮州西南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羌水出羌中參谷白水東南流逕葭蘆城又東南至橋頭合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城在今昭化縣西北九域志云縣有白水鎭卽故縣也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卽西晉壽之東北也西晉壽卽葭萌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案漢葭萌故城在今昭化縣界白水至此謂之葭萌水津關卽今縣北白水關也與寧羌州接界東南流注漢水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龍安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近人以爲此卽禹貢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但是與氐通是山阪之稱非水稱因桓是來究以鄭說爲確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曰或謂漢爲沔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絶流曰亂疏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正絶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案曰鄭云或謂漢爲沔者沔水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漾水合流于是兼有沔稱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曰沔是也導水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閒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渭水地理志云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見導渭河謂西河也水經注云西漢卽潛水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已見上文阻漾枝津者卽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縣寰宇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卽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而北至第一洞口出谷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瘠事已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絶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亂河則至雍州矣

又案曰水經注說浮潛逾沔則得矣而其下云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相關川流所徑不乖禹貢入渭亂河之義也案南鄭今爲漢中府治其故城在縣東北武功故城在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之南此說以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然褒通沔斜通渭而褒與斜究不相通乃云遡褒南溪支灌于斜蓋因經例由水而陸以入水曰逾由水入水曰入今曰逾于沔入于渭似沔渭有相通之道故耳不知經文不可兩言逾故變言入傅氏寅云上言逾沔可以該下而省文此說是也酈言褒灌于斜強爲附會殊不可信考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衙嶺山在今郿縣西南三十里俗呼爲鞍山褒谷口在今褒城縣北十里斜谷口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褒水南流自衙嶺南經褒城縣東又南入于漢斜水北流自衙嶺北經郿縣東又東北入于渭二水中隔衙嶺須陸行百里始達故顏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各自有水耳正言其不相通也山谷形勢古今不易安在禹時從沔遡褒可以入斜而通渭乎漢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屬武都郡卽今鳳縣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于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漢書溝洫志同今此經谷人妄指爲轉輸運則此道似不應有從陸處其實則是禹巡行梁境畢乃從梁至雍治水耳有陸何不可由乎自潛逾沔歷岡穴不過二十里自沔逾渭泝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合兩處僅一二日程耳禹豈必欲盡從水而畏此一二日之從陸哉逾沔入渭當從傅氏以上逾字貫下入字爲確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釋文曰雍於用反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詩十八之四卷大雅韓奕疏○莊十年公羊傳疏

王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

○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　傳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疏曰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所言得其實孔本誤也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故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案曰鄭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者鄭意以黑水在西徼外梁雍二州之西境皆至此爲界義已詳梁州也傳或言據或言距偶爾異文不爲例孫必以距爲至據爲跨而過之則不可通者多矣雍東至西河而止固不可以言跨而其西亦不過至黑水黑水絕遠者復跨而過之無是理也鄭云自黑水而東則鄭必不以雍西爲跨越黑水可知也

又案曰爾雅河西曰雝州注云自西河至黑水李巡云兼得梁州之地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于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其疆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間爲蠻夷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自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爲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皆沒于戎翟矣爾雅自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于禹貢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迪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爲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

弱水既西

鄭曰眾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尚書疏○傅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

案曰鄭云眾水皆東者荀子云孔子觀于東流之水謂子貢曰水萬折必東是也餘詳下文

涇屬渭汭釋文曰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

傳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毛詩二之二卷邶風谷風篇正義○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屬入也釋文　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疏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案曰鄭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云云者涇水見下文渭水見下文導渭節二水自源及流所經行皆幾二千里涇入渭渭又入河也又引地志云云者鄭以渭水就下文導渭節解之故于此惟解涇水也其文見前志幵冠以禹貢說文水部同續志無涇陽縣劉昭注于安定朝那下言之蓋省併也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治平涼縣西南幵頭山在縣西一百里涇水出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登笄頭之山是也東南流逕其縣南又東南逕華亭縣東北華亭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本漢汧縣地又東逕涇州南涇州在府東一百五十里本漢安定縣唐爲保定縣涇州治又東逕長武縣北汭水入焉長武在邠州西北八十里本漢鶉觚縣地唐爲宜祿縣汭水源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流過長武縣南而東注于涇又東南逕邠州北邠州在西安府西北三百五十里本漢漆縣唐爲新平縣邠州治又東南逕淳化縣西淳化在州東少南一百四十里本漢雲陽縣又南逕永壽縣東永壽在乾州北九十里本漢漆縣地又南逕醴泉縣東醴泉在西安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漢谷口縣又東南逕涇陽縣南涇陽在府北七十里本漢池陽縣晉惠帝析置涇陽縣又東南逕高陵縣西南入于渭水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陽陵故城在高陵縣西南二十里即鄭注所云逕入渭處也

又案曰汭說文水部云水相入也从水从內內亦聲既云从內則內亦義故鄭云汭之言內閔二年傳杜注水之隈曲曰汭隈曲即內故鄭君諸注亦云汭隈曲中也然並無水北曰汭之訓僞孔忽創此解疏曲附云人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但人北面望水則又可以南爲汭矣凡二水相入其間必有隈曲罕有十字相交徑橫入者然但可以曲處爲內其外直流者爲外耳豈能限以必北爲內乎雍州有二渭汭此渭汭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漢襄德縣地今朝邑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襄德者河渭二水之會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

漆沮既從釋文曰沮七徐反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爲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于渭以渭爲主故也

案曰大雅緜云自土沮漆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周頌潛云猗與漆沮傳云岐周之二水也豳譜云豳者公劉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自豳始遷焉潛詩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然則毛鄭雖分言漆沮其實一也漢志右扶風漆縣水在縣西續志亦云縣有漆水據豳譜疏引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則鄭箋云漆在豳者即漢志所云在漆縣者矣然皆不言上源所出下流所入說文水部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杜陵當作杜陽以上所言皆即此經既從之漆也而沮則無攷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今長武邠州麟游三州縣地即漢漆縣及杜陽縣地也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俞山疑即岐山酈注引山海經又云羭次之山疑皆岐山之異文而酈又引闞駰十三州志分爲二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攷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酈雖疑不能定但所出所入各別自是兩水攷李吉甫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漆縣唐爲新平縣今邠州是北流注于涇今麟游縣東南亦有漆水與此異寰宇記云水經注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元和志云宜祿縣東至邠州八十一里今長武縣是即今邠州所治也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注涇水恐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游之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今攷涇水自邠州北東南流入永壽縣界漆水東北流必注于涇言入渭者非二漆之中必有一沮在麟游之漆當是沮水土俗音訛以沮爲漆耳然此二水一則徑以入渭

一則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而導渭云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蓋有二漆沮雍州之漆沮非導渭之漆沮也正義于此節解爲扶風漆沮于導渭解爲馮翊北之洛水是也

灃水攸同 釋文曰灃芳弓反○案曰漢書引此及地志俱作酆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于渭疏曰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案曰地理志扶風上有右字疏刪去非也鄠縣今屬西安府其故城在今縣北二里上林苑在今長安縣西南水經渭水篇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 槐里今爲興平縣在西安府西少北一百里 又東至鄠縣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惟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經縣界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 咸陽縣在西安府西北五十里 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攸同也文王作豐武王治鎬詩詠其事鄭康成云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相去蓋二十五里司馬相如上林賦李善注引關中記云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八川惟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酆水禹功所及故獨著于經

荊岐既旅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案曰馮翊上有左字疏刪去便非漢制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鄭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三山名言相望疏曰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也

案曰鄭云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者疏引前志云云續志略同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也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傳云周之名山曰終南亦名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名終隆見淮南俶眞訓高誘注以爲卽終南山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此山西起秦隴東跨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爲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爲一山遂以終南爲南山之總名太一爲一山之別號以此駁去漢志之說殊屬妄謬水經注云大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 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十里渭水逕其北南對太白山 西去長安二百里唐六典云關內道名山曰太白是也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卽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

又案曰漢志扶風上有右字疏引志刪去右字便非漢制非也此等今不悉辨荊岐鳥鼠並詳見導山鳥鼠山地志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今在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渭水出詳見下文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案曰豬史記作都野漢書作壄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蔡沈集傳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曰下溼曰隰釋地文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

案曰鄭云詩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者彼大雅公劉篇文彼箋但空言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非有指名實地而于此經引以爲說者彼是召康公述公劉遷豳事則隰原自是豳地今此經原隰亦是治豳地之水故也今陝西直隸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豳地原隰在此鄭又云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者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南山卽上終南也原隰卽此原隰也涇渭南渭北既已旅平惟豳地向宜致功故復治之從此西北逾河以至武威則畢治矣故鄭云云也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漢武威縣屬武威郡今甘肅涼州府鎭番縣地也

又案曰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云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 城卽休屠城也漢志武威郡休屠縣有休屠城元和志云在涼州姑臧縣北六十里 又東北與橫水合 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也漢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遷于此晉徙治此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今涼州府治卽姑臧故城也北至鎭番縣一百九十里 又東北清澗水入焉 水出姑臧城東北流注馬城河 又與長泉水合 水出姑臧城東北歷黃沙阜東北流注馬城河漢志揟次縣屬武威郡其故城在今莊浪縣西北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 漢志宣威縣屬武威郡晉省入姑臧今爲鎭番縣地 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 漢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降以其衆置武威縣 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鄭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史記索隱一卷○玉海十五卷地理門○通鑑地理通釋五卷○王幼學綱目集覽○章樵古文苑注十四卷 傳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疏曰舜典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爲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引地記云云地記乃妄書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大有次敘

案曰鄭引河圖云云疑括地象文又引地記書者酈注禹貢屢引地記必古書可據者也三苗已詳堯典三危詳堯典及下文導水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案曰田之上中下鄭主地形高卑言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也傳以上爲肥美下爲磽薄而賦輕重不能準是

乃妄爲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曲附之云治水爲此差後必要立其等云云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更沈州云貞作十有三季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爲定制而立之法也安得云禹貢非承定者邪

厥貢惟球琳琅玕釋文曰球音求琳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案曰球史記作璆

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毛詩十八之四卷大雅韓奕疏。又釋文

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疏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

案曰鄭云球美玉也者說文卷一上玉部云球玉磬也既中磬材自是美玉也又云琳美石也者說文琳字次球亦云美玉嫌與球無別故鄭不從也又云琅玕珠也者傳亦云似珠說亦同并引此經以證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曰地理志云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案曰積石詳導河地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云同孔安國爲武帝博士計其卒當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在始元庚子之前且三十載何此傳已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邪郡名如陳魯長沙之類或前有所因而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金城湯池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未有此名矣而此傳突有之知此傳乃魏晉閒人假託非武帝時博士安國作也又史記大宛列傳敘張騫擊匈奴事云金城河西西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似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鑑胡三省于此事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季方置史追書也考騫卒元鼎三季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胡三省說確甚或又疑傳所謂金城恐指金城縣而言則又不然安國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地志積石山繫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其云在羌中則不可謂山在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酈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唐爲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蘭州府治皐蘭縣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則傳非出安國可知夏陽今同州府韓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隋大業十三年李淵遣王長諧等自梁山濟營于河西以待大軍即龍門也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縣治水時所鑿積用弗成今名錯開河龍門關在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後周時所立最爲險阨關之下即禹門渡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地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華陰故曰渭汭此節依鄭注是循行州境浮積石至西河是自西而東會渭汭又是自東而西故僞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行州境乃備足見鄭注之確自僞孔剏還都白帝之說各州皆何可強說至此則窮矣禹治水功成在堯時堯都平陽禹至西河河津滎河等縣界尚須從汾水往東幾百里方至平陽何得反西至渭汭于是僞孔不得不云逆水西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訖又到雍州且云諸州皆然然則禹終年僕僕道途何暇治水邪非也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釋文曰崙魯門反析星歷反搜所由反。案曰崑崙二字說文卷九下山部無史記作昆侖漢書作昆侖搜漢書作叟師古云叟讀曰搜

鄭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昆侖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索隱一卷

馬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釋文。傳寅禹貢集解一卷

王曰西戎西域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九卷。傳寅禹貢集解一卷。史記索隱一卷

傳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

案曰鄭以昆侖析支渠搜爲三山者謂織皮之民居此三山之野者皆是西戎今已即敘即敘謂就而序之漢書西域傳贊引此而解之云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是也僞傳不用鄭義改爲四國疏謂傳或分渠搜爲二或并西戎爲四考諸書言渠搜從無分爲二者西戎乃總名不得別爲一國傳非是當以鄭爲正鄭又云西戎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者傳記言昆侖凡四處一爲河源山海經云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自昆侖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葱領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本紀所云昆侖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西南昆侖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閒是也案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昆侖更在西海之南去雍州太遠其非禹貢之昆侖明甚吐蕃悶摩黎山唐人造言唐以前從無以此爲昆侖者不足信山海經所云昆侖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亦非西戎所居鄭意蓋以臨羌之昆侖爲西戎所居鄭與馬合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孔鼂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也鄭以析支渠搜皆山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者水經注云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逕于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從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漢人以西域兩河合流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爲河首北音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爲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是也漢河關縣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地也渠搜亦西戎周書王會云渠搜以鼩犬孔鼂注渠搜西戎之別名也是也釋文誤引漢志朔方郡渠搜縣當之并引武紀北發渠搜爲證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誤始于此陸氏因之彼武紀應劭注云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劭

既知渠搜爲卥戎則必不以爲北發臣瓚亦辨之五帝本紀云卥戎析支渠廋氐羌渠搜之屬卥戎無疑但今不能定其所在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釋文曰導音道岍音牽字又作汧馬本作開〇案曰史記漢書並作汧）

鄭曰四列導岍爲陰列卥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地理志岍在右扶風（尚書疏〇東坡先生書傳五卷〇薛季宣書古文訓二卷〇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〇程大昌禹貢論上卷〇黃度尚書說二卷〇蔡沈書集傳二卷〇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〇傅寅禹貢集解二卷〇毛晃禹貢指南三卷〇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〇金履祥尚書表注上卷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〇吳澄書纂言二卷〇陳師凱書傳旁通二卷〇陳櫟書傳纂疏二卷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二卷〇史記夏本紀集解〇又索隱二卷〇金履祥通鑑前編一卷〇玉海二十卷地理門〇小學紺珠二卷）馬曰三條導岍爲北條卥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尚書疏〇東坡先生書傳五卷〇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〇程大昌禹貢論上卷〇又禹貢山川地理圖〇傅寅禹貢集解二卷〇毛晃禹貢指南一卷〇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〇蔡沈書集傳二卷作王注〇金履祥尚書表注上卷作王注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〇陳師凱書傳旁通二卷〇陳櫟書傳纂疏二卷作王注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二卷〇史記索隱一卷〇金履祥通鑑前編一卷〇玉海二十卷地理門〇洪适隸釋三卷〇小學紺珠二卷〇章樵古文苑注十八卷）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岍岐荊三山皆雍州河謂梁山龍門卥河疏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卥古文以爲汧山岐山在美陽縣卥北荊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

案曰鄭云四列者鄭意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爲陰列云云者卥北爲陰東南爲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本史記天官書文）今鄭此注所分岍山卥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又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荊山南條荊山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幷爲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其下又云雍州山續志亦云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職方雍州其山鎭曰嶽山是也漢汧縣唐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今爲鳳翔府之隴州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汧山在境內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卥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國語所謂虞矣（古字虞吳同）攷吳嶽班酈皆謂即岍山然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卥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而無岍山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或互言之或析言之也當以漢志爲正疏又引岐山在美陽縣卥北者漢志美陽縣禹貢岐山在卥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續志云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水經注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卥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也水北即岐山矣山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岐陽廢縣在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唐貞觀七年置周太王居岐之陽即此疏又引荊山在懷德縣者漢志左馮翊懷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案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懷德縣此懷德建置之始今朝邑縣有懷德故城乃西漢舊縣荊山在其境也

又案曰續志無懷德縣省幷也故城在朝邑而富平復有懷德故城者寰宇記謂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爲名晉移富平來治（通典晉自彭原移富平于今縣西南懷德城）後魏復徙去故有故城存焉其實與西漢舊縣無涉也隋地理志因之誤截荊山于富平縣李吉甫元和志云在富平縣卥南二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云在縣卥南二十里皆謬也今朝邑縣治基頗高在彊梁原上當即宋時舊址土人謂原即荊山北麓其東麓則臨于河即禹貢荊山無疑矣叅水經注言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今朝邑有洛水歷彊梁原入渭原在荊山下而富平縣無洛水一證也彊梁原爲荊山之麓一名朝坂一名華原山在朝邑縣卥繞縣卥而北而東以絕于河古河壖也故曰至于荊山逾于河若富平則東距河二百餘里與經意不合二證也至于水經注沮水條內又有云沮水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澤泉水東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此皆指富平之懷德而言固未嘗與在今朝邑縣者混而爲一也而唐宋以來因之致誤者蓋由先儒謂漆沮爲洛水而澤泉逕富平懷德城北東南絕沮注濁水得漆沮之名遂以此爲漢志東南入渭之洛幷荊山亦移之富平非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卥疏曰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卥也

案曰傳云三山在冀州疏引地志云云者彼志蒲反又云有堯山首山祠故曰蒲秦更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漢縣舜所都傳又云太岳在上黨卥者太岳即霍山漢上黨郡今山西潞安府是餘詳冀州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釋文曰底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反〇案曰底史記作砥後同）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卥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大陽關東坂城之卥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案曰漢志析城在濩澤縣卥南疏誤刪南字非也濩澤今爲山西澤州府陽城縣其故城在縣卥三十里垣縣今爲絳州垣曲縣其故城在縣卥四十里大陽今爲解州平陸縣其故城在縣東北皆漢縣大陽關在今河南陝州東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卥北唐王屋縣地卥與垣曲接界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釋文曰行戶剛反又如字〇案曰太行殘字作太形賭行讀如字故陸氏兼存之案行古本讀若杭晚周變讀若形非古音又案恆史記作常避諱）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疏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卥北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卥北太行去恆山太遠恆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恆衞滹沱漚易近恆山碣石之等也

在曰傳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非言水入傳非是疏附會爲連激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舉之山在平陸距水次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古注不可易也疏引地志山陽縣云云彼文稱東太行山彼志又有河內壄王縣太行山在西北壄王是正山陽是支淮南子俶眞訓高誘注亦云太行在野王疏偏舉山陽非也又引上曲陽云云彼志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是也漢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西北壄王縣今河內縣故城卽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綿亘山西澤州遼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是上曲陽今爲直隸定州曲陽縣故城在縣西恆山在今縣西北詳堯典碣石見冀州海在碣石之東

又案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西郡絫縣有揭石水南入官（讀下官）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揭石則絫縣有小揭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碣石專以小碣石言之故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劉昭注曰碣石山在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尋又改新昌曰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石山括地志曰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通典曰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盧龍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曰廣寧金又改曰昌黎）自後漢至隋唐曰絫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碣石言之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而歐陽志與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碣石言之按唐志于平州盧龍縣則注云本肥如武德二年更名又置撫寧縣七年省于石城縣則注云本臨渝萬歲通天二年更名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之東南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寧之南境西南境與昌黎界自漢以來縣名經屢改屢省之後壤地交錯不可得詳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絫縣故城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碣石竝舉自文穎以下諸說偏舉一處者皆不免罣漏惟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酈道元水經注亦兼舉二說按水經第四十卷禹貢山水條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曰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又第五卷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璜（漢書儒林傳琅邪王璜平仲傳古文尚書溝洫志作王橫）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後漢志注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知其名豈卽此所稱張君邪）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又第十四卷濡水條注曰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并屬臨渝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以望海而勒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潮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于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贊水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按酈氏既兼舉漢志驪成文穎絫縣二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縣境則其爲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石如甬道者今在昌黎東南又仙人臺碣石之頂也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寧之西其臺崇廣絕壁萬仞頂石爲天橋柱人罕能至此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酈云淪海者蓋當海水波襄偶然漸及山下非眞泯焉湯焉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建安十二年曹操征烏桓過碣石作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皆指此山也若如酈氏淪海之說無論山今現存有不可誣卽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東巡登碣石觀滄海改山名樂遊此明係山在平陸而以爲淪海不亦謬乎碣石當以在今昌黎北及撫寧西南者爲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二十六中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六下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釋文曰圉魚呂反華如字又戶化反）

鄭曰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疏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案曰鄭引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者漢志漢陽縣屬犍爲是益州部非朱圉所在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圉與圄同鄭不言冀縣言漢陽者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漢陽續志亦云漢陽郡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有冀縣朱圉山鄭據後漢志故與前志異也又云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者前志華陰屬京兆尹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鄭不言京兆言宏農者續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據後漢志也西傾已見梁州山在今甘肅洮州廳西南漢冀縣唐爲伏羌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最是伏羌縣志云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此所言里數與元和志所言六十里不合者今之縣治乃宋熙寧三年以伏羌寨爲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見九域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至秦州

一百二十里者移向西南三十里故不合然漢冀縣故城正在今縣南五十步是今伏羌正冀縣也鳥鼠漢志在首陽縣西魏改漢首陽縣曰渭源縣隋屬渭州唐因之今屬甘肅蘭州府山在縣西七十里太峯詳堯典梁州

又案曰傳于西傾朱圉牽引積石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西傾朱圉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此等何異說夢又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重見疊出不憚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爲治山旁之水何須妄引總因僞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剏新說遂生支蔓又鳥鼠在渭源朱圉在伏羌皆從傳爲治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經似誤倒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紛紛不一是朱圉山脈緜亘于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爲邽落中一小山亦非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釋文曰陪音裴○案曰陪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顏氏云倍讀曰陪）

鄭曰屬豫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崈高崈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毛詩七之一卷陳風譜疏○又七之二卷檜風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疏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崈高縣古文以爲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

案曰鄭引地志熊耳云云者前續二志略同又引外方云云者潁川郡崈高縣注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也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說文卷九下山部但有崈字嵩疑卽崇也嵩字則在新附注引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續志則云潁川郡陽城縣有嵩高山劉昭注云山海經謂爲太室之山禹貢者外方山鄭氏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是也又引桐柏云云者南陽郡平氏縣注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出續志同又引陪尾云云者江夏郡安陸縣注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是亦孔氏說故鄭用之也元和志云山一名橫山故鄭又云若橫尾者葢以形似名也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山在縣西南五十里詳見導洛崈高今爲河南府登封縣山在縣北十里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縣亘百五十里平氏今爲南陽府桐柏縣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山在縣西東南接湖北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詳見導淮安陸今德安府治傳以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然如陪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然不經此山則經自據山脈言之傳以山爲水所經非也

又案曰攷賈公彥周禮保章氏疏據春秋緯文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博物志亦云泗出陪尾隋唐志然云泗水縣有陪尾山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本漢魯國卞縣陪尾山在縣東五十里此又一陪尾爲泗水發源處諸說以爲禹貢陪尾與鄭孔及班志皆不合不可從

導嶓冢至于荊山

鄭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續志略同是也漢臨沮縣隋唐改南漳縣今屬湖北襄陽府鄭于此不解嶓冢者已見梁州鄭于彼注以西縣之嶓冢言之西縣今西和縣屬甘肅鞏昌府鄭意以此嶓冢亦西縣山也但此嶓冢乃西漢所出西漢乃嘉陵水上源亦卽酒也禹貢所云漾者東漢無西漢而班鄭皆以嶓冢爲西縣山者東漢從氐道來納衆川至沔陽此縣亦有嶓冢要非東漢始源故漢志于沔陽不言有嶓冢而應劭注補言之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縣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沔陽之嶓冢乃著自此以後隋又改此縣爲西縣（與漢西縣名相涵實非一縣）唐又改金牛縣又改三泉縣宋又改大安軍元又降爲縣明又改沔縣又置寧羌衞又卽衞置州而山入其境自後魏以來地名數變實一地皆是漢沔陽縣地也要之此山出魏晉以下鄭所不取則不可以解經明矣又下文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志以養水繫氐道下（或作漾與漾同）不言出某山而氐道亦似當有嶓冢故郭璞酈道元遂附會言之氐道今無攷不知所在此山班鄭皆不言亦不可以解經也

內方至于大別

鄭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注四十卷）傳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疏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在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案曰鄭引地志內方在竟陵者疏引前志是也又云名立章山者續志江夏郡竟陵縣立章山本內方鄭據當時之稱然也鄭又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者漢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在西南但此縣續漢志改屬廬江郡不屬六安國故鄭云廬江安豐疏謂志無大別誤也大別在安豐則揚州界非荊州傳疏皆非是漢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安豐故城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縣西北

又案曰班固鄭元司馬彪及水經四十卷皆以大別繫安豐杜預定四年傳注雖疑大別不當在安豐然亦不能言其處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江夏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卽沔口矣此條乃指在今湖北漢陽府城東北漢水西岸之山而言乃漢水入江處然但稱爲魯山又稱爲翼際山而未嘗指爲禹貢之大別山惟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祠此說葢因杜預以二別當近漢水故臆度在此然無所據而相沿至今陸游入蜀記亦云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當以鄭注爲正說詳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案曰岷漢書作嶓後同）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案曰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山乃湘水所經于大江無涉傳云江所經謬甚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湔氐道今爲四川龍安府松潘衞山在廳西北已見梁州又詳下文導江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湘南縣今爲湖南衡山縣府衡州府山在縣西三十里已見堯典及荆州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疏曰衡卽横也東西長今人謂之横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東接于敷淺原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

案曰九江漢志在廬江郡尋陽縣今在湖北黄州府蘄州東已見荆州敷淺原傳云一名傅陽山攷漢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則敷淺原乃水也傳以爲引證皆非也說文卷十一下𤽄部𤽄字注云水泉本也从𤽄出𠂆下又重文原字注云篆文从泉徐鉉曰今别作源非是卷二下辵部𨔶字注云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彔闕俗既别造源以代原遂以原代𨔶謬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不識字故也通典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考唐武德八年于潯陽縣置蒲塘驛宋之問有寒食江州蒲塘驛詩韋應物有蒲塘驛過舊經歷山水詩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升爲德安縣今縣治故驛也屬江西九江府在府治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蒲塘之名本此馬氏端臨曰德安縣有傅淺水吳氏澄曰德安卽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諸家皆從漢志及通典其說是也上文岷山南至衡山至爲荒遠相距數千里不知山脈何以相承若云治山旁水更不可通又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經意尤難究悉闕疑可也

導弱水釋文曰弱本或作溺。說文引亦作溺。

鄭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此經自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下文疏引前志并欽說是也欽傳古文尚書故鄭用之續志刪丹注鄭但舉郡名也又云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云云者說具各水下又云言過言會云云說亦具各水下觀此則知過會至于皆是水之先後非施功之次第蓋施功先下流不先上源益知導山言山脈非言治山旁水也又鄭于導水始發此例則上文導山不妨敷淺原爲水也

至于合黎

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合黎地名釋文。蘆荻書傳纂疏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案曰鄭云合黎山名者鄭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馬與鄭略同傳云水名非也又引地說云云者前續志酒泉郡皆有會水縣不言合黎故引地說也

餘波入于流沙

鄭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流沙地名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疏曰地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疏引前志文是續志略同也言古文則是孔氏古文說故鄭用之也據彼志澤在居延東北而裴駰引作西北水經作東北則裴誤也鄭又引地記云云者漢張掖郡今爲甘肅甘州府治張掖縣刪丹縣今爲山丹縣屬甘州府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爲肅州會水縣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山在其東北居延縣故城在今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自刪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合黎乃在流沙之西傳云在東者蓋因弱水西流之水不當東北入居延故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云居延海卽居延澤禹貢流沙灼然流行故曰流沙則是漢志古文說謂居延爲禹貢流沙灼然可據顏師古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西及敦煌縣今社佑從之不知經原以刪丹至酒泉者爲正流酒泉至居延者爲餘波無害于是水之爲西流也傳及杜佑非是鄭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墬形訓云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是弱水通南海也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是流沙亦入南海也

又案曰杜佑從師古說近人因謂流沙在今嘉峪關外遂于晉魏隋唐諸史遍徵西域流沙以當之夫流沙多矣非弱水所入豈可據以易漢志古文說乎且王制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惟其在居延故耳如以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流沙皆牽引以充禹貢之流沙則距西河且萬里安得云千里哉經以刪丹至酒泉爲正流酒泉至居延爲餘波近人以合黎至居延皆正流而居延非流沙流沙自在西域則是弱水之西流者特其餘波而正流反東北流不更悖乎況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並無西流出塞之水平原其致誤皆由傳以合黎在流沙東弱水西入流沙二語啟之傳之亂經如此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禍黑水出其南脇尚書疏。傅寅禹貢集解二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引馬貞索隱一卷。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五卷。與地攷 傳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祠不知水所在也鄭言順經文耳攷鄖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而云不記此水所在云云者黑水漢已無攷鄭闕疑不强說也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周室東遷舊都之地悉以予秦秦爲諸侯所擯輶軒之使莫有過焉況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元趾三危安在益自戰國時此地山川已渺茫矣漢儒皆不能言黑水三危所在故班志張掖酒泉敦煌郡下並無其文王逸楚辭注三危山名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尤爲妄漢西京賦昆明靈沼黑水元趾李善注黑水元趾謂昆明靈沼之水趾則與此黑水無涉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謂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郡縣者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今已堙涸也益自三危以北莫攷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徼外不知其從何處入南海原流皆無可言惟據鄭說可知三危在鳥鼠之西岷山之北積石之南而以鄭說僅見于正義而檢今水經注無此文蓋今書已非全本惟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見南山經郭璞亦無注此則爲鄭說之所本顏師古注漢書亦用鄭說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今甘州府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然今張掖縣西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縣西爲張掖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此乃弱水然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爲黑水耶張守節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此所言黑水源與張掖雞山又別唐伊吾縣伊州治也本伊吾廬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今爲哈密然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攷而張守節又自爲之說曰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南海去此甚遠閒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按南海交趾二廣之海也其在揚州東者正爲東海焉得爲南海乎今河州黃河之北惟湟水合浩亹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于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不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是諸說皆不足據黑水當從杜佑闕疑爲是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黃度書說二卷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

案曰馬云云者亦如導山分三條也此黃度所引不知何本以近是存之傳云鑿山穿地以通流者呂覽仲夏紀古樂篇云禹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云禹北爲防原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淮南子云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賈讓奏云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漢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續漢志河關屬隴西餘略同段熲傳云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以上所言皆禹貢之積石自東晉以後而河關故縣爲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卽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爲西寧縣西寧府治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鄯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府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北據黃河卽隋澆河郡治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故李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于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今鄯州又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是也杜佑亦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卽禹貢積石疏以積石在龍支故云三千里耳非也又穿鑿之功特偶用之疏云自積石至海皆然禹必不勞民至此亦非也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劉昭注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卽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也

又案曰自古言河出昆侖而雍州昆侖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言昆侖荒遠無攷爾雅言昆侖亦無指實當置勿論惟于寘之西水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爲河源見史記大宛漢書西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爲正唐人忽創新說謂河源昆侖在吐蕃境內杜佑主之歐漢古義至唐書吐蕃傳載劉元鼎所見元史地理志載都實所窮又大同小異此經既不言上源今略不辨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案曰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所經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正此經所謂南至于華陰也

東至于底柱

鄭曰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水經四卷河水注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

案曰鄭引地說云云者地理志不載底柱當以其無攷故鄭亦云未詳但有地說可據故又約畧言之地說鄭屢引之必係古書可信者地說既以河貫底柱又觸閼流故鄭以世所謂底柱爲閼流而底柱又別言之也水經河水篇歷敘所經至又東過砥柱間酈注砥柱山名昔禹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云砥柱當在西河云云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灘以上其間竦石桀出百二十里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酈道元此節注因西河無山可當底柱而以鄭爲非然鄭以底柱卽三門元和志同此說必相沿已久而唐王輸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入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隋唐漕運之道山嵒

上有閣道牽挽石深尺許斡益自險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其說確甚酈以三門爲底柱五戶諸灘爲關流則非矣若西河者鄭于禮記檀弓注以西河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要之華陰以下皆得稱之西河詳雍州若于華陰以上求底柱不但無山可當而于經文序次亦不順鄭何至倒從若此至傳云底柱在西虢西虢卽今陝州此則總括言之不復細分析故也

又東至于孟津案曰孟史漢並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疏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案曰漢志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是固在洛北而賁亦在河北傳但云洛北則似在河南矣非也河陽本晉邑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釋文曰伾本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坯郭撫梅反字或作伾案曰僞孔作大伾說文卷八上人部云伾有力也與大伾之義絶遠釋文云本作岯又云或作岯說文卷九下山部卷十四上自部無此二字或云當作岯卷十四下自部亦無之然則四者皆非也釋山云一成坯字作坯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坯丘再成者不同而義則合然則此字當从丕爲正史記作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邳奚仲所封國在魯薛縣與此大邳無涉史記假借用之

鄭曰大坏地喉也沇出坏際矣然則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沸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黃度尚書說二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三卷○蔡沈書集傳二卷○爾雅疏七卷○水經五卷河水篇注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氏云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洛汭者杜預左傳注在鞏縣南皇甫謐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據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反在其西矣當縣未移杜云在南以洛之曲流言之皇甫云在北以洛之入河言之要皆在縣東孔疏當縣已移之後當云在西而云在東者誤也詳見召誥鄭云大坏地喉也沇出坏際矣者此必鄭引地說文也知者鄭注禹貢多引地說大陸注引地說以爲地腹此云地喉義與彼相似故知地說文又此出酈注所引酈于引畢鄭注之下繼云然則大坏卽是山矣此是酈申鄭義之詞其上文然則大坏在河內脩武武德云云自是鄭引地說而申解之之詞也鄭云在河內云云者脩武武德漢屬河內郡脩武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在獲嘉縣西北武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皋水經四十卷同成皋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氾水縣西北鄭云在脩武武德謂在脩武之西武德之東也蓋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二說二而一者也張揖三國魏人其說與鄭合也鄭又云沸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者下文導沸入于河入也泆爲滎出也大坏在河北沸于此入河而泆出南岸爲滎故云出入自此地說但云沇出鄭兼出入以增成地喉之義也水經注河水東逕成皋大坏山下禹貢過洛汭至大坏者也鄭云云坏北郎沸水從北來注之者酈解鄭意如此惟臣瓚謂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山在其東南則五十里高四十丈原瓚之意以脩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卑淺已甚脩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足當之者張揖以河南岸之成皋當之則又差高大其說者皆以大坏之名南北岸皆得稱之此正與爾雅合也作孔傳者似已欲主黎陽之說故特改爾雅之文爲再成而顥氏閻氏胡氏遂據濬縣山頗高大形實再重謂僞孔傳改爾雅爲確殊謬極矣若今本說文坏丘再成而酈道元則云爾雅山一成坏許愼呂忱等竝以爲丘一成孔安國以爲再成非也然則今本說文乃是李陽冰輩所改壞耳知坏祗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山矣俗儒又妄疑成高之山非從東折北之地西去洛汭太近當以黎陽者爲是不知經所敘者原指河之東向所經至下當求之從東折北之地若大坏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坏而以北字繫于大坏之下乎當以鄭說爲正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曰降如字鄭戶江反○案曰降漢書作洚此傳寫誤其地志以絳水爲降水說謬然亦不從水也

鄭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縣北山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耳又今何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又禹貢山川地理圖○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十卷濁漳水注○鄭樵通志地理略第一○羅泌路史發揮五卷

傳曰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疏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縣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此爲降水周時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

案曰鄭注云云者鄭據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之非也地說云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既言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國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縣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西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也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從瀆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禹貢二字恐後人所加若果如此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降水矣其謬顯然疏欲扶僞孔斥鄭注不得不主漢志因強爲回護乃欲移信都而西南之遂以襄國爲信都謂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信都則正在大陸西南似于經文爲順但漢志襄國縣自爲趙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甚遠豈可牽合襄國故邢國卽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此地正是古大陸之所在而豈得反指爲降水發源之所乎亦妄甚矣故鄭不從也地志信都屬信都國而鄭云安平信都者彼志又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續志安平國信都縣有絳水劉昭注云故信都國延光元年改鄭據當代之稱故云安平也鄭又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者降改爲共則後世不知其處之爲降水是失其故處也云見

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者既不知降水之處見此經降水則以爲是信都之絳水故依彼絳字居巷反之音而廢此降字下江反之音矣云或作絳字者言不但廢其音且有改其字从糸旁作絳者也云非也者廢讀改字皆非也鄭又云河內其縣云云者漢志河內郡其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水部淇字注與志同稱意志不言其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其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鄭當實驗而知是其水也引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者明此降水亦讀下江反也國于此者惡言降下于人故改爲其耳云河所從去大陸遠者降改爲其既有因由其水入河之處比信都之去大陸爲遠足見降水之爲其水而非絳水也云屯氏河其故道者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鄭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其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千里之文而疑屯氏爲河故道也不敢質言故云與也

又案曰水經注河水篇于汜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延壽津今滑縣境乃云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宿胥口在濬縣西南又淇水篇于會宿胥故瀆下歷敘至頓丘縣故城西在今濬縣東又東北逕枉人山東俗名上陽三山在濬縣北二十五里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卽漢志所謂清河以上皆言淇口河過之鄭以此爲降水者淇口爲禹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益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入九百里卽酈注以漳水爲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矣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酈于淇口下云舊河水北入也足見鄭注之確乃仍主衡漳爲過降不信鄭淇口之說而駁之云稽之羣書其縣本其和國是有其名不惡降而改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衞詩列目又遠當非故降革爲今號但其和在禹貢後不得執後之爲其而疑前之非降淇澳更在後安知非降改耶酈駁皆非也

又案曰水經言淇水東過內黃縣爲白溝而向北禹河不可得聞據本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卽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經河徙乃鍾爲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乙去相居耿書序云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卽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閒明矣自此而北則爲鄴東之故大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今爲彰德府臨漳縣若據彼文是禹河行臨漳之東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水後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爲漳水故水經濁漳水篇敘漳水自斥漳縣南下歷敘至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卽經大陸所在也鉅鹿縣爲鉅鹿郡治故城卽今平鄉縣凡漳所行皆河故道祖乙遷于耿史記作邢杜佑云卽邢州今爲順德府益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而必以屯氏爲禹河者鄴東河雖見漢志其實是河與漳水亂流酈注云徙駭瀆連漳絳是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爲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濬滑之北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閒與大河故瀆合自是禹河故道故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若使從降水至鄴是西北去非東北去矣且漢志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合之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十六郡黎陽以下所過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六郡與班固云過郡十六異姑置不論但彼注言河所行有東郡清河平原信都者卽屯氏河所過之四郡也其實又當有鉅鹿但無放耳或疑屯氏不經大陸若此以爲禹河經至于大陸句幾無著落但數千載下一望菸菸皆成平地何知古之不經大陸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二渠之解有二孟康曰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漯川南折二字有誤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爲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間河渠書又言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餘歲天子發卒塞瓠子築宮名宣房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據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爲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見行之河卽禹河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者也觀漢志屯氏河實出大河故瀆水經注亦云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鄭不直以故瀆爲禹河而以別出之屯氏當之者周譜云定王五季河徙此所徙卽大河故瀆而非禹河故鄭以別出者爲禹河此鄭學所以爲至精較司馬遷直以北瀆當禹河尤確也至鄴東河本漳水與河經流徙駭相亂班氏因目爲故大河酈道元以爲降水固非如執此爲禹河而廢鄭注屯氏河尤爲不可溝洫志云屯氏出于築宣房以後史記無此言恐非若章武入海則屯氏河與鄴東河同矣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卽今滄州志于此郡下不言河入海在此者互見于他處也

又案曰鄭以黎陽淇口爲降水者據地說降水至鉅鹿千里以此爲證也而酈氏既疑黎陽鉅鹿亦非千里之遥乃以漳爲降無如斥漳北距鉅鹿祗百里尤不可言千里故又遷就其詞曲爲解云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爲鉅鹿語之緩絡賦勢渺矣按冀州正義春秋魏獻子田于大陸焚爲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卽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廣平曰陸異所同名脩武今爲獲嘉縣縣北吳澤陂亦大陸也酈以南北兩大陸聯爲一地以應地說千里之數酈爲此說者以地說古書不可槩駁故云然但地說指降水至大陸千里非大陸有千里如酈說則是北過大陸至于降水又至于大陸矣尤非也

又北播爲九河

鄭曰播散也毛詩十九之四卷阿箋疏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案曰鄭云播散也者淮南子要略篇云禹剔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剔瀹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分布岐出是有散義也傳云殺其溢者殺卽衰與鄭冀州注合說已詳冀州九河徙駭爲最北之經流其餘八支皆在兗域亦已詳冀州又案曰上文鄭注以淇口爲降水據地說自此至大陸千里故以屯氏河是其故道放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此河行清河之東大河

故瀆之西一路皆向東北行大約至今景州大河故瀆與之合自此而東至交河南皮以下則播爲九矣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潔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成平今交河縣東光即今縣鬲縣今德州詳見沇州至酈注徒駭瀆連漳絳曰瀆連則非正流近儒因此遂以漳水即九河之經流曰徒駭者幷即是禹河故道恐非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鄭曰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尚書疏○毛詩十九之四卷見頌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水經五卷河水注○晁禹貢指南二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王曰同逆一大河納之于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案曰鄭云相向逆受也者逆之言迎故爲相向逆受也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爲迎河入于勃海又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徐堅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堅唐初人語當有本與鄭義合也地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屯氏河亦言至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即今滄州元和志魯城縣大海在縣東九十里縣在滄州北一百里即漢章武縣滄州東北至天津百八十里蘇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絕清河涉渤海張守節曰渤海滄州也此即指今天津南滄州北之海而言但九河故道皆在德棣滄景間此處已迫海口似無復有地可著逆河者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九河尙爲海漸及則逆河漸于海可知蓋海之西南岸所漸者漢溼沃瑯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爲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天津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也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渤碣班固天文志增其文曰尾沒于渤海碣石此言水盡于勃海山脈盡于碣石非謂碣石旁海亦可通名勃海而禹河入海在碣石也臣瓚乃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酈注亦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又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按冀州夾右碣石云云鄭注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每州末水道是治水畢更遶行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故爲此解必如此方得還遶州境鄭意不以河入海在右北平驪成之碣石明矣即僞孔據說還都與鄭異然亦云禹夾行碣石之右而入河逆上帝都疏申之云河入海處傳云勃海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遠在碣石之南行碣石不得入河益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然則河入海不在碣石又明矣地勢北高南下河安能逆繞北注而不就近入直沽之海邪

又案曰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而不詳其所以徙鄭以屯氏爲禹河則漢之北瀆是定王時徙矣至王莽遂空自後代有變遷歷東漢及唐至宋橫隴之決河已改流然猶存京東故道至和二年李仲昌開六塔河北流遂閉至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濼分爲二派汲胙之流遂絕元至元間又從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合泗奪淮河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資河以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從之略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案曰冢从勹从豕俗作冢冢音蒙从冖豕聲也非是漾夏本紀幷裴駰引鄭注作瀁地理志省作養續志同說文水部漾重文瀁注云古文从養僞孔作漾非是

鄭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四卷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疏曰地志漾水出氐道至武都爲漢不言中爲沔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南得爲沔者梁州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但氐道作柏道乃傳寫誤水經注二十卷引說文作豲道豲道屬天水郡別是一縣至武都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氐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武都廣漢漢中南郡江夏行四千里荊州川續志則云武都郡沮縣沔水出東狼谷說文水部亦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水經及注亦以沔漢與沮又前志既以沮爲荊州川而職方荊州川有江漢無沮是沮即漢氐道之已無致武都在今成縣西北沮縣今爲略陽縣然則出氐道爲漾東至武都爲漢又爲沔又東至沮縣爲沮四名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實一水也鄭又云至江夏謂之夏水者此是下文滄浪之水句義而于此連言之鄭意欲見此水隨地異名以證始爲漾東爲漢其實一水也傳亦云始爲漾東爲漢與鄭合惟益以沔名疏云志不言沔此專據志氐道一條失記武都一條故也又引梁州云云以證漢得名沔是矣但云梁州向冀州則非當云向雍也又引志以明夏水亦即沔漢與鄭又合也志又云漢中郡沔陽縣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沮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沔陽縣今沔縣自略陽東南約三百里至沔縣然則彼志氐道武都沮縣沔陽四條原流是一言入江處曰江夏曰沙羨曰武昌亦一也

又案曰此節經注似無可疑矣而疑義乃紛如亂絲者則以前志分別東西二漢亦而于隴西郡西縣下注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然則嶓冢是西漢源也而此經所敘的係東漢非西漢乃以爲導自嶓冢鄭于嶓冢既以爲西縣嶓冢此節注不解嶓冢自必亦以爲西縣此大疑所從出也愚謂說經當主鄭注禹貢則兼主前續二志鄭與志異則舍志從鄭若嶓冢鄭與二志妳合是不可駁也東漢是正派西漢是別源此經所敘東漢源流據志氐道東至武都又東至沮縣又東至沔陽漢氐道屬隴西郡師古曰氐夷種名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武都縣爲武都郡治本白馬氐地漢元鼎六年開爲郡今階州成縣西北百里有仇池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即漢武都郡治二郡之境大約在今鳳縣兩當之西秦州之北盡隴坻皆是但元和志于鳳州兩當河池二縣並云永嘉之後地沒氐羌縣名幾廢矣又于興州云晉永嘉末氐人楊茂搜自號氐王據武都自後郡縣荒廢然則氐道武都唐已無攷氐道漾水至武都爲東漢莫有能言其所經者惟自沮縣以下差爲顯白水經卷二十七沔水篇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注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

瀰縣亦受名焉案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畧陽縣界晉永嘉後沒于氐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僑置畧陽縣西魏改畧陽曰漢曲縣又改曰順政唐爲興州治宋復改順政曰畧陽今在寧羌州北二百二十里鄭注又云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又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案沮水東流在畧陽縣東南與沔縣接界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芋縣合沮口鄭注云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又東逕沔陽縣故城東又東逕樂城北又東得度口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又東逕漢廟堆下會溫泉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又東合褒水又東逕白馬城亦案白馬戍即地形志沔陽縣東南十里即漢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南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二里溫泉西樂城在沔縣西南漢水南岸度水口在沔縣東四十里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流入漢在今褒城縣東南水口在沔縣東南黃沙水口在沔縣東萬石城亦在今褒城縣東漢廟堆在今南鄭縣西南鄭注即漢中郡治也漢水又東左會文水又東黑水注之案西鄭今漢中府治故城在今府城東北　東過南鄭縣南　以今輿地言之自畧陽縣南寧羌州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褒城縣南南鄭縣南爲漢水經所謂導漾東流爲漢也其冠以嶓冢者何也水經卷二十敘西漢源流言水出嶓冢山東爲漢水（此處水經舛誤甚因其殽亂不可爬梳姑置之詳於後）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于江鄭注謂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寰宇記云馬池水源出嶓冢山）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今西和縣在西）北又東南入西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今西和縣）又西南逕宕備戍南（戍在西和縣東北）又西南逕蘭倉城南（今禮縣東南有蘭倉故城）又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今在西和縣西北七十里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禮縣本嘉陵道地屬武都）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今成縣西北百里）又東南逕濁水城南（亦曰濁水戍在成縣西）又東南逕修城道南（今畧陽縣北有修城）屬武都郡又東南于槃頭城南與濁水合［以下小注多處漫漶］又東南逕武興城南（今畧陽縣治）又東南逕通谷（通谷水出東北）又東南逕關城北（今寧羌州西北）又西南寒水注之（水出東）

川西流入西漢（寰宇記云大寒水在三泉故縣南十五里西北至龍門山入大石穴按龍門山在故三泉縣西七十里今在廣元縣東北十二里）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水出東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而西南入漢按今廣元縣南有晉壽水）又東南逕葭萌縣東北（白水縣故城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與白水合（白水出臨洮縣西北西傾山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又東南至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有津關按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葭萌縣地此爲西晉壽今在昭化縣界嘉陵江自陸西寧羌州界東南流逕四川廣元縣西又西南逕昭化縣東南又南逕劍州東又東南入蒼溪縣界）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云閬水出閬陽縣一百八十里按閬中縣今爲保寧府閬中縣）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水出北巴嶺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按宕渠故城在今渠縣東北七十里宕渠水亦名渠江）入漢按宕渠故城在今重慶府合州東南九十里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于江（譙周以爲涪水者也）以今輿地言之秦州巴縣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

遂州南充定遠合州巴縣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以上所敘雖皆專主西漢其中合漾水則與東漢通矣至寒水注之則即郭璞所謂東漢亦支從谷又與東漢通矣寒水注之則卽郭璞所謂漢別爲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崗山下西南潛出而入西漢者（見荊州藏引又水經注二十卷引劉澄之說與郭氏同）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者也（見水經注二十卷）亦即水經注所云葭萌西漢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見水經注三十六卷潛水篇）西漢出自山源似非漢別但從沔陽伏流至葭萌者與漢別之潛而此潛旣與西漢則合通西漢上源皆得名潛故鄭漢州注言潛蓋漢西出嶓冢云云又言漢別爲潛流與漢合郭為西漢二云以見潛沔通流故可以西漢之山源冠東漢者也後人有疑于此鄭因爲說于漢志沔陽縣下注云沔水出而謂東漢實以此爲嶓冢于此地別指一山爲嶓冢後魏遂于此置嶓冢縣魏收地形志遂于此縣系以嶓冢山意以爲禹貢嶓冢實卽此山而西縣之嶓冢乃西漢源非禹貢嶓冢則班志鄭注皆誤矣李吉甫元和志云嶓冢山一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之所出東流爲漢水一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

焉經南鄭縣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今考後魏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白馬城東南五里西漢沔陽縣地唐上邽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州西南華昌府西和縣東卽漢西縣地金牛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亦漢沔陽縣地漢志漾水出氐道是東漢源非西漢吉甫乃于上邽言之特沿漢志漾水經耳其實西漢無漾名志甫意乃以漢志西縣禹貢嶓冢爲非故移于金牛也杜佑通典亦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杜意與吉甫同蓋自南北朝人創立此論唐人因之近儒號精地學者莫主魏收及李吉甫杜佑說各出論著動數千言無非反覆駁難班志鄭注依俗學或古義果可爲典要耶且班鄭斷不可駁倘按之今經似有不合無已則闕疑可也後魏及唐人因其不可通別尋一山以代之遂尊信之且援據小說牽記道路傳聞欲定嶓冢在今沔縣金牛驛北與寧羌州相邇力辨秦州嶓冢山爲非皆妄也（水經卷二十敘西漢源流而其首乃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十字卽係東漢源乃以氐道縣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屬諸西漢東漢水經作漾）魏酈道元注云東源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其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又引續漢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故曰漾又引劉澄之說云漢水東流逕武都沮縣然則氐道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下略）嶓冢山其道以西縣嶓冢與漢出于下云又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云云又引劉澄之說曰漢水東流逕武都沮縣與東漢水合（下略）［以下小注漫漶］

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之水今謂夏水卽漢之別流也案同故世變名焉亦曰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是此水也）

荊州記曰傳言渭流也予爲舞水說經皆尾相連不居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案曰酈云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者水經夏水篇注既引鄭此注其下卽引劉澂之矣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彼雖不信鄭說而駁之然稱爲古文則知是孔氏古文說故鄭從之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卽古之所謂滄浪也鄭又云卽漢之別流也來同故世變名焉者地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然則夏是江之別流而鄭以爲漢之別流者鄭說荊州之沱以爲夏水而于此滄浪之水亦以爲夏水蓋夏水介江漢之間既爲江之別又爲漢之別也僞傳亦云別流與鄭合疏云名別非水別非也鄭又引地說云云者此出水經二十九卷沔水注彼注不稱鄭今以意定爲鄭注併合爲一條者以地說古書鄭注禹貢屢引爲據又劉澂之引古文說與鄭同而古文說與地說同以漁父歌爲據鄭既從古文則此爲鄭注無疑且索隱云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之別流也漁父云云是此水也觀此則鄭引漁父甚明故知是鄭注也特酈道元將此條割散兩處分引而沔水注未標鄭名耳亦猶二十九卷潛水注引鄭潛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二十卷漾水注亦引此幾句而不稱鄭是其例也攷夏水篇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酈注江津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又東過華容縣南酈注縣北臨中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又東夏揚水注之水上承揚水于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揚水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日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水之所出謂之堵口焉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案地志江夏郡應劭注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然則夏口卽今漢口在漢陽府漢陽縣孫吳移夏口于江南故專指江北漢入江之口爲漢口而不名夏口以上所敘夏水源流其云流于江陵東南又過華容南卽經所謂又東爲滄浪者也而酈不以此爲滄浪者酈據劉澂之云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且書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耳然夏乃從江之北岸分江而入漢故并其源流者繫之漢不必泥爲字而謂以漢爲之也劉又云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愚謂既非沔注夏與又東有何不合且對導漾言非東而何劉說本謬酈妄據之故不信鄭注遂于沔水篇注別撰滄浪之義彼文敘至武當縣酈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縣今均州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隋經籍志庾仲雍漢水記五卷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酈強以千齡洲改爲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謬甚攷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辭哀郢上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龍門楚東門也地志楚之先熊繹封丹陽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釋文郢楚都在江陵北然則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若在均州則與楚都何涉地說之書鄭援引最多必古書可信者酈亦不能違其說乃強附會以爲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爲楚都近人遂云自均州至漢陽皆名滄浪故曰近楚都但酈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一小洲卽庾仲雍所云千齡洲千齡滄浪音義全別妄爲牽扯殊屬穿鑿此一小洲豈得兼包千里連絡鄢郢紀郢而皆被其名乎卽屈原遊江潭遇漁父㪅不在均州之境又思念楚都而托歌滄浪正當在古郢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爲楚都之切證酈乃云漁父歌之不違水地尤爲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今江陵又地說滄浪出荊山今按地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卽夏水水經注水名夏楊水見上王粲在荊州作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山海經云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雎然則漳本出荊山夏本分江二水異源但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爲陽又爲夏至入漢處爲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爲陽實卽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也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北漳繫冀州矣而南漳未繫荊州故別見于此滄浪之爲夏水無疑也

又案曰水經沔水又東過城固縣南以下歷敘所經至又東過荊城東酈注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禹貢所謂內方山沔水又東右會權口又東南與陽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揚水又東北白湖水注之又東北得東赤湖水口又東逕華容縣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案章山在今荊門州東北權口州東南古權城陽水卽滄浪之水漢志章水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是爲陽口古之章澨也陽水通名夏水一名夏楊水卽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洵陽白河鄖西鄖縣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荊門皆漢水所經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釋文曰澨市制反

鄭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程大昌禹貢論下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又索隱一卷○水經注四十卷

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回南入江

案曰鄭云三澨水名者酈注馬王㕦同鄭于弱水發例言過言會皆水名故也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卽引此經爲證但埤增水邊土亦卽可爲水名說文與鄭未必異酈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曰過又曰合流明三澨爲水名也鄭又云在江夏竟陵縣界者攷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在南郡邔縣之北酈注云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師次于句澨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津途關路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按左傳澨有五雖澨宋地故酈不引就其所引不知何者可當三澨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邔孟康曰音忌其北卽襄陽縣東境今㕦無所謂三澨淯水注云淯水左右舊有南澨北澨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淯陽間者漢志南陽郡有淯陽縣與邔縣無涉若以爲入漢之水則二澨不可爲三澨是諸說皆非也惟鄭及劉氏言在竟陵界竟陵今天門縣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明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澨馬溪河爲一澨后家河爲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景陵卽漢竟陵今爲天門縣屬安陸府謂之三汊水卽索隱所云三參水此卽鄭注之所謂在竟陵者也大別鄭于導山以爲在安豐于此無注則必亦以在安豐漢志續漢志同京相璠亦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酈道元皆不信其說而又不能言其所在然酈于水經三十三卷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云俗名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雩婁在安豐縣西南又三十五卷注云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酈能信決水巴水所出之大別在安豐而不信漢水所至之大別在安豐何也要自唐以前未有以漢陽縣江側魯山當之者有之

自元和志始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之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非相反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西雩婁在安豐之南大別又在雩婁之南則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水東北邁行插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別蓋此山實在漢水之東觀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大別非漢東乎今之所謂大別實在漢水西岸豈可通乎杜預所以疑安豐無大別者以其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脈之離邇而不盡者耳觸者僅漸及之而已耳非水直至山下也傳云觸山回南入江同者回轉而後南入耳非繞至山巳入江也玩經兩言東不言南直至大別之下方用一南字何等著力明係漢水直抵東北始同轉而南名以今漢自西岸晴川閣畔觸江之山與南岸黃鶴樓相對者爲大別則南字便爲贅疣大別之在安豐明矣

又案曰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酈注即堵口也爲中夏水縣故邵亭左傳若敖娶于邵是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名焉縣有雲夢城在東北案通典復州沔陽縣有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有夏水沔水今沔陽州南長夏河即夏水也自監利縣流經州南四十里與潛江縣分水又東北注于漢堵口今潛漢水在州北一百里自潛江流入與天門分水又東入漢川縣界酈注又云沔水又東逕左桑周昭王南征後于是又東與力口合案力口在今天門縣東南三澨當在此上下酈注又云沔水又東南瀆水入焉又東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鄣故城北案沌口在今漢陽縣西北沌陽廢縣在漢陽縣西林鄣山下林鄣故城在林鄣山上自沌鄣以下當言又東北至安豐縣南彌大別也附鄂不及此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酈注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案今漢陽縣本漢沙羨縣地江水在城東南漢水在城北亦曰夏口實在江北孫權于江南築城名夏口而此口之名始移于江南今京山潛江天門沔陽羅田麻城英山漢陽皆沔水所經所謂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江也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釋文滙徐胡罪反

鄭曰滙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水經二十八卷沔水注○徐堅初學記七卷

傳曰滙回也水東回爲彭蠡大澤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疏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謂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其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元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

案曰鄭云滙回也者說文卷十二下匸部滙器也器之受物有回折之形故以水之回爲滙也又云漢與江鬭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鬭既巳邪行北入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蠡巳見揚州此言導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別彭蠡爲南江矣三江解巳見揚州又詳導江鄭云江分三孔是也傳以江入震澤震澤下流爲北江無異楚藝疏强爲附會尤屬亂道

又案曰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蓋經之誤又云毗陵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江郭北江也經書在北江則可又云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案水經此條顚倒失倫自酈氏所見本已然酈但知牛渚石城之誤與北江餘姚之非遥然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居巢今廬州府巢縣居巢亦當在石城之下牛渚之上而酈未之及且牛渚下接縣南二字尤乖謬而酈亦不辨蓋牛渚非縣縣南上疑有脫文當云又東過皖縣南皖縣今安慶府治懷寧縣俗作皖說文無此字幷移于又東過彭蠡澤之下方合若嫌增移太多則刪去縣南二字亦可今竊爲釐正之東過彭蠡澤下當云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如此所敘乃不失先後之次其毗陵北之北江卽此經東爲北江亦卽下文東爲中江者也其一至餘姚入海者漢志石城縣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合其實水經依今所更正言北江則明析矣若至餘姚入海者恐作水經之人亦不過附會漢志云爾今貴池分江水已滅沒不可見據理而談大江自石城分派萬無至餘姚入海之理不知漢志何以云云此當闕疑作水經者附會爲此說而不自爲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東入海之文故耳至酈注乃合石城之分江水與在吳南之南江爲一條說文亦云浙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漢志水經以石城分江水至餘姚之說別其實必無此事若吳南之南江則是吳松江石城分江水亦斷不能與松江合而以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之枝分故謂餘姚入海之派非班固之所謂南江也酈意蓋以毗陵之北江吳南之南江合此餘姚之江與浙江通者爲三江當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要皆與鄭注不合

岷山導江東爲別沱

傳曰江東南流沱東行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沱東行

案曰水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注岷山在徼外江水所導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歷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又東逕汶江道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江水又歷都安縣又東逕臨邛縣又東逕江原縣郫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又東逕成都縣又東逕廣都縣案氐道即漢氐道蜀漢曰氐道今茂州四川松潘衛治汶江漢志稱縣不稱道邑有蠻夷曰道今茂州是有西南東入江華陽國志開明是七國時杜宇之相禹所無都安縣今灌縣臨邛今邛州原縣郡水首受江郎梁州之沱也郫二縣郡今治蜀郡故城在今成都東此下歷敘所經至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酈注江水左逕爲中夏水案此即漢志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者正合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故鄭注荊州之沱以此當之此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于梁則江原之郫江于荊則夏水兼二水言之也

又東至于澧釋文曰澧音禮○案史記漢書竝作醴

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上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四卷○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馬曰澧水名史記夏本紀集解○王及傳同疏曰鄭爲陵名孔爲水名楚辭遺余佩兮澧浦是水名

案曰鄭云醴陵名也者鄭例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也馬王以爲水名僞孔每事必與鄭立異故從馬王但史漢皆作醴裴駰引鄭亦作醴疏引作澧者順僞孔之文耳則知是陵名不从水僞無疑也鄭又云大𨸏曰陵者釋地文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亦云陵大𨸏也是也鄭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者攷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

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郡有長沙縣舊臨湘無醴陵唐書復有醴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謂江嶺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閒都有零陵武陵縣有䆅陵孱陵沅陵遷陵茶陵昭陵容陵地以陵著者甚多則臨湘有醴陵不足怪矣故鄭云然也不敢質言故爲疑詞也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敍至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酈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湘水從南來注之（酈注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古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案漢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西岳州府治巴陵縣亦下雋地荊江口在縣西北即洞庭入江處亦名西江口縣北又有忌置洲其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縣界所云故城疑即漢陸湘故城城陵疑即醴陵也又酈注水經能正其誤此條以澧水沅水資水合注于江故辨之云皆注洞庭之陂其所注是湘水非江州惟湘水所注乃江也故云江水右會湘水其湘水篇注云湘水左會青水口資水也又云湘水左則沅水注之又云右屬微水又云湘水左則澧水注之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正與此江水注合然則澧沅諸水合于洞庭之北而注于湘必由湘乃轉達江耳澧不徑達于江江何得至于澧乃諸家以水經有澧水注江之文遂改東至于醴之醴爲澧而不知其誤也）此江水又東至于醴所經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傳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案曰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俱屬黃州府）東陵在今黃梅縣境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南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酈注歷敍所經至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城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名東會希水口水出灊縣霍山南流逕軑縣東南注江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秦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案軑縣今蘄水縣江自尋陽分爲九道蓋始于此希水口在今蘄水縣南西陵與下文東陵相對徐廣曰西陵屬江夏）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蘄春今蘄州及廣濟縣地自軑縣故城以下至此俱係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江之北岸湖口甚多即九江所在其南岸則大冶縣興國州瑞昌縣也）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注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即利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西陵故是言東矣案下雉縣今大冶縣及興國州地東陵鄉在今黃梅縣北）即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

東迆北會于匯（釋文曰迆以爾反）

鄭曰東迆者爲南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卷○羅泌路史餘論十卷）馬曰迆靡也（釋文）傳曰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爲彭蠡疏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其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

案曰鄭云東迆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迆北而會于匯者爲南江也上文言東爲北江下文言東爲中江則此匯爲彭蠡自是南江故鄭補言之也馬云迆靡也傳云溢也疏云邪出者說文卷十二下辵部云迆衺行也即引夏書此文以證是也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邪行向北然至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匯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非是今江自黃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迆北會于匯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疏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案曰傳補出南江疏引地志三江當之其實皆似是而非傳意謂江入震澤則其所指南北中江皆謬蓋誤據地志之文耳辨已詳揚州及導漢江水發源甚遠其下流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竝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三江實一江而南江不勞致功故從略也水經敘江水于東陵下殘闕不完或因已見漢水末故不具

又案曰漢志湔氐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江海會者江入海也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海門皆漢海陵縣地武進江陰常熟及太倉鎮海之鄉皆漢毗陵縣地江入海在其竟班氏所言大江原無訛漏然北江者大江正流與中江南江爲一者也而志又以吳松爲南江荆溪爲中江吳松震澤之下流固與江無涉即荆溪者所受皆宣歙山源以入太湖至闔廬始開以通江禹時亦與江不通也班氏別而言之竝不指爲禹貢三江而後人牽以合之遂至大謬非班氏之過也惟石城分江水從今貴池青陽宣城涇縣寧國廣德至安吉入太湖矣而班又云至餘姚入海此水至太湖口不得復至餘姚此則班之不可解者但此水今已堙滅不必致詳且班自繫此水于石城縣下竝不與北江中江南江相關更可置之不論惟是水經沔水敘至與江合過彭蠡下又云又東至石城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此不過附會漢志以立文乃傳寫誤作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入海酈辨之云經書北江則可言至餘姚則非自謂能正水經之誤矣不知酈亦非也蓋水經不自石城分江水爲南江者以漢志別有南江（即松江）在吳縣南耳酈意則用郭璞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之說故遂取石城水而實之以南江之名且分南江爲二派上源皆自石城分江而下流入太湖之後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以入海一派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合浙江浦陽江以入海二派合岷江爲三江又于餘姚下分疏云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其意以班固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明係松江必非餘姚入海之江但其上源則二派皆承分江皆可謂之南江耳酈之意如此如其說則以岷江爲北江浙江爲南江又將還松江而爲中江矣夫漢志水經分江水至餘姚之說若謂徑至則中隔宣歙難以越過若謂由太湖而至則太湖下流何嘗有入浙江之水已屬大非北人言南水故誤至此若酈意則又以松江亦承石城分江水欲使竝列爲二以配合大江而爲三種種迷誤皆不可從然諸說雖謬猶知有大江入海正道未有如孔傳之三江入震澤爲北江而入海其亂道尤甚也

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文曰沇音兖又以轉反○案曰古有沇字無兖字濟當作泲辨見兗州滎史記及裴駰引鄭注鄭周禮注引書竝作泆漢書作軼）

鄭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爲滎（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泲水大河竝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疏曰地理志云泲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泲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泲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泲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泲淸南出還淸故也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河東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

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續志畧同是也志但云垣無東字鄭注則云東垣職方氏注及說文水部同也鄭于導河注云大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泲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與此注同也又豫州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亦是說此經溢爲滎之事也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隋置本漢軹縣及垣縣地脩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大伾山在脩武之西武德之東其南岸則成皋成皋春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爲汜水縣泲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爲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故城在縣北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唐開元中又析二縣地置河陰縣明洪武中移滎澤治于隋故城之南五里 本朝改河陰爲鄉併入滎澤縣朱白鎮通典云滎陽故城在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治既移南五里則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治之西南止十餘里而泲溢爲滎卽當在此滎陽之東北滎澤之西南傳云在溫西北入河此後世改流新道非禹迹也云溢爲滎在敖倉東南此則禹迹也知在溫非禹迹者漢溫縣今屬懷慶府故城在縣西南河在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爲時泲水入河本不在此當在武陟縣東其南岸則汜水縣白汜水東至舊河陰縣四十餘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泲竝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敖倉者宣十二季杜注云敖山在滎陽縣西北括地志云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鼻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城括地志又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今滎澤縣治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倉東南去今滎澤縣當二十里滎澤至東漢已塞故鄭豫州注言之傳出魏晉間人嫁名孔安國乃云滎澤在敖倉東南若不知有已塞之事此其苦心彌縫幾足亂眞矣然其上文當仍依鄭注武德入河方合乃因嫌全與鄭同直據目驗而云在溫西北平地方總以入河云云古澤今渠雖然竝陳跡矣且溫在武德西數十里既云在溫入河則河泲竝流應百餘里何得仍云數十里此其有意與鄭立異而不覺自露敗闕并自相矛盾者也水經亦魏人作故泲水篇云在溫縣北入河而酈注云津渠勢改不與昔同又河水篇云又東過成皋縣北泲水從北來注之彼注旣引鄭注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泲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其下云卽經所謂泲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泲水自溫縣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卽泲沇之故瀆矣奉溝水見卷七泲水篇鞏縣北入河注又泌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爲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東逕隰城北殷城南而東南注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爲泲渠故瀆闞駰竝言泲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卽奉溝之下流古泲水泲沇故瀆是由此入河故謂之泲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鄭所謂武德入河者是爲禹迹則知溫縣非禹迹也傳云河泲竝流疏云南出還清者說文滎絕小水也釋水正絕流曰亂郭注直横流也酈泲水注引晉地道志云泲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滎澤蓋水各有性泲性獨勁故能與濁河竝流不爲所亂仍横截而南也

又案曰水經泲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東至溫縣西北爲泲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酈注泲水于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又南歷虢公臺西南流注于河泲水故瀆于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泲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案此所叙泲水入河之道正新道也蓋武德入河南直成皋者禹迹也此所叙溫縣入河南直鞏縣則所謂津渠勢改者也今其故道又盡沼河中泲水惟從枝津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由禹以來泲水入河之道凡再變愈徙而西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酈注泲自河南泆爲滎分河南流漢明帝世詔王景作浚儀渠此卽景所修故瀆渠流東注浚儀故謂之浚儀渠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亦謂之石門水南帶三皇山泲水又東逕廣武城北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蓋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滎瀆東南流注于泲今無水泲水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礫石谿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流歷敖山南又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泲卽經所謂礫谿矣經云泲出其南非也又東索水注之又東逕滎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泲隧合泲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出河之泲卽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泲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泲又陰溝之上原也泲隧絕焉又南會于滎澤又出滎北又東南逕釐城東又東合黃水案南濫之滎澤至周初又導爲通川與陶丘相接所謂滎瀆也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則滎瀆周始于周初可知然猶河自河泲自泲不相亂也河渠書云與未有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泲汝淮泗會而河始與泲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蒗蕩渠亦名泲渠隋又名通濟渠卽今河陰鄉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水經則直謂之泲水卽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泲也故一云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此猶指河泲竝流者言之蓋自下則遂專言泲水曰又東至礫谿南東出過滎澤北此則泲之分河而東南流者卽王景所修故瀆也故酈注遂詳言之所云敖城西北石門者水門也但用木與土至靈帝始壘石也廣武者山名在今滎澤縣西三十里據河陰縣界從自下叙至東合滎瀆而云瀆首受河者以上承河陰石門水而云然昔人導滎水以爲通川從此門而出故謂之滎口石門河陰石門在敖城西北滎口石門在敖城東兩石門相去數十里滎瀆南已有之滎陽下引河其所溝通僅數十里也經于此下又云東過滎陽縣北者上文過滎陽北是指河泲竝流而言此則專主泲水言也自下歷敘所經素水至黃水自此以下水經敘泲水枝流北泲也經流南泲也經參錯言之而酈注分言之今列經流如左又東過陽武縣北又東過冤朐縣南冤朐故城在今曹州府治菏澤縣西南自滎口石門至此皆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泲以今輿地言之滎合焉者也過此則爲陶丘復出之泲矣澤屬開封府原武屬懷慶府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竝屬開封府菏澤曹州府治諸縣皆滎瀆所經也水經敘枝流自封丘至泲陽爲每句爲二注云北泲也敘自陽武以下泲分爲二逕封丘泲陽之北者北泲逕其南者南泲繹定陶故爲經流北泲與禹貢無涉又案自滎陽引河以後歷七國及秦漢加疏導曰蒗蕩渠曰陰溝曰汳水曰睢水東入泗曰鴻溝曰沙水曰百尺溝東入潁曰渦水南入淮曰睢水至宿遷入泗曰渦水至懷遠入淮以上諸水同源于出河之泲津渠交絡滎瀆爲河所亂禹迹無存矣若滎澤則如故不至東漢滎澤乃塞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鄭曰地理志陶丘在泲陰定陶西北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陶丘丘再成菏菏澤之水疏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泲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案曰鄭引地志云云者漢志泲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系以禹貢此古義也志云西南鄭云西北志南字誤也郭璞云在城中者定陶乃泲陰郡治其後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屬山東曹州府縣治又徙于東北故陶丘與漢故城皆在西南七里也傳云陶丘丘再成疏引釋丘云云者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亦云陶再成丘也在泲陰卽引夏書東至于陶丘爲證是也菏卽菏澤漢志泲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泲陰縣故通典泲陰縣下云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府治菏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菏澤在陶丘東北相去不遠泲水自陶丘北匯于菏澤又東北逕鉅野至壽張入海錯爲泲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山陽郡湖陵縣菏水在南是引禹貢徐州文爲證湖陵今魚臺縣境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也蓋說孔旣

故徐州達于菏爲河故豫州菏澤直以爲在湖陵則似湖陵不在徐而在豫且在湖陵者即爲澤矣此至于菏即豫州菏澤在定陶者與菏澤亦在湖陵者異而傳又增其文曰菏澤之水則定陶之菏澤與湖陵之菏水無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尚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丘北東至于菏水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特菏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乃導澤餘波南入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菏水酈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不知禹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菏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泲與汶合

案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泲水經于泲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下云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酈注南爲菏水北爲泲瀆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酈注泲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泲水又北[illegible]朐城西城臨側泲水地理志壽張縣西北有朐城是也泲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illegible]水案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去今壽張縣五十里州西南十里有安山鎭即古安民亭泲[illegible]清澤[illegible]北流絕鉅野澤至此亭與汶合者禹迹也後不知何年改從澤西之清水繞澤北以會于汶謂之濟口其澤中之道則無水及會通河遷鉅野縣東北七十里去故城已遠幷清水會汶故道亦湮矣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

案曰地志泲水自祭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是也水經泲水歷敘所經須昌縣穀城縣臨邑縣盧縣臺縣菅縣梁鄒縣臨泲縣利縣至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酈注泲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山海經曰泲水絕鉅野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泲非泲入河又東北入海酈注郭景純曰泲自祭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泲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竝失然河水于泲瀆之北別流注海今所流者惟泲水耳郭以爲泲注之事實非也濟經脈水不如山經之密矣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泰安府屬長清齊河歷城章丘鄒平長山新城濟南府屬高苑博興樂安青州府屬諸縣界中皆禹貢泲水入海之所經也

又案曰泲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泲瀆也金史河渠志都水監田櫟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泲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泲水小清河爲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今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泲水最南濕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泲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泲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濕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濕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濕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泲水故道也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

案曰地志云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言桐柏又言大復水經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言胎簪又言桐柏說似皆與禹貢不合其實皆是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風俗通言上源畧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則溯其原而系以胎簪胎簪寰宇記謂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在西大復最在東漢志言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西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耳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泲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案曰泗沂二水已見徐州于次宜言沂泗古文不拘漢志淮水至臨淮郡淮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睢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其後不見于劉宋書蓋省入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僑置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漣水軍熙寧五年廢爲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有漢淮浦縣故城

又案曰水經淮水篇于桐柏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酈注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案此言淮水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泗水篇云泗水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然則淮陰縣在下邳之東南俱屬下邳國壤地相接矣沂水篇云沂水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注云沂水監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然則沂入泗泗入淮相去不遠故連言會于泗沂也泗口一名清口淮陰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此下水經又敘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即此經入海之道也自元時河奪泲泗入淮兩清口以東又以一淮受全河河强淮弱遂不敢爭乃穿高堰入高寶山泰興鹽瀾無清淮之刷沙積河淤必堅築高堰使淮不南溢畢趨清口借淮刷黃黃淮竝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程大昌禹貢論下○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水經注四十卷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鳥爲鵌鼠爲鼵地理志云隴西首陽縣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案曰鄭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者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如漢志鳥鼠同穴似是一山但雍州及導山皆單言鳥鼠于此又益以同穴之文當必有異未可牽溷說文卷十一上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鄭氏尚書本于杜林杜說此經單名鳥鼠明析同穴而別言之故鄭用其說又地說古書鄭屢援以證禹貢水經十七卷渭水注引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榦

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鄭據此故以鳥鼠爲飛行而處之之山同穴爲止而同穴之山是二山也僞孔以爲一山非也然經既言渭水同出于二山則必其山脈連屬非截然各爲一地相距遙遠者可知鄭又云鳥名爲鵌云云者疏引釋鳥文彼郭璞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李巡注云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皆與鄭合也山在今渭源縣鹵渭水出東流逕其縣北縣徙而南故水逕其北漢志山在首陽縣西南而今在縣鹵亦以此又東入鞏昌府隴鹵縣界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案曰灃涇見雍州水經渭水篇自鳥鼠下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澇水注之下云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酈注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棠豐水今在長安縣界鹵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二里入于渭此下又敘至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鹵北流注之酈注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北逕藍田縣又左合滻水又北入于渭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又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之案霸水入渭在今咸寧縣界成國渠今無水高陵故城在今縣鹵南二里涇水漢志東南至陽陵入渭陽陵故城在今高陵縣鹵南三十里此經注所敘卽渭會灃涇故道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案曰雍州漆沮既從傳但言漆沮之水而以馮翊漆沮一名洛者繫此經之下明彼是扶風漆沮二漆沮不同而皆入渭皆雍州水不容舉此遺彼故經兩繫之傳兩解之疏以此漆沮非自土沮漆則雍州爲自土沮漆可知直路縣自後漢已廢其故城在今鄜州中部縣鹵北二百里懷德今同州府朝邑縣也縣鹵南四十三里有懷德故城水經渭水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華陰縣北酈注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改寧秦漢高帝更名華陰東入于河酈注春秋之渭汭也呂忱曰汭水相入也水會卽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案船司空故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東逕臨潼縣北渭南縣北同州南華州北華陰縣北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東至潼關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十五里又案華陰縣北卽漢懷德縣南也漢志懷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闞駰以爲漆沮洛經所謂又東過漆沮者也于是又東乃入于河是曰渭口漢爲船司空界也

又案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祋祤縣北東入于洛酈注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東入洛今水自直路縣東南逕譙石山東南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鹵流又鹵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嶔水口又南出土門山鹵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絕自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鹵南逕郭獲城鹵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渠水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又東逕蓮勺縣故城北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又東北注于洛水禹貢豫有洛雍無洛洛水之名起于周初周禮雍州其浸渭洛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溉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又匈奴傳武王居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卽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渭以上所言皆闞駰所謂洛此經所謂渭過漆沮也

導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鹵

案曰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詳見導山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酈注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鹵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又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蘧水合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鹵商州鹵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春秋晉上洛邑漢爲縣又東北逕洛南縣北本漢上洛縣地所謂導洛自熊耳也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

案曰河南卽周王城洛水至其城鹵南澗水自城鹵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瀍水鹵也水經洛水篇熊耳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過河南縣酈注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案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城鹵北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寧縣南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鹵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貢會澗瀍之迹無存矣詳見豫州

又東會于伊

傳曰合于洛陽之南

案曰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鹵來注之酈注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鹵來注之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于鞏之東

案曰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鹵南二十餘里水經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酈注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又東濁水注之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皋鹵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卽什谷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鞏縣故城南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隋所遷也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少東八里漢志雒水至鞏入河過郡二宏農河南行千七十里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汜水故成皋鹵至鞏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爲縣治又東從滿家溝入河洛口乃移于東非古之什谷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釋文曰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滌待歷反陂彼宜反

傳曰攸同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疏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夷狄戎蠻謂之四海

案曰傳以九山九川九澤爲九州之山川澤者史記索隱謂九山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與岷同)也九川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也說者因此推之以九澤爲沇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荊之雲夢豫之滎播荷澤孟豬雍之豬野按九川之數并與導水所列以確其九澤亦就經所有之澤言之恰合九數但舉如導山所言自汧至敷淺原二十有七峯隱強摘出九山殊難強通如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柱內方等邪蔡蒙荊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族經有明文何以反不在列旅之數耶九山既已不合則九川九澤亦不必泥故傳以爲九州之山川澤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鄭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者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

案曰鄭以庶爲眾釋詁文底爲致釋言文云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者謂若白壤黑墳之類是眾土之美惡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眾土之高下明高下是言其地勢之高卬及卑下非言地力之厚薄也云致其貢篚者九州或言厥貢或言厥篚皆自遠而來故言致愼奉其財物之稅者九州每州皆言厥賦賦之多寡宜準田之美惡不可意爲輕重故須愼也禹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故得交正而致愼也

咸則三壤成賦(案曰傳連下中邦爲句今用鄭讀)

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者于三等中又分九等也上文厥賦兼貢與賦而言賦重于貢故又別言之咸則三壤而成正交正底愼之實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釋文曰台徐音怡)

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史記夏本紀集解○玉海五十卷藝文類聚帝王門)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賜姓隱八年傳文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案曰鄭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者鄭注皋陶謨言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共方五千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治水既畢奄大九州四海之上廣輔五服而成之下文甸侯綏要荒是五服其間百里賦納總等是禹所弼則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方七千里每州封一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圻內共爲萬國故此以中邦爲九州天子建其國也又云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者隱八年左傳眾仲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說文卷十二下女部云神農居姜水黃帝居姬水虞舜居姚虛嬀汭皆以爲姓是胙土乃賜姓也又云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云云者祗敬釋詁文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恰和也和有悅義故訓悅而台卽與怡通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釋文曰甸田遍反徐繩證反銍珍栗反秸本或作稭工八反)

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穗斷去槀也三百里秸秸謂禾又去其穎惟槀秸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詩十四之一卷小雅甫田疏○又十七之一卷大雅生民疏○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玉海一百七十九卷食貨貢賦門) 曰秸去其穎(釋文)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槀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刈謂禾穗秸槀也服槀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疏曰既言法壤成賦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于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益遠每服分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于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百里賦納總者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槀總皆送之故云禾槀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銍傳云銍刈謂禾穗者劉熙釋名銍穫禾鐵說文銍穫禾短鐮詩云奄觀銍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傳云秸槀也服槀役者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槀秸之設秸亦槀也雙言之耳然計什一得槀粟皆送則秸服重于納銍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槀服槀役者解經服字于此言服明上下服皆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槀粟別納非徒納槀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傳云所納精者少麤者多者直納粟米爲少禾槀俱送爲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案曰鄭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者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是田賦之制成于禹但禹必因堯下文禹甸服本皆納總是穗槀兼送說文卷七上禾部云穀百穀之總名是堯時甸服皆入穀也鄭又云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云云者鄭說以王畿甸服每面各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成之後又爲殘數居其間不在五百里甸服之內傳則以每服之內此句爲綱下文爲目故云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與鄭異鄭說是也(辨詳皋陶謨)又云總謂所刈禾也者據疏云穗與槀總皆送之鄭意亦當然也又以銍爲刈穗去槀積爲去穎惟槀疑皆與傳疏同也但鄭以入粟米爲輕遠計粟米精銍秸麤若二百里三百里惟納銍秸不納粟米是反輕于四百五百里矣據疏推得三百里當槀粟并納疑納銍者亦兼納粟米也鄭又云甸服之制本自納總云云者鄭望文爲義計甸服與甸服之弼遠近既殊賦法當

異故言甸服之內本皆納總其百里以下云云則在甸服之外故別爲之差不使與甸服制同此則鄭義與傳疏不同也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于此可見葢有穀曰粟無曰米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粟宜于藏米不可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謂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史記集解夏本傳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疏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服事天子采訓事有役則供不主于一男門任任受其役有常殊于不主一也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所主事同故其一名

案曰馬云采事也者釋詁文傳云男任也者男邦史記云任國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衞作國伯今酒誥任作男大戴禮本命篇云男者任也男子者任天地之道又古男與南通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是男亦可訓任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釋文曰綏息遺反揆葵癸反奮方問反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衞天子所以安

案曰綏安釋詁文揆度釋言文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釋文曰要一遙反

鄭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尚書疏馬曰夷易也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曰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故鄭云減殺其賦其荒服則力役田稅並無也

案曰鄭注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夷易訓易釋詁及民作詩毛傳文傳訓常烝民詩民之秉彝毛傳訓常孟子作夷則傳亦通也鄭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者說文卷七上米部𥻨字注云𥻨𥻨散之也春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音素葛反說文作𥻨音同字從殺下米下蔡加字止義云說文𥻨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𥻨爲放散之義故訓放也隸書改作巳失本體𥻨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定四年祝佗曰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蔡上素達反下如字據左傳釋文及疏雖云蔡當爲𥻨且明作蔡之非要是蔡字本有殺音故張參五經文字云𥻨春秋多借蔡字爲之鄭于此讀爲殺此古讀也據左傳爲放殺之殺而鄭以爲減殺之殺者讀同故爲此訓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堯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于周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衞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一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毛詩五之一卷齊風譜疏○又十九之一卷周頌天作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羅苹路史國名紀六卷注馬曰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一卷○傅寅禹貢集解二卷○物觀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毛詩二十之四卷商頌殷武疏○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當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千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禹之功在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四國甘心三方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稾非其義也司馬遷以詩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得之矣尚書疏○又益稷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六卷○毛詩二十四卷商○案曰詩天作疏曰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面而肅云三倍則除本而三七卷地理門

傳曰荒簡略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案曰鄭以蠻爲緡解爲羈縻者夏官大司馬疏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是也馬云蠻慢也禮簡怠慢者王制南方曰蠻疏引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是也馬又云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者史記匈奴列傳云逐水艸遷徙無城郭常處武王居酆鄗放逐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今此二百里流正是荒服之弼故馬以爲流即流行無城郭常居者是也又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注以采爲九州之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流爲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不引禹貢此文爲證是鄭解流字之訓與馬合也鄭又云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云云者此鄭許說禹敷土之事以禹之德能大中國廣其境界故堯五服其方五千里禹則倍之方萬里也又云甸服比周爲王畿云云者此就一面言之有五千里四面則方萬里與周禮職方氏之九服名異實同也仍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以封諸侯益九州諸侯有五等之制此外要服之弼及荒服與流服之弼據曲禮云雖大曰子無五等之封也馬融以爲面三千里則面其方六千里與鄭違異其說無據不可從王肅駮鄭謂禹無拓境廣土之

攷鄭以要服以上在九州之內夷蔡爲要服之殭以下在九州之外當周夷鎮蕃爲放四凶疏謂在禹未治水之前而羽山三危皆在禹貢九州之內則禹之開境此正切證王說皆非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釋文曰漸子廉反被皮寄反訖斥竄反○案曰史記集解引鄭注在鄭曰下則鄭以聲教屬下讀）

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疏曰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案曰鄭云朔北方也者釋訓及小雅出車毛傳文又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者禹時東西猶而南北贏蓋帝都在北冀之北境直踰大漠其地最廣故其後分爲幽并營南則至于南海其遠可知若東則流青徐不過踰海西亦不過踰流沙耳故鄭云南北踰之也攷史記言顓頊之地已云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阯北戶西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息愼東長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蓋南北長于東西也四海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小雅蓼蕭序箋用此文疏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然則四海以地言非以水言也此節總結上文所言蓋在要服之外亦卽在九州之外要非在五服之外者要服外爲要服之殭荒服及荒服之殭卽夷蠻戎狄又爲四海傳旣以禹五服僅方五千里恐太迫狹以此爲五服外疏遂以流沙不當近在居延皆非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傳曰元天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錫元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案曰傳以禹錫爲帝錫禹史記說同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二十六下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　著

夏書

甘誓

大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尚書疏）傳曰甘有扈郊地將戰先誓疏曰曲禮約信曰誓

案曰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序云戰經云大戰故決之望文爲說也傳云甘有扈郊地者此馬融義也漢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自元魏鄠縣改屬京兆郡唐爲府故釋文云京兆鄠縣卽有扈也攷水經渭水注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先己篇說此事以爲與有扈戰于甘澤卽甘水是也以爲夏后相說苑卷七政理篇又以爲禹則皆誤也

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詩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禮記四卷曲禮下疏）傳曰天子六軍其將命皆卿疏曰六軍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鄭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

案曰鄭云六卿六軍之將者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卽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一鄉將一軍又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皆是也天子六鄉六遂六鄉之制則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云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衆可制十二軍而但爲六軍者不盡用民也鄭以此經有六軍則夏制與周同矣鄭又云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者夏官凡軍將皆命卿鄭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蓋六官之長六鄉之大夫皆可爲將出六官之長卽是冢宰司徒等六鄉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是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案曰鄭云者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釋文曰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案曰正从鄭說當如字讀）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釋文○董鼎書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櫟書集傳纂疏二卷○王應麟六經天文編上卷）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所取法有扈氏侮慢之所以爲罪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侮慢此五常也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謂三才怠棄天地人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

案曰鄭云有扈氏與夏爲同姓者史記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有扈氏觀射父所謂觀扈者觀卽五觀見五子之歌扈則有扈是有扈爲同姓明矣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夏有觀扈商有姺邳亦以觀扈並言也鄭又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者禮運云播五行于四時月令所記明堂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有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云云大戴禮第六十六說明堂事名盛德篇威侮若孟春行夏令之類是也鄭又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者疏引繫辭文云云以證是也馬以爲建子建丑建寅說本伏生大傳夏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

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物有三變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者貴形也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于彼文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鄭雖有此說而注書仍不用者有扈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爲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此說非也

天用勦絕其命（釋文曰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下篇切韻同○案曰巢勦古字疑通故馬本作巢然說文卷四下刀部云剿絕也从刀巢聲子小切引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力部勦勞也从力巢聲子小切又楚交切引春秋傳曰安用勦民二字迥別當从說文作剿爲是所引夏書今刻作勦者誤也）

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案曰墨子兼入明鬼下篇引此經恭作共）

傳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釋文曰御魚慮反○案曰明鬼下篇引此三恭字並作共）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史記集解）

傳曰車左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主馬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于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于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也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案曰鄭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御三人其乘一車乃士卒之車非將所乘之車也知者詩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彼疏亦引宣十二年左傳樂伯語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鄢陵欒鍼爲右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又引此經云云上言左右下別言御證御在中央是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此疏既引成二年傳以說之又鄭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容好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彼疏引夏官太僕及成二年傳證天子諸侯親鼓亦居中在鼓下合諸條觀之兵車之制已明其郵無恤御簡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彼疏以證士卒之車者成二年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疑簡子亦不自爲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爲然其餘諸將皆將左御中也孔傳云云與鄭合但鄭注不全故不及御也知此言士卒之車者上文六事之人鄭云軍吏下及士卒則此左右御自是士卒言士卒可該將言將不足該士卒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疏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元曰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有功則賞祖主前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刑賞異處者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

予則孥戮汝（釋文曰孥音奴）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

疏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

案曰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罪隸女子入舂槀上文言盜賊之金刃財貨皆入于司兵故鄭眾解此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鄭康成則以奴爲從坐而沒入縣官者賈公彥疏云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汝與此經奴爲一者後鄭義尚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即子也引春秋傳者證隸爲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據此二鄭之異解者先鄭以奴爲奴婢即係罪人本身後鄭以奴爲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惟此爲異若先鄭承上盜賊而言而又引書及論語有扈箕子皆不可以盜賊例則知凡犯大罪者皆是不必專泥盜賊二鄭解同也玩孔氏賈氏正義則知鄭注尚書以帑爲子以戮爲辱與孔安國傳同蓋不用命者身既被刑子孫又沒入罪隸舂槀以戮辱之戮社爲戮殺帑戮爲戮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如此

靈川舉人秦培瑤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二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八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釋文曰格庚白反）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尚書疏詩商頌正義）王肅曰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尚書疏）傳曰契封商湯以爲號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疏曰以湯于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封商湯以爲號鄭元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爲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非始祖何用其所居

爲天下號乎必不然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商書皆故鄭先說商名處夏及周當有

之但今已亾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釋文曰台以之反下同殛紀力反

馬曰台我也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帝王部創業篇傳曰稱擧也擧亂

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

順天疏曰稱擧釋言文

案曰馬云台我也者釋詁文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

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釋文曰恤荀律反

傳曰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

之政予聞汝不憂我衆之言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案曰傳以割正爲割剝之政者割剝說文刀部文也多方言

桀則割夏邑下文言夏王率割夏邑是桀爲割政于夏也正

與政同古字通也此言予畏上帝下文言致天之罰皆奉天

命以伐夏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夏王桀天有𨁂命日月

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鑣

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旣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

必使汝堪之湯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

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

之予旣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

桀衆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此湯之所以

誅桀也是湯奉天以伐桀之事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釋文曰遏于葛反徐音謁

馬曰遏止也釋文傳曰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

割剝夏之邑居

案曰馬以遏爲止釋詁文

有衆率怠弗協

馬曰衆民相率怠墮不和同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

案曰馬以協爲和同釋詁協和也說文卷十三下劦部協衆

之同和也是也

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亾釋文曰喪息浪反

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亾

我與汝亦皆喪亾引不亾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尚書疏傳曰衆

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亾欲殺身以喪桀

案曰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夏

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

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

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

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

有民也日亾則吾亦亾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于彼文

注云亳湯之都也是時伊尹仕桀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

于日言去復來也是其事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云桀作

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舟

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蹻兮

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

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亾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

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亾乎日亾吾亦

亾矣此事又見韓詩外傳二卷又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

云桀爲無道湯令伊尹往視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

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

勝然則桀平日每以日自比乃其恆言孟子引此文而曰民

欲與之偕亾孟子之解雖與鄭異然謂民以日比桀則亦因

桀平日每自比于日故民就爲此言意亦不大相遠孔傳正

作此解若趙岐注日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

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亾

我與汝俱往亾之岐漢之俗儒不合古義不可從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釋文曰賚力代反徐音來○案史記作理音釐而誤也

鄭曰賚賜也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傳曰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案曰鄭云賚賜也者釋詁及說文貝部文周頌序云賚錫予

也禹貢納錫史記作賜錫與賜通故賚亦賜論語堯曰篇何

晏注同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傳曰食盡其言僞不實疏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

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

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言而不行如食消盡故爲僞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案曰孥說文無之帑在巾部金幣所藏故妻子亦曰帑左傳秦人歸其帑詩樂爾妻帑皆是也段參五經文字中五十一巾部帑字注云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音儻又作孥爲妻孥字然則此字起于字林也孥古文作帑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尚書疏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疏曰昭二十年

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曰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鄭以戮爲辱也

又引周禮云云者秋官司厲文也鄭彼注以爲奴從坐而沒

入縣官者是舉漢法以況也孔于此又以爲權詞非實事不

知鄭有此意否若鄭有此意則周禮注即應从先鄭以爲罪

人本身入官不必云罪人之子從坐矣恐非也

又案曰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

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予小子履三

句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

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

若此于朕躬四句注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

身之過今考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爲

湯說不云湯誓而孔安國乃云墨子引湯誓或疑其上文引

泰誓禹誓遂槩從而誓之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

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

業已稱爲湯誓則無疑矣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後

四句旣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槩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

而易爲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

朕躬止玩其辭孰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

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

下三句不得不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

以明之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伐桀豈桑林自禱之時乎墨子欲取湯禱旱翦其爪髮身爲犧牲之事以證成其兼愛之說故改伐桀爲禱旱斷章取義稱爲湯說而其實則湯誓也但今湯誓實無此語此何以解蓋湯誓必別有一篇伐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申明者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此爲告天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郎以堯曰咨爾舜一段爲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今堯典並無斯語豈可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語爲非帝堯之言乎且墨子尙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亦不見于今湯誓中豈非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及東晉晚出古文一出則遂取論語國語墨子各處所引之湯誓一槩攟之入湯誥中此則漢魏諸儒所不料也孟子引湯誓時日害喪云云趙岐見其現在湯誓故注曰湯誓尙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余一人云云韋昭不知爲別一湯誓而又生于三國目未見晚出古文故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不知非散亾也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譌闕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爲其所遺落乎此必別自爲一篇無疑而入之湯誥則妄矣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尙未刪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誥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典得見古文尙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郎包咸注有罪不敢赦三句亦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其爲伐桀告天甚明故知非湯誥也

靈川學人秦培壎對字

皇淸經解卷二之百二十八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二十九　學海堂

尙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商書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案曰漢石經隸釋卷十四載尙書殘碑盤庚下篇首句盤字作般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二鴻漸于磐郊祀志作鴻漸于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八卷○王天與尙書纂傳十四卷上○吳棫書裨傳○王應麟困學紀聞○金履祥通鑑前編四卷○羅泌路史國名紀注四卷）金履祥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尙書疏○又堯典疏○釋文○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八卷○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案曰堯典疏及林氏章氏引此並作王注）王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十八卷○金履祥通鑑前編四卷○羅泌路史國名紀注四卷）傳曰殷亳之別名疏曰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此與序違非也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鄭王及皇甫皆謂奢侈過度故欲遷都孔傳無奢侈之語也亳是大名殷是亳內別名鄭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于殷先正其號知于此號殷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

案曰鄭云盤庚湯十世孫云云者殷本紀云湯太子太丁未立卒弟外丙立崩弟仲壬立崩太丁子太甲立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盤庚爲湯十世孫也馬融注蓋與鄭注同也鄭又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者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傳林篤奏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于亳是其事也又曹褒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儉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亦言盤庚去奢從儉之事皆與鄭合也圮耿事已見序其實所以遷都之故兼爲奢侈及河圮兩事故鄭兼而言之也鄭又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作則必以中下二篇爲盤庚爲君時作此義于經無可考然王肅說亦同必有據也至史記以爲盤庚崩後作則妄矣小司馬以爲不見古文故有此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非不見古文者但史記雜采羣書不可信者正多耳

又案曰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亳是殷地大名故以殷社爲亳社也自盤庚改號爲殷故不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殷也鄭注書序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即今陝西商州契子昭明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其地今無考昭明子相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後微子封此即今縣河南歸德府治相土至湯十二世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序言自契至湯八遷經傳可考者惟此四處湯既有天下以商爲號鄭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契所封鄭以湯取契所封爲代號也（服虔王肅以爲取相土所居商丘爲號商與商丘非一地契封商見書傳史記中候甚明湯何必對取商丘一字爲號服王說非也）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盤庚將治亳殷于湯言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此說與此經正義正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據經上篇言先王五邦者湯始居商丘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是爲五邦鄭馬王說皆如此孔傳不數商丘而數盤庚遷亳爲五計上篇是未遷時作豈容逆數爲五傳說非是但經言先王五邦而序言盤庚五遷者猶言盤庚以上所居凡有五處云爾其實湯居商丘特沿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乃立文之體繾便總言之耳且自契至湯八遷數湯在內自湯至盤庚五遷又數湯在內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以此言之鄭馬王皆數湯之商丘及亳在五遷內則孔傳于序云湯自商丘遷亳無

可疑而正義反疑商丘乃相土所居契至湯有八遷不應契至相土三世七遷相土至湯十二世只一遷此則謬甚時代旣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丘之後不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丘而湯承之耶（據鄭說則五遷者盤庚自耿遷亳甚明且而史記又言祖乙遷邢盤庚自耿遷亳之後武乙又自亳遷朝歌至紂而亡合計商家共有十四遷也）今此經言盤庚遷殷殷是亳小別名則亳殷本爲一地正湯之故都也

〔又案〕曰諸家言亳所在說又紛紛不一今考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續漢志縣屬河南尹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又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今偃師縣屬河南府鄭注此說的然可信而皇甫謐則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閒今河南偃師西三十里有尸鄉亭是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征葛事據序及史記在湯征諸侯前此云云不知今本古文出于誰手）討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閒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謐之說似有理其實非是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薄諸稱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于此文下又云昔堯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薄則此爲殷湯遊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濟陰山陽之閒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故班氏于梁濟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都而獨繫之偃師可知鄭說之確矣司馬彪于梁國之蒙及穀熟皆不言亳注矣引皇甫謐說者非是惟于薄縣則云湯所都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書正義引此說作伊尹冢在濟陰已氏縣非是）非薄而又有臣瓚者于前漢志山陽郡薄縣下云湯所都而又曰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云云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濟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濟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而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于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孔穎達書詩疏皆誤認爲異說其謬已甚而顏師古于偃師下云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今亳有湯冢此說非也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蓋薄薄也非亳也（後人因晉人誤分漢志論分野一段中薄字改爲亳字後人多誤以薄爲亳而元和志亦云亳薄字異義同皆伏）非是兩漢本無亳名祇因晉人以湯嘗止于此且以湯冢爲據而附會其說師古引劉向說以折之精矣（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因行湯冢按劉向不知湯葬處而哀帝時長卿者安得知之是知其妄矣）其于山陽薄縣下不必復采瓚說即采亦當斷以非是乃又姑存之此則師古之疏耳而薄固非亳也薄非亳則蒙穀熟可知杜預臣瓚之說皆非是而皇甫謐巧于立說又以一薄分爲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師舊說稱爲西亳以此合立政三亳之文（甚謬亦兼存偃師其意只有東西二亳故以商頌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都是即偃師之亳也而皇甫謐乃以景亳爲北亳在蒙後人從以蒙有景山爲證不知彼景山乃以毛傳訓景爲大是升彼大山非山名即屬山名而取松柏以成寢廟何必在近郊之閒下文是斷是遷謂斷之于生植之處遷之于造作之所魯頌閟宮云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彼徂來在今泰安縣新甫在今新泰縣去魯都曲阜尚遠未嘗不可輸其材木以成新廟庚然天子可知而必以就近爲得者書生寒儉之見可發一笑耳至景員維河鄭氏讀員爲云河爲何以頌弁與言維何皆是設問之辭大員此維河當與彼同不得爲水旁河旣是設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員之所云亦不得如毛傳爲大均且古文員云同字耳然則以景山在蒙證北亳在蒙者其說殊爲況偃師正在河洛之閒著景員維河可解爲黃河則正可以證亳在偃師今鄭氏旣讀爲何則不可爲偃師之證矣而蒙乃宋地即左傳蒙澤也商時大河未南徙此地安得有河即欲援景員以爲蒙有景山之證又可援維河以爲蒙有大河之證乎）不知立政三亳鄭解謂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謐之謬如此唐人括地志沿襲其說皆不可信也（漢薄蒙穀熟故城在今夏邑永城二縣再考至今之亳州則後周武帝置本漢山桑縣地屬沛郡蒙城縣則唐天寶二年置本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並見元和郡縣志與皇甫謐所言又全無涉）三亳旣不可信則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且尚書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不在偃師而在梁國則居洛東不得東觀于洛矣（東晉據孔家古文以盤庚自奄遷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漢書項籍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是此說以殷在河北與諸家說尤異皆不可信如其說則殷在今彰德府安陽縣矣河亶甲居相在今安陽洹水南有殷墟其爲河亶甲所居必也而顧以爲）

（盤庚序詳書序辨）當從鄭以亳殷在河南偃師下篇先王適于山先王即湯亳地依山故言適于山盤庚之遷實復湯故居也

民不適有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疏〕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

率籲衆慼出矢言（釋文曰籲音喻慼千歷反○案曰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六頁部云籲俞往反）

〔傳〕曰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疏〕曰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

〔案〕曰說文卷九上頁部云籲呼也商書曰率籲衆戚說文所引是孔氏古文僞孔氏欲闢舊解改戚爲慼訓爲憂謂衆憂之人不詞甚矣戚蓋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云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即衆戚也僞孔旣以慼爲憂衆憂之人不易呼召因訓籲爲和古無是訓也又釋言云矢誓也郭璞注相約誓易晉卦六五矢得勿恤虞翻注矢古誓字論語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毛詩鄘風柏舟云之死矢靡佗衛風考槃云永矢勿諼毛傳鄭箋並同然則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乃必以矢爲正直尤非也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重我民無盡劉（案曰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鎦殺也無劉字然劉字見經多矣又見爾雅云殺也故周頌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傳虔劉毛傳皆云殺也安得云無此字且漢天子姓諱不應不載又劉竹部劉鏐皆云劉聲則劉與鎦自是重文後人傳寫誤脫去耳非許本無也）

〔傳〕曰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疏〕曰劉殺釋詁文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釋文曰稽工兮反台音怡）

〔傳〕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疏〕曰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尚書疏○王引）〔馬〕曰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釋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四○小學紺珠卷二）〔傳〕曰湯徙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案曰鄭以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邦者馬注與鄭同王肅亦云然與班固前八遷後五遷實止十二之說合也傳以盤庚遷殷入五邦之數與馬鄭王不同然上言先王不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以已方欲遷充入其數明矣辨已見前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案曰斷多管反說文斷从斤𢇍𢇍古絕字今作斤旁著𢇍𢇍卽繼字其義反矣

傳曰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況能從先王之業乎

案曰罔无矧況克能並釋言文矧況釋詁文

若顛木之有由蘖釋文曰蘖五達反本又作枿○案曰說文卷六上木部巘字注云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巘五葛切又重文櫱字注云巘或从木辥聲又枿字注云古文巘許偁賈逵自序稱書孔氏明所引乃眞古文作甹巘是矣然卷七上𢎘部甹字注云木生條也从𢎘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蘖之古文省𢎘而後人因省之遂用爲因由等字从𢎘象枝條華函之形鍇曰孔安國注尚書謂由作用用枿之語不通以州剖台而爾之參以釋文此字許于來部雖引作蘖而其下又出古文枿況馬又作枿則貫文旣有十義作引作枿而其下卽繼以古文言枿師所改耳然作枿則蘖字必足辥不但作蘖者誤卽巘亦并不必作肄也至由字雖許所引皆作義又通不但作識亦不必作由字亦不必作甹不識因僞孔有不用甹然古文旣省作由則从俗正合亦不必作甹不識因僞孔有不用聲本義太遠致使俗人不復知由字本作甹不識因僞孔有不生餘之則矣至顛字本人頂而通作走部中走頓之趣字假如詩語顛沛左傳子都自下射之顛之類甚多此經則又借作木部中作束之模字異所當是也

馬曰顛木而肆生曰枿釋文○蓋鄭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傳曰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疏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衞之間曰枿

案曰馬云顛木而肆生曰枿者馬本作枿與蘖同毛詩周南汝墳云伐其條肄毛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商頌長發云苞有三蘖傳亦云蘖餘也同訓餘故轉相訓方言一卷云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郭璞注傳曰烈肄是肄是也由卽甹之省甹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是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傳曰言天其長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徙

案曰亳殷本湯故都而曰新邑者五遷以來所都無定至是乃復其故邦雖舊而邑則新也

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釋文曰厎之履反

傳曰言我徙欲如此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釋文曰斆戶教反

傳曰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疏曰先教民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釋文曰箴之林反

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尚書疏馬曰箴諫也釋文傳曰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疏曰又戒臣

案曰鄭云奢侈之俗云云者說詳篇首案又云將屬民而詢者說詳下節疏馬云箴諫也者箴本衣箴字說文卷五上竹部云箴綴衣箴也內則云紉箴請補綴醫者以石刺病謂之箴石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亦曰箴毛詩小雅庭燎序因以箴之周語云公諫厲王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是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

傳曰衆羣臣以下疏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萬民

案曰鄭以上爲盤庚爲臣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盤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言盤庚教于民繼以曰無或敢伏云云是盤庚之言也繼以王命衆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庚矣下文王若曰是盤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傳曰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案曰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貶下是退意故云退汝違上之心下文亦云汝克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釋文曰任而鴆反

傳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釋文曰播波餓反匿女力反○案曰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譒敷也引此經王譒告之以蓋是古本播作譒且讀告之句絕不連修字爲一句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傳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釋文曰聒古活反

鄭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尚書疏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尚書疏○釋文○案曰疏作王注傳曰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案曰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者鄭本聒作𢙢也說文十二卷上耳部聒字注云讙語也不引尚書其十卷下心部𢙢字注云善自用之意也商書曰今汝𢙢𢙢重文𢙢字注云古文从耳今觀釋文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則馬融詁訓與說文合但今刻說文脫拒字耳此字與聒迥別祇因古文从耳晉人遂改爲聒然鄭云讀如聒耳之聒則鄭不作聒必與說文同作𢙢明矣鄭又云聒聒難告之貌者孟子若不好善則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是難告之貌也孔傳以爲無知之貌玉篇卷上心部第八十七𢙢字注云愚人無知也亦兼引說文善自用之訓玉篇出顧野王雖知存古時孔傳已行遂用其訓其實愚人無知苟能發憤雖愚必明惟拒善自用使人難告以善斯不可救鄭義甚精不可易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釋文曰惕他歷反

傳曰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逸過也疏曰逸過釋言文

案曰觀爟同周禮夏官有司爟鄭注云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然則鄭以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同皆訓爲熱觀火者熱火也說文十卷上火部炪字注云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職悅切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類篇雖出宋人所見說文猶是善本祇因說文傳寫之誤脫去不字遂失其解再稽以玉篇卷下火部第三百二十三炪字注云丑出許出二切火光也爩也此疑衍一也字當是火光爩也爩則不光矣其

說文十卷上火部注所云讀若巧拙之拙者乃音也非義也後人遂改爲拙非也經言子威如熱火之猛烈但子炪謀炪威不用使汝縱逸不肯徙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釋文曰紊音問徐音文）

傳曰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案曰傳云紊亂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糸部義彼即引商書此文以證是也毛詩棫樸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蓋所以張網者漢成帝紀詔引此經服田云云應劭注農夫服田㪅其膂力乃有秋收也言下從上令如網之從綱盡力遷從以圖安如農之力穡以有收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傳曰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釋文曰昬馬同本或作暋音敏爾雅昬暋皆訓强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

鄭曰昬讀爲暋暋勉也（尚書疏○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裴松之注）傳曰戎大昬强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于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有疏曰戎大昬强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昬夙夜之强也書曰不昬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暋也

案曰鄭云昬讀爲暋暋勉也者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何必昬于作勞薛綜注云昬勉也是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

案曰說文口部云吉善也然則吉言善言也以百姓爲百官說已詳見堯典此下篇告爾百姓于朕志傳亦以爲百官也

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釋文曰奉孚勇反恫徃弄反又音通○案曰蔡邕所書石經身作命邕以熹平四年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見後漢書邕傳邕所書尚書即博士所肄今文其石久亡殘碑載宋洪适隸釋）

傳曰羣臣不欲徙是先惡于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于身無所及疏曰恫痛釋言文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釋文曰相息亮反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案曰說文十卷下心部憸字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書曰相時憸民息廉切蔡邕石經殘文憸作散載洪适隸釋三者不同攷散之撒右从寸不从攴左从林其加日者𦟝肉也从冂撒聲別是一字邕皆誤）

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釋文）傳曰言憸利小民尚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况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案曰馬云相視也者釋詁文又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者憸本作思立政憸人釋文云本亦作思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此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偷安而欲沮大謀故云小小見事皆望文爲說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釋文曰曷何末反）

傳曰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于眾有禍害疏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于眾人不免禍害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釋文曰燎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卜反○案曰釋文于左傳引書又云燎力弔反）

傳曰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

案曰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云云杜預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滅莊十四年所引同據此則經有惡之易也句僞孔因尚書無也字遂刪之（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覆也又引天作孽可爲也墨子引太誓乃曰不言也惟此處有也字然孟子引天作孽云云即無也字其佚生二十八篇梅氏二十五篇則皆棄之）攷左傳前段以陳桓公長惡不悛欲救不能後段以蔡哀侯繩息嬀語楚子楚滅息取息嬀後欲悅息嬀遂伐蔡各引書證之皆言惡之易長則此四字不可刪且經本言惡易長非指浮言易動今刪去四字遂以此節專承浮言說又以不可撲滅改作尚可撲滅正相違反恐當從左傳及杜預注爲是僞孔之刪削及傳義皆非也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馬曰靖安也（釋文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上○案曰此條出釋文原本在疏無天與官元大德間時釋文未入注疏從原本采入又日本山井鼎作七經孟子攷文物觀等又作補遺此條在靖說內）傳曰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疏曰靖謀釋詁文

案曰馬云云者周頌昊天有成命肆其靖之箋以靖爲和安則靖有安義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釋文曰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案曰遲字從徐異音小雅四牡傳遲韓詩作郁夷匡謬正俗亦云書遲任音夷亦音遲古通也下二句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上作人惟舊無求字下舊上求作救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作捄即古文求說文引虞書旁救孱功即旁求也）

鄭曰遲任古之賢史（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馬曰遲任古老成人（尚書疏○釋文）

案曰鄭云云者馬云古老成人本大雅蕩篇但論語孔子引周任之言馬云古之良史遲任與周任相類彼旣良史此不應異故以爲古之賢史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傳曰古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釋文曰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釋文曰與音預）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周禮二十卷夏官司勳疏）傳曰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疏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眾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于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惟禘祫乃祭時

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矦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季一祫在秋五季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季再殷祭禮緯云三季一祫五季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案曰鄭云云者夏官司勳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賈公彥疏曰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欲遷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先王之時爾祖從先王在享祭之中況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據此則鄭以商祭功臣于烝嘗與孔傳同且周制亦與商同賈疏云或殷周禮異者乃衍說耳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謂是夏殷之祭名祭統亦有此文經注並與此畧同其郊特牲云春禘而秋嘗鄭亦以爲夏殷禮禘爲禴字之誤從王制爲正至祭義亦云春禘秋嘗則鄭直釋爲夏殷禮并不破禘字蓋已詳彼故此不注近日惠氏士奇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始可以承春故春夏皆得行焉考祭統云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惠說本此以禘禮緯鄭注尤爲禘宗當從之道臣謂王制祭統礿禘嘗烝鄭云夏殷禮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今考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者上文隔遠不屬文義迥不相蒙何得據此以駁鄭此禘嘗上文祭運論祭事有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蓋周禮墨者守門故以古者爲夏殷而其下又云古者云記曰明祭紀所稱古者多指夏殷鄭學精密如此大宗何遽臣于上下文俱不細紬而妄識前人哉據王制又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注云虞夏之制諸矦歲朝廢一時祭是虞之時祭與夏殷同名鄭于王制注及周禮春官大宗伯注禮緯注許作禘祫志駁許愼五經異義又以爲王制所記乃殷以前之制至周公制禮改春爲祠夏爲禴禴郎礿以禘尊爲殷祭不爲時祭之名蓋因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司尊彝亦有春祠夏禴云云又詩小雅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及毛氏傳文推測知之殷盛也盛祭即大祭也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夏正祭感生帝于南郊祭法有虞氏夏后氏禘黄帝殷人周人禘嚳出禘謂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禘謂南郊及宗廟五季一祭皆爲禘公羊傳五季再殷祭謂五季之中一祫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穆徧祭之祫之言合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之義皆殷祭也夏殷天子諸矦三年喪畢爲祫祭後因以爲常三季一祫五季一禘周制以魯禮推之亦三季喪畢爲祫祭明季爲禘祭後因以爲常亦三季一祫五季一禘所謂五季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季中耳其實前祫距後祫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年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祫之歲春惟一礿而不祫夏秋冬皆有祫又有時祭祫在先時祭在後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是也諸矦當祫之歲春亦惟一礿而不祫夏當行時祭一禘之時犆行一祫而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二時祭與祫得竝舉然亦時祭在先祫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矦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是也天子惟祫歲廢一時祭諸矦歲朝則平常已每歲廢一時祭至祫歲夏禘又廢凡廢二時祭云若周則當祫之歲但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但行于孟夏餘三時皆不行天子諸矦皆然但天子祫禘時祭竝舉諸矦行祫禘則廢時祭魯惟禮同天子魯頌秋而載嘗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祫但行于秋故時祭名嘗祫祭又名大嘗則祭統所云內祭大嘗禘是鄭言三代時祭禘祫之制如此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說其義甚精但孔安國論語注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王之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居室之奧東面其無昭穆皆自爲序而鄭說深得禘祫之義親盡之祖無合祭之禮故云祫大禘小而鄭說禘祫皆序昭穆合于太祖廟則孔安國與孔安國二名禮無差降說雖異意則同也鄭說必有所本古書失者多後儒不能信古愚攷難自陸淳趙匡以下妄說紛紛皆不足辨至注此經及周禮言功臣與祭但舉烝嘗則鄭意似正義謂烝嘗有功臣禘祫可知因舉近代之制以爲說者非是且功臣配所事不以禘祫爲有功臣之君所事之君廟毀時祭不祭毀廟功臣亦當止此近代與三代所同但三代時所事之君廟毀則功臣使永遠停罷攷惟時祭及功臣其禘祫專序昭穆豈容異姓之臣參列其間後世因禘祫合祭羣廟之主而并及功臣殊爲瀆亂乃時祭反廢功臣則是兩失之矣而三代豈有此乎說者謂詩序長發大禘也而詩中及阿衡以此爲禘有功臣之證然毛傳鄭箋但言詩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竝不以爲配享則此說固不足據矣況長發之禘鄭以爲祭天南郊尤與享先王無涉也何休文二年公羊傳注亦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以上二說以禘有功臣祫無功臣與正義差別然祫祭兼毀廟未毀廟之主所祭既多固不便更及功臣禘雖穆主于文廟昭主于武廟所祭差簡但禘祫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矣當專主烝嘗爲是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釋文曰射食夜反

鄭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尚書疏 傳曰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案曰鄭云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者禮記言射內志正定八年左傳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志其目也是射有志也屬矢之屬竹戍反與注同昭二十一年左傳杜解云注傳矢是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釋文曰侮亡甫反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尚書疏 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案曰鄭以老弱爲輕忽者攷唐石經老在侮上蔡邕石經殘字云女毋翕侮成人毋流載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流字下闕固不可解翕侮義亦未詳然侮與成連文則知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確甚僞孔非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釋文曰長竹丈反○案曰當如字

傳曰敕臣下各思長于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傳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釋文曰臧作郎反佚音逸
傳曰有善則衆臣之功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義
案曰此一節國語周語內史過對襄王引之韋昭注云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衆歸功于下遇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義與傳略同佚彼作逸釋言郭注引同恐作佚者非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釋文曰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曰恭蔡邕石經作共乃口作爾口見洪氏隸釋釋文度作渡者無理必誤也
傳曰致我誠告汝衆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 尚書疏 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 尚書疏
案曰鄭王云渡河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盤庚自耿遷殷故云渡河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釋文曰話胡快反徐音話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
馬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 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中 傳曰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誥用誠于衆
案曰馬云話告也言也者大雅抑云告之話言釋詁云話言也是也孫炎注釋詁云話善人之言也大雅板及抑毛傳皆以話爲善言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話合會善言也籒文作譮从會是話本善言而兼合會之義也馬又以亶作單訓爲誠者小雅常棣亶其然乎毛訓亶爲信天保俾爾單厚毛亦訓單爲信同訓則得通大雅桑柔逢天僤怒釋文云僤本亦作亶僤卽單字而亦作亶則亶單同又毛訓僤爲厚周頌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鄭亦以單爲厚釋詁亶誠也又亶厚也亶有二訓單既與亶同訓厚則亦得與亶同訓誠也
咸造勿褻在王庭 釋文曰造七報反馬在早反褻息列反
馬曰造爲也 釋文 傳曰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案曰馬云造爲也者釋詁文馬讀造爲史記屈原傳造爲憲令之造也孔訓至則讀如王制國之俊選皆造焉之造故釋文孔馬異讀但馬既以造爲爲則不知所造何物其下不當繼以勿褻云云恐係僞孔妄改然不可攷矣馬本郎杜林賈逵等所傳之古文其本既亾注又殘闕則其義不可得詳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釋文曰鮮息淺反○案曰慼蔡邕石經作高蔵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 疏上篇 傳曰我殷家于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徙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古后之聞謂遷事
案曰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者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爲殷故也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釋文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籲羊戍反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于殃罰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釋文曰忱市林反○案曰蔡邕石經汝遷作爾遷厥邦作厥國汝不上有今字見隸釋
傳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釋文曰鞠居六反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傳曰鞠窮也言汝不忠自取窮苦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不渡臭敗其所載物 疏曰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也
案曰傳以鞠爲窮者毛詩大雅篤公劉芮鞫之卽傳以鞫爲究小雅節南山以究王訩傳以究爲窮輾相訓則鞫亦窮鞠鞫同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釋文曰屬音燭沈直林反瘳勑留反○案曰蔡邕石經稽作迪怒作怨誕作永見隸釋又見東觀餘論
馬曰屬獨也 釋文 傳曰汝忠誠不屬逮古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汝不謀長久之計思不徙之災是大勸憂之道無後計何得久生在人上
案曰馬云屬獨也者釋山云屬者嶧獨者蜀此反以屬爲獨疑獨上脫不字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釋文曰穢于廢反倚於綺反徐于寄反迂音于
傳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釋文曰迓五嫁反畜許六反下同
傳曰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耳 疏曰迓迎釋詁文
案曰傳云迓迎也者小顏匡謬正俗引盤庚云予御續乃命于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列子云鄭人遇駭鹿御而擊之注御音訝迎也此經與牧誓弗迓克奔皆作御今本乃衞包所定孔氏出于晉代故尚存古訓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釋文曰勞力報反又如字○案曰丕蔡邕石經作不古不丕通也載隸釋
傳曰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案曰蔡邕石經崇作知載隸釋
傳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于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 疏曰崇重釋詁文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 尚書疏 傳曰不進進謀同心徙
案曰王以生生爲進進者說文卷六下生部云生進也是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傳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案曰國語云實有爽德賈逵注云爽貳也氓詩云女也不爽毛傳云爽差也洛誥亦云惟事其爽侮爽德差貳之德也言汝不與我同心是有爽貳之德先后在天將自上降罰于汝傳言湯有明德非也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

傳曰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釋文曰戕在良反又士良反○案曰蔡邕石經戕作近載隸釋又見東觀餘論

傳曰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釋文曰斷丁緩反

傳曰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傳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疏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用錢然漢書食貨志有其事玉是物之貴者貴其貪財舉二物言之

案曰具說文廾部云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其置此貝于大書為會意也古者以貝玉為貨幣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元貝班貽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文小雅巷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龜鼈之屬其文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七寸九眞交趾以為杯盤寶物說文貝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管子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為其塗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地數揆度二篇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則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為幣自此以上皆以為幣蓋三代同之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釋文曰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案曰唐石經朕下有子字疑偶孔傳似偽孔本有之後人傳寫誤蔡邕石經崇降弗祥作奥降不永見隸釋

傳曰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于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案曰嗚呼蔡邕石經作於戲戴隸釋易从鄭當讀加字

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尚書疏 王曰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尚書疏 傳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案曰鄭以不易為不變易者時盤庚欲遷恐眾臣阻撓故以不變要之王云命之不易則于此時情事不切僞孔從之非也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釋文曰遠于萬反又如字分扶問反又如字○案曰蔡邕石經分猷作比猷設作翕戴隸釋又見東觀餘論

傳曰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

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

顚越不恭暫遇姦宄釋文曰暫才淡反○案曰恭左傳引作共釋文云音恭

傳曰顚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刼奪之為姦于外為宄于內疏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顚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顚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于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意故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刼奪之事也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釋文曰劓魚器反徐吾器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種章勇反○案曰左傳引此釋文云殄大典反如傳及杜預說易字不當有以豉反之音

傳曰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于此新邑疏曰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

案曰哀十一年左傳子胥諫吳王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預集解曰顚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正義曰彼文孔安國言殞隊謂受命而隊失之位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以截鼻為劓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傳曰自今以往進進于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釋文曰奠田薦反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尚書疏 傳曰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疏曰鄭意奠厥攸居止謂民居孔言定其所居是官民之居並定之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案曰鄭云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者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周禮地官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云云是也又云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與此解正厥位意同也

綏爰有衆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三國魏志卷一武帝紀注

案曰鄭以綏為安爰為于者並釋詁文又云安隱于其衆也者隱亦安也莊子應帝王篇云其臥徐徐司馬彪注云徐徐安隱貌是也說文卷七上禾部新附穩字注云安也此俗字不可施于經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案曰蔡邕石經作曰女罔台民易建大命戴隸釋台字之義未詳

傳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尚書疏 王曰懋立大教

建性命致之五福尚書

案曰鄭以懋建爲勉立者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懋勉也又卷二下廴部云建立朝律也是也又以命爲令者釋詁命令同訓告故得轉相訓又說文卷二上口部命從令从口命既從令則可訓令而教亦用口故言教令王注以爲性命又妄牽五福皆非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案曰堯典疏曰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揚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于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然今本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賢腸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作心腹二字賢腸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稱爲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故反以鄭本爲今文也又案今予之予蔡邕石經作我敷隸釋

鄭曰歷試也謂揚其所歷試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文選六卷左太沖魏都賦劉淵林注○案曰劉裴二家皆不著鄭名然所據既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作鄭注傳曰布心腹言誠于百官以告志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敷之言溥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管寧傳陶丘一等之奏左思之賦用優賢揚歷語皆本之此經而前此漢咸陽令唐扶頌巳云優賢颺歷載洪适隸釋隸續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賢之寵公羊成四年經鄭伯臤卒疏云臤穀梁作賢說文卷三下臤部云臤古文以爲賢字然則優臤即優賢也夏侯等既誤于前二孔附會于後古義遂微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釋文曰比毗志反讒仕咸反

傳曰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令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釋文曰降工巷反○案曰蔡邕石經嘉作綏載隸釋

傳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疏曰先王至此五邦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

案曰云古我先王者正指湯也適于山者往于亳也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而不定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立政云三亳鄭彼注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然則亳地依山故此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之圯而適亳殷山險之地故舉湯事以誥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五遷其說非是成皋者漢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即虎牢也轘轅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降谷者不知所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即今永寧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傳曰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

案曰蕩析離居正指祖乙圯耿之事三代時河患見于經傳者絕少觀經所言惟是爲甚然爾時諸臣方以從遷爲苦蓋止于瀕河浸溢之患不若後世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案曰蔡邕石經爾上有今字見隸釋又以謂作惠震作祇亦見東觀餘論

傳曰言皆不明己本心

案曰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是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祇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傳曰以從故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釋文曰弔音的或如字賁扶云反

傳曰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于衆至用其善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疏曰弔至靈善宏賁皆大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

案曰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又節南山不弔昊天毛鄭皆云至而鄭于節南山又云至猶善也則傳云至用其善者是也說文辵部云遞至也多歷反今通用弔又省作弔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墳賁通故賁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釋文曰長竹丈反相息亮反○案曰蔡邕石經懋作勗見隸釋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疏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衆長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勅衆臣故二伯以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尙也尙是相訓故傳爲庶幾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

案曰傳云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者傳意以此邦伯爲兼二伯及州牧二項諸侯在內言之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虞夏四人曰四嶽殷周二人曰二伯州牧者每州諸侯之長肇十二州則十二牧九州則九牧二伯不可通稱牧九牧得通稱伯也鄭云殷州長曰伯者據王制州有伯爲說殷制而云然鄭非不知散文牧可通稱伯也疏謂鄭約言之而孔意不然者非是傳以隱爲隱括者後漢卷十六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枸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伏生尚書大傳略說云子贛曰隱括之旁多枉木則隱括是矯枉爲直之器政所以正不正故借隱括言政說文作檃令作隱古字通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尚書疏○王同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于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疏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强之勝也强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鞠訓爲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案曰鄭云鞠養也者毛詩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義也釋詁疏引方言云鞠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是也與中篇自鞠自苦之鞠不同傳訓窮非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釋文曰告古報反

傳曰已進告汝之後顧于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案曰伏生大傳引盤庚曰湯任父言卑應言見王歷馬(?)因學紀聞今盤庚無此文

靈川舉人秦培珊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二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三十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商書

高宗肜日

高宗肜曰釋文曰肜音融○案曰說文卷八下舟部云肜船行也从舟彡聲丑林切而無从肉爲祭名之字玉篇中卷十八舟部肜字注云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攷船行之義當从舟丑林切而祭名則見尚書爾雅及何休公羊宣八年注當从肉讀若融二字判然不同文字當主說文說文無肜字則各經肜字皆後人改不可信用疑當作融若玉篇竟合兩字爲一直以一字有兩音兩義則已謬甚恐是孫強妄改非顧野王元本矣鄭康成詩箋作融不作肜今本注疏亦爲俗人改作肜顏陸德明釋文足本尚仍其舊鄭圖與說文合也然文選張平子思玄賦展洩洩以肜肜衞自注相親李善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而云融與肜古字通又後漢書六十上馬融傳豐肜對蔚洪适隸釋卷二殽阬君神祠碑陰都吏名有馬肜仲選則肜乃漢俗字非魏晉人造也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疏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季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釋天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于義非所須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禘祫與四時之祭明日亦皆爲肜祭不知此肜何祭之肜也

案曰高宗武丁也序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雉異而祖己訓王伏生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季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此說與序同然以二說及經文考之雖書當作于高宗之世要亦未有明文也史記殷本紀則謂祖己既訓武丁以雉雊宜修政其後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據此則是訓王雖在武丁時作書實在祖庚時高宗乃係廟號書若作于武丁時宜稱王不宜稱高宗史記之說不爲無理然其與序合否未詳以備一解可也又按鳧鷖五章毛以爲皆宗廟鄭箋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是凡祭皆有肜也其首章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正義曰繹祭之禮郊特牲注云祊當廟門之外㓙室繹又于其堂詩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據正義又以爲繹祭之禮天子諸侯于祭之明日大夫謂之賓尸卽于祭之日儀禮有司徹是也此惟宗廟爲然其餘諸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同日耳今此經有豐昵之言知爲宗廟之肜也

越有雊雉釋文曰雊工豆反

傳曰雊鳴于肜日有雉異疏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案曰傳云雊鳴者顏之推家訓卷上文章篇云詩云有鷕雉鳴又云雉鳴求其牡毛傳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稱其雄雌矣然則雊乃雄雉鳴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釋文曰己音紀○案曰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外戚孝成許皇后傳又後漢書律歷志皆引此文格皆作假

鄭曰祖己謂其黨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六卷王曰祖己言于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六卷傳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曰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云王云云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說是也作疏者明知鄭美每爲傳壓此句無傳故仍申鄭義也傳以格王爲至道之王者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叚借也闕古雅切又卷八上人部云假非眞也从人叚聲古疋切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古頷切又卷六上木部云格木長皃从木各聲古百切自後世叚字廢而不用叚借之叚非眞之假皆作假而至也之解則專屬之格字尚書二十八篇格字十九見而無假字除說文引虞書外益稷格則承之庸之又祖考來格此經格王西伯戡黎格人大誥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天迪格保洛誥王賓殺禋咸格多士則惟帝降格君奭格于皇天又格于上帝又天壽平格多方惟帝降格于夏呂刑罔有降格又庶有格命僞孔皆訓至君奭矧曰其有能格無訓亦當爲至舜典格汝舜訓來湯誓格爾眾庶盤庚上格汝眾無訓亦當爲來來與至義亦通也據說文及史記漢書等所引推之則凡格皆當作假今本疑皆僞孔所改其他經若商頌烈祖篇鬷假無言鄭云至如此之類則尚存古字然古字音相類者輒得通用假格音既相近則通用亦可且格至見爾雅卷一釋詁格來見卷二釋言未必皆是郭璞所改詩大雅抑篇神之格思毛云至禮記大學篇格物鄭云來亦來必皆後人妄改釋詁又以假格同訓爲陞則亦可同訓爲至方言云假狢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狢郭璞注云狢古格字是也況薛尚功鐘鼎款識卷九趠鼎銘云惟王來格于成周季𨭟卷十伯姬鼎銘云王格大室卷十四敔敦銘云王格于大室又邠敦云王格于宣榭牧敦云王在周在師保父宮格大室敔敦云王格于成周據此則古固有以格爲至者又論語有恥且格孟子格君心之非何晏趙岐以爲正倉頡篇以格爲量度學記扞格而不勝鄭以格爲冱凍洛之洛爾雅卷三釋訓以格爲舉格字之義其多如此說文每字之下義多不備何必木長皃一訓遂足盡格字之義而必不可作來至解乎然則尚書格字卽從僞孔而不從說文作假亦未爲甚謬也孔光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天右王者故譴告之欲其改更是說此經至道之王所以必正其事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傳曰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

案曰傳以監爲視典爲常並釋詁文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釋文曰中竹仲反又如字

鄭曰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愓焉故引以諫王也尚書疏傳曰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疏曰鄭云云愓貪也五福壽爲首六極短折爲先是年命最人所貪也

案曰鄭云云者疏解愓爲貪釋言文郭璞注云謂貪羨是也傳云民不修義以致絕命者據釋文中音竹仲反則傳意以中爲與中興之中同當爲去聲不可讀平聲史記載此文則云非天夭民中絕其命則爲中道之中義與傳異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釋文曰台音怡

傳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案曰孔光傳所引及蔡邕石經孚作付史記作附與付通也說文卷八上人部𠈼字注云与也从寸持物對人寸手也于六書爲指事方遇切孔光既引此文而釋之云言正德以順天也民不順德天既付命罰之人宜正德以順天文義甚明偽孔改付爲孚訓爲信其意以正德爲天之德乃曲說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暱釋文曰豐芳弓反暱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暱暱近也又乃禮反○案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攷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宣和博古圖呂大臨攷古圖薛尚功鐘鼎款識王俅嘯堂集古錄皆載此鼎銘皆釋司爲嗣是古文嗣字省作司此經司字即史記嗣字釋詁允嗣同訓則此司字與允同義傳以司爲主與下允嗣作異解非也

馬曰暱考也謂禰廟也釋文○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陳櫟書傳纂疏三卷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入十八卷鼎彝門傳曰允嗣暱近也嘆以感王入其言主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疏曰釋詁云允嗣繼也俱訓爲繼是允爲嗣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

案曰馬云暱考也謂禰廟也者說文卷一上示部禰字在新附注云親廟也一云古文禮也然則此字許慎所不取毛詩泉水云飲餞于禰釋文云韓詩禰作坭坭字亦說文土部所不收不可信毛傳訓禰爲地名鄭箋以爲衛女所嫁國適衛所經之道並不以爲廟而鄭注士虞禮記引飲餞于禰以證餕尸于寢門外之事亦不以禰爲廟釋文于儀禮引劉昌宗本作泥然則鄭于毛詩亦必作泥不用禰字鄭固與說文合矣但漢有禰衡禰是其姓必有所從來則此字似不得爲俗字今馬王注以暱有近義釋爲考謂爲禰廟則馬王亦謂有此禰字蓋暱禰音相似故爲此訓也張參五經文字自序云許叔重收集古文籀篆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祧禰之類說文漏畧今得之于字林據此則知禰字馬融用之字林有之于經雖不可用于注出之則無害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三十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三十一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商書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釋文曰伯亦作栢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耆○案且黎史記殷本紀又作飢徐廣曰飢一作阢又作耆說文引書又作𨛫玉篇同或音同通用或增減偏傍本一字也

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詩一之一卷周南召南譜疏○又十六之三卷大雅旱麓疏○論語疏八卷王曰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一卷傳曰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疏曰西伯鄭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葢同王肅說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

案曰鄭云西伯周文王也者孟子伯夷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是西伯爲周文王也時國于岐云云者說文六卷下邑部郊字注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別出岐字注云郊或从山因岐山以名之也又詩周頌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鄭箋以高山爲岐山是文王國于岐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高帝元年屬雝國漢之雝國即三代之雝州故國于岐爲雍州伯也伯之義鄭王不同者攷天下諸侯之長唐虞置四人爲四岳夏殷周置二人爲二伯每州諸侯之長謂之州牧亦稱州伯詳見堯典此西伯鄭必以爲州伯非二伯者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毛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毛意以爲二伯即大宗伯九命作伯康成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是康成箋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受此賜則康成意即以爲此經之西伯是州伯之伯即大宗伯所謂八命作牧者是疏于毛則引孔叢子思述子夏之言謂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文王因之于鄭則引此經并注以證又引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云云王肅毋事欲與鄭異故于此經從毛以爲二伯又私造孔叢之書以實其說然毛傳固不及鄭箋之確天問及王注可爲文王作州伯之切據也又伏生大傳謂𢦟書之後紂始囚文王于牖里徵宜生閎夭南宮适取美馬怪獸美女獻紂始赦文王是時文王猶未甚强盛知其僅爲當州之牧未爲二伯王肅注非是疏又申偽孔意謂與王同皆非也史記以囚羑里在戡黎之前此說非是鄭又云南兼梁荊者逸周書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雖爲雍州伯實兼牧三州也知三州是兼梁荊者詩序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汝墳是文王兼牧荊州矣梁在荊西雍南兼之可知云國在西故曰西伯者以稱西伯嫌類東西二伯之伯故辨之也戡說文十二卷下作𢦟注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𢦟黎口含切別出戡字注云刺也从戈甚聲竹甚口含二切伏生大傳亦作𢦟則戡字後人改也黎說文六卷下邑部作𨛫注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𥝩聲商書西伯戡𨛫葢距紂都在千里內故鄭云入紂圻內也漢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通典云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又云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取後魏移壺關縣于此又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據此三說則唐宋潞州之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但其故墟則實在黎亭故

王存九域志云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以今輿地言之黎亭在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縣爲府治而孔傳及說文並云黎在上黨東北者葢其時郡治長子今之府治非漢之郡治也西伯所戡之黎不知爲何氏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杜預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此即戡黎之黎若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其後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衞邶風式微序云黎侯寓于衞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衞是也黎侯爲漢魏郡屬縣宋屬衞州後改屬濬州有黎陽山即世俗誤指爲大伾者故城在今衞輝府濬縣西南三里此則堯後之黎非戡黎之黎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傳曰文王率諸侯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棻曰格人史記作假人疑古格假可通用說已詳高宗肜日故王充論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引此經仍作格人與僞孔本同若王符潛夫論卷六卜列篇引作假爾本作尒與人相似故致誤耳又徐廣曰元一作

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攷之皆無知吉者

棻曰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者白虎通卷下蓍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毛詩泮水元龜象齒傳亦云元龜尺二寸史記龜策列傳云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是也論衡有云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緐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此事也七十卜今不可攷矣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釋文曰相息亮反

傳曰相助也 棻曰从裴駰所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棻曰史記虞字下有知字說僞孔傳文與僞孔本亦有知字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逸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敎法 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以紂自絕故天棄之宗廟不有安食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

棻曰鄭云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云云者鄭意以不有康食以下三句皆祖伊歷數紂罪惡之詞則故天棄我宜上屬自絕爲解言王自絕故天棄絕之我者我王也傳以下屬不有康食爲解非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釋文曰摯音至本又作𡠗

傳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

棻曰罔弗欲喪者論衡執增篇尙書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言欲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是也大命不摯史記作大命胡不至甄僞孔傳云何以不至是僞孔本亦有胡字唐石經命下旁增胡字是初時誤脫後攷得其實而增者不知今本何以又脫也胡爲何者見詩邶風日月毛傳摯爲至者說文十二下女部𡠗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𡠗釋文亦云又作𡠗今作摯疑僞孔改但說文既引周書爲證而其下又云讀若摯同詩關雎毛傳云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又釋詁鞶臻也郭璞云鞶臻皆至然則摯與𡠗皆爲至作摯亦可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釋文曰參七南反◎棻曰說文卷二下辵部返還也且引商書祖甲返以證今商書無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此文疑所引即此句伊彼誤作甲而返與反則字通也

馬曰參字累在上 釋文 傳曰反報紂也言汝罪惡眾多參列于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于殷國必將滅亡

棻曰馬云參字累在上者累字乃俗書不成字說文作絫在卷十三上糸部注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畾聲力追切疑馬實作絫釋文引之變从俗作累耳參字在卷七上晶部注云商星也从晶㐱聲所今切又曑字注云曑或省其義似皆與絫無涉而馬云云者葢參星名而其象三星相連故易繫辭傳參伍以變說卦傳參天兩地參皆讀三天下數極于三參字从晶从㐱其上皆有絫綴之形故傳云參列而馬以爲累在上也南有嘉魚詩云甘瓠累之毛傳云累蔓也紂居高位而其惡纍綴蔓衍故云多參在上也今隸書參字之上改从厽變三圓形爲三銳形果爾則當在卷十四下之厽部不當在晶部而馬亦直當言厽在上不當言累在上矣非馬與說文違乃隸書誤也唐元度九經字樣日部云曑參音森商星也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字从厽厽音累唐氏變三圓爲三方然尙知二字不同則未爲大謬也再攷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曑字且注云日岑切見尙書觀此則知西伯戡黎中參字古文尙書本从㠭不从厽也乃玉篇卷下厽部第三百五十六云厽力捶切累墼爲牆壁也尙書以爲參字七貪切此已誤會又云參千含切相參也分也即三也又所今切星名亦作曑此則直以从三銳形者與从三日者合爲一字其誤甚矣玉篇經孫強改壞非顧野王之舊也

靈川寧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一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商書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鄭曰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陳櫟書集傳纂疏三卷○僖十五年左傳疏○皇侃論語義疏九卷○邢昺論語疏十八卷○孫奭孟子疏卷二下王曰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尚書疏○邢昺論語疏十八卷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少師孤卿比干疏曰鄭以微箕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云入為卿士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啟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也

案曰鄭云微子與紂同母云云者本紀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世家云微子帝乙首子紂之庶兄論語微子篇馬注亦但云紂庶兄不云同母呂覽仲冬紀則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時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此鄭所本鄭注此條見梁皇侃論語疏皇疏久亡日本根伯修與神君彝偕遊下毛足利學得其舊本刻之平安服元喬序據彼稱為鄭元尚書注詩大明疏引鄭書序注與此義同而文則異故兩存也鄭又云父師者三公也云云者東晉晚出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篇鄭所不見而此注與之合者地官序官有師氏保氏秩中大夫下大夫鄭注云書序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彼疏云書敘是君奭敘云聖賢兼此官者召公周公為三公分陝以周公聖下兼此師氏召公賢下兼此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本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乃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改稱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始終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直至周禮方以三公兼師保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初制成王作周官改為三公直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雖有周官篇而逸文或別有傳于人間者趙商得援為問魏晉人采取成篇故與鄭義合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即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兼師保而不特設虞夏商周皆然惟成王周官改易古制特立三公直名師保至周禮旋即復故也鄭以少師為太師之佐乃不言三孤而必言孤卿者三公又兼六卿一公兼二卿若小宰佐太宰小司徒佐大司徒小宗伯佐大宗伯小司馬佐大司馬小司寇佐大司寇小司空佐大司空此尚擇賢者以一人兼二職是為三孤孤卑于公直與六卿並列為九故名孤卿也考工記云九室九卿朝焉彼注云六卿三孤為九卿彼疏云晉義以夏之九卿謂三孤與六卿為九此云九卿亦謂周之三孤六卿為九卿又云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彼注云分國之職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彼疏云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為三分三公治之三孤佐三公是也鄭又云三公箕子為之者五行志劉歆以為殷箕子在父師位是也又云孤卿比干為之者論語孟子每以箕子比干並稱太師既是箕子知少師是比干也鄭又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為微子箕子所封地按黎之黎在潞安府長治縣鄭以為圻內潞城榆社與長治相連故亦圻內紂都朝歌在衛輝府淇縣黎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曰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于河北地形西北贏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為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為圻外非也又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彼疏引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義也鄭又云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論語微子篇何注同明夷彖傳云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李鼎祚引虞翻注云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服虔杜預以箕子紂庶兄因微子牽合致誤也尚書左傳疏引鄭尚書注皆云箕子紂諸父而不言比干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唐李翰比干碑亦云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孟子告子篇云以紂為兄之子而有王子比干比干為紂諸父甚明鄭必連比干言之但引者不全耳故以意增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疏曰鄭元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訓或為邦重文作域則或即域字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域毛詩作奄有九有則域有同故或為有史記亦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亂治釋詁文政之言正常訓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釋文曰沈直金反酗況具反

馬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我紂沈湎酗醟敗亂湯德于後世疏曰說文云酗醟也酗醟一物謂醉而發怒

案曰馬云云者禮祖有功商頌烈祖毛鄭皆以為湯他如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無稱祖者故知我祖謂湯湯為上世故下為下世也沈酗于酒史記作沈湎于酒湎字義見酒誥當从之皇甫謐妄改為酗傳則云沈湎酗醟說文十四下酉部酗字注云醉醟也从酉句聲香遇切醟字注云酗也从酉熒省聲為命切而無酗字疏強改說文以資附會皆非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釋文曰好呼報反宄音軌

傳曰草野竊盜又為姦宄于外

卿士師師非度釋文曰度如字

馬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

事（尚書疏作王注○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六卿典士相師效非度（疏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

案曰馬以度爲法度者說文三下又部云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是也

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鄭曰凡猶皆也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變相攻奪（尚書疏○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案曰鄭云凡猶皆也者史記云皆有罪辜是凡爲皆也又云爵祿無常得之者則鄭意以獲之言得而已經無得中之義傳說非也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釋文曰讎常周反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

傳曰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水無涯際無所依就

案曰史記云小民乃並興則此經方與當訓方爲並傳說非也說文云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儀禮鄉射禮云不方足鄭注云方猶併也是方之義爲併鄭又注鄉射禮云並併也又注聘禮云今文並皆爲併則並併同字方訓併則亦得訓並也淪喪史記作典喪禮記曲禮下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鄭云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典喪則國從之故以涉水無津涯爲喻作淪者非以典字之上冊稍似淪故誤也

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予今到矣（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越于也者釋詁粵于也越粵同也

曰父師少師

馬曰重呼告之（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前已呼父師少師故云重呼也

我其發出狂（釋文曰出尺遂反○案曰狂史記作往裴駰集解引鄭注亦作往）

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傳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狂作往故爲此訓也此篇原爲微子欲去殷訪于箕子比干而作上文言殷之亂已詳此處正當結出出亡本意以爲下文發問正文晚晉本改爲出狂孔傳以爲微子自發狂疾非也

吾家耄遜于荒（釋文曰耄字又作旄莫報反○尚書疏）

鄭曰耄昏亂也（尚書疏）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在家耄亂故欲遯出于荒野言愁悶疏曰在家思念之深不堪耄亂故欲遯出于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

案曰鄭云耄昏亂也者此節鄭本今無攷疑當作旄也知者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說文所無不可用也此經釋文云又作旄攷說文卷四上旄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亡報切今此經鄭云昏亂則正當作旄而作旄者旄在說文卷七上㫃部本幢也古字通用故耳至呂刑耄荒釋文云亦作薹此乃薹字之誤說文八卷上老部薹字注云年九十曰薹从老从蒿省是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則陸德明所見曲禮本作旄要之呂刑曲禮皆當作薹作薹者誤作旄者通耳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孟子反其旄倪皆以旄爲薹既可通薹則亦可通旄矣今微子呂刑及僞大禹謨耄期凡當作旄薹或通旄者皆改爲耄此則僞孔之謬也說文虞書耄字从此一句必唐人妄增蓋虞書無耄字僞大禹謨許慎不見也微子自言吾若長困守在家則昏亂相尋故欲爲遯荒之計庶幾國雖亡而猶可以保我卿大夫之家乎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而史記作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于是家保正此意傳及正義乃作愁悶而欲出遊解如此閑情與宗社存亡之計何涉而猶待訪問耶周易遯象傳云君子以遠小人李鼎祚集解載侯果說云羣小浸盛君子避之高尚林野所謂吾家耄遜于荒也然此乃微子自言欲遯若指他人語反寬緩且耄字從來亦未有作賢人解者侯說亦非馬云云者說詳洪範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釋文曰隮子細反王篇子今反切韻祖稽反）

馬曰隮猶墜也恐顛墜于非義當如之何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隮隮溝壑（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疏曰昭十三年傳小人老而無子知隮于溝壑矣故王肅云隮隮溝壑也）

案曰馬云云者史記作躋說文卷二下足部云躋登也商書曰告予顛躋觀此注馬亦作躋與史記說文同也晉人作隮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無此字張參五經文字卷中𨸏部云隮子計反見商書此未足據毛詩鄘風朝隮于西曹風南山朝隮商頌聖敬日躋毛傳皆訓升春官眡祲十煇九曰隮先鄭亦訓升以隮爲躋疑猶以亂爲治也微子欲去而恐顛隮于非義故欲箕子指而教之王孔非是

若之何其

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曰何居（陳櫟書傳纂疏三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三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其語助也者古其字作丌說文五卷上丌部云下基也象形讀若箕鄭以爲語助亦取下基也引禮記者檀弓篇文彼注亦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閒語助也

父師若曰王子

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案曰鄭云少師不荅志在必死者鄭以微子並呼父師少師而告之今荅者獨父師箕子而比干無言故解之以其志在殉國故也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釋文曰咈扶勿反耇工口反長竹丈反○案曰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菑亡殷國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也）

傳曰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案曰傳以咈爲違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彼師引此文以證是也詩小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耇（爾雅釋詁亦云黃耇）毛傳云耇老也孔疏引釋詁云黃髮耇老壽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如浮垢儀禮士冠記鄭注賈疏並同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釋文曰攘如羊反犧許宜

○注音全ㄱ案曰說文犧字注云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參證楚文臣圭玉義牲然則古犧字止作義

鄭曰犧純毛牲體完具周禮三十六卷秋官犬人疏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釋文ㄱ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知色純曰犧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具知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犧牷牲旣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知器實曰用也漢魏以來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盜而無罪政亂甚也

案曰鄭云犧純毛牷體完具者孔傳同孔亦偶有襲取鄭義者也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彼承毛之之下而言必用牷物且以牷與尨對言則是牷爲純毛而此以犧爲純毛牷爲體完具者蓋牷有純義彼文止言牷以牷兼純毛體完二義此則犧牷對言當分兩解牷字从全當爲體完則犧爲純毛可知馬云因來而取曰攘者論語攘羊周生烈曰有因而盜孟子攘雞趙岐曰取自來之物是也往盜曰竊者論語賞之不竊皇侃曰竊猶盜也是也天曰神地曰祇者大宗伯掌天神地示之禮是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釋文曰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徐云鄭力劍反

鄭曰斂謂賦斂也釋文馬曰稠數也斂賦斂也釋文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案曰鄭馬云云者讎斂卽重賦也傳旣云重賦又添出斂聚怨讎一解殊爲岐誤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釋文曰瘠在益反

傳曰上下有罪皆合于一法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案曰說文卷二下辵部退數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薄邁切以敗爲退又誤作周書

傳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沒亾我二人無所爲臣僕言欲以死諫紂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釋文曰刻音克

馬曰云言也刻侵刻也釋文傳曰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案曰馬云云言也刻侵刻也者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啟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乙憯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也太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子若不出必同爲紂所誅宗祀絕矣傳解刻字之義雖似與馬意微異大旨亦合也王充論衡本性篇引此經乃云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又申之云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父師之言而謬以爲微子之言又以刻作孩以王子爲紂以不出爲性惡不出眾庶皆非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釋文曰靖馬本作清顧音故徐音鼓○案曰毛詩韋顧伐漢人表作韋鼓是顧有鼓音禮記緇衣君子寡言而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則知顧可从上聲讀也

馬曰清潔也釋文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將與紂俱亾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疏曰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于仁也

案曰馬云清潔也者孟子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是也孔作靖訓爲謀釋詁文亦得備一義也

又案曰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則尚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卽名疵强者是此司馬遷說也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强裴駰不明遷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死而云少師似誤此蓋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不必悉本安國其言不足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紂諸父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所告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矣非疵强也李翰比干碑云貞觀十九年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鄭師祖孔學其說本于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太師不可稱父師父師必是箕子而少師之爲比干可知矣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愚謂武王克殷時微子未必面縛自詣左傳史記皆不可信也論語微子去之馬融注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就旣定卽先決計長往武王來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武王崩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而受封于宋也若使宗國阽危之時則悊然而遠引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而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耶

靈川舉人秦培瑨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三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三十三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學海堂

周書

太誓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一作東觀兵至于孟津

鄭曰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焉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尚書大傳○尚書疏○詩十六之三卷大雅棫樸疏○又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趙岐孟子注○孫奭孟子音義卷下○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水經五卷河水酈道元注○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帝王部創業篇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惟四月見大傳鄭彼注云周四月則是建卯之月也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承文王年數

不改元十一季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此正敘觀兵事四月者十一季之四月也史記作九季者疑非說已詳書序云太子發者鄭大傳注云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白虎通爵篇云天子之子稱太子引此經下文太子發升舟以證白虎通說意與鄭合但稱太子固爲卒父業實亦因武王謙未敢遽稱王及魚入舟火流屋諸瑞畢臻然後稱王故也馬云畢文王墓地名也者史記魯世家言成王葬周公于畢從文王揚子法言卷九君子篇或問仙有諸曰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又漢書卷三十六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是文王墓在畢故馬云云祭于墓而後啟行明奉父命也鄭云六軍之兵東行者天子六軍時武王已備其制也鎬京在西紂都朝歌在東故云東行也

又案曰太誓一篇出于漢初伏孔兩家所得復皆有之眞孔氏舊書也但其文有遺落者凡書傳所引太誓不在太誓者甚多故馬以爲疑而鄭亦云民閒得王亦云後得要之鄭馬王皆爲之注則不斥爲僞明矣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其他漢魏子史中引之者更不可枚舉皇甫謐輩見馬王之疑之也世又共稱非伏孔所傳也遺落之文撮取甚便也遂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太誓其後鄭馬王本亾而此篇亦與俱亾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亾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彼逸書藏在秘府不列學官其亾猶有說此篇則列于學官博士所習亦竟爲僞本所奪今既搜輯鄭馬王三家注遂采列如左又疏謂此篇爲僞而曰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考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中下二篇亾者較多今亦不能詳定故不復分上中下但總爲一篇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鄭曰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法重者馬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蒼兕主舟楫官名 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周禮三十七卷秋官伊耆氏疏○班固白虎通卷上諫諍篇○史記周本紀○又裴駰集解○又齊本紀集解○索隱十卷○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等太平御覽○王欽若等冊府元龜○王應麟玉海一百四十七卷兵制門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司徒司馬司空皆軍中有職者餘三卿無事故不及大傳謂三公兼攝六卿非也鄭云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云云者尚書中候雒師謀云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王趨拜曰望公七季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鄭注本此毛詩大明傳云尚父可尚可父是尊之也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亦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與鄭合也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手部云把握也又戉部云戉斧也今作鉞从俗也鄭又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說文卩部云令發號也是號令相類故云號令之而號又嚴于令故云軍法重者也淮南子卷六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即是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也蒼兕馬以爲官名當別有據而王充論衡是應篇云蒼兕水中之獸也時出浮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此說非也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詩周頌思文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論語疏二卷○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漢書五十六卷董仲舒傳○終軍傳○司馬相如傳○後漢書八十卷上杜篤傳李賢注○宋書二十七卷符瑞志○許慎說文十一卷上水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爵篇○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十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二百十三卷○童宗說唐柳先生集注釋一卷

案曰鄭云白魚天之瑞者詩疏及後漢光武紀注引中候合符后云武王度孟津白魚入舟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云授右注右助也而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與中候意同是天之瑞也云白殷正色者禮記檀弓云殷人尚白是也云今尚仁人在位者謂微子箕子比干三仁也鄭知此時三仁尚在者周本紀既載此經下乃云是時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還師歸居二季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猶在也云得魚瑞即變稱王者鄭以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而此經升舟稱太子白魚入舟下即云王跪取故以爲得魚後變稱王也釋丘云涘爲厓說文水部云涘水涯也从水矣聲牀史切引此經以證故云涘涯也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者祭天之禮本用特牛此因受瑞而報祭即以所得魚爲牲是權時之禮故云變禮也馬云魚兵象非也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王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數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周兵王命曰爲年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季矣穀蓋牟麥也詩曰詒我來牟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鵰摯鳥也明武王能伐紂 尚書大傳注○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周頌思文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史記周本紀集解○又索隱○漢書董仲舒傳○宋書符瑞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同類相動篇○冊府元龜帝王部創業篇○王幼學綱目集覽七卷漢成帝紀

案曰鄭云五日燎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祭之第六日爲五日也云王屋王在之舍上者時在師中不宜有屋故以舍上解之謂軍行舍止張帷幕爲宮若周禮掌次云師田則張幕是也馬云王所居屋當亦謂所止舍處但未見舍止之義不如鄭確也云鵰當爲鴉而又云鴉烏也

者據書說禮說實是烏非鵰書大傳引此經云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董仲舒對策及繁露同類相動篇略同明鵰字是誤詩小弁毛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說文卷四上隹部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攷說文雖云短尾隹長尾鳥而迺者甚多雕籀文即作鵰鵰鴉二字皆左聲右形其右从鳥从隹皆可故鄭注鴉毛傳說文皆作雅而其左周篆作周写作目因相似致誤故云鵰當爲鴉但鴉本从牙聲而牙古音吾則鴉亦音吾古字音近者同用則烏音烏呼之烏與吾音本通自是一物故毛傳連稱爲雅烏而說文亦以秦人所謂雅即楚烏鄭亦云鴉烏也馬云摯鳥者其說無據亦不如鄭確也書說禮說者皆緯書也未詳其書名緯書而謂之說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者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烏有孝名者說文云烏孝烏是也王充論衡卷十七指瑞篇亦云魚水精白者殷之色烏孝烏赤者周之應氣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說皆與鄭合又卷十六講瑞篇云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鄭以流爲變是亦言赤非烏色由火變成與充合也又卷三初稟篇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文武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烏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役用魚烏命武王也充所引乃漢經師相傳舊說皆與鄭相發也云殺以紀后稷之德者據詩思文疏本書緯旋機鈐及合符后文彼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是也云天意須暇紂五年者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夏暇通鄭彼注云天覲紂能改待暇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即位爲八年至十三年誅紂是市五年爲須暇也云武王即位此時三年者市三年也八年即位至此十一年適市三年未滿五年見未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也思文疏雖言太誓不解五至而于合符后解之然于解畢火烏下將解銜穀而具言此是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年一至爲一年也云穀蓋牟麥者牟麰通以禮說言穀芒說文卷五下來部云來來麰一麥二夆（从詩疏所引今作縫非）象其芒刺之形牟麥正穀之多芒者又言王命曰爲牟知此經穀即詩來牟也來牟漢書三十六卷劉向傳引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來古讀釐釐麰即來牟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思文疏云合符后注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至爲當異日言五至以穀是第五至乃有穀然則本因烏銜來呼來牟後又爲行來字也茂釋詁云勉也繁露引同對策又引作復音同通用也茂哉即下文勉哉蓋喜得此瑞而即戒以天命之不可恃漢書七十七卷劉輔傳云武王周公承順天命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是正說此經茂哉茂哉恐恃之之義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周禮二十五卷春官大祝疏○儀禮二卷士昏禮疏○禮記六卷檀弓上疏）

案曰周禮大祝疏引此稱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周公書疑即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謂君臣動色相戒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帝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鼛譟師乃掐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下地（尚書大傳○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又二十之二卷魯閟宮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說文十二卷上手部○班固白虎通上卷禮樂篇○史記周本紀○漢書四十六卷婁敬傳○宋書符瑞志○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人事部○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此一節集合諸文而鈔之諸侯咸會而不竟伐者爲欲須之五年也來古音釐來時詞諧韻也大傳引維丙午至前歌後舞云云不言書曰據諸文當爲太誓故并惟丙午六字亦以爲經文也還或作逮誤也鼓鼛譟者鼓從攴旁攴小擊也鼓亦擊也鼛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掀掀亦擊耳譟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讙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掀而讙譟耳說文掐指也从手舀聲周書曰云云掐者拔兵刃以擊刺詩曰左旋右掐上刃切今毛詩作左旋右抽說文所引不知何本据彼以爲擊刺而大傳作慆鄭注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似與上下文義尤相合讙呼之聲徹于天地其喜如此管子卷十三白心篇云臣代其君纂也纂何能歌武王是也房元齡注云謂之纂豈能使紂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于理是也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

又案曰自此以上皆敘十一年觀兵還師之事乃太誓之上篇也既出僞本以觀兵事但從武王口中帶述觀政一句于是後儒遂不信有此事且此篇原係敘事多詞令少今僞本則三篇皆武王語罪狀紂者排疊堆垜已甚而當時實事盡遭剗棄于是白魚火烏世且指爲怪誕不知履帝敏歆元鳥生商亦其類也豈可廢乎即或史臣增飾未可盡信如孟子之疑武成可也豈得斥武成爲僞哉

十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尚書大傳○詩譜序疏○又十一之一卷小雅鴻鴈箋○又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說文三卷下攴部○史記周本紀○史繩祖學齋佔畢三卷）

案曰自此以下爲太誓中篇之詞十三年史記作十一年今據鄭說改正攷史記所述年分皆誤其說已詳序太誓全篇已亡今以意定之而斷以此節爲十三年伐紂事者據孔疏上篇敘觀兵中下二篇敘伐紂今本紀前一段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其爲敘觀兵事固甚明其下即繼以魚躍火流二段其下即繼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皆隱括上篇經文也其下即繼以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以東伐紂其下即繼以此節之文則此節爲中篇敘伐紂事無疑況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與此合尤有確據也前已改九年從他文作四月此無他文可從只得直改作十三年然上文一段不入經而此節入經者上文一段乃史遷述武王所以不可不畢伐之故語氣不似經文且裴駰亦不引馬鄭注此節則與孜孜無怠句相連孜孜句據諸家皆引作經文則知上三句亦經文矣且有此年月方見眉目耳十二月本當爲一月周一月殷十二月也

又案曰詩譜序疏云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毋怠天將云云然則毋怠與天將文連此乃第二次與師伐紂而諸侯勸勉武王之言說文孜汲汲也从攴子聲周書云孜之切史作孳古字同也鴻鴈箋引下二句而疏云言天將有立

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東晉晚出僞本云元后作民父母語實本此而改爲武王語則夸矣

司馬在前

〔王〕曰司馬太公也（詩大雅大明疏○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

〔案〕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春官太祝疏）

〔案〕曰雜采諸文不能定其先後約畧編之格正也正言疑卽下文正稽古云云之說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鄭樵六經奧論二卷○漢書郊祀志○又刑法志○又平當傳○後漢書四卷下班固傳李賢注○又申屠剛傳注○舊唐書一百二卷褚无量傳○文苑英華七百六十一卷褚无量皇后不合祭南郊議○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七卷○玉海三十七卷○史繩祖學齋佔畢三卷○翻譯名義集九卷）

〔案〕曰鄭云丕大律法並釋詁文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劉向說苑二卷臣術篇○洪邁容齋續筆一卷）

〔案〕曰劉向親校古文秘典所引太誓爲可信漢武帝紀元朔元年詔議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有司奏議曰附下罔上云云與說苑文同蓋太誓漢初已盛行故引之者多以上疑皆周公之格言繼諸侯孜孜之語而進者

天子發拜手稽首（周禮春官太祝疏）

〔案〕曰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言以下則其間自有文然既相承引之則是武王聞周公所陳格言拜而受之也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史記周本紀）

〔案〕曰自此以下爲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句法與湯誓格爾衆庶盤庚綏爰有衆牧誓乃誓子其誓相類凡誓誥篇首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殁謚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當爲後人塡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謚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大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昬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案曰王莽傳及翟義傳引此經師古皆以爲今文尚書者此篇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本有之師古旣以梅賾所獻爲眞古文遂曰此爲今文其實則鄭所傳壁中古文亦載此篇與伏生合也）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馬曰毀壞三正動逆天地人也（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漢書律曆志○又五行志○又谷永傳○又敘傳○荀悅漢紀孝昭皇帝紀）

〔案〕曰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者鄭意以王父母弟卽從父昆弟與己同祖者故以爲祖父母之族鄭又云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者不謂之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母弟見其親也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濮陽南案此事見史記樂書又見韓非子卷三十過篇王充論衡卷二十二紀妖篇呂氏春秋卷一孟春紀高誘注正所謂爲淫聲變亂正聲者也馬云云者說見甘誓

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

〔案〕曰鄭云夫子丈夫之稱者檀弓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鄭彼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則夫子似尊貴之稱今此經上文云告于衆庶則下及賤者而云夫子故解之以其亦得爲丈夫之通稱故也征誅大事不可屢試觀兵之後此爲再舉矣若不成則無復來之理故申戒之曰不可再三上節陳紂罪此節明已志其文多與牧誓相同然史記旣載此二節于前又載牧誓于後明係兩篇之文非複出也且裴駰于此二節皆引馬鄭注則其爲太誓經文無疑

盂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三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三十四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牧誓

時甲子昧爽（釋文曰昧音妹）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約鄭義）馬曰昧未旦也（釋文）傳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疏〕曰春秋書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記言直指設言之日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注殘闕也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注曰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禮記檀弓下篇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紂將甲百萬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禽其身高誘注云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號到牧野便克紂故曰一日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卷十五貴因篇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疏引帝王世紀所載全取此文）淮南此卷十三氾論訓云殷之敗非待甲子之日也高誘注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論衡卷二十五詰術篇云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鄭引詩肆伐大商云云者大雅大明文與此昧爽合故鄭引之彼箋云伐殷合兵以淸明書牧誓曰云云疏曰引牧誓證淸明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昧爽昧而初明曉別塵昏旦則淸故朝旦爲淸明說文日部亦云昧爽旦明也與鄭及傳合也馬云未旦者荀子卷四儒效篇云武王行日以兵忌東面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

帳至其頭而山隧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于牧之野楊倞注云厭掩也夜掩于旦謂未明以前也此與馬合但遺漏爽字不辭于義未備也傳云四日當爲五日說詳後辨武成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釋文曰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坶字林音母（一）案曰此文鄭注詩大明及禮記樂記並引之牧本作坶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坶野从土母聲莫六切許愼偁書孔氏鄭與之合確然可信玉篇上土部第九坶古文尚書作坶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同此則皆據僞書非眞古文至今本毛詩亦作牧而釋文云坶音牧本又作牧疏云牧誓及書序皆作牧禮記及此作坶古字耳則知此字在唐初已諸本互異古俗通行其後不知何時又一槩俱改作牧也

鄭曰郊外曰野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尚書疏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疏曰傳言牧在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據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牧是郊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而鄭云郊外曰野豈王行已至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戒敕之

案曰鄭云郊外曰野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今鄭乃云云蓋鄭意以經坶字今文作牧若全引釋地之文恐與坶字相涉嫌坶亦是地遠近之稱故略之也且毛詩駉傳云郊外曰野與鄭合釋地疏云以細別言之則郊外牧牧外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郊外總稱野也又杜子春注載師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注君陳序略同朝歌紂都坶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在遠郊之內近郊之外王至于商郊坶野是既進百里之遠郊而至七十里之坶野鄭云郊外曰野者謂近郊之外云將戰于郊者統謂近郊遠郊之閒卽坶野也僞傳强以商郊牧野爲一妄言三十里距國都何如此之近詩大明云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箋云言戰地寬廣不用權詐也疏云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若距國都三十里安得此寬廣戰地疏力護僞傳又誤會鄭意而强駁之大謬當以說文朝歌南七十里得之鄭注序牧野紂南郊地亦與說文合司馬彪續漢志亦云朝歌南也皇甫謐云牧在朝歌南七十里此本說文是也而疏云不知何出是不知坶牧古今字通故也抑僞傳實出謐手此又互異恐是故爲參差掩其迹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釋文曰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戉旄音毛麾許危反逖他歷反（一）案曰鉞音呼會反車鑾聲非斧也詩曰鑾聲鉞鉞斧戉之戉無金傍麾字不成文理說文手部云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此秉旄爲指摩當从之逖遠釋詁文本作逷郭璞引此經以證亦作逷詩抑篇用逷蠻方傳訓遠疏引釋詁亦作逷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引古文尚書同今此作逖恐非

馬曰白旄旄牛尾釋文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卷二上犛部云氂犛牛尾也氂旄古字通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

案曰馬云冢大釋詁文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曰孔以時已稱王應置六卿今呼治事唯三卿者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是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

案曰傳以御訓治者思齊詩云以御于家邦箋云御治也引書越乃御事以證是御爲治也太誓云乃告司徒司馬司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鄭以爲夏制伏于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于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于夏同于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則此三卿與三公無涉說與伏異竊謂三公兼卿雖立制如此此時出師征伐六卿且不必盡從又何用三公徧攝六卿以行則如此經三卿自爲軍中有職掌之人所以舉之無庸牽引三公注疏說是不必從伏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大夫位次卿而數衆故以名之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案曰亞旅次卿故傳以爲大夫文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于亞旅杜預曰亞旅上大夫也正義引牧誓爲証又成二年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杜亦曰亞旅大夫也正義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于周禮據此則亞旅爲大夫甚明師氏者傳云云疏云云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是其官大夫也其職則云掌以媺詔王鄭注云告王以善道也此一節指平日無事燕見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視朝于路寢門外司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則以詔王此一節指視朝詔王而言其下又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舉猶行也疏云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美道故也此一節是承上以媺詔王而別言之其下又云聽治亦如之注云謂王舉于野外以聽朝疏云卽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故云亦如之此一節又承虎門一節而別言之蓋如祭祀則南北郊山川皆在野外會同亦有在畿外者軍旅更不待言皆有聽朝之事故也至其下文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注云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此一節則別敘王在宮中守衞之事其下文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此一節則別敘王在野外守衞之事綜計師氏一官職掌以媺詔王又主以兵守衞此上所引六節其前四節俱指詔王而言後二節專指守衞之事此經武王臨敵誓衆呼師氏告之當以兵守內列爲主且下文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師氏亦在其中正所謂各以其兵者也作僞傳者當云師氏中大夫在王宮以兵守門在野外則守內列方爲明析今不引守內

列反引守門疎謬已甚疏雖知連引二節而詞不別白亦非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疏尚書王曰師長卒長疏尚書傳曰師帥卒帥

疏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帥義同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與孔同鄭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師帥旅帥也者二千五百人之帥爲師帥舉全數則云千夫長五百人之帥爲旅帥舉全數則云百夫長也王及傳疏解千夫與鄭同惟百夫則異但以百夫長爲卽百人爲卒之卒長則與二千五百人而稱千夫者絕不類鄭注是王及傳疏非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釋文曰羌徐起良反髳茂侯反濮音卜○案曰盧史記作纑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八國皆西南夷文王國在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詳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狄先稱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

案曰馬云云者釋經及字義也宣七年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八國既爲王率則是與謀也庸者文十六年傳庸濮伐楚楚人出師百濮罷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楚師北裨儵魚人逐之楚師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戢梨廬大夫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裨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石溪仞入庸道據此則庸地可推而知晉上庸今爲湖北鄖陽府房縣其地在江之北漢之南而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殊不分明詩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毛傳庸姓也此以國爲姓者蜀者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選西南夷之不爲國用則蜀是西南夷大名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名也羌者說文羊部云西戎牧羊人也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鄭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傳云在西蜀叟然叟者蜀夷別名後漢中始見故邛都夷傳蘇祈叟二百餘人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劉焉傳遣叟兵五千劉璋傳送叟兵三百人張魯傳叟夷數反武侯出師表賨叟青羌偏撿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叟字蓋出於明章以後今傳云云豈果武帝時有此稱乎殆魏晉人假託耳髳者後漢書西羌傳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牧野則髳亦西戎也詩小雅角弓云如蠻如髦毛傳髦夷髦也鄭箋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釋文云髦舊音毛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正義云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別名知者武王伐紂八國從之其中有髳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括地志云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也盧者桓十三年左傳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杜預曰盧戎南蠻釋文盧如字本或作廬音同據此則文十六年傳楚使廬侵庸者卽盧也彭者後漢書岑彭傳征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惡之夜爲刺客所殺光武紀李賢注武陽縣屬犍爲郡故城在今眉州隆山縣東按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卽漢武陽縣蓋彭國故墟故有彭亡之名濮者左傳巴濮吾南土也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楚蚡冒始啟濮韋昭注濮南蠻之國爾雅南至于濮鉛杜預左傳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又稱叟濮後漢李恢傳賊出叟濮是也周書王會解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有百濮孔晁注南蠻別名又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蠻丹沙所出王應麟補注云卜人卽濮人禹貢荊貢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實古濮地也惟微者他無可攷但見立政云夷微盧烝彼既以微盧並稱與此經正同則知微亦南蠻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釋文曰比徐扶志毗志二反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疏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卽戟者長短雖異形制則同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一也

案曰傳云稱舉也者說文冓部云再并舉也釋言偁舉也偁乃通用字當从說文作爯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亦云古文尚書稱作爯今本作稱恐衛包改也傳又云戈戟疏引方言楚謂之孑孑俗刻誤作干遂不可讀今改正莊四年傳授師孑是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孑戟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又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江氏永曰戈戟皆有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攷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椿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刜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擊之刜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穎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僅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于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欒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觀此則戈戟相似而實異用傳以爲一物疏又曲附會之皆非是云干盾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年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何休注云干盾也以朱飾盾又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所以自扞蔽是也矛者酋矛也攷工記有酋矛夷矛知此是酋矛者攷工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太長彼文不及之是兵車不建夷矛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

案曰鄭云云首此經望文自明無勞訓釋而鄭必爲此注者以言必有據如盤庚太誓酒誥多士無逸各有徵引而君奭又曰鄭云稱人之言立政咸戒王云讀羣臣之辭可見言貴有本自古已然鄭欲發此義故于此特著之也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釋文曰牝頻引

又徐扶忍反索西各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妲己惑紂紂信用之疏曰檀弓鄭注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爲盡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飛走通也晉語云殷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案曰王肅本昏作泯石經作任

鄭曰肆祀祭名答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卷○詩十九之三卷周頌雝疏○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昏亂肆陳答當也言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案曰鄭云肆祀祭名者雝詩云相予肆祀鄭彼箋云助我陳祭祀之饌是解肆爲陳與此不同彼疏引此注而解之云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紂所棄故知祭名理亦通也釋詁云迪進也史記作不用不登進卽不用傳以爲道非也王父母弟謂同祖者解詳太誓傳非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釋文曰俾必爾反徐甫婢反宄音軌

傳曰紂尊長逃亡罪人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案曰傳以逋逃爲逃亡說文辵部云逋亡也史記索隱卷二十二張耳亡命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故爲亡也崇訓尊者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對尚書問引此經崇作宗師古曰宗尊也古宗崇字亦通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釋文曰愆去虔反

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尚書大明疏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

案曰鄭云云者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眾整又曰好以暇鄭用以說此經吳子云兵以治爲勝前卻有節司馬法云軍以舒爲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是其義也愆傳訓過者釋言云愆過也說文心部云愆過也籀文作𠎝是也鄭注樂記引不過四伐五伐是亦以愆爲過也

夫子勗哉釋文曰勗許六反

傳曰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案曰傳以勗訓勉釋詁文說文卷十三下力部同且引此經以證从力冒聲許玉切揚雄方言卷一云釗薄勉也秦晉曰釗或曰薄自關而東周鄭之閒曰勔釗齊魯曰勗茲是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清疏○禮記三十九卷曲禮上疏傳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

案曰鄭云云者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武樂之舞云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疏云武樂六奏每一奏中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伐紂時引牧誓者此武王戒誓士眾今武樂惟用四伐尚其少也據此文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此疏及曲禮疏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七伐雖史記及蔡邕石經皆有之疑衍文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案曰說文卷十上犬部狟字注云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胡官切但若从狟則不得訓威武蓋古字借也

鄭曰桓桓威武貌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桓桓威武貌者釋訓云桓桓威也周頌桓篇序云桓武志也是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釋文曰貔音毗羆彼皮反○案曰說文與爾雅同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貔猛獸也尚書作如虎如貔如熊如離徐廣曰字據史記作如豺如離也然此乃今文家說逸書所載雖多古文亦兼取今文鄭則傳古文未必與史記同也

鄭曰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禮記三卷曲禮上疏傳曰四獸皆猛健使士眾法之奮擊于牧野貔執夷虎屬也疏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案曰鄭注貔云云者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引此經如虎如貔以證疏卽引此注以說韓奕詩云獻其貔皮疏引陸璣疏云貔似虎一名白狐此經疏及詩疏又俱引釋獸及郭注云云又說文卷九下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从豸𣬉聲房脂切卽引此經以證邢昺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貔豹屬後漢光武紀李賢注又云貔虎屬是貔與虎豹皆一類僞傳與鄭合也其云執夷者禮記釋文引作執夷反竊謂執夷實卽貔字之反切釋文添一反字甚確但反切起後漢末孫炎孔安國當武帝時焉得有此乃此傳亦云執夷可見僞傳出魏晉閒而郭璞爾雅注陸璣詩疏並以執夷爲貔別名皆非也釋獸又云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注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猳羆韓奕詩赤豹黃羆疏引陸璣疏云羆有黃羆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然則貔是虎屬羆是熊屬以類相從配合成句也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釋文曰迓五嫁反馬作禦

鄭曰禦強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五卷帝王部創業篇馬曰禦禁也役爲也釋文○書傳會選四卷○劉三吾等王曰御讀爲禦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尚書疏傳曰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疏曰不迎擊商眾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于彼令彼知我有義也

案曰鄭云禦強禦云云者鄭本迓作禦也釋詁云迓迎也郭璞注云公羊傳曰迓者迓也邢昺疏云公羊成二年傳文引以證迓爲迎也宣二年左傳狂狡輅鄭人杜注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百兩御之鄭注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蓋以作非一人到茲異也當以迓爲正餘皆假借致說文言部訝字注云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吾駕切又迓字注云訝或从辵則訓迎之字以訝爲正御爲假借迓則重文今爾雅作迓固亦無害若公羊雖作迓而釋文云迓本又作訝知此字以訝爲正邪乃以迓爲正宋初人已不識說文如

卽作御亦王肅有意欲與鄭異而妄改僞孔从之謬也鄭以禦訓强禦强暴者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毛傳云彊禦强梁禦善也又崧高不畏彊禦疏亦云彊梁禦善之人孟子禦人于國門之外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又云克殺也者釋詁云殺克也公羊隱元年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是也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人皆爲鹵土之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以異于霸術也鄭深得之僞孔解與鄭同但作御故云迎擊敗御止可訓迎不可云擊其解役字尤紆曲馬王以禦爲禁止用兵之際但有暴殺之事未聞有禁止之法皆非也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鄭曰所言且也 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鄭云所言且也者古音讀且與所字相似故訓所爲且也

靈川舉人秦培璿斠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三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三十五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案曰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箕字見尚書

僞孔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疏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此周書稱祀箕子不忘本也箕子商人記傳引此篇皆云商書是箕子自作明矣

案曰十三祀者文王自虞芮質成始爲受命之元年七年而崩武王嗣位不改稱元年十一年觀兵于商十三年勝殷殺紂遂歸鎬京訪于箕子而作此篇此鄭氏說也晚出古文據漢書律歷志改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言武王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則同故以此十三祀爲歸宗周告武成之後 伏生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臣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觀此似十一年滅紂十三年訪洪範矣大傳鄭爲之注與注經不同其從之之說鄭學者善而從之無所歸主又注經與注緯不同與注傳亦不同中候鄭皆注之中候言書有百二篇大傳言十一年滅紂解經皆不用其說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敍 釋文曰騭之逸反相息亮反彝以之反

馬曰陰覆也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釋文 王曰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 書僞疏○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 傳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 疏曰傳以騭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于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于民皆是天助之事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與孔異

案曰馬云陰覆也者說文雲部霒字注云雲覆日也从雲今聲于今切又侌古文省阜部陰字注云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侌聲于今切若从王及僞孔以陰爲深默當作陰若从馬以爲覆當作霒但古字多通則作陰亦可也馬又云騭升也者阜部陟字注云登也从阜从步竹力切又馬部騭字注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之日切二字各異古字多通故借騭爲陟登卽升也馬必以陰騭爲覆生者據上所引書有覆義陟有升義騭又以升猶舉舉猶生輾轉相訓明騭得爲生也釋詁云騭陞也郭璞注引方言曰魯衞之閒曰騭呂覽卷十七君守篇引此經而申說之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云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漢書五行志亦引此經服虔注云騭音陟韋昭注云陰覆陟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列子卷一天瑞篇云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張湛注云職主也說皆與馬融合此漢人詁訓也王肅及僞孔解陰騭之義皆非是 史記宋世家以騭爲定王及僞孔本此然不盡可從也 釋詁相助同義故相爲助也說文劦部云協衆之同和也正月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洽合僖二十二年左傳引作協是協爲和又爲合也釋詁云彝常也說文侖部云侖理也是彝倫爲常理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釋文曰鯀工本反陻音因汨工鄒反行戶更反○案曰蔡邕石經陻作伊古音相通故只作陻後人加阜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垔字注云塞也卽引此經以爲从土西聲又以洪作洚亦古字通也又以汨作曰並見洪範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汨于筆反从水曰聲蔡省筆故作曰也行古讀五行之行亦若杭

傳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 疏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井陻木刊謂塞井斬木是陻爲塞也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道則五行陳列皆亂

案曰傳以陻訓塞見上汨訓亂者張衡南都賦壑湀減汨司馬相如上林賦汨乎混流皆有亂義方言汨疾也亦亂意又古訓有反義說文汨治水也治反爲亂也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釋文曰畀必二反徐甫至反斁多路反徐丁故反○案曰史記集解作彝倫攸斁日致一作釋此某本誤作釋又傳寫之誤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此至此經據今僞孔本訓迎作逆釋文五家反而疏則云王肅讀御爲禦蔡則唐初陸德明本作逆孔穎達本仍作御顏古正謬正俗云牧誓弗御克奔孔注云不迎擊之徐仙民音爲五則反不得音御徐音是也古不知古音反以爲非但在唐初多見舊本今書皆僞孔本作御由此推之盤庚逆續乃命洛誥逆衡亦當作御蓋訓逆皆从与古音吾故通御後人強分御尊之御迎御之御爲二音不知唐韻九麻二十五馬四十禡等皆古所無也鵲巢御與居爲韻是矣 思齊以御于家邦傳日御迎也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曰御當爲訝迓士昏禮注列子卷三周穆王篇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服虔想釋文日御音迓 僞孔傳出魏晉閒尚知古音今本則作元所改逆身爲其此等字盡返本爲御音之耳其實據釋文夫記弁畫鵠所引鄭注馬鄭皆作禦當从之本但作逆者非

類言王所問所由斁也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裴駰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卷帝王部訪問傳曰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疏曰畀與釋詁文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

案曰鄭以畀訓與者說文丌部云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是也洪範訓大法者釋詁文疇訓類者疇本當作𤰝疇乃流俗妄造不成文理說文田部𤰝字注云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詘之形直由切或省作𠷎此言九𤰝者蓋龜背所列之字縱橫錯落其行列象田耕詘之形而所列者有九故曰九𤰝劉歆班固皆以為九章鄭康成及偽孔傳顏師古以為九類田形有章義亦有類義也易否九四𤰝離祉九家注云𤰝者類也是也俗乃作田旁加壽攷說文白部𠷎字注云詞也从白𠷎聲𠷎與𤰝同虞書帝曰𠷎咨直由切又口部𠷎字注云誰也从口𠷎又聲𠷎古文𤰝直由切玩說文本義𠷎乃語助詞有詞無義𠷎乃為誰二字已不可混堯典亮采惠𤰝𤰝字偽孔訓事與類之義相近是矣而𠷎咨若時𠷎咨若予采當从說文為𠷎𠷎若予工𠷎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當為𠷎今四處史記皆作誰偽孔從其訓爾雅釋詁亦直云𤰝誰也郭璞注此乃引𤰝離為證誤蓋古字多假借凡詞也之𠷎誰也之𠷎皆借𤰝為之亦尚無害今以此二字互變从壽則非矣何也壽考之壽在老部本作𦒸从老省𠷎聲今加又又誤作寸變為壽以此作壽考之壽已不成字又强使田形之𤰝語詞之𠷎𠷎誰之𠷎三字槩從壽得聲非謬中之謬耶斁訓敗者斁本當作殬說文卷四下歺部云殬敗也从歺睪聲商書曰彝倫攸殬當故切卷三下攴部云斁解也从攴睪聲詩云服之無斁斁厭也一曰終也羊益切二字絕不同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𢿝古文斁見尚書雲漢詩云耗斁下土箋云斁敗也春秋繁露引作射與斁通應訓厭毛詩古文則作殬故鄭訓敗也俗儒不識字變𤰝作疇混殬入斁皆非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釋文曰殛紀力反或作極音同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卷帝王部訪問篇傳曰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疏曰嗣繼釋詁文

案曰鄭引傳云云者僖三十三年文襄二十一年傳亦云鯀殛而禹興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釋文曰錫星歷反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疏曰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有此說也此九類禹次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義當然也

案曰傳以九疇為洛書又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云云者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說曰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經曰惟十有三祀至彝倫逌敘云云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極云云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又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歆之說如此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是歆之說實本安國矣孔傳晉人假托于顧命河圖注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而于此篇則以為洛書蓋取歆說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載鄭元注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曰九篇六篇則不止八卦九疇而八卦九疇亦當在內蓋鄭學與孔劉家法本合其說宜無不同又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曰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帝命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為出于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亾久矣桓君山曰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見桓子新論俗儒紛紛之論以五行生成圖為河圖以太一下行九宮圖為洛書所未詳也

初一曰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為始

案曰馬云云者孔傳與馬同下文疏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初一曰等禹之所加疏推傳義即馬義也鄭注殘闕無明文但傳每逢鄭從馬此條鄭未必與馬同況鄭注繫辭云洛書有六篇其䌛如此則鄭必以六十五字為皆洛書本文與劉歆同也說見下文五行稱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行者言為天行氣之義也播五行于四時迭相休王是為天行氣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案曰敬五行志及孔光傳引並作羞則是漢人本如此又藝文志引此經而釋以進用五事云云藝文本之劉歆七略則歆亦作羞似為可从但鄭小學是箋引此文作敬字其實蓋羞乃敬字之誤也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又𦍌古文羊不省敬字从攴而其左从𦍌羞遂誤為羞以形相似也晉書作庶又因羞而誤也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為醲疏尚書馬曰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釋文王曰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尚書疏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疏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為二疇也

案曰鄭云農讀為醲者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醲厚酒也鄭意訓農為厚也馬王主田農漢書張晏注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羞用之誤見上而農訓厚則是說文卷三上䢅部作𨐻从䢅囟聲徐鍇曰當从𠛱乃得聲隸變作農此字雖訓耕而卷十一上水部濃為露多引詩零露濃濃卷八上衣部襛為衣厚貌引詩何彼襛矣又醲為酒厚諸字皆從農得聲而亦兼取其義且古字多

同用則農訓厚可知傳多從馬王偶或從鄭違馬王此其一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案曰協五行志作叶應劭曰叶合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第十三下劦部云劦同力也从三力勰協協皆劦之重文協爲同心之和从劦从心勰爲同思之和从劦从思協爲衆之同和从劦从十也叶爲古文協从曰十叶亦古文从口六字實一字五行志叶特叶之誤耳而師古云讀曰叶謬矣僞孔作協五紀同爲協用正與衆義合也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 疏曰 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于星辰乃爲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 疏曰 皇大釋詁文極中常訓也王者所行無過不及用大中之道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

案曰傳以皇極訓大中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對曰書曰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又八十五卷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應劭漢書注亦云皇大極中文選四十九卷干令升晉紀論注引宋均注尚書考靈曜並同此漢人詁訓也再考極之訓中經典屢見本疏引莫匪爾極周頌思文文毛傳云極中也以爲民極周禮六官序首皆有此文鄭注與毛同又商頌四方之極鄭箋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十年以蓮罔極杜預解並同說文卷六上木部極棟也从木亟聲徐氏云極者屋脊之棟也今人謂高及甚爲極義出于此是以廣韻亦以極字兼中與至二訓然于皇極之極則先儒皆以爲中無二訓也惟皇字漢人有異解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五行志說本伏生五行傳蓋五行傳直以皇極作王極故鄭彼注云王君也然白虎通號篇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詩皇矣上帝又皇王惟辟傳並云皇大也箋云言大王者武王事益大是皇有大訓也伏生乃今文之學非古文其說不盡可從鄭注傳與注經異義者多彼傳以皇作王自當訓君此經作皇鄭必不訓君也下文遵王王道方訓君耳

次六曰乂用三德 案曰乂五行志作艾應劭曰艾治也師古曰艾讀曰乂蔡邕石經亦作艾見隸釋攷說文卷一下艸部艾字注云冰臺也从艸乂聲五蓋切此乃艸名雖古字多假借究非正體卷十二下丿部乂字注云芟艸也从丿从乀相交魚廢切又刈字注云乂或从刀此字既爲芟艸亦非訓治之字惟卷九上辟部嬖字注云治也从辟乂聲虞書曰有能俾嬖魚廢切此字正訓爲治許慎引書本孔安國堯典作嬖則洪範亦必作嬖可知此字尚書屢見說文所引及洪範此文外堯典又有烝烝乂皋陶謨俊乂在官萬邦作乂禹貢淮沂其乂雲土夢作乂微子用乂讎斂洪範從作乂用乂明乂用晉不明康誥用保乂民乃其乂民惟民其康乂乃非德用乂用康乂民又重句召誥其自時中乂民亦敢殄戮用乂民洛誥曰其自時中乂又多上保乂有殷君奭巫咸乂王家保乂有殷用乂民厥辟又保乂有殷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立政以乂我受民惟正是乂之茲乃俾乂康王之誥保乂王家呂刑率乂于民棐彝又正序是以書有咸乂僞孔一槩皆作乂訓爲治爾雅釋詁亦云乂治也蓋此字自魏晉以來俱以芟艸之乂字代之而正體嬖字久廢不用古字多假借要亦無害鄭于俊乂云智過百人爲乂亦治意從作乂則直訓治其鄭本之或作乂或作艾雙則無攷矣惟萬邦作乂鄭訓養時小雅鴛鴦云福祿艾之毛傳云艾養也鄭箋同此蒙上烝民乃粒正當爲養僞孔亦訓爲治則非也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應劭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與傳不同傳是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案曰說文三卷下卜部卟卜以問疑也从口讀與稽同書云卟疑古今切又六卷下禾部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古今切又稽部畱止也从禾从尤旨聲古今切卟本爲卜問字因與稽同音借作稽此經叶疑僞孔作稽疑是也稽考之稽亦當作卟亦以同音借作稽僞大禹謨無稽之言是也堯典稽古本當作禾以禾于上而止有上同義也乃又借稽用之于是一稽字或作卜問或作稽攷或作上同其實本義惟畱止彼三義者假借也至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又云稽古文尚書作乩汗簡未可盡信當以說文爲正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

案曰傳以稽訓攷者卜問亦是稽攷之事故也應劭曰疑事明攷之于蓍龜與傳合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 禮記二十四卷禮器疏

案曰鄭云云者庶衆釋詁文孟康注五行志以休徵爲善行之驗是徵爲驗也下經言肅乂哲謀聖則休徵應之狂僭舒急蒙則咎徵應之是衆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案曰嚮釋文曰嚮許亮反一音許兩反○威史記作畏漢書五行志及谷永傳並同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馬注此條僞孔傳與之同應劭漢書五行志注亦同而裴駰史記集解采馬注脫去嚮勸人用五福六字

今以傳曰此已上禹所第敘 疏曰 自初一日以下至六極禹所第敘禹爲此次者五行諸事之本故爲初發見于人爲五事故爲二正身而後及人乃名爲政故爲三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行事在于政得失應于天故庶徵爲八天監在下善惡必報故福極爲九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處末也五行不言用者萬物之本不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者總該九疇非數能盡也稽疑不言數者卜五筮二舉卜不兼筮舉筮不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也庶徵不言數者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福極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也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也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等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

案曰馬以威爲畏懼八者古威畏通也傳云已上禹所第敘者釋文引馬注云五行至六極是洛書文則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所加本文惟三十八字上傳云禹因而第之此傳云此已上禹所第敘是孔與馬同疏欲申孔故曲爲附會實則五行志所引劉歆說六十五字皆本文者爲是觀鄭言洛書有大篇則何必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爲疑諸家之說皆非也 疏所引顧氏彪也大劉焯也小劉炫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案曰一五行以下一二等字

石經無之見宋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史記宋世家亦無字下才字漢書五行傳及謝策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卜部引商書曰卟疑不言七是偽孔妄加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皆其生數疏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于陰陽陰陽往來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者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中央土其數五秋其數九冬其數六鄭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云云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七九六者舉其成數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此與書注相發彼正義曰白虎通云行者爲天行氣也水訓準平均法則之稱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謂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謂金水九六之數則春夏生物秋冬成物故易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也洪範云云所以一曰水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于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從陰也火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從陽也木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金在西方者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須火柔之土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所以養萬物也此亦與書正義相發經意兼含成數但本文惟舉生數故鄭云陰陽所生之次傳亦云皆其生數也逸周書卷三小開武解云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孔鼂注云言其所順而動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洪範合也至于播五行于四時則月令木火土金水更相休王是爲相生遞王之次與此次不同春秋繁露卷十一五行之義篇云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董子言如此義各有取也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正義洪範五行以生數爲次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洪範異者以相剋爲次此又一義也

水曰潤下案曰下古音戶釋文無音然炎上之上釋文有二音以此推之則下亦當有上去二音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尚書疏

火曰炎上釋文曰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王曰火之性炎盛而升上尚書疏 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

案曰王云云者睽彖傳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即引此經以詁是也

木曰曲直

傳曰木可揉使曲直

金曰從革

馬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漢書五行志劉昭注 傳曰金可以改更

案曰馬云云者上下文王孔注亦必本馬義木金土皆言其人事之作用也

土爰稼穡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土可以種可以斂疏曰鄭元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案曰王云云者傳與王同疏引周禮注地官序官司稼注也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收斂同義故斂之曰穡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釋文鹹音咸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于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海濱廣斥是海浸其地使鹹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火性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是木實性然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水火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于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案曰傳疏言五味專舉五行質性所成說猶未備物之鹹酸者甚多不獨斥鹵木實也木實之味亦不盡皆酸也苦不盡

由火爐辛不盡由鑠金卽木實之苦辛者多矣甘亦不獨在穀也胡氏渭云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猶言凡物謂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鄭注云酸木之味凡酸者皆屬焉苦火之味凡苦者皆屬焉甘土之味凡甘者皆屬焉辛金之味凡辛者皆屬焉鹹水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之問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鹹是也昭元年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二十五年子太叔曰天生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天地之閒止有陰陽二氣由二氣爲五行五行亦氣也於物最大由五行有六氣則陽屬金風屬土雨屬木晦屬水明屬火陰自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此鄭說見下文其降生五味亦由五行而來子太叔言五行于六氣之下正謂六氣爲五行之用耳杜預注云五味皆由陰陽風雨而生正謂由五行有六氣以成五味耳非六氣在五行之前也蓋五行萬物之本無所不包原以氣言義方廣大至其形質已成爲民所用謂之五材則已滯中一物矣潤下作鹹等雖取切于民用者言之其實潤下等字仍作水火等字泛說始得也

又案曰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爲五星分位于地爲五方行于四時爲五氣德稟于人爲五常用于人爲五材播于音律爲五聲發于文章爲五色而總其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于物爲最靈今者木爲歲星火爲熒惑金爲太白水爲辰星土爲填星見漢天文志木臭羶火臭焦土臭香金臭腥水臭朽臭卽氣也見月令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黃金聲商木聲角水聲羽火聲徵土聲宮見杜預昭元年二十五年傳解惟五常所屬天文志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知屬水信屬土宋儒皆從之而鄭以信屬水知屬土與天文志異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于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于上陰得正于下尊卑之未定土之可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在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道興于仁立于禮理于義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也鄭說本此觀五事思屬土思曰睿則智爲土必矣孟子智巧聖力之喻德必以智而成

又案曰初一曰五行一節六十五字旣爲洛書本文則自一五行以下皆禹所推衍也然其中曰而曰汝曰乃者爲箕子告武王之辭若八政若五紀若福極疑但爲禹之語箕子無所附益其餘諸疇之中必多箕子所演說可知皇極一疇凡二百五十四字較他疇獨詳蓋洪範所重在此也傳疏旣以初一次二等爲禹所第遂謂一曰水二曰火以下直至六日弱盡屬箕子之言而與禹無涉禹之文太少箕子之文太繁皆非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釋文曰貌本亦作額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尚書疏○詩十二之二卷小雅小旻疏

傳曰貌容儀言詞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慮所行

案曰鄭云云者詩疏引此注而解之云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聽聰及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是也僞傳云觀正察是非卽下文曰明曰聰句中之意此節但舉其目而已尙未及此傳非也

貌曰恭

傳曰儼恪

言曰從

鄭曰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尚書疏馬曰發言當使可從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是則可從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從不以己身言而指人從我馬孔並同鄭又恐人致疑而解之云彼從由于我是其義精矣文十四年左傳晉人納捷菑于邾邾人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其詞順論語言不順是言有順義禮記孔子閒居氣志旣從鄭彼注云從順也是從有順訓鄭非不知而于此必爲此解者春秋繁露卷十四五行五事篇全引此經而釋之云從者可從則與馬鄭合是先漢古義不可改也

視曰明

傳曰必清審

聽曰聰

傳曰必微諦

思曰睿釋文曰睿悅歲反○案曰說文卷四下𣦻部叡字注云深明也通也从𣦻从目从谷省以芮切又睿字注云古文叡今僞孔作睿是古文也

鄭曰睿通于政事詩二之二卷邶風凱風疏馬曰睿通也釋文○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于微也尚書疏傳曰必通于微

案曰鄭馬王及傳云云者睿五行志作容而釋之云容寬也班孟堅又引論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寬以解此經容字之義爲寬大包容春秋繁露則直作容而釋之云容者言無不容然鄭于此經仍作睿訓通伏生五行傳作容而鄭注云容當爲睿通也攷其實古文睿與容相似而誤也居上固主于寬然容者或有未睿而眞睿必無不容鄭義不可易也

恭作肅

鄭曰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傳曰心敬疏曰恭在貌敬在心當緣恭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

案曰鄭云君貌恭則臣禮肅者鄭注無逸云恭在貌敬在心注五行傳引說同疑古文恭只作共不从心此云貌恭致禮肅禮貌似一而傳以肅爲心敬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肅肅敬也則肅卽敬而敬在心蓋鄭解此經謂君以外貌之恭致臣內心之敬臣事君以忠而說文心部訓忠爲敬此古義也傳出魏晉閒猶知訓詁其改鄭致臣之義則非

從作乂案曰乂詩小旻及箋所引皆作艾漢書五行志及王莽傳所引並同說詳上文

鄭曰君言從則臣職治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可以治疏曰下從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治也

案曰鄭馬又爲治釋詁文

明作晳釋文曰晳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曰晳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鄭本作晳讀爲晳○案曰說文卷七上日部晳字注云昭晣明也从日折聲旨熱切攷晳字此經及儀禮晳明行事皆當之舌反詩陳風明星晳晳小雅庭燎晳晳易大有九四象傳明辨晳也皆當之世反參其義皆同則音雖彼此互易皆可故釋文于此經並列二音據疏王肅

（□瑞照讀矣鄭作哲而讀爲哲訓照哲與說文合僞孔與鄭同鄭孫多從王背鄭此條獨從鄭不從王蓋有可取至鄭小旻箋引此經作哲則以音同通用晉書亦作哲隋書作知則聲轉而誤也又此字上從手旁今俗有作木旁者說文無此字尤謬）

鄭曰君視明則臣照哲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王曰悊智也（尚書疏）傳曰照了疏曰視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

案曰鄭以哲爲照哲者說文日部義也已見上五行志作悊特以音同借用耳五行傳同應劭注五行志仍訓爲明不訓爲智則非正作悊矣而王肅欲與鄭異遂改作悊且訓智攷說文卷十下心部悊字注云敬也从心折聲陟列切此別是一字卷二上口部哲字注云知也从口折聲陟列切又重文悊字注云哲或从心今此經哲字雖讀與悊同而一从日訓明一从心訓知文義俱異若作悊則與思睿之義相混鄭注及僞孔與說文合得之又鄭注五行傳云悊曉也鄭注春官敘官云瞭目明皃此經悊當屬視義應作明鄭說爲長（墨子卷十經上篇悊明也此即悊字悊可與明哲不可改悊）

聽作謀

鄭曰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尚書疏○詩小雅小旻疏）馬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傳曰所謀必成當疏曰聽聰則知是非從其是謀必當故聽聰致義謀也

案曰鄭馬云聽聰則臣進謀者此董仲舒春秋繁露義應劭漢書注同也詳見下文

睿作聖

鄭曰君思叡則臣賢智也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尚書疏○詩邶風凱風疏○又小雅小旻疏）傳曰于事無不通謂之聖疏曰睿聖俱通名聖大睿小緣其能通微因睿作聖也鄭元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言識事在眾物之先無所不通是名爲聖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鄭元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等所致若肅乂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矣又聖大睿小若君睿致臣智則智皆上于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此章所演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皆據人主爲說貌總身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子大戊桑穀之下云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聽之異皆書傳文孔取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案曰鄭云君思叡云云者聖賢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也義已見益稷篇又義理之學自唐虞以至周初猶皆渾淪言之未暇精析是以本篇庶徵聖與蒙對多方與狂對秦誓言人之彥聖春秋文十八年傳季孫行父說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禮地官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平列諸文中若不別白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故臧武仲亦稱之直至夫子贊易以暨論語孟子益加推闡始知聖義獨大其實則在商代尚未及此義唐初古訓具存疏欲扶孔廢鄭強駁之其實鄭以聖義通於賢智正古義也鄭又云此所致皆是君致臣謂其政所致也者鄭又總說恭作肅以下一節之意也僞孔傳以肅乂等以下屬君鄭以屬臣與僞孔傳異馬融注與鄭同禮記中庸篇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五事即修身之道能以恭從等事致肅乂等臣則其身之能爲肅乂等不言可知矣此鄭義足以包傳意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彼箋云天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鄭尚書注義實本此彼疏言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賢人眾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者以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此說尤精足以發揮鄭義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聽則聞事能與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應劭注五行志聽作謀云上聽則下謀說皆與鄭馬合則知先漢古訓不可易也僞孔傳妄改鄭義孔穎達附之反駁鄭云如肅乂等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悉不由君愚謂鄭意原非謂休咎皆臣所致也伏生大傳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言之不從是謂不乂視之不明是謂不悊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乂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悊爲曉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曉其事也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者也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觀鄭此注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乂哲謀聖爲君事也特欲見休咎君臣共致君當修身以取人故發此義穎達之駁妄矣

又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言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及孔傳孔疏並同此說是也何以知之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京房謂之方伯卦）東震爲春爲木西兌爲秋爲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火坤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爲震言主說說字從言爲兌聽者耳有陷象爲坎視者光之麗于物爲離又云震爲足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淮南精神曰耳目日月也離日坎月離目坎耳故耳目者日月也劉劭人物志劉昞注亦曰離目坎耳視聽所由）又云坎爲耳痛兌爲口舌注家云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兌得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思爲土坎爲慮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是皆足以證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故庶徵恆雨乃貌不恭之罰劉歆以爲即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即大水既以恆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應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篇云諺曰眾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既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溺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貌當屬

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與又應則言當屬水木爲燠燠應哲則視屬木金爲寒寒應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可卽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卽以日爲火況强木以爲燠而火位正南于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强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于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謂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洪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牲之藏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駮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療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既是醫病之法則與洪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相配與相屬不同洪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經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强合而爲一至許愼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既斥其與醫理不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洪範不合又不待言五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

又案曰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爲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麤者也聖人經不以爲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雜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見鄭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麤又哲謀聖睿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于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于恭從明聰睿固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敎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馬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賓掌賓客之官也尚書疏 傳曰食勤農業貨寶用物祀敬鬼神以成敎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衆敎以禮義司寇主姦盜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敎于民有八事以用于民緩急所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元[illegible]卽如其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敎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其事如周禮各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案曰鄭云此數本其職先後之宜者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先食貨所以通有無利民用故卽次之食貨既足民生厚矣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次祀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敎而後誅故司寇在司徒之後德立刑行遠方賓服故次賓其有暴虐無道不率往者則六師征之是其職先後之宜也鄭又以食貨等皆爲設官分職解之者鄭意以政賴官以行八政皆官之所掌而或指其職或稱其官號蓋錯舉以互見之馬王說皆與鄭同也傳以爲主于政敎不主官言疏附會傳强駁鄭者非也攷周禮六官曰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周制損益唐虞夏殷而成孔穎達曲禮下疏云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據此則三王同有六卿又引鄭注大傳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則夏六官與周大略相同后稷天官司徒地官秩宗春官司馬夏官作士秋官共工冬官也今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爲夏制鄭于此經注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卽據夏制言之國語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則后稷是官名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舜又改名爲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者司貨賄屬秋官職闕無攷但在掌客掌訝掌交掌察之後當是專掌朝聘之貨賄鄭意當不謂此天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及職內職歲諸職鄭所云司貨賄當指此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卽食貨皆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自古食貨皆掌于天官如此太府等皆天官之屬則周制亦因虞夏也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鄭言秩宗舜時始置[illegible]則夏秩宗必沿虞制而此云若宗伯卽借周制言之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居民之官者鄭言初竟冬官爲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illegible]後復分爲共工與虞其後不知何時又合爲司空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咎單作湯司空必因夏則夏有司空明矣鄭注大傳言共工蓋隨便言之周禮司空官亡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故知是居民之官也云司徒掌敎民之官者司徒虞官夏因之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敎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周禮司寇爲刑官小宰職云五曰刑職詰以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其本職虞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名司寇而大傳注仍云作士亦從舊言之云賓掌朝覲之官若大行人者周禮賓客之職謂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云云以下備載朝覲之禮甚悉注

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云師掌軍旅若司馬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是司馬掌軍旅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爲司馬緯書又言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云禹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周禮也其殷制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疏云三王同有六卿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鄭指爲殷禮然天官以下卽殷家六卿何者太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異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但太宰旣尊故先列太宰并題太宰之下隷屬耳然則虞夏殷周六官之制略相等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

四曰星辰

鄭曰星五星也尚書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案曰此非鄭注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疏曰二十八宿布于四方隨天轉運昬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昬旦所中之星孟春昬參中旦尾中仲春昬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昬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昬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昬亢中旦危中季夏昬心中旦奎中孟秋昬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昬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昬虛中旦柳中孟冬昬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昬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昬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丑爲十二辰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謂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爲候故傳不以爲五星也

案曰鄭以星爲五星雖見本疏及史記注但堯典疏云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十八卷大宗伯疏謂鄭于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

五曰歷數

王曰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也尚書疏傳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敬授民時疏曰歷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以爲一歲之歷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于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旣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也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也

案曰王及傳疏云云者歷數雖與歲月日星辰並列爲五其實卽是布算推測一歲日月所行及星辰躔度上協天行以下協民事非歲月日星辰外別有所爲歷數也分至啟閉紀于歲者也察之日躔發斂朔望朏霸紀于月者也察之日月相推交道表裏永短昬昕紀于日者也察之晝夜刻漏出入朢差列星見伏昬旦中星日躔月逡所在紀于十二辰者也察之十有二次及衆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于歷數者也察之圭槷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至夏至啟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夏至日極北以後漸向南至秋分南北中至冬至而南極極則復向北至春分而中夏至而復北極自南而北爲斂自北而南爲發發斂一終爲一歲故分至啟閉紀于歲也朔謂月一日日月合朔也望謂月十五日月滿與日相望也朏从月出月未盛之明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是紀于月之盈虧消息者也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冬晝短昬者日入三商爲昬昕者旦明日將出也晝長宵短晝短宵長以昬所爲度是紀于日之見沒者也列星見伏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毛傳云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是昬見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淸風戒寒昭四年左傳西陸朝覿是皆謂旦見東方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西沒而不見若夏小正云叄月參則伏傳曰伏首非亾也星無時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是也昬旦中者若月令孟春昬參中旦尾中之屬中謂正南方之中也日月躔逡者躔謂行歷其次逡謂行過而退若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注日月會于娵訾仲春日在奎注日月會于降婁之屬然則列星見伏昬旦中紀于星日月躔逡紀于辰今併言星辰者辰卽列星之分爲十二次者故經合星辰爲一也贏謂行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日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一周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周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但日月之行皆有遲有疾故有二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必審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也今歷或兩三月相仍皆大或兩三月相仍皆小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恆星以識其躔舍而恆星約六十九年有餘而右移一度故曰發斂一終而成歲冬至起乎此仍復

乎其所而星則稍移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歷久必變歷家必隨時修改以示民不可執古以例今也恆星歲行萬四千一百九十五分度之二百有四計六十九年二百有十日而行一度二千一百十七年二百五十一日而行一次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年九十日而右旋一周若土木火金水五星則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故不及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疏曰皇大也極中也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論語允執其中謂此也

案曰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于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鄭此注解立中之義與僞孔合也惟因五行傳作王從訓爲君其注洪範必仍作大立其有中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案曰敷宋世家作傅古字同用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眾民使慕之疏曰五福生于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敬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民

案曰馬以敷錫訓布與者說文寸部云尃布也釋詁云錫賜也說文勺部云与賜予也是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于君取中

案曰馬以于爲取七月詩毛傳文

錫汝保極

鄭曰文賜女以守中之道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疏曰保訓安也既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從君化也

案曰鄭云又者眾民不但于汝取中又賜汝以守中之道承上而言故云又也民之于上而言錫者錫上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也鄭以保爲守者周禮小祝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哀元年左傳云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皆謂保守是保爲守也僞傳訓安義亦通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曰比毗志反

傳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釋文曰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疏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案曰猷鄭猶字凡字左形右聲者多則作猶爲正俗乃分之以猷爲如猷爲謀非也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協作叶說已見前罹作離史記作離罹本俗字說文卷七下网部在新附中不可入經此字只當作離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是也易象傳云離麗也周禮以八辟麗邦灋注云麗附也杜子春讀爲羅然則離麗羅同也詩又云逢此百罹而釋文云羅本又作離則羅乃後人妄改耳時人下不當有德字史記亦無德字

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民戢有道有爲有守汝則念錄敘之凡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不合于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疏曰戢斂也因上斂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使其身有道德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爲官也不合于中不罹于咎是中人已上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安汝顏色以謙下人此不合于中之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汝則予之爵祿以長進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信矣

案曰馬以猶爲謀者釋詁文云有所趣舍者有猶有爲是有所趣有守是有所舍也傳以皇爲大說已見前則爲法釋詁文而爲汝者中庸抑而強與鄭注而之言女也是也康爲安亦釋詁文錫之福傳以爲與之爵祿者下文雖錫之福鄭以爲與之爵祿是傳與鄭合也此節依傳疏分作兩等人上等人則念之中人以上則受之而假以顏色引納其言且錫之福以誘進之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釋文曰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岐傾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案曰宋世家作毋侮鰥寡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作毋侮矜寡矜古通鰥皆與馬本同當依古文本如此今晚晉本乃後人妄改也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疏曰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案曰馬以高明爲顯寵者者揚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高明爲顯寵者也下文高明柔克馬注以君子言與此同文異解也不侵虐單獨者不畏顯寵者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釋文曰其行如字徐下孟反○案曰王符潛夫論卷二思賢篇引此經人之有能三句羞作循未詳邦史記作國潛夫論及許沖進說文上書引此經並同

王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如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疏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于見知必當行自進益國其昌矣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非徒與官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彼喜于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于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疏薄更無恩紀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案曰王以羞爲進者釋詁文傳以正人爲正直之人者此經上下所言臣民皆指其德不指其官則正人自是正直之人也傳又以富爲以爵祿富之者周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鄭注謂班祿所以富臣下引此經爲證是也又以穀爲善道接之者毛詩小雅黃鳥云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云穀善也鄭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是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疏曰無好對有好謂有善無好德謂性不好德之人定本作無惡誤耳

案曰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者蓋史記本無德字鄭本亦無德字而以于其無好女爲句止文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云云責君當備禮以來賢也此于其無好汝云云戒君之用非其人也君之待臣既富方穀恩義備矣可謂能使有好于而家矣而爲臣者仍無好汝則非賢可知然則無好汝者乃實不能有好于而家之人故鄭云云也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箋云示當作寘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周之列位言惟賢是用無好于汝家則不可用潛夫論既引上文人之有能云云而申之云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于人德稱其位亦此義也云爲天子結怨于民者月令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是也僞傳妄增德字改易鄭義疏曲附之皆非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曰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又二字曰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冊府元龜天寶三載勅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閲于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元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壁鈌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勅是孫逖艸但陸氏釋文成于貞觀言秘云云雖陸氏原本亦有之恐是後人所加也東吳惠氏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者音義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凱風以惆慘蓼儀以愴恨平都相蔣君之碑感慕詩人蓼莪之義者儀並以儀爲義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儀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元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敕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音俄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捐勁風將等于二儀始與枝雖知斯爲韻顧說近是辨見下

傳曰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案曰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無頗唐明皇帝據周易改陂然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是古易本作頗乃反據改壞之易以改無誤之書何也但此詔及匡謬正俗義皆作誼此則又是明皇以後人改史記呂覽引皆作義亦皆後人改鄭眾周禮注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誼从宜聲而宜古音魚何反正與頗儀爲韻何不倫耶傳以遵爲循釋詁文呂覽卷一貴公篇引此經高誘注云義法也據傳云云是治民之法也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釋文曰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案呂覽韓非引有皆作或詩多上說文卷十二下女部㜽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政呼到切好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政今驗之人猶然求其淡然無所政者千百無一二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別出好字則注云美也从女子呼皓切玉篇卷上女部好字注云呼道切美也又呼導切愛好也㜽字注云呼道切姓也亦作政是直以美好愛好併爲一字而政字則直以爲姓氏矣其卷下子部又別載孜字注云古文好字皆非也周伯琦六書正譌卷四政字注云愛而不釋也从女丑聲書曰云云又姓則作好乃呼皓切是亦誤以爲姓氏而竟以好爲政之重文亦非也竊謂政字許慎直以人姓之非以愛好爲正訓人姓爲旁義知果係姓氏而引書作乃謂何憒至此若美好字果與政同物則又何庸別出故知姓乃性也至石鼓文从孜好時鼎从好皆是美好與政無涉而惠棟乃云篆文女字从丑故或从丑或从女文之異也意以政好是一亦非當從說文爲定

馬曰好私好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心循先王之道路

案曰馬及傳云私好者呂覽引此經高誘注同此漢義也彼注又云私好竊公平于由蕩也作惡擅作威也韓非子卷二有度篇云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荀子卷一修身篇引此經而云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意皆與馬及傳合又荀子卷十一天論篇云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詘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無先則羣眾無門有詘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羣眾不化書曰云云此之謂也此言道貴中不貴偏乃斷章取義其實作好作惡是黨私害公不但畸偏與荀子意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釋文曰平平婢綿反○案曰平平當作釆釆皮莧反平辯則皮延反也釆與平相似易譌堯典已詳辨之矣知此亦是釆譌爲平者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贊引此作王道便便徐廣云一作辯則與堯典平章平秩等僞孔本作平鄭本作辯史記引作便者同以相比況知此亦當作釆也

鄭曰黨朋黨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案曰鄭云黨朋黨者孔安國論語注以黨爲相助匿非又以爲助私是有朋類也傳以蕩蕩爲開闢非也呂覽引此經高誘注云蕩蕩平易也引詩魯道有蕩以證詩毛傳亦云蕩平易與高誘合也平平辯治毛詩采菽傳義致詩云平平左右釋文以爲韓詩作便便是與史記引此經作王道便便者同然則今本毛詩作平平者亦誤其古本必作釆釆與此經同也又襄十一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服虔注云辯治不絕之貌與詩毛傳合且僞孔作平平亦訓辯治改其字不能改所謂之墨子卷四兼愛下篇云兼愛者周詩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此文武兼也此所引下四句小雅大東文而與洪範合爲一蓋所傳本異其義則同也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又部云反覆也人部云側旁也覆則反道旁則傾側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此節當與五事之肅乂哲謀聖例解之蓋能會聚有中之人用之則必能會其有中而行之已在先矣臣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益可知矣鄭說足以該傳義也

曰皇極之敷言案曰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則皆作皇極而于此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从史記作王僞孔作皇非也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日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

案曰馬云王者當盡極行之不以極字連王爲解者以下文言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與此王極之敷言語意相似則此王與下民對故以爲王者當盡其極行之不作九疇之皇極解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案曰下訓字史記作順僞孔欲解上訓爲順遂改下訓字同義且改下文是順亦爲是訓攷史記五帝本紀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徐鍇說文繫傳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故得爲順僞孔之改似亦可通然馬注上句爲敎訓下句爲順天則與史記合訓雖通順而此經卻異文異解僞孔非也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敎訓于天下于天爲順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案曰馬以彝爲常釋詁文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于上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

案曰馬以極爲盡極說已見上傳以爲中心非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此釋文曰近附近之近○案曰史記亦作順當从之

王曰民納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案曰王孔訓近爲益者說文卷二下辵部近附也从辵斤聲渠遴切增韻親也近之也若指遠近定體則巨謹切別爲一音毛晃曰凡遠近之近上聲附近之近去聲附近有傳益之義論語附益之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趙岐曰附益也故近得爲益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致敎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敎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案曰王注云云者致敎務中承皇極之敷言二句義民善是用承凡厥庶民四句義益用中于民樂取人善乃作父母之實也王又訓王爲往者韓詩外傳卷五云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及蔡邕獨斷說皆與詩外傳略同春秋繁露卷四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于天下又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于王漢書卷廿三刑法志云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說文卷一上王部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以上諸文皆與王注合此先漢古義也然經既言天子又言爲王者易緯乾鑿度孔子說君人之號云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逸周書卷九太子晉解云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此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案曰鄭云正直中平之人者對下剛而能以柔克柔而能以剛克是去偏歸中此則自然不偏故爲中平也傳云能正人之曲直者襄七年傳公族穆子引詩好是正直而釋之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杜注云正直爲正正己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故孔傳取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貫不如鄭義之密且遺卻正直爲正而但言正人曲直亦非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强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尚書疏○詩四之三卷鄭風羔裘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克勝也釋文王曰剛能立事和柔能治尚書疏約王義傳曰剛克剛能立事柔克柔能治三者皆德

案曰鄭以克爲能釋言文剛而能柔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昭二十年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是也詩羔裘疏既引鄭此注而又申其義云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是也鄭又以三德爲人臣者上文又用三德是言君之治民當用三德之人以治之則三德當屬臣言傳以爲人君自有之德非也馬王云云與鄭同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釋文曰燮息協反○案史記作內未詳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尚書疏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疏曰釋詁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而用之王肅意與孔同鄭元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三德擇使之者蓋天子無職用人其職而天下之德才質不齊大約有此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若人君自有此三德而隨時以協于極此義已在皇極一疇中矣鄭說是傳非也安平之國云云者周禮大司寇職云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也約以此經平康爲平國正直爲中典彊弗友爲亂國剛克爲重典柔克則輕典也雖出治不專用刑而隨宜用人正相類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案曰潛左傳史記並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疏曰文五年左傳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節鄭注已亡馬注主治人言與上文鄭注意一貫當是也月令云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是沈陰同義故云沈陰也詩潛雖伏矣是潛伏同義故云潛伏也陰伏之謀云云者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也沈陰潛伏稍漸使然故潛或作漸義亦通也君親無將將而誅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文引以證亂臣賊子當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也云高明君子亦以德懷者亦上燮友柔克也然則沈潛剛克亦承上彊弗友剛克言之從可知也文五年傳甯嬴引商書云云杜預云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據杜意是言滯溺之人易至優柔故須以剛自克亢爽之人易爲剛斷故須以柔自克但上文鄭注以剛克柔克主治人杜乃以爲自克既與鄭違且鄭以剛克柔克爲剛而能柔柔而能剛是已成之德今言滯溺者亢爽者云云是其德未成猶待修治非經稱三德之意且此德非可乂用矣彼文又云天爲剛德云云者彼乃甯嬴因陽處父性質純剛必當賈禍故言天猶順四時之序而不違況人豈可剛愎自用如此耳傳因此遂以高明爲天沈潛爲地又生出臣正君君納臣支贅皆非也漢書敘傳云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彼亦言君德乃斷章取義不可泥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釋文曰辟徐補亦反○案曰說文卷九上辟部云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公羊傳十七卷成元年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王曰不言王關諸侯諸侯于國得專賞罰（尚書疏）

案曰鄭云凡君抑臣之言者凡是最括之詞鄭以辟兼天子諸侯與馬王同也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是諸侯得爵命大夫周公誥康叔云敬明乃罰是得專刑罰玉藻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得備珍異也馬云辟君也者釋詁文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者辟是天子諸侯通稱坊記云土無二王若王則專謂天子今不言王言辟故關諸侯漢書注引韋昭說同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文曰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案曰蔡邕石經凶上復有一而字）

鄭曰害于女家禍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公羊傳成元年疏）馬曰忒惡也（釋文）王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尚書疏）

案曰鄭以而爲汝者說見上文又論語且而從辟人之士史記高祖本紀此非而所知陳平世家而反明矣曹參世家若試私問而父齊悼惠王世家顧而父知田耳是也馬云忒惡也者昭二十五年杜注慝姦惡也說文無慝字古以忒爲慝也王云大夫稱家者周禮家宗人家司馬謂大夫采地是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案曰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古兮切今作稽是後人改筮本作簭俗省也）

鄭曰言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尚書疏）傳曰龜曰卜蓍曰筮攷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職疏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

案曰鄭以稽爲攷者易履上九視履攷祥虞翻訓攷爲稽故得轉相訓說文卜部卟與稽同也傳云龜曰卜蓍曰筮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横也卷五上竹部云簭易卦用蓍也从竹从𢍰𢍰古文巫字是龜曰卜蓍曰筮也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釋文曰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亾鉤反驛音亦衍以淺反忒他得反○鄭元曰云字整近蒙○案曰霽當作濟蒙當作雺驛當作圛在事之上當作卟占下當有之字忒當作貣卜五占之用句二衍貣句僞孔鄭改其字倒其次又亂其句讀辨詳下）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雺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五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詩五之二卷孔疏○周禮二十四卷春官太卜疏○爾雅五卷釋天疏○賈昌朝羣經音辨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漢制攷四卷）馬曰占用二占筮也（釋文）王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

傳曰雨龜兆形有似雨者霽有似雨霽者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疏曰灼龜爲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詩云零雨其濛濛是闇義故以蒙是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也克謂兆相交錯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爻從下起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言下體是其正悔之言晦晦是月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言正見上不正上言終見下爲始也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斷用從上句二衍忒指筮事王云卜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衍忒者推衍爻義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之文諸本互異說最糾紛當以鄭爲正也五兆之名宋世家霽作濟蒙作霧徐廣曰一作被驛作涕徐曰一作湊裴駰曰尚書作圛裴引鄭注與今本不同者濟圛霧鄭周禮春官太卜注引與今本不同者濟圛蟊而皆以驛在蒙之前疏此經疏則鄭王皆以雺爲蒙圛爲驛又詩載驅箋古文尚書以悌爲圛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于古文則爲悌合而論之霽作濟者釋天云濟謂之霽是濟霽通也蒙作雺者說文卷十一下雨部云雺地气發天不應雺籀文霧省然則霚雺是一鄭讀若蒙而卽改爲蒙則非矣（雨部又有天气下地不應曰霿爾雅乃互易之天气下地不應曰雺地气發天不應曰霿王肅從爾雅與說文不合恐非而今俗刻史記又誤雺爲霿爾雅誤霿爲霧霧乃俗字說文所無徐鉉張有皆已辨之）其作蟊者音近而假借作被者被古音平賀反音轉而譌也驛作圛者說文卷六下口部云圛回行也从口睪聲尚書曰圛圛升雲

半有半無讀若驛羊益切巻古文作㦔太迂故賈逵作圛許愼書偁孔氏又攷之于逵其說宜從僞孔乃因其讀若驛而卽改爲驛妄矣其作涕者篆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誤從水見鄭易注氏作涕者又因涕而誤也圛在雺上亦宜從原第也悔作㖇者說文卷三下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說貞盈切㖇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㖇从卜每聲荒內切許愼引書固爲可信況貞从卜則㖇亦宜从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㖇字遂廢不用鄭本必作㖇與說文同也占下史記有之字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云云者言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也然則鄭作用字句絕與史記合僞孔刪之字而連下二字爲句非也釋文謂馬亦讀占用二注云占筮也是以占屬貞㖇矣鄭不從者說文云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本爲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但兆卦皆有籀詞皆非推究故卜筮可通稱占若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儀禮士冠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是筮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貣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卦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非也忒作貣者易豫彖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貣管子曰如四時之不貣月令無或差貣貣卽忒也呂覽正作忒張參五經文字云貣相承或借爲貸字是貣貣通漢張表碑苛忒字作苛岱此其證也此經鄭作貣正依古文也鄭云雨兆之體氣云云者鄭占人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是占視體氣也濟如雨止者郭璞釋天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濟卽霽也蒙驛傳以連與斷相對鄭作圛雺以明與闇相對王與傳同鄭義是也詩載驅首章言齊子發夕次章言齊子豈弟則豈弟自當爲發夕之類此本刺文姜會齊襄公行淫亂之事豈得加以愷悌樂易之美名故鄭以豈爲闓弟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往會襄公此古義也圛訓明正與雺對晚晉人妄改爲落驛以對蒙但蒙晤之象昏昧已極不但連而已豈得以對絡疏落驛卽絡繹詩會同有繹正連屬意豈得爲不連卽說文以圛爲升雲半有半無亦是光明狀與鄭合豈不連乎司馬貞附史記徐廣云如注涕相連不但非鄭先明意日傳云不連司馬遷相反沈黙克傳云兆相交

鄭云如祲氣色相犯王與傳同鄭是也說文克本訓肩能勝此物爲克則我能勝彼亦爲克易曰大師克相遇莊十一年傳得雋曰克並無交義當從鄭爲祲气相犯也周禮眡祲掌十煇一曰祲先鄭注祲陰陽气相侵是也鄭又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貣者繫辭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鄭注云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又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參伍以變詩大雅瞻卬云鞫人忮忒毛傳云忒變也爾雅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說文卷六下貝部貣字注云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他得切此經無取从人求物而作貣者音同假借耳其正體忒字在卷十下心部注云更也从心弋聲他得切訓更則有變義與毛傳合故鄭以衍忒爲因卦象之變衍之也僞孔雖從馬王以占用二爲一句然馬衍貣句注已亾王則仍以衍貣專屬筮與鄭合而疏妄推僞孔意遂以衍忒總指卜筮尤非也

又案曰疏以龜兆有金木水火土之象不知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疑五者不知孰爲金孰爲木孰爲水火土也攷占人體色墨坼四事太卜注以色卽雨霽等則雨霽等非體故賈疏以體爲金木等此疏混色入體已覺小誤但未强作分配耳至俗儒紛紛各以五兆分配五行皆不讀周禮而憑臆亂道者不足辨也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以時爲是釋詁文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儀禮十二卷士喪禮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

疏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攷工記云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元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若三人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案曰鄭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者士喪禮筮宅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占者三人鄭彼注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故鄭卽引周禮春官太卜三兆三易以證傳以三法爲夏殷周疏引杜子春說而駁之又引鄭易贊以證其當爲夏殷周皆非也林之奇全解載劉彝云九疇夏書也周未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此駁頗確攷鄭于太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亹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然後其下各繼以子春云云然則鄭意本以三兆三易皆空言其義未嘗指爲何代所以賈公彥于三易一條下又補疏云鄭雖不解周易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于四時故名易爲周也賈又載鄭志趙商據于春說問子春何由知之鄭答此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說此條知鄭未嘗以子春爲是而近師之說更所不信易贊漫述之云爾非定論也蓋子春以玉兆瓦兆爲顓頊帝堯似可出箕子口中而其下又以原兆爲有周之兆則其于三易雖祇說伏羲黃帝而于周易必以爲文王所演若洪範則禹所作箕子所陳其不可援彼實之明甚至僞孔及疏之謬更不待言然則鄭以三兆三易解洪範斷主太卜注前一

說爲正鄭又云從其多者者成六年傳引此而解之云衆故
也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案曰鄭周禮注引此謀及庶人作民疏于下節云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言民見其同竊疑鄭本經作庶民疏乃衍說耳蔡邕石經亦正作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尚書疏 傳曰將舉事而汝有大疑先盡
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疏曰謀及
卿士以卿爲首其大夫及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
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
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人主爲一又總
羣臣爲一也

案曰鄭云卿士六卿掌事者者冬官雖稱事官其實治教禮
政刑皆事說文士部云事也又卯部卿从卯卯事之制是卿
掌事也周禮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
親問焉所謂謀及庶人者也白虎通卷下蓍龜篇引此經而
說之云所以先謀及卿士庶人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
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
自專也或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 釋文 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于吉動
不違衆故從世遇吉也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
龜筮于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上當有主
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

案曰馬云逢大也者儒行逢掖之衣鄭云逢猶大也大掖之
衣大袂襌衣是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同傳訓遇非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此從多者數以大半爲多小半爲少也下文逆多
亦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
伐疏曰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
相違見龜筮智等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晉獻公欲以
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
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此二從
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
吉亦同不復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或
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
矣何有龜筮從之理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後卜鄭元
云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
筮用三代之占三占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
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
從之事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
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
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
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更爲卜筮若吉凶未決
于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也

案曰鄭以內外爲境內境外者引元年公羊傳云王者無外
何休注云王者以天下爲家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
主焉故禹貢冀州鄭馬注皆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
廣大然若然則天子不應言境內境外但王制每言天子千
里之內千里之外又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然則
天子亦有外內也抑上文惟辟作福馬云關諸侯或者此亦
關諸侯與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人與三從總以疑故卜筮每用卜筮不容違
神而狥人故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釋文曰暘音陽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
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
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illegible]詩十月之交[illegible]小學紺珠一卷[illegible]六經天文編上卷 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
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
驗疏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是暘也烜
乾也是雨潤物暘乾物風動物也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暑長物寒成物也[illegible]
煖也舍人曰燠煖也是燠爲煖也故傳以燠言之[illegible]
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
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illegible]
彼陰于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illegible]
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
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惟水沴火聽之
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
罰恆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
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
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illegible]皇之不極厥罰
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耳中則陰順時爲休不中
陰恆若爲咎也

案曰鄭云雨木氣云云者疏謂鄭用五行傳說五行傳出伏
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也[illegible]
時爲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來備
爲句時與是同詳見下文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illegible]徐莫杜反

傳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一者備極過甚
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廡豐也釋詁文

案曰王應麟云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今刻史記仍作
五者應麟所見猶裴駰本攷其實上文列庶徵五曰繼以曰
時云云言其休一極云云言其咎皆當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
言是五者皆備至也時是本釋詁文此以時爲是與上立時
人之時同也後漢書李雲傳云得其人則五氏來備荀爽傳

云五韙咸備各以其敘李賢兩注皆引史記一作五者一作五是又釋韙爲是氏與是通李荀紂舉經文故云爾此漢學也僞孔以曰時屬上讀如此則時節以敘何用重言郭司馬遷傳孔安國學所載必從古讀王應麟不識古反以作是爲傳習之差其陋固不足辨裴駰亦無識于此節采僞孔傳不采鄭注致史記諸本互異皆俗儒所亂也是又作氏者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地志西河有觬是說文作觬氏又造又後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陌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班固幽通賦是中葉之炳靈亦以氏爲是漢末有是儔亦作氏陳壽魏志以爲孔融改氏爲是不知營陵是姓順帝前已見于碑載洪适隸釋豈漢季始改年當時以兩字本通故或作氏或作是非有異義也廡古文作無音武而有無但作无亾後人旣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此經加广以別之廡乃堂下周屋音同而義則非矣疏引釋詁云云今釋詁乃作蕪郭璞注蕪蕪豐盛疏云蕪者緐蕪也洪範庶草蕃廡蕪廡音義同部璞所據本已誤作蕪疏朱人作更不識字實則洪範經詁皆當作無今本皆俗人改說文卷六上林部𣞤字注云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緐無徐鍇曰或說大卌爲規模之模諸部無者不審信也文甫切玉篇卷中林部第一百五十九𣞤字注云文甫切緐𣞤豐盛也今作無爲有無字觀此則知作廡固謬作蕪亦非蓋卷九下广部廡字堂下周屋卷一下艸部蕪字薉也皆不得訓豐也國語卷十晉語云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曰蕃滋也廡豐也訓詁與孔同此非韋本孔仍僞孔竊韋王部忠恕汗簡卷中之二載廡字以爲古文尚書廡字从此則不足信一極無之無史記作亾周禮司市云亾者使有先鄭注云无此物則開利其物使之有詩谷風云何有何亾是亾與有無之無同也若无字之正體則說文卷十二下亾部𣞤字注云亾也从亾𣞤聲武扶切又重文无字注云奇字無道于元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今无字僅存乎周易而𣞤字則廢而不用久矣若蕃雖與緐通亦宜从說文作緐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也

案曰傳云敘美行之驗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孟康注同也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鄭所引不知出何書然云孔子說休徵則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釋文曰咎其九反○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狂古文尚書作㾬未詳

鄭曰狂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尚書疏○詩十二之一卷小雅正月疏○公羊傳成公元年疏傳曰敘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疏曰此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

案曰鄭云狂倨慢也者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鄭彼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是也鄭又云恒常若順也者王充論衡卷十四寒溫篇引此經而解之云若順恒常也與鄭合恒若極備凶也恒雨無暘恒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

曰僭恒暘若案曰汗簡卷上之二云古文尚書僭作㦚蓋古字省筆也

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

案曰傳以僭爲僭差者五行傳曰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鄭彼注云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暘也是也

曰豫恒燠若釋文曰豫羊庶反徐又音舒○疏曰豫鄭王本作舒○案曰宋世家亦作舒索隱曰下有曰急蓋豫逸豫之義與舒緩意本同而舒對哲又與急自相對意味尤長漢書及何休成元季公羊注論衡寒溫篇引此經並作舒晉書五行志引經作豫引傳仍作舒宋書唐書各志並作舒大傳作荼舒同王藻說與云諸侯荼鄭讀舒遲之舒攷工弓人云寬緩以荼注及鄭司農注並讀舒徐也詩何人斯亦不遑舍能朋來讀舒定六年齊人弒其君荼公羊作舍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舒氣是也

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尚書疏○公羊傳成元季疏王曰舒惰也尚書疏傳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疏曰明不照物則自逸豫故豫對晢

案曰鄭云舒舉遲也云云者五行傳曰不悊厥咎荼厥罰常燠鄭彼注云君視不瞭則荼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恒燠也鄭以豫作舒荼與舒通釋言云舒緩也緩有遲義故云舉遲也王云云義同也

曰急恒寒若

鄭曰急促自用也尚書疏○詩正月疏傳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疏曰心無謀慮則行急躁故急對謀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鄭彼注云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促迫故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案曰蒙宋世家作霧晉書志同五行傳作霿班固司馬遷又作霧霧字當作霧霿同霿則因爾雅釋字霿與說文互易而訛蒙則聲近而訛鄭必從五行傳作霿也

鄭曰蒙見冒亂也尚書疏王曰蒙瞀蒙也尚書疏傳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性不通曉則行蒙闇故蒙對聖

案曰鄭王及傳云云者五行傳曰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鄭彼注云霿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是也鄭氏尚書蒙必作霿疏引鄭注欲就孔傳故改霿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釋文曰省息井反○案曰宋世家作眚與字通公羊莊二十二季肆大省左氏穀梁並作眚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乂乃惟眚災滴天許引並作省是也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尚書疏馬曰王省惟歲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序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三者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旣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也歲月日皆以喻職事王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無歲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兼月日也師衆尹正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太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在卿士之下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案曰鄭云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云云者鄭意以此經自王省惟歲以下直至則以風雨皆爲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以爲徵惟歲惟月惟日皆作喻意解之皇極得失較五事一事之得失爲大則其所致休咎若百穀用成等較五事之休咎亦尤大故鄭云非徒風雨寒燠而已焉及傳義皆與鄭同也傳以師爲衆釋詁文尹爲正釋言文時爲是亦釋詁文疏引師尹云云據毛傳鄭箋尹乃姓氏非官而疏以爲官非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釋文曰好呼報反

鄭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十爲木入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尅東方木木八爲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以各尙妻之所好故也尚書疏○詩小雅漸漸之石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又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禮記十四卷月令疏○六經天文編下卷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傳曰星民象好風好雨亦如民有所好

案曰鄭云箕東方木宿從妻好風畢西方金宿從妻好雨云云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故云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詩大東云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仲尼弟子列傳云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昨暮月不宿畢乎事又見孔子家語卷九七十二弟子解鄭衆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漢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下郎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箕好風畢好雨從古有此說昭九秊春秋傳曰火水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爲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故三與十合甲己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畏金以乙爲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昭十七秊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爲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爲牡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鄭注意本此鄭又云推此則南宮云云者由從妻所好推之則南宮是火火克金暘金氣爲火妃故南宮好暘北宮是水水克火燠火氣爲水妃故北宮好燠中宮四季是土土克水寒水氣爲土妃故中宮四季好寒此鄭推言之皆從已所克得其妃從妃所好也此經所說星除五緯外凡二十八宿及衆星皆包在內據史記天官書言列星有太一有三公有藩臣有五官等而此以爲庶民之象者以恒星甚衆似下民衆多之象且民有情欲故多嗜好星亦有嗜好與民之有情欲者同故也鄭于上文注既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禮記十六卷月令疏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尚書疏傳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疏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行有常度喻人君政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案曰鄭注云四時之間合于黃道也者攷漢書天文志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段天文志文以解此經及鄭王之義爲適合也月令云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冬之月日在斗此云夏至于東井與夏令合云冬至于牽牛與月令異者月令據月初夏至冬至則月中也仲夏日在鶉首鶉首之初至中皆東井度也故夏至于東井與月令無殊仲冬之日在星紀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劉歆三統歷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是節有早晚所舉異時故不同也冬至日南極云云至則寒爲害者僖五秊左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冬至爲日南極則夏至日北極也易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僞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杙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名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攷晷者表之景也如度者冬至晷景丈三尺是長之極也周禮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引司農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此尺有五寸是極短之晷也知者鄭注周禮馮相氏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然則南不極則有愆陽溫爲害北不極則有伏陰寒爲害也云黃道一至南從朱道云云者孔穎達月令疏載鄭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略與之同則其說由來舊矣黃道一三字今天文志無之從鄭所引增也所云朱道者本作赤道但此乃九行之赤道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處亦名赤道與此名同易惑故改之也藏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

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于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季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歷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致其差也借靑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靑道爲正東立春靑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靑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靑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歷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歷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靑道以四季過半循二靑道四季過半循二黑道四季過半循二白道四季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季過半八行一周古歷以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歷謂之正交古歷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于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蔵所言南北緯者在

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九道之說于是明矣鄭注云云于此可得其槩王者順時出政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等謂之反令漢魏相傳相奏表云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是四時各有所宜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二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疏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其文見于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引春秋緯孔亦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鄭以爲從妻所好顧氏亦同言從星者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所以亂也

案曰鄭引緯以證月從箕多風傳引詩以證從畢多雨說已詳上文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說與鄭合鄭又云日之從星不可見者日在下而光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日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故解所以不言日之故也五行傳曰王極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鄭彼注云眊與思心之咎同故子駿傳曰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覆萬物陰氣失故恆陰也其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今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是日月亂行之事然則自王省惟歲以下至此經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吉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先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先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尚書疏○詩十七之二卷大雅既醉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王曰攸好德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 尚書疏 傳曰壽百二十年富則豐備康寧無疾病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案曰鄭云康寧人平安云云者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即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等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專指人君非也徐幹中論卷下天壽篇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觀此則福極通天下言與鄭合此古義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也考成亦釋詁文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者荀子卷十八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卷三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義以行人心以安並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也蓋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僞傳以爲不橫夭既非屬貌又不對惡且即是壽與康寧何用重言之其說非也福備也者禮記祭統文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釋文折時設反又之舌反○案司會疏云時設反則音如折舌之舌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鄭注書短折陸但音時設反則陸意以鄭音爲正

鄭曰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

袖海山房校印

弱也僞孔疏○周禮十五卷地官司馬融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馬曰凶終也釋文 傳曰凶
短折謂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
多所憂貧困于財惡醜陋弱尪劣 疏曰 人之大期百年爲限
傳以最長者言之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
爲未三十鄭康成云云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
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
同

案曰 鄭云未齔曰凶者說文齒部云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
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从齒从七鄭注周禮司厲
亦云然則未齔謂七歲以下儀禮喪服傳所謂无服之殤也
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婚曰
折謂不及三十傳以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非也疏又引漢書
云云然禍極皆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好
德又兄喪弟父喪子自是屬憂不得以爲短折皆非也鄭又
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云云者皆本伏生五行傳文鄭彼注
云殞氣失故于人爲凶短折長氣失故于人爲疾殺氣失故
于人爲憂藏氣失故于人爲貧生氣失故于人爲惡天爲剛
德剛氣失故于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无位高而无
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儒不敬也是也鄭又
云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云云者以五行傳止有致極
之文無致福之事故鄭反覆推言之也云所以然者云云者
人之福極關乎命運定于初生故云云行運氣性然所以致此
之故則不但行運氣性要亦各由自取其中實有至理如下
文以義言之以下所推是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三十五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釋文曰豫本又作忬

王曰 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 尚書疏 傳曰 伐紂明年武王有
疾不悅豫 疏曰 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
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

案曰 詩豳風譜引鄭注謂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
年有疾王及僞傳以爲克商明年然經言既克商二年則是
既克商而又二年明不數克商之年也故鄭以爲後二年王
及僞傳皆非是又說文卷十下心部悆字注云从心余聲周
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羊茹切史記作不豫僞孔從之又改
不爲弗當以說文爲正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悆古文尚
書豫與說文合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
功 釋文曰爲于僞反戚千歷反○案曰穆史記作繆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

鄭曰 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
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
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六卷○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
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周公乃自以請命
爲己事 疏曰 釋詁云穆敬也戚是親近故爲近也武王時三
公惟周召與太公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
卜周公言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
則神與先王近也二公恐王死周公言王未可死是相順之
辭鄭云云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
王憂也

案曰 鄭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管
蔡等國爲文之昭邘晉等國爲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
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是文子爲昭武子爲穆 說詳酒誥 故鄭以
穆卜爲于文王廟卜也逸周書卷一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
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蓋
周家有大事輒諭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穆
爲敬雖本釋詁穆穆爲敬其義非也鄭又云周公內知云云
者據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傳解戚爲近既屬穿鑿且周公方
欲止二公之卜而自爲請代如徒爲相順之詞則當與二公
同卜矣何爲獨自潛卜不使二公知乎傳非也周公知王不
死而必請代者君疾方危憂之深也止二公卜而自以爲功
者公親二公疎也功史記作質謂公以己質于三王以代武
王是亦得爲一義但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史記亦作
功不作質則此自當從功謂公欲爲己功如鄭義也

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釋文曰壇徒丹反墠音善

鄭曰 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尚書疏 馬曰 壇土堂 釋文

傳曰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
大除地于中爲三壇 疏曰 三王每王一壇故三壇除地爲三
壇又爲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別言之周
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

案曰 鄭云云者漢地理志鄠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後漢書言
鄭由入關事馬融則鄭曾至鄠親見遺址也傳云壇築土墠
除地者祭法注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謂墾去艸萊闢除坐
地爲墠即于其中築土築之爲壇也吳澂曰古禮凡於遠祖
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
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禋祖考之
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告廟而爲壇以告也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釋文曰植時職反徐音置○案曰史記作戴

鄭曰 植古置字 尚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詩二十之三卷商頌那疏○司馬光類篇六卷中 傳
曰 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
謂祝辭 疏曰 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既卒
是璧以禮神周禮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

案曰 鄭云云者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說文植字重文作櫃集
韻亦或作櫃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櫃字云見裴光遠集綴是
植置同也珪者古文圭字見說文土部傳云璧以禮神珪以
爲贄而非禮神者蓋因一植一秉推而知之

史乃冊祝曰 釋文曰祝如字或之疚反○案曰冊史記作策古字同用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史爲册書祝辭也

案曰鄭以册爲策謂簡書者册策同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百名以下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此祝辭百二十八字故書于册也鄭以策文周公自作而傳云史爲册書祝辭非也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釋文曰遘工豆反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尙書疏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疏曰本云元孫發諱曰某牧誓不諱發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其意鄭云成王讀之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典故不須諱

案曰鄭云云者此册周公作之以告三王父前子名亦無諱發而稱某者蓋後成王得此册讀其文必不敢稱名必言某矣史官記成王感悟迎公之事追敘其始詳錄册文因成王之讀而改發爲某鄭說確不可易傳惟言臣諱君不知所謂臣者爲誰若謂初時作册即諱則武王尙在而諱其名是預死其君也且周公祭文王徵詩猶曰克昌厥後今武王未沒又當三王前安得諱其名乎若謂錄此篇書時乃諱之則成王得此册時已當舍故諱新之後猶直斥武王名乎僞孔欲求異于鄭而不顧其說之動輒有違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釋文曰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尙書疏○司馬貞史記索隱十卷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鄭讀丕曰不與孔異鄭元弟子趙商問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案曰鄭云云者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臯陶謨曰予弗子故不子爲不愛丕讀不者說文云丕大也從一不聲丕旣以不爲聲自可借爲不字尙書以丕爲不不爲丕者甚多鄭讀丕爲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蓋不有附音又有浮音負與附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亦以負爲不索隱乃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且云鄭讀丕爲負妄改鄭讀以遷就史記大可異矣若傳言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義甚闇晦疏曲附之謂責如左傳已責之責言負天一大子是何言哉總由誤會史記負字而牽合傳意耳可見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傳曰我仁能順父又多材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以帝爲天者大雅文王在帝左右毛傳以帝爲天是也敷爲布者禹貢鄭注義同也佑爲助者釋詁右助同訓勴故得轉相訓說文卷八上人部無佑字古但作右卷三下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是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案曰魯世家寶作葆留侯世家徐廣注云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然則寶葆通也

鄭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案曰猶主也俗刻誤作猶神也今從震澤王氏刻改

案曰鄭云降下也者說詳禹貢寶猶主也者周易繫辭傳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爲天下主是寶命也又云爲宗廟之主也者哀公問云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彼疏據駁異義指謂天子是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卜知吉凶

案曰馬云云者說詳西伯戡黎傳以卽爲就釋詁文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案曰書傳會選屏卑正反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屏藏也

案曰馬以俟爲待者釋詁及說文卷十下立部皆云竢待也卷八上人部俟字則云大也引詩伾伾俟俟爲證今以俟爲竢或俗訛或古通也傳以屏爲藏者說文尸部云屏蔽也屏有隱蔽義故爲藏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閒是以玉禮神事畢藏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傳曰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二人之言是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龜三王之龜未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龜可識也

案曰三龜以爲太卜三兆可也而傳云三王之龜疏云三代法意指夏殷周則非也蓋太卜三兆三易鄭意皆不指夏殷周玉兆瓦兆原兆乃灼龜發火似玉瓦原之舋原原田也說已詳洪範

啟籥見書乃幷是吉釋文曰籥羊若反徐以略反幷必政反○案曰鄭周禮卜師注引啟作開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二十四卷三晉等書集傳會選四卷王曰籥開藏占兆書管也尙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釋文○劉傳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幷是吉疏曰占兆別在于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

有二百占兆之書彼須是也

案曰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論文當言以籥啟室見書鄭文錄省之不可言籥啟故又倒言啟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笘也門部闢字注云關下牡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古字通也說文之義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者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闢爲關下牡則闢卽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啟門鍵牡以閉門故雙言啟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中須如今所謂項黃管則猶瑣匙而與今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牝却有眼以受黃古之管則全是牝形插入瑣中以韜黃者韜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愼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爲鍵與鄭正相反今此經啟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啟籥則文太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而與鄭違也鄭又以書爲占兆書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卽彼四兆書啟籥者卜師啟之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元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舋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

案曰傳云云疏引占人云云注云云者彼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云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舋處爲兆廣坼兆舋者就正舋傍有奇舋罅者爲兆舋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蓋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所占宜有大小詳畧故其差如此然體色墨坼實非截然判分四事此經上文疏引太卜三兆云云彼注云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彼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者占人云云彼注云云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云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舋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此疏尤詳析以卜人占坼言之假如于金木水火土五兆中占得一體再進而觀其色于雨濟圛蟊克五色中是何色色定矣再進而觀其墨之廣狹何如終乃進而觀其坼之微明何如是謂卜人占坼也是不敢以一占遽定故重累占之也人君位尊舉事既謀乃心不敢自是又謀卿士庶人而筮且卜得一兆兆別分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並卜其體皆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若然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上下也又五行是體雨霽等是色而洪範疏據今龜法五行疑其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混體于色亦誤也君既占體必攷其頌凡卜皆然若不攷頌何知吉凶而此疏乃云公必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亦誤也又太卜兆體五而中庸動乎四體注龜四足則體有四者太卜注又言以火灼龜之法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中庸注同是灼此四體以發彼五體之兆此經所言體乃五兆之體也五體孰吉孰凶五色孰善孰惡則不可攷矣詩衛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例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鄭曰茲此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一人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釋詁及論語子罕篇孔安國注文馬云云者曲禮下篇文也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釋文曰瘳勑留反

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尙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眞德秀讀書記乙集二卷傳曰歸從壇歸翼明瘳差也疏曰壇所卽卜故從壇歸翼明釋言文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名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束也縢王鄭云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束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所納册卽下文王與大夫所啟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秘書故又特加金緘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釋文曰喪蘇浪反孺如樹反

鄭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謂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間也孺子謂成王也○尙書疏○詩二之一卷豳風七月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國誣周公惑成王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疏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

案曰鄭云管國名叔字封于管者周本紀云封弟叔鮮于管僖二十四年傳杜預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是也云周公

兄武王弟者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史記合也管叔蔡叔霍叔即大誥序所謂三監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也獸三為羣人三為衆通言之人亦可稱羣故云羣弟也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年傳萇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并以蔡叔為周公兄蓋據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為說然富辰或可隨便言之未足據也又祝佗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若管若蔡若曹若郕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公等為六卿之長可比故曰無官耳周公于管叔為弟康叔聃季于曹郕霍皆為弟而並為六卿佗言此以明不尚年之意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曹乃晉之叔父行齒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尚年也此就五叔中抽出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母解五叔于管蔡郕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叔聃無可考不知杜何據此皆謬說之與史記互異者今自當以史記為定至于管叔為周公兄則自古相傳初無異說其以為周公弟者獨有偽孔及白虎通卷下姓名篇彼文云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予所據元大德九年刻雖舊本但譌脫甚多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為正鄭又云既喪謂喪服除周公為冢宰免喪服欲攝政者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年事也鄭必為此解者定四年傳云周公為太宰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儒行云聞流言不信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釋文曰辟扶亦反法也說文作𨐨必亦反治也馬鄭音避○案曰法治二字互誤釋文單行足本及注疏所載同今改正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四卷下○毛詩八之一卷豳風譜疏○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八卷○禮記明堂位疏○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 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疏曰辟法釋詁文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辟即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偽孔訓法則謂誅殺以居東為即東征一聞流言即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也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為一談以此流言即為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信讒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啟始釋然乎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偽古文不可信即可信亦是撮敘始末不當以致辟膠黏流言之下猶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奄叛沒與叛相隔甚遠非連敘也說文卷九上辟部𨐨字注云治也即引周書我之不𨐨為證訓治則似作案驗其事解非誅殺然亦不如鄭作避居為是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也吳君高越紐錄云周公傅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尚書疏約鄭義○毛詩豳風譜疏○又八之二卷鴟鴞疏○禮記明堂位疏○ 王曰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毛詩豳風譜疏 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疏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東征也周公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

案曰鄭以罪人為周公屬黨周公出避之後屬黨為王所捕執者鄭以斯時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有況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然則康成此注干寶已引用之古書多亡無可援證在鄭當日必別有據也王及傳以居東為東征其謬已辨見前疏以二年三年不合曲加回護皆非也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明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似流言之明年即東征者故王及傳以居東為東征也鄭以居東為避居東都者據墨子等書周公實有避居事居東非東征也作雒解總敘武王克殷以迄作雒其年次有凌越而過非必比年接敘即如所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孔鼂注云謂乃後之歲則非比年接敘者也然則元年葬武王者謂武王崩後踰年改元之年二年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二年不可以二年文承元年下遂謂比年相接以此難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釋文曰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吁驕反誚在笑反○案曰貽鄭讀作怡即欲為贈遺字亦當作詒在說文卷三上言部詒字

鄭曰于後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豳風鴟鴞也詩云鬻子斥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詩豳風譜疏○又七月疏○又鴟鴞疏 傳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疏曰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言宜誅也釋言云怡遺也鄭元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

居攝後方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案曰鄭云云者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首章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鴟鴞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季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毛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爲怡悅王心當訓貽爲遺也尙書僞孔傳實本之詩毛傳但以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其說既斷不可通辨已見前然則罪人將何所指知鄭注不可易也鄭又以誚爲讓者說文卷三上言部譙字注云嬈譊也从言焦聲讀若嚼才肖切又重文誚字注云古文譙从肖即引周書此文以證揚雄方言云譙讓也誚即譙字故誚亦訓讓嬈譊亦有讓意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釋文曰穫戶郭反拔皮八反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季之後明季秋也毛詩豳風譜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

傳曰二季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疏曰上文居東二季未有別季之事知即是二季秋也嫌別季故辨之

案曰鄭云秋謂二季後明季秋者據鄭于篇末總述數季事云周公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居東二季成王收周公屬黨時成王季十四明季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元季也然則鄭所云二季後明季者謂二季之後亦即二季之明季重言之耳上距始出避時周市二季實出入三季若泥後字誤以秋爲二季後第三季之又明季之秋似避居爲出入四季則謬矣僞孔以居東即東征秋即二季秋謬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說如字徐始銳反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季十五于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爲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尙書疏○詩二之三卷衛風芄蘭疏○儀禮一卷士冠禮疏○穀梁傳六卷文十二年疏

傳曰皮弁質服以應天疏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尙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以爲爵弁

案曰鄭以弁爲爵弁者蔡邕獨斷云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蔡邕與鄭合也傳以爲皮弁非也據周禮司服及弁師皆無爵弁而天子爵弁見于經者惟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絰衣一條鄭必以此經之弁爲爵弁者司服云視朝皮弁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則皮弁天子視朝常服此時承天變宜有異知非皮弁也司服又云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此數者又皆不宜于是時故推以爲爵弁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襄九季傳晉侯問公季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生晉侯曰十二季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詩摽有梅疏云異義今大戴禮說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慎謹案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明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從庶人法也云成王時十五者鄭以周公居攝四年作康誥康誥有孟侯之文謂成王季十八又以此季成王迎周公反即爲居攝元季故推以爲成王時十五也云爵弁降服者儀禮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爵弁雖尊要非天子之服故爲降也云如國家失道者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未道猶失道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其事已明無須衣問但屬奇異不容遽信故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曰噫于其反馬本作懿

馬曰懿猶億也釋傳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案曰馬云懿猶億也者噫說文云飽食息也經典皆借爲嘆詞而馬作懿者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詞也疏引此經爲說又大雅有抑篇楚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噫億也億念之故發此聲億之也說文無億字當作意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釋文曰沖直忠反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周公忠孝如是云云者周公于武王則爲忠於文王則爲孝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案曰陳樸禾馬音

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毛詩八之二卷豳風東山序疏王曰亦宜褒有德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疏曰改過自新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衮衣籩豆是國家禮也

案曰鄭以新爲自新者鄭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釋則爲新蓋古親與新通也馬融亦然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語本漢儒熊朋來遂謂程子讀親爲新非漢儒所及妄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尚書疏馬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郊以玉幣謝天疏曰祭天南郊謂之郊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幣也鄭引易傳云云故郊之日得反風也

案曰鄭引易傳云云者易稽覽圖中孚傳文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引易傳云云李賢注以爲稽覽圖又郎顗傳顗條便宜亦引此以爲易中孚傳王欲迎公甫出郊即反風故云不旋日傳疏妄牽祭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釋文曰築音竹本亦作筑

謂築其根

鄭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作洛誥時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尚書疏○詩豳譜疏○又豳風譜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十七之三卷大雅公劉疏○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又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穀梁傳六卷文十二年疏○案曰楊士勛云鄭約大戴禮○羅璧志遺三卷其禾釋文○爾雅二卷釋言邢昺疏王曰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尚書洛誥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陳櫟書傳纂疏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五卷○毛詩豳風譜疏○禮記明堂位疏傳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幷見之疏曰序云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于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幷見之

案曰鄭云築拾也者釋言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馬鄭王本皆當作筑釋文云本亦作筑者馬鄭王本也傳以爲築有其根說文卷六上木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陟玉切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云築堅也築堅實稱也僞孔欲爲此解以求異于馬鄭遂改筑爲築若謂所築者是木則偃者是禾拔者是木經言大木所偃正指木拔而壓偃之禾耳不得即以所偃爲木若謂所築者是禾則上文云大熟知此時正居收穫之期遭風所偃拾而取之何用復加擣築其根使之堅實乎傳非也疏謂鄭注曲碎護鄭文似明順義實非也

又案曰傳以居東即東征故以大誥篇所敘之事皆在居東二年句中自此以下直至歲則大熟俱爲大誥以後之事疏曲附之其說謬甚鄭歷敘三朝出入百數十年文已甚明惟居攝元年下應增于是二監及武庚遂叛周公東征明年殺武庚及管叔語詳大誥居攝三年周公歸然後嚮以四年封康叔云云方爲完備

又案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縢一篇事與此經背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雒邑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云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又一說也又蒙恬列傳秦二世令人賜恬死恬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卷十八感類篇亦並載二說與史記略相似而以前一說爲古文家說則後一說乃今文家說也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爲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亡篇亳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退老歸豐以後事與雷風示變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卷下喪服篇漢六十七卷梅福傳後漢六十一卷周舉傳六十五卷張奐傳說並同要是今文說與鄭所傳古文本之孔安國杜林者不同夫周公既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靈州舉人秦培瑺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六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案鄭王本猷在誥下今案漢書王莽傳居攝位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誅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文亦猷在誥下今本猷在大誥上言以道諸侯國于文爲便知釋文及疏說漢唐本皆然在誥下今本乃魏晉人改）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尚書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禮記明堂位疏）傳曰周公稱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于御治事者盡及之疏曰管蔡導武庚爲亂周公陳伐叛之義大誥天下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斁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之伐管蔡乎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其言煩重殷勤多止而更端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畧于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耳

案曰鄭以王爲攝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即公攝故鄭彼注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既攝王此誥是周公之語故鄭以爲周公若如王肅及傳疏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士多方先言周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謂周公矣且此篇本成王感風雷迎周公歸而居攝以後之事傳乃以爲即居東二年之事則在未敢誚公之前矣疏乃曲爲之說云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時王方疑公必不使公伐管蔡即此數言則王肅及傳之謬可見而王之非成王亦可見矣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疏曰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案曰弔傳以爲不至則音的顏師古以爲不爲天所弔則如字傳是也說文弟部悉也从人持弓逐禽也从系弟聲二字不同後人不識無復用之經典多以弔代弟又省爲弔詩小雅天保云神之弔矣節南山云不弔昊天大雅瞻卬云不弔不祥及爾雅釋詁迪來弔鞠義爲至者皆作弔此弔與不弔昊天義同彼毛傳云弔至也鄭箋云至猶善也是也釋文並列二音非也）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尚書疏○案王注同）傳曰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疏曰釋詁云延長也

案曰鄭以割爲害者僞孔傳同此字馬本作害則知割害義通說文卷四下刀部割剝也从刀害聲但古人省字雖亦有義割既从害得聲自可訓害也翟義傳作喪割剝喪失意亦同也鄭又以延爲長者疏引釋詁是也據釋文及疏鄭馬王皆不少延爲句惟僞孔傳以延洪連文而毛氏奇齡據唐裴度中和節賜百官尺詩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然翟義傳亦以洪屬下句則知延洪之解出晉僞傳古無此訓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釋文曰賁扶云反徐音憤）

王曰惟爲念向下爲義天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尚書疏）傳曰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又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況其有能至知天命乎先自責己發端漢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案曰王以洪爲大惟爲念傳以嗣爲繼歷爲數迪爲道康爲安俱釋詁文矧爲況釋言文已爲嘆辭者翟義傳作熙師古曰熙嘆辭是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釋文曰遺唯季反）

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尚書疏○詩一之五召南何彼襛矣疏）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

案曰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者君奭云惟寧王德鄭彼注云寧王者文王也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故鄭彼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毛詩云文王受命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意文武俱是受命之王故皆得稱寧王也毛詩何彼襛矣平王之孫毛傳訓平爲正以爲文王鄭箋同彼疏引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爲此經注既解寧王爲文王遂言文王兼有平王之號牽連及之也鄭又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者大傳大誥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此正鄭所謂既卜乃後出誥也龜而必謂之寶龜者爾雅釋魚四曰寶龜郭璞注即引此經以證春秋經曰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龜青純何休云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是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釋文曰蠢尺允反）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尚書疏）傳曰日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疏曰釋詁云蠢動也

案曰鄭以蠢爲動者疏引釋詁文釋詁又以蠢動同訓作是蠢即動也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荊毛傳揚雄法言卷九君子篇蠢迪檢押李軌注並云蠢動也說文十三下䖵部𧑒字注云蟲動也从䖵春聲尺尹切又重文𢧢字注云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𢧢于西是也但我有𢧢于西今周書無此文疑即此有大艱于西土之句王莽改作有大難于西土魏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𢧢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𢧢古文作𢧢者張揖廣雅卷一下釋詁云𢧢出也玉篇卷中第二百六十二戈部又作𢧢注云充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亦以𢧢爲蠢至隸書變𢦏爲春遂作蠢矣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釋文曰腆他典反徐大旦反）

鄭曰腆謂小國也（尚書疏）馬曰腆至也（釋文）王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尚書疏）傳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案曰鄭以腆爲小國者方言卷十三云腆厚也說文卷四下肉部云腆多也以厚與多爲小古有反義亦如治之爲亂也

王及傳以誕爲大釋詁文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釋文曰疵在斯反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尚書疏 馬曰疵瑕也釋文 王曰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尚書疏 傳曰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疏曰釋詁云疵病也

案曰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者天降威于我國使我主少國危骨肉自相讒賊是推言殷所以敢紀其緒之由故知疵是疵病之瑕也伏生大傳云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正所謂知周有疵而欲叛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曰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殷當復反鄙易我周家

案曰云鄙我周邦者宣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鄙成十八年宋魚石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注云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襄八年鄭子展曰鄙我是欲注云楚欲以鄭爲鄙邑此郎鄙我之義周自殷小腆據今勢殷謂周爲鄙追言事周之先蓋世爲殷家屬陲荒裔小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可知傳云鄙易我非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釋文曰敉亡婢反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案曰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翟義傳云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疑古文獻下有儀字然鄭論語注曰獻猶賢也則無儀字矣已足傳以敉爲撫釋言文寧爲安圖爲謀釋詁文鄭洛誥注訓敉爲安說文訓撫玉篇兼二訓此敉寧連文不可言安安要之撫亦有安義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釋文曰幷必政反

鄭曰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尚書疏 王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尚書疏 傳曰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疏曰成十三年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知大事戎事也

案曰鄭王云三龜詳洪範金縢王以休爲美釋詁文傳以大事爲戎事周[illegible]八年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亦謂戎事爲大事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釋文曰逋布吾反

傳曰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甲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人謂祿父疏曰尹氏郎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郎官也總呼卿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二者詳其文餘略之也

案曰傳以肆爲故釋詁文于爲往鄭棫樸詩箋文逋爲亡說文辵部文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士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尚書疏 傳曰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不宜違卜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嘆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案曰鄭以艱爲難者說文卷十三下堇部云艱土難治也是也傳以考爲成翼爲敬俱釋詁文逸周書謚法解亦以考爲成詩小雅六月大雅行葦卷阿傳皆以翼爲敬敬成而云考翼古人語倒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釋文曰卬五剛反毖音秘

馬曰造遺也釋文 傳曰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不得已征四國于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于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于憂不可不成汝寧考所謀之功責其善助

案曰馬云造遺也者造翟義傳作遺疑馬本與之同甫刑云兩造具備史記作遺文侯之命云嗣造天丕愆僞傳亦訓爲遣是造遺亦通也今訓爲遺自天言之爲遣我以役自我言之爲遺天之役意亦同也役廣雅云使也沖人嗣大歷服天又降威國有疵是遺天所使也卬翟義傳作身邶風匏有苦葉云人涉卬否小雅白華云卬烘于煁大雅生民云卬盛于豆毛傳竝云卬我也釋詁卬身皆爲我郭璞曰卬猶姎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呼爲身邢疏云說文女人稱我曰姎語轉曰卬僖九年傳小白余杜注余身也是卬身皆我也傳以恤爲憂恤當作卹說文卷八上比部毖字注引周書曰無毖于卹然則不卬自卹亦當作卹今作恤者僞孔改也又卷五上血部卹字卷十下心部恤字皆訓憂詩唐風羔裘序箋小雅蓼莪箋大雅桑柔箋竝云恤憂也是卹恤通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案曰傳以替爲廢釋言文說文卷十下竝部替字注云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又別體或从兟徐鉉曰俗作替非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釋文曰相息亮反畏如字徐音威

傳曰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廣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基業言卜不可違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釋文曰省息井反閟音秘

傳曰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疏曰閟慎釋詁文

案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古多以丕與不通用莽傚此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閟毖傳以爲慎勞而疏云閟慎釋詁文攷釋詁但有毖慎無閟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毖爲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

通廣雅云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毖作毖勞益嫌閟毖二字音混以勞代閟又倒其文故孟康解爲愼勞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愼不可云愼勞也又下文勤毖傳訓勞愼是僞孔亦知毖訓愼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耶然則此閟毖與下勤毖皆當作勞愼可知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釋文曰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我何其不于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疏曰釋詁云棐輔對曰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翟義傳于此句作天輔誠辭康誥亦云天畏棐忱是也

案曰傳以棐爲輔忱爲誠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曰蝕也忱誠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傳曰天亦勞愼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我何敢不于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釋文曰日人實反○案曰古日字與曰字相似故釋文音之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案曰傳以若爲順釋言文逝爲往釋詁文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釋文曰底之視反構古候反菑側其反穫戶郭反○疏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賦隨句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案曰肯字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肎尚書古文作肎說文卷四下肉部肎字注云骨閒肉肎肎箸也从肉从冎省又重文同字注云古文肎此字本骨閒肉借爲肎可之肎釋言及邶風終風唐風有杕之杜箋皆云肎可也是也隸變从止于義無取非也肎構下鄭亦有厥考翼云云疏云鄭增之非鄭增之晉人刪之耳翟義傳亦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詩十六之五卷大雅文王有聲疏

傳曰以作室喻政治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

案曰鄭以翼爲敬者釋詁文詳見上文傳以構爲構立屋者說文卷六上木部構字注云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桷字注云榱也椽方曰桷椽字注云榱也榱字注云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然則椽榱桷一物異名構本爲構蓋立屋故傳云云而杜林說亦得備一義也傳以菑爲菑耕其田者攷詩小雅采芑于此菑畝毛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正義曰三句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又大田云以我覃耜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以利耜熾菑發地也正義云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下言俶載是用耜于地之事知當爲熾菑故方言云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弓人云鋸榦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栗如裂繻之裂鋸弓榦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傳曰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我何敢不于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傳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案曰民養翟義傳作民長顏注云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王曰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尚書疏

案曰王以上帝爲天文王詩毛傳文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傳曰于天輔誠是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國叛乎

案曰此節王莽擬云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以棐忱爲輔誠已見上今俗本漢書脫此一句以法與戾皆爲定疑法本定字說文廌部云灋古文法字與定相似故誤也毛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傳皆以戾訓定言天道輔誠爾無敢改易天之定命況今天已降定命于周邦乎下文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不易卽定也傳以戾訓罪非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

王曰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尚書疏孔傳同

案曰王讀易以豉反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當滅殷也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于從言必從也

案曰說文卷五下嗇部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此云穡夫穡與嗇同田夫除艸耡去非種天之喪殷似之也魏風伐檀傳種曰稼斂曰穡疏云稼穡相對散則通大田曾孫之稼非唯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此言除艸宜云稼而云穡亦通稱故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王曰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尚書疏

傳曰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故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案曰指莽擬作旨顏注云旨美旨美說文旨部文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王作旨意解固與莽異然亦作旨益古旨與指通傳用王義遂改作指則古義沒不見矣宜以顏注爲正也白虎通卷上誅伐篇云誅不避親戚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是說此經之意兄而言弟惟白虎通有此說恐非也此經全篇多以卜爲言而篇末亦歸之于卜者周禮太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是古者用兵必問卜左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是古者卜大師則以遇戰克

之兆爲吉也抑武庚罪無可數管蔡惡不忍言歸之于卜以祈天命而已此聖人之公且誠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三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三十八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釋文曰魄普白反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釋文○戴侗六書故二卷傳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曰知周公攝政七季之三月者以洛誥七季反政而言新邑營建獻卜之事與召誥同俱爲七季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季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季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季營成洛邑六季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六季制禮作樂是六季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案曰馬以魄爲朏者說文卷七上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漢律厤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揚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即朏也馬又云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者禮記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卷下日月篇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入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爲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西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初昏始見西方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日皆非也魄字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既生魄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皆作魄而說文作霸者漢律厤志引武成亦作霸攷古鐘鼎文魄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諴鼎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又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周雝公諴鼎銘云[archaic]十又[archaic]釋文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又周高克尊銘云[archaic]釋文云唯十有六季十月既生霸又卷下周毛父敦銘云[archaic]釋文云惟六月既生霸並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䨣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然則此經本當作霸也辥宣古文作𠦴𠦴乃古哉字則未詳也哉訓始者釋詁文彼疏云哉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是也又三月者四季三月非七季書傳孔傳及疏非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劾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季隆平已至尚書疏○毛晃禹貢指南三卷○毛詩一之三卷周南芣苢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序官疏○又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又二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傳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疏曰釋言云集會也民服悅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不詞矣

案曰鄭以基爲謀者釋詁文也史記封禪書秦都咸陽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秦故周地故云岐鎬處五嶽外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乃建王國焉是爲于政不均東行洛邑謀作天子之居也鄭必以基爲謀者大傳營洛在攝政五季此是攝政四季猶未營洛故但爲謀也知四季者攝政四季建侯衛即此下侯甸男邦采衛是故知四季也鄭又云隆平已至者詩芣苢疏引鄭此注以爲康誥注又言隆平即太平文王武王時皆未得爲太平直至周公方致太平白虎通卷上封公侯篇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此說與鄭合然太平宜待制禮樂此時居攝四季未作禮樂而云已太平者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引鄭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季數也行誅謂誅武庚管蔡又引書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云云而申之云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季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季乃作又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季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季制禮作樂然則四方和會太平有兆故鄭云已至疏云民服悅見太平亦據鄭義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釋文曰見賢遍反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恆闕焉尚書疏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三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于周疏曰以大司馬大行人職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營居偃

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君行必有臣從卿大夫士亦主其勞故云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卽事土功勞事已所善而此和悅見太平也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案曰鄭云不見要服云云者此經侯甸男邦采衛邦字居中以貫上下謂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諸侯也百工者五服諸侯之百官也堯時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各爲殘數居其間則方萬里周制又改爲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九服皆在王畿之外故鄭注禹貢言弼成之制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周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周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周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周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周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此在九州之內至于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則與周夷鎭蕃相當而在九州之外矣夏之五服有要周大司馬職方氏言九服無要而鄭注禹貢以夏要服當周要服此經主周制亦云不見要服蓋大行人又以蠻服爲要服蠻卽要也故鄭據以言之要服尙在九州之內與夷鎭蕃不同然視侯甸男采衛則遠矣故鄭云遠于役事而恆闊焉僞孔傳于禹貢五服以爲每服皆首句總言之其下析言之合計王畿之外每面二千五百里其方五千里蓋不解弼成之義故以爲夏五服小于周九服此經之傳言周五服去王城里數未嘗不是但以爲與禹貢異制則非矣不知夏周制雖小異道里適均也說詳皋陶謨及禹貢周語祭公謀父曰侯衛賓服韋昭注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觀此則知邦字居中以貫上下也傳訓士爲事者說文士部文又毛詩鄭風褰裳豳風東山小雅祈父周頌敬之傳皆以士爲事是也疏引書傳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秊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觀此則知此時合諸侯以觀其心始謀營洛而猶未營是四秊事非七秊上節疏曲附僞孔反譏鄭不詞安也

周公咸勤

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

案曰傳以勤爲勞釋詁文毛詩小雅采薇序云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又杕杜序云勞還役也是勤亦勞也因五服之人卽事于周樂就功作各効其力故皆勞勉之也

乃洪大誥治 釋文曰治直吏反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作周公乃洪大誥治

鄭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 尚書疏

傳曰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案曰鄭以洪爲代者釋詁云鴻代也郭璞注云鴻雁知運代疏云鴻雁知運代者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觀此則鴻有代訓而字與洪通古者如洪範及此經洪字皆作鴻後人改爲洪幷一槩訓大但洪大連文若以洪爲大則安得言大大惟從鄭以爲代謂周公代成王誥則知王若曰者王卽周公朕其弟者周公謂康叔爲弟無疑也周公于成王代攝其位卽代行其政故于征伐代爲發誥則有大誥于封爵諸侯代爲發誥則有康誥自唐以下學者不讀爾雅卽一洪字失其訓詁不知周公代王之義而朕其弟又實是兄語弟之詞遂疑此篇爲武王書無論書序孔子所作言成王封康叔顯有明文不可駁且定四秊傳祝佗明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屛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衛之祝史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有誤又僖三十一秊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相之享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此甯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又安得誤豈俗儒是而甯武子祝佗反非耶抑豈左傳亦不足信而幾千秊下憑臆臼撰者反可信耶義理或可空談事實何容虛斷知鄭注不可易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 尚書疏○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

傳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卽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州牧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此方伯自是州牧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旣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非如鄭元云殷之州長曰伯也此指命康叔而鄭以總告諸侯孟侯呼成王義遲駢曲皆不可信

案曰鄭以爲總告諸侯者上敘作洛和會之事諸侯咸在故誥雖爲康叔作亦總告諸侯也以孟侯爲呼成王者成王卽位秊十三至是六秊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涖阼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大戴禮公冠篇盧辯注兼天子諸侯言之南史陳沈文阿以此篇爲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詞幷附漢孝昭冠詞成王與昭帝皆卽位後始冠者也據士冠禮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之子冠禮與士同諸侯之子可知惟卽位始冠則異于士却與諸侯多同金縢鄭注及詩摽有梅疏引異義皆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十歲卽位十二而冠魯襄公立九秊秊十二而冠是其期同士冠禮疏據公冠篇推得大夫士三加天子諸侯皆四加是其儀同據此諸文公冠篇成王無疑可稱公卽可稱侯故以孟侯爲成王也傳以爲五侯之長卽州牧也但牧伯之制總領天下諸侯者唐虞四人

夏商周二人爲伯當州之長則皆每州一人爲牧殷州長亦通稱伯此鄭據王制而言未可非其實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而從無稱爲孟侯者傳係魏晉人臆說不足信漢地理志雖以孟侯爲康叔然亦不以爲州長之稱則傳義非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釋文曰怙音戶冒莫報反聞如字徐又音問）

傳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此始爲政于我區域諸夏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案曰傳以明德慎罰爲顯用俊德慎去刑罰者伏生大傳引此經作克明俊德則與堯典文同鄭彼注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故傳依用之成二季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巫臣欲勸王崇己德去己罰而其說經意則指文王顯用有德去罰不用其義亦與傳合大學引克明德則謂自明明德乃斷章取義荀子卷十二正論篇引此經克明明德謂主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者使人疑尤非本旨也傳又以庸爲用毛詩王風兔爰齊風南山傳及說文用部文祗爲敬釋詁文宣十五季左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解爲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爲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則威爲畏忌意當爲畏可畏解徐幹中論注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是也冒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趙岐注孟子吾于武成節引此亦作冒聞于上帝且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釋文曰殪於計反）

傳曰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于其國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疏曰天美文王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訴殺道以兵患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案曰天乃大命文王者詩大雅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也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王充論衡卷三初稟篇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云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以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說與大傳合殪戎殷者傳雖以殪爲殺但中庸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親郼如夏高誘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殪戎殷當爲壹戎殷卽壹戎衣也宣六季左傳晉中行桓子論赤狄貫盈將可殪也引此經爲證杜預曰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說文壹部懿古文作[篆]壹部古文[篆]作[篆]字从古文[篆]省聲[篆][篆]二字易亂此經殪字其始必是壹字而从古文作[篆]與[篆]相似故中行桓子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爲說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未足爲據僞傳從之但上言殺下又言兵語意殊嫌複疊當從鄭中庸注以爲壹用兵伐殷（僞古文武成云一戎衣殪見本篇）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釋文曰勗許玉反）

傳曰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

案曰傳以寡兄爲寡有之兄者思齊詩刑于寡妻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且引此經以證顧命寡命義同也肆故釋詁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釋文曰遹音聿又音述衣如字徐於旣反）

馬曰遹述也（釋文○眞德秀讀書記乙集二卷○案曰注疏所采經典釋文此一條誤作紹遹也今從毛刻凡本釋文第冊卷改正）傳曰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

案曰馬云遹述釋言文彼孫炎注云遹古述字是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傳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尚書疏）傳曰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

案曰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者上文言近之則法文考遠之則法殷之先哲王及耇成人其敎康叔法古已備此又言別求古先哲王則自是虞夏之先哲王也傳云大于天爲順德云云者荀子卷六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云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意亦與傳略同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釋文曰恫音通又勅動反瘝古頑反）

鄭曰恫痛瘝病（尚書疏）傳曰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案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瘝爲病者鄭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故說文無瘝字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瘝在同皆非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釋文曰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

傳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案曰傳云云者郭璞爾雅注引天畏作天威[illegible]天明畏釋文云馬本作威古威畏字通言天之明威可畏以其所輔者誠也棐爲輔者釋詁棐輔同訓俻俻卽輔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不在大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案曰傳云大起于小小至于大者國語卷十五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爲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說苑卷五貴德

纔智果諫智襄子引周書與國語同韋昭注曰或大而不爲從或禍難起小怨茎義與傳合也傳又以惠爲順釋言及毛詩邶風燕燕傳小雅楚茨箋文懋爲勉說文心部文釋詁亦云懋懋勉也言當穠順不順者使之順勸勉不勉者使之勉昭八年左傳齊欒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和之如初懋作茂者釋詁文茂勉也是與懋同也時殷亂方定尙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恆宜順而勉之照以寬大與子旗語情事正合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釋文曰應應對之應徐於證反）

傳曰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宏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案曰已同噫說見大誥殷民即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衞康叔世家周公成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者是本篇序亦云然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傳曰宏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釋文曰眚所領反本亦作省）

傳曰歎而敕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愼 疏曰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殺以誤故也原心定罪斷獄之本

案曰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康誥小罪匪眚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大罪匪終乃惟眚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眚省災哉古字通釋言云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不殺異

堯典怙終賊刑眚災肆赦鄭注意與此同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案曰敕今作勑攷勑力代反與敕不同經典傳說以勑爲敕如敕我五典五敦天之命皆誤作勑此經傳解爲敕正則亦當作敕）

傳曰政教有次序治理大明民其自勑正勉爲和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民其盡棄惡修善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民其皆安治

案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晉卜偃引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禮記大學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于赤子之者欲也孟子亦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玩左氏孟子二說此節三段皆主用刑而言以大明服入民自敕勉去惡加去疾民自棄惡民犯法如赤子無知吾保救之推心而中其欲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于刑也荀子富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君國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意義略同惟以疾爲急疾之疾則異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傳曰無得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釋文曰劓魚器反刵如志反）

鄭曰刵臣從君坐之刑（疏）尙書傳曰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

疏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

案曰鄭云刵者臣從君坐之刑者僖二十八年左傳衞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衞侯不勝刖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刖而鄭于此注以刵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初之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釋文曰臬魚列反）

傳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疏曰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衞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案曰傳疏以康叔時爲州牧故以外事爲外土諸侯之事康叔爲之陳法是也臬訓法疏言準限之義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璞曰杙橜也臬門橜也王肅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與門限之闑相連準的限制皆法義也殷罰者荀子卷十六正名篇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據此則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釋文曰要於妙反蔽必世反）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疏曰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案曰傳以要爲要辭者周禮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爲其罪法之要辭是也要囚二字兩見于此章又兩見于多方篇孔于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于多方篇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前後異義則不可當皆以爲獄辭之要蔽爲斷者太宰云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鄭皆以弊爲斷說文無弊字有蔽字弊即蔽也昭十四年傳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蔽罪邢侯杜預云蔽斷也是也國語卷十五晉語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韋昭注蔽決也決亦斷義也十日爲旬三月爲時既得要辭猶必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乃大斷之者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是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釋文曰[illegible]反）

傳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于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

[案]曰荀子卷九致仕篇引此義刑義殺云云又卷二十宥坐篇亦引此經竝作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與僞孔本不同又皆申說之云言先教也楊倞注云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然則勿庸謂勿遽用刑順事謂教民之事言勿遽用刑以即政女當思曰我未有順導民之事其義與僞孔傳小異惟孔子家語卷一始誅篇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王肅曰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屈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此所引釋則同今本家語王肅私定孔傳疑出肅手故合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傳]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欵心

[案]曰定六季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釋文曰攘如羊反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案]曰說文引作凡民罔不憝孟子引作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徒對反司馬光法言注同

[傳]曰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顚越人于是以取貨利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案]曰傳以自爲用古雖有此訓然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云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世曉然皆知夫爲姦雖隱竄逃亡不足以免莫不服罪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傳非也傳又以暋爲強憝爲惡暋強釋詁文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暋冒也从攴昏聲周書曰暋不畏死冒昧爲惡自強爲惡義亦侗又卷十下心部云憝怨也从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憝怨與惡意亦通也孟子萬章下篇引此下三句而申之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即惟曰未有順事當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教而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釋文曰鞠居六反弔音的泯武軫反

[傳]曰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于不孝不友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于我執政之人得罪乎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疏]曰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姦惡猶爲人惡況不孝弟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也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天明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爲天明白之道

[案]曰元惡大憝者揚子法言卷二修身篇云君子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李軌注云元憞大惡也元憞即檃括此經元惡大憝之文故李軌以爲大惡也承上殺人取貨固爲大惡起下不孝不友爲惡尤大也上稱厥父下稱厥考疏云考通生死者郭璞介疋注云禮記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今學者從之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非死生異稱是也傳以鞠爲稚者釋言云鞠稺也是也弔爲至者釋詁文也此字尚書皆弔之盤庚弔由靈大誥弗弔及此經皆至也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毛傳鄭箋皆以弔爲至陸氏釋文音都歷反與此弔同此古訓也或作如字讀解爲弔憫但據檀弓畏厭溺而死者尚皆不弔此不孝不友之人反當弔耶此說非也傳以泯爲滅者說文無泯字惟有㴍字米忍反周禮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杜子春讀爲泯二鄭从之渳即古泯字毛詩桑柔傳云泯滅也是也文王作罰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周禮雖作于周公當本之文王故云文王作罰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是說此經之義也

又[案]曰僖三十三季左傳晉臼季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季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臼季語意同後漢書肅宗本紀元和元季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賢注引左傳胥臣云云胥臣即臼季也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語意並同前文今觀父不慈四句雖似檃括此經子弗祗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即當繼以臼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前明注疏刻本于此節不念鞠子以下脫漏甚多當是傳寫遺落其末綴一段亦有脫字故承接不順今以意讀之云左傳引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父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以骨肉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法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此疏所引鄭說蓋出鄭志其義甚精疏駮之殊謬又以左傳所引即此經之文而不言逸文皆非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釋文曰戛簡八反

[鄭]曰訓人謂師長尚書疏○玉海一百十八卷官制門

[傳]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疏]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爲訓人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急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傳以戛爲常釋詁文郭璞注云戛義見書又釋言云戛禮也郭云謂常禮是戛爲常也疏云猶楷者楷貢納秸服釋文云秸本或作稭鄭注禮器云稭作穌郊特牲稾鞂釋文鞂簡八反猶行後世以爲楷稾云楷

法式然尉戛與楷同音楷與楷相涉故戛猶楷也外庶子傳以爲掌衆子之官疏以即諸子者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注云國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倅如物有副倅之倅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是也燕義云古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與夏官諸子同是庶子即諸子故鄭注周禮敘官亦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是也但燕義所云是天子之官故兼言職諸侯之子此庶子是諸侯之官但主卿大夫士之子也鄭以訓人爲師長之官者若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是也鄭以庶子訓人爲二其庶子注已亾疑當與傳同傳以訓人即庶子不如鄭注明析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傳曰惟其正官之人于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

案曰釋詁正長也官各有長正人官之長也鄭注周禮宮正主宮中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此類皆是也疏云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者大雅雲漢云鞫哉庶正彼箋云庶正衆官之長也彼疏云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若以此解正人則太宰且三百六十職中如太宰司徒六官之長其秩甚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職不甚尊恐只當指宮正之類未便以太宰等均爲正人則疏總言三百六十職者非也傳以小臣諸節爲有符節吏者馬注太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太誓在軍中誓戒羣臣則諸節自是受符節從軍者此是國中之官故以諸節爲有符節吏周禮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人故云諸也傳兼言外庶子以庶子與正人小臣諸節並蒙不率以訓人非官故也疏又連教人言之則以訓人幷目庶子正人小臣諸節實則皆非是當從鄭以庶子訓人正人小臣諸節四等並蒙不率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釋文曰別彼列反）

傳曰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申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于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若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于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正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也

案曰小臣即小臣諸節也外即外庶子及訓人也正即正人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釋文曰忌其記反懌音亦）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尚書疏）　傳曰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于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

疏曰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故鄭云祇祇威威也

案曰鄭以敬忌爲祇祇威威者表記引甫刑曰敬忌鄭彼注云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今予此注云祇祇威威是也祇之言敬故以敬爲祇祇威即畏忌爲戒慎有畏意故以爲威威也顧命篇末云以敬忌天威是凡言敬忌義皆同也荀子卷八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懌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敬忌是祇祇威威則擇人是庸庸也僞孔作懌以爲悅懌是多乃裕民二句疑皆僞孔所增改也

又案曰自敷明乃罰至此詳言慎罰之事定四年傳康叔爲司寇史記亦言康叔既封衞其後復入爲周司寇意康叔本法家故特于用刑反覆申之抑以殷俗化紂之惡而大壞非刑無以弼教與要歸于至愼不尊尚嚴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傳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惟求等況今民無道不之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疏曰爽惟民迪鄭以迪爲下讀

案曰迪吉康鄭讀是也傳以爽爲明者說文日部云昧爽旦明是爽爲明也迪道釋詁文吉善說文口部及詩召南摽有梅傳文康安時是亦皆釋詁文哲智釋言及說文口部文乂治亦釋詁文說文辟部作辥隸變作乂作爲亦釋言文適之鄁風北門傳文釋詁適之皆爲往則適亦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釋文曰說如字徐始銳反殛紀力反）

傳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于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誅罰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愼罰明聞于天者乎言罪大　疏曰顧氏彪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我

案曰監視釋詁文戾定毛詩小雅雨無正大雅桑柔及雲漢傳文屢釋言云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詩巧言君子屢盟鄭箋云屢數也字當作婁俗爲屢非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傳曰言當脩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是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亾汝

案曰不汝瑕殄傳云不汝罪過僖七年左傳楚文王謂申侯曰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杜預注云不以女爲罪釁是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案曰說文卷五下亯部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俗作享非也）

傳曰當念天命之不于常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案曰大學引惟命不于常鄭注于於也天命不於當言不專祜一家也于於釋詁文蓋秦漢閒人假借於爲于字因附益爾雅而鄭用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案曰告唐石經作誥釋詁誥告也則二字同也）

傳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言卽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案曰殷民卽前文所謂應保殷民者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三十八終

靈川秦信培覆校　南海譚瑩李新校

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卷二之百三十九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酒誥

王若曰（釋文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

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尚書疏）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釋文）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疏曰爲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云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

案曰鄭云成道之王者據疏則鄭馬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衞宏賈逵亦有成字此漢學也馬謂是後錄書者加之蓋以成是謚故云然鄭以爲成道之王則鄭意以當時號爲成王如湯稱武王文王稱寧王之例孔無成字晉人刪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曰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鄘譜疏○又三之一卷鄘風桑中疏○又九之三卷小雅伐木疏）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釋文）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曰此妹與沬一也故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卽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案曰鄭注妹邦云云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此以妹邦屬鄘則在朝歌之南矣鄭必以朝歌之南爲鄘者以妹邦化紂淫惡尤甚而于詩見于鄘風所稱沬之鄉者是詩又稱沬之北沬之東則沬北沬東與沬鄉同被紂化俱在朝歌之地而各處其一偏矣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沬北爲邶也對北而言則沬鄉爲鄘在南沬東爲衞矣故鄭言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益以見沬鄉在南屬鄘國矣沬鄉卽妹邦沬妹字通也僞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爲朝歌以北若然則沬之北遠于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咏沬之北與沬鄉沬東同刺乎傳說非是疏附會之皆妄也鄭又云其民化紂嗜酒者微子言紂沈湎于酒下文言嗣王酣身是嗜酒爲紂所化也又言康叔爲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得兼統數國者也鄭必言此者攷鄭詩譜既言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又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衞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以康叔未有邶鄘妹既屬鄘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故也鄭必以康叔不有邶鄘者詩譜以邶鄘衞爲商畿方千里之地則太大不得封一國故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邶鄘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雖不得邶鄘爲連屬之監故被其教亦猶文王居岐豐化行江漢也知康叔爲監者詩旄丘序云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明衞之先世爲方伯連率也馬義未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西土岐周疏曰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隃爲昭毀隃生公非爲穆公非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太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僞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穆也

案曰傳云父昭子穆云云者鄭儀禮喪服傳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又周禮小宗伯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國語周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昭注十五王謂后稷不窋云云與世本同是文王次

正當嚳後稷至文王十五世傳世積十五則必每世皆七八十歲生子方合然此遷謬小說矣當是居戎狄以其譜牒缺自後遂以此爲定周頌載見篇云率見昭考毛傳鄭箋皆以爲武王是文王爲穆也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案〕曰文〔曰〕毖音祕少詩照反惟行下孟反凡行皆讀若抗釋文音非也

〔傳〕曰文王所告慎衆國衆士于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疏〕曰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旣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亦天所使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案〕曰傳以誥毖爲告慎者毖愼說文比部文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是也西伯戡黎注文王爲雍州牧故得總告衆國也少正官之副貳也蓋康誥正人爲正官之首則此少正乃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庶士總指朝臣蓋士之言事也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若少正則爲其倅貳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不在庶士之內疏謂最明其御事傳云治事吏而疏以爲卑賤則非也牧誓御事在三卿之上豈卑賤者故傳疏以爲卽總目三卿等此文與彼同不應有異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凡朝臣皆御治事者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案〕曰鄭周禮注引有正有事二句正作政愛說文卷十下心部𢜤字注云惠也从心先聲烏代切俗加夂非

〔傳〕曰小子民之子孫正官治事謂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于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我民教導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曰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案〕曰有正爲正官卽上文所謂庶士蓋正官之首卽正人也有事爲治事卽上文所謂少正也曰有正有事則朝臣盡之矣而必先之以小子者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傳以彝酒爲常飲酒者韓非子卷七說林篇引紹績昧對宋君曰康誥曰無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是也疏引大傳者彼文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湛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鄭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客友助祭者也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釋文〕曰長之丈反賈音古養羊亮反洗先典反腆他典反〇案曰肇古文尙書作肈見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洗當作灑灑滌也从水𠧪聲先禮反俗作洗非也

〔馬〕曰洗盡也此釋文〇案曰洗馬注二字音并馬注此一條疏所采釋文倶漏去從足本第六卷補〔傳〕曰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案〕曰上文聰聽祖考此厥考皆指父現存釋親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以爲對文如此散文則通引此經爲證是也傳以肇爲始釋詁文釋言云肇敏也郭璞引此經解之其義歷孔傳也賈爲賣者說文貝部云賈坐賣售也是也慶爲善者毛詩皇矣傳文洗爲潔者酒滌有潔義也馬訓盡未詳疑有誤腆爲厚者方言文又白虎通卷下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亾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注云商賈待價者也卽如是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說厥父母欲留其養之也蓋此是言賈與本不同今以肇車遠行之事乃不稱商而稱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疏〕曰衆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經戒愼漸從卑至尊誥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

〔案〕曰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繼之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言之耳若如傳云統轄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疏〕曰釋詁云羞進也

〔案〕曰羞耇惟君傳以爲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羞耇養老也惟君君燕其臣也蓋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此戒妹土邦國之臣而傳以爲戒其君故誤耳觀省作稽亦皆戒臣之詞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釋文〕曰饋其位反

〔鄭〕曰饋祀助祭于君尙書疏〔傳〕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案〕曰鄭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此饋祀傳謂祀其祖考則上文已言惟祀得飲酒足以明之此處何必又及卿大夫祀先得飲酒之事當從鄭爲助祭諸侯助祭王朝亦是助祭但此主于教妹土恐其在本國習染惡俗故誡之若助祭王朝自無縱酒之事然則此助祭乃卿大夫助祭于侯國非諸侯助祭于天子也傳以介爲大釋詁文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傳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邦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

案曰傳以棐爲輔說見康誥徂往釋詁文言御事總指朝臣言小子舉民之幼者以該長者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釋文曰相息亮反暇遐嫁反

傳曰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崇聚也暇逸猶不敢況聚會飲酒乎明無也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湯名帝乙而此又爲紂父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紂父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效殷本紀商世數不數兄弟相及者從湯至帝乙十六世而云元孫之孫又云六世王者言元孫以見恩所殺止更言之孫則無恩見矣孫者通遠近言之雖百世亦孫六世王者六世以後之王以恩絕于六世故也此言御事蓋亦總目朝臣合凡御治事者而言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曰于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伯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案曰前康誥敘首言侯甸男采衛方據周制此節言殷亦舉周服之名者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周九服之名始于殷皆可鄭注王制言殷封建之制就見皋陶謨得殷之服名不見經注無以言之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其實殷仍五服甸侯綏要荒而已不言采省文耳又服數非五即九惟周官言六服蓋周九服本除畿內連畿內除蠻夷鎮藩則六矣然周官僞書亦不足據正義言六服支綴甚矣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正義亦非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傳曰于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眾正爲總之文但百官眾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

案曰百僚庶尹即有正也惟亞即有事也惟服宗工總言之據正義以亞兼大夫士則與牧誓亞旅專言大夫者不同

越百姓里居

傳曰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疏曰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案曰百姓說詳堯典其致仕居田里者則載師三等采地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謂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既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鄭說畿內九十三國三代皆同則致仕副邑殷亦與周同

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釋文曰湎面善反辟扶亦反

鄭曰飲酒齊色曰湎詩十四之三卷小雅賓之初筵疏○又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傳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于正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

案曰鄭云飲酒齊色者蕩詩云天不湎女以酒彼疏引此注是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爲一色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湎沈于酒也从水面聲即引周書此文以爲沈于酒則齊色意亦洞故傳云沈湎也傳又以尹爲正釋言文郭璞曰謂官正也小雅都人士傳亦云尹正也是也祗爲敬辟爲法並釋詁文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釋文曰酣戶甘反易如字馬以豉反縱子用反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反○疏曰庶羣自酒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傳曰嗣王紂也酣樂其身施政令于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紂大厚于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疾很其心不能畏死眾罪人在都邑而任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于殷無愛于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案曰傳以酣爲樂說文酉部云酣酒樂也是也又以衋爲傷痛傷說文卷五上血部云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即引周書此文以證許力切是也玉篇卷中第二百二十八皿部云衋痛甚也此字本从皿从聿及皕乃改入皿部恐玉篇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元本其云痛甚則與說文及孔傳合至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盡古文尚書作衋出義雲章从血者又改爲从夂則更不可解又張參五經文字云衋从聿从皕皕音逼皕乃聲非从皕而張乃云云疑皆非也商邑傳以爲都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京大師眾也天子所居故大眾言之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是說此經以邑爲都之義也羅爲憂釋詁及王風兔爰毛傳文說文無此字蓋古作離也弗惟馨香登聞于天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者國語卷一周語上云國之將亾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昭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聞于神正此義也腥俗字本當作胜也傳以自爲用時周頌

執競毛傳文也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亦是說此經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釋文曰監工陷反劼苦八反）

傳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聖賢有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于是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疏曰劼固釋詁文

案曰多方亦曰我不惟多誥言不在多言耳傳云我親行之欲見非空言作誥非也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于人毋監于水戰國蔡澤說應侯曰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則民監之言其來久矣傳以劼毖爲固慎而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劼慎也从力吉聲即引周書此文以證固而慎之固亦慎也殷獻臣殷之故家殷士膚敏者也人望所在故欲其周固慎戒之其後敎成王治洛亦曰其大惇典殷獻民亦此意釋言云獻聖也聖是通明之號也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二十九玉藻疏）傳曰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疏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

案曰鄭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彼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故彼疏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彼疏又引熊安期疏云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襄廿五年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年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大戴禮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于彼注亦云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是以酒誥云云鄭注云云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合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廿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似左史記言矣然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則左字是譌否則亦闕而代攝者乃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與禮記正相反非也今此疏以太史內史爲侯國之官據熊疏太史即左史內史即右史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有左史倚相侯國有左右史則即太史內史可知也鄭惟言記言記行不及六典八柄者王朝與侯國官制雖相放效若六典八柄恐非侯國所有傳言掌典法疏附會之皆非也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尚書疏）傳曰于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疏曰于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

案曰鄭以服休服采爲近臣者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故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采之言事朝祭皆大事故以服采爲朝祭之近臣也孔傳云云與鄭異攷此處上下文皆指百工官職何以爾事忽指身事服休服采爲服美道服治民乎其說非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釋文曰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

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詩十一之一卷小雅祈父疏）馬曰違行也（釋文）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疏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司馬征伐圖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

案曰鄭以若疇爲順壽又以圻父爲司馬主封畿之事者詩小雅祈父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又云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彼疏云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但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攷若順釋言文也疇本俗字無理不可用說文田形則作𤰶或作𢑥語詞則作𠷎引書𠷎咨以證誰也則作𠷎三字各不同而𠷎𤰶皆从𢑥得聲者也今此經若疇孔解爲疇咨使其解果是則字必作𠷎矣而今乃作疇者祇因俗人妄造疇字以當壽考之壽又强加田傍又將田形語詞誰也三字皆廢不用槩以一疇字當之故妄改孔本作疇耳乃祈父疏引鄭注以爲順壽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釋文云𠷎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然𠷎又無此字當是𠷎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𠷎是語詞作若𠷎于義無取故破𠷎爲壽解爲順壽釋文云本亦作壽者馬鄭本也說文卷八上老部壽字卷四下𠬪部𠷎字並殖酉切故音受也（壽字注从老省𠷎聲𠷎字注从𠬪从口𢑥又聲𠷎當是从𢑥字口字𠷎字得聲亦如卷二上口部𠷎字从口𢑥乃是从𢑥字又从𠷎字得聲也）司馬主兵甲而鄭以爲順壽萬民者夏官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皆經靖萬民使各得順壽之事王朝如此侯國當畧放其制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父也薄違傳云迫違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違離也而馬以違爲行者訟

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蓋相違而行即有迴繞之義焉與傳同也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故傳以農父爲司徒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圻父農父既是司馬司徒宏父自是司空也三卿一例句法平列若壽爲順壽萬民薄違爲迫回萬民若保當爲順安萬民傳則言當順安之語勢欹側非也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于酒乎疏曰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以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釋文曰佚音逸

傳曰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于酒勿用法殺之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疏曰衞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殷之諸臣漸染紂惡日久故不可即殺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

案曰傳以佚爲失古字佚與失通謂縱失之也拘當作抲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云抲㧑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抲虎何切字又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彼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釋文云苛音何又呼何反彼疏云幾酒不得非時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冠爲酒食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然則彼注苛察非時正此經所謂抲羣飲也天官閽人注苛其出入秋官環人注苛留並作苛而閽人釋文又云苛本又作呵故天官宮正注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地官比長注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漢李廣傳廣飲醉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皆是也以上諸文並與抲同經言執則必不重言拘故當爲抲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儒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句爲苛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爲不合然則此可見有以可誤爲句者則拘之誤爲拘亦未必始于僞孔但僞孔竟解爲收捕則非矣飲酒罪至于殺者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蓋古有此法漢以後尚有此禁故有賜酺之令然曰其殺猶爲疑詞及其論決則又必審其情也諸臣惟工諸惟是語助傳以工爲官者周頌嗟嗟臣工毛傳云工官鄭箋以工是諸侯之卿大夫是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鄭曰斯析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六卷毛詩陳風墓門音義 傳曰汝有此明訓以享國汝若怠忽不用我教辭惟吾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于見殺之罪

案曰鄭云斯析也者陳風墓門云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尚書注云云又云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說文十四上斤部與毛傳同傳以斯爲此非也有斯明享言有分析明白之訓以享國也傳又以蠲爲潔毛詩小雅天保傳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案曰傳以司爲主詩鄭風羔裘傳文也

又案曰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皆不明確徒亂人意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應麟此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亾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既已全亾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況酒誥古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尤大誤反覆攻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識古者詳之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一之百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一之百四十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學海堂

周書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偽書

疏 傳曰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用其臣以通王教于民通民事于國通王教于民惟乃國君之道汝惟君道使順常于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疏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于國使人君知之也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于國故連言之用臣即用卿大夫都家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于民也上承于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

案曰鄭注云云者康叔所治當有卿大夫采邑又其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言用其庶民及小臣之賢者以達大家之政于邑用其臣之賢者以達二王後及邦君之政于國此二者皆州牧之所有事也詳翫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疑是僞孔所改也王與邦君竝言則非天子故鄭以爲二王之後二王之後亦邦君也以其不臣更別目之達王及邦君政亦須用庶民但言臣者省文也大家是本國卿大夫采地故鄭言于邑王與邦君是他國故言于國也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鎭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詩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卽衞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皆是也傳以大家爲兼卿大夫者是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夫稱家卿稱都對文則然散文則可摠言家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曰卿是卿亦大夫孟子孟獻子百乘之家是卿亦稱家且侯國不可言都也傳又言都家則非是疏附會之引都家之官注乃夏官敘官都司馬家司馬注文愚攷侯國之制經典無文載師家邑小都本王朝之制但侯國亦有卿大夫則制必相似若兼言都家則連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者兼舉之與侯國不合疏又以公邑解之載師四等公邑全屬王國之制侯國豈得備有且夏官都司馬注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司馬注云家卿大夫采地觀此文甚明侯國自然只應有家不應有都何得混言都家且疏于上注改三公爲公卿下注去卿字專言大夫移易鄭注以遷就僞孔皆非也傳又以王爲天子王字句絕亦非以惟邦君爲句謂惟乃國君之道亦不詞當從鄭義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傳曰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疏曰不言士從可知

案曰三卿已詳牧誓酒誥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兼職者王制疏引崔靈恩疏云三卿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諸侯無冢宰宗伯司寇也尹卽酒誥庶尹正官也旅卽牧誓亞旅之旅但彼專言大夫此兼士爲異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釋文曰勞力報反下同

傳曰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疏曰敬勞卽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案曰上文既言用賢才以達政立典常以爲法使三卿以下皆不敢厲人而此節歸本于躬行率先以爲之倡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釋文曰宄音軌見如字徐賢遍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

鄭曰戕殘也 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注○案曰釋文作馬注

傳曰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疏曰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寬宥之下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案曰鄭云戕殘也者春秋宣十八季邾人戕鄫子于鄫賈逵注云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是戕爲殘也

又案曰論衡效力篇梓材云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以戕敗人宥違下讀又以音相近誤戕爲彊又脫去敗字又以音形俱相近誤宥爲有又啟字避景帝諱改開又偏傍相近誤監爲賢又亂古一作變以相近誤爲率又爲字古讀若化誤爲化又謬解之云言賢人壯彊于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攷馬鄭于此經皆以戕爲殘又鄭于太宰注引此經與今僞孔本不異則知論衡妄也

王啟監厥亂爲民 釋文曰監工暫反劉工銜反爲于僞反

傳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

案曰傳以監爲監官攷周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然則監指諸侯而言啟監猶立其監也傳云監官非是或以監爲諸侯之長謂康叔但康叔爲州牧固諸侯之長而此經啟監卻泛指凡爲諸侯者諸侯政之善否繫牧之責責監卽責牧也此說亦非或又以爲如三監之監此時武庚已誅何監之有尤謬厥亂爲民如下文所云是也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釋文曰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妻也

鄭曰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 周禮二十九卷夏官大司馬注

傳曰敎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存恤妾婦和合其敎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疏曰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儷則非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

案曰鄭以胥爲相釋詁文戕爲殘已見上又小雅十月之交箋文大傳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困此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此說敬寡屬婦義也屬對敬故傳解爲存恤妾婦孤窮須存卹以繫屬之也疏以屬婦爲屬于人之婦卽妾婦也說與陸氏以屬爲妾之事妻同孔鮒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疏說本此要非傳意鄭周禮州長注屬猶合也聚也儀禮士昏禮注屬注也從尾蜀聲徐鍇曰屬相連續若尾之在體故從尾傳以屬爲存恤正合聚注續之意也說文卷十二下云媰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于媰婦側鳩切玉篇卷上第三十五女部云媰仕于仄鳩二切餘同說文張揖廣雅釋詁亦云孕重妊娠身媰傷也又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媰嫠媰是妊身嫠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義皆與說文同也玉篇卷上第二十三人部又作傷壯救休救二切解與媰同此經作屬爲音通媰則從說文作媰婦亦得爲一義但此經句皆作對若上言敬養寡弱下云至于媰婦文義偏側不得帖妥或上句敬當作矜讀爲鰥則可敬矜音轉相亂或以致誤然無所據姑存其疑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釋文曰恬田廉反

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案曰傳以引爲長釋詁文恬爲安說文心部文

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釋文曰菑側其反畎工犬反

傳曰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案曰傳以稽爲考者鄭周禮宮正注云稽猶攷也計也稽攷而計畫之以治田也敷爲布者小雅小旻傳文菑爲發者說詳大誥疆字本作畺在說文卷十三下畕部注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居良切又畺文疆字注云畺或从彊土畎字本作𡿨卷十一下部首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𡿨倍𡿨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又重文甽字注云古文𡿨从田从川畎字注云篆文𡿨从田犬聲是所謂陳列修治也

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塈茨釋文曰垣音袁墉音庸塈許氣反一音許愛反茨徐在私反

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堊色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七卷下○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四卷○陳櫟書傳纂疏四卷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蓋之疏曰室言塗塈亦塗也茨謂蓋覆也

案曰馬云卑曰垣高曰墉者國語君有短垣是垣卑毛詩其崇如墉是墉高也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垣牆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是垣墉皆牆但卑高異耳又以塈爲堊色且單舉塈不言塗者說文土部墍字注云仰涂也而塗字則在新附是塗當作涂玉篇卷上第九土部云塈虛旣切仰塗也漢書卷八十七揚雄傳云獿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塈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顏師古曰塈卽今之仰泥也義皆與說文合釋文引廣雅云塈塗也故疏亦云塈亦塗也然則涂塈本一事但仰不仰小異垣墉雖有別大約俱在高處多須仰涂故馬舉塈見涂也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塈猶煟煟細澤貌也塗之則細澤義亦通也其言堊色者春官守祧掌廟祧黝堊鄭司農云黝黑也堊白也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郭璞云黑飾地白飾牆穀梁傳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蓋地與柱宜黑牆宜白范甯穀梁注黝堊皆黑者非地官掌蜃其白盛之蜃注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今東萊謂之义灰疏云蜃蛤在泥水义取爲灰致工記匠人爲世室用白盛注盛之言成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今此經塗塈指言涂牆故以爲堊色也茨傳以爲蓋者小雅甫田如茨如梁箋云茨屋蓋也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穀梁傳茨雍門之茨范甯云茨蓋也說文艸部云以茅葦蓋屋是也匠人有葺屋瓦屋葺屋是艸屋則古以茅覆屋其常也

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釋文曰樸普角反斲作角反雘枉略反徐烏郭反說文又讀與霍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疏曰二文皆言斲卽古塗字○案曰此疏多脫誤不可讀二文者蓋指塗塈茨塗丹雘也說文丹部引周書作敷丹雘據疏疑上文塗塈茨之塗亦本作斁

鄭曰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尚書疏○陳師凱書經蔡傳旁通四卷之下

馬曰梓古作杍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治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釋文○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傳曰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疏曰塗丹皆飾物之名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㱿闕也馬云治木器曰梓者釋木云椅梓舍人曰梓一名椅則梓是木名而治木器亦曰梓以梓材美遂以名工故攷工記筍簴飲器射侯皆梓人爲之也樸說文木部云木素也斲斤部云斫也馬以樸爲未成器傳以爲樸治斲削然則樸是就其素質治之而未成器斲是斫削已成器也馬云雘善丹也者說文卷五下丹部亦云然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鄭又引山海經青雘者南山經文青雘卽今空青鄭擧此以見雘不獨丹兼有青也山海經所載雘又有白黑鄭不擧者丹青所用尤多也上文塗塈茨塗塈是一事茨是一事此塗丹雘以塗字總目丹雘傳疏以塗丹皆爲飾物之名非也

又案曰以上三喻傳疏云以喻人君爲政之道先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加以教化飾以禮義然後功成此說是矣而未盡也愚謂周公丁寧康叔欲其善繼穆考文王之志故有此三喻猶大誥堂構播穫之說也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劉向說苑卷十二建本篇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馬以梓爲杍杍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杍材者正以杍之樸斲丹雘此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明此則前二篇之辞于文王畧于武王亦無疑矣

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釋文曰夾音協付如字馬本作附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

傳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以奉用先王之明德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疆壤則于先王之道遂大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疏曰先後者詩云予曰有先後

案曰傳以夾爲近多方夾介同說文大部云夾持也是有近義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夾古文尚書作夾是也后爲君者說文后部云后繼體君也鄭曲禮注后之言後釋詁后王皆君也不言王而言后對先王指繼體君也式用釋言文付在說文人部與也从寸持物對人然此字經典少用賓从馬作附也肆今釋詁文懌訓說毛詩大雅板傳文但古無此字釋文云字又作斁是古以斁爲懌然斁本訓厭似不得爲說說文心部懌在新附注云說也經典通用釋疑此得之迷傳云愚釋言云迷惑也是也

又案曰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曰今王曰王者謂成王曰先王曰后謂文王武王此一節言先王用德以懷庶邦致

能將于皇天有人有土以受命今王亦當用德和民以繼先王而受命也其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故舉先王之時庶邦不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言之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王應麟曰周既寡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皆商之忠臣義士也)傳槩以爲戒康叔順文敷衍皆不足取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釋文曰監古暫反)

傳曰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于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案曰傳非也已句噫同歎以結之若茲句總目三篇也監惟曰欲至于萬年言諸侯能若茲誥則享國久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言今王能若茲誥則受命固也此篇三言監皆指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而康叔實爲之牧長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淸經解卷二之百四十終

皇淸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四十一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疏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圓滿面鄉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紀之將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己丑爲望言既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

案曰鄭以此篇爲居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事營成周事故鄭以爲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爲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孔傳從之然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从之史記襍采羣書劉歆恐亦出揣測皆不知伏生爲可信漢書五十八卷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明營成周不必待七年也鄭又以二月爲一月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說詳洛誥)又推其不言正月之故以未制禮故也傳以望爲日月相望者劉熙釋名卷一釋天云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說文𡈼部云望月滿與日相望似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𡈼𡈼朝廷也據此則俗从亾通作望者非也傳云長月十五日望疏以十六日爲既望者易小畜上九云月近望孟喜以爲既望謂十六日是也傳又言越六日是二十一日疏又言是月朔是乙亥望是己丑既望是庚寅據經乙未溯之皆不誤鄭亦當同但以爲是正月非二月則異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鄭曰于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禮記二卷曲禮上疏○爾雅四卷釋宮疏○史記三十二卷魯周公世家集解)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疏曰周謂王都武王已都鎬知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時于豐立文王廟遷都爾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至豐告文王廟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當先祖後考此必于豐告文王于鎬告武王也

案曰鄭云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者考親于祖廟猶告告考可知步行也者說文亦云然步从止从少止足也少者反止亦一足也止少接踵而前爲行也堂下謂之步釋宮文豐鎬異邑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是異邑也云步自周則至于豐一似出廟入廟甚爲近便不近異邑相遠之文者成王恭于父祖奔走速疾告武王廟卽行不俟車駕故錄書者不以異邑相遠爲文以見成王之恭也魯世家注引此爲文誤作爲父據曲禮爾雅疏改正馬云周鎬京也者周自后稷居邰公劉遷豳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鎬京或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是也旣營東都于洛又謂洛爲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是也此方從周至豐迄營洛事則周自是鎬京也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是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卷十云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于豐立文王廟是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釋文曰先息薦反又如字○案曰易先天而天弗違月令先立春三日皆與此同音如字讀非)

鄭曰相視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于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案曰鄭云相視釋詁文伏生大傳太保先周公相宅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觀洛邑也是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釋文曰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朏于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

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于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十四日也經營者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元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鄭云外朝一在庫門外臯門內是詢衆庶之門內朝二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其市賴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考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旣主陰故立市也

案曰傳以朏爲明疏引說文者卷七上月部文彼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是也疏又引周書月令三日粤朏者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師古謂說月之光彩非是王應麟謂月采當作月令粤與曰通隋東阿王碑有其詞粤是也疏旣稱爲周書月令則是逸周書月令解或疑月令解卽戴氏采入禮記者但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禮記月令不同則知逸周書月令別是一篇非禮記月令且亦並無三日曰朏之文至逸周書月令其序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今目雖存文則亾矣不知孔穎達何自得之豈在唐猶未亾故得見而引之與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故也又史記云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與此經合也云卜宅又云得卜者周官太卜國大遷則貞龜盤庚遷亳大王遷岐衞文公遷楚邱未嘗不卜故此亦言卜宅卽洛誥所卜是也經營者大雅靈臺云經之營之毛云經度之也鄭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故此傳云規度位處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釋文汭如銳反）

鄭曰汭隈曲中也（尚書疏）傳曰于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曰水內曰汭以入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于洛北今于漢河南城是也治位乃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本是殷民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拘常例也

案曰鄭云汭隈曲中也者此洛汭是洛入河處二水相入必有隈曲禹貢河東過洛汭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皆是也鄭以爲隈曲杜預亦云水曲流爲汭與鄭合傳以爲洛水北攷成周固在洛水北傳以洛汭爲洛水北可也但汭字以水內見義非以水北爲訓僞孔于堯典立一水北爲汭之例遂于凡汭字皆言水北于此經義雖合而字訓則非也傳以攻爲治者攷工記攻金攻木等工鄭云攻猶治也是也治都邑之位者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建國必先城郭宮廟朝市之位也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備引此經而云正位謂定宮廟然彼文正位下別言體國則正位固不該城郭等鄭引此證彼非正解其注此經必兼城郭等也逸周書作洛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彼文正言營洛之事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奇數也云郛方七百里者誤當作七十里郛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彼下文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郛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外四面各五十里必不然矣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北正此經所云洛汭也云以爲大湊者孔晁注云湊會也爲天下所湊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宮云云者晁又云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晁又云明堂在國南本講學大夫淳于登說韓嬰詩外傳及鄭禮記注同也疏引左傳解此經爲農時役衆不拘常制者鄘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謂小雪時疏云小雪十月中氣周十二月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前小雪後方興土功而此于周三月起功不依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故不依常時也鄭改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則下文甲子命庶殷丕作是今十二月之二十一日亦非冬至以前也今十二月非農時疏約言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無事也（尚書疏）傳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于洛汭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疏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是三月十二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不書者無事也

案曰鄭云云者公至洛之後王亦繼至而經無文故解之以爲王于相宅無事故不書也但下傳云王與公俱至故此疏據以爲說則非是辨詳下文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于天者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旣定告天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擧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案曰用特于郊傳以爲告立郊位于天者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匡衡等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于豐鄗成王郊于雒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薶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

處各在豐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傳以牛二爲后稷配天者逸周書作洛解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故二牛疏引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文據彼知帝稷各一牛也傳又言后稷貶于天云云者蓋經與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言少牢則祗羊豕惟郊天用特牲專用牛不兼羊豕而稷則有異郊特牲又云于郊故謂之郊牲用犢貴誠也又禮器云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此皆言郊天特牲之事又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彼稷謂祭穀神非此配天之祭不得以爲識今孔傳乃言稷有羊豕者孝經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于明堂同是配天之典詩我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其詩云維羊維牛是配食有羊則亦有豕可知又生民詩毛傳云古者必立郊禖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又云從于帝而見于天則是祀天而以先禖配也則配天者用太牢矣以此推之則后稷配于郊當多羊豕以少爲貴故多爲貶也經不言者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主于祀天牛與天牲同而見之羊豕非天牲則不言也又攷鄭康成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此經牛二之解傳疏既云帝稷各一有南郊自當有北郊經但言郊牛二意若專指祭天南郊不及祭地北郊者據下節疏以爲省文王肅等說此經皆天地並舉疏說得之作洛解亦舉天以該地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疏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家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

案曰作洛解云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云云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爲省文是也既以爲省文則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攷之禮牛羊豕各一爲牢又爲太牢鄭注周禮宰夫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韋昭注楚語云太牢牛羊豕是也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已見上文社牲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作洛解但言太社亦省文也乃傳則云社稷共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亂妄甚矣白虎通卷上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又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疏乃曲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彼文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攷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傳疏非也

又案曰鄭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卽社非也社乃土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神棄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卽祀以爲社爲稷也此社于新邑卽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又此傳之說雖誤但既以社爲勾龍則知社非卽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傳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疏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于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于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邦伯諸侯之長故謂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

案曰疏引左傳者彼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之意故引之宣十一年楚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亦此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釋文曰復扶又反

鄭曰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見書疏

傳曰諸侯公卿並覲于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疏曰上周公用書命庶殷者自命之不由王也庶殷既作諸侯公卿乃並覲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已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介于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

案曰鄭云云者經言以庶邦鄭言以皮以皆與也儀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則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者春秋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年左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器當是

此時所賜與周公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璋必云以皮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用璋爲幣必以皮配合之也故公羊傳璋卽寶玉大弓之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殊言之者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然則春秋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禮天之器尙尤異故別言之

賜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鄭曰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疏尚書 王曰爲戒成王賜周公也疏尚書 傳曰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于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疏曰幣既入卽云賜周公者召公不得賜周公知稱王命也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故稱王命賜周公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爲言也

案曰鄭云戒成王立于位云云者是時王與公俱在于蓋以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知者洛誥王言公既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恒吉則相宅時王當西都未來當于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故上文鄭注云不書王往于相宅無事也僞孔言王與周公俱至攷洛誥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伻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公同以乙卯至洛何用伻來獻卜乎僞孔非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疏尚書 傳曰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憂何其奈何不敬之欲其行敬疏曰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

案曰鄭以元爲首者僖三十三年秋人歸先軫元面如生是謂首爲元也說又見下文傳訓大適周禮保氏辭云皇天改大殷之命則傳亦得備一義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傳曰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案曰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則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傳曰于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藏瘝在 釋文曰瘝工頑反○案曰智本作悊鰥本作瘝省書省掊并致也

鄭曰瘝病也尚書疏○王同 傳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康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亾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釋文曰夫知並如字籲音喻

王曰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尚書疏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加之 傳曰言困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亾出見執殺無地自容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疏曰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

案曰王以夫訓匹夫者讀如字觀禮記若夫鄭注亦讀如字疑古自有此訓今人讀爲扶解爲語辭者皆俗說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鄭曰面猶同向也尚書疏 傳曰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桀棄禹道天已墜其王命又復觀有殷天道所以至于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既墜其王命疏曰面爲向義志意向天言能同天心也

案曰鄭以面爲同向者鄭夏官撢人注云面猶鄉也鄉向同漢項籍傳馬童面之劉攽曰謂面向之是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案曰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平帝十二年詔引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召誥之辭今作壽耇與耇老義同也

傳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釋文曰諴音咸碞五咸反

傳曰召公歎曰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于小民成今之美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碞僭也又當顧畏于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案曰傳以丕爲大諴爲和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諴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諴于小民胡毚切丕字篇一然亥本作丕分韻本作不丕不古通碞爲僭者說文卷九下石部云碞磛碞也从石品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五銜切曰从品與嵒同意五銜切然則山石參差不齊象似僭差故傳訓僭廣韻卷二下平二十六咸亦云碞僭差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鄭曰自用也尚書疏○王同 傳曰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勢正中疏曰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案曰鄭云自用也者詩執競傳文傳云躬自非也傳又以土中爲地勢正中疏引周禮云云者彼疏云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與日爲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于日爲近西亦于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景短多暑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爲近北景長多寒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當土中也王充論衡卷二十四難歲篇云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周公卜宅曰自服于土中經讀土之中也康成謂爲測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減湯制天下方三千里

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倘狹故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與鄭合又漢書婁敬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白虎通京師篇尚書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此皆說自服土中之義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案曰書傳會選音釋治平聲

王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 尚書疏 傳曰稱周公言其爲大邑于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愼祀于天地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案曰王云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文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釋文曰比毗志反徐扶志反

傳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曰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案曰傳以邁爲行釋言文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尚書疏約王義 傳曰繼受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案曰王云云者召公引夏殷長短之命爲王監若但謙不敢知非戒王意故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也說詳君奭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案曰貽說文無此字當作詒

傳曰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案曰王充論衡卷二率性篇云人性有善有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意于惡終以惡詩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經言初生似言嬰孩時亦可而王充以爲十五子者大戴禮記保傅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經言自詒哲命謂當修賢智之德以祈永命則非嬰孩所能故王充以太子入太學之期當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傳曰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常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愼罰順行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于王亦有光明

案曰傳以元爲首者釋詁首元皆始則元亦首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傳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疏曰王者不獨治當以臣助之上惟指勤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

案曰傳以恤爲憂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式爲用替爲廢竝經言文王符潛夫論卷六正列篇云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勤恤卽安民民安乃命永故符說此經義如此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釋文曰讎字或作讐

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 尚書疏 王曰我小臣召公自謂 尚書疏 傳曰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我小臣謙辭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之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其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疏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頭至手又申頭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于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于王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且拜且言故以爲既拜興拜訖復言也拜手稽首說詳堯典傳以讎爲匹釋詁文又以末爲終者說文木部云木上曰末易繫詞下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詞擬之卒成之終干寶注云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然則末終皆謂卦之上爻是末猶終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釋文曰奉如字又芳勇反供音恭徐紀用反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之長命將以慶王多福疏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與衆百君子皆勤也

案曰勤卽上文勤恤之勤上既言爲治宜君臣共勤又言百君子指諸侯與羣吏謂治民非一人故傳以非敢獨勤解之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一終

靈川舉人秦培運對字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四十二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歸政而退老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營洛邑旣成歸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所誥也言還政者以成王已二十成人故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于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于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所據也

案曰傳以復爲還政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正義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于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成王鄭注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鄭注周禮天官說亦同此周漢相傳古義也王莽託周公以行其姦語多附會但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假託正爲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無由託之漢書卷九十九上莽傳云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辟也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遂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于成王也傳又以成王時年二十者說本王肅肅據家語家語肅所私定與鄭不合非也說詳篇末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疏曰如往釋詁文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釋文曰瀍直連反）

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旣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先卜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義（尚書疏[illegible]詩[illegible]王風譜疏）

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疏曰黎水下不言吉凶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也武王定鼎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者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故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今河南城也洛陽卽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

案曰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者鄭以召公先至洛旣得卜經營然後周公至洛達觀于新邑營無煩更卜則經所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覆觀召公之卜兆實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處也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序云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則經營者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鄭意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是周公所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頑民殷頑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瀍水東而遷之傳疏似皆誤以爲河朔黎水之卜亦爲欲建王城瀍東遷頑之卜亦出于周公皆非也河朔黎水者河北黎水交流之內謂黎陽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魏郡有黎陽縣其故城在今河南衞輝府濬縣東北（水經五卷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酈注云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此地與紂都朝歌密邇故鄭云爲商民懷土重遷先卜近以悅之也鄭云瀍水東今洛陽召公所卜今河南云云者舉漢地名爲驗也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云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鄭以惟洛食爲居民服田相食傳以爲兆順食墨自淺見觀之似食墨之說爲是其實非也蓋墨者烟煤所成（墨字从黑从炎上出囪是烟煤所爲也）利以引火卜者四時各灼龜之一體（鄭注周禮云春灼前左夏灼後左秋灼後右冬灼前右）而龜陰類不宜于火以楚焞焌其一處則止灼其處不能延及莊腹故必以墨畫之使火循墨而延爇以見其兆然則卜未有不食墨者豈食墨必爲吉邪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尊宜占體不宜占墨經何爲言食墨邪當从鄭服田相食之說爲長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釋文曰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

傳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案曰伻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惟卷十二上手部有拼字注云撣也傳訓伻爲使而釋詁拼抨皆爲使則此字當从手漢劉向傳引此經孟康注云伻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是也詩大雅桑柔云荓云不逮毛傳云荓使也經典釋文云荓本或作拼說文卷一下艸部荓馬帚也是以荓爲拼乃假借字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鄭曰伻來來者使二人也[illegible]馬曰貞當也釋文鄭曰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示我以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illegible]拜手稽首據十[illegible]十七年成[illegible]首諸侯小事大[illegible]

拜手稽首而受其言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
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
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
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案曰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者謂先後兩遣使非一時使
二人也召公先至洛相宅旣得卜經營卽繪其地圖未及
發使聞王而周公至周公自然先以召公所卜及聞使人獻
王及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言來來也視古示字儀禮士
昏記云視諸衿鞶鄭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
視乃正字今作示俗誤也馬云貞當也者乾利貞子夏以貞
爲正師彖傳云貞正也貞與正通而廣韻云正當也廣韻必
有所本故馬云當也億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安也則非數卷
十下心部意字注云滿也一曰十萬曰意然則此字當从
心不从人也傳云十萬與說文合疏引王制楚語爲證又言
今算萬萬爲億者詩伐檀禾三百億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
云十萬曰億正義萬萬曰億今數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
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
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
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故彼注云億十萬也詩
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據此疏則楚茨亦傳云百萬箋云十萬各從其家今刻楚茨箋言億十萬曰億此俗人妄改凡鄭意與毛異者則習之同與不復更說如楚茨箋與傳同何必複出且疏亦更不及乎無識者據此俗刻或反疑鄭于一經之中彼此互異不知鄭訓詁極精豈肯乃爾
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韋昭則云十萬曰億古數
也秦始以萬萬爲億鄭从古數韋與之合徐岳數術記遺曰
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
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十十變之若言十萬
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
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
曰兆兆兆曰京也甄鸞曰毛注萬萬曰億中數也鄭注十萬
曰億下數也鄭以數爲多故合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則
此傳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已來皆用殷之
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用周
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
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尚書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 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疏曰于時制禮已訖
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雖有損益從殷而來故
稱殷禮知者以此云祀于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旣用騂牛
明用周禮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卽
殷家舊禮也

案曰鄭以殷禮爲先代禮者白虎通卷上禮樂篇云王者始
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
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亦據此經以
爲用先代禮詩周頌酌疏推衍鄭意與此經注同此漢經師
相傳古義也鄭又言周公制禮樂旣成者明堂位及大傳皆
言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此上文言復子明辟是
將致政之禮樂已成然則此時王已應卽政而又言待王明
年卽政者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歷志引其文
以爲十二月戊辰周公反政是致政在是年年終則王卽政
在明年歲首矣此時猶未卽政故仍殷禮也傳云舉殷家祭
祀疏謂殷禮卽周禮周禮何得與殷同且以下文騂牛爲證
據傳以爲與烝祭是一事耳若依鄭則是改歲之事何得以
爲證乎改歲始用周正色此時未用亦如殷尚白而元牡告
天用夏禮鄭義甚確傳疏皆非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文選三卷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又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注 傳曰以禮典
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案曰王以秩爲序者秩當作豑見堯典云無文者風俗通山
澤篇引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下
卽引此經咸秩無文而說之云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
也則咸秩謂秩其尊卑無文謂禮儀簡質何休注公羊桓十
一年傳鄭注禮記王制皆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
尚質周尚文也此言無文明用殷禮耳僞孔云次秩不在禮
文者祀之非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釋文曰記上音楚一音人實反○案曰曰上闕字與曰絕異陸屢辨之塵不誤字故也然則其誤知唐初劉不至如今人以渦扁爲曰狹長爲日也篤本作竺多毒反與篤同厚也見說文二部

傳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
政事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
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
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

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者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
之大常祭于大烝是也

乃汝其悉自教工案曰從據大傳當作學

王曰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尚書疏 傳曰乃汝新卽
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

案曰伏生大傳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
當其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
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
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
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
功也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康誥言侯甸男采衞播民
和見士于周則使天下諸侯盡效功正此時情事所引傳佚
生據未焚書以前傳記蓋七十子緒言自爲可信王及傳非
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馬曰燄若燄絕句讀敘字屬下

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尚書疏 傳曰少子
愼朋黨戒其自今已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
以初

案曰鄭以孺子爲幼少者說文子部云孺乳子也是也傳以
其朋爲愼朋黨者後漢書卷四十八爰延傳延上封事于桓
帝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是也以燄燄
爲火尚微者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也漢書卷六十七
梅福傳上書成帝云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
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皃也言火始微小不

早撲滅則至熾盛然則庸庸猶燄燄也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釋文曰嚮徐許亮反惇都昆反

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尚書疏 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曰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元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孟子引享多儀四句趙岐說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趙意與鄭略同也傳以爽為差者詩衛風氓毛傳義也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何其爽與張揖注又卷八十七揚雄傳校獵賦不見其爽顏師古注並同方言卷十三云爽過也郭璞曰謂過差也是也逸周書卷六謚法解爽傷也墨子及韋昭國語注皆以爽為喪爽傷喪音近故爽有傷義說文人部云侮傷也經爽侮連文則侮似不可訓傷當从傳為慢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釋文曰頒音班徐甫云反棐音匪又芳鬼反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尚書疏 馬曰頒猶也釋文 傳曰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疏曰說文云頒分也

案曰鄭以頒為分者說文卷三下攴部攽字注云分也即引周書乃惟孺子攽以證然則字當作攽且攽字句絕也馬義未詳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釋文曰蘉徐莫剛反又武剛反

鄭曰蘉勉也馬王同○釋文○尚書疏 傳曰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

案曰鄭云蘉勉也者此字說文所無徐邈讀若芒當从曹省聲而从侵則無義鄭訓勉釋詁孟字有勉訓班固幽通賦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芒卯索隱引譙周云即孟卯然則此字鄭必作孟引鄭者就偽孔改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傳曰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疏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于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案曰傳以篤為厚釋詁文戾為來者詩我客戾止箋訓至釋詁來戾同訓至故轉相訓公羊隱五年登來之鄭注大學引作登戾之是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傳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當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疏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是祭祀最尊大

案曰傳以稱為舉者逸周書祭公解載穆王命祭公之言亦有王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晁注云稱謂舉行也是也伏生大傳引此經云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鄭皇矣江漢詩箋皆以對為答則義同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釋文曰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毖魚逸反○案曰馬鄭王讀皆古音說見後皆然嫁音後世已讀若依古音讀則五嫁反亦不如唐韻中逸字之音須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御即古迓字

鄭曰稱上曰衡文選五十二卷曹元首六代論注又五十五卷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傳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武所勤之教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案曰鄭云稱上曰衡者鄒陽傳懸衡天下如淳注衡稱之衡懸法度于其上是也傳以迷為惑釋言文毖為慎釋詁文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王曰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顯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尚書疏 傳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祐我疏曰退即朝也周公令成王坐王位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于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行新政也

案曰王肅注云云者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賜周公幣納召公誥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成王前春至洛邑是顯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即鎬京王肅意略與鄭合也疏引云俱至或見召誥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正且許公以明年將即辟于洛并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為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為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即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君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釋文曰敉亡婢反監工銜反

鄭曰敉安也周禮肆師疏 傳曰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尊禮禮

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不可以去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堂依倚公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

案曰鄭云敉安也者大誥云敉寧寧訓安則敉亦安意也傳以爲撫順者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敉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弭即引周書此文以證故玉篇卷中第一百七十攴部云敉安也撫也兼鄭許二訓也士爲事說文士部文四輔者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疏引尚書大傳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亦云輔弼疑丞即引洛誥此文以證大戴禮保傅篇則云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此與諸說大同小異傳疏皆非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釋文曰斁音亦

傳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疏曰釋詁云肅盡也

案曰傳以予往爲往洛邑者下文戊辰王在新邑是王仍將往洛也祗敬釋詁文困哉當作困我漢書卷六十杜欽傳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毋困我又卷九十八元后傳王風乞骸骨上報曰書云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是周書祭公解亦云公無困我哉是也傳又以斁爲厭說文攴部文刑爲法大雅文王傳周頌烈文箋我將傳文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

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維天之命疏○又十九之二卷周頌雝疏傳曰拜而後言許成王既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意疏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退爲去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居臣位爲太師也

案曰鄭云文祖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五德運代皆取相生周木德生木者殷水德生水者夏金德生金者虞土德生土者唐火德明堂之制唐虞二代皆有之但名則異堯火德合稱文祖而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名不相襲要其制是一故云文祖周明堂也鄭又云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者下文乃單文祖德直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又與武王竝稱則是稱文王以文王有文德合于火精故即以文祖稱之也釋訓云烈烈威也故云烈威也雖詩云既右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彼箋用釋詁義訓烈爲光此訓威者以光烈連文不得以烈爲光故訓有異亦得兩通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曰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案曰其自時中乂傳以爲用是土中爲治者召誥自服于土中其自時中乂是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傳曰我旦以眾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眾卿大夫

案曰傳云烈業師眾孚信並釋詁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釋文曰單音丹馬丁但反

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詩周頌維天之命疏馬曰單信也釋文傳曰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

案曰鄭以考爲成釋詁文又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云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于義爲成凡五材乾槁乃成是也昭明小雅鹿鳴箋義單盡天保箋義也馬以單爲信疑非也鄭又以文祖德爲明堂之德者大戴禮盛德篇云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于天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記月令篇言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盛德在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廟明堂右个太廟太室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元堂左个元堂太廟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鄭又以明堂祀五帝云云者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昊冬帝顓頊是五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爲用其法度也又以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答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于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馬融注論語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之兼 詩一之五卷召南何彼襛矣疏 傳曰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愼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疏曰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愼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案曰鄭以寧爲寧王謂兼文武者周公謂文王爲寧王大誥君奭皆有其文云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于尚書無其文而鄭言此者鄭欲言武王亦得稱寧王以說此經之寧爲兼稱文武也營洛邑遷頑民凡毖殷之事皆文武之志故曰使我來毖殷乃受命于文武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吾南望三塗北望有嶽鄙顧瞻河宛瞻于伊洛毋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又言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洛乃武王意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傳及顧彪以寧爲安非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釋文曰秬音巨鬯敕亮反卣由手反又音由禋音因

鄭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 尚書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疏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卽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注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則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

案曰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者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禋是祭五帝然則下文禋于文武亦言禋何蓋承上明禋順便言之或精意以享爲禋可通言也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謀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洛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徧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傳以此明禋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于文武爲一事非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尚書疏○玉海九十五卷郊祀門 傳曰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疏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卽告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云不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卽此日告也

案曰鄭注云云者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于明堂此爲祭于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此祭文武不知是用祫禮用禘禮抑用時享禮不可知也傳既以上文明禋爲祭文武遂以此節爲申述上文實卽一祭但告太平難言不宿疏曲附之終屬詞窮益見鄭義之確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釋文曰遘工豆反厭於豔反徐於廉反

馬曰厭飫也 釋文 傳曰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疏曰釋言云惠順也釋詁云遘遇也厚行典常有次序則凡爲政者皆無過用患疾之政以害民

案曰馬云厭飫也者曾子問祭殤必厭鄭注厭飫而已是也說文卷五上甘部猒飽也从甘从肰卷五下食部饜燕食也从食芺聲引詩飲酒之饜爲證燕食亦飽義也隸變加厂又或作饜饫又省作飫皆非也傳云自用詩執競傳文引長者成皆釋詁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 釋文曰王在新邑孔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疏曰鄭以烝祭上屬○案曰據疏則鄭以王在新邑烝祭爲句釋文脫祭字單行本及割入注疏本並同

鄭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將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 尚書疏約鄭義○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譜疏○又閟宮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玉海九十七卷郊祀門 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自此以下史敘述之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季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于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祭義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于是成王元季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武義不同

案曰鄭云云者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釋天亦云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云云者上文周公反政此別以歲起自是成王卽政元年爲欲立公後用二特牛告文武是因事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不相蒙也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則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攷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記襍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云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八年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年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于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曰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二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據此而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爲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今解爲王到到與在絕異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經言戊辰烝祭傳必以戊辰爲晦而烝祭在明月正月則祭以何日邪王到猶日祭祀大典反不曰邪且周正月則夏仲冬也豈可行烝祭之禮乎若以夏仲冬烝祭則正公羊所譏矣疏乃强附會以爲冬祭必用仲月援大司馬仲冬大閱享烝爲譣豈知彼注謂是月令季秋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邪疏又云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曰致齋不得以朔日卽祭是因鄭謂正月朔日祭文武而爲此說破之耳但戊辰晦到本出僞傳謬說而可據以駁鄭邪且烝是冬祭萬物成熟祭必備物今用特牛豈得爲烝邪疏反謂太牢外加一牛非曲說邪又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謚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賈公彥彼疏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孔穎達禮記祭統疏同今成王封周公後乃因祭命之降同侯國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疏既曲附僞傳幸尚附載鄭注又引烈文箋而申之云云其意則是而語尚未詳析據彼烈文疏謂是成王卽政元年歲首朔日用朝享禮告詞位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故當用朝享之禮朝享者朝廟受政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又引洛誥文王騂牛一云云及鄭注謂與烈文告嗣位爲同日事但二禮不得同當先以朝享禮告嗣位事訖更祫祭文武于文王廟告封周公必知非一祭者告卽政用朝享禮當徧歷羣廟封周公惟祭文武故知不同合彼疏觀之始明也（詩書疏俱出穎達詩疏推鄭義謂告文武封周公與朝享告嗣位同在成王元年歲首朔日書疏從僞孔駁鄭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一人而自相矛盾詩疏是書疏非也）

又案曰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間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歷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據歆則爲閏九月非也況據伏生大傳召誥實在居攝五年洛誥在七年合爲一年亦非也若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幾帀三年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蓋推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僞傳及疏皆非也

又案曰用騂牛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彼注云騂牲赤色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鄭上文舉稱殷禮注謂周公制禮不合成王卽用仍用殷禮俟明年卽政方用此卽政元年正月朔日告祭故用周之正色也鄭以册爲册祝書者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云㣺古文尚書册劉熙釋名卷六釋書契篇云漢制約敕封侯曰册册蹟也敕使整蹟不犯之也是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釋文曰王賓絕句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祼古亂反）

馬曰太室廟中之夾室疏王曰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尚書疏○王肅九十七卷鄭說同）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尊周公爲賓異于其臣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禋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以祼爲重其封伯禽乃祭之將末非祼時也攷禮記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于神謂之祝于人謂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卽史逸所讀策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案曰傳以此節爲卽上文特牛告文武事是也但文武異廟而上文鄭注謂祫祭文武于文王廟者烈文詩疏引此而申之云并告文武一處爲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然則此言咸格者明其躬詣耳傳云皆至其廟親告似文武廟兩處各祭者非是又以此禋祼同在烝祭日則尤謬辨已見上太室馬以爲廟中夾室則是旁次室非正室矣非也王以爲清廟中央之室得之周頌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彼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上文鄭注謂以特牛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今王肅于此太室亦以爲文王清廟是王肅意以此節與上特牛告祭爲一事

也其以爲中央之室者清廟箋又說死者之廟象生時所居宮匠人注說宗廟王寢明堂三者大小雖異其制則同宗廟以祭先王寢王所居明堂聽政地也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宮未服爲明堂制然據樂記注克紂時所作文王廟即爲明堂制因文王已受命不可用侯國制不嫌死廟異生宮況周公致太平制禮樂營明堂于洛邑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之數自然亦作其廟于洛如明堂矣月令十二月王各有聽政地而太廟太室則爲中央所居是在四堂之正中者也文王廟制亦如之則經言入太室祼自是文王清廟中央之太室與明堂之太廟太室同制者故王肅云云也斯干詩疏載鄭志答張逸引此洛誥王入太室一條亦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其意亦是指太室爲廟中太室也祼傳以爲告神殊不明疏以爲獻尸是矣又引郊特牲云云則非也蓋祼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既灌孔安國注酌鬱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周禮司尊彝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祼經先殺後祼自是獻尸之祼疏誤以獻尸之祼即是降神之祼曲說爲記者不依行事之次大謬所引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一段乃侯國之制正所云因祭命臣者以解此經尤謬說已見前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釋文曰受命絕句馬同

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季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釋文○武成疏約鄭義○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周禮一卷天官冢宰疏○禮記五十二卷中庸疏○玉海一百九十五卷祥瑞門馬曰惟七季周公攝政七季天下太平釋文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季天下太平

案曰鄭云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鄭據此文也云武王俯取白魚見太誓云皆七季崩者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季爲文王元季則文王受命七季不數受赤雀之季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而崩是通數得魚之季及崩季爲七季也然則文王受命之後身歷八季實爲匝七季武王得魚以四月崩以十二月則亦幾匝七季矣管子卷十六小問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季而崩是也周公居攝竟是季十二月亦已匝徧七季故不敢過也歷攷羣書如逸周書卷六明堂解韓非子卷十五難二篇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皆言周公居攝七季與鄭合也馬注亦同又云天下太平說詳康誥及序

又案曰自戊辰烝祭以上皆十二月以前事亦皆七季中事也故總結之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七季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正義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季十三鄭康成用衞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季十歲家語肅私定不足信衞宏傳古文尚書鄭亦傳古文故從其說是幼弱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季十三至明季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時成王季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季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季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除往季時成王季十六攝政之三季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得攝政七季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季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成王時季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季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季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明季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季十四至明季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季之後明季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季時成王季十五書傳所謂一季救亂明季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季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季踐奄四季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季建侯衞時成王季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季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季營成周六季制禮作樂七季致政于成王時成王季二十一明季乃即政時季二十二也據此正義孔鄭異說鄭據伏生書大傳故可信伏生傳今文鄭傳安國古文然伏生亦傳業安國二家之學異流同源故往往脗合若僞本孔傳皆出王肅臆造不足據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二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三百四十三　學海堂

尚書後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季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尚書疏傳曰周公致政明季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誥此衆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也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于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爲士其名不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爲成王元季三月者成王即政元季即周公致政明季也鄭又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衆士以撫安之者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以爲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戒成王多士自爲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釋文曰弔音的旻密巾反喪息浪反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釋文傳曰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殺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旻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仲秋云殺氣浸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旻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若有取于肅殺也馬注竟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故旻天大降喪亾于殷也僞傳則訓旻爲愍彼釋天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愍痛也眉殞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爲愍而僞傳從之言旻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馬注異攷詩大小雅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恆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及鄭義合僞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疏曰鄭康成王肅本弋作翼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尚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騶虞疏馬曰翼取也釋文○尚書疏作王注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大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義也驅卽取故馬云取亦改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也倖免注云罔誣罔固辭季宣書古文訓作怘郭忠恕汗簡心部有怘字釋爲固字云見尚書蓋忠恕惑于僞孔故誤以怘爲古固字實則是怙字也怘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傍卽爲怙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秊及宣十二秊皆有册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然則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詞證明順僞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釋文曰嚮許亮反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

馬曰屑過也釋文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天下至戒是謂于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爲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然篇云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卷七語增篇亦引此經而釋之語略同王充以上帝爲舜攷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帝充此說謬其言天無爲人君宜法天則甚精確傳云天欲民長逸樂桀政不之逸樂故天譴告之與充法天無爲之義正合是也其以淫佚爲過逸則非也馬本泆作屑當從屑爲正釋文云又作佾說文卷八上人部佾字在新附裴光遠集綴又作佾見汗簡此皆因屑而誤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文相類桀紂惡同則此自當作屑說文卷八上尸部屑字注云動作切切也从尸肖聲私列切方言卷十二云迹迹屑屑不安也江沅之間謂之迹迹秦晉謂之屑屑或謂之塞塞或謂之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云皆往來之皃也又卷十三云屑往勞也郭璞注云屑屑往來皆劬勞也觀說文方言解屑之義正與引逸相反天欲民逸樂聖人法天致治與紂動作切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故馬云過也孔于多方既作屑而于此安改作泆且以馬過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泆爲逸非也引長釋詁文適之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適之也从辵啻聲宗魯語革更卷三下革部云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是也甸治毛詩信南山韓奕傳義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案曰云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者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是也文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紂父以前未喪天下皆能配天而行與此合也易帝乙歸妹荀爽以帝乙爲湯虞翻以爲紂父荀是也據殷本紀湯號天乙紂父亦名帝乙殷道質疏可同名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案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裴駰引馬注云云疑馬本如此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案曰馬以誕爲大釋詁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泆水所蕩泆也是誕淫厥泆謂大淫樂其逸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傳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亾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傳曰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曰云自乃邑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卷下三

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此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邑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案曰蔡邕石經殘碑自辨[illegible]字至[illegible]凡[illegible]字[illegible]朕不敢有後字下有一字漫滅孔云誅不可從[illegible]孔本皆無此字蔡邕石經殘碑後字以下不可[illegible]孔本後下有一字而以誅[illegible]之邪鄭本無此字而以[illegible]

傳曰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于洛邑教誨汝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

案曰洛邑在故殷朝歌西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然康誥稱作新邑于東國洛而云西爾者洛在鎬之東殷之西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人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迪道說文卷二下辵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詩疏王曰言商今爲我之天邑殷書疏傳曰言我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玄鳥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天所建王注非也[illegible]

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云人君于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釋詁又云彝常也方言云憐愛也汝潁之間曰憐然則彝與夷通彝常卽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矜憐同義充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釋文曰逖他歷反[illegible]○案曰蔡邕石經殘碑王曰下有多士告爾二字奄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郇注云周公所誅郇國在魯[illegible]又[illegible]云國名在淮浦又音[illegible]云周所伐商奄也陸德明于此及左傳皆無音遜傳訓順故遜之言遁其訓順者字當作愻說文[illegible]十下心部文[illegible]引唐書五品不愻此古文[illegible]不知愻遜二義已全[illegible]

王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尚書疏傳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疏曰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王卽政元年作上距踐奄五六年追述前事故云昔也成王政踐奄諸篇多方周官四篇其次當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說詳多方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傍據鄭此注則奄與淮夷國相連比皆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或文王在[illegible]以此謂爲正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illegible]鄭凡鄭說皆以私意[illegible]之蓋不可信也而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誅飛廉驅虎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潏在西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裔此飛廉爲所兼之確證而奄爲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于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處言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破斧疏云[illegible]淮夷[illegible]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奄是淮水之旁之國故不數也此鄭義非也奄既與淮夷是一則知此經四國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卽包淮夷四國謂誅[illegible]之國故不[illegible]而顧遺鄭義非也也降命謂下命卽作誥也王以民命爲君降爲誅之非也誤

多方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釋文曰[illegible]本作[illegible]啻同下篇放此○案曰賓馬讀則如字[illegible]音是也說文卷六上云榦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古案切俗作幹非也

馬曰賓卻也釋文傳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汝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賓卻也者馬以賓與擯同戰國趙策云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賓擯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于此洛邑書疏傳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

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幹事故有幹爲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曰鄭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

案曰傳以時爲是釋詁文或爲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毋或作好毋或作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卷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作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二下戈部或字注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即域九或即九有隱三年穀梁傳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即有也

甕川舉人秦培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四十三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四十四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卷八儒增篇引同史記作無佚蔡邕石經于下文乃逸之逸作劮又無淫于觀于逸作毋劮則于此篇首亦必作毋劮可知也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則毋無通也說文卷十上兔部云逸失也从辵兔謾訑善逃也卷八上人部云佚佚民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劮字石經殘碑論語夷逸作佚漢書凡逸多作佚而劮則未之見疑佚劮亦通也

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疏傳曰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攷易觀五爲君子而君人五號無君子之名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況王者乎與鄭合也大雅鳧鷖箋以君子斥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注不悖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案曰穡蔡邕石經作嗇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之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攷禮記雜記夫子論蜡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勞稼穡有百日之勞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曰相息亮反諺魚戰反○案曰諺鄭作憲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尚書作憲蔡邕石經作憲憲許建反毛詩板云無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是也誕石經作延省筆也否作不古字通也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詩二十之三卷商頌疏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疏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是也此疏言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正者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六者決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議曰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義當云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劉歆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此以三宗之帝甲爲太甲與鄭不合其謬不待言宗無定數廟濫祭瀆恐亦無此禮馬昭云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據此則殷之三宗廟皆不世此疏既妄烈祖疏亦未必得鄭意皆非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釋文曰嚴如字又魚撿反馬作儼○案曰嚴史記魯世家徐幹中論夭壽篇所引並同馬作儼曲禮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本亦作嚴然則儼嚴通也寅史記作敬傳亦訓爲敬則此字當作夤說文卷十四下寅部云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此字無敬義卷七上夕部夤字注云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厲後人與夤夙夜惟寅皆改作寅非也度蔡邕作亮亮本俗字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倞彊也疑亮即倞字移人于下誤京作高遂作亮而籍中遂罕見倞字唯唐楊倞注荀子尚作倞耳晚晉尚書多俗字亮采惠疇亮天功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皆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爲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爲度義未詳也

鄭曰恭在貌敬在心尚書疏傳曰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爲貌寅畏爲心也既以恭爲貌則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心部雖有恭許慎亦多有依

龏文者卷三上共部但云同也疑漏其訓今經典中如文十八年傳兄友弟共之類作共者尙有之檀弓俗刻恭世子釋文恭音共本亦作共宋刻則作共世子釋文亦互易釋文單行足本正同可見古文只作共不从心或卽用卷三上廾部之龏亦可也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釋文曰治直吏反○案曰治蔡邕作以未詳祗史記作震皋陶謨曰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震作祗費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云敬一作振然則祗震振皆通也卓蔡邕皆作褻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冊府元龜五十八卷帝王部勤政篇

案曰馬以寧爲安釋詁文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案曰徐幹中論夭壽篇引作寔舊勞于外釋詁時寔同訓是故以寔爲時暨古本作臮偁書及爾雅皆从俗作暨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詩商頌譜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馬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閒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案曰鄭云舊猶久者說文卷十三下龜部云舊也白虎通蓍龜篇龜之爲言久也是舊久義通魯世家作久勞于外是也爰于暨與釋詁文云武丁爲父將師役者易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干寶注云鬼方北方國詩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也鄭箋云殷道衰楚人叛高宗出兵伐之易詩所言未見必爲太子時事但卽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屢自親征或有太子時事馬不言出兵意亦略同也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案曰亮陰說命同論語作諒陰喪服四制作諒闇攷亮本無此字當因倞而誤說已見上至諒字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注云信也今僞孔旣訓此字爲信其解雖謬然如其說亦宜作諒今改爲亮是謬之謬也鄭于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故于此經注云諒闇轉作梁闇然則鄭所傳古文尙書實作諒闇而其意則謂當轉讀作梁闇也

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季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左傳一卷隱元年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左傳隱元年疏○晉書二十卷禮志○杜佑通典八十卷喪服門晉引博士段暢議○案曰杜預于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云其著書時孔傳未出故杜注左傳于今尙書皆不引且今孔傳亦無此文故定爲馬 傳曰武丁起其作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季不言言孝行著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季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季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闇謂廬也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季不言此之謂梁闇與鄭合也又云居倚廬柱楣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凷又云旣虞翦屏柱楣然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旣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旣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楣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又注喪服傳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公彥疏云翦屏者旣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楣者卽施于倚廬之處故鄭併言居倚廬柱楣也案朱子云柱字从手不从木音冢與反謂始者戶北向用艸爲屏不翦其餘艸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艸始者無柱與楣檐着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柱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說文無柱字古通用柱从木不从手朱子小誤其言梁闇之制則是不知論語集注何以只言天子居喪之名殊覺憒憒矣後人更造菴字以當闇後漢皇甫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齊人謂柏菴爲帳幙不疑兵還是則結草木爲廬皆曰菴漢胡建傳注廬者小室之名若爲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艸部無菴字新附亦無則此字實當作闇也論語子張引書高宗諒陰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尙書僞本托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爲信任冢宰邢昺論語疏亦用之尤妄中之妄矣當從鄭說爲正晉書杜預傳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旣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尙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季之喪始服齊斬旣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旣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季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季而云諒闇三季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季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旣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季無改于父之道[illegible]說知梁闇乃凶廬非信誨之語信默之說出于安國鄭師祖孔學而不襲其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條所及也國語武丁三季默以思道韋昭郎以諒闇解默字之義此尤誤會

其惟不言言乃雍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書疏 僞曰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 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季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季之外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季竟如土偶故鄭以爲在三季內之言說命乃僞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季無改于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季不言言乃驩則言乃驩在三季內非免喪後可知也又以雍爲和諧者大雅思齊毛傳廱廱和也雍廱通也據疏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尙書亦作言乃雍與僞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言乃讙裴駰集解引鄭注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引作言乃讙注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與史記同但裴駰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旣解爲雍又解爲驩必無此理蓋作驩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襍采今文作雍者則古文也裴駰所采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往如此熊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讙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稱爲讙說之譌不知本文當爲雍說命晚出僞書鄭何由見鄭于無逸明云和諧乃詆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寧安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王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尚書疏）

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年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謂政之小大非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裴駰注云尚書作五十九年王蔡邕石經則又作百年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兩傳（杜欽在杜周傳中）亦俱有此言與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朝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桑穀亾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不同所傳者異也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又索隱十卷○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馬同）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同）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案曰史記作久）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閒故云久爲小人（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一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蔡沈書集傳五卷○黃度尚書說六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一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吳澄書纂言四卷○朱祖義尚書句解九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五卷）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亾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疏曰祖甲是太甲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亾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節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逸一篇小人字凡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故知是逃于民間而爲小人也傳以爲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經辨詳下文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但卅乃變文依正當作𠦃說文𠦃部云𠦃三十并也先合反）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曰以世其次顚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爲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爲太甲說本王肅鄭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徵其妄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僞文固不足信且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年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年朱子以爲僞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其辨五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釋文曰耽丁南反樂音洛○案曰生則逸中論夭壽篇引不重出惟耽樂之從耽字論衡語增篇引作湛孜毛詩凡耽樂字皆作湛古字如此之從漢鄭崇傳及論衡引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中論引同鄭崇傳及論衡所引作時亦罔有克壽四三中論作三四）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illegible]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杜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正猶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必雖未必宜羸臞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釋文曰卑如字馬本作俾鮮息淺反昃音則本亦作仄○案曰蔡邕石經及漢谷永傳引小民皆作小人惠鮮作惠于）

馬曰俾使也（釋文）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疏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竝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複語猶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鰥寡者僞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以惠鮮相屬爲解謂惠鮮此鰥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也詩小雅北山篇車舝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即鮮我未老鮮我覯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中篇云文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蹇同）獨無兄弟者有所襍于人生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昃爲日昳者說文卷七上日部昳在新附注云日厎也國語卷十七楚語左史倚相語子亹引此經韋昭云

日吳日昳與傳合也說文厢字注云日在㕯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仄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昃非是然汗簡亦有昊字葢說文卷九下厂部云仄側傾也卷十下夨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㕯下且仄字籒文仄从矢故厢亦可作昊離九三日昊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以其勤故兼舉中昃也豐彖日中則昊孟喜作稷中侯握河紀云昒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昊范甯曰稷昊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卷四李翕析里橋郙閣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琛齊地記云齊城㕯門側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近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仍云勢神日昊則厢之作昊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偟暇釋言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爲遑說文卷二下辵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彳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曰供音恭○案曰晏子卷一諫下篇盤于遊田作盤游于田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唯政之恭說文無供字據漢書及蔡邕石經只作共此與下文萬民惟正之供皆晉人改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季之尚書疏○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字疏王曰文王受命嗣位爲君尚書疏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季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季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季即位此據代父之季故爲即位時季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季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云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爲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旣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攷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代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則受天命時季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季其後享國尚有五十季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季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季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季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季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言五十季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釋文曰愆起虔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永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隸釋蔡邕石經殘碑有酒毋劮于遊田維下闕其下即有共字合之永所引正同今乃作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疑皆僞孔增改也石經其下即繼以毋兄日今日五字曰下闕兄即況字今作皇疑僞孔從古文作皇是也愆汗簡卷上之一采古文尚書作諐說文卷十下心部愆字重文作諐注云籒文然則諐與彼同而又畧省也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尚書疏鄭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爲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況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況通但尋石經作兄本意未必即以兄代皇詩大雅桑柔倉兄塡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況小雅常棣況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況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況管子書亦多以兄爲況是兄況同也詩三處毛傳皆云滋然則毋兄曰者毋滋益曰云云也僞孔作皇訓爲暇上文不遑暇食遑即是暇下文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釋文曰酗況具反

傳曰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引此經皆作毋若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毋者禁之也古毋與無通說已見篇首酗說文卷十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酌彼酉部云酌醟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釋文曰譸馬本作輈幻音患詛側助反祝之又反○案曰譸馬本作輈注疏所采釋文漏去今從單行全本補入

傳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疏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譸張爲誑疏引釋訓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譸訓也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張流切卷四下予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侜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彼箋云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譸作輈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是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宄侏張李善曰輈與侏古字通善即據馬融尚書讀侏爲輈也又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謂嚋古文尚書作嗍今攷尚書無嗍字此所云嗍亦即譸字也譸侜輈侏嗍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爲惑者說文卷四下予部𢆯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予胡辦切汗簡卷上之二云𢆯古幻字戶慣切見尚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聽蔡邕石經作𦔻乃訓下無之乃二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𦔻俗儒不識仍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𦔻

字鄭忠怨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怨嘗定古今尚書益忠怨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即字从𦣻𡈼省聲即聖字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釋文詈力智反○疏曰皇王作況○案曰皇蔡石經作兄兄即況已詳上文石經今文也王肅讀爲傳古文者而乃同于今文書以己意定之也鄭从古文作皇當以鄭爲正蔡又以自作自或自省作𦣻故誤也說文卷四上自部云𦣻鼻也又𦣻部云𦣻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𦣻省作𦣻也曰篆作𦣻象口氣出自省作白與曰相似故誤耳亦皆以自爲正也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尚書疏王曰況滋益用敬德疏尚書傳曰小人怨詈則大自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尚書疏傳曰怨詈四王不啻不含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爲不但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自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則經言不敢含怒足矣何不啻之有鄭是傳非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案曰此厥不聽人句獨上文同亦當作舉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疏曰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釋文曰叢才公反

王曰不永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疏尚書傳曰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綏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

案曰土以辟爲刑者釋詁云辟辠也是辟爲刑也傳以爲爲君之道攷釋詁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讒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說非也傳又以寬綽爲寬綏者詩衞風淇奧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衆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爲聚者說文卷三上丵部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案曰嗚呼石經殘碑載隸釋作於當周今作嗚呼衞包改也又監上石經無其字一處其餘

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元大德九年劉世常刻本有此語嚴度序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帝王德有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云爲證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頒爵五等內以見必當有德以居位之義今無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百四十四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四十五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西莊著

周書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于中以爲十六謬矣

案曰傳以君奭爲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駮之者攷謚以奭爲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戰國是秦火以前書爲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勛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皕部云奭盛也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卷四上䀠部又有奭字與奭字相似有䀠字古文以爲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篇以爲召公名醜貴則名奭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釋文曰弔音的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于殷殷以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詁訓合說詳大誥俗𦘕解爲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釋文曰棐音匪忱市林反

鄭曰殷之興亡與君奭同知尚書疏約鄭義傳曰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奭同知傳云亦君所知音此我不敢知與召誥同文彼王注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傳以基爲始孚爲信釋詁文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蔡邕石經終作道祥作詳

馬曰崇充也釋文○案曰注疏所采釋文作受也作受則無義今从單行本改正傳曰紂終墜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詁文鄉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樂記子語賓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爲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爲充充滿周備兼有終義故曰武始曰以崇以崇即以終毛詩蝃蝀傳云崇終也此經對上文基爲始故言崇即終也直改終則非也詳孔訓善者亦釋詁文說文卷一上示部云祥福也一云善是也蔡邕作

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祥本亦作詳亦見丙子學易編晁氏曰荀作詳審也文意尤順晁不知古祥詳通用故云然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羊疏云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祲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鄭注車人云羊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釋文曰已音以遏於葛反徐音遏押反佚音逸易以豉反諶氏壬反

傳曰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于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末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甚亂董逌訓失爲佚春秋經曰肆大告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然則莽作過失與孔作遏佚同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維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傳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于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尚書疏約鄭義

王曰周公重言故稱又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尚書疏約王義

傳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于文王所受命疏曰鄭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王以周公重言孔不解當與王同

案曰鄭云寧王即文王者說詳大誥洛誥又曰之解鄭是王非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又二十之四卷商頌長發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傳曰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伊尹也詩稱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元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案曰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是也又云伊尹名摯者出孫子兵書用間篇云湯以爲阿衡云云者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隸釋卷八衛尉衡方碑云肇先蓋堯之苗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卷十二浚儀令衡立碑云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爲氏又卷十外黃令高彪碑云猗衡爲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猗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湯以伊尹爲阿衡依倚取平也又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釋言云尹正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據此則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呂氏春秋卷十四本味覽云據元嘉興路總管劉貞刻本有鄭元祐序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說伊尹此說則以伊爲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與鄭說異恐未可信也鄭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即阿衡伊尹也云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是三公而詩書稱爲阿衡保衡明是爲之美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爲卿士彼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彼注云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尹在湯爲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則有知是太甲改稱僞孔乃造爲僞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時仍稱阿衡又造僞說命言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即用此經成湯伊尹格于皇天之文却以昔先正保衡冠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即兼保衡之號不待太甲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爲一是其故與鄭相牴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僞書證此僞傳豈知經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史記燕召

公世家集解（傳曰）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子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年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卽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之神則太一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爲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閒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雝己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年晉有竹書紀年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年凡八十四年竹書出于束晳託言汲郡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冢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年數雖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乂爲治者說文辟部文乂與嬖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咎單巫咸寔守王家所謂乂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爲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注以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是冬至祭圜丘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爲一說卽此經皇天爲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竝同此九條又爲一說卽此經上帝爲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蓋鄭氏之意以皇天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稷配者上帝也記曰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爲圜丘卽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蟄之郊專爲祈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埶以長日爲建寅之月非冬至又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樛葛蓋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春秋文耀鉤云春靈威仰云云又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按元命苞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尙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共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自王肅始以六天爲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元以來諸儒羣起而譟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者合郊丘而爲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據五帝分主四時故馬融以格上帝爲奉天時而皇天則北極最尊者也其各爲之名字亦皆古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之有乃或以爲天卽理或以爲天猶性帝猶心或以爲徧覆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爲典要惟趙汸述其師黃澤之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乃求傅說

（案曰）竹書紀年言武丁元年命卿士甘般三年夢求傅說得之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傅說竝列此言甘盤不言傅說蓋偶不及之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爲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者皆爲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旣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禮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之蓋謂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傳以純爲大釋詁文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釋文曰屏賓領反辟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尚書疏傳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尚書疏王曰殷君臣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尚書疏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爲兼言君臣鄭注以爲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奭臣也告君奭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爲專言臣事也王孔非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案曰禮記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爲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今錯亂此文尚書爲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弁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于義理

傳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其身謂勸德以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緇衣注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同訓故鄭以割爲蓋傳云制非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釋文曰虢寡白反徐公伯反閎音宏夭於表反徐於驕反散素但反顚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古活反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尚書疏○詩十六之二卷大雅緜疏○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卷傳曰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夭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顚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顚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緜詩卒章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緜篇傳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爲太師故周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敬友二虢其卽位也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人墨子卷二尚賢上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授之政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顚閎夭爲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略爾非有所去取也若古今人表以泰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虢中虢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旣言文王敬友二虢而白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周公師虢叔則虢叔不劣于四人甚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虢叔爲虢國叔字文王弟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也僖五年傳杜預注則以二虢爲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右扶風有虢縣此西虢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虢國今虢亭是此東虢也僖五年疏引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語史伯對鄭桓公韋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年鄭莊公言制虢叔死焉此虢叔韋謂是虢仲之後世子孫爲鄭桓公所滅者故云死焉非此經之虢叔此經虢叔自是封西虢其後爲晉獻公所滅者也公羊以虢爲郭假借字隸釋卷九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其先周之冑緒虞郭建國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晉克其邦又卷十司隸從事郭究碑云其先出自郭叔寔有懿德文武諮焉郭卽虢也虢有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鷹鼎銘云惟三年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虢叔召鷹彼國語謂文王卽位咨二虢是初卽侯位此三年在豐是受命稱王之三年詩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計文王在位其五十一年自虞芮質成改稱元年凡七年而薨然則初時二虢竝列晚年惟叔用事故此經惟言叔也傳又以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顚括皆名定六年公羊傳仲孫何忌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譏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其君卽位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石錄散季敦銘引攷古圖說以太初歷推爲武王器武王時散氏惟有宜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僞傳合但大戴禮記卷七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羣書然在文王時事蹟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羑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殷周本紀謂閎夭之徒其爲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篤傳亦云文王羑里閎散懷金李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尙尙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釋文曰蔑徐亡結反

鄭曰蔑小也尚書疏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蔑德爲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小卽精微也逸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孔鼂注云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閒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文引古文奇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蔑者无也蔑德體元之德也韓詩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愼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

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君子愼其獨也文王蔑德即此也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釋文曰見賢遍反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聞音問或如字）

馬曰勗勉也（釋文）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命有殷之王命

案曰馬云勗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㒳部云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漢書言治田有陳根脈發土長冒橛之語是冒有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三卷）傳曰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疏）曰虢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死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死不言誰死傳以虢叔實之者說苑卷十三權謀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閎夭封比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泰顛等事與史記略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殆即一人又墨子卷二尚賢下篇云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人皆在獨少一虢叔馬融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亦無虢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虢叔先死孔叢子卷上記義篇云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固係一手僞書而此說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釆食于虢至于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爲晉所并又銘云寔惟先生虢仲之裔及晉滅者西虢乃虢叔後而此以爲虢仲且武王時虢叔已前死安得虢仲反在而封之皆非也傳又以劉爲殺說文金部文劉古作鐂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衛之閒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冒爲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䁋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䁋亡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眞古文爲可信彼文旣訓爲低目視是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上于面則敖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傳闔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釋文曰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鄭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三國魏志卷十一管寧傳注）馬曰鳴鳥謂鳳皇也（釋文）傳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即位初時已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耇爲老者說文老部云耇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造爲成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齊文彼箋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爲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翶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𠙊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李賢注亦云鸑鷟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人即政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即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泂酌卷阿三詩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公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王不留意治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奭序合然則君奭與公劉同時作也其下又隔泂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鳳至故以喻焉是鳳至在成王即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奭時多季矣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阿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爲成王初即位作其時已有鳳至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尚書疏○時瀾增修東萊書說二十六卷）傳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案曰鄭以猷爲謀者釋詁文裕爲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訓饒饒則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釋文曰亶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王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爲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亶誠釋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釋文曰戡音堪

傳曰告以誠信呼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喪亾大否言不可不戒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爲因者釋詁儴因也費誓寇攘鄭云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爲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亾故從夕至明發不能寢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戡爲不勝者弗堪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爲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也以戡伐之戡爲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代戡此以戡代堪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釋文曰俾必耳反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 傳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詁文皋陶謨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丕冒海隅日出虞周聖人竝都卥北以東南爲遠故云然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于民 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勸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疏 傳曰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百四十五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一百四十六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 詩八之一卷豳風譜疏 劉三吾書傳會選五卷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季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疏曰洛誥歸政之事多士次之是歸政明季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季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竝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明二者爲一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衞孔悝鼎銘云即宮于宗周彼宗周謂洛邑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卥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

案曰鄭云奄在淮夷旁者說已詳多士云周公居攝時亦叛者金縢序云三監及淮夷叛鄭彼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是不言奄叛而此言奄亦叛者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又詩破斧序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季踐奄故云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也傳以宗周爲鎬京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又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鄭箋亦云周宗鎬京也疏引祭統云云者周既東遷撫復卥都故名東都王城爲宗周其在卥都時不得以東都爲宗周故知宗周是鎬京也蓋成王是時常居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是也鎬去豐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誥庶邦後仍歸豐矣

又案曰此篇爲滅奄歸誥庶邦則是周公居攝三季所作當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而編于君奭之後則周公復辟成王即政已久殊不可解且此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而多士昔朕來自奄即謂此來自奄也是多方在多士之前甚明而反居此何也攷此篇之上有亾書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鄭注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是鄭意以爲篇第倒亂也成王政將蒲姑與多方是相連之事鄭于成王政云云則將蒲姑多方亦亂其第可知周禮卷九地官敘官師氏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季時此言雖出趙商商既援以問鄭必是鄭義然則周官亦當遷于康誥之前而多方等篇益可知矣古書出于屋壁安得無誤即如蔡仲之命及費誓厠穆王書中其次有不可曉者鄭闕疑不論蓋其慎也作僞傳者明知篇次不合但故欲與鄭牴牾不肯從篇第錯亂之說乃剏說云周公歸政明季淮夷奄又叛其意謂大誥是初叛此多方與成王政等爲再叛兩時兩事又牽合費誓以與此爲一疏曲附之又據下文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僞傳及疏以爲伐紂爲一攝政之初三監及淮夷叛爲再成王即政又叛爲三今攷之周公東征只有一次未聞再舉至再至三特據大叛言之不必定有三事以實之也至于費誓則有淮夷徐戎無奄大誥有淮夷奄無徐戎所伐之國不同其不可合一也周公伐三監淮夷在攝政三季封伯禽則在歸政之季費誓之作則在伯禽之

國之後上距攝政三季相隔甚久伐之時不同其不可合二也魯世家于叙費誓事內誤牽涉管蔡此其謬不待言僞孔固巳知其謬矣但費誓與大誥非一事僞孔知之與成王政等亦非一事成王政等亦有淮夷奄無徐戎僞孔不知竟欲强合爲一是不可合者合之也大誥序云三監淮夷叛云云與成王政序東伐淮夷踐奄多方序歸自奄云云實相連比僞孔强分初叛再叛是不可分者分之也總因拘于篇次欲與鄭立異憑空造出再叛再征强借費誓作證耳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季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彼注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彼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父在當爲母期但此期喪名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季故父再期乃娶達子志也豈可十五月而禫竟夷于旁期乎雖則如此究不得謂伯禽作此誓時周公尚在卽是周公再東征也魯自出兵與周何涉觀魯頌泮水僖公又征淮夷豈亦出成王周公乎鄭謂篇倒當從之僞孔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疏尚書傳曰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爾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案曰王注云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之事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其實不足疑也尹傳以爲正釋言文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其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于多士巳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于肅也又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不可云不用我下誅汝君因言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如其解則經當云乃有不用我命我乃降爾命矣豈復成文理乎且下句言大罰殛之傳又不得不解乃既言大下誅汝君又卽云乃其大罰誅之是誅而又誅也豈有此理乎此皆王肅妄解而僞孔從之者因鄭注巳亡姑存僞傳無駁聊此見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

傳曰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乃大爲過昏之行

案曰云夏桀誕逸淫昏者大戴禮記卷十二少閒篇云禹崩十七世乃有末孫桀淫佚于樂德昏政亂宣三季左傳云桀有昏德是也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釋文曰迪徒歷反馬本作攸麗力馳反

馬曰攸所也迪作攸○釋文傳曰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桀之惡乃汝所聞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案曰馬云攸所也者釋言文經兩云不克開又云開厥顧天逸周書卷二程典解云愼德德開開乃無患孔晁注云開通言德合也又有　開文開保開皆亡又有大開小開是開本周人語也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疏曰鄭王皆以甲爲狎

鄭曰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尚書疏王曰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尚書疏傳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不能善奉于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于治民

案曰鄭王皆以甲爲狎訓爲習者詩芃蘭云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箋云狎習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旣有狎音卽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斥以爲非何也又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說文犬部云狎犬可習也是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云命古文尚書甲然則甲狎同也鄭又以內亂爲鳥獸之行者夏官大司馬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詩齊風序襄公鳥獸之行是也呂覽言桀聽于末嬉是其淫亂也傳以靈爲善者詩定之方中鄭箋同旅爲衆者釋詁文舒爲惰者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厥咎舒是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釋文曰懫敕二反劓魚器反

傳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而逆命于是桀曰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案曰傳以叨懫爲貪叨忿懫者說文卷五下食部饕貪也重文作叨又卷十二上至部𡏛忿戾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𡏛𡏛讀若摯是也傳又云桀尊敬其劓割夏邑殘賊臣者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韓非子卷十七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亡國之臣也墨子卷一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于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又卷十五愼大篇云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干莘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又表干莘推侈俱在第八格此皆所謂殘賊臣立政云桀惟任暴德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釋文曰畀必二反

傳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代之大下明美命于成湯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巳者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釋文曰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殄亭遍反辟必亦反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爲民主疏尚書傳曰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愼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淸自湯至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案曰王以簡爲大釋詁文要囚詳康誥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傳曰嘆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其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

案曰屑有辭詳多士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釋文曰間間廁之間

傳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亾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案曰傳以間爲代釋詁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釋文曰蠲吉玄反馬音圭烝之承反絕句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釋文傳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亾謂誅滅

案曰馬云蠲明烝升傳云絜進者詩天保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烝進釋詁文絜則明進則升義亦通也釋文云蠲一音圭者彼天保釋文亦云蠲舊音圭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是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曰聖人無念于善則爲狂人狂人能念于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亾

案曰徐榦中論卷上法象篇云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云云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于聖故徐榦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案曰暇鄭作夏

鄭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詩十六之四卷大雅皇矣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武疏傳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疏曰紂未必五年前已合喪滅天以湯聖人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年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

案曰鄭云夏之言暇者揚雄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無逸日中吳不暇食隸釋卷一載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尚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叚暇从日叚聲故暇亦作夏也鄭又以須爲待者說文卷十下立部云頦待也釋詁同卷九上須部則云面毛也此本須鬚之須今借爲須待之須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須古文尚書作頦是也天覬紂能改云云者大雅皇矣云上帝耆之箋云耆老也天須暇殷國養之至老頌武云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年皇矣疏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文王不伐紂亦是須之也云文王受命云云者鄭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八年爲武王即位之年不改元承文王之年數之故解五年從八年數起至十三年正月爲帀五年僞孔則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即從九年數起則其起數不在九年之初而在其終矣則數至十三年之正月才跨五年耳實未帀四年如何云須夏五年僞孔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詩譜序疏傳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衆以仁政得人心能堪用德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案曰鄭云顧由視念者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釋文曰夾音協○案曰夾協徐音見顏師古匡謬正俗二卷

王曰四國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尚書疏約王義傳曰我曷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案曰王以四國爲四方傳云管蔡商奄者破斧詩傳義也白虎通卷上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觀大誥多方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是也傳又以介爲大釋詁及小雅小明傳文云畋爾田者說文卷三下攴部云畋平田也从攴田郎引周書此文爲證待年切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疏云猶多方云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遺語也是也傳以熙爲廣者襄二十九年傳廣哉熙熙乎是熙有廣義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哉黎序注而此經之注則未有見然鄭于此經必不以受德爲紂字也蓋僞孔好與鄭違異鄭苟與馬同傳必別爲解鄭苟與馬異傳必違鄭而从馬未有舍馬从鄭者且序分散各冠篇首起于僞孔其始本爲一篇謙而聚于正經之下見僞孔尚書序篇末疏若此節受德鄭注果以爲紂字則其說應先見于此何以反在西伯戡黎序下邪知鄭注亦與馬同解作受所爲德也𢡍傳以爲强說文卷十下心部云忞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忞讀若旻武巾切忞𢡍蓋古今字釋詁昬𢡍强也疏乃輾轉解之一若釋詁于强也之上但有昬而無𢡍者非也

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釋文曰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

王曰敬罰者謂須暇五年尚書疏　傳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疏曰釋言云弇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

案曰王以欽罰爲須暇者欽訓敬有慎重意多方云天惟五秊須夏之子孫謂武王即位五秊而後伐紂是天意須暇紂故使武王遲至五秊即此欽罰意也甸治毛詩小雅信南山大雅韓奕傳義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案曰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之若切攻鄭儀禮四馬卓上九馬齊之鄭注云卓如字又君之卓猶酌也是卓有光言故云从火卓聲作衛古文尚書俗作焯是也俊義釋云禁邑石經作智上文曰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援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

傳曰文武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釋文曰趣七口反

王曰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尚書疏　傳曰文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三事趣馬掌馬之官虎賁綴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小臣猶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榦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此有三卿及文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疏曰任人前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惟舉內外要官言之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皆據內外要官言之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通包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榦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掌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文卿眾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時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謂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三卿者彼傳云指誓戰者也

案曰王云文王所以立政者王業成于文王故專舉之上文並稱武王則此當兼文武也又云任人常任云云者上文宅乃事爲常任即六卿宅乃牧爲州長宅乃準爲平法者則此正宜分配孔傳本之王注也司徒等三卿即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是即三公也此節略舉文武時官制其後作周禮因而損益之或仍其職而改其名故多不同惟虎賁趣馬皆屬夏官太史屬春官餘俱無明文鄭注已亾無可依據僞傳行來已久今不得已宜且仍之可也

夷微盧烝

傳曰蠻夷微盧之眾帥疏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烝訓眾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眾帥

案曰傳以烝爲眾帥疏并以帥爲即下文之尹釋詁云烝君也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傳亦云烝君也然則烝指夷微盧之君長傳疏非也

三亳阪尹釋文曰阪音反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又十九卷○蔡沈書集傳三卷○陳經尚書詳解十八卷○吳澄書纂言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五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無名氏逸齋詩補傳二十九卷○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四卷○周書王會解　傳曰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疏曰亳是湯舊都亳人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歸文王者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爾亳歸是武王時也阪地尹長傳言以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元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舊都分爲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亾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

案曰鄭以三亳爲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爲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亳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

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爲三邑也又言東成皐云云者成皐縣即虎牢轘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與然則成皐轘轅降谷與偃師皆附近亳鄭以爲三亳亳北近大河稍東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㝷之要必驗實而知也成皐等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南京應天府隋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脩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即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云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安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于數十里中强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皐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鄭爲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案曰唐石經作惟克厥宅心蔡邕石經作維厥度心）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劳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案曰傳以以爲用說文卷十四下巳部文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釋文曰敉亡婢反、案曰此蔡邕石經作撫以義同通用基作其基之省也）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基業傳之子孫

案曰傳以敉爲撫安者說文攴部云敉撫也鄭注周禮小祝云敉安也是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釋文曰俾必爾反下同相如字馬息亮反）

傳曰繼自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疏曰政事相對政大事小故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語政之言善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言是一物也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下閒相同閒閒廁之閒諸戶惟反）

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明雩篇云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既周學者相傳古訓皆从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傳以末爲終義見召誥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案曰蔡邕石經受作前徽作徽唐開成石經亦作徽）

傳曰嘆所受賢聖美言皆以告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案曰傳以徽爲美者小雅角弓傳大雅思齊箋義也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釋文曰繹音亦）

王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疏傳曰用賢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案曰王以繹爲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釋文曰憸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憸勱音邁）作（○案曰蔡邕石經訓下無于字在作我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應文義未詳）

馬曰憸利佞人也釋文傳曰商周賢聖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無顯名在世惟吉士用勉治國家

案曰馬云憸利佞人也者說文卷十下心部憸字注云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息廉切玉篇卷上第八十七心部同是也據釋文憸本又作憸字亦馬說文心部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息廉切疾利口即是佞則二字義同而音又同故得兩通也其下勿以憸人理應與上憸人是一而說文卷三上言部譣字注云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息廉切訓問則非此經之義古字多假借意此經古文本借用譣字而義仍作憸利佞人與傳又以勱爲勉者說文卷

十三下九部勱字注云勉力也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讀若
厲从力萬聲莫話切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傳曰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疏曰上有庶慎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
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
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
克用常人 釋文曰詰起一反

馬曰詰實也 釋文○案曰注疏采釋文誤作賓也从原本改 傳曰當治汝戎器兵器
威懷並設以升禹舊迹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四夷賓服所
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案曰馬云詰實也者說文詰訓問但左傳每言軍實則軍貴
實故卽以實訓詰也云陟禹之迹者禹弼成五服至于面各
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
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幅隕減殺殷湯承之更置中國方三千
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
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惟謂中國爾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
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堯舜而然
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土地減國數
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
千七百七十三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爲殷制者以中國方
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考之周禮亦不
符故推以爲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
之舊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
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
爲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氏同而以蠻服爲要
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
要服之內爲九州矣鄭注皋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
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
弼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弼當男服其外五
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弼當衞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
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七千里是九州
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鎭
服其弼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
服卽禹弼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傳以耿光爲光明者杜
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是也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
說非也考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
耿于民矣王逸楚辭章句曰耿明也光也鄭注中庸曰昭昭
猶耿耿小明也本訓明故亦可言小然則耿光卽光明杜林
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
以列用中罰

傳曰并告太史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
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
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
廢置官人之制以告之疏曰成十一秊左傳云昔周克商使
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
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周禮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
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案曰傳以蘇公爲武王司寇忿生封蘇國疏引左傳封溫者
是劉子單子語詩小雅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傳蘇畿內
國名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溫隱十一秊王與鄭人蘇忿
生之田溫等十二邑杜預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
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春秋蘇稱子此云公者子
爵爲三公也漢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與傳
及杜預合也溫縣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卷十二荆州從事
苑鎭碑云膺姿管蘇洪适云范史言律謝舉蘇注以蘇爲忿
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然則忿生固所稱善于刑法
者故周公命太史用其法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一百四十七終

皇清經解分 經彙纂卷二之百四十八

尚書後案 學海堂 靈川秦培瑞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曰懌音亦馬本作不釋○案曰懌俗字說文所無當從馬作釋

鄭曰此成王二十八秊居攝六秊爲秊端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十九之一卷周頌烈文疏○劉恕通鑑外紀三卷 馬曰不釋疾不解也 釋文 傳曰
成王崩秊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疏曰
成王崩秊經典不載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秊四月
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
位三十秊崩此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與歆同
鄭云二十八秊傳惟言成王崩秊未知卽位幾秊崩

案曰鄭云此成王二十八秊者自卽政之秊數至崩秊也又
云居攝六秊爲秊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
至此三十秊文義乃備也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
攝六秊制禮樂至此積三十秊居攝終于七秊加二十八秊
故三十秊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
成王秊十歲三秊喪畢秊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
言周公避居東三秊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秊十五卽居攝
元秊五秊營成周六秊制禮七秊致政明秊成王卽政秊二
十二卽政二十八秊崩秊四十九也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
統歷云成王元秊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歲也後

三十季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卽政元季事見洛誥鄭說亦如此但以爲後三十季乃崩則與鄭不合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季營洛邑作召誥七季致政作洛誥歆乃幷爲一季事據其季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季應閏在九月又不合古歷法鄭既分爲兩季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歆又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爲舛謬然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卽政元季正月是巳巳朔顧命四月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卽是哉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旣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季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季一三十季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季者連制禮樂之季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季數起一說也說詳康誥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季表其言云孔子序尙書略無季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季數稽其諸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季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誤傳云十六日尤非下文甲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爲以不釋爲不解者說文二上釆部釋解也是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釋文曰洮他刀反徐音道頮音悔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

鄭曰洮頮爲濯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大傳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疏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頮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洮盥俱用水

案曰鄭以洮爲濯者鄭注周禮守祧職云古文祧爲濯則古者借濯爲祧字亦或叉借濯爲洮字則鄭變作濯者原不改洮之義鄭注與馬同也馬云洮洮髮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洮但云水名沐則云濯髮也但說文解字義多不備其實則洮亦濯髮也頮類面者水部又云沬洒面也又重文頮古文沬从頁今本又加廾則說文無此字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瀕古文沬呼妹切說文卷三上廾部云竦手也从𠂇从又居竦切今變隸作廾掬水洒面當用兩手則加廾似亦可通然究宜以說文爲正也虞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云顧命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誠可怪也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若鄭果以爲澣衣成事則經實無此意誠宜爲翻所駮但翻言有不可信如柳谷鄭注云五色聚爲柳日入時具五色故曰柳谷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乃翻謂鄭作味谷誣也鄭解分北三苗云分析流之鄭亦以北爲古別字故言分析分析卽分別也翻以爲鄭讀爲北亦誣也至其駮鄭之以同爲酒杯者辨說詳後亦非也據此諸條則翻言何一可信此條鄭注但云洮濯無澣衣之語爲翻所誣故特辨之

相被冕服憑玉几釋文曰被皮義反徐扶僞反憑皮冰反下同說文作凭云依也字林同皮冰反○案曰說文卷十四上几部云凭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玉几讀若馮皮冰切今俗作憑又从心非也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疏曰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元冕知不然者發大命不應惟服元冕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憑玉几

案曰鄭以相爲正王服位之臣者以其以冕服加王身知是正王服位之臣又云謂太僕者周禮夏官太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又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卜當爲僕僕人師卽太僕也是太僕又扶君疾者故知此相爲太僕也云冕元冕者周禮司服職冕服有六元冕爲下皆祭服也眡朝則皮弁服弁卑于冕眡朝輕于祭祀故皮弁也而儀禮覲禮云天子衮冕者以受諸侯朝覲在廟中故服冕服之尊者此時傳顧命蓋在路門內之內朝不于廟中特以傳重大事加于尋常眡朝一等則被冕服自是元冕也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釋文曰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案曰班氏古今人表彤作形師古作彤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毛詩三之二下卷衛風淇奧序疏○又十八之二卷大雅桑柔篇王曰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治事蓋羣士也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六卷上○陳櫟書傳纂疏六卷○劉恕通鑑外紀三卷傳曰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畢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季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于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

案曰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者六卿分職法天地四時自虞夏至周皆同此將傳顧命而所召六人自是六卿召公奭稱太保畢毛稱公自是三公據伏生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鄭注君奭序答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故云公兼官而又云以六卿爲正次者三公之次首太師次太傅次太保今乃以太保居首自是依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次不依三公之次且康叔爲司寇卽此衛侯適居第五司寇之次故云以六卿爲正次也蓋三公官不必備有其人則設無則闕惟六卿爲實職故當坐而論道之時則首太師次太傅太保當居末及作而行之

之時不妨太保居首太師太傅反居其後然則召公奭以冢宰兼太保無疑矣而畢毛二人未知誰爲太師誰爲太傅也若然太保旣是冢宰依次則芮伯是司徒似當如僞傳所說即鄭亦自言以六卿爲次而今乃以芮伯入爲宗伯則所未詳鄭必別有據也云入者益衞是畿外諸侯召芮彤畢毛亦俱是畿內諸侯而今皆爲王朝公卿故言入淇奧詩序衞武公入相于周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益自古有此制也知召芮彤畢毛皆畿內國者鄭注周禮太宰職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太保所食及毛畢皆畿內國也召地詳見召誥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在圻內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諸儒並不詳惟通鑑周紀胡三省注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預云在長安縣西北（圖若據云此名畢原非畢陌之在渭水北者）長安今陝西西安府治所衞今河南衞輝府淇縣說已詳康誥毛亦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毛泉見水經注然不言即毛伯國路史或別有據合諸說觀之六國惟衞在畿外餘皆畿內也王以彤爲姒姓者史記夏本紀禹姒姓其後有彤城氏蓋據此其餘五國王以爲皆姬姓而又以畢毛爲皆文王庶子者召公奭衞康叔封已見君奭康誥姬姓不待言芮旅巢命序鄭注云周同姓彼疏云出世本作旅巢命之芮伯在武王之世今此成王崩召公康叔輩武王臣皆在則芮伯亦當即作旅巢命之人其後有芮良夫當厲王時作誥以戒王見逸周書又作桑柔詩以刺王見詩序鄭箋又諫厲王說榮公見周語韋昭謂是周大夫芮伯其後魯桓公九年又有芮伯伐曲沃當周桓王世蓋皆芮伯之子孫畢毛者魏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于畢不言文王子周本紀云武王伐紂毛叔鄭奉明水亦不言文王子但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是畢毛皆文王子管蔡世家數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中無畢毛（劉向列女傳卷一母儀篇數太姒十子與此文畧同惟以管蔡皆周公弟爲異亦無畢毛也）故王肅據此以畢毛皆文王庶子而杜預解文王之子又有所謂毛叔聃者與鄭非一人然則此經所謂毛公或鄭或聃未可知也太保稱名餘五人皆不名當是互文偶然有異無義例也師氏疏引周禮者地官文虎臣傳以即虎賁氏則夏官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釋文曰幾音機徐音幾瘳敕留反）

傳曰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案曰傳以大漸爲大進篤者周易序卦傳云漸進也列子卷六力命篇云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順釋文云漸劇也是大漸爲大進篤也幾爲危殆者釋詁幾殆皆危也說文卷四下𢆶部云幾微也殆也从𢆶从戍戍兵守也𢆶而兵守者危也是幾爲危殆也臻至亦釋詁文言困甚者論語述而篇鄭注云病謂疾益困是也彌爲久者說文卷九下镸部云镾久長也从長爾聲是也今俗从弓非也審爲詳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詳審議也是審詳得互相訓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釋文曰重直龍反麗力馳反肄徐以至反又以制反）

馬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文）傳曰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敎則勤勞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

案曰馬云重光日月星者日月星晝夜代明皆有光采禮記鄉飲酒義謂之三光桓二年左傳謂之三辰伏生大傳云舜時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尙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然則喻王者之光明皆兼日月星也太極上元云云者漢律歷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聯珠也說與此馬注同致日月疊璧必在朔旦假使冬至在朔旦日月疊璧矣而五星未必皆會也計日月疊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年僅有之事或文武盛時有此瑞也傳以奠爲定者周禮大司徒奠地守鄭注云定地守是也肄爲勞者說文卷三下聿部云隸習也重文𦘔作隸今俗作肄肄習是有勞義也蔡邕石經達作通集作就傳亦訓達爲通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通達也是二字轉相訓也釋詁就成也傳亦訓集爲成是二字義同也毛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云集就也韓詩外傳作就是集讀爲就與咎協韻大雅大明傳與小旻同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釋文曰侗音通又勑動反馬本作詷）

馬曰詷共也（釋文）傳曰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敎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

案曰馬以侗作詷訓爲共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詷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徒紅切作詷與馬合而又以後爲夏后此孔氏古文眞本也僞孔改爲在後之侗成王自謙侗稚非也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詷同爲詷亦取共義襄十三年左傳以屬諸夏定十年齊不謀夏堯典蠻夷猾夏立政伻我有夏皆謂中國爲夏釋詁以后爲君則夏后之詷蓋謂中國君長之所共尊奉者謂天子也傳以迓爲迎者亦釋詁文迓當作訝也又以昏逾爲昏亂逾越者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羊朱切是逾爲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曰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夫人如字冒亡報反一音墨馬鄭王作勖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音勑用反○案曰注疏所采釋文自夫人以下皆脫今從單行足本補入）

馬曰贛陷也（釋文○案曰注疏脫去從足本補入）傳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于艱難勤德政和遠又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于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案曰傳以殆爲危釋詁文輿爲起釋言文尚爲庶幾者釋言庶幾爲尚轉相訓也時爲是宏爲大亂爲治亦皆釋詁文冒貢馬鄭王作朂贛者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勖勉也从力冒聲朂勉之義于此無取但古字多以音同假借朂既從冒得聲故即借爲冒也傳云冒進冒固有進義但貢字無解于義不足馬以贛爲陷者贛從竷省聲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訓贛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朂贛也傳以非幾爲非危者非如易繫辭下傳禁民爲非之非說文卷十一下非部云違也从飛下𦐇取其相背謂違理背義之事也幾訓危釋詁文

茲既受命還（案曰既蔡邕石經作即蓋三八字隸變作既从皀偏旁同即相似而誤）

傳曰羣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疏曰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亦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

出綴衣于庭（釋文曰出如字徐尺遂反綴竹衞反下同）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周禮六卷天官幕人疏）傳曰綴衣幄帳徹出幄帳于庭王寢北牖下東首反初生疏曰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所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復反寢處以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墉下廢牀鄭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知此時王亦寢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

案曰鄭以綴衣爲連綴小斂大斂之衣者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鄭彼注尊卑皆同大斂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豫爲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見檀弓）天子宜更早成王崩秊四十九喪具固宜早辦況疾已危殆斂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云也立政綴衣是官名此綴衣是斂衣下文綴衣是幄帳三解不同鄭惟取立義精確不嫌同文異訓也傳疏以此亦爲幄帳攷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皋門內爲外朝應門內爲治朝路門一名畢門內爲燕朝即路寢也王疾甚而發顧命固在路寢（莊三十二秊穀梁傳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僖三十三秊公薨于小寢非正也）此云出綴衣于庭即路寢之庭也而下文王崩之後執兵者在畢門內經固有明文其四路所陳周禮典路疏引鄭注以爲在路門內又詩斯干疏引鄭志謂顧命陳設皆在路寢若此所出綴衣果是幄帳則同一路寢也同一幄帳也方欲設之乃先徹之何爲若是之紛紛邪況下文綴衣與黼扆相連故知是幄帳此單言綴衣則非幄帳傳疏非是當從鄭爲小斂大斂之衣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案曰王崩鄭司農注周禮春官司几筵及天府皆引作成王與馬同）

馬曰安民立政曰成（釋文）王曰成王二十八秊崩（劉恕通鑑外紀三卷）傳曰明日王崩

案曰馬云安民立政曰成者逸周書卷六謚法解文蔡邕獨斷同也釋詁云崩死也曲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釋詁總解諸文故云死也鄭彼注云自上顛壞曰崩劉熙釋名卷八釋喪制篇云崩壞之形也硼聲也與鄭合也王注云云見外紀王注在宋當已無全本但劉恕博學所引宜不謬據此則王與鄭合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釋文曰俾必爾反伋居及反）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于門外之意于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于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似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于經者于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衞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于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衞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案曰傳云臣子皆侍左右云云者文王世子云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于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有喜色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是成王自不懌及崩康王必當常侍左右今乃迎之南門外故解之爲欲殊異之故出而復迎也仲桓南宮毛古今人表作中桓南宮髦古字通也仲南宮氏桓毛名昭二十三秊左傳有南宮極杜預注周卿士二十四秊有南宮囂注極之子疑即毛後也齊侯呂伋者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說文卷一上玉部云齊太公子伋謚曰玎公玎又丁之異文也昭三秊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徼福于太公丁公杜預注二公齊先君又十二秊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注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釋文云級音急本亦作伋是也齊世家稱太公之先爲四嶽佐禹平水土國語周語云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呂是呂爲伋氏也傳又云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又云伋爲天子虎賁氏疑皆是也釋爰爲于云于齊侯索虎賁百人則非也何者爰訓于雖見釋詁但字有數義不可執一偽孔解字爲專取一

訓字而不變雖勝近世俗儒全不知訓詁者然太泥則不通鄭如爰字凡遇爰必解爲于今言于齊侯索虎賁百人不言爰則于字無謂言索則經文所無乃增之以足成其義謬矣且如此則伋不自行于奉迎之禮不太簡略邪說文卷四下爰部云爰引也从受从于此經爰字當從引訓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旅賁氏中士二人官相連比而旅之言衆旅賁氏似虎賁氏之副貳據傳謂呂伋爲虎賁氏則桓毛蓋旅賁氏虎賁氏之職大喪守王門則成王崩後呂伋正守此門今釗出在門外故令旅賁氏桓毛導引虎賁氏呂伋共迎之也旅賁氏之職喪紀則執戈盾此經二干戈明即桓毛二人所執而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彼鄭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此經虎賁百人明即虎賁氏所屬之虎士知是桓毛親執干戈導引呂伋統率虎士共迎釗也（虎賁氏秩僅下大夫而呂伋太公之子居此卑官者大喪守門鄭注云非常之難守在門則秩雖微而責任重故以列侯入而兼領此職非其官止于此保氏亦下大夫太保召公猶兼領之則呂伋兼攝虎賁氏不足異也）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金縢小子其新逆鄭注叓自新迎周公此時欲正釗嗣子之位故傳亦云叓新逆也傳以南門爲路寢門者即下文所謂畢門亦即所謂廟門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疏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卒于路寢以諸侯薨于路寢知天子亦崩于路寢今延太子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

案曰傳以翼爲明蓋經典皆以明日爲翼日遂有此訓其實翼是鳥翅自明至昏爲一日故從今日數來日爲明日又稱翼者明日次于今日如鳥之翼也豈可作昏明之明解乎下文有卤夾室有卤則必有東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爲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即夾室也成王薨于路寢則此翼室爲路寢前堂兩邊之室檀弓周人殯于卤階之上據疏殯在堂上非室中然既殯在卤則宅憂自當在東且既殯之後居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未殯暫居翼室當亦在東可知要以下文設四坐參之有卤夾無東夾以康王方居東夾故則翼室在東無疑傳以恤爲憂者蓼莪詩出則銜恤箋云親亾不得見恤憂也是也

丁卯命作册度（釋文曰度舊音待洛反恐誤注云作册書法度音宜如字）

傳曰三日命史爲册書法度傳命康王疏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受策法度下憑几宣言是策書受命時升階即位傳命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王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傳曰邦伯爲相則召公于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疏曰乙丑崩于今九日矣鄭云大斂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于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也致材木供喪用謂椁與明器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者天子禮大須預營之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

案曰鄭以癸酉爲大斂明日疏云云者意以大斂與殯同日據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但以來日數故自丙寅數至壬申大斂爲七日則癸酉恰大斂明日曲禮上篇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彼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與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疏云云大夫以上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死日然則除乙丑壬申爲七日是日殯斂故癸酉爲大斂明日也王云召公爲二伯者下文云太保率卤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召公與畢公爲二伯也傳以材爲材木疏以爲椁引禮記證之者是檀弓下篇文彼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存則人神均慶没則靈祇等其哀傷是也疏又兼言明器者檀弓上篇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材即椁材明器鬼器竹木瓦皆有之以送葬夏備物不可用殷則用生人器周兼之加偶人也

狄設黼扆綴衣（釋文曰黼音甫徐音濤扆於豈反）

傳云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疏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也禮記祭統云狄樂吏之賤者也故以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卤爲扆郭璞曰窗東戶卤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㡓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于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也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下設四坐陳寶玉兵器輅車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案曰傳云狄下士疏引祭統以爲樂吏之賤者但祭統作翟周禮內司服揄狄闕狄鄭注狄當爲翟翟雉名則狄翟通也疏又引喪大記云云彼注亦云樂吏之賤者也傳又云扆屏風畫爲斧文者春官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之制如屏風然斧謂之黼釋器文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若據本疏所引攷工記繢人職云白與黑謂之黼則以采色而言若據繡于物爲金斧其文近刃白近銎黑則以形狀而言蓋取斷割之義覲禮注云以示斷也知以絳帛爲質者周人尚赤黼扆當天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依制如屏風者屏風起于漢世扆當天子所立處之後若爲天子屏翳其風因取其名故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又注明堂位云斧依爲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鄭氏舉屏風況斧依黼扆即斧依也傳又云置戶牖間者據司几筵疏引作其置竟戶牖間且釋之云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其說詳後疏下文所設四坐爲牖間爲天子之正位有黼扆而疏以爲四坐皆有黼扆恐非也此綴衣傳云幄帳是也而云復設者蒙上出綴衣之文則非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釋文曰嚮許亮反篾眠結反純之允反又之閏反下同）

鄭曰篾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華玉五色玉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

八卷○禮記二十三卷禮器疏馬曰篾織蒻竊象○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篾席織蒻苹席恭蒲席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尚書疏○又約王誤○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篾桃枝竹白黑襍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疏曰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卽此坐也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卽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卽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四坐皆左右几也鄭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則云析竹次青王肅云織蒻苹席竝不知所據也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illegible]器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繒黑繒錯雜緣之鄭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爲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元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諸侯之坐據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牖間南嚮者上疏引釋宮及注云云案引也禮云云明堂位注云云皆以戶牖之間言之此云牖間者彼諸文戶牖之間舉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卽是窗所謂窗東戶西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室兩旁爲東西夾室卽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西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之坐也知戶在東者曲禮上云人子居不主奧彼注云不敢當尊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彼疏云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名奧釋宮云西南隅爲奧西北隅爲屋漏東北隅爲宧東南隅爲窔彼孫炎注云奧室中隱奧處彼疏云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此皆戶在東之明證釋宮郭璞注云窔亦隱闇非也東南隅戶所在而可以言隱闇乎窔當爲宧說文卷七下宀部室西南隅奧室東北隅宧竝與釋宮同惟室東南隅爲宧戶樞聲也烏皎切知釋宮窔乃宧之誤因穴部窔字注云宧窔深也烏叫切後人以宧窔連文音又相亂遂爾致誤耳然則東南隅旣以戶樞聲得名則戶在東南明甚更以牖戶之閒曰扆李巡郭璞皆云牖東戶西然之戶在東南則牖在西南可知若然西南有牖納日光則但爲室中最深處而不可言隱諸家言隱者亦非何則西北隅之屋漏鄭詩箋釋漏爲隱然則西北爲隱西南爲深而非隱惟東南獨以戶樞聲名之以其爲戶所在也又扆旣在牖東戶西而黼扆是南向正位必在堂正中爲室戶在東故戶西爲扆若戶本在西而又以戶西爲扆則且偏于堂之極西矣而可以設黼扆乎故知戶不在西而在東也若然則大雅斯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者何據彼鄭箋及疏考之凡室戶東牖西乃是定制尊卑皆同但大夫士之宮室其前堂雖亦有東西夾室而後室却只有西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西房因其後半截只有東房西室故室之戶偏于東與東房相近以房戶之間爲正中今此天子之後室兩旁各有一房故就一室論戶亦在東而就大判言之戶已在東西兩房之中比之大夫以下一房者之室戶則已爲西其戶矣非實西其戶也知士止有東房者斯干疏禮記禮器疏推鄭意云士喪禮小斂婦人髽于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士喪于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于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有左右房士止一東房也卿大夫亦止一房者鄉飲酒鄉射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則以室戶牖之間爲中大夫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直言房不言東西房無所對故也又明堂之制有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每室四旁開戶每戶兩窗夾之共有四戶八窗今此獨一後室後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然則彼云西南其戶其實仍是東南其戶與此經牖間南嚮爲在牖東戶西不相背也據彼箋謂彼所築是天子之燕寢其制如諸侯之路寢蓋匠人注言天子之路寢及宗廟其制皆與明堂無異斯干所說異于明堂故知是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也今此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而其制乃與斯干所說燕寢同者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詳論其事以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祼卽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則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憑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西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

又案曰鄭云篾析竹次青者說文卷四上首部云莧火不明也从首从火首亦聲周書布重莧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莫結切說文引書據孔氏古文鄭亦傳孔氏古文必不有異說文作莧鄭本可知僞孔好用俗字改莧爲篾孔穎達不識字不知篾之不成字遂以僞孔之篾入于鄭注不可以此而遂謂鄭作篾亦不可因鄭解爲析竹次青而謂其字當从竹也三國志六十四卷吳諸葛恪傳篾束其要是時始有篾字若謂孔氏古文作篾則說文何不于竹部引其文以爲从竹蔑省聲而乃于首部引之邪知鄭必亦作莧也但解爲析竹次青與說文異說文云織蒻卷一下艸部亦云蒻蒲本可以爲平席雖與馬王合恐非也僞傳云桃枝竹釋草桃枝四寸有節郭云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是也此說與鄭司几筵注次席合而與此經注析竹次青仍自不同鄭言不用生時席則莧席非次席僞傳亦非文字宜依說文傳注必宗鄭氏此說經科律所宜遵守也鄭又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生時牖間之位設三重席席各異物且異純不用莧席今則重席惟用莧是不用生時席也下文三席仿此皆非生時席矣疏以莧席卽是周禮次席與生前同是三重

與鄭解異非也疏引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亦司几筵文司農注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書顧命云云鄭彼注云吉事王祭宗廟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故經言華玉文貝彫玉皆是有飾漆則變更其質不得以因其質解之司農注非是又此几席非設于殯前則非有饋奠之事亦不得云奠几朝夕相因鄭注周禮未必即尙書義疏即用周禮爲說誤耳蓋此言仍几者對席不因生時爲言雖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明几則仍生時也王肅以此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者疏引周禮司几筵大朝覲云云又引儀禮覲禮云云肅據此故以此牖閒之坐爲見羣臣覲諸侯其說是也又檀弓夫子夢坐奠于兩楹之閒而云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彼注云宗尊也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爲君彼疏云顧命牖閒南嚮是天子兩楹治事處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然則正當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據疏肅說四坐皆與孔同故今遂移孔傳爲肅注于傳不重出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釋文曰底之履反）

鄭曰底致也篾纖致席也（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馬曰底青蒲也（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王曰底席青蒲席也此旦夕聽事之坐（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東卥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疏曰東卥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卥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爲蒻苹孔以底席爲蒻苹當謂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各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綴爲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飾物釋魚于貝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爲然牖閒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卥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燕禮云坐于阼階上卥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卥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卥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考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卥序東嚮東序卥嚮者以此諸坐竝陳避牖閒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卥序者釋宮東卥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序次序也是也說文卷九下广部亦云序東卥牆也與釋宮合下文陳寶疏云序者牆之別名是也傳乃改云東卥廂廂字在广部新附此俗字不可用釋宮又云室有東卥廂曰廟者此字後人所改據儀禮當作箱傳好用俗字姑勿論但據彼郭注云夾室前堂蓋夾室之前堂是箱也而非即夾室也至于序則是牆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即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若以序即夾室已非況以爲箱乎此經東嚮卥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卥序故以序言之原與夾室無涉而傳乃以爲東卥廂乎不但字俗義尤妄謬

又案曰鄭云底致也莧纖致席也者底致釋言文謂密致鄭以上文莧席爲析竹次青故此亦言莧纖致席馬王以上文莧席爲蒲蒻故亦以此爲蒲而傳同之漢書八十二卷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馬王說似出于此要于底字之義無取不如從鄭說確也（疏引急就解傳是第十四章文王應麟引此經重底作重底引傳蒻苹作蒻苹皆誤）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釋文曰豐芳弓反）

鄭曰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王曰豐席莞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尚書疏○又約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疏曰釋艸云莞苻蘺郭璞曰今卥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又云蔨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考工記云畫繢之事襍五色是彩色爲畫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爲刻鏤之類

案曰鄭云豐刮凍竹者未詳王孔皆以爲莞疏引釋艸樊光注引詩下莞上簟小雅斯干文鄭彼箋云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爲席有異要非鄭此注義也畫純鄭以爲雲氣云云者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解之如周禮幎人職畫布巾幎六彝司常職皆畫其象司几筵職畫純以及儀禮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禮記喪大記畫荒鄭注皆謂畫雲氣蓋古人之畫有所取象者皆畫成物若旗旟服章射侯等是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則但畫雲氣而已故此經畫純鄭亦以爲畫雲氣傳云彩色爲畫疏引考工記不如鄭注明析也傳云彫刻鏤者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釋器玉謂之彫彫謂之琢雕彫通也王以此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禮記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其文以東序爲明堂之東序此經所設几席據斯干疏引鄭志在路寢不在明堂而王以東序爲養國老之坐者匠人注以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鄭志謂成王崩于鎬京鎬京宮室未爲明堂今欲于此傳顧命陳設几席自當放象明堂儀式也又以爲饗羣臣之坐者上節疏引儀禮燕禮彼文云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卥鄉阼階之上當東序之前也推之天子燕羣臣則亦當東序卥鄉之位矣又特牲云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彼注云阼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檀弓疏云燕饗皆在阼階卥面是饗與燕同故又以爲饗羣臣之坐也

卥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釋文曰夾工洽反徐音頰筍息允反徐云竹子皮爲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案曰漆是水名此經指言木名則字當作桼）

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尚書疏○禮記二十三卷禮器疏）馬曰筍箬箬（釋文○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引作箬弱○戴侗六書故二十三卷引作箬答○案曰薛戴引皆誤）王曰此親屬私宴之坐（尚書疏約上義）傳曰卥廂夾室之前筍蒻竹元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疏曰下傳云卥房卥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同實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卥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艸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紛組之小別鄭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紛綬一物故以元紛爲黑綬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西夾南嚮者上翼室案言在堂兩頭如鳥之翼即夾室今此西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于其中故也傳以西夾爲西廂夾室不知廂乃夾室之前堂也廂與夾而不分謬已甚矣乃又以此坐爲在西夾之前前字經文所無更妄增之則愈有不可解者疏多附會傳于此亦不能疏其所以在前之故破西夾之前即下文西堂有冕執鉞者立于此又雜列一席于此何爲邪且此席列于西夾室之前堂而西夾中獨空洞無物何爲邪且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傳既用之小雅湛露云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彼序云天子燕諸侯彼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則私宴在室中甚明何乃以爲在室之前堂邪傳說非也

又案曰鄭云筍析竹青皮引禮器爲證今禮器作筠俗儒改也說文卷五上竹部但有筍字竹胎也从竹旬聲思允切筠字則在新附非許氏原文是古無此字葢筍字有二義以爲竹青皮則于貧反以爲竹胎則思允反釋文竝列兩音陸德明已不識字矣禮記聘義孚尹旁達彼注云尹讀如竹箭之筠彼釋文云尹依注音筍又作筠則知彼筠字亦俗儒改也今人但知筍爲竹胎則筍席之義不可解知爲竹外青皮則筍席者離析竹幹取其外青皮爲席也馬云筍箬竹部箬字注云竹箬也箬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箬是馬與鄭合也傳云蒻竹蒻字說文無妄也鄭又以元紛爲元組者司几筵注紛如綬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桼說文卷六下部首木汁可以髹物桼几以桼髹几也王肅以此爲親屬私宴之坐者祭畢而燕自在東序此當是平日無事而宴也

越玉五重陳寶 釋文曰重直容反○案曰說文卷七下宀部云㝛藏也从宀呆聲呆古文保周書曰陳㝛赤刀博袌切此部則出寶字而引書在㝛字下不在寶字下則此字當作㝛讀爲藏今本僞孔改也 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 尚書疏 馬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 釋文 傳曰于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分別言之越于也者于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于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寶器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越馬云越地謂南蠻百粵周書王會解備記四夷貢獻南方諸國無貢玉者其篇末又述湯令伊尹爲四方獻令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于是爲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不言獻玉是南方不產玉也馬說非是當從傳訓越爲于此一節爲總目下文也鄭云陳寶大事以華國者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是也傳云列玉五重在東西序坐北疏以序即牆別名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者下文東堂西堂鄭注云序內半以前曰堂疏云謂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是牆南北長也其東序西序長足容几席陳設西序其前爲殯殯南當留餘地爲獻醋拜起地殯北爲西序東嚮之坐坐北列玉二重亦足容之也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 釋文曰琬紆晚反琰以冉反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 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黄度尚書說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 王曰大訓虞書典謨 尚書疏引王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 傳曰赤刀寶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疏曰赤刀者刀有赤處刀一名削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鐶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與詣孫策策引白削斫席與體動曰我見刀爲然赤刀爲赤削白刀爲白削是削爲刀別名明矣大璧琬琰爲二重則琬琰共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形質同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

案曰鄭云武王誅紂云云者周書克殷解商辛既自燔于火武王適王所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史記周本紀言以輕劍擊之則輕呂劍名非刀鄭謂武王誅紂別有所佩之刀非謂即誅紂之兵也禮記檀弓周人尚赤故刀亦飾以赤也又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者鄭意葢總謂古先王王孔以爲虞書典謨先王多矣何獨舉虞書乎恐非也鄭又云大璧琬琰皆尺二寸者璧與琮相配據攷工玉人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若琬圭琰圭據玉人職皆九寸鄭云尺二寸者以彼文九寸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自然較大故知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釋文曰球音求

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者所受 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三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八卷○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 尚書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八十七卷圭璧門 王曰河圖八卦也 尚書疏 傳曰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疏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球是雍州貢也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然否河圖八卦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葢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

案曰鄭云大玉華山之球者爾雅釋地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石即球也山海經太華之山其西小華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是華山有玉也夷玉爲珣玗琪者疏引釋地東方之美云云鄭言東北葢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閭在東北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與說文合馬注亦同也天球雍州所貢者皋陶謨戛擊鳴球鳴球是已成之玉磬其未成器者即天球禹貢雍州所貢有球當爲磬材未經琢治豫貢磬錯正以治之也三者皆璞云云者對上宏璧琬琰皆已琢治成形而言

也河圖出河水者鄭注易繫辭引春秋說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是河圖出于河也王孔以爲八卦疏引漢書五行志爲證鄭但泛言帝王聖者所受者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季與成王觀于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則周家世受河圖今成王初崩前代河圖皆在當皆傳寶之不但陳本朝所受故鄭廣指帝王聖者也

兌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釋文曰鼖扶云反

鄭曰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攻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 周禮三十卷春官天府疏 傳曰兌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卤房卤夾坐東疏曰夏有兌矦知兌是國名也大貝大于餘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車罔爲渠大如車罔其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異故寶之卤序卽是卤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卤序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卤知此在卤房者在卤夾坐東也

案曰鄭引書傳云云者伏生書大傳也後文云卤伯既戡耆紂囚之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之卤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車渠陳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遂遣卤伯伐崇是其事也貝大如車渠者陸德明云渠車輞也非車渠卽貝也車渠蛤屬生南海中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攻以爲器如白玉此別爲一物非此車渠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釋文曰兌徒外反

鄭曰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周禮二十卷春官天府疏 傳曰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疏曰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考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卤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荅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

案曰鄭云云者乖是巧工見堯典知四者皆人名也僞孔以卤房東房卽是東卤夾室上節傳云卤房卤夾坐東益僞孔謬以卤夾南嚮之坐爲在卤夾之前之堂上故以大貝等爲在卤夾南嚮之坐之東此節傳云東房東廂夾室而東夾室則康王方臨宅于此故疏推傳意以戈弓等陳于東夾之前之堂上矣其實皆大謬也前堂後室古人定制說文卷十二上戶部云房室在旁也从戶方聲蓋房各有戶故从戶劉熙釋名卷五釋宮室篇云房旁也在室兩旁也與說文合然則夾室在前堂之兩頭房在後室之兩旁是房在夾室之後矣當魏晉之時古人宮室之制猶可攷僞孔自當知之而乃以房爲卽夾室是故爲謬言以欺世耶抑眞懵愚無識而然耶且如其說則几席寶玉等皆在堂上無有在房室中者矣何悖謬至此也攷前堂後室堂有兩楹其中卽禮弓所謂兩楹閒堂東卤牆爲序序外爲夾室自兩楹閒至東卤序各廣三分楹閒之一後室之廣如前堂之楹閒是後室固在前堂之後而較陝于前堂故後室兩旁之東卤房雖當東卤夾之後而較廣于東卤夾又各延及于序內之北 [illegible]楹旁之北 卤房當卤夾後以東東房當東夾後以卤也房雖與室連比其閒有墉以閒之各不相通故各于南隅設户以通于堂其後室之中東卤北三面皆墉惟南一面東爲戶卤爲牖故卤房之戶出于卤序內室牖之卤東房之戶出于東序內室戶之東也 戶皆在東南隅房之戶則在房南隅然通于堂故鄭此 其所陳寶玉在卤房者陳于東墉下在東房者陳于卤墉下知者上文鄭注云陳寶以藩國也則必不陳于罪隱之處今陳于房中必卤房東墉下東房卤墉下各當房戶之直北前堂皆得見之故知必陳于此也其房戶之外卽東卤序內之地各有所陳今房中所陳直戶之北亞與東卤序之所陳南北相直卤房直卤序所陳之北東房直東序所陳之北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釋文曰阼才故反塾音孰一音育○案日鄭注引此經四輅字皆作路今本尙書作輅說文卷十四上車部云輅車軨前横木也然則輅乃車上一物何得爲天子車名春官巾車典路及鄭注皆作路鄭巾車注云王在焉曰路儀禮覲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是作路非也輅引作說大夫卽作貢禹合今作輅亦假借也輅字在說文卷十三下新附中然路字不可用當假借作輅也

鄭曰大路玉路贊次在玉路後謂王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卤北面與玉路相對也次路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不陳金輅革輅木輅者主于朝祀而已 尙書正義卷十八○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八卷○周禮二十七卷春官典路疏○案曰此條鄭注尙書不言其下 [illegible] 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 [illegible]

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是爲五路也此經所陳四路必是周禮五路之四大輅路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于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卤金輅在東此經四輅兩兩相配大輅綴輅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金卽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于五之內必辭少一若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云孔意當然也鄭以大輅玉輅先輅象輅綴輅玉輅之貳次輅金輅之貳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卤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卤爲上由王殯在卤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

東後卤者以王在東宿衞敬新主故也與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路禮也

案曰鄭以大路為玉路者大戴禮卷十二朝事篇云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巾車云王之五路一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彼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然則大路卽玉路也明堂位云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天子之禮也彼注云旂旗畫日月明堂位大路與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據鄭注俱是殷路所以與朝事巾車之十有再就者不同要大路是一故旂章則同雖繁纓不同不害大路卽玉路也鄭又以贅為次謂是玉路之貳者望文為說也巾車于玉路貳車無文而朝事云大路貳車十二乘是大路有貳也鄭又以先路為象路者巾車無先路其名惟見此及郊特牲郊特牲無注而于此必以為象路者鄭以此經陳設皆為將傳顧命欲以華國所陳之車主于朝祀而已巾車云玉路以祀象路以朝贅次是副貳皆無名既以大路為玉路故遂推先路以為象路也若然巾車云象路朱樊纓七就而郊特牲先路三就不同者郊特牲所說亦是殷制與大路之繁纓殷周不同者一例不害此經先路是繁纓七就之象路也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疏引彼孫炎注郭璞注卽用之冬官匠人有門堂彼注云門堂門側之堂亦引釋宮此文以證是也又以次路為象路之貳者次是次于先亦望文為說也又云象路在路門內之卤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荅張逸詩疏引鄭志荅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下文云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是經有明文也以賓階在卤阼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嚮則卤為右東為左塾是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嚮則卤為左東為右故在左塾前者與在卤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相對也又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以五路止陳其二故云云也上文東卤序凡席及列玉陳寶皆先言卤後言東今四路正者皆在卤副貳者皆在東疏謂因王殯在卤固然矣其實亦因喪尚右故也檀弓云孔子與門人立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耆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鄭彼注云喪尚右右陰也是也馬王云不陳戎路云云是馬王與僞傳同以大路為玉綴路為金先路為象次路為木故惟不陳革路也凡馬王與鄭異者傳必違鄭而從馬王類如此也但鄭云主于朝祀則革路以卽戎木路以田不陳宜矣金路以賓與朝同屬賓禮而不陳者既朝而將饗食則陳金路迎賓今喪中陳設無取禮賓故也

又案曰鄭以左右塾為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凡席寶玉車路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此于經固有明文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命及崩而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幷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醋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結過路門內事經敘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逆子釗南門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門俟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故知王出以上所敘皆路門內事也且天子三朝五門皋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階小宗伯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匠人云內有九室九卿朝焉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此當在應門內之左右其朝則朝諸侯于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注蓋因自路門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特言此者亦以路門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治朝無堂階不設几席凡朝覲之時君臣皆立不坐諸侯亦然論語子于朝與下大夫言堂皆在路寢非治朝于朝無堂階何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之有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東卤箱曰廟無東卤箱有室曰寢郭注以東卤箱為夾室之前堂于無箱有室則注云但為大寢此有卤夾室有夾郎有箱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卤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卤廂曰廟無東卤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宮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凡爲寢不同鄭荅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鎬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權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為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說以次差之謂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之有夾有箱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卽在燕寢尚應有夾有箱安得無箱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宮之文不可以疑顧命而謂其有箱非寢明矣其接賓食是諸侯之士祭禰非天子之士爲卤位爲最卑何有几席疏謂在燕寢後注以卤室面在卤廂故云夾室之前近南也其廟中尚有夾有箱云卤夾之前南也由此觀之諸侯之士箱之寢雖廟寢同制鄭惟據天子言無箱之寢諸侯大夫方師此說況天子乎矣然以次推之諸侯大夫必無箱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賓在路門內之路寢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尚書疏卷林之奇尚書全解卷三十七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兵制門傳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疏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于此服雀弁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元云云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于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為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

案曰鄭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者鄭注儀禮士冠禮云雀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是也又云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者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藻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鄭彼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藻旒九就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鄭注云侯伯藻七就子男藻五就孤藻四就三命之卿藻三就再命之大夫藻再就是冕皆有藻也雀弁之制延紐笄紘皆與冕同惟無藻為異耳然則冕而無藻卽與雀弁不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雀弁則似無藻之冕仍與雀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雀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則雀弁與無旒之冕但有低卬之分仍不害為同制也說文弁訓冕也

冕訓大夫以上冠也冠訓弁冕之總名是弁冕散文可通對文則異也傳以畢門爲路寢門者鄭司農衆注天官閽人路門一曰畢門注秋官朝士亦云然鄭皆不破彼閽人疏云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言畢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是也知路是大者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是也知畢是終者閽人朝士注及明堂位注皆以路門居天子五門之末是也又名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注云虎門路寢門也又稱宮門太僕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以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二事相涉知宮門卽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騏夾徐工洽反戺音俟徐音士○案曰綦騏皆从王肅改也僞疏及毛詩疏引鄭馬作騏宜从之）

鄭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郎今之句子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毛詩四之四卷鄭風出其東門疏○又七之三卷曹風鳲鳩疏○又二十之一卷魯頌駉疏○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六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馬曰綦青黑色（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傳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疏曰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廉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稜

案曰鄭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者說文馬部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驪是黑色故鄭云云謂騏弁色如馬騏文也王肅妄改騏作綦而僞孔氏從之今攷毛詩曹風其弁伊騏鄭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正義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綦以玉爲之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于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于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僞孔牽于彼文妄改爲綦又以士弁無綦飾因解爲鹿子皮恐皆妄也鄭又云戈郎今句子戟者鄭注夏官叙官司戈盾及攷工記冶氏並引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並同舉漢時名爲況也冶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司農注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則句孑戟者以其胡名之也釋名又云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所刺擣盍謂其援所鉤引盍謂其胡揚雄方言卷九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此則以戟無刃者爲戈觀經言戈上刃而冶氏所言戈戟之援皆其鋒刃則方言疑非是說文卷十二下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戟有枝兵也此最明析據攷工戈一援一胡戟則一直援一枝援又一胡枝援亦是其胡孑盍戟从戈从榦省二援則枝榦多非但一橫之而已是戈戟之異不在有刃無刃也戺者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云戺音俟古文尚書作𨸏今隸書變也張揖廣雅卷七釋室篇云戺砌也砌俗字當作切張衡西京賦刊層平堂設切厓隒李善云切與砌通呂向云刊削也層累堂高也厓隒邊也削累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厓隒是也傳以爲堂廉者漢書賈誼傳云人主之尊如堂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是也經言夾兩階戺者階戺雖相連階五卽戺不得以夾階卽是夾戺蓋夾階者二人一在卤階之卤一在阼階之東相嚮而立夾戺者二人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卤南堂隅之卤當前廉之兩旁厓下皆南嚮經合言之者以四人兵服同也知夾戺者皆南嚮者以堂高九尺人長八尺既當堂廉之兩旁厓下若相嚮則皆面厓矣故知皆南嚮庭中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卤堂

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傳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卤廂之前堂疏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云云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卤堂者當在東卤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案曰鄭云劉鑱斧鉞大斧者劉鉞相對當相似說文卷十二下戉部云斧也从戈𠃊聲今作鉞者俗字不可用然則戉是大斧劉必是戉之類故推以爲鑱斧也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者序是東卤牆序外是夾室則序內皆爲堂然序內當東夾卤夾東者中堂也是爲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爲東堂卤夾之前爲卤堂是亦序內之半以前卽東卤箱也覲禮記几俟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卤堂注云卤夾室之前釋宮東卤箱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爲廂也廂字在說文广部新附古無此字不可用依儀禮當作箱昭四年左傳寘饋于个杜預云个東卤箱是也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再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卤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卤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卤堂曰總章左个卤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卤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此經東堂卤堂卽左个右个也僞傳云東卤廂之前堂卽以廂爲夾非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釋文曰戣音逵瞿其俱反徐音衢）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傳曰戣瞿皆戟屬立于東卤堂之階上疏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卤垂知在堂上遠地當于序外東卤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卤堂之階上也

案曰鄭云云者戣瞿蓋亦二器相似故鄭以爲皆三鋒矛也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戣周制侍臣執戣兵也从戈癸聲瞿則無見卷十四上金部新附有鑺字注云兵器也此後人因顧命妄造此字耳不可信也惟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商瞿父鼎銘云瞿字作雙目而中从丨蓋古文瞿字疑此兵

器之形似此古文瞿字其上鋒刃似雙目其下柄似丨故遂以名之與然說文卷四上瞿字爲部首但云鷹隼視也从隹从䀠不收重文𥄕字疑不能定也垂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蓋東西夾旁之廉也堂基旣築土令高四面設切以爲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旣謂之東堂西堂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西兩面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夾西邊之牆爲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序序外卽東垂西夾東邊之牆爲西序而西夾西邊亦必有序序外卽西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鄭注云上堂西廉言堂西廉則是西序外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其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者在西序西之廉上也是東西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卽垂也立東垂者東嚮立西垂者西嚮也

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釋文曰銳以銳反）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尚書疏○側階云云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六卷○毛居正六經正誤二卷○玉海一百五十一卷）

王曰惠戈劉鉞戣瞿銳皆兵器之名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銳矛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鄭王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𡗜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此所執者凡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康成說耳路寢三階于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衞之

案曰鄭以銳爲矛屬者銳當作鈗說文卷十四上金部鈗字但云䢭也無兵器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註銳司徒主銳兵者漢書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銳者作虛字無兵器解也金部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余準切據此知當作鈗說文所引皆眞古文鄭必與之同僞孔妄改鈗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矣皆非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有云兖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佖按字書無兖字今俗以爲兖州字兖州本作沇此兖鋋合作鈗鋋漢書相承誤爲兖字如淳乃云兖括也師古又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鋋小矛同可傷夷人乎然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謂臣佖者宋祁謂是張佖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鈗字與鋋字相次則臣佖說是也鄭又云凡此七兵云云者如劉戉皆斧類詩伐柯傳云柯斧柄昭十二年左傳剝圭爲鏚柲杜預云鏚斧柲柄也則斧著柄者也銳爲矛屬劉熙釋名卷七釋兵篇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則矛施矜者也攷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鄭注柲柄也其下文鄭注又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則戈柲亦名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則矜柄通稱此云或施矜或著柄者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廬人職云句兵椑刺兵摶鄭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摶圜也廬人又云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鄭注云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凡矜八觚然則隋圜者柄也其手握處圜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是矜柄固有異也戈長六尺六寸者攷工記文餘則無文故云未聞也鄭又云側階東下階者以側是偏旁之義故以爲東下階蓋康王方恤宅于東翼室兵衞宜盛故于此獨多一人且康王將從翼室出而受顧命必不率爾從室戶出至東堂卽橫過楹間徑趨殯前若是之慢易簡提也必當從東階降至庭中然後再從賓階躋以至殯前然則此東下階乃嗣王從翼室往殯所必由之處與西階不同故獨多此一人鄭注確不可易也禮記雜記說諸侯夫人奔父母喪歸本國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彼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也彼疏云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也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知側階謂東面階也是也僞傳乃以爲北下階疏又申之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攷儀禮士昏禮記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是東房之北爲北堂也大射儀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是路寢有北階矣鄭注燕禮及大射儀皆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是北階在東房北堂之下也又北堂惟東房有之西房無北堂故無階儀禮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側有特義鄭匠人注路寢明堂同制明堂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今此路寢鄭謂是西房制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則東房正有一北階正當以無偶曰側之義解之鄭豈不知而必以爲東下階者房本爲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北階乃婦人及進膳者所由今將傳顧命北階一無所事何用兵衞且此地既不用婦人又無進膳者此階無一人升降乃置一執鈗者于此孤立向隅爲此寂寂亦甚可笑若以壯觀瞻則無人能見若以防守此地向內卽是小寢有何足防執銳者不太覺無謂邪疏又妄駁鄭謂立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此人何復共立不知垂與階有別垂在堂廉上階在堂廉下彼立東垂者原不在東下階上此執銳者原在階不在垂豈相妨邪冕者必在堂上疏說如此未足據又何足難鄭邪傳疏皆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案曰說文卷七下巾部常下重文作裳則裳與常同又卷十四下𨸏部無隮字新附亦無鄘風蝃蝀朝隮于西傳云隮升雲春官眡祲十煇九曰隮注云隮虹也皆與此經不合當作躋）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尚書疏○李昉等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案曰御覽脫十字以意增）

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麻冕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生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王之上服于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卽助祭之冕矣衮鄭周禮注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云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元云云是言貴文故稱之

案曰鄭云麻冕三十升布冠也者孔安國論語注云麻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是也布言升者所以辨其精麤也鄭注儀禮喪服傳云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布之至細者凡冠衣之布冠之升數必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又云黼裳冕服有文者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八其等衰則自九章至一章凡五于備有焉據鄭注周禮司服云毳冕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則此黼裳當是毳衣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對下蟻裳彤裳止以色言皆無文者耳傳云用阼階升不敢當主者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嗣王當踐阼階今升自西階未敢當主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釋文曰蟻魚綺反

鄭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御覽六百八十六卷服章部　傳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元疏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蟻蚍蜉蟲也裳色元如蟻故名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元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鄭元云云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案曰鄭云蟻謂色元也者說文無蟻字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一作蛾學記注蛾蚍蜉也然則字當作蛾又作螘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舍人曰蚍蜉卽大螘也小者卽名螘也方言卷十一云蚍蜉齊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是色元也司服注服章無蛾故以爲裳色如蛾與上雀弁騏弁同也入者入畢門王殯在畢門之內路寢卿士邦君入畢門以聽傳顧命也鄭云卿西面者謂在中庭之東諸侯北面者在中庭之南蓋經言入卽位不言升階知皆陪位于中庭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疏曰此三官皆執事各異裳者各異于卿士邦君也彤亦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當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

案曰傳以彤爲纁者靜女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困卦鄭注云朱深于赤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與攷工鍾氏略同天官染人司農注云纁絳也而鄭于士冠禮朱紘注論染絲之法備用爾雅文乃云朱則四入與然則彤赤是一朱與赤纁與朱深淺雖別亦是一故以彤爲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釋文曰瑁莫報反

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三國吳志十二卷虞翻傳裴松之注　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者大同天下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疏曰考工記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鎭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鎭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鎭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兩瑁幷在手中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禮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是爵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矦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聞也阼階東階也鄭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由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案曰鄭云云者殘闕也傳以承亦爲奉者說文手部承奉也列子黃帝篇云呂梁懸水一丈夫游之孔子使弟子並流而承之張湛注方言出溺爲承出溺有升舉之義此兩手奉圭故云承也傳以介圭爲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者介大釋詁文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大雅崧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郭璞注引作玠玠介同也彼箋亦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諸侯之瑞圭自九寸以下不得有尺二寸尺二寸則天子之鎭圭卽疏引玉人云云者是故王錫申伯以爲其寶不得執爲瑞信今將傳顧命故奉以奠于位也鄭云宗伯之長三人使其二人者同瑁兩物兩手奉一物故用二人奉之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二人爵等而自有差使其上一人與大宗伯爲二也鄭又以同爲酒栝者裴松之引虞翻別傳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月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栝謂之酒栝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栝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推翻之意因說文卷一上玉部古文瑁字作瑁遂以爲經文本當作上宗奉瑁無同字衹緣今文作瑁傳寫分爲兩字遂誤作月瑁後人以月似同復誤作同瑁鄭不能覺定其誤從而訓爲栝馬融雖不能覺同爲誤而猶不解爲酒栝故訓爲大同以同瑁配介圭爲近理又據翻所見別本竟有同旁益金訓爲璽者故翻以爲二說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此則翻駁鄭之意也翻見經典無以同爲酒栝者獨此一見故不肯信其實則大謬不然也假如其說則下文乃受同瑁亦當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酳用以嚌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瑁乎豈瑁亦可酌酒乎若非酌酒則瑁是鎭圭重器奠于坐以示王之爲主者也乃于此獻酳行禮之際屢相授受如兒戲何爲乎翻眞妄人矣璽起秦漢周初安有此乃云猶愈于元更妄矣鄭注其詳不可得聞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鬯酒者故鄭以爲酒栝也下文

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
于圭瓚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是其
差也太保以酢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
圭瓚也傳云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云云者說文玉部
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是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鄭曰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
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傳曰太
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太史持策書欲進王故
與王同升西階不言王面北可知也

案曰鄭云御猶嚮也者御即迓字迓之言迎迎則必向也王
由賓階升知此時立賓階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其
西讀册王自當少東避之也知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者禮
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立殯之右故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釋文曰憑皮冰反卞皮彥反徐扶變反眇彌小反）

王曰大卞大法（尚書疏）傳曰大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
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用
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敍成王意微微我淺
末小子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

案曰王以卞爲法者卞即冠弁之弁說文卷八下皃部覍字
注云冕也周曰覍殷曰吁夏曰收从皃象形重文弁字注云
籀文覍从廾上象形今隸變作弁者从籀省也又重文弁字
注云或覍字此即今隸變作卞者也漢成紀贊卞射武戲應
劭曰卞射皮卞而射也則弁轉爲卞久矣此經大卞即大弁
然則弁得法訓者卷七下冂部冕字注云弁冕之總名也从
一从元元亦聲冠有法制从寸是由弁居元首而有法制故
訓法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曰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妒徐又音託又猪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爵也馬作𣱦與說文音義同）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徐行前曰肅
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王曰咤奠爵（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陳櫟書傳纂疏六卷）傳
曰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于王王
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曰王受册
命之時立于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于柩西南東面讀策書
讀册既訖王再拜上宗于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
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于兩楹
之間酌酒乃于殯東西面立三進于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
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于樽所别以同酌酒
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天子執瑁故受瑁爲
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元云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
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于三酌者實三爵
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
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
一進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
酒于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經典無此
咤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鄭元
云云與孔異也

案曰鄭以宿爲肅云徐行前曰肅者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
宿戒尸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祭統宮宰宿夫人鄭于彼三經
竝注云宿讀爲肅（隋大業五年終南山舍利塔銘有京兆府大興縣御肅鄉即御宿川也）是宿
與肅通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士冠禮乃宿賓注亦云宿
進也是也又云卻行曰咤則因僞孔作咤作疏者并鄭注亦
引作咤說文卷七下冂部託奠爵酒也从冂託聲周書曰王
三宿三祭三託當故切鄭本必亦作託但解則異訓爲卻當
亦以音近得訓也王既受同瑁自當稍進近殯前既三祭則
卻就本位此祭謂灌祭也說文卷一上示部云祼灌祭也是
也小宰注云天地大神不祼人道宗廟有祼祼有二將祭用
圭瓚盛秬鬯酒灌地求神然後迎尸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
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權禮非吉祭未必有尸故王
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咤爲奠爵則嫌文缺備禮此苍中
不當如吉祭備禮故鄭但以宿爲進託爲卻王孔非也

上宗曰饗

傳曰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疏曰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
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興再拜禮于祭
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報福是受神
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
于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王取同
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太保受同降

傳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疏曰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
于篚也上宗讚王以饗福酒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
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于篚既飲皆反于篚知此
下堂反于篚也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釋文曰酢才各反○案曰酢當作醋說文卷十四下酉部云醻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醋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醶也倉故切醶酢也素官切今俗醋酢相亂）

傳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
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疏曰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
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報祭之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
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酢祭于上祭
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
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
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
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
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
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
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案曰傳云盥手者說文皿部云盥澡手也从臼从水从皿臼爲
兩手兩手匊水臨于皿上象人澡手也傳又云半圭曰璋者
何休公羊定八年傳注及毛詩斯干傳鄭周禮大宗伯注俱
有其文圭首上銳兩旁各剡寸半其銳者正璋首則惟剡一
偏其一偏則袞銳上出形如半圭然故半圭曰璋也傳云璋
臣所奉者此王肅義也大雅棫樸奉璋峩峩王肅云璋璋臣
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此文爲證鄭則以爲璋瓚肅又難
鄭云圭瓚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小雅斯
干毛傳云璋臣之職其意以人臣行禮當執璋棫樸傳惟解
璋不言瓚其意亦不以爲祼獻所用肅故據此難鄭肅于毛

袖海山房校印

詩注如此則注尚書可知僞傳專從馬王而違鄭此傳與肅毛詩注合故知必肅義也知其說則璋似禮神之玉春官大宗伯冬官玉人禮神各有玉寘于神坐金縢周公植璧山海經亦屢言玉禮神今言秉璋以酳必非專言禮神反酳祼祭不言明璋卽是異同亦卽是璋瓚且經典說臣行禮亦用圭璧非必用璋者故疏不用傳義別引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以解此經秉璋卽是亞祼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彼棫樸鄭箋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鄭王異義如此據詩以例書則此疏所引祭統云云殆卽鄭義孔穎達心有不安于僞傳而疏家體不便立異故隱鄭名與彼祭統注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今旣以璋瓚亞祼解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自卽圭瓚二瓚皆名同殆猶卉冕皆名冕與祭酳字之義疏猶未得蓋秉璋者秉之以祼獻耳下言以酳謂既獻則自酳也周禮司尊彝職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及追享朝享于六彝六尊各用其二而其下輒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酳鄭注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酳又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據鄭注司几筵謂王酳尸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酳王據祭統尸酳夫人執柄則后獻尸尸亦酳后可知據司尊彝注則臣獻尸尸不酳臣臣自酳也茲祭于成王殯宮雖不立尸異于吉祭然經言酳亦必獻而自酳也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疏曰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爲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旣祭則奠同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旣酳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互拜也

太保受同祭嚌（釋文曰嚌才細反）

傳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疏曰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于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于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案曰此言祭者奠之地也太保秉璋既已祼祭矣今將飲福復奠之地如左傳祭之地王制獺祭魚豺祭獸之祭非祼祭之祭疏說非也上文王飲福酒疏補言跪而祭此經言祭亦猶是也傳以嚌爲至齒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嚌嘗也引周書此文爲證顧野王玉篇卷上第五十六口部云嚌至齒也亦引此文爲證至齒是嘗也雜記小祥之祭主人嚌之衆賓兄弟啐之鄭注云嚌啐皆嘗嚌至齒啐入口此則嚌而不啐也

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疏曰與再拜訖于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

傳曰太保下堂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徹疏曰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于是收徹器物

案曰傳云太保下王可知然則太史太宗宗人等皆下可知也傳又云盡收徹者總指上文所設几席寶器四路盡收之也又案曰自此以上所敘成王崩而殯于路寢堂上一切几席寶玉陳設皆在堂上殯前又留餘地爲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酳之地考匠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賈公彥疏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四尺半得容殯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孔穎達疏亦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明堂位疏亦與匠人賈疏畧同賈孔二條皆從伏生書大傳及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所以堂上得容殯今鎬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明堂但既爲三室較彼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愈寬深所以容殯外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幷獻酳拜起餘地也

諸侯出廟門俟（案曰俟當作竢牀史反俟訓大別是一字）

傳曰言諸侯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疏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卽止也

案曰傳云言諸侯卿士可知者此諸侯卽上文卿士邦君入卽位者內惟齊侯衛侯爲畿外餘皆畿內非下文所云西方東方諸侯也彼諸侯須二伯率之乃入耳始時竝未先入路門至殯宮之前疏誤也廟門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卽路門者卽上文一名畢門者也禮記雜記云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是謂諸侯死于外而歸至殯所是亦謂殯宮爲廟鄭小宗伯注又謂之殯門猶此經稱廟門也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似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君然則自殯處而出廟門安見非宗廟之門而傳疏必以爲路門者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且此上文陳兵衛于畢門內畢門卽路門則殯在路寢明矣安得在宗廟乎若左傳所云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

浴則衰世不遵周法不可據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荅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其未世諸侯何能同也然則此經云諸侯出廟門者是卿士邦君出路門也出至路門外則在應門內矣此時太保畢公雖亦同衆人出至路門外而且并出至應門外以將率諸侯入故餘人則皆序立以竢也疏乃謂衆人盡出至應門外非也傳又以竢爲待王後命攷路門外之治朝卿士邦君皆有班位故于此竢竢者竢王朝也僞孔欲于此下分篇若言竢朝則文勢一貫不可分矣故翔待後命之說其實非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疏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案曰鄭馬王本皆孔氏之舊今本乃晚晉妄改

傳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疏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卽荅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

案曰傳以王出爲出畢門者王亦出路寢門卽上文畢門亦卽廟門也應門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冬官匠人應門二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是也今據天官宰夫閽人夏官司士太僕秋官小司寇朝士冬官匠人諸職之經注及疏又據明堂位玉藻文王世子等篇之經注及疏并詩大雅緜篇論語鄉黨篇參攷之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九棘設嘉石肺石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立君于斯斷獄訟于斯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雉門閽人掌其禁而又謂之中門以其居五門之中設兩觀謂宮闕之闕冢宰謂之象魏一物三名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而太僕正王之位王日視朝于斯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于斯圖宗人嘉事于斯燕射于斯王日聽政于斯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皋應魯亦無皋應但庫門爲天子皋門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諸文皆以康成鄭氏說爲定外朝在庫門外朝士注甚明而小司寇注云在雉門外雉本當作庫賈疏已明言之三禮義宗及通典承誤作雉後人遂疑康成自相矛盾非也治朝燕朝對外朝言皆內朝玉藻說諸侯之朝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謂群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此內朝卽治朝與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此以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燕朝爲外朝其實亦是內朝今此經言王在應門之內者正治朝也傳又云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者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下篇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云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時當四月于周正爲孟夏于夏正爲仲春宜用春朝之禮故當宁而立也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時當秋秋主義嚴等威故不下堂其禮行于文王廟中今儀禮覲禮篇言天子袞冕負斧依是廟中堂上之戶牖間卽曲禮所謂當依而立若春朝受享亦于廟而受摯則先在朝古者外朝治朝有門無堂階平地爲廷江永曰古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廟寢皆有之有堂卽有階論語攝齊升堂謂路寢內鄭儀禮士相見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檯杜賁入殺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治朝庫門外外朝皆平地爲廷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四雨霑服失容則廢鄭注明在庭中也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及見司士云司士掌治朝之位朝皆無升降之文又春官樂師車于路寢言於朝外朝前下車于阼階之前見人君出入乘車注鄭本之爲說大傳蓋治朝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豈能升降乎當依當宁既並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應是背負非面向據釋宮宁在門屏間天子外屏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屏北鄭注覲禮據天子外屏云天子外屏外屏者經云太史氏右祖入廟門天子辭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卣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知是外屏廟如此寢可知宮云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此一節皆是從內向外言之階庭是路寢之階庭則門是路門屏是路門外之屏故曲禮疏云路門外有屏卽對塞門是此說是矣又據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于門外宁立以待諸侯至此說亦是又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則宁當在路門外之是而微誤正門是應門屏是路門以故路門外則宁當在路門外雉門之南塾間是門側堂內外各二宁既在路門外兩塾間則南距應門之兩塾尚遠而得云近李巡微誤此疏亦因之微誤又致說文卷十四上宁部云辨積物也此宁字疑與貝部之貯字同門屏間此宁乃宁當作宁各本多作等今從風俗通此字一季傳朝有著定相翔待事處諸侯未集于此待之既集出宁至中庭背負宁南面而立負宁負扆屏也

文案曰蔡邕謂明堂卽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應門者似明堂正門但明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駁異義用淳于登說并據孝經援神契明堂在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則鄭以明堂不在王城宮內韓嬰孔晁並同故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云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權用之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爲此明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不可溷以爲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治朝平地爲廷無堂階蔡邕當不謂明堂在此彼以明堂與宗廟爲一則在庫門內雉門外之東而又以爲卽太學卽辟廱袁準譏其人神瀆褻必無此事且五門中既有應門庫門內左偏別有一應門豈理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九卷王樵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傳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案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者公羊隱五年傳云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詩甘棠箋云召公作上公爲二伯疏引鄭志張逸問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今召公仍其舊職率西方諸侯而東方畢公率之是代周公爲東伯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釋文曰乘繩證反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疏尚書傳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諸侯也疏曰四馬曰乘乘黃是馬色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貴朱鬣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

云皆陳馬者奉圭兼幣幣即馬也圭是致馬之物然則此是二王之後享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

案曰鄭云此幣圭以馬舉二王之後以言者凡朝宗覲遇皆先朝而後享朝宗遇禮亾覲禮篇見在儀禮載其事幷詳春官大宗伯秋官大行人小行人春官典瑞冬官玉人等職中朝則執命圭爲信命圭者公桓圭侯信伯躬子蒲男穀居則守之朝覲執以爲信至朝訖則行享禮本疏引小行人六幣云云即朝訖行享之事而圭以馬則居六幣之首又引鄭彼注謂二王後所獻今此經云布乘黃朱是馬也奉圭兼幣幣即是馬圭以致馬也是二王之後所行之享禮也蓋入門即奉命圭奠贄而行朝禮此義上節已該之此節專敘享禮也鄭又云諸侯當璧以帛者二王之後惟杞宋今朝新君西方東方諸侯咸在必不專是杞宋特經文不具耳故鄭補言之也鄭又云亦有庭實者秋官太行人說朝事云廟中將幣三享鄭彼注既用覲禮篇文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引大戴禮朝事篇文云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然則庭實又在圭馬等物之外故詩韓奕疏備引諸文而申之云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爲二以備三享今此經文亦不具故鄭又補言之傳以圭馬即庭實非也傳以布爲陳者昭二十六季傳百兩一布杜注云布陳之是也又以乘黃爲四黃馬者詩鄭風乘乘黃傳云四馬皆黃是也又以朱爲馬朱鬣者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說顧命之義文也又以賓爲諸侯者覲禮侯氏入門右擯者謁注云上擯告以天子欲親受之如賓客則諸侯朝覲于天子爲賓也說文卷一上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據此則圭上有介字僞孔刪之者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之但崧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云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于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鄭本必與說文同也

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釋文曰壤如丈反）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尚書疏）

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衞故曰臣衞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諸侯拜送幣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疏曰成王始崩即有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喪也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總入故鄭注曲禮云春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云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

案曰鄭云此朝兼享禮與常禮不同者據儀禮覲禮篇所說則秋覲朝享不同時本疏引鄭曲禮注云云則春朝朝享幷不同地今入門而朝即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二禮同時同地竝行以喪中急遽故與常禮不同也鄭又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者一二臣衞云云則言曰其下再拜稽首則言皆望文爲說也傳云來朝而遇國喪者此本鄭義也詳康王之誥又云執壤地所出者正覲禮所云惟國所有朝事儀所云奉地所出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傳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竝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釋文曰羑羊九反）

馬曰羑道也（釋文○王同○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七卷） 傳曰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疏曰羑聲近猷故訓爲道

案曰馬王及傳以羑爲道者毛詩大雅板篇天之牖民傳云牖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尚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商傳云太公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周本紀亦言西伯囚羑里則羑與牖通老子道德經鑒遠篇不窺羑見天道釋文云羑牖通板篇疏又云牖與誘古字通用韓詩外傳牖作誘說文卷九上厶部𦫳字重文作誘又古文作𦫳然則羑與牖誘竝同正當訓道此古義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釋文曰戡音堪遺唯季反壞音怪）

王曰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尚書疏） 傳曰唯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

案曰傳以敷爲布說文卷三下攴部敷字注云㪍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芳无切此節鄭注已亾則義訓之存于說文者當从之也六師六軍也夏官云凡制軍王六軍詩大雅常武云整我六師棫樸云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鄭荅趙商問釋臨碩難竝以六師即六軍盖對文則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散文則師軍通稱也傳以高祖爲高德之祖者曾祖之父爲高祖文王于康王爲曾祖父左傳昭十七季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十五季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是得通稱故傳云云也王以寡爲寡有義見康誥

康王之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釋文曰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

（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鄭曰獨舉侯甸男衞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季再巡狩餘六季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毛詩疏十九之一○禮記疏三十一卷○明堂位疏○衞湜禮記集說七十九卷） 傳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疏曰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案曰鄭云周公居攝六季制禮班度量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季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也又云至此積三十季者鄭于顧命篇首惟四月注云居攝六季爲季端此成王二十八季又于金縢篇末注云周公居攝七季作洛誥明季成王即政又洛誥篇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鄭注云文武受命皆七季而崩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然則從居攝六季數起七季致政明

季成王卽政卽政二十八季崩上距六季制禮適三十季也又云再巡狩餘六季者秋官大行人云十有二季王巡守殷國則二十四季再巡狩今三十季則再巡守餘六季矣又云矦甸男要服正朝云云者據大行人矦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矦服季季朝甸服二歲見者至此六季當三朝男服三歲見者至此六季則再朝要服六歲見者固當其正朝之期也然則此時朝者當是矦甸男要四服經乃言矦甸男衞不見要服故鄭推其故以爲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衞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或疑要服既事遣之則衞服前冬來者何反不遣而猶留耶若衞服來時以王疾不得行禮則要服後來何反得旣事而遣耶葢要服遠優恤之故遣衞服差近故留耳且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矦甸亦遠鹵方衞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未必拘拘定制鄭特以不見要服而推論之不必泥也酒誥亦云矦甸男衞亦約舉之詞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釋文曰底至齊馬讀絕句底之履反○案曰玩王注亦以底至齊爲句孔連信爲句

王曰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也底至齊立大中之道也僞書疏傳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

案曰王以丕爲大釋詁文齊爲中釋言文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矦樹屛在我後之人釋文曰熊音雄羆彼皮反畀必利反徐甫至反

傳曰文武旣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于上天大天因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施政令立諸矦樹以爲藩屛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

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釋文曰鞠居六反

傳曰天子稱同姓諸矦曰伯父言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汝身在外汝心常當忠篤在王室各同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辱疏曰覲禮天子呼諸矦之禮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

案曰傳云天子呼同姓諸矦曰伯父疏引覲禮云云曲禮下篇同此時在者不獨同姓言此以該之也鞠子傳云稚子者釋言云鞠稺也義見康誥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鄭曰羣公主爲諸矦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矦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矦爲天子皆斬衰尙書疏○王天與尙書纂傳三十九卷　傳曰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矦歸國朝臣就次王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案曰鄭云羣公主謂諸矦與王之三公者三公稱公諸矦亦得通稱然是時王朝之臣皆在故又云諸臣亦在焉也又云朝臣諸矦亦反喪服者經止言王釋冕反喪服故鄭補言之也又引喪服證之者儀禮喪服篇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其目首列父其次諸矦爲天子其次君是也

又案曰春秋繁露卷三玉英篇云天子三季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季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白虎通卷上爵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季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矦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據此則知暫時卽吉旋反喪服史臣不得不稱王而王實未嘗以王禮自居故逆于南門外正嗣子之位也麻冕黼裳入卽位正繼體之位也然猶自稱眇眇予末小子又自稱予一人釗正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之例直至踰季方卽位三季除喪卽政朝廟方純用吉禮而此時固未嘗居王禮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文阿議于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葢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觀白虎通及文阿議似已豫知後世陋儒有疑經者而辨之至宋元祐間孫覺莘老遂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氏軾作書傳推衍其說俗人從而掇拾之紛麗不已愚謂若以陳設華美非喪中應有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以吉服非禮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旣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乃專指初崩而言若旣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茀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葢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社若稷一歲之間葢不啻疊舉服亦屢釋矣傳顧命亦可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冊見羣臣當在路寢喪次以哭踊行事則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尙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卽繼體位自不當徒以哭踊爲禮諸儒之說皆非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八

靈川舉人秦培瑨對字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釋文曰譁戶瓜反）

鄭曰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十五卷）傳曰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疏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諸侯故得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入州入伯是州別一方伯即周禮大宗伯入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諸侯非以七百里并封伯禽也

案曰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者此軍旅之誓自當為軍之士衆而下文戒擭穽傷牛馬及不復臧馬牛適逃臣妾皆指居民非軍人故又兼及費地之民也傳乃云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此臆造也信如所言當監一州何止監七百里內諸侯乎亦太少矣據周禮九服其中六服為九州為方七千里則每州當有方二千三百里有奇然此則偽孔所不信不足與語此也即如王制所云州方千里較之方七百里倍之有奇何伯禽之為方伯所統止半州且少弱乎蓋偽孔實有意欲與鄭立異耳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于周禮大司徒注說其義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之山川土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矣偽孔因此遂言七百里內即魯為方伯所統非附庸又不敢言魯地大小幾何但為游光掠影之詞陰為鄭作難疏曲附之皆非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王曰皆紂時錯居九州（尚書疏）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

案曰王云皆紂時錯居九州者鄭成王政序及多方注以奄與淮夷為一而大傳及書序皆言武王初崩奄與祿父淮夷朋比構難孟子以兼驅皆為周公之功凡此錯居九州者必不起自周初故王肅推其故以為自紂時然也傳以淮夷為淮浦之夷者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詩序曰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僖十三年左傳曰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為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是魯世以征服淮夷為事也傳又以徐戎為徐州之戎者禹貢徐州之境北至岱南及淮閟宮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知此經徐戎是戎之在徐州者也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釋文曰敹了雕反敿居表反弔音的○案曰今吳俗謂衣裳綻裂綻敹之尚有敹語）

鄭曰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十五卷）

王曰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十五卷）傳曰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疏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巳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巳來用鐵鎧鍪皆從金蓋用鐵為之因以作名也敹謂甲繩斷絕當敹理穿治之干是楯敿乃干必施功于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故以為施楯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楯持之且以為飾弔訓至至善也

案曰鄭云敹謂穿徹之者甲胄皆以革為之攷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為之也又鞄人云譬其線欲其藏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胄之革皆必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徹即縫綴也傳以敹為簡者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敹擇也从攴寮聲周書曰敹乃甲胄洛蕭切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攴部亦云敹力幺切簡也擇也雖與傳合不如鄭義確也鄭又云敿猶繫也者說文攴部云敿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敿乃干讀若矯居夭切是也王孔云云似與鄭同是也又云弔至猶善也者說文辵部云𨖍至也釋詁云弔至也釋詁字省耳云猶善者猶下文無敢不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釋文曰鍛丁亂反礪力世反○案曰鍛依說文當作段今俗省古無此字）

傳曰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錬戈矛磨礪鋒刃無不功善

案曰傳云磨礪鋒刃者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鏠兵耑也卷四下刀部云刃刀堅也左傳磨厲以須吾刃將斬矣是鋒刃宜磨礪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釋文曰牿工毒反）

鄭曰牿為桎梏之梏施牿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尚書疏）傳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疏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元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此言大舍牿牛馬是出之牢閑牧于野澤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牿之傷謂牛馬也

案曰鄭云牿謂桎梏之梏云云者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易蒙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見大司寇疏今此經作牿說文卷二上牛部云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古屋切若依說文此解牿是牛馬牢彼牛部又云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魯刀切傳用說文義以牿為牢疏引充人以為牢閑愚謂軍行之牛馬更番放牧以休其力安得從牢而出故鄭不从說文義而破牿為梏謂是桎梏之梏也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彼注云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鄭志洽刪問大畜六四注云云蒙初六注云云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牛既如此馬亦可知故云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失與佚通也傳以淫為大釋詁文周頌有客云既有淫威毛傳同淫舍訓大放謂放牧釋詁郭注舍放置是也古尚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為尤要重

行牛以軛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佚故梏之也分韻說文引無浧舍字誤脫去也

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釋文曰杜本又作𢻣徐作度擭華化反徐戶郭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穽在性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擭塞步烏部二反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尚書疏王曰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墜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尚書疏傳曰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疏曰周禮冥氏掌為阱擭以攻猛獸檻以捕虎豹穽以捕小獸擭亦設于穽中但穽不設機為異耳今律施機槍作坑穽杖一百傷人畜產者償所減價

案曰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者周禮雍氏云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鄭彼注云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擭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粊誓曰𢻣乃擭敜乃阱時秋也彼賈疏云柞鄂者豎柞于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卷四魯語云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擭擊擭也擊擭不正也一曰布擭也一曰握也从手蒦聲一號切卷五下丼部阱陷也从𨸏从丼丼亦聲疾正切又重文穽阱或从穴中庸云罟擭陷阱是擭與阱常相連也王云杜閉斂塞也者並說文卷三下攴部文被杜作𢻣注云閉也从攴度聲讀若杜徒古切斂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斂乃穽奴叶切二字相連斂下引書則𢻣從可知此經釋文云杜又作𢻣鄭引亦作𢻣漢書卷四十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𢻣音同是古者杜𢻣通也牛馬行時人為之備不慮傷于擭穽今放牧故戒其傷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釋文曰逋布吳反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

鄭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馬牛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疏曰僖四年傳稱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傳晉惠公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曰臣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

案曰鄭云風走逸傳云風佚疏引僖四年弁賈逵注云云者服虔注與賈同又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云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中軍風于澤杜預曰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牝牡相誘為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鄭又云臣妾廝役之屬也者公羊宣十二年楚伐鄭廝役扈養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主薪汲者即臣妾也傳必言男臣女妾疏曲附為婦女從軍皆非也逋亾說文辵部文傳又以商為商度義未迂曲徐讀為章徐邈晉人尚知古讀說文卷三上㕯部𠷎从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是商固從章得聲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又云聲章于商水經卷五河水篇云又東北過楊墟縣東商河出焉酈道元注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然則商亦通章我章賚汝者言我表明汝善而賚汝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韋昭注云章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儀禮士冠記章甫鄭注云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是也傳又云越逐為失伍不復為攘盜云云者易睽初九云悔亾喪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邶風擊鼓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無刑也古者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虣掌市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晝三巡夜三鼜以號戒之平時如此行軍可知若因逐馬牛臣妾失伍而越其行列則軍亂故有刑也秋官朝士凡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彼注云人民謂奴隸逃亾者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在朝尚然在軍可知春秋時晉有董逋逃之法楚作僕區亦隱匿逃臣之法說文匸藏也品眾也品在匸中蹻匿藏匿也僕臣僕也僕區者藏匿逃臣是不復為攘盜亦有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釋文曰垣音袁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毛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爾雅一卷釋詁疏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案曰鄭云寇劫取也者寇从完从攴攴者擊也因其完聚而擊之是劫取也又云因其亾失曰攘者亾佚而來因匿之釋詁云儴因也彼邢疏引此經鄭義攘音詒同也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

傳曰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釋文曰峙直里反糗去九反又昌紹反邈音良○案曰峙當作偫从山非也

馬曰大刑死刑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疏曰鄭眾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元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

案曰傳以峙為儲峙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儲偫也偫待也釋詁云峙具也周頌臣工云庤乃錢鎛毛傳亦云庤具也具之乃可以待用義亦得通也傳以糗糧為糗糒之糧疏引說文云云是卷七上米部文彼部又云糒乾也糧穀也然則糗糒是乾糧也但卷五下食部餱字注云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粻乎溝切據此所引作餱粻而米部粻在新附則古無此字食部所引當是餱糧傳寫誤為餱粻也凡餉遠宜乾食大雅公劉云迺裹餱糧彼正言攜以遠行者小雅伐木亦云乾餱以愆則作餱糧與糗糧之義正合似得兩通然說文所載皆孔氏古文則作餱者是也馬云云者望文為說也

魯人三郊三遂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史記

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楨榦道近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道近故也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

案曰三郊三遂疏云魯人三軍引周禮大司徒小司徒及司馬法等文解之者夏官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是大國宜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偏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秋成元年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王肅謬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疏曲附王義已非經本旨傳又因上文捌爲總帥七百里諸侯之說遂別生繆葛謂諸侯之兵皆在而但用魯人者以峙楨榦道近之故尤爲支離皆非也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釋文曰楨音貞榦工旦反築張六反供音恭】

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裴駰集解】【傳】曰題曰楨旁曰榦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疏】曰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攻城具也

案曰馬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者凡築牆垣城壘必以繩束板置于兩旁更置木于其兩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兩首之木榦則兩旁之板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楨剛木也在兩首者宜用剛木又云榦築牆耑木也是榦在兩旁也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不殺之【尚書疏】【王】曰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尚書疏】【傳】曰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疏曰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元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于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

案曰鄭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者如論語云箕子爲之奴左傳云裴豹隸也著于丹書鶡冠子云百里奚爲官奴皆所謂罪隸也檀弓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哭之哀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辠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然則周法軍人有辠有沒入其妻孥者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見左傳說苑呂覽此雖非乏軍興亦自從坐之事然則古固有沒入辠人家口爲官奴隸者況乏軍興罪大宜戒懼之故鄭云云王孔並同疏引周禮秋官司厲解之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釋文曰芻初俱反茭音交】

鄭曰芻乾芻也【尚書疏】【傳】曰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案曰鄭云茭乾芻也者說文卷一下艸部義也漢溝洫志如淳注茭草也乾芻即乾草也

又案曰禮義曾子問篇經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柴誓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書多方注云周公歸政明年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後淮夷徐戎並興率師伐之作肸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非始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多方孔注謬甚不可據應麟固不足與語此但曾子問疏明言伯禽所遣是母喪亦不檢照宋儒議論不堪細核如此父在爲母雖期其實則是二年故以爲三年之喪也【說已見多方】

靈川舉人秦培瑀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四十九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呂刑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 尚書疏○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駰集解】【傳】曰言呂侯見命爲卿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疏】曰鄭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爲三公當以三公領司寇也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刑故傳解之詩大雅崧高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論四嶽治水齊許申呂是其後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呂即甫也

案曰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者傳于序言呂侯爲司寇于此言命爲卿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彼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于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又引書說呂侯爲相以證也傳云呂後爲甫故稱甫刑者孝經引一人有慶二句禮記引苗民匪用命二句又引一人有慶二句又引播刑之迪句又引敬忌句又引德威

二句皆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惟墨子作呂刑而他書所引多作甫故傳疏以爲子孫改封甫國語卷三周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毛詩卷十八之三崧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存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洪适隸釋卷十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云其先四嶽出自炎帝是旅縣鯀申呂並興據此諸文則呂之命氏實當唐虞之際呂侯是其苗胄其子孫又有改封于甫者後人因其子孫追稱呂侯爲甫侯并呂刑亦變稱甫刑猶唐變稱晉也且申齊許皆地則甫亦地後人因是呂之所封亦呼其地爲呂耳國語說文皆云因爲心呂而氏呂則呂本非地唐元度九經字樣亦云呂象脊呂形其甫國之所在則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于紀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呂又史記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也又水經瀙注淯水一條云宛西呂城四嶽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于呂諸說皆合其以封呂爲虞夏事者實則封在穆王以後因得姓是虞夏追稱之遂以致誤其言國地所在固不誤此唐以前相傳古義也所以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邇明析至此杜佑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恐未是申既不確呂遂無攷當以漢魏諸說爲正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釋文耄本作薹毛報反切韻莫報反○案曰九十曰耄从老蒿省聲莫報切說文無但有薹字見卷八上老部年無此字蓋即薹字隸變明不知而誤云云耳部忠恕汗簡卷中古亦之一又作薹亦薹之異文皆非也乃宋板賈昌朝羣經音辨三卷則又云呂刑耗鄭音毫似鄭本作耗者作耗無義今攷之鄭文作耗也說文卷四上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虞書既然呂刑當亦同之以眊作薹假借字也但與耗相似昌朝不知而云耗耳孔壁古文尚書虞書惟巳羣一篇則許慎所見虞書甚多特不知其所指既亡何篇之文若今大禹謨耄期倦于勤則偽本不足據或唐李陽冰輩妄增此句許慎本無皆未可知然釋文耄本作薹不見于大禹謨而見于呂刑則知耄字出魏晉間作偽者用入大禹謨而呂刑雖改从俗舊本尚存德明得據爲說亦思老字本从毛从人从化其下又加毛是一字二毛矣德明亦似有見于此故大禹謨呂刑並改从耄雖改而仍無義十一字二毛則知此字之謬斷不可用也

傳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疏曰穆王即位過四十不知出何書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季崩或當各有所據無逸言殷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季者皆謂在位之季此言享國百季乃從生季而數

案曰傳云穆王過四十即位百季大期疏云百季從生季數者列子周穆王篇云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季乃徂是百季大期從生季數也作呂刑後去歿近矣王充論衡卷一氣壽篇乃云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季幷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以百季爲單舉在位之季與傳疏異非也傳以耄荒爲耄亂荒忽者左傳穆王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今穆天子傳所載是其耄亂荒忽也耄當作薹或假借作眊漢書卷六武帝紀元狩元季詔云老眊孤寡鰥獨又卷十二平帝紀元始二季詔云眊悼之人又卷七十一彭宣傳云年齒老眊是也又或作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洪适隸釋卷三邊韶老子銘云研然老旄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釋文曰度待各反馬如字詰起一反○案曰鄭天官大宰秋官大司寇注引此俱作度作詳刑大傳引此又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

馬曰度法度也釋文傳曰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案曰馬云度法度也者說文卷三下又部度法制也是也傳以詰爲治攷天官太宰職云刑典以詰邦國鄭注以詰爲禁秋官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鄭注以詰爲謹二文皆引此經以證又布憲職云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鄭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義與彼同當爲禁止而使人謹行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釋文曰蚩尺之反尤有求反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尚書疏○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六卷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釋文傳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平善之人無不相寇賊疏曰鄭云蚩尤霸天下應劭以爲古天子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九黎之君號曰蚩尤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末國語九黎在少昊末二者不得同也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戮蚩尤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更復作亂鄭元云云其意以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案曰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逸周書卷六嘗麥解云昔天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之曰絕轡之野戰國策卷三秦策一云皇帝伐涿鹿而擒蚩尤酈道元水經注云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皇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于是處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是也大戴禮記卷十一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盧辯注云或云蚩尤古之諸侯妄耳原戴記意斥蚩尤爲庶人以其凶德故非眞無爵土如果庶人何能與黃帝戰故春秋莊八季經甲午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禱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許愼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云之闕也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于周司馬職治兵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此鄭駁異義不取蚩尤爲庶人說之明文然則蚩尤稱庶人亦猶下文三苗諸侯降稱苗民耳非眞庶人也故鄭以爲古之霸天下而滅于黃帝者也馬及傳以蚩尤爲九黎君名鄭則以九黎

與苗民爲一與蚩尤爲二其說取循蓋黎與苗皆南蠻之名今日猶然蚩尤在涿鹿與九黎三苗何涉況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耶疏明知馬及傳之謬而彌縫會以爲九黎是蚩尤後世種類雖戰國策卷三高誘注亦以蚩尤爲九黎氏之君然不足信也

鴟義姦宄（釋文曰鴟尺之反義本亦作誼宄音軌）

鄭曰鴟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尚書疏）馬曰鴟輕也（釋文）傳文爲鴟梟之義疏曰鴟梟貪殘之鳥詩曰爲梟爲鴟梟是鴟類

案曰鄭云盜賊狀如梟鴟者古儀作義故鄭以爲儀狀也傳云鴟梟之義鴟梟則有何義耶傳非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此所說似即此經之義而以鴟義爲消義疑消是梟之誤也馬義未詳

奪攘矯虔（釋文曰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周禮二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傳曰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疏曰釋詁云虔固也

案曰鄭云有因而盜曰攘者義詳費誓又云矯虔謂撓擾引春秋傳爲證者是成十三年傳文彼杜注云虔劉皆殺也彼疏云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圍文耳據今方言卷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然則虔既訓殺又訓賊一字兩訓也漢書武帝紀云矯虔吏因勢侵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爲矯強取爲虔皆是侵暴之事亦得奪一解也傳以虔爲固非也又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攴兌聲徒活切以奪爲敓疑鄭本必與之同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案曰墨子卷三尚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緇衣引作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禮記文王世子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謂不合鄭注周禮諸子云若不也則否不弗三字同也蓋否上聲弗入聲而古無四聲之別故不字說文附九切而廣韻上聲十八尤甫鳩切又甫救二切則上去聲可收又入聲八物云與弗同知不字上去入皆通則否弗通可知靈爲練者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緇衣作命者古音亦通練也折與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虐與殺古義亦同也）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尚書疏　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六卷　禮記六十二卷緇衣疏　劉恕通鑑外紀一卷）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以殺戮無罪疏曰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同惡也鄭元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案曰鄭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者國語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三苗非即九黎故緇衣引此鄭彼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不以苗民爲九黎此云苗民謂九黎之君者下云遏絕苗民又云乃命重黎命重黎是顓頊事則遏絕苗民自是謂顓頊之誅九黎則此苗民是謂九黎之君矣緇衣引此止取制作虐刑以證彼上文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之義意不主乎苗民故鄭于彼注不必致辨即以爲三苗當苗民可也此經據下文則苗民實是九黎不可即以爲三苗雖與禮注不同無妨也云九黎之君于少昊衰而棄善道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是子孫襲其先祖之詞故彼韋昭注亦云三苗九黎之後也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者楚語少昊之衰云云下云顓頊受之是顓頊代少昊也下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三苗在顓頊之後則遏絕苗民非誅三苗乃是誅九黎也無世在下則是分流其子孫也云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堯興又誅之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注云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如九黎之爲堯興而誅之云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者堯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云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者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鄭彼注云舜征三苗而死因留葬焉故蒼梧與洞庭日近三苗在洞庭故征三苗而至蒼梧也舜既沒禹復征之事見墨子等書詳後[illegible]僞古文大禹謨篇中大約鄭意總以三苗即九黎子孫九黎非蚩尤子孫但九黎效蚩尤之惡而三苗又效九黎之惡耳說取明析（楊子法言重黎篇云播其虐于黎苗吳秘注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三苗不恭其意亦言黎苗爲一類非即一人與鄭合）僞孔傳馴襲馬融之說以蚩尤九黎併而爲一又謂三苗效蚩尤辜混支離莫此爲甚而此節疏尤謬觕不明且又以三苗即共工堯與竄三苗流共工自是二事此說更謬也鄭又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者詩衛風氓疏引鄭論語注云民者冥也又大雅靈臺序箋亦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彼疏云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賈誼新書卷九大政下篇云民之爲言瞑也萌之爲言盲也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民者瞑也米出禾中而未未全美善由性中而性未全善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性似目目臥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有見質不可謂見瞑之未覺故謂之民說文卷十二下民部云民衆萌也段讀若育地官遂人注云變民言甿甿猶懵懵無知貌也是民爲冥未見仁道之義也鄭謂穆王惡三苗謂之民亦猶蚩尤諸侯而稱庶人也鄭又以靈爲善者詩定之方中箋亦云然也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釋文曰劓魚器反刵徐如志反又音餌椓竹角反黥其京反）

鄭曰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爲（尚書疏）傳曰使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疏曰釋詁云淫大也

案曰鄭云刵斷耳劓截鼻者說文卷四下刀部刵字注云斷耳也从刀从耳仍吏切劓字注云刑鼻也从刀臬聲易曰天且劓魚器切又重文劓字注云劓或从鼻是也天且劓下經睽九三文李鼎祚集解虞翻亦云割鼻爲劓也云椓謂椓破陰者大雅召旻昏椓靡共箋云椓椓毀陰也是也黥謂羈黥人面者說文卷十上黑部黥字注云黥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渠京切又重文剠字注云黥或从刀是也鄭又云苗民爲此四刑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爲者下文墨劓刵宮大辟五刑據鄭堯典及秋官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今此苗民所用四刑與墨劓刵宮亦略同但皋陶明允用當其罪而民不犯不必的決苗民用法特深刻故異乎皋陶非謂皋陶竟不用五刑也詳玩鄭說劓則等肉刑不始于苗民少昊前已在

之苗民但用之特深刻耳世本作篇乃云伯夷作五刑疑非也

〔案〕曰此經之文諸本互異說文卷三下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竹角切尚書卷二虞書標目下孔疏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刵劅剠說云臏宮劓割頭庶剠劅字諸本皆同但說文刀部以黥爲正體剠爲重文又引易爲證許慎自述其書偁易孟氏書孔氏皆古文易作剠書可知慎又言孔子書六經皆古文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下周齊侯鎛鐘銘云造而刵剠又周齊侯鐘銘同周鐘所用必古文則尚書亦必作剠其作劓者安國以今文易古文也刵說文作刵鄭注作刵刵刑雖于下文所言夏刑及秋官司刑皆無之但苗民所用何必盡同夏周况康誥已有之許慎與鄭俱好古文所藏必同說文刵傳寫誤也說文先刵後劓今本先劓後刵如鄭本果同今本何以疏引鄭注仍先刵後劓鄭必與說文同今本乃僞孔從夏侯等俗儒倒之康誥亦倒也椓亦當从說文作斀劓乃斀之誤剠則因重文从刀而誤也至所云臏宮劓割頭庶剠者臏卽刵割卽大辟庶剠卽墨此一句恐是下文墨辟疑赦五節之鄭注孔穎達誤牽引之觀其上文引盤庚優賢揚作憂賢陽無字不誤則知孔疏此條舛謬甚多不可信也庶剠者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敘官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釋文曰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泯彌忍反徐音民棼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十一之一卷小雅正月疏）

傳曰苗民于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民瀆于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

〔案〕曰鄭云越于也者釋詁云粵于也粵越同茲此亦釋詁文大雅緜箋同云麗施也者多方開于民之麗愼厥麗傳同也傳以泯泯爲亂者逸周書卷八祭公解云泯泯芬芬孔鼂注云泯芬亂也泯在說文新附古作湣周禮小宗注杜子春讀湣爲泯是也芬棼同也又隱四年傳以亂猶治絲而棼之是棼爲亂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釋文曰聞音問又如字腥音星○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變動篇引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僇戮通方作旁者說文卷一上上部旁从上方聲疑亦與方通也腥當作胜从星聲是一字唐張參五經文字卷上二十九肉部云胜腥上先丁反下先零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也）

傳曰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案〕曰僖五年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于天也傳以德刑連讀非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釋文曰皇帝皇宜作君字帝堯也遏於葛反重直龍反黎力兮反棐音匪又芳尾反鰥音頑○案曰皇帝當作君字宜作君釋文非也墨子卷二尚賢中篇引此經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然後維以德威云云以羣后三字初在皇帝清問之下文又多異三國志卷十三鍾繇傳上疏引書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與今本略同）

鄭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尚書疏引鄭義）馬曰清問清訊（釋文）

傳曰君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于苗民

〔疏〕曰遏絕苗民下句卽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事知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在堯之初興而堯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楚語云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羲是重子孫和是黎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鄭元云云者楚語云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于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于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案〕曰鄭以皇帝哀矜云云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者本疏引楚語云云是國語卷十八文彼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同位謂雜糅巫主接神史次位序家爲巫史人人自爲之受承也謂少昊氏殁顓頊高陽氏也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南正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于周禮則宗伯掌祭祀火當爲北北陰位北正于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據此則命重黎絕地天實是顓頊知此經皇帝哀矜云云指謂顓頊也其皇帝清問云云卽繼以命伯夷禹稷則是堯事非顓頊矣鄭據觀射父之言以說此經確不可易也且據此則知皇帝遏絕苗民此苗民實指九黎非三苗其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之苗方是三苗且據此亦知上文苗民弗用靈鄭以苗民爲九黎之君其說最精鄭注覽文如說理卽揚往往如此孔以兩皇帝皆爲帝堯欲與鄭異遂違國語謬也揚子法言卷七重黎篇云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徐幹中論卷下歷數篇備引觀射父語以解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之文蓋羲和是重黎子孫故可據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云云以解堯典命羲和之文豈得因此遂以顓頊之命重黎當堯之命羲和邪疏明知孔說未允強欲附會反指鄭義不愜鄭據觀射父豈得云不愜邪皆非也傳又以報虐以威爲報爲虐者以威誅者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周穆王

任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上文言苗民虐威庶戮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善懲惡故言以威詐報為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經重言鰥寡者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辠勿增大辠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是用刑尤宜慎于鰥寡故鰥寡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德威維威德明維明禮記表記引畏亦作威與墨子合古字通也）

傳曰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

案曰傳云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者表記引此經彼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與傳略同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釋文曰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音悊種章用反殖承力反○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于民命作名者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史記天官書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鑱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索隱曰謂兔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又張耳傳亾命遊外黃索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脫名籍而逃是名命通也又折作哲與馬注合也降作隆古音通也殷作假未詳疑隸變相似而誤也）

馬曰折智也（釋文）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三君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于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案曰馬云折智也者孔訓斷故作折馬既訓智字當直作悊據釋文馬鄭王皆音悊漢刑法志引亦作悊與馬鄭王合但釋文欲就偽孔故并馬注亦引作折其實馬必作悊也釋言云哲智也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悊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卅二口部亦云哲悊同然則哲悊音義並通故悊為智也智民者民愚無知今道之以禮是智其民也傳作折訓斷者論語折獄孔安國云定是非則折為斷以解下文折獄之折為是此主說伯夷以禮導民使皆不主斷決不如馬義長也傳云下典禮教民者降下釋言文大傳云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漢刑法志引此經而解之亦云言制禮以止刑也是也傳又云山川無名者主名之者說詳禹貢傳又以殖嘉穀為生善穀者昭十八年傳學殖也不殖將落杜預注殖生長也農之殖苗日新月益是殖為生也嘉善釋詁文又云三君各成其功以殷盛于民禮教備衣食足者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云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艸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劉向說苑卷五貴德篇同是其義也后君釋詁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釋文曰祗止而反）

傳曰皋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

案曰後漢梁統傳統對狀引此經云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衷與中通但爰此作士釋為皋陶後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吕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然則此經無皋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皋陶偽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皋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傳云祗敬釋詁及商頌長發箋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傳曰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于下灼然彰著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于民輔成常教

案曰傳以穆穆為敬釋訓文率循乂治竝釋詁文棐輔說文木部文彝常亦釋詁文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傳曰堯時主獄非絕于威惟絕于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案曰傳以訖為絕者釋詁訖與竘廢過止同訓皆絕義也又云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者表記引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彼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也義與傳略同但彼注云加于身傳作在其身據彼上文不失口于人指謂已身之言無失彼疏亦云在身作加于身者傳寫誤也孝經卿大夫章云口無擇言柏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故無有擇言為善也躬身本釋詁文唐開成二年唐元度撰進九經字樣同部同但此篇他書所引與今本異若忌下去而躬作身之類甚多疑皆偽孔删改可例推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尚書疏）傳曰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于天下

案曰鄭以元為大者易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是也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者洪範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尚書疏）傳曰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案曰王及傳云云者禮記緇衣引此作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迪道也言施刑之道與王及傳略同也傳以監為視釋詁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傳曰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惟是苗民非察于獄之施刑無肖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虐者任之奪取人貨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釋文曰蠲吉縣反咎其九反）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尚書疏）傳曰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重無以辭于天罰故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案曰鄭以蠲為潔者多方不蠲烝傳同詩小雅天保吉蠲為

饎毛傳襄九季左傳明神不蠲要盟杜預注國語卷一周語上明神弗蠲又卷十八楚語下神狎民則不蠲其爲韋昭注並同秋官蜡氏除不蠲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又孔子家語卷六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古文苑卷十六崔寔諫議大夫箴云虐及于天慢德不蠲義並同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聽如字又他經反○案曰童當作僮說文辛部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人部云僮未冠也則童是奴僕之僮爲幼少今俗反之唐音元度九經字樣亻部亦云僮同未冠也從人從童男有罪曰童古作僮子今經典相承以爲僮僕字古文苑卷十七王褒買奴作僮約已作僮則此字誤久矣但文字宜以說文爲定也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尚書疏傳曰舉同姓包異姓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案曰鄭云格登也者釋詁格登同訓陞則可轉相訓又彼疏引方言徦登也郭璞注方言以徦爲古格字是也禮記曲禮下篇云天王登假列子黃帝篇云天下大治而帝登假莊子德充符篇云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云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諸文多以登假連言葢假有登義據釋詁假亦與格同訓則格亦登也傳云至訓與鄭異然亦得備一訓說見高宗肜日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釋文曰日人實反一音曰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案曰傳以慰爲安者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大雅緜云迺慰迺止毛傳同汝用安逸自居乃曰當勤之是徒口念戒當勤而實不勤故戒之傳意如此義甚類晦鄭注已亾不得已姑從之可也然則傳本作日不作曰釋文固惟傳是從者乃誤會傳意以爲作日而又不敢定故先音人實反後云一音曰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釋文曰天齊于民絕句俾我絕句俾必爾反馬作矜

馬曰齊中也矜哀也釋文傳曰天整齊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

案曰馬云齊中也者釋言文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傳云整齊商頌長發箋云截然整齊整齊是中正義意亦與馬同也馬又以俾爲矜訓爲哀者上文哀矜庶戮大學其所哀矜論語哀矜勿喜每以哀矜連言是矜亦哀也馬意以天降中于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孫賜上封事引書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李賢注我君也天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此解假如隱十一年假手于我寡人之假我爲君孔作俾訓使楊賜義與傳略同與馬則異恐馬義長也傳又云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者終如天祿永終之終永終天祿者長享天祿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傳曰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傳云云者漢書本紀宣帝五鳳三季詔引書雖休勿休下多祗事不怠四字顏注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爲有德美當敬于事無怠墮義與傳同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傳曰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乃安寧長久之道

案曰傳以慶爲善者詩皇矣傳義也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引書一人至賴之盧辯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亦引此文而說之云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襄十三季左傳引書一人至惟永杜預注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義皆與傳同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釋文曰吁況于反馬作于○案曰吁馬作于訓於此非用釋詁文於音烏是歎詞孔作吁墨子卷二尚賢下篇引直作於三者意皆同也土史記作士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于圜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土義作士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馬即土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高誘曰土當爲士周牧敎亦以土爲士是也祥詳易履上九日視履考祥釋文本亦作詳君奭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作其道出于不詳古祥詳通上文度作刑鄭作詳刑知此經當作詳下蓋子發祥刑亦宜作詳罷子作訟从詳而傳爲誤也

鄭曰詳審察之也後漢書卷三十九劉愷傳注馬曰于於也釋文傳曰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案曰鄭云詳審察之也者下文屢言其審克之又云惟察惟法又云察辭于差是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釋文曰度待洛反○案曰墨子尚賢下篇引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所據係明嘉靖癸丑吳興陸穩刻本禮聘而不善乎注而猶女也則而與爾義同但史記及潛夫論引皆與今本略同疑墨子多誤字不可信人刑上史記皆有其字何度非及史記云何居非其宜疑度古近宅故云云居然未詳其義也至後漢書馬衍傳李賢注引周書呂刑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何則出逸周書卷三小開解云非呂刑之文小開解又有汝何修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云云又有何監非時何務非德何興非因何用非極云云李賢因其文與此經相似而誤耳

馬曰度造謀也釋文王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尚書疏○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卷四傳曰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案曰王云安百姓之道當選擇賢人者王符潛夫論卷二本政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亾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墨子卷二尚賢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也馬王皆以度爲謀者釋詁文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釋文曰造七報反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案曰傳云造至也者秋官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鄭彼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取其直也史記徐廣注造一作遭文侯之命造天丕愆傳訓造爲遭古字假借也傳又以師爲衆釋詁文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案曰簡孚傳云簡核信有罪驗攷王制云無簡不聽與下文文同鄭彼注云簡誠也則此經諸簡字皆當訓誠謂罪狀實也傳非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覈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案曰五過卽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入之欲挾私以倖免于五刑者亦必正于五過不言可知矣傳非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曰疵才斯反來馬本作求）

馬曰求有求請賕也（釋文）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案曰馬以來作求云有求請賕也者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卷六下貝部云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然有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孔氏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非也疵病釋詁文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史記四卷裴駰集解異本）傳曰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案曰馬云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者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劉德威唐初人所引律必是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人罪比罪人減三等故出入罪比罪人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甚遠茂與犯法者等矣與馬義合也傳解五過爲過誤宜赦與官反內貨求之五過同文異義非是餘與馬同也以審爲察者釋詁察審也是得轉相訓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尚書疏）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疏曰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卽赦之鄭元云云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齊眾非謂平常過失也人君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赦眾人不可復禁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眾人令不敢犯令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此等是不赦過也

案曰鄭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者上文云五過之疵其罪惟均是不赦也又引禮記證之者王制篇文彼注云亦爲人將易犯彼無疏彼連上罪大殺不以聽者而言自指姦人欲以營求免罪者而言愚弱者犯刑巧猾者免罪則憸邪得志人爭效尤故云亦爲人將易犯若以彼過爲過誤則彼上文已言凡作刑罰輕無赦足以明之何復複出僞孔强以兩五過連文異解孔穎達曲附之并誤解鄭王制注以妄駁尚書注皆非也大傳云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生之之道乃刑殺所謂疑則有赦也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

傳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

案曰簡孚已見上文傳以惟貌爲察其貌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武儦切玉篇卷下第四百二十五糸部亦云緢莫交切旄絲也說文編字義類相從緢字次細字下細字次纖字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緢訓旄絲亦微細之義僞孔不得其解以音近改爲貌非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一緢釋爲貌云出尚書古文亦惑于僞孔而誤也傳以稽爲考合者鄭注周禮天官小宰宮正地官質人義也罪狀誠實眾論僉同且察其情至微細之處皆有所考合然後刑之王制云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是也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傳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

案曰王制無簡不聽注云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此傳簡訓簡核非是餘與鄭同又言無簡不聽之故由人不可妄刑殺當敬天之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釋文曰鍰徐戶關反又戶版反）

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釋文）王曰六兩爲鍰（周禮十卷攷工記冶氏疏）傳曰刑疑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疏曰說文鍰鋝也墨一名黥鄭元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于當時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鍰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元言一鍰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云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皆用銅耳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也

案曰馬云云者此經釋文先言說文云鍰鋝也云云卽云馬同則鍰鋝也云云卽是馬注繼以又云賈逵說云云則賈逵說云云亦是馬注故并鈔爲一條也秋官職金疏有一段釋其詞是許愼五經異義文據彼疏並列兩說馬以鍰卽是鋝先據一說云一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尚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爲鋝以爲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尚書歐陽夏侯說也賈逵傳古文雖夏侯歐陽等故目以俗儒也雖賤之其義則較古文爲近故取之也此經鄭注已亾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斤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鋝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

或以太半兩爲鋝十鋝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云鋝鍰也者尚書呂刑墨罰百鍰及大辟千鍰許氏以此鋝與尚書鍰爲一云今東萊稱云云者鋝鍰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鍰者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鍰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鍰鋝似同矣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又舜典疏云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鍰字之義之明文也一鋝六兩三分兩之二以百乘六兩爲六百兩其三分兩之二實爲十六銖以百乘之則千六百銖以二十四除之二六則千二百四六則二百四十總千四百四十銖以爲六十兩餘百六十銖又以百四十四銖爲六兩猶餘十六銖是百鋝凡六百六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十六兩爲斤六百四十兩爲四十斤餘二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又爲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總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以贖墨罪不爲重等而上之至大辟千鋝亦祗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今天下以白金爲幣銅四百十六斤十兩有零約計其價僅值白金一百二三十兩鄭云黃金三斤價如銅四百十六斤十兩有零今黃金三斤約值白金千兩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力輟切又云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戶關切今刻十一銖十下脫一字二十五分下脫銖字二十兩爲三鋝爲下脫三字周書鍰作虞書說文之學能通者少傳寫譌脫至此知是譌脫者陸德明釋文引說文本作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戴侗六書故引蜀本說文十下亦有一字冶氏注引說文以證鋝重六兩太半兩三鋝爲一斤四兩則知說文二十兩爲鋝當作爲三鋝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鋝見周禮故于鋝字下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字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考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再以許愼之意推之愼亦從孔氏古文尚書奈字當從古作鍰而其說以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下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而注其下云鋝也則愼意以鍰即是鋝但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太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先以百乘十一銖爲千一百銖又以百乘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爲千三百分還以二十五除之則千分爲四十銖三百分爲十二銖其五十二銖加前千一百銖凡千一百五十二銖以二十四銖爲兩除之取九百六十銖爲四十兩餘一百九十二銖又得八兩共四十八兩十六兩爲斤則四十八兩爲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千鍰亦只用銅三十斤就今銅價計之三十斤約僅值白金五六兩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愼自序亦云書偁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下即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雖所引未全想許愼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鄭固不從古文說于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兩也其下即云鄭及爾雅同鄭必無此注故例不鋝聊出之于案且爾雅絕無六兩爲鍰之文釋文此條譌謬殊甚全不足據今文作率者史記周本紀作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列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索隱云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饌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或作饌或作撰皆鋝之異文音近而假借者也傳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疏引鄭周禮注者秋官司刑職注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傳曰截鼻曰劓倍百爲二百鍰

案曰傳云截鼻曰劓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又云倍百爲二百者下節之倍馬以爲倍二百爲四百則此節之倍倍百爲二百可知也史記作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皆非也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馬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釋文○史記四卷周本紀裴駰集解傳曰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疏曰釋詁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刖絕也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何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于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于截鼻所校則多不啻倍劓而近于臏宮也案曰馬云倍差倍二百爲四百鍰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者於倍之外又加太半倍剕重于劓又多故也傳云刖足曰剕但剕字說文卷四下刀部無新附亦無惟卷二下足部云𨂂跀也从足非聲跀斷足也从足月聲刀部刖字則但云絕也然則剕當作𨂂刖當作跀也伏生書傳作臏則是今文周本紀亦作臏據上文百鍰周本紀從今文作百率則知此亦今文漢刑法志引下文剕罰之屬亦作臏罰之屬說文卷四下骨部云臏厀耑也从骨賓聲孫子列傳龐涓召孫臏肉部無此字當从骨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臏腳則臏是剔去其厀耑骨使不能行故云斷其足也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司刑注亦云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彼疏云臏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臏作腓至周改腓作刖書傳云臏者舉本名據此二條皆字譌謬俗改呂刑實當作𨂂而𨂂既起皋陶則肉刑虞已有或謂虞象刑犯臏者墨幪臏畫之者非其臏是剔厀骨則𨂂疑是斷趾而周改𨂂爲跀則𨂂跀又有異與說文以跀訓𨂂不同司刑所說五刑其四皆同呂刑惟跀與𨂂異則鄭義較說文爲精僞孔以刖爲剕非是但不知二法究何所分別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疏曰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也

案曰傳云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疏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隋始除者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彼疏亦云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攷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

孔之說蓋本崔浩張斐也此與舜典贖作官刑及武成同有敵于我師疏皆十大隋乃隋儒筆也此經疏名雖繫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盡删淨處元文猶有存者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傳曰死刑也

案曰鄭云千鍰四百十六斤十兩太半兩說已詳上文大傳一鍰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介此鄭從今文家說因注傳姑就之注經必不用宋人無知路史後魏注十二卷率作呂刑注迹日有一人撰唐以前經解遂承其誤眞道聽塗說也金鐵即是銅錫或稱黃金或稱黃鐵故云然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曰歷言刑條每千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名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案曰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為三千孝經五刑章第十一云五刑之屬三千是夫子言刑以夏為正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釋文曰僭子念反

傳曰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疏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

案曰比罪傳云比方其罪則比如字讀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士師職注亦言決事比愚謂王制注謂小大即輕重而此經下文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此經上下之比即彼小大輕重之比亦即漢決事比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案曰後漢劉般傳子愷引作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未詳

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幷數為一劉君以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輕幷數也知不然者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為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

案曰疏劉君不知是焯是炫劉愷傳李賢注與劉同馬鄭已亡姑從傳可也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疏曰刑新國用輕典者周禮大司寇文鄭元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于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案曰傳云刑新國用輕典云云疏引大司寇注云云者秋官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鄭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變夏刑之輕而為重正大司寇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且引刑罰世輕世重為證則鄭注此經世輕世重亦必以穆王改周禮之重刑而就夏刑為說也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穆王是康王適孫本紀雖云是時王道衰微要是平國宜用中典呂刑序傳云呂侯訓夏禹刑法更從輕疏云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夏法廢久今復訓夏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司刑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此經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傳疏雖則云然其實重者改輕少者加多正所謂中典不輕不重者故此言刑罰世輕世重也荀子卷十二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因當重也亂世人迫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此說與傳正相反非也傳雖魏晉人偽撰大略亦本漢經師古訓非盡臆造予雖惡其竊鄭學惡而知其美若荀卿非尙書儒所引或斷章取義不必概從也其卷五王制篇又引維齊非齊而說之云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臨是養天下之本也楊倞注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喻有差等然後可為治此義與呂刑本旨全不切合觀此益知荀子不盡可從世輕世重宜從傳義也云有倫有要者大傳說呂刑云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故法雜也是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傳曰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若莫敢犯者非口才可斷獄惟平良可斷獄無不在中正

案曰經惟云罰傳兼刑罰者說文卷五下井部云刑罰罪也是對文刑罰異散文罰亦該刑也又以佞為口才者論語雍也篇孔安國注文也云罔非在中者秋官鄉士云士師受中鄭既解受中為受獄訟之成又引先鄭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司寇亦言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言求民情斷民中徐幹中論卷下賞罰篇引此經說之云賞罰不可疎亦不可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重亦不可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中以平之而不失其

節是也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傳曰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案曰傳云云者辭多差錯而情惟一實大傳云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是從有從辭從情二義此文又見孔叢子以爲孔子說此經之言而其下又多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句是也尉繚子將理篇第九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傳曰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行能之無失中正疏曰明開刑書相與占之者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故稱占也此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其輕重乃于刑書比附罪故彼此各據一義不相違也

案曰大傳引此經作哀矜哲獄且引孔子說此經之義云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此承上非從其辭惟從其情而言正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者敬當作矜哲是折之假借字然亦當以彼爲正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于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傳曰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我敬于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疏曰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于外同族于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釋文曰相如字馬息亮反）

馬曰相助也（釋文）傳曰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案曰馬云相助也者毛詩清廟及雍傳文釋詁相助同訓勵是得轉相訓也襄十四年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天之愛民甚矣是天助民作之君以配天之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傳曰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已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天下得單辭即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

案曰傳以亂爲治釋詁文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傳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案曰大傳云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是說此經獄貨非寶之義也傳以府爲聚者昭十二年傳吾不爲怨府杜預注云怨聚之聚是也辜罪釋詁文功爲事者周禮內宰稽其功事又施其功事遂大夫以稽功事功事連言功亦事也庶衆釋詁文尤爲罪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作訧注云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訧羽求切字當从說文作訧也貪貨枉獄天報以衆罪經意甚明傳乃以庶爲衆人謂天報聽獄不中者使衆人見罪則是民旣受上之虐又代上受報其義非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曰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于天下

案曰傳以極爲中者小雅楚茨鄭箋周頌思文毛傳商頌殷武鄭箋周禮天官敍官鄭注義也令善釋詁文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釋文曰屬音燭）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自今以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于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疏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案曰傳以五極爲五常之中正疏云仁義禮智信者論語殷因于夏禮馬注云所因謂三綱五常白虎通卷下情性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也是也慶善見上嘉善師衆並釋詁文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五十終

[illegible]川袁[illegible]覆校
番禺高學[illegible]初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

書經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釋文曰義本作誼○案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據彼土古本經文義作誼惟注同今本）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疏尚書）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史記二十九卷晉世家集解○釋文○詩之奇尚書正義四十卷○）鄭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疏曰覲禮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叔舅曲禮天子謂二伯伯父伯舅此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義和知是字也

案曰鄭云義讀爲儀者古音義魚賀反儀魚何反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隸釋載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慘惟蓼儀以愴悢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蓼者儀竝以儀爲義衛尉卿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儀說文卷十二下我部云義己之威儀也是義與儀通也鄭又云儀仇皆訓匹故名仇字儀者釋詁仇儀同訓匹詩柏舟實維我儀毛傳亦云儀匹也國語丹朱馮身儀之注云言爲依其身而匹偶之關雎詩云君子好逑傳云逑匹也釋文逑本亦作仇是儀仇皆訓匹也史記晉世家云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桓二年左傳文侯之父穆侯生太子名曰仇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此後人見成師之子孫以曲沃代晉故造此說其實仇亦美名故有美字古人名字往往相配如說文㫃部云㫃旌旗之游㫃蹇之貌古人名㫃字子游又云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又石部云碬厲石也鄭公孫碬字子石又黑部云黸雖皙而黑也古人名黸字子皙是名字恒相配故名仇字儀也傳說與鄭同疏言天子稱同姓諸侯伯父叔父勤稱某者若稱某則呼名左傳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今予命女環是也今稱字者尊之也古人字皆一字此云義和鄭解義不解和葢和是聲之助也馬以義和爲以義和諸侯故此篇呼父義和者三信如馬解則何用屢言之馬注非也

又案曰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王孔皆謂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定王室故王命之而史記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于王王命晉侯爲伯載此篇文索隱云尙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考今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無平字于父義和解爲能以義和諸侯而不以爲文侯仇字則馬融解此篇亦當同史記說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亦云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亾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人相傳有此異說據鄭以義和爲文侯仇字則史記新序誤也呂氏春秋卷二十二疑似論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曰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東徙洛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仇穆侯之子後漢書卷三十七丁鴻傳云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曰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然則文侯的係名仇何得以爲重耳又考僖二十八年左傳敘述晉文公重耳城濮之捷獻俘于周襄王王錫命之之事而曰用平禮也杜預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文侯之命命仇非命重耳固有確據鄭說不可易也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傳曰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釋文曰聞音問）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史記三十九卷晉本紀裴駰集解）傳曰亶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

案曰馬云昭明也者說文日部云昭日明也是也上文丕顯與丕顯哉文王謨義同謂大明之文武也傳謬謂文侯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而克慎明德若亦謂指文侯則僞孔亦知其不可解爲能詳慎顯用有德謬甚矣至昭升于上云云則斷不能以爲說文侯乃始云更述文王所以王夫丕顯云云若使果稱文侯非謂文武則昭升之上當別以文王起文豈平王孫知後世有爲我言作傳者必將表明吾意而始省之乎且昭升于上敷聞在下者卽此明德也旣解明德爲文侯顯用有德則此昭升敷聞者謂何皆非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釋文曰辟必亦反）

鄭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三國魏志一卷魏武帝紀裴松之注○文選三十五卷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李善注）傳曰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于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案曰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者緇衣昔吾有先正彼注先正先君長也正長釋詁文公卿大夫亦是君長也傳云正官者康誥正人傳云王官之人是也左右者泰象傳以左右民鄭彼注云左右助也商頌長發實左右商王毛傳同是也傳以先祖爲後世先祖後世二字妄增殊不詞又訓懷爲歸謂歸在王位平王先世穆王周行天下終沒祇宮可言歸昭王南征厲王流彘皆不得歸其餘諸王並未蒙塵何以云歸皆非也揚之水詩懷哉懷哉箋云懷安此懷亦安意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釋文曰予如字又音與愆去虔反殄大見反）

王曰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于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尙書疏）傳曰我小子遭天大罪過父歿國敗祖業隕墜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案曰王及傳皆以造爲遭者大誥弗造哲王莽作誥擬之云予未遭其明悊呂刑兩造具備史記周本紀徐廣音云造一作遭是造遭通也王又云幽王爲犬戎所殺云云者事載周本紀及竹書紀年也又以純爲大者釋詁文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傳曰所以遇禍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案曰漢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詞也據彼以旣爲卽傳及疏亦皆言卽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據彼土古本亦爲卽因隸書旣字偏傍與卽相似故誤以卽爲旣亦猶顧命茲旣受命還蔡邕石經誤以旣爲卽也彼文穎注又云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與傳意亦同也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傳曰同姓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釋文曰辟扶亦反

傳曰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

案曰傳云肇始刑法釋詁文又以文人爲文德之人者江漢詩毛傳義毛鄭皆謂是召虎之先祖此經文人亦謂文侯之顯祖唐叔也僖二十八年傳唐叔武之穆也是武王子成王弟也

汝多修扞我于艱釋文曰扞下旦反

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謂救周誅犬戎疏曰戰功曰多周禮司勳文

案曰傳以扞爲救者祭法能捍大患是有救義但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無捍字扞字注云忮也則非救卷三下攴部云攼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攼我于艱侯旰切據此字當作攼訓止者救之則止義似通也僖二十八年傳云誰扞牧圉是假借字也

若汝予嘉

王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尚書疏○山井鼎七經考文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

案曰歸視爾師寧爾邦者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是也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釋文曰賚力代反卣音酉又音由彤徒冬反○案曰說文六下貝部引周書賚介秬鬯介古爾字

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艸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疏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艸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調暢于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總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幷賜之可知卣中罇釋器文孫炎曰罇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卽犧象壺著大山等六罇是也周禮司罇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盛于卣祭則實于彝也詩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鄭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然則秬鬯當遍告宗廟此惟言始祖舉尊者言之耳彤從丹玈從玄故彤赤玈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害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彤玈于弓赤黑之色也六畜特以馬賜供武用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以功大小爲度

案曰秬鬯者秬是黑黍以爲酒芬香調鬯故名秬鬯若鬱金艸煮和之則名鬱鬯鬯非艸名此鄭毛詩箋周禮注義也洛誥秬鬯傳但云黑黍酒似與鄭合此傳乃云釀以鬯艸則非是疏附會之皆非也傳云彤赤盧黑者僖二十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杜預注云彤赤弓玈黑弓彼疏云彤赤玈黑舊說皆然說文彤從丹玈從元是赤黑別也文四年傳甯俞言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詩小雅彤弓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此經及僖二十八年所賜與甯俞所言及詩序合也盧卽玈禹貢謂之壚又作黸揚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彤弓黸矢司馬光曰黸落胡切與玈同皆謂黑色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出司馬法荀卿子大略篇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與何休合然則賜用彤弓以此弓正是侯制兼以士大夫之盧弓者以備用也每弓一則矢百者彼僖二十八年杜注又云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小雅彤弓疏引服虔左傳注與杜同秋官大司寇束矢鄭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魯頌束矢其搜毛傳五十矢爲束彼疏謂毛從其師荀卿之言以五十矢爲束尙書左傳皆云一弓百矢或軍禮重弓以備折壞亦分百矢爲兩束故鄭不易傳也傳又云彤弓以講德習射是小雅彤弓毛傳文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傳曰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民之道必以順無荒廢民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鄭曰都國都也尚書疏　傳曰當簡核憂治汝都鄙之民民和政治則顯用有德之功成不言鄙由近以及遠疏曰鄙邊邑也

案曰鄭以都爲國都者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詩彼都人士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僖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裴駰引賈逵注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是也用成爾顯德期文侯能成是德也傳前旣謬解明德爲顯用有德于此終怙其非必以成爾顯德爲顯用有德之功成皆非也

番禺高學爤覆校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尚書疏）傳曰誓其羣臣通稱士

案曰鄭云云者此非軍旅之誓故當爲告羣臣周禮有致萬民詢國危而敗崤亦是國危故以此士兼羣臣及民也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爲公尚書公曰嗟秦伯也是說此經篇首之義貴誓稱公從可知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衆言之本要

案曰傳以首爲本者曾子問云今之祭者不首其義彼注云首本也釋詁首始也昏義云禮始於冠彼注云始猶根也根有本義是根亦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傳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疏曰訖盡自用若順盤樂也

案曰自用詩執競傳文若順釋言文般樂釋詁及周頌般篇箋文盤般同也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案曰山井鼎考文古本無作亾下無池倣同）

傳曰人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已有非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疏曰員即云也○案曰據疏則唐初尚作員山井鼎考古本亦作員下雖則云然同今本作云乃衛包改古文以從今文耳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云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韓詩作魂魂亦與云通中山經云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魄白也魂云也呂覽圜道篇云雲氣西行云云然則魂魂即云云員即云也鄭必大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云字乃員之省文王應麟謂漢書韋賢傳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是則云來云然古皆作員也）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尚書疏）

傳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illegible]及之無所益

案曰王以逾邁爲遂往傳以爲行過者邁行釋言文唐風蟋蟀云日月其邁毛傳同行則將往于彼二義通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忠賢蹇叔等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惟指今事爲我謀之人且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疏曰今之謀人杞子之類

案曰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渠記切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此經未就予忌當即是也定四年傳惎間王室釋文惎音忌杜預注惎毒也據疏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未與末形相似惎與忌聲相亂而誤其義則不可詳矣傳云古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者據左傳諫穆公毋襲鄭者惟一蹇叔公羊穀梁則謂蹇叔與百里奚同諫不見聽遂使三帥帥師而東爲晉敗于殽虜三帥已而歸之史記秦本紀與公穀同又左傳言三帥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而秦本紀則云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又載秦誓之文而說之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傳用公穀史記說故言蹇叔等也據史記蹇叔本百里奚所薦其意見議論必合且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余收爾骨焉而公穀史記皆言二人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明百里奚之子譜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然則百里奚與蹇叔同送其子而哭之以感悟穆公其事是實三傳紀載雖詳略不同無大牴牾不可執左以駁公穀此經古之謀人下文詢茲黃髮番番良士一介臣皆兼指二人言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傳曰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案曰傳以猷爲道者繇道釋詁文猷繇同詢謀亦釋詁文黃髮爲賢老者釋詁黃髮與老同訓壽是得轉相訓也小雅南山有臺云遐不黃耇彼傳云黃黃髮也彼疏引釋詁舍人注云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此注郭璞即用之魯頌閟宮云黃髮台背彼箋云皆壽徵也是也左傳秦穆公謂蹇叔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公穀則以此言爲兼向百里奚蹇叔二人言之史記稱二人爲二老孟子云百里奚舉於秦年已七十是二人皆老也傳又以愆爲過者愆過釋言文愆𠎝同也劉向新序卷五雜事篇云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古文苑卷十六張超誚青衣賦亦云秦穆思𠎝故獲終吉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秦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卷十九大略篇亦云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云謂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于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徐幹中論卷上修本篇亦云孔子謂子張曰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以上諸文皆是說此經之意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釋文曰番音婆）

傳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案曰秦本紀節錄此篇之文云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則此番番當爲衰老之義故張守節正義云番當作皤皤白頭皃易賁六四皤如王弼注以爲素李鼎祚亦云白說文卷七下白部云皤老人白也是也僞孔以訖爲詩申伯番番爲勇武之義遂云勇武番番之良士既是勇武何下又云旅力既愆乎傳說非也旅與呂同漢書律麻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是呂旅音義同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𦙶骨也重文作膂云篆文呂从旅从肉𦙶骨爲人身之幹所以統會諸骨故膂強則身健此良士頭已白故膂不強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釋文曰仡許乞反馬作訖訖○案曰釋文馬作訖訖并注今注疏所采漏去從元本補）

馬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釋文○山井鼎七經考文）傳曰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案曰傳以仡仡爲壯勇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仡勇壯也从

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魚訖切說文引書皆孔氏古文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任仡仡之勇與說文及傳合宣六季公羊傳祁彌明力士也仡然從趙盾而入何休注云仡然壯勇貌馬作訖訖訓爲無所省錄非也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釋文曰截才節反諞音辯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易羊豉反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釋文心字居正六經正誤二卷傳曰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案曰馬以截截爲截削省要因破諞爲偏訓爲少者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晉崔譔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故馬爲是訓也傳云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部田切今論語作便佞鄭注云便辯也謂佞而辯是截截諞言爲便巧辯佞之言也又說文卷十二下戈部云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昨干切說文雖從孔氏古文間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存異本故兩引之如此也文十二季公羊傳引此云惟諓諓善竫言何休注諓諓淺薄貌竫猶撰也國語越范蠡謂吳人諓諓賈逵注云諓諓巧言也然則諓諓卽戔戔亦卽截截何休云淺薄者非是李尋傳亦云穆公說諓諓之言王逸楚辭章句又引作諓諓靖言靖卽竫皆撰之轉語也無實而能撰具其言故何休以爲撰馬融從偏生義其實亦是解爲辯佞與諸家通也公羊又引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辭作怠者說文云辭籀文作辤从台因傳寫遂誤爲辭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彼何休注云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傳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皇作況者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塡兮義作況是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釋文曰介音界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猗於綺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技他本亦作它吐何反

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釋文王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伎能徒守善而已尙書疏傳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無他伎藝疏曰猗足句之詞大學引作兮猶是今之類詩河水清且漣猗是也

案曰馬王並以一介爲耿介一心者何休公羊注一介猶一槩義與馬王合也離騷堯舜之耿介王逸云耿光介大與此文同義異也釋文云字又作个攷說文無个字惟卷五上竹部箇竹枚也今俗以个箇皆爲物之以枚數者而又別作個卷八上人部亦無個字也而个尤不成字乃大學引此經竟作个彼釋文云个古賀反尙書作介俗學之盛唐初已然公羊文十二季引仍作介後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斷斷王云守善傳云專一守善則專一義通大學引此經鄭注云斷斷誠一之貌則鄭義與王孔同也說文卷十四上斤部𣃔字注云截也从斤从㡭㡭古文絕徒玩切又重文𠛰字注云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𠛰𠛰猗無他技此字訓截則有截削要約意其从古文專者卷四下叀部云專小謹也然則文有古今之異而義並同公羊何休注亦以斷斷爲專一也猗公羊作焉焉與兮同見周禮行夫注兮聲近猗故猗轉作焉也他釋文云本亦作它者它卽蛇字說文卷十三下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佗字訓作負何者以當之俗以篆文也作㐌與也相似遂作人旁加也人部無此字新附亦無不可用也今本大學亦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大學尙作它伎釋文云本亦作技攷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技巧也卷八上人部伎與也引詩鞫人伎忒爲證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引亦作技僞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鄭大學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下文有技注云才藝之技也何休公羊注云他技奇巧異端也且引論語攻乎異端爲證與鄭合王孔云伎能伎藝則與下有技無別鞫人伎忒之義于此無施故改其文仍不能改其義皆非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鄭曰休休寬容貌釋文十四卷禮記大學篇王曰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眾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伎者尙書疏傳曰休休樂善能有所容

案曰鄭云休休寬容者與下有容爲一義解之也王云好善何休公羊注云美大貌義皆通也公羊引如有容如作能者蓋古如字作而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箋左傳隱七季歃如忘服虔注莊七季星隕如雨僖二十六季室如懸磬昭四季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杜預解孟子九一而助趙歧解皆作如而讀爲能禮運耐以天下爲一家注云耐古能字說文耐鬚也犯罪髡其鬚字從寸爲法不虧形體猶堪其事謂之耐古能字爲此耐字後乃假借能三足爲能此及樂記人不耐無樂仍作耐亦有不安寸直作而則易也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能讀曰如詩大雅民勞云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伽也釋文云伽檢字書未見所出黃雅云伽若也然則伽卽如也故如轉爲能也王以有容爲容忍小過則與上下文義不相融貫非也此有容卽是能容有技彥聖何休云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與穆公請與止合與鄭義亦不背亦得備一解也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釋文曰好呼報反啻尸豉反

傳曰人技若己有樂善之至也人美聖不啻如自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人安我子孫眾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

案曰傳云人有技若己有樂善之至云云者鄭大學注云若己有不啻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也又以彥爲美者釋訓云美士爲彥鄭風邦之彥兮傳云彥士之美稱彼疏引舍人釋訓注云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是也是能容之大學引是作寔釋詁寔是卽訓是無逸云時舊勞于外傳訓時爲是中論引之時直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讀是爲寔則是寔同也下國策蘇厲曰白起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實也公羊桓六季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同高氏以是爲實者春秋經寔來穀梁左傳作實來詩韓奕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同聲高誘讀寔爲實然則是與寔通而寔又可與實通也傳又以黎爲眾者與鄭大學注同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釋文曰冒莫報反殆唐亥反

傳曰見人有技藝欲冒疾害以惡之人美聖而違背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眾人亦曰危殆哉

案曰傳以冒爲蔽者大學作媢彼釋文云媢莫報反尙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是也鄭大學注云媢妬也說文卷十二下

女部云娟夫妬婦也是鄭義也張參五經文字卷下第一百一云女部云娟夫妬經典多作冐則此字之變久矣鄭彼注又云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于君也殆危也義皆與傳同也達大學作通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釋文曰杌五骨反隉五結反徐語折反

傳曰杌隉不安言危也國之傾危由所任不容賢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非之意

案曰傳云杌隉不安言危也者說文卷十四下𨸏部云隉危也从𨸏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五結切又阢石山戴土也从𨸏从兀兀亦聲五忽切石山戴土亦有危義今本阢作杌易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薛虞作剌杌說文卷六上木部無杌字卷九下危部無臲卼字則此皆魏晉以下所造俗字古實無此字也說文卷六下出部𡴫字注云槷𡴫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槷𡴫五結切剌本劓字假俗爲不安槷字見鄭周禮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爲卽古文闑字今與𡴫連文爲不安亦是假俗易之槷𡴫與書之阢隉音義竝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爲臲卼杌隉皆非也傳又訓懷爲歸解爲爲民所歸釋言懷來是有歸義但釋詁以懷與安定同訓故鄭揚之水箋以懷爲安此榮懷當爲光榮安定傳義非也傳又以慶爲善者詩皇矣傳義也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五十二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番禺高學燿覆校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三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序

虞夏書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一卷 馬曰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 釋文 疏曰言堯孔無明解下傳云虞氏舜名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則禹湯亦名于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隨其事而解其文不爲名據此似堯舜禹湯俱名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旣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予小子履云履殷湯名是湯名履湯非名也堯舜禹非名明矣

案曰鄭云書以堯爲始云云者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是司馬遷發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畧而不言故獨從堯始與鄭合也馬以堯爲謚鄭亦以堯舜禹湯爲號謚之名放勳重華文命爲名與馬同者士冠禮記郊特牲皆言殷以前生無爵死無謚此指大夫士言若天子固應有爵謚且當兼有生號也孔傳放勳等隨其事而解其文則直以堯舜禹湯爲名與鄭義異矣疏曲爲彌縫不知論語注乃眞出孔安國而書傳則魏晉間人假托與孔注論語不合者甚多也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釋文曰思息嗣反又如字

傳曰言聖德之遠著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 尚書疏 傳曰遜遁也老使攝遜禪之

案曰鄭云云者孟子堯老而舜攝是也

作堯典 釋文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卽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閒

鄭曰舜之美事在于堯時 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鄭云云者愼徽以下所敘皆堯老舜攝之事鄭以篇名堯典而述舜事故解之也但堯殂落舜卽眞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則古史義例不可知矣

虞舜側微

鄭曰虞氏舜名 尚書疏 傳曰爲庶人故微賤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上文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曰入麓伐木 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傳曰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案曰鄭云入麓伐木者經云納于大麓彼釋文引鄭注以麓爲山足是入麓爲伐木郎試以難事也

作舜典 案曰孔壁所得眞古文尚書于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西晉又亡好事者又撰古文乃割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不知孟子咸丘蒙引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至四罪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的然可信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其言皆不謬也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時眞舜典已出但藏秘府不列學官熙非尚書家或未之見故云爾若如今之愼徽以下皆爲舜典熙安得言典存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乎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欽哉愼徽緊相承接鄭馬王本皆合爲一此孔壁之眞豈伏生誤合之直至唐時僞孔本盛行而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鄭馬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

帝釐下土 釋文曰釐力之反

馬曰釐賜也理也 釋文 傳曰言舜理四方諸侯

案曰馬云釐賜也者詩大雅江漢篇云釐爾圭瓚毛傳云釐賜也是也又旣醉篇云釐爾女士傳云釐予也彼疏云釋詁賚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今刻爾雅釋詁作賚予不作釐予蓋古音來讀若釐則賚亦可讀若釐故轉爲釐也馬又云理也者音近得訓也篇名稾飫則當有賜汨作之汨訓治治卽理故釐又爲理也

方設居方別生分類 釋文曰別彼列反分方云反徐扶問反

傳曰各設其官居其方別其姓族分其類

作汨作 釋文曰汨音骨

傳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篇亡

案曰傳以汨爲治者釋詁云淈治也彼郭璞注云書序作汨是也說詳洪範又以作爲興者周禮春官笙師云歐其樂器鄭彼注云歐與也與謂作之是得轉相訓也

九共九篇稾飫 釋文曰共音恭王已勇反馬同稾苦報反飫於據反汨作等十一篇同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

篇之序同編故存。案曰顏之推張守節並云反語始孫炎釋文此其字云王已勇反皋陶謨嚴字云馬魚檢反益稷絺字云鄭陟里反馬鄭王已俱有反語者崇文總目云德明以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爾雅老莊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乃德明代作非其元本也

馬曰其法也釋文。王同 王曰汨作九共故逸釋文 傳曰稾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亾

案曰馬云其法也者毛詩商頌長發云受小共大共毛傳云共法也是也汨作等十一篇鄭馬所傳孔壁眞古文皆有之未嘗亡王肅亦見之故云逸不云亡甚逸與亡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直至永嘉之亂始亡而鄭所述篇目尚在其中明有汨作等篇皇甫謐親睹其目而無汨作等篇他書不見援引之處不能憑空譔造乃不得已於僞傳中謬云凡十一篇亡不顧篇目之與鄭不合矣皆非也

又案曰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卷鄭康成注今不傳散見他書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釋文曰皋音高陶音遙謨亦作謩。益稷疏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傳曰矢陳也申重也

案曰傳云矢陳也者釋詁文申重也者詳皋陶謨本篇

又案曰益稷疏云鄭馬王以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者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且孔穎達于書疏以馬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之篇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引皋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蓋穎達明知鄭眞孔僞因孔完鄭缺有意扶僞斥眞耳皆非也揚子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如曉晉本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遠立此論只因揚所見眞棄稷篇中多稷契之言者至晉而亡合之割皋陶謨下半以爲益稷者乃晉人所分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釋文曰別彼列反濬思俊反任而鴆反貢字或作贛王于洑反 鄭曰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尚書疏 傳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疏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貢此之所貢即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爲九耳其賦則與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也

案曰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云云者經厥田上上等鄭謂地形高下非肥磽但土自是有肥磽貢自是有厚薄故于此又爲此解也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斿貢九物貢鄭元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幣貢玉馬皮帛材貢櫄幹栝柏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絺紵斿讀如圍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正義云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諸侯國內所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鄭注所貢之物皆據禹貢而言但虞周制度或因或革未必盡同鄭亦約畧言之耳地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元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正義云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諸侯方四百里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諸伯方三百里其食者與諸侯同諸子諸男之地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其天子所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鄭太宰九貢是也其公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禮俗喪紀之用也又夏官職方氏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鄭元注國之地物所有左傳子產曰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是也太宰又云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眾以此賦即爲地稅鄭元則以爲口率出泉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正義以爲太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故以賦爲口泉非地稅也今禹貢所云厥賦皆指地稅故與九賦全別若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彼謂因朝而貢與太宰九貢爲每歲常貢之法者又各不同故有祀嬪器服材貨而無幣斿物明非常貢也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曰扈音戶

馬曰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甘有扈南郊地名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釋文。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林之奇尚書全解十二卷。水經注 傳曰夏啟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案曰馬云云者說見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釋文曰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鄭曰避亂于洛汭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十七卷。王應麟玉海二十七卷。藝文門 馬曰須止也釋文 傳曰太康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案曰鄭云云者嫌似空須故言避亂也馬云須止釋詁文傳說之謬詳後辨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釋文曰湎緜善反 鄭曰允臣名堯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集解。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前集二卷。又續集四卷。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傳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允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案曰鄭云允臣名者眞古文增多篇本有允征鄭注禹貢引其文鄭親見其書故知是臣名古今人表于夏中康時列允第四格單名允不稱允侯是也僞孔辭爲國名傳與經出一手故僞撰其文云允侯命掌六師以自實其說其堯典允子朱鄭馬皆云丹朱嗣命允之舞衣鄭亦云人名允征之允安

知非即逸舞衣者而僞孔竟一槩俱改作國名以證古本有允國但說訓嗣允子自是堯子顧命允與兌和垂竝稱自是人名僞孔皆非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釋文曰契息列反）

鄭曰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尚書疏○吳澄書纂言三卷○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王曰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傳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疏曰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未聞也

案曰鄭云契本封商者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女簡狄吞鳦卵生契堯末季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是也又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商今陝西商州其地是華山南也鄭此注下必具說八遷之事今已殘闕矣據商頌疏謂鄭意湯取契所封爲國號而王肅乃云湯取契孫相土所居之商丘爲國號非也商丘今縣屬河南歸德府與商州無涉湯必不舍商而取商丘但相土居商丘自此至湯都遂不改湯從商丘遷亳則鄭馬王孔竝同此說知然者盤庚五邦鄭馬王皆以爲自湯以下五遷商丘也亳也囂也相也耿也則湯從商丘遷亳明矣下節疏乃强駁之但季代悠遠不可攷耳安知契至相土必無七遷耶恐非也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釋文曰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尚書疏○吳澄書纂言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疏曰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

案曰鄭云亳今河南偃師云者說詳盤庚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班志文或鄭據當代之書與班合也

作帝告釐沃（釋文曰告工毒反釐力之反沃徐烏酷反）

傳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亡

案曰王應麟紀聞云尙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王氏之說非也壁中逸書無帝告蓋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傳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于葛作湯征述始征之義也亡

案曰史記殷本紀載湯征文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壁中增多之書無湯征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者孟子引葛伯事今僞本入仲虺者亦當在此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釋文曰復扶又反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以爲商書）

傳曰伊尹字氏湯進于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二篇亡疏曰伊氏尹字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釋文曰夏社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篇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

鄭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尚書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疏）傳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言不可遷之義（案曰以稷代三字今本脫從藝文類聚所引增然尙有脫誤據文當云以棄代柱乃明）疏曰傳解湯遷社之意革命創制因變社稷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與當爲衰字之誤耳湯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柱即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莫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儒說社稷有二左傳說勾龍柱棄惟祭人神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孔云勾龍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勾龍也

案曰鄭云犧牲既成云云者孟子文也又云湯伐桀之時大旱致災者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云桀爲無道湯憂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以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是大旱正伐桀時也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彼應劭注曰連大旱七季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應說與鄭合也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太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別立壇墠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未有仍亡國之社壇以爲社者故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以爲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遷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僞孔必欲立異謂以革命而遷稷則遷之社則不可遷而止然則殷之亳社其即仍夏之故社乎必不然也又夏社是既勝夏後事湯誓是伐桀誓衆之詞似晚晉書次第較順然順者正係僞本也

疑至臣扈

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尚書疏）

疏傳曰三篇亡

案曰馬云云者臣扈是賢臣見君奭故知疑至亦臣名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釋文曰相息亮反陑音而○案曰陑字說文所無未詳）

傳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疏曰

安邑卽漢河東郡安邑縣史記吳起對魏文侯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矣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陑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疏曰鄭云云孟子云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于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于左氏昆吾在衞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衞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于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

案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淮南子卷九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焦或作巢又卷十九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伐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江南巢縣然則桀出亡地皆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爲南夷且逸周書卷九殷祝解云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以下又再徙方至南巢可見桀之出亡皆向南行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以爲東夷者古人言南可言東正與鄭合傳乃云鳴條在安邑疏附會駁鄭非也

作湯誓

馬曰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 堯典疏○釋文

案曰馬云云者詳堯典序及後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 釋文曰績子寂反從才容反朡子公反

鄭曰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 尚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二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傳曰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

案曰鄭引伊訓云云者鄭所引乃眞伊訓東晉晚出古文伊訓無之也載孚者疑卽下文俘寶玉古字通也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釋文曰俘音孚誼本或作義

傳曰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釋文曰夏亥雅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虺許鬼反誥故報反○案曰閻若璩曰仲虺之誥荀子作中蘬之言左傳作仲虺之志史記殷本紀作中𤱶司馬貞註𤱶音壘蓋虺有二音

傳曰歸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爲湯左相奚仲之後疏曰大坰是定陶向亳之路

案曰傳云仲虺爲湯左相者定元秊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下至襄二十五秊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于古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傳曰黜退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別載湯誥乃孔壁眞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說見後辨

伊尹作咸有一德 堯典疏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

鄭曰伊陟臣扈曰 下闕○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玉海二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王曰言君臣皆有一德 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 傳曰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案曰鄭以此篇次湯誥後者史記錄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與鄭本篇次同自是成湯時作晉人以爲訓太甲非也引伊陟臣扈曰者下闕不可知也

咎單作明居 案曰單音善卷末同

馬曰咎單爲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也 尚書疏○史記殷本紀集解 傳曰一篇亾

案曰馬云云者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是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秊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 傳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秊凡三篇其二亡疏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此序以太甲元秊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卽以其秊爲元秊也周法踰秊卽位知此卽以其秊稱元秊者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二月若踰秊卽位二者皆當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秊太甲卽稱元秊也據此序及太甲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弟外丙二秊崩別立外丙弟仲壬四秊崩乃立太丁子太甲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

案曰鄭以肆爲陳者秋官鄉士職注義也傳疏崩秊改元及太甲以孫繼祖二說皆非也說詳後辨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 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案曰鄭以桐爲離宮非葬地者劉向言殷湯無葬處蓋無文可攷莫得而知傳說非也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曰思庸念常道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釋文曰沃烏毒反徐於毒反

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此篇以戒也亾疏曰皇甫謐云沃丁八秊伊尹卒秊百餘歲

伊陟相太戊

馬曰太戊太甲子 釋文 傳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疏曰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子

咸立

案曰孔云太戊太甲子者史記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云太戊爲沃丁弟太庚之子世表則以太戊爲沃丁之弟是亦太甲子也馬云云是據世表僞孔云沃丁弟之子是據本紀下傳云沃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疏云皆世本文此疏獨不言世本文則可知世本必云太戊太甲子世表馬注皆據世本本紀傳誤耳僞孔非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釋文曰桑息郎反穀工木反朝直遙反）

鄭曰兩手搤之曰拱（史記殷本紀集解。冊府元龜一百四十三卷帝王部弭災篇）傳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疏曰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文暈七日而見其太滿兩手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尊法云人君體貌不恭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貌不恭之罰也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政三年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案曰鄭云兩手搤之曰拱者論語衆星共釋文鄭作拱拱手也是共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卷六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桑穀之祥太戊時事而呂覽及韓詩外傳三卷以爲湯時事若伏生大傳（見困學紀聞）及漢五行志引劉向說又說苑一卷君道篇則又皆以爲高宗武丁時事皆非也

伊陟贊于巫咸

鄭曰巫咸巫官（尚書疏。困學紀聞九卷）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釋文。資治通鑑外紀二注。困學紀聞九卷）傳曰贊告也疏曰君奭傳曰巫氏也鄭云巫官案君奭咸子賢父子共大臣必不世作巫官孔云巫氏是也

案曰鄭云巫咸巫官者周禮春官有巫官必因于古也馬云男巫也者春官有男巫女巫則巫是男女通稱又楚語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嫌巫咸是女巫故辨之也呂氏春秋卷十七勿躬覽云巫咸作筮則巫咸之爲人可知也

作咸乂四篇

馬曰乂治也（釋文。史記殷本紀集解）傳曰四篇皆亡

案曰馬云乂治也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史記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馬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傳曰篇亡

案曰馬云云者真古文有原命馬親見故知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釋文曰囂五羔反）

傳曰仲丁太戊子去亳遷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疏曰此及下傳言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仲丁是太戊子太戊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案曰殷本紀云中丁書闕不具司馬貞云太史公知舊有中丁今已遺闕也疏引或說是括地志文以囂爲敖疑當得之說詳禹貢沛水李顒皇甫謐似皆誤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釋文曰亶丁但反相息亮反今魏郡有相縣）

傳曰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釋文曰圮備美反徐扶鄙反）

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尚書疏。通鑑外紀二。劉恕外紀二卷。羅泌路史國名紀注四卷。王應麟困學紀聞十一卷）馬曰圮毀也（釋文）傳曰祖乙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疏曰知非圮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于相遷于耿者明與上文文相類故爲此解鄭元云云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殷亳囂相耿與奄五邦此不經之書未可依也

案曰鄭云祖乙又去相遷耿云云者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鄭以湯之商丘與亳配囂相耿爲五也傳以爲圮于相遷于耿由說而文不便非也或云遷邢邢即耿非有二也汲冢又添出遷奄一層如此則有六邦矣尤非也鄭馬皆以圮爲毀者釋詁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

鄭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今偃師是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十四卷。毛詩二十之四卷商頌譜疏。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冊府元龜五十八卷帝王部致治篇。路史國名紀注四卷）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疏曰自湯以來屢遷盤庚最在後故序總之傳總一身五遷故辨之云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此序云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將治亳殷舊說以爲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書云將始宅殷與古文不同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興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于亳殷紂滅在于朝歌則盤庚以後遷于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洹水之南後又遷朝歌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五遷盤庚不在其內說亦見本篇

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釋文曰胥徐思餘反）

鄭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尚書疏）傳曰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本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釋文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案說文卷四上旻部敻字注云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巖穴也今作營者人以訓詁代經文也）

鄭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尚書疏）馬曰高宗始命爲傅氏（尚書疏）傳曰高宗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名說使以所夢形象求于外野得之傅巖疏曰世本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

案曰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者馬與鄭同殷本紀云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使求之野得于傅險中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武丁與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疏引皇甫謐亦云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

皆與鄭合此古義也新唐宰相世系表云商時虞虢之界有傅氏居于巖傍號爲傅巖盤庚得說于此此直謂說先已姓傅武丁又說盤庚無稽之言也傳云使以形象求之者荀子卷三非相篇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植立也如魚之立鰭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釋文曰雊工豆反）

鄭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尚書疏○文選十一卷潘安仁西征賦李善注○又二十四卷潘正叔贈河陽詩注○又四十四卷陳孔璋檄豫州注○又四十六卷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又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又五十八卷王仲寶褚淵碑注）傳曰雊鳴耳不聽之異疏曰洪範五行傳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聽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云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

案曰鄭云鼎三公象也者周易鼎象曰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是也鄭又云又以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曰鼎以耳行是也鄭以爲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痾與劉歆合傳以爲耳不聽則不得以羽蟲示罰傳說非也

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釋文曰己音紀肜音融）

傳曰祖己賢臣

殷始咎周（釋文曰咎其九反）

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尚書疏○詩九之三卷小雅采薇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衛湜禮記集說五十卷○左傳二十五卷襄三十一年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五卷經籍門）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釋文）

案曰鄭云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雅緜云虞芮質厥成傳云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相讓所爭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國彼疏云家語書傳竝有其事是也又云三伐皆勝者下疏引書傳伐邘伐密須伐犬夷是也大雅皇矣疏引孫毓毛詩評亦據此文以說也鄭又云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者鄭訓咎爲惡故解咎周謂周爲紂所畏惡馬融反謂殷爲周所咎文義回曲其說非也

周人乘黎（釋文曰黎力兮反尚書大傳作耆）

鄭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詩大雅文王序疏○左傳襄三十一年疏）傳曰乘勝也所以見惡疏曰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鄭云云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

案曰鄭云紂得散宜生獻寶云云者事出大傳詳見顧命傳以乘黎在咎周之前序爲追述所以咎周之故而言乘黎與鄭異其說非是疏雖曲護傳說此疏鄭是傳非自見也史記殷本紀乃以文王先爲崇侯所譖囚于羑里閎夭之徒獻美女奇怪物得釋然後斷虞芮訟而受命稱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乃敗耆國祖伊以告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又明年而崩其敘事先後之次多與鄭注乖異鄭據伏生書大傳書傳是先秦古書必係孔門七十子相傳舊說故鄭用之其敘伐崇事爲最在後則諸家與鄭竝合也周頌維清箋云文王受命七年五伐故于此注以伐崇終言之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釋文曰受如字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

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尚書疏）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釋文）傳曰祖伊祖己後賢臣受紂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無道戡亦勝也

案曰鄭云云者逸周書卷四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受德呂覽仲冬紀第四當務篇云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高誘注少小也是也馬注未詳

殷既錯天命（釋文曰錯七各反）

馬曰錯廢也（釋文）傳曰錯亂也

案曰馬云錯廢也者論語錯枉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爲廢也唐賈至微子廟碑高宗既沒殷始錯命是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釋文曰少詩照反）

鄭曰微子啟殷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禮記七卷檀弓上疏）傳曰告二師而去紂

案曰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云云者鄭據呂覽詳見本篇又以微仲名衍者爲微子之弟與微子俱爲紂同母庶兄者禮記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疏引鄭注亦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是也本篇疏云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案曰鄭馬王本皆作大誓）

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詩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尚書疏）傳曰周自虞芮質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泰誓渡津乃作大會以誓衆疏曰武成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九年卒至此爲十一年也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猶是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

必繼文王季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季之䘮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季文王卒至此三季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季伐殷者止爲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也一月戊午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季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季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季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季而以一月接十一季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麻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麻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言一月者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

案曰鄭云十有一季本文王受命數之者文王受命七季而崩武王承其季數十一季觀兵以卜諸侯之心十三季復伐紂滅之當時實事本是如此今文太誓敘述觀兵之事鄭于彼文下注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季方可誅之多方云天惟五季須暇之子孫鄭注云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欲使復傳乎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據此則武王以十三季滅紂又鄭于金縢篇末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見大戴禮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季後六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崩崩時九十三矣據此則十三季滅紂益信此序上半截十一季伐殷指觀兵事非滅紂事下半截一月指十三季一月非十一季一月故鄭以十有一季爲本文王受命數之也鄭又云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者攷乾鑿度麻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鄭注握先爲麻始名言無前也又云人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受洛書命爲天子也又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季鄭注受命後五季然則是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也以麻元歲甲寅推之戊午蔀初季歲在庚寅則二十九季歲在戊午故此序十一季武王伐殷鄭以爲入戊午蔀四十歲也由此推之則十一季歲在己巳十三季歲在辛未此皆謂太歲國語歲星在午爲未亦與之合也僞傳亦以此序分二截上截言觀兵下截言滅紂是也其云文王受命九季卒則非也知者西伯戡黎疏引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季斷虞芮之質二季伐邘三季伐密須四季伐犬夷五季伐耆六季伐崇七季而崩故鄭于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周公居攝皆七季數鄭武王受命之年從十一季數起蓋文王崩武王謙未卽稱王故太誓稱太子發至觀兵而諸侯畢會則稱王矣自此十三年滅紂後二季有疾後二季崩適七季也此說分明可據今書改爲文王受命九季而崩遂于武成檃其詞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九季大統未集傳遂于此主九季說則非矣疏曲爲附會引逸周書文王受命九季召太子發不知此乃受鹵伯之命耳非改元也又言大祥觀兵暗據漢書律麻志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一條然武王方從容以須之何必大祥卽興師也大約伐紂之年史記周本紀伏生尙書大傳與漢書律麻志二者各有一誤史記大傳文王受命七季崩是矣而九季觀兵十一季殺紂則非徐廣引譙周說張守節正義皆辨之漢志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殺紂是矣而文王受命九年崩則非何也羣書記伐紂之月皆周正十三季二月初五日殺紂建丑月也而其發師則已在十二季建亥月二十八日若十一季二月初五殺紂則發師已在十季十二月二十八日矣文王不知何月崩就令正月崩而自七季數至十季十二月九季數至十二季十二月只四季無五季總與須暇五季不合故必依鄭受命七季崩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紂方確也

又案曰十一季伐殷觀兵以四月出師載在今文泰誓說已詳本篇一月則十三季周正建子之月夏正十一月也周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昭曰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後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斗柄在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在天黿星辰星也天黿也名一日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晨星始見三日癸巳伐商師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又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晨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云云以上國語之文漢書律麻志皆據以爲說其說云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書序曰十一季武王伐紂泰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季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季歲在鶉火周之分野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云云合而考之武王于建亥之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商十一月之二十八日戊子日發師後三日爲建子之月周正月夏十一月商十二月辛卯朔明日初二壬辰又明日初三癸巳武王啟行卽劉歆引武成篇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也至是月之十六日丙午還師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卽此序所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也自前月戊子至此三十一日律麻志云日行三十里凡三十一日連前後日算自本月癸巳至此二十五日武成疏云日行四十許里凡二十五日除去一日算明日己未晦日爲冬至是月月小又明日爲建丑之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商正月庚申朔初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明日初五甲子殺紂卽國語王

以二月癸亥夜陳牧誓所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成所云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也是月十五日甲戌爲小寒節三十日己丑爲大寒節是年閏月己丑之明日爲周閏二月庚寅朔古閏在歲終姑就推之是月十五日甲辰爲立春節是月小晦日爲戊午日明日爲建寅之月周三月夏正月商二月己未朔又明日初二庚申爲驚蟄節是月大晦日爲戊子日明日爲建卯之月周四月夏二月商三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爲旣旁生魄二十二日爲庚戌則燎于周廟之日二十三日爲辛亥則祀于天位之日二十七日爲乙卯則祀馘于周廟之日也毛詩大雅大明疏歷引國語律厤志而又云歲月日辰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非用算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厤劉向五紀論載殷厤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厤久失傳據漢志攷伐紂月日已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度推爲辛未但史記年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詳況古人無以甲子紀年者伐紂月日可攷而年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釋文曰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居音。案曰古音居漢魏以下音變韋說非也

傳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三萬一千人舉全數疏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于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長一人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兩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不言故云舉全數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對戰布陣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旣至臨時割配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此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百人旣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

虎賁三百人釋文曰賁音奔

傳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疏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勇士稱也孔意虎賁郎經之百夫長

案曰傳以兵車爲百夫長所載又以虎賁卽百夫長然則虎賁三百已載滿三百兩之車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及千夫長皆徒步而從百夫長乎非也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鄭曰牧野紂南郊地名毛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大明疏。案周禮十九卷春官肆師疏引鄭書序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此賈公彥誤以僞孔傳作鄭注 傳曰至牧地而誓衆

案曰鄭云云者說詳本篇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釋文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狩許救反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尚書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玉海三十七卷。漢藝文志攷證一卷 傳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牧地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武功成文事修

案曰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者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箋云武王成我周家王道又云應侯順德昭哉嗣服箋云武王能成祖考之功伐紂定天下周頌武云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勝之年老乃定女功是也鄭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者孔壁所得眞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後漢世祖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亾其逸文殘闕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律厤志說詳後辨古文尚書本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漢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武成亾後志見存實數也今之武成晉人作也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釋文曰勝商證反

馬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箕子紂之諸父趙汝楳周易輯聞四卷。史記三十八卷宋微子世家集解 傳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

案曰馬云云者詳見微子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釋文曰班本又作般音同分扶問反

鄭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玉海八十九卷尊彝門引書序此節鄭注乃周禮春官注幷疏玉海誤以爲鄭書序注今不取 傳曰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尊卑各有分也疏曰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爲諸侯也

案曰鄭云宗彝宗廟尊也者春官序官司尊彝注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也言爲尊之灋也攷彼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是尊彝各不同而此注以尊解彝彼序官注云云彼疏謂尊彝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祭宗廟在室先陳彼乃向外陳香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鬱鬯曰彝是也據彼職皆是祠禴烝嘗等所用故鄭以爲宗廟尊也鄭又云著王之命及受物也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彼注云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彼疏謂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未賜圭瓚則用璋瓚不得鬯則用薰又曲禮疏引禮緯含文嘉謂惟上公九命作伯者始得加九賜第九賜始得秬鬯然則賜秬鬯爲最重此彝旣是盛秬鬯者則未必凡諸侯皆得賜但因彝是貴重之物故以彝統尊而作書以著王命及所受之物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釋文曰獒五羔反馬作豪

鄭曰獒讀曰豪酋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尚書疏。又堯典疏文阜如馬融傳集羣書考索二卷。又續集國卷三十五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馬曰豪酋豪也釋文 傳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召公陳戒疏曰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鄭云云旦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

案曰鄭云獒讀曰豪云云者漢書趙充國傳注云康曰豪酋

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幵豪名靡當兒又有太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傳以爲犬犬高四尺曰獒人家常畜左傳公嗾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雅引此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又太保作旅獒未見其爲召公燕召公世家成王時召公爲三公則知武王時未爲太保矣史記周書竝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僞者但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旅獒之太保爲召公之官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史家記事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僞書之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

巢伯來朝 釋文曰巢仕交反徐呂交反

鄭曰巢南方之遠國諸侯世一見者伯爵也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 尚書疏○又仲虺之誥疏○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序疏○周禮三十四卷秋官象胥序官疏○又三十七卷大行人疏○禮記十一卷王制疏 傳曰殷之諸侯

案曰鄭云巢南方之遠國者魯語桀奔南巢韋昭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季左傳楚人圍巢杜預云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襄二十五季穀梁傳吳子伐楚門于巢范甯云攻巢之門爲伐楚也然則伐楚經巢先攻巢然後楚可伐楊士勛疏云舊解巢楚境上小國是巢爲南方遠國也居巢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鄭又云諸侯世一見者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又云伯爵也殷之諸侯云云者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爵荒服則無公侯槩稱伯詳臯陶謨也

芮伯作旅巢命 釋文曰芮如銳反

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詩十八之二卷大雅桑柔疏 傳曰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疏曰世本云芮姬姓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

案曰鄭云云者詳見顧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滕徒登反

傳曰爲請命之書藏之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釋文曰監古銜反相息亮反誥本或作昇

鄭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季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黜貶退也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五卷○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衞譜疏○又八之二卷豳風東山疏 傳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疏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知即此三監也漢書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爲管蔡霍獨與耳史記衞世家云武王封武庚爲諸侯奉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者以下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于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于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爲主故稱成王

案曰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故鄭云云也僞孔故欲立異止言管蔡不及霍叔然則霍叔無辠矣何又于蔡仲之命則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季不齒乎此傳非也

又案曰此淮夷內有奄無徐夷若費誓則有淮夷徐戎而無奄本非一事又東征只有一次諸國無再叛事傳疏有誤詳多士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之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 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邶鄘衞譜疏○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有客序疏○史記殷本紀索隱 傳曰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後疏曰啟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遁于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

案曰鄭云云者周頌有客序云微子來見祖廟彼箋即取此序之文以說是也云武王投之于宋者樂記武王克殷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彼注云投舉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彼疏引發墨守云六季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餘詳微子篇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 釋文曰穎役領反

鄭曰二苗同爲一穗 史記周本紀集解 傳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

案曰鄭云二苗同爲一穗者韓詩外傳卷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說苑卷十八辨物篇同白虎通卷下封禪篇云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穟皆與鄭合也

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疏曰昭十五季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書傳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案曰旅史記作魯春秋疏云此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𣥂故旅字亦作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逌曰魯古文旅也

鄭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 尚書疏 傳曰已得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推美成王疏曰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後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而此書故也

案曰鄭云歸公禾之命與其禾者嫌若命禾是成王以禾命周公故分析釋之以命與禾爲二也嘉禾篇亡古今文皆無之漢書王莽傳有引書逸嘉禾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或壁中書于增多篇外別有𥩟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釋文曰梓

音于本亦作竹〇案曰郜忠如竹簡卷中之一云解尚書古文辨字

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葢赦之也康爲號諡初封于衞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尚書疏〇陳櫟書傳纂疏四卷〇毛詩二之一卷邶鄘衞譜疏〇又三之一卷鄘風桑中疏又三之九卷小雅伐木疏 馬曰康國名在畿內尚書疏 王曰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衞侯詩邶鄘衞譜疏 傳曰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衞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地闕叔字封名酒誥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案曰地闕以下六字從史記索隱所引 疏曰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幾千里者康叔時爲方伯殷之圻內諸侯然屬之故總得三監之地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于魯也故左傳云宋衞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衞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閒爲曹地約有千里以此鄭云初封衞至子孫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衞民于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以爲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孔以康伯爲號諡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諡不見耳

案曰鄭云言伐管蔡爲因其國者居前人故國曰因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者昭元年傳遷閼伯于商丘商人是因是也鄭又云康爲號諡不從馬以爲國名者宋忠注世本亦從馬王等說而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衞衞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宋傳不知所在而孔傳亦云地闕則以爲地名非臆說乎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故唐之陽翟今禹州似周畿內地然括地志唐魏王泰撰此特因馬王等說而附會云爾豈足信乎篇中竝無康叔字篇題或係史官于康叔身後追題如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皆是其康伯則子蒙父號也鄭又云初封于衞至子孫而并邶鄘也者鄭詩譜云邶鄘衞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沇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有雷風之異成王迎之反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衞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是也彼疏云漢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則反過周公非其制也此疏說康叔初封不得邶鄘之義最得鄭意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釋文曰召時照反相息亮反

鄭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詩四之一卷王風譜疏 傳曰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曰周公攝政至此已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恐王倩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周公洛誥爲反政成王召公陳戒爲即政後事也

案曰鄭云欲擇土中云云者義見本篇鄭又以相爲視者釋詁文傳云云歿成王即政在作洛後召誥作于初相宅時是在作洛前也縱使召誥作于周公居攝七年亦將即政而未即政也傳乃云召公以王新即政而作誥疏力爲周旋謂陳戒在即政後皆非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公羊傳宣十六年疏 傳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

案曰鄭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者小大雅譜云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南有嘉魚序云太平樂與賢也南山有臺序云得賢立太平既醉序云太平也鳧鷖序云太平能持盈守成又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據此諸文則太平不必待至七年故書大傳及鄭周易注皆以攝政三年即太平維天之命序箋以告太平在居攝五年然則此注當云五年太平成洛邑而云七年者以居攝實終于七年太平之功至此方畢故鄭統言之馬注洛誥維七年亦云攝政七年天下太平是其證也鄭又云邑成名曰成周者鄭意欲明周道至此而成也

使來告卜作洛誥

傳曰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將致政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西都時所誥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詩王風譜疏 傳曰成周洛陽下都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疏曰周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

案曰鄭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者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由周而言爲頑民由商而言爲義士周書作雒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鼂云賢民士大夫也是也鄭又云民者無知之稱者遂人注變民言甿甿無知貌通典田制篇引崔寔政論云民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是也說詳呂刑

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傳曰所告者眾士故以名篇

周公作無逸

傳曰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釋文曰相息亮反

鄭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尚書疏〇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馬曰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左右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釋文 疏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三公也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葢太公薨周公代之于時太傅

蓋畢公爲之三公先師後保此先言保者篇之作主爲召公也鄭元不見周官之僞言此師保云云謬矣

案曰鄭云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者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鄭注引此序而釋云聖賢兼此官賈疏召公周公爲三公分陝周公聖下兼師氏召公賢下兼保氏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保何也鄭荅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若如此解周公兼師在成王周官前成王周官始直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氏保氏此疏甚明三公兼師保是周初制成王作周官篇時三公即名師保其後周公制周禮仍用初制不設三公有其人則以三公兼師保無其人則闕但有師氏保氏而已此鄭意也馬注似與鄭同也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釋文曰說音悅奭始亦反。案曰說文作奭唐張參五經文字作奭从大从十从皕从大非也

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尚書疏馬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馬云云者荀子卷四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周公鄉有天下今無天下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君臣易位非不順也淮南子卷十三氾論訓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夸夷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一人之身而三變所以應時矣此古義相傳正召公所以不說鄭馬說所本也漢書七十七卷孫寶傳云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兩不相損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皆與鄭馬合也漢書九十九卷王莽傳引書君奭文又引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嵇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悅莽引說即博士說與嵇康合其實召公因周公致政後又列臣職故不說非尊爲居攝博士說得其半耳與鄭馬不相遠禮記緇衣疏周公既致政仍留爲太師召公謂其貪于寵祿故不說此漢唐相傳舊說不可易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釋文曰踐似淺反馬同。案曰汗簡卷中之一云古文尚書奄字

鄭曰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爲翦翦滅也奄國在淮夷之北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尚書疏。毛詩八之三卷豳風破斧疏。孟子疏卷六下。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洛誥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竝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竝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則云未聞多方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于再爾安得至于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

案曰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云云者此序云伐淮夷遂踐奄將蒲姑序云既踐奄多方序云歸自奄周官序云既黜殷命滅淮夷四序相因皆一時事宜列于康誥之前乃列于此自是錯亂故鄭疑之而云未聞也僞孔因鄭有疑遂造再叛再征之說欲見諸篇應列于此鄭疑之爲非而于周官序黜殷命不得不以爲殺武庚既是殺武庚必不可言殺而復叛因言黜殷一時滅淮夷又一時事相因運言之既非同時何相因之有自是詞竄而遁也且僞孔既造再叛事苦于無據又牽費誓作證不知此內但有淮夷奄無徐戎費誓有徐戎與此非一事成王政將蒲姑諸篇與伐管蔡是一時費誓別是一時當從鄭注也鄭又云踐讀爲翦翦滅也者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踐當爲翦翦猶殺也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是也

作成王政釋文曰政如字馬作征

馬曰征正也釋文傳曰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

案曰馬云云者說文二下辵部征正行也是也此敘其征伐事孔改政非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曰蒲加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案曰蒲薄古字通

鄭曰奄既滅矣其君役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于大國毛詩豳風破斧疏馬曰蒲姑齊地史記周本紀集解傳曰已滅奄徙其君于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疏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齊地也

案曰鄭馬以蒲姑爲齊地者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云云在此疏引二十年傳注者誤據此則是蒲姑齊地也後漢書十一卷劉盆子傳云轉掠至姑幕李賢注云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是也伏生大傳以薄姑爲奄君名鄭彼注云元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見齊譜疏及豳破斧疏所引再攷齊有三都太公封營丘營丘邊萊故萊侯與之爭營丘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故城是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其後胡公徙都薄姑則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博興即古博昌括地志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至獻公復徙都臨淄即今縣亦屬青州府縣西北二里亦有營丘城蓋地本臨淄而亦名營丘者猶晉遷新田仍名絳楚遷鄀仍名郢也若然太公所居非即蒲姑而昭二十年傳爽鳩氏始居此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者以齊封兼得其地本相遠約言之耳又班志言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闞駰十三州志說亦畧同致昭二十年所云蒲姑氏居此者杜但以爲殷周間諸侯其作

亂之蒲姑氏殆即奄君因其後遷于此地遂亦追稱爲蒲姑氏耳且封太公原係武王事成王遷奄于蒲姑特使之臣屬于齊非遷奄後始以封太公班志非也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傳曰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傳曰誥以禍福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堯典疏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

傳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疏曰據金縢經大誥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據成王政序費誓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事相因故雖則異年連言之周本紀云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即鎬京也于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字故就此解之

案曰鄭以此篇在立政前者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于康成立政云孺子王必是成王即政時自應在周官後也傳疏之誤已見上文

周公作立政

傳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釋文曰肅愼馬本作息愼〕〔案曰觀鄭注知亦作息也〕

鄭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史記一卷五帝本紀集解〕馬曰息愼北夷也〔釋文〕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

案曰鄭馬云云者史記舜紀發息愼裴駰引鄭云鄭生平未嘗注春秋內外傳此必書序注也肅音近息古字通也魯語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愼氏來貢楛矢石砮昭九年傳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是肅愼在北也傳云云致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愼〔稷愼即肅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麗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濊東國史畧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傳非也

王俾榮伯作賄息愼之命〔釋文曰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馬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史記周本紀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周語有榮夷公韋注榮國名榮伯當是其祖故知是諸侯論語亂十人鄭注有榮公榮伯當是其子孫故知世爲卿大夫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傳曰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王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疏曰公既致政又留爲太師今言在豐則是去鎬王都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豐也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曰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六卷○毛詩二十之一卷魯頌駉疏○周禮十三卷地官載師疏○又十九卷春官肆師疏○儀禮八卷聘禮疏○又十卷覲禮疏○禮記十二卷王制疏○又十四卷月令疏○又二十五卷郊特牲疏○衞湜禮記集說二十九卷○爾雅六卷釋地疏○王應麟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困學紀聞二卷○又漢志考三卷○又再見〕傳曰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君陳臣名

案曰鄭云云者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周禮杜子春注鄭聘禮注及白虎通並同也時周東都爲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于漢王城即河南成周即洛陽相去僅數十里則所言東郊是近郊故又云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而知也又鄭坊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孔傳但云臣名則與鄭異非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釋文曰相息亮反顧工戶反〕

鄭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七卷○蔡沈書集傳六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八卷○史記周本紀裴駰集解〕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注疏所載釋文○顧念文本誤作顧命从元本改正〕傳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疏曰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云八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分伯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于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

案曰鄭云回首曰顧者檜風匪風箋義也

傳曰尸主也主天子之位號

案曰傳云尸主也者釋詁文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釋文曰馬本康王上有成王崩二字〕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尚書疏○陳師凱書傳旁通六卷下○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傳曰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案曰鄭云云者疏載鄭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之目有冏命無畢命冏字即畢字之誤也畢命逸文載漢書律厤志鄭所云冊命霍侯則不可致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釋文曰君牙或作君雅〕

傳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釋文曰冏九永反字亦作臩○案曰說文卷十下夰部臩字注云从䀠从夰周書曰伯臩古文臩字而䀠是古文冏字逐者改作冏人表作伯臩在第四格古曰穆王冏篇上介部第一百十八及郎忠恕改進釋文云字亦作臩陸德明在唐初見古書此必云臩字今作冏者台刻〕

傳曰太僕長太御中大夫〔疏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于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太僕則此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故云汝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馭玉輅之官戎僕驂

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故在太卿之下故以太僕爲長太僕雖長崇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案曰傳疏之說見後辨

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堯典疏曰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

傳曰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案曰冏命穆王書其下不應又有成王書明係篇第倒亂鄭仍其舊而不改至作僞孔傳者遂以意移而正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釋文曰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粊音秘○堯典疏曰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案曰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史記云伯禽帥師伐之于肸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尚書作粊司馬貞曰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于肸地誓衆自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愚攷案本地名作肸作鮮作獮皆非司馬貞又强爲之說竝謬也說文卷七上米部粊字注云惡米也从米北聲周書有粊誓廣韻五經文字畧同此古義也粊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縣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後幷于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卻在此皆非也）

傳曰費魯東郊地名于費地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也

案曰伯禽與穆王不同時上下皆穆王書忽間以成王伯禽書二篇此壁中書之錯亂魏晉閒人移于文侯之命下乃欲使諸侯之書從其類而與秦誓附近以比魯頌之居詩末耳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釋文曰贖音蜀）

傳曰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疏曰經言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明是夏法夏法廢已久今復訓暢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刵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釋文曰平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勑亮反瓚才但反）

王曰幽王旣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太國所重故平王命爲侯伯（僞書）傳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疏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于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洛邑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故錫命焉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元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于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爲傳故此惟解圭瓚

案曰王云幽王旣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者鄭譜云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武公又作卿士隱三年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杜注王卿執政者又六年傳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是也王意欲說晉事以事連鄭故兼及之（馬氏驌曰史記周本紀及竹書紀年皆謂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世子宜臼宜臼奔申王立褒姒爲后褒姒之子伯盤爲太子申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竝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望以殺攜王之效也平王旣立于申自申還洛又使周人爲之成申則王之弒不可謂非平王之志矣諸侯但知其家嗣爲當立不察其與弒爲可誅虢公有見于此而立攜王文侯殺攜王而平王之位定夫子錄此篇蓋著其事而惡自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釋文曰崤戶交反）

傳曰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疏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竊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矯鄭伯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縗絰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于是悔過作書

案曰史記秦本紀穆公三十三年敗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封殽尸乃誓于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書序則云敗殽歸卽作誓與史記不同鄭大學注與序合則史記非也

鄭康成書贊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僞孔安國序孔穎達等疏王應麟漢制考四卷）

案曰鄭云書初出屋壁者史記儒林傳云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濟南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始使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朽折散絕時師傳讀而已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壞壁中逸書有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家獻之（家字從朱彝尊增）以上諸條卽鄭所述書出屋壁事也鄭又云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者王隱晉書束晳傳云竹書漆字科斗文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今晉書晳傳無此文惟王隱晉書有之王隱書久亡此條係宋板左傳疏卷末附錄一段所引明萬歷刻本亦有之汲古閣毛氏刻無予未見宋板日本紀州山鼎君彝得足利學所藏宋本采入攷文故予據之爾雅釋親邢昺疏所引同邢亦不見王隱書當卽據左傳疏）孔穎達僞孔安國序疏引鄭此文而釋之云書有六體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此造字之本鄭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鄭又云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者水經二十五泗水注云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尚書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王隱東晳傳云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許愼說文自序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異至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秦燒經書古文絕矣亡新居攝校文書之部時有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據此謂史籀大篆與倉頡古文異而漢藝文志亦云然惟孔子六經用古文蓋籀文爲周時世俗通行之字孔子好古故用古文卽安國得之而遞傳至康成者也說文自序又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亦云臣父愼從賈逵受古學學孔氏古文說今說文所載古文皆作兩頭銳形不爲頭粗尾細則不可知矣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堯典疏○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一卷

案曰鄭云虞夏書二十篇云云者合之得百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百篇司馬遷班固子伏書兼太誓言之亦但有二十九論衡正說篇引俗儒說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然則百篇之序亦從屋壁中得也疏云伏生二十九篇序在外此言不可泥東晉梅賾別獻古文尚書孔穎達疏用之而朱子以爲僞書非壁中眞本也鄭又云三科之條者卽虞夏商周揚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杜預注僖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三句云尚書虞夏書則知自西漢至西晉書皆不分虞夏也孔穎達堯典疏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其下卽引鄭序贊此文以證又謂伏生人傳亦題作虞夏傳是也疏雖引鄭此文不以爲然依東晉晚出本虞夏別題也疏又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于鄭爲商書而孔幷于允征之下以爲夏事則商書惟三十五篇亦與鄭異也鄭又云五家之教則未詳也

經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漢書三十卷藝文志顏師古注○王應麟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者顏師古引鄭敘贊文也鄭既云又亡則其上當云經五十八篇但顏所引不全故據漢志增也彼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孔穎達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連愼徽以下皐陶謨二連帝曰來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篇歐陽在夏侯前而志主夏侯是夏侯經爲伏生元本歐陽三十一則分出二篇不知所分何篇不同矣孔穎達又謂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蓋兼序言之陸德明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言之也鄭云又亡其一篇者所亡之篇則僞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既亡其一則應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虛其一存元數也鄭于此贊雖述古文篇數其所注則惟三十四篇增多二十四篇無注也晚晉僞本以三十四爲三十三增多二十五除序爲五十八序分散各篇之首皆非是說詳後辯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堯典疏○水經二十六卷淄水酈道元注○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者棘下生諸本作棘子下生今攷水經注引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觀此知當作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愼愼生子襄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鄭不稱孔安國而曰子安國者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鄭自以淵源于安國稱爲先師故冠子于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于孔子也鄭又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云云者衛宏字敬仲東海人爲光武議郎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顯宗時爲郎校秘書歷左中郎將侍中騎都尉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歷議郎武都南郡太守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衛賈馬二三君子皆尚古學故鄭宗之也但後漢儒林傳云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林傳亦云林博學多聞東海衛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出以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據此諸文則鄭出于衛賈馬而衛賈馬實皆出于杜林似與安國無涉者然賈逵傳則云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前書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塗惲然則自安國而惲而逵一脈相承鄭既宗賈逵推尊其學是鄭亦安國嫡傳也且杜林雖似別得然謂之漆書古文東晳傳云漆書皆科斗字說文謂古文絕于秦惟孔壁書用古文晉書衛恒傳恒作書勢亦云倉頡作書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今鄭既言壁中書用科斗古文則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其爲安國所傳之壁中書無疑杜林傳之衛宏鄭推重衛宏則知其同源于安國又無疑也

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堯典疏

案曰鄭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云云者伏生今文尚書傳歐陽和伯夏侯勝勝從兄子建前漢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博士習之見漢儒林傳盤庚優賢揚歷夏侯等以爲心腹腎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其謬如此故鄭以爲失其本義而疾其蔽冒且深悼俗儒猶爲所惑未肯悛改以從古也隋志言兩漢歐陽之學更盛于夏侯鄭

歐陽不及夏侯從可知也孔穎達既引鄭此文而申之云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是也

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僞孔序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鄭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者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爲孔子所加也僞孔以爲伏生始加尚字非也鄭又云尚者上也者論語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孟子尚論古之人趙岐注尚上也匡衡傳治天下審所上師古曰崇尚也是尚上通也又云若天書然者如河出圖洛出書是也

序孔子所作（僞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一卷○○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馬王同）

案曰鄭以序爲孔子作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奸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于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也疏引此文以爲馬王皆云然且申之云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疏又云作序者不敢厠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鄭馬等以序總爲一卷附經後是孔氏之舊也疏又云序者緒述其事鄭康成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詩譜序疏亦云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贊大約古書序目皆在後今說文猶然孔子序既在後鄭贊必又在其後藝文志經四十六卷謂古今文皆有者二十九卷增多者十六卷加序爲四十六鄭不注增多篇則爲卷必三十故今亦仿其數也康成北海高密人哀帝僕射崇八世孫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廼西入關事馬融遊學十餘季歸鄉里坐黨禁錮十四季蒙赦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皆不至袁紹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季六月卒季七十四見後漢本傳

馬融書傳序

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僞孔序疏）

案曰馬云云者馬亦以尚爲上與鄭注同則當亦以爲孔子所加也

經傳所引太誓太誓並無此文（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馬云云者此指伏生二十九篇中太誓孔安國所得與之同司馬遷載之史記者非今所有太誓也

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僞孔序疏○太誓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二卷○蔡沈書集傳四卷○左傳襄三十一年孔穎達疏○鄭樵六經奧論二卷○山堂羣書考索續集五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

案曰馬云太誓後得者僞孔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但泰誓非伏生所得攷馬融云云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但馬鄭雖有此言而伏生作大傳已引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語則是伏生已見此篇又董仲舒建元元年對策司馬相如死後武帝求得其封禪書皆引其文則知此篇出武帝以前矣馬疑神怪在不語中此或史臣增飾不足盡信如孟子疑武成血流漂杵之比要非僞本其書傳所引太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亦不可因此而斥其僞故鄭馬仍爲之注晉人反因馬所舉漏落五事綴緝成篇唐人作疏僞其眞而眞其僞皆非是說詳後辯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堯典疏○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門）

案曰馬云逸十六篇者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漢書云得多十六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是也疏云鄭注三十四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二十四篇也鄭注唐代尚存孔穎達親見之故備引其所述增多逸篇之目與馬融合也疏又述鄭之言分別亡逸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則云亡其汨作典寶等則云已逸亡是絕無逸則藏在秘府不立學官（後漢儒林傳及荀悅漢紀皆言安國古文未得立）故有異也馬又云絕無師說者鄭注書序雖引允征伊訓逸文然絕無注惟注三十四篇則衛賈諸君子皆不注逸篇可知故云絕無師說也永嘉之亂眾家書並亡（見隋經籍志經典釋文及洪适隸釋十四卷）好事者別撰僞本孔穎達用之因其增多之篇與鄭所述增多逸書篇名不合強欲回護爲眞反指鄭述十六篇爲張霸僞撰攷漢儒林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古文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釋文引作劉向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後並謀反廼黜其書篇數既不合以中書校又非是且已被黜馬鄭肯信此等僞書耶穎達妄也說詳後辯

王肅書注序

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經典釋文序錄○僞孔序疏○劉子元史通一卷六家篇○山堂羣書考索二卷）

案曰王肅之學專與鄭爲難此條即自立異不可從

太誓近得非其本經（太誓疏○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鄭樵六經奧論二卷）

案曰王云云者說詳上文王雖疑泰誓仍爲之注則不以爲僞也肅字子雍東海人朗之子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高貴鄉公甘露元季薨見魏志本傳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四上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辨孔安國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辨曰閻若璩曰此云書契起于伏犧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桱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伏犧乎許愼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晉書衞瓘傳子恆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此自爲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僞孔序非是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夸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曰此云百篇據序而數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辨曰鄭雖注緯而與經別行緯雖有百二篇之說似與張霸僞書同鄭注經仍用壁中眞本與張霸無涉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愼愼爲魏相愼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釋文曰二十餘篇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曰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敎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敎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亾爲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太誓猶有三十一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幷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是太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季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季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巳得太誓以幷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太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于先有張霸之徒僞造太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

辨曰漢儒林傳孝文使朝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衞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敎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宏此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敎者漢人讀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閒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務師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冊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僞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耄何至家無本經僞孔特誤會衞宏之言遂妄造此語其實不然疏明知其非强欲回護乃云傳敎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不知作僞者特欲抑伏以自申故云云爾

又辨曰疏謂二十九是計卷若計篇去太誓猶有三十一蓋盤庚出二篇康王之誥出一篇也此三篇本應分出孔壁眞本及馬鄭本皆然非作僞者意至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出益稷則作僞者一人之私意諸本皆不如此

又辨曰疏引別錄言武帝末得太誓文選注引七略同但董仲舒于建元元季對策卽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卽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況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卽有太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恐大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閒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反啟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閒得太誓者豈疑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是

之孔者頴達據晚晉僞本反誣彼爲張霸作冤哉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釋文曰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允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太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

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老而口授因誦連之耳其盤庚本當同卷康王之誥以一時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旣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辨曰此段皆作僞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杜林衞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僞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爲二十四而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僞書始蓋作僞者貪太誓文多易于剽襲旣已別撰三篇乃于伏書去其太誓則二十四者僅存三十一又于其中妄分舜典益稷于是遂爲三十三矣至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僞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據摭依傍者掇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于是遂爲二十五矣夫眞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其篇數似合而不知眞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實不合也眞書四十六卷僞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眞書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僞者旣欲同于眞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朱氏彝尊以書只二十八云二十九者其一是序非也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非者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創爲此例何足信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辨曰閻若璩曰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于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于費直再亂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閻說是矣而愚謂安國本無作傳之事也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之而已未必爲之傳也可疑者惟李顒于眞古文太誓引安國注見太誓疏據此則顒似曾見眞孔傳矣然孔果有傳漢魏諸儒何無一言及之直至隋經籍志方有此語李顒所引殊不可解且顒東晉人其時若有眞孔傳今僞本豈能行世斯言應從抹撥漢太常蓼侯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略云舊章潛于壁室欻爾而見曩爲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自百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讐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此書見孔叢子孔叢子漢志不載必係東晉僞書既出好事者僞撰此書入之故有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之語漢藝文有伏生書傳無孔傳若云不立學故不載何以有詩毛傳乎割愼徽以下爲舜典僞書未出前從無此議論而此書亦云堯典雜有舜典皆非是孔叢子又載孔季彥答孔大夫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皆僞孔傳出後撰造此等語不可依據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疏曰旣言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序宜與本篇相近不宜聚于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篇首序旣分散損其一篇故五十八篇

辨曰此節亦是極大關目辨僞者當從此著眼蓋眞古文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加序一篇爲四十六卷僞古文則五十八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矣若再加序一卷則爲四十七卷與漢志不合不得已遷就其辭引序各冠篇首而不知伏孔之書皆無此例也

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曰漢武帝末年姦人江充行詐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使充治之于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己殺之帝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自殺此巫蠱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早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案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秊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秊己丑二秊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秊漢制擇民秊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秊又長于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秊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秊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考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而僞孔序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辯矣朱彝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于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秊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古文尚書遭巫蠱云云者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僞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責讓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曰荀悅漢紀于成帝三秊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漢書文選鋟本流傳脫去家字耳或曰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秊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秊也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今于李廣傳附載陵事大宛傳載李廣利事衞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秊事安見安國不卒天漢後乎曰家語附錄稱安國受書于伏生秊六十卒伏生文帝時秊過九十安國從問業最幼已十五六矣就文帝末安國秊十五六計之則其卒在元鼎閒若天漢後安國已七十二三征和二秊安國七十七八矣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愚謂閻朱二說俱佳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巫蠱出安國口中其謬可知但安國之生卒當依史記世家爲定世家載孔氏子孫秊皆四十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獨言安國早卒則安國之秊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況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秊四十推之兒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秊時安國約秊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秊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閒此爲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秊王魯二十八年薨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即初王魯事時安國尚未生今僞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爲不合又詳其上下語氣則以獻書爲一時作傳欲獻爲又一時第作傳欲獻會有巫蠱經籍道息則其初獻無巫蠱何以不立學耶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安國長始讀而寫之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竝無兩次上獻事亦竝無作傳事也核當日之情節實是如此作僞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傳今又杵傳突出不得不遷就附會其說以售其欺耳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秊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蓋初置此官而安國即爲之何者元狩五秊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秊後又幾秊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官也爲博士秊二十餘則諫大夫時秊三十外卒于郡太守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早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此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

辨孔穎達序

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辨曰古文兩漢不行特不立學官其藏秘府者固在也而雅才好博信之者亦多馬鄭實見之穎達據僞爲眞故反有意抑彼眞古文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辨曰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云云此當即謐帝王世紀所引僞書自漢至晉四五百秊未有人見謐首先引之蓋謐撰此書即自引以實其事耳

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義皆淺略惟焯炫最爲詳雅

辨曰穎達直以僞書爲孔壁中所得故言早出其實僞書至晉世始見元帝渡江之後始上獻而列之學官安得謂之早耶北史儒林傳云漢世鄭元竝爲衆經注解元所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于河北又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閒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又云東都惟劉士元劉光伯學通南北又云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北史之言如此蓋南人輕浮喜尚新奇故僞書先行于江左而河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爲所惑惟後魏酈道元注水經閒一引之餘則無聞蔡巢費顧竝南人也隋志蔡大寶蕭詧司徒又巢猗梁國子助教陸氏釋文梁國子助教江夏費甝作尚書義疏行世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直至二劉僞書之聲燄始張觀穎達之推尊二劉則其作疏必以二劉爲本穎達作毛詩疏序亦云焯炫竝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時騁絕轡于千里固諸儒所揖讓日下之無雙于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勑刪定據以爲本毛詩如此尚書可知不但宗鄭學者不取即蔡巢費氏亦不引用惟閒采甝彪而究以二劉爲主又攷北史唐李延壽作其論南北異尚極是而實誤信僞孔爲眞古文見鄭惟注二十九篇反以爲非古文與陸德明以馬鄭所注爲伏生所誦非古文者正同識者審之

又辨卷首疏

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以此不同

辨曰僞孔本乃憑臆私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爲文賈逵之書即杜林本而出于塗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秘親見眞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爲次不是之信反從東晉突出之僞孔本可乎

壁內所得孔爲傳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

袖海山房校印

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俱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太誓除序猶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引太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竝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太誓太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逸是不見古文也

辨曰眞書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其言四十六者連序耳而此以五十八爲四十六是卷數之謬也增多篇數本二十四而此乃二十五是篇數之謬也其辨已見前矣增多之篇亡于永嘉秦火不能焚者遭亂而反失之是天之喪斯文也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篇不注但述其篇目而于書序注中閒引其文卽穎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增多之篇所以亡者其故有三焉在兩漢則董爲歐陽夏侯等俗學之所壓伏保殘守缺以不誦絕之雖以劉歆賈逵等極意表彰而終于不立學官其故一也在漢末則鄭氏天下所取信亦未及爲注坐令亡佚與逸禮三十九篇同成不注遂無傳焉者正同其故二也在魏晉南北朝則僞書突出江左崇尙于前焯炫尊信于後而鄭氏孤學愈微其故三也至穎達作疏之時勢固斷不能廢五十八篇之僞孔氏而用三十四篇之鄭氏矣然鄭學猶未絕也至宋則絕矣假令穎達作疏于彼增多篇目竟置不論予輩生千餘季後又何從而考之猶幸此篇目卽從穎達口中吐露耳其一舉而歸之張霸實辭之遁而窮者乃宋元明諸儒掊擊僞孔氏者甚多皆非無識而獨于此一節大關目竟爲穎達妄談所欺所以辨其僞者不過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皆不能得眞古文之要領者也夫鄭所述二十四篇卽劉歆班固賈逵馬融之所謂十六篇此正安國所得壁內眞古文自東晉之二十五篇行而乃以二十四篇歸之張霸是信其所可疑而疑其所可信豈知劉歆在成哀閒領校秘書班固在顯宗時典其職于十六篇皆親見其文而載之鄭所九共爲九故二十四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且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書而爲眞古文可決也鄭二十四篇爲眞則東晉二十五篇爲僞亦可決也穎達之言本極易辨而宋元明諸儒皆不之察何哉閻若璩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閒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不知張霸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于藝文志而止附見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竝詔存其書後竝謀反廼卒黜之曾謂馬鄭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尙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見耶又曰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僞者不能張空拳冒白刃以自匿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閒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後豈不見者而乃故與之齟齬哉蓋必識安國所傳篇目一一篇續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此所以甘與之違而不顧也穎達乃謂眞而扶僞何其謬哉

案伏生所傳二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尙書亡逸竝與孔異篇數竝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竝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賢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辨曰鄭雖受古文于張恭祖以山東無足問卤人關師馬融融所注古文卽衛宏賈逵所傳杜林本而鄭亦注此本或疑杜林漆書得自卤州似不出于安國然書贊稱安國爲先師其淵源于安國明矣孔穎達禮記緇衣疏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尙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尙書是也尙書疏與禮記疏同出穎達禮記疏既知鄭注卽壁中書矣書疏又強指爲張霸何哉堯典我其試哉疏云馬鄭王本皆無昔日當時庸生之徒是馬鄭王本卽祇庸生本亦卽孔壁本穎達口中又不覺無心逗露出來因鄭未注增多篇且已亡失而晚晉僞本甚完好其作疏不得不用僞孔則自不得不黜鄭矣究之鄭本卽孔本人多知之而僞古文乃假托于孔則詭爲疑辭曰何意鄭注亡逸竝與孔異而終歸于鄭只傳三十三篇卽二十九篇孔爲三十三未傳增多之篇蓋以增多者既亡無可質驗故逞其誣誣而不知鄭實

夏侯多篇者也

又謂以鄭爲古文夏侯等爲今文故有宅嵎鐵諸異今本號稱古文乃云嵎夷等翻同一夏侯已爲謬矣內指徵異翻刻爲隸隸音義亦遂不相統同于夏侯則蔡邕石經正爲今文亦當同之乃洪适隸釋所載石經殘字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二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五十五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石經之從今文者不同又有如此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不然則何以石經論語殘碑載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三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異視尚書迥別彼作僞者之狡獪閃爍又何其一無足據耶

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

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辨曰今晉書皇甫謐傳但云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博綜典籍以著述爲務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古人之道也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謐著帝王世紀年曆並不言得古文書又鄭沖列傳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又言其與何晏等共成論語集解上之亦不言傳古文尚書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文言梅賾于前晉奏上前字恐誤何也舜典疏明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何自相矛盾況前晉注書見存僞書豈得施行耶且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二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卽在斯時穎達之誤不待言但僞書非王肅作卽皇甫謐作大約不外二人手彼見秘府所存寖微遂別撰一書故郭璞註爾雅成未嘗爲晉之何年而註引元康八年永嘉四年事未嘗一及元帝年號知成于未渡江以前時僞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太甲中篇曰徯我后尚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是璞已爲所欺但上獻立學則在東晉耳璞注山海經西山經鳥鼠同穴亦引孔傳共爲雌雄云云璞死王敦之難實當東晉明帝時

時已亡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所注也値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辨曰說見舜典

然孔學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辨曰此段尤爲遁辭直不足辨

辨陸德明釋文

尚書者孔子刪錄凡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漢興伏生口誦二十九篇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歐陽氏世傳業爲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號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爲小夏侯氏學

辨曰以上一段述伏生今文尚書傳授源流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太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太誓同馬鄭王諸儒皆疑之

辨曰以上一段述太誓所由得非也伏書二十九內本有太誓不至宣帝始得且孔疏云伏書二十九而序在外是伏書因加序或可稱三十耳非以合太誓稱三十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辨曰以上一段論張霸僞書惠棟曰劉向作別錄子歆作七略班固本之爲藝文志所載卽鄭元所述之眞古文而穎達以爲張霸書今觀釋文則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者乎

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値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乘欽一作桑欽

辨曰以上一段述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授原流而直以東晉晚出者當之凡篇數卷數篇目之與鄭本及藝文志不合者皆泯然同辭一槩不復措辨若使穎達作疏亦如德明之言則予輩在今日幾無由致疑矣甚矣德明之憒且妄也

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辨曰以上一段論杜林本賈馬鄭實并其增多之篇而並傳之但作注則專就三十四篇耳德明因此遂謂馬鄭傳伏生今文非古文而直以梅賾本爲古文德明之無識如此王肅注全本德明時尚在彼實親見之故云解大與古文相類卽今日予輩從孝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僞孔傳相表裏然則不知是王肅僞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爲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迹耶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僞孔傳又于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耶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故取爲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辨曰以上一段論東晉古文及舜典疑此似不信舜典一篇孔傳及篇首二十八字然釋文于舜典經文雖依王肅本而

傳仍用孔傳何也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辨曰眞古文亡于永嘉始見德明此條而隋經籍志述之尤詳謂歐陽大小夏侯竝亡于此時亦見洪氏隸釋十四卷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猶遭蕩滅況古文未得立者邪秦火不能盡焚而兵亂反從而亡之蓋古文出景帝時其出稍後已有伏生之書在前爲其所壓不得立學劉歆移書欲立爲諸儒所排厥後得志古文得以暫立無如歆雖識古而仕于新莽爲世大詬古文不幸所遇非其人旋立旋廢東漢古學頗盛而終不得立學康成又但注二十九篇而不注增多之篇此所以易亡也宋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皆見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緣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古文尚書無注正與此同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晉祕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隋唐時尚存故隋經籍志云晉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蒐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是也北史儒林傳亦云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埽地將盡古文尚書非亡于永嘉而何哉

又辨曰德明之意總以馬鄭但注三十四篇爲未見增多之篇而東晉晩出者卽眞古文此其情妄實甚惟舜典一篇頗有疑焉故不錄二十八字而經文亦皆用王肅本不用方興本差似有識但傳文仍用方興本則亦終于無識而已惟古文亡于永嘉一言甚佳以其生隋唐間猶習聞古書盛衰㸦委予皆得據以考眞古文亡滅之由惟此一言爲可取餘皆非也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秊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敎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辨曰詳玩此段敘伏生今文末帶說孔安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最爲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內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似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遷及之爲贅甚失却史遷之意蓋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而通之其爲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旣明而得祿之驗乎其所受者乃今文也近代有漢儒授經圖于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兒寬非也若僞孔則非古文亦非今文也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辨曰伏書二十九卷增多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爲四十六卷二十九卷者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三十四篇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同卷實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五十七篇而顏師古又引鄭敘贊以明之云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所亡之篇則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時班作漢書在顯宗武成已亡故注云五十七篇紀現存之實但云四十六卷其中虛一卷則元有五十八篇已見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者除序言之譚在建武前卒于世祖時秊七十餘武成尚存故曰五十八其一一印合如此師古雖知引敘贊其于眞僞實茫然莫辨故夾入僞孔序直以梅氏之卷數篇數爲孔壁之卷數篇數豈知其似合而實不合哉今依元第次之堯典卷一梅本分出舜典舜典卷二別有汨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皋陶謨卷六梅本分出益稷棄稷卷七別有棄稷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允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湯誥卷十三咸有一德卷十四梅本次太甲典寶卷十五梅本次湯誓伊訓卷十六梅本次湯誥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太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武成卷二十五建武之際亡班氏作志已亡而虛其卷數僞劉氏馴錄之舊不敢擅改洪範卷二十六旅獒卷二十七金縢卷二十八大誥卷二十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律厤志載畢命文郎劉歆載之三統厤者顯達作冏命冏當爲畢字之訛也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梅本次蔡仲之命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閻氏若璩所次不知益稷當爲棄稷誤一成有一德等篇仍依梅本之次誤二武成不入卷數誤三顧命康王之誥異卷誤四不知冏命當爲畢命誤五

又辨曰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所作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爲一列抑之不使與經傳埒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絕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伏孔雖有古今文之別而異流同源彼此印合孔書不過增多十六卷耳其二十九卷固無異也但伏書卷二十九篇亦二十九而孔書卷雖二十九篇則分爲三十四矣謂盤庚出二太誓出二康王之誥出一也夫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知經亦三十一卷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則知經亦二十九卷二家不同如此乃班固于二十九卷下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然後繼以歐陽經三十一卷竊謂歐陽本在夏侯之前而此乃以夏侯居前且夏侯經大字而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異師傳故也觀穎達疏屢舉夏侯與鄭本相提較論而不言歐陽亦可見以意揣之歐陽分出二篇必太誓矣何則馬班皆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敎而穎達疏言二十九篇序在外則知歐陽夏侯均有太誓疏又云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馬鄭王本則然又釋文引馬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康王之誥旣非歐陽所分盤庚亦必非歐陽所分可知而歐陽分出之二篇非太誓而何伏書未出太誓三篇久已傳在民間故歐

陽從而分之至馬鄭本卽杜林本亦卽孔壁本于歐陽所分外又分盤庚二及康王之誥一故爲三十四篇篇雖三十四而卷仍二十九也閻氏所次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不數武成滅其一卷而以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卷以足之不知武成雖亡班固必虛其一卷以還其舊決不刪併其卷數至顧命康王之誥篇雖分卷必不分若分爲二則反同于梅賾異序異卷之妄說矣馬鄭及康王之誥爲閻氏之誤也惠棟以歐陽三十一卷係分盤庚及康王之誥爲之無論康王之誥歐陽不分惠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況伏書本有太誓歐陽何爲從而去之予此又惠氏之誤也尚書卷篇之數千載夢夢直至閻惠方加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予論始定今依伏生元第次之堯典卷一連慎徽以下臬陶謨卷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卷三甘誓卷四湯誓卷五盤庚卷六三篇合爲一高宗肜日卷七卣伯戡黎卷八微子卷九太誓卷十三篇合爲一牧誓卷十一洪範卷十二金縢卷十三大誥卷十四康誥卷十五酒誥卷十六梓材卷十七召誥卷十八洛誥卷十九多士卷二十毋逸卷二十一君奭卷二十二多方卷二十三立政卷二十四顧命卷二十五連王若曰以下費誓卷二十六呂刑卷二十七文侯之命卷二十八秦誓卷二十九

書之起遠矣孔子纂焉凡百篇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辨曰閻若璩曰此以壞宅爲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攷魯恭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尚不得云末況壞宅在共王初卽景帝初安得武帝末邪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辨曰胡渭曰此一段中四語殊爲難解嘗精思之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有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劉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閒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亡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蓋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惟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明之或問二篇脫簡始于何時予曰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卽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竊意古人受經于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畧有所增損蓋損其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敬師傳壹略記也卽此二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又嘗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于簡可以並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說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一簡只一行故下文方以兩句爲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音殊豈待言蓋簡制狹長僅容一行故向但云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尚書疏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顧彪語實非也余偶考之策之制麤定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以二尺四寸爲定故范書曹襃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束晳穆天子傳序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間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爲異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異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周朱傳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合同錄曹襃禮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二尺四寸爲簡定制明矣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以傳文考之亦殊未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弒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宜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儻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聯簡之策又杜元凱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果爾崔杼弒君何等大事齊知書簡繞朝贈處常言篠友聞耳乃又書策反覆皆不合疑可互稱蓋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至簡中容字多少鄭注尚書係三十字服虔左傳註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參以三家經文酒誥二十五字召誥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多不過三十字少則八字而已

梅賾所獻

非劉向所校

劉歆傳

歆字子駿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畧語在藝文志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孔子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及暴秦燔書道術遂滅漢興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詩禮春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也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閔文學錯亂下明詔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深閉固距猥以不誦絕之非所望士君子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豈可偏絕哉

辨曰抑此三學三學謂逸禮逸書左傳歆所欲立眞古文也

梅賾所獻僞古文也

儒林傳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治之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辨曰辨說已見前

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辨曰遷書所載如湯誥太誓皆古文說

又辨曰此傳先述逸書後敘百兩著逸書之非百兩也穎達以逸十六篇為張霸書其謬顯然（閻氏若璩曰儒林傳云逸書十餘篇藝文志楚元王傳劉歆傳皆云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前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東漢者又如此也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合之則為十九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又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惟論衡互異其正說篇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于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愚謂成帝時校理秘書正劉向歆父子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親見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乎劉云十六篇逸班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或得于傳聞與親見固難並論也且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此何據也）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初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辨曰平帝立古文劉歆力也其如旋廢何眞者廢偽者行

後漢書杜林傳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學多聞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衞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辨曰唐張懷瓘書品載林事與此畧同惟伯山作北山末又云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為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知陶亦本之于林者也林嘗客隴西隗囂所故云西州漆書即科斗古無紙筆以漆書竹簡故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東晳傳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所得漆書皆科斗字是也尚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斗則林之所得即壁中本明矣（儒林傳云衞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濟南徐巡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語與林傳畧同）要與梅賾偽本無涉

賈逵傳

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于世

辨曰逵之書本于塗惲自惲溯而上之以至安國一脈相承歷歷可指也逵之書即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林之書即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眞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孔穎達因其與東晉突出者不同乃悉舉而歸之張霸何物張霸徒以供祖護偽書之用也大可笑矣

又辨曰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此段正與逵傳相發（章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即此事）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顧東吳曰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東漢古文之學其盛如此皆賈逵表彰之力但經學總以立學為主古文在東漢雖盛究未立學（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學官）以未立學故即鄭亦未注增多之篇延至永嘉遂以澌滅然范史一則曰古文遂行再則曰古文遂顯其端緒固較然明著矣孔穎達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舉諸儒所述概以張霸誣之欲為偽本地耳豈其然與

鄭元傳

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廼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元注尚書尚書大傳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

辨曰此傳敘古文尚書事未詳要與梅賾偽本無涉

馬融傳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融博洽為通儒北海鄭元其徒也融注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辨曰融所注杜林本即賈逵本其為壁中書無疑而此傳亦未詳融與校秘書秘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賾偽本無涉

儒林傳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古文尚書學未得立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辨曰庸生之名見于此傳此傳中述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揚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磐朱氏彝尊謂此諸人與杜林皆漆書不本于安國不知漆書即科斗科斗即壁書（以漆書竹簡漆黏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科斗）東漢古文之學頗盛其時張霸已黜梅賾未來安有別本又此傳中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蓋孔氏子孫以一本獻之中秘即以一本藏之其家也（東漢肅宗幸魯遇孔氏甚優僖不獻其書則以天漢之後已經進御中秘早備不必複陳耳）大抵安國古文其傳有四一傳都尉朝遞傳至杜賈馬鄭一傳司馬遷載史記一傳之其家即孔僖傳云云皆異流而同源惟兒寬傳今文若偽孔則一無所承者

許慎說文自序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

慎子沖上書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

辨曰賈逵傳古文尚書乃孔氏壁中眞本慎從逵受載于說文凡與說文不合者皆晉人所改

三國志王朗傳

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甘露元年薨

辨曰王注之存于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僞孔合僞孔之出于肅乃情事之所有

隋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 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

辨曰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如何僞孔本四十六卷而此爲十三爲十四馬鄭王注三十四篇當爲二十九卷加序亦當三十卷而此爲十一爲九蓋已爲後人併合疑劉焯劉炫所爲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惟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爲小夏侯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太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竝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竝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

辨曰隋時僞本已流河朔隋書唐人所修其時僞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爲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末全依僞孔序以爲說而反以鄭注爲今文其顚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鶻突近某氏據此遂謂梅所獻者特傳耳其經文則卽兩漢秘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某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朱子斥晚出書爲僞故强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舊唐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又十卷馬融注又九卷鄭元注又十卷王肅注

新唐書藝文志

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馬融傳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

辨曰新舊唐書志所載孔傳卽今本也其所載馬鄭王注古文卽堯典疏所云馬鄭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同者是也蓋增多之篇其亡久矣但舊志以馬鄭王注并系孔傳下似馬鄭王所注之古文卽僞孔古文者此特史家無識耳若新志則又以王肅居馬融前且不加古文字似二家卽孔本而鄭注別加古文字此宋人所修紛紛更易殊不可據矣要之據此二志知唐時馬鄭王本固在也至宋史藝文志始無之大約亡于唐宋之閒

又辨曰壁中書本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始易以隸書然猶古隸竝存僞孔本當亦然僞孔序云隸古定孔穎達所云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是也唐元宗不喜古文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從開元文字不合者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幷僞孔書亦因之一變

虞書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傳曰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

辨曰堯舜禹湯皆謚與文武同放勳重華文命履皆名與昌發同已見後案堯典序五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勳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放勳上亦當有名曰二字疑脫裴駰注引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雖逸周書謚法解無之而堯舜爲謚見白虎通謚篇馬融注堯典以舜爲謚注湯誓序以禹湯亦謚則駰說皆有本矣離騷就重華而敶詞九章步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重華不可遻兮王逸云重華舜名也至大戴禮帝繫篇所述放勳重華文命皆爲名尤甚明著僞書云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則以爲史臣題目之詞不爲名皆非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釋文曰舜典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

傳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元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曰濬深哲智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閒老子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則元者微妙之名故云元謂幽潛也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辨曰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眞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厤數孟子祗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竝亡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卽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爲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爲一耳乃又有姚

方興者僞撰舜典孔傳一篇幷于篇首僞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劉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夫方興所獻梁主既黜其謬舉朝咸以爲非廢已久矣妄一劉炫擅取列之專輒之罪已無可逭乃濬哲十六字幷非方興所有卽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當時以爲劉炫僞作此十六字及濬深哲知等訓非炫造而何此則又方興之所不及料也然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于堯采日若稽古至於變時雍于舜止采愼徽云云于二十八字亦不信用陸德明釋文載其首十二字而辨之至十六字則幷不載于大字中僅于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其愼徽以下傳雖用方興本而經文則仍用王肅本音之惟穎達作疏始于二十八字及愼徽以下之經與傳一槩遵方興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爲典據直傳至今穎達謂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明知其不可信如此而用之者蓋奉敕作疏既用孔傳僞本而方興及劉炫所造之舜典既自稱孔傳遂不暇辨其眞僞且貪其與堯典起一段相配齊整可觀耳朱子始疑今本爲僞千古卓識而近日毛奇齡立意排詆朱子既以梅賾本爲眞孔傳幷以二十八字爲眞妄據釋文謂出于王肅本不知釋文聊出之爲句于王注無施也爲句聊出之者不知何自而來聊復出之而已于王注無施者二十八字于王注無所施用也若果出于王本則釋文于二十八字之傳何無一言及之耶予旣取愼徽以下合于堯典幷存二十八字而辨之如此或疑德明于舜典用王肅注不知愼徽以下小字中引王注甚多而孔傳則大字寫其悉依方興仍孔傳類然惟于二十八字能分析辨駁差勝穎達耳

又辨曰說文卷四下元部云幽遠也爾雅釋親曾孫之子爲元孫郭璞云言親屬微昧也微昧卽幽遠意但經典元字皆赤黑色無作幽潛解者惟老子卷上能爲章第十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又卷下淳德章第六十五云常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莊子卷五天地篇云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元德乃道家語淮南子卷一原道訓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淮南亦道家故云爾說文詁訓從道家也作僞者乃掇入舜典恐唐虞未必有此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傳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曰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釋文旦告故毒反

傳曰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辨曰孟子舜舍己從人莊子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傳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所覆大運所及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辨曰呂氏春秋卷十三諭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掇入尚書又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既令四乃文法整齊又圓運神文叶韻層疊不知乃聖二字不可增也洪邁容齋三筆論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詩書周禮左傳皆然詳後案洪範堯舜去孔孟幾千季語言文字多不同蓋義理經推衍則益明而足以補前聖所未及今以晚周之語移之唐虞之上其謬顯然甚左傳王甚引聖以聖配神言之實始于此此亦晚周之語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辨曰鄭季友云影古文作景葛洪字苑始加彡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所易考高誘淮南子注云景古影字誘漢末人時已有加彡者非始葛洪尚書惟影響景旁加彡見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第十七則顏氏所見本已如此非衛包所改但魏晉間人僞作古文尚書者于虞夏之書而用漢末俗字則爲謬耳

傳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辨曰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此乃以爲禹之言非是又影響二字見荀子富國篇云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注云響讀爲嚮又云其下應之如影嚮又臣道篇云形下如影齊給如嚮又淮南子主術訓云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又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辨曰朱子語錄云夷古文作𡰥開元改今文宋子不知何據

傳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于無形備愼深秉法守度言有恆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咈戾也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天子常戒愼無怠情荒廢則四夷歸往之疏曰專欲難成犯眾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辨曰戰國策卷十九趙武靈王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二崔駰傳云無殆無荒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曰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休美董督也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

辨曰政在養民本文六季左傳邾文公曰命在養民又文七季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詞止此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郤缺釋書之言非經文也僞作古文尚書者乃取其文盡入禹口中可乎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左傳注之始明而作周禮者不明言也足徵彼時其樂現存人所共曉則但言九歌而已但鄭司農不依郤缺次第乃倒其文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則注家之體宜然而大禹謨乃與之同何耶

又辨曰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注云啟禹子也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辨九歌注云九辨九歌啟所作樂也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啟竊用之伏生大傳虞夏傳云惟十有三祀還歸二季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而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啟樂非禹樂甚明晚出古文乃以爲禹告舜之詞則虞已有此歌大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歎美之言是汝之功

辨曰僖二十四季左傳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文十八年史克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辨曰耄字不合六書說詳卷子名刑）

傳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季曰期頤言己季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于位稱總我衆欲使攝

辨曰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舜崩堯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自謂巧合但舜生三十季徵庸二十季季五十攝位八季堯崩季五十八居喪三季季六十一卽眞二十九季而崩季百歲是之謂在位五十載鄭康成說與史記合的然可信者也此云三十三載者舜典孔傳與鄭不同改二十爲三十讀作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謂舜生三十歲始見召用歷試三季攝位二十八季此之謂三十在位在位者在臣位未卽眞也自此而居喪二季六十三而卽眞凡卽眞五十季則崩時季一百十二歲大禹謨與舜典傳同是僞書必相祖述亦以舜爲卽眞五十季又見孟子有薦禹十七年之文遂造爲卽眞三十三季讓禹之事若如史記及鄭說卽眞只有三十九季而參之以孟子十七季之文則讓禹必不在卽眞之三十三季矣朱子中庸注舜季百有十歲蔡傳于此節云舜至是季九十三矣皆承孔傳之誤而忘却中有居喪二季遂自造舜季數既非一百歲又非一百十二歲則誤而文誤者也近某氏自負考據于孔傳駁辨最嚴乃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仍襲用孔傳之妄而不知有史記鄭元之說何也（竹書紀季云帝舜三十三季命夏后總師此亦僞書不可信）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釋文曰降江巷反○辨曰顧東吳云降唐韻去聲四降古巷切古音洪古人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並讀爲平聲自漢以上之文無讀爲去聲者左傳襄二十七季鄭子展賦草蟲而趙文子以爲在上不忘降爾雅降婁降音戶江反而孫炎云降下也李爲講讀故稱降是平聲之降卽降下之降也）

傳曰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民歸服之茲此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

辨曰作僞書者見孟子言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禹臯陶則見而知之遂以禹爲必當專讓臯陶者而後人因此并謂此時稷契已卒故禹讓不及其空妄如此閻若璩駁云考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衰當如外傳作夏之興爲是孔疏卽從衰字曲爲說吾無取）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則稷固逮禹之世卽降而史記亦云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見夏與稷契尙在僞書脫漏多矣

又辨曰閻若璩云臯陶邁種德德乃降二句據孔傳云云陸德明音云云若果如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音訌可知矣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註臯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訌不當音絳又可知矣且必音訌方與上文郕降于齊師經文郕降于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季夏爲然也宣十二季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季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季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于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己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獨見于莊八季夏而已也僖十九季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敎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季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季載穆子圍鼓既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竊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矣閻氏此說甚確但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降皆讀若洪顧說最精釋文讀去聲者原屬誤音而閻氏乃以音絳音訌辨之此特據今人之音以爲言其實古音絳亦讀洪與訌同音閻氏亦非不知古音者此正可爲知者道耳

又辨曰襄二十一季左傳季武子納邾之叛臣庶其以公姑姊妻之又厚賜之于是魯多盜武子欲詰盜臧武仲譏其賞外盜何以止吾盜其下又云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焉而莫敢不懲若上所爲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玩此則夏書之言與大學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同意故武仲引以爲證詞義甚明與臯陶何與而疏乃爲之說云此斷章爲義故與尙書本文稍殊殊不知襄二十三季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季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家語正論解哀六年同）夫子兩引夏書竝與臧武仲說合安得爲斷章僞書僞傳及疏皆非也（說詳僞之文引者皆云夏書後宋傳引念茲在茲亦云夏書夏闕拜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曰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敎當于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

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辨曰韓詩外傳聽獄執中者臯陶也故曰民協于中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傳曰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過誤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德所以民不犯上

辨曰王充論衡荅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襄二十六秊左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漢宣帝時守廷尉吏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亦引此二句見漢書五十一卷溫舒傳及說苑卷五貴德篇又荀子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辨曰梅鷟云荀子大畧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曰水性流下故曰降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丕大也厤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疏曰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不矜伐不失其功能也鄭元以厤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

辨曰孟子書曰洚水警予（趙岐注尚書逸篇之辭）洚水者洪水也古降讀爲洪此訓下水古音失傳久矣（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楊倞注鴻洪水也書曰洚水警予）襄五秊左傳君子謂楚共王于是失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注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襄二十九秊左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荀子君子篇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又辨曰疏引鄭注乃鄭論語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辨曰允執其中見論語堯曰篇云云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然不言見大禹謨今益以三言爲十六字程子朱子出闡發精密其義益尊然此篇實出晚晉非眞古文蓋魏晉閒人采取古經成之其疑之者如吳澂郝敬輩竟爲刪去至元王充耘明梅鷟并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矣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檃栝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但斷斷非大禹謨元文且亦未見其必爲尚書語耳（含荀子前後篇讀之凡引古文今文尚書共十六見皆稱書曰或冠以篇名惟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稱傳曰僞書字之訛然孟子于傳有之傳亦書也獨此作道經則知古道經蓋虞舜語非出尚書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閒人晚晉書已盛行故強作斡旋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傳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于一也

辨曰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墨子尚同中篇曰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其四海困窮二句則與上允執其中相連本是舜命禹之言見論語堯曰篇但不知果在尚書何篇恐當在舜典中蓋堯典有禪舜語舜典亦宜有禪禹語至晉人乃採入大禹謨耳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辨曰閻若璩曰陸德明所見本作惟克蔽志孔穎達作疏本作先）

傳曰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習因也言已謀之于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illegible]卜再辭曰固毋禁其辭

辨曰哀十七秊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杜預曰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哀十八秊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預曰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釋文旦正音政徐音征）

傳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曰神宗猶彼文祖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黃帝顓頊等也

辨曰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秊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紀秊乃晉人造故多與僞書合不可信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傳曰軍旅曰誓肆故也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志誠感頑父誠和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易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干楯羽翳也舞者所執修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師二千五百里疏曰軍旅曰誓曲禮文隱八年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有盟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書傳言舜耕于歷山鄭元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也

辨曰禹奉舜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修政舞干羽三苗自服古書所載甚多就予所見在戰國策卷二十二魏策一篇又卷二十三魏策二篇墨子卷四兼愛下篇又卷五非攻下篇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篇荀子卷十議兵篇又卷十八成相篇賈子新書卷四匈奴篇淮南子卷十繆稱訓又卷十一齊俗訓又卷十三氾論訓桓寬鹽鐵論卷九論功篇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博士箴此事散見羣書晉人掇入大禹謨以己意潤色之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詞祗載見瞽瞍三句則是孟子引書趙岐注云尚書逸篇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二之百五十四上終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四中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釋文曰逸又作佾豫又作忬盤或作槃羿五計反徯胡禮反）

傳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洛之表水之南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御侍也疏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故曰有窮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名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于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立仲康也五子啟之五子太康之弟

辨曰眞古文逸篇本有五子之歌遭亂亡失此篇王肅輩僞撰故舛謬甚多卽以此節考之序曰太康失邦不言失邦爲何離騷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是太康失邦以淫樂不以久畋其謬一也襄四年晉魏絳對晉侯和戎之事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此乃截半句法蓋魏絳將諷晉侯好田因論和戎乘便欲引羿好田亡國事以爲戒晉侯怪其方論和戎忽及后羿其言不次故不待其辭之畢遽問曰后羿何如于是魏絳不便復引原文但敘述其事以對云昔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寒浞虞羿子田羿將歸自田殺而烹之其下又引虞箴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是則魏絳之言始終欲引羿好田亡國以爲戒有窮后羿原文之下其辭雖不可知以理推之必是言羿好田之事必不但有因民弗忍云云而已乃僞撰者欲實太康罪狀而未之考一時無措于有窮后羿句下竟無羿事反取羿之田移之太康之身其謬二也（或疑有窮后羿在五子之歌爲夏書與夏訓小別安知非各見者不知僞撰者正據夏訓爲夏書也篇中一則曰皇祖有訓再則曰訓有之其以夏訓爲夏書甚明杜預注左傳亦云夏訓夏書）再攷墨子所謂武觀武五通武觀卽五觀五觀卽五子以其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九卷淇水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逸周書卷六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武觀也彭壽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衛縣紀年晉人僞撰不可盡信而此條則與逸周書合當是也（漢志東郡有畔觀縣蓋以當畔故名魏世家惠王二年齊敗我觀徐廣亦曰觀今衛縣）蓋五子封觀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故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韋說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諄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爲晚晉僞古文所惑信其所可疑故反疑其所可信而不知韋說確不可易也漢書古今人表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則已在下愚之列矣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而豈五子所作之歌乎其惑三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釋曰下予圖馬爲韻此以四聲通爲一音古音也下讀若戶馬讀若姥與唐宋以下讀全別亦古音也此人在魏晉間故猶知古音但用韻太密稀疏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并無韻則非矣）

傳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懔危貌朽

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疏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四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言之

辨曰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昭注民可以恩意近不可高上上陵也上讀上下今乃改爲下不知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獸惡其網民惡其上下文云郤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此句必當作上不當作下僞作者不過圖叶韻耳淮南子泰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上寧

又辨曰晉語知襄子戲韓康子知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說苑卷五貴德篇引此事作智果諫智襄子知果殆即知伯國也左傳成十六年晉郤至獻捷于周鄭稱其伐單子曰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五子識太康之言而專與春秋內外傳中議晉臣之言相複亦必無之事

又辨曰淮南子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說苑卷七政理篇亦云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亦見家語卷二致思篇晉人采取其語以入此篇但改奔馬爲六馬則大謬矣積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其文而辨之云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氏說同許慎從之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康成駁異義從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夏書言六馬其僞顯然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應麟補注云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應麟據逸周書以證五子之歌六馬爲是似可信但據駁異義則鄭康以古無六馬之制此論自不可易再攷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荀子修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李斯列傳云二世曰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子駕彤軫六駿駮又云六元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六馬之制不但秦漢有之且起于既周逸周書未必盡周初史臣所記或有晚周人附益者故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移之夏初耳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傳曰作爲也迷亂曰荒

辨曰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疏曰世本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攷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天子王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辨曰哀六年左傳孔子論楚昭王不祭河神事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家語正論解與左傳同未嘗改其行爲厥道僞作古文者旣以己意改厥道而又刪帥彼天常一句又改乃滅而亡爲乃底滅亡左傳杜注云謂夏桀也彼疏云此在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事惟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愚按賈服諸大儒竝以爲夏桀豈不足據疏雖云王肅云太康時但肅注家語仍云謂夏桀疑皇甫謐妄據入五子之歌又妄改肅書注耳且此章之體句句用韻若作厥道則何獨無韻已屬非是至文十八年史克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則天常乃古語刪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又太康見拒尚未滅亡故復改之以爲其勢將至滅亡欲以此遷就其說皆非也

又辨曰此疏引韋昭說以陶唐爲兩地猶湯之殷商韋說是也漢書臣瓚注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許愼說文云陶再成丘也在濟陰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夏書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蓋先封唐後居陶也此疏駁韋說而以陶唐爲一地非也堯封唐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即杜預釋例所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盧晉陽一地六名者後爲天子都平陽即今平陽府見鄭康成詩唐譜又居陶卒于陶唐者綜其始末稱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辨曰有音以與祀爲韻古音池

傳曰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有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疏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縣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從通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士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賈氏頵氏等云通金鐵于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亦石類故漢書五行志石爲怪入金不從革之條賁頤之義亦得通也

辨曰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此解與傳疏迥別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愼亦用韋解惟李善引賈逵國語註關通也此說似是僞孔傳之所本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傳曰仇怨也鬱陶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疏曰桓二年傳怨耦曰仇故爲怨也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詩云顏之厚矣羞愧見于面如面皮厚然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

辨曰閻若璩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脚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僞爲憂尙易僞爲喜則難

故冢中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爲傳神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并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尚可謂之識字乎廣韻云陶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又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鬱解又攷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允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又云陶斯詠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詠之也然則鬱陶爲喜非憂可知國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注曰忸怩慙貌此忸怩亦記者敘事之詞不入口氣與孟子一例乃知五子之歌中曰顏厚有忸怩其謬顯然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傳曰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羲和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疏曰羿距太康于河[illegible]之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羿立之矣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于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一代大賊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浞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疏矣

辨曰金履祥鄒季友輩謂仲康非羿所立蓋夏都安邑在河北太康爲羿所距遂居河南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崩弟仲康立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于夏未必執夏政柄後羿爲寒浞所弑相又自河南遷河北帝丘宋濮州也後又爲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至少康復興其本末如此然則仲康之立亦在河南非羿奉之于安邑故都也後儒誤認羿奉仲康于安邑遂疑此篇爲羿挾天子之命反疑羲和爲忠于夏者不知仲康繼立于河南羿自僭立于河北假若敵國允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遠討羿先翦其羽翼耳然則傳疏謂羿立仲康而握其權皆非也

又辨曰鄭注書敘允爲臣名傳以爲國名今此言允侯明允之爲國欲以見鄭之非也竹書紀年與僞古文合不足信也

又辨曰越語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傳曰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君能愼戒臣能奉有常法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辨曰襄二十一季晉祁奚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注甚明今允征之文以勳爲訓古書每多異文一字牴牾似無可疑而吾則以爲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僞撰允征人之意耳蓋祁奚並引詩書縱使以訓爲勳亦必不以書爲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僞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羲和文義相合遂併左傳惠訓之訓字竄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識本作謨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傳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眾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疏曰周禮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蓋訓遒爲聚聚人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辨曰襄十四季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周禮之正歲卽夏書之正月二代禮同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釋文曰俶本又作俶亦作淑同尺六反

傳曰顛覆言反倒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辨曰詩抑篇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闇錯天象昏亂之甚干犯也

疏曰昭七季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辰一歲十二會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其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愼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五季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季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于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季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獨

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用幣嗇夫必是馳取幣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取幣禮天神庶人蓋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其鼓蓋用祭天雷鼓也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餘月不然此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也

辨曰閻若璩曰日食之變凡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癸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尤重者則在巳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蓋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二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僞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且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繁霜曷足爲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義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季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即當然者不知此特僞本耳顧氏此辨是但又言仲康在位十三季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曆二麻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季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季數本無可攷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麻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亦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季謂仲康在位七季元季爲己丑此征羲和之季之日食在五季秋九月庚戌朔紀季亦晉人僞撰之書司馬遷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並無甲子紀季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季言之鑿鑿此豈可據唐傅仁均等大衍麻議遂以爲五季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季皆不足信乃僞書言肇位則是元季又非五季後之造大同麻者因遂附會爲元季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閻所云仲康元季爲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季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臆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孔疏引顧氏夏禮異于周者非是況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魏晉嗇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嗇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傳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麻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麻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辨曰荀子卷八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卷六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允征又以爲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皆梅氏作俑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傳曰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害玉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于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

辨曰火炎崑岡二句見陳壽三國志又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同又後漢書董卓傳論云卓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夷冠乘之禍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可見此三句乃魏晉閒人常語但以爲夏時之言則大不類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傳曰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辨曰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允濟四句襲左傳昭二十三季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尤所與處者鱄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作僞者以吾聞之曰爲書辭既載聖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衞公問對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於後無益于事矣衞公問對亦是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爲有識

又辨曰昭十四季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舊記所引尚一條作僞者竟未采入

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傳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陳義誥湯可無慙

疏曰經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云南方國世一見者桀所奔蓋彼國也

辨曰放桀南巢事見國語卷四魯語上篇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論威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又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云桀死于亭山楊倞注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聘魯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又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傳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辨曰惟天生民有欲本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夏昏德本左傳王孫滿對楚子云桀有昏德塗炭二字本孟子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但彼是言其溷汚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子墮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乎傳強以爲火皆非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志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書嫌與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覩辭一破綻耶且非獨誤會用爽厥師而亦誤用式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與其相反又有如此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觀此益見爽則喪之書）

帝用不臧本左傳后帝不臧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傳曰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言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辨曰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曰寔蕃有徒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傳曰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淸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

辨曰魯語曰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釋文曰蘇字亦作穌）

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辨曰此事孟子三見梁惠王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其下文復引湯始征一段與梁惠王篇同惟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后來其蘇作后來其無罰盡心下篇則但有南面而征云云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誥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云云與徯我后云云尉非一篇之文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係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即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今乃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接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號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係書詞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云云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云云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爲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乃疑其出于二篇而其蘇入仲虺之誥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傳曰葛伯遊行云云夫既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勦襲書辭轉乎一手僞造乃不曰亳衆曰童子而從曰農民似葛伯所殺即亳人子湯無擇者正以掩其勦之迹也強爲爲何護也不能掩）

又辨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宋州東踰南寧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是也作僞傳者不言葛所在于書序亦但云葛國伯爵而已僞傳于地理之學疏陋極矣必非爲武帝博士親見國語者之筆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辨曰此節之語三見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

以孫烈所可也據此惟取亂侮亡一句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總明撫弱耆昧也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隨武子安得特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乎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其曰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尚書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但并隨武子釋書之語所謂兼弱者盡入之仲虺日中且并其釋汋詩之攻昧二字而亦入之則蔑寡之跡殊不可掩耳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傳曰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曰能自得師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辨曰荀子堯問篇云楚莊王曰其在中蘬（楊倞注即仲虺）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吳子圖國篇呂覽恃君篇劉向新序雜事篇引並同閔元年傳云齊仲孫湫曰親有禮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云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傳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衆人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曰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疏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于下民也天既與善于民君當順之故云順人有常之性則爲君之道

辨曰晉語欒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釋文曰罹力之反本亦作羅祇巨支反荼音徒）

傳曰荼毒苦也疏曰釋草荼苦菜故假以言人苦毒螫人蟲虺蛇之類是人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傳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元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元牡是其義也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所言敢用元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成章檢六再讀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辨曰此節語見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篇作僞者割裂取之又顚倒其文辨詳後

又辨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祭于圜丘五方帝祭于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即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代桀告天而鄭亦以爲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者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但鄭所傳眞古文湯誥已亡此自是僞作者妄撮湯誓逸文以入湯誥疏分析鄭孔異同亦是但竟以此爲湯誥且以此傳與論語注眞爲同出安國手則非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傳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辨曰墨子尚賢中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篇每勦襲墨子所引湯誓逸文入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釋文曰僭子念反劉創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

傳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退伏遠屏僭差賁飾也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天使我輯安汝國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傳曰讓以求衆心疏曰顧氏云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天地否

辨曰未知得罪于上下亦墨子文辨見後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傳曰戒諸侯與之更始

辨曰周語單襄公論陳侯必亡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單襄公周臣對周天子貴陳侯犯先王之令而引此其爲文武遺訓甚明今乃采入湯誥中且改賞善罰淫作福善禍淫又罰淫與慆淫正相廝今欲敷衍復難析其文而間以他語皆非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傳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疏曰鄭元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

辨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蔡邕石經論語云萬方有罪在朕躬今論語罪字重出）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

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此墨子文正安國所本也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眞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尙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所采可信則今本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此節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白虎通卷上三軍篇引予小子履云云亦以爲伐桀告天抑安國以爲伐桀而墨子以爲禱旱二說不同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季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此說與墨子同至後漢書陳蕃傳云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則并以湯之言爲禹之言古書同說一事而所傳互異者甚多不足爲怪獨安國一人之曰自相矛盾且親作書傳而反指爲墨子之文不言尙書則湯誥之爲僞作斷斷無疑耳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傳曰忱誠也能是誠道乃有終世之美

辨曰作僞者妄采他書撰爲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略見于史記殷本紀其辭曰旣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鹵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今僞作者遺卻不采因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入之反覺不類故遂棄之耳且湯所以告諸侯者皆欲其勤力民事語多典據非可空造與今本絕不同故不得不棄之也然此乃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其爲可信的確無疑其所稱四瀆配四方云云攷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鹵濟北淮東江南唐人亦以淮爲東瀆祭于唐州江爲南瀆祭于益州河爲鹵瀆祭于同州濟爲北瀆祭于洺州迄今愈不可易似與此東爲江南爲淮方向少不合者蓋因古人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鹵通非同東與鹵南與北迥相反故湯誥以江爲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爲南瀆未必非東也史記所載湯誥旣屬可信則東晉晚出湯誥其僞可知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居位主喪羣后咸在位次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是奠非祠宗廟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但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天子春秋之世有奠殯卽位踰季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辨曰鄭元所傳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于漢書律厤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季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益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厤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厤志的確可信僞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妄加刪改孔傳係一手假造又爲踰月卽位之說皆非也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季崩仲壬立四季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厤志說並同眞伊訓所云太甲元季乃仲壬崩之明季書序成湯旣沒太甲元季旣者追遡之詞不可泥而僞書僞傳以爲太甲繼湯其謬一也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季古人臨文卻不拘說詳禹貢兗州此元季僞孔改元祀其謬二也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厤推是季爲太甲元季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厤家以爲厤元伊尹祀于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厤志旣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言外丙不言仲壬且如此則太甲身有四服者未詳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春秋繁露卷十五郊祭篇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在親喪日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白虎通卷上爵篇云王者改元季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喪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卽如僞孔爲繼湯湯必以去季崩至踰季正月太甲改稱元季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季末非元季初也乃僞作者并朔字刪去之慮郊祀與禮難于空敘改爲卽位陳訓遂掩卻至朔同日之事以祀先王爲奠殯告卽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季卽改稱元季矣崩季改元亂世之事皆謂伊尹爲之乎其謬三也誕資有牧方明一句如淳孟康注據儀禮覲禮方明以說之彼鄭注賈疏尤備方明以木爲之繪天地四方神明之象伊訓祀天之時蓋用以陳設覲禮則諸侯咸會而盟故設以司盟作僞者衹就祖德陳訓敷衍成文遂刪此語其謬四也竹書紀季云太甲十季大饗太廟初祀方明紀季亦僞書此條尚有據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傳曰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

辨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賈誼新書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依樂

于其子孫弗季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傳曰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

之適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辨曰隱十一年左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我武王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牧宮桀宮也此僞本乃改爲鳴條始攘與商郊牧野相溷故據序改之但岐謂造攻桀造作可攻之罪其說近鑿今旣爲始攻解自應從牧宮若序云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則已爲敗桀之終事安得爲始攻乎又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疑卽朕載自亳之異文又曰征是三朡則僞作者竟以其無所㫖麗而遺之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曰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愼始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疏曰愛敬自近始卽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
辨曰禮記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傳曰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克明理恕克忠竭誠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言湯操心常危懼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
辨曰荀子卷九臣道篇云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事中君之義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　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此荀子論人臣格君之道而僞作者乃改以爲先王事又左傳曰君明臣忠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淮南子氾論訓曰君子不責備于一人尤倉子訓道篇曰君子檢身常若有過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釋文曰哲本又作喆
傳曰布求賢智使師輔于爾嗣王
辨曰墨子曰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傳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又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于何時然左傳昭六年叔向詒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曰言刑書不起于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官刑正作于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而僞作者不能參考左氏止據墨子遂以爲湯所制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卽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疑鞭作官刑虞舜已有何獨湯無官刑夫湯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條目勒成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也故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卽爲湯之法而湯未嘗勒爲一書也九刑之作原于周公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之言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于周公則禹刑湯刑必不作于禹湯可知其必不容遂于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傳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修德無小天下賚慶不德無大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懷喪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漢書吳王傳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三國志注蜀先主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疏曰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元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嚴麗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于其身撫安天下尹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肆故也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疏曰說文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字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湯使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故亦以尹自稱
辨曰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詩天監在下有命旣集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傳曰周忠信也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桀

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以不終爲戒敬其君道則能終爲君不君則辱其祖

辨曰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太甲曰天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即緊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三句云云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據鄭注尹吉即尹誥尹誥即咸有一德則先見西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下引尹吉案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而僞作者順手撏撦遂援入之又此節之傳全同鄭禮記注此豈鄭注之本乎孔傳耶乃魏晉間作僞孔傳者竊取鄭注耳忠信爲周本國語文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瀆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王惟庸罔念聞

傳曰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傳曰爽顯皆明也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顚覆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君止于仁子止于孝

辨曰昧爽丕顯本左傳昭三年叔向引讒鼎之銘讒鼎乃魯鼎非商事坐以待旦本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非商先王待旦而行之兩語皆取成句又離其本義讒鼎本作昧旦因襲旦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又禮記緇衣云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今增入中閒二句刪去也厥二虛字惟朕以懌本康誥則予一人以懌萬世有辭本洛誥汝亦有辭李善注文選引書鄭元注若虞機張云云此乃鄭緇衣注善誤爲作書注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傳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于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辨曰無逸不義惟王賈誼新書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大戴禮記保傅篇略同孟子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成十六年傳子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讎吳語董褐曰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

又辨曰閻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閒孔傳出始有此說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益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墓乎緣孔傳欲傅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僞怪矣元和郡縣志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西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槨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寢于其東考湯冢在薄此與薄甚遠又屬荒唐要皆僞傳爲之作俑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冕冠也踰月即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元年殷法君薨之年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冕是冠內別名冠是首服大名故以冕爲冠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冕服蓋袞冕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異

辨曰如僞書及傳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既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內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剌也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亦如淮泗注江之類要其爲六年則同奈何作僞書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即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即復位伊尹之辭入臣禮一至于此僞傳與經同出一手逞臆妄造傷教害義大有三子不可不辨

又辨曰閻若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不言成以中月爲閒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即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存疑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蓋僞作者之意非以三祀十有二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即吉也案

閒于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于湯崩之季一季二君此豈三代所宜有乎僞作者不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季改元衰季不辨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擬古人益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王學謂祥禫共月其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謂祥禫閒月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閒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翌溯而上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厤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季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適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爲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于上也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惟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爲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而孔傳之謬可知禮記閒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疏云中閒也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此經及疏甚明王肅之說得以亂之者惟據檀弓是月禫徙月樂云云然鄭于祥而縞下云縞冠素紕也于是月禫徙月樂下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屬別注之不相連屬明是月者不蒙上祥縞之文特以發下從月耳又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疏云鄭必以二十七月禫者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季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其嘗入朝祥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三季問云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哀未盡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季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季知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季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季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此類駁王說尤精蓋大祥之後閒月而禫從月而樂卽吉有漸不忍忘親王肅妄造異說悖理害敎此僞古文尙書及僞孔傳正王肅之徒所爲誣聖熒惑後學罪莫大焉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傳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須民以君四方

辨曰禮記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此改作胥匡以生則又本盤庚上篇吳志駱統傳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萬世無疆之休本召誥無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傳曰君而稽首于臣謝前過類善也闇于德故自致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辨曰閻若璩曰宋史繩祖學齋佔畢云左傳昭十季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爲夏書似繩祖所見是別本

又辨曰此王拜手稽首及下伊尹拜手稽首皆本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王拜手稽首之文又孟子公孫丑離婁兩引天作孽四句逭皆作活緇衣則引云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此參合于二者之閒上二句從孟子去也字下二句從緇衣作逭字又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訓敎展喜曰匡救其災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曰修其身使信德合于羣下惟乃明君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敎令無有不忻喜湯俱與鄰竝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析載君來無罰言仁惠王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疏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解此三拜之形所以爲異稽首頭下至地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至地至手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

辨曰先王子惠困窮本淮南子修務訓云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甿布德施惠以振困窮上文昧爽丕顯二句卽夙興夜寐意徯我后二句本孟子但此與后來其蘇本一語而異文此分見仲虺太甲辨已見前視遠惟明二句本楚語致遠以爲明聽德以爲聰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傳曰天于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愼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君

辨曰此篇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不意三代以上作書之人亦效後世剽竊之技不顧雷同之恥其謬顯然說詳于後

又辨曰眞德秀謂敬仁誠竝言始于此唐虞未有愚謂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卽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蓋義理愈推則愈明也僞作古文尙書者生于孔孟之後采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而其文則僞讀者存其理而辨其僞可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傳曰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于始慮終于終思始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辨曰詩聿修厥德克配上帝荀子愼終如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傳曰胡何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貞正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辯言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

辨曰禮記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彼所引爲古語則非尙書甚明且既入伊尹口中則樂正云云自不可用于是改爲弗慮云云而仍用成字以叶韻且彼云一有元良而此改一人蓋見釋詁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者皆非也又彼原以稱世子今乃以訓長君亦不合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傳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曰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將欲告歸太甲留之爲相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也

辨曰鄭氏所傳眞古文尙書增多十六篇中本有咸有一德緇衣引作尹吉而鄭注以爲卽咸有一德今亡說已詳太甲又攻鄭氏之例全亡者云亡不立學官逸在秘府者云逸咸有一德當云逸云亡者字之誤若謂注禮記時未見古文尙書則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尙書二書之見實在同時及遊學歸遭黨錮杜門則注禮記黨禁解則注古文尙書注雖有先後見實在同時其爲字誤無疑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既出僞孔傳不同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史記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所載與鄭氏合則可信矣鄭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廢不可曉要之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紀載湯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僞者見書序死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咸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贊襄于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于太甲司馬貞信僞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于成湯朝爲顚倒失序眞可笑也且伊尹復政之事傳記所無今此篇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輒翻然歸矣殊謬不然據君奭及襄二十一年傳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其說伊尹于太甲初喪時卽放之而自攝奉太甲歸後旋卽復政告歸終竟未嘗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來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據疏伊尹壽百餘歲此告歸時應七十左右以百餘歲之人七十左右未名爲老太甲復、爲賢君稱太宗乃竟置伊尹于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安享以沒有此理乎疏明知其不可通乃强爲之說云尹欲告歸太甲留之此則遁辭耳豈知伊尹本無此事而此篇本僞作不可信耶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傳曰以其無常故難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

辨曰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大雅曰天難諶斯天命靡常墨子非樂曰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傳曰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主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爰于也于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辨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見緇衣但緇衣所引尚有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三句與此一篇之文乃分屬太甲上篇非是說已見前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傳曰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二三言不一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辨曰詩二三其德成八年傳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傳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辨曰終始惟一見荀子議兵篇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傳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傳曰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以合于能一爲常德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長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于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漢以來論七廟者多矣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但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爲祖己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辨曰呂覽卷十三諭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

夫之長可以生謀莫知爲何篇語也作僞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按御覽五百三十一卷引尙書逸篇與此合逸篇見新唐書藝文志晉徐邈注宋初猶存故御覽引之其書乃齊梁閒好事所爲假托徐邈注以自重者）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祇有高祖以下四親廟至子孫并禹則五矣湯之時祇有契及四親至子孫并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爲七矣此不易之論也（周六廟者姜嫄后稷及親廟四也至子孫七者添文武二祧而不數姜嫄廟也）書云五世之廟此湯之時也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此僞書及傳正王肅之徒所爲故宗其說蓋四親與受命王不毀爲五原是定制商添出始祖故六周有兩受命王故七耳而肅之意則以自古帝王皆以七廟爲定制非起于周于四親外添高祖之祖父兩代并始祖爲七此爲定制而祖宗之數則多可以至于九商六廟之外添太戊中宗武丁高宗太甲太宗于是商廟反多于周矣且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肅以始祖入于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爲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于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强立祖矣祖且不必强立況强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文武據章元成馬昭說殷三宗亦毀非不遷者何可比文武乎肅說載聖證論見禮記疏所引此疏悉取以回護僞傳但禮器穀梁傳所云七廟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專是周制何可疑家語肅私定本不可據且諸書不云周室但云天子七廟要其實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肅因此遂云七廟是常禮非獨周制可乎祭法所云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二祧文武也王制云三昭三穆者四親當言昭穆二祧非以昭穆而記者順文并言之耳何必疑乎王制與祭法文異義同肅强分析以成其說可乎喪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明是親止于四恐庶子王不得立故又明之注證以衞侯元有兄縶縶不良于行元代立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戾太子事三代以上未之聞委曲遷就以成其說可乎然則謂商有七廟非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傳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辨曰閻若璩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做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與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口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釋文曰亮本又作諒陰如字）

傳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季不言除喪猶不言政疏曰三季不言是常事史錄此于首者既免喪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信默信謂信冢宰也

辨曰此節襲取無逸坊記喪服四制論語雜湊成文（事亦見伏生尙書大傳及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篇孔子家語卷九正論解）而亮陰本指凶廬今又改爲信默之解尤非是其說已詳見無逸疏又以信爲信冢宰更穿鑿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釋文曰哲本又作喆）

傳曰知事則爲明哲明哲則能制作法則稟受命令也

辨曰左傳昭公六季叔向曰書曰聖作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傳曰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閒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胥似所夢之形于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疏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據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于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怪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謐言初夢即云傅說又云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自不相副其言非也

辨曰此篇之文俱見國語詳見下文又見呂氏春秋卷十八重言覽竹書紀季卷上商紀史記卷三殷本紀孟子卷十二告子下篇楚辭卷一離騷經墨子卷二尙賢中篇及下篇劉向說苑卷十一善說篇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晉人作僞尙書者采取諸文而參合增飾以入之

又辨曰傅巖在虞虢之閒（虢有三此與虞相近則北虢也）王應麟云在陝州平陸縣北平陸今屬山西解州傅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軨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非是疏引尸子而不能定其是非疏于地理之學疎陋殊甚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傳曰鐵須礪以成利器渡大水待舟楫霖三日雨霖以救旱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

以自警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巳視聽疏曰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辨曰國語十七卷楚語上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季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玆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季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旣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作僞者全取國語以成此篇餘祇增潤數句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曾有之乎且僞孔傳中如陰爲默稟爲受令爲命類爲善玆爲此霖爲三日雨啟爲開其訓詁亦多襲用韋昭國語注也賈逵唐固說謂此卽說命昭引之而斷其非云其時未得傳說則昭之意以爲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而此段乃未得之前敘述得說之由非說命本文孟子引若藥二句以爲書詞作僞者襲此故斷爲說命本文不從韋昭 又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所載與國語略同作僞者亦兼取之其高后二字則又本之盤庚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傳曰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

辨曰家語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曰總百官在冢宰之任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惡法也聖王法天以立教于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于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當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于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辨曰汲郡古文云成王元季命周文公總百官文十三季左傳云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墨子尙同篇云先王之書相季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明也惟天聰明句則本之皋陶謨天聰明及揚子法言問明篇惟天爲聰惟天爲明惟臣欽若句則本之堯典欽若昊天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釋文曰省本作眚○辨曰冑字下從目部冑字從冃今多相混

傳曰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王戒愼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辨曰禮記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管子大匡篇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貿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傳曰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惟能是官非賢不爵

辨曰爵罔及惡德緇衣引兌命文詳見下又荀子性惡篇云爵不踰德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曰事事非一事

辨曰左傳襄十一季晉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辨曰定元季左傳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疏曰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近廟故說因以戒之

辨曰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爲煩此取之而改艱與作平易語又離析其文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傳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無聞于所行之事

辨曰詩云我言惟服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傳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于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辨曰左傳昭十季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傳曰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旣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疏曰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甘盤于高宗時有大功高宗免喪不言卽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于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

辨曰此節之文皆取君奭無逸二篇并國語及汲郡古文撰成而疵謬甚多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季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是言居河就學于甘盤非旣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此書雖亦係晉初束晳等僞撰而此條則尙屬可信故自必

子生三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即位也蒙案鄭注入于河云遷于河內攷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武陟爲河內也其在河北則殷都在河北亳在河南今僞傳亦以入于河爲入河內之河至小乙武丁仍都亳殷盤庚自河北遷河南亳殷是自河徂亳是自河內徂河外與情事不合且此自河徂亳句及下文爾交修予罔予棄句皆有公子經之言故知善韻組玩原文自明上詳見今順手採掇入之高宗日中皆非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釋文曰棄本作弃

傳曰言汝當教訓我使我志通達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鹽鹹梅醋羹須鹽醋以和之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辨曰商頌亦有和羹注云詩頌殷中宗又左傳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辨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積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辨曰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斅學相長兌命曰斅學半其斯之謂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又文王世子亦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汲郡古文云武丁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傳曰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庶官

辨曰此節皆有本見下文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傳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傳曰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保衡伊尹也疏曰君奭傳云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爲此解

辨曰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禮記緇衣云昔我有先正詩大雅雲漢云羣公先正孟子云伊尹曰吾豈若於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豈若使君爲堯舜之君哉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云若撻之于市朝君奭云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洛誥云公明保予沖子詩商頌長發云實維阿衡梅鷟云後漢書傳教作迪志詩云於赫我盟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云阿衡伊尹也言傳說述伊尹詩又云爰作殷號書則云設於惟人詩又云使父式序書則云有招俊乂圖詩用罔贊式序在位之文又云友又云則于庶位詩又云職我盡段書則云敬乃心詩又云清我要渙書則云汎縣心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傳曰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傳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辨曰左傳僖二十八年重耳曰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釋文曰三或作一後案看序文數故之

傳曰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疏曰中篇言羣后畢會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知三分有二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建子之月也知者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辨曰文王改元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況皆僞古文惟以七年作九年爲異其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殷與鄭同但太誓上篇敘十一年觀兵中下篇始敘十三年滅紂今僞書畧去觀兵發首即云十有三年則非也又古史例不書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繫以時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于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愚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并書朔朏絕不繫以時大抵史各有例書不可爲春秋猶春秋不可爲書今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史例耶蔡世家裴駰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冠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紀年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同司馬遷歷秦記成秦本紀頗書時然多畧不似後書于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譌元年書冬十月盡從而整齊其體疑後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辨曰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今孟津今本如此禹貢疏引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與今本詳略迥殊然彼是杜土地名中語耳昭四年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本在河北其渡謂而南也自東漢始考要始二年使宋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縣在朝邑而史記正義于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內之關名于河東黎陽津在滑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于黎陽下有白馬津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則又皆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大抵歷代僑久土俗傳訛類多如此鹵漢河南無孟津

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乃偽孔傳于禹貢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間已誤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偽書與傳同出一手妄造故于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亦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誤認孟津在河南乎不知書序明云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益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則是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盖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南北之不可相溷如此禹貢疏又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方為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庶為兩確穎達作疏明知孟津在河北明知泰誓三篇皆已渡河作特以疏家之體唯申明經傳而止故依阿其間于禹貢傳之誤認為洛北泰誓之誤以孟津河朔為兩地皆不敢駁正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訛易之後故致此謬則無疑矣後金遂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而人竟不知孟津之本在河北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傳曰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眾士皆明聽誓

辨曰牧誓云嗟我友邦冢君大誥云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洛誥云越御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傳曰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人誠聰明則為大君為眾民父母

辨曰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後漢書劉陶曰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詩曰亶不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釋文曰榭本又作謝○辨曰襄三十一年左傳臺榭釋文與此同說文無榭字書傳通作謝荀子云臺謝甚高孕許蜀云古文尚書作䏶蘿氏篆殺中秋揭而剖之注云含實曰䏶釋文云䏶音孕字當作䏶傳寫誤也管子五行篇䏶婦不銷棄注云䏶古孕字㝅孕皆當包孩

傳曰沈酒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疏曰殷本紀云紂收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大聚樂戲于沙丘使男女倮相逐其間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耍為銅柱以膏塗之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名曰炮烙之刑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辨曰荀子性惡篇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因有桀紂句故采取入泰誓又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此事又見越絕書及淮南子本經訓又見道應訓又見要略篇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傳曰功業未成而崩

辨曰洪範云帝乃震怒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傳曰功業未就之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辨曰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左氏宣三年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觀政即觀兵也但太誓上篇言觀兵中下篇言滅紂今偽書三篇皆十三年滅紂時事十一年觀兵只此在武王口中一露殊非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曰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盡於凶人盜食之而紂不罪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辨曰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別一泰誓乎可謂舛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傳曰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辨曰此節俱出孟子趙岐曰尚書逸篇但天降下民三句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降為佑意覺索然不省作偽者是何心寵之四方改寵綏四方特因盤庚上篇有底綏四方句故本之耳又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句又去惟我在句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為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

乃引之乎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傳曰乃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彊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受人執異心不和諧予三千一心言同欲

辨曰此節采之左傳及管子而謬誤特甚昭二十四秊傳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下四句雖文意相似而實兩處之語非一語而引者互異其詞也故晚出書采左氏所引入之中篇管子所引入之上篇方無遺漏是矣但同德度義明係萇宏語不然有不冠以太誓乎卽別出一篇亦應先作泰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云云方合左氏引書之例乃僞作者貪其語之古雅遂并取之又嫌其句孤采左傳不度德不量力句製同力度德句配之而以萇宏語亦爲武王語大謬一也左傳杜預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于我何害其義本與億兆夷人四句聯屬今將此四句別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彊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彊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卽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太誓離德同德之義乎太謬二也劉炫左傳注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萇宏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傳勝不長彼彊故即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此謬孔穎達曰彼僞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還此詩甘氏又往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爲意有異與書義不同劉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劉炫反據僞傳以誣杜之非穎達又駁劉注以證杜之是劉孔諸君皆不幸生僞古文之後爲此曉曉耳管子所引乃史臣之詞非武王之語淮南子十五卷兵略訓亦云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專而一千人同心得千人力萬人異心無一人用散此則此言的是史臣之詞而晚出書忽變作武王自語牴牾至此大謬三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傳曰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

辨曰左傳宣六秊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其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故言商罪貫盈又韓非子云是其貫將滿也又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誅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節全祖其意又墨子尙同下篇云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傳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于紂

辨曰禮記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于祖詩大雅緜云迺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傳曰矜憐也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辨曰左傳襄三十一秊魯穆叔引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秊鄭子羽謂子皮鄭語史伯對桓公亦俱引此二句又見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

爾尙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傳曰穢惡除則四海長淸今我伐紂正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辨曰湯誓云爾尙輔予一人左傳吳公子光云此時也弗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傳曰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illegible]曰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傳曰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辨曰易傳曰吉人之辭寡左傳文十八秊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行父雖未獲吉人去一凶矣又子產謂子晳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詩小雅天保曰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傳曰鮐背之耇稱犂老罪人謂逋逃小人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

辨曰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尙鬼曰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謀又僖九秊郤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仇此朋家作仇句則因微子方興相爲敵仇言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傳曰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桀不能順天流毒虐于下國萬民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辨曰黜夏命本之書序成王既黜殷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

傳曰浮過剝傷害也賊殺也

辨曰閻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閒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韻協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今將天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者既謂之太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太誓其爲太誓可知在墨子固無妨兩見也乃以太誓入伊訓而于此反刪去古書一邊擇捨遂使用韻之文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傳曰夢與卜俱合于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曰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人皆懼惟太公彊之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後人所作史記又采六韜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辨曰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曰太誓伐紂之誓也故事也左傳昭七年衞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傳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疏曰昭二十四年左傳引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如彼言則其族若林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十人鄭元等以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辨曰此昭二十四年萇宏所引已見前又成二年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所引亦即此文但檃括其文耳離德之義又見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是也予攷此節四句原屬武王口中之言與管子所引云云爲史臣之言者不同僞作者采取亦是說亦見前但管所引入上篇左所引入中篇則未見必然耳又此亂臣句又見論語及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引而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然則古本論語本無臣字馬鄭以十人爲文母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義改爲邑姜其實唐石經論語尚無臣字紛紛改竄皆爲僞書所誤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傳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曰明多惡不如少善

辨曰古人于經各爲詮釋者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此二句見于論語堯曰篇不言太誓曰孔安國于彼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言周之才不如商今于此傳又復如此云云則是言商之才不如周其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若今太誓而果眞也孔注論語至此獨不憶及太誓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詞乎況如孔之論語注則此節書乃旣誅管蔡之後所作而何以今書乃在太誓中篇耶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稱爲傳則知非太誓玩其說與安國自是不同傳聞異詞固無足怪特安國一人之手而互相懸絕則不可得信耳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傳曰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辨曰見孟子引太誓趙岐曰尚書篇名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傳曰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辨曰二句見論語堯曰篇與雖有周親二句文連又見墨子但肆上文又見說苑及韓詩外傳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傳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于湯又有光明

辨曰湯誓寥寥短篇被僞作者攘取許多夫湯武征誅情事正同撰泰誓而取湯誓宜也獨今朕必往句此自是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八百諸侯渡河而北直抵紂都城下何必爲此言豈非說夢我武以下則本孟子引太誓而微改易之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傳曰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辨曰勗哉夫子句見牧誓餘見孟子閻若璩曰孟子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云云皆以爲武王曰氣不盡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即其事也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夾敘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謬甚矣若璩又曰書有古今文此自漢始然孟子時無有也則同一百篇而已何孟子引今文書出今校之辭義脗合及引古文書辭義違反句讀迥別試爲道子有令人失笑者孟子引今文者六時日害喪三句若保赤子貢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二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享多儀四句惟寅三苗寅作殺寅本當從竅音近殺皆自逝周不敢上有凡民二字說文所引正同可知非孟子自截之也至天降下民一段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恥之止今下至曷敢有越厥志止越讀其助上帝寵之爲句四方偏今以寵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刪去惟我在三字以子宝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爲臣一段殺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綏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絕我周王見休一上何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紙牾語議之錯雜未有如王集畏一節者豈孟子逆知百餘年後書分今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改竄抑孟子引書原未改竄故今以眞書校之祇見其合而作僞書者必多方改竄以就已之文勢兩遂不顧後有攷孟子校之者耶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傳曰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辨曰立定厥功二句本眞泰誓文見漢郊祀刑法二志今采取而刪改之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四中終　校南海鄭伯奇香山麥乃求　臺山李培瀚覆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四下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傳曰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曰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

辨曰辨已見上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

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傳曰痡病也回邪也疏曰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

辨曰剖賢人之心事古書每與斮朝涉連言之呂氏春秋卷五仲夏紀古樂篇謂之三淫卷十六先識覽又謂之殺三不辜又見卷二十三過理論此事又見韓非子卷一難言篇卷十五難一篇卷十六難四篇卷二十人主篇韓詩外傳卷十天子章淮南子卷二俶眞訓卷九主術訓史記卷三殷本紀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王道篇桓寬鹽鐵論卷二晁錯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卷十七雜言篇列女傳卷七孽嬖傳王符潛夫論卷一賢難篇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葛洪抱朴子卷一君道篇奇技淫巧本禮記王制云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云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又自絕于天以悅婦人皆異太誓文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祖宗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是也晉人采入之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傳曰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下是喪亡之誅孜孜勸勉不怠

辨曰上帝二句辨已見上皋陶謨云予思日孜孜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誓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傳曰武王述古言以明義

辨曰呂氏春秋適威覽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曰周書周公所作荀子議兵篇亦云暴國之君其民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讎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淮南子道應訓亦云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撫我二句未見必出太誓惟獨夫紂原係眞太誓之文逸周書芮誓解云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孟子亦以紂爲獨夫晉人采合之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傳曰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辨曰左傳哀元年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策三篇秦客卿造謂穰侯引書略同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傳曰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疏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傳曰稱父以感衆

辨曰墨子兼愛下篇引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見中篇誕受多方句見多方篇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傳曰推功于父

辨曰此節文皆見禮記坊記引太誓但彼二受字皆作紂鄭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釋文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各反○辨曰魄霸古音同通用

傳曰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疏曰一月壬辰旁死魄謂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也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厤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旁死魄無事而記之猶今之將言日先言朔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師之宜也詩于三十里毛傳師行三十里言其大法耳

辨曰孔壁眞古文原有武成篇至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云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厤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厤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凡八十二字此安國所傳之眞本幸存至今的確可信者律厤志于此文分爲三截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爲一截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爲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霸爲一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後魏晉間爲作武成者似止皆見第一截援入今本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遂多舛謬今此第一節正本之律厤志者固無可疑

又辨曰書紀事皆用周正一月是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據律厤志及國語韋昭注推伐紂月日已具詳後案泰誓序壬辰是建子之月二日癸巳是三日逸周書世俘解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其下文又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其下又云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其下又云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繹其文與漢志引武成並同但此一月朔日爲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閻若璩疑孟津去周九百里故武王以癸巳發二十八日戊午方渡孟津今謂丁巳始發是明日戊午即渡孟津明月甲子即誅紂鹵師竟飛渡耶愚謂丙辰旁生魄仍當作壬辰旁死魄丁巳當作癸巳傳寫之誤耳晉孔晁作注時已誤晁亦疑其太速故注丁巳爲渡孟津之日但云王乃步自于周安得爲渡孟津當爲誤字庶祀馘于國周廟亦當移國字在庶下周書與武成固合也從形惠棟徧求宋本以校逸周書亦不能改此誤字知其誤已久

又辨曰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尚書紀上半月之日或云旁死魄謂二日也或云朏或云哉生魄皆謂三日也若紀下半月之日則或云既望或云既旁生魄孔晁注世俘解云

旁廣大月大時也然則旁生魄即望也蓋魄生至此極盛循體皆明故曰旁旁普光反非旁近之義自此以後月漸虧微至晦爲死魄朔爲既死魄初二日魄未生則徧體皆暗故曰旁死魄劉歆獨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讀旁爲步光反解爲旁近非也僞孔從之且特造哉生明之語既立哉生明一目不容不揹生魄于望矣故于下文又云既生魄且爲之傳云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益以見生魄之爲望矣此疏附會魄爲月輪郭者非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釋文曰哉徐音載

傳曰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 疏曰一月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季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辨曰自此以下俱與律厤志不合如于征代商之下正當取彼志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一段入之乃反將甲子殺紂補述于後于此則刪去其意蓋以武成一篇專爲告武功成而作故發首但撮敘其事之首尾一月往四月歸而已至于殺紂之事留在後半篇補敘又以律厤志只有往伐時日無歸周時日故特補此一節但武王以四月哉生明歸至于豐其說不見他書疑亦不過想當然而爲之非有所據也僞孔安國傳同出魏晉人所造孔疏推事附會盡與律厤志異如此疏以二月朔爲辛酉三月朔爲庚申蓋因牧誓僞孔傳而附會云爾彼牧誓甲子昧爽下傳云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云二月四日者以厤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故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啟行伐商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此劉歆三統厤所載班固采之入律厤志者也今乃依僞孔傳及疏云云乃以二月朔爲辛酉甲子爲二月四日因之三月朔亦爲庚申而非己未劉歆以爲正月小二月大閏二月小三月大而僞孔傳則以爲正月大二月小閏二月大三月小僞孔傳妄也觀逸周書雖于武王啟行日期有誤而亦以甲子爲二月五日非四日則僞孔傳之妄益明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釋文曰華胡化胡瓜二反

傳曰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桃林之塞杜預云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在華山東也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辨曰武節本禮記卷二十九樂記篇史記卷四周本紀卷五十五留侯世家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卷二十一要畧篇劉向說苑卷十五指武篇約取諸文而增成之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釋華山止釋桃林曰在華山東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本即太華山可知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竊以杲太華山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于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歸馬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胡三省通鑑註華陽君芊戎曰華陽即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實之眞得其解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穎達言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西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乏水草之地哉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曾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服耳注疏凡此等處既違事實又害義理安得不極力掊擊耶 騄耳出桃林見史記趙世家而樂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騄耳又稱華山蓋陽華桃林壤相接所產之物得以通稱又胡三省注庾信哀江南賦華陽奔命曰華陽在今陝西雒南縣即武王歸馬處子山自江陵奉元帝命使于周取道商洛入武關此陽華山之南正其所必經故曰華陽奔命若作太華山陽失之矣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衞服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疏曰惟一月至武成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厤志引武成云云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天子七廟故云文王以上七世之祖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衞要此畧舉邦國故云甸侯衞其言不次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而誤

辨曰疏引律厤志文末句祀馘于周廟刪去一馘字存八十一字彼乃孔壁眞古文疏欲用今東晉晚出本因反謂彼爲僞舛謬甚矣據彼文則是歲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所謂旁生霸十七日乙巳所謂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乃以爲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若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又越三日柴望即爲

已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疏曲爲附會皆非也

又辨曰閻若璩曰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創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即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邪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正爲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正爲欲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闌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閽人掌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耳然則晚出武成改燎于周廟作祀于周廟者亦正疑燎非宗廟之禮也又近日石紫嵐謂漢志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武王所以待紂予謂參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耳周書云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寧至于此若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卽截其左耳來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聖人舉動磊落光明豈若後世囘互者之所爲蔡邕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卽自釋之曰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亦引古樂曰武王以銳兵克殷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之語此樂記非今樂記或河閒獻王與毛萇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斷取十一篇之餘如奏樂樂器等篇皆見藝文志今不傳邕猶得見而引之然則祀馘實係武王事斑斑可考漢志的然可信晚出武成刪去祀馘于周廟者亦正疑獻馘非武王所以待紂也

又辨曰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此節皆取之但大傳先言柴上帝後言宗廟而此則本漢志及逸書先祀廟後柴望孔晁注逸書云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僞作者正取其意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傳曰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疏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命已助祭明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郤說受命耳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辨曰僞書本是憑空撰造宜其言無倫次此疏以爲應先受命而後助祭因推爲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郤說受命竊謂若果是郤說則當言初以見其追敘不得以日紀也且左氏傳有此補敘文法尚書則無之也顧彪則以既生魄在庚戌之後遂謂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此尤謬也史官特紀此日豈有用數日通其之名者乎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

傳曰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曰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太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

辨曰此傳以公劉爲后稷曾孫特據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孫鞠陶曾孫公劉耳其實史記漢書並云公劉避桀居豳由后稷至桀時四百餘年安得公劉爲其曾孫蓋不窋失官竄于戎翟之閒其時不過卥陲一小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陶不知凡閱幾何世矣公劉居豳始復爲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其後君長名氏歷歷可數然自公劉至文王中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季歷亦僅十二世以十二世歷商六百餘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季又必卽位後二三十季生冢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卽位生子者子且加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季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信然則當時之失于紀載者正多也周語靈王二十二季太子晉諫王曰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敬王十年衞彪傒見單穆公曰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韋昭注謂世次與史記同其失考已久矣況后稷至公劉之世次乎

又辨曰禮記祭統衞孔悝鼎銘云其勤公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傳曰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諸侯歸之九季而卒故大業未就疏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季至九季而卒文王未稱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季是已之所稱容或中閒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季漢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季而崩鄭元等依用之

辨曰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詩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序稱文王受命作周史記稱詩人道卥伯受命之季稱王文王世子武王稱文王君王鄭注言君王則受命後詩及禮記疏皆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此周漢舊說也孔傳出于晚晉其言文王受命改元則同而不言稱王故孔疏力駁稱王之非予于此經專宗鄭氏闢孔傳然以鄭注考之武王蒙文王季數其稱王亦在十一季觀兵後七季至十季未嘗稱王然則謂文王但受命改元未正王號亦可也鄭尚書注久亡予雖博采成編亦不見文王稱王明文惟孔疏云鄭言文王生稱王耳安知鄭當日不作疑詞乎要之稱王與否姑置勿論其受命改元武王卽蒙父季不改元始則觀兵復罷歸再舉方滅紂此則自漢至唐衆口如一從無異說者也至于季數之

不同亦有可考者謂文王受命七季而崩者史記周本紀今本作十年張守節云十當作九張郎據此偽武成以為當作九耳其實史記作七傳寫誤作十也太誓疏及此武成疏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季崩可見孔穎達作疏時所見史記尚作七後來張守節所見本則已誤作十矣細玩史記本文謂武王蒙父年數其下文方述九年觀兵豈有上文先書十年者耶伏生尚書大傳見鹵伯戡黎疏及鄭康成也謂九季而崩者則此偽武成及漢書律麻志也律麻志本之劉歆歆親見古文不應有誤但七季之說證據較多鄭于金縢洛誥多方三處皆言七季則無疑矣其言武王十一季觀兵十三季滅紂則諸家並同惟史記作九季觀兵十一季滅紂此特字之誤耳今此武成乃魏晉人作言文王受命九季則與鄭不合矣竹書紀季云帝辛三十三季王錫命鹵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季春三月鹵伯昌薨此晚出武成所據然此特從專征伐數起故有九年耳又逸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九季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亦謂受專征伐之命然則謂文王膺天命有九季者非也至歐陽永叔張橫渠程伊川出謂文王無受命改元之事武王不蒙文王季數十三季者其即位之十三年耳且一舉而滅殷亦並無先觀兵後伐紂之事此則執義理懸斷盡掃却幾千季相傳實事不但非鄭學并偽孔亦失之

又辨曰襄三十一季左傳北宮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傳曰承文王本意致商之罪謂伐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大正以兵征之也

辨曰事見墨子辨詳下又周語曰布令于商底紂之多罪韋昭曰底致也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傳曰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疏曰昭七季左傳引此文

辨曰王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昭七年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傳曰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承天意以絕亂路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疏曰閻若璩曰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偽作武成者乃移為伐紂時事論語載雖有周親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類偽作泰誓者又割入泰誓中篇中更間隔以眞泰誓天視天聽二句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為文章者矣

又辨曰以遏亂略句本之左傳以討亂略罔不率俾句本之君奭篇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傳曰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辨曰孟子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郭璞注爾雅亦引逸周書曰釗我周王愚謂孟子此段乃史臣之詞作偽者欲竄入武王口中故刪去首句又改用附我大邑周云云其實大邑周不類武王自稱以散文悉作四字整句亦非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

辨曰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又公子成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予又哀二季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釋文曰逾亦作踰陳直刃反徐音塵

傳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辨曰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麻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傳曰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釋文曰既戊午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于文次當承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隨耳

辨曰牧誓云時甲子昧爽詩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又辨曰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季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盡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王師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云爾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眾自殺以為武王虐殺哉鷟說善矣而未盡也紂眾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卷四儒效篇卷十八成相篇史記卷三殷本紀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卷七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非盡出家造也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為仁人為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為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偽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尚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于建武王充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為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播蕩至此若徒黨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為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舂杵

甚之言非各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晚出武成幷孟子亦拔剟巧爲武王斡旋竟作紂衆自相殺其意亦甚正特無如不在情理之內耳

又辨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戎衣卽康誥殪戎殷也僞孔傳解作一著戎衣非是說見康誥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曰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因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旣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疏曰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然是商容之事也王命封墓軾閭又歸施鹿臺之珠玉于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辨曰釋囚等事見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逸周書卷四克殷解韓詩外傳卷三武王章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荀子卷十九大略篇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淮南子卷十二道應訓卷二十泰族訓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後漢卷三十下郎顗傳劉向新序卷三雜事篇又卷十善謀篇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疏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于此旣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北宮錡問周班爵祿孟子曰天子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儒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公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周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元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注具矣

辨曰閻若璩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辨曰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絕不云出武成其上文予小子履節今見湯誥雖有周親節今見太誓則孔注更與書傳大相乖刺已詳見本篇若使今本古文二十五篇安國果嘗親見而爲之作傳中有湯誥太誓武成豈有注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但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晚出書之僞顯然

又辨曰玉藻頤霤垂拱此是說臣侍于君俯身之狀非此垂拱之義曹參世家云陛下垂拱漢書王褒云雍容垂拱又見薛宣傳又王充論衡自然篇云垂拱無爲此垂拱二字所出但拱字見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注云斂手也則單言拱義已顯若垂字則係本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不連衣裳字而單言垂竟不知其意何指此自是語出漢人晚周先秦尙且無之況武王時史官何知夫子繫易乃取而組織成句乎後畢命篇亦有垂拱仰成句晉人于漢文心手熟習故慣用不覺也

又辨曰據漢志所引武成起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卯其一百四十四日據今本起一月壬辰訖四月庚戌其一百三十九日比漢志少五日竊謂晚出二十五篇文從字順豈宜更有殘缺而此篇旣戊午以下文無次第或係僞作者自嫌其過于完整故作此錯亂磨滅之狀以自掩抑或旣戊午至天下大定一段盡作武王口中追述前事語耶今考之他經證以史傳此篇實屬魏晉間好事者采集成文然非眞本則此等固可不論俗儒乃取此篇移易其前後而更定之紛紛曉曉皆可不必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傳曰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疏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擧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幷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

辨曰本魯語辨見下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傳曰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德之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辨曰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楛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

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一篇正旅獒之藍本但自昔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爲序事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敘議錯雜肅愼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今寘爲鹵旅獻獒又東西異辨者矣無有遠邇句本之盤庚畢獻方物句本之僖七季左傳諸侯官受方物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傳曰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辨曰左傳僖五季宮之奇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狎侮二字本之禮記表記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傳曰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疏曰僖十五季左傳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用也楚語王孫圉聘晉趙簡子問白珩爲寶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白珩何寶焉是寶賢也

辨曰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傳曰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愼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疏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與孔同鄭云七尺曰仞與孔異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

辨曰爲山取之論語九仞則又采自孟子攢簇而成平心讀之論孟本旅獒耶旅獒本論孟耶且掘井可言九仞山當言百仞若九仞安得爲山匠人廣尺深尺爲畎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澮則廣二尋深二仞如果廣深等何以變尋言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竝七尺曰仞宜以鄭爲正祭義蓋築蠶宮牆仞有三尺爲牆高丈故仞七尺也且即如僞孔傳說周尺當今六寸一仞當今四尺八寸九仞當今四丈三尺二寸何足以言山乎且孔子爲譬語如晚出書則爲正語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竝通三統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疏曰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辨曰王若曰猷句本之大誥殷王元子句本之哀公九季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句本之太誓惟稽古立功立事崇德二字本之文二季左傳謂之崇德象賢二字本之禮記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作賓于王家句本之僖二十四季皇武子曰宋于周爲客昭二十五季宋樂大心語同易利用賓于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傳曰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大天眷顧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裔末也

辨曰乃祖二字本之盤庚齊聖廣淵本之文十八季左傳季孫行父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皇天眷佑句及誕受厥命句俱本之周書撫民以寬二句本之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國語同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傳曰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敬愼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于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辨曰踐修二字本之文元季左傳踐修舊好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及下文往敷乃訓無替朕命四句俱本之僖公十二季左傳王謂管仲曰予嘉乃勳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上帝時歆句本之詩大雅生民篇上帝居歆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傳曰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愼汝禮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辨曰以蕃王室句本之襄二十九季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蔡仲之命亦用此句永綏厥位句本之文侯之命餘見上此篇通體純用四字排句商周之際文章固當如是乎恐鹵漢人亦斷斷無此格製也且詞意複疊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處處襲用舊語則作者之情態不獨此篇爲然文選張平子思元賦舊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此注李善謂非平子自注而摯虞文章流別已云是平子自注平子東漢順和二帝時人而其中有引鄭元語鄭在平子後其非平子自注甚明但摯虞晉初人而見此注者虞本皇甫謐門人此僞傳正出謐手宜其尊信之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傳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辨曰左傳定四季祝佗曰周公爲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季命冢宰周公總百官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季不齒

傳曰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蔡國名霍叔罪輕故退爲庶人三季之後乃侯

晁注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是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疏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季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武王封周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謬爾世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疏曰管蔡世家云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家云武王封叔處于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春秋閔元季晉滅霍旣子孫得爲國君知三季後復封也

辨曰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襄二十五季左傳子產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孔晁注郭陵地名左傳祝鮀曰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昭元季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周禮大司寇曰三年不齒

又辨曰閻若璩曰郭鄰傳云中國外地名此臆說也周書孔本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又辨曰閻若璩曰蔡自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蔡叔父子所封未聞別有一地傳却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閒施舊號于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見且瞽說矣闇此說是管叔始封卽在滎陽京縣東北非卤周畿內則蔡叔始封亦卽在汝南非畿內可知闞又云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世本亦非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曰言小子明當受敎訓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嘆其賢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忠孝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以埀法子孫循文武之常敎以父違命爲世戒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篇以祝佗爲藍本自篇首至此全取其語但玩其命書云四字則佗之所引經文惟王曰胡以下十二字而已其前敍如殺管叔而蔡蔡叔等句乃佗序述作書之由作僞者遂幷取之以爲書辭旁采逸周書組織成文幷將改行帥德俱竄入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又乃祖二字盤庚之誥其臣民則然今王命蔡仲而稱文王爲乃祖獨不思蔡仲之祖卽王之祖而口吻若此之輕慢可乎皆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曰天之于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辨曰僖五季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逸周書常訓篇曰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襄二十五季左傳衛太叔文子引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徐幹中論法象篇亦引書愼始而敬終二句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傳曰勉汝所立之功視汝四鄰之國以蕃屛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傳曰嘆而勑之

辨曰此等皆仿康誥無荒棄朕命句本之盤庚無荒失朕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傳曰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于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疏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卽政之季奄與淮夷又叛卽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歸在豐爲一事也季初始叛五月卽歸其閒未得巡守四方迹而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大事因卽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周禮九服惟言六者夷鎭蕃三服在九州外夷狄之地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與六服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卽豐也

辨曰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九季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閻若璩曰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僞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傳曰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辨曰老子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傳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疏曰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有五行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後世之言不與經合也

辨曰稽古字及百揆四岳州牧等語俱本之堯典百揆四岳象天五行語甚無理疏曲爲附會非也萬國咸寧句取之周易惟百惟倍本之明堂位而小異其文彼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雖與此異要見夏商之官倍于唐虞耳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傳曰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我小子敬勤于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道其所建官而則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傳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于心出行于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然釋師保故分配之

辨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追記鄭生平應答時人之語今不傳周禮地官序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何也案孔氏逸書無周官今周官乃出東晉趙商豈得見之此必周官之逸文偶見于緯書或書大傳趙商卽據以爲問而作僞者遂采取入之說詳微子及君奭序若因此遂謂今周官爲眞本卽趙商所見則大誤矣儀禮大射儀賈公彥疏云鄭不見周官周禮天官小宰之職疏亦辨鄭注尚書與孔異義處因鄭不見古文周官篇云云

文辨曰閻若璩曰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卽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之官自虞夏已有之不始于商周而商周尤班班可考如箕子父師卽太師也比干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鹵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見史記降至周太公爲太師周公畢公田太傅遷太師周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成王時官太保皆歷歷可據三公之立其來久矣此周官之異于古者三公直名師傅保不兼師氏保氏耳周禮仍復故而所以不載周禮者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宰夫司服典命巾車司常射人司士太僕弁師小司寇諸職皆及公孤之服位儀等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無三公歟蓋三公無專職六卿兼之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冢宰及宣王世二命卿士太師皇父猶仍舊也得其人可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兼則直虛其位此周禮所以不言其職掌而特旁及之耳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爲周令辟者端由于此然則此篇之文必是周官逸文偶見他書魏晉人采取而成未可輕駁亦不可竟信爲古文書也

又辨曰地官序官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外參六官之事又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則論道確是三公之職此句疑亦眞周官文至燮理陰陽語本之漢書丙吉傳恐晉人附益參一代有一代官制各不相蒙鹵誠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爲丞相遇逢牛喘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不相涉僞作者不通鹵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三公燮理陰陽失之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曰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疏曰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鄭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百官是宗伯之事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治官禮官俱得統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傳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大小皆協睦疏曰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云擾亦安也五典卽五教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偸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云虞五周十二十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謂之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辨曰閻若璩曰周禮十二教與唐虞五教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遠引上古之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必不爾俗儒竟有于大司徒之職下撰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此等俗謬皆僞書啟之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疏曰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疏曰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傳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强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疏曰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詰四方馬云詰猶窮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疏曰周禮冬官亾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亾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居民之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冬官亾魏晉閒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作與周典不類彼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出乎然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曰掌邦事彼易事為土者亦以左傳定四秊聃季為司空又曰聃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為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聖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辨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夏殷亾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然與此篇合知此篇文皆有本

六秊五服一朝又六秊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秊一朝會京師十二秊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秊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秊一朝之事昭十三秊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以為三秊一朝六秊一會十二秊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秊一會與此六秊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秊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秊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五服孔以五服惟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偪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秊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辨曰據秋官大行人則六服分秊來朝近者每秊一次或二秊一次其餘各以遠近為差據今偽周官則每六秊五服盡來朝是五服總在一秊內來不必分秊來也二說不同今偽周官說傳記無考惟叔向之說似與相合故孔疏援以為據蓋叔向說一秊一聘三秊一朝六秊一會十二秊一盟杜注謂十二秊有四朝是也孔疏因以六秊一會卽周官六秊一朝十二秊一盟卽周官十二秊一巡但叔向云明王之制又云自古以來明非周制且大行人所云見者與下十二秊一巡守之文緊相承接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伸偽周官而强指為因貢而見之褻禮大宗伯所云會同卽大行人之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之外今欲牽合偽周官而遂指為朝之常法皆非也

又辨曰閻若璩曰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然無五服字而作周官者于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却曰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為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為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盛時卽有荒服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也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乎役事而遐闊焉但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秊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鎮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也壹見矣益驗周禮眞出周公而後作者之多所牴牾也

主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傳曰有官君子大夫以上嘆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

辨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令出而反是反汗也後漢書胡廣傳曰政令猶汗往而不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傳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汝為政當以議與常故事為師法無以

利口辨佞亂其官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
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疏曰襄三十一年
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
辨曰昭六年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此襲取之牆
面二字若無論語茫然不識所謂明係從論語取來試平心
讀之論語在前僞周官在後顯然可見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傳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與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
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
辨曰閻若璩曰詩云虡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
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
禮記大功廢業玆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業
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
事亦當敬謹故借為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
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玆
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其不足
信明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
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傳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
行己所以速亡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為德直道而行
于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僞飾巧百端為心勞苦而事日拙不
可為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
刑
辨曰戰國策平原君謂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
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孟子恭儉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襄二十年左傳君子曰詩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僞又襄十一年左傳引書曰居安思危今此改安
作寵以合戒飭百官之意弗畏入畏本太元禮次七曰出禮
不畏入畏范望注云家性為理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
畏出禮入刑刑以正耶故曰入畏僞傳云若乃入畏則入可
畏之刑用范注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
傳曰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所舉能脩其官
惟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辨曰荀子仲尼篇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
民萬邦惟無斁
傳曰歎而敕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
職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辨曰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兼孤與六卿之
屬皆及故曰三事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用詩之文而改其
義也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
茲東郊敬哉
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善父母者必友于兄
弟能施有政令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辨曰令德孝恭本之周語單襄公謂晉襄公曰驪此其孫也
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也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
于有政何晏集解載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則
三句皆四字句無疑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僞作者見
鄭注禮記坊記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為周
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語實之又嫌太突不便
接上君陳先裝惟爾令德孝恭一語方接以此文而又嫌孝
字複疊遂刪去孝于二字割取惟孝屬下文作六字句以見
能孝者必能友必能施于政事其下即以本題尹茲東郊從
政字帶下湊泊彌縫痕迹宛然殊不知蔡邕石經論語本作
孝于惟孝其殘字載于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漢後書
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玆同日本山
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
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
志銘唐李善注上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
李府君墓誌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
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為句矣此則
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豈知古本論語原以孝于
唯孝為句于字必不可為句絕作乎者非是且傳記引書從
無撮取其中一字先為提唱者書云孝乎不成句法其割唯
孝下屬成句實係晉人僞書不足信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
訓惟民其乂
傳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
所主此循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辨曰襄十四年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
股肱周室師保萬民爾環茲率舅氏之典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傳曰所聞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
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
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辨曰僖五年左傳宮之奇曰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傳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
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辨曰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曰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
可不慎
辨曰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句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
謎者然豈非胸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文耶一覽牆面其割
剝痕跡正與此同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傳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
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辨曰圖厥政句本之多方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無則繹二字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傳曰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嘆而美之曰臣子人者皆順此道是爲良臣則君顯明于世

辨曰此坊記引君陳語春秋繁露竹林篇所引同而釋之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王氏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顧之二字其鮮爲諛闇慢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王氏知此語之非而不知此未必爲成王之言乃作僞者爲之也蓋此言若出于臣工自相告戒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今亦未敢定此語出何人但此語所自來則孔子引入坊記者也試取坊記讀之善則稱君則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則引太誓予克紂非予武云云取證太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維朕無罪可乎不可也僞作君陳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夏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耶是惟良顯哉鄭于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此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傳曰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依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傳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不順于汝政不變于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習于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亂風俗罪雖小三犯不赦

辨曰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傳曰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辨曰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注若猶乃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傳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人之于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于長世

辨曰成十六秊傳民生厚而德正緇衣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釋文曰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憤反釐直之反

傳曰康王即位十二秊六月三日庚午朏于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疏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厤志云康王十二秊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秊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秊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于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曰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辨曰劉歆作三統厤班氏采入律厤志中載畢命文凡十六字此疏所引則于作策下多一書字凡十七字鄭元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于舊書疏者有冏命無畢命閻氏若璩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逸篇之外復有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閻此說非是鄭明云今其逸篇有冊命云云則畢命乃逸篇非亡篇鄭固親見之矣惠氏棟謂鄭所述二十四篇之目內冏命即畢命之誤此說是也祇因永嘉之亂逸書已亡作僞者采取律厤志文冠之篇首又以汲郡古文云康王十二秊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云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詩云赫赫宗周序云分居里成周郊遂兼采之組織湊合以成此一節爲通篇之緣起至于豐刑之義及冊命霍侯之事則作僞者亦已不詳其說無從揑造故竟棄之耳孔疏反以律厤志爲妄謬矣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蓋文王居豐武王于鎬立文王廟後遷都而廟仍在故成王居鎬京則至豐以宅洛事告文王廟見召誥此襲用之

又辨曰律厤志所引六月乃周正建巳之月非夏正是月朏爲庚午則朔爲戊辰至其秊之甲子則未可知唐書厤志載僧一行大衍厤日度議則以康王十二秊爲乙酉歲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此乙酉出竹書紀秊紀秊乃僞書一行據之恐非或又言紀秊用夏正若果然則尤當與律厤志所引不合何以三日庚午適合亦未詳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傳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疏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

辨曰父師二字本微子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傳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已經三紀世代改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秊曰紀父子曰世疏曰周公以攝政七秊營成周成王元秊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秊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秊是殷民遷

周已歷三紀

辨曰既歷三紀者意蓋以成王即政三十年康王十二年是已得四十二年歷過也既歷者又過六年也史記紀年起共和庚申其前皆不可攷劉歆三統麻載律麻志者雖有可取其所推年月日則與鄭康成皆不合當以鄭爲主召誥營洛事在居攝五年至七年之十二月晦方致政復辟而歆以爲一年事據其年月以推自然鄭是歆非觀金縢康誥召誥洛誥等篇經注自明歆又以望爲哉生魄哉者始也自是三日何得爲望與鄉飲酒義顯背既已誤解生魄則所推月日皆誤可知歆言成王即政三十年崩鄭言二十八年崩差二年說已詳顧命歆又言文王受命九年崩鄭則以爲受命七年崩是以所推益不合王肅金縢注背鄭从歆又言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作洛誥成王年二十僞孔注洛誥俱从肅注然則肅與僞孔雖不明言成王即政年數必以爲三十年矣竹書紀年正王肅皇甫謐一輩人所爲言成王三十七年陟益連居攝七年數之也則其意亦與王肅僞孔合要之鄭孔所差只二年若此節所云既歷三紀則从鄭从孔二者皆得通从鄭爲四十年从孔爲四十二年故云既歷此其立文之巧模棱持兩端者也閻若璩謂作僞者誤認三統曆之攝政七年即在成王三十年數內遂誤認作召誥洛誥在成王即政之七年則此後在位只有二十四年遂以康王十二年爲三十六年耳說非也

又辨曰此特因多士多方洛誥等篇有觀殷遷洛之云而君陳畢公雖理其事故操造其說以命畢公亦爲約束殷頑而設其實當日情事恐未必然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傳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疏曰晉語說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爲大臣

辨曰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漢書薛宣傳曰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垂拱受成淮南子道應訓高誘注曰武王之佐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武王垂拱而受成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傳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循教道之常則當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辨曰此節數術序中分居里成周郊之意旌別二句本之太公六韜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彰善句本之緇衣云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此本僞書襲緇衣而改義作善且不必論即使僞書果可信而緇衣本非引書何妨各成其是乃唐石經尚作章義癉惡未改爲章善癉惡陸德明云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然則此字作義甚明宋刻禮記據僞書妄改樹之二句本之文六年左傳云君子以建聖哲之風聲告之訓典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傳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約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疏曰韓非子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曰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于其民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

辨曰襄二十七年左傳叔孫曰服美于人必以惡終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傳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宏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于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無曰人少不足治惟在慎其政事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

辨曰不剛不柔句見詩商頌三后二字見呂刑澤潤生民本之荀子君道篇云澤被生民左衽二字見論語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辨曰唐石經及宋本皆云亦惟先王之臣今本作先正乃近代所改傳云亦惟父祖之臣則作先王無疑

傳曰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己無所能祖業大己才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疏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辨曰惟乃祖乃父句本之盤庚忠貞二字本之左傳荀息對

晉獻公語紀于太常本之逸周書常麥解云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太常（壽祺曰今譌作大常梅賾所據乃晉本）亦惟先正二句本之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漢書谷永傳永上書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訓君牙出東晉永安得見況本作先王之耶師古非是永所引乃文侯之命文也）亂四方句本之顧命其能而亂四方若蹈虎尾本之易履卦彖辭涉于春冰本之詩如履薄冰予翼二字本之皋陶謨股肱心膂本之周語太子晉語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傳曰繼汝先祖故所服忠服一圖先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嘆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之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

辨曰君身是司徒故云敷五典但仍是虞制非周制矣說見周官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彼注云資當爲至齊人語聲之誤也然則此字下屬爲句僞孔以咨音同資義可與怨連遂于下句怨下添咨而此資改爲咨以見其當上屬怨字于是冬祁寒成三字句與夏日暑雨不齊乃刪去日使亦爲三字句若緇衣引書失其本文而鄭讓讀誤解者非也思艱句本之老子圖難于其易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傳曰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于先王之道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令名之人

辨曰丕顯六句見孟子對揚句本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追配句本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傳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傳曰我不能于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疏曰祭義必有怵惕之心易夕惕若厲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傳曰聰明視聽遠齊聖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辨曰詩人之齊聖禮記經解發號出令洛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傳曰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継先王之功業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汝無親近于憸利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疏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慎簡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

辨曰坊記引太誓云惟予小子無良孟子云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云必交修予無予棄賈子新書云選端士術翼前後左右皆正人又云太傅匡其不及皐陶謨云巧言令色論語云友便辟立政云其惟吉士勿以憸人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如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馭車之事太僕雖有互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太馭初不相涉也晚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太馭非太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傳于書序直曰太僕長太馭中大夫是竟誤以太馭爲太僕之長矣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師古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尚書令是有古貴而今賤者漢之校尉是有各內而外侍中給事中之官是有各武而文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遞流之端無足異獨異其以穆王朝作書命其臣爲太僕不本周官旁侵太馭職掌如寮制殊矣却本色耳）

又辨曰府史以下官長自辟僚屬則皆王之命士此非周禮本文義出鄭注僞孔專與鄭爲難故作此以牴牾之疏特爲宛轉解脫非也（唐永淳元年魏元同上言選舉法弊曰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曰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竟以僞古文爲周官制不知爵禄予奪生殺廢置八者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專告王以詔之而已至道內史第掌其副貳爲考其當否以時顯匡救之于施之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以其能者無關辟舉不知元同所讀是何周禮也得毋以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辟掾史從事悉任之牧守遂上意成周亦當然乎誤矣）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傳曰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于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

辨曰瘝厥官本康誥瘝厥君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傳曰嘆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于常法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臨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之百五十四下終

皇清經解書經目錄

古文尚書撰異 有序

卷二之一 堯典今讀本舜典在內 五 二 堯典今讀本舜典在增 五帝紀帝堯者至不敢也 三 皋陶謨今讀本益稷文在內 四 禹貢後附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載禹貢水文與高貢相同者並詳漢代各郡及水所在處 五 甘誓 六 湯誓 七 盤庚上篇 八 盤庚中篇 九 盤庚下篇 十 高宗肜日 十一 西伯戡黎 十二 微子 十三 牧誓 十四 洪範後附史記宋微子世家 武王既克 十五 金縢 十六 大誥 十七 康誥 十八 酒誥 十九 梓材 二十 召誥 二十一 洛誥 二十二 多士 二十三 無逸 二十四 君奭 二十五 多方 二十六 立政 二十七 顧命今讀本康王之誥在內 二十八 費誓 二十九 秦誓 三十 呂刑 三十一 文侯之命 三十二 秦誓 三十三 書序 以上在內

尚書集注音疏

卷二之三四 唐書一篇 堯典今讀本舜典起 三五 虞書十五篇有逸文者一篇有目無文者十三 咎繇謨今讀本益稷文在內 三六 夏書四篇有目無文者一篇有逸文者一篇存二篇 禹貢 甘誓 三七 商書四十篇有目無文者二十九篇存十篇 湯誓 附逸湯誥 盤庚上中下三篇 高宗融日 西伯戡黎 微子 三八 周書九篇有逸文者三篇存二篇 有目無文者一篇 牧誓 鴻範 三九 周書八篇有逸文者一篇有目無文者二篇存五篇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四十 周書召誥 洛誥 多士 四一 周書十二篇有逸文者二篇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四二 周書六篇有逸文者 顧命 康王之誥 後有明堂各圖並說並有路寢陳兵衛受顧命圖 四三 周書四篇 柴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四四 書敘十六 條七

尚書今古文注疏 有序並例

卷二之四八 堯典 帝曰欽哉起今 四九 堯典今讀本舜典在內 五十 皋陶謨今讀本益稷文在內止 五一 皋陶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起 五二 禹貢 五三 禹貢 禹敷土至徐州 五四 禹貢 揚州 五五 禹貢及導山至末 五六 甘誓 五七 湯誓 五八 盤庚 五九 高宗肜日 六十 西伯戡黎 六一 微子 六二 泰誓 泰誓與今讀本不同 六三 牧誓 六四 洪範 五 六五 洪範 皇極起 六六 金縢 六七 大誥 六八 康誥 六九 酒誥 七十 梓材 七一 召誥 七二 洛誥 七三 多士 七四 無逸 七五 君奭 七六 多方 七七 立政 七八 顧命 作冊度止 七九 康王之誥 八十 費誓 八一 呂刑 八二 呂刑 王曰嗟四方司 八三 文侯之命 八四 秦誓 八五 書序 虞夏商 八六 周書 序

尚書後案 有序

卷二之百二四 堯典今讀本舜典 慎徽五典起在內 百二五 皋陶謨今讀本益稷文在內 百二六 禹貢 禹敷土至徐州 百二七 中 揚州至末 百二八 湯誓 盤庚上中 百二九 下三篇 百三十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百三一 微子 百三二 泰誓今讀本不錄 百三三 牧誓 百三四 洪範 百三五 洪範 百三六 金縢 百三七 大誥 百三八 康誥 百三九 酒誥 梓材 百四十 召誥 百四一 洛誥 百四二 多士 百四三 無逸 百四四 君奭 百四五 多方 百四六 立政 百四七 顧命 百四八 康王之誥 百四九 呂刑 百五十 文侯之命 百五一 費誓 百五二 秦誓 百五三 書序 百五四 上 舜典今讀本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今讀本上中下三篇 百五四中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百五四下

以上所載均未列入彙解彙編茲特錄出以備逐句查閱

附錄尚書後案內雜錄

鄭康成書贊 玖

馬融書傳序 拾

王肅書注序 拾 以上二之百五十三卷

辨孔安國序 拾

辨孔穎達序 拾壹

辨卷首疏 拾壹

辨陸德明釋文 拾貳

史記儒林傳 拾叁 許治尚書諸儒下同

漢書藝文志 拾叁 許有書篇數下同

劉歆傳 儒林傳 後漢杜林傳 賈逵傳 鄭元傳

馬融傳 儒林傳 拾叁至拾肆

許氏說文自序 拾肆

愼子沖上書 拾肆

三國志王朗傳 拾肆

隋書經籍志 拾肆

舊唐書經籍志 拾肆

新唐書藝文志 拾肆 以上二之百五十四卷

虞書

尚書 本卷二

帝王名號 本卷一

堯典

虞書 本卷一

王仲任說堯典 本卷一

帝堯皋陶古論 本卷一 玖捌補疏肆柒

曰若稽古帝堯 本卷三

曰若稽古 本卷三

曰放勳 捌捌小疏肆伍

曰放勳欽明 本卷一

欽明文思安安 本卷一

光被四表 本卷四一見詩羣解彙編周頌噫嘻

克明俊德 捌捌小疏伍肆 本卷二一補遺

九族 捌捌小疏伍肆 又見十六之五十卷喪服禮說捌貳頁 本卷一

平章百姓 捌捌小疏伍肆 本卷三

黎民於變時雍 玖捌補疏肆柒

乃命羲和 一節 玖捌釋天陸拾 又見十六之三卷天文觀象授時拾頁

乃命羲和 捌捌小疏伍肆

歷象日月 二句 捌捌小疏伍肆 又見十六之二十四卷天文考陸捌頁

唐虞不步五星說 本卷一

羲仲和仲 本卷一補遺

分命羲仲至孳尾 玖釋天陸貳伍

分命羲仲至東作 見十六之四卷天文觀象授時拾貳頁

宅嵎夷至出日 本卷一

嵎夷 玖叄地理陸伍 本卷一

暘谷 本卷一

寅賓出日 捌捌小疏肆陸

平秩東作 同上 本卷三一歸平章百姓總

中星漏刻 本卷一

中星攷 見十六之二十四卷天文考三頁

以殷仲春 捌柒考證肆肆 捌捌小疏肆陸

鳥獸孳尾 本卷一

申命羲叔至希革 玖釋天陸叁伍 見十六之四卷天文觀象授時拾貳頁

申命羲叔至敬致 本卷三

南交 玖叄地理陸伍 本卷三

明都 本卷一見周禮羣解彙編夏官望諸条

平秩南訛 捌捌小疏陸肆 本卷四一歸平秩東作總

敬致 捌捌小疏肆陸

以正仲夏 同上

分命和仲 一節 玖釋天柒肆伍 見十六之四卷天文觀象授時拾叁頁

分命和仲至西成

宅西至納日 本卷一一歸宅嵎夷總

西 玖叄地理伍陸

味谷 本卷五

寅餞納日 捌捌小疏肆陸

西成 本卷二一歸平秩東作總

日中 宵中 日永 日短 見十六之五卷天文觀象授時拾伍頁

鳥獸毛毨 本卷一

申命和叔 一節 玖釋天陸肆伍 見十六之四卷天文觀象授時拾叁頁

申命至朔易

朔方 玖叄地理伍陸

平在朔易 捌捌小疏肆陸

朔易 本卷二一歸東作總

鳥獸氄毛 本卷一

帝曰咨汝羲 一節 玖釋天陸陸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捌柒考證肆肆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捌捌小疏陸肆 又見十六之二十四卷天文考柒拾頁

允釐百工 二句 同上

附日月左右旋辨 玖釋天陸捌

共工方鳩僝功 玖捌補疏柒肆 本卷二一補遺

靜言庸違 二句 玖捌補疏柒肆

靜言庸違 本卷三

象恭滔天 本卷二

四岳 本卷二一補遺一歸舜典二十二人總

湯湯洪水方割 本卷一

蕩蕩懷山襄陵 玖捌補疏肆柒

懷山襄陵 本卷一見詩羣解彙編蘀兮不可襄也

方命圮族 玖捌補疏肆柒

試可乃已 本卷一

否德忝帝位 本卷一

明明揚側陋 本卷二

克諧以孝至格姦 玖捌補疏柒肆 本卷一

釐降二女于嬀汭 玖捌補疏柒肆

嬀汭 玖叄地理伍陸

嬪于虞 本卷一

舜典

舜典序 玖捌補疏肆柒

虞舜側微 本卷一

舜典二十八字 本卷二

舜典音義考 本卷見音韻雜錄

舜典 玖貳古文伍叁 本卷三

曰若稽古帝舜至以位 玖貳古文伍叁

重華協于帝 本卷一

百揆時敘 本卷一

賓于四門 本卷二

納于大麓 玖捌補疏肆肆 本卷二一補遺

舜讓于德弗嗣 本卷三

正月上日 本卷一

在璿璣玉衡 二句 捌捌小疏陸肆 玖釋天陸柒 本卷五一見天文雜錄

七政 本卷一補遺

肆類于上帝 本卷二 又見十六之六十七卷經典異義疏證肆叁頁

禋于六宗 本卷二一補遺 又見十六之六十七卷經典異義疏證肆肆頁

徧于羣神 本卷一

輯五瑞 本卷二

歲二月至用特 本卷一

至于岱宗至山川 本卷一

岱宗 玖叄地理伍陸

肆覲東后 本卷一

協時月 本卷一
正日同律度量衡 本卷二
如五器 本卷二
卒乃服 本卷一
南嶽 玖叄地理伍陸
西嶽 同上
北嶽 同上 本卷一
藝祖 本卷一
羣后四朝 捌柒考證肆肆
象以典刑至贖刑 玖捌補疏肆捌
象以典刑 捌捌小疏肆陸
流宥五刑 本卷一
鞭作官刑 本卷見經典雜錄
金作贖刑 本卷一
惟刑之恤哉 本卷一
幽州 玖叄地理伍陸 本卷一
崇山 玖叄地理陸伍
竄三苗于三危 本卷二一見禮記檀弓舜葬于蒼梧句
三苗 三危 羽山 玖叄地理伍陸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玖貳古文伍叄
百姓如喪至八音 本卷一
百姓如喪至三載 本卷一
月正元日 本卷一 歸上正月上日總
食哉惟時 本卷一
柔遠能邇 本卷一
而難任人 本卷一
汝平水土 捌捌小疏陸肆 本卷一
汝宅百揆 本卷一
黎民阻飢 本卷一
汝后稷 肆陸音疏壹百貳壹
播時百穀 本卷一見詩臺將集綿思文篇
五品不遜 本卷二
蠻夷猾夏 本卷一
五流有宅 二句 本卷一
讓于殳斨暨伯與 本卷一
僉曰益哉 本卷一 歸後二十二人總
汝作朕虞 本卷一
益拜稽首 柒捌考證肆肆
讓于朱虎熊羆 本卷一
教胄子 本卷三
咨汝二十有二人 柒捌考證肆肆 本卷二一
三考黜陟幽明 本卷一
分北三苗 玖捌補疏肆捌 本卷二一 歸上竄三苗總
舜生三十至乃死 本卷二一 見雜錄王充論衡有古解
五十載陟方乃死 本卷一
大禹謨
大禹 皋陶 益稷序 玖捌補疏肆捌
曰若稽至于帝 玖貳古文壹
文命敷于四海 二句 捌捌小疏肆陸
文命敷于四海 本卷一
曰后克艱厥后 二句 玖貳古文伍叄
黎民敏德 同上
帝曰俞允若茲至時克 同上
益曰都至四海 玖貳古文伍叄
皇天眷命 二句 同上
禹曰惠迪至影響 同上
惟影響 本卷一
益曰吁至無虞 玖貳古文伍叄
任賢勿貳 二句 同上 肆伍音疏壹百貳壹
罔咈百姓至無荒 玖貳古文伍叄
禹曰於至勿壞 同上
戒之用休至勿壞 肆伍音疏壹百貳拾
勸之以九歌 捌柒考證貳 本卷一
帝曰俞至乃功 玖貳古文伍叄
地平天成 肆伍音疏壹百貳拾
帝曰格汝禹至朕師 玖貳古文伍叄
皋陶邁種德 二句 同上
皋陶邁種德 肆伍音疏壹
念茲在茲至念功 同上 伍玖古文伍叄
汝作士 同上
刑期于無刑至乃功 同上
臨下以簡至無小 同上
與其殺不辜至民心 同上
與其殺不辜 二句 肆伍音疏壹百貳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玖貳古文伍叄
帝曰來禹至成功 同上
洚水儆予 肆伍音疏壹百拾玖
成允成功 同上 壹百貳拾
克勤于邦 三句 玖貳古文伍叄
汝惟不矜至元后 同上
人心惟危至厥中 同上 又見卷一之六十周易述玖拾捌頁
無稽之言 二句 玖貳古文伍叄
可愛非君至守邦 同上
眾非元后至守邦 肆伍音疏壹百貳拾
四海困窮至興戎 玖貳古文伍叄
禹曰枚卜功臣 同上
官占至惟汝諧 同上
官占至元龜 肆伍音疏壹百貳拾
正月朔旦 二句 玖貳古文伍叄
帝曰咨禹至不恭 同上
君子在野 二句 同上
肆予以爾 二句 同上
三旬苗民逆命 同上
惟德動天至感神 同上
歷山 玖叄地理叄
祗載見瞽瞍至允若 肆伍音疏壹百拾玖
禹拜昌言至苗格 玖貳古文伍叄
皋陶謨
若稽古皋陶 本卷一
何遷乎有苗 本卷二 歸舜典竄三苗總
巧言令色孔壬 本卷一 歸舜典而難任人總

亦行有九德 本卷一 捌玖補疏肆捌
載采采 本卷一
擾而毅 本卷一
彊而義 本卷一
三德六德 本卷一
夙夜浚明有家 捌玖補疏肆捌
俊乂在官 本卷一
撫于五辰 二句 見卷十六之三天文觀象授時拾壹頁
撫于五辰 捌捌小疏肆陸 本卷一
無教逸欲有邦 本卷一
天討有罪 本卷一
達于上下 二句 本卷一
予未有知 二句 本卷一

益稷

濬畎澮距川 捌柒考證肆肆
暨稷播奏庶艱食 本卷一
鮮食 本卷一
懋遷有無至作乂 本卷一
烝民乃粒 本卷一
萬邦作乂 本卷一
汝爲 本卷二 一節復汝明總
古人之象 本卷一
宗彝 捌柒考證叁 本卷一
粉米黼黻絺繡 捌玖補疏肆捌
黼黻 本卷二
汝明 本卷一
予欲聞六律至汝聽 捌捌小疏肆陸
在治忽 本卷一
庶頑讒說 二句 本卷一
工以納言 本卷一
帝光天之下 本卷一
萬邦黎獻 本卷二
無若丹朱 二句 本卷一 語雜錄王充論衡有古解
無若丹朱傲 本卷三
傲虐是作 二句 捌玖補疏肆捌
罔晝夜頟頟 本卷一
朋淫于家 本卷一
娶于塗山 二句 捌柒考證肆肆
塗山 玖叁地理叁
予弗子 本卷一
弼成五服 本卷一 語雜錄王充論衡尚書有古解
州十有二師 本卷一
外薄四海 二句 捌捌小疏肆陸
戛擊鳴球至以詠 本卷一
戛擊搏拊 本卷二
下管鼗鼓至以間 本卷一
合止柷敔 本卷一
笙鏞 本卷一
股肱喜哉至熙哉 本卷一
股肱叢脞 即變聲之權輿 本卷一

羣解彙編卷二之百五十六

夏書

禹貢

禹貢 本卷二
冀州既載壺口 本卷一
冀州 玖叁地理叁
既載壺口至及岐 捌柒考證肆肆
壺口 玖叁地理陸 捌捌小疏肆陸
治梁及岐 同上 玖叁地理陸伍 本卷一
太原 玖叁地理伍柒
岳陽 同上伍陸
覃懷 同上伍柒
衡漳 同上 本卷一
恆衞既從 二句 捌柒考證肆肆
恆衞 玖叁地理伍柒 本卷一
大陸 玖叁地理伍捌
島夷皮服 本卷一
夾右碣石 玖叁地理陸伍 本卷五
兗州 玖叁地理伍陸
九河內爲津 本卷一
九河既道 本卷一
九河 玖叁地理伍柒 本卷一 錄上碣石總
雷夏 玖叁地理伍捌
灉沮 同上伍柒 本卷一
桑土既蠶 本卷一
厥田惟中下至乃同 捌捌小疏肆柒
厥賦貞至乃同 本卷一
浮于濟漯 二句 捌柒考證肆肆 本卷一
漯 玖叁地理伍柒 本卷一
青州 玖叁地理陸伍
嵎夷既略 本卷一
濰淄其道 捌柒考證肆肆 玖叁地理拾肆 本卷 錄上九河既道總
海濱廣斥 本卷一
厥貢鹽絺 本卷一
海物惟錯 捌捌小疏肆柒
萊夷作牧 玖叁地理伍玖 本卷一 厥貢從萬邦作乂總
厥篚檿絲 本卷一
浮于汶 玖叁地理伍柒
達于泲 本卷一
徐州 玖叁地理伍陸
沂 同上伍柒
蒙 同上伍陸
大野 同上伍捌
東原 同上伍柒
赤埴墳 本卷一

嶧陽 叄玖地理伍陸
淮夷 同上伍玖
泗 同上伍柒
達于河 本卷一
揚州 叄玖地理伍陸
彭蠡 同上伍柒
三江 同上 本卷七 一補遺
震澤 叄玖地理伍柒
厥貢惟金三品 本卷一
瑤琨篠簜 本卷一
沿于江海 二句 本卷一
荊州 叄玖地理伍陸
江漢朝宗于海 本卷一
九江孔殷 叄玖地理伍柒 本卷一 一歸上九河總
沱潛既道 叄玖地理伍柒 本卷一 一歸益稷萬邦作乂總
雲土夢作乂 肆陸音疏壹百貳貳 本卷二 一總
雲土夢 叄玖地理伍捌 本卷一
厥土惟塗泥 本卷一
三品 本卷二 一歸厥貢惟金總
砮 本卷一
三邦底貢 二句 本卷一
包匭菁茅 本卷一
厥篚玄纁璣組 本卷一
浮于江沱潛漢 本卷一
逾于洛 本卷一
豫州 叄玖地理伍陸
伊洛瀍澗 同上伍捌 本卷一
滎波既豬 叄玖地理伍捌 本卷二 一補遺
導菏澤 二句 柒捌考證肆 玖貳補疏肆捌
菏澤 叄玖地理伍玖
孟豬 叄玖地理伍玖
黑水 同上伍捌 又
梁州 同上伍陸

梁州貢道 本卷一
岷嶓 叄玖地理伍陸
蔡蒙旅平 同上 本卷一
和夷底績 叄玖地理伍玖 本卷一
西傾因桓至于潛 本卷一
西傾因桓是來 叄玖地理伍陸又伍捌 本卷一
沔 叄玖地理伍捌
黑水西河惟雍州 本卷一
雍州之洛 本卷一 一補遺
黑水 叄玖地理伍捌
雍州 同上伍陸 本卷一
弱水 叄玖地理伍捌
涇屬渭汭 同上 本卷一
漆沮灃水 叄玖地理伍捌
荊岐既旅 本卷一 一歸蔡蒙旅平總
荊 終南 惇物 鳥鼠 叄玖地理伍陸
豬野 同上伍玖
三苗丕敘 本卷一 一歸三危既宅三苗總
三危 積石 龍門 崐崙 叄玖地理伍陸 又
析支 同上貳玖 本卷一
渠搜 叄玖地理伍玖
禹貢記導山止以記導水 本卷一
岍 雷首 底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朱圉 叄玖地理伍陸 又伍柒
熊耳外方 二句 同上拾 柒捌考證肆肆
荊山 內方 大別 敷淺原 合黎 叄玖地理伍柒
流沙 同上伍玖
導黑水 同上伍捌
三危 本卷一 一歸黑水西河總
導河 叄玖地理伍捌
至于龍門 本卷一
孟津 叄玖地理伍捌
大伾 同上伍柒 本卷一

北過洚水 二句 本卷七
北過洚水 柒捌考證肆 叄玖地理伍捌
同爲逆河 本卷一
嶓冢導漾 叄玖地理伍捌 本卷一
東流爲漢 叄玖地理伍捌 本卷一 一補遺
滄浪之水 叄玖地理伍捌
三澨 同上伍玖
江 澧 同上伍捌 又
東陵 同上伍柒 本卷一
東迆北會于匯 本卷一
沇水 叄玖地理伍捌
東流爲濟 同上 本卷一
東出于陶丘北 叄玖地理伍柒 本卷一
淮 叄玖地理伍捌
鳥鼠同穴 本卷一
漆沮 本卷一
九山刊旅 本卷一 一歸蔡蒙總
成賦中邦 柒捌小疏肆柒
二百里男邦 本卷一
二百里蔡 本卷二
三百里蠻 玖捌補疏肆捌
湖南暨 二句 本卷一
湖南暨 柒捌小疏肆柒 本卷三 一歸堯典宅南交總
四海 本卷一

甘誓

甘誓 本卷一
甘 叄玖地理伍玖
六卿 本卷一
嗟爾六事之人 本卷一 一歸湯誥凡厥正人總
有扈氏 三句 本卷一
威侮五行 本卷一
有扈氏 本卷一
左不攻于左 二句 肆陸音疏壹百貳壹
孥戮 本卷一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 二句 本卷一
乃盤遊 二句 玖貳古文 伍叁
有窮后羿 同上 玖叁地理 伍玖
因民弗忍 二句 刪朱考證 肆肆
厥弟五人至洛之汭 玖貳古文 伍叁
徯于洛之汭 本卷一
民可近至邦寧 玖貳古文 伍叁
愚夫愚婦 同上
一人三失至六馬 同上
一人三失至是圖 肆伍音疏 壹百貳拾
六馬 本卷二
奈何不敬 玖貳古文 伍叁
內作色荒至不亡 同上
其三日至滅亡 同上
陶唐 玖叁地理 叁拾
明明我祖至絕祀 玖貳古文 伍叁
關石和鈞 二句 肆伍音疏 壹百貳拾
鬱陶乎至可追 玖貳古文 伍叁
胤征 胤征 本卷一 補遺
仲康僞國河南 本卷一
惟仲康 二句 刪朱考證 肆肆
允侯命掌 三句 玖貳古文 伍叁
嗟予有衆至定保 同上
聖有謨訓 二句 肆伍音疏 壹百貳拾
每歲孟春至常刑 玖貳古文 伍叁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肆伍音疏 壹百貳拾
官師相規 同上
惟時羲和 二節 玖刪釋天 柒伍
顛覆厥德 玖貳古文 伍叁
季秋月朔至庶人走 同上
季秋月朔 二句 見十六之二十四卷天文考 柒拾貳頁
辰弗集于房 肆伍音疏 壹百貳拾
瞽奏鼓 三句 同上
政典曰至不及時者殺無赦 玖貳古文 伍叁
先時者殺無赦 二句 肆伍音疏 壹百貳拾
奉將天罰 玖貳古文 伍叁
玉石俱焚 同上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同上

彙解彙編卷二之百五十七

商書

湯誓 誓字古文 本卷一 補遺
商 玖叁地理 伍玖
舍我穡事 二句 本卷三
仲虺之誥 至于大垧仲虺作誥 刪朱考證 肆肆
成湯放桀至口實 玖貳古文 伍叁
南巢 玖叁地理 伍玖
惟天生民有欲 玖貳古文 伍叁
民墜塗炭 同上
夏王有罪至厥師 同上
簡賢附勢 二句 同上
若苗之有莠至戰戰 同上
惟王不邇聲色 同上
克寬克仁 同上
乃葛伯仇餉至後予 同上
葛 玖叁地理 伍玖
曰徯予后 二句 玖貳古文 伍叁
兼弱攻昧至其昌 同上
德日新 二句 同上
建中于民 同上
予聞曰至則裕 同上
慎厥終至覆昏暴 同上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萬方 玖貳古文 伍叁
亳 玖叁地理 伍玖
惟皇上帝至恆性 玖貳古文 伍叁
夏王滅德作威 同上
並告無辜至于夏 同上
肆台小子 同上
敢用玄牡 二句 同上
聿求元聖至請命 同上
若將隕于深淵 同上
凡我造邦至天休 同上
爾有善至萬方 同上
伊訓 太甲元祀十二月乙丑距三祀十有二月朔日攷 見十六之二十四卷天文考 柒拾貳頁
惟元祀至成德 玖貳古文 伍肆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見十六之二十 文觀象授時 伍
百官總己 二句 本卷一
古有夏先王至自亳 玖貳古文 伍肆
鳴條 玖叁地理 伍玖
代虐以寬 玖貳古文 伍肆
今王嗣厥至四海 同上
先王肇修至求備 同上
敷求哲人 二句 同上
制官刑至刑墨 同上
聖謨洋洋至厥宗 同上
太甲 三年復歸于亳 玖拾補疏 肆玖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玖貳古文 伍肆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二句 同上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 同上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至惟終 同上
祗爾厥辟至厥祖 同上
辟不辟 二句 肆伍音疏 壹百貳拾
先王昧爽丕顯 二句 玖貳古文 伍肆

無越厥命以自覆 同上
慎乃儉德 同上
若虞機張 二句 同上
伊尹曰至世迷 同上
桐宮 叁玖地理叁壹
王徂桐宮居憂 二句 貳玖古文伍肆
惟三祀至于亳 同上
惟三祀 二句 見十六之十四卷又支觀象授時伍拾頁
作書曰至四方 貳玖古文伍肆
欲敗度 二句 同上 伍肆音疏壹百拾
天作孽至師保之訓 貳玖古文伍肆
尙賴匡救之德 同上
先王子惠困窮 同上
徯我后 二句 同上
視遠惟明 二句 同上
惟天無親 同上
享于克誠 同上
與亂同事罔不亡 同上
克配上帝 同上
若升高至自邇 同上
嗚呼弗慮至以貞 同上
伊尹既復 二句 同上
咸有一德
天難諶 二句 同上
厥德匪常 二句 同上
夏王弗克庸德 同上
皇天弗保 二句 同上
俾作神主至一德 同上
以有九有 二句 同上
今嗣王新至日新 同上
德無常師 同上
嗚呼七世至觀政 同上 本卷一
七世之廟 二句 本卷二
后非民罔使 二句 貳玖古文伍肆

盤庚

盤庚以前無稱殷 本卷一
盤庚序 本卷一
盤庚五遷 本卷一
湯遷亳說 本卷一
三亳 本卷一
將治亳殷 捌柒考證肆 本卷一
商殷先後遷都說 本卷一
盤庚三篇或謂作于小辛時 本卷一
率籲眾慼 二句 本卷一
率籲眾慼 拾玖補疏肆玖
卜稽曰 二句 本卷一
其如台 本卷一
茲猶不常寧 本卷一
于今五邦 叁玖地理伍玖 本卷二
若顛木之有由蘖 本卷一
由乃在位 本卷一
法度 本卷一
罔有逸言 本卷一
不昏作勞 拾玖補疏肆玖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同上
相時憸民 本卷一
自作弗靖 本卷一
若射之有志 本卷一
汝無侮老成人 拾玖補疏肆玖
無弱孤有幼 同上 本卷一
度乃口 本卷一
咸造勿褻在王庭 拾玖補疏肆玖
明聽朕言 本卷一
鮮以不浮于天時 拾玖補疏肆玖 本卷二
先王不懷厥攸作 本卷一
今予命汝一 二句 本卷一
今予命汝一 本卷一
予迓續乃命于天 本卷二 一補遺
汝萬民乃不生生 本卷一
各設中于乃心 本卷一
暫遇姦宄 本卷一
無遺育 本卷一
往哉生生 本卷一 歸上汝萬民總
心腹腎腸 本卷三 一補遺
罔無共怒 二句 本卷一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二句 本卷一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本卷一
恭承民命 本卷一
用宏茲賁 本卷一
敢恭生生 拾玖補疏肆玖 本卷一 歸上汝萬民總
鞠人謀人之保居 本卷一
生生自庸 本卷一 歸上汝萬民總

說命

說命之說 本卷一
王宅憂至弗言 貳玖古文伍肆
明哲實作則 同上
王言惟作命 三句 同上
王庸作書至良弼 同上
乃審厥象至傅巖之野 同上
說築傅巖之野 本卷一
傅巖 叁玖地理伍玖
爰立作相 貳玖古文伍肆
命之曰 三句 同上
若金至霖雨 同上
啓乃心 二句 同上
若藥弗瞑眩至用傷 同上
惟木從繩 二句 同上
惟說命 二句 同上
明王奉若天道至亂民 同上
惟天聰明 同上
惟臣欽若 同上
惟口起羞至厥躬 同上 本卷一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玖貳古文伍肆
有備無患 同上
無啓寵納侮 同上
黷于祭祀至則難 同上
說乃言惟服 同上
非知之艱 二句 同上
台小子至罔顯 同上
若作和羹至予棄 同上
人求多聞 同上
事不師古至攸聞 同上
惟學遜志 三句 同上
惟學遜志 二句 捌柒考證肆伍
惟斅學半 二句 玖貳古文伍肆
監于先王 二句 同上
昔先正保衡 予弗克俾至有闢 同上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同上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或謂作于祖庚時 本卷一 歸盤庚三篇總
肜 本卷一
非天夭民 二句 本卷一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本卷一
西伯既戡黎 捌柒考證肆伍
黎 玖叁地理伍玖
今我民罔弗欲喪 本卷一 歸錢王充論衡尚書有古解
天曷不降威 二句 玖拾補疏肆玖
乃罪多參在上 本卷一
微子 微子受國不受爵 本卷一
微 玖叁地理玖伍
少師 本卷一
我祖底遂至于下 本卷一
沈酗于酒 本卷一
卿士師師非度 本卷一
小民方興 本卷二 一歸堯典湯湯洪水總
今爾無指至何其 本卷三
天壽降災 二句 本卷一
方興沈酗于酒 本卷一 歸堯典湯湯洪水總
我舊云刻子 三句 玖拾補疏肆玖
我舊云刻子 二句 本卷一
我不顧行遯 本卷一

羣解彙編目錄卷二之百五十八

周書

泰誓 周 玖叁地理伍玖
泰誓有三 本卷二
泰誓 本卷二
惟十有三年春 二句 玖貳古文伍肆
惟十有三年春 本卷一 又見十六之十四泰誓天文觀象授時伍佰貳頁
王曰嗟我 二句 玖貳古文伍肆
惟天地萬物父母 五句 同上
罪人以族至侈服 同上
焚炙忠良 二句 同上
觀政于商至弗嗣 同上
犧牲粢盛至其侮 同上
天佑下民至厥志 同上 肆伍音疏拾百貳
惟其克相至厥志 本卷一
其助上帝寵之 本卷一
同力度德至一心 玖貳古文伍肆
商罪貫盈 同上
厥罪惟鈞 同上
受命文考至冢土 同上
民之所欲 二句 同上
爾尚弼予一人 同上
惟戊午 同上
西土有眾 二句 同上
古人有言 四句 同上
播棄犂老 二句 同上
朋家作讎 同上
降黜夏命 同上
謂己有天命至夏王 同上
朕夢協朕卜至必克 同上 本卷一 適
受有億兆至仁人 同上
予有亂臣十人 本卷二
雖有周親 二句 肆伍音疏拾百貳 本卷一
天視自我至必往 玖貳古文伍肆
我武惟揚至有光 同上
勖哉夫子至厥商 同上
大巡六師 三軍六師頁 本卷一
嗚呼我西土至惟彰 玖貳古文伍肆
斮朝涉之脛 二句 同上
崇信姦回 同上
作奇技淫巧至天罰 同上
古人有言曰至夫受 同上
獨夫受至乃汝世讎 本卷一
樹德務滋 二句 玖貳古文伍肆
誕以爾眾 二句 本卷 歸獨夫受總
爾眾士其尚迪果毅 玖貳古文伍伍
惟我文考至多方 同上
予克受至小子無良 同上
光于四方 二句 本卷一
牧誓 牧誓序 捌柒考證肆伍
武王興師仍大國三軍之制 本卷 歸泰誓大巡六師總
牧 玖叁地理伍玖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捌柒考證伍肆 玖拾補疏肆玖
右秉白旄以麾 本卷一
及庸蜀羌髳 一句 玖叁地理伍玖

武成

昏棄　本卷一
惟婦言是用至二三正　本卷一補遺
乃惟四方至卿士　拾玖補疏肆玖　本卷一
弗迓克奔　二句　本卷一
武王伐紂　本卷一
考定武成　本卷二
武成年月玫　見十六之二十四卷貳文考案貳頁
武成序武成日月　本卷一本卷一
惟一月壬辰至伐商　貳玖古文伍伍
惟一月壬辰　二句　本卷一
王朝步自周　本卷一
周　叁玖地理伍玖
底商之罪至于商　貳玖古文伍伍
暴殄天物　同上
爲天下逋至萃淵　同上
爲天下逋　二句　本卷一
惟爾有神至悅服　貳玖古文伍伍
殪戎衣　本卷歸堯典光被四表總
釋箕子囚　本卷一
比干墓　叁玖地理伍玖
式商容閭　本卷二一補遺
鹿臺　叁玖地理伍玖　本卷二
鉅橋　叁玖地理伍玖
厥四月至弗服　貳玖古文伍伍
豐　叁玖地理伍玖
桃林　同上
丁未祀于至豆籩　貳玖古文伍伍
越三日庚戌　三句　同上
惟先王建邦啟土　同上
至于太王　三句　本卷一
肇基王迹　貳玖古文伍伍
其勤王家　同上
大邦畏其力至厥志　同上

大邦畏其力　二句　肆伍音疏拾百貳
肆予東征　六句　貳玖古文伍伍
大邑周　本卷一
列爵惟五　二句　貳玖古文伍伍
重民五教　二句　同上
垂拱而天下治　同上

洪範

洪範　本卷三一補遺
惟十有三祀　二句　柒捌考證肆伍
惟十有三祀　本卷一
箕　叁玖地理伍玖
陰騭　本卷一
彝倫　本卷一
九疇　本卷一
鯀則殛死　拾玖補疏肆玖
農用八政　本卷一
協用五紀　柒捌考證肆伍
皇極　本卷一補遺
五福六極　本卷一
土爰稼穡　本卷一
五事與庶徵相應　本卷二
五事配五行說　本卷一
二五事至作聖　本卷一
思曰睿　柒捌考證肆伍　本卷二
聰作謀　本卷一
四五紀至歷數　玖玖釋天柒陸
凡厥庶民至有守　拾玖補疏肆玖
而康而色至惟皇之極　本卷一
凡厥正人　本卷一
于其無好德至用咎　本卷一
于其無好德　本卷二
其作汝用咎　拾玖補疏肆玖
無偏無陂　二句　柒捌考證肆伍　本卷一
遵王之義　本卷一

頗義爲韻　本卷一
無有作好　四句　本卷一
王道平平　本卷歸堯典平章百姓總
以爲天下王　本卷一
彊弗友剛克　本卷一
惟辟作福　三句　本卷一補遺
惟辟玉食　本卷一
乃命卜至曰克　本卷一
曰蒙曰驛　本卷一
曰蒙　本卷一
曰驛　本卷二
凡七卜五至衍忒　本卷四
龜從筮從　本卷一
子孫其逢　本卷二
曰時五者來備　本卷二
庶民惟星至風雨　玖玖釋天柒陸
星有好風至風雨　見十六之二卷二十文觀象授時伍頁
日月之行至有夏　本卷一
附分野說　玖玖釋天柒玖

旅獒

旅獒　本卷二
惟克商　二句　貳玖古文伍伍
西夷咸賓　同上
畢獻方物　同上
王乃昭德至其物　同上
人不易物　二句　肆伍音疏拾百貳
狎侮君子　貳玖古文伍伍
不貴異物賤用物　同上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同上
所寶惟賢　二句　同上
爲山九仞　二句　同上
允迪茲　同上

金縢

金縢大誥康誥總論　本卷一
金縢古今文說　本卷一

太公望年百一十餘歲 本卷一 見詩齊風
我其爲王穆卜 本卷一
未可以戚我先王 本卷一
自以爲功 本卷一
惟爾元孫 二句 本卷一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本卷三
予仁若考 至 鬼神 玖 拾 補疏 肆玖
予仁若考 本卷二
敷佑 本卷一
無墜天之降寶命 本卷一
乃卜三龜一習吉 本卷
啟籥見書 本卷一
管叔及其羣弟 肆 考證 肆伍
管 玖 叁 地理 伍玖
公將不利于孺子 本卷一
我之弗辟 二句 本卷一
周公居東二年 肆 柒 考證 伍肆 本卷一
秋大熟 至 大恐 本卷一 歸 錄 王光論 衛 雅 尚書有古解
天大雷電以風 本卷一
我國家禮亦宜之 本卷一
惟朕小子其親迎 本卷一
天乃雨 本卷一 歸上天大雷電總
大誥序 三監 肆 柒 考證 伍肆 本卷一
將黜殷命 肆 音疏 貳
周公攝政稱王 本卷一
王若曰 拾 玖 補疏 肆玖
猷大誥爾多邦 本卷二
弗弔 本卷一
天降割于我家 至 沖人 本卷一
敷賁 本卷一 歸盤庚用宏茲賁總
茲以不忘大功 本卷一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二句 本卷一
予不敢閉王茲蠢 本卷一

民獻有十夫 二句 本卷一 歸民獻有十夫總
予造天役 本卷一
義爾邦君 至 綏予 本卷一
無毖于恤 本卷一
天閟毖我成功所 本卷一
予不敢不極 至 圖事 本卷一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本卷一 歸上天閟毖我總
厥考翼其肯 至 弗棄 本卷一
肆予曷敢不 至 大命 本卷一
若兄考 至 弗救 本卷一
王曰嗚呼 御事 本卷一
微子之命 命微子啟代殷後 肆 柒 考證 肆伍
微子之命 本卷一
殷王元子 至 象賢 玖 貳 古文 伍伍
作賓于王家 同上
乃祖成湯 至 邪虐 同上
踐修厥猷 同上
予嘉乃德 二句 同上
庸建爾于上公 同上
東夏 玖 叁 地理 伍玖
以蕃王室 玖 貳 古文 伍伍
無替朕命 同上
康誥 康叔受封 本卷一
康誥 本卷一
惟三月 至 誥治 本卷二
東國洛 玖 叁 地理 伍玖
越我一二邦 西土 本卷一
我西土 至 文王 本卷一 歸 錄 王光論 衛 雅 尚書有古解
我西土 二句 肆 柒 考證 伍肆 本卷一
惟時怙冒 本卷一
惟時敘 本卷一 歸舜典百揆時敘總
紹聞衣德言 本卷一

敷求 本卷一 歸金縢敷佑總
汝丕遠 成人 本卷一
宅心知訓 本卷一
別求 本卷一
棐 本卷一
乃服惟弘 二句 本卷一
應保殷民 本卷一
王曰嗚呼 至 非眚 本卷一
適爾既道 二句 拾 玖 補疏 肆玖
時乃大明 三句 本卷一
非汝封 至 刵人 本卷一
劓刵人 本卷二
王曰外事 本卷一 歸 供 範 凡 厥 正人 總
汝陳時臬司 本卷
汝陳時臬司 二句 本卷一
曰時敘 本卷一 歸舜典百揆總
殺越人 三句 本卷一
鞠子哀 本卷一 歸無逸小人之依總
不于我政人得罪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大泯亂 本卷一
惟厥正人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乃別播敷 本卷一 歸上別求總
亦惟君惟長 本卷一
越厥小臣外正 本卷二 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爽惟民迪吉康 本卷一
告汝德之說 二句 本卷一
未戾厥心 本卷一
爽惟天其罰殛我 本卷一
丕則敏德 本卷一
遠乃猷裕 本卷一
明乃服命 本卷一
王若曰 本卷一
酒誥 明大命于妹邦 本卷二

妹邦　卷玖地理伍玖
歎誥毖庶邦　二句　本卷一歸大誥天閟毖我總
越少正御事　本卷一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朝夕曰祀茲酒　本卷一歸雜錄王充論衡尙書有古解
文王誥教　二句　本卷一
罔爾服懋　二句　本卷一
庶士有正　本卷一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爾大克羞耇惟君　本卷一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本卷一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永不忘在王家　本卷一歸大誥茲不忘大功總
矧曰其敢崇飲　卷拾玖補疏肆玖
祇保越怨不易　本卷一
不克畏死至無罹　本卷一
弗惟德馨香祀　卷肆拾音疏壹百貳拾
誕惟民怨　二句　卷拾玖補疏肆玖
庶羣自酒　本卷一
惟民自速辜　本卷一歸高宗肜日非天夭民總
汝劼毖殷獻臣　本卷一歸大誥天閟毖我總
矧惟爾事　二句　本卷一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矧惟若疇至定辟　本卷一
羣飲汝勿佚至其殺　本卷一
盡執拘以歸于周　本卷一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　本卷一
汝典聽朕毖　本卷一歸大誥天閟毖我總

梓材
勿辯乃司　二句　本卷一
肆往姦宄至爲民　本卷一
厥人　本卷一
肆亦見厥　二句　卷拾玖補疏肆玖
戕敗人宥　三句　本卷一
厥亂爲民　本卷一
曰無胥戕至以容　本卷一
曰無胥戕　本卷一
至于敬寡　二句　卷玖補疏肆玖

王其效邦君至曷以　同上肆玖
自古王若茲　二句　本卷一
惟其陳修　本卷一
懷爲夾　本卷一
后式典集　本卷一
皇天既付至德用　本卷一
肆王惟德至受命　本卷一
肆王惟德用　本卷一歸舜典肆類于上帝總
惟曰欲至于萬年至保民　卷柒捌考證肆伍

召誥
召誥序　卷柒捌考證肆伍
召公論　本卷一見詩召南
召公年　本卷一補遺
召誥日名考　本卷一
召誥　本卷一
營居成周　本卷一補遺
王朝步自周　卷柒捌考證肆伍　本卷歸武成總
越若來三月　本卷一
厥既得卜則經營　卷柒捌考證肆伍
用牲于郊　本卷一見孝經聖治章郊祀宗祀說
奈何　本卷一
天迪從子保　本卷一
天迪格保　卷拾玖補疏肆玖
面稽天若　本卷一
節性　本卷一
不其延　卷拾玖補疏肆玖
王其德之用　二句　本卷一
其惟王勿以至有功　本卷一
其惟王勿以至非彝　卷拾玖補疏伍拾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本卷一
小民乃惟刑至王顯　本卷一
王之讎民　本卷二
上下勤恤　本卷一歸舜典惟刑之恤哉總

洛誥
黎水　卷玖地理伍玖
我又卜瀍水東　二句　卷柒捌考證肆伍
來視予卜休恆吉　本卷一
王肇稱殷禮　本卷一
咸秩無文　本卷一
書中稱王爲孺子者七　本卷一歸金縢公將不利總
孺子其朋　本卷一
無若火始燄燄　本卷一
厥攸灼　二句　本卷一
明作有功　本卷一歸盤庚弱聽朕言總
蔑　本卷一
篤敘乃正至乃命　本卷一
茲予其明農哉　本卷一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本卷一歸盤庚弱聽朕言總
宗禮　本卷一見孝經聖治章郊祀宗祀說
旁作穆穆　本卷一補遺
誕保文武　二句　本卷一
亂爲四輔　本卷二一歸梓材厥亂爲民總一見逸文王世子師保疑丞
公定予祇歡　卷拾玖補疏伍拾
公無困哉　本卷一
承保乃文祖受民命　本卷一見宮室廟寢考
亂爲四方新辟　本卷一歸梓材厥亂爲民總
考朕昭子　二句　本卷一見宮室廟寢考
予以二秬至武王　同上
戊辰王在至牛一　同上
戊辰王在　二句　卷柒捌考證肆伍
王命作冊　三句　本卷一
王入太室祼　本卷二一見宮室廟寢考
王命周公後　二句　本卷一歸上王命作冊總
在十有二月　卷拾玖補疏伍拾

多士
多士序　本卷一
惟我下民　二句　本卷一
上帝引逸　本卷一歸雜錄王充論衡尙書有古解

弗克庸帝 二句 玖拾補疏伍拾
罔不明德恤祀 本卷一 歸舜典惟刑之恤總
罔不配天 二句 本卷一
誕淫厥泆至民祗 玖拾補疏伍拾
惟我事不貳適 本卷一
予亦念天 二句 本卷一
時惟天命至我怨 本卷一
大不克明 二句 本卷一 歸康誥明乃服命總
予惟率肆矜爾 本卷二一解一歸雜錄王充論衡尚書有古
奄 玖叁地理伍玖
移爾遐逖 二句 玖拾補疏伍拾
予惟四方罔攸賓 同上
爾厥有幹 三句 本卷一
王曰又曰 玖拾補疏伍拾
無逸
無逸 本卷一
君子所其無逸 本卷一
則知小人之依 本卷一
乃諺 玖拾補疏伍拾
三宗字 肆陸音疏壹百貳壹
肆中宗之享國 二句 柒捌考證肆伍
乃或亮陰至乃雍 本卷一
其在祖甲至小人 本卷一
其在祖甲 柒捌考證肆伍 肆陸音疏壹百貳壹
舊爲小人 本卷一
惟耽樂之從至克壽 本卷一古解一歸雜錄王充論衡儒書有
厥亦惟我周 肆陸音疏壹百貳壹
卑服 本卷一
惠鮮鰥寡 本卷二一見詩蓼莪鮮民之生
自朝至于日中昃 二句 本卷一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本卷一
文王受命 一句 本卷一
文王受命惟中身 柒捌考證肆伍
惟正之供 本卷一

乃非民攸訓 二句 本卷一
猶胥訓告 三句 本卷一 歸盤庚茲猶不常寧總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本卷一
民否則厥心違怨 本卷一
則皇自敬德 本卷一
譸張爲幻 本卷一
君奭
君奭 本卷一
越我民罔尤違 本卷一
惟人至前人光 本卷一
大弗克恭至不知 本卷一
我道惟寧王德延 本卷一
巫咸乂王家 本卷一
時則有若甘盤 肆陸音疏壹百貳壹
故殷禮陟配天 本卷一
則商實百姓王人 本卷一
滅威 本卷一
則有固命 二句 本卷一 歸康誥民乃服命總
厥亂明我新造邦 本卷一 歸梓材厥亂惟民總
申勸寧王之德 同上
虢 玖叁地理伍玖
無能往來 本卷一
迪見冒 本卷一 歸康誥惟時怙冒總
咸劉厥敵 本卷一
昭武王惟冒 本卷一 歸康誥惟時怙冒總
丕單稱德 本卷一
誕無我責 二句 本卷一
告君乃猷裕 本卷一 歸康誥遠乃猷裕總
汝明勖 本卷一 歸康誥民乃服命總
偶王在亶 本卷一
其汝克敬 二句 本卷二 歸康誥民乃服命總
明我俊民 本卷一
丕冒 本卷一 歸康誥惟時怙冒總
罔不率俾 本卷一

予不允惟若茲多誥 本卷一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本卷一
惟周公至以車七乘 玖貳古文伍伍
蔡 霍 玖叁地理伍玖
霍叔 本卷一
三年不齒至之蔡 玖貳古文伍伍
率德改行 同上
乃命諸王邦之蔡 柒捌考證肆伍
爾尚蓋前人之愆 玖貳古文伍伍
率乃祖文 二句 同上
皇天無親 二句 同上 肆伍音疏壹百貳貳
愼厥初至不困 玖貳古文伍伍
以蕃王室 同上
多方
多方篇應在多士前 本卷一
王來自奄 本卷二
周公曰王若曰 本卷一 歸上句總
因甲于內亂 本卷一
不克開于民之麗 二句 本卷一
惟天不畀至義民 本卷一
厥民刑用勸 本卷一 歸召誥小民乃惟刑用總
乃惟爾辟至有辭 本卷一
屑有辭 玖拾補疏伍拾
圖厥政 三句 本卷一
須暇之子孫 本卷一 歸堯典光被四表總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玖拾補疏伍拾
今爾奔走 二句 柒捌考證肆伍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爾邑克明 本卷一 歸盤庚明聽朕言總
矜 本卷一
不克敬于和 本卷一
立政
常伯常任 本卷一
虎賁 本卷一
知恤鮮哉 本卷二一見詩蓼莪鮮民之生 一歸舜典惟刑之恤哉總

古之人迪惟有夏 本卷一 補遺
宅乃事至乃準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乇乃事 本卷一
謀面用丕訓德 本卷四一歸梓材厥亂總一歸召誥　酉 猶遺一補遺
茲乃三宅無義民 本卷一
桀德至暴德罔後 本卷一
惟羞刑暴德之人 本卷一
乃伻我有夏 二句 本卷一
奄甸萬姓 本卷
灼見三有俊心 本卷一
立政任人 三事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虎賁綴衣 見卷十六之六十六中經典述聞三十頁
三亳阪尹 本卷一
三亳 玖叁地理伍玖 本卷一
乃克立茲常事牧人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率惟謀從容德 本卷一
以並受此丕丕基 本卷一
我其立政至牧夫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時則勿有間之 本卷一 歸雜錄王充論衡尚書有古經
一話一言 玖拾補疏伍拾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本卷一
惟正是乂之 本卷二 一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自古商人至準人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憸人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方行天下 本卷一 歸堯典湯湯洪水總
以覲文王之耿光 本卷一
繼自今至常人 本卷一 歸洪範凡厥正人總
周官
周官序 捌柒考證肆伍
鄭不見周官篇 本卷一
惟周王至弗庭 玖貳古文伍伍
六服羣辟 同上 本卷一
歸于宗周 二句 玖貳古文伍伍

制治于未 二句 同上伍伍
內有百揆 二句 同上
萬國咸寧 二句 同上
立太師至惟其人 同上
少師少傅至弘化 同上
冢宰掌邦至四海 同上
司徒掌邦至兆民 同上
宗伯掌邦至上下 同上
司馬掌邦至邦國 同上
司寇掌邦至暴亂 同上
司空掌邦 二句 同上
各率其屬 二句 同上
六年五服至黜陟 同上
六年五服一朝 本卷二 一歸上六服羣辟總
令出惟行至滅私 玖貳古文伍伍
以公滅私 本卷一
學古入官 二句 玖貳古文伍伍
不學牆面 同上
業廣惟勤 同上
位不期驕至爾偽 同上
弗畏入畏 同上
推賢讓能至政厖 同上
君陳
君陳 本卷三 一補遺
惟孝友于 二句 本卷一 補遺
周公人子君陳其一 本卷一
惟爾令德至東郊 玖貳古文伍伍
東郊 玖叁地理伍玖
昔周公師保萬民 玖貳古文伍伍
黍稷非馨 二句 同上
惟日孜孜 同上
凡人未見聖至惟草 同上
出入自爾至言同 同上
爾有嘉謀至顯哉 同上

殷民在辟至勿宥 同上伍伍
無求備于一夫 同上
必有忍其乃有濟 同上
惟民生厚 同上
顧命
顧命總論 本卷一
顧命宮室 本卷一
顧命 本卷一
惟四月哉生魄 捌柒考證肆伍
芮 彤 畢 衛 毛 玖叁地理伍玖
在後之侗 玖拾補疏伍拾
今天降疾 二句 本卷一
爾尚明時朕言 本卷二 一歸舜典百揆時叙總 一歸盤庚一歸憸 朕言總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玖拾補疏
茲既受命 二句 本卷一
齊 玖叁地理伍玖
狄設黼扆綴衣 捌柒考證肆伍
越玉五重 本卷一
先路在左 二句 肆柒注音疏壹百貳
夾兩階戺 本卷一
一人冕執銳 本卷一
康王用殷禮 本卷一 見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如晉
王麻冕黼裳 本卷一 見左傳羣解昭十年鄭子皮如晉
率循大卞 本卷一
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序 本卷一
應門之內 本卷一
太保率西至門左 本卷一
賓稱奉圭至壤奠 本卷一
無壞我高祖寡命 本卷一
在我後之人 本卷一
敍爾先公之臣 二句 本卷一
惟十有二年至東郊 玖貳古文伍伍
畢命
王若曰 父師 同上
惟周公左右先王 同上

毖殷頑民　同上　伍伍
道有升降　同上
克勤小物　三句　同上
弼亮四世　本卷一補遺
予小子垂拱仰成　玖貳古文
旌別淑慝至井疆　同上
商俗靡靡　同上
服美于人至惟艱　同上
不剛不柔　同上
澤潤生民至成績　同上

君牙

惟乃祖乃父　同上
厥有成績　二句　同上
惟予小子至春冰　同上
亦惟先王至四方　本卷二
今命爾予至祖考　玖貳古文伍伍
弘敷五典　同上
爾身克正　二句　同上
夏暑雨至亦惟曰怨咨　同上　本卷一
思其艱以圖其易　玖貳古文伍伍
丕顯哉至罔缺　同上　肆伍音疏壹百貳拾
王若曰君牙至時式先王與先正當互易　本卷一

冏命

冏命序　柒捌考證肆伍
怵惕惟厲　二句　玖貳古文伍伍
聰明齊聖　同上
惟予一人至先烈　同上
今予命汝至不逮　同上
無以巧言至吉士　同上
充耳目之官　同上

呂刑

惟呂命　柒捌考證肆伍
王享國　作刑　本卷一
耄荒　本卷二
荒度　本卷一補遺
鴟義姦宄　玖拾補疏伍拾

鴟義　本卷二一歸立政無義民總
矯虔　本卷一
苗民弗用　二句　本卷一
苗民弗用靈　本卷二
劓刵椓黥　本卷二一歸康誥劓刵人總
民興胥漸　本卷二一歸盤庚暫遇姦宄總
泯泯棼棼　本卷二一歸雜錄王充論衡尚書有古解
罔中于信　二句　本卷一
虐威庶戮至監民　本卷一歸雜錄王充論衡尚書有古解
方告無辜于上　本卷一歸堯典湯湯洪水總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本卷一
報虐以威　本卷一歸雜錄王充論衡尚書有古解
乃命重黎　本卷一
鰥寡無蓋　本卷一
皇帝清問　二句　玖拾補疏伍拾　本卷一
皇帝清問下民　本卷一
農殖嘉穀　本卷一
三后成功　柒捌考證肆伍
惟訖于富　本卷一
擇言　本卷一
自作元命　二句　本卷一
罔擇吉人　二句　本卷一
苗民無辭　二句　本卷一
庶有格命　本卷一
天齊于民至在人　柒捌考證肆伍
天齊于民至惟終　本卷一
雖休弗休　本卷一
以成三德　本卷一
告爾祥刑　本卷二
惟反　本卷一
惟貨惟來　本卷一
其罰百鍰　本卷四　又見卷十六之六十九經典異義疏證伍陸頁
閱實其罪　本卷一歸君奭百姓王人總

劓辟疑赦　見卷十六之六十九經典異義疏證伍柒頁
其罰千鍰　同上
上下比罪　本卷一補遺
無僭亂辭　本卷一
哀敬折獄　本卷一
獄成而孚　二句　本卷一
輸而孚　本卷一
今天下相民　二句　本卷一歸上自作元命總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玖拾補疏伍拾
哲人惟刑　本卷二
屬于五極　本卷一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本卷一
王若曰父義和　柒捌考證肆伍
亦惟先正　本卷一歸洪範元厥正人總
閔予小子　二句　本卷一
嗚呼至永綏在位　本卷一
王曰父義和　柒捌考證肆伍
彤弓一　二句　本卷一

費誓

費誓　本卷一
東郊不開　本卷一
費　玖叁地理陸拾
徐戎　同上
善敹乃甲冑　玖拾補疏伍拾
商賚　本卷一
魯　玖叁地理陸拾

秦誓

秦誓　本卷二
秦　玖叁地理陸拾
惟受責俾如流　本卷一歸君奭罔不率俾總
民訖自若是多盤　本卷一
日月逾邁　二句　本卷一
未就予忌　本卷一
我尚有之　本卷一
惟截截善諞言　本卷一

惟截截善諞言　二句　本卷一
我皇多有之　攷補疏貳拾　本卷一見上我尚有之
是能容之　本卷一
冒疾以惡之　本卷一
榮懷　本卷一
亦尚一人之慶　本卷一

書經羣解彙編補遺目錄

克明俊德
羲仲和仲
共工方鳩僝功
四岳
納于大麓
七政
六宗
三江
滎波既豬
雍州之洛
東流為漢　漢亦所出
允征
誓字古文
心腹腎腸　腎腸辨證
朕夢協朕卜
用其婦人之言毀三正
商容
洪範
皇極
惟辟作福　三句
召公年
宮居成周
旁作穆穆
古之人迪惟有夏
謀面用丕訓德
君陳
惟孝友于　二句
祈寃四世
荒度
上下比罪
纘于迓乃命於天

羣解彙編目錄卷二之首五十九

書經雜錄

論尚書書　本卷一
尚書今文古文考　本卷一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　本卷一
附某孝廉書駁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有泰誓無序說　本卷一
鼂錯受尚書于伏生之女　本卷一
今文尚書中有古文　本卷一
今文尚書有序說　本卷一
今文三家尚書自有同異　本卷一
今文尚書亦以訓詁改經　本卷一
史記載尚書孰為今文孰為古文　本卷三
史記用今文尚書　本卷一
史記採尚書兼古文文　本卷一
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　本卷一
今文尚書泰誓後得說　本卷一
今古文尚書增泰誓說　本卷二
今文尚書本有泰誓三篇　本卷一
今文尚書劉頭　本卷一
古文尚書　本卷三
古文尚書敘序　本卷一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攷古文伍拾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猶存說　同上伍拾
古文尚書釋文　本卷一
漢書地理志載文古禹貢　本卷一
孔安國眞書序書傳　本卷一
僞尚書古文不可廢　本卷一
孔傳　本卷一
證孔氏逸書九條　攷古文伍壹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同上伍拾
百兩篇尚書　本卷二
尚書之訓解　本卷三
尚書隱顯考　本卷一
古文官書即隸書　本卷一
魏三體石經尚書　本卷一見字學
辨尚書分篇之謬　攷古文伍貳
論尚書敘錄　本卷一
尚書雜考　本卷一
周禮疏序康誥於說命泰誓前　本卷一
附闕氏尚書古文疏證　攷古文伍貳
辨皐陶謨增注疏證　本卷一
尚書大傳箋序　本卷一
論僞泰誓　本卷一
辨正義四條　攷古文伍壹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本卷一
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未為注　本卷一
虞翻論鄭解尚書違失事議　本卷四
尚書補疏序　攷補疏肆柒
爾疋注引尚書　本卷一見爾疋羣經引尚書
魏三體石經有逸書之文　本卷一
王充論衡引尚書有古解　本卷一
書亦以大雅名　本卷一
呂氏春秋引書　本卷一
墨子引書多殊　本卷一

郭璞爾疋釋詁注引古文尚書　本卷一
西晉諸儒猶見孔安國尚書傳　本卷一
書序非孔子所作　本卷一
尚書經師系表今文家　肆音疏壹頁貳叁
又古文家　同上肆
尚書釋文本異　本卷一
虞書正義　本卷一
尚書集注音疏述　陸肆音疏壹頁貳貳
又後述　同上拾伍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玖壹古文玖
辨梅氏增多之謬十五條　同上拾
盤庚傳相隱括共爲善政　本卷一
眞泰誓　本卷二一謂前今文泰誓三篇總
康誥四十八字　本卷一錄康誥惟三月哉
晉字古文誥之誓甘誓湯誓　本卷一歸湯誓總
尚書于字有作於字者　本卷一見詩維稼于字作於
周唐人引書說　本卷一
帝釐下土方　以下逸書序　本卷一
帝告告一作俈　本卷一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本卷一
旅天子之命旅作魯　本卷一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本卷一
書序有疑至篇　本卷一
尚書逸篇　本卷一
尚書逸文　肆音疏壹頁拾玖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同上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尻丹淵爲諸侯　同上
洪水浩浩　同上
怨匹曰逑　同上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䢘橋　同上
昏墨賊殺　同上壹百貳拾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同上貳拾壹百
於戲古者有夏方未有殛之旹百獸負蠡允及飛鳥莫不比方敢隹入面胡敢異也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耐其允隹天下之合下士之葆　同上
荆三百辜莫重于不孝　同上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同上
以相淩懱　同上
粵三日丁亥　同上
宮中之冗食　同上
我有䑣于西　同上
竹前如楷　同上
聖作則　同上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同上
必有忍也若耐有濟也　同上壹頁貳壹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同上
辟辟去厥祗　同上
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同上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　同上
咨爾伯　同上
黼黻衣黃絲絺　同上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　同上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　同上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　同上
德綫无小　同上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同上
从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券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同上
克明明德　同上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同上
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　同上
以左道事君者誅　同上
侍德者昌侍力者亡　同上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不能修改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同上
父母使舜完廩至予治　同上
舜往于田至父母　同上
堯曰咨爾舜至永終　同上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同上
惟彼陶唐至而亡　同上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同上
王曰無畏寧爾也至稽首　同上
有攸不爲臣至大邑周　同上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同上
欲起無先　同上
必參而伍之　同上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同上
撓雜不得更順其風　同上
風順其道理也　同上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同上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辨之東之　同上
既彤既琢還歸其樸　同上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同上
戎狄荒服　同上
前車覆後車戒　同上
允征逸文　肆音疏壹頁貳壹
乎兆天子爵　逸文或作旡　同上
湯征敍疏　同上貳
說命敘注尸子　同上
附識寫尚書誤字　同上叁
鼓　同上
唐誥伯禽之命　本卷十
明論語引小子履今湯誥無此文　本卷一
逸周書允哉爲允才　本卷一
逸周書爲良夫解注謂不民也　本卷一
逸周書騶虞　本卷一見詩召南騶虞

尚書大傳　本卷一
七觀（以下四條尚書大傳文）　本卷一
苑藻或作鼓譟　本卷一（見詩大明七章）
骨餘　偷胥　餘胥　余胥　本卷一
行而無資謂之之　二句　本卷一
力政（以下逸周書文）　本卷一
衆非和不衆　本卷一
終之以古　本卷一
樹惠不慼　本卷一
旁陵外權　本卷一
完讓　本卷一
枳　本卷一
移潔于清　本卷一
三巫　本卷一
合詳　本卷一
赤宜未定　本卷一
居陽無固　本卷一
驕用逐禽　本卷一
陰羽　本卷一
納　本卷一
蜀人以文翰　本卷一
質沙　本卷一
反而復之　本卷一
古文尚書考序　本卷一
書古文尚書冤辭後　本卷二一
康成尚書注二事　本卷一

書經羣解彙編

虞書

尚書異說

尚書孔序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正義曰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郎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疑作埒）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元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元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爲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爲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禮運鄭元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案天在上尊尚之若天書然此言人之尊書非人言繫之於天也鄭說較馬孔爲精肅改鄭注正義已有駁難又劉知幾史通六家云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案尚書璇璣鈐此今文尚書也鄭學閎通擇善而從不偏主一家故雖注古文猶采用今文家說如既箋毛詩猶不廢魯韓時取其是者以改毛義也唐時今文尚書已亡孔氏不知鄭之所本故以爲溺於書緯耳（臧茂才經義雜記）

鄭康成書贊云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尚書緯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則尚字爲孔子所加信矣孔穎達爲僞孔氏伀正義詆鄭氏之說以爲伏生傳書始加尚字其說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胡文定曰春秋諸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書列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遂也）故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沃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曰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序曰史記世本屬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顧處士日知錄）

虞書

顧亭林日知錄疑古時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所引夏書今皆在虞書中云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志祖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疑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亭林之言爲失檢（孫侍御讀書脞錄）

堯典

王仲任說堯典

論衡正說云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無疾風大雨（案以上今文家說以下王仲任義）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

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案我其試哉鄭康成注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皆與仲任試之於職之說合蓋堯典本合今舜典為一篇孔傳析之故云言欲試舜觀其行迹此言用為天子亦非又案書大傳云堯納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說所本馬鄭注尚書亦從其義王肅云麓錄也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孔傳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據論衡所引尚書說知漢人本有是義故王肅孔傳用之但不如王仲任說為允耳 臧茂才經義雜記

帝堯皋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鄭意葢以堯稱帝為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謚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尚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固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為古之說雖見于周書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本義惟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為大始解稽古為同天何以處皋陶稽古之說周書寤儆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熙帝之載若古卽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載鬼谷子捭闔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亦不可稱為同天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張載用禮記謚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者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于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為帝孔子荅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并太昊少昊言之于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故亦名為帝孔子荅宰予五帝德則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來五帝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若歷象卽黃帝旁離日月星辰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之政也命羲和以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為明堂璣衡天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相之命舜之美事在于堯時故曰無為而治其稽古卽法天故曰熙帝載曰諒天功也皋陶輔舜制作故亦有稽古之稱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皋陶謨稱天工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帝皆皋陶輔翼成之故與堯同蒙稽古之號而先儒不以同天解之者皋陶非帝鄭注以皋陶下屬為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莫大于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反古為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耶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之道之卽謂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吾見友人江叔澐注尚書以堯稽古為同天以皋陶稽古為訓考古道不必泥于同天之誼前後歧說故作此文以寄之江君著尚書五十餘年體大思精他無可議至蔡沈之解稽古直曰在昔既與馬鄭殊如其言則夏之史臣不宜稱皋陶為古其書雖行似此臆說甚多更不足辨 孫觀察問字堂集

粵若稽古

後漢書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注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元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案稽古當從鄭義詳琳所撰尚書集解粵正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𠧪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又粵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寀周書曰粵三日丁亥 未詳今本之文 則曰與粵異寀為審本字故云審慎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慎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後卽引鄭注則鄭所注古文尚書作粵矣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尚作粵是孔傳本此字猶與鄭同今本葢後人所改 臧茂才經義雜記

若稽古帝堯鄭康成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孔安國曰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說本賈侍中 安國傳晉人所撰托諸孔氏者 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攷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攷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當時堯典發篇聚訟若此宜後世異說之紛紛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惠氏棟尚書古義鄭康成曰稽同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孔安國曰若順稽攷也能順攷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此說本賈侍中引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尚書鄭玄王肅二義頤煊案史記三王世家朕承祖考維稽古褚先生解曰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此卽賈馬及王肅所本周書周祝解天為古虞氏易天為古詩玄鳥古帝命武湯鄭箋古帝天也後漢書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皆同鄭說 經義叢鈔洪頤煊

放勳欽明

傳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頤煊案傳以欽明文思為四德本於馬融注見釋文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文選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尚書曰放勳欽明四字皆作一句讀 同上

欽明文思安安

尚書攷靈耀云放勛欽明文思晏晏鄭康成注云寬容覆載謂之晏介疋云晏晏溫和也棟案春秋齊景公安孺子古今人表作晏孺子是安與晏通釋名云安晏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頌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桄充也孫愐唐韵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桄同古曠反橫充也卽爾雅桄充也漢書王襃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爲桄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戴氏文集引之謹案光桄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爲光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爲充也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竝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北堂書鈔樂部一鈔本引樂緯堯樂曰大章注曰言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道大章明也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舒之足以光四表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願讀光被四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邁恩種德光被四表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王粲無射鐘銘曰格于上下光于四方皆義本堯典班固典引光被六幽蔡邕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噫嘻篇既昭假爾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燿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桄充也孫炎本桄作光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滿大天之下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孔傳曰光充也是光正訓充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周頌敬之傳曰光廣也周語曰緝明也熙廣也爾雅曰緝熙光也僖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厚德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爲充是也故堯典言光被四表而漢書禮樂志曰聖主廣被之資隋蕭吉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曰堯光被四表致於龜龍漢成湯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日吳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沈子琚緜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爲光燿於義爲疏戴氏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與王內翰鳳階書

承示書堯典注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列故訓先徵爾雅乃後廣搜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昨僕偶舉篇首光字引爾雅光充也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欲就一字見考古之難則請終其說以明例孔傳光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頌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作光古黃反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光字雖不解靡不曉者解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蔡仲默書集傳光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光充之解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以僕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徧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已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寖失本眞爾雅桄字六經不見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韵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表格上下始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爲桄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霩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

錢太史曉徵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語檢之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段玉裁案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戴吉士東原集

答劉端臨書

堯典光被四表爲孔傳訓光爲充戴君云光當作橫本與下句爲對舉中接鄭君治古文尚書詩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周頌詩譜引此亦作光字噫嘻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此鄭注也其非橫字明矣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然則光又不可以充訓也古音橫黃同聲黃从炗古光字則又不必易光爲橫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于義不了周頌武正義引書云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有一湯字其義方足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二卷朱敬則北齊文宣論則云須夏湯之子孫又以暇爲夏義亦得通此异文不可不知也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今在成縣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隸釋並見亦世即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乃丕顯奕世耳洪處士已釋不爲丕其奕世則中所得也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又音震然則詩大任有身載震載夙左氏傳方震大叔身震並與娠同也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卽殪之誤也在拔貢述學

克明俊德

傳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注亦云俊德賢才兼人者也古人引詩書多斷章取義未可因大學皆自明也一語遂疑漢儒

袖海山房校印

舊說之非大氐聖賢立言之至者皆不相襲而自相合此篇以中庸證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之修身也克明俊德尊賢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百姓者百官也此敬大臣體羣臣之事協和萬邦則諸侯無弗懷遠人無弗柔而庶民百工之子來不待言矣蓋與九經次序有若合契亡友洪汝登（名榜武進人內閣中書）嘗爲是說之如此（孔檢討經學卮言）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儀禮昏禮記注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仲尼燕居篇注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左氏桓公六年傳注）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爲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凡十三公內除者四公）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時已有七族（中睿二宗同爲一世）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顧處士日知錄）

平章百姓　平秩東作　王道平平

惠氏定宇尚書古義曰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元作辯說文曰釆辯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𢆉與平相似亏部曰古文平作𢆉孔氏襲古文誤以𢆉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曰古文尚書平章字作𢆉（引之案汗簡引古文尚書平作釆不以爲平）章玉篇同（引之案玉篇曰釆古文平不以爲尚書）毛詩采菽曰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亦當從古文作𢆉引之謹案平章平秩之平訓爲辯治可也必謂古文𢆉字之誤則非平秩之平馬融本作苹曰使也（見釋文爾雅曰苹使也平與苹同）洛誥平來以圖（經作苹）傳（音辯所引如隱蔡釋文原書唐石經作伻偁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伻則又陳鄂所改也集韻拼使也或作伻古作平苹）訓爲遺便則苹與平同馬本作苹他本作平猶春官車僕苹車之苹故書作平也其非誤字可知若是古文𢆉字不得加艸作苹矣自古豈有從艸𢆉聲之字乎說文古文𢆉字注不言尚書有此字豐部豑字則引虞書曰平豑東作其字正作平與馬融本苹字同聲許用本字馬則假借字也孔傳出於依託或不可信許馬二君則傳眞古文者其字不當有誤是之不察而欲以他字易之可乎初學記禮部上引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趙岐注孟子萬章篇曰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則崔趙所見本亦作平也鄭注馮相氏曰辯其序事謂若仲春辯秩東作仲夏辯秩南僞仲秋辯秩西成仲冬辯在朔易疏曰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辯秩今云辯秩據書傳而言據此則鄭所注尚書必作平秩故賈公彥不言辯秩字據尚書而但言據書傳若鄭注尚書作辯秩賈氏何得言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辯秩且舍鄭氏尚書不引而反引書傳無是理也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傳注並引尚書曰辯章百姓鄭注曰辯別也蓋平章百姓鄭氏從作辯之本而其字作辯不作𢆉然則古本無作𢆉者矣如古本作𢆉則鄭當曰𢆉古辯字或曰𢆉辯別也始合詁經之體不應竟滅古字而徑改爲辯也又馬鄭之本往往不同（篇內黎民阻飢周頌思文釋文引馬融阻作祖云始也正義引鄭注阻讀曰俎俎厄也禹貢沿于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云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也微子篇釋文徐曰鄭音貿馬本作騰云數也金縢子之責釋文至皆悲反馬曰丕同鄭音不）作辯章者爲鄭氏本則作平章者爲馬氏本可知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更選忠清平章賞罰（李賢注[illegible]）平章字本於堯典白虎通義說姓名引尚書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傳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李善注與李賢同）此皆在梅氏古文未出以前而字正作平不得以爲誤也平與辯便古音可通平字古音在耕部辯便二字古音在眞部（王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訓非而澤堅辯爲韵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黨不偏王道便便辯偏便四字古音皆在眞部也陳琳車渠椀賦爲用便兮亦與珍民爲韵）眞耕二部之字古音最相近故易彖象傳屢以爲韵（見顧氏唐韻）人易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辯與正生爲韵尤其明證也又平與苹通辯與偏通（鄭注酒誥今文辯皆作偏）說文辯字注曰讀若苹或曰偏然則平辯二音可以相通矣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官人篇辯作屏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郎王莽傳之屏面（顏注曰屏面即便面）屏與平同聲屏言之作辯言屏面之作便面猶平章平秩之平作辯又作便也漢書武帝紀初作便門橋顏注曰便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王氏尚書後案謂亦平字之誤非是）此平與便通之證也廣雅曰辯使也馬融注書序王辯榮伯曰辯使也洛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訓辯爲使辯即平之假借平使也故洛誥平來來示予卜休恆吉王應麟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作辯來平來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猶平秩之平訓爲使而他本作辯也荀子富國篇忠信調和均辯之至也（楊注以辯爲明察失之）即均平字（地官賈師曰辯其物而均平之）此又平與辯通之證也何必古文𢆉字而後通於辯便乎說文曰辯治也何休注隱元年公羊傳高誘注淮南時則篇並曰平治也平與辯非獨聲音相近抑且詁訓相同是此而非彼祇一偏之見也且孔傳乃後人依託作者實未見壁中文字又安得古文而誤襲之乎由是言之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爲辯治（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亦是聲音相近而非𢆉字之譌矣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荀子以平平爲治辯與毛傳同而其字亦作平非作𢆉也至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辯宋微子世家載洪範文則作平平聲近字通正與堯典之平作辯便同以義求之王道蕩蕩既是平易之貌（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洪範王道蕩蕩高注曰蕩蕩平易也引詩曰魯道有蕩）則王道平平義亦如之是其字正當作平以韵考之說文騙字讀若苹則無黨無偏正可與平平爲韵（騙偏皆以扁爲聲）以困學紀聞曰尚書大傳引書九共篇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上已云辯則下不得復言辯辯其爲平字明矣宋玉高唐賦說羽獵曰涉漭漭馳苹苹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李善呂延濟以苹苹爲草貌失之）苹苹與平平同猶平秩之平馬本作苹也此皆平平二字之證墨子兼愛篇引周詩亦曰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藝文志考證載漢儒引書異字曰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其非誤字明甚

而王氏鳳喈尚書後案謂當作釆釆始踵惠氏之誤而不察耳夫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諸形固宜其說之多謬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孔傳曰百姓百官也康成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作如此解方與下文黎民不複蔡氏通指百姓黎民爲民而以畿內天下分疏之甚無義理又百姓如喪考妣亦指百官言下遏密八音乃指黎民蓋臣分親故如喪考妣民分疏故三年遏密八音而已足伸其哀矣楊升庵主此說顧亭林是之朱長孺尚書埤傳亦從古注 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李氏引此以解周禮曰言以廣子姓耳○崔茂才吾亦廬稿

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 索隱云今文作辯章 案下文平秩字伏生作便鄭玄作辯說文云釆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𠂔與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作𠀒孔氏襲古文誤以𠂔爲平訓爲平和失之辨與便同音故史記又作便汗簡云古文尚書平章字作釆玉篇引毛詩采菽云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毛萇曰平平辯治也服虔亦云平平辯治不絕之皃平亦當从古文作平 鄭注云辯別也亦與毛服義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駮沈果堂尚書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說

史記厤書黃帝考定星厤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武帝詔言黃帝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核五部即五行五星與五部合者也故蔡邕天文志謂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渾天者肇自黃帝也然則五星之步自黃帝已然矣黃帝素問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由人仰視之大小以測高卑此亦黃帝推步五星之證也斗綱之端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故治厤以斗建爲紀漢厤志云五星合於五行三辰五星而相經緯續漢志云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古今厤術其法未始有異則未有不步五星者也黃帝造厤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太平御覽引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元厤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商龍甲子攝提格孳大衍厤議引洪範傳曰厤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劉歆作三統厤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定厤元亦未有不推五星者也唐虞紀歲雖不見於經而歲名實因歲星而起爾疋夏曰歲左氏正義引孫炎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洪範本於大禹其辭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歲亦取義歲星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尚書此注曰星五星也與馬融以星爲二十八宿說異鄭君精通天算以五紀之星指五星確有所見非夏之厤法步五星乎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遂日之輪兩者相加而後可以審高下之經遲速之差豈可以虞書中星不兼及五星遂謂五星之名商以後始見乎如其言則步星之法有經而無緯何以求遲速順逆晨夕贏縮之準羲和何以爲千古疇人之宗乎史遷言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尚書古文家說其本義也律書又言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此推而申之之義也若謂虞書星辰止指二十八宿則史遷十母十二子云云亦書所未言豈造厤者皆不用之乎尚書大傳以七政爲四時天地人叅別爲一義史記索隱正義引以證史遷之說則舛矣今乃舍天地人而易以歲月日舛又甚焉馬融注堯典因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然不如高密鄭君注指日月五星最覈而賅矣唐虞不步五星之說雖出於沈氏果堂吾無取焉 陳編修左海文集

宅嵎夷　三句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蓋欲測日出日入之景以驗正東正西之方位因以知是日爲春分秋分太陽正交赤道也東西之方位正則南北之方位亦正矣當二分之正午時測其景之短長可以知其離天頂之度而北極之出地度與黃道赤道閒之緯度亦可得矣然二分之日太陽出入必當正東正西萬國皆同不必居嵎夷而後可知正東居極西而後可知正西也且地是渾圓非平面暘谷昧谷處處皆有之非常定於一處必以嵎夷爲日出以極西爲日入固此可知渾天之理羲和時猶在明闇之閒耳 江歲貢羣經補義

宅堣夷

釋文嵎夷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史記索隱夏本紀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說文土部云堣夷在冀州暘谷立春之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堣夷山部崵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嵎銕崵谷也又嵎封嵎之山在吳楚之閒汪芒之國从山禺聲案錢曉徵說許叔重偁書曰者孔氏古文不偁書曰而直載書辭者歐陽夏侯是古文尚書作宅堣夷今文尚書作宅嵎銕古文堣从土爲本字今文嵎从山假作封嵎山字或省作禺尚書考靈曜及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載亦多今文故俱作禺五帝本紀作郁此又是今文之異蓋既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故三家之中互有不同陸德明云史記作禺銕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作嵎夷俗人以尚書改耳毛本注疏鐵字宋板正義作峓據說文釋文二書峓必銕字之譌鄭注禮記月令引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夷字亦當爲銕史記索隱作鐵與毛本正合說文金部銕爲古文鐵是銕鐵同字也尚書之有古文今文猶云舊本新本耳非論字之今古故鄭經當有今字夏侯等書亦有古文如銕爲古文鐵此即今文中之古字也然則夏侯等之爲宅嵎鐵可無疑矣又據說文古文尚書作暘谷今文尚書作崵谷而史記作湯谷者 又見淮南子及說文 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之異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暘谷

問說文暘字下引商書曰暘谷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暘谷文已互異且崵字下又引崵銕崵谷之文據叔重自序偁書者皆孔氏古文而暘崵字別豈亦兼采今文歟曰叔重云偁書皆孔氏則不偁書必歐陽夏侯本矣暘谷偁虞書而崵谷不偁虞書可知暘爲古文崵爲今文如一之日觱發栗烈滭冹不偁詩則非毛氏也若暘字下大小徐本不同則恐小徐爲是蓋許君所引虞書說非即書文如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亦偁虞書也本當云日至于暘谷後人因曰日相涸誤去一日字耳 錢宮詹潛研堂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 鄭康成本作僞 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無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在元謂在朔易三字主

合朔而即包日食言也東作南爲西成皆言測日躔發斂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僞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厤法也成者言作爲既成也今尚書作南訛乃東晉人所改漢尚書作南爲或作南僞僞與爲同故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爲今本史記作南爲者後人因晉本作訛而遷就改之也南僞者創爲此厤法于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言性之是非但以僞字而論是僞即爲字爾雅作造爲也之爲而非詐僞之僞譌誤之譌明矣周禮馮相氏鄭注平秩南譌宋本作南僞此尤漢時作僞之據也蓋說文爲訓母猴象形初義也後人即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亻旁成僞字此第二義也又訓爲詐僞之僞此第三義也後人祗知僞爲詐僞之僞而不知其本是作爲之爲故不得不妄改僞字爲譌爲訛矣說文有譌字訛俗造也乃平秩者謂日躔分節氣而次弟出于東次弟交于南攷弟入于西羲和設儀器測量逐日刻記辯豑之也辯豑之義見於史記爾雅說文矣平辯也見史記又見爾雅秩本作豑次弟也說文豊部豑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豑東作據此知尚書古文豑與秩同有次弟之義大戴記孔子言厤有順逆順逆爲南北朝言盈縮之法亦即今西洋言高卑之法二分二至漸爲次弟一月有一月之盈縮曰次弟一節有一節之高卑次弟一日有一日之交易次弟之所以辯秩也辯秩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蓋秩之失聲與程之呈聲近也詩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迭韓詩作戴載字不見于說文玉篇說文祇有戴字韓詩當是戴字也說文大部之戴與秩迭程聲相近故詩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戴戴大猷也詩胡迭而微亦言次弟更相食也微者日月食之名故詩十月之交日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光隱匿國語越語日月微者注謂微者虧損轉食是其義也據此秩迭程戴相通之音義知東作西成南爲亦復兼測日月之食不但測易之專主測合朔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僞但言農事則覘星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羲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羲和之職乎亦豈羲仲但教春耕而不觀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稼可蓋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作南僞西成等事爲農事趙岐注孟子齊東野人引書東作爲農事是農事之文始于王莽非始晉孔傳何以明乎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初生與日但同經度相并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月食以臣近君之象屰莫甚焉屰本逆字後世逆字行而屰字廢見說文逆迎也遇也此朔字造字从屰之初意也若解字當云朔从月从屰屰亦聲日在北方月相逆食許氏說月一日始蘇此後義也月至二日始生明若朔日同在躔度即使子時合朔亥時亦祇相離十二度斷不能蘇生明也又案古人既造从屰从月之朔即造从亡月壬之望字專言日與月相對望也望者月亡即言月食也日爲地隔月不得光有亡象焉月食未有不在望者且望从壬凡壬廷皆有對直之義故爾雅曰類庭直也此與朔義相迎至于人之望人乃因日月相望之初義而生爲弟二義望望二字皆可假借爲用假不必定分望字爲人之望人曲取出亡在外望其還之義也蓋唐虞造厤尊本宵定朔因日月食定在初一月半而造朔望二字即以爲初一月半之通名後世羲和失職食不定朔望故周漢之間解字書不敢以食義專屬于朔望而別生始蘇出亡之義矣且後世厤法不盡而前後失朔尚造朓朒兩字古入于日有食之不宜有有字尚从月得義且何疑于朔望之又

專造厤字爲日月食之初義或但言察朔于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朔定而望亦定也蓋合朔時刻雖不定而一月一周天朔與望殊分四位則朔必正北爲定故書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似即古尚書說專指朔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度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不曰平秩曰平在者爾雅曰在察也此在即在璿璣玉衡之在義比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其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厤之法亦即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驗之法交食之驗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譌此非四方極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世天算皆始於此也唐開元元至元我朝康熙皆分地實測之最遠而準者豈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會不及於此東南西由日躔發斂辯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中氣以校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校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即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以爲序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不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之顯證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與鄭氏合爲有據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即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厤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辯其序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厤法之祖故曰作爲成朔也朔亦訓始冬至夜半厤元在此也嵎夷暘谷昧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其初亦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赤道之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國極南致止之處因此起義也交阯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無北影阯同趾其始雖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即定爲地名交阯即南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猶朔字但言日月合朔在北而虞夏時即名北爲朔方也禹貢日月食由黃赤二道隨節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于日月二交而今特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黃赤道交以定極南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謂辯次南方之日躔及日月之交而造厤法也敬致者即周禮冬夏致日孟

子可坐而致之致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致短北來此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璣衡渾天儀即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定朔日食之法竟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懼修省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纏度雖有一定之纏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在之中而以朔易二字寓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一定而不懼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日月交距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日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曰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不第此凡造字皆有初義其字見於何代則其義即起於此代之前也朔望有三字固顯然義起於唐虞之前矣又如暨字亦見於虞夏書矣說文曰暨日頗見也既小食也然則此暨字从既亦尊爲日食而造言日爲月食偏見不全也有字暨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有緣在下故義暨和乃臣也借字用之也然則許叔重解朔望二字易以曲爲始蘇廷臣之說耶曰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諱故叔重反收朓朒二字與尚書五行傳合而不能言定朔也定朔直至北齊隋始爲大明復堯典之古制符造字之初義矣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於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阮宮保揅經室集

答儀徵公書

弟子壽祺謹啟尚書夫子閣下夏秋兩奉札諭惠寄重刻宋本列女傳圖及揅經室文集拜賜發函肅祗懽躍不勝感荷大集臚分四部繹誦再三巍乎若星辰之麗列於九野而未由盡識瀰乎若大瀛之演迤於十洲而無有涯涘其鉅者皆明道經世之大業其小者猶足以通百物而利民用自西漢以來著述之旣博旣精莫有與之匹儷者也蒙示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爲平秩西成平在朔易獨主羲和造厤之說[illegible]與褒通千古之瞑塗前書言之心悅誠服夫子謂能道其考據得力之端自慚謭淺何敢任茲謹案尚書東作南爲西成朔易不獨鄭康成注周禮引此以證敘事會天位而不言農事考伏

生書大傳所述亦未嘗專及耕穫也伏生於辨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見太平御覽時序部九）於辨在朔易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見御覽時序部十一）此則條法甚廣非止一端春夏文雖闕逸咸可推知伏生傳又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菽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見周禮司寤氏疏）此則四時農事繫於中星不繫於東作南爲西成朔易夫子以爲農事之說始於王莽是也且如平秩南爲設屬農事則下言敬致文氣隔閡爲不辭矣然謂東作南爲西成指羲和測量纏度作之爲之成之其義猶若未辭竊意作訓始也日春行東陸立春春分月從青道出黃道東故經曰辨秩東作言日月之行於是始羲仲辨次之也成訓平也日秋行西陸立秋秋分月從白道出黃道西故經曰辨秩西成言日月之行於是得正而平辨次之也是時日夜分氣候適平也又日春在奎而月圓於角角者東宮維首之星也日秋在角而月圓於奎奎者西宮維首之星也亦東始西平之義步日以月此二者春秋致月之事也爲訓行南故經曰辨秩南爲言日纏由此南行辨次之也後世厤元起於冬至古者制厤蓋以夏至爲準周禮所謂正日景以求地中者也故羲和之曰敬致此言冬夏致日之事也經於冬不言致者舉夏至以賅冬至也猶之朔方言幽都南交不必言明都也辨在朔易則言合朔交食之事也朔易者義主日月合度交易也辨在者辨察之也夫東作西成者步月之術南爲者測日之術朔易者定朔之術星鳥以正中春星火以殷中夏星虛以正中秋星昴以殷仲冬者步星以定四時之術日中日永宵中日短者驗日纏以求中氣之術也古今疇人之秘悉備於此羲和所以爲萬世造厤之宗如此解之則義主造厤而東作南爲西成朔易竝屬日月言非謂羲和作之爲之成之文義混成似不破碎敬以質諸左右乞剖其是非焉　陳壽祺左海文集

堯典中星漏刻解

中星者距日前後之星也晝夜有永短則漏刻有進退而昏明中星去日之度亦殊故言中星必推漏刻知漏刻而南方正中之爲何星可得而定矣釋堯典中星言漏刻者二家馬季長也鄭康成也二家於晝夜適均之漏同爲五十刻其長短之極馬氏以六十刻爲最長四十刻爲最短而鄭氏最長僅有五十五刻最短乃有四十五刻孔仲達據厤家之術益晝漏昏明五刻因以馬氏所言爲不易之法而斥鄭爲妄於乎烏知鄭固未嘗妄乎漏刻隨地之南北而差九服之地漏刻同者唯二分爲然日之出入正中人之所見無異也至其餘月日行有南北而人之見其出入又有早晏于是日永日短之中又有漏刻之不齊焉故地近南則晝夜漸平地近北則晝夜絕遠固其理也古厤昏明中星冬至去日八十二度春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此地處南北正中之度也馬氏所言漏刻卽本此術（以每日百刻周天三百六十度立算冬至晝四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一百六十二度半之得八十一度夏至晝六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二百三十四度半之得一百十七度春秋分晝五十刻加昏明五刻天行百九十八度半之得九十九度各于算外得星此四率比例法）而未及乎南北之差蓋其說已晷矣唐世造大衍秝援以爲歲差之證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未中）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過中）四序進退不離午正間然二至中星既東西十二度則其星之正中不先後十二日乎雖其先後未盈十五日尙在一月之中第所謂日中宵中者必限在二分則日永日短亦必以二至爲限固不容有先後于其間矣鳥火虛昴言星者二言宿者亦二火謂大火非謂心星鄭志固已言之而昴者冬至之中星也昴之未中猶有十二度迨其中也已非日短之極矣卽尾十一度者雖不必以夏至之日正中而入于析木之次謂之大火可乎從鄭氏漏刻則冬至日在虛五度昏中星去日九十一度昴初度中夏至昏中星去日百九度尾三度中尾三度者大火之次也（依前法立算加昏明五刻冬至晝五十刻天行百八十度半之得九十度夏至晝六十刻天行二百十六度半之得百八度各于算外得星其二分去日各九十九度春分張五度中秋分虛九度中也以虛五爲冬至日所在則大火終于尾九度）此其地必處中國之極南而二氣差三度十有八日差一刻倍于南北正中之數故校馬氏所言五刻也不然康成之注考靈曜固嘗言九日而增減一刻矣豈不知馬氏漏刻之術而顧爲是說歟然則堯典何以舍其所都冀州之中星而顧言中國極南之中星且其地果何在也曰堯時中國極南之地卽羲叔所宅之南交司馬貞以爲交阯者也叔于南交致日中星以日爲宗因而攷驗焉堯典所記卽叔上之于朝者耳記南交之中星則自南交以北皆可差次而知故不必記冀州之中星也元時四海測驗南海衡岳夏至晝漏皆與鄭氏所言相近（南海五十四刻衡岳五十六刻）今廣州爲天下之最南而冬至晝漏四十二刻四分不過當古之四十四刻耳（古漏百刻今法九十六刻比例得之）南交又在廣州之南則冬至之晝當長于廣州我于是知鄭氏所言必南交無疑矣若然里歲二差堯時已有之康成已知之歟何以後世始言之也曰古無此二者則堯典必不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康成必不言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于四時最長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蓋古固有之中間偶失其傳耳康成之注必有所據安知非諸儒不知而鄭氏獨知之也古虞夏七術冬至日躔往往不同是卽歲差之理其遺文至今猶可攷見卽里差可知矣冬至日所在何以不言虛一度曰古歲差無定說是以虞喜何承天祖沖之之徒所言歲數不同大衍以爲虛一度者特就其術推之耳今據漏刻以求冬至之昴中則日當在五度又參以日行遲速而四仲中星皆合予故不取大衍之說也（隋書張胄元傳曰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分其行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九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案此與後世盈縮術相似今依其法推之二分距冬至前後九十五度距夏至前後八十八度冬至日在虛五度則春分日在昴六度張八度中夏至日在星二度尾三度中秋分日在氐十度虛九度中也）春秋左氏傳曰元枵虛中也又曰婺女元枵之維首元枵起婺女之初則其中爲虛四度歲之差而東也直一度耳我安知左氏所言者不卽在唐虞之世乎然則馬氏之說非歟曰何可非也馬氏據洛陽言之（今河南晝短三十八刻八分卽古之四十刻）洛陽去冀州不遠可以推知陶唐帝都之中星特釋堯典之文不若鄭氏爲尤密也

古之昏明刻今之曚影也古昏明五刻卽今曚影十八度但今法時地不同曚影亦異古則定爲五刻耳依今術求得堯時極南之地二分曚影三刻半日後九十九度得中星冬至曚影四刻日後九十度得中星夏至曚影五刻半日後百十度得中星俱爲近之又今廣州冬夏至晝夜較十一刻十四分依鄭注止較十刻則又在廣州南無疑古無曚影率故文中不言（錢進士塘述古錄）

鳥獸孳尾

袖海山房校印

史記作字微字與䔍通微與尾通說文曰字者言䔍乳而寖多戰國策有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即論語之微生高也莊子或作尾或作微說文曰尾微也汗簡云古文尙書字作䔍是䔍爲古文字也釋文云䔍音字案字本有䔍音士冠禮字辭云昭告爾字讀爲滋與宜之協釋名曰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尾生畮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南交

傳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正義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薛煊案宅嵎夷曰暘谷是一地二名宅西宅朔方統言之必實舉其地所在曰昧谷曰幽都宅南交指居南方交阯之地六者已著不必有曰明都三字 經義叢鈔 洪頤煊

節用篇中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按此可注堯典宅南交稱爲實朔南暨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孔注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 索隱以上 又鄭注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 並見正義 傳曰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引之謹案宅南交當以宅南爲句交上當有曰大二字宅南猶言宅西宅朔方也曰大交猶言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 前編作秋聲之誤 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稱大交 南下有稱交字案上文注東稱朔下文注北稱幽都則此亦當云南稱大交 書曰宅南交也大傳所稱皆今文尙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尙書 知引經曰與大傳異皆古文尙書也 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之則大交上亦當有曰字古文尙書脫去曰大二字耳 史記五帝紀作宅南交蓋用古文尙書 幽都山名 見爾雅 大交與幽都對文則亦山名也其山蓋在南徼交阯之地堯命羲叔居治南方冀北至于大交之山故云宅南曰大交也山名大交已與幽都相對則無事別求其地以配幽都矣而鄭乃以爲當有曰明都三字案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 降當爲服說見墨子 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子十過篇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大戴禮記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三書皆言交阯而不及明都 淮南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脩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亦無言明都者 然則極南之地無所謂明都者矣豈得以北有幽都而強立明都之名乎且明都乃豫州之藪禹貢被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也亦非極南之地 王伯申尚書經義述聞

平秩南訛

史記作南譌司馬貞本又作爲云爲依字讀音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棟案譌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 古文尚書作僞 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作爲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僞別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爲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是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說文無訛字堯典平秩南訛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爲小司馬云爲依字讀音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爲譌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今本史記皆作譌蓋後人附會孔傳輒加言旁非史公之意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即爲字史漢文異而意不異也古音爲如譌故僞孔傳轉作譌而有訛化之訓 周禮馮相氏注仲夏辨秩南譌段懋堂云葉林宗影宋鈔本釋文亦作南僞○錢宮詹養新錄

昧谷

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載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因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爲昧嘗遣不知蓋闕之義謬莫大焉尚書大傳秋祀桺穀華山鄭注云桺聚也周禮縫人注康成引書度西曰桺穀賈疏云伏生書桺又史記五帝本紀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桺谷案虞仲翔之奏知虞氏所見古文尚書本作丣谷虞意丣桺同字且今文尚書亦作桺謂丣當讀爲桺鄭讀爲昧故以爲誤考說文丣冒也 莫飽切 酉就也 與久切 丣古文酉从丣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一丣閉門象也是古文尚書作丣者取秋時閉門之象萬物已入之意義本精竊鄭氏讀爲昧者說文日部云昧闇也門部云闇閉門也則昧與丣義同丣从丣與昧聲又相近若古文丣世所不習學者多聞昧寡聞丣因轉爲昧以便人易曉雖改其讀而不易其義也至今文桺字論其本訓丣桺原同鄭注書傳訓桺爲聚亦與萬物已入義相近然說文以爲小楊故加木旁別之核之古文特同聲假借字耳鄭所以不從乃虞氏反欲讀丣爲桺是不能通知古義而徒以今文讀之也已譏實甚而妄議鄭爲誤此眞違不知蓋闕之義然因是而知古文經本作丣鄭以爲昧當具於注云丣讀爲昧而不易經字今竟作昧必僞孔從鄭義所改如黎民阻飢本作俎飢鄭注云俎讀曰阻 據宋板詩疏 而孔本竟改作阻訓爲難可取以證也尚書大傳伏生今文也而作桺穀故鄭注周禮引桺穀賈疏以爲伏生書太史公亦從今文作桺後人以僞孔改之幸徐氏所見舊本尚作桺然已不能定從之矣而鄭爲昧谷夏侯等爲桺谷尚何疑哉 臧明經拜經日記

宅西曰昧谷鄭康成周禮縫人注度西曰柳穀蓋古文宅字今文多作度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帝本紀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禹貢降丘宅土風俗通山澤篇引作降丘度土三危既宅史記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毛詩皇矣此維與宅論衡初禀篇引作此惟予度文王有聲宅是鎬京禮記坊記引作度是鎬京毛詩亦古文也禮記是漢儒所傳爲今文猶尚書之有古今文也許書載古文宅字與度字形相近漢人遂俱誤作度 懋堂案宅度二字音相近宅亦得从乇得聲又讀如二字亦可見 惠定宇云穀與谷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案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注云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蓋伏生今文借穀爲谷爾雅及崔譔本莊子俱借谷爲穀也此類夏侯等三家不必盡同 同上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爲昧志襛案鄭氏書注已佚然

其注周禮天官縫人引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是康成本正作柳穀竝不讀柳爲昧也且書正義亦云夏侯等書昧谷鄭爲柳谷豈仲翔誤記而誤駁之邪困學紀聞云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九經古義云鄭注尙書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故虞氏駁之未詳所據今文尙書云度西曰柳穀古文宅度同臣瓚漢書注云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穀與谷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鄭康成云柳聚也齊人語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注尙書从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尙書違失事目言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棘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故虞氏駁之曾子幼官篇言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曰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古文酉从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春言二卯秋言三卯柳卯同字日出于暘谷入于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入无山兌一曰秋門之象故命居之惠徵君九經古義

按堯典宅西曰昧谷康成古文作柳谷虞翻所見鄭氏本是卯字曰古大篆卯柳同字此柳谷也王伯厚謂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余案隋地理志於張掖縣註云有大柳谷張掖爲今甘州衛閻徵君潛邱劄記

鳥獸毛毨

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毴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釋文毴音毛毨先典反釋曰云中秋鳥獸毴毨者此是尙書堯典文案說文毳部毴羽獵韋絝从毳弁聲衰或从衣从朕虞書曰鳥獸毴毛毛部毨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毨毛徐鉉本作毴徐鍇本作毛案說文毛獸毛也髮也則小徐本是毳部引書亦作毛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據此知尙書仲冬鳥獸氄毛古文作鳥獸㲝毛仲秋鳥獸毛毨古文作鳥獸毛毴鄭注周禮亦云中秋鳥獸毛毴與說文正合蓋許鄭皆本壁中古文故所見同也後人以孔傳本校周禮因附著毨字於毴旁爲書誤人注中或覺其難通反誤認毴爲毛字之異因删毛字遂毴毨連文蓋唐時本皆如此故陸賈不能辨之而釋文以毴音毛爲尤謬毴字从毛隼聲若因从毛而音毛則凡字書毛部字皆可音毛矣恐陸氏誤不至此也孔傳本仲冬作氄者俗字仲秋作毨者與毴聲相近義通說文引作毴毛但毛字誤倒在下耳其爲毛毨之異文則無可疑者乃唐韻毴人勇切是誤作仲冬鳥獸氄毛矣余昔撰尙書集解亦謂毴當爲而尹切不當爲人勇切疑所引書即仲秋毛毨殿文今考之周禮注益信前說之確玉篇毴而勇而允二切眾也聚也毨同上此不特非顧野王原書恐幷非孫強改者矣廣韻十七準毴毛聚而尹切較之玉篇學識爲遠勝臧茂才經義雜記

鳥獸氄毛

說文引云鳥獸毴髮云毴毛盛也古文正作毴張有復古編云毴从毛隼書曰鳥獸毴毛别作氄非什麟引尙書又作膟案膟與褎相似說文或从此毴古毛字與夕說云馬不齊毴鄭注云今文毴爲毛古文尙書毛皆作毴惠徵君九經古義

共工方鳩僝功

說文引虞書曰旁逑孱功又作旣孱又作孱功云逑斂聚也與孔傳同疑古文鳩字作逑耳許慎馬融皆云孱具也孔氏訓爲見史記又訓爲布案孱徐邈音撰許馬說是孔訓非也尙書中如方鳩孱功方施象刑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旁見白虎通論衡等書而方命之字仍作方讀爲放引彙于方鳩方割皆訓爲方方是讀如字漢儒方皆依字讀爲旁鄭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是旁爲古文方也薛宣古文大字皆作匚立政云方行天下亦當爲旁傳云方四方也○同上

靜言庸違

楚辭天問一作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案鄭注尙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者即書所云靜言庸違也顏籀作靖言王逸引書云靖譖言亦作靖譖亦云諓諓善竫言遠與回通詩大雅云厥德不回毛傳云回違也春秋傳晏子云君無違德一作諱若回亂明違與回同回邪辟也論衡引作回德回邪辟也故史記云共工善言其用僻是訓違爲辟與回同也古庸字或作庸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庸違釋庸爲康是也或云康盛爲亢龍之亢即亢極邪辟也○同上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蔑父見說文見釋文屬注韋違行也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王觀察讀漢書雜志○趙尹翁歸張禹王傳

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違僻也實用違僻宋槧文校本云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又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宋祁云違當依前注改作韋案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然則韋爲違背本字故今文尙書違作韋漢書原文必是靖言庸韋當從浙本爲正據宋景文所見本下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尙作庸韋故宋云韋當依前注改作違後人依注改正文復依正文改注致宋語反與前相背臧明經拜經日記

象恭滔天

堯謂共工象恭滔天孔傳說甚牽強後來釋書者皆未詳或以爲脫誤或以滔天爲衍文唯當塗徐位山解曰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皆共工也時帝問誰順予事而驩兜薦共工之僝功帝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文弨案徐解滔天甚切當要之此四十一年中亦未嘗全然無效唯是治之不順其性故時而底定時而橫決鯀至於洪洞無涯始謀易其人而任之必非四十年皆滔天之日也鯀陻洪水當時亦豈無小效唯苟趨目前之計而水仍不歸壑故積用終於不成也位山名文靖雍正癸卯舉人以講求經學徵此說見所著管城碩記盧學士龍城札記

問堯典象恭滔天宋儒疑滔天二字因下文洪水滔天相似而誤然乎曰史記夏本紀引此文作似恭漫天與傳訓滔爲漫合漢書王尊傳亦有靖言庸違象龔滔天之語可證尙書古本有作滔天無可疑者詩天降滔德毛公亦訓爲漫今本作慆滔天猶言慢上也史記于洪水滔天不易其字而此獨爲漫文同義別僞孔傳則均訓爲漫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湯湯洪水方割　小民方興　方興沈酗于酒　方行天下　方告無辜于上

湯湯洪水方割傳曰言大水方方爲害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傳曰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方興沈酗于酒傳曰四方化紂沈湎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傳曰方四方也呂刑方告無辜于上傳曰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家大人

曰方皆讀爲旁旁言之溥也徧也說文曰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鳩皐陶謨方施象刑惟弼新序節士篇作旁士惠謳牢中旁才鄭注今文旁爲方商頌元鳥篇方命厥后鄭箋曰謂徧告諸侯是方爲徧也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湯湯洪水方割言洪水徧害下民也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言小民徧起相爲敵讎也史記宋世家方作竝竝亦徧也說見易竝受其福下方興沈酗于酒言殷民徧起沈酗于酒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言徧行天下至于海表也齊語曰君有此土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其義一也方告無辜于上言徧告無辜于天也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說見易旁行而不流下傳說皆失之王氏書經義述聞

試可乃已

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彬謂古人言可即不可上闢詘可乎即其證史記多以訓詁字易經文然不可爲可必古經師相傳如此朱武曹經傳攷證

否德忝帝位

史記作鄙德棣案鄙與否古通用論語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論衡引作鄙訓爲鄙陋之鄙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與論衡合故陸氏釋文又音鄙益稷云否則威之徐邈音鄙是否有鄙音正義曰否古文不字○惠徵君九經古義

明明揚側陋

一案此凡兩讀孔傳明舉明人在側陋者是以明明連下爲一句蔡氏集傳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則以明明斷句揚側陋又一讀攷史記五帝紀與今堯典文同惟明明揚側陋句史記作堯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蓋以舉貴戚包書明明之文疏遠隱匿者包書揚側陋之文然則明明與下句揚側陋相對側之郭氏爾雅注引書曰揚側陋不以明明相屬更可舉證武進士莊讀考異五帝本紀曰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彬謂上明字與下明字異義周語尊貴明賢晉語明賢良韋昭注曰明顯也蓋舉而用之之謂明下明字則指位之通顯者洪範曰毋虐煢獨而畏高明揚雄解嘲曰高明之家是其義蓋下明字與側陋相對指在朝之貴顯而言上明字與揚字對即稱舉之謂疏遠隱匿皆側陋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以孝烝烝

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引之謹案訓烝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又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三復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又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蒸蒸與烝通陶潛天子孝傳贊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閒以孝烝烝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又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光燿於天地論衡恢國篇曰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巴郡大守張納碑曰膺大雅之淑姿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恂恂其仁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蒸蒸雖雖積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蒸蒸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通於神明藝文類聚引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曹植鞞舞歌曰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曰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曰言其人德厚美也王氏書經義述聞

嬪于虞

嬪婦也虞國名其君瞽瞍也舜爲出子居于嬀汭堯以二女女之所謂不告而取也既嫁而就虞以見于舅姑然後婦道成焉故曰嬪詩曰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先言嫁後言嬪義與此同諸侯以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晉重魯申吳四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然則瞽瞍之君虞明矣汪拔貢述學

虞舜側微

舜典序虞舜側微玉篇人部引作微云微賤也案古文微字皆作敚見娟氏鼎及散欒鼎說文亦然惟石鼓文作微惠徵君九經古義

舜典二十八字

釋文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近惟宗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又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據此知晉梅頤所上書堯典自帝曰欽哉止舜典一篇經傳皆無時以肅注類孔傳因取肅本分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經注皆用之以補孔傳之闕或又取范甯注本以補之皆無二十八字也至姚方興采馬王注造舜典孔傳并造經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一十二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駮難不用可爲明見卓識矣則姚方興雖僞造

經傳齊朝未嘗行用也至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并於姚本協于帝下又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及孔傳與堯典欽明文思四句相配以見首十二字亦本有陸德明所見最眞故以王肅本爲據非特不用終哲文明十六字并不收曰若稽古帝舜十二字故書此二十八字以辨之云於王注無所施設也孔氏正義則用劉炫本不便駮難其經故具有二十八字逐字爲之訓釋謂晉闕舜典姚方興奏上未得施行隋始得之是以爲隋僞撰之文爲眞孔傳舜典矣然云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此猶其一隙之明之未盡泯者 臧茂才經義雜記

二十八字駮 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五言今堯典舜典本一篇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斷

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云云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疏證云光武時張純奏宣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周磐傳學古文尚書篇終寫堯典一篇置諸前示不忘聖道此皆堯典舜典二合爲一之根證也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二典原合爲一處猶未加討論集注但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見猶未徹又案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曰堯典不曰舜典蓋稱時雖孔書已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爲說馬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孔安國止名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今不易無論其字字剽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云鄭端簡云曰若句集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採詩長發文明採乾文言溫恭採頌那允塞採詩常武玄德採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採伯夷列傳胡朏明云升聞二字又採大戴禮記用兵篇即攙隔二十八字於中間試思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舉即遷書五帝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僞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帝紀於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下即云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矧遷五帝紀尚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尚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邪邑塗奠穿井以及思舜懋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冊又并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即其人自撰無疑予嘗爲之說曰張霸之獻百兩篇即霸之僞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託始鄭沖即沖之僞造也姚方興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即方興之僞造也善乎朱子曰陰符經決是唐李筌所爲何故自筌說起便行於世其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此其識見甚卓而山陽劉廣文理宇宗起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可爲先得我心矣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傳舜典舊有此矣以直至齋譎驚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遺書及汨作九共稾飫十一篇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即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即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尚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蔡傳則云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其說是也觀史遷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亦在象以典刑之先一如帝典次第未嘗異也予最愛其恤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尚書紀言者不同

二十八字駮二

馮子曰甚矣姚方興之二十八字陋且罔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即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前世即有明知其非眞夫誰敢議蓋徂落而堯之巽位正其從格于文祖而舜之即位正其始於是揭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易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即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此節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竄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而非謨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汪克寬綱目考異曰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數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注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匪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即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間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其獄矣

太史公五帝紀於帝放勛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未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慎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即何異春秋綱目亦僞撰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馮景解舂集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若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顧處士日知錄

堯典及皐陶謨益稷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皐陶也古文尚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況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愼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出尤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尚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本有舜典其書至晉始亡而西京則藏於秘府諸儒多不得見東京傳習者不過數家又無傳注故永嘉之亂其本遂絕今案論語堯曰咨爾舜五句之文可謂精絕當爲古舜典之言而何晏集解孔鄭皆無之何歟觀予小子履下孔注反引墨子爲證則知孔注之僞矣豈何氏失采歟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舜典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孔壁所得古文本有此篇後其篇亡佚撰僞古文者因割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當時馬鄭傳古文尚書二典皆合爲一篇名堯典不名舜典歷引羣書以證之頤煊案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云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詩時邁鄭箋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正義書曰以下堯典文公羊十四年疏引堯典曰在璿璣玉衡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引此句亦作堯典亦皆馬鄭王本二典合爲一篇之證經義叢鈔洪頤煊

重華協于帝

僞案近讀從重華連協于帝爲一句四書釋地云朱子祇緣僞古文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爲一例而竟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并解非堯之號矣是謂以僞亂眞據此重華文命宜各斷句爲讀是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百揆時敘　惟時敘　曰時敘　明時朕言

堯典曰百揆時敘康誥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又曰乃女盡孫曰時敘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傳皆訓時爲是敘爲次敘引之謹案時敘者承敘也敘者承順也大戴禮少閒篇曰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穀後天之氣也承時一聲之轉道秉猶承甘露而敘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是時與承同義訓爲承時詩相近故詩亦讀食蘊詩儀之鄭箋詩猶承也詩負之鄭註詩之言承也則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曰周旋序順旋序亦順也說見後周下序敘同是敘與順同義合言之則曰時敘百揆時敘謂百揆莫不承順也文十八年左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也若訓時爲是而云莫不是序則不辭矣越厥邦厥民惟時敘謂其國其民莫不承順也乃女盡孫曰時敘謂女所行皆順莫不承順也既曰孫又曰時敘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周語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時序與纂脩相對成文時序亦謂承順也若訓時爲是而云是序其德纂脩其緒則爲辭不類矣時敘或曰承敘洛誥曰王伻殷乃承敘承敘二字平列言使殷民莫不承順也傳曰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敘失之楚語曰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是也曰奔走承序四字平列韋注承受事業次序亦失之顧命曰爾尚明時朕言明勉也言爾庶幾勉承我言毋怠忽也勉明一聲之轉說見後明聽朕言下傳曰女當庶幾明是我言斯不辭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賓于四門

鄭注賓作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彬謂四門當卽明堂之四門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唐虞之制雖無可考然傳記所載黃帝時有明堂則其事蓋起于古遠朱武曹經傳攷證

鄭康成云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案賓爲古文儐見儀禮鄉飲酒禮注穆天子傳云祭公賓喪注儐贊禮儀又云內史賓侯注儐相史記蘇秦傳必長賓之儀作儐孔安國以爲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讀爲賓客之賓非也晁氏書說云寅賓出日謂測其出之景而導之寅餞納日謂測其入之景而候之徐邈讀賓爲儐是也古文作賓通作儐孔氏以賓爲導亦讀曰儐近世乃爲賓客之說非也〇惠徵君九經古義

納于大麓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此大錄字自用堯典語孔傳踵僞要亦有本臧琳經義雜記

舜讓于德弗嗣

徐廣曰今文作不怡史記作不懌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台猶怡也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今文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古嗣字皆省作司商宗彤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六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詒本怡故史記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〇惠徵君九經古義

九經古義曰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之作不怡怡懌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嗣案嗣與怡音義絕異毛詩子衿曰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古怡詒字皆省作台嗣字皆省作司高宗彤曰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或古司台字相似因亂之也家大人曰司與台篆隸皆不相似寫者無由亂之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嗣音之爲詒音皆以聲相近而通非以字相似而誤也司與台聲相近故從司從台之字可互通左氏春秋莊八年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釋獸釋文曰鈶字書以爲古飴字皆其例也史記周本紀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辭嗣聲相近怡之爲辭猶怡之爲嗣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於聲之相近不求諸聲而求諸字則窒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爲嗣而取僞孔傳以釋之不自知其閡矣而方枘也王觀察讀漢書雜志王莽傳

正月上日　月正元日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馬融注曰上日朔日也見史記五帝紀集解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姚方興傳曰元日上日也正義曰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引之謹案上日元日皆非謂朔日也上日謂上旬吉日當以葉氏曾氏之說爲是蔡沈集傳引葉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

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鄭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上辛謂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廟亦不必以朔日師秦宮鼎曰惟五月既望王各于享廟師毛父敦曰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尨敦曰惟元年既望丁亥王各廟邢敦曰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師禮敦曰惟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于大室牧敦曰惟王十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各大室各茲與格同是古人格廟不必朔日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四引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亦謂上旬之善日非謂朔日也自張衡東京賦始以元日爲朔日而漢以前無之東京賦孟春元日羣后薛綜謂歲首受賀也補大禹謨者乃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蓋效堯典而失其義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在璿璣玉衡

案京房易略例及周公禮殿記孟郁脩堯廟碑皆作旋機孟郁碑作璇故與旋同伏生書傳曰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其說與京房及漢碑字合惠徵君九經古義

擬璿璣玉衡賦并序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東原戴氏書補傳曰考之周髀有北極樞及北極璿璣之名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極是也所謂北極璿璣者今之黃極是也是知唐虞時作璿璣運旋於中所以擬夫黃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圍周髀所謂七衡以界黃道其中衡則赤道或古之遺制歟延堪案自漢太初以來推步家不知有黃極雖授時之精於測驗於黃極亦茫如也至西人始發明之儒者竊爲創獲不知其名已見於舜典其解已具於周髀後人圖於傳注未之詳也戴氏之言信而有徵乃竊取其意擬爲璿璣玉衡之賦至於呂覽引黃帝之言所謂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即弧三角從地心起算之理則以延堪之鄙見附焉其辭曰

稽古帝舜受命之年德協放勳欽若昊天在彼璣衡用象大圜乃詔羲和詢其說焉曰夫璿璣玉衡之爲器也行健遠法乎乾敬授近取諸巽厥理既深厥數尤賾或曰璿璣者渾儀也其制三重玉衡者橫簫也其長八尺兩曜之升降轉之則符五步之勾已窺之則得或曰七政者北斗之七星也魁之四星爲璿璣杓之三星爲玉衡運中央而各建閒四時而遞行孰是孰非孰中孰失汝世其官知之宜悉敷對無隱欽哉汝羲和拜手稽首颺言曰臣聞天有赤極是名北辰蓋左旋之所循也又有黃極是名璿璣蓋右旋之所依也故北辰者赤道之樞動天由之而西趨璿璣者黃道之紐七曜恆星由之而東走是故兩極之相距亦如赤道之距黃二十四度而弱今二十三度半而强故璿璣者較赤極而尤重而言天者之所必詳黃道一周是分七衡外衡爲南至之跡內衡爲北陸之程其中衡爲赤道四時因之而遂成蓋七政者七衡也昔者有熊氏迎日推策厥名乃見於算經故玉衡者歲實之所麗而言天者之所必精璣衡之名既定璣衡之理可推儀象具備臣請察之一曰日躔太陽本天厥象橢如日行其上盈縮各殊其縮末盈初二象限歷八十九日而不足其盈末縮初二象限歷九十三日而有餘或起春分之際或起冬至之時起春分者交點起冬至者最卑卑行別於視行恆氣歧於定氣視行則更日而差定氣則逐節而異若夫歲實有消有長高卑或後或前雖黃赤之大距有定久遠而亦有微遷此則依古無一成之法所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一曰月離夫太陰之有疾遲猶太陽之有盈縮初均次均之有四輪斯則太陰之所獨月本無光借日爲明晦朔弦望因之而生其與太陽同度也謂之朔其與太陽對衡也謂之望其在日西一象限也爲弦之下其在日東一象限也爲弦之上每日右轉十有三度二十七日轉終之數轉終既周至前朔處斯時太陽之違月而東也已歷二十七度而奇故必又行二日乃能及之所以計日二十有九始爲合朔之期蓋三百五十四日者歲策也三百六十五日者歲實也以歲策與歲實相較而多十有一日也合三年而多三十有三故必置閏而四時無失也一曰五星五緯在天各有歲輪遲速留逆以日爲根其衡日也如月之望則爲衡其合日也如月之朔則爲伏其離日漸遠也星在歲輪上斜行故東移之度遲其離日未幾也星在歲輪上平轉故東移之度速其距日及象限也星在歲輪上直下有類乎留其距日將半周也星在歲輪上左退有類乎逆既合以後則見於晨既衝以後則見於夕歲輪之大同於日天繞日圜象得此[illegible]土木與火圜象最大以日爲心包地之外金水圜象小於三星不能包地附日而行亦有輪狀伏見以名蓋五星之行次也高下各有等差經緯各有定向疏證而得其本原可以破禨祥之矯妄一曰交食夫月之交黃道也與黃之交赤同其交自南而北也爲交之正其交自北而南也爲交之中蓋白道之中正二交若黃道之春秋二分其交也偏於黃道遂交而西徙非若二分有一定之處而不移是故日躔在黃道上東進交行在黃道上西退每一交終而退一度有半約一百七十三日而與日會在朔而日爲之食也日與月道同而度同在望而月爲之食也日與月道對而度對蓋蝕日者月體蝕月者地景日食則易地改觀月食則薄海相等地圜而景大故時有早與晚之分月卑而日高故人有見不見之境一曰恆星動天左旋上布節氣十有二宮終古不易恆星右移判然爲二是爲歲差其數極微六七十年度分始知譬如今之春分也日在大梁而中星爲鳥冬至也日在元枵而中星爲昴設歲差之適三十度也春分在奎而東井是稽冬至在斗而東壁可考閱歲二千東差一次閱歲逾萬南北易位彼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由不明恆星東徙之故而失之拘墟者也是故天與恆星相較而歲差出焉日與恆星相會而歲周秩焉黃赤斜倚而節氣辨焉日月循環而盈虧遞焉黃白交錯而薄蝕見焉日與五緯離合而遲疾順逆起焉地與諸圜不同心而高卑盈縮紀焉既明法原當明法數方圜相涵請陳厥故昔黃帝誨顓頊之言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割彼天體謂之大圜剖此地心謂之大矩夫大圜者弧也大矩者觚也方之與圜無率可通比例之術於是斯窮乃分圜周爲四象限一正一餘釐成八綫居圜之內曰弦曰矢在圜之外割切纖起以直求曲淵哉斯理三邊求角三角求邊或斜或正分秒無微嗚呼作之者惟聖述之者惟賢此璿璣玉衡之制所以法垂守於萬年帝曰俞欽哉乃賡作歌曰卿雲糺縵兮光華復旦兮璣衡炳煥兮羲和乃賡載歌曰昊天其清兮大地其寧兮泰階其平兮又歌曰七曜麗天兮璧合珠聯兮天子萬年兮凌進士校禮堂文集

彬謂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

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許叔重說文解字曰璣珠不圜者蔡邕曰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璣徑八寸圜周二尺五寸而強古無寄率徑一圍三圜周八寸安得圜周二尺五寸而強所謂圜如彈丸者茀畢其可旋轉而言圜不必其中規也蓋天體橢圜近世歐羅巴入中國其說始顯而古昔所傳已萌芽於此然則璣之制其諸羨而不圜者與朱武曹經傳攷證

璿璣旋機辨

宋本太平御覽二十九卷引尚書大傳曰旋璣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玩傳訓則璣當爲機从木寫誤从玉隸釋堯廟碑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旋機離常此漢人所引是今文尚書作旋機也宋本禮記曲禮檀弓正義竝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二旋第三機廣雅釋天二爲旋三爲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春秋緯機作璣非字㕥从木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云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其說與春秋緯合蓋今文家言璣亦當爲機今本史記漢書从玉者傳寫改變非其舊也史記五帝本紀載堯典作璿璣集解正義引鄭注天官書索隱引尚書及馬鄭注並同宋書天文志引虞書作璇璣隋書天文志引虞書作璇璣引馬注作璿璣鄭注云皆以玉爲之王弼周易畧例故處璇璣以觀天漂周易音義璇又作旋璣又作機魏志文帝紀注魏王上書曰上觀璿璣尒疋釋詁郭注引書曰在璿璣玉衡尒疋音義璿音旋又作璇璣無音是郭亦作機尚書音義璿音旋璣字無音是陸所見鄭本作機蓋古文尚書作璇機東晉孔傳尚書作璿璣史記魏志隋書及王弼郭璞所引皆本作璇機後人反據孔傳本改之爲璿璣不得謂唐人始改機從玉也文選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曰仰陟天璣李善注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曜曰璿璣玉衡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壽祺案璿璣玉衡四字尚書本文李善何以舍經而引緯考毛詩思文正義引尚書旋機鈐是尚書緯依今文作旋機不作璿璣攷靈曜同是書緯理應一致文選注作璿璣者傳寫相涉而誤李善欲明璣機同字故先引書緯旋機下云尚書爲此璣正謂孔傳尚書从玉之璣與書緯从木之機異注中此字指顏文仰陟天璣而言明璣字本尚書也下文引曹植詩則明天璣二字所本也文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善注引毛詩曰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尒疋曰瘼病也案李上言毛詩作莫（今本亦誤作瘼）下言漢書引爲此瘼以證碑文瘼字从疒此者此碑文也與哀策文注義例正同凡唐人引尚書及唐石經尚書皆作璿璣李善注文選運命論亦引尚書作璇璣可證李善所見尚書不作从木之機也段君若膺乃謂選注當云尚書爲此機不思選注上文並無从木機字如段氏言則注所謂此機者前何所承耶（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李固傳璇璣不平魏受禪表上在璿璣宋書天文志引鄭注作璇璣又選運命論注引馬注作旋璣引鄭注又作機此數條古今文多參錯蓋亦傳寫之失○陳編修左海經辨）

肆類于上帝

孔傳肆遂也按何休注公羊引尚書肆覲東后肆作遂史記亦引作遂是肆當訓爲遂然據說文引肆類于上帝之肆作𧰲義不得訓遂矣說文曰𧰨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从互下象毛足讀若弟互音罽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尒疋曰𧰨脩豪陸德明音義曰𧰨又作貄尒疋貍子隸貄又作肆注尒疋衆家本多作肆然則肆即尒疋之𧰨又即說文之𧰨矣互豕頭也希豕毛足也豕古文作希而从互則爲𧰨豕从互則爲彖彖與𧰨實一字彖即易彖象之彖陸德明音義曰彖斷也斷之義爲析由全體析之而成爻故曰彖彖字即𧰨義不得作肆肆爲全不爲析也汗簡云唐石經作𧰲从二𧰨也說文云𧰲希屬从二𧰨也說文又云𧰲古文作𧰲虞書𧰲類于上帝然則肆本作𧰲析之則𧰨併之則𧰲𧰲爲兩牲同陳之象其義當得爲全𧰲與肆同音故今文作肆爾詩楚茨二章或肆或肆其骨體於俎小子職羊肆注鄭司農曰肆爲全烝也鄭箋詩用司農說則肆者全體也肆訓爲全攷周禮小胥曰全爲肆肆本从二𧰨故義得爲全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于俎即大司徒職所謂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用全牲爲郊祭之大名故書言肆類于上帝也若夫飫有房烝（房猶半也）殽烝（殽猶折也）少牢之升右胖（胖猶判也）少儀之致左肩皆體解節折以陳之惟祀上帝始得羞其全故名之曰肆又案周禮肆師云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案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鄭注皆破宗爲禜昭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厲疫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說文引禮亦云雩禜祭水旱是禜即宗也黨正職曰春秋祭禜注云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是禜祭爲位與社同社宗猶云社禜也王肅注尚書六宗亦兼及泰昭坎壇幽禜雩禜之祀是禜即爲宗肆師之社宗與虞師之六宗畧同也至其曰上帝曰大神曰山川皆與虞書合而又統屬于肆師肆師之職首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牷之言全也（古文牲作全穆天子傳官人陳牲牷五具又云鍚齊牲特）全爲肆故肆以名其職然則周禮肆師類造上帝即虞書肆類于上帝矣小宗伯職曰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守之類也大疋文王曰是類是禡尒疋曰禡師祭行師之類也類者不同而其爲非時祭天則同祭雖非時禮類正下日用全烝故首冠之以肆重天祀也而解者乃訓肆爲遂肆字从聿聿遂也故訓與聿同孔安國漢人在許慎前豈不見古文𧰲字而訓爲遂乎或疑孔傳爲晉人譌作蓋非無稽矣（劉文淇謹案說文肆極陳也毛公詩傳云肆長也全體在俎非若體解節折故曰肆說文𧰨脩豪獸脩有長義故古文借𧰨爲肆段君說文注以𧰨爲肆之借假而不能申說其義得此爲之疏通證明經義昭然若發矇矣○劉州倅䘏齋遺稿）

書經中以肆字冠句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厥緒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肆惟王其疾敬德不可枚舉朱子以爲皆承上起下之詞蔡注或訓爲遂或訓爲故皆本孔傳及爾雅與承上起下之義合惟于梓材肆王惟德用訓肆爲今陳氏櫟譏之其實蔡注亦本爾雅未可非也但攷此句孔傳以王惟德用爲句而以肆字屬上句與蔡注不同竊能遠拓其疆壤則于先王之道遂大以大訓肆于理亦通（瞿茂才吾亦廬稿）

六宗說

仁和杭編修大宗著六宗攷自伏生以下諸家紛綸之說皆駁而存之以補劉昭羅泌馬端臨之闕顧論而不議取全謝山檢討經史問答中語繫之末以示折中其說言尚書六宗即左傳六物特出新意爲前人所未道夫左傳六物不同乃言推步非祀典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不及歲時祭法泰昭坎壇諸祭無歲與辰全氏所引九紀九星五位諸名皆與祀典無涉若以六物六宗數適相符而比而合之則亦猶之劉歆孔光乾坤六子之說也攷說六宗者義惟鄭氏爲近六宗僅見于

書他言宗者自宗廟外若幽宗雩宗鄭讀當讀爲禜逸周書嘗以天宗上帝連稱月令祈年天宗鄭氏盧氏竝以爲卽六宗鄭注天宗爲日月星辰注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蓋據大宗伯之文然大宗伯日月星辰與司中四者分列則非竝祭可知實柴槱燎其禮亦異況舍日月而引取星辰以合六數未免支綴此鄭之不盡得者也攷周禮小司寇司民竝言祀司民而天府言祭天之司民司祿鄭注此二星者以孟冬祭之孔仲達曰知此祭在孟冬者以月令孟冬祈年天宗是知祭在孟冬也然則司民司祿實天宗中之二宗合之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爲六宗矣司中爲文昌第五星司命爲第四司祿爲第六位相鱗次蓋日月星辰本統于類帝之內而此六者皆星之切于民事者故特祀之又皆天神故列之地示人鬼之上取天府以合宗伯舉周官以證尙書似爲可通又案書傳云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又云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六宗或卽六沴虞時祀典重之至周已廢故其禮莫可考耳許兵部鑑止水齋集

徧于羣神

史記徧作辯漢樊毅脩西嶽廟記云辯于羣神儀禮鄉飲酒禮云眾賓辯鄭康成云今文辯皆作徧是辯爲古文徧爲今文也荀子脩身篇云扁善之度楊云扁讀爲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惠徵君九經古義

輯五瑞

史記作揖魏脩孔子廟碑亦云揖五瑞秦本紀曰博心揖志義作輯漢碑皆以揖爲輯馬融曰揖斂也與孔訓同而字異古揖字有作輯者晉語曰君朝大夫就車韋訓輯爲揖漢書兒寬傳寬對曰陛下躬發揖羣元臣瓚曰揖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竝同虞書曰揖五瑞是也其字从木楫曰當爲輯不通是揖又作楫○同上

諸侯有命圭及穀璧蒲璧朝覲執之以爲摯而天子亦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自是相見之儀當如此舊說謂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大小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舜之輯五瑞令其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審知非僞乃頒還之此僞孔傳釋冒字謬妄之說也命圭有僞則諸侯亦有盜竊者乎冒下之刻果能盡辨之乎璧是圜形異於圭之銳又將何以辨之以冒防僞辨僞可謂拙矣以此說輯瑞頒瑞似此事專爲防諸侯之盜竊者煌煌巽后大典祇爲陰私詭秘之計何其視聖人德量之不廣乎伏生尙書大傳謂諸侯有過者留其圭無過者還之此說猶近理惜集傳未辨正他處諸侯執圭亦以合瑞言之皆承孔傳之誤江廣貢舉經備義

歲二月東巡守至用特

歲二月云云何休公羊注引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史記作覲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尙書作藝祖馬王云禰也用特今古文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姚方興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明上下有脫文今文尙書不可攷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史記封禪書于岱宗之下又云中嶽嵩高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佺案此凡兩讀白虎通引尙書曰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柴字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注引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謹案尙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又春秋疏引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以柴字屬上岱宗讀朱子云注家孔傳以至于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武進士經讀考異

遂覲東后 封禪書

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覲本作見史公述尙書辭以詁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卽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王觀察讀史記雜志

協時月

白虎通引作叶周禮大史讀禮書而協事後鄭云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當爲協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又大行人協辭命故書作叶先鄭云叶當爲汁方言曰協汁也黑帝汁光紀或作叶後漢帝堯碑以叶爲汁漢書載洪範曰叶用五紀伏生書傳引書云不叶于極不麗于咎說文曰叶古文協从日十或作叶从口惠徵君九經古義

正日同律度量衡

佺案此凡兩讀孔傳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則以同字屬律度量衡爲一句與上文時月言協日言正屬詞相比鄭康成周禮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下引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疏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大者皆定正之使依法王制同律注同陰律也疏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此又以正日連下同律度量衡爲一句武進士經讀考異

黃鐘說

黃鐘爲萬事根本蓋言律度量衡所從出也黃鐘者律也黃鐘起於一黍黍之積而爲分也分之積而爲寸也寸之積而爲尺尺之積而爲丈爲引也所謂度也原其始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龠也龠之積而爲合也合之積而爲升升之積而爲豆爲釜也所謂量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黍之積而爲銖也銖之積而爲兩也兩之積而爲斤斤之積而爲鈞爲石也所謂衡也原其始亦始於一黍而已然則西人點線面體之說古聖人固已嘗言之後人特未之察耳世之學者但知平弧三角爲古聖人勾股之精而以幾何之點線面體與九章本末不同咸以爲西人之新意而不知亦中國所自有也何以知之於黃鐘爲萬事根本知之夫黃鐘生於一黍數之所始也非西人所謂點乎黃鐘之長九寸由黍之所積也非點之引而爲線乎黃鐘之圍九分非線之引而爲面乎黃鐘之實千二百黍非面之積而爲體乎是故度之爲分爲寸也是西人由線而面之說也量之爲龠爲合也是西人由面而體之說也而律與衡實兼點線面體而一之何也音之有高下物之有重輕非具點線面體之全不能該也夫三角不同於勾股者其名耳黃鐘不同於點線面體者亦名耳理則未嘗不同也元聖之測天也以廣神禹之行地也以矩然則聖神之功莫有大於平弧三角者矣虞之帝也曰同律度量衡周之王也曰謹權量審法度然則帝王之政莫有先於點線面體者矣而平弧三角實亦出於點線面體信哉爲萬事根本也而古聖人直以黃鐘二字賅之可謂簡而要

文明理其有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守建可也以何人之學爲吾所未有而彼獨得之者非也爲吾用所有而彼乏得之者亦非也今夫理之在心也非猶視聽持申也在物以彼視聽持行之在身未必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也衍謂此理之有心至待吾聖人而後能之乎必不然矣彼有幾何而能用之吾有黃鐘而不能用之此學者之過也於西人何尤於西人又何羨乎學者知勾股而通之不必歧三角於勾股之外則知黃鐘而通之亦不必歧點線面體於黃鐘之外矣或謂幾何起於一點至細也而黃鐘之黍方之則已鉅似不能比而同之也此又不然夫點雖細有形可見也有數可稽也非麗於空虛可知矣夫細之而至於塵極矣以塵與黍較則黍爲鉅矣使離朱察之則又以細於塵者與塵較則塵復鉅矣形與數鉅細亦何常之有古聖人特借黍爲形數之托始耳不必泥其跡推由此數之大之而與樂授時小之而考工制器何一不由於點線面體卽何一不出於律度量衡故曰黃鐘爲萬事根本也凌進士校禮堂文集

如五器

鄭注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楊謂五器飾桓信躬穀蒲五玉古者玉亦名器王制錦文珠玉成器學記玉不琢不成器虞夏之制雖不可攷然周人尚文未必去器崇質也馬融曰禮終則還之是五器卽五玉明矣宋武書經攷證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鄭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器上五玉見史記五帝紀集解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脩五禮之下則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玉帛生死皆朝聘相見時所執則所謂五禮者正謂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鄭說洵長於馬矣然以如爲授與五器爲授贄之器則經傳無徵殆不可從馬以五器爲上五玉亦非也玉固可以稱器然上既云五玉則下云五玉卒乃復可矣何又枝蔓其文更改其字而言如五器乎今案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皆蒙脩字爲義正義曰自五玉以下蒙上脩文如者與也及也廣雅與如也如亦可訓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言方六七十與五六十宗廟之事與會同也詳見經傳釋詞言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贄與所用之五器皆因脩禮而並脩之耳五器蓋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也五禮五玉既依五等諸侯之爵則五器亦當然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器若大行人建常樊纓貳車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擯者之數豆鉶壺皆饔與車由上公而侯伯而子男遞有降殺之數也器爲五等諸侯所用則謂之五器亦猶典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而謂之諸侯之五儀耳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五器皆朝聘所用也故類言之蔡仲默不識乃欲移五玉以下九字於協時月正日之上疏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卒乃復

卒乃復馬遷如五器解之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六鄭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見隱八年公羊傳疏引之謹案卒乃復乃統承上文之辭不得專以五器言之也馬說非是鄭以復爲反歸近之矣然下文歸格于藝祖在朔巡守之後則此時猶未歸也尋繹經文所謂復者當是諸侯反歸其國耳此承上文肆覲東后言之是時東方諸侯來朝於岱宗之下以聽政令至協時月以下諸事皆畢乃命諸侯各反其國故曰卒乃復覲禮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其義通於此矣同上

北嶽

或問北嶽祀典畢竟該在貴省渾源州抑仍曲陽耶余曰曲陽是也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傳曰北岳恆山禹貢太行恆山疏曰恆山在上曲陽西北爾雅兼殷制釋山曰河北恆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山鎭曰恆山註曰恆山在上曲陽是虞夏殷周異代同揆則舜當日蚤覲北諸侯于今曲陽大茂山之下非山經所稱今渾源之北嶽水經所稱之玄嶽歷歷可知豈容議議之者以定鼎於燕曲陽在南渾源少北改而祠之於方位宜余謂則有孔穎達毛詩崧高之疏在曰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余嘗愛王導云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此名相之言也孔穎達云天子不據已所都以定方岳此名儒之言也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不得仍前代太常卿范拱執據崧高疏數語以對後不復改明以來之人獨未讀金史乎因思崧高維嶽非當時以太室山爲嶽乃詩人借嶽來贊美之曰有嵩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是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爲中嶽太史公又出於爾雅後并補註堯典曰中岳嵩高也是殆忘却禹貢之太岳矣將堯有二中岳耶漢武登禮太室易曰嵩高中嶽名益顯皆爲爾雅所誤者或曰然則周竟無中嶽乎余曰周仍以唐虞時霍山爲中嶽矣觀職方河內曰冀州山鎭曰霍山可知蓋自有宇宙便有此山黃帝正名百物蚤已定五嶽之稱禹主名山川又從而奠之下訖周秦恐不敢移豈有如武帝以衡山遠移南嶽之祀於灊霍山者乎或曰如子言周不曾以嶽爲西嶽嶽何得有嶽名余曰職方西曰雍州山鎭曰嶽山蚤已得嶽之名豈得周移嶽於此而後云爾乎漢既移南嶽唐肅宗在鳳翔亦曾改汧陽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要皆後王事余最愛康成註大司樂四鎭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偏足少嫌其以嶽爲西嶽不以霍山爲中又嫌其宗伯註仍襲爾雅雜以嵩高自忘却大司樂註殆由未善於讀崧高之詩也哉閻徵君潛邱劄記

藝祖

宋人每稱太祖爲藝祖日知錄引之甚詳蓋本書歸格于藝祖僞孔傳以藝爲文治用之亦鄭康成注亦以藝祖爲文祖見詩維清正義又今案書之藝祖卽孔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藝禰聲相近釋文云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當以馬王說爲長僞傳多同王注而此獨襲取鄭義何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流宥五刑臏臏刖

堯典流宥五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見五帝本紀集解呂刑訓夏贖刑墨辟劓辟剕辟宮辟大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灋墨罪劓罪宮罪刖罪殺罪鄭注禮改臏作刖又引書傳曰其刑臏賈疏云臏本苗民虐刑書傳云臏者舉本名也公羊襄二十九

辟何注云古者肉刑墨劓臏宮大辟而五徐彥疏引鄭駮異義云皋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說文足部云䠊去陰之刑也从足蜀聲周書曰刖劓㓷黥案此經言苗民作虐刑而首曰臏乃髕之名所由本伏生書大傳何邵公公羊注鄭康成司刑注及駮五經異義凡言臏者皆本此經夏侯等今文最是也而古文作刖者蓋臏剕刖三事皆足刑對文雖異散言皆通說文足部及爾雅釋詁云跀跀也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載此經剕俱作髕故皋陶改髕爲剕周改剕爲刖今文所謂擧其本名古文作刖以周法言之也凡同一書而文或異者非形聲之異即義本可通作臏作刖文異而義合作刵則大相逕庭今文雖與經傳合而古文不可通矣乃僞孔作刵訓爲截耳欲此經五辟及司刑五罪皆同而無耳刑可見作刵之不足信其而文引書刵劓黥知孔氏眞古文本作刖劓今改刵而字又倒置疏引鄭注云刵斷耳劓截鼻亦劓字在下與說文同疑鄭亦作刖注斷耳本作斷足正義欲抹孔抑鄭遂顚孔以改鄭如堯典昧谷鄭作柳谷而正義因孔改昧字遂云鄭作昧谷經尙如此而況注乎疏又引鄭注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是鄭意以苗民用刑特深刻有異皋陶之明允耳其五刑之制原同皋陶皋陶五刑無刵則苗民亦無刵也蓋嘗綜核之言五刑者尙書呂刑與周禮秋官各二而無不同呂刑古文曰刖今文曰臏即下文之腓也古文曰劅今文曰宮即下文之宮也古文曰剠今文曰庶剠庶讀爲煮見秋官庶氏注即下文之墨也今文曰劓頭古文闕案即上殺戮即下文之大辟也則古今文與下皆同司刑墨劓宮刖與呂刑同刖與古文刖及今文臏同殺罪與今文劓頭及下大辟同掌戮墨劓宮刖與司刑同髡爲完體與殺爲斷體相反而相當而爲臏腓刖而不爲刵諸經更無不同也近之言尙書者於正義所述古今文皆倒置之蓋因鄭注亡闕無可取證又未知縫人注所引爲今文也至此篇鄭注猶存并有許氏說文所引遂難以古文爲夏侯等書而因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一篇辟疑斌五節之鄭注正義誤牽引之則益蹇不知當闕之義今既證明五刑之異同而古今文亦瞭然矣漢明經拜經日記

金作贖刑

正義古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駮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頤煊案漢書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千鍰通分之爲六千六百六十六兩大半兩再分之爲十六萬銖以漢錢法五銖除之爲錢三萬二千漢黃金一斤直錢萬三斤直錢三萬以二千爲工耗故云千鍰爲銅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與金三斤價相敵經義叢鈔洪頤煊

惟刑之卹哉　上下勤卹　罔不明德卹祀　知卹鮮哉

家大人曰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今本卹作恤乃衞包所改古文尙書撰異卹者愼也史記五帝紀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秦古文作卹哉今文者伏生口誦卹謐聲近遂作謐也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愼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恤與卹通說文引作誐以謐我卹謐溢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謐靜語也一曰無聲爾雅溢愼也愼謐密靜也密與謐通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賈子禮容語篇引密作謐是靜與愼同義故繫辭傳曰君子愼密而不出儒行曰愼靜而上寬惟刑之卹與兩欽哉連文即康誥所謂愼罰也召誥曰上下勤卹亦謂君臣皆勤愼也愼即上文所謂敬德也此勤卹與哀元年左傳勤恤其民周語勤恤民隱不同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卹祀卹亦愼也愼祀即召誥雒誥所謂毖祀也爾雅毖愼也立政曰知卹鮮哉知卹謂知愼用人之道也下文惟禹湯文武爲能知卹故曰鮮哉而傳皆訓卹爲憂惟刑之憂上下勤憂知憂鮮哉皆不合經旨明德憂祀則義尤不可通王尙書經義述聞

幽洲

書流共工於幽洲當從孟子作幽州即釋地所謂燕曰幽州是也史記作幽陵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志祖案今毛詩亦正並改从俗作洲此處僞孔傳有水中可居者曰洲一語衞包之徒不察遂并經文亦加水旁其實九州之幽州從無作幽洲者正義仍作幽州良由文多不能盡改尒書中此類甚多讀者當一一證明之孫侍御讀書脞錄

竄三苗于三危

虞夏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又分北三苗皋陶謨能哲而惠何遷乎有苗禹貢雍州三危旣宅三苗丕敘甫刑若古有訓至德明惟明王若曰嗟四方至乃絕厥世國語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菑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墨子尙同篇中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兼愛下篇禹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非攻篇下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旣已克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民不違天下乃靜汪中經義知新記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傳案此凡兩讀孔傳四夷絕音三年是以三載屬下四海遏密八音讀禮記檀弓疏引尙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可擧証又揚用修以三載屬上如喪考妣讀詳見孟子章內武進士經義考異

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孔安國傳雖晚出然多本於王肅解百姓爲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內於舜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子所謂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蓋百姓二字孟子原知有舜在內方作此辨證不然與圻內之民孟子生千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爲堯持服也耶此即以經解經

按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即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之及[illegible]

食哉惟時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人杜預解入而能民曰能得民解不能其民曰不能施德何休解不能乎毋曰不能事毋范甯解不能民曰不能治民皆於能字下加一二字以解之頗爲迂曲又昭二十年左傳引詩柔遠能邇杜注曰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是訓能爲材能之能失之愈遠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而難任人

孔王即甚佞也僉壬即險佞也釋詁壬任佞也而難任人即佞人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汝平水土

連百忙中又細讀虞書數過見舜典本爲堯典而一典兼敘堯舜事舜則分登庸在位兩截判然不亂承教云禹作司空往平

柔安也鄭箋曰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猶周官言安擾耳能與而古字通故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渘遠而邇宅象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注曰能善也安善二義竝與順伽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 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人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二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僖二十四年公羊傳曰不能乎毋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而某氏解不能厥家人之不能治其家

率服史記五帝本紀作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頤煊案爾雅釋詁食僞也僞古通作爲字爲哉猶言勉哉時是也惟是柔遠能邇是論帝德行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是厚德遠佞人與太史公所采古文合 經義叢鈔洪頤煊

柔遠能邇

家大人曰堯典顧命文侯之命皆曰柔遠能邇王肅注堯典曰能安遠者先能安近姚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某氏於顧命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於文侯之命曰能柔遠者必能柔近此皆襲取王注而小變其說經文柔遠與能邇相對若如王肅諸人之解以能邇爲能安邇則經文能字之下須加一安字而後可通何其謬也案能與柔義相近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毛傳曰

水土豈待格文祖後耶愚謂何待言蔡傳自明乎水土者錄其舊績兼百揆者勉其新功即稷播穀契敷教皐陶明刑亦申命其舊職而已 亦合孟子舜數治一段 非至此始爲是官也蔡傳精確者己萬不可易況聖經乎死罪死罪記稱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夏字自誤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又竟是大夏亦不誤此愚之所以欲博極羣書也既思干戚是武舞豈容揖遜而得天下者有之公羊說不可信不特公羊也鄭康成注禮記內則二十舞大夏曰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其說亦不可從晚好自破其說如此舞是樂之終則是辭之決抄抄敬受教矣 閻徵君潛邱劄記

汝宅百揆

春秋胡氏傳謂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以帝云作朕股肱耳目爲徵先王駁之曰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乃泛論臣義云爾豈必股肱定屬師保乎景案左傳屠蒯云君之卿佐是爲股肱此未嘗定指師保言也然展喜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此則確指師保言也 馮明經解舂集與閻徵君論議五則

黎民阻飢

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史記作始漢書作祖孟康曰黎民始飢命弃爲稷官古文言阻棣案古文祖字皆作且如祖乙卣盉和鐘文王命厲鼎師敦敢皆以且爲祖故曾子曰祖者且也古文作阻者乘儀禮大射儀云且左還鄭玄云古文且作阻是古文又以阻爲且衞宏撰古文異字其以此乎王肅曰阻難也馬融曰祖始也二說竝通今文近之鄭玄曰阻讀曰俎阻厄也鄭尚書即馬融本當云祖讀爲阻傳寫之誤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五品不遜

尚書堯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帝本紀百姓不親五品不馴 殷本紀作百姓不親五品不訓 周禮地官司徒注敎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案五帝本紀載尚書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然則周禮注訓五品即史記五品不馴蓋古文尚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今文尚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兩句八字之中但一字異耳其餘古今文竝同可據史記周禮注知之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克能

爲詁訓而俊馴爲古今之異古文尚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尚書作克明馴德一句四字亦止一字之異蓋俊遜與訓皆聲相近地官司徒土馴鄭司農讀馴爲訓易坤馴致其道釋文馴徐音訓此依鄭義與史記正合余謂今文尚書亦用古字於斯可見周官壁中書古文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愻譌爲遜

遜遁也愻順也古字竝作孫後有愻遜二字一从辵則爲遁一从心則爲順字形文義皆截然不可混說文心部愻字下云順也唐書五品不愻此古文也後人竝改作遜而經典中遂罕見愻字矣 李進士羣經識小

蠻夷猾夏

問堯典蠻夷猾夏傳訓猾爲亂說文無猾字或謂當爲滑然乎曰潛夫論氏姓篇引此文本作蠻夷滑夏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从水从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爾 錢宮詹潛研堂集

五流有宅 二句

疏云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鄭註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品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按書五刑一章即是有虞律法其刑具略見於此 姜編修湛園札記

讓于殳斨暨伯與

僖案孔傳殳斨伯與二臣名則殳斨連文爲讀據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垂遜于殳斨伯與益遜于朱虎熊羆若均爲二臣史無異辭可也今于殳斨伯與加暨字于其間而朱虎熊羆則不然者蓋有謂也殳斨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遜于稷契暨皐陶也是殳斨爲二人則殳爲一讀斨爲一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汝作朕虞

正義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頤煊案史記五帝本紀於是以益爲朕虞是以朕虞爲官名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亦同此義 經義叢鈔洪頤煊

讓于朱虎熊羆

僖案孔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吳斗南以爲四人每字各一讀不

得以朱虎連文熊羆連文武進士經讀考異

教胄子

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俗本多改育作胄 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教育子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作育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介疋曰育長也與孔馬同周禮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今周禮注仍作胄非也見釋文是鄭本尚書與說文同馬融書傳云胄長也育亦訓長見介疋字異義同鄭注尚書从馬本知馬本亦當作育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然則胄子猶國子與惠徵君九經古義

說文引作教育子周官大司樂注亦作教育子見釋文羣經音辨今本作胄子 王制注及漢書禮樂志並作教胄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稺子引之謹案育子稺子也育字或作毓通作鬻又通作鞠邶風谷風篇昔育恐育鞠鄭箋解昔育曰育稚也稚與稺同見正義以爲爾雅釋言文今爾雅育作鞠郭璞音義曰鞠一作毓見釋文 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曰鬻稚也稚子成王也釋文鬻由六反徐居六反是育鞠同聲同義古謂稺子爲育子或曰鞠子堯典之育子卽豳風之鬻子亦卽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顧命所謂無遺鞠子羞者也王制注引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稺子稺子卽育子故曰命女典樂教育子西漢經師如夏侯歐陽必有訓育子爲稺子者故史公以稺代育蓋有所受之也育胄古聲相近大司樂釋文育音胄邶風谷風篇既生既育與鞠覆毒爲韻 作胄者假借字耳逸周書太子晉篇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亦謂未冠者爲胄子也馬注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則胄爲長始與史公異義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則是以教胄二字連讀而訓爲教長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史記教稺子集解引同書鄭注曰國子也尚書釋文引王肅注曰胄子國子也則鄭王皆以胄子二字連讀然訓爲國子則不專指長子而言周官大司樂合國之子弟鄭注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王制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曰王子王之庶子是其證也姚傳曰胄長句子今本子作也乃後人所改王制正義引孔傳胄長也字亦後人所改史記正義曰孔云胄長子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山井鼎尚書考文曰謂元子以下古本謂上有子字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案教長國子謂教長此國子猶馬注言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育長也教長皆言教育此是訓教胄爲教長訓子爲國子非以胄子二字連讀而訓爲長子也且兼弟言之則非獨長子明矣孔穎達誤以長爲長子而釋之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又誤以傳內長國子三字連讀而釋之曰令長子與馬鄭王注及姚傳咸相違戾而史記之教稺子更莫有能通其義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咨女二十有二人

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見史記五帝紀集解 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見本紀正義 引之謹案馬不數稷契皋陶豈有稷契皋陶不在亮工之列者乎鄭不數四岳豈有敕牧而遺岳者乎今案二十有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三十二人者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爲九人殳斨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鄭以殳斨爲一人朱虎熊羆爲二人失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殳斨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于稷契暨皋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連文偁之如讓于夔龍也 合計之則三十二人也又案蔡傳謂四岳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案經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此四岳同辭而對也傳以爲朝臣舉之非是蔡傳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案帝所咨者四岳也所領諸侯安得越次而對乎蔡傳亦失之四岳同辭而對不稱岳曰者上文已云咨四岳則同辭而對者爲四岳可知故不稱岳曰也下文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必稱岳曰也巽位之命亦咨四岳而四岳對稱岳曰者將以別於下文之師錫帝曰故稱岳曰與此不同之文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某氏傳曰四岳同辭而對是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何以有僉曰之文經又云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四岳四人之證蔡傳以爲四方諸侯則與羣后無別矣 羣牧十二人故逐日遞見之若以四岳爲一人則羣牧亦可謂之一人乎經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凡言四者其數皆實有四也如謂四岳爲一人則四門亦可謂之一門四目亦可謂之一目四聰亦可謂之一聰乎四岳分掌四方猶周召之主陝東西也每岳一人皆爲方伯故周語謂之四伯若以四岳爲一人則何以不云一伯而云四伯乎且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帝也方伯安得而僭之乎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于四人夫旣以丹朱嚚訟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擧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於四岳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同上

二十二人孔傳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以職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則以四岳爲四人而不數稷契皋陶所以不數者以仍舊職無須勑命岳牧亦仍舊職而仍勑命者以其兼綜內外任重而告誡必周也蔡氏以四岳爲一人者本孔平仲之說案左氏傳曰姜太岳之後也又曰許太岳之後也杜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後韋昭注四伯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孔氏詩崧高疏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皆以四岳爲四人則蔡以爲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非鄭語史伯曰嬴伯翳之後也韋昭注伯翳舜虞官少昊之後伯益也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訓鳥獸是爲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漢地理志秦之先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王符氏姓篇伯翳佐舜禹擾馴鳥獸鄭康成秦詩譜亦云伯翳爲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其說與尚書合則伯益卽伯翳益翳特聲轉字異耳仁山金氏斷其爲一人是矣至以益爲皋陶子見於鄭氏詩譜曹大家列女傳注高誘淮南子注而王符仲長統並言之孔氏書疏陸氏音義張守節秦本紀注邢昺論語疏亦並同其說金仁山曰果如是當楚滅六蓼時秦穆方霸西戎何云皋陶不祀乎則非屬父子明矣不知文

倂此言甚傷楚蔑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而歎非謂皐陶盡無後也皐陶偃姓羣舒皆皐陶後六蓼雖滅羣舒不猶在乎則不得據以斷皐陶之無後尤不得據以斷益之非皐陶子路史又謂伯翳少昊之後皐陶之子伯益高陽之第二子隤顗蓋本杜氏左氏傳八元注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卽皐陶字而強以隤顗當伯益也酈道元水經注云飾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曰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顗高陽第二子伯益也困學紀聞引之蓋亦附會之說○崔茂才吾亦盧稿

三考黜陟幽明

傳案近讀以黜陟連幽明爲句尙書大傳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攷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史記夏本紀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以遠近皆書幽明字玩其文義蓋以黜陟斷句太史公屬讀必有所自故漢魏人多祖述之漢書李尋傳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食貨志三考黜陟白虎通引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三國志注引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是並以黜陟斷句此史孝文帝紀太和十八年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三載一考攷卽黜陟欲令愚滯無妨于賢者才能不擁于下位更可爲證 武進士經讀考異

分北三苗

北讀爲別古文北字从二人別字重八八爲北此別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於八部曰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廾部曰𠬞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逵傳古文尙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尙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別異不得言北猶別也虞鄭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分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名蓋依三居之法雖絕之使不得通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傳案孔傳蔡傳並以庸字位字死字絕句趙氏注孟子亦云舜耕歷山三十徵庸據鄭康成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三十鄭作二十鄭所見本字異在位五十載爲句又証之大戴禮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嗣帝所連五十爲句是亦以位字爲斷 武進士經讀考異

五十載陟方乃死

傳案近讀從一句昌黎集黃陵廟碑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則以陟絕句方乃死又爲一讀蔡氏集傳云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重遇廣川書跋謂今曰陟文句爲蠡而謂方乃死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升讀升遐也不得以此取之是又仍從舊讀家語云舜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云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旣云升遐則乃死語爲複韓愈氏謂竹書言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以今家語陟方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據此則今家語讀與孔傳合訓義較孔傳爲晰案王肅僞竄家語孔傳亦與之同益信與王肅出一手也○同上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

傳案孔傳蔡傳讀從一句據史記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釋文引先儒云文命禹名則文命自宜爲一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惟影響

依字當作景嚮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是也鄭季友曰影古文作景嚮洪始加彡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棟案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旁彡者非始于葛洪字苑景旁从彡已見顏氏家訓亦非衛包所改 惠徵君九經古義

勸之以九歌

九歌在當時人所通曉無煩注明景最賞此通人之言先生謂御鈔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此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者如此此僞作大禹謨者取九歌來殉遂創裝於前云云所以六經所載多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傳之聖人決不若後代之饒舌屑屑自言之而自解之也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景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朱子又言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通曉不消說出先生此條眞與朱子二說相發明使七政六宗五瑞三帛及五典等必皆一一自下注腳如御鈔引夏書云云此直僞而已何以爲經 馮明經解春集與閻徵君論書十六則

皐陶謨

若稽古皐陶

傳案此凡兩讀古氏集傳稽古之下卽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是讀從一句孔氏疏引鄭氏云以皐陶下屬爲句是鄭讀從古字句絕白虎通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亦以若稽古句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則若稽古爲句漢時儒者所讀皆然 武進士經讀考異

載采采

彬謂史記作始事事詩蜉蝣傳采采盛貌也卷耳傳采采非一辭也蒹葭采采傳采采猶萋萋廣雅萋萋茂也則采采亦盛多之辭 朱武曹經傳攷證

擾而毅

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犪从牛夒聲玉篇云犪馴也尙書犪而毅如此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音柔說文云犪牛柔謹也从牛夒聲又云瓔玉也从玉夒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犪桑犪桑柔桑也字書皆音而小反非也徐邈音饒亦誤 惠徵君九經古義

彊而義

後漢書楊震傳注引此作彊而誼又臣賢引洪範遵王之誼誼唐初本如此今本誼作義則衛包所改也

傳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引之謹案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良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緇衣曰章義癉惡皇侃疏義善也字通作儀說文義己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義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緇衣臣儀行鄭注儀當爲義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

樂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爾雅儀善也周頌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典毛傳與爾雅同正義曰九德上下相對必兼而有之乃爲一德寬宏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宏而能莊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然則彊與義亦是上下相對昭元年左傳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正與此相反也若云彊而合義則九德皆當合義非獨彊也且如傳說則經文義字上須加合字而其義始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日宣三德　日嚴祇敬六德

鄭注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彬謂鄭說非也三德六德祇言德之備者所受獨大耳寬栗柔立凡有邦有家者不當如是邪朱武曹尚書經傳攷證

俊乂在官

彬謂有家士初試爲大夫者也有邦則有封邑采地在官則仕於王朝者蓋六卿之長如禹作司空契爲司徒之類故上言翕受敷施下言百寮師師百工惟時夏由股肱王室左右厥辟故也同上

撫于五辰

彬謂五辰即四時庶績其凝謂四時當行之事次第而施周禮所謂官成是也同上

無教逸欲有邦

彬謂上文有邦指有采地於王朝者此有邦則指寰內之諸侯同上

天討有罪　疑敍

說文攴部𢿢棄也从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𢿢兮壽祺案尚書周書無討字或曰討乃譸之壞字𢿢市流切即古譸字無逸譸張爲幻是也然說文言部予部兩引周書毋或譸張爲幻不言古文作𢿢則或說非也周書當爲虞書字之譌謂虞書皋陶謨天討有辠古討古文以𢿢代之聲近假借也古文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討之訓棄其義亦合檮幬擣皆𠷎聲禱𧟎皆壽聲𢿢聲今並讀與討近疛紂守肘酎皆从寸並讀與疛近毛詩小弁惄焉如擣釋文擣本或作㿒韓詩作疛此聲轉通借之證陳壽祺左海經辨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彬謂上下合尊卑言之下句亦專戒諸侯朱武曹尚書經傳攷證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傳 案此凡兩讀孔傳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正義云此承而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也思字屬上句史記夏本紀予未有知思贊道哉正義曰皋陶云我未有所知思之者贊于古道耳此又以知字絕蔡氏集傳思曰之曰當作日下言皋陶謙詞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與史記同武進士經讀考異

暨稷播奏庶艱食　益稷

釋文云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棟案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也則是書本作艱訓爲根馬說是古艱字作囏古艱讀爲根見唐扶頌○惠棟九經古義

鮮食

益稷暨益奏庶鮮食又云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頤煊案史記夏本紀一云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以均諸侯一云與益予眾庶稻鮮食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太史公以艱食爲稻食故兩引皆出稻字上文既言稻食下文不必重言故以鮮食爲食少屬下句讀皆古文尚書說經義叢鈔洪頤煊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傳 案孔傳以懋遷有無化居六字爲句蔡傳同此李生渡按史記禹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爲治是又以懋遷有無爲句化居蒸民爲句乃粒萬邦作乂爲句蓋謂遷其粟以養之復徙居眾庶使就食於他邑如孟子移民移粟之類而後萬邦乃粒食而作乂也又周禮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正可爲化居蒸民引証從史記讀爲勝武進士經讀考異

烝民乃粒

鄭注曰粒米也眾民乃復粒食見思文正義引之謹案粒當讀爲周頌思文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廣雅曰立成也鄭康成注小司徒韋昭注周語並曰成定也管子七法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本誤作檐與搖同今立亦定也言均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能定其末也烝民乃立即承上文言之決九川濬畎澮距川平土可得而居矣奏庶艱食五穀可得而食矣奏庶鮮食鳥獸可得而食矣懋遷有無化居百貨可得而用矣庶幾眾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皆也當整而令之然後定矣故史記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也烝民乃立非專指艱食言之則非米粒之粒可知作粒者字之假借耳鄭訓粒爲米[illegible]乃米爲不辭矣王制曰有不粒食者矣使去食字而曰有不粒者矣其可乎思文箋反破立爲米粒之粒米我烝民愈不辭矣成十六年左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正德利用厚生之謂也周語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立我烝民者上思利民之謂也據內外傳所引其非米粒之粒明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萬邦作乂　萊夷作牧　雲夢土作乂

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同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成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今本作雲土夢乃宋太宗所改說見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作與既相對成文言雲夢之土始乂也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於文義少疏矣同上

女爲

引之謹案爲讀如相爲之爲爲助也言助君宣力於四方也大雅鳧鷖篇福祿來爲鄭箋曰爲猶助也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注與詩箋同高誘注呂氏春秋審爲篇曰爲猶助也相爲之爲女爲與女翼同義傳曰女翼臣當爲之失其義矣同上

古人之象

說文解字序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魏書江式傳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據此知壽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蓋以稱考文事許序又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又倉頡

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知古者以象爲文字之名矣故保氏教國子以六書鄭司農以象形爲第一許氏述六書二曰象形三曰形聲是六書之中惟象形最先今許書所載古文多象形字皋陶謨所謂古人蓋卽指庖犧神農黃帝倉頡等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宗彝

宗彝類獮猴出貴州思南有山曰甑峯形如甑故名山谿亘數百里人不能到宗彝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傳遞至下下者始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袞衣取其孝也見侯鯖錄案注疏宗彝爲虎蜼二物說本周官司尊彝虎取其義蜼取其智以宗彝爲虎蜼二物不合六章之數蔡傳宗彝虎蜼取其孝則以二物爲一物且虎蜼取孝更何所據宜爲後儒所詆（宋翟耆年籀史下卷有耕周宗彝記一卷今失傳○崔茂才吾亦廬稿）

黼黻亞字證

吾師儀徵阮侍郎鐘鼎釋文曰黻與黼同爲畫績之形黼形象斧明矣黻爲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訛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彌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凡鐘鼎文作亞者乃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彌字亦卽是弗字黻乃繡亞於裳故从黹義又屬後起壽祺謹案說文弟十二丿右戾也乀左戾也从反丿讀與弗同弗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弜彊也从二弓弼輔也重也从弜西聲弼弼或如此𢏚𢐀並古文是則丿乀者弓檠之形也弗字从弓从丿从乀者弓弩在檠有輔戾之象弼字从弜古文作𢏚亦是二弓輔戾義與弗同故古弗弼相通玉篇丿部弗下云亞古文此非顧野王孫強所能識其弗下引說文撟也之訓則古文作亞必本說文今說文弗下無此古而乃有从韋省之語師說弗字明是从弓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蓋說文脫誤失其舊矣漢書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黼衣畫爲斧形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此亦非師古所能識當郎本之玉篇否則出於應劭服虔等漢書音義耳但黻乃繡裳師古以爲畫猶有疑焉晉書輿服志棨戟韜以黻繡上爲亞字（今本晉書誤黻字爲黼據古今韻會引改）此亦在小顏前似可證黻之爲繡亞也集韻類篇古今韻會並云弗古作亞蓋皆袒玉篇班固白虎通謂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孫炎注尓疋釋言謂黻刺繡爲己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杜預注左氏桓二年傳郭璞注尓疋釋言僞孔安國注尚書益稷並謂黻爲兩己相背則此字傳譌已久不知黻之爲亞也顧野王丁度司馬溫公黃公紹知亞爲弗之古文而不知其卽黻字也顏師古知弗亞黻之同字而不知其爲兩弓相背之象也近嘉定錢獻之知亞爲黻之古字而謂兩已相背取黻冕相繼之義則亦不知亞之爲兩弓非兩已也說文弗訓撟也不正也而不詳弓檠輔戾之說則莫明弗爲从弓之字也金壇段君若膺改說文注之撟爲矯謂揉箭箝也譯弼爲弓必有輔而後正曰檠曰榜曰柲曰閉皆是物也所以輔弓弩以定其體此於从弓之義得之矣而从韋之說猶曲爲傅會又未及亞黻之通假則莫明黻爲會意諧聲之旨也自吾師說出疏通貫注乃令千古昭若發蒙其有功經學甚鉅鐘鼎文作亞者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商亞木父丁爵而外山左金石志載乾隆中頒闕里周範銅器十事有亞尊銘作亞字其下正著弓形辟尚功鐘鼎款識卷十二周器有弜角（弜角原作雙弓角）銘曰弜作祖乙弜旁作兩冊又有亞字中作子立戈釋文云右銘中作雙弓者弜字也玉篇音渠良切彊也作器者之名也蓋弜爲祖乙作此器耳（銘有祖乙字當爲商器）旁作兩冊亦箸人君冊命之意薛氏以弜爲作器者之名非也弜亞皆象形以旌武正類亞尊之製古器銘上象形下卽言作某器者若子執刀作父已寶尊彝（薛氏鐘鼎款識卷二）子立戈作母乙卣（卷三）瞿犧牛兩冊祖丁卣（同上）孫執弜作祖乙寶彝（同上）此類多矣又商器父丙卣銘如弓形弁手執二矢（卷三）弓壺以弓銘之（卷四）亦與亞尊弜角同意（陳編修左海經辨）

釋黻

黻與黼同爲畫績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象斧形明矣說黻者曰兩已相背戾（爾雅孫注左桓二年傳注書益稷傳）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𠔏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今俗本漢書文選皆譌爲亞）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經傳中弼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相轉說文弼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卽考工記弓人之茭鄭注所謂弓檠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于丿部解曰弗撟也考工記弓人曰撟幹撟角从丿从乀从韋省案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从丿从乀从弓丿乀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特丿乀分背不若亞字相交耳然則弗卽亞字爲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有自來矣（阮宮保擘經室集）

汝明

彬謂上文汝翼汝爲取輔助之義明但取其視而可見焉則取其聞而可知此第以服飾采章聲樂一事爲言非行政之大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在治忽

鄭本忽作曶注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某氏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引之謹案忽讀爲滑周語滑夫二川之神淮子精神篇趣舍滑心韋昭高誘注竝曰滑亂也在治滑謂察治亂也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又曰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蓋以此察之也滑忽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史記夏本紀正作滑（王尙書經義述聞）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彬謂不在在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工以納言

彬謂工官也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賈誼書曰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又曰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王曰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變觀民能歷其才藝汝惟敬哉蓋周以工爲太師虞夏以納言爲工所職略同堯以龍作納言所謂讒說殄行卽庶頑讒說之人至舜又以禹兼其事也（同上）

帝光天之下

彬謂光與廣同（同上）

萬邦黎獻（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其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皐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皐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王觀察讀漢書雜志○翟方進傳）

萬邦黎獻　民獻有十夫

引之謹案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漢書翟方進傳曰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字後人據尚書加之也孟康注上儀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則正文本無獻字辨見讀書雜志漢書下）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亦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廣雅曰儀賢也蓋今文尚書說也爾雅曰儀善也酒誥曰女劼毖殷獻臣傳訓獻爲善善賢義相近故儀獻同訓爲賢又同訓爲善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又曰讞從言義聲讞議辠也從水獻聲周官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曰十八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卽皐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今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皐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洪适隸釋讀儀爲傀之傀非是（王尚書經義述聞）

無若丹朱敖

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敖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檮杌之比（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昇與袁譚書曰兄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漆書古文作奡（見說文解字）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舊以爲夏時澆非是禹與舜言得斥天子之弟者古人語質往往有之然依史記此上有帝曰自取子塗山以下別加禹曰則是乃舜自言非禹語也於義更協以聖如堯以親如象而皆殄厥世故曰予創若時創者傷痛之意（孔檢討經學卮言）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楚元王傳）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敖已不敢私不肖子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以駁子政固無譏焉（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上文云無若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志祖案論語奡盪舟自孔安國注以澆爲奡而集注因之實則澆之盪舟於經傳無所據也奡蓋別是一人介斗南此論頗有理然以先羿奡而後禹稷爲次序亦失之疏然則羿善射奡盪舟何以羿先於奡乎或以羿爲堯時彈日之羿亦未必然堯時之羿未聞不得其死也（斗南以孟子逢蒙殺羿爲堯時之羿不確○孫侍御讀書脞錄）

罔晝夜額額

彬謂言無晝夜皆額額詩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卽指慢遊傲虐而言（朱武曹經傳攷證）

朋淫于家

彬謂說文引朋作堋古讀朋與風近當讀如馬牛其風之屬役遂書孝明八王傳詔責樂成王萇曰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是朋與風同（同上）

予弗子

釋文云子如字鄭氏音將吏反案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爲將吏反蓋從鄭讀列子說符篇云禹纂業事讎唯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云云列子之說蓋本尚書讀子爲字此在未焚書之前必得其實鄭氏之音非無據矣（惠徵君九經古義）

州十有二師

案晉書地理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此師以地言也（劉典簿秋槎雜記）

戛擊鳴球　二句

凡樂縣皆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升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不但匏竹在下鐘鼓磬之類皆在下觀大射儀可見惟在庭故可爲宮縣四面軒縣三面之制若分堂上則雜矣且堂上設尊俎行禮之地惟有工人鼓琴瑟者坐于堂廉及太師擊拊以引之更無縣鐘磬之地也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上搏拊琴瑟以詠而堂下擊鳴球以節之非謂鳴球陳之堂上也先儒不詳考樂制又不詳文意遂以鳴球琴瑟皆爲堂上之樂而後世之樂縣遂由此誤并鐘鼓磬亦設堂上非也大射之樂縣甚詳明而陳暘樂書乃以爲堂上之阼階西階遂分鐘磬在堂上鼓鼗鼙在堂下夫階所由升堂也堂上安得有阼階西階鼗既堂下與堂上之磬離矣何云鼗倚于頌磬西紘乎（江歲貢羣經補義）

戛擊搏拊

今孔傳云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正義曰戛擊柷敔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詠詩章又云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球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氏以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戛耳四器不殊鄭說非也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文段已意圖之若可據矣而義殊多不可通通說皆直指樂器未有遂云戛擊便可以爲柷敔者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既首言

及之下文不當複衍柷敔二者亦非衆之所重且此處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揜玉磬聲清與堂下之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搏拊中實以糠則其聲不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遽及傳以戛擊爲柷敔誤矣疏以鳴字冒下球搏拊琴瑟亦不辭不若鄭以戛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案琴瑟難言戛擊竊謂戛擊止貫下鳴球搏拊二者若讀至拊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戴記明堂位之拊搏樂記之會守拊鼓皆謂是也尚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云拊革著以糠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搏拊與戛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搏拊之物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搏拊解爲擊亦有說大戴禮記禮三本云縣一磬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一也拊搏指磬朱絃通越指瑟（劉典籍秋槎雜記）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然其損益要亦大同周時奏樂之節見於儀禮者大約先升歌或笙或管次閒吹合樂其舞時先後未有明文據孔子閒居云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閒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舞人必在下管以後可知也此經戛擊鳴球搏拊句琴瑟以詠乃堂上升歌爲第一節大戴禮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磬而尚拊搏朱絃而通越是周樂章雖改而用器唯磬拊琴瑟則同也下管第二節也周制天子管維清諸侯管新宮古無聞焉鼗鼓合止柷敔爲第三節舞也鼗本所以播之進舞眾至唐凱安舞猶存其制故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正義曰不云鼗而云鼙者廣其類也禮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柷以導歌鼗以導舞其用相類鼗鼓合於柷敔斯容與聲比矣（燕禮記曰若舞則勺故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備舞勺設之）笙鏞以閒卽所謂笙詩三終歌詩三終相閒者也蕭韶九成則大合樂舞而樂告備鄉君注曰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鏞是以此笙卽大射之笙鐘笙磬鏞卽彼庸鐘庸磬（庸鏞字同詩庸鼓有斁不加金）亦今文儀禮庸爲頌古字作額讀若容故與庸通（漢儒祿傳書徐生善爲頌史記作容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如淳曰頌者容也管子國頌亦訓爲容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笙鐘笙磬與笙相應之鐘磬也頌鐘頌磬其聲與歌頌相應者也是故笙鏞以閒謂笙者與歌頌者相閒也可謂笙縣與頌縣相閒也可（孔檢討經學卮言）

合止柷敔

柷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柷敔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柷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擽敔以止之此柷敔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柷敔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亮大樂陳柷敔者存古焉耳後人不識柷敔之用謂始作擊柷將終擽敔惟首尾各一用誤矣（柷音祝敔音語○江歲貢羣經補義）

笙鏞以閒（笙頌）

今孔傳云鏞大鍾閒迭也吹笙擊鍾蔡傳因之又引葉氏之說謂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磬鏞卽鏞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閒歌魚麗笙由庚爲證蓋以笙與鍾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閒歌釋閒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擊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葉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鏞爲頌鍾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閒縣東方鍾磬謂之笙鍾笙磬西方鍾磬謂之頌鍾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閒若禮器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蓋笙頌二字以音近而誤爲鏞則鏞字卽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鍾當之亦不得專指頌鍾也笙字亦該鍾磬二者不得以列管匏中之笙當之也（李進士羣經識小）

股肱喜哉　百工熙哉

傳曰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家大人曰喜也起也熙也皆興也故下文皋陶曰率作興事也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揚雄勮秦美新廖東令王君碑竝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熙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股肱叢脞

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廷賡歌及股肱叢脞卽雙聲之不美雜經詩序以蝃蝀在東爲雙聲始與何廣也（錢宮詹養新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六　學海堂

書經彙解彙編

夏書

禹貢

禹貢

宋張九成集余取其禹貢論有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紀耶而其閒治水曲折罔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水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閒稱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祇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於辭語之閒當敘述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巧詐彌縫遮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造化成此大功哉某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眾矣而謂之禹貢其閒言賦亦詳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入子具甘旨溫凊之奉於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故不

及賦以言名雖曰賦亦非彊爲科率使名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道里水土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書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又續載張子韶禹貢論微嫌其中段解釋處未當胡朏明作禹貢錐指改正之曰或問如張氏說則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己安在其爲不矜不伐哉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臯陶謨言之屢矣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祗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吁咈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孫爲一體者與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 同上三續

冀州既載壺口

憶案舊讀從既載爲句夏本紀漢書地理志周禮載師鄭注引此文並與孔傳同惟宋毛晃禹貢指南冀州一讀既載屬下壺口爲句蔡傳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與毛氏同禹貢錐指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轄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爲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俶載南畝爲例謂始有事於壺口 武進士經讀考異

治梁及岐 梁岐

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狐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蓋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冀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爾雅及左穀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案春秋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在少梁其爲晉地甚明況自竭按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李進士群經識小

衡漳

橫字古止作衡字衡漳衡門冠衡縱連衡皆是也橫字則與光桄字通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恆衞

正義曰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謹案漢志代郡靈丘縣班氏自注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代郡鹵城縣注云虖沱河東至參合合當作戶入虖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夫以并州之二大川禹貢不志恆之入滱衞之入滹沱源流不過數十里而禹貢志之殊不可解蔡傳又引薛士龍之說曰恆水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衞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薛氏合滱水合滹沱之說甚確蓋即水經注所謂二水合流互受通稱者也志恆衞即志滱滹沱矣但下皆云入易水猶未盡合案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源短滱滹沱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恆水出眞定府曲陽縣恆山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衞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沱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同上

鳥夷皮服

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爲島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爲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又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集解引鄭注云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 揚州作島夷張守節正義曰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 蓋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師古於冀州注云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於揚州注云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是可知今書作島爲誤矣釋文引馬融作鳥必非原本馬氏當與鄭王同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尚作鳥字 大昕案後漢書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章懷注引書曰鳥夷顧今本改鳥爲島 十九 ○ 臧茂才經義雜記

碣石

按通鑑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此碣石在高麗界中當名爲左碣石其在平州南三十餘里者即古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其說可謂精矣或獻疑曰後漢書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註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戰國策碣石山在常山九門縣不又一碣石乎王氏說尚有未盡余曰九門縣自西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以當所謂碣石之山亦不可得故康成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康成戒子書吾嘗遊學往來幽并兗豫之域蓋亦以目驗知之王伯厚生長晚宋足不曾至中原即以信康成者削國策不數古人誤者比如堅壘豈易攻與 閻徵君潛邱劄記

按鄭康成言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據尚書中候春秋寶乾圖之文云爾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齊桓塞入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已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塞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善乎朱子有言禹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平得之矣 同上

按上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妥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註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夫事無所證當求之跡跡有不明當度之理以跡而論九河故道咸屬齊鬲津等三在縣之界而碣石不當復在他境以理而論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齊地洿下濱海以禹之智不從此入而反轉遶千里之外乃自平州而入海耶況平州地形高此山既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獨出于勃海之上爲碣石似無疑顧盡人賞其新東

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會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之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者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耶果爾當刪禹貢同爲逆河四字以入于海接上文北播爲九河然後可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同上

按有碣石叢談郭造卿著者疏碣石山所在旣小誤復未悉余爲補正之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成縣有大揭石山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縣跨四地故班固曰大揭石山今人第因天橋柱屬諸昌黎隘矣又唐志營州柳城縣有東北鎭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碣石凡有四海謂永平府之渤海也封禪書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渤海謂登萊兩府之渤海也蘇秦列傳說齊宣王未嘗倍泰山絕淸河涉渤海張守節正義曰渤海滄州也則指天津衞之海言朝鮮列傳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至王險王險城名非海之在遼東而何皆渤海也柰何有臣瓚者徒知漢以渤海名郡遂狹視渤海謂禹貢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也若以太史公增禹貢原文一渤字爲誤不知非誤也正謂碣石邊之渤海也或曰亦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屬尾沒於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于渤海碣石益復明顯是禹貢自碣石入海遷與固同出一口者也同上

又按一誤於臣瓚再誤於穎達三則余尙書古文疏證第二卷所論是亦不復削去惟就穎達疏有云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於河而逆上也亦是誤認河從章武入海不得復至碣石謹據經文正之夾右碣石入於河安國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於河逆上也則河入海順流而下亦卽在此處可知證一禹導山固以相視其源委脈絡實以治山旁諸水使皆入海而諸水河爲大河果至直沽入海則至于碣石四字爲衍文證二導河北播爲九尾合爲一不加至碣石字入於海者蒙上文也省文也安國傳所謂互相備也遽以無是三字而謂河入海不在碣石何異癡人說夢證三且碣石不能入河是海島之夸以皮服來貢者僅夾碣石山畔須西上數百里而後達河經文何不見有西字以合荊州南河雍州西河之例乎蓋河口碣石斷無疑也後代言水道之可信者莫過酈道元一則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再則曰碣石山在臨渝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余謂賈讓治河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析底柱破碣石鑿卽破也酈注有本如此今人不能取徵乎此復舍神聖經文而第指晚近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立說別解可也吾未見其可與論禹跡矣同上

鬲 溝洫志

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爲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爲極北鬲津爲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之文則有津字明矣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並作自鬲津以北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九河既道　灉沮其道　沱潛既道

禹貢九河既道傳曰河水分爲九道灉沮其道沱潛既道傳並曰復其故道家大人曰傳所謂道非經所謂道也道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洪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預注曰道通也字亦作導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昭注亦曰導通也周語川氣之導也韋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鄭注九河既道曰壅塞故通利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沮睢

蔡傳拂自河出之灘以釋灉水誤矣詳爾雅釋水條下又疑睢水卽是沮水案睢與沮南北縣隔禹時亦未有睢水其譌已甚卽以字音言之睢字從目隹聲讀若雖沮字從水且聲讀若疽二字殊屬懸隔字形又不相近何乃致疑李進士羣經識小

禹貢蠶桑說 朱壬

詁經者曰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外此無聞今浙江古揚州地蠶桑甲天下緣蠶喜燥而桑宜濕兗地卑衍九河未疏渟瀦衍受惡獨深惟於桑宜揚土塗泥兼以五湖之浸於桑亦宜特當日水過多人力未盡故不見經耳竊謂此說未盡然禹貢蠶桑之利非專屬兗也兗稱既蠶而所貢者絲與織文他州雖不著既蠶之文而靑貢絲徐貢元纖縞揚貢織貝荊貢元纁及組豫貢纖纊不蠶而何以貢此此外惟冀爲帝都例無貢篚雍梁二州無文以言今證以詩魏風言桑者閑閑孟子梁惠王篇言樹牆下以桑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將爲繭絲乎三晉古冀州地可見冀亦宜蠶雍梁二州詩國風秦邠所跨之境秦風車轔言阪有桑邠風七月夏時之詩言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可見雍梁亦宜蠶不得云兗州而外無聞也至荊揚豐桑之美亦不始于今日齊語稱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而反楚不宜蠶何能使之貢絲此尤東南古有蠶利之明證然則禹貢獨著於兗者何居曰治水莫重於河河流泛濫於兗九河未道民居邱陵兗無土可桑是以特著其文以見河爲害之驗今兗州無復桑亦緣齊桓塞九河而後不能復故道河勢屢移禹跡蕩然深爲兗患則土仍不宜桑此與禹貢殊者矣若蠶性惡濕喜燥乃就食葉而言故禮云風戾以食之也其地之卑濕不在所忌江浙飼蠶者水鄉居多而曲植蘧筐之用有以使蠶遠於地而不受卑濕之患何嘗以蠶性燥濕異宜分別古今地利與至東南禹功不及以江浙正當入海之處不必復施功若疑禹時東南人力未盡未宜蠶桑亦附會之說也經義叢鈔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億案此凡兩讀鄭康成云貞正也治此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則以厥賦絕句貞字連下讀孔傳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則以貞字絕句作十有三載乃同爲句蔡氏集傳同孔

氏攷禹貢經文言厥土厥賦厥田並讀斷則鄭氏以厥賦爲句與經例合從鄭讀爲是 武進士經讀考異

浮于濟漯達于河

按專門明經於地理有不若人君之言者浮于濟漯達于河是也穎達疏云從漯入道自濟入河上句眞亂道爲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晉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新書亦不通地理沇濟自溫入河作今自漯至溫而入河夫高宗灼知濟與漯斷則此至溫入河乃濟水非漯水明矣敬宗雖姦敢面欺以必不然之水道乎且其學素號博矣明屬宋景文亂竄不及其原對之文然敬宗之所可議者有二一是不正解禹貢經文以告君一是言伏地南出爲滎澤不深明乎濟水之故余嘗按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東郡東武陽縣禹貢漯水出東北至千乘入海

又按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鄄城又東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瀆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裨註於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東至臨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濟在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于河耳至既東爲濟入於河非是潛伏地中乃穿河腹中行不至如蔡傳入河穴地伏流絕河之說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有清下一道直貫之者此濟也故古文每言如河濟之不相亂余親見渭水至清以涇而濁濟水至清却不以河而濁蓋水各有性濟之性則獨勁也故語云勁莫如濟曲莫如漢溢出南岸爲滎仍然至清自滎澤至定陶約四百四十里中有濟陽城今在長垣縣界者須行過此地而伏伏而旋出於陶邱之北禹貢九敘導水皆無出字獨至此下一出字豈無故明係伏而復見斷而復續或曰濟陽至陶邱百四十里而近此百四十里之間便有伏而復見之事與余曰括地志沇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深而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此不過八十里耳見而伏伏而又見況將倍此之地乎後代祗緣王莽末濟瀆曾枯不見有溢爲滎又烏知陶邱北有濟復出之事哉紀載闕如惟許敬宗知之曰伏而出曹濮之間新書亦曰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始善會經旨新書又載其對高宗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余謂潛而出即東出於陶邱北之註腳也合而分即入於河溢爲滎之註腳也

又按胡朏明問滎字說文曰絕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正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爲滎故以絕字解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答在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爲其註腳矣

又按顧景范川瀆異同力詆三伏三見之說出近代俗儒漢唐迄宋諸儒無主是說者余謂至溫入河自不得言一伏特再伏再見耳又謂曰出者折旋之間因邱爲隱見耳濟初發源或有伏見之分至截河而南之後未嘗伏而復出經文固已明言之曰浮於汶達於濟又曰浮於濟漯達於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哉殊可稱偉論然以愚斷之兗州貢道浮濟必經陶邱即青州貢浮汶者亦由壽張縣安民亭入濟一百五六十里至陶邱北向所云浮於淮泗當作達於菏浮菏者亦由乘氏縣入濟五十里至陶邱北皆至此而止然後舍舟登陸至濟陽城西復登舟以至滎陽入於河此當日貢道也或曰果如是則兗州貢道當如荆梁二州用逾字曰浮于濟復逾於濟達於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入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洛梁之沔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於渭若兗州之濟本屬一水雖中少間阻無復異名故經文亦不屑屑分疏之且不有浮於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者乎且陶邱不過兩邱相重累耳形甚微非比高山巨嶺足以蔽虧濟水致忽隱而忽見如顧氏解余謂縱能障蔽濟流經文當作東出於陶邱南不當曰東出於陶邱北益出者明係伏地至此復見之名也余是以篤信經文參諸古今之變一水直達者少著其論如此 閻徵君潛邱劄記

漯 濕水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載未詳其地也謹案水經注所敘漯水源委分明蔡氏云未詳其地者疏也但諸儒言漯水者多說成兩水則由誤會漢書之故漢志東郡東武陽注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注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東武陽爲曹州府之朝城縣漢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其地在東武陽東北約五百里釋地者誤於漯水所出之說謂漯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閻百詩四書釋地亦云漯者河之支流也止云水名安知非漢時出高唐之漯水乎如此則高唐自有一漯水此河之支流至高唐而與之會也不知漢志兩處言雖不同而其水則一惟不明河道遷徙原委故解說不通耳今以禹時水道言之則漯自受河於黎陽河之經流自黎陽而北漯川自黎陽而東所謂釃爲二渠者是也自周定王時河決而東數十里至長壽津乃北行津以西漯川遂爲河所占而其地猶近至漢成帝河決館陶以至永平時王景導河東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漯別而行漯川之南武陽以西漯川舊所行之地皆爲河所占而東武陽爲漯受河之始矣河又迤邐東北行至高唐縣界復絕漯而北東行至漯沃入海而高唐遂爲河漯交橫別流而出之地矣然則地志言漯水所出者謂漯水至高唐出河而東也其所謂出乃復自河出非別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程大昌言此乃漢河者於謂漯受河於武陽乃漢河而非禹河也以禹時之河由宿胥口北行東武陽高唐皆非河所經之地漯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於東武陽矣

漯字本作濕從水㬎聲俗改曰爲田省絲作系而濕字遂與燥溼之溼混而爲一案漢志平原郡有漯陰縣千乘郡有濕沃縣皆因漯水得名字本作濕因濕溼二混遂訛濕沃作溼沃雖其

袖海山房校印

宗炎李進士羣經識小

嵎夷既略

家大人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嵎夷之地既治也馬融曰用功少曰略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潟卽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曰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潟字又作舄河渠書溉舄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溝洫志作千古舄鹵後人不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潟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潟則不得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下則不得先言厥田且厥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王觀察讀史記雜志

厥篚檿絲

雲夢藥溪談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史記作酓絲爾雅曰檿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弦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此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崔茂才吾亦廬稿

達于泲

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尚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尚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已詳言之王觀察讀漢書雜志地理志

赤埴墳

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頤煊案太平御覽卷三十七引尚書曰徐州土戠墳謝沈注戠音志謝所注卽鄭本戠當與職字通用儀禮鄉射禮鄭注古文職爲識今文或作植說文埴黏土也義亦與職相近經義叢鈔洪頤煊

浮于淮泗達于河菏誤爲河

史記漢書並同而淮泗無入河之道蔡傳因引許氏之說謂由濉由泲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汴水濉水乃鴻溝既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泲水卽湖陵入泗之菏泗水南流合菏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菏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從水苛聲案此則字本作菏隸書譌寫作荷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既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尚仍其舊且本解菏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泲水篇言菏水過湖陵縣南酈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菏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菏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菏水上通泲下通泗青州言達泲此言達菏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疑李進士羣經識小

三江

北江今之楊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郭璞記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顧處士日知錄

問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旨然羣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董秉純

答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幷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荊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荊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隔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書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

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語其南交梁而荊而記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六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林季龍朱槃圖蔡九峯皆以為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為三江況東婁為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即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傳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為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繆繆之甚者彭蠡為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蜆江笠澤江意者即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蜆江即東江笠澤江即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臆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為松江東南為婁江北為東　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為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畢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遲諸暨又東遲始豐又東遲曹江然後返承與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為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幷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懸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為韋昭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

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荊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襍水之入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溯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荊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況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荊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即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眾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略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大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漸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

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顧不以爲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滙澤陳氏暘更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全庶常經史問答

三江辨

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毘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鄭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唯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换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毘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唯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即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卷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歷而今尚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即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毘陵志以荊溪爲中江唯北江自從毘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且二家之是非愚謂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即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即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王

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羡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閒也許愼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闞駰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素望山東出爲敵浦其枝分歷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旣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閒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況二江上流內傳亦有可攷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洞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曰高淳之中江爲胥溪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傅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溪也其地有伍身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溪之所繇來矣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曰孟堅於𡗝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旣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奈何非之曰子豈不宗康成顧貢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己自悟其失與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作三江辯

三江辯下

余旣攷定禹貢三江以班固之說爲確不可易因思此說也孔頴達尚書正義已用之而蔡氏集傳之所用者則庾仲初之說卽頴達所謂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者也余攷仲初所云東江者卽漢志之南江從吳縣南餘姚入海者也其云松江者卽漢志之中江從陽羡入海者也惟舍北江不數而顧數婁江爲失之水經注亦言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則仲初所言尙未大謬而不得爲禹貢之三江者禹貢道原于彭蠡仲初道原于震澤所起不同故也夫道原于彭蠡者上流之三江也道原于震澤者下流之三江也下流之三江係東吳一隅上流之三江係揚州全域禹之道江漢以入海也爲全域耶爲一隅耶此易知也仲初之意謂三江入海然後震澤底定若三江必悉出于震澤而揚州之患亦無大于震澤之不定者則偵矣夫揚州之患不在震澤而在江漢震澤偏處下流其爲患小江漢則遠自雍梁數千里之外由荆入揚其滙爲彭蠡也適當揚之上流揚州之境所以盪爲洪波有陸沈之歎者由江漢不能朝宗反挾彭蠡之水奔涌四出不可禁制故也豈止一震澤之未定也哉禹疏爲北江道江漢之水使之安瀾入海上流鬱怒歕薄之勢殺其大半矣又必道二江以入震澤者洩水方割之日江漢挾彭蠡東行北江不能盡泄也而二江所行爲漢丹陽宛陵會稽諸郡之地又多長山峻嶺飛流激湍數日霖潦衆水交赴若是者安歸乎歸於震澤耳北江雖通不能泄而去之也禹疏爲二渠引之震澤復使分道入海上以泄北江不盡泄之江漢下以泄北江不及泄之衆水有北江以拚一州有二江以安數郡如是而揚州之患息矣夫使揚州之患僅在震澤則疏其下流可也然亦必上流無江漢無江漢則雍梁之水何以泄江漢者所以泄雍梁之水三江者又所以泄江漢之水禹之爲三江不自上流而安自哉後世北江尙存而二江廢矣其廢之也以其爲東吳患雖然何患耶患在海口不通耳非以二江入震澤而爲患也今使北江之海口不通能不爲患乎則使二江之海口常通詎必其能爲患乎且二江不入震澤非特無利于東也適遺患于西何者以丹陽宛陵諸郡之水不能盡泄之北江也泄而溪[illegible]汪過不能旦夕去也是故徵特北江不可無卽二江亦不可廢後世之廢二江毋乃爲仲初所誤與夫以三江爲出自下流則上流可弃矣甚矣仲初之妄也不可以辯 錢進士溉亭述古錄

禹貢荆州云江漢朝宗於海揚州云三江旣入周禮職方荆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州三江蓋荆州止有江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舍三江之大川不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人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蓋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旣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

乎不思甚矣

荊州言朝宗於海則幷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既入則幷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別而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渭洛入河可比故謂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其爲一瀆而既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酈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李進士羣經叢卜

禹貢三江卽職方氏三江職方三江所在莫詳于班氏地理志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於毘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而皆著之曰揚州川蓋據職方氏言之也志於吳先標具區澤在西乃繼之以南江在南東入海其於北江中江亦皆言東入海此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確詁也夫惟震澤在西而三江皆東入海一東一西是以三江入而震澤定矣書正義引鄭康成之說而申之曰其意謂三江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此鄭氏解經之善與班志相表裏當洪水時三江皆歸震澤震澤不能容則吳越爲巨浸禹既導江入海則震澤但爲吳越諸小水之所瀦而無震蕩之患矣山海經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高山二語專承南江言之入海在長州南與班志言南江在吳南正合水經言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與班志所言猶不舛互酈氏誤仍分江水爲南江拉雜斂之則有不可解者夫古今水道變易原非今日所能揣度然班志所述卽以班志證之而其說自明志於石城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夫曰分江水曰首受江則非南江之正流可知矣曰東至餘姚入海則非在吳入海者可知矣志於毘陵之北江曰東入海明其入海在毘陵也於吳之南江曰東入海明其入海在吳也於蕪湖中江曰東至陽羨入海明其入海不在蕪湖也使分江水卽南江則班氏當如中江之例於南江在南下著之曰東至餘姚入海卽或以其見於石城不復再著亦不當徑曰東入海同於北江之例矣且志於三江皆不言過郡幾行幾里者以其統于湔氏道下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之內耳於分江水則別記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明其於三江之外別爲一支也許氏說文於江字云水出蜀湔氏徼外崏山入海此統三江而言之也繼之以沱以浙則皆出於江而別爲一水者若三江正流雖分南北中而皆不得有他名也許氏及晉灼闞駰所言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卽班氏之分江水水經於江水奇分以上標曰南江而於運黃橋下逕餘姚故城者但曰江水尚存分別酈氏又言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蓋南江自石城分江水亦自石城以分江水爲南江之枝分可也以爲卽南江不可也禹貢導江云東迆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鄭氏注東迆者爲南江此卽鄭氏所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者也北會於匯蓋南江與自蕪湖分流之中江相會既會之後少東爲中江少南爲南江而同入于海若南江卽分江水則自吳至餘姚較中江入海相去且數百里禹貢入于海之文不應統而言之而鄭氏所謂不入震澤者尤非理矣分江水之故道雖不可復考而與禹貢要無與焉許兵部鑑止水齋集

厥貢惟金三品

荊揚二州皆貢金三品孔傳三色銅也蓋謂青白赤色王肅以爲金銀銅而蔡氏從之非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揚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嚴茂才吾亦爾齋

瑤琨篠簜竹箭

史記夏本紀載禹貢曰竹箭既布又曰瑤琨竹箭壽祺案尚書禹貢無竹箭字或謂卽篠簜大史公以訓詁代經文也然史記此篇所紀九州貢物無有易以訓詁者不應於篠簜二字獨變蓋今文尚書篠簜必作竹箭太史公據而書之如便迮伏物史記五帝紀索隱引尚書大傳曰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曰柳谷見一本後漢廣所之異說文第六上木部榗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榗暘湖孫淵如謂說文言榗讀如禹貢竹箭之箭然孫亦不知爲今文尚書且說文言讀若亦無有作讀如者竊疑說文此注或有脫誤當作讀若書曰竹箭六字蓋節引今文禹貢之辭與弟十三系部絥讀若禹貢玭珠爲一例儀禮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篠也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吳越春秋晉竹十廋晉竹卽箭竹也足證古籀晉同音陳編修左海經辨

沿于江海二句

按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揚州貢道由江順流入海由海逆流入淮入泗是禹時江淮決不相通明矣其通之者在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以通糧道然亦是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入江水道尚相反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大業元年以邗溝水道屈曲發民番治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孟子之言蓋至是始驗閻徵君潛邱劄記

江漢朝宗于海

鄭注宗尊也按宗尊雙聲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九江孔殷

爾疋釋言殷齊中也殷無盛意說文殷作樂之盛易曰殷薦之上帝此盛專謂樂耳殷讀如殷其靁之殷九江孔殷不得以殷爲盛也同上

雲土夢作乂

德案此凡兩讀一讀以雲夢土爲句作乂爲句孔傳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史記夏本紀漢書地里志同此一讀以雲土爲句夢作乂爲句蔡傳云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今讀從此說括筆談云石經例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攷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雲杜杜與土通蓋以雲土爲義水經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酈氏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此又可爲證是則班氏所見本亦作雲土古本信可據也禹貢錐指謂太宗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爲得恐未盡然武進士經讀考異

雲土夢

古本原作雲夢土作乂故傳云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自唐太宗改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宣四年邧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

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蘄州蓋所謂方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國不得強分爲二地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厥土惟塗泥

孔傳云地泉濕㬎字誤塗泥何必以濕字爲訓考古本是地泉溫蓋惟溫故溧固不密而常見其沮洳耳溫與濕字形近故致譌且濕本非溼字解 盧學士鍾山札記

三品

詩大路南金正義云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僞孔傳本作璆誤鐵銀鏤尒疋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攷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青白赤也案僞孔傳亦云金銀銅也與王肅同亦王注多類孔傳之一事所以疑僞傳出於肅造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砮

禹貢貢砮石火燒爲箭鏃剛利如鐵者華陽國志曰越巂郡臺登縣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貢砮是也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三邦底貢　二句

案舊讀三邦底貢厥名爲句夏本紀三國致貢其名馬注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據孔疏云鄭元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是以貢字絕句厥名連下句爲讀吳幼清云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底貢其有名者耆以三邦底貢厥名屬上文箘簵楛非是據此吳說亦本鄭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包匭菁茅

案此凡兩讀據孔傳云包橘柚正義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是以包一讀匭菁茅一讀鄭元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是以包匭菁茅連文爲讀蔡氏集傳云既包而又匭之所以示敬也

同鄭氏同上

厥篚元纁璣組

傳曰璣珠類生於水釋文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圜也字書云小珠也引之謹案元也纁也組也皆女紅所爲也璣則珍寶之屬側於元纁組之閒殊爲不倫篇內凡言厥篚織文厥篚檿絲厥篚元纖縞厥篚織貝正義引鄭注貝錦名厥篚纖纊皆無及珍寶者徐州厥貢蠙珠之下乃言厥篚元纖縞則珠璣非入篚之物不得云厥篚元纁璣組也竊疑璣當讀爲暨暨者與也及也厥篚元纁既組者厥篚所貢則有元纁及組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文義與此正合周官大宰釋文璣劉音其既反玉篇璣渠氣切集韵璣暨二字竝巨至其既二切是璣與暨同音故借璣爲暨以六書之例求之璣從幾聲暨從既聲璣之通暨猶幾之通既也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云荀本幾作既是其例也經不直曰元纁組而加暨字於句中者元纁皆采色之帛而組則爲綬屬故加暨字以別之猶蠙珠與魚不同類則曰蠙蛛暨魚耳史紀五帝紀載堯典稷契暨皋陶則以與代暨載此篇淮夷蠙蛛暨魚以則衆爲暨而於元纁璣組乃作璣不作泉亦不以與字代之蓋西漢經師已不知其爲暨之假借矣孫氏伯淵曰璣是綦字引周書王會篇王元繚碧綦十二孔注云元繚謂之黑組綦之綦王名爲證又曰馬注組云也當云璣組文也今本脫字耳案綦組之所用不獨組璧而已不當專取組璧爲義且不言經而但舉組之玉之名則文不成義况古音綦在之部璣在脂部二部不相通不得以綦爲璣也馬注組文也乃釋組字非釋璣字故釋文引於組字下又不得謂組○王尚書經義述聞上脫璣字也

江沱潛漢

釋文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於漢非正義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頤煊案史記夏本紀作浮於江沱涔於漢衞雅釋水漢爲潛亦當有于字 經義叢鈔洪頤煊

逾于洛 地理志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尚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雍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尚書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衞包以俗書改之也班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其秩然不紊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爲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瀍澗其川熒雒今本熒作滎辨見高紀滎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黽池新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未改幸其字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辯古文尚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伊洛瀍澗

問伊洛瀍澗皆入河之水說文水部有洛澗而無瀍不審此字何从曰古書从系與从水之字多相混漢周憬碑有曲紐長匃曲江也王稚子闕云河內縕令郎溫也春秋傳有酒如澠淮南子本作繩今俗本亦作澠竊意瀍本作纏以水曲曲得名俗師輒爲作水旁爾江叔澐云古瀍字本不从水淮南本經訓導瀍澗可證○錢宮詹潛研堂集

滎波既豬

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馬鄭本皆云滎播既都鄭云沇水溢出河爲澤衞狄戰在此地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棟案滎波當是二水名周書職方云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孔氏以爲滎澤波水非也鄭於周禮注依尚書讀波爲播以滎播卽滎澤合爲一亦非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入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梁州之貢道無與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無與厥貢鏐鐵銀鏤砮磬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琅玕一也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一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一也或曰經文於梁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蔡蒙旅平　荆岐既旅　九山栞旅

蔡蒙旅平傳曰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荆岐既旅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九山栞旅今本栞作刊乃衞包所改古文尚書撰異已辯之傳曰九州名山

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家大入曰傳以旅爲祭名則旅平二字梁旅二字皆義不相屬禹貢不紀祭山川之事五岳四瀆皆不言旅何獨於蔡蒙荊岐而言旅乎且九川不言旅而九山獨言旅（周官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然則祭上帝及四望皆謂之旅不獨祭山也）則禹貢所謂旅者本非祭名可知余謂旅者道也爾雅路旅途也郭璞曰途即道也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曰旅道也蔡蒙旅平者言二山之道已平治也荊岐既旅者亦言二山已成道也九山梁旅者梁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杜注刊除也刊與梁通）言九州名山皆已梁除成道也九山梁道與九川滌原對文猶之九州攸同與四奧既宅對文也曰蒙羽其藝曰岷嶓既藝曰蔡蒙旅平曰荊岐既旅或紀其種藝之始或紀其道路之通皆以表治公之成與祀事無涉（王尚書經義述聞）

和夷厎績

鄭康成云和讀爲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覲（記及水經注）又案漢書酷吏傳云桓東少年場如淳曰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故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敘和樹表（雙植謂之桓桓表是也四植謂之桓○惠徵君九經古義桓撘是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億案孔傳云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是以因桓是來屬下文爲讀禹貢錐指引吳氏云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于帝都之道舊注以此句屬下文非是又以因桓是來斷句爲讀又馬融云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此即吳氏所本（武進士經韻考異）

西傾因桓是來

禹貢敘梁州貢道曰西傾因桓是來孔蔡二傳以西傾爲山名故桓水有二鄭道元所謂岷山西傾俱有桓水也孔疏據漢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而西傾在隴西臨洮則初發西傾不得有桓水蔡傳據水經西傾之山桓水出焉（此是酈注非經也）一水一山皆隸雍州與梁之桓水無涉後讀閻百詩尚書疏証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爲之說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譌最爲了當（梁孝廉警記）

黑水西河惟雍州

禹貢黑水說者紛紛訖無定論今尚書地理通釋以大通河爲界雍州之黑水以金沙江爲界梁州之黑水以瀾滄江爲導水之黑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說似是而亦多可疑惟金沙江爲界梁之黑水爲最確耳大通河即古之湟水自西來合浩亹水至蘭州入黃河者也玩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是以黑水與西河相對爲雍之西界必其水自北而南流乃足以爲界若湟水浩亹水乃是自西而東南流可界南北不可界東西安見界雍之黑水必爲大通河乎瀾滄江固是入南海矣然而三危山爲竄三苗之處經明言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而瀾滄江與金沙江日發源於諸濮渾伍巴什山不經三危勢不得不於瀾滄之下流指一山以當之於是以雲南大理府龍州西之三崇山爲三危而又自言其地太南似未爲的姑存備考余謂三崇山即令可當三危亦未安黑水既分爲三矣猶曰是名偶同耳若三危既爲三苗所宅之地忽又有一三危山與同名名實相亂將使後人何所適從導黑水所至之地豈不能於附近處別舉一地而必舉其與三苗同名之地乎則此二黑水者大惑終不解矣然則雍州之黑水果何在案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明一統志黑山在肅州衛城北沙漠中望之惟見黑山）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于白水入西寍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紅水西南流入臨羌青海之上源其水名爲鮮水亦曰僊水下入西海即青海其下流入黃河此黑水眞爲雍州之西界者也蓋古雍州於漢時河西四郡但得武威張掖酒泉而不得敦煌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敦煌今廢沙州及瓜州流沙在沙州之西假令雍得沙州則經文當云流沙西河惟雍州不以黑水爲界矣西海者在湟水之南西寍之西黑水既入西海不但可界雍之西鄙兼可界河外之南鄙蓋雍域不越西海而南其地爲崑崙析支渠搜西戎之地經但于州末紀其以織皮來貢不在州域之內此皆以黑水爲界而知之先儒未知肅州有黑水惟焦竑禹貢解略舉之云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此雖得之而考之未詳不知此水從鮮水入西海非南流至積石積石去黑水遠何止三百里若西海之下流入河則亦流至積石非不與積石河通也蓋西海與西域之蒲昌海不同蒲昌海水停不流此海仍流入黃河焦氏尚未知耳然焦氏欲以此黑水合於導水之黑水云若入於南海則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則大謬不然矣（肅州今改安西府）

肅州之黑水志云入西海愚疑經文本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西海爲南海耳其誤也有因蓋中國不見西海雍州之黑水得入西海似爲可駭咸謂此水必是西南流而入南海故遂以西爲南猶之諸州貢道皆以達河爲達帝都徐州經文遂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字本是菏字之誤也此一字有大關係若淮泗可達河則禹時鴻溝已開無故而分支流僅爲徐揚貢道之利大害必及于河矣幸有許氏說文引古文作菏今人始知其誤然經文猶相承不改此西海南海一字亦有關係如雍州黑水可入南海勢必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大脈雖神禹亦不能爲既不能爲而設經如此不滋後人大惑乎西北之地水豬而廣大者即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而艾儒略職方外紀西域有地中海太平海則海不必大海也蒲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爲海若西寍之西海按今地圖爲呼呼鄂模方廣殆七八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疑西海之稱起王莽時始立西海郡古時未必然然愚考之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此赤水是金沙江黑水是怒江）有昆侖之邱此西海正是今之青海蓋今江源河源諸山方八百里皆曰昆侖之邱在西海之西南而流沙之磧尾在其西北故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觀此則西海之名由來久矣安知禹時不即有此名乎或曰三危山說者皆謂在敦煌肅州黑水不經其地奈何曰黑水從肅州至西海其間所經之山必多安知三危不在其間乎西海既皆訛傳爲南海則三危山亦皆謂在敦煌意其入南海必須經沙洲而眞三危在西海之上源者其名遂隱矣且地理之傳訛附會者甚多穆天子所登之崑崙正是今河源之崑崙其洋水黑水皆見山海經後世志書不得吐蕃之

崑崙黑水遂以肅州南所出討來河之雪山爲崑崙以肅州之黑水爲穆王所循之黑水以肅州之嘉峪山當穆傳之鴻鷺山若欲以是爲肅州榮譜昔者天子亦嘗遊于此見西王母而不知其甚不然也則燉煌之三危亦豈得爲眞乎

左傳言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後人以竄三苗亦當在瓜州相近之地故謂三危在燉煌然以禹貢考之當不然雍州於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之後即繼之以三危旣宅三苗丕敘皆在雍州界内之辭不與崑崙析支渠搜在界外者同可知三危猶在黑水之内不在沙州如謂沙州亦在界内則經文又當舉流沙與西河爲界不當舉黑水反復推之黑水在肅州無疑而南海之說三危在燉煌之説姑爲之説俟明者論定如有博考地理於肅州黑水之側得一山土俗相傳爲三危者則余言信而有徵矣 江蕺貢華經補義

雍州 地理志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 愈孫案西虢在雍州字後人所加也西虢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爲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書本惠誤作惠說見前惠公下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雍是劉昭羅泌所見本俱無州字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爲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爲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郝懿行蔡氏書雜志

涇屬渭汭

屬注也謂涇水注于渭水之内古屬注二字通用士昏禮記酌玄酒屬于尊鄭云屬注也匠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云屬讀爲注此屬字之義正是如此孔傳云屬逮也非其義蔡傳云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文勢亦不安渭大涇小而汭又小於涇且先入渭不得以涇逮之且汭爲水名者惟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其餘渭汭洛汭媯汭及左傳漢汭滑汭羅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相汭其義皆爲水内 屬字也有連屬之義而左傳有暴章之踰注謂卻至之屬可知屬汭二字古相通叚義亦可互通也 汪蕺禹貢集

析支

析支在河州西南徼外禹貢雍州有崑崙析支應劭曰析支在河關西南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後漢西羌傳曰河關之西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緜地千里賜支即禹貢析支也水經注引司馬彪曰自賜支以西濱於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經賜支之地是爲河曲 圖徵君書證劄記

道山即道水

禹貢記道山者正以記道水馬融王肅皆以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此三條也鄭氏康成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此四列也蔡注有南北條而無中條本於漢書志理志然不若從馬王之說爲安孔疏譏康成之説爲創造鄭大儒必有所本而言 崔蕺才吾亦廬稿

禹鑿龍門考 陳鴻壽

水莫大於河河莫險於龍門河源不自積石始禹之導河自積石始則禹之鑿龍門亦必自積石始何也水經云河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鄭注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漢書地理志曰左馮翊夏陽縣禹貢龍門山在北龍門亦名梁山水經注曰導河積石疏鈌梁山經所謂龍門也自積石至龍門相距五千五百餘里孔穎達正義曰三千餘里按積石山有二唐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小積石在河州枹罕鄯州龍支縣界孔氏誤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導河之積石故云三千餘里于是李賢注後漢書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杜佑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與孔氏誤同蔡傳復因其誤而仍之耳龍門山亦有二杜佑通典曰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皆有龍門山即禹所鑿顏師古注司馬遷傳曰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考韓城古之夏陽夏陽有梁山龍門山劉昭補注郡國志曰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曰在縣北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絳州龍門即皮氏古之壺口後魏改曰龍門至宋又改爲河津括地志曰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然則當日鑿山之始絳州之龍門固名壺口不名龍門也蔡傳引李復說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禹鑿龍門起於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築在河北岸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二城相距各四百里中城在慶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慶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慶勝州東北二百里以今輿地考之河自大積石山由陝西西寧衞至河州入塞歷蘭州寧夏榆林諸衞復出塞逕慶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逕慶勝州東入塞是三受降城以上河流所經之地甚多安見禹之所鑿獨起於東城也案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使重華請募人屯田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李復誤以重華營田之所起爲禹鑿龍門之所起謬矣說者又以導訓循行非施功之謂則又不然孟子曰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言其順水之性若無事然非謂其眞無所事也呂覽仲夏紀古樂篇曰禹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墨子兼愛中篇曰禹北爲防原灑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西河之民賈讓治河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析底柱是也禹之鑿山穿地非獨二孔云然若謂禹之導河不過循行故道非眞有穿鑿之事則河源實崑侖當日何不如漢之張騫唐之劉元鼎元之都實之探源星宿而轉自鄯州龍支縣之小積石山而止此則大不可解者竊謂鯀之治水已麻九載所施之功未必全無可紀特處置失當怨讟頻興故績用弗成禹席鯀之餘緒加以八年之久躬胝胼胝膚不生毛施人所不能施之力成人所不能成之功孔疏所謂鑿山穿地自積石至海皆然其言要自有據者弟因舊脩闢去其壅體以決水勢一桑鄭輩足以竟之矣安見禹之爲大禹之爲神也哉至龍門未鑿之先其故道亦有可得言者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蹬是也寰宇記曰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名錯開河朱子亦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蒲此爲患最甚

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當日龍門未鑿由孟門而逆流汎濫橫溢不可底止及禹治之而後河循龍門而華陰而底柱而盟津雒汭大伾大陸播爲九河同逆河入海矣李氏自見於積石龍門相距之遠而故縮里數以遷就其說蔡氏則以穿鑿爲因舊脩闢因迹李氏之說而疑莫能明後儒則并以穿鑿爲勞民遂謂施功之說之不足據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疑致令開闢以來一莫大功業盡湮沒於章句小儒之手是可惜也李復字履中登元豐二年進士歷官熙河轉運使終於中大夫集賢殿脩撰所著有潏水集先世家開封祥符以其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則曰關人經義叢鈔

至于大伾一成曰坯

傳山再成曰伾正義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元云大岯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言當然案臣瓚云成皋縣山又不一成是瓚以一成爲坯不同僞孔說又水經注五河水云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愼呂忱等並以爲邱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非也案說文土部云坏邱再成者也从土不聲據酈善長引許呂並以爲一成孔安國以爲再成者非是可知今本說文作再成者乃俗人依孔傳所改當據酈注校正郭注爾雅引書曰至于大坯是郭氏亦不依孔傳也又漢書溝洫志注鄭氏曰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皋縣山是也義與爾雅同唯顏師古注地理志用孔傳再成之說足證唐人無識坏當從說文从土不聲爾雅亦同書作伾孫義作岯釋文伾本或作岯韋音鄙爾雅釋文音鄙作字或作坯水經注四平圻江水史記夏本紀正義作邳皆非正字臧琳經義雜記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說王宇[illegible]作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爲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洚水至於大陸爲要夫洚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洪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洚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直隸西河南畿間距堯都平陽爲最近故堯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洚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治河水即於大陸之下別爲九河播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故蓋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駸駸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爲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條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憂其南侵而至底柱以東稍析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爲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爲九河合爲逆河其勢沛然而草壞恆衛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治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既鑿西北諸山之水盡入于河且數百里兩岸皆山則水積而日高以後水擁前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洚水也禹治河一千八百餘年及周威烈王河潰底柱而南出蓋其時河在晉境韓趙魏互相爭奪堤防久廢不能續禹之跡是以河得潰而改道也禹之治河惟孟子所云水逆行及班固所云引而載之高地兩言得盡其要蓋是時水之逆行亦水之性也因其逆行而導之東北所謂故也行所無事以利爲本其所以爲大智也歟然水性潤下乘其逆而用者古亦有之若蜀郡太守李冰鑿離碓是也聚石爲堆以分江勢其近南者激而行之百餘里而至成都數百萬頃田皆可得而灌溉此亦師禹之智也自河故道堙塞既久儒者不能推明其故因孟子班氏之說而詳言之經義叢鈔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洪頤煊

禹貢降水據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鄭君注尚書云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鄘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博考羣籍鄭君之言信而有徵其證有五禹貢經文亦降水于大伾之後則降水當在大伾下流鄭君注大岯云在脩武武德之界漢志河內郡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脩武武德與共同屬河內郡其地相近其證一也漢志鉅鹿郡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若以信都絳水當禹貢降水則同在今之順德府故鄭君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脈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云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其證二也漢書溝洫志賈讓言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又云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王橫亦云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與太史公所言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故地相合其證三也溝洫志云塞瓠子梁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又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淸河信都勃海入海此正鄭君之所據則自漢以前皆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其證四也漢以前古音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並讀如洪故孟子云洚水者洪水也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揚傍往云鴻洪水也書曰降水警予說文夅讀若鴻皆與其聲相近若作絳則破讀矣故鄭君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禹貢降水當以鄭君之言爲證桑欽雖傳古文尚書而班固不言古文以爲絳水或欽亦兼采今文家說故其言與鄭君違也同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洪震煊

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志于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于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錯抑亦有戾于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

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即爲降水屯氏河即禹河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愼顧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津漳絳通稱謂降即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緐稱之文哉況地理志漳絳並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二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適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堤稍高則淇水口以上堤下而地高可知此即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即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稱淇水口即鄭君所稱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即鄭君所謂淇水至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爲降非出胸臆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 同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蔣炯

降水之說有二以河內之共水當之東至魏郡之黎陽入河此鄭說也以降爲絳在安平信都南此班氏說也正義欲回護僞孔故力主班氏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爲降水發源之地不知漢志襄國自屬鄭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寔遠不可牽合而其地即今刑臺縣地絕無降源其說之謬可見且志改字从糸作絳而絳實至春秋始見界于秦晉之交與大陸一在冀一在兗地勢各異經文豈得言北過而至于大陸耶則絳與降明屬二水不得合爲一也至杜佑通典以降水爲濁漳乃觀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則漳與絳當別爲一水不得即指爲禹貢之降水明矣且使禹貢之降果同于合漳之絳則水行必西北折始合地理何以南合于白渠故瀆而與大陸背耶況夫降與漳皆禹貢大水則導河但言北過漳水是矣何必別其文爲降耶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則降水自爲二渠之一而在大伾之北經文本上下相貫自定王五年河徙二渠皆失故道降水于是時或淪于河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載天子乃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但二渠亦仍周之徙道非禹跡之舊也故司馬氏直以北瀆當禹河者亦非也惟屯氏河東北至漳武入海今館陶臨淸淸平高唐景州滄州鹽山諸界地與黎陽相近而居大伾之北揆之地勢爲宜此鄭氏所以指爲降水故道歟則降水雖變易世失其處要必自淇口爲北折之始而酈注亦有舊河水北入之語與鄭注相發明則或謂之共或謂之淇或謂之屯氏河皆即以爲降水之故道可也而非得據地志絳水轉以議鄭說之謬也明矣 同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孫同元

史記河渠書敘禹道河之功至于大伾下云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漢書溝洫志所載說與遷同而後歎禹之治水以道河爲大禹之道河以降水大陸爲要閒嘗即降水之名攷之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也洪洚水也水經河水篇云不遵其道曰降从乃作降古凡音同者多借用孟子告子下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是水逆行而洪者爲降水降水之義實本乎此又即大陸之名攷之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劉熙釋名云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是高平而易使水流者爲陸大陸之義當取乎此今試參稽衆說反復牽言合遷固諸人之論以及降水大陸命名之義而後知鄭康成書注所言較爲近似案漢書地理志云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夫旣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矣水經注敘河自戚城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瀆爲目此眞禹河而禹所過所至之降水大陸即可於斯求之河水篇云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而至沙邱堰堰障水也尙書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潰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則知河本東行禹作堰以障之使北與逆水義合下又云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與鄭君注書云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語合又案地理志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鄭注書大陸即本地理志爲言爾雅云晉有大陸書疏引孫炎等注云大陸今鉅鹿北廣阿澤也陸仍行水故亦有澤名而或以隋之昭慶唐之陸澤當之皆非也 同上

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考 汪家禧

鄭君注禹貢本地說爲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藪爲非又以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者爲降水又謂降當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按降音下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洚水以聲相近也後世昧于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共水之名掩鄭君定爲共水益啓其音讀之遠近即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之聲類是也地說未之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緯周禮序所謂據祕逸是也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鄭之改讀出于胸臆專己守殘詎知鄭學之閎通哉 同上

北過降水二句

按宋史河渠志元祐三年王存奏自古惟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河詔書然亦不盡然者太史公不於禹貢北字下過降水之上揷其文曰載之高地乎蓋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耳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曰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災杜佑曰西山則太行原文有恒山二字宜衍山也余因悟河行平地易散慢無力惟一邊就西山麓趾以爲岸又一邊築土爲隄高數丈許載河以行方建瓴而下但折而向東北以至大陸復播爲九以趨于勃碣賈讓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正指此誰謂金隄非禹作乎又誰謂河北有縣隄而無禹隄乎宋李垂導河形勝書推禹故道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之間上陽檠史謂即枉人山要東則大伾上陽西則太行與賈讓所奏[illegible]其治河者當識此變處 閻徵君潛邱劄記

同爲逆河 逆河

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

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此篇及河渠書漢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雜集（孔疏引鄭注下尾合名曰逆河鄭此注見本已改爲逆）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迎河亭溝洫志同爲逆河及河渠書贊余東闚洛汭大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之治尚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有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說見証文多不錄）而迎字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逆古讀若迎亦見唐韻正）迎逆御古聲並相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王觀察讀史記雜志夏本紀）

嶓冢導漾

史記及鄭本皆作養說文曰瀁古文作漾地理志曰隴西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皆从古文孔氏作漾非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致浙江卽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迤北會于匯乃自池州石城東迤會于震澤至餘姚入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指諸掌矣嘉慶十一二年間予在皇廬爲卜葬之事西上冶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踰淸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溯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迤六字爲確不可易廣陵卽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後人誤解北會於匯之匯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以上求東迤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甯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謹按地球度數自西南向東北斜角歷南北緯度將及二度非此由武昌至彭蠡自正西至正東經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以上則爲北內不當云東矣）東迤之處卽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迤震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震澤正緯度平行而東）禹貢于東迤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迤之地後人旣見東迤之地卽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迤在彭蠡之上遂失東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句北入江（由江之北入江故北曰）此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可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爲形乃長山之形其脊棱棱然綿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卽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爲滁州淸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入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綿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衍之處而以分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横山冶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南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淸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卽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迤是明以東陵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卽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卽後漢書注之東陵亭亭在今張綱墓旁廟相近之處將去揚州府城東二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東陵村瀆故名門方止今邵伯湖水爲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薛皆山光兩寺之間爲最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陵鴈門爲北陵可考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西稽問西陵鴈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阠阠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揅經室集）

東迤北會于匯

謹案此凡兩讀孔傳迤溢也東溢分流疏引鄭云東迤者爲南江是以迤字絕句邵氏云江漢水漲彭蠡瀦不流逆爲巨波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還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邵氏本孔傳林氏少穎云孔氏以東迤爲句而北字屬下非經意也胡朏明按江本迤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迤北矣經先漢後江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迤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此又以東迤北連下讀矣（錐指卷十禹貢考）

東流爲濟

按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碧山堂問曰後漢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彪不過紀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乃云云遂眞覺河南無濟爰誤到今今尙有宗主其說者余曰枯而復通旣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註云今濟水自滎陽卷一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沈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猝此三說以覆子鴻曰酈注經余更注酈吾與子同爲善長之忠臣何如子鴻喜獲所未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於何代余曰諸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太子賢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閻徵君潛邱劄記）

陶邱亭（地理志）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亭陶邱亭在南是其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鳥鼠同穴

管子霸形篇今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同穴禹貢雖指未引

此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猗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即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皆在灃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入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祋祤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經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即濁水程氏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蓋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既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水洛水出馮翊北夫既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騎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漆沮即馮翊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與渭並列周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主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既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其本矣李進士羣經識小

二百里男邦

史記云任國漢諱邦作國謹案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衞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爲任故詩云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又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沈重音南爲乃林反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傳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鄭衆从左傳改南爲男賈逵據外傳易男爲南可以知二字之相通矣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故孔安國傳亦云男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爲任正義云男聲近任故訓爲任○惠徵君九經古義

二百里蔡

地理志曰二百里蔡刊誤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吳仁傑從之以爲當作𥻦同上

夏書二百里蔡孟子殺三苗於三危漢書武五子傳骨肉之恩𥻦析而不殊蔡殺𥻦皆𥻦之譌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謹案史記禹本紀從暨字斷句今尚書從暨聲教斷句攷後漢書杜篤傳朔南暨聲諸夏是相注引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據此則漢人已以暨聲連句孔傳讀當有所據文選東都賦注引作朔南暨聲教東京賦注引又作聲教訖于四海李氏並從兩讀元豐類稿卧礀師淨土堂銘跋引書亦作朔南暨聲教程大昌進禹貢論序亦作朔南暨聲敎近胡朏明謂裴駰史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句此殆疑孔傳爲誤宜從舊讀爲是然不知孔傳已有所襲非可盡擯也武進士經讀考異

朔南暨

丁君希曾云暨以既爲聲說文云日頗見也頗即易無平不陂書無偏無頗之頗頗者偏側也因此得禹貢朔南暨之解蓋此朔南即黃帝素問立於子而面午立於午而面子之處也此地日不當人頂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上從月既望之既下從旦日初出地平也緣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其外則不到也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立故篆文北字作𠦃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於地之形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也此立於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阯郡有北戶交阯爲中國極南之郡故人皆面北開戶以向日此立於午而面子之說也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光者東極於浩淼之海西阻於崔嵬之山至朔與南則以日頗見爲界由兩極之下寒冽異常居人鮮少故以朔南暨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在周且然而況唐虞之際乎此亦可爲朔南暨之一證盧學士龍城札記

天覆地載

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愼南撫交阯二地補註之以合於史遷書缺有間其軼見於他說之義息愼即肅愼爲周北土詹桓伯與燕連言蓋在今燕之東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時則爲營州交阯秦象郡地漢武分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今安南國在舜時則爲揚州當時舜肇十有二州其域如此或曰子於上古帝世幅員若此其侈言之何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畧闢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魯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以至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無遠而不暨此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四海

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旣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渤海猶是九河下之逆河而稱爲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可假借則靑海亦可借作西海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爲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卽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爲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靑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爲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夸張乎汪歲貢稽經補義

甘誓 甘誓

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之事也而莊子人間世呂覽召類說苑政理以伐扈屬禹故墨子明鬼以爲禹誓蔡中郎集銘論又云殷湯有甘誓之勒何說之多歧也 梁孝廉曾記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鄉大夫非分職之大卿也其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鄉大夫亦未嘗以爲六卿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如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其爲司徒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官也賈疏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旣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爲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則此所召之六卿卽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强傳鄭氏之說自尋無限葛藤耶 李進士璋經識小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馬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彬謂漢書律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鐘位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又曰三代各據一說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旋五行之道也又曰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行之合於五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行而相經緯也禮記月令盛德在木盛德在火盛德在土盛德在金盛德在水禮運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虞書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言順四時所當行之政令而布之則歲功成而民氣和樂或言五行或言五辰或言四時或言三正或言三統或言三微其實一也蓋舉五行以該四時舉三正迭建以該十二月威侮怠棄文互文以見義當是時朝多秕政君無悛心萬事不理盡一歲十二月所行之政而隳壞之傳曰與亂同事罔不亡有扈氏之謂矣周本紀引逸書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亡國之君先後如一轍爾 朱武曹經傳攷證

威侮五行

某氏傳曰威虐侮慢五行正義曰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漫引之謹案威侮二字義不相屬威爲暴虐侮爲輕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於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當作烕烕者蔑之假借也小雅正月篇釋文引字林烕武劣反與蔑音相近故借烕爲蔑之爲蔑猶滅之爲蔑也易剝初六蔑貞凶釋文曰蔑荀作滅逸周書之侮滅卽侮蔑也蔑輕也見大雅桑柔鄭箋文選典引蔡注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逸周書克殷篇侮滅神祇不祀史記周本紀滅作蔑倒言之則曰蔑侮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是也威與烕形極相似世人多見威少見烕故烕字譌而爲威字墨子明鬼篇引此作威侮五行亦威侮之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有扈氏

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請服皆以伐扈爲禹與書異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興也有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孔注有夏啟也戰於甘滅扈也淮南子齊俗訓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洪容齋曰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呂氏春秋先己篇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吾德薄而教不善於是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有扈氏服愚案夏德衰於太康相立而羿滅之安有修德服扈之事呂氏所記蓋傳聞之謬 崔茂才吾亦廬稿

孥戮

甘誓不用命戮於社戮是刑戮之意非必竟殺之也孥戮者戮之以爲奴孥奴古通字周禮鄭司農注引尚書曰予則奴戮汝漢書王莽傳亦作奴戮古者罪人不孥解作戮及妻子者非兩戮字古一義殺人于社經典無徵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衰世宋襄之所爲豈三代之法哉 孫侍御讀書脞錄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

億 案此凡兩讀孔傳云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此以尸位以逸豫五字連讀滅厥德爲句蔡傳以以逸豫滅厥德爲一句 武進士經讀考異

徯予洛之汭

汭之爲言內也則當云水內曰汭而孔傳於禹貢五子之歌俱解汭爲水北蓋水北曰汭出小爾雅然北字不如汭字爲明確堯典蔡傳云爾雅水北曰汭爾雅上脫小字閻百詩謂蔡誤記孔傳爲爾雅非也水內之解詳詩篤公劉箋疏 梁孝廉曾記

天子駕六馬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正義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曰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爲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集解引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爲名又漢書禮樂志日出入詩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注應劭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續漢書輿服志上駕六馬所御駕六馬餘皆駕四劉昭注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元以爲天子四馬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禮堂謹案通典六十四引五經異義云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蓋乃陰陽之氣乘六上下非爲禮制案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詩云四牡彭彭是也又蔡邕獨斷下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皆駕四馬又荀子勸學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倞注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爻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

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元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脩身篇題步而不休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又文選西京賦六駿駮辭綜曰天子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虯之奕奕辭曰六六馬也天子駕六馬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虯李善曰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上林賦六玉虯張揖曰六玉虯謂駕六馬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羽獵賦六白虎李善曰杜業奏事曰輦車駕白虎白虎馬名然則六馬之文經史子集皆有之故五經異義據易京氏禮王度記春秋公羊說以為天子駕六鄭康成以此諸文為皆起於秦漢以來非三代常制不足以取證經典而尚書顧命毛詩周禮天子諸侯皆駕四馬故不從今文家及許氏說琳考之周書王會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鼓文宣王時詩也而云趍趍六馬他書未可深信而此實為姬周遺文則周已有六馬之制矣鄭君駮之者石鼓文鄭所不見周書雜說恐亦一時之制非著為令典者也 臧茂才經義雜記

詩書皆言六馬正義引異義據易孟京春秋公羊王度記以為天子駕六鄭氏駮之據書顧命周禮校人以為天子亦駕四案顧命云皆布乘黃朱覲禮云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又云四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氏覲禮以十馬享王四馬儐使者顧命以即位見諸侯禮殺於覲非諸侯享王正禮用四馬也鄭注覲禮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鄭意以王駕馬無成數與駁異義不同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鄭據以圉起數知為駕四然下文云麗馬一圉八麗一師鄭注麗耦也則亦以兩起數不定以四又案大戴禮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列子秦豆氏謂造父曰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下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二十四蹄非六馬乎駕四為常乘駕六不常乘非謂天子但駕四也 蘇傳均謹案張衡東京賦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東京賦六元虯之奕奕辭綜注云天子駕六馬揚雄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虯李善注引春秋緯皇伯駕六龍皆在為古文未出之先足徵古制如此其實周易已有六馬乾卦彖傳時乘六龍以御天據周禮庚人馬八尺以上為龍龍即馬也○劉典簿秋槎雜記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為之臣仲康之立蓋倚國河南而未能返於安邑其說艮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為夏太康所築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鄶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蓋羿浞雄據西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武觀之地在今觀城縣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鬲氏在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浞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孽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為甚難而其績為甚偉矣 李進士章經藏小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七 粵海堂

書經彙解集編

商書

湯誓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非謂湯奪其農時而與師也祇言舍我國之事而與人國事引穡事為喻者與孟子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同意 孔檢討經學卮言

引之謹案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據傳所釋經文正下似無夏字下文率割夏邑傳曰相率割剝夏之邑居下文言夏此不言夏尤屬顯然史記殷本紀舍我嗇事而割政是其證矣正義曰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則唐初本已有夏字此即涉下文率割夏邑而誤衍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彬謂割讀如曷與下率割夏邑之割不同正之為言征也若曰舍我穡事而何為征夏乎觀不敢不正 正亦讀如征 今朕必往之言觀之則民情可見矣殷本紀無夏字 朱武曹經傳攷證

伊訓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梅氏所上古文尚書自朱子卓識始疑其偽近世通儒推暢愈明愚亦嘗反覆誦之多有所疑如此文似因論語而為之者然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所謂冢宰者固不專指殷制殷官名雖無文可稽而宋承殷之制備立六卿屢見於左氏文公七年十六年昭公廿二年哀公廿六年諸傳其六卿之目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 卽司空宋避武公諱改 曰司寇無所謂冢宰也唯成十五年傳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然次在司寇之下則非上卿執國命者矣 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魯唯三卿亦有太宰之稱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司樂小司樂秋官之屬有大行人小行人正不得因其有太有少而遂疑向帶魚府為正卿也 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鄭君以為殷時制雖推測之辭然其太宰非貴卿而止為天官之屬猶與宋官有合宋唯無司士耳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是右師統百官即周天官之職又襄九年宋災傳云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享祀之事二師命之是亦太宗太祝並屬天官之證書有父師少師蓋父師右師也少師左師也伊尹以阿衡為官號其即右師與否固未敢知要不得以周人之冢宰施之殷人耳 孔檢討經學卮言

咸有一德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有始覽曰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此所引在百篇未焚之前必可徵信古者屋壁多為圖畫故明堂四墉有周公負成王之象不韋引書證上所言怪獸蓋謂廟中畫之猶觀於禹鼎而知神姦百物者也梅賾竊取其文易怪為德似是而非 同上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呂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怪字傳寫之誤 禮緯稽命徵曰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 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 孝經緯鉤命決曰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後魏書禮志云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緯書雖不可盡據亦以見夏商無七廟之文漢書韋元成傳匡衡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自唐以下皆當以五為則呂氏在焚書之前必得其實毛詩豳風曰七月鳴鵙王肅傳云七當為五古五字如七因訛為之此經七字亦當作五 惠徵君九經古義

盤庚 盤庚以前無稱殷

其曰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其說非也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雒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其地先儒無言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邱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唐爲宋州宋爲睢陽郡在今爲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季本云地稱商邱者其亦以契本封而以名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爲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爲有易之君緜臣所殺國統幾絶振生微字上甲乃殺緜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于商進周則諱死稱廟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死稱則以其生之名爲廟主也於理亦然）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上距微殺緜臣之歲凡一百三年所謂殷侯者不知何名其主壬主癸之倫乎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爲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爲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邱遷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是也竹書自夏帝廑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之後皆稱殷侯自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之後又稱商侯耳則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至湯始復商號（竹書桀十五年商侯遷於亳）曾謂盤庚以前無殷稱乎（馮明經景春集）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傳 案孔傳蔡傳並以殷字絶句史記夏本紀殷民咨胥皆怨不欲走下文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據此則將治亳爲句殷字連下爲句（武進士經讀攷異）

盤庚五遷

或問書盤庚三篇不知何故遷殷考史本記載殷王五遷皆不言其故並不道及河患似乎殷之習俗原好遷徙並無他說

據書序及本紀契至湯有八遷湯至盤庚有五遷其十二遷且盤庚後更有遷者似乎遷徙是殷家故事然亦惟殷之所都皆在河南北屢受河患故屢遷若以爲故事而好遷則春秋蔡屢遷國其初遷于楚爲避晉既而遷吳爲避楚皆願遷者然而殺公子駟放公孫獵哭遷墓究至身弑國破而流離悔恨雖實實願遷然亦不好如此天下有無故而好遷國者盤庚三篇其隱言河決曰無盡劉曰天降大虐曰罔知天之斷命其明言河決則曰恐沈于衆曰惟胥以沈曰蕩析離居以爲盡劉盡殺也大虐斷命禍之大而生命絶也天下有何者可以盡殺人何者可以降大禍而斷絶衆人之生命者乎非河決乎至于沈衆胥沈則傳言恐衆沈溺言相與沈溺蕩析離居則傳言水泉沈溺播析居宅今人治河者悉謂三代以前並未河決何以六經並無河決字則夫子書序于祖乙篇曰祖乙圮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此明言河決天下無不決而毀地之理

有謂盤庚因民俗奢侈故遷殷並不爲河患大序註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而鄭元王肅皇甫謐輩皆云耿以奢僭致遷則經文孔傳俱無奢僭奢淫奢侈語即經文由乃在位言民不欲遷皆由在位之偷安有以致之然言民不欲遷之故非言盤庚欲遷之故也盤庚之欲遷自是患河民之不欲遷只是安居一是思患預防一是安土重遷耳且鄭王諸家並云從耿遷殷亦非是據書序祖乙圮于耿則耿是河毀之地豈可復居是必祖乙當時別遷一處定不在耿故史記云祖乙遷于邢而汲冢古文謂盤庚自奄遷殷則必祖乙又遷奄矣雖奄之與邢未知孰是然不得謂盤庚自耿遷則明白可據耳

曰盤庚遷殷其爲河患無疑矣第契舊封商定爲國號而盤庚以遷殷而改商爲殷則此一遷都致易國號觀商書盤庚以前皆稱商盤庚以後皆稱殷可驗也此豈盤庚故易之耶抑亦盤庚遷後不再遷而即以其地爲號耶

曰盤庚無易國號之理且國號何可易也若遷殷之後則本紀武乙徙河北或云即漢項羽傳所云洹水南有殷墟是也又或云帝辛徙朝歌故世家紂廣宮室至沙丘苑臺而竹書紀年又云自盤庚遷殷後更不徙都當是恢大其邑據邯鄲沙丘以爲離宮是遷殷之後或不再遷而一遷河北則有之以殷亳在河南沙丘朝歌在河北也至于商之名殷則全不因此蓋殷即商也同在亳都故商名商亳殷名殷亳皆在河南是以盤庚書序亦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商亳也而盤庚本文亦云紹復先王之大業正謂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湯所都皆先王大業耳蓋盤庚避河患而此時河患不在商亳則仍遷于商鄭元云復湯舊都事所固然言束晳不曉地理又不審本紀妄疑朝歌即殷地在河北而商亳在河南殷商不合遂造云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其治亳二字是始宅二字字形之誤盤庚始宅殷非治亳殷殷與商亳河南河北彼此逾則而唐儒如司馬貞作索隱遂云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爲天下號孫不知始形近治亳形近宅此僭書之形若壁中古文則治字即亂字與始字之形全不相類此在孔氏正義中即已辨之束晳造事自是妄言況盤庚以前早有殷名盤庚以後仍稱商號皆前後互稱如本紀以殷立號首曰殷契又雍己時稱殷道衰太戊時稱殷復興河亶甲時殷復衰帝祖乙時殷復興皆在盤庚以前而盤庚以後則微子曰商今其有災商其淪喪泰誓亦云觀政于商今商王受悉在遷殷後者是以詩大雅曰殷商之旅又曰咨汝殷商兩字並稱不必遷前只稱商遷後始稱殷也且其號有斷在遷殷前斷非盤庚所得易者盤庚自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此時身未至殷而即云殷降大虐則明以殷爲商亳一代之舊號矣若云欲遷于殷故先正其號名則衞侯元未葬謚而蒯瞶稱昭考靈公仲雍孫未封虞而論語註稱仲雍爲虞仲此皆書史間可笑之事而以此誣古經可乎（毛檢討經問）

湯遷亳說

其辨三亳甚詳以爲湯都穀熟是已謂不遷偃師非也余嘗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七也或曰是謂七遷何云八曰不然古今相傳咸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近果湯舊都二亳則八遷也信矣或曰然則徙偃師奚爲曰此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釐沃告與誥通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於沃土云耳（孔安）

略同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乎又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水經注云闞駰曰湯都偃師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與書序合斷可信也 馮明經解舂集

三亳

閻先生惑於皇甫謐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之說而予酷信書序從先王居之文湯遷西亳無疑矣或曰西亳何以名偃師也曰周名之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故名其初則西亳也湯名之也湯之創業實始於茲故曰朕哉自亳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爲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史記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故居指北亳非西亳也而後人多以爲偃師誤矣是史記無誤而注者誤也閻先生曰誤自史記何哉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此皆歷歷考之經傳史書若合符節者或議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易余於竹書亦云 同上

盤庚渡河將治亳殷

或問盤庚渡河將治亳殷吾子獨以爲北亳非西亳者果何据而云然余曰以商頌玄鳥篇景員維河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灼然可信是所謂景亳也景亳也者北亳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朱子集傳云員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陟河以民遷是也蔡傳謂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夫惟亳殷有景山而景亳在蒙地盤庚所遷其爲北亳非西亳也明甚或曰是誠然矣第景亳乃湯盟地非湯都也而史記以爲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何也曰司馬子長見盤庚篇有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故信湯實都之不知湯在亳殷以會諸侯而不定都殷故不更國號及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復號曰殷耳此可見殷土芒芒乃亳殷非商邱也而閻先生既誤信盤庚遷偃師又曉解殷土即商土甚矣窮經無誤之難也 同上

商殷先後遷都說

予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契自唐堯甲子受封商及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無論已先是仲康時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及相即帝位元年居商而其時爲商侯者相土也國既爲帝所居則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之商邱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於其職不能復居商邱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人而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足以有爲遷殷之後既能滅有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屈原謂上甲微能帥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即宜長守此土而何爲乎復遷於亳殷之不得不遷者勢也方是時帝孔甲即位廢豕韋遷劉累爲諸侯者必皆蹙蹙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爲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於商邱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寖盛矣然僅能遷於亳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既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維誠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於舊國 亳指景 而此時桀亦無如之何也然湯以載亳而與方規進取故不急急於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定鼎於偃師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復興諸侯歸之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爲之經略以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爲便利又滎陽在成皐嚴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爲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爲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於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商書今文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爲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耳 季本謂意必爲離宮於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爲也 自契至成湯八遷而湯從先王居仲丁至盤庚五遷而盤庚復治亳殷至武乙而徙河北至紂而居朝歌溯契受封以至商亡始唐甲子迄紂戊寅凡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四十有一主共十七遷載於經史歷歷可道洞若觀火明於龜卜而乃不稽古何哉 同上

盤庚三篇

盤庚三篇史記謂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而作又謂高宗肜日作於祖庚時與書序異金氏履祥以爲祖庚繹於高宗之廟用史記說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率籲眾戚出矢言

彬謂此當以率籲眾爲句戚與蹙同迫也疾也矢誓也言呼眾民而疾出誓言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卜稽曰其如台

商書言其如台者四史記有其三而皆改爲其奈何可見梅氏所上書傳訓爲如我所言如我所行者誤也蔡傳於夏罪其如台解云商眾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於乃曰其如台解云民乃曰孽孽其如我何二條恭得之今王其如台當解爲滅亡伊邇王自處將奈何與紂未命在天之答意乃相應唯卜稽曰其如台太史公未載此文竊聞座主桐城姚大夫說自我王來迄屢綏四方皆述民不願遷之言盤庚斅于民以下乃述盤庚之誥誠有特見足破前儒沿誤蔡氏唯誤以篇首即爲盤庚之辭故解云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如我何與經意正相反此乃諸不欲遷者謂我先王來宅此河北重我民生當稽之於卜言河水無能如我何也蓋時雖以避河患爲名乃盤庚本意則如漢儒所說商俗奢侈欲從而改行率儉 杜篤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張衡曰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若本篇王肅注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 其實河之北涘水患較遠其如台之卜殆實有之非詭語

也兆大夫曰次篇新邑殷也盤庚辭也首篇新邑祖乙所遷也民之辭也言王若能胥匡民居此新邑不遷今雖有災且將安定若顚木厥根不移卒生由櫱天將永我命于茲廣森謂中篇方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則上篇作於未遷之前甚明既遷于殷可云茲新邑未遷但當云彼新邑不當云茲新邑更不當云既爰宅于茲故知上篇新邑決非亳殷大氐此邑遷來亦未久故尚有新邑之稱盤庚承甫遷之後而又謀遷所由咨胥怨也書序祖乙圮于耿正義曰鄭注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今按竹書晚出固弗盡眞然還以漢人舊說證之西京賦云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成湯遷亳已入前八數內不當後五復連湯計然則去亳居囂爲一遷去囂居相爲二遷去相居耿爲三遷盤庚居殷爲五遷中間尚缺第四遷殷本紀云仲丁遷于隞卽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卽耿下歷敘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乃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不言祖乙之時殷已都河北明是耿地猶在河南但自祖乙以後盤庚以前未知何君又有河北一遷耳其果爲南庚遷奄與否則唯竹書有之他無可證祖乙圮于耿不遷至其後王乃遷與鄭說相會要之我王來自是來河北新邑之王又非祖乙也鄭武公遷于新鄭歷五十餘年莊公猶云吾先君新邑于此若依竹書所紀遷奄至此纔二十二年其稱新邑更宜于今五邦語在未遷殷之前則殷未爲邦五邦者亳也囂也相也耿也河北新邑也孔檢討經學巵言

其如台

傳則當卜稽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頤煊案此台字不訓爲我其如台者猶言其奈何也湯誓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女其曰有罪其奈何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殷本紀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本紀作今王其奈何皆其證經義叢鈔洪頤煊

兹猶不常甯　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盤庚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傳曰先王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家大人曰猶與由通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由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曰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家大人曰猶亦與由通言古之人用相道告相安順相敎誨也傳說皆失之王伯申經義述聞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圮而遷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爲一矣其所以混爲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爲一地也如謂一人之身不當再遷則湯析離居將聽之乎閻百詩云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爲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樓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數之惟有亳相囂耿四處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案疏說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太史公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謂遷邢卽邢州也且仲丁河亶甲盤庚諸篇皆爲遷都而作則祖乙亦卽言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也且曰脩德以禦之亦是意爲之說盤庚當日何不脩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正義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李進士雍經說小

書序稱契至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者正義以爲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始居亳其餘四遷未詳竹書紀年稱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則成湯之前更有此二遷而其外二遷終不可攷盤三之誥所稱五邦據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并前之湯居亳後之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以爲以下文今不承於古文勢按之似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謂祖乙遷邢因疑祖乙兩遷不知司馬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邢音耿則邢卽耿也不可分爲二以當五遷之數也當攷竹書紀年云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兩遷而所謂五邦者指囂相耿庇奄而言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并不數前之湯居亳鄭氏王氏皆以商亳囂相耿爲五邦則并遠數居亳之前更屬非是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而不取庇以亳相囂耿奄爲五邦似亦未合崔茂才吾亦廬稿

若顚木之有由櫱

由說文引作粤云木生條也古史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弓象枝條華函之形徐鉉曰案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也用枿之語不通據案經傳由字皆訓爲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爲生儀訓爲宜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孔氏書傳晉人僞撰故从俗讀惠徵君九經古義

由乃在位

引之謹案由者正也方言曰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閒相正謂之由迪又曰胥由輔也郭注胥相由正皆謂輔持也上句盤庚敎于民民字兼臣與民言之此二句則專指在位者言之故曰正乃在位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正乃在位之事又曰各共爾事齊乃位齊亦正也下篇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彼傳曰相隱括共爲善政隱括與檃栝同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楊倞注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卽此所謂正乃在位也傳訓由爲用而以此爲敎民之詞云敎民使用汝在位之命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法度

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晚出公羊傳漢始著竹帛外法度字僅二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末篇二處不可同一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斤鈞石也量有五謂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丈引也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

歲同度量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壽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葢未有舉權量而遺夫度者抑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及多少𡊮急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始皇紀亦名法度師古注刑昺疏正同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卽驗之以軌迹廣狹相距如一此眞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初豈容不審此祇緣宋儒好精言性命視此等爲粗迹於度字別作解余嘗讀隋經籍唐藝文志見漢以來經解詳於名物度數而宋藝文志則眇有存者葢義理勝也又宋史儒林傳求其援經徵實如唐儒學傳中人物者尤屬寥寥說者遂𥫗之圖畫宋以前畫多尙故事宋以後畫專取氣韻於是實體難工空摹易善人誰肯舍其所易而難是圖誠爲古今學術技藝遷變之大關與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罔有逸言

傳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頤煊案罔有逸言謂無有失言說文逸失也廣雅釋詁逸失也逸通作佚下文惟予一人有佚罰傳佚失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相時憸民

憸說文引作思家大人曰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作相時息人陳禹謨本刪去改民爲人爲避太宗諱息則思之譌也葢唐初馬鄭古本尙有作思字者故書鈔剌取相時思民四字思與息相似寫者遂譌爲息耳王尙書經義述聞

自作弗靖

馬注曰靖安也某氏傳曰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自作弗靖猶自作不典不善卽上文所云先惡于民也靖通作竫又通作靜小雅小明篇靖共爾位韓詩外傳作靜漢帝堯碑竫恭祈福蔡邕王子喬碑作竫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竫公左氏穀梁竝作靖逸周書諡法篇柔德考衆曰靜蔡邕獨斷作靖史記周本紀周宣王靜漢書古今人表作靖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廣雅曰竫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漢書王尊傳作靖言是靖與善同義同上

若射之有志

彬謂志與識通志古文識後世作幟史記索隱引作幟標幟射埻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無弱孤有幼

女無老侮成人唐石經如此各本作女無侮老成人乃後人所改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二字相連是與唐石經相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作女無老侮老成人下老字亦後人據俗本加之無弱孤有幼鄭注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某氏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老侮之各本或作侮老之或作侮老人皆後人所改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王氏鳳喈尙書後案曰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老侮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是僞孔非也引之謹案王說是也某氏傳以孤有幼連讀誅爲不詞當以弱孤連讀言以爲孤弱而輕忽之也孤之言寡也成十三年左傳寡我襄公杜注曰寡弱也昭二十七年傳專禍楚國弱寡王室弱寡猶弱孤也史記南越傳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亦以弱孤連文自某氏誤以孤有幼連讀後人遂改老侮成人爲侮老成人而以老成人連讀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度乃口

彬謂度與杜同朱武曹經傳攷證

明聽朕言　明作有功　公明保予沖子　爾邑克明

明時朕言

家大人曰爾雅孟勉也孟與明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聲幽幼同聲[illegible]正義引鄭注書傳說曰孟迎也北堂書鈔引春秋考異郵曰明庶風者迎眾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盤庚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言當勉從朕言無荒失也顧命曰爾尙明時朕言言當勉承朕言也時與承同義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洛誥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沖子言公當勉保予沖子也多方曰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言爾邑中能勉行之爾則惟能勤乃事也韓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言勉焉盡力致死也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並見後明明天子在公明明下明字古讀若芒與洛誥汝乃是不蘉之蘉同音故蘉亦訓爲勉蘉明孟古竝同聲後人咸知蘉孟之爲勉而不知明之爲勉故解經多失其義王尙書經義述聞

鮮以不浮于天時

彬謂毛詩瓠葉鄭氏箋齊魯之閒鮮聲近斯此鮮字亦當作斯康誥惠鮮鰥寡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傳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頤煊案禮記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孚讀爲浮此浮當讀爲孚孚信也言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少以不信於天時故無凶災經義叢鈔洪頤煊

先王不懷厥攸作

宗社宮室皆先王來居此土時之所作也今天降大虐先王不加庇焉是不懷安其自所作之居矣所以然者先王神靈唯利民是視民當以遷爲利故神亦以遷爲安也殷降大虐卽下所云高后丕乃崇降罪疾蓋疾疫之災歟故此篇反覆推本降災之意以爲出自先王高后爾衆不肯同心謀遷以坐待疾虐之降非自鞠自苦而何猶不及今自稽其過自怨自艾乃祖父將斷棄汝不救乃死矣疾其曷有瘳乎予惟終以汝遷或尙可迓續乃命耳詳玩經意似方際衆不願遷之時而適與天災會遷議乃成若無端而託鬼神窈冥以脅之其誰能信之鮮以不浮于天時句稍雜解大氐言及天時亦是疾疫之意○孔檢討經學卮言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彬謂今予命汝句顧命茲予審訓命汝一無之言無也一詞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三年間壹使足以成文理賈誼陳政事疏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司馬遷報任安書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匡衡地震日食上書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壹與一同儀禮古文一作壹後漢崔瑗戒子其賵贈之物羊豕之類一不得受合諸說觀之則一爲詞助發端之語益昭然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今予命汝一

偲案讀從一字爲句孔氏正義云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蓋以命汝爲讀一字又爲一讀說過曲疑不可從武進十經讀攷異

予迓續乃命于天

小顏匡繆正俗云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皆爲迎棟案此經與牧誓弗迓克奔皆當作御趙宋以來儒者見孔氏訓御爲迎遂改作迓或衞包所改蔡氏撰書傳亦仍其謬嗚呼古學之亡久矣吾誰與正之列子云鄭人遇駭鹿御而擊之注御

音詞○惠徵君九經古義逖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　往哉生生　敢恭生生　生生自庸

彬謂易大傳生生之謂易蓋取變化不窮之義周官太宰以生萬民注生猶養也與大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義同重言之則曰生生莊子大宗師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譔注常營其生爲生生凡滋生謀生安生樂生遂生之類皆可謂之生生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各設中于乃心

里以傳曰各設中正于汝心引之謹案廣雅曰設合也禮器曰字子大時設於地財謂合於地財也各設中于乃心者各於汝以成合中正之道也漢石經設作翕（見隸釋）翕亦合也今文古文字異而義同（王尚書經義述聞）

暫遇姦宄　民興胥漸

暫遇姦宄傳曰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引之謹案經言暫遇不言劫奪傳說非也（蔡沈謂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其說尤謬暫遇字自遇此姦宄先者言之則上與乃有不吉不迪與我乃則殄滅之文義皆不貫矣）下經凡言寇賊姦宄（堯典）草竊姦宄（微子傳曰草竊謂有草野之性爲竊盜之行）寇攘姦宄（康誥）鴟義姦宄（呂刑鴟輕也義邪也說見立政篇三宅無義民下）及盤庚上篇之敗禍姦宄皆四字平列（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暴虐姦宄亦平列字）此暫遇姦宄亦然暫讀曰漸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李頤注謂漸漬之毒失之）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楊倞注訓漸爲進失之）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楊注訓漸爲進又訓爲浸皆失之）是詐謂之漸呂刑曰民興胥漸漸亦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彼傳訓爲漸化亦失之矣遇讀隅（隅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原道篇曰偶𧨝智故曲巧僞詐皆姦邪之稱也本經篇曰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差邪也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𧨝聲義皆相近矣呂氏春秋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戢矣愚亦即暫遇姦宄之遇（遇愚古字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作遇）或故以幽詭愚險連文荀子曰上幽險則下漸詐是也暫遇之義唯莊子荀子呂覽淮南可考而知而說經者皆不尋省望文生義鎔注滋多蓋古訓之失傳久矣（同上）

無遺育

傳曰育長也（哀十一年左傳伍子胥諫吳王引此文杜注亦曰育長也）言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引之謹案傳訓育爲長則必於長下加其類二字而其義始明殆失之迂矣今案育讀爲胄堯典教胄子說文及周官大司樂注竝引作教育子周官釋文曰育胄是古育胄同聲而通用說文曰胄允也無遺育即無遺胄周語曰晉懷公無胄是其證也又案劓爲截鼻之名又爲斷割之通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當以劓殄二字連讀哀十一年左傳作劓殄無遺育史記伍子胥傳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皆其證也劓殄猶言刑殄多方曰刑殄有夏是也多方又曰劓割夏邑是劓爲斷割之通稱傳訓劓爲割是也蔡傳乃訓劓爲截鼻而讀我乃劓爲一句殄滅之無遺育爲一句夫既滅之無遺育矣又何須言劓乎乃又爲之說曰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遺育經言我乃劓殄滅之不言小則劓大則殄滅也且劓非死刑下文何以言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乎蓋但知劓之爲截鼻而不知其又爲斷割之通稱故古訓失而句讀亦舛也（同上）

心腹賢腸

三國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云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宋洪适隸釋五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賢颺歷案孔疏憂賢陽者字之誤也當爲優賢揚歷古文尚書今予其敷心腹賢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今文尚書作今余其敷優賢揚歷（句）告爾百姓於朕志合心腹爲優字以賢腸爲賢揚又歷字上屬蓋謂今余布優賢之典歷試眾職告爾百官以我志也義亦可通然文既因形聲相近而誤當以賈馬之學爲正漢世今文甚盛古學希少故唐扶頌左思賦管寧傳皆本今文爲說僞孔傳此云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核之於經允協安知非本諸鄭義裴松之所云與今文與孔氏言夏侯等書正相印合是可證鄭注古文之作心腹賢腸矣（臧明經拜經日記）

問劉淵林注魏都賦引書盤庚優賢揚歷之語訓揚歷爲歷試今盤庚無此文何故曰予聞之江叔澐氏矣盤庚下篇云心腹賢腸古文作優賢揚而以歷字屬上句鄭康成因如是讀也請以尚書正義證之正義曰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賢腸曰憂賢陽說者不解憂賢陽爲何語徵諸太沖之賦淵林之注始悟優爲憂賢爲賢揚爲陽三字皆傳寫之譌邢子才所云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斯言果不誣也太沖生於晉初鄭學猶行故徵引有據自豫章梅氏之書出名爲古文實襲今文由是鄭氏古文不傳而文選之注遂不可通矣（按晉書左思傳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此注當出孟陽之手文選題作淵林注姑從之○錢宮詹潛研堂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彬謂猶曰厥心違怨厥口詛祝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此指謂仲丁諸君屢遷之事也蓋契之初封本在亳殷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是也其後相土之屬遷徙不常至湯乃復歸于亳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謂契也仲丁以下輒復屢遷凡一遷都其眾必有隨而遷者亦有留而處者故自今日言之昔我亳民其子孫或在于囂或家于相或流于耿是蕩析離居矣上文云適于山謂亳之景山也古我先王成湯監于前人不常厥居未有善上將思多于前人之功乃擇此景亳而都焉後王不常寧屢遷屢圮以致我民蕩析離居我非樂震動我民也將以爲民求所定極唯有復我高祖契與湯之故居庶可一遷不再遷而永地于新邑耳蓋盤庚審知亳土之可久故自湯以前湯以後遷者紛紛然卒無以易亳也其後武丁復以亳朝諸侯有天下而朝歌一遷殷遂以亡乃知盤庚之胥宇卓矣哉（孔檢討經學卮言）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蔡邕石經曰今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棟案震與振同虞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又祗振每通用皋陶謨云日嚴祗敬六德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內則云祗見孺子鄭云祗敬也或作振○惠徵君九經古義）

恭承天命

彬謂上文承汝俾汝承持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用宏茲賁　敷賁

用宏茲賁傳曰宏賁皆大也用大此遷都大業大誥敷賁傳曰

布行大道家大人曰賁讀如易賁卦之賁廣雅曰賁美也用宏茲賁言用大此美績也美績即上文所云嘉績于朕邦也大誥敷賁亦謂敷布此美績也序卦傳曰賁者飾也飾與美義亦相近 王侍書經義述聞

鞠人謀人之保居 萃居

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陽城張太守敦仁考證云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寶正吻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并其說若何耳庸案此萃居字即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尚書作保居今文尚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云夫商萃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 臧明經拜經日記

說命之說

釋文云說本又作兌禮記皆引作兌鄭氏云兌當爲說案周易以兌爲說呂覽四月紀曰凡說者兌之也是兌與說通 惠徵君九經古義

說築傅巖之野

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之以賢而隱代胥靡築之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案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以人得之舉爲三公則築字不得作卜築之築解當從孔說爲是若說之所居孔傳謂在虞虢之間水經注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平陸縣志傅巖在縣東二十五里聖人澗上兩山之峽曲岸回巒即說版築處今有祠說所築之道相傳即今運鹽道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顛軨坂墨子尸子以傅巖爲在北海之洲者非明一統志其地名隱賢社唐呂溫有傅巖銘 崔茂才吾亦廬稿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惟甲胄與口異口之不慎或起羞而已甲胄之不慎乃致寇焉是故衣裳干戈皆爲我用者也然人君於衣裳不過在笥而已其於干戈必時見而自省厥躬善則用以伐人不善則人用以戕我躬矣緇衣引兌命語有此鄭注云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尙害人也似未盡其義 孔檢討經學卮言

高宗肜日 肜

問祭之明日又祭曰肜見于尙書爾雅而說文肉部無肜字或謂肜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即高宗肜日之肜玉篇肜訓祭又訓舟行足證肜彤字从舟不从肉大朝人尙識古文此必顧野王元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益古音肜當爲余箴切轉爲余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云肜者相尋不絕之意古人音與義協以尋訓肜知古音肜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音也俗儒不通六書誤疑肜當從肉乃別肜彤爲二字又分爲兩音傎倒甚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非天夭民 二句

民謂高宗蓋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曰惟民自速辜民謂商紂蓋紂爲獨夫故以民目之也 梁孝廉瞥記

西伯戡黎

釋文云伯亦作柏郭璞爾雅注云古伯字多从木戡黎尙書大傳作戎耆說文作𢧵黎云𢧵殺也漢書載左氏傳洽州鳩曰王心弗𢧵孟康曰古堪字今左傳作堪釋詁云堪勝也郭璞注引書云西伯堪黎是堪與𢧵同孔氏傳云戡亦勝也案說文𢧵訓刺非勝也當从書傳作𢧵 惠徵君九經古義

乃罪多參在上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此語頗難解曰玉篇厽累墼爲墻壁也尙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尙書作厽東晉本乃改爲參耳釋文述馬融說正當如此而傳寫譌謬遂至不可讀竊意釋文本當云馬作厽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時妄易之也 宋史藝文志陳鄂開寶新定尙書釋文三卷見書類 ○錢宮詹潛研堂集

微子受國不受爵

又問次日客集寄堂後日知錄云微子之于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于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于天下矣豈其說又非與

非也微子存國抱器是賓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爵矣微者商畿內國號商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一器造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殺武庚封微子于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過與臣僕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後爲周賓詩所稱侯服于周祼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無他意也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尙書春秋傳皆稱康誥不稱衛誥叔亦終其身稱康叔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耶抑亦倒戈之士有不臣之心耶

然而弟衍稱微仲則衍未嘗封微也此何也

此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虢仲虢叔是也仲叔皆封虢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太伯仲雍先後君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者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已之字以爲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 毛檢討經問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爲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 周本紀及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大師疵少師彊 ○顧處士日知錄

我祖底遂陳于上 三句

彬謂上下猶言前後馬融注下下世也詩下武維周鄭箋下猶後也 詳見詩 ○朱武曹經傳攷證

沈酗于酒

正義曰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以耽酒爲沈也引之謹案孔以沈爲沈溺非也沈之言淫也沈酗猶淫酗也沈湎猶淫湎也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揚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沈酗作沈湎蓋今文尙書如此史記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易林賁之乾帝辛沈湎漢書禮樂志湛沔自若五行志湛湎于酒湛與

沈同湎與湎同成二年左傳曰淫湎毀常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跖以爲禹有淫湎之意揚雄元后誄曰省在夏殷桀紂淫湎淫湎卽沈湎史記樂書流湎沈佚遂往不反沈佚卽淫佚故淮南要略靡㴱沈湎高注曰沈湎淫酒也漢后經毋劮篇毋淫于酒是也沈與淫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考工記鮑氏注之以蜃杜子春曰淫當爲湛大戴禮記勸學篇沈者鄧巳戴禮而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沐甚雨櫛疾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覽冥篇東風至而酒湛溢卽淫溢謂酒得東風而加長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是其證也高氏以酒湛二字連讀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王尚書經義述聞湛失之矣

卿士師師非度

馬融注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彬謂東京賦百僚師師薛綜注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班固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惟辟作威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韋昭曰相尊法也蓋百僚師師盛世之師效也卿士師師非度亂世之師效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小民方興

彬謂方猶並也爾雅天子方舟郭注方並也賈誓蠢茲淮夷徐戎並興同上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僅案此凡兩讀孔傳以今爾無指告予顛隮八字連讀爲句史記云今女無故告是漸告字爲句予顛隮另爲句武進士經讀攷異

彬謂六字句史記微子世家引作今爾無故告予王肅注無意告我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引之謹案當讀今爾無指告爲一句予顛隮爲一句說文隮字注曰商書曰予顛隮是以予顛隮三字爲句不連告字讀史記宋世家今女無故告予顛隮亦以告字絕句予顛隮自爲句無語辭猶無念爾祖之無毛傳曰無念念也古多以無爲語辭詳見釋辭無指告者指告也指告者致告也盤庚篇曰凡爾眾其惟致告是也說苑有指武篇謂致武也周語曰於是乎致武指字或作底襄九年左傳曰無所底告是也爾雅曰底致也周頌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耆亦與指同大雅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耆作指予顛隮者予謂殷也猶下文言我乃顛隮也曰今爾其致告我殷將顛墜如之何則可也解者皆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毒降災荒殷邦

史記曰天篤下災亡殷國漢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惠徵君九經古義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論衡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言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後世性惡之誤本此焦氏易林曰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說文曰咳小兒笑也古文作孩从子同上

我不顧行遯

釋文云顧音故徐仙民音鼓毛居正曰案顧字禮部韻無上聲音當從一音用棟案商時韋顧旣伐古今人表作韋鼓是顧有鼓音緇衣云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是顧有上聲禮部韻宋人所撰焉識古音毛氏據以駮徐邈未之得也同上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八　　学海堂

書經羣解彙編

周書

尚書泰誓有三

泰誓

書序正義引馬融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又引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泰誓正義引王肅書序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又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趙注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據趙馬之說知記傳孟荀所引皆未焚書前之尚書所謂古太誓此一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集解引馬鄭之言索隱曰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齊世家亦載斯事索隱引馬融說以爲今文泰誓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已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立功立事二句刑法志又引之禮堂謹案後漢書班彪傳下注注乎丕天之大律李注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董仲舒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平當傳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泰誓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白虎通爵篇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周禮大祝注書曰王動色變賈疏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藝文類聚十六引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禮堂謹案後漢書王霸傳雖武王白魚之應曰加此李注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又文苑杜篤傳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注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說文支部攷汲汲也周書曰攷攷無怠水部湊水涯也周書曰王出湊手部㩉揩

也周書曰師乃掐掐者拔兵刃以習擊刺此是漢初壁內別出之太誓即爲馬氏所稱其文似若淺露神怪在子所不語者然兩漢大儒皆見之馬鄭王肅爲古文學者皆爲之注此二也至東晉梅賾始授梅賾古文尚書內又有泰誓三篇自唐以來立於學官即今日所誦讀者此三也 臧茂才 經義雜記

泰誓頤煊案今文泰誓三篇太史公采以入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歸是上篇之辭居二年聞紂昏亂至暴虐無忌是中篇之辭武王乃作太誓告於衆庶至不可再不可三是下篇之辭然則泰誓上篇爲觀兵時事中篇爲伐紂以告諸侯下篇以告民然齊太公世家師尚父左杖黃鉞至與太公作太誓亦上篇文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杜預注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正義今尚書太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是馬鄭王所注古文尚書本有泰誓三篇其書至唐猶存故泰誓正義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藝文類聚卷十六引泰誓作尚書曰即是馬鄭王本至宋以後馬鄭王尚書注亡此泰誓三篇亦從而亡矣 經義叢鈔 洪頤煊

泰誓

伏生口授晁錯尚書二十八篇至宣帝時民閒又得泰誓一篇增入伏生書內故又稱二十九篇 見論衡正說篇 此一篇乃眞泰誓也雖宣帝時始得然董仲舒所述遠在漢初且伏生大傳亦引之其灼然可信如此特中下二篇時已闕佚故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多出此一篇之外馬融不知反詆其淺露於是梅賾僞書出反拾馬融之唾餘一一摭列而於墨子所引猶有遺者以是知眞者自眞而僞者自僞也 書敘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 ○ 孫侍御 脞錄續編

泰誓晁氏曰儒言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閒學士衛包受詔改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棣案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 繁陽令楊君碑大夫人字始作泰知大與泰異文始於後漢 惠徵君 九經古義

惟十有三年春

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爲夏時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謂非建子之月胡蔡皆名儒而所見如此眞可怪也先生以鄒湯吳仲迂之言爲破的 吳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閒子云 其破的如此 栗請更擧一確證以堅學者之信從可乎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夫聞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後世儒者猶以不改月紛紛聚訟乎故曰羣言淆亂折衷於聖人先生破的吳語必以爲讀書徵中也

又案左氏傳梓愼有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尤詳然先生取吳語乃改時非改月也則左氏闕卷便云元年春王周正月杜註言周以別夏殷其精也如是 焉明經 解春集 論蔡證第五十四

惟其克相上帝　四句

信案舊從上帝爲句寵綏四方連讀見孔傳據趙臺卿注孟子云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疏云趙注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爲下文則其意俱通是也王伯厚謂趙氏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蓋猶泥僞書之過 武進士 經讀考異

其助上帝寵之

晉出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傳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敎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案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則孟子所引爲尚書逸篇趙注亦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又首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師尚爲開端語下文其助上帝寵之者言君師代天治民意古文改寵之爲寵綏合下四方爲句故改生降爲佑助義以上下配合然刪惟我在三字又改天下爲予則意氣索然不見武王自任之勇矣且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謂武王恥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今以四方屬上亦謬也 [illegible]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作 臧茂才 經義雜記

有亂十人

予有亂十人尚書論語各一見春秋傳襄二十八年昭二十四年唐石經皆無臣字今石刻有臣字者宋人妄作陸氏釋文亦同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五代國子監校刊九經始據誤本添入臣字邢昺論語疏亦承監本於是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蘇子瞻太皇太后挽詞亦有才難十亂之句 錢宮詹 養新錄

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則十人中明有婦人故孔傳以文母當之宋儒劉原父以爲子無臣母之義一人蓋武王之后邑姜朱子論語集注從之蔡氏尚書註從之案王伯厚引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 語本無臣字 書開成石經亦無臣字 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則古本尚書原無臣字既無臣字則正不必改文母爲邑姜矣或曰孔子所謂婦人者乃殷人之誤殷人謂膠鬲也此說並是膠鬲商容皆不臣周何得與十亂之列馬氏繹史謂殷人之說不足據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以婦人爲邑姜則成王不當斥言其母與諸臣伍矣學林日知錄曰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太姒邑姜在宮闈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不必如鄭說之以是十人之數兆雖無晨方且以爲紂罪乃周之功業必藉婦人乎豈理之不通或傳寫之誤 崔茂才 書考異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王伯厚曰孔安國論語注言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注從書傳棣案書傳本云少仁人故疏云多惡不如少善上云受有億兆夷人是言至親之多予有亂十人 今本亂下有臣字非王伯厚巳辨之 是言仁人之少故論語引之以爲才難 惠徵君 九經古義

大巡六師 論蔡證第四十九 與爾百諸書

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竊有說大雅棫樸之三章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

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句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周禮夏官序云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云者是据當時實事論也不得云追書者之常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又案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蓋以實言之則三軍也專辭也以名言之則六師也統辭也抑觀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此六師及之其殆賜弓矢專征伐之後乎先儒以西伯戡黎為武王則武王襲爵如故專征如故即掌六師也固宜太史公誤處甚多難以更僕數姑舉一事如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云云禮諸侯不再娶時莊姜故在也左傳唯曰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而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媯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而世家云完母死亦非也是時莊公有立州吁意故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云云而莊姜日月之詩致怨於胡能有定反覆言之正謂完位未定也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己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又非也夫傳一事而有三非史記失實者多矣他如周本紀既云武王上祭於畢然後東觀兵至作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其可信乎若先生所云景帝前輒曰大宗鄭守夏為大宗被景帝中二年七月此特小誤耳故廣論之

鬻子車戰信矣故三軍亦信此與孟子革車三百乘及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皆同夫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若以二千五百人為師準六師之數止一萬五千人耳故六師名也非實也觀武王誓戰之辭但及於御事之司徒司馬司空而六卿弗備是仍太國三軍之制信然且此三卿公劉遷方公以來有之非自武王始觀緜之詩曰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乃見故凡此無加造舟梟門冢土六師後遂因以為有天下者之制而皆非追書之也若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此則實備天子六軍之制又非徒名焉而已馮明經潮音集

獨夫受　三句

問紂之不善甚矣武王數其罪而伐之可也若泰誓所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又云謀以爾多士殄殲乃讎武王世為殷臣世讎之言毋乃得罪於殷先王乎曰此古文尚書所以可疑也大誓曰獨夫受荀子書嘗引之獨夫者一夫也故孟子亦有聞誅一夫紂之語若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為齊宣王言之蓋有為言之也非古有是言也如太誓果有撫我虐我讎之言孟子何不引書以實之邪觀牧誓一篇但云恭行天罰初無讎視其君之詞然則偽書之誣武王甚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光于西方顯于西土　岐豳

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豳宋本是豳字攷之足利古本亦正同而今本多改作岐周案豳從三人即眾字由識者少遂誤改之盧學士龍城札記

右秉白旄以麾　牧誓

逸周書克殷篇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然則白旄即大白也左傳衛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旄而先明急子以白旄為節所謂旌節也武車建之則為師節司馬法夏后氏玄首殷白戎周黃首注曰伯師節也古文伯帛皆與白通康叔封子衛分以少帛節武王之小白漢武帝詔引秉武節周節以白旄節以赤旄諸侯時更加黃旄　孔撿討經學卮言

昏棄

引之謹案昏蔑也讀曰泯昏棄即泯棄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若泯棄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曰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耳言蔑棄其肆祀不荅蔑棄其遺王父母弟不用也史記周本紀不荅作不用桒棄日維此棄人弗求弗迪周頌清廟日對越在天大雅傳以昏為亂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谷永引書云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小顏以為今文泰誓之辭非也崇尊也故傳訓為尊春秋傳云師叔楚之崇也崇亦訓尊惠徵君九經古義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匡謬正俗曰牧誓序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徐仙民音御為五所反然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案此則孔氏尚書本作御訓為迎迓史記及馬融本皆作禦王肅又讀御為禦非也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毛詩谷風曰亦以御冬毛傳云御禦也御又與迓同大雅思齊曰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鄭氏于鵲巢箋亦訓御為迎曲禮曰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為訝訝迎也士昏禮注同春秋傳曰致者御戲者訝者御者皆訝也世人亂之但御雖為迓訓詁家當依本字釋之無直改經文之理唐石經亦仍其誤則知古文之亡久矣毛傳訓御為迓蓋本余氏金韓詁仍作迓者俗儒所竄易也　同上

武成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注虛讀為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未嘗猶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而其臣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服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左氏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

得爲商也（國語吳王夫差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孔子圖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子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鄭氏注曰商宋詩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入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乃戰國時人之妄言武王下車即封代子更誤）（鑿虛十日劄錄）

攷定武成

疑武成有錯簡者自唐孔穎達始至蔡傳竟別載攷定武成于後然明儒如歸震川近儒如李安溪猶紛紛改易迄無定論今反復讀之知武成之錯簡僅丁未祀于周廟與既生魄兩節介之後（律歷志四月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蓋以厤推之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皆在生魄乃倒敘于前其爲脫簡無疑若正義疑無作神羞之語不結而以既戊午至血流漂杵皆屬史詞云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則謬矣夫當日禱詞無作神羞之下或尚有如荀偃禱神蒯聵禱祖之云而武王之告百官原可不具述惟孔氏以既戊午以下皆屬之史詞則前後之紀日既倒而詞亦不結因誤轉疑誤若以戊午師逾孟津爲武王追敘之詞自天下大定以上俱屬王言則文義完贍亦可無孔氏大聚百官唯誦禱詞之嫌左傳載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見昭七年）則數商罪以告諸侯當孔壁未藏之前屬讀顯然後儒亦何所庸其攷定乎（孫侍御讀書脞錄）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按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梅氏古文但摭拾樂記放牛歸馬二語恐未足以當之漢律麻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壬辰月二日）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逸周書世俘篇具有其語而世俘載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此一節頗與歸獸事相類意武成世存文多大同但孟子所讀武成有血之流杵世俘乃無之則又未可竟以世俘當武成耳孔壁中眞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堯典一舜典二汨作三九共四至十二大禹謨十三咎繇謨十四棄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湯誓二十湯誥二十一咸有一德二十二典寶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般庚二十七至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大誓三十三（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陸讀本始中并毬然其云大誓一篇者得之告漢世止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大誓皆在其見兩篇中意時傳士有附會書序而留分爲三者乃遂致馬融之疑耳白魚躍舟前歌後舞等語伏生書大傳已具載之李鼎祚作尚書集注於今文太誓兩多引孔安國語此乃眞孔傳子國親見壁中古文者而於民間所獻大誓亦僞作傳司馬子長從子國問古文尚書說亦取而載之周本紀未可斥其僞也）牧誓三十四武成三十五洪範三十六旅獒三十七金縢三十八大誥三十九康誥四十酒誥四十一梓材四十二召誥四十三洛誥四十四多士四十五無逸四十六君奭四十七多方四十八立政四十九顧命五十康王之誥五十一畢命五十二（一云冏命）棐誓五十三呂刑五十四文侯之命五十五秦誓五十六序五十七其九共九篇同卷般庚三篇同卷康王之誥與顧命同卷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鄭康成曰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劉歆三統厤在建武前故及引之師古乃以爲今文尚書之辭今文焉得有武成耶伐商月日見於武成逸篇者固可徵信即世俘亦姬氏之遺文也三統厤推是年閏二月蓋歆以一月爲周正月正月二日壬辰則四月不得有辛亥乙卯之等故置閏以足之其實古法歸餘於終魯閏三月君子以爲非禮春秋經傳及秦漢本紀書閏月俱在歲末斷無閏二月者也臧森受說于子竹厂陳子以爲一月者殷之正月二月者殷之二月時猶因商正（詩大明正義曰鄭注尚書謂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厤）既事于牧野遂改正朔以殷三月爲四月故武成無三月丑月而往卯月而還司馬法所謂師出不踰時者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長在斗柄殷之正月斗柄建丑其月朔猶接冬至之氣故日月得合辰於星紀之末與斗柄同在丑位此一月壬辰爲丑月之證彼上文云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則是諸侯師始發之日月在房日在箕斗之間也故今文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見大誓師先發武王後發至丙午日與師相及矣）世俘紀干支最詳然前後複亂今校以太誓武成之文著譜于方庶有益于覽稽

殷一月　周二月

辛卯朔

壬辰二日　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癸巳三日　武成曰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丙午十六日　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

戊午廿八日　書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殷二月　周三月

庚申朔

癸亥四日　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甲子五日　武成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丁卯八日　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戊辰九日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

壬申十三日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至告以馘俘

辛巳廿二日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

甲申廿五日　世俘曰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衞告以馘俘

周四月

庚寅朔

乙未六日　世俘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庚子十一日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十六日　世俘曰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三統厤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

庚戌廿一日 武成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辛亥廿二日 武成曰翌日辛亥祀于天位

世俘曰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

壬子廿三日 世俘曰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癸丑廿四日 世俘曰癸丑薦俘殷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

甲寅廿五日 世俘曰甲寅謁戎殷于牧野謁告也祭神而告伐殷于牧野之事也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廿六日 武成曰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此十一字錯世俘增按崇禹生開何夏詩歌之名崇崇作也以甲夏后啟也春秋公羊說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周所以舞夏樂者與周俱文也愚以是知武王祀馘周廟所用皆夏樂 孔檢討經學卮言

答閻百詩疑武成日月書

今文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召誥丙午至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甲子至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結之日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之竟似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先生疑之日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例邪某以為此殆與作穆天子傳及汲冢周書者同出一手也穆天子傳卷一自戊寅迄丙寅凡四十九日卷二丁巳迄癸亥凡六十七日卷三甲子迄甲辰凡四十一日而中閒皆不冠以月周書亦然今觀世俘篇曰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次甲申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已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即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旦中閒復說尅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不標以月次雜非體史家紀事烏有此舛駁邪按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而晉束皙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益驗其並出一手無疑也故所見略同如此 馮明經辨香集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張霸僞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棟案古鐘鼎文魄字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諴鼎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與說文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云霸今俗作必駕切以為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霸音䨣雨濡革也从雨从革今薛宣古文魄作𩃬戰字未詳 惠徵君九經古義

王朝步自周

孔傳謂步即行然自周至商自周至豐無步行之理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以二夫行車為形但古車無用人推輓車重車有之周禮鄉師縣師軍旅會同作其輂輦馬駕以載輜重為輦人輓以載任器為輦鄭注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輦載器而不載人巾車王后五路輦車組輓此特用於宮中者步輦起於後世豈宜在周世乎然觀左傳使婦人輦以如宮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則用人輓車亦未可定也 崔茂才吾亦廬稿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僞案此凡兩讀孔傳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正義云據傳文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是杜氏當以主字屬上為句今蔡傳從杜氏 武進士經讀考異

釋箕子之拘 晉侯世家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及東晉古文尚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愼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靖潔其宮以異之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高注柴護之二書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即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閭即表商容之閭式智者之門即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徐廣曰一作式當為拘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式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為囚矣則古本猶可考見也漢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並作式箕子之門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王觀察讀史記雜志

式商容閭

商容鄭氏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按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頌同容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容臺之名當本此鄭箋多附會 姜編修湛園札記

散鹿臺之財 周本紀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尚書武成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樂記正義引史記作錢案孔氏一人所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武成正義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留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漢書張良傳同新序善謀篇同張良傳十六國後事並本史記今本史記新序不合者皆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為財召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錢異作財則孔氏必引以為證今不引知管子呂覽淮南諸書亦皆作錢故皆不引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四也周本紀即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並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

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誘注封王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金本作錢散鹿臺之財金錢夫不成義則字明是後人所亂藝文類聚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錢十也自晚出尚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於希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臺之錢者輒改錢為財其已改者則有漢書藻紀注見上其已改而舊迹尚存者則有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晉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王觀察讀史記雜志

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辨見史記周本紀又讀漢書雜志　張溗王周傳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云大王修德以覇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棟案孔說非也迹古績字言不留失官社稷不守至於大王光復祖宗始立勳績於王家王季以八命作牧勤勞王家之事文王能繼成其勳周禮王功曰勳大膺帝命作西伯以撫六州之衆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疑大邑周非武王語

孟子所引有攸不為臣以下至大邑周乃史臣述士女之辭晚出武成作武王語疑非是案今文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而召誥於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多士甚且曰天邑商不惟是也越三世而至康王之誥尚曰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其自卑以尊勝國至於如此大雅大明之詩一則曰燮伐大商再則曰肆伐大商夫此乃周文公推揚前烈者而尚云然惡有武王初得天下徧告羣后輒侈然自尊曰大邑周邪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桀紂周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弗聽今武王告羣后乃曰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子自稱曰予一人禮也敢云我周王哉矧自詡大邑周其汰已甚曾謂敬勝如武王之得諸侯願乃震而矜之同汰楚靈不禮以為歸而示諸侯侈乎此事理之必無者且趙岐稱孟子尤長於詩書七篇中引詩及他書無一相左茲引武成乃獨柄鑿如此乎必不然矣馮明經解舂集

洪範

洪範無錯簡

洪範惟辟作福二節或疑與三德無涉移置篇末五福六極之後案正義云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書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經文連屬自有深義宋儒憑肊改經于武成洪範二篇顛倒錯亂幾不復存聖經之舊夫洪範不獨今古文具有太史公全采其文入史記宋世家中並無錯簡乃必欲割裂補綴不知何意然九疇俱有演詞而八政仍不能補其闕此亦猶蔡氏之攷定武成而以為猶有闕文者也孫侍御讀書脞錄

日知錄豐熙僞尚書云其曰附後洪範一篇則所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者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按左傳屢引洪範皆目為商書不曰周書說者謂為此夫子未刪前之書名也今云必冠之以周書文義乃通亦不必然閻徵君潛邱劄記

洪範惟十有三祀解

漢書律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年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乃終凡武王在位十一年此古文家說尚書者以十有三祀並文王受命之年數之也尚書大傳曰武王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今文家說尚書事實雖殊其言十三祀一也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陳師牧野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其年與漢志不同然周本紀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商郊牧野則是周之十二年春也下言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乃自十二年二月數之亦適合十有三祀也風俗通皇霸篇亦引洪範惟十有三祀與漢志合是漢人相傳尚書舊本古今所同無可疑也近有吳門學究吳簡舟乃妄逞私肊黜竄古經以為古篆三月己巳與十有三祀近洪範十有三祀乃三月己巳之誤不知尚書篇首雖有某月某日之書例而洪範一篇漢人相傳至今從無古篆差譌之說何得怪誕變亂於數千載之後而自矜創獲也且吳氏不考三統厤法亦知三月己巳為武王何年乎欲謂克殷後之二年是歲不得有三月己巳欲謂克殷之年依三統厤是歲三月二日庚申十一日得有己巳而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二日若翌日癸巳三日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惟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計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一月癸巳為周正月三日武王始發丙午逮師逮漢志作還誤至二月癸亥為周二月三日迺至牧野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戊子師發至戊午三十一日而渡孟津牧野又踰百餘里武王以癸巳始發十四日丙午逮師至癸亥亦三十一日而至牧野大兵之歸必當至三月朔後其時告廟獻馘大事未舉若是月十一日己巳距師還僅及數朝倉卒之閒豈遑訪道必不然矣尚書大傳與史記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以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徐廣引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似譙周所見史記與漢志合而下文云克殷後二年又與洪範十有三祀之言乖則譙周之言未足據也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

古文說此謂其說義多從古文耳至於文字則悉主今文尚書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是从尚書大傳文王七年而崩之說也九年觀兵者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武王再朞而觀兵以卜諸侯之心以俟殷紂之改過也十一年伐紂者前此九年孟津之會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伐也故還歸及十一年始伐紂克之也史記周本紀文王受命七年今本譌七爲十張守節正義謂十當爲九此未知史从尚書傳也尚書傳亦有可證者史記宋微子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周本紀於牧野之事下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歸封諸侯下又云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此與尚書傳大意相近今文家說未可非與古文並存可也再考逸周書柔武解曰惟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孔晁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大武解曰惟王一祀二月此一祀卽元祀王謂武王也小開武解曰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寶典解曰維王三祀唐書引作元祀蓋誤二月而辰朔酆謀解曰惟王三祀孔晁注此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案十年當作十二年蓋字之誤以周書文傳解言文王受命之九年知之也大匡文政解並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此亦自文王受命數之蓋克殷之一年事也觀逸周書此二篇於十有三祀言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用大匡順九則宅六位孔晁注東隅自殷以東旃謂各使陳其政事也又言管蔡開宗循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孔晁注管蔡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是時安民和眾政事具張於是訪道箕子邁盛事豈非開刱之初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者乎若夫文王稱王見魯詩及古文尚書說易書春秋緯雖若未可信然文王受命則詩書屢言之矣逸周書明書文王受命之九年此亦一確證也豈得爲誣改元則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春秋列國紀年及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莫不皆然何足爲異觀兵一節宋人亦力辨其虛不知武王既可伐紂何以必不可觀兵豈伐紂爲順天應人而觀兵還師不遂伐紂轉爲逆天違人乎此等曲說誠不可解學者論古當一掃其謬見迂談勿狃於童而習之之言先入爲主不肯變而服義從善也陳編修左海經辨

陰隲

傳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顚㨷案呂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陰陽升降也言天覆生下民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爾雅釋詁隲陞也此正高注所本陰隲又通作陰德史記田完世家行陰德於民淮南人間訓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新序雜事篇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說文德升也其音義並同經義叢鈔洪頤煊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顧處士日知錄

九疇

尚書孔安國傳晉魏間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則難强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啟其衷云耳非眞以龜文爲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辯之江歲貢羣經補義

農用八政

說文衣部襛衣厚貌水部濃露多酉部醲厚酒也則農字本有厚義故从酉爲酒厚从水爲露多从衣爲衣厚鄭康成恐其與農桑字涉嫌故讀農爲醲孔傳直云農厚也皆與本經上下文敬用協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嚮用一例釋文引馬融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正義引王肅云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張晏注漢書五行志上亦與馬王義同皆不如鄭孔之當也王肅從馬悖鄭而反異於孔傳此小人之譎詭不可測處臧茂才經義雜記

五福六極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槪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槪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姜編修湛園札記

土爰稼穡

彬謂漢書五行志引此文師古曰爰亦曰也方與上文一例小顏說得之朱武曹經傳攷證

五事

五事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於木而明河圖三木卽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然則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江歲貢羣經補義

遠宗先生之子康熙庚午科舉人問洪範五事配五行自伏氏大傳及劉向董仲舒輩皆據易象以貌言視聽思配木金火水土而宋蔡沈註尚書則一槪反之配以水火木金土雖似背易傳而于洪範五行次第較爲脗合況考八庶徵原文又以雨暘燠寒風爲五事徵驗則雨似屬水暘似屬火燠似屬木寒似屬金其于貌水言火視木聽金之配分明一串此其說未爲過否

向亦曾以此致疑但遍考經說則自三古及漢唐至今並無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之解則杜撰矣春秋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洪範庶徵有五氣雨暘燠寒風其義並同是以孔疏曰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鄭康成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若燠爲火氣寒爲水氣其說易曉故五行傳所解無非此義如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蓋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爲金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若貌傷則致秋

陰常雨言傷則致春暘常旱蓋木氣傷則金沴之金氣傷則木沴之相衝之氣易相傷也至于冬夏則日夜乖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此本氣有過非互沴也是五事相配舊說歷然非一人臆見可更變耳毛檢討經問

又問五事庶徵在五行傳所載甚博然多係附會且貌屬雨言屬暘在五行家言有確徵乎

春秋貌不恭者如晉厲公步高晉惠公受玉惰郤錡將事不敬苦成叔傲魯昭公居喪無慼容類言不從者如單襄公論郤錡語犯郤犨語迂郤至語伐王子伯廖論鄭公子曼滿語貪魯穆叔論趙孟語偷孟孝伯語更偷類雖其配雨配木配暘配金不必鑿鑿然成六年雨木冰劉向父子皆以爲雰氣寒木不曲直故木得雨而冰而五行傳木冰即是木介介者甲也兵象也是時晉楚鄢陵之戰楚王傷目正屬常雨傷貌之驗昭八年石言于晉劉向以爲金石同類惟金不從革則失其性而爲言及漢成鴻嘉三年天水之冀縣南山大石鳴聲隆如雷平襄二百四十里內野雞皆鳴是水沴金而兵革之氣爲言爲聲以致廣漢鉗徒一時皆反故後志平城門內屋自壞由時多服妖貌沴致罰安帝時訛言相驚則兵革驟起故元嘉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謂恒暘沴金也謠爲諸君鼓嚨胡謂不敢公言而私作咽語言者之爲金沴也其徵貌于木徵言于金鑿鑿如此

然五行說云恒燠恒寒陰陽之沴似于視聽無所關不然則漢志云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豈周皆視不明秦皆聽不聰乎

五事之罰亦舉大概苟視聽違錯則其罰齊至自難分應如用賢之誤總一視聽不聰明而甫罰恒燠又罰恒寒是亂應也然考舊儒說則往舉其大者言之如定公不用孔子受齊女樂則兩觀及雉門災以爲火氣有沴致視不明之罰雖是時隕霜殺菽冬亦恒寒而驗不及也即哀帝以朱博爲相原不止聽之不聰而是時受策有大聲如鐘震于殿間則以聽徵之謂之鼓妖雖是時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實爲水沴之徵而殿廷鼓妖尤爲重大則祗徵在此更不他及且占驗推測古原有任情解斷不礙常理者如定公不用孔子致兩觀雉門俱災爲恒燠爲視不明之罰此是常理然董仲舒爲說曰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易熟惡其勢宜易成而魯終不然所以災也則似天有除舊更新之意與春秋書新作雉門更有闕合學者思之同上

五曰思　思曰睿　睿作聖　思慮　宮爲土爲信爲思五行志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悊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錢氏曉徵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爲包容之容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容非睿亦失班氏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此文不合 此又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思心說見下 應注容通也古文作睿本作容寬也即用班氏原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本作睿而訓爲通則容睿聲義竝同何必別言之乎下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慮本作心思慮此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即應注所本後人既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爲思思慮甚矣其妄也其春秋繁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 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爲思心臝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臝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心字蓋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春秋繁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爲近牛禍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旤作思慮亦本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霿亂敘傳曰思心既霿牛旤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王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霿亂之咎也皆其證矣又律厤志宮爲土爲信爲思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義正與此同文下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心上亦當有思字 漢紀孝武紀曰宮爲土爲信爲思心此尤其明證今本作爲思爲心下爲字因上而衍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思曰容

洪範一篇多韻語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五句皆韻自鄭康成破容爲睿晚出古文因之案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所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所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云思心之不容而又爲之說曰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然則古本洪範皆是容字今漢書刊本作睿蓋淺人所改幸其說尚存與董生相印證可見西京諸儒傳授有自許叔重說文思容也亦用伏董說 錢宮詹養新錄

問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伏生五行傳作容鄭康成以爲字之誤先生謂漢儒多作容以容義爲長請言其詳曰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文字訓詁多有互異者即以洪範一篇言之如霽之爲濟驛之爲圛豫之爲舒皆文殊而義不殊若敬用之爲羞用與睿之爲容則文異而義亦從之伏鄭所傳有古今文之別要未必鄭是而伏非也伏生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曰短折說者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也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亦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西京經師說洪範以容爲思之德其義昭著如此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

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眾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覩主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聽中該之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由其心之無不容也故曰有容德乃大錢宮詹潛研堂集

聽作謀

馬注曰上聽則下進其謀見史記宋世家集解鄭注義與馬同某氏傳曰所謀必成當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聽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鄭注書大傳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引之謹案恭與肅從與乂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是其證也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聰與敏義相近肅猶敏聰也達也而云聰敏肅給猶睿與聖義相近而云睿聖武公也易林井之噬嗑延陵聰敏樂大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小雅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傳以聰謀連文猶晉語以聰敏連文曰通聖曰明哲曰聰謀曰恭肅曰治理上字與下字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屬矣聽則敏不聽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即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是毛公之解或哲或謀伏生之解聽作謀皆以謀爲敏正與經指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爲謀事胥失之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義即本於洪範然則洪範舊說固有以謀爲敏者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而康而色　四句

爾雅曰康虛也而汝也汝武王也汝當謙其容色虛以受人曰予一人所好惟德有德者則錫福隨之是不協于極之人斯有所勸而進協于皇之極矣吳檢討經學卮言

凡厥正人　不于我政人得罪　惟厥正人　越厥小臣外正　庶士有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惟正是乂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亦惟先正

六事之人　外事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宅乃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越少正御事　有正有事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引之謹案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正長也正人爲長之人也自人之有能有爲下皆謂爲卿大夫者傳解爲正直之人失之以康誥曰惟厥正人傳曰惟其正官之人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案正長也爲長之人謂官之大宰所謂建其長其正也推而至于百官府亦皆有正小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是也詳見一曰正下又曰越厥小臣外正傳曰外正官之吏案正長也在外爲長之官也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傳曰庶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也庶士有正大雅雲漢所謂庶正也長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傳曰小大衆正官之人案正長也或小或大衆爲長之人也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傳曰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案正長也惟以正長之人是治此衆獄衆慎也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此說得之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魏志武帝紀注引鄭注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正義曰亦惟先世長官之臣是也字或作政詳見左傳兩政國語以爲大政下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曰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平案政人即正人謂爲長之人大而司寇小而士師皆執法者立政曰建政與正同正長也立正謂立長官也篇內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政名篇所謂惟正是乂之也傳釋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若臣立政爲戒釋篇名曰言用臣當共立政則是誤以政爲政治之政失之矣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言國家建立長官毋或用憸人也又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言自今以後建立長官勿以憸人也傳曰立政之臣正義曰立其善政皆失之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後王建立長官惟用常人也正義曰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失之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哀十二年左傳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甘誓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傳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案六事六職也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即六卿所掌康誥曰外事傳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案事職也外事外諸侯之奉職者謂康叔爲司寇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言爾國之官職故鄭注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也此與上文女劼毖殷獻臣云云下文若疇圻父云云義正相承傳謂況汝身事失之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曰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牧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案事即下文之任人牧即下文之牧夫準即下文之準人事猶任也鄭注大司馬曰任猶事也高注呂氏春秋誠廉篇曰任職也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常事即上文之常任言建立此常任之官及司牧之官所謂立事也正義謂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失之是也爲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竝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傳曰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案少正官名襄二十二年左傳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是也少猶小也多方曰小大多正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曰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正義曰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周官蔡氏注引作有政有事疏曰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案正長也有正有事謂爲長者及任職者以官言之則曰有正有事以建官言之則曰立政立事政卽正也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曰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案正長也事職也王臣或爲長官或任羣職故曰王正事之臣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以事卽正事也說詳魯語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傳釋立民長伯曰立民長謂建諸侯釋立政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案立政謂建立長官與立民長伯相承爲義長伯也政也盤庚所謂邦伯師長也管子牧民篇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墨子尚同篇天子立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皆其義也不得上下異訓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三職也爲任人準夫牧夫之職故曰作三事傳曰治爲天地人之三事失之小雅雨無正篇三事大夫十月之交篇擇三有事蓋謂此三事也箋以三事爲三公三公不得謂之大夫始失之矣大雅常武篇三事就緒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正與立事之義相合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羣職也準人牧夫即所立之政與事也傳不得其解乃云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始以[illegible]失之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上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文義與此合是也解者不知政爲正之假借而以爲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以爲政治之政者自子長已然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德　案孔傳及蔡傳並以德字絕句汝字屬下讀攷史記宋微子世家載此文無德字注引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是作于其無好女爲句則汝字屬上讀武進士經讀考異

于其無好德

家大人曰經文好下本無德字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尚書注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爲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卽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好之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

又於上文予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韵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韵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羡文

蔡傳云於其無好德之人謹案史記微子世家載此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葢是節昌字與上明字爲韻穀字與家辜字爲韻好字與咎字爲韻音義兩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葢因上節予攸好德之文而誤耳 李進士肇經識小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蔡邕石經及尚書舊本皆作頗唐玄宗詔曰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而不倫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宜改頗爲陂乃宣示國學㨂案此詔及匡謬正俗遵王之義義皆作誼故玄宗謂與頗字不協據周易改爲陂楚辭曰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曰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 楚辭與差協韻 是古易本作頗故釋文又音破河反改頗爲陂失所據矣說文言部云詖古文以爲頗字日彼義切是頗有詖音古文作詖 周禮典同云陂聲散注云陂讀爲險詖之詖是陂與詖同 正與誼字協何不倫之有邪古義字皆作誼漢書猶然鄭仲師周禮注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也吳才老以此經義字音俄謂與陂協而不知本是誼字顏師古又謂誼有宜音皆好古之過也 史記呂覽亦作義當是後人所改 惠徵君九經古義

遵王之義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周禮春官肆師注 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本從古文作誼開元詔書以頗與誼不協改經文爲陂曾不知誼从宜得聲宜本作宜又从多聲以誼韻頗正合古音師使依今文作義而義亦从我得聲與頗初無不叶也葢小學之不講唐人已然 錢宮詹養新錄

頗義爲韻

無偏無陂字古本作頗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頗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議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爻陸字作逵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頗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婆 李進士肇經識小

無有作好　四句

呂覽引云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从王之指無或作惡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子呂氏皆在秦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 說文引商書曰無有作政玉篇作政云古文好字案石鼓文好字从孜好㚥从孖篆文女字假丑或从丑或从女女之異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孜愛而不釋也从女丑聲別作好乃呼皓切 惠徵君九經古義

以爲天下王

彬謂王之言往也言爲天下所歸往也上言天子作民父母則爲天下君意已見 朱武曹經傳攷證

彊弗友剛克

彬謂友親也與彊猛親近者宜以剛克之與和順親近者宜以柔克之弗辭也弗友猶言友也 同上

惟辟玉食

彬謂漢書敘傳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通鑑一百三十六齊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工商之家僕隸玉食胡三省注曰玉食珍食也 同上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克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圛曰雺 今本作曰蒙曰驛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曰克鄭注曰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兩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霽如雨止雲在上也圛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入也 見正義及周官大卜疏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 某氏傳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雺蒙闇也圛氣落驛不連屬也克兆相交錯也許氏說文引曰圛而釋之曰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也 謂兆之體氣如之 引之謹案命卜筮謂如士喪禮命龜命筮也曰雨以下五事即承乃命卜筮言之五者皆所以命龜之事也圛與雺其義雖不可考而曰雨曰霽曰克則經傳具有明徵春官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七曰雨鄭司農曰雨謂雨不也 不與否同 正與乃命卜筮曰雨之文相合褚少孫續史記龜策傳曰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是曰雨曰霽爲命龜之事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見血昭十七年傳吳人伐楚楚卜戰不吉司馬子魚命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曰克爲命龜之事也說者或以命爲命卦兆之名又或以爲命以其職則已誤解命卜筮之義而曰雨以下五事遂不知其爲命龜之事而說以龜之氣色去本義遠矣況所說之形狀皆以意爲之而無實據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曰蒙曰驛

經傳作蒙驛疏作雺圛葢衞包所改而疏本單行尚存古字介疋釋天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雺邢疏引洪範曰雺鄭注云雺聲近蒙則知經文本作雺字而康成讀爲蒙也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即引洪範此文 史記宋世家作涕乃弟字之譌 說文圛字注尚書曰圛其下又云圛 玉篇廣韻此下有者字 升雲半有半無此叔重自釋圛字之義而洪容齋以圛圛連讀并作一句爲邁書誤矣又案周禮太卜注引曰雨曰濟曰蟊 或字肩 曰圛曰尅賈疏引孔注云蟊謂陰闇圛氣落圛不連屬然則僞孔傳亦尚未改字後人因改經而并改傳介 孫侍御讀書脞錄

曰蒙

鄭王本皆作雺在曰驛之下史記亦然 微子世家 又作霧與雺通介疋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孔傳曰蒙陰闇與介疋合徐邈云蒙音亡鉤反明字本作雺轉寫誤爲蒙耳 張有復古編云霚地氣發天不應从雨敄聲作雺非

霿蒙鄭本又作蟊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蟊爲蒙古文蟊作蟊从三虫今與虫同从三虫以爲古文蒙字非也當云古文作蟊今文作蟊 惠徵君九經古義

曰驛

傳云氣落驛不連屬棣案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鄭氏齊詩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孔穎達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也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圛史記作涕涕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从水見鄭氏易注大史公从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爲涕也說文曰圛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云昆蟲闓懌悌猶愷悌也亦發明之意 同上

毛詩齊風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孔氏正義曰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弟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弟字義得並通壽祺案正義說是也鄭箋言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者謂古文以弟字代圛字凡漢人訓詁直言古文某爲某者上某乃今文下某乃古文鄭君儀禮士冠禮注古文闋爲槷闋爲蹩此其例其言古文以某爲某者上某乃古文下某乃今文謂以某字當某字說文弟七上鼎从貞省聲古文以貞爲鼎籒文以鼎爲貞小徐繫傳本如是大徐本但云籒文以鼎爲貞字此與詩箋同一句法又說文丂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疋古文以爲詩大雅字又以爲足字臭古文以爲澤字屮古文以爲艸字臤古文以爲賢字皆其例正義所謂定本者顏師古奉詔刊定之本其文云弟古文尚書以爲圛八字詞意尤明駿史記宋世家作曰涕涕又弟之假借此子長採用古文若肇十有二州五帝本紀載堯典今文肇作兆思曰睿宋微子世家載洪範今文作容見尚書大傳嶓冢導瀁夏本紀載禹貢說文水部漾重文瀁古文从養不離于咎同上尚書大傳作不罹之比皆古文也孔沖遠必知鄭依賈逵所奏以今文从定爲圛者逵受詔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爲三卷隋書經籍志雖不存其目而有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尚書正義云百篇之目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又云賈逵奏尚書疏流爲烏是奏上之疏載在集中孔親見之故每據以爲說安得舛誤賈定弟爲圛猶定雕爲烏皆从今尚書史記周本紀索隱曰按今文大誓流爲鵰鵰鷙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壽祺案索隱誤以馬鄭所注大誓爲今文然據此知馬依古文作雕鄭依賈逵所奏讀雕爲烏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雕當爲雅雅烏也此鄭從今文說改毛詩思文箋引書曰火流爲烏此今文也然於經不改雕而改弟者弟則字𡨥而義迂不知今文卜圛爲順賈逵奏定尚書必已改弟爲圛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尚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並同作圛依賈所定从今尚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曰圛句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圛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即本其師賈侍中說定从今尚書也許君及馬鄭所見尚書本閒亦古今互異擇善而從說文旁救俦功弟八人部俦下引旁逑孱功弟二辵部逑下鳥獸㲨髦弟八毛部㲨下鳥獸㲨毛弟三㲨部㲨下濬𡿨𡿨距川弟十一川部首睿畎澮距川弟十一谷部睿下引虞書重文濬古字睿惟箘輅枯弟六木部枯下惟箘簬楛弟五竹部簬下引古文簬重蠙珠弟一王部此重文蠙云夏書玭從虫賓玭珠弟十三糸部紕讀若禹貢玭珠若顛木之有粵枿弟七弓部粵下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由枿粵枿古文言由枿若顛木之有粵櫱弟六木部櫱下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粵櫱重文千古文櫱亦古文巘皆古今文兩存又弟一示部禜下引古文禜精古文禜弟七月部朢下引周書日宗哉生霸弟十三土部引尚書日宅堣夷弟七日部引虞書日暘谷弟九山部嵎下一日嵎夷鐵嵎谷也馬氏尚書傳黎民祖飢文毛詩思文音義洪範惟皇音義皆同今文鄭君周禮縫人注引度西曰柳穀大司樂注引教育子地官序官注引訓五品皆用今文此如周官故書經杜子春鄭興父子改之者至康成時傳本承仍往往已改從其所讀之字所謂二三君子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康成注儀禮或从今文或从古文皆擇義強者從之然則尚書弟改爲圛何足疑平段氏若膺執史記用今文之說乃謂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圛詩箋悌爲圛之上傳寫妄增以字甚言無據又謂逵撰同異未嘗或从古或从今今謂逵書唐初已不存孔氏臆爲之說似過於自信矣 陳編修左海經辨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貣

傳 案此凡兩讀鄭元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貣爲一句王肅云卜五者並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貣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是王以五字屬句占用二爲句今蔡氏傳同王讀九經古義劉昌詩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元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貳則非占也尚書省去之字合以占川爲一句二衍貣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武進士經讀考異

劉昌詩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玄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貣則非占也尚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劉興伯詩昌論洪範七稽疑脫字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氏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古者用之衍貣則非古也尚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按此說有據可從 崔茂才吾亦廬稿

今從王肅解以占用二爲句鄭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斷用字從上句甚是史記作占之用更明 宋李慷筆記

龜從筮從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有漸也於簭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也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龜之論矣舊唐書 顧處士日知錄

子孫其逢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連讀𦑀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

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音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李進士賡經識小

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氏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韵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皆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韵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王尚書經義述聞

曰時五者來備

案讀從一句孔氏以曰時屬上句則五者來備又爲一讀九經古義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譌非也 武進士經讀考異

五者來備

王伯厚曰史記作五事來備後漢書荀爽傳云五韙咸備注韙是也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棟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譌非也是又作氏者覲禮曰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玄孫氏爲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 古文引經兩從簡略時五者來備則云五是來備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三國志注引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後人遂以堅冰二字爲衍文可謂無識上經云立時人爲卜筮此云時五者來備皆訓爲是 惠徵君九經古義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解 歙汪徵君萊

尚書洪範言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行黃道出入赤道二十三度半强弱極南則爲冬至極北則爲夏至南北中則爲二分此日之行有冬夏也月行白道出入黃道五度有奇而之弦望借日爲光日行南北隨時不同月之晦朔弦望因以異向此月之行有冬夏也若漢志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所謂九行者除黃道不計有青白赤黑各二乃指月之朔望二日宗動天所挈左旋經圈而言此二圈月月不同約而識之則爲八節春時日行黃道東而月合朔亦在東故曰立春春分從青道秋時日行黃道西而月合朔亦在西故曰立秋秋分從白道冬時日行黃道南而月望在北故曰立冬冬至從黑道夏時日行黃道北而月望在南故曰立夏夏至從赤道春秋冬夏朔望異主者由八節之分啟閉當朔者分至必當望分至當朔者啟閉必當望若從一而言則啟閉與分至之方恒相反故互而言之而八行適合於時令已 經義叢鈔

旅獒

旅獒說

閻子駁尚書古文旅獒云云景深有味乎其言也 古人字多假借有以字形相近而讀者有以聲相近而讀者 [illegible] 蓋嘗論經史中字多不從本字爲文若劉之爲殺也 [illegible] 蔡之爲放也 禹貢二百里蔡 [illegible] 離之爲麗也 易離麗也 [illegible] 劓之爲均也 [illegible] 音之爲蔭也妃之爲配也平之爲便也他如 [illegible] 讀爲齊 [illegible] 圮讀爲弊 [illegible] 鮮讀爲獻 [illegible] 辨讀爲貶 [illegible] 術讀爲遂 [illegible] 美讀爲儀 [illegible] 建讀爲屖 [illegible] 浮讀爲罰 [illegible] 政讀爲征 [illegible] 奠讀爲定 [illegible] 奠又讀爲停 [illegible] 修讀爲滌 [illegible] 果讀爲祼 [illegible] 貍讀爲 [illegible] 理 [illegible] 舍讀爲釋 [illegible] 繩讀爲孕 [illegible] 个讀爲幹 [illegible] 屬讀爲注 [illegible] 空讀爲孔 [illegible] 眾讀爲終 [illegible] 恪讀爲客 [illegible] 渠讀爲遽 [illegible] 紅讀爲功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險讀爲遙 [illegible] 訟讀爲公 [illegible] 聲讀爲墻 [illegible] 醳讀爲釋 [illegible] 泣讀爲澀 [illegible] 又如惡池讀爲呼駝 [illegible] 讀爲貔貅 [illegible] 肅爽讀爲驌驦 [illegible] 旖旎讀爲猗儺 [illegible] 萑讀爲烏塗 [illegible] 禪讀爲蛮低 [illegible] 嘉讀爲伯 [illegible] 繟繞讀爲袞冕 管子君上篇 之類其義與音均不得就本字而爲之解也明矣至於桓字能字有三同 [illegible] 殷字甄字有三音 [illegible] 惡字率字有五音五義 [illegible] 谿有六義離有十六義辟有三十七義 [illegible] 衰有四音 [illegible] 有五音賁有七音 [illegible] 從有七音差有八音鼓有九音 [illegible] 苴有十四音語皆如字以來不亦繆戾乎矧字有正訓則非者如息長也 [illegible] 亂治也擾順也 [illegible] 荒定也 [illegible] 臭香也 [illegible] 糞除也 [illegible] 潰遂也 [illegible] 結解也 [illegible] 坐跪也 [illegible] 浮沈也 [illegible] 面背也 [illegible] 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用之必解本字則義有弗通焉耳彼僞作旅獒篇者文從字順固亦易使人信何也蓋成周時原有越裳獻白雉及兩漢時大宛貢天馬月氏妥息獻扶拔師子條枝獻大爵永昌徼外夷獻犀牛大象若斯之類世咸通曉反覺馬鄭兩大儒爲不識獒字也者景因說曰惜哉古詩協韻不然誰信龍當讀爲寵者乎商頌長發云荷天之龍若直以本字作解附會如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夏后孔甲天降龍二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之事而謂湯承天之嘉祥時則有龍降於庭人孰敢抵牾其說哉 [illegible]

旅獒說二

馮子曰旅獒之獒當作豪決然無疑也奚以言之其證乃時時見於他說一汲冢周書王會解四夷獻犬者有三渠叟以鼩犬而非獒也匈戎以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則亦獒類矣然而匈戎乃北戎非西旅也正南六蠻 九菌 [illegible] 六者南蠻之別名 濮獻短狗而又非西旅與獒也一竹書紀年於周武王十三年書巢伯來賓於十五年書肅慎氏來賓信有西旅獻獒之事有不大書特書者乎然幷不書西旅來賓者何巢伯肅慎氏皆其國之君西旅第遣其酋豪來獻耳非君也非君則不書一魏張揖廣雅

其稱犬屬也殷虞晉獒楚黃韓盧宋猳使武之旅獒既明見於書乃獨不曰周獒而曰晉獒乎張華博物志亦然物名攷云周穆王有犬名粍毛白晉靈公有畜犬名獒他如韓國有盧宋犬曰鵲與揖說同亦無及西旅獻者彼皆信傳不信經言晉不言周述後不述前學者宜亦可以思其故焉夫逸周書古矣固無論卽魏張揖晉張華猶必習見馬鄭獒作豪說信而弗疑也故吾讀羣書而旅獒之誣乃益明 同上

金縢 金縢大誥康誥三篇

流言之後周公避位居東風雷之後周公奉命征東金縢大誥次序顯然詩鴟鴞之篇周公居東時作也東山征東後作也書言我之弗辟周公有不得不避之嫌也然流言之起莫能得其主名及居東二年審其出於管蔡故作詩貽王不忍直斥管蔡而歸罪於殷曰既取我子且逆知大義滅親不能曲護故傷心於骨肉之恩勤鬻子之閔憂也二子爲輕王室爲重故曰無毀我室且恐孺子無輔綢繆未至不能奠其室家而已之嘵嘵不能已也及成王迎公輔政三監卒叛乃奉王命誅之前此公固未得而誅之也公既東征破斧之詩乃作（鄭氏以成王誅周公官屬鴟鴞之詩爲之請命殊失詩意伐柯詩箋謂成王既感雷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惡於管蔡亦非伐柯以下三篇皆美周公之詩故附於破斧之後而伐柯九罭二篇皆周公居東王未悔悟之時所作耳）觀豳風次序及其辭義皆與尚書相符則周公之居東征東益鑿然可據矣

武庚既誅命微子繼殷後故作微子之命以殷餘民封康叔故作康誥三篇此亦一定次序蓋懲武庚之亂而知河北之地不可復畀殷後故改封微子於宋使居東都下游商邱亦殷故都也武王三監以周公輔相王室康叔尚幼故依次用此三人敗壞之後以親以賢周公之外無踰康叔故以殷之故都封之使主北方諸侯（鄭氏以大國方五百里不當以殷千里之畿封之不知邶鄘衛三國圖不滿五百里也）禍亂初平任大責重天下之安危係焉故三篇誥戒甚詳康誥篇首言營洛誥諸侯之事蓋作洛者武王之本志克商後未暇及此使管叔居管（今鄭州是）蔡叔居蔡（今上蔡仲之封卽叔之故國）霍叔居霍（今霍州霍叔之國輕故罪其身而不滅其國）以監制武庚地理志言邶封武庚管叔居鄘蔡叔居衛以管蔡與殷並爲三監非是今武庚已死殷已改封管叔蔡叔皆誅而梗化之民亦欲遷之使離故地則基謀作洛其事自不可緩大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此云初基鄭氏引釋詁以基爲謀確指其事與封康叔事正相首尾蘇氏以爲洛誥錯簡非也誥命諸侯及多士多方諸篇皆周公述成王之命而此云朕其弟者家人骨肉之誼非他篇可比觀篇中云不廢在王命乃服惟宏王亦惟助王宅天命此皆周公之辭若王自誥之不當作此等語矣其曰乃寡兄勗謂武王也（詩云刑于寡妻康王之誥云無壞我高祖寡命皆以爲寡之意）其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尤見同母兄弟公忠體國之意故春秋傳曰惟周公與康叔爲相睦也康誥一篇多言刑罰衞邦新造非刑無以弼教先以明德告以慎獄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惟曰未有遜事恐其任意濫刑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淫酗之虐漸染已深故羣飮必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梓材篇告以作室稽田梓材而治國之說備矣今王惟曰以下於言先王造國艱難後王當任和懌先後之責而康叔爲監當體先王之意以保王子子孫孫萬年之基是三篇相爲首尾前四十八字序營洛建侯之事後八十六字告以治國輔王之責首尾相銜詞完義備後儒不得其說槩以歸之錯簡豈伏生所傳安國所讀率皆錯亂無紀耶如此讀書亦不免鹵莽矣 李惇羣經識小

金縢古今文說

論衡感類云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此今文尚書說）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此古文尚書說）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變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書家之說恐失其實案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列傳云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此皆古文尚書說與論衡後一說同（鑒堂謹案班孟堅謂太史公從安國問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金縢古文說與論衡所載同謂古文家之說耳非言經是古文也）又案魯周公世家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此參用今文說與前古文義一篇中互見史公每兼用二說也又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見漢書梅福傳師古注及後漢張奐傳注所引略同）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見後漢書劉愷傳注）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周舉傳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張奐傳云（奐學歐陽尚書）昔周公葬不如禮

大乃動威鏞堂謹案公羊傳僖卅一年魯郊非禮也何注云昔武王既没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又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喪服云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允塞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大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此皆今文尚書說與論衡前一說同漢世今文盛行通古學者少故所引多伏生書琳另有詳述惟史記論衡兼載兩說爲古今文異誼之明證今分錄以詒好古者 臧茂才經義雜記

我其爲王穆卜

九峰蔡氏注書金縢篇我其爲王穆卜云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注未可以戚我先王云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愚案蔡說非也穆卜正義引鄭注云二公欲就文王廟卜蓋文王於周爲穆也小爾雅廣詁云戚近也宋咸注未可戚我先王近也蓋太公召公欲卜于文王之廟周公以天下初定不欲張大其事以惑百姓故曰未可以近我先王下文云爲三壇同墠則非廟中可知若以穆卜爲和敬以卜則周公必欲自以爲功果何意耶且以憂惱訓戚于下文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等句亦不融貫蓋爾不許我云云辭氣頗激烈也然金縢一篇情事可疑南軒曰至誠可以同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明王廉著汪論亦以金縢爲可疑見曝書亭集王廉傳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戚我先王

傳戚近也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正義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頤煊案此說非也周公嫌穆卜禮畧故云未可以近我先王因爲三壇同墠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是愼重其禮也 經義叢鈔洪頤煊

自以爲功

頤煊案功通作攻字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攻即下文冊祝之辭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即得此冊祝之辭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乃自以爲質質亦辭也 同上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億案孔傳史爲冊書祝辭也是以策祝連讀蔡傳同攷鄭康成氏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是以史乃策爲讀祝屬下曰字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丕子史記作負子索隱謂鄭玄亦讀丕曰負 正義引鄭注又作不子蓋鄭注尚書用古文說其注書傳書緯等用今文說故兩所引異 隗囂傳庶無負子之責正用此文白虎通義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見曲禮正義今本無 然則負子之責者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 共爾三王者呼三王而告以下所云也不當與此句牽連生解 公羊解詁云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禮記隱義又云諸侯曰不茲凡負子負茲不茲不子丕子皆同音之轉 弟子籍有秦丕茲家語作丕茲 古音負近丕詩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是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鄭注尚書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作負子 索隱引鄭注云丕讀曰負誤也 棟案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隱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然則負子即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 負讀爲陪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 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氏爲長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从之孔訓丕爲大義所未安 惠徵君九經古義

鄭注丕讀曰負是也又曰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彬謂如此言是公以武王之疾歸過于三王非請命之意也白虎通曰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而復子之也蓋負抱也有鞠育之義責任也言王有子民之任于天知天心仁愛斯民必不忍王疾弗瘳乃呼籲以禱冀三王之矜憐而或恕之也方與周公請代意合不以天子之辭而以諸侯之辭言者謙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予仁若考

史記魯世家作予旦巧彬謂表記辭欲考鄭注考巧仁若考猶孟子之言仁且知多材多藝必當時稱頌周公者有斯言故孔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也 同上

家大人曰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 廣雅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夬九三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幸若獲宥言幸而獲宥也 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意重巧不重仁故下文但言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也若如傳曰周公仁能順父則武王豈不順父者耶且對三王言之亦不當獨稱考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敷佑　敷求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引之謹案敷者徧也 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曰敷猶徧也殷篇曰敷天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 言武王受命于帝庭以徧佑助四方之民也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見史記魯世家集解 訓敷爲布而增其道二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言徧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爲廣索是其義也某氏傳訓敷爲布亦失之 同上

無墜天之降寶命

彬謂寶讀如子孫保之之保古鐘鼎文或作永保或作永寶是保寶古字通 朱武曹經傳攷證

乃卜三龜一習吉

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一卜不決再之可也再而吉凶相歧三卜以從其多者可也既再卜習吉矣必無三卜之理愚以爲乃卜三龜者二公與周公各卜一龜也上文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陰有請禱之意又不願二公知故弗諾之亦弗違之但言周基新創王今未可以死而已 不言未可以崩而言未可以戚我先王文尊者之死辭也若以穆卜爲憂怖先王壇墠冊祝則弗憂怖乎小爾雅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傳訓戚爲近實本於此先儒謂梅氏所上孔傳與王肅注大同今檢得多用小爾雅之義吾家孔叢子僞書也似二十二代孫從學王肅承肅意而作之肅好小爾雅因援以入焉然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本有小爾雅此一篇自是古書未可非也 二公遂乃穆卜蓋憂疑之至期於習吉而後敢信是以各卜一龜周公則已於未卜之前請命先王乃就卜以驗其得請與否爲卜之意與二公殊故亦別自卜也二公但見公之卜卒弗知公之禱異日見書所由疑而致問史百執事等對稱公命我勿敢言此追釋卜三龜之時卜史不告二公以冊祝之故耳事定之後公且留書不禁人見又豈故勅秘其語耶 孔檢討經學卮言

啟籥見書

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引之謹案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縢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尙左

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笘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廣雅曰籥笘籥也是籥爲簡屬也段氏說文闟字注以此篇爲闟下牡案說文闟下牡也闟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闟閉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以闟闟乎且何不直云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闟乎段說非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眾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愼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又曰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云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爲不類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公將不利于孺子　疏證第五十五

客有問於馮子曰寧都魏冰叔以管蔡流言而曰孺子明明露出叔父口語其解絕佳閻子何非之深也馮子曰客意云何客曰今文書周公稱孺子者七叔父故也非叔父其曷敢言郎曰召公亦嘗稱沖子矣召公固叔父也吾非皇甫謐之解爲然也士安云召康公文王之少子唐孔氏已駁之燕世家旣稱與周同姓譙周又稱周之支族則亦王之所謂伯父叔父也伯父叔父而猶不敢孺子小子之第曰沖子而已矣矧其他臣敢曰孺子𨿽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然鄭氏註爲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不聞其曰生名之爲孺子死亦曰孺子也乃閻子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且謂其稱不易奚以成王既免喪而周頌閔予訪落敬之三詩皆稱予小子如云古人質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奚以周公老而還政而君奭篇猶曰予小子旦乎凡此皆說之難通者也馮子不能荅旣而思之有閒問曰客亦嘗讀左氏傳乎魏子著左氏經世編其果盡解傳義否乎客曰何謂也曰傳之稱孺子也其臣則然其朋友則然初不計其爵此古人之質也奚以徵之如襄二十三年傳晉午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昭八年傳子良之臣曰孺子長矣子旗語桓子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十六年傳宣子曰孺子善哉又哀六年傳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陳僖子曰夫孺子何罪謂其君荼也而豈其皆叔父也哉善乎閻子曰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不通而解經猶盲者而妄道鄰女之姸媸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客卷舌而退

漢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嬰閻子曰豈莽亦叔父乎按莽當日事事要學周公故孺子之名亦昉之也公所以只引左傳不及漢書有見馮明經解春集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史記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必如此解於之字文義方順昔者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所謂避者其義如此公之所以弗避者武王未受命周室未定成王幼公有盛德設避位而去恐天下之人不若夏人之謳歌啟而若唐人之從舜虞人之從禹是將無以告我先王故留輔沖子以繫天下之望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亦此意也燕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後儒以君奭爲復政後作者因在洛誥後故也然成王政又在君奭後其序乃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君固疑篇次錯亂傳必拘篇次創爲成王親政淮奄再叛之說顯罔官序首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豈武庚亦滅於覲政之年耶足明此等篇皆周公攝政時書而倒在後者蓋召公亦疑周公當避故周公歷言伊尹巫咸諸人以明大臣輔政古有其義而於此復爲二公釋之其後不得已居東二年以靖流言之難居東者避也鄭注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詩七月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廣森按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之狂此郎避居之事於傳有之証非左證傳以辟爲法以居東爲東征未必合於古文舊說漢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辟之爲避未必非眞古文讀也論衡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儒者說之以爲成王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爲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魯世家雖有奔楚之事而雷風之變別載於周公沒後大氏史記於金縢前半用古文說後半用今文說孔詩經學卮言

周公居東證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於鎬建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疑當作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

明堂解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位於成王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說文𨐨治也周書曰我之不𨐨

豳譜正義引王肅金縢注武王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　金縢云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　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辠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詩東攻駕言徂東

傳東洛邑也

右凡十一條尙書文簡而事覈毛公淵原子夏偏得詩事逸周書經緯年月節目尤詳列子次第明了最可據依史

記於周本紀管蔡宋微子二世家竝不誤勝於魯周公世家許叔重稱書孔氏乃用古文辭之從并訓治孔壁遺簡安國識援其相承固然逸周書凡三言東不知爲何地證以車物轉乃知即是東都王肅好與鄭異是注持義獨正因具錄之

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右一條据大傳禮成王即位年十三云强葆甚言其小也解弗辟爲弗辟攝行政是或一義遷雖從安國受尚書證以說文則此非孔義也至於先流言而後反援諸情事諒亦宜然惟曲阜之封實惟奄宅奄與三國同畔始見翦滅前此禽父無緣就封然讀辟爲避而不言避居東都猶愈於馬鄭爾

錢少詹事云春秋傳但云因商奄之民以魯爲古奄國出自續漢志未知何據康成元凱俱未實指奄所在也更定攷之中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續漢志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辟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說文鄃周公所誅鄃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淹鄃奄古今字爾

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按武王克商已建商後洎其晏出管叔祿父相倚爲姦周公豈得棄其官位投身必死之地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而避之爲說實以此言爲之緣起以其事在諸子自宋以後學者勞於師心逸於考古雖在方策罕不竊尋是以具爲說之管之爲關則語轉也

經典釋文弗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馬義今不傳賴此箸之

豳譜正義引鄭氏金縢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　辠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辠人史書成王意也　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辠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豳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鴟鴞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辠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諳公此之由然

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

詩豳風譜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

鴟鴞正義引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辠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辠其非三也

按馬鄭尚書之學是爲古文鄭氏詩箋多異毛義而以此諸條求之則違於道夫君在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故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有攝主春秋國君未踰年則謂之子斯前代成憲仲尼所据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爲冢宰踐阼而治以塡天下而三叔覬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肆惡言詿誤百姓相率拒命以濟其姦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傳丕基之將墜憂四方之不寧龔行天罰以執有辠是誠不得已者也洎夫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在常刑猶悼同氣是故咎鴟鴞之取子睹零雨而心悲詩東山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斯其仁至義盡者已必若所言流言一至公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釋萬乘之國而爲匹夫以遯於野一夫之力足以制之是豈不爲之寒心哉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官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則周公始之亦將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閒公其不能以流言閒二公乎此又進退無據者也當成王之立朝野宴然三叔輒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勢已生乃俛首帖耳圜視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其理也故使攝位之舉自公創始處非其據是之謂讓浮言朝播大權夕謝倉皇竄伏若恐不及王躬國事莫復誰何是之謂愚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其反也乃更居攝是之謂貪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辠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又私黨陰謀之說不可以論周公至於臣屬之誅官位土地之請王肅糾之當矣鄭王時代相接鄭義苟有所本王肅無容不見鄭之門人亦何妨據以難王今既不爾謂之橫造殆不誣也至云欲讓未敢則又水火無端互爲生滅豈所謂甚難而實非乎夫孟爲庶長之稱侯乃五等之爵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斯固委巷之無稽俗師之鄙背今則奉爲科律遷就古書以求符合亦已遠矣在呂氏春秋正名篇曰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之類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十八之云聖人作事通於神明書闕有閒宜析其中馬鄭前世大儒立義有誤不容觳隨後人襲謬固無譏焉

史記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

穡書乃泣反周公

索隱曰經史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蒙恬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右秦漢之際言周公事異義如此 汪拔貢述學

天大雷電以風　天乃雨

引之謹案史記魯世家曰秋未穫暴風雷雨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又感類篇曰金縢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雨以風今本雷雨作雷電乃後人據古文改之下文雷雨字凡數十見又曰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雷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則上文本作雷雨非作雷電明矣今改正豳風伐柯箋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漢書梅福傳注引尚書大傳曰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又儒林傳注引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又張奐傳注引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據諸書所述則古文之天大雷電以風今文作雷雨明矣又案論衡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為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用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縣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後漢書周舉傳注引五行傳曰成王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而天立復風雨案復風雨三字義不可通蓋本作復風止雨復風即反風也漢書劉向傳曰成王有復風之報而

今本無此字蓋亦後人所刪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公命我勿敢言

傳案此凡兩讀孔傳云周公使我勿道讀從一句蔡傳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是蔡氏以命字絕句我勿敢言另為句義並得通 武進士經讀考異

惟朕小子其親逆

鄭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鄭所傳古文尚書乃馬季長本訓親為新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蓋本先儒之說熊氏朋來作經說以為漢儒擅改經字加以音釋惑人若大學親民親作新則非漢儒所及待河南程子而後能言之眞夏蟲之見也馬本亦作親迎鄭守東山箋亦言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而注仍訓為新蓋古親與新同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誥　三監

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元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引之謹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為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小雅常棣序閔管蔡之失道豳風鴟鴞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illegible]不得不誅破斧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呂氏春秋察微篇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illegible]淮南氾論篇[illegible]管叔周公兄也[illegible]誅之[illegible]故也泰族篇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要略篇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高注曰祿父紂之子周封之以為殷後管蔡監之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衞世家並云管叔蔡叔傅相武庚是也或以為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書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二年又作師旅臨衞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孔氏所[illegible]霍叔[illegible]與注不合又改二叔為三叔因霍叔[illegible]偽古文書所惑也周書序曰武王克商建三監[illegible]祿父建管叔霍叔也又曰周公誅三監謂[illegible]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霍叔于郭凌[illegible]大商子刑賞篇管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illegible]部多放蔡叔三字蓋後人以意增之今本無者是也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聞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舉言蔡則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今案序曰三監及淮夷叛武庚在三監之列故下文序曰殺武庚因其叛而誅之也若以管蔡霍為三監則叛者惟有三叔武庚之叛尚未見於序下文何由而言殺武庚乎其不可通一也管蔡霍既相與謀叛則霍叔之罪與管蔡等下文何以但云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乎其不可通二也詩邶鄘衞譜正義曰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而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此不可通而強為之辭也豈有同罪異罰者乎僞作蔡仲之命者不能審定乃竊取鄭說而附益之曰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改逸周書之霍叔為蔡叔遂與左傳蔡蔡叔之文不合蔡者放也非囚之謂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皇甫謐帝王世紀又襲其謬而強為之說曰自殷都以東為衞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見史記周本紀正義於是言三監者皆以管蔡霍當之而不及武庚與故書雅記皆不合矣又案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詩邶鄘衞譜正義據此以明管蔡霍之為三監其說曰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矣今案大傳三字當為二彼傳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監者二人則當為二監明甚如謂三人為監中有霍叔則大傳何以兩言管蔡而不及霍叔乎尋檢本文較然甚著不得增入霍叔以御從三字之譌也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此書序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周本紀宋世家並曰管蔡與武庚作亂此書傳所謂祿父及二監叛也司馬遷傳古文尚書伏生傳今文而皆不謂武庚之外更有三監則鄭氏之說疏矣邶鄘衞譜亦誤 王尚書經義述聞

周公攝政稱王考

周書大誥篇王若曰猷大誥爾多方越爾御事鄭康成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王肅曰稱成王命故稱王二者孰是曰康成說是也大誥作于東征時不稱王無以令諸侯故權代之也然則安知非即成王曰以誥言肆朕誕以爾東征之必為周公知之且夫康誥之篇既言周公咸勤乃洪大誥

也

稱康叔曰孟侯孟長也蓋方伯之任東土初平民心未壹故二篇誥誡甚詳酒誥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曰亦一證云李惇羣經識小

康誥

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衞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衞衞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鏊之言殆謂是與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 康誥四十八字

此康誥之本敍也下文在茲東土正與篇首東國相應成王既滅武庚乃得以殷餘民封康叔所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卽衞地也若武王時則衞地已封武庚矣安得又封康叔乎史記衞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云云康叔之不封于武王時亦明矣宋儒徒泥于朕其弟小子封一語遂以爲武王封康叔而又與篇首四十八字不合則以爲此洛誥之文不知周公稱成王命以誥康叔亦猶多方之周公曰王若曰是也朕其弟之朕周公自謂也明乎康叔之非武王所封則四十八字決非錯簡夫然後可以讀康誥 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孫侍御讀書脞錄

泰古又問康誥篇首有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蔡傳謂是洛誥文而脫簡于此者先生廣聽錄不用其說仍從孔傳作康誥文則于誥文亦似不合先生據諸書謂成王封衞在營洛前而此文開句卽歷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然後告治道而作康誥是封衞在營洛後矣且廣聽錄經問歷辨先營洛邑後遷殷民與宋儒先遷殷而後營洛正相水火今此文儼然有百工播民見事于周語是殷之遷民實與周之百工相助爲役作者也似乎封衞而營洛營洛而遷殷一先一後兩得未合請明示之

三代事原只影響況儒者各執意見稍一不耐便成門戶此當降心理會之如周公東征裁一克殷便須封衞此際不容有頃刻之緩豈有虛其地多年待營洛而始封者故伏生大傳謂周公攝政之四年建衞侯而封康叔卽鄭元王肅各有同異亦不過相越一二年間若營洛則明云在周公攝政之第七年名誥經文具在也是先營洛邑始大誥治雖文有誥字決非康誥而又有疑者嘗讀春秋傳定四年祝鮀之語謂康誥與伯禽之誥一時同頒而伯禽之誥其篇雖亡然卽在洛誥烝祭之時史逸作册而頒之爲周公後者是伯禽一誥實頒在營洛之後成王到洛之十有二月其同頒康誥不能異時可知也殊不知封魯封衞不能異時而封魯衞與誥魯衞則不必同時蓋古頒誥命必在大祭一獻後君降階南向爲所命者北向而史從君右執册命之祭統所云爵命賜于廟不敢自專者是也則是叔之封衞原在克殷滅四國時營洛之先而爵命之誥則必俟營洛大祭而後予之不然伯禽爲公後雖在此時而溯其封國則在武王伐紂年本紀所謂初歸國而卽封弟旦子魯者而伯禽代封則又在周公攝政年世家所云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者而至此而定爲後夫然後伯禽之誥與康誥兩册同日頒也然則此四十八字決是康誥歷考之諸書而皆合者也至若先營洛後遷殷亦羣經儼然此所云百工不是工作所云播民不是遷播之播百工是百官播民是殷之遺民播者遺也孔傳謂播率其民固無理吾仍以經證經則播民卽播臣也東征之誥卽曰予伐殷逋播臣夫東征未嘗遷而卽稱曰播亦曰此殷之遺臣矣至洛誥曰予齊百工又曰監我士師工又曰惟以在周工皆指官言故百工播民和見事于周但云周官殷民合服事于周並非攻洛之文其首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謂作洛之後大合會臣民周公皆勞之而乃誥之以治也但予則轉有請者康誥雖在營洛後而此四十八字非營洛文且曰大誥治則又非封叔之誥祗稱成王誥叔祗有康誥酒誥二篇而梓材一篇則尤誥治者因營洛之後將伯禽之誥康誥酒誥幷此大治之誥一時並發而藏史有誤將康誥中王曰封至戕敗人宥七十四字脫簡于大誥治中而以大誥治首四十八字脫簡于康誥之首因之作書序者遂幷康誥酒誥梓材並列爲封叔之誥實則此四十八字合之王啟監厥亂爲民以後一百八十六字名爲梓材皆周公誥王之辭與誥叔無涉向曾以是質之先仲氏亦以爲是而未敢定也此當存其說以俟後之有學者 毛檢討經問補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彬謂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句 朱武曹經傳攷證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億案讀從怙冒爲句聞于上帝爲一句見蔡傳據趙臺卿注孟子引冒聞于上帝則古讀以怙字屬句證之孔傳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僞孔傳解義斷句亦與趙氏同 武虛谷經讀考異

惟時怙冒 丕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勖君奭迪見冒馬本冒作勖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王本冒作勖皋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勖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康誥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斷越我一二邦爲句以脩我西土爲句惟時怙冒爲句脩我西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祜厚也賈子容經篇曰祜大福也逸周書謚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並相近冒懋也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丕冒同意君奭曰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丕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 牧誓不迪周本紀作不用 見猶顯也冒馬本作勖云勉也 說文勖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注作勖勖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職 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冒勖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爲覆殊失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爲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爲不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並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 此用君奭篇語冒字作勖與馬本同 蓋訓詁疏

而句讀亦舛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紹聞衣德言

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漢書外戚傳倢伃娙娥俗華充依荀悅漢紀作充衣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同上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問康誥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傳訓丕爲大周初去商尙近不可言大遠曰丕即不字詩所云殷鑒不遠也丕本从不聲古文往往通用詩不顯不承譌丕爲不書丕克遠省丕遠惟商耇成人又譌不爲丕非經文之譌說經者淆之也毛公詁詩以不顯爲顯於義未悖後儒乃有幽深元遠之解則援儒而入於老莊矣錢宮詹潛研堂集

宅心知訓

彬謂宅度也詩惟此王季帝度其心毛傳心能制義曰度下文亦惟助王宅天命宅亦訓度即圖度天命之謂若作居字解則不辭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別求　別播敷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辯嘗羞之辯玉藻作辯士相見禮作徧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注辯曰今文辯皆作徧舜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徧也古字別與辯通周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故書別作辯士師別書故書別爲辯鄭司農讀辯爲風別之別朝士有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辯並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辯作別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史記樂書辯作辯一作別解見集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繇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於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佑四方下傳訓由爲用別求爲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爲辯言引惡之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棐字

朱子文集云棐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介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今孔傳并敘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眞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介疋也志祖案介疋釋詁明云弼棐輔比備也郭注引書天畏棐忱爲證則棐之訓輔淵源介疋眞漢魏以來相傳之古訓豈可以其出於僞孔傳而疑之乎漢書孔光傳引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顏師古亦訓棐爲輔唯燕刺王旦傳毋作棐德師古曰棐古匪字也朱子語本此介然書中棐字正不必盡作匪字解孫侍御讀書脞錄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彬謂言汝之事惟宏王之應保殷民朱武曹經傳攷證

應保殷民

應保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魯頌曰戎狄是膺音義膺丁本作應應保即膺保也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猶受保也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或謂之保受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應與膺聲之轉臨象傳曰容保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引爾雅釋樂曰應承也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

王符潛夫論云康誥云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眚惠棟九經古義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荀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彬謂如荀說勅從力得聲若而也有與又同朱武曹經傳攷證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彬謂非汝封又曰一氣讀又與有同非錯簡也同上

劓刵人　刵劓劅黥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傳曰劓截鼻刵截耳正義曰刵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則劓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也此鄭尙書注故下云孔意然否未明或以爲刵易注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蓋誤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刵劓劅黥正義引鄭注曰刵斷耳劓截鼻劅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斷馘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剕宮大辟秋官司刑同而掌戮墨劓宮刖之外有髡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刖者五莊十六年刖強鉏二十八年刖鍼莊子刖之成十七年刖鮑牽言劓者一昭十三年後者劓初學記政理部引愼子說刑有黥劓刖宮無言刵者說文聅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亦非斷耳之刑噬嗑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耳者耳爲校所滅沒非謂斷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爲刵字之證刵當作刖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刖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康誥劓刵同義楊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即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刖蓋僖二十八年左傳刖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刵亦刖之譌說文𣪠字注引書曰刖劓𣪠黥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刖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臏宮劓案臏爲去黥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古文作刖猶剕辟之剕今文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刵字而訓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刖剕辟也劅宮辟也黥墨辟也爲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刵則遺剕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刵者刵蓋譌字也自刖譌作刵而說經者遂有斷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刵字而字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刵斷也截也然試問尚書以外曾有他書言刵者乎其誤可想也王尙書經義述聞

康誥劓刵人今孔傳云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疏云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曰劓刵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按僖二十八年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則鄭本疑當作刖傳望文爲說非也李進士韋巖識小

汝陳時臬司

汝陳時臬司疏云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案疏言準限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周禮以土圭求日影樹八尺之臬亦準意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臬門橜也與門限之閾相連是限意也今按察司名臬司葢本於此 同上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彬謂臬司句絕說文司字下臣司事於外者是司猶事也言陳是臬事而師殷罰之有倫者也下文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彝常也法也罰之所斷卽殷彝之有倫者語意正同 朱武曹經傳攷證

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引此三語暋作閔憝作譈罔弗譈上有凡民二字僞孔傳集傳並以顚越人訓首句彬謂凡盜賊殺人未聞有顚越人趙邠卿注孟子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此解甚確當取以補書傳 同上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棼棼傳曰泯泯爲亂是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王尙書經義述聞

亦惟君惟長

君長當是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下文汝亦罔不克敬典方指康叔言 朱武曹經傳攷證

越厥小臣外正

彬謂此承上惟君惟長而言小臣外正皆其屬也小臣卽其家老外正當指鄉遂之大夫有地治者爲民司牧故曰外正 同上

爽惟民迪吉康

彬謂爽卽不爽言不爽者惟民道之以吉則無不安也 同上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倣大誥作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王尙書經義述聞

未戾厥心

彬謂廣雅釋詁戾善也言由民心之不善故迪屢未同 朱武曹經傳攷證

爽惟天其罰殛我

彬謂爽卽不爽之謂惟天句絕 同上

丕則敏德

彬謂敏德非周禮之敏德敏勉也疾也猶言王其疾敬德 同上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彬謂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殄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甯不女瑕殄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斷裕乃以民甯爲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王尙書經義述聞

康誥明乃服命　君奭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明勗明我俊民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王懷祖先生曰明讀如芒亦勉也彬卽先生之言而推之明乃大服命勉我服命也厥亂明我新造邦言當永念天之固命以治勉我新造邦也汝明勗明勗皆勉也古人不避重複言勉以輔王猶詩言勉勉我王也明我俊民大不克明保享于民義並同 朱武曹經傳攷證

酒誥

成王若曰

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釋文王若曰 曰字諸本皆無今案當有補 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據此知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所注古文皆作成王若曰卽歐陽大小夏侯今文亦作成王義雖不同其經有成字則同也晉出尙書號稱古文乃與古今文俱不合何耶正義意在回護僞孔因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葢反以有者爲誤矣不知尙書亦每言成王顧命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皆見釋文 晉出古文於凡言成王者皆刪之陋矣此當從馬說以爲後錄書者加之 臧茂才經義雜記

明大命于妹邦

王若曰漆書古文作成王若曰賈逵衛宏說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故曰成王馬融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廣森按第三義是也呂氏愼大覽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葢時臣美其德以爲號故周頌皆周公所定乃有成王不敢康之語 不顯成康別當從毛傳成大功而安之爲正解若因康字偶類於諡便疑非成王時詩酒誥亦有惟助成王德顯之句而末儒轉以爲武王時書何邪 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則成王生有此稱爲不誣矣然則酒誥之首何以獨有成字葢酒誥梓材與康誥非一時作封康叔在攝政四年 先生說 時新邑初基明辟未復周公攝王命作誥故雜以朕其弟等語酒誥則成王涖政之後又特以殷俗酒荒責成康叔非始封時誥也 始封誥止康誥一篇左傳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不舉酒誥梓材也第以所言皆治殷餘民之事故三篇統作一序耳 本當在洛誥之下史氏以其均爲衞事上屬康誥而又嫌年次不明特加成王若曰以別之斯一爲周公代誥一爲成王親誥顯然矣觀夫子繼洛誥致政而序多士乃云周公以王命誥正見前此代王誥之時有直以周公之辭誥者是寡兄朕弟之疑書序已隱爲釋之聖人之文所以簡而能該顧後人未之深思耳 孔檢討經學卮言

馬融云妹邦卽牧養之地然則妹沬及牧野之牧本一字也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彬謂小子當卽指庶邦庶士古人親愛之詞率以幼稚稱周公稱成王曰小子同未在位稱康叔曰小子封是也 詳見下孺子其朋條下 正卽上文少正事卽上文御事 朱武曹經傳攷證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億案此凡兩讀孔傳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則以純字屬上讀爲義蔡傳以純爲大云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則以純字屬下讀爲義 武億十經讀考異

爾大克羞耇惟君

彬謂上言庶士有正謂一官之長大夫稱主有君臣之義能養老惟一官之長下文爾乃自介用逸言取以自副乃所以逸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皆承惟君言金仁山謂君字乃是周字之誤非是朱武曹經傳攷證

祇保越怨不易

彬謂保猶任也同上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僖案舊讀以死字絕句攷此當以死辜連文爲句在商邑越殷國屬詞相比謂言自都城至庶邦坐任其亡而不恤孔傳言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過爲駢曲於義非也武進士經讀攷異

庶羣自酒

彬謂羣之言君也庶羣即邦邑之長朱武曹經傳攷證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僖案舊讀圻父絕句農父絕句宏父絕句朱子曰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違保辟絕句實出諸儒之表蔡傳本此讀武進士經讀攷異

羣飲汝勿佚　四句

周禮地官胥師司虣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蓋以杜姦惡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禁稍弛矣見文帝紀注　梁孝廉瞥記

盡執拘以歸于周

拘說文引作拘云拘擣也从手句聲棟案可句字異古文未有通用者說文解字敘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不合孔氏古文然漢時可句亦有通用者惠徵君九經古義

女典聽朕毖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毖雖訓慎然解爲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毖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康誥曰聽朕誥女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告教小子多方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毖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毖告也之訓始尙書舊注與王尙書經義述聞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湎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訓平爲使今本作伻賈昌朝羣經音辯曰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蓋舊本如是爾雅平作拚平辯亦聲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之平通作辯也詳見前平章百姓條下墨子尙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詁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廣雅同蓋馬鄭尙書注訓辯爲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之耳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爲治而以勿辯乃司爲句或訓爲說而以勿辯爲句古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同上

梓材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

此經既與王充所引大殊未必古文全是今文全非然姑就此文說之則傳謂戕敗人者而可以赦宥於義不通凡經傳一篇之中同字異訓者甚多上宥字自當爲赦宥之宥下宥字當屬王啟監爲一句而訓與侑同左傳王饗醴命之宥注曰宥助也言往者殷末之時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可以枉法赦宥微子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見紂之虐政率誅其所不當誅而當誅者不誅者正多耳故其民亦見其君行事如此而敢於戕敗人矣今所以望汝助王啟監其治化我民使無復有戕敗人者云孔檢討經學卮言

歷人

傳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頤煊案爾雅釋言辟歷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人亦謂犯法之人經義叢鈔洪頤煊

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

今文尙書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王充曰言賢人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棟案古宥字或作有古有字皆作又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鄭注云又當作宥管子書又以侑爲宥開本啟字避漢帝諱故作開以亂爲率以爲爲化从化或从爲字本相通古今文之異如此正義注古文篇與夏侯等書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堣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惠徵君九經古義

厥亂爲民　亂爲四輔　亂爲四方新辟　厥亂明我新造邦　厥亂勸寧王德　亂謀面用丕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釋詞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爲者化之借字爲與化古皆讀若訛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尙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尙書率作鍰見秋官職金疏是其例也考工記弓人欲其𧰼也鄭司農云𧰼讀爲彼北林之蒴釋文𧰼於阮反或云司農音鬱說文元從乘省聲瓊又作璿從旋省聲瓊從夐聲或作瑑從彖聲讀若繘者元術二部之相通也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引古文尙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厥率勸寧王德也雒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今文尙書立政曰亂謀面用丕訓德見隸釋漢石經尙書殘碑率謀勔用丕訓德也面讀爲勔詳見召誥面稽天若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解者輒訓爲治失之矣王尙書經義述聞

無胥戕　五句

孔傳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說文引云至于媰婦媰婦姙身也案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媰孀則媰非姙身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曰無胥戕

曰者康叔曰也自厥亂爲民以上成王訓康叔也無胥戕以下康叔戒成王也首答王所言之意以爲此戕敗姦宄者亦無須戕虐之也王誠能作法于邦君御事使寡弱莫不蒙德則民長恬養于太平而無所用其誅辟矣自古王監民之法皆若此次陳作室稽田以喻王當覽文武未竟之緒乃正言用懌先王受命以終之君臣交儆有臯禹矢謨之遺焉前人輒將此曰字忽略讀過轉生脫文錯簡之疑何居孔檢討經學卮言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教命果何用也傳云效實者考實也楚辭九章惜往日弗參驗以考實兮效之言校校亦考也晉語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曰校考也見文選長楊賦注王尙書經義述聞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彬謂自古王若茲監爲句上文王啟監下文若茲監是其證 朱武曾書經傳考證

惟其陳脩

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南山篇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畋敶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爲列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懷爲夾

彬謂爲之言作也始也言懷柔庶邦自近始 朱武曹書經傳考證

后式典集

彬謂集讀如左氏傳集人來定之集就也聚也言既以明德柔之又以常法聚之也 同上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

僖案孔傳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是舊讀以肆字屬上爲句攷此非是肆字在句首者於書最多如梓材前文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肆皆屬下讀又舜典肆類于上帝湯誥肆台小子太甲肆嗣王丕承基緒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肆予冲人泰誓肆予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肆予冲人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肆朕誕以爾東征康誥肆汝小子封召誥肆惟王其疾敬德多士肆爾多士肆不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無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君奭肆其監于茲肆念我天威蔡仲之命肆予命爾侯于東土文侯之命肆先祖懷在位並可舉證 武進士經讀攷異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爲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爲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爲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王尚書經義述聞

召誥

召誥日名考 元和李茂才銳

鄭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聲王光祿鳴盛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蔀數推知上攷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間月日也攷之如左

入戊午蔀二十九年 歲在戊午 是年文王得赤雀受命明年改元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 案殷九月辛丑朔甲子二十四日也 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

案乾鑿度是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去之餘四百八十五不滿紀法一千五百二十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五命起甲寅[illegible]是年歲在戊午置入紀年四百八十五以蔀法七十[illegible]得積蔀六不盡二十九爲入蔀年置積蔀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筭外得戊午蔀 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甲寅元此亦甲寅元故云用殷術然劉歆所說殷術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實與此不同

入蔀三十年 己未　文王受命元年

入蔀三十一年 庚申　二年

入蔀三十二年 辛酉　三年

入蔀三十三年 壬戌　四年

入蔀三十四年 癸亥　五年

入蔀三十五年 甲子　六年

入蔀三十六年 乙丑　七年文王崩　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

入蔀三十七年 丙寅　八年

入蔀三十八年 丁卯　九年

入蔀三十九年 戊辰　十年

入蔀四十年 己巳　十一年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年武王頫取白魚

入蔀四十一年 庚午　十二年

入蔀四十二年 辛未　十三年　書序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曰惟十有三祀釋云以厤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案是月己未朔六日甲子

入蔀四十三年 壬申

入蔀四十四年 癸酉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

入蔀四十五年 甲戌

入蔀四十六年 乙亥　武王崩時年九十三成王年十歲

入蔀四十七年 丙子

入蔀四十八年 丁丑　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

入蔀四十九年 戊寅　周公辟居東都成王年十三

入蔀五十年 己卯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

入蔀五十一年 庚辰　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居攝元年

入蔀五十二年 辛巳　二年

入蔀五十三年 壬午　三年

入蔀五十四年 癸未　四年　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十八稱孟侯

入蔀五十五年 甲申　五年　作召誥

置入蔀年五十五減一餘五十四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如章歲十九而一得六百六十七爲積月不盡一十七爲閏餘 是年閏四月 置積月六百六十七以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之得一千八百五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爲積日不盡七十三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不盡一十七爲大餘命起戊午筭外得一月乙亥朔置一月朔大餘一十

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一月望大餘三十一小餘七百九十二半命如前得一月己丑望又置一月朔大餘一十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朔大餘四十六小餘五百七十二命如前得二月甲辰朔（置二月朔大小餘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二月望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一半命得二月己未望）

一月	二月
一月一日乙亥朔	二月一日甲辰朔
二日丙子	二日乙巳
三日丁丑	三日丙午　三月惟丙午朏
四日戊寅	四日丁未
五日己卯	五日戊申　越三日戊申
六日庚辰	六日己酉
七日辛巳	七日庚戌　越三日庚戌
八日壬午	八日辛亥
九日癸未	九日壬子
十日甲申	十日癸丑
十一日乙酉	十一日甲寅　越五日甲寅
十二日丙戌	十二日乙卯　若翼日乙卯
十三日丁亥	十三日丙辰
十四日戊子	十四日丁巳　越三日丁巳
十五日己丑望	十五日戊午　越翼日戊午
十六日庚寅　惟二月既望	十六日己未望
十七日辛卯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壬辰	十八日辛酉
十九日癸巳	十九日壬戌
二十日甲午	二十日癸亥
二十一日乙未　越六日乙未	二十一日甲子　越七日甲子
二十二日丙申	二十二日乙丑
二十三日丁酉	二十三日丙寅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四日丁卯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五日戊辰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六日己巳
二十七日辛丑	二十七日庚午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八日辛未
二十九日癸卯	二十九日壬申
	三十日癸酉

劉歆三統術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歲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案校鄭少一年）又以召誥洛誥俱攝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晦並與鄭不合（經義叢鈔）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顧處士日知錄）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言越若至三月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朏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爲句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二譌作三）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尚書文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柰何

古文尚書之僞至今日而論定不必同聲亦無庸掊擊近之攻古文者或求於字句之閒轉滋口實使毛西河至今存必有據冤詞之作矣如桐城姚姬傳（鼐）左傳補注云古經傳皆言如何若何惟楚人言奈何申叔展還啟疆之楚人故左傳止此二處稱奈何老莊屈宋皆有奈何固楚言之也僞爲五子歌者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竟忘知召誥有云其奈何勿敬之語僞古文自襲召誥非用楚言召誥非古文召公非楚人也（[illegible]）

天迪從子保

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爲慈古字子與慈通（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篇[illegible]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慈愛也禮表記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爲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爲勔爾雅曰勔勉也（說文作偭曰勉也）勔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順之也謀勔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也（漢儒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爲謀人之面貌說矣或說蔡氏之說解而又讀丕爲不謂謀面用不訓德爲任用小人棄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任是惟暴德乃言勉王任用小人不得於此遽經謀上有亂字乃言謀亦非謂其謀之昏亂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同上）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顧處士日知錄）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也（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解者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爲句而訓若有功爲訓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爲句民若有功爲句而順民若有功爲訓導民則可有功（蔡沈集傳）皆失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愼其所施之政教（傳訓麗爲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爲民勸以刑爲刑罰皆失之刑爲久常之常又爲典常之常說見爾雅訓刑職常也下（同上）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刑句刑如百辟其刑之之刑刑法也與洛誥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語意略同大雅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也（[illegible]）

讎民

傳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頤煊案釋文讎字或作酬古通作疇字疇民謂同等之民即所謂齊民 洪頤煊經義叢鈔

問召誥王之讎民蔡氏以爲殷頑民於義似未安曰聖王以天下爲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讎其君也殷命既黜而讎其民何以服天下自古豈有勸王以讎民而能享國長久者乎孔傳訓讎爲匹善矣而說亦不了予謂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召公所言讎民即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即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即堯典之萬邦也頑民之文僅一見於書序然多士多方篇中初未目殷士爲頑民迨康王作畢命之時已歷三紀而篇中却有毖殷頑民之語吾以是知畢命之僞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洛誥 來視予卜休恆吉

彬謂休字句絕觀上文兩休字可見視與示同言示王以所卜之休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王肇稱殷禮

彬謂稱舉也殷盛也殷禮猶言盛禮鄭君乃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說甚迂曲 同上

咸秩無文

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殽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畤廟祧咸秩亡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畤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 孟康注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案咸秩亡文統上天地郊宗五畤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 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王侍郎經義述聞

孺子其朋

鄭注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彬謂古人親愛之辭多以幼小稱之此孺子其朋孺子來相宅汝惟沖子小子同未在位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左氏傳欒盈將叛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自謙之辭亦曰幼少予沖子惟予沖人弗及知惟朕小子其親迎尊敬之則曰伯叔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大夫則曰伯氏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左傳伯氏而忘諸乎略舉數事明之 朱武曹經傳攷證

無若火始燄燄

梅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注云庸庸微小皃也今洛誥作燄燄傳云火始然燄燄尚微愚謂燄燄猶炎炎也古燄字皆作炎炎炎勢盛不得謂始然作庸庸者是庸庸猶熒熒大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柰何亦此意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厥攸灼敘弗其絕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厥攸灼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孔傳云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是以敘字絕句蔡傳同 武進士經讀考異

汝乃是不蘉

孔馬鄭皆訓蘉爲勉而說文無此字經典亦止一見更無它證予攷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古讀孟如芒戰國策有茲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茲同音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即茲之上去音也釋文蘉莫剛反蓋馬鄭舊音而同訓勉則蘉即孟審矣蘉从侵無義疑即鄸字孟夢音相近皆黽勉之轉聲隸變譌爲蘉耳 江處士聲卲學士晉涵皆采予說 錢宮詹養新錄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彬謂正者官長之號父與甫同男子之美稱康誥惟厥正人孔氏正義正人若周官六十職正官之首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胡朏明曰古者一官之長皆謂之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稷爲田正左傳虞閼爲陶正滕侯爲卜正周禮天官之屬有宮正酒正此所謂正即下文之師尹尹亦正也周公茲時欲致政歸老故戒成王如此言當篤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勿以我爲賢也彼無不如我者不敢廢王命故也猶傳所謂六卿之長皆民譽也

茲予其明農哉

彬謂周公爲國宗臣當復子明辟之後未必遽有歸老之心以訓詁求之明農皆勉也上文汝乃是不蘉汝往敬哉乃所以勉成王茲則所以自勉也 同上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誕保文武受民絕句馬同今蔡傳本此孔傳云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玩注意以民屬治之爲義則以亂字絕句攷下文亂爲四方新辟亂字屬句首此文亦爲一例從舊讀爲正 武進士經讀考異

公無困哉

彬謂漢書王莽傳公無困我水經注卷三十三呂忱曰溦水出蜀許慎以爲溦水也王懷祖先生曰我哉溦溦皆以形近而譌 朱武曹經傳攷證

王命作冊 三句

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曰命伯禽爲周公後冊者封命之書也此卽詩曰乃有魯公俾侯于東左傳祝鮀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後以經釋經命周公後之爲封伯禽無疑蔡氏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後豈知留後二字固屬後世不典之言乎周公與成王兩度來洛一在七年三月營洛一在十二月至八年五月即還宗周居洛僅六閱月何嘗有成王先歸周公留後之事且營洛則王先歸若十二月赴洛次年有還殷民之事成王親伐淮夷踐奄五月還鎬而謂成王先歸可乎黃氏日抄據畢命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一語以爲合從蔡注不亦謬乎 崔茂才吾亦廬稿

王入太室祼

此篇之終一則曰王在新邑再則曰王命作冊三則曰王入太室祼四則曰王命周公後此史氏書法著成王之始親政也前此大封大祀皆周公主之美 廣森聞諸座主莊侍郎曰肅雍顯相美周公也虞禮祝辭有哀子某哀顯

栢意公攝祀之時其古神亦日孝孫誦孝顯相旦矣先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記周公攝政七年復子明辟爲還君政於成王宋儒妄非之而併周公踐阼見於禮記者舉斥爲不足信假王涖政勤和天下乃古文逸書又以莽誥所引而疑焉今還徵諸召誥彼篇末云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諸侯之幣納於王者也史乃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其自致詞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於王之前而必兼周公言之當時諸臣之所以事周公者可想見已故攝則謂之踐阼退則謂之復辟太史公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嗚呼此公之所以聖也當應攝之時而畏嫌不足以爲聖使既歸政而就藩稱孤涉於不屑北而孺子之迹又將爲後世跋扈之臣口實故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而終古之爲君臣者定 孔檢討經學卮言

多士

多士序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史記作遷殷民賈侍中亦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皆古文尚書說也陳亮曰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由周而言則爲頑民由商而論則爲義士矣 周書作雒曰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晁云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 惠徵君九經古義

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彬謂釋詁秉拱執也是秉訓執持亦有共牽之義金縢植璧秉圭是也爲助也皐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論語夫子爲衞君乎鄭注爲猶助也史記屈原列傳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皆其證也君奭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臣之助也此言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民之助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

彬謂傳謂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是其澤上添布字方合殆非也其澤屬下讀其澤在今後嗣王言先王之澤至今未艾不意後王之罔顧也又史記魯周公世家引帝無不配天者無其澤字 朱武曹經傳攷證

惟我事不貳適

彬謂貳讀如無貳爾心之貳 同上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古有訓肆爲大者肆不正猶大戾也申丁寧耳或可訓爲是伐是肆之肆言殷爲不正故肆伐之也造此二端後賢擇焉予惟率肆矜爾則肆矜猶肆赦之意即所謂今予惟不爾殺也 論衡引作子惟率夷憐爾 夷憐同字異訓經每有之豈得不度文理概以肆爲故乎 孔檢討經學卮言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有字絕句與直而弗有之有意相似言今遷爾者唯奉順天命朕不自居有其事也爾亦惟安於天命後日無以我爲怨 同上

予惟率肆矜爾

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曰此故解經中肆字家大人曰率用也 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 肆緩也莊二十二年春秋肆大眚杜注曰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肆眚圍鄭曰肆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 肆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畀矜爾畀矜二字亦連讀 不復適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有幹有事者謂殷故從仕人也有年謂耆老人也于往也頑民安土重遷爾多士之中其位齒尊者先往茲洛以爲之望則爾小子皆起而從爾遷居矣民不可戶說故責成殷士云然 孔檢討經學卮言

無逸

無逸

無逸書大傳作毋逸 論衡同 史記作毋佚案漢石經逸字皆作佚漢書猶然王伯厚曰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棟案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惠徵君九經古義

君子所其無逸

彬謂古之君子勿以在上位言之此君子當指成王與下文則知小人之依相對孔傳乃謂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固誤鄭君謂君子止謂在官長者亦未顯 朱武曹經傳攷證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 古音徵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 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韋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即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今人言苦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其爲小人之隱衷故身爲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穡爲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爲小人而後知哉傳釋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爲依仁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正義引鄭氏注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坊記引此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魯世家載無逸篇與坊記同裴駰載鄭氏注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从矣棟案史記所載者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也鄭氏之注不與正義同者當在書大傳中後所注者乃賈氏所傳古文尚書也熊朋來經說云坊記言乃讙之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妄稱爲讙說之讙不知本文當爲雍作釋文正義者從而遂非傳說尤爲可恨熊氏不攷尚書古今文之異而妄下雌黃亦可謂無忌憚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鄭君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久爲小人王肅好與鄭反乃以祖甲爲太甲梅氏所上古文孔傳獨與肅同且爲之說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然唯梅本作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云然耳若依漢石經作高宗之享國百年固不可得通 杜欽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劉向曰高宗有百年之福劉歆曰武丁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漢人說皆如是唯史記作五十有五年未知果古今文之異耶抑太史公別有所采耶梅本作五十九則非今非古更不知其所自 且卽以經徵之下言自時厥後立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自時厥後者自祖甲以後也若謂太甲

以後立王即無踰十年者則商傳世三十除三宗及受多歷年所其餘三十六王遞以十年計之尚違五百之數而載祀六百左傳灼有明文如何可通耶三統厤商六百二十九祀帝子云遂二十七世歷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汲郡竹書易緯稽覽圖皆云湯至受四百九十六年殊無論紀年等與傳不合信依梅氏書計之即四百九十六祀亦不能足孔檢討經學巵言矣

舊爲小人

史記舊作久馬季長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幼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爲王久爲小人也彬謂馬傳是也王肅以祖甲爲太甲僞孔傳遂謂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皆非也上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豈高宗亦嘗有小人之行乎大人以位言則小人以無位言可知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爲小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趙邠卿注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祖甲居民間久故能知小人之依猶漢宣帝微時具知閭里奸邪政治得失也證朱武曹經傳攷

卑服

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頤煊案卑服謂文王卑處西土在藩服之時經義叢鈔洪頤煊

惠鮮鰥寡

彬謂齊魯之閒鮮聲近斯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皆辭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惠于鰥寡谷永傳懷保小民惠于鰥寡後漢書明帝紀懷柔百神惠於鰥寡三引書幷同朱武曹經傳攷證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遑當依國語作皇左傳皆以皇爲遑靈臺碑云日稷不夏稷與昃同易辟古義依字當作暇鄭本尚書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是夏與暇通詩正義引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假借字止作叚暇从日叚聲故暇亦作夏惠徵君九經古義

文王不敢盤于游田

晏子春秋諫下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其文勝今尚書南史謝莊傳引書盤于游田已誤注披頁經義知新記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彬謂中與終同中身即終身言自受命至終身享國五十年也經傳言五十多舉終身言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一作卒以學易此時孔子未必年未五十也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舜年百有十歲終身之慕其非五十可知朱武曹經傳攷證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共唐石經以下供作共依後漢書郅惲傳注所引正故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見釋詞正當讀爲政其奉也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共作恭後人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言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事故曰以庶邦惟政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郅惲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共政字與東晉古文不同蓋出馬鄭本人字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爲正道爲正身始不識古人假借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共爲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王尚書經義述聞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彬謂訓若皆順也訓馴順本通非民攸訓非天攸若猶言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彬謂正與政同同上

民否則厥心違怨

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厥心違怨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則皇自敬德

蔡邕石經皇作兄自作曰上文無皇曰同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載云而況乎我多有之亦以皇爲況蔡邕王肅所載皆古文尚書也況滋益用敬德也兄本古況字樊毅碑況作兄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況桑柔詩云倉兄塡兮召旻云職兄斯引傳皆云兄滋也釋文兄音況本亦作況義惠徵君九經古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侜張

說文言部予部兩引周書皆無民字胥字爾雅注及一切經音義三引同今本說文有者疑唐以後所增也譸本訓詶此假借字正字作侜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引書曰無或侜張爲幻幻惑欺誑人者毛詩陳風防有鵲巢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據爾疋釋訓也侜亦通作倀文選劉越石詩注引揚雄國三老箴嘉充倀張古舟聲朱聲同也侜亦通作輈尚書釋文引馬本如此漢書敘傳燕蓋譸張如淳曰譸音輈此據馬融本尚書也侜亦作倜爾雅釋文載或本如此古舟周通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是也誑者以術自掩而掩人故侜張又訓廱蔽說文侜有廱蔽也从人舟聲詩曰誰侜予美說文解詩與毛傳異或取之三家也誑者多以詐力相脅故侜張又訓彊梁後漢書孝仁董皇后紀汝今輈張李賢注輈張猶彊梁也誑者易搖眾心故侜張又訓驚懼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序自頃輈張張注驚懼之貌也數者皆義之相生而相近者也古人美惡不嫌同辭侜張又皆訓大鄭注周禮甸祝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尚書大傳曰辟雍侜張蓋言大也侜張又與陽狂同義論語釋文曰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明郝敬曰朱張即譸張謂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曰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郝氏發明鄭讀得之陳編修左海經辨

君奭

君奭說文曰奭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案奭與奭相似說文云皕古文以爲醜字皆从皕故史篇以爲召公名醜惠徵君九經古義

越我民罔尤違

彬謂尤違猶言過失朱武曹經傳攷證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

漢書王莽傳引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棣案古佚字皆作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湛亂董遇訓失爲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眚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爲佚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小顏云失讀曰佚王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作佚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大不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上下卽指天與民言之過佚前人光在家作一句讀不知天命不易作一句讀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墨子引泰誓若日月之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過止前人之光在家其不克顯于四方西土可知矣是其證 朱武曹經傳攷證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尙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爲蹈或訓爲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爲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顯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王尙書經義述聞

巫咸乂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尙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尙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已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爲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尙書也今本作咸亦後人所改 同上

故殷禮陟配天

彬謂配天受天命爲天子非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謂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皆指有天下者言之莊子天地篇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象注謂爲天子荀子大略篇中𨟻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洛誥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以天與民對言春秋繁露祭義篇曰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官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大戴禮少閒篇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心啇地作物配天又曰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又曰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又曰卒反生福大德配天篇內四言配天則配天卽指更姓改物之事明矣故下文遂言多歷年所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爲語詞實亦可爲語詞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墉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奭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子突救衛杜注曰王人王之微官也罔不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商實百姓爲句某氏傳或以則商實爲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邶風谷風篇我躬不閱襄二十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其義一也百鍰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云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 王尙書經義述聞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非也廣雅曰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古者謂德爲威有殷嗣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不務所以喪亡也桓二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同上

無能往來

彬謂無能也往來卽指虢叔閎夭諸賢言之 朱武曹經傳攷證

咸劉厥敵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㦰絕也讀若咸音同而義亦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劉也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垂杜注曰虔劉皆殺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並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爲皆失其義也咸與㦰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㦰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㦰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㦰二卿皆謂滅絕也詳左傳克㦰侯宣多下○王尙書經義述聞

丕單稱德

彬謂單盡也稱擧也言所以昭武王惟勉者亦盡擧有德之人在位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

彬謂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高誘注收守也此以誕無我責收爲句言無我責是乃我之責守也 同上

偶王在亶

彬謂偶有夾比之義與耦同亦輔也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 同上

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彬謂其汝克敬句下文其汝克敬德王先生曰以猶與也言與予監于殷喪大否也 同上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大人曰經云以予不云以予言否訓爲不不訓爲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爲與言女尙其克敬且與予共監於殷之喪亡也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曰否不善也監於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亡皆由大不善也 王尙書經義述聞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　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訓率爲循俾爲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誤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並同也俾之言比也比象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尙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卽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卽其證傳曰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云從之如水流下則猶爲近之但未訓俾爲從耳 王尙書經義述聞

予不惠若茲多誥

僞孔傳訓惠爲順彬謂惠與慧同論語好行小慧鄭注魯讀慧

爲惡今從古漢書武五子傳察故王衣服言語蹝起清狂不惠蘇林曰或曰色理淸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子不惠猶曰子未有知耳 朱武曹經傳攷證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蔡仲之命

尙書古文蔡仲之命其篇端之序依附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語其僞固不待言予尤怪其略一作異便露破綻如羣叔流言乃致辟七字不特與左傳異且與今文金縢大誥異又與豳風周公居東諸詩情事大異是可怪也周公聞流言卽避居東所謂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也於是居東二年東人喜得見周公而作伐柯九罭狼跋諸詩其後罪人斯得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因風雷之變見金縢之書乃禮迎周公歸於是管蔡懼遂與武庚叛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此其次序明見詩書可考者卽祝佗雖約其辭必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此三語殷叛在其中王討在其中正與詩書相表裏僞譔者𡚶易以羣叔流言乃致辟夫一聞流言而卽致辟此後世猜忌骨肉妄行誅戮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 說詳金縢 蔡傳 蓋緣孔傳誤解金縢弗辟辟字爲刑辟之辟此遂撰以致辟二字又連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而一聞流言遽致辟之也者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文不合也 南史何敬容傳免職冀其復用謝郁致書戒之曰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要時舉而求親者也此見六朝時人亦未有誤解金縢弗辟爲致辟之辟者 卽濁稱羣叔亦未當孟子曰使管叔監殷又曰管叔以殷叛可見權在管叔罪在管叔實戎首也故管叔則殺之蔡叔則蔡之誅首惡而寬脅從法固應爾觀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及其云者從首至末之詞自見輕重卽祝佗云管蔡啟商管蔡云者從兄及弟之詞亦分先後今僞譔者云羣叔流言羣者同然之詞不分誰爲首誰爲從矣以下文一則辟之一則囚之又一則降之邪同罪異罰史臣紀事詳明決無是體僞古文第七字之異耳而大謬戾如此文義淺弱又何論焉 又案金仁山前編曰逸周書稱管叔經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經而致戮之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戮死以正王法施生以全私恩予眞不省其作何語此無他總爲羣叔二字誤耳或曰豈成王周公只欺負死人邪予爲之撫掌 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又曰從欒氏者爲大戮施韋昭注陳尸曰施則仁山錯認施字爲可笑耳

閻子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此其識見甚卓予案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氏注云其書春秋尙書具存者正義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是陽陽主動故尙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尙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 又云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尙書雖有動因言而動其動亦少也 乃知蔡叔獲罪事蹟當時自另詳記動之史何必贅入蔡仲之命邪祝佗謂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乃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決無可疑者 閻子曰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與仰封蔡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撇甚況與乃祖文子竝提尤爲非類

閻子謂蔡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其父子所封未聞別地孔傳獨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異哉此惟爲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閒施舊號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予案漢汝南郡有上蔡縣又有新蔡縣一統志云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從都此故日新蔡郤與新鄭施舊號於新邑事同孔氏豈誤以蔡平侯所從之新蔡附會蔡仲所封之上蔡邪 又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世家云蔡叔居上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孔傳圻內之蔡眞謬 所謂文義淺薄者除却蓋前人之愆襲周易幹父之蠱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襲左傳祝佗引命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襲宮之奇引周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襲詩大雅其他字句勦襲他書者不具論然而其中無有也非淺薄而何尤怪唐孔氏疏直云蔡叔與管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竟刪却以殷畔一節事故僞譔者只也字之誤而傷害義理毀滅倫常且誣聖人而失事實其傳人心亂學術如此其甚也不然予亦何敢闢之使管叔當日但流言於國而不以殷畔則周公亦必善全之所謂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是也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猶封之一流言而卽致辟則周公非聖人矣故孟子欲正人心必先於閑邪說有以哉 景案流言罪小不足致辟惟管叔以殷畔成王周公雖欲顧全私恩不可得矣觀破斧缺斨之詩則騷動四國變出非常豈若赤子弄兵潢池者比邪而不誅則九伐之法廢其何以綱紀天下朱文公答陳安卿有云管叔這件事騷動許多百姓見鴟鴞詩當時亦被害不得已如常棣一詩是先被他害天下平定後作其辭獨哀切不得似諸詩和平眞善道周公意中事此乃云羣叔流言乃致辟所謂毫釐千里者也文公嘗言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又言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正謂此等學者於此放過不得 馮明經解春集

霍叔

僞古文蔡仲之命云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正義云霍叔不監殷民於時蓋在京邑聞管蔡流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案此則孔氏之肊說也管蔡霍爲三監若霍叔不監殷民則止二監矣當管蔡流言之時不與朝廷同心者應不止霍叔一人何獨降爲庶人乎蓋霍叔亦監殷而同畔但其罪較管蔡爲輕故寬其誅於介至路史後紀卷十云霍處以蔡父降而經絕不見所出蘇轍作維解但云管經而卒羅苹注乃云周書管叔霍叔經死恐誤然于此知周公所謂誅管叔及致辟者非必手刃之也不得以殺兄爲周公疑矣 孫侍御讀書雅記

多方

客又問日知錄云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于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是拘于篇次先後而強爲之說也此則何如

此則襲宋人之說而又非是者按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誅討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是時奄助紂爲虐故伐之蓋武王時事而此以周公東征三年當之謬矣孟子伐奄與誅紂連文其所云三年者趙岐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正與誅紂是一時事若註又引多方王來自奄此証後誥多方時亦伐奄非謂卽誥多方時伐奄也不然戮飛廉滅國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于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此亂經之談也非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奄與淮夷同三監再叛時又伐奄多士所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是時管蔡以殷畔而奄與淮夷從之周公東征但取四國君而不及其民故于遷殷時作誥多士備述往時愛民之義以爲言此述前伐奄非敘後踐奄也而此以後此踐奄之事移之在前反謂多方多士篇第顚倒則又謬矣東征伐奄是周公事故稱朕來自奄成王不東征焉得有朕來之文且成王踐奄在營洛遷殷之後爾時管蔡已誅武庚已戮安所得四國而云四國民命我將降之是妄言也又非也一是周公從成王居洛之後奄與淮夷又叛公從成王又伐奄書序所云成王踐奄多方所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是也是時成王在洛伯禽初封魯而奄與淮夷徐戎

並興于是伯禽伐淮夷作費誓而周公則從成王親伐奄而踐之作成王政而此又以成王踐奄爲巡狩其地夫成王未嘗有巡狩之事諸經可考也其曰遷君蒲姑者正是踐奄非巡狩事也蓋踐奄卽翦奄謂翦滅其國而遷徙其君舊解甚明而乃誤以爲踐履之踐解作巡狩謬之謬矣若多方本文明云至于再至于三舊儒亦明註再叛三叛歷歷可數而此又以爲商奄不再叛孔氏但拘于篇第先後立說此與蔡沈書註欲移伯禽征淮夷在三監畔時反謂淮夷不再叛意同而不知尙書可焚尙書之事實不可焚學者說經至于失經義亂經意已非細故況乃是先王之典禮改前古之事跡使三代世界俱變換于儒者之口則罪大矣此不止非是已也（毛檢討經問）

王來自奄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元儒王柏論亦同此但更置太多未敢信）奄之叛爲是武庚既誅而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遠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尙未還政而王已踐奄矣至于再至于三）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爲之說（當從蔡氏說）顧處士日知錄

章泰占又問經問辨曰知錄論伐奄踐奄多士多方之誤極其明快此較之尙書蔡傳尤爲謬亂但尙有未盡者多士一誥似非遷殷時所作觀誥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以移爾遐逖爲疇昔之事則此誥在遷民後矣況下文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此誥又在營洛後與商奄之叛相距不遠乃多方卽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則遷殷實在五年之前與此誥之在營洛後者似兩時兩事故前儒謂遷殷三年而營洛一年而作多士又滅奄而誥多方次第秩然至于朕來自奄先生謂周公自稱則于王若曰何居

敢問

多士周公爲遷殷作也其爲遷殷作何也一以書序知之書序云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是爲遷殷也一以誥文知之誥文曰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是矣曰卽遷殷也及結曰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則終言遷居也又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則遷在營洛後不在營洛前也又曰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言後此之興皆從今日一遷始也又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重言疊告只此遷居也則多士爲遷殷作矣向使五年之前而旣遷則此告多事矣且一告再告三告若惟恐其不肯遷者不惟多事且啟之隙矣乃其所疑者則誥文又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夫移爾卽遷也移爾遐逖卽遠遷也皆前此事也如此則焉得謂此誥爲遷殷時作而又不然者前此已遷殷矣世不知伐奄有三又焉知遷殷有兩而少見多怪六經猶然當公東征時旣滅四國乃遂分殷民十三族遷六族于魯使隨伯禽至宗國各與職事春秋傳所云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之職事于魯是也故誥曰昔朕來自奄言滅祿父後伐奄還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謂祗誅四國之君祿父三監而不及民命故但遷徙不誅殺也移爾遐逖遷魯也比事臣我宗卽職事于魯也宗者魯宗國也否則成周非宗周何宗矣多遜者皆順民也此前事也若其又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言今之遷亦欲使爾爲順民也亦者今亦然也夫昔遷今亦遷則在誥文亦明曰兩遷矣乃今之所遷則以其餘七族春秋傳所云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者則并土地而改封于衞及營洛之後七族在殷墟尙頑梗不順謂之頑民而商奄淮夷仍相因爲亂于是先遷殷頑民以批其根書序所云成周旣成遷殷頑民作多士是也遂伐淮夷以絕其援書序所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是也于是直滅奄而遷其君書序所云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作蒲姑是也夫然後歸宗周而作多方焉則是遷頑伐淮夷踐奄皆在營洛後一年之事諸書甚明而多士多方與逸書蒲姑成王政相接于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後其篇章次第又甚明順此似無可疑者若多方臣我五祀之語則並非遷頑至今之五年毋論滅四國時原不遷頑卽是時遷頑而周公營洛在七年伏生以爲四年克殷封衞侯則相距三年鄭氏謂二年居東又三年誅管蔡則相距止一年並與五年不相合故前儒謂五祀者是告監殷官遞代之歲謂五歲當介賚爾故下以廸簡大僚承之此與遷殷無與也至于成王儼在周公代爲之作誥而公然稱朕此無論愚智皆不謂然故宋人尙以周公誥康叔王若曰朕其弟以爲成王不當稱康叔爲弟周公稱弟則又必無其事竟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是武王誥叔之文矣（毛檢討經問補）

因甲于內亂

僞孔傳云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當作狎）於二亂之內言昏甚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鄭康成注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案爾雅釋言甲狎也郭璞注云謂習狎此鄭王之所本詩芄蘭篇毛氏作能不我甲韓氏作能不我狎知古文狎字假借爲甲書孔氏詩毛氏皆古文也故俱作甲三家詩今文也故直爲狎釋言及毛傳云甲狎也者非訓甲爲狎言甲爲狎之同聲假借字耳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康成注云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鄭氏書注訓與爾雅毛傳同義與周官戴記合於經允協僞孔以甲爲夾通假字以內亂爲二亂之內又以外不憂民內不勤德爲二亂隨其私意轉輾增加核之正經甚爲無當王肅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果如斯解經當作因甲於內外亂矣狎習之訓雖同鄭注內外之說仍符孔傳與作僞者正出一手狎夾之異蓋故爲參差以免後人之疑耳究奚逃於明識之士哉（臧明經拜經日記）

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麗謂民之罹于咎者開卽下云開釋是也言桀爲虐政不能明民麗罪之情而開釋之輒大降加刑罰也句意與呂刑匪察于獄之麗相同繹下文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而繼之曰愼罰曰殄戮多罪曰開釋無辜則麗字之義可知矣王制曰郵罰麗于事所謂愼厥麗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多方之義民

彬謂惟天不畀句多士兩言惟天不畀又惟帝不畀純大也亦辭也當屬下讀觀下文亦不克明保享乎民大不克開可見（朱武曹經傳攷證）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案多士言𥠖大淫泆有辭釋文云泆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棣謂屑當作屑與佾相近故誤作佾說文云屑動作切切也蔡氏以爲瑣屑有辭孔氏又訓屑爲盡皆未當屑裝先遠集𣪍又作佾見齊斎 惠徵君九經古義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德案釋文烝絕句馬云升也 武進士經讀攷

矜

論衡雷虛篇引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今多方篇夷作肆憐作矜矜憐古今字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論衡引作憐 錢宮詹養新錄

不克敬于和

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儀禮多以及爲若冪用綌若錫之類左傳或以及爲之皇父之二子杜有此訓趙大夫厥以說封父之繁弱謂封父與繁弱弓是兩物書則用于用越敬于和猶言敬與和也康誥德之說于罰之行義同君奭天越民亦言天與民也越猶于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立政

常伯常任

周常伯常任之名不見於周官王制注疏家以常伯爲三公常任爲六卿然乎曰立政篇先稱王左右而後言常伯常任準人又與綴衣虎賁同列則是左右親近之臣位不甚尊而所繫實重故嘆知憂之尠漢書谷永對策言書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師古云常伯侍中也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後漢書楊賜傳梁松處常伯松時爲侍中也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文選注引揚雄侍中箴亦有光光常伯之文則常伯常任即漢之侍中審矣說文引書作常敀敀訓迮亦有近義 錢宮詹潛研堂集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即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鄘風鶉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劍云賁憤怒也書牧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並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言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illegible]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莽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斑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 臧拜經堂集記虎賁之音作云賁讀爲憤憤怒氣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棣謂宅度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謀面用丕訓德

棣謂謀維也面向也德也言維向以訓德即順德也則以度人茲乃三宅無奇衰之民也 同上

義民 鴟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頃與傾同說文又曰義從我我頃頓也我義俄古並同聲小雅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俄衺也古者俄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面用丕訓德丕或讀爲不丕不非也辯見召誥面稽天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義與俄同衺也言夏先王謀勉用大順之德面讀爲勔勔勉也說見召誥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皆無傾衺之民也呂刑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衺之意馬融注曰鴟輕也鴟者冒沒輕儳義者傾衺反側也大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媒飾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謀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盜義媒賊間謀讒貸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即鴟義姦宄之義也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即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爲仁義之義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宅反無善民耶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即上文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傳解爲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爲無義之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鴟義姦宄解爲鴟梟之義夫鴟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爲且善而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爲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棣謂往當作狂史記宋世家引微子我其發出狂往作往是其證桀德桀之德左傳桀有昏德是也下文其在受德暋馬季長注受德所爲德弗作之言作也作爲也往任惟狂者是任下文是惟暴德罔後亦承此意言與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先後一轍蓋立政一篇專指用人故其反覆告戒如此 朱武曹經傳攷證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對 王尚書經義述聞

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

棣謂此當作一句讀夏即方夏中夏之謂言使我周有此方夏以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奄甸萬姓

棣謂奄撫也覆也撫治萬姓即承上文受命言之 同上

灼見三有俊石經作會心

灼說文引作焯云明也从火卓聲案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灼作焯 惠徵君九經古義

三亳阪尹

僞案此凡兩讀孔傳云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者用賢是以三亳爲一讀阪尹爲一讀蔡傳同鄭康成以三亳阪尹者其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地言阪尹則三亳阪尹連讀武虛谷經讀考異

三亳

三亳之名孔傳不著第云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鄭康成曰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是則三地本無亳名特以亳民居之而名之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地名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北亳爲湯受命之處南亳則湯未伐夏時所都其地與葛爲鄰今寧陵之葛鄉是也西亳即帝嚳之都湯既伐桀乃遷于此即盤庚所遷之殷也合諸家地志參之謐之說甚確鑿可據崔茂才吾亦廬稿

率惟謀從容德

彬謂爾雅謀心也言武王匪特不敢替文王之德已也其率循所行惟心乎文王之德得以受此丕丕基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以並受此丕丕基

傳曰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孑孫引之謹案古聲竝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下竝之言普也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普受此丕丕基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謂衆賓與主人普受其福也詳見竝受其福下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耶王[illegible]書經義述聞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蔡邕石經曰旦以前人之微言論語撰攷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小顏曰精微要妙之言唐石經亦作微孔傳以爲美言惠徵君九經古義

惟正是乂之

彬謂正即士師之長惟正是乂則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可知矣惟有司之牧夫皆分其職者是正之屬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以覲文王之耿光

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聲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煩案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杜伯山傳漆書古文必得其眞作鮮光者非也王逸[illegible]尚書句[illegible]明也光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周官

鄭不見周官篇

周官頤煊案鄭注古文尚書無此篇周禮小宰鄭注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掌次鄭注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周官數文之見於他書者非此篇文經書叢鈔洪頤煊

六服羣辟

周官篇首曰六服後曰五服蔡氏謂五服在王畿外六服則並畿內數之然考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元不數王畿在內唐孔氏疏謂要服路遠不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然則方周盛時已有要服不至之事矣晚出古文自相乖異闇可詩以爲僞誠然梁孝廉瞥記

六年五服一朝

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而五服皆朝徧正與周禮大行人合謂王巡守之後一年侯服朝二年甸服朝三年男服朝四年采服朝五年衛服朝至六年當要服朝是爲六年六服一朝而惟言五服者蠻夷道遠略之故空其文耳孔傳失經意謂五服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諸侯皆無事至六年而皆聚京師計當時五服有數百國王之接見亦不勝其勞羣臣日以待賓客廢事皆不遑憩矣聖王制禮何爲必逸於五歲而併勞於一歲乎此僞孔傳不達事理之言蔡傳亦誤從之也江[illegible]經補[illegible]

以公滅私

說文云厶姦衺也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惠徵君九經古義

君陳

君陳叙鄭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成注坊記云君陳蓋周公子同上

書君陳

君陳疏引鄭注中庸云君陳周公子檢中庸無此注見坊記注中叠孔疏誤也古人著名亦不能無誤如周禮鬯人注引[illegible]禮誤爲檀弓射人注引射義誤爲樂記康成尚爾何況他人梁孝廉瞥記

周公八子君陳其一

周公八子並爲侯伯見魏志武帝紀注王凌等勸進云云以伯禽及凡蔣邢茅胙祭當七人君陳當爲其一文[illegible]案困學紀聞君陳[illegible]全謝山箋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會與凡蔣諸國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全說甚該惜未引魏志注此與全氏說可互相證明劉典簿秋槎雜記

讀顧命

天子即位之禮儀禮無此篇其不傳也久矣惟尙書顧命尙存其制必是周公所制之禮康王循之而行耳蓋康王之時全禮具存未必如今之十七篇後人據顧命以補禮經之闕可也蘇氏不之省反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疑之見周公十年傳謂是召公之誤周公若在當不至此何其慎也夫侯國所行之典不可以穢天子東遷以後之事不可以律周初此固無俟辨者獨不思國卹是如何鉅典即位是如何大事豈有周公制禮遺不及之而待召公臨時卒辦乎蓋古人之禮以繼世爲最重士冠禮冠者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適子冠於阼者則然是母拜其子也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父爲長子之服如子服其父也特牲饋食禮祭畢嗣子舉奠主人再拜嗣子將爲後者主人其父也是父拜其子也蓋有國有家者宗廟世守所繫甚大故聖人制禮於冠及喪祭皆隆其文以別之非常禮可比也況天子即位受顧命乎不可以晉侯既葬未脫衰絰不見賓例之也朱子亦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明乎此則世之迴護顧命或以爲有闕文或以爲在東都者皆可以不必矣凌進士校禮堂文集

顧命宮室

讀顧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畢門應門也其曰

畢門路門也曰闈闈南嚮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即儀禮左房右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即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又云上云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又云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謹案經文既曰西夾又曰西房則西夾與西房判然爲二不得云實同名異也夾字從大從从凡在兩旁者皆可稱夾不必以夾大室爲名也其言所陳之寶在西序東序明於東西序坐北者不知孔氏以爲在序內與在序外與抑序即爲東西之兩墉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既有南嚮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即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西房東夾西夾皆混而爲一矣有是理乎今據儀禮宮室之制正之西序東序之坐在序內東西嚮西序東序之室當在坐北西夾之位在夾室前西房東房在室之西旁半在堂之後半在兩夾室之後則堂室房夾皆歷歷可指矣公食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云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又云宰東夾北疏云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房之制南北短而東西長東房之東則東夾之北也謹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又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似夾室當在房外鄭注謂東房在夾北者以遷豆出自東房宰當立於房中也於此則東夾室在東房之前東序之外西夾在西房之前西序之外東序在東房前略居其中而別之中其東爲夾室序之西則屬於堂也房與夾室一在北楣之南一在其北房與夾室之間必有墉以隔之不得混而爲一也 李退士尊經識小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 案馬鄭王所傳眞古文不得非之 考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年即位事也必曰前陳設故不書曰踰年即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曰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即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即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興荅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戴吉士東原集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億案此凡兩讀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蔡傳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是又以殆字屬下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億案舊讀多從一句攷此當以茲既受命爲一讀還另爲一讀儀禮多用還字爲句又詩緇衣篇還予受予之粲兮還亦以一字爲句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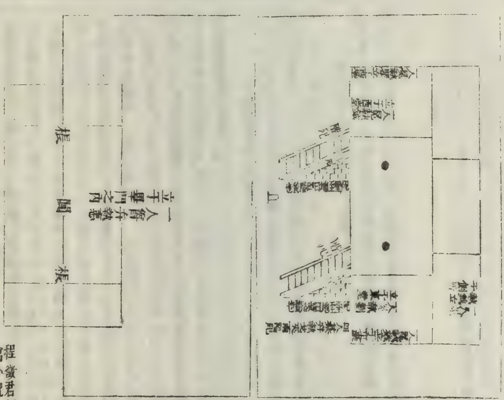
越玉五重

周書世俘曰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武王則寶與同此五重疑卽天智玉五也爲足以禦火災故寶之 孔檢討經學巵言

夾兩階戺圖說

戺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廣處斜安一石撿階齒而輔之如今樓梯必有兩髀以安步級俗謂之樓梯腿也以是經文義言之頂階四戺故四人執戈夾之蓋二人夾於東階之二戺二人夾於西階之二戺故謂之夾兩階戺也傳謂堂廉曰戺廉在堂上而謂之夾兩階乎疏以爲夾兩階立堂下兩廂各二人是夾兩階也於戺字之義亦未見分曉江君艮庭著尚書集注音疏分階戺而二之謂夾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廉庢下相向夾戺者二人一立於東南堂隅一立於西南堂隅當前廉庢下之兩端蓋南向意謂均之前廉庢下而夾階者在庢下之前主於階而夾之故二人相向夾戺者在庢下之兩端主於戺必少進於堂隅而夾之若相向則面兩塾之庢故皆南向也別階言戺於堂廉之說似有可通然以是經夾兩階戺文義涵泳之終嫌辭費且侍臣執兵防不虞也故以經文次第觀之自外而內始畢門內防之於入門時也次夾兩階戺防之於升堂時也次東西堂防之於受顧命時也次東西垂防其從兩旁上也次側階防其從北階而上也 侍臣在堂者皆是大夫也在庭者皆弁士也堂上堂下宜有貴賤之殊 今東西堂既有人兩塾又有人夾兩階又有人乃復立二人於廉庢之兩端將何所防乎說文戺古文巸巸廣臣也然則階戺之字假借廣臣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之有兩戺以輔階齒猶人之有兩臣以輔身車義最親切漢書張良傳良嘗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爲圯余謂橋兩頭必有步級兩邊亦必有所撿如階戺然故謂橋爲圯而音同戺乎爾雅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戺郭注云持門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余謂樞達北檼北檼在室東北隅室東北隅食所居曰宧戺古文从戶戶檼相近而樞達北檼故戶樞亦謂之戺相因命名古人恆有之然何以階戺之戺又與戶樞同其名豈升堂之由階猶入室之由戶會意假借義自可通然而不敢知矣廣雅柣戺橉砌也爾雅柣謂之閾郭注云門閾門限也鄭注曲禮梱門限也士冠禮布席闑外鄭注閾閫也不踐閾不履閾不踰閾是在門戶空處安橫材爲人所跨閾扉止於此故曰門限也橜謂之臬所以止扉謂之閾余謂閾扉有闕止之令扉不得過闕扉既闔則有闕止之令不得復扇故說文亦解閾爲門榍是閫亦得呼門限矣若戺爲持門之樞合扉闔闢皆制於此廣雅以砌釋戺顏師古漢書注亦以門限釋砌 漢書作切 援彼讀此據此釋彼古義具在說有可通殊難駁辨是戺持門樞固與闕砌皆有止扉之義也然西京賦曰金戺玉階彤庭煇煇階戺對舉且與彤庭連文終與落時之戺不屬西都賦亦曰元墀釦砌玉階彤庭李善引廣雅曰砌戺也而墀砌階庭兩兩對舉豈得以落時之戺當之乎落時之戺不得相溷而階戺砌必是墀庭言之不可爲夾兩階戺之左證乎又說文新附字曰砌階甃也隱隱與廣雅戺砌之釋相應和此必從古相承之義夫有所受者不亦足爲戺撿階齒之旁證乎漢書外戚傳切 砌同 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此亦階砌劉言黃金塗砌白玉爲階即西

京賦所謂金戺玉階也自堂至庭地之兩戺其上必施欄楯今人家華屋皆然況皇居乎沓冒之以銅而塗之以金昭其稱也而師古釋砌爲門限蓋以廣雅有柣戺橉砌之云又得爾雅柣謂之閾一語相爲互證閾爲門限故遂据之爲言注釋之例但期有据不暇深求承譌襲謬恆坐在此然吾今轉得据爽兩階戺一言以相送難昔人階戺階砌不一言之故謝元暉詩紅葉當階翻蒼苔依砌上亦襲其對義而用之階甃爲砌着若故得依而上之也抑余於廣雅之云而得六書轉注之義焉柣戺橉所謂建類也砌也者所謂一首也以砌爲首砌字義明則柣戺橉三字皆得展轉互釋所謂同意相受也今砌字得說文新附解之曰階甃有積絫排次之義則柣戺橉三字義亦宜然余謂柣當从秩省說文秩積也引詩積之秩秩其解積曰積禾也亦引詩云云積禾秩秩然有次第故平秩東作說文作豑其字从弟亦有次弟之義也今毛詩無積之秩秩而有積之栗栗栗栗猶秩秩也傳解栗栗爲衆多似矣然不如詩自申之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乃見秩秩之義柣从秩省有積絫排次義故曰柣砌也橉从粦鱗次比鄰並言積絫排次故曰橉砌也李善之注西京賦曰戺砌也其注西都賦曰砌戺也据廣雅互釋之猶說文老考也考老也之互釋所謂同意相受六書轉注之義然則廣雅之云四字同意皆可轉注据說文新附砌階甃之解而爲之旁穿交通實皆有積絫排次之義而於是廣雅之義明而夾兩階戺之義乃益明矣余於是更有旁通之說焉命名之義每以相近而移形聲之道亦由近似而轉階依於堂其揆齒之砌曰戺則巠堂之砌等砌也相近假借亦可名之曰戺巠堂之廉與堂上之廉一橫在上一縱在下雖非同物而連而相及或者以漸而移乃呼堂廉爲戺亦其勢則然乎由是言之階之兩旁揆齒者謂之戺甃於戺下者謂之砌對文故異也戺砌可互釋夾階直呼戺所謂散文則通也至於相因生義動而多遷名之未嘗不可言也蓋宜然哉江君之疏又引西京賦刊層平堂設切（砌同）厓隒引呂向注厓隒邊也謂削絫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爲厓隒此與余所謂巠堂之砌蓋同然余又細繹其所謂設切厓隒者似言設階甃依於堂廉之厓於文義爲較順且向注階字不可通當是削絫其堂然亦未知然否也夫階足之所升也門限足之所跨也然則戺砌字通得有門限之解亦相因而然惟變所適烏得遂可爲典要乎



程徵君釋宮小記

一人冕執鋭

岳氏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顧命一人冕執鋭鋭實銳字也案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鋭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鋭字爾疏中又皆作鋭今只從衆作鋭肅案書本作鋭故釋文音以稅反諸本皆作鋭是也越中注疏正文作鋭蓋卽鋭字之譌說文當本作鋭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兌徐鼎臣本兌皆作允音余準切蘇子瞻書傳亦據此謂鋭當作鈗後蔡仲默從其說岳氏所見之說文似尙作鋭字（臧琳經義雜記）

率循大卞

傳率羣臣循大法正義卞之爲法無正訓顧炳燦案山井鼎考文作帥修大辨帥古率字修循字相似說文釆辨別也讀若辨又云釆古文辨辨有法義是東晉本作率循大釆正義本譌作卞（經義叢鈔洪頤煊）

康王之誥序

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史記作告鄭氏緇衣注云告古文誥（惠徵君九經古義）

應門之內

康王之誥註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云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不知應門之內卽路門之外此曰治朝以對路寢庭之朝而言故亦曰外朝其實正名外朝在雉門之內庫門之外（姜編修湛園札記）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先生謂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爲嫌此言殆非也蓋周人尙左故賈傅新書明堂之位云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觀傳職篇太師之任太公職之太保之任召公職之左右之分視師保矣康王時畢公爲太師師自應立王之左左尊也召公爲太保保自應立王之右右卑也而豈師屈保下之謂哉何休云質家尙右文家尙左故樂記周公左而召公右亦然（馮明經解春集與閻徵君論疏證三則）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

書謂為擯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為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又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辭故此亦擯者以其圭幣告王並稱其辭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也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為賓卽通作擯而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傒仲氏依馬義音擯埽之擯此於本經有可證者孔檢討經學卮言

無壞我高祖寡命

彬謂此篇以顧命名篇正義謂將死回顧而為此語非其實也焉鄭本自高祖寡命以上為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禮記緇衣君子寡言而信以成其行鄭注寡當為顧聲之誤也此寡字亦當讀為顧鄭取篇末二字名篇以題上事李武曾經傳攷證

在我後之人

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者蓋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讀相爾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卽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衞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魯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傳曰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為安讀綏爾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讀為綏綏繼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通作緌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為緌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故書亦多作之緌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曆志曰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上同

亦惟先正克左右 君牙 釜承杜鄴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錄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當見古文尚書者邪今孫按顏齊二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逸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一曾記云漢書谷永傳曰食地震對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君牙乃僞古文谷子雲安得見之蓋誤案谷永傳所引經出文侯之命篇僞古文君牙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文本不同師古可謂疏矣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傳案讀從怨咨斷句據緇衣引君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資當為至齊之讀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言怨天此以小民惟曰怨為句資冬祁寒以資字屬下冬祁寒為句較尚書以怨咨作讀與下句小民亦惟曰怨多一咨字古人屬詞當不如是從鄭讀義為得之武進臧士經考異

周書君牙先王與先正當互易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當訓承傳堂本正作王足利古本亦同皆誤下云舊典時式傳曰汝惟當用先正之臣所行此正字乃當作王先王之臣正解先正二字先正謂臣不必更贅之臣二字盧學士龍城札記

呂刑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

傳案此凡兩讀孔傳以耄荒為句蔡傳同蘇氏軾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案子亦稱之武進士經考異

耄荒

釋文耄又作薹此說文正字也羣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案古書無以秏當耄字者當是旄字轉寫之譌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注引書耄荒樂記宮亂則荒注引書王耄荒釋文皆作旄荒依釋文單行本其撤入注疏者今皆作耄矣是鄭本作旄不作秏矣禮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稱道不倦釋文皆用旄字賈昌朝偶據誤本仍旄為秏非也錢宮詹養新錄

羣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孤寡鰥獨顏古曰眊古髦字八十曰髦耄老稱也平帝紀夏眊悼之人師古曰八十曰眊七年曰悼眊者老稱言其昏眊也五行志下之上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眊厚日民音老耄據此知古老耄字多作眊羣經音辨引鄭讀王秏荒蓋本作眊賈所見本已作秏故入之禾部說文云虞書耄字从此者謂周書呂刑耄荒假借从此眊字其義爲不為目少精故鄭云眊老也鄭所注者是壁中古文與許叔重所見周書蓋同從八以大禹謨已云耄期倦于勤不宜反引呂刑故改周書為虞書而未料及晚出古文許所未見今幸得賈氏之書互相訂正之鄭注某氏所引書曰王眊荒今本改為耄釋文尚作旄荒亦錯雜嚴茂才經義雜記

寇攘姦宄

尚書呂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潛夫論述赦篇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鄭引此經而鴟義作消義蓋今文之異其說則未詳盧氏釋文引馬融曰鴟輕也此解未確僞孔傳云盜鴟梟之義尤不辭正義引鄭康成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此意顯矣而義字不知云何或讀義作儀解爲儀狀以合鄭注狀如鴟梟之語亦曲說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千乘篇言民之不刑有八事云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講孔檢討廣森詁曰講讀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貸讀曰貸誘居室家有君子卽鄭所謂鈔略良善劫奪人物三朝記之曰義正與呂刑鴟義之義同滅善曰義猶之謂治曰亂謂賞曰廢皆語相反賊則寇賊也盜義妖則鴟義也間構則姦宄也讒貸則奪攘矯虔也費誓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寇賊鴟義之罪也誘臣妾卽誘居室家有君子汲子女專之事尚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今文尚書消義其謂男女不以義交者與寇賊於周禮入成為邦賊鴟義於入成爲邦盜姦宄於入成爲邦汋邦諜邦朋奪攘矯虔皆指官吏於八成為犯邦令矯邦令為邦誣陳楊修左海經辨

矯虔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昭曰詐稱為矯強取為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顧處士日知錄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墨子引云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禮記緇衣引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否古不字否用練未詳或傳寫之誤折與制古字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虐與殺亦通見春秋攷 惠徵君九經古義

苗民弗用靈

墨子引作苗民否用練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 錢宮詹養新錄

彬謂靈字作苗民否用練禮記緇衣作苗民匪用命練命令並一聲之轉經師所傳不同爾 朱武曹經傳攷證

刵劓劅黥 臏宮劓割頭庶剠

是與正義引夏矦等書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引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卽訓釋甫刑之詞 今文尚書呂刑作甫刑 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卽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劓宮在其中刑者也 盧氏紹弓所得小字書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 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 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割二字之義皆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劓宮無割故刪割者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釋宮字也 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秋官司刑注引 亦卽依甫刑臏宮割劓之文爲說後之次是臏字當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

王氏尚書後案曰臏宮劓割頭庶剠者臏卽剕割頭卽大辟庶剠卽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引之謹案王氏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尤爲穿鑿今考御覽刑法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笮人顙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 今本御覽笮誤爲竿酉陽雜俎黥篇引此作笮今據以攷正魯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注曰笮黥刑也 又引鄭注曰涿鹿鑿顙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 今本刀墨之民刀字之誤爲士茲據酉陽雜俎所引改 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蓋顒字也 逸周書史記篇有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獨鹿卽涿鹿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爲獨左傳齊顏涿聚晏子春秋外篇作顏燭鄒說苑正諫篇作顏燭趨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涿字古讀若獨燭高而獨也頭獨涿古並同聲 頭庶剠卽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則鹿之譌耳 草書鹿字作庶字作庶二形相似 王尚書經義述聞

泯泯棼棼

泯湎聲相近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湎湎紛紛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湎湎紛紛湎湎卽泯泯也 錢宮詹養新錄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寃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顧處士日知錄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王伯厚曰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案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 惠徵君九經古義

重黎解 商定山

甫刑乃命重黎僞孔傳云重卽羲黎卽和楊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案左傳少昊氏之子重爲勾芒是重也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是黎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左傳所引之以南正爲木正明司天之重卽勾芒之重司地之黎卽祝融之黎無二人也史記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火正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者此是重黎非黎也左傳云五官世不失職以濟窮桑明木火二正皆是世掌重黎旣爲稱孫稱是顓頊子疑稱卽是左傳之黎高辛時重黎能繼之故亦稱黎如共工夷羿之類恐混爲一故加重字以別之與勾芒之事無與也共工作亂高辛命重黎誅之而不盡乃誅重黎而以弟吳回代爲火正爲重黎後是重黎無子以弟爲後也楚語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世守其官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爲司馬氏與史記自序所載並是兼重與黎二氏言之與高辛所誅之重黎無與也自史公自序承楚語重黎氏世掌天地之文不加脩削遂使黎與重黎瞭然莫辨束皙識其併兩爲一此也晉張華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侯合黎于重黎而唐人因之房喬等譔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孔穎達尚書疏云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其實史記本自明白穎達悞以吳回爲重黎後後字遂以吳回亦爲重黎于是有三重黎而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而爲一爲二不可明矣 經義叢鈔

鰥寡無蓋

傳鰥寡得所無有掩蓋頤煊案無蓋猶言無害也爾雅釋言蓋裂也釋文舍人本作害蓋害古同聲通用字 同上洪頤煊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億案舊讀并以民字絕句攷此當以皇帝清問爲句下民鰥寡爲句下民指平民鰥寡指窮民二者並憐苗罪無可逭矣 武進士經讀考異

帝清問下民

孔傳以皇帝爲帝堯正義引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爲言顓頊皇帝清問下民以下爲言堯則上文皇帝鄭孔雖異下文皇帝鄭孔同以爲堯也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趙注云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豈可案文而皆信之是以皇帝爲天猶言皇天

上帝也此當是今文家說故引呂刑作甫刑案今文孝經引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大傳亦以呂刑爲甫刑據此知趙邠卿爲今文家學也又困學紀聞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則今注皇字係後人依尚書所增 臧茂才經義雜記

農殖嘉穀

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三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勤嘉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猶努力語之轉也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爲農之證 王尚書經義述聞

惟訖于富

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竟也終也富讀曰福福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大雅瞻卬篇何神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辯注曰躬勞終福威福相對爲文洪範亦曰作福作威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同上

擇言

引之謹案擇讀爲斁洪範彝倫攸斁鄭注訓斁爲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殬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殬殬斁擇古音並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尚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爲無可擇殆以迂回失之太元元掜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然則邪哆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益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 同上

天作元命配享在下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元命猶言大命易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配享在下作配在下猶言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也 朱武曹經傳攷證

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

彬謂十字一氣讀方與上文相貫 同上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億案舊讀以罰字絕句攷此當以苗民無辭爲句于罰下屬乃絕厥世爲句義亦可通 武進士經讀考異

庶有格命

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爲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爲嘏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注曰古文嘏爲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王尚書經義述聞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億案此凡兩讀釋文云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孔傳同陳氏云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爲之故以俾我亦同釋文蔡傳云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則又以俾我一日連讀 武進士經讀考異

雖休勿休

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心則休下休爲喜樂之喜亦爲喜慶之喜爾雅曰休慶也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是也傳皆訓休爲美疏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以成三德

以效古三后之德 孔檢討經學卮言

告爾祥刑

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鄭康成周禮注云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則知古文本作詳詳與祥古今字易履上九曰視履考祥釋文云本亦作詳此經當依古文作詳訓爲祥下經監于茲祥刑同尚書君奭云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詳 惠徵君九經古義

墨子尚賢下篇引作訟刑 梁孝廉瞥記

惟反

與惟官意反對惟官者同官而相徇也惟反者同官不相協輒故反其輕重也 孔檢討經學卮言

惟貨惟來

釋文云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漢律云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曰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从貝求聲棣案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孔氏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義反迂回矣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其罰百鍰

鍰史記作率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說文作鋝云鍰也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即鍰也蓋古文作鍰今文作選五經異義云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氏以爲古之率多作鍰周禮職金疏 考工記冶氏云重三鋝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說文云鋝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 同上

辨尚書考工記鍰鋝二字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鋝當爲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鋝正合三鋝蓋脫去三字徐本說文鍰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鋝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是以鄭

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戴吉士東原集）

鍰史記從今文作率五經異義曰今夏侯歐陽說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鍰鍰爲三斤廣森按率卽考工記之鋝賁六兩大半兩也言六兩者舉成數（治氏重三鋝注云三鋝爲一斤四兩）其字或爲鐉（伏生大傳如此）或爲選（蕭望之傳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按鄭司農讀鍰亦爲率）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與率字不同輕重亦異鄭君以鍰亦爲六兩大半兩偏信今文也許叔重以鋝亦爲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偏信古文也（說文序曰書稱孔氏）今孔傳云六兩曰鍰則傳古文之書而用今文之訓其僞明矣如眞古文說大辟罰千鍰才三十斤銅耳漢時唯今文立于學官故漢律以金代銅西漢二斤八兩（見淮南王傳）東漢三斤皆准千率之數（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按公羊傳解詁曰黃金一斤若今萬錢漢錢重五銖萬錢共重百三十斤是金三斤直銅三百九十斤故言相依附）唐律復贖銅死罪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據舜典疏周隋斗秤於古三兩爲一）輕於今文之千率而重於古文之千鍰多矣然銅賤則罰宜多銅貴則罰宜少固不得百王一致也（孔檢討經學卮言）

釋書呂刑鍰字（孫遇起）

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鍰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注云鍰六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俗儒信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案鍰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工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工記桃氏爲劒上制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鄭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鋝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鋝注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弓人膠三鋝鄭亦以鍰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劒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劒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中士之劒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劒之傳于今者其重尙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款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是劒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鋝爲千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劒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鍰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槩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鍰鋝二字古通馬氏以鍰爲六鋝蓋非叔重知鍰鋝同物而據古尙書爲說與北方所稱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鍰鋝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古文省偏旁鍰鋝二字形相近薛尙功鐘鼎款識周師淮父卣銘云錫貝山埒今考定當爲錫貝由爰爰正作乎與寽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罕彝銘云王錫金百爰爰作乎知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作鍰或作鋝文既殊而音隨異矣鍰鋝字又通作率考工記先鄭注讀鋝爲刷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卽鍰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尙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鍰又通借作選饌等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卽鍰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撰伏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校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鋝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鋝爲字下鋝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鑿至以鍰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鋝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鍰當爲鋝弓人之鋝當爲鍰殊違許鄭之說恐未然也（經義叢鈔）

無僭亂辭

彬謂此與下文勿用不行相對僭過也差也亂辭糾紛難理之辭蓋兩造互相攻詰各執一辭端緒紛繁是非易淆殊難剖決惟聽訟者心無差忒則無實者不得盡其辭推而行罰亦無不行之患矣（朱武曹經傳攷證）

哀矜折獄

傳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案爾雅釋訓毛詩鴻鴈傳及釋慧苑引說文字統皆曰矜憐也今彝同聲爲訓也孔傳曰憐正釋經之矜字可證經作哀矜而不作哀敬矣傳中敬字亦係淺人竄入孔傳蓋言當哀矜下人之犯法（釋哀矜）斷獄之害人（釋折獄）若謂敬斷獄之害人乃不辭斷獄害人何敬之有若言斷獄宜敬不當承以害人此明是下人犯法斷獄害人二者皆蒙上哀矜也正義曰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愼斷獄之害人釋經釋傳皆有此辭則孔所據本已誤矣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善注引尙書哀矜折獄明啟刑書所據本出沖遠之上　尙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孔叢子刑論篇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折獄　案孔傳本古文尙書也書大傳今文尙書也皆作哀矜折獄孔叢子雖僞託而所引亦作矜則本古文漢書傳贊本今文而作哀鰥折獄益足爲今文矜字之證蓋矜鰥二字往往通借此哀鰥之爲哀矜猶鰥寡之爲矜寡也　又案大傳哀矜哲獄哲當爲折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釋文曰折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而大傳曰皆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制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悊知也段氏若膺云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悊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案孔叢子刑論篇孔子曰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正之以刑謂折之以刑也（臧明經拜經日記）

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與渝通春秋經鄭人來輸平詛楚文曰變輸盟刺其義皆爲渝成者有司讞獄于上上從而定之也渝者反其案也有所成而人固弗孚有所輸而人亦罔弗孚是出入各當其情矣（孔檢討經學卮言）

輸而孚

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爾雅渝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爲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渝

也是輸與渝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渝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渝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哲人惟刑

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還用字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 上文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 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 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哲亦折之借字 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 同上

彬謂哲卽折哲人惟刑猶上言折民惟刑也 朱武曹書經傳攷證

屬于五極

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為五刑之辭五罰為五刑之罰五過為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為五常之中正則大而無當矣 王尚書經義述聞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 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 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 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為伯服蓋失之不攷 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 申國在今信陽州 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為之戍申 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 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借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 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下下 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 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 顧處士日知錄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彬謂閔予小子嗣為句造猶遭也造天丕愆猶言遭天降罰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意正如此 朱武曹書經傳攷證

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彬謂嗚呼有績為句績功也 同上

玈弓玈矢

玈弓玈矢玈字不知所從以義求之卽旅字也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周本紀旅作魯說文㫃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魯臚同聲後人以意從玄耳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費誓 費誓

費誓說文云周書有粊誓從米北聲廣韻作粊从米比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古文本作粊裴駰謂尚書作柴字之誤也 鄭氏注禮記引作粊誓 惠徵君九經古義

東郊不開

序東郊不開唐石經初刻開作闢匡謬正俗又作闢云古闢字馬本亦作闢釋文云闢舊讀皆作開小顏以為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為開案說文虞書闢四門作闢从門从𢀩此經闢字亦當從說文作闢唐石經作闢者衛包改从今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 同上

商賚

費誓我商賚爾傳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頤煊案商當是賞字之譌甘誓用命賞于祖商說文作賓與賞字形相近東晉本改作商 經義叢鈔洪頤煊

秦誓 秦誓

秦誓篇史繫於封殽尸為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崤還歸而作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同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氏傳考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殽晉之南境從秦適鄭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殽山一名嶔崟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卽古之殽道蘇代謂之殽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阨馮異謂之殽底孔穎達謂之崤關元和志謂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

穀梁子曰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余則曰秦穆公之遂霸西戎自殽之敗悔過始也曷為乎悔過遂霸也蓋悔過是人生第一事以悔實進德修業之第一念也人必悔始克自彊自彊矣大足以王小亦不失乎霸觀穆公之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時在位三十有三載岌岌乎恐從之將及也余向著論一篇論天子之悔過者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諸侯之悔過者衛叡聖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 閻徵君四書釋地又續

秦誓上謂當作於郊次鄉師哭不當如史記作於封殽尸之時似足正其譌今長夏多暇繙閱秦紀愛張守節正義此一段妙絕補杜註左氏所不備杜于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但云王官郊晉地不指其所在正義云王官故城括地志實有二一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一在蒲州猗氏縣南二里皆為秦伯取者上文時秦地東至河蓋猗氏王官城是余謂晉正都於絳絳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去猗氏密邇既取王官矣及郊猶哀十三年越伐吳先及郊之郊非晉之遠郊則近郊地可知晉人震恐皆城守不敢出秦可謂勝任而愉快矣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正義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大陽縣余謂此漢二縣名並今平陸縣渡河封殽中尸正義云自茅津南渡河也點出一南字尤妙因悟初濟河是自西而東及茅津濟河則自北而南按之輿圖宛然如覩當是時秦如入無人之地矣安得不遂霸西戎哉至左氏曰而還殆從陸路而還於其居雍城云 同上

民訖自若是多盤

彬謂此引古人用韻之文盤難鄰皆韻語訖竟也盤與般同當取盤桓不進為義此穆公喪師之後歎民生之多艱慨師徒之携敗非帥師者之過乃用師之過故言責人易而受責難皆悔

過之辭

附釋大

尚書中凡言大者皆辭也辭者可有可無之謂盤庚永敬大恤大誥爾多邦康誥四方民大和會天乃大命文王民情大可見時乃大明服大傷厥考心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造民大譽大放王命酒誥我民用大亂喪德爾大克羞耇惟民獻民多士天大降喪于殷大淫泆有辭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洛誥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大惇典殷朕作大邑於玆洛君奭大弗克恭上下亦大維艱監于殷喪大否多方我惟大降爾命乃大淫昏乃大降罰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大淫圖天之命大動以威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不大宅天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大遠王命費誓汝則有大刑無大字皆可通〔惟大邑大辰等字不可作辭助〕不但此也丕亦訓大皐陶謨惟動丕應徯志盤庚王用丕欽民用丕變丕乃敢大言以丕從厥志予丕克羞爾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丕乃告我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丕乃崇降弗祥大誥弼我丕丕基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汝丕遠惟商耇成人梓材庶邦丕享召誥其丕能諴于小民丕若有夏歷年洛誥丕視功載公稱丕顯德多士丕靈承帝事無逸否則侮厥父母時人丕則有愆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君奭丕承無疆之恤在讓後人于丕時多方罔丕惟進之恭立政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嚴惟丕式用丕式見德丕乃俾亂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無丕字皆可通不但此也誕亦訓大盤庚誕告用亶汝誕勸憂大誥誕鄰胥伐于厥室肆朕誕以爾東征康誥誕受厥命酒誥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誕惟民怨梓材誕保文武受民多士誕罔顯于天誕淫厥泆君奭誕無我責多方有夏誕厥逸誕作民主康王之誥誕受羑若無誕字亦可通〔生民之詩誕彌厥月以下誕字入見皆辭也〕又推廣言之洪宏皆大也盤庚用宏玆賁洛誥宏朕恭多士惟爾洪無度多方洪惟圖天之命洪舒于民顧命宏濟于艱難無宏洪字皆可通又如純亦訓大君奭天惟純祐命亦惟純祐秉德文侯之命侵戎我國家純無純字亦可通淫亦訓大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費誓今惟淫舍牿牛馬皆詞也至毋無罔弗勿等字可以爲無可以爲有解經者不知爲詞助泥于一字之義輒如治絲而棼知其爲辭則經之可通十六七矣作釋大〔朱武曹經傳攷證〕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正義曰員即云也是尚書本作員衞包改古文从詩云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詩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曰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未就予忌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按說文引此忌作惎〔惎字引周書曰來就惎惎即未就予惎之譌〕廣雅惎意志也〔今本志字譌在意上辨見廣雅疏證〕廣韻惎志也〔見去聲七志〕惎與惎同未就予惎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惛其未就己意故云則曰未就予惎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予惎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姑將以爲親云未就予惎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爲親則喜其就予惎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王尚書經義述聞〕

我尚有之　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是也傳皆以爲有無之有失之〔同上〕

惟截截善諞言

說文引云戔戔巧言又言部引云戩戩善諞言公羊云諓諓善諍言賈逵國語注云諓諓巧言也王逸引書云諓諓靖言漢書李尋傳云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案此則古文作截截今文作戔戔也〔惠徵君九經古義〕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

公羊云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案說文籒文辭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此古文尚書也〔同上〕

是能容之

禮記是作寔棣案古寔字皆作是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兩邦若壹王之望讀是爲寔戰國策蘇厲曰白起是攻用兵高誘曰是寔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高氏以是爲寔者古春秋經寔來左傳作寔來〔今本左傳作是來〕韓奕箋云實墉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高誘涿人故亦以是爲實〔同上〕

冒疾以惡之

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爲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爲證說文證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謣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證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之也是證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義說見釋詞〕言嫉妬人之有技而讒毀之下文云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爲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七年傳郤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王尚書經義述聞〕

榮懷

秦誓以阢隉榮懷對文阢隉雙聲〔皆疑母〕榮懷亦雙聲也今人以榮屬喻母懷屬匣母未合於古〔錢宮詹養新錄〕

亦尚一人之慶

引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尚與由相對言主一人有慶也傳以尚爲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尚亦有利哉尚亦當爲亦尚〔說見後尚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慶正同義〔王尚書經義述聞〕

書經彙解彙編補遺

堯典

克明俊德

鄭注俊德賢才兼人者史記作馴德徐廣曰馴順也彬謂馴順同馴德即順德詩曰應侯順德是其證堯之克明馴德猶易之自昭明德大學之明明德皆此義也朱武曹經傳攷證

羲仲和仲

或謂羲仲處東和仲處西所以測東西里差此不然日景可以測南北不可以測東西東西里差必須屢測月食而後可定恐羲和時未有此法也江嚴貢羣經補義

共工方鳩僝功

問 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兜方鳩僝功之語相合

答 是在故人龔明水嘗言之但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嘗引竹書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以之釋滔天二字則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僝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爲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下又言四岳即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即四凶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用慆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例然也故孔明曰慆漫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爲傲狠孔疏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險正與僞言僞行交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而史記亦言其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爲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訓故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嘗及之而明水之說亦未當同上

四岳

問 四岳據孔安國傳即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爲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黎之後不知是否纏秉

答 羲和爲重黎之後以呂刑証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爲少昊四子之一黎爲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爲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名者是孔注未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允征則似是時并爲一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四岳即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全庶常經史問答

舜典

納于大麓

問 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 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以爲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即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復出而既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說近是同上

七政

問 今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尚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夢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答 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又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齊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況璣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水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即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記不云乎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隸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象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而實則不足爲據者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時所未有則不足以難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始于甘石要之熒惑歲填太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星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即尚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有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簇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并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配二曜則豈有二曜而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祇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煞土主填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歲七罰金主太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末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益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序其下若以七始即七律則二變聲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時無有也同上

六宗

問 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 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祇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殽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謬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郃以爲六合之間劉邵以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即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

緣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幷羣神皆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迪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淩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尙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靑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尙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日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擧四時而祈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卽九紀也有時擧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蓋擧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擧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擧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擧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擧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尙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詰也同上

禹貢 三江

禹貢揚州言三江既入導漢言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言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鄭君于揚州三江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于東迤北會于滙注云東迤者爲南江榜案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趨之地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爲北江入于海爲中江入于海明皆專流徑達非渾齊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孔入于海蓋據經立訓如此或曰江至彭蠡以下分爲三何以知北江出于漢水中江出于江水也榜謂漢旣入江經言朝宗于海必兼擧江漢漢入江在荊州彭蠡澤在揚州經必繫滙澤之文于導漢下然則三江非岷江一瀆所爲明矣漢自北入江故分爲北江者仍繫于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于江南江不見于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于滙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職方疏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自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地理志東爲北江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東爲中江注云亦自彭蠡出孔傳于東爲北江入于海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入震澤遂爲北江與經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不合晉顧夷撰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此卽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爲魏晉間書遂援以釋禹貢三江遂失經意顧其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江分于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于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見史記正義 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于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滙于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考

班志南江在會稽吳縣今長洲常熟吳江地南東入海揚州川北江在毗陵今武進江陰北東入海揚州川中江出丹陽蕪湖今蕪湖縣屬太平府西南東至陽羨今宜興入海揚州川鄭君釋禹貢悉援据班志今書注殘闕志文有無無以明之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蹟上與班志合志主于釋地注主于釋經也毗陵之北江卽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遷流湮塞据班志丹陽石城今在貴池西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在會稽吳南東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見水經注 闞駰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見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 晉灼亦云水經江水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江水自石城東出爲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今靑陽縣南 又東逕安吳縣晉分宛陵置 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分宛陵置 又東逕故鄣縣南今廣德 安吉縣北今屬湖州 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又東逕烏程縣今烏程長興武康歸安德淸地南又東逕餘杭縣今餘杭臨安武康地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此分江水流逕之故道酈元目之爲南江所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者也榜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應職方揚州其川三江其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湔今松潘衛地氐道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湔氐道也是分江水爲南江郎志文考之益明漢烏程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壤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江至烏程者爲在吳南矣水經闞中江不著酈元敘南江歷湖口因釋湖口地名云江南或作湳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援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浸𤁞爲證爲中江入海之蹟然于出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緝所經蓋中江徙流久矣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晉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叙三江如是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蓋其歸墟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

也大禹于江河大川皆以導其下流爲亟故疏九河三江以分殺其勢(管子荀子淮南諸書皆云禹疏三江)顧水不兩行久必湮廢其常然也學者于九河塞爲平地不復致疑顧致疑于三江故道何也(全修撰禮箋)

滎波既豬

問 滎波既豬鄭貢以波爲播古文作皤或引爾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溠則不必改字矣然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董秉純)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爲霍陽之水是卽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此也(全庶常經史問答)

雍州之洛

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啟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字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明府云(膺)名若豫州之雒从佳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溷而一之耳(梁孝廉瞥記)

東流爲漢(漢水所出)

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嶓冢榜以漢志考之嶓冢導瀁惟据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荆州漢水則不導源于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羡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蓋瀁水毅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瀁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禹貢鄭注亦引此志文)此明禹貢漢水故道若魏郡鄴東故大河館陶屯氏河之類班氏自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者如是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瀁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謂西漢水也水經凡稱東漢水爲沔西漢水爲漢)東南至江州縣東南入于江瀁水既毅東流勢必西入徙以氐道無可考見後世莫能定其孰爲瀁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强名之爲嶓冢亦近誣矣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不見于氐道然于氐道言禹貢瀁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正釋經嶓冢導瀁東流爲漢明氐道亦得有嶓冢山是山峯岫延長西氐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氐道當在西縣東志已于西縣著嶓冢出氐道例不重出(如雲夢澤跨江南北志惟于南郡華容一見也)水經言瀁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在武都氐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爲禹貢梁州之潛(注云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又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案馬季長說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名潛卽鄭注水積成澤之義)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孫乃併其上流出嶓冢者名之爲西漢水矣(同上)

允征(允征)

問 允征之篇坡公以爲羲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董秉純)

答 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尚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尚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當卽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爲仲康爲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允侯掌六師征羲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屠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尚錄羿書者乎(全庶常經史問答)

誓字古文(湯誓)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誓作𣂔集韻同汗簡作𣃔古文四聲韻作𣂔又曰斷同上又重列斷𣂔𣃔斷四形云並籀韻玉篇廣韻作斷日本及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斷引之謹案以上諸體皆傳寫之譌也匡謬正俗所引湯誓古文字當作𣂔𣂔籀文折字古文假借也說文𣂔斷也從斤斷艸籀文作𣂔從艸在仌中仌寒故折艸在仌中則其字亦可作𣂔上中似止下仌似缶故譌爲斷又譌爲斷爲𣂔爲斷爲𣂔也其七經孟子考文所載甘誓古文作斷則斷字之譌也誓音逝而得借用折字者折亦有逝音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祭法瘞埋於泰折釋文並云折舊音逝是也逝字又有折音逸周書商誓篇商先誓王皇門篇有國誓王皆借誓爲哲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

心腹腎腸(盤庚)(優賢揚歷)

堯典正義曰鄭注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案憂腎陽不可解予讀左思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云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又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始悟正義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譌蓋歷或御書本以心腹腎腸爲優賢揚又以下歷字屬上作句尔(韓勑碑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賢颺歷)(孫侍御讀書脞錄)

朕夢協朕卜(泰誓)

問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獨太公強之按尚書孔疏亦引六韜鑽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筮不踰人矣厚齋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尚書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也(董秉純)

答 引泰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已及之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弃不必十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疑泰誓之爲僞者此也湯之放桀而有慚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遽剪有武之誥然後得遜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爲武王稱此一節曰過斯周公之功所以大(全庶常經史問答)

用其婦人之言毀三正

史記周本紀引逸泰誓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孔氏正義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後漢書郎顗傳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章懷太子注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道無窮也(詳見甘誓威侮五行條下)(朱武曹經傳考證)

商容(武成)

問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董秉純

答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伐紂而不能自以爲愚不爭而隱自以爲無勇故武王欲以爲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仕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間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汚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 全祖望經史問答

洪範　洪範

問左傳引洪範爲商書何也

答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以爲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如商容亦皆冥鴻翟遯不獨西山之老可謂盛矣 同上

皇極

問昔陸文安公在荊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之以爲荊門之教是乃斂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謂皇之爲大六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近而實皆訓大即王字亦訓大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敢遠引即以漢儒尚書之學証之洪範五行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傳又曰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毒以賢代之漢書有曰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之大夏侯劉向言之鄭氏亦言之其以爲大者祇孔氏耳孔氏之義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遂强洪範而就之也若夫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爲小學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君以爲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爲是乃古人詰屈之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救也然則即如孔傳亦豈能離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取專主一家之說以啟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鋳谷害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于曰是殆爲建中靖國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字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明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而騁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無所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闒冗適尊異凡庸當舊異天下大禍始于道學終于皇極矣乃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議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耶 同上

惟辟作福　三句

問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爲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說所以戒昏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否

答賢者之說甚善然二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子是乃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圓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己所得主然則惟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即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即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爲己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所謂王道王路即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病先儒謂荊公豐亨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有爪葛也 同上

召誥　召公年

問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此是傳聞之語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康王即位之後召公不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同上

營居成周

問呂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

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龜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劉敬傳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易王無德易亡或以為武王或成王顧不見於營洛之篇何也

答是乃後世附會之言周公營東都不過以為朝會之地未嘗令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為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有幸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塞自不可以為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不亡而謂伐之難者同上

洛誥　旁作穆穆

傳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頤煊案旁當作方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堯典方鳩僝工說文引作旁逑古字旁方通用方作穆穆迓衡言公方為穆穆之敬以迎太平與益稷方施象刑惟明文義相類新序節士篇引作旁施象刑維明傳皆訓為四方非是經義叢鈔洪頤煊

立政　古之人迪惟有夏

傳云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不過以道字釋迪亦未見其為迪字斷句也書中多用迪惟字君奭迪惟前人光即此句例正義竟以古之人迪四字為句誤讀書脞錄孫侍御

謀面用丕訓德

傳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頤煊案訓德即俊德堯典克明俊德史記五帝本紀作能明馴德集解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經義叢鈔洪頤煊

君陳　君陳

問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潛邱又引詩譜以為夾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即周公平董秉純

答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為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証其為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全謝山經史問答

惟孝友于　二句

王錫問尚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論語引書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少孝乎二字近人攻古文君陳者皆謂竊論語而誤逸其文但漢後引經凡多孝乎字如潘岳閑居賦陶潛孝傳贊先生皆謂是引論語非引君陳則諸所引語並無標識何以知非君陳文必論語文也

正惟諸引經者並無標識而君陳無孝乎字惟論語有孝乎字則凡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矣不特此也凡觀引書者自當並觀其所引之文如袁宏後漢紀亦嘗引此然其文曰此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矣君陳安得而有之毛檢討經問

畢命　弼亮四世

問畢命傳注弼亮為輔佐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疑疏誤曰佐按篇中亮訓信又訓導訓右又以左右訓亮亮字凡四見無訓佐者佐當作左俗師增加人旁亮與左右皆訓導而左右又訓亮展轉相訓則亮之為佐宜矣亮亦漢時俗字故許叔重說文不收今尚書爾疋皆用晉人本孟子注雖出漢儒亦經俗師轉寫故皆有亮字它經無之也尚書亮采亮天工亮陰寅亮皆訓信當用諒字此弼亮訓佐當用倞字詩涼彼武王毛訓涼為佐涼曰不可鄭訓涼為信則諒倞俱通作涼而倞諒亦自相通漢人分隸往往以亮為倞蓋隸變移人旁於京下本作亮又省中一筆遂為亮爾錢宮詹潛研堂集

呂刑　荒度

度作刑以詰四方蘇氏達上荒字作句云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貢曰予荒度土功以尚書大傳引書曰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考之似鮮度即荒度之異文蘇讀為優優小山云鮮度尚書大傳者讀困學紀聞破句以鮮度二字連文殊有此說然周禮太宰之職鄭注又引書度作祥刑以詰四方文仍以荒字屬上讀而刑字上又似有缺文蓋古書句讀之難是正者多矣漢書刑法志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孫侍御讀書脞錄

上下比罪

案漢時有罪事比蓋取則于古惠徵君九經古義

續補盤庚　予迓續乃命於天

予迓續乃命於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顧顧處士日知錄

皇清經解分經彙纂卷二之百五十九　學海堂

書經彙解壹　編纂錄

與段若膺論尚書書

承示攷定尚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博學而明辨之可謂闡所未聞矣唯謂史漢所引尚書皆系今文必非古文則蒙猶有未諭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地理志吳山古文以為汧山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是漢書有古文說也漢時立學置博士特為入官之途其不立博士者師生自相傳授初無禁令臣民上書亦得徵引許叔重說文解字所稱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禮周官皆不立學者而其子沖上書進御不以為嫌馬班二君又何所顧忌而必專已守殘不一徵引古文乎春秋左氏與尚書古文皆非功令所用而班氏律厤五行諸志引左氏經傳者不一而足以春秋之例推之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又如漾之為瀁冏之為臩此古文之見於許氏書者而史記正與之同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足下以漢志禹貢養水不从水旁遂謂今古作養史記亦當作養淺人增加水旁無論莫須有三字難以服天下恐世間如此淺人正不易得何也淺人依尚書改史記必改為漾其能改作瀁者必係通曉六書之人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此可斷其必不然矣說文以瀁為古文則漾必是今文漢書之養水即从古文而省水旁耳非今文別作養字僕於經義膚淺不敢自成一家言聊罄狂簡以盡同異幸足下之教我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尚書以入於秘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為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

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閒得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畧衞宏定古文尚書敘云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鼂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並見采錄前此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幷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尚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以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以適當其以篇故志但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秘書咸得見之民閒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充元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衞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以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要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篇之序刋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傳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尚書而非漢時秘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臧結集士

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閒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尚書正義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幷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閒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閒所獻而篇數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幷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即位之七年是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爲鵰鵰摯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又曰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鄭注曰鵰當爲鴉鴉烏也書說曰烏有孝名引之案馬鄭之傳古文者皆作鵰則作鴉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或董仲舒傳所引書說作烏者則伏生今文大誓也鄭注古文大誓而引書說以鴉爲烏解也則又以今文說古文也若伏生書無大誓仲舒安得而引之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茂哉聲同而字異引書旣與尚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自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又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取出涘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入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二書安知非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不必可大誓也曰此說非也復茂二字古音同在幽部又皆音中候何不可大逸之有尚書傳作茂此作復後漢書作書後書作生尚書之部又尚書中候何可逸大誓乃殺篡誅而後漢書作鳥蒙耳不得謂之本也正如以大傳舒所引爲出尚書中候及逸周書則尤弁事實無由據其文先作於秦成衰之後當仲舒時不復有尚書中候仲舒無由引其之書兩漢之世引逸周書或稱周書或稱逸周書無單稱書者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爲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書者書明甚曰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

必觀時曷但稱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曰潛夫論引孔聖人必觀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中論引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與左傳文同杜注左傳以爲逸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愼微以始而敬終乃爲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論出於左傳左傳又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爲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其書有大子晉篇爲周靈王大子晉王二十二年晉官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篇有告晉叔事則在晉既殺之後篇末又有孔子聞之曰皆夫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其書多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爲戰國時人所爲大叔儀引書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其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引書凡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注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皆當時尚書所有故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當表之曰周書以別於上文所引不當同稱書也試再以仲舒所作春秋繁露證之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祗竹林篇引書曰厥有嘉謀厥有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正貫篇引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制篇引書曰轝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illegible]多篇引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闋密八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嘗引逸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曰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因而每卷爲之章句矣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魯說及齊孫氏傳亦二十八卷又曰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蓋經文二十九篇每篇爲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二十九卷之章句二十九篇之解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俱與經同爲二十九耶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注故毛詩詁訓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篇其爲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解故二十九篇亦有一篇釋序耶斯不然矣[illegible]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以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尚書固有大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案三十二卷當爲三十三卷三十一卷亦當爲三十二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illegible]班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敘傳而敘傳班伯引書曰遹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

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書無大誓乎其證三也或曰歐陽增大誓二篇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又并二篇爲一篇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爲後人所增徧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爲三十三卷故藝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後言歐陽經三十三卷若云歐陽先增大誓三篇爲三卷兩夏侯後增大誓而又合爲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志當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斯不然矣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卽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爲今文所無其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分九共爲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爲五十八篇也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者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尚書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其實九共九篇同爲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一篇合則二十四篇減其八仍爲十六篇矣盤庚三篇大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爲三篇盤庚三篇合爲一大誓三篇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爲一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爲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爲四十五篇篇各爲卷則爲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閒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國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爲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爲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卽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宋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下文又言采書序何邪甚矣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書無大誓則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邪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元朔元年爲武帝卽位之十三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有司已稱引大誓之文則爲伏生尚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尚書大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爲據玉海所引鄭康成大傳序而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又曰大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又引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凡十七字虞書正義引劉歆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𡔷譟亦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說文搯字引周書曰師乃搯白虎通義禮樂篇引尚書曰前歌後舞皆出大誓不稱書曰者大傳凡舉二十九篇經文或稱書曰或不稱蓋以其書見在人所知也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辯在易日短正也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又引大傳曰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文出召誥文選注引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文出皋陶謨儀禮經傳通解引大傳曰德將無辭文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上三句出堯典下一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逸篇之文則無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亾失不稱則無由知爲尚書也如困學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誥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傳述大誓之文而不稱書曰則其爲伏書見在之篇明矣然則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鄭康成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者傳序云歐陽生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爲歐陽高也以己意彌縫其闕者闕失也過也玉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此謂伏生書中有闕音聲之譌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也張生歐陽生以己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己意彌縫之也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張生歐陽生增之也伏生不言大誓而以己言之大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也太平御覽又引大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引辯在朔易日短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傳曰旋者還也云云通解續引乃女其悉自學功傳曰當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可以爲證歟藝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次於經二十九卷之後而在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爲伏生所說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已引尚書傳則傳爲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爲明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傳爲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至章句則出於夏侯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爲鄭氏謂張生歐陽生別作章句誤也其證七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大誓召誥雒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粊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并計之而稱六誓也今如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誥玉海又引大傳篇目有揜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并計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誡皆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太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爲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爲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則尚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赤烏之事而釋之矣則大誓一篇爲伏生所本有而非民閒所獻甚明其證十也漢書終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卽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爲元狩司馬相如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卒後奏封禪書皆未至武帝末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者與大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十一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烏作鵰

云鵰摯鳥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鵰其色赤其聲魄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鵰當作鴉鴉烏也蓋馬鄭傳古文尚書作鵰者古文大誓作烏者則今文大誓也（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皆作烏則皆用今文也）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誓用今文說矣（周本紀引牧誓如豺如離亦出今文）子長論述古今至大初而訖（見自序）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致疑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亾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何或連下讀誤說見史記雜志）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弟一臯陶謨弟二禹貢弟三甘誓弟四湯誓弟五盤庚弟六高宗肜日弟七西伯戡黎弟八微子弟九大誓弟十牧誓弟十一洪範弟十二金縢弟十三大誥弟十四康誥弟十五酒誥弟十六梓材弟十七召誥弟十八雒誥弟十九多士弟二十無逸弟二十一君奭弟二十二多方弟二十三立政弟二十四顧命弟二十五粊誓弟二十六呂刑弟二十七文侯之命弟二十八秦誓弟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者舜典弟一汨作弟二九共弟三大禹謨弟四棄稷弟五五子之歌弟六允征弟七湯誥弟八咸有一德弟九典寶弟十伊訓弟十一肆命弟十二原命弟十三武成弟十四旅獒弟十五冏命弟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尚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不然則尚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有大誓則别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獻大誓與博士使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從有獻者亦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司樂漢文帝時樂人竇公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間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又安得以為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為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尚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而歆以為武帝末（移讓太常博士書）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而歆以為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尚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譌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偽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亾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也何也民間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為今文尚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為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亾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尚書正義）則伏生本經已有大誓矣而又以為大誓獻自民間其說自相抵梧（論衡正說篇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梧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傳考之則前說是而後說非也）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十九篇之文為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文之篇數不為異說所殽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為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傎乎曰伏生本書既為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之說乎曰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偽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顏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閒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藝文志言經二十九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二皆伏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十八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大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不此之信而信後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霸所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誅伐篇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二百四引有序字今脫）白虎通義所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閻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曰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為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尚書百篇之存亾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為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為百篇（司馬光注序謂篇之次第）不聞并序計之而云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八篇不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亾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九篇亦謂經文矣奈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

大伏生年老蓋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僅見七十一篇遺脫論衡上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云亾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篇矣豈有百篇之序亾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爲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爲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首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又太平御覽引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詩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栘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九卷此蓋以序別爲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一卷而以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illegible]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爲一卷次於四十五卷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經三十二卷二當爲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爲三十三篇篇各爲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爲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列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爲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尚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歐陽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二十九篇卽二十八篇也月令正義曰鼂錯所受伏生所傳二十九篇是孔氏亦知伏生傳二十九篇而又惑於大誓後得之說乃謂二十八篇又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蓋於舊說之是非未能決定耳或以爲民間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岐亾羊者也不揣檮昧竊爲援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王尚書經義述聞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卽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繹尊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爲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藝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爲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爲旁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爲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爲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illegible]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誤況別錄云民間獻大誓卽指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雖獻大誓在其內二者多寡相縣不得合爲一事且壞宅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在其內非民間獻也[illegible]云博士讀說之卽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雖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剈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爲一篇以合於廿八篇矣案傳云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前已爲二十九篇言之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豈得謂班固總爲一篇以合於二十八篇乎尚書正義亦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爲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卽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是已案所謂闕者音之譌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牽合六誓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篹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之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孔子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之序齊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爲序作傳而書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也詩豳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尚書大傳討論大義時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專釋序逐句爲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illegible]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脫畫一當作二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

信此而疑彼未見其然也（案劉錄尚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有大誓矣而又以爲民間獻大誓與前說自相牴牾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不錄大誓與後得之說爲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并序爲二十九篇尚少大誓一篇豈得置而不言乎）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櫽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秦所燔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不與序焉何得以序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之數耳不得以大誓不足當斗爲疑）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爲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爲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爲廿九（案二十九篇獨宜法出於或說指仲任敍之爲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爲一說自不同也（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則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爲二）非閒尊指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篇何歐陽錄大誓獨分篇爲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分篇者不殽亂今文之眞此傳經之大要也（案書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序而論大誓三篇何爲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合故藝文志言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三篇以九其九篇各合爲一篇即合大誓三篇爲一亦不背古文家佚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一字空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即分般庚爲三篇亦不背今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爲一於大誓則分爲三前後自相剌謬則無是理也歐陽大誓爲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何古文家法之有乎）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更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爲六 案偏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故大傳者不得云歐陽家改五爲六 大傳明稱六誓則古大誓爲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大傳記孔子之言即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敢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羈乎臨紙疑懼俟教不宣（同上）

鼂錯受尚書于伏生之女

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鼂錯受尚書于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即傳言而徵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爲之說（袁棟修潔齋札記）

今文尚書中有古文

伏生所藏壁中尚書不知何體書其敎於齊魯之間或鼂錯從受當寫以隸然伏生爲秦博士秦發古文用八體書則伏生尚書宜亦有兼存古文小篆者故如时時月（尚書大傳）不叶于極（見困學紀聞引）時用五紀（漢書五行志引）臬魚（史記本紀）夏鼎命（史記周本紀藝文志）（尚書大傳以爲命說文第十夰部引尚書曰）伯禁（古文一字應作）（說文此條上古文）厥敘（後漢書建安二十五年詔）旁施象刑（白虎通聖人篇）旁告無辜于天（論衡）文旁爲方（士喪禮注今文旁爲方）建用王極（漢書五行志引尚書大傳皇作王）此皆古文之未改者也段若膺不察而于方旁二字亦云凡古文尚書作旁凡今文尚書作方自知與儀禮乖違復臆決之曰儀禮則今文爲方尚書則今文爲旁斯自相矛盾矣（陳壽祺左海經辨）

今文尚書有序說

或難壽祺曰子論伏生二十九篇併序而不併大誓辨矣然今文尚書有序與否嘗竊惑焉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似今文無百篇之序故爲今學者不知有百篇又書序般庚爲三篇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如伏生書有序何不分般庚顧命以遵書序顧皆合爲一篇使經與序兩不相應也戴庶常震嘗言序爲伏書所無（文集古今文尚書辨）王光祿鳴盛嘗言書序亦從屋壁中得（見尚書後案）意其然乎答之曰劉歆班固荀悅漢紀（卷二十五河平三年）袁宏後漢紀（卷十二建初八年）並言孔子宅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於孔壁亦伏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歆所譏以尚書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妒眞之詞彼非果不知尚書有百篇也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未嘗肄業及之者尚書大傳篇目尚有九共帝告嘉禾揜誥諸逸書之名（見玉海卷三十七及藝文志考證）爲今學者即未見書序寧皆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說蓋本孔叢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襄爲今學雖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按此書出魏晉間人臣瓚驟見而爲所惑因傅會之以爲治今文者不知本有百篇然蘇林注漢書但曰備之而已說絕與臣瓚異林仕於魏黃初中未見僞孔藏書故也古書每篇之首自有題目如帝典湯誓仲虺伊訓太甲般庚兌命高宗大誓武成康誥君陳君雅甫刑秦誓之屬見於羣經其來已久百篇之序所以依此排比古文尚書般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是矣今文尚書觀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見漢書藝文志注引桓譚新論秦近君志作延君名恭）是亦每篇必有題目其般庚三篇據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尚書殘碑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空一字始接下篇經文知上篇之末亦然是今文般庚卷中未嘗不分別特同卷相次總爲一目析言三篇可也通言一篇亦可唯康王之誥則不應同爲顧命以違書序即謂今文無序然使篇目具存伏生安得刪除之而併合之嘗揣其故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脫字數十是今文有脫簡脫字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多矣（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康王之誥意必偶脫篇目伏生徒見王若曰以下經文與顧命經文相承首尾貫串遂連傳寫雖其次有書序可校而篇目既失伏生或守其舊而不改或年既昏耄忘其兩篇起訖之界疑莫能分遂合爲一耳豈肯任意割裂若僞孔妄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爲康王之誥哉然則今文篇數之分不分曷關於有序無序哉雖然所謂今文尚書有序者尚未有以質實也今討論經典請立十有七證以明之藝文志尚書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桉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大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詩書之序至馬鄭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見毛詩首正義）以班志覈之六藝家傳訓卷數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於尚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后氏故后氏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

今文有序其證一矣班固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尙書逸篇惟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蘆舉十之八九至乎序作原命爲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爲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般庚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巳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漢書律麻志載劉歆三統麻文引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諸侯八百會以此爲觀兵時事下又引序曰一月戊午渡于孟津則此爲十三年事與史記及今書序不合鄭康成書注說同劉歆蓋古文家說也今書序或失其舊）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肆命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爲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秦誓爲穆公封殽尸後事又言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爲太甲訓以伊陟爲太戊以分器爲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誥爲康誥其他女房爲女方大坰爲泰卷仲虺爲中鸓遷囂爲遷隞圮于耿爲遷于邢升鼎耳爲登鼎耳雊爲飢歸獸爲行狩異畝爲異母歸禾爲餽禾旅天子命爲魯天子命無逸爲毋逸肅愼爲息愼俾榮伯爲賜榮伯冏爲伯臩粊誓爲肹誓呂刑爲甫刑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尙書古文今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雎刺時也（晁氏詩說）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漢廣悅人也（文選七啟注）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蝃蝀刺奔女也（同上）雞鳴讒人也（太平御覽）夫移燕兄弟也（晁氏詩說）賓之初筵衞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志）與毛詩序互有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九篇其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祕于中外不得見（二句本論衡正說篇）庸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寧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遂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猶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孔穎達尙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見正義卷一）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一字石經尙書六卷又云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尙書及見之也穎達謂今文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篇首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亡於永嘉之亂（見隋書經籍志）今無可攷請以尙書大傳徵之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尙書音義曰踐尙書大傳云籍也詩豳風破斧正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其君于蒲姑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蓋書傳體近韓詩外傳往往旁臚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字則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周書亳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漢書梅福傳注儒林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也論衡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爲一也今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見御覽卷八十三）此出商書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卽述經文云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見御覽卷一百五十六然載鄭注云太保召公先周公觀洛邑也）今文有序其證八矣大傳又曰夏刑三千條（見長孫無忌唐律疏義）此本周書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案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昭公六年）雖言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條爲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臩命序又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書傳旣有明文請更徵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尙書悉用今文家說誅伐篇偁尙書序曰武王伐紂（見御覽卷三百四引有序字）此周書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姑（尙書紂作殷字）其引尙書用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證十一矣漢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爲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攷儒林傳平帝時立古文尙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爲大司農在元始二年（百官公卿表載月免）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春秋於筦路（見儒林傳）成帝初以明經爲郡吏（本傳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並云建始四年忠爲御史大夫）故知寶爲郡吏在成帝初亦非爲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毛詩平帝巳立而康成注禮時尙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尙書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商書般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尙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按揚子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雖今文爲然若古文則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誥惟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證十五矣論衡正說篇駁或說尙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案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尙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證十六矣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此爲大與尙書序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時三家尙書見存目驗援據致爲明

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稽合十有七證彰彰如是其足以決三家尚書之有序與否觀者豈猶不自悟耶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得不得謂無序伏生所得有序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序當其一吾故曰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也 同上

今文三家尚書自有同異

世皆知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有異同不知今文三家又自各有同異古文平章百姓尚書大傳則作辯章百姓今文也又作便章見史記五帝本紀古文堣夷（說文土部）尚書正義卷二引夏侯等書則作嵎鐵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作禺鐵經典釋文引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皆今文也又作郁夷史記五帝紀如此古文暘谷五帝紀索隱引史記舊本則作湯谷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今文也（今本淮南子作暘谷與索隱所引異蓋傳寫誤）古（依尚書改之）又作暘谷說文第九山部嵎䗂云一曰嵎銕暘谷也古文平秩周禮馮相氏疏引尚書大傳則作辯秩東作辯秩南僞辯秩西成今文也又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爲便程西成見五帝紀古文平在朔易尚書大傳作辯在朔易今文也又作便在伏物見五帝紀及索隱引大傳亦然古文咢咨後漢書崔駰傳作疇咨今文也又作訓咨見隸釋劉寬碑古文盟豬（漢書地理志）史記夏本紀則作明都今文也又作孟諸索隱云爾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今案初學記政理部三引尚書大傳孟諸靈龜是伏生尚書作孟諸也古文在治曶以出入五言漢書律厤志則引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漢書志作訓字依顏注引改）今文也又作來始滑州出入五言見五帝紀（索隱來始即柰始之譌柰古七字形近來滑曶聲近義通此今古文相）亂又作采政忽見索隱偁今文古文曰弟亦作曰涕見徐廣偁史記一本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則作曰圛今文也（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古文曰蠡亦作曰圉尚書正義引鄭王本皆然（周禮大卜鄭注引如此）史記宋微子世家則作曰霧（說文作霚从雨敄聲今俗从務然則史記亦宜作霚徐鉉等曰）今文也（漢書後漢書五行志並引洪範五行傳作霧皆霚之誤文獻通考郊祀考祈禱引洪範五行傳作霧亦非說文霚地氣發天不應从雨敄聲文霚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从雨瞀聲二字有別）又作曰被見徐廣舉史記一本它如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五樂褻尚書中候作歸（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前師乃鼓鼓譟（見周禮大司馬注引書大誓文）後漢書劉陶得武旅有鳧藻之士杜詩傳士卒鳧藻鳧藻即鼓譟之異文蓋歐陽大小夏侯傳習之本容有不齊猶今詩有魯齊韓今春秋公羊有嚴顏雖其出一師猶不能無稍岐互要以各尊所聞彌縫其闕苟通厥指何必論廿忌辛觀馬鄭並治古文而傳本之字多異學者亦可以見其嘖而觀其會通矣 同上

今文尚書亦以訓詁改經

史記多以訓詁改經文學者所知也今文尚書亦有然者如內之爲入（內古文入俗作納）寅餞內日尚書大傳云寅餞入日出內五言史記夏本紀云出入五言（說文內入也）或之爲有時亦罔或克壽論衡氣壽篇後漢書鄭崇傳引云時亦罔有克壽（或鄭君論語注之言有也）達之爲通用克達殷即大命蔡邕石經作用克通殷就大命史記夏本紀達于河達于泲達于荷達于淮泗並作通字矜之爲憐（爾疋矜憐撫掩之也毛詩鴻鴈傳矜憐也）予惟率肆矜爾論衡雷虛篇引云予惟率夷憐爾離之爲麗不離于咎尚書大傳云不麗于咎（易彖傳麗離也）答之爲對泰答天命尚書大傳云奉對天命此猶毛詩茲蘭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而韓詩則作狎字（釋文）小衍名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韓詩則作就字（韓詩外傳六）駕鶩摧之秣之毛傳摧莝也韓詩則作莝字（釋文）大明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韓詩則作磬字（釋文毛詩正義）抑洒埽庭內毛傳洒灑也韓詩則作灑字（外傳卷六）皆今學之以訓詁代經者也 同上

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邵桁和

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政史記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尚書宜皆本於古文者也然取遷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已一家言班固稱遷多古文說要未盡本於古文而雜出於今文者有之焉五帝本紀能明馴德以親九族至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夏禹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至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宋微子世家微子乃問於太師少師曰至不如去遂亡及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至六曰弱魯周公世家武王克殷二年至王亦未敢誚周公凡若此者皆用古文者也何以明之古文與今文不同論者以爲今文久失傳第從史記注而錄之則便作辨傳作怡靜作謐始作祖暘作禺鐵明都作孟諸此皆係今文史記不從則何以知遷之用古文也又周公世家周公卒後至歲則大熟載古文說不當云周公卒後史記如此則決其爲今文無疑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注謂出尚書大傳據此足以爲證又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蓋用今文書也唐張守節有言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傳注之與伏生書同者則用馬鄭王肅二家此史記正義所由作與然若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遷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傳彤弓矢玈弓矢秬鬯一卣之賜同未及察其詞之異也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其於左國楚漢春秋諸書翦綴而運量之揚榷而變化之孰爲已出孰爲非已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淼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於尚書亦若是焉已矣 經義叢鈔

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丹騰奎

太史公撰史記多引孔安國尚書桉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嘗取史記所載覈之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咎繇謨殷本紀之引湯誓高宗融日戡書周本紀之引坶誓甫刑厤書封禪書之引堯典周公世家之引金縢毋逸多士肸誓燕世家之引君奭衞康叔世家之引康誥微子世家之引微子之命鴻範晉世家之引文侯之命皆與今文少異又河渠書引夏書禹抑洪水二十八字則今文所無全是古文准夏紀所引甘誓較之今文少一復不共命句餘同今文又殷紀所引葛伯不祀一段及湯誥維三月一段盤庚乃告諸侯大臣曰一段皆今文所無者周紀所引白魚躍入王舟中至火復王屋爲烏索隱謂是今文泰誓又武王乃作大誓一段齊世家引師尚父左杖黃鉞一段亦是今文今文傳自伏生止二十八篇古文傳自孔安國多于今文一十六篇武帝時得秦誓傳其文以合于伏生之書故爲二十九篇合古今文爲五十七篇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惟今文爾古文藏在祕府人所罕見太史既傳自安國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改易經文而今文又爲肄業所及故其所載略又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及或隨筆竄易以成就已一家言要與今文無大異處是即眞古文所在而非後世託名古文者可比也 同上

策問史記載尚書孰爲今文孰爲古文 徐養原

史記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遷書亦參用今文非純乎古文也試略言之堯典便章百姓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今按鴻範王道平平徐廣曰一作辯張釋之馮唐傳贊王道便便與辯古字通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今按書疏云夏侯等書作柳谷便在伏物索隱曰太史公據大傳也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又太史公自序作不台索隱音怡若古文則作不嗣見文選典引韋昭注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尒疋謐靜也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若古文則作阻見漢書食貨志孟康注牧誓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今按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說文内部离字注引歐陽喬說同歐陽喬者蓋歐陽高也金縢周公卒後秋未穫按論衡感類篇載今文家說正如是呂刑其罰百率按周禮職金疏引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凡此皆用今文之確然可據者也又如咎繇謨帝曰毋若丹朱敖禹曰予辛壬娶塗山與論衡問孔篇合漢書楚元王傳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後漢書梁統傳舜禹相戒無若丹朱俱與史記同高宗肜日天既附命正厥德按漢書孔光傳附命作付命付附古通用鴻範毋侮鰥寡與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合五者來備後漢書荀爽傳注引作五是按爽對策云五韙咸備各以其敘又李雲傳五氏來備注云氏與是古字通然則韙與是古亦通凡此雖不能明證其爲今文然漢人言書率用今文則亦今文說也若古文說之可考者鴻範曰涕按毛詩載驅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於古文則爲弟然則涕乃弟之譌也伊尹作咸有一德在成湯時按鄭本序次咸有一德在湯誥後故以爲成湯時也仲丁書不具按仲丁書雖不在逸十六篇之列而殘簡尚存史公蓋親見之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按大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劉向五行傳及論衡異虛篇俱依此說蓋今文家不見百篇之序故以大戊爲高宗顏氏以爲伏生差謬是也惟史遷得之是其多古文說也又如堯典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正義亦云爲音于僞反是史記本作爲也攷漢書王莽傳南巡則據以勸南僞傳與爲通也鴻範沈潛剛克與左傳文五年所引合劉歆好古文古文尚書與古文春秋皆至歆始顯是亦古文說矣他若堯典居郁夷今文作嵎鐵見書疏古文作堣夷見說文咎繇謨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見索隱古文作在治曶見集解毋逸高宗五十五年今文作百年見石經古文作五十九年見中論肸誓今文作鮮誓見大傳古文作柴誓見周禮雍氏注此則不古不今未知遷之所據若堯典之教稺子注引孔安國曰稺胄聲相近然以說文攷之古文當作教育子故馬融訓爲長云教長天下之國子則稺未必爲古文也禹貢之滎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然馬鄭本俱作播惟漢書作波則播未必爲今文也克明俊德以俊爲馴鳥獸孳尾以尾爲微擾而毅以擾爲擾禹敷土以敷爲傅彭蠡既豬以豬爲都西伯戡黎以黎爲耆今殷其淪喪以淪爲典咎徵曰蒙以蒙爲霧此或字有古今或傳寫舛譌要於經義無涉予其大賚汝以賚爲理豈訓賚爲理耶惟貌有稽以貌爲訊豈訓貌爲訊耶夾右碣石入于河作入于海臣瓚引書亦然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丕爲負茲成釋書本此微子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云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文侯之命乃平王命文侯仇今云襄王命文公重耳若此類蓋不能決其爲古文爲今文矣且百篇之序皆古文也故史記具載之然亦間有異字如異畝同穎畝作母旅天子之命旅作嘉是也蓋孔壁古文當以司馬遷所見者爲最眞若馬鄭之本依賈氏所定已非純用古文況梅賾所獻乎後之讀史記者見其與孔本異即以爲今文見其與馬鄭同又即以爲古文均失之矣同上

史記用今文尚書

史記始用書序探摭十之七八其說多異蓋今文家言也其所錄尚書亦以今文爲主雖班固稱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郁夷曰柳谷（徐廣云一作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尚書大傳歸假于禰祖用特）格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今文宅皆爲度）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箘簵楛（徐注箘箭足杼說文竹部引維箘簬楛今文也木部引維箘簵枯古文也）楛榮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尚書大傳同）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援其說義耳若文字固不當以古文也五篇而外所錄皆今文說可知（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周公卒後暴風雷雨亦今文說）之作書流爲鴟鴞之作流爲鳥如熊如羆之作如貔如豺而已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尚書乃歐陽本也（陳壽祺左海經辨）

史記採尚書兼古文文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段君若膺始辨漢人援引尚書皆用今文之本遷書多古文說者特其說義則然而文字仍悉依今文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覆矣然以史記所採五篇覈之實有兼用古文者如肇十有二州不作兆（尚書大傳作兆）蠙珠暨魚不作玭（說文第一玉部玭重文蠙夏書玭從虫賓）暨（第八下）維箘簵楛（說文第五竹部簬引夏書曰惟箘簬楛重文簵古文簬从輅第六木部枯引夏書曰惟箘輅枯）不作簵枯嶓冢導漾（說文十一水部瀁重文漾古文从養漢書地理志作養）不作瀁思曰睿不作容（尚書大傳作容漢五行志引經曰思曰容下引傳曰思心之不容容皆今文）不離于咎不作麗（大傳不麗於咎困學紀聞引尚書曰惟不作國詩齊風箋古文尚書以悌爲圛）曰悌不作圛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五十五亦與今本尚書異史記當是古文梅本誤也）不作百年（漢石經高宗饗國百年）皆古文之灼然可信者也遷非經生而好鈎奇故雜古今不肎專守一家僞周公世家載金縢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說其後成王改葬周公事乃今文說此其明證矣同上

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

今所傳白虎通義非完書就四十三篇及它書所援關文考之凡引尚書無偁古文者逸書則偁尚書逸篇引尚書大傳近才餘條攷黜篇引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公羊傳隱公八年注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藏云書傳文又路史發揮卷五引大傳曰再黜少以地）似書傳文而字有脫漏否則書緯文漢人引緯多直稱爲經紼冕篇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紼疑即今文顧命布乘黃朱之異文其宗族篇解尚書以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與歐陽夏侯符而不从古文家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說（見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五經異義）喪服篇解尚書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爲周公以王禮葬與尚書大傳符（大傳文引見漢書梅福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又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而不從古文家周公奔楚之說（見史記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然則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明矣或曰後漢書賈逵傳言肅宗

立特好古文尚書賈逵丁鴻皆治古文皆與議白虎觀何以知其不兼用古文也曰許叔重作五經異義於今尚書說古尚書說必加別識肅宗既好古文撰白虎通者儻用古文豈無別識以著其異哉攷後漢書言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嘗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然是時帝特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而已未及尚書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則在元和二年據奏云改元正厤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及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厤也蓋逵尤明左氏傳先已爲之解詁故也見本傳建初四年乃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見肅宗紀丁鴻傳著白虎通義儒林傳序逵以校書郎與議其後乃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衞士令案楊終傳詔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會終坐事繫獄校書郎班固賈逵表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則是議白虎觀時逵方爲校書郎逵傳言撰其三家尚書及古文同異遷爲衞士令明在議白虎觀之後矣丁鴻傳注引東觀記言逵以衞士令集議非也又其後建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當集議白虎觀時古文猶未用也丁鴻傳年十三從桓榮受尚書榮傳歐陽尚書不言更受古文而楊倫傳言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桉鴻爲司徒在安帝永元四年鴻其晚治古文與集議白虎觀者尚書博士止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見續漢百官志諸儒則賈逵通大夏侯尚書逵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丁鴻桓郁習歐陽尚書肅宗從郁受經稱制臨決宗旨可知而鴻又以才高論難最明本傳故白虎通於尚書悉用今文也逵鴻雖通古文尚書然逵嘗習毛詩左氏春秋矣左氏春秋又嘗於建初元年入講南北宮矣乃白虎通所引詩傳並出魯韓而無一語及毛詩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必逸禮之文通典經攷作毛萇曰案詩湛露毛傳有此語宗人作宗子然白虎通凡引經傳例無直書人名者通典攷之誤矣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出易緯乾鑿度詩鄭風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與此稍異非毛傳文也所引春秋傳並出公羊閒及穀梁必別識之而無一語及左氏三占從二理勢則然其於尚書用今文猶是例也何疑焉同上

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

史記儒林傳曰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壽祺謹案伏生尚書惟有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般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劮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鮮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凡二十八篇其一大誓非伏生所得也尚書正義卷一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見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惟讀字作讃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亦曰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漢書楚元王傳文選讃作讀王充論衡正說篇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畧不合蓋傳聞小誤趙岐孟子章句曰滕文公篇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此五事者皆謂今文尚書者也尚書正義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大誓三篇其言畧同論衡而以後得大誓爲古文則不可信向歆充岐皆無是言其曰博士讀說曰博士集而讀之曰下示博士曰以充學則是今文無疑故七畧云今大誓篇孟子注云今之尚書大誓篇言今以別於古也攷向歆領校祕書在成帝河平三年然向生於昭帝始元元年據本傳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推知之及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尚書則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假倉皆歐陽尚及兩夏侯弟子政所與同朝地餘諸人子政所與同議其上距武帝末不過數十年閒耳大誓之後出與否尚書家諸儒安有懵然罔覺者子政奚至不稽事實遽以耳食者筆之於書哉郎子駿方移讓博士豈能以虛誕之詞關其口耶吾是以信向歆而決伏生書之無大誓也然則史記何以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孔穎達謂司馬遷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總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非也遷既見大誓後出矣必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冒前以無爲有是穎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也烏乎可且夫伏生今文惟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穎達所謂入於伏生所傳內者歐陽之經耶夏侯之經耶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班固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卷即篇也閻徵君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惠徵君棟古文尚書攷王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並引漢志作歐陽經三十一卷余偶檢武英殿本明南北監本汪文盛本皆作三十二卷惟汲古閣本作二十二卷上二字誤脫一筆玉海卷三十七引漢志正作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受經前於夏侯武帝初先立學遷欲以當時見行書併歸伏生所得則宜依歐陽經言三十二篇矣何以減之爲二十九也若兩夏侯經自甘露以前未嘗立學官也遷傳儒林攷六藝之文胡於伏生本經追述譌陳而取後來附益者以溷之又舍學官肄業之書不據而反據未立學官之本也不亦傎乎近江處士聲又謂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遂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亦不得其說而遷就以求合者也愚以爲惟朱檢討彝尊以百篇之序當其一者得之特其說未詳耳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頤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即卷末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八玉海卷四十二引脫下五字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經典釋文敘錄亦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且尚書正義引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下即云由此劉向作別錄因同於史記是別錄亦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也使伏生得二十九篇已有大誓而別錄又記後得大誓乃始讀說傳教何自矛盾若是故惟以伏生得二十九篇併序數之而無大誓則其學直矣

問者曰漢書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謂今文尚書也古文但多十六篇則二十九篇中有大誓儒林傳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云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序在二十九篇外矣故尚書正義直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正義卷一今子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不併大誓於漢書之文前後焉可通乎荅曰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尚書拓本其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似據石經即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而誤牽伏生不免於所議史遷不復曲別分析者轉自蹈之矣史記傳二十九篇者從其朔之詞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者也漢書傳孔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者班氏追敘之詞也謂夏侯經二十九卷之本增大誓而序在外者也史記儒林傳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餘篇皆未明言今文古文篇數云考二十九篇者爲班氏追敘之詞第班氏於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徒襲史記之文而失述得大誓顛末遂使伏生所傳與夏侯等所增併爲一詞蓋固之疎而非遷之過也曰史記周

本紀釋太公世家於載今文大誓近二百言而儒林傳何亦不言得大誓事與曰史記綱羅極博周本紀齊世家自載後出之大誓儒林傳自舉伏生之併序二十九篇豈相盭也且如湯征一篇非孔氏古文逸十六篇中所有而殷本紀錄其文亦將反以病遷乎哉

曰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云今文大誓之詞是時元光元年（武紀）大誓未出仲舒得引之何也答曰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茂聲同而字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據今文尚書矣案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唐人以枚頤本泰誓爲古文以馬鄭本之大誓爲今文顏師古李賢司馬貞皆然索隱又誤以史記之流爲烏爲古文）文選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幽通賦注）又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于郊下者八百諸侯（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此文皆與大誓同尚書正義引梁武言本有兩大誓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梁武雖不辨古文今文之眞僞然言周書以別尚書則是大誓文其見逸周書今亡之矣又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爲赤烏又曰有火自上復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又引武王發渡于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有文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九羽族部七引略同皇王部引流爲赤烏下有五至以穀俱來六字亦與大誓合）其文多同大誓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書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凡彼聖人必趨時皆但稱書漢魏人引書緯亦偁書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據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誓也前乎仲舒者漢五年婁敬說高祖已偁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史記劉敬傳）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況大誓耶蓋大誓之文往往散見傳記久矣曰尚書大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又曰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困學紀聞）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至孳公咸曰休哉凡九十字（御覽皇親部十二）又引武王伐紂至

化爲赤烏三足凡二十一字（御覽羽族部九）又引惟丙午王逮師至鞀歌後舞凡十七字（御覽人事部一百八）皆不偁書曰而其文並見大誓（見史記周本紀漢書律厤志尚書堯典毛詩大明思文等正義）非伏生書有大誓與曰大傳惟四月以下文既不偁書曰且其詞甚長此傳引經亦無是體倘伏生經有其文傳錄之何爲繁而不殺乎蓋伏生於大誓記其殘簡逸文因以爲說耳抑余又案鄭康成尚書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從伏生學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玉海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是大傳與章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兩夏侯章句勝建所著（見本傳）歐陽章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攷藝文志錄大小夏侯章句解故而其先張生無書則歐陽章句亦當出于子陽不出和伯（冊府元龜卷六百六注釋類與釋文序錄同劉昭注續漢志解六宗引歐陽說偁和伯非也又後漢書徐防傳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武中興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亦誤）復攷說文弟十四下内部离字解曰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同离作螭此釋今文牧誓如豺如离之詞也（史記周本紀載牧誓离作離离正字離螭通借字）歐陽喬卽歐陽高喬高形聲義三者皆近通此高作歐陽章句之證是章句又出於張生歐陽和伯後也鄭君以作章句與作傳並言然則大傳亦多後來遞增者矣穎達已疑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不知伏生先爲此說爲大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今稽覈之則大傳偁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得大誓也曰然則三家尚書增大誓孰先答曰大誓之合於伏生尚書其始於歐陽氏乎案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儒林傳贊）武帝世尚書博士見於史者有孔安國（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歐陽高（漢書儒林傳）考兒寬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兒寬傳）後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則高爲博士在安國後也高伏生六傳弟子夏侯勝伏生五傳弟子勝爲博士在昭帝世則向歆所言武帝末之尚書博士得非歐陽子陽乎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卽合入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不分（尚書音義馬融注康王之誥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般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二卷是於伏生經文及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夏侯勝宣帝時卒年九十計得親見大誓之出傳稱其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

陽高左右采獲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納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書篇數之舊與歐陽小異所以然者豈非緣大誓後出而序非經文故可各以意增減卷數耶否則三家之經同出伏生奚有多寡參差若此者哉

或又曰藝文志言得古文別錄言得大誓竝在武帝末則是一時一事所謂得於壁內郎指壞宅得書所謂博士讀說數月皆起卽指安國讀古文以起其家之事兒寬受業安國又以授歐陽生子故歐陽經三十二卷正由寬以所受於安國之大誓三篇錄入也大小夏侯之學出於張生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與伏生所傳同與歐陽異此三家經皆併序數之惟歐陽多大誓三篇耳答曰藝文志述共王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系之武帝末劉歆移書大常博士袁宏後漢紀建初八年（卷十二）皆云武皇帝世論衡佚文篇云孝武皇帝封弟爲魯共王共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其言封魯之時及百篇之數雖乖而亦言得書在武帝世漢書景十三王傳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初好治宮室者約略追述之詞近論古文者以詞害意遂謂共王初卽景帝初轉摘藝文志爲誤非也但攷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魯二十六年薨當孝武元光六年不得至武帝末藝文志亦約略追述之詞包安國獻古文事統言之如劉歆移書上云孝武皇帝之時次云大誓後得其下追述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此詔在元朔五年見武帝紀及儒林傳序時大誓未出而共王已薨矣其下乃又更端追述共王得書安國獻書事古人文章錯綜每如此要之獻古文與獻大誓雖同在武帝世而得之也實非一時一事如欲併歸安國所得則志當言安國得逸書十七篇何以止言十六也藝文志卽本之七略七略何以一事歧出也安國所獻古文合二十九篇及逸十六篇遭巫蠱之難皆未施行（藝文志儒林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何以大誓獨得充學也兒寬詣博士受業安國後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就寬之年事逆計安國爲博士當在武帝初而得大誓在武帝末則不得謂歐陽經有大誓由兒寬以所受於安國者錄入也卽如其言而儒

林傳固云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何知歐陽經錄大誓而兩夏侯經不錄張謂夏侯之先張生未嘗就安國讀大誓故耶漢書論衡傳二十九篇皆指夏侯經增大誓者若歐陽經不得傳二十九也倘夏侯經不錄大誓則漢書之安國考二十九篇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論衡之尙書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皆何以言之漢書敘傳班伯引書云廼用婦人之言師古注大誓之詞也伯受經於鄭寬中傳小夏侯之學而引大誓謂夏侯經不錄大誓可乎

曰今文之增大誓既聞命矣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尙書正義卷十二又卷一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大誓尙書正義卷一王肅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尙書正義卷十二三家皆傳古文者而疑大誓將古文亦本無大誓與大誓正義云東晉李長林尙書集注於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又何也答曰藝文志言安國得古文尙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大誓在古文內矣劉向別錄於古文尙書云五十八篇尙書正義卷二向在祕府親見古文古文無大誓別錄不應言五十八篇也說文偁書孔氏皆古文弟三支部引周書曰孜孜無怠弟十一水部引周書曰王出涘弟十二手部引周書曰師乃掐皆在大誓則孔壁古文有大誓信矣且古文大誓固與今文不盡同如古文流爲雕今文流爲烏周本紀索隱云按今文泰誓流爲雕雕鷙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毛詩思文正義引鄭氏云雕當爲鴉鴉烏也索隱誤以馬鄭本爲今文古文師乃掐今文師乃慆慆見御覽四百六十七引尙書大傳不偁書曰而與說文所引合蒼兕史記別本作蒼雉齊世家索隱疑亦蒼兕古文索隱引馬融尙書作蒼兕蒼雉今文也史記載大誓皆今文今本作蒼兕疑後人據馬本尙書改之馬鄭尙書之大誓自是安國所傳之舊康成雖云民間得大誓而無疑詞鄭或亦指今文同於別錄七畧而馬融王肅不察向歆之言直以後得今文大誓爲古文亦過矣若夫安國之注古文大誓它書絕無所徵史記漢書皆不言安國注尙書豈獨爲大誓作訓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晉書禮志隆安四年尙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尙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太皇太后李氏服宋書卷十六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通典凶禮晉孔安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見通典八十二是東晉時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見釋文序錄封樂安亭侯隋書經籍志易類宜與此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穎達誤以爲漢之孔臨淮遂無能辨之者同上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周聯奎

伏生傳尙書於張生歐陽生實二十八篇史記云二十九篇說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大誓一篇其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或以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而大誓不在其內據劉向別錄及劉歆七略俱謂武帝末民得大誓于壁中獻之與博士讀以教人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大誓若大誓武帝末始出則不得以史記所云二十九篇謂大誓在其內矣然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即引大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則知此書出于武帝之前故仲舒得以引入馬融疑其僞歷數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之引大誓文五事謂今文大誓無此語融之意以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然伏生尙書大傳有云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明係大誓之文其所以不傳者蓋伏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驗也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大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大誓則不符其數又李氏集注尙書于大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大誓有今古文之異則今文大誓同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將五十四篇中惡在其可信邪自古文亡而梅賾僞古文出中有泰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夫馬融明言略舉五事以明之非謂盡于此五事也乃僞作古文者不能博蒐羣書止據融之所及而不據融之所未及故墨子尙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等句反不見引入是知融所疑爲僞者未必是僞而梅賾古文人所信爲眞者實非眞也若以今文大誓爲漢時僞作則當劉向以中古文校尙書時早已斥其僞矣奚待後人議哉經義叢鈔

今古文尙書增大誓說　徐養原

漢之尙書別有大誓一篇今古文皆同而其得之之由其說不一孔疏云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大誓三篇此謂大誓出于宣帝之初也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大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敎此謂大誓出于武帝之末也二說既不同矣夫大誓果自古有之乎劉歆曰大誓後得馬融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曰民間得大誓豈皆謬說耶果出于武宣之世乎伏生載於大傳史遷載於史記武帝之詔引之仲舒之對引之終童之對引之何由而預見耶善乎孔沖遠曰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大誓以幷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或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按王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書即大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豈非重得之明驗乎意伏生初傳大誓時諸儒疑信參半至河內重得然後列于正經藝文志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皆立于宣帝之世蓋至是經文始全向歆校書遂據以著錄耳若夫壁中古文五十八篇亦有大誓則大誓豈又出于孔壁乎曰非也馬鄭俱傳古文者也一則曰大誓後得一則曰民間得大誓明非孔壁所有或曰大誓既不出魯壁何以古文有大誓曰古文多於今文蓋有古文有而今文無者未有今文有而古文無者其故何也今文立于學官古文不立于學官說經者不敢以古文所有補今文亦不敢以古文所無廢今文也或曰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疑本不數大誓故五十七此又不然大誓凡三篇若不數大誓則祇五十五不得有五十七也鄭氏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師古引此以爲証自是確論然則所亡何篇乎或以爲酒誥或以爲武成要皆非是何則古文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篇與卷不同者以有一篇而分爲數篇篇雖分而卷不分故也一篇而分爲數篇者惟九共般庚及大誓般庚大誓鄭氏時具在則所亡者

其九共九篇之一乎若酒誥武成則以一篇爲一卷者也亡其一篇卽亡其一卷志計篇則缺其一計卷則無所缺是所亡者非酒誥非武成乃非大誓章章明矣近世秀水朱氏謂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其一乃百篇之序亦未必然蓋古文有序而今文無序何以明其然也王充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此蓋今文家說充非之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要之爲此說者不見百篇之序者也若知有百篇之序而爲此說則傎矣張霸雖治古文春秋亦未見古文尚書故僞造百兩篇以欺世使霸見古文百篇之序則無此謬矣使霸以前人人知有百篇之序則霸亦不敢謬爲之矣則知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宜數大誓不宜數書序或曰志稱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蓋三十二者分大誓三篇爲三卷又有序也章句釋經不釋序故三十一也似今文亦有序矣然今文卽有序亦祇有二十九篇之序無百篇之序且三十二卷中有大誓豈二十九卷中無大誓乎宣帝使博士讀說詎獨歐陽博士讀說而夏侯博士不讀說耶夏侯二十九卷必無反數書序而不數大誓之理唯釋文序錄云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之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此當是末說之所本然倂書序數之而以爲三十篇則可去大誓不數而以爲二十九篇則不可 同上

今文尚書本有太誓三篇

問今文尚書本有太誓三篇馬季長言太誓後得按其文若淺露又舉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所引五事以疑之至東晉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唐儒尊信古文遂以今文太誓爲僞若晚出古文未可信則今文太誓轉可信乎曰太誓伏生所傳雖無之然伏所撰大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及白魚入王舟事俱與今文太誓同武帝初董仲舒對策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二十二字可證伏生壁藏百篇之太誓與後得之太誓本無二本以不在伏生口授二十八篇之數故云後得其實景武之世已有之或謂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所得者妄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所云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之二十八篇與太誓也史遷嘗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而周本紀稱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齊世家稱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此二篇皆采今文太誓之文齊世家又明云作此太誓然則孔壁中所得安國所傳者卽此太誓古今文初無二本也許叔重說文序云其偁書孔氏而引周書王出涘又引孜孜無怠又引師乃掐皆在今文太誓篇然則孔氏古文太誓與今文正同而東晉晚出之古文斷非孔氏古文也晉有樂安亭侯李長林集注尚書於今文太誓篇每引孔安國曰知安國嘗爲太誓作傳安國親見壁中古文使果識其僞必不爲作傳以是知今文太誓之非僞而孔穎達誣爲僞者妄也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尚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記所書本于太誓史公既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眞太誓審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劓頭

今文尚書劓頭古文無之秦經云惟作五虐之刑不應逃四而遺其一此今文勝於古文者許叔重引云刖劓斀黥鄭康成注云苗氏爲此四刑是許鄭所傳並是四事顧子明云經古文是倒句法順讀當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殺戮無辜遂殺而言實五條如顧說今文劓頭爲贅矣 臧明經拜經日記

古文尚書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 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內秦書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 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 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 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卽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 言此爲最多者明張霸之以百二篇爲僞 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 專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哀帝時歆欲以書太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 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言劉歆者 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 或分析之或合之 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逵傳 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帝善之 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

然則孔傳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嘗為二而無可攷矣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言參用今文古文之中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又有王肅范甯李顒姜道盛注古文尚書新唐書作姜道盛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一堯典并舜典慎徽以下為一篇二皐陶謨并益稷為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為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且非今之泰誓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篇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偽書與晉唐書所載卷目不同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玄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皐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幾為全書也顧處士日知錄

藏書古文尚書

孔仲達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愉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正義言晉之初梅賾獻書此言蓋誤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據此則古文尚書本出於鄭沖沖與朱彝尊見曝書亭集梅賾之獻書施行也本傳自臧彥始釋文但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不若正義之有源委也今檢唐人所修晉書無此文蓋見於王隱臧榮緒等所撰據正義語知彥始所傳已亡舜典臧茂才經義雜記

先生謂西京末以尚書為備而古文舊書徑以不誦絕之景案西京末猶有寶愛古文者如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觀此亦何嘗以不誦絕之者哉光武帝時又立古文尚書見賈逵儒林傳賈其所以是驅電逝歟滅無聞者斷在三國兵爭之會矣

王荊公論焚坑之禍曰於是時始變古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秦何力之能為論尚未確偽明經解春集與閻君論疏證入則

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出於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攷其偽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為偽則并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偽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於張霸不知鄭所受於賈馬者即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叔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眞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偽西漢之太誓則非偽也且安國為武帝博士所傳授即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為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常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為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讀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為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闇合而於太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錢宮詹潛研堂集

古文尚書釋文

周顯德中二年二月詔刻序錄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開寶五年判監陳鄂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誥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命判監周惟簡與陳鄂重修定詔並刻板頒行咸平二年十月十六日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是舊書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并書刻板景德二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上呈玉海藝文志云校讎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從范寗變為今文集注今以孔氏為正其目載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據此知尚書舊釋文本

用古文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者是也但世閒已有范氏所變今文尚書隋志及唐志皆十卷故宋開寶命周惟簡等重修刻板頒行則改古文爲今文非陸氏原本矣及咸平二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新定釋文並行猶今古並存今所行尚書釋文皆是今字則爲周惟簡等改定之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印之本矣夫兩本並行而一存一沒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故歟是可慨也臧茂才經義雜記

漢書地理志載古文禹貢

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一篇與史記夏本紀文字大異史記用今文漢書用古文也孟堅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班志本注於山川之蹟與禹貢相應無異議者則直偁禹貢證之如馮翊褱德下所引是也或有不言所徵而其文實據禹貢者如會稽郡丹陽郡分言南江北江中江是也知者南江北江中江之名舍禹貢無它徵也又如引桑欽六事亦不偁禹貢而實係古文尚書說是也如栞木嶽陽衡章沛河宅土厥屮說文弟一屮古文或以爲艸字廼同維甾纍絲達子沛大壄既豬說文十三里部野古文作壄赤戠禹貢釋文埴鄭作戠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釋文引韋說蓋出漢書音義是漢書本作戠顏師古本作埴非夏狄同周禮染人注引禹貢是鄭本古文作狄泗瀕泉魚逌居篠簜史記作竹箭蓋今文屮夭沱灊內錫灊漢盟豬靑黎史記作靑驪西頃鄷水逌同豬壄渠叟倍尾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嶓山道江逌同四奧既宅栞旅內總內銍內戛服所存古文最多文字見說文者皆古文左馮翊褱德引禹貢北條荆山右扶風美陽引禹貢岐山宏農郡上雒引禹貢雒水河東郡濩澤引禹貢析城垣引禹貢王屋北屈引禹貢壺口河南郡穀成引禹貢瀍水東郡東武陽下引禹貢漯水南陽郡平氏下引禹貢桐柏廬江郡尋陽下引禹貢九江山陽郡湖陵下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沛郡下引禹貢菏澤成陽下引禹貢雷澤鉅鹿郡下鉅鹿引禹貢大陸澤恆山郡靈壽下引禹貢衛水上曲陽下引禹貢恆水泰山郡萊蕪下引禹貢汶水桑欽所言蒙山下引禹貢蒙山琅邪郡箕下引禹貢潍水東海郡祝其下引禹貢羽山蜀郡下引禹貢桓水郫下引禹貢江沱靑衣下引禹貢蒙山湔氐道下引禹貢嶓山隴西郡氐道引禹貢養水首陽引禹貢鳥鼠同穴臨洮引禹貢西頃山西下引禹貢嶓冢天水郡冀下引禹貢朱圉山安定郡涇陽下引禹貢涇水信都國信都下引禹貢絳水六安國安豐下引禹貢大別山長沙國湘南引禹貢衡山以上地理志所引禹貢凡三十三事又引古文十一事右扶風汧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武功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潁川郡崈高注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東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會稽郡吳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豫章郡歷陵注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武威郡武威注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張掖郡居延注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十一事亦出禹貢則古文卽謂古文禹貢甚明而倍尾傅淺原豬壄三事尤爲古文之確證孟堅本注特加別識正以明此志前後徵引皆尚書古文異於他篇所引皆今尚書也又沛陰郡乘氏下言泗水琅邪郡朱虛下言汶水會稽郡吳下言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下言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下言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金城郡河關下言積石山右北平郡驪成下言大揭石山遼西郡絫縣言揭石水魯國卞下言泗水雖不偁所出案其文亦是據禹貢爲說又上黨郡屯留下引桑欽言絳水平原郡高唐下引桑欽言漯水泰山郡萊蕪下引桑欽言汶水丹陽郡陵陽下引桑欽言淮水張掖郡刪丹下引桑欽言弱水中山國北所成下引桑欽言易水凡六事皆卽桑君長說古文尚書語而亦不偁禹貢者從可知也敦煌郡敦煌下又引杜林以爲古瓜州地此亦杜伯山說古文尚書語也惟平原郡鬲下邑引平當以爲鬲津此必平當說今尚書禹貢九河語然則班氏引今尚書家與古文家說標識甚顯白矣其稱古文以爲者必古文先師說無疑古文家相傳述莫得其主名故不能如桑欽杜林之直書其人也不言尚書若禹貢者上有所承省文也若道于河通于淮泗易達爲通傳寫偶亂降水爲絳水上信都國信都下上黨郡屯留下則改讀始於桑欽說禹貢正義云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壽祺案地理志上黨郡屯留班固本注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然則易降爲絳自桑欽始也瑤琨釋文引韋昭音貫此昭漢書音義說文桀均江海爲釋文惟鄭本作松松當一五部琨重文瓀注琨或从貫均江海治馬本作均下均平據此古文本作松馬从漢志改則古文之或字不足以一二致疑段氏若膺堅執史記漢書引尚書悉用今文遂以地理志中之暗合古文者盡斥爲後人改竄並古文十事明在禹貢者亦强目爲今古之異而謂非壁中之古文殆不可憑也陳編修左海經說

孔安國眞書序書傳

孔安國書序書傳皆後人僞作其眞者不可見蓋久逸矣或謂安國得古文孤讀而寫之未嘗爲傳似未確但秦晉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引安國說宋裴駰史記集解於五帝紀引孔敘理子注云稱曹靜哉近於夏紀引孔壙注云壙蹟也今孔傳無此文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書傳逈異豈諸人並見眞孔傳歟梁孝廉瞀記

僞尚書古文不可廢

尚書僞古文東晉時始出宋元以來疑者衆矣近世諸儒攻之猶不遺餘力然雖知其僞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之言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値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案此爲持平之論後人可不必更置喙矣王氏名懋竑字予中寶應人進士由教授特召授翰林院編修其文已梓者僅九卷考證經史極明確聞所著尚多惜無由盡見之盧學士龍城札記

孔傳

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蓋王肅所托今案是書旣非漢以前人所作漢以後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釋文曰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氏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不知其本出一手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

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出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後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 李進士惇羣經識小

百兩篇尚書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顚倒案論衡感類篇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正義引尚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其說皆本於張霸 經義叢鈔洪頤煊

分析合二十九篇 儒林傳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益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秋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王觀察讀漢書雜志

尚書之訓解 張杓

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二十八篇之書其篇目無所謂訓也自東晉古文因書序之目撰伊訓一篇立典謨訓誥誓命六名唐孔穎達等作正義又增征貢歌範四者合爲十例至元熊朋來復據陸德明正攝之說取正義所增者併入六體以伊訓高宗之訓兩篇爲正訓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后沃丁十四篇爲攝訓於是訓之名遂爲書之一體嘗因而考之典寶明居徂后沃丁四篇惟沃丁序言訓然曰訓伊尹事者訓之言順謂順承伊尹之事爲命爲誥未可知也典寶明居則幷無訓字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馬注明居曰咎單湯司空明居者明居民之灋則爲誥爲誓又未可知也至徂后與伊訓肆命連文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鄭注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灋度也漢書律厤志引伊訓曰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太甲除喪朝諸侯于明堂祀方明以成湯配祀尹因伸述成湯之德以訓太甲合之鄭君所言則三篇當同一例熊氏既以高宗肜日與高宗之訓序連文而目爲訓肆命亦與伊訓徂后連文顧獨別之爲命豈其然乎無逸爲周公陳戒成王則與咎繇益稷之謨同也呂刑曰度作刑以詰四方鄭注周禮大司寇職曰詰謹也引此經爲證注布憲職曰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伏生大傳曰甫刑可以觀誡是其義也則與多方多士之誥同也其餘若五子之歌曰有窮后羿左氏襄四年傳魏絳引作夏訓唐孔氏謂書有歌體固未善然曰夏訓正不知果屬何書未見即爲五子之歌也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咸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禮記緇衣並引作尹告康成注尹告伊尹之誥也則又誥之明驗也熊氏信晚出之書又惑於六體之說皆別出爲訓其果可信乎

或曰如子言是書無所謂訓體也曰然然則伊訓高宗之訓果何備乎曰訓猶誥耳說文誥告也漢書揚雄傳顏師古集注訓告也是其證也康成注顧命大訓曰大訓者謂禮灋先王德教夫曰先王則統二帝三王言之而典謨亦訓矣故王肅以大訓爲虞書典謨又其證也然則東晉以前言書者無六體之說也故曰百篇之書其義皆訓也 經義叢鈔

尚書之訓解 吳蘭修

書有六體其一曰訓皆臣子告君之辭也告君而曰訓何也尒疋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廣雅曰訓順也按訓从言从川有因勢利導之義故曰順書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微子世家皆作順是訓與順通之證左傳哀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唐石經本岳氏本俱作順 書五品不遜後漢書周舉傳作訓是訓又與遜通也訓順遜皆聲近故義從同論語與與之言能無說乎與亦順也馬融曰恭遜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即說文說教之義蓋陳典謨於君而以遜順敬謹出之故不曰誡而曰訓此臣子進言之體也忠告善道朋友尙然而況於君父歟 同上

尚書之訓詁之雅解 熊景星

尚書之訓何也爾雅釋詁訓道也說文云說教也徐鍇曰順其意而道之也陸佃爾雅新義曰順而道之爲訓今書所稱者伊訓伊尹訓太甲也高宗之訓祖己訓高宗也故誥者告戒之辭也有君道焉訓者教誨之辭也有師道焉然則臣訓其君可乎周禮地官有土訓誦訓鄭注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以告道王也故知訓者臣道君之辭也詩之雅何也傳曰大雅小雅皆爲正經玉篇爾雅疏皆曰雅者正也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關雎序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政者正也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故正義曰言其風動之初則名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雅又曰一國之事爲風天下之事爲雅天子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故名雅也 同上

尚書隱顯考

論衡正說云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 下云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 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有百兩篇矣 臧茂才經義雜記

古文官書

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衞敬仲撰史記儒林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師古注俱引作衞宏詔定古文尚書頤煊案衞宏從杜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韓愈科斗書後云李服之者陽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書孝經衞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官書即漆書以其詔定故亦稱官書新唐書藝文志作衞宏古文字書者誤也說文𥿋字注引衞宏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衞宏云擊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皆古文尚說 經義叢鈔洪頤煊

論尚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尚書敘錄而載今文而別釋古文於後其後梅鷟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崑山歸氏因其成

亦爲斂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顚爲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都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衞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泰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按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衞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即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絶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顔注孔疏所誤可謂明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記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假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辨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附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扶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值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敘錄而申論之又考鄭注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奥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註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即壁內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殁尙修楚辭註改大學誠意章註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尙書雜考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最爲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古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以此參考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斷無疑者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考之則伏書多艱澀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絶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口授時多有訛缺非書之本文而衞序其女傳言教錯又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壁間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爲大序解而亦不引衞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衞序語而顔氏註漢書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顔註盛行學者一依顔註而並史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及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吳氏尙書敘錄雜敘儒林傳及衞序語不爲別白而斷以今文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吳氏又辨古文之僞而反據大序及衞序以斷伏書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衞序而別其同異考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蓋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爲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爲一卷故云四十六卷註云爲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以合於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絶不同而安國註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書矣向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今考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爲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紀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爲參錯其云賈鄭王皆傳孔學而賈鄭王所註止伏生二十九篇而已其安國十六篇絶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註而雜以安國所傳之古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彊爲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顔註古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文古文所以徵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釐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假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値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

僞作以其嘗竄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並孔書古文範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卽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諷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間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卽先秦之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旣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亦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爲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訛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及考劉歆移書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逮晉時秘府有古文尚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爲古文之學其文字自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考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璜塗惲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漢後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旣略而不註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傳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絕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語而附會之耳至鄭註云云此立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僞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鄭註而僞造也正義又云鄭註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去八篇故爲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僞造古文而鄭註承用之非安國書也考其實則九共止爲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名當有存者安知鄭註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僞書當之此果何所據耶又正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眞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霸書爲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尚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僞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閒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閒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卽以其言考之則孔傳之僞亦不待辨而可知矣

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馬融王肅鄭元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傳序不爲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爲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亦云民閒得泰誓劉向則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閒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則伏生書實二十八篇而泰誓則後人皆不可詳考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劉歆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泰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爲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生三十一卷或其中別出書序卽盤庚二篇也）然史記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正義疑爲後人所增加）正義以太史公見泰誓武帝時見行於世遂以併於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疏略不應至是而以劉歆書考之則泰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正義所云未可據也

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王馬之註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註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按此則姚方興亦乃采王馬註僞造孔傳而並竄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肅註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如此二十八字於愼徽五典之上而用方興僞造孔傳後人遂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辨之者敢因釋文而並申之以俟後人之考正焉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爲一卷卽伏生之二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註爲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增加或其字有譌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爲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爲亡篇藝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晉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文馬融註十一卷鄭元註九卷王肅註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註皆伏生所傳之今文

王肅註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爲堯典則止二十九篇耳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別分五篇言之而除去泰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顏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爲一卷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惟歐陽註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耶此不可考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註逸書有舜典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文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卽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皋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明梅鷟羅喻義皆攻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文最詳余曾見之今已不復記憶更考之○同上

序周禮廢興衍字

周禮疏曰尙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皆云某作若干篇 按書序云作盤庚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此並一書而分上中下故引此三者爲證若康誥雖與酒誥梓材同序然文本三篇非盤庚說命之比也康誥二字或讀者記其旁後誤入故不得其次在說命泰誓之上 又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此引范氏後漢書鄭君傳贊耳當云故鄭元傳以爲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文有衍誤臧明經拜經日記

與臧拜經辨皋陶謨增句疏證書

拜經執事承示皋陶謨增句疏證謂撻以記之以下至敢不敬應七十四字史記不載馬鄭注不見斷爲尙書本無出魏晉人僞撰條舉件繫自信不誣異哉執事之果於疑經也壽祺竊之七十四字可證者十有一而執事之說所不解者十有五請舉其言而執事裁焉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采虞夏書略具夏本紀敬四輔之臣下曰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諸眾讒嬖臣者卽庶頑讒說之訓也君德誠施者卽臬括侯以明之訖時而颺之之辭皆清矣者卽臬括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之辭也下經禹曰帝光天之下訖車服以庸亦君德誠施之意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皆清矣之意史文簡而賅若此雖不載七十四字而義已無不舉昭然明白惡得誣史記以轉誣尙書之無此文邪尙書設無此文則史記贊君德誠施二語於經何所附麗邪今執事以侯訓君以明之訓皆清斯不辭矣不辨一也且史記采尙書固多撮敘節引之體如舜本紀述諸臣之讓不及殳斨伯與夏本紀述皋陶言天工人其代之其下卽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不及天敘有典訖五服五章之詞其下又卽云吾言底可行乎不及政事懋哉懋哉訖敬哉有土之詞若以史記所不載輒指爲僞簡則此等亦將非尙書本文所有乎不解二也尙書馬鄭注不可見賴以存梗槩者陸氏經典釋文孔氏尙書正義耳釋文於續舜典姚方興二本曰若稽古訖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大書細注皆別言之一云十二字孔氏傳本無一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於至于北岳如西禮云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於稾飫序云眾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於金縢序武王有疾云馬本作有疾不豫於酒誥王若曰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於顧命王崩云馬本作成王崩於康王之誥序康王旣尸天子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於文侯之命序云馬本無平字然則元朗於馬鄭王本一字有無未嘗不錄安有七十四字之闕而反略之哉以此知馬鄭本皋陶謨同孔傳本審矣而執事徒以馬鄭七十四字注不見羣籍遽疑古文不解三也尙書正義宗孔抑鄭者也其於舜典亦曰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堯典我其試哉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若馬鄭本漏皋陶謨七十四字孔沖遠何容無一言及之如所譏馬鄭不見古文不見孔傳者沖遠旣無一言則馬鄭本並有此七十四字審矣惡得歸獄僞孔比大禹謨而竟刪之不解四也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此釋其義明其用也重文云遽古文撻周書曰遽以記之此引經以證古文之異也蚰部蠢動也重文云𢧢古文蠢从𢦏周書曰我有𢧢于西二部恆常也重文云亟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斤部斷截也重文云鉊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鉊鉊猗無它技此皆先釋義後引經猶前例也遽下引虞書爲周書特傳寫之誤說文引尙書傳寫誤者夥矣現下引虞書揚州貢瑤琨夏誤虞剿下引周書天用剿絕其命夏誤周婺下引周書大命不婺商誤周退下引周書我興受其退商誤周甿下引虞書耄字从此此呂刑耄荒之誤周誤虞悉下引詩相見悉民此般庚之學商書誤詩矣獨遽字引書一譌而必力排之過執事以爲說文所偁者周禮樂周禮閭胥曰掌其比觵撻罰之事小胥曰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曷嘗有遽以記之之文說文所偁獨出皋謨今不易周爲虞轉欲改書爲禮不解五也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卽扑作教刑及典樂教胄子之事周人鄉飲鄉射皆有撻扑之罰蓋因於古習鄉習射一勸一懲尙賢糾惡其道宣著今止取其一有勸無懲書假而不完義偏而不備不解六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曰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此文多用尙書而百僚師師具惟帝臣則皆皋陶謨詞也薛綜舊注具之言俱也其下善曰萬邦黎獻具惟帝臣善曰當爲尙書曰此亦薛注援經爲證也文選本有脫譌遂誤爲李善注不思善曰之下引書詞而不稱書文選注寧有是例邪此不待智者而決矣綜卒於吳赤烏六年僞孔書傳未出所見尙書有此八字其非譌撰灼然可知旦孔傳尙書作其惟帝臣若李善引書不應違孔本作具惟而孰以爲作僞者用東京賦故薛注不言出尙書不解七也左氏傳僖二十七年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孰謂卽以堯典之文當之案經傳無稱堯典爲夏書者漢魏諸儒從堯典至允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然堯典不可專稱夏書猶禹貢不可專稱虞書尙書大傳有唐傳虞傳說文虞引唐書虞書言部稱虞書曰咎繇謨又偁虞書曰明試以功是今文古文家亦未有稱堯典爲夏書者左氏文十八年傳曰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是堯典稱虞書之明驗蓋堯典事未涉夏故不得稱夏書而皋陶謨關虞夏之閒故得稱夏書矣杜預注左氏夏書曰尙書虞夏書也杜正竊見賦納以言十二字在虞夏書皋陶謨中故知傳稱夏書謂此而議事舍此左證以爲逸目爲典言之不解八也執事所持者以賦納爲古文敷奏爲今文故謂賦納以言卽堯典之敷奏以言也案堯典作傳奏亦作敷奏皋曰識作賦納亦作傳納音義皆殊梅頤本皋陶謨作敷納明試作明庶其小乖異也然與說文雖近似二事則絕不可相亂何以明之史記五帝紀曰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史以訓詁代經文徧告者說奏之訓也賦納

不可訓徧告也杜預注左氏傳曰賦取也取納以言觀其志也然則傳奏者自下言之賦納者自上言之也公羊傳桓元年何休解詁引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漢書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明試其功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皆取堯典詞也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敘傳述中宗紀曰時舉傳納王符潛夫論考績篇曰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皆取皋陶謨詞也王莽何休引敷奏上連羣后四朝故知敷奏者堯典之文也王符引賦納與左氏傳同而下合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故知賦納者皋陶謨之文也二者分別若此安在其爲今文古文之異哉古文尚書而漢未立學官傳習亦尠元始五年暫立輒罷故當時朝廷詔令臣工章疏所稱尚書莫非歐陽夏侯班固自爲文辭亦往往用今文王符潛夫論言易稱先師京君言詩皆齊魯韓異說言書如述赦篇引呂刑寇賊消義引康誥人有小罪匪省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之類亦必本歐陽夏侯其偁賦納豈必從古今執事徑廢皋謨併歸堯典以二文之判強區古今果何據乎又云僞孔既取敷納以言十二字羼入皋謨因存納於謨從奏於典存試於典改庶於謨夫僞孔綴緝二十五篇首尾頗具以古文逸十六篇不傳故得售其欺大誓以馬鄭言後得諸書傳所引不在篇中尚多故亦得僞撰三篇以易之至於二十八篇馬鄭之本具在安能悍然竄亂其閒以欺天下故但以堯典析爲舜典以皋陶謨析爲益稷以顧命自王出在應門之內析爲康王之誥而已其它不能變易也而況進甲退乙避東就西彼此紛駈何不憚煩恐僞孔愚不至是矣不解九也執事又謂漢書敘傳時舉二字乃班固語作僞者橫截前史剽襲舊文案敘傳曰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煇燿威靈皆用虞夏書詞也時舉傳納聯綴經文爲句猶述武紀之疇咨熙載文家常法耳何預僞手不解十也執事又謂鴻嘉之詔作傳納盖劉歆等尚古之爲攷歆河平中以黃門郎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位猶未顯其時成帝未聞崇尚古文使歆視艸也成帝本紀引書七事如黎民於蕃時雍罔克耆壽咎在厥躬乃今文之異豈皆歆所爲乎王莽引書亦作敷奏莽好古而愚者也歆佐莽以潤色文章者也何以不改敷奏爲傳納豈歆之尚古能行之成帝不能行之亡新乎不解十一也後漢書胡廣傳尚書史敞等薦廣曰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李賢注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案此則明試以功之文兩見典謨漢人所言信而有徵李賢注以堯典爲舜典雖依孔傳而以益稷爲咎繇謨則依馬鄭本亦足證馬鄭古文有此語矣何得以馬鄭注不見而疑經乎不解十二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書曰轝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潛夫論引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而說之曰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董王所稱符合則經有此文信矣乃以爲誰敢不讓二語必尚書舊說而釋經者連引之不解十三也執事又載管君說謂尚書之文誰皆爲疇今書乃曰誰敢非尚書之文也案虞書績工載庸皆訓功朕予皆訓我欽寅祗皆訓敬若惠悉皆訓順前後雜出非一端也它若克之與能俾之與使釆之與事諧之與和亦同訓而互用疇誰岐見安足爲疑信如所言則五子之歌曰予誰疇依說命曰疇敢不祗承王之休命字仍作疇作僞者曷爲明於彼而闇於此留其巇以招後人之掊擊又愚不至是也不解十四也執事又謂虞書言欽彭言敬案虞書言敬者屢矣曰敬授民時曰敬敷五教曰亂而敬曰日嚴祗敬六德曰敬哉有土柰何獨訾敬應哉必謂唐虞之文異於三代則姚姒之史官不若今之操觚之精矣不解十五也執事是說濫觴陽湖孫大夫輔以江寧管氏文登畢氏管與畢壽祺未嘗相知孫大夫博洽宏通素所景仰然其所輯古文尚書注易嵎夷爲嵎鐵易昧谷爲桺谷易不嗣爲不怡易郇哉爲謐哉易阻飢爲祖飢易在治忽爲釆政忽易心腹腎腸爲憂賢揚皆誤仍今文爲古文而浮于淮泗達于河轉不改爲菏雨霽驛蒙克轉不改爲雨濟圛蟊克以後得大誓失中下二篇不知孔氏正義明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是據馬鄭本言之何得更有中下二篇以左氏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引康誥父子兄弟不相及也爲佚句不知此古人約舉經義之體以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爲佚書不知此尚書中候之文以說文引周書曰宮中之冗食爲佚書不知此周禮校人之文以說文稱𩐁匹曰逑爲虞書不知此說文之又一解以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證漢書所引周書盡入尚書佚文不知此周書七十一篇之佚文此類不可勝舉尤可異者公羊疏指何休引書羣后四朝敷奏以言云云曰此逸書也逸書乃虞書之譌無可致疑顧謂疏偁賦納以言爲逸書則二十九篇亦有爲僞孔所亂者既信譌字以自愚復改注文以誣古得非賢者之過與緐則共諸說文引周書逸以記之疑僞孔竄入皋陶謨者未可從也執事知公羊疏逸書爲虞書之譌而不辨說文周書爲虞書之譌方且遠聲附和詆爲卓職其然豈其然乎古文逸十六篇久絕馬鄭注本迄宋亦亡而二十八篇之經幸魏晉閒未被竄改猶得僅存不過文字小有異同乃忽據不根之論肊加鑱減甚者誣與文義輕下雌黃使虞夏儒零之簡遺今而益殘梅姚討裂之幸積我而分謗名爲崇信古文實毀棄之欲發僞孔之覆然不足以服其心適以授之柄而助其瀾竊爲執事不取也方今經術昌明海內敦尚古學然所慮尊經之過翻以亡經書百之患覆而背古強執一二文字差互踳駮之端橫改數千載以來諸儒傳受之舊蹈宋元學者移劉經傳芟削詩書之妄而啟天下以非聖破道之萌恐閻百詩惠定宇諸先達不肯出此者也執事殆未之深思與壽祺蒙昧固滯尠通經誼進芻蕘罔顧忌諱惟執事幸察之 陳編修左海文集

尚書大傳箋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即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宋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刓闕宋世已無完本迨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叢伯本孫盧本多殺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稽覈稍所據依稍參愚管而爲之箋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變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宅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遺時燔書明晳

退隱處誶既顯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揜誥畀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究其軼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尚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閒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尚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指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雖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蒼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尚書今學精或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貫遠以爲俗儒康成以爲蕘此蔽冒不悛迺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恉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及注古文尚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耆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入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刱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雜以秦儀若通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尊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議禮樂則魯兩生息面諛違古之誚絳灌諸臣泯年少紛更之譏規橅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閒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逸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摭據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禍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攬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同上)

與仁和梁曜北書

壽祺白昂賜大著史記志疑古今人表攷呂子校補瞥記數種敬導達心甚荷德教其書卷帙浩博卒卒未能盡宣究先取瞥記讀之輒嘆鉤深索隱之功甚至猶有一二欲獻疑者謹條疏如左

一瞥記云尚書泰誓疏謂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於僞太誓篇每引孔安國說宋裴駰史記集解於五帝本紀教穉子引孔安國注云穉胄聲相近於夏本紀下土墳壚引孔注云壚疏也今孔傳皆無此文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何晏引孔注與今孔傳迥異豈諸人並見眞孔傳與壽祺案史記漢書漢紀皆不言孔安國作尚書傳前人辯之審矣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其時枚頤之古文尚書已行豈得有兩孔傳並出而諸儒無一言及之者乎太誓正義所云僞太誓有漢儒相傳之大誓今古文皆取之非僞也孔穎達以枚頤本爲眞古文故指馬鄭本爲僞然安國無作傳事安得專爲大誓三篇作注長林所引之孔安國疑晉安帝時尚書見晉書禮志及通典非漢之臨淮太守也然今孔傳亦有失其舊者史記集解引孔傳壚疏也今尚書傳無之毛氏汲古閣本乃於傳下誤題疏字而實無孔疏一字反羼以陸氏釋文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九字誤題作傳分注其下賂謬已極攷通典食貨一田制敘禹別九州田土其文悉出禹貢兼載小注其文悉出孔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注云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上六字見今孔傳下三字文相連屬而與集解所引合然則孔傳本有壚疏也之訓甚明不知何時脫漏世蔑知之者矣陳祥道禮書卷三十四云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疏此尤確證南宋本柳文音義亦引孔傳壚疏也蓋此三字之亡在南宋後矣若五帝紀教穉子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其下案尚書作胄子六字及穉胄聲相近五字乃裴駰語蓋證明史記尚書之異文其中閒孔安國曰四字當是張守節正義引孔傳語刻史記者附入正義牽連亂之集解中未刊削耳若以穉胄聲相近五字爲眞孔傳不思安國先司馬遷李何緣援史記以證尚書耶此東晉時奏上孔傳舜典一篇亡失采王肅注續之更何緣有安國傳之佚文爲裴駰所取耶何晏引安國論語注本與尚書無涉論語予小子履以下今在僞湯誥中雖有周親以下今在僞太誓中安國古文增多十六篇無湯誥今之僞太誓又非安國所見以其論語注而疑有眞孔傳此疑所不必疑者也(同上)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惠棟案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如堯典放勛(古文勳見說文)辯于羣神(辯古文徧見儀禮注)禹貢九江入賜大龜(入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堯典夙夜出內朕命內亦作入賜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土姓同古文入亦作內鄭敎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門入門也)嶓冢導瀁(古文瀁見說文)洪範曰悌(悌字之誤古文以悌爲圛論衡以爲古文家說)微子我其發出往(鄭本亦作往今文作狂非)金縢周公奔楚事皆卓然古文無可疑者第其述事欲便于覽者往往以訓詁之字竄易經文後之學者無可攷證反以史記爲今文耳又殷本紀所載湯征湯誥皆逸書十篇中文也今所傳古文湯誥與史記所載絕不相類其中如敢用玄牡等語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見墨子及呂覽)豈誠孔壁之舊哉(惠徵君九經古義)

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未爲注

問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于闓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衞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于竹帛乎即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𢾾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亾于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諭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

而拜悟及之 錢宮詹潛研堂集

虞翻論鄭解尚書違失事議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虞氏易學冠絕古今而所論尚書頗嫌觕略謂𠦂猶別鄭以今字證古文且下言分析經旨昭然鄭未嘗以𠦂爲北也使鄭作北北豈可訓別乎同訓猶杯于古無徵或謂卽祼圭也如虞義以同爲冃則冃瑁連文經有衍字矣且冃瑁字異亦未可通洮頮爲澣衣成事蓋因古人敬事易衣且下言冕服語意相承至洮易爲濯以古洮濯同字所謂審以音訓遠近也惟謂柳誤爲昧則鄭自从孔氏古文曰將沒有蒙闇意說文訓昧爲闇今文家以柳爲諸色所聚蓋色雜故闇也鄭注周禮自用今文觀其引易詩皆同京韓書可例推今書正義言鄭作柳谷倒文耳家禮闕之臧在東師曰虞氏旣形章奏豈有不覩鄭氏本經而指鹿爲馬是不可據禮注疑虞也至以柳爲那又爲一義與今古文家皆殊虞氏易多新說茲類是矣然𠦂之爲北時何無據鄭以駁虞者曰字形相涉或傳寫譌虞氏不繹注文遽與辨駁又以同爲重文開後刪經字之漸皆虞過也近儒尊鄭盡謂虞誣又虞所未服夫虞氏性剛直未必效行賂改漆書故智也謹議 經義叢鈔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觀旭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全書然散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吳志注獨載虞翻論鄭馬解尚書違失凡數事如顧命上宗奉同瑁鄭注同酒桮翻駁曰康王執瑁古冃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上宗奉瑁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從而訓爲酒桮今桉顧命篇同字見七見正用同以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醋用以祭及嚌拜則以同授宗人夫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醋者則禮所云太宗執璋瓚亞祼是也嚌者說文云嘗也則太宰之嚌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桮可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瑁字之誤而瑁爲鎮圭可用以祭酒及亞祼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瑁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瑁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桮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璽乎天子有璽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周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並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頮水鄭所定本作濯頮翻駁曰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其違不知蓋闕之義翻意蓋謂洮頮爲頮面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桉洮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祧職云故書祧爲濯濯旣爲古洮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旣以洮爲濯又以濯爲澣衣者謂王服澣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國可澣濯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經本當王乃洮爲句頮水爲句馬氏曰頮頮面也謂服澣衣頮面之後而相以冕服被其身虞氏又謂洮字虛者蓋洮止有濯義卽以爲以字亦無衣字故云洮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槼據本經相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固以經證經者也又堯典宅昧谷翻以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因怪鄭氏反以爲昧桉史遷從安國問故其作五帝紀正作昧谷此眞古文也賈逵傳古文尚書鄭君所注係用逵本則作昧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柳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則作柳者乃今文也考昧與柳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柳爲齊人語明伏生曰授尚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柳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別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𠦂重八爲別古文作𠦂說文八部云𠦂別也又𦣞部云𠦂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卽本古文尚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𠦂三苗鄭恐後人不知𠦂爲古別字故注云𠦂猶別也與說文𠦂別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誤𠦂字爲北反以北當古之別字何其不考六書歟虞翻易學尚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尚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尚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同上

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冃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桮謂之酒桮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疏云伏氏亥夫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昧爲柳由是傳今文者作柳古文家作昧史遷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五帝紀亦作昧徐廣曰一作柳蓋後人以今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尚書則從師承古文之本故作昧且柳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云柳昧之言冥日入後漸咸冥黑故云昧義得兩通聲亦相近必謂作柳爲是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北乖也从二人相背𦣞部乖戾也从𦣞而𠦂𠦂古文別是𠦂訓乖乖从𠦂義相轉注不煩破字故鄭注云北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北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弃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洮頮水馬注洮洮髮也頮頮面也按沐稷醴梁見于禮經洮髮則無之古濯字有櫂音濯洮聲相近故康成以洮爲濯釋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澣濯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頮面謂之澣衣誤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瑁下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祭嚌宅說文冂部託奠爵酒也从冂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奠用以嚌者果何物耶翻之言曰古冃似同然則當衍一瑁字矣解經而寬經兩漢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形通鄭箋詩旱麓篇瑟彼玉瓚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同固圭瓚盛酒處也故云酒桮不直以圭瓚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瑁字固取覆冒爲義不當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

是則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爲重安得以訛傳衍書大抵漢儒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同上

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方是翻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目云顧命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云同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合會也从曰从口臣鉉等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鎛鐘牧敦石古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冟奠爵酒也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冟是叔重亦以同爲爵也禮祭統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觀下文太保秉璋以酢則同爲祼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爵名同義非謂同即瑁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經故疑之不知古遙鍾周禮大司樂掌六律六同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何疑于同之爲酒杯瑁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鏡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即以爲副璽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非天子頮面謂之澣衣誤莫大焉案洮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澣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事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縫人鄭注引書度西曰柳穀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秦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駮鄭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文云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兆分也从重八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兆兵也从廾从兆兆古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从其文訓之曰猶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析木形有作非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詁北字與虞意同不致經文益其慎也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同上

魏三體石經

段若膺云魏三體石經洛陽蘇望所刻見於洪景伯隸續者名曰左傳實兼有尚書之文如五刑惟瀍罰非死其差人兩并實在命天呂刑文也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粵小女克昭前文歸覞乃一旅荒寧文侯之命文也大傈鵫粵茲載翼旦于我友邦君庶邦于艱大可征鰥哀寡印自于邮不敢替克綏大誥文也呂刑十六文侯之命卄三大誥卄二 錢宮詹養新錄

王充論衡引尚書有古解

王充論衡正說乖戾不足道其所引尚書時有古解摘錄之以備參考氣壽篇引儒者說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作三十程榮本譌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坦案此與鄭注合吉驗篇云舜未逢堯鑑在側陋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坦案此與馬鄭注合大麓之野龍虎篇亦作初稟篇引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坦案今世句讀我西土惟時怙冒爲句此以冒字屬下句雷虛篇引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坦案今多士篇作予惟率肆矜爾語增篇引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坦案此多士篇語以上帝爲虞舜未知何本作上帝自然篇引佚上帝謂舜禹也又引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坦案今無逸篇作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藝增篇亦引作浮杵坦案今武成爲僞古文仲任所据者或本孟子又云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又云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坦案此誤解若釋爲五采之服則下文至于五千不可解矣藝增篇引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坦案今西伯戡黎篇作今我民罔弗欲喪問孔篇引尚書曰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效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坦案今梓材無此語豈佚文歟寒溫篇云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今呂刑作泯泯棼棼譴告篇引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坦案仲任以報虐用威爲周穆王則誤變動篇引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坦案今作庶僇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明雩篇云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坦案今作時則勿有間之自然篇云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坦案此爲今文家言 趙徵君賓賢齋札記

書亦以大雅名

詩書皆名大雅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氏春秋荀顗等議曰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文淇謹案魏志注此下又引崔贊等議曰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舊書殘缺故勳美缺而罔載唯有伍員盛述大畧其言禹之續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材執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在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此文與上相承見少康不列於大雅者以書缺罔載也 劉典簿秋槎雜記

呂氏春秋引書

呂氏春秋諭大篇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此古文大禹謨之文也在孔子未刪書之前固謂之夏書也想不違尚及見外史所掌之舊耳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引仲虺之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皆與古文夥語咸有一德篇中語相出入 崔茂才吾亦廬稿

墨子引書多舛

夏書甘誓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所引經文亦與今甘誓略同兼愛篇又引禹誓云蠢茲有苗云云此則古文大禹謨之文也

又引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上四句尙書洪範文下四句亦與今詩小異書傳引古往往多有舛異如此 同上

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古文尙書

郭氏爾雅釋詁注引書徯我后此古文尙書太甲篇也又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古文尙書大禹謨篇也璞殆及見古文故所引如此又引逸書釗我周王此古文尙書武成篇也釗昭字通武成與禹謨太甲同爲古文獨謂之逸書所未解也 同上

西晉諸儒猶見安國尙書傳

郭氏爾雅注於鳥鼠同穴下引孔氏尙書傳云共爲雌雄於狗四尺爲獒下引尙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然則安國之傳西晉諸儒固多見之 同上

書序非孔子所作

尙書六十三序漢志云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云孔子删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邕諸儒並云孔子作孔仲達曰依緯文也朱子以爲非孔子作蔡氏集傳因之如康誥君奭諸篇皆不用序說又別爲一編論其得失以附集傳之後蓋仿朱子詩小序之例竊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祗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幷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俱未可定然決非孔子所作也 同上

尙書釋文本異

左哀十八年傳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陸德明釋文云尙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穎達正義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唯彼能作克介據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陸孔竝在唐初而經文已互異若此釋文本單行後人附入注疏往往改陸以就孔頗疑此克字釋文近得其眞先字後人以意改也 孫侍御讀書脞錄

僞書正義

尙書虞書正義曰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尙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 言鄭注不同於夏侯等書 案夏侯二十九卷古文增多十六卷其二十九卷與夏侯同鄭注古文但注二十九卷未注增多之卷故云篇與夏侯等同經字多異者鄭爲古文自不同於夏侯等今文故下歷陳夏侯等書之異以見鄭注古文不與之同所以明鄭爲賈馬之學也正義證今文之異而先提明夏侯等書四字於文法本自顯然乃閻百詩尙書疏證誤讀正義謂夏侯等書宅嵎夷鄭爲宅嵎鐵下昧谷等並放此倒置古今誣妄穿鑿近之言尙書並襲其謬惟金壇段氏尙書撰異與余印合 臧明經拜經日記

盤庚傳相隱括共爲善政

問盤庚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孔沖遠云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爲證亦是漢人語也古書更有可攷者乎曰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檃括尙書大傳檃括之旁多曲木說文檃栝也栝檃也檃栝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隱括字孔疏以隱審檢括解之失其旨矣 錢宮詹潛研堂集

眞泰誓

伏生尙書泰誓亡後人因以民間僞泰誓三篇充伏生之數今亦不傳余嘗疑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所載者當是也 說見史記志疑 後讀墨子兼愛中下篇及非命三篇屢引泰誓文或即眞泰誓乎 孟子所引是眞本 梁孝廉瞥記

引書說

古文尙書孔傳出于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據此引 皆作受繩今書作從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 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閒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 阮宮保揅經室集

帝釐下土方

僞 案此凡兩讀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據困學紀聞云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無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詞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案書序 晉人僞託正襲天問語深寧叟亦誤會以之證在楚詞前非也 是依下土方斷句又劉敞以方設居方爲讀朱子亦云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與劉氏同是朱子又以土字絕句蓋亦兩從與 武進士經叢考異

帝告 告一作佮

序作帝告史記告作誥司馬貞曰一作佮從先王居故作帝佮棟案古文誥 見禮記注 尙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爲帝佮別無所見 惠徵君九經古文

咸乂四篇 序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殷本紀曰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似別有太戊一篇今序無之漢張霸造僞書百兩篇王充謂其按序而作則古序本有百兩篇故書說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今序適足百篇相承脫其二矣其二者一即太戊一疑揜誥也出書大傳 墨子引書有術令相年大明禽艾武觀總德諸篇[illegible]所不錄今其名雖存其文則梅氏皆竊取之矣 孔檢討經學卮言

旅天子之命旅作魯

序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史記云魯天子之命孔穎達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旅說文曰旅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炭故旅字亦作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蘆適曰魯古文旅秦時已誤魯爲旅司馬襲秦舊文故也 惠徵君九經古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伏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

因之四留殺其身孰其家豬其宮史記蘇代燒周禮大司馬云放之其教則殘之逸禮王霸記云殘滅其爲惡 同上

書序有疑至篇

書序有疑至篇孔疏云臣名案禮文王世子引古記虞夏商周設四輔有疑丞伏生大傳天子四鄰前日疑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則疑當是官至其名也 梁孝廉瞥記

尚書逸篇

禮記坊記正義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之上祭子畢以下三篇之事顧煊案此今文泰誓之辭泰誓後得故正義以爲逸篇隋書經籍志有尚書逸篇二卷太平御覽卷七十引尚書逸篇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故曰丹朱卷五百三十一引尚書逸篇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卷五百三十二引尚書逸篇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皆是 經義叢鈔洪頤煊

唐誥伯禽之命

唐誥伯禽之命並逸書也杜解不以爲書名者以書序無之故也然如杜說則文義不協例亦不符不知此正足以見書序之于不當訓爲人名也 李進士羣經識小

明論語引小子履今湯誥無此文

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論語云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湯誓依墨子當云湯說 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棟案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鄺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時也弦歌鼓舞者禁之韓嬰詩傳亦言湯時大旱禱於山川以六事自責汲郡古文云成湯二十年大旱禁弦歌舞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墨子呂氏皆見百篇尚書故所載與論語同今湯誥篇絕無大旱請禱之事孔安國親傳古文其注論語不近攷尚書而遠引墨子竊所未喻 惠徵君九經古義

允才

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尚書大傳曰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引之謹案允當爲允允字或書作允形與允相似故允譌爲允才讀爲哉史記周本紀作信哉信猶允也哉卽才也爾雅曰允信也史記述尚書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如允釐百工惟明克允夙夜出內朕命惟允之類史記皆以信字代之是其證也哉才古字通集韵曰哉古作才爾雅釋詁注引皋陶謨曰茂哉茂哉釋文茂哉或作茂才唐書曆志載大衍曆議引顧命曰惟四月才生魄是其證也 列子天瑞篇何人哉釋文哉作才淮南覽冥訓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才卽哉字漢崔瑗張平子碑維帝念功往才女皆 逸周書酆保篇曰王曰允哉大開武篇曰王拜曰允哉大聚篇曰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是周書內多有允哉之語 呂氏春秋貴信篇曰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 王尚書經義述聞

逸周書芮良夫解注謂不民也

逸周書芮良夫解惟禍發於人之攸忽人之攸輕注言人之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不民也不當爲下或爲小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尚書大傳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佚也今觀困學紀聞所引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又云大傳之敘有嘉禾 疑卽歸禾 揜誥 疑卽大誥 又云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費誓大傳作鮮又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又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堯謂四章皆歌禹之功又云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云桑穀之祥書大傳爲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又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又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又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又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又無逸大傳作毋逸 逸刺無佚 大傳 又云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又云書大傳載西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鹽谷大都之貢物又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蘱注蘱讀爲絅或爲絺 攷字書無蘱字疑蘱當作頴見儀禮士昏禮 玉海云冏命大傳作臩命此皆明見全書而引之者不似後人之掇拾補綴然白虎通引拊革著以穅 今凡樂爲誤作振以界 周禮大師賈疏云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則知唐時大傳已無足本矣 孫侍御脞錄續編

七觀

尚書大傳云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臯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 一作誡 此文心雕龍宗經篇所謂書標七觀也孔叢子論書改堯典爲帝典以僞古文有舜典也改禹貢爲大禹以爲古文有大禹謨在禹貢前也又於咎繇謨下增出益稷亦與僞古文符合至六誓改泰誓尤謬予向疑僞古文與孔叢子家語皆出王肅一手於此益信 同上

胥餘　儲胥　餘胥　余胥

尚書大傳周傳牧誓篇云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注胥餘里落之壁蓋壘垣云杜詩箋引尚書大傳憎其人者憎其儲胥丁小疋云萬花谷前集才德引六韜作余胥說苑作餘胥坦案作儲胥者近是長安志圖中漢瓦有曰儲胥未央 書云未央儲胥此漢未央宮瓦 蓋古人謂瓦爲儲胥鄭注以爲里落之壁壁與甓古字通甓爲瓴甓亦得爲瓦 趙徵君寶甓齋札記

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

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廩人疏亦引之係伏生大傳梓材篇文 汪拔貢經義知新記

力政

周書度訓解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顧煊案政讀爲征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政讀爲征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鄭注杜子春讀政爲征史記天官書天子微諸侯力政集解徐廣曰一作征 經義叢鈔洪頤煊

眾非和不眾

眾非和不眾孔晁注和之以懷眾顧煊案不眾二字文義不相承以上下文例之眾當作聚言眾非和則不能聚也因字形相

近而爲依注義亦當作聚字 同上

終之以古

常訓解始之以古終之以古孔注言政必謹始慎終頤煊案當作始之以古終之以今故下文云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雖今法雖古皆今古對言之 同上

樹惠不瘵

文酌解樹惠不瘵孔注瘵巔也以爲已巔也頤煊案瘵當是瘱字之譌方言瘱審也郭璞注瘱埋又翳左氏僖二年傳入自顛輸水經河水注引作巔輸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寘輸說文寘塞也樹惠不瘱謂無所翳塞 同上

旁隧外權

大明武解旁隧外權頤煊案隧即攻城穴土之法權謂烽火史記封禪書通權火集解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如井挈皋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 同上

完讒

程典解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孔注宗眾疆境也頤煊案宗是崇字之譌史記殷本紀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此即指其事所謂震怒無疆也孔注誤 同上

枳

小開解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頤煊案枳即枝字爾雅釋地中有枳首蛇焉釋文引孫炎云蛇有枝首枳枝古字通用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言大人爲德之枝公爲大人之枝詩文王本枝百世蕩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正是此義後漢書禹衍傳李賢注引此數句云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義亦作枝 同上

移潔于清

寶典解移潔于清孔注寶少而名多曰移也頤煊案移即侈字考工記梟氏侈弇之所由興鄭注故書侈作移儀禮少牢饋食禮主婦侈袂周禮追師鄭注引作移袂移侈古字通用 同上

三巫

克殷解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孔注三巫地名頤煊案三巫若是地名九鼎下當有于字史記周本紀作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保通作宝巫與玉字形相近三巫疑即宝玉之譌 同上

合詳

文政解合詳毀成孔注合詳無德而信也頤煊案詳審也事審則當斷之於心合眾審以爲審則反致疑以敗成即詩所謂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孔注非 同上

赤宜未定

度邑解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史記周本紀作日夜勞來我西土集解徐廣曰一云肎來頤煊案日夜四方字形相近赤是亦字之譌勞來當依集解作肎來宜未即肎來之譌 同上

居陽無固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史記周本紀作居易無固頤煊案集解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居陽城後居陽翟字本作陽索隱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字譌作易尚書禹貢涇屬渭汭傳水北曰汭穀梁僖二十八年傳水北爲陽居陽即指二汭而言陽古文作昜與易相近因譌 同上

驕用逐禽

皇門解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孔注驕謂不習也言是人之無得猶驕犬逐禽不能獲頤煊案驕是畋犬之名詩駟驖載獫歇驕毛傳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言用驕犬以逐禽其尚不能有獲喻用賢臣尚不能利於家國況是讒賊媢嫉之人 同上

陰羽

王會解皡上張赤帟陰羽孔注陰鶴也以羽飾帳也頤煊案陰讀爲翳山海經海外西經夏后啟左手操翳郭璞注翳羽葆幢也爾雅釋言纛翳也翳羽謂以羽爲竿首如羽葆幢之屬陰翳聲義皆相近 同上

納

於越納頤煊案說文鮒魚似鼈無甲有尾無足口在腹下从魚納聲 同上

蜀人以文翰

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頤煊案說文引逸周書作文翰若暈雉爾雅釋鳥雉類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暈暈雉與文翰義合郭璞爾雅注引逸周書作文鶾若彩雞其本已失今又作皐雞孔注皐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孔本似作澤雉後譌作皐雞皐澤古字通用見左傳釋文 同上

質沙

史記解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譏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頤煊案質沙即夙沙夙說文作㐲穆天子傳玲瓚郭璞注音鈐瓚質古文作貭與夙古文㐲字形相近 同上

反而復之

太子晉解若能慊乎反而復之孔注慊離也度謀還與否也頤煊案依注義反當是度字之譌上文言請歸聲就復與田故云謀還與否也度謀爾雅釋詁文 同上

古文尚書考序

辨東晉所出古文尚書之僞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云讀以今文者之刪益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尚書考二卷能據眞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目見於唐正義者即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令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眞而眞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即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閒領校秘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撰志時尚存十五篇）十六而爲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即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眞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眞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況以僞亂眞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眞者而後可此定宇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傳

且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宇之指定宇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據實亦益精云

定宇曰別白古文眞僞如易牙之辨淄澠且以平心易氣出之雖篤信梅書者亦當轉而致思也 沈彤果堂集

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一

此書八卷其要者數條毛氏據隋書經籍志以辨梅賾所奏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之非僞也其大指謂孔壁古文藏晉世秘府者永嘉亂後猶存梅賾特以無傳故上孔安國之傳而未嘗上古文之經又謂鄭康成所述古文二十四篇乃杜林漆書與孔壁書不合知其言則梅之二十五篇眞孔壁書有指其僞者誠過豈知毛之於隋志乃誤解之而妄據之哉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元爲之作傳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所云非孔舊本者乃以所傳止二十九篇而不足五十八之數雜以今文而不皆古文非謂其篇目詞句與孔舊本異也且馬融亦傳漆書本其注書序云逸十六篇即鄭所述二十四篇之逸書鄭爲書贊稱安國爲先師謂賈馬傳其業則漆書與孔壁本安得有不合者志又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所云今無有傳者即傳授之傳明古文亡於永嘉其殘官私本皆絕也云梅賾奏安國之傳不云經者以上已言經文則此但言傳而經在其中矣正義之引晉書謂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蘇愉三傳至梅賾遂奏上其書上云以古文尚書授而下云上其書則其書非即古文乎而可云梅賾不上古文經乎且若以無有傳爲無傳注則梅賾奏上其傳施行已歷數朝矣而尚云今無有又可通乎毛又以馬鄭所注書序百篇亡書目凡四十二篇爲漆書本則漆書本固有逸書十六篇在中此明與馬融說乖并妄據而無之矣書中謂陳第辨梅鷟之攻古文以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冤毛之學雖多而謬則寡吾謂非惟不足以灑冤且反足爲辨僞者之口實矣雖然其辨正義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爲張霸僞書之誤語甚明快則與辨梅賾僞書者之見不謀而合其識未嘗不高也乃能辨此而不能辨彼何哉 同上

書古文尚書冤詞後二

毛氏此書自謂當古文尚書將見廢而爲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古文尚書非獨聚斂傳記所采語其中間亦必有眞古文之殘編斷簡如隋志所載尚書逸篇之類者故其尤善者皆各有精言以立一篇之幹若不得眞古文之要領以深悉其僞則其學彌粹其信彌篤李文貞曰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習博士見晉書荀崧傳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議其廢者即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師父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以爲非董劉所能言固也夫董劉之言有志於修身行政尚華葉取爲師法況高出董劉者乎故吾知其必不廢也以其言決之也并書此於後以解毛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眞僞者之專以尊經非有意於梅書之廢也 同上

康成尚書誌二事

降讀如郕降於齊師之降 見水經注十 聒讀如聒耳之聒 見尚書盤庚正義

陳編修左海經辨

皇清經解卷一千四百五十九終